
穿越1862
汉风铺烈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一章汉中硝烟

楔子

同治元年春，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关中各地战乱涌起！

与此同时，四川李蓝起义军一部，蓝朝柱、周绍涌等进入陕南区域，汉中镇总兵布克坦不能抵。四月，起义军围攻汉中府城，兵火燃烧西乡、石泉、汉阴、镇安等地。陕西爆乱发生后，蓝周军队趁势猛攻清军，五月，攻陷西乡县，六月，洋县沦陷，陕西布政使毛震寿，汉中总兵陈天柱大败。蓝朝柱兵力最强，被各部起义军公推为首领，自称“汉显王”，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

第一章

“天下虽大，我等却已退无可退。后面就是县城，就是乡梓故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妻儿老小——”

城固县城东北三十余里地，柳林镇的砖墙上，一个年轻魁梧，体魄健壮的后生，操着一口汉中的土话，对墙头下二三百个气虚惶恐，惊弓之鸟一样的落败民勇大吼着。

“你们想让城固跟洋县、西乡一样被乱贼占领乡里，任由他们在我们头顶作威作福吗？想让自己的祖宗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家祠毁尽，被卷去当匪贼吗？

想的，就从后门滚出去。以后别说自己是城固的爷们，俺城固没这样的孬种。不想的，就给我站直了，领头的带好自己兄弟，编整统计，随后听我遣令。”

“都好好想想家里的父老乡亲，爹娘妻小。一个个都是带把爷们，怎么就怕了那群龟、孙王、八蛋的龟儿——”

砖墙的内里，几十道神情复杂的目光，一样在注视着那道身影。

与外头的二三百人不一样，这几十人固然也很形象狼狈，但衣着、气色明显高出外头人众不止一个档次。被簇拥在中间的七八个人，浑身劲装都是上好丝绸制成，他们是城固民团的高层。拥着他们的几十条彪壮大汉，身材高大，浑身上下还在散发着恶战罢尚没散去的斗狠杀气。

“世叔！咱真要把外头的几百号人都丢给刘暹那小儿啊？那可都是咱们花钱费粮养出来的啊！”

王昆阳真的不适合身上穿的这一套束袖劲装，没有一点英气显露，长着一张小白脸的他还是适合穿着长袍马褂，捧着诗书摇头晃脑的去读四书五经。

自诩为读书人，以自己的秀才身份自得的王昆阳，真心是分外看不起落魄户出身，刀客里讨活儿的刘暹。

时局败乱，自己堂堂大户子弟，竟与之为伍！

邓玉章就是王昆阳口中的世叔，城固民团总团练，武举人，家有千亩良田，万两银财，是整个县境都屈指可数的大佬人物之一。

“昆阳贤侄，愿赌服输。咱们既是败了，台子就要让出来给人。”

站的位置不一样，眼光就不一样。邓玉章的高度强过王昆阳不是一头两头，他才不会看不起刘暹。

好勇斗狠，他邓玉章也是舞刀弄枪之辈。中武举后，没入绿营混迹也一样在陕南道上熬炼过。刀客！邓玉章见得多了。

非常时，行非常事。眼下刀客用途，比书本

强。

“昆阳兄，现在非小处计较之时。李蓝乱贼势大，府城都已经被他们围了。真若是让他们杀进了城固，我等之家的损失可不是几百团练的钱粮所能比的。”

“就是。丹阳兄所言不错，现今惟保住柳林镇为第一要务。”

“悔不听刘暹所言，以至有铺镇之败……”

城固民团人口二千好几百，刘暹所带领的一部仅仅是二百人左右，却一直能‘独立自主’，究其原因，除了民团总练邓玉章没有打击逼压外，最大因由就是民团内山头林立，除了尊邓玉章绝对的威望外，谁也不服谁。

王昆阳、李丹阳、孟熙春等，一个人身后就是一个城固境内响当当的家族豪强，就是一个山头派系!

当然，刘暹一伙人较为彪悍的武力，也是自身的一大保障。

“哼，我们一千多人在铺镇一心一意抗敌也挡不住乱贼的拼杀，刘暹只二百人，你还真拿他当了不起的人物了?”至于墙外的二三百败乱民团，则直接给王昆阳无视了。

铺镇到柳林镇二三十里的路，从中午到下午，一路逃来，不要说是底层的团丁民壮，就是他们这些上层，也没了一点战心战意，满心惶惶。

二三百败兵就算是给刘暹把话圈住，鼓荡起一点血勇，在数千乱贼杀到的时候，也会立刻化为乌有的！

惊弓之鸟，就是如此。不回到完全之地好好修养一阵，绝地派不上用场。

兵败如山倒，神仙也救不了。王昆阳才不信刘暹有那力挽狂澜的能力呢。

“各家各族要保住资财，以我之见，还是紧早返回本家，召集家丁民勇，固守待敌。如心不济，也可趁着这段时间，早早迁居县城。”

王家几十个残兵败将王昆阳看是要不回来了。也罢，就算是给刘暹做垫背的财资好处费了。

王昆阳不准备再在柳林镇待下去了，他要立刻回家报信去!城固真要有一场大难了。

****

“五哥，王昆阳走了。一群人走了七七八八，饭食都不成用。”

“剩下的都有谁？”

“邓二爷和李丹阳。”

放下手中水碗，刘暹笑了。都走了好啊，外头的三百民丁就是自己的了！“够聪明！走，咱们陪二爷喝酒去！”

“刘卓！带弟兄把外头的场子看好，谁敢跑了，照狠得给我打。”

有邓玉章和李丹阳在，说明一切‘已经’敲定，还是照着自己盼望的路子应准的。

“二爷，李公子……”

“刘暹，坐下来，咱们说说话。”

十碗八盘一桌酒席，菜已摆好，邓玉章、李丹阳更已经就坐。这处屋子里除了他们三再没有旁人。两人还剩的弟兄是在外头，分作两席，正由着刘暹的亲信陪着。

“这些人就是你的好处费！”

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是明白人。

略带些酒气的刘暹，两三刻钟后在镇子东送别了邓玉章和李丹阳。刘暹与邓李桌面上谈话，总结

来就是三点：

一、败兵就是好处费！

二、乱贼凶悍，事若不济，刘暹可领残部退入邓家楼、李集镇。

对的，拉拢刘暹的人，除了邓玉章，还有那留下来的李丹阳。

三、如果，是说如果，刘暹能在柳林镇顶住杀到的李蓝匪军，钱粮物资包括火药器械，城固各家族豪强，包括县衙在内，绝对会一波接一波的源源送到。必要时候援兵也会来！

不过，邓李二人语气发飘，明显的不信任刘暹能顶下即将到来之敌的厮杀。

“娘的，小瞧人是！”

“这是以为咱跟他们一样废材啊？”

“也他娘的不看看这些天爷们忙的是什么！药子、药铳，可不是他们的破刀烂枪能比的。”

……

“柳林镇也不是铺镇。这里比铺镇繁华多了，一丈多高的砖墙，两层的过街楼子，配上五哥准备下的药子，真要顶不住，白瞎了咱七尺高的个子！”

……

没人愿意自己被小瞧，邓玉章、李丹阳离开后，刘暹的左右弟兄，顿时是不忿叫嚷来!

“这话都先别白话的，等以后见了真章再说。”刘暹没有压制兄弟几个的不服。

只看着邓李一行人慢慢缩小的身影，双眼眯了一眯，旋即睁开来，面色淡淡然。

可不是大敌当头故作出的岿然不动，乃是一种

自心底里散发来的蔑视，彻底底**裸的蔑视！

“五哥，一共纳了247人。再有三十一个软蛋装孙子溜走，被教导队堵在侧门，一个不剩全拿下。”刘暹开头说是领头的，可实际上团练中的大小头领那是各家的骨干，都已经‘各回各家’，这小三百的败兵是真正的一盘散沙，内里没有几个可服众兼有声望的。

“教导队扩编，每人一什。三十一个软蛋编入苦力营，交由辎重队管教遣用。”

走到驿站前门楼空地，刘暹就看到黑压压一群人正在那蹲着。一旁有两个派饭点，十几个教导队成员和一中队丁勇提刀拎枪的散布四周。

饭点饭食已经发派完毕，最早拿到饭食的民勇也都已经吃好，怵怵缩缩坐顿地上，两眼中尽是对自己命运的彷徨。

从中午战败，一路奔到到柳林镇，这群人绝对累惨了。看到这时刘暹一伙人来到前，却又个个挣

扎着立起身子，脸上全部堆起讨好的笑。就是那些饭食没吃完的民勇，也慌张的站起身，不管自己嘴里是不是还塞着馒头。就如刘暹想的，也如王昆阳说的那样，‘鸡血’时间一过，这群败兵就会恢复到原先的颓废模样，难堪一用！

落胆丧气的人，果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恢复的。

刘暹从人群前走过，目光如剑，一道道与他两眼接过的目光，就像猝然触碰了炙铁一般。触目之下，人人俯首。

前半句对教导队队长刘卓说，后半句对队伍里唯一的文化人——落地秀才范德榜说的。

刘卓范德榜腰身一挺：“领命！”

第二章白乌鸦

　　刘暹队伍的建制是很富有后世风格的。因为他本身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再明确的说——他是魂穿！

　　就在一个十月金秋，风和日丽的大白天中，突然的三尺身前凭空出现一个小黑点，黄豆大小的小黑点。却拥有噬吸万物的引力，刘暹那时候还叫刘宪，脑子中惊奇的思维都在进行中，意识就瞬间投进了那黄豆大小的黑点，一刹那里他似乎‘看’到了一团爆耀的银光……

　　当再次‘醒’来的时候，刘宪曾经梦想过，却又深深知道为无稽之谈的穿越，真正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并全盘接受了载体的记忆。

　　魂穿，正正经经的魂穿，一个遭遇了打击报复的男人，富有国际主义精神般的贡献了自己还剩有的一切，刘宪从此成了刘暹！

我大河蟹天朝，成了我大清！

三十年奋斗一切从头再来。虽然刘暹的开头颇有底蕴，虽不是秀才举人，也无有万贯家财，却是一地‘道’上的扛把子大哥，城固境内南北百里的坐地虎，官府豪绅眼中的滚刀肉！

身边十几弟兄，手下过百小弟，又得了十年阳寿，而立之年变成了双十郎当，这也就是老天爷对自己失去妻儿父母的补偿吧。

假如真有这个老天爷的话。

两个月时间，城固民团中多出了一支队伍。一支与其他队伍截然不同的队伍。

班、小队、中队、大队，四级建制【因为人数不多】，相互间三三为进。

一班为十人，三班一小队，三小队加一直属班一中队，三中队加一直属小队一大队。

小队战兵三十人，中队战兵一百人，小队长、正副中队长、教习、司务、文书、通讯员，一个中队满员建制一百一十人。

大队还要加上基础的辎重队，四百人左右，但很明显，眼下刘暹的实力根本组建不了一个满员大队。

就连他现在手下的两中队都是各缺一个小队的架子，那挖出的两个小队人马，就成了刘暹本人的警卫班，教导队、辎重队。

比较起城固县里其他林林总总的民团，要说刘暹所部只是建制称呼上的不同，还远不足以说‘截然不同’。真正让刘暹与其他人奇峰突出的是军纪和信念。

以城固刀客为根基组织起的刘暹部，先天上纪律性就比乡土亲缘为纽带的民团乡勇强。

真的，这不是吹牛。刀客是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严密的纪律，有的只是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

比如刘暹的祖上和现在的他。但一句话说得好，再烂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再**的法律也比没法律强！

刘暹也不是拿红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严格要求他们，只是管的严格一些，要他们讲讲‘良心’。

刀客不是土匪，也不是他们五十年后的晚辈，现在的刀客本身就是一群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要的只是一个活的好些。

诉苦大会这项法宝刘暹已经拿出来用了，先天上就把自己这支队伍跟老百姓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刘暹不可能把矛头直指向地主朝廷，而只是要队伍记住自我的出身。如此对一样受苦深重的老百姓会下手轻些。更不会把土工的革命法宝祭出，而是有些生硬的‘笔锋一转’，让刀客们让小弟们代入进那声讨诉苦的反面对象！

是的，佃户贫民受苦受剥削深重，可要是自己成为地主官老爷了呢？那理所应当的就是享福了。

而如何去成为地主官老爷？

刀口舔血，唯沙场搏命也。

现下正关西大变，甘陕暴民、太平军、李蓝义军，三股力量搅得两省天翻地覆，清廷顾此失彼，根本无力平息下狼烟烽火。这可不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三贼中于汉中言，属李蓝义军为祸最甚。而刘暹就是要和手下的兄弟们，把兵锋矛头直指这个搅乱了整个汉中的李蓝义军，并把城固当地百年来最为受人推崇敬仰的人物之二——胡锦、杨柯芝，列作了榜样。

这两个人拿到外面估计都没几人听说过，但在城固本地乡民心中，却是两座绝对高耸的丰碑。

他们的官职不高，一个六品千总，一个四品都司。不说比起陕西真正的豪门望族阎家、严家、赵家等，前者是是闻名全国的大财东，更出了现任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阎敬铭，日后清廷的救时宰相，

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而严、赵两家都是“财盖秦省”，百年的传承豪富。区区六品千总、四品的都司，连门房怕都进不入的。可在城固老百姓心中，胡锦、杨柯芝绝对是能耐人，大丈夫。

前者从征张格尔之乱，立下功勋，从绿营小卒平步青云步入了官宦门庭，胡锦虽已经逝去了，可胡家在城固立起来了。

后者杨柯芝丁勇出身，在六十多年前那场波及了川楚五省的白莲大起义里，也是靠着一勇之力，刀口舔血，搏下了五品守备之衔，安安稳稳当了二十多年官老爷，再以四品都司致仕。那当年，县老爷都要看杨家的脸色行事。

不要跟乡民们说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人物，胡锦、杨柯芝这些身边的榜样才是最能激发他们的。

一场场征战下来，谁敢说来日的队伍中，不能多出几个胡锦、杨柯芝第二？

刘暹给手下兄弟立下了‘远大’志向，再诉之以情，让手下兄弟怜惜百姓，少去扰民搅民，加之他突然的被打击报复，一箭透背，差点嗝屁了去，直接激起了刀客们的同仇敌忾之心，凝聚力大为提高，说话颇为管用，旧日威信也有，两个月招兵买马的同时，也让手下的二百弟兄以一支白乌鸦的形态出现在了城固县民团这群黑乌鸦当中！

可不容易啊。却也没有想象中的难，毕竟这跟土工的人民子弟兵们差远了。

啥事都怕有比较。在其他民团的映衬下，刘暹部的白羽毛，就显得是那么的雪白。给他赢得了不少的民望，同时赢来的‘腹诽’‘另眼相看’也就显得可以接受了。

这些民望当然不能立刻显示出太大的作用来，城固的局势还没到失控的地步。旧的局面还没有打破，民望就还在百姓的沿口相传中沉淀发酵着……

第三章李蓝军兵

ps：新书上传，求收藏推荐，大伙儿多多支持。

下午老书还会更一章完结，没办法，每个结尾不能完本。完全不在计划中啊，老书情节都忘记许多了，真的有些麻烦了。

想到新书三次审核才通过，几乎彻底的改头换面，甘陕回乱完全揭去，那就是茶几上摆满的杯具啊。现在又有这不在计划中的一章，**何等苦逼！！

柳林镇归于平静。

比刘暹部原先人马还多出几十号的二百余败勇，无声息的就被刘暹倾吞吃下。在教导队人员的带领下，汇合柳林镇本地征召的数十青壮，担负起了劳动大队的职责。

刘暹有一百个信心靠自己的力量挡住杀来的李蓝军，在成军准备完成的情况下，踏出成军的最关键一步。虽然他内心里对李蓝起义军未尝不报好感，对满清是打心眼里恶心，可天下大势还在清廷。刘暹不想做挡车的螳螂，逆流而上的鲤鱼。

他有金手指不假，可逆不了天！短时间内，他随着清廷走，路途更佳。

所以他考虑的是如何打个漂亮仗，竖立起己军凝聚的军心。才不会昏脑袋的立时把二百多败勇编入大队战列，大幅度降低本军的战斗力呢。

时间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外派去的侦查才看到西面大道上，徐徐而来的大队乱贼军。人数不小五百人，不可能是全部的军马，是他们的前锋。

临近太阳西落，两千多李蓝军大部队陆陆续续赶到。这个期间镇外的李蓝军竟没准备丝毫的营地垒筑，赫然打着一鼓而下，晚上住进柳林镇的算盘。丝毫没有半分遮掩！

可是把镇墙内的一群人给气坏了。齐大林、周军两个中队长直嚷嚷着要出去给李蓝军一个好看，要让李蓝军知道前路的人不是白瞎。

刘暹没同意，先到的李蓝军人数不多可有上百的马队呢。他虽然俩月中准备下了不少好东西，但要平地对付骑兵，还是队伍建制的第一战，不担心是假的。

这第一战不能有半分的风险。敌人来了立马打回去，是很解气，涨心气，但这些好处，跟坐守城墙等敌人来攻，大胜一把比，也就超出那么一丢丢，危险却高乎一截，刘暹坚决否定了手下人的请战。

城外起义军高打着一面‘蓝’字大旗，再由一‘苏’字旗号，可以知道这支李蓝军是蓝朝柱的本部，现在是其下一个苏姓头领率带。

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

那是因为，整个李蓝义军，虽然各路首领都尊

了蓝朝柱，却绝不是真正彻底融为了一体。蓝朝柱除了本部人之外，其他的各路义军，仅仅是一个面子而已。他们还继续是各自为战各自为政的。

上上个月，也就是刘暹刚刚穿越不几天。在城固东面的洋县，两支起义军还自己火并了一架，差点没把刘暹给笑死。

与洋县府城一东一西都近在咫尺的城固县感到压力山大。汉中镇太不中用了，听说毛震寿还打算调兵往线平乱呢，现在这汉中镇连自己老家里的李蓝义军都玩不转了。也是太平军耍了两枪又回去了，否则一直在汉中晃荡，汉中各县府城的大老爷们死的就不要是太难堪了。

下一波再有战事，城固首当其冲，直面东西两路压力，县衙官府是发疯了扩充民勇团练，如此情事无形中也帮了刘暹一把，分担了去不小的压力。

知县大老爷聚起了小两千营勇，但死坐城固县城，一步不肯挪窝。汉中府、汉中镇，知府、总兵联袂下令城固县，要其组织起来一支援兵，适当的

减轻一些府城方面的压力。知县大老爷不为所动，仅仅命令城固团练往西边意思意思。城内营勇依旧一个不出！

刘暹不主张兵进铺镇，铺镇是府治南郑县的地盘，就如上头吩咐的一样，团练只要拉着人马往西面溜达一下，到望江镇歇两天脚，拍拍屁股回柳林镇不就是了？干嘛要停兵铺镇呢？

要知道铺镇在南郑县城，也就是汉中府城的正东面，距离不到十五里，这里直接就威胁到了围攻府城的蓝朝柱军的背心安全。人家怎么可能没反应？

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想的看的太高太有能耐的人太多了。以府城繁华，守军不多，士气也低下，蓝朝柱必不会舍弃如此大好机会不打府城，而东顾城固的。邓玉章也被他们说动，望江镇不去游了，人直接去铺镇，看蓝朝柱军的后背心去了。

不出预料，邓玉章他们的吊古，却直接惹毛了

蓝朝柱，像是被踩着尾巴了的狗一样，立刻汪汪叫的赶过来。

于是乎刚落脚铺镇不两天的邓玉章等被杀了个大败，一千二三百人的兵力，就跑出来一个尾数。

就在刘暹猜测外头回军领兵头目的时候，城外一个身材短小，但是满身精悍的中年人，也在目光炯炯的打量着柳林镇正面。

这人就是蓝朝柱手下的大头领苏义。

他不是出身云南大关县的李蓝嫡系，也不是道上阿哥，跟蓝朝柱同样没太大关系，他只是汉中一普普通通的矿工。可就在参加李蓝军的两个月中，每次厮杀都冲锋在前，悍不畏死，由是建立功勋，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蓝朝柱提拔升高，始最终成为了李蓝军蓝朝柱部当中仅次大当家蓝朝柱的十余大头目之一。

对清军团练的屡战屡胜，让他甚是瞧不起清廷武装的战斗力。此来攻打柳林镇，如此情形就是最

好的证明。苏义之所以还来细细观敌一番，不过是基于柳林镇一丈多高的砖墙和它相对完善的城防。

这已经是不弱了。

“三面围攻，放南路，让跳涧虎逃去——”刘暹绿林道上的名号——跳涧虎。因在汉中南北的大山、秦岭穿插讨活，得来的如此名号。

苏义一下令，很快的所部义军就分成了三部分，中路不动，右路去了柳林镇北面的彭家湾，左路到了柳林镇南面的戴家沟，当太阳发红，黄昏将临的之时，三路义军大致都准备好了长梯、木排等器械，做好了厮杀攻战的准备。

“没什么好说的。告诉兄弟们，拿下柳林镇，地主士绅一律斩首，大家大抄一日！打下城固县，砍了县官脑袋，咱们大抄全城。”

“大抄全城！”

"大抄全城！"

"大抄全城！"

苏义口才并不怎么样好，可如何激发手下人马的士气，他心知肚明。

"必胜，必胜！"

"拿下柳林镇，大抄一日。拿下城固县，大抄全城。"

"拿下柳林镇，大抄一日。拿下城固县，大抄全城。"

……

“大抄全城！”

"大抄全城！"……

真真的群情激愤，震天的呐喊一波比一波有劲。

第四章初战来临

声音呐喊第一开始只从柳林镇西面发出，但没多久，南面北面就也传出了激昂亢奋的呐喊。如果刘暹此刻手中有一支望远镜，哪怕是最最落后的单筒望远镜，他都能清晰地看到李蓝军无数的人那涨红的脸庞！

杀机盈野，杀气腾腾。

“杀——”

苏义挥动手中马刀，向柳林镇一击虚劈。军心鼎沸，好似烈火燃烧的李蓝军，立刻抬起长梯、木排，水涌而出，冲向柳林镇杀来。

起义军，不是天朝字面上解释的那么美好的。纪律军规这四个字跟绝大多数的义军都扯不上关系。烧杀抢掳，半个土匪也！

就是太平军都是这么干的，顶多‘杀’气上少

一些。他们卷人！

柳林镇在城固县的最西面，地势平坦，临靠汉江，挨近州府，整个城固县内都是一等一的农商富地。里面的财富钱粮，砸开后绝对能让苏义一部人吃个肚饱。

苏义已经话明白放开大抄了，所有的李蓝军士卒精气神自然是都迸发出来，一股狂热感直扑在砖墙顶上站立的刘暹。

“义军、暴徒……”

两眼中划过一抹深邃，刘暹内心深深愕然。成年人，知道历史书上的东东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可李蓝军适才大喊大叫的嚷声，还是真真打碎了刘暹的‘心’。

如此起义军跟暴徒有何异别？

自己昨个中午‘污蔑’式的收拢军心，原来不是污蔑，而是事实！

突然地，刘暹心里没负担了。

上百人的马队在后压着阵脚，柳林镇正面，七八百李蓝军赫然是全都扑上。刚念头通达了的刘暹一瞬间眉毛都要挑破了，还有这样打仗的？对手会打仗吗？

刘暹真不敢相信对面的李蓝军大头目，苏义，是如此来指挥手下人马作战的。

难以置信之后，刘暹内心里大松一口气。这李蓝军首领就这水平啊，比他这从没真正见过血的，只在‘梦’里杀人和‘网’上谈兵的人都臭十里，配合这两个月自己做下的准备，他敢保证，柳林镇此战无忧，绝对不会有失！

李蓝军驻足地距离柳林镇约概有一里左右，可这些热血冲昏头脑的人竟一开始出阵就使足劲的奔涌，他们又不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田径运动员，就是困于长梯木排移动速度较慢，在最初的百十米奔跑后，李蓝军呐喊声也降低了下去。不过让刘暹意想

不到的是，当李蓝军靠近柳林镇墙差不多二百米的时候，他们低落下去的士气和心劲赫然再度蓬发了起来。

刘暹刚刚放松下去的脸色肃穆了起来。不能小看自己的敌手，再怎么说对方也是经历过阵仗，连续打败上万清军团练的队伍。

柳林镇砖墙上，一块块木板已经竖了起来，全是儿臂粗的树干并排勒成。李蓝军有火器，也有一些弓箭，全是清军‘送’给他们的。在陕西省里，布政使毛震寿就是如卧底一般的运输大队长，在汉中府是连续的大败而输，送了一半的县城和好大一批的粮草军械给李蓝义军，让刚从四川跑出来的李蓝义军迅速在汉中府站稳了脚跟。

甘陕清军的火器威力，木排是绝对挡不住的。刘暹也没想指望着木排来建功，这些是为了防弓箭。

他是要放李蓝军近到砖墙根脚下，才会还施霹雳的。

“啪啪……”

鸟枪放响。伏在墙垛后的刘暹没听见墙上有惨叫响起，甚至没听到弹子打中木排的洞穿声。

仰起头往外一看，百十步的距离，一百米绝对开外，一股股白色的硝烟正袅袅升起，随风飘散。

一百米外，就清军那鸟枪的性能，城头没有一点的危险性。李蓝军对火枪的运用跟刘暹印象中的无能清军真是有的一拜。

但不管有多差，这场战斗打响了。

一百步，九十步……五十步，四十步……

弹子越来越多的打在砖墙、木排上，刘暹满耳络绎不绝的噼啪声。第一次**战争都过去二十二年了，第二次**战争都结束了，火枪的连环排击之法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军机秘钥了。虽然以李蓝军的军事素养根本玩不转连环排击，但粗糙的做一做连环

射击还是行的。

于是噼里啪啦的火枪声塞满刘暹的耳朵。

不时的移动位置伸头探看，李蓝军越来越近了。刘暹都能清晰看清楚下面义军战士的面容了，但砖墙上继续按兵不动。第一中队全体战士依旧隐伏在墙垛下面。

墙头没有惨叫声传出来。这里很安全，鸟枪根本打不透一尺多厚的驿墙。李蓝军杀来中也没带火炮，哗啦啦打来的弹子，唯一的作用就是将砖墙外表打出一些盅口大坑洼，将木排洞穿出一个个眼子。

四口黝黑的铁炮静静的蹲坐在墙头上，这种以劈山炮为模制，用铁模铸造法制造出的铁炮是刘暹部压箱底的底牌之一。

每尊重百五十斤，可吃火药两斤半，炮子三斤。

自从刘暹进驻柳林镇之后，老巢在铁家山的他就陆陆续续的调进了八门火炮。这已是刘暹眼下所有的家当了。

这不是说刘暹制造火器的速度慢，来不及多造，而是官府不允许民间自制火器。虽然有火枪火炮的团练多了，上到西安城，下到小县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规矩是不用说明的，潜规则是不能打破的。刘暹二百人的队伍，八门劈山炮，已经是严重超制，明面上，这八门炮刘暹也只是露出了两尊。

再有，城固也不是产铁重地。眼下甘陕四川河南到处烽火，铁料可是一项重要的管制物资，市场流通量很少。刘暹就是想多造些，也没那么多的铁。

"啪嗒、啪嗒……"

木排重重落地的声音。就是在火枪声响和呐喊声中，墙头上刘暹等人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五哥，乱匪到城下了。"齐大林大声在他耳旁叫道。刚才那啪啪的落地声，就是李蓝军放倒木排铺垫镇墙前堑壕的响动。

"开火－－"

半边脑袋伸出垛口，嗖嗖的弹子箭矢在头顶呼啸飞过。刘暹心头竟然没有一丝害怕，也无一丝的紧张。是刘暹就有记忆作用，还是他本心深处就追求刺激？

第五章时代的优势

耳边枪弹箭矢穿梭，刘暹自己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紧张。但只要是眼下最有益就行了，何必穷究这一点呢。

“放——”

号令声都没有落下。“轰轰轰轰……”极短的时间内，百步距离不到的柳林镇镇墙顶上，四门小型劈山炮轰然炸响。

相隔二十步安置的劈山炮，炸响声震耳欲聋，绝不是李蓝军的鸟枪能比的。

“火炮？！”

苏义大吓了一跳，还这么多声！看着柳林镇砖墙顶头升起的四股硝烟，看着四个垛口放到木排后露出的炮口，他心里瞬间揪了一下。他的手下要有伤亡了！

同时苏义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李蓝军都好生不理解，对面既然有火炮，他怎么等到人冲进墙底下了再用呢？不该早就轰起来了么？清军都是这样的。

无数的碎石铁角从炮口里喷勃而出，在空中漫散成一张大网。是霰弹！

不错，就是霰弹。

劈山炮是连清军都主要用它发射散弹的存在，刘暹又怎么可能用百多斤的劈山小炮打铁弹呢？妥妥的散弹，只是比清军的铅弹，刘暹用的料是更碎更贱的石子与碎角铁。

四门劈山炮，无数碎石铁角越过三四十米的距离，以不大于三十度的扇形面，渔网样撒罩在了诸多李蓝军战士的头顶。

毫无防备，毫无着甲持盾的李蓝军倒下了一大片，损失惨重。

薄薄的衣衫和纯血肉之躯抵挡不住碎石铁角。

不管是石子还是碎角铁，打中了头部都是脑浆飞溅，碎烂一地。红的、白的，头颅似熟透的西瓜被铁棍一棍抽中了。

身体到不被打穿，但血肉上也如是枪弹击中，血洞连连，血雾哧溅。

这一击就让超过百名的李蓝军倒在了地上，其中过半数的更是李蓝军中的技术兵——鸟枪手、弓箭手。这些人不敢距离砖墙太近，在铺镇，城固民团的装备里就出现了一些鸟枪和弓箭。他们惧离砖墙太近，会受到墙头鸟枪弓箭攻击，所以就在四五十米的距离处持续对砖墙顶头保持压制，却正好落在炮击的范围内。

正面炮击刚刚响起，柳林镇东西两面也传出了炮响。苏义痛心疾首，但紧接着他就不再为沉重的损失心疼了，不再担忧城头出现的火炮了。

“轰轰轰……”

十数个火药包从镇墙墙头上撂下，长梯、木排，被炮击惊着了的当先李蓝军，全消失在了一片剧烈的爆炸声中。

苏义翻身从马背摔到地下，坐骑被骤然的连声巨响吓的撂了蹶子。而他自己则是手脚冰寒彻骨，牙口紧咬，悲痛的无以复加，身子瞬间里都僵住了。周边亲卫连将他从地上扶起，苏义目光紧紧盯着尘土硝烟笼罩的柳林镇，这才如受伤的野兽一样，一声痛号。

他手下除几十亲卫外最悍勇敢战的精锐啊，就这么的全部丧失在了镇墙下啊。

“跳涧虎——”

“刘暹——”

“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拔出腰刀狠狠一划，割开自己额头，皮肉翻

开，鲜血顺着鼻梁直流，眼睛浸血的红，苏义却感觉不到一丝的痛，只有如此的作为，才会让他悲痛的心好受一些。

“呜呜呜……”

古老的号角声响彻来，李蓝军部队迅速向北后撤去。柳林镇西面的攻防战进行才一刻钟头就宣告结束，东西两翼的李蓝军也快速的往中军回赶。

就像苏义在正面吃的亏一样，两翼的李蓝军也同样吃了一遍，只是损失没有西面那么重罢了。柳林镇西面镇墙上可是安置有四门劈山炮，而东西两面就只各安置了两门。

“五哥，派俩弟兄往西面瞅一瞅？看这群乱匪在哪里安营。”

整个柳林镇一片欢呼，轻而易举的打下这打胜仗，整个的军心民意都沸腾了。在这一片欢呼中齐大林这样进言道。天已经要黑了，李蓝军即便败得再惨，底子也雄厚的很，不可能连夜就往铺镇退

的。

“先出镇子把缴获收拾了。晚上，再派弟兄。”虽然派不派人根本没必要，刘暹手中自有金手指在，但金手指自己知道就行，不必要这点小事上搞得自己太神。

齐大林、张忠奎等齐点头。就是天黑了派好，弟兄们地理熟！

刘卓带领着十个班奔出镇子北墙。这些败勇精神头明显旺盛了许多，刘暹如此个轻松无比的大胜仗冲淡了他们心中太多的对李蓝军惧怕。刚才打仗他们是派不上用场，现在收拾战场，就绝对管用。

墙下尸群中不时还有惨叫声发出，一种是李蓝军伤兵的痛嚎，一种是败勇送李蓝军伤兵上路，李蓝军伤兵发出的。

不是刘暹心狠手辣，而是镇外头躺地的伤兵，绝逼的都是重伤员。

劈山炮打中的就不说了。只说镇墙下的。

他那从顶上撂下去的火药包，装的可不仅仅是火药。在丝绸裹紧的火药之外，足足一斤的碎石子和铁砂填装着，外头用粗麻布再裹层。

五斤的颗粒火药，一斤的外料，加上丝绸和粗麻布，一个火药包在七斤左右，换算成二十一世纪的市斤，就是不到八斤半。这才是一个火药包！

轰然炸响的同时，石子铁砂四溅，绝逼比冲击波杀伤更具有威力。

就算是那些侥幸不死的人，身上也一定沾不少碎石子和铁砂。刘暹手中可没精通外科手术的好医生来救他们，靠镇子里的大夫，便是救也不定能救活。因为火药包中的铁砂石子，装进去之前都是被刘暹吩咐浸泡过屎尿的。

如此能增大多少的伤口感染效应，刘暹不知道，但内心里真心的觉得救不活。所以补刀了事，还可算入战功中，拿来向官府请功邀赏。

天还没黑透，也就两刻钟的时间，此战的战果战利就全被统计了出来。

有多少脑壳收入没能精确的太细致，但四百个绝对是有的。刀枪缴获的更多，李蓝军败退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为了‘轻装上阵’丢下了手中的家伙。也是初步统计，不下千件！

弓箭六十三张，其中损坏的有二十张。鸟枪一百一十五支，只从外观上看几乎没有损坏的，到具体的讲还要等试放之后才有确数。

刘暹乐得嘴角都合不拢了。

之前的他部，除了八门劈山炮，几乎没有远程力量。而现在，他就是把手下老兄弟全都换成鸟枪兵弓箭兵也够了！

什么鸟枪太差劲，弓箭太落后？

拜托！自己不是富翁是乞丐，有的吃就不错

了，还敢挑？！

第六章金手指

“滴，仪器启动……”

“滴滴滴，红色警告，仪器能量严重不足……”

“…………系统项目选择关闭中……”

“滴滴，四维呈像关闭！”

“滴滴，物资测析关闭！”

“滴滴，行星气候预测关闭……”

“滴滴……”

“滴……”

柳林镇刘暹的住处内，里屋一个外人没有。刘暹手中一个银色的小版块正在一闪一闪亮着红色灯光。这个银色板块很小，书本一样大小，却非常具

有几何感。靓丽的外表，炫彩非常，银色恍如是水银流动一样，在灯光下折射出魅力光芒。

轻微、尖锐的滴滴声清晰入耳！

它就是刘暹穿越奇遇后得到的唯一好处。在刘宪穿越刘暹的时候，直接掉进刘家的院子里了。刘卓、齐大林等都认不得是啥玩意，小团体里文化程度最高的范德榜一样抓瞎。但每个人都感觉这是个绝好的东西。因为这玩意外形太漂亮了，直接亮瞎了所有人的眼。并且华丽的外表同时，外壳坚固非常，张忠奎试着用匕首划了一下板块，结果吃奶得劲都用上了，也没在上面留下一丝痕去。

东西掉在刘暹院里，那自然就是刘暹的。刘卓、范德榜不认的东西，刘暹……也不认得。

这玩意儿严丝合缝，不留半毫缝隙，也没一个按钮，一字说文，根本上不了手啊。不过一点奇异的是，这东西刘暹拿在手中就是有一种舒服感，脑子清神了。所以他就把这银块留在了自己床头。

刘暹明白，这银色板块绝逼的跟自己穿越有关系。说不定自己意识发黑之前看到的炫耀银光，就是这东西呢。

十天后，这东西给刘暹上手了。真真的高科技，全脑波操纵，西元25世纪的存在，距离他穿越时足足有四百年呢。

是地球联盟一艘一级宇宙战舰从外星系跳跃回太阳系时，遭遇了宇宙风暴，给拐进了黑洞里，当时战舰就整个殉爆了。而银板块就是这艘一级宇宙战舰中，上百艘登陆艇里其中一艘上，所配侦查装备里的微小型类中一种，叫做着行星探测仪，的一部分！

是太空战争和星际探险中，专门用来登陆战或飞船着陆前，对目标行星的地表地貌生命气候等多种因素探测侦查的仪器。【胡扯的，认真你就输了。这就是为扯个金手指。】

与一级宇宙战舰相比，行星探测仪就是一纸飞机比较重型航母，毫无可比性。可在那场宇宙灾难

中，无数物质飞灰湮灭，整个一级宇宙战舰也就只剩下了个残缺的行星探测仪，千奇百怪的带着刘宪落入了眼下时空。【告别金手指背景介绍。】

【转入】

坚硬无比的银色亮面此时恍如一张液晶屏，荧光虚涨，一张足足一米平方的虚拟地图凭空显现在刘暹面前。

这是一幅以柳林镇刘暹所处位置为圆心点，十里半径内的区域地图。因为探测仪能量严重不足，地图呈现级别仅是初步成像。但就是这样，也能让刘暹清晰看到草凉驿正北偏西13.22°，3.921公里距离处的凤翔回军营寨。老大一片红点呢！

点击，拉近，放大比例尺。整个李蓝军营寨几乎把虚拟地图铺满了，除了右上角的黄线框框，里面显示的缩小了好多倍的全景图。

说是营寨，实际上李蓝军连围栅栏都没能凑齐。但他们有马队，最近的人都放到柳林镇东西北

三门门口一里了。两三人的小队伍坠墙而下李蓝军当然侦查不得，但上几十人的大队伍，要打开门出去，一举一动就绝瞒不过李蓝军的监视了。

所以，两千多李蓝军主力住宿地的戒备，是有些松散的。

柳林镇这处宅院的卧室中，刘暹站在虚拟地图前，足足两刻钟都没动一下脑袋，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中……

凌晨有两三点钟吧，二更天已经过了。刘卓、齐大林等聚到了刘暹跟前，刘卓身上还带着深深地湿气，这是他刚去过李蓝军营地侦查回来。

“五哥，乱贼的营地乱搅的很。防备松懈，咱们偷他一回吧！”

兴奋的眼光看着刘暹，刘卓整个人都虎彪了，神采熠熠的。刘暹目光再转一看齐大林、周军几个，也都是如此。大概都做着夜袭再得大胜，甚至一战溃敌的美梦呢。

那时候自己这支队伍就名镇陕南了。

“咱们有多少人？二百人。坠墙而出，夜里面摸小路绕去乱匪大营，保证中间不掉链子的，能有多少人？二十？三十？还是五十？”

“靠这么点人手，撑死打乱匪一个措手不及。得胜的可能是很大，可中间出漏子的概率也不小。乱匪手中可是有二百号骑兵的。更重要的是，能跟着咱们出去摸营的弟兄十有**是刀客中的老兄弟。

咱们可不能眼睛只看着眼前一步地，咱们还要看的长远。今后咱们的队伍会是两千人两万人，现在每一个老兄弟都是咱们最珍贵的财富。”这是嫡系！

能不死一个人，刘暹就不愿意死一个人。半夜偷营，绝不是小说里写的那么简单，一个人衔枚马裹足就糊弄过去了。不是真正的有组织有纪律，是干不成这样事的。以眼下之中**队，各方各家都算上，怕也找不出两三万如此精锐来。

“黄昏的那一战，咱们打死了四百人，伤的还不算。有这四百个脑壳，我能在县衙大门口吆喝，咱们毙伤爆匪千人！

功劳已经是大大的了。再去偷营，得胜了也真杀不了多少人，你也拿不到什么战利品。刘卓看过大营了，他们营里有什么？人家是奔着柳林镇发财的打算来的，帐篷都没几顶吧？”

刘暹眼睛看向刘卓，刘卓亢奋的神情已经降低了很多，刘暹这是不同意啊，但也立刻点点头，证明刘暹说的对。

“过犹不及！”

“黄昏那一仗咱们绝对让乱匪魂飞胆丧，他们明个不敢来攻镇子。说不定乱匪往东的这一波攻势就这么的过去了呢。可咱们要是再偷营，再得大胜，闹得乱匪灰头土脸，丢尽颜面。他们明儿个还不会攻镇子，却会调集兵力，调集大炮，然后再来攻打我们。那个时候。咱们是吃亏还是占便宜？

蓝朝柱手下有三四万人，他不需要调集全部主力，只要调集一万人动来，县城如何我不知道，可柳林镇绝对保不住。至少只凭咱们的力量，保不住它。”

“那时咱们吃亏还是赚便宜？”

第七章刮目相看

“驾驾驾……”

马匹疾奔在城固城池北门外的集市上。“让开，让开……”

“柳林镇大捷。跳涧虎毙伤敌军过千，斩首四百。乱匪已经退败……”

马上的骑士沿途高声叫喊。他喊的嗓子都有些疼了，可又哪里及得上内心的高兴和人前的无上荣耀！

“柳林镇大捷……”

“柳林镇大捷……”

城门官都没拦他，直接清道送行进入。

“真的假的？跳涧虎不就才二百号人吗？”

“都沿途报捷了，能假的了吗？”

“那可不一定。保不准是打了大败仗，沿途叫喊安定人心呢。”

“就是。刘暹才二百号人，顶得了几千乱匪吗？邓团总在铺镇那么多人都惨败呢。”

似平静的湖面上猛的投下一颗巨石，水屏乍破。无数人议论喳呼起来，市集的生意都瞬间抛到一边了。

一天的生意怎么能同安身立命相比呢。乱匪东进是城固几十万百姓头顶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邓玉章等团练在铺镇大败，已经让所有人人心惶惶了。如果再有败讯传来，看着吧，无数人都会涌进城里去。四关集市明个一早都能变成鬼市！

城固的县太爷姓李，单名一个楹字，湖北天门人，是咸丰十年庚申的恩科（1860年），二甲六十二名。

也是近些年天下战火纷纷，清廷官员损失的太厉害，李楹没费什么心思就某得了这么一个实缺。而且远在汉中，远离中原江南湖广四川等战场，他日子过的甚是舒心。

可是事实风云突变，哗的一下安稳舒逸的城固猛的变成了火山口，大致安定的甘陕战火燃烧个遍，四川李蓝军残部出川，汉中府成了以邻为壑的壑。

李楹心里这个苦啊，西乡、洋县城破之后，更是压力山大。城固就在洋县西面，西乡的北面，危如累卵啊，真正的危如累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西进的李蓝军一趟给刷没了，自己那叫一个坐蜡。

不过老天猛的眷顾了他，蓝朝柱没西进打城固，而是从西乡一划拉直接围了汉中府南郑。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李楹借着空隙发疯一样扩充起来，大动作连续不断。

他积蓄粮草，他招募义勇营，他打造器具，全全的围了防范兵灾自保，连州府和汉中镇总兵相邀，他都不愿意动用手中的两千义勇营。可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听到民团兵败铺镇，邓玉章等人近乎己身而逃，丝毫不懂兵事的李楹这两日觉都没睡好，嘴角全是上火儿的虚泡，眼圈发黑，愁得老了十岁。

今个一早，李楹就在等柳林镇的报丧。根据他估算，昨儿柳林镇就该被乱军给拿下了，可刘暹一班亲信手下不是普通人。陕省刀客敢杀敢拼，李丹阳这公子哥，王昆阳一书生都能跑出来了，刘暹一样也能活下来。今个上午，准会有信到。

李楹心里忐忑不安。他不愿意听到丧报话，可又深深地明白，这败阵终究会来的，躲是躲不过去的。这要真听到败讯，他心也就些安生了。

就是这患得患失的心情，搞得李楹坐卧不安。

“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闹腾？”

喝下一杯凉茶也压不住心慌意乱的李楹，突然听到北面传过来的如雷欢呼声。是的，不是惊呼声，是欢呼声，那种压盖一切的喜悦声音。

李楹懵了，怎么回事这是？乱匪都大兵压境了，百姓还这么欢乐吗？难道朝廷就这么不得人心？自己父母官做的就这么糟糕？

该是哀声惊呼震响才对啊，如此他还能更接受一些。

“大人，大人，捷报，捷报……”

县衙三班衙役中班头的一个，何庆，疯子一般冲进了二门，跨门槛的时候脚下一扳，人差点直接攒地上。可何庆愣是一点也不顾上，连滚带爬的继续奔来。

李楹从懵楞中反应过来了，“捷报？是捷报？”呲目欲裂，一把抓住了何庆的臂膀，十指都扣到何庆肉里了。何庆还是第一次知道县令大老爷

力气是这么大的。他身上穿的可是有褥子的。

“大人，真的是捷报，刘暹的捷报。他在柳林镇打了打胜仗，杀敌千人，单脑壳就砍了四百啊。乱匪退了，乱匪退了……”

何庆激动地满脸充血。他现在高兴地都要飞起来一样。乱匪退了，城固县城保住了，保住了！

他也是公门人，还是三班班头之一，那天生的就跟李蓝军尿不到一个壶离去，站不到一个立场去，他现在高兴的都想直扯嗓子仰天吆喝。

而此刻的李楹，整个人都喜懵了。松开何庆往一旁的座椅去走，却双脚无力，如若走在云端。

“噗通……”

“哎呀，老爷，您这是怎么了。伤着了没有？”

见李楹走着走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边斥

候的吓人猛吓了一跳，赶快上去搀扶着。

“没事，没事。老爷我高兴的了，老爷我高兴的了。”

“传令下去，准备三千两白银，二十头大肥猪，二十只大肥羊，美酒五十坛，鸡鸭鹅各百只。本官要亲上柳林镇，给守我城固县境的忠勇壮士贺！为守我乡土安宁不受兵灾之苦的忠良勇士贺！”

high到顶，爽翻天了这李楹要直接前去柳林镇，再也不顾着县令的官面和外头那本令他惧怕无比的乱匪讯息。

所有人瞬间都静了。自己耳朵没听错吧，县令老爷这真是要去柳林镇见刘暹那伙儿刀客？

还忠勇壮士，还忠良勇士，他们是刀客啊，就是一群半透明的土匪。还三千两白银和肥猪肥羊美酒，县令大老爷脑袋没高兴糊涂了吧？

“还不快去——”

“哎诶，小的这就去办。”

何庆合上惊掉的下巴，一溜烟儿办事去了。城固南北二百里，东西四十余里，可县衙是县令老爷的一言堂，根本没设县丞来。县令吩咐的事情，那一定要办快办好的呀。

现在是危急时期，有义勇营在握，又与境内的各豪强士绅关系良好，李榲这个县老爷，至少在城固县城内是绝对的一言九鼎的。

“这些好处……”置办猪羊美酒的何庆琢磨着人家刘暹在柳林镇的功劳，三千两白银是白花花的动人心，可该给，给的值啊！

第八章我的征途（上）

县衙前院一偏房中。

一路奔驰而来的范德彪正在大口的吃喝着。一旁坐着围着**、十人，不是陪着范德彪吃喝。而是……

"彪哥，你慢点吃，慢点喝。给俺们兄弟说道说道，五哥他老人家是怎么一仗就把几千乱匪给扫回去的？"

"是啊。听到你口中这消息，俺心头那是一个高兴啊。可这高兴劲起来的同时，俺也是好奇死了五哥你们是怎么打仗的。

脑壳就摘了四百，那毙伤至少要一千五啊……"

就像一块石头撂进了水潭里，那波纹是迅速的往周边扩移，可不是立马消失。刘暹二百人守柳林镇，打的几千乱匪大败而逃，而这几千乱匪日前刚

刚在铺镇把城固团练扛把子邓二爷，以及一千多民团打的一败涂地，就更给这一绝大喜讯添上一层无与伦比的奇迹光辉了！！

刘暹，跳涧虎。三日不见，整个城固县都要刮目相看了。他再也不是一撮刀客的代名词，也不再是城固县民团中不出众的小头领之一，而是城固县一亩三分地里一跃跟邓玉章平齐，甚至还要隐超出一筹的大人物。

此，国难思良将也！

…………

“嘀嗒嘀嗒滴哩，滴嘀嘀，嘀哩嘀哩嘀……”

“咣，咣……”

锣鼓唢呐，喇叭欢声。浩浩荡荡的一二百人队伍，吹奏着喜悦，直奔柳林镇。

四十里路啊，城固县城不是在县境的中心，而

是在县境的最东面，跟柳林镇近乎一条线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李楹轿子里不说，城中张罗起的乐班，愣是从县衙门口开始奏乐起，整一天的时间里，除了落脚歇息吃饭，沿途一路上没有断落过。

百姓对此次柳林镇战胜的喜悦，对刘暹所部的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一番。

刘暹这天中午就派人去十里外等候，接到县令一班人后，立即与柳林镇快马联系。人在不能改变时代的时候就需要融入进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他就是一**丝，也可以不**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可在眼下这个年代，要想成大器，李楹他就必须‘**’，恭恭敬敬的伺候着。

所以这姿态问题，绝不容出一点马虎。

“小人刘暹，见过知县老爷。”

柳林镇东门口，千人瞩目之下，刘暹干净利落

的对着下轿的李楹双膝跪下。

男儿膝下有黄金不假，可也要分什么时候。他才不觉得跪一跪就有辱自己穿越者‘牛逼’身份呢，什么现代人要讲自尊将人格尊严，要跪也只跪天跪地跪父母，其他人，就是皇帝老儿也不能让自己弯膝等等，那是****，绝不是牛逼！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李楹一门心思的笼络刘暹这能打敢拼的牛人，怎么会真让刘暹跪地不起呢。刘暹能毫不犹豫的伏地叩拜，说明官府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明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在李楹心中这就已经是一个最良好态度的展现。

“卿乃我城固功臣，义民表率。李楹不当拜，卿当受李楹一拜。”

李楹用‘卿’这个僭越的称呼来称呼刘暹，在场人等却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当。刘暹赢下了柳林镇一仗，他就是救了整个城固！是在场所有人的恩人！

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

“不敢，不敢！”双手架住作势拜礼的李楹，刘暹口中连道。

县令老爷也来作秀，没必要啊！

“大人，里面请。”

“诸位，请——”

敞开的东镇大门，中间道路打扫的干干净净。柳林镇内留着不走的数百人夹道欢迎，此刻见刘暹伸手引请作势，立刻都高声的欢呼雀跃起来。

“嘀嗒嘀嗒滴哩，滴嘀嘀，嘀哩嘀哩嘀……”乐班鼓手按下的奏乐接着响起。

“请——”

笑着拉住刘暹的手，李楹把臂刘暹，走进了柳林镇大门。身后数十衙役赶着猪羊鸡鸭，挑着赏银

美酒，鱼贯而入，最后是随行的一百义勇。

杀猪宰羊，砍鸡头剥鸭肚，所有带来的肉牲全部宰了。刘暹部四百余人，李榣跟随小二百人，再有柳林镇原有的数百留客，满打满算千把人的样子，二十头肥猪二十只肥羊，三百只鸡鸭鹅，绝对是够吃的。

一经宣布所有人都有份，夹道欢迎的柳林镇几百居民，欢呼声就更强更大了。就是李榣随行的衙役和义勇，刘暹部下，一个个人望着猪羊鸡鸭鹅的目光，也是那么的炙热激烈。

衙役也不是整日大鱼大肉，后两者就更是穷苦人出身，今天能放开肚皮，酒肉吃个痛快，可是想想都垂涎三尺的。两大箱的赏银更刺激着了刘暹手下弟兄，每个人这一个都脸上美出一朵花来。

当然，刘暹跟刘卓、齐大林、周军等头领们眼皮子没这么的浅，酒肉算什么，赏银也就那么一会儿事，李榣的态度和即将到来的许诺，才是大卡司。

“甘陕危急，汉中系存亡之秋，城固更危在旦夕。民团兵败铺镇，消息东传，县内百姓士绅无不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城内义勇更起骚乱，夜遁百五十有七人，典吏张守山不能止。

本官夜不能寐，已有以死报国之心。

庆幸有你横空出世，柳林镇一战，我心大安，民心大安，军心大安。满目惶恐一扫而清，义勇亦气势陡震。”

“你是我李楹的大恩人，是城固的大恩人。”

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李楹城固为官两载，深知道刘暹本人和他一群兄弟手下是什么人。不去绕圈子，直接表达心意。

这效果是出奇的好，刘暹满脸喜色，丁点都不做假。他真的没有想到本县平日中不显山露水的李楹在关键时刻是如此的明智和知深浅。

对于原先的刘暹，李楹这般作为绝逼的是没问题。就是现在换了内芯后，他也喜欢不兜圈子的。

“大人过奖，过奖！”

“不。四百人的脑袋，如果府城不被围，本官可为你请一顶把总的顶戴。”

李楹正色道。说的刘暹眉眼一挑，一旁列坐的兄弟几个更大喜过望。绿营把总的顶戴，这已经是正七品了。

李楹把一切看在心里，内心一笑，“但你就真的盼那顶七品顶戴吗？你们就盼着外委千总、外委把总的小官吗？

如果是这样，当我今天没来。本官立刻奏写报捷文书一道，南郑被围了，布政使毛大人可没被围，这个功劳谁也抢不走你的。”

第九章我的征途（中）

ps：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新书嫩芽，各位多施施肥啊。

刘暹脸色一变。李楹这样的话撂出来，他一点的准备都没有。七品把总的顶戴他当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此刻的李楹，能说出这番话的李知县。

目光死死地盯着李楹，一种叫做野心的红光，正从李楹的脸上毫不遮掩的散发出。

这是个有野心的人。当然，他的野心不是称孤道寡，不是推翻清王朝，而是加官加爵。自己小瞧人了！

“本官给你说一个人，江淮刘铭传。他今年二十六岁，累功擢副将，赐号骠勇巴图鲁。怎么样？年少有为，天生将种吧？”

李楹热烈的目光注视着刘暹，看到刘暹面色打

动，心中再一笑。转眼目光扫过刘卓等人，迎着众人发热的眼光，说道：“可你们知道在今年之前，他是什么位置吗？”

“跟现在的你一样，乡间一匹夫也。”

“什么？”周军失声惊叫。其余人等也尽皆色变，巴图鲁封号，副将职衔，只一年，不，半年吗？

刘暹目光动了动，原来台湾第一巡抚是今年才发家啊。哦，是了。李鸿章的淮军今年才立杆子，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名将，当然是今年发迹的。

“杀贼建功而已，他能做到，你如何做不到？”

“刘铭传打发匪，我汉中没有，却也有李蓝民贼。只要敢用命，只汉中一府里，拿不到副将衔，也拿得到都司衔。四川还有石逆，甘陕也有暴民，尽是用武之地，何让皖人专美于前？”

一步一声，最后近乎发喊。李楹眼目圆瞪，面红耳赤，一股热烈的气氛覆盖整个堂屋。

他是在跟刘暹等人说，更是在坚定自己的信念。只要笼络住刘暹，刘暹立下再多的功劳，第一份也都属于他。

刘暹能升任都司，他就能坐上知府！

刘暹沉色凝眉，自己靠着金手指，仗着先知先觉，打仗不见会输给他人。可李楹不是李鸿章，都姓李，他跟李鸿章比差的比自己跟刘铭传比都远。

但在眼下之局，他也未尝不是一跟粗腿。

李楹有野心，他说这么多就是要拿自己当打手，把自己置于他的身影下，自己打仗有功，他也有功。他正经的科班进士出身，军功一有，升官还不是指日可待。那自己……

“大人，旦有吩咐，卑下甘效全力，万死不辞！”心中拿定主意，刘暹再次跪在李楹面前。

“好好！你我同心协力，何愁大功不建，卓勋不立？”

“哈哈哈，哈哈哈……”

高兴的李楹哈哈大笑。完美的达成目的了，眼前的刀客，真出乎李楹意料的识趣、明事理啊。刘暹是聪明人，跟聪明人打交道省事。更重要的是，聪明人不会轻易做傻事！

“好好。义勇营我就交给你，器械钱粮，本官一概无缺。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好好打仗——”

好多次李楹‘我’与‘本官’称谓上的变动。他真的不是一个书呆子！

刘暹自明白其中的潜意思，心中暗自凛然，再次坚定一个信念——决不可小看任何人！

刘暹起身站立，双拳一抱，“多谢大人厚爱，但既是自己人，那卑下就有话直说。义勇营卑下不

能接手。”

不理李楹惊讶的表情，和刘卓等人的诧异，继续说道：“县城义勇营成立已经有两个月光景，内中旁枝错节的关系网已然成型。大人贸然将之交于卑下，只会触动其内利益关系，使之反噬。”

城固义勇营的勇首是县里的典吏李守山，这家伙可不是李楹这般的流官，乃是城固的地头蛇。关系网八爪蜘蛛一般铺遍整个城固，刘暹接下义勇营必会得罪他。李守山或许不敢明的不从李楹的命令，但绝对有胆量暗中跟刘暹较劲。刘暹训练队伍的时间都嫌不够，可没心思跟王恒升打烂。

“且义勇营成立两个月，演武不兴，兵锋不振，烂泥潭一个。交于卑下，也只会让卑下深陷其中。没有旬月时间打理，整顿不出一支像样的队伍的。”

“哦？听你这意思，你是想迅速拉出一支队伍，就快剿贼？”

李樯眉头皱了皱，李守山敢在暗地里拉后腿吗？一言堂，百里侯的气势，李樯两年时间已经习惯了自主自我的下命令，根本没意思去考虑手下人如何想的。如李守山这样不入品阶的‘吏’，是晒都不晒的。

但听刘暹这么一提，他知道刘暹说的是有理的。

钱帛动人心。两千义勇，李守山上下其手，每月粮饷上至少可得百两银子，随从他的一班人再得一些，那就更多。城固临近汉中府城，商业繁荣不假，可毕竟仅是一个县城。一个县城里面，每月几百两真金白银的收益绝对是大买卖了。

李樯再联想到李守山往日的为人，脸色略略阴沉了下来，但看着刘暹的目光更见喜悦。

两千人的义勇营啊，对此时的刘暹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笔资本？他这个关头还能保持冷静，如何不令李樯欣喜。不夸张的说，他现在对刘暹的信心更充足了。

本来的李楹仕途虽心切，但真的没有成为李鸿章第二的念头。李楹有自知之明的，自己在任何条件上都无法跟李鸿章媲美半分。

自己只是二甲六十二名，还是两年前的，资历名次都消薄的很。而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的二甲第十三名。这个名次说实在的也不算高，但已经有资格考翰林院庶吉士了。而他也真的考上了。同时，受业于曾国藩门下，仅仅三年后就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资格资历超过李楹不知道几条街远，再有他九年前就开始着手团练，多次带兵，沙场上有真正的功劳。李楹是万万不敢与之相比的。

他的‘梦想’，初开始仅仅是汉中一府的知府。

眼下汉中危急，汉中镇总兵大大的丢分不提，汉中知府也一样在上面眼中大打折扣。如果，如果这个节骨眼上，他能在城固取得几次如柳林镇这般的大胜，那么待官军荡平叛逆论功行赏之际，汉中

知府可不就有很大可能是他的了吗？

不得知府，至少也有同知。

可现在看刘暹表现的资质，自己之前已经把他高看了，却实际还是大为看低了人。这绝对是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惊喜的厉害人物！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十章我的征途（下）

ps：新书上传，求收藏，求推荐！

李楹不怕自己驾驭不了刘暹。

钱粮军械不提，只官场上的背景，就足以让他牢牢将刘暹把握在手中。

当然，这是指汉中府内。等刘暹走上省一级，乃至更大的舞台的时候，李楹就什么都不是。可眼下的李楹哪里会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和目光呢，他的眼界最多只装得下陕南和川鄂交界。

“有道理，好心智。你来说，你要什么。只要本官可以办到，只要城固县有的，本县绝不吝惜。”李楹又变了一次称谓。

“大人这边走——”

堂屋后的里屋，六尊劈山炮静静的躺在地上。

李楹脸色顿变，他先前已经见了墙头的两尊劈山炮，怎么也不会想到刘暹竟是有八尊之多。

“你能铸炮？”

八尊劈山炮，这已经不是‘买’炮可以解释的通了。没谁敢一式卖出八尊火炮，刘暹这是能自己铸炮啊。

“大人再看！”

刘暹不去看李楹瞬间川剧变脸一样阴晴不定的脸色，从一旁书桌上拿起一张信纸递给李楹。上面正是龚振麟的铁模铸造法！

“你就是据此铸造的这八门铁炮？”

李楹从没听说过龚振麟这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是铁模铸造，但他立刻能明白这法门的作用。依照此法，即是城固一小县，也可旬日铸炮。

“孤陋寡闻，竟不闻此妙法。汗颜啊！”

刘暹拱手进言，“有此妙法铸炮，只要火药优备，两千义勇营即可稳守城固不失，大人可无忧也。卑下率军野战破贼，也能安心后路。”明确的点出野战二字，这就是要告诉李楹，别想岔了，我不是离开火炮就不能不敢打仗的。

李楹瞬间脑子一清，刚刚升起的思虑立刻消散。是啊，自己怎么就想差了呢，区区八门小炮，能跟绿营经制之师相媲美吗？毛大人大败而溃，汉中镇屡战屡败，光丢损的铁炮怕就远远超过眼前的这些小炮数倍了。

队伍不是有铁炮就能打胜仗的。一样要有脑子的！士卒敢战，将帅英武！

“好，说得好。野战破贼，放为建功途路。你旦有所要之需，本官尽允。”

李楹拍着刘暹的手欢喜而笑，刘暹想到来日补给的方便欣喜而笑，刘卓、范德榜等人想着自己队伍一跃成为了县令的嫡系，展望着日后的前程，大

喜而笑。由是宾客尽欢！

夜晚，整个柳林镇都洋溢着无尽的欢笑。一堆堆旺盛的火堆，照的小镇恍如一跃百五十年后，灯火通明。

“大人请——”

“请！诸位都请，今夜我等一醉方休！”

主位上，得逞心愿的李楹频频举起酒杯笑容毫不抑制的挂满脸庞。而这种放得下身段，跟一班刀客打成一片的手段，让刘暹也抑制不住从内心底里发出的喜悦感。既然找老大，哪怕是暂时的老大，也希望是个有头脑而不是没脑筋的白痴的啊。

就像李楹对刘暹的表现充满惊喜一样，刘暹对李楹的表现也极为认可。李楹，大大改变了他脑海中本已有的那副晚清官员之形象。

第二天上午，李楹带着两套劈山炮铁模高高兴兴的回县城了，同陪的还有范德榜和刘卓。

范德榜要去沟通以及接受第一批拨来的装备物资，刘卓则是要在城固各乡镇竖旗——招兵买马！

最少五百人，多则不限。这是刘暹给他的命令！带去的两千两银子资本，毋庸置疑便是李榏刚刚赏下的三千两白银之三分之二。

炮手赏银三两，战兵赏银二两，败勇赏银一两。随同柳林镇丁壮，赏银一两，帮忙清扫战场柳林镇百姓，铜钱一吊【200枚】。

总共分发下去也才六百余两，刘暹等首领皆一个子不得。因为谁都清楚，眼前的小利不值一提，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才是第一位。

刘铭传，就是吊在他们眼前的胡萝卜，激励引诱着他们热血沸腾。刘暹真该好好感谢一下自己的这位本家，是他，让自己手下的这群土包子，好好开了一回眼！

“五哥，邓二爷家大公子到……”

“五哥，李丹阳到……”

“五哥，孟家来人了……”

“…………杨家来人了……”

“……胡家人也到了……”

走马灯一样，自从李楹来过一趟之后，柳林镇就成了阖县的焦点。近乎全部的豪强名门，或派弟子，或命管事，携带厚礼送上了刘暹门！

短短两天里，银两千四百两，马二十匹，米面精粮五百石，猪羊鸡鸭，乃至黄牛，将柳林镇西口的那处牛市充塞的满满当当。

这些人家来与刘暹打个照面，不是说就扯上交谊了的，而是表示——刘暹进入城固最顶层行列中了。

从此在城固县的豪强名门之中，有了刘暹的一

席之地。

不过刘暹更知道，就在邓家、李家、杨家、胡家等县内豪门派弟子管事来见自己的同时，各家的当家主事人，却一个个的全聚集在县城，各自携带一份真正的厚礼来登门拜访李楹。

铁炮，铁模铸炮的消息终于传遍整个县城了。人们大感惊讶的同时，几乎立刻连带着，就对刘暹和其部评价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

无数人将这次柳林镇大胜归功于刘暹部拥有的铁炮。

这玩意儿，乱世当中乃是保家镇宅之宝，那一家都想有。就是邓家杨家胡家等手下有火炮的，也一样想再购进，眼下关头没人会嫌这东西扎手！

让刘暹再次为古人感叹的是，柳林镇来了这么多家人，竟是没有一个私下里企图向他讨要铁模铸炮秘方的。

这可不是人家每个人都笨，而是真正的聪明。知道‘大义’‘权柄’都还掌握在官府的手中，不搞清楚李楹的想法，就私下里自己铸炮，搞不好是会被当‘鸡’杀来骇‘猴’的。

城固县内，刘卓的招兵买马大计也遭受了重大影响。这几天里各村镇民团，以及县城里的义勇营，都张开大门的招揽人手。当刘暹身上那一圈神奇的光环凋落之后，许多人就把眼睛看向别除了。

你不能说人家势力，而是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刘暹跟邓家、胡家、杨家等老旧豪强，‘公信力’上还真差了不少。

第十一章大扩军之练兵一

ps：新书上传，求支持！

四周都是高高的青砖壁垒，砌的整整齐齐，围成了一个十来亩地大小的围院墙，浑似一座军中小校场一般。

粗粗的木栅栏横着将院墙内的空间一分为二，分成了一大一小两块用地。小的一块只占五分之一左右的面积，剩下的则全是大的那一块。

乱嗡嗡的一群人前。

“站好，站好，一个班一排，一个班一排！自己哪个班的，班里都有谁都不知道吗？

……嗐，说你呢，听清了没有？一个班的一排！你是哪个班的啊？不认识人啊你？白瞎了一双大眼！”

“上次站哪个位置，现在还站那个位置！看看自己左右前后的人，还是不是跟上次一样？！”

某一新兵小队前，领队教习一身黑色短衣，干净整洁，左臂上段扎着一条红色布巾，正大声的向眼前所属新兵叫喊着，右手上还拎着一根两尺来长的黑漆木棍。

在这群新兵的身后，同样装扮的人还有一个，此时也是在大声的冲着新兵叫喊，还时不时的挑动木棍，轻敲着排错队伍新兵的肩头，可以说是在手把手的教人排队了。

这个新兵小队的横对面，同样也有着一个新兵小队在。不过这个新兵小队与旁边的新兵小队相比次序上就好的多了。

毕竟一个好歹已混过一段民团，另一个却纯粹的是群泥腿子。

混过民团就知道队列为何物，他们脑子里已然有了这个意识。刘暹军队列上的要求纵然比原先民

团严格的多，却也不会像是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而且没有那么吵闹的喧哗声。二百四十七个败勇，走了十三个不愿在搏命的，添上六个新人分作的八个新兵小队，不两天就在正副教习，也就是原教导队成员的指导下，娴熟快速的列出三列纵队与三列横队。虽然耗时上还不能跟老兵相比！

“你们几个他娘的都干什么吃的，两天了，都两天了，站个队还都不会啊，挤什么挤？再站不好，今天你们还喝稀的，其他二十多个弟兄就因为你几个，一天全都待喝稀的。”

胡仲元大声的咆哮着，心头恨不得一把把那几个笨蛋捏死，这还没到齐步走的环节呢，就这猪脑子，到时候还不待把自己难死啊。

再匆忙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漏斗，沙子都滴下大半了，半刻钟时间没剩多少了。“快点，快点，他娘的给老子快点。”

暴跳如雷的胡仲元大吼大叫不提，在他的身后，那道粗粗的木栅栏后面，刘暹正抱怀而立，面

带微笑的看着场上的几队人马，心中暗自得意。

亏得自己未雨绸缪，搞出了教导队这玩意。否则现在的扩军练兵，还真是一场大忙活。

刘卓这才下去五天时间不到，两批人整整二百个大汉就已经送到了柳林，而他所付出的不过是四百两的安家银子而已。

短短的一天时间转瞬即逝，第二天清晨再次来临。

这是新兵第六小队到这儿正式训练的第六天，刘暹部驻留柳林镇，战事过去了，总不能所有人还待在镇子中。大批的本镇百姓从外面返回来，房子是要还给人家的。

所以，刘暹着手在镇子西口修起了一座营盘，同时营盘外不远地，还修起了这个大青砖院子，作为新兵训练营。

而那十来亩地，自然是柳林镇的地主士绅凑给

刘暹的，连同营盘所占之地的地契一早就交到了刘暹手中。要说整个城固百姓，谁最感激刘暹部，非要数柳林镇人不可。

邓家、胡家、杨家等豪门，拢共也才给刘暹供了二十匹马和两千四百两白银。可柳林镇一镇的乡绅地主，就给刘暹带来的三十匹马，三千余两银子。

这是第九新兵小队到新兵营训练的第四天。

“快点，快点，都他娘的给老子站好喽！”胡仲元大声的吆喝着，面上比之昨日时多了不少的自信。昨天清晨的列队虽然最终以功亏一篑而告终，可在下午的训练中第九新兵小队就已经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列队了，并且连续三次都顺利完成，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后队的伍金柱也没了之前的焦虑，昨天下午的训练同样给了他很大的自信心。“好好列队，列好了队，今天起就能吃干的了。馒头有、油饼有、一咬一嘴油的肥肉包子也有，是应有尽有……”同样穷

苦人家出身的伍金柱自然知道该如何来刺激眼前的这群人，开口闭口全是吃的。而说实话他还真没想到刘暹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在这里几天的吃喝，那水准可比老兵吃的都强多了。“告诉你们，五哥还说了，只要能按时列队完毕，那你们每人就发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子，再让你们舒舒服服的洗个澡。”

连续的物质刺激让第九新兵小队，人人腺激素疾升。之前胡仲元、伍金柱虽然也说过，可那时他们怎么都完成不了列队，再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那也是雾中花水中月。而且那最初开始的时候，一天三顿能放开肚子喝上稀的，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直到现在，昨日下午的训练中，自家小队连续三次顺利列队完毕，这就给了他们遐想yy的空间。而且连续三天喝稀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期颐馒头、油饼和油油的肥肥的肉包子了。

当然，同时心头升起的也有一种自豪感。与第

九新兵小队一块进入新兵营的第十新兵小队，水平可要比自己慢一步！

不敢跟见过真章的第一到第八的新兵小队比，却也要压住其他的新兵小队，在同一层次中，保住自己第一号的排名！

吞咽着吐沫，第九新兵小队三十人丁再接再厉果然在半刻钟之内，在沙漏流完之前顺利三纵三横列队完毕。

“好！”刘暹两手一鼓，冲着扭头看向自己的胡仲元叫了一声好。而同时间，一名教导队老兵则忙上前将沙漏里的余沙尽数倒在了一个小容器中封存了起来。

第十二章大扩军之练兵二

ps：新书上传，大伙儿支持！收藏、推荐………………

胡仲元心里松了口气，总算没再丢人。所以脸上虽然是在竭力绷着，可怎么也掩不住那一脸的高兴劲。然高兴归高兴，但该泼的冷水还是要泼的。手指着那保留下的余沙，胡仲元向着第九新兵小队三十名队员训话道：“看到没有，这里面是咱们今天的余沙。等到了明个，清晨再列队的时候，那时候剩下的余沙，只准比这的少，不准比这儿的多。”

“要是多了，早上一顿就只有粗粮饼子吃，玉米面糊糊喝。”

像是一盆冷水泊头，胡仲元看着兴奋之色渐渐消退的第九小队队员心中满意的点点头，这人就不能自满不是？想当初自己在教导队也是能排进前十的，可就是一自满，耽搁了时间，就落到了王光

祖、伍怀志的后面了，到现在也没能从新再进前十。

“想吃白白的好面馒头，想吃焦糊糊的香葱油饼，想吃油油肥肥的大肉包子，你们就要给我死死地练，狠狠地练，一天一个进步，一步一个脚印。不然五哥养你们练你们是干嘛的？那不是在养猪，养你们是要见血打仗的。”

胡仲元现在对刘暹还是“五哥五哥”的叫。刀客的规矩，一地首领就是什么什么‘哥’，可不是顺口。

刘暹现在也没纠正这一点，至少也得了官衔不是。

“铛铛——”木棍敲着装余沙的铁壶，胡仲元咳了一下嗓子，清了清声音再次接着说道：“看到这个没有，这个东西里面装的沙子就是一漏斗，正好一漏斗。五哥发话了，什么时候你们列队剩余下的余沙凑到一起能顶上这满满一漏斗，那什么时候就给你们放上半天假……”

为了调动新兵训练的积极性，刘暹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除物质保障以外，还绞尽脑汁，想出的法子，制定的规矩，无一不牵动着他们的自身利益。

事实上刘暹真是羡慕后世的赤军，他们没有自己今天这般的阔绰，可有那一群人在，人家的队伍就是钢浇铜铸一般的队伍，又岂是眼前的这些用物质刺激激励出来的人可比？

与第九小队已然严正整齐的队伍相比，不远处的第十小队仍然是不及格啊不及格。李学鸣、王二强急的气的是满肚子火，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眼看着沙漏滴尽，而后二人再逐一点名安排队列。

第十小队跟第九小队可是同一天进的新兵营，一比较下，二人脸上那是一个无光彩。

但这事情就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时期的老百姓没铺天盖地的战争片可看，没做过团体操广场舞，没排过队，甚至不少人连左右都不分，所

以放在后世幼儿园孩子都能轻轻松松完成的列队，他们却需要时间不断地来熟悉来熟悉。

说实话，只要不是原地踏步，只要是能看到进步，刘暹已经认可了。他早有心理准备，这玩意真急不得。

老天知道，简单的一个队列都这么困难，日后齐步走又是怎样的艰巨了。

“肉包子一人两个，其余的油饼、馒头管够，想吃多少吃多少。但有个要求就是，谁也不准浪费！你拿多少就要给我吃下多少，吃不了了给我塞也待塞进肚子里去！”胡仲元站在食窗口处大声向着面前的小队队员喊道。

而所谓的饭食窗口就是在木栅栏中间开上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如同现在的钱庄银号当铺的柜台一般，同后世食堂的窗口也大致相同。

“一人一碗，是喝米汤还是喝糊辣汤，自己选！”栅栏内，紧挨着包子、油饼、馒头的地方放

置着三口大锅，最外面的是一锅白开水，其次是大米稀饭和一锅胡辣汤。

前者已经是真正的稀饭了，米粒看起来不少可都是飘着的，而不像前几天这些新兵菜鸟看到的那样的立筷不倒的稠粥。

原因是，那时的他们吃的只有粥水，要是喝现在的米汤，早就全把人饿趴下了。

后者则是这年代也相当普遍的一种吃食，发源于河南，但在陕鄂等地也流传甚广，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大早晨喜欢喝这个的都是不少。

“包子，油饼，胡辣汤！”陈敬两眼瞪着面前的两个柜台，喉咙不住的吞咽着口中吐沫，一到窗口前就立马大声的叫出来。他是小队的领头标兵，自然是全队的第一个。

而原先在陈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好面馒头这一刻就成了不受待见的东西，被陈敬华丽丽的忽视过了。

与馒头相比，包子有肉有油，香；油饼有油，也香。所以在包子限量，油饼没有被抢完的情况下，这馒头就只有杯具了。

米稀饭也不稀罕了，胡辣汤不出意外的成了众人的首选。栅栏后的一个小房间中，刘暹也在一边啃着包子一边喝着胡辣汤，再听着外面“胡辣汤，胡辣汤”此起彼伏的叫喊声，蓦然的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二十一世纪的老家一样。那个时候，每逢清早，大街小巷的遍布全城的炖肉胡辣汤卖点前，可不也都是这副样子？

“娘的，排个队有屁用，打仗还是靠拳头。他们这就吃上干的了，老子们还要喝稀的！”第十小队处，一个大汉看着九小队的饭食，再看看自己手中的饭碗，两眼中暴射出了重重的妒忌和不甘之色。就是昨天时候两队吃喝还是在同一个标准，今天清早列队后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虽然原因是什么他们心中都非常清楚，可清楚归清楚，它还是抵不住人心中的贪婪罪恶。碗中的米粥，这些人本来已经是满意之极，可现在喝起来却觉得食之无

味。

不过，再妒忌，也没人被冲昏头脑。谁都晓得这里是什么地方，敢闹事的人是一个没有。

但是午饭后一个时辰的休息时间里，那就有的瞧了。

校场中央那个时候会变成一个擂台，谁想要崭露头角的，尽可以站在中间伸量一二。当初选入一到八小队的那六个新兵，就都是在擂台上打出来的。

虽然现在就是表现的再厉害，也不可能进一到八小队，然崭露头角让教习甚至首领记住自己的名字，也是一件大好事。往小了说，自己能打也可在本小队甚至新兵当中立起一定的名望。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十三章大扩军之建制粮饷

ps：新书上传如幼苗初生，收藏推荐就是最好的爱护，求支持！

胡仲元、伍金柱、李学鸣、王二强四人抱怀站在校场一旁，看着擂台区那一片人仰马翻的景行，脸色全都死亲戚一样难看。

“不长眼的东西，下午非操死他们不可！”

四人中不知谁轻声的嘟囔了这一句，余下三人全部狠狠点头。这一刻他们再也不分第九小队教习和第十小队教习了。而站在周围的其他小队教习则全都乐呵呵的轻笑来。

两个序号排名前二的新兵小队打架了。先是单人单挑，后是集体群殴，在擂台区打的是一塌糊涂。如果不是没家伙用，只能靠一双拳头，现在头破血流的都能一大片了。

洋洋洒洒半个月时光过去，新兵营已经汇集了八百余人。

在邓家、杨家、胡家、李家等县内诸多豪强默契十足的宣扬下，奇迹光环被打破的刘暹，招兵买马的速度大为下降。但好在五百人的最低底线刘卓已经招够了，不然就真要吃顿排头了。

截止到结束为止，六百新兵走进了柳林镇，加上八个小队的败勇和二百来老兵，刘暹军成功突破了千人大关。

总兵力扩张了四倍，严格训练就是必须的了。当最最基础的列队完成以后，齐步走就紧接着提上了新兵训练大纲，加之每天必须的挥刀刺枪以及跑步，八百多人天天被操练的欲死欲仙，但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每个人的身体都肉眼可见的结实了不少。

细米白面放开了让吃，每隔一天还有荤腥见见，油水十足。这些来当丁勇的贫苦汉子，有几人过过如此生活？粗食杂粮肚子都填不饱的日子是养

不出精悍强壮的身体的，刘暹建军的第一步就是让手下每一名士兵都有一副强壮的底子。

然后再辅之以严格作训，相对交好的武器装备，并森严军规。

高台上，刘暹像一尊铁塔一样耸立在八百多新兵面前，看着台下的人大声的吼道：“下面人都给我听好喽，今后你们就是我刘暹队伍里的一员了，是兵不是民了，军规军纪一定要记牢……”

“不然的话掉了脑袋可怪不得别人。更没的烧埋银子和抚恤！”

如今队伍初具规模的刘暹看起来比以往更精神了几分，他摊开手中的军纪本，上面记载的军规军纪也不多，也就三四十条，连说带解释，两刻钟不到就念完了。然后手指着校场西侧竖立的那面大木牌，告诉台下的新兵们，说道：“军规、军纪那里贴的都有，下了操自己可以去看一下，不识字的不要紧，旁边识字的弟兄会念给你们听的。到了晚上，每人还会发给你们一本。

此后的每一天晚上，从戌时正点开始到亥时（晚8点—9点），这半个时辰的时间就是文化课时间，有夫子来教你们识字。”

下面八百多新兵登时一片嗡嗡声响起。

摆了摆手，刘暹没多说这个，这乃是强制性的。他队伍的士兵，每一个都要是一颗种子，纵然之后的道路上会有无数人倒下，但存留下来的人，于刘暹看那就是他未来统治基层农村的基础。

邓太宗说过，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刘暹也来说，队伍要从头抓起！他不怕浪费，不怕做无用功。

而整个新兵训练生涯，除了作训和文化课，娱乐时间同样是有的，擂台区不说，每五天也会有说书人进营来热闹热闹。当然，达今日成军之后，原本新兵们积累余沙换休息的政策也全面罢停了。

“下面，咱们讲一讲咱们队伍的待遇，也就是

饷银粮秣。”

“在班、小队、中队、大队、营，建制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军丁勇，按照职能、战力和功勋、入伍时间共分为四等。”

普通小兵还有什么四等分的啊？下面的新兵听了之后立刻又议论纷纷起来。

“闭嘴，都给老子把嘴闭上。军规军纪都白给你们念了，刚才没听见啊！再有擅自说话者，按军纪，打十军棍，绕着操场速跑十圈。”

台下刘卓大怒道。

这操场指的就是校场。十几亩的地儿，还分成了大小块，场地并不是很大，但是再小，他们这一圈下也要有两三里地！十圈速跑，简直在是开玩笑！其威慑力比十军棍强多了，新兵队伍里错七杂八的噪声立时安静了下来。

“听清了，这最低的第四等就是你们这样的新

兵，每月半两银子，叫预备兵。从新兵营里走出来的就是第三等，也就是咱们队伍的正兵，每月一两银子。经历过一年服役，或是荣立大功，再或是受三次轻伤，受两次中伤，受一次重伤者，皆调入第二等兵。

此为我军之精锐，每战当先，谓之战兵，每月二两银子。”

八百多新兵全都静悄悄的，不少人嘴巴不觉间张大都不知道。所有人都陷入了欣喜和遐想之中。

二等兵每月就二两银子，战死了还有烧埋银子和抚恤。就是有门好手艺也比不上啊！

刘暹说到这里也有意顿上一顿，看着台下八百多双注目的眼光，嘴角露出了一丝笑，这第一等兵果然是牵动了众人心。“这军中的第一等兵，就是侦察尖兵和军士。”

“侦察尖兵是什么大家听名号就该知道，所以他们一个月拿三两银子理所应当。而军士呢，各班

的班长就是军士！”

“可一个班里不见得就只有一个军士。”

“班长一定是军士，军士不一定是班长。”

就像是一个大转弯，八百多新兵刚把‘官’跟军士联系起来，刘暹就再次在等号上划下一道斜杠，不等号。

“军士乃我军军兵之骨干。他们不是军官，但能娴熟我军各项兵士基础操练，懂得我们队伍最基础的作战配合，战斗经验丰富。”

“军士再向上的军士长，一些爱打听的人可能已经知道在中队一级建制上，我们队伍设的有这个职务。这个职务也不是官，可是他跟官一样重要。

比如说我们的铁炮部队，一个人他**打的极准，可是不擅长指挥，怎么办？官不能让他做，军士长却可以让他来担当。让他在战余时间结合自己的体会，帮助铁炮部队的官，来训练炮手。

军士长的银子跟所在级队伍主官的银响一样多。”

“小队长每月五十两，中队长每月十两，大队长每月三十两。教习、司务、文书…………”

第十四章军队要从头开始抓

ps：数据太伤心了，求支持，求推荐收藏…………

安抚下新兵们兴奋的情绪，高台上刘暹继续说道：“你们都是愿意拎着脑袋拼前程的，怕是没人想去做那三等兵。这世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想当官爷的士兵不是好兵！

而在我这里，相当官就必须先练出能耐。现在咱们队伍新丁已经集结完毕。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甚至一个月时间都不到，我就要把你们好好地操练操练。你们也要保质保量的完成训练任务。

平日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这里，一个成为军士长甚至更往上一层的机会在等着你们。只要能吃苦，富贵就近在眼前。”指着身后竖立的那杆黑色大旗，刘暹大声叫吼道：“当兵勇的人，就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

的一个月内，老子下达的命令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新兵们异口同声大声吼道。虽然声音还不是十分整齐，可每个人都能从中清晰的听出他们那高涨的心气。

一等兵的待遇，一月五两银子。军士长的待遇，一月十两银子。这对于绝大部分贫苦出身的新兵来说是个无法抵挡的诱惑。

脸色猛的一沉，刘暹狼一般的目光从新兵们的脸上掠过，厉声道，“那就都听我号令，一炷香的时间内，跑步到汉江边上集合，逾时不到者扣一分；完成者奖励一分。”新兵营内的每一个新兵身上都有十分，在新兵训练的这一个月中，若是十分被扣完，那结束后就只有去补给队或是辎重营去干活。可要是最终积分能够名列前十，那么出了新兵营之后就可以直接升为二等兵。

这也是刘暹相处鞭策新兵的一种手段。

话落，刘卓就在台下划着了火折点燃了手中的一支香。

台下地新兵反射性的就一窝蜂向外跑，这个时候可不管什么队列，先跑完者为上。刘暹没说要列队前进么！

诸多在新兵营当教习和小队长的教导队老兵飞快跟上。现在随着新兵营规模不断扩大，本来一个小队两名教习的现象已经变成了一人。

新兵营距离汉江边畔有三四里路程，一炷香时间足够跑到。刘暹不准备在第一开始就当头给新兵们一棒，下马威，他们在营地训练时已经吃够了。

信香已经燃尽，差不多是一刻钟的时间。所有的新兵全都在江边集结，没有掉队一人。但是绝大部分的新兵都在气喘吁吁，跟轻轻松松跑完路程的教导队老兵比来，相差不是一般的大。

后者也就是比新兵早训练两三个月，早这段时间过上眼下他们过的日子，体能积累就雄厚的如此多。怪不得抗战时候，咱们拼刺刀拼不过小鬼子呢！

技术训练什么不说，只体能营养，国共哪里能比得了啊。

江边，刘卓随手将燃尽的信香扔掉，“时辰已到，逾时未到者减一分，到达者加一分。各小队小队长注意了，迅速清点本队人员，进行记录。”

半刻钟后……各小队数据全部记录完毕，同时也列队完毕。

刘卓代替了刘暹发话，面带狞笑的道：“咱们继续训练。看到西北的山头了吗？老规矩办，还是一炷香。”

……

“这次我给你们三炷香的时间，从这里跑回汉

江边，不能按时抵达的减两分，到达者加两分。抵到江边后可以休息两刻钟，然后转回营地吃饭。”

当初，刘暹怎么布置范德榜‘整治’刘卓的，刘卓此刻甚有一种受气学生当老师再惩罚学生的感觉。

刘卓率先动身，健步如飞，用跟之前一样的速度跑步前进。眼下的这脚程，对自小习武的他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壮硕的身影很快便超出了新兵们一截。

又一次的越野训练，未能准时到达的人数较之上次有了很大提升，精准数据超过了二百人，最终达到了二百三十三人而止。

叉开双腿，刘暹像一尊门神一样等候在汉江江边，冷冷地看着这眼前的诸多新兵。他们明显已经累坏了，个个气喘如牛，有几个更是不济地直接瘫倒在地上，没力气动弹一下。深秋初冬的冰冷地面也阻挡不住他们腿脚的松软。

干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味的持强，刘卓虽然一直扮演者冷面的角色，可心中也不是什么都没计较的，发现届时完成的新兵们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一地，更有些不像样的还解开了衣怀，在那扇风散热。他开始时并没有立刻训斥，直到人都到齐后又拖延了约莫有小一刻钟，才大声命令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别像娘们似的躺在地上装熊。"这现在的天儿，他们能热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出大力了，但是当兵的就要有当兵的样儿，刘暹当初就是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的。

八百多新兵忍着腿脚的酸痛忙哗啦啦地起立，然后在各自小队长的鞭策下勉强分出团来，又列出队列。见自己一句话就能管用，刘卓心下很是满意，虽然还是涣散一些，可只要能听命，那就是一个好！

心中满意，脸上却不露分毫声色，刘卓的语气依旧充满严厉，道："都是谁解开怀了的？给老子滚出来。"

半天，簌簌拉拉的站出了四五十名新兵，脸上

都带着抑制不住的惶惶不安之色。

刘卓在细辩这群人的归属部分，发现竟是一到八小队的居多。心中好一阵鄙视，怪不得在铺镇被打的一败涂地！

“有出息了啊，老子清早念得军规军纪你们听进去了没有？啊？”刘卓做满脸怒气地望着这批人，眼睛中露出狠厉的目光。

见头头这般表情，这些人的脸上都出现了慌乱失措的神色，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觉得热了就顺手解开了衣怀，绝不是故意的违反军规。因为他们只听得刘暹念读一遍，根本就记不得。心中害怕着，一个个耷拉个脑袋，表情惶恐。

“晚上的文化课之后，每人罚站军姿一个时辰。”刘卓脸上冷肃，内心处却像恶魔一样在幸灾乐祸。一个时辰的军姿啊，他自己都受不了。会想第一次站军姿后的痛苦，对这些人的遭殃心中充满了要看别人倒霉的乐趣。

四五十人的脸上当即露出了笑容！一个时辰算什么，很快就会过去的……不过这站军姿？？？

军姿是什么？

还不知道站军姿这份痛苦的他们疑惑中又心情放松！成军的第一天么，顶头是也要讨个吉利，高抬贵手了吧！

“现在回营，距离午饭时间还有一刻钟不到。大营有规定，用餐时间不得超过一刻钟，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谁不能在两刻钟之内返回大营，那么……午饭就不用吃了。下午以前，你们也就只能饿着肚皮训练。

现在解散！”

第十五章风云变动

ps：新书上传，收藏推荐，求支持！

“五哥。李大人让人送来的单子。”

新兵营的作训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每天的清晨，柳林镇外到汉江边上，就会想起队伍整齐嘹亮的口号声。

凌乱的脚步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的融合成一体。

初冬的天气了，一只脚不穿鞋，可是很能让人对左右记忆深刻的。

见新兵营进行顺利，刘暹的目光自然就分出一些瞄向了县城。现在距离李楹上次来柳林镇已经一个月时间了，劈山炮铸造出了五十余门，几乎用尽了县衙库存的铁料。

邓家、胡家等豪强纷纷从县城购进了劈山炮，数量不一，或多或少，可态度表达到了，私下里他们自己铸造出了多少那就不是刘暹眼下的能量可以探知的了。

在当今城固县，唯一能够大致知道各家豪强手中劈山炮数目的人，唯有李楹李大知县。

一个月来几次书信联络，李楹刘暹主要沟通的就是这一件事。

上一次信中，李楹告诉刘暹，邓玉章等人准备再次组团推boss。目标对向了东面洋县的义军。

现在确切的消息得到了，邓家、李家、王家、孟家、杨家、胡家，城固县最高一层次的世家豪门连兵三千有奇，劈山炮二十门之多，再有鸟枪三百余杆，别类炮火**门，准备三日后并集向东，进攻洋县的李蓝军部。

留守洋县的李蓝军乃蓝朝柱后妻谢华瑶，蓝营多数妇孺家眷驻在洋县县城。当然，里面也少不了

李蓝军数月攻城略地抢得的金银财宝。

李榅在信中告诉刘暹，邓家等是有那他做挡箭牌的意思。他们在东面一向洋县进攻，南郑府城的蓝朝柱很有可能就会派兵攻打城固来围魏救赵。

柳林镇是城固的西大门，刘暹首当其冲。

信中李榅没有表明刘暹如感觉不敌，可退入县城的话。但那个意思隐隐的露出来了。

“秀才，给我回信。告诉咱们的知县大老爷，说保证柳林镇不让蓝贼踏进一步，让他在县城高枕无忧。哦，对了，可还要仔细看着东面，小心铺镇第二。”

噗嗤，屋里传出了笑声。

“再写两张告示，一张是咱们招募丁壮劳力的，一张是告诉镇子里的百姓去县里避难的。要告知乡绅宿老一声，让他们出面组织。”

“是！”

范德榜大声应道。

屋子陷入了沉寂，刘暹眼睛盯着墙上悬挂的简易地图，深深陷入了冥思。这次再战，可不比先前的苏义，时间过去一个月，他也早就弄清楚苏字旗号是谁了。苏义只是蓝营的头目之一，蓝朝柱却是全军首领，他要分师城固，围魏救赵绝不是全部目的，顺带拿下城固，将之于洋县等地连成一片，才会是他的想法。

如此一进兵，万把人也不会嫌多呢！

汉中镇现在的总兵是陈天柱，能耐比上一个的八旗子弟布克坦强出了不少。洋县大败后虽低沉了一段时间，可现在又振作了起来。据南郑传回的消息，眼下府城安稳，蓝朝柱几番设法也没能触动大局分毫，陈天柱俨然已稳定住了府城的颓势！

如今蓝朝柱在府城下虽败势难有，可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府城，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这么一来他

最好的选择就是东进城固，拿下城固将之与洋县等地连成一片！

　　即使邓玉章等不出这宗幺蛾子，刘暹也早作下判断，蓝朝柱军迟早会东攻城固。柳林镇首当其冲他心里也做好了准备，现今的情况仅仅是时间提早了一把。

　　……

　　与上一回的匆匆逃难比，此次柳林镇的撤退就从容了许多。同时留在镇子里不愿避难县城的百姓也多了很多，计数不下千人。

　　不管刘暹在城固其他乡镇的名声是不是已回落了许多，反正在柳林镇里，他还是救世之主，鼎鼎英雄。

　　镇上的青壮连同周边乡村的青年汉子，随从应招劳力的足足有三百人，这是相当出乎刘暹预料的。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第三天的中午，双溪，刘暹等人的老家，城固北境秦岭山区的汉子，奔来了一百多条。

刘暹的心热乎乎的，一百多条汉子或是受过自己或父辈人的恩惠，或就是刘卓、齐大林、周军等人的亲属，听闻到柳林镇又要见仗的消息后，都赶来助阵的。

一下见到那么多张熟悉的脸时，刘暹眼睛都湿了。跟他前世社会的亲情冷淡相比，现在的国人多质朴，多讲情义啊！

在一片汹潮澎湃的激动中，自也就忽略了宗亲纽带这个日后让他有的头疼的问题。刘暹心中满剩下感动了。

上千兵勇，四百青壮，镇中还有那么多支持自己的百姓，刘暹眼睛看着西天，就等着蓝朝柱这个大汉显王军伍的到来了。

十二门劈山炮安放在了墙头，大腿粗的圆木加

青砖粘土，和着小窑烧的土法水泥，在砖墙顶上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坚固炮台。

既然知道蓝朝柱的大军会分出一部分主力来攻打，刘暹若还是露天布置自己手中不多的劈山炮，他就是一个棒槌了。

毛震寿和布克坦、陈天柱都不知道丢了多少门一两千斤重炮给李蓝军了，那重炮射程虽然跟欧洲同类比不怎么样，却摁死百五十斤的劈山小炮毫无压力。

自然地刘暹就不能再把劈山炮露天放置，毫无防护了。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李蓝军炮手超差劲，或蓝朝柱脑子阿达了，派来的兵马一门重炮都不带上吧？

所有人下去动手，不只是招募的青壮劳力，圆木、青砖、粘土近处可取，土法水泥又是早就准备好的，四面墙十二个小封闭炮台，加墙角四座角楼的加固，拢共两天的时间就完事了。

第三天双溪老家的亲友才到。所以，时间充足，土法水泥完全能在李蓝军抵达前凝固。

随后的两日情形就像刘暹设想的那般，邓玉章等人的队伍刚集结，洋县、府城两方向就都得到了信报。洋县那里的反应不说，蓝朝柱大军却立刻就有了动作。

上月兵败柳林后，就驻扎于铺镇的苏义部立刻开动了起来。大批的车马从村落中征集来，随后蓝朝柱的亲信重将，蔡昌龄就引领了上万大军从南郑府城下东去。

刘暹派出的人手没能探明白蔡昌龄究竟带了多少重炮，只能肯定的是李蓝军绝对带大炮了！

第十六章偷鸡不成蚀把米

ps：新书上传，求支持！！

“轰轰轰……”

炮声响亮，六门重炮炮口对向了柳林镇西城。黑压压的李蓝军铺天盖地，溢满了刘暹那双眼。

真的是兵过一万，没边没沿。

10月七日，蔡昌龄向柳林正式发起了进攻。当先第一招，就是大炮猛轰。一水儿的重炮，几斤中的铁弹一波一波的打在砖墙上，落在柳林镇内。

砖墙背后，两个中队的兵力缩着脖子等外头消停。刘暹可不会让自己的人留在墙顶上挨炮轰，只在小炮台和角楼里留下人手驻守、观察，主力军一水儿下墙。

砖墙后挨不到重炮的炮弹，是绝对安全的地

方。

“五哥，大门塌了。贼匪把两三门搭个棚子，正派人掏洞。”张忠奎灰头土脸的从墙头下来，炮弹打不塌小炮台，可挨中一下了就能震的炮台里尘烟动地。

“不管着的。等他们掏的差不多了，再撂火药包。把洞子里的人一勺烩了，再重新堵门。”

木质包铁的镇子大门面对刀枪冷兵器的时候甚是给力，而面对火炮时候就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不管是一千斤的还是两千斤的重炮，一弹命中上就是一个窟窿眼，命中次数一多，塌掉显而易见。

镇西口大门，两扇厚门板在圆木的支撑下搭成了一个牢固的伞形小棚，堵在镇子西口处。几十个李蓝军的人在下面进进出出，往来不休，一担担、一块块，是在辛苦的搬运着镇西门洞中的沙土和石块。

大门不顶用，这一点刘暹早就做了准备。蔡昌龄抵到柳林的当天，镇子四面的门洞就给他用人全部堵住了起来，土石沙袋压得死死的。

先是一阵炮击，把两扇门板打的破烂松动，再派猛士用圆木撞击镇门，没费多长时间两扇门板就轰然倒塌。

这是李蓝军多次攻城总结出来的一项经验。并且蔡昌龄屡次攻城，也极清楚守军守城的那套招数，料得刘暹定会使人用土石沙袋堵死镇子门洞，所以在攻城之前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攻城部队因势利导，在镇子门口前用那两扇包了铁皮镶了铜钉的原木厚门搭起一个小棚子来，之后就派人到里面搬运土石沙袋，一点点的直到把整个城门洞掏空为止！

事情进行的很顺利，午后不到一个时辰，辛苦了好久的搬运队就掏空了柳林镇西口的门洞，搬出的土石沙袋都在左右堆成了小山包。

“轰轰轰……”

比重炮轰击声还要响亮的爆炸声。五六个火药包一起从墙头落下，残肢断臂横飞，血肉模糊一片。硝烟过后，门洞口一片地狱森罗，血肉狼藉。十数二十个李蓝军精锐毙死，倍数于此的李蓝军精锐失神！

同时在门洞内，两门劈山炮轰响。接着刀枪涌上，门洞内那些被猛烈的爆炸声震的眼花耳鸣的李蓝军精锐，近乎无有反击力量的被砍杀在地，或生擒活捉。

城头小炮台里轰鸣，成百上千的碎石子碎铁角蹦飞激射，网子一样罩向李蓝军先头精锐的中后段，截断李蓝军的前后兵势。镇子砖墙后的两个中队兵力也趁势涌出镇门外与李蓝军先头刀枪相接，齐大林使人推倒了那两扇厚门板，又用厚实的木排暂替它们堵住镇子大门，刘暹收兵‘回城’。等到李蓝军再次用炮火轰开厚厚的木排时，里面镇子门洞又是堆满了无数的土石沙袋。

李蓝军由是士气大落，蔡昌龄、苏义心情郁闷的都不愿再打下去，这二次开战的第一天，柳林镇安然渡过！

第二天，李蓝军还是把目标对向了镇子西。而情况自也跟第一天完全的相像！

蔡昌龄、苏义气的只想骂娘，刘暹仗着有一层乌龟壳，手段是那么的让人丧气。

并且李蓝军的火炮威力也强盛不到哪去。铁弹砸的砖墙坑坑洼洼，却连一座小炮台也打不开，角楼就更别说了。刘暹人手在墙头有了立足之地，重炮放的再响亮意义也等同缩减大半，火药包下没有能抗住的血肉之躯，这与他们先前的设想差的也太远了。

蔡昌龄空拥强大的兵力，却连冲锋都不敢发起。不打破城头炮台，刘暹军的劈山炮还在，要冲锋那就是重蹈苏义的覆辙，一网十几二十条人命，那要用多少血去填才能填的住啊。

六门、八门，十二门……

整整五天，镇外的炮火越来越猛烈，铁弹日夜不停的洗礼着柳林，可蔡昌龄在柳林镇下还是不得寸进。

蓝朝柱领义军主力撤至铺镇！

同时，洋县戚家镇。

就像柳林镇外的蔡昌龄一样，洋县县城外围三千余城固民团，也根本奈何不了城中的李蓝军。

这还是在西乡等地的周绍涌部没有参合进来的情况下，否则，邓玉章之辈早就再演铺镇之败了。

【周绍涌系李蓝义军中李永和部将，蓝朝柱是李蓝起义中蓝朝鼎的二弟。谢华瑶和其父其夫皆是李系部将，谢父先亡，谢华瑶领其军，丈夫后亡。李蓝义军残部进入汉中后，由蔡昌龄说合，蓝谢成婚。】

城固与之等人的联系是一日不成断绝。邓玉章等都知道自己刚攻打洋县，府城的蓝朝柱就派遣大将蔡昌龄率兵万人进攻柳林镇。邓玉章等最初还都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刘暹好戏，然不想的是，柳林镇在刘暹的把守下固若金汤，数倍李蓝军困于镇外多日不得寸进。而可悲的是，这种情况还发生在洋县，就是敌我双方调换了个个……

邓玉章等全坐蜡了！

情形太尴尬了，该怎么办才好？

拥有民团主力的邓玉章等人出发之观点就是——柳林丢了不要紧，反正县城不会有失，自己家人都已经搬进县城了，后顾无忧。这丢人也好，折损实力也罢，都是刘暹的，与自己无关。

所以没表现出一点回兵相救的意思。就是最初拉拢刘暹颇是殷切的李丹阳，也没多半个字来替刘暹说一声。

把事情掰开来说，这群人就是还在忌恨刘暹之

前那场打他们脸的柳林大胜。

“现在，我这张老脸又要被打第二次了！”邓玉章感慨交集的说。

偷鸡不成蚀把米啊，连气，都是气自己不争气！

第十七章强硬

ps：新书上传，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

“挖地道，炸塌这堵镇墙。我就不信了，咱数万人马还拿不下小小的柳林镇！”

带领主力撤到柳林镇外的蓝朝柱，手一挥，豪情四溢。

他正好拿刘暹来泄泄气，发作一下西克南郑不能得手的闷气。

陈天柱、杨光澍之辈，如不是府城坚固高耸，丧胆之师岂能抵挡的了自己的大军！

拿不下南郑府城，蓝朝柱真心的不服气。

汉显王一声令下，数万义军自然无有不从。大炮继续轰，隆隆的炮声能够掩盖住掘地的响动。地面上，义军的佯攻也时不时的来上一会，一样是掩

护作用的。

可天不遂人愿，镇子里的刘暹是谁？那是网络中‘身经百战’的水军宿将，咸丰同治这个年代，中国打仗，必须防患的一招就是挖地道，放棺材。之前太平军靠着这一招不知拿下了多少险固城池，刘暹又怎么会不防着外头的李蓝军也给自己来这么一招呢。

镇子砖墙后，每个二十米就设一口缸，埋一根竹管，挑选军中或青壮劳力中耳力出众的，分别守看。隆隆的炮声震动之余，水缸中的清水和埋入地下的竹管子，但凡敌人挖掘地道冲着这儿来了，水缸会起涟漪竹管能听到地下响声。报告之后，刘暹自就有了针对！

蓝朝柱没让刘暹等待多久，这天夜里，刘暹就出现在了镇南砖墙下的一口缸面前。“你确定是这里？”

问身旁的丁壮。

“刘爷，小的敢肯定就是这里。”

丁壮指天画地的肯定着。

“那好。只要中了，有你十两银子的赏钱。”他也俯下身子在竹管口听了半响，没听到丝毫的响动。这才是此次汇报难以确定的一点！

“周军！”

“到。”

“带上你的第二大队，按咱们说好的布置，来南口埋伏。”

刘暹怀疑下面的地道若真是存在的话，此刻不见动静，是不是已经挖完挖好了？当然也有暂时停挖的可能，然他不敢赌这个可能性。说不准这里什么时候就炸了呢。

联想昨天今天，李蓝军都有在镇子南佯攻作势的举动，这地道的确切性就又增强了几分。

所以，调来周军的二大队以防万一。而留下两个人继续紧盯水缸和竹筒的动静变化。

天亮了，柳林镇镇南的一处地方，几十个青壮劳力在努力地挖掘着土地。下面的动静声清早时又可以听到了，显然，下面的地道没有竣工挖好。这样刘暹就有的是手段来反制他了。

水罐、烟熏，两种最常用的招式，第一条，不通。

柳林镇不缺水，但它只是一个小小镇子，不可能有防护河的，引水倒灌先决条件上就有困难。刘暹选择的是第二种，烟熏。

只要两边挖通透了，一堆干柴倒进去，再浇泼上一盆滚油，一把大火能把下面的人烧熏个死一半是少的……

蓝朝柱脸色难看的望着柳林镇。这已经是柳林镇战斗进行的第九天了，也是他来到柳林镇外的第

三天。

昨个夜里，两日苦功毁于一旦。五十多名挖掘地道的义军战士只生还了二十来人。蓝朝柱失望是小，损失也不在乎，却大感颜面受损。

今日，他要来硬猛的。

南北西三面进攻，挖掘壕沟抵到镇墙下，以木铁合板盖黄土遮头防护。直接凿击镇墙，在墙体上钻个大洞，填塞火药崩之。

蓝朝柱直直的站在军阵前，他要看着柳林镇砖墙崩塌毁灭。蓝朝柱深深的相信，只要砖墙一崩塌，镇子里的民团丁勇，就会瞬间丧失信心会亡命逃亡。他要生擒活捉守将刘暹，交给苏义好好地炮制。

“咚，咚……”

两枚铁弹打在了砖墙上，余音震动。

“快，把火药包抱下去——”

小炮台里，胡仲元在炮弹落下的一瞬间里，就高声喊叫着。炮台里的三个人也不迟疑，一人抱起几个火药包就向外头冲去。

劈山炮已经被抬下去了，发射药炮子也都拿下去了，炮台中现在剩有的唯一有大价值物品就是火药包，至于一边放的水桶和棉套，镇里面要多少有多少。

而**天的挨炮下来，墙头上的人也都发现，炮弹前后落下是有一段间隔的。

不提李蓝军炮手的操炮水准，就说李蓝军的小二十门重炮，在汉中这地方是难得一见不假，却也根本做不到对墙头小炮台的强火力压制。除非李蓝军把所有的重炮集中起来，对准一两个炮台猛轰。

但这样做，墙头其他炮台就轻松了，柳林镇别的镇墙上炮台更就是完全解放了。

李蓝军不会这样做，蓝朝柱要对整个柳林镇保持压力。而如此一来镇墙墙头上的危险，真也就算不上什么危险了。

只要等到附近的炮弹落点，有的是时间上下跑一个来回。

今个墙头上的劈山炮就是如此抬下来的。

李蓝军的这种硬吃战法，刘暹阻止不了。厚厚的木板加上一层不知多厚的铁板，还有黄土铺盖，劈山炮鸟枪全啃不动。李蓝军以此做盾车随沟壕推进，虽然还没抵到墙根角，刘暹却已经料到了最后的结局。

墙头硬撑的话，他部顶多用火药包炸翻几辆盾车。李蓝军只要把毁坏或没毁坏的盾车板面往壕沟走向线上一盖，结局就不可扭转了。

柳林镇撑到今天，万幸刘暹存了打巷战的心思。在大部分百姓撤离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镇子内的格局设施布局布置。

如今李蓝军死卵上柳林镇了，镇墙也不可改变的要被炸塌了。他还能依靠的防护，就是这些天来镇子里的新变动了。

“轰……”

被雷声都要响很多的爆破轰塌声，柳林镇西墙、南墙同时间塌陷。

“弟兄们，跟我杀啊……”

额头带着一道深深伤痕的苏义，血气喷涌，高喊着挥舞手中砍刀，一马当先的朝向柳林镇杀进。

这个一直埋在他心头的夙愿就要完成了。苏义似乎看到了刘暹在自己面前双膝跪地，屎尿齐流，吓破肝胆，叩首求饶不已的样子。

“老子今个要报仇雪恨。弟兄们，给上个月战死柳林的兄弟报仇的时候到了……”

“跟我杀啊……”

“杀啊……”

一呼百应，跟在苏义身后的数百义军，群雄激愤，热血涌头。

第十八章交锋

ps：新书上传，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

“所有人准备——”

“投——”

柳林镇内，西南北三面，每一面镇墙当应的刘暹军第一列都站着一排膀大腰圆的壮汉，人人手持斤装的铁罐和火折，严阵以待。

当西面的镇墙倒塌，尘土飞扬中苏义带领着手下冲锋而入的时候，齐大林严肃的面容上显出一丝尤样的狰狞。

“轰轰轰……”

一个个铁罐轰然爆炸，火光四射，血肉飘零。冲锋在前的苏义极其不甘的倒在凌乱的砖石间，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怪就怪他报仇太心切，冲在全军

的最前面！即使周边有亲兵们护卫，又太引人眼，在六七个火药罐的着重招呼下，一块躺尸了。

“啊……，将军——”

随在苏义身后冲上的义军精锐呲目欲裂，看着苏义浑身是血的倒在砖石上，他们的脑袋头懵了。

第一大队的掷弹兵，只是第一击就重伤了李蓝军，斩掉了蓝朝柱的猛将苏义，断掉了他的一根肱骨。

“给将军报仇，冲啊……”

也不知道是被继续炸响的爆炸声惊醒，还是心中的愤怒冲破了表，一个义军士兵扬刀高呼叫起，带头再向着不远处列队的第一大队从来。

“杀啊，给将军报仇——”

热血愤怒压过了心头对死亡的恐惧，数百义兵齐声高呼，没有因苏义的乍然阵亡乱了兵势，反而

凝成一股哀兵，杀气更盛。

　　镇子中心的一处酒楼上，作为柳林镇的制高点，刘暹把指挥部按在了这儿。他可以轻松地在三楼顶观察四面战局，眼下镇子西面的情况吸引住了刘暹的眼。看到义军在一揭之后气势反而更胜的继续冲杀下了，他眼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刚刚听到义军呐喊给‘将军报仇’这明显是爆炸中干掉了敌人的一个大角儿的喜悦，开门见红的惊喜吉利，都完全不见了。

　　刚刚的士气，真不是清军民团这些弱鸡可比的。就是眼下刘暹付出了巨大心血编练的队伍，也达不到这程度。

　　要是战场上，一开打刘暹先被一颗炮弹砸没了，队伍十打十的要当场崩溃。

　　“轰轰轰……”

　　爆炸声停止了，掷弹兵飞快退回一大队的后阵。

“啪啪啪……”接着鸟枪响起。

冒着爆炸冲杀来的义军成排的倒下，却又前赴后继。一大队区区两小队的鸟枪兵根本挡不住忘死冲锋的数百义兵，很快义军锋锐就进到了跟前。

背后高台上的劈山炮继续没有动静。齐大林也根本不去想身后的劈山炮，他的脑子里完全就是激动和拼杀。

“二中队，跟我冲啊……”

手下的大刀一震，齐大林虎吼声中，三步并作两步上前，雪光闪电劈下，当先一名义军士兵人首登时分离，绝对迅捷精猛。

“杀——”

第二中队的士兵心气大震，按照训练时的操演，五人一组，长短配合，嗷嗷叫的迎上了冲来的义军士兵。

“砰——”

一名义兵借着自己由上往下的冲劲，狠狠一刀剁在了盾牌上，厚木做成的盾牌都有了一丝裂缝，持盾的丁勇踉跄而退。

“杀——”

侧面刺来的一杆长枪租住了义兵追击的脚步，义兵忙双臂较力，刀身由下而上一挑，死死架住了长枪。

踉跄的刀盾兵挥盾猛拱，长方形的盾牌直冲着义兵撞来。义兵发力挑开长枪，也没时间再来躲避盾击，只能用大刀在身前一横，人被盾牌撞得立不住脚，向后退去。

一旁，一口大刀照着脖颈劈来，咔嚓一声，义兵都没有反应，六阳魁首就夹着一腔热血滚落到了地上。

这就是刘暹军白刃战下的配合。三人小组，一个持盾上前，两个持长枪大刀列居左右。

非常简单简易的一种长短配合。当然也很容易被打散，或混战厮杀中自我凌乱。可在眼下局面，义军战士虽奔涌而来，却因为先前翻越砖石堆不能组成较密集的队列，初一开始的搏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组刘暹军兵对战一个义兵，是适宜又占尽了便宜。

两方初一接战，就有二三十当先的勇猛义兵被砍翻地上。

刘暹所部虽有刀客老兵作为骨干，新兵却是占据绝大部分的。这些人没经历过人血，上了战场难免感觉紧张。特别是砖墙的倒塌，他们即便看到镇子内早做有准备，也依旧会愈发的感到紧张。于是这厮杀初时的顺利便大有好处了，让二中队的新兵菜鸟们顿时轻松许多。

“轰轰轰……”当义军战士冲下的越来越多，二中队一个个作战小组开始破散，阵线身后的高台

上，三门劈山炮终于发话了。

雨打一样的碎石子、碎铁角喷上了砖石堆，在义军兵势的中后部，截断了其源源不断地后路大军。两个小队的鸟枪兵也在发话，战在高台左右的围墙上，一颗颗子弹打响义军群中。

枪炮两两配合，直接将义军这条奔涌的河流从中间斩断两截。

轰隆……

震雷样的巨响后，第三面倒塌的砖墙出现了。义兵潮水一样的奔涌声从柳林镇的南北两面共同出现，不多久，一大队在北面，两个大队个抽调一个中队组成的队伍在南面，相继跟杀上的义兵站在了一起。

刘暹继续高处中央，手头二百多人的队伍，依旧蓄精养锐。

“砰砰砰……”

“轰轰轰……”

镇子外的义军炮队已经停火了，镇子里却持续不断的传出枪炮声，蓝朝柱舒展的眉头又隐隐皱了起来。

“大王。刘贼在镇内修筑了高台围墙，炮火杀伤厉害，先突的精锐之兵损失严重。”

“报大王，苏将军战死！”

“报……”

连续的坏消息传来，苏义的死讯确定了，南北攻势又折损严重，蓝朝柱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大王，让弟兄们撤下吧。刘贼在镇内修了高台，铁炮轰击队伍的中后，我们根本不能连续灌兵。一波一波的杀下去，只能图废兵马。”

“传我命令，鸣金收兵——”

蓝朝柱还没被愤怒冲昏头脑，明智的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而这时义军的损失，除了苏义这个大将外，义兵也有七八百人了。

第十九章头破血流

ps：收藏推荐，求支持！

谭富民往后稍稍退开一点，右手熟练的从脚下弓壶里拿起一根箭，将箭尾夹在虎口位置，右手拇指用戴着扳指的地方扣住弓弦，食指和中指压在拇指上，左手抬高，箭头斜斜指向空中，右手开始缓缓的拉开弓弦，周围其他弓手和他一样姿势，上百具弓臂弯起发出了一阵连绵的咯吱咯吱声音。

一声苍凉的号角声响，砖石堆后响起了无数弹棉花一样的弓弦振动声响，有如巨大的蜂群飞过天空，密密麻麻的箭支升起来。

箭矢在半空飞过最高的顶点，开始向镇子内刘暹军阵地滑落，下面的一大队阵地一片寂静。所有丁勇青壮不是缩在屋子里，就是呆在木排下面。

“嘟嘟……”

箭矢扎在木排上的声音。

没有一丝惨叫。

谁让这周边方圆几里内的至高点牢牢控制在刘暹手中呢。当义军刚出动大批弓箭手的时候，镇子里的丁勇就开始做好了应对的防备。

一**的箭矢落在刘暹军的阵线上。压的刘暹军抬不起头来！

大批的义军士兵汇聚到了砖石堆后面，一声暴烈的呐喊后，数百轻锐齐齐冲向砖石堆顶头。

就像黑压压的洪流漫过了一道堤坝一样，不可阻挡的向着下方的刘暹军战线从来。只是区区十几丈距离，三五个眨眼的时间就够了。

百步长的胸墙岩垒火光连成一片，火枪火炮伴着爆响声喷出一股又一股白烟，从空中看去，犹如凭空变出一条白色烟龙。弹丸碎子瞬间飞越十多丈的距离，轻松撕裂义军的身体和他们手中的木盾。

血液顺着那些透穿的单孔向体外激喷而出，化为一股股血箭。

谭福生身前一名义兵的肚子被击中了，血肉丝毫没有能挡住弹丸的穿透，他捂着肚子在地上拼命挣扎，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他肚子里面的肠子都被铅弹搅得稀烂，露出碗口大的一个破洞。

刘暹在炮子上千方百计的省钱，用的碎石子碎铁角都贱的不能再贱价，可枪弹上面，他该花的钱一点都没省。一水儿的铅弹，为的就是这一枪打中，碗大一窟窿的效果。铅这东西它软啊，一击发出去就变形，破坏力十分巨大，且还附带铅中毒。

谭福生身前的这义兵刀盾手，肚子上大窟窿流出的血水所和着花花绿绿的粪便颜色，就是铅弹的效果具现。

也不是第一次遇到生死了，谭福生听着周围嘶声力竭的嚎叫，双手还是禁不住轻轻抖动起来。想到如不是自己身前有人挡死，眼前这凄惨的下场就是自己了，下身不由生出一阵阵尿意。

他前面的那人倒地之后，谭福生就直面那道矮墙，他从未想过鸟枪会如此厉害，他现在害怕的很，害怕那道墙后会突然冒出白烟和火光，因为根本无法看到子弹飞过来，一种强烈的恐惧袭上他心头。

两排枪弹和一轮劈山炮下去，冲锋的义兵群至少倒下了五六十人，这个数字跟义兵进攻部队的总数量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仍然使得整个义兵群受到了震动。一名小头目已经开始大声叫骂，让弓兵快射击，快压制对面的鸟枪火炮，

而事实上，双方间隔只十数丈距离，镇子里胸墙岩垒上斜出的木排所有义兵都能看的清清楚楚。只要不是被炮弹击中，再多的箭矢射落过去又能怎么样？

小头目这样叫嚎，求的仅仅是一个心理安慰。

“冲，快冲——”

又有一人叫道，这才是正理。

谭福生看到一排枪管再次从胸墙的射孔里探出，他脚下一软，整个人顿时攒倒在地上。

“砰砰砰……”枪声响起。

谭福生听到更多的惨叫声响起。噗通，他的身边倒下了一个他很熟悉的身影。是他所在本队的头目！

这个往日威风凛凛，有着三个媳妇和上百手下的‘官爷’，身体正如触电一般抖动着，一双死鱼眼看着谭福生，嘴巴张了一下，就再也合不上了。头目倒在地上的身体再也不动弹了，身下大股血水源源流出，很快就染红了大块地面。

“轰轰……”

这次炸响，谭福生耳朵里又听到了一些迥异与炮声和枪声的响声，他知道，那是柳林镇团勇很是恶毒的一种兵器——火药罐。

这种铁皮罐装药的东西，一个能炸翻方圆丈许的人。爆炸中还碎铁片铁屑横飞，恶毒之极。

谭福生之前在镇墙刚倒塌时候的冲锋时，就碰见过这东西，万幸他自己只被一道铁片划开了一个不长的小伤口。

这次进攻依旧以义军的失败而告终。蓝朝柱只在镇子西口的胸墙前就留下了三百人，三面进攻，他再次损失了七八百兵。镇子里的刘暹部在义军撤退时还开出胸墙追杀上了砖石堆。

谭福生被俘虏了。跟他一块做俘虏的还有二十几人，另外打着白旗的刘暹军兵还将上百个伤而未死的重伤员送到了蓝营大军面前。

一天两次猛攻却损兵折将，没能占到分毫的便宜。整个蓝军意气消沉。蓝朝柱看着抬伤员到阵前来的团勇和青壮，目光狰狞的恨不能把所有人都撕碎了。可他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太没道义，太失人心了，就只能面色阴鸷的看着这些人一个不伤毫毛

的回镇子去。他牙都要咬碎了！

两战一千五百人啊，还有一个苏义。苏义不提，单只这一千五百人就是蓝营的一项大损失。因为这一千五百人都是冲锋陷阵的血勇猛士！份量比之一般的乌合之众重出太多太多。

蔡昌龄走到蓝朝柱身前，看着蓝朝柱的目光满是忧虑，细声叫了声二哥，道：“你可千万别意气用事。柳林镇打不下就打不下了，丢了面子咱在别处捡起来就是。万万不能重蹈大哥的覆辙啊！”

蓝营的前任老大蓝朝鼎，十几万人就是为了一个绵州城（绵阳），迁延不绝，才被骆秉章调集大军集中歼灭的。蓝朝柱转进陕南时候兵还不过万人，与李蓝起义巅峰三十余万众，与蓝营巅峰的十几万众相比，何其弱小！

大军在柳林镇迁延已经近十日了，不提洋县境况如何，只柳林镇这里，今日战后士气定大幅低落。柳林镇不是南郑府城，拿不下府城情有可原，夺不了柳林镇，真是无话可说。

“除非调集重炮朝准一面猛轰，再集中军中精锐，趁夜掩杀，不计伤亡，当可拿下柳林。但付出如此代价为了一个小镇，不值得啊。

若能斩杀刘贼这个罪魁祸首，还行。若让刘暹跑了，他只在城固县一转，随随便便就又能拉出一支兵马，随处可令一城镇变做柳林第二。

我军若是伤亡惨重，不说西乡的周绍涌会不会生出别的想法。就说背后的陈天柱，这人可不是布克坦那无能八旗子弟，准会趁机出兵的。

打天下，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

第二十章生离死别

ps：继续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

“砰砰……”

门板被敲的声音响起。房屋墙角落里的谭福生，还没抬起头，就听到看守那熟悉的声音喊叫：“起来，都起来啦——”

五天啦，作为俘虏，谭福生和同房的四个义兵，被关押五天了。

今个不是他这些天第一次见到屋外的太阳，可却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天地是这样的广阔宽大。

义军在柳林镇前后被俘了三十多人，分别关押在九个房间里。看守以每个房间为一组，谭福生的伤势最轻所以成了他们那一小组的组长。虽然这样的理由让谭福生在同伴眼光下羞愧的几乎无地自容。

在十个看守的押送下，谭福生一群人从镇子中间的那个宅院，直接到了镇子西口。

谭福生心中恐惧了，脚步越走越沉重。他直以为柳林镇团勇要拿他们人头来向镇外头的义军耀武挑衅。

人群中显然不止一个人如谭福生这样想，整个队伍的速度都慢了。“快点走。他娘的，走个路都这么慢。先前攻来的时候，怎么那么麻利呢。”

“啪啪——”刀鞘枪杆抽在人背脊上的声音。

呼痛声立刻响起来，队伍速度为之一提，可气息更沉重了。谭福生一颗心直落进谷地，自己怕是要难逃一刀了。

镇西的砖石堆上，刘暹大摇大摆的打望着数里外的义军营寨。蓝朝柱的蓝字大旗还在那儿高高飘扬着，可刘暹却知道，蓝朝柱早已经不在大营了。

至少有三天时间不在了。

三天前，多支千人义军杀向了城固的南北乡镇。把邓家、胡家、杨家、李家等等出兵洋县的豪强乡下老宅，烧抢个精光。而同时一支几千人的义军直逼城固县城，将县城各门看的死死地。

再有，一大批义军的青壮主力，刘暹遥望估摸着少说有五千人众，顺水乘船走汉江东去。

刘暹不知道这群义军精锐力量究竟要干什么去，但绝不会到城固城下去。柳林镇子外头的义军近几日松懈的多，夜里派出去的探子带回的消息也证实了刘暹猜测的这一点。

城固城下只有蓝营大将曹灿章的几千人马，根本不见那批青壮精锐的身影。

城固县城再往东就是洋县地界了，刘暹派出的探子暂时还是着重于城固本县情况的。但事情到了这一步，那五千只多不少的义军青壮究竟到了那里也就不言而喻了。反正倒霉的是邓玉章等，不甘刘

暹的事。

和县城内还恢复不成联系，外头的义军又干打雷不下雨，今天义军大营更毫无顾忌的收拾起了行礼，刘暹自然也开始做起了柳林战后善后工作了。

镇子里被炮弹轰着的房屋，统计和清理都完成了，但南北西三面的砖石堆可还没半点动弹。刘暹要开始清理这个，手头的三十余俘虏再也不会白养着浪费粮食了。

“一二三……”

谭福生卖力的用铁棍撬反一块大城砖，这种有两尺长的大青砖一块就要百多斤重，一个人根本搬不起。

“让开了，让开了……”吆喝声里，城砖翻滚着带起一流烟土从砖石堆顶上滚落下去。

都不及去擦一擦额头的汗，谭福生挥起铁棍，弯下腰再卖力的干了起来。今天上午他是白白受了

一场惊吓，人家根本就不是要拿他们脑壳磨刀的意思，是自己吓自己！

而半上午的干活儿后，谭福生两眼放光的看着团勇们准备的伙食，肉包子吃的满嘴流油，白米饭差点没把他噎死。

大首领（刘暹）已经发话了，死是不会让他们死的，更不会把他们交给官府，而是通通编入苦力营干苦力，就是所谓的劳动改造。两年为期，两年后就把他们放了。而他们在苦力营干活期间，如果踏踏实实，不偷奸耍滑，就还可以把时间缩短。

谭福生现在不去想缩短时间不缩短的，只是为吃上中午的那顿饭，掏再大的力气他也不怕。本就是农家人，力气算个啥。

“这群人，吃饭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一样，但还别说，干活就是卖力气。三十多个人，还大半身上有伤，干的比辎重营那般废材都多。”

刘暹站在高台上，一边的张忠奎笑着如此说

道，两眼看着那三十多俘虏已经闪起了别样的亮光。“这可都是好兵啊！五哥！就这么仍在苦力营太浪费了。”

刘暹笑而不语。这当然都是一群好兵。加入李蓝义军的那些地痞**会真心切意的为蓝朝柱先登冲锋吗？

五天前两次大战，冲锋陷阵的都是蓝朝柱的精锐。一个个不是贫下中农就是苦力、盐工，个个跟地主阶级仇大苦深。

“还不是时候！”

“刚抓了俘虏就收编队伍，咱们跟李楹交代不过去。而且这些人不好好教育教育，跟咱们也不会一条心。”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今后有的是时间。刘暹是如此想的。

“也不知道邓玉章那三千人现在怎么样了。要

真再铺镇第二全军覆没了，乐子可就大了。”

整个城固总共才两三万户，二十万人不到。就是外县难民百姓大批的涌入，前后折损四千余青壮，也是会元气大伤的。

刘暹乐意看到邓玉章等人吃瘪，当初重伤刘暹的那一箭，到现在可还没找到头绪呢。虽说没有这一箭刘宪能不能顺利附体刘暹还是两可，一定程度上凶手还该是他的恩人，但刘宪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刘暹了吗？刘暹的大仇就是他的大仇，身边有个定时炸弹的滋味很不好受，而凶手远不了城固圈子里的头头脑脑……可他还是不愿看到邓玉章等三千民团全军覆没。因为将来他在外与李蓝军拼杀时，老家也需要有人看着的。

“全军覆没总不至于。咱们派出的探子没听到这样的风声。我想该是败了一场，被堵在什么地方了。”

“但愿如此！”

……

而此时距离柳林镇不到三里地的地方，谭富民正用仇恨的目光炯炯注视着柳林镇，心口里不住的诅咒着刘暹的名字。如不是条件有限，他也不会写字，扎小人都会出现了。

“大哥，你黄泉路上且等着。弟弟早晚给你报仇，把姓刘的送底下陪你去——”

福生富民，谭福生、谭富民，这是一对亲哥俩。

“瓜娃子走了，别看了。记住柳林镇，等日后多杀了几个清狗了，来跟你哥上柱香！”

“这一阵咱们折了两三千人在刘贼手里，仇结大了。日后肯定还有对阵的时候——”

谭富民所在队伍的头目有点可怜的拍了拍他头。但这事儿真的太常见了，起事打仗那有不死人的。兄弟、父子、夫妻，头目真见惯了生离死

别。“走了……”

初冬的阳光，淡淡的照在谭富民紧握着弓箭的那只手上。

家里刚刚来电，没办法……

第二十一章这才是晚清的官

ps：数据太寒颤了，大家江湖救急！收藏推荐，多谢了！

蓝营大军东去，柳林镇半个月的攻守战终以刘暹的胜利落幕。

满镇百姓欢欣鼓舞，千人将士雀喜不以。刘暹心里也大松一口气，但他还是严令部队枕戈待旦，不得有半分松弛。以防止李蓝军杀个回马枪，自己乐极生悲！

同时也派出多批探子前往县城和南北其他镇集打探消息。

刘暹真的没想过趁机上报汉中府请功，他眼皮子还没这么浅。可你不招祸，祸自招你，这世间就是这么怪异。

汉中知府杨光澍是个武人，原汉中镇右路副

将。先总兵布克坦因连战连败又于平阳关之战中不战而逃被撤职，布政使毛震寿就暂以其左路副将陈天柱接任。汉中知府李定南同治元年4月病故，渭水大乱，官道不通，北京下来的消息更是杳杳不可知，毛震寿遂以其右路副将杨光澍接任。杨光澍不是做文官的料，兼之于地方乡绅多是不熟，大权全操纵在南郑知县周蕃寿手中。

周蕃寿好大喜功，他这附郭知县本已三生不幸了，李定南还在世时他就是一打杂的，现在骤然大权在握，心中是何等的振奋？对杨光澍那是一个恭维有加。

蓝朝柱大军围攻南郑城池期间，陈天柱立有大功的，而杨光澍呢，恐惧战栗，屡屡坠马不前，完全烂泥扶不上墙的绿营清军典范。后又随毛震寿突围出走至青石关，毛震寿为自身安全计，让其部下易佩绅驻扎靠近他驻地的法慈院，并连连火急上奏，求调大兵救援。杨光澍也表现得丝毫不逊色其上官，退入今小南海大佛洞，赶走避难群众，龟缩洞中不出，每日惟派兵四出搜刮钱粮，以供挥霍。还招集闲亡游勇数千人，声言救援府城，今令各县

镇供给口粮，明又让地方攻击响银，到处搜刮钱粮运入大佛洞存储。蓝朝柱攻打府城甚急，他不敢往救。其勇见义军即溃，溃而复招，见战复溃。于是屡招屡溃，徒耗粮饷，周遭百姓愤恨已极，名曰“杨猪贩子”，谓‘杨’为‘养’也。

可周蕃寿依旧念杨光澍的好，柳林镇二战见了分晓，消息首先就被他传入了杨光澍的耳朵。

周蕃寿的意思是，杨光澍可先派一亲信前往柳林镇与刘暹接谈，许之以重利，然后再让手下兵将往柳林镇转悠一圈，意思意思，分润一两分功劳来。可利令智昏，杨光澍一听柳林镇前后两战毙伤义军数千，尽蓝贼精锐，还厥蓝营大将苏义，眼睛都红了。他是武官，知道天下动乱清廷重武功，立下如此大功能封授什么好处，他若是拿到手了，怕汉中镇总兵的位置就该轮到他来坐了。

当下派亲信快马奔到柳林镇，一毛钱不认拔，张口就要吞下**成好处。留下那么一丁点功劳，来人还**裸摆出一副‘赏赐大度’的丑恶嘴脸，把刘暹气坏了也恶心坏了。

不过气极而笑的他反而感觉杨光澍，这才是自己记忆中晚清官员该有的一副蠢笨样儿嘛！

“好啦，大人的话我已经带到，接下来该怎么做，想必我就不用教你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要对大人说的话呢？”

来者见刘暹一脸笑容，以为自己的差事是完成了呢，话锋一转，竟然就打起了受贿捞好处的念头。

看那一脸的高高在上和稳坐钓鱼台的得意，刘暹恶心的都要吐了。另一旁陪坐的范德榜脑门上都崩起了青筋。

“刘暹还确实有一句话要给知府大人说，你帮我带给他，就一个字：滚——”

声音压下，火气的一步步积累，最后全爆发着一个滚字上。雷霆一样的大吼，直接把那来人震懵去了。

好半晌他才似回过神来，一脸不可思议，若看到怪物一样的表情，手指点着刘暹，“你，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知府大人放肆——”

“你，你……”气极惊诧之下都说不出话来了。

“别你你你的，再点老子把手给你剁了。爷我受不了被人点——”

“啪！”站起身的范德榜一巴掌将那人的手给删下。“滚蛋！再不滚，爷帮你滚——”

“养猪贩子就是养猪贩子，脑子跟猪一样。哦，不。比猪还不如，我差点侮辱了猪。我就怀疑了，就杨光澍这脑袋瓜子这智商，他是怎么混到副将的位置来的？”

范德榜这些日子跟着刘暹学了好一些后世用语，放在骂人身上，显得尤为恶毒。

“你，你们，你们等着——”来人满脸通红，

身为知府近人，被区区县镇一团练匹夫如此侮辱，绝对绝的奇耻大辱。

双眼恨怒的光芒直直看着刘暹、范德榜两张脸，要是把这俩面容死死地记在心里。

人走了，麻烦来了。看着气冲冲而去的人影，刘暹、范德榜知道棘手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他们脸上的表情慢慢的冷了下来。

“立刻派人进县城，你来写信！”

“是。”

范德榜绷着嘴，狠狠地点头。既然得罪了杨光澍，那就该立刻祭出自家的法宝护身。姓杨的再在地方没有根基，他也是汉中的知府，是毛震寿跟前说得上话的大员。直接硬吃自然是不可能的，可他要在毛震寿面前歪歪嘴，一个大坑就能立刻把刘暹没顶。

除非刘暹明白的不听从官府调遣。那样，他在

清廷中的前程就半点没有未来了。

而满清这张烂皮，在刘暹的计划中，还是要扯来披裹一阵的。

城固县衙。

签押房内气氛一片凝重。李楹脸色发白的靠着座椅大口大口喘气，其余的人则大气不敢出一声。

李丹阳、王昆阳坐在右列的最下两个位置，其上和左列或坐着各家大户的家主，或坐着县衙的文吏，一个个脸色如死了爹娘一般。

李丹阳勾着个头，旁人看不见他的脸色。王昆阳则到底是个秀才，更有文人脸面，知道轻重，一张脸以及脖颈羞红的浸血，但还昂着头随时接受诸人的询问。

邓玉章等民团联军败了。听到城固战局出了变动的消息后他们就往回赶，但还是被蓝朝柱的五千青壮敢战之士和洋县谢华瑶率领的追击之军给夹住

了，一番厮杀，不出意外的民团大败，兵力损失近半，火器铁炮全丢。

　　而更要命的是，民团残军眼下有家不能回，被李蓝军堵得追的一路北上是过了华阳镇，李丹阳、王昆阳受命返回来时候，邓玉章等已经决定继续北撤，向佛坪开进了。

　　这不扯淡麽？

　　李槛直想这么大声的叫嚎一声。佛坪它在西安府啊。这民团不仅是跨县，还他娘的要跨府啊。

第二十二章吃独食要不得

“混账，混账！粗鄙武夫敢尽揽吞天之功，何其之贪婪也。国家武人不堪如此，朝廷怎能荡平天下逆贼？！”

县衙的书房，李楹面对报捷的刘暹信使那是一脸亲切的。可当他看了信使递上的代笔书信之后，满腔火气噌的一下就蹿上来。三十年读书培养的所谓心性城府，在这一瞬间没起半点作用。

潜入县城递交书信的人还是范德彪，他没自己大哥范德榜知文识字的本事，范家也是小户人家，倾尽全力供养出一个读书人已经难能可贵了，可没本事再让范德彪捧上书本，往日他就是土地里刨食的泥腿子。但在范德榜两试秀才不第，最终为生计混入刘暹一伙的时候，生性胆大的范德彪渡过一段初期的拘束紧张后，他在刀客中混的是如鱼得水。

这次要在义军数千人马的包围中混进县城送信，刘暹数遍全营，适合的人是不少，可还处以闲

职的，还真就只有范德彪了。

范德彪五大三粗的，范德榜读书的时候也有范大个子的称呼，兄弟俩都是‘高人’。又因为常在农地干活，范德彪不拿刀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卖苦力的敦厚庄稼汉。可他心思真是很灵活的，看到李樞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心底里一片喜悦。

“你速回柳林镇，告诉你家练总，尽把心放在肚子里。是他的功劳谁也抢不走！”

当官的果然还要用当官的来对付。听着李樞一副斩钉截铁的语气，范德彪心里高兴得很，面上狠狠地点头，把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敦厚老实人形象表现得入骨三分。

命人送走范德彪，李樞坐在书案前，冥思许久，提笔写了一封书信和一份上书。前者交由陕安分巡道道台张守岱，后者给布政使毛震寿。

毛震寿就不必说了。在陕西动荡，西安被围的情况下，布政使已经是汉中府可联络的最大上官

了。战功封赏，一应皆毛震寿置下。

李榲在请功的上书上狠狠分润了一大笔功劳给毛震寿，这对近半年来连战连败一片焦头烂额的毛震寿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按照官场规则，如此就足够了。可有了杨光澍这个武知府后，李榲怎么想心中都不安宁，万一姓毛的也利令智昏了呢？所以他牵连上了分巡道台张守岱。

张守岱，这可是个大人物。汉中府的直属上司，驻扯汉中，奉命办理地方军务，负责修治军械，构筑城池，巡视南山各处要隘事。虽然因为有毛震寿的存在，被压制了光芒，可他要犯起拧来，毛震寿也要让他三分。因为张守岱是出身海丰名门张氏，世代官宦子弟，叔父张衍重、张衍熙尽皆两榜进士出身，族叔张洵更为翰林院庶吉士，叔祖张映台同样进士出身，祖上张映汉更曾任湖广总督，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著有《毛诗汇参》12卷，《毛诗韵考》8卷，《韵学弟子训》4卷，《奏疏》30卷，诗稿若干卷，名满士林。

而张守岱自己呢？道光二十三年举人，二十五

年进士，先为翰林院编修，后做吏科给事中，清贵的很。现在外放，数年升职道台，可以说已经是走上了升官的快车道。不出意外，十年内封疆大吏可期。

这样的一个人，毛震寿哪里敢轻易得罪，杨光澍也不放在张守岱眼里。且张守岱为人清廉，尽忠职守，官场民间声名甚好。不管是张守岱为自己名声考虑，还是为家世着想，多伸手的事他除非走投无路，肯定能不做就不做的。李楹给毛震寿的请功文书中，分润的也有张守岱的功劳，就不怕张守岱再贪墨战功了。

有这样的人来牵制，李楹才敢对范德彪放出让刘暹放心的话。

而何至让李楹坚信张守岱会出手相助的原因，只一文武之分就足以了。

杨光澍是任了知府文官不假，但张守岱、李楹这等正派两榜进士，可都没谁把杨光澍看成科场出身的自己人。

……

青石关，毛震寿行营。

接到杨光澍的报捷文书后，毛震寿乐得自是哈哈一笑，自从洋县大败之后，他就已经被北京点名批评了，这封捷报对他来说可谓是一场及时雨啊。但继而他就又皱起了眉头来。

杨光澍是什么人，如果是当初任命他暂署汉中知府时候的毛震寿还不清楚的话，现在的毛震寿可就看的一清二楚了。这就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汉中府城被围期间，杨光澍做了什么好事，毛震寿青石关近在咫尺也是清楚地很的。他能有这本事这能耐？毛震寿一万个不信。

如果自己把捷报报给了潼关的钦差大臣胜保，和在陕鄂边界与太平军对峙纠缠的西安将军多隆阿，后脚捷报又出了问题，那可就老寿星吃砒霜，自己找死了。

毛震寿立刻命人往城固柳林镇打探。

第二天，派出去的人手还没折回来，城固县令李楹的报捷文书却快马送到青石关来了。毛震寿打开一看心头震了震，城固县文书上所报战果只有六七千人，比杨光澍的万人少了老一截子，可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战功何人所得，不是知府杨光澍，而是城固县的一个无名团练练总刘暹。

毛震寿黏着文书这时候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肯定是姓杨的狮子大张口没和城固县谈拢，就先上前一步要把战功整个夺走了。否则李楹的请功文书上，自己跟分巡道张守岱的功劳一个没少，怎就把知府给忘了？李楹这是反击到了。

心底里毛震寿甚瞧不起杨光澍的粗鲁和不守规矩。你文场是文场，军伍是军伍，既然脱了武职进了文官系统，那军伍里的一套就休要再耍再用。太粗鲁，太粗鄙，吃像太难堪！

但毛震寿却清楚杨光澍自己必须要保。他是自

己的人，不提这半年来杨光澍给自己送了多少好处，只因为他是自己的人，毛震寿在眼下局面要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就必须保住杨光澍。否则他布政使的权威就真的要丢的一点不剩了。

“嗯，就给那练总一个把总顶戴，李楹加通判。”

做到一省布政使高官的人，政治智慧绝不脑残。毛震寿知道杨光澍这样吞吃全部战功的行为是不可行的，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吃独食了。所以对李楹和刘暹必须加以安慰，反正汉中通判也是空着，两个月前死在了支援凤翔的战场上。那就拿来安慰住李楹，只要李楹安稳了，那个小练总就是再不愿意也蹦跶不起来。

“报——”布政使衙门经历司经历文运熙飞一样冲进来，“大人，张道台上书汉中知府杨光澍贪庸误国……”

“什么？”正要提笔而书的毛震寿浑身一震，啪，手中笔杆掉在了白纸上。

第二十三章赏赐

ps：数据太寒颤了，大家江湖救急！收藏推荐，多谢了！

飘飘白雪覆盖大地山川，日前还一片狼藉的柳林镇外，眼下净白的若闺中的处子。所有的痕迹都在雪花下掩盖，除了镇子西口那突然多出的一片绵延的坟头。

“一二一，一二一……”

镇子外重新围起一片校场，面积较先前新兵营还要大很多。只是跟原先的青砖围墙相比，现在的校场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层半人高栅栏。

雪花飘落的天气，军营的作训依旧进行中。部队打了一大仗，有所伤亡，可更见历练和精神。

队伍也不再以小队为单位训练了，变成了百多人的中队。

挥刀舞枪继续在进行，弓手和鸟枪兵的训练更紧三分。尤其是鸟枪兵，一刻钟二十发是他们合格与否的基准线。

注意一点，清军的鸟枪不是燧发枪，而是火绳枪。即便刘暹将之的火药葫芦简化为了‘纸弹’，速度也一样远不及燧发枪的。当然，依照刘暹如今的力量，不计成本的去制造燧发枪完全是能造得出的，但他的地位以及手中的资金物资，显然没达到能供其任意挥霍的地步。

火绳枪自就也只能先将就着了。

掷弹兵的场地扩大了两倍不止，一大队二大队和营部，三个掷弹兵小队的兵力从不满编的二十人左右，全涨到了满编。总人数扩大一半！

而士兵队列的练习就更下功夫。

全军上下也没谁再固执的认为列队正步是花哨功夫。队伍与蓝朝柱的这场大战，一大队二大队列

队排击的鸟枪中队，杀伤力令人膛目。

遐想一下，如果队伍里每个人手中都拿有一杆练总口中比鸟枪射的更远更准，速度更快很多倍的米涅步枪，那自己一千人列队排击，硬碰整个逆匪也不在话下。

刀客不是满清的朝堂，这儿谁的脑瓜子也不顽固。战斗力第一位！

“全体都有，向后——转！”

“全体都有，向左——转！”

“齐步走……”

……

……

震耳欲聋的操练声清晰传到柳林镇百姓耳朵中，柳林镇百姓却丝毫不觉得有嘈杂，反而是听着

这刚劲有力的喊叫让他们倍感心安。

刘暹上身皮袄下身棉裤，脚穿皮靴，头戴着毡帽。站在镇子东口的哨岗顶上，衣服裹了厚厚一层，整个人显得很是臃肿。

“妈的，人怎还不来？”

这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就这么一会儿，刘暹脸都冻僵了。

范德榜踮起脚极目往东眺望，茫茫白雪，啥也没有。寒风咻溜溜的往他脖子里钻，只片刻，就冷的受不了了。

“之前说的就是这两天，昨个不来，今个还是到的啊。”跺跺脚，范德榜一边说一边小鸡一样缩着膀子。

这可是关乎官身前途的大事，事关重大，可不能糊弄人啊。

但岗哨顶上真的太冷了，左等右等都等不见人影，刘暹受不了了，身子骨根本不能跟他比的范德榜更清鼻涕横流。“走，回去暖和暖和，喝杯热茶。”二人正要下哨岗，范德榜气恼的再往东看了最后一眼，身子猛地僵住了。

刘暹一看心中动起来，扭头向东看下一刻身子也不动了。雪地里几个小黑点渐渐浮现。奇迹出现了！

二人相视一眼，内心都是掠过忍不住的惊喜：“上头的赏赐这么就下来了？”

二人爬下岗哨侯到下面，不多久就听到了范德彪熟悉的声音，大嗓门震天响起：“五哥，大哥，县里的张典吏来了。”

刘暹被风雪打的眯起了眼，但来者何人还是看的清清楚楚。一行四骑，当先两人除了范德彪外可不就是县里的典吏，两千义勇营的营总张守山么。

距离刘暹还有两三丈远，四人勒住了战马。张

守山利索的从马背跳下，他高昂着头，头戴裘帽，一身皮衣，腰间挂着腰刀，风雪吹下颇有一股精悍的味道。两个捕快在后牵着马。

刘暹大步迎上，“有劳典吏，辛苦，辛苦了。”

张守山面对刘暹不敢有半点倨傲，自己今日跟对方地位就已经相差甚多了，来日更会有天壤之别。“刘大人，刘千总，守山给您道喜了。知县老爷在上头给您请的军功，赏赐已经发下来了，您是六品千总衔，还有两个七品把总顶戴和八张空白告身。我城固县，前几十年出了胡锦杨柯芝二位，为民传颂不绝，今日跳涧虎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张某人往日里多有得罪，刘大人可千万好海涵啊。”

张守山往日并没与刘暹乃至刀客们结仇，这后头的话说着腔调油滑打趣，更明显的是恭维啊。

“哈哈哈……”刘暹应景的大笑来，“张老哥说笑，说笑了。”

把臂引着张守山等人朝己家营地去，沿途问起县城的情形。由张守山口中得知，在大雪下起的第一天，城外的义军就往东撤去了洋县了。

而义军首领曹灿章治军甚严，县城虽然被围多日，周边乡里却并没受到什么祸害，只是明显的一批穷困百姓和走投无路的流民随之入了伙。

曹灿章在退往洋县的时候，队伍已经从几千人增至了万人。

张守山这次来柳林，主要就是打个前站，让刘暹放心。待到雪停，不仅是县城的李楹，连府城的分巡道台张守岱都要亲至。

这一次，城固县在汉中万马齐喑之局下出了大花彩，刘暹这里出了一个千总俩把总，知县也成了署汉中同知。

与领兵增援凤翔最终死难阵上的前通判相比，同知姚静臣则在与李蓝军对阵时候弃军而逃，直接被夺了顶戴花翎，打入牢狱了。

也亏得如此给李樋腾出了一个官儿位，眼下的李樋当春风得意了。一个步入官场刚刚两年的新人，已然坐上了五品官位。

而对汉中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李樋与张守岱连结了一体。作为分巡陕南的道台，当张守岱直接与县级势力结合，其在汉中官场的地位陡然呈直线猛增。他再面对布政使毛震寿的时候，就有了分庭礼抗的底气和资本。当然，其势还是要远小于毛震寿的。

“恭贺五哥得升千总。”范德榜激动地嘴唇都哆嗦了。

六品顶戴啊，六品！

自己这条路真瞎猫撞上死耗子，走对了。跟这样的带头大哥做事，何愁将来没有出头之日，不能

飞黄腾达啊。

第二十四章啊呸

ps：求收藏推荐，多谢了！

汉中第一场雪，来得急去得也快。而雪停后的第二天，柳林镇就接到消息，迅速准备迎接事宜。明天，县老爷先到，道台大人后到，张守岱已经亟不可待的要来看一看刘暹这支半年来唯一让汉中军政大员们脸上有光彩的队伍了。

“这些新添的坟头，就是两战逆匪尸骸所埋之地？”

“正是。每片坟场，一座坟头下，少则两三具，多则四五具，皆逆匪尸首是也。”

大群衙役兵勇两边护卫，张守岱走在最中间，李楹稍后晚上半步，刘暹则再后半步。

“好啊。柳林这两仗打的好啊。可给汉中送来了及时之雨。顿灭逆匪嚣张气焰，让我良善军民皆

心气一震啊。”

张守岱声音中带着感慨，不加掩饰自己对刘暹的赞赏。刘暹连道大人夸赞，张守岱深深看了他一眼，目光似苦涩庆幸交集，意味深长。

二人合计为刘暹带来了一万三千两白银，县中再是三千两，张守岱直接拨调了一万，另外还带来了一批军械和粮草。他是陕南的分巡道，职责关隘，手头可确确实实握着大笔钱财的。

校场上，千人肃立。像一根根钉子，毕露着锋芒。

后世军人的军姿，挺拔、有力、刚强，绝不是眼下绿营兵和丁勇那松垮的不像样的姿态可比。张守岱第一眼看上去，脸上就浮现出一股忍不住的喜悦。心头一个声音告诉他——这绝对是一支强军。

刘暹心头全无担忧，眼下他的队伍，历经过先前大战的磨砺不说，只看表面，绝对的光鲜无比。因为这是时代的差距！

冷兵器军队的精气神，直接取决于自我的意志和战力的表现。而后世的现代军人，就是那些奇葩的阿三哥，只要不搞那奇葩的阅兵杂技表演，仅仅队伍排列而行，也能算威武的。

军姿，军人面貌举止，在后世已经完全深入进军人的灵魂。

“咚咚咚……”礼炮响起。

伴随着震耳且节奏鲜明的鼓声，一大队、二大队，营部，近千名将士十人一列，依次正步从观台的下方走过。脚踏大地的震响，步伐臂膀的整齐划一，积极激昂的气势，一股从来无有的激动震撼袭上张守岱、李楹的心头，让张守岱、李楹等不由自主的全昂起头颅，挺直了腰身。

“有如此虎兵，我汉中无忧也。”

完全是失礼的大力拍着刘暹肩头，张守岱激动地都不能控制自我。这些生活在晚晴，从没有看到

过现代军列的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威武严整的一幕后全都彻底被征服了。

刘暹此一刻在二人心中的评价，做火箭一样直直的升高。李楹先前对刘暹的期望再高也高不过刘铭传，可现在心中却隐隐有一种刘铭传比起刘暹也不算啥的念头。

出兵——

当中午的欢庆结束后，堂屋中谈起正事的张守岱第一句话就是要刘暹出兵。出兵褒城！

追击城固民团残部的蓝营义军，在民团越过秦岭，进入西安府地界后停了下来。蓝朝柱还没进军关中的想法和实力，渭水流域现在虽然已经成了真神教暴徒的自留地，可大部分的县城府城还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

蓝朝柱要大军入渭水，就必须敲掉秦岭北麓的盩厔县城【周至】，可他现在连汉中都未扫平，背后锋芒毕露，脑子傻了也不可能进军秦岭北的。

可追杀城固团练不成的蓝朝柱也不愿意就这么空手回洋县，回兵的途中他就兵锋一转，大军杀到了褒城。

褒城离府城很近，比城固还要近，地理位置也极其重要。蓝朝柱若占据了那里，他就隔断了府城与凤县、留坝厅、略阳、沔县等地联系，同时让李蓝义军完全包抄了府城城固两地。

府城清军兵勇五六千人，加上义勇和杨光澍召集来的那群无赖军，人数直逼上万。但真正能打仗的又有多少？

仅仅陈天柱下属的镇标，毛震寿手下的易佩绅部，两千人凑合。

这两千人是清廷维系汉中的关键力量，不要说毛震寿不同意让易佩绅部解褒城之围，就是他同意了，张守岱也要反对。

不要说府城危急的时候易佩绅部不在南郑城

内，只说易佩绅部是汉中清军仅有的两支敢战之师之一，张守岱就不想要他冒一点险。

这一次张守岱直接带来了一万两银子和二百支鸟枪，一百桶火药，三十匹驮马，再有战马二十匹，这么大笔财富除了赏赐刘暹两守柳林镇的战功外，未尝没有一分买命钱的意思。

只是校场阅兵，刘暹部出于意料的‘精锐’，让张守岱大大的没有料到。可在对比了刘暹部与易佩绅部的孰轻孰重之后，解褒城之围的命令，或是说请求，还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了。

刘暹沉没了片刻，脑子里千百个念头唰唰唰的转过。再抬起头时，神情只剩冷冷的肃穆，起身向张守岱行上一礼，“标下领命！”赫然是这么短短的考虑间答应了下来。

李楹脸色露出一丝诧异，他印象里的刘暹可不是这么一个‘死脑子’的人啊。褒城外蓝营义军人数虽然不多，却全是一等一的壮汉青少，都是义军的主力，远比当初蔡昌龄来袭时强劲。刘暹千人之

力去进军，再没脑子的人也该推辞推辞吧？

看看府城方面推出来的战友是谁，卢又雄而已。此子本来只是川中的一大混混无赖，之前带勇就以搅扰地方闻名，在鄂被勒令就地正法。卢又雄逃命川中不知靠什么走通了成都将军福济的路子，被福济奏请开释，又招集无赖数千人，至各处打仗。因并非奉令招勇，亦无处领饷，所以川中待不得了，就到了汉中投效。

毛震寿因饷绌不收，又乞请陕安道台张守岱收留，张守岱听闻过卢又雄的破烂名声也拒之，如果不是南郑知县周蕃寿与他有亲戚关系，授意地方绅士出面挽留守城，卢又雄就是在汉中也待不住。

此人只有兵卒不满两千，却报饷二十余营万人余众，以图冒领。手下丁勇酗酒、赌博，恣意消耗官库钱粮，扰害城中百姓，短短俩月名声在南郑就烂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

这次令卢又雄出兵褒城，明显就是要一脚将他踢出去。

“与这种腌臜货色合兵，还不如我等单干！”听说了卢又雄的为人事迹之后，齐大林第一个大啐了一口吐沫。

第二十五章马队

ps：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

“大人，此战刘某出战还有两个条件。第一，我部与那卢又雄互不相属，也互不相搭，我们各走各路，各打各的仗。

第二，此战一切行动，系出自我心。府城那边，还望大人给看着一二，要一些人别瞎指挥乱扣帽子。”

不理会张守岱尴尬的脸色，刘暹正色说道。

“当真如此？”

张守岱脸皮有些薄，被齐大林的一声呸搅得脸都热了。正要张口再许诺下东西和给一些军资粮饷的，听了刘暹这样的话，真喜出望外。

在汉中，在府城这半年，他何曾听到过如此干

净利落的允诺。两个不是条件的条件，比起其他队伍的开拔费、赏银、加饷等等要求，真是天地之别。

“好好，这才是关西男儿，朝廷干城。刘千总，你尽可的去打仗，张某人绝不会亏待了真正忠心为国的忠良。所有的消耗和钱粮、抚恤，本官一个铜子不会少，只会更多。”说话中激动地脸都充血了。

“那就谢张大人了。”刘暹在张守岱火辣辣的眼神以及李楹不平静的目光中，双拳一抱，脸色镇定如常。

这一次，要来一场野战的考验了！

张守岱、李楹走后，刘暹立刻布置人手。以刘卓、范德榜二人留守柳林，辖制辎重队、营部一小队鸟枪兵，近来相投的新兵营二百余人，和一大队、二大队各一小队，劈山炮四门。

总兵力近乎四百人，在大局稳定，乡野只有少

量败兵余勇匪寇的情况下，如此足以保证柳林的安全。

毕竟数十名轻重伤兵和铸造这一块先下都在柳林镇。刘暹即便老巢双溪有失，也不愿柳林有事。

而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干脆利索的答应了张守岱，刘暹没多给手下人解释。齐大林等看了刘暹态度，也谁都不多问。刘暹军不是红党赤军！

第二天清晨，五十余骑策马从柳林镇奔出，直直的往西北方投去。那里是褒城的方向，褒城还在南郑之北。

寒风像刀子一样挂着，很快刘暹脸皮冻的都要僵硬了。不得不说义军斗志强悍，在这样的天气里竟还围攻城池。

刘暹厚实的皮袄下面带着一个银色版块，如果是刘卓等人看了到，肯定十分熟悉，就是那伴随着刘暹一起来到这个时空的行星探测仪的一部分。

一个多月过去了，每天都在吸收着太阳能的它，能量当然还在红色警戒线以下，但扫描覆盖的范围明显扩大了不少。眼下扫描直径已经接近十五公里。

刘暹针对此次进军褒城之战，七成的计划和希望都压在了它身上。

五十余骑，已经是刘暹手中所有的战马了。队伍中能骑马砍杀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没有战马也是白搭。

四十多里路对于骑马来说不是很长，又因为不能过于靠近褒城城下，柳林与之之间的距离实际就是三十多里。

就算照顾马力，正午时分刘暹一行也赶到了花雪湖。而所谓的花雪湖，雪者薛也，真正的名字该叫花薛湖，因间隔花果镇和薛家集两个集镇两个大姓而得名。从这里继续往东北奔，不过十里就是褒河，褒城，就在褒河的另一侧。

刘暹来路上沿途打探，知道这花雪湖边儿驻扎的就有一支蓝营义军的队伍，并且配有马匹，显然是义军放在河对岸的哨探。

那支义军究竟有多少人，就没人确切知道了。有说一二百的，有说四五百的，还有说上千人的。

刘暹在距离花雪湖三四里的地方停下了马，一行人进了一处荒废的村庄，不敢生火造饭，全部啃硬邦邦的干粮和肉干，同时从马褡子里取出豆饼喂食战马。

马这东西吃的比人多得多，一褡子豆饼当不了它们两天吃的，可你要是不喂它们吃豆饼这种精料，就啃外头地里的荒草，顶多三天就会刷一层膘，而一匹战马在冬季刷上几次膘后，这匹战马不死也废了。

趁机会，刘暹拿出了怀里的仪器，从仪器上他可以看的清清楚楚，距离自己前方偏北22°，长度1.74公里的地方，就有义军的一处小寨。人数有三百一十四人，马匹三十七匹。

虚拟地图上，除了别的村落和湖边上那一块小红点密集的营寨外，其余在自己所停留的村落与湖边之间，还散布着二十五个小红点，也就代表着二十五人。

虽然不清楚这二十五人是不是全都是义军，但二十五人当中七个带有马匹的，十层可能就是义军的探骑。

而褒城距离村落的距离也精确到5.65公里，花雪湖距离褒城不到八里地。

一切都在扫描范围之中，但刘暹并没让仪器对城下的义军进行精确扫描，他只需要知道城下义军有五千多人就足够了。仪器中每一分毫能源都是要珍惜的，刘暹将它们用到了花雪湖与褒河之间的路上。

发现除了花雪湖这里的一波外，义军在褒河以东还放置了另外两座小营，也是三百来人，河东的义军总数当在千人。

“魏明，你带三十人留在村子里。我领人去扫了逆匪在外头的探子探骑。逆匪气焰正盛，如果寨里还有马匹，马队还有实力，定会出动追击来。我会引着他们在村子北头穿过，你注意一下时机，把握好距离，他们来的时候，你给我拦腰一截，一定要做活干净利索，一击致命。”

“五哥放心。村子北口的地形咱们来时看过，离路近，还有柴垛遮蔽，弟兄们藏在后头绝不会露马脚。”

魏明是刀客里的老兄弟，一手漂亮的马术，刘暹都比不了。他一口答应下，没争抢着要替刘暹去扫荡。这是刀客留下的传统，带头大哥一马当先，绝没跟在人屁股后头贪生怕死的。

二十多骑悄悄的在村子西头转了出来，每个人都摩挲着马鞍旁边的马刀，刘暹更多的一件东西，一柄燧发双筒短铳，也就是手枪。这是毛震寿送的，表示了赞赏之意。

不用捣腾什么火绳，燧发枪可真方便太多了。刘暹非常喜欢这个礼物，虽然就世界火器发展而言，这把短铳已经严重落后，但在现在的汉中，必要时候它就是刘暹的保命本钱。

“弟兄们，跟我上——”

“杀一个步哨，二两银子；杀一个骑哨，五两——”

“杀啊——”

“杀——”

吆喝声中，刘暹首先打马冲出。身后二十来骑，散开成三股，扇面一样扩成一百多步宽的横幅，个个驱动马匹向着花雪湖冲去……

第二十六章初战已毕，友军何在？

战马在飞快的奔驰，长满荒草的地面带着点点残雪在刘暹眼前飞速的流过。二十余骑已经汇成了一股，马蹄疾踏，带起点点泥土。背后三十余骑义军在纵马疾追，大呼高喝声中充满了气氛与激怒。

两股马队一前一后，间隔着不到五十米距离，向着刘暹来时的方向奔驰着。

村落中，魏明等三十骑早已全部掩伏好。

哒哒的马蹄声由远到近，所有人都知道，猎物入圈了。

一刻钟后一切结束，战斗有了最后的结果。三十五骑追来的义军，战死十五，受伤被俘、投降十七，只有三人逃脱。

算上刘暹扫荡时击杀的五骑，共计三十七骑，花雪湖边义军营寨的探骑，十去其九，对刘暹再无

半点威胁力了。

刘暹手下也战死了四个，重伤三人，他再留下五个轻伤的照顾重伤员和驱赶马群往回走，手下不连他自己和魏明，正好是四十骑。

四十骑不多，连攻克花雪湖边上义军寨子的能力都没有，但用来侦查以遮掩手中bug存在的作用，那是足够了。

刘暹带着队伍耀武扬威一样从花雪湖义军营寨边上扫过，营寨里响起对方愤怒到极点的破骂声。而这些破骂声，无疑就是对他们一行人最好的奖励。

花雪湖寨升起了黑色的烟柱，鸟枪不管打到打不到，打准打不准，乱砰砰的向着刘暹一行放了好一阵子。却也同样提醒了左右两边的另外两个义军营寨，有情况。

但幸运的是，花雪湖左右两边的义军营寨并没有花雪湖寨那般多达四十余骑的马队，他们两寨加

一块都没花雪湖寨探骑多。

所以刘暹在再付出了五人死伤的代价之后，就彻底压制住了褒河东义军山寨的活动范围。

而这个时候，褒河西面的义军大部队还没做出任何的反应。

是因为相信己方在河东岸的实力，还是怎么着？刘暹又找借口进了一处人烟绝迹的村落，细细看了虚拟地图，今日河东那边也没攻城啊。

下午太阳偏西时候，刘暹的步军大队赶到了花雪湖。没有做任何的停留休整，立刻就开始着手进攻。

刘暹要魏明带队密切观察河西义军的动静。

“泼水，快泼水，把被子浸湿透喽！”

“这辆车转轴不行，拿根好木头来……”

欺负寨子里的义军没有铁炮，刘暹让部队直接在花雪湖寨前三百米处准备进攻。

一辆辆土坦克被飞速制作了出来，拿着刀枪盾牌和火药罐、火药包的兵勇站在了土坦克的后面。

刘暹是千总了，手下的人马也就从丁勇上升到了兵勇。虽然没人穿

绿营那一身烂皮。

“进攻——”

土坦克所需要的木料随处可取，棉被、转轴、木轱辘，早在队伍开出柳林镇的时候就预备下了。所以整个战前准备时间没超过两刻钟。

“砰砰砰……”

寨子里再次升起了黑色的烟柱，比之前粗壮了很多，数量也从一根变成三根。寨子里的鸟枪也发疯的向缓缓推进的土坦克开枪。虽然所有人都知

道，鸟枪对这玩意儿根本没用。

是的，所有人都知道。

大家不要以为土坦克这东西是抗战时候才出现的。在眼下这个战火连天的年代，土坦克已经出现很久了，只是名字不是这个名字罢了。

李蓝义军在四川时用过，蓝朝鼎攻绵州，李永和攻眉州，都出现过它的身影。李蓝军残部入陕南的时候，也用它抵抗过城头清军鸟枪兵的射击。

“轰轰轰……”火药罐爆炸的声音。

在土坦克还没靠近寨门的时候，里头的义军就奔涌的冲杀了出来。跟在土坦克后头的掷弹兵首先投出了自己的武器。

连绵的爆炸声爆掉了营寨义军中最勇猛的一批人，接着是鸟枪手和弓手的射击，以及随后冷兵器人马的猛烈挥砍。

十辆土坦克，身后跟了一百多人，连同里头的‘驾驶员’，二百人在诸多优势之下，轻松地就扑灭了营寨义军的这次反扑。

刘暹将手中马刀向着前方一劈，嗷嗷叫的数百兵勇扬起刀枪就冲了上去。义军营门闭不上了，营寨也就破了。

三百来人，全部青壮，在小百人战死之后，剩下的都做了俘虏。

花雪湖两侧的义军营寨在见到花雪湖被攻击后，立刻就派兵来援，只是在排枪和火药罐下纷纷败北。当花雪湖被刘暹彻底拿下之后，两寨剩余兵力果断的放弃了各自营寨，合兵一处退往褒河。在刘暹再领兵向褒河逼近的时候，那剩余的两寨兵力依靠着一个村落就阻挡在了面前。

野战，就这数百残兵，一大队二大队任何一部，刘暹都有胜利的把握。可是攻杀入村落，鸟枪兵、掷弹兵就等于被废武功，可以依靠的只有刀枪肉搏。这难度和伤亡就大大的增多了！

同时在褒河西岸，一支数目不详的马队逡巡徘徊，魏明发现后派人急报刘暹。让刘暹掐灭了进攻村落的最后一丝念想！

退兵到花雪湖寨，天色已经昏暗，刘暹在修缮好的棚屋里第三次打开虚拟地图，他得到了褒河西义军马队的较确切数字，三百余。可同时他希望找到的友军卢又雄部，依然的不复存在。

花雪湖，距离褒河七八里地，到褒城不足十里，刘暹今早从柳林镇出发这都已经踏步战场了，本身就在府城的卢又雄部怎么还不出现？

心中深深怀疑卢又雄根本没进战场，当是中间找个地方停那里了，刘暹还是派出马队向府城方向搜索，同时范德彪带人往府城报捷，以安一安府城人等的心。

深夜，南郑。

周蕃寿面色阴沉的看着眼前的人，如果可以做

到，他只想把眼前这人给揉成肉泥了，再捏的扁扁的。

自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重了卢又雄，相信这个表亲不会坑自己！

现在，自己都要被他坑死了。

“卢城，我告诉你，刘暹已经进到花雪湖了，还拿下了逆贼在湖边的一座营寨，毙杀二百，俘贼二百。你叔他准备怎么办吧，是不是连汉中也不想呆了？”

周蕃寿真真要给气死了。卢又雄出府城走了不到十里，在龙江镇就给顿住了。不提渡不渡褒河，直线距离龙江离褒城都有二十里，适才刘暹遣人报捷，并求知友军位置的时候，满堂文武的眼睛都看向了自己，周蕃寿那一刻脸皮烧的都恨不得一头扎进地里。

“就是我说的，你回去告诉你叔，褒城必须救。不然的话，日后在汉中……，休怪我不讲亲戚

情面！”说罢，摔袖而走。

第二十七章一场野战

对府城，能给的压力刘暹已经给尽了。

他小小一个千总，在布政使、道台、总兵面前真的牛不起来，与其对卢又雄的止兵不前表示愤慨气怒不已，还不如当着一众文武的面问一声友军何在！

脸皮，面子，对于府城的几位大员们来说，更甚于小小一千总的愤怒，即便这个千总很能打仗！

第二天晨起，天渐破晓，淡青色的天空镶嵌着几颗残星，大地朦朦胧胧的一片，如同笼罩着一层灰色的轻纱。

东方的天际已微露出一抹蛋白，朵朵云彩赶集似的聚集在天边，被朝阳初升的一丝光芒映衬的像是浸染了红色的锦缎，露出淡淡的绯红。刘暹都没去在虚拟地图上找卢又雄军的影子，即便卢又雄迫于府城的压力进军向前，也不可能在夜晚进兵。

刘暹的目光放在了对岸的义军身上。魏明传出的探报说，大队义军趁夜渡过了褒河，已经跟东岸残兵汇集到了一处。虚拟地图上那个扩大了多倍的红点群，证实了魏明探报的正确。

应该有一千义军步兵和三百多马队赶过了东岸，地图显示村落中人数有一千八百余，战马三百余匹。

“怀亮，咱这一战，是输是赢，就全在你的火箭队身上。要是关键时刻拉了稀，我砍了你——”

刘暹看着眼前的得力臂膀，口中杀气凛然。

曹怀亮一拍自己胸脯，“五哥，你就放心吧。火箭队绝不是怂了的软蛋！”真要是在战场上出了大篓子，不用刘暹砍他，曹怀亮自己就把自己弄死了。这一战的敌人可是有三百多马队的，火箭没用对了，刘暹的整支心血也就完了。

残月像一块失去了光泽的鹅卵石，被抛在了天

边。慢慢的天地间的朦朦灰色褪去，凉凉的轻纱似的水雾在空中弥漫开来，直等到太阳跃出云层的那一刻，万千光芒洒下，轻纱拂笼的大地才一点点的暴露在人们的眼前。

汉中多江流，水汽湿重，每到秋冬时节，这里的清晨多是有水雾弥漫，今天也是这般。

刘暹军已经吃完了饭，队伍鱼贯而出，在寨前的空地上列开了一个中空的大方阵。

当头的是三列鸟枪兵，崭新的鸟枪在朝阳下泛着乌色的光芒。这该感谢张守岱，如不是他送来了三百杆鸟枪，刘暹不可能全部给主力部队中的鸟枪兵换装。

三列鸟枪兵后是一排长枪兵和一排刀盾兵，八门随带的劈山炮和相应的辎重，以及部分兵力，都在大方阵的中心。

方阵是正面厚，三面薄。

义军方面，打着陈字旗号的首领没有退避。鼓号响奏，一千五百步兵和三百多马队，也排列起队形来，向着缓步向前的刘暹军奔来。他们的速度比刘暹所部快上很多，所以的，队形的排列也松散零散了很多。

“呜……呜……”角号沉闷的声音响起来，这是加快速度的号令。看到对手整军而来，刘暹下令加速。

两军距离越来越近，咚咚咚，方阵中心两辆鼓车响震了起来。

行军中的队伍开始在行进之中调换起脚步，兵勇都是经过新兵营那段严格训练的，脚步跟鼓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事实上在训练队伍齐步走的时候，刘暹就烦恼着一件事，自己该如何在战场上让全军上下脚步统一。难道像欧洲人那样敲着小鼓？

这个想法瞬间就被他抛弃！

不管是从审美观还是在个人感情上，他都无法接受。

那么用腰鼓呢？安塞腰鼓！！！！

思来想去没有办法的刘暹认同了。虽然审美上依旧令他不忍目睹，可至少感情上比起小鼓好多了。

接着刘暹针对短期内自己军队少，尤其火枪兵少的特性，在军中设立了鼓车。这至少是在大队规模级的，一辆鼓车，足以发出震动所有人耳膜的响雷声。

“咚……，咚……”牛皮大鼓震动人心。当数百人以脚步和着鼓点时的响动更震撼人心。

马武走南闯北，听说书中无数次提起战场上“鼓号齐鸣”的说法，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李蓝军打仗也有鼓号，却仅仅限于十分简单的联络。而现在……

对面的响动和声势，真的让他震惊了。震惊之中的他也没有发现，本来士气高昂的己方兵马，此刻……似乎士气慢慢低落了……

刘暹骑在马上，从马背上看下去，自己这支一色青黑装束的队伍，真的很有范儿呢。

班长袖章上带着一道黄线，小队长袖章上带着两道黄线，中队长三道黄线，大队长四道黄线，全军只有刘暹的袖章上缝着一道红线。赤红赤红的……

黑色的旗帜上绣着一头猛虎，昂首啸天，气势逼人。它的绣工神态远算不上栩栩如生，可却有一番气吞万里的气势。

这是刘暹的军旗——黑虎旗。

他不想在这上面玩什么花花，一是认为没必要，二是觉得军旗就应该俭肃。

虎是勇猛霸气的象征，中国自古就有以虎为军旗的传统。而黑色是刘暹选定的颜色【避满清的忌讳，其实他更想选红】，如此就是黑虎旗了。

一个中队一面军旗，旗子绑在加长的长枪上，旗手们高高举着黑色旗帜，雪亮的枪尖笔直向上直刺天空。

“刘暹，亏得柳林镇两战让他得了偌大的名声，原来是一不知兵之辈。精锐主力集中于正，两翼后方何其薄弱。

庄心泉！”

“属下在。”

“带着马队，给我从姓刘的屁股后面杀过来。要给我狠狠的捅——”

“哈哈哈……”

马武说的粗鲁，周边的亲卫、头领都忍不住哈

哈的笑了起来。本来为刘暹军队所震的神色，立刻和缓甚至完全不担心了起来。

马武刚才大意了，可他毕竟经验丰富，回过神来立刻就想出了这个法门搬回了局面。

“驾驾……”三百余骑策马奔出，斜着错开刘暹军的正面。

刘暹不为所动，大鼓声依旧，队伍行军依旧。

“压上去，给我吸住刘贼的正面——”马武将大手挥起，一千五百步兵立刻就分出了三分之一向着刘暹军正面压去。

其中鸟枪弓箭赫然占了五百人的一半还多。

刘暹应该庆幸褒城城下的这支蓝营义军，虽然是蓝朝柱的主力精华部队，可最初的作用却是用去追击残敌的，根本就没有携带重型炮火。否则他就有乐子瞧了。比如当初柳林镇挨轰的那些重炮，来上两门——

第二十八章属于神仙的‘神奇’

五十步距离，大概七十米左右。

看到义军冲锋人群中已有箭矢飞射起来，刘暹也不再等下去。抽刀向前一记虚劈，“砰——”整齐的一次齐射，战斗就正式打响了。

刘暹军三列鸟枪兵最初的几次齐射玩的很是漂亮，整齐划一，并且冥冥中老天在保佑一样，点火率高，精准度高。

一榔头直接将冲锋的五百多义军给打散了，那其中的二三百鸟枪兵弓箭兵只少少的又分散的还击了几次，取得了一点更加少少的战绩。

义军冲锋兵群连死带伤倒下了二百人，后阵马武看的直吸凉气。这么猛准的火力，就是骑兵冲锋，破阵也要损失惨重啊。

马武没有丝毫犹豫，大手一挥，号角响起，再

一波义军前突，汇合了退缩的义军接着向刘暹发起二波进攻。

“小鬼子的猪突战术真他妈廉价，连个农民都能玩的这么熟练！”先不管义军二次冲锋是否还依旧的斗志昂扬饱满，反正这种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的进攻在刘暹眼中就鬼子的猪突。

因为第一波进攻崩溃的太快，第二波攻击即便是相继而来，期间的空隙时间已久足够三列鸟枪兵装填弹药的。可以说第一批次进攻牺牲的二百义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他们的失败还让三列鸟枪兵信心前所未有的充足！

自信让他们的动作不再走形，让他们的装填更加迅捷。排队枪毙士气的军队，自信是军人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无论是刘暹还是对面的马武，这一刻的目光却都不在集中在他们的身上了。侧翼，义军的马队正在急速接近——

曹怀亮眼睛放出了精光，“做好准备——”

在他的身侧，人数少少的仅有二十名，却全都是刀客老兄弟组成的火箭队，正两人一组校正着自己引以为傲的武器——一根根三寸直径，铁皮壳，带尾翼，圆锥顶头的，特大号改进型二踢脚，俗名钻天猴。

两尺的杆长，不提外头的铁皮壳子，仅内装的发射药就有五斤重，辅之以阶梯燃烧，所以冲力很足。

爆炸药有三斤，用丝绸包裹的紧实无比，仅仅是为了增大一点点爆炸时的威力。

在之前的试验中，一枚如此样的火箭弹，飞行距离可超过百丈远，准确性甚高，爆炸杀伤范围更能覆盖三丈方圆。可以说比起西方此刻的同类来，刘暹手中的火箭弹完全是碾压式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威力的火箭弹，刘暹只要拿得出物资钱财，完全可以要多少就造多少，不

存在半点技术障碍。甚至于他都能造出人工点火的消减版喀秋莎！

所以它的存在是刘暹仅次于金手指的第二机密，是眼下刘暹军内的第一机密。

不要说策马而来的义军马队不知道，就是刘暹军的绝大部分中低层都不晓得自己还有这么一手撒手锏！

“杀——”

庄心泉挥舞着马刀，嘶声力竭的高喊着。

百步了，刘暹脆弱的后队就在自己眼前。冲过去，为死难在他手上的几千兄弟报仇——

狂热与大功即将告成的喜悦气氛混合在一起，弥漫在整个马队。

“预备——”

刘暹后队的人马迅速向内收缩，内中的辎重马车也飞快调整角度，车厢并列排起了一道长墙。

一个小队的鸟枪兵持枪瞄准着，二十名的掷弹兵目光紧盯着，八门劈山炮更迅速的倒过了个，炮口对向奔涌来的马队。至于火箭队，就不用多说什么了，虽然他们距离后队一线撤的很靠后。除此之外后队的兵力就只有一个中队的肉搏兵和辎重队的三十多人了。

“砰——”一声齐射。

三十杆鸟枪打落了七八骑，这对于总数达三百多的义军马队来说，只是一点皮毛。冲锋中的义军马队丝毫没有顿止，一个两个继续的大呼高吼，马速甚至更快了。

每个人都知道鸟枪的德性，一枪打过半天装填，马队速度如果快了些，可能鸟枪都来不及发射第二击。

“轰轰轰……”四门劈山炮炸响。

“轰轰轰……”又四门劈山炮接着炸响。

电闪雷鸣之中，浓浓的白烟覆盖了漫长的阵线，八门劈山炮炮架往后猛的一退。百五十斤重的铁炮直接推到了慢坡的上半截，然后才劲力消褪，向下滑去。

八门劈山炮迅速复位，可要等到它们第二次喷出怒火，就需要看别的兵种的努力如何了。

火药罐远远地抛投来，刚刚侥幸从八门劈山炮的霰弹散射范围内逃的一命的义军马队，继续被猛烈地爆炸声包围着。

义军马队损失惨重！

即柳林镇阵亡的苏义之后，庄心泉，又一个数得上名号的义军头领倒在了刘暹手下。

八门劈山炮的散射，那是近千枚的石子碎铁角，百多步横幅的笼罩，任何之一打中了人和马，

都是不死即伤的。

打偏的散弹在坚硬的地表上爆起无数的烟尘，义军马队零散的队列喷出一阵阵血雾，前面五六十名义军马兵和他们的战马同时以各种姿势倒向地面，后阵前方战场充斥着无法抑制的惨嚎。

惊魂未定，就又有火药罐送到。义军马队再倒下了二三十人，跟先前死伤在炮火下的同袍一样，人和马全都是血肉模糊，不管死了没死！

后排跟进的义军马队被这猛烈至极的打击给震撼，在一片混乱中，他们没听到庄心泉的叫喊和新的命令，很多人心中这一刻都生起了掉头跑的念头。但没人第一个开启这头儿，于是剩余的马队在继续前奔。

马匹的耳朵都给堵上了，甚至一些马匹的耳膜都给刺破，所以爆炸更多的是对人起了作用，而没有惊吓到战马。

“嗖……”

“嗖……”

“嗖……”

一声声疾啸，却又迥异于往日战场上听到的任何声音的尖锐啸声，猛的在半个战场上空响起。

声音至头顶传来，很多人不由自主的都昂起了头。老天！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迅速的看不清身影，而只能看到火药喷射的尾焰。

道道赤红色的焰火划过天空，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太神奇了！超出自己想象的神奇！这是一种属于神仙的‘神奇’！

第二十九章胜利！

“第二中队，出击——”

“第五中队，出击——”

硝烟弥漫之中，齐大林、向发高举起自己的战刀，大吼中第四列、第五列肉搏兵齐步踏出，并随着鼓点的急促，长枪兵快步跑起，“虎，虎，虎——”三声大喊，一杆杆锋锐的枪头在奔跑中狠狠撞进冲涌来的义军群。

鸟枪兵完全退入了后排，但还保持着三列阵线，每个人都正紧张的装填着枪弹火药。

一个小队的掷弹兵随在两个中队后面进入了战场，很快战斗的正面战线就响起了两军都熟悉的爆炸声。

好不容易穿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义军战士在大小头目的嚎叫声中奋起余勇，同样大声呐喊，挥

舞刀枪往肉搏兵迎去，他们的指挥无疑已陷于了混乱，一部分在前进，一部分仍留在原地逡巡，可进入战斗的人数依旧超过刘暹的两个中队。

一黑一灰，两股洪流迎面撞击在一块。陈敬死死盯着自己正面十步外的一名义军战士，两人都手执长枪，那义军士兵眼神也盯中了陈敬，猛的加速猛冲过来。陈敬毫不避让，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手中长枪猛地刺出，他和对手同时刺中了彼此的胸口位置，义军战士的枪尖发出击中败革的闷声，枪杆立刻向上拱起，陈敬忍着胸口的骤然一闷，将身子一斜，枪尖就划着他胸前的藤甲滑去了肋下，而他自己手中的长枪，凭借着冲击的惯性自己穿透了对手的身体。

藤甲！一种惠而不费的战甲。刘暹手中的资本不多，却也足够他发动老巢的广大群众，搞出几百件这东西来。

那秦岭之地的山头沟壑中，什么样的藤条荆条找不到啊。

二守柳林镇的时候，藤甲的存在就让刘暹少损失了不少珍贵人手，现在这一仗，作用就更突出了。

那名一脸凶恶的义军长枪兵丢下了手中的长枪，双手无力的抓住枪杆，吐出大口大口的鲜血，脸上已经扭曲得面目全非，在陈敬用力抽出长枪后，立即颓然倒在地上。

陈敬还没从自己杀第一个人的激动和惊惧中回过神来，旁边传来的一声熟悉惨呼声让他迅速惊醒。他同班同组的一个人，被一刀劈在了脸面上，正凄厉的惨叫着。陈敬踏前一步，长枪迅疾刺出，在那义军战士的腰上拉过一道血口子。他刚刚收枪，那义军战士身后就又冲出一个长枪兵，两人一人手执圆盾护住身体，弓身往前急冲，一人平端起长枪，准备致命一击。

陈敬反射性的将右手抬高，左手放低，斜持长枪顶住了一面盾牌，这是刘暹纠集刀客里的几个武术人才从枪术中简化来的枪术标准动作之一，专门用来防刀盾类的。那义军近身的企图落空，盾牌更

被长枪一点的阻力带得一歪，人收势不住，竟然趔趄了一步，还不等他重新站稳，侧面一根长枪已经刺穿了他大腿，惨叫一声摔到，长枪接着刺穿了他的胸膛。

另外一名长枪兵没被陈敬挡住，却被陈敬右手的一名刀盾兵给挡下了，他弓低身子，一脸狰狞的用左手盾牌顶住枪杆，大踏步往义军枪兵近身走。义军枪兵直往后退，他是个经验颇丰富的老兵，长枪被盾牌顶住了，是抽不出来的，也不能抽。因为当你把枪身终于抽出控制在手中的时候，人已经被对手一刀砍翻了。

就是在后阵的义军马队完全崩溃的时候，战斗的正前沿，激烈的肉搏战开始了。

刘暹轻松地将三列横队鸟枪兵变成了三路纵队鸟枪兵，从左手斜上方向疾跑，当他们站定再调整回三列横队的时候，后头赢了义军马队的兵力就是不加上前，刘暹此战也赢定了。

他的这一招就是腓特烈斜线么。

腓特烈斜线就是一种纵队和横队间快速转换的战术。在一部兵力正面吸引住对手的时候，另一部兵力迅速以纵队形势迂回，在敌人的侧翼站定并飞快将队列转换为横队，然后排枪射击。

这东西说起来简单，在弹雨横飞的战场上要做到就很难了，必须是训练严格的精锐。只是在中国，在此刻中国的汉中，在此刻汉中的褒城，义军根本没带什么火炮，冲锋群又在混乱厮杀中，马武手下的队伍也没什么火枪，根本阻碍不了刘暹的迂回。甚至在鸟枪兵纵队转横队，排枪击毙之前，马武等人都不知道刘暹如此做的目的何在。一些头目甚至以为刘暹是要用三列鸟枪兵来进攻马武的本阵。

于是，这一仗刘暹就这么的赢了。

“跑，快跑——”谭富民高叫着，手中的弓箭都不知道丢到哪了，一个劲儿的低头猛逃。背后的鸟枪声不在响了，可催命儿一样的马蹄声让所有逃跑的义军欲哭无泪。

谭富民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心脏咚咚的，只想要跳出口来，两条腿已经软的跟面条一样，但哥哥的死仇让他憋住了这最后一口气。

死也不投降！

死也不爬下！

谭富民知道，自己爬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参加义军这几个月来他又不是没经历过这事。只是先前之所以如此多是追击清军残兵，跑的上气不接下气；现在却是却清军打败了，自己逃的上气不接下气！

“下一次，下一次！大王一定能击败刘暹的，一定能！”

仇恨是人最好的催助剂，它能让一个平凡的人变得伟大。

是的，伟大。谭富民一个普通的人，在战场溃

败后奔逃数里，因为最近的渡河桥梁被刘暹马队封锁，自己直接凫水渡河爬上了对岸。这可是冬天了啊，雪都下了。褒河便是再小再窄也有几十米宽，如何称不上一个伟大！？

　　一片狼藉的战场由部分刘暹军，和同召集到的周边村落百姓打扫。兵器之类的全部收回，衣服、钱财，那就不管了。

　　“停手，停手！干嘛呢？还讲不讲点阴德了？”

　　“想挨刀子是不是？再打，再打，老子把你们撂进苦力营去。快，老老实实的快打扫！”

　　只要不像刚才那番，把战死的义军脱得一丝不挂，三五个人还扭打一起抢起了一件皮袄子，再或是因为几块碎银你黑虎掏心我猴子偷桃，一般言刘暹军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死掉的马匹，一部分也给村民们分了。也不管被石子碎铁角打了多少个洞洞，一律大卸八块，场

面叫是一个血腥！

第三十章张守岱（求收藏）

气息沉寂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刘暹不说话，周边几人自然也跟着沉默。目光都在盯着刘暹看，齐大林他们搞不清楚刘暹为什么突然这样！

刘暹的眼睛继续盯着战场上打扫尸体的百姓。

已经有一刻钟了，齐大林都受不了这种压抑了，他的心噗通噗通直跳。暗咐刘暹是不是因为百姓的行为过火而不高兴，遂硬着头皮说道：“五哥……，要不让那些村民……规矩一点？”

刘暹整个人阴沉着脸确实是因为那些村民的行为，但他绝不是不高兴了。脸色有了变化，压抑的气氛就立刻消褪了一半。

“村民真就无廉耻吗？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损阴德的吗？”

战场上，一具具**大半的尸体成堆堆放着，大

部分尸体只给留了个大裤衩子予以遮羞，鞋子衣服，都给剥离的干干净净。

“穿死人的衣服，想着都晦气，他们不觉得晦气吗？”

“一切都是穷的，人穷志短。”

在刘暹看过的小说和电影里都有眼前的一幕，那时候他只是看着，甚至看到全副‘日本装’的八路军一脸喜悦的蹦跶时，还能赶到一丝可笑。然而这一幕真的发生在他眼前的时候，内心的沉重，突如其来的一种使命感，把他压得直喘不过气来。

内心里他最后一丝与这个时空的隔阂消失了，往日的‘自负天命’变作了坚定地使命！

——中国人不该这么穷！

更不该继续穷下百年去！

下午，刘暹勒兵褒河畔。天见可怜，在虚拟地

图上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那支友军。

卢又雄应该是在龙江西过的河，现在位于褒河东，距离褒城虽然依旧有七八里地，他停兵在了长林镇，却总算能吸引到义军的一丁点注意力了。

刘暹停兵的地方叫河东店，是方圆十里地里除了长林镇外褒河水面最窄最适宜渡河的所在了。褒河上不多的几座桥梁之一就在这儿，但另一头已经被义军封锁，根本不能为他所用。渡船也都已经被义军拉到了对岸，五六十米的水面，初入冬冰薄，除了谭富民这种被仇恨鞭策的狠人外，没谁敢跟它较劲。如果是夏天，刘暹又怎么可能在桥口一下抓到小二百的俘虏呢。

“又是一笔血债。”

义军主将张弟才目光喷火一样看着河对岸的刘暹军。任何一个义军战士都将刘暹恨进了骨子里。

“刘暹这个狗贼，我们早晚要跟他算账。我要把他砍成肉泥——”马武半边身子裹成了粽子，但

人还精神。

他在乱军中被一枚‘手雷’给炸下了马，坐下的马匹为他抵挡了大部分的爆炸威力，虽然也伤的血淋淋的，却无有大碍。

只是张弟才无论再愤怒刘暹，也没有将城下的三千主力调开一个，他只是重新筹集了二三百马队，驻扎在河边，盯看着刘暹。因为褒城地下的地道已经挖好，只要填进去棺材，义军立马就能拿下城池。到时双方局势就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轰轰轰……”

黄昏时候，河东店里刚刚统计完确切伤亡数字的刘暹，正准备往伤兵员那里去探看一二时，猛的数声猛烈至极的爆炸从西方传来。

触目一片混乱，人的嘈杂声和马匹嘶鸣声充斥耳朵。

大步走出院落，刘暹登上相邻的一座两层小

楼，望向西方褒城的方向，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很难看。

褒城的城墙倒塌了，狼烟动地，黄色的尘埃彻底遮蔽夕阳余晖。

“褒城完了！”

…………

十月十一日，刘暹骑着马走入府城南郑的北大门，他身边簇拥着齐大林、周军等兄弟，前面走着第二大队，中间为营部加辎重队，和一批各村镇买来的大车，各种样式都有，其中一部分用来装载伤病员和战死的弟兄尸体。三百七十三名战俘在一大队的看护下走在最后，压阵的是一群三十骑马队。

其余的战马已经被其余的马队送回柳林镇了。

褒城县破了。请示了汉中方面之后，刘暹领兵退出了战线，根据张守岱的要求，他压带着俘虏先来到府城。

军队进城，毛震寿自然是知道并且点头了的。但跟陈天柱、杨光澍等仍然摆出架子不来迎接，刘暹一个小小千总确实也没资格让一省布政使亲到相迎。但眼下不是非常时期，不太平么，汉中需要的不是布政使知府，而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将军，可毛震寿还是不愿丢了架子。

围观的府城民众并没有被这支杀气未散的军队震慑住，相反众多街道两旁的百姓疯狂的叫起好来，一时间竟是欢声雷动。

张守岱满面笑容，这些百姓对刘暹军的欢呼听在他耳中，就像是一阵无上美妙的仙乐一样令他飘飘然。

张守岱是一个有操守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因为这些他决定帮一把李楹，好生扶持了刘暹一臂，也是因为这些，府城百姓的欢呼才让他这么的陶醉。

没去毛震寿落足的知府衙门，张守岱引着刘暹直接进了自己的道台衙门。

“本官没看错你。你二战柳林镇，功劳已经足够安身立命，让你救援褒城，还派出的是卢又雄这等小人做友军，实乃强人所难了。可你义无反顾的答应了下来，不提任何的条件不要半文的赏银，无论你这战是胜是败，本官都是亏欠你的。”

张守岱语气中饱含着真诚，刘暹救援褒城这件事，他真的是承了天大人情的。因为府城方面的这一决定太让人去送死了。

“勇猛敢战，赤胆忠良。国之干城这四个字，你配得上。”

刘暹忙站起身，“大人谬赞了。这些都是卑职该做的事。吾辈为军人，就当为国讨贼，岂可贪生惜命以避敌！？只可惜追究功亏一篑，褒城还是陷落在了蓝逆手中……”

张守岱退开两步好好打量了刘暹一遍，眼神里闪烁着耀人的光芒，哈哈大笑，“不碍事，不碍事。有你这忠勇之将，一县之地丢失，再夺回来就

是了。”

张守岱放声大笑，刘暹心里吐出一口气。可是，这口气他刚吐出，张守岱就变脸样儿笑极而哭了起来。“可惜啊，偌大的汉中，偌大的陕南，找不出你第二个刘暹啊。

看看这城中，看看这绿营，都是些什么玩意！！！”最后一个字声音拉的很重。

“卢又雄贪鄙视怕死，杨光澍胆小如鼠，周蕃寿好大喜功，熬民无度，就是毛大人，也多行错招，洋县战后一蹶不振……”

“以本官意思，卢又雄之辈就该斩了他。此战褒城他又逡巡不前，本官已经在毛大人面前据理力争……”

第三十一章发匪势大啊！

府城外驻扎的卢又雄军。

南郑城中如雷的欢呼声飘传到卢又雄的耳朵中，惹得卢又雄火冒三丈不止，可又不能让手下小弟看到自己气急败坏有失体面的样子，人就只能窝在军帐里大打大砸，只军案就被刀砍了十七八块。

“汉中之人竟如此轻视我，我来日必报此仇。”

古惑仔出身的卢又雄，人生第一好的就是面子。这次的褒城之战，他先是被大佬们强压着出城，后停留龙江镇时再被周蕃寿给强烈鄙视，现在回师南郑了，竟还不让进城了。

再看看被热烈欢迎进入城池的刘暹，和城中传来的阵阵雷鸣欢呼，卢又雄感到自己面子被丢尽了。汉中城里的大员们是把自己仍在泥堆里还不忘狠狠地踩上一脚碾一碾！

卢城一声不吭的站在一角，白净的脸面上浮现的全是乖戾的阴鸷。

“既然你们不仁，就休要怪我卢又雄日后不义。”狠狠地将刀插进地下，卢又雄气息涌动，一点点将狠辣收敛。

他还是有一分头脑的，汉中如今的局势，卢又雄就是再强烈的不甘心，以他手中的实力也掀不起大风浪。可时局要是突然变幻了呢？比如说陕鄂边界停留几个月的太平军，他相信，自己今后有的是机会报复！

到那个时候，他会要所有人后悔今日的作为！

卢又雄就是这么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事实上历史上他做的更过分，完全**，没有半点人味！

……

“发财了！”

刘暹喜的合不拢嘴。他没有想到张守岱这个在汉中上下两头都有制肘的分巡道道台，在如今陕南这副破烂状况的情况下，还能拿出这么多的存货！

只白银就有两万两，刘暹的军饷、奖赏、抚恤一下都不用再发愁，鸟枪五百支抬枪三十杆，并且还都是新式的燧发抬枪，实在难能可贵，要知道刘暹队伍里上千杆的鸟枪，都没一支是燧发的。

火药一万斤，硝石、硫磺各一批，亦是如及时雨一般缓解了刘暹火药紧缺的大难题。

话说在汉中，硝石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里的自先秦时期就是中国硝石的一大产地，大大小小的硝石矿分布在山岭之中，不仅多而且品质高。刘暹火药紧缺的主要因由是硫磺！

硫磺矿汉中也是有的，可早在太平军兴起初年就被官府先监管然后督管了。清政府再**无能也晓得硫磺与硝石是军需品，而且相比较硝石矿的数量，硫磺矿在汉中就少了很多，直接被官府抓在了

手心。

刘暹自从穿越以来，多方筹备，也才筹措到两三千斤的硫磺，制造出的火药也才两三万斤。柳林镇第二战和救援褒城之战，两场仗打下来可是够他呛得。

大批的鸟枪补充入军队，让刘暹军实力猛增的同时，火药用量也呈直线拔高。看得他是有又急又喜啊。

除此之外还有四门千斤重的将军炮，不知道是多少年的老古董了，但刘暹不嫌弃。外加两万斤现在汉中有钱都找不到地方买的生铁！

铁在汉中可是很吃香的紧俏货，刘暹看它们比看四门将军炮都来的欢喜。有了这些铁，他就可以铸造拿破仑炮了。

不需要十二磅的大炮，六磅的拿破仑小炮就行。虽然材质由青铜改为铸铁，性能寿命会有大受影响。但有了它们，日后刘暹还何惧与带齐了重炮

的李蓝义军打野战？

要知道，就清军制造的六千斤、八千斤重炮，配着那几百年没有进步的**，射程都不见得有拿破仑小炮强。

大拿破仑炮，m1857型12磅野战炮，炮管长66英寸（1.676米），14.3倍口径，口径117mm，炮身重1227磅（556.57公斤），左右车轮直径57英寸（1.45米），全重（炮身、炮架加上车轮）重2445磅（1109公斤）。全炮组合（全炮加上前拖车上和附带弹药箱）共重3865磅（约合1750公斤）。

小拿破仑炮，m1841型6磅（2.54公斤）野战炮，口径为93mm，身管长1.52米，16.3倍口径，炮重389公斤。

大小拿破仑炮和同时期的大多数火炮一样可发射实心弹、爆破弹、霰弹和榴霰弹！

刘暹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大小拿破仑炮的任何一

个细节，因为这拿破仑炮记载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可以说是他前一生欺辱史的重大组成部分之一。

——那就是当年还是一个纯纯小白的刘宪，在某点某一本历史小说的书评区里掺和发言，却将拿破仑炮与拿破仑开口称赞的漂亮姑娘混为一谈，直接丢人丢到了家。引起了不知多少楼的围观，那个某点的账号都作废了。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来刘宪就窘的脸红脖子粗，在为自己当年的白痴感慨遗憾的同时，也深以为人生大耻。

知耻而后勇的他把大小拿破仑炮摸得细致入微，所以现在的他才有这个底气来铸造拿破仑炮。当然也是因为定型生产于1857年的拿破仑十二磅炮依旧属于滑膛炮的范畴，总体技术含量并没有超过‘铁模铸炮’四字的笼罩范围。铸铁拿破仑炮最多是性能寿命差上一截，可比之清军同期的铸造炮来说刘暹敢夸海口——依旧绝对领先。

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湖北郧阳。

对于荆州、襄阳、兴安、南阳等府郡来说，郧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以及地理名词，明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郧县从襄阳府之均州划出，升格为府，定名“郧阳”，郧阳府由此正式开设。至今仅385年。

38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早就连骨头都化成灰了。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起起落落也可能都记不得先人是谁了，对于一个王朝，更能历经开创到覆灭！但对于历史，这仅仅是一个潮头。

年385岁的郧阳府很年轻！

然年轻的郧阳府绝不脆弱，明清两季多少次流民起义从这里爆发？

清廷驻扎在郧阳的郧阳镇，相隔咫尺的陕西陕安镇，河南南阳镇，层层重兵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三镇绿营和不远处的荆州、襄樊重兵，就像是一座绵延大山，将底下的一切反抗镇压。

清廷自以为这样就高枕无忧了，却不知道积攒的愤怒一经爆发，更加可怕。

先前陈得才由此进入陕南，来时只有三四万人的部众，出去时就多达了十几万人。现在太平军与西安将军多隆阿【原荆州将军】在陕鄂边界缠打多月，人数也是半点不见减少，反而再增多了十万人。

郧阳城头，多隆阿看着城外的太平军联营，一眼望不到头际。良久长长地叹出一口气。

“发匪势大啊。”

第三十二章脱颖而出

ps：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数据太惨淡了……

多隆阿四十五岁，字礼堂，呼尔拉特氏，达斡尔族，满洲正白旗，当时名将，尤擅长指挥马队，和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而过之，有多龙鲍虎之誉。

谋勇兼全，兵略精审。清廷迭升他为正红旗蒙古都统和荆州将军。陕甘大乱，两省清军练勇不能止，西安被围，渭水易色，钦差大臣胜保逡巡潼关不敢前，清廷由此罢穆腾阿，调多隆阿任西安将军，领兵平定陕南。

多隆阿奉命之后，率部从皖北英山、霍山进入湖北麻城，经武昌转上襄阳，九初抵达陕鄂边界。可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他还只能停兵郧阳，过不去眼前的太平军这道坎。

北京已经数次下旨多隆阿进兵了，无奈的多隆阿现在已经决定更改行军路线，不再走陕南入关中，而去走潼关了。

不久前的安庆之战中还屡次击败太平军，隔断了太平军与安庆城之联系，为太平军安庆失守和英王陈玉成败亡添上添上重重一笔色彩的多隆阿，是带着一腔的雄心壮志进军陕南的。最初郧阳之战成功保守住了府城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但郧阳的流民贫民太多了，他刚杀了一个太平军就立刻有十个人重新投了太平军，陈得才军眼下已经有二十多万人马，现实面前，多隆阿真的有心无力。

现在陈得才又一次兵围郧阳，他自己却要带领上万精兵北上，真的徒呼奈何。

此时多隆阿的身旁还站着郧阳镇总兵讷钦、知府艾浚美和郧阳知县奎联，几位文武都是对多隆阿毕恭毕敬。

是因为多隆阿的职位，因为多隆阿的战功，也因为多隆阿的人品！

多隆阿统兵十数年，身无珍裘，家无余才，在满目漆黑的晚晴官场里，他是少有的清廉值守之人。而且以上几人的姓名也可看出，总兵知县都是满人。二人就更敬重多隆阿了！

太平天国兴起以来，绿营兵不堪大用，满蒙将星凋零，这些年战场上真正能撂得响名号的人，不是胜保那种屡战屡败秀下限的无能之辈，一个僧格林沁，一个就是多隆阿。

讷钦、奎联对于多隆阿敬重，除了多隆阿官职上的绝对优势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多隆阿是旗人。

“是啊，张匪势大，陕鄂局势败坏。”

可是讷钦不是个敢挑大任的人，连忙出声应和多隆阿，却没有说出“大人，您放心走吧，郧阳我自守之”的硬气话，让多隆阿再叹了一声气。

回到住处，多隆阿招来了自己的亲信戈什哈，

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带上，“见了毛震寿告诉他，刘暹现在是汉中镇留坝营的守备了。一应军需粮饷物资，如有所需全力支持。

长毛不是李蓝那群乱匪，汉中的担子很重。但他务必给我把陈得才牵制在汉中。如果长毛进了渭水，关中震动，我饶不了他——”

“喳！”戈什哈凛然领命。

人退去后，多隆阿放软身子躺进了椅子里，脑袋搁在靠背顶上，眼睛无神的望着屋顶。刘暹真就可以信任么？他顶得住长毛的大军么？

可现实最残酷的一点就是——除了尖锥入囊，旬月里脱颖而出的刘暹之外，整个汉中府，多隆阿别无选择！

毛震寿、张守岱、陈天柱、杨光澍，一应文武大员在多隆阿看来就是废物的不能再废物，拥有一镇两府之力竟然被区区万人的李蓝残军打开了偌大的局面。这让多隆阿怎么能相信他们可以抵挡住即

将大规模入陕的太平军？

要是让太平军席卷了整个汉中，陕南三府那就成了叛逆（太平军加李蓝义军）的自留地了，陈得才肯定还会二进关中，他们要再跟真神教暴军联合一处，那西北剧变，影响力对整个中原和川楚都是巨大的。

“刘暹！只要你能保住汉中，拖住陈得才的手脚……战后我保举你坐上实授参将……”

洋县，蓝朝柱住所。

整个大兵营一样的洋县，这里也是最最特殊醒目的所在。一根四五丈高的旗杆竖立在庭院前方，巨大的蓝字旗帜迎风飘扬。在院子的周边街道，一个又一个的精壮汉子持刀挺枪密密麻麻。

不过此时的院子内，却是传出了一阵阵的怒喝咆哮声。

发怒的人正是蓝朝柱，张弟才拿下了褒城，可

却折损了一千多人，还又是损失在了刘暹这个家伙头上，让蓝朝柱何如不气？

马武垂头丧气耷拉个脑袋不说话，周边几个义军重将，还有蓝朝柱的老婆，洋县的二号人物谢华瑶，也都不说话，他们的目光都看向了暴怒中的蓝朝柱。

“马武，七百多兄弟（蔡）昌龄能一路从川东杀进商南，一千多兄弟（郭）富贵汉阴一战打溃了五千清兵练勇！可你——

三百多马队，一千五百精兵，却惨败给了刘暹，人马不足千人的刘暹，你叫我怎么不罚你？你叫我如何不生气？”

他越说越怒，抬腿一脚就踹了马武一个踉跄！

马武继续低头不语，他也实在是没脸说话。

“好了，王爷。扶王不是已经来过消息了么，多隆阿北上，天国大军很快就能杀入汉中。咱们两

家以城固为界，东边的归咱们，西面的硬骨头由太平军砸。届时我倒要看看，刘暹是不是还能保住城固！”

谢华瑶语气很和缓，只有最后一句露出了满是肃杀的冰寒。

……

双溪。

“咚咚咚……”几声炮响后，回音悠荡逝远，白茫茫一片的山谷中转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汉中又下雪了，可这挡不住刘暹铸炮的火热。

“快，快点，给我量准了，量准了。”刘暹在大声的吆喝着。天寒地冻的，虽然已经入冬很久，可此时的他依旧是满头的大汗，上身的皮袄都完全敞开了怀。在他旁边的齐大林、范德榜等人也全都一个样子，呼呼的山野寒风猛烈地吹刮着，却只能让他们更觉痛快。

“是。”孔令仁大声的应下，然后冲着自己手下的兵吼叫道：“快点上去，仔细点量……”

看着好似撒缰的野驴一般冲出去的炮兵，刘暹脸色染起了一分期盼的神色。数日之功得见成效，铸铁六磅炮究竟能有小拿破仑炮几成的威力就看测量的结果了。

孔令仁傻笑着嘴都合不拢了，“五哥，咱这炮打的真远，比一两千斤的将军炮强多了……”在绿营中厮混过炮手的孔令仁，可以说是刘暹刀客老班底里少有的‘高科技’人才了。现在军中的炮队就有他执掌！

第三十三章城固建筑公司

ps：求支持，求收藏，求推荐！

汉元一式火炮，全重七百五十斤（十六两制），装四斤四两铁弹，口径两寸七分，身管长四尺五寸，16.3倍口径，射程三百五十丈，合公制1150米—1200米。

这就是铸铁版的小拿破仑炮，炮管加炮架重量增加了15%，炮弹、口径、身管、倍径全都不变的情况下，射程缩短了七分之一。

可孔令仁喜出望外，刘暹也郑重表示——不成问题。

而之所以将之命名为汉元，刘暹对外公开的解释是：产于汉中，出于同治元年，是而为汉元。而内心里他真正的意思，那就是字面意思。

这种铁炮刘暹铸造了十二门，各配铁弹二百

发，张守岱发下来的两万斤铁就给用光了。让本来还打算再铸造几门大拿破仑炮的刘暹大呼自己很穷，真的不算不知道，两百发炮弹的用料赫然比一门铁炮都要重！

汉中这坑爹的地方伤不起啊，连铁都没有！

整个铸炮过程用了锵锵十天，再把火炮和老巢双溪的所有家底亲戚朋友全部带入城固县城，用去了四天。

半个月的时间刘暹不在军中，刘暹军的各项运转却丝毫不受影响的运转自如。新兵营招募进了七百多新兵，所有伤残退伍和阵亡弟兄的抚恤、补助全部发放到家，营部继续扩充至完整的一个大队，一大队、二大队缺额补齐，同时十二门劈山炮一分三份，营部和俩大队各得其一，三部在炮队留下的老兵组织下，各自组建起属于自己大队的炮兵小队。

算上辎重营收入的青壮劳力，刘暹军实力直逼两千大关。况且在辎重营下还附属了一个人数已经

增长至三四百人的苦力营。

时间进入到了十一月。多隆阿的大军北上都进到卢氏了，太平军的动作自然随之而来，一部分兵力继续在进攻郧阳，主力在主将陈得才、端王蓝成春、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主将马融和等率领下二度出师汉中。

郧阳西进，二十万太平军首先便攻下了兴安府新旧二城（安康市），似不费吹灰之力。

汉中震动，还掌控在清廷手中的各县纷纷囤积物资钱粮，招募丁勇守城。城固义勇营在这些日子的经营下已经恢复到了两千人，李楹大撒钱粮，短短数日就再聚集起了五百人。

但不管是李楹还是典吏营总张守山都晓得，要保住城固县，靠的还是刘暹的这支兵马，义勇营不管人再多，也只是打个下手。

寒冬时节，汉中第三场大雪淋淋而下，可谓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可城固县城和周边四关，人来

人往，呼气成云，吆喝声、号子声，将之完全化作了一个大工地。

李楹一边向汉中要粮食银钱，一边大刷大字报，全县范畴里招募劳力青壮，不是打仗而是做工，加固城墙，修补四关，管吃管住还有工钱拿。当然聚集起了大量的青壮年人，甚至一些年过半百的老人都要进过来。

百姓的日子苦啊，冬天又是农闲时候，只有消耗没有收进，官府管吃管住给工钱，简直是比往昔年头为地主打短工还优渥。给地主打短工也只是管饭不给铜子的。

所以各项各镇，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就汇集来了。这其中小的才十一二岁，老的胡子头发一片白，人数小万人之多。

让李楹看后回到县衙大叫自己有愧于朝廷，没能好好的教化子民。以致城固县人贪小财忘大义，不为朝廷尽善忠，而为升米折腰骨！

当时跟在李楹身边的范德榜隐蔽而不屑的笑了笑。

……

“一丈深，要挖一丈深，还要有一丈宽……”

“各组注意了，都注意了，完工保质！不合格了工钱减半，逾时了工钱再减半，谁要想跟铜子银子过不去，你他娘的就偷奸耍滑吧……”

……

刘暹后世的‘包工’技能提早百多年的用到了现在的工地上。以村为单位，同一个村或者几个村的劳工编为一个小组，包干某一地段或某一项活，限定时间，要求质量，只要工后检测质量达标，每提早一个时间段加一定量工钱。

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以时辰为单位，也可能是以天日为单位；这个工钱量，可能是以铜子做单位，也可能是以银两做单位。就看工的大小！

这是对百姓最好的鞭策手段、方法，一经实施，城固县城周边这个大工地就不怕人偷懒耍滑混吃混喝的了。

现在是寒冬，土地冻的堪比石头硬，工程进度本来就慢，要再有人偷奸耍滑，十几二十万太平军水涌过来的时候，城固还怎么保存？

以县城为中心，南北东西四关为屏障，刘暹将全部的家底和手下兄弟的眷属都拉进城固县城了，可不想城池蹈覆，心血尽毁，亲眷尽戮。他要将县城和周边四关变成一个大绞肉场，让太平军流血流到不敢再正视城固!

“元渡。城外挖这些沟壑用途，本官还知道，可这些半坡土墙又能做何为？”

城固县城四面刘暹定下了三道沟壑，宽深各是一米，这样一来沟壑中将会挖掘出大量的泥土，这些泥土除了用来堆砌城墙正面的碉堡壁墙外，另一个作用就是堆砌半坡样的土堆。

每一道土堆，向城方向都是七十度以上的陡坡，向外方向则是九十度的直壁。李楹看着很是不解，没用啊。敌人要攻城用木板一棚就是，人还能在坡下躲避藏身。

刘暹笑了一声，“大人，这些半坡可以阻挡逆匪的盾车就足以了，它们还是长度标识，我军在城头的炮火都靠它们指引射击呢。”铁炮都是定好的射击诸元，半坡就是标记。

现在的城固县，县城就环绕在三道沟壑和三道坚固的半坡之中，每面城墙前竖立着两座碉堡，内装备着两门劈山炮和三十名丁勇。碉堡是砖土结构，两尺厚【土水泥在眼下这个天气里根本不能用】的碉堡壁证实着他们的坚固，三层高加顶台，底层有水井，里面储备着粮食柴薪，外面还有一丈深的沟壕环绕。就是县城外四关全失，三道壕沟和城门前两道胸墙都丢，只要堡内丁勇沉得住气，扛上十天半月也不是不可能。

东西南北四关就是四个大型碉堡立在县城的四

个方向，那里所有多余的街道房屋和屋棚树木都拆卸砍伐干净，得来的砖石就地加固关城，多余的送入城内，木头树干也是。

谁知道太平军二进汉中的时候城固要被围多长时候啊，如果城内不把煤炭柴薪充裕储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粮米都有却做不成熟饭，县城的结局可一样要悲剧的啊。

全县只有二十多万人的城固，现在县城内只要填进来了一半！

第三十四章情报

“嚯……”一口气呼出，在眼前喷出一道杯口粗的白箭。

刘暹搓着手，“真他娘的冷啊！”自己上上下下都裹的严严实实，在外头巡城一圈，也给冻的直打颤。怪不得太平军停在石泉，不再往西进了呢。这鬼天气根本不是打仗的时候！

“冷吧！继续冷吧。越冷，长毛就越不会来！”刘卓缩着怀直往火堆前凑。他比刘暹更冷，刘暹只是巡城一周，他则已经在东城头执勤了一整夜了。

“长毛早晚要来的。老天爷不可能一直是冬天。到时我就要看看李楹那当官儿的龟儿，还能不能舒舒服服的窝在被窝里了。

他瓜娃的也该上城头值夜！”

哆哆嗦嗦诅咒着的是向发，他是东关的守将。值了一夜勤，再冒着严寒冰风赶到城中刘暹的住处，整个人都要硬了。

刘暹呵呵的笑了笑，眼睛向范德榜看了一眼。

“好了，说正事，说正事了。别胡七八糟的乱说，传出去不好。”范德榜敲了下椅子。作为文化人，在担负着军中后勤部长的同时，范德榜也可以算作一个不怎么出众的狗头军师。

“今个把大家一早就叫过来，为的就是说一件事！”他竖起了一根手指，“一件已经在咱们心中藏了有半年的事！”

“五哥当初被射伤的那一箭——究竟是出于谁手！”

猛的，屋内所有人的身子都坐的直直的，木椅咯吱响动，一双双眼睛盯看着范德榜。

“盩厔，李家！”

“盩厔的西骆峪，李家这些天里跟袭扰盩厔的真神教暴徒斗过好几场仗，有输有赢，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但特别的一点是，李家手下的那队弓箭手，一个月前才匆匆组建起来的弓手，全部由李家的家丁、家生子组成的队员，才这么点功夫就变的厉害起来了，战战都有十几二十的斩获，还不多有乱箭射死的，而是一箭致命——”

范德榜脸上浮现着冷笑。在李家组织起那队弓手的时候，不少人还笑话过李家，说李家昏了头脑。汉中多山地，有的是能射猎弓的好手，撒下银子网络来几个这样的人，岂不比一队没拿过弓箭的家奴强？

但现在再看么，李家莫名其妙的地方，岂不是正应了准？外人那有家奴更好保守秘密？更适合隐藏那个用弓的高手？

“此次长毛西进，李家老太爷带着一帮人去了府城，城固县里李家只剩大猫小猫三两只……”

响鼓不用重锤。多余的话范德榜不说，余下人也能品出味来。虽然这些话中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李家嫌疑之大，是能够确认的了的。而至于范德榜是如何知道远在盩厔西骆峪的李家战场上的情况的，范德榜不说，刘暹不说，众人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现在要搞清楚的就一件事，咱们跟李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以至于能让人彻底下死手！

刘暹还想到了当初的柳林镇第一战前，李丹阳那样笼络，自己当初对他印象还相当的好，内心就禁不住一寒。

“咱们跟李家根本就没任何冲突。李家是正正经经的士绅，秀才、举人，光田产就两三千亩，县城、府城还有十余家面铺，从来不染半点**生意，没有半点见不得光的事。他怎么突然就向五哥下手了呢？”刘卓一脸的沉疑，一脸的不解。

刘暹眼光从所有人脸上扫过，每个人都是一脸纳闷。“你们真就没谁跟李家结过仇，有过过

节？”

“五哥，我们一群穷哈哈，拿什么跟李家结仇啊？真要说有过节，还不如说你当初在莺虹苑为了小金翠跟李家的二管家……”

齐大林话还没说完，刘暹就握起手边的茶杯砸了过去。“给老子闭嘴，还会不会说话——”

刘暹所有的记忆刘宪都是继承了的，齐大林口中的那档子事，他一提个头刘暹就记起来了。丢人！一说就丢人，为了一个**争风吃醋的烂事……所以他暴起砸去了茶杯。

屋子里响起了几声闷笑。

刘暹眼睛一转，所有人再正经危坐。

“李家太远，咱们现在够不到他们，那这事儿就先放下。但你们要记在心里，李家极可能是咱们的大仇！”

斟酌了半响，刘暹唯有将此事先放下。他本以为召集众人来能问出个尤头呢，但所有人都没跟李家有半点仇，尤头实在无从说起啊。

“五哥。我会让那边的人盯紧的。”

“嗯。这方面的事就麻烦你了，给我盯紧李家。”

头领们都出去后，刘暹身边的一个亲随低声道。

情报的作用身为一个后世人，刘暹是万分了解的。同样，这个威力强大的武器，他也不会将之交给其他任何人。这个东西现在由他亲自掌控！

或许当刘暹的情报系统不断扩大再扩大后，它终将成为一个部门，终将会有自己的操盘者，刘暹也会在最后一刻才会认命它的首领。

人都走了，屋里空旷了起来。刘暹搓了搓手，坐到了火堆边。燃烧的篝火应的他脸色红堂堂的。

十二月，多隆阿在潼关接到了上谕，以钦差大臣职督办陕西军务，并接统原督办大臣胜保所部各营，共计有兵勇两万余人。

十七这天，城固就接到了走马上任的多隆阿发来的书函。要求本县军力务必固守城池，抵挡住太平军进攻。府城传来的消息是，府城方面也接到了书函，意思还跟城固的大不吝。

根本就是用来做擦手纸的。眼下临近大年，太平军停在石泉还不见动静，天气依旧寒冽，显然汉中这儿是可以过个安稳年了。

挤满了人的县城逐渐变得宽松，大批的乡民百姓重回到了自己家。县城内的粮价、食盐，不降反升高。

“一群贪婪成性的蛀虫，要钱不要命的东西。”

刘暹跟前，范德榜破口大骂。但骂又如何，在

县城没有沦陷的威胁下，就是李楹这个同知大人，怕也不能让城中的粮商、盐商降低粮食、食盐的价格。

这些都是他们的纯利润。在城外乡民百姓塞满城池的时候，在城固县风雨飘摇随时可能覆灭的时候，他们不敢提价。一是怕本就不安的百姓爆发冲动，二是也存有的一份同仇敌忾之心。

县城破后，太平军、义军可能不会把贫民百姓都怎么着，但对富户商贾，就绝少不了**。尤其是粮商、盐商这些在本地根基影响深厚，同时声名不佳的人。更是太平军、义军打土豪的最佳对象，所以在城池危急之时，粮商盐商不会有半点不该有的动弹。

直到眼下，危机解除。粮商、盐商那各自身后的根基，就成了他们立刻提价高售的依靠和保护伞了。

第三十五章太平军来了

ps：求收藏，求支持！

今天汉中的冬天，来得早去的也早。这才过年没几日，天气就骤然拔高了一截。

一月中旬刚入，石泉的太平军就动了，二十万人哗啦啦的涌进了汉中。城固，还没消褪去的新年喜气，如秋风过后的树叶，被扫的丁点不剩！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太平军的先头兵锋逼近了城固谢公镇。

汉江宽广，往日南北两岸往来都需要渡船，不过现在正值正月，天寒地冻虽不比年前，河面却还一样结着冰，不需渡船就可自由往来。

太平军的辎重都是由冰面上划拉过的，长长地爬犁上堆满货物，地面上两匹马也拉不动的重量，冰面上一匹马就跑得飞快。

带钉的马蹄铁在冰面上扎出无数的小坑，划出无数道痕迹，人乘坐在爬犁上，简直就是风驰电掣。

“来的好快啊！自己刚接到消息不两日，前锋就……”

谢公镇外江边上，马背上刘暹举着一支单筒望远镜，探看着前方的一举一动。他在汉中清军中也是挂上名号的中层军官了，总算从陈天柱手里讨来了这么一支望远镜。

内心沉思着，脸色阴沉之极。

“五哥，这谢公镇看来就是长毛的囤积粮秣所在了。”

齐大林手头没有望远镜，但他只看谢公镇外太平军密密麻麻，就也能猜测出个六七分。

刘暹点头赞同齐大林的说法，城固县城地处在

汉江江畔附近，南北东西二三十里方圆都是冲积平原，找不到一处险要所在，太平军有十几二十万人，粮食又必须妥善供给，如此所能凭的就只有城池。

眼前谢公镇正是城固县城以东最近的一处大镇，面积不小，镇墙更有一丈多高，并且临水而居。

十九日，太平军的探骑就出现在了城固东关之外。此后数天，每天都不断有太平军的马队来到，有时数百，有时上千骑，他们飞奔呼啸，徘徊于城池周边。

也是从太平军探骑抵到的第二天，就再无百姓涌进城固的县城了。虽然人流决断，但不大的城固县城内，寺院、庙观、客栈都住满难民，全城军民人数愈十万。二十二日，外派的谍探最后一次回到县城禀报消息，打那之后，城固县城就与外断绝一切联络。

所有人都意识到，太平军，长毛，发匪，真的

要攻城了。

县城里的青壮开始组织起来，以街坊上的富户士绅为首，官府发放一定的兵械，组织起大小二十二个大队。每一大队人口多则五六百人，少则四五百人，共计万人之多。

他们有自己的旗帜，右臂上都扎着红巾，左臂袖章上写着自己所在的街道大队。刘暹不需要拿他们来守城，但帮忙转送物资，在衙役捕快的带领下巡哨街道，政治城内治安却是可以的。

衙门自然要拨出一定的粮食，眼下的城固，有粮食比钱都重要。

刘暹看来，如此所费消耗跟他们所起到的作用相比，是远远不及的。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官府将城内上万青壮掌控在手心中这一条，就是万金难买。

李楹听了刘暹说法二话没有就全盘肯定。早在年节前城中富户士绅就都已听好了招呼，现在太平

军来的虽紧急，早有准备的城固县城却并未受到太多的冲击。治安稳定，条理不乱，民心暂且安稳。

从十九日这天起，内外流民难民断绝以后，官府也增加了城内搭棚救济的力度，并且悬赏百姓注意异常检查奸细。

二十五日，城内气氛急剧紧张，因为太平军的大部队终于杀来了。黑压压的大军一眼望不到头尾，只是驻扎在东南北三门外的一线步骑兵马，就在万人以上。

“这长毛的兵马也太多了……”周军怪叫着。

望远镜中，密密麻麻的太平军有如蝗虫，黑压压的铺满了城固东面的所有大地，接着这股浪流又蔓延到城南，城北……

周军知道扶王陈得才的大军有十几二十万，但这个数额只是让土鳖一样的他感到些震惊，感到很多很多。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大仗势的周军肯本无法想象二十万人马铺展开来后是何等惊人的场面，

今日一见如何不被吓到。

李榓的脸色同样很难看，跟周军一样，当二十万太平军从一个数据变成真正的现实时，他也颤栗了。虽然清楚太平军的人数都囊括着老弱妇孺的，可蚁多咬死象，城固这种小县城，总数锵锵五千的兵勇，就是对刘暹甚有信心，能不能守住城池，李榓也再没有把握了。

感受这扑面而来的压力，东关上向发和他手下两百的兵勇都是脸色苍白，向发站刘暹、李榓的身边，紧抿着嘴，双拳紧握。

他自认自己不是个胆怯的人，他自认自己是个敢杀敢打的人，可在见了太平军这铺天而来的声势后内心也一阵阵冰寒。

自己只有二百，敌人有二十万，东关还有必要守吗？守，还守得住吗？

不过还好向发手下的两百人老兵不少，都见过血，打败过人数众多的义军，队伍惊而不乱，还稳

的下。如果是义勇营的那群菜鸟，怕都该魂飞魄散了吧。

“来就来吧！太平军这一关都过不去，日后自己还怎么过满清、英法德俄的关——”自己是要将中华重新昌盛的人，队伍不经历磨练，可是不行！

刘暹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暗自冷笑，二十万太平军看起来军势浩大，不过多是乌合之众，能战之士有个三四万就顶天了，他相信只要自己不出昏招，不胆怯懦弱，是可以守住城池，挡住太平军的。

……

当日太平军的主力部队在城固县城以东七里地处扎营，那里有个城固地标式建筑——七里庙，所以距离很肯定很肯定。大营绵延多少里，城头上实在看不清，只能看到营帐窝棚层层叠叠，南北横宽怕就有十几里远。

太平军围而不攻，入夜点起堆堆篝火，密集的

灯火在黑夜中将太平军庞大的营地照射的光斑点点。

　　第二天，登上东城头的刘暹入目是一片荒凉的景象，经过昨天太平军一天的扫荡，东关沟壕以外的村落、树木一切的一切，全部都被一扫而空，连半点断垣残壁都没留下。

　　田野自然也是一片狼藉，就算是太平军就此离去，这些田地也不要指望今年的收成了。

　　号角声响起，天际边一片黑线蔓延过来，从东到西，漫无边际。

　　锣鼓鸣警的声音，还有城头、关墙守军的奔跑踏脚声音。

　　太平军来了！

第三十六章西征军团

浩浩荡荡的太平军人马之中，四杆斗大的黄色大旗一前三后随风飘扬着，旗缨血红，旗枪银亮。

大旗的下面，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骑各自的战马上，意气风发。

他们是英王陈玉成的部署，陈得才是陈玉成的亲堂叔，同治元年初受命去往西北扩军，开始时只有区区万人。然西征河南，兵进关中，万人兵马扩充数倍之余大军在数月间就逼近了陕西省城西安，威震一时。

陈玉成败亡，陈得才回师急救不成，遂二度西征，进军河南陕西湖北交界处，郧阳之行兵力大阔，现今主力已然有兵二十万众，四王和马融和如何不意气风发，心劲高昂？

只要拿下汉中，隔断四川与甘陕联系，席卷西北，陕甘剧变，大军挥师东进山西，进军两河，兵

逼京津，挽回天国颓势也未尝不能。

当初英王派遣自己等人西征扩兵，最根本的目的不就是如此！

陈得才头裹着黄巾，腰悬一柄宽剑，络腮胡子，此时他那双眼睛正凝视着不远处的那座关城，眼中充斥的是一种坚毅、沉着，又富有智慧的神光。

他身后，聚集了西征军团的四员大将。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和天朝九门御林羽林军副总提，泳天安，马融和。

太平军诸将不是岭南人就是江南湖广人，本不经苦寒的，虽说此时天气已经暖和了不少，一阵阵寒风迎面吹来也依旧冷的刺骨，但内心的激情与火热让他们此刻坦然无事，如沐春风。

看了良久，陈得才若有所思对身后的赖文光说道：“文光，你说得不错，这城固确是一个劲敌，不可等闲视之。”

一道道的沟壑，一堵堵的半坡，还有城墙外的碉堡，城固所表现的‘坚固’比兴安府城都要强。再加上李蓝军重点提起的劈山炮问题，城固是小，却是一个硬核桃啊。

“但就是铁核桃，我也要把它砸碎！”自信充满了陈得才胸口。

赖文光是是负责城固攻掠总事，脱离了中军他打马奔到前部，一名太平军军帅向他禀报：“遵王，末将已经查清楚，城固东南西北四关布置都一样，确如李蓝军所说。关前五十步立有一道胸墙，关前二十步立有第二道，同时还有一道宽深各一丈的沟壑。清妖在胸墙内布置有兵力防守，要攻四关任何一面，都要先破那两堵胸墙，城上还有火炮，想攻进去，怕要费一些力气。”

军帅话音刚落下，马融和的声音就响起了。“我们就是来攻城的，哪能不费力气？那刘暹手上沾满义军兄弟的血，在汉中是好大的名头，但也就两千人，咱们有二十万大军，一人一口吐沫也

把他淹了！”

“哈，马候说的豪气，也说的正确。小小一个城固，我二十万大军旦夕可下。”赖文光哈哈大笑着，并没有把城固放在眼。

十三年的厮杀，从金田到今日，多少名城险关被赖文光踩在脚下，多少所谓名将劲旅被赖文光杀的片甲不留，他怎么会在乎一个小小城固的刘暹。

“传令，进攻——”

……

望远镜中，太平军的人马似乎一直铺到了天地尽头，人喊马嘶，不知道是多少战士身处其间。只看那密密层层的头巾，刘暹估计太平军今天出动了怕有五六万人马。

被如此多的兵马进攻，这还是刘暹的第一次。即便之前的二次柳林镇之战，蓝朝柱的主力兵马人数也才三四万，并且分散四周，而是如眼前这样发

生在一面的一波战斗。

“呜呜……”

太平军那边号角声响起，向发神情一凛：“长毛要进攻了，传我命令，全军警备。”

五六万大军一阵骚动，然后几个小型的军阵从大阵中间分裂出来，向发不需要用望远镜看，也能估算出他们至少有一万军兵。

城楼上刘暹咦了一声，他放下望远镜，眯起眼睛沉凝的看了太平军方面一眼，再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没有看错，他看得很清楚，逼来的太平军各阵中不但有盾车，竟然还有很多人推着多门重炮上前，自己没有看错。

“五哥，长毛好多门大炮啊……”

孔令仁惊异了，身子都要从城楼上伸出去，凝望着太平军，口中一边仔细数道：“一门，两门，三门，四门……竟有二十门。看个头还都是两三千

斤的重炮，这是能打三五斤的炮子的，可以打一里远。我们关城上那些劈山炮都白搭了。”

“那怎么办？难道关城只能眼睁睁着挨炮？”义勇营营总张守山惊叫道。

“只挨炮倒不至于。关城离县城只百来步远，我新铸铁炮可达两里射程，只是城头铁炮甚少，即便加上左右角楼内的炮火，能反击的也只有四门，四对二十……”

孔令仁有些忧心的看着东关，里面除了向发带领的二百人，还有义勇营中的三百人。这些乌合之众可别一挨炮就乱搅了啊。

十二门汉元一式铁炮布置，四个城墙角楼各一，四面城墙各二，在不挪动火炮的情况下，一面最多聚集起四门炮火。

张守山下了城楼，战火一开，他更主要的任务是治安城内。

看张守山下了城头了，刘暹眼色一打，一个亲随到了跟前，“给向发传个信，要稳住，沉稳应对。义勇营的那些货色不乱也就罢了，要是敢乱就给我下狠手整治。”

“是。”亲随转身疾跑去。

“老孔！”刘暹又叫道孔令仁，“向发在东关能撑多久，接下就看你能对他提供多少帮助了。”

“明白，大人！”

战斗打响后，所有人都要称呼刘暹大人。

孔令仁很习惯这个称呼，但转过头的他脸色就已经沉下来，对身边两个观测兵喝道：“测距！”

两名观测兵立刻拿出了炮规，也就是象限仪、量天尺。这些东西刘暹是丝毫不懂得，他对大炮唯二知道的两项仪器就是炮镜和炮表。

前者在此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在这

时候的世界能不能实现也待定。后者，孔令仁这个专业炮兵更清楚。

两次**战争的教训，十几年与太平天国的厮杀，清军炮队的能力还是有所提高的。至少外物仪器上的装备比以前好了许多。而孔令仁在执掌炮队之初的时候，就尽出自己的所能，来给炮队夯实基础。

“七百步……”一人报道。

很快观测兵又报出另一个距离。

“六百五十步。”

第三十八章管中窥豹（求收藏）

黄克明服了。身为炮手，他知道这么远要打中一个移动中的目标是多么艰难的事。虽然义勇营手中的劈山炮一样多射散弹，但铁弹黄克明也是有打过的。

盾车，必须要用铁弹来打。

凭心的说，黄克明自己没那个本事打这么的准头。以劈山炮半里多地的铁弹射程，给他三发机会，他都不见得能打中一个固定目标。

呼啸声中，一颗颗炮弹激射进太平军阵中，或从阵线中穿过，带起一片残肢血雾。或打中炮车，将那几千斤重的巨物打得四散飞起。

只是四门铁炮的六轮的发射，太平军那边竟然就有三门重炮当场被打得七零八散。

“厉害。”

九个义勇营炮手都在叫好，或是倒吸着冷气，他们旁边的两组刘暹军炮手，个个挺肚抬胸，骄傲又自豪。

——俺们就是厉害。

不过这些人心里也清楚，城头那些大炮准头这么强，全都是平日用弹药堆出来的。隔个三两天打上两三发，并不引人瞩目，却足够锻炼炮手的了。何况自家炮队的装备也比义勇营的强出太多了。身边的这些人**全靠眼瞄，那个牛逼哄哄的黄克明怕都不知道炮规是什么吧！

自己俩炮组的任务只是打霰弹，地面又有地标，象限仪、量天尺什么的根本用不上，但这绝不代表不会用！

一颗颗炮弹跃起，穿过空间扎进太平军的阵中，每每带起一片片血肉残肢，或是炮车的车轮碎片。

虽说比起上万人的攻击大军，火炮带去的伤亡不算大，但被炮弹带过之处就是血肉横飞，断手断脚肉糜一团的惨样，对太平军军心士气的打击就很大了。

西征军团的二十万大军多是新加入来的流民饥民，可不是石达开、陈玉成原先带领的老西征军团了，哪里有太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每一波炮弹打来，就是一阵剧烈的骚动，全靠中低层军官拼命的弹压，才勉强向前逼去。

阵后的赖文光、马融和等人看得亲切，纷纷吸着冷气，城固的炮火竟然这般犀利，真是让人心颤。

“刷膛！”

东北角的角楼中，硝烟熏得楼内黄雾弥漫，炮长大声吼叫着。所有的组员有条不紊的忙活起来，动作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却是速度飞快，从容不迫。经过严格训练的炮兵，装填速度几乎赶得

上鸟枪的射击速度。

对于角楼里的炮手来说，火药、炮弹不是问题，城固城内储备了大量的火药、铁弹，但是炮弹和炮管磨损寿命就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了。

就是在训练中，每一次击发也要达成、完成一定的目的。火炮每发射一次距离它的毁灭就近了一步，铸铁炮究竟能承受多少次的射击，刘暹内心一点谱都没有。他可不想城外的太平军还没退，十二门铸铁炮就先完蛋！所以要求炮队，珍惜每一次击发，每一发射都要取得成果！

一刻钟后，城固城头四门大炮几乎同时停住了喷射的怒火。

铁炮不能再打了，炮管炙热烫手，散热跟不上了。可二十轮轰射，也已经打的城外太平军损失惨重，大部队不得不外撤到射程范围之外，只余十三辆炮车还坚定不移的继续向东关靠近。每辆炮车护卫的战士也从百多人直减到二三十人。

刘暹叹了口气，他记得很清楚，原装版的拿破仑炮，只要保持一分钟一发的速度，散热就绝不成问题，大炮可以一直的打下去。但铸铁炮在这一点上真的跟不上。

东关城外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三百步的距离，太平军的炮车终于赶到了。

二十辆变成了十三辆，减员三分之一。

如果这个时候城固东城的铁炮能够发射打击，想必会比移动中时的炮车更好打。拿破仑炮的精准度在前装滑膛炮中可是首屈一指的。

老美南北战争时都创造过两发毙死单人目标的超级记录！虽然这样的神炮手不是谁都能达到的。

死神熄火了。太平军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东城守军那犀利的火炮之猛，可是让赖文光、马融和两个久经沙场的天国重将都胆颤心惊，为之心寒。

还好城头上的火炮已经停了。两人甚至许多经验丰富的太平军兵将都晓得，大炮打过一阵子之后就需要停下来散热一刻到两刻钟，期间冷水浇泼，湿棉被包裹，能用的招都会用上。

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机会，再也不用担心啥时候铁弹从天而降，送自己上天堂了。趁这个机会，连退回去的太平军部队都大声的呐喊，重新冲近前来。

震耳欲聋的炮响，太平军阵地中腾起一股股浓密的烟雾，一颗颗三到五斤的炮子，呼啸着往东关关墙以及关下胸墙砸来。炮弹砸落关城和胸腔上，打得城关似乎一阵阵抖动，砖石横飞。

不管是刘暹军还是义勇营的兵勇全都抱头躲避起来，那被炮弹蹦飞的砖石打着了人，可是能把人击伤甚至砸死的。

城关当然比胸墙牢固的多，三五斤炮子暂且还啃不动关头。但是用来打胸墙，可就是一炮一个窟窿了。

此时守候在胸墙后的兵勇是刘暹军的两个小队，以及义勇营的一个哨【百人】。

砖石横飞，不知道多少人吃了一嘴灰，人人更将身子紧缩在胸墙后的土堆后了。

刘暹站立在城楼上不动，太平军的炮火还打不到东城城楼上。太平军火炮声势不小，且后续的炮车也在零散的向前推进。

后补的数量竟也超过了十门！

清军这运输大队长差事干的真好。

东关城头一片乱石飞溅，好在己方兵勇有关墙与胸墙保护，对方火炮虽然声势大，却也没给己方军士造成什么伤亡。

两刻钟后东城四门铁炮再次发话，打靶一样，将太平军的固定炮车清扫了一半。赖文光面色铁青的下令收兵回撤！

“城固炮火犀利，如要克城，必须掘地道炸开……”

太平军声势浩大的第一波进攻竟就这么的就结束了。赖文光、马融和都不是那种颜面第一，为了面子舍得拿将士的血肉去填补的人。见事不济，就下令收兵了。回到中军，见到陈得才，两人皆如此说道。

窥一斑而知全豹！城固县难不难打，容不容易拿下，今日的炮战就可见一番。

第三十七章战争之神（求收藏）

ps：晕，设定错了，抱歉，抱歉！！！

吱吱的炮架声响，四门汉元一式铁炮不断的调整炮口角度，“砰”一声巨响，一门铁炮首先开炮。随后另一门铁炮又喷出浓密的烟雾。

四门铁炮相继击发，没有一发一击命中的，幸运与否仅在于他们的炮弹落点距离目标的远近。

“射角4度12分！”

“左偏1度20分！”一击毕后，四个炮组的人都在紧张忙碌着。经验最丰富的炮长和测量兵依照自己的能力计算迅速调整着铁炮角度。炮尾两个炮手操纵着炮架手杆依命做出相应调整。再有一名炮手从弹药箱里取出一发炮弹交给等在另一边的炮手，这个炮弹跟后世影视作品上的呈现有所不同，这发老式前装火炮炮弹虽然是典型的球形炮弹，但却是用布条和麻布将之与发射药包捆在一起的——

后者则将它装进一个背包内，运到炮长身边。调整完毕火炮射角的炮长细致对炮弹进行一番检查后，确认弹药种类无误和药包没有破损之后，炮手才能拿起背包继续走向炮口，交给了站在那里的炮手。

之后是装填弹药，用推弹器将炮弹一推到膛底。抽出推弹器，左右炮手迅速散开，站在炮尾左侧的炮手用根长锥子通过炮尾的火门刺进炮膛，捅破了药包外面的包布，将火绳插进火门内。至此，火炮的发射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在炮弹运抵之前，炮口的两名炮手工作就是清理炮膛。炮长再次检查确认准备工作没有什么遗漏之后，火炮这才可以进行发射。

刘暹曾经看过一个关于老美南北战争火炮的资料，里面一门拿破仑炮配给八人，所有人都要求位置可以轮换，炮组作战减员便是只剩两人时也要求可以继续进行炮击。

里面对拿破仑炮发射的种种步骤，他已经记忆不大清楚了，但挡不住他身边有个孔令仁，两人的

见解一结合，刘暹就给炮队倒腾出了这么一个在不少人看来很麻烦的炮操制度。

虽然事实证明，全力运转起来的一个熟练炮组，足以半刻钟里打出十发以上炮弹，不比鸟枪兵慢哪里去了。复杂的操炮规则依旧给人一个繁琐的印象。

城头上剧烈而紧密的炮响声一阵接一阵，大片大片腾起的硝烟中，四门汉元一式铁炮各自对准自己的目标轰击。

困于铸铁炮的散热问题，四门铁炮不可能一直这么密集的发射去，但只这么开头一阵，就可以让东关内的守兵们安下一半的心了。

东关肯定是守不住的，但刘暹也决不允许它在第一波太平军进攻，甚至是第一天内就失守了。那样的话太伤士气，太打击城中军民的心！

……

东关城头上共有五门劈山炮，其中两门是刘暹军的，向发所在的第二大队有四门劈山炮，大队长周军一劈两半，两门劈山炮调给了向发。剩下三门就是城中义勇营的了，也是百五十斤的小炮。

这些不愿费一点气力的人，从刘暹那里拿到铁模后就一直抱着不放手，根本没去想造更大一些或是小一些的。

义勇营的劈山炮一门炮手有三人，分装填，瞄准和发炮。而刘暹军这边呢，一门劈山炮足足六个，两倍于义勇营。

黄克明是就是义勇营的炮手之一，是瞄准手兼炮长。炮手本来就比普通丁勇待遇好，瞄准手的待遇更好，毕竟是吃“技术饭”的麽，本身还有一股子傲气。

黄克明家里不算穷困，小时候读过几本书，识字。后在一家米粮店当伙计，算数也略通，加上为人刻苦，几个月来瞄准技术自认很不错，在义勇营内绝对是首屈一指。

同行相轻，刘暹军偌大名头，一门同样的劈山炮更配置了义勇营两倍的人手，黄克明下意识里就觉得刘暹军的炮手干活更少，待遇比自己更高，见面第一天潜意识中就有了反感和排斥。

随后接触的日子里，刘暹军的待遇果然比义勇营好出许多。三五天就能见到荤腥，菜里油水十足，那些炮手寒冬里也不见有一个体弱的，个个红光满面。

黄克明就更是又羡又嫉了，心下更是愤恨，这么好的待遇招呼也该招呼在我身上啊。虽然刘暹军的操炮规则和每日训练也看的众人蛋疼。

东关上九个义勇营炮手，私下里自家说话中，不是有一个两个对刘暹军的同行羡慕妒忌恨，人心各异，都有打着战后去投的念头了。黄克明始终冷眼旁观。

他看不起刘暹军的那些炮手同行，“技术人”一般只服比自己厉害的。刘暹军再大的名头黄

克明也没亲眼见过，怎能让他心服？谁知道是不是驴屎蛋子外表光鲜呢。

怀着这样的念头，这段日子里黄克明在东关炮手这一群体内显得是格格不入，表现异常的孤傲。

今天太平军终于攻城了，他便留意身后城头的动静，也留意身边刘暹军炮手的动作，看他们到底打得准不准。

“娘的，打的还真准！”

四枚炮弹相机射出，黄克明不由怪叫了一声出来。只见那四发炮弹虽然没一颗打中炮车的，但是四颗中的三颗擦过炮车打进了太平军的阵型里。几乎从阵前穿到阵后，三枚六磅的铁弹一路碌碾，不知道带走了多少人的胳膊大腿，穿透砸烂了多少人的胸膛头颅。

无数生命失去，三条血胡同后是一片凄厉悲惨的凄嚎。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完全超乎黄克明的想象。站在关城上的他是很清晰的看到四枚炮弹的落点的，最近的一枚距离炮车顶多有十米。

黄克明整个人都呆了。

可是这还并不算完，继续让他难以接受的打击接憧而至。

“砰——”

短短的时间，第二轮炮击开始了。中间相隔的时间太短太短，黄克明人都没回过神来，四道血痕就出现在了黄色的太平军行列上。

第三轮炮击，黄克明失魂落魄，“太快了，怎么可能这么快……”

终于有一枚实心铁球准确的砸中一辆前进的炮车了，“轰”的一声巨响，打得那炮车炮架碎裂，炮轮飙飞，沉重的炮体被掀起滚落。周边的太平军炮手和随在其后护卫的一些战士遭受了池鱼之殃，

被激起的炮管以及炮车粉碎溅射的各类碎片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个个滚倒地嚎叫起来。

“好……”关城上响起了轰然的欢呼声。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三十九章受贿了（求收藏）

二月初三，太平军兵围汉中府城。

……

这并不是说城固就被太平军攻下了，城固县城还依旧牢牢掌控在清廷手中。而是因为城固城实在太难打了，太平军又有充裕的兵力，所以陈得才决定围而慢打城固，另派启王梁成富、泳天安马融和领兵进攻汉中府城。

之前的东关攻防战中，吸取了李蓝义军跟刘暹交手的教训，太平军不挖地道，直接壕沟逼近。现成的刘暹、李楹，关城的向发毫无办法，只眼睁睁的看着一排三道壕沟不断地从铁炮射程外向关城逼近。

赖文光还推陈出新，欲打东关必须先破城下胸墙，太平军往日攻城都是靠着人多势众，海潮浪涌的不停冲锋，用人命推平城外的一切防御措施，而

赖文光却从挖掘的壕沟中得来灵感，在壕沟推进过程中只用少少兵力佯攻牵制一下东关的守兵，精锐敢战之士养精蓄锐，待到壕沟距离胸墙不到二十步距离时，胸墙后的守兵以火药罐都能威胁到壕沟内太平军掘土战士的安全了，再三路齐发，精兵尽出，猛扑向胸墙。

太平军以战学战，同样赶制出了火药罐，冲锋中以火药罐投掷爆炸及影响胸墙后的守兵，火药罐爆炸升起的硝烟和扬起的尘土遮蔽城头守兵的射击，刘暹精心设计的立体工事仅仅承受住了两拨攻击，在太平军的第三次进攻中就宣告失守。胸墙被夺，两个小队的刘暹军和一哨义勇营丁勇，共一百六十余人守兵折损了三四成，最后在关头五门劈山炮的轰击下才得以退入关中。

随后的关城攻守战，也只是持续了一天，城关被爆破，就意味着防守的失败。刘暹军、义勇营五百守兵损失了二百人，五门劈山炮丢了两门，狼狈退回县城。

太平军也付出了千人伤亡的代价，黄色战衣的

尸身躺满了东关城。陈得才叫停了对城固的攻势，太平军收获与损失不成比例，那么多军中的支柱力量战陨，只换的一个小小的东关，要是继续啃城固县城，啃完后自己这二十万大军还能剩下什么？

一万还是两万青壮？然后带着愈十万的老弱妇孺？

比打兴安府城还要惨重的损失吓住了陈得才，于是才有了城固围而慢打，梁成富、马融和领兵西进南郑的一幕。

二月初五，李蓝军将褒城移交给太平军，初六沔县被太平军偏师袭破，南郑南北东西完全被围。

这一刻刘暹无比怀念无线电话、电台，他完全不知道南郑的情形，如果南郑城破了，城固的压力真就比山都大了。

城固城中的气氛还好，东关丢失带来的影响和惊慌已经抚平，但也让人不得不感慨城中百姓精神的脆弱。旦有个风吹草动，那就是草木皆兵，风声

鹤唳。

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官府的信用度太低了。刘暹对此也没有半点办法。

他力气小，肩膀弱，担不起太大的责任，能保住城固就可以了。有那个闲工夫去给官府刷信用度，他不如跟新‘买’的俩小丫头调**谈谈心呢。

现今有五六万乡下人口涌入县城来，这些家庭的积累连有一身像样衣服的都不多，就算李楹一直放粮施粥，城中富户也在发善心，贫农乡人城内依旧卖儿卖女的也从没断绝。

城中的富户士绅在买，****在买，甚至一般的殷实家庭都在买便宜，刘暹阻挡不了这股悲剧的浪潮，自己不买，可别人送上门来了也不能不要。所以他的房中就多了两个十四五岁脆生生的小丫头。

虽然人还没长开，只是花骨朵般的年纪，但也能看出，身材高挑，面容倩丽的二女，日后出落的绝对是个漂亮。放在后世那就是刘宪这样的**丝可

望而不可及的女神！

但现在，这个时空，这个时代，她们就是暖床的丫头，毫无地位。如果日后刘暹不抬举她俩了。

而至于不成年的年纪，就更不是问题了。十四五岁的女孩，嫁人当妈的都不是一个俩了。特别是送人丫头，年纪大了，十六七了，还不行呢。

衣食足而思**。老祖宗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啊！刘暹这本来就尝过女人滋味的人，在养伤时候，在拉队伍的关键时候，能管住自己小兄弟当然不是难事，可现在有些功成名就了，再要他过和尚生活可就有些难了。他不是圣人圣贤，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顶多目标志向远大，也还是七情六欲一项不缺的。

所以刘暹在’受贿’的时候一边笑容满面，另一边又在切齿骂人。十四五岁终还是有些小，再大几岁才更佳。二十岁的‘老姑娘’，他真一点都不嫌老的。

二月初十晚上，约摸一更天时分。城固城里已经静街，冬寒未尽的晚上显得特别的森冷和凄凉。

各处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兵丁和壮勇把守，天色一黑就盘查所有过往之人。世道紧急，现在全城戒严，便是穿着官府服饰来往的人也要好好验看个清楚。

几只红色或白色的纸灯笼点亮着，灯光昏暗，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

又窄又长的街道胡同里，时常有更夫兵勇提着小灯笼或拿着刀枪，敲着破木梆子沿途叫喊，瑟缩的影子和那梆子声一样缓慢而无精打采。

县城城头也非常寂静，每隔不远就有一处火篝，一个个冻的瑟瑟发抖的兵勇在那站立着。寒冷的冬夜，可不是一般的难熬！

县城外多有火光升腾，天空映成了一片红紫，不时地隆隆炮声还会传来，就像是夏天的闷雷一样

在天际滚动。但是城里的居民百姓都半点不担心，太平军夜里搞骚扰的招数，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

那炮不是真炮，而只是大花炮！

所以尽管城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城内的兵马也全部戒严，上街巡逻，禁止宵行，但是各处的屋棚贫民依旧安然入睡，深宅大院中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只有那些离县衙较近的府第，为着怕万一被李楹和刘暹军中的头领瞧在眼中烦了心，这才有所收敛。反正他们很有少人去真正留心城外的战事，自从东关一战之后，长毛吃了大亏，打城固他们得不偿失，就不打城固改攻府城了。

谎话说了一千遍就是真理。县城官衙的大字报是这么说的，天天这么说，百姓士绅不信也就信了。

富户士绅们是很乐意见到官府报喜的，因为这样李楹就没了向他们摊派和募捐的理由了。

因为刘暹向李楹提议，保住县城之后可以按照各家期间贡献，建庙立碑，名传后世。所以富户士绅们宁愿多施善给贫民，买个好名声来，也不愿把钱填进官衙这个无底洞了。

有刘暹的两千军，有义勇营的三千人，多少钱是个头啊！

第四十章虚拟地

ps：新书求支持！

久攻必破，久守必失！

战争就像学习一样，讲究劳逸结合。不能紧绷着一根弦，始终不放松。尤其是太平军这样的队伍，大批的老弱妇孺跟随，要是长年累月的枕戈待旦，这支队伍不用打仗，自己都会散掉。

西征军团只不过是些走投无路的百姓，投靠太平军更多的是奔个活路，有口饭吃。真要是杀上北京城，减除所有清妖，这些人可没几个有那宏伟的志向。

他们不是当年跟着洪秀全等从广西一路杀到江宁的拜上帝教教众，后者有乡党亲戚宗族宗教等等关系为纽带，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前者仅是为了活命，发泄自己对清廷的怒火和不满仅是顺带。

也因为此，太平天国起义后期，成千上万乃至好几万人规模的战地投降事宜，时候发生。

刘暹在城中耐心等待了半个月，终于，他等来了自己期盼的一幕。虚拟地图上，代表着太平军一方的红色斑点和云团，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甚大的变化。

位于后方的云团面积变大，色彩变淡；位于前线的斑点，数目一定幅度减少，分布也变得不均匀。

太平军的重点防守目标东城外，守御兵马数量不变多少。可其他南北西三门，就至少消减一半了。

刘暹今夜的目标是西门，因为今晚吹刮的那是东风，大风。

二百匹战马集中到了西门的空地，每匹马都被勒上了嚼口，刘暹亲自带队，集中了城内七八成的战马，是绝不容失的。

不能发出声响就一定不能，决不能提早惹来太平军的警惕。

时间到了黎明，天还灰蒙蒙的，月亮挂在天边，还很明亮，星星已经不多见了。

“吱吱吱……”城门开启的声响。

二百人二百匹马悄悄地从城门出去。这应该感谢关城的建立和城门前两座碉堡的竖立，完全隔绝了太平军对城门的直接监视。

两百骑往日很快就能越过的两里距离，现在足足用去了队伍一刻多钟。

小心再小心，还有大风呼啸的遮掩，刘暹一行并没有被太平军的夜哨发现。

在半个月前，刚刚结束东关之战的时候，太平军没日没夜的对城固县城严密监视，大量战力时刻准备，不敢有半点懈怠。可是现在，必要的防御营

垒太平军自己也已经建起来了，城中敌人又长时间不敢露头，再日日夜夜的严阵以待可就小题大做了。

夜间的看哨和守备力度，比之开始时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

“上马，慢跑……”

最近的太平军营垒不到一里，最近的太平军营寨不到三里，用不着再隐蔽踪迹了。

……

谭富民怀抱着一口腰刀，缩着怀挤在土墙下迷迷糊糊的睡着。他本是李蓝义军的人，现在因为报仇成为了一名太平军战士。

李蓝军跟太平军已经早早打好协议了，以城固为中心，整个汉中一分两半。东面的归李蓝军，西面的是太平军地盘。

李蓝军眼下已经盘踞了整个东汉中，日后的发展之路是北上盩厔，进军关中。即是扩展地盘，也是为太平军二进关中打前站。

这绝对符合李蓝军的利益。跟刘暹几经交手的蓝朝柱晓得城固的扎手，跟太平军这般的分配，完全是太平军啃骨头挑担子，李蓝军吃肥肉轻装上阵。

可这却不是谭富民能够接受的。他要替自己的哥哥报仇，所以他跳进了太平军中，做了李蓝军的逃兵。

进入太平军的谭富民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兵，待遇比起李蓝军来降下了好一截，但他心甘情愿。可谓是苦的痛快的典型！

今夜营垒轮到了谭富民所在的卒值夜，他给编到了后半夜。不要怪他谁的迷迷糊糊，半夜来换岗的时候，他前头那人睡的比他香多了。

一卒百人，五卒一旅，设旅帅。五旅一师，设

师帅。五师一军，设军帅。一军严格算是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

太平军共九十五个军，洪秀全不可能有一百多万人马。太平军中大半部队的缺编很多。

虽然处在战线前沿的师旅都算是西征军团的精锐，可从谭富民这么一个新手都能混进来看，也强不到哪去。

他所在的这个营垒驻扎是一个旅部，总人数锵锵三百。而他所在的二卒全员也才五十五人。

五十五人还分上下两班，也就是整个营垒的夜间执哨都不足三十。很多人还如谭富民这样睡的昏昏沉沉，能发现刘暹的动作才奇怪呢。

睡梦中的谭富民脑袋靠在土墙上，突然间他觉得土墙震震的。怎么回事？睡眼模糊的他伸起了脖子，脑袋昏昏沉沉，依旧没有意识到土墙震动所代表的含义。

终于谭富民清醒了，马蹄的声响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他耳旁。

“敌袭，敌袭，敌袭……”撕心裂肺的嚎叫响起来，谭富民疯狂的踢踹着身边的战友，“起来，起来！清妖杀过来啦——”

营垒外影影幢幢的，刘暹队伍距离营垒只有一二百米了。这是个很近的距离，全力打马最多二十秒就能奔到。

“杀啊……”

马队慢跑变成了疾跑，同时火把燃起。刚刚燃起的火把被风吹的只留星点蓝火还附留在火把头上，但它绝不会灭。这些浸透了油脂的火把就是小雨中也能打亮。

星星火光联成一片火云。

二百人一经呐喊，营垒外仿佛出现了千军万马。这动静全营的太平军都惊醒了。

旅帅忙拎刀奔出帐篷，看到外面的星星点点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是打惯仗了的人，立刻就知道营垒要不好了。自己被偷营偷到家了！

可是——“这怎么……怎么可能？”

马队夜袭！！！

城中清妖的头领没有听说书听走火入魔吧，他有多大的胆子敢带着马队玩夜袭？

这一刻太平军旅帅不为自己被偷营感到羞愧，而只想一把抓过刘暹的脑袋大吼：你脑子给驴踢了？？

可是疾驰的马蹄声告诉他，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敌人就要以精骑突击营垒寨门了，旅帅脑子蒙蒙的，一时间也无法判断敌人到底来了多少人，翻来覆去只想了一句，“上寨墙，都上寨墙……”

木头加土造成的营垒在火药面前脆弱的跟纸没什么区别，太平军如果不在寨墙上加以阻击，就全完了！

第四十一章犹胜甘兴霸（求收藏）

二百马队穿营而去，脆弱的栅栏、营门在轰然爆炸声中碎成块片。只留有十数火头，在呼啸的东风下迅速蔓延席卷整个营垒。

旅帅没有死，继续在大声的叫嚎着，内容却已从‘上营墙’变作了‘救火，快救火’。

熊熊烈火照应着刘暹马队离去的背影，兵锋直指不远处再两座太平军营垒的缝隙，在这一道营垒防线后可就是太平军的人马大营了。

两座营垒内的太平军都已经惊醒，但黑夜和慌乱中，要这些人迅速整装完备再组成排枪队，两相夹击从两营垒中间穿过的刘暹马队，那显然是不能的。

刘暹听到枪炮声响，听到队伍里马蹄声也掩盖不住的惨叫和闷哼，但他头也没回一下。黑夜中的马队，那只有速度和牺牲。

任何落地的骑手都要自求多福，不管他是重伤欲死还是轻伤皮毛。

马不停蹄的穿过太平军的二道营垒，刘暹引领者马队向西南方偏去。前方不远就是太平军的大营，但刘暹要引领着二百马队一头撞上大营的正面，他就是再愚蠢不过了。

西南面，相比正面的防御，临靠汉江的西南方无疑是太平军西大营防御最薄弱的地方。那里是西大营几万人马每日的进水渠道，所以太平军并没有在那里修建什么坚固的防御措施、工事。有的仅是几个哨塔和屋棚岗哨。

五座哨塔，三处岗哨，马队过后尽是火炬。今夜呼啸的大风实在是太给力了，只需要一根火把一代火油，哨塔也好，岗哨也罢，全都是大号的火炬而已。

“杀——”

双腿控马，刘暹一手持刀，一手拿着燧发短铳，高声的吼叫着。

身后的马队兴致也亢奋到极点，从出城以来，营垒、哨塔、岗哨，数里间驰骋横扫，这不正是骑兵的追求吗？

眼见队伍已经突进了太平军大营，只要将手中的火把火油投出去，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十有**就会在今夜里创造了。而自己就会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之一！

每个马队骑手心中都升起一片火热，他们预感到了胜利，他们渴望即将得到的无上荣光。

“杀啊，杀啊……”

张忠奎、曹怀亮舞刀弄枪，一个个激昂的吼着。荣誉就在眼前，谁能忍住这样的**？

不过心情虽然澎湃，张忠奎、曹怀亮却始终不离刘暹左右，他们是刘暹今夜里的护卫，始终就要

贴在刘暹的左右身边。因为他们可能是刘暹军中武艺最高最好的两个人。

至少在刘暹的已知当中，自己手下再没有这两人如此好的身手了。张忠奎的武力不比穿越前的刘暹弱，那就肯定要比现在的刘暹强。再全盘接受记忆，刘暹武力上也是比不过原装版的。而担任火箭队队长的曹怀亮则是更比两人还要凶猛，是原刀客队伍里的头号悍将。一口大刀，整个陕南绿林中都要响亮。

刘暹现在是全军的希望，也是整个城固的希望，出不得半点意外。出战定议之前，李楹和范德榜都不知道苦口婆心的劝阻了他多少次，要他不要轻易犯险，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现在刘暹身份不一样了。但是刘暹不能放掉眼前的这个荣誉。

李楹、范德榜不知道今夜里马队能取得的战果有多大，刘暹心里却有个谱。若真的全然顺利，可是了不得的一份大功劳。对于军人而言，这是一个沉甸甸的功勋章。

而一份建立在太平军身上的大功，更能引起清廷的注意，为刘暹的再上一层楼打下个坚实的基础。

当然，他派人领兵夜袭太平军，火烧其大营，得胜后作为指挥官的刘暹自然当为首功，谁也磨灭不了这个。可怎么着也没他亲自带队来得更光彩照人！

并且虚拟地图的秘密不能泄露，刘暹今夜不亲自领队，太平军营寨布局上的一些漏洞和防守薄弱之处，就不能利用上。否则他如何对别人解释呢？

——你是怎么知道太平军营寨的漏洞的？

全城内外断绝，消息不通，刘暹根本不能解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夜，刘暹燃放的真正只是星星之火，可强劲的东风不费吹灰之力的助它变成了燎原大火。

整个西天都被火势染红。西大营太平军惊骇鼓噪，自相扰乱，踩踏间不知死伤了多少。

当刘暹打马一圈退回县城登上城楼观看时，他真恨陈得才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都扎进西大营。那样的话，他就会立刻率军出城掩杀过去，那绝对绝的就是一场泼天大功了。

整个西大营乱成了一团，风助火势火助风，人力在风火面前是那样的渺小。

西大营里太平军老弱有好几万人，就在这天灾一样的劫难前，抱头鼠窜，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大火吞噬他们的营盘和全部的物资。

东大营的太平军已经全部出动了，全力警视着城固县城，唯恐刘暹这时出兵进攻了。

“元渡。何不趁此时出兵击贼？”李楹红光满面，浑身上下都荡漾着不可抑制的激动。一把抓住刘暹手，摇着说着。

刘暹翻了个白眼，“我的同知大人，义勇营不是城固营。如果城内四五千军都是城固营，我自然会趁机出兵。可现在一大半是义勇营那般废物……”一切尽在不言中。

义勇营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别管太平军的西大营怎么遭殃，此刻城中士气多么激昂，只要一跟东大营的太平军见真章，义勇营包管稀疏的比烂泥都软。怎么出的城，怎么逃回来，速度还会更快。

而两千还不足的刘暹军，黑夜中再折去火器的大半助力，五千太平军青壮可能都吃不消。刘暹才不愿出兵呢。

李楹一腔的激动戛然而止，刚才他还做着趁机出兵，一扫太平军的美梦呢。那些演义、说书传的不是常讲，火烧敌营大破敌军吗？李楹也是这样想的。

却那里知道刚发言就碰了个硬钉子。美梦惊醒，继而叹气不已。这光烧敌营，不破敌军，泼天

大功可就没了啊。瞬间里他猛的恨起了张守山，如果不是他这个营总无能，老爷我的卓著军功岂能跑了？心底里竟打定主意从明日起，要好好操练义勇营。

　　刘暹不知道就这两句话的功夫，李楹脑子里就转了这么多圈圈，看着城外的大火隐隐出神……

　　想当年甘宁百骑劫魏营，不损一兵一骑，自己是比不了，自己二百马队穿营还损失了三十多呢。可是要比战果，只取得了斩首数十级的甘兴霸，那就不如自己良多了……

第四十二章猪队友（求收藏）

汉中府城，南郑城下。

就在城固西大营被火烧殆尽的第三日，太平军在南郑城下打了个打胜仗，一举将知府杨光澍的无赖练勇以及汉中新近编练的一千团练全部就歼。

因为城固被袭而低落下去的太平军士气陡然振奋了起来。虽然还没恢复到原先的地步，却也重新鼓舞起了胜利的斗志。

汉中城内一片哀声哭嚎，无数咒骂和指责涌向了杨光澍，毛震寿无奈之下将杨光澍‘停职留任’，以示为惩戒。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事情的真像——卢又雄划水，却浑水摸鱼好运的糊弄了过去。

在褒城救援折回之后，卢又雄就失去了驻扎城内的资格了。汉中府城内驻扎了陈天柱、吴云所统的汉中清军主力。卢又雄因为累累前科，无人喜

他，被打发去了城东的七里店，军需粮饷一下子锐减了许多。

卢又雄这支破烂队伍立刻怨声载道，卢又雄自己也愤恨不已。

所以当太平军袭来的时候，在得知毛震寿派遣的汉中镇左营游击屠大元部已经在三十里外的桑园铺被全歼时，卢又雄拔腿就离开了七里店跑去了南郑城下。

毛震寿依旧不让卢又雄进城，就让他与肖东升、罗玉光、黄耀龙等所统的虎贲军、和字营、镇南军等众防守城外南关。

是时汉中府城城外，北关由杨光澍的无赖练勇防守，东关由参将徐邦达所率各营防守，都司穆怀德带兵一千防守在东北角，西关也有上千练勇驻守。

卢又雄进到南关是左右都感觉制肘，不大的小地方，涌进了四支杂牌军，肖东升、罗玉光、黄耀

龙更因为己军人少势弱而抱团与卢又雄相抗争，卢又雄心头就更恨府城内的一班子大员了。就连周蕃寿这个亲戚也被他咒骂了不知多少。

梁成富的西进太平军主力，抵到汉中后迅速抢占了府城周边的全部要地。中军在塔儿巷、菜集子一带扎营，大部队住在净明寺以东的高宅大院，制造云梯、火器等攻城工具。城东的七里店，城北的老君殿、黄家塘、石马坡、汉寿亭，西北的青龙观，城西的沙沿子，南关的兴隆、江西馆都布满了太平军的营房。环围数十里都为营地。部队层层驻扎，营垒重重列阵，军容严整，威震清地方官衙。

汉中清军练勇没一个敢出兵进攻的，哪怕是试探性质的。

褒城、沔县易主的消息很快传来，接着马融和的太平军偏师又迅速拿下了宁羌州，攻破了略阳和留坝，兵围凤县，南郑一众清廷文武都吓得要尿裤子了。

凤翔的真神教暴徒势大不可制，若让太平军打

破了凤县，那两边合流，就真让太平军二进渭水关中了。

毛震寿只能下令出兵，牵制西进太平军。这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争，城内每个高层都清楚这一点，即便府城尽起所有兵力，也憾不动城外的太平军分毫。可依就要出兵，即使张守岱这样有操守的官儿也没有反对，因为这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只要府城出兵了，日后朝廷有所怪罪他们就有的说了。

张守岱也是官儿！

而至于出兵的对象，城中的十五个营当然不能，这是汉中的嫡系。参将徐邦达、都司穆怀德也不行，他们也是嫡系。那么就只有杨光澍的无赖军团和南关的四支杂牌军了。

当时接到命令的卢又雄脸色铁青铁青，第二日就多求粮饷，第三日再说重赏之下，才有勇夫，说从我部入陕南就是勒紧裤带执行军务的，士气早就不振作了，只要捐饷劳军，才可出关迎敌。虎贲军、和字营、镇南军三部顺溜跟上，卢又雄怎么叫

唤他们怎么叫唤，直到凤县被围的第五天，卢又雄率军才从南关开出。

不同于虎贲军、和字营、镇南军三部的外面出去两三里，溜达一圈，枪炮没响就回来。卢又雄部真真切切的是插进太平军诸营寨当中了，南关外是一个来时辰的枪炮大作。

队伍回到南关时，卢又雄的主将大旗都穿了四五个眼，出城前干净鲜明的旗号被硝烟熏得像块抹布。

卢又雄成了整个府城的英雄，得了城里三千两银子的赏银。却谁也不知道卢又雄在撒泼打滚的那几天里早已派人联系了太平军，那天他出城不是去打仗了，而是做买卖去了。

一百杆鸟枪，三十桶火药，一千两银子的买路钱，太平军才裂开缝隙让他在里面兜了一圈。

而面对毛震寿等人时卢又雄却是大吹大擂，说自己如何如何英勇，太平军如何如何不堪。

卢又雄说自己英勇，没人相信。府城的每个人都晓得他是个什么样德性，但卢又雄说太平军不堪，不少人都信了。杨光澍戴罪立功心切【前文】，自以为太平军战力真就很不堪，当晚就派心腹赶到南关见卢又雄。

两天后卢又雄再次出击，杨光澍派出自己的无赖军团，以及城内因局势紧张而新近编练的上千团练，也就是驻扎在西关那的那一支队伍，由武庠生王训带领，有意图与卢又雄两面夹击太平军。结果新旧团练赶到与卢又雄约定之地时候，根本没见卢又雄军的影子，看到的反是上万严阵以待的太平军，三四千人被太平军一举全歼。

不管是无赖儿，还是新编团练，都是汉中府城的子弟兵。百姓见被征入团练的子弟如此丧身，都痛心疾首，说杨光澍用兵有如把猪仔赶往市场予以屠宰，正名唾其为“杨猪贩子”。

这样战场通敌之事，本来不难彻查出来。卢又雄都已经做好了竖旗‘反正’的准备了，但南郑城

内恰风波迭起，民心震动，毛震寿、张守岱等都无心再看卢又雄一眼，而忙着安抚民众百姓，南关内的之余三部论实力论风头都不如卢又雄，哪能伸手掏卢又雄的家底呢，如此的竟让这个败类逃脱了一劫，只背了一个‘严厉斥责’的玩意儿，不伤实体一根毫毛。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城固城头上，刘暹看着城脚下蓬头垢面一脸颓败，施施而过的俘虏群，真气的忍不住指着府城方向破口大骂。这都什么玩意啊，不添力气反而大扯后腿！

自己借东风的一把火，好不容易让城内军民士气大震，这就立刻挨了当头一棒！

猪队友！猪队友——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四十三章不得已而为之

ps：首周上推荐，求收藏，求支持！

“毛妖逃遁，陈天柱、张守岱、杨光澍授首，府城已经给天兵攻下来啦……”

“上万清妖被歼，毛贼落荒而逃，仅带残兵数百遁入川中……”

几个俘虏在太平军战士的督押下，从县城的西南角切入，无视城墙的火炮和城外堡垒的威胁，直接来到了城墙脚下。俘虏们似乎特意挑选的大嗓门，声音那叫一个震耳。

大声的叫喊着，泪如雨下，哭腔悲切。

好像是在为府城之战的凄惨结局悲哀，刘暹怎么看却更感觉他们是在害怕，是在为自己的小命悲哀。

脸色铁青铁青，还不及说话，一旁的李楹就怒火冲天的指着喊话俘虏大骂叛贼，“来人，来人，给我轰碎了他们——”

“一群逆贼，妖言惑众，意图乱我军心，妖言惑众——”

刘暹没李楹那么激动，但铁青的面色直接让身后的所有首领神色一凛。“曹怀亮。拿你部的火箭炮，给我轰了他们——”

“记住，只有一炮——”

“标下领命——”曹怀亮铿锵应声，转身大步离去。

半刻钟不到，一声轰鸣在城固城头回荡，当声音落下后，一切都寂静了。

刘暹敢肯定南郑城未失，杨光澍、陈天柱、张守岱更没有丢了自己脑袋，否则今日太平军就不是让几个俘虏以言语来动摇军心了，而是直接挑着那

三人的脑袋。

这是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都能想明白的事情，但是此情此景此形势之下，脑袋不清晰的糊涂蛋城固县城内大有人在。

李楹、刘暹自然全力阻止此言论蔓延，但那里制止得住。城头除了兵勇还有县衙组织起来的青壮，人多口杂，南郑已破的谣言很快就传遍了全城。

李楹只得组织县衙全部力量去澄清和弹压市井骚动，但人心动摇，纵然全城军民再度在强大的抑制力下安静了下来，人的心灵上，却不可避免的蒙上了一层阴影。

刘暹连跟俩小丫头**的心都没了，他整日里看着地图，有时能一坐一上午，动也不动，脑子想的全是打仗的事。

整个汉中府治下，除了城固、府城两地，其余的地方有能党组住太平军兵锋的吗？

刘暹实在找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太平军杀不进关中的借口。

必须想个法子将局势扭转！

刘暹需要在这场大战中露出自己的光芒，而这光芒，光凭火烧太平军西大营是不够的。他要成为力挽狂澜的主角——

“什么？”李楹大惊失色，脸都泛起白，人更是一下子蹦起尺高。“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脑袋摇的想拨楞鼓，李楹此刻那里还有自己往日的镇定和城府。

“大人，我有把握，有把握！”刘暹手指着凤县的位置，肯定之极的说。“陈镗亦是刀客，与我往日有相交之义。我有绝对把握说服他！再联络上凤县山上的几道绺子，就有了数百敢战人马，关键时刻插发匪背后一刀，足可使凤县保全！”

刘暹几日来思来复去想出的妙招竟然是自己偷偷潜去凤县，笼络昔日绿林道上的朋友，在外与太平军偏师身上着手。打击太平军的外伸机动力量，绊住陈得才的马脚。

李楹当然不同意。城固能守得住，完全靠的是刘暹军，刘暹军的支柱又完全是刘暹。在现在局面之下刘暹要潜出城去，城固的风险要有多大啊！？

但最终他还是被刘暹说服。“大人，凤县必须保全。否则发匪与甘陕暴徒联系一体，西北恐将色变啊！”

真神教暴徒人数众多，凝聚力强，但不善于攻城。起事半年多来，所破城池不过十数，大半还是靠城内内应发力才得已拿下。但太平军就不一样了，除非是重兵把守的县城，比如城固，否则的话陈得才有硬吃任何一座县级城池的能力。

太平军与真神教合流，威力绝对远超一家一等于二。

刘暹没从官场得失上给李楹说，太平军真要是跟真神教暴徒合流，汉中府城内的那一班文武绝对要受到北京的重处，李楹却能得一份奖励借机上位，刘暹也可以，但所得不多。刘暹不动，坐看局势恶变，那是对李楹还有他自己有利。

他是从大局上着手来给李楹分析的。如果太平真神合流，对清廷的危害会有多大。西北色变，新疆青海不稳，半个西中国都不在清廷的掌控下了。

李楹同意了刘暹的冒险。他对于清廷的忠诚还是很高的。而且在说话当中，刘暹直接将自己的行动跟整个西北大势隐隐钩挂来，李楹却又是决定与否的‘至高’存在，瞬间里一股使命感一股大无畏大牺牲精神就灌满了李楹的胸膛还脑海！

就是怀着这种牺牲奉献精神，李楹果断同意了。还为此发出了自己自担任汉中同知以来的第一份正式文书，给凤县的。为刘暹按上了一顶“监凤县军事”的大帽。

当夜，城固北门打开了一道小缝，刘暹带着张忠奎和四名亲卫打马出了城门。沿途路上刘暹自然是跟长了双夜加千里视眼一样，带着张忠奎五人见缝插针，顺顺利利的摸出了太平军重重营垒的包围。

城固距离凤县有小三百里，途中单大的河流就要经过文水、褒水、紫金河、车道河四条，山头多的更是不计其数，还要躲避太平军散居乡野的小股部队，六人策马，足足四天时间才到了武都山。

武都山只是凤县东面好大一片山区的概称，刘暹真真要寻的是其中的南山，穿林豹子陈镗老窝就在那南山青崖下。

青崖东沟、青崖西沟、石门子、陈家坪、徐家沟，青崖周边五个村寨都算是他的根据地。

与城固的刘暹不同，陈镗这支刀客武装土匪的性质要更浓厚一些。这也是没办法，凤县前面就是宝鸡，连云栈道沿途五百里，大小驿站十余处，巡检司更有**个，绿营在两地驻扎的都有上千兵，把

这条联系关中与陕南、四川的官驿大道看进了眼子里了。刘暹虽然是在汉中府城边儿上，讨生活也比陈镗容易多了，陈镗不把自己手中的刀子磨得更快一点怎么能行！

陈镗有一百五六的老人，由他出面联络这凤县山野中的绿林好汉，至少能凑来五百人。

“五哥，兴安、定远的刀客都投了长毛，洋县、西乡也有人投，这陈镗要是也投了长毛，咱们这不是自投虎口吗？”

张忠奎再一次叫起了这老话，一路上他都说的有十七八遍了。

第四十四章钓鱼

ps：首周上推荐，求收藏，求支持！

青崖，陈家大宅。

堂屋里一片寂静，一双双目光喷火一样热烈的看着陈镗手中的一捏告身，这是一个绿营把总，两个外委千总，两个外委把总，五个官身顶戴啊。

别看屋里坐的一群汉子平日里指天骂地，一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不晒凤县知县老爷的样子，可内心里，这官身要是落在他们身上，那一个个就是光宗耀祖！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恨不得眼睛里能长出一双手来把空白告身拉走，但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在热烈期盼着。

陈镗内心已经知道自己要下什么样的决定了。众意不可违！再说他自己最初时候看到刘暹手中的

那张七品绿营把总告身的时候，不也是瞬间热血冲头，激动的不能自已？

“那，咱们兄弟就把命买给朝廷了？”

“那是当然了，大哥。长毛闹腾了十多年，声势愈衰，去年连英王都战殁了，江河日下已经不能挽回。咱们可不能上一条要沉的船啊。”

“大哥！长毛跟北边的真神教有联系，咱们可不能这样啊。这是要被人戳骨头的……”

太平军的确派人来拉拢过陈镗，毕竟拉拢地方反清力量一直是太平军的传统政策。早在起义当初，就融入了天地会。

陈镗等刀客，在太平军看来就跟皖北的捻子一样，半匪半民，跟官府不对付，天生就是他们的同盟军。

固然刀客中也出了刘暹这种被太平军恨之入骨的叛徒，可别的刀客该拉拢的时候，还是半点不手

软的。

而且还真给他们拉拢到了俩人。陈镗绺子半匪半农这些年，跟巡检绿营打过不知道多少次交道，也是死过一些兄弟的。这些兄弟又有几个是孤家寡人？

刀客本来就是亲戚朋友为骨干串联起来的乡党武装，其内因为血亲的死伤，又怎么会没跟官府不共戴天的人呢。主张投靠太平军的人中，他们就是主力。

坐在上首的陈镗，眼睛着重注意的就是那些与官府有血仇的头领。见到这几位在众人叫嚣当中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的样儿，心口猛的一痛。他知道，老兄弟，分裂了！

然而更让陈镗心痛的是，那几人在当夜派人西去的同时，第二日全体通知大会上，并没立刻翻脸领着自己的亲信兄弟离开。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是信不过陈镗，还是想跟太平军里应外合？

陈镗整个人没了丁点气力，软靠在椅子上，如若是筋疲力竭。

“路是人自己走的，随他们去吧！”

刘暹很理解陈镗此刻的心情，心怀的内疚与对背叛的愤怒，相交织互胶结，真的很伤心的。

县城到南山的路上，一支太平军正在行进着。领头的是一个师帅，两千六的满编建制虽然才有三成多些人，但要拿下一无有防备的南山，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师帅骑在马上没有丁点打仗的紧张样，不过是百多人的山匪而已，其内甚至还有一部分己方内应，这样的仗根本算不上仗，还没来回奔波累人呢。他面色上更多的是一股兴奋，隐藏着复仇的兴奋！

刘暹！

那个手上沾满义军与天兵鲜血的清妖，他竟然不知什么时候潜离开了城固，来到了凤县。现在人就在南山青崖！

主将马融和给他最重要的命令不是剿灭陈镗一伙儿，而是要拿下刘暹这个清妖头。他要生执刘暹去到城固城下，当着城固所有人的面砍掉刘暹脑袋以祭奠往日死在他手中的义军和天兵兄弟。

师帅心头热热的，一股激动在他心里徘徊者。

城固西大营被烧，多少姐妹妇孺亡命在了那场大火当中，数都数不过来，师帅自己的家小也在城固那。他随从梁成富、马融和西进，都没能再跟家人取得一次联系，也不知道是给分在了东大营，还是西大营。

如果在东大营，那还好，安全有保障。可要是西大营呢，谁敢说就一定能逃出那场烧焚了整座大营的大火？

师帅这些天里都心情忐忑不安，现在有机会将刘暹这罪魁祸首生擒活捉，就再没别的事比这更令他高兴的了。

一日后。

南山顶上，刘暹跟陈镗并肩而立，看着脚下猛扑入青崖的太平军，他是微微一笑。

陈镗身子在轻轻地发颤，面容竭力保持着平静，但抽搐的面颊和握紧的拳头暴露了他的内心。

“走吧。长毛扑了个空，肯定要顺着线往山里追的。一场好戏，咱们可不能错过啊。”

如果有可能，刘暹绝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行踪给太平军。他最理想的设计就是跟李楹说的那样，悄无声息中整合来一支敢战的队伍，然后瞅准机会给太平军来一次狠的。

但事不从人愿，陈镗队伍里的复杂超过了他先

前想象。血仇不共戴天，官职告身也泯灭不了。而刘暹也不可能因为小小一支凤县刀客就把自己内心的最终志向给道出来。这是个无解的死疙瘩！

石咀沟。

一个满是光秃秃树干的山沟沟，距离南山少说也有六七十里地，但是地界依旧没出凤县。凤县的地盘实在够大，南北东西都有小二百里，比之一条棍的城固超出太多了。

此刻却有四五百人隐蔽在其中，全都是百姓打扮，身上挂满或是特意撒着茅草与枯叶，手边却放着刀枪棍棒，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类。这些人全都横七竖八的躺着，无所事事下许多人已经呼呼睡起了大觉。

在两天前，他们在各自的当家的带领下，或是乔装百姓或是趁夜而来，全都偷偷摸摸的集中在了这个小山谷中。而且两天时间了，谷内一丝烟火都没生，近五百人全都喝凉水啃干粮。错非来之前一个个都被那空白告身糊花了眼，这开春时节这群匪

性入骨的人早就嚷嚷起来了。

可即便是如此，现今的这四五百人也都没了心气，他们中最短的也等待了整整一天了。虽然还不至于发闹，可之前来时的冲冲兴气却已经被时间消磨了七七八八了。

谷内众人中，唯一还能保持着高昂心气的主儿，就只有这四股绺子的当家人。不，不能说绺子了，他们现在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官兵了。

——汉中镇留坝营！

这就是他们的编制。四张外委千总的空白告身，换来了三百多人。

刘暹手中就只剩下一张七品告身，和四张外委把总告身了。七品告身留作钓鱼用，要给这四个当家的看到前进的希望。而四张外委把总的告身，有两张也用到了这一战的钓鱼上。对象是各部小喽啰和小头目，只要作战有功，那俩顶戴就有落在他们头上的可能。

最后两张刘暹已备后用。真亏得他出来前又从李楹哪里拿到了几张告身，不然光他手下的那几张还真不够用。

这些个土匪绺子，对于官身简直毫无抵抗力。

前后一天时间都不到，陈镗牵头搭线，刘暹就搞定了四股！

第四十五章开门大红

ps：首周上推荐，求收藏，求支持！

刁贵、李九、黄麻子和王富贵，四个人围坐在一个苇席搭成的棚子下，正有一句没一句的唠着嗑。

这四人中，王富贵的年纪最大，已经四十有二。十五年前杀了留凤关巡检司的一巡丁，不得不上山当了土匪。

虽然绺子不大，但资格老，年纪大，四人中他坐了首位。

刁贵、李九和黄麻子都是三十郎当岁，三人相差不多少，上山的原因跟王富贵差不多，区别仅在于死的是衙役、乡勇还是兵丁。

“唉，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在在这地方窝憋了两天，休说是弟兄们没劲，就是我也乏了。”刁

贵锤了一下自己腿，两天不动弹现在都酸酸的了。

“可不是，千盼万盼总算是盼来了。”与刁贵一样，李九这两天啃干粮喝凉水也难挨的很，干硬冰凉的干粮啃得他牙都疼。

万幸就在刚才，刘暹刘守备刘大人，手下的一个亲随已经来到通知了做好准备，不然他们四个这时就没这么悠闲了。

……

山道东向，一支混杂的人马正在竭力的向前行进着。

陈镗的一部分老兄弟和上百他们的家眷，一路向着某个预定地点行径去。

“快，快，跟上，跟上！”太平军在后一路追赶，师帅大声的向着外面的人马吼叫着，却已经没有了马匹。从青崖东沟出口到这里，大小战斗太平军已经跟陈镗殿后所属打了四五回，其中一回他的

那匹马就被负责指挥作战的刘暹一枪打死了。

白虎山。石咀沟前一个不大的小山头。

刘大疤瘌领着手下的四个弟兄正蹲在这里守候，看着东面的来路上是否有太平军什么的出现。

他是青崖西沟的人，陈镗手下的小头目之一。

通红的夕阳快要落山了，赤红的阳光洒遍漫山遍野。一下午漫不经心的刘大疤瘌，此时的精神却是提到了最顶点，手下的俩个兄弟也都是如此。

他们也算是经验丰富的老鸟。和官府、乡勇、巡校交道不知打了多少次，心中估摸着也能算出太平军赶到的时间，不出意外正是这个时候。

远远地，一个小黑点出现，慢慢的在赤红的夕阳余晖下，一条细若绳索的黑线出现在了刘大疤瘌等人的眼中。

“大哥，是长毛……”一个手下指着那道黑线欢

喜叫道。

“把树放到。咱们下山告诉大哥去——”刘大疤瘌大气的一挥手。自己兄弟的人物是完成任务了。

石咀沟。

已经歇了好一阵的刘暹第一时间被告——白虎山头的树倒了。

这是先前定下的信号，树倒了，太平军就要到了。

“刘大人，旦有吩咐，标下无不领命！”

扭头看向陈镗，陈镗肃颜起身，双手抱拳弓腰。

“请大人吩咐，我等听命——”

刁贵、王富贵、黄麻子、李九四人紧随其后。

刘暹笑了，大家都是好同志啊。大家干一行就都要守一行的规矩，陈镗五人现在已经是官儿了，那就要有个上下尊卑。

没道理，这时候还不将自己捧出来。

“那，本官……”说道这两个字时，刘暹甚至看到黄麻子浑身一颤颤，“就不客气了。”

“陈镗、李九两部兜底，刁贵、王富贵部左右各埋伏，黄麻子部留做预备军——”

“大家行动——”雷厉风行。

“轰轰轰……”

一刻多钟后，一连串的巨响从山沟下响起，尘烟弥漫中，惊恐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黄麻子偷偷看刘暹一眼，见他只是面无表情的立着，下面那惨烈的哭叫声丝毫没有令他有动容一丝，心里不由暗叫：“果然是见过大场面阵仗的人，就是厉害！”

他上山当土匪也有七八年了，打死打伤的人算在一块，好像也没眼下火药罐爆炸死伤掉的人多。更别提连连的爆炸之后三面而下的围杀了，那见血远比爆炸更犀利更富裕。

黄麻子的手下被火药的连环爆炸震得心惊胆战，人人色变，这些所谓的土匪根本就是一群土包子。而张忠奎跟刘暹的四亲随就纹丝不动，让接着注意的黄麻子大为佩服。

一股娇红色的粉雾笼罩住了太平军前部、中部，无比的辛辣顺着口腔直冲太平军战士的脑门。咳嗽声，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此起彼伏。

早有准备的三面埋伏人马个个用事先准备的湿巾包住口鼻，避开娇红色粉雾浓重的地方，似一把把尖刀插进太平军这个完全没了防备的队伍中。

进军顺利，那叫一个势如破竹！

陈铓等首领无不面露喜色，纷纷高呼着喊杀，四五百人潮水汹涌一样直冲而下，如此痛打落水狗的好机会没谁会放过！

砍下的脑袋可都是一份份军功。

就连被分配任务后自感最幸运的黄麻子，此刻都用热烈期盼的眼神看着刘暹，希望自己也能下场捡个便宜。

刘暹是乐意成人之美的，在黄麻子高高兴兴的领队伍杀下的时候，依旧面无表情的立着。这样的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已经胜券在握，可以对下面的太平军不屑一顾了。

“杀，杀——”亢奋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就是山匪中胆子最小的人此刻在局面绝对占优的情况下也忘却了心中的恐惧，拎刀持枪叫嚣着冲杀了下去。

张忠奎在一旁不屑的撇着嘴，“一群土包子，没见过世面……”

历经过几番战阵的洗礼，刘暹军的人已经不同于当初了。像眼下这种完全白捡一样的战功已经没人稀罕了。

摧敌锋于正酣，挽狂澜于既倒——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信念已经种在了每一个刘暹军的心中。

可能是刘暹几次带军在全汉中士气低落的谷地，打出振奋人心的胜利，而激化来的吧。

这是好事，刘暹很乐意看到这种敢战的思想充斥自己的队伍。

太平军的师帅殁在了阵中，没了指挥的太平军完全无法阻挡队伍的溃败和投降，在加进辣椒粉的火药罐爆炸下，所有的人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做不

到。

在前部和中部溃散之后，后部太平军已完全变成了一群惊弓之鸟，士气完全丧失，片刻就已由追兵变成了不触即溃的大逃亡。

刘暹毙敌不足百人，俘虏却超过了三百，还斩了太平军一个师帅。可以说在凤县有了一个漂亮精彩的开门红。

第四十六章辗转腾挪（上）

ps：求收藏，求支持！第一周上推荐，成绩好坏尤为重要。不然，**就要裤衩挂杆，裸奔了！

留凤关。

如是南郑的青石关，褒城的鸡头关，西乡的大巴关一样，它在历史的某一瞬间，可能会非常辉煌，战略军事位置甚是重要，但是到如今的现在，它就整一个大号的驿站。

满清在这里设的有一个巡检司，还有一队汛兵，并驿站驿马66匹，马夫33名。是汉中官道上一个挺重要的节点。太平军攻占此处之后，驿站当然是不再有了，驻兵却仍然不少。

整整一个师！

虽说这个师老弱多了一些，空额多了一些，但可战之兵还是有二三百人的。往日里倒是牢牢控制

了上下官道，太平军的辎重往来无碍。

但是今天，留凤关上黄色的太平军大旗从关上被拔下，久违了多日的绿营旗号从关城升起。虽然这面绿营大旗还是从太平军的缴获中翻找出来的。

刘暹一身太平军打扮的站在关上，厮杀声已经没有，血腥气却随着春风吹得老远老远。

他在石咀沟拿下追兵之后，留下百人勘护伤兵、妇孺和俘虏，队伍继续呆在石咀沟，自己则率三百人换上太平军的服饰后疾奔突进，昼夜不停，直奔到留凤关下，趁着留凤关的太平军还不知道消息骗关成功，一举全歼了关内的一个太平军师。

老弱占了兵额大半的太平军战力自然不强，可反抗意志却并不弱，比之相同境遇下绿营兵的斗志，可以说胜出十倍不止。留凤关里至少倒下了二百人，刘暹人马只占了其中不大的一块。

打下留凤关，刘暹马不停蹄的又拿下了南星和松林驿，用的都是相同的法子，留下的俘虏大腿捅

上一刀后也全部给释放。

他不想造太大的杀孽。战场上的事是战场上的事，下了战场，如曾剃头、李鸿章那般的杀俘，刘暹就不行，心里迈不过那道坎。

都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鬼！

但白白放了这些人肯定也不行，于是捅大腿，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出现了。

刘暹也是无奈，迫不得已。

拿下松林驿后刘暹再趁夜进兵柴关岭，然这次的骗城就以失败告终了。还差一点就被太平军反坑了一把，如果不是打头的黄麻子机警。

石咀沟里败溃的太平军终于有逃到柴关岭的，岭上太平军守将自然提高了警惕。

差一点，只差一点，刘暹就踏进包围圈了。

可就算最后关头被黄麻子识破，刘暹也在柴关岭撂下了好几十人，真的是没死也退层皮。

……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似血残阳西下，红彤彤的光芒笼罩着整个大地，只剩下天边的一抹艳红晚霞。

立马在山丘顶上，彭春幽沉的目光注视着脚下匆急而过的一队队太平军战士，严峻的敌情让他整个人满脸冰霜宛若一尊雕像静立在那里，仿佛不会受周围的一切事物的丝毫影响。

冷凉的晚风从他身边划过，丝丝寒意浸来。

“哒哒哒——哒哒哒——”一阵疾驰的马蹄声传来，就见前方一小队骑打马朝山丘方向奔到。那为首之人，身着一套制作精细的太平军战袍，黄色的战袍镶边着赤红，在夕阳火红色光芒的照射下如同蒙上了一层血色。

“彭检点，彭检点——”主将身边的亲军指挥关红杰，人还未到就已经急声高叫，等到他策马奔上山丘后，急开口问彭春，“怎么又向北折了？刘贼不是在东面呢？”本来大队人马是好好地往东面石咀沟扑杀去的，可这才进山三十里，彭春就下令改变方向，兵马朝北转进，这一下可急坏了关红杰。

刘暹这支队伍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马融和部的威严，为了不使自己一路势如破竹积攒起来的‘兵威’受损，太平军必须尽快的剿灭刘暹。否则凤县地方乡镇上的那些土豪士绅可就有的鼓舞了，若是陈镗再在其中牵头搭线，刘暹真有可能在凤县凭白弄出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来。

马融和军仅仅是西征军团西进部分的一支偏师，人数有两三万众，可战之兵却才四五千。

虽然一路攻城掠地使得很多汉中百姓也加入了其中，但是太平军每攻克一地就要留下一部人马驻守一地。马融和新增的兵力仅仅能弥补分流的空额，且实际战力还大有折扣打。

如今刘暹灭其两师，攻克官道多处节点，对马融和的实力已经造成不小损失。

马融和自还不至于将刘暹看的太高，却也决不允许放任他再来骚扰自己。他要尽快攻克凤县，只要县城拿在手，再不去太多触动地方乡绅的权力利益，太平军短期内的稳定统治还是能做到的。

这是他多年厮杀征战的经历！

那些地方乡绅土豪，对比清廷的忠诚和孔老二的崇敬，更在乎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太平军是反孔的。所以他跟汉族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只要不彻底拿走他们的蛋糕，在刀子的威慑下，太平军就能暂时的统治汉中。

马融和没去做长久打算，他清楚己方军马的最终目的。他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锋利的长刀无敌的气势，就是太平军短暂统治汉中的最大资本。如果这份兵威被破了，那些土豪士绅必然将现在的蠢蠢欲动化为实际行动。

到时就可不妙了。即使还能再弹压下去，也有了瑕疵。

“刚才快马来报，刘暹纠集上千人，杀向三岔驿了！”

彭春的脸色僵的像块石头，关红杰的脸色也迅速的向石青转变。

三岔驿，那里距离县城只有十多里，是马融和大部队的粮草辎重囤积重地。如果那里有失，马融和也不用再打凤县县城了。

关红杰心情沉重。作为马融和亲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是知道三岔驿防守的虚实的。虽然看起来太平军很多，密密麻麻的营帐多的撩人眼，但那里是上万的老弱妇孺，是马融和军的老营。

“岳台山、王家山、放马滩不都是有我们的人么？盏窝、龙湾洞、王家坪也有营哨在，刘贼是怎么安然穿过这些地方的？”

关红杰感觉很不可思议。报中刘暹可是上千人啊，又不是一个人，怎么就安然的穿过那些哨点和关卡呢？难道哪些地方的人都是死人，上千人马也看不见？

但不管怎么说，彭春不能再领兵扑向石咀沟了，他要立刻赶往三岔驿。不是为了救援三岔驿，急报都已经送到自己手中了，肯定更早的送到主将马融和手里。从县城下发兵去三岔驿，比彭春方便也快捷多了。他兜头北上，更多的是要断刘暹的后路！

第四十七章辗转腾挪（下）

淋淋细雨洒落，空气中凝聚着一份山林独有的湿润和清新。初春的嫩绿也仿佛融入在了这朦朦细雨当中，勃发着一股此个时节万物独有的生机。

远处的山林，薄雾弥漫，两里地外的景象就全部湮没在了缭绕的水雾中。此起彼伏的山岭，一座接着一座的山头，凤县东部那连入秦岭的广大山地，隐藏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真是太容易太简单了。

不说刘暹手中握着虚拟地图这个大杀器，就是任陈镗等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带路，太平军想在这片绵延的山岭当中找到他们藏身之处，也千难万难。

刘暹没那个能耐看天识雨，陈镗等人虽然都是凤县本地人，可也都没那本事，在这一点上他们连个老农都不如。一伙人衣服被淋了个湿透，冻的脸都白了，才好不容易摸到眼下这座山上，躲进了山

腰上几个相连的山洞中里的。

进入山洞后，分成四部分的队伍近乎解散，除了附则警戒的人外，剩下的都迫不及待的生火围坐烤起火来。

燃料则是林子里半湿半干的落叶枯枝，引燃它们的是山洞内本就有的一些干柴，甚至是动物干掉的粪便。

在这片地方，山林深处的某一处山洞内有不少干柴或人活动留下的痕迹，千万不要惊讶。因为这片地方的山民猎户不少，林子再深也会有人的足迹踏入，那些天然的山洞是山民猎户最佳的宿营地。洞内有干柴很正常，没干柴才不正常！

借着休息的机会，刘暹在山洞的最深处，一个小溶洞里打开了虚拟地图，看着地图上显示出的敌人位置，他嘿嘿的笑了。

马融和派出的两股追兵，本来是一西一东南，两路包抄的架势。可现在呢？？

由东南往北推进截杀自己后路的那一支太平军在两天的兜圈子中，已经不知不觉间跑到了自己的西面，它距离刘暹虽然只有七里地的直线距离，可进军方向却南辕北辙，一点威胁也没有了。

由西往东而来的太平军则距离还有十五里地。十五里地的山路，这可不是平地！

刘暹就是按兵不动在这儿等着他们，那股太平军方向也找对头了，至少都要大半天的时间往这里赶。

望山跑死马。真不是说笑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春雨为这持续了多日的追逐战划上了一个暂停号。刘暹不再担心两支太平军追兵了，目光盯着凤县却还是久久难以安定。

按理说他已经给凤县守军创造了极大地便利了，吞掉和牵制住马融和手下一半的战力。凤县城外的太平军大营，看起来纵然依旧人很多，但里面

当打的青壮年看看还剩多少？

用几百乌合之众来废掉太平军的一半能战之力，刘暹已经做到了任谁也无话可说的地步。

再更进一步，必须天时地利人和都帮忙。

且不提安稳下的刘暹军，去看那两路太平军追兵。

彭春这时也一样按捺住了兵马，全军分散开躲入山岭下。

倾斜的山势，捧起的大石，都成了此刻太平军战士躲避的场所。而至于仅有的几个山洞，自然是归彭春、关红杰这些个高层了。

看着手中的简易地图，彭春目光久久停留在兵马扫过的那片区域，有太多太多的纰漏和洞子可钻了。如果刘暹真的就隐匿在哪里的话。

兵力不足是太平军最大的短板。

这种山地追逐战，用军必须是身强体壮的年轻汉子，那些凑数的老弱妇孺，一个都从两支太平军追兵里找不到。

“咱们应该再派出人手到这一片转一转。那些能躲避几百人上千人的山谷沟壑和溶洞。给他们划定下侦查区域，碰不到也就算了，要是万一碰到，不管人能否活着回来，咱们就都能晓得。”

细雨湿衣，冰凉的冻人。没哪支队伍现在还能在山林里转悠的。

彭春决定趁这个时候，趁这个机会，把身后滤过一遍的地方中的一些疏漏之地，重新查上一遍。

时间拖得越久，他身上的压力就越大了。

无独有偶，就在彭春部太平军散出三十余精锐，撒进身后的山岭中的时候，距离刘暹有十五里山路的另一支太平军也派出了数十精锐，分头分散，如一张网一样向着东方扑撒。

山洞里的刘暹看的一阵头大！

真不愧是从淮河打进陕南的太平军，这经验就是丰富的很。可自己该如何应对呢？

不能下辣手把所有碰来山洞的太平军战士干掉，因为这样是不打自招。可也不能放任太平军肆无忌惮的侦查……

手指敲在青石上，刘暹眼睛转了又转，然后细细的盯着虚拟地图，好半天才猛的站起身来。“叫陈镗来见我——”

……

“你的任务是在这一块地方，这个范围内，宰掉所有闯进来的长毛侦察兵。如果真有长毛闯进来的话——”

刘暹指指点点的是一张标准的清代地舆图，虚拟地图早收起来了。他手指在一块区域里画了又

画，陈镗连点头表示知道。

再横着往东一划，直入石咀沟——

“只要你干掉长毛的侦察兵，他们就肯定知道这一块地盘有不对。你就立刻带人往东走石咀沟，一路上把痕迹留大留多一点。要让追来的长毛大部队发现!

就是要虚张声势，几十人做出所有人的样子，引着长毛往一边去。

长毛都去了东边，西边才有了咱们的活动余地。”

刘暹突然觉得天时地利都在自己这一边了，剩下的就看人和了，看陈镗的成色到底能不能担当大任。

计划很顺利的实施着，陈镗带着几十人一路东去，两支太平军追兵紧急火燎的追赶。

刘暹带引着歇息完毕的五百人穿山越岭向凤县县城赶去。

是的，他现在扣除了陈镗带去的几十人，扣除了大山深处留守老营的百名战力后，手下能动用的力量依旧有五百人。

因为他入凤县以来的几次胜仗，因为他手里那吸引人的空白告身，凤县东部山区村寨的诸多族老乡老，固然不会将全部本钱下到他身上，却也或多或少会送上几个子弟兵加入刘暹的队伍。

几天时间里，刘暹手下人马就多出了二三百。还个个年轻力壮，刀叉弓枪多有涉猎。

第四十八章斩首

ps：求收藏，求支持！第一周上推荐，成绩好坏尤为重要。不然，**就要裤衩挂杆，裸奔了！

“嘿，咱们这位刘守备，可真是神了啊！”

地上跪着两名太平军俘虏，一旁还有一具尸体，陈镗打圈绕走着，目光如是看到了绝顶稀奇的东西一样，让那两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太平军战士都心中一阵发憷。

“的确是神了！料事如神！”

徐明义、陈邦达等几个陈镗的铁杆兄弟点头附和着。他们不是在做假，而真的是实话实说，对刘暹服气的很。

昨个雨还在下，刘暹把陈镗找过去吩咐了片刻，陈镗就领着他们几十个弟兄冒着雨赶来了红崖峡。一路上雨水冰冷冻得人瑟瑟发抖，地面也又湿

又滑，可是遭了大罪的。

而刘暹派他们来红崖峡的想法，也不难猜。什么话刘暹都给陈镗说透了，要是他们一伙儿还不能理解，那他们的脑子跟智商就是干不成刀客这一行的了。

干刀客，半匪半民，是一个讲究分寸的技术活。稍微过线一点就给官府留下找茬的把柄了。所以脑子不好使的，带头大哥的位置是坐不稳的。

陈镗一伙人通透的理解了刘暹的设想，这个主意要说好不好呢，人人叫好。以一支偏师引诱走太平军的追兵，主力趁机插进西跃，事情要干的漂亮了，凤县的局面都能搬回来。

可不管是陈镗，还是他手下的兄弟，想不透彻的一点都在于：刘暹他怎么就能肯定两股太平军的追兵，撒出来的侦查都能笼罩到红崖峡？

两三天山里打转的时间，所有情报陈镗都是跟刘暹相通的，连陈镗这个坐地虎现在都理不清头

绪，拿不准两支太平军追兵的具体位置了，刘暹这个外乡人怎么就能肯定呢？

刘暹的这个设计最难最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就在这里，行动的时候，陈镗也好，徐明义、陈邦达等也好，内心都充满了质疑！

现在，两个太平军生俘，一具眼下的尸体，一具崖底的尸体，已经证实了刘暹的正确。所有的质疑烟消云散，留在陈镗等人心里的就只剩下滔滔不绝的佩服。

“人才啊！不出世的大才。这就是名将，妥妥将来的名将。

你们说，要是汉中没这场乱，刘暹不还跟哥哥我一样要当一辈子的刀客？”

“见个芝麻粒大的官儿都要满脸赔笑。这一身的大才不是给浪费了么？”

“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

陈镗彻底收起了内心对刘暹的轻视和眼红。他看着手拿一捏空白告身的刘暹，内心深处对告身的炙热根本不能同他对刘暹的眼红相比。

七品的把总又如何？不还是拿在人手上甩来甩去么？

与其做那把总，何不去想做那只手的主人？

他也自视甚高，自以为自己的本事不比刘暹小，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因为没赶到机遇。换做自己是刘暹，绝对比刘暹做的更好，官更大！

明白的说，那就是刘暹没有打掉陈镗的傲气。他仅仅是用一捏空白告身砸翻了陈镗而已。并没让陈镗心服口服！

而现在呢？“有奔头。咱们兄弟跟着一个名将，有奔头！”

“大哥说的对。区区一个汉中藏不下刘暹这头

猛虎，四川、甘陕，还有中原、江南，大好用武之地，刘守备日后就是刘总兵，刘军门！

咱们兄弟跟着，也能名响天下！”

“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刘暹不仅是狼，更会是虎！”

一群人情绪激昂，说出的话听得跪地的两名太平军战俘如看傻子一样看着这群人。“痴心妄想，白日里做梦。我家王爷肯定会把你们统统抓住，尤其是那个刘贼，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硬气的太平军，面对大为恼怒的陈镗劈下的钢刀，面色始终分毫不变，更没发出半点求饶和惨叫。真的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看着地上新多出的两具尸体，怒气发泄后的陈镗脸上露出一抹敬重，“好汉子。陈某人不会让你们暴骨山野——”

“明义。”

“有。”

“你带人把下面的那具长毛尸体也带来，弟兄们刨四个坑，入土为安，咱把他们埋了。”

“比绿营那帮杂碎硬气多了。都是好汉子，该埋！”徐明义点头离去，招呼一个人跟他一起下去。

其他的人也都没多话。江湖绿林，最佩服的就是视死如归的硬汉，眼前的太平军战士，配得上。对于陈镗这些还没有脱离江湖习气的一群人来说，刨个坑也干的心甘情愿。

三支队伍化作了四支队伍，其中一小两大，照着刘暹设计的路线，义无反顾的向着东方扎去。

刘暹领着五百人来到了萧台寺东南十里的烟通沟，全军隐蔽起来后几乎每个人都一屁股坐到地上，站不起身来。

为了躲避马融和布置在外的多处太平军哨点、卡防，刘暹领队足足绕行了四五十里的山路，多走了近乎一天。他自己的腿酸的都像根煮熟的软面条了。

萧台寺就在凤县城池西南，有两里地的距离，乃为豆积山山顶处。其山下是马融和将帐的所在地。

位于太平军整体营垒群的偏后位置。

如果有人从凤县城池内向萧台寺进攻，那必须经历多个太平军营盘的阻截。可要是从背后冲击萧台寺，那就容易多了。

刘暹的所谋说到这里，怕很多人就已经看出来了。不错，那就是斩首行动。他想直捣虎穴，直冲马融和指挥部，搏一把，看能否将这个太平军西征军团的五首脑之一斩首了。

豆积山位于嘉陵江岸畔，系砾石沉积而成，形若豆类垒积，故名豆积山，与天水麦积山互为姊妹

山。豆积山山顶海拔三百四十丈，山东边有猴儿石，山腰有支锅石、张果老洞，山顶有萧台寺等，为凤县最著名的一大胜景。萧台寺位于豆积山顶，庙内有铁钟一口，寺僧每天清晨击钟敬佛，钟声悠扬，覆盖整个县城，旅人皆以钟声为启程行路的讯号。“萧寺晨钟”为凤县八景之一。

自然地，萧台寺也为县城周边区域内的制高点。站在豆积山山腰，都不需要上萧台寺，就可以将整个凤县城池尽收眼底，城内的一切布置均瞒不过太平军耳目。

而愚蠢的凤县守军在听闻太平军杀到的消息后，竟全部龟缩在了县城城池，拱手将豆积山这个制高点让于他手。

刘暹要斩首马融和，还必须在夜间，否则断瞒不过太平军的耳目。

第四十九章萧寺晨钟（求收藏）

“走水了，走水了，快救火啊……”

……

睡梦中马融和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人猛的从床上坐起，“外面是怎么回事？”

他先是以为受到了城内清军的夜袭，但侧耳听听并非如此。

“丞相，黄家台的寨子着火了！”帐外亲军熟悉的声音响起。

马融和警惕不消反涨，城固西大营的那一把火令整个西征军团心有余悸。“是何原因？可与黄家台联系？是否是清妖所为？”

“没听到厮杀声。尚未与黄家台联系，末将立刻派人去。”

“嗯。小心戒备！”

马融和睡意全消，做吩咐后，慢慢披衣起床。掀开帐帘向黄家台看去，人声鼎沸，火光映红，但并没厮杀迹象，难道这只是一场意外？

今夜刮得一场好风，虽没有当初刘暹借的那一场东风强劲，但吹一吹火势还是手到擒来的。很快马融和大帐与黄家台就取得了联系，很快黄家台的火势就无法抑制的旺盛起来。

只靠驻守黄家台的那个军，两千人不到的队伍，五百个青壮不足，要跑到两里多地外的嘉陵江担水来救火，那是不可能把火扑灭的。

马融和一边大骂军帅废物，一边严令县城一线各营垒拔高注意力，防备城内清军突袭，然后调拨余下各营寨人力组织救火。

一点人为的迹象都没有，也没清妖伺机杀来，马融和看来这场火兴许真就是一个意外。他如此应

对着，只把警惕的注意力放在凤县县城，警惕着城内清军的趁火打劫。

　　而至于外头的刘暹，有两支太平军追捕着，马融和真没去把刘暹想进来。就算这场大火不是意外是人为，他也只认为是城内的清军所为。彭春等两支太平军，兵力有两千余人，在有熟悉地理的本地刀客领引，要是还被刘暹给跳了出来，那刘暹的能耐就真不在他的想象当中了。

　　马融和过去十多年的征战，不是没被清军优势兵力围追堵截过，他知道那种滋味的苦处，更明白要摆脱追兵的困难。

　　【太平军军制早期是旅师军等等不假，但后期已经转变为队营编制模式。大抵队分前、后、左、右、中，有大队、小队之别，互不统属。当有大前队，大后队、大左队、大右队、大中队、前队、后队、左队、右队、中队，共10队，按例均冠以“英府”“英殿”或“忠府”“忠殿”二字不一。队之下分前、后、左、右、中5营。

汉、风在这里继续以旅、师、军建制太平军，主要是为了方便。一些明白内中细节的朋友还望不要较真。】

但是当凤县守城清军做出举动牢牢吸引住太平军一线营垒的时候，当豆积山周边几个营垒青壮都抽调黄家台帮忙救火的时候，当数百突然而至的敌人杀到跟前的时候，马融和惊愕之中就根本无力招架了。

他身边的亲军只剩二百人左右，被刘暹一开始的突击就吃掉了好几十人，剩下百多人根本挡不住火药罐+白刃的优势敌人进攻。

“顶住，顶住——”

马融和一脸铁青，耳朵边响着亲军检点疯狂一样的吼叫。

顶住，只要顶住一时半刻，等到黄家台的人马回援包抄，自己就能全吃掉眼前的敌人。可是他很清楚，队伍是顶不住的。

身为沙场宿将，这点认知他还是有的。队伍的局势随时都会崩溃。

亲军检点疯狂指派着人手，“快快快，带队顶住清妖冲击！”

“刀盾手分列两翼，一定要给老子顶住，丞相能不能冲出去就看他们的了！”

“后队给老子冲，杀开一条血路——”后队的方向是豆积山山顶。

看着前后左右潮水般涌来的敌人，亲军检点狠一咬牙什么都顾不上了连连下令，护着马融和冲出清妖的包围圈再说。至于二百亲军还能不能剩下点种子就看上帝保不保佑了。

这些太平军不愧是一方大将的亲军，疯狂起来悍勇绝伦，亲军检点亲自带队冲杀，人群之中左冲右突势不可挡。左右两侧刀盾手咬牙切齿苦苦抵挡黄麻子、李九的冲击，前面的亲兵也硬挡下了刁贵

的猛攻。

一时间马融和的险情似乎都缓解了。但马融和铁青的脸色没有半点转好，他清楚地很，进攻自己的敌人除了手中的刀子外，还有火药这种更危险的武器。

“轰轰轰……”

刘暹带着一队特意挑选来的掷弹兵，那里太平军疯狂就朝哪里扔投火药罐，爆炸的火光中人像割麦子一般扫到一片。虽然这其中很有可能包含着一样奋力厮杀的自己人。

刘暹真迫不得已了。这支太平军的凶悍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身后数以千计的太平军正在涌来，他必须立刻干掉马融和，带着队伍往豆积山上逃去。

“冲冲冲，冲出去，冲出去！”

亲军检点一手大刀，满脸血污浑身杀气，嗓子嘶哑双眼密布血丝，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却还在举刀高呼，迅猛前冲。

“杀！杀！杀！”

“弟兄们，杀了马融和，杀了马融和咱们都立大功，死了家小也有大人养一辈子，跟老子杀啊！”

“不要停，不要停，杀杀杀！”

“……”

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狂呼呐喊的拼命声。太平军疯狂，土匪刀客山民也舍得性命。身后，回援的太平军犹如滔滔洪流，势不可挡，距离近在咫尺了。

亲军检点身边的人只剩下二十多个了，却还在奋勇前冲，倒下一人立刻又有另一人顶上，不给身前的王富贵片刻喘息调整之机，就这么一路的冲

杀。

“疯子疯子，这帮疯子……”

王富贵手下的山匪被冲的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军势被生生趟出一条血路，一路上尸横累累，残肢断臂甩得到处都是，松软的地面更是被殷红的鲜血染成触目惊心的黑红色。

幸亏陈镗留下的三十刀客关键时刻顶了上去，而王富贵整合好自己的队伍后，也毫不犹豫的再封堵了过去。

太平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亲军检点势若疯狂也杀不尽一个又一个挡在自己面前的敌人，马融和闭上了眼。

营前，回援的太平军已经杀到，却已经晚了……

“砰——”

亲自上阵的刘暹扣动了自己的短铳，掷弹兵统统还原成了肉搏兵，因为火药罐都投完了。

凤县的刀客土匪乃至村落，火药普遍都有，但却没谁会像当初的他那样倾尽全力的去储备。几经战阵，今夜的火药罐就是最后的一点了。

亲军检点身子僵住了，他惊愕的勾下头看着胸前的血洞，一股鲜血正从里面流出，他全身的力气和生命力也从这个洞里流出了。

检点面前一个山匪都已经门户大开的等死了，只要检点把高举过头的大刀往下一劈。但等了等，刀还不见落下，山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惊喜过望的他也来不及细致观察，就地一滚的忙爬开去。还来不及重新在地上捡起武器，汹涌的同伴就已经湮没了检点，接着湮没了马融和！

“马融和已死，大家往山上走啊……”

回援的太平军已经湮没了刁贵半数的兵力了。

凤县的城头上，一群人看着豆积山由下往上婉转而起的一条火线，脸色十分的沉重，他们直愣愣的站在城头，遥望着豆积山方向，夜风吹来也不觉得冷，更不会钻进一边那暖和的城门楼里去。直到一声清越的钟声悠悠从远方传来，所有人脸上才猛的轻松起来，继而无限的喜悦与欢呼在城头上响起来。

平日里自重身份，举手投足都讲究威严与气派的知县大人，这一刻如若一个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哈哈大笑，戚戚而哭，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萧寺晨钟！有名的凤州八景之一。

今日这一声钟鸣可不就像是清晨的第一曦阳光，驱散了漫天黑暗！

第五十章庞然巨物湘军

群龙无首的太平军在凤县城下迎来了入汉中以来的首个败仗。这一败，还就是个伤着了筋骨的大败仗。

西征军团五首脑之一，马融和被袭而死，两万太平军死的，伤的，逃的，俘的，投降的，脱了黄衫滚回家再当满清良民的，撤至留坝的时候查点人数只锵锵满七千人。

县东大山里的两支太平军得知噩耗之后，虽将领个个愤恨满腔，军心却动荡的不能再战，连夜退出凤县。那些凤县本地掺入的新兵，十个里有七个就在这撤退的路途上不见了踪影。

两千余青壮敢战之士，到了留坝清点人数，只存了千五不足。

刘暹下豆积山与凤县守军汇合，旗鼓张开，招兵买马，两日后就引领着三千多青壮杀到了留坝城

池下！

……

三月份的中国大地到处一片烽烟。

天京厮杀正急，江南、安徽、江苏，各部太平军尤具战力。捻军在中原纵横，石达开在云南重整旗鼓，陕甘战场上的真神教暴徒虽然依旧势大难制，多隆阿却已经解了同州之围，正在率军猛攻洛水以南的王阁村和羌白镇。

这两处地点虽然不是县城，但却是陕西真神教暴徒的策源地之一，加屯驻据点。意义十分的重要！

刘暹先在城固火烧太平军西大营，然后在凤县阵斩西征主将之一马融和，挫败了太平军北上关中的直接企图，这饱满了喜讯的战报自然会飞快的向多隆阿飞去。

可就是前后两者间间隔的那短短的一截时间，

当阵斩马融和的喜讯飞报向多隆阿的同时，汉中就还要再发第二道相同的捷报报向留驻四川广元的前四川布政使刘蓉。

西安城依旧在不停地召唤援军，北京方面应该是彻底对陕西巡抚瑛棨失望了，又看陕南军情特别紧急，遂下旨四川总督骆秉章调派四川布政使刘蓉赴汉中整顿军队，攻打太平军。但是又怕刘蓉赴汉中指挥军队没有官衔，手中无权，汉中本地官兵不听一个外省布政使的，这样就很难打仗了。于是特授刘蓉为陕西巡抚，罢掉了瑛棨的官帽儿，如此刘蓉指挥陕西的军队就名正言顺了。

接着清廷又连下两次火急旨令，说汉中被太平军包围日久，情势非常紧迫，着骆秉章迅速督催刘蓉赴汉，统帅众军，力解城围，不能再为迟延。

刘蓉自然要起兵北上，可他手头无兵无勇，那里真敢一头扎进汉中去。于是绕道南江，留驻巴州，除增调刘岳昭军，又派人到湖南募兵。虽经骆秉章三道火急下令督促，也只移驻川陕交界处的广元，再不敢前进。同时，清廷为给刘蓉打气，又增

派楚军“桂字”、“向导”两军前来汉中增援，可能是汉中太重要了，清廷仍觉兵力单薄，又派总兵何必胜、肖庆高率“果健”、“湘果”中右两军进兵汉南。

也就是说，汉中在盼来渴望不已的援兵的同时，头顶上也又迎来了一个管事的婆婆——现任陕西巡抚刘蓉！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桐城派名家，曾国藩文交挚友，同时也是湘军的一面旗帜。虽然刚刚才从布政使升任巡抚的他，比起湘军其他大佬慢了不止一步，那却是因为弟弟刘蕃先登战死，刘蓉扶榇归养，无意再出，中间给很是耽搁了一阵子，这才慢了脚步。

可这绝不代表刘蓉没有本事。自他入四川以来，骆秉章于军事吏治，悉倚刘蓉赞助，亦时出领督师，李蓝起义被以次削平，石达开屡屡入川受挫【乃至最后大渡河被擒】，刘蓉都出了巨力。

所举荐的萧启江、刘岳昭、黄醇熙，个个才能

出众。其中再以刘岳昭为最。

此次督兵汉中，刘蓉是很小心的。因为陈得才、赖文光等辈实在不可小视，无论是他们先前的战绩，还是在陈玉成败亡后再度崛起，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刘蓉还是个喜欢在全局上考虑的人，他知道甘陕之事重在多隆阿的北路，而不是他所督的南路，他的任务仅仅是需要在陕南拖住太平军，不让太平军与真神教暴徒合流，而不是必须消灭太平军。

他与曾国藩联系密切，知道曾老九这时候正凹着劲打天京，太平军势败难挽，洪秀全只要不傻，早晚要招陈得才等回去救驾的。

所以他的任务实际上很轻松的。

休说是骆秉章三道火急催促他，就是北京城来的火急御旨，他也敢照样磨洋工。虽然这不代表着他不清楚汉中的局势。

恰恰相反！

“留坝营？刘暹？”

广元县衙后院，新任陕西巡抚刘蓉正与左右亲近幕僚等围席而坐，拿着一封汉中送来的报捷文书，神色震动喃喃自语。

“诸位看看。汉中亦有英雄。”

将手中祝捷文书递给对面的一个中年文士，刘蓉面色已经平静了下来，但闪烁的眼神中却还充斥着不可思议和无尽喜悦。

“天下英才何其多！”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刘蓉满身的文人气息，他手下的幕僚群一个个也都文青气十足。中年文士飞快扫了一遍报捷文书，立刻就是好一翻惊叹。

陈得才从东到西一路厮杀几千里，所部赖文光、梁成富、蓝成春、马融和皆发匪宿将，用兵老道，有多难缠，湘军是最有体会。

多隆阿一定程度上都算是湘军派系。

没想到十二州县里，九处被占的汉中府，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彪悍的人来。

先前刘暹的战绩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只是这群人看多了自草莽陡然崛起的军将故事，刘暹除了火烧太平军西大营的时候光芒绚丽了一些外，其他能耐都是比较平常的。

“诸位对这刘守备有何看法？”

“名将之姿。只要不半途夭折，我大清又多一栋梁也！”

这次阵斩马融和，直接将岌岌可危的凤县局势180°大翻盘，那就不是一般的使人惊艳了。

坐在刘蓉下手的一个老文士，捋着下巴上的山羊胡，摇头晃脑的赞赏道。

“路老说的甚是。只可惜此人早早的被张守岱收入囊中，否则容公要在陕南立足，还不是易如反掌！”另一名幕僚却若有所指的说。

刘蓉放下手中转了一周又重回到手上的报捷文书，眼中精光一闪。说的对啊，朝廷派来再多的人马，也不如自己派系使唤的如意，且功劳也肥水不流外人田！

屋内沉寂了半晌。

又一幕僚开口打破这沉寂，“毛震寿，刘�臣，陕西布政使！”却更加的牵动人心。

话音落下后屋内的气氛瞬间加倍的沉寂，但片刻后所有人眼光都开始迅速的发光发热。

第五十一章胳膊扭不过大腿（求收藏）

刘荩臣就是刘岳昭，字荩臣，湖南涟源人，初以文童投湘军，是地地道道的湘军嫡系。

同治元年春，石达开进兵四川，兵围涪州，刘岳昭会涪州知府唐蛹、副将唐有耕破之于仰天窝。再渡江重庆截击，解涪州之围。石达开再踞长宁，刘岳昭强攻克之，再败石达开于先市寨、得用坝、丁子场等。年尾，石达开集中主力战清军于叙州双龙场，刘岳昭约降贼郭集益做内应，大破其营，殪太平军近二万。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但留四川治军。

资历、战功、名望，刘岳昭一项都不缺，只要去了毛震寿，再立下破贼大功，刘岳昭做上陕西布政使的位置是很有可能的。

那样，陕西一省巡抚、布政使系属湘军嫡系，加上任西安将军的多隆阿，陕西还不乖乖的就到湘

军的夹带内。刘蓉更进一步陕甘总督，也甚有把握了。

“如何筹功张守岱？”

一幕僚再道。路姓老者向刘蓉悠然的一笑，“公自川省布政使之位晋陕西巡抚，杨【杨重雅】臬台再晋藩台之位岂不顺理成章？”

老者的话并没有说完，但屋子里的人都是聪明人，怎么不懂余话的意思。杨重雅做了布政使，他屁股底下按察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张守岱眼下只是个分巡道，晋职按察使足以酬他的功劳了。

“那刘暹不若也调出汉中。他此次立下大功，那就给个都司加参将衔，城固也给他留着，让他入川打石贼去——”

陕南的局势屋里人都清楚明白的很，不需要打，只需要熬，都能熬出一份大功来，时间还不用多长。尤其是马融和之战殁，己方大军聚集川陕边界，陈得才已经失去了夺取凤县的最好时机。

凤县一闭，陕南战局几乎大势已定也。

这是个分润战功的大好机会，主角要留给刘岳昭，其他各部再粘粘喜气，说真的，实在没有再给刘暹留一份的余地。如此还是趁早把他调出汉中的好。

因为刘暹在汉中之战里起到的作用太重要了，待到太平军东去，朝廷论功行赏的时候，刘暹若还在汉中，刘岳昭可能都会被他压一头。

一直不说话的刘蓉，点了点头！

……

此刻的留坝厅城下，根本不知晓因为自己的缘故，已经引动了川陕两省好大一场官场风波的刘暹，正对着留坝厅城束手无策。铁了心做乌龟的太平军根本不是他手下的这群乌合之众能够啃的了得。

刘暹心里急的冒火，看着汉中府地舆图，他都想不管不顾的领兵直插褒城，然后兵锋东向，转回城固去。

得知了马融和战殁噩耗的陈得才正攒着劲的狠揍城固。

战事还在激烈进行，刘暹派去查探的人手只能够在外围晃荡一下，看个大局情况，也就是城固有没有陷落，内中究竟如何了，城中压力大不大，死伤重不重，根本无法探知。刘暹这心里如何不急得上火？

如果眼下的这三千多人马他真的能够掌控得住，刘暹真就领兵杀下去了。但很显然这三千多人只能够跟着他打留坝厅，而不可能跟他越过留坝去到城固。

一来这凤县局面的巩固离不开这三千多人，二来这三千多人尽是凤县本地人，打留坝保护他们的老家，人人愿意。放着留坝不打跑去城固帮忙，没人愿意。

刘暹最多也就是能拉走陈镗、黄麻子、王富贵这些刀客土匪，和少量一部分愿意跟随他的山民。

而这三五百人落在城固大局上又有何用？叫刘暹带这些人去城固他都不会去。

他要的是去增援城固，而不是主动找死。

……

城固的东城门。

“轰……轰……”

“轰……轰……”

太平军的炮声不断。铁弹横飞，可不只是砸向城墙，城内时不时的也会有炮弹落下。

城门内不远处的夫子庙，“莎莎……”又是一阵土灰落下。

窝躺在里面的周军连动也没动。待听到几声“呸呸”的声音后这才睁开眼来。宽大的斗笠完整的罩着了他的头脸，上面不时震落的尘土根本就落不到他的脸上。瞄了一眼见外面没什么变化，周军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再次把身子缩成了一团。

城内的众人还不知道刘暹在凤县做下了何等大事，只是见到四天前城外的太平军突然发起了疯。大军排开，一溜开五道战壕，土拨鼠一样飞快的向城墙近来。

东城的铁炮变得毫无作用，缩进坑道里的太平军根本没法去打击。甚至在太平军的不断逼近之下，四门铁炮还不得不进行了转移，从城墙上给搬到了城内预备阵地。

战斗打响了五天时间，城内人能听到它们响儿的时候，也就是第二天和第三天。那两天是太平军用人命堆翻东门外碉堡和胸墙的时候。

那是比之东关攻防战流血更多的一场厮杀，可

太平军依旧毫无偃旗息鼓的苗头，攻势依旧凶猛。

而从铁炮自城墙上搬下，扫荡了东城以外所有守军据点的太平军，把自家的重炮拉近来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炮声就没见停过，一二大队和营部这几日一直在轮战，周军早已经适应了这隆隆不断的炮声。

不过适应是适应了，但是想在隆隆炮声中睡觉，也很困难。周军夜里值夜，现在困的要死，呃轰轰炮响时刻回响在耳边搅的他就是想睡都睡不着。

东门附近一连片建筑中最坚固的就是这座夫子庙了。建成的时间是有些年头了，可是以青石大料为主的夫子庙还是非常坚稳的，躲在这里面即便是被炮弹命中也不会有事的。

而至于城墙脚下的窝铺和兵房，现在没人敢在睡在那里。太平军于城外捣鼓了两天，鬼知道他们把沟壕挖到什么程度了？东城墙现在时时刻刻都有被爆破的危险。

正面东城墙，只有**个人在监视着外头和城下的动静。

城内的街垒正在一道道的垒砌和加固中，百姓还是挺支持的，毕竟这几年汉中收成还成，还不像河南淮北那样连口饭吃都没。

而这人啊，只要还没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谁也不想拎起脑袋来换饭吃的。

第五十二章心急如焚

城固东城的碉堡没了，城固东城的胸墙破了，城固东城的城墙塌了……好在涌进城内的太平军不久后就给堵了回去——

……

一**恶讯不断传递到留坝厅城下的刘暹耳中，军心振荡，民心不安……只要一闭眼，晃荡在他脑子里的就是城固的战局。

他整个人都要急疯了。

自己的根基，自己半年的心血，就在城固县城里任由太平军吊打，没有自己的坐镇，城内局势会糟糕到什么地步？真是让刘暹揪心到死。稍后的那么一点点喜讯也没让他生出半点喜悦。

刘卓、范德榜、齐大林、周军，刘暹军四大一等头领，没有一人在全军乃至全县军民眼中富有功

勋和威望的。他们不是刘暹，人只要站在那里就能给人以信心。刘暹军成立的时间太短，根基太浅，所有的战功和功勋又都是刘暹一人创造……

刘卓、范德榜、齐大林、周军，跟路人甲有什么区别？顶多给人的信心比张守山之流强上小小一丁点。

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痛苦的煎熬着。

往日刘暹老用这句话来嘲笑别人，今天，他算是真切的体会一把。就在他不顾一切想要走山路切入城固北境山区的时候，突然的，很不解的，太平军撤退了。

城固、南郑两城之外，十几万人潮水一样的离开，进入沔县地境。太平军北面继续控制留坝，放开了东路，一部分人在南郑西侧的定军山留营，主力尽数向南进入宁羌州。

刘暹以最快的速度带着陈镗等人穿插去城固，满城的硝烟似乎还没有散去，所有人都在紧张的修

补城墙，确切的消息终于从南郑从张守岱那里传来——四川清军北上了！

　　罢瑛棨，以四川布政使刘蓉为陕西巡抚，总领陕南战事。

　　刘蓉！

　　刘暹脑子翻来覆去的想，也没找到关于此人的一丁点印象。一切还都是李楹告诉他的，这个在他看来甚是女性化的名字，实际乃是湘军的一面旗帜。与曾国藩乃是密友，跟罗泽南、郭嵩焘等湘军大佬是一个等级的人物！

　　刘暹神色陡然一凛。这个时代，只要是跟湘军牵合在一块的疆臣，那可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没一个简单的。

　　“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话可不是说笑的。刘暹对湘军的细节虽然知道不多，但他看过曾国藩的百科，知道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

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具体来说都是由湘军这个集体涌现的。这简直比民国的黄埔还要牛掰。

刘岳昭、何必胜、萧庆高，刘暹一个不认识。但一个按察使两个总兵，任何一人都远不是他一个小小守备可企及的。特别是云南按察使刘岳昭，湘军嫡系，现在就已经是按察使了，日后妥妥的封疆大吏啊。

同时刘暹对朱桂秋、张由庚的“桂字”“响导”两营也很是好奇，跟何必胜、萧庆高的“果健”与“汀果”中右两军一样，怎么起的这名字呢？跟他脑子里的清军兵勇名号大不相同。

但是何必胜、萧庆高有一万三千人，朱桂秋、张由庚有五千人，刘岳昭有也有四千人，加上刘蓉的标营那就是两万四五千的大军。怪不得陈得才大为紧张，直接把城固、南郑两地的太平军统统带走了。

至此刘暹是大松了一口气。城固城墙的修补不用紧急火燎的催着赶工了，不把刘蓉的两万多人料理了，陈得才没兵力掉头攻击城固。自己眼下只需要紧张着李蓝军就可以了！

也是这股紧张劲松下去了之后，刘暹才有时间和精力以及心情来召开自己不在时的城固攻防战的经验总结大会。

所有中队长以上级别的人都要到场。

“此战我军共阵亡将士三百零七名，重伤一百五十五人，轻伤二百六十人，失踪四十六人。鸟枪破损一百三十八杆，劈山炮炸膛一门，火药耗用一百二十……”

范德榜首先当着所有人面念起了伤亡损失统计，这是一个很详尽的表单明细。除了精确到个的人员物资状况外，还有伤亡之人的具体身份职衔，也就是士官多少，军官多少，鸟枪兵多少，炮兵多少，等等。

单子早在刘暹转回城固的第一天就递到了他手上，那上面每一笔记录都看的刘暹内心直流血。三成的力量，三成的实力，没了！

“重伤致残者五十二人，胆颤心裂欲退伍者六十九人……”范德榜还在念，大屋内气氛已经凝重到了顶点，列坐的每一个人脸色都阴沉的能够滴水。

因为刘暹不在城固，太平军发起的进攻又很是突然，只一天时间沟壕就挖到了碉堡不远处。城内刘卓、齐大林等是撤是抗意见不一，让城外两碉堡的守兵失去了最佳的撤退机会。之后就是太平军一波接着一波的猛攻，而刘卓、齐大林、周军等人再是为就此撤退还是进兵增援而争论不休，刘暹临走前以齐大林代替指挥，但齐大林根本压服不了周军和范德榜，刘卓又一味的和稀泥，两个原本计划中可以坚守甚久的堡垒，仅仅两天时间就陷落了。虽然有太平军攻势凶猛，战争时刘暹又不在城中，致使全军军心不振的缘故，齐大林、周军等人扯皮不断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范德榜单子上有一项是‘失踪’，四十六个生

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主儿，相当一部分就产生在两堡垒，因为其中的一个堡垒完全被太平军咬住，根本撤不下，以至全军覆没。这被俘的人员，也归类在失踪人员当中的。

“这一战中，我军伤亡很大，许多老兄弟，许多熟悉的面容，今后我们都看不到了。我们在这一战中暴露了许多问题，暴露了许多不足，首先第一点就是指挥不分明。

在这里，我，刘暹，全军的主将，首先向大家道歉。是我没有明确下达齐大林代为指挥的命令，以致使战斗发生后，我军指挥摇摆不定。

我还会在全军面前向大家道歉。”

刘暹真真的对着下首所有人鞠了一躬。虽然在很多人眼中，为首上位者这样对下层人是很不明智的。许多人更认为——上位者即便知道错了也决不能认错。认为这样会有损上位者的威严和威信。

刘暹不赞同这种观念，虽然他的思想境界也不

很高，做错事的时候也不可能每次都坦然承认，而是现在，他不觉得如此做就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威信了。

“还有第二点……”

第五十三章一切权利操于吾手（求收藏

“我离开城固，潜去凤县。虽然没想过能击毙贼首马融和，但也是考虑过出其不意重创发匪的。

我应该想到自己行踪暴露之后，受到意外损失，战略受阻的长毛做为报复，会猛攻城固。我军在战斗打响之前，应该就做好接战准备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我此战所犯的第二个错误！

我军此战损失如此严重，我负有大责！”

刘暹目光从所有人面庞扫过，果然，他看到的只有激动，没有一个不满。

“借此战机会，我军的军规军纪，赏功罚错，会更加的详尽细节化、规范化。我身为全军之首，有了错误也要受罚。

我会拿出三千两纹银，另加补偿战死受伤的兄

弟。之前我刘暹许下的诺言也绝不会食言，所有战死的兄弟，父母妻儿我养之。”

刘暹能在全军总结大会上做出道歉，但他要建立的队伍思想绝不是皿煮选举制，首领犯错搞下去，另外推人上台。他干的是封建集权制！一切权利操于吾手。

军中军规军纪规范的再细致入微，也不会损害到他一丝的利益，因为这所有的军规军纪，赏功罚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为刘暹的‘统治’而服务的。

所以他犯了错，只需要碰碰嘴皮，表示一下自己的‘虚心纳谏’，再拿出一部分钱来，就ok揭过去了。不像刘卓、齐大林、周军和范德榜四人，一水儿的全部记大过，用官面语言就是降职留用。此战上头所有的物资赏赐都给罚没，还人人罚下一笔不小的钱财，用处一样是用于补偿伤亡战士和其家属。

至此，刘暹的责任这一章就此揭过，下面进入

总结大会的正题。总结此战中的战术得失，指挥正误。

首先碉堡战。

虽然在碉堡战之前还有东关攻守战，可那一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刘暹军大战便宜的。己身伤亡也相对甚少！所以碉堡战才排到了此次讨论的第一位。

城墙外两碉堡的失守是城墙数日内被太平军炸塌的罪魁祸首，此战刘暹军所有的缺漏都可以从两碉堡战中找到痕迹。

打铁还要自身硬。太平军攻势凶猛只是刘暹军此战失利的大背景，关键点还在于自身的问题。

“我军战事打的太少，鸟枪兵和炮兵战中表现都很紧张，战斗表现比平日训练差了一截。”

“劈山炮炸膛就是因为操作失误。一个炮兵小组报销了一半！”

“平日该更加严格的训练他们……”

“这事儿不是光光训练就能成的，要打仗——”

“我看也是。这仗打的多了，再上战场就不紧张了！”

“说的那是屁话。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忘了这句话啦？”

“死人见得多了，还真可能越来越不堪。这回不就有不少怂瓜闹着要退伍吗？一群废物！”

刘暹立军还短暂，军中绿林习性还存有不少，上下尊卑就像普通的民团一样不是很严格，总结会一开，范德榜把‘总结’‘讨论’俩词的含义一解释，整个屋里是乱作一锅粥了。不管是大队一级的齐大林、周军、刘卓，还是曹怀亮、向发等次一级的，以及下面的中队一级的，人人踊跃。

七嘴八舌，你说他说。

刘暹静静地听着。事后诸葛亮果然人人都会当，你看，一群文化程度连后世小学三年级的都不如的人，这挑起毛病来，一套一套的。真甚是靠谱！

“刀枪兵战力太弱了些。如果能跟刀客的老兄弟一样，咱们根本死伤不了这么多人。”

“穿着藤甲呢，死伤还这么多。要是跟义勇营的一样，咱们队伍还不待拼光啊。”

言论深度在一点点内向渗透。

“三三长短配合，一开始还好，但接战时间一长自己就乱了。训练还是严重不足……”

“鸟枪兵的大部分伤亡都是由于刀枪兵前接不及时造成的。咱们是不是也给鸟枪兵配上腰刀啊，就跟官军一样。这样长毛上前了，退不及时的鸟枪兵也能打肉搏！”

“那有那么多的腰刀配给他们！咱们说到底也还是团练！”扯了身绿营皮，绿营可还没把刘暹一军当自己人。

“还是要进退训练好。只要训练好，也就没事了。”

众口纷杂的在议论着，陈镗等也在屋子里，没有说话，可每个人的眼睛都亮亮的。任谁都能感觉到屋内的一股勃发生气，就像是希望一样让人心安。这一瞬间里，陈镗、李九、王富贵、刁贵、黄麻子五人连自己队伍被收拢入新兵营的抱怨都消退去了。

“那就给鸟枪兵也配上藤甲。反正咱汉中有的是山滕，只要费些时日，配齐不成问题。”

“配藤甲是好办法，比配要到靠谱多了。”

“应该还要加上刺刀，五……守备，不是说了吗，那些外国的洋鬼子就是火枪加刺刀。”

“配刺刀要用好多铁，咱们哪有铁？”

“炮弹都快空了。”

刘暹皱了皱眉，刺刀并不难办，他记忆中有刺刀的设计，因为当初他挺好奇刺刀的卡槽的。一上一下，那么方便快捷！百度上搜过一下！但这样的刺刀造价不菲，可不是现在的刘暹能够担负的起的。

总结大会开的还是不错的，教导队的建制很有必要的，炮兵的文化课要继续加深，但教学方面孔令仁已经无能为力，似乎需要请外援了。严格军纪是一条正确的路，刘暹军在城固如今的声望是爆棚了。

医护队绝对需要加强。现今的医治力量根本应付不了如刚刚结束的战事一般的大战。

大战过后，城固流离失所的幼儿青少不在少数，有必要将他们养起来，进行随军学习。不仅是

做了善事，更因为太平军编制中的童子军值得借鉴！

一战后那么多人叫嚷着退伍，这件事给所有的中上军官都留下了恶劣至极的印象。要培养自家的可靠班底，还有什么比童子军更值得信赖的呢。

各种问题的提出总结，甚至都规划出了不少刘暹军下一步的计划。唯独没有针对鸟枪、火炮性能要求改进的言论。刘暹知道这不是军官们很满意营内的火器配置，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此个时候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都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他们见过燧发枪，却没见过前装线膛枪，没见过米尼步枪，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后装线膛枪的存在！

中国，落后啊。

第五十四章钱的魅力

“军伍里，上峰的话就是铁律！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

陈敬回想着自己当新兵时教员常说的一句话，嘴角浮显起一丝笑。果然身份不同了，当初听得自己深恶痛绝的一句话现今从自己嘴里讲出那是分外的顺溜。这句话真是太对他的胃口了。这种指挥调度，一令即出莫敢不从的威风感觉，太让人享受了。

收起微笑，他抬头向前面的训练场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叫道：“全体都有，向后——转！”

手下的人在陈敬喊‘全体都有’的时候就开始集中注意力了，作为新兵，进入了新兵营后如果训练场上不集中注意力，哪儿是很要命的。现在服从命令的潜意识本能已经完全渗入了他们的身体里，顿也不顿，齐刷刷的集体后转，面向着一片黄土铺盖的场地。

陈敬以不带一点暖意的眼神冰冷地掠过列队整齐的七十八个手下，他所在的新兵中队没满员。厉声道：“向前，跑步前进！”

当初自己在新兵营受了什么样的罪，陈敬现在就有加倍‘偿还’到眼前的这群手下身上的冲动。就像后世的那一则笑话说的一样，小时候老被老师惩罚写n遍昨夜的学生长大后也成了一名老师，手下偏偏有个自己老师的孩子做学生，那可不是要起劲的罚。

新兵营第一大队第五中队的现有人员迈着整齐的的脚步，直挺挺地冲着黄土覆盖甚是崭新的演练场跑去。昨天晚上躺尸了一整夜的他们，并不知道演练场连夜忙碌了一宿的劳力们在教习的指点下，都在那一层崭新的黄土下添加了多少深浅不一的陷阱。

演练场为什么铺黄土，遮掩陷阱痕迹是最重要的原因。

“啊”，一声惊叫响起，第一列靠右的一个新兵已经中招了，陷在了一个齐腰深的地洞里。还没等他爬出来，接二连三的又有七八个人中招。特别是中间的那个，自己一倒地，身后的人收脚不及，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倒下了三个。七十八个人跑了不过六七十米远，就已经倒下了三分之一强。

到了这个时候，一大队五中队的人如何还不知道这块场地的“不凡”之处，但是没有陈敬的命令停下，他们也不敢止住脚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

俗话说的好，不知道的才是最可怕的。明知道脚下遍布陷阱，却一个都察觉不出，只能自己什么时候中招什么时候倒霉，这不禁让他们缩手缩脚了起来。整齐的队伍立刻的就显得有几分凌乱。

看着有些凌乱的队形，陈敬在冷笑。这点小苦头就开始忐忑不安，缩手缩脚了，要是放到战场上，不知什么时候炮弹就落下的时候，那一个个还不待立刻做逃兵啊。“这群家伙，就是欠、操啊！”

“周亮、顾村生……，列队，跟进。”不给人偷懒的机会，陈敬点着那些因落进陷阱而落队的手下。

“是。”一应人当即高声回答道。

“啊……”

“哎呦……”

“他娘的……”

可是非常悲剧的是，这些人四列纵队行进的路程与先头部队是相重合的，也就是说，先头部队一路上用‘性命’趟出的陷阱，后续部队的新兵即便看见了，也必须硬着头皮踏下去……

惊呼、叫骂等等杂声在队列中响起。陆陆续续的有一大半人落进了演练场上那些大小不一的陷阱之中，然后列队，再次跟进。

陈敬不下令，他们依旧谁也不敢停。

在陈敬这块小校场边上的另一块训练场地上。

同样是一大队的人，另一名中队长正在督促自己手下的新兵蛋子走独木桥。

先从三尺高的开始连起，过去后就开始走四尺高的，然后是五尺高的，最后再是一丈高的独木桥，来个大跨越。

能安然跑过距地三尺高的独木桥，那就已经说明此人的平衡能力是过关了的。只要能安下心来，四尺高、五尺高乃至一丈高的独木桥也该不在话下。

这东西虽然具备一定量的军事因素，但更多是为了练胆。

所以把自己卡在“能安下心来”上面的新兵很多很多。他们就是安不下心来。

那三四尺高的独木桥还好说，掉下来了也摔不死。可是五尺高的独木桥摔下来就不好说了，稍微不注意那就是个“伤”。而至于一丈高的独木桥就更让人心寒了，虽然刘暹在造独木桥之处就在下面铺上了一层青草，作训时底下更守候的有人，但根本不管用啊，那个高度完全让人胆寒。

所以谁要第一天就把走独木桥这道关给过了，那在胆量上这人必然是没的说。

这个中队独木桥作训刚刚进行到了五尺高度，上面正下饺子似的往下落人。不远处的二大队某一中队那里，情况也不好，这个中队今天训练的是背倒。

一人站在一个六尺高的台阶上，两手竖立，人背面平躺倒下，下面的是两个队友，两人双手排开接着。看起来很简单，考研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和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一个照顾不好，人摔在地下了，骨折都是很有可能的。

而这般的训练进行几次之后，自然是能极大地

增强队友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但就是初次进行的时候，太磨叽了点。

能想出这些招数的人自然是刘暹，虽然没参过军，可电视上也看过不少不是，照搬原抄就是！

“哗啦——”随着一阵水面咂破的声音，新兵营二大队一中队一小队的三十名新兵前赴后继的迈入齐腰深的水坑中。现在才三月初啊，冬寒虽然已经远去，春寒料峭有没有？刺骨的冰寒瞬间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三十名新兵只能咬着牙坚持着向前走。

他们不想新兵营都过不去就被刷下。先前的大战结束了，刘暹手下兵勇待遇有多丰厚，人们的眼睛都看得到的。更有阵亡之人，父母妻小供养之的豪言壮语和实际行动，这**根本不是众多只有烂命一条的贫下中农可以抵挡的。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训练还会有多少，但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一道坎自己必须趟过去。

第五十五章你还和我们说功劳？

三月十九。

一支千多人的队伍踏着泥泞失修的官路，冒着淋淋细雨，向着保宁府巴州前进。

序列中数辆马车，一顶官轿，十数仆人，藏于队伍的最中间，那正是履新的新任四川布政使张守岱及其家小和随从仆人。

近十天来汉中政局，整个陕西政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巡抚更新刚刚不久，布政使也有了变动，北京以毛震寿御军无能屡屡丧师丢地被罢免，直接空出了陕西布政使的宝位，引得无数人垂涎欲滴。而官场震动刚刚产生，汉中知府杨光澍也给罢免了职务，不仅如此人更给直接下了大狱，而在近来的厮杀征战里，因为鼎力支持刘暹而屡有功勋建立的陕南分巡道张守岱，意外得到了四川按察使的职务。

这本该是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官升按察使，张守岱总算可被称作一方大员了。正式步入满清官场高层序列。但明眼人却都知道，张守岱这是给人被‘让’路了！

毛震寿被罢免，最有资格接任陕西布政使一职的人，无疑就是在陕西担任道员多年又立有军功的张守岱，现在却给支出了一个布政使就出局了。不是要给人让路又是什么？

刘暹对这里弯弯道道的事情是丝毫不懂的，他对官场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眼光只能看到眼前的汉中，什么布政使、按察使，距离他都还太远。如果不是李楹从中给他解说了一二。

李楹在这场政局变动中也得了一些好处，他汉中府同知的帽子是正式戴稳了，并且该驻地为城固，内中甚有含义的哟。

刘暹自己呢，守备的帽子当然是不会再带了，现在他是都司加参将衔，就是都司的实职，高配一等参将的待遇。

不过，让人完全不懂得是，汉中战事明明正在进入**，为什么自己这支屡立战功的队伍猛的给调入四川了？

刘暹接到军令文书的第一时间只感觉头上漫天的星星。这是哪一次元的思维，完全搞不懂啊！！！

但搞不懂又如何？军令如山，必须服从。如果刘暹还想旁靠满清这颗大树的话。他只能万幸上头人给自己留了一份自留地，城固还牢牢掌控在李刘联盟的手中。

十五日，刘暹率领本部一千一百余人，连带张守岱家小一行南下。留齐大林、周军、刘卓率余部留守城固。

进青石关，下巴峪关，抵达保宁府，过南江县，就要去巴州。然后才是阆中、重庆、潼川、成都什么的。

两河口堡。

队伍停了下来，总算是寻到一个能全军避雨的地方了，雨水不停，刘暹是不打算再行进了。他部自从一离开南江县城，天上就落下雨滴，打湿了衣服很冷的。

张守岱这按察使做的也有些寡味索然，人不急着进成都，下雨天当然是不愿走的。一千多人马就此歇息在了两河口堡。

陪张守岱喝了几杯酒，听他絮絮叨叨四川的一些事情，刘暹转回了自己房间。和衣躺在床上，没有半点睡意，眼睛明亮明亮。

“石达开，石达开……”他脑子里现在想的全是石达开。

三月十九了，再有一两个月石达开就兵败大渡河被擒了，然后在成都受千刀万剐而死！

刘暹这点记得还是很清楚的。石达开是他对太

平天国有详尽了解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虽然很可笑民间相传的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缘由是因为老婆要给他生孩子，停兵了数日，以至于兵败身亡。但同治二年的五月份，确确实实的是他兵败的日子。

刘暹不想看到石达开这样的一个人败亡在自己面前，不想见到他在成都给人千刀万剐了。石达开不是陈得才、赖文光等人，这是一个很受刘暹欣赏的人。

但是要说救他，刘暹想都没想过。他能做的只是这些天里不停的在脑子里盘旋考虑着石达开今后两月的行动和细节，只要能在历史上石达开兵进大渡河的日期之前，把石达开堵在松林地，滔滔大雨一下，大渡河河水暴涨，石达开自然会领兵南去。这样刘暹不仅可救石达开一命，更能得上一笔大大的功劳。

要知道，石达开攻破宁远的时候，四川清军主力不是给赖裕新牵制在川西，就给被李福猷拖在了

川东，成都兵力空虚的紧。最初赶到大渡河边上的清军唐友耕部都比石达开晚了三天。

骆秉章之所以能擒住石达开，只是老天爷帮忙，让不该到雨季的大渡河一带猛的降了连天大雨。

第二天雨依旧下，刘暹、张守岱继续在两河口堡蹲点。直到二十二日，队伍开出两河口堡南下，晚上才抵达巴州。张守岱在巴州又歇息了几日，由当地官府筹措船只，四月中旬，他人和刘暹的千把队伍才顺嘉陵江抵到了重庆。

这是刘暹的队伍已经增长到了两千多人。四川这些年，还是有石达开的连翻进入，再是有李蓝起义，官府剥削酷烈，连口饭都吃不上的老百姓太多太多。

这些新招进的人，刘暹没跟在城固时一样都进行严格的战前训练，也没有把他们跟老兵搀和到一块，而是抽调军中军士和低层军官，直接编列队伍，分成一个个中队，命名为义勇营。

一水儿的冷兵器，待遇比之老兵低了不止一头，只相当于新兵营里的新兵。

明显，刘暹这是在拿他们做炮灰用！

但即便这样沿途中刘暹也招募到了小千人义勇，还有过五百人的后勤队。

是的，后勤队。刘暹也把他们跟正规的辎重队命名区别开来，就是做苦力用。

船队的规模比之巴州时大了一倍。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重庆比巴州的一倍强的更多。轻轻松松的就筹集到了足够的船只，然后溯江而上，队伍直到四月下旬才看到了成都的影子。

刘暹这一路上半点没有急迫。队伍赶到成都的时候，他混在张守岱的随同中，看着城门口迎接张守岱的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厚等等那一张张笑脸时，内心恶意的想到，再有十天，等到石达开率部自云南昭通米粮坝抢渡金沙江，入川攻占宁

远府境的消息传来后，看眼前所有的笑脸人还能不能笑了？

不管是骆秉章、崇厚，还是其他的官员，对于刘暹都是不带理睬。小小一个都司加参将衔，在省城算得了什么？

什么，你要说刘暹的功劳？

开玩笑。川省与石逆对战多年，大小战数百次，在场的哪一个文武不是鞠躬尽瘁，殚尽竭力，呕心沥血？

你还和我们说功劳？

第五十六章走在绝境路上的石达开

五月份，宁远府城——西昌。

南城门楼下，一辆加厚的盾车在两扇破烂城门的搭棚下，形成了一个牢固的伞形棚，完全遮掩住城门口处。几十个太平军战士在里面进出往来不休，一担担、一块块，都在辛苦的搬运着城门洞中的沙土条石。

宁远府上下一直以为石达开在川西。四月份一支数万人的太平军主力绕道川西，继而北上，自邛州趋温江，逾羊马河，省城大震。骆秉章慌忙调集手下清军堵截，特命胡中和部守彭县，唐炯部守什邡，唐友耕部守邛州，进行合围。但那路太平军英勇彪悍，越过清军包围后，寻分兵两路，死死把清军主力背在身上。一路北上绵阳，突入绵东刘家河，旋被楚蜀各营跟踪追剿，不加停留，退走梓幢。一路冲向什邡，在唐友耕、胡中和等部接踵而至后，太平军立刻远遁。

成都所有人看来，那支骁悍的太平军就是石达开的主力，就是石达开亲自率领的。川中清军的湘、楚、蜀军各部均被其牢牢牵制住。加之川东清军也看住了李福猷部，所有当官的眼中，太平军是不可能这时候出现在宁远的。

却哪里知道东西两路都是石达开的诱兵之计，骆秉章随着人家的指挥棒跳舞，四川整个防御体系上，“南路空虚”的漏洞已经出现了。

石达开近几年来就一直在图谋成都，以好经营一块横跨云南四川两省的根据地。见骆秉章中计，中门大开，立即率五万军兵出云南昭通，自米粮坝抢渡金沙江，兵进宁远。

前路州县沦陷，知府心知府城西昌必会受到石达开猛攻。可府城内根本没有充足的兵力守御，原先驻守宁远的清军都追剿入川西去了。

他一边向成都飞速报急，另一边就是早早的下令衙门差官合同绿营守军，本城丁勇，把四面城墙四座城门给全部堵住。

条石，青砖，沙土————

知府准备死守西昌，以图暂时挡住太平军，好盼援军到来。

石达开这次没有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式来进攻，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西昌城会是太平军维系后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墙爆破了容易，修补可就难了。

石达开选择了猛攻。攻城前的一阵炮击，把城前的吊桥早早打落，两扇城门也被炮弹炸的松动，待到太平军推着盾车来到城门下时，没费多长时间两扇城门就轰然倒塌了。

城内清军用土石堵死城门洞，石达开并不惊讶。他纵横天下十余年里，这种事情见过太多次了。太平军的随后事情进行的很顺利，午后不到一个时辰，辛苦了好久的搬运队就掏空了城门洞，搬出的土石沙袋都在城墙前堆起了两座小山。

唯一令太平军意外的是，当城门洞开，他们挥舞着刀枪冲进城去的时候，太平军战士面对的不是严阵以待的清军士兵，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在她们的身后有无数刀枪在逼迫，只得哭着喊着求饶着向太平军涌来……

不得滥杀无辜，不得祸害百姓！

太平军已经不是当初的太平军了，流窜作战多年的石达开部中更是混进了不知多少遭人恨的地痞**，该杀千刀的恶棍无赖，某些时候纪律并不比清军强多少。

但太平军纪律再怎么坏，也没人敢当着众人的面对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开杀戒。所以冲入城中的太平军悍卒只能被一群老百姓给逼退出城去……

清军趁势涌到城门外与太平军刀枪相接，宁远营都司使人推倒了那两扇城门，又用厚实的木排暂替它们堵住了城门口，等到太平军再用火药炸开时，里面城门洞中又堆满了很多的土石沙袋。

再度拔开所有的土石，太平军的冲杀声再一次响起。

“杀，杀啊……”

……

石季重举着半人身高的藤牌舍命冲杀着。血红血红的一双眼睛犹如渗着鲜血一样，大步踏过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两军将士尸体，向着城内发起冲锋。

他手下的人马已经力战了一个上午，拼杀至今，损失之惨重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特别是以他本人为首的军中精锐，二百多人作为突击锋锐，现在还能拎刀挺枪跟随他身后的人只剩下原先的一半。

街道两侧，到处都有未熄灭的烈火在随风飘呼。这是守城清军为了阻挡进攻的太平军自己纵火点燃的，不过现在火势已经殆尽。

黑乎乎的地面、残迹兀自在冒着腾腾热气。头扎黄巾的太平军将士倒了一地，土地已经被鲜血染成暗红。

石季重现在已经完全杀红了眼，他此刻的脑子里全都是杀——

杀，杀，杀！杀进知府衙门去，杀尽所有的清妖！

因为作为一名军中的中级将领——冀殿右二十五检点，石季重是清楚攻克宁远的含义的。这是打开了己军通往成都的大门！

而石达开此次的进军四川，不拿下成都，他还有发来的五万大军，就都对不起在川西川东浴血奋战以给他们创造机会的赖裕新、李福猷。

宁远营加城中所有的团练，西昌城内有清军不过三千人，一次又一次的肉搏血战，让他们的数量迅速缩水。清军点房子烧街市，用尽一切手段来阻

止太平军的进攻，但当房屋烧尽街市尽毁后，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中午，坚持了一整日的守城清军终于崩溃了。

宁远知府**，同知自尽，西昌县令死于巷战，其余大小官员、府学县学的教谕、训导等，或逃匿隐入民间，或投水上吊等等死不一。反正投降的不多。

而就在太平军在西昌城下攻杀的两天时间的功夫，石达开兵入宁远的消息已经被飞马报给了骆秉章。

不管是他还是成都将军崇厚，脸色都瞬间苍白到无有一丝血色。

过了宁远府，拦在太平军前面的就只有一道大渡河了。如果石达开顺利通过大渡河，挺进成都平原，成都不能保也。

没错，天府之国的成都历来号称易守难攻。可成都的易守难攻是在于其有盆地周围的高原和山脉

作为屏障，而成都周边地区却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太平军从石棉方向往成都走，靠近成都时是从高往低走，占居高临下之势，一旦进攻成都，地利优势就在太平军这一边，成都不但无险可守，而是易攻难守。

所以早在咸丰十一年，石达开初谋成都的时候，唐炯才会说，“倘使得至平地，蜀不可为矣”。

第五十七章撬动历史的轨迹

ps：新的星期，新的开始，为了不让**下周裸奔，大家可着劲的支持吧！支持吧！

“石逆图成都日久，屡战不胜，声势已衰。今两军诱东西，自身亲率中军插入，乃毕其功于一役之谋。必心石铁胆，不大覆不缩。

其当务之急是过渡大渡河，而欲北渡大渡河当有两条路。

其一是大路，经西昌，翻小相岭至越嶲（xi），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对岸就是富林。

二是小路，经西昌到泸沽，向左走到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

按察使衙门，刘暹在一副川省的地理图上，指指点点画画，为眉头紧锁的张守岱解说着当前的战

局。

张守岱心思沉重的很，“越嶲、海棠、大树堡等地虽有土司汛兵，但土兵不堪战，汛兵数少，如何能抵挡石逆的进逼。”成都真的不容有失，一失要的就是所有人的脑袋。这里可是有满城的！

如果石达开杀进成都，重演了天京、杭州满城的旧事，张守岱怕不仅自己要死，还会跟家族后人遭灾招祸。

刘暹内心很轻松，知道历史走向的他对此战一点都没担忧，该担忧也是担忧石达开，但在张守岱跟前，面色自然也是要沉重的很。“大人，以卑职之见这大路倒是无须担心，我们更应该担忧小路。”

“越嶲、海棠、大树堡等地好歹也有些人马，谁就敢说石逆会进兵顺利？连年的大战，石逆部署早就不复当年之勇，石逆就不担心自己进兵万一不顺，只需多耽搁三五日，我川西兵马就可回援？”

知道历史的前提下放一下马后炮不要太简单。刘暹把一切都说的合情合理，入理三分，不让张守岱起半点惊疑。

“如此说，石逆要走小道？”

“大人明见。”

“可是小道崎岖，多有山林穷险之地，石逆久经战阵，如何会自进绝地？”紫打地地处松林土司，其北阻大渡河，西临松林河，东南是层峦叠嶂的高山，形势险恶，乃兵家绝地。

“大人，大渡河自安庆汛到万工渡二百里只有十三个渡口，现时大多在我军掌控之中，唯紫打地一带空白，只有土司王应元，而区区一个土千户岂会放在石逆的眼中。”

“并且宁远石逆生地也，相去成都必寻土人问道，冕宁之地来去成都，便捷莫如小道。石逆必听入耳！

如若卑职为逆，便至小道，鼓行而西。军到即克小河，直据松林土署，珍奇米粟，俱为逆有，用以犒军笼心。自松林入泸定，经天全，绕邛州油榨沱，转瞬军便可逼临成都，兵家乘虚主速行。”

刘暹的脑筋都要榨干了。跟张守岱一块说话，好费神的。你要把话说的文青那么一点，可他哪儿有那个本事？

就上面的这段话都不知道他想了多少天，死了多少个脑细胞！

“言之有理！”张守岱拍了一下手，眉眼沉凝，慢慢在屋子里踱步了起来。转了好几周后停下，两眼紧逼刘暹，“你立刻整兵进小道，务必堵截呆滞石逆于大渡河南，至川西官军主力赶到——”

“只要办到，本官保举你个副将前程，日后总兵可期。”张守岱脸色肃穆的很，“可要是没办到，本官脑袋不保，你会是个什么下场？”

“大人放心。卑职比阻石逆于大渡河南！”

刘暹终于等来这番谈话的结束了，张守岱被说服了，不费他绞尽脑汁这些日子的辛苦。而且还等来了一个前程保证——

张守岱匆匆离开按察使衙门赶去了总督府，他要立刻跟骆秉章还有崇厚商议商议。要川西清军主力迅赴紫打地，偏师虚张声势进入越嶲、海棠、大树堡等地。

还有松林土司王应元必须买通，以朝廷‘大义’相激，厚利相许！邛部土司岭承恩也要迅速调动。只是这个不比王应元，早在先前的战斗中岭承恩就已牢牢绑在了满清这条船上，跟太平军结下了血仇。

刘暹看着王应元匆匆而去的背影眯起了眼，他要看这回骆秉章怎么跟上头写奏折，是不是依旧不要脸的把雅州等地中计调去的上万重兵说成他在击败赖裕新的同时，就已经估料到石达开会“乘势急进”，于是便“急调重兵【还是川中最能战的湘军

部分】兼程驰赴雅郡荣经以为后劲，而防奔逸，并札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嶲大路各隘口札断。”太不要脸了！

历史上石达开被围紫打地一个月，断粮几大半个月，太平军屡次猛攻，强渡大渡河、松林河，精锐损失殆尽，余兵吃完马匹采野菜野果，士兵体力越来越虚弱，痢疾横行，近乎丧失了战斗力。可清军依旧不能将其全歼。石达开最后三万太平军只能有六千人还有余力跟随着东行，却还能奋起余勇杀出数十里到达利济堡，包围石达开部的清军战力和人数之薄弱就可见一番了。

如果不是太平军严重缺粮，如果不是紫打地地势实在太险，骆秉章根本不可能立下这份滔天大功。死后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这等美谥。

刘暹人在成都，他的队伍却在荣经，原因自然是骆秉章的‘未雨绸缪’了。四月底他随从张守岱赶到成都，几乎立刻的就被骆秉章派遣到了荣经。

整个雅州府上万湘军，加上自己和当地土司，真可谓重兵云集。

刘暹领兵到了荣经后，驻扎于清溪，距离泸定近在咫尺。他本人迅速的拜访了周遭清军同僚，立刻带着数十亲随奔回了成都城。因为他清楚石达开就要杀进宁远了。

回到成都不过两日，恶讯就飞马传来。骆秉章、崇厚召集全城五品以上文武议事，消息送到按察使衙门，刘暹因为是属于张守岱标营性质的存在，所以不在此列。就先跟张守岱开了一个小会，把自己一肚子私货全部泄给了去。

“大人……”范德彪已经侯在了门外，见刘暹走出来，立刻上前。

“马匹已经备好！”他现在是刘暹亲随性质的，长随在刘暹跟前，而刘暹的亲兵头子，是他的表哥霍广成。

在城固，刘暹是没有同族兄弟不假，可母族有

啊，他不是寡杆子光蛋。霍广成就是他的亲姨表。还有一个表弟霍广正在范德榜手下的辎重营办事，另外军中还有表亲！

第五十八章狭道相逢（求收藏）

ps：数据好惨，求收藏，求支持！我不想要下周裸奔(⊙o⊙)啊！

“大人，那个就是松林土司王应元——”

五月初七，刘暹带队抵达了松林地司，也就是后世的石棉西北五十余里地的地方。刘暹看到了率土兵前来迎接自己的王应元。

在刘暹率军抵到之前，成都的来人已经带着五千两白银抵到了松林土署。白花花的银子和丰厚的许利让王应元当即动了心，领着五百土兵已经部署进了松林小河的铁索桥上。

“王千户！”

“卑下见过大人！”

王应元上前行礼。他是五品的土千户，刘暹是

从三品的都司加参将衔，王应元率先行礼。刘暹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一身肥膘面容常常，没有半点的英雄气概，却生生因为他的存在而困死了石达开这样一位天下闻名的风云英雄！

后世有人议论起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谜，有无稽之谈到王娘生子，石达开贪恋妻小而误军机的，有稍微靠谱一点的石达开贪功冒进，犯了军事冒险主义的，和军师曹卧虎献策误主的，等等不一。但真正依靠史料还原的真像是，石达开绝不是不知道紫打地地势险恶。甚至石达开在进军紫打地的时候就已经派人联络过王应元，可是王应元已经收到了成都方面的重礼，坚定的站在了清廷一方。

“这就是紫打地桥？”

与王应元一番寒颤之后，刘暹率先渡河，在王应元的陪伴下来到了左侧的松林河。

松林河上的紫打地桥，长四十八丈，高五丈。十二道铁索横水，木板铺面，在眼下时代的中国这绝对不可以说是一座小桥。在全川省的地理图上，

紫打地桥都能找过。

也正是这道桥，在石达开被渡大渡河不成，决定突围西去进泸定的时候，牢牢地将他挡在了‘生机’之外。因为石达开没有接受军师曹卧虎的建议，就像刘暹跟张守岱说的那样，大军抵到紫打地后立克小河。以至让王应元毁桥成功。

太平军没能及时掌控松林河，待到大渡河流域突降暴雨，大河小河皆水面暴涨，兵势已颓的太平军想要再过松林河又谈何容易？

历史上真正的松林河不是后世那一二十米宽的小河，刘宪那时候在网上看的关于石达开兵败的一些撰文，不少人都讽刺石达开用兵过渡，兵入绝地士气全无，以至于打不开二百米宽的大渡河不说，数万太平军一群土兵奴隶守卫的一二十米宽的小河都攻不下。

可事实是，长四十八丈合一百六十米的紫打地桥，河面至少也有一百米宽。加上河水暴涨，就太平军扎的那些木筏，能渡的过去才有鬼！

“向发。”

“卑职在。”

“你带二大队留在紫打地，派一个中队守住大桥，另外的人马在大渡河南岸，给我使劲的修筑起一座营垒。能修多坚固就要修多坚固，军中长夫我全留给你——”

刘暹转头有对王应元说道，“王千户，你首先要尽可能的收拢起紫打地周遭的船只，全部收归北岸去。再有，坚壁清野，南岸的一些百姓尽可能的都带过对岸去，还有周遭所有的土寨，一律不准向石逆买一颗粮食，如果敢胆贩粮米，以通敌罪论处，杀无赦——”

王应元连连点头，同时再看刘暹的目光就不同了。很有见解么，跟那年轻的相貌比，老道的太多了。

“南岸营垒修筑的时候，王千户，老有劳你多

加协助啊！”

“这个自然。松林地司责无旁贷，大人放心就是。”

营垒扎在大渡河南岸，也就意味着背水一战，即便对岸船只都在友军的掌控之下，那也是置死地而后生的狠辣手段。

王应元本事不大，却是有自知之明的。刘暹这样的人，现在这样的局面，只要他能挺过这一关，日后前程远大，根本不是他这种土司可以望其项背的。

虽然就现在地位来说，自己用不着巴结对方。王应元却也绝不会笨到结仇的。刘暹说的那些事情，他只要还站在满清立场上就是要做的，派人帮忙修筑营垒更是举手之劳——土司手下还会缺奴隶吗？

八日，刘暹全军渡过大渡河，往老鸦漩驰去。

老鸦漩，这里就是石达开最后的被擒之地。历史上这一幕发生在一个月后，石达开六千余部遣散四千，自己束手就擒步入清营，以图换来部下的生机。最后被骆秉章在成都凌迟处死，至死不吭一声。

老鸦漩再往南，沿途路上山林密布，道路狭窄，很不好走。

两天时间，队伍才走到了大盐井司，有王应元派来的亲随做向导，当地的土寨自然不敢将刘暹一军拒之以外。而刘暹也不强征强取，拿钱买物，登时令当地的土寨土村落的百姓按下了心。

刘暹安营扎寨，休息了整整一日，再往前走没到大村，前路的侦察兵就跟石达开的马队碰上了。

带队的侦查小队小队长吓了一大跳。他没想到太平军能来这么快！

当下谨记刘暹吩咐的小队长立刻带人隐入了路旁的山林，然后在太平军马队过去后，火速返回禀

报。

刘暹却没被吓着。他记得很清楚，石达开是五月十四日到达的紫打地，先头马队数百人都过了河，当时大渡河北岸一个清军都没有。但是过河的部队又被石达开召回了，石达开想等辎重后续抵到后一块过河。紫打地桥那时也没被王应元毁掉的，咳咳石达开一心北上，自也没去分兵拿下松林河。然而第二天大渡河流域就连降暴雨。

三日的大雨之后，唐友耕就已经到了对岸，王应元也毁掉了紫打地桥。大渡河河水暴涨，汹涌湍急，更有一波接着一波的洪峰。石达开最精锐的五千部队，就是在划着木筏渡河的时候被一波恰来的洪峰淹的片甲不得还的。

骆秉章那么厚的脸皮，在给北京写捷报的时候都不敢昧了河神的功劳，言称‘河神助顺’，可见这场连天大雨对清廷的利益。

刘暹从老鸦漩到大盐井司，中途就用去了两天时间，又歇息一日，再加上兵渡大渡河到老鸦漩的

二十多里，和大盐井司南下的半日路程，侦查小队来报蹦到了石达开的马队，刘暹面色如常。

第五十九章出其不意（求收藏）

ps：拒绝裸奔，朋友们支持，支持(⊙o⊙)啊！

大盐井司南十里。

树上的叶子全都焕发着生机的绿色，两侧的山地上也是一片灿烂，各色各样的野花迷漫人眼。如果是放到刘暹来的前世，如此景色，非森林公园不可见了。

现在，却是山林间再普通再普通不过的一景。

树木之下，茂盛的草丛野花之中，一个个人影悄无声息的潜伏在那里，他们身上或是盖着一层绿草，或是披上了绿色的披风，再就是用树叶枝条连缀在网上盖在身上……

刘暹现在手下的一千五百主力，全埋伏在这里了。只等着石达开的先头部队送上门来。

“最好是能打掉那击败马队，不然威胁太大了……”

刘暹默默地想着。有准备的马队，和无准备无目标的马队相比，差距太大，威胁上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快去报告大人，长毛来了……”山头顶上，侦查小队的小队长举着单筒望远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时候突然叫起声来。

从上午遇敌到现在，终于等到目标上门了。

“只有先头马队和一部分步兵，总兵力不超过两千人——”

身边的俩侦察兵迅速向山下跑去，同时再有一人爬上一颗山侧的大树上，挥舞起了事先准备的一面红旗。

“这玩意儿真好用！”小队长看到目标了，也就松下了一口气。手掌摩挲着单筒望远镜，两眼里

满满的尽是爱。有了这东西，侦查小队的威胁就小太多太多了。

而这也是刘暹军进四川后的福利之一。他从骆秉章手里很得了一批宝贵的望远镜。

在冕宁这条道上，山峰高地不要太多。

“来了么？”正闭目靠坐在一块大石上养神的刘暹立刻直起了身子来，两眼中精光四射。

“传令各部，一切听命行事。队中如敢有擅动者，立斩不赦！”

“是大人！”

不到两千的太平军，还有数百马队，已经不是刘暹眼下这支小部队可以一口吃下的了。所以一定要各部按命行事，什么时候打，怎么打，一切听从命令。不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也不是不可能的。

领太平军前队的人是一个姓马的太平军将领，

具体是谁刘暹就不知道了。他对石达开部将了解不多，印象深刻的除了早期的石祥祯、石镇吉等少数人外，就是跟石达开一起在成都赴死的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三人，再有军师曹卧虎。

谁知道姓马的是谁呢！

刘暹紧盯着侧面山上的红旗，当红旗摇动的时候，就是太平军全部进入埋伏圈，或大半进入的时候。他只有两千人，一部分留后做接应，用于埋伏的只有一千五百人，连霍广成手下的亲卫都分出一部分去了。千多人扎下的这个口袋实在不大。

“轰轰……轰轰……”

“轰……轰轰……”

红旗摇动，刘暹立刻挥手。一边的曹怀亮部立刻射出了火箭，嗖嗖的火箭带着赤红的尾焰，犹如一道道耀眼的流星从天际滑落。伴随着震耳的爆炸响声，一股股浓烟在山道上升腾。

山林间多有风吹来。战场上空的硝烟也挡不住山风的席卷，一片片旧的硝烟被卷走，一股股新的硝烟再次从阵的升腾。

为了给石达开当头一棒，刘暹一点都没顾惜自己手头的火箭货存。现在的火箭队是只图杀伤不惜丹药。

拥挤的山道上，这一刻间火箭弹的杀伤力尽显无遗。每一发火箭弹的爆炸，都预示着十几条甚至更多生命的完结或是伤残。即使遇伏的太平军迅速的向左右山林散开队列，但跟他们的速度相比，火箭弹的射速和碎片迸射覆盖范围无疑更大。

“冲锋，冲锋，快向前冲——”马珍国大声的高叫着，虽然中计，可他并不太在意，依旧自信于太平军的强大军力。却不知道自己此刻骑在高头大马之上，身边又围护着大批的亲卫拱护，完完全全就是在向火箭队标榜自己的身份。这种往日里习以为常的行为，在超越了火枪铁弹的进一步**战中可真真切切的是在找死！

曹怀亮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痕迹，离得不远都不用拿出望远镜细看，当即就只用手指着马珍国处大叫发射。“轰过去，给我炸死他——”

足足五枚火箭弹同一时间落下，猛烈的爆炸声中爆裂的碎片和硝烟立刻把马珍国与他的亲兵笼罩在其中……

“推下去，快推下去，把火球都给我推下去！”

太平军末尾的高地是，当马珍国部完全进入谷道后，右侧的山头顶上猛的冒出了一个中队数量的刘暹军来，他们持棍压着草藤火球，点燃起火把，满脸肆意的望着脚下的太平军，接着数十个直径三尺的草藤火球点燃，每一个上面都燃烧着一团烈焰在迎风呼呼——

“火？不好！”马珍国后面的太平军全都脸色猛一变，一抹惊恐挂在了他们的脸上。

山道不算狭窄，可也不宽阔。虽然都能避进两

侧的山林中，但后路一火起，前头遇伏本就混乱的军队还如何有心思打仗？

但后队太平军将领已经无法顾及前队的主将和同袍兄弟了。草藤火球呼啦啦的滚落了下来，他们连兵带将只能向后或向另一侧的山林中躲去，数十个燃烧着火焰的草藤火球将整个山道堵得严严实实，浓浓黑烟转瞬就呛得人不足咳咳。

“撤，全军后撤！”太平军将领大吼着。

“撤？哼哼……”看着乱匆匆向后撤退的太平军，山头上的刘暹军中队长脸上露出了一个嘲讽式的大笑。

自己区区一个中队，一个不伤的就完成了隔断敌后的任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嘲笑的呢？

“轰轰轰……”

刘暹军的劈山炮也开始发威了。

后路被堵，主将身亡，不绝于耳的凄厉惨叫声让本就已经慌乱不堪的太平军更多了无尽恐慌。

战马哀鸣发狂，动物骨子里的求生**让太平军精锐的马队都彻底陷入了混乱，没有那个人愿意继续呆在山道上挨打，而前路已经被第一大队死死地封锁了。

“往两边走——”也不知道是谁发出的一声大喊。

整个太平军似乎是猛然间被惊醒了一般，一窝蜂的向两侧的山林中蹿去。

就是那些马兵也多数舍弃了自己的战马！

第六十章石达开的决断——太平精兵

ps：继续求收藏！大家别烦，如果数据好了，**也不想写ps的。真的很惨淡……

山林中早有准备的刘暹军，刀枪齐施，火药罐爆响，乱糟糟逃入的太平军哪里抵挡得住。他们倒也自动发起过不少次冲击，可根本近不到刘暹军的跟前，就被一排排火枪和一颗颗火药罐给炸到。偶尔几个幸运的突进跟前的太平军战士，在身穿藤甲的刘暹军刀枪兵面前，也掀不起半点的波浪！

……

当天傍晚，后路大部队里的石达开接到了前路军遇伏惨败的消息。五六百人的马队几乎全军覆没，没有马回来，只有人回来，那马队还是马队吗？

一千来人的步兵少了一半，还有折了检点马珍国！

石达开没有大怒，而是脸色阴沉至极。一旁的曹卧虎、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翼殿重臣一个个也脸色剧变，帐中的本来轻松地气氛瞬间变得比丧堂都压抑。

石达开之所以愿走小路，就是图前路没有清军阻拦，他部可以迅速抵达紫打地，渡过大渡河。

可现在前路突然有清军来到了，还一口吃掉了半个先锋。帐中的人不为损失的太平军战士而沉重，而为前路骤然出现的清军而沉凝。

如果前路进军不顺，左右甚至后路的清军包抄过来，就小道的地势地理，太平军简直就是瓮中之鳖。

石达开低着个头，久久不语。这是个很重大，关乎整个翼殿精华存亡的大决定。众文武都没有吭声，就是军师曹卧虎都不敢张嘴，一切惟决于石达开之手。

“继续进军，原计划不变！”

石达开的声音响起，曹卧虎脸色再度大变，他此刻不为石达开继续坚定原先的策略，也就是他进言的决策而开心，虽然这样一来他进言中‘无妖’的失策，责任就小很多了。同样也不是单单为石达开依旧坚定原先的策略，而感觉到担忧。

二选一的决策，石达开选哪一种都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与帐中所有其他文武相同，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人也一块脸色再度大变，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脸色再度大变仅仅因为石达开沉思的时间太短暂了。骤下结论，给众人一种轻率的感觉。

“这支清妖不是湘军，他们没挑湘字大旗。也不是川省本省军队，川军没有批藤甲的。”石达开的脑子清晰异常，败军回报的仅有几个信息在他脑海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月前清妖按察使张守岱进川，随行带有一支军队，人数初始只千人，后陆续扩充至两千余丁，刚到成都就被支去了荣

经。

伏击全军的队伍，应该就是这支清妖。”

“区区两千人，不据河死守，反而渡河攻杀，自取死路。”石达开迥亮的目光从帐中所有人脸上扫过去，一股信心瞬间从所有人心中燃烧起来。“本王当点起精锐，以雷霆之势横扫此股清妖，前路无碍，大军飞渡大河，成都还有何力阻挡我军？”

“殿下英明。”

曹卧虎等人心悦诚服，石达开的解释让他们扫尽阴霾。

宰辅曾仕和当即起身请命，“殿下，某将愿率精兵擒那清妖头子，执于帐下。”

“末将愿望。”

“末将也愿望……”

大帐里的气氛瞬间沸腾了起来，众人的声音中更充满了无穷信心。

帐外，石达开的亲兵刀牌手们，虽然不知道帐内发生了什么，但一瞬间里也感觉到心头的忐忑和不安被一扫而空。

素日，曾仕和率三千精兵做先锋先行，身后石达开亲率帐下刀牌手跟随，再之后才是大部队。

太平军有了防备，刘暹再要设伏，立刻就变得不现实了。

大西南打了好几年仗的太平军，山地战经验何等丰富，刘暹军的这些手段，没用处的。

而刘暹一跟太平军交锋，也立刻就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他知道再来的太平军肯定是军中的精锐，可这么一交手，太平军给他所带来的压力也远超过他之前的想象。

汉中的太平军西征军团果然算不上太平军精锐，与石达开的精锐部队相比，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三千太平军，没有火炮，只有不少火枪，更多的还是冷兵器部队，打的刘暹是节节后退。

冕宁小路两侧的山林，此刻成了太平军的主场。曾仕和指挥着一部分太平军与刘暹军保持着接触，另外派出部队迂回，那山道两边密集的山林就成了太平军最后的防护。

是的，刘暹可以用鸟枪兵加藤甲兵在两翼顶住太平军的攻势，但他手下就这么多人，两翼战场一加强，中军和后备立刻就弱了。

再有，太平军啃不动刘暹的两翼部队，也根本就不去啃，他们只要继续往后穿插，刘暹就不得不主动撤退！否则他就要被包围了。

在敌众我寡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刘暹军若被太平军给包围了，那刘暹他也距离死不远了。

接战，撤退；接战，撤退。

不说太平军精锐那强悍的冷兵器搏杀能力，只是这频繁的接战交火撤退，一天时间，刘暹的队伍就大叫吃不消了，军士筋疲力竭，战力急剧下降。

可追击的太平军却还斗志昂扬，战意勃发。

最后一次交手，刘暹直让曹怀亮将手中的火箭弹全部打出去，随军携带的四门劈山炮全部舍弃为代价，才摆脱了于太平军的纠缠。

随后的一天里以累的跟狗一样做代价，跑回了老鸦漩。而太阳落下山，时间也才刚刚走过五月十二。

十三、十四，这距离连降暴雨还有两天的时间。

刘暹原本的计划给打乱了。

在他的计划中，大渡河南岸的营垒本来只是做个样子的存在，但现在看确实是必须要用的。

原先的计划中，刘暹是牢牢的将石达开呆滞在远离紫打地的路上，如此一下雨，石达开心知渡河不成，就会立刻率军回头。可现在，离连降暴雨还有两天的时间，石达开却已经逼近老鸦漩了……

“老天爷！”营地外的一片空地上，刘暹仰望灿烂的星空，多好的夜啊，怎么看都不想要下雨的样子。“你是真想把石达开给收了吗？”这么的帮满清！

“举枪。”

“瞄准。”

五月十三，清早。

一大队的三个鸟枪中队长，都紧张的盯着站立在队列右上手位子的一中队中队长胡仲元，盯着他那一只手高高的举起的腰刀。

“唰。”在太平军的火枪兵逼近二十丈距离的时候，胡仲元手中的腰刀劈下。

“放——”

随着胡仲元刀光的斩落。第一列，一中队第一小队长的一声大喊响彻战场。

第六十一章适得其反（求收藏）

二十丈，近七十米的距离。无论在清兵还是太平军战士的印象中，这个距离都不是一个开枪的恰当距离。

太远了！

当然，如果换成他们是防守方，二百米外开枪也不是稀奇的事。

鸟枪糟糕的性能和自身糟糕的素质，壹加壹的效果远远大于二。

而且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清军，火枪兵训练时都很少注意射程范围，这一点上刘暹军做的很好。

十五丈，二十丈，二十五丈，三十丈。

四个档，显眼的标示，日日夜夜的灌输铭记，战场上不说所有的鸟枪兵都能准备无误的判断出对

方距离，百米远近，大致上差不离却不成问题的。

“砰砰——”一排整齐的枪响瞬间释放，响声震耳。

接着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然后再是第一排……

是的，五排列队。而不是人意识中的惯例——三列。

鸟枪的性能太差了，人员素质也不咋滴，三列横队，刘暹军还做不到在紧张的战斗中连贯保持着密集排击。至少是五列横队，才可以一排接着一排，一列挨着一列，环环相连，步步相扣。

三个中队的鸟枪兵五列排开，六十人一排，每人的前后左右各间隔一步，就已经将老鸦漩侧翼高地那不大的正面充塞的满满的了。

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的痛嚎，瞬间响彻阵前。

太平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个个战士或死或伤的倒在地上。不过这没有勾起刘暹一方一丁点的同情，硝烟弥漫了整个高地，五次整齐的排击之后，都有些看不清楚对面的影子了。

“砰——”

太平军的还击接踵而至。但已经被刘暹军抢了个先，打的前两列队列缺口霍霍的太平军火枪兵，已经完不出整齐的齐射了。

有些凌乱的枪声不说效果如何，只说在威慑力上面，比跟齐射就差了一个等级。

刘暹军迎来了伤亡。但他们一个倒下，后列立刻补上，后列的空缺还有后队预备兵填充。

刘暹手中的鸟枪兵有五个中队的，三个用在正面，一个部署于南路侧翼，他手中握的还有一支后备役。

铁炮已经丢下，火箭弹全部用完，火药罐都剩下的不多。刘暹若不是不想‘一路狼狈’的撤到南岸大营，怕到时候军队压力太大，再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时万一崩盘，根本就不会选择高地在老鸦漩再打一场。

对射中太平军完全不是对手！

他们那里地势更低，硝烟完全散不去。看不到自己的射击能给敌人带来多少伤害，却只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同袍战友倒在了敌人枪弹下。

攻来的数百火枪兵崩溃了，丢下一二百具尸体，狼狈的逃回太平军阵地中。

而代替他们进攻的是上千太平军精锐肉搏兵，这些人趁着战场硝烟缭绕，就想尽快靠近刘暹军，贴上去来刀枪肉搏。

如此大的变动，高地上的刘暹军自然能发现，虽然看不亲切太平军接下投入的具体兵马数量。

排枪继续——

顶着枪弹威胁，太平军战士在各级军官的带领下不断地向前冲锋，他们拿着盾牌不断在前进，一个接一个地栽倒，又一个接一个地补上，不管对面的火力如何猛烈密集，他们心中有多么的害怕，却是没有一人后缩的。

这也是真正的人海战术的威力吧！

每个太平军战士都都知道自己一方是人多势众的，所以个个底气十足，同时士气高涨下也更多了一些顽强毅勇，几方面相加起来使得他们在初开始的冲锋中完全“只进不退”。

“杀——”

火药罐的爆炸火光中，数百刘暹军的肉搏兵叫嚎着冲了上，刘暹没有动，但他的卫队动用了一半。

“死来——”狠厉的叫喝声中，两颗脑袋同时

飞上了天。一把钢刀在他们脖子间一划而过，哧溅的鲜血喷了霍广成小半身。

没有虚张声势的呐喊，也没有多余累赘的花招，直来直去，干脆利索，他就喜欢这种一击致命的感觉！

“弟兄们，随我杀啊！”钢刀饮血，霍广成抢身撞入一群太平军战士当中，寒光抖硕，抹血断命。

仗着自己武艺不错，也仗着身上穿戴的藤甲，霍广成一马当先。

三个中队的鸟枪兵退了下，但不是没用了，在刘暹的指挥下，三个中队连上后面的大半个中队，三百六七十名鸟枪兵迅速排出四列纵队，然后一分两半，形成一个大开口的倒‘八’字。

霍广成同时带引着肉搏兵缓缓向后退缩，引得这部分太平军精锐一头扎进了三百多支火枪组成的陷阱牢笼当中。

斜出，立定，转身，举枪——一切都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

顾不得可能存在的伤亡，刘暹只让身后亲卫们大吼一声‘爬下’，也不管自己肉搏兵还有多少是跟太平军连在一起的，这边就下令鸟枪兵开枪了。

一声响亮整个老鸦漩的齐射之后，厮杀的战场都猛的一静。

至少二百名太平军精锐，在这一次近距离的齐射当中倒在了地上。刘暹军当然也有被误伤的，可是跟太平军的损失相比，就差多了。

火药罐紧接着响起来，霍广成一声呐喊，后缩的刘暹军触底反弹一样的凶猛扑击，令军心大动的太平军再也支撑不下，溃败了下去。

石达开眉头都不皱一下，继续发兵展开第三次进攻。军心已挫算什么，此刻此景，多死一些人跟早到大渡河半天时间相比，都是后者更重要。

刘暹呲牙咧嘴的看着第三次攻来的太平军，无奈下达了撤退命令。两仗下来，连军中仅有的火药罐都所剩无几了，刚才的策略也可一不可二，第三仗……他打不起！

肉搏死伤太重！刚才那么一小会儿，六七十人就没了。加上鸟枪兵前头的损失，死伤这就过百了。

而他总共才多少人啊？

五月十三日傍晚，石达开率五千余太平军精锐进到了紫打地。比历史上的进军速度还要早出一天。刘暹一路上的辛苦，不仅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刺激了太平军的行进，这真的让他很哭笑不得。

什么叫适得其反啊，这就是啊！

当然，随从石达开抵到紫打地的现有太平军都是太平军中的精华，他们的大部队还远远落在后面！

第六十二章官一代（求收藏）

紫打地又叫“紫大地”、“子大地”、“自大地”等，是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属越嶲西路河道七个集场之一。这七场是：紫打地、喜乐、洗马姑、腊尔坝、积玉、海尔挖、田湾，皆由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其中以紫打地为最大。紫打地场创于乾隆时期，嘉庆时更新修整。

后世对大渡河了解不多的人总会把石达开覆没的紫打地和红军当年渡河的安顺场联系在一起，认为说的是一个地方。可实际上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这一片地区皆称紫打地，分为中坝和下坝，有田千数亩之广，紫打地旧场即为下坝，红军过大渡河时已经被湮没，安顺场即为中坝。

刘暹撤入岸边的营垒后，立刻联系北岸的王应元，王应元这时已经接到川西清军正在急速向紫打地增援的消息，心中完全没有一丝动摇。看到刘暹主力折回就立刻赶到江边，正准备过河与刘暹一见，看到了南岸升起的信号——要船。当即就带着

十多艘木船赶往南岸去！

　　结果是出乎王应元的意料的，刘暹没有急着自己过河去，而是先撤退伤员，再然后让张忠奎带领一大队和部分肉搏兵撤退，自己带着亲卫与营部，连同向发带领的二大队一部，坚守营垒！

　　王应元再次感受到了自己与刘暹的区别。南岸营垒不能轻易丢失不假，否则石达开就能从容展开渡江作战，对于援军还需要三四天甚至更长时间赶到的清军来说，让兵力十数倍于己身的石达开在这么长时间里从容展开渡江作战，完全是自寻死路。

　　这天底下除了刘暹知道，大渡河十五日就会有大雨降临，其他的人可半点没有这样想法。按照往年的气节，大渡河一带的雨季还要一个月才能来临呢。

　　也正因为此，南岸营垒的重要性与危险性并驾齐驱，王应元只会让手下得力干将驻守这种危险地方，自身是绝不会轻易犯险的。

这就是王应元这种官n代与刘暹这种官一代最大的区别——前者生来富贵荣华，人到中年，斗志早已经在吃喝玩乐中消磨殆尽了。

后者，雄心勃勃，壮志凌云，永不满足。

船只连夜辗转大河南北，太平军自然不会没看到，石达开夜里一样没闲着。首先他派人探看了东西两路的松林河和蔡罗水（今南垭河）。

紫打地桥是重中之重，结果不出他的所料，桥板已经被全部拆卸，河面只留有十二条大腿粗的铁锁链。一部分清兵和松林地司的土兵防守在对岸。蔡罗水倒是不见清兵的影子，只能看到远远躲开的些许土兵。

石达开这时可没有绕道左右进军的打算，刘暹的表现是很不错不假，石达开也依旧有十足自信击败他，因为双方军兵比例太悬殊了。

况且刘暹本就不多的人马还要顾及整个紫打地北岸防御，眼前南岸营垒的艘军就更小了。石达开

大军数万，一人一口吐沫都可以把刘暹送进大渡河。

唯一令石达开挠头的是，南岸几处临近的山寨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清军坚壁清野，打乱了他就食本地的念想。

石达开孤军深入，后勤辎重肯定不能携带太多，口粮问题需要着重注意。历史上石达开之所以败亡，一大原因就是缺粮。

紫打地周边村寨，不是被王应元迁走，就是在王应元的严令下不准贩于太平军一颗粮米。让石达开进军之初的‘直据松林土署，珍奇米粟，俱为己有’，完全落空。

十四日，清晨。

太平军老早就生火造饭，天上的星星都还没隐去，营地中就一片人声鼎沸。

一路追击，太平军一样疲累，所以石达开昨儿

夜里没有继续进攻，可却不会浪费白天的每一分时间。

“拿下大渡河，成都就是我们的了！”

他的高喊让所有的太平军战士都精神抖索。

太平军一动，南岸营垒同样‘醒’来，一股临战的紧张气氛弥漫整个军营。刘暹收起已盯了一夜的虚拟地图，出现在所有士兵眼前。

大渡河北岸，星星点点的火把一夜都没熄灭，王应元打足了精神保持着警惕。

号角声响起，几千太平军大阵分开，几十辆盾车被推了出来。虽说车子做工都不讲究的很，但紫打地周边尽是树木，傍晚抵到的石达开甚至没有让手下士兵扎寨，就派出一些有经验的老兵到边上砍伐树木赶制盾车。

真的不需要多么精细，只需要将那些树木略略处理，捆扎在一起，就成为粗糙的盾车或大盾，而

这种用粗木捆扎成的粗糙盾车木盾，除了大炮，鸟枪怕是很难打穿它们。

刘暹看了眼自己手边的抬枪队和曹怀亮的火箭队，但愿抬枪能打的动这群糙货。火箭队能不动他真的不想动！

随军南下的火箭弹已经耗去七七八八，营垒里的这部分是他事先前预留下的，让‘空手’而归的曹怀亮部重新武装了起来。但好钢用在刀刃上，今天整整一天的时间呢，要发生多少险情谁知道？

火箭弹就是他手下的杀手锏！

“呜呜……”对面的号角声响起了。

刘暹眼睛看向营垒正面还左右两角，跟城固城头的布置一样，四门劈山炮就安置在那里。五天的时间，足够向发筑造起一座坚固的军寨！土木结构的炮垒肯定是不如砖石水泥结实，但石达开来的快速也没陈得才军那么多的重炮，四个炮垒一样安全的很。

可四门劈山炮全备的是散弹，对躲藏在盾车、大盾后的太平军怕是一样无能为力……

盾车与大盾缓缓而来，粗糙的盾车速度缓慢，唧唧扭扭的声音离的老远就传到了刘暹耳朵里。但是货糙也耐操，厚厚的木排上还裹着不知几层被褥，被褥上面更乎着稀泥，放火更防弹。

刘暹用望远镜看的越亲切，心底里对抬枪的信心就越不足。

弹重不足二两的抬枪，真的能打透吗？

“抬枪队准备！”

“一班瞄准一辆的打！”

第六十三章大渡河的雨（求收藏）

没有炮弹击中后支零破碎，碎木横飞的劲爆。抬枪打中盾车，只像一把闷锤砸中一样！整个盾车当即一顿，然后瘫了下来。

刘暹则大喜，望远镜里他看的清楚，三个目标一个木排散了，一个矮了一尺，旁边飞出个木轮，再有一个顿了下后速度也明显慢了。

“继续射击。鸟枪兵也以小队为单位，一样瞄准射击——”

三瘫二，还半残了一个。事实证明刘暹的思路是对头的。既然如此那么鸟枪一样能行，打不穿，三十枚弹丸也撞得散。

太平军阵中，石达开脸上升起一抹惊愕，看着战场上一辆接着一辆的盾车被打瘫坏，一面接着一面的大盾被打散打倒，内心中也不仅对对面清将的机警产生了一股感慨。

目光真准！直接抓住了太平军器械最大的一个漏洞，质量不过关。

抬枪、鸟枪打盾车是打不透，但排击齐射，一瞬间中弹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却足以让制造粗糙的盾车当场瘫坏。

不过瘫坏掉的盾车一样对太平军有大用，那就好比太平军突然多出了许多的岩垒，只要顺着去，就直接能安全靠近敌军。

三十多辆盾车最近的距离南岸营垒只有二三十步，就在守军的眼皮子底下，太平军一个冲锋就能杀到营垒。

就在刘暹还在为自己的‘胜利’微笑的时候，上千太平军精兵已经紧接着出阵。

本来那些盾车和大盾后面就跟着了六七百太平军，现在两拨人马联合起来，人数直接到了南岸营垒守军的两倍。

“打，打……”

激战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就开始了。

千军冲杀。准头差劲的鸟枪兵本来只能靠齐射来打击目标，现在却是随便开一枪就能有一人倒地。

火药罐在人群中爆炸，四门劈山炮轮番扫荡着近前的太平军战士，但是太平军依旧如洪水一样滔滔不绝。

刘暹都亲自带队杀下了去，但是到了中午时分，营垒外围还是失陷了大半。四门劈山炮不得不被转移，而少了劈山炮的助阵，整个营垒都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轰轰轰……”

危急之时，火箭队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一阵激射，三十枚火箭弹直接压下去了太平军疯狂的势

头。

且恰好这个时候，大渡河北岸突然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响起，就见无数清军似涌到了河边。两杆大旗迎风飘扬：唐、胡！

重庆镇总兵唐友耕；

建昌镇总兵，记名提督胡中和；

川省清军当中，姓唐与姓胡的人中，威名鼎盛莫过于这二人。

唐友耕，三十四岁，早年随李永和起义，后突然反叛投纳入清军，被骆秉章一手提拔，乃骆秉章心腹干将。

胡中和，原萧启江部下，湘军干将。萧启江病亡后胡中和领其部，刘蓉还在四川时，胡中和位仅在刘岳昭、黄醇熙之下。

石达开老神在在的从容瞬间破功，顾不得战场

上太平军即将再次发起的进攻，带引曾仕和等人和部分亲随绕开南岸营垒直到大渡河边。

一群太平军将帅全都举起了望远镜，就见对岸清兵重重，似乎有万众兵力。那河畔处，都已经有一队清军开始上船了，明显是要增援南岸的清军。

“殿下……”

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了石达开。

石达开马背上的腰身依旧笔挺，可身上却在散发着一股寒冬凋零的萧瑟。这个打击对他来言太大了！

“停止进攻……”石达开要好好地想一想。

……

“翼王有命，停止进攻；翼王有命，停止进攻……”

南岸营垒里，紧张无比的刘暹猛送一口气——石达开吃招了。他被晃住了！再抬眼看着满营喜笑颜开的将士，人人都知道援军到了，一个个高兴疯了。

刘暹呼了一口气，内心里实在无法想象实情被兵勇知情后士气会遭受多大的打击。刚才营防可差点就被攻破——

没期望也远没有希望破灭的打击大。

对岸，张忠奎、王应元看到战场的喊杀声平息了下，两人大松了一口气。虚张声势总算把太平军的势头给打住了！

就算石达开能看破这一计谋，太平军再攻杀过来，也能应付过去半天时间吧？

大不了那个时候队伍再从南岸撤回来。刚才，可是差点就失守了！

……

石达开王帐。

沉寂的气氛慢慢的恢复了一些，这些人都是心智坚毅之辈，一开始确实被沉重打击了一下，脑子都懵掉了。

但时间一长，心智恢复，立刻就有感觉到了不对。

清军援军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并且唐友耕、胡中和，一个在邛州，一个在彭县，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赶到紫打地？

“虚张声势，假的！”

石达开吐出一口气，语气斩钉截铁的道。

“既然清妖故作迷障，那我军何不将计就计？”曾仕和站起身来向石达开言道：“殿下，我军可暂时偃旗息鼓，派出将士于两侧山林里伐木作舟，待到明日时，兵分两路，一路直击清妖营垒，

一路两翼齐发，过河——”

曾仕和双手挥舞中，石达开眼睛亮了，帐中其他将领的脸上笑了。所有的压抑气氛一扫而空。

南岸营垒的军中主帐。

刘暹看着虚拟地图上太平军的变化，眼睛那是闪耀光芒。如来佛祖啊，玉皇大帝啊，神佛真是保佑，自己看到了什么？

石达开没有继续准备强攻，而是散出军队进入两侧的山林。

太平军究竟在干什么？虚拟地图还显示不出来，可只要石达开不一个劲的进攻，刘暹随他去。

今天夜里大雨就来，石达开若是错过了今天这最后的时间，他就是神仙也也过不去大河了。

不过刘暹也略有惊喜的发现，从南岸营垒往南去，现在虚拟地图二十里的半径扫描范围，他竟然

没有发现太平军的后续大部队。

出了大帐，刘暹立刻安排受伤士兵向北岸转移，同时让人嘱咐北岸的张忠奎、王应元二人，要他们密切注意两侧山林的动静。严防石达开从两翼展开偷渡！

“刘大人真大将之风。”王应元下午时候冒险过了河，太平军一下午没发动一次进攻，警报显然暂时解除了。

但假的就是假的，王应元知道北岸的兵力现在有多么紧张，从松林河到蔡罗水，防守单薄的简直一捅就破。可在他面前刘暹是一脸从容，气定神闲的样子毫无担忧，这担待让王应元不得不佩服。

“王大人不用紧张！”刘暹笑道。

两批将士陆续过河去，增援来的第一大队替换了第二大队和营部，后两部陆续渡河，到傍晚时分，刘暹率领最后一批部队渡过了大渡河。太平军继续毫无动作——

是夜，大雨倾盆！如期而至。

石达开的大部队依旧没出现在刘暹虚拟地图上……

第六十四章不屌！（求收藏）

三天的大雨如期来临。像历史记载中一样，毫无征兆，骤然而降。

针脚一样密集的豆大雨滴，遮蔽整个视线，第二天天亮后，刘暹不要说大河对面的太平军，就是自身所处的营寨辕门，都看不到。天地的一切都被大雨给禁锢了。

三天时间，对岸的太平军早已经占据了刘暹遗留下的营垒，人数从五千人上下也扩张到了万人规模。可是令刘暹奇怪又有一丝喜悦的是，石达开的后续大部队，始终不见踪影。

紫打地里的石达开部，从历史时空上的三四万人，变成了一万人。

三天的时间里，刘暹迎来了冒雨挺进而至的唐友耕、胡中和二部。上万兵马浩浩荡荡充斥了人眼前所有空间。跟刘暹的虚兵之计相比，这可是实打

实的兵马。

第四天，大雨停了。

大渡河宽了二三十丈远，水面也高了两三丈，无数残枝碎叶，不时出现的动物尸体，漂浮在水面上。

隔了三天的时间，清军、太平军再次能隔河相望。但这时候的刘暹沉着个脸，阴鸷的目光没有去看对面石达开军，而是恻恻的看着自己的友军——唐胡二部。

唐友耕、胡中和对待刘暹的态度很恶劣，看刘暹的眼神没有友善，更没有刘暹想象中的震惊和刮目相看，乃至于拉拢。只有轻蔑，不以为然，像是看到了偷走自己功劳的小偷，看到了幸进之辈，**裸排斥，让刘暹内心火冒三丈。

这tm的什么东西？

刘暹自负自己没有半点弄虚作假，在没人知道

历史走向的情况下，没人能在对石达开战事中挑出他的一点毛病。这两个人竟然如此目光的看待自己？甚至就是他们手下的军将，面对刘暹军都趾高气昂。

第四天，刘暹移营到松林河。同天，石达开移师后退，上万太平军没有向大渡河防线发动一次进攻，而是迅速南返。

五月二十，唐友耕、胡中和试探着渡河，结果船队被一波洪峰的前潮波及，翻了十多艘多，死难一百余人。

五月二十二日，唐胡两部大部分过河去，紫打地跟左右两侧的友军取得了联系，知道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邛部土司岭承恩率彝兵已经切断了石达开退入宁远府归路。唐炯部驻扎化林坪（今泸定南），谢国泰部守猛虎岗，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再有唐胡二部自大渡河北岸压到，石达开已经陷入了四面重围。

不过这些事情跟刘暹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骆

秉章的调令已经下到了刘暹军中，在二十二日唐胡二部南下的时候，刘暹起兵北上，目的地荣经，“添补雅州空虚”。这是骆秉章的老话！

“tm的这是过河拆桥！一群瓜娃——”

走之前的军中会议上，刘暹表哥霍广成破口大骂。所有人都给气的不行，石达开身陷包围圈，接下来明显就是出成绩的时候，结果骆秉章却下令把自己调回荣经了！简直欺人太甚。

就是范德榜就暴起了粗口。

二十三日，刘暹接到了张守岱的亲笔信。信里面没说太多，只让他老实接受，不要有抱怨。阻止石达开渡大河已经是奇功殊勋，副将顶戴在等着他。

刘暹不是真正的土鳖，前世的他固然是**丝，可也‘见多识广’。小说、电视，阴谋论盛行，只要静下心来，分析一二，还是能得出些结论的。

说成都方面过河拆桥是没错的。在成都方面看来，石达开陷入重围屈于劣势，接下来就是建功立业的时刻，这种吃肥肉的机会自然要给自己人。

唐友耕、胡中和，那就是成都方面的亲儿子，代表着川省本土军系和外来强大无匹的湘军力量。

与这两‘位’相比，不管是刘暹，还是张守岱，都要靠边稍息。

再有，刘暹危急关头呆滞石达开进兵速度，力战多场，阻击石达开于大渡河南岸，虽然更多是得了老天爷的襄助，一场好雨，但也绝对是奇功殊勋一件，功劳已经够大了。再要去吃肉，在上头一些人看来就是不知足了。

用后是官场的条文来回答，那就是不许吃独食。

用广告术语来形容，那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毕竟他们谁也不知道石达开是能在这一战中被over的。

仅是‘打败石达开’的这盘蛋糕上，容不下一个已得了一份小蛋糕却实力弱小的外来人再分吃。

五月三十日，石达开击破了蔡步钟、岭承恩的堵截，率部冲出冕宁小道，四万太平军还剩三万不足。

唐友耕、胡中和狠狠撕咬了石达开殿后部队一口，心满意足的也不愿再攻宁远，两军形成僵持。

至此，石达开潜心造诣两个月，用尽浑身解数，动用上全部兵力，发起的一次对成都志在必得的攻势，就此以落败而告结。

骆秉章发向北京的捷报上这么说：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石达开在粤逆起事首恶中最为狡悍善战。此次锐意窥川，其势甚张，其计甚狡。秉章知该逆善于乘虚伺隙，预派兵勇，沿河截剿。断石逆一臂赖裕新，再使积年巨憝，殪贼二万，一鼓势

颓。

刘暹在捷报上也有一笔光彩，所以副将头衔有了。从去年年中起兵到现在，刚只一年光景，便由平头百姓跃升堂堂副将，刘暹的升职迅速比做火箭都要快。

但他心里没一丝高兴，因为他的副将衔挂属唐友耕的重庆镇。而经历了先前的一档子事情后，刘暹不仅对湘军感觉大坏，对唐友耕以及唐友耕的后台骆秉章也印象坏的不能再坏。

过河拆桥的事情就是一盆冷水淋头，浇灭了刘暹心头最后一丝对这个时代的钦佩。

真的，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刘暹真很敬佩的。对当今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湘军，内心也保持着一份尊敬。

不管这个军事集团的实力到底如何，制度是先进还是落后，只看它最初的一群发起人，一群湖湘学派的书生文士，书生带兵，弃笔从戎，就值得佩

服。

丫的，如果明末的文士，东林党、复社啊等等，有湖湘学派这种蛮气硬气，我大清想要横推整个中国那不是天方夜谭？

再远一点的文章盛世南北两宋，什么大辽西夏大金……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进步。刘暹很可惜的是这种进步并没有继续发扬下去，而是在削平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自己走向了坟墓！

但是现在，刘暹不**了！

第六十五章我要报复！（求收藏）

“我想报复，我咽不下这口气！”

成都一处院子里，房屋内只有刘暹、霍广成两人，范德榜、亲随、卫兵等一个不再。因为他底下要说的事，要保密。

刘暹微眯起眼睛，目光锋锐的像刀子一样。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伺机而动准备捕猎的猛兽。

霍广成的身子一颤，报复？这干系太大。但接下瞬间里一股兴奋和畅快感就完全湮没了他。作为一个比较标准的楞头青，绰号‘小石秀’的拼命三郎，霍广成内心里对成都大佬们的不满不仅没有随时间淡去，反而随着胡中和实授四川提督，唐友耕记名云南提督而益发增大。

刘暹选中的人就是他。除了这位是自己的亲表哥外，就是霍广成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

要报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接触太平军。这个干系是能捅破天的，胆子小的人怎么能干的了？

“干！”霍广成压低声音爆吼，“这群瓜娃，过河拆桥，太不是东西！”不报复天理难容啊。

“那……该怎么报复？”

做事情可以，想法子不行的霍广成满怀期望的看着自家表弟。

“你去宁远这样这样……”

刘暹伏在霍广成耳边这样这样的说着话，具体什么内容，外人绝无所知，但霍广成是这天下午就不见了成都的。

霍广成走后，刘暹继续待在成都，时不时的上张守岱办公室逛一圈露露面，然后继续潜水。

对于施展开的报复，他没什么犹豫的。或许这种行咋看为很**，很脑缺，很没城府定力，但这真

的是他深思熟虑之后下的决定。

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给骆秉章等忝点乱，让唐胡吃更多的亏，让石达开更好混一些，是不是也是一种另类的养寇自重？

反正他很不爽骆秉章、唐友耕跟胡中和，有不想看到石达开死。

诈做报复说给霍广成，只是顺着霍广成的脾气，让他能在这件事里表现的更加自然。

队伍扩充扩充再扩充，有张守岱的支持，养起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还是小菜一碟的。刘暹官面上在潜水，荣经的队伍却一直在开张，同时借此机会，一场大练兵也同时在展开。

与石达开部精锐的交锋让刘暹知道了这个时代中国强军的底线。

或许用不了十年，冷兵器被淘汰后，眼下的所有军队都是渣。可现今的问题是，他部的肉搏能力

必须加强。

四川还有铁，张守岱的照顾下，刘暹要用铁是很方便的。召集来一批铁匠和火药局‘挖’来的几个老师傅，他趁机打造起了自己的炮兵。

汉元式铁炮暂时不铸，只铸劈山炮和臼炮。

臼炮是一种很古老的火炮，口径大，倍径小，曲道发射，射角很高很高。

简单的说，它就是原始的迫击炮。刘暹看重它的曲射打击能力。

现在的中国，炮兵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规模，城墙的作用依旧有一定的保持。如果有了这种总量小，体积小，便转移，便携带，便发射的曲道打击武器，那可是很有作用的。

劈山炮也从百五十斤档次，扩充到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共四个档次。其中二百五十斤和三百斤两档次劈山炮，打散弹的同时也配上了铁

弹。

专注于自身实力的夯实和扩充，刘暹对外面的事情只看不言，整个人低调的都没有半点存在感。也因为此，消失了二十天后的霍广成重新回到刘暹身边，就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期间刘暹没有间断与老巢城固的联络，刘卓、齐大林、周军三个不敢再有闹腾，至少明面上是如此，三人整日埋头新兵招募和训练，以“戴罪立功”，现今的留坝营已经有千五战兵，新兵营内还有两千人。之所以新兵人数这么大，刘暹得封副将的消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蓝朝柱几次出击城固，也都没有占上半点便宜。

七月中旬，刘暹盘算着石达开的动作，东西送去了一个月，应该到发起作用的时候了，他目光就紧盯着宁远。

唐友耕、胡中和是川中大将，两部清军的战力

在四川也数一数二，是清军抵御石达开的中流砥柱。石达开有了件新武器，要想祭旗振奋军心，肯定要拿着两人开刀。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

想到唐友耕、胡中和将要遭受到的打击，刘暹就有一种幸灾乐祸，嘴里哼起了《空城计》，真有种我在城头看看风景的乐呵。

八月初，石达开于清军的大战爆发了。

已经收回了损失惨重的东西路两军的石达开，兵力总数高达六万。还有了李福猷、郑永和、唐日荣、杨远富等悍将。对面的清军也一样的声势浩大，唐胡一万多精锐，唐炯、谢国泰、庆吉、蔡步钟等两万人，保宁镇总兵周达武，八旗驻兵和总督标营一万多人，地方土兵团练小两万人，兵力总数相加将近七万。

石达开全面反扑。往昔火力薄弱，只靠着“惯

走边地，避实蹈瑕，善陟奇险，蹑幽径”打运动战的石达开，这一回却猛地火力暴涨了不知多少倍。一门门火炮轰的最先杀到的唐友耕、胡中和、周达武三部，损失惨重。

虽然石达开最终还是撤去了云南，被‘赶’出了四川，但是这一仗的威慑影响重大。石达开数万大军走的浩浩荡荡，如果自由行军一样，数万清军根本不敢过分进逼，只是用眼光‘恭送’石达开而去。这根往昔时候相比，是天差地别了。

此战清军损失过万人，半数还是最为敢战的精锐。

石达开渡过了紫打地这个死结后，继续搅动着大西南云贵川三省的风云。

但刘暹的乐呵并没能持续多久，八月十三日，一封急报送到了成都。

——刘蓉大败。

汉中战局进入到七月下旬突然有了振动式的变化。这变化不在于清军，也不在于太平军，而是在于蓝朝柱的义军。他们往北攻克盩厔了！兵锋距离西安不足百里，瞬间关中震动。

宁羌州的太平军立刻有了动作，启王梁成富带领数万太平军出宁羌州，过南郑，往盩厔而去。

南郑城里的陈天柱、李楹等瞬间坐不住了。陈天柱立刻指挥手下对梁成富部进行拦截，同时快马急报刘蓉，请他迅速发起进攻，牵制住宁羌州的太平军。

刘蓉被盩厔失守的消息也很震动了一下，不敢继续跟太平军打静坐战，虽然据他估算陈得才就要回兵了。

刘蓉立刻督促手下清军向宁羌州发起进攻，同时以朱桂秋、张由庚的“桂字”“响导”两营为偏师，由巴峪关进军南郑，堵截太平军。

八月八日，宁羌州七盘关战鼓震天，炮声不

绝，天黑才收兵停火。九日，两军再鏖战于黄坝镇，战斗更为激烈，清军倾巢出动，太平军也调集大部兵力回击堵截，火箭炮弹多如蝗虫横飞。

刘岳昭部打前阵，湘果军打接应。午后，湘果军不支退却，刘岳昭军后阵大乱，太平军奋力追杀。几路清军全被打垮，各寻退路溃逃。

刘蓉从湖广招募来的数千练勇由柏林驿、王家山逃窜；果健军由东河向东南溃逃；湘果军最倒霉，他们本想由李家村、卢家沟往嘉陵江方向逃窜，那里有桥，可以过江。但大桥早一步被太平军的马队给破坏，湘果军前有大河，后有追兵，军心大溃，不能制止。

太平军据有利地势，乘胜追击，致使湘果中右两军全军覆没。

得胜之后的陈得才继续率军追击十余里，直捣清军新筑巢营。此一仗直杀得清军尸积如山，沟水皆赤，援军新垒，成为灰烬。

实力浑厚的刘蓉一下被打了个半残。

而究其原因，是因为太平军在打仗之中突然会投火药罐了！

看到战报上的这一点，刘暹额头三道黑线生起，好似一群乌鸦呱呱的从头顶飞过。

第六十六章被招女婿了（继续求收藏

汉中的骤然剧变令四川官场无不心有戚戚。差一点，差一点川军在宁远也要一败涂地了。

如果不是石达开无久战之心，杀伤了一部分清军精锐以后，自己主动撤退。恐怕此刻成都方面就要跟刘蓉一个心情了！

骆秉章很给刘蓉面子，不需要刘蓉多说，立刻的就下令刘暹、周达武部增援汉中。

刘暹以最快的速度起兵向成都赶来，然后乘船沿江而下。不管他手下的那些四川本省人愿不愿意出川，反正整个军队的中上层，人人都渴望着回到汉中。

此刻刘暹的军队已经扩充到了四千人，再加上千人的长夫，比起进川时候的千把人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军中有燧发抬枪百杆，旧式鸟枪一千二百余只，新式燧发鸟枪三百只，大小劈山炮四十二门，臼炮三十门。

张守岱对刘暹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

刘暹军伍雄壮，实力之增长骆秉章、崇厚也都很清楚。在调拨刘暹增援汉中时骆秉章就言语，‘刘军悍勇，不逊唐胡’。

或许这也是立派刘暹回援汉中不可明说的那个缘由吧。四川已经有驻地八旗，骆秉章，湘军三支大手在分果果，真的插不进来张守岱了。

而能明着说的缘由，当然是刘暹出自汉中了。

然刘暹对张守岱的感觉却不只有感激这么的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因为张守岱的支持不是全无条件的。他要跟刘暹结亲！

年龄二十二的绿营副将，还是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天下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婿？不赶快

用族中女儿把他拴住，怕着人一回汉中府，赶着追着来结亲的就能从南郑排到城固了。

张守岱毫不犹豫的张开了口。如果不是他没有女儿，自家亲兄弟中也没适龄的侄女，恐怕这亲事立刻就能定落实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个口头约定。

刘暹不管心中多么复杂，口里畅快的答应了。

张家官场实力浑厚，家族关系不知能攀延多长多远，有他们的帮助不知能让刘暹道路顺利多少。

反正他是早就想明白了，爱情这个东东，前世的**丝刘宪没得到，现在的汉中猛虎刘暹也一样看不到。

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身份抵到一定高度后，婚姻真就是利益了。

……

城固，谢公镇。

“轰……轰……轰……”

大群的清兵练勇正在进攻着镇子里的李蓝义军。

每一次炮响后，清军前列的炮群中都会响起一声声同样的喊叫声：“调整炮口角度，调整炮口……”

象限仪、量天尺，简单的测量仪器根本不能保证炮击的精准。所以呢，一轮火炮打完后，调整炮口角度就是最常见的事儿了。

“轰……”又是一声炮响。

“六号炮正中目标！”

“按那一门的数据各炮位自我调制。”

“各炮位注意，各炮位注意，以六号炮位数据

为准，以六号炮位数据为准，差距加减各自调动。”

“射角2度42分！”

“左偏0度30分！”

“轰轰轰——”

轰鸣的炮声经过短暂的停顿后再一次响彻天地。一枚枚铁弹雨点的般砸向谢公镇加固加高的镇墙上。

曹怀亮的火箭队是跟着刘暹出征了，孔令仁主导的炮队却还留在城固老营。五个月的时间作训来，跟先前相比，炮兵数量和技能素质都提高显著。

已有心理准备地义兵躲在城垛或是镇墙下，一个个紧趴在地面上，双手捂住耳朵，可是外面震天一样的响动声依旧能钻进他们的耳朵中，那天塌地陷一样的轰鸣巨响，让他们感觉着似乎连镇墙都在

摇摇欲坠。完全就是一场等待死亡的煎熬。可他们却只能趴在地上默默地为自己祈祷好运地降临。

经过了那场决定性质的大战之后，汉中府境，已经有所抑制的反清势头又一次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太平军占据了青石关，二围南郑城，彻底切断汉中与川省的联系之后。主力北去的李蓝义军都敢再次招惹到城固的头上。

八月中旬，蓝营兵力夺取了城固的原公镇。接着到九月，一直缩在西乡、定远、石泉一带的周绍涌军，不仅往东再度席卷了汉阴、紫阳、宁陕等地，还派出一支力量夺取了谢公镇，这个城固的东面门户。

城固义勇营继续的不堪一战。许是被近月来风波涌动的汉中局势给吓着了，这群废物空据守着几月来累次加固防御的谢公镇，五百人马，粮饷充足，却被义军一波进攻给冲垮。

城固县衙的主人已经不是李楹了，换做了原汉中府的教授王汝为。王汝为是个完全不知兵战的书

生，但是先前在府城的经历让他明白——战争，必须交给懂行的才行。

面对暗潮涌动的眼下局面，他将守御战事权力完全交给了‘名不正言不顺’，本身是川省绿营身份却顶着汉中镇留坝营壳子的刘暹老营。

刘卓、齐大林、周军知道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不在顶牛的三人立刻做好了分工，齐大林领兵夺回谢公镇，刘卓领兵防守县城，周军领兵游击地方，以维持城固县境的稳定，并伺机夺回原公镇。

“告诉孔令仁，要炮口向镇内延伸。三中队、新兵营第一中队，搭桥！准备攻城！”看到被炮击完全压制的谢公镇义兵，齐大林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没有匹敌汉元炮的重炮和坚固的炮垒，义军再多也不在话下。

轰鸣的炮击声依旧在持续着……

“冲啊……”呐喊声立刻在镇子外响起，一大队的留守三中队和新兵营第一中队，二百来人抬着长梯和两丈多长的木排望着谢公镇冲去。

“啪啪——”一个个木排就已经搭在了护城壕上。而此时的炮击，着弹点已经慢慢的从镇子城头向镇子内转移。

守在城头放哨的义兵早已经敲响了铜锣，只是之前留下做瞭望哨的十多人现在就只剩下四个还活命的了。

伴随着急切的催促声，镇墙下一队队义兵向城头城去。

“砰砰砰……”枪声响起。

几个探出脑袋来观察下面动静的义兵当即被吓了一跳，急忙缩回了脑袋。他们只能借着微小的箭孔向镇子外打望，看着自己脚下的清军人头攒动，数不清的木排被铺垫在护城壕上，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袭来！

第六十七章囧（求收藏）

九月初九，重阳节的这一天，城固清军夺回谢公镇。

但事情并没有完，很快的，西乡的周绍涌军就像城固发起了反扑。同时洋县的蓝朝柱军也加强了原公镇的兵力，给城固清军以更大牵制。

城固、洋县、西乡——

南郑——

广元、宁羌州——

不大的汉中府，足足形成了三个正在捉对厮杀的战场。刘暹就是在这样一番的状况下，率军抵到的川陕边界。

“标下见过抚台。”

昭化县衙，刘暹见到了刘蓉这个五百年前的本家。不愧是有名的文坛大家，也或许一个月的时间足够长了，修养就是不一样，刘暹已经完全从他面上看不出丝毫的惊恐和忧愁。

“刘协镇！”

刘蓉看着眼前这个在汉中地界甚有声名的年轻副将，近来的声名鹊起之辈，目光中带着审视，也夹着好奇。

就是这个人领兵固守城固，牵制了太平军一半实力，火烧西大营，解围凤县，挽救了当时汉中所有人的官宦前途，甚至是身家性命。他在汉中是名头响亮的！

也是这个人危急之刻阻敌锋于正酣，大小交战七八场，严重呆滞了石达开行进，不管最后是不是老天爷帮忙下了大雨，挫石达开进兵成都之计谋，败石达开于冕宁小道，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功臣。然而在四川，军中视他捡了便宜，官场视他为外人，格格不入。汉中一危急，就被骆秉章一脚踢了过

来！

“不敢当大人如此！”

协镇，或是协台，就是官场上对副将的称呼。但绝对绝是下级对上级的称呼，平级之间都少有人叫的这么正规，刘蓉堂堂巡抚，刘暹那里敢担当起。再者就是，对方完全拿你当外人。

刘蓉微微点头，生疏的气氛似乎减少了一点。简单的给刘暹介绍了一下汉中的局势，刘蓉手指点着地图上的青石关。

“标下明白！”

刘暹抱拳退去。青石关，通往南郑的道路——

马不停蹄的再由昭化赶往东面巴峪关，对于现今汉中的主战场广元——宁羌州，看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刘暹知道，巴峪关现在有朱桂秋、张由庚的桂字、响导两营，人数在五千人左右。

虽然朱张二人联手的实力也就跟他眼下的兵勇相当，但是这二人都属于湘军背景，更别说朱桂秋还是副将衔，根本不可能听刘暹令行事，自己此去巴峪关与单兵作战没太大区别。

路上再走了两日，刘暹望到了巴峪关的影子。这是个不大的地方，朱桂秋、张由庚两部五千人马，连同征召的长夫根本塞不下。所以除了一部分亲兵跟朱张二人驻扎在关内，大部分的清兵长夫都是以小营为单位的驻扎于外。

刘暹领军一路过去，他这支兵马，很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毕竟长途跋涉下还列队如此整齐，又配置了那么多的车马和火炮，看着就给人一支精兵的外在感觉。

你要说为什么会是长途跋涉，大家都是打仗的人，只看刘暹军上下风尘仆仆的样就都知道了。再说刘蓉支配刘暹到巴峪关肯定会派人向朱张二人打招呼的，这里的清军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只远道而来

的援军今日就会赶到了。

长时间的行军下，军伍队列还能如此严正，更别说队伍在行进之中极少有话语冒出，除了踏踏的脚步声，就是滚滚的车马声，军人军伍之肃严威穆，尽显无疑。

这样的军队不是精兵，难道那些行进中一路嘈杂纷纷的队伍会是敢战骁锐？

刘暹也仔细观察着朱张两部清军的扎营情况。与度娘上对湘军扎营结硬寨的介绍相比，朱张二部松懈的太多太多了。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驻扎于关后，不会有危险的缘故吧。刘暹只能这么的说服自己。

直到到了巴峪关，看到关头旌旗如云，关外尽是密密麻麻的木栅，并没有因为是关后而放松懈怠，持着刀枪兵戈的湘兵肃然站立，渲染着一股金戈铁马的气势。才感到‘这才是湘军’的样子！

关下，刘暹兵马还未到，关门中就走出了一群穿着马褂的武官来。为首的两个人都是人到中年，身材魁梧，一脸岁月风霜。

“可是朱张二位大人了，有劳相迎。在下刘暹，见过了！”

刘暹不打算弱了自己气势。不管朱桂秋、张由庚背后站着谁，自己一个实力不俗的副将没必要低他们一等。

不过朱桂秋、张由庚可不是没一点城府，受不得半点激的人。相反两人还觉得表现略带高傲范的刘暹才是正常，毕竟年纪小小就坐上了副将位置，年轻气傲，哪能如老油子一样表现得谦逊和煦。

双方主将见过，然后就各自介绍起身后的部将。刘暹身后只跟了范德榜、向发、张忠奎和霍广成四个，远不比朱张二人身后加起来十几人的数量。但朱张二人十多个的部下能让刘暹留意上心的也仅仅是两个。

一个二十来岁的千总，叫张岩，长的那叫一个帅，还气色很高傲，看刘暹的目光是满满的不服。

另一个是正壮年的大汉，都司，叫朱保国，右脸一道刀疤几乎切开两半。神情粗犷，外表凶悍，气息极也凶悍！

这两人一俊一丑，都是朱桂秋的手下。

“刘大人远道而来，先扎营歇息，我与张参将已为你寻好了扎营之所，兵马先去安置，今晚我会同军中同僚，为刘大人接风洗尘。”

刘暹大声谢过，又谢过张由庚，随后在一个武官的带引下去了那块扎营之地。

身后，看刘暹军浩浩荡荡队伍和长龙样的车马，张由庚若有所思：“这么多的粮草辎重？”刘暹一个新近崛起的军将，如果没有外力的鼎力支持，枪炮且不说，这是这条长龙样的车马辎重就不可能置办得起。

张由庚原本对刘暹‘草根’的印象，突然间打了个问号，大问号！

刘暹队伍扎营，短短一个时辰而已，速度快捷的惊掉所有人眼球。

这真的是一支精兵吗？别是驴屎蛋子外表光鲜，净面子活！所有人心中都升起了浓重的怀疑。

因为刘暹军的这座营寨简陋的比之其他军营都很不如，完全就是用车马围起一个大方框，里面搭上彭帐。栅栏简单的一踹就倒，沟壕更是一条不见。

朱桂秋、张由庚都囧了！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六十八章主角的实力（求收藏）

刘暹在巴峪关只休息了三天。九月十九，大军出关，直奔着青石关而去。朱桂秋、张由庚也带了三千人跟随上，留下其余部队守巴峪关。

一天的路程都不到，顺着老渚河直往北，一路都是平坦河畔。

把守青石关的太平军将领当然不会是赖文光、梁成富、蓝成春这种军中巨头，但邱远才也是太平军征西军团中赫赫有名的悍将，太平军广西老兄弟，陈玉成手下大将之一，庚申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封俱天福。

西征太平军中，他与偏天义范立川、羡天义倪隆怀、禄天义宋先富、震天福杨必南、智天燕余忠厚几人，俱为五巨头之下的第一等大将。手下上万人，扣除了老弱妇孺后还有三四千能战将士，把青石关守得固若金汤，根本不是朱桂秋、张由庚能啃的下来的。

再一次开始安营扎寨的刘暹军就令朱桂秋、张由庚两人刮目相看了。警哨戒备不提，营垒结实的简直比湘军还要湘军。比三天前在巴峪关的安营扎寨甩出了十条街。

邱远才倒也尝试着用兵骚扰，可在刘暹布置的警戒部队排枪面前，除了死伤还是死伤。

青石关上，邱远才仇恨的目光看着不远处的刘暹军。从关下清军的叫嚣声中他已经知道了新多出的清军是谁了。刘暹，那可是他们西征军团的绝对仇敌。

五主将之一的马融和就折在了他手上，更别提城固外的那把大火！整个西征军都跟着丢人。

西征军团入汉中以来，吃的所有的亏，全来自他手。

【马融和是太平军名将，虽然没有封王，但影响力比之蓝成春、梁成富都大。历史上陈得才部二

十万大军的瓦解，就在于他的投降。】

第二日，青石关外。

“轰轰轰——”大炮轰鸣。

十二门三百斤劈山炮齐齐喷射火焰，炙热的火硝从泛着金属寒光的炮口中喷出小一尺远，升起的股股白烟不多时就已笼罩整个炮兵阵地的上空。

一炮击出，十二门三百斤劈山炮齐齐的向后倒退，硬性炮架就着炮位后头堆起的斜坡刷一下冲上，待到后坐力用尽后才自己呼隆隆的重新滑下来。炮位的正前方同样也有一道相向的斜坡，只是比起后面的要矮上许多，还没有炮架本身的车轮高。

两道斜坡作用下，只片刻的时间炮位就得以重新归复，稍微的调整射击诸元，填装火药和铁弹之后，大炮再次击发。

与汉元炮相比，劈山炮的射程和精准度都明显

降低。可青石关城防也不能跟县城相比，再有数量弥补质量，两斤重的铁弹打到青石关的关城上，一样也能把消薄的城垛轰塌。

同时的，刘暹军正正规规用在战场上的第一枚霰弹，也在这一仗中打了出去。那是在二十门劈山炮将青石关关头差不多扫荡了干净之后，一批成都铸造来的霰弹被用了上。

不大的弹体里装了足足五十个铁绺子，一枚爆开，铁绺子和弹体碎片的覆盖笼罩范围就能达到3x3丈。

与臼炮的开花弹相比，单论杀伤力，霰弹更强一等。

劈山炮在轰击的同时，刘暹军的臼炮炮队也已经在做着紧张准备。当铁弹、霰弹将整个青石关关城打扫了一遍之后，臼炮炮队就要赶着太平军登城防守的时间差，快速赶到城下。继续用臼炮炮队特备的开花弹将太平军再度给压制下。

这批开花弹当然也是在成都时候制造的，张守岱好歹也是按察使，有他的支持，火药、工匠等刘暹绝不缺少的。虽然是很老式的开花弹，跟明末时候的开花弹没什么不同，爆炸率试验场上撑死只对半开，但用来压制太平军已经是足够了。

而危险性……

只配给臼炮炮队，那不就是为了防范意外嘛。臼炮炮口大炮身短，出了事儿好迅速解决。且炮口大，开花弹也跟着大，威力大。

土崩石裂。

青石关的关城在劈山炮的轰击下迅速向着残垣断壁转变。霰弹扫场之后，十二门三百斤劈山炮调整射击诸元，换回铁弹，立刻向镇子内进行延伸射击。臼炮炮队立刻逼上关前。

“轰轰轰——”远远超过炮鸣声的一连串巨响传来。

开花弹第一次出现在了汉中战场，还一出现就是接近五斤的重弹。内装火药三斤。【老美南北战争期间的m1852式二十四磅臼炮，不连厚木底座只有七十五公斤。所以臼炮打五斤的开花弹真心的不高。】

完全是火箭弹级别的威力。一颗颗开花弹越过关城落入关内，给太平军造成的损失远超过打进关内的铁弹。

“轰——”

火药包炸响，青石关城门变成无数碎片蹦飞零落。

“杀——”

刘暹挥了挥手。立时，四下杀气腾腾的战鼓声就咚咚擂响。

“杀！”震天的吼叫声中，潮水般的清军向着青石关涌进。

太平军怒吼着蚂蚁一样的冒出，同冲在最前面的刘暹军第一大队狠狠撞在一起。

杀声震天，之前大发神威的臼炮退出了战斗，柄式手雷登场亮相。同样产自成都，外壳是尽可能薄的铸铁，铸造时就阴刻着交纵的网线。点火年代上虽然要比‘边区造手榴弹’差几个等级，导火索根本不是现在的刘暹可以做到的，但威力绝对比一炸两半的边区造强。

朱桂秋、张由庚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切，刘暹竟然有这么强大的火力？

铁弹他们不稀罕，可霰弹就只有听说了。开花弹他们也知道，洋鬼子的东西么，但臼炮就太稀罕了。

从刘暹军炮兵阵地的布置，到柄式手雷的便利，刘暹军强大的火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之极的印象。

火力制胜！

刘暹现在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装备强大，来压着关内的太平军打。这样的打击不要说是西征军团的太平军，就是当年守安庆的陈玉成本部精锐，也只能靠着人命来填。

“不行。咱们也要出兵。老张，你来挑选精锐，我去找刘暹说道说道去。这场大功不能吃他吃独食……”朱桂秋从震惊中醒来，就猛一拍大腿。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六十九章密线——掌控一切（求收藏）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青石关大捷，计斩首长毛丞相一人，检点一人，天将四人，军帅以下不计数，兵贼两千，俘三千余。

副将刘暹、朱桂秋、参将张由庚飞马向昭化报捷。

这时候的刘蓉已经进到了广元，他派出刘暹攻打青石关，那自己就也督促着刘岳昭、萧庆高、何必胜等人在宁羌州前线做出一番声势来，不求别的，只要吸引一下陈得才的目光。

留守昭化处理事务的人实际是刘蓉的那一班幕僚，一群人是又惊又喜，很快的，就派出飞马向刘蓉报捷。

这份捷报从青石关到巴峪关，从巴峪关到江南县城，再由江南县城到昭化县城，然后再到广元县

城，一路波经数百里，用时却才锵锵一天时间。二十六日，身在广元的刘蓉就接到了传来的捷报，他扯着自己的三络长须，吃惊得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太快了！

刘暹这才去多长时间？除去休息，整个战事极可能就是一天里打完的。一样从四川赶来的周达武，现在都还在昭化爬窝呢。

“去问问，朱张有没有私信送到。”

捷报是官面上的言辞，真看不出什么实质来，要探知刘暹的实力，还要看朱桂秋、张由庚的私信密报。

不过，对刘暹的实力，刘蓉是真正认可了。

刘岳昭等辈听到这个消息后，面面相觑，心情复杂的直摇头，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

朱桂秋、张由庚蹉跎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啃得动青石关，放在刘暹这个先前根本没有放进自己眼中的小辈手里，却是一天即克。真让他们湘军情以何堪啊。

青石关。

攻克了这里，刘暹并没有急着往城固而去。因为青石关前头还有一个油坊街，那里是太平军包围南郑的支点之一。刘暹如果敢拖着大部队往城固去，到了油坊街，等待他的就不会是青石关这样的阵仗了，而是整个南郑太平军的主力。

刘暹屯驻青石关不前，他要伺机而动，他要好好的休整部队。一个月时间的长途跋涉，就算其间一半时间是在坐船，队伍也累的不轻了。之前三天时间休整，仅是为了缓一口气，再发力。现在他要好好地歇一歇息。

“哈哈，刘五哥回来了。”城固县境内，军民一片欢欣鼓舞。刘暹这个昔日在百姓口碑中毁誉参半的人，现今已成为整个县的骄傲，和守护神。

刘暹人是不能到城固，队伍也拉不到城固，但兵克青石关的消息却可以轻松的传到城固。瞬间里，近月来因太平军、义军势大而晃动的军心民意，立刻稳定了。

王汝为在县衙里笑开了怀。这一场交锋肯定有要倒霉的人，自己只要看好城固，那就是一功劳，将来未尝不会没再进一步的机遇。

危机危机，即是危险也是机遇。就像前头一次的升官一样。

太平军，尤其是南郑一带的太平军，自主将赖文光以下，人人愁眉低目，气色是沮丧又惊惧。与城固县里的兴高采烈呈出强烈反比。

油坊街增进了上万兵力，连上邱远才的四千残部，总数达到了三万之众。但是，赖文光还是不能放心，因为这所谓三万大军里能真正上的战场杀人见血的，有一万就不错了。

西征军团人多势众，却已经陷入了流寇模式不能自拔。没有了淮南那片膏腴之地做落脚，蓄精养锐，一直在河南、安徽、湖北、四川、陕西五省间悠过来荡过去的西征军，人数是在不断增多，声势是在不断扩大，战力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增长。他们的根基还依旧是陈玉成的那点残部！

再加上刘暹的出现，在汉中多少遏制了一些太平军的发展，以及石达开大渡河没死翘，其部中旗、前队等能战精锐没有汇融进西征军团，相比较历史上的同期，西征军团无疑是大不如的。

启王梁成富带军一部去了盩厔，祜王蓝成春率主力一部钉在宁羌，主帅扶王领一部精锐停留在略阳，甘肃的清军有些动作，再接着就是赖文光自己领剩余兵力钉在了南郑。扶王、启王有三四万，祜王、遵王赖文光自己领七八万，看似都兵力浩大，真正顶得上用场的却只多三成。

赖文光丝毫不敢小觑青石关的清军力量，刘暹加朱张，三部兵力可达万人，刘暹军又尤为能战敢战。赖文光只有手下的这些军力，一边看牢南郑清

军，一边再抵御青石关，真的力不从心了。

刘暹屯兵青石关不动，赖文光虽然心头恨他入骨，却也只增强油坊街的守备，不敢轻易招惹挑衅半分。

城固的消息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刘暹的手中。老营的实力增长到什么地步了？县城乡下的关系网经营到什么地步了？城固义勇营的渗透到达哪一步了？

新任县令的态度如何，李楹在府城的状况如何……乃至久不出现在人眼前的城固团练现在情况如何？

盩厔已经陷落了，邓玉章，李丹阳、王昆阳、孟熙春等辈现在都什么样儿了？李家怎么样了，李丹阳死了没死，埋在民团中的线儿，现在还能不能联络到？

一切的一切，明里的刘卓、齐大林、周军三人的联名报告，二等将领如孔令仁、魏明等的单人报

告，暗地里刘卓、齐大林、周军三人的私下小报告，一些中层将领如刀客老兄弟的密报，还有霍广正等几个刘暹表兄表弟的信报，纷杂而来，将城固一切的秘密和状况都掰开揉碎毫无遮拦的摆在刘暹的面前。

这是一种掌控军队的常用手段去，却也是疑心重的一种表现。

因为来自后世的刘暹，对于忠诚，实在没有太多的信心。后世那个物质至上，金钱横流的社会，道德底线太低下了。

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忠诚’理念，刘暹必须承认，他更信奉——所谓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

二十多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不是穿越一年时间就能改变的。相比较于这个时代的国人，刘暹的心更阴暗一些。

他不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属下忠

诚’，尤其是开头期这段失败不起的日子，所以选择密切监视和一切掌控就是必须的了。

坦荡，磊落，广博，真诚，就像他在某点看过的《唐骑》那本小说中的主角一样浑身散发光芒，刘暹真做不到！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七十章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求收藏）

军队是刘暹的根本利益，没有人会对自己根本利益的变动视而不见。

屯兵青石关的最初几天里，除了留心关注一下对面的太平军，他就是窝在屋子里细细的览阅着城固送来的信报。

可以确定，在老营刘卓、齐大林、周军各立了山头，三人对外步调还能保持一致，对内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管各的。其间齐大林、周军这两个刘暹军首次公开爆发矛盾的对头，更联手斩断了齐大林渗进一大队、二大队的手脚，把刘卓的影响力完全局限进新兵营，约束在新兵作训这一块上。斗争智慧大有长进啊。

但是还好的是，三人还没敢将自己所管的那一亩三分地变作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是没胆，没心，还是没那个能量，刘暹就不知道了。

他不介意三人立山头。红朝太祖说的好么，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连那支力量都免不了俗，刘暹又何必纠结？他很信奉‘上位制衡’的理念，不能让手下人铁板一块。

只要刘卓、齐大林、周军三人不把新兵营、留守一二大队变成自己的部队，刘暹就可以任由他们明争暗斗。因为刘暹要打造的是一支推翻满清，复兴华夏，与列强争锋寰宇的钢铁力量，不是占地为王的军阀。他决不允许自己手下变成若湘军各大营那般的一群小军阀，把自己变成大军阀。一个大军阀带着一群小军阀，是不能跟世界列强争锋的。

这时，陕西北路战场终于传来了大好消息，多隆阿有了重大进展。

在这个月上旬他终于率军抵到西安城郊外，三个月的拼杀啊，解同州城之围，克王阁村和羌白镇，再破仓头镇，一次又一次的苦战硬战，真神教

暴军经此数败损失惨重，不得不从陕西东部地区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新陵、咸阳一带。

多隆阿到达西安后大肆施展“招抚”，派人到真神教暴军中诱降，一些暴军首领投降。进入到十月份，多隆阿督军已经开始向西安周边的真神教暴军展开进攻，攻占了高陵县城。

陕西北路战局进入到至关重要的一阶段。可就在这个时候，启王梁成富偏偏出现在了盩厔，三四万太平军，三四万李蓝义军，这是一股强大的能直接左右西安战局的力量。

或许因为还没与真神教暴军达成协议，两军并没有立刻加入战场，但多隆阿已经暴跳如雷了。北京方面没有因刘蓉的上回大败发作，现在却因为西安的战局受影响而立刻对刘蓉严厉斥责。

刘蓉心里凄苦，上回他军之所以大败，就是因为蓝朝柱军占据了盩厔，距离西安不足百里，关中震动，太平军梁成富部打算借道入关中。他不得不下令麾下兵马发动牵制性的进攻，结果……悲剧。

现在‘盩厔’又跑出来了！可刘蓉没有错办法，只能从遂下令麾下各部，猛攻太平军！

刘暹在青石关接到命令，立刻就有了动作，他派出向发带领第二大队和五个中队的肉搏兵，并炮队一部，一千三百余人，会同朱桂秋、张由庚的三千人，向油坊街发起进攻。并不知道，汉中府的战火再起根本就是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引起的历史轨迹偏向。

历史上的汉中大战，刘蓉督率的援陕军确实是打了一场大败仗，战斗地点不是宁羌，而是眼下刘暹重点进攻的油坊街。

大战之后太平军并没有北上盩厔，而是转头清剿汉中地区的山寨土豪民团，打到了盩厔的李蓝义军似乎因为与真神教暴军的隔阂，仅仅在周边地区小打小闹一番，根本没有介入十月份的西安大战。

梁成富再入陕西，逼近西安省城，乃是西征军团回援天京作战失败之后的事。

一切的变动，都是因为还不自知的刘暹出现啊。实力远没有历史同期强盛的太平军西征军团，没能‘吞下’李蓝义军，似乎挺迫切与真神教暴军合流的……

赖文光毫不示弱，督促太平军与之大打出手，双方互有伤亡一时僵持不下。毕竟驻扎于此的太平军有三万人，战力再弱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下的。

刘暹再派霍广成率领一部分精锐，越大巴山，突袭定远厅。先胜一场，将周绍涌军在定远的守军打得抱头鼠窜，可随后就又被周绍涌集结重兵驱赶。

再接着，周绍涌率万余人战力再克谢公镇，周军与蓝朝柱军战于原公镇，即将得手的时候，留守洋县的蓝朝柱之妻谢华瑶领兵增至，周军掉头回入城固。

二十二日，周绍涌部将李克清率五千人援入油坊街。

刘暹把向发军收了回来。能增援五千，就还能增援一万。周绍涌名头在汉中没有蓝朝柱的响亮，可实力真心不弱于蓝朝柱多少。石泉、汉阴、紫阳都是他的领地，在兴安府他的名头比蓝朝柱有威慑了太多。

太平军在油坊街布置有重炮，同时吸取教训，都给重炮修筑了封闭式炮垒。刘暹眼下没汉元炮助阵，强攻油坊街，不是没可能拿下，而是会损失太大。这买卖他不敢，他把目光看向了兴安府。

“兜周贼的后路，拿下紫阳，联合兴安府官丁兵勇，出击汉阴厅，我就不信周绍涌不顾自己的后腚！”

刘暹真不相信周绍涌为抱太平军的大腿，连自家的地盘都不要了。

朱桂秋、张由庚连连点头，遂即表示愿意再拼凑三千人跟随作战。刘暹也当场下令张忠奎、霍广成合炮兵、肉搏兵一部，计两千人出战。三人接着

联名写上一封文书，快马送到了刘蓉手上。

虽然刘蓉下令各部猛攻太平军的时候，就已做了吩咐——各部伺机而动，临军专断。但你要信了，一点不报给他知，你就真可笑了。

五千军兵只用一天的时间来整兵，第三天出巴峪关，到南江县，第四天赶至通江县，东北上洪口关，第五天杀到了盐场口，当晚夜里霍广成领精兵就突击拿下了二十余里外的渔渡坝，天亮整装待发的大部队上午克下毛坝，走出大巴山区，下午就兵临紫阳县城。兵贵神速，刘暹军这次联合作战打的就是速度。

紫阳的周绍涌军被打的措手不及，第二天中午就失去了县城，五千守城义兵逃去了三千多人，剩下的不死即俘。

一场五天疾行四百里的壮举，虽然沿途掉队的人马高达四成……

第七十一章粗人，糙货（求收藏）

五日疾行四百里，再克一坚城的代价就是全军在紫阳爬窝了三天。

三天时间里，刘暹军一方的掉队人马陆续归建，张忠奎、霍广成等清点查看，并无逃兵迹象。而张由庚亲自带领的朱张三千人马里，却足足跑了三百还多。这逃掉的人马比攻打紫阳损失的兵力都强！

让张由庚在张忠奎、霍广成面前很没面子。

打油坊街，打紫阳，刘暹自己没动身，出动的都是手下的部将。这些部将职位最高的也才是都司。霍广成作为刘暹亲戚，要发扬作风，现在更是只有千总职衔。但二人面对张由庚这个参将的时候，却一副分庭礼抗的姿态，部队军事的指挥权更死死控制于手中。

军兵在紫阳休整多日，行进时掉队的兵勇陆陆

续续都重回赶到，赶不到的那就是跑了，没必要再等。

兴安府、商州府，由西往东，<型两边夹持郧阳府，属陕安镇辖。但是陕安镇兵勇已两次遭受重创，仅有劲勇也随总兵雷正绾从征多隆阿于陕西北路，剩左营副将赵济川将余部驻守安康，这座兴安府城，同时也是陕安镇的大本营。虽然赵济川在太平军进军汉中的途中，已经把安康府城丢过一次。

此次刘暹联络陕安镇，一块收复汉阴等地，赵济川是一百个愿意，一万个开心的。雷正绾从多隆阿征讨陕西，功勋卓著，战后擢升是板上钉钉之事，那么空出的总兵位置，赵济川身为副将怎会不想念。

天底下就没不盼着正位的副手。

十一月十四。

张忠奎站在恒口镇的越水河边，河中漂着些小块浮冰，天气已经十分寒冷，跟去年的天气一样，

早寒。

恒口镇是越水与恒河的交汇点，这里离汉阴厅治所还有三十多里，中间隔着一个涧池堡。

涧池堡，因早年用木制笕槽将溪水引入街中水池而故名。集镇始建于明初，人户百余家。到清咸丰年间，集镇极具规模，不仅有越水北岸土城围，越水南岸河坎上也建有一长溜民房店铺，沙渚上还建有临时亮脚棚帐，几成河街，乃是汉阴第一重镇。

张忠奎的背后是长长的行军队列，每部之间间隔一百步，最前面的第一大队二中队已经远远不见影子了。哨骑已经在前方五里之外，塘马没有传回敌情，但张忠奎仍然按作战条例一丝不苟的执行。

因为从本质来讲，张忠奎是个实打实的粗人。刀客时候，他就是开片打冲锋的，霍广成跟他比都算是文化人。

但粗人不是傻人，他有心。他知道自己笨，所

以就死死记住刘暹制定的作战条例，一板一眼，丝毫不敢犯错。打硬仗，打呆仗，只要不犯错就行。这一点上，霍广成这个文化人倒是成了个糙货。

又一个中队从张忠奎身边走过，张忠奎看着兵勇的背影，心情居然十分平静，丝毫没有感觉到对战斗的恐惧，因为敌人太弱了。

李蓝义军的战斗力跟汉中太平军比都低一个档次，而汉中太平军的战力，在青石关张忠奎已经见识过了。真的不怎么样。

驻守汉阴的义军将领是周绍涌的左膀右臂之一——朱迁国，手下义军有小两万人。但是这两万人有老有弱，可不比周绍涌另一个大将李克清带去油坊街的那五千人，清一色的青壮年。

紫阳的义军也可能会逃去汉阴厅投靠吧，但不管朱迁国是两万人还是两万三千人，张忠奎内心里都半点不在乎。不需要张由庚，只打正面战的话，他有信心靠手下的两千军就能办成。

霍广成带领前军。这时身后跟有五个中队兵力的他，正停在越水河边，等待着前方骑哨的回报。

以他自身的性子，是绝不能按捺下来慢腾腾的，直接带兵就杀去涧池堡了。可惜这会他不是主将，主将是张忠奎。行军打仗，队伍以张忠奎的命令为宪。

快马奔到，前方树林里没有埋伏。霍广成无力的摆摆手，“走了。让队伍开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无奈。

他该庆幸现在不是青纱帐时节的，按照刘暹制定的作战条例，不要说山头树林，就是麦田里都要用侦察兵先趟一趟。【麦种未改良之前，麦秆比现在要高】虽然如此做好处显而易见，队伍再怎么行军，也不会出现戏文中那样一声炮仗千军万马伏兵杀出的情况，可霍广成就是感觉麻烦。

涧池堡，镇子东北边一片纷乱的窝棚里，无数人正在来回忙碌个不停。营区臭气冲天，垃圾遍地，如果不是已经入冬而是盛夏，恐怕瘟疫都要生

了。往日轻松欢笑的义军军民，此刻全都一副惊恐惧怕的样子。一些青壮男子正在埋头吃饭，虽然这段不用担心吃不饱饭的日子真的很不错，可要是没官军来攻打就更好了。

安康府城与紫阳县的联兵就要到了。而官军打汉阴厅，涧池堡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霍广成还是带着五个中队的先头部队来到了涧池堡下。连上哨骑和他的亲卫，只有五百五十人不到，却这么大剌剌的晃荡在涧池堡数千义军的眼前。

“大哥。先点兵灭了他——”守将愤愤的向朱迁国如此道。

朱迁国没有立刻作答，而是只这么的看着。直到一刻钟了，一个人快速走到他跟前回禀：涧池堡附近，除了眼前的这一支清军外，五里地内再没有第二支清兵。

“出兵。灭了这支清妖，先破了他们锐气

——”朱迁国果断下令。

土城大门打开，无数义军乱糟糟的从里面涌出来。与对面的刘暹军相比，义军真的是十分上不得台面。

他们没有骑兵，一些马匹只是被头首自己拿来摆威风。

他们没有健全的军事建制，只有首领、大小头领、大小头目之分，带着各自队伍形成的一个金字塔型。

有的小头目只有十几二十人，有的小头目却有近百人，根本没谱。

“鸟枪队排三列横队。掷弹兵注意，肉搏兵左右压阵，哨骑全部归队。”霍广成看到堡里的义军自己冲出来了，眼睛豁一下亮了。

一连串的命令从他口中发出，五个中队飞快排开了这个极简单却又极实用的阵列。二十名哨骑飞

快聚拢，虽然这里面大半是朱张的人马，再由就是他自己的几个亲兵。

第七十二章乌合之众（求收藏）

义军眼下士气如虹。区区五百人清妖，面对自己两三千人的出击，不赶快落荒而逃跑命去，竟还敢排列阵势来打，真是老寿星吃砒霜——自己找死！

“杀啊，杀啊……”呐喊声一时更胜先前。

正在土城上观战的朱迁国也放下了心。

他从四川一路打到汉中，虽然败仗打了很多，胜仗则也打了不少。内心中固然承认一些清军的战斗力是要胜过义军一些的，可是当义军的人数达到清军数倍的时候，还在正面野战厮杀，清军没城池险关把守，义军哪还有不胜利的道理？

绝大多数的义军战士也是这样想。他们对对面清军那在手中的鸟枪嗤之以鼻，认为那根本就是堆烧火棍。不，连烧火棍都不如。在他们之前的太多战斗中，看到过拿着鸟枪的绿营兵丢下鸟枪落荒而

逃的样子。

对打不远，打不准，重上弹药无比麻烦的鸟枪，心中潜意识的就同怯弱，逃跑，无战斗力，麻烦，划上等号。

哨骑的头头姓张，张桂，张由庚部下，看着对面叫花子一般穷酸，无头苍蝇一样混乱的义军队伍，撇撇嘴不屑道：“这些乱民，聚集数千便敢号称十万，没有上阵时以为人多势众，气焰冲天，真打起来，只要几排火枪过去，士气一灭，他们就得逃命。”

霍广成听了话很合口味，就道：“过会儿只要贼军一乱，你就带队冲上去，不要真冲进乱民当中，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张桂领命。

霍广成再一挥手，拔出腰间佩刀，高举着往前一劈，大吼，“正步前进——”

“踏踏踏……”

五百人的队列缓缓前压。尖锐的哨声在队列中响起，这时刘暹练兵好一阵了，才想起的玩意儿。声音尖锐，穿透力强，打制简单，还不占手，可不比原先腰鼓强出十条街去。于是全军都换腰鼓为铜哨，如此还简化了腰鼓手的配置，加进了通讯员中。

距离迅速接近，冲在最前面的义军士兵速度比开始时已经变慢了。这不是他们没劲了，而是被面前清军那整齐的队列和齐整的脚步声给震着了。这些人都是义军中的骨干中坚，每个人都跟清军干过不止一阵，他们从没见过队列如此整齐，前进中还能保持完全一致的清军。

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斜看还是一条线！

不仅是他们，张桂这时候和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惊呆了。

列队整齐威武的军队，天底下不难找出来，比

如说京师八旗，跟他们比刘暹军这横平竖直的队列只能算小儿科的。步，骑，步骑，校场上的八旗绝对能给你变化出十好几个复杂多样的阵列。

但那都是静止的，像刘暹军这样，全军动起来，还一样整齐划一，并且是在战场上，张桂知道，这是真功夫，真实力，绝对不是花活儿。

“砰砰砰……”

站定，举枪，射击。三个依次排击，对面的义军前列割麦子一样唰唰的倒下一二百人。

义军后面的人只是听到一连串鞭炮般的爆响，前排同时响起许多惨叫声，接着就是惊叫。他们继续前冲！首领没有喊停嘛，自己也没有危险嘛！

可是紧挨着倒下去的那批义军的义兵呢，他们真心止不住自己脚，他们不冲后面人能直接把他们压趴下。再加上这批人中自以为对面清军鸟枪打响了，中间要很长一段时间填装弹药，这段时间足够自己冲上前去了，他们也愿意继续向前冲。

可是他们要让开地上的伤亡者不是，都要绕开几步的，因此也就影响了再后排的线路，整个冲击势头都受到了影响。

排枪声再一次的响起，这次没有先前那样的密集，三组排枪唰唰的就打完了。这次排枪后跟了七八个呼吸才再响了第二轮，可在无数义兵的耳朵里，这魔鬼一样的铜哨和排枪声前后相接的是那么紧密。

前面又倒下许多人，鲜血和惨叫声对整个一军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前头的一些义兵已经掉转过身往后逃了。许多人亲眼看到同伴倒地的惨状，对面一排接着一排的射击，却像滚滚的车轮无法阻止，停断。

他们一心要想后退，后面的人还在继续往前涌，两边相堵住，在刘暹军阵线前方四五十步距离乱成一团，第六轮齐射适时响起，一百支鸟枪在四五十步的距离上齐射，给拥挤的人群造成巨大的伤亡。

而这一击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义军崩溃了。大小头领们高叫高喊着快退，向后涌去的败兵压过了向前冲锋的势头。

“杀啊——”

张桂高举着马刀，二十哨骑奔涌而出。

“杀啊……”

三支鸟枪中队左右两边的肉搏中队也加入了冲锋，跟他们一块的还有一队掷弹兵。

土城上的朱迁国闭上了眼，太惨了！外头义军败得太惨，死的也太惨了。

这些一窝蜂向涧池堡逃命的义军，被身后追来的清军步骑愉快的砍杀着，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一批接着一批义军丢掉了刀枪，跪地举起了双手。

霍广成五百兵大胜五倍之敌，斩杀俘获至少有

千人。

两百的肉搏兵几乎手上全都染了血，那气势跟先前时就不一样了。有人命在了么，杀过人和没杀过人的人，能一样吗？

他们伤亡微乎其微，在这一战后信心大增。唯一感到不满的就是，时间太短，他们还没打个够呢！

朱迁国直接放弃了涧池堡。他亲自领青壮殿后，让老弱先行入汉阴厅城，然后在大部队赶到的张忠奎、张由庚等准备发兵攻打土城时候，带着队伍直接走了。临走时还放了一把大火，将涧池堡这个汉阴第一重镇烧了个精光。

谢公镇。

周绍涌正跟手下一班头领们商议着是否要回师汉阴的决策。整个房屋内乱糟糟的，你说我说，七嘴八舌，吵闹的很。李克清也从油坊街回来了，但他并不能给周绍涌提供什么意见，因为他跟周绍涌

一样，也举棋不定的很。

是趁着青石关无力威胁油坊街的机会，联合洋县谢华瑶，一块发力拿下城固呢，还是就此迅速回兵汉阴，救援朱迁国？

第七十三章穿插分割（继续求收藏）

十一月中旬底，周绍涌领兵转回石泉。

他不用去汉阴厅了，因为就是这几日短短的时间，朱迁国已经把汉阴厅丢了。同时丢掉的还有他手中的一半军力。

原本平衡了的汉中战局，没有因为周绍涌部的离去而失衡，梁成富继续待在盩厔，没有回兵汉中。多隆阿西安之战打的是小心翼翼，历时一个多月，虽然解开了长达十五个月的西安之围，却是并没给真神教暴军造成太大的损失。

战后多隆阿一纸上奏到北京。具体内容是什么，刘暹没资格知道，反正十二月北京的旨意下到汉中，汉中大牢里的毛震寿、杨光澍就给流放新疆了。天知道甘陕断绝后的新疆会是什么样子！就刘暹所知，日后左宗棠定新疆的主角之一阿古柏，现在已经在南疆兴风作浪了。

汉中镇总兵陈天柱被去职，暂留军中效力，一应军将具受到训斥，可刘暹是受到训斥的一应军将当中唯一一个还受到奖励的——加记名总兵衔。

这完全是等于对刘暹说：骚年，努力吧。汉中镇总兵的位置在前面等着你呢。

刘暹摩挲着自己必须有表示。盘算着时间，距离过年还有十三日，年前报捷西安似乎有些不够，但这一仗必须是要打的。

天寒地冻。自己军兵进攻固然困难，义军也一样不好过。

因为周绍涌回兵石泉，还有一场大雪的来临，已经消停了小一个月的兴安府再度炮声喊杀声隆隆了起来。

刘暹留向发带领二中队并朱桂秋守青石关，自己整合余下所有兵力往汉阴赶去。沿途州县火速征集劳力，范德榜统一调度指挥，先向着汉阴转运粮饷火药。

此时的汉阴。一支部队趁着漆黑的夜晚也在悄悄行进着，向着厅城西南方的凤凰山前进。

这支部队的首领是霍广成，张忠奎没有争得过他。张忠奎是汉阴方面刘暹军的主将么，霍广成又是军中尽人皆知的刘暹表哥，他带队更合适也更可鼓舞士气。

汉阴凤凰山位于池河、越水与汉水、蒿坪河之间的地带，东南西北走向，两侧有大断裂形成的断块山。

脊岭在当地人的口中是高千丈。这当然是个虚数，但也显露了此地凤凰山的高。比之其他地方几百米的高度明显不是一个档次。

山地北陡南缓。河流深切多呈v形峡谷，深度在百丈到百五十丈，河床多巨砾。但是内中又不乏大大小小的山间盆地，由此构成了此次刘暹军翻越凤凰山的行进路线。

寒冬腊月不比夏天。滴水成冰的季节再跑进大山峡谷中，不提危险有多高，只气温的下降就能让人望之而却步。可此次进军关乎大计，必须得行。刘暹命令传到汉阴后，霍广成当仁不让。

冷冽的寒风呼啸，冰凉刺骨的雪花不停地打在人脸上。天地间都被寒冷冻成了冰块，所有露在外面的部位都冷的厉害。

五百名兵勇都穿上了皮衣，里面套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把衣服紧紧地裹缚在身上，全像是人熊一样。但即便如此凛冽刺骨的寒意还依旧不停地渗透入皮套中。

不时的还有战士滑倒在地，因为地面已经整个冻成了冰面，再落上雪花就变得更加嗤滑了。车轮在光溜溜的冰面上辘辘滚过，倒是省去了战士们很力气，只要能把握住方向就行。

仿佛是强光照耀着雪白的山野，拐过一座山头后，入眼的地平线更加平坦了，风雪似乎也减弱了不小。但前头一重又一重的山峦又告诉他们，凤凰

山才刚刚进入，要翻过这四十里山峦，他们还有的苦头吃。

四面八方只看见落雪形成的一条条白色斜线。山道上，风执拗地把一切都往一个方向吹。右边，左边，到处都是白茫茫雪花。人的眼睛找不到别样的、新鲜的东西。

什么白色以外的颜色都看不见，只有一片白雪。

风雪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冷风从任何一个微小的缝隙中穿过，冻的兵勇们瑟瑟发抖。可是除了把皮衣裹得更严密一些外，他们毫无办法。

严寒把凤凰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子。山风呼啸，雪花纷飞，队伍却始终在前行。

刘暹想要尽快解决掉周绍涌，正面强攻石泉是一个本办法，可以取巧的一点在定远。

只要汉阴那里能分出一支精锐，越过凤凰山，插进西乡和定远间，隔断两地联系，刘暹正向汉阴运动的队伍，就会猛的掉头杀向定远厅，拿下之后再猛攻西乡。

……

“噗嗤——”刺刀入肉的声音……

“啊——”人惨叫的声音。

“轰隆——”臼炮射击和手雷爆炸的声音。

定远城中，两千多些的刘暹军宛如入侵的蝗虫一样，飞速的啃噬着所看到的一切义军战士。

他们突然间出现在定远厅城的东面。坐镇定远的义军首领李慕光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刘暹的侦察兵夺下了东门。然后城外等待的两千多刘暹军蜂拥而入。

这支刘暹军里，肉搏兵占据了总体兵力的七

成，却也最适合在攻城战中爆发力量。

这些肉搏兵中相当一部分穿上了藤甲，有心算无意，定远城里的义军人数虽是远多于刘暹军，却也挡不住他们的进攻。要知道，义军兵力可是分散在整个城市中的，并且很有一部分是一家老小都住在一块的。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反应速度就甭指望了。惊吓不已的家人更会严重削弱他们的斗志，不少义兵在发现不对之后，不尽没有跑出来集结，更一把将房门顶住，或是带着一家老小往北城门跑去。

刘暹军不多的人数于是就化作了绝对优势的力量，他们就像是一堵滔天巨浪，劈头盖脸的打向了城内义军。涌荡的潮水清扫着一切！

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阻挡，就攻入了厅城的官衙。

三天的时间，刘暹给汉阴三天的时间，在第四天清晨，他毫不犹豫的调转方向，挥兵直杀进定远。至于汉阴那边是否已经隔断了定远厅与西乡的

联系，他不再管了。

隔断了，该周绍涌军倒霉。刘暹拿下定远后，会马不停蹄的接着进攻西乡。

没隔断，那是刘暹命里不该有。西乡是周绍涌地盘的腹地，得到消息后缩紧的守军，不是刘暹一时半会儿能够啃下的。而他拿不下西乡，就打通不了与城固的通道，打通不了与城固的通道，刘暹就得不到城固城里汉元炮的支持……

第七十四章兵贵神速(求收藏）

“李学鸣！”

“在。”

“你部中队，加新编第五、第六中队，留守定远。”

“是。”

……

城中的硝烟刚刚散去，喊杀声还时不时的从某个角落里传出。刘暹已经开始安排留守兵力集结主力了。

进攻西乡，继续进攻西乡。

他要征调整个定远厅城里的所有马车驴车，用以转运部队和随行军需物资。但部队连日行军，又

疾行突击定远城，再要继续进攻西乡县，难度之大可以预见。

刘暹对汉阴之兵是否已经切断了定远西乡在联系，毫无把握。对部队能否再接再厉攻下西乡，毫无把握。可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汉中是他的根基所在，汉中镇总兵刘暹志在必得。早一日得到就有早一日的好处。

留下三个中队守定远，加上此战伤亡的兵力，刘暹剩下只有一千五六百人，要继取西乡，必须兵贵神速！第一次，第一次，他毫无顾忌民心毫不吝惜百姓的下令全军火速收集城内车马——

只是两个时辰时间，正午十分刘暹发起的进攻，下午部队车马出城的时候飘雪的天空还没有黑下。

“范德榜调度的民壮最多一天就会赶到，你把定远给我守好了。”城门口，刘暹这么的对李学鸣说。

“大人放心。定远城绝丢不了！” 李学鸣信心十足。一百鸟枪兵，小两百人的藤甲肉搏兵，一百多伤兵中，危急时刻也能拉出百八十人，如此力量还用的着怕那群被打的四分五裂狼狈逃出城去的义军吗？就算还要看押俘虏，也不成问题！

西乡司上乡，后梁槽。

霍广成正缩缩答答的躲在一处山洞里。脸色苍白，嘴唇发青，洞里燃烧的火堆也没能让他身体有一丝的回暖。

真的是乐极生悲啊，已经走出凤凰山，在向导的带引下来到了后梁槽这个勾连西乡与定远交通的关键点，却一下被山头崩塌的大雪盖在了下面，足足一刻多钟后才挖了出来。

先前还生龙活虎的霍广成，顿时变成了病鸭子。

霍广成心里这叫一个难堪，也暗叫自己倒霉和

命大，就那么一点动静就把山上的积雪给震着了。如果不是带的人多，自己给压底下，人就完了。

三天的时间，霍广成带队，以损失一成还大的代价终于走出了凤凰山区，他急着查看后梁槽的道路情况。如果有大批量的人从这里走过，就算天还飘着雪花，也不可能把所有痕迹全部遮盖。

——只要掀开上面的白雪，看看下头贴近路面的部分是否被压实，就一目了然了。

结果是令他欣喜地。后梁槽这条‘石头沟槽’并没大批量人马行走过的痕迹。然后大松一口气的他就乐极生悲了。

被扒出来的霍广成，人都冻僵了。手下人连忙就近寻了个山洞，生起一堆火来，就差把他架在火上烤了。

下午时候，陆陆续续的败逃义兵出现在了后梁槽。定远厅城丢了，刘暹突然出现在了定远，这消息必须迅速送到西乡去。

霍广成这队兵马简单搭拢来的一个牢圈很快就被上百个义兵俘虏给塞满。这些俘虏神情沮丧的蹲靠在一起，出乎意料的安静和好管理。

“队长，他们是跑累了吧？”

“那也不能松懈。后梁槽必须卡死！”

“是。”小兵胸膛一挺，昂声说道。

五百人只有四百三十七个走出了凤凰山，虽然那六十多人并不是全死了，相当一部分被留在了山间盆地村寨中，可死去的，不在少数。

这些伤员，这些死在了路上，坠入山谷悬崖粉身碎骨的人，他们绝不愿意看到自己为之付出生命的任务的失败。所以，但凡走过凤凰山的人，每一个人内心里都万分重视着这次任务——绝不允许出错。

溃败到后梁槽的义军不是每一个都那样倒霉，

被把手山道的刘暹军生擒活捉的，特别是当一些人数几十上百的团体，根本不可能被全包。在天色微微发暗，刘暹军捉拿、打死打伤的义军战士三四百人的时候，一支规模上千人的义军队伍终于在山道前成型了。

“立正！向右转！”山道并不宽广，三个半中队三列横开，立刻就堵塞住了全部路面。随着中队长的口令，两百鸟枪兵列队整齐，夹心一样凹进肉搏兵的三面包围里。

山洞里能生火，生火就能做饭。吃过了四天三夜里唯一一顿热腾腾的肉松粥后的刘暹军们，精力体力迅速恢复，状态远胜刚刚抵到后梁槽的时候。

“前进！齐步走！”

尖锐的口哨声响起，二百火枪兵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就向对面的义军部队缓缓压去。

对面的义军却在微微退缩。这些从刘暹的突击中逃的一命的义军士兵是见识过刘暹军鸟枪兵的厉

害的。

定远厅官衙一战，三百鸟枪兵两轮齐射，打散了义军最后一丝的期望。连义军守将都折损在了枪弹中。

现在的义军头目哪里敢直面对面的鸟枪。眼下义军连先前都不如，士气低落的他们撑死跟会打打群架的地痞**一个等级，纯粹的乌合之众，要他们去堵枪眼比登天都难。

王登选带着四百来号人，是集结的义军队伍中是头一号团体，此刻却怯怯的看着对面三百多敌人，吹着口哨，迈着整齐的步伐，朝自己这边压上来！

他没去想找弓箭或是鸟枪，义军里如果有人拿着这些远程武器的，现在也早就丢弃了。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要通过后梁槽，就必须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为大家堵枪眼！

献身的时刻到了，可谁会献身呢？谁会去想光

荣呢？

他们是义军，不是太平天国的童子军。

“王大哥，不行啊，清狗手里有火枪！弟兄们不能挺着身子白挨枪子啊！”

“王头领，咱们家里都有老有小的，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扔在这后梁槽啊……”

“清狗厉害，咱们还是撤了吧！这定远厅多大的地方，刘贼找不到咱们的，犯不着把命送在后梁槽啊！”

一群人议论纷纷的都说要撤退，王登选也苦叹一声，谁说不是呢！一帮子筋疲力竭的人拿大刀长矛的怎么和拿着鸟枪的打？人家一阵排枪打下自己的弟兄就得死一半！还都是有家有口的。

这时候所有的义军众人都忘记了当初自己是怎么鄙视拿鸟枪的绿营兵了。

第七十五章牵肠挂肚计终成（求收藏

“对面的人听着，石泉、西乡已经被我军攻陷了，贼首周绍涌的脑袋被高悬在了南郑城们前。尔等余寇残兵，速速弃械投降，我家大人绕你们不死——”

就在一票义兵被对面刘暹军所慑，不知所措，纷纷准备脚底抹油的当口，对面的刘暹军兵突然齐声叫喊了起来——

“只要你们弃械投降，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俺们大人说话算话，绝不食言……”

王登选哼了一声，心下不由一动，“原来是可以投降的啊！”往日清军占优时候可是从不会主动劝降的。他身边的头领和众多义兵都在往他这边看，似乎等待着命令。

一双双眼睛盯在王登选身上，让王登选如感锋芒刺背，浑身上下不舒服。这个时候三百多刘暹军兵勇已经距离这些义兵只有五十步的距离了，第一排都已经半蹲举枪，第二排则用站姿准备射击，都做好了开火的准备。

义军大部队退缩的速度更快了。

王登选内心里大骂，这个关头都想起自己来了，刚才要人堵枪眼的时候怎么没人听我的啊。

“我们数到三，再不放下武器，就要开枪了！”对面的喊声又响了起来，“一、二……”

“莫开枪，我愿投降！”也不知道是谁突然在人群中撕心裂肺地大吼了一声，整整一半的义军一起扔了大刀长矛跪在地上高举双手。

王登选愣住了。他知道队伍的士气不行，却没想到自己上千人的队伍，个个还都是坚持到了后梁槽这个关口的‘坚强同志’，竟然脆弱到一声投降半数人跪地的地步。

“老王，愣着干啥，走啊。还不赶快跑……”

王登选被人一拽，回过神后慌忙就融入进那奔逃的洪流中。

如此的，刘暹军就是一句话，上千义军半数投降半数奔逃。让还以为要打上一仗的兵勇们又好气又是好笑。而好气好笑之余，他们心底里更涌起了自得和骄傲。

……

火把在黑色中散发着光亮，一队马车、驴车、牛车夹杂着徒步人群的队伍在雪地上行进着。速度不快，比起正常天气时候的车马行进慢了许多，但跟之前部队徒步雪地行进，还拖着火炮辎重，又快了不少。

刘暹手头有百十马队，全都是张由庚、朱桂秋属下的，出兵时给刘暹划了过来，当做哨骑用。因为定远厅城距离后梁槽的距离实在太远，超过七十

里，刘暹不敢轻易拿哨骑突击过去，可这不得到后梁槽的确切消息，他心头又怎能安定的下？

“大人，吃点东西吧！”亲卫端着一碗肉粥眼睛直直的看着刘暹，中午时他吃的就不多。

“不吃。”刘暹简短的说。

“大人……”

“退下！”

烦躁的心情距离后梁槽越近，他就越强烈。根本吃不下东西！目光炯炯的看着北方，冷冽的风雪都让刘暹丝毫感受不到冰寒。

往西乡的队伍始终在行进着。就像是电影上急行军当中的解放军，路旁支着锅灶，战士路过接过来就吃，却从不停留。

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

心脏在胸膛剧烈的跳动着，刘暹烦躁的简直想拔开胸前衣襟，对天大吼一声。“四十里了，能不能带哨骑直接杀过去？”

却没谁给他答案。他更不可能张口问出去。

“让哨骑前探二十里！”冷峻的声音从马车内传出。刘暹似乎沉稳依旧。事实却是，车厢内摊开的虚拟地图上，方圆三十里中，虽然代表义军战士的红斑点点，也有大大小小的云团，却都远离官道。

“还有十里！”刘暹虚拟地图范围已经扩充到了三十里，但距离后梁槽还有十里远。雪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十里地中什么不能发生？百十马队真给义军溃兵打埋伏了，还真不会赚到什么便宜。

据刘暹所知，义军今年过的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周绍涌的队伍。应该不存在夜盲症了吧？

……

“啪……”

鞭子抽打在俘虏的身边，距离俘虏顶多有半尺，强劲的力道将踩实的积雪都抽出一道深深痕迹。

当事的俘虏一下子摊在了雪地里，鞭子打来的时候，人都吓傻了。现在虽然没感到疼痛，人却也两脚软软的站不起来了。

谭福生大骂一声废物，“瓜娃子的，这么脓包，你也敢出来混？”

“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当久了监工的谭福生一鞭子抽在了地上俘虏身上，这下子他没有手软。经验早就告诉他，该强硬的时候，监工必须冷血。

这是他在苦力营用伤痛、煎熬和上司训斥、受罚换得来的经验。

“啊……”俘虏惨叫一声，人敏捷的爬起来，直直站定。

“干活——”

谭福生再一鞭子抽去，俘虏咬紧牙关等待着剧痛的降临。定远城被刘暹拿下之后，被俘的义军足足有两千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弱和妇孺。刘暹军对老弱妇孺还有些照顾，对青壮就很不客气了，首先就是拔下了他们多于的棉衣。没人顶多留下一件破烂冬衣，一鞭子抽上，直接见血，是很疼的。

“嗯——”闷哼着，不敢再叫出声来。

留守兵力仅仅三个中队的刘暹军，不可能亲自动手照顾俘虏们的，李学鸣一边联系城内剩余的士绅富户，联合他们一块安定城池【先前祸祸了么】，筹措家丁和可靠的青壮年，看押俘虏。一边让留在城中的那一小队辎重兵，组织俘虏中大部分的青壮，在城池的东北角，一片已经被烧过的市集废墟上，利用废料搭建窝棚，搭建栅栏，做日后他们的居囚之所。

“娘的，叫，叫个球！老子去年不比你们难挨……”属于俘虏前辈的谭福生口中喃喃嘀咕着。

……

定远去西乡的官路上。

刘暹继续留在马车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虚拟地图，盯着地图上显露出的那几团红色云团。

但突然的，刘暹眉头皱了起来。眼睛从红色云团上移开，看着突然由前路折返回来的一对哨骑，目光连闪。

抓到舌头了。

前队哨骑队列中出现了一个小红点，不可能是小红点俘虏了这小队马队，只会是这小队马兵抓到了一个俘虏。

半刻钟后，不惜马力奔驰的两名哨骑来到了刘

暹面前，“禀大人，我等抓到乱贼散兵，后梁槽已被我军截断——”

“好！”怪叫了一声，一直来在兵勇属下面前表现的沉静若定的刘暹，激动的瞬间满脸充血涨红。张忠奎、霍广成不负自己所望——

第七十六章石达开回援洪秀全？

ps：求收藏，求支持！

年末的南郑城，依旧一片临战的气氛。几天前赖文光还向东关发起了一次进攻。虽未得手，给南郑城带来的压力却显而易见。

城中因为汉中局势的好转引带来的那一丝松懈，完全褪去。

陈天柱在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有城固为援的李榏出完全压制南郑县令周蕃寿，拿下府城的民事、财政和一部分兵权【义勇】。但军政两界的震荡晃动，却没影响到南郑的安稳，反而合作更加无间。

赖文光本来是想趁刘暹主力尽出的时候猛击南郑，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最后一个机会夺取南郑，此刻的西征军团已经接到了洪秀全要他们回援天京的旨意，汉中他们很快就要离开了。

但南郑坚固稳定的防御破灭了赖文光最后一丝希望。

“哦，哦，哦……”

大帐里，赖文光正跟赶到南郑的主帅陈得才商议着回军路线，突然一阵阵倾海波涛样的欢呼声传入二人的耳朵。

“怎么回事？”

两人四目相对，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惊愕和乍然。

“殿下……”

帐外，扶王亲军检点的声音响起。

“进来！”陈得才从案上的地图上直起腰，目光俨然，气魄熊熊。他是二十多万太平军的首脑，是千里纵横的军事统帅，气息自有威耸。

“殿下，遵王。是南郑的清妖，阖城欢呼，不知是何原因。”亲军检点道出了外头无尽欢呼的事。“属下已经派人往四面查探——”

亲军检点退下后，陈得才、赖文光脸色都凝重了起来。敌人欢呼雀跃的事情，那对自己绝对不好。可问题出在哪儿呢？

两人目光从地图上扫描起来，很快不约而同的都将手指点在了石泉位置上。“周绍涌！”

“一定是他把石泉丢了——”

完全想不到刘暹真正目标乃是定远、西乡的赖文光大叫道。陈得才肯定的点点头，但随即额头上的皱纹又深了三分。

兴安府！这是西征军团回援天京最方便快捷的路。由兴安至郧阳，过襄阳顺汉江直下到长江边，或进河南入安徽——

从汉中到天京，快捷莫过于此。

可现在刘暹把兴安堵住了，大军要再过兴安，陈得才虽然依旧有把握通过，但汉阴、安康几处要地极大可能是攻不下的。那样队伍绕城而走，腹部、后背、软肋不知多少处要害会暴露在刘暹眼前，队伍的损失会无法预料的大！

没了兵力，没了军心士气，自己就是带着队伍能走出陕西，走出湖北、安徽，走到天京又能如何？还不是给曾老九白白送菜？更别说更大可能会半路中途就全军覆没了。

“扶王。如果兴安不通，我军不若直下四川。眼下川中空虚，清妖主力尽数压倒了川南，与翼王对峙。我军只要击破宁羌一带清军的拦截阻击，大军入川，如履平地。”

陈得才怪异的看了赖文光一眼，“天王要我部立刻回援，我们入川干嘛？”

“扶王！”赖文光面目突然变得非常的激

动，“天国已到了生死存亡之境，何须再忌讳翼王出走之事。单凭我们是救不了天京的。英王入了天京，外面没人能统一主持大局，一部部兵马回援，只能让清妖各个击破——”

“翼王。由翼王主持大局！我们必能击败湘军，挽救天国！”

石达开没有兵败大渡河畔。到了天平天国十三年底十四年初的时候，他还真就成了天京城外太平军诸王唯一可以公认的头首。只要石达开愿意回援天京，他就绝对可以让各路太平军马首是瞻。

陈得才沉默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一时间可拿不定主意。“文光，你让我想想……”

帐中的声音消停了，赖文光身上的狂热气息却像升起的太阳一样，越来越炙，只让陈得才心神都安定不下。

他是陈玉成的叔叔，都是洪秀全一系的铁杆，深知道当初的天京事变是个什么样子，翼王出走原

因又何在。现在，真的要把翼王再劝回去吗？那天京会变成什么一样子？天王又会同意吗？

无数念头涌上陈得才的心头，这一刻他心神前所未有的乱。

不该有不该想的念头，杂草一样疯狂的在他心底生长着，割掉一茬又一茬。

“扶王。不管我军走哪一路回援天京，翼王那里是必须要招呼到。如果你能下定决心，我会亲自走一趟云南——”

……

腊月二十八日，刘暹坐进了西乡县衙。

毫无准备的西乡义军就跟定远厅的同袍一样，被刘暹炸开了城门，直接平推。

至此刘暹跟离开了大半年的城固再次取得了直接联系。这个消息他一边报向汉中府城，另一边报

向刘蓉，再然后派出范德榜绕道兴安府，直报西安城里的多隆阿。

其间路途遥远，所过之地又多受过兵灾，零散匪寇乱兵不说，单沿途驿站就尽皆荒废，原先六百里军情三日就能送到的消息，现在十天能到西安就是好的了。

超过五千的义军成了俘虏。可是作战紧张，刘暹连大致的甄别都没有做。现在他一边跟城固联络，迅速调集孔令仁的炮队一部和留守部队及城固义勇营千人，增援西乡，另一边就是全力发动西乡剩余的地主老财和士绅豪强，动员起最大限量的青壮和义勇。

牢守城固——西乡——定远一线，加上太平军包围当中的南郑城，大致上也将蓝周义军加启王梁成富部和陈得才、蓝成春、赖文光的太平军主力分割开了。

对于汉中局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

蓝朝柱、梁成富再怎么想进关中，也必须掉头安稳汉中的局势来。因为蓝朝柱的老巢洋县可就在刘暹的虎口边上了。

如果让刘暹在西乡立稳了脚跟，他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洋县。或者根本不用硬吃洋县，刘暹只需将原公镇收复，那就切断了褒城——洋县的通道了。

兵入陕南，蓝朝柱部是得到了不少的钱财粮草，半年几个月的支撑着蓝朝柱本部跟梁成富部太平军的人吃马嚼是可以做到的。但时间再长呢，可就困难了。

况且除了粮食还有军需呢。蓝梁欲要在关中真的动起来，他们离不开占据半个汉中府的太平军的支持。

第七十七章你是哪家女子？

ps：求收藏，求支持。

梁成富进军盩厔可已有一段日子了。洋县的储蓄顶多是把这个冬天支撑过去，再到开春，那接下来就要短嘴了。

谢华瑶打原公镇，一是为了给城固方面施加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打通褒城至洋县的路线。

不如此，太平军要运送军需粮草于洋县，那就要从城固守军的眼皮子底下过去。危险太大！

并且他们还有周绍涌这支友军呢。真的没粮了，周绍涌便是跟蓝朝柱有些井水不犯河水，也肯定不会看着蓝朝柱和数万太平军饿牙的。

虽然周绍涌刚刚与太平军密切接洽了两天就不得不急着回家救场，但立场是绝对坚定地。

汉中局势就是这个样了，大框架不动摇，变，变得也是些小细节，不关乎大局。陈得才、赖文光之前商量的就是太平大军汇合蓝周义军，三十多万人马，从西到东一路横扫过去。

刘暹就是拿下了汉阴又如何，真要指望着那点部队固守一处城池，来阻挡大军前进，与螳臂挡车何异？

但是当西乡、定远沦陷的消息传来，而不是石泉丢陷的时候，陈得才、赖文光等真是目瞪口呆啊。

这下可真的不舒坦了。城固、西乡、定远，三点一线，几乎封死了太平军主力入兴安府的道路。

原先只石泉陷落就给太平军的东回之路造成严重阻碍了，现在更有城固、西乡一线，几乎宣告太平军就旧路东回湖广的计划——破产。

“还好，还好……”陈得才额头急出了汗，闭目冥思了好一会儿，忽猛的笑了，“刘蓉调刘岳昭、

周达武两部援刘暹，他在宁羌的兵力就更薄弱了。咱们如他所愿——”是的，在东面细报送来刘暹连克定远、西乡两地消息的同时，西南方的细报也送来了刘蓉调度刘周两部兵马增援西乡的军情。而刘蓉在这个时候调度刘岳昭、周达武两部进驻西乡，显然乃是为了威胁洋县，要蓝朝柱、梁成富从盩厔撤军。至少要他们不敢放手的向外攻杀出去。

“让成富和蓝朝柱从盩厔回来。留坝、略阳、沔县等地加进征集，那些地主、士绅，识趣的就留他们一命。不识趣的送他们见阎王——”

“扶王是要……下四川？”赖文光两眼精光直冒的问道。陈得才这样命令，刮地皮，还是一次性买卖的意味很浓厚的。这是不打算再经营下去了。

“不错，下四川。文光，翼王殿下那里，你还真需要去走一趟！”

陈得才果断的说。本来他对联络石达开之事还是顾虑重重的，可现在速回湖广的路线被掐断了，而刘蓉好死不死的又调离了刘岳昭、周达武两部湘

军精锐离开宁羌州，真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东北盩厔，西北凤县、固原，东面城固，东南西乡，再加西南的宁羌州，太平军西征军团看似还依旧强势稳定，但实际上却是四面遭敌，被困在汉中了。

就算没有洪秀全的回援御旨，过了年陈得才也准备着给西征军团打开一条通路。这条路，他本心来讲更愿意是东路和北路的，但现在局势变幻，只剩西南路一条，已经不容他再做选择了。

汉中的这个新年，太平军【蓝朝柱、周绍涌全归入】与清军两方过的都甚没有年味。两边都像是被上紧了发条的齿轮，嗖嗖的疾转着。

太平军一边用刮地三尺的力度搜刮着下辖各州县的财富，另一边梁成富、蓝朝柱迅速从盩厔回师洋县，原公镇的兵力被大大加强。周绍涌紧缩在石泉，不让刘暹军彻底汇合一处，暗中却也是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弱妇孺先运入洋县。

丢了老巢西乡，周绍涌部这个新年过的特别冷！

清军方面，刘岳昭、周达武两部万人兵力的赶到令守在西乡的刘暹瞬间松了一口气。将定远、西乡两城交给刘周二人，汇合了定远部众，压着五千多战俘和大批的金银珠宝、军资粮草，绕开洋县的南面，以最快速度的赶回城固。

钱才是动人心的。周绍涌横扫半个陕南，前后攻破州县达十余处，搜刮了多少金银珠宝，数都数不过来。加上他在川中的收获，西乡一破这些全被刘暹所得到，那是一笔连刘蓉都能眼红的巨大财富！怎么能长久的‘暴露’在刘周两人面前。早搬回家早安心！

养军养兵可是很费银子的。

那种能装三五千两白银的大箱子，刘暹整整装了六箱，才算将周绍涌宝库中的珠宝首饰拿干净。就算这里面没什么绝世珍品，只是最最普通的金银珠玉饰品，一箱子价值十万两也只多不少。再加上

多达四十三万两的白银和一万三千多两黄金，最保守的估计都在百万两白银以上。

刘暹城固、西乡、汉阴，三部兵马加在一起也才七千余，其内还有那么多的新编肉搏兵，军饷低廉的紧。加上所有的军官俸禄和每月全军的口粮肉食衣被消耗，五万两银子包裹绰绰有余。

只养军，西乡一地的收获就足够他两年军需！

入住西乡、定远的刘岳昭、周达武二人，最初开始还很欣喜刘暹的够意思，因为刘暹给他们留下了足够其部吃上三个月的口粮，和一批牲畜美酒，能让两部都过上一个肥美的晚年。两人都是已经心满意足了，清军各部相互之间能做到刘暹这一步的已经难能可贵了。但是当刘周更加细节的了解到西乡宝库的存在和关乎其内财富的传言之后，两人望向刘暹后军的眼神都带着腾腾杀气。

如果不是刘暹走的及时，要过他俩这一关，真不留下一层皮是过不去的。

两日半的跋涉，正月初九，刘暹迈进了城固南城门。

这夜，整个城固都欢天喜地，锣鼓唢呐昼夜吹响，礼花亮满天空。满城欢乐，比皇帝老儿下旨免三年粮赋都开心。

刘暹也放宽了心，安排下夜里的守备部队，在县衙的酒席上喝的迷迷糊糊，给足了王汝为等一应城固官绅的面子。整个人如何离开，何时离开的县衙，怎么脱洗躺床上的都不知道，更别说眼睛一睁开，看到的怀中搂着的这个大美女。

“大人……”女子感受到刘暹火气旺盛的小兄弟，白皙的脸面粉颈都瞬间变得火红。

“你是哪家的女子？”手指轻挑着女子下巴，手臂滑过胸前两团雪白的汹涌，滋味是那般的滑腻，让他的眼神更暗了暗。

第七十八章宅斗初显形（求收藏）

“民女王氏，石泉子午镇人。家父王锦升，乃本县生员……”

眼神发暗的刘暹直接化身饿狼，将床上的小白羊吃干摸净，好好发泄了自己憋久的火气。然后这才再搂着怀中佳人听她细说。

那是乱世里很普遍的故事，义军到来，一切旧制制度被打破，往日的高贵变成了今日的罪孽。

王璐莹家境殷实，祖父童生，父亲、兄长都是秀才，在子午镇就算出身书香门第了。嫁于同镇的大地主赵家，将来生儿育女，处尊养优，可以预见一辈子都将是富贵命。

但是，义军到了。刚刚嫁入赵家不两个月，攻入石泉的义军就像蝗虫一样横扫过整个县境。子午镇也不例外！

赵家作为当地的大地主，首当其冲。丈夫、公公被处死，一应女眷被掠入军中。王璐莹由于姿容出众，更被义军头领献给了周绍涌。

王璐莹说话里目光怯怯的看着刘暹，她知道自己漂亮，容貌出众，可是再漂亮也掩盖不住自己残花败柳辱于贼人之手的事实。对于自己下个男人——刘暹，她怎么想都觉得这算是一种绝对的耻辱，无限等同于绿帽子。

如果不是家人的牵挂，她早就想一死了之了。她自己都觉得自己身子脏。但为了自己父亲和兄长，为了王家，她，还不能死。

刘暹却没半点感觉王璐莹脏的意思。他的思维超过眼下时代一百五十年，如果王璐莹这种无奈下的顺从都是脏的话，后世结婚未结婚的男男女女里又有多少人是干净的呢？

略有怜惜的拍了拍她肩膀，看着王璐莹怯怯的眼神，和紧张不已的神情，心思一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和缓的给了她一个安慰的笑。

“那你父亲兄长呢？现在如何？”

刘暹想开解一下王璐莹的紧张，对于手下人送来的这个美人，他很满意。当然，他也满意手下那群糙货没有在西乡紧张时候就给他送来。有脑子，够聪明。

王璐莹身子猛抖了一下，宛如受惊的小猫，身子瞬间里都绷紧了。刘暹惊讶的看着怀中美人，怎么回事，反应这么大？

“民女……父兄……父兄，迫于贼焰……从，从……”王璐莹人都快哭出来了。再也不敢说下去，他老爹哥哥都给周绍涌做了差事，是不折不扣的从贼犯乱。王璐莹猛的从刘暹怀里起身，跪爬在床上，向刘暹叩首祈求：

“大人饶家父、兄长一命啊。家父、兄长只是迫于贼人威胁，不得不从的啊，求大人饶命，求大人饶命……”

王璐莹泣不成语，这些天，这巨大的负担把她整个人都要压垮了。官府对俘虏叛乱的处置手段，想想都让她不寒而慄。

“哈哈……”

刘暹轻笑着将王璐莹拉入自己怀里，“真是傻瓜。这等小事还要你如此担惊受怕？一句话的事情。”

“你父兄是在西乡俘虏中的吧？”

“是，是。家父家兄因为识文断字，被周贼按做书记，负责军中记事和布张告示。周贼领兵去石泉，家父家兄都留在西乡。”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你以为他们把你送上来会不查清你的底细？你父兄二人必已被他们妥善安置。”刘暹对手下人的这点知趣还是有信心的。

放下了心思的王璐莹整个人瘫在了刘暹身上，脸贴着他胸膛只有不住的低声呜咽。担惊受怕了这

些多天的事情终于圆满过去了，简直是她所能想象中的最好结果。她现在除了想哭就是想哭……

刘暹眼睛倒是盯着王璐莹光洁的背脊一直往下滑，小兄弟再次坚硬如铁来，可看王璐莹哭的这么投入，完全是丝毫没有它的反应，刘暹只能按捺了下。

毕竟他不是精虫一上头就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视线从屋内转向屋外。

两个身材修长，面容靓丽的小姑娘正嘛着嘴愤愤的看着房门。

“大**。辰时都过了，还不起床。不害臊！”

“狐狸精。就知道蛊惑男人——”

柳婉舒、王碧云，刘暹家里的两个小丫头。大半年不见，两人不仅像抽条的枝桠长高了一截，身

材也现出了凸凹。

年纪大一些的柳婉舒已经快十六岁了，小一点的王碧云十五岁生日也过去了两个月。她们一直期盼着刘暹能回来，官职啊胜仗啊什么的，虽然听到好消息俩人也高兴，但到底年纪小，之前接触的也不多，眼睛里最看重的还是刘暹。结果谁知道回来的第一天就喝的酩酊大醉，外面的一群坏人更送上了一个女人到床上。可把俩丫头气的一肚子火。

现在更是辰时都过了，刘暹房里还不见门打开。俩丫头恨得都咬牙切齿了。

本来往常时候，相互之间还隐隐有些对立的柳婉舒、王碧云，瞬间同仇敌忾，把最直接的敌视投向了王璐莹。有人的地方，真就有江湖啊。

想想定下了陈家女，这妥妥的正房夫人还没进门，刘暹后院就有火苗升起了。他自己在这方面又后世观点又深重，将来他后宅里，可有的热闹瞧得。

“老爷……”

起床来的刘暹，推开门还没看到天上的太阳，两声婉柔娇腻的唤声就传进了他耳朵中。“哦，是婉舒、碧云啊……”眼睛嗤啦一下爆闪出火花。这两个小美人可是快要到收获的季节了，柳婉舒都要十六了。

二八佳人，豆蔻年华啊。

【题外音，无知的主角，连豆蔻年华指的是女子十三岁都不知。】

“老爷，先喝一碗醒酒汤，奴婢特意给你熬得……”

刘暹喝完醒酒汤。

“老爷洗漱。早饭已经备好，都是您爱吃的……”

“出去大半年，老爷您都瘦了。”

“也黑了。刀光剑影的，我跟碧云在家好担心。”

“只有求神佛保佑老爷平安……”

王璐莹还在床上沉睡。心事骤然放下的她，多月来心神的疲惫就一下子全涌上了。趴在刘暹胸口哭着哭着人就睡了过去。

可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门外两个小狐狸的眼中钉肉中刺。

刘暹不是神仙能看透人心，此时正乐呵呵的享受着帝王般的服侍，时不时的在俩美妞身上揩揩油，惹来一声声娇羞的惊叫和小手的温揉。看着俩丫头那娇红的脸颊，乐此不疲着。那会想到日后的‘恐怖’……

第七十九章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ps：求收藏，求支持。

汉元二式火炮，炮管长五尺，14.3倍口径，口径三寸五分，炮身重一千斤，左右车轮直径四尺三寸五分，全重（炮身、炮架加上车轮）一千八百斤。和汉元一式火炮一样，可发射实心炮弹、开花弹、霰弹和榴霰弹。只是后者刘暹还没那个能力制造出合格产品。

三月份离开城固，年节才回，九个月时间，城固工匠营的师傅们并没有干闲着不干活。随着李榲上任汉中知府，大批铁料和硫磺、硝石物资倾斜向刘暹队伍，工匠营经过摸索和攻坚，八月份就拿出了成熟合格的汉元二式火炮的铁模。

这种以十二磅大拿破仑炮为原型仿造出的铸铁炮，炮弹总量不变，以清制换算是八斤八两，即八斤半。总重量增加了30%，射程六百丈，即2000米，缩短了10%，精确度完全达到旧式重炮不能企

及的地步——三里开外，准确命中一座房屋。

不过拿破仑炮就是再精准，对比的对象也还是老式前装滑膛火炮，如果是跟线膛火炮相比，哪怕是这个时候还相当初级的线膛火炮，后者射程和精度都大为超过前者。

通俗地说，拿破仑炮能命中三里开外的谷仓。而同样发射12磅炮弹的铁质线膛火炮就能命中四里地外的谷仓的大门！而且当时的线膛火炮虽然制造上比滑膛火炮复杂，但价格并不贵，原因是线膛炮用的铸铁或锻铁，比滑膛火炮用的青铜便宜。

例如在老美南北战争时期，铸铁造的10磅parrott线膛火炮的炮管价格只有180美元，锻铁造的10磅ordnance线膛火炮需要330美元，而青铜造的12磅拿破仑炮则要490美元。两者唯一的差距就在于，现在的铁质线膛火炮由于材料和工艺不过关因此寿命要远小于滑膛火炮。如容易炸膛，膛线磨损较快（线膛铜炮就更不用说了）等等。

刘暹很有自知之明，在眼下处境下的他根本没

那个能力去追求线膛火炮，还是易造耐操的滑膛火炮适合他。

从八月份到现在，在李楹的大力支持下，工匠营已经制造了十二门汉元二式铁炮和十六门汉元一式铁炮，连同原先的十二门汉元一式铁炮在一起，每一门铁炮配铁弹二百枚，霰弹一百枚！

刘暹留在老营的炮队实力，完全是呈直线型的飞涨。

也幸亏刘暹早就重点培养炮手，不然孔令仁空有火炮没**的人，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

刘暹宅院的右偏房。

这间不算很大的房屋就是他商议军事的地方。平日里房门紧锁，无有刘暹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在刘暹离开城固的这大半年时间里，柳婉舒、王碧云实质上已经成了宅院的女主人，但这间偏房

她们俩始终连靠近一步都没有。

昨日刘暹回到府里，立刻就让亲随前去清扫。桌椅上的浮尘足有半指厚。

数十名随从亲兵将偏房前后左右围了严实，刘暹正在里面召开自己回来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除了汉阴那里的人外，余下一线、二线军官全部到齐。

开头，总体汇总，这还是范德榜的活儿。

“我军各部统计，总兵力已接近七千人。大致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火枪兵，两千名。内含新旧鸟枪和抬枪。

第二，肉搏兵，三千名左右。其七成为川省人，有甲者不足一半。

第三，炮兵。我军炮兵强大，实力雄厚。总计全军，有大小劈山炮六十四门，臼炮三十门，轻重铁炮四十门。炮手八百人。

这个数量远胜刘岳昭、周达武部，可堪比整个宁羌州战线。质量，更是优胜之。配有马匹、牛骡四百余头，随军长夫一千五百人。

第四，特殊兵种。如马队三百骑，编列骑兵大队，统有魏明直辖。火箭队五十余人，由曹怀亮统辖，归大人直属。辎重队五百余人，由本人带领，随军长夫两千人不计。还有工匠营，匠师学徒一百多人。

第五，新兵营，即教导队。人不满百，但责任重大，由刘卓带领。大人亲自督导。”

所有的数据都只是一个大概，因为汉阴的情况还未详细，因为汉中的战事还未停。伤病员究竟又要伤残多少人，一切都还待知。

“今日召开这个会，第一，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军今非昔比了。

七千兵力，环看周遭友军，谁能单单胜过我们？

没有！”

“论功劳，我们大；论实力，我们强。今后咱们兄弟走出去，见着任何人，都不必低头三分，让人一步。”

屋内所有人的精神头都给这几句话火速提了上来。不少人甚至陡然升出无限自信，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就像后世受尽屈辱的中国，突然在朝鲜打赢了十七国联军一样，发自内心的扬眉吐气。

是啊，自己不比从前了，队伍强大了，汉中镇的那帮绿皮在自己面前傲不起来了。就连湘军也压不了自己一头——

一道道尊崇的目光投向刘暹。屋里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这支队伍从一支半民半匪的刀客变成

民团练勇，再从小小的民团练勇变成朝廷经制之军，然后一步步逐渐扩大到现在，靠的都是谁，是谁在前方引领着道路。

军官的凝聚力在增大，队伍的向心力在增强，刘暹的地位在所有人心中无限拔高。

“这第二点，就是要重新建制。队伍大了，规模上来了，再一二两大队加营部就太不合时宜了。我们的队伍要扩编——”

烈火之上浇泼一瓢油。屋子里的气氛瞬间更加热烈了。谁都不是傻子，队伍扩编，自己的职位就上去了。

虽然刘暹军是傍着清廷这颗大树，但内中的人谁又不知道，自家队伍的建制和军制跟清军湘军都不一样。

朝廷发下来的官职顶戴都是假的，部队里的实职才是真的。比如说范德榜，朝廷的建制中他只是一个七品的把总。但真在队伍中的人又谁不知道，

人家是boss的亲信，执掌全军文案外加后勤配给。用后世天朝的制度来讲，那就是总后勤部加总政治部。谁敢得罪？

再有曹怀亮，五十来人，朝廷里都没他的记录，是个大头兵。可在部队里呢？火箭队是刘暹的心尖子，别看人少，个个都是小队长级别的待遇。曹怀亮本人更是齐平孔令仁，比魏明的地位都高上。

大丈夫一日不可无权！

“从今日起，我军……”

第八十章战争之神的威力（上）

全军组建六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守备大队。

主力大队，三个基本中队由两个火枪中队加一个藤甲肉搏中队构成。在原先大队建制不变的情况下，配入警备小队一个，辎重小队一个，总计五百人规模。

守备大队的三个基本中队，则是一个火枪中队，一个藤甲肉搏中队，一个无甲肉搏中队组成。其余配属都还不变，维持主力大队的结构，只是属于大队长直辖的警备小队和辎重小队的火枪比例大幅下降，甚至是完全冷兵器。

六个主力大队的大队长已经定下了四个，自然是齐大林、周军、向发和张忠奎了。他们四个资历高，功劳也有，舍得花力气去研究新式战争战法，刘暹没理由将他们四个踢开。

四个守备大队的大队长也确定了一个——陈

镗。

之前入川作战，此前的定远、西乡攻城战，陈镗表现出众，不怕小命玩完了，肉搏战中一路冲锋在最前，虽然是半道加入的队伍，刘暹也许他了一个大队长。但是守备大队的大队长陈镗是保底了，要想再进一步做到主力大队的大队长，他就需要接下去的日子中再接再厉了。

十个大队长空出了一半，刘暹虚位以待，就看接下来战斗里众人的表现了。

五千兵力划掉，剩余的部队中，刘暹划出两个藤甲肉搏中队和一个火枪中队，加一个骑兵中队，组成炮兵守备大队，归孔令仁指挥调度。其任务唯一的要求就是务必保证炮兵部队的安全。

剩余的人中，除了补全百人的教导队依旧由刘卓带领，和范德榜督导的辎重大队外，所有剩余兵力统统编入刘暹的警备大队。

如此一来，兵力总数明显超过了七千人。却是

因为刘暹对胜利信心十足，把战后再来投军的那一部分也都给算上了。

事实若非人才匮乏，刘暹趁机搞出宪兵部队的心思都有了。现在他摊子刚刚扩张，实在抽不出人手来干这个了。就只能赋予各部警备部队一定的宪兵权力。

部队调整时间只有短短两天。第三天三四万蓝周义军加小部太平军就出现在了谢公镇外。

如果刘暹军是清军或湘军建制，两天的时间绝对做不到如此大规模的调整。可它现在是刘暹军，全军只有一个主导——刘暹，而非大军阀带着一群小军阀的旧式部队，这种以中队为基础的大调整，两天时间，已经足够了。

第三天，刘暹军一部加城固义勇营五百人放弃谢公镇向县城撤退。

全军大调整的第四天，也就是正月十四日。城固城东三里外的湑水河畔，也就是当初太平军东大

营的旧址，那片开阔的田地上，刘暹军四千余，城固义勇营千多，共计六千军迎战对面的至少五倍于己的蓝周义军加寥寥千人左右的太平军一部。

天空云层压得特别低。

暗白色的云彩挤满了人的视野，天色还是灰蒙蒙的，虽然挂的还有太阳。但是此时的太阳就像是一个输的精光的穷光蛋一样，没精打采，懒散散的挂在半天中。

一团团暗沉云彩在天空中沉重地、徐徐地移动着。

冷风一无阻挡，长驱直入，夹杂着气势汹汹的呼啸声，让年后的田野继续显现一派寒冬的空旷和粗野。

不时的有树叶稻草被大风吹得飞翻，大树也像强打着精神一样，在呼啸的冬风中尽力站稳身子。让自己的枝条和风一起吵闹着，摇晃着，时而还可听到树枝“喀嚓”的折裂声。

滑水镇，滑水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河。因为太平军的驻扎，它们已经在历史的书卷上留下一笔印痕了，因为今日的这一战，这道浅浅的印痕会加重许多。

没能够放眼天下全局的刘暹，不清楚今日的一战，在刘蓉、陈得才等人眼中是有何等重要的寓意的。他只知道，干净利索的拿下今个的这一仗，足可以让任何敌人对城固望而却步。

这会是他晋升汉中总兵一职，继连克定远、西乡两地后，又一笔具有分量的功勋。

低沉雄浑的战鼓隆隆响起，一个一身戎装的义军首领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拔出腰刀向前用力一挥。严阵以待的数千义军战士顿时便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向前冲杀而来，呐喊声，战鼓声，战马的嘶叫声混合在一起，响彻云霄。

自知重炮、火器不比对面刘暹军的蓝周义军，谢华瑶、李克清‘英雄所见略同’的用上了人海战

术。

最没技术含量，只一味的凭着人多的人海战术。对比天朝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人海战术，完全白瞎了‘战术’这两个字。应该只说是‘人海’。

看着嗷嗷叫着冲杀上来的义军，刘暹不屑的撇了撇嘴。如此老旧的战法在这种可以完全发挥出火器威力的平地河畔上，面对具备强大火力的敌人去使用，纯粹是在找死。自己的身前放着的可是整整八十门轻重火炮的啊，就是眼前所有的义军全部冲过来，要胜利也依旧是轻而易举。

战阵后不远就是渭水河，就是水源，能够让刘暹手中的火炮效用发挥到最大极致。

对面的义军将领或许只看到了刘暹背水列阵的害处了吧。

“命令炮队，于敌进一百丈时开炮。先是铁弹，然后再是霰弹加开花弹。”刘暹让人传令给孔

令仁，他真怕对手受不了太大的伤亡，叫嚣一下后就缩回爪子，跑路了。所以他下令放近了打。

　　而至于敌人冒着炮火继续前进到阵前时候，军中的鸟枪兵不是白瞎的，阵前陈列的小劈山炮和臼炮，更不是吃白饭的。

　　“是！”通讯员接到命令后立刻打马奔向炮队，马上将命令传达给了孔令仁。

　　“敌进一百五十丈。”

　　“敌进一百二十丈。”

　　“敌军百丈，开炮。”瞭望兵快速的明报着义军的前进距离。

　　“开炮！”孔令仁冷静的下达着命令，依旧举着单筒望眼镜看着对面扑来的黑压压一片义军。历经了多次战争的洗礼，他也算得上一老鸟了。

　　说战场上挥洒自如还达不到，但已经不是最开

始时候的战战兢兢。

　　镜头看到的这些义军在他眼中都已经是死人了，他的身边，二十四门轻重铁炮，十六门三百斤和二百五十斤重劈山炮，四十门火炮排成一道长龙，泛着乌青光泽的炮筒在在懒散的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幽暗深邃的光芒，凝重而又冷森。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义军送上门来下酒了。

　　炮口都没有丁点的调动，因为在之前的准备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角度调好了。再要调整，需要根基炮弹落点，细微操作。

第八十一章战争之神的威力（下）

ps：求收藏，求推荐！

一阵隆隆的炮声过后，四十枚霰弹穿出白色的火药烟雾，在天空中化过一道道黑色的暗影，伴随着一声声尖锐的呼啸，降落在义军的冲锋人群顶上。

薄薄的铸铁壳被飞行中巨大的贯力扯碎，无数弹丸从其内飞出，在半空中扩散成大大的一片。尖锐的尾啸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无数凄厉的惨叫就已经在义军的冲锋队列中传出。

二十四门轻重铁炮，十六门三百斤和二百五十斤重劈山炮，即便是有三五枚质量不过关的霰弹没能散开，这一波打击也至少吞噬了义军三四百条人命。

大地上盛开了朵朵死亡之花，艳红的颜色渲染了大地。

瞬间里冲锋的义军队伍静住了，所有人都被这杀伤给惊呆了。虽然他们下一刻就在头领头目的带领下继续发起冲锋。

“不准停！冲，快冲——”

“大炮就一响，冲近了，就打不着了……”

“不许停，不许停——”

咆哮着，挥舞着刀枪威胁着，义军队伍继续冲起。

四十门可以击射霰弹的铁炮确实还没完成二次装填。但刘暹军还有臼炮呢。三十门臼炮，为了此战，刘暹一门不留的全部带了来。

他之所以把义军队伍放的那么近，不怕义军真的冲到眼前，凭靠的中等距离打击就是它们。【火箭弹不可轻易动用，这东西技术含量太低太低，太容易被仿制去。火枪、小劈山炮、手雷算近距

离。】

一阵短促的炮声过后，装填了颗粒火药的开花弹穿出白色的火药烟雾，在天空中化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伴随着一声声尖锐的呼啸降落在义军的冲锋队列中。

长长的尾啸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轰轰——”的爆炸声就在义军队列中传出。三十门臼炮，即便是除去三成的哑弹那也会有二十枚左右的开花弹在义军队列中爆炸。

每一团浓烟腾空升起，就会有几个乃至更多的不幸义兵死伤流血。五斤重的开花弹啊，这一刻，整个天地仿佛都在爆炸声中颤抖……

胸腔里的空气好似瞬间凝固。被爆炸包裹的义军士兵，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那黑云压城一般的破灭，呼吸都无法做到了，自己似乎眨眼间就被埋进了坟墓里。

空气中飘扬着淡淡的腥味，这是血的味道。阎

罗殿上十殿阎王肯定正在哈哈大笑，因为无数条生命正在如熟透了的麦子一样被收割。

“开火！”

孔令仁再是一声令下。第二波霰弹的血色洗礼，让整个义军队伍完全崩溃。魂飞魄散的义军狼狈逃窜，他们在战场连死带伤丢下了接近千人数量。

在义军败逃的其间，二十四门轻重铁炮又击射了第三轮。把义军放近了打，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比之远远地将他们轰散，战果更大。

谢华瑶、李克清等全一脸阴沉，本来靠前锋搅乱刘暹军阵列，以精锐突击，厮杀近战一团，再大部队掩杀混战过去的算盘，被这当头一棒无情打破了。

对面刘暹军强悍的火力根本就是无底洞，三四千人冲锋根本没到地儿就倒下了一千人，三四万人冲锋又该倒下多少才能接近肉搏呢？

刘暹军背靠渭水河，义军顶多三面围攻，做不到合围包抄。再有刘暹军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排枪击毙，和之前战斗中经常使用的短程劈山炮及火药罐……

这些就像是一座座大山压顶而来，磨灭掉了谢华瑶、李克清等一战竟功的全部信心。

“后退。回谢公镇！”

气势汹汹而来，萎萎丧气而去。李克清亲自带队压阵，谢华瑶引领着队伍急速撤退。

刘暹没有去立刻追击。没有火炮的助阵，他部即便能拿下对面的数倍义军，伤亡也顶不会小。刘暹可不愿意见到这个结果。

先派出肉搏兵收拾了战场，还活着的义军伤兵有二百多人，属于轻伤范畴的，刘暹一律收押，这日后就算他的‘奴才’了。苦力营中有他们的位置。而重伤的，也不杀，抬起来，再见到了义军主

力后，就给他们送过去。一百多人呢，这惨叫声和等死的命，义军见了也要兔死狐悲吧？

谢公镇根本住不下三四万人，谢华瑶驻扎镇内，李克清和那部太平军驻扎于镇外。太平军只千把人，根本不济事，谢李就凑了两三千青壮给了那位太平军检点，也是刘暹的老朋友——彭春。

“大人，乱军只在镇子里布置有几门铁炮，镇外两营寨一驻扎于江边，一屯驻于谢村，都只有些抬枪鸟枪。”

刘暹督军缓缓而进，距离谢公镇还有七八里地的时候，派出去的侦察兵递回了刘暹关心的情报。

轻松的一笑。

没有火炮。义军在外头就是布置再多的军力、营垒，又有个屁用？

靠着手中的大炮，刘暹可以慢慢的，一个个的，给它们敲个遍！

“传令，在安陈村扎营。”

不用去看地图，刘暹道出了距离谢公镇四里地左右的一个村庄的名字，也正处在谢村的正西面，传下命令。

目光久久的盯在这一亩三分地，对于谢公镇这样的战略要点，周边地形地势乃至地名，刘暹早烂熟于心了。

“轰……”

“轰轰轰……”

太阳西下时分，安营扎寨完毕的刘暹军，炮兵阵地也布置完成了。十二门够得着谢村的汉元二式火炮，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一枚又一枚实心炮弹落进了谢村李克清营垒。不需要打的太密集，十二门汉元二式火炮分作三组，以各间隔一分钟的顺序，依次向着谢村义军营

垒轰击。

孔令仁手中拿着一个怀表，低头看着时间，这是刘暹军中仅有的三枚怀表之一。是他从成都、重庆买进的，他自己留了一个，再有一个给了刘卓，这第三个就给了孔令仁。

作为新兵营主管和炮兵指挥，刘卓、孔令仁比刘暹更需要这东西。

硝烟笼罩了整个炮兵阵地，冷风吹走了，就又重新生起。

刘暹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看着谢村方向。看不太亲切，望远镜倍数还是低了些，只能看到一股股烟尘鼓荡……

“魏明。”

“在。”

“带着马队去镇子东面看看。”

“是。” 二百人骑的马队。

第八十二章扫荡（求收藏）

土崩石裂，谢公镇的砖墙在大炮的轰击下迅速向着残垣断壁转变。足足半个时辰的炮击，先前还很是严正的关防已经破烂的不成样子。

再一声令下，臼炮中队迅速上前接近，同时炮兵阵地的二十四门铁炮和十六门大劈山炮调整射击诸元，再向镇子内进行延伸射击。

“轰轰轰——”远远超过炮鸣声的一连串巨响传来，哗啦啦，一段被臼炮中队集中火力射击的砖墙，在连续的爆炸声中轰然倒塌。

无尽的开花弹对于谢公镇这种质量一般的关防，远比铁弹有威力。

一上午的轰鸣声后，谢公镇西面砖墙已经被悉数炸成了废土砖堆。西门的城门楼也塌陷了下来，厚重的大门以一种极扭曲的形状压趴在砖土堆中。

“杀——”

刘暹挥了挥手。镇外营垒，镇子关防，加上湑水河边的对战，一天半的时间过去了，大批的义军向洋县逃退去，留在谢公镇的殿后之军，人数可能还不到三千。但却都是正当年的青壮战力，在刘暹眼中，这批人乃是义军的精华，比之一两万老弱更有价值。吃了之后对义军、太平军的震慑更大。

杀气腾腾的战鼓声咚咚擂响。

“杀！”震天的吼叫声中，潮水般的肉搏兵、投掷兵向着谢公镇内涌进。

镇西的废墟当中，灰褐色的义军战士蚂蚁一样的冒出，同冲在最前面的二大队第三中队狠狠撞在一起。

杀声震天，之前大发神威的铁炮退出了射击行列，只有射程短的臼炮还在依旧向着义军中后部延伸射击。

步炮协同对于刘暹军还很遥远很遥远，刘暹只是要求臼炮部队简单的‘骚扰’义军的后续部队。

“杀啊——”陈镗很快带着身后队伍冲进了镇子，他依旧领头冲杀在最前。自己能不能更进一步，捞上主力大队大队长的位子，就看这一战能不能给刘暹立下大功了。

谢公镇内的巡检司驻地，现在已经成了李克清的大营所在地。

“将军，镇西失守，彭检点部战殁大半，黄七死于阵中了。”

“你就去看着办。关键时候到了就把火药炸了，然后……看情况定吧！”李克清眉头连动都没都动一下。自从他决定领人殿后，对这样的情况就有了心里准备。

整个人神情都透着冷漠，声音更不带有一丝感情。

镇子里殿后部队能最终退出多少人，李克清一点把握都没。刘暹军如此厉害的炮火之下，殿后之军跟弃军有何异？

镇子丢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李克清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多纠缠住刘暹军一点时间罢了。然后能撤出去多少人就多少人！

“标下遵令。”头领领兵后退。

……

“轰轰轰——”

李克清把火药当做了地雷来用，一连串的巨大爆炸声中，蜂拥而入的刘暹军攻势顿时一挫。

镇子外的刘暹给吓了一跳。不是骑在马背上，他人都要跳起来了。什么啊，这么大的声势，义军这是耍阴招啊。

“快去打探。看看伤亡了多少？”

看着身后亲随打马奔去战场，刘暹心疼的心都要流血了。

镇子里的战场上，连环爆炸，冲天火焰，蹦飞的砖石碎块更是给进攻的刘暹军带来无数麻烦。

“大哥，大哥……”

狼烟动地里陈镗的小弟们大声呼唤着自家老大。一直没听到回声，所有人的心登时提起来了。

周边惨叫声凄厉，死的，伤的，刘暹军这一下吃亏真的不少。尘烟还没落下，这些人就慌乱的在地上摸索起来。

整个队伍的进攻也不得不就此停顿。

李克清手中没太多的火药，为了尽可能的‘蒙’中刘暹军的线路，还要把有限的火药最大限度的分散掩埋。但是即便如此，镇子西面掩埋的火药包、火药桶，齐齐爆炸依旧让刘暹军吃了个大

亏。

周军的两眼都要瞪爆了，杀进镇子里的队伍可是有二大队的藤甲肉搏中队，这一下岂不是正中目标？绵绵的爆炸声让他心都颤了，运气不好他的第二大队都要残缺一个建制单位了。

“给我杀——”扬起大刀，周军暴怒叫吼道。

“轰轰轰……”炮声适时的响起，臼炮队伍稍微停断之后，更加疾速的向镇子内发射起开花弹。

“杀啊……”大批的肉搏兵从后阵突出，飞快超过‘前辈们’的脚步，一阵高过一阵的呼杀呐喊声再度奏响起。

被突然间的恶劣变化弄得心头恨意大涨的刘暹，也放下了心中对义军带有的怜悯，再次挥手下令，上千鸟枪兵、肉搏兵分两路从谢公镇的南北划过，向着谢公镇的东门包抄过去。

他恨死镇子内义军的主将了。如果李克清被他

抓到，刘暹绝不会让他好死早托生。

冲破天的厮杀声回荡在战场上。

直到天色暗晚，点点星光出现在了夜幕，刘暹才踏足走进谢公镇。

往日繁华的大镇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倒塌损毁的房屋比立着的还要多。

巡检司衙门前，最后残余的一批义军残兵还在激烈的抵抗着，这些人都是存了必死之心的义军骨干。

在其余地方上的义军部队都已经被剿灭，街巷里还剩下少量的零星战斗。大批的刘暹军兵勇举着火把，点燃着篝火，认真的打扫着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绝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

巡检司内的厮杀声渐渐消失，“大人——”一身血迹的周军连同着脑袋包裹的如同粽子的陈镗昂立在大门台阶下。身上的创伤更能衬托出他们的英

勇，虽然都是满身的血污，可自有一股顶立的傲气在。

“好，做得好！”刘暹从来不吝啬夸奖，只不过是嘴唇子上下碰一碰罢了，惠而不费，偏偏还很有效果。多好的东西！

“走，进去看看。”

哈哈笑着，刘暹大踏步的走进巡检司。根据汇报，里头似乎有一条大鱼，不知道是不是此处义军之主将。

五阶的青石条阶上，鲜血完全染满了阶面，一具具尸体已经在被清理，鲜红的血迹在火把的光耀下尤为显眼。

这一次攻坚战，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变故，但总体伤亡不大，还实验了肉搏兵+投弹兵在城镇作战中的效用，刘暹挺满意的。

第八十三章终于做总兵了（求收藏）

一路走去，入眼处全是死尸，两军在这里的拼杀真的是惨烈之极。己方兵勇的尸体，义军，太平军装扮的尸体，交错横挺。

半塌陷的大堂上，刘暹看到了一名倒在血泊中的太平军将，黄色的战袍上已染满了血迹，看行头似乎是不低。这就是那条大鱼了。

“知道此人是谁么？”

“已经问明。是太平军检点彭春。”

检点？刘暹挑挑眉，有点低了。是丞相或天将就更高了。西征军团不比石达开部，军帅、将军已经变成中级军官，检点虽然能称得上高级军官，却也只是高级中的垫底的。

“砍了他脑袋，给我送去昭化！”

刘暹不关心为什么这个太平军高级军官不赶快跑，而是留死在了这里，人已经死了，拿来用就是。他眼睛含着关切的看着陈镗，战斗中陈镗被炸昏过去了，就是那次意料之外的爆炸，脑袋上开了好几个口子。人抬到中军时候都以为他要没命了，吓了刘暹一条。

不管感情如何，陈镗为他定下的四名守备大队长之一，是军中的高层武官。死在这里，可是很不好看的。结果陈镗脑袋虽像血葫芦，人却没啥大碍，醒来后还要上战场，刘暹拦都拦不住。

“怎么样？脑袋还昏不昏？”

“谢大人关心。标下头不昏了。”心情的喜悦冲淡了陈镗脑袋上的疼痛，彭春是他给砍的。虽然对付了一个身受重伤的人，让他心底真的有感汗颜，但为了前途光明，陈镗也顾不得了。

甚至在彭春倒地后还在他尸体上砍了几刀，做了一下力战的假。

谢公镇对现下的刘暹没有修复的价值，屯兵此处，只能让洋县方面的注意力全部盯在自己身上。他现在也看明白了太平军的劣势，那就是四面接敌。

陈得才只要不是笨蛋，这种战略上的绝对劣势，他就会去主动寻求打破。而至于目标朝向哪一点？出击方向哪一面？刘暹就说不了了。

他针对此种态势，唯一的选择就是显示力量后就收敛起来。让太平军、义军明白自己的份量，城固是绝对难啃的硬骨头，可又没啥对外的攻击性。

可怜刘暹这个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小白吧，如果他历史真的好一点，有太平天国有那么一丢丢的切切研究，就该知道太平军西征军团二十多万大军为何而覆没了。

根本就没意识到陈得才会因为洪秀全的一封诏书，而不远万里的东归作战的刘暹，目光真正还就盯在陕南的这一亩三分地里。如此，就也活该他这个时候小心计较了。

昭化城里。

接到刘暹再一次捷报的刘蓉心中充满了对刘岳昭、周达武等湘军干将的不满，一水儿的老前辈啊，都是疆场上熬打多年历练出的干才栋梁，怎么就比不上一个小年轻能打能杀呢？

看看刘暹出道一年半来的战绩，这汉中镇总兵的顶戴不落到人家头上就怪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全天下官职就那么多。扣除了湘军伸手够不到的地儿，再除去八旗的盘中餐，总兵的职位可没得多少。对比湘军里头那么多的记名总兵，汉中镇这个实名总兵价值也是有的。

且不管是周达武还是其他人，只要得了汉中镇总兵，依照湘军的实力，空缺中的陕西提督还会跑吗？真等到多隆阿给雷正绾要官成功了，陕西提督——西安将军，陕西军权上刘蓉这个巡抚的话语权就大大降低了。

但再怎么不爽，刘蓉还是要给刘暹上请功折子的。

“转眼，昔日小辈，就已举足轻重了。”感叹着，刘蓉提起了笔。

西安的多隆阿。

几经辗转，范德彪终于到了西安城。用时比他之前预计的十日还要多，都正月十二了。

跟路上所遇的绝大多数县城、州城一样，今年的西安省城也没什么年味。

刘暹绝对是多隆阿记挂在心头的，范德彪帖子刚刚送上，立刻的就被迎进了大门。出面相迎的竟还是多隆阿的贴身戈什哈之一。那一刻范德彪看的亲切，之前收他银钱的那几个门房和守兵，脸上都惊讶的合不拢嘴了。

待多隆阿从范德彪口中得知刘暹夺取了西乡、定远两城后，脸上抑制不住的露出狂喜，接着就是

一阵仰天大笑。

早把整个陕西地理记熟在心头的多隆阿，深深地知道西乡易手意味着什么。只要兴安清军打的坚决，自己再出兵封锁盩厔，陈得才这支陈玉成后于河南、陕西、湖北掀起滔天大浪的太平军，就彻底被锁死在汉中了。

没了广大的回旋之地，陈得才部就算有二十万众，多隆阿也不看在眼里。太平军从兴始到现在，让人头痛的始终是他们的流窜力，而不是攻坚克险打硬仗的本事。

不过从范德彪口中详尽了解了刘暹现今的实力之后，心中默默算一算，呃，多隆阿也给吓了一跳。

才一年功夫，被自己注意到现在才一年的功夫，刘暹实力就发展到现在这一地步了。万幸他年岁小，生的地方也是汉中这种新乱之地，如果是大上十年，再生在淮南苏北或是两湖这种几经战乱之地，到现在可不是又一个汉人军头了。

这么一想，多隆阿心中的兴奋降低了一些，对刘暹的好感也降低了一些。刘暹从小小民团发展到今日胜过一镇绿营的强兵，进展真的太快速了。

但一百分扣去十分，九十分也还是优秀。刘暹到底根基浅，在多隆阿的眼中，跟湘军麾下诸多刘岳昭、周达武等二线将领没什么区别。

天下已经这样了，多他一个不多。

“汉中镇！”

“陕西提督！”

刘蓉想到的顾虑，多隆阿怎么没思考。就算是他在湘军里亲故朋友一大堆，该限制湘军实力的档口，也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的。

毕竟他是旗人。

汉官集团中突然出现如湘军这般实力庞大的军

政相结合群体，实在非满清朝廷之福。

二月初三，当范德彪奔波千里，带着多隆阿的亲笔书信回见刘暹的时候，多隆阿发往北京的折子已经有了结果。朝廷的差官正快马加急的赶到陕南来。

二月初五，嘉奖到了城固。刘暹正式坐上了汉中总兵高位，告身上兵部衙门的大印清晰可见。

第八十四章太平入川，刘蓉失策

“刘贼可恨之极，但其用兵之道，强军之法，我等却必须要学。”好不容易从谢公镇逃回洋县的李克清，对着谢华瑶和太平军驻洋县的重将智天燕余忠厚，这么的说道。

“一个火药罐，一件藤甲，两相配合，城战之中劲强至极。如果再有湘军那般的西洋快枪在后，十倍之众也抵挡不了刘贼。”

余忠厚回到自己住处后，招来谢公镇一战太平军的残余军官相问。其中一名师帅如此的对他说。

“要学刘贼谈何容易，我军哪有那么多的火药？”

“倒是藤甲……甚是便利！”

谢华瑶这么的对着手下嫡系说道，眼睛看着面前摆放的一套藤甲，闪闪发光。

胸甲，左右护肩，左右护臂，上下腿具，总共九件器物，重量还不足五斤，防护力却很惊人。以谢华瑶手下头领的臂力，一刀全力砍下，也险些不能刃透藤甲。而如此的一刀，显然要不了对手的性命，就是重伤都难，仅仅是在甲下的身子上开一道血口。

且绝大多数的义兵是砍不出这么有力的一刀的，也就是说威胁不了刘暹的肉搏兵。这在战场上是趋于何等的劣势啊！

当然藤甲也不是没有弱点，它对刀砍防御顶强，对攻击一点的枪刺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可只要将人略加的训练，让他们懂得挨枪刺杀后不死顶着枪尖的力道，而是要旋转身子，将劲道卸开，那枪刺也不是一击毙命的绝对杀手了。

不足五斤重的藤甲，对于一个成年青壮来说根本就不算负担。可给人战力上的提升，却是几何式的。

余忠厚、李克清、谢华瑶最后的目光都看中了藤甲。这是现如今的他们最便利，代价花费最小，战力得到提升却是最大的物品。

陈得才看了余忠厚所报，心中将刘暹的威胁性再提高了一个等级。但也没有担心太过：刘暹没有融入湘军体系，他一个内陆深处的总兵，想要如湘军一般便利的得到洋枪是万万所不能的。

‘最强’刘暹军的设想，现在还只是个设想。

……

城固县。

张牙舞爪显露了一番自己强大的刘暹，缩在城池中继续编整起自己的队伍。白天忙碌，夜晚忙碌，二月上旬他很快就在这种忙碌中度过。可能是晚上忙碌的太舒坦，忙碌了这些天的刘暹是丝毫不见疲惫之态，每日都是那样的精神抖索。

也让身边另外两个小丫头嘴巴撅的越来越高。

阴阳和谐真的是让男人念头通达的最好办法，刘暹由衷的念起巨兽的好来了。世界要和谐，人生要和谐啊。

脾气发的小了，口水喷的少了。那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改变，让刘暹军里的一众军官都想哭起了。原来boss爱好的是这一口啊，人、妻、熟、女。虽然味道重了点，但你早说啊，你不说我们怎么会知道？真以为城固这么点大的屁地方，要找出柳婉舒、王碧云这样两个样貌、身条、性格都好，还家世清白【势弱】的未婚女子，容易吗？

早知道爱那口，还不早就把人给送上床了？

往昔城里卖身的一些妇人，颜色或许比不上王璐莹，出身也没王璐莹的好，但样貌差也差不太多。刘暹军的这群高级武官还没到上女人讲究气质的地步的，在他们眼中，女人么，只要漂亮就是了！

城固县上下一片和谐，巨兽神威笼罩城池。人

心稳固，士气高涨。

二百多里外的宁羌州。

清军的气氛也是那样的安定和谐，对面的太平军却已经磨刀霍霍，问题严重的是，此刻的清军竟还没有半分警觉。

二月十二。

陈得才一声令下，集结起来的三万西路太平军精锐，猛扑向黄坝。驻守此地的乃是何必胜部参将戴龙江。

自从先前一战中湘果中右两军在嘉陵江边全军覆没，何必胜与萧庆高虽没与军同死，但手中的实力丢干殆尽，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的二人不得已下只能一边遣人回老家周边招募丁勇，另一边在刘蓉的默许下大口吞并地方绿营，暂时的把队伍架子又搭了起来。

戴龙江部就是这么来的，除了戴龙江本人，和

他的十几亲兵，手下千把兵丁全是不中看也不中用的绿营兵油子。在太平军的突然进攻下，他自己固然高呼酣战，带领亲兵督导着部下死战不退，但那些绿营的兵油子可没拼死卖命的意思，一哄而散，抱头而窜，戴龙江就像一块石头落进了巨大洪流中，打了个旋就立刻消失的不见。

拿下黄坝，陈得才继续扑杀向七盘关。驻守七盘关的的乃是刘蓉从湖南招募的丁勇一部，也是千多人，但军心战力都远胜黄坝的戴龙江部，但双方实力相差太悬殊了，虽然给太平军造成的麻烦远比戴龙江大，可还是一个多时辰就拱手将广元的北大门让给了陈得才。

太平军由是一日之中连下黄坝、七盘两关，次日再轻克朝天关，十三日下午兵临广元，在驻守此地的何必胜所求援军还没抵达的时候，就将广元县城死死地包围。

驻于昭化的刘蓉连命自己抚标和萧庆高结伴去救，半路就被太平军阻住了。与此同时，已经在洋县一带完成三家大集结的太平军与蓝周二部，十几

万人马浩浩荡荡的从洋县出发，经过城固原公镇进向褒城。

南郑城外的太平军也迅速行动了起来，除了阻挡南路清军的油坊街驻军，其余部队飞快的往城西部分集结。

事情到了这一步，不论是刘蓉还是刘暹，都已看清楚太平军的进击路线——那就是入川。

刘暹没啥太惊讶，只盯着陕南战局的他眼中，太平军下西南入川绝对比北上关中，或东去湖广更有利。因为西南有石达开这个让清廷更挂心的心腹巨患。更甚是两边取得联系，乃至于合流了，大清朝的西南就有的乐子了。

刘暹盘算大渡河的时候，都没想的了这么远。现在再看，真可谓是神来之笔，妙到家了！

可惜没人能来与他分享。这件事在羽翼未丰满前只能烂在肚子里。就算是霍广成这种亲戚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个‘报复’。

猛的间发现自己除了给大清朝添砖加瓦外，实际上还在那腐烂的臭根上狠狠挖了一?头。刘暹内心，甚爽！

刘蓉就没一丝的好心情了。他最基本的盘算宣告破灭，更被太平军狠狠耍了一回，三十多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攻来，就凭广元——昭化一线的两万来人如何能抵挡？

广元如果丢了，太平军就可以绕开昭化，西南走大剑山西路，过青林口，直抵江油，然后一路官道，彰明、绵州、罗江、德阳等最终兵指成都——

第八十五章是不是太露骨了？（求收藏）

江油、彰明、绵州、罗江、德阳……

昔年邓艾冒着全军覆没之危履七百里苍茫无人的阴平小道，现今已经早早人烟鼎盛，过了大剑山那就是蜀中勾连陕西的主要官道。一条大路直通成都——

刘蓉想到现今空虚的川北，如果给太平军杀进去了……那惨痛的后果，冷汗浃背直流。连出军令要萧庆高增赴广元，务必保证广元无失。再命屯驻巴峪关、青石关的朱桂秋、向发部急攻油坊街，西乡、定远和汉阴的清军各部急攻撤退中的蓝周两军及启王梁成富部。

但任务最重的还是刘暹部，对已经接到兵部文书成为了汉中镇总兵的刘暹，刘蓉严命他统筹南郑守军，必须速攻蓝周、太平三军，切断其部与先前陈得才主力的联系。

这命令看的刘暹都笑了！

刘蓉说的轻巧，对方十几万大军呢，还有陈得才留在南郑边上的尾巴，都是泥捏的啊，能那么容易的割断？

先前谢公镇一战就是刘暹能够动用的全部兵力了，城固必须要留一部分兵马防守，扣除了协同作战的义勇营，其部也才四千人。

这么点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撵出几根钉？

没有了湑水河的有利地形，随地野战，就能挡住水银泻地一样的十几万大军？

而南郑城是有七八千人马不假，但卢又雄这样的废物能算的上吗？肖东升、罗玉光、黄耀龙所统的虎贲军、和字营、镇南军等杂牌能算上吗？再减除掉李楹新招募来的那些丁壮，这些人拿来守城还行，拉到城外野战纯粹是去送菜。和毛震寿去职后没被张守岱拿下，而落入了刘蓉手中的易佩绅部三

营，南郑城真正能靠得住的还是继续握在陈天柱手中的镇标三营。

可诺大的汉中镇，镇标中、左、右三营，加宁陕营，宁羌营，阳平关营，略阳营，留坝营，定远营，西乡营，华阳营，东江口营，汉中城守营，汉凤营，铁炉川营，佛坪营等十三营，共一十六营，满额八千余人。现在却是宁羌、定远、西乡、华阳、佛坪、留坝六营俱灭，余下诸营尽皆受创，实力损失泰半，虽期间几经增补，眼下不算刘暹军也只有五千人。

还有这些人经年历战【汉中战事已经前后小两年了】，心神疲惫，斗志萎缩。如不是南郑城坚固，外又有刘暹军的数次得胜，历史上的南郑府城早在半年前就被太平军拿下了。

上次因为启王梁成富带领数万太平军出宁羌过南郑，往盩厔而去，引起的那一场惨烈大战。湘果中右两军全军覆没，俩总兵近仅以身免，清军尸积如山，沟水皆赤，援军新垒，成为灰烬，惨烈场面吓得南郑守军几乎要崩溃。

打那一仗之后，整个南郑守军的精气神就全没了。就算随后刘暹回师汉中，打了好几个胜仗，大局势变动下，汉中局势转危为安，南郑守军的士气也没能鼓舞起来。现在的他们只有守城的本事，对战事的积极性连新招募的丁壮都不如，全靠着镇标三营的千把人安稳局面了。这种情况下要南郑守军出兵截击十几万大军，与与虎谋皮有何异？

“你去府城一趟，把这封信交给李榲。”刘暹拿不定主意，自己要不要对刘蓉的命令视而不见一回呢？他总感觉着这样太露骨。招来范德榜，先问了一下王璐莹父兄在他手下的情况，得知是‘差不多’就满意了。继而就说起他纠结的事来。

范德榜也觉得什么都不做太露骨。可他也说明了，有多隆阿的身影罩着的刘暹，就算犯了一次‘忌讳’也不会有什大碍，顶多是吃一个斥责。而太平军真要入川了，刘蓉就绝对有的挂唠吃了，再加上上一回的兵败一事，刚刚做上的抚台宝座丢掉都不是不可能的！

作为战时局势，刘暹军身边有个背景强大，实力雄厚，脑袋手段也高明的巡抚大人并不是什么好事。

要想撬动一下‘威胁’，现下是个大好机会。

对满清官场的不熟悉，让刘暹还是难下决定。他写了封信给李楹，专业问题就要交给专家来解决。招来范德彪说道：“拿到回信立刻折返城固，不得耽搁。”

连番的跑腿，范德彪都要成为刘暹的专业信使了。

感觉到刘暹急切的范德彪一点都不耽搁，拿信出了宅院，招来卫队里的骑手护卫，一伙七八人就策马往南郑疾驰去。

与此同时，城固南关的俘虏营。里面围圈的数千俘虏，大批的人手正在对他们进行着细致的甄别工作。

是一家的、有亲戚的一律记载，分入俘虏营的北区。南区。其内家中有男人的，编入北区一组，没了男人的**，不管带没带有孩子，孩子有多有少，全部编入二组。光杆兄弟、叔侄、父子什么的，全部编入南区。没有任何家人亲戚的，男的编入东区，女的编入西区。

所有四区，男五十岁以上，女四十岁以上，一律特殊标记。

这些人以后都算是刘暹的‘奴才’了，刘暹不仅要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给自己干活，还要考虑到男男女女家庭的重组和新生。而男的五十岁以上，女的四十岁以上，在这个年代绝对就进入老龄了，还愿不愿意重新婚配展开‘新生活’，刘暹也要考虑参详一下他们的意思的。

当然俘虏营中进行细致甄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看看有没有大鱼混迹在里面，再适当掐除掉一些强硬分子。

而四区分配，打乱俘虏间隐隐的联系，就是减

除强硬分子和搜查大鱼的最好机会与手段。

这日傍晚，眼看就是用饭时候了。霍广正，这个刘暹最看重的老表来到了他面前。

比刘暹小两岁，没正正经经的读过书，但脑瓜聪明，利用在当铺当学徒的机会读书写字算数是都会了。刘暹没穿越前，霍广正绝对是他们所有的亲戚当中学问最好的一个人。

刘暹起兵后，让他在辎重营做了范德榜的副手。这有一定的制衡思量在，毕竟辎重营掌管着他所有的钱财家底，但另一个方面也是为了历练霍广正。

刘暹的抱负是宏大的，也是要用很长时间去实践的，而在这么长的一时间段里，在近代时节战争体系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后勤人才他是多么的需要？

第八十六章哗啦啦的金银河

霍广正在刘暹眼中是一个有极大几率待成的后勤人才，远比霍广成这种随处可见的猛将兄重要。虽然现今的军系体制中，霍广成的地位远超过霍广正。

霍广正现在要给刘暹通告的事情就是俘虏营的甄别数据，**、鳏夫，老人和孩子，每个刘暹列出的项类就精确的点到了个数。

“五哥。”霍广正私下里喊着刘暹旧称。五哥，这是因为刘暹在一帮同辈亲戚中排第五。“五千多俘虏，三千余军中烈士遗属，还有依附我们的难民，人数不少于一万三千人。要养活他们，只凭我们拿到手的两处硝矿，一处铁矿，还有三千亩地，是万万不能的。”

“我们至少要拿到三万亩地，其中要有两万亩水浇地，才能保证这些人和我军中将士的口粮。”

“两处硝矿供给军中火药所需硝石是够的，但硫磺完全需要外购，就朝廷的播发……不容乐观。”

刘暹军走到今日，火器和火药上需求发展一路走高，之所以没遇到什么不可逾越的制限，完全是因为前有张守岱后有李楹的鼎力支持。如果不是榜上了这两个文官，只靠刘暹自己的发展，试看现在的刘暹军还存不存在都是两可。

“金库里有钱不假，但增开源流才是第一位。要保证我军眼下所有的开支，还有铁料用度，只咱们县一个小矿不行。杨家坝【略阳】铁铜矿，煎茶岭【略阳】金铁矿，必须拿到。”

前者是汉中府唯一拿得出手的铜矿，开发还甚是便利，先前被略阳本地士绅和官府把持的严严的。但现在一切净光，乱世中军队的话语权最大，汉中府更是自家的绝对同盟，可不正是吃下杨家坝的大好机会。

煎茶岭金铁矿情况也是很相似。金子产量只是

略带，主要是铁料。

“铧厂沟金矿区、嘉陵江砂金矿床，和东沟坝的金银矿，这三处聚宝盆，咱们吞不下一个也要插进去一脚……”

与范德榜还要将很大精力花费到军中事物上的情况不同，霍广正眼下不涉及军务，他所考虑的仅仅是军中开销和所需。口中所说全是针对刘暹军的财务。

对杨家坝、煎茶岭、铧厂沟等矿场，刘暹所知无几，霍广正的话他不可置否，只让霍广正放手去做就是。他能听得懂的是地产，三万亩田地，两万亩水浇地，这在汉中乃至乱前的陕西，都是一等的大地主。

“三万亩地？这么多，我怎么去得？”

“我的五哥哎，汉中这次兵灾**严重之极，地方上不知道有多少士绅豪强给灭了门，还有那些被殃及、裹挟和罹难的百姓。城固有我们在，情况显

得还不甚严重。你上其他州县看看去，到处都是无主的土地……”而且县城被破，县衙里关于土地地契的存档许多都化作了灰烬，里面可操纵的空间大的能漏过一条鲸鱼。

霍广正话下的意思不言而喻。

刘暹恍然大悟，很拍一下自己脑袋，真笨，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今后看谁还敢说古人笨蛋，这脑瓜聪明的很呐。

“别说是三万亩，操作的好了就是十万亩都有可能啊。”

一瞬间里他彻底把刘蓉的命令抛在了脑后，两眼中只剩下闪闪发光的金山银海。

“先从城固下手。你这就去见王汝为……”

次日的城固县城，一大清早无数铜锣就在敲响。

“所有百姓听着，所有百姓都听着了……”

“关于战后四乡田地……”随着衙役们的吆喝，一张张告文张贴在了城里各处显眼的地方。持枪挎刀的义勇营兵勇站立在告文前，震慑着涌到近前观看的百姓们。

“吴先生，您老给念念，看衙门都说了些什么？”

“程秀才，快念念，当官的又要怎么了……”

各种话语不一样，意思却都一样的叫声响亮在县城各处。一个又一个识文断字的秀才夫子，面色或许严肃，内心却很是自得的站在人群最前面，摇头晃脑的念读告文上的公文。

“………………鉴于劫后之城固四乡田地荒芜，蒿莱丛生，今县衙成立善后局，告之全县黎民：如系绝产，查明入官；田主若回，仍回原业。……”

很有民国风色的‘善后局’三字，实际上在这

个时期已经流传了。王汝为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廉’教授，早就眼红‘受贿贪污’四字怎么写了。跟刘暹派去的霍广正是一拍即合，于是就诞生了这个所谓的城固战后‘善后局’。

在汉中战事还没有平息的时候。

刘暹一早再派出亲随携信件急赶南郑。要想获得最大利益，还需要李楹的帮忙。

而只要做成了这一票，下半年的刘家，应该就会是整个汉中府最大的地主老财了。

只是将四乡所有荒废田地，尽行没收入官，号为“绝产”，就能获得多大的利益？

如那洋县、西乡等义军长久盘横之地，多少百姓加入了义军、太平军，多少乡绅地主被满门砍了脑袋。比如王璐莹原先的夫家，善后局的油水不要太丰厚了。

刘蓉杯具的命运在这一刻就被注定了。范德彪

前脚才带着李楹的回书赶回见刘暹，后脚李楹的亲随就奔进了城固，递上李楹的第二封信。

信中态度完全一改前者——

要想搂财，当然是头顶没人的好。若刘蓉不倒，就他站在边上，要分去多大的一块肉啊。

于是，二月的汉中府就在如此一片轰轰烈烈中渡过。现有前后三十多万太平军【现在都是太平军了】由‘阴平大道’入川。后有整个汉中府县发展起来的全府大善后。且因为阖府上下只有凤县、南郑、城固三地还有县令存在，略阳、沔县、宁羌、定远、洋县、留坝、褒城等等诸州县，善后局就有知府李楹李大老爷统筹亲督办理了。

泛而盖之，整个汉中府，除了凤县以外，其余所有州县，全部都由李楹+刘暹组合说了算。

什么？你说城固和南郑本县，王汝为等两个由李楹亲手推上的知县大老爷，敢不听自己恩主的话吗？

稳坐城固的刘暹，现在每天都盯着自家的账本看。

今天多了两千亩地，明天多了三个庄子，后天有了十几个面铺……

真是“哗啦啦的金银河，日夜向家流。汉中的土地啊，跟着那刘家姓……”

第八十七章

ps：求收藏，求推荐，求支持！

“无耻，无耻——”

“祸国殃民。乱我西南大局者，刘李二贼——”

……

昭化距离汉中近在咫尺，汉中州府里发生了什么波动根本瞒不过刘蓉。尤其是三十多万太平军‘毫无波折’的顺利入川，证明刘暹根本就没听自己的命令行事，刘蓉正瞪大眼睛怒视着汉中呢。

所以，善后局的成立，刘蓉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他也是大清官场里出来的精英啊。

刘暹、李榓对昭化传来的骂声充耳不闻。两人在陕西都算是方面大员了，尤其是陕南陕北关中如

此战况情形下，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芝麻小官，刘蓉再气愤除了上书北京也做不到立刻罢免他们官职。更不用说斩刘李的脑袋了。

戏文中的尚方宝剑，现实里能斩总兵、知府的王命旗牌，清廷可不会随随便便就授给某个巡抚的。

太平军离开了汉中，刘暹、李榣就埋头着手清理起‘后事’。

各州县里，凤县除外，总理一地事物的权知县，全部是李榣的人，身上全部挂着判善后局的差遣。金山银海，那是一个劲的往刘李同盟家流啊。

当然，刘暹、李榣全都是清楚公门衙役德行的人，在狂搂土地田产的同时‘严格’要求手下人等必须‘依法作业’。

你卡拿一点好处可以，但决不允许太过分——逼的老百姓走投无路再举旗来谋反。

被刘暹‘点醒’的李楹非常关注这一点。刘暹‘关注’只是因为他对晚清官僚的极度不信任，对‘当官的，都是贪的’这一至理名言的坚信，李楹却是因为知道：现下，汉中府正在进行的事情并不是全天下只此一例。区别只在于称呼的不一样，人家不叫善后局。

作为一个脑瓜很活的，很善于吸取别家经验教训的人。李楹事情思考的很详尽，拿定主意要搂一笔的时候就决定了今日的狠抓善后局。

只因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他做官的这两三年中，虽没有处理过这类事请，却在与同科友人通信之中了解到，中原江南不少的地方在战后处理‘善后’的时候，府县官勾结当地劣绅将四乡所有荒废田地，尽行没收入官，号为“绝产”。劣绅、差役出外访查，藉后勒索田主的户族人等，分给若干田地，即隐匿不报，不予没收；若不分给，即“亲属”亦指为“冒认”，上报没收。不知道多少百姓因之丧尽家产，多少士绅、差役凭空而得数百亩之产。

那些地方，凡肥沃田地，尽为劣绅、差役承佃耕种，却又在暗中顶损为瘠薄之地。

有些地方，仅一府之地，苟得数十万亩土地。所有逃回之人，即为同胞兄弟、胞侄承继者，都不准承领。对寡女诬以“从贼被污”，迫令改嫁，而私其产；对孤儿则指为“毫无确据，冒领绝业”。至本主领回之田地，不及十分之一。

以至于百姓集群作乱者，不在少数。富饶之地，战后经年也仍然凋弊如故。

刘暹、李楹已经狠狠得罪了刘蓉，自然就算是触动了湘军这个庞然大物。但是湘军实在太大，此事根由也是刘蓉自身的错误，到不至于让刘李两人惹来湘军的绝对敌视和注视。

可要是在人眼皮底下，汉中又起了动乱，那就是主动把刀递给了别人掌控了。

刘暹为了眼前的利益得罪湘军，不管是现下看还是长久看，都是一个很难说得上聪明的选择。可

他就这么做了！大渡河边的一幕是始终记在刘暹心头的……

至于李楹，这个标准的旧式官僚，为什么也要这么做，那就另有一番此刻的刘暹根本无从察觉的奥妙了。

总之说：刘暹是‘单纯’的，李楹是‘复杂’的。

现在的刘暹之与李楹，只是知道在‘金钱与利益’面前，李楹毫不犹豫的站在了自己这一边，选择了开罪刘蓉和湘军！

与善后局开展‘工作’的同时，刘李联盟再在汉中祭起了一件金光闪闪的法宝——公所。以此来安抚广大胃口‘饥饿’的士绅、土豪。

公所？何为公所？

同业或同乡组织，除称会馆外，亦名公所。如布业公所。刘暹这是拿来名头一用，代之以地方议

会。

明清官府不下乡，乡间宗族和士绅的权力极大。而既然实权已经有了，那何不再给一个‘名’，加之以引导，可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地方自治议会吗？

在现下汉中阖府县官遇难七七八八，除了凤县、南郑、城固三地的知县，剩下的全是代理。正是搞这玩意的大好机会。

说真的，刘暹对西方的两党、多党制很瞧不上眼，对议会也嗤之以鼻，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幼生长在红旗下吧。大天朝**。

但现在他站到了历史的节点，即便还不能主导中国的大局，但他相信这一日终究会到的。那么，到时候他要怎么治理这个老大国家呢？

王朝？帝国？中央集权制？

时代已经不允许了。虽然刘暹自己内心是如此

的。但他明白，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资本制度的盛世来临了！

没有谁在拥有了强大至极的力量之后，还会对自己毫无政治地位的生活满意的。而中国要复兴，资产阶级这头猛兽，刘暹就必须亲手将之释放出牢笼。

这是一个无法调节的悖论。刘暹只能妥协。

他内心的制度是**。

湾湾的闹剧要是扩展到全国，该是怎样一副不可收拾的场面啊。

且湾湾那还是处于大陆阴影威胁之下的耍闹！

如果中国复兴了，如一庞然大物耸立在世界东方，无人能够撼动一二。那内部两派党政，真的就会像欧美一般的‘文明’吗？况且就是如此‘文明’的欧美社会，现在老美不也正打着南北战争的吗？

不要真把美国南北战争当做对黑奴的解放战争，里头的实质还是南北两个经济圈的利益纠纷。

所以动武开仗不是说笑，所有权利归于政党，军队又怎么会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

虚君，没有顶头压力，没有外界压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毒’和尿性，打起来真的很有可能。

党同伐异，一直中国党争的最具体体现。

面对自己最直接的对手，中国传统文化上，从来就没有：你砍掉一个角，我拔掉一根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理念。

后世，说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欧美多党民主制度的原因很多。除去一些大而化之的言论外，给刘暹认同感最高的一个理由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家之见，就此打住】

但连实验的机会都不给就pass掉，也是不对的。刘暹不是政治家，对治理国家这种事情完全没谱。他需要先静静地观察，看看汉中地方乡里的自治，在眼下的局势下会慢慢发展成什么一副摸样！

即便最后否定了多党制，采用**制度，那么**下的‘代表大会’制度就也必须切切实实的落到实处了。公所，不也是‘代表’的一种预演吗？

此法宝一出，必会迅速聚拢所有士绅土豪的支持。安抚下他们内心全部的不满。

第八十八章杀人以镇心（求收藏）

二月二十五日，五千刘暹军包围了南郑的南关。卢又雄这个毒瘤，是到割除的时候了。

“你们这是卸磨杀驴，是过河拆桥——”知道自己要被清算的卢又雄撕心裂肺的大吼着，他清楚自己在汉中期间做过多少坏事，更清楚自己手下人的狗屎德性。

私通太平军的那档事儿，不需要严刑拷打，手下那些人为了活命都会主动举报自己。

卢又雄纵军祸害百姓，罪责可大可小，因为这事儿太具有普遍性。刘暹想以此事杀自己甚难！但私通太平军呢？北京也好，西安也好，亦或是成都的那一位，都是决不能容忍的。卢又雄在刘暹军开炮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完了。

肖东升、罗玉光、黄耀龙三个废材打开了关门，手下的一群废物也根本不敢跟刘暹军硬抗，一

两千人束手就擒。

卢又雄甚有光棍**秉性，一路只叫嚣汉中人‘恩将仇报，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没求一声饶。

对卢又雄军的清肃用时整整五天。三月初一，还是南郑城的南关，校场中，汇集了一万多军队。整个府城周边的兵勇，除去必要的守卫和警备力量，剩余的全给刘暹拉来了。

校场阅兵台变成了主席台，刘暹、李楹坐在最中间，两边还坐着继续掌控镇标三营却没了名头顶戴的陈天柱，汉中镇副将吴云，参将徐邦达，都司穆怀德，和肖东升、罗玉光、黄耀龙，这些个在汉中战事里都独当一面的军将。

台下还有不少府城士林商界的首面人物和代表，场边围拢了就更是多过兵勇人数数倍的平民百姓。

“杀了卢又雄——”

“杀了这群畜生——”

当刘暹军将卢又雄为首的十几个其军中武官推进校场的时候，漫天的呐喊声震碎了天上云朵。

武官中有几个稀松的软蛋，拉上校场的一路上就全是拖着人走得，腿软的站不起来。这时听到如此震耳的呐喊，人整个都崩溃了。

屎尿齐流，口中喃喃着饶命，痛哭流涕，眼泪鼻涕花胡了脸。恶心的左右拖着他们的刘暹军战士，无不露出赤、裸的鄙视。

现在知道怕了，当初祸害百姓祸害友军的时候，怎么就不怕？

**掳掠，烧杀善良。场上的这十几人全都配得上如此八字。下油锅炸了他们都不冤。

而且不仅是周边百姓群情激愤，就是那些士绅富户们，对卢又雄也无不是恨得咬牙切齿。这群**

兵痞，驻城期间祸害平民的同时可也一点都没少坑诈他们的。

刘李立杀卢又雄，清肃其军，可谓是大收汉中各界人心。

耳旁高声历数着他们的罪状，卢又雄脸色又青又白，但这种人是不会有悔过之心的，只做闭目待死，一言不发。

可刘暹又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将他们一刀杀了呢。“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着——”阅兵台上传来了刘暹厉喝。

随后一阵急鼓，压过百姓们的叫吼。黑压压一片人头涌进校场中，两个刘暹军战士夹着一个罪犯，全是卢又雄军中犯了死罪重罪的兵勇。

被一巴掌抽在脸上，被告知只要闭眼就挨巴掌的卢又雄，看到这一幕后紧闭着的嘴终于张开了。“姓刘的，你不得好死——”

足足小三百人，那一张张眼熟的面容告诉他，死的都是卢军骨干。

人头汹涌的校场刹那里有那么一刻寂静，但转瞬疯狂的焰火完全燃烧尽百姓们的理智。无数人看到生死不共戴天的大敌一样，失去理智的冲击着刘暹军战士组成的人墙。

狂热不可抑制的情绪，通红滴血似的眼睛，狰狞至极的面容。一切都令人不寒而栗，如是一群脱出地狱的魔鬼。

刘暹身边的李楹，脸色都不觉间变得凝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来自万千群众，他来自平日间那卑微的蚁民。

“这就是人心吧？？？”一旦爆发，就如浩荡洪流一样，冲刷一切腐朽，不可阻挡。

李楹再看场边那密密麻麻的百姓，目光都有了改变。

“杀——”

“杀——”

“杀——”

千言万语在校场上空，汇成一个响彻云霄的‘杀’声。

“罪人李义荣、李懋忠、谢强……”

“罪人皮海鸣、齐景龙、王秉融……”

“罪人孟爱军、李振浠、李大明……”

“罪人沈天润、林森、孟彦……”

一排二十人，不再念宣各人详尽的罪名，只是宣告一个有罪。光亮雪寒的大刀就劈头斩落，一腔腔鲜血从断掉头颅的脖颈上哧溅而起。

校场的气氛飙到最高峰。一边是百姓们震天的

欢呼声，另一边是万多兵丁寒彻骨髓，寂静无音。

一喧一静，一热一寒。

刘暹的这次杀鸡骇猴，注定是要给所有汉中兵丁留下人生中最深刻的印记的。

军法如山。只要汉中还是刘暹的地盘，在这里自己就必须牢记住：什么是军纪，什么是军规。

卢又雄军上上下下真的是被百姓们恨到骨髓了。二百八十九人啊，不算卢又雄等军头，只兵勇和下层军官，二百八十九颗脑袋，整个南关校场血气冲鼻，场面看的李楹都面露骇然之色，不忍再看刑场惨景。

而围观的数万百姓们却丝毫不觉得惊骇，从头到尾，都是热烈欢呼如雷动。待到砍杀卢又雄等人的时候，百姓们还都精神亢奋之极。

这股子狠劲，连今日刑事的发起人刘暹看了，都暗自挑眉。

他还以为人最多杀到一半后，整个校场就该寂静一片了呢。如此，这场行刑就不仅可震慑所有兵勇，更能外带着在百姓们心中立下威严。

而现在看，第一个目的是圆满达成了，第二个目标就不太可能了。

三百颗脑袋砍下，整个汉中府内，原有的对善后局暗中的抗拒力一下子减弱了许多。

虽然没有消失到没有，但是作为善后局计划的总负责人，李楹还是深有感悟的。

而刘暹只看账面上的进益，同样非常的满意。

速度加快了一半啊，照这么看，最多四月份，汉中就可以‘善后’的差不多了。

第八十九章讨好北京（求收藏）

三月上旬，北京来旨，刘蓉被罢免陕西巡抚。另调直隶按察使赵长龄接任陕西巡抚。

赵长龄是个官场有名的能官，字怡山，山东利津县人。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颇有文才。道光十年(1830)中举人，道光十二年中进士，参加殿试被选为庶吉士，留翰林院庶常馆，后三年授翰林院检讨，擢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善于理财，担任盐运使期间，治理盐商，严查走私偷税漏税，恩威并重，颇有成效，使道光末年国税大增。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盐运使的位置上并没做太久。

咸丰继位初年，就被调入广东担任按察使，之后在福建、四川、直隶几省来回流转。

这次能够上位，也不知道是走通了谁家的门路。刘暹、李楹还没本事把关系攀到京里。而成都张守岱那里，刘暹去的信应该还走在路上。

但可以想象的是，有了这么一个没有深厚军事背景的巡抚在陕西上任，多隆阿就可独揽陕西军事大权了。

同治三年开春。

因为蓝朝柱、梁成富自盩厔的撤离，没有了外来危急的多隆阿急速发兵解围乾州府，三月份就在刘李二人在汉中大搂特搂的时候，多隆阿已经集中兵力开始着手进攻凤翔了。

甘陕之乱，除了陕西还有甘肃。而要发兵甘肃，凤翔就是南北两路的会节点，必须攻克之。

真神教在凤翔府的首领是崔伟。出身贫寒，不同于别处诸多暴军首领都是出身真神教门宦世族，他做到一方之首的位置完全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这人性情刚毅，自幼练就一身好拳术。青年时长与当地富户赶马于陕西甘肃之间。为人正直豪爽，吃苦耐劳，团结群众，处事公道，胆略过人。平日在乡里又尊长爱幼，扶危济困，推己及人，是

以深受当地包括汉族百姓在内的群众信赖和尊敬。

真神教暴起渭南，凤翔清军想要先发制人，减除当地的真神教。结果却激化了矛盾，让本就一触即发的危急登时爆炸。

当地真神教徒聚集地俗称三十六坊，真神教首领家族因为处在风暴眼上，太过明显，被凤翔官府列为首要打击目标，损失惨重，根本不能再起到引领十余万人的重任。清军加团练两万余人逼压过来，关键时刻崔伟挺身而出，带领真神教徒组建马队，两战横扫凤翔清军加地方团练数万人众，破眉县、扶风两地，兵围凤翔府城，整个凤翔八县，除了府城和余外五座县城之外，余下尽是真神教横行之地。

只是崔伟到底不比真神教门宦家族出身的那些宗教狂，凤翔境内的暴军在他的约束下，对汉人杀戮较轻。

自从多隆阿入陕以来，真神教暴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现在各路败军涌入凤翔，想要保住甘肃

的这道屏障。起布军重点就在扶风、眉县两处县城。

此两地夹临渭河，不仅是多隆阿进军凤翔的必经之路，也是大军军需转运的水道必行之地。

眼下这个时间，多隆阿就正在两县奋战着呢。

刘暹、李楹知道，在陕西，多隆阿很有可能成为二者联盟拥抱的一条新大腿。又清楚纵然刘蓉离开了陕西巡抚的位置，参奏弹劾自己二人的折子肯定也已经送去了北京。

要想要北京方面对一省巡抚的弹劾彻底视而不见，除了李楹暗中揣度的‘制衡湘军’的意图外，自己二人也必须做出些实际行动来讨北京的欢心。

那么，除了钱粮、军需，现在还有什么比大力支援多隆阿军更让北京的俩太后和六王爷高兴地呢？

三月十二，一支长短绵延七八里，囊括五百余

辆牛马车的队伍离开了南郑。走城固经洋县过盩厔，支援多隆阿。

队伍装载了一千五百石粮食，二十门二百斤的劈山炮，五百桶粗陋的颗粒火药。

太好的刘暹不是不舍得给，而是不敢给。就像他手中的汉元一式、二式铁炮一样。给了出去，就能惹来无尽的麻烦。而要是藏在自己手心里，只看外表，现下的满清文武官全部算在一起，想也没几个能瞅出孰优孰劣的。

同时刘暹派出自己扩大了许多倍的苦力营到佛爷坪，那是湑水河的源头，走水运，以小船运载，一船几十石重物，不管是粮秣还是其他，很轻松的能在佛爷坪与城固县城之间走个来回。

而距离佛爷坪不到二十里的地方厚畛子，那就是渭河支流黑河的发源地。刘暹着重佛爷坪，用意不言而喻。足足两千俘虏被拉到了佛爷坪修建房屋仓库，修建勾连佛爷坪与厚畛子的道路。

一支支平底小船如穿梭的机梭一样，往来于佛爷坪和城固，将一串串粮米运抵佛爷坪……

要让北京方面的大佬们满意，只一支车队是绝对不行的。刘暹李楹还要付出的更多。

万幸的是汉中家底丰厚，两人手中物资钱财也不少，轻松支撑。

张守岱的信期间送到了刘暹手中，信中有操守的张大人自然不会怜惜言辞的严厉训斥刘暹一顿。但斥责的因由绝不是刘暹有意放纵三十余万太平军入川，张守岱心中可不认为刘暹那小肩膀能扛起如此的重担。太平军之所以从容入川，那是刘蓉出现了失误。他只是以为刘暹怯敌，怕奋力作战会导致自身损失惨重，而刘暹军挡不住太平军入川脚步却是战与否都已注定的前提。

他训斥的是刘暹这种顾惜己身而忘天下大义的‘心’。

远在成都的张守岱，是不知道当时刘暹的实力

的。

信中的训斥言辞渡过后，就是张守岱的安慰宽解之词了。身为按察使高官，又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和关系网，张守岱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信中直接给刘暹点出了朝廷必会对湘军起制衡之意。

湘军太强大了！

起至四川，而到两江，中国精华之地尽是湘军制下。几十万雄兵健将，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后接着起兵北上，拿下北京都是毫不费劲。

我大清可是旗人的大清啊。什么时候能让汉人执掌如此大的权力？当年平三藩时的周培公可是在老家、在盛京闲置了二十年啊。

刘暹与刘蓉起了纠葛，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朝廷喜闻乐见的。只是刘暹牵扯到了数十万太平军入川这等祸乱大西南的要事里，重惩不会有，轻责却是难免的。张守岱要刘暹安心，为国效力，再建奇勋，以弥补前过。

刘暹跳过了这封信的前半段，撇下了这封信的后半段，只看进了中间那一段。

若有所思！若有所得！

第九十章汉中秦军（求收藏）

前世历史，在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军迅速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李鸿章的淮军与左宗棠的楚军。

内中有什么细节刘暹不清楚，仅知道曾国藩一定程度上自废武功，主动解除了一部分军权。中间好像是有一批大将劝他谋反，但曾国藩不答应。虽然如此可以解说眼下如日中天的湘军为何迅速的没落，但可以肯定的是，湘军还是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打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说，眼下太平军将灭未灭时，湘军还没受到北京方面的猜忌，谁会信呢？

左李二人全都出自湘军，前者因为收复新疆而声望名声骤飙，再有福建的船政风云，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海军人才。但因为中法战争后左宗棠的病逝，楚军迅速退出了中国大舞台的中心。

李鸿章李中堂，毁誉参半，后世对他的评价很是复杂。而且似乎跟左宗棠还有些对峙。但比起左宗棠，李鸿章也似更的清廷的赏识。由淮军发展起来的北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只要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就都一清二楚。同治元年才兴办起的淮军，崛起之迅速，也一样前所未闻。

……

刘暹前世只是个普通人，历史知识一知半解，不可能一穿越就变得牛逼掰掰，算无遗策。他也需要人的提醒，才能透过重重迷雾，看清楚未来轻重。万幸的是他运气一直比较的好，先是石达开的无心插柳，再是刘蓉这里儿。

他是得罪了湘军这头巨兽不假，可还没恐慌来就猛的发现，这头巨兽身上拴着无数锁链，爪牙似乎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摁住了。

……

佛爷坪到厚畛子间的一处工地上。中午了，吃饭的时候到了。辛苦劳作一上午的俘虏们自动分作三群，各自排列着整齐的纵队，等候在‘厨房’前。

周边围绕着一群带刀持枪的“监工”战士。工头谭福生大刺刺的站在中间的厨房前，手中握着一根鞭子。这些天，他已经通过棍棒和鞭子教导了俘虏们怎么去排队。

在刘暹军中，排队是一种很基本的组织秩序。

但到底时间还短，现在分饭时候，尽管每群都有队长在维持秩序，但是整个队伍还是有点乱糟糟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排到最前面去。只是迫于外头战士们的威摄，队伍的秩序才保存着。

谭福生对自己监管的俘虏们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在整个工程期间，他看似只是随便走走，转转，实际上监工们可都一点不放松的观察着这支队伍。大多数人干活还是比较卖力的，当然这不是他

们的自觉性高，而是三个队长之间的竞争意识，谁都不希望自己的队在谭福生这个小boss面前表现的太差——三个队长在督促干活方面十分的卖力，但这还不够。谭福生知道俘虏们现在的卖力仅仅是因为害怕，就像当初的自己一样，要自觉自愿的努力干活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刺激。

谭福生决定就从伙食上着手。俘虏们现在一日三餐，每顿能领到一碗稀饭，一疙瘩咸菜，和两个四两重的大馒头，填饱肚子是不能，他们干的都是力气活，但绝饿不死。

人都是贪婪的。饥饿的时候盼望饿不死，饿不死的时候盼望温饱。谭福生就是要拿自己当初一番俘虏生涯的经验总结，来**俘虏。

他向上头打了一个报告，两天时间过去，上头认可批准了谭福生的报告，并且做好了相应的调整。

“今天是张小山的队伍干得最好最多。”谭福生站在所有人眼前，告诉宣布道“所以他们队每个

人今天中午，有顿肉吃。”

干菜、宽粉炖肥猪肉。

被谭福生身子挡住的地方，那口本来是盛咸菜疙瘩的瓦缸，木盖被掀开，映入所有人眼前的不是那熟悉的黑红咸菜疙瘩，而是满满一缸的炖菜。

一股浓郁的肉香和油水香气弥漫开来，三个队，六十名俘虏，每个人瞬间里都情不自禁的大吸一口气。浓郁的香气让每个人的味蕾都尽情的绽放着，真正版的垂涎欲滴啊。

左右两队人再看中间张小山队的目光时，就**裸的充斥了妒忌。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这个意外的奖励让张小山以下二十人的眼皮都膨胀起来。他们自从被俘开始起，每天吃的不少，干的更多。不错，他们中人近乎全部都是穷苦人出身，有一日三餐已经是难得的好日子了。不少人甚至从生下来后就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咸菜疙瘩虽然难吃，连口青菜都没，但盐味重，就已经可以了。

可现在猛的有了炖肉吃，立刻的左右两队俘虏都前所未有的感觉自己即将拿到手的咸菜疙瘩是那么的难以下咽。

“张小山指挥得力，发酒一壶，烧鸡一只。”

这个奖励让本就高兴非常的张小山兴奋的更满脸放光，其他两个队长觉得酸溜溜的内心更加的发涩。多吃一顿好的，在俘虏营中已经不是能轻易忽略的大事，所有的俘虏——俘虏生涯刚刚开始，内心正是紧张忐忑的时节，刘暹军任何一件小事上的变动和转变都能给俘虏们带来天大的心理暗示和无尽揣测。

意思上的触动才是这顿肉菜更重要的一面。两个队的队长，内心瞬间下定了决心——下午一定要狠狠的收拾几个不老实干活的家伙，要杀鸡儆猴。

……

刘暹军的大调整终于完毕了。

六个主战大队，四个守备大队，炮兵，军部，后勤部，全军超过八千二百人，骡马牛千头【匹】，长夫四千。

刘暹的军队算是再正宗不过的汉中镇营兵，他自己就是汉中镇的总兵大人。但是陈天柱、吴云等人所带领的兵马，又何尝不是根正苗红的汉中镇营兵？

在吸纳了肖东升、罗玉光、黄耀龙三人统带的虎贲军、和字营、镇南军之后，远汉中镇部兵力恢复到了六千余人。与刘暹本部相加，人马接近万五之数，就是分作两个满编的镇营都足够了的。

在汉中，在官场，刘暹本部的那八千多人有一个更被人所认同的称呼——秦军。

就像湘军大佬鲍超的霆军一样，就像日后淮军

第一将刘铭传的铭军一样。不同于湘军、淮军、楚军那样的山头，却也代表了刘暹被军民认可的资格。

第九十一章兵入湖广，七河剿匪

齐林、周军、张忠奎、向发成为了一到四主战大队的大队长，陈镗靠着自己的拼劲也如愿以偿的更进一步，坐上了第五大队大队长。第六大队的大队长则是在作战中发挥出色的二线将领胡仲元。

四个守备大队队长，分别为伍金柱、李学鸣、王二强和王富贵。

这四人中，前三个都是刘暹的老人，最后一个是跟陈镗一块凤县入伙的绺子首领。

刘暹军中还是人才匮乏，仗打的也不算少了，就是踊跃不出新人。此次建制扩编和调整，简直就是一个论资排辈大会。

最为显著的就是王富贵，这个官面上只顶着个六品千总顶戴的人，就是因为绿林资格老，才被推上了第十守备大队长的位置。

其他的人选有不止一个比他优秀的，但就是不能负重，几个人选旗鼓相当，选谁不选谁，都不是什么好事。于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当然了，王富贵乐天知命，没有一点争胜心，完全想披个马甲暗度晚生的意思，也是刘暹相中他的一大原因。

……

俘虏营除了男人劳力，还有女人和老人、孩子。在男人被全部调去修路开山的时候，女人、老人、孩子又在干什么呢？

采荆条，揉藤条，编织藤甲。

刘暹没动汉中镇老营，除了陈天柱继续以一个白丁身份统带镇标三营留挂在军部之下，剩下的军将和兵马，全部归编各州县营制。

城固的义勇营裁剪三分之二，余下同张守山编入华阳营，张守山任守备千总。

吴云支去了凤县，带领本部司机支援凤翔战事。刘暹这是显然不拿他当自己部下看。徐邦达去了略阳，守备甘肃固原一带暴军，穆怀德去了宁陕州，这是汉中镇十六营中唯一不在汉中府境内的地盘，北面、东面正应对着捻军的威胁。

刘暹‘排除异己’的手段很粗暴，可粗暴的东西就是好用。别人就是再看不顺眼，顶多也就是在背后骂他一声丘八。能伤的了他一根毫毛吗？反之这粗暴的手段还可以传给外界一个信号：我是个粗人，粗人！所以，谁也别来惹我！

三月下旬，北京方面的态度终于传下了。刘暹被罚俸半年！

这哪儿是惩罚？简直是一种赤、裸裸的‘保护’。连一个降级留用都没有，钱，对一镇总兵来说还会是事儿吗？

现在不是天下太平时候，是乱世，是乱世。

四月份，捻军张宗禹、任柱等欲东下救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僧格林沁所率清军困阻于鄂皖边界。

为夹击捻军，清廷调令刘暹出兵湖广，增援僧格林沁。

而至于为什么不调集别的部队，比如说老巢更近一些的湘军。那是因为眼下的四川，清军处处被动，大好局势一朝尽毁，为了压制南北两路太平军，严防其在川中会师，大批的湘军被调入川中作战。

自从陈得才等三十余万太平军入川之后，原先清军占优，石达开处于下风的局势骤然逆转。

陈得才克下广元挺入大剑山之后，不顾大部队的拖拉，亲率万余精锐向成都急行飙进，克绵州，下罗江，一直杀到距离成都不过百里的汉州，才因为当地复杂密集的水流网，被清军拼死挡下。

虽然没能攻克成都，至少没见着成都城的面，

陈得才计划实施的不算顺利。可他这一路疾进已经大大调动了压制石达开的清军，大批清军为保成都无失，只得厉害南路战线，疾速回援。

压力大大减轻的石达开，不但缓和了自大渡河战败后就一直紧张的局势，还趁机打了几场胜仗，让其部一扫之前颓势。

如此之局面下，清廷环顾整个湖广川陕大地，除了刘暹的汉中镇，哪里还有多余的闲兵啊。

接到北京军令的同时，刘暹还接到了兵部、户部播发的一批军需物资和钱粮。只是路途遥远，运输不便，这些东西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见到。

刘卓、范德榜、张忠奎、李学鸣、王富贵等留守汉中。

刘暹带领七个大队，军部、炮队一部，辎重一队，陈天柱三个营，长夫三千余人，合计万人之众，在四月十六，浩浩荡荡的从汉中向东出发了。

而截止到这一天时候，刘暹的田产、面铺已经遍布汉中府的所有州县，合计高达二十三万亩地和一百三十五间店铺。

只这一个善后局，给刘暹带来的好处就高到无法计数。至于李楹又搂去了多少，刘暹很清楚，一亩地没有，只白银不少二十万两而已。

李楹又不是汉中本地人，他不需要在汉中留下多少田产，只需要把这些田产贱卖给汉中当地的士绅富户，拿走白花花的银子就可了。

现在的刘暹就像后世天朝的贪官一样，这么多的田产、店铺全都散在了亲戚名下，自己底子干净的好比狗舔。

……

四月二十日。华阳镇绿营驻地。

七河剿匪支队指挥石东来整理了下自己的着装，然后大步走到了校场上。

华阳营校场上正整齐排列着二百名身着清军绿营军服的士兵，这是华阳营第二哨和第三哨总共两百名士兵。

除了这些人外，校场上还站着三个洋县本地山民和两个县衙衙役。他们是石东来这支剿匪队伍的向导。

华阳营绝大部分人是城固县人，对洋县知之甚少，对洋县北境那广袤的山地更是两眼一迷糊。没有当地人的指引，石东来累吐血也不见得能把七河中椒溪、金水、酉水三河给清理干净。

太平军、蓝周义军是离开汉中了不假，可他们给汉中也留下了不少隐患。相当一部分汉中本地人不愿远离开家乡，可他们又怕自己加入义军和太平军的消息已被乡邻得知，也不敢返回家去。那么他们剩下唯一的道路就是进入大山，落草为寇。

先前可能是因为刘暹强大的威慑力，也可能是因为手中还有余粮，没人是轻易露头。刘暹虽让手

下的情报处重点探察这些隐患，可拔除掉的并没最初想象中的理想。

当时刘暹并不急。他有的时间来跟这些人耗。当他们手中的储备吃完耗尽之后，就必须向外劫掠或是直接投降。而只要一有动作，刘暹就只需张网以待了。

结果，现实往往很骨感。刘暹被清廷一纸文书调去打捻军了。

洋县这里是‘匪患’重灾区，整个县二十多万人，在被蓝朝柱占据的一两年时间里，至少一成的人投了义军。

洋县北境接壤秦岭，又多有莽莽大山。留在这里的‘遗患’最多，同时性格生猛，也最当悍勇。

华阳营负担很重，下辖洋县、城固两县，而张守山又是个不经战的人。刘暹在发兵湖广之前就调了石东来进华阳营，担任两县剿匪指挥。又因为总共七条河流从两县北境山区穿过，是以再被称七河

剿匪指挥。

第九十二章天国时代的落幕

城固、洋县、留坝、西乡、宁羌……

自洋县而起的剿匪作战，迅速扩散到全府半数的州县。三四千绿营官兵，和人数更多过此的义军遗部，一场声势浩大的官军与土匪的战争打响。

此刻的刘暹则还在率军不紧不慢的向着湖北坚定不移地前进着。后巢似乎已经火起，他也丝毫不担心。若自己留在汉中的部署连这些个小case都解决不了，他就索性洗洗睡吧。也别心怀那么大的志向抱负了。

队伍东进。整整一个五月刘暹就在路途上度过了。携带了相当一批火炮和大量辎重的其部，每日之行程不过三十里。

但好在捻军东下屡屡受阻，张宗禹虽然胜仗打了不少，但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湖广总督官文的鄂军，河南巡抚张之万的豫军，和安徽巡抚乔

松年的皖军，实力雄厚，一些小挫败根本无伤清军大雅。始终牢牢的挡住捻军去路，使张宗禹徘徊鄂东、皖西间。

六月初五，刘暹进军抵到孝感，同屯兵黄州府的僧格林沁取得了第一次联系。僧格林沁派来的信使向刘暹通报了此刻的鄂东皖西的战局，清军势大，整体占优。但捻军二十余万人，破蕲州，克商城，转战六安府，尚有纵横之地。

孝感城外的大军营地，大帐中。脸色阴沉的刘暹浑身散发着一种冰寒窒息到极致的冷酷，大帐的帘门还在浮动，僧格林沁派来的信使刚刚离去。

军案上的青玉镇纸被他紧紧地攥在手心，指骨发白。

紧绷的铁青面容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有了一丝缓和。“好，好个僧格林沁。狗玩意，活该你被人砍死——”

竟然要自己停兵孝感，美其名“守备后路，隔

绝省治”，也就是守备武昌。都tm什么玩意儿？老子可是辛辛苦苦赶了一个半月路来到的啊？竟然为了战功就把自己晾在一边了。

僧格林沁真以为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

刘暹气的牙口紧咬，咯吱咯吱的响。他可是后世人，后世人最明白情报对战争的作用。早在大军准备东向的时候他就派情报处往湖北打探消息了。

捻军由河南入皖西，多月来已经寥无收获。因为长期鏖兵，居民逃往殆尽，军需供给不上，皖西已经不是昔日的皖西了。

张宗禹拿下商城后，意图入鄂豫界上的松子关，北上夺叶集取粮秣辎重，再转战六安。意想不到河南的张曜已扼守金家寨，张宗禹派红旗旗主刘守义攻金家寨未能夺路，遂改道走流波，可在流波尚未立稳足，安徽提督张得胜从六安杀来。

张宗禹只得引军东向，意图霍山。到了诸佛庵，张得胜尾击其后，前面霍山清军也已摆开阵势

迎战，捻军处于首尾受敌之境。张宗禹攻不下清军的据点城市，取不到粮秣补给，全军可能都将不战自溃，乃引军南进取英山。可是在黑旗旗主牛宏升抵达漫水河时，僧格林沁的满蒙八旗骑兵已经驻到了中界岭，阻其前进。张宗禹亲领一军探路，由道士冲出两河，试图取道西界岭袭英山。但那里同样也有清军把守，遂驻军长山冲，距西界岭十里，距漫水河三十里左右。

现在的清军已经形成了对捻军的包围：西北是张曜【豫军】、张得胜，东面是英翰、郭宝昌，南面是是僧格林沁。捻军约15万人被困在黑石渡——钓鱼台——道士冲——漫水河这一线，约百里地带。

虽然清军现下还根本吃不了张宗禹，但明眼人都清楚，战略优势在清军。僧格林沁只需要保持住战略的优势，就是对耗，也能把张宗禹磨得没脾气。

这份大功，别说是清军了，就是八十年后的‘光头军’，也会做出如僧格林沁现下一样的决

定吧。

但这事儿刘暹可不会给仇人着想。他只有满腔怒火，对僧格林沁是恨到骨子里了。

但这一刻似乎老天爷都在给刘暹做对。就在他想着，设计着，该怎么着才能给满清添添堵，而又不暴露自己的时候，猛的一个‘巨大’的好消息从东面传来。整个战前清军，如是打鸡血一样，瞬间精神亢奋！

天京攻克了，天京攻克了。幼天王和李秀成被俘！

湘军数年之功，终于竟成。似也代表着天命大清，祸患‘我大清’十四年江山的长毛之乱，看到了结束的真正尽头。

英山、霍山等地的清军激动非常，士气几何式的跳增着。

都不带刘暹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东西南，七八

万清军步骑大军就向着捻军发起了强烈非常的猛攻。

这是一场全面攻势，在西线流坡一带，在东线黑石渡一带，在漫水河，在钓鱼台，在道士冲，在长山冲……

清军、捻军二十余万人马拼死缠杀。刘暹派出的探报回禀，只僧格林沁部一日就亡战马三百余匹，至于人员死伤多少，混在长夫之中的探子就无从得知了。

激战一直持续到六月的下旬。因为天京被克的激励，而像癞蛤蟆一样鼓起无尽‘勇气’的清军终于消停了，他们恢复了正常。

两三万人的死伤，也如一盆冷水浇醒了僧格林沁等人。

让他们意识到，捻军战斗力还强，强攻恶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还不一定能取胜。

刘暹愉快的心情也终告一段落。这几天里，他每日看着各部清军损失的估量数字，心情那是一个欢愉。连僧格林沁之前给他的‘气’都全出了去。

时间进入到七月，天气热的厉害。刘暹的队伍依旧屯驻在孝感。

僧格林沁并没有因为前线军队损失的厉害，就放开口子让刘暹来插一脚。虽然这段日子里，刘暹军作训展开，兵丁建勇，就给人一种强军印象。

刘暹也没向僧格林沁露出半点‘向往’。他在幸灾乐祸之余，目光已经看向了汉口。并且穿越两年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人。

第二次**战争失败给中国的打击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英法美俄不仅在中国身上割走了大块的利益，更将自己的触角深入了长江中游。

比如说汉口，作为开放口岸之一，这里已经频频有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出现。

第九十三章西医、军医、洋大夫

　　刘暹就把自己的目光盯向了其中的美国人，因为老美自己的南北战争正在进行着。

　　那场开始于三年前的战争，乃是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双方参战的350万人中绝大多数为志愿兵，战斗意志坚定，战争造成了过百万士兵的伤亡。平民更是不知道有多少遭殃。

　　这场战争确立了战术、战略思想、战地医疗等诸多现代战争标准，也流干了美国的血。

　　十年前，好歹还有能力黑船来袭，打破日本国门的美国人，现在于东亚一带的话语权已经低下到了极致。在中国的‘能力’仅限于打酱油一级，跟澳门的葡萄牙近乎相等。只能像一只秃鹫一样，跟在英法的屁股后面，吃吃腐肉。

　　刘暹要与西方接触，‘实力低微’的美国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何况此时的刘暹所需要的西方

舶来品仅限于医疗，限于外科手术，美国偏偏却是在华诸强中医疗发展最好的存在。

早在第一次**战争前的道光十五年，也就是西元1835年，美国公理会派遣的传教医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就开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能容纳200人候诊。由于医术先进，免费为穷人治病，求医者日益增多，在当地影响甚大。而广州眼科医局也就是后世的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

刘暹不知道眼科医局与博济医院的关系，但一些事情只需要去打听就能知道。第二次**战争时期，医局焚于战火。两年后，主管嘉约翰在南关增沙租一华人住宅，改装为医局，次年5月重新开业，并正式定名为博济医院，可谓是这个时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西方近代医院。

到了现在，博济医院的主治范围已经从眼科扩展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和坏死性骨骼切除等。拥有同时代西方医学中较为先进的医学技术。

博济医院在内地民间和官场自然无从影响，但在在华洋人群体中，影响力、知名度绝对是一流的。

刘暹打探到这方面的信息之后，生起的想法就是通过在汉口的美国人联系博济医院，看能否得到对方的支持，在自己军中铺展西医。

虽然刘暹不仅不排斥中医，反而还甚是推崇中医。但对比西医的见效快，治疗外伤尤其是枪弹创口的绝对效用，他往手下的部队里引入西医就是必须的。

甚至刘暹都做好了派人前往广州学习的心理准备。如果博济医院不答应的话。

只是刘暹低估了美国佬的野心，也不清楚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伯驾究竟是个什么人。

“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大力呼吁美国出兵，与英、法分占台湾、舟山、朝鲜。

伯驾虽然是传教士、医生，兼职的外交官，可却是美国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

有这么一个极具野心的创始人在，博济医院怎么会是一个温顺的小绵羊？

得到汉口的来信之后，嘉约翰惊喜不已。跟中国已经打了近十年交道的他很清楚，军队在中国的地位。

这是一个纯粹的官本位国度，现在战争迭起，武官压过文官，军队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如果自己的医院能够跟一位总兵产生密切的联系，那么影响力将会得到质的提升。

要知道，因为国人对西医的不了解，对‘开膛剥腹’的恐惧，和两次**战争后国人对西方人的敌视情绪，博济医院在广州可一直被攻讦‘挖肝剖腹’的。

现在有了刘暹这一着，对博济医院甚有雪中送

炭之感。

在回信送到汉口的时候，两名博济医院的医师伯丁、舒伯特在苏道明、梁晓初这两位中国第一批西医学徒的陪伴下，已经乘上了广州到上海的船。

“贝尔先生，感谢你的帮助。如果日后有要帮助的，尽可开口。”

刘暹说着客套话，但内心里要说对贝尔没感激也是假的。不是这人帮忙，他真不能这么快就跟博济医院搭上联系。

贝尔手里抓着一个袋子，眼睛都要笑没了。脑子里全是金光，整整一百两金子，就是搭了个线。天下哪儿还有这么好的便宜占。“真是上帝保佑！”

刘暹真的怀疑自己的话，他有没有听到。

这个眼前的美国人是上海一家美国洋行驻汉口的经理，迈胜洋行，一个刘暹丁点印象都没的小洋

行。在中国的全部欧美员工不过五人。

南北战争的开始，不仅让美国在东亚彻底丧失了所有的话语权，连商业利益都变得微乎其微了。

一切工业产品都要先紧着国内。美国又不喝中国的茶，除了生丝，现在的他们几乎不从中国进口任何东西。而贝尔驻在汉口，这个非生丝产区，唯一的用途就是收购猪鬃。这个除了生丝以外，现在美国对中国所需的为数不多的物品之一。

美国北方的工业，和剧烈的战争都需要大量生丝。迈胜洋行就是靠着这项买卖在上海生存着。猪鬃，是他们额外的最大补贴。

贝尔一年的收入都达不到一百两黄金，现在将黄金紧紧地握在手，整个人的兴奋与高兴可想而知。

看着贝尔离去的身影，刘暹没有说别的。比如枪炮什么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到老美内战结束了，依他们那超级袖珍版的陆军，不知道该有多少

枪炮要处理呢。到时候再提也不迟。

并且刘暹还记得美国南北战争打了四年，也就是说还要有一年才结束。而一年的时间，足够他再有所展露了。

到明年这时，或许他已经是提督了呢。

七月下旬，伯丁、舒伯特、苏道明、梁晓初带着一批医疗器械和物资抵到了汉口。刘暹没有亲自迎接，但他派出了霍广成、魏明，领着二百马队。第一刻时间，就让伯丁和舒伯特感受到了他的重视。

只是这一来也就瞒不过了这件事，立刻的就让他成了整个湖广官场的另类。

竟然让洋人当自己兵马的军医？

这在这个时候的人看来，那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啊。

不少人甚至预言刘暹军必出骚动。不过，很显然，刘暹对自己的队伍具有超强的控制力。

队伍不仅没有发生骚动，反而在刘暹督促下整齐列队在营前，用七千人瞩目的目光迎接新军医的到来。

整个过程，除了陈天柱部略有骚动，余下兵丁，神态自若。

第九十四章爱丁堡的医学博士

伯丁、舒伯特是伯驾时期的老人，拥有一颗同伯驾相同的心。对于这次深入进清**队的机会积极渴求，认为这将是扩大美在中国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因为军人需要心灵的抚慰，他们是要有信仰的，中国本土宗教在他们眼中又是那样的可鄙。在两个医师兼传教士眼中，这就是美国教会渗透进清**队的天赐良机。

而任何一国的军队，在本国的政治走向上，都会有自己的声音。

嘉约翰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于是，满怀壮志的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就坐上了前往汉中的船。

汉口口岸，二百名马队的迎接排场，让两人暗

喜不已。如刘暹所期望的，伯丁、舒伯特感受到了他的重视。

但是在孝感军营前，当伯丁、舒伯特看着眼前列队整齐如松，横竖一条直线，昂首挺胸的战士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咯噔了一下。

怎么，怎么会？

清国的军队不都是一群大烟鬼吗？面黄肌瘦，站都站不直吗？

眼前的这支军队又是怎么回事？

二次**战争的胜利，尤其是不久前第二次**战争，攻克北京，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彻底丢尽了所有的颜面和尊严。

没有哪个西方人再平视中国了，中国，连同中**人，都在西方人的眼中变得那么渺小。

“如果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如咱们看到的这一支

一样，那么他们的武器就是再落后，北京、广州也不可能被联军攻陷。

愿上帝保佑，这样的军队，中国只有这么一支。”

盛大的欢迎之后，伯丁和舒伯特被迎入了自己在军营的住处。一处一体相连的间隔木屋，伯丁、舒伯特、苏道明、梁晓初，四人各一间。

伯丁的房间里，舒伯特感慨的对伯丁说道。

“是的。这位刘将军的队伍，就像是一支西方军队一样。如果不是穿着和武器。”

“他们比华尔的洋枪队更像军人！”

伯丁的声音里透着感慨。他在遥想华尔的辉煌。如果华尔不死该有多好，美利坚就算在国内打的再烂，也能保持住在中国的地位。

但是华尔死了。还留下了白齐文这个不可理喻

的愣货！

房屋内的声音一阵沉静。

“伯丁，不要再想华尔了。我们要向前看。”半响，舒伯特的声音响起。

“这位刘将军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发展。我们要帮助他，与他结为一体。”

舒伯特坚定地说。他很清楚战争中的中国，手握一支强军会是多么的重要。他不求刘暹能像现在的湘军一样强大，但总归能成为淮军或楚军第二的。

是的，他就是这么‘高看’刘暹。因为在舒伯特的眼中，刘暹这支军队的强悍比江苏的淮军，浙江的楚军更厉害。而且最重要的是，刘暹足够年轻。

当晚，刘暹军中大宴，但他命人相请的孝感知县却没有到。原因，不用问也知晓。

四年前的第二次**战争，北京陷落，圆明园被毁，皇帝逃避热河最终病死京外，这在无数满清官员眼中都是最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

然而洋人势大，他们又不敢招惹。

那么，惹不起，他们就彻底躲着。

天朝梦碎的满清官员们，现在绝大多数对洋人都是如孝感知县一个样儿。唯恐避之不及！

再说了。刘暹聘请两个洋人当自家军医，也让内心继续自持华夏文明优异的满清官员不齿和鄙夷。

满堂聚欢。不管齐大林等人内心对洋人的真正态度是什么，刘暹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最高意思。刘暹要欢庆，那军中就必须欢庆着。

再说，早在这件事得到回信的那一刻起，刘暹就已经让人在慢慢向将士们灌输什么是西医，西医

又有那些好处。

在所有人都知晓战场创伤治疗上富有奇效的羊肠线缝合，就是西医外科必备的一项医术后，军中的抵触情绪急速下落。

刘暹在自己队伍初具规模的时候，就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医护营，和培养自家的军医。但汉中地方太小，医生这项职业又比较吃香，很少有穷的揭不开锅的，很少有请愿远离家乡的，所以一年多艰辛也发展不甚强。

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更多只能做一个卫生员。懂得包裹伤口，懂得简单的处理伤口，比如消毒和缝合。其他的，就不要多想了。

而至于外科手术，依旧是斧头、铁锯、砍刀等等的大家伙，完全是截肢用的。而精细方面的，刘暹最期待的外科手术和**解刨，根本没有半点发展。

他自己对这方面实在了解太少，又怕直白点出

来了惹人恐惧，就是祭出了华佗的名头和传说，医护营的那撮混蛋也根本不向刘暹期望的方向发展。

所以你就该知道，刘暹对伯丁、舒伯特这种能做外科手术的高明医师，是多么的期盼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到来，对于刘暹部队的医疗水平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促进作用。

宴席上，伯丁、舒伯特在众人有意的照顾下，不其然的倒下了。

刘暹宴后见了苏道明和梁晓初。较为详尽的向二人了解了广州西学的情况，注重了解西医上国人的发展。

刘暹本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感觉，在西元一八六几年的年代里，中国根本没有西医发展的土壤。陪同伯丁、舒伯特一同前来的能是苏道明、梁晓初二个中国人就已经令他惊讶了。

结果却网到了大鱼。

“刘大人，国人于西医之学上确实是刚刚起步，但并非真没大才。比如我广州的黄宽先生。

黄先生与经造江南制造总局的容闳容先生一起赴美国留学。后赴大不列颠爱丁堡大学学医，七年苦学，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

苏道明向目瞪口呆的刘暹解释起什么是大学，爱丁堡大学医科在西方又是什么地位，博士又代表了什么，深怕刘暹不了解，对黄宽不以为然。却哪里知道刘暹什么都清楚，他目瞪口呆不是因为不懂什么叫大学、博士，而恰恰是因为懂得，才为黄宽这个同胞的成就感到震惊。

至于黄宽回国后曾因第二次**战争效力军中，还得过朝廷的五品顶戴，就再没先前如此的震惊了。

第九十五章一个熟悉的名字——宋庆

广州那里，国人在西医方面的权威，除了上述的黄宽之外，还有一人叫关韬。他是伯驾的弟子，医术精湛，品德上佳，二次**战争时期也与黄宽一道效力军中，同样得了清廷的五品顶戴。

但关韬与黄宽一样，对官场并不感兴趣，战后一道辞职。刘暹此次送信至广州，两人根本如是不闻。区区一总兵算什么，二人若图富贵，找不在广州了。

博济医院已经开始准备上规模招收医学学生，预备建立医校，两人现在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这一块上。

苏道明、梁晓初退下后，刘暹略略沉思，让人招来了随军的王庆，也就是王璐莹的大哥。“你在亲卫里挑四个人做随从，带上两万两银子的银票，走一趟广州。

给我打听一下黄宽、关韬两人，还有博济医院。

看看他们的名声如何？”

“但不管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一万两银子给我交给黄关，就说是我捐的，赞助他们办校用。”

刘暹真的很希望黄宽、关韬二个是医术医德俱佳的人。但要医德真的不行，只要医术好，他也认了。

王庆应是，眼睛继续看着刘暹，聆听着下面的话。

银子是两万两的，这才是一万两。

“剩下的一万两，除了路上费用，余下的给你做本钱，在上海给我安个点。用心盯着洋人的动静，英法不要联系，重点在美国的洋行多走动一些。”

“迈胜？”王庆试探的道。

“只是其一，其他的，美国在上海不会只有这一个洋行。”刘暹竖旗一根手指，“记住，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一个小有关系的小商户。”

“明白。”王庆狠狠的点头。在刘暹这个‘妹夫’面前，他没有半点当大舅哥的尊严。

“银子、人手，陆续的还会派给你。你在上海，也注重招揽一批可靠的人。”做得好了，那就是情报处上海站的雏形。刘暹看着王庆。

“好好干。日后有的是前程——”

嘴巴奴了几奴，刘暹对王庆也叫不出大哥这个称呼来。只好画个大饼挂在王庆面前了。

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人，前程、功名、利禄，真的是最好的强心剂，王庆瞬间里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一扫先前的畏畏缩缩，整个人身上露出一股锐气，就像对准冠军冲刺的百米飞人。

进大帐时，忐忑不安；出大帐时，容光焕发。一个人有没有希望，区别就是这么大。

八月，粮食将尽的捻军在张宗禹的指挥下，对清军发起了进攻。

但是天京陷落对捻军的打击太大。要知道，捻军虽然一直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但关系真的跟太平军极其密切的。老首领张乐行受封太平天国的沃王，根据地依附于淮南，也就是当初陈玉成的地盘。

那时的捻军是外出逛一圈，抢够了，或挨打了，就跑回淮南休整一段，然后再重整旗鼓杀出去——

太平军那时在淮南掌控的一座座坚城，就是捻军最好的屏障。

而老首领张乐行之所以去年就义，也是因为陈玉成的死，让太平军尽失淮南之地，捻军不得已守卫老巢，直面满清重兵，终因力量悬殊，孤军无援而全军覆没。

张乐行仅率十余骑突出重围，却遭叛徒出卖，父子三人被擒，旋即遇难。

没了‘前路’，又粮秣匮乏，面对僧格林沁的重兵，张宗禹督兵出战的下场就是部将纷纷投降。

先是汪世弟部，他首先向诸佛庵的张得胜投降。接着不两日，守在东线黑石渡的捻军被汪世弟割断与后方联系后，遂也降给了清军英翰、郭宝昌部。

驻守漫水河的黑旗旗主牛宏升险些被叛变的部下缚了送给僧格林沁乞降，骁勇的红旗旗主刘守义也不敢恋战，由钓鱼台疾驰道士冲与张宗禹本部会合。

至此张宗禹的‘决战’彻底失败。十余万大军只有三万多人跟随张宗禹杀到了燕子河，经转道千箩畈越马鬃去商城边境。余下数万没有叛乱的捻军，面对全线崩溃，也挡不得清军的趁势猛攻。陈大喜在长山冲战况危急时宁死不降，刎颈自尽。其弟陈文一同死难！

陈大喜咸丰十年聚义，‘辈分’是免了一些，可其以平舆为基地，据有汝宁、新蔡、上蔡、沈丘、确山、息县等地，“袤延几及千里”，活动范围达三府一州。若不是被张曜击败，几可与张乐行的淮南老巢并称于世。

他不是张乐行这一撮中的人，却是现今捻军里仅次张宗禹、任邦达的清廷心腹大患。

而可以击败他的那个张曜，历史上似乎没什么名气，但那都是人们孤陋寡闻，看历史全看最光彩的一丁丢。

嵩武军，那是嵩武军。到了民国年间还在河南、山东、陕西蹦跶了好多年的北洋分支。

张宗禹没带着一帮残兵败将往南路跑，那是自寻死路，不远处就是长江。他引军折入安徽宿松、望江、潜山、太湖之间，僧格林沁由英山追至豫西邓州时，张宗禹残部已经易步为骑，运动快速的逃之夭夭了。

刘暹半点功劳都没捞到。张宗禹距离他最近的时候都有二三百里。七千兵勇六月份抵到的孝感，白等了两月。

看着地图，刘暹脑门涨疼。邓州啊，在南阳西南，距离郧阳只剩一步之遥，从安徽到那里这跨服是不是太大了？

如果僧格林沁让自己参与围堵捻军，那儿真有的路子跑了。

九月，刘暹进军桐柏。

在南阳、汝宁兜绕了一大圈子的张宗禹、僧格林沁再一次双双赶到了邓州。张宗禹这会不跑了，

以逸待劳，占着队伍多休息三日的时间，大败僧格林沁军。继而在鲁山又次打败了僧格林沁。

捻军士气大涨。

僧格林沁这时候想到了汉军，距离较近的刘暹军、张曜军，较远的张得胜军，还有南阳镇总兵宋庆的毅军。

是的，宋庆，毅军。就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宋庆，那个毅军。

刘暹在满清阵营照面、产生联系的同僚里，除了僧格林沁这个巨头boss外，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了。

宋庆生于嘉庆二十四年，现今已四十四岁，山东蓬莱人。三十四岁时，赴防安徽投靠同乡亳州知州宫国勋，助其镇压捻军有功，擢为参将。

咸丰十一年，宋庆因同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有功，晋升记名总兵，赐“毅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元年，安徽巡抚唐训方裁整丁勇，以三营归宋庆所统。因宋庆勇号毅勇巴图鲁，故称毅军。

到了今年，同治三年时，宋庆协助僧格林沁击灭苗沛霖，擢为南阳镇总兵。

第九十六章大战太平桥

“二十四岁？”

“年轻！真是年轻有为啊。”

南阳城里，宋庆此时正对着刘暹的资料感慨、赞赏。只是起兵两年就坐上了实授总兵的位置，雄兵近万。与之相比，奋斗了十年才当上南阳镇总兵的自己，该是多么的无能啊！

自己二十四岁的时候还在乡里卖苦力，给家人挣口饭吃呢。

“镇台何必妄自菲薄。”一旁的一名武官轻笑着说道。“镇台多年效力疆场，关系遍布中州，僧王对镇台也是冷眼相看。而这个刘总兵？以卑职看，他怕是得罪僧王了。”

宋庆眼睛看向书信的底端，“是啊。不然僧王怎么会让他去追堵捻军。”张宗禹是马队，刘暹是

步队，该跑多久才能堵住啊。宋庆最先看到书信底下的几行字时都不敢相信。

再有，这之前，僧王也是让刘暹在孝感死死地摁了两多月啊。

“死道友不死贫道。僧王以为在霍山打灭了捻军心劲，要剿平捻军的残部不过是手到擒来。却不想连吃俩败仗，损兵折将，更丢尽颜面。如果不是这刘总兵垫底，如此以步堵骑的差事，十有**就落到咱们南阳镇头上了。”

利益当前，宋庆可不会跟刘暹客气半分。他内心里可能会给刘暹烧上一炷香，感谢感谢。现实里，则是一点都不会往刘暹身边靠的。

整个十月，刘暹军就在一日日的奔波劳累中度过。

张宗禹采取“打围战术”，率领捻军走尉氏，诱引僧格林沁满蒙骑兵来追。僧率部追至，张宗禹又西南走临颍，折东走郾城，又向南去西平、遂

平，转而东向走汝宁，忽南忽北。根本让人摸不着路数。

刘暹这个月光是确山就路过了三次，其中两次过而不停，就可想知道其军行进的急迫了。

刘暹曾向僧格林沁进言，清军各部重点驻防，一点连成线，再由他率领的满蒙八旗来回纵横穿插，当可抑制住疯狂状态下的捻军。

结果僧格林沁理都不理。

要走咱就走。跟着张宗禹的指挥棒走，权当队伍拉练了。彻底放弃了与僧格林沁沟通的刘暹，整整一个十月都忙碌在了路途中。

十一月，刘暹军再度回到了桐柏。是时雪花飘飘，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僧格林沁看在下雪的份儿上总算放过了刘暹。但他督领下的满蒙骑兵还继续追着张宗禹不放。

现在数万捻军由唐县如新野，正向着襄樊挺

进。

……

黄昏以后，战场向南移去。阴冷的月光笼罩着被战火摧毁的唐河上游的小镇。这里的空气似乎已凝固了。没有冬风呼啸的声响，也没有战马的嘶鸣，只有漫地生长的枯草，偶尔在轻轻摆动。

突然，一阵战马的长嘶划破了深夜的沉寂，一匹受伤的青色战马，一步一瘸地从远处走来。它扭动着披满长鬃的脖颈，径直走向一颗大树下。

树下，枯黄的草丛中，躺着一个人。月光洒在一张苍白的面颊上，青马低沉地咴叫着，嗅着他，舔着他。

人被低沉的马嘶从昏迷中唤醒，吃力地抬起手，抚摸青马的马头。摸住马嚼子时，人忍住剧痛艰难地爬上了马背。剧痛阵阵袭来，他全身一晃，差点再度昏过去。

青马知机迈开四蹄，离开这棵大树，离开了这片战场，缓缓向着苍茫的远方奔去。

襄阳西。在一个突起的山梁上，十几名捻军首领正心情沉重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已经派出几支小分队去寻找张宗爵了，但均未找到。

忽然，捻军蓝旗旗主任化邦站起身来喊道：“带马！我再去找！”

张宗禹一把拦住他：“柱哥，天快亮了，不行啊……”

张宗爵是张乐行的幼子，张宗禹的堂弟。不管是亲情还是从军中的团结出发，张宗禹都一万个想找到张宗爵。

张乐行的余部和影响力至今还深深埋在捻军之中。

但任邦达更不容有失。

陈大喜已经死了，任邦达是捻军的两根柱子之一。他要有个万一，张宗禹就一点期望都不得了。

捻军这些日子来，看似一直吊着僧格林沁东奔西走，可什么事情不付出代价又怎么办成？

在捻军大部队挺进神速的同时，殿后的两千捻军精锐，付出的可都是血的代价。

张宗爵就是殿后部队的主将。张宗禹、任邦达一百个不愿意也拗不过他。因为清军追兵的首领是僧格林沁！

是张宗爵的杀父仇人。

从豫东到豫西，从安徽到湖北，一战接着一战。清军越来越疲惫，可殿后战况也越来越惊险。

最终在这一战里，张宗爵失踪在了战场上。

张宗禹心里万分纠结。自己等为全军之首，本该早早就去太平桥一带的，只因为张宗爵的失踪冒

险折回。

深夜中倒还好说，可马上天亮了，要是还不离开……就危险了！

但自己等离开了，张宗爵又怎么办？

张宗禹一时实在下不了决定。突然的，他瞪大眼睛望着前面山下，仿佛看到了什么。大家一起向山下望去：只见山下小径上，一簇灰色的小点，正缓缓地向山上移动。月光下，慢慢分辨出这灰点是匹马，马背上还似乎伏着一个人。任化邦、张宗禹心中涌起激动，会不会是……

二人对视一眼，率领卫队飞身下山去。当他们看清马上驮的人时，更是把战马打的飞快，个个惊喜万分。“是宗爵！”只见马背上的张宗爵虽然周身是血，遍体鳞伤，战袍也被撕得稀烂，但人是活的。

黑夜里，千万支火把在燃烧，照得山川如同白昼。一队队满蒙骑兵象一支支离弦的利箭，向太平

桥方向射去。

旬月的追逐让这支清王朝最后赖之镇压天下的精锐铁骑甚是疲惫。

副都统常星阿、翼长诺林丕勒满脸风尘，嘴唇干裂，如是干旱时龟裂的土地。

总兵陈国瑞带领所部数百精锐马队前突。

这个本是太平军，降清后迅速站稳脚跟，接着再摇身一变成了僧格林沁爱将的人，真的是很彪悍的猛将。所部号称二十五人包打一百者！【很怪异的感觉有没有！！！】

陈国瑞很清楚自己为何能得僧格林沁的亲睐。他一个汉人在僧格林沁军中立足安稳，凭的就是勇猛剽悍。

抵到太平镇的时候，还立足未稳，就向着镇外的捻军营地冲过去。

捻军当然迎战。可陈国瑞的骑兵剽悍凶狠，交战不多时，捻军便不得不退了下来，但陈国瑞并不追杀。

第九十七章名门闺秀【求收藏】

副都统常星阿、翼长诺林丕勒随后领军进驻太平镇。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完成了。接下就是好好地睡觉了！

连续的追击不停歇，还时不时的有一场厮杀，僧军也不是铁打的。上至将官，下到小卒，一个个都恨不得沾床就永远不起来。

三千余马队将整个太平镇塞得满满的，外围警备的部分满蒙骑兵还在驱散着围拢过来查探的捻军。镇子内的清军主力则放心大胆的睡觉。

如此的一幕，就像刚才陈瑞国勇猛飙进，击败捻军夺取镇子一样，早在这连日的追击中频繁上演。清军根本不感觉半点异常。

——战败了的捻军，需要密切掌握追兵【清

军】的行踪，以便方便逃跑和躲避。

常星阿、诺林丕勒、陈瑞国哪里知道，这太平镇，这太平河，这河上的太平桥，那就是张宗禹给他们选择的葬身之地。

在看似捻军全部撤去的太平镇里，在那些清军看不到的地下，窖窟里隐藏着一支支精锐的捻军小分队。

连续的调动，清军已经接近极限，张宗禹等待的时机已成熟。

黎明时分，安静的太平镇内突然燃起一处处火苗。火苗在冬风的吹送下迅速蔓延，很快整个太平镇杂声大作。

“走水啦，走水啦……”

呼喊声响彻十里八方。战马在嘶鸣，动物怕火的本性让安驯的战马也变得野性十足。无数清军士兵无头苍蝇一样从房间里奔出，他们第一目标就是

自己的战马，但是躁动的马匹们变得十分难以接近，更别说许多马厩栅栏大开，缰绳被割断，受惊发狂的战马已经四蹄撒开，疾奔了出去——

上万捻军精锐在张宗禹、任邦达等首领的带领下从南北西三面向太平镇包抄过去。

“都……都统，不……不好了，镇子烧起来了！”

睡觉前喝了两杯烈酒解乏的常星阿在戈什哈的剧烈摇晃中，终于醒来。明白是什么事儿后，他大吃一惊，急忙翻身下床。

狂奔出房屋后，看着镇中一片的混乱，常星阿内心发慌，但故作镇定地安稳人心说：“军中走水也是平事，何必大惊小怪！”话声未了，只见镇子外响起了轰鸣的奔马声。紧接着就有砰、砰、砰的枪响传来。

常星阿知道这时候自己说什么也挽救不了军心了，只大声喊叫道：“传我军令……”令字话音刚出

口，一个戈什哈跌跌撞撞地跑近前禀告说：“都统，不好了！四处马棚起火！”

常星阿象被打了一闷棍似的，脸色大变。再看到四周火起，明亮的大火把整个太平镇照得通亮。喊杀声惊天动地。凛冽的寒风中传来一阵阵嘹亮的号角声。

“冲！冲！给我往外冲！”常星阿跳上马背，一勒缰绳，战马前蹄悬空，猛地一跳，蹿了出去，身后二十多名戈什哈打马也拼命跟上。

张宗禹立马军前，马刀悬挂在马鞍上，右手拿着黄色指挥旗，借着火光，冷静地统观整个战局。他看见捻军的骑兵，已通过镇南的石桥，冲进了镇中砍杀混乱的清军。

但常星阿、陈瑞国等也都是沙场老将，指挥清兵散开镇子的大道，引诱捻军散入镇中小道。他冷冷一笑，猛地把小黄旗一挥，杀进镇中的捻军旋风一样又从南面退出来。

大火还在继续吞噬着镇子，只要捻军站稳位置，被大火催逼的清军只能出来送死。不然就是在镇中等死！

陈瑞国首先就不愿意等死。他手下的数百精锐半数保有着马匹，陈瑞国一样手中马刀，二三百骑立刻像一阵旋风似的迎头望捻军冲杀来。

常星阿、诺林丕勒笼络住手中还能控制的人马，随在陈瑞国后面向着镇南杀去。

在镇子中本有的三千多清军马队，此刻只有千把骑兵了。

大群的失马清军也跟随在他们后头往镇南而去，但许多人手下连把刀都没有。惶惶错错，情绪杂乱到极点。

太平镇镇南就是太平桥，过了太平桥就是葫芦塘，旁边是一条官道阔路，直通襄樊。

清军哪有人知道太平镇的地形。捻军稍微的退

后，陈瑞国、常星阿等就一团糟的冲过太平桥。再看地形，直觉的是前面出现一片的平川。当张宗禹、任邦达指挥着捻军继续威逼上来之后，清军无论步骑一股脑的就全蹚进了葫芦塘。

黎明前的黑暗，看不清是个什么所在，又是乱军慌张之中，只见地势平坦开阔。常星阿、陈国瑞如漏网之鱼，也顾不了许多，就领兵一拥而上。全进了结冻的水面。

直到马蹄打滑，脚下呼呼发颤，吱吱咯咯作响，方察觉脚下的平地实是冰面。常星阿和陈国瑞心急如焚，急忙督促兵马调转方向。但乱军如潮，身后失战马的清军还不断涌进，马队那里能轻便的调转马头。

张宗禹见清兵全部进入葫芦塘冰层，立刻下令布置好的土炮炮击葫芦塘，不打人，专打冰。转瞬之间，冰层破裂，全部清军一片惨叫呼嚎，统统落入葫芦塘的冰水之中。

清兵鬼哭狼嚎，喊爷叫娘，在冰水泥塘中痛苦

挣扎。岸上的捻军，用土炮打，用两丈多长的竹竿标刺，用带钩的长枪扎。清兵没有半点回手之力。

待到天亮，整个战斗结束。僧格林沁的三千多精锐马队先锋，连死被俘接近三千，翼长苏伦泰死。常星阿、陈瑞国等只领着三五百人逃出一命。

自从八里桥之战遭受了致命重创的满清满蒙骑兵，刚恢复了一口元气，就又挨了一刀。

僧格林沁暴跳如雷，继续领着余下骑兵猛追捻军不舍。在桐柏刚舒坦了一阵子的刘暹也不得不再次运动了起来。

不过这会刘暹是乐意运动的。

多好的太平桥之战啊。只要张宗禹再来那么三四次，满清的最后一支八旗铁骑就giveover了。

这蹦子刘暹跑的心甘情愿，捻军太平桥大捷，和着城固老家舅父刚刚递到的一封信，他简直双喜临门啊。

张守岱许给刘暹的媳妇，一年多的时间了，定下婚书都大半年了，自家人终算是见到了。

十月里，张守岱借着自己庆生的机会，邀请刘暹舅父到成都一聚。刘暹老舅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带上刘暹舅母，就兴冲冲的赶去了。

待到张守岱庆生的那一日，刘暹舅母理所当然的在后院内眷席上见到了刘暹未来的媳妇。

知书达理，性情温婉，姿容不输王氏——

老舅信上的这十四个字，是给刘暹吃了一颗沾满了蜜的定心丸。

看看，自己这老婆，妥妥的就是一个名门闺秀么。

第九十八章刘暹的悠哉【求收藏】

十二月，捻军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途中刘暹拦截不及，被僧格林沁申饬。

张宗禹、任邦达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迎敌，捻军早到，趁时挖壕筑垒，部署兵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任邦达统部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

四年二月，捻军经伊阳返回鲁山，僧格林沁又一路追到。捻军诱敌过滍水，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得陈国瑞援救，才幸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经邓州、鲁山两次大败之后，气急败坏，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处决，借以镇慑所部，然后再次申饬刘暹、郭宝昌、宋庆等将

领。

僧格林沁决心报仇雪耻。

捻军本来准备西进陕西，由于清军防堵甚严，于是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到二月下旬，尾随捻军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3000人孤军冒进，追至鄢陵县北阎寨坡。捻军探明追兵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

三月，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刘暹连兵宋庆部猛攻，僧格林沁也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

算上去年，已经是半个年头的追击战了。刘暹没立下半点值得一提的战功，善于避实击虚的捻军根本不与他硬碰硬。

半年的追击战下来，刘暹除了把所部军队拉练的更见精悍有素外，唯一的益处就是把自己军中的骑兵营扩充到了八个中队。先前大调整的时候，拨出一个中队编入炮兵守备队的骑兵营只剩有两个中队的人马，在一众秦军营头中完全抬不起头。现在，八百马队在握，魏明说话的声音总算可以放大到正常了。

僧军追达信阳时，捻军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了郾城，然后攻扶沟，入睢州境。四月里，张宗禹率军北上，日夜兼程百余里，由河南考城李八集渡黄河故道入山东。数日之间，越曹县、菏泽、定陶、城武、郓城、巨野、金乡、济宁等地，纵横驰驱，往来迅疾，逼近直隶边境。

京师震动，清廷斥责僧格林沁纵捻北来，僧格林沁暴跳如雷，率军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将士死亡数百，军中多怨言。

之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

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军中将士死伤数百不提，连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

刘暹屯驻考城，作为河南省城开封和重镇归德的屏护。

因为河南绿营虽有三镇兵力，但可以就近拱护开封的只有归德镇。而跟编制八千之多的汉中镇相比，总共仅镇标左右两营，再辖永城、考城、陈州三营兵力的归德镇，总军力不足三千人。扣掉吃空闲的后，能有一千五六百人就是好的了。

所以先前捻军纵横豫东，归德镇完全摆设。作用还没民团大！

而河南巡抚下辖的两营抚标和开封守城营，今年虽有益补，却也不过三千丁勇。守城尚可，出外御敌，自寻死路。

刘暹七千多兵勇守在考城，开封、归德，即皆可照顾。

四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阳。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军之后，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二度击败丁宝桢部。北上宁阳、汶上。

张宗禹的这番疯狂一样的急行军，让刘暹内心完全丢掉了立功再上一层楼的打算。

太疯狂了，旬月里飙飞突进两千里。看似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撞，实际上每每打在清军的薄弱处。这根本不是两三万步骑就能围剿的了的。

必须大兵团联合作战，四面合围，利用地形地势，将之逼入一个不善于骑兵发挥的敌方，再正面破敌，一股歼之。

五月里，捻军过运河进至范县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

这就是一个极不利于骑兵发挥的地方。僧格林沁于是顾不得几十天不离马鞍的疲劳，大喜过望的督军疾行进。

却根本不知道，黄河水套地区这片官府无法触及的地方，实际隐蔽着不少山东各地起义失散的零散兵力，和食不果腹，不得不沦为匪寇的流民难民。这些人纷纷参军，使得捻军人数瞬息增达数万。

然后，实力大增的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

区，等待僧军上门。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不少人已经累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考城、东明、菏泽交界的堌阳镇。

刘暹悠哉的躺在摇椅上，手中摩挲着一碗茶，想着**十里外的僧格林沁。“你就要死了呀啊……”

在捻军进入黄河水套地区的时候，僧格林沁一边是自己领兵追击，另一边急命驻扎考城的刘暹、巨野的郭宝昌伺机拦截。

刘暹由是带领兵马东进到堌阳镇。郭宝昌的两千皖军进到了曹州。

更南面的刘铭传部，也为追剿堵截捻军，驻进了六安一带。北边还有丁宝桢的一万多山东绿营团练。

可以说僧格林沁的这一扑击并不是无的放矢。他即便不打赢胜仗，只要能黏住捻军，就近的刘暹

就能立刻扑上。【郭宝昌时间赶得太巧，直接被僧格林沁囊进军中】

再外围，刘铭传的铭军和丁宝桢的鲁军，距离也相当的近，不超过十日一层又一层的清军就能将捻军死死地包围在菏泽。

人，总是只想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别人的。

僧格林沁刚愎自负，一心剿灭捻军，没有看到己军的筋疲力尽，也不知道捻军新近的扩充。

不知己也不知彼，死在高楼寨，他真心不亏！

第九十九章扑救【求收藏】

同治四年的五月十七日，对于元气大伤的满清王朝来说，是一个要悲伤的日子。它的军事支柱，最后一支满蒙铁骑，在肱骨重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率领下走向了全军覆没的战场。

……

举世皆醉我独醒的上帝视角真的感觉良好。刘暹现在很享受这种快感。连自己最亲近的手下都认为捻军局势忧患，而独独自己清楚两日后的战报是怎样的震动全国。

因为八里桥之战被刘暹在前世铭记的僧王，就要走到自己人生的尽途了。

五月十七日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张宗禹派出少数部队迎战，命日本的、张琢并力冲击，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

十八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僧格林沁分兵三路：副都统托伦布、翼长诺林丕勒等率左翼马队，与精锐马兵尽失后几乎要变成纯步军总兵的陈国瑞、汉军镶红旗人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骑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

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一个时辰左右，捻军稍却，陈国瑞、何建鳌等正欲乘胜逐击，不料中路的常星阿等部败退，中路捻与西路捻众夹击托伦布、陈瑞国等西路，自午时至戌时（晚上20时），僧格林沁西路主力马步兵溃败，被围。与此同时，东路的捻军也已将成保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驱使百姓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

次日，万名捻军马兵下马改当步兵，挺刀刺入围内清军。七千清军伤亡殆尽。内阁大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皆同战殁，余下陈瑞国等

人乱军突走。

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十余里外的吴家店时，中伤坠马，遂匿于吴家店林中。但被捻军张皮绠入林内发现拉出，斩于麦田，以攮刀断首，取其三眼花翎著之，洋洋以去。

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一万一千余人，清廷满蒙劲锐马队尽丧，堪称大捷。

同样是这个夜里，距离吴家店不足四十里的王屯镇。刘暹军正在向镇内的捻军发起猛攻，以扑救陷入重围的僧格林沁军。

黑夜，捻军镇垒。

“砰砰……”

火枪声络绎不绝。牛宏升清楚刘暹军的厉害，先前的桃源集、大黄集两战，他的黑旗军明明人数多过刘暹两三倍，还有相当部分的马队，正面对战中却每每被刘暹打的落荒而逃。并且刘暹军不同于

湘、淮军，也是因为连月追击的缘故，追击的对象又是拥有大规模马队的捻军，刘暹军的火炮大部都留在了桐柏，随军行动的只有一些臼炮和劈山炮。

自从火力、射程强度上看，自是远弱于湘、淮军了。

王屯镇距离高楼寨已经不足五十里，但围杀僧贼的战事却还未有结束，战利品更没有全部收拢。牛宏升必须挡住刘暹，否则张宗禹的打算真有可能功亏一篑。

他聚拢了手中全部的火枪，上千支火枪半数被集中到了镇垒的正面防守。可是连连的枪声并不能阻挡清军的逼近。营外，重重的黑影依旧在不断地靠近中……

高琼眉头深深皱起，黑夜中能见度很低，营外的篝火也被清军陆续扑灭，所以他看不清楚寨前的具体情况，但是他能感觉得出，对方的损失很小，那一道道黑影还是那么多，似乎在枪击声中并没有倒下几个。

“大哥，不对啊，怎么觉得没打中……”高琼低声向牛宏升说道。

“放烟花！”牛宏升的脸色也僵硬了起来，高琼都能感觉到的事情他更能感觉得到。那不是打不中，而是打不死或是打不透……

三道耀眼的火焰瞬间从营中升起，划破了黑夜的天空，把镇前的一大片空地都照的明明亮亮。加料的大号烟花是能当照明弹用的。

刘暹军先使出来的怪招，很快就被清军和捻军学了去。

在烟花的照亮下，逼来的刘暹一个个清晰地现出了身影。他们三五人一群，七八人一队，个个手提着一面长方形的大盾牌，自己身子严严实实的躲在盾牌后。而从烟花的亮光被盾牌表面清晰地反照出来这一点看，那盾牌应该就是铁盾。（外表面封有厚厚的铁层）

怪不得感觉着没死几个呢，原来是这样！

牛宏升、高琼等人瞬间醒悟，不过继而一个念头又在众人的心头升起，“他们准备的好充分啊。”这样的盾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制作完成的。

“把土炮推出来，准备射击。”

火枪的用途已经不大了，手雷虽然肯定有用，但捻军的火药有限，手雷更要集中用在对僧军的进攻上。牛宏升实在没信心靠着手雷就打退外头的清军。

这种情况下还是土炮最合适！

一里外的一处土丘上。

看到王屯镇前突然升空起的三道绚丽的亮光，刘暹无奈的挑挑眉。中国人看来真的很有‘山寨’的血统，自己搞出的新鲜玩意，只要露出三两面，就两军都公开了。

搞得他现在把火箭队藏的严实的不能再严实。

不过刘暹并不担忧。便是进攻中的这五百精兵被照出身影又如何？捻军还能吃掉他们不成？

没有了火枪击杀，单凭大炮来轰杀这五百名七零八落散布着的健锐勇士，在刘暹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

尤其捻军还没有几门像样的火炮。

沉重的盾牌虽然减缓了将士的前进速度，可是刘暹相信，最多再过一刻钟，五百精锐就能进入到镇前三十米内，到时候手雷就能扔上镇子里捻军的头顶。

敢死先锋杀到镇垒前，用火药包炸开捻军的镇门和栅栏，丢掉盾牌一拥而上，足以把整个王屯镇捻军的防务彻底搅乱。之后自己这边的主力再投入战场，不把捻军杀的大败而逃，简直天理难容。

第一百章夺食大战【求收藏】

“铛铛……”在照明弹升空后的片刻时间中，几十颗子弹先后打在了刘暹军的盾牌上，几十朵火花也先后在夜色中亮起。

果然是打不透。牛宏升对此并不感觉意外，他现在的注意力反而是集中在了那些手持着盾牌的清兵身上。

顶着火枪的一次次射击，这些个清兵并没有惊慌失措，盾牌把持的稳稳当当，行动间没有给火枪兵丝毫的可乘之机。而且也依旧没有群体集中在一齐，而是散散的组成了数条人链。

精兵，精兵！

如此韧劲之兵勇，这绝不是一般的兵勇。“太沉稳，太沉着了。”与之前交过手的那些绿营兵相比，差别太大。河南、山东的驻地绿营就是渣！即是湘军之中的精锐霆军，也有所不如。

牛宏升眼神闪过了一道亮芒。捻军很少与刘暹打交道，只是耳闻过这支清军似乎不错。但有先前两战垫底，又有今日的这支精兵夜战，刘暹军又何止是不错？

曹州这一战结束后，刘暹军必会成为捻军新的心腹大患之一。

要清楚，三战可就是在这不到两日的时间里接连发生的啊。

三枚照明弹很快就泯灭在了空中，营前再次恢复了黑暗。重重地黑影依旧在想着营寨逼近。

“手雷准备。”

牛宏升一道命令被传进了军中。一批火枪兵已经上好了弹药，并没有再次射击出去，反而立刻起身向镇垒后退了几步，让开了墙垒的射击位置。

“投。”高琼大吼。

“嗤嗤……”火线的燃烧声中，三十枚手雷被远远地投掷了出去。

这些个投手是捻军中投掷手雷最远最准的一批人，一枚枚手雷带着火花在漆黑的天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准确的落在了进攻中的刘暹军群中。虽然那些被照明弹照亮的地方只有聊聊不多的几个人，可再少也是一块肉。

连连的爆炸声中，营外的惨叫声紧跟着响起，三十枚手雷至少也干掉了不少于自身数目的刘暹军士兵。

不过进攻的部队乃是刘暹的警备队，所有的中队长，乃至一些小队长，都是由刀客时代的老兄弟担当，不管是战斗力还是凝聚力在刘暹军中都是第一档次的。损失虽然不小，却依旧沉稳不乱。那些个惨叫声，也不多时就停了下。

警备队中也响起了反击的命令。经常玩火器的刘暹军，对如何防备火器是很熟悉的。刘暹军作战

一直都有充分的准备。比如说这些人现在赖以护身的盾牌，其中铁层的厚度是他们根据自己手中的火枪的威力，在一次次的实验得出来的最佳数据。虽然整体重达五十多斤，可是能严严实实的挡住枪子，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

而敌人的投弹兵呢，那当然是要用一样的手段去反制。

任何一个投弹兵身上都不会只带着一枚手雷，这些人是最怕被手雷和开花弹炸得。

“扔。”

在防守的捻军刚刚投掷完手雷之后，最前列的一排刘暹军，也向二三十步外的镇墙投过来了不少的手雷。只是相当一部分都落到了镇外，一丈高的镇墙坏了大事。

但比投掷手雷，刚刚接触手雷没多久的捻军还是不能跟长年惯用这个东西的刘暹军投弹兵相提媲美。

很快一枚枚手雷就长眼睛一样落在了镇子墙垒上，炸得捻军的投弹兵和火枪兵抱头而窜。

敢死先锋一路冲到了镇墙近前，一个个的火药包被他们扔到了营门和墙垒的根脚处，火线已经被点燃，嗤嗤的火花在夜色中显眼至极，一个个的应在刘暹的眼中。

“第一、第二大队准备。”刘暹的脸色彻底严峻了起来，成败之机在此一举。

拿下王屯镇，明日就直扑高楼寨。

张宗禹一口吃了老大一块肥肉。僧格林沁部是满清的精锐，装备豪华，一水儿的三盟、黑龙江健马，枪炮不乏是从英法购进的新式武器。刘暹怎么着也要分润分润。

他这两日拼了命的往高楼寨打，除了做样子给北京看，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僧格林沁的遗产。

那都是他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啊。从捻军手里抢回来，就是他刘暹自己的了。

牛宏升也脸色紧绷。他不知道如警备队这样的兵勇刘暹军中究竟有多少。但王屯镇他一定要保住的。

保住战场的‘相对独立’。保护捻军的西路安全。

“砰砰……”火药包的轰响，震耳欲聋。警备队的人马丢弃了沉重的盾牌迎着火光冲进了王屯镇内。

“轰轰轰……”是土炮。

完全是等同小劈山炮的特大号散弹枪，一炮击出，十几步内都为粉靡。粗大的炮筒里塞的都是火药、铁砂和碎石子，喷射出去，打在人身上是个什么效果可想而知。

但是飙升的伤亡不能阻挡警备队的突入，他们

是刘暹的亲兵，理应是整个刘暹军最精锐最精锐的所在。自然也是最不怕死，最能啃骨头的队伍。

刘暹队伍发展起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住的再往军队里灌输军人义务，军队荣耀，二者的发展皆不算好，却把每一建制，彼此间的较劲给激发出来了。

主战大队的鄙视守备大队，警备大队就看不上主战大队。

就像嫡系看不起杂牌，禁军瞧不起厢军一样。

前者扑到，后继涌上，踏着同伴的尸体，和着喷涌的鲜血，他们用小半的死伤为代价杀到了捻军近前。

“杀啊——”

“杀啊——”

塌倒的镇门和残缺的墙垒就是警备队突入的道

路，也是捻军正面防线彻底洞开的明证。警备队的战士很快就跟捻军碰撞到了一块，喝杀声中两军迅速搅在了一起。

“该死！”剑眉挑起，刘暹脸上满是怒色。“牛宏升，你这个王八蛋……老子饶不了你！”

先是手雷，后是土炮。还没接战肉搏，五百警备队战士就倒下了小一半人，这些都是刘暹的心头肉啊。

早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他宁肯现在就拿出臼炮来，而不想着节省那没携带太多的开花弹，用以明日的‘夺食大战’！

第一百零一章神经传输【求收藏】

“跟进，杀——”木已成舟，后悔也已经晚了。刘暹只能强忍着心痛下令后续部队跟上，而同时间剩下的队伍也分出去两个大队，分别击向王屯镇的左右侧翼。

围三缺一，乃千年不变的攻坚法则。

以刘暹军的实力，单单对付捻军黑旗这样做并不算自大。如果他是普通的驻地绿营，乃至是湘军，王屯镇牛宏升都将轻松的支撑下，但刘暹军的实力真的很强。

不一样的对手铸就了这一战不一样的结果。

在一部分兵力警备着捻军马队的同时，警备队和陈天柱带领的镇标三营成了横推王屯镇的主要战力。

不要感觉这人少。陈天柱镇标三营经过这半年

的拉练，体力、纪律上的上升不说，只看人数，两千的规模也远超出原先只千把人的数量。

一个王屯镇才多大？

牛宏升部守此处的全是捻军黑旗的步队。

镇子的两侧也响起了厮杀声，“轰轰轰……”手雷爆响，从王屯镇的内中到镇外。

“骑兵大队准备！”

不到半个时辰，杀进镇中的刘暹军就已推进到了王屯镇的中后段。刘暹目光望向斜侧，漆黑的夜色中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却很清楚，牛宏升的那支黑旗马队，已经兵分两路从两翼向王屯镇包抄过来，现在距离还有五里。

穿越都三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吸纳太阳能，全力恢复中的行星探测仪，扫描空间已经从最初的半径十里变成了半径一百三十余里。并且积累了一格的能源储备。

刘暹没有用这个能源格点亮他梦寐以求的四维呈像、行星气候预测等对作战极具帮助的选项，也没用它来增强现有的空间扫描成像频率，而是点亮了神经传输。

当刘暹本人处在探测仪十米半径笼罩范围之内时，他可以无阻碍沟通探测仪，提取其中数据。对比先前一次次为了保密偷偷藏藏的躲起来查看探测仪的麻烦，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神经传输对刘暹更有用的呢？

探测仪就在他身上，沟通探测仪，刘暹这才能时刻掌握战场百里方圆的两军所有动向。

他现在打仗都不像真的打仗，而像是在玩策略游戏。

——能时刻查探地图了解对手的动向。

而至于堵住敌人后，自己能不能打过，就是另一说了。

“轰隆隆——”漫野的碎草乱泥飞溅，惊雷似的踏蹄声滚滚响过。冲锋，奔驰，放马纵横——

肆意狂暴的气息在捻军黑旗战士们的心中漫延，一点一点充塞着他们整个胸膛。

桃源集、大黄集两战的耻辱，优势马队被一群步队在平原上打的落荒而逃，那是多么的令人难堪啊。一切都该在今夜里了解了。

“排枪——”右翼领兵的齐大林高声叫嚎。

片刻后，马嘶人嚎，血溅当空。

整齐的排枪，连环相扣。被刘暹留在左右的预备兵力，跟杀来的捻军马队碰的火花四溅。

漆黑的夜里，无论马队还是火枪兵，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进攻王屯镇已经两个时辰，入夜后也有一个半时辰的刘暹军，已经粗制的在左右翼完成了胸墙和拒马枪的设置。

双方的胜负手，就在这漆黑的夜色里悄悄地被刘暹军完成了。

战马撞击在拒马枪上。脆弱地长枪根本就不能阻止的住战马的冲锋和撞击，但是被长枪贯穿了身躯的战马，即便靠着巨大的惯性将拒马重重的撞翻地上，自己的性命也走到头了。马背上的捻军更多一头栽倒地上，或死或伤。

刘暹军的士兵是英勇的，是坚韧的，可捻军的骑兵也是无畏的。已经知道主力打了打胜仗，全歼僧格林沁满蒙骑兵的捻军上下，现在正是意气风发之时。

黄旗、白旗、红旗、蓝旗都立下了大功，偏偏黑旗不住的在刘暹军手中吃亏，彼此的对比，争胜心炙热的黑旗马队势若疯狂，战意炽烈。两军将士就像蝼蚁一般，卑微的性命廉贱的连路边地野草都不如。每一瞬间，每一喘息都有鲜活地生命在消逝，只是一刻钟的工夫，两翼战场，尤其是右翼战场，就躺满了彼此将士的尸身。

孤零的战马在战场上跑动，受伤的战马在战场上低哀的嘶鸣。

“杀——杀杀——”

捻军骑兵们还在高叫，一**铁与血的冲撞中，他们要笑到最后。

“弟兄们，跟我杀呀——”

刘暹军的最后方，距离王屯镇战场足足三里开外的一处村庄背后，蓄势待发的骑兵大队全体翻身上马。等了这么长时间，到他们开胡的时候了。

喊杀声中，八百骑兵逼近到了一里地时，才撒开战马脚步，不断提速提速再提速，潮水般涌到。

“轰——”狂乱地马蹄声中，骑兵大队与措手不及下连调转队伍马头都来不及的捻军骑兵狠狠的撞在了一起。刀枪撞击，战马悲嘶，铁蹄翻腾下血雨肢残漫天横飞。狂暴的屠戮让自感胜券在握的刘

遲都瞬间变了颜色。

“嗬——”魏明大喝一声，手中的长枪如一条怒龙般捅刺而出，锋锐的枪头呼啸着旋转起来，枪下的红缨若一朵血莲开放，在空中划出一道笔直的轨迹。

贯力刺出的长枪轻易地没入一名捻军战士的胸膛，枪尖似乎是钻到了骨头，清脆地骨骼碎裂声清晰入耳。长枪去势未已，穿带着一具尸体又继续贯穿了第二个捻军骑兵地胸膛——

两个捻军战士都还没有断气，两人四目往外一凸，眼睛中全都是不敢置信的目光。多神奇的事情啊，一枪两穿！

带有不相信的眼神看着魏明，手中的马刀落地，只有四只手下意识的抓住没入胸膛的枪杆。

魏明不屑的撇嘴，双臂一绞，长枪轻松的就从那两名捻军的胸膛中拔出，还顺带着带起了一道赤红的血箭。“要是这么就被卡住了，就白瞎大爷练

这么多年的枪了。”

愤怒的喝呼声中，一道寒芒闪烁，向着魏明地胸膛呼啸着斩来。

“叮——”

及时收枪，魏明长枪一横，架住了劈来的一口马刀。清脆的撞击声后，马刀被生生的磕了回去。

“呀呀呀——”口中叫哇着尖利的怪声，那捻军也不管自己是不是魏明的对手，挥舞着被震得还有些微微发麻的双臂，再是一刀对着魏明砍出。

第一百零二章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如果是平常时候，损失这么严重的捻军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但谁让他们刚刚打了个超级大胜仗呢，一举消灭了困扰他们多年的生死大敌僧格林沁军。

人，都是要颜面的。

牛宏升和黑旗现在必须撑下去。不然，捻军的其余四旗跟前，黑旗所有的人就都抬不起头来了。

所以，虽损失惨重，捻军马队还依旧在杀，杀，杀！

可是王屯镇内的战局呢？

“大哥，快走吧，再不撤就走不了了。”高琼一把拉死了牛宏升，苦声劝道。

亲卫队长也死死挡在牛宏升身前，刘暹军已经

清晰可见，两项距离完全在火枪的射程内。虽然亲卫队长知道火枪的准头有多么离谱，但就怕老天爷他不开眼啊。

这些年里，捻军的头领在战场上没死在真刀真枪之下，没死在枪炮轰击之下，而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流弹下的人，还是个小数目吗？

牛宏升牙口紧闭，两眼死死地望着逐渐逼近的刘暹军。看着这些配合娴熟的清军，一路横推己部，自己在镇中明明人马众多，却在不住的后退倒退，真是不甘心啊。

他很清楚，镇子里的厮杀一结束，外头的马队就必须要撤。这一战黑旗就又败了。

“大哥，走吧！不管是步队还是马队，黑旗流血都太多了。”高琼一脸悲痛。镇外左右翼的捻军马队已经集中在一处，厮杀右翼战场了。三千多人的队伍，这个时候不知道还能剩多少。

“撤。”

牛宏升的心头在滴血，这轻轻地一个字对他心灵的打击，对他心灵的压力，是如泰山压顶一般沉重。

三百亲卫迅速拥护着牛宏升向镇外退去，镇子内的捻军发现主帅的撤离后，斗志当然大消。拼死力战的决心消褪的比退走的牛宏升都快，一个个、一批批、一群群，捻军纷纷脱离了与刘暹军的接触，退向后方的镇外。

刘暹目光闪了闪，没有命令部队继续迫击。

子时都已经过了，今天打得够长了。队伍需要好好休息，来应对明日到来的一战。

而此时在探测仪的扫描图上，被围的僧格林沁军最后一团红云也消散在了黑灰色的撞击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小股部队，四散突围。

就是不知道哪一股当中会有僧格林沁这条大鱼！或者说他已经被死在了战场上。

刘暹看的内心一笑。满清最后一支堪称劲旅的满蒙骑兵啊，就这么星散高楼寨。记得历史上直隶军权之所以落入淮军一系的手中，那就是因为在僧格林沁殁后，清廷军事上再无撑鼎重臣，不得已只得让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从此，直隶这个军机要害之处的军权才渐入汉人手中。

现在，战事上虽然有了自己的掺入，已经有一些变化。但高楼寨伏击战跟历史上的形势则完全是相同的。想必僧格林沁也一样会死的吧！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刘暹突然的担忧起僧格林沁会不会死了，突然地发现自己之前似乎太过肯定僧格林沁必死于高楼寨了。

如果僧格林沁没死呢？他要是逃过了这一劫？

刘暹的心被这突然生起的念头搅得乱糟糟的。原先大好的心情，一去不复返。

镇外的捻军马队拱护着撤退的步队向高楼寨退去。刘暹军自然就地依镇休息，伤员收容，战损数量，战果缴获，俘虏的收押，一应事情都有下手去办理，刘暹只全神贯注的盯着虚拟地图。

但是这探测仪最最基础的空间扫描，根本就无法分辨人的具体身份面貌，除非刘暹攒够能源点亮四维呈像，或是不住加强空间扫描成像的频率。达到超清的时候，那就可以看清人脸了。

不过这种程度的空间扫描成像频率所需要的能源量，只靠老天爷的太阳能，刘暹就是等到老死那一日也甭想见到那一天了。

时间就在刘暹的患得患失之中过去。天色亮了，一夜未睡的刘暹立足在王屯镇四门里仅剩下的北门镇垒上，遥望着不远处隐隐浮现的黑色潮流，久久不见动静。

张宗禹来了。

任化邦来了。

高楼寨大捷后的捻军主力，五六万步骑，铺天盖地的，趁胜来了。

三十门臼炮，二十门小劈山炮。一水儿的阵列在前。

这天的日上三竿，刘暹留部分人马守备王屯镇，自己亲率六千主力迎战前来的五六捻军。

“山东的地方官真是该死——”

“这要把地方糟蹋到什么程度了，两万来人的捻军马队进到山东后一个多月，就变成了小十万步骑？”【连上黑旗】

刘暹内心并不怕对面遮天蔽日声势浩大的捻军队伍。霍山、英山之战后，捻军声势之所以能复起，靠的是他们无奈之下的易步为骑之策。疾快的速度让他们可以避实击虚，一点点挽回大败低落的声势。

如果捻军再一次变成步骑混编建制了，失去速度优势的他们，再次失败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现在的大清朝可不是仅仅僧格林沁一支队伍，南面的湘军、淮军、楚军，任那一支，正面破灭捻军，都是手到擒来。

炮兵点燃了火绳。哧哧的火花闪亮——

“轰轰轰——”

“轰轰轰——”

极短的片刻后，密集的炮声巨响持续不断的在战场上响亮。

刘暹下意识的皱紧了眉头。他在阵前，离炮队太近了。嗡嗡的震响就好像耳边不断地响起晴天霹雳一样。

在隆隆的炮声当中，一颗颗的霰弹在劈山炮的轰击下，呼啸出去。相比较臼炮的开花弹来，这种

霰弹炮弹的生产工艺更简单。相比较劈山炮老式的散弹来说，这种炮弹也更容易携带，射程更远。

一枚枚霰弹在天空散成了大片的弹雨，就像是盛夏突然降下的大雨雨滴，完全挡住了上空的太阳。在这一瞬间，正面战地前冲锋的捻军步队突然感到天地间的光线都仿佛暗淡了下来。

“盾牌，举盾牌——”

凄厉的吼叫声从捻军前锋部队中响起。

但哪里来得及？又怎么能挡得住？

蓬蓬血雾喷起，伴随的就是凄厉的惨叫声，和此起彼伏，不曾断绝过的铁丸入肉声音。

“噗噗噗……”

“噗噗噗……”

“噗噗噗……”

无数沉闷的声音响成一片。

被笼罩其中的捻军步队一大片一大片的倒下地上。

各色各样的惨叫声，在阵前同时间爆出，血色尸横的大地恍若是阴间的地狱一样。

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刘暹就是欺负捻军火炮不足。

第一百零三章就他一个奴才【求收藏】

张宗禹已经尽可能的想高刘暹军的战斗力了，但是眼前的这一幕让他明白——自己还是小瞧了敌人。

“果然是支强敌！”任化邦脸色也失去了轻松。

刘暹军炮火猛烈地惊人，超乎出想象。挟着大胜之势而来的捻军，虽然士气高涨，斗志激昂，可若不认认真真的来打这一战，还真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才走上巅峰的势头，就会被打上当头一棒。

一旁的牛宏升一言不发。他的黑旗在捻军五旗里是实力仅次黄旗、蓝旗的第三位。可与刘暹军的两日三战中，人数绝对占优的黑旗，一水儿的败北，跟其余四旗的高楼寨大捷成形的反差太明显了。现在在捻军中完全没有了话语权。

他此刻的内心真的很复杂。他想这一战里捻军继续大胜，全歼眼前清军，抓住刘暹，给他好好地来炮制，以解心头之恨。又想让张宗禹、任邦达等也吃点苦头，以知晓刘暹军的厉害，让黑旗好歹能下得台阶。

张宗禹、任化邦低头略作商量，片刻后红旗旗主刘守义纵马而出。大旗挥舞中，一片头裹红巾的捻军马队汹涌而出。

趁着战场上还没有完全散去的硝烟，兵锋直撞刘暹军。

刘暹这时已经转回军中搭起的高台上，望远镜下清楚的看到捻军的骑兵进攻。当即传令集结起来的两千火枪兵上前。

五百人一列，整整齐齐的四列横队。

宽大的阵线横面将纵马杀来的捻军红旗马队包裹的严严实实。

“轰轰轰……”

霰弹最先发射。百五十斤和二百斤重的劈山炮，再挫，射程也是要超过臼炮的。

接着才是三十门臼炮的发射。

轰鸣的开花弹炸响让整个战场似乎都在摇动。那是五斤的炮弹啊！

刘暹立刻就能看到冲锋来的捻军马队的混乱。

霰弹、开花弹，血雨腥风笼罩着这支捻军——

但红旗马队继续在冲锋。

他们不是八里桥的蒙古马队。白瞎那么多的数量，却连战马还不适应枪炮声这一很基本的缺陷都不考虑到。捻军战马可都是久经沙场的。就是新近加入的马匹，在鞭炮、烟花的摧残下，也适应的飞快。

因为易步为骑，得到了速度优势的捻军就不得不丧失掉火力优势。在与僧格林沁等的战斗中，捻军马队每一次不都是冒着敌人的优势火力冲锋陷阵的吗？

一百步距离。捻军马队一个个尽己所能的提升着马速，挥舞着雪亮的马刀。

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首领脸上已经露出振奋的笑。

百步距离，对马队来说算是距离吗？刘暹军前头又是什么都没有，不见栅栏，不见拒马，只有一道简单的胸墙，完全一马平川。

下一刻，胜利就到自己手上了。

牛宏升脸上却丝毫不见笑，更没表示任何的赞同乃至赞赏，他只冷冷的说了一句：“咱们看了再说吧。”

“砰——”

捻军马队近到阵前三十步时，在劈山炮、臼炮，乃至手雷炸响的中间，一排整齐的齐射，五百发弹丸，恍如死神镰刀，至少收割去二百匹战马或是捻军战士的性命。

“砰——”

“砰——”

第二次齐射，第三次齐射……

从天空上望下去，捻军红旗的数千马队就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排一排整齐的倒下。

第四列横队的齐射发出后，先前气势激昂的红旗马队已经转身落荒而逃了。

张宗禹等人脸上的横肉直哆嗦，看着刘守义麾下的捻军马队哭爹喊娘的玩命逃窜，在他们背后，数百清军骑兵如狼似虎的猛烈追赶。

半个时辰后，张宗禹等人脸上的横肉不哆嗦了，他们身上的肉在哆嗦了。刘守义本人更心疼的只想在地上打滚。

七百人骑啊。不连受伤的，只是死了和失踪的，一次重逢红旗就少了七百人马。这些可是刘守义的命根子，是捻军的根本。

“梁王。把高楼寨一战的缴获都亮出来吧。灭了刘贼，灭了这支清军。此子年不过二五，今日不除，日后必是我等心腹大患。”

牛宏升踩着台阶下来了。站在平地上，他再次有了发言权。郑重的向张宗禹发出自己的意见。

张宗禹脸颊抽搐着，高楼寨一战中，捻军从僧格林沁手下不仅缴获了大批西洋马枪，更缴获了五门六磅骑兵炮和相应的炮弹。这还是因为清军损毁了一些，否则这个数目还可以更大。

可是先进武器是有了，使用武器的人却没有。

捻军马队的人骑术都不错，但要拿惯了刀枪的手去握马枪，一日之中就能适应，才见鬼了呢。

再说，现在的马枪，击发之后在马背上进行复装近乎不可能完成。马枪是完全的一次性的物品，很不得捻军上下的信任。

而骑兵炮呢。绝对的好东西！可惜就是没有炮手。张宗禹在率主力大军赶赴王屯镇的时候，就下了道命令给他兄弟张宗道。要他务必从僧军的俘虏中尽快甄别出骑兵炮的炮手来。

如果缓一点时间，有个两三日，张宗禹绝对会拖着大炮来的。

骑兵炮的威力比不得步炮，但绝对比刘暹的劈山炮和臼炮强。

“我捻军中也有炮手。虽不比清狗打的准，但总能压刘贼一头。”任化邦脸色沉重的说。

他这话中另有的一层意思——就是放弃强攻的

王屯镇的打算。但也不撤走，如两日前的伏击战一样，一口吃不下，就先看着，慢慢的来。

“可北面还有丁宝桢的鲁军……”

“跳梁小丑，何惧之有！”

一名捻军首领的话音未落，任化邦豪气凛然道。

“我所忧者，六安淮军。”

“李鸿章若真心想打，刘铭传何以至今仍驻六安？”任化邦指着王屯镇对张宗禹说，“整个鲁豫皖，真心救援僧格林沁的，听从僧格林沁军令的，就他一个奴才。”

“鲁王说得对。打下刘暹这奴才，给湘淮军瞧瞧当狗的下场。”

一帮捻军头领怒火冲天的高叫着。心气正高的他们，怎么能吃下一个亏，掉头就走呢。

五六万捻军，这天的下午就将王屯镇死死地包围起来。四面围拢，密不透风。

刘暹正午时候派出数队亲卫策马奔出王屯镇，分头向六安刘铭传、济宁丁宝桢，和开封张之万求救。而本部的六七千众修筑王屯镇城防，军心沉稳，丝毫不见恐慌之色。

南有刘铭传，北有鲁军，两军夹击来的时候，看捻军怎么办？

刘暹抿了一口茶，“到时不乖乖的让我咬上一口……岂可甘休！”自己想到得意处，不禁呵呵笑了起来。

第一百零四章算盘【求收藏】

虞城，淮军。

桀骜清高的刘铭传，往日里卓尔不群，不与污泥为伍的范儿，消失不见了。房间里只有的是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不时的发出咆哮，焦虑懊恼湮没了他的脑子。

天见可怜，始终驻兵六安不前的他，真没一丝一毫的‘叵测’。

刘铭传和他身后的曾李二人，只想着让僧格林沁吃点苦头，让朝廷里的头头脑脑能明白，发匪没落，捻子，还仍在！

要朝廷高抬贵手，别急着卸磨杀驴。

可谁想历经无数战阵的僧格林沁能一下全军覆没呢？

那是近万的满蒙劲骑和数千精干步队啊。

陈瑞国、郭宝昌、成保等满汉军将都活着出来了，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大员可全死在了阵中。更重要的是——僧格林沁，僧王爷，这都战后三四天了，也没半点音讯。

刘铭传只要一想僧格林沁极有可能已死在了乱军中，那彻骨冰寒的冷意就能让他整个人僵硬起来。

北京的那几位，怕会恨的把自己一口吃了吧？

后果不堪设想！

刘铭传这两日里胸口都沉的喘不过气来。坐卧不安，只要一闭眼，一有空闲，脑子里就全是东太后、西太后、六王爷，三大佬怒火喷头，咆哮吃人的样子……

一万多人的铭字营已经从六安开拔进虞城。刘铭传不期待自己的行动能够让北京的怒火消减些什

么，他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挽回。

王屯镇。

夜深人静，四门外的捻军大营一片寂静。

可是在王屯镇南门前百丈远近的这一段距离上，却是叮叮当当的响声不断，时不时的还可以听到一些喧杂声。

那是捻军在掘堑壕，毫不掩饰的在掘堑壕。

镇子残破的围墙上，刘暹和着手下的一众武官默默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掘土的声音由远及近，眼看着就要靠近镇子前沿的阵地了。

但围墙上的刘暹没有半点的阻止意思，依旧在静静看着，等着。

不多时，隐隐的一阵压抑着的欢呼声从镇外头响起，围墙上的众人不问也知道，那是捻军已经摸到目标区了。

白天里，刘暹军的防御前沿，乃是镇外三十步的一道胸墙。捻军主力第一日的进攻，就是在这道防线上撞得头破血流。

这几日的不停修筑下，胸墙较之先前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不仅枪弹不可能威胁到它们，就是手雷也不怕了。

白天的时候，这一道防线就是捻军不可逾越的‘铁壁’。

但到了晚上，刘暹通常会全军龟缩回镇子。只留小部兵力继续在胸墙一线警备。

“让火枪兵、炮队就位！”刘暹淡然的下着命令。

六七千人的力量，被围的这几天中，足以让不大的王屯镇，变得面目全非。何况先前他与黑旗的大战，拆毁了不知道多少栋房屋，这些全都是现成的材料。

五月的天气，已经热的冒汗。只要不下雨，军队才不需要房屋呢。

与此同时，捻军大营，张宗禹身前一名亲卫迅速向他报道。

“哗——”张宗禹身子猛地从大椅上坐起，两眼中精光闪过，大喝了一声就大踏步的向帐外走去，“传令，黄白两旗集结——”

帐内张宗先、张葵儿等张宗禹亲族以下，十多个首领昂然站起，人人眼中都散发着迥亮的精光。

两刻钟后，当张宗禹、李蕴泰带引着四万捻军抵到王屯镇的时候，南门外的胸墙已经被张宗道带人拿下了。

等到四万捻军就位，只见王屯镇外火花一闪，黑灰色的火药引线被火折子的火焰一撩就嗤嗤的燃烧起来，滋滋地冒着火花迅速的往镇子围墙底下延伸进去，一股淡淡地火药味很快就在空气里弥散开

来。

“轰隆！”

一连串巨响亮的爆炸声响起，在寂静的夜中传的尤为清晰。刘暹已经退入镇子内中了，还感觉着身子微微一晃。这一刻整个王屯镇都在颤动。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过后，王屯镇南门刚刚修补后的墙垒再次被炸得粉身碎骨。

没等烟尘散尽，三千精锐捻军就在张振江、程老坎，两名黄白二旗头领的率领下向着王屯镇勇猛的冲杀过来。

“嗷啊……”

镇子门口的烟尘渐渐变淡，废墟后一条坦途。

张振江举着铁盾首先冲进了城门，在他的身后，紧跟着整整一百名身材高大的刀盾手。这些都是黄旗军中最彪悍的勇猛战士！个个都身材魁梧长

得膀大腰圆，配着张振江这个张宗禹的亲侄子亲率，黄旗本钱下的不可谓不大。

张宗禹对这一战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他是沙场上的老人，知道这几天的时间里，王屯镇内肯定会有极大地变化。以王屯镇这破烂的城防，刘暹不可能不在镇内安排后手的。自己就算集结了黄白两旗四万人马，一举克复的希望也极渺茫。但是，在眼下南北两面都有清军重兵压到的情况下，挡在王屯的刘暹军已经是他不得不除的肉中刺，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他就不会放过。

在一开始，就直接派上了军中的精锐。

“杀呀！拿下王屯镇——”张振江挺直了魁梧的身子，高举腰刀，大声的狂吼着。“打开西大门，咱们弟兄再进河南——”

“嗷哈……”

“呜哇……”

“啊呀呀……”

所有听到张振江吼声地捻军士兵都跟着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一个个眼睛里都露出了明亮的神光。

河南是他们的福地啊。之前的一整年里，他们豫东豫西走过多少次来回，打过多少胜仗，更清楚河南的兵力有多么的薄弱！

之前就是被僧格林沁后脚追前脚的赶个不停，捻军的兵锋也从来没被河南驻地绿营阻挡过一次。无论是南阳镇还是归德镇，都是个差劲。

现在僧军被消灭了，连僧格林沁本人都被砍了脑袋，大军若是再举旗入豫，那还不是跟进了无人之境一样的畅快啊。

“杀——！”

张振江趁势把手中的腰刀一举，往前一撩，甩开大步向着城内冲锋了进去。紧随身后的一百精锐

捻兵，甚至是这一百人之后的两千九百名捻军精兵，都也纷纷挥舞着刀枪兴奋地冲杀进去。

第一百零五章洋鬼子大夫【求收藏】

“嗖——”一颗炫亮的烟花弹升上天空。

一瞬间，整个镇南都是一片明亮。冲杀来的捻军队伍，刘暹军看的清清楚楚。守在第一线的周军狠狠的挥下了手里的腰刀，高声叫喝道：“开火！”

“啪啪啪……”

“轰轰轰……”

硝烟弥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霎时响彻长空，挥盾舞刀往前冲杀的一百名黄旗精锐几乎是刹那间就倒下了一多半，其中至少有三十人被子弹或是开花弹片直接击中要害，当场毙命。而另外的那些人，虽然没有击中要害，却也受了重伤，再无法动弹了。

比如，冲锋在最前的张振江。

还有不少的捻兵并没有中枪中弹，却是被倒下地同伴生生绊倒，继而又被后面的同伴踩踏在身上……

张振江的左右，两个强壮的大汉都是黄旗当中的勇者。

右面的那人跟着张振江一起倒在了炮弹的爆炸下。左边之人，却好运的没被开花弹所照顾。但冲在最前面的他受到了火枪兵的重点照顾，至少三颗弹丸同时射中了他手上的盾牌。

咔嚓——，骨骼的折断声音。剧痛下的那人依旧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知道不好的他在盾牌掉落的同时，自己的身子就全力的向下蹲去。可惜，命中该绝，谁也救不了他。一颗子弹直接射穿了他的头颅，就像是一个熟透了的西瓜被谁敲打了一下似的，整个崩碎了开。

程老坎大腿中弹，被左右亲卫拖着拖出了镇南门。三千精锐，短短半刻钟里折损了五六百人。如

此大的伤亡，捻军如何还坚持的下？只得撤退到围墙的废墟后。

“轰——”一连串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从西面响起。整个王屯镇再次陷入了颤动之中。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王屯镇的东面镇墙，从中间镇门处向左右两边延伸十几米，全部倒塌。哗啦啦地砖砾在原地堆成了一条废墟。缺口处的碎砖烂泥在内外撒落，形成了一道中间隆起、高约一丈半的缓坡。

继南门之后，东门也被炸破。

如果镇子里的是鲁军，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首领已经可以笑着迎接胜利了。但镇子里的是刘暹军，镇墙爆破，根本动摇不了他们半点的军心斗志。因为在之前的数天里，他们已经在镇内修起了一道又一道的胸墙。

耀眼的烟花弹散发着白蓝色的明光在缺口处闪过，清晰地照亮了那道十几丈宽的缺口。近处，已经有少数的捻兵拿着刀盾往来冲了。

轰鸣声连天响。一颗接着一颗的烟花弹升起，南门外的捻军趁机也发起了进攻。镇内蹲守的刘暹军枪炮齐下，全力倾泻着火力。

捻军虽然炸开了城防，但是刘暹军训练有素，火枪排击，臼炮、劈山炮配合娴熟，全力轰击下，两面的进攻全都以失败告终。

张宗禹、李蕴泰南东两路攻击，投入进了五千人，但是连迫近与刘暹军肉搏的机会都没有。

枪、炮、手雷，三样合击下，在相对狭窄的战场上，冷兵器真的没有跟驻守阵地的近代军队拼杀的资本。

黎明时分，北面镇墙也被炸破了。

捻军三面围攻，再次出动了近乎万人的队伍。

结局却丝毫没有半点变化。

就那么宽的缺口，捻军潮水一样的涌进来，然

后在一排一排连环不绝的枪击声中，和臼炮、劈山炮的轰鸣声里，齐刷刷的倒下。

超乎想象的流血速度让张宗禹等所有捻军首领无比肉疼。没人能在这种伤亡速度下持续下去。捻军第三波猛攻就在晨曦的来临中消褪。

借着朝阳洒下的晨光，刘暹才看清楚，南北东三面镇内防线前究竟倒下了多少具尸体。层层叠叠，叠叠层层，镇墙废墟下的那一段尸体落的简直要跟废墟齐平了。

“派人向外招呼一声，让捻子过来接伤员。”

刘暹感慨一叹。真要有选择，他真的不想有这么一战。可为了僧格林沁的遗产，为了壮大己军的马队，这点小遗憾也就只是一声感慨了。

镇外的张宗禹两眼通红的看着王屯镇。除了本有的敌视，目光中还多出了一股先前不曾有的痛恨。

张振江没了，自己的侄子没了！这是血仇。

公仇私恨，刘暹全占齐了。张宗禹当然对他痛恨了。

这不是公私不分。而是因为对于张宗禹来说，捻军，尤其是黄旗，本就是他的。无所谓公私，全都一体。就像先前的皇帝一样，私仇就是公仇，而公仇却不等于是私恨。

所以当打着白旗的刘暹军士兵走出王屯镇的时候，张宗禹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杀——

“带他过来——”

咬牙切齿。齿缝中蹦出四个字。

亲卫被带到了张宗禹马前，面对一帮名震天下的捻军领袖，这小小的亲卫却是丝毫不惧。

“见过张首领、任首领。小子前来是为传我家镇台大人的一句话，请捻军准备人手，接过你们的

伤员。”

平地里一声雷震。亲卫面前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张宗禹、任化邦、李蕴泰、牛宏升、刘守义，以及他们身后的二级首领和全部的亲卫。

如果，如果这个亲卫本是打着行险的注意的，现在全力一搏，真有可能取下张宗禹性命的。然后迅速被任化邦这个有‘项羽之俦,人中怪杰’之称的当世第一等骑将好汉【李鸿章语】取了首级。

“不错。我家镇台禀上苍有好生之德，怜惜伤兵痛苦，特意还之。还望你等立刻准备接人。”

七百余刘暹军收拢起来的捻军伤员被送出了王屯镇。这里面不仅是夜中三战之中的捻军伤兵，还有先前与黑旗军王屯镇之战中抓到的捻军伤员。

心中不知道该是什么滋味的张宗禹呆呆的坐在马背上，连捻军已经准备好的轮番佯攻作战，都没再下令。直到张宗先带来张振江没死的消息后，张宗禹下令捻军——掉头回营。

今日，整个捻军都不会有打仗的心情了。

“你说振江没死？”

“是的，梁王，小的真见了小将军。他肚子上挨了一枪，清狗当时都以为小将军死了。是旁人叫出了小将军的身份，才被抬入镇中给军医瞧看的。刘贼的军中有俩洋鬼子大夫……”

第一百零六章我是MT【求收藏】

雪白的墙壁，雪白的房顶，雪白的布帘，雪白的床单……

张振江所入眼的一切都是雪白的。

战火硝烟下的王屯镇竟还有一片如此的纯净地。醒过来的张振江第一个笑容是那么的苦涩。

是啊，苦涩。

王屯镇保有如此一片净地，岂不正是捻军差劲的一明证嘛。

腹部的真真剧痛提醒着他自己的伤势，张振江想坐起身子看一眼自己的伤口，被弹丸击穿腹部，那是必死的伤创，自己竟然活了？

掀开身上的被单，挺身坐起。一股能让常人尖声大叫的剧痛袭来，张振江额头立刻渗出一层汗

水。

常人会忍不住大叫，张振江却不会叫。他可不是常人，他是捻军主帅张宗禹的亲族重将。

牙齿咬得紧紧，硬忍着痛，半起身，背靠上了床头。

伤口被包裹的一层一层。雪白的纱布正中被染红一段，但显然是止住血了。只这一点，刘暹军的军医就比捻军强出不止一个档次。捻军往日作战时被火器打中的伤员，许多人是伤口连血都止不住，活生生流血流尽流干而死。

“你醒了？”

似是听到了屋里的声音，一个身穿白褂白裤的少年走了进来。看着靠在床头的张振江道：“你最好躺下，不然伤口会开裂的。”

这个少年和医护营许多的同龄人一起，都是刘暹为扩大军医规模而特意招收入军中的。除非战事

紧张的时候，不然每日，这些少年都有固定的学习时间。

老师会是军中招募的秀才教习，也可能是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而学习基础的医疗常识和担当医护工作，也会给他们未来的西医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暹的医护营里可是没女人的。就算从湖北到安徽到河南，一路奔波里遇到过太多太多流离失所被人贱卖的妇女，刘暹也从没动过用来做护士的心。

那样太离经叛道了。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世俗所不能容忍的。

就像那一句话：超越半步是天才，超越一步是疯子。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刘暹聘请洋人大夫做军医，那就是‘半步’，可以理解。但要是用女护士，就是整整一大步，成为天下之间完完全全的异类了。

实力还远不到丰满地步的刘暹，可不想被冠上‘异类’这个名号。

张振江醒来不一刻钟，他刚从医护少年知道一些事情，刘暹人就亲自来到了房间。

两人在房内说了两刻来钟，周边一个人没有，除了张振江，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刘暹要打什么注意了。

就是被分来单独照顾张振江的那个小医徒，也只知道，镇台大人走后自己见到张振江时，人是满脸的怒气，肝火旺盛的很。

这天晚上，张振江在王屯镇消失了。

捻军大帐。

张宗禹面无表情的端坐着，脑子中魔咒一样回想着侄子刚才落下的话——……就是这样的意思，把我送回来就是以示诚意。大伯要愿意，就留下马匹、洋枪。要是不愿意不相信，我人也回来了，可

以放心的打王屯镇。

“真够光棍——”

刘暹赤、裸、裸的摆明了条件，可称是趁火打劫。但是亲侄生还，内心雀喜异常的张宗禹已经没有了原先那股对刘暹的切齿痛恨。

人，是很难一连两次去自杀的。

张宗禹原先被张振江的死刺激，才下定了决心要不惜代价的打破王屯镇，宰了刘暹。但今个白天被‘摆’了一道，现在亲侄子又活着命回来了，恨意消退的张宗禹再生不出那种‘你死我活’的坚定来。

张宗禹要为整个捻军考虑。

南下的鲁军，北上的淮军，最多再有两日就要杀到曹州。这两支清军相加有三万人，算上刘暹军，捻军虽然实力大增，剪除僧格林沁后又士气大涨，拼杀却还真的难说胜券十足。

除非张宗禹等首领愿意拿捻军的根本——两万多马队，拼死硬杀。

实力大涨的捻军在高楼寨伏击战的得益之后，现在就要承受人数暴涨却加的全是步队，所带来的麻烦了。

——王屯镇牢牢挡住了他们西向的道路。

有大队步队做累赘，捻军不可能绕王屯镇安心大胆的西去。

捻军跟一个多月前入山东的那支全骑马队的捻军，已经完全是两支队伍了。

若是那支捻军，休说挡在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镇子，就是一座府城，也能迅快如风的飙飞突过。

他们在山东北上宁阳、东平、东阿、平阴、肥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赣榆、海州、沭阳。旬月里飙

飞突进两千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军中‘飞’过了多少府县城池？哪一座城池又真切的挡住他们了？

骤然间的队伍疾速扩大，利弊两半啊。

……

巨野，南清河。

大批的山东绿营兵沿着河流向西南行进，河面上，上百艘船只满载军需粮秣的亦趋随行。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旗号也出现在了行军队列中，此战他亲自领兵。

曹县，新中镇。

刘铭传带领一万余淮军主力，在上万长夫的跟随下，杀气腾腾的直奔定陶。但速度绝不急行！

如果这时候能有卫星定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淮军与鲁军，这几日的进军始终在保持一个相

等的速度。

刘铭传与鲁军的联系透过运河始终是在保持着的。两边虽然因僧格林沁的失踪都担负着泰山重担，却也更清楚——自己急不得。

如因内心急迫就孤军突进，张宗禹抓到机会很打一顿怎么办？

高楼寨那样的大败有过一次已经够了。北京正是恼火的时候，自己再败，可不就是火上浇油？

三巨头发作起来，谁敢保证自己脑袋一定就能保住？

所以战事上两人盘算的很清楚，刘暹军就是挨打的mt，吸引着捻军全部的仇恨。鲁军、淮军则配合密切的同步挤压，直到同一时间进入曹州战场。

曹州这个地带，北面就是黄泛区，西面被刘暹阻挡，东面又是运河，东北是鲁军，南路是淮军，只要鲁淮两军行进上保持统一步骤，捻军就不得不

正面迎战，如此他们真有可能重击捻军，复振官军锐气。

这片地带真的是一个围剿捻军的好地段。还是原先那句话，地势地理不真的大好，僧格林沁怎么会那么无脑地全军扑下呢。

第一百零七章洋枪快马【求收藏】

“三千洋枪，三千战马，其中三盟、黑龙江健马，至少一千匹。”

“痴人说梦。你家镇台的脑袋被驴踢了吧？现在是你们被我们包围，不是我们被你们包围。

一句话，马匹没有，洋枪五百杆。”

“哼哼！”冷笑声。“谁的脑袋被驴踢了？你们已处在朝廷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不趁早挣扎脱身，保全性命。竟然留恋身外之物……”

“是你们的命重要，还是洋枪快马重要？”

“哈哈……”不以为然的大笑。“危言耸听。”

“区区丁宝桢、刘铭传何足道哉。我五旗捻军有十万步骑……”

“有用吗？”

“张宗道，朝廷数万大军已经压进，口舌之辩还是别做的好。你们捻子若真不在乎鲁军、淮军，你会在这里见我吗？”

……

张宗道沉默了好一会儿。

“洋枪可以多给你们一些，但马匹绝对不行。”张宗道语气斩钉截铁，“两千杆洋枪。你们老实待在王屯镇。”收买官军放纵义军的戏码并不是只有明末时才有，晚清乃至六十年前的白莲教大起义时，都已经屡见不鲜了。

而反过来，官军衙门送粮送钱送财给义军【太平军】，以求平安的事情也多的不可胜数。

就刘暹所知道的，捻军纵横中原的这一年来，河南、安徽、湖北就有十几州县干过这样的事情。

“三千杆洋枪一支都不能少。战马减一千匹！”刘暹军前来与张宗道谈判的人是齐大林。他这个人名字不咋滴，人也非多机敏之辈，但识得进退，就可以谈下这笔买卖。再有身份高，对比张宗道也合适。

“三千杆洋枪可以！”张宗道眼睛瞪得圆大，“马匹，不行！”

“不行也得行。两千匹战马，少一匹你们也休想安稳西去——”

瞪眼睛谁不会？齐大林的眼珠也不小。

张宗道拳头立刻握紧了。但他挥不出这一拳。鲁军、淮军步骤一致的逼临压倒，捻军大压力很大。

曹州这地方地势太对捻军不利了。若万一作战失败，捻军想要逃出生天就只能抛弃所有步队，轻骑而去。

抛弃步队，轻骑而去，也就意味着捻军招牌的破烂。因为，没有人会投效给一支关键时刻抛弃部众‘独自’逃生的队伍，这根当初霍山之战时的断尾求生还不一样。

张宗禹、任化邦等现在是没有推翻满清，建立自家王朝的念想。但不意味着他们不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没有了百姓的投效，只靠他们眼下的两万骑，即便能纵横一时，也绝纵横不了一世。

就是在这一番考虑的逼迫下，张宗禹又见到张振江活着回来，才选择了与刘暹军的对话，选择了花钱买路的方式。

“三千杆洋枪，五百匹马。”张宗道让步了。

“洋枪少你们一千支，战马两千匹，不能少。”齐大林在马匹上还是寸步不让。

“一千支洋枪，八百匹马。”张宗道脸色已经发青了。

“两千匹马，至少一千匹三盟、黑龙江健马。你说破天了，也不能短一匹。”

四目对视，伸起头了的齐大林、张宗道活似两个斗鸡。

“一千匹马。多一匹也不行。”

“那你就甭想过王屯镇——”

……

……

五月二十七日，王屯镇。

在南北两军清军的逼压下，大批的捻军不得不冒险越过王屯镇往细西开去。镇中的刘暹军一整日里，不管白天黑夜都不时的出击，甚至下午黄昏时分一次出击了五千军力，大小十余战。

捻军的精锐一边要北抵鲁军，南抑淮军，一边

要在前路开到，维持军中秩序，最后一部分才是负责对峙刘暹军。

如此的结果便是——捻军，在镇中刘暹军的频频进攻之下，左支右绌，损失不小。

即是捻军最根本的马队，都在一次刘暹军骑兵大队的迅猛偷袭下，吃了大亏。

枪炮连连，轰鸣声响彻十里之外。滚滚的硝烟，迷雾漫天，遮蔽头顶的蓝天。

王屯镇这一日打的激烈异常，每一个捻军都可以来作证。

次日，捻军西去，刘暹率主力尾缀。刘暹军一部留守，其中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开出王屯镇向着高楼寨一带疾速挺进。

五月二十九日，三万余鲁淮联军终于赶到了王屯镇。可惜，他们连捻军的毛儿都没抓到一根。

此时的王屯镇里只有不到两千的刘暹军守备，主力已经在刘暹的带领下追击捻军西去了。镇外的田野上，十几个崭新的巨大的坟头犹如小丘一样耸立，另外还有六个巨坑，里面满是捻军的尸体，还没有封土。

丁宝桢、刘铭传脸色全都僵硬着。残垣断壁的王屯镇映衬着这些埋葬了无数逆匪尸身的山丘，刘暹军这些日子的苦战和功勋已不言而喻。但是自己呢？自己怎么办？

该如何应对朝廷即将降下的雷霆之怒啊？

僧格林沁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其郡王朝服朝珠，留在捻军手中却是千真万确。可以说，他真的没有一丝生还的可能了。

刘暹近两日里心情畅快，除了他从捻军手里很抠下了一块肥肉外，就是因为张宗道给出了确切消息——僧格林沁已在十九日夜里毙死。

内心这段时间里最担忧的事情，有了最好不过

的结论。

僧格林沁的死，对刘暹来说意义之重大，丝毫不下于到手的那批洋枪快马。

北京的雷霆怒火下，刘暹这十几日的表现，会得到最大的好处。

他这只窜入历史的蝴蝶，掀起的风浪，没有改变僧格林沁的命运。但日后绝对会改变满清的命运，改变中国的命运的。

六月三日，捻军于考城西渡黄河进入河南。刘暹曾率军追至，被捻军优势马队袭杀大败，兵退考城，汇合了他部的辎重兵力。

可考城县衙里，乐呵呵满面笑容的刘暹又哪里有一丝兵败的愤怒？一切都仅仅是他跟捻军演的一场戏罢了。

三千杆西洋马枪，一千五百匹战马，其中含五百匹三盟、黑龙江健马，这些就是捻军西进河南的

买路钱。

刘暹还友情出兵护送，一直把他们送到黄河边上。

维系两个月的山东之战到此结束了。剩下的就该把目光看向北京，看看东西太后和鬼子六要如何降下雷霆大怒了！

第一百零八章见曾国藩【求收藏】

六月七日，北京降旨。山东巡抚丁宝桢革职，交朝中议处；补授直隶提督刘铭传革职，并严旨申饬曾国藩、李鸿章。

刘暹，战场有功，忠勇可嘉，补授山东提督。

所有陷入此战的军政大员里，刘暹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处反而借机升职的人。

年前，二十八岁的刘铭传被清廷“补授直隶提督”，两年多时间登上满清军队的最高军阶，成为当时淮军将领中任军职最高的人。一时间为天下传扬。

现在，刘暹二十五岁，补授山东提督。三年多的时间比刘铭传是要长出一年，但刘铭传背靠有李鸿章这棵大树，刘暹却完全是草根起家。说到传奇，刘暹更盛刘铭传一筹。

可以说，同治三年六月后的刘暹，在全中国才有了广泛的知名度。大多数的官员才知道，天底下还有刘暹这个人，刘暹是个能打仗的人。

而且人红是非多，要是非多就要挖**背景，懂得他的来龙去脉。

随着刘暹来历背景的一点点被翻开，绝大多数的北方官员才知道，这个在山东之战里异军突起的汉中总兵，原来跟太平军西征军团，跟石达开都见过真章的。

刘暹的地位陡然再升高了一截。

无论是陈得才等的西征军团，还是石达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都是要超过捻军的。甚至马融和这个刘暹手下的亡魂，在湖广、安徽、两江的知名度都胜过张宗禹。

人家英王重将，太平军真正名将的名头不是白瞎的。

七八两个月里，刘暹停兵考城。一方面自然是休整军队，招募青壮充军。另一方面是负责开封、归德一带的安全，同时堵住黄河故道口，和黄河水道。

捻军在河南、湖北纵横驰骋，就是闹得再凶再过分，也不管刘暹的事儿了。

那是化身疯狗的刘铭传的事了。

曾国藩被北京申饬之后，针对捻军的围剿提出了河防战略。即是：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

他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接着在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整体布局就是缩小捻军的活动范围，将之限制在汉江以北，黄河以南，安徽、山东以西，这大半

个河南之地。

不过马队追踪实在是困难。僧格林沁部尽丧后，北京已经很难再拿出一支精锐的骑兵队伍了。

曾国藩随即进驻陈州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被撤了官但依旧统领手下三十营淮军的刘铭传，就成了曾国藩手下的一张王牌。发疯一样不停地追击捻军。

但是捻军有马队在手，以骑抑制淮军步队，自己步军先行，马队随后跟上，刘铭传苦追三个月也没能立下大功劳。

八月，捻军大队南下湖北，败南阳总兵宋庆。曾国藩趁机在周家口西至漯河建立起了一条“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借此天堑困捻军豫南。

刘暹也接到了两个多月来的第一道指令，从考城南下，抵到陈州。

曾国藩一张口，刘暹怎敢不从。

九月初五，一万多大军连着超过五千人的长夫，近两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就从考城南下了。

隆隆的马蹄声震测着刘暹的耳朵。两千多人马的队伍啊，已经改成骑兵营的刘暹军马队，实力远超此刻的刘铭传军马队。

一千匹寻常马匹和五百匹三盟、黑龙江健马，配着原先的八百骑，刘暹军的骑兵营已经有了五个骑兵大队。

也幸亏考城处在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北地会骑马的百姓甚多，捻子的根基力量就是在安徽、豫东发展起的，刘暹驻军考城两三个月里顺利补全了全部的骑兵空额。

陈天柱的镇标三营恢复到了两千军，刘暹麾下各部的空额也全部招够，多出的人还给他再编练了

一支两三千人的新兵营。

十年前的黄河改道，给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带来太大的损害。更要紧的是，陷身战乱的满清王朝根本无力巩固河道和收拢灾民，新改道的黄河年年泛滥，区别仅在于规模的大小，受难百姓的多寡。

刘暹在考城两三个月里要招募几千青壮，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兵马抵到陈州府城淮宁，刘暹稍作安顿，即带着上百亲卫直奔四十里外的周家口而去。

这里是豫东最有名的牛马市之一，就因为濒临沙河，有水运之利。

曾国藩行营驻扎于此，数千精悍的湘军已经将之变成了个大军营。

这是刘暹穿越三年多来见到的最大官，最著名人物。湘军的领袖，满清的保国柱石。

一对三角眼，两道吊梢眉，而且那个三角的棱又非常突出，虽然眼睛亮的有点吓人，但面相实在不敢恭维。

不到刘暹下巴的身高，换到后世也是三等残废，估计也就一米六多点。背还有点驼，身体峻瘦。

刘暹没从曾国藩身上感受到那种统领千军万马，手握天下大权的威严和气势，他就像是一个平常的老人，一个读书人。

但越是这样，刘暹在曾国藩面前表现得就越是低下。

因为谁都知道曾国藩是个怎样厉害的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在自己见到的第一面仲，表现的‘突然’不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厉害了，那肯定不是曾国藩真的不厉害，而是人家更进一步，不像刘蓉那样官气十足，而‘返璞归真’了。

“老夫知道你。”

房内没有外人，曾国藩说话的语气不像上下级谈公事，而似谈心。

“刘霞仙，刘蓉，给老夫说过你这个人。”

勾头聆听的刘暹骤然闻刘蓉名字，脑袋就是一懵，曾国藩不是想替自己的老友报复自己吧？

忍着心慌，刘暹闭口不言，继续聆听。

曾国藩若想怪罪自己，自己再怎么辩解也没用，何况当初之事刘暹也确实存了私心。

曾国藩若不以此怪罪自己，仅仅是做敲打，那自己急着辩解，反而落入下层。

刘暹自负身有提督职衔，曾国藩再怎么也要不了自己命，就一心听他的下言。

第一百零九章当今之魏文长【求收藏】

“说你…”，曾国藩有意停顿了一下，眼睛继续关注着刘暹神情：“性情刚毅，虽短文养，但临难受命，折冲外御，可镇国保境。”

“但也贪财忘节，任性而行。西南复乱，实你之故。”

刘暹心里砰砰直跳，曾国藩的话，语气并不严厉，但却让他内心更没底。自己坑了刘蓉，又让西南太平军复兴，曾国藩不应该厉声呵斥，对自己严厉无比吗？

怎么语调还是不温不火的？

刘暹额头已经渗出一层冷汗。他现在手下没镜子，否则肯定能看到自己那张已经变了颜色的脸。

“人之爱财，触目可及。否则我大清天下何以

至此？”曾国藩走近刘暹身边，伸手一个虚托，让刘暹直起身子。

刘暹站直了身子，抬眼第一刻就跟曾国藩那双明亮的眼睛对上了，心虚的差点就要扭头躲开。

用了好大毅力才止住。

“以邻为壑也是常有之事。十五年来，天下大乱。县与县，府与府，省与省之间，纵贼自去，以邻为壑的事情何其之多。

你纵发匪南下入川，离开汉中，外官即内心腹诽，也明说不得你。但身为军将，统帅一方兵马，眼睛不能只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要看天下大势。

西南三省，因为你纵三十余万发匪而入，成都、贵阳已经数惊。

石逆大渡河之败，声音已挫，现在却再度振起。”

曾国藩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怒气，刘暹却内心大安。曾国藩真这么想自己才好呢。

“如若川陕适时老夫督兵，必斩你以谢天下。”

呃。刘暹刚欢快一点的心停住了。曾国藩这话就放狠了。先前对自己不是挺语重心长的吗？

咋变得那么快？

“你可以把老夫这句话铭记心里。刘霞仙说你善记仇，纵长毛南下就未尝没有与之有恨，借机‘杀’人的心思。

老夫，不怕你！”

刘暹额头冷汗淋淋，“大人说笑了，刘大人也误会卑职了。标下怎敢……”

“你知道老夫与刘霞仙是何种关系吗？”曾国

藩直接打断了刘暹的话，面上似笑非笑的看着刘暹。

刘暹有些切切诺诺，张口，“听说刘大人与大人乃是密友。”

“呵呵，刘暹。”

“标下在。”

“张守岱出身无棣海丰张氏，山东二百余年传承之官宦世族，怎的就没告诉你，老夫与刘霞仙乃儿女亲家。

刘氏女，老夫二子佳媳也。”

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即西历1839年。妻贺氏，小曾纪泽一年，系前云贵总督贺长龄之女。婚后一年，贺氏难产而死，乃娶刘蓉之女为继妻，生子女各三人。

刘暹整张脸都变绿了。

一身大汗的走出曾国藩屋子，到了外面，刘暹再回首看那间屋子，心有余悸！他是一刻都不想再在周家口待了。

带上亲兵立刻就打马奔回陈州。

不知道在自己退出房间之后，里间立刻走出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同龄人。“劼刚！”曾国藩目视这人问道：“有何所感？”

“确是当今之魏文长。桀骜难服，胆大智勇。在父亲跟前也能不漏怯色。”曾纪泽，这个曾国藩口中唤作劼刚的人，就是他的二儿子，刘蓉的女婿，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因协助左宗棠收复伊犁而名垂不朽的曾纪泽。

明明刘蓉的丢官与刘暹的纵贼有直接的关联，又清楚的知道曾国藩与刘蓉乃是至交密友，刘暹见到如今声望达到巅峰的曾国藩时，还能保持镇定，在曾纪泽看来就是绝对的‘桀骜难服，胆大包天’。

而刘暹出道以来屡战厮杀，频频得胜，智勇也是有的。曾纪泽在评价他的时候，除了自己岳父的那句‘今之魏文长’外，就用上了‘桀骜难服，胆大智勇’八个字。

“若非这位刘重兵真的不知岳父大人与我家的关系，骤然间失了颜色，父亲要想拿捏住他，就没这么容易了。”

曾纪泽想到了岳父对刘暹的评语。魏文长，魏延，那可不就是一定要有个诸葛亮在顶上压着他的么。

而视看整个天下，还有谁比自己的父亲更有资格当诸葛亮的？

……

每个详细了解刘暹发家经历的人，都清楚刘暹是个征战人才。而今日的中国局势，名将，任哪一个官僚集团都是热烈欢迎的。

曾纪泽感于湘军，亦是如此。

……

跑回陈州的刘暹立刻开始整兵，抽掉了向发、陈镗和陈天柱三部，沿陈州府城淮宁向东，至安徽颍州府城阜阳，三千战兵配合地方团练和两千新兵营新兵，占据蔡河、颍河沿途全部的战略据点和县城。

而陈州府城内，刘暹还手握六个大队加营部加小部炮兵加骑兵营的近六千主力军。

十月份，同治四年的冬季来临了。

张宗禹、任化邦进攻老巢雉河集不果，虽然歼灭了英翰部两千多清军，但刘铭传、周盛波部的淮军，及张曜、宋庆部豫军和张得胜部皖军合力援救英翰，捻军只得再度折返河南。

面对严阵以待的刘暹军，捻军没有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而是走三河尖入汝宁，克上蔡、西平，破郾城，直逼商水。

刘暹不用曾国藩发话，立刻督步骑军六千余渡沙河直奔商水而来。这时候刘铭传军也追击了过来，捻军转向南下。

因为步队的存在，捻军速度并不快。两刘合兵一路，穷追南下。

西平城，刘暹再度见到了刘铭传。跟上次相比，被罢免了数月官职的刘铭传精神反而好过上回。一身的精神抖索，更不是上回刘暹见到的那个满脸憔悴不振的刘铭传可比的。

刘暹面上欢迎大笑，内心中则有些可惜。这个原时空历史上的淮军首将，台湾第一任巡抚，他本人很有感觉的历史名将，看来对满清还是很忠心的。

否则，一个北京的惩罚，悬而未决到落到实处，又怎么会让他从满怀忧虑到现在的斗志昂扬

呢？

“刘军门，捻匪有大队步队拖累，速度并不快。但张任两逆手下骑兵惊人，如果我军只在身后尾缀，很难越过捻匪马队的阻截，堵住这些乱匪。”

“省三兄之意是？”

“由刘军门率部吸引捻匪注意，铭传带领所部绕行洪河，转到汝南境地，拦截其前路，然后你我两路夹击，必可大破乱匪——”

第一百一十章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浩浩荡荡的两万多清军，很快就只剩下了刘暹六千许步骑。

西平城头上，望着刘铭传远去的军马背影，刘暹脸色暮暮的，他身后全部的军中将领，脸色也都阴沉着。

‘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这是原时空里主持编纂《清史稿》的赵尔巽对刘铭传的评价。

这前四字，刘暹还没感觉。后四字，真是说进刘铭传的骨子里了。

这家伙真的是傲气。

一个平头百姓，一个被撤官了的人，就算你还领着铭字营一万多淮军主力，就算你依旧是李鸿章的心腹爱将，面对一样手握重兵，一样官居提督职衔的自己【刘暹】，那真是毫无谦虚的要压人一头

啊。

刘暹只是谦虚之言，他就愣生生的安排分配了。那一瞬间刘暹都要愣住了。这家伙真的在官场混了三四年了吗？

真亏他遇上的是李鸿章，后台硬朗，资本雄厚，不怕手下人生幺蛾子，这要是跟了别的什么人，怕脑袋不早掉了，人也给压进谷底了。

“大人。”齐大林目光闪着冰冷，对刘暹直说道：“咱们就放慢行军，让刘省三自己去汝南打去！”

“曾大人就在周家口盯着呢。”刘暹至今想起见曾国藩的那一幕，都满身的不带劲。

“刘省三不说了，捻匪马队强劲。”周军声音也冷冷的，刘铭传在两军汇合期间，对刘暹都这幅强势，对其余诸将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整个刘暹军的将领集团对刘铭传的看法，都不咋滴。“我军受其阻击，难以速进。失了约期，也是正常。”

“曾国藩顶多上奏朝廷弹劾大人。可有了刘蓉前事，朝廷哪里会轻易相信？再说了，曾国藩眼下自己怕都被朝廷猜忌了……”

刚刚过去的秋天，继去年秋天湘军裁军五万之后，今年湘军最主要的战力——曾国荃的吉字营，这支曾国藩多年栽培的心血，大批新式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精锐之师，一下裁军两万五千人。

鼎盛时期【围攻天京】人数高达六万余人的吉字营，经过这两次大规模裁军，人数仅仅剩了万人不到。

全天下都知道，此举是曾国藩在向北京表忠心。

——这次湘军裁军不同于上次。上次裁军的一大原因是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的湖广总督官文为首的满汉绿营集团，政治斗争白热化了。

北京借机一刀砍了湘军五万人。

且最关键的是——上回连着这回，湘军两次裁军，北京都没给一分钱。

以刘暹后世人的眼光和网上灌水的经历，可知：曾国荃打下太平军多座重镇，如安庆、天京，尤其是后者，金山银海所有缴获全都装进自家的腰包，这未尝不是曾国藩在给湘军谋一条退路。

毕竟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湘军不可能继续保持着战时庞大的规模，数以万计的士兵的解甲归田，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安抚，天都能给你捅破一个窟窿来。

但以北京方面的财力和尿性，金山银海送进京去，再想从北京要回来，完全不可能。

曾国荃打破天京，一分银子不往北京解送，必有曾国藩的示意在。这绝不是贪财，而是老谋深算的一种表现。

但也不得不反射出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曾国藩，湘军，被北京方面深深地猜忌着。

刘暹甚至把这回湘军的主动裁剪，与高楼寨覆没的僧格林沁军联系起来。

——北京失去了最后一支成建制的满蒙铁骑，此大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刘铭传的驻兵不前。而刘铭传所属的淮军领袖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淮军虽然自立门户，却也跟湘军属于一脉，休戚与共。

因为五万湘军的裁剪，朝廷与湘军军事实力的距离刚刚拉近一些，现在又猛的拉大，甚至因为满蒙铁骑‘神话’的破灭，都严重失衡了。

曾国藩要表明自己忠诚，主动裁剪湘军，可不就是在向北京传达着信号？

刘暹摇头否决了手下的提议。如果他的猜测是成立的，那么曾国藩投之以桃，北京就会报之以李，自己这时候撞上去，极有可能被清廷当李子送

给曾国藩以安慰。

刘暹小小的补授山东提督，跟湘军领袖，满清十年来的保国柱石，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说舍去不就舍去！那样就糟糕之极了。

当天午后，刘暹六千余步骑也开出了西平城。

……

刘铭传军中。

大军行进里，洪河畔边的一处高地上。

刘铭传、刘盛藻、唐殿魁、刘朝熙、毕华清等铭字营高层全都聚拢在一起，遥望着脚下不断开过的队伍。

自从同治元年初加入淮军以来，成为李鸿章立军的十三营头之一。刘铭传的铭字营在这四年多来不断发展壮大，至今已经有步队十六营，水师两营，炮队一营，马队五营，即一万四千余人的庞大

营头。

环视整个淮军，除了潘鼎新的鼎字营，铭字营至少两倍军力于其余营头。

尤其是一千二百余骑的五营马队，在整个淮军当中，那绝对的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独一份。

刘铭传为人自傲，手中实力强劲下，他自然要压刘暹一头。但刘铭传也绝不是睁眼瞎式的无能庸将，在强压刘暹的同时，短短的两军合师路程上，他就敏锐发现了刘暹军的不俗之处。

那整齐的队列，旺盛的精神头，充裕的体力，都甩下铭字营一截。

虽然没见过战场上的刘暹军，但刘铭传知道，行进中有如此表现的一支军队，战场上绝对不会稀松。

刘暹往日的战绩也证明了这一点。

“刘，还在想秦军与我军的差别吗？”毕华清摇晃着大脑袋，道：“那是一支现代军队。虽然他们的装备不如我们，但他们的战斗力绝对不会像他们的武器一样低劣。

虽然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支军队出现在中国的内陆纵深处，但这是一支真正的强军。换上最新式的枪炮，他们的战斗力可能不会弱于欧洲的二流军队。”

很奇怪毕华清的见解和对刘铭传的称呼吗？只要亲眼看到他这个人你就明白了。

这个说着一口流利安徽话，有着中国名字的人，乃是一个外国人。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法国人。

第一百一十一章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毕华清的真名叫毕乃尔。咸丰八年五月，挑起第二次**战争的英法联军逼近天津城，扬言进攻北京，毕乃尔就是其中的一名法**官。随后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的淮军进驻上海开始装备西式武器。恰好此时毕乃尔滞留上海，李鸿章便雇用他为刘铭传部的军事教官。

最初，刘铭传并不放心毕乃尔，毕竟毕乃尔是外国人。

而刚刚结束的第二次**战争，是整个中国的耻辱。毕乃尔恰恰是主凶之一的法国人。但是，毕乃尔表现很快令刘铭传刮目相看。

毕乃尔上任后立即着手铭字营的军士改革。他帮刘铭传淘汰了老旧的鸟枪，增购欧洲的新式步枪和新式火炮，并成立了洋炮营。铭字营的作战方式也改成在火炮掩护下使用新式步枪实施突击。

毕乃尔精通军事，具有很高的军人素质。不仅军事训练认真，还没有西方人对待清军的那股傲气。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毕乃尔渐获刘铭传器重，从军事教官升任洋炮营的管带，也就是铭字营火器部队的一把手。而经过**的“铭军”，在作风强悍的刘铭传率领下，也在战场上展现出了超常的战斗力。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先后攻克了江阴、常州等地。

此后，毕乃尔跟随刘铭传转战南北，胜多败少，战功卓著。多次受到清廷褒奖，官至三品顶戴、记名总兵，并荣获“法什尚阿巴图鲁”称号等。

咸丰年之后的清廷“巴图鲁”封号，虽然已经泛滥，但毕乃尔绝对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洋人。

毕乃尔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从最初的学讲中国话，到写中国字、穿中国衣服，乃至最后还将头发修剪成大辫子。刘铭传待他如亲兄弟，给他起了个中式名字，毕华清。甚至看到毕乃尔老大不小还孤身一人，还主动为他撮合了一位六安的黄姓女子

为妻。可以说，毕乃尔成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女婿。

毕乃尔在中国有了归属感，有了家庭，都准备着要把国籍也改了，加入中国籍。

历史上，在一年后的正月，李鸿章上奏朝廷，称毕乃尔愿意世世子孙为中国赤子，不再回法国。慈禧太后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便欣然恩准，特批加入合肥籍。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现在的毕乃尔毕华清，是铭字营的炮兵总统领。而晚清的军队里，不仅是刘铭传的铭字营，就是刘暹的队伍中，炮兵统领绝对是军中最重要的一等大将。

三年多的相交，刘铭传及铭字营中所有将领，对毕华清的话都一百个相信。而三年多时间的了解学习里，刘铭传、刘盛藻、唐殿魁、刘朝熙等人也很清楚毕华清口中的‘现代军队’指的是什么。

欧洲二流军队的评价让所有的人都深深地不解！

是啊，刘暹人在内陆纵深的陕西汉中，他没机会接触洋人的军队，没机会如淮军聘请毕乃尔一样找西洋教官。如此，这支秦军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刘铭传内心升起一股挫败感。

一种自己在优越条件下也办不成的事情，对手在极艰难的情况下给办成了。

这股失败感让他烦躁的只想仰天大吼！

刘铭传有毕乃尔在，有李鸿章的倾力支持，也办不成一支西方的近代化军队。因为淮军的局限，因为铭字营的结构。不管，铭字营扩大到什么地步，这终究是一支以刘姓子弟和刘铭传亲友为基础组织的队伍。

唐殿魁是刘铭传的同乡兼好友，现在是铭字营右军总兵，而他的副手唐定奎，是他的亲弟。

刘盛藻，铭字营左军总兵，铭字营第一将。刘

铭传的侄子，他年纪比刘铭传还要大六七岁，秀才出身，私塾里还教过刘铭传认字。

刘朝熙，刘铭传族弟。

马队统领陈振邦、副将刘正同，陈振邦与刘铭传是自幼相识的好兄弟，刘正同又是陈振邦的好兄弟。

铭字营上上下下打的标签就是私军。人人都有一份小蛋糕，刘铭传虽然是所有人的头，可也不能轻易地触动底下将领的利益。

而这么个大环境下，统一的军规军纪也就成说笑的了。

铭字营不可能如刘暹军一样，所有的饷银都能一文不少的发到所有士兵的手中；

铭字营不可能如刘暹军一样，所有触犯军规军纪的人，无论官兵身份，都能在一个相同的纪律惩处标准下接受惩罚；

刘暹可以随意拆分调配手下的各部兵马，且在中下层军官不大变动的情况下，很快就能让部队重新恢复战斗力。

刘铭传却绝对做不动这一点。

整个铭字营，以及延伸开来的淮军、湘军、楚军，那就是一个大军阀领着一帮小军阀玩耍的典型。

后世有人说：近代军队的关键词是纪律，现代军队的关键词是理想。

刘暹的部队，远大理想还说不上，纪律却绝对做得到。加上队伍建制的模块化，他的部队，那就是一支近代军队。

在秦军里，士兵犯了错，将领不会因为心情好你屁事没有，也不会因为心情不好一刀把你砍了。无论将领的心情好不好，全都是五十军棍伺候！

深深知道铭字营是怎么一个结构的毕华清，早就绝了将之改造成一支现代军队的想法了。【毕华清以为的‘现代’】

……

重渠镇。

一场战斗已经结束，狙击失败的捻军马队正拼命地向南逃窜。

刘暹的步队主力正在渡过蔡河。

重渠镇郊外，二百多捻军骑兵下马投降。从西北二十余里外渡口，悄渡蔡河，顺利反兜击溃捻军马队的刘暹军骑兵营，得意的看着下马弃兵伏地的捻军士兵。

这一战，他们是最大的功臣。

二百多投降的捻军士兵被分门别类的带去不同的地点问话。

普通捻兵，底层兵头，小头目，头目。

没有头领。投降的二百多捻军当中，职位最高的就是一个带领百人的头目。

倒是从战场的死人堆里，医护营拔出了一个装扮不同寻常的捻军。身中数刀，鲜血染红了全身。招来投降的捻军士兵来认，说是任化邦手下一个得力头领。姓潘，叫潘贵升。

能不能救得过来，还不确定。奄奄一息的，只剩一口气了。问话，自就不用想了。

第一百一十二章bug【求收藏】

有金手指在手，捻军在前途路上所设的伏击、阻击，于刘暹来说就是一场笑话了。

重渠镇之后，上蔡、邵店、遂平，接连三阵，刘暹军骑兵营都在捻军意想不到的方向，意想不到的时机，迅猛出击。三次都将捻军马队杀的措手不及，狼狈而逃。

最后的遂平一战，捻军殿后马队主将——幼沃王张宗爵，更是差点被生擒活捉了。

四场战事下来，捻军折损马队不下两千，其中被迫投降刘暹军的，和战场上被刘暹军俘虏俘获的捻军战士，就有七百多人。刘暹军战马足足缴获了千匹之多。

而损失惨重的捻军马队，不说亏了元气，却也有些伤筋动骨了。尤其一点，这两千马队的战损中黄旗比例最大。

……

遂平之战后，捻军再也不敢拿三四千骑的殿后马队来招惹刘暹了。而刘暹也没有对捻军趁势进逼，六千步骑只是吊在后面尾随。

直到了汝宁府城——汝南。刘暹才一改先前的‘懒散’，六千军若虎狼一样迅猛扑近捻军。

因为此刻的铭字营已经进入到汝南城池，正等候着捻军的到来。

虚拟地图上，早在金乡镇时候，刘暹就看到了大批队伍出现在地图的东部，顺利进入到汝南城池。刘铭传没有失期。

城北的汝河岸畔，捻军七八万部众的宿营地。

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刘守义、李蕴泰等五旗首领们，全部聚集在大帐中。他们在商量着下一步捻军的行动。

刘铭传的一万多淮军正在南路严阵以待呢，捻军接下去是一头撞上去呢，杀开一条血路，还是往北反打刘暹兵马，抑或往东去？

这是需要商量的。

帐中的众人首先否决了硬吃汝南的这一条。以捻军缺乏攻坚火炮的现境出发，死拼刘铭传的铭字营乃是下下之策。

那么，北上反打刘暹军和东去安徽两条道，又该怎么选？

“各有各的好处啊。”任化邦做不出决断，眼睛看向张宗禹。

“东去也好，北返也好，都能把刘铭传从汝南城里引出来。我军无论向东向北，想要从容，就必须击败二刘联军，然后才能走的坦荡。”张宗禹面色平静的像冰面。“这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下一步的去向，那就看届时清狗败退的方向了。”

“他们往南退，咱们就东进。他们往东退，咱们就南下。如果都往南退，咱们就再北上沙河——”

次日。天朦朦发亮，青灰色的天空上星星还没全部落下。上万捻军马队已经悄悄集结，通过汝河上的宏济桥，转移到了汝南城东面。

汝河静静地流淌，它从汝南城的东面划过，绵延二百余里，贯穿半个汝宁府。

宏济桥不是汝河上的唯一桥梁，但却是最大的最坚固的一道桥梁。

宏济桥为五孔联拱式石桥，修筑于元朝。南北全长十七丈，中孔跨径两丈三尺四寸，边孔跨径两丈一尺，桥面宽两丈二尺米，桥高三丈。桥面为青石板铺砌，全桥为青石条横联垒砌，坚固异常。

上万马队从宏济桥上可以慢跑战马的快速通过，可要是换在其他的桥梁上，这么做可能都把桥梁给搞塌了。

刘暹这时还在睡梦中，自动报警的探测仪发出警报将他惊醒。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暹简直都要习惯了睡梦时猛的一阵警报声响。

眼睛都还没睁开，他就看到被自己在虚拟地图上圈点的一小一大两片红云，此刻都有了动作。

小片红云，汝南城内的刘铭传部，已经开始集结了。但没有出城。让探测仪发出警报的是捻军所代表的那大片红云，已经分出一部分越过了汝河，转向汝南城的东面。

刘暹看那片分出的捻军红云的移动速度，时速超过三十里一小时，人数扫描在万个单体上下，每个个体的生命波动都异常旺盛，呃不是正常的人类单体所能达到的。如此，这片红云就只能是一万马队！

刘暹看着这队捻军马队直往东奔出了二十里，才转向南下，眉头皱了皱，也没能想出张宗禹他们到底打的什么注意。

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驻地里的刘暹军已经全部待命，汝南城中的刘铭传部也在整装待发，都在等着捻军的下一步动作。

捻军也动了，先是数千马队越过宏济桥，然后一队接一队的步队也跨过宏济桥向着东面转移，最后是殿后的捻军马队。

刘暹看着虚拟地图上东南方向的那片捻军马队，再看着缓缓东进的捻军大部队，和已经打汝南东城门开出的刘铭传部淮军，似乎扑捉到了一抹张宗禹的脉络，但还是模糊不清。

怀表走到八点，刘暹也督率步骑军向捻军的后队考去。很快就与捻军殿后的马队照了面。

捻军马队至少有五千的数目，又因为是正面对战，狭小的战场和半刻没有的‘提前’时间，让刘

暹的骑兵营根本没有迂回侧击的可能。如此刘暹也根本不会拿自己宝贵的骑兵来跟捻军马队硬碰硬。

捻军马队分成两部分，一支三千骑上下，对峙着刘暹的骑兵营。

骑兵营在左，他们去左；骑兵营在右，他们到右；骑兵营凸在前面，他们准备冲锋；骑兵营拉在后头，他们就也转向后面。

另外一支两千左右的骑兵，则以一种不快不慢的速度徘徊在刘暹兵锋的正前方。他们很谨慎，距离始终保持在了鸟枪的射程外。不过几门隐蔽在队伍前沿，猛的激射的臼炮，发射的开花弹还是让他们损失了二三十骑兵，这令他们更加谨慎了。不仅远离鸟枪，还要远离火炮的覆盖范围。

刘暹的士兵训练有素，火枪兵走在最前列，双手握着鸟枪，时刻都能排出严整的排射阵列线。他们目光直视前方，面对那些作势欲冲过来的捻军骑兵，根本没有任何后退的迹象。

每每迅速举起的鸟枪让那些不想轻易送死的捻军不得不调头而去。而他们调头的这一减速、转弯的空挡，正是火枪兵们绝好的射击机会和靶子。

捻军的每一次作势总能把几个或是十几个自己人作死。

就这样绕了几圈后，捻军的马队已经在战场上撂下了几十具尸体，却一无所获。

第一百一十三章骑兵营跟我来——

“轰——”一枚铁弹在轰鸣声中飞出，直接命中了一波冲锋过来的捻军骑兵。刘铭传在望远镜中看到血花飞溅，自得的笑了笑。

有毕华清掌管炮队，自己可以放一百个心。

嘭一声，伴着一阵惊慌的尖叫，一枚六磅的铁弹呼啸而来，摧枯拉朽的撞入捻军群中，毫不费劲的趟出一条血肉胡同，那队捻军骑兵剩余的人一哄而散，四散逃开去。

李蕴泰避开一个炮弹砸飞过来的头盔，喘着粗气带着自己的百多亲骑策马狂奔，慌乱的退到一旁的树林后面。虽然不清楚这单薄的树林能不能挡住飙飞的炮弹，但心理上是感觉安全一些的。到了这里他总算可以停下喘口气，转头看身边的亲兵，好些人都跑丢了武器，眼神慌张的盯着自己，四周到处是成群逃跑的步队，地上的伤员都无人理会。

“他娘的！”李蕴泰狠狠地咒骂一句。刘铭传的火力太强了。他带领的上千白旗马队和小万人的步队与铭字营对战，不说挨到近处厮杀，只是一阵炮击，几排枪响，步队就溃散了，然后马队在火枪火炮的重点照顾和铭字营马队的夹击下也很快步上了步队的后尘。

李蕴泰定定神，他也是身经百战，这阵虽然败得狼狈，可也就是那样。比着更惨的败仗他都打过。农民起义军，每一个将领都是在胜仗败仗的反复交集中成长的。

“轰”三门四磅炮再次轰鸣，三枚铁弹飞出炮膛，划出三道弧线向三百步外开始有了收拢迹象的捻军败兵扑去。

西制四磅差不多就是清制的三斤，一枚三斤的铁弹以完美的角度射入捻军败兵群中，如同锋利的刀刃一般将第一个着点的捻军士兵的大腿切断，跟着毫不停顿的切开后面一名捻兵的小腿，然后砸落地上，在地上爆起一团黄色的烟尘后弹地而起，所过线路上的捻军士兵被打得支离破碎，断肢、断臂

和破碎的刀枪兵器随处飞舞，这枚铁弹最后将一名捻兵的右臂带半边肩膀撕裂之后，铁弹带着血肉在黄土地上蹦跳了几下，终于停了下来。

六七名被打中的捻军士兵伤口露出惨白的肩骨，旁边还残留着撕裂的鲜红色肌肉，鲜血同喷泉一样从巨大的伤口涌出。

嘶声力竭的惨叫声还在继续的响着，又是一枚炮弹落在捻军的队伍内，然后顺利形成跳弹，低平的弹道使得它的杀伤力陡然暴增了数倍，七八名捻军战士的残肢碎肉再次洒落地上。

任化邦带着捻军近半马队埋伏在县城东南二十余里外，但随着捻军往东南方向的挺进和刘铭传的追击，战斗打响的那一刻，距离捻军马队埋伏处都已经不足十里了。

枪炮声任化邦都听的清清楚楚，但他等啊等啊，半个时辰过去了，却还是没等到张宗禹发出的出击信号。

张宗禹面无表情的看着战场，铭字营不大规模动起来，他是不会发信号让任化邦出击的。而李蕴泰的失败，并没让铭字营动起来。

虽然有些可惜，但这点还在张宗禹的考虑范畴之内。刘铭传身为淮军名将，怎么额能只是半个白旗的败逃就让他忘乎所以的挥兵追杀呢？若他真是这么没脑子，也不可能两年就做上补授提督的高位。

“呜呜……”

捻军出兵的号角声响起。黑压压的马队，人头汹涌，覆盖大地的步队，张宗禹拿出了捻军的小半家产。

“杀——”

白旗旗主李蕴泰，黑旗旗主牛宏升，幼沃王张宗爵，张宗禹亲弟张宗先，四名首领跃马扬刀，近三万人的捻军步队，在大小头领头目的带领下，爆发出一阵响彻天地的暴戾呐喊，就潮水一样向着铭

字营冲去。

如果说捻军的马队厮杀时还有些战术战法，那么，他们的步队，就是只有‘人海’这么一招。

毕华清看着眼前密密层层上来的捻军士兵，眼睛里先是一股不以为然的傲色，继而就是一股怜悯，喝道：“铁弹准备！开花弹准备！”

刘铭传所部的炮队，八成的火炮都是李鸿章从欧洲英法两国购进的新式火炮。配备的自然有榴霰弹，也就是国人口中的开花弹。

随着毕华清的喝令，铭字营炮队足足十二门四磅炮和八门六磅炮，一齐黑压压地调起炮口。这二十门轻型火炮就是刘铭传此次出战的配置火力，在铭字营的老巢江阴，留守那里的炮队力量更胜于此。九磅，乃至十二磅火炮，刘铭传都有八门。

李鸿章给刘铭传配置了一个十二磅炮的标准欧洲炮兵连。

“开炮！”

毕华清声嘶力竭的喝令中，二十门新式火炮一齐开火。轰鸣的齐射声震人耳膜。

……

火炮齐射的威力是强大的，二十个铁球一齐打出后，对面捻军队列是一片人叫马嘶，好一阵混乱。

大股大股硝烟腾起，二十门火炮不停地发出震耳欲聋的炮响，飙飞的铁弹在捻军人群中跳开一道道血路。

李蕴泰、张宗爵带领着马队开始了针对性的佯攻。

或进攻铭字营的前阵，或在铭字营的右阵作势，冒着打来的一**枪弹和时而射过来的一枚枚开花弹，他们尽最大可能分散淮军的注意力和火力。

捻军与铭字营的交战，在经历了白旗的前奏战之后，迅速进入到了**。

数千马队奔驰扬荡起的尘土，数万人海一起冲锋，爆发出的声势，让刘铭传根本无法分别捻军投入力量具体的多少。

他现在只能肯定张宗禹手头还有一支颇具规模的马队握着，但却不知道这支马队的具体规模，更不晓得，在自己阵地的侧斜，还有一支万人规模的捻军马队在虎视眈眈。

因为整个战场是还有刘暹所部的参与，捻军除了要照顾自己，还要分出大批兵力应对秦军的进攻。

……

宏济桥。

两岸枪炮声密集，滚滚硝烟，遮蔽头顶的太阳。

刘暹注视着勾连的虚拟地图，内心不得不对捻军的首脑们说一句：干得漂亮。

队伍东向。

直接调动了汝南城内的铭字营不说，在自己尾随其军压进的时候，这条狭窄的汝河更成了捻军一道天然的防护线。

——只需要动用部队的兵力，就可以短时间里将刘暹牢牢挡在汝河的西岸畔。

“大林。”

“标下在。”

“这里你给我盯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黏住捻子就行。”

“遵命。”

“魏明。”

“标下在。”

“骑兵营跟我来——”

第一百一十四章不一样的骑兵

汝河东岸战场。

二十门威力不俗的火炮+六千杆新式火枪，其中至少一半是法国的mle1857型米尼步枪，铭字营强大的火力优势，让捻军的人海冲击也显得那样无力。

尤其是当战斗进入**，二十门火炮炮弹全部由铁弹换成开花弹，捻军就更被打的哭爹喊娘了。

铁弹再形成跳弹，威力也比不上开花弹。那爆炸后四溅的碎片，轻易地收割了一条又一条的人命。让人感觉有如噩梦。

二十门火炮的射击，如暴风骤雨，一下将整个捻军集群都打蒙了。

虽然毕华清指挥下的铭字营炮队，击射速度始终保持着一分钟一发的匀速射击，可最大限度的让

火炮散去热烈的同时维系射击。比之全力状态下的一分钟至少两发击射，已经大大的减缓了。但因为二十门火炮被毕华清分做了三组，是以在捻军这边的感觉中，便是铭字营火炮源源不断，永不停歇一样。

呼啸的炮弹不断击射而至，所到之处，血肉横飞，断肢飞扬。不说正面冲在前列的捻军士兵，就是上千压阵的捻军马队，被开花弹来了几下之后，也是惊恐的退散。

那密集如雨的碎片不管是人体还是马身，割断穿透，都不在话下。

对于捻军的士兵，或是说现在中国人观念下依然旧式的战争模式，一刀一枪明面厮杀还好，这等炮火枪弹的威力，金属风暴的恐怖，便是一等强军也难以忍受。更不要说往日这些还是平头百姓的存在。

混乱中不知道是谁大叫一声‘快逃’，哗啦啦的，几千人的先锋队伍就垮了下来。败兵反卷身后

的捻军战士，滚雪球一样，几千卷上万，上万卷更多人，三万人的步队在牛宏升还没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就败势已定。

陈振邦、刘正同两人狞笑了起来。五营马队立刻做出追击的态势，而刘铭传也没让他们望眼欲穿，马队架势刚刚摆好，那边就发出了出击的信号。

陈振邦一声大吼，猛地抽出自己的马刀，用力一指前方：“众将士听命，杀贼——”

“万胜！”

出战的五营健骑无不轰然响应。捻兵兵败如山倒，这时出击乃是纯正的痛打落水狗，铭字营五营马队再不士气如虹，还要怎么样？

当下人人策马如龙，以无可阻挡的气势席卷而去。

锋利的长枪，雪亮的长刀，沉重的铁蹄震动大

地，有如让人窒息的死亡鼓点。

滚滚铁流，踏破清风。

铭字营的战马都是上好的蒙古马，又因为军中毕华清的存在，马营召集后的训练就带有法军现代骑兵的练法。

当先的马队精锐已经能排出较整齐的并列线，一片有节奏的闷响，铭字营马队人数虽少，气势却异常的惊人，挟带碾碎一切的声势，看得远处欲要前来救援的捻军马队都骇然停止，惊恐尖叫。

李蕴泰、张宗爵两支马队都骚动不安，有人想要继续冲锋，有人却忍不住胆怯的后退，任凭头领们威胁鼓动都是无用，阵型已然混乱了。

密如骤雨的铁蹄声中，铭字营一千多骑兵如旋风一般卷至，在一片绝望惊恐的呼叫声中，恶狠狠地撞进三万败溃的捻军步队队列中，立时惨嚎声，撞击声响成一片。

犹如烧红的铁烙，插入黄油里，铁骑在败兵群中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将拉在最后的数千捻军败兵撞的七零八落。

捻军的后阵中，张宗禹脸色铁青。他是没指望这三万多步骑打赢对面的铭字营，但怎么说也是三万多人马啊，怎么也要跟铭字营见见真章见见血红啊。然后再不支败退，诱使刘铭传追击，将铭字营的队列‘拉引’开……

如此埋伏的任化邦就可以痛击刘铭传，将捻军先前的损失全部找回来。

但现在……这不是‘不支’败退，而是纯粹的溃败。

……

汝河西岸。

刘暹正打马慢跑着，骑兵营的速度始终保持在一小时二十里上下。

这个速度对战马来说当然算不上快，但从宏济桥进入到东岸战场，可能就要有小一个时辰的路。

三四十里地的连续奔驰。说真话，自从开始着手骑兵建设以来，刘暹手下的马队还从没一口气跑这么远过。更别说，跑完这段距离后骑兵营还要随即投入进战斗！

虽然之前连续四场对捻军殿后马队的胜利，让刘暹骑兵规模可预期的要扩大不少。但眼下这么一场战斗预期里受到的损失，也一样要刘暹心头流血。

不提战斗损失，只战马疲惫下的折损，就每个准！

“咦！捻军败了？”

不是关注着虚拟地图的刘暹，被东岸战场快速的变化惊住了。

“搞笑的吧！”那么一大片红云，足有三四万规模，就这么点时间里就被铭字营给打败了？刘暹自己都还没有渡过汝河呢！

“看来要加快速度了！”

一股紧迫感在刘暹心底里升起。东岸战场的进度超出他原先预料，骑兵营必须快点赶到战场附近。

……

张宗爵、李蕴泰到底带领着骑兵缠杀上了铭字营马队。

他们灵活的控马往来，时聚时散的用火枪、投枪、斧头乃至绳套，攻击着铭字营马队，远处捻军后阵的增援骑兵也在赶向战场。

而铭字营马队呢，士兵配备的短铳的白烟不断喷出，用来还击捻军的远距离攻击，不时有双方的人落马，厮杀是十分激烈。

“杀——”

增援的捻军马队赶到了。

当先一将面相俊美，势头却彪悍疯狂。乃是捻军战死的老将张敏行的第五子——张琢。此子面容美秀，性格武勇，锐为捻军之冠，所部皆百战健儿，所向无前。是张宗禹手下的一枝利箭！

就像僧格林沁用陈瑞国一样，那里有硬骨头，张宗禹也会把张琢派过去。

平缓的度带起杂乱的马蹄声，双方接近到三百步，刘正刚将旗一摇再次前倾，号手吹响了手中铜号，刘正刚轻轻夹马腹，相处经年的战马轻轻跃动，开始慢跑。

在他的身后，两营的马队也开始慢慢跑东，满目皆是涌动的马头。

五百骑，五列横队，阵线宽幅百丈。每列都有

哨官掌旗，可以有效的控制着队伍整齐，阵列没有因为跑动而混乱。

因剿捻军而招募起来的马队，近一年的艰苦磨练体现了出来，马匹跑动力，阵列依然能保持大致上的平稳。

马蹄不再是杂乱的声响，密集的蹄声慢慢汇成一股隆隆的声音……

第一百一十五章迸溅的血花

奔腾的战马，舞动的马刀。上千马蹄带起的泥土草屑四处飞扬，五百骑奔腾产生的震动，让侧面战场里每一个缠杀中的战士都能感觉到。

张宗禹第一次见到西方的现代骑兵，这种迥异与自己认知的骑兵作战模式，让他深深地震动。不，是让所有捻军首领都深深震撼。

虽然铭字营的马队作训仅仅得了现代骑兵的一丝精髓。还远称不上真正的现代骑兵。【再次声明，‘现代’，指所处现实年代。又不是后世人，说不上近代。】

张宗禹等人就只能眼睛一瞬不瞬的睁着，屏住呼吸，等待碰撞的一刻。密集的阵形让双方都无路可退，也没有丝毫躲避的空间。杀人和被杀只在马身交错的一瞬间，这时的个人战技和骑术已经毫无作用，男人的勇气在骑兵战中得到最大的体现。

迎面而来的后捻军开始显出慌乱，面前紧密非常的阵列线威胁下，一些马匹已不顾骑手的控制开始往侧面斜向跑去。张琢还是始终策马第一位！

同样是潮涌而来的铭字营马队，他们阵型也开始变得散乱，但是散乱的程度比捻军要小很多。且在这个距离上，对冲的两营骑兵没有谁想着撤退。

急的奔跑下，五列骑兵阵列先都开始出现曲线，可短短的距离不足以影响阵型的整体完整。

相距五十步，马升到最快，双方的速度在虚拟地图上的显示，都超过了每秒二十米。马正刚满脸涨红，双眼圆睁，握紧手中的长枪，枪头对准对面的一名捻军骑兵。

这名捻军战士也是满脸凶悍，手持大刀护从张琢领头跑在最前面。这样的人都是军中的骨干，是一支军队的最悍勇者，但是现在这人也有些慌张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至少要面对两人的攻击。

除了那名清将，清将右侧的那一骑，马刀也能

砍中自己。

捻军队列中有的是能骑善射之人，尤其张琢所部，尽皆精锐之士。在疾驰的马背上，张弓射箭，一**箭矢嗖嗖飞去，虽然不多，但清军队列太密集，总有被击中的。

可是临阵不及三箭，短短距离转眼即逝。不成规模的死伤和坠马也根本动摇不了清军的阵列线。

“杀！！”两军的骑兵阵同时爆出嘶声力竭的吼叫。

轰，两股马匹的洪流迎面对撞。无数折断的枪杆和刀刃的断片溅射飞舞，折断声和人马碰撞连绵不绝，刀枪磕碰与金铁摩擦的声音让人牙根酸。数不清有多少避让不及的马匹互相撞得骨头碎裂，一些马匹被撞得飞起，一些则带着骑手倒地，在地上拼命翻滚。

当然，更少不了的是鲜血哧溅，残肢断臂飞舞。

最后时刻，马正刚的坐骑也不听话的往左偏开，但没有让他的长枪偏离太多，他死死盯着那名捻军战士，微微伏低自己身形，在轰鸣的蹄声中交错而过。手上传来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虎口一麻，枪身瞬间从手中飞脱，而那名挥着大刀的捻军战士，大刀脱手，自己人也带着着一声惨叫身影仰天朝马后翻去，接着便消失在了滚滚的马蹄下。

马正刚只来得及瞟了一眼，眼角再向右一扫，身边赫然已经空出了一个位置，自己那名亲兵已经不知道被撞去了什么地方了。眼前又晃过几名捻军骑兵，其中一个头上裹着红巾的猛士，挥舞着一杆铁棒，带着呼呼地风声，就闷头向他头顶砸下。黑影从他眼前划过，马正刚只是靠着本能闪躲了一下，铁棒就躲了去，那名捻军猛士也没有第二次攻击的机会。马正刚急忙抽出腰刀。

一次对撞结束。

清军马队的密集阵形占据了优势。损失最严重的第一列，百人马队也有五十余骑生还。总体损

失，不足百骑。而他们的对手捻军呢？

张琢这么悍勇之辈都挨了两刀，他部七八百骑，折损了足足有四分之一。就是说，清捻战损比例达到了1:2，清军占据绝对优势。

墙式的骑兵阵列，中国三千年战史闻所未闻。那密集的刀刃，就像一只握紧的拳头扎进一张伸开的手掌，错非张琢所部尽皆悍勇，避无可避之境下近乎人人拼死，这才搏出了一个二比一，否则清军的损失会更小不少。

到底这两营马队也是铭字营五营马队中最精锐之二啊。

又一轮人仰马翻的对决，捻军骑兵再次损失惨重，待马正刚领着手下穿过捻军队列之后，张琢的阵形已经一片大乱，碰撞后的地方堆满死伤的人马肢体。

两轮间隔也不过是眨眼之间，两军纷纷减，然后第三轮的对撞又要进行来。

信心大增的清军马队，士兵们虽然已不能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阵形，但散开阵势的他们恢复了古代骑兵作战模式，也不比捻军吃亏。

个个高声呼叫着，手执着厚背马刀呼啸而来，借着对冲马力，不需用力挥舞，只要在错身而过时握紧刀柄轻轻一挥，就能带起飞舞的肢体和一蓬蓬血雨。

捻军后阵，张宗禹等人松下了一口气；淮军阵中，刘铭传都不再关心冲击中的步军进程了，只看着自己宝贵的马队，看着马正刚演示的法国骑兵作战，前两轮的大胜让他神采飞扬，第三轮的冲撞则让他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如果自己马队能训练的再好一些，再久一些……

如果自己五营马队都能训练成这两营的水准……

如果自己的马队能训练成法国骑兵的水平……

刘铭传这一刻无比坚定自己的内心——毕华清是对的，自己马队的路子是对的！

自己要继续下去，坚定地继续下去！

三轮攻击如疾风暴雨，狂暴的对撞将清捻两军都大感吃不消。

马正刚右臂骨折，脸上多了一道半尺长的血口，淋淋淌着鲜血。

五百马队已经折损过二百，再列队的话肯定是会千疮百孔。

战场上留下一地尸骸和伤员，张琢的队伍也接近支离破碎，七八百骑捻军当中最精锐的猛士，现在只剩下四百不到。部队足足损失一半！

一张张往昔熟悉的面孔看不见了。张琢自己满身血迹，已经跟马正刚一样，无力再次冲杀。

遍地尸骸中，双方受伤的士兵和马匹都在拼命挣扎嘶叫，碰撞集中的地方两方尸体堆叠在一起，更有半人多高。一些摔落的双方骑兵回过神来，抽出匕或捡拾起附近跌落的武器互相恶斗起来，连一些负伤的人也互相扭打。

张琢看着对面的清军马队莫名的胆寒着，他第一次碰到这种几乎是以命换命的骑兵打法。

如果自己手下能一开始就打定拼死的注意，对着清军马队阵线不避不让……

第一百一十六章兵势入水，变化莫测

淮军步队出击，捻军马队难以支撑，撤退。整体已经溃败的捻军步队更加只剩溃逃了。

张宗禹用手下还握着的一万多步队侧面列阵，斜冲铭字营。但战意大颓的捻军步队根本无力挽回狂澜，只是暂时将刘铭传追击的脚步给绊住，让溃败的捻军步队主力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

李蕴泰、张宗爵指挥着马队复来杀到，捻军步队主力这才算挣脱了铭字营追击的兵锋。牛宏升倾尽全力的收拢败兵，重新建制。

大获全胜的机会摆在眼前，每一个铭字营的军官都把眼睛紧紧盯在战场。就是刘铭传也以为任化邦的蓝旗，刘守义的红旗，是对付河西的刘暹军去了。

他还是平头百姓呢。这一战打的好了，恢复官职就可以期望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刘铭传也都把持不住心头的炙热，调动手下全军，倾力向勉力支撑的捻军发起猛攻。

但他不知道自己侧后还隐伏着一支上万人的捻军马队。

张宗禹笑了。

牛宏升笑了。

李蕴泰笑了。

所有捻军的高层都笑了。

任化邦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他那支万人马队，可以走到战场了。

同时，正指挥着骑兵营在汝南县城附近桥梁上渡河的刘暹也笑了。

——一切尽在预料之中！

刘铭传不如此，怎显得自己‘高大’？刘铭传不吃亏，本战一直在宏济桥打酱油的刘暹，不就成绝对的配角了吗？

……

申时初刻。

两千余骑兵出现在了反败为胜的捻军身后。刘暹目光含着一丝担忧的看着坐下马匹，除了五百三盟、黑龙江健马，与外的小两千马匹全都汗水淋漓，气喘不已。

但是这个关头，自己真的不能顾惜它们了。

铭字营马队已经被打的分崩离析，左右中军全部受挫，战线岌岌可危，炮队更是早早的给捻军端了。

任化邦万马袭来时，直接就分出了一支千骑马

队绕过战团，覆灭了拉在最后的铭字营炮队。这支耗了刘铭传数年心血培育出来的全中国第一流炮兵，随军的这部分这回会损失多大，都没个谱。甚至，毕华清这个炮营主官死没有死，这一刻都说不定。

“杀——”

拔刀出鞘，刘暹一声高喝，双腿夹紧马腹，马刺深深的刺扎战马柔软的腹部。剧痛下的这批三盟骏马昂首一声嘹亮的嘶鸣，四蹄撒开，向着战场方向疾速的冲出。

背后两千余骑兵还能说什么话。boss都亲自出马了，自己除了跟上杀啊杀，就是杀啊杀。

马速被慢慢的提上，慢跑、快跑，直到肉眼都可看清楚捻军的大旗了，速度才提升到冲刺阶段。

刘暹没有带着两千余骑直冲捻军大军的后背，而是斜插进入，目标直指张宗禹处。

自从东岸战事开打之后，他就一直盯着虚拟地图看，这么长的时间，他要是还找不出张宗禹的位置，人就白瞎了。

大功即将告成之际，背后突然杀出了一支马队。张宗禹的心猛然的都停住了。

“拦住他，拦住他——”

“拦住他们，此战我军就必胜——”

张瑗第一个打马而出。他是张琢的二哥，张敏行的二儿子。也是捻军中的一员猛将，一直随从张宗禹左右，是张宗禹的亲将之一。

张琢重伤，无力再战，可手下剩余的四百骑，扣除掉带伤的余外，此刻二百五六十骑自主跟在了张瑗的身后。

“杀——”

响亮的呼杀声，浩大，激昂，反败为胜的捻

军，此刻士气鼎盛。

　　但是酣战中的军队，后背、斜侧，历来都是致命的要害。更别说张宗禹这个主帅的本人所在之处。

　　当背后响起厮杀声，当张宗禹的大旗晃动，当刘暹带领骑兵营破开捻军那消薄的防御，直接跟反击的张宗禹亲兵对撞的时候，从任化邦都刘铭传，敌我双方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那一点。

　　困兽之斗的刘铭传脸上出现了希望，炙热的目光投向远处的那块小战场。“刘暹，这一定是刘暹的骑兵营。”

　　“只要你助我过这一关，日后我刘铭传，结草衔环以报！”

　　张宗禹所处，此刻的他脸色铁青，设想虽好，却根本达不到目的。今日的一战，一惊一乍的还真是个反反复复。

己军欲败实溃，幸有埋伏的先手来翻盘。现在到关键时刻，却又半路杀出个刘暹。天知道他怎么不在宏济桥，而是猛的出现在自己后背？阴影涌上张宗禹的心头，实在不得安心啊。

张瑗能挡住刘暹的进攻吗？一共才千把步骑。

要任化邦调骑兵折回来？

张宗禹心中盘算起得失。调任化邦一部骑兵，刘铭传的铭字营就会少一份压力，进行到最关键时刻的战斗很可能就会从击败转化为僵持。而且就是要调动一部马队回援，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到的。军中所有的马队都已经投入进战斗，岂是说调回就可以调回的？

捻军马队已占据绝对上风，现在自己的处境是很不利，但整个战斗的形势，则还是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刘暹的骤然来袭虽让所有的捻军首领担忧不已，但实力强大，有五六万步骑军的捻军还真不是

两千骑兵的猝然一击，就能打碎的。捻军的首领们更没有丧失战斗的信心和对胜利的**。

张琢第一个就暴跳起来，看到自己二哥已经不支，大声对张宗禹道：“梁王，给俺五百马队，一千步军，俺就不信，刘暹这清狗有三头六臂。俺打了这么多年仗，又怕过了谁？”

张鼎、李二彪等将也在请战，他们眼看着就要取得一场辉煌的大胜利，怎会眼睁睁的瞧着刘暹破灭它？

群情激奋，这些张宗禹亲将个个都叫嚷着要率步骑出动，与刘暹决一死战。

就在张宗禹要下定决心，发布调兵回援命令时，张宗道忽然下马，跪在地上道：“大哥，不能再打了！”

所有人都是一愣，张琢暴跳如雷：“三叔，你在干什么？什么叫不能打，咱们眼看就要赢了，只要挡住刘暹，就能打破铭字营。到时候整个中原就

任咱们纵横。”

看着众人愤怒的眼神看着自己，张宗道抱拳诚恳道：“请大哥与诸位听我分说。”

第一百一十七章人生多变【求收藏】

“大哥。现在我军帅旗虽然受袭，但整体态势依旧占据上风，给铭字营的杀伤并不小。只要我军罢手退战，刘铭传万不敢再有反击。刘暹骑兵也就成了癣疥之疾，将不战自退。

这样，这一战我们还是打赢了。大军可以顺利东向，甚至过了汝南后还可再转头南下。

可要是抽调兵力回援，铭字营军心鼓舞下，必拼死支撑。两边角尽全力，就成了决战之势啊。

要么大胜，要么大败！

敢问大哥，敢问诸位，可有一战全胜之把握？”

张宗道一番话说完，在场就是性格炽烈的张琢都沉默了。

一边是‘稳操胜券’，部队稳稳当当的转进；另一边是胜负未知，两边五五开。一旦大败，刚刚复起的捻军还更就有全军覆灭之危机……

张宗禹也沉默了。作为一个打老仗的人，他的战场嗅觉向来灵敏，之所以还要被张宗道来提醒，不过还是应了先前那一句老话而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刘铭传因为这句话，挥动全军猛烈出击。图的是一举击败捻军主力，建立大功，将丢掉的提督顶戴再戴回来。

于是他陷入了张宗禹给他设计的圈套中。

张宗禹因为这句话，决心调动前线精兵回援。图的是僵持住刘暹，自己一举击败刘铭传淮军主力，取得继高楼寨伏击战之后第二个震惊全国的大胜。

于是他就带着捻军全军要走上一条不胜则亡的决战之路。

张宗禹是决断之人，瞬间平静下来，心中就有了退意。

只是眺望着迅速逼来的刘暹骑兵，缓缓道：“只怕刘暹这狗贼不会任我们退走收兵！”

此言一出，亲军各将纷纷道：“梁王，让我留下来断后。”

“梁王，让我留下来拖住刘贼。”

多年的生死兄弟，更有许多人本就是张氏族亲，张宗禹亲军各将间感情极深，这些张宗禹的心腹将领，人人皆欲留下来断后。

张宗禹心中欣慰，但目光直视张宗道道：“你留下来断后。”语气斩钉截铁。

张宗道凛然领命，自己大哥为何要自己来领命断后，他心里有数。遂大声道：“大哥，各家兄弟放心，我张宗道就是拼了这条命，也大伙安然退走

中军。”只有如此，才能将刚才的波痕完全拂去。

“张鼎留下助你，后军全部留给你，你们务必小心。”

刘暹距离张宗禹大旗所处，顶多只有二百步。在一场十万人规模大战的战场上，二百步的距离简直已小到不能再小。

但这个时候，张宗禹退了。带着他的大旗，一路往捻军阵中赶去。刘暹立刻急的大吼起来：“杀，杀过去——”

另一边的张宗道、张鼎，带着张宗禹亲军最后的二百马队，张宗道振臂高呼，“兄弟们，此战我们大胜就在眼前，清狗要偷袭我军后队，能要他们得逞吗？跟他们拼了！”

张鼎更是直接在马背上立起，左手挥舞起一面大旗，大声呼喊：“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个球，兄弟们，跟清狗拼了！”

言罢，两腿一松，人稳坐在马上，一策马，率先狂叫着冲了出去，烟尘滚滚，张宗道率两百马队紧随在后。

捻军后队已然崩溃，可眼见梁王中军重将亲自杀敌，更有张宗道这么一个梁王的亲兄弟在，捻军上下大受激励，不但败退的骑兵，甚至原本溃散的众多步兵也是大振，纷纷呐喊，高叫着向劈入的刘暹军裹去。

此时捻军中也号角声叠连响起，杀的铭字营摇摇欲坠的捻军马步队缓缓收拢了兵锋。却是张宗禹已经传讯给了任化邦。

任化邦眼看就能攻破淮军防线，却猛地收到身后传来的收兵警讯，虽然不解不甘的很，但多年相伴，他早就与张宗禹肝胆相照，如若通体一人，立刻缓下了兵势，徐徐聚拢起马步兵锋。

那刘铭传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压力的减弱，队伍有了一丝喘息之机，内心对刘暹的感激只能用‘涕零’来表达了。但也如张宗道言的一般，刘铭传没

有趁机反击。

刘暹带着一丝不甘与喜见交集的复杂心情，领着骑兵营掉头离去。没能反败为胜，创伤捻军，刘暹很不甘。但捻军此战大面得胜，主力保全完整，给清廷造成的威胁和麻烦更大，却又是他高兴见到的。

夜幕降临。刘铭传回师汝南县城里，刘暹屯兵宏济桥。

白日的冲阵和往来七八十里路程的奔驰，刘暹的骑兵营折损人马过百，把他心疼死了。

但算计刘铭传铭字营的损失，刘暹的这点折损就太小巫见大巫了。

刘铭传辛苦筹集和训练的五营马队，此战之后只剩下了不足四百人骑，随军炮营全部丢失，毕华清是没有丢掉性命，但随军的炮手只收拢回五十余人。其他的不是被捻军砍了，就是被捻军俘虏了。

只这炮骑兵的损失，就让刘铭传等一众铭字营高层痛彻心扉了。更别提任化邦万马杀到时，血洗马刀，尸横遍地的十六营步兵了。

转回汝南城池的刘铭传只是要各营粗略的统计一下，火枪兵就少了千多人，再加上旧式步兵的损失，铭字营此战战亡远超两千，直逼三千人大关。

两成人力的损失，放在任何一支军队身上，都是伤筋动骨的。也怪不得战场上的铭字营，战线摇摇欲坠，全军险些崩溃。

所以，这一场大战里，损失两成军力的铭字营，损伤更多步骑的捻军，都不是胜利者。在历史的整体大局上，步骑死伤总数不超三百人的刘暹才应该放声的大笑。

“贤弟，为兄日前多有得罪，万望海涵。”刘铭传现在对刘暹是一片感激之心，介于先前的那一点小疙瘩的缘故，他是恨不得破开自己胸膛，掏出心来拿给刘暹看。

这样的一个性格高傲，乃至都有些执拗的人，当着两军这么多将领的面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刘铭传内心的感激有多深，就可见一番。

汝南的这一场刘铭传要是再大败了，那人真有可能一下掉进谷地，再也爬不出来了。更别说他满营亲族亲朋要死难多少人了。

战场上的救亡之恩，可以说只要不是白眼狼，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就是这个世上最不能亡的大恩大情。

“今后旦有用得着我刘省三的，只管一句话，必从！”

……

刘暹都没期望过与之能结下多少交情的刘铭传，现在竟等于从他的‘敌对’名单上划掉了……

人生多变，莫过于此。

第一百一十八章妻家【求收藏】

十二月份，成都。

寒冬冰冻着大地，白雪覆盖了江山。即便是气候相对温和的四川盆地也无能在这大自然的雄伟下幸免。

一行快骑奔驰在通往成都的官道上。他们有三十几人，个个都是精壮彪悍的锐士，背负着五个包裹严实的皮木匣子，满脸的风霜。马鞍下挂着刀弓，囊袋中瘾着短筒。从湖北到四川成都，沿途两千里，路经了不知道多少回心存歹意的劫匪盗寇，但是凭着他们身上的那一身绿皮，还有掌中刀枪，硬一个不少的来到了成都府下。

四川还是骆秉章在当总督，崇厚在当成都将军。可是此时的四川在范德彪看来，比之当初时候【刘暹在四川】的四川是萧条很多了。民间如此，重庆如此，到了成都，也是如此。

哒哒的马蹄声远去，城门口处一队驻守的绿营兵还在伸头伸脑的看着远去马队的背影。

四川多山地，少有可骑乘的战马。就是成都城内的驻防八旗，本地百姓也很久没见过所谓的八旗子弟骑射了，满清二百多年来一直宣扬的八旗铁骑更是无稽之谈。

是以，守城的营兵乍看到三十多骑如龙马队，也是稀罕不已。

只有领头的千总还在砸吧砸吧嘴，“山东提督刘暹，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那里听说过吗……”又不是后世那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山东和四川相距几千里，简直就是互不相闻啊。自己一个小小的四川芝麻粒千总怎么会感觉堂堂山东提督的名字熟悉？

再看打马入城的范德彪一行，看着街道两边不时可见闭门谢业的店铺，在场的人多是当初随从刘暹入四川的亲卫老人，纷纷抬头感慨。

“堂堂西南第一名邑，今竟不如武昌甚多。”

成都、武昌，在国人的心目中，可都是在一个等级的。

“发毛害四川不浅。我看这成都比开封也强不了多少。”

又一人说道。河南受兵灾**可厉害的很。

说话中，一行人就奔到了四川布政使衙门前。张守岱辛辛苦苦，尽心尽职，九月时候终于升上了四川布政使的位置。而前布政使杨重雅，召京另候简用。

三十多彪悍马队的到来，令布政使衙门前的守卫兵丁和衙役一阵慌乱。还好范德彪立刻禀明了来意，不然守门的标兵怕都要高叫示警了。

正在签押房里勾挂公文的张守岱，立刻放下手中文笔，前去书房。吩咐亲随引范德彪进书房见他，另一边要府内人招呼好其余的来人。

“小的见过四老爷。”张守岱在族中排行第四，两家攀上亲戚后，刘暹就称呼他四叔，范德彪自然要呼四老爷了。

“起来起来。一路上，辛苦你了。”张守岱对他和颜悦色。

范德彪大冬天里赶路，当然是苦。可人身份低下了就是他现在的这副样子，面对张守岱的温和，一副受惊若恐的样子，忙道：“不辛苦，不辛苦。这都是小的该做的。”

身份高上的一声话，就能让身份底下的人发自身心的‘幸福’，苦累也变得甘之如饴。

“你家军门现况如何？至今还在被排斥于外吗？”张守岱对刘暹的情况一直都万分关注。知道在汝南之战后，大批的湘淮军相继进入剿捻战场，刘暹又一次被边缘化了。

但清廷邸报上不会专门写剿捻战场，天下事儿多着呢，就是写关乎捻军的战事，张守岱也从里面

找不到刘暹的字眼。他们两边书信一直都在联系不假，但四川与中原距离太远，往来太不方便，自从十月中旬的那一封信后，张守岱就再也没听说过刘暹的任何消息。

“周盛波、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郭松林等将，兵马两万许，兼之豫军宋庆、张曜部，皖军张得胜、郭宝昌部，和鄂军部分，及原先的刘铭传所部，总兵力超过五万。

这当中除刘铭传与宋庆、张曜之外，湘淮皖鄂四军，领兵之将皆自大自傲，个个不听不从，视军门如无物。”

范德彪说起话来一脸的愤怒。汝南之战后，刘暹被实授山东提督，参赞剿捻事宜，可以说在官面上是整个剿捻战场上的二把手。但很显然，湘淮皖鄂四军，除了与之有大恩的刘铭传，背景后台现在还很一般的宋庆、张曜，没谁会真正的听命刘暹，哪怕只是表面化的。甚至在刘暹看来，曾国藩将自己很快的边缘化，其内未尝就没有四军一众军将的因由在。

反正刘暹屯驻孝感已经过两个月了。

张守岱叹了一口气，他也没法。张氏在官场上的联系虽然能给刘暹一些帮助，但主要还是在物资粮饷的应援上。

张氏的关系网，门生故弟，全都在文员上。

战场上的事情，一切都要靠刘暹自己打拼。

张守岱拆开着手中的书信，上面除了一些年节将到问候的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两边联系这么长时间，张氏的力量在哪里，刘暹怎么会不知道。现在他所面对的情况已经超出张氏能力的范畴了。

五个皮木匣子这时也被送到了府衙后宅。从匣子上的字印看，张氏轻易地就能分辨出这五个匣子谁是谁的。

一个朱红匣子是自己的，三个淡青匣子是自家

老爷张守岱的，最后一个正红匣子，是刘暹送给自己没过门的媳妇的。

话说，张守岱当初不远千里的将族侄女接到成都来，为的是两家成亲时好送嫁女。可现在刘暹成了实授的山东提督，人反倒是到张家的门口了。虽然他实际上还在湖北。

“来人，将姑爷送给九小姐的匣子送去。”张氏喜笑盈盈的。手捧着那正红色的皮匣子，连催贴身丫鬟。

“夫人，姑爷是有心人，颜色选的真好。”一边的管事婆子也笑盈盈的凑趣道。正红色，这是正房才配的颜色。乐得张氏更高兴了。

这时府衙后宅的一处小院里。

睡房里烧着炭盆，一个披着白裘，黑色的秀发散披在肩上，怀里露着白底水红梅花对襟褙子的少女，半躺在床上，全神的看着手中的书。

府衙前院的热闹似乎半点没有影响到小院的清幽。房间里两个丫鬟一个绣着花样，另一个百无聊赖的趴在桌子上。就是睡房外的小丫鬟和粗使婆子，也都钻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见那个跟外头走动的。

所以，范德彪一行三十多人抵到的消息和动静，愣是一点都没传到这个小院，直到张氏身边的贴身大丫鬟带人捧着匣子来到这院子。

第一百一十九章军火交易【求收藏】

肤光胜雪眉目如画，双目犹似一泓清水，神清骨秀。虽只是微微含笑站在一边，却无比的吸引人目光。如是明珠生晕，美玉莹光。

一袭白裘让她整个人略显清冷，可是配上她眉目间的那一股书卷的清气，太让人惊羡了。

迎香心底里只能赞叹，真是整个张氏宗族选出的明珠，相貌气质上无可挑剔。虽然她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九小姐，奴婢给您道喜了。姑爷看着年关相近，特遣人送了个匣子来……”

说话中笑盈盈的。迎香一路虽没捧着那正红匣子，可从张氏跟前出门时她是捧过的。第一个印象——很沉。

刘暹可是一省提督的身份，一点点都不差张守

岱。差人送来的匣子，匣子还这么的沉，里面肯定装了不少好东西。心里就像有人在挠痒痒一样，都好奇死了。

张妙彤面上的一派清冷瞬间破功，俩脸颊红霞满布，惊愕、娇羞、窃喜，种种情绪一同袭来，人都手足无措了。迎香一年多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张家的九小姐如此一副样子。

一旁张妙彤的两个贴身丫鬟是喜笑颜开，两边定下亲事都一年了，姑爷竟然一个吱声都没有。虽然按礼讲两边是不该暗通款曲的，但心理这总感觉有点小欠缺。

前几日汉中那边倒是送过来了一份礼，里面也少不了张妙彤的那一份儿。但谁都知道刘暹不在汉中，这是他舅舅备下的。小院儿这里都以为今年也就这样了，这就要临近年节了，却猛来一个大惊喜。

迎香是满目期待着张妙彤能立刻打开匣子，也好自己看了满足下好奇心，同时在夫人面前也能卖

一卖。但张妙彤怎么可能当着众人的面打开呢，送走迎香，连小院的小丫鬟和婆子都指出了睡房。房间里只剩她和两个自幼相伴的贴身丫鬟……

那匣子里到底藏了什么，就是随后日子中的张氏都没能从自家侄女嘴里问出个道道，阖府上下只传闻着九小姐的闺房中多了好几样珍宝。还有就是众人都看到的，今年年节里九小姐的赏钱花销比去年宽绰了太多太多……

事实上今年张守岱府上，出手变得阔绰的何止张妙彤一人，那张氏以及张守岱本人，都钱袋大宽松。

刘暹送到的可是五个皮木匣！除了给张守岱的那三个匣子中有两个装的是唐宋孤本和文玩，余下的三个匣子都是实诚货。

且不如此贵重，刘暹何以派出三十多心腹精骑沿途护送？

……

同时间的孝感，刘暹正在热情接待着贝尔·福尔斯。对，就是当初为他牵头搭线‘勾搭’来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的那个贝尔。

迈胜洋行的驻汉口分经理。

“贝尔先生。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继续这么和谐愉快的进行下去。干杯！”

“干杯！为我们的这次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的下一次合作顺利。尊敬的提督大人。”

跟洋人举着高脚杯，喝着洋酒，刘暹的表现真真是眼下满清官场上的另类。但只要有充足的利益，另类就另类，刘暹不怕。

迈胜洋行给他带来了整整一千支m1841密西西比步枪，和五百支斯普林菲尔德m1855步枪，以及相应的配置弹药。

听这两种步枪的冠名号就知道，在此时的世界

武器水准上，它们绝对是落后产品。虽然贝尔把它们夸得像一朵花一样。虽然在测试中这两支步枪的性能把秦军现有装备的鸟枪爆出了翔。但刘暹不是什么都不董的土鳖。

密西西比m1841步枪：

重量：9磅4盎司，约4.2千克，清制七斤。

全枪长：48.5英寸，合123厘米，清制三尺七寸。

枪管长：33英寸，合84厘米，清制两尺五寸两分。

口径：0.54英寸，合13.7毫米，清制四分一厘。

初速：约900英尺/秒，计270米/秒。

斯普林菲尔德m1855步枪：

重量：9.5磅，约4.3千克，清制七斤二两六钱。

全枪长：56英寸，合142.2厘米，清制四尺两寸六分。

枪管长：40英寸，合101.6厘米，清制三尺。

口径：0.58英寸，合14.7毫米，清制四分四厘。

初速：约950英尺/秒，285米/秒。

贝尔带来的火枪手，用密西西比m1841步枪可以轻松打出一分钟两发的射速，准确击中五十丈外的靶子。而斯普林菲尔德m1855步枪的性能就更是惊人了，有效射程达到了百丈远近，射速六发一分钟。

可以说，无论刘暹把他现下的队伍训练的有多么有素，对上一支装备着斯普林菲尔德m1855步枪的三流队伍，打阵地战，都能将秦军上下杀了一遍

又一遍。

m1841密西西比步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种线膛击发前装步枪，早在美墨战争时期就名声大噪。美墨战争后，美国政府将这种步枪封存并使其中一部分流入了民用市场。南北战争时期因为双方军火的紧张和大量民兵的入伍，这种步枪再度出现在双方的军火单上。

“准星太小，无法安装刺刀！”

刘暹真不知道该怎么挑出这两种步枪的缺陷，除了是旧货这点外。但出现在刘暹军营的毕华清却轻松的以贝尔无可辨别的理由，将之报价从三十两白银一杆，直接腰斩为十五两白银一杆。

但对于斯普林菲尔德m1855步枪，毕华清就没的说什么了。因为刘铭传所部装备的洋枪都是这一档次的。

自西历1851年法国米尼式步枪装备以来，世界列强争相继开始研发新式线膛步枪，美国陆军也开

始筹划新一代步枪的研发用以替换陈旧的m1842与m1816式步枪。

新式步枪于1855年定型生产，是即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

虽然时间进行到现在，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已经诞生了十年，德国人的后装步枪已经生产装备了二十五年，世界各大列强军火单上都有相对成熟的单发后装步枪出现。但是对于中国，无论是出于压制还是心不照宣的默契，西方列强可供买卖的步枪还是米尼式。

毕华清对刘暹存着一份感激的心，当初的汝南之战，如果不是刘暹的出现，毕华清不知道要失去多少个朋友，甚至他自己可能都会死在战阵当中。但是对于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以他的目光，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第一百二十章走一步看三步

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是款相当不错的步枪。理论上的有效射程在500码（约460米）左右，最大射程为1000码。当然，这是纯理论数据，一名士兵在500码距离射击一个人形目标的准确度最高也达不到30%。加上战场的环境因素影响，该型步枪的有效射程在300码（约270米）以下。

在前装击发枪时代，虽然它在射击原理上并无突出之处，m1855式步枪依然存在一项独树一帜的设计，那就是maynardtapeprimer——梅纳德底火带。

众所周知，前装击发枪的装填步骤中，手动在击砧上装填火帽是一项必要而且烦人的步骤。火帽在击发枪机中的作用相当于燧发枪机火药池中的火药，这一动作即不灵活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火帽容易在安装时掉落。

梅纳德底火带的设计理念就是——通过一个特

殊装置，自动将火帽送上击砧，达到加快射速的目的。底火带就是一种类似传送带的装置，一种带状火药系统，将**依序封入纸带，将纸带卷起放置在扳机斜上方那个印有鹰徽标志的底火盒中，随着击锤的扣动将装有火帽的纸带自动送上击砧。这也就意味着，士兵在装好弹药后直接扣动击锤即可进行击发，而不再需要手动装填火帽。

为了配合这一特殊容器，美国人还改变了击锤柄的设计。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击锤柄设计十分独特，它的曲线向后延伸，很像驼背的姿势。

与铭字营装备的英式恩菲尔德m1853步枪、法式mle1857型米尼步枪相比，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设计理念无疑是更先进、超前的。先甭管它效果如何。

因为超前所以不成功。梅纳德底火带的设计很不可靠，早期进行的测试中该设备的失误率达到了50%，除了供带系统可靠性不佳外，底火带的材料（纸）也不防水，极易受潮并失去活性，在潮湿的气候下可靠性甚至不如燧发枪，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后期的梅纳德系统计划将底火带的材料替换成金属箔。

这些事情贝尔作为经售商当然是懂得的。可毕华清一个法**官，又怎么会知道远在美国的一种步枪的情况呢。

此时的老美可不是刘宪那个时期的老美，在欧洲人眼中，它还只是个小弟弟。弱小的美国陆军根本就没放在法国人的眼中，美国人搞出几种步枪来，性能如何，价格如何，没谁会操心。

毕华清除了感觉金属箔贵了一些外，在枪身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不会知道，在老美南北战争打到激烈的时候，武器需求呈几何姿态增长的背景下，亟待完善的梅纳德系统因为繁琐而又昂贵的缘故被老美自己人无情放弃，在他们之后生产的1861式步枪上去除了梅纳德底火带。

毕华清这个特意招来挑毛病的高手都挑不出什么毛病，刘暹这个纯小白就更说不出什么了。五百杆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和相应的金属箔以及

雷泵，最终以三万两白银的价格成交。加上一千支m1841密西西比步枪和一百二十支击发短筒，迈胜洋行第一批军火的成交额达到了五万两白银，也就是七万五千美元。

价格谈拢后，贝尔毫无遮掩的露出了欣喜如狂的兴奋。这笔生意他们赚大了。

m1841密西西比步枪这种在战场上完全被淘汰的武器，战后被政府超低价处理，售价还不超过五美元一支。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也是一样的待遇，虽然它们出厂价要远超过m1841密西西比步枪，但现在的价格差却仅有三美金，也就是八美元，五两半还不到的银子。将配备的金属箔和雷泵均分五百份，加价也不超过六两白银。但卖出的价钱呢？

一个十五两白银，一个六十两白银。

怪不得都说军火是这个世界上最暴利的生意呢。

贝尔一时间都有立刻赶回汉口，赶回上海，赶回美国，再干一票的冲动。

“贝尔先生，这次只有火枪，下回可别忘了大炮。”

“提督大人，请您放心，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有了这一回愉快的合作，我们就有了值得信赖的友谊。我会向上海转达您的要求，相信总部会尽快的送来您需要的东西。”

“那就为我们的下一次面见干杯？”

“为提督大人的再次高升，干杯！”

孝感城外秦军大营的这次会面，刘暹给迈胜洋行带去了丰厚利润，给贝尔带去了升迁的资本，更给贝尔带去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米尼步枪不同于燧发枪，他是击发枪，底火乃是雷泵。可中国眼下的状况，除了湘淮军设立的兵工厂外，能找出几个懂得造雷泵的？

刘暹给贝尔的私人任务就是要他寻找几个懂得制造雷泵，懂得一些现代化学知识的人才来。不管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只要把这一块短板补齐了，刘暹自己就能搞出击发枪来，纵然质量性能上要差欧美一截。附带的还能持续激活王屯镇一战从捻军手里搞来的三千杆马枪，那也是击发枪。军工能力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雷泵，导火索。有了它，手雷、开花弹，乃至火箭弹，都将得到一次质的飞跃。

人，不能走一步只看一步。要走一步看三步。不管那三步是多么的荒诞，也要用脑子去想。

……

贝尔走后，刘暹趁着年前还有点时间，动手整治起麾下的各部兵马建制来。

他要新编四个大队，并且齐大林、周军、陈镗三大队的火枪兵全体换装，剩余的m1841密西西比步枪配给陈天柱部。

这些刘暹名义上的镇标，跟随出征这些日子里，也出过不少死力。刘暹也不能让人寒了心不是？

五百杆m1855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就当仁不让的收进了守备大队里，给自己看家来用。

而新增的四个大队大队长的人选，就让刘暹再次苦恼不已了。

是自己队伍训练的太好，打仗只需要排排队的压过去就行了，还是怎么着？

从汉中出发到现在，一年半时间了，部队里还是没新人冒出头来。论及功劳，原先老兄弟里的一二线人物升上去完了，就轮到三线的了。

罗智盟、李懋忠、吴汉超、赵统。

四人中两个是藤甲肉搏中队的中队长，一个是守备大队的中队长，一个是火枪中队的中队长。比之他们下面的一班中队长来，高也高不出多少，差距以刘暹看就是100分跟99、98的区别。或者说，就是谁的运气好积功多一次，谁的运气差积功少一回，就选上了，和落选了。

至此，孝感秦军有整编大队十一个，军部、炮队一部，辎重一队，陈天柱四个营，骑兵营五个大队，新兵营两千余人，总计一万三千人。算上随军长夫，秦军总数直逼孝感县城的居民总数。

第一百二十一章官场漩涡【求收藏】

同治五年，开春。曾国藩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两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两万人，进入剿捻战场。

刘暹一部算是被公开的边缘化了。

他就像当初驻守镇江的冯子材【1】，虽在孝感不时的与小股捻军马队交手，但主体上始终是处于观战状态。

北京对这一点视若不见。刘暹也曾上书北京，请求赶赴山东，或是回汉中故地，北京一概不允。

不过有失即有一得。曾国藩不用刘暹了，但在湖广总督官文眼中，刘暹可是一个宝。

同治四年，僧格林沁剿捻战殁於山东，诏追论前年发、捻扰湖北，官文不能就地歼除，仅驱出

境，以致蔓延益炽，下严议，降三级调用，改革职留任，褫宫衔、花翎。

换白话点的来说，就是去年僧格林沁山东死了，而他为什么死呢？那是因为前年捻军霍山大败走入湖北的时候，官文不能将他们就地歼灭，仅是驱除出境，以至于捻军复起灾祸蔓延，僧格林沁为了剿灭捻军，才因故而死的。

因为这个很难说是迁怒还是北京三巨头看他不顺眼了的罪名，官文被官降三级，丢了太子太保的宫衔和双眼花翎。

去年还跟曾国藩挣剿发第一功的官文，被一棒打的眼冒金星，快七十的人了，惊吓慌乱之下，卧床两月才缓过了劲来。

可是这刚刚过完年，喜气还没消下去的时候，张宗禹、任化邦领着捻军主力再一次光顾了湖北。任化邦率万余骑兵先行，占麻城，进克黄陂，武昌为之戒严。二月时，捻军又在黄冈大破敌军，击毙了鄂军总兵梁洪胜。

危难之时，还是刘暹力挽狂澜。大军先挫捻军兵锋，然后仗着枪炮之利，克复黄陂。

虽说这里面有刘铭传大军尾随将至，捻军一半精力要放在防备铭字营身上，刘暹所战的并不是捻军的全力。但赢了，就是赢了。

官文大赏白银两万两，军需粮秣若干。然后一封表奏到北京，请刘暹转湖北提督。

此时的湖北提督乃是湘军名将郭松林，湖南湘潭人。湘军的老人，虽不入大佬之列，可根基深厚。所部六七千人兵锋甚锐，若是在，力挽狂澜的角色可能就不是刘暹了。

郭松林因为福建大乱，此刻领兵入闽镇压太平军余部了。

湖北巡抚得迅后勃然大怒，刘暹就在茫然无知中被近乎彻底的‘绝交’湘淮楚三军了。因为现任湖北巡抚乃是曾国藩的九弟，湘军大佬——曾国

荃。

天见可怜，刘暹若有心抱大腿，何以找官文？他宁愿死皮赖脸的捧李鸿章的臭脚。靠着汝南援救刘铭传之谊，未尝也不能如愿。

官文！那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满清以他镇湖广，不是因为他官文才高八斗，文武兼备，而是因为湖北具天下要冲，控扼长江，北京必须安排心腹之臣。官文身为满人，且听话，自是最佳人选。

其人早在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之前，就以“无过人之才”名响官场，在位长达十数年，诸事却决于家奴，以至于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厨子大。与前任陕甘总督，天大地大我家**最大的乐斌【2】，并称当今官场奇葩，‘一时瑜亮’。

官文上任后，与湘军屡生不谐之音。先是不配合曾国藩战略部署，后险些将左宗棠整死，故“湖

南帮”对其绝无好感可言。后来“搞定”官文的，是继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

起初胡林翼也是倍感掣肘，心生弹劾之意。幸好属下阎敬铭一语点醒：“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而官文身边幕僚亦建言：“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官态度阴骤转晴，胡更是顺水推舟，时常将省库财税结余私赠官文，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林翼所言，文无不从；文所请，朝议亦无不从”。

不过官胡之交，实乃利益驱使，并非志同道合，故曾国藩断言“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果不其然，胡林翼殁后，继任者屡遭官文收拾。曾国荃到任伊始，极力表示愿“与督臣官文同心协力，共济时艰”。奈何汝虽有意，彼却无情，

曾国荃很快就感受到了湖北官场之险恶。

刘暹之前也是列队欢迎曾国荃履新湖北的人员之一，去年底今年初这段时间里，湖北官场生出的事情，他是清楚得很。

湖北布政使唐际盛与曾国荃之挚友黄南坡有过节，曾国荃来湖北，唐生怕其替哥们儿寻仇，于是私自代官文拟一折子，建议朝廷不给曾国荃巡抚印玺，只护卫鄂省军事。官文还是有几分清明的，认为大不妥，并未采纳。

但小人之心是无可阻挡的。

一计不成，唐际盛再生一招，居然将此折寄到了湖南，广为散播，造成官文阻挠曾老九赴湖北任之假象。曾国荃得知此事原委勃然大怒，与唐从此结下梁子。

这事情容易探听明白的很，也臭的很。刘暹虽是官场小白，听了后也摇头大叹白痴。

之后唐际盛又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从而将军权牢牢收入掌中。此事令曾国荃怒不可遏，言“查国家定制，巡抚本应提督军务，从未有别加帮办之名”。于是，曾老九决心杀鸡儆猴，年底时入湖北才两个多月的曾国荃，便使用专折奏事（此乃督抚与皇帝之间的秘密沟通渠道，可起到控制封疆大吏与进行紧急决策之效），弹劾唐际盛，要求将其“立予罢斥，永不叙用”。同时顺带还点了官文一句：“督臣秉性宽厚，年已七旬，大事则任其挟持，小事则听其蒙蔽”，不啻当着最高层扇了官文一耳光。

这是公开的二把手叫板一把手啊。搞掉了自己的看门狗，还在北京那里打自己的小报告，向来吃软不吃硬的官文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可还未等他有行动，捻军数万人就浩浩荡荡的杀来了。

刘暹兵挫捻军，迅速克复黄陂，对此时的官文有着无可估量的利益。

ps：【1】自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在丹阳南门外落水溺死，冯子材收聚

残军，退往镇江固守。之后的虽太平军屡次攻打镇江，消灭了冯部一些军队，但都没有产生很大威胁。冯子材部始终留在镇江归曾国藩辖制。

以后日子里，冯子材以孤军3000人守御镇江，不时与太平军小部队接仗，但由于当时太平军已经势乏，没能在镇江一带投入多少兵力，曾国藩也没有重用他的打算，冯子材实际上是在天京的外围观战的两年多时间。

【2】：**威力能吓得一任候补道台【和祥。应该还是旗人】，因自家厨子与**的一个随从争执，就大清早的跑到总督府跪门请罪，长跪乞哀。

第一百二十二章江汉海关【求收藏】

现今的湖北官场何等敏感，官文的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的瞩目之中。他表属刘暹任湖北提督的奏折，不等送到北京城，就在武昌官场传了个遍，接着消息迅速蔓延到整个湖广。

刘暹知道消息的时候，心里真恨不得一刀把官文这个老东西给噗嗤了。这老不死的是要强拉自己上船啊。

然刘铭传已经领军转入豫东，人不在湖北，刘暹就是要找人向湖南帮表个白，都没有中间人。

当然，他也能直接站出来说自己不愿为湖北提督，直接就跟官文撇清了瓜葛。但刘暹敢肯定，自己若真是这么做了，北京那里一时三刻的就会找由头给自己排头吃。

除非立刻就领着秦军造反，不然，明年这个时候，刘暹苦心经营的秦军绝对会被拆的稀巴烂。

“大人，天门李大人信到……”

“大人，安陆府黄大人信到……”

“大人，荆门张大人信到……”

“大人，汉口的王大人来了……”

短短两日，张氏在湖北的门生故吏和亲朋友人，三人连夜赶到孝感来，外加二十一封书信。全都是力劝刘暹，远离官文的。

“大人，岳州府的柳大人来信……”

军营里，整个一个富商打扮之人吃酒言谈联络感情的刘暹，苦笑着对眼前‘富商’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连湖南的都知晓了。”

“军门。非是我等多事，实乃官制台非能成事之人。”富商乃是清廷新设不几年的汉口江汉关大关委员——王熙朝。山东武定人。

咸丰十一年，西历1861年，汉口开埠。开埠前，清廷在武汉三镇仅设有内陆关卡，如武昌的江关、汉阳的朝关、汉口西的宗关、汉口的汉关。汉口开埠后，内陆关卡一并撤消，建立以汉关为基础的江汉关。

咸丰十一年三月，英国单方面公布了《扬子江贸易章程》和《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定："外商商运货到长江中上游，只需在镇江办备手续，即可在镇江以上各口随意装卸合法商货，返镇江前可勿庸履行任何海关手续。"从而导致外轮蜂拥进入长江中、上游。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对此表示不满。向清廷上奏折，请求在汉口设关。几经周折，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颁发札谕："……至汉口地方，据该督奏称，必须设关，自应准其建立，查验出进各货……"

同治二年一月一日，江汉关开幕仪式在汉黄德道兵备道江汉关监督郑兰的出席下正式开关。一月十五日，首任江汉关税务司狄妥玛向总税务司赫德报到。

虽然江汉关的行政大权全部操于税务司狄妥玛之手，但晚清海关的状况和权力并不是像后世许多人以为的那样——一切权力、规则全部归于英国人。

还历史一知半解，对海关完全不知所以然的刘暹，也是到了汉口之后才晓得，晚清的海关虽然行政权上被赫德为首的英国人捏的死死地，但清廷也没堕落到将关税大权完全托付给一批外国人，自己不闻不问。清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制衡总税务司，在自己本来的榷关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海关制度架构——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双重体制。

赫德的税务司就是人们脑海里通常以为的海关，税务司从职责和现实中也确确实实起到了‘海关’的作用。但是税务司不能完全代表满清制度下的海关，因为清廷的整个‘关税’笼罩下，除了开埠的新关外还有大量的旧关。这些旧关就完全在海关监督的‘统治’下。并且新关的一些活动也受其管辖之中,如缉私、牌照等等，再有处理港口洋人

的‘外交’事宜，和督促商人持“验单”到官银号交纳税金,并由官银号开具收据。

可以说海关监督在整个江汉关体系中，位置还是举足轻重的。而王熙朝的大关委员，就是整个国人海关体系当中，仅次于海关监督的第二等级。

其下还有委员、总书、清书、案书、通事、差役以及炮船和哨船上的武弁、炮勇、水手等等。整个江汉关多达四百余人，王熙朝的官衔不高，才个六品，但位置绝对重要。

先前迈胜洋行的那批军火，贝尔都没在海关报关，货物直接在关口外就由王熙朝带人带船卸了下。

张家在湖北诸多门生故吏亲朋，王熙朝的官职要排到十名后，但分量却绝对是前三位的。

刘暹也很清楚江汉关的重要性，跟王熙朝有意的打好关系。现在两边已甚是熟遛。

“官制台无才，天下皆知。朝廷以他镇湖湘，乃是穷于长矛乱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朝廷那是需要一条狗守在那。

现在江宁克复，长毛之余些许顽匪，翻手可灭，就用不着庸碌之人占据冲要之地。

官制台若是能急流勇退，以他十年‘辛苦’，朝廷必不会亏待他。但名先机之人天下又有几个？

曾侯是一个，官制台，却绝不是。”

“只这一点，曾侯与官制台之争，就稳立不败之地。”王熙朝眼睛看着刘暹，希望能从刘暹嘴里听到一句安心的话。

这可是整个张氏集团的未来啊。

年纪轻轻就做上了提督的位置，只要不走斜路，不惑之年必可至一省封疆，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而现在就是刘暹的一个关键点。千万别顾及官文，就跟势大无匹的湖南帮站到对立面。那样，官文这老不死的就真拖着‘未来希望’一块赴死了。

“难道我要上折说不转湖北提督？”赤、裸裸的扇官文耳光。

王熙朝莞尔一笑，“军门何须至此。曾侯不是命李抚台的六弟招练马队两千么。军门军中人马具备，拨调三百转之，即可！”

ps：海关进出口征税简单地说可做五个程序:一、商人报关后，海关根据报关材料对货物进行查验(终清一代,查验工作除了货物的验收外还要清丈船只的吨位以确定应纳船钞、吨钞);二、由海关开具“验单”;三、商人持“验单”到官银号交纳税金,并由官银号开具收据;四、海关在查验官银号收据后,允许商人进出港口;五、以三个月为一结,“验单”和收据汇总编成四柱清册送交总理衙门和户部。

海关监督的职责就是在不涉及洋税征收或在对外开放口岸之外时,这五个环节全部由海关监督来完

成;当涉及到洋税征收时,第一、二、四环节是由税务司系统来完成的,而对于清政府财政而言最为关键的第三环节则由海关监督负责。第五环节则由税务司系统和海关监督系统共同完成:“验单”由各关税务司送交总税务司,再由总税务司提交总理衙门,而收据则由海关监督送交总理衙门和户部——便于相互监督。

第一百二十三章菊花套电钻

ps：元旦快乐！

二月二十一日，刘暹人生又一个起点开始了。北京以出乎想象的快捷速度批复了官文的呈请，罢郭松林湖北提督，罢刘暹山东提督，转刘暹湖北提督。

年仅二十六岁不到的刘暹，官场资历就已经不同寻常的厚实了，他都两任提督了。

接到北京旨意的刘暹脸上却没有一丝毫的喜意。他感觉的出有一双大手在拨弄着自己的方向，让自己与湘淮楚军愈行愈远，与湖南帮永远走不到一块去。就像现任四川提督的唐友耕，他的身边跟刘暹一样也尽是湖南帮，甚至他的恩主四川总督骆秉章也与湖南帮友善，但是因为一个四川提督的位置，唐友耕跟身边的这群湘军将领就永远尿不进一个壶里了。

这就是权谋，甚至说是一种阳谋。由不得人不入如彀。

丢了湖北提督，又没福建提督可做的郭松林肯定对刘暹一百个不顺眼。刚刚砍了官文一条臂膀，依旧杀气未散的曾国荃也绝对会把眼睛盯向刘暹。就是能看清楚一切，也能用心包裹下一切的曾国藩，也不会拨动半点手指。就像他先前面对湘淮军诸将，将刘暹丢在一边一样，这时他同样会继续放弃。甚至他还会乐意看到这一幕发生。

以曾国藩的智慧，怎会不知道北京在这件事情起的作用？而北京现在想做的事情，不就是曾国藩乐意去做的嘛？

反正不损湘军现有的‘实力’，只是如唐友耕一样，给湖南帮添一个‘对头’。

如此就能减轻一分北京对湖南帮的猜忌，曾国藩乐意的很。

这场博弈之中，刘暹明明拥军强甚，官居一品

提督，却根本身不由己。三月底，四川张守岱的来信只有四个大字：忠心王事。

看的刘暹想哭又好笑，真想对张守岱说：大爷，知不知道自家前世有句话，叫——穿清不造反，菊花套电钻！

整个三四月，刘暹出兵驱除了两股捻军零散马队，训练部队之余，满眼睛的就全是湖北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掐架了。

官文在湖北势力根深蒂固，军政两手都铁硬，直接把曾国荃伸向兵权的手给剁掉了，自己甚至还伸手要去勾搭抚标三营。这是当着湖广官场所有人的面扇曾国荃耳光。政治上多加制肘，虽然不至于让曾国荃堂堂一任巡抚政令不出武昌城，可也让曾国荃连支援剿捻战场的钱粮都凑不齐。

而曾国荃呢，这个不懂为臣之道，不知自己大哥辛苦的猛将兄，借着曾国藩早前奏请北京核定长江水师章程及营制营规的东风，将湘军水师拉来了好几个营头，掌控湖北水道之余，就是在官文眼皮

底下打转。由官文签发的一应从水路走输周转的钱粮，全要查拿卡要。

就是刘暹都受了殃及，三月、四月的钱粮，不得不由江北各府筹集筹措，陆路转运到江边上的孝感。

不过话说‘投靠’了官文之后，刘暹还真是得了极大的好处。只这两个月，官文就向刘暹所部拨调了六磅英炮六门，九磅英炮四门，十二磅法炮四门，骡马犍牛三百头，还有英式恩菲尔德m1853步枪五百支。

直接让刘暹炮队实力大增的同时，还换装掉了五个鸟枪中队。

在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里刘暹是幸福的。他都在想如果每个月都有如此进益，就是先抱一抱官文的大腿又如何？

就是五月中，上海的王庆再度伸手向刘暹要银子，刘暹心中的那点小不快都在满心的喜悦中，瞬

间冲刷去。

王庆在上海开销虽然不少，但成绩也是有的么。不过刘暹就是有些好奇，读书人出身的王庆怎么放着正当的生意不做，而涉黑了？

……

上海，黄浦江畔。

细雨正浸湿着整个江南，梅雨时节，连人都是梅的。

一艘在眼下的中国绝对称巨大的混合动力帆船正静静的停泊在十六铺码头，从船舷涂着的英文标识可知，这正是怡和洋行的船。

作为**战争最得利益者之一，怡和洋行这些年的发展速度是无比惊人的。一船又一船从印度运来的**，流毒无数中国人的同时，也将无数的白银装入了他们自己的囊中。

在刘宪的那个历史上，再有六年，完成了肮脏的资本积累的怡和洋行就将彻底退出**贸易，转而高大上起来了。但是现在，**贸易依旧是怡和洋行最支柱产业。

货船上装满了一个个方正的箱子，数十名汉子正如工蚁一样，组织有序的从船上将一箱箱沉重的木头箱子卸下来，垒积到码头的一边。

这些汉子多打着赤膊，只在肩上垫了一点麻布，每走数步，都可以听到他们吭哧，沆哧的粗喘声。

每从货船上卸下一个箱子搬到指定地点，那些汉子就会从一边站着的管事手中得到一支小小的木棍，凭着这个小小的木棍，等到了晚上，他们就可以从管事手中得到工钱，然后用工钱到粮店买点粮食，带回一家老小明日的吃食。

这就是这些码头劳力一天的生活，简单繁重劳累，只有回到家中，看到自己妻子儿女接过食物时的欢喜笑容，他们的脸上才也会露出真正的笑。

“砰！”

一声巨大的响声突然传来，是一名劳力脚滑摔到在了地上。他扛着木箱自也从他肩上滑落，重重摔在地上，巨大的冲力使得木箱四分五裂，一块块圆球状的黑色**散落在地上，不少**膏沾上了泥土

那名年轻的劳力一下子傻了眼，直到不远一名监工喝骂传来，劳力才惊醒过来，赶忙弯腰将地上**膏拼命捡起，附近的几名劳力见状，连忙放下肩上的货物过去帮忙。

“混蛋，你们这些穷鬼，知道这一箱货物值多少钱吗，就是把你们这些猪罗全部卖了也赔不起！”那监工挥舞着鞭子，气汹汹的冲过来。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手中那挥舞的鞭子只是狠狠抽在了空地上，而并没打在那劳工的身上。

而被骂成猪罗的劳工们脸上却都毫不遮掩的呈现出一丝怒色，其中两个年轻的还凶狠的瞪了那监工一眼。而监工除了大骂还是大骂，手中的鞭子像

装饰品一样，仅仅在空中挥啊挥的。

第一百二十四章斧头帮【求收藏】

这时一旁悠闲的管事出声了，他走到一个面色严肃的英国人面前，微微弯腰，用生硬不标准的英语说道：“尊敬的先生，我为自己工人的失误向你道歉。赔偿会如市价一样让您满意，请您放心。”

“啪，啪！”

“ok！”

英国人拍了两下手，监工立刻退下。然后对着管事说。“我相信斧……哦，是工友会了，会给出一个满意的赔偿。”

“请继续！”

就像风吹水面划下的痕迹，放到一年前至少能把人打个半死的‘大事’儿，现在就如此自然无比的消失了。

这可绝不是英国人心好。

今日的大英帝国，今日的欧美国家，每一个毛孔里还都渗透着世间最最恶的污垢。他们还不是一百多年后满世界嚷嚷着自由和人权的皿煮光辉。

这个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平和’，乃是斧头帮，也就是英国人口中的工友会，用生命、铁血和凶残换来的。

在它半年前登台亮相的第一刻，二十七条上海码头最凶狠的监工和他们的家人，连同两个声名狼藉的帮办满门，超过一百五十条人命，在一夜之间全化作了烈火中的残躯。

当时整个上海道都被震撼了。这样凶残且目标极明确的辛辣手段，让整个上海圈的买办阶级和华人监工都噤若寒蝉。

就是历来很‘大爷’的洋人，在那随后的半个月里都极少再嚣张的出门。一些有身份、地位的洋人，一出门更是前呼后拥，能带上十几个保镖。

上海道衙门和租界的巡捕房，在那段日子成了全上海压力最大的两个地儿。虽然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是非常的吃香。

咸丰三年，西历1853年，迫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给上海带来的军事压力，英、法、美三租界达成联合，并与第二年建立巡捕房。1854年成立的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警政机构。但同治二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行组建“公董局”，同治三年英美租界合并。

英法租界的巡捕部队完全由欧洲人组成，当中主要是英法两国人，或是英法两国本土及领地的退役士兵，或是在沪的士兵、水手等。这些人在洋人看来自然是非常可靠的。

但是上海道与巡捕房半个月的侦查也没找出确切的线索和针对性的嫌疑目标。直到那一日，十三个中国人主动站了出来，投案自首。

上海滩在那一日起多出了一个词汇——斧头

帮！

主动站出来的斧头帮没有把锋刃指向欧美人，它取的仅是一种震慑威慑力。随后的日子还主动地送上了一份份厚礼。虽然这些礼物有些是夜里悄无声息的送到人床边的。

但完全查不到斧头帮高层影子的上海道、洋人，纵然对斧头帮的存在膈应的很，也不敢真的撕破脸皮。因为斧头帮爆发出的力量太惊人！

就是靠着十三条人命，靠着铁血与凶残，斧头帮在上海一举成名。虽然势力上比之传统的青红帮大有不如，但青帮洪门在战斗力的威慑上就太差了。

哪比的了有刘暹暗中支持的斧头帮？

这东西就是刘暹派去上海的大舅哥王庆搞出来的。虽然王庆涉黑，刘暹一直好奇为什么，这跟他印象中规规矩矩的王庆完全不同。但斧头帮的名号就是他起的，所有的支持一样不少。

王庆‘点炮’的时候，动用的人手更九成都是刘暹秘密派遣到上海的亲兵精锐。

正是有这份战力在，致力于在码头扩展势力的斧头帮，硬生的让洋人、监工变得和气不少，让在码头具有传统势力范围的青帮不敢阻挡！

三月份，王庆不知道从哪里听闻了有工会这个词，自己于是就搞出了个工友会。并且引进工会的先进理念，开始主动的站到与洋人对话的最前台。在不触及洋人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码头劳力自身的权益。

斧头帮无意识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刘暹得知这一点后都情不自禁的挑起了眉毛。自己这个便宜大舅哥虽然在组织力上还没脱掉中国民间传统结社的范畴，比如说加入帮会后每月可得三斗粮，苦难之时帮会能有所帮助，数额太大的话还能先向帮会低息借钱，成员之间互帮互助等等，但工友会的出现还真有一丝工会的身影。

如今其盘踞最深的十六铺码头，不仅监工变成了无牙老虎，就是洋人也很少再敢毫无理由的动手打人。

不过王庆也有苦衷，因为高层的一系列‘隐身’，斧头帮就需要大批的中层抛头露面。王庆也要制衡下面的中层嘛，不能让他们单人拿到太多的权力，否则谁要是心存叵测，拐过头来不就立刻能把王庆等知机高层架空了么。

比如说刚才那场事情中的管事，他就是斧头帮秩序中的一个中层。虽然仅是‘中层’当中的一个下层，但若是放在别家的帮派中，管事这种人那就是一个工头。而现在‘工’没有了，只剩一个‘头’！

这些基本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整个斧头帮下有七八十号人，每月的钱粮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再加上帮众开销，和扩大势力中的支出，王庆明面上干的那点小生意，根本就糊不住窟窿。

他只能伸手向刘暹要钱，一要还都是万两做单位的。

刘暹看着斧头帮的日益扩大，内心高兴，但每月大批的钱粮支出，也让他心疼。这笔钱都能顶他养一两千新兵了。

“看到没有？军门要我们有自我造血功能，不能什么时候都伸个手向军门要钱。”王庆抖着信纸对手下的人叫道。

声音高厉，他自己嘴角都起了虚泡，还有一脑门的皱纹。

“庆爷，不是我们赚不到钱。那是军门不让我们动啊。”一人无奈的说道。

黄赌毒，上海滩只要有势力，干起这三行，钱还不是跟流水一样往兜里装。但是刘暹事前有规定——敢沾黄赌毒，一律砍脑袋！

斧头帮不是没赚钱门路，而是钱就放在手边，

没人敢拿。

　　这些斧头帮的高层，不仅个个都是刘暹亲兵里的老人，更个个都有一家老小在汉中。谁敢不听刘暹的话？

　　“这个我不管。今个咱们一定要拿出个主意来，找到赚钱门路。”王庆挥着胳膊，不讲理了。

第一百二十五章刘暹坐蜡

“开门，快开门。”

“开城门——”

“你他娘的快开门！不然老子打进去了——”

“我等乃是官军，汝之如何不让我们进城？”

随州府城下，三千余秦军指着城头破口大骂。而城头上，一名四品知府神情尴尬的擦着额头不停留下的冷汗，瞥眼瞧着一旁那个身材魁梧的三品参将。

“王大人，这……这……”

王姓参将撇了一眼知府，嘴角扯出冷笑，“不开门。今日老子坐在城头，看那个嫌命长的敢给秦军开门。”

湖北的督抚之争就激烈到了这个地步。刘暹派军一部在豫鄂边界堵回去了一支捻军队伍，拐头回孝感的路上，经过随州，这月前刚刚率两营湘军驻扎进城池的参将，就逼着随州知府闭城不开。

目光如是看猴戏一样，看着在城外不停叫骂的秦军队伍。

齐大林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两眼喷火一样看着城头上，若不是还想着维护自己副将大人的风范，他也要加入城下的那骂架大军了。

“来人，给我往城墙下开一炮。”

天色眼看就要黑，齐大林在随州城下跟人耗不起，只能一阵咒骂后拖着队伍往就近的镇子上去。在军队离开随州城池一里远的时候，狠狠的看了随州城一眼，齐大林招来随军的炮队中队长命令道。

“什……什么？大人……大人，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叫你打城墙下，又不是打城内。你哪来的那么多屁话。叫你打，你就打。”

……

随州城下的一幕和随州城下的一炮，就像一颗小石头扔进了大江大河之中，丝毫没有激起半点波浪。虽然刘暹为此事挨了曾国荃的弹劾，但这根本就是风过水无痕，因为整个湖北官场的主体始终是督抚之争。

随州的一幕，在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的你争我斗面前，连一片绿叶都算不上。

但刘暹却清楚，随着秦军与官文瓜葛的日益加深，他部与之湘淮楚军之间的隔阂已经日益加大。随州的那一幕，就是最直白的体现。

搅合在督抚之争的漩涡，时间久了，争锋相对的气氛就会由上到下扩散至全军。无论是湘军的闭城不纳，还是齐大林的炮轰，都表明两军已经真正的走在了两条平行的道路上。

但刘暹有什么办法呢？

他现在还要继续披着绿营的这张皮，那就要继续受北京的管。北京要他与湖南帮对立，那就必须对立。只有每月进补的时候，让他高兴异常。到七月时，刘暹的骑兵营已经增长到四千匹马，三千骑兵了。

同样是同治五年的七月，捻军冲出开封南面的芦花冈堤墙，击垮了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的豫军，破墙东越，过陈留，趋山东。曾国藩的河防计划彻底宣告破产。

事实上早在五月，捻军在鲁豫边界为刘铭传所败，刘铭传借机恢复了自己补授提督的官职，仅仅从直隶变成了山东。张宗禹与任化邦就一分为二，分赴苏北、皖北和豫东一带活动。在随后时间里，两部捻军时分时合，往返游击，已然打破了曾国藩“以静制动”的重点设防战略。

曾国藩迅速调整策略，西面以沙河和贾鲁河，

南面以淮河为防线，北面从朱仙镇至开封与黄河南岸挖壕设防，妄想在鄂、豫、皖交界地区围困捻军，聚而扑灭。

结果七月里，任化邦率部与张宗禹部在禹州、许州一带集合，趁朱仙镇以北至开封附近的堤墙尚未筑成，迅雷出击，经尉氏、中牟北趋，进行突然袭击。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大败，捻军跃进山东。曾国藩的河防计划又告破产。

历时一年有余，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八月里，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而此时的湖北境内，曾国荃与官文的争斗倾轧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曾国荃先是以鄂军朽烂不堪大用为由，奏请北京裁减鄂军，调入湘军敢战之士递补。

直接强手去夺兵权！连刘暹都有了波及。接着借口剿捻，再引彭毓橘率六千湘军入鄂。

彭毓橘，乃是曾国荃的同年龄表弟，亦湘军名将。虽然他在后世名头很不响亮。早年从曾国荃援江西，积功叙县丞。及进安徽，小池驿、菱湖诸战皆有功，又屡破援贼，累功擢知府。会诸军下沿江诸要隘，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擢道员，赐号毅勇巴图鲁。

湘军攻克天京，彭毓橘已经布政使记名，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湖北布政使职位自从唐际盛被罢官以后，就都是按察使署理的。曾国荃引彭毓橘入湖北，醉翁之意不仅在兵权，更在湖北布政使之职务。

曾国荃的这种行为当然引来了官文的疯狂扎压，全断了剿捻战场的协响，连入鄂的上万湘军粮饷也都全部隔绝。

曾国荃不知道是单单因为此而大怒，还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兄长剿捻失败给湘军集团乃至整个湖南帮带来的影响，悍然一封弹劾直接抵到了北京城，劾官文贪庸骄蹇！

这是公然的将官司打到了金銮殿上。

一二把手不合，古来今往都是极常见的事情，但是公然弹劾参奏，整个大清朝二百来年历史上，也都屈指可数。这就好比后世省长与省、委书记翻脸，直接向中纪、委实名举报了一样，很扯淡。

刘暹听到这个消息后，牙花子一阵酸疼。他真的怀疑曾国荃是不是曾国藩的亲兄弟了。怎么当大哥的这么老奸巨猾，深谋远虑，连天朝太祖爷都佩服有加，做小弟的却如此无脑白痴？政治智商连个最芝麻的县令都不如。

生平第一次，刘暹为曾国藩感到可怜。摊上这么一位亲兄弟，曾国藩真够苦的。

九月，张宗禹、任化邦率捻军主力从安徽如湖北，刘暹全力阻击，先后五战，驱捻军入安徽。

但是这么些功绩似乎也不能为官文挽回那突然来袭的危急。北京方面派来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

来鄂，很快，官文就倒台了。随绵森、谭廷襄北上进京接受中央调查。

在湖北盘踞了十一二年的官文就这么的去了。进了京，就算顶层三巨头不准备大惩官文，官文也不可能再返回湖广为官了。

而官文走了，刘暹就一下坐蜡了！

第一百二十六章曾老九好生郁闷

没了官文的压制，曾国荃会不会使劲的削刘暹呢？

这答案绝逼是肯定的。

大权在握的曾国荃借着自己一纸奏折搞掉了官文的威风，在新任湖广总督未达到武昌前，完全可以在湖北境内八爪螃蟹一样横行无忌。

他对付刘暹的招数很快就下来了，在将彭毓橘等上万湘军全部抽调回江南之后，把整个江北广阔区域全丢给了刘暹防守。

那可是一千多里的宽幅啊。东起黄州，西到郧阳，其间历经汉阳、德安、襄阳，共五府之地。全都在捻军的抄掠范畴内，曾国荃这明显的就是在强人所难。

刘暹领到这个命令，唯一欣慰的就是捻军刚刚

被自己赶去安徽。

十月，进京后的官文即遭革职，交部议处。不过很快就改为罚俸禄十年，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简任直隶总督，继续做他的封疆大吏去了。

须知道，没有养廉银，满清一品官员一年俸禄不过二百一十五两，罚去十年，也才是区区两千余两，而总督一年的光养廉银便高达一万五千两之巨，所谓罚俸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在孝感愁眉苦脸一月多的刘暹脸色顿时大好，立刻派人前往保定。【直隶总督驻地】

然而刘暹在官场上的道行还是太低了。就在他派人赶去保定的第三天，张守炎，来到了孝感秦军大营。

看名字就这道，这位张氏家族中人乃跟张守岱是同辈的。虽然年龄比之刘暹却还要小上两岁。

张守炎：字星伴，张泉嫡孙、张衍寿之子、张

守岱堂弟，海丰张氏第十五世孙。同时也是刘暹未婚妻张妙彤的亲小叔。

轮关系，他要比张守岱与刘暹更近。但论威严，二十四岁的张守炎连张守岱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现在才只是一秀才的张守炎，在初次见面的一品提督侄女婿面前甚至都有些拘束。

“这是官制台的亲笔信。元渡先看过！”张守炎稳住心性，将怀中的官文书信掏出。张氏，是不会无缘无故的派出一位子弟来见刘暹的。在与刘暹结亲的一年多时间里，自始至终都仅是张守岱一人密切接触刘暹的某些军政机密，然后就是张氏倾力提供的各项便以和帮助。

张氏从来没有表露要派出子弟、亲故进入刘暹军中的意图。

延续了三百年的官宦大族，他们有一套自我生存的准则。而如何跟自家的姻亲相处相交，无疑就是那套准则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或许张氏不会对所有姻亲都如此的付出，但刘暹眼下的地位和手中的实力，无疑值得张氏另眼相看，分别对待。

就在官文经水道去北京，路径山东的时候，张家已经送上了一笔丰厚的程仪。官文进京刚议罪，旋即又脱罪，再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置，张家又送上了一笔贺礼。这两分钱财相送，用的全是刘暹的名义。张守炎更是第二笔贺礼的经手人，所以他才拿到了官文的亲笔信。

刘暹对张守炎的到来十分的热情欢喜，这简直是他加强与张氏亲朋故旧关系的最佳‘桥梁’人选。

年岁二十有四的张守炎，相貌清俊，谈吐举止带着一股大家风范，完全是老天爷给刘暹最好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知根知底，并且明显是张氏递刘暹机密消息的传话筒。

官文的信上没有什么过格的话，只是要刘暹稍加忍耐，公道自在。

“十五叔，曾国荃的弹劾参奏言之凿凿，何以朝廷如此厚待之？”

刘暹唤张守炎十五叔，因为张守炎在张氏嫡脉的守字辈人中排行第十五。他大致的一扫官文的亲笔信，抬头就向张守炎询问。之余，顺手将信纸一折，毫无半点郑重的捏在拇指食指缝里。

“京中已有传闻广播，说与曾抚台的折子有关。”刘暹皱眉的询问时候并没有发现，因为自己的动作和对官文的直呼姓名，对面的张守炎神色很是变了变。

“据传曾大人在奏折里指出官文曾经“贿通肃顺”，乃肃党余孽。这四字可谓戳中了两宫太后及恭王的禁忌。当年事变，两宫与恭王联手诛杀肃顺，惩办骨干，已使整个军机处大换血。只因怕引发朝野震荡，故只抓祸首，不究余党，可谓既明智亦无奈。

若沿着曾抚台所供的线索查下去，得到的答案

恐怕不单单是肃党余孽，很有可能还会牵出当年辛酉政变之隐晦。

五年来，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对对辛酉之事向来讳莫如深，岂容得曾大人再翻旧账？况且官制台为正白旗勋贵，平定长毛之乱又有大功劳，从轻发落便顺理成章。”

张守炎此次来不仅因为官文的亲笔信，还给刘暹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消息——官文很有可能会找人参奏曾国荃。

这个曾老九不比他哥曾国藩，一屁股的烂账，要参他容易得很。“官文就不怕惹人非议？”刘暹眼皮直跳。刚上岸，就想着把对头踢下水，官文这该多胆肥啊。

“他身上的诽议还少吗？”张守炎冷哼了一声。然后神态郑重的对刘暹说：“以他的脾性，这件事十分有可能。”

丢了经营长达十一二年的地盘、人脉与资源，

虽然保住了乌纱帽，官文的性格又岂能轻易地咽下这一口气？来而不往非礼也。他肯定会使招的。

刘暹沉默了半晌，脸上突然露出一抹舒心的笑。“看来我的苦日子要到头了。”接下来只需用心防范捻军，坐看事变即可了。

“你有此心最好。千万别搀和进去。官文之前落败，可他是旗人，转眼复起。曾国荃也十有**要栽跟头，但他背后一样有湖南帮，有湘军这个庞然巨物。要想再起，反手可得。

你却不一样。纵然身为一省之提督，手握重兵万余，甚是显赫。但与这两方势力相比也轻飘如一鹅毛。”

“暂且忍耐。快则就是本月，慢则也过不了年节，曾国荃必倒。”

……

武昌城里的曾国荃。这时的正一腔烦闷不解的

放下兄长曾国藩寄来的急信。

——从此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兄长这是怎么想的嘛？干嘛要我弃官？曾老九好生郁闷。

第一百二十七章欺人太甚

时间进入到同治五年的十一月。曾老九已经不再为大哥曾国藩劝他弃官而烦恼了。官文指示御史佛尔国春狠狠参了曾国荃一本。扒拉了一下湘军在天京的血屠，扒拉了一下湘军在天京的缴获，扒拉了一下曾国荃十年前是怎样的身价，现在在湘乡老家又是如何的良田连云，广厦千万间。

加之湘淮军在鲁豫皖苏剿捻继续不利，曾国荃的劲头泄了好多。

他知道自己这回丢官真的就在眼前了。

但他还有不甘心，不甘心刘暹这个膈应人的东东，继续的在他跟前活蹦乱跳。

曾国荃就是能把刘暹搞下去一级，他心里也舒坦了啊！

然而，在湘淮军面前似乎妙策无双的张宗禹，

在跟刘暹对阵的时候就总是忘带了脑子。频频被刘暹完封！

捻军绝对优势的马队，却无力深入湖北一步。

十月中旬，河南战场上，淮军大将周盛波败牛宏升于光州，追至光山时却被任化邦伏击，险些丧命，损兵两千余军。张树声、张树珊兄弟战张宗禹于新蔡，僵持两日，潘鼎新率五营来援，张宗禹兵撤正阳。

张家兄弟与潘鼎新挥军急追，在汝南埠被张宗禹杀了个利索的回马枪，丧师三四千，最早令马队渡河的张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再行，下马死斗而亡。

在与捻军的厮杀中，淮军第一次损失重将。

刘暹听闻此消息后都脸色一正。真的不能小瞧捻军。这战死的张树珊在后世名声虽远比不上他大哥张树声，但现在的刘暹对湘淮军关注如此之重，又怎会不知晓张树珊的名头和他在淮军中的地位。

广西右江镇总兵，淮军勇将。被李鸿章誉：血性忠笃，治军精强，作战凶悍，常为军锋。

北京方面诏惜其忠勇，从优议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勇烈。李鸿章又在汝南埠给他立下了表功专祠。

淮军接连传出败讯，曾国荃虽然不替李鸿章心疼，却也大为剿捻之战的发展而头疼。捻军不平，湖北的协响就不会断绝，湖北也就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时间。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曾国荃甭管他这人脑子如何，先前跟官文斗的再厉害，这点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挟大胜而南下的捻军与信阳汇合，大军兵锋直指湖北。

屯驻孝感的秦军，此刻在刘暹的指挥下已经进抵德安。没有湘军把持的随州城，四门敞开的对秦

军开放。

武昌的曾国荃深切盼望着秦军、捻军能在德安府碰撞出一片激烈的火花。不管刘暹是胜还是败，他都将高兴的很。

原因很简单，刘暹无论胜负，损失的都将是他的实力。

曾国荃是一个莽撞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不顾大局，只纠结于自己一片小天地的人。所以，当捻军找上刘暹的时候，他屁股都要做歪了。

但是事情发展出乎他的预料，事情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捻军大部队与秦军在德安对峙了七八日，小打小闹，近乎于相安。暗地里，任化邦带领的五千精骑，人配双马，沿桐柏山北麓，日行百里的疾奔新野，沿途过桐柏、唐河两县而不入，兵马克新野，马不停蹄，即直下襄樊。

从德安东到襄阳北，路程足足四百里，任化邦四日即到，行军之快速，根本就没襄阳清军准备的时间。按理说他们闪击襄阳是没问题的。但偏偏五千精骑连襄阳城的北大门樊城都拿不下，这就很不正常的了。

驻守襄阳的湖北绿营兵像是未仆先知一般，在任化邦杀到樊城城下的前一日，移兵三千余进驻。任化邦完全是一头撞在了墙上。

捻军拿不下樊城，那就休想摸到襄阳的边儿。可要任化邦拿宝贵的骑兵当步兵，强攻小五千清军驻守的樊城，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樊城外的任化邦很骨感。

这时河南境内的南阳总兵宋庆带部正疾扑新野，欲断任化邦部的退路。

任化邦只得退兵折返新野。捻军此战，正应了一句老话：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但若只是让捻军败兴，武昌的曾国荃也不那么气了。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刘暹调度的。樊城的增兵，宋庆的急援。

于是在新野外的溧河，当任化邦打算击破宋庆所部的时候，刘暹领着自己全部的骑兵，恰到好处的出现在了捻军背后。一击致命！

任化邦大败，损兵折将。

刘暹单捻军精锐就抓了四百多人当俘虏，更缴获了两三千匹战马。

捻军为求速度的一场偷袭，集中全军精锐和马匹供应的人配双马，就落了个如此下场。

宋庆落了功劳，刘暹除了大功更有不可想象的实惠。

这一战后，秦军马匹的数量就能顶得上整个淮军了。

如果刘暹要大肆扩充马队，他至少能整出五千骑来。

北京似也被淮军的连连败绩糟了心，得到六百里加急送到的捷报喜讯后，授刘暹骑都尉世职，因为黄马褂和骁勇巴图鲁号之前就已加了，清廷这会就再给了双眼花翎，加太子少保衔。

这样，刘暹现在的职务官衔就已经跟湘军重将彭玉麟并驾齐驱了。

这档事就发生在曾国荃的眼皮底下，你说他心中怒气如何平？

至于跟李鸿章一样上奏北京，赞叹几声刘暹‘知军机’，那纯粹是笑话了。

自己堂堂一巡抚，把荆州将军都能当成木偶，却整治不下一提督，还让这家伙在自己面前活蹦乱

跳的多么欢快。曾国荃火大着呢。

于是，打了一大胜仗的刘暹不仅没能在巡抚衙门得到一两银子的加赏，连十一月的军饷也早早被告知——没了。

虽然刘暹真的不想跟湘军对立，只是世事逼人，不得已才走上了湘军的平行线。但这个时候，他也真想向曾国荃亮一亮爪牙。

九月钱响粮秣，官文走之前已经拨给了大半。官文一走，曾国荃就给全扣了。

十月份，刘暹仅仅从曾国荃手里讨得了五千两白银，单全军将士的一月伙食都不够。

现在十一月，再被告知一文钱没有。

第一百二十八章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武昌巡抚衙门外，刘暹脸色阴沉的能滴下水。

“刘军门且慢。”

巡抚衙门处，正要翻身上马的刘暹，听到背后声音传来。

刘暹回头一看，彭毓橘为首的一杆湘军将领，正带着随从亲兵呼啦啦的从门庭内涌出。众人皆身着官服，补子耀眼，赫赫‘** ’。

彭毓橘是曾家至亲，为人轻剽，智才不出众，可一路硬仗打下来，也布政使记名，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在湘军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算不上大佬级人物，但谁也不敢小觑他。

如今湘军在湖北的一众兵马，更是以他为总统。

他年在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含傲色。

刘暹回头见是彭毓橘说话，拱了拱手道：“彭大人？有何赐教？”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天朝太祖的这句话就是刘暹性格的最好写照。曾国荃欺人太甚，刘暹就也没必要再给湘军好颜色看了。

说话中，讽刺感，扑面而来。

“都是袍泽，何谈赐教。”彭毓橘皮笑肉不笑的一哼哼，道：“早在年前，就闻军门手下骁骑大名，惜不能一见。”看看刘暹身后亲兵，和那一水儿的健马，叹道：“今日得见，果然尽是骁勇将士，怪不得能屡胜捻匪！”

刘暹不说话，只两眼看着彭毓橘。

彭毓橘见状并不尴尬，也不恼怒，自己继续

道：“彭某这里正好有一事与军门商议。”

刘暹面无表情，继续不答看着彭毓橘。他要瞧瞧这彭毓橘撅起屁股要拉什么屎。

“彭某知道军门在新野大捷，斩杀了捻匪两千精骑，所获骡马良驹甚多，不知能否打个商量，给让个千八百匹良马，如何？”

此言一出，巡抚衙门前本就紧张的气氛立刻变成沙场一样的肃杀。刘暹目光幽冰气消去了，再出山不迟。”

今年的三月，被恭亲王倚为股肱的曹毓英忽然病逝，朝堂洋务派阵营顿失得力一臂。

恭亲王必须选个人物填补进去。不然朝堂核心里，不仅他自己损失一重要助手，军机处理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都要失衡了。

第一百二十九章什么是政治斗争

曹毓英生前为兵部汉尚书，长期在军机处行走，位置至为关键。

物色许久，恭亲王终于选定了军机章京胡家玉出任左副都御使，并在军机上学习行走。此时的胡家玉刚刚四十六岁，正可谓年富力强，前途坦荡，借着恭亲王的极力扶植，胡家玉年中就升任了兵部左侍郎。

胡家玉就是恭亲王为填补曹毓英逝去选定的替补，但偏偏因曾国荃对官文的那一道弹劾，直接被牵累的革职留任，免去了军机行走。

曾国荃的那一道弹劾可以说是直接搅黄了恭亲王人事安排上的一盘好棋。

他在弹劾奏折中揭露官文与胡家玉有公款私馈之罪。原来在同治四年，时任大理寺卿的胡家玉奉密旨，查办湖南巡抚恽世临升职而原巡抚毛鸿宾被

参各项事情。他查明复旨、上奏，将恽世临降级。自湖南查案归京途中路经过湖北，官文“以胡家玉为贵近之臣，乃从粮台取银四千两，作为馈送之礼”，希冀交好胡家玉，望其帮己掩盖一些不堪之举。绵森、谭廷襄赴湖北调查时，证据确凿，已经坐实了这件事，胡家玉因此交部议处。

“哈哈哈，曾国荃时运不利，活该他！”

十二月初的孝感秦军大营，荡漾着刘暹畅快的笑声。他对面的张守炎也面色舒展，感慨着曾国荃的不懂为官之道。

你弹劾上官，牵连京官，竟还不把对手的底细查看清明了，就一股脑的抵到了金銮殿，这该是有怎样的大无畏啊。

“钦差大臣沿途接受馈赠，捞点儿灰色外快，该是常情吧？我想整个大清官场都在心照不宣，这当是属于圈内的潜规则。曾国荃这个堂堂一省巡抚竟然这么的爆料，这水平还真是低的无下限。”

畅快欣喜的刘暹也不管张守炎能不能听懂自己那满口的现代调，调侃着对头的失败，让他就俩字——高兴。

张守炎确实有些不懂刘暹一些词的意思，但是望文生义，他又知道刘暹的态度，也就明白了话中的主体意思了。

“胡大人才是时运不利，无妄之灾。曾国荃那是坏规矩。”张守炎不屑的说起湖北前任巡抚，内心里深深的在为刘暹的好运气感到惊奇。

如果参奏官文这个职任天下要冲的湖广总督的人不是曾国荃，且胡家玉也身处要害位置【候补军机】，朝廷必须有所表示，否则实难服众。胡家玉有恭亲王庇护，还真的很难被扳倒。而扳不倒胡家玉，让这个恭亲王好不容易培养的嫡系就此退出政治中心，又怎么能坏了恭亲王下的那盘好棋，让恭亲王火冒三丈呢。

曾国荃运气之背，实在不一般，就像他那个一根弦的脑袋一样的不容易。

督抚对飚虽说是地方之大事件，但恭亲王是什么身份，自不会过分在意。然而痛失一位籍贯、能力、年龄、理念皆与自己心中人选相吻合之候补军机【胡家玉江西人，可与湖南帮一争南国领袖】，确确实实是对恭亲王的重大打击。毕竟运作一名自己看重的官员进入军机处，并非易事。况且恭王是将胡家玉视作未来与倭仁等保守派抗衡的一枚重要棋子。没想到手中这颗卒子尚未渡河，便沦为曾、官争斗的炮灰。

一番苦心戛然而止，一盘好棋横遭破坏，你说恭王有多恼怒？

“恭亲王之所以火大，还由于其本已在朝堂占得之先机，一番辛苦也因弹劾案显得毫无意义。”

张守炎有张家的消息网在沟通，这会儿报谈刘暹，可不仅仅是说曾国荃要走人的。他已然完全透析了这档事的内外之音。今日就是要借此机会来给刘暹上课！让他知道——什么是政治斗争。

“我所谓之“先机”，指的是恭亲王阵营在李鸿藻“夺情案”上的表现。今年除了三月份走了曹毓英曹大人外，七月，新晋军机李鸿藻之母姚氏去世，按照孝道礼法，也是朝廷制度，李大人当丁忧三年。”

刘暹在知道李鸿藻这个人的。这个与李鸿章看起来完全亲兄弟的人，实际上跟合肥李氏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绝对外人。他是直隶高阳人氏，就是河北人。嘉庆二十四年生，现今只四十五岁，比恭亲王挑选的胡家玉还小一岁，但已经做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绝对的朝堂核心重臣。更为可贵的是，人家是同治帝六年的老师，是西太后信得过的人，也是清廷钳制洋务派的守旧人物之一。

后者，是刘暹一人看出来的。

他在有了张守炎之后，就开启了对北京的视线。对满清高层，再也不是只知三巨头的‘恐怖境界’了。

这李鸿藻就是张守炎为刘暹重点点出的一批人物中的之一。

出身名门，直隶高阳李氏，累代仕进通显。祖上李国普，明天启时吏部尚书，大学士，太子太师，谥文正。《明史》有传。李蔚，字景霁，号坦园，自三十四岁任大学士，在内阁凡二十七年。平定三藩之乱，参与机密。收复台湾后，力主设官镇守。清人评价其一生曰：“佐圣主平逆乱，致太平，可谓自认天下之重者”，誉其为“开国宰辅”，谥文勤。祖父李殿图，字桓符，号石渠，官至甘肃、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兵部侍郎，安徽、福建巡抚，闽浙总督，诰受资政大夫，谥文肃。生父李澈通曾任广西贺县知县，李鸿藻生于贺县县署中。

这么一个堪比无棣张氏的官宦名门，前人的遗萌，李鸿藻自己的争气，上头的赏识，三者结合，就注定了他今后在晚清政坛上居得的那一席之地。

而且一直以来还被视作两宫嫡系及守旧派阵营的新锐。守旧派，于是刘暹就很一针见血的就点出

了他另外的作用——钳制洋务派，也就是改革派。

因为就他所知的历史中，守旧派与改革派的纠缠，是贯穿整个晚清的。而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将来的慈禧太后，现在的两宫太后，却离不了制衡。

而左都御史又是什么？清流。

不中用的标签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刘暹在自己心里重重的打上了李鸿藻的名下。

他的脑子里，不管是明末还是晚清，清流，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沽名钓誉就是喷水啊喷水。

第一百三十章恭王的欲擒故纵

“李大人归家守制对恭亲王来说可是个大好消息。没了李氏，军机处内恭亲王即使不出面，洋务派也能占据上风。”自从咸丰十年底洋务运动开启以来，先是安庆军械所，再是北京同文馆，上海与广州的广方言馆，然后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和金陵机器制造局，以及今年左宗棠筹谋的马尾船政局，洋务运动可谓是渐入佳境。

这个时候，作为洋务运动首领的恭亲王，绝对要保持自己在军机处的绝对优势地位，再说这一点上也是恭亲王保证自己地位的必须。

所以李鸿藻是否归家守制，胡家玉能否递补军机处，关系重大。

张守炎话音一转，“不过李大人于弘德殿给皇上授读六年，最受两宫器重与皇上的信赖，因此两宫下旨：“李鸿藻谆谆纳诲，皇帝乐从，诚不可或离左右。且军务未平，兼资翊赞”，令其仿以往名

臣成例，“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仍在军机处行走……”

“那就是夺情了！”刘暹看着张守炎。他文言文不怎么样，只能听懂大致意思。但就是这大致意思，他也明白了。这就是他未穿越前，常在历史官文小说里看到的‘夺情’啊。

这李鸿藻能让两宫下旨夺情，份量真的不是一般的重。

【清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称“夺情”）。

“李大人夺情，就表示人不离岗，留任军机处，胡家玉不能递补军机处，那么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就仍呈均势状。”

刘暹点头。张守炎之前有给他讲过军机处的那几位都是谁，在恭亲王奕?自己高出一个层次的情况下，文祥、宝鋆对战李鸿藻、汪元方。虽然前两者

军机处排名较高后两人，但两边势均力敌。

而刘暹就这一点自己私下里认为更可悲的是，明明文祥、宝鋆是满人，李鸿藻、汪元方是正正经经的汉人，在谁来代表‘先进性’上，始终处于落后阶层的文祥、宝鋆却毫无质疑的战胜了更改有‘革命性’的李鸿藻与汪元方。

可悲啊！

伴随中国走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儒教，真的该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了。

“不过这么一来，军机处中汉人军纪的位置就又有些不和谐了。”张守炎跟刘暹相处这么一段时间，言辞上也受河蟹大神的光芒普照了。他脸上似乎浮起了一抹嘲笑，可刘暹待要细看的时候，张守炎面色又已经‘老师’模样了。“李鸿藻李大人与汪元方汪大人，一直隶高阳人，一安徽徽州人，都是北方人，如果把这直隶李换成胡家玉这个江西人，两汉人军机一南一北，对恭亲王言才是最和谐的。”

张守炎隐喻里要表达的意思刘暹明白。军机处，除了刘墉他爹，刘统勋那一阵，是汉人军机列在了满人军机之前，其余的时候，都是满强汉弱。

五人军机，三满两汉；六人军机，三满三汉，但满排名必在汉前。

对于军机处的汉员大臣，一切的一切，能力、资历、籍贯等等，全都可归纳于制衡二字。尤其是眼下的满清，太平天国十四年搞得它元气大伤，二鸦之战更连北京城都丢了，万园之园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现在捻军还依旧蹦跶的有劲，西北、新疆叛乱如火似荼，朝廷颜面大损，统治力比之道光年间更直线下降。

这时候，他们对于汉员大臣，就更需要制衡二字了。

汉人军纪，每一个都可以说是负天下士林之望。李鸿藻就不必说，汪元方在安徽可抑制李鸿章在安徽的名望，胡家玉在江西，更可以与湖南帮争

夺江南士林之首。

这些，恭亲王，乃至两宫太后，都是大含深意的。

而且这三位占住了位置，就是再凋落了一位，满清也是用不着新近军机大臣的。如此不也就绝了曾国藩的上进之路？

满清是已经走到自己生命的晚期，但还没到甲午战后被扒下最后一层皮的时候，还没到那种重地方实权，而轻中央大臣的地步。

不仅是恭亲王，就是全国文武看来，军机处也是无比**。

胡家玉还不足五十岁，李鸿藻更年轻，汪元方年纪纵大，可老当益壮，身体还好。一旦尘埃落定，曾国藩三五年里想要走进军机处可就千难万难喽。

而三五年后，湘军还会剩下多少呢？羽翼散尽

的曾国藩，就是入军机了，与眼下局势也有天地之别。

结果恭亲王的大好局面就败在了曾国荃的一封弹劾上，李鸿藻之事正进行到节骨眼上，恭亲王大占上风，胡家玉就不得不滚出了军机处。而他候补的帽子一被摘去，这辈子再想带回来已经不可能。

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在曾国荃被官文使人弹劾的时候，还能替曾国荃说话，那恭亲王奕?就不是人了，而是圣母玛丽苏了。

话说到这里，实际上张守炎要给刘暹上的课才刚刚介入正题。

之前那些全都是背景介绍，恭亲王如何就李鸿藻夺情这件事上与守旧派过招，才是张守炎要给刘暹讲解的重点。

“恭亲王智谋当真出众。元渡该仔细思量其中奥妙，以补益自身。下面我于你道来。”

“按理，恭亲王应该是盼着李氏赶紧回家守孝。但怎奈两宫对李氏十分的倚重，若唱反调，势必招致麻烦。此际恭亲王就灵机一动，迎合两宫太后，力主李氏夺情。

他真的想叫李氏仍留京中吗？绝不是。

恭亲王这是欲擒故纵，他不仅想要撬掉李氏，还要将违背圣意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守旧派的头上。”

李氏，乃至整个守旧派，也可称为顽固派，全都是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的主儿。这群人全是儒教理学家，抱定了中国传统儒教道德。如此，母亲逝去守孝三年就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改之事。

李鸿藻必须如此认为，其同道倭仁、徐桐、宋晋等人亦该持这样的观念。而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并没有因为李鸿藻身居军机大臣之位就有所他想。

第一百三十一章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暹眉毛挑了挑，对于守旧派，他是很不屑的。尤其是倭仁那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牛掰到直接登上了天朝的历史教科书。

这该是何等的‘理学’啊。刀枪不入吗？

张守炎并没有对刘暹那满脸的讽刺不予置否，只是自己继续往下说：“两宫召见倭仁、徐桐、翁同龢三人，问及李鸿藻夺情一事，倭仁奏请此举“于礼未合”，徐、翁亦在旁附和。”

“恭亲王待侦知守旧派之意向后，这个最希望李鸿藻丁忧的人，在表面上，在面对两宫太后的时候，却以皇帝学业和心性为重，最坚定的主张李氏夺情。”

“次日一早，恭亲王率军机处诸大臣赴弘德殿晤谈夺情之事。恭亲王先是传懿旨，表达“留李某

系不得已苦衷”，接着力劝众臣识趣，勿再拘泥于道德约束。倭仁等人依旧据理回答，强调不可违背礼制。”

话听到这里，刘暹忍不住笑了。他已经明白张守炎口中恭亲王‘欲擒故纵’四个字的含义了。恭亲王果然有心机。

对于即将落入圈套的守旧派他是一点都欠缺好感。其实在刘暹看来，所谓守旧派们，无非就是一帮名义上讲求道学，实际上却是因利益而结盟的政治势力，哪有什么真正的天道性命可言。虽然在这件事上，不管李鸿藻等人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是做出来了。这一点还是值得表扬的。

就像后世有不少人赞曹贬刘，说刘备腹黑虚伪，可刘暹也觉得——刘备纵然真是虚伪假善，人家也是虚伪一辈子，假善一辈子。

张守炎脸上浮起笑，刘暹的悟性很好。

“经过一番较量，恭亲王一派成功造成一

件“既定事实”：李鸿藻之所以要坚持守制三年，非仅是个人意愿，还有背后整体守旧派们的支持。于是经恭亲王等人这么回禀，两宫自然大为光火，责问“倭仁等既以夺情为非礼，何妨于前次召见时据实陈奏？乃尔时并无异议，迨两次降旨慰留后始有此奏，殊不可解。”

慈安慈禧俩**该是感觉自己被别人拿来刷清誉了。刘暹心里且道。而让两宫对整体守旧派心生不满甚至产生不信任，这便是恭亲王一派人所追求的最好效果。

事实也却是如此。两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半个月后，恭亲王一派与顽固派双方主要人选齐聚东暖阁，接受两宫质询。二位太后诘问倭仁等人，“何以复有此奏，岂汝等不谅苦衷耶，抑别有意见耶？”恭亲王亦从中煽风点火，守旧派完全陷于恭亲王所做局中，乱了阵脚。”

刘暹默不做声，内心里明白，与统治者来说，守旧派若坐定了居心，那居心就是‘其心可

诛’了。

“倭仁唯唯诺诺，百口莫辩。徐桐、翁同龢、徐晋等虽插了几句话，但人微言轻，“势不能争也”。连平素与李鸿藻关系甚好的醇王，也“悻悻不平”，埋怨他们“数日来何不与商量”。此次庙堂之争，守旧派阵营完败。”

“至此，恭亲王的如意算盘昭然若揭：通过夺情案，借朝廷之手，打击守旧派阵营，从而使两宫与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李鸿藻李大人心生嫌隙。如此，恭亲王便可为候补军机胡家玉鸣鼓开道，壮大自身势力。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八月里曾国荃的一纸弹劾撸下了胡家玉，十月里向来身体健朗的汪元方忽然病逝。曾国藩此时在两江任上要全力支撑钱粮以便李鸿章的剿捻，再有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建设，根本脱不开身，恭亲王奕?将沈桂芬拉近了军机处，两宫也不可能让军机处变成恭亲王【洋务派】的一言堂，下旨令李鸿藻“于百日后照常入直，毋得再行固辞”，恭亲王机关算尽，到头来似

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去年之前，守旧派与洋务派冲突并没有太过尖锐。虽然两边都想着影响两宫、皇帝以主导家国政事，但并没有到倾轧的地步。只是恭亲王一直对去年自己被罢黜之事中倭仁等人的表现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以至被成见推着，但凡稍有机会，他便欲反击报复。

如今京中，守旧派、洋务派已然泾渭分明。”

张守炎叹息道。**如恭亲王者，也看不开自己身上的结儿啊。

“奕?不愧是鬼子六。这绰号怕除了他办洋务外，还有因为他的心机！”刘暹自愧不如。政治斗争上，他的手腕还太嫩太嫩。

“政见不一，更甚生死大仇。十五叔饱读诗书，忘了司马光与王安石旧事？”那两位在王安石变法前还是密交挚友呢，政见不一了，不还是非黑即白？

刘暹压下心中的感想，舒展一下腰身。守旧派，洋务派，当初历史书上些的东西，现在就真实存在自己面前。不过他们无论黑白都是自己将来的敌人！

“现在要考虑的还是湖北巡抚人选。北京现在一点消息都没传来，可见这个实缺的热手了。”

实际上刘暹对湖北巡抚的人选是谁并不太担心，反正跟曾李不会有关系。

曾国荃才下去，如果湖北巡抚还是曾国藩的人，那北京简直就等于在向全天下宣布——我怕曾国藩，我怕湘军。三巨头的智商没这么逗。

而现在的湖南巡抚是李瀚章，他是李鸿章的大哥。李鸿章已经是湖广总督了，自家大哥又是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再是淮军的人，湖广岂不完全操握在李系手中了？

北京的智商也不会这么低。

所以刘暹他没有太紧迫的心情去探知。可是早一点知道，还是有利的。

现在刘暹甚至会想北京会不会调一个守旧派来湖北任职。那样的话，他下一步想在湖北开几个近代矿场，就有的麻烦了。

ps：同治五年，奕?受弹劾，慈禧趁机发难，将之所有官职罢免。

之后众王公大臣连连上书，为奕?说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等守旧派八位大臣时，明确表示对奕?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洋务派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彻底撕破了脸。

第一百三十二章意想不到援手

寒冬时节，对于留守汉中的秦军人员来说，这该是一年中最难得的闲暇日子。

因为冬季里秦军的作战强度会大大的消减，无论是被服帐篷，还是武器弹药，消耗都将大大的降低。不需要汉中的留守部队怎么往湖北转运，只军中的随行工匠之产出就可以供得上消耗，甚至还有一些结余。

谭福生的小日子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旬前就过得挺舒服，全心全力为秦军服务已经三个年头的他，现在已经是秦军后勤部下属的第三运输大队的一名小队长了。手下管着十辆马车，二十名小弟，响钱等同军中的小队长。而当运输队一运作起来，大批的民间车马和长夫填充进部队，他手下的人数都能突破百人，堪比军中中队的数额。

谭福生也娶妻生子了，年中落地的一个大胖小子，对眼下的生活，三年前饭也吃不饱的他是满意

的不能再满意。

用客观的角度看，他，谭福生，就是秦军的利益即得体。他的一切所有都是跟秦军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当然就是秦军的最忠心支持者和拥护者。

而一个势力的崛起，其发展和强大，引带起的最大变动就是谭福生一样的利益即得体。这样的人会随着势力的发展而发展，当他们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势力会变得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没有长途运送任务，谭福生入冬两个多月除了每天例行公事的带人到马圈巡查一下，就是偶尔接点近距离的小任务，再有就是五日一日的实弹射击和肉搏训练。

辎重部队也是需要战斗力的。不然运输途中被敌人小股渗透部队遇到或直接碰到土匪山贼，那岂不糟糕？

可是十二月十九日，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任务

就下达到了运输队所有人的头上。谭福生自不例外。

他们要转运物资，从汉中抵四川松潘厅。

这可是一千五百里的长途！更是在寒冬腊月里。

三个运输大队，三百辆马车，汉中各州县再征调大批车马和马夫，后勤部统筹的整体数量达到了千辆规模。

并且张忠奎、李学鸣亲率两个整编大队和千人新兵，沿途于汉中抵松潘厅路上，设立军需运转站。

于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浮现在了所有秦军留守部队的中下层人心头。队伍怎么了？运物资到松潘厅，沿途设立转运站，军门大人的主力军不是在湖北吗，怎么这样子看是要入青海啊？

留后汉中的刘卓、范德榜无言以对。他们能怎

么对下面人说？就说秦军真的就要进军青海了，而且不仅是青海，还要跨越青海进到新疆！他们能这样说吗？

同治五年的十二月初，挂悬已经有段时间的湖北巡抚位子终于尘埃落定，郭柏荫坐上了这个九省通衢之地的巡抚宝座。

刘暹听到消息后，瞬间便傻眼了。郭柏荫他不是已经授了广西巡抚了吗？怎么只是从湖北路过一下，就转身变成湖北巡抚了？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因为郭柏荫乃是李鸿章的幕僚出身。

虽然他年岁比李鸿章要大十六岁之多，自己考中进士的时候，李鸿章还是个九岁的小屁孩。但人的命是有不同的，郭柏荫考中进士的时间虽早，官途却很不顺利。现在之所以能做上一省巡抚，完全是办老家团练抱住了李鸿章的大腿。

刘暹脑子嗡嗡的，他之前还是想着新任巡抚要

靠笼络他来抑制本省内的湘军，和对抗头顶上的李鸿章。现在却变成了这等局面……

刘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张守炎也束手无策，一言不发。刘暹明白，这表明着张守炎背后的张氏也全无办法了。虽然现在消息刚从北京日夜加急的传到孝感。

“北京真的会脑残到将整个湖广交给湘淮系？”刘暹困兽一样在大帐里来回打转。两江现在还把持在湘淮手中，闽浙把持在左宗棠手中，现在再加上湖广，以及半入手中的四川，自己完全是要被碾压啊碾压。

“或许是跟上头打成了什么协定吧？”张守炎自从接到北面传来的消息后，就一直在心里盘算着。但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北京如何会走出这么一步棋！

难道曾国荃此次退出官场的意义就那么重大吗？

张守炎想象不出。

咸丰初年以来，中国南北东西战火燃烧了十几年，他见过太多今日被免明日复起的戏码了。

在他看来曾国荃去职后，顶多在老家歇息个一年半载，重新出山还是一省封疆大吏。

“要是曾老九从此退出官场，倒是值得……”

张守炎实际上已经猜出了大部分的事实，曾国荃这次免官后，直接在老家湘乡窝了**年，到光绪元年的时候才重新出任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二年，复调山西巡抚，在山西任上酬银一千三百余万两，赈济了那场囊括山西全省的大饥荒。

【历史上并不出名的丁丑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止于光绪四年（1878），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1879）。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多达两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起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

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山西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

而光绪元年的时候，曾家的真正顶梁柱，曾国藩已经病逝三年了。

直隶总督官文没有向刘暹伸出援助之手，张守岱倒是想拉刘暹一把，可他仅是四川的布政使，不是四川的总督，根本没资格更没能力。

焦头烂额的刘暹只能试探着向西安将军多隆阿发去了一封亲笔信。但内心就并没报太大的希望。

现在他与多隆阿的关系已经不是当初未入鄂的时候了。

时间是世上隔断情谊的最好武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两边的关系已经疏远很多很多。

现在的刘暹，可能在多隆阿眼里就是一个熟人。

而熟人，什么又叫熟人呢？

点头之交。小不严的，举手之劳的，帮一帮也就是了。这种可能触动整个湘淮楚系的大手笔，就是亲朋也要考虑再三吧？

但事实，刘暹错了。多隆阿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第一百三十三章万里赴戎机

因为刘暹的出现，才没有如历史一样，三年前死在盩厔城下的多隆阿，现在向自己的‘救命恩人’刘暹伸出了最可贵的援手——去新疆！

多隆阿不需要刘暹去陕西，刘暹入鄂后，两年多的时间，多隆阿已经趟平了整个陕西，兵锋杀进了甘肃的庆阳。

如不是捻军纵横中原，马踏黄河两岸，时刻都能飞进陕西，多隆阿已经提主力大军猛攻甘肃的真神教暴军了。

他根本用不着刘暹来帮他。也不想因为一个刘暹，跟整个湘淮楚三军交难。但多隆阿也不愿看到一名良将就如此‘陨落’，他给刘暹想出的去处就是新疆。

……

自从陕甘的真神教信徒暴乱之后，同治三年的新疆，四十年前被道光帝再度打平的土著们再次发起了叛乱。

这回他们没有了张格尔，但有了更多的李格尔、王格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么。没有了顶头的，个个自己能当头。

同治三年的六月底，乌鲁木齐土著起事，清参将索焕章起反，七月十五就攻克乌鲁木齐汉城。当地真神教首领妥明被推举为“清滇王”，索焕章称大元帅，修筑“王城”，改年号“清滇二千八百九十三年”。

在这之前新疆南路土著也在和卓热西丁的带领下起兵攻战阿克苏，并且在七月十日大败增援喀喇沙尔的清军，清领队大臣文永殉职。

以库车为中心，热西丁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接着昌吉、绥来、古城、叶尔羌、吐鲁番等地相继有真神教土著起兵叛乱。

八月里，和阗的依比布拉起兵，占据和阗，成为新疆第三家称王的叛乱政权。

短短两个月里，新疆南北燃遍烽火。伊犁将军常清焦头烂额，频频调兵扑压，却屡遭败绩。更危险的是乌鲁木齐汉城被破，满城被围，叛军兵锋直逼伊犁。常清眼看局势失控，自己手下的力量根本镇压不下这场大乱，连忙上奏北京，请求援兵。

清廷是时正逢太平天国覆灭，捻军也困于霍山，败势显露，满堂上下心气高涨，虽然北京三巨头的目光已经盯向势大难治的湘军，并没有太大的精力去分神新疆之事。但还是从山西、湖北、河北几省抽调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并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和车林墩布多参赞大臣广凤、帮办大臣奎昌，迅速派遣喀尔喀兵两万增援新疆。

九月底又调派土谢图汗、车臣汗蒙兵各五百，增援乌鲁木齐满城。

然而这时喀什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思的克)起

兵占据了旧城，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他还派出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欲立为傀儡。

这是新疆出现的第四家地方割据的叛乱政权。

十月里，乌鲁木齐满城被破，妥明大开杀戒，都统平端、兵备道伊昌阿一下万人死难。

妥明接着与奇台的土著首领马福联手，占据奇台、昌吉、呼图壁、乌苏等城，并攻克了古城的满城，清兵守军自领队大臣惠庆以下兵丁连同妇孺七千余人尽死，妥明兵锋直逼吐鲁番。

到了这里，新疆的局势之恶劣已经刻不容缓。偏偏喀尔喀蒙古的两万兵丁，在乌鲁木齐失陷后改援古城，与叛军刚一接战便就溃不成军，败回了科布多城。

喀尔喀蒙古人丁稀少，经不起大的损失，一班蒙古王公闹腾起来，清廷无奈只得下令兵丁返回各旗。

至此，满清是彻底丧失了对新疆局势的控制权。

待到第二年，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而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赶出了喀什。三月，思的克率七千余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却被阿古柏以少量骑兵夜袭杀的大败。接收了思的克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四月份攻克了英吉沙，将思的克残部逐出新疆，自己在南疆彻底站稳了脚跟。

在阿古柏扶持下，布素鲁克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一统回部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消息被新任伊犁将军明绪报给北京，北京方面也急了。再也顾不得新疆是旗人的自留地，你看，他所有的派选官员全是旗人，一开始频频调动的也是满蒙。直接命令时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增援新疆。

可是杨岳斌根本手下无人，要进军新疆，他必须回老家湖南招兵。那就很扯淡的了。

满清苦恼之下命令鲍超的霆军增援新疆。但霆军多是南方人，追击太平军余部已经挺入了福建，且当时又已经几个月不见饷银，听闻要远赴万里，进军新疆，当即就爆炸了。

总兵娄云庆带领的那支在上杭县大哗，前去江西索饷，江西急调了六万两白银才将他们安抚住。另一支总兵宋国勇带领的部队就更牛逼，在长江水道上自己哗变，上岸后攻占了咸宁县城。清廷没办法，调霆军入新疆只好作罢。

然后新疆就变成了南北两大块，南块版图可叫阿古柏的发迹史；被块版图可叫清军的被吊打史。

被逼无奈的满清面对伊犁将军明绪的苦苦哀求，甚至想到了借沙俄之兵壮胆的奇葩设想。而瞅着中国西北垂涎欲滴的沙俄又如何会放过这个吃肥肉的大好机会？只是知道伊犁各城还握在清军手

里，满清在新疆还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俄国想要获得最大利益，还需要看着满清在新疆败掉他最后一点家底。

果然，时间刚进入同治四年不久，伊犁各城就相继被妥明攻陷。

但是妥明也没能在伊犁地区待长久了，因为伊犁本地兴起了另一股势力，为首的阿布特拉号称“塔兰齐苏丹”，在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占领了伊犁大城，（注：伊犁地区当时有九个城，伊犁大城即惠远（今伊宁）。）继之还占领了塔城。成立了新疆第五个叛乱政权。

伊犁将军明绪以下，各大臣、文武官员，兵丁和妇孺眷属，数万人死于屠杀。伊犁河谷沦陷。

赶赴俄国洽谈借兵事宜的伊犁参赞大臣荣全代伊犁将军，孤守塔城一带。

整个新疆，那么大的地方，现在就只有这小小一块还在清廷治下。

……

在这种条件下，刘暹率军进兵新疆，就是把曾国荃再拉出来，把刘蓉再拉出来，两位也不会趁机发难，狠整刘暹的。

从大局上看，多隆阿真的是给刘暹找了一个好地方。

第一百三十四章三碗酒

可刘暹愿意去新疆吗？

接到多隆阿的信后，刘暹思前想后的苦思了一夜，他愿意去新疆。

眼下他所面对的局面已然令他无从招架，当北京把湖北巡抚的位置交给湘淮系的时候，刘暹这么一个棋子可能都已经被北京放弃了。

除非他立刻起兵造反，不然在满清的大框架内，刘暹就是一个小臭虫，湘淮系伸手就可以把他摁的不能翻身。

而且，比起在捻军身上刷功劳，刘暹以为多隆阿此时的顶戴更鲜艳耀眼。相比新疆也不会让他失望！

甚至连沙俄都能够递递手呢。

刘暹若赶赴新疆，他不携带步兵，只带骑兵或骑马步兵。高度疾速的行军，遍地是敌的环境，将会让他的bug效应发挥到最高最大。

可能在九成九的人眼中，刘暹孤军进赴新疆是送死。然他自己绝不这样认为。

——进赴新疆，收复新疆，斩阿古柏，对战沙俄，这乃是一个刷个人声望的大好机会。

十二月底，北京传旨，刘暹卸湖北提督职，改授乌鲁木齐提督。同时刘暹手下大将齐大林、周军、刘卓分授汉中镇总兵和左右翼副将。

湖北援饷十万两，陕西援响十万两，山西援响十万两，四川援响二十万两。汉中镇核定在营兵九千五百人！

大年三十刘暹还是在湖北过的。郭柏萌十分大方的给秦军送来了五千石粮米，二百头肥猪，而百头肥羊，鸡鸭鹅各三百双，鲜鱼五百尾，年响三万两。而这最后一项被郭柏萌尤重点明，是替刘铭传

送的。

好大的手笔。

这样的年礼，无论放在哪里，秦军都可以说是会过一个无比丰盛的肥年。可是孝感秦军大营里，大年三十儿的夜里，也没半点喜气气氛。

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

新疆这个词，让整个大营都笼罩在浓浓的阴霾里。

中军大帐。

大年夜里足足摆下了二十多张桌子，军中所有中队长及以上级别军官都列席在座。最上首一座，刘暹坐正位，左右是齐大林、周军等军中高层军官。

刘暹端了一碗酒站起来。“在座诸位，大家很

多都是我刘暹的老兄弟，都是四年前刘某人起兵时候就跟随的弟兄。

我刘暹今日能头顶着提督顶戴，全是兄弟们疆场拼杀换来的。我敬大家一碗。”

昂头一碗烈酒一饮喝下，刘暹脸上立刻升起一抹红晕。

“咕嘟咕嘟……”再道上了第二碗酒。

刘暹举起来，“这一碗，敬战死沙场的那些弟兄。”泼碗洒落，刘暹目光从所有人脸上掠过。“虽然我刘暹养着牺牲弟兄们的家小，老少都不缺一口吃的。但是，我给不了老人儿子，给不了孩子父亲，给不了一个个家庭顶梁柱。

我心里不想让一个弟兄死。”

“但咱们干的就是刀尖上的行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杀发匪杀捻匪，发匪、捻匪就杀我们。咱们换来了今日的功名利禄，付出的就是弟兄

们的鲜血和性命。”

“战死的弟兄们很让我们心痛，但人要往前看。”

“对战死的弟兄，我能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赡养其父母家小。直到小辈长大。”

“这第三碗酒，是我对兄弟们的抱歉。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我跟湘淮军不对付了。他们整我，也就整到了大家。”

酒宴的气氛是要压抑有多压抑。所有人，连着刘暹，面色都是阴沉的可以滴水。

能行一点，谁愿意去新疆啊？就是刘暹给自己设立的人生计划，小愤青的他也没想过自己孤军进赴！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是胡雪岩筹措的数以千万两白银做后盾，是全军配置的后膛单发枪，是克虏伯钢炮，是大清朝的倾力支持！

眼下刘暹这算什么？

再愤青的人也不会给自己设计一条如此万劫不复的路。

刘暹这是逼上梁山。

不过当刘暹第三碗酒喝下，宴席上的气氛虽然还是低沉，仔细分辨却都能从军官们的眼中看到那熊熊烈火。

谁都不是傻子。都知道刘暹跟湘淮系结缘的始点在哪里。汉中那块大蛋糕可不是刘暹与李榓全吃的，他们也多少都有分享。

在座的军官，七成的人都是汉中人，五成的人在汉中都有一片地，其余的就是没地在手的，包裹一部分在四川就跟了刘暹的人，也多捞到了实惠。

只这一条既定事实，胸中的火气就给挑出来了。

再说，秦军与湘军不对付了一年多，两边就是大摩擦没有，平日里同仇敌忾的气氛影响下，也都纷纷敌视对方了。就跟当初随州事件时刘暹想的那般。

“此次进赴新疆，我只带骑兵营和三个精锐主战大队，少量炮兵和辎重兵。其余人都撤回汉中去。

齐大林是汉中镇总兵，周军和留守汉中的刘卓为左右翼副将。大伙儿就牢牢将汉中握在手里。”

绝对的兵权加绝对的政权【李楹】，秦军在汉中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

如此决定是第一次公开公布。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就是齐大林、周军等也惊讶的合不拢嘴。

刘暹竟然只带五千人入新疆，这不是自寻死路么？

齐大林、周军是早知道自己得了官职，但也没想过留守汉中。毕竟十几年战乱下来，现在的绿营总兵、副将早就习惯长年累月的离开辖地了。

“五哥……”

不知道是谁紧张的都叫起刘暹原先的旧称了。

“我意已决。你等休要再劝。”

大年三十的这场晚宴，秦军就在这不安与窃喜中度过。

不错，窃喜。一定会有的。整个秦军中没人想去新疆，之前都以为是要全军进赴，谁知现在刘暹宣布只用五千人，整支秦军过两万军力，只是四分之一而已。【加上留守部队】

许多人心里可都禁不住生出喜意的。除了骑兵营外。

不过从刘暹决心进赴新疆之后，他就已经让张

守炎组织军中的全部教习、司务、文书，大力宣扬真神教暴乱的残暴了。渭水尽赤，阖县尽没。

十万、百万……

刘暹记忆力，整个暴乱中丧生的汉人可有两千万之巨。

与之相比，希特勒的犹太屠杀也不过如此。

刘暹要全力的去激发将士心中的热血和满腔愤怒，进而凝聚起更加坚固的军心！

未来的新疆之战，需要他必须这么做。

第一百三十五章情报处

正月里，一场大雪袭击了整个中国西部。气温骤降，简直比年前最冷的时候还要寒冷。大剑山北麓的黄沙河畔，一座由废弃哨卡修葺的转运站外，凛烈的北风夹着雪花，扑打的人脸上生疼。地上枯黄的蓬草都往南倒伏着，就连天上偶尔飞过的寒鸦，也仿佛被这森冷的天气压迫得不敢出声，扇动着翅膀，极快的朝南面的山林投去。

黄沙河位于江油东北方向，顺着黄沙河往西可以直接抵到古城驿，再往西十几里就是龙安府的府城平武。由平武城顺涪江南下抵到彰明，再转向西北沿着石泉河到达石泉，这距离岷江岸畔的茂州就很近了。

而人马车队转入岷江一线后，溯江北上就是松潘厅。那里也就是刘暹避开甘肃，直入青海的切入口。

沿途一千五六百里路途，最危险的地段就是大

剑山北麓沿线。所以先一步开拔的张忠奎、李学鸣部在不到百里远的大剑山北麓直接布置下了三个转运站。

每一处转运站都布置有一个中队的军力。虽然这个中队的三个小队都是拆开拼凑的。

含：一个火枪小队、一个肉搏小队、一个新兵小队，加中队部。

……

一个中队的屯驻，这在秦军的作战规例上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冲要堡垒了。纵然寒冬时节汉中生产的土水泥不能用，可土木工事修筑的十分厚实，浇泼上水上冻后，小炮都不见得打得动。周遍还围着一道一丈七尺高的围墙，并配有两门小劈山炮，虽然是主战部队淘换下来的旧货，但也比枪子厉害多了。

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阵阵狂风刮来飞雪扫打在脸上，就像是一把把割肉的刀子，让人不堪忍

受。可是军法如山，轮到你站岗了，谁也接不下。

吴德凯今年二十三岁，河南人，汉族，参军已经两年。

本来家中也是小康境遇，已经娶妻生子，日子过的踏实。但是贼过如梳，兵过如篦，捻军复起给河南之地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不知道多少户人家因此家破人亡，他家也没能幸免。父母死，兄弟散，一双儿女也全部夭折。若不是好运碰上了秦军的收容队，他和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能再活几天。

吴德凯当兵后因为作战勇敢，军事素质过硬，现在已经成为了所在中队的军士长。一月十两银子的军饷足够他迁去汉中的妻子衣食无忧。一个都要湮灭的家庭重新焕发了生机。跟谭福生一样，吴德凯也是秦军忠实的拥趸。

大雪天里站岗放哨，是一个绝对的辛苦活。可军官还可能稍微的偷懒一些，军士长却绝对要以身作则。带头吃苦耐劳！

每三天一轮。全站百十号人，执勤密度最高的就是他。

“啪咔……”一声响。哨卡地那间小屋子里走出俩人。头上戴着厚厚地皮帽子。身上地棉大衣裹得紧紧地，手上也带着一双皮手套。

“军士长、大文。你俩回了，我们来。”

一旁早冻地打哆嗦地另一名士兵一听这话马上来了精神。“好嘞，换岗。”说着一头钻进了还敞开门的屋子里。

“睁大眼睛，观察仔细了。”吴德凯略作吩咐，一样快步的钻进小屋子里。熊熊火堆散发着热量，滚滚热气扑面，让吴德凯一进屋就发出了一声由衷的**。

“军士长，喝茶。”

小屋里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执勤班的班长。

暖喝的环境下是很容易让人放松神经的。吴德凯眼皮耷拉耷拉，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已经睡过去了。直到有人猛的将他拍醒。

“军士长，有人过来了。”执勤班长拍着吴德凯肩膀叫道。“有人过来了。外面有人。”

瞌睡虫瞬间从吴德凯的脑子里消散，一个起身，抓着刀枪，吴德凯就冲出了门。

铺上了碎石子的大道上白雪已经积了半尺多厚，早就看不出原先的摸样。前方大雪纷飞，透着片片飘舞地雪花一面秦军的黑色旗帜从路得劲头露出来，接着一组车队缓缓映入吴德凯的眼帘，车队最前方飘扬的是一面后勤部的大旗。

“第三运输大队，第一中队二小队？”

“一个小队？”吴德凯惊讶的叫道。“大文，立刻去报告中队长。所有人火枪、手雷准备——”

自从贝尔帮忙刘暹招来了能制造**的‘化学人才’后，刘暹队伍里不仅在逐渐淘汰老旧的火绳枪，也淘汰掉了专业的掷弹兵。

**，拉线式导火索的产生，秦军手榴弹的发展进度已经完全可媲美抗战时期的边区造了，适应于全军战士的普遍使用。那专门的掷弹兵只得黯然的消失在了秦军军队的建制中。

“之前不都是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编队的吗？怎么就变小队了？”中队长的名字叫廖文辉，听了大文的报告，惊讶的道。

“车马数量也很少。像是只十几车——”

“鸣钟。全体集结，警备——”

往松潘厅转运物资的很紧凑的一件事。那次运输队来，不一个中队里加塞百十辆甚至更多车马的？

现在不仅反常的出现了一个小队建制，更只有

十几辆马车，这不是扯的吗。廖文辉立刻警觉。

唯一让他没有直接把警备推到‘战斗准备’的原因就是——他实在不相信，眼前的大剑山里能有哪支土匪山贼能有力量一口吃掉后勤部一个完整中队编制的运输队的。

要清楚一个运输中队不仅有三十辆马车，配备六十名战士，更有步骑混合的一个纯种战斗小队。就算那六十名运输兵的战斗力不怎么强，有战斗小队做中间，搭配上运输兵，这个战斗力也能平趟大剑山。

要知道这里是川北，不是太平军活动猖獗的川南和川东。

陈得才的西征军团加蓝周义军出汉中入川已经三年了呀。

就是当初的三十万太平大军入川，留下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三年的时间也早就不成问题了。

大剑山只有零散的小股山贼土匪，根本没那个实力吃掉一个中队的运输队伍。

至于所有山匪联合起来，那也不可能。因为他们若是敢联合，消息早就被情报处报去汉中了。

第一百三十六章一个历史名人

“霍爷？”

廖文辉的一切怀疑，随着霍广正的露面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位可是后勤部的大佬，**oss刘军门的亲表弟。

他就是单人匹马的来到转运站，也是绝对安全有保障的。那说明沿途路上的一切山贼土匪都被扫荡的干干净净。

“您……您说，军门大人这个时……就要成亲？”

满汉中府，整个秦军上下都知道，军门早早定下的就有一门亲事。只是因为一直征战沙场，衣不解甲，给耽误到了现在。二十六岁的年纪，他人孩子都一大群了，刘暹膝下却还连个血脉子嗣都没有。

而且多年戎马生涯，也从未见刘暹在军中绪纳美人小妾，又从不流连**歌女，以身作则到让满营将士都无地汗颜。现在他被逼的要去远征新疆，万里戎机。北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强硬限定秦军开拔的时间，反正偌大新疆能丢的也都丢了，早点晚点没大区别。

刘暹原定三月份成亲，四月出征。这事儿也早早传遍了整个秦军。怎么现在突然提前了？霍广正此时去成都迎接，算时间，吉日就是在二月中了。

“京中有人参奏军门因私废公，延误军机！”

霍广正身边一人满脸怒气的接道。

廖文辉、吴德凯所有人瞬间脸皮涨的通红，“tnd，湘淮军欺人太甚——”

这并不是什么机密的事情，刘暹甚至估摸的散播出来的话甚至还能起到凝聚军心，让秦军上下同仇敌忾之效。所以对此早有吩咐，不比保密。丢人，早在那御史上书弹劾他的时候，脸就已经丢

了。

也因此霍广正没有阻拦手下爆料，只是自己坐在一旁，面无表情。

他们这支队伍去成都并不是迎亲，迎亲那需要刘暹亲自去。但眼下时局，刘暹显然是离不开汉中的。那就只有让张家先把女儿送到汉中府城一处记在张守炎名下的宅院里，然后刘暹再从城固来迎亲。

霍广正此次去成都，主要是带一些财货和精锐过去。以一个运输小队做底盘，加配几辆刘府的马车，外带三十精骑。十五辆两马拉拽的马车里装的就是价值超过两万两的财货，以及足足五十名的精锐步兵。

此时的汉中。

一场残酷的‘淘汰赛’正在进行——你愿不愿去新疆？

军队大普查。

刘暹选定下的入疆部队中，以中队为单位，这场大调查在进行着。所有不愿去新疆的战士、军官全部可以留下汉中，平调入其他的大队，或转入后勤体质，似乎看不出什么有损害的。但谁都心里清楚，这绝对是不相同的。只要选择不去新疆，这人在秦军中的前途就不要宵想了。刘暹是在用一种看似和缓顺平，实际却以‘是不是自己人’这么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角度来审视着！

对于秦军体制下的官兵们，这真的残酷。

然而即便再残酷，宁愿前途荒废，也不想入疆的官兵，依旧大把大把的。

在性命面前，许多人选择了不要前途。

三千多人的骑兵营锐减到两千人左右，三个整编大队剩下了一千人出头，就是编定的军部和后勤队伍，也足足少去了三成。

倒是相当整齐，三个部分的‘淘汰’率都在30%上下。

刘暹这些日子全忙在了兵额补充上。对于自己那未过门的媳妇，心里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五哥。那个董福祥已经走到凤县，咱们到底该怎么待他？”

“姓董的也算绿林一脉，要说收纳他也不介意。可他领的是多隆阿的官儿，归到咱们队伍里了，算咱们的人还是算多隆阿的人？”

“难道算第二个陈天柱？”

秦军将领大部分对董福祥这个刘暹所熟知历史名人持抗拒心理。因为董福祥是多隆阿拨调刘暹援疆军里的，而不是归到汉中镇，或是刘暹这个乌鲁木齐提督麾下的建制队伍。虽然官不大，兵也不过六百骑，却完全能将之看成多隆阿掺刘暹军的沙子。膈应人！

但董福祥那绿林豪杰的出身又让大部分的秦军老将心有余热。是以众将内心对董福祥这个近年来算是甘陕风云人物的名人，感情很复杂。

生于道光十九年的董福祥，年纪仅仅比刘暹大一岁。刘暹是刀客首领，董福祥就是哥老会的大哥。

生于环县毛井（当时属宁夏固原），其父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直爽，打抱不平。董福祥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练武而不喜读书，青年时代喜欢结交绿林中人，经常往来于帮会，因而地方绅民对其皆存畏惧之心。

同治初年，董福祥利用自家在哥老会的关系组织地方团练，建立了一支实力甚强的汉族武装，护陵【黄帝陵】卫民，护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

如果当时没有安化县把总王蔼臣这么个人存在，董福祥极可能就会走上与刘暹相同的道路。但就是因为有了王蔼臣，此人看到董福祥在地方上的

影响力不断扩大，遂以荒诞罪名将其逮捕，押在囚笼中施以沸水烫顶之刑，狱卒同情董福祥，偷偷将其释放。董福祥大难不死，遂整旗鼓，在安化县起兵。

不过又跟许多起义军不同的是，董福祥一边抗清的同时，也在对抗真神教暴军的掠杀破坏。真神教暴军的主导人物之一白彦虎，可是一直想烧掉黄帝陵的。

董福祥一边抗暴，另一边又要抵抗官兵的进剿，虽然一度接受环县县令翁健邀请，防守环县城。可没过多久，就又倒戈反清。寄至同治四年，董福祥势力已控制陕甘10余州县。他本人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手下号称30万，控制区域南及延安，北达伊克昭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县、固原。

声势浩大的都要让北京侧目。于是安定了渭水一带的多隆阿，兵锋锐芒就指向了董福祥。去年夏起，董福祥与多军绥德数次作战均失败，被迫转入防御。多隆阿又审时度势，以一点开花，中心突破

的战法直接突破董福祥的外围防线，大胜董军于瓦窑堡【这三字熟悉不？？？】。年底十二月，董福祥被破全军投降多隆阿。

第一百三十七章裁军

多隆阿没杀董福祥，具体什么原因，不为外人所知，官面上的解释仅仅是欣赏其军事才能，假的不能再假。

刘暹想来总归是因为董福祥反清的同时也积极抗暴，民族大义上不空缺，虽然这大义跟多隆阿这旗人扯不上半点瓜葛，但终归也顺了一点‘大清’的心的。

再有就是真神教暴军败出陕西，声势已经大坠，其内必定有很多人心生动摇，多隆阿历经与太平军的多年厮杀，在这一方面是揣摩细致，留董福祥活命，定有‘千金买马骨’的意思。

再说到底，董福祥好歹也有护卫黄帝陵的功劳在，眼下满清依靠的又是汉官士绅阶层的支撑，无论如何也不能做过分的。

假如多隆阿换成左宗棠一类的汉员大吏，十之

**的都会有重用，而不是如多隆阿一样丢垃圾的扔到刘暹这来。

精简之后的董军本有三营建制，但是一听董福祥要挺军进赴新疆，哗啦啦的人就落跑了一半还多。最后连董福祥的亲兵在内，也就剩六百出头，并不是全是骑兵，只因为董军中余留马匹不少，人人有乘坐的，于是才就成了秦军口中的六百骑！

“他娘的，人倒霉运，喝凉水都塞牙缝。”

凤县郊外一处营地里，小百顶崭新的军帐支撑在寒风里，营地东边一片黑压压的骡马。中心最大的一顶军帐，一个络腮胡须的汉子正怒气冲冲的扔掉手里的鸡腿。

塞他牙的当然不会是美酒，而是鸡肉。

“他娘的，老子如今也是官军，凭啥不让老子进城？”

这汉子正是比刘暹年长一岁的董福祥，因为那

一脸络腮胡，人到显得老了不少。而他气怒的原因，竟然也是当初秦军在随州遇到的闭门不开。

“这些当官儿的，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同伙儿看。你看看那姓刘的，咱们都到凤县了，他娘的竟然连派人问一声都没有。”

“大哥。咱们溜号，拉队伍走吧。就是到了姓刘的跟前，咱们也是做炮灰的命啊。真进了新疆，那时再想走，可就晚了。”

帐子里人七嘴八舌的都在劝着董福祥。今天凤县的闭门不纳和刘暹的‘置之不理’让所有人心都冷到了底儿。入新疆之路，怎么看都是一条死路。于是一人劝逃，所有人都劝起了。

怒气冲冲的董福祥这时却面冷了下来，眼睛扫视众人，“弟兄们别发昏了。如今咱们都是上了兵部名册的人，身世户籍亲朋，朝廷都掌握在手中。

咱们一起事，生死先不问，第一个遭殃的就是老家的故旧。”

董福祥相投之后，这些人的亲戚妻儿，可全都掌控在多隆阿手里。

帐子里的气氛立刻又沉迷了下来。

到底不是谁都能做李自成第二的。

“派人相迎。”同一天夜里，刘暹派出了人马，连夜北去。

甭管董福祥怀的是什么心思，多隆阿打的什么注意。他也只是六百人马而已，到了军中，怎么拿捏他都是小菜一碟。

二月二十二日，新娘到南郑已经两天。秦军出征新疆的五千军额也终于全部整齐。

上千骑兵不愿远赴新疆，但刘暹不怕。他这两三年里收容的河南、湖北、安徽、山东四省难民足足有六七万人跟随秦军收容队进了汉中，除了原本一家男女老小都有的，组建起的新家庭有六千多

户，里头有的是会骑马砍杀，又愿意脑袋拴在腰带上，刀枪搏富贵的狠人。

刘暹轻易的就从其中招募了五百人，加上强势劝降的数百捻军马队精锐，骑兵营重新恢复到了三千骑规模，且战斗力不见下降多少。

“愿不愿从？”

“愿从，咱们就去新疆。死也死在国战疆场上！”

“这国战可不只是朝廷的事，也是你们的事，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死，咱们也死的光荣。”

“军门已经下令。所有人造花名册和兵牌，战死者，无论官兵，将来立祠祭奠，全部入祠受祭。”

“要不从呢？”

“砍脑袋，下矿场，二选一！”连筑路修堤这

样的苦力营的机会都不给。

……

二月二十四日，结婚前的当夜。刘暹的书房里还亮着明灯。

范德榜、霍广正、张守炎三个最值刘暹信赖和依仗的文化人，全都在刘暹的书房里。

“战场上咱们是搜刮了不少财货。但部队规模大，军饷高，朝廷的拨响又是那个样子，一直都是咱们在贴钱养军。”

“还有伤残将士和阵亡将士遗属，以及数万难民要养活，这些都是大笔支出。”

刘暹军主要的财务来源，就是当初刘暹在汉中府收纳的那数以十万亩的土地，和一座座生钱的矿场。再有就是李楹的补贴、帮衬。

“现在我军连算新兵有两万一千余人。每月军

费支出至少在十三万两。兵部的营兵名额只有九千五百人，其中马兵一千，炮兵八百。每月就是按时拨发饷银，顶多也就三万两，只能算一个零头。

如果一年中我军再找不出发财门路或是得一笔横财，明年的这个时候，账上就一分钱也不会有了。”顺带说一句，三年的时间里，刘卓、范德榜等人早已经不动声色的把汉中镇旧军全部讨还成秦军兵马了。

如张守山、肖东升、罗玉光、黄耀龙等废材，如今全成了挂名傀儡，除了一个顶戴和一份俸禄外，一点实权都没有。而吴云、徐邦达、穆怀德三人，则一人进了多隆阿手下，两个去了唐友耕帐下。

所以，汉中镇每一分的饷银都能确确实实的落在秦军的头上。不过范德榜如此算法还是不连刘暹要求的入疆部队加作战津贴。

就这，秦军的财政危机都已经逼近了。

要知道日后刘暹进赴新疆，盘坐汉中的秦军就不得外出，也就得不到一点搂外快的机会了。

不然大军纵横在外，路过州县，地方官你敢不敢放军队进去？

不敢！那就拿钱来，犒赏来。

刘暹与捻军欢快玩耍的这三年里，除了‘剿匪’所得银钱外，最主要的利益来源就是地方官和士绅们的孝敬。

“元渡，军队必须裁减！”张守炎知道如今世道军权为重，秦军上下都浸透着刘暹的心血。可是钱粮不足，只能裁减。且这样还能大大的在北京面前增加一下自己的忠诚度。

“人数裁减到一万三千人。”扣除出征的五千人马后，还能剩下一支进取不足，防御有余的力量。

第一百三十八章大婚之喜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震天的爆竹声中，喜乐高奏，红鸾花轿在一片沸腾欢庆的气氛中徐徐向着城固双溪镇铁家山下的刘氏老宅行去。身披嫁衣，头顶大红盖头的张妙彤，面色娇羞，带着期许，又带着一点紧张。

队伍前头是一身大红的刘暹，胸带大红花，头带花翎帽，骑在一匹赤红色的马儿上，走在队伍的正前方。

身后是霍广成、范德彪带领的上百精锐亲兵，混在送亲、迎亲的下人当中。这不是真的有人要在刘暹大婚接档捣鬼，而是为防万一。

城固是刘暹老巢中的老巢，早就经营的滴水不漏。你单人独行的进来当然不至于立刻被发现，可谁要成群结队的一帮人，拎刀带枪而来，一时三刻就会被秦军端掉。

下轿，进门。张妙彤手里的宝瓶被取下，换成了一段红绸。虽然看不见，她却是知道红绸的那一头便是自己的丈夫——刘暹。从今日后，二人命运便拴在一起了，荣辱与共，生死相依。

眼睛发热，泪珠儿流下来。

如果说三年前被从无棣送到成都的张妙彤，内心里对这乍然的婚事还有不少抗拒。那么三年后的今日，她就只有满心欢喜了。

在张守岱家一住三年，她的压力好大。

她已经过十八岁生日，可以说是十九岁了，转眼就是二十岁没人要的老姑娘了。

对于一个才貌双全，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来说，这是什么概念啊。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挂满了红绸的喜堂上，刘暹老舅和舅母一边受着新人拜礼一边眼里也是止不住流着泪。

没想到，这才八年时间，自己亲外甥就从一个刀客首领都坐不稳的小年轻，变成了名动一方的堂堂提督军门。

八年了，刘家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外甥已经到开枝散叶的时候了，王贵生不禁起当初天都塌下来的感觉，就禁不住泪如雨下。

“大哥，今天是五儿大喜的日子，可不能这么哭！”霍广成的父亲，刘暹的姨夫霍伟仪式结束后忙劝起自己大舅哥。

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坐床撒帐挑盖头，喝了交杯酒，吃了子孙饽饽长笹面，喜娘们便将刘暹与张妙彤的衣角牢牢地系在一起，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一

边儿轻轻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但是刘暹也只来得及与张妙彤说上三两句话，就又被外面的人喊着到前面去了。他的大婚，可是轰动整个陕南的一件大事。

远的陕甘总督，近的西安将军、陕西巡抚，陕南分巡道，人人都有贺礼送到。陕南各州府的文武官员，出名的士绅大族，就更不用说了，都亲派人到场，一份份丰厚的贺礼，单这方面的统计，价值就高达十几万两白银之多。

如此是盖因为秦军在陕南的地位太重。

可以说，几年来，秦军都一直是陕南各州府最强军队，也是唯一的军队。陕安镇这三年根本就没能恢复多少。

再有这三年被刘暹送到汉中的数万流民难民，这些朝不保夕的苦难人最是感激刘暹不过。刘暹大婚，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送上了自己家好不容易积攒的一些家当财帛，以表达自己的感激。

虽然价值不高，一个庄子的礼物绑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家大户士绅送的钱财，但却是这些实际上在给刘暹当佃户的难民们的一片心意。

虽然刘暹早就有过嘱咐，一律不收。但怎么能挡得住？最后一车一车的实物和鸡鸭鸡蛋，只能送入军营里。

刘暹大喜之日，秦军中队长以上军官，只要不当值的悉数可赶去铁家山赴宴。大门长街上从头到尾摆了一百桌流水席，备足了食材，谁来随吃随便，手笔大得惊人。留于营地内的众官兵也都有酒有肉，二百只羊，二百头猪，二百只鸡，二百只鸭，还有上千百尾大红鲤鱼，以秦军加董军的数量，足够管饱管够。

前庭喜宴的欢闹声传不到后院新房里，但是刘暹喜宴上的消息却能源源不断地传了来。

一个字，酒；

两个字，喝酒；

三个字，使劲喝；

四个字，酒到杯干。

张妙彤知道喜宴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可是，一想到刘暹被灌的伶仃大醉，心里面就不由得着急和心疼起来。醉酒最伤人身子，盖头是还没掀开，却已要身边丫鬟到小厨那里熬上解酒汤准备着。

“啊，姑爷，姑爷回房啦……”

早侯在新房的一群人立忙活了起来，净手，擦脸，还有冒着热气的解酒汤。

“出去，出去，你们都退下……”

刘暹身上带着浓浓的酒气，但是当房间内所有人都退下后，原先有些朦朦迷离的醉眼，立刻就变得无比清澈起来。

不装醉，怎么可能从酒宴上脱得身？

红色，整个屋子都是红色。高高的红烛，红底烫金的大号喜字，大红色的百子刻丝幔帐，大红色的鸳鸯戏水锦被，富贵平安的桌布椅搭，满目的还是喜庆满目的大红。

张妙彤感觉到头上盖头被挑起，想到就将见面的丈夫，羞涩充满心头，勾下头，刘暹从上能清晰地看到她脖颈都是粉红色的。

挑起她的下巴，也是第一次见到张妙彤实人的刘暹咧嘴笑了。

美人，真正的大美人。老舅、舅母一点都没骗他。

张妙彤迅速瞄了刘暹一眼，不算俊，可也面目方正没啥不入眼的。虽然感觉跟自己熟悉的堂兄们那文雅的气质大有不同，但自己丈夫是军人嘛！一省提督，手握重兵，当然不跟文人一样了。

只是轻瞄了一眼，张妙彤脖颈的肌肤已经从粉红色转为通红了。

刘暹好笑地看着自己的新娘子移开对视的视线，低垂下头。

“夫人？”

轻轻探过身去，在张妙彤耳边低语着。两人间并没有生硬的感觉，三年时间，足够长的让两边人都把对方记在心里了。

于刘暹来说，潜移默化的，就将张妙彤按在自己老婆的位置上面，份量还在王璐莹和柳婉舒、王碧云这两个已吃进嘴里的贴身侍女之上。

再有一点，从来没特意去做避孕措施的刘暹，虽说两三年来与那三女相处的时间确实短暂，每年仅是年节的那几日，但三人谁也没怀孕，这确是天意了。

第一百三十九章洞房花烛夜

张妙彤觉得一阵心慌。

和自己并肩坐在喜床上的丈夫，黑眸深处正跳动着一股汹涌如潮的热切，那热潮像是能把自己一口吞掉一样。只要一跟丈夫的双眼对视，她的心脏就控制不住的剧烈跳动着。砰砰，停都停不下。

刘暹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坚毅，全换上了轻松温和的垂涎欲滴。口鼻呼吸的热气喷在张妙彤脖颈耳朵，让张妙彤羞怯的都想缩起身子，藏起脑袋。

耳朵红的剔透，还感觉有些发痒。

刘暹不说话，就是一点点的靠近，嘴唇都要碰到耳朵了。张妙彤再也坐不住，侧扭身子支起俩小手就要划开距离。她就要说话，忽然的一阵天旋地转，人已被压倒在了床上了。

“啊……”

一声惊呼。转瞬张妙彤又想起这是洞房花烛夜，压倒自己的是自己丈夫，不是郎当登徒子，立刻就咬紧了口。

张妙彤大窘，眼下这幅样子，她哪里经历过，就是想也想想不出，下意识的就双手使劲儿地往外推着刘暹，口中慌道：“快起来！你快起来！”

刘暹看着身下那一张俏脸红的堪比胭脂，眼中水汽萦绕，樱唇粉光融融，忍不住就狠狠地啄了下去。

这感觉真的是跟之外三女不同的。

王璐莹完全是逆来顺受，在床上对刘暹是一力迎奉。柳王二女呢，更是不住的**，表现完完全全的就是要爬上床去。虽然这根她们的背景有着决定性关联，但男人总是‘贱’的，送到嘴边的总没有要去用手拿的好吃。

张妙彤这羞涩至极里不由自主的抗拒，让刘暹得到了一种别样的滋味。

衣服一层层剥开。

张妙彤全身都僵住了，当刘暹抬起头，就看到了一双黑亮黑亮可怜兮兮地美目巴巴的看着他。饶是刘暹‘心狠手狠’的想立刻摧花，此时也不得不先按捺住，一手圈着张妙彤上身，一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身子。

“夜深了，咱们该睡了！”

通红剔透的耳坠，刘暹直想吃一吃。张妙彤被抚的身子发软，眼见着丈夫一张脸离自己越来越近，又被刘暹一句话**的面颊烧红，最后索性两眼直接一闭。

刘暹立刻心情大好，将头埋在美人颈间，狗一样嗅了起来。

忽然抬起头，眯着眼睛看着张妙彤，“挺好闻

的，你用了是什么香？以后就擦这个。”

从来没关注过胭脂一类东东的刘暹，对此完全不了解。

张妙彤脸色通红的都要渗出血来了，扭过头不看他，只留下个白里透红，洁皙如玉的脖颈。

刘暹眼睛暗了暗，火辣辣的目光让偏着头的张妙彤也似感到火烧一样。不及再做反应，刘暹就一头猛扎了下去。

良久后，张妙彤娇喘着出气，整个人已经裹进了刘暹怀中。刘暹手指探进**衣襟，一件件中衣、小衣剥离开。

密密的细吻从额头到鼻尖，从樱唇到脖颈，大手略有些急切的抚过细嫩的肌肤，柔软的腰际，慢慢地向下滑去。一股暖暖的气流从张妙彤肌肤下面蒸腾而出，将自己整个人熏染成一片绯色。

忽然，热热的嘴唇碰触到了一点樱红，冷不防

的被刘暹轻轻一咬，张妙彤“啊”了一声叫出……

红烛跳动，红帐摇曳，**的**粗重的喘息不时的从里边儿传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一两声的细微的哭泣、求饶和讨好声。

外头月光溶溶似水，清辉撒遍满是喜庆的祝家府邸。不多时，便像是月亮也害羞了一般，慢慢地藏进了几缕纤云之中。

天色发白，屋子里头的龙凤红烛已燃尽，只余下一段烛心儿在冒着袅袅的缭烟。

贴着大红喜字的窗户纸上隐隐透过了青光，天色见亮，外头院子里已经有下人开始轻手轻脚地打扫了。

刘暹被惊醒，回想起夜里洞房的旖旎风光，嘴角不禁扬翘了起来。低头看看怀中睡得正香甜的张妙彤，娇娇软软的身子紧紧地贴着自己，精致的小脸挨在自己的胸口，原本盖得得严严实实的大红喜被不知何时被蹬了下去，只裹在心窝处，露出了两

弯白嫩白嫩的手臂。

伸手一摸，两肩发凉，刘暹把喜被向上拉了拉。虽然房间烧的壁炉热热的，还是要盖住她的肩头。

朝窗外看了看，又侯了一刻多钟，算着时候是差不多了，虽不忍心叫醒她，只是还要受王璐莹三女和府邸仆人礼呢，只得轻轻地在她耳边唤道：“夫人，夫人，醒来了。”

张妙彤当然知道新婚头一夜要早起一些受茶，可是昨日里折腾了一整天，接着又被刘暹闹了大半夜，身子骨都散架一样，睡得极为香甜，哪还记得什么事啊。

刘暹叫声吵了她，就见她动了动脑袋，却是翻了个身，自己又向里睡去了，不由得笑了。

被子扯了扯，半点玉背在鸳鸯被的大红色映衬下，是那么的白皙。刘暹小兄弟可是一直抬着头，现在就更昂头了。

“嗯——”一声娇嘤，张妙彤感觉身上猛的一重，而且还在自己上半身乱拱乱咬。强睁开了眼睛，入眼就是刘暹那张脸。

蓦地想起昨夜里的鱼水承欢，张妙彤一下子睡意全无，潮红立刻升起到脸上。

“怎么，害羞了？”刘暹见张妙彤偏过头去，立刻伸手扳了过来，然后老婆的眼神还是在忽左忽右地躲闪着自己。

脖颈上的几个红斑清晰可见，让他眼神猛的一暗。

轻笑挂在嘴角，右手顺着柔滑的腰肢沿下，飞快的寻到地方，在佳人猝不及防的时候下身一挺，张妙彤口中立刻娇呼了起来。

“不，不可以……”拒绝的话不等说完就淹没在了阵阵的潮涌中。

天色大亮。

晨起的运动之后，美人儿的脸越发地红了，跟煮熟了的大虾一样。周身虽然无力可还是从被中使劲儿推刘暹，嘴里娇嗔着：“快下来，重死了！”

刘暹攥住了白藕一样的胳膊，一下一下地轻轻抚摸着，细滑柔嫩，入手的感觉好极了。这，就是今后替自己打理后院的女人啊。

张妙彤脸上红得能滴出血来，眼中水雾弥漫，有心推开这个欺负人的坏蛋，可浑身酸软根本没那个力气，唯有软语相求：“你快放开我，天都大亮了，再不起来，我的脸面都丢光了。”

第一百四十章出师

缠绵的日子总是稀少的，时间飞快的走到了三月。

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

上巳节日，张妙彤、王璐莹四女脸色苍白，泪眼含珠的看着刘暹一身戎装的带领亲兵离开了府邸。此一别，不知道又要多久才能相见到？她们更担忧刘暹会不会遭遇不测风云。

新疆！

那是个极其遥远的地理名词。在四女脑海里那完全就是外域一样，相离了千山万水一样，遥不可及。

张妙彤不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小女子。在决定婚期的时候，张守岱把什么都告诉她了。毕竟，刘暹远征新疆是很有可能让张妙彤过门不久就成**的。

遍地烽火，满地叛贼，两万蒙古喀尔喀兵的溃败，数十名提督、总兵、领队大臣、都统、副都统，以至最后伊犁将军这样总督级的方面大员的战陨，无不让刘暹的万里远征变得阴霾重重。

张妙彤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嫁人。可这不意味着她就对刘暹不久后的出征毫不挂心。相反，那还是她心中深埋的噩梦。

也因此，在婚后的半月时间里，刘暹后宅的一妻三妾是雨露均承，刘暹本人是旦旦而伐，夜夜不空。

为的就是好留下一儿半女。张妙彤是在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

刘暹也是因为明白这个不可以说出口的因由，才连续半个月都按时就寝。虽然他本人对新疆之战是颇具信心的。

三月初三，带领五千秦军加六百董军，近六千

军，八千余匹骡马，刘暹挥军西进，踏上了征伐新疆之路。

在誓师大会上，刘暹正式下发了秦军兵牌，一块半个巴掌大的长条铁片，上面用铭文刻记着所属士兵的姓名、编制、籍贯。同时间宣布，所有征伐军将士一律双俸。

送别将士出征的人群中，有一撮黄毛碧眼的洋人引人瞩目。那是舒伯特·杜克和贝尔·福尔斯及他的两名随从。

在秦军将要开拔的最后关头，贝尔给刘暹带来了六门六磅骑兵炮，以及更加重要的三百支击发短铳，其中一百支为柯尔特转轮手枪。

这对刘暹的帮助是极大地。

刘暹手下的马队虽然全都装备了西洋马枪，可马枪再短又怎能比得上短铳好使唤？且还是双发的居多。而柯尔特转轮手枪就更不需多说了。

三百支短铳，连上这三年来工匠营积攒下的二百多支质量不一但口径相同的燧发、击发短铳，刘暹集中武装了亲兵当中的两个步骑中队，让自己手上多出了一张强力底牌。

“这是一场死亡的行军。希望你带来的枪炮，能让刘将军保下自己的性命。”舒伯特·杜克对刘暹此次出征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当伯丁·斯坦福邀他与自己一块随军的时候，舒伯特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贝尔脸上也挂着担忧。刘暹可是迈胜洋行近几年来最大的合作者，在刘暹身上赚了不少银子的他们，丝毫不希望刘暹把命丢在新疆。

“愿主保佑伯丁，保佑刘将军。让他们安全归来吧！阿门。”

刘暹的中军队列里头，一头黄毛的伯丁·斯坦福带着帽子隐蔽在人群当中，并不显眼。

行军队列的最后头是董福祥所带的部队。

距离誓师大会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许多官兵还都是精神亢奋的。

“作战津贴，饷银双份！”

对于董军来，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精神食粮’。

不时的笑声和彼此间的交头接耳，令董军本来就很不咋地的队形队列，完全走了样儿。跟前头队列严整，气息威严，军容肃穆的秦军一比，董福祥这支在陕甘战场上颇具威名的队伍，直接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同时也成了汉中军民眼中的‘跳梁小丑’。

普通董军士兵不会在乎道旁军民的指指点点，不时的还会有人做出凶恶的表情，拔刀恐吓路旁的百姓。以听到百姓的惊呼为乐。

但董福祥可不会如此没心没肺。董军中的一些将领头目看了秦军的威武雄壮，对自家手下的表现

也大感丢人现眼，挥舞着马鞭对准一个或是几个人一顿猛抽的大有人在。

“这可真是一支劲旅。多帅之兵也大不及。”

“刘军门三年时间名举提督，秦军善战之名广播天下。往日还心生不服，今日得见，才知什么是强军劲旅。秦军名不虚传——”

李双良、张万会是董福祥的左右手。在董福祥老爹和老弟被留在多隆阿帐下听命的情况下，李张就是董军的头两员大将。出身会党头目，又在战场上打滚了几年的二人，有着不错的眼力和细致的观察力。

不过今天两人的眼力和观察力都用不上。因为只要眼睛不瞎，就都能看到董军与秦军显而易见的差距。

队伍沿着年前就开始布置的那条路线前进着。

大小十五个军需转运站，担负着粮草的沿途补

充。日后如果需要，这条运输线还将前伸穿越青海，越过茫茫山河，联系着汉中与遥远的新疆。

不过前提条件是刘暹要解决掉青海湖一带的真神教暴军。

从四川去新疆，要穿越青海，就必须打青海湖过。虽然地图上看，那是饶了一大圈了。可不饶路，人马根本过不去。

刘暹入新疆的路，就是唐僧取经去西天的路。大灾小难绝不会断。他要做的就是一一削平他们。而且，不会有观世音和满天神佛来给秦军做护驾。刘暹要靠的只能是自己的拳头。

那青海湖边儿的真神教暴军，就是第一个于刘暹入疆，存在着实质性威胁的敌手。

……

每天五十里的行军速度，这脚程对于一支骑乘化军队而言简直弱爆了。就是比起秦军步兵主战大

队的实战拉练，都大不如。

不管是军纪军容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属爆表水准的秦军，还是一帮‘乌合之众’的董军都轻轻松松，无压力。

从汉中到松潘厅，一千五百里的路程，四月初，赴疆征伐军就一个不漏的抵到了目的地。

没有马匹大量损伤、死亡，也没有马匹大幅度掉膘、衰弱。

早在战场上‘实践检验真理’的刘暹，熟悉自己手下的这支队伍。

每日五十里的行进速度，完全不伤大雅，根本触及不到马匹体力和健康的底线。

那些抱着‘骑兵移动速度不如步兵’，‘老美南北战争时期，只要连续五天行进，骑兵速度就下降到每日五公里左右’，‘连续七日行军，步兵必须停下等候骑兵’的后世小白们，根本就脑洞大

开，脑壳里全被超强的想象力yy力给填满了！

他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事实——

第一百四十一章桥头堡（一）

小白历史无国界嘛！

欧美的战争史套用在中国身上，是天经地义的正确性。所以一批又一批的灌水小白们，就根本性的忽略了蒙古马与欧美马种的哪些不同。

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了蒙古马瘦小、低矮，冲击力弱，负重小，等等弱点。映衬的欧美马种，高大、雄健，爆发力强力，冲击速度快，负重强大，等等的无数优点。而将衡量战马是否优秀的另一重要方面：容不容易饲养，耐力长不长久，给完全无视。

于是就在不少人脑海里形成了中国战马，主要是蒙古马种，档次低劣，质量低下，属劣质马种，完全比不上欧美战马，这一‘真理’一样的定论。

……

不可否认，刘暹穿越之初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但是，人都是进步的，组建骑兵部队以来，蒙古马已经用它们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优秀。

在冲击力、爆发力和负重上，它们确实是比不上欧美马种。可是强大的生存力和优秀的耐力，让它们能完全屹立在军马的巅峰位置。

耐劳，不畏寒冷，能适应极粗放的饲养管理，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保持良好的体力用于行军作战】。

刘暹手中的那批三盟、黑龙江健马，匀速行进下，四个时辰行进百里左右路程，无压力。经过调驯后的蒙古马，更可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有畏惧。

时到今日，刘暹已经完全将自己前世的某些‘知识’抛进大脑的处理器了。那根本就是错误的。

看看捻军的行进速度，看看僧格林沁生命最后阶段那为期数月的持续追击，彻底骑乘化的入疆征伐军，在行进速度可达到什么地步，就可见一番。

事实上，在平原环境下的行进，蒙古马日行50～100公里，能连续进行10余天；短距离骑乘速度记录1600米为2分0.8秒；15.5公里为24分12秒。

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次蒙古马耐力赛，比赛距离为100公里，比赛从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出发到乌尔逊河东岸再返回到阿木古郎镇，比赛从早晨5点开始，冠军马3个小时就完成比赛。1950年，蒙古马中的铁蹄马在当年59公里的那达慕大会上，58分钟就跑到了终点。

2006年6月29日，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举行的全国草原耐力赛，参赛马匹冒雨进行，全程30.5公里。来自呼伦贝尔马主泰马加布的两匹骏马，分别夺走了本次比赛的冠军和亚军。其中的冠军马，30.5公里的全程创造了41分钟的记录，速度达到了44.63公里每小时。

刘暹并不知道蒙古马的这些光辉记录，他手下就算最优秀的那批战马应该也比不上耐力赛和那达慕大会那些参赛马匹的素质，但60分及格总可以了吧？

刘暹如今日行五十里，还是在自家地盘上，根本无一点压力。四月初队伍抵到松潘厅后，军中马群连膘都没见降。

进驻松潘的刘暹所部，迎来了自己在汉地境内的最后一段时间。不久后他们就将从松潘跨入青海了。之后的茫茫前路，藏人、蒙古人、维族人等等，遍布眼前，唯独少了汉人汉迹。

这个时代的大西北，扣除掉甘肃之后，青海、新疆有多少生活着的汉人？

一百万有吗？

五十万有吗？

经历了新疆叛乱的浩劫之后，三十万汉人有

吗？

便是刘暹的心，在步入松潘厅的这一刻也是极复杂的。手下官兵，自不用多言。

所以，刘暹虽然知道九寨沟、黄龙两大后世闻名的风景名胜区，都在松潘厅【今阿坝自治州】境内，可他脑子里却从头到尾都没冒出过一丝去瞧瞧的念想。一丝也没！

松潘厅是直隶州，州官五品衔，在刘暹面前不会有半点话语权。

而这地方从后世都是自治州这一点看就清楚，少数民族是很多的。虽然后世的自治州、自治县、自治镇都只是那么一说，绝大多数还是汉人占主体成分。但在眼下的时候，松潘厅绝对是汉番杂居。藏族、羌族占据着相当一部分话语权。

知州给征伐军找来的当地向导，汉人只有五人，两成半。剩下的十个是藏人，三个是蒙古人，两个是羌人。

而受刘暹之名邀入州府衙门的十四个大商户中，汉人也只占据了九席，撇开外来商号，本地的汉商更是仅有四人。在当地势力中，都占不到一半席位。

征伐军进驻松潘的第三日，刘暹在州衙花厅里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出席的客人为松潘本地十四家大商户。除了九家汉商，五家番商两家藏人，两家蒙人，一家羌人。

主人为刘暹，作陪的有知州汪文典，州同知潘飞鹏和霍广正。

九家汉商不说，五家番商绫罗绸缎，瓜皮帽、薄底靴，已经丝毫看不出番人的痕迹了。汉话说的也叫一个利流，官味儿很正。

五家番商，除了蒙古人乌珠穆沁一家算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另外四家全是头人。不过就算是头人，汉化已深的他们也清楚刘暹一方提督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地位。对刘暹的礼遇很是感动，喝酒谈天

中，对于刘暹于青海方面的问话是知无不言。酒过三巡，刘暹起身说：“诸公乃本地贤达，今日我军途经贵乡，能借此相识，是某生平之幸。”

汉商中一老者立刻起身作揖答礼：“刘军门危难之际不计艰险，率师远伐边陲，抗击叛逆，实天下武人楷模，令我等敬重感佩。”

刘暹微笑，“多谢诸位厚爱。老先生请坐。”这老者姓黄，是松潘厅汉商第一人，其家族明朝时候就已在这里落户生根。在本地汉番之中都影响力巨大。

待老人坐下，刘暹接着说：“某奉两宫太后、皇上圣旨进赴新疆，自应誓死平贼，安我边陲。只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军需乃是远征第一要紧大事……”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敝号虽然拮据，拿不出什么大笔银子来。也愿意表一番心意。愿出一千两……”

十四户商家都是老狐狸。接到知州请帖的时候，心里就明白，要挨一刀了。私下里也不管往日的纠纷恩怨，早就相互串通了联系。

你出一千两，我出八百两，再有一人出一千二百两。以一千两白银为准绳，按照相互间的实力高地，左右一二百两数额……

第一百四十二章桥头堡（二）

十四家商户捐赠了五千六百两白银和一百头牛马。

对于松潘厅这么个人口不足三十万的直隶厅来说，这是一笔绝大的数字。汪文典、潘飞鹏一年经手的银两有没有这么多，都是个问题。

如果刘暹真的只想在众人身上割一刀的话，他可以满足了。

但事实是，刘暹完全没有此心。

黄昆看到刘暹脸上全然不动的神色，心里一凉。这么大笔银钱都满足不了这位刘军门的胃口啊，那今天他们十四家要出多大的血啊？

列坐十四人全都变幻了颜色，汪文典与潘飞鹏也吃惊的看着刘暹。

刘暹这时开口了，“刘某远征新疆，正急军饷粮秣亏缺，能得诸位慷慨解囊，不胜感激。来日必禀奏两宫太后，以彰义民赤心。”

“只是今日请来诸位相见，某却不是为此而做的酒席。之所以把诸位请来，是为了跟大家做一笔买卖。”

黄昆等十四家主事的心，如同是在坐过山车一样。呼隆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又哗啦一下落到了肚里。一个个背心生汗，脸上却还不得不始终挂着灿烂的笑。

“青海蒙古二十九旗，玉树四十族土司，再并环海八族。刘某人是搞得眼花缭乱，头疼得很。诸位却想必一一可列，清晰地很。”

“刘某人此次要跟这二十九旗四十土司环海八族，做一笔生意。需要各位倾力襄助啊。”

十四家主事的心彻底放进了肚里。刘暹还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那就不怕刘暹狮子大开口，一下

把自家吃了或是喝干血。

汪文典与潘飞鹏也笑容重新挂上了脸面。他们不愿得罪刘暹，也不愿得罪这十四家主事。不提五家番商里头四家头人，就是黄昆等家族的力量和影响力，得罪了他们，汪文典、潘飞鹏都会在松潘厅左右制肘。

两人可不是手握重兵的刘暹。刘暹可以完全不晒黄昆等家，汪潘却还需要黄氏等家族的帮衬。这大清朝的亲民官儿，不都是靠着底下的士绅大族在支撑的吗？跟士绅大族闹翻了，这官儿也不用当了。

乌珠穆沁·巴图尔首先站起身，“为军门效力就是于国方便。我等岂有不应之理？乌珠穆沁家在所不辞。”

“老朽亦是此意。只是不知道军门大人要与青海诸部族做什么生意啊？”黄昆拱手抱拳。

十四家主事无一不应。

刘暹脸上挂满了笑容，像是对十四家的态度满意的很。招手一指在旁始终不发一言的霍广正，“此为刘某表弟，为此事总管。”

霍广正平静的目光一直都在打量着十四家主事的神情，对着最早起身的乌珠穆沁·巴图尔微微一笑，两手轻轻一拍。厅外早有准备的两名刘暹亲兵就捧着两个长条盒子进了花厅来。

盒子放在案上，霍广正手指轻挑，两个盒子掀开露出了里面的真家伙。

一阵吸气声作响在花厅里。汪文典更是吓得目瞪口呆，手里的筷子都掉了。潘飞鹏也如木鸡一样僵硬的如同人偶。

“火……火器……”

巴图尔额头上一瞬间里冷汗就渗出一层，嘴巴都打结了。

九家汉商神情剧变，望着盒子里的燧发鸟枪与抬枪，嘴巴闭得紧紧的，一声都不敢吭。

五家番商里扣除了乌珠穆沁，四个身后附带着各自小王国的头人，却无不在用火辣至极的目光看着燧发鸟枪与抬枪。如果不是刘暹坐在这里震慑着他们不敢无礼，这四人怕都已经冲上前去将鸟枪、抬枪紧紧抱在怀里了。

“军门大人，您有多少火器要出售？我们全部可以吃下。”达吉平措的眼睛里都能伸出手来把火枪勾走，但脑子还没被**完全烧糊涂，知道刘暹将东西摆出来，就不是他达吉一家可以独吞的利益。

“军门大人，所有的火器，我们都可以吃下。”青海大地上的诸部族都需要这东西来护卫自己的利益。巴图尔没有在考验面前落下自己的脚步，番商的胆量真不是根在汉地的汉商们能比的。“价钱绝对让您满意。”

“这是燧发鸟枪和抬枪。不是老旧的火绳枪。我两样各有五百杆，再有火药一千桶，全部可以交

给你们拿去草原上贩卖交易。

我给你们一成的分润。

给我至少带回一千匹马，以及各部族的友谊。”

刘暹手指着在场的所有汉番，他给了汉商们最后一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然后看也不看汪文典与潘飞鹏，起身走出了花厅。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霍广正的了。

随后花厅里陆续走出了汪文典与潘飞鹏跟七名汉商。

刘暹听了之后，内心里一叹。他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才在召集商户的时候尤重吩咐把五家番商招呼上。如今看，果不其然啊。

九家人，只留下了两家。松潘厅本地四家，更是仅有一家。

一个时辰之后，霍广正面上含笑的来见刘暹，“五哥，猜猜看，七家人一共拿了多少货？”

刘暹的住处还是军营里，他离开州衙后，就一直在等这个消息。表弟脸上的笑容让他也不禁笑了。“有人拿大货了？”好消息是肯定的了，就是不知道卫星会放多么大。

“七家人都拿了。二十门小劈山炮，一门都没剩下。还有火药两千桶，燧石也要去了一百斤。鸟枪一千七百支，抬枪一千五百支。”

霍广正没提货款的事。因为这买卖，七家商户不是‘前买后卖’，而纯粹是代理商。一成的利益分润，当然不可能让七家人全都老老实实的一点都不私没，但有他们自己彼此制衡着，绝对没人敢狠吞。

至于花厅里，刘暹说的一千桶火药和各五百杆的鸟枪、抬枪，那纯粹是一个面子活。

汪文典、潘飞鹏若是往上打报告，定的就是这个不算多破格的数。

同时间的州衙书房。汪文典与潘飞鹏正焦头烂额的商量着如何将这件事上报的事情。

文书该怎么写，写了后会不会被刘暹打击报复？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吱儿，不过也不对。一千支抬枪、鸟枪，一千桶火药，虽然多，却也不至于拿到一千匹马后再卖好青海各部族啊？”潘飞鹏实在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又琢磨起刘暹的话了。

汪文典白眼了看他一下，认识也两年时间了，还第一次发现潘飞鹏也有脑子不灵俏的时候。刘暹傻了啊，会当着他们两人的面说实……

“咦……不对。”汪文典人突然的一机灵。

“高见，高见！潘大人，有你的。”

第一百四十三章努力中的董福祥

松潘厅是征伐军入新疆的一个重要转点，可以说是刘暹大部队走出汉地的一个桥头堡。秦军之前就有三百兵驻扎这里，更用一个旧驿站修葺出了一个大兵堡，日后可见还会有更多的秦兵开进这里。

因为刘暹即使能就食于敌，也必须保证队伍的军火供给不断绝，如此至少要整理出一条由松潘直达新疆边界的通道来。松潘厅将会是秦军今后经营的重点之一。

而兵权就是话语权，今后主导松潘厅一切权力的，不会是汪文典、潘飞鹏两个文官，而会是秦军驻扎松潘厅的主将。

两人要还想在这里安安稳稳的当官，如何敢得罪了刘暹？

当天，一道快马加急就从松潘厅城直飞成都省城。文书上汪文典、潘飞鹏联名上奏刘暹倒卖火器

于青海部族，燧发鸟枪、抬枪各五百杆，火药一千桶。

……

征伐军要在松潘休整一阵，为进军大西北做最后的准备。所以，刘暹有的时间来等‘代理商’为自己谋取第一笔利润。

霍广正忙碌了起来，随军携带的第一批军火，一下‘代理’出去了三分之二，他必须立刻从汉中调来新货。

‘货物’的上路次序和数量、以及安全就成了他的头一等大事。而且同事间的他还要密切关注七家代理商与七家非代理商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整个人忙的脚不沾地。日子过得比整日里都泡在军营里的刘暹充实多了。

“冲，冲，冲——”

“撞过去——，周二小你个软蛋！”

“周二小，大软蛋。他娘的就剩一个人了，你都不敢撞——”

“是不是昨晚上娘们肚皮上射的脚软啦？不行就块滚下来，别站着茅坑不拉屎！”

“你们这群狗日的才脚软呢。老子是智将，踢球用脑子。不跟你们这群蠢货一样，除了猪拱就是猪拱——”

“让老子下场，先把自己球技练上来在说。老子一只腿踢，都比你们这群龟儿子强——”

黄河渡口边儿上，后世的达日地区。征伐军先头队伍营地。

两个先进开拔到这里的骑兵营大队之间，正进行着秦军军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竞技体育——蹴鞠比赛。

是的，这种古老的运动，经过刘暹的手，首先

在秦军在汉中地区焕发了生机。

虽然刘暹潜意识里依旧把蹴鞠与足球划等号，并且大量改动了蹴鞠的原有规定，完全照搬了现代足球的规则。但不假思索的他仍然维持了‘蹴鞠’这项运动古老的名字。

经过蒙古和满清两朝异族的统治，曾经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深入民间的蹴鞠，这项古老运动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只有那些文人秀才才能从宋明古书里认识到这种运动的存在。但消灭一种体育运动可以，消灭这种体育运动的吸引力却是万难。

秦军将士很快的就接受了这种男人的运动，刘暹制定规则时把身体冲撞这一块的尺度放松了许多。比之后世的现代足球，今日的蹴鞠简直是野蛮。但也更好的能引导军人的热情和发泄军人的激情。

虽然这种身体冲撞尺度的放宽经常导致赛场上凌乱不堪。一些脾气暴烈的家伙在比分不利的情况下常以极为野蛮的冲撞式方法踢球，或故意找茬，

便会引发两边之间的冲突。当这种冲突越演越烈的时候，一场蹴鞠球赛也往往会演变成一场后世橄榄球赛，整个场内人仰马翻、乌烟瘴气。

刘暹视而不见。这个时代的状况下，只有让士兵的激情彻底得到释放和发泄，队伍才能更好地带领。**、骚扰妇女以及得脏病的概率才会大幅度下降。

古代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发生蹴鞠球赛大混战这种混账的事情。

这种大大迥异中古传统带兵法则，也完全跟秦军军旅森严军容威武的形象大大违背的事情，可想而知能给随军的董军上下造成多么混乱的印象和影响了。

董福祥二月中就到了汉中，自然明白秦军是什么个样的。

记得在驻扎南郑的第一夜，次日清晨，天刚刚亮，睡梦中的董福祥被营外尖锐的哨声和隆隆步伐

声惊醒，忙起身来看，见到军营不远处的秦军一处营房，大门洞开，一队衣着严正，装备齐全的队伍，齐刷刷的从大门里跑出。吓得董福祥当时立刻大叫全军守备，直以为是秦军要来收拾自己的。

之后六百多鸡飞狗跳的董军官兵就看着一个大队的秦军，呈四列纵队，步伐一致的从自己营前，哗啦啦的跑远了。然后才知道这仅是秦军驻兵时候，每日的早操而已。

第一次看到蹴鞠球赛，董福祥也直以为是秦军要火并。连忙派人报告府城，出了第二次大丑。

如今随着先头部队开到黄河岸边的董军上下，对于秦军日常的热闹已经习以为常。董福祥头都不抬一下的继续看着自己手中的小册子，如果这时秦军中的任何一人能够站到董福祥的身后，就可以清楚看到董福祥手中的册子上的内容自己是那么的熟悉。

那不就是秦军军部于去年正式颁发的《战斗条令》么！

这是秦军文化课上的基础教材之一，与《军规军纪》并列于秦军将士最熟悉的两本书。

是刘暹根据自己往日所闻所见的一些近现代战争知识，结合他起兵以来无数次战斗的经验总结，汇总军中诸将的意见，汇总全军官兵的心得，而制定出的一本秦军军事基础编材。这就是秦军自己的步兵操典，虽然现在的它还是相当的简陋。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秦军逐渐的壮大，这个小本本的内容会不断扩充，不断增多。直到它成为一本真正的强军操典。

不过对于现在的董福祥来说，对于现在的董军来说，这么一本简陋的战斗条令，已经是一本难得的正能量秘籍了。

董福祥得到后立刻下令所有军官用心研读。虽然他现在的部队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支冷兵器部队。可**如他很清楚一个事实，未来的战场属于枪炮火器。如果不是手下真的没几个能识文断字的人，他

甚至想像秦军一样，让全军上下的人都一块读。

时间飞快的过去。中午饭食到了，董福祥放下手中的册子，手指捏着眉心，用力的摁了摁。

如他这样一个几乎无有**战争经验和基础的人，想要搞懂小册子上写的是什么，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这一上午过去，小册子书页并没翻动几张，董福祥更多是在回顾先前的内容。每看一遍，每多思考一次，似乎都能有新的收获。

第一百四十四章进青海

后世人提起青海，常常将之与西藏联系在一起，青藏高原嘛。似乎总感觉那里的藏族人很多，汉人当然也不少，蒙古人却似乎没有多少。很少有人知道青海省在三四百年前乃是蒙古人的地盘，就跟过去的新疆不是回部的，而是准噶尔蒙古的一样。

清廷大举将触角伸探进青海，还是在雍正初年，年羹尧平息了顾实汗之孙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之后，改西宁卫为府，设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并设立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蒙古各扎萨克和果洛、玉树等藏族部落，其前哨设于今茫崖新镇，由驻西宁大臣直辖管理。设蒙古二十九旗，玉树等四十族土司，使之卫不相属，并不得越渡黄河。

那个时候的青海蒙古二十九旗至少有十万帐户，还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清廷自然的就在青海推行起“扶番抑蒙”的政策，以削弱蒙古王公的势

力。到了嘉庆、道光之际，黄河以北的蒙古各部逐渐衰落，只剩下了不足六万帐，而三十年后咸丰年间，整个青海蒙古就更只剩下三万帐户。比之喀尔喀蒙古都不如。可在黄河以南的藏族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藏民更在咸丰初年不顾禁令，北迁至环青海湖一带游牧，与西宁清军及当地的蒙古各旗发生不知道多少次的争斗。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准许藏民在黄河以北驻牧，形成了如今青海的第三股大势力——青海湖一带的环海八族。

可以说，青海地域内的蒙古人与藏人是很有矛盾的。而玉树一带的四十土司也不是省油的灯，再加上近些年真神教爆发的叛乱也延伸到了青海，囊括了整个西宁府。

这个地区用后世的官方话语来说，就是民族、矛、盾尖锐。

如此的情况下，当刘暹放出大批火器火药流入青海的时候，青海各势力的购买力有多么的旺盛就可想而知了。

你不买，对手就会买；你不买，你的敌人实力就会增强。

这儿，简直就是暴起了一场军备竞赛。

短短的二十天，霍广正急忙调转的第二批火器火药还没有送到松潘厅呢，七家汉番商家就给刘暹带回了五千匹马匹和六百多人的‘各部友谊’。

马匹立刻充入了征伐军中，首先骑兵配双马。无论是秦军骑兵还是董军的骑兵。剩下的再淘换掉一些老弱马匹，最后余下的千多马匹装备两个精锐骑兵大队，形成了一支人配三马的突击力量。

六百多炮灰更是刘暹所急需的。

毕竟他的征伐军只有六千人不到，没有一批合格的炮灰，五六千汉军就算浑身都是铁，又能碾出几根钉？

这就是他口中的‘各部族的友谊’！

非道路畅通无阻碍，实各族炮灰而已。在人面前，刘暹不会**裸的说出，可霍广正在背后，就能给七家商户分说个明明白白了。

六百余人中蒙古人占了三分之一，很有几个能骑善射的**，刘暹特意把他们挑出来。这些人若丢下弯弓拿起米尼步枪依旧准头惊人的话，狙击小队将是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如果不能，刘暹也不会将他们留在自己身边，依旧差返原部。

三个蒙古中队，四个藏族中队，组成了征伐军下属的第一支番军。名号骠骑营。

让人家送死，也要送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不是。

军装、营旗和与汉军一视同仁的粮饷制度颁定后，果然的，蒙藏两个中队的骑兵队伍，士气大涨。

四月底，刘暹率军渡过了黄河，正式进军青

海。被汪潘二人急报成都的文书，这么多天过去了，也没见骆秉章和崇厚放一声屁响。

如果他继续在松潘厅等下去，顶多半个月，还会有一大批马匹和炮灰被七家商户送过来。但是时间不允许了，已经要五月了。

刘暹必须尽快越过青海，进军到新疆去，他可不想被青藏高原的大风雪给堵在路上，连就食就衣就物于敌都做不到。

将松潘厅的事情留给霍广正处理，刘暹抛下所有的杂务，再次进入到‘军将’这个角色中。

由达日渡河北上，刘暹左边是玉树四十土司，右边是蒙古二十九旗，直到花石峡，大军转向东北，算是进入到了蒙古人的地盘。而这一路行程，征伐军也是深深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做清朝版的军民鱼水情。

不管是玉树四十土司还是蒙古二十九旗，对待刘暹大军，都是那么的热情周到有礼。

当然，在受到两边蒙藏贵族热情欢迎的同时，刘暹也不好意思不去指点一下两边人的火器使用了。

付出了那么大，得到的只是一批落后了两个时代的火器，蒙藏两边的热情没有让刘暹不好意思，而只是让他再次感慨‘落后就要挨打’这句真理。并且，思虑再三，他也没把自己所知道的青贮法给道出来。

与这批落后的火器相比，牧草、饲料的青贮，对于青海这边以畜牧为生的蒙藏两族人言，才是真正重要的。

元代的《王祯农书》和清代的《豳风广义》，都记载着首楷、马齿觉等青贮饲料的发酵方法，但这些根本就没引起世人注意。

欧洲那边更是相传古埃及和罗马时代就有青贮饲料的记载了，可青贮真正的应用于实际生产上则始于西历18世纪中的瑞典、德国以及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

青贮作为草类的贮藏方法被人们认知，并且得到真正的试验研究的时间也明确无误的为西历19世纪。在西历1842年grieswaid最先发表了青贮方面的文章。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到今天，欧美国家在青贮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可能都没刘暹前世网上随随便便搜到的一篇农业青贮指导文来的精深。

……

征伐军从达日出发，抵到青海湖东南方的辉特南旗，总长度为一千二百里，走了二十四天。

沿途路上，广袤的草原，丰茂的牧草，让赶在好季节到来的征伐军上下轻松很多。马匹只需要每日喂食一些豆饼即可，遍地都是的青草对于蒙古马来说就已经是‘美味’了。

随着刘暹军在草原上的挺进，一股一股的马群和炮灰也在七家商户的引导下不停地汇入征伐军军中。

当刘暹与辉特南旗的札萨克多尔济沙木【贝子品级辅国公】吃肉喝酒的时候，他手下的骠骑营已经从原先的六百多人变成了千人，军中马匹从一万三千匹不到，变成了一万六千匹还要多。

第一百四十五章蒙古襄助

多尔济沙木是辅国公世袭罔替，加贝子衔。如果在清廷鼎盛时候，多尔济沙木这样的身份，和辉特南旗数次站队都坚决拥护中央的表现，是完全可以鄙视刘暹这么个提督的。

牧地在巴彦诺尔之南。（巴彦诺尔在青海湖东南，周四十余里。案图诺尔水西北流出屈曲三十余里)东至巴彦诺尔东山木鲁【临西宁】，南至窝兰布拉克僧里鄂博哈立噶图，西至博尔楚尔哈立噶图河，北至纳兰萨兰。

日子过的绝对是有滋有味。时不时的就能去西宁府遛一遛，享受奢华什么的，近出太便以了。

但是当清廷日落西山，当环海八族威胁日益加大，当西宁府完全被真神教暴军所占据，兵锋近在眼前的时候，多尔济沙木对刘暹毕恭毕敬的是。

“贝子爷。末将说句实话，西宁府，我军是一

定要打的。”

不然新疆战事正急的时候，军火运输线却被西宁的真神教暴军给截断了，那可就要出大事了。而且运输线要穿过青海几千里地茫茫旷野，不早早寻一只鸡杀了给猴儿们看，一些不长眼的东西就不知道哥的刀锋有多厉。

多尔济沙木盼的就是刘暹这句话。他辉特蒙古在青海可只有南旗这么一支，不像和硕特部的有二十一旗，青海二十九旗札萨克，其余各部蒙古绑在一块也顶不了和硕特部的一半力量强。

现在虽然青海蒙古同气连枝，相互间早已经不拆台了，可到了关键时刻，到了生死存亡之境，多尔济沙木可不相信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蒙古王公们，会拼着血本来救自己。

早在藏族大举北进青海湖的时候，辉特南旗最值得依赖的凭靠就是西宁的清廷驻军了。可惜，真神教暴起，西宁办事大臣玉通胆怯无能。在循化马尕三率暴军占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

道，截断了兰州至西宁的交通之后，其束手无策，竟然生出了所谓的“以贼攻贼”滑天下大稽的‘策略’，举循化真神教领袖马桂源署理循化厅同知，其兄马本源署循化营游击，后又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马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企图利用马桂源、马本源与马尕三是亲戚的关系，缓和真神教暴军的进攻。

时至今日，西宁一带名义上是仍属清廷管辖，实际上是在马尕三和马桂源的控制之下。西宁镇总兵黄武贤也是废物，驻军在西宁正北方向九十里的威远堡（今青海互助），不敢往西前进一步。西宁周围完全为真神教所控制，俨然成做真神教的又一重要基地。

“军门如愿东攻西宁，多尔济沙木愿广邀各部，助一臂之力。”

“要的就是贝子爷这句话。”刘暹能从多尔济沙木眼中看出他的真诚，西宁真神教暴军与辉特南旗，简直是锋芒在背，让他如坐针毡。

“刘某人银子没有，但枪炮火药，多的是。只要是英雄的敢来，刘暹必不相负。”

多尔济沙木眼睛刷一下亮了，还有这等好事？解除掉西宁方面的威胁是他们这一片蒙古各旗共同的心愿。多尔济沙木一片真心，可真没存着捞好处的意思。

“军门愿以火器相赠？”

“只要能克除西宁，安定我军需后路。区区军火，何惜之有？”

当即主客尽欢。刘暹喝的微醺，被多尔济沙木一路相送到军营前。看多尔济沙木那热情的架势，如果不是征伐军军纪森严，刘暹又一贯的以身作则，他真有可能选个美女来给刘暹暖床。

素日一早，多尔济沙木就亲自带着人往男面的和硕特南右翼末旗赶去。积极性可见一番。

五日后，整个青海湖周边都在盛传，征伐军要

先削掉西宁这个后路上的威胁，由辉特南旗的多尔济沙木挑头串联，准备组织大军襄助。

……

贵德厅城外，得到了马桂源书信的，马尕三气急大叫：“我就说，不能对蒙古人一味怀柔，必须拿一个两个宰了，立立威。要是听我的话，早把辉特南旗灭了，把多尔济沙木宰了，看清狗还怎么找人串联？”

围攻贵德厅城数月不下的闷气与得知身后消息的暴怒夹杂在一起，马尕三爆发出的怒火，令身边的众将和亲兵噤若寒蝉。

“回军。去日月山口！本帅倒要看看，这姓刘的清狗有什么本事敢远征万里边陲？”

马尕三就是西宁暴军的一面旗帜，一面明着立在台上的旗帜。

有着马桂源、马本源兄弟背后源源不断地支

持，马尕三已经拿下了隆化厅，围攻着贵德厅。只要再拿下贵德，西宁以南之地就全在暴军的掌握之中了。

要知道西宁的东面就是河州，是马占鳌的巢穴，暴军的一大基地。

如此地盘连成一片，再无一支敌对力量，将会是对暴军力量的一个解放。

他们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北面威远堡，或是应对西面正磨刀霍霍的多隆阿大军了。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刘暹的兵锋指向了西宁。马尕三今日的一撤退，必会给贵德厅一喘息之机，之前数月的围攻和包围、困锁，就全白费功夫了。

……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照射大地。征伐军的军

营里，跑操的叫喊声就已经震天响起。

两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大队从营门开出，像往日一样，他们沿驻地不远处一个小湖跑了一周后，再整齐如出门时的一样，返回军营。

……

“每日两操甚至三操，怪不得这些官军这么训练有素。”

“什么训练有素？我看全是花架子。不过是跑的整齐一些罢了。战场上有什么用？”

“不懂就别说话。官军用的都是火器了，正要成排成行的打，威力才大。”

……

秦军操练不避百姓。辉特南旗已经集结起来的青壮，几日下来，都看的清晰无比，是说什么的都有。

依旧还是数百年前那种战时当兵，平日放牧态势下的蒙古人，真真的跟时代落后的太远太远。

五月二十三日，天哗啦啦的下起了小雨。当晚，一支骑军冒着雨滴没入了那漆黑的夜。

第一百四十六章要打歼灭战

日月山，曾经唐王朝与吐蕃的分界线，后世青海省内、外流域水系的分水岭和农、牧区天然分界线。

过去两千年的帝王史上，这里历来都是内地赴藏的大道咽喉和屏障。故有“西海屏风”、“草原门户”之称。

嘉庆、道光之际，日月山下的丹噶尔（今湟源县）商业尤其繁盛。地方志曾经记载：“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商客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乃是当时西北地区最著名的贸易重镇。

但随着咸丰年后中原战乱的生起，随着甘陕真神教暴乱的发生，丹噶尔互市已经完全断绝。

日月山口，这处往日的西北冲要隘口，也仅仅作为西宁当局监视西部蒙古各部的一个据点存在。

毕竟日月山高有千丈，土石皆赤，赤地无毛，根本无法驻扎大军。

凌晨丑时，日月山口哨卡上，几个昏暗的灯笼在夜风的呼啸中左右摇晃着，细雨在滴答滴答的下着。漆黑的夜里，人眼看不出三丈远去。几个守夜的暴兵始终耷拉个脑袋，缩在檐下打瞌睡。

自从前几日传出了官军要打西宁的消息后，日月山口倒是赶来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不过马家兄弟调集的主力还是囤积到了丹噶尔城。

那里才是西宁真正的门户。

邓凯跟在老管家邓泰的身后，潜伏在山口哨卡二十步外的黑暗中。在他的身边前后还有三四十人一样趴在冰冷的雨水里。

三千米的高度，日月山口的气温十度怕都达不到。

但是邓凯这一批人却是没一个冰寒的受不了的。精神抖索，目光尖锐，他们是刘暹为应对新疆战事中极可能发生的夜斗、偷袭战，而特意组建的尖刀队。

总共不到百人，每一个成员都是练家子。

并且如果有对汉中大小豪强世家都有了解的人在，那他就会惊奇的在尖刀队成员中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

这些面孔原先全是汉中大小家族的护院、教习。

但是像邓凯这样出身富贵，亲身选入进尖刀队，下定决心要在秦军中混出一个名堂的人，却还是屈指可数。

邓凯，是邓玉章的二子。

城固民团败没后，邓玉章并没像李丹阳那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是靠着一身过人的武艺在战场

上讨得了一条性命。

不过就此之后，邓玉章再没有东山再起的打算和心劲了。他的一切抱负和豪情，都随着先前民团三千城固子弟兵的覆没而烟消云散了。只是邓玉章可以埋没自己，却不能不给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儿子谋求一条路。

刘暹彗星一样的崛起，就是一个机会。

不管官场中人看来刘暹的危机有多么的深重，在邓玉章一个县境豪强的眼中，官居一品提督的刘暹已经高耸入云，不可以相望其面了。

于是，邓玉章留下长子继承家业。二子、三子和四子全投了秦军，并且在尖刀队开始组建时期，让二子邓凯参选，还把自己的管家，也练有一身武艺的邓泰，一样送进去，好让儿子有个照应。

尖刀队第一支队跟随骑兵群一路打马飞到了日月山半山腰。然后全体下马，尖刀队在前，一个步兵大队在后，摸向山口哨卡。

骑兵营的两个大队则趁机歇息马力，在步兵成功夺取山口之后，他们还要迅速逼进三十多里外的丹噶尔城。

——夺下并守住城外湟水河上的两座石桥。

刘暹不认为一座小小的丹噶尔城就能挡住自己的队伍。在他看来，丹噶尔城墙的威胁还没有十几丈宽的湟水河的威胁大呢。

邓凯武艺挺不错的，但他是一个纯粹的菜鸟，手上没见过血，根本不能跟邓泰相比。这位可是跟着邓玉章一块从乱军里杀出来的人物。

漆黑里突然几声叽叽的叫声传进邓凯的耳朵，邓凯压住心中紧张，开始往前移动。在他前面，邓泰有些的模糊身影显得十分高大，给了邓凯不小的信心。

几十名尖刀队士兵摸到哨卡的底下，悄悄竖起几架长梯，梯子的上头包了厚布，靠上哨卡墙壁时

几乎没有声音，他们的脚步声也被呼啸的风声和滴答的雨声所遮掩。

　　邓泰是邓凯分队的分队长，理所当然的做先锋，他把刀衔在口中，轻手轻脚的往墙头爬去，邓凯隔了几步跟在他身后，梯子叽叽的轻响中，两人很快攀上城墙。

　　邓泰在墙头上探头左右一看，墙下哨房中有火光，屋里头还隐隐传来说话声，外面有几个暴兵正靠着墙壁睡觉。口中的刀继续衔着，轻轻取下腰里的尖刀摸到那几个睡着的暴兵身边，邓凯跟着他行动，等另一个长梯上来的其他人也到了另一侧，邓泰左手一挥，几人同时动手，卡住那些暴兵的脖子，手中尖刀对着他们心口猛刺。几个暴兵被掐住了脖子了才惊醒，多数在睡梦中就被这些身手不凡的尖刀兵杀死，即便有运气好的一时未死，想要挣扎，也被尖刀兵铁钳般的大手卡着脖子叫不出来，两眼鼓得再大，也只能看着这些突如其来的敌人，一点点的聚拢在墙头上，然后无声无息的死去。

　　几十号人翻上墙头没有丝毫惊动墙下哨房内的

人。

随后大部分尖刀兵悄悄下了墙，墙头只剩两个发信号的人。

当两颗耀眼的烟花在雨夜绽放的时候，日月山口的夺取彻底没有悬念了。

哨卡大门洞开，扑杀进去的步兵大队用刺刀和手榴弹，教育了哨卡营房里的暴兵，来世如何做人。

整个哨卡，四百多名暴兵，刘暹只看到了不足百人的俘虏，也没什么异样的表示。

这一战，征伐军即是消除后方威胁，又是杀鸡骇猴，下手狠一点，不正对应主题么。

歇息了一阵的马队轰隆隆越过山口哨卡，向着丹噶尔城杀去。

刘暹亲自领兵，神经传输的虚拟地图上清晰的

显示着，湟水河上两座毫无防备的石桥——

近乎全部的暴兵都屯驻在丹噶尔城。

策马奔驰中的刘暹继续揣摩着丹噶尔城周边的地势，这一战他是要打歼灭战的。

第一百四十七章枪声打响

作为西宁当局在西线的第一关冲要，丹噶尔城初开始并没有驻扎进太多暴兵。最高时候都不到一千人，虽然他们近乎全部是中青年的当打之力！

因为西宁暴兵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宁局面，当地的真神教信徒可以毫无威胁的过着比往日更自由的生活，不像陕西的真神教信徒那样，老弱妇孺都需要充入军中，随军而行。

但一千暴兵的驻防，丹噶尔城的力量并不强。

这也是多尔济沙木屡感西宁暴兵锋芒在背，却始终没有过激表现的最大因由。

西宁当局也怕自己当真跟辉特南旗或是其他蒙古部族产生冲突了，会引得二十九旗蒙古札萨克完全联合起来，并且青海湖畔的藏族人也对真神教极度不感冒，当西宁暴兵把兵锋伸进日月山西面的时候，谁敢说藏人不会也掺一脚进来？

马桂源、马本源兄弟可没那个魄力与青海三大势力圈中的两个兵锋相见，在自家身边的威胁还没肃清的情况下。

所以两边实际上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也因为两边的各有顾忌，使得日月山两头一直保持着‘平和’。直到征伐军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平静。

这时西宁暴兵的拳头力量在围攻贵德厅，另一部分主力在照看威远堡的黄武贤部，马家兄弟多方筹措，陆续掉进了两千人增援丹噶尔城。

刘暹的虚拟地图探测半径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里，人在多尔济沙木的大帐里都能清晰知道丹噶尔城的兵力多寡。但那个时候，他只看着多尔济沙木到处串联，而并没趁机出兵拿下丹噶尔城。

因为刘暹想要打的是一场野战，而非攻城战后血腥的巷战。

凭借火器的绝对优势，秦军可以轻松的在野外把暴军打个一比十，但是在大街小巷中，即便秦军配备的都有手榴弹，要彻底覆灭真神教暴兵的抵抗，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每一名战士的性命都是珍惜的，即使是炮灰骠骑营，也不能拿来做无谓的牺牲。

丹噶尔城三千守军太少，征伐军先头部队出动当在一两千人上下，守军在兵力优势不大的情况下是不会出城野战的。

刘暹就看着丹噶尔城的兵力在等。

当征伐军要打西宁的消息传出后，西宁果然立刻又向丹噶尔城增兵了，前后三波，大约有两千人。

刘暹这才等来了自己需要的战机。

五千人的守军，里面不知道充斥着多少真神教

狂信徒，当这些人看到人数只有一两千的清军在城外耀武扬威的时候，相信守军出城野战的纪律是十分的。

至于正赶上天下小雨，弄得整个军事行动附带着浓浓的偷袭意味，纯粹是天公作美。

留下一个中队的步兵看押俘虏，收拢缴获，刘暹带着余下兵力疾驰向丹噶尔城外的湟水河奔去。

两座石桥完好无损。暴兵根本就不重视石桥的作用，全无守备。

刘暹刀不出鞘的拿下湟水河的通道，迅速命令一个骑兵大队往东北方向的八败梁挺进，余下队伍，全部下马休整，搭撑军帐，蓄养马力，好迎接天亮后的厮杀。

丹噶尔城南门离湟水河不到二里远。如果暴军手里能有几门不错的大炮，支在城头，就可以封锁湟水河道。

但玉通虽然混账，黄武贤虽然无能，却也不会傻到把重炮留给马家兄弟。西宁镇本有的一批重炮，不是钉死了火门，就是给拖去威远堡。

同时眼下的时局也不是历史上左宗棠平复西北，收复新疆的时候，阿古柏还依旧在南疆奋斗，沙俄还没有占据伊犁，大批的俄制枪械自然也不会几经周转的流入真神教暴兵手中。【左宗棠平复西北的时候，不止一次从暴军手中缴获俄制枪械】真神教手中的火器还是简陋落后的火绳枪、燧发枪和土炮。对于小两里外湟水河边上驻扎的征伐军，无有半点威胁。

驻守丹噶尔城的暴军首领就是马本源。湟水河边的动静立刻就有值夜的暴兵报告给他，大吃一惊的马本源披上衣服就奔到了城头。只是天才黎明，对面一切还看不清楚，只能瞅到星星点点的火光。

小雨天不亮就停了。

太阳升起，属于盛夏的炙热，很快就降临到大地。

马本源这时候能清楚看到对面的布置了。——官军人马真心不多。

依靠两座石桥，官军隔绝了自己绕道侧击的可能。似乎是一路行军累的不轻，天色大亮了，军营里也不见什么动静。

除了桥北头屹立的小部步兵外，剩下的似乎都在放心大胆的睡觉。

“清狗视我等无人！”马本源边上一人怒目圆瞪。

“大爷，我愿领一队马兵，冲清狗一阵。”

天色已经大亮，清军却只留小部步兵守候，余下的都睡大觉。这不是赤、裸、裸的轻视无视自己又是怎样？

城头上一众暴军首领、头目个个如受了侮辱一样，勃然大怒。

一起兵就击败了西宁镇本地清军的西宁暴军，几年来还未曾遇到过一个挫折。就是围攻不下的贵德厅，守军也只能守在城池里龟缩不出。正是一贯养成的傲气，才让这一刻征伐军的举动，显得那么扎眼。

“不要真的冲阵，吓唬他们一下就是。”

马本源同意了手下人的提议。他内心里正在失望着，相传的官军名将就这种货色吗？轻剽大意，不是将兵之才。

之所以能让刘暹闯出偌大名头，不是秦军太强大，而是长毛、捻子太弱。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一刻马本源的内心就是这样想的。

很快的，丹噶尔城城门洞开，一支二百骑的马队从城门鱼贯而出。

两里不到的距离，对于骑兵而言是很短暂的。马队一出城门就开始缓缓加速，因为马本源吩咐过，不让真的去冲阵，领头的暴军头目提早加疾马速，为的就是做足声势，好好地吓唬敌人一番。再从桥头征伐军阵前绕过一条弧线，煌煌离开——

这种发自对于西宁镇的绿营兵是屡试不爽的，对于贵德厅的守军和民团也是一打一个准。但是对付征伐军，对付秦军，就纯粹是送命。

“啪啪啪……”当马队进入到桥头阵地三百米距离后，一声整齐的齐射在湟水河上空响起。

第一百四十八章强大的征伐军

ps：每天两更打底，上午10点，下午18点。下月开始，有加更！

准确的讲，这应该是刘暹起兵以来，跟真神教暴军开打的第一枪。

还是很有意义的。

桥南的军营里，举着望远镜的刘暹清晰地看到，策马奔涌阵前来的暴军马队，一下子就被第一声齐射打翻了十几骑。剩下的人惊容未定，第二声齐射就又次袭来，暴军再被打翻了十几骑。

米尼式步枪，绝对的射程和不俗的精准度，自从它被大规模应用到战场之后，骑兵的战争效用就再被打上了一笔重重的折扣。

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了米尼步枪，骑兵时代才正式走向终结。

两次枪响，二百骑兵折损了一成还要多，清狗的火枪竟然能打的这么远？剩下的暴军马队顿时一哄而散，直逃出去好几百米才收住脚。

丹噶尔城上响起了呜呜的号角声。暴军马队调转马头奔回了城门。

“清狗火器竟如此犀利！”

马本源被吓了一大跳。距离这么远都能打得到，亏得自己在听到枪响的时候还要大笑清狗不中用呢。西宁镇的武备水准跟眼前的征伐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啊。

“怪不得刘贼大肆贩卖枪炮。”他手中的枪炮比他卖给蒙藏各部族的枪炮要好得多。

马本源按捺下了趁敌疲惫出击的打算，他要好好想一想。

另一面的多尔济沙木。二百马队冲击百人步

兵，从头到尾连一次有威胁的攻击动作都没发出，自己还损失了二三十骑。这个战果着实让多尔济沙木惊得目瞪口呆——那可是骑兵！

二百骑兵竟然被一半数目的步兵打的抱头逃窜，而且还是那么的轻松。这绝对颠覆了蒙古人一贯的战争观念。尽管他是早知道征伐军火器极其犀利【不然刘暹怎么会那么大方的卖出那么多的枪炮给青海各部】。但真正看到征伐军实战中的表现了，还是令他乍舌不已。多尔济沙木的眼睛热忱无比的盯着那些步兵战事手中的步枪。眼珠子几乎要迸射出来了。

回过头，多尔济沙木跟身后的几个人低声议论上了：

“原来火器变得这么厉害。怪不得当年僧王的满蒙铁骑在八里桥大败而溃，北京城都给洋人占了……”

“这样的射程，马队根本无法靠近啊。照这种战法，西宁那帮叛逆再多的兵马也是白搭，只要近

不了身，全都是假的！”

“要想逼近，只能靠人命去填……”

“只有冲过那火枪二三百步的射程距离，抢到身边后才有一丝胜机……”

“……二三百步距离。刘军门只要排出个五六列，那弹丸还不跟雨下的一样？天下有多少精兵，能明知必死还往前冲的？又有多少精锐能被这样糟塌的……

难怪刘军门胆敢如此托大，以区区两千人就来打丹噶尔城。只凭这些火枪兵，列阵而进，暴军人数再多，也是当之披靡啊。”

“桥头还有几门火炮没动呢……”

一帮人嘀嘀咕咕，这些可不只是多尔济沙木一部的人，还有周边好几部蒙古札萨克派来的亲信。他们跟随刘暹出战。为的就是亲眼看一看征伐军的战斗力。

眼神火辣的看着步兵手中的火枪，又不由自主放在了那些泛着金属寒光的火炮身上。

刚才一战对于征伐军来说根本微不足道，除了相应方向的警戒部队投入作战外，也就是刘暹通过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局势。其余各建制部队该干啥还干啥。

许多军帐里的士兵连露头都没有。炮兵自然也悠哉悠哉，神情轻松的对着战场指指点点，丝毫没有备战之意——显然。整个征伐军压根儿没把那二百号骑兵放眼里。

战斗结束，剩余暴军骑兵完全缩回丹噶尔城。征伐军桥北阵地才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出去收拾战场。

两排枪撂倒了二三十骑暴兵，却不是把人全都打死了。不少是马匹被击中。自己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战场上除了死人还有活人，每一个的轻重伤势具体啥个情形全都知道，所以十名战士全部荷枪实

弹，随时准备击射。再有，徘徊在战场上的十几匹马，也必须牵回来。

等到第一波清扫过后，桥北头的步兵们还将进行第二波清扫。将受伤的暴兵抬回来，要找几个活口问问情况。不管刘暹对丹噶尔城的情形了解的有多么充沛，必要的审问还是要进行的。

最后，死去和受伤的马匹也需全部弄回来。剥皮吃肉，这些马匹足够整个先头部队上下两千号人改善生活的了。

……半刻钟后，随着战场上两声孤零零的枪响落下，十几匹马被牵回了桥北阵地。接着出去的士兵就多了，足足两个小队，一步一骑，带着担架和铁锅，抬回了八个伤而不死的暴军伤兵和满满十锅的内脏。

一条条切下的马腿，一颗颗砍下的马头，再有用钩索挂拉拖回来的马身。浓浓的血腥气从桥北通到桥南，一口口锅灶生起火来，大块大块的马肉不等完鲜血就撂进了锅里。

此时，刘暹和一众先头部队军官则围拢几具担架旁边，对躺地上的几名暴军俘虏展开集体审问。

——按照秦军先前的惯例，不管是对太平军，还是捻军，只要力所能及，对方的伤员通常都是予以救治的，不管最终是否能活下来。然这次出师远征，情形就大变样了。

重伤的就地解决，轻伤的听天由命。

不斩尽杀绝，他就已经够仁慈的了。

见鬼了，才会继续救人！

再加上征伐军使用的步骑枪全是米尼式步枪，用的软铅弹头。杀伤力比较大，基本上被打中躯干的。哪怕还活着正呼救，不多久也会见阎王。

征伐军后勤线漫长。药品紧张，才没必要为那些必死之人浪费宝贵的药材和绷带呢。

眼下这八个暴军伤兵倒是给做了简单包扎，毕竟接下来的询问是要这些人认真配合的，重要释放一些善意不是？

但结果是让刘暹失望的。八个伤兵里六个闭口不言的，开口的两个人也绝逼的是故意夸大城中的实力。

结果不用问，八个家伙被刘暹全令人砍了。

中午过后，吃饱睡足的征伐军开始动弹了。两道石桥北头的步兵开始往丹噶尔城下移动，背后主力部队开始集结、上马。

而丹噶尔城内发愁了一上午的马本源，在看到征伐军的调动和最前沿那单薄的阵线后。大喜过望，立刻下令警备多时的城中暴军倾巢而出，那是要全力出击。

湟水河两座石桥间距的怕有百米远，一个大队的步兵才了五百人，左右延伸后，要覆盖的整个前沿战线长度接近二百米。战线真的稀薄到一捅就破

的地步。而湟水河南岸有大批的马队在集结，想要通过两座石桥运动到河北岸，却也不是一转眼就能做到的。

在马本源看来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战机啊。自己只要集中城中的马队打出一个冲击，就直接能把官军那消薄的防御战线个捅破。然后驱赶着败兵反卷官军的主力马队都不是不可能。

即便最后不能反卷官军马队，只要能灭掉官军当中那令人惊骇的火枪兵，官军剩下的区区千骑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西宁暴军也是不缺骑兵的。

而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机会，眼睁睁看着官军过到河北岸。一千多官军虽然不一定能拿下丹噶尔，却可以轻轻松松的立下军寨，站稳脚跟。再然后他们只需等到身后的大部队赶来。然后再夺取丹噶尔城，还不是轻而易举？

刘暹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就引诱住了马

本源上钩。

丹噶尔城南门洞开，上千规模的暴军马队从南城门内奔涌而出。在暴军马队的后面。黑压压一大片，人数规模更大的暴军步队亲随其后。

看着暴军渐进，前锋已进入这边火炮的射程内，而其后续还不断从城门中涌出。刘暹下令炮兵‘手下留情’一些，“可以开火，但悠着一点，别一下子打的太猛，把人再给吓回去了。”

桥北头的炮兵阵地很快就响起了指挥员的叫声：“各炮位注意，各炮位注意，使用实心弹，射速放缓，进行定位射击。”

征伐军**有十一门西洋骑炮。五旧六新，全部都是法国货。

五门旧的得至捻军王屯镇那次买路钱，六门新的，来自贝尔。说是新的，实际上也是旧的。是南北战争中某一方从法国那里买来的军火。不过迈胜洋行在运往中国的时候，在美国做了一下简单翻

新。

这些骑炮拿到秦军手里后，工匠营一样进行了仿制，材料从青铜换成了铸铁，重量上升了两成半，性能下降了小一截。主要炮弹为霰弹和开花弹，实心弹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多数是用来最初时候的定位的。

此时一个个圆滚滚的球形铁弹被从弹药箱里搬出来，装在木制弹托上塞入炮膛，下面已放上计算好数量的发射药包。

骑兵炮不比步兵炮，机动性上的考虑，让炮弹不可能与发射药包捆在一起。

待炮长确定好射击角度后，炮位站立的炮手狠狠一拽拉索。

是的，拉索，而不再是插火绳点火。

秦军工兵营与时俱进这一方面做的很好，在见识到六磅骑兵炮的火帽击发装置后，在军中的雷汞

缺板完成填补之后，再铸造的火炮击发装置就全是火帽式击发了。

这样的效果就是让雨雪对火炮的影响大大降低。

山寨版铸铁骑兵炮射程只有六百米，隆隆炮声中，征伐军桥北头阵地上泛起道道白烟，一个个仿佛保龄球似的铁球呼啸而出，朝着对面冲来的暴军骑兵飞去。

第一百四十九章白帽要改良

对于挨炮击，暴军骑兵都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但当炮弹真的打到头顶的时候，冲锋的骑兵群中还是发出了一片惊呼。

实心弹不能爆炸，但却会地面上翻滚弹跳，这些炮弹空中原本是看不出轨迹的，但落入人群之后连翻带滚，马上便在暴军骑兵阵列中犁出一道道血色沟槽来。

血肉人体在巨大的化学能动力面前就如同豆腐一般脆弱。披再厚的重甲都没用，这种炮击基本不会产生伤者——要么没被碰到，一点事儿也没有。只要稍微被炮弹沾上一点边，不当场送命，也会碎骨残肢，以这个年代的救护技术绝逼的也是必死。

随军的六门骑兵炮，六发实心弹，一下子就在冲锋的暴军马队阵中制造出约四五十人的伤亡。

多尔济沙木在望远镜中看到如此惨景不免乍

舌，他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景象。脸色苍白，胸口不足起伏着，若非真的好面子，早就勾头吐了。

其余之人也大哥别说二哥。一个个都跟镇定的征伐军将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本源继续带领着马队冲击。马队的速度被提到了最快。

每个暴军骑兵都清楚火炮的厉害，他们跟清军打过仗，西宁镇绿营虽然稀疏，可火炮却是硬邦邦的厉害，他们在火炮面前吃过苦头。但也知道火炮射速缓慢这一致命缺陷，自己这边一加速，应该不等对面火炮开射第二轮。就能杀到他们阵上吧？

上千骑兵是不会因为四五十人的死伤就混乱溃散的，只是原本就不密集的队列变得更加松散。

不过这边炮兵部队并不着急。现在还不到他们发力的时候。各炮组比起紧张的装弹，更关心射击诸元的修正。

当暴军马队兵锋进入到三四百米的步枪射程时。清脆的枪声也断断续续响了起来。敢这个距离上开枪的都是些神射手，或直接就是狙击部队的人。专门盯着对方的指挥官，旗手，或是冲锋在最前的彪悍之士，这些都是优先狙击目标。

暴军马队在零零星星的死伤中跨进三百米距离，征伐军大部队的表现开始了。

五个中队组成了前后两排横列，一大片枪弹呼啸而出，朝着冲来的暴军马队泼过去。每一次齐射都会导致暴军马队齐刷刷倒下一批。

不仅仅限制在前列，冲锋群的中间也有很多被击中的。

米尼弹的射程很远。暴军千骑规模的马队投入进两石桥这相对狭窄的战场，就算队形开的再松散，子弹从前排空隙中穿过，却也有不小比例能打中后排的人马。

比起“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狙击手来讲，大部队的齐射效率自然差很多，但这才是战争。

不过暴军的战斗意志还是挺顽强的。居然顶着种种打击冲到了阵前二百米左右。除了后方金鼓之声和伤亡兵卒战马的惨叫声外，战阵中居然没什么嘈杂之音。倒不愧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身旁同伴时不时忽然倒地的恐怖景象似乎并不能吓阻他们，暴军马队依旧在硬着头皮往前冲。

刘暹举着望远镜始终在注意着丹噶尔城的南门，似乎这个时候暴军的步队也出完了。真是老天都不容他们！

“通知炮兵。换开花弹，全力射击。”

“臼炮部队注意，后续队伍迅速过河，别再磨蹭了。”

要勾着暴军前来送死。除了火力不能打的太强外，还需要用河南岸马步兵的慌张来作势。

战事进行到现在，刘暹身旁才聚集了两个中队不到的骑兵。

但伴随着一面红旗从刘暹身旁升起。两座石桥北头阵地的六门骑兵炮猛的连续爆发出巨大声响。这声响与先前的实心弹响声是截然不同。

一瞬间，马本源的心就提起了。他没想到征伐军的火炮这么快就能重新发射了。也听出了这回响动的不同。

暴军马队里不少人和多尔济沙木等人一样，呆呆望向天空。其实炮弹轨迹根本是不可能看见的。他们只是担心从空中传来那尖利的啸声预示着怎样一种不详。

数秒钟之后，预感化作了恐怖的现实——冲锋的马群阵列中猛然爆开数团黑红色火焰，人的身体宛如纸片般四下飘飞，有些还算完整，而另一些则只剩下残骸了。

六门骑兵炮，十二门臼炮，第一波炮弹几乎把骑兵群的中心一块打成了一片空白，十多个弹坑把暴军马队=的进攻阵列硬生生从中断开。接近爆炸点的地方，前后两段惊恐不安的人马中间，横七竖八倒着许多人马尸体，有些还在痛苦哀号，但大部分则已没了动静。

只有松软的泥土犹自冒出缕缕青烟，土层缝隙间也隐约可见一些破布头烂肉之类的，偶尔还有一缕焦臭味道扑进人的口鼻——不用看，任何人都能猜到那是什么。

说不清楚的战马受惊乱窜。

没有吃过开花弹苦头的西宁暴军，今日注定要有一场大悲剧。

河南岸伪装成骑兵的步兵迅速过桥填充进战线，从两列横队变成三列横队，子弹更加如雨点般泼飞过来。

射击速度飞快的臼炮已经做好了第二次发射的

准备。战场上的马本源却还在为进攻还是撤退苦恼。

刚才若不是他够勇敢，带队冲在马队的前端，可能都已经跟躺倒的尸体一样，成为无数碎块或一段残躯。

征伐军突然爆发的火力令马本源惊惧之极，他很清楚继续进攻，会让队伍付出多么大的伤亡。但是战场撤退，就也是让出后背给官军打，一样的伤亡不会小，同时还可能反冲到后头的步队。

战场之上。刻不容发。在马本源这么犹豫不决的档口，一批悍勇的暴军骑兵继续选择了冲锋。

先前已经说了的。人家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不管这信仰是啥个，有了精神支柱的暴军。战斗意志就远比绿营顽强。

“嘭嘭嘭嘭……”

爆豆般响成一片的步枪声，冲来的那批暴军中

的骁勇之士几乎同时被打得向后仰倒，全身带马都跟漏瓢一样。

米尼子弹的冲击力很大。**根本挡不住，一枪下去就是一个拳头大的血洞。铅弹头入肉之后会变形。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同时爆出两三点血花，不少人当场就被打的翻出马背去。

如果此时有一双眼睛从高空向下俯视战场，就可以看到以下场景：已经完全散乱了阵形的暴军马队在踌躇不前，宛如蚂蚁般乌压压一片的暴军步队还在继续往前冲击。

同时，丹噶尔城的东北方向，八败梁下。一支隐伏在那里半天的征伐军队伍在疾驰战马，直冲战场而来。桥北阵地上汇聚起的三个中队的骑兵部队，拔刀出鞘，跃跃欲试。

“轰轰轰……”当第二轮臼炮打响之后。轰响与惨叫声中，损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暴军马队再也不能支撑，纷纷调转马头，向着丹噶尔城冲去。即使不远处就是三千多步队，他们也顾不得了。

暴军马队一掉头，前线步兵就彻底没了威胁。射击起来更加从容自若。噼里啪啦的枪声之下，就是一条又一条的人马亡魂。

三千多暴军步队并不清楚前头打的什么样了。他们只能看到前线战场枪炮声隆隆不绝，硝烟滚滚。内心肖想着大胜的他们，当看到自己信心来源和凭靠的马队猛的调转马头。向着自己这边狂奔过来，心头立刻如掉进了冰窟一般。

败了！败了！

发狂的数百骑兵冲进三千来队列并不整齐，前后还托拉了大半里长的步军队列中。会是这样一副样子？

绝不是天雷地火，彗星撞地球。而是沸水泼雪。势如破竹。

这些只想着逃命的暴军马队彻底断绝了暴军此战的最后一分希望。

“杀——”

三个骑兵中队如三把匕首刺入败逃的暴军马队中。连步兵们都装上刺刀，摆出了白刃冲锋的架势。

最后两个中队的骑兵还在继续在桥北头汇集着。八败梁那里斜插过来的骑兵大队也近在咫尺了。

乱成一团糟的暴军步骑却被自己人相互绊住了腿脚。更受南门此刻显得那么‘狭窄’的门洞的限制，绝大部分堵在了外头。

雪亮的马刀在太阳底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刘暹依照解放军65式骑兵刀打制的秦军骑兵军刀，虽然没能力像正版那样刀体上镀了一层铬，但坩埚炼钢的材质，三尺长的刀身，轻捷、锐利，还是在军中博得了一片赞誉声。

此次入疆，新式军刀因为数量问题，都不能装

备齐全所有骑兵，只有最精锐的两个骑兵大队和警备大军的骑兵，才得以配备。

　　刘暹轻松的跟多尔济沙木说笑着。这一战已经毫无悬念了。只等臼炮移动到位，应准城门暴军步骑中心猛烈射击，还没能逃回城里的暴军步骑主力就彻底完蛋了。

　　斜着插到的那个骑兵大队令丹噶尔城一片风声鹤唳。也是因为丹噶尔城里还有几百暴兵守护，不然轻骑克城，这一战就整个完结了。

　　没能进去的暴兵更加的混乱，步骑之间，步步之间，骑兵之间，从你推我挤，都已经要慢慢发展成刀枪相向了。

　　不过形势即使恶劣到这个地步，刘暹还是没见到主动投降的暴兵。这种过激的信仰真的很不让人待见。虽然他在前世也有戴白帽的同学和朋友，但那时的白帽跟现在的暴军比来，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

要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灭这种千年流传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对其进行一些改良则是必须得，比如说后世爱国爱、党的白帽……就可以接受的嘛。

第一百五十章猴子不在，先不杀鸡

接连的开花弹，爆竹一般的枪响。丹噶尔城下血肉横飞，人哭马叫一片混乱，三千余暴军步骑彻底崩溃。

当希望断绝，当决死的冲击变成纯粹的送死，信仰的炙热也比不过屠刀的威慑。超过两千暴兵当了俘虏。战场上至少还有一千五百人倒下，丹噶尔城内现在能有一千暴兵都算好的了。

刘暹略作整顿，立刻挥兵进攻丹噶尔城。他不愿让城内的暴兵得到喘息之机，痛打落水狗，趁着暴兵还惊魂未定，一举结束此战。

只是纠于暴军的顽劣，和城内作战可能产生的诸多变故，刘暹还是做好了付出些许伤亡的准备的。但事情出乎意料，丹噶尔城的克取过程顺利无比，城内暴军完全是望风而逃。

带领警备大队步兵最先杀进城里的霍广正，经

过对俘虏的询问后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丹噶尔城暴军总指挥马本源没能逃回城来。

征伐军进攻丹噶尔城的时候，城内不仅军心混乱，人心惶惶，更加的是群‘鼠’无首。

“立刻给我细查——”刘暹搓着手，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只想着打一歼灭战的他，竟然不知不觉中捞到了一条大鱼。

马本源，这是贼首马桂源的亲大哥，西宁暴军的三驾马车之一。

抓到或是打死马本源的意义，虽然比不得一举克复丹噶尔城，剿灭四千余暴军的意义大，却也不小。

对于如今的满清官场和北京来说，下面今个报捷砍了五千人。明个大胜剿抚两万人，那都是空口说白话。听得信不得。只有实实在在的贼首人头，才会得到认可。

马本源的脑袋就西宁局势而言。比四千多暴兵轻多了。但在官场上面讲，他却又比克复丹噶尔城，剿灭四千余暴军的意义大不少。

“刘军门，刘军门……”多尔济沙木激动已经有一阵子了，现在也没好利索。炙热的目光看着刘暹，嘴里哆嗦着，手舞足蹈的表达着自己的高兴与兴奋。

他听刘暹准备攻伐西宁的时候愿意倾力相助，直直是为了自保。征伐军七千人不到，主力秦军的卖相很好。但真实战力能不能像秦军外观表现得那样威武呢？多尔济沙木一点底儿都没有。

他是急病乱投医。被西宁的兵锋、威胁逼的没办法了。所以才在内心即使很怀疑刘暹七千人不到的队伍能不能大败西宁暴军，也将本钱压在了这场赌注上。

他多日奔波为刘暹在诸蒙古部族中牵头串联，得到的确切答复却一个没有。也从另一个侧面应证了青海诸部族对刘暹征伐军的怀疑。

然这一切在这一战后都将烟消云散了。

暴军在丹噶尔一战连死带俘，丢了四五千人。这些可都是西宁真神教信徒中的青壮主力，整个西宁真神教信徒才有多少人啊？

十万人有吗？

其中撒拉族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愿造反。

整个西宁暴军的主干部队【青壮】也没两万人。丹噶尔城这一战就消灭了四分之一，征伐军动用的部队却才三成人马，付出的伤亡更是小得不值一提。

现在的多尔济沙木对刘暹趟平西宁是有了一百个信心。

“至少五千蒙古勇士。”多尔济沙木语气坚定、自信。“刘军门，三天内我会带着他们来到丹噶尔！”

一群墙头草，哪边风强哪边倒。

现在的蒙古各部族绝对会毫不迟疑的站到刘暹这边来。

多尔济沙木当天下午就离开了丹噶尔城。连夜赶回了辉特南旗。

日落时分，日月山口的那一个中队步兵也押解着百多俘虏来到了丹噶尔。两千多人的俘虏是一个大问题，刘暹准备在等候后进队伍的这个期间里将他们解决掉。

首先就是，借着排查马本源的机会。强行将俘虏分成了几拨。湟水河岸畔的野地，平坦无波，是一个监查俘虏的好地方。

为防鉴别过程中发生不测。一个骑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环踞周边严阵以待。俘虏们自然有骚动。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还是知道的，看到征伐军的步骑兵正虎视眈眈对着他们。没人敢挑头闹

事。

按照秦军对付俘虏的惯例，第一个先从俘虏群中挑选出那些身强体壮的。

不管俘获的俘虏是多是少，绝大多数俘虏看上去都一样。单从体质上来讲，能达到身强力壮这个标准的俘虏只会是很少一部分。就眼前的两千多暴兵来说，都不会超过百人。

第二条又是什么呢，那便是挑出面色看起来红润些，有油光亮的，不管他们身高体形如何，一律拖出来。

虽然这些暴兵反乱之后，四下掳掠，吃酒喝肉，营养肯定会上来，满面红光的人不少。但他们还是一支旧式军队，而无论哪一支旧式军队，军队里的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必是少数的。

凶悍些的人总是能比弱小些的吃得好，敢打敢拼的人总能比那些胆小怯懦的人更的赏识。几千年来，这是一条真理。

在这个标准下，第二波挑选数目就大的多了，很快就挑了二三百人出来。尔后，征伐军又在剩余的那些人中挑手上茧子厚的。这个茧子厚不是指握锄头磨出的茧子，而是指握刀磨出的茧子。

都是当兵的，区别一个人手上的茧子是握刀所致还是握锄头所致，完全是轻而易举。

即使有差错，也是极个别的。

就这样，忙活了足足一个半时辰，一千名“身强力壮”的暴兵被一一挑选出来。但马本源不在其中，刘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清扫战场那边了。

对官军为什么要挑人，俘虏们各有各的想法。大多数俘虏都以为官军这是要选强壮的扩充他们的兵马，或是充作劳力。就好像当初他们对付一些汉人一样。

因此，挑人的过程中。俘虏们大多表现得还算配合。虽然也有一些人从中嗅到了危险的信号，但

他们根本就说不动周边的暴兵俘虏。

原先有刀有枪的时候都干不过官军。现在两手空空，再反抗不是纯粹的送死么。

就像抗战时期投降小日本的那些战俘。任谁都知道小日本凶残可怖不是人，落在他们手里不会好过。但在死亡面前，不知道多少当兵的放弃抵抗，去谋求那一缕生机。

现在暴军俘虏也是一样。

四周都是拿着火枪的火枪兵，不远处还有队虎视眈眈的骑兵，嗅到危险的俘虏就是想反抗，也得先问问那些官兵手中刀枪答不答应。

手下人忙着分辨俘虏，刘暹却在盯着湟水河看。丹噶尔城已经不见一个汉人了。这座因商路而飞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并不是说，没了商机就一个本地汉人都没有。多尔济沙木说过，那些原住汉人两年前都被赶进了湟水河……

“军门，要不要动手？”魏明打马靠到刘暹身边，目光凶狠的看着特意挑出的千把人。只要刘暹一声令下，他会亲自带队冲压着那群畜生碾进湟水河。

“现在不需要。等到三天后蒙古人来了，再血刀祭旗不晚。”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青海二十九旗蒙古札萨克虽然很驯服，但不让他们真正的胆寒，也难保日后不生乱子来。

现下太平天国覆灭。整个中国虽然还有大西北的真神教暴军，西南三省的石达开部，以及中原的捻军，未能剿灭。但满清王朝无疑已经度过了自己最危险的阶段。也就是说，北京的威仪在慢慢恢复，毕竟是有‘同治中兴’。让满清回光返照了一阵的。

青海二十九旗蒙古札萨克随着时间变化，真能对征伐军一直保持如今的恭敬态度吗？刘暹根本不信。

“杀鸡骇猴。猴子不在场怎么能行。”

魏明重重的一点头。刘暹停了半响，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立刻招呼身边的亲兵，“你跟多尔济沙木一块赶回辉特南旗。让张忠奎把伯丁留下，别让他跟着医护营一块过来。”

屠、杀这档子事，还是别让医生知道的好。虽然欧美各国也在干着这种事情，但伯丁毕竟是教士，是医生，不知道最好。

再稍晚时间，马本源的尸体从南门下死尸堆中被搜出。是被开花弹炸死的，胳膊腿都找不到了，但脑袋完好。经多人辨认，就是马本源无疑。

……

战后的第二天。

一则消息就旋风一样在广袤的青海湖沿湖草原吹刮起来。

朝廷官军昨日大胜逆乱。刘军门两千精兵夜挺七十里，夺日月山口，克丹噶尔城，阵斩马本源，歼俘暴军五千人。

辉特南旗所有的青壮都已经开始集结了，多尔济沙木大人要带领人马跟随刘军门杀进西宁城去，剿灭叛乱的真神教徒。到那个时候，叛逆暴军们的一切……，将会有一部分成为辉特南旗的战利品。

昨日同多尔济沙木一块见证了征伐军的厉害的那几家蒙古札萨克的亲信，也回到了自家主子那里。用尽言语来形容征伐军的厉害！

辉特南旗周边的蒙古部族尽是和硕特蒙古，这些札萨克根本不相信草原上流传的那些谣言，但他们相信自己奴才口中的话。

于是和硕特淖南右头旗、和南右末旗、和南左次旗、和南左末旗、和南右后旗，足足五旗部族，连同喀尔喀的南右旗，再加上辉特南旗，七旗札萨克带领着他们族群中足足六千青壮男丁，在丹噶尔

之战后的第三天上午，越过日月山抵到了湟水河畔。

丹噶尔之战不是西宁攻略的结束，这才是一个开始！

第一百五十一章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这是马本源的人头！”

湟水河岸畔立的一列挂杆上，吊着一颗又一颗人头，全都是暴军首领、大头目级人物的首级。七旗札萨克里有两个人是见过马本源的。

马家在造反之前不仅是西宁真神教信徒中的首面人物，还是当地的大商家，马家兄弟不说经常往来日月山两侧，但与青海湖边上的这些蒙古部落的贵族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和硕特蒙古和南右末旗和左次旗两旗的札萨克就不止根马本源见过一次面，立刻就认出了马本源的脑袋。这确确实实的就是马本源！

刘暹河畔立杆的示威之意溢于言表，但七旗札萨克却没有一个感觉受到了侮辱，表露出愤怒的。相反，还所有人跟他们身后的部族贵族，都满脸浮现抑制不住的笑容。

示威？就示威了。听听话呗，刘暹还真能赶着自己去送死啊。

马本源的脑袋，河对岸俘虏营里密密麻麻的人头，才是真材实料。是此战趟平西宁最值得信赖的凭证！

所有蒙古贵族似乎都看到了自己跟着征伐军杀进西宁，满载而归的那一幕。这才是真实惠。

“之前听闻刘军门三年起兵而居提督之位，乃中原百战常胜之名将，还尤觉言之过及。可今日一观此战俘之盛况，才知道少年英杰，名不虚传……”喀尔喀南右旗的札萨克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年龄已经过了六十。见到刘暹后并没有吆喝出刘暹印象中蒙古人那夸张式的赞叹，而是一口刘暹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官场腔调。

六个新见的札萨克在刘暹跟前表现的很没脾气，很驯服。不过。该杀鸡骇猴，刘暹是绝不会手软的。

“诸位大人可知道这湟水河三年前的样子么？”与七名札萨克和诸多蒙古贵族站在立杆下面，刘暹满目冰寒的看着马本源发臭变色的脑袋，抑制了三日的杀意喷勃而出。

他的声音明明不大，周边几十号人刚刚还此起彼伏的恭维着，下一刻却神奇的都齐闭上了嘴巴。

多尔济沙木距离西宁地区最近，三年前湟水河那场杀戮。他当然知道。甚至他辉特南旗里都有十数个那场杀戮中侥幸逃脱的丹噶尔汉民。

“听说这三年来都没人敢吃这条河里的鱼。三年来，这条河里的鱼都是眼睛泛血一样通红——”

“五月十一日傍晚酉时三刻——”

“刘暹没那个能耐让天地翻转，变回五月十一日。能做的只有在今日的酉时三刻。为在场各位献上一场好戏。

为明日我军出征，开刀祭旗！”

说话中刘暹内心沉甸甸的，他对老天发誓，他心里超级不痛快。发闷。发闷！

他本以为自己这样做一场会心情大畅。可在与身边这群蒙古贵族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情绪阴沉。

如果真有老天爷，他宁愿今日不见血，以求三年前的五月十一日，也不要见血。但这是不可能的。

“带哪些畜生上场——”

刘暹声音低沉。沉浸在自己内心的他却没有看到周边的数十蒙古王公贵族，正都满目惊恐的看着他。一些胆小的，没历经过苦难生死的，都身体颤抖，隐隐有股骚味传出。

刘暹的这个决定就代表着无数条人命啊。三年前暴军对丹噶尔城汉民的虐行。今日，今日……就将重演吗？

一股寒透骨髓的冷意从所有蒙古王公贵族的身体里生出。一种可怖至极的恐惧。像一把大手紧紧攥住他们的心脏。惊怖让他们僵硬，刘暹浑身散发的阴戾，让他们咽喉堵截。没人敢开口为暴军求饶，他们脑子里都直有一个反应——自己若是给暴军求情了，自己就会给刘暹碾爆！

许多年后，当青海已经置省设县市，当许多在场的老人已经逝去，当年轻的贵族变得头发花白，他们每一个人都还牢牢急的当年那一幕的每一个瞬息。

征伐军的口号声响起，一队队列队整齐的秦军战士开出城门。

董福祥不解的看着手里的指令，很不解都到了吃饭时候了，城里的大部队出动不说，还要自己的部队移动？并且什么都不要携带？难道河南岸的蒙古人生乱子了？也没见嘈杂声传来啊？

但他没有犹豫，董福祥立刻带领着手下六百余

步骑通过湟水河上的石桥转到了湟水河的南岸。

在那显眼的立杆下面，他看到了刘暹熟悉的身影。

“军门！”董福祥打马来见刘暹。看着周边蒙古人那驯服的姿态，他就已经把自己刚才荒谬的猜想抛之脑后了。蒙古人还是很乖乖的。

“今个你们的任务就是补刀！”

刘暹似是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说的董福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但他没发问，而是直接应下。

他现在总算明白多尔济沙木这群蒙古王公贵族为何会这样姿态了，刘暹此刻的神情和气势，真的震慑人心啊。

当刘暹一双眼睛落在他身上的时候，董福祥都想打个机灵。直到退出了那个圈圈后，才大舒一口气。

董福祥搞不懂的‘补刀’两字，很快就给他带了提示。

就见两个骑兵大队驱赶着湟水河北岸右边的那个俘虏营里的俘虏，赶着他们全部出了营寨，直往河边来。

俘虏群的骚动越来越大，距离湟水河还有百米远的时候，喧哗董福祥都能听到了。但那又如何？有两个骑兵大队押着他们，外围还有三千多秦军步骑虎视眈眈，枪上膛，刀出鞘，暴军俘虏们就是意识到不妙，暴军俘虏们就是个个都是能打三斗五的好汉，也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猴子，翻不了身。

越靠近湟水河，俘虏群的骚动越大。最后五十米的时候，上千战俘是说什么也不愿再往前走了。

危险的信号来的如此强烈，这些暴军骨干，不少人都是历经过三年前的那一幕的。看到今日的架势，如何还想不出征伐军要干什么。

看到俘虏不再向前，两个气势汹汹的骑兵大队

立刻就要提马扬刀，魏明拦住了他们。

随后这群俘虏们就像被遗忘了一样，只被两大队骑兵牢牢监视。征伐军的注意力转移到战俘左营去了。里头的一千多人也跟先前的战俘一样被从营地里赶出来，只是监视他们的是步兵，且只有一个大队。

等到战俘左营的千多俘虏磨磨蹭蹭，怯怯懦懦的来到湟水河附近，时间已经过了酉时正点，也是晚六点。

盛夏的时候，六点钟天还明亮着呢。

刘暹始终站在湟水河南岸，他不动，身边的几十名蒙古王公贵族竟然也没一个敢离开的，甚至一切人都不敢动，努力再努力的保持姿势，身子都麻了。

“人到齐了，可以开始了。”

短短九个字，带来的就是千条性命的完结。

“你们说，这十几丈宽的湟水河，会不会尸堵河道，为之不流？”

刘暹声音突然起了几丝轻笑。中国古书上老用这‘x水为之不流’来形容大屠、杀，不知道百年后会不会也把这个词跟自己联系在一起？

没人回答刘暹这个问题。多尔济沙木这些个蒙古贵人，神态刚刚恢复正常不久，因为这个问话再度人人色变。

刘暹乍然的几丝轻笑，听在他们耳朵里简直是惊栗之极。没人听得出刘暹那话音中带的苦涩。

“唰唰……”一根红旗被刘暹亲兵策马挥舞。旗帜作响。

“杀——”

始终注视着河对岸举动的魏明，厉鬼一样笑起，左手短枪抬起‘砰’一声就撂倒了一个战俘，

扬声高喝，两眼透着嗜血的杀机。

“杀啊……”

噼里啪啦的枪声中，滚滚马蹄声压倒了一切。战马在短短几十米距离里把速度提到了极致，雪浪一样明亮的刀光应花了对岸人的眼睛。

战俘最外面的一层俘虏，满身枪眼，筛子一样倒下。

面对骤然的杀戮，面对如狼似虎一样扑到的秦军铁骑，无数战俘哀嚎着，惊惧着，猛向湟水河跑去。

好歹也有几十米空间的，人的求生意识，人的躲避意识，指使着他们这样去做……无用功。

但是人的腿怎能跟马的腿比快慢呢。雪光变成了血光，锋锐的马刀沾染着浓郁的血气，无数战俘被战马撞到地上，或战俘之间的惊慌拥挤跌倒了下去，然后他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清脆的骨骼破裂声，凄厉的惨叫声，痛苦的哀嚎声，崩溃的求饶声……

一具具尸体如榨汁机里的番茄，在战马的反复践踏下，挤出了最后一滴鲜血。然后就成了烂肉，就成了一滩污浊的肉泥。

“杀——，杀——”

魏明再一次领人从战俘群右翼割下了一块‘肉’，那几十名被冲击的骑兵从群体中分割开来的战俘，就像狂风中的一根蜡烛，被呼啸而到的大风彻底湮灭。

军刀不需要扬起来狠狠劈杀，战马冲锋的时候，只需要将之横在马鞍上，马匹踏过，就能带下一溜儿的脑袋和残肢断臂。

被逼急了的战俘倒是有反抗的。但他们只会死的更早，手无寸铁的他们若是还能讲刘暹的骑兵大队咬下一块肉来，那他们也不会在三天前丢下兵器

当俘虏了。

大夏天里，刘暹能清晰地听到身边的蒙古人，那牙齿打颤的声音。

第一百五十二章辉煌逝去，当着眼今世

ps：求订阅，求大伙儿支持。

会不会有暴兵从湟水河中侥幸逃生了呢？

毕竟湟水河有十几丈宽，那么多暴兵俘虏被吓得跳进了河中，就是两边都弹如雨下，也不见得真把所有人给干掉不是。

“要是事先都绑成串儿，就好了。”

霍广带点小遗憾的在刘暹耳边说道，刘暹却丝毫不在意。多杀几个人，少杀几个人，是他的目的吗？

他的目的是什么？

杀鸡骇猴！

以最暴戾的屠戮，呈现最至极的报复，以警示‘世人’。

这项任务他已经完美完成！

跑不跑的了几个俘虏有什么问题？幸运有人逃掉一命了，也正好借他们的口把湟水河畔的这场血光传播开来。最好让西宁城的马桂源暴跳如雷，不等我军开到西宁城下，他就先联手马尕三汹汹杀来。

“让各中队中队长、小队长留心手下士兵的精神状态。各中队教习注意开导，别让有些将士内心生结。”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但屠啊杀啊的那个确实能极度刺激人的心理，刘暹也要提防点。

再说，后世论坛里都说屠啊杀的能让军人变成禽兽，对之后军队的军纪军规影响重大，刘暹第一次干这活儿，必须要提防。

一支禽兽军队，即使他们的战斗力再强大，也不是他需要的。

“是。”亲兵领命下去。

天黑，大批的蒙古骑兵往丹噶尔城开去。湟水河水源完全被污染。六千蒙古壮丁和他们的马匹，只能迁入丹噶尔城才好过夜。

……

次日，五百辉特南旗的蒙古壮丁留下驻守丹噶尔城。并看守剩余的千来战俘。五千征伐军连同余下的五千五百蒙古壮丁浩浩荡荡的开出丹噶尔城池，沿着一条往东的大道，直向西宁杀去。

多尔济沙木脸上乐出了花。自己作为征伐军的第一个坚定支持者，好处立马的就来了。

刘暹直接留下了辉特南旗此次出战人数的一半在丹噶尔，之后战场上辉特南旗认定的损失，绝对就要少的多了。而缴获，别的先不说。就是丹噶尔城里的那些东东也不提，只说战俘营的那上千俘虏，就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跟藏族一样信奉着喇嘛教。与藏地联系颇紧密的青海蒙古，对于奴隶这个词汇，可是半点不陌生。

其余六旗札萨克只能用嫉妒的目光看着多尔济沙木。这可真是……区别对待啊。

丹噶尔城距离西宁的路程有九十里，跟西宁镇余部驻守的威远堡离西宁的距离几乎一样。刘暹拿下丹噶尔城的第二天就派出人手联络了威远堡。黄武贤得迅后欣喜过望。一口答应联合出兵。

虽然对于只剩了两三千兵的黄武贤部，刘暹所报期望不大，但总算是一支可以分担一点暴军兵力的友军。

……

大军东进。大道完全沿湟水河而设，越往东去，湟水河宽度越大。寻常都有二十丈距离，最宽者当在四十丈以上。这样的情况会一直蔓延至镇海

堡，到了那儿之后，湟水河才陡然变狭。恢复到丹噶尔城一带的宽度，甚至更窄。

镇海堡也在暴军的控制之中。这里本就是西宁真神教信徒的一大聚集地，数千居民全是真神教信徒。丹噶尔城落败逃出的七八百败兵也汇集在这里，再连同马尕三部的援军，镇海堡作为西宁西侧的一道屏障，已经聚集了三千暴军主力，和人数远多过此的支持者。

刘暹在镇海堡十里外的大墩岭驻军，一天的时间，已经有一具具的尸体顺着湟水河漂到了镇海堡。为了等待事情发酵，大军第二天在大墩岭特意又待了一日，除了侦察兵，一个中队的兵都没动弹分毫。

但是镇海堡的暴军青壮除了从三千来人增强到了四千多人外，并没有见大部的暴军出堡来汹汹报仇。刘暹的算盘没打响，马桂源或是马尕三，抑制住了暴军的冲动。

也就是在这天起，大军后路有了小股暴军马队

活动。周边山峰林立的地形给了这些暴军骑兵最好的掩护和便利。刘暹即使在虚拟地图上清楚明白的看到了他们的活动，也很难派兵将他们准确抓到。

实在是地形复杂，有太多的通道山坡供这些熟悉地理的暴军骑兵纵马驰骋了。

这些暴军马队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骚扰大军的后路粮道。

刘暹军中所携的军粮只有十日，行军已经两天，最多再有三日，扫荡不平西宁周遭，他就必须派人回丹噶尔城押运粮草。

但三天时间就扫荡西宁周遭，那显然不可能。刘暹本初的打算也没这么夸张，他要的只是激暴军出堡野战，自己顺利拿下镇海堡。军粮由丹噶尔城到镇海堡，再到西宁前线，这样更安全。

眼下镇海堡内的暴军紧守城堡不出，城内又全是暴军的支持者，人力充沛。刘暹强攻镇海堡的时候，面临的不仅是暴军，还要把暴军的支持者算入

进去，如今他要面临的境况，就好比多隆阿入陕平乱的一样。

无论是王阁村、羌白镇，还是仓头镇、苏家沟、渭城湾，可不就是如此。

见到暴军闭门不出，刘暹第三天一早，就起兵直逼镇海堡来。

随军携带的二十四门六磅骑兵炮一溜儿排开，一门门泛着金属光泽的军中重器，在清晨的阳光下是如此的闪耀。

对面堡上的暴军，见到征伐军与蒙古联军抵到后，连声的叫骂和叫嚎始终不断，直到这一刻，二十四门骑兵炮由九十六匹战马拉着齐平排列到阵线前，一股直逼心肺的巨大压力让暴军瞬间寂静了。

战争不是靠嘴巴来打的。胜负全看硬功夫，真实力。有丹噶尔之战的七八百败军在镇海堡的守城暴军们，如何不知道征伐军炮火的强大。当初丹噶尔之战。征伐军还只是拿出了六门火炮，眼下却是

二十四门。

至于数目更多的臼炮，因为体积太小，所以一直被暴军当成小劈山炮一类土炮。没看在眼里。

并不知道在纯粹的杀伤上面，臼炮炮弹丝毫不逊色骑兵炮炮弹。

“今日之战，是来日西宁战火之预演。愿诸军奋力，堪破暴逆。”刘暹绝不惧怕杀人。西宁这个他赴疆路途中必须拿下的硬骨头，为了将来的不‘弹尽援绝’，再照‘渭城之战’第二又何妨！【多隆阿苏家沟渭城湾决战。为了不惊动河蟹大神，就不提了。感兴趣的可以上网搜一搜。多隆阿，虽然是满人，但绝对是英雄。甘陕之功。不亚左宗棠。】

……

“轰………轰……轰……”

每一次炮响后。炮兵阵地上都会响起一声同样

的吼叫：“调整射击诸元，调整射击诸元...........”

“射角1度12分！”

“左偏0度20分！”

......

“射角1度15分！”

“左偏0度30分！”

......

“轰......”不知道是多少次的试射定位后，终于一声炮响，炮弹正中镇海堡城墙上沿，直接把一面城垛砸的粉碎。炮兵阵地上响起了大队长谢飞兴奋的叫好声：“正中目标，调教完毕。”

“各炮位以二中队三号炮位为准，减算各自间距。”

“一中队准备完毕。”

“二中队准备完毕。”

“三中队准备完毕。”

“四中队准备完毕。”

“各中队各炮位，全部都有。以中队为单位依次射击，十轮轰击。准备。”

“预备…………”

“预备…………”

“放……”

隆隆的爆炸声彻底响彻了天地，每一发炮弹爆炸都像是打了一个晴天霹雳一样，震破人的耳膜。

二十四门近代火炮的集中轰击，在此时的西宁地区，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密集火力。

随从作战的七旗札萨克中，除了多尔济沙木有了先前见识，现在从容了许多外，其余的六旗蒙古王公，一个个满面惊惶，年纪最大的那位老爷子腿似乎都有些发软了，两手捂着耳朵，在随从的拥驾下直跑去了后阵。

而五千多浩浩荡荡的蒙古骑兵也没了开始时的气势，在炮声响起不多久时就乱成了一团。因为他们的战马根本就没受过近代战场的训练，被连连炮声吓得受了惊。如不是此刻他们没受到外敌攻击，又个个真的有一身超强的骑术，好歹安抚住了战马，今日的这第一次露面，蒙古联军就要出大洋相了。

每一个蒙古王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看着征伐军那边阵列整齐的骑兵队伍，再看看自己这边乱糟糟的人马群，羞得脸都红了。

蒙古人可是马背上的民族，个个骑术精湛。在随从征伐军作战的这两日里，一些人没少拿秦军骑兵营说事。贬低骑兵营，抬高自己人。连刘暹都有

所听闻。但刘暹没理会这档事。

他心里很清楚，地处内陆的青海蒙古还依旧生活在‘历史’当中，自然在用历史老旧的眼光看待问题，以自己‘历史’中远比汉人强大的骑兵为自傲。

尤其近些年火器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在丹噶尔之战后，在征伐军犀利的枪炮下，这些蒙古人就更以自己‘历史’上的强大自傲了。

因为这是他们现在唯一可以自傲自豪的地方了。

就跟前世无数的中国人喜欢拿历史中天朝的强大说事一样。这都是一个心态。唯一的区别就是，后世的中国再怎么着也爬到了老美第一对手的地步，而现在的蒙古人再也没有崛起的时候了。

第一百五十三章炮弹面前，信仰也要低头

ps：订阅很不理想，求支持！

镇海堡有多大？横竖不过一里远。

对于一个市镇，如此的规模虽然已经难能可贵。可对于一场战斗来说，这仅是一块弹丸之地。

而就这么巴掌大的一个弹丸之地，已经汇聚了四千暴军主力，汇聚了数目还要多于此的暴军支持者。

刘暹停兵丹噶尔城三日，沿途的十多个真神教村落尽数东逃，大部分人钻进了西宁城，可还是有一部分留在了镇海堡，连同镇海堡本有的几千真神教支持者，再有四千暴军青壮主力，这么小小一个地方，就汇聚了上万人。

刘暹才不会用正规的攻城战打镇海堡呢。多隆

阿在陕西的一场场战斗早就告诉了世人，这么的一场不需要有丝毫顾及的战斗该去怎样打！

一个时辰不到的轰击，镇海堡西城墙被摧残了一遍。虽然一枚枚炮弹并没有把镇海堡城墙打开打裂，但城垛、女墙几乎一扫而空，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城头，明显的形势恶劣。

原先布满城头的暴兵一个都看不见了。步枪火力都可以对城头形成直接的压制。刘暹大手一挥，阵线前移一里，兵锋直接逼到了镇海堡城下百米左右的距离。

骑兵炮调整射击诸元，设立炮兵阵地【炮位是需要挖坑堆缓破的】，一个个红碳正炙的大火盆中都有四五个烧的通红的实心弹在准备着。臼炮开始发力，在骑兵炮歇息的空挡里。把一枚枚开花弹以更快的速度送入镇海堡中。

“轰轰轰——”

连连的炮声再度响起。对于堡里的暴军和支持

者来说，他们真的分辨不出骑兵炮和臼炮声响的差别，分辨不出两者炮弹的威力大小。

对他们而言。臼炮的发力只是停歇一段的官军，再度开始的炮击。镇海堡西大门不远的一处庭院内，精致的影壁、花卉、画廊、假山被炮弹炸得粉碎，土石碎片四面飞溅。往昔点缀精美造型独韵，以清方淡雅著称的镇海堡穆府彻底遭受了炮火的无情摧残。

“将军小心——”一名亲随的惊呼声刚传入耳朵，穆嵩都没来及反应就被人重重的压倒在地上。一枚开花弹落在了房外窗台前，爆炸的冲击波、击碎点燃了整个窗户。暴烈的炙热感伴随着无数激飞的碎木片将整个房间都清荡了一遍。

时间已经进行到了下午，炮弹雨点一样洗礼着镇海堡城。

开花弹伴随着炙热的纵火弹，镇海堡里大大小小的火势已经起了七八处。万幸儿今个没啥风。不然整个镇海堡都要化为火海了。

房间里除了穆嵩本人外，还有镇海堡的三号人物苏义山，和三个军中头目，事来突然。苏义山和一名头目躲避不及。现在已经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眼看就不行了。另外受伤的几名亲随也忍不住在痛声哀呼着。

穆嵩起身后迅速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两只眼睛感激的看了身边的亲随一眼。多亏了这人机灵，不然的话自己怕就要步苏义山的后尘了。

“将军，这地方不能再待了。”

听到爆炸声响，外头的穆嵩亲兵头领急忙跑过来看。苏义山的样子吓了他一大跳，万幸穆嵩没什么事情，他急忙劝穆嵩道。

穆府是穆嵩的家，虽然已经被炮弹炸过多次。穆嵩始终不愿离开自己祖辈经营了数代的家园。但现在看……不离开是不行的了。

穆嵩眼睛有些呆滞，他在想四年前的那个选

择。如果自己选择另外一条路，跟撒拉族的那几位一样，不为马尕三所动，今日穆家还会有这场灾难吗？

穆嵩不是傻子。镇海堡局势恶劣到什么境地了，他清楚地很。这地方至今还没有失守，完全是真神保佑，没让天上刮风。但西宁这地方有几天不刮风的？镇海堡终究是要失守的。穆家的家当、产业也全完了。祖辈数代艰辛，苦心经营才有穆家现在的一切，一堡首望的家声，就因为自己的一个选择，全都完了。

痛苦的懊悔像毒蛇一样在吞噬着穆嵩的心。

自从丹噶尔城失守，穆嵩的信心和意念就有所动摇。丹噶尔都守不住，小小的镇海堡就能守得住吗？多日来他就没有睡过一场好觉。现在的穆嵩头发凌乱，面色暗青，两眼布满血丝，精神亚历山大。

但要他这时候下另外一条决心，穆嵩也不可能迅速决断。只得留恋的扫视了一眼完全凌乱的房

间，如一头老迈的老狗散发着无尽的颓废，向身边人命令道：“立刻转移，我们去真神寺。”

作为一个有着二百年历史的真神教聚集地，镇海堡的真神寺属于老教一派，信仰上要远比近几十年不断扩散的新教要温和的多。但是大局势之下，无论新老真神教派都给卷入了这场滔天的杀戮之中。平乱的官军可不带理会什么新老的。

城外联军阵地。刘暹仰头望着天空，炙热的阳光让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老天爷真是不给面子，刮场大风该多好！”

只要一场大风，火苗攒动的镇海堡就将化为一片火海。里头的上万人不管是民还是兵，只要不想死就必须逃出来。虽然一个市镇的财货都要化为灰烬，但战事的胜利毫无疑问的就将归于联军手中。

刘暹已经派出骑兵监视镇海堡南北两门，五千多蒙古骑兵，大部分也被撒到了镇海堡东门数里外的山地丘陵间。锅灶都已经搭好，就等着肥肉下锅了。

可是老天不给脸啊。这准备的纵火弹都打的七七八八了，还不见风刮起。

“命令张忠奎，带领一步兵大队登城，占领镇海堡西城墙。”

征伐军的秦军部队，骑兵这一块由魏明带领，两个大队的步兵由张忠奎带领。警备大队、炮兵、辎重兵、医护营还有骠骑营，统统归编入军部，由刘暹亲率。

堡内的暴兵和支持者一边竭力的躲避炮弹、扑救火势，另一边也时刻没有放松对西城墙的警惕。当张忠奎带领着一个大队的步兵陆续爬上城头的时候，堡内暴兵立刻集中起来，就向西城头发起了反扑。

但高下有别，暴军本就在火力上严重吃亏，现在还处于仰攻状态，登场城头的那个步兵大队杀起人来不要太利索。并且他们还可以指引城外的炮兵调整射击诸元，暴军反扑第一波攻势失利后，继续

发起的第二波攻势，都没冲到城墙下就被数十枚炮弹给湮没当场。

由南北两面城墙向西城头发起的进攻更是一场送死的游戏。城头那么狭窄的道路，征伐军步兵只需要一边拐角处布置上一个小队的兵力，就把左右两边路线堵得死死的了。在打压下去暴兵进攻的同时，两边的小队都还有余力猎杀南北城墙远处暴露的暴兵。

如今的镇海堡，那就是一只煮熟的鸭子，就差刘暹拿起他往自己嘴里送了。

暴军的反扑一连发起了三次，每次都死伤一地。具体的损失数目，张忠奎无法估计出。但镇海堡内的暴军已经没勇气再发起第四次反扑作战了。

有了空闲的征伐军步兵开始猎杀堡内暴露的暴兵。手中步枪的射程和精准度，足够他们将死亡的威胁传递到镇海堡的东大门下。

当一个个暴兵和他们的支持者被打死打伤在街

头路面之后，再也没人敢轻易露头，自然燃起的火势也就没人再去扑救了。

真神寺里，穆嵩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把白子兴叫来，我有事找他商议。”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穆嵩最终下定了决心。

他不想死，更不想自己的儿子死，不想他的穆家断后绝户。再者他不愿看到数以千计的信徒去死。那样太悲惨了！

所以，他要投降。即使湟水河边刚刚发生的那一场屠戮，血迹还没干涸，穆嵩也要投降。他不信征伐军能一下将他们小一万人都给屠了。

距离刘暹出兵东进已经两天了，镇海堡距离丹噶尔城就四十来里，那边的情况穆嵩早就探明白了。官军只屠了一半，剩下一半还活着呢。对于穆嵩来说，这就已经够了。

能活一半都比全死了强。眼下镇海堡的局势，一旦起风，堡城化为火海，他们所有的人就必须向着堡外逃去。就是再愚笨的人也清楚堡外是何等的危险，官军跟定撒下了天罗地网在等候着自己。

冲出去迎接的只会是枪林弹雨，只会是死亡。到时候再全军投降，哪有现在就投降更得好？

再说，他穆嵩除了围杀镇海堡得西宁镇汛兵时，手上沾了一些血，平白的屠戮官汉之事，可是从没做过的。他不是马尕三。马本源、马桂源兄弟，他的罪孽并不大。跟其他暴军的一方首领相比，都可说很小。

不过眼下的镇海堡不是他穆嵩一人说了算的时候了，大批的援军进入堡城，大批逃避来的真神教信徒，穆嵩虽然还是镇海堡的最高指挥，却根本控制不住所有的兵权。

如果不是苏义山刚才死了，之前的三次反扑也死了一些头目，穆嵩要投降，找商谈商洽的人就不止白子兴一个了。

第一百五十四章彼之英雄，我之仇寇

ps：上架后第一次被催更，谢了！不过日后还请大伙儿手下留情，汉、风真的没几章存稿。到下月会不定期加更的。

再有，求订阅。收订比真的低的让人寒心。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订阅成绩，稿费连每月的烟钱都不够！那些有能力的朋友，支持正版！

下午时候，城外的炮声突然停了。西墙头上的征伐军步兵陆续退了下去，镇海堡内的暴军军民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立刻的穆嵩、白子兴就组织人手急忙扑灭堡城内各处正在蔓延的火势。

然后整个镇海堡也陷入了沉寂。

直到夜晚了，镇海堡内猛的响起一阵激烈的喧闹，但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很快就有三颗明亮的烟花在城堡内升起。

城外刘暹笑了，多尔济沙木笑了，所有的征伐军上层与蒙古王公都愉快的笑了。

三颗烟花的升起，证明城堡内穆嵩、白子兴两人已经控制了镇海堡大局，大军通往西宁的道路，敞开了。

不过，不能疏忽大意。万一穆白二人是做戏呢。虚拟地图上倒是显示了镇海堡内真的有一阵火并，可细节什么的，就从小红点点的减少上看不清了。

“各部继续戒严。今夜不的松懈。”

刘暹吩咐下军令没过多久，穆嵩就亲自缀城来征伐军大营觐见。

“大人，堡内顽固不化之徒一十四人，连同党羽二百余人。已经全部就戮擒拿。”

面前的机会是仅有的一丝生机。穆嵩自然要竭力抓住。他不待刘暹肯定与否，就从怀中掏出一本

账簿，虽然这一个举动引得军帐里的刘暹亲兵个个拔刀出鞘。让慌张的只想着献殷勤的穆嵩脑袋一阵清明。见鬼了，自己方才的举动简直就是找死啊。太容易引起误会了。

“误会，误会！大人，这是镇海堡钱粮账册……”

亲兵将账册呈给刘暹，刘暹掀开后脸上表情立刻就变了，笑着对穆嵩一抬手，“起来吧。看你神态不算做假。态度也诚恳……”语气和婉的太多太多。

穆嵩大松了一口气，起身中借机用袖子擦了一下明淅淅的额头。

七万三千两白银，一千二百两金子。珠宝一批，绸缎七百匹，茶砖三百箱、盐巴二百二十石，药材一千多斤。还有小两万石的粮米。

这些东西全放在镇海堡近年修筑的‘官库’里。青石圆木石灰土，坚固不下外头的城墙。

虽然今天的炮击中被多次命中，却毫发无损。刘暹的和缓全是穆嵩拿钱买来的。里头相当一批就是穆嵩他自家的财产，再有就是三年来镇海堡代替官府从附近数十上百村镇里收取上来的‘赋税’。

这下全便宜刘暹了。

此笔收获，比之商机断绝，汉裔绝迹后的丹噶尔城，都要多上一筹。

更让刘暹高兴的是，小两万石粮米。有了这笔军需的支应，他还何必再从丹噶尔城运粮到西宁前线啊。

“穆嵩。你与白子兴乃暴乱匪首。本该处斩。今本将念你们能弃暗投明，拨乱反正，立有功勋，就纳了你等，不再追究往日之罪。但是你们镇海堡中，真就无有心怀叵测之辈了吗？”

“没有！没有！”穆嵩脑袋摇的如同拨楞鼓，“大人，真正的没有了。那些死硬贼党，白日间就被打死的差不多了。小的们适才再擒杀了一

批，堡里真的没有了……”

“既然如此，就给你们一个投降的机会。明日天亮，带上你们的人依次出堡，向我军投降。记住，你们只有一时辰的时间，到了辰时我军就会攻城。

到时任何胆敢停留镇海堡里的人，都为铁杆叛逆，格杀勿论！”

“是，是，罪民等定当竭力报效，一定会让官军兵不血刃的收复镇海堡。”

穆嵩的语气极是肯定。刘暹对此只是冷笑，不答。

口头上的一切都能是虚的，要看实际行动。

第二日清晨，启明星还在天边挂着。镇海堡东门大开，一股一股的暴兵涌出大门，然后在头目的带领下，一块一块的站定。刀枪堆放在一块，一群群人席地坐下。

再然后就是拖家带口的暴军支持者了。这些人至少有五千人，青年男丁不多。显而易见，年轻的男丁都去当暴兵了。

至少八千人就这么的坐在地上，默默等待着官军即将到来的处置。哭泣声不绝，但没人再起骚乱。

所有人都清楚，镇海堡东，现在四周放眼也看不到一个官兵或蒙古人骑兵的地方，实际就是一个大大的囚笼。只要自己等人敢有半点不轨的举动，四面八方就会涌出一队队策马扬刀的骑兵，将自己等人彻底送入真神的怀抱。

神的怀抱是安详可亲的，但这个时间还没谁愿意无缘无故的去见自己信仰的神灵。

穆嵩、白子兴以下，数十个暴军头目，自觉的聚到一块，坐在了人群的最外面。

辰时到了，一个大队的征伐军步兵在大批蒙古

骑兵的伴随下踏入了镇海堡。真神寺、府库、穆府，这些大笔钱财粮秣汇集的地方，全被征伐军步兵牢牢看住。至于镇海堡其他的地方，则就成了随军蒙古人的乐园了。

同时间镇海堡的东门野地上，骑兵营四面聚集，刘暹先控制住穆白等首领头目，然后骑兵穿插，将大批的支持者和暴军分割开来。三四百伤病员抬走，随后两三千暴军就一百人为一队，再被征伐军一队接着一队的分割开。

跟丹噶尔城外的规矩一样，所有的面带红光的，身材高大的，体格健硕的，手心有握刀老茧的。一律给挑出来。

数目只有少少的二百人，还真如穆嵩说的一样，死硬分子在三次反扑的时候都给打死了差不多。

二百人被挑出来。人群中的呜咽声就更大了。甚至刘暹都能听到有人叫阿爸的。

镇海堡的人谁还没听过数日前湟水河边发生的那场事？现在哪里还会不知道被挑出的二百人要面临这样的命运！

但除了变大呜咽哭声，刘暹目光扫过的俘虏一张张面孔上，更多人露出了如释负重和死里逃生的表情。

二百被挑出的人中，许多人面如死灰。但他们依旧没有反抗。这些人里也有哭泣的，可也有十几张视死如归，满面凛然之色的。

二百人知道自己的死代表的哪一种意义。跟另边七八千人的性命相比，他们死的很值得。

两种情怀。两种人生。前者是人类绝大多数的劣根，后者则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光辉。

但，彼之英雄。我之仇寇。如是而已。等待二百人的只有一个字——杀！

没有用枪弹，也没有纵马踩踏。一排二十人，

砍了前排押来后排。一刻钟时间，二百颗脑袋就此落地。

……

六月的天。酷热的紧。

杂石营南十里地。一支军队正无精打采的行军着。正是贵德厅奉命向湟中一带推进的贵德营营兵和部分贵德厅民团。官道两旁占满让路的难民，他们都是见到暴军退缩西宁后跑出来的地方百姓，准备往北去丹噶尔城逃难。队列中的绿营兵和民团团丁不时跑出几人，将路边某个带着行李的人打劫一空。也有调、戏妇女的，但军纪总算没败坏到当众奸、淫的地步。

作为西宁镇堪称最能打的营兵，他们其实只比民团好一点点。但不管怎么说，在西宁周遭府县尽数陷落的时候，他们能保住贵德厅。也算是件让他们引以为豪的事情了。

飘飘的营旗下，一台绿尼大轿晃晃悠悠的前进

着。四名轿夫满头汗水，衣襟全湿，按轿子上下抖动的频率调整步伐，以节省体力，他们后面则是另外四名轿夫。

轿子的窗帘卷开一角，露出一张细皮嫩肉的面孔，下颌是一把修护的漂亮的胡须。正是贵德厅知州沈思远。

沈思远探头左右看看，懒洋洋的问道："这是要到哪里了？"

一个家丁头目过来恭敬的道："回大人，快到杂石营了。"

沈思远还是有几分能力的，距离贵德厅有三十来里的杂石营这地，他也知道。打个哈欠道："告诉前面，别走那么快。咱们是去捧场，不是真要跟爆匪那帮该杀的拼命。打仗由征伐军去打，咱们慢点走。"

却是刘暹拿下镇海堡后，拉来的又一路友军。可惜跟黄武贤相比，沈思远这个文官更不是玩意。

“大人说的是。咱们贵德厅遭历大劫，地方民众死伤本多。营兵、团丁都是日后繁衍我贵德厅生气的本钱，是不该再拼杀了。”

沈思远不加置否，家丁话没说到真点上。眼下这支营兵和团丁，乃是他升官发财的本钱，也是他今后保命安身的本钱。

谁知道刘暹这一回能不能把西宁的暴军给剿灭了呢？如果事情不成完功，那日后西宁这地儿还有的闹腾。这支军队对他讲重要的很。

再退一步说，西宁的爆匪剿完了，河州、甘州、肃州的呢？陕西跑甘肃的呢？多帅若是在东头一路的杀过来，说不定那些顶不住的爆匪就要往西面跑呢。届时可没第二支征伐军恰好路过，来解决后患了。一切还要靠自己手里的这支军队。

如果……如果……

如果一切都能像他想象中那么顺畅的进行，今

年年中，自己就该被称作知府大人了！

因为这会，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是绝讨不了好的。而黄武贤会不会挨申饬，沈思远不关心，他是文官，他的眼睛只看着西宁知府的位置。

玉通竟然授官职于叛逆，使得朝廷威仪于西宁形同虚假。真真是狗胆包天，而又胆小如鼠！

第一百五十五章城墙挡不住的运气

ps：苦涩。看收藏数量，就明白这书的订阅不会太好。可没想到会这么的差。汉、风恳求大家的支持。

每天六七个小时辛苦，价值才寥寥的两三毛钱。网文作者是世间最最廉价的劳动力，看盗贴的朋友，你们忍心吗？

虽然被暴军摁在城里头猛揍了几个月，但贵德营兵和民团却毫无趁机痛打落水狗的斗志，他们一点都不想跑去数十里跟西宁的暴兵见仗，再加炙热无比的天气，这支从贵德厅出来的西宁镇最强营兵垂头丧气，一路行动迟缓的堪比乌龟在爬。

但盛夏白天长，贵德军纵然速度再慢，一整天的时间，临近日落的时候也总算赶到了杂石营。在沈思远的盘算离，杂石营是他们第一天行军的节点，明日再行上二三十里，赶到湟中，那之后西宁的阵仗就再没有他贵德军的事情了。就该是征伐军

和黄武贤要怎么打，怎么打了。

沈思远一整日的轿里颠簸，人早晕乎乎的了。靠在官轿内壁，闭目养神。外头家丁头目已经报说，马上就进杂石营，今日这一路的罪苦就要到头了。

沈思远现在啥也不想，只想有一张床能让自己趟一趟。

又走了一小段，外面隐隐传来阵阵哭叫，还夹着一些大声的喝骂。沈思远忍着头目的眩晕感，掀开窗帘听到外面却是有哭叫声，满心里尽是不耐烦。

不用说，这肯定是一些管不住自己裤裆里家伙的混账。看着马上就要宿营了，就强抢民女。

沈思远气急败坏的叫过家丁头目骂道：“都要作死么？强抢民女还敢搞得惊天动地，不知道征伐军的刘军门军纪森严。起兵四年从无犯掠民间劣事，事情要传进他的耳朵里，本大人可保不住他们

的脑袋。

你去告诉他们，少瞎折腾，留些力气明日行军。”

家丁头目点头哈腰着说：“刚才于千总派人来过，小人怕他扰了大人休息，就打发回去了。他说于千总寻着几个黄花闺女。要送来孝敬大人。”

沈思远脸上的烦怒丝毫未变，骂道：“你个狗才，本大人刚才说的话都白说了吗？告诉于忠平。本大人眼睛认得他于千总，刘军门的刀子可认不得他姓于的。”

家丁头目脑袋一缩，连滚带爬的去了。沈思远的眩晕感被这糟心的事儿给冲散了不少，就一直挑着窗帘看着那个方向。结果。哭声丝毫不见小。反而是越来越大了，沈思远心里这叫一个气。于忠平这狗财是要死么？这一刻他是大大的后悔，自己先前在守城的时候对这帮丘八太放纵了。但很快的沈思远就感觉到不对，前方传来了一阵嗡嗡声，很快就又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叫喊哭号声。

这绝不是于忠平抢个娘们能闹出的响动！

沈思远心里闪过不好的预感，一步从落下的官轿中跨出，刚要再派人上前打探，家丁头目已经跌跌撞撞跑回来。

“混账。军机之中，慌什么慌？”这不是平白搅扰军心么。

“暴兵来了。马尕三来了，大人快跑吧。”

“什么？”晴天霹雳，目瞪口呆。全然没想到会是如此恶劣的情况的沈思远整个人都僵住了。

沈思远被家丁亲随架起就往后跑。等待神魂归位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成群结队的标营兵和难民已经在汹涌的往南面跑了，后面隐约的可见一些骑兵。

杂石营道旁的一座光秃秃的山丘上。马尕三正策马而立，身旁就是西宁暴军真正的总头目马桂

源。

看着奔溃中自相践踏的贵德营营兵和贵德民团团丁，马尕三哈哈大笑道：“土鸡瓦狗，杀之如砍瓜切菜。”

马桂源脸上也露出深深地喜意，马尕三打仗就是厉害。看到威远堡的黄武贤动弹了，就料到贵德厅的沈思远绝对也会出兵。派出探子化装成难民哨探东边和南边，真的现了贵德军，现在他带着骑兵一次奔袭，便将贵德军的主要战力给完全击溃。

自从刘暹动兵之后，才短短十日不到，丹噶尔城、镇海堡，西宁暴军连战连败，损兵折将，士气大为低落。

总算现在在决战之前马尕三打了个打胜仗，一举击溃贵德军，如此必能大大提升自家兵马的士气。坚守西宁待援，等待河州与甘凉两府的援军……

西宁之战，还远不到尘埃落地的那一刻。

对于抱头鼠窜的贵德军，马尕三一脸不屑状，“二哥，西宁官兵就是便如此，腐烂透顶，远不如咱们教民好用。”

“如果不是损失过重，我真想跟刘贼的中原精兵过过手。”从起兵以来还未逢一败的马尕三，真真的心里有股不服气。

马桂源连忙摇手道：“使不得，使不得。咱们西宁总共就这么点家当，已经折损一半，现在再也冒不得险。

朝廷兵多将广，你便是这次打赢了刘贼，咱们也损失惨重。下次他再来了，还那什么去抵挡？”

马尕三听了面色沉沉，不置以否，不再去看马桂源，自己翻身上马，两腿狠狠一夹马腹，抽出了腰间马刀：“跟老子杀光清狗，杀啊！”

……

镇海堡通往西宁的大道上，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正在快速挺进着。虚拟地图早就将西宁城纳入扫描范围，马桂源、马尕三出兵急攻南路的贵德军，能瞒得住进抵后子河，距离西宁只剩二十里的黄武贤，却瞒不住四十多里外的刘暹。

三千秦军骑兵，五千蒙古骑兵，八千马队，人手至少双马，这一股力量在此刻的整个甘肃，都是绝无仅有的野战雄师。

马桂源、马尕三带走了两千多暴军骑兵出城，西宁城里至少还有五六千暴军步队在守卫。刘暹一出兵，目光就全集中在暴军骑兵身上，对于西宁城，他并没有窥觊之心。

不过几乎在暴军击溃贵德军的同时，率军日落前夕抵到西宁城的刘暹，却大大惊动了西宁城内一些有心人。

西宁办事大臣玉通和西宁兵备道郭襄之，这两人乃是西宁城内汉族力量的首领。因为先前马家兄弟虽实际控制了西宁，但始终还顶着玉通给出的顶

戴，没有彻底把这层纸窗户捅破。且西宁是周边一带数百里范围内汉人汇集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有三万余人所居，暴军的实力固然能拿下没问题，但终归要损失掉一些兵力。两方面考虑，西宁城内的汉人和士绅就没受到城外同胞所遭受的那种灾难性的毁灭，虽然钱粮勒索是必须得。

几年来被严峻的形势逼迫的也抱成了一团的汉民，决不能说一丁点的力量都没有的。当刘暹扬言用兵西宁的时候，城中紧张的气氛几乎都要爆发，如果刘暹进攻不果，可以想象，缓过手来的暴军绝对会立刻解决城内的汉族力量的。

但是这种糟糕的危机并没有发现，十天不到，刘暹就干净利索的拿下了丹噶尔城和镇海堡，连破暴军，几乎打掉了暴军的一半实力。这种情况下，马桂源和马尕三虽然恨不得西宁城在一眨眼之中，一个汉民都没有了，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用马永福带兵监视着这股让他们睡卧不安的力量！

而马永福这个人，在往日的三年多里，也是西宁城中两边力量始终能维系住一个僵持关系的重要

存在原因。

他是西宁真神教老教的首领。对于马尕三为代表的新教的所图，并不支持。

在西宁城中，他是玉通和郭襄之最可靠的潜在盟友。

虽然双方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

黄昏时候，刘暹大军的骤然出现吓懵了西宁城里所有的人。马桂源和马尕三不在，城中能做主的就只有马永福。但因为他一直来的态度，马永福又不能让诸多新教暴军信服。一时间平静的西宁城就数股力量并起，而整儿言之，那就是‘群龙无首’。

这个效果绝对不是外头的刘暹能够预料到的。所以当郭襄之带着马永福的降书从西宁东关转入军营来见刘暹的时候，刘暹整个人都斯巴达了。

如果不是早就听说过暴军在西宁城内杀戮寥

寥，除了玉通还安好无损的活着，西宁道郭襄之和西宁知县恩禄都活的好好地。而多尔济沙木等蒙古王公也都证实了，来人正是西宁道郭襄之，刘暹是绝不敢相信——一块馅饼就这么从天上掉进自己嘴里的。

“嗯。这老教还是好的。”听了马永福乃是老教领袖，刘暹深深的点了点头。现有穆嵩，后有马永福，刘暹现在对老教感觉真的不错。

当然，这也是因为平定甘肃的事情落不到他身上，他在甘肃的战事顶多就是西宁这么一场，重任和处理新教老教的决断，全在统帅甘陕军权的多隆阿的身上。

三万余汉人在郭襄之和城内士绅的组织下，能拉出不下三千人的力量。马永福能够掌控的老教实力也有两三千人，如此单凭他们的力量就能跟城内的新教暴军不相上下，再有刘暹的这八千骑兵，只要城门打开西宁城绝对瓜熟蒂落。

当夜，西宁城内杀声一片，从南到北，从东到

西，从民居到城墙，枪声刀光手雷弹伴着燃烧的大火，以及那凄惨的哭喊。

　　整整响彻半夜。

　　天亮时分，西宁城的新教武力被彻底肃清。在三万余城内幸存汉民的欢呼声里，刘暹踏过铺满死尸的西城门，走进西宁城。

　　此战，留守西宁的新教四千步军全军覆没。

第一百五十六章求订阅！求支持！

新教暴军的那些人是不服马永福，却也绝想不到在西宁暴军中地位仅次马桂源、马本源和马尕三三巨头的马永福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跟被他看守监视的官汉勾结在一起，一举将西宁城给卖了。

周长总共只有九里许的西宁城，南北东西间距也就二里多点。从东门杀入的秦军骑兵和蒙古骑兵，真的是连新教暴军反应的时间都不给，就兵锋压到了南、北、西三门。除了城墙和城下的军垒，迅雷不及掩耳的控制了整座城市的街道市井。

新教暴军被打的措手不及。他们也在一开始就输到家了。

掌控了城内道路通径的联军骑兵，等于一开始就把相当一部分的暴军士兵分割成了以小胡同和巷子为单位的零碎部队。这些人的数目绝对不小，聚拢在一起够联军啃一阵的。但是当这个不算小的数字除以了几十上百以后，那就完全毛毛雨一样，没

有半点威胁了。

四千新教步队俘虏不到半数，有太多的人死在了大街小巷中。

那些被分割的零零碎碎的小股暴兵步队，或是血气迸发的全数战死，或是一个不留的被联军骑兵尽数屠戮，反而是南、北、西三座城门和三道城墙上的暴军，在死伤不小，局势难以回天之后，纷纷投降，暂时保住了性命。

刘暹见到了马永福和他手下的一帮老教头领们，这些人需要安抚。见到了玉通这个注定要倒霉的西宁办事大臣，但对如何处置被俘的那些新教暴军。刘暹丝毫没有听从玉通意见的意思。

依旧是先前那样的选杀标准，再多了一条——身上带伤，衣襟有血的。一律枭首。

被俘的新教暴兵总共不到一千五百人，这一杀，就再减去了四百多号，总数剩有的战俘锵锵一千。

所有新教信徒自然也给囚禁了起来，这点有马永福等老教的帮助，分辨顺利的很。这些新教信徒全部的家产都被抄没一空，马桂源、马本源、马尕三带领暴军三年屠戮西宁。劫掠得来的无数家私和钱粮军需储备全便宜了征伐军和多尔济沙木等蒙古王公。

刘暹占大头，七旗王公占小头，再留出一部分钱粮给郭襄之以恢复西宁民治用。而至于刘暹从暴军手里收缴的武器。除了马匹全部牵走，余下的都留给西宁。

黄武贤带领的西宁镇营兵在辰时时候抵到了西宁城。刘暹进攻西宁的时候，派人向他打了招呼。黄武贤立刻整兵往西宁赶，但他手下的西宁镇实在太不给力。军伍混乱。行动迟缓，黄武贤纵使一路急促，也一直懒怠到现在才到达西宁。

不过有了黄武贤的两千西宁兵外，刘暹就可以放心的将西宁城移交给西宁地方了。只要黄武贤把西宁东路的大小峡一塞，外界就没什么能再直接威

胁西宁了。

西宁城东北有湟水作为屏障，东路从大峡口直达小峡口，八十多里地其间高峰危耸，中间只有一线河岸可通。道路宽仅有几尺，人马只可鱼贯。不能雁行，自古为为通往兰州的主要通道。

河谷南北，沟岔纷歧，山路错杂，地形险要，古称湼中。

黄武贤只需派少量兵在其中依险屯驻，外敌若无左宗棠平西北时，那碾压式的军械火力优势，只靠人力，断难短期速克。而有了时间回转，黄武贤就可调兵前去支援。

依靠眼下西宁的力量，即使拼干西宁东路的河州，暴军也奈何不得西宁半分。

而至于刘暹他现在要干嘛，那肯定是盘算着如何吃掉南面的二马带领的西宁暴军马队了。

从虚拟地图上看，打垮了贵德军的二马还并不

知道西宁有变，正调转马头往西宁城回赶。现在队伍已经快到湟中了。

刘暹不知道二马会在什么时候得动西宁有变的消息，但他绝不愿意放纵这支西宁暴军仅剩的力量跑去化隆，跑回马桂源的老巢循化。所以他要迅速整军南下，占领南川营，然后迅速分兵继续南下，卡死黄河岸畔的小道。

先将这块肉装进口袋里，扎紧出口，再慢慢消化。

留下两个骑兵大队，留下辉特南旗剩余的兵力在西宁，刘暹领着两千秦军骑兵并蒙古余下六旗四千多马队，午时前两刻钟从西宁城南门飞出，六千多马队轰隆隆的如不可阻挡的洪流，浩浩荡荡的往南路扫去。

六旗的札萨克自然不会再跟着去领兵作战，他们这时候跟多尔济沙木一样也留在西宁城，合着手边小部的亲卫部队看护着自己西宁一战的收获。虽然内心里依旧羡慕多尔济沙木的好运气，但镇海堡

与西宁两战的丰厚缴获已经让六旗札萨克心满意足。他们先前设想的就是再美好，也没敢想象两战如此微乎其微的伤亡就能换的如此丰厚的回报。

对于接下的这收官之战，他们已经不把可能受的损失放在心上了。他们也对刘暹的作战指挥充满信心，认为伤亡就是有也高不到哪儿去！

正午时候，联军继续在行军中。而虚拟地图上，二马的暴军马队已经抵到了湟中，并不再动弹。显然他们在吃饭。

南川营，南川营！

刘暹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这个地名。只要队伍能抵到这里，卡住这条通往化隆的道路，那关门打狗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七成了。因为从这里再往南进入贵德厅黄河水道，以暴军马队人只一马的速度，他们是绝赶不过人手至少两马的联军的。

二马在湟中休停了有半个时辰，然后继续往北行军。这是一条跟官道相比斜角有三十多度的行军

路线，兵锋会途经塔尔寺。

这塔尔寺又名塔儿寺。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藏语称为“衮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不过这都不重要，二马是真神教信徒，不理会藏传佛教的。虽然他们也不会脑残到主动洗掠塔尔寺，招惹藏传佛教。

重点在于塔尔寺作为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作为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其周遭的大道坦途，其至西宁的道路平坦宽阔，远比现在刘暹大军所行的官道，来的要强。

这才是二马重创了贵德军后，为何沿斜线抵到湟中，再至塔尔寺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西宁变天的事情，要长久的隐瞒下去真的不容易。昨夜里的厮杀，响动太大。

刘暹就见二马暴军在即将抵到塔尔寺的时候突然整个停住了，然后一阵混乱后，两千来的暴军一分为二，一批四五百人的马队从大队中分离开来，迅速向着塔尔寺方向奔驰去。而余下的主力则调转马头，向着官道上的南川营纵马疾驰！

不问可知，这是西宁变故的消息被二马知道了。那股四五百骑的马队应该就是马永福手下的老教势力。而剩余的主力，就全是新教的了。

二马很有果断，一问不对，就立刻想着东撤的后路。但是，“已经晚了！”刘暹内心里冷笑着。联军前锋部队已经抵达了南川营，这条道路被他攥在手心了。

宋祚先是城固的老兄弟，当初在刀客当中，他只是一个听话敢打杀的马仔小弟。但现在也一步步爬上了五百骑之首的位置。但这靠的不是他敢打敢杀，而是他一成不变的听话。

上头叫干啥他就干啥。所以，军规军律、认字写字和《战斗条令》他都成绩上游。行军演练的时

候也一板一眼的全按照军部规定来，刘暹不提拔他还能提拔谁呢。

　　这次他带队和着几百蒙古骑兵先行赶到了南川营。没有大大咧咧的派人去探察敌情，自己好迎头一击，来建功立业。而是放出侦察兵警惕四周，主力全体下马修筑攻势。

　　南川营是一个镇子，上千居民，设立的有巡检司，并屯驻了几十名汛兵。在人烟稀少的西宁府，已经是挂得上号的所在。

　　但三年多的暴乱让整个南川营变得荒废破败，宋祚先派人搜遍整个镇子，都没能寻到一人。

　　在中原，这种境况只有在战争最频发的地段才会出现。可是在西宁府，这个模样却太平常太平常了。

　　破败的南川营，镇墙如狗啃过了一样，到处都是豁口。本身已经不具备防守价值，再说宋祚先的任务也不是守卫南川营，他要的是守住南川营旁边

的这条东向岔道。

防御工事以路边的山丘为核心修筑，规模型制按照秦军宿营的规格布置。只是考虑队伍不需要过久的停留，把其内部搭帐篷的空地给省出来了。

当然，道路间和岔道口上，这些注定要受到冲击的地段设置了栅栏和鹿角，以及土木结构的胸墙。取材自然就是临近的南川营了。到处都是破烂的房屋，就地取材远比再去砍伐新木来的快捷。

一重重的栅栏鹿角和胸墙，将岔道遮蔽的严严实实，宋祚先连反击的缺口都没留下。

叛军来的很快。二马也派出了先头部队，不顾马力的先行抵到来！

第一百五十七章三酋授首

宋祚先这边修筑工事的时候，对方就几次三番的想要冲击骚扰，企图阻挠或迟滞联军的工程进度。

如果是传统的冷兵器军队，为了防止受到骑兵冲击，步兵每次都必须要集结起来列阵迎战，至少要腾出足够的力量守备着。余下的人力才能继续不停的修筑。而骑兵则可以从容的选择时机，没机会就不上去，使得对方疲惫不堪。可惜秦军骑兵装备的都有米尼式步枪，这些马枪虽然不比常规步枪射程远，但精确度却一样不低。再加上岔道狭窄，周边有南川营的基本盘存在，也难以绕道过去。宋祚先只用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做步兵在外围警戒便绰绰有余——你骑兵敢往前冲试试？还没到骑兵加速冲锋的范程便被打得苦不堪言。

想要冲过马枪那长达五百米的最大射程，三百五十米的有效射程，就得用人命来填！

几次突袭均告失败，白白丢下五六十具人马尸体。先头三四百暴军马队总算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光凭自家已经到场的骑兵数量，是根本威胁不到对面的联军的。

事实上若不是宋祚先稳妥起见，直接封堵了反击的缺口，以联军近千骑的力量，直接就能把眼前的暴军先头部队一口吃掉。

刚才打退暴军马队的骚扰之后，领兵的蒙古贵族都向宋祚先请战。无论汉蒙都是信心十足的能吃掉眼前对手。可宋祚先怀疑眼前的暴军只是二马引诱自己出击的诱饵，怕上了大当。按住了手下的请战，继续修筑工事不出。不然暴军的这点先头部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能远远的逡巡监视着道口联军，眼睁睁看着这边隘口处挖土堆墙。像个一点点揉成的纸塞一样牢牢把道路封堵起来。

不过对面叛军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二马得到先头部队的回禀后，心脏吓得都要停止了。可是马桂源和马尕三又不能确定，刘暹是真的大军南下压倒，还是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封堵南川营岔道？

就像宋祚先不能确定眼前的暴军马队是诱饵还是真的肥肉一样，二马在这个关头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区别是。宋祚先在大势我有的底气下，选择了保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二马在生死关头选择了冒险——强攻南川营岔口。

【虚拟地图】看到这一幕后，刘暹就按捺下了队伍的行进速度。慢慢恢复着马力。马桂源、马尕三竟然如此大胆，那么南川营成为他们的葬身墓地，也不是不可能。

能一匀烩了，刘暹也不想再往贵德厅去。

时至申时初刻【下午三点十五分】。二马暴军马队的阵势已成形。这边宋祚先登高远眺。通过单筒望远镜，清晰可以看到对面军阵中有两面硕大的“马”字大旗猎猎飘扬。旗帜下两人并列，想必就是西宁暴乱三贼酋中之二了。

“看来暴军是想要死磕咱们了！”宋祚先嘴角挂着冷笑，内心中的兴奋感如腾空的火箭，直线上升。真是找死的一群人啊！

只要二马要死磕，自己的大功马上就能拿到。大军更能省去了南下贵德厅之累。

“那是他们在找死。”

跟着宋祚先身边的秦军军官和蒙古贵族都一脸的自信和欢喜。这完全是送上门的功劳。联军主力可是近在咫尺啊。

可能是听说过征伐军火炮厉害，二马把主力停在了岔道口二里外。不过官道西侧地势低伏，天气又好。晴空万里无云，正适合作战厮杀。宋祚先以一座小山包为主阵地。两边观测对方阵势都是清清楚楚。

通过清点，宋祚先初步估算对面兵力约一千五百骑到两千骑之间，跟先前他所知道的暴军马队数量还有一些出入。

“难道是隐藏起来了？”

但这一代哪里有供数百马队隐蔽的地方啊。

“杀啊……”一**暴军马队洪水一样向着岔道冲到。他们手中提着套圈，这种牧马人套马的本领，成了眼下暴军马队破开阻碍的至关重要一举。

栅栏、鹿角，三道胸墙前的一切阻碍，都要用这个法子来拔除。

一瞬间，枪声大作。

前方的数十名暴军骑兵如割草般被齐齐打倒，但这并没有过于打击敌方的士气。马桂源、马尕三宣扬刘暹在西宁屠戮了城中所有的新教信徒，让他手下的新教暴军马队，人人都对刘暹生出一股不共戴天的恨。这样来他们的承受能力自然会提高一些。类似于齐射这样的“小场面”已经吓不倒他们了。甚至于还起到反作用——

只是道听途说征伐军火器厉害，但并没有跟征伐军真正交过手的这些新教暴军马队，按照他们对鸟枪的理解来猜度米尼式步枪，觉得眼前几百号人就算全部开火又能打倒几个？这会开火了，下一次开火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而当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大错特错时，那时候已经不能停下了。后头马队奔驰，他们骤然勒马，是要出大乱子的。只能身不由己往前冲了。

不得不说，这些新教马队与新教步队相比，斗志算是高的了。在一批高呼拼命的亡命徒鼓动下，一排排的马队倒下，却又有一排排新的骑兵补上。胸墙前的那些栅栏和鹿角很快就被拔除一空。

但那又如何？

山丘顶上的宋祚先脸上半点也没紧张的神色。一个中队的秦军骑兵做步兵守备胸墙。山丘顶上，剩余的秦军士兵一个个举着马枪对准狭窄的岔道猛打。

小五百杆马枪，这足以封锁住岔道口。拔出了

栅栏、鹿角的暴军马队，若以为这样就算胜利了。可就大错特错了。

宋祚先是收力不发，恐自己打的狠了，让二马吃不消。那时儿暴军马队必掉头往南跑。可绝不是阻击不了这还不到两千骑的马队冲击。

南川营的北路。刘暹已经分派兵力，迂回包抄暴军的后路了。前路的侦察兵已经回报，南川营正在接火，暴军马队死战不退。

申时正点二刻，也就是下午的四点半。当铺天盖地的蒙古骑兵呼啸着从北路压到的时候，当两千秦军骑兵疾驰着从背后包抄的时候，马桂源、马尕三面若死灰。

他们知道。自己完了。

在生死关头判断失误，他们就要为自己的错误决断付出代价了。

酉时正点不到，南川营战场归于了平静。除了

偶尔的惨叫声传来。战场上已经看不到一个还站立的新教暴军骑兵了。

大约一千七八百骑，被联军屠了个干净。刘暹手下的那支装配着柯尔特转轮手枪的骑兵中队第一次历经实战。

新教暴军马队决死的一次反扑，就是被这个骑兵中队给砸破的。

六连击的柯尔特转轮手枪在战场上大放异彩。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及装备有柯尔特转轮手枪的美国骑兵。才是十九世纪中后期。骑兵最后的没落之前，世界上战斗力最强悍的骑兵。骑兵中队只用三人战死，十一人轻伤为代价，就至少击毙了三百暴军铁杆，其中便有马尕三本人。他被一枪击中了脑袋！

马桂源的尸体也在战场上找到了。除了脖子上的血痕外，身上没有其他的伤，应该是见事不可挽回，自己抹脖自尽的。

如果他真的被俘了。刘暹把他送给玉通。马桂源少不了要受剐刑。

再有就是马真源，此人是马桂源的小弟。是马桂源在暴军中的又一名重将，只是名头远比不得自己俩哥哥大。战场上他的尸体也发现了。

小两千暴军骑兵刘暹一个没留。不要说他手段狠辣，只能怪他们自己作死。二马带兵出击贵德厅的沿途路上，竟然还敢沿途洗杀闻讯从避难的山林当中走出来的汉民，致使河湟大地又多了上千无辜冤魂，不杀他们刘暹何以解恨！

六月初三，魏明带一千秦军骑兵并两千蒙古骑兵杀入了化隆，轻松剿灭了剩余的暴军余孽，然后马不停蹄的攻进了循化。六月十一日循化净平，擒杀撒拉五工首领多拜等十余人。

魏明在循化厅怎么干的事儿，刘暹不闻不问。那里是马桂源家族的老巢，真神教信徒众多，大开杀戒该是不可避免的。他只知道魏明从循化转回西宁的时候，给他带回了足足三十万两白银和一万三

千两黄金。再有七千多辆马车和一千多辆牛车，一万五千多斤硫磺、火硝，以及超过四万石的粮米。

在这期间，刘暹还派出霍广成带军，协助黄武贤的西宁镇营兵铲平了大通县的向阳堡，斩杀爆匪四千余人，擒贼酋马进禄、马寿。玉通在魏明带队转回西宁的前两日，腰斩了马进禄和马寿。

不过六月十五的时候，屯驻积石关的西宁镇所部向西宁告急，河州的马占鳌派部将马海宴带领千人进攻积石关。

玉通大惊失色，急忙要求刘暹派兵支援。刘暹怎么可能再去积石关那里跟河州暴军再打一仗。只是西宁这一战都耽搁他多长时间了？再打下去，今年他就等着在西宁过冬吧。

时间最多再有三月，青海就一面雪白了。刘暹还想在冬季到来前进入柴达木盆地呢。根本不想再在西宁待下去！

不过出兵是拒绝了，但路刘暹并没有给玉通封

死。他许诺自己会派人折回松潘厅，调集那里的一部分留守部队进援西宁。而西宁镇新招募士兵战斗力低也不怕。只要有充足的火器，无论是大小峡还是积石关，都是天下绝险，根本不用怕冷兵器作战为主的河州暴军。

而火器那个啥的，他刘暹刘军门手中还有一批的。

第一百五十八章生民多艰

丹噶尔城外，黑压压的的难民围在城池外一个个简陋的营地门口，等待着留守秦军的施粥。这里头很多难民甚至是从贵德厅一路赶来的。

当然，他们都是汉人。

十几名秦军士兵带着三四十蒙古人已经架起大锅，在营地门口几个简易的窝棚下熬粥，香气一出来，人群就都骚动起来。三四十个打完下手的蒙古人连忙站到窝棚外，维持着秩序。

几名教习在人群中走动，语气柔和的让难民们依次序排队。这些人态度亲和，没有一点架子，是这些日子里秦军中最受难民尊敬的人了。

季锡良是秦军组建征伐军的时候参军的秀才。他参军的缘由当然不是壮怀激烈，保国卫边的高大上，而是纯粹穷的活不下去了。

穷秀才，穷秀才！

虽然秀才也是士绅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们远不如举人吃香。天底下的穷酸秀才到处都是，但谁听闻过有举人饿的肚子咕咕乱叫的？

季锡良就是奔着征伐军教习那丰厚的待遇去的。进军营前，把得到的银子全留给了家中妻小。

初入军伍，与一帮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为伍，很多读书人一时间都踏不下身份。但季锡良不一样，他最落魄的时候都亲自下汉水抓过鱼虾，自己上山捡过野果，砍过柴木，为了妻儿不被饿死，早在刘暹起兵之初他就进了南郑民团。

而且因为他那个秀才身份，还很得当时南郑民团的首领之一武庠生王训的看重。

因为这份看重。卢又雄那回让汉中民团一战折损三四千人的惨事，季锡良才幸运的躲了过去。但是没了恩主的季锡良立刻就又被打回了原型，一家人只出不进。没多久就又没有隔夜粮米了。

当太平军南下入川离开汉中，刘暹发高薪在汉中当地招募读书人，充实自己的小后院。就是收养那六七万难民后组配安置的上百个庄子。

季锡良没有去！

当时汉中各县遭受重创，从官员到衙吏都急缺，他做上了汉中府衙的小吏，只以为时来运转了，才不想放弃光明大道。去给刘暹做私塾先生或是庄头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汉中府衙底层小吏间的排挤倾轧，毫无经验。且内心存着一份良知的季锡良在争斗中第一批被踢出了去。季锡良只得在街头给人写信为生，但收入远小于支出，不到半年储蓄告竭，全家人生活就再次沦入困饥。正当走投无路的时。赶上了征伐军招募教习，季锡良不顾家小反对，毅然报名。

如今半年过去，季锡良每月的考核不是优即使良，在同期入伍的教习之中，是第一批摘掉‘实习

教习’这四字的前两个字的。

季锡良一边走一边对周围人喊道：“大家别挤，都有粥喝。我家刘军门说了，营兵没吃的也要给老百姓吃的。今后咱们还要分田种地。重新安置下来，无论如何要给大家一条活路。”

这就是刘暹亲手制定的‘灌恩’策略。能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在难民心中的地位提高到‘建祠立庙’的地步。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难民出来‘宣泄’感激。这就不是刘暹安排的了，他的龌龊也是有一定底线的。也因为此，季锡良等一众军中教习队刘暹还是抱有很高的崇敬的。

刘暹如果只是嘴上说的好听，难民们不晓得，季锡良和秦军士兵却不会不知道。他们面上宣扬起刘暹的光辉，内心深处却会升起一股对刘暹彻底的蔑视。因为刘暹的形象在他手下人里，在他自己的系统之中，都是一个骗子。

但刘暹显然是说到做到。无论是秦军的军规军纪，还是真真确确的收拢难民，放粮赈济，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粮米，是真真切切的人力物力财力。

刘暹在拔高自己形象的同时，他也在趁机聚拢着手下人的人心。毕竟他要干的是一笔大买卖。如果秦军中的教习，也就好比红朝大军里的‘正伟’，这些军中战士们的信念所聚者，自己都对刘暹没有一丝一毫的崇敬之心，那么由他们日夜影响下的秦军战士们，又怎么可能对刘暹满身心的崇敬崇拜呢？

秦军顶多成为一支北洋军，口头里对boss崇敬有加，可真到拼死卖命的时候，从上到下才没几个愿意！

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老者猛地跪在季锡良身旁，一把拉住季锡良的裤子，涕泪直流的大喊道：“刘军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为民谋福，给俺们这些苦命人一条出路。老汉就是到死也报答不了刘大人的半点恩情啊。若是有来世，老汉当牛做马，以报刘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罢是连连磕头。

周围的难民纷纷响应。

三四年来，暴军占据西宁的一切，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生杀夺予，任意而为。他们完全都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刘暹一举攻灭暴军，马桂源、马本源和马尕三三人授首，难民翻身做主人，性命不再没有丝毫的保障，这本来就是天大的恩情。哪知道刘暹还施粮放赈，多日来从西宁到镇海堡，由镇海堡再到丹噶尔城，不知道收容了多少一无所有的流民百姓，让这些逃脱了**却已经变得一贫如洗的难民们，在绝望中真正的看到一丝活命的希望。

季锡良笑眯眯的伸手让大家安静，他对他现在干的事情非常满意，每当夜里想起的时候内心都满当当的成就感。这是人类向善一面的积累和影响。

“大伙都听好了，都把心放肚子里。刘大人亲口、交代，只要有征伐军吃的，就绝对让你们饿不了肚子。”

难民们一片欢呼，季锡良身边至少有七八个人在泣不成声，“刘大人是活菩萨啊。老天爷保佑，保佑刘大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

丹噶尔城的千来暴军战俘，刘暹全给了辉特南旗。多尔济沙木日后能把他们怎么用，那就是多尔济沙木的事情了，刘暹不管。

镇海堡的七八千人就不能这么干了。具体怎么处置，就有西宁地方军政拿主意了。反正拆开拆散是必须得。

再有西宁城五六千的新教信徒，这些人多是妇孺和老弱。正当年的青壮没几个，刘暹大笔一挥，配给了蒙古七旗，让他们全带去青海。

当六月二十二日，距离当初出兵的日子正好过去一个月的这一天，刘暹带领大军转回了丹噶尔城。此时，这里收容的难民数量已经越过了一万五

千人，正向着两万人大关迈进。

刘暹不准备留守多少部队。虽然跟玉通达成的协议里，这个丹噶尔城今后就归征伐军地盘了。刘暹也只在这里留配了两个不满编的中队，外加一个医疗小组和教习十余。两个不满编的中队里还有六七十人的伤病员等待康复，真正的武力只有百十人。

多尔济沙木当即表示留三百人协助，其他六旗王公也不是傻子，你三百、我二百，最后脸上多尔济沙木的人，都留下了一千八百马队。

刘暹才不愿背这个包袱呢。一千八百马队，人吃马嚼，一个月下去能当五千难民消耗都多。虽然在丹噶尔城和镇海堡、西宁、化隆、循化等地都缴获了大批粮食，可大多刘暹都留给了西宁的地方军政。

西宁府要全方面恢复民治，可以没金没银，却决不能没粮食。运回丹噶尔城的只有三万石粮米。

魏明循化收拢的一千多头牛，也只把三百头拉回了丹噶尔城。刘暹的知大局识大义，只把玉通、郭襄之等官场老手都深深感动了一把。

三百头牛对于丹噶尔城迟早超过两万的军民来说，绝对是不够用。这点上许多秦军的人都劝刘暹，一千多头牛至少也拉回五六百头。刘暹却一概不听，这一点上他早就有了想法——马耕。

中国农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耕地牲畜都是牛，只有新疆边地有少量的马耕田。在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的脑海里，马耕这个词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这里，刘暹不需要对比牛耕和马耕的优劣。因为只需要看中国古代与使用马耕的欧洲古代的农业产值对比，看中国与欧洲的耕地数量的对比，养活起来的人口数量对比，牛耕优秀还是马耕优秀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在耕牛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马耕就是必须的了。它再怎么着也比人力耕田更好吧？再说眼下的丹噶尔城，也就是丹噶尔厅，就像欧洲一样

地广人稀，耕地众多，水源也绝对不缺少，要想尽快恢复农业恢复民治，马耕不正是合适么。

刘暹直接把二百多匹伤马留在了丹噶尔城，再从军中淘汰了近六百匹老弱马匹，如此丹噶尔城就有了八百多匹马，只要分配得当，不要说两万人，就是三万军民也过得来。

需要说明的是，丹噶尔城日后难民的分部布局，就跟当初刘暹在汉中搞自己的小后院一样，编保甲制度。以户为单位编组，设户长，立门牌号，制路引；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

区别在于，丹噶尔城这里刘暹不会强制的男女配对对，只要愿意，孤儿寡母的一样是一家。所以为了保证这样的家庭也有养活自己的粮食收入，前三年丹噶尔城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以甲为单位的小型农场制。即是——吃大锅饭！

第一百五十九章滴水成冰，拉屎成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

自从刘暹带军进赴新疆后，张妙彤突然喜欢读起唐时的边塞诗来。默默咏颂，默默神伤。虽然贴身婢女，甚至成都的张氏都有来信开解，也无有效用。即使五六月间刘暹于西宁的大捷给她直接挣来了一品诰命夫人的诰封，也没能让张妙彤有半分开颜。

如果是实在不合礼数，张守炎都要写信去老家无棣，请张妙彤的亲娘来汉中了。

不过还好的是，张妙彤只是无精神打理刘暹小

后院一些已交到她手上的事情，身体并没有因为她心情的不好变得也不好起来。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刘府过的很是冷清。后院，张妙彤倒是宴请了王璐莹、柳婉舒、王碧云三女，但是四女坐到一块，没几句话就聊到了刘暹的身上，聊到了边塞风雪。

文学水准绝对强过后世大学毕业生的张妙彤，立刻的就想起了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开篇第一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眼泪就不知不觉中流出来了。

然后这场中秋宴就在满满的哀怨思苦里浸泡了。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张妙彤不管刘暹此次远征，是自己主动请愿的。还是被逼的赶鸭子上架的，反正就给这首诗给套中了。

刘暹出征半年的汉中府汉中镇，就像寂静的刘府一样。平静无波。黯然心忧的张妙彤没有实施自己手中握着的权力，自然一些本不该下面人携取的权力就‘不得不’给下面的人携取了。

也因为如此，这些权利很好的在悄然无息中就被小后院的上中下层给瓜分干净。

这一点上没谁敢一人吞下半个去。

张妙彤只是不想管事，不是人死了。

若是因为贪婪激起了别人的愤怒，把事儿捅到主母面前，那就不仅是好处利益全没了的后果了，而是自己要吃排头记大过的下场！

整个刘府下属只庄子就有一百三四十个。二十多个执事处和十个巡察组，在庄头、执事、巡察员这些中层‘干部’之上，还有一正四副五位大总管。再加上府内另立山门的多处矿产矿场和商铺商行，参与了这次饕餮盛宴的人数拢拢能有二三百

人，这么多人彼此默契的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而丝毫不起大的争执骚乱惊动刘府。权力、利益面前。国人的妥协艺术和求同存异之能。果是无比强大的。

情报处暗中源源不断地把消息送往刘暹军前，看到如此，刘暹虽然心头忍不住一阵恼火，这些混账东西，很多人在两三年前都是一无所有的流民啊流民，现在就开始往自己怀里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但他并没有下令拨乱反正！

更大的权力也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操劳。既然自己老婆不属于女强人范畴，那么，把这些权利分给下面又如何？

刘暹火大。更多是一种上位者尊严被冒犯的缘故。

——我给你的才是你的，不给你的。就是放在你手边也不能拿！

这是任何一个上位者对下属都有的心态。

不过刘暹也是无奈的。他根基刚立起来，真没魄力一下把自己两三年才培养出来的一批‘施政根底’给就此拔了。

这批人现在干的都是芝麻粒大的小事儿，但只要把这一套‘秩序’给熟悉了，将来庄头变成镇长，执事变成县令，巡察员变成警察、法官和检察官，总管变成知府，不也可以么？

刘暹在自家的小后院里另立规矩没人会在乎。总共七八万的人口，他养了那么多‘冗官’，那是他自己钱多了烧的。谁也不会说一个字的不是！

这件事几乎没给他带来什么影响。连秦军兵制改动引发的影响百分之一大都没有。

曾国荃当初找刘暹茬的时候，提起过秦军建制迥异朝廷，那时可直接让刘暹挨了申饬。而小后院的体制建立，就连秦军内部的自己人都没谁意识到。

……

柴达木盆地中的征伐军。

九月中，中原才是深秋初寒，在柴达木却已经是滴水成冰，寒彻入骨。零下至少二十度的气温让军中许多将士连居住的土屋都不敢出去。而每次大小便都要提根棍子的闹心事，让近乎全部的士兵苦不堪言。

跟董福祥的手下不同，这些人是甘肃子弟，那地方向来苦寒。柴达木这边虽然还要更冷，但董军上下都还受得住。

秦军却是绝对绝的中原子弟兵，从官儿到兵，你找不出一个长城以北的人来【骠骑营除外】。这些人历经的冬天最寒冷的时候也远比不得此刻的柴达木，这两边冬季严寒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刘暹屯兵嘎秀淖尔。

在全年降雨量比不得汉地夏天一场雨多的青海

西部地区，七八千人和两万多匹战马聚集在一处，如果不找到一个充沛的淡水水源，那绝逼是要自己找死。

　　嘎秀淖尔就是一个面积有几平方公里的湖泊，有七八条河水注入。跟青海湖比，或跟二三百里外的西台吉乃尔湖比，嘎秀淖尔都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坑洼。但这已经足够征伐军过冬了！

　　湖水有点苦涩，最初的时候，刘暹必须泡茶才能喝下。但它绝对是淡水，是生命之源。

　　数遍方圆几百里，要想找出第二个能供给整个征伐军的淡水湖来，都想都不要想。这也是八月末刘暹就不再行军。大军直接驻屯嘎秀淖尔湖边，修筑过冬土屋的最大因由。

　　进入九月没几日，气温就有了次大幅度下降。征伐军那时候每日还都有严格作训呢。但气温骤降后，不要说全军规模的作训，就是刘暹自己能不出土屋都绝不愿走出去一步。

滴水成冰，拉屎成棍，原先都是听闻东北、新疆、西藏这么的冷，刘暹这会是真的见到了。

穿越之后，他最不感觉有爱的物件就是马桶。眼下却也必须往土屋里搬了。人在大自然面前，完全低下了头。

万幸的是蒙古马真的耐操，这样的天气里照样活得滋滋润润。嘎秀淖尔周边茫茫的原野上。枯黄的野草它们也能吃的津津有味。再配上随军携带的精料——黑豆，刘暹并不需担忧明天春天，自己全军骑兵变步兵。而且马群拉下的粪便也是很好的燃料，或是说眼下情况里。维系征伐军上下性命的燃料。也万幸马粪的含水量少。没在柴达木这冰寒之极的天气里变成冰疙瘩。

与士兵居住的土屋相比，刘暹的屋子不仅面积大，更高大。只是四壁不开窗的缘故，让他土屋里不点火盆也一样的黑漆漆的。

披着皮褥，刘暹坐在椅子上正细细阅读着后方新近送来的情报。

汉中一切安好，松潘厅的生意已经做到了西藏。一笔笔接连不停的军火订单让汉中的工匠营规模比自己离开时快要大上了一倍。七月份的汉中镇军饷，朝廷一个子不少的给了。看来西宁那一战打的还是有成效的，之前几个月里北京发军饷可都是拖拖拉拉。折折扣扣的。

一个大队规模的混编步骑军已经从松潘赶到了丹噶尔城。西宁地区的军政和青海湖一带的蒙藏两族，对丹噶尔城依旧恭敬又加。现在还看不出不对的苗头。

河州的马占鳌亲自领兵进攻积石关。这是河州暴军第二次攻打积石关了。先前的马海宴是第一波，依旧没有得手。

黄武贤在积石关驻兵有七八百人，配备从松潘够得的大小劈山炮十二门，火枪、抬枪二百多杆。依靠积石关之险阻，让马占鳌损兵折将。

书信的边角料理还有上海的消息。王庆的手下

已经有了一两千人，斧头帮在上海滩的名头直压清红两帮，而延伸出来的分支——工友会，也已经光明正大的在码头活动。其自身在上海各个码头苦力工人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是，上海站的财政赤字，也在随着斧头帮实力的扩大而急速加大着。五月份汉中才向上海输去了三万两白银，七月份王庆就又伸手要钱了。

刘暹对王庆的发展很满意，以至也忘了自己当初说过的话，对汇报里王庆伸手向汉中要钱的事儿，并不在意。

看完这些，刘暹伸手拿起手边放着的一张纸。与之前看到的事情相比，他手中拿着的这张信纸才是此次汉中来报的最主要内容。关乎捻军状况的，刘暹先前没急着看。

现在是同治六年的九月。历史上的捻军，在去年刘暹还担任湖北提督屯兵孝感的时候，就一分为二，一向西北，一向山东江淮，彻底变成东西捻军了。可如今的现实却是，任化邦与张宗禹合流大败淮军之后，两人并没有再次分开。在刘暹穿越的这

个时空里，东捻军、西捻军已经化作灰飞，再也不会出现在历史的文本中了。

在刘暹率军转回汉中之后，也就是时间进入到今年同治六年，春夏之际捻军的活动范围始终是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就在刘暹行进在青海东部的大草原上时，捻军突然掉头动向进入了河北一带，张宗禹、任化邦率军北至定州，转入南皮，直扑天津，一时间北京震动。

刘暹之前所知的消息就是五月中的捻军战报。北京急调“湘、楚、鲁、豫、直、皖、吉里之兵星夜入卫”，捻军已经掉头离开保定。

第一百六十章开启新疆攻略

六月过河南，七月劈入湖北。捻军的行军转进路线虽然多有曲折，但整体看那是一条直线直直向南。

在襄阳，捻军与鄂军、湘军再次大战。双方都损失惨重！

往日里一直避实击虚，游击而走的捻军，这一回出人预料的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跟鄂军、湘军死磕。都不顾背后淮军、豫军大举追杀来切断后路的威胁了。

这一战是湖北近些年来未有之血战。太平军颓势以来，湖北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决死较量了。清军折损六七千人，两个总兵，七个参将副将战殁。厮杀最激烈的时候，彭毓橘都亲自带队冲锋，陷入捻军的包围圈，险些战死。

而捻军方面据传，白旗旗主李蕴泰和张宗道也

战死汉水，二号人物任化邦与幼沃王张宗爵先后重伤，五旗捻军折损的步骑超过万人。但他们最终撕破了湖北清军的防线，先过汉水，后过长江，只剩了两万许的捻军在七月中旬时候像一把利剑刺进了军力空白的施南府。

“石达开真是一个香馍馍！”刘暹哈哈笑着。先是陈得才和李蓝义军，再是现在的捻军，石达开就是一个吸铁石，用他响亮的名声和强大的威望，将天京覆灭后没了头首的反清力量，全部吸引进了大西南。

“说不定……，石达开还能成第二个李定国呢。”他真的有这个潜力。

自从接到了这么一封信后，嘎秀淖尔的征伐军就进入了长达四个月的与世隔绝期。汉中的消息和信件再也送不到嘎秀淖尔。嘎秀淖尔这里刘暹也没办法将书信传递回去。

因为青海东部的风雪已经十分的强了，时不时的，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就会有大雪落下。以及

这地方的海拔可是有四五千米乃至更高。征伐军初入青海的时候，高原反应不知道让全军上下遭了多少难。极底的气温和复杂的气候，就算本地的蒙藏两族牧民，冬季里也很少出门。

无论是汉中往嘎秀淖尔递信，还是刘暹往汉中回信，途中出意外的几率都太大了。刘暹不可想把自己手下最可靠的那部分人的性命浪费在这上面，九月中的那一封信后。两边就暂停联系。

十月、十一月，当时间走到同治六年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征伐军久违的列操声。终于响起在了嘎秀淖尔湖边。

人是一种很奇异很耐操的生物。优秀的环境适应能力更该是人类最大的优点之一吧。

八月末九月初时候就叫喊着太冷太冷的征伐军【重点是秦军】，九月、十月直接在土屋里猫了俩月，骨头都该生锈了。而到了更冷的十一月，不少战士却开始走出土屋到外面跑跑溜溜。那九、十月里千人烦万人厌的‘凿冰取水’。在十一月间竟然

成了各中队里争相抢夺的任务。

很显然。秦军已经慢慢适应了这比汉地要冷酷的多的寒冬。

于是十二月里，刘暹大手一挥，往昔日不可少的列操就正式开始。

严冬锻炼人的体魄，但更磨炼人的意志。

当同治七年的春日来临大地，当停留在嘎秀淖尔数月的征伐军再次走向通往西北的道路上时，五千人精神抖索的秦军将士，不仅彻底适应了高原反应，健壮的体魄了表明了他们并没有荒废的渡过这个严冬。

这是一支比去年更大强大的部队。他们历经严冬的考验。经受住了寂寞的诱惑。几个月的与世隔绝啊，秦军上下依旧如一。骠骑营和董军都看在眼里的，五千人规模的秦军期间触犯军纪的都没几个。而人数相加也才两千出头的骠骑营和董福祥部，却因为打架斗殴被抓关了上百人次之多，更有

因赌博输红了眼，操刀子砍人这种恶**件。

军规军纪是体现一支部队战力的最可靠依据。历史上的强军没有一支是军纪败坏的，至少内部里面绝对的纪律森严。蒙古人、八旗，杀掠再多，也是对外人，在他们内部，可都规矩的很。

而时代发展到现在，使用热兵器的近代军队就更是如此。董福祥亏得还认为自己队伍跟着秦军混了大半年，精神面貌俨然一新，军规军纪加强了很多，却哪知货比货待扔，简直都要无地自容了。

刘暹对董福祥部是一直放任自流的。他眼里看重的只是董福祥这么一个人，可不是六百人的小小董军。董福祥只要是有上进心，跟着自己越久，就会对手下的旧式军队越加不满。当这个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当董军的前进脚步实在无法再前进时候，这个潜在矛盾就会自自然然的爆发。那个时候要么董军的旧势力隐退，董军焕然一新，要么就是董福祥光棍的离开，而无论哪一种，都会是刘暹收服董福祥的大好机会。

四月里，当新年的第一封从汉中递过来的消息包送达刘暹手中的时候，征伐军已经进抵索尔库里。这地方往西沿路再迈进一步，那就是南疆的和阗，沿途往东北去就是甘肃的敦煌、安西州。那是一条去往北疆的路！

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就是现在的南疆与北疆。

刘暹现在可以随意的挥军进攻南北，因为不管是和阗东部还是敦煌一带，南疆的叛军与肃州的暴军都寥寥无几。尤其是敦煌，肃州暴军脚步根本就没真正的站立到这里，马文禄造反都三个年头了，也只是偶尔有手下士兵到敦煌逛一圈，打打酱油就又回肃州去了。

肃州近旁的高台还有前乌鲁木齐提督，现乌鲁木齐都统成禄这一支人马呢。即使成禄此人是一个绝逼的废物，从内蒙出兵三年了，北京叫他出关进驻哈密，配合哈密帮办大臣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他却以肃州暴军起义，驻兵高台不出。岁按额征，摊捐粮料、麸草、煤碳、油烛，以及年节犒赏，然兵

始终不出城一步。并且在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将自己的三姨太也从北京接到军中，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

可不管成禄如何的废物，他这支兵马始终牵制了马文禄的一部分军力。也算给了景廉在敦煌安西一带落脚的余地。

刘暹若是兵进敦煌，经安西州就能进入哈密和巴里坤这两个妥明势力薄弱的地方，当地的一些个小军头，比如哈密【回——维】部郡王，那豆丁点的实力根本挡不住征伐军的隆隆铁骑。

哈密帮办大臣景廉与手下的领队大臣文麟都是今日八旗中少见的才俊，景廉刚刚充哈密帮办大臣时，手下只有募勇千馀，骑不满百，粮秣匮乏，连出像样的屯兵之地都没，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宿营。但景廉对手下勉以忠义，夜支单帐，燃马矢，席地坐，时出抚循，以是兵心固结。马文禄不愿意看到他在敦煌一带站住脚，派小股部队部队进袭，景廉诱敌深入，一直放暴军打到安西州下，以逸待劳大败之。

如此他与肃州暴军缠斗年余，暴军小股部队进袭，连连失败，大队兵马又不愿离开肃州，以至清廷在敦煌一带还能保持有一点威严。到去年为止，景廉在当地招徕土著三千六百馀户，劝募杂粮二万馀石，已使得自己的这支小部队兵粮无忧。

而在他与肃州暴军的一场场缠斗中，领队大臣文麟就是景廉最得力的助手。更兼得文麟在北疆任职多年，新疆乱起之前，更长年驻守于奇台一带，对北疆的地理地势和地方部族势力了若指掌。

刘暹若是能得此二人襄助，占据哈密与巴里坤易如反掌。然后他的大军就可以直逼古城、奇台，遥望乌鲁木齐了！

但如此一来他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有两个：首先，肃州的马文禄会不会起大兵来攻？

毕竟征伐军与景廉那千把人的小部队是完全的两个概念，站稳脚跟后对肃州的威胁不言而喻。更别说刘暹还有去年顺路攻破西宁府的这个恶例。

马文禄出兵的可能很大很大。

第二个，收复了北疆之后，刘暹就必须面对沙俄。如果起了纷争怎么办？他可不是辎重道路畅通，人力充沛，武器先进的左宗棠军！

左宗棠得整个满清做后盾，可以逼迫沙俄让出伊犁。刘暹这征伐军是绝对没这个能量的。虽然现在伊犁的统治者还是阿布特拉。但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妥明被灭，刘暹兵进伊利的时候，老毛子绝逼会插进一脚来。到时刘暹要怎么办？翻脸开打，还是报给北京让他们去跟老毛子谈判？而开打后，吐鲁番和南疆还要不要收复了？

亦或者先把伊犁的事情抛开一边，先进军南疆。然刘暹看来此举也大大不妥。一是没理由这样做；二是沙俄早就对新疆垂涎欲滴，伊犁就是他们嘴边的肥肉，之前任由阿布特拉崛起，仅仅是借此刀来杀满清，给自己披上一张‘伪善’的皮。让自己的吃相不至于太过难堪。可绝不是没能力占据伊犁！

历史上俄国人在阿古柏大举北上，完全击败了妥明军的情况下，迅速出手占据了伊犁。今刘暹进军北疆，覆灭妥明，跟阿古柏北上不是一个道理么？

第一百六十一章英俄搅浑，国事艰辛

ps：感谢微娱乐、oo窃窃私语oo的打赏，让本书有了第一个执事。

老毛子既然会因为阿古柏威胁伊犁而直接灭了阿布特拉，自己取而代之。就没理由会因征伐军的身份，而白白看着刘暹带大军杀进伊犁。刘暹进军北疆绝对会刺激沙俄抢先出手的。都不用等到妥明完全战败，只要刘暹拿下乌鲁木齐，沙俄就很可能会出兵夺取伊犁。

这样局势就逼的刘暹不得不先跟俄军打上，岂不白便宜了阿古柏？

可要是走南疆路线，这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后世人提起阿古柏，问到他的后台，第一个反应都是沙俄老毛子。因为谁都明白俄国在新疆那里占去了中国多少便宜，那是丝毫不弱于东北方面的

割地的。但事实是，一直到西历的1872年，沙俄才与阿古柏签订“俄阿条约”，共有五款，规定了俄国承认阿古柏的“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其控制区内的贸易权，关税仅按2.5%收取。

沙俄在中亚的吃相太难堪。除了决心当狗的人，没谁会坐视自己的国家走向灭亡。浩罕汗国本就有着靠英抗俄的倾向，还联系着俄罗斯的死仇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以来抗拒俄国日深的威胁。

阿古柏是浩罕汗国的军官，又怎么会一开始就发自内心的亲俄呢！

在其与沙俄签订条约之后，阿古柏随即派遣亲信重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真神教精神领袖哈里发的，地处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部和非洲北部的封建神权帝国——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并派遣军事教官前去新疆喀什，此举军事上的价值微乎其微，却使“洪福汗国”在真神教教法上获得了合法地位。

相对于整个新疆与中亚的信仰环境，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伸出的这只手的效用就太大了。

所以，眼下阿古柏的大靠山乃是英国才对。刘暹对一些细节当然了解不透彻，也没在网上看那么多关于细节方面的资料，他只是大体上了解了一些历史书本上。度娘百科上没有东西。阿古柏入侵新疆是要从各方面总体的去考虑的，刘暹倒是能梳理起一条相连的脉络来。

西历十九世纪中叶是大英帝国最为强盛的时候，镇压了印度土著王公的最后一波大反抗后的英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中亚。英国为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殖民侵略打下基础，也是为了防止沙皇俄国向印度伸手，截断这条陆上的道路，就一直企图在印度和中亚之间建立一道屏障——建立起一个“缓冲国”。

因此此段时间的英国。不仅通过支持布哈尔、希瓦、浩罕等中亚小国积极地反抗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的企图。而且也向阿富汗、伊朗和中国的新疆伸出了罪恶之手，为使这些地区进入自己势力范围而

加强活动。

阿古柏就是新疆地区最符合英国这种企图的人。英国要靠阿古柏将沙俄堵在天山以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于是派来了一个由一名上校军官为首的代表团‘访问’阿古柏。这个代表团给阿古柏送来了数十门大炮和多达一万支的步枪做为礼物。阿古柏也派出代表团携带许多礼品前往伦敦，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热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财大气粗的大英帝国又送给了阿古柏两万枝步枪和建立一个军工修理厂的相应设备，工人从印度就近招募。

稍后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还为阿古柏办起了铸造火炮和生产弹药的兵工厂，工人也是从印度招募。反正印度很大，除了印度教信徒、锡克教信徒，还有不少的真神教信徒。

当阿古柏第二次又派遣手下前往伦敦觐见维多利亚的时候，英国人第三次给出了步枪四万枝。茶叶二百箱（每箱一百斤）的丰盛大礼。

这些刘暹记得很清楚。只是他把两边使团领班

人物的姓名给忘掉了。那玩意太长，也太瘪嘴。

西历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主要的就是防备阿古柏攻占伊犁。阿古柏背后有英国人撑腰，沙俄也不能没个理由的就直接摁地上狠揍。

那时克里米亚战争给沙俄带来的惨痛还没有平复。沙俄从欧洲宪兵变成了欧洲压路机，虽然依旧是英国敌视的头等大敌，但阵痛中的沙俄真的不愿意无故的跟英国起冲突。

西历1872年阿古柏与沙俄缓和矛盾之后，英国为了牢牢拉拢住阿古柏，再次加大了对阿古柏的援助，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笔致信阿古柏，这待遇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到了西历的1874年，“英阿条约”的签订，除了和“俄阿条约”类似的条款外，两边甚至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这可是大使，不是公使，也不是领事，英国人对阿古柏的看重可见一斑。【中国可是直到民国了都是公使级别的外交规格。】

甚至英国人中亚战略失败，除了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墓的存在外，阿古柏的不争气，不经打，也未尝不是一个原因。

而现在同治七年的开春，西历1868年，那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英国人的第一批礼物刚刚送到阿古柏手中，军工厂、兵工厂都还没有，随后的六万支步枪也静静地躺在英国人自家的仓库了。甚至阿古柏手下的军队都刚刚接受英国教官的调教。虽然历史表明，英国教官们的调教功力差的一逼，但刘暹这个时候进攻南疆，进攻阿古柏，无疑是最最明智，也最最省力的选择。

……

“刘军门要进攻南疆？”

敦煌城里，景廉一脸惊讶的看着三步外站立的霍广正。连手里拿的刘暹的亲笔信都不看了。

“我家军们的意思都在信中。大人若有疑惑，打开一看就知。”

四月十三日，苦盼已久的哈密帮办大臣景廉终于迎来了新疆动乱之后，内地而来的第一支援军。只是这援军不是相传里有万人之众，轻易荡平了西宁府数万暴逆的征伐军，而仅仅是五百的骠骑营。霍广正给景廉带来了五百骠骑营，带来了五百杆火枪和六门小劈山炮，还有刘暹的这一封信。

在信中，刘暹对景廉阐述了自己对沙俄的顾及。伊犁的问题让两边‘爆炸’的可能性真的很大。而与其只复北路就困停伊犁，不如收复南疆北路吐鲁番之后，再着力解决伊犁问题，也省的顾此失彼。

关于阿古柏的那些事，他一个字都没对景廉说，就是身边的众将，他也不会透露分毫。

五百不咋地听话的骠骑营，五百杆火枪和六门小劈山炮，景廉的实力有了一次质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肃州的暴军，相对于妥明的实力，这点力量也只能够让景廉、文麟守住敦煌，经营安西州、玉门。连势力弱小的哈密与巴里坤，都需要怀柔再怀

柔。

如果是成禄、胜保此类的庸官，此时内心肯定是把刘暹恨到了死。但景廉不这样，他完全理解、赞同刘暹的担忧。自从新疆发生暴乱以来，满清从向俄借兵，到警拒沙俄插手新疆，作为满清在新疆为数不多至今还坚持着的官员，景廉对这一切知之甚明。

于是霍广正吃惊的听到景廉要他把军火大半带回去的话。六门劈山炮一门不要，五百杆火枪，景廉只取二百支。

景廉收下了五百骠骑营，他要霍广正带着军火回征伐军，以此加强征伐军的火力和实力，早早铲平南疆。甚至还说，如果短缺粮食，敦煌都能拨调一批以支援。

“没想到八旗里还有这样的人物！”

听到霍广正叙述，刘暹没想到景廉是如此的出色。虽说停兵在索尔库里这么长时间，他早有从当

地牧民嘴中听到景廉的一些事迹，但传闻哪有不夸张的。刘暹并不全然相信，对景廉的印象只停留在勇于任事，性格坚韧上面。

但现在看，大局观，景廉绝对是过硬的。

而一个‘大局为重’四字是多么的难得，统领一军数年的刘暹又怎么没点感悟呢！如果不是景廉是满人，注定两边将来是对头，且年纪大，官职也高，刘暹都要动收人的心了。

咦？突然想到了什么，刘暹猛瞅霍广正，“你不会真把那些火器拉回来了吧？”之前给人给枪的时候，他还有些心疼，现在则是真的想支援景廉了。

也是，清末的时候旗人里也有袁寿山这样的烈性之人呢，何况现在才同治年。满清有几个忠于职守的人才，很正常。

刘暹在心里暗道着。霍广正已经一脸荒唐，慌忙笑着，“哪能呢，我又不是傻子。”

征伐军随军携带的军火，火枪两千支，小型劈山炮三十门。虽然在西宁时候也没拿出去卖银子和换人的宝贝，但绝不是多么珍贵的东西。这只是刘暹准备在新疆收买地方势力和收拢抗乱武装的本钱而已。

给谁不是给？刘暹就是在新疆收拢了一些武装，也还能带回汉地去吗？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军火花出去，刘暹要的就是一个效果。而景廉屯兵敦煌，势力强大起来后就能进入巴里坤和哈密，就等于牵制了妥明的一部分力量，这就已是刘暹所求的了。再加上他身上那种现下官场少见的人格，刘暹真愿意把这些军火给他。

第一百六十二章和阗千里行

刘暹拿定主意进军南疆，和阗就成了征伐军的头一炮生意。他自然色想要干的尽善尽美。但可惜和阗的地盘太大，人口也太稀少，北面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面又是绵延千里的群山，广袤的东部地区有部族人烟的只中间夹着的那一溜儿。交通不便，消息严重阻塞。刘暹从当地的土著口中，仅能了解到去年依比布拉势力在与阿古柏的交锋中彻底落败了，残余部分从和阗的西部精华地区东逃到了卡墙河流域，而至于依比布拉至今还有多少人，他准确的落脚点，征伐军周边仅可寻到的这两个人口不过三四百人的小部族，根本不知。

实际上刘暹并不担心依比布拉还有多少人。新疆地广人稀，土著人口稀少是出了名的。就是后世，偌大的新疆拢总也才两千万人。只比的河南、山东的五分之一强。现在的新疆又能有多少人？

二百万，还是三百万？

新疆主体的土著民族到2010年才强强一千万，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现在可想而知能有多少人了。他们可是再从准噶尔蒙古的统治下脱离一百年，一百年前的新疆都不属于他们，而属于蒙古。甚至若非乾隆再平准噶尔的时候，对准噶尔人大开杀戮，现在在新疆谁人多谁人少都说不定呢。

就阿古柏崛起之前的五个叛乱割据政权，除了独占北疆精华地带的妥明，称得上真正的人多势众【就是战力不咋滴】。其他的四家绝对连霍青桐的老爹手下小弟多都没。

如果后勤畅通无忧，中原各部里，不提刘暹的秦军。就是刘铭传的铭军都可以轻松的荡平所有。

现在依比布拉又是败于阿古柏之手逃来和阗东部，刘暹对依比布拉具体人在哪里，远比他到底还有多少兵将更关心。

……

若羌。后世的中国第一大县。二十万平方公里

的面积，顶两个浙江省那么大，人口却只有五六万人。这个本该很有知名度的噱头，内地真正知道的，并且清楚若羌在新疆哪个位置的。却少之又少。甚至就是刘暹这个曾经因阿古柏之乱而特意查看过新疆地图的人，若不是若羌县闻名全国的若羌枣，他又有亲戚在新疆做干果生意。也是不会晓得。

掰了一块馕塞进嘴里，干拉拉的馕饼是越嚼越香。他转眼就把自己对若羌的感慨抛在脑后头，眼睛看着西方，意识注视着虚拟地图。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找到一个上点规模的土著部落呢？

没有本地人的指引。只靠着他领着骑兵在和阗东部广袤荒凉的戈壁沙漠转悠，该要有多好的运气才能撞见依比布拉啊。

“大人。”魏明插着一块烤好的马肉递给刘暹。这是瘦衰的战马。

一千五百骑兵人手三马，一路向西。八天的时间行进了上千里地，就是当年成吉思汗手下的蒙古

大军也做不到一匹马不损。这也注定跟不上队伍速度的战马，杀了吃肉就是唯一的选择。

“这是第多少匹了？超一百了吗？”

“没。是九十五匹，还不到一百。”

听两人的对话很轻描淡写，只要不看见两人此时的面容表情，都会以为一百匹战马根本就没放在这两个人心上呢。只有看到刘暹、魏明此时都要扭曲的脸面的人。才知道两个人现在是多么的心疼。

如果依比布拉不‘老老实实’的‘赔偿’刘暹上千匹战马，他绝对会让依比布拉知道什么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继续往西。大不了咱们直接杀去和阗城去！”

七年后拿下了大半个新疆的阿古柏部队，都没英国人送给他的步枪一半数量多，刘暹就是只一千五百骑先头部队，也敢叫板阿古柏在和阗城里的部

队。

荒凉的和阗东部，找不到上档次的土著部落查询依比布拉的下落，但刘暹相信和阗西部精华地带的土著绝对会知道。

天色暗淡下来，气温迅速的下降。军营里的战士纷纷钻进了帐篷。这里的昼夜温差大的令人吃惊，如果不是征伐军已经有了青海长途作为适应，才进入新疆真的会受不了。

不要说是多大的病，只是一个发烧感冒，就能让这一千五百骑的军队战力大打折扣。

第二天清晨的太阳升起，气温迅速回暖。刘暹所部再度向西而去。并在两日后抵到了卡墙，这里是当年丝绸南路的一个要点，由南往北的卡墙河在这里转向东北方向去，变成了车尔臣河，最后汇入罗布泊。

也是在这里，刘暹遇到了自己西进以来第一个碰到的成规模的土著人群。这个古老的地方生活着

近五百人土著，不仅放牧，更种有成片的庄稼。而且领头的伯克还能操着一口带着京味儿的汉话，令刘暹是惊喜非常。

满清在新疆施行的是伯克制，最高的阿奇木伯克为正三品，最低的小伯克为七品。眼前卡墙的伯克就是正儿八经的七品小伯克——玉资伯克，征收百户粮赋，相当于百户长。

刘暹一路西来，军中可一直都很宝贝着景廉送来的翻译的。但当初在索尔库里碰到的那两个土著部族，有人会说汉话不提，现在这卡墙已经是新疆内陆了，还能碰到精熟汉话的土著，满清打康熙开始就在新疆开荒二百年，真的是有见成效的。

区区五百人的卡墙，精壮男儿强强百人，面对一千五百骑军，从上到下都俯首帖耳，恭敬的紧。

刘暹也没有挥兵入城，而是在城外靠着卡墙河扎营，如此的举动自是赢得了卡墙人的一丝信赖。所以当他向伯克询问起南疆的变动，询问起和阗的变化，和依比布拉残部如今的下落时，伯克也尽诉

自己所知。

阿古柏如刘暹‘预料’的那样已经击败了库车的热西丁，热西丁本人在库车巷战中战死，阿古柏已然一统南疆七城。

对于本地的土著来说，这是了不得的大新闻，传扬的速度非常快。卡墙这里也清楚知道。这伯克还清楚，阿古柏灭了热西丁后，干净利索的毒死了哲德沙尔汗国的傀儡汗王卡塔条勒，改国号洪福汗国，自己当上了汗王。

伯克清楚眼前这支军队是什么人，阿古柏的举动完全是大逆不道。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还时刻注意着刘暹的神色，准备一旦见到刘暹神色发怒，就立马跪地求饶。这是他二三十年混迹官场学会的最强技能——看脸色行事。

刘暹面色一直是严肃，但再严肃的严肃也不是发怒。他心里清楚地很，自己穿越以来一丁点的举动都没投向新疆，根本引动不了新疆历史车轮的变化。同治七年，西历的1868年，阿古柏神奇的崛起

之路刚刚走了一半，一统南疆，正准备巩固根基呢，并且伸手北疆。

阿古柏伸手北疆，就需要沟通卡在中间的旧土尔扈特南路四旗和和硕特中路三旗。这倒不是说这两部蒙古部落势力强大，而是因为阿古柏崛起速度太快，根基不牢靠，在彻底剿灭南疆地域里的反抗武装之前，他是无力大举北向进兵的。在这种情况下，结好两部蒙古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而阿古柏最好的礼物就是热西丁的人头。

就刘暹所知，热西丁是一个狂热的真神教徒。其人在得势之后库车、喀喇沙尔大肆屠杀外族之人。旧土尔扈特南路四旗汗王布彦乌勒哲依图深感威胁，尤是在铁门关、霍拉山、库鲁克山的博斯腾湖畔和阿洪卡山口等地布兵设防，尤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牧民在库车穆尔札山口阻止热西丁武装进入草原。由于分散设防的策略使得兵力过于分散，尤勒都斯草原被热西丁的乌兹别克骑兵攻克，热西丁军进犯草原达五个月之久，屠戮土尔扈特人民六千多人。旧土尔扈特南路四旗和和硕特中路三旗与热西丁血仇不共戴天。

阿古柏有了热西丁的人头，两部蒙古人自然好沟通。反正在刘暹的印象里，这两部蒙古虽然始终站在清廷的立场，但真的没给阿古柏造成多大的阻碍。

卡墙伯克见刘暹没有动怒，就接着往下说起来刘暹现阶段最最关注的依比布拉残部的消息。

“这位大人，依比布拉去年就已经被阿古柏砍了脑袋，阿古柏随后血洗和阗，如今和阗的西部是数百里不见人烟啊。依比布拉只有一子领着一些残部逃来了东面。就在卡墙河上游的阿丽雅拉一带。”

伯克指着南面对刘暹讲着，阿丽雅拉就在卡墙小城南三百里不到的地方，而至于他们残存的力量，更是连卡墙小城都有可能不如。

刘暹的脸色顿时变得难堪之极。和阗西部的精华地带竟然被阿古柏先一步洗劫了，那自己的七八千人马吃什么喝什么啊？大军从青海东部蒙藏各部

族里带出的大批牛羊，一个冬天里可消耗的差不多了。随军的粮食更是早在月初时就见底了，现在先头军里吃的馕饼都是旧存的。

再没有新的补给，大军就要杀马度日了。

“阿古柏是一条毒蛇，毫无信誉。依比布拉上了他的大当，不仅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也让和阗血流成河。”

不知道是真的对阿古柏抱有强烈的敌意，还是故意在刘暹面前作势，这个卡墙的小伯克，继续怒声大骂着阿古柏。

第一百六十三章阿布都力

同治五年的四月末，也就是西历1866年的6月份，阿古柏第三次进攻叶尔羌，热西丁派大将伊斯哈克率兵救援，加上叶尔羌原有的阿奇木伯克尼亚孜的部队，以及本地多股零碎乱军，叶尔羌共计汇聚了两万多人，足有抵抗能力。但是不想尼亚孜在暗地里沟通阿古柏，透漏了联军的情报。阿古柏用埋伏重创联军。伊斯哈克、本地乱军头目见取胜无望，相继投降，叶尔羌终于为阿古柏所有。

这年的年底，阿古柏消除了近在咫尺的威胁之后，开始进军和阗。为了避免军力上的过大损失，和阗的依比布拉还是很有实力的。阿古柏首先派人知会依比布拉，称自己只是想参拜圣人陵墓——乌鲁克麻扎，别无他意。哈比布拉是个没长脑子的真神教信徒，以为阿古柏与自己一样的虔诚，自己亲自出城迎接阿古柏。如此阿古柏哪里还会客气，当场将他囚禁，迅速挥兵占领和阗。和阗本地势力和依比布拉手下乱军发现上当受骗后纷纷拼死反抗，阿古柏也毫不留情的大开杀戒，一月之间，整个和

阗西部的精华地带血流成河，化为一片废墟。

卡墙伯克说起和阗西部数万人的遭遇时泪流满面，整个和阗的人，八成都在这场屠戮中被阿古柏杀了。刘暹仔细看着这小伯克的每一丝神情变动，感觉他说的是真的，内心对屠戮了整个和阗西部的阿古柏的痛恨也是真挚的。情绪的发展演变和顺理成章，很合情合理！

而如果眼前这人真的是一个骗子。刘暹被坑了也只能说一声佩服。这样的演技，放到他穿越前的那个时候，完全是奥斯卡影帝专业户啊。

三日后。带着五百骑军随行的刘暹在阿丽雅拉山下见到了依比布拉的小儿子阿布都力。

“罪人见过军门大人。”不如预料，出身土著贵族世家的阿布都力也能说一口汉话，只是有些生硬，味道有点别扭。

刘暹没有摆出亲和的样子，一副高高在上看蚂蚁的姿态，让阿布都力和他身后的几名手下都浑身

颤栗不安。他们犯得绝逼是死罪，依比布拉是已经死了。但和阗死难的数百满汉营兵以及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十数人的罪孽，可不是说消掉就能消掉的。在刘暹原本的打算中，他根本就没放过依比布拉余部的盘算。眼下的阿布都力等人本是该清盘的。

现在因为时局变幻，刘暹准备将阿布都力收为己用，可也没打算给他好脸色看，更不会多么的优待他。

没死。就已经是给他的最大恩惠了。

阿布都力驯服的跪伏在地上。屏住呼吸静听着刘暹的发落。他心里知道刘暹用得着自己，但依比布拉家族的势力真的荡然无存了，自己身后的这几个人，作用实际上也不会比自己低多少。可为了自己与家族后人的一线生机，他半点也不敢反抗。只死死地跪在地上，听后着发落。心里的紧张和担忧，可想而知。

刘暹只是一会儿不说话，阿布都力感觉里却像

时间过了很久很久。豆大的汗滴都从额头流下了。

“阿布都力。”刘暹下马走到阿布都力面前。高大的身躯阴影一样择在了阿布都力头顶。“你父之罪，罪不可恕。虽然你父已经死了。但并不是说你一家的罪孽就就此消了。我今日给你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为大军前引，能不能立下功勋赎罪，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阿布都力眼泪都流出来了，自从和阗被血洗，他带着些许残部狼狈东逃，在阿丽雅拉山苟且偷生，阿布都力整个人生就都要没有了光明。就跟天塌了一样，看不到一丝未来和希望。而现在，刘暹的这番话，让他的世界里那坍塌下的天空重新补了起来。

“请大人放心。阿布都力粉身碎骨，亦赎家族之罪。”

阿布都力不是只自己一个人，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还有一个侄子，一个侄女。他今天的流泪不仅是为自己，也为家族的后人能再次光

明正大的生活在天底下。从大清叛逆变成恭顺良民。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匹马？物质武备如何？”

“拢总三百五十七人，可上马厮杀的有三百人，马匹五百六十余，羊一百四十四只……”

阿丽雅拉这处破落的营地里的人，不是依比布拉家族的亲友，就是最忠心的铁杆。武器很简单，只有马刀和少量的弓箭，火枪也有少许，但一桶的火药都没。整个集群的财产，除了五百多匹马和一百来只羊以外，就是那山脚下那片从去年就开始垦荒而得的麦田了。日子过得真的是苦巴巴的。

如果没有刘暹的杀到，阿布都力这一支人马，不是走上武力掠抢的道路，就是在困苦中慢慢的烟消云散。可能都用不了三年时间，这地方实在有些艰苦。再多的忠诚也挡不住时间的侵蚀！

除非这群人对依比布拉家族的忠诚都跟那支爬

雪山过草地，走过两万五千里征程的军队的信仰一样坚定。

阿哈巴依、青格里克、安得悦、雅通古斯、尼雅……

有了阿布都力做前引，刘暹所部接下去的行进是真的顺利到家了。和阗东部几个重要的城镇，虽然规模不大，但跟卡墙一样都有人所居。固然巨大部分的人都会对阿古柏抱有强烈的敌意，就跟卡墙的那个小伯克一样，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所有能保证里头没一个贪财忘义之辈？只需要两匹快马奔到克勒迪雅，刘暹引兵和阗的消息就将迅速传遍整个南疆！而有了准备的阿古柏军显然能给刘暹造成更大的麻烦。

而正是有了阿布都力，由他来沟通各地的伯克和宗族领袖，让五城内部的人相互监督，杜绝有人偷偷向阿古柏军报信的可能，刘暹才得以引兵进到离克勒迪雅只二百里的地方，克勒迪雅城内的阿古柏军也丝毫没有察觉。

再有，阿布都力联系各城，刘暹用真金白银从各城土著手里卖到足够支撑部队吃食的粮食，这对刘暹所部来说，都是最大的帮助。比上一条都要大的帮助。

要知道，左宗棠平叛阿古柏，最大的麻烦就是粮食问题，比枪械军火的麻烦都要大。一支一支先头开进新疆的楚军，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西进攻，而是垦荒种地。甚至为了筹足足够支持大军进击的军粮，左宗棠还不得不向俄国人重金购粮。那运抵楚军营中的粮食又是俄国人从伊犁抢来的！

说来就一肚子的火。

刘暹的征伐军之所以一路安然的走到新疆，不用为粮食担忧，那是因为他所经的青海，大大小小的蒙藏部族在征伐军的兵锋和军火面前都乖乖低下了头，一片又一片的羊群和马群全是刘暹那军火换来的。而且青海不管多么荒芜，各部族间到底没有爆发战争，每部都有富余。不像甘肃那样遍地废墟、狼藉，多年的厮杀民生凋零，别说支援楚军粮草，就是当地的百姓自己都还顾不住呢。而且那个

时候整个华北正值‘丁丑奇荒’，楚军军粮紧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刘暹靠着青海各部族的‘买账’，一路走到新疆来的。而他对新疆最初定下的策略，也就是充满血色的就食于敌。换句话说，就是杀戮和劫掠。

如今和阗事变，怀柔正是刘暹赚取百姓地方民心的时候，他能行的话自然不愿坏了这个大好机会。阿布都力的出现和效用，完全是‘填补国内空白’性质的重要。

“大人。从尼雅到克勒迪雅中间还有两个小城。一个是阿布拉，一个是拉各干，都有少量驻军。连上克勒迪雅的叛军总共只四五百人。”

多日的随军行进，阿布都力清楚看到刘军与新疆本地兵马的不同。前者军纪森严，令行禁止。后者懒懒散散，相比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虽然他没有真正看到过战斗中的刘暹所部是个什么样子，但内心的感觉在告诉他——这是一支绝对的强军。毋庸置疑！

“带上你的人，把中间那两座小城给我拿下。”刘暹眼睛眯了眯，虚拟地图上清楚地显示着阿布拉和拉各干的位置，人数的确不多，两城加在一块都没尼雅一地的人多。阿布都力有三百人马，拿下两地应该不在话下。并且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好让阿布拉和拉各干有人走脱，将阿布都力出没的消息传进克勒迪雅，相信到那个时候，驻守克勒迪雅的击败叛军必会倾巢而出来攻击阿布都力！那么刘暹就可以一勺烩了，大军轻轻松松的那些克勒迪雅！

军中粮食储备不多，毕竟只是几座几百人的小城，就好比中原的村子一样，能有多少富余的粮食？算上牲畜也不值一提。再有他沿途路上还需要给后续的主力部队留下一部分，那待在军中的粮食就更少了。

“五天之内，把克勒迪雅的人给我引出来——”

阿布都力带着一腔兴奋飞马离去。这是他们家

族重新崛起的希望！只要刘暹愿意让他带兵出力，而不是只抚慰地方，阿布都力就感觉前途是那样的光明。至少，刘暹对他把那条路敞开了！

第一百六十四章杀！

五月初十。克勒迪雅城。

城头上昨日还飘扬着的阿古柏旗号，现在已经跌落尘埃。全城七八百军民都被集中了起来，而三十五名官员、头目、军官和既得利益者，也被刘暹提溜进了伯克府邸。

而往昔比克勒迪雅居民一半数量还多的阿古柏军士兵，在昨日下午就全军覆没在克勒迪雅城北三十多里外的地方了。三百多叛军当场死了过二百，再杀掉其内一些顽固分子和全部的兵头军官，最后百人被编入了骠骑营，成为了骠骑营第四大队的第一中队。

“尔等逆贼，鲜廉寡耻，忘宗弃祖，背族叛国，本该是一个不漏，完全砍了的。但本官念你们中有人是被蒙蔽入伙，非实心本意，现在就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坦白弃暗投明者，从宽处理——”

彻底掌控住兵力空虚的克勒迪雅城后，刘暹就不用顾忌什么了。如此说话，那就是一个招降的意思。阿布都力在一旁把话利落的翻译过。

不过，没得到一个人的应声。这三十五人彼此视线交织着，神情变幻着，就是不出声。

刘暹脸色当即沉了下去。一群龟孙，给脸不要脸。

“真没想到真正的敌人竟会是你！”克勒迪雅的伯克阿尔巴布，目光恶毒的看着刘暹。他站不起身子来，但努力地挺起脖子。眼神看着刘暹，四目相对，刘暹能从中看出浓浓的不屑和高傲。“这一局你赢了。但不要妄想招降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安集延人！”叽里呱啦的土话刘暹是一个字都听不明白。但是有阿布都力，有景廉当初送来的向导，这些人个个都会新疆土话。

刘暹的到来真的令阿尔巴布吃惊。清国的军队竟然突然杀到南疆。他们难道荡平了西北甘陕的叛乱了吗？

阿尔巴布从来就没把中原军队装入他的视野。在他看来，万里之外的清国腹地，间隔着甘陕暴军的清国部队，距离克勒迪雅完全是天上与地下的差距。

所以当听到阿布都力带人洗劫拉各干和阿布拉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把手下的主力部队派去，攻杀阿布都力。

阿尔巴布的目标本是一只半残的野狗，现在却猛地变成一头噬人的猛虎。遭殃的自然只会是他自己。当刘暹带兵兵不血刃的那些克勒迪雅时候，阿尔巴布整个人都糊涂了。唯一不糊涂的就是他自己的根。

安集延是阿古柏军的根基力量，也是阿古柏最铁杆的支持者。谁叛变阿古柏。他们都不会叛变。至少现在这个时候不会叛变。

阿尔巴布已经不再为清**队如何会突然出现在克勒迪雅忧虑了，他清楚自己的下场不会好。反正

就是要死了，他还操这个心干嘛？他现在要做的只是‘打击’刘暹，对刘暹施之以压力。

“清国人。不管你现在多么得意。很快你就会失意的。我家汗王的实力根本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你们汉人不是有这样的成语吗？那么就送给你！

不管你再怎么做，你的努力，都会被我主汗王碾为粉齑！”

刘暹嘴角翘起来了，果然是个铁杆骨干！安集延人，那就不需要跟他废话了。“好个铁杆。把他与他旁边那人一块揪上来！”

这个人应该也是铁杆。阿尔巴布的讲话让他热血上头，目视着刘暹一脸无畏。

“给我找几根粗细一样的木签来——”

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这三十五人是有阿尔巴布这样的铁杆不假，但绝对也会有贪生怕死

之辈。只要逼来一逼。是硬汉还是软包，必显现原型。

刘暹随声吩咐着亲兵，然后眼睛如是看待宰的猪羊一样看着大厅内的三十五人。

“既然你们不愿意投降，那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十个人里，你们自己选出一半来，我亲手送他们去见你们的真神。剩下的人，今天就不用死了。”明天再死也不迟。

阿布都力一脸狰狞的把刘暹的话翻译过去。

十个人里面死五个！

这是两个杀一个啊，还只是今天不死！哪明天呢？刘暹真狠。

大厅内的三十五人顿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原本沉默着的人群微微骚动了起来。今天，他们当中人是要死一半呐！

可谁会被杀掉呢？纵然是一个先死、后死的问题。也没人站出来愿意自己先去见真神。

刘暹默不做声的看着他们。

这些人相互看着，目光中慢慢充斥着猜疑。

“卑鄙，卑鄙——”阿尔巴布怒声大吼着。这是在明着离间啊！

卑鄙，卑鄙，叫声喊的再响有什么用？能改变刘暹的心意吗？

在场的众人谁会是傻子？当然知道这是刘暹有意在勾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明明白白的离间之计。但是死亡的威胁悬在头顶，就是‘离间’，也不能压下人性中的求生本能！

当然，这群人要是个个都有红朝开国前万千英灵志士的坚定觉悟，那肯定不会被这个小小计谋给离间开的。可眼下这批人，他们或是因为亲朋，或是因为利益，或是背井离乡无处可去【沙俄在攻略

中亚三国】才加入了阿古柏手下，意志如何能与那些信仰坚定的红朝英灵们相比。

阿尔巴布的大声叫喊都还为自己赢来了几个白眼珠。因为在那几个镖白眼的人看来，阿尔巴布是破罐子破摔。他自己反正今天是要死了，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喀什，人不得不死。而老子必死无生的时候也会叫几嗓子显示自己的‘大义’！

“给你们一刻钟时间！”刘暹有松有紧，刚才松了，现在就是一步紧逼过一步。

从无声到骚乱，从骚乱再到无声。三十五人还相互的看着，却没有了先前的沉没待死，目光充满猜疑和诡异。

一刻钟时间很快过去，除了阿尔巴布和他身边的人外，还没一个人站出来。

“怎么？都不愿死？都想活命？”刘暹呵呵的笑声像刀子一样刮在所有人的脸皮上。虽然这些人里绝大部分听不懂汉话，但刘暹是什么意思不用听

都能想象的出来。“这儿说诸位是愿意投降了？”

当然不会就这样投降了。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在躲躲闪闪，都不愿意与刘暹对视。

他们还不清楚刘暹究竟有多少人，是只有入城的这么点人，还是这些人仅仅是先头部队？他们却都清楚现在的阿古柏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他跟英国人都有了联系，而英国，那是世界的霸主，两次轻易击败清国并且在几年前一举攻下了清国国都的强大存在。

他们可不愿意今个投降了刘暹，明个就被阿古柏反扑的大军杀个干净彻底。

“要投降不投降，死又不想死，你们说你们想干啥？要本官都杀了你们，还是都放了你们呐？”刘暹继续戏谑的说。阿布都力翻译时的语气更是充满了嘲弄。

“清狗。休要挑拨离间。要杀就杀，哪来的那么多废话！”阿尔巴布像一头暴怒的雄狮，怒目而

视。如果有可能，他都想一口吞掉刘暹，在嘴里咔吧咔吧使劲的嚼嚼。

刘暹根本不理他，眼睛依旧看着厅下的三十三人。

“看来是没想清楚。这人呐，都是要命的。蝼蚁尚且贪生，况乎是人？既然让你们自己决定谁活谁不能活，无法决择。那，本官我就替你们想出个了办法！怎样？”

刘暹伸手从亲兵手里拿过一支皮筒，里面装着一把粗细完全一样的木签。这木签下半部有的写了字，有的还是空白。手中求签一样摇晃着皮筒，刘暹走到最前面的一个人身前。

这是干什么？抽签？有些聪明的人已经反应过来，但更多的还是不知所措的望着皮筒木签。

弹了弹皮筒，刘暹道：“看到没有？这里面十根签里有五根是带字的，谁抽到带字的那五根，谁就去死！怎么样？这个方法利索吧？”

三十三双眼睛一齐盯看向他手里的皮筒。视线无一不落在里面的木签上。

小小一根木签，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能不能活过今夜，全看自己的运气。

“现在十人一队，十人一队，都给本官整好了！”

刘暹不再废话，扬手举起佩刀：“接下来，抽签。敢有妄动者，扰乱者。杀！”

立时，一群亲兵齐齐抽出来腰刀，雪亮的刀身应在厅下人的眼里，吓得他们浑身一凛。亲兵目光一动不动的盯在厅下三十三身上。没有半丝的同情、半丝的怜悯，有的只是森冷杀意和冷笑——所有历经过西北之乱的人，从官到兵，对真神教对那些叛乱的暴徒，内心里都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满腔杀意。就是到了平叛戡乱完后，也不会有谁会对真神教和真神教信徒生出喜欢。在厅内亲兵们看来，厅下的所有人完全都是人人得而诛之！

刀光似血，目光如剑。

三十三人面色急速变幻。似是在想自己应不应该去抽那签。

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都再清楚不过了，刘暹把话说已经得明白，就肯定不会玩虚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自己去抽签，生死二一添作五；可如果自己拒绝抽签，那等待自己的绝对是立即死命。

十个里面杀五个，但好歹还有一半的活命机会，抽了，只能抽了。不抽的话立刻就死，抽的话未必就死……

第一百六十五章心灵拷打

阿古柏在和阗的杀戮太甚，几乎把西部的和阗人都杀绝了。虽然这让剩余的和阗人对他各种咬牙切齿的恨，但对于阿古柏也大有的好处。这等于让他完全有了一片空白之地来安置自己的手下。

阿古柏统治南疆的基础就是他手下的军队。他自己是一个封建大军阀，手下人就是一群小封建军阀。比如刘暹眼前的阿尔巴布，就是这样被分置和阗的军官之一。

厅下的这些人很多都跟能阿古柏乱军扯上关系，许多人都有亲人在阿古柏的军中效力。他们很清楚阿古柏如今的实力。刘暹如果只是入城的这么点人，那么这支军队最终的命运结果完全就是可预料的悲惨了。自己若是投降，即便现在能暂且活下来，日后不还要落在阿古柏军的手里吗？那时候就更悲惨了，还殃及了外头的亲友。

思来想去，三十三人竟然没一个愿意投降的。

反而每个人都默默祈祷起来，祈祷他们的真神保佑，保佑他们千万别抽中那有字签……

在生死面前，人对神灵的祈祷是最虔诚的，他们暗暗祈祷，念叨着他们的真神。

每一个人都宁愿相信运气站在自己这一边，也不愿如此的倒向刘暹那不可预知的命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的神经都绷紧到了极点，一旦接下去的事情再大大的刺激到了他们的敏感神经，肯定会有人崩溃掉的。而心神破灭的瞬间，也就是他们投降的时候。

刘暹的这一招对于瓦解这群人的意志和信念。实在太毒辣了。

自我的心理破灭，心理心神的瓦解，远远比酷刑毒打都更加有效。

沉默中带有骚动。心跳的骚动。

“时辰到了，开始抽签！”

刘暹这时又缓了下来，他给足了这群人时间做心理抉择，但又不能放的太宽。松中有紧，时间足够充足，但也没法去浪费。

感谢前世满荧屏的谍战片吧，那玩意儿看多了。还是能派上用的。

刘暹冲着怒目而视自己的阿尔巴布莞尔一笑。“呜呜呜……”让嘴巴已经被扇的红肿，牙齿已经被刀把敲掉，舌头也被割掉了的阿尔巴布更是愤怒到了极点。目光就再度转回眼前。脸上微微的笑着，直令当先一排的人打心底里发寒。“开始抽签吧！”

皮筒伸向了最前面那个人。这人穿着一身绸缎衣服，有四五十岁，身份肯定是个‘贵人’了。但气质没有一点贵气。本人怎么看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底层小百姓。

显然的这人是阿古柏军的既得利益者。先前平民。现在贵人。

穿的好了，吃得好了，住的好了。可时间还短，依旧没脱了自己原先的那身气质。

中国有句老话：居移气,养移体。再直白点说就是——三代出一个贵族。

意思就是这样。眼前之人就是一个活例子。刘暹也相信在今后的路途上，这种情况自己绝对会常见到。

艾哈买提脸上颜色不断变化着，虽然知道会有这一刻。但也只有当木签真的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那股心悸的感觉才会那么的清晰。这可不是相信真神在护佑自己就能简单糊弄过去的了。

当死亡的威胁近在眼前，活下来的希望有伸手可及时。还有多少人愿意直面死亡呢？

就像先前说的，这批人只是一群因利益而聚拢在阿古柏身边的人。就像历史中的北洋军阀。像袁大头，真到拼死一战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豁出身家

性命为他们效命的呢？

但艾哈买提却没勇气第一个投降。半响，当一旁的腰刀举起的时候艾哈买提伸手了，他认命了。他没有勇气第一个去吃螃蟹。

心跳疾速加快，当手触摸到皮筒上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起来。

抹中了，艾哈买提闭着眼迟迟不敢抽出签来。

“快抽啊！”阿布都力脸上的笑容更胜了，这种游戏让他生出无限的快感，这比单纯的杀戮让他舒爽多了。就像猫戏老鼠，玩弄！

一股杀气逼到了艾哈买提身上。艾哈买提眼睛睁开的刹那，自己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恶魔。阿布都力两眼中的暴虐和杀意，就像汪洋无尽的大海。那一刻他呼吸都忘掉了。

投降！活命！他脑子里闪过这四个字来。

　　但刚兴起的念头立马就被心底‘清楚’的事实给打消了。他没勇气直面死亡，也没勇气去第一个投降。何况他一投降，他的儿子怎么办？阿古柏军里的儿子，正是他如今富贵生活的来源。

　　“快抽——”阿布都力再次厉声喝起。要论对阿古柏人马的痛恨，刘暹怎么能比得上他呢。

　　狠狠咽了一口唾沫，手指从木签上方划过，艾哈买提心中一狠，猛的抽出一根签来！

　　哗！

　　心脏都停止跳动了。艾哈买提不敢去看自己抽到了什么，眼睛紧紧的闭住。四周也寂静无声，但他却能听到同伴的呼吸声突然加重了。

　　耳畔传来阿布都力的微哼声，“算你这老狗走运。白签，活，滚一边去！”

　　白签？活！

艾哈买提绷紧的神经顿时松了下来，一股逃生出天的万分狂喜流淌在心头，眼睛都要滴下泪了。阿布都力冷冷的声音在他听来都是如天籁般悦耳，身子因为过于激动抖得不停，比之先前抖得还要厉害。脸色却从苍白迅速转向了红润，长出一口气手脚并用的挪开了一点点。神色复杂的再去看一眼另外的九人，嘴巴微微喃了一下，却什么话也不说。

自己活了。但十个人里终究会死五个，现在就是九个人里只能有四个活了。

阿布都力目光落在第二个人脸上。“该你了！”

刘暹也看了艾哈买提一眼，说实话他并不希望第一个就抽中死签，这未免也太背了些。也没有完美表现出自己给这群人‘留一条活路’的意图。

第一个抽中活签才好，更能引发剩下人心头的求生欲。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活！

至于另外九人的脸有那么的难看，刘暹才不做

理会。无非是对第一个家伙的羡慕，和对自己的担心。除了那第一个家伙外，剩下的九人怕都在心里念叨了——保佑他抽中字签这句话！那样他们生的机会就会多出一分了。

现在正相反，活命的机会少了一成，心理的恐惧自就又加了一分。

第二个人压力更大了。刘暹能清晰地看出来。他的脸皮发青，手臂发颤，比较明显的发颤。神情在犹豫。怔怔的看着阿布都力手中的皮筒子，痛苦万分，迟迟不敢伸出手去。

“快抽！”

阿布都力大声的催促着，但丝毫没有用强的意思。就像是在把人逼疯一样。要一点点的逼。他现在真的真的很享受这种乐趣。他自己的声音就是最好的‘逼人’武器，一声声的催促那就是一遍遍抽打在这群人的心灵。

“快抽，抽——”

“字签，死——”

如华的刀光一闪，第二个人头脑哄一下懵了后，都没清醒过来时，一条人命没有了。但这种快捷、利索，更能让余下的人感受恐惧。

“字签。死——”

鲜血继续飞溅！

“白签，活！”

………

………

冰冷的声音像是一柄重锤。一下接一下擂打在人群的心头。

一条命两条命，三条命，四条命………刘暹就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拿着所有人的性命在玩。

终于，终于有人受不了了。

“清狗，要杀便杀，何来作践我们！”

可惜并不是屈服。一个络腮胡子的黑炭头的怒吼，圆瞪着两眼喷火一样怒视着刘暹。

“给我一个痛快，真身的信徒……”

“杀啊，来杀了我啊。我眼睛要是眨一眨，我就是孙子……”

“真神的信徒是杀不完的。我们不惧怕屠刀……”

不需要刘暹下令，阿布都力和亲兵们已经将这些嚎嚎大叫的人全给拎了出来。“愚蠢！”刘暹嘴角的笑能冷透人的心脏，刀光闪过，就是他给出的答复。

七颗人头掉落在了地上，脖颈嗤嗤向上喷射着

鲜血。人群刚刚被吊起的激情，立刻被这一盆冰水给浇灭。

不闹事今夜还有可能活下去，闹事就立即必死无疑。所有人看向刘暹的目光更加可怖了三分。连杀七人啊，那杀人时的轻描淡写，让阿布都力都感到一分惊惧。

他想到了当初时的见面。如果自己一个回答不好，是不是也会如此的下场？当然这种惊惧只有死亡笼罩他们自己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在他们把死亡施加给别人的时候，可没一个会觉得惊惧。

队列排好。刘暹走到了阿尔巴布俩人跟前，嘴角一撇，转身走回的瞬间刀光一卷而过二人脖颈，又是两颗头颅滚地。

死寂在这一刻弥漫整个大厅。

抽签继续进行，第一个小队过后是第二个小队。

厅下的气氛是那么的沉寂。

“该你了！”

第二队的第五个人颤颤发抖的手摸到了木签上，但随即就又跟被电住了一样猛的缩回。也真该是第二队后半截的人倒霉，前面抽了四个人三个是白签，就即是说后面的六个人只剩下只能活下两个。

两个死一个，比例已经很大了。现在更是三个人死两个，第五个人的心脏都要窒息了。

皮筒抵在第五个人的面前，这人整张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吓得直哆嗦，如失了魂一样。他眼睛怔怔的望着皮筒里最后两根木签，似乎感到了死亡的阴寒扑面而来。

手再度的伸向皮筒，明明一瞬就到的距离，第五人却感觉如是经年一样长久，一样煎熬。当手指触摸到木签的前一刹那，手突然停住了。

这人垂下了手，低下了头，吐出一口气，“大人，我投降！”

人跪在地上，肩头却像是背上的大山掀开了一样，如释重负。

刘暹笑了……

第一百六十六章钓鱼【求订阅，求支持】

或许有人感觉刘暹在克勒迪雅这座小城上废的功夫太多，区区千人不到的居民，一撮内陆村长、富农级别的‘贵人’，全砍了不干净了？

刘暹不这样认为。在逼降了十九人后，他反是觉得自己更该把这一幕放到全城军民的眼中，让克勒迪雅的所有人都看到‘贵人’们的贪生怕死，这对他们心灵上的打击必然会更重。

三日后齐尔拉，第七日的洛普，刘暹带领两千马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连下两城，奔行至和阗首府额里齐城只有四十里不到的地方，还依旧不被额里齐城方面察觉，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克勒迪雅的那撮贵人们身上下如此大功夫的原因！

有他们光明正大的带领‘随从’去齐尔拉，去洛普，轻轻松松的拿下城门控制权，刘暹夺取两城不要太轻松了。

两座城一大一小，洛普不知卡墙都不如，齐尔拉却比克勒迪雅还要强出一截，居民在一千二三百人，驻军五百。但面对着刘暹四倍军力的突袭和围攻，伯克府又一开始就被黑虎掏心，战局那里还会有反复？

刘暹事先在城池四边埋伏人手，在城池往西的主干道上设下兵马，干净利索的将两城军民全包了饺子。一个没跑，消息自然就依旧把额里齐城蒙在鼓里了。更重要的是，城中的粮食全部保留了下来，这一点对现在的征伐军来说是最最重要。

可是这种法子用来对付齐尔拉可以，对付额里齐城就不行了。

作为和阗的首府。额里齐城虽然不如内地一个县城大，而且经过阿古柏的大开杀戒之后，整个城池空荡荡的。现居人口填不满房屋民居的三成，但这里有两千阿古柏乱军！

两千人！

刘暹就是全军突杀了进去。没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要啃掉这两千乱军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尤其是一点，谁也不清楚额里齐城里头的居民是不是坚定的阿古柏支持者！

……

此刻额里齐城的伯克府。

尼牙孜伯克正在向手下询问着齐尔拉、克勒迪雅的消息，“还没有文书传来吗？”

不应该这样啊。齐尔拉、克勒迪雅两城是额里齐城三大属城之二，虽然大小事情当地伯克拿主意就差不多了，但隔着几天时间。总有一封文书从两边发到额里齐城的。

现在，克勒迪雅已经过十日不见消息通报来了，齐尔拉也有了好几天。这情势明显不对！

尼亚孜不是笨蛋，刘暹纵然将所有军民全都囊

入口袋，也一样引起了尼亚孜的不安。只是现在尼亚孜还没有真正的发现什么，又同阿尔巴布一样完全想不到会有中原军队杀到。自持自己手握两千兵马。完全可以压制整个和阗，所以才继续的‘岿然不动’。

“难道是阿布都力？”

没能铲除掉依比布拉家族这最后一点势力，阿布都力的存在一直都是尼亚孜心头的一根刺。毕竟和阗日后就算是他的地盘了，阿古柏可以丝毫不在意阿布都力的死活，他尼亚孜却不能。只是尼亚孜眼下实力有限，势力根本扩张不到和阗东部去，一年来也只知道阿布都力逃去了东部，具体哪个地方。他却并不知道。

现在克勒迪雅和齐尔拉消息断绝多日，尼亚孜不得不怀疑。是不是阿布都力‘卷土重来’，隔断了额里齐城与西边的路线？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尼亚孜的猜测，但他越想就越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

……

刘暹勒兵洛普，心中正盘算着怎么才能拿下额里齐城。就看到虚拟地图上，一小撮红点从额里齐城里奔出，向着东面疾驰而来。刘暹还不知道这是尼亚孜有感不对，特意派出的侦查分队。只把事情往‘赶巧’了上想。于是阿布都力再次出马！

现在他部的兵力也扩充到了五六百人，都是刘暹在克勒迪雅和齐尔拉征召的当地土著青壮，都是步兵。

征伐军退出了洛普。

“如果你能把尼亚孜的人马吸引来一半，我就赦免你罪。如果你能把尼亚孜的人马吸引来一大半，我保你七品伯克。”

跟拿下克勒迪雅的手段一样，虽然老套，但刘暹觉得重新用在额里齐城，一样有效。

阿布都力郑重其事的应是，神情的激动从他颤抖的两手就可看出。刘暹这个许诺并不夸大，如阿布都力这样的情形，战事结束之后北京方面肯定会有封赏的。如先前那样高的地位当然不可能，但一个六七品的小伯克还是能手到擒来的。

但是现在，战事可说刚刚进行到第一步，刘暹就许诺了七品伯克，那么这一战后阿布都力要是再立新功，封赏就会从七品伯克这个点上，打底向上起了。这对于阿布都力来说，刘暹一句话完全是让他看到了家族重新崛起的希望。

阿布都力如何会不激动呢。

所以拐过头来他就把洛普城内血洗了一遍。

这是一场真正的杀光抢光事例。小小的洛普城二三百人被一个不剩的屠戮殆尽，内中的妇女还供阿布都力所部狠狠地一阵发、泄，大涨了阿布都力军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血洗了洛普后，阿布都力就不用在担心自己守城的时候被城内的这点人背后捅一刀了。这种事情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就

阿古柏的崛起之路上便遇到了很多次。阿布都力直接杀个精光，省的生出幺蛾子来。那些从克勒迪雅跟齐尔拉召集来的土著青壮，这样一来也等于绑在了阿布都力的战车上。不是说这些人就此就会一心一意的跟着阿布都力干，至少能把他们的心向阿布都力这边狠狠地推上一把。

“阿布都力！果然是阿布都力！”

额里齐城里，尼亚孜点起五百骑兵就冲出了东城门，望着洛普城就杀了过去。不能让阿布都力跑了，决不能让他跑了。

十几个出去的侦察士兵只回来了一小半，据这些人回禀，阿布都力的手下全是骑兵。但人数并不多，估计只一二百骑。这也是尼亚孜行动如此果决迅速的最大原因。稍晚一点，阿布都力可能就跑了。而他点起的五百骑兵也是额里齐城里全部的马队了。

五百马队当然拿不下洛普城，就算阿布都力一直都在收着力，只在尼亚孜分兵东西包围洛普的时

候，放出二百骑兵冲击了一下西门的尼亚孜留守兵力，他所表现出的力量也不是尼亚孜这五百骑兵能拿下的。

在说尼亚孜也不愿意拿五百骑兵做步兵死磕洛普。

尼亚孜并不惊慌，他的背后有额里齐城，里面还有一千五百名正正规规的步兵战力，在他带领马队出击洛普的时候，就已经吩咐副手带领五百士兵随后向洛普出发。

四十多里路，最多明天中午，后续的步兵就可以赶到。

看着洛普城头上飘扬的依比布拉家族往日的旗帜，尼亚孜只是冷冷的一笑。没有了和阗人的和阗，还会是依比布拉家族的地盘吗？

别人不知道。他尼亚孜作为阿古柏的重将，在叶尔羌的第三次攻伐中给阿古柏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作为和阗现在的阿奇木伯克，可是清楚的很。

至少有五万和阗人倒在了阿古柏乱军的屠戮之中。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大批安集延人和乌兹别克人涌入和阗西部，这些人都是阿古柏的嫡系。虽然数目还远不能跟屠戮去的和阗人口相提媲美，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依比布拉家族在和阗的威望和根基一去不复返了。

在民间没有了号召力的阿布都力，就是一匹孤独的野狼，而不是带着王者之气的猛虎。也因此只能算是尼亚孜心头的一根刺，而根本不被放在阿古柏的眼中。

现在，这头孤独的野狼，在尼亚孜眼中也从此不再是威胁。不管在之前他把洛普以东地区祸害成了什么样子，今日的阿布都力，已经是自己网中的困兽。

就在尼亚孜、阿布都力都在值得的笑的时候，真正下这盘棋的旗手——刘暹，正在耐心的等待着机会。

额里齐城里开出了两支人马，和在一块是一千

步骑。城里头还有上千人和三四千态度不定，但很大可能是阿古柏乱军支持者的民众，额里齐城依旧不是自己可以触动的。

刘暹等待着尼亚孜洛普受挫后继续调兵增援的‘消息’，同时也在等待着后续征伐军主力部队的赶到。

和阗可不是他今年的最终目标。破败的和阗也很难支撑征伐军一个冬季的消耗。刘暹还打算杀进叶尔羌呢，至少攻进叶城。这个富沃的地方可不是如今的额里齐城可比的，三四万土著居民，数以万亩的良田，只有占据了他，刘暹才不会再为军中的口粮担忧。

不过从和阗东部赶到和阗西部的精华地带额里齐城，足足过两千里的漫长路途，对于征伐军的主力部队来说，真的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拿下克勒迪雅和齐尔拉后，刘暹沿途征集粮草、牛马，很大一部分都是命令一支小部队押解着往东回赶。现在他也不知道主力部队究竟走到哪里

了。扫描面积已经扩展到近二百里范围的虚拟地图上也没有半点主力部队的影子显示……

第一百六十七章棋子、棋盘、棋手

ps：求订阅！有能力的朋友，大家支持啊。订阅真的太差。

一千步骑，一千五百步骑，两千步骑……

洛普城下的阿古柏乱军越来越多。虽然那第三波加入的五百援军一看就是紧急纠集起来的民军，但尼亚孜确确实实在阿布都力身上投资了两千人力。

这可是两千人啊。对于现下满目苍夷的和阗西部，总人口才一万来人的和阗西部，这还是加上各城的驻军。这该是多大的劲儿啊？尼亚孜绝对是全力以赴了。

如果阿布都力真的只有二百来人，四日的进攻，尼亚孜已经该拿到阿布都力的人头了。但是阿布都力有六百人，而且是刚刚屠光了洛普的六百人，不管是依比布拉家族的老班底还是新近拉到的

壮丁，心里都清楚自己必须抵抗下去。不说外头的刘暹，就只城内埋在一角的深坑里的三百具尸体，自己等人就绝不会被尼亚孜饶恕。

四天的进攻，尼亚孜损伤了小二百人，城内也死伤了百多人。毕竟尼亚孜这边士兵的素质是强过阿布都力的。

但洛普还依旧牢固握在阿布都力手中。有刘暹军在给他们做后台，洛普城内的阿布都力军，对胜利的信心那是跟金刚钻一样坚定。

尼亚孜的人马也对胜利充满希望。跟他们的头儿一样，这群人对依比布拉这四个字也是耿耿于怀。当初的和阗屠戮他们可都参与过的。如果阿布都力再次崛起，还能有他们的好吗？

真神教一手经书。一手弯刀。所到之处从来都是伴随血火和杀戮。他们自己人之间的厮杀更是惨烈，仇恨的顽固性可不是内地的百姓能够理解的。他们自己了解自己，所以某一些事情上表现的杀性。那是叫坚定无比。洛普的这场厮杀就是如此。

尼亚孜军已经伤亡了十分之一，但军中上下士气高昂，依旧一副不砍了阿布都力脑袋誓不罢休的劲头。

“杀吧，杀的越多越好！”

洛普往南四十多里的一处山洼，刘暹这几日就屯兵这里。他的左手就是发源于昆仑山脉的玉珑河，保证了全军的饮水问题。同时牧草也很丰盛，保证了全军战马的吃食。

洛普的这场大戏已经演到最**了。刘暹等待的时机也要到了。只是他盼望的大部队踪迹，依旧没有出现在虚拟地图上。东面传回的消息说：征伐军的主力现在才走到尼雅，那地方距离洛普还有六七百里地远呢。

这场和阗之战的最后对决。不出意外的话，他们是都赶不上了。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魏明出现在刘暹的身后，打断了刘暹的沉思。

“出发！”

干净利索的命令。转身与魏明下了山头。山下人马齐列。虽然少了一个中队的秦军骑兵和骠骑营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但人马依旧有一千五百骑。

一路的平趟，征伐军的损失小的不值一提。而克勒迪雅、齐尔拉两城的驻军，虽然被杀掉了大半，但依旧编组了三个中队。并且这两地的阿古柏乱军因为所在区域地广人稀，为了方便统治和以后向和阗西部扩张，屯兵全部都是骑兵。

扣除二百人马去押运粮草，再减掉军中伤亡，摆在刘暹面前的依旧有一千五百骑。

……

洛普城下。

一个身材高大的尼亚孜军士兵举着圆形的盾

牌。口里乱七八糟的大喊大叫着，踏过横七竖八倒在墙下的同伴尸体。第三次向着洛普的城门发起冲锋。

一双血红的眼睛犹似在渗着鲜血一样。

今日尼亚孜借着援军到来，同时也明白自己只能集中这么多力量了的尼亚孜，趁着全军士气高涨，连续出动兵力进攻洛普。

这座简陋的小城，砖土结构的城墙不过丈许，简简单单的一个长梯就能爬上去。去年城破被屠时候，墙壁缺口被补的痕迹，还历历在目。

尼亚孜今天两批次投入进去了上千人，拼杀至今，损失已经接近一百。不过冲击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尼亚孜都看到阿布都力出现在部队主攻的西门了。

墙脚下到处都有未熄灭的烈火在随风飘呼。这是城头守军往下浇泼的荤油造成的。作为游牧还要重于耕种的新疆，屠光了洛普三百多居民的阿布都

力军，要找到足够多的荤油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的。

四天来，阿布都力军都不知道用这样的手段纵火烧长梯多少次了。不过还好的是现在这些都已经熬过去了，仗打到现在城中的阿布都力军早已经没有荤油了。

现在还在燃烧的烈火是最后的挣扎。

烈火熄灭，黑乎乎的地面兀自冒着腾腾热气。城内阿布都力军的意志也同样坚定，依靠着这长高的城墙，人数不占优的他们还是让乱军士兵倒下了一地。

阿布都力狞笑着。乱军的再一次进攻杀到，他也不看在眼里。因为他清楚，尼亚孜越是如此，他完蛋的时间就越会迅速的到来。

战场上自己只是一个棋子，尼亚孜也好不到哪去。在整个战局上，还有一个旗手准备时刻吃掉他。只要自己能把尼亚孜军拖累拖疲，刘暹必会迅

雷一般杀到。

　　这样的情况下，阿布都力怎么还会怕尼亚孜的一波又一波进攻呢？他巴不得呢。

　　……

　　深夜，洛普城外十里。刘暹策马缓缓走在草野上，身后左右是那一千五百马队。下午就出发的他们，在全力奔驰了三十里地后停了下来。全军缩在一道山岭背后，不是为恢复马力，而是为了等候天黑。

　　直到现在，怀表显示是凌晨一点钟，虚拟地图上刘暹清晰的看到洛普城外的尼亚孜军的分部，继续的一东一西，继续的如之前一样安睡。哒哒的铁蹄声震碎了暗夜地寂静。

　　一千五百骑兵每一中队一个队列，十五个并不很大的骑兵群在星月光亮的照耀下，却显得是那么的庞大。

突然一片云彩蔽月，呼呼地夜风掩盖了一切细微的声响，草野上一片冷寂。自负把阿布都力困得死死地尼亚孜，安心的熟睡着。尤其是他两部兵马的西部大营，这里是尼亚孜军主力，原本是一千五百人。夜间警惕的怕连一百人都不足。很长时间，刘暹从虚拟地图上都看不到一队移动巡逻的红点出现。

一支骑兵悄无声息地靠近着。

十里、五里、三里……

不远处，尼亚孜军营地里星星点点地篝火已经隐约可见。

“哒哒哒……”

呼号地风声中有清脆地马蹄声从前方接近，黑夜中隐约可见一片黑压压的骑兵飓飞，从前方疾驰而到。

“弟兄们，营地最中间那顶最大最高地大帐，

就是尼亚孜的住处。砍下尼亚孜脑袋的，赏百金！”刘暹嗓声炸雷般响起，传到了每一名将士地耳畔。

“嗷……”

一千五百骑兵群嚎响应，丰厚的赏赐让他们的眼睛中里顷刻间燃起无可抑制的杀机。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一卒，都被刘暹这一句话激起了心底的无限**。

“杀！”刘暹扬刀往前狠狠一劈。

此刻正好是乌云飘去，冷肃的月光洒落大地。

这一刻，刘暹显得是格外平静。带着身后一千五百骑兵犹如一股席卷天地的龙旋风，挟裹着横扫一切地声势，向着尼亚孜军营席卷去。

“杀！杀！杀！”

一千五百骑兵齐声高呼，在寂静无声的夜里，

声势是何等响彻。

直冲云霄的呐喊声中，一支支百骑马队纷纷高擎马刀策马狂奔。

距离在飞快的缩短，前方尼亚孜军的营地在飞接近，灼热地杀机在每一名将士的眸子里燃烧。犹如是发现了猎物地狼群，张开血盘大嘴，露出冷森森地獠牙。

在刘暹军狂奔的那一瞬间，不远处的尼亚孜军营就已经有了反应。

“吹号，快吹号——”

“有敌军来袭——”

六千只马蹄敲击着地面，轰然若雷动的响声惊醒了尼亚孜军营内的所有人，军营顿时一片混乱。

尼亚孜迷糊之中感觉地面好似在震动。如果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将军，肯定知道这是大规模骑兵群

在冲锋。但尼亚孜虽然地位高上，却不是在阿古柏手下建立功勋打出来的地位。他本来就是叶尔羌世袭的阿奇木伯克，妥明崛起的时候，他投于妥明，阿古柏进攻叶尔羌的时候，他又勾结阿古柏，为阿古柏顺利拿下叶尔羌立下了大功。因此才被阿古柏安排到了和阗。尼亚孜出生的时候张格尔叛乱已经被清廷平下，成长环境是不是一般的安详和净平，他就没听见过战争的喊杀声。

　　但他的亲卫队长明白这地面震动表示着什么。心头大骇，掀开帐帘就冲了进来，“大人，是骑兵偷袭——”

　　营地里尼亚孜军士兵慌乱的惊呼已经传进他耳朵。尼亚孜慌忙走出大帐，放眼望去，就见数不清的骑兵正水涌一般从南面扑杀过来。心头如同数九寒冬被泼上了一盆冷水！

　　刘暹已经从冲锋队列的前锋退到了中段。毫无一点防备的尼亚孜军，面对一千五百骑兵的偷袭，胜败已经注定。他现在所要关注的仅是——能否抓住尼亚孜。

骑兵偷袭，尤其是夜袭，尼亚孜走脱的可能性并不小。

第一百六十八章状态很差！见谅

七月，清军杀到和阗的消息终于从喀什传到了库车的阿古柏耳中。正忙着肃清阿克苏、库车一带反抗武装，和联系旧土尔扈特南路四旗与和硕特中路三旗联络感情的阿古柏震惊非常。

“已经打下了额里齐城了吗？他们有多少人？是谁带的兵？武器装备如何？”

慌张的语气表露了阿古柏的内心的慌乱。清国，毕竟是泱泱大国，虽然近些年国运不佳衰退，但当他决心要镇压新疆的时候，阿古柏怎能还心平气和呢？现在的阿古柏可还不是七年后的阿古柏，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根基，都让他没有丁点信心来对抗满清！

“领军的是一个姓刘的将军，是乌鲁木齐新任提督，兵力有上万人之多。现在已将尼亚孜伯克围在了哈拉哈什，兵锋探进了叶尔羌。”

……

阿古柏迅速从库车折回了喀什，路途上就发出了兵力集结令，当他抵到喀什的时候，喀什噶尔已经汇聚了上万军队。

在南疆地区，这支军队的规模是强大的，但阿古柏内心却很没底。他的对手可也有上万兵力的。

而且喀什距离和阗有一千多里，大军迅速出动走完这段路程就需要小一个月，如果阿古柏不能一鼓将征伐军荡平的话，那他这一万来军队就坐蜡了。

总人口才十几万人的叶尔羌，是绝对支撑不了阿古柏上万大军的吃食的。况且叶尔羌本地也有部队。到时阿古柏就只能或将队伍分散出去，寻地就食；或转头从喀什等地调粮入叶尔羌。而这两种法子说真的。都不怎么样！

转头再看哈拉哈什。

作为和阗所属城池之一，哈拉哈什跟齐尔拉、克勒迪雅都是一个级别的。往昔这里的数千居民，也跟其外几城一样被阿古柏屠戮给干净。现在住进这个城池的一千多人全是安集延和乌兹别克的移民。

刘暹在洛普大败尼亚孜军之后。的确是没能在战场上活捉尼亚孜。而逃的一命的尼亚孜在刘暹一路的急追之下，连额里齐城都顾不得了，绕城西去，直接窜入哈拉哈什才顿足脚。

失去了两千军力，尤其是五百名城中青壮的额里齐城，在尼亚孜溃败的情况下，也没能坚持多久。在刘暹拉着自己于洛普城下活捉的一千多俘虏。在城下转上一圈之后，守军军心大乱，士气大跌。随后刘暹以阿布都力军和手下的骠骑营做登城主力。对着额里齐城展开猛攻，只是两个时辰的功夫，他人就踏进了额里齐城的伯克府。

两千多石粮食，额里齐城的库房中只有两千多石粮食。真心不多。这些从中亚移过来的安集延人和乌兹别克人。更多的还是在放牧牲畜，不是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垦殖种地。

刘暹对付额里齐城里的三四千居民和二百多战俘，手段远比齐尔拉和克勒迪雅的辛辣。

因为先前有城内之人襄助守军，再有出现在洛普城下的五百民兵，也都是额里齐城的百姓。刘暹先就是全城大搜杀，身上有伤，家中藏匿兵器的，一律男的砍头。女的充作女奴，也就是那啥。

额里齐城的五百民兵被俘的有三百多人。剩下的自然都死了。

这每一个死人背后可都是一个家庭。对于征伐军来说那就是潜在的敌人。征伐军第二个举动就是由被俘的民兵指认出战死的民兵的家小，一经被指认来，就将毫不留情的处置。

而至于额里齐城守城乱军的家小，只要是人死了的，也一样相同处置。且如果相互间有重合的，比如说被俘的乱军士兵是家中老大，他家的老二掺和进了民兵战死了，那么对不起，这名被俘的士兵

也将立刻被和谐掉，他们的家人，男的杀了，女的充作女奴！

额里齐城总共有小四千居民，上千户人家。征伐军的这一番清洗下来，足足洗去了一半。城外多了三个填满尸体的大坑，城内多出了一个叫安慰所的地方。

当然了，如尼亚孜等乱军中高层人物的家室，刘暹还没立刻开始清洗，初开始时候他还盼着尼亚孜能投降的。但事实是，直到刘暹清点完了额里齐城周外牧场，将缴获的马匹、羊群、牛群完全编辑在册时候，尼亚孜依旧对他的招降不理不睬。

如此就也怪不得刘暹了。他当着哈拉哈什满城军民的面，将以尼亚孜为首的多名乱军高层家族中的男丁，上到六七十岁的老头，下到嗷嗷待哺的婴孩，四十多人全部斩首！

尼亚孜等辈固然在哈拉哈什城头哭的昏天黑地，一部分哈拉哈什的军民义愤填膺，但同样也有一部分哈拉哈什的军民看的是心肝胆寒。

刘暹当时兵力不多，后续大部队还没赶到，只能止步哈拉哈什城，将之围困起来。对于近在咫尺的叶尔羌，能做的就是派出阿布都力军进行小规模的侦查和试探。而当后续的征伐军主力赶到额里齐城的时候，刘暹继续围困哈拉哈什的同时，就一举挥兵拿下了叶尔羌的章固雅。

阿古柏接到的急报就是这个情况，等他从库车返回喀什，叶尔羌五大城中的桑珠都已经落在了刘暹手中，且尼亚孜等的人头也早拿在了刘暹手中。

说真的，尼亚孜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本事。刘暹斩他是胜之不武。

他根本就没留心手下人的动静，以为都是真神教信徒的手下人都会‘众志成城’的抵抗征伐军。在哈拉哈什被包围半个月后，因手下人的卖城，哈拉哈什一朝被张忠奎带领的征伐军尽复。到了这个时候，尼亚孜如果是真英雄，自己抹脖子干净利索。他却是逃脱不成，转而化妆潜入城内居民家中，遭遇了那一天中的第二次出卖，最终被征伐军

亲生活捉。

那‘灿烂’的人生简直就是杯具。

时间进入到八月，阿古柏的大军进到了叶城。刘暹这时却才举兵杀到了楚鲁克，距离目标叶城还有百里远。之所以如此，该是因为刘暹在楚鲁克之前的固满，遇到了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玉努斯江的顽强抵抗。

这人是阿古柏的旧交。同治四年秋，浩罕汗国本土遭到了沙俄军队的猛烈进攻。约有7000多浩罕残军，在浩罕艾力木库尔汗近侍官玉努斯江的率领下逃来喀什噶尔，投奔阿古柏。随后玉努斯江在叶尔羌的攻伐中立下大功，血洗了叶尔羌城莎车，阿古柏尤是授玉努斯江为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

跟尼亚孜那废物不同，玉努斯江能力还是有的。得报和阗的军情之后他就立刻整军备战。但是跟两年前不同，玉努斯江手下已经没有了七千浩罕残兵，那些兵马在他被授予叶尔羌伯克的时候，就被阿古柏勾走了大半。眼下玉努斯江手下的浩罕兵

只有两千人。

这两千浩罕兵全都随玉努斯江住在叶尔羌城，许多人都有了家室。因为先后两年，与阿古柏大战三回的叶尔羌，失去了家庭支柱的孤儿寡母太多了。浩罕兵进入叶尔羌之后的一场血洗又不知道造成多少冤孽，奸、淫掳掠，这些阿古柏的嫡系力量要抢人做老婆不要太简单。

温柔乡是英雄冢。有了家室，两千一无所有的浩罕兵也就有了自己的牵挂，本来亡命的泼皮两年时间变幻的太多。

玉努斯江全体动员，他这两千浩罕兵中骑兵才三四百人，但是叶尔羌、哈尔哈里克、齐盘等城之间的间距并不远，各城伯克手下的骑兵凑合在一块也有了小千人。

在这支混杂的联军之中，三四百骑的浩罕兵也泯然众矣，根本没有两年前那苦的只剩一条命的光棍。这些当初用血腥屠戮震慑了整个叶尔羌的浩罕兵，已经变得不那么骁勇善战了。

当征伐军的炮弹炸得城头碎石飞溅，当泼水似的子弹打的人抬不起头来时，意志输给枪炮的浩罕兵就像当初惨败在俄国人手中一样，抱头逃出了桑珠。

这一战让玉努斯江明白了自己手下与征伐军的差距。那并不仅仅是人数的问题。

随后的木济他不战而退，将城池直接让给了征伐军。兵退二百多里地，直到固满城！这个玉努斯江步兵队伍赶进到的地方。

步骑合力有三千之众，如果这些人手中拿的全是米尼步枪，或更先进的后装活门式单发步枪，刘暹所部就是在固满城下全员战死，也不可能将玉努斯江赶出固满城。但可惜的是，这三千步骑米尼式步枪装配份额不足一成，绝大多数还是燧发枪乃至火绳枪。

话说一句，就是眼下沙俄的东线部队，手里拿的也是米尼式步枪。

可就是那不足一成的米尼式步枪，靠着固满城墙的防护，也让刘暹在城外皱紧了眉头。城头向外，五百米的辐射范围，刘暹随军的骑兵炮都只有原版的才能够得到。

为了拿下固满城，地道堑壕刘暹都指挥部队挖了三天，然后把十几门臼炮驾到了城脚下，猛烈地炮火直接撕碎了米尼式步枪的威慑力。前前后后用了八天时间，死伤二百多人，才算攻下了固满。

如果不是桑珠的大片火山区既产硫磺也产硝石，只是固满之战发射出去的上千颗开花弹，就能把刘暹心疼死。

ps：现实里有些事情，我这状态很差，这一章写的不好，大家还请见谅。

第一百六十九章这章还行

狂风卷起的砂砾击打着刘暹脸庞，大风呼啸压盖下的天地，一片混沌！两千征伐军马队隐伏在刘暹脚下的山坳里，刘暹站在山顶的尖上。

大风天里，迎风呼吸都困难。如果有必要，他是绝不愿出来吹风的。这不是桑珠的伯克府邸，而是一片山野之中。这种天气里待上个三两日，鼻涕都是乌黑乌黑的。

可是有着虚拟地图之利的刘暹都没去偷袭阿古柏、玉努斯江，这两位反倒出兵绕袭他来了。

萨纳珠山、哈拉哈什河、哈郎归山！

在三月份到八月份之间，这是间隔和阗与阿克赛钦间的天然屏障。但是到了冬季，哈拉哈什河的中上游就会完全封实，在熟悉地理的当地人带领下，马匹可以踏着封实的河面从阿克赛钦直接抵到额里齐城南三四百里的高原与山地间接地段。

如果不是哈拉哈什河其中一段距离桑珠直线距离不足二百里，被刘暹从地图上看到，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时候阿古柏能派出一支军队来走这条道。

别看刚才说的容易，哈拉哈什河可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北坡的开拉斯山，河源最高峰是团结峰（6644米），二十四条河源支流中的十六条系源自中昆仑冰川发育带。

从支流传到大红柳滩，河道基本上是由南向北穿行于喀喇昆仑山、南屏雪山和谷顶山之间，山体狭小，山脊海拔普遍高于4000米。

这样的道路。在冬季大雪频飞的天气里，让征伐军去走，征伐军都走不来的。当然阿古柏也没能从他手下的队伍里选出多少精兵强将。虚拟地图上显示的这支偷袭部队，人数也不超过千人。

阿托爱打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对那扑面飞打的砂砾似乎没有感觉到一般，大声的呼喝着队伍往前进。他是阿古柏的亲军重将，是阿古柏特意选来带

领这支部队的主将。

“前面不远处就是喀拉山口，过了那道山口，往北就再没有山了。告诉兄弟们，和阗就在前面——

热乎乎的肥羊肉。甘甜的美酒，白嫩的女人和金银珠宝，都在前面等着我们呐——”

这是一支野蛮的部队。一支能打仗的部队，一支能吃苦的部队，但绝不是一支有节操的部队。不要跟他们说额里齐城里‘辛苦’生活着两三千他们的同胞，他们要是有那个伟大抱负。早就掉头回浩罕了。何必在新疆打死打拼？

这些人就是一支为了荣华富贵，为了金银珠宝，为了女人而活着的、奋斗着的烂兵。

萎缩的精神猛的一抖索。终于要看到和阗了吗？一路的苦头终于要吃进了吗？

所有的人都清楚，过了喀拉山口，再往北不到

五十里，那就是和阗额里齐城平。这点地理知识，这些天里阿托爱都不知道往他们耳朵里灌输了多少遍。

山洼里一顶帐篷中，刘暹静静地注视着火上的茶壶。似乎从里面看出了一朵绽放的花来。

近了，近了！

一刻钟后。一个身披灰色斗篷的侦察兵来到刘暹跟前。“禀大人，敌军已近至山口五里远。”

“命令马队做准备。告诉步兵，准备好战斗——”

捧着一杯热茶的手一僵，刘暹沉寂了片刻，下达了命令。这一回的作战他托口于接到密报，但是太突然，军中的议论声也实在太大。没人相信能有部队在这种天气下从哈拉哈什河下来。

只是他威望太高，在征伐军里完全一言九鼎，硬生的压下了部队的议论声，从桑珠折返额里齐

城，调集部队，准备张网以待。

现在，猎物，出现了。

“还真有人从哈拉哈什河下来？”陈镗听到命令后膛目结舌。手下部队都在迅速的进入战斗位置了，他还在那里唏嘘着，同时也叹服着。心中也是在这个时候下定了一个决心——日后一定要狠狠操练手下的这群崽子们。敌人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还要做的更好！

五里地的路并不算长，虽然是风沙呼啸里，可别忘了这支偷袭部队是骑着马的。

小半个时辰后，陈镗的望远镜里就出现了一个小黑点，然后小黑点迅速扩大，并最终变成了一条黑粗黑粗的行军线。

作为步兵部队的指挥官，陈镗死死盯着这条行军线的尾巴，同时心里估算着这支偷袭部队的人数。

“果然是千人左右！”陈镗内心叹服，刘暹不知道什么时候勾搭上的脉络，这得到的密报还真是精准。

一条长蛇出洞中。喀拉山口就是那个洞口。

当长蛇的尾巴确确实实露出来之后，“打——”陈镗高喝里，首先打响了自己手中的步枪。

清脆的枪声如同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急响。偷袭部队的后续辎重队伍，被这一阵枪声撂倒了小一半。

“轰轰……”臼炮紧接着发威。一颗颗开花弹虽然爆炸率依旧不怎么高，但一旦爆炸，就能把周遭清理一片。人马一阵惨叫。

一个大队的步兵配合十二门臼炮，封锁一个山口绝对是足够了的。

被骤然的打击搞懵了的偷袭部队还没回过神来，哒哒的马蹄声已经在斜处里响起。山洼中早准

备好的两千骑兵部队欢呼着挥舞马刀杀下。

两个秦军骑兵大队压阵，前面是一千欢呼雀跃的骠骑营士兵。

阿托爱整个人僵住了。怎么可能？消息怎么会走漏？

“是谁走漏了消息给清军？”疑问便随着恐惧，像一双铁手，死死攥紧了阿托爱的心脏。挤压的他都要喘不过气来！

“砰——”

一个小小的血洞从阿托爱心脏部位出现，汩汩鲜血从血洞里流下。两眼猛的向外一凸。这个阿古柏手下有数的重将，就这样一言不发的从马背上栽下，没了性命。

一二百米外。一个全身都是灰色的枪手，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微笑。整个人都是灰色的，连枪杆都是灰色的他，刘暹组织起的狙击部队中的一员。

大半个月的长途跋涉，身心疲惫不堪，只靠着胜利的信念支撑着的偷袭部队，在遇到这再明显不过的伏击时。这支部队的失败就决定了。阿托爱的死不过是火上浇油，熄灭了这支部队的最后一丝逃脱覆没的希望而已。

前后半个时辰都不到，一整支偷袭部队。就全干净利索的吃了掉。

“大人你看——”

一支还算崭新的英式恩菲尔德m1853步枪递到了刘暹眼前。来人是宋祚先。

“英国货！”

应该就是今年英国人支持给阿古柏的那一万支步枪中的一杆。“是只这一支，还是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全是一水儿的英国货。”

……

楚鲁克。

董福祥看着城外不断增加的乱军队伍，脸色严峻。刘暹前一段抽调兵力返回额里齐城，董福祥是知道原因的。但他并不认可。跟陈镗一样。董福祥也无法想象冬季的时候冒着风雪翻越重重冰雪覆盖的高山是一种怎么样的行为。

那样的举动，放到董军身上是绝不可能的。

“轰轰轰……”十几发炮弹倾泻到了城外工事上。一个个早有心理准备的董军士兵紧紧地趴在沟壕底部，两手死死的捂住耳朵……

心脏在颤抖，大地也在颤动，这简直是堪比十八层地狱的煎熬，董军士兵趴在沟底，像是最渺小的虫蚁一般，恨不得把头把身子全都埋进土里。他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是趴在地上默默地祈祷着上苍保佑。祈祷着自己好运的降临……

城头上的董军士表也全都撤下来了。虽然现在敌人打的是城外头，但万一要是打上城头了么。他们可不会白白在城头挨炸。上面除了五个留作侦查用的士兵外，余下部队全都撤下了城头。

三百多乱军士兵在军官的带领下吆嚎着冲击上前，等近到阵线时就纷纷举起火枪射击，虽然没有层次感，没有严格的前后呼应，但子弹像毫不间断的雨点一样打向董军也是很唬人的。

李双良血红着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扑杀上来的乱军，这帮子乱匪出手太狠了，一窝蜂的炮击，不但炸死炸伤了他几十号人，还炸毁了阵线上仅有的两门劈山炮。

“开火！打，把这群乱匪给我打下去！”李双良大声的叫喊着，说着就扣动了手中抬枪的扳机。这种沉重的玩意儿，秦军上下已经都不装备了，但对于董军来说，对于重火力短缺的董福祥言，这种威力不俗的大号子弹还是用得上的。

百十杆火枪、抬枪一起喷吐出了火蛇。冲锋过来的乱军队形顿时被打出了不少窟窿，倒下去了不少。但是带队的乱军军官甚是悍勇，叫嗥着把队形疏散的更开，然后加快了速度朝上面扑去。李双良接过又一杆抬枪，粗大的枪眼对准了那名军官大声的下令："给我集中火力，打那个带头的，谁打中了他老子赏他一百两银子——"

话音还没落下，几十杆火枪、抬枪就飞快转移了目标，'砰砰'的放枪响成一片。那个敌军军官却甚是机警有经验，灵敏的在地上一滚，躲到了一堆土坎后面。而不用他来指挥，冲锋的乱军士兵继续叫嗥着向前冲着。

"砰砰——"两发子弹打在了李双良面前的壁垒上，溅起的土渣颗粒只打的他脸疼，不少还钻进了他大吼大叫的嘴里。呸呸了两声，李双良圆睁着双眼继续大喊大叫："打，打——"

孙涛半跪在地上，枪口从胸前瞭望口中伸出，准星对准了那个趴在土堆后头的军官。一百多米的间距挡不住他手中的这杆前装线膛枪。

第一百七十章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

楚鲁克、固满、木济、章固雅……董福祥与阿布都力是一路后撤。木济的失守更是连南侧桑珠的进取路线都给让了出来。

万多阿古柏乱军一路由阿古柏亲率紧追董军与阿布都力军，另一路玉努斯江带领，分兵夺取桑珠。这地方产硫磺和硝石，此两样东东对于占据大半南疆的阿古柏来说算不上珍贵，对于刘暹军就弥足可贵了。

虽然只要阿古柏主力攻克了章固雅，封死桑珠北去的出口，这地方就是一块死地。便是产再多的硫磺硝石也运不到征伐军的手里，但玉努斯江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半点看轻桑珠的意思。

楚鲁克往东，上万叶尔羌人随着阿古柏军的进攻一路撤到了桑珠。在玉努斯江看来，这些叶尔羌人都是‘叛逆’，他要再开一次杀戒，让叶尔羌清醒清醒。

这一切自然都在刘暹的掌控之内。阿古柏只看到沿途节节抵抗的只有董福祥和阿布都力，自以为是自己的奇袭建功，让征伐军的主力不得不转回额里齐城，哪里又知阿托爱和数百浩罕精锐早就成了雪原上的一具具僵尸，剩下的全做了俘虏。全盘掌握了阿古柏打算的刘暹，如今不过是诱敌深入！

……

“真他妈冷啊！”

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一片营地坐在在沙漠边缘上。军营紧挨的阿尔齐灵河早已经全部封实，虽然放眼营地四周，只有阿尔齐灵河上的一层薄薄白雪见证了刚刚有一场小雪袭到。刘暹整个人包裹的如一头棕熊。但就是这样也挡不住深深的寒意渗入骨髓。

“真他妈的冷！”再爆了一声粗口，刘暹缩着脖子把身上的披风搂的更紧。

这回他为了截断阿古柏的后路，可以说是吃大苦头了。三千秦军缩在这沙漠边缘已经整整半个月。吃的喝的。比起在桑珠等城中时候下降了一大截不提，连足够烤火的柴火都没有。虽说和阗叶尔羌冬季的气温比起北疆来要暖和的多，比青海的气温也暖和的多，可这正暖和的时候突然一场降雪，还是让人受不起的。

阿尔齐灵河往南五十来里就是固满，虚拟地图上显示的很清楚，这地方已经没几个守军了。木济、章固雅乃至桑珠三城也都可以在虚拟地图上清晰地看到。刘暹之所以挑这么个地方屯兵，可不是随随便便就下的决定。此地除了水源外，就是固满、木济、桑珠、章固雅四城。均在其二百里直线范围之内。

……

当阿古柏两日猛攻章固雅不动，不得不停兵城下的时候，当玉努斯江进攻桑珠不成，反被骠骑营偷袭。狼狈退回木济的时候。刘暹动了。

阿古柏乱军锐气已挫，三千步骑出现在了毫无防备的固满城北面。

“噗嗤——”这是刺刀入肉的声音……

“啊——”这是士兵惨叫的声音。

“轰隆——”这是臼炮射击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不甚大的固满城中，三千征伐军宛如入侵的蝗虫一样，飞速的啃噬着所看到的一切阿古柏乱军。

他们突然间在固满城的北面出现，令坐镇固满的阿古柏乱军将领别尔德穆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征伐军杀到了近前。

固满城里囤积着阿古柏乱军的一批军需物资。但自负后路无忧的阿古柏根本没在固满城里留驻多少军队，别尔德穆手下连五百人都不足，哪里能阻挡得住刘暹的进攻。

半个时辰不到。别尔德穆带着百十名乱军狼狈的逃出固满。突然杀出的刘暹一举堵住了阿古柏的退路，卡死了乱军的后勤线。

不过这并不是刘暹的最终作战宗旨。当天的下午。魏明带领两千骑兵就向西一路杀去。不远处的楚鲁克不是他们的目标，守备力量空虚的叶城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别看刘暹诱敌深入，一路将阿古柏圈进了套子里，可别忘了，楚鲁克、固满、木济、章固雅一线的北面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地带，顺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只要有充足的水源，有多少部队不能绕过这些城镇啊。就像刘暹屯兵在固满城北五十多里外一样，阿古柏并没有一战全军覆没的危险。

刘暹也没那么大的胃口一口吃掉阿古柏，他所求的是撕掉阿古柏的一块肉，然后再把叶城吞进口。

当然，若是沙漠能让阿古柏的大军崩溃，刘暹也绝对会乐意之极的上前痛打落水狗。

……

继续攻打章固雅，还是掉过头来猛攻固满。三日后阿古柏给出了答案——固满。

他没那个勇气直杀进和阗。刘暹能如此具有针对性的坐下布置，显而易见是偷袭部队失手了。这种情况下，阿古柏若是还有雄心壮志靠着手头部队的这点补给，就一往无前的拿下和阗，他就是军神了！

战斗在第二日清晨打响。

三十门大炮对准固满城就开始了猛轰。城外阿古柏乱军的炮兵阵地上腾起股股地黑烟。

伴随着城内烟柱四起，炮弹落处碎砖断木直甩飞到半空去，石块满天洒落。中间夹杂着的零星的惨叫。整个城市，不管守军的伤亡如何，反正整体的是被完全裹卷在团团的尘烟之中了。

炮击进行了一上午，炙热弹、开花弹、实心弹、榴霰弹，数百枚炮弹彻底给固满来了一次完完全全的洗礼。

东面城墙被炮弹生生撕裂，炮击一停，阿古柏把手一挥，数百步兵战士就向着固满猛冲过来。

刘暹不是个怕死的人，在炮声停下的第一刻，他就带领亲兵往东面的城墙奔去。虽然指挥官已经在位，但作为征伐军的最高主帅。他的出现肯定能很大程度上鼓舞士气的。

从真神寺到城东城墙直线距离很短暂，算上街道房屋的拐弯路途也才最多二百米，可就是这短短的二百米。刘暹愣是走了半刻钟。

得到英国人支持的阿古柏，开花弹的爆炸率和威力都要比秦军的高出很多，固满城本身就又屡经战火，现在整座城市已经是完全变了样。残垣断壁，连片的废墟。城墙被直接撕开了缺口不提，城外的状况也不说，刘暹还看不到。只说城头和城内部署的胸墙、工事就损毁了很多。唯一不知道的就

是——炮击中具体的人员伤亡情况！

随着刘暹抵到东城，一个不好的消息也传进了他耳朵。一门臼炮的火药桶被枚正落在那里的炙热弹给引燃，在一阵连环爆炸之后。炮位上的整个小组全部尸骨无存不说，周边的工事也像重重挨了一拳，倒塌了许多。

霍广正指挥着手下组织防线抵抗着阿古柏乱军的进攻，枪林弹雨中还有士兵出没在全力的修补城墙缺口。征伐军的臼炮也纷纷开火。虽然没有乱军配置的炮群那般有威力。射程也一样不及，但在守城征伐军的配合下也给进攻中的乱军造成了很大阻碍。

“轰轰轰——”大炮继续鸣响。

阿古柏撤回了进攻部队，这只是第一轮的试探性攻击。草草结束后清部队，死了四十几人，还有二三十人受伤。

“城里的清**队还有还手之力，咱们要继续轰

击，轰到他们彻底丧失战斗力为止。”在普奥战争中做过战地观察员的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沉吟着说。在他心里，要攻克一方持有米尼式步枪士兵守卫的城堡。炮弹是要比人命更有价值的存在。

阿古柏自然同意。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是英**事代表团的团长，之前的几个月里。就是他在给阿古柏的军队做着近代化的改革。

霍广正见城外阿古柏乱军停止了进攻，连忙让手下去帮忙加固残破的城墙，并且清点伤亡，向城外延伸阵地输运兵力。

十几副担架从城外抬进城内，刚才的战斗里，损失最严重的是城外的那个中队。先前满员的队伍只是一上午的炮击和刚才的进攻，死伤就超过了三成。

第二次炮击，重点打击的范围还是东城头和城外延伸阵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炮击，炮声一停，数百名出击步兵就再次向着固满城冲近。

城东的枪声像是爆炒料豆一样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其间开花弹与手榴弹的爆炸声，自始至终没有断绝。

阿古柏眉头紧皱着，后勤断绝的他军，打掉一枚子弹就少了一枚子弹。如果一直跟刘暹较劲猛攻，用不了几日军中储备就要见底了。而且固满城内的抵抗力量之强也超出他的预计，并且征伐军稳打稳扎，也没有表现出浮躁的感觉，稳步的消耗着自己手中的有生力量。

在火力上眼下的阿古柏乱军占据着绝对的上风，大炮不断地轰击让固满的东面城墙几乎彻底倒塌。透过倒塌的城墙看望城内，也如同被狗啃了一口的馒头一样，犬牙交错的到处都是缺口。

可是这并不能消减守军的反击力量。两阵的交锋后，阿古柏的大炮基本都不出声了。放眼望去，整个固满已经不存在自己的它不停地轰击的目标了。

披着灰不溜丢的掩饰服，狙击手一个个击毙着

阿古柏军中的目标。看似每个人射击的次数都不很高，但汇总一下战果，还是十分喜人的。并且大量低层军官的死亡也让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迅速提起了心。猎兵这东西在欧洲可不是稀罕的玩意！

　　这对阿古柏军的打击不小。每一个下层军官和冲锋在最前的骁勇士兵都是一个小团体里的主心骨，他们的死就像是一下下的重鼓敲打在了阿古柏军的心房。

　　每一次的倒下就让乱军士兵心神一缩。

第一百七十一章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当艰辛万苦拿下的城外阵地，再次被征伐军以娴熟的炮步配合加刺刀手榴弹，反扑轻松夺回的时候，阿古柏不打了。他打不下去了。

四天时间的厮杀，阿古柏军在城外留下了上千条人命，打光了所有的炮弹，付出了小两千人的伤亡，却根本啃不下固满。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在第一天结束后就向阿古柏提议——绕道沙漠。炸毁火炮等无法携带的辎重、累赘，轻装行军，趁着军中还有粮食，尽快的赶回叶城。但是阿古柏不听。三十门新式火炮是此次英国人支持他的全部重火力，他舍不得炸。

只是现在形势逼人，阿古柏必须立刻从固满撤退。再不撤走，他军中的粮食就不够了。

刘暹没有出击，阿古柏还有上万军力，啃城堡啃不下征伐军千人，但城外野战，刘暹这点兵力可就不够瞧了。虚拟地图上刘暹看着退入沙漠的阿古柏军直到在阿尔齐灵河畔某处地方做了两个多时辰的停留前，行军速度一直是比较缓慢的。而在那之后，一直比较缓慢的行军速度，突然就猛拔高了一截。在确定了阿古柏真真领着大军渡过了阿尔齐灵河绕道固满城之后，刘暹带领城中仅有的二三十名亲卫骑兵，沿阿古柏军故道去打探踪迹，不出意外的发现了某处不是异常的异常，然后果不其然的从中挖掘出了火炮。

……

贝拉是一座小城镇，原本住着几十户人家。半耕半牧，再有个土围子将村子包着，以防备马匪的杀掠。只是当搂一把就走的马匪变成成千上万的大军时。整座小城那微不足道的抵抗就显得弹指可摧。自从去年被血洗了之后，贝拉就彻底荒芜起来。直到今日绕道沙漠边沿的阿古柏大军再一次来到，才让这个空无一人的城镇变得再度热闹起来。

小小的贝拉当然住不下阿古柏的上万大军。整个阿古柏军散成大大小小的十多个营地，围拢在贝拉的四周。

其中一个不大的营地里，马元正正正经经的跪倒在地上，面朝着西方，静静地拜下去。这是真神教的规矩——礼拜。

战乱之中。原先那些繁杂的仪式早就被简化。马元只是抽一个空，就能完成自己的仪式。

就在他再一次将自己的头埋在地上时，额间传来的隐约感觉。让他的心突然跳了起来。他顾不得自己的仪式尚未完成，侧着脸，将耳朵贴在地面上，静心屏气。

那是战马的蹄声。足足数百匹马的蹄声。

马元双眼翻了一下。目光中露出警惕，他抬起头，向着蹄声传来的东方向望了一眼，虽然隔着帐篷。

那个方向可是让阿古柏吃够了苦头的地方。现在军中的小千人的伤兵有多少人能最终活下来，可都说不定。

“是巡哨的队伍回来了？”马元心中暗想，但又觉得有些不对。

若换了在固满吃败仗之前，马元是绝对不会这般警惕的，但现在不同。他对东方充满了警惕。

“都起来，都起来。给老子当心了！”想到这里，马元一跃而起，走出帐篷后大声喝骂，将一样这个时候做礼拜或是纯粹在帐篷里休息的手下士兵都赶了起来。

然而当马元调整好队伍再听那马蹄声的时候，那蹄声却是消失了。无论他如何再去细听，都感觉不到任何声音。

马元有些发愣，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

“这倒是奇了！”马元从地上爬起来：“莫非是我的耳朵听岔了？不可能啊，我还没有老得连耳朵都听不见的时候啊！”

可惜这处简陋的营地里连栅栏都没有，就不会有望楼了。暮色霭霭中，四周一片苍茫，天色虽是阴沉，却一直没有降下雨雪，四周都是荒芜的黄沙世界。

“都给我小心了……，我觉得……有些不对。”马元大声喝斥着。他这处营地的五百多人，全部都是他三年前跟着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思的克)起兵，做上喀什噶尔兵马元帅时积攒的老底。司迪尔(思的克)败得很惨，当初请布素鲁克和阿古柏入新疆的金相印也早就不知所踪，只有马元，这个司迪尔政权的三号人物，见机得早，投向于阿古柏，现在还留着一口元气。

他的感觉没有错。就在距离贝拉不足五里处，一道沙丘后头，三百来起兵正在静静地等待着。

这三百多人身上穿的都是染成黄褐色的衣裳，

腰间挎着马刀，背上背着马枪，其中百人还配了短枪。

如果不是太多的骑兵配入了西进序列，刘暹还能召集更多的人马。兼之又因为时间急促，所以只召集了三百多骑就冲进了沙漠。

刘暹举起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前方敌人的动静，重点就是马元这一个营地。贝拉东面一共四座军营，其他三座都毫无动静，就马元这里变得警惕非常。

可那边也没高地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处乱军营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上下突然警戒了起来，不过他不急，这帮乱军还有几分警惕性的。自己人手太少了，硬拼是不可行的。明着骚扰，那也要等他先咬下一块肉来再说。

天色很快就暗下。之前清晰可见的营地隐匿在了黑暗中，只有点点火光还在显示着他们的存在。

刘暹的这支小队伍已经不在先前的原地了。十里外的沙丘顶上，他正看着夜幕中一片漆黑的南方，露出了一个意味深沉的笑容。“想套我？想得是美！”有虚拟地图在手，阿古柏军队小的变动不说，大的举动绝瞒不过刘暹。

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

玉龙喀什河【与哈拉哈什河并列和田河两大支流】边的皮什。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苦力营终于疏通了皮什通往玉龙喀什河的这段河道。三丈宽的河面，五尺深的河道，可谓成绩斐然。来往检查的征伐军军中文书，在乘船从皮什码头运载三千斤煤炭成功驶进玉龙喀什河后，在质检文书上痛快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在硫磺、硝石这两项军火必需品来源得到了解

决之后，煤炭，这项生活必需品，也终于有了决定性的进展。

皮什的这座小煤矿，虽然产值不高，三百苦力营的劳作下，每日供应和阗三万斤煤炭还是足够的。

这就是解决了征伐军的大难题。要知道自从进入到青海以后，吃食方面的变化还就算了，柴火来源也成了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在荒凉的戈壁滩和只生草不长树的高山草甸上，想要寻到足够全军生火做饭用的柴火，完全是不可能。整支征伐军对于做饭用马羊粪便，从最初的膈应到最后的坦坦然然，那说起来都是泪！

进入到新疆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新疆的植被状况比之青海是要强上一些的。但是全军囤积一处的时候，全部用干柴来解决吃饭问题，那也困难。牛、羊、马三畜粪便，始终伴随着征伐军左右。

直到后勤处的人多方打听，从当地人口里得知

——从和阗额里齐城沿玉龙喀什河南下小百里路程，有个叫皮什的小地方，那里有产煤炭。

后勤处立刻派人去寻找皮什，结果在玉龙喀什河往南百里的河畔边确实寻到了一个村落。可是这个村落早已经荒芜一人，煤矿坐落在村落的东面，倒是没有被破坏。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需要多少。后勤处点派了三百苦力，连同叶尔羌迁居过来的五十户百姓，一块送到了皮什。随行的还有二十几名受伤后复原的伤兵。

苦力营以每五十人一队，每队五组。这些被俘的士兵里，有的是新疆本地土著，其间有分成什么白山黑山。只要稍加的提拔一批，打压另一批，稍加的挑拨一下土著士兵和浩罕兵之间的矛盾，二十多名征伐军士兵加上五十户土著百姓，看押三百苦力，已经绰绰有余。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直以来的投入，终于有了产出。有了这持续不断的煤炭，只要再寻到

充足的铁料，就是没找到阿古柏掩埋的那三十门新式西洋火炮，刘暹也能在新疆造出汉元一式和汉元二式来。

话说新疆是不缺铁矿的。南疆在后世，大的铁矿刘暹没有听说过，可小的铁矿绝对不少。反正征伐军手头有的是苦力劳力，又是只需要应一下急，不讲究成本问题也亏不到哪去。

皮什这里平静的都要与世隔绝了。

刘暹先是在喀拉山口打的伏击战，和之后诱敌深入，断敌运输线路的战事，丝毫没有影响到皮什的‘稳步发展’。就在刘暹带领小股骑兵不断骚扰后退中的阿古柏大军的时候，皮什河疏通了。源源不断的煤炭打今日起，运输进了额里齐城！

曹怀亮站在额里齐城的城头，整个人索然无味。他是刘暹心腹班底中的一员，否则刘暹不会让他执掌保密中的火箭队。可是这一保密就从起兵保密到了现在。火箭队除了早期的战事中搂到了一点好处，到现在为止都几年没在战场上露面了？

虽然明面上他是霍广成的副手，军部警备力量的老二！

第一百七十二章上校的重视

身居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侧缘，和阗、叶尔羌一带的气候可想而知。穿过这两地的南疆大道，非是正好有河流穿过之地，不足以形成城镇。

从入疆的红柳沟开始，到卡墙、阿哈巴依，到克勒迪雅、齐尔拉，到章固雅、木济、固满，到眼下的楚鲁克，皆是如此。

每一个城镇都伴随着一条河流，区别仅在于河流的大小。

楚鲁克城边的这条河流就比流经固满的阿尔齐灵河小很多。但是此地平坦无波，四周土地肥沃开阔，城镇只是简单的坐落在河流的一侧，不像固满城，南面是沟壑纵横，北面是高岭丘地，阿古柏从固满绕道需要往沙漠里挺进数十里。当然，这也是刘暹把突破点选在固满而不是楚鲁克的原因。

……

枪声渐渐稀落，喊杀声消停在落日的余晖中。没用多久，一支一千多骑的乌兹别克骑兵灰头土脸的从沙漠中转回来。

“又是一场失败。清军将领的战场嗅觉太灵敏了。”福尔赛依特.萨伊甫摇着头，看着回来的乌兹别克骑兵叹息的说道。

自从队伍离开固满的第一天起，阿古柏军就笼罩在这支小股清军骑兵部队的绕袭阴影之下。贝拉开始，沙漠之中的数次袭杀，到刚转入大道时的骑兵突击，这支人数不多的绕袭部队，就像一头猎食的孤狼，对阿古柏军穷追不舍。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是一个自傲的人，身为大英帝国的上校军官他看不起东方。无论是中亚各国还是清帝国。在他眼里。这些国家都是落后的野蛮人。就像‘天朝之梦’未被打破前，中国人眼中的外国蛮夷一个样。

清帝国是英军几年前的手下败将，清军完全不

放在他的眼中。在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看来。阿古柏军也跟清**队一样的不堪大用。他这个军事代表团总数不过三十人，说是军事教官，初开始只是枪炮的作训而已，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考察阿古柏军队的战斗力。

当和阗传来清军进攻南疆的消息时，查看了地图的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对刘暹充满了同情。在他看来，跨越万里的征程，没有铁路运输做保障。刘暹这支征伐军就是在送死。

结果，刘暹拿下了整个和阗，杀进了叶尔羌。用铁一样儿的现实狠抽了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为首的英**事代表团一巴掌。因为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代表的也是整个英**事代表团。

当阿古柏带领着自己上万军队挺进叶尔羌。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又认为刘暹必败无疑。因为阿古柏的这上万军队里一半人是列装了新式步枪的新军。在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的脑海里，清军还是那支使用笨重火绳枪的愚蠢军队。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和他的军事代表团的大半成员，就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绝对自信和高傲，踏入了这场战争。只可以他们猜中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尾。阿古柏的势若破竹乃是征伐军实际意义上的诱敌深入。后勤路线一下被卡段的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第一次正眼看了清军。

因为这份正式，固满的攻防战里，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对征伐军的‘防守’赞赏有加。征伐军以短程的臼炮配合步兵突击，步兵的刺刀加手榴弹策略，让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第一次对清军产生了警惕。

而手榴弹这个早在几十年前就退出军队的东西，在这一场攻防战中的表现，也像黑夜中的火焰。吸引着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的目光。

再然后就是刘暹那bug式的绕袭。

不管阿古柏设计了再怎么隐蔽的埋伏，刘暹愣是没上当一次。他每一次的进攻都是挑在阿古柏军队松懈或是防守薄弱的地带。撕下一块肉后掉头就

走。绝不贪吃。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是步兵指挥官，但也能看出刘暹的‘不凡’，他对刘暹的骑兵作战嗅觉，佩服之极。“这是一个优秀的骑兵军官！”几天里他不止一次的对同伴这么的说。

“阿古柏必须加速了。军中的粮食只能支撑一周，如果一周后他还不能绕过叶城的阻挡，进入莎车，那军队中的粮食就将断绝。”对于一支军队，军粮断绝是什么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的旁边，一名褐色头发的英国人接口说道。从他肩上的军衔看，这位是一名陆军少校。

杰克.杜拉尔，英**事代表团副团长，英国陆军少校。

“一周？”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笑了。“no，no。杜拉尔少校，那位清国骑兵将领是不会轻易放阿古柏走的。要知道在楚鲁克他刚刚增加了五百名

骑兵。而且楚鲁克距离莎车城的距离超过三百华里。”

刘暹拿下固满城之后，两千西进的骑兵，魏明是旋风一样扫过了楚鲁克，然后在这里留下了五百骠骑营。这五百骠骑营在阿古柏大军转到的时候，自然不会留在楚鲁克城内死扛阿古柏大军，按照刘暹之前的吩咐往北转进，在沙漠里与刘暹三百多骑汇合。兵力扩大到了八百多人马的刘暹，这不刚又在沙漠里涮了乌兹别克骑兵一把。

一千四五百人的乌兹别克骑兵，被刘暹坑掉了小二百骑。

只有三百多骑的时候，刘暹就已经让阿古柏大军寝食难安，如若是跗骨之蛆。现在兵力扩大到了八百余骑，一周之内要阿古柏军队在刘暹的骚扰之下走过三百多里路程，还要越过叶城的阻拦，这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

“那就愿他们的真神保佑他们了。”杰克.杜拉尔突然地一笑。

阿古柏现在的军队以浩罕兵，也就是乌兹别克人为主体，新疆本地土著为辅助，大多数是信奉真神教的。这让信仰新教的英国人很是不舒服。虽然在国家大事上，这个信仰问题只是拿来遮羞的一块布，用得着就拿在手，用不着就丢一边了。但军事代表团里还是有人看对这一点严重不顺眼。尤其阿古柏这个人为了维系自己在南疆的统治，为了拉拢真神教的上层阶级，执行的政令苛刻且保守之极。

加重了百姓身上的各种差徭和赋税就不提，这个情况说了英国人也没啥体悟，真正能让英国人‘一目了然’的是：比如女子不蒙面不准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完全保守之极的在政教风格让杰克.杜拉尔十分反感。

不过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和杰克.杜拉尔都没有为阿古柏此次失败后的前途担忧。背后有大英帝国的支持，两人认为阿古柏即使败得再惨想要重振雄风也是轻而易举。

甚至两人此时还盼着阿古柏惨败上一场，这样才能让阿古柏彻底绑上大英帝国的舰船啊。

一天、两天……，阿古柏军中的粮食越来越少。可队伍距离叶城还有上百里。有虚拟地图在手，刘暹打起绕袭来，完全是bug的存在。

阿古柏又设了三次埋伏，但除了浪费了大段宝贵的时间外，没抓到过刘暹一次。可谓典型的没吃到羊肉还惹的一身骚。

刘暹就还跟先前数次一样，带领骑兵徘徊在埋伏圈的入口线边沿，看似下一步就能迈进埋伏圈，实际上一只脚却总在圈外头，就像一只美味的诱饵吊着阿古柏不得不‘静心沉气’的等候下去。最后鸡飞蛋打！

……

额里齐城。

签发了一道煤炭转运桑珠的命令之后，曹怀亮又无聊了起来。没事干啊，他闲得骨头都要痒了！

在这额里齐城，他除了每天签发文书以外，就是回家跟分给自己的俩女奴玩耍，整个征伐军够资格分配女奴的高级军官只有五个：刘暹、董福祥、魏明、霍广正和他自己。但是能跟女奴玩的玩出孩子来，五人中他属独一份！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去掉火箭队这个担子。

曹怀亮遐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上次战场，真刀实枪的打拼出功劳来？

就是这样遐想着自己未来上了战场后如何如何神勇与英明，曹怀亮又渡过了一天时间。晚上回家后，看着小心翼翼的在自己面前伏低做小的两个女奴，曹怀亮心理又好生无趣。

对着两个女奴他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和颜相待一些吧？毕竟肚子里怀的是自己的孩子。可孩子他娘的身份又确实尴尬。怀孕的消息爆出来以后，曹怀亮走到哪里都感觉有人在背后对自己指指点点。

那就厉颜相待？曹怀亮又狠不下这个心。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自己的，日后两女也是要送回家里的。

简单的吃了饭，曹怀亮进了书房，在桌案前坐了良久。最终提笔向刘暹写下了一封信。他要上前线！

这种待守后方的日子，他真的过腻了。

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就是进入骑军里做个中队长也成啊。

书信一路辗转了五日才抵到刘暹的手中。而那时的刘暹，正在叶城外的阿布河河畔。

孤狼狩猎的游戏，就要进入最高、潮了。

第一百七十三章天怒人怨，歪打正着

冬夜里的戈壁滩寂静无声。除了呼呼地北风外，庞大的阿古柏军惊吓的连晃荡在戈壁上的动物们都全部缩头藏洞，或是逃之夭夭。

偌大的阿古柏军营地，除了战马的嘶鸣声外，完全听不到其他的声音。火堆燃烧的噼啪噼啪声音，也全被北风给吞没了。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的军帐里，他正和一名英军上尉军官下着西洋象棋，一旁杰克.杜拉尔和另外一名少校军官在旁观。

“啪啪……”

外头突然的枪声传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举着棋子的手在空中一顿，继而恍若不闻一样的继续落子棋盘。

作为他的对手的那名英军上尉，眼睛跟杰克.杜

拉尔还有另一名少校军官对撞了一下，耸了下肩，也接着勾头棋盘。

从贝拉开始，这种夜间不让人睡好觉的扰袭，阿古柏军经历的不要太多。尤其是楚鲁克刘暹增添了五百骠骑营之后，分队扰袭，是整夜的不停。阿古柏军偏偏又不能视而不见，不然就是跃马扬刀的马踏军营。可阿古柏军一戒备，扰袭部队就又变成营外放枪、丢手榴弹，这种只有声不见人的把戏了。

看看现在阿古柏军上下，那个不是一双黑眼圈和厚厚的眼袋？

进入近代化军队已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英军里面，营啸这种事情已经久久不在军官们的脑子里出现了。但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等人十分清楚，清军的扰袭从贝拉一直持续到现在。阿古柏军全军上下都士气沉沉的，士兵们的神经已经绷紧到了极致，这种态势十分危险。稍微不注意。触碰到了士兵们敏感的神经，整支军队就是会崩溃的。

阿古柏的大帐，外头是一丝光儿也不漏，里面则明亮如白昼。营地外突然传来的枪声让一样没有入睡的阿古柏暴跳如雷。没有人能连续多日的睡眠不安与不足后，继续的心平气和。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等人的平静只是没有把自己代入军队，阿古柏却不一样。这支军队完全是他的看家本钱，天底下没谁比他更宝贵这支军队的了。况乎阿古柏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做娈、童的经历吧。发家又是靠着献上妹妹起步的裙带关系，阿古柏自尊心极强，也非常的敏感。成为伯克之后。就续起了大胡子，并且在女色上面尤其的‘加重’。

就刘暹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消息里，这家伙的后宫已经足足有三四百人了。其中乌兹别克族、hui族、wei族、蒙古族、汉族、哈萨克、满族等等，那是都有。

但身为上位者。阿古柏又怎可能一点城府都没有。现在他之所以变得如此失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因为束手无策，所以才暴跳如雷。

“哒哒……”的马蹄声远去。一行百十骑兵从阿古柏军营往西南奔出了十多里，才勒住了缰绳。

刘暹目睹着这支扰袭部队的回归，片刻后他的身后又一支百骑规模的部队打马向着队伍归来的方向驰去。

骚扰一支宿营的队伍并不需要多少人。眼下不是冷兵器时代，骚扰部队需要策马上阵，近身厮杀。现在他们手中拿着火枪、手榴弹，只需要远远地放上一阵枪，扔一个手榴弹。响亮的声音就能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老远。

所以，今夜的阿古柏军也注定无法安眠。

黎明前夕。七百余马队踏着稀疏的星光向着阿古柏军疾驰，汇合了扰袭的那一个百人队后，八百马队在刘暹的指挥下，绕过大半个阿古柏营地，达五里外全体下马潜伏至军营三里处，再全体上马直

冲阿古柏军营的一角。

隆隆的马蹄声让整个阿古柏军乱成一团，可惜不等他们做好防患，征伐军的马队就从军营一角切入军营，然后一片杀戮后扬长而去。

阿古柏军的死伤并不多。但这显然能让阿古柏军脆弱的神经再度向崩溃前进一大步。没尝过一连多日睡不好觉，提心吊胆滋味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让人发疯的抓狂的。

阿古柏的拳头部队——乌兹别克骑兵并没有出动。

军中已经断粮三日，靠的全是宰杀牛马骆驼过活。乌兹别克骑兵的战马当然没人会去触动，可阿古柏也不会平白再浪费战马马力。

前面才是叶城，从叶城到莎车，至少还有上百里路程。阿古柏必须精打细算。眼下的阿古柏军还主体保持完整，靠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的支持。叶城近在眼前，莎车也指日可待，倒在胜利的

门槛上可不是阿古柏想要的，更不会比直接失败光彩多少。

天色亮了。

叶城中开出了一支两千人规模的马队。其内除了两个整齐的征伐军骑兵大队以外，之余的千人全是就近的叶尔羌人。

作为跟阿古柏血战三场的叶尔羌人，对阿古柏的仇恨丝毫不比和阗人轻。之前在阿古柏的强势镇压下，叶尔羌人不敢有异声。阿古柏和玉努斯江在莎车、在叶城的屠戮，叶尔羌人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是绝对的惊惧。

直到征伐军的到来。

一路飙飞的西进马队杀进守备空虚的叶城的时候，周边的叶尔羌人欢欣鼓舞。这些不知道征伐军具体实力的叶尔羌土著，只以为是清王朝向南疆进军动兵了，而按照清王朝在新疆一直以来的举措，

这一次进兵那绝对是一举功成。

于是一队又一队的叶尔羌人带着战马、弯刀来到了叶城。他们愿意跟随征伐军反击阿古柏。

阿古柏在叶尔羌两年的统治，没能给自己的政权打下一丁点根基。苛政猛于虎。中原大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阿古柏政权的真实写照。在那么重的赋税之下，即使没有深厚的血仇，也没人愿意忍受。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满清在新疆经营多年，统治时期不断地修渠引水，灌溉起了不知道多少土地和夏、冬两季草场。这些都是新疆财富的聚集地，也绝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贵族、部落和富商的手中。

这些人很多都牵扯到了先前的反清运动中，但肯定也有没牵涉进其内的。这些人对于阿古柏的到来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支持‘或‘不支持’定论，但这些人肯定是任何一个政权统治地方的根基。他们就像中原汉地的士绅、商贾和族长一样，

相互编制，建立起一个制度的基础。

阿古柏想要有效统治整个南疆，是必须要拉拢他们的。但是阿古柏又是一个外族人，就如满清八旗入主中原一样，他更要拉拢他手下的那些铁杆支持者。

伯克制度的继续施行就是这一方面的最大体现。

然而伯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跟西方的贵族封地制度很相似，都会在一定比例上分散整个政权的财政赋税。阿古柏势力正值上升期，怎么可以因为钱财方面的短缺而抑制军力发展呢？

于是没收土地就成了阿古柏政权聚财敛财的一大手段。在叶尔羌，在喀什噶尔，在库车等，南疆之地除了和阗因人杀的太多而有价无市。其余的地方，阿古柏没收土地、草场，再转卖给原来主人或是其他人，收获丰厚的很。

当然，他这样做也绝对的开罪了新疆的土著势

力。在叶城，短短半月就汇集了上千人马来给征伐军助阵，要说里面没有那些贵族和部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阿古柏完全把南疆内政搞得一塌糊涂。天怒人怨！征伐军这个时候杀来，时机简直是卡到了点上。连刘暹都不知道自己会如此歪打正着！

眼下的阿古柏刚刚在南疆确立统治，可不像历史上的光绪二年时那样稳固。中间差了七年时间呢！

第一百七十四章决战阿古柏

昨日抵到阿布河，刘暹就与叶城取得了联系。得知有上千叶尔羌人襄助的时候，大喜的同时也很是不解。叶尔羌的反抗气息难道就那么浓烈吗？两年前阿古柏、玉努斯江才杀的叶尔羌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现在征伐军一出现，叶尔羌人就又站到了阿古柏的对立面？

叶尔羌东部地区的部族、人群跟随征伐军，刘暹还可以理解。毕竟城池都给征伐军攻战了。可是叶城这里，完完全全是风暴眼，当地百姓就那么相信满清？不看看势头在哪一方，就直接站队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刘暹只有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都是欠收拾。

汇合了叶城出来的两千来骑，刘暹手下的兵力已经达到了三千军。虽然质量上跟骑兵营相差甚远，这里看似有征伐军出身的有小两千骑，可事实上真正秦军头出身的骑兵只有六七百人，余下的是

两个大队的骠骑营士兵和一二百人的董军、阿布都力军骑兵。

征伐军中央，刘暹正在细细的观察着对面阵地。

阿古柏手下还有一万人左右的军队，大部分是他的嫡系浩罕兵，也就是乌兹别克兵，其中骑兵有两千多人。一路西撤，抛弃了全部伤兵和不停受到袭扰的结果，自然是全军士气低靡。但是中国兵法有一句话：归师勿遏。

这支军队现在是否还有战斗力，刘暹心里并没有谱。

“跟我走——”沉思片刻。他做出了决定。带领全军绕着阿古柏军从西到东。

战场开在西面，堵截的意味太明显了。那就放到东面好了！

只是他的这样举动不仅让手下人摸不着头脑，

连阿古柏、玉努斯江也迷糊了。不知道刘暹在干什么。但下意识的都提升了惊觉。玉努斯江更是怀疑，刘暹是不是在东面布置的有埋伏！

而不知道中国兵法的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杰克.杜拉尔少校等英国代表团军官，更是完全的迷茫。

“进攻——”

最先展开攻势的是阿古柏。挥手间直接出动了两千步兵，排成四个100x5方阵，缓缓向着征伐军——叶尔羌联军压来。

这些手持恩菲尔德m1853步枪的浩罕兵，如果比较真正的实力，两千人足以碾压传统式相同人数的骑兵。他们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不止一次仗着手中利器，镇压下南疆各地的一次次反抗。

如果是对付单单的叶尔羌骑兵，他们信心十足。绝不言败。

可惜，今日的对手中还有征伐军，那群跟他们一样拿着西洋步枪的中原军队。在固满城，在桑珠。他们真切领教了征伐军步军的战斗力。现在。就要较量他们的骑兵了。

四个巨大的方阵，相互间间隔四五十步，四个方阵联成一线将征伐军——叶尔羌联军正面都整个囊括进去。

“文光！”

“把那些领头的军官，全给我击毙——”

两千浩罕兵还算整齐的列队，把刘暹这边的叶尔羌人震撼的不轻。刘暹明显能感觉到本军阵列中响起的一些骚动。

联军锋锐的士气已经随着他这次突然的转变战场而有所下挫。现在浩罕兵的出击再唬住了叶尔羌人，阵列中连骚动都出现了，不下辣手止住士气的滑落，是不行的。

骑兵。是一种情绪化的兵种。

胡文光应了一声是，轻轻地打马奔出。身后十几名狙击手也一块打马奔出阵列，奔出半里地后一群人齐齐的下了马背，拿起了身后背着的步枪。

“猎兵？”

看到十几人下马拿枪，英**事代表团中响起了惊呼声。虽然从战事进程中知道清军当中有一批猎兵，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

“黄褐色的披风，跟沙漠、戈壁的颜色很相近！”代表团团长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更是一眼就看出了胡文光等人身上披风的用处。

“砰！”

清脆的枪声响来。在代表团的十多个英**官还在惊呼的时候，狙击手中已经有人扣动了扳机。

中间右侧方阵的打头军官，一个衣着华丽的浩

罕人，正在迈进的步伐突然一顿，脑袋向后猛的一扬，掀飞的脑盖已经伴着碎溅的鲜血和脑浆撒了一地。

　　这个人并不是方阵的最高指挥官，只是队列第一排的军官，就好似英军里的连长。但是他的死也让方阵迈进的步伐瞬间一息，尤其是距离最近的方阵第一排，惊呼声、惊吓声，步伐都乱了。

　　从这名军官的死开始，狙击手们的表现秀拉开了序幕。

　　“砰砰……”连续的枪声，一个接一个军官的阵亡。四个方阵，两千名浩罕士兵，都还没有发挥自己的实力，就在十几名狙击手的猎杀下乱成了一团。

　　“杀——”

　　魏明扬刀跃马，身后一个大队的秦军骑兵打马奔出。

速度飞快的提到极致，一里多点的路程眨眼就飞到。在阿古柏手下的乌兹别克骑兵还没来得及绕过己军那庞大的宽幅的时候，五百秦军骑兵已经从混乱的浩罕兵中一划而过。

三十多人的落马为代价，刘暹换得了至少二百条浩罕兵的性命，至于有多少人受伤，他就不清楚了。反正四个进攻方阵是彻底混乱了。

在乌兹别克骑兵的掩护下，这群气昂昂的浩罕兵连对手的大阵都没摸到，就不得不灰溜溜的撤下去整顿队伍了。

阿古柏军的阵列中一片哀声。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杰克.杜拉尔少校为首的英**事代表团的人脸色肃然。阿古柏军的新军完全是由他们来训练的，虽然没有费多大功夫，更多的只是编排一些队列，然后教会他们开枪打炮。但这么轻易的被刘暹击败，也让一群人脸面无光。

“卑鄙的做法。连鼓号手都打，这样的军队没

有荣誉！”其中一人气氛的说。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默不做声。因为他清楚，同伴的叫嚷只是种找理由的自我开脱。现在的欧洲军队可不是六十年前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样子，咱们自己在战场上都没有任何的顾忌和禁忌，又怎么能拿这个落后了整个时代的‘法则’来要求别人呢？

事实上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对刘暹的做法是很认同的。阿古柏军的近代化只是刚刚开始，他的军队仅仅是披上了一层近代军队的皮，内里还是一如从前的封建军阀。对付这样的一支军队，就如刘暹刚才做的一样，用猎兵打掉他们的指挥官，然后骑兵一冲拉到。

刘暹的指挥是战场上最省力最得利的做法。

阿古柏军的中央，一脸络腮大胡的阿古柏没有暴跳如雷。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知道现在自己更该考虑的是如何打破对面敌军，而不是去发对战事起不到一点作用的怒火。

“艾克木汗条勒，让艾克木带着土著人打头阵，让huihui在后面接后，新军列阵准备，骑兵时刻准备出击——”

有着中亚屠夫之称的阿古柏，从来不把人命当做一会儿事。只要这一场战争能够获胜，军中的土著人和huihui，他能毫不怜惜的丢出去送死。

“明白，汗王。”

一个大汉向阿古柏行了一礼，然后带着十多名骑兵奔了出去。这人就是艾克木汗条勒，阿古柏手下有数的重将，亲卫军首领。而艾克木的地位就低下多了。但谁让他是布素鲁克的侄子呢。

阿古柏把布素鲁克送去麦加朝圣，能留艾克木在军中已经是难得的宽宏大量了。虽然艾克木也真的挺能打的。

阿古柏的命令被艾克木汗条勒传下。艾克木一脸恭敬的接受命令。手下一千多土著人士兵被迅速

集结起来。

第一百七十五章狙击手

阿古柏、玉努斯江两相人马相加有一万三四千人，其内浩罕兵有一半左右。六七千人的土著士兵和huihui在连续的损失、做炮灰之后，眼下还有不少，扣除掉一部分骑兵，艾克木依旧能纠集出三千人朝上。

不过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阿古柏支他们上前是干什么的，土著和huihui自加入阿古柏军以来，这种做炮灰挡箭牌的战事都不知道打了多少回，早经验丰富。三千人像死了爹妈一样的脸色难看。

对面的征伐军——叶尔羌联军已经做好了准备。魏明带领着一个骠骑营大队和上千叶尔羌骑兵列阵最前，都已经做好了冲击的准备。

刘暹不准备再兜圈子，今日是他跟阿古柏的一次对决。眼下的军队是阿古柏军力的精华，英国人支援的一万支恩菲尔德m1853型步枪，列装的七千浩罕兵可近乎都集结在这里了。

如果这支军队溃散覆没，阿古柏也就不足为惧了。刘暹都打算拼个两败俱伤，也要拿下眼前的队伍。

“大人，真的要硬拼吗？我们可是骑兵，用速度……”留守的秦军骑兵大队大队长刑昌，还在劝着刘暹。他实在没想到刘暹应对是那么的简单，直接堆兵上去硬拼——

先前那个滑不留手的刘军门哪里去了？怎么前后变化这么大？

“有必要吗？让蒙藏、叶尔羌跟新疆土著、huihui拼个你死我活不是很好吗？”

刘暹没看刑昌一眼，目光平淡的看着前方马队。就像朋友间的注视一样，口中淡淡的说。

在土著、huihui兵上来的时候，把队伍拉走。在土著、huihui兵退下的时候。再把队伍拉上。如红朝太祖说的那十六个字一样：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刘暹前头把这十六字诀做的都很好，现在也同样有能力把这十六字融入进这场战斗里。只要两方僵持下去，优势总在刘暹这边。但是——

“别把叶尔羌人想的太好了，也别把骠骑营真当做自己人！”

话音落。一股令人窒息的沉压就瞬间让刑昌整个人僵硬了。刘暹的这两句话向两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脏。可以这样吗？

刑昌扪心自问。最后……答案是——可以这样！

他也不是真把叶尔羌人当做了自己人，只是觉得叶尔羌人来跟己军助阵，要维护一二。潜意识里就多了一层照顾。而骠骑营。他就真的是当成自家同袍了。

刘暹的两句话撕碎了一个纯粹军人的心！但也

点醒了刑昌。

“杀啊——”

高举马刀，魏明一马当先冲出马队。激情的吼叫让身后的一千六七百骑兵情不自禁的跟着吼叫起来，雪亮的马刀应耀天空的太阳，远望去就像是一片银光的海洋。

战马疾踏。飙进的骑兵群从最初开始就飞快的提起马速。

因为双方都没有火炮。两边战阵距离很近很近，间隔才强强两里。骑兵群一开始就有向前突击，艾克木集团的兵力也在列队时跑在了全军的最前面，双方距离只是一里地左右。正是适合战马冲刺的距离。

骑兵的冲锋是很威武雄健的。纵然现在这个兵种已经没落了。但是对于新疆的土著士兵和huihui兵，跃马舞刀而来的骑兵群依旧是最可怕的洪流。

艾克木脸色镇定，大声喝发着命令。三千来新疆土著和huihui兵在艾克木的施令下已经排成密集矩形阵列，火枪手列前。面对汹涌骑兵的冲击，这些士兵两股战战。身子都有发抖中。

“听命令，听命令——”

“胆敢擅自开枪者。杀——”

“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一里地的距离，战马冲刺顶多一分钟。艾克木集团群前列的士兵队伍当中到处响着如此这样的声音。

口干舌燥，嘴唇如沙漠里困了三天三夜的可怜孩一样，干涸干涸。再被寒风这么一吹……

可是，“砰……”

人不是机器，当恐惧吞噬内心的时候，人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不说会有‘情不自禁’这个成语

呢。一声枪响在骑兵冲锋到阵前还有一二百米的距离时发出，同时响起的还有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嚎。

艾克木镇定的神情顷刻破碎。“该死——”如果那个发狂的士兵这个时候就在他面前，艾克木绝对会抽刀劈了他。滔天的怒火也阻挡不了火枪手们的开火了。

前列上千名火枪兵就在骑兵群还远远地时候，七七八八的都打出了枪中的子弹。要清楚他们手中拿的可不是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而只是落后的火绳枪或燧发枪。

不要以为新疆距离中亚近，他们的武器就相对先进。看看西藏的藏军就知道，武器先进与否跟距离什么什么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在英国人的这批武器支援送到前，就是阿古柏手下的嫡系部队，装备的也有相当一批火绳枪。

这种枪支对于一二百米外的骑兵群根本没有杀伤力。

可想而知勾动扳机，引得阵前一片硝烟弥漫的艾克木集团火枪手是如何的混乱了。要知道他们最初的准备开始三列排击啊，现在手中拿的全成烧火棍了。

怒火瞬间被抑制住，艾克木向左右的心腹一递眼色，呜呜的号角声就立刻吹响。

冲锋的骑兵群如同一个大锤子，将三千来艾克木集团士兵砸的四分五裂。马蹄踏出尽是血雾与残肢，尸体如麦子一样成片的割倒。

“赶着他们往前冲——”

“赶他们，像放牧一样驱赶他们，向前，向前——”

顺利之极的战斗让魏明笑的嘴巴都咧到耳后根了，但脑子清明的他始终谨记刘暹的吩咐。大声的喊叫着，呼唤着将士听从命令。

这种典型的游牧骑兵战法，不管是骠骑营还是

叶尔羌骑兵都熟悉的很。根本不需要魏明做出具体的指示，只需要他下一个决定，自发的，战场上的骑兵队伍就变成了牧羊人。

只是没人能够发现，在艾克木集团乱糟糟的败兵序列中，还有两支合计有七八百人的队伍，一左一右始终拱护在艾克木的左右！

队伍位在败兵群的中间位置，既不用担忧后头的骑兵追杀到，也不用担心前面的浩罕兵翻脸不认人。

阿古柏脸色阴沉阴沉。三千多人竟然这么点功夫就败成这个样子，一点消耗征伐军——叶尔羌联军的作用都没起到，真是全都该死！

“汗王——”艾克木汗条勒紧张的叫道。

是按照原先的布置一律无情射杀，还是怎么着，阿古柏需要立刻给出指示。

“原计划不动。”

“胆敢冲击军阵的，一律杀了——”

“骑兵准备，随时出击敌将预备军力——”

冰冷的声音应证着阿古柏的外号。后世人常说，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绰号。说的再正确不过了。阿古柏这个中亚屠夫，就是一点不拿人命当一回事。

艾克木汗条勒点头应是，一旁的近侍更立刻吹响了号角，传达出了阿古柏的命令。

按照阿古柏原先的设想，他用三千来炮灰引诱出联军的主力，然后再用自己的嫡系部队压制或是牵制住他们，再之后用手头的优势骑兵袭击联军主将所在地，如此不管能不能抓到敌人的主将，这场战事算是给拿下了。

可惜眼下的现实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艾克木集团半点没有起到消耗和引诱联军的作用。三千多军力这么快的溃败，简直是逼阿古柏不得不动手。

“艾克木——”阿古柏恨不得能一刀杀了他。自己今天的这一开杀戮，来日他在南疆的统治就更不得人心了。如此阿古柏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ps：求订阅、求支持！

第一百七十六章柯尔特转轮手枪

“砰砰砰……”

连排的枪声在战争上空响起，一排接着一排。算是整齐的齐射将奔驰的马蹄声和厮杀的哀嚎声都压下了下去。

装备了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的浩罕兵，根本就可以无视今日这个狭小战争的距离，得到命令后立刻开枪。后奔往回逃的艾克木集团败兵没有得到一声警告，就被成排成排的射杀当场。

阿古柏的辣手无情让败兵群中一片哀嚎，无数人愤怒，又有无数人惶恐的不知该如何做才好。

“杀，杀——”

魏明立刻感觉到败兵停顿的迹象，当即大声的吼叫起来。牧羊人化作了屠夫，拉在末尾的上百败兵立刻变成了铺地的尸体。

恐慌驱赶着败兵群后尾的人群发疯一样往前赶。而前面的败兵又唯恐再受到射杀，使着劲儿的向后挤。艾克木隐匿在败兵群中，看到这一幕后，脸上剩的只有冷笑。

“往两边散开，往队伍的缝隙里插——”

适时的站了出来，艾克木本来就是这些新疆土著士兵和huihui们的首领，现在在绝境之中指明一条生路，那就更在土著士兵和huihui们的心中立下一座丰碑了。

当然，很多人现在根本顾不得说话的人是谁。听到艾克木身边数十名亲兵齐声传达的艾克木命令，就下意识的按照话中的指示做了。人在惶恐危急到极致的时候，就是这样。只是稍微辨别一下话中的危险性。只是需要一个坚定声音。

“杀——”

刘暹已经不需要继续关注正面战场了。他现在

要做的是带领余下的骑兵进攻阿古柏后阵。

手握两千多骑兵的阿古柏，手中实力是刘暹的两倍还要多点。但是他要在部队的左右翼布置上部分骑兵，作为警备和快速反击力量。这样手心里还握着的骑兵就跟刘暹身边的这一千二三百骑差不多了。

只是。刘暹要想进攻到阿古柏自身，还要先击破左右两翼骑兵中的一翼。

阿古柏的左右翼在刘暹看来没什么区别，他这次进攻选了左翼。

左翼的阿古柏骑兵人数不多，只有五六百人。但是乌兹别克骑兵也是中亚的一支劲旅。虽然落后了整个时代，却这不代表他们这些人没有了血勇之气。更别说眼下的队伍是多日来让他们喷火不已的扰袭部队，是阻碍着他们回家的最后一道门槛。

归师勿遏嘛！

人数远少于刘暹队伍的左翼骑兵不避不让的直冲过来。两股激荡的洪流对撞，就像后世一大一小两辆汽车的碰撞一样。天崩地裂。

清脆的枪声过后，骨骼碎裂的声音，血液挥洒的哧溅。战马的哀鸣，士兵的咆哮，种种相加汇成了一副你死我活的惨烈画面。

“杀——”

刘暹继续大吼着，带领着骑兵群风一样扫过战场。至于碰撞中下饺子一样哗啦啦落下的双方骑兵。他看都没有再看一眼。

不是他冷血。是战机不容错过。

奔驰的战马中，刘暹身边的上百亲卫骑兵在紧张的给手枪装弹。

刘暹最后一部分兵力一动，立刻就吸引了阿古柏的目光。当看到刘暹带领队伍不是继续增加中央突破的锐力，而是杀向左翼的时候，阿古柏明白刘

暹的打算了。

这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两边都打起了‘斩首’的注意。

阿古柏立刻传令右翼的骑兵群，随时做好斜插战场的准备，同时本部骑兵做好战斗准备。

“杀——”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骑兵冲锋是最符合这句话的了。第一次冲锋。气吞万里如虎。二次冲锋，激情和体力的消耗下，就不可避免的有所回落了。第三次再冲锋的话，即使人能受得了，胯下的战马也跑不动。

战马冲刺时候耗费的马力，可不是一般跑动时候能相比的。这就像短跑一百米运动员，谁见过哪个百米选手有一连冲刺三场的？

双方就是两辆刹不住车闸的火车，伴随着隆隆的呼啸声，轰然撞击到一块。

这是比刚才的撞击还要惨烈的一幕。

击射了背后马枪的征伐军骑兵靠的只能是手中的马刀。在骑兵相撞的瞬间，不管自己是安稳坐在马背上，还是人已经飞到了半空中，都挥嘶声力竭的叫嗥着舞着马刀尽量的劈杀向对方。

“杀——”刘暹马刀一挥。身边这个亲卫中队再次向前冲去。

一百支柯尔特转轮手枪，一支双筒或是单筒火铳，他们一个中队至少保持着七百发的连续击射数量。不说可以打死打伤多少人马，只一个半数取，那就是横扫三百五十骑！

手枪的突击，配上马刀，效果可不是简单一加一啊。

阿古柏脸色变了，他没有想到经过了左翼骑兵的拦住，征伐军骑兵的杀伤力还能如此强大。

“砰砰砰……”突然阵中传来密集的枪声。阿古柏打眼一看，人就惊呆了，那是什么？

一个接一个的己军骑兵从马背上摔落下，敌人手中拿的短枪似乎能连发！

作为浩罕国人，阿古柏对沙俄的哥萨克骑兵并不陌生。那些带着披风，扬武军刀的人，马鞍袋子里装着的就是手枪。他对这个东西并不陌生。

可是能连发的手枪，阿古柏还是第一次见。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跟杰克.杜拉尔少校对视了一眼，突然异口同声道：“柯尔特转轮手枪！”这种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大放异彩的武器，欧洲也有存在。只是多是民间，军队里还没谁接受。

因为依照近代骑兵规则训练出的欧洲各国骑兵，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时代的巅峰。每个国家的骑兵都能做到整齐划一的列队冲锋，每匹马与马之间的间隔只能捉下一个拳头。他们对于改变骑兵作战

规则的柯尔特转轮手枪持着拒绝姿态。历史上直到一战前，这一点才有所改变。

就像后膛枪出现时候，那些前膛枪拥趸对后膛枪的态度一般。

“挡住他，给我挡住他——”阿古柏愤怒的大吼。“命令右翼部队，立刻斜插清军后路——”

征伐军队列里，刘暹始终处在自己人的拱卫中，并没有脑子一浑，自己跃马扬刀的冲杀到最前。

现在可不是冷兵器时代，现在是热兵器，说不准哪里飞来的一颗子弹就要了自己的小命。刘暹是怕死的，他目标远大，绝不想死。

“大人，阿古柏右翼的骑兵冲过来了……”

“不管他。继续冲——”只要能撬动阿古柏，这一战就结束了。

阿古柏兵力上万人，七八千步兵，五百人一个方阵，十五六个方阵排开，加之中间的间隔，阵线横幅宽过两里。右翼骑兵从后方插进来，哪有刘暹跟阿古柏的直线距离近。

“跟我冲——”

亲卫骑兵的中队长，一扬手中马刀与手枪，领着还剩有八十来骑的骑兵中队，再一次冲杀进了战事最激烈的地段。

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三次冲锋了。马匹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在降低，虽然这冲锋路程很短，每一次也不会超过二百米，但来回的冲杀也让他们的战马速度大降。

“嗤……”鲜血降了一头。艾克木汗条勒一抹脸上血水，发狂的大吼着：“杀，给我杀——”作为阿古柏最信任的将军，艾克木汗条勒对阿古柏也是绝对的忠诚。

“砰砰……”

艾克木汗条勒不远处突然传出的枪声把他的喊叫噎住了。他可是很清楚这些短枪骑兵的厉害的。你再好的武力也挡不住一颗子弹的射来。

“砰砰砰……”噼里啪啦的手枪响声又似鞭炮一样作响。

艾克木汗条勒犹豫着是不是要暂时躲避的时候，突然他前方一队征伐军冲了过来，当头之人手中的枪口已经指向了他……

此时的正面战场上，浩罕兵中间部位，“杀啊……”一阵高昂的呼杀声突然响起——

第一百七十七章授田募兵

埃尔多尔、阿克巴尔满脸都是恐惧，两人完全是靠着相互的扶持，这才没有倒下。

“这……这是哪儿？”阿克巴尔愣愣地问。

四周一片漆黑，远处还有一座小山。

“鬼才知道，哪些该死的叶尔羌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跑了，追了咱们足足两三个时辰还不罢休？”

从阿布河畔跑到这里，他俩确实是跑了两三个时辰，开始的时候可还是下午，现在已经是漆黑一片。他们能做的就是避开身后的火把群，向前，向前，不停地向前奔逃。

往常与新疆的乱兵交战，和清军交战，就是败了，乱兵、清兵也会专注于抢夺战利品，而不是追杀他们。可这一次，清军不仅如影随行，而且埃尔

多尔、阿克巴尔发现，自己身边的同伴，越来越多了。

他们自然不知道，这是刘暹将骑兵分成以大队为建制的多个小队，数个小队四处驱赶逃散的阿古柏败兵，然后将他们聚拢，再由刘暹亲自带着数百骑兵跟在后头驱逐。若是有实在逃不动的，便立刻补刀砍了，所以一路下来，阿古柏败兵能时不时听到身后死亡前的凄厉惨叫。特别是天黑以后，黑暗中的这种惨叫，带给败兵带来了巨大的恐惧感，他们根本不敢驻足，也无暇去细判身后究竟是多少敌人。

“糟糕，又来了！快跑……”

眼见身后那些火把又开始逼近，而且号角声和刺耳的哨声。还有汉人那不同语言的吆喝声大盛起来，埃尔多尔一脸焦急的对同伴叫道。

败逃的路中，他们当中也有人试图结阵防守一下。但立刻被远处的骑兵用马枪击散。而且阿古柏和军中的主要将领都逃跑了，败军中剩有的几个将

领威望根本不足收拢败兵。

又是一片惨叫声，那是逃得慢的败兵们被击杀的声音。埃尔多尔叹了口气，这样的逃命，何时才到头啊。

……

阿布河边的一战以刘暹的胜利而告终。不仅是因为刘暹抢先一步杀的阿古柏仓皇而逃，还因为艾克木的突然反正。在战事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带着心腹逃入浩罕兵心腹位置的艾克木突然指挥手下杀向了近在咫尺的浩罕方阵。

手持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的浩罕兵。离远了是一条虎，离近了，也就一般般。许多浩罕兵来不及插刺刀就被艾克木的手下拿刀劈死了。

阿古柏的新军就此大乱。在骠骑营和叶尔羌骑兵的冲击下，自保都不能做到，更不用说支援阿古柏了。当阿古柏逃离战场的时候，被抛弃的浩罕兵彻底崩溃。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被驱赶如牛羊的悲

惨境遇了！

一夜的追击。这支浩罕兵彻底没有了力气。一个个不顾冰寒的地面躺倒地上，躺尸一样等待着刘暹骑军的到来。

“大人，一共捉到了三千四百一十五人。”

“立刻进行甄别，头目一级的全都拎出来审问，剩下的百人一队编列。”

刘暹不会杀了这些俘虏。煤矿、硫磺、硝石的开采正需要大批量的劳力，这些人正是最恰当的人选。

“阿克马尔。”

“大人。”这位是叶尔羌人的首领之一。

“这些人就全部交给你看押。天黑之前给我押到叶城。”

一夜的奔逃，这群浩罕兵逃出了二三十里地。再加上现在甄别的耗时，艾克木看似宽松的时间实际上并不富裕。不过阿克马尔自己很是信心十足。欣然领下了命令。

刘暹带着征伐军部队折回了叶城。他还需要沿途收拾枪械，从阿布河畔到这里。沿途的一些散乱游兵和大批的枪械都需要尽快处理干净。

游兵是矿场中最好的劳力，枪械是刘暹装进自己口袋里的肉。少上一支，他都会心疼的。

回到叶城，刘暹是在满城的欢呼声中踏进城池的。虽然城内的叶尔羌人不多，但是上千人夹道欢迎，满城欢呼热烈，也就是他从湖北返回汉中时城固的模样可比了。

而进入叶城的第一件事，刘暹也深深地讨好了一把叶尔羌人。他让人请来了叶城内叶尔羌人的长者。这些还至今留在叶城里的叶尔羌人，都算是征伐军的同盟。魏明杀入叶城的第一刻起，就有人主动为征伐军提供向导和帮助。魏明能顺利看押叶城

内的浩罕人和叛乱土著，这些人的帮忙功不可没。

上千人，二三百户，全部都是手艺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手艺，阿古柏当时才没清洗掉他们。可是这两年里这些人的日子也过的很苦。他们几乎成了浩罕人的奴隶，近乎无偿的给阿古柏政权和叶城贵族做活，自己常常缺衣少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魏明来了，这些人踊跃支持。魏明在叶城里已经杀的人头滚滚，十几户浩罕贵族和叶城内居住的叛乱土著上层，几百口人被魏明洗杀个干净。剩余的浩罕人和叛乱土著全部看押，静候着刘暹的‘宣判’。

刘暹请来城中叶尔羌的长者，先就是抛出了这些人，哪些人还要死全看这些老人的意思。

毕竟底层人反感的是作恶的狗，更胜过狗的主人。

然后刘暹命人拿出了叶城的一副地图，上面着重标出了叶城周边的田亩土地和冬夏草场。

属于浩罕贵族和叶城内居住的叛乱土著上层的田地、草场都已经被标注了出来。但余下的那些，里面究竟有没有是别的浩罕贵族，或是叛乱土著上层的产业呢？可就说不准了。

再或是这些田产与草场原先属于谁，现在又属于谁，后者是干嘛的，是怎么样得到产业的，等等。刘暹都详尽的询问了在场的长者。

这些人过去的社会地位不会多高，但是活的时间长，一些事情总是知道一些的。而且刘暹还给所有人都送上了一份大礼，二三百户人家，每家送上了五亩良田。

耗费不多，但是效果尤其的好。

在场的老人有十多个，全是六十岁向上的，要求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晰。每个人都是单间询问。他们手中拿着田产的地契，嘴巴当然是尽诉所知。

“大人，现在叶城可以确定空置下来的田产有十七万三千亩，草场有九块，分别在这里、这里和……”

整个调查核实用去了三天时间。而三天时间，阿克马尔已经早赶着俘虏到了叶城。连周边散居的一些部族，都已经派人进到叶尔羌。

人人都知道战后的善后工作是多么的油水丰厚。就像当初刘暹在汉中一样，一举发家致富。现在的形势已然明朗，阿古柏大败之后，想要翻身困难之极，征伐军至少也能守住叶城以东，与乱军对峙下去。如此那些幕后的支持者，怎么还可能继续守在大幕之下呢。只有跳到台上才能获得利益嘛。

刘暹这几天中一边整理着军中伤亡，一边也注意着世事的发展。

当叶城周边的田产和草场整理出来之后，他立刻召集了先前参战的全部叶尔羌人到伯克府前。

“阿布河一战，我军之所能大败阿古柏乱逆，

征伐军骁勇奋战之余，叶尔羌军民也功不可没。刘某非是朝廷，不敢私许名器，但是田产，是可以分划的。”

“阿克马尔、阿克托比、赫拉特、萨多尔拉、桑扎尔——”

刘暹连点了五个人名，“这五位每人授田百亩。刘某也已经向北京发了报捷奏折，五位皆名列其上，朝廷还会有恩赏。”

“余下之人，每人授田二十亩，伤员授田三十亩。战死与重伤残废者，每人五十亩……”

“同时我军已经张榜招募军士，入军营者，每人五亩田产。日后只要立下功勋，皆有田亩发下……”

第一百七十八章不到秋后算账的时候

刘暹手头没钱。西宁得的银钱大部分部分运回汉中了，余下的一点用在了安置丹噶尔城的难民身上，征伐军自身并没有留多少钱。

一路从青海走到新疆，从和阗走到现在，城池打下了几座，也没拿到多少银子。因为整个南疆的钱财都集中在喀什。余下各城伯克府里的钱财跟阿古柏相比，完全小巫见大巫。就是尼亚孜、玉努斯江这样的阿奇木伯克，也远不能比。

而且还要向居民买粮食，刘暹根本没钱向社会募兵！或是说，没那个闲钱招募新疆本地的土著当兵。再说和阗的情况那是想招都招不到。

直到进入叶尔羌，直到占据叶城这个叶尔羌的第二大城市，虽然受到杀戮叶城已远不能跟先前媲美，刘暹手中地盘生存着的新疆本地土著人口，一举接近了五万。这才有了募兵的先决条件。

魏明带着两千骑兵西进，带着一千五百骑兵夺取叶城，不仅将叶城的财富整个吞没，还出兵扫荡四方。

西北方的莎车，同处阿布河流域——地理位置更南一些的齐盘、和什喇普，这三座城池是叶尔羌最后三大城，也是如今比之叶城人口财富更强的三座城池，叶城的叶尔羌第二大城市只是先前的称谓了，都屡次受袭。

靠着几百骑兵夺取城池固然不能，但掠夺牛羊牲畜却是手到擒来。到了这里，刘暹就食于敌的打算才真正的得到实施。两万多只牛羊，一千多匹马。和三百五十头骆驼，刘暹完全可以不为今后三个月内的军粮再操心了。何况夺取叶城的时候，城内囤积的相当一批乱军粮草是全部落进征伐军手里的。军中的茶砖也还多的是。当初进青海的时候就带了很多，今天春夏时候连续又有茶砖从西宁转运到。根本不用担心消化问题。

……

“左右左。”

“左右左。”

“左右左。”

募兵还在进行，叶城里已经招收到了五百多人，同时先前赶来助战的叶尔羌骑兵也留下了半数参军。

新募的五百多人里，自带战马的有百十个，剩下的就全充作步兵。

新兵营立刻配备了起来，完全按照先前的旧制。眼下的四百来步兵也将会编整一个大队。建制依旧是骠骑营。

阿布河畔的一场血战，征伐军死伤了二百六十多人，当场战死者有一百五十。接下因伤而死的有二三十，时到今日还活着的伤兵一条性命是保住了，但十有六七要因伤残退伍。

算上西宁的战损和留守兵力，加之和阗、桑珠一系列战事的折损。刘暹一路打着打胜仗过来。秦军兵力损失也接近了一千。算上董福祥的兵马，征伐军汉兵只有四千五百人左右。再不招募新兵，再不把新兵训练的有模样一些，汉兵后头的折损会更大更多。

骠骑营也折损很大。但是有阿布都力军二三百骑兵和叶尔羌六百多土著骑兵的加入，骑兵总人数依旧超过两千骑，已经快要接近骑兵营的数目了。如今再算上阿布都力的步兵一大队和正在着手编列的土著步兵二大队，骠骑营步骑军已达三千兵力。

一边跑着，王国胜一边喊着号子。集体跑操眼下这个新兵中队还是头一次。士兵们的脚步很不整齐，但是能维持着百人队的队列不零散。也证明了王国胜等教习们近几日来训练的成果。

跟随在王国胜身后的还有两个土著人，这是翻译。新疆中低层土著至少九成的不会说汉话，或是仅能说几句口头语，必须要配备懂汉话的翻译才行。

刘暹一行人就站在场面目视着这个中队绕场地跑完三圈。王国胜跑到刘暹身边，“大人，中队里的各班班长都还没有定下来。您看……，趁着您在这儿，要不要先定下来？”

确定班长是新兵中队各教习的权力。王国胜这样说，不是要刘暹拍板定下各班班长，而是想让刘暹给他站台。“您在这的时候定下，不也显得大人重视他们么！”

刘暹目光从王国胜队扫过，脸上动了一下，微微点头，默认。

王国胜在继续道：“卑职带的这队中，我是觉得那个……”说着就要给刘暹指出哪个士兵他觉得最优秀。

“不，咱们先不定，先让他们自己选。”

“选？他们自己选？”王国胜愣住了，头顶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

操场三圈大约有两千米，大部分土著士兵都没有太大问题，论士兵素质，这些人比内地的要强，至少身体素质强。

一百人列队整齐之后，刘暹这才漫步走到这些新兵面前，身后大队亲兵拥护，一看就知道不是小官。

清清嗓子，刘暹开始讲话：“诸位，从你们走进这个军营开始，你们就不再是普通的一员百姓了，而是我征伐军的将士。本军刘暹，添为征伐军首将，乌鲁木齐，提督。”

什么征伐军，什么主将，叶尔羌的土著百姓是不知道的。但是说到乌鲁木齐的提督，肯定有很多人清楚这是个多么大的官。

乌鲁木齐提督主掌新疆军事，位置还在乌鲁木齐都统之上，可说是仅次伊犁将军的在疆清军的二号人物。

“拜见军门——”

两名翻译说完话后，一百人跪下了七七八八，零星还站着的，见到同伴的反应后，也立刻跪了下去。

刘暹示意翻译让下面新兵起来，继续说道：“你们撇妻离子，来到这个兵戈地方，冒着生死危险，为的是什么，你们心里知道吗？”

队列中一片寂静，这些新兵入伍的各种原因都有，有图那五亩田地的，有图口饭吃的，有纯粹仇视阿古柏政权的……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敢当出头鸟。

百姓对未知的命运都是抱有畏惧态度的。谁知道他们说出了原因之后，刘暹是什么样反应。

半晌后，第一排的末尾举起了一只手。

刘暹看去一眼，是一个很瘦弱的青年，或是说少年，因为他估计顶多十六七岁。

这人放下手，脸上表情充满了感激，但是当着这么多人面说话还是不很利落，“因为，因为大人打阿古柏，大人是官军。其他，我，我就说……，说不来了……”

刘暹笑了笑，脸色慢慢冷下来，指着少年说：“他说得对吗？对，也不对。我招你们来当兵，当然是为了打阿古柏。但是你们自己当兵，却并不是全为了打阿古柏。

你们中有贪图那五亩田地的，有混口饭吃的，有想着打败了阿古柏抢金抢银发财的，也有被阿古柏的重税逼的走投无路的，再有就是跟阿古柏军有仇恨的。

我不管你们是为了什么来当兵，我只要你们想一想，你们为什么会连五亩地都没，一条人命难道连五亩田地都不值吗？

为什么连一口吃的都没有，你们辛辛苦苦干一年，收获的粮食都跑哪去了？你们为什么会被逼的

走投无路？”

窒息一样的气氛从新兵当中升起。“是阿古柏，是他把我家的地和牛羊全抢去了，把我家的人全杀了……”说话的还是那个少年。

“对，这是阿古柏造成的。

没有先前的叛乱，没有阿古柏，朝廷对你们的税赋如何？

地方伯克就是贪婪一些，会逼的你们成千上万的人卖光一切再卖儿卖女交税吗？”

刘暹的话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回想起四年前的日子，对比现在的日子，就是再疯狂的真神教徒，也不能说现在的日子比四年前好，那是纯粹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下面的新兵中不少人穷的叮当响，不要说是五亩地，就是一亩地他们都能把自己小命卖了，也有不少人连填饱肚子的粮食都没有，这都是给阿古柏

的重税给逼的。阿古柏政权的重税不仅开罪了地方的实力派，更压榨的底层百姓走投无路。可以说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

而且在阿古柏一路进军攻陷南疆各地的途中，杀戮随处可见，不少人全家罹难，死的只剩他一个。比如那个少年，才十六岁的年纪，已经孤苦伶仃的生活了三年，他内心里对阿古柏政权的仇恨大海都深。少年哭了，这样的人新兵中还为数不少，队列中传来阵阵哭泣声，慢慢的所有人似乎都哭了来。

阿古柏三次攻打叶尔羌，叶尔羌人死伤有多惨重，只有叶尔羌本地人才知道。不知道多少人有亲人或朋友死在了阿古柏的刀枪下。许多人就是受到感染，也哭泣起来。

刘暹看到大家情绪都被调动起来，简直是有了诉苦会的效果，这个时候说的话最容易被他们接受，遂大声道："你们的苦难各有各的原因，大部分在于阿古柏。"先撇开了新疆本地土著的叛乱，把罪名都推到了阿古柏头上。反正现在还不到秋后

算账的时候。

“可归根结底在于你们没有力量。”话音一变。刘暹眼睛如同犀利的闪电，“因为你们没有力量，在阿古柏乱军杀来的时候就只能低头；因为你们没有力量，在阿古柏重税压榨的时候你们就只能卖地卖儿卖女的去交税。他们可以随意、任意的欺凌你们。”

没人会以为刘暹口中的‘力量’是指简单的人体力量，那‘力量’指的是实力和势力。

第一百七十九章愿为大人效死！

新疆人口稀少，因历史原因和教派原因，大大小小的势力又众多。加之部族生活结构已经走到了末尾，大批人口脱离部族进入城市或周边生活，部族势力比之青海和内外蒙古相差巨大。

人口的分散和脱离，又让这些离开的人家只能以血缘、友情和教派为纽带来编制‘势力网’，那就可见实力是多么的弱小了。在大动乱和阿古柏杀来的时候，这样的势力根本就不足以抵抗。就像汉地的村落和宗族一样，平日里村里的老财主和族老都牛哄哄的，真等兵戈杀到了，一样是待在猪羊。

“可你们要是有力量了呢？

想想你们要是有了力了，那些往日欺压、看不起、蔑视你们的人，会是怎样一个态度对待你们？”

“今天，进入到军营中，就是你们变得有力量

的开始。

你们不再是农民，不再是牧民，你们是征伐军的战士，你们不再是一个单单的人，这里的每个战友都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包括我在内。军队是一个团结的地方，我们互相依靠。从今以后谁要想欺凌你，就是跟我刘暹为敌，跟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为敌。”

“你们要概念过去的生活，打到阿古柏就是头一位。”

“但是要打到阿古柏，消灭阿古柏的所有兵马，不是嘴皮子上下磕一磕就能做到的。我们需要战斗力，在战场上把他们全部消灭的一干二净。”

“所以你们现在进了新兵营，站到了到了训练场上。”

“在这里。我们的教习是最严厉的人，他们只认军纪，你们中任何人违反军纪都不会被放过。现在在训练场上退缩的人。将来也会在战场上退缩。

一次警告，二次批评，三次处分惩罚，四次，就会被丢出军营。

这里不需要胆小鬼。

同样的，你们在训练营做出的优异表现，就像将来你们在战场上所立下的功勋一样。从来不会被忽视和埋没。你们可以成为军士、班长、小队长，将来的中队长、大队长。

我刘暹五年前还是一平头百姓，现在是统带千军万马的一品提督。我可以。你们为什么不行？

谁要是怕死，愿意一辈子任人欺凌的活着，想自己的儿子、孙子也受人欺凌、欺压的活着，那他现在就可以离开。而如果你们愿意跟着我刘暹搏命去争一份功名。去堂堂正正的活。就留下来。”

刘暹说的慷慨激昂，两名翻译翻译时也都激动的不能自禁。刘暹话音刚落下，俩人就啪一下跪在了地上，“愿为大人效死！”新兵营的翻译人员不

仅仅是阿布都力手下的人马，还有刘暹从叶城、从桑珠、从和阗招募来的，总数达到了四十人。新兵营用不了这么多，多出的就全调入军中效力，充作向导、翻译。

有了人带头。其他人纷纷跪下，跟两名翻译一样。他们内心也充满了激动。刘暹这不仅仅是带着他们打阿古柏，还更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生活。

刘暹嘴角露出了笑。这就是他要的效果，这些土著跟他们讲国家民族没人懂，但他们自己的悲惨命运最能打动他们自己。扣除掉报仇心切的外，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就是那些报仇心切的人，也会想到将来的生活。

只要把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平叛和眼下的集体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从潜意识中强化他们的集体精神，在集体精神的基础上，配以战友之情、复仇情绪和新生活的希望，那么骠骑营步军这支军队在精神力量上至少不会落后近代军队，也就会远超阿古

柏军。

这番动员之后，刘暹就初步获得了这支军队的效忠。只是那个集体的概念和战友之情，还需要慢慢的发酵。训练场上有的是手段让新兵体会到战友之情和集体的概念。而只要形成了这样的氛围，这支军队的雏形就建立了，这种价值观的概念也就出现了。

而这种价值概念一经出现，就不是那么好被消除的。战友、同袍，这是很铁的一种关系。如果那么容易就被社会大潮冲垮，后世‘一起扛过枪’就不会成为社会四铁之一了。

“军纪和训练的每个条款是针对所有人的，包括我，不是为了惩罚你们而特意设定的。你们在训练场上受到的所有处罚，都是为了让你们最终能在战场上活下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有的军令和纪律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即便你认为它是错的。”

这次是王国胜带头喊道：“谨遵大人军令！”

刘暹再次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后，就布了他的第一条正式命令：“现在每个班自行推举出一名班长人选。你们记住一点，你们选出来的，是要在战场上带领你们的人，如果想在战场上活命，就选你们认为最可靠的人。”

而至于如何选，只是十个人的一个班而已，举手表决。

站在场边，刘暹就看着一中队新兵在不到两刻钟的时间里选出了全部的班长。这些新兵虽然才入伍没几天，相互间并不十分了解，但谁在训练中表现的优秀，还是能够看得出的。再由就是，这些人第一次经历选举，对自己手中的权利认识还不深切，即使刘暹已经说了，这些人也没亲切体会，几说几不说，或是随大流，就把选票投出去了。

当然了，刘暹把班长这个基层兵头放权出去，也是因为在新兵编整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按籍贯完全打乱分开，每个班之中几乎没有老乡。形不成另

一种形式的‘乡党’性质的存在。

军队中是最不讲民主的地方，也是最不能讲民主的地方。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下级的权力必定来源于上级，反过来，上级的权力也由下级军官的权力来支撑。但在最低一级——班长层次，让士兵推举兵头人选，还是大有好处的。

除了威望高，可以团结班内士兵这些外，至少这一点还能一定程度上能抑制老兵欺压新兵的事情发生。毕竟谁也不会选一个老欺负自己的人当兵头……

第一百八十章小小的浩罕，狗屎一样的奥斯曼

刘暹在叶城一停就直到了年底，同治八年的新春佳节，热热闹闹的过去，一场大雪停下，他才左手开始出兵。

而目标也并没定在莎车，而是指向了齐盘跟和什喇普。

董福祥、阿布都力领兵进攻齐盘，曹怀亮督军进攻哈什喇普。后者的请战书刘暹是接受了，新整编出两个骠骑营步兵大队，全拨调给了曹怀亮指挥。

再有停留的这段时间中，三十门英国火炮和相应的骑兵炮也纷纷送到了叶城军前。这些英国火炮全是前装滑膛火炮，跟英军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用于陆战的火炮相差不大，使用黑火\药，性能等同于汉元一式或汉元二式。

口径大小不一，有六磅炮十八门，九磅炮六门，十二磅炮六门。

因为火药、煤铁材质都不缺，在这段时间里，大批的开花弹、铁弹、霰弹已经被随军工匠做出，炮弹补给是跟了上。虽说开花弹的性能始终没有啥突破，但一车又一车的弹药送到军前，对士气的激励是勿须多说的。

大年初十。两支军队从叶城的西门和南门开出，各拖着十门火炮。两支军队一支将向西行进三十里，转入叶尔羌地区最大的河流——叶尔羌河道，利用冰面快速拖动大炮，向着南方的哈什喇普推进。另一支往南走不多远就是阿布河道，一样是在封实的阿布河冰面上拖着大炮走，会省掉很大的力气的。

从叶城到哈什喇普有一百五十来里。曹怀亮军一路走了小四天才抵到哈什喇普城外。曹怀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城东面十多里处的英额齐盘山，正巍然耸立，一连串高耸入云的山峰让人瞅着眼花。

这里是一条分割线。齐盘与哈什喇普两城，中间就隔了这一条山势陡峭的英额齐盘山。在冬季里山上的树木都光秃秃的，前几日下的雪还未化，放眼望去尽是雪白。

再看哈什喇普城，守军已经严阵以待。城外不见一户人家，一头牛羊牲畜。之前魏明纵兵洗掠的痕迹完全淹没在这冰寒的气息中。

哈什喇普城中具体有多少阿古柏乱军，曹怀亮并没从刘暹哪儿得到一个准信。过年几天下了雪。往来不方便，刘暹就没再向哈什喇普那里派人侦查。而先前侦查得到的请报是，守军并不太多。

曹怀亮看着哈什喇普城。乱军在城外设了营寨，以土垒环绕，也设有炮位。看里面人头乱动，似乎人数并不少。

但不管怎么说先打一打再说。

而曹怀亮的打法很简单。从北面着手进攻。以军中大炮轰击，开花弹的威力不能小觑的，连轰两

刻钟，再以步勇直接冲锋。

这完全是依仗火力优势的碾压战法。但是乱军就是抵挡不住，土垒尽毁，炮台没发几炮就变哑了。里面的火炮似乎是清军的劈山炮，射程根本不能与英国火炮相比。两刻钟的炮击都不到，守军就一窝蜂的逃回了城中。

曹怀亮紧急命令手下的一队骠骑出击。抓到了一撮儿尾巴。

经审问知道，哈什喇普城内守军在两千人朝上。可大部分是新近强征来的壮丁。军中斗志底下的无以加复。

攻克了北面营寨，曹怀亮再着手东面的营垒。一样的战法，但这一回内中乱军似乎有了准备，凭垣抵抗，任凭炮弹轰来，并没不战而溃。曹怀亮下令手下步队两次冲击，都被打了回来，直到再次猛轰了一轮，不待硝烟散去，大队长王国胜便带头冲锋，才算攻破了这道营垒。里面的乱军，战死了一百多，俘虏了百十，残余的一百人退进了城里。

经审问，这里的三百人中，老兵占了近百人。为首的军将能力很不错，用老兵压着新兵，躲在坑道里，扛下了两轮炮击。如果不是那带兵的将领在第三次搏杀中被一颗子弹突然打死，余下的人也不会崩溃的那么快，败得那么惨。

到了下午，南西两门外的营垒已经空无一人。哈什喇普守将看势头不对，把那两处营垒的兵都召回了城中。如此哈什喇普外围次第肃清，曹怀亮正式领兵抵达了城下。

两门十二磅英国火炮，配着两门九磅英国火炮，和六门英制六磅火炮，不惜弹药地打到傍晚，才渐渐停了下来。北城门和城墙全都损毁严重，估计明天再来几回合，就能在北城墙上打开数个大缺口。

哈什喇普建城有五六百年历史，城池全是砖土结构，放到古代冷兵器战争时期着是够用了。但是放到热兵\器战争的现代，根本不够开花弹炸得。

曹怀亮本着“围城必阙”的老规矩，把南门留了来，准备在次日进攻中逼迫城内的乱军向南撤退。他手中的那支马队已经在城南五里的地方游弋了。为的就是劫杀撤退中的乱军。

只是曹怀亮到底经验少。夜间时候哈什喇普城摸出一支军队，猛向曹怀亮军进攻，虽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当曹怀亮将这支小部队给全部收拾了的时候才发现，哈什喇普城里的乱军主力早就趁机会从西门跑了。

哈什喇普城西面是叶尔羌河的支流之一——塞里河流域，那里还有两座小城镇。

曹怀亮气的直骂娘，却也不敢出兵追击。他怕再给乱军趁着夜幕打了埋伏。夜里头火枪威力大减，不上子弹的恩菲尔德m1853型步枪不比一根长矛好用到哪里了。

随后的一个月里，曹怀亮就陷入了追击和缠斗之中，直到进入到二月中旬了才把对手的主力部队消灭。如果不是阿古柏政权实在不得叶尔羌人的人

心，大批丁壮从队伍里逃散、脱离，不少人还主动寻到征伐军告发了乱军位置，曹怀亮想要完全将乱军主力消灭，都不知道要用去多长时间呢。

　　而这个时候进攻齐盘的董福祥、阿布都力军，不仅已拿下了齐盘，更挥师东南。在曹怀亮追剿乱军的时候，连下勒克、拖和奈克、赛图拉三地，唬的从齐盘城沿大道往东南阿克赛钦一路上的大小十多个城镇，以及阿克赛钦一带的部族，纷纷派人向叶城上表臣服和‘上贡’。

　　一千多头牛羊和小二百匹马。虽然‘贡品’不多，可对刘暹来说也是一笔意外之财。牛羊收入军中，马匹大手一挥就分发给了董福祥与阿布都力。

　　阿克赛钦一带顺服，刘暹也就是打通了与西藏的联络，但是屁用没有。难道他还能指望西藏的佛爷运来一批粮草？亦或是调来一支藏兵，军前听用？

　　都是不可能的无稽之谈。

刘暹二月时候向着莎车展开进攻。防守这里的当然是玉努斯江这个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了。

刘暹兵进神速，大军一出，第三天就攻克了坎木，第四天拿下了坎波斯，一路杀向莎车根本不给玉努斯江喘息之机，骑兵就出现在了莎车城下。

玉努斯江在城外筑营七座，魏明带领的先头部队试探着进攻一次，结果损失了三十多骑，没能赚上一点便宜。

刘暹带领主力赶到后，当下命令张忠奎带领步军进攻营垒。枪炮声很激烈，这没有出乎刘暹的预料。莎车是喀什噶尔地区在东面的最后一层防线，这里失守，刘暹用不几天就能杀到英吉沙尔。而阿古柏的大本营喀什，距离英吉沙尔也顶多一百五十里。

刘暹集中了军中全部的火炮，在出兵的时候，他就从曹怀亮、董福祥手中抽掉了炮队，现在英国火炮、骑兵炮、臼炮相加超过了八十门，一股脑的向莎车方向猛轰。

白烟笼罩了整个前沿阵地。轰鸣的爆炸声中刘暹感觉地面似乎都在猛烈的震动，空中巨大的声浪潮水般涌进他的耳朵。刘暹没觉得耳朵震得难受，而是只觉得血脉贲张，意气奋发！

两年了。两年前他领兵入疆，连刚刚娶进家的娇妻都没一块待上几天，万里跋涉，挥军而来。为的是什么？

除了世事逼人的无奈，不能说没有他心中的那股热血在沸腾。

小小的浩罕，狗屎一样的奥斯曼，自顾都不暇了，还敢伸手向新疆！奥斯曼他够不到，浩罕不教训教训，刘暹真的是咽不下这口气！

现在莎车在望，喀什为期不远。阿古柏的主力部队已经覆没，这场战事真正让刘暹看到了快要荡平的期望。

更重要的是，现在是同治八年，西历1869年，

离沙俄抢占伊犁还有两年时间，如果今年内自己就消了阿古柏，那是不是就可以抢在俄国人前面拿下伊犁了？

铁弹毫不留情地撕裂和切割自己遇到的一切，开花弹将炙热的弹片洒向四方。堡垒、城镇的攻防战里不好用霰弹，但只铁弹与开花弹，就已经够莎车煎熬的了。

无论是房屋还是人的血肉之躯，这两种武器面前都是那么的脆弱。莎车城和它外面七座营垒中到处都是残肢断臂，甚至是人一分为二的躯体。

震动耳膜的炮声中，无数呻吟和惨叫淹没在硝烟中。

墙壁已经被打出了许多缺口。

汗水从刘暹的紧攥的手心生出，他想：如果秦军遇到这样或是比这更猛烈的炮火打击，是不是也能继续坚持下去？

八十多门火炮似乎很强大，但不要说外国，就是湘军、淮军和楚军，也都有比这更强大的野炮群。

炮火愈加炽烈。

“开花弹，要开花弹……”硝烟中，炮兵阵地有人大喊。

第一百八十一章最后的时刻就快到了

ps：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大家多多支持！

一个又一个的伤员被从战场上小心翼翼地抬下，集中到一处。医护营的统带伯丁.斯坦福一身血污，手下的军医也好不到哪去，全都忙的不可开交。

刘暹巡视伤兵，因为是临时建筑，营中甚是简陋，一个个简单的军帐，地上除了撒些生石灰，也根本没有铺垫。上百伤兵露天地坐、躺在军帐前的空地里，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脚下，但没经过医疗处理，也不能把他们就这么的送进帐篷里。

轻者刀枪创伤，重者残肢开腹，有的伤员伤势较轻，或是意志力较强的，还好一些，只是在低声的呻吟。有的伤势较重，疼痛难耐，发出凄厉到刺耳的惨叫。更有那残肢断臂的，疼得受不了，偏又没昏过去，恨不得满地打滚的，两三个医护都按不住。

莎车城外的七座营垒已经尽数被征伐军攻陷。莎车城本身也湮没在了炮火之中。刘暹应该庆幸眼下炮弹的容易制造，最复杂的开花弹和霰弹分解开诸多步骤，也完全可以‘包工’给叶尔羌的本地土著，远远不断地开花弹、铁弹、火药被送到前线军中，这才给了刘暹如此肆无忌惮的猛轰莎车的底气。

莎车城内。

开花弹、炙热弹带着一声声尖啸不停地落在城市内，一次次剧烈的爆炸和轰隆的巨响，带来的不仅仅是硝烟和工事的塌陷，还有那止不住的血液与碎肉。

巨大的轰鸣声足以震聋任何近在咫尺的乱军士兵。

十二磅开花弹又一次在人们面前表演着自己强劲的毁灭力。冲击波下一切血肉和墙壁都变得不堪一击。

乱军四处逃散着，为了躲避那非人力所能抗衡的危险，身材高大的乱军不得不努力地弯起了腰。像一只只仓惶的老鼠，又浑似一只只无头的苍蝇，四处乱撞四处乱跑。

乌兹别克骑兵止不住嚎叫。在这里他们没有了挥动自己手中那把雪亮弯刀的余地。在大股的征伐军士兵进攻之前，连连的炮弹就已经把他们撕的四分五裂。

他们不是浑不怕死的人，所以他们在死亡面前表演不出无畏生死拼死冲阵的壮烈。炮弹把他们连人带马都撕成粉碎，一腔的热血尽数喷散在冰寒的地面。剩余的懦夫们，就只能丢下战马独自抱头鼠窜。

玉努斯江。这名前浩罕国的汗王近侍，现在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只能肝胆皆裂地看着自己的手下在爆炸声中一片片倒下。

玉努斯江活了三十七年。曾经跟随浩罕汗王与

沙俄不止干过一仗，但他可以对着他信仰的真神发誓，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攻城法。城外征伐军外全是在用炮弹捶打莎车，他曾以为的潮水一样的攻城部队的进攻。根本没有出现。

现今的局面。玉努斯江的一颗雄心直接凉到了九渊地狱。

“伯克大人，我们不是官军的对手。您要是继续顽抗下去，不仅会丢掉您自己的全部军队，整个莎车城也都会变成废墟的。”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玉努斯江抬头一看，是萨尔德木，叶尔羌地区最先归附阿古柏的贵族之一，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此刻他的眼睛里正写满了疲惫与失落，对于莎车城的未来。已经不抱希望了。

“萨尔德木？你怎么到前线来了？”玉努斯江惊讶道。

萨尔德木脸上疲惫的一笑，“现在这个时候。莎车城内任何地方都是前线，不是吗？阿奇木伯克。”

语言中带着一丝嘲讽。但这嘲讽不像是对着玉努斯江的，而是像他对自己发出的。

“莎车建城已经超过两千年，虽然几经战火摧毁，但也同样几经兴盛从兴。眼下这座莎车城建立已经超过了五百年。”

“五百年前的老旧城市，或能挡住两年前阿古柏的土炮，但绝挡不住今天官军这么猛烈地炮火。如果阿古柏的增援不赶快到来，莎车……是没希望了……”

萨尔德木赫然直接称呼起阿古柏的名字了。

“萨尔德木，你到底想说什么？”

玉努斯江的脸色沉了下来，眯缝起的眼神中更是杀机毕现。

“怎么？看汗王势落，又想变色龙一样站到对面去吗？”

玉努斯江是根本不可能投降的。他血洗了莎车，民愤冲天，投降也绝对会被清军推出去泄民愤的。

萨尔德木微微一笑，玉努斯江的话根本触动不了他的神经。

“晚啦，已经晚啦。这个时候投降，对面的官军也不会收纳的。莎车城已经是他的囊中物，口中食。而你我等人……，就是他们收纳民心民意的……工具！”

人老成精。萨尔德木看事情明白的很。阿布河边的那一战，阿古柏的脊梁是给打断了。官军人数虽少，在南疆却彻底占据了上风。在那之后，即使人再投降，下场也不会落到好去的。

尤其是他这样的大贵族，投靠阿古柏乱军的表率人物，命运注定是悲惨的。萨尔德木现在唯一能祈求的是，自己隐到民间的几个儿孙辈，能安安生生的活到老。而至于家族，或许过两天，或许就是

今天，就该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他看了玉努斯江一眼，嘴角惨然的一笑，“最后的时刻就快到了……”

萨尔德木摇晃着从玉努斯江的指挥部走出来。整个莎车城都在征伐军的炮火笼罩下，“完了，莎车完了……”

连连的爆炸声伴随着萨尔德木的感叹。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低头愕然地看着自己胸口，白色的长袍正面已经被汩汩的鲜血染成了妖异的殷红色。耳边传来下人慌乱的惊呼，力气像是一泻千里的洪流从他体内迅速流失去，萨尔德木两腿发软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城内的乱军依旧在拼命抵抗着。如果敌人是北疆的妥明军，那么现在他们现在就可以答应投降，没人会说他们懦弱，也不会再去担心投降后性命不保。眼下新疆，战败后投降保命，老板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士兵多去了。

不管是阿古柏还是别的什么势力，对百姓是暴虐，对士兵却都相当宽宏大量。比如说已经亡命阿布河边的马元，他还是司迪尔(思的克)的元老重臣，不一样在阿古柏手下过活？还有伊斯哈克，这位热西丁手下的头号大将，多次与阿古柏为敌，还打败过阿古柏军，现在一样是阿古柏手下的重将之一。

可是如今的对手是官军，那性质跟妥明军就完全不一样了。玉努斯江手下的士兵相当一批是历经过莎车屠戮的，如何敢降？

在城墙倒塌的东面，上千乱军拼命地修筑着简单的阵地，抵抗着征伐军可能会发起的进攻，以及必定会到来的炮击。

真神寺里一片寂静。几名真神教高层两眼呆滞的坐在那里发呆。

征伐军的火力实在太可怕了。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鳖，直接丧失了信心。

莎车城内大批的浩罕妇女和儿童尖叫着四下躲

藏着，很多浩罕人为了抢夺一个能够容身的地窑而把刀枪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炮声仍旧在持续着，但却无法压制城外传来的嘹亮呐喊声与欢呼，以及那响亮的军鼓号声。

“真神保佑！”看着对面的那些士兵发着震耳的吼叫声，杀气腾腾地扑向莎车已然倒塌的东城时，驻守在这里的沙尔汗双手合拢在胸前，紧紧地握住一个银月，一双眼睛里满是绝望与哀伤。

他没有去大声的招呼军队迎上去，或是叫嚣着堵住缺口。这个时候还能够坚持在最前线的士兵绝对是乱军里最英勇的战士。百十条人影站了起来，拿着刀枪直扑向冲锋来的征伐军。

沙尔汗悲哀的就是那百十条身影。乱军部守在东城的部队可是有两千人的，城东是征伐军的主攻方向嘛，也自然是乱军的主要防御阵地，要重兵把守。

可现在，在连续的炮轰之下，两千人或死或伤

或逃，到现在还继续待在阵地上的上千人中，只有这百十个人有勇气对着征伐军发起反击，这如何不是一场悲哀？

乱军部队的阻击立刻引来了狼群一样冲锋的征伐军战士的注意，和更加犀利的反击，清脆刺耳的枪声响后，百十名乱军就倒下了一半。

他们面对的可是一个大队的骠骑营步兵和两个中队的秦军步兵，纵然前后序列有别，直面的第一线征伐军战士数目也远多于对面乱军，纷纷开枪下，直接消灭了乱军一半人，然后两边就毫不避让的撞到一块，展开了白刃战。

这是一场短暂而激烈的厮杀。

双方士兵都在发出着怒吼，雪亮的刀枪和刺刀碰撞，下手狠辣，一旦倒下就再也站不起身来。

乱军士兵很勇猛，单个拼杀，这些把性命抛在脑后的乱军，真的会是一个个硬茬。但是，征伐军先头部队人数可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的，战争又从

来不是单挑的模式，很快就横扫了全部的乱军，接着虎入羊群一般扑杀进还有**百人的东城守军中。一刻多钟后，沙尔汗浑身上下插满刺刀血洞的倒下了，因为他手上的弯刀沾染了征伐军战士的血。

“骑兵呢？要骑兵出击——”玉努斯江大声吼叫着。征伐军杀进了城里，想要尽快的将他们赶出去，骑兵就是最好的选择。

第一百八十二章曾李怎么看？

莎车城内的骑兵部队还有吗？有。

那是玉努斯江的亲卫队。

可惜的是人数不多，只有二三百人，就是加上一些队伍散乱后主动找过来的步骑兵，总数也不过五百。

这些人要么是玉努斯江的心腹，要么是铁杆的阿古柏支持者，接到玉努斯江的命令，毫不迟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已经被征伐军攻占的东城。

这些骑着战马穿梭在炮弹飞舞当中赶来的骑兵，面对东城那触目可及的废墟、残垣，不得不跳下了马背。玉努斯江只看到了骑兵出击的便利，却忘了遍地都是阻碍的城市根本不利骑兵的冲刺。

三百余最先赶到的骑兵，这些擅长骑着战马，挥舞着弯刀，将敌人的头颅斩下的乌兹别克骑兵，

无奈变成了只凭双腿移动的步兵。但是三百来人依旧舞着手中的弯刀，在那凌乱到难以踏实落脚的残垣断壁间，英勇阻击着蜂拥而来的征伐军。

　　城市内的厮杀与枪炮声仍旧在持续着，东面传来的喊杀声音却越来越近，很快真神寺楼上就能看到征伐军的身影了。莎车本地的真神教上层们，目若呆鸡，这些人能做的只有拼命地在心中咏诵真神的真名，祈祷着奇迹的出现。

　　最后一名敢于反抗的乱军士兵倒下了。他手中的弯刀被自己的对手用刺刀架开，而另一把刺刀趁机捅入了他的肋部，狠狠地。没有一丝留情地整体没入。当气力在他体内流失，又一柄刺刀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胸腔。

　　一股的血沫从他的喉咙里涌出，整个人就像是醉酒了一般。摇摇晃晃地挪动了几步，然后一头栽倒在那满是碎砖乱石的城市废墟上。

　　……

城固县，刘府。

看着手中的一把小牌，柳婉舒终于耐不住连输七把，第八把再拿一手小牌的气闷，将手里那十几张迥异中国马吊的西洋扑克胡乱地推了开去，直起身来。

坐在柳婉舒对面的王璐莹疏懒的一笑。也一把将手中的牌丢出去。她与柳婉舒是一帮，也一样输了七把呢。只是王璐莹为人不争强，输了也就输了。反正月钱拿在手里，也没地方去花。

刘暹不在家，刘府里的四个女人，真正的是一年里连大门都不出去几回。拜神求佛给刘暹保平安。也是在家中后院起了一个小庙。

“唉……”张妙彤也丢了扑克。再好玩的游戏。玩了两年也腻死了。消遣打磨时间也不是这么个打磨法。

对于柳婉舒在她面前的无礼，她也不在乎。这女人啊，中间一没了男人，争宠斗艳的心一去，朝

夕相处，感情是来的很快的。

如果这两年刘暹是自始至终都跟她们在一起的，你看看柳婉舒敢这么随心不敢。

对张妙彤来说，对王璐莹来说。对王碧云来说，也对柳婉舒来说。她们的人生除了对刘暹的思念与牵挂外，如果不是还有三个姐妹伴着，真的就似‘空谷幽兰’，寂寞，死心了。

“散了，散了。打了一上午，我要歇歇去了。”王碧云站起身，伸了一个长长地懒腰。丰韵的腰臀曲线把衣服衬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来。

两年前还跟柳婉舒一样身材修长苗条的王碧云，也不知道是真的长大了，还是因为刘暹不在家，她根本无心保持身材，变得丰韵了许多。尤其是最近一年，陆陆续续把过往的衣服换了一遍。

“啪——”张妙彤一巴掌打在了王碧云腰胯上，“说你多少次了，大大咧咧的。女人要文秀一些……”

王碧云嘴撇了撇，落落的道：“文秀给谁看呢？老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去年的通信还是在阿布河之战前，南疆战局根本不见明朗，只是刘暹在信中表露的甚有把握，算是安抚了一下四女的心。让她们不那么担惊受怕的了。

牌局散了后，张妙彤也歇下了一会儿，辗转反侧了一番，刚刚朦朦胧胧的有些睡意，隐约的就听得鞭炮的声音传来，张妙彤一下惊醒。过了一小会，才确实听明白，鞭炮声正从外边传进来，而且，愈来愈响，最终响成了一片。

这可奇了怪了，今天又不是什么年节，放什么鞭炮？

起身叫丫鬟来，“你出去瞅一瞅，外边闹什么热闹？怎么离咱们家这么近？”

张妙彤的脸色很不好看，内心本来就不好的她

想着外面人的热闹，再看看自己的情况，尤其是这热热闹闹还影响到了自己睡觉，脸色阴沉的能滴水。

但是没等丫鬟走到外庭，就看到大门的门房一路小跑的往内院赶，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喊道：“夫人大喜！”

大喜？

丫鬟有些恍惚，门房兀自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给夫人贺喜！老爷那边来了人，说是新疆大捷！”

“老爷在个叫叶尔羌的地方，一战大破阿古柏乱军主力，俘获好几千浩罕兵，现在已经拿下整个叶尔羌，兵锋直指乱军的老巢喀什了。”

消息经门房口传到丫鬟口，再传进张妙彤的耳朵。饶是张妙彤一直要求自己临大事要沉静，很注意自己的主母风范，也不由霍得一下从床上坐起，目光闪闪发亮。

“外面的乡亲知道了，都高兴地很，一路放炮从县城一直到咱们府邸门前……”

“新疆的来人呢？快传进来。”急切的揽着手中的手帕，张妙彤感觉自己的心都要从心口跳出来了。

“奴婢这就去催。”

却是传消息的人被县城的人绊住了，倒是消息先一步从县城传到了双溪铁家山刘府。

外头的鞭炮声比大年夜还要热闹。铁家山是刘暹的老巢。这里的人哪个不是以他为荣。

大约就这么过了一个时辰，王璐莹、柳婉舒、王碧云三女都早早的到了张妙彤这里，就听到丫鬟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夫人，是范德彪，他到了！”

老熟人了。

挑帘进来，范德彪满脸风霜，又满脸光彩，手中捧着一个信匣子。

张妙彤手都有些颤抖的结果信匣子，但并没有立刻打开来看，而是目光咄咄的看着范德彪，“老爷身体可好？有没有落下什么病？”

“没有。大人身体安好的很。南疆那里的冬天比青海暖和多了，不比汉中冷多少喽。”

四女齐齐的舒了一口气。她们这两年是既担心刘暹的军事胜败，又担忧刘暹的身体是否健康。尤其是今年，新疆那地方在她们眼中就是边塞不毛之地，风霜如刀剑，她们可真担心刘暹的身体。

“…………大人先打下了阿古柏的偷袭，然后步步后撤，引诱阿古柏大军上套，一举出击割断了乱军的后勤线。阿古柏在固满城下苦战四日不得不退。沿途路上，大人又率骑兵时刻扰袭，疲惫乱军，最后在阿布河畔一战功成。阿古柏只带一千许骑兵仓皇而逃……”

“此战我军只俘虏就捉到了过四千人，其中浩罕兵占过八成。缴获西洋快枪五千七百余支。阿古柏的新军全军覆没，玉努斯江的主力部队也损失殆尽。连同艾克木的投降，阿古柏的主力部队几近被全歼。”

“随后大人招募新疆本地土著为兵，连克齐盘和哈什喇普，阿克赛钦降服。二月里集中主力攻克莎车，两日拔城。敌酋玉努斯江授首，现在兵锋插进喀什，不出意外的话今年荡平整个南疆不在话下。拿下北疆也不是没有希望……”

范德彪说的兴高采烈，张妙彤四女就听得悲喜交加了。特别是最后范德彪说道今年内荡平南疆，甚至拿下北疆也不是没希望，屋子里简直成了眼泪的湖波。

“这么说，明年时候，老爷就可以班师回家了？”

张妙彤唯恐自己听到的是幻境，又重复的向范

德彪询问了一遍。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眼泪的湖波是直线向着眼泪的大海扩进。

当晚，整个铁家山张灯结彩。城固县内上到县令，下到乡下财主，人人有份，争相向刘府递来贺礼。次日这个范围就扩展到了整个汉中，然后是整个陕南，整个陕西，一连半个月喜声不断。

已经挪任升迁为河南巡抚的张守岱，比汉中接到喜报的消息要晚些日子。独自一人躲在书房里，喝着小酒，拍着膝盖，呵呵笑道：“不知道湘淮楚三家，听到如此捷讯后，是做如何感想啊？”

他真的很想看看眼下曾李二人的脸色，是不是像打破了染料铺一样，变成了调色板！

当年自以为的妙计，想不到会成就侄女婿的偌大声名吧？

刘暹在新疆做的可不只是平定了叛乱，那南疆的阿古柏是浩罕人，已经把事件整体性质上升到外国入侵。刘暹平定叛逆之余，更是保边卫国！

尤其值得点出的是，刘暹孤军入新疆，兵不满六千，饷不过五十万，万里跋涉，一往无前，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那是何等的风采？

而中原腹地负责剿灭捻军的湘淮军呢？坐拥朝廷的全力支持，要钱要粮一句话，却始终拿不下贼首，致使捻军西南窜入云贵川，与石逆连成一片……

“哈哈哈，哈哈哈……”书房里张守岱的笑声是那么的畅快。

第一百八十三章母壮子弱，如吕后惠帝呼？

北京，紫禁城。

一大早，军机处五大臣在恭亲王的带领下，就全班递了牌子，两宫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特旨直隶总督曾国藩随班觐见。

昨天下午曾国藩就到了北京，恭亲王立刻就见了他。当时在座的还有文祥、宝鋆、沈桂芬三个身处中央的洋务派大员。

曾国藩为什么赶到北京了？恭亲王为什么立刻就见曾国藩？原因就在今天的这次召见。

景廉走蒙古为道，把新疆阿布河之战的报捷奏折子抵到了北京城，虽然折子才到了军机处两天时间，但折子的影响力却已经完全扩散到了朝野上下。

当年刘暹孤军万里挺进新疆，原因谁人不知？北京这座城市浓厚的政治氛围可是自古相传的，后世北京的的哥都能对着国家大事侃的头头是道，现在满四九城的八旗子弟更是一个个天然的大喇叭。

这些整日里吃饱了没事干的废物，耍嘴皮子放嘴炮，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些人在茶馆，在戏院，在酒楼，没少腌臜湘淮军。

刘暹不仅没被黄沙荒漠吞没了尸骨，反而屡战屡胜，年前更大破南疆乱军之首阿古柏，眼看着就要扫平南疆了。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耳刮子抽到了湘淮军的脸上？

四九城内那些早就看着湘淮军威风不顺眼的八旗子弟，这下可得到了把柄，得到了话唠。不去关心阿布河之战胜利后新疆战局会发生怎样的逆转，每一个反都在肆意调侃阴损着湘淮军！

恭亲王与湘军的隔阂随着曾国荃的‘归隐’早

就揭过去了。现在他们还是一个相对紧密的集团——洋务派。

这回曾国藩进京，原因是两宫要择选知兵重臣解言新疆兵势。环看北京城的内外和周边，无疑担当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但是曾国藩与刘暹之间的‘疙瘩’又是那么的明显。按理说两宫太后是应该不把曾国藩拉近来的，这样做明显就是让曾国藩难堪。可翩翩的两宫在略作‘踌躇’之后就当场钦点了曾国藩的名。

原因是什么，满朝文武都心知肚明。西太后就是要让曾国藩难堪。

就在今年的四月份，安德海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得了慈禧太后的恩准，出宫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其真实目的当然是想趁机敛财。而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安德海行至山东泰安时，被淮系大将，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以太监出都门违犯大清祖制为由。压至济南砍了脑袋。此事轰动朝野，丁宝桢遂为世人称道。但慈禧

太后可就脸面无光的很。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亲信，辛酉政变中充当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之间的秘密联系人，为这个叔嫂集团最终上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在朝中声名显赫。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被慈禧太后亲口恩准出宫办差的安德海，最后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死法走完自己人生最后的路程，慈禧太后要不恼火之极她就是圣人了。

或许于同治皇帝更似一对母子的慈安太后，也不待见安德海，但她同样明白自己的威严与慈禧太后是休戚与共的。慈禧颜面受损，就也等于自己的面子给人扫了。

现下慈禧这明显要给曾国藩难堪的动作，慈安并没有拖后腿。而是绝对的支持。

两宫太后更恼怒丁宝桢和淮系，但是直接发作丁宝桢是不可能的。这只能让朝野诽议，让自己更

被朝臣轻看。李鸿章又已经杀到了西南，正跟石达开斗的难解难分，能拿来出气的，环看北京周边，曾国藩就是最后的一个。

恭亲王与三位洋务派的军机大臣共见曾国藩，与他接风洗尘。真心说的不是洋务运动，也不是眼下举国关注的西南战事和甘肃战局，只是给足了曾国藩颜面，要他明日两宫召见的时候能忍住气。

次日宫门前头。曾国藩乘轿来到景运门外，内廷官员在门边恭迎。景运门的右边是乾清门，这是内廷的正门。清朝从顺治到道光，这里是历代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咸丰以后则多改在养心殿。现在两宫太后也在养心殿。

乾清门的右边一直到隆宗门，有一排矮小的连房。连房西头是内务府大臣办事处，东头是侍卫的值宿房，中间是军机处。此刻，这里已端坐几位当朝核心人物。

曾国藩尚未走到乾清门，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便闻声而出，一同把他迎进军

机处。

咸丰二年曾国藩离京，当时文祥任工部主事，宝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沈桂芬为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刚在这一年被点了翰林。

论职务，四人都在曾国藩之下；论科名，除宝鋆与之同年外，其他也都是晚辈。四个军机大臣在曾国藩的面前甚是谦恭。

李鸿藻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但是近日对于曾国藩也是礼敬有加，他也是清楚曾国藩今日要受到的折辱的。

五人正说得投机，外面报恭亲王到。曾国藩等一齐走出门外。

军机处五大臣外加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整个满清建制下的六位最重要的大臣悉数聚到。内廷的两宫太后没再多拖延，立刻派太监宣旨叫起。

曾国藩离京十八年，中间回北京城只有一次，

就是去年他从两江任上离职，调直隶总督的时候入京谢恩。

那个时候他见过一次同治帝，也见到了慈安、慈禧两宫太后。

说真的，曾国藩对同治帝挺失望的。都做了**年皇帝了，纵然大事都有两宫太后做主，人也该有一些皇帝样儿了吧？至少几句面上的套话总可会说得上的吧？毕竟‘我大清’是有一个千古一帝做那先例呢。

现在国家多难，人心涣散，正需要一个能用强力扭转乾坤的帝王。可同治帝呢？在曾国藩的印象中就是一个‘自始至终冲默不语，未出一字纶音’的闷葫芦。十四岁的孱弱天子看来并不是第二个圣祖爷。

而更让曾国藩暗自忧心的是，如今的两宫太后，尤其是好揽权的西太后，可不是‘同治’前三个年头的西太后了。九年的时间早已让慈禧太后成长成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更在朝野上下建立起

了威望，拉起了一票党羽。

母壮子弱，如吕后惠帝呼？

曾国藩倒是不会往武则天身上去想慈禧。满清天下的态势和其权力结构，决定了慈禧篡位的不可能。而且慈禧的三个亲兄弟皆非有才之人，家族势力不昌，慈禧也根本不允许他们‘抛头露面’，这一点上甚至还为她在宗室里赢得了不小的支持。

恭亲王、曾国藩六人到了东暖阁门边。太监刚进去，里面就传出了一句清亮动听的女人声音：“请恭王爷他们进来吧！”

曾国藩知道这是东太后的金口，下意识地正了正衣冠，挺直身躯。两个太监打起明黄缎棉帘，恭亲王第一位，为旗人军机领班；曾国藩不是军机大臣，却排在了李鸿藻、沈桂芬的前头，为汉人军机领班。去年他进京时候觐见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受到的就是这般礼遇。现在李鸿藻、沈桂芬依旧愿附骥后。

弯腰进门，走前两步，六个人齐齐的双腿跪下，叫呼道：“臣xxx恭请圣安！”

“众卿家免礼。”又是一句好听的女人京腔，只是音色比先前一句柔和些。

如果不是曾国藩没曾见过两宫太后，直会以为前头那一声乃是慈禧太后，后头这一声是慈安太后。毕竟慈安太后待人宽厚，这一点天下人都有所耳闻。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声音柔和的这位才是女强人慈禧。

曾国藩站起身来，抬眼看全了布局，还是去年自己觐见时候的老样子。皇上端坐在正面宝座上，身材似乎比去年更见瘦弱，面孔也苍白，一脸稚气，眼睛望着远远的门帘子，并不看他们。刚才说话的太后坐在北面，南面也坐着一位，两宫太后前面都放着一层薄薄的黄幔帐。

慈安太后坐南，慈禧太后坐北。这是天底下所

有三品以上官员都清楚知道的一个事实。

“六爷，景廉前日子使人送来了新疆的捷报。刘暹在一个叫阿布河的地方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阿古柏上万主力，现在全盘拿下了叶尔羌，已经开始着手喀什的攻势了。”

“我和姐姐都是妇道人家，这战局军事的，也看不明白。今个啊，让你们来就是为了听你们说道说道，新疆的战局究竟能好转成什么样！再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新疆的乱子能平镇下。

听说俄人近期老在总理衙门闹嚷，六爷该是深有体会的。新疆挨着俄人的口边儿，什么时候能镇下倒是不急，但可别让俄人再咬了一口去。像黑龙江那边样儿，可是不行！”

“还有英国人。上万支洋枪啊，数十门洋炮……”

说话的是慈禧太后。

曾国藩心里真真儿的给慈禧太后竖了个大拇指。这满京城的八旗子弟、大小京官儿，或是赞赏刘暹能战，或是打趣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有几个人能真正看清楚新疆的危急的？

第一百八十四章政治的智慧

自刘暹阿布河一战得胜后，阻碍新疆完整归回到北京制下的因素，阿古柏已经从头一位降到了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了。

他现在在北京方面眼中的分量都不比乌鲁木齐的妥明重！

沙俄和大英帝国才是如今新疆能否完整收复的最大阻碍因素之二。

如果不是收到刘暹送递的奏折，北京根本想不到远在内陆的新疆，英国人竟然也插进了一手。就像慈禧太后说的那样，上万只洋枪和数十门洋炮，再不知轻重的人也知道英国人对阿古柏有多么的看重了。

当然，除了英国人外，慈禧太后能够清楚看到俄国人的威胁，这眼光在满朝诸公里真是极少有人比的上的。西历1869年的时候，俄国人还没占伊犁

呢。

“刘暹能打赢阿布河之战，真得天之幸！”

在这次召对之前，语气感慨的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只是恭亲王和曾国藩，军机处四位满汉军机和两宫太后本身，也都是如此感叹。

想九年前英法联军杀进北京城的时候，军队总是也才是不足万人。

沙俄是北方的一头饿狼，英国人是东面的猛虎，这两方满清是万万不敢得罪的。尤其是英国人，国力世界第一，更在九年前才把满清打的屁滚尿流，即使开罪了俄国人，在场的八人也不敢得罪英国。

所以刘暹的那道奏折，军机处以外的人除非必要或是地位足够高。很少有人知道里面的内容。

对于英国插手新疆的事宜，他们就权作不知道。

这种‘掩耳盗铃’一样的策略，对于在中亚地带实力还不够的英国人是差不多而已应付的。但是对于沙俄呢？俄国人可是在中亚经营一二百年了。那里一直都是俄国人垂涎欲滴的。他们，满清是再做不知也绕不过去的。

同治三年十月份，满清在沙俄逼迫下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就是最好的一个明证。

在东暖阁一旁，一副新疆的地舆图早早的悬挂在那里。北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西部的塔城、乌苏，南疆的和阗、叶尔羌都已经用代表大清的明黄图抹。

阿古柏的印色是红色，覆盖了喀什噶尔、库车、阿克苏等南疆七城余下的五城。不过在喀喇沙尔特意用了浅红色，以表示不同。因为那里有旧土尔扈特南路四旗和和硕特中路三旗。

伊犁用蓝色来表示阿布特拉，余下的北疆用绿色来表示妥明。

一旁还特意标注出浩罕国的位置。以近似红色的橙色表示。再有就是西北方向，后世的巴基斯坦，现在的大印度区，用紫色来表示英国。以及最后的沙俄——囊括了大半新疆边界。用黑色表示。

恭亲王与五人眼神教对。这幅地图倒是将介入新疆的所有势力都标志的清楚。

六个人五双眼睛的目光最后集中到了曾国藩身上。

说真的，不管是恭亲王还是军机处其余的四位大臣，在军略大势上跟曾国藩都差远了。如果今日没有曾国藩到场，只军机处的五人在这里商议，根本就得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五位没在战场上历练过，手中没有掌控兵权，可以说这个原因是军机处未来三十年，从清廷的巅峰人臣位置疾速下降的最大因素。

“禀太后。刘军门打赢了阿布河一战，阿古柏

就不足为虑了。虽然刘军门奏折上并没有出大言。但老臣敢为他担保，今年之内征伐军扫平阿古柏不在话下。”

恭亲王眉头不觉得挑了挑。曾国藩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剩下四名满汉军机纷纷向牢曾行注目礼，怎么意思啊这是？是表功还是找茬啊？

上首的慈禧太后默默的抚着手上的护甲套。

不过不给恭亲王、慈禧太后等去细想的机会，曾国藩把话语一转，道：“北疆的妥明兵力虽众，但旗下山头众多，人心散而不齐，否则也不会在伊犁站不住脚。此人又素不与俄人交往，无有外来军火，所部军备如是发匪初起时候的绿营，一应火器非是自己铸造，就是夺取北疆营兵所有，不足为虑。刘军门荡平南疆后，精兵挥师北上，只需五千军力，就能横绝千里。”

“以老臣之间，新疆难处难在伊犁。俄人若要入手新疆，非伊犁河谷之地不可。如是其借口助我朝剿灭乱匪，占据了伊犁，以刘军门手下之兵力，

万难与之一敌。

太后倒不若先行拟一道旨意给刘军门，要他若是真遇到此种情景时，万万忍耐。只需先撇开伊犁不提，提师灭了妥明后，再与俄人分说伊犁。”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曾国藩在新疆战局上站位中立，分说的入理，并没有像一开始那样似要刺儿刘暹。

就像今天两宫召见军机处五大臣与曾国藩一样，确确实实在外而言是给曾国藩一个大难堪。但真实对奏的时候，对曾国藩和亲和气，一点没有要打击报复的迹象。

这就是政治的智慧。

曾国藩回到贤良寺，案桌上的请帖已经堆了一尺多高。要在往常，他会基本上是不予理睬，但这次不同。京官最是势利，现今湘淮一系的声名有衰，他就必须出面与京师众多的王公大臣相会，以示湘淮声威不减。

但是他想了想今日对奏时朝廷与刘暹的封赏，心中也挺不是个滋味的。

曾国藩他不是圣贤，这种打脸的事情，能不做他是绝不想做的。

五月中。北京的圣旨已经下到了汉中。刘暹继父亲被追封为中宪大夫，母亲被封为恭人之后，祖父祖母也被追封成了中宪大夫和恭人。

虽然这东西都是虚的，但是在城固这么个小县城里，在汉中整个州府里，可是屈指可数的荣誉了。地方志里都能牢牢记上一笔！

同时陕西、四川、湖北各拨银十万两入汉中。

……

喀什城hui城城外。

汉中的荣誉、实惠短时间里消息还传不到南

疆。刘暹这时候关注的依旧是喀什hui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地方攻下，什么时候能把城里的阿古柏捉住，他的心头病就什么时候去掉一块了。

……

有定居的人群，城郭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

对喀什古城最早的原始记录，是西汉博望侯张骞所作的。张骞所见到的疏勒城在当时已是颇具规模，俨然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际市场。

随着岁月的流逝，古老的疏勒城早就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如今的喀什，刘暹口中的喀什回城，乃是清初时候阿帕克霍加于塞尔满庄之东北所筑的。城墙不圆不方，周围三里七分余，东西二门，西南两面各一门。面积仅320亩(约0.2平方公里)。直到乾隆年间，满清在新疆的统治彻底得到巩固之后，于城中设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府。

喀什城作为天山以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由是开始了极快的复兴之路。首先人口激

增，城内居民近一万五千人。

到了张格尔之乱被平息之后，满清在喀什噶尔旧城东南的哈喇哈依地方，由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官周经莹主持修建一座新的喀什噶尔汉城(即今疏勒县城)。道光皇帝谕旨赐名“恢武”，以满、蒙、汉、土著四种文字缮写。原旧城中的满汉官兵及商人均迁移新城。

此城周环八里六分，高三丈，有炮台二十五座，垛口七百四十五，面积比旧城大两倍多，约1700余亩。新、旧二城虽然分开，但当时都还统称为喀什噶尔。新城以住满汉官民为主，被称为喀什噶尔汉城，当地土著称其为“英纳协海尔”(即“新城”)；旧城土著语称“阔纳协海尔”(即“旧城”)，其中多住真神教信徒，而又称喀什噶尔hui城。

四年前。阿古柏第一次进攻叶尔羌失利后，着手对付城内已被围困了一年之久的清军官兵。是时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奎英，决定拼死一战。守备何步云却偷偷打开了城门，投降了阿古柏。奎英与一批

清军将吏誓死不降，巷战失利后，奎英亲自引爆库存火药，众人赴火**。死难者有奎英妻于氏、子育俊、孙灵景，与协办大臣福珠凌阿及其妻钮氏、子英俊、英敏、英志等数十人。

阿古柏占领汉城，纵兵奸、淫掳掠整整七天，无数满汉官民死于非命。所余的千余名清军官兵和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被迫皈依真神教，才得幸免。为了稳住这些降众，阿古柏不仅给何步云封赐厚赏，以汉城伯克许之，又娶了何步云的女儿与之联姻。

但是何步云这种贪生怕死、色厉内荏的小人，是根本不可能跟着阿古柏一条道走到黑。刘暹还没攻克英吉沙尔的时候，他就派来人联系。在随后阿古柏征召其部入喀什hui城守城的时候，何步云更直接举起了反旗。

喀什新城距离旧城只有十几里，刘暹如果兵马一到喀什，就直接进驻到了这里，可想而知会给旧城造成多大的威胁。更别说在军心士气上的影响力了。

阿古柏大怒，出兵猛攻新城。但是负责防守英吉沙尔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太不给力，何步云举兵不到三日，英吉沙尔被征伐军攻克的消息就传到了喀什。

得知清军即将来临，何步云这次咬着牙没有再投降。率守军八百余人，白天守城，夜晚出袭，直到刘暹轻骑突进喀什，阿古柏被破收兵。

第一百八十五章英俄的后手

如今的喀什新城跟过去已经大不一样了。阿古柏占据的这四年中，不停地征伐民力修筑新城的城防与防御工事。

修筑护城河，引喀什噶尔河水灌入。在城外修筑堡垒，并加高加厚城墙，加修城头炮台。

现下的喀什新城防御力在新疆地区绝对首屈一指，乌鲁木齐等城完全不能与之相比。小五丈高的城墙，上百座碟楼和五十座炮台，整的城头上密密麻麻全是凸出点。离近了看是压力山大，离远了看就是狰狞。

阿古柏具体纠集了多少乱军守城，也是个未知问题。虚拟地图上看不出里头有多少兵，刘暹只知道喀什新城中连兵带民总共有四万余人。

刘暹这边呢？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地的联军有两千多人，骠骑营骑兵也接近了两千五百马队，步

兵扩充到了两千上下，不过建制还是那三个大队的建制。阿布都力的第一大队，王国胜的第二大队，艾克木的第三大队，人数多少都有超编。

董福祥的队伍也扩充到了两个营，里头有hui有土著，但不管怎么样，队伍实力是有所提高的。最后是刘暹的秦军，此战出动骑兵两个大队，步兵两个大队，合计一千八百来人，加上刘暹带领的两个配备了手枪的亲卫步骑中队，和一个新编的炮营，拢共也是两千五百。

各部相加，战兵一万人，加上随军征召的民壮，总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人力。

队伍赶到的第二天。刘暹就派出先头部队进入到喀什新城外五里处筑营。两天的时间修筑了三个营垒，城里的乱军丝毫没出来打搅。然后主力进入营垒，这才派出炮兵选定阵地。

因为不知道阿古柏的深浅。加上英吉沙尔拿下的太轻松了，刘暹心里总觉得不太安稳。此次喀什攻略，他步骤不惜放缓一些，也要把‘基础’设施

先扎牢了。

炮兵阵地设立在了喀什新城的东南位置，据城有一里远。何步云带着劳力修筑炮兵阵地的时候，城头乱军倒也开炮轰击了，但是准头实在够差劲。炮火射程也相当近，又皆是实心弹，对炮兵阵地根本不存在大的威胁。

刘暹一直关注着炮兵阵地的情况。见此心里算安稳了一些。

当天下午炮兵部队就位，两边炮战正式开始，结果事情大出乎刘暹的预料。上午时候还全抓瞎的乱军炮兵，下午一开炮就显示出了绝非寻常的绝对实力。无论是速度。还是精准性。亦或是火炮的威力和射程，都绝对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水准。

刘暹立刻下令炮兵部队后撤。到这时他要不明白自己之前是给人耍了的话，他就成傻子了。

短短两刻钟不到的时间，当炮兵部队全部撤出城头乱军炮火的射程之后，清点数量，发现就在这

么短的时间里，出动的三十六门火炮已经损失了七门，这还不算跟在后头被殃及了几下的臼炮部队。其中：六磅炮损失三门。九磅炮损失一门，骑兵炮损失一门。炮手死伤四十五人。

“是英国人吧？”

刘暹是感觉英国人的可能性极大。心里把英国人骂了十八辈祖宗。也从没想过一封折子递去北京，让北京方面与英国人交涉。

明着攻城已经不行了。实力就只有这么点的刘暹，还指望着拿下阿古柏后，挥兵北上，扫荡全疆呢。不可能把所有步队都扔到喀什。

挖地道，挖堑壕。

从炮火的射程外开始，五路齐发，一点点逼近喀什新城。

“上校，清国人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战术。它可以用来攻城，就也能用来攻夺要塞——”

杰克.杜拉尔作为一名合格的大英帝国陆军少校，怎么会看不出地道迫近这种战法对要塞的打击作用。要知道，自从米尼式步枪在欧洲兴起之后，不管是克里米亚战争还是老美的南北战争，如何对棱堡形成快速攻克，始终是一个困扰着整个西方的难题。

填人命，熬时间，拼炮弹，似乎自从棱堡在西方出现以后，对它的进攻战就成了数百年不动的三件套。克里米亚战争如此，老美的南北战争也是如此。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今天杰克.杜拉尔看到了刘暹驱军地道迫近城池的方法之后，大感惊奇，之后脑筋不过翻转一想，就瞬间透析了这种战术。

不过是一层一点就破的薄膜罢了。

虽然历史上似乎没见过欧美军队如此打仗的。那是因为欧美强大的科技实力，直接将这一落后战术扫进了垃圾桶里。过不了多久，当后膛炮普及

了，新式开花弹加上后膛炮强大的穿透力，旧式棱堡一夜之间就变得那么的脆弱、不堪一击。

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俄国，他们只需要装备后膛炮+新式开花弹，那就ok了。

“这位清**队的统帅真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如果可以，战后我都想拜访一下他。”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笑了笑，拜访？杰克是说笑了。自己等人的存在随着大批浩罕士兵的被俘，肯定是保守不住秘密的。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比一个公开的事实好。大英帝国也是要颜面的。

“不过……”对面的清军将领真的很不错啊。如果九年前北京的战场上有他这么一支军队，福尔赛依特.萨伊甫还真要为联军的结局赶到担忧呢。

只是眼下这场战事，对面的清军将领再是能干，也逃脱不了一败。因为阿古柏的背后不仅有大英帝国撑腰，连沙俄也插进一手进来了。

有坚城在手，背后英俄两大列强支撑的浩罕**队很快就要开至，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怎么看都不觉得阿古柏会失败。

三天后，五条齐头并进的地道已经延伸到了喀什新城城下不到百米的距离。

这个距离上，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精准射击。但是他挡不住刘暹有土办法。

用木板加棉被加土砂再浇水，做成的防护层往地道顶上一盖，完全不惧米尼步枪的射击。而城头的炮火如果真的能精准的炸到地盖顶上，那下面的士兵死也就不亏了。

五天不停昼夜的挖掘，被枪炮打死打伤、炸死炸伤的兵民也才六十人不到，这性价比简直高的没发计算。

刘暹挖掘的地道，上口窄小，下面宽大一些，可是能够容得下一尊臼炮发射的。

从地道挖进二百米的时候，臼炮就开始不停地向城头射击了。同时刘暹放出了手下全部的狙击手，并且从军中挑选枪法精准的士兵投入冷枪战斗，压着城头的乱军。

“轰……”一枚开花弹越过高高的城墙落进城内。爆炸撕碎了一堵残墙，土石飞溅。

墙角下的一栋房屋里，随着爆炸声传来土砂飒飒的落下。阿古柏脸色有些阴沉的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尊敬的大汗，您不用为此而生气。最多再有五日，浩罕汗国的两万援军就会赶喀什新城。那个时候，您可以将所有的怒火尽情的挥洒到城外的清**队和东面的叛逆身上。”

房屋里除了阿古柏和他的几个亲侍外，还有四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其中一个正操着十足地道的乌兹别克语来对阿古柏说。

阿古柏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是的，安德烈中

校。感谢俄罗斯帝国危难之时的帮助，真神的信徒不会忘记对他伸出援手的朋友的。”

真正的无耻之徒，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出卖一切。阿古柏就是这样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浩罕汗国在西历1865年，也就是阿古柏进入新疆的当年，大败浩罕汗**队，浩罕汗国的摄政大毛拉阿利姆库里阵亡，浩罕汗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塔什干沦陷。三年后，也就是去年时候，浩罕汗国与俄国签订协议，成为俄国的保护国。

面对阿古柏所面临的危局，虽然沙俄与英国人都不愿意看到阿古柏如此败亡，但是要让沙俄和英国人明目张胆的插手新疆局势，给阿古柏撑腰那是不可能的。想要挽回阿古柏的败局，只能用浩罕兵。

为了让沙俄允许浩罕汗国出兵增援阿古柏，英国怎么跟沙俄之间商量勾当的就不说了，只阿古柏就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比如俄国在洪福汗国内商税，只四十抽一，也就是比满清还

要更加可怜的2.5%。

浩罕汗国现今的汗王是穆罕默德.古德亚，面对俄国人的要求他没胆量拒绝。多方筹措，调集了两万兵马，其中乌兹别克骑兵七千余人。

这股力量对于眼下的浩罕汗国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四年前的塔什干之战，可以说是浩罕与沙俄的一场决战，大毛拉阿利姆库里也只是汇集了三万兵马。

两万浩罕大军，尤其是七千多骁勇的乌兹别克骑兵。突然出现在沙场上，绝对会杀的城外那支成分复杂的军队一败涂地的。

安德烈对此深有信心。

据他所知，这股军力已经越过了乌鲁克，五天的时间内绝对会赶到喀什新城。

从浩罕城到安集延，从安集延到喀什，一路上行军算不上多保密。但阿古柏已经封死了喀什噶尔

西部进东部的大道，有他这边照应，行军消息绝对不许担忧走漏消息的。

喀什新城，不管是阿古柏还是英俄，都没把眼下的不利当一回事。他们的眼睛全看着五天后呢。

一百八十六章贪婪的北极熊

两万步骑行走在喀什噶尔西部曲折的道路上，如一条蜿蜒不绝的长龙在山岭高地间游走。这就是浩罕汗国派出来的援兵了。领头的是纳西尔丁，他是浩罕王室一族的成员，在现下的浩罕汗国甚有威望。穆罕默德.古德亚汗的亲信马拉.贝格作为纳西尔丁的副手。

对于此次出兵，纳西尔丁是有些异议的。他认为这次浩罕的用兵完全是在给英俄火中取栗。除了会得罪大清国外，完全没有一点好处。

不过就像英俄自以为胜券十足一样，纳西尔丁也不认为这次浩罕用兵会有什么危险。在中亚这一块地盘上，有了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一起的支

持，那就无往而不利。

英俄为了指示浩罕汗国出兵，也给出了一千支米尼式步枪和二十门火炮做代价。这些东西全武装了浩罕城的禁卫军。至于出征的两万浩罕大军，则依旧是浩罕汗国老旧的武备水平。

火枪、弓箭、弯刀！

但纳西尔丁与马拉.贝格全都认为——这样就足够了。

他们手中有七千多乌兹别克骑兵，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原时空历史上，十年后当俄军入侵中亚最后的抵抗者——土库曼的时候，在阿哈尔--捷金绿洲（著名的汗血宝马--阿哈尔捷金马产地）的重镇格奥克.帖佩，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力的俄军遭到了英勇的土库曼骑兵的坚决抵抗。土库曼骑兵在骑术和骁勇程度上全面压制住哥萨克骑兵，俄军遭受沉重打击后狼狈窜回。

土库曼人的骑兵很能打。但是能打的土库曼骑

兵自始至终都没乌兹别克骑兵压住一头。中亚三国全都是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国度，那么乌兹别克骑兵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传统骑兵战斗上，对中亚了解深透的英俄两国。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的。而浩罕援军突然出现在喀什新城，对攻城部队造成突然打击，这种战术本身也就是传统的骑兵作战。

浩罕援军距离喀什城已经很近了。他们现在处在后世中国的乌恰县境内。地势是东南低，西北、西南高，群山环绕，属典型的山地地形。海拔高度很高，平面呈马蹄形。北接南天山山脉西端。南靠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北麓，位于喀什三角洲以西地段的楔型地带。

一句话概括，越过了葱岭的浩罕援军。是一路由高到低，目标直指东南部的喀什三角平原。

刘暹很警惕虚拟地图上出现在西边的那一大团红云。英俄，是他们亲自出手了么？还是只有其中的一方？

对历史细节了解不够的刘暹并不知道——历史中入侵伊犁的俄军只有少少的两千人，历经了五十天战斗才彻底最终完全占据了伊犁九城。他只知道俄国士兵全是灰色牲口。数量那是绝对惊人的。

盘算实力和历史对照。刘暹排除了英军的可能。不说还没摆平阿富汗的英国人，有没那个实力往新疆投入两万人的英印军，就说眼下英国在中国汉地存在的利益，就断绝了他们亲自抛头露面的可能。

那么剩下的极可能就是北极熊了。

沙俄贪婪成性，且毫无廉耻信义，真的很有可能公开出兵的。

刘暹派出了侦察兵。

结果，侦查出来的确凿军情是——来的是浩罕兵。

这下刘暹真是给气笑了。呀呸的浩罕，自己都要自顾不暇了。还有那个闲工夫伸手捞进新疆来。

下一刻，刘暹倒是想到了极有可能是英俄在后面给浩罕汗国打气。但浩罕出兵援救阿古柏。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的蔑视。

两个秦军步兵大队，两个骠骑营步兵大队，外加一秦军骑兵大队，和董福祥的两个营。三千多步骑，配以臼炮二十门，载运弹药的车马百辆，很轻松的就利用夜幕掩护，沿着喀什噶尔河绕过喀什新城。

喀什新城西北七十多里处的山谷两岸，三千多步骑埋伏在这里，等候着浩罕军的上门。

这处山谷是什么名字，刘暹不知道。但他能肯定，这场伏击战打下之后，这处山谷绝对就会有名字的。

先前侦察兵所得，浩罕援军有三千多人。所以刘暹拉三千多人欲打伏击战，包饺子，也没人反

对。都感觉自己三千多人有心算无心，包人数相同的浩罕兵的饺子，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只有刘暹清楚，侦察兵侦查到的那支浩罕兵不过是整个援军部队的先头而已。在先头部队后面四五十里缀着的差事浩罕军的大部队。

不过浩罕军自己分兵也正对了刘暹胃口。他们人数太多，刘暹这小肚子根本一口吞吃不下。

而且喀什周边也没有太过险峻的伏击场所。

眼下的山谷，三千来人能不能全部装下，都是难说得很。

统领这支浩罕军先头部队的人是统帅纳西尔丁的亲信穆罕默德.奥马尔。大军一路从安集延出发，深入新疆内陆几百里地都平安无事，穆罕默德.奥马尔早就放下了警惕心了。

带着先头部队中的数百骑兵凸出在最前面，他这一路行军那不叫做行军，而是出游。

刘暹立在山顶上，望远镜清晰地看着毫无警惕性，一头钻进包围圈里的浩罕军先头部队。

“轰……”激烈的炮声在山顶头上一道橘红色烟花升起后响起。

山谷两侧，站在高处的刘暹可以清晰按到，二十门臼炮炮口不时的喷出枯红色的火焰，将一颗颗五斤重的开花弹送上天空。

从地道中钻出来的步兵，雨泼一样的子弹，咻咻的打向浩罕军最前列的骑兵。

随着开花弹落下的爆炸声响起，一个个浩罕军士兵就象玩具一样，被冲击波抛到空中，然后重重落下。

强劲的爆炸威力将地面砸成一个个大坑，无数浩罕士兵被爆炸撕成碎片。适才还轻松的如同去游玩的浩罕军，现在则无不慌慌张张的抱头鼠窜。

穆罕默德.奥马尔脸色大变，但无比的惊讶一瞬就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一脸的狰狞。

“冲——”

“跟我冲出去——”

“想活命的跟我冲出去——”

两侧的山坡高不过百米，陡峭更是只有三四十度。在军事上，这种高地绝对不具备战争坚久性。可穆罕默德.奥马尔半点也没杀上高地的念头，他唯一的打算是冲过伏击圈，逃出一命。

与俄军不止一次的战斗，整个浩罕汗国的军官都知晓米尼式步枪的威力，眼下两侧山谷纵然不陡峭，地势也限制了浩罕军的发挥。

不先图冲出包围圈，而立刻向两边之敌发起冲锋，那是在拿整支军队的存亡开玩笑。

陈武中看着包裹在一队浩罕骑兵中的穆罕默德.

奥马尔狠狠拍了一下自己手。“叫你不争气——”

他并不知道穆罕默德.奥马尔就是这支浩罕军的指挥官，但是穆罕默德.奥马尔那花哨的装扮还是吸引住了他的注意力。

可惜，瞄准了的一枪只是打中了穆罕默德.奥马尔周遭的卫兵。以至于连穆罕默德.奥马尔本身都没注意到，自己被人特意猎杀了。

炮弹从空中砸下，如是一道道耀眼的烟花升起。

穆罕默德.奥马尔手下五六百骑兵，在炮兵和步兵的重点招呼下，已经倒下了一二百人马。虽然与俄军多年厮杀，乌兹别克骑兵的战马都适应了枪炮声，但是在骤然如此激烈的爆炸下，战马不可避免的还是有些慌乱嘶鸣了起来。

三四百马队奔驰，本该是如若一道洪流倾泻的，现在却恍如洪流突然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礁石一般，整个运转都艰涩的多了。

第二轮炮击、第三轮炮击……

五六百人的马队只有二百余骑最终冲到了山谷口，那么依旧还留在谷道里的浩罕军步队还是如何的悲催，就可想而知了。

两千多浩罕兵只觉得自己完全落入了地狱，将军找不到了，他们的四周爆炸声一直不断，枪弹雨点般打来，原本还算做平坦的道路上处处是大坑和死尸。他们的耳朵里除爆炸时什么也听不到，同样的他们个人除了在紧张的躲避子弹，也什么都做不了。

刘暹只是看了几眼就明白，这支浩罕军的步队算完了。

“真神至大，真神至高！”

穆罕默德.奥马尔高呼着真神，被一颗子弹夺去了性命。部守在谷口的董福祥部，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扎死山口。

浩罕军后尾步队，那些侥幸没有踏进包围圈的几百浩罕兵，在刘暹一个骑兵大队的追击下自然也逃脱不了覆没的命运。

穆罕默德.奥马尔率领的这支浩罕先头部队，前后只一个时辰多一点，就完全被歼灭在了这个不知名的山谷中。

三千多人，被打死打伤了过两千，剩余的全都弃兵投降，自己乖乖的走进了十多里外的俘虏营——一个以死谷改建的地方。

用半天的时间打扫战场，刘暹留下两个不全的步兵中队看守俘虏，主力沿山谷直线向西。

接下的一战对决浩罕军的援兵主力，审问了俘虏，刘暹已经知道援军的兵力和武备。一万六千人，可惜虚拟地图只能扫描周围二百里范围的区域，如果是五百里，在这支援军还没走出西面的高山险地的时候，刘暹就知道了他们的存在，那他有一百个法子要这支军队完蛋！

第一百八十七章万物非主，惟有真神！

再次面对浩罕军，刘暹打的是一场堂堂正战。

对决的地点是上次伏击战的山谷向西北二十多里处的一个小湖畔。

这个湖泊叫做阿瓦池，面积不大，但却是安集延到南疆主干道上的一个标志性所在。抵到了这里，就表明距离喀什，已经不远了。

同治八年五月十七日，上午。

稀稀拉拉的枪声在阿瓦池以南的荒原上回荡，隆隆的马蹄声和一阵阵的喊杀声叫嚷声也伴随而起。

这是行进中的浩罕军主力，与刘暹部侦察兵擦出的小火花。

刘暹已经勒兵湖畔等待浩罕军多时，从步兵到炮兵没有修筑任何的防御工事，已经了解浩罕兵是个什么样武器装备水准的刘暹，不认为有必要修筑胸墙、挖掘战壕。

今日一战，他是要打败敌军的，而不是挡住敌军。

穿着黑色长袍，头裹白布的浩罕军士兵，密密麻麻的已经占据了刘暹的视线。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持着火枪，但里面绝大部分是为燧发枪，只有很少量的击发枪和米尼步枪，这是刘暹询问俘虏得到的情报。而且整个军队没有大炮。

还有一些人在使用弓箭，更多的人都持着刀矛。

与步兵相比，活动在两翼和后阵的浩罕军骑兵的装备要更强一些。——火枪、弓箭、弯刀。

火枪骑兵的比例在三分之一还多。

浩罕军有六七千骑兵，如果是在一片开阔广袤的旷野上战斗。这支骑兵绝对能给刘暹造成足够多的麻烦。但现在是在阿瓦池湖畔边。右侧的阿瓦池本身就杜绝了刘暹军那一边的威胁。左翼虽然有足够大的空隙容六七千骑兵绕过刘暹的阵列正面，但距离依旧太近，完全是在人的视线之内活动。

就是刘暹没有虚拟地图。战马奔驰升腾起的尘烟也会清晰无比的告诉他，浩罕军的骑兵行动到哪里了。相信刘暹手下的步兵会比绕道进攻的骑兵大部队，更快更早的变动好阵列，严阵以待。

张忠奎打马奔到刘暹身边，“大人，怎么样，要不要进攻？”

“一群乌合之众而已。让他们先动手。大军一动必会露出更大的破绽给咱们看。”

“那还用说……”张忠奎笑着道。自从打俘虏的口中知道，浩罕汗国去年之前，一连四年都是在与沙俄和世仇布哈拉汗国的纠缠战斗中渡过。他们国内的摄政王更在四年前的一场决战中带领三万浩罕

大军惨败给了区区两千俄军，自己还阵亡于此战里，张忠奎等一班征伐军的将领就再也不将两万浩罕大军看的有多么重了。

至少以一个军人的心来讲，此次出兵的浩罕军。给英俄火中取栗。军心士气绝对的不会有多高。

刘暹没有等待多久。对面的纳西尔丁很快就发起了攻势，阿瓦池之战打响。

六千乌兹别克骑兵汇聚到了浩罕军的阵线前。领头的马拉.贝格看着对面的两千步兵目光中充满了讽刺。他可是知道沙俄把满清欺负成什么样的。五年前签订的那个条约，满清一下丢掉了巴勒喀什湖以西全部的土地，那是什么概念？而且他还听说，沙俄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割走了满清比整个浩罕汗国都要大得多的土地。

所以，马拉.贝格很看不起清**队。认为清**队的战斗力绝对十分的弱小，否则大清国不会让俄国人割走那么多土地的。

而且清军步队的前列赫然是一个个穿着混杂的土著人。这就让马拉.贝格更以为把握十足了。

阿古柏几乎是孤身入新疆，虽然中间有叛徒玉努斯江的七千士兵襄助。但那也只是七千败兵。四年时间就征服了整个南疆七城，新疆土著的战斗力是多么的低下就可见一番了。

“6000骑兵。足够了！”马拉.贝格拍着胸脯对纳西尔丁保证道。这么多骑兵别说是区区两千步兵，就是踏灭对面的所有清**队，也不在话下。

军令一下，六千乌兹别克骑兵立即开始调整阵列。马拉.贝格骑在一匹阿哈尔捷金马上面，挥动着弯刀，大声地喊道：“浩罕的勇士们，真神召唤我们去战斗。用我们的弯刀砍下他们的头颅，将真神的威名传扬在天山的南北大地！”

“真神至大，真神至高！”

口号声震天动地，比之前一战的穆罕默德.奥马

尔口号更加响亮。一直传递到了对面刘暹的耳朵里。

冷笑的看着人马攒动的乌兹别克骑兵整编着队列。

骑兵冲击严阵以待的炮步兵，真的是自己找死啊。不过……

“怀亮，火箭队准备——”

也要以防万一。到时候，火箭队就是一招反败为胜的奇兵。

曹怀亮郑重的应下一声，这么多年了，终于等到他们火箭队再度走上沙场的时候了。话说上一回在哈什喇普，他干的真不漂亮。

六千骑兵散成六队，向在他们对面三四里外的征伐军横阵冲了去。阿瓦池湖畔上空顿时扬起了冲天沙尘。

“真神至大，真神至高！万物非主，惟有真神！杀啊！”马拉.贝格挥刀高呼。

六千骑兵群里响应着‘真神’的呼喊，一股狂热的情绪涌上心头，六千乌兹别克骑兵顿时撒开了马蹄。

马蹄疾踏，泥土碎草翻飞。尘土飞扬中，轰隆的马蹄声如若天边响起的震雷，滚滚而到。

三分钟？还是五分钟？

乌兹别克骑兵的冲刺速度远比蒙古骑兵要强。他们胯下的马匹，尤其是有着阿哈尔捷金马血统的马匹，也就是中原自古而说的汗血宝马，不仅高度，爆发力、冲刺力都甩了蒙古马一条街。

乌兹别克骑兵已经冲到了两百步的距离。一个个都不拽缰绳，只靠两腿驭马，空出的两手举着火枪或握着弓箭，一看就知道每一个都是蒙古人一般的马术高手。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轰轰……

两千步兵分成三列，第一列是两个大队的骠骑营步兵，人数是超过一千人的，接近了一千二百人。第二列、第三列各一个秦军步兵大队，每一大队四百余人。前面两列同时开火，就是一千六七百支米尼式祝彪齐射！响起的枪声好似天降惊雷，登时就是一道两层叠加的白色烟雾在刘暹军阵列弥漫开来。

铅弹从枪膛中旋转而出，飞掠过短短不到200步的距离，瞬间撕开了战马或者是人的血肉身躯，带起一片片的猩红血雨。

一千六七百发子弹，向暴雨一样扫过浩罕军的马队，至少制造出了三四百朵血花！

好像不少，那是因为这些乌兹别克骑兵的冲击队形比较密集。而且前后照应，子弹从前列的缝隙透过，一样能射杀后头的人。

当然，乌兹别克骑兵不是近代骑兵。如果是西方的骑兵，那样密集的阵形下，这阵排枪起码能放倒五六百骑兵！

这可是正面的硬撞。

西方各国的骑兵军官就是傻瓜也不会这么干的。

作为宝贵的兵种，每到骑兵出击的时候，要么是局势危急，不惜代价的阻击。要么是战斗到关键时刻，要打出致命一击。再有就是追击的时候，或是骑兵对骑兵的决斗。

这每一种可能都战斗进行到**，双方步炮打的昏天黑地的时候，不再也不可能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冲击的骑兵部队身上，这时候才是西方近代骑兵墙式冲锋的最好时机。不然以他们那种相对缓慢的速度，被炮火重点主顾，几轮炮击下去，队伍就全军覆没了。

就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之中，英军骑兵在巴拉克拉瓦对俄军炮兵阵地发动冲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第一次齐射之后，紧跟着第二轮齐射也打响了。

四百多发子弹再度打下了一百多乌兹别克骑兵。

五百骑兵的损失让六千乌兹别克骑兵冲锋的势头猛的一顿。不过，变钝了的箭头仍然循着惯性向前冲锋，冲了不到一百步，又是一道排枪轰响。这回因为距离近，杀伤力也变得更强。整个乌兹别克骑兵群马嘶人喊，是一片混乱。冲锋中的他们似乎遇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的挡住，最外层士兵的齐刷刷倒地，从高处看完全是割倒的麦子一样。

同时，二十门臼炮也射出了自己的怒火。配合着第二列、第三列秦军步兵的一同齐射，整个乌兹别克骑兵群崩溃了。

冲锋在骑兵群的前端的马拉.贝格，连同他的卫兵一块，已经消失在了炮火的爆炸中。这无疑给混乱的乌兹别克骑兵雪上加霜。

“撤！撤退……”

巨大的伤亡让乌兹别克骑兵没有了再冲锋的勇气。一个军官赶紧拉住缰绳，驾驭战马在原地绕了个圈子掉头，招呼过自己那些一样调转过马头的卫兵，就往来的方向斜侧位置飞奔而去。如果后面还有不死心的家伙要上前送死，那就去吧，正好掩护他脱离战场。

“开枪……”

“开炮……”

张忠奎兴奋地高呼起来。真是白痴一样的家伙，俄国人难道还没把浩罕揍惨吗？竟然用骑兵群在战场上直冲严阵以待的炮步军阵，活该当活靶子！

“轰轰轰……”

枪炮齐响，乌兹别克骑兵群中又扑倒了三四百骑！

第一百八十八章上帝啊

四千浩罕兵做了俘虏，战场上连死带伤又有三千多人，一万六七千的浩罕大军报销了近一半。战场上马尸有七百多具，受伤创的战马有五百余匹，相加起来的数目比刘暹缴获的完好战马都要多出三百匹。

刘暹感到很可惜。他一眼都不堪右手旁对着的五大堆刀枪弓箭、火枪等物，眼睛里只有乌兹别克骑兵的战马。普遍身高都在一米五之上，对比骑兵大队骑乘的蒙古马，威风系数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可惜乌兹别克骑兵四条腿跑的快，刘暹连一半军力都没能留下来。而至于那些直接被己军溃败的骑兵抛弃做替死鬼的步兵，说真的，留下三千、四千还是五千，对刘暹言根本没区别！

这一战征伐军前后耗时不到三个时辰，死伤士兵只一百多人，其中一半还是追击的时候被反噬

的。就整体击溃了浩罕军一万六七千军力，毙俘一半，真真是非一般的辉煌灿烂。

在这一战里，刘暹才体会到了八里桥之战时，英法联军的傲然。

如浩罕军这样的旧式军队，真的是人数再多，也不够一支近代军队瞧得。

刘暹留董福祥部押送俘虏，自己在确定【虚拟地图】败溃的浩罕军确确实实是一路头也不回的奔西去了，立刻收拾余下兵力，回兵喀什新城。

对于大败的浩罕军，他并没有派兵追击。反正浩罕军随军的粮食都被他夺了，这一路奔逃到安集延可是好几百里地呢。地形又复杂崎岖，沿途也几乎看不到土著，**千人究竟能有多少能活着回到安集延的。就只老天爷知道了。

五月二十日夜。

喀什新城城外的征伐军营地，突然燃起了冲天

大火，人马嘶鸣，喊杀响亮，军营一片混乱。似乎是突然的被大股骑兵袭击了营地。

阿古柏得报后衣衫都来不及穿整齐，就带着一群亲侍跑到了城墙。当他望着城下数里外一片糟糕的征伐军营地时，哈哈的大小声禁不住就从口中发出。心情真的是畅快之极！

“刘暹！今夜我必让你痛悔终生——”

英俄两国的人员随后出现在了城头上。望着外头一塌糊涂的征伐军营地。两方的首脑适时的给阿古柏送上了胜利的祝福。

“真神至大！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将是我最好的朋友。”阿古柏回应着安德烈中校和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的祝福。但很明显他的心思已不再这上面了。他现在想的更多的是率军杀出去，将外头的征伐军一扫荡空。

“真神的信徒们。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集结部队，随我杀出城去。和我们的援军一起，将敌人

踏在脚下，用弯刀砍掉他们的头颅——”

　　五千乱军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在城门。阿古柏扬起弯刀高声呼喊着。五千乱军群情激动。呼啸以应喝。不管在城外的征伐军大营混乱前一刻他们内心是否已经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反正在这一刻，他们每一个都是阿古柏最忠诚的战士。

　　这支力量占据了城内部队的三分之二，其中属于阿古柏嫡系的只有不足两千人。余下的或是被裹挟的土著青壮男丁，或是背叛满清，手上沾染了满汉官员鲜血，已经无法回头的土著贵族。这些人先前还是阿古柏警惕的对象，现在则是阿古柏完全可以信任的手下。

　　因为大清国不会饶恕阿古柏，同样也不会饶恕这些背叛过他们的土著贵族和真神教领袖。

　　城门打开。

　　阿古柏一马当先冲出了城池。不远处。距离城墙本来只有百十步距离的地方，那里本来有一支征

伐军的小部队驻守。以警惕夜间城池乱军的动静的，但是此刻那一个中队的步兵早就不知所踪了。

战马越过战壕，熊熊火把点亮了夜空。五千乱军犹似一条火龙，蜿蜒狰狞的欲吞噬一片混乱中的征伐军。

“大人，阿古柏入套了！”

就在一片混乱，厮杀不绝的征伐军营地里，一处高台上，木板遮蔽的瞭望台，刘暹与一班人好以整暇的观看着远处大肆出击的乱军。

霍广成兴奋地看着火龙从喀什新城里钻出，这一钻出再想缩回去，可就千难万难了。

“命令部队，调整队列……”

刘暹心里也有一股难以自禁的兴奋生出来。阿古柏，今夜之后，就将化为历史了。而没有了这个主心骨，阿克苏、库车、乌什、喀喇沙尔四地，那就是一盘散沙。传檄可定或许不太可能，但提一支

精兵北上，逼迫与招降相配合，要拿下四地，简直手到擒来。

……

“杀啊……”明明两支还在厮杀的队伍突然收手不战，反一同向着乱军从来。

“砰砰……”前一刻还在奔走逃窜的步兵，下一刻就列成了整齐的队伍，齐齐举起了步枪。

“轰轰……”再有黑暗中的臼炮射来一颗颗的开花弹

意气风发的阿古柏懵掉了。士气亢奋的喀什乱军傻掉了。

前一刻还是胜利在望，后一刻就天塌地陷，人生的逆转莫过于此。城头上等待着胜利的英俄两国人员呆住了，出城的五千乱军更是瞬间四分五裂，完全崩溃。

一支军队，偷袭不成反陷入圈套中，这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无可附加的。尤其喀什新城的局势已经这般的恶劣，一切军心维系全指望所谓援兵，现在援兵怎么看都不靠谱了，军心崩塌，根本没有了一点战意。

骑兵杀到，一队队的乱军士兵跪地投降。

阿古柏惶恐的引导着身边骑兵往喀什新城折返。但刘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他，既已经将部队诱出了城，不管阿古柏会不会亲自领兵出来，都不可能再放任何一兵一卒逃回去。

黑暗中一支又一支部队层出不穷的涌现出来，阻挡在阿古柏面前。这些都是小部队，很多都只是只有一个步骑中队。但就像一篦子，一点点的将跟随阿古柏的乱军给‘篦’下。

这就是一个逐渐的瘦身过程，脂肪一层层的被‘篦子’们吸收。

当阿古柏带领最后的三四百骑兵，疯狂的冲向

喀什新城城门时候，一支征伐军骑兵大队斜出中拦腰将之‘撞’成了两截。骑兵大队化作一条长蛇，将队伍的后半段卷裹了进去。而前半段在另一支骑兵大队的狙击之下，也不得不停下了战马。

“杀——”

这是阿古柏最后的疯狂，也是乱军最后的疯狂。当厮杀停止之后，一具尸体被骑兵营送到了刘暹面前。

鲜血溅红了尸体的白袍，也遮住了容颜。刘暹第一眼看到的只有那一把茂密的大胡子。

“这就是阿古柏？”正视着眼前的尸体，刘暹倒还记得历史课本上阿古柏画像中那一把大胡子。

“是，就是阿古柏。属下已经抓过了十几个俘虏来辨认，就是阿古柏。”魏明脸上尽是抑制不住的笑。

亲毙敌酋！这回他就是明天就死，大名也能在

史书上留下一笔！

“打扫战场！所有军官、首领辨明真身，来日，一同上报北京！”手指一指喀什新城，刘暹说道：“部守兵力把它给我围死了。不准一个人逃脱了去！”城里头可还有英国人和俄国人呢，正是奇货可居。

“告诉将士们。敌酋已经授首，喀什新城指日可降，南疆平定指日可待。拿下了喀什新城，本官大赏全军——”

阿古柏收拢了整个南疆得到的珍宝财富，喀什新城被克，一切的一切自然就成了征伐军的。刘暹拿来犒赏全军，用的其所。

不到一时三刻，刘暹的话就传遍了整个征伐军，一时间全军欢呼，生动如雷。

阵阵的欢呼声从城外飘到了城头。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和安德烈.波切利斯基中校，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留守在喀什新城的阿古柏次子哈克.胡里伯克，也不再羡慕自己那随在父亲身边的大哥了，他现在脑子混乱的很，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是出城投降？还是据城死守？亦或是再求救英俄？

而至于弃城而逃，喀什新城各城门外面响起的枪声已经断绝了这个希望。

一夜之间，整个喀什新城如何的混乱就不用说了。如果刘暹这时候有多余的兵力，趁势猛攻喀什新城，是绝对能拿下的。

可惜，刘暹手下的兵力在‘十面埋伏’，坑掉了阿古柏出城的五千部队之余，再部守喀什新城各城门口之后，就没兵力用于攻城了。

“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浩罕的援军到了哪里？”安德烈.波切利斯基中校一脸的崩溃。他简直无法接受眼下的事实。

清**队以假乱真，引诱阿古柏自投罗网。里面看似丝毫不搭浩罕援军的事情，但任何一个有眼光的人都不会看不到内中的奥妙。

浩罕汗国的援军肯定已被清军发现了。不然清军不会在这个恰当的时间点上，用出这个恰到好处的计谋。

现在，阿古柏完蛋了，英俄的计划也等于是完蛋了。安德烈.波切利斯基中校的任务自然同样是完蛋了。

而可耻的是，在这之前他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对踏入圈套的阿古柏更送上了胜利的祝福。这一次，英俄两方是要丢尽颜面了！

第一百八十九章打进浩罕

同治八年六月初十。

京师正阳门东的兵部街，由南口来了一骑快马，听那辔铃叮当响，纵马京城毫无缓意，便知道绝对是外省的折差到了。果然，那骑快马越过兵部衙门，直奔各省驻京提塘官的公所，也不知道惊醒了多少正在午睡正酣的人。

到了门前，马背上骑手猛的把马一勒，唏律律一声长嘶，马上那人跳落下来，两脚占地的瞬间，腿筋一软整人差点滚到地上去。来人挣扎着直起身，踉踉跄跄走了两步，还未踏进门槛，一歪身又要倒了下去。双腿真的是无力了！

公所里的人认得他，是西北来的折差，姓何，还是个把总的小官。

一看这样酷烈的天气，长途奔驰，人已瘫倒，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了进去，一面撬开牙关送了半

碗凉水进肚，一面把折包从他的汗水湿透了的背上解下来。

新疆甘陕三省的提塘官拆开包裹，照例看了一看勘合文簿，然后顺手一揭，看到油纸包外的传票，不由得大吃一惊。传票上盖着陕甘总督的大印，写明是陕甘总督杨岳斌会衔由西安拜发。

这是怎么回事？总督甘陕军事的是多隆阿啊，杨岳斌虽是堂堂总督大人，也只是随在多隆阿手下打打下手。

近年来甘陕的紧急公文全出自多隆阿之手！

文簿上面的日期是六月初六，用核桃大的字特别批明：“六百里加紧飞奏。”

提塘官惊呼失声，喊道：“莫不是多帅出事了？”

这一喊后。提塘官顾不得别省围过来询问的提塘官，就匆匆穿戴整齐。出门上马，往西而去。照

规矩。紧急军报要递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径上御前。这样层层转折，奏折到宫内两宫太后手中的时候已经临到黄昏了。

“多隆阿率军攻甘肃肃州，击鼓督阵，大军强攻，己为鸟枪所中。属军群情激愤，拼死力战，二日克敌。斩贼首马文禄、马化龙、白彦虎三人，贼将数十，暴军万多，肃州城夷平……”

慈安太后立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多隆阿是满人里绝顶的重臣名将。他的一条命从大局上来将，比十个肃州城都重要。

慈禧太后更是忧虑。肃州铲平，虽然意味着为祸西北七年的暴军，最后一个根据地的丢失，就像没了天京的长毛余孽，再也无力掀起大的风浪了。但是多隆阿的重伤也让满汉之间兵权脆弱的平衡再度被打破。

多隆阿若只是重伤还好，朝廷有的时间给他将养。但要是人死了，北地。尤其是直隶三省的兵权，满人中还有哪个来跟血海里趟出来的湘淮军将

领争？

是都兴阿还是穆图善？

多隆阿六年苦战带出来的那支百战雄师。会像顺服多隆阿一样，完全尊崇都兴阿和穆图善吗？

慈禧心中有种四年前的感觉，有种僧王罹难的消息传来时的懵然！

……

六月初八。就在多隆阿重伤的消息传到北京两天前。中亚浩罕汗国——安集延城。

天气阴沉，难得的稀稀拉拉落着小雨。对于平日炎热干燥的夏季中亚地区，今天是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可对于安集延城下对峙着的两支军队来说，这雨下的实在不是个时候。

黑色的秦军旗帜飘扬在安集延城头。不会看错，刘暹打进浩罕了。

在他诱使阿古柏自动上套的第三天，喀什新城就投降了。阿古柏次子哈克.胡里伯克苟且活命，没有从容一死的气魄。而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和安德烈.波切利斯基所带的英俄两国代表团，合计五十余人，就全部进了刘暹的俘虏营。

接着刘暹在喀什新城大肆犒赏军中士兵，并且传诏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四地，命令四地的叛军主动投降。可暗地里，却以全部换装后的董福祥部为骨干，配以两个中队的秦军步兵、一部炮兵，和阿布都力大队，再由叶尔羌等地的义民武装附属，合计有小四千人，疾速进袭安集延。

浩罕汗国竟然敢援兵阿古柏，真的是让刘暹忍无可忍。不给他们一个沉痛的教训，让中亚各国各族惊醒一些，大清国，或说是中国，在这一片土地上两千年来竖立下声名就全完了。

进军的路上，在葱岭区域内的山地高岭间，董福祥不时的能看到倒毙的浩罕军士兵遗体。已经完全腐臭的尸体见证了浩罕败兵一路逃回中亚的艰辛

旅程。

没有了军需粮食，沿途又极少有土族人生活，浩罕军的骑兵还好，那些步兵就真的只有饿毙的份儿了。

最终逃回浩罕的败兵究竟有多少人，董福祥说不清楚。但一路上他看到的浩罕士兵尸体，饿死的，杀死的，足足有千具之多。

安集延是浩罕有数的大城市之一。但是这里守卫并不众多。因为安集延靠近中国，比浩罕汗国的都城浩罕城距离沙俄和布哈拉汗国的距离还要近。

在浩罕汗国如今这幅落魄模样下，不管谁当政，都没那个多余兵力将之部署在这里。所以在董福祥领着兵马杀到安集延的时候，偌大的一座城池就像一个衣衫半解的贵妇人，毫无抵抗力的被董福祥硬生！

胡文光从一处隐蔽的观察哨所里悄悄探出头来，用望远镜监视着对面浩罕军的阵地。其实他大

可不必如此小心，浩罕军士兵大多装备的燧发枪距离稍远点就根本打不准。不过胡文光还是非常谨慎——战场上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谁知道对面会不会赶巧就有拿着米尼式步枪的浩罕兵呢？他可不想稀里糊涂挨一颗流弹，死翘翘。

现今的火枪子弹的个头都不小，挨上一颗就算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去，即使是胳膊大腿这类非致命处，中了枪以后也多半是骨折，谁哪有那么好的命，子弹都从肉里穿？

以现在的医疗水平，截肢是治疗枪伤的一大利器。这几天随军的医生已经多次作过这样的手术了。胡文光大好人生还长着呢，可不想成为那些倒霉蛋中的一员。

对面的浩罕军肯定也作类似的举动，不过对方表现得加小心翼翼，以至于胡文光通过望远镜都很难找到一个活动目标。

虽说如此小心谨慎，对方乃是真正被逼出来的！米尼式步枪的射程与精度绝非浩罕军手中的燧

发火枪所能比。那些没有经历过狙击战的浩罕军士兵，这短短几天内就非常精确的探明了米尼式步枪的有效射程。他们可是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完全用军官和观察哨士兵的生命一点一点了解了对手的有效射程。

“这帮兔崽子学得倒挺快，现在都不穿的花里胡哨了。”

随在胡文光身边的几名新入狙击部队的士兵都举枪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一两个可供他们练手的目标，可惜却未曾如愿。他们的任务是在胡文光观察敌情的时候保护其安全，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发挥一下自己狙击手的本职工作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浩罕军如今已经聪明了许多，到前线的军官再也不打扮的如他们原先那种非常显眼的样子了。现狙击部队的狙击手们已经很难再轻轻松松找到新目标了。

——自从一开始的那次大打出手后，浩罕军企图速战速决的愿望是彻底破灭，双方就陷入了胶着状态。

董福祥手下兵力不多，一边要弹压城内的浩罕人，另一边要防守整个城池，可用来进攻的兵力并不多。更重要的是，小四千人的士兵里，真正能来打硬仗的只有寥寥的一些。

董军中一半人都不占到，阿布都力的步兵大队一样是不咋地，叶尔羌等地的义民武装就更不用多少了。这些部队若团聚在秦军身边，那威力相当不俗，可要是没有了核心战斗力站台，要他们自己攻杀战，野战能力着实堪忧。

也正是因为这，董福祥之前一战中始终固守安集延不出，靠着城墙防护，利用步枪优势，轻易地收割了浩罕军上千条性命。

眼下所谓的胶着状态，只是董福祥无力进攻，浩罕军不想强攻。

他们招惹来清军，原因可全是英俄的怂恿。现在清军的报复来了，英俄必须给一个说法，给一个交代。

而且浩罕这边也清楚，援军大败了，清军追着屁股杀到了安集延，可以预见的——喀什新城肯定是完蛋了。也就是说英俄两边的人至少有一些落进了清军手中。以英俄两国的蛮横霸道，这真的是必须讨要的。如此，浩罕真正收复安集延的时机，不是现在，而是要等英俄的插手。

眼下浩罕一方是多方筹措部队，汇聚到安集延。两边彼此互派小股部队不断的侦查，渗透，骚扰，以及冷枪冷炮……总之就是一直保持着绞杀状态。可不是大家各自守着己方营地一动不动，安分守己。

前日，浩罕军仗着人多势众，并且熟悉当地的地形，一度派出兵力绕到安集延城周边各处，要从城防的的薄弱点突袭切入。但董福祥那头不死守城墙，而是有针对性的将对手放进来一部分，然后群枪、手榴弹击毙。对于有了米尼式步枪和手榴弹等热兵器的董军来说，消灭对手他们从来不需要跟对方拼人数和体力。无论对方有多少人，只要是适合的地形，子弹手榴弹面前，下场都是一样。

连续两次被打的全军覆没之后，浩罕军再也不玩这种把戏了。

第一百九十章你会后悔的！我保证--

打败阿古柏的那支清军，突然的杀向浩罕，攻战了安集延，问罪浩罕汗国。眼光正密切关注着新疆局势的英俄两国全部硕然一惊。

这个时候，英国印度总督区已经详细了解了征伐军的构成和统帅刘暹的往昔事迹。“这是一名自战争中成长的军人。”今年初刚刚接任的印度总督理查德.伯克对此甚是头疼。

处理军事代表团的事情，自己就是要面对一支以五千余人的战力，跨过万里征程，平定下整个新疆南部，击败了阿古柏和浩罕汗国的四五万主力的部队。这跟自己以往耳闻的清帝国部队，那些在清帝国东部沿海地带的军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名起至底层的将军——

这样的人几乎全都是顽固的硬骨头，不狠狠打服他们，他们就不会正视你的声音。而且因为位置

的不同和视角的不同，他完全不会像北京城里的那些清帝国的上层那般好吓唬。

在新疆边塞，你跟他说万里之外的东部沿海的安全，那不是无稽之谈吗。他是乌鲁木齐提督，不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想靠着一张洋人的‘脸’去刷卡，把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杰克.杜拉尔少校等人要回来，几乎不可能。要用英国人的名头吓唬他撤兵返回新疆，也几乎不可能。

该怎么办才好？

理查德.伯克只能一边从浩罕汗国使力，一边发电报给北京的驻华公使阿礼国。要他从清帝国的上层着手，让清帝国中央中枢命令刘暹打浩罕汗国撤兵。

“给唐纳德先生发电报，要他去见清军的统帅。务必保证军事代表团成员的生命安全。”理查德.伯克抿着嘴，脑子里无数念头、想法不停地转

过。“要让唐纳德先生注意策略，……，这个清帝国的将军……不会那么好说话的。”

“拖延时间，只要拖延住时间，千万不要让清**队再增进到安集延了。我想最多一个月，北京的命令就会让他乖乖的退回新疆去的。”

理查德.伯克现在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阿富汗。三十年的时间了。已经足够当年惨败在阿军手下的英国人重新鼓起勇气，况且整个印度大陆都向英国低下了头，九年前印度大起义的动荡已经完全削平了下去。世间再也没有谁能阻拦大英帝国向着中亚的迈进。

唐纳德来到喀什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二日。他首先见到了主持喀什噶尔事物的张忠奎。

“阁下，对于贵军于我方人员生命安全的保障，我谨代表个人向贵军表示崇敬的谢意。请您转告贵军的提督大人，我希望能尽快的与他有一个愉快的会面。”

进到喀什新城的唐纳德第一时间里没能见到刘暹。张忠奎给出的借口是刘暹回和阗了。唐纳德也不强求这点。要求去看被俘的英方成员。当他看到纵然是在俘虏营里也待得好好地的军事代表团成员之后，他非常满意。在唐纳德看来——经过了先前二鸦之战的教训，清国中是再也没谁敢对英国人粗暴动刑了。

心中的一个牵挂去掉，唐纳德就再度要求尽快见刘暹。

在唐纳德抵到喀什新城不两日的时候，沙皇俄国奥伦堡总督区的特使达维多夫斯基也赶到了喀什新城。就像两天前的唐纳德一样，在没能第一时间见到刘暹的情况下，达维多夫斯基立刻要求见到俄方的被俘人员。他在俘虏营中见到了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的安德烈.波切利斯基中校，两人有了一段时间的交谈。

张忠奎安排的人放手让他们去交谈。这点上没什么好限制的。

在达维多夫斯基抵到喀什的当天晚上，唐纳德登门拜访了达维多夫斯基。两人对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都充满了信心。清**队的配合让他们十分高兴的。以至于两人都觉得——明日刷一下脸，似乎问题就能搞定了。

达维多夫斯基对清军一百个看不上眼，唐纳德也忘掉了来时理查德.伯克让人转交给他的忠告。实在是英俄两方人员在俘虏营所受到的优待，和他们进喀什之后清军一直以来的和缓态度，太具有迷惑性了。

以至于让他们生出了‘洋大人’的绝对优越感来。

“二位，这世界上从没有哪个国家会无条件释放数十名乱军的军事教员。英俄两**事人员出现在乱军的老巢之中，上万支恩菲尔德m1853英式步枪出现在叛军的手中，这是对我大清国利益和主权的严重损害。我家军门已经上报给北京，得不到北京的指示，你们的人就老老实实呆在俘虏营里吧。”

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唐纳德与达维多夫斯基的预料，清军的负责人张忠奎面对两人的要求时毫不留情的直接驳回。达维多夫斯基气急之下口出威胁，更是被张忠奎直接派人驱除出了新疆。这一火爆的场面让唐纳德瞬间记起了自己林来时，印度总督理查德.伯克阁下的那一番话。

“你会后悔的！我保证——”达维多夫斯基脸皮涨的通红。张忠奎直接驱除他出新疆，这对于一个俄罗斯贵族来说，乃是莫大的耻辱。

清帝国不是大英帝国。被大英帝国驱除出境，不算什么丢人。可被一个屡次被俄罗斯欺负的老弱帝国的中层军官驱除出境，达维多夫斯基会成为整个奥伦堡总督区的笑谈的。

“我发誓——”

“不久后的将来，我要让你跪伏在我的脚下，乞求我的原谅！”

留下一句狠话，达维多夫斯基狼狈的离开了喀

什。

唐纳德仔细看着张忠奎的神情。不管是达维多夫斯基的团队，还是唐纳德的团队里，都有懂中国话的翻译人员。达维多夫斯基的话被一丝不变的翻译成汉话，传进张忠奎的耳朵里头，但张忠奎面带不屑，丝毫不为所动。

“先生。这支清**队的军官很骄傲。他们不惧怕任何敌人！”

唐纳德转回到自己的住处，随行的人员如此的对他说。

“是的，很骄傲。”唐纳德深吸了一口气。真正的‘工作’或许现在才正式的开始。

第一百九十一章刘暹去哪儿啦？

刘暹去哪里了？他真回了和阗了吗？

最初的数日唐纳德并没有怀疑。但是当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四地，或主动投降或被征伐军踏平的时候，唐纳德知道刘暹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和阗而已。

当唐纳德一次次要求见刘暹而不得，当他每一次欲去和阗的请求被张忠奎推三堵四就是不允，唐纳德就是再笨也知道了——刘暹是在特意的躲着他。

可是中国人打太极拳的本事不要太高明，即使张忠奎并非一个油滑的人，有身边一群人的帮助，连推了唐纳德十几天。直等到之前塔什干的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原沙皇俄国陆军大臣办公厅主任，曾经担任俄占波兰的总督，号称“半沙皇”的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将正预备着对中亚三国中最后一个抵抗者——希瓦汗国动手的上万俄军

悉数从里海东南岸的红水湾调回了塔什干，并派出两千先头部队进入浩罕汗国，有了底气和支撑的达维多夫斯基再一次气势昂昂的从浩罕来新疆，却被张忠奎见也不见的二度派人驱除出了国境。整个局势的气氛立刻紧张到了爆。

唐纳德顾不得想刘暹是在和阗还是在别的地方，全部的心神都放在了中俄的‘交锋’上，唯恐俄国脑子一热猛然发作。

现在气氛紧张的一粒火花都能引爆整个火药库。张忠奎偏偏还火上浇油的派出了一支部队增援安集延。

这个时候，英国人再也不关心刘暹在哪里了。他们正紧张的看着俄国人的反应。而俄国人呢，自然把张忠奎的态度当做了刘暹的态度看，刘暹毫无疑问的被他们划归入敌人的范畴。那么如此一来。俄国人也一样没必要再关注刘暹的行踪。

两边就都将刘暹抛在脑后了。

那么这个时候刘暹在干什么呢？他不在和阗，也不在库车、乌什等四地，更没见土尔扈特和和硕特的蒙古王公，而是正带领着两千秦军骑兵在原热西丁手下大将伊斯哈克，前阿古柏政权库车阿奇木伯克的带领下——翻越天山，挺进伊犁。

虽然丝绸之路和自古以来的新疆大道，都是南北不相搭的。即使是后世红朝的新疆国道。从喀什噶尔去伊犁也需要先经过乌什，再经阿克苏和库车到新源，再之后才是一路抵进伊犁州。全场两千五六百里地。

但这并不是说天山就真的不可逾越。历史上，不管是乌苏古道还是夏特古道，都在新疆攻略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与乌孙结好；隋唐时期西突厥控制天山统治塔里木盆地；唐代西征突厥及与突骑施的交好等，都是通过乌孙古道来实现的。

夏特古道北起伊犁昭苏。南至阿克苏地区温宿。沟通天山之南北，全长二百余里，是北疆通往

南疆的捷径，也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险峻的一条著名古隘道。两千前两汉和亲公主从这里远托异国；前唐玄奘法师从这里翻越3500米的哈达木孜达坂，到达天山南麓的佛国龟兹……

后世古道之名之所以不显，不过是红朝的工程兵强大威武，开山凿洞的在新疆修筑了不知多少公里的高速公路，自然的人们就把两条古道遗忘在脑后了。

刘暹出兵安集延。在中亚闹出这么大的声仗，一是确确实实为教训一个浩罕这撮尔小国。再由就是吸引沙俄的眼光。让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浩罕，集中在安集延上，从而忽略了伊犁。

刘暹就趁机出兵，收复伊犁！

这样的战略下常规状态的长远行军赶路，自然是不成的。两千多里远的道路，不说刘暹能不能隐瞒行踪那么长时间，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还都在妥明的手中，他也不可能放任刘暹率军通过。

再有伊犁的阿布特拉也不是傻子不是。有了时间反应，肯定会筹集兵马抵抗的。

伊犁九城，其中的拱宸、广仁、惠宁、宁远四城，应对的恰恰就是来自东面的威胁。

刘暹此战要打的速战速决，他不能走常规路线，而是行夏特古道，直接进入后世伊犁州的昭苏县。

百年前，乾隆平定准噶尔之战里，准噶尔汗达瓦齐在伊犁西南的格登山大败，清军擒获准噶尔部大小首领二十余人，降者有六千五百人，达瓦齐率残部落荒而逃，从天山托木尔峰下的木扎特达坂向南流窜，被乌什城主霍集斯伯克擒获，缚献平准清军。达瓦齐所行的路线那就是夏特古道。

全长二百余里的夏特古道跨越天山南北两个气候带。昭苏位于天山北坡，气候湿润，夏季多雨，而位于天山南坡的南木扎尔特河谷，气候干燥，夏季气温较高。高热的气温导致木扎尔特冰川迅速消融，常引发山洪。而山洪的爆发会使木扎尔特河水

暴涨，切断古道，人畜根本无法通行。

眼下时间已是六月底，古道的气温完全是深秋的感觉。

伊斯哈克出身库车土著贵族之家，夏特古道他只有听闻过，从没有亲自走过一回。刘暹拉着他进入军队，美其名做向导，实际上却是怕自己走了后他再生乱。

伊斯哈克可以说是热西丁手下最能打的一个将领，在库车、阿克苏一带颇有声望，刘暹不把他拴在身边，那是绝放心不下的。

毕竟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危险系数不可预知，如果伊斯哈克在刘暹大军走后举兵生乱，断了刘暹退路，可就大不美妙了。

一望无垠的木扎尔特冰川，天山西部汗腾格里峰冰川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刘暹过去在网上看到过它的介绍，但人数从没去过的。

冰峰兀起突立，数万年的地质运动使得冰谷两侧的山峰脱落，在冰川上覆盖了一层石块，正面凝望，巨大的冰川就宛若一条褐色的巨龙，从洁白如玉的雪山上倾泻奔下。

由于挤压运动，在裂缝交错的冰川上隆起了小山似的冰塔，冰川的融化，在不到五里宽的冰川面上冲出了很多条既宽又深的冰沟，沟底咆哮的冰河震耳欲聋，令人顿感慑魂夺魄。不时的会有冰峰崩裂，声音响亮清脆，令人毛骨悚然。

万幸刘暹不需要冲着冰川面上行军，夏特古道所在的缺口是木扎尔特冰川南部的冰口。地势十分险要，冰口地两侧山峰巍峨，千仞陡峭，矗立在山脚前仰望之上，银光闪烁，高耸入云，雾罩重重。仔细环顾寻视，还能在冰口东边的山坡上发现几栋黑色的房屋，完全是用卵石修建的兵营和几处掩体，在冰口最前端的一处绝壁上还有一个碉堡。这些都是早已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遗迹。

不知道在多少年前，此处还能长久的屯兵之用，现在却随着冰川变化，随着新疆气候、地理的

变化，已经人烟消散去。

刘暹率军挺进，两千骑兵，人配三马。但除了骑乘的一匹外，余下两匹战马身上都背满了大大小小的口袋、箩筐。里头装的全是粮食、马料、火药、枪弹，以及必须的医疗药物。

部队行进缓慢，只有二百多里的夏特古道，足足走了六天才完全通过。而是时，全军物质负重都已经缩水了一半。

粮食、马料只剩下五天的份量，刘暹却没有急着挥军进攻伊犁。而是在当年达瓦齐汗大败的格登山下，全军休整了两日。

第三日清晨，全军出发北向。人配三马，当天晚上伊犁九城之首的惠远城就清晰的印显在刘暹眼中。

第一百九十二章虎口夺食

黎明时分，尖刀队夺取城门，两千装备了米尼式步枪与马枪的秦军战士，夺取一个毫无防备的惠远城，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阿布特拉这个所谓的“塔兰齐苏丹”，就像一只扣在了瓮中的老鳖被刘暹拿的死死地。城中的土著当然在竭力反抗，这些人当年手下可沾满了清廷官员的血。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叛乱的土著军采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战术，炸毁城墙，攻陷了被围一年有余的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率其妻及二子一女燃火药尽节，以身殉国。领队大臣崇熙、协领永谦与其子佛尔果春、佐领额勒精等合城官员殉难，兵民死难者不计其数。

伊犁九城，每一座城池的沦陷都有大批满汉官员和守城将士的尸骨铺垫。阿布特拉不敢降，每一个土著兵不到走投无路了也不愿降。

但是这些人的武器太简陋了。除少数的火枪外，绝大部分叛乱土著手中拿的还是冷兵器时代的刀枪。面对米尼式步枪的射杀和手榴弹的无情轰炸，惠远城以不可逆转的大势回到了刘暹手中。

惠远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大街一纵一横呈十字形。东西南北大街又分纵横街巷。鼓楼之南，东西横巷各13条；鼓楼之北，横巷东10条、西9条。

到处都是尸体。

城墙上本来用作保卫惠远城的土炮，被刘暹拿来猛轰城里的土著。虽然这些炮威力都很小，炮弹也尽是实心弹。或许都比不上一颗手榴弹给力，但打破打散几栋民房还是小菜一碟的。

惠远城的战事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其附近的拱辰、广仁、惠宁、宁远四城纷纷派出土著乱军前来救援惠远城，都被刘暹放在外头的骑兵部队打的溃不成军。

排枪、排枪、再排枪——然后骑兵一冲。

一天转战三阵。骑兵部队不见丝毫疲态。第二天更直接一口吞掉了拱辰城派来的千多土著援军。

刘暹蓦然出现在伊犁，一战拿下惠远城，毙死伊犁土著乱军首领阿布特拉。就像一个特大号烟花在黑夜中乍然盛放。余波以最快的速度向东西两边传去。

虽然战火让惠远城变得破乱不堪，连将军府都损毁过半，但阿布特拉的死标注着伊犁叛乱土著即将走到自己人生的尽头。

妥明在乌鲁木齐急的都要坐不住了。

阿古柏死了，阿布特拉也死了。偌大新疆，三个叛乱势力只剩下他现在一个。虽然妥明眼下占据着大半新疆北路和吐鲁番。但他心里真的没底啊。

之前听到阿古柏败亡的消息后，他就寝食难

安。之后库车、阿克苏等南疆四地的相继投降或是被征伐军占领，他就发疯一样调集兵力到吐鲁番。要堵死刘暹北上的道路。

可谁能想到，他会乍然从伊犁钻了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妥明第一反应就是从吐鲁番抽回兵力杀去伊犁。但还好他还没疯，知道南疆之地虽然没有了刘暹。可依旧还有征伐军。依旧有数千跟着伊斯哈克、托胡迪夏等人投降刘暹的土著军。

……

沙皇俄国的七河州。

这个从五年前俄罗斯帝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的中国新疆西部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身上建立起来的新州省，一直以来都是沙皇俄国渗透新疆的桥头堡垒。

当地沙俄驻军司令兼七河州州长的郭尔帕科夫

斯基少将，两只耳朵一只等待着考夫曼的命令，一只聆听着伊犁地区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连近日里浩罕地区中俄两边矛盾激化，都没能让他的一双眼睛从伊犁身上移动开半点。

所以。当刘暹猛的从伊犁腹地出现，兵围惠远城的时候。郭尔帕科夫斯基的震惊和震怒，更甚过妥明。

这是从老虎嘴里抢食！

郭尔帕科夫斯基立刻就点起所部两千俄军，拖着十多门大炮，跨过了中俄两国边界，进逼到了距离拱宸城只不到百里的博罗胡吉尔。

此时的伊犁土著乱军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他们一边要面对着刘暹的进攻，另一边还要应对俄军的威胁。如果膝盖软了一些的，可能就此投降刘暹或是沙俄了。

但是伊犁土著没有这么此做。这些人对沙俄很不感冒，俄国人蛮横霸道又贪婪，这些年里欺负的

不仅是满清王朝，还有当地的土著。

早在咸丰四年(1854)，俄国驻塔城领事垂涎塔城西南的雅尔噶图金矿，妄称此矿属于俄界，要求驱逐矿工。年底，俄领事擅自派人强行驱逐矿工；至次年四月，先后杀害矿工200余人。五月，安玉贤、徐天尧率领矿工聚集俄国贸易圈，要求交出杀人凶手，却遭清塔城参赞大臣派兵驱散。七月中，hui汉等族矿工500余人包围并焚烧了俄国贸易圈。俄国行文理藩院借端勒索。咸丰八年夏，俄驻塔城领事更带兵到塔城威胁要挟。以至双方订立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贴补条约》九条，中方允诺“补贴”俄方损失13万余两白银，分三年以茶叶抵偿；俄国取得在伊犁、塔城两领事馆内的驻兵权。

自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以后，俄国人在伊犁地区气焰更是嚣张的不可一世。其与土著矛盾重重，几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而刘暹这里，从他对惠远城的痛下辣手就可以看出，他对伊犁当地土著的态度。毕竟伊犁九城原有满汉官兵眷属万人之多，如今除去逃亡塔城、乌

苏一带的外，剩余多数遇难，十不存一，不狠杀、痛杀，何以解恨报仇？

如此造成的局面就是，本来实力就不咋地的伊犁本地土著，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边分兵到伊犁河与俄军对峙，一边再来继续围攻惠远城。

刘暹在夺取惠远城之后，斩获、缴获有多少就不提了，反正粮食、火药是全都有了。这里可是伊犁的核心地带。纵然已经经过先前战火的破坏，可阿布特拉占据此地三年，也早将老鼠都能饿死的粮仓、库房填塞的满满的了。

历史上这家伙亲赴惠宁引俄兵入宁远城，不敢与沙俄相抗。现在他却没这个机会做带路党了，脑壳都被砍下撞进了匣子里了。

而郭尔帕科夫斯基领兵杀到博罗胡吉尔，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不得到考夫曼的命令，他也不敢真正的兴兵碾杀了对面的数千土著。

郭尔帕科夫斯基因等待命令而按兵不动。刘暹

是想要借刀杀人，用俄军的手来血洗了伊犁，他也稳坐惠远城中，坐看外头风云。

而当刘暹出现在伊犁，拿下了惠远城，杀掉了阿布特拉的消息从七河州电报给考夫曼的时候，这位绰号‘半沙皇’的俄罗斯将军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刘暹一直都不露面，原来他是带兵偷袭伊犁去了。亏得自己还以为他是要忙活南疆余外四城之地。

而抛出一个手下来给俄国打擂台，也是为了不把事情直接闹得不可回转。毕竟手下人闹得再僵再硬，那也是手下人，不是他刘暹本人。

只要到必要时候自己再出面把事情和矛盾缓回来，那一切还都是风过水无痕。

考夫曼从没想过刘暹会去偷袭伊犁。

如果不从俄国人会入侵伊犁的角度上出发，刘暹一百个理由也没先取伊犁而舍弃吐鲁番的说法。

可要是从沙俄垂涎伊犁的角度出发，他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

“要不要让郭尔帕科夫斯基……进攻呢？”

考夫曼真的很想亲眼见一见那个令他惊讶的清国将军。

第一百九十三章历史重演——沙俄入侵伊犁

考夫曼是一名工程师出身的军人，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做过俄军工兵营的营长。不是圣彼得堡那些没打过仗见过血的贵族。他很难想象——一支军队在缺乏后勤物资保障的情况下，如何历经两年有余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

他对刘暹本就有一分好奇。且现在刘暹又出乎意料的杀到了伊犁，几乎破坏了沙俄盘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吞并伊犁计划，考夫曼对刘暹更加的好奇了。

伊利的变故被考夫曼迅速传递到了圣彼得堡。是否进军伊犁必须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做出决定，清帝国虽然腐弱，但也不是中亚三国这样一个土耳其斯坦总督区就能够轻松攻略的小国。

西历1869年的俄罗斯帝国。八年前的政治改革带来的震荡已经慢慢平复了下来，但是由于俄罗斯

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化，俄罗斯帝国内的民意党人急剧增多。并且恐怖主义活动抬头，许多民意党人试图用刺杀沙皇和政要的手段，改变俄罗斯社会。但俄罗斯帝国政局大体上依旧保持稳定，沙皇俄国19世纪后半期的中兴已经初见曙光。

考夫曼的电报传到圣彼得堡，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时却没有在夏宫内。不过，皇宫中有的是人知道亚历山大二世现在去了哪里。

西历1840年，就在东方的大清帝国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时候，少年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巴黎偶遇普鲁士年方15岁的黑森-莱茵公国的玛克西米莲妮.威廉明妮.奥古斯塔.苏菲.玛丽公主。当即一见钟情。在和父亲谈过后，当年亚历山大二世与玛利亚订婚，1841年4月16日两人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婚礼。玛利亚举止高雅。赢得了沙皇宫廷中人的好感。两人婚后生活一直安定，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在四年前，也就是西历1865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波澜，他疯狂的迷恋上了年轻的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多尔戈鲁斯卡娅。不管是亚历山大二世贪恋美色也

好，还是真的爱上了多尔戈鲁卡娅。时间走到现在，多尔戈鲁卡娅已经为亚历山大二世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沙皇不在夏宫。去了哪里，皇宫里的侍从官心知肚明。很快考夫曼的电报就被送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手中。

被突如其来的打搅扰了兴致的亚历山大二世，还没来得及发怒就被考夫曼电报上诉说的变故吸引去了全部的注意力。

起身返回夏宫的路上。亚历山大二世下达了召集国家大臣的命令。一场御前会议随后在夏宫里召开，并在考夫曼的电报传到圣彼得堡的第四个小时的时候，一封同意开战的命令从圣彼得堡发往了塔什干。

亚历山大二世决定拿下伊犁，这个位置十分关键。能夹制天山南北。又能探入新疆，并且物产丰富的桥头堡。给考夫曼的借口就是——把多年前不堪忍受沙俄压迫，而迁徙到新疆境内的哈萨克人的

一支阿勒班部落称之为“逃犯”，加以追剿。

但是亚历山大二世也着重点出，安集延之事暂时搁置，与清军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只限于伊犁。

满清还没像三十年后没落到任人宰割，任人鱼肉的地步。

考夫曼下令七河州州长郭尔帕科夫斯基出击。郭尔帕科夫斯基如久旱之地缝遇甘霖，欣喜下立刻指挥俄军自博罗胡吉尔大举东进。伊犁土著乱军在伊犁河南北两岸同时狙击入侵俄军。

北岸。土著军断绝水源，一度将俄军逐出霍尔果斯。南岸。土著军击退俄军的首轮进攻，并在克特缅几经击退敌人，但终因不敌火炮轰击而退败。此后，俄军集中主力于北岸作战。土著军也集结了五千余人，但毕竟是乌合之众，只懂的直扑直上，因此遭到俄军枪炮的大量杀伤，接着就自相警扰，狂奔逃命。

在俄军渡过霍尔果斯河，侵入拱宸霍城的时

候，刘暹也开始进兵惠宁城。因为他见到郭尔帕科夫斯基虽然嘴上叫嚣的厉害，但事实上俄军为了笼络人心，永占伊犁，不仅不杀降军，不杀土著，还派出了随军的医护人员，抢救伤残之人。最开始还跟俄军不死不休的伊犁土著，陆陆续续的已经有好些土著军投降了。

刘暹大感无奈。他不信沙俄这头老虎真的开始吃素念佛了，只能说沙俄在入侵这一行当上相当有一套。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把地方的抵抗力消弱到最低。而至于以后会这么样，那还不是显而易见？

刘暹当即占据了高地，炮轰惠宁城守军据点。土著军的赵、喇两头领急率部属拉运旧式大炮数门迎战。这几个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信仰意识极其浓厚的“元帅”们，知道己方炮火不如征伐军，竟异想天开，在真刀真枪逼近之际，愚蠢地求助于“真神”，出战前匆匆忙忙率领所部做礼功，对空跪拜，祈真神保佑，并将每门炮依次命名为“大依麻目”、“二依麻目”、“三依麻目”……等等，然后点火发射。

真神当然不会灵，称“依麻目”也无济于事，这些旧式火炮连臼炮的射程都不如，土著军完全的不堪一击。抵抗失败后残部慌忙退入宁远城，随即与宁远之土著一块覆灭在刘暹的枪炮之下。

这个时候，伊犁本地残存的索伦营、锡伯营和满汉居民已经纷纷赶来惠远城依附。这些人日子过得极贫苦，在阿布特拉的统治下，不仅苛捐杂税和无偿的差役十分繁多，人的尊严也经常被蹂躏践踏。土著头目们恣意打骂百姓，他们对索伦、锡伯和满汉遗民，这些往昔满清在伊犁统治的中坚力量，真的是压迫到了极致。所谓‘百苦备尝，民不聊生’，就是如此。锡伯人的耕畜农具几乎全被抢走，生产全被破坏，人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布匹没有来源，个个衣衫褴褛，难以遮身。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刘暹的率军杀到伊犁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群情激励的一件事。

索伦营、锡伯营在先前与土著军的厮杀中虽然损失惨重，但两族合力还是为刘暹提供了千人兵力，加上满汉移民。在五年前新疆未乱的时候，伊犁作为满清的四大流贬之地之一，犯官家属及后

代，人口就达十万人以上，这些人里面绝逼会有反清的人存在，但土著军完全是信仰与民族交杂，不仅仅是为了反清，血刀屠戮，以至今日已十不存一。加上满汉官兵、眷属及后人的残存，总数最多也就是万把人，这些日子里赶到惠远城的有五千多，可一半以上是青壮男丁，直接过两千人入军！

刘暹突入伊犁前估计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看看南疆经受了一次次屠戮之后残存下的满汉吧，除去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族中收留的满汉，南疆七城之地满汉遗民相加都不超过万人，其中正值青壮的还寥寥不多，那么都有上千人要求投军。刘暹现在库车正准备中的骠骑营步兵第四、第五、第六三大队，其中的第四大队就是由纯粹的满汉遗民编练的。

论身体素质和战斗作训，第四大队都不是三个大队中的最优秀的，而是轮到演习战场上的演练，第四大队的战斗力绝对是三个新编步兵大队中最强的一个。那风格只能用狂暴和悍不畏死来形容！

刘暹走伊犁前随军携带了一千杆恩菲尔德

m1853式步枪，可没想到，完全不够用！

第一百九十四章开打

“轰……”

“轰……”

一团团爆裂的火焰在征伐军的阵地上炸起。胸墙倒塌，土石飞溅。但是这对于深藏在战壕里头的征伐军士兵来说，杀伤力远远不如看起来的那般强大。

时间已经走到了七月份，刘暹督军连克了宁远、惠宁、广仁、绥定四城。随军新兵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士兵复仇心切，打仗时无不拼死力战，杀起土著来那是毫不手软！而俄军也攻克了拱宸、瞻德、熙春和塔勒奇四城。与刘暹的一路血腥不同，郭尔帕科夫斯基的进军之路那就是一场由激烈到平和的‘情绪’演变。

郭尔帕科夫斯基真正的拿到了伊犁地方土著的人心，这些土著已然忘掉了沙俄过去那丑陋的嘴

脸，也忘掉了自己之前与沙俄激烈的矛盾。一切的一切都在刘暹的血腥征伐下变得‘你情我愿’！

郭尔帕科夫斯基到最后的熙春城时，都没费一枪一弹，当地的土著首领和乱军就纷纷投降。到现在俄军兵至广仁城，郭尔帕科夫斯基手下已经汇聚了四千伊犁土著乱军。

“杀啊……”

看到俄军的大炮压得征伐军抬不起头来。一颗颗开花弹炸得广仁城下阵地如同一片焦土，伊犁的土著乱军们兴奋起来了。郭尔帕科夫斯基一示意，几名土著首领意气风发的走到乱军的最前，挥舞着弯刀长矛，高呼呼叫着真神，让土著乱军本就高涨的斗志、战意瞬间爆表。

“杀啊……”一千多土著青壮高呼呐喊着上前。

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千多一样随同俄军作战却没有被选上的土著乱军士兵，正用羡慕的目光按着他们。

就像刘暹身边的索伦、锡伯、满汉遗民一样，这些投降沙俄的伊犁土著乱军。内心里也充满了不可磨灭的仇恨。他们对于刘暹的征伐军，就同征伐军新兵对伊犁土著的仇恨一般，不可调和。

虽然这些土著乱军的上层也知道俄军收容他们，要他们打先头，一定程度上是有做炮灰的打算。他们心里头你要说全然不在意，那是不可能。但今日看到俄军十数门大炮的不停轰炸，炸得征伐军城下前沿阵地一塌糊涂。土著乱军首领们心中的不满在就烟消云散了。他们自以为征伐军会在这样猛烈地炮火中损失惨重，而自己等人的冲锋那就是纯粹的痛打落水狗。

当伊犁土著乱军发起冲锋的时候，俄军的大炮依旧在轰响。当土著乱军士兵距离征伐军前沿阵地还有二百米时候。俄军大炮的轰响还在持续着。直到伊犁土著乱军士兵距离征伐军前沿阵地不到百米远了，俄军大炮才骤然熄火。

广仁城内的刘暹对俄军炮兵的素质很眼红。这

就是欧洲军事强国的底蕴，真不是如今的中国一步两步就可以撵上来的。

当俄军炮火消停，已经准备好了的征伐军前沿阵地士兵。从战壕的放炮洞内钻出。一杆杆米尼步枪瞄准着对面潮水一样冲刷到的乱军。

“砰——”

“砰——”

“砰——”

三个老兵中队带领三个新兵中队，六百人的步兵，除去在炮击中损伤了的士兵，三次整齐的排射，让潮水一样就要冲到的伊犁土著乱军，那黑色的潮涌骤然一顿。就像遇到了一堵无形的墙，狂暴的冲击势头整个‘锋锐’直接就没了。

一千多冲锋的土著乱军，直接倒下了六分之一。看着正前方那齐刷刷倒下的一截自己人。土著乱军剩余的人都傻眼了。

米尼式步枪，每分钟的射速可达六发。虽然征伐军里只有少量士兵能够在战场上达到这个水准。但绝大多数的士兵，战场上每分钟射速达到三发还是不成问题的。

而城下前沿阵地有六个中队，呈三‘列’横队组阵。那就意味着只需间隔七秒钟，就会有一波枪弹射到。七秒钟！连土著乱军发傻的时间都不够，新的一轮轮齐射就相继射到。

一千多人的土著乱军直接被碾压的一败涂地。他们冲锋距离最近的间距前沿阵地战壕都还有四五十米。

郭尔帕科夫斯基的眉头皱也不带皱一下的。早就知道征伐军装备有大量米尼式步枪的他，拿土著乱军冲锋，仅仅是为了试探一下征伐军的水准！

一分钟四发！现在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至于土著乱军死多少人？管他什么事！就是人全死光了，也咬不掉他一根毛去！

“将军阁下，我们进攻吧。以我们的实力，列队而战，清国人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中亚俄军装备的也是米尼式步枪。自从西历1864年，发生了普丹战争。普鲁士德雷塞后装针击枪狠揍了丹麦的前装线膛枪，揍得当然远没有两年后的普奥战争那么厉害，但是也是揍了。加上也受了些美国南北战争的启示，欧洲各国就看到了后装枪的优点。

最先动手的是英国和法国，两国雄厚的实力和平和的环境允许他们开始考虑把目前手头的前装米尼弹步枪，全部改成后装步枪。英国和法国都采用了侧面打开的方式来改造，虽然这使得步骑看起来极其简陋。在大威力金属子弹出来前，英法家都使用了亚麻加纸质的定装弹，还始终漏气。但金属子弹一出，问题就解决了。

俄国在普奥战争之后也开始着手改装前装线膛

枪。但无论财力还是国内环境以及军工技术，沙俄都不能跟英法相比，直到刘暹与郭尔帕科夫斯基在伊犁开片，中亚俄军手中拿的依旧还是米尼式的前装线膛枪。

同样是米尼式步枪，俄军凭什么自认自己的实力能赢过征伐军？

不是在于俄军的十多门大炮，而是俄军的战斗素养。

战场上的俄军士兵，一分钟完全能打出五发的射速。绝对的优势能够面对面的击溃适才表现下的征伐军。

郭尔帕科夫斯基却没有轻易下令俄军出击。早年一样打过克里米亚战争的郭尔帕科夫斯基，很清楚拥有战壕、胸墙优势的清军，会是多么的难以消灭。

俄军虽然战斗力上要强过对面的对手。但胸墙和战壕足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抵消掉。这样就正面的

出兵，等待俄军的很可能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伤亡惨重的失败。

“不，炮兵继续轰击，把清国人阵地上的工事全部摧毁掉。再有，向塔什干报告，我要援军。”

郭尔帕科夫斯基眼睛里是慎重。清军选择了胸墙、战壕式的防御，而不是面对面的直接对决。虽然郭尔帕科夫斯基有一万个理由去鄙视、蔑视对面的清军，认为俄军士兵的战斗力绝对要远胜过清国士兵，但是身为一名合格的俄罗斯步兵少将，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他不仅要追求战斗的胜利，还要为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着想。

两千俄军强攻，郭尔帕科夫斯基有十足的把握拿下广仁城，但他不能估计自己手下的士兵会损失多少。这个风险，郭尔帕科夫斯基可不准备去担当。

广仁城内，刘暹略有些挑眉的看着‘偃旗息鼓’的俄军。竟然没大咧咧的出兵进攻，而是选择了继续炮轰！

怎么回事？

这个时代的欧洲，这个时代的列强军队，不是应该十足的看不起清军，看不起中国人吗？怎么不立刻进攻？

但郭尔帕科夫斯基不进攻，刘暹也毫无办法。只好传令从前沿阵地撤回三个中队，然后做看俄军打炮。

一颗颗开花弹炸响在阵地上，尘沙飞扬……

第一百九十五章沙皇万岁，乌拉……

广仁城下，中俄之间的战斗真正开始于黄昏傍晚。

外头俄军，下午时候停歇了的炮击突然开始发作。城头上，刘暹举着望远镜都可以清晰看到外面列队准备中的俄军士兵。那墨绿色的双排纽扣军服和盔型军帽，在落日的余晖下几乎‘染’成了黑色。

城外前沿阵地的胸墙全部被摧毁。当太阳落下，夜幕降临的时候，高喊着乌拉的俄罗斯士兵踏着整齐的步法，挺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直直的向着征伐军战壕推进。

刘暹清楚自己对手的打算。俄国人是想用自己强悍的刺刀作战来击溃前沿阵地的守军，夺下前沿阵地。

对于俄军来讲，这样的策略真的是物尽其能。

“让手枪中队下去——”刘暹头也不回的下达了第一个军令。

“义勇队准备，炮兵部队准备——”

除了一个中队的手枪兵外，征伐军麾下还有大批拿刀持枪的义勇。刘暹没有把他们归入骠骑营，而是另组了义勇队。

二十门臼炮则作为切断俄军后续兵力的杀手锏。虽然它们的存在早已经被俄军知道。但臼炮质量轻，移动方便，一顿轰击后，抬起来就能转移。

“啪啪——”乌拉和万胜的呐喊声中，火枪夹杂在轰隆的炮声中响成了一片。

与俄军直挺挺的踏步——射击——进军不同，前沿阵地的征伐军纵然没有了胸墙，还有战壕。他们比俄军占便宜的太多了。

如果俄军是在打一场正规战。两边悬殊的伤亡

比例能让伊利的沙俄部队流干血也拿不下一个广仁城。可是俄国人打枪的同时更是在冲锋！

郭尔帕科夫斯基眉头紧锁的看着战场，一颗颗炮弹的爆炸带来的光明，足够让他了解前方战事的状况。枪声持续的传来。前线撤下的伤兵已经很多，郭尔帕科夫斯基亲眼看到两名俄军士兵从两边搀扶着一个胸部中弹，鲜血染红衣襟的伤病员。那伤兵口中还不断地吐着血水。而另一个俄军士兵伤员，没有戴军帽，也没带枪，强打着精神，一人独自步行。沿途不住的哼哼裂嘴。腹部的伤口使他疼痛难忍，众人左手捂着伤口，也不住的有鲜血溢出。流淌到到他的军裤上。

清**队用臼炮轰击了后续的俄军部队，俄军的炮兵已经立刻展开了反压制。但那一阵炮轰依旧给冲锋的俄军士兵带来很大的伤亡。

“后续部队继续进军，进攻他们的左翼——”郭尔帕科夫斯基高吼着。

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自然就

要投入更多的部队。趁着清**队的臼炮熄火，郭尔帕科夫斯基下令后续俄军猛冲阵地的左翼。他才不会把增援部队继续加强在先头部队上面。那是愚蠢的指挥官才会干的事情。他要做的是侧击——

子弹在耳边飞过。嗖嗖的声音只传进人心底。

“冲，跟我冲锋——”杰尼索夫挥舞着手中的军刀吼叫着，整洁的军服依旧鲜明漂亮，头顶的船型三角军帽证明着他军官的身份。“沙皇万岁，乌拉……”

无数的俄军士兵挺枪冲锋着，前面的战士被一排排子弹打到，后面的战士依旧毫无畏惧的迎头冲上。这个时代的沙俄士兵，作战意志比之三十五年后的后辈们。更旺盛、坚定多了。

“啊呃——”闷吭了一声，杰尼索夫高举着军刀的右臂无力垂下。刚才他右臂上猛然一痛就再也持不上半点力气了。

入眼处鲜血淋淋，胳膊被子弹开了个大窟窿，

鲜血不住的往外流。不知道里面的骨头是否已经断了。

“冲锋，继续向前冲锋——”

杰尼索夫周遭的几个士兵看到他受伤后，脚步不由得停顿了下来。杰尼索夫左手当即抓住掉落的军队，双目怒视着脚步停顿的士兵，大声吼叫着。“跟我冲锋——”

已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才逼近了前沿阵地。杰尼索夫连的士兵至少伤亡了三十人，而整个营清点的话只会是更多。这是士兵们用生命换来的机会，岂能因为自己的一点枪伤而退败了？！

“沙皇的战士们，跟我冲啊——”

“乌拉……”战斗民族的呐喊声比之前更大旺盛了。

“噗嗤——”刺刀插入血肉的声音。白刃战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雪亮的刺刀在爆炸声的光芒下是那么的耀眼，犀利的军刀也同样闪烁着令人胆寒的白芒。

一刀砍下敌人头颅，来不及把战刀重新扬起，胸口就已经被敌人刺出的刺刀给捅没；

一突刺扎进敌人的胸膛，刺刀还没有重新拔出，自己就已经被另外的敌人给毙命；

两军将士成片成片的倒下，他们就像陷入了泥潭的两个巨人一样，纠缠厮打着抱在一团，无法分开。

征伐军的义勇队加入战场了，手枪兵更是早填了进去。俄国人收降的伊犁土著乱军也加入了这场白刃肉搏。跟白天时的那场碰撞不一样，拿着弯刀长矛的土著乱军，这现在的战场上能发挥出的作用——很大。

只是俄军没有成建制的手枪兵。这是整整一个中队的手枪兵啊，人手两把手枪，虽然没有柯尔特

转轮手枪那么变态，但两百把手枪加手榴弹，征伐军在肉搏战里始终占据着上风。

郭尔帕科夫斯基脸上再也不能保持平静，这怎么可能？身强体健，一个能打清国人三五个的俄国士兵，拼刺刀中竟然被清国人压制住了。在郭尔帕科夫斯基看来，这完全是天方夜谭一样的‘神话’。

“命令多洛霍夫上尉，带着他的哥萨克连和土著起兵，将对面的清国猪猡，统统送入地狱。”

没有气极恼怒之下的继续增加部队进攻，郭尔帕科夫斯基的确是一名合格的军事将领。他转头命令自己的骑兵部队，俄军哥萨克连和土著乱军中的数百骑兵，出击，迅速出击——

“是的，阁下。哥萨克会用刀子来狠狠的教训清国人，告诉他们——地狱才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这里属于伟大的沙皇——”多洛霍夫挺着大大的酒糟鼻子高声叫喊着。

“愿主保佑你，我的上尉。”看着旋风一样离开的多洛霍夫，郭尔帕科夫斯基在自己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希望多洛霍夫平安，也希望自己的‘期望’能够顺利实现。

天地良心，在决定趁黑进攻的时候，郭尔帕科夫斯基真的没有想过战斗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都要变成了决战好不好？

“哒哒哒……”马蹄声响。

一队五六百数的马队从郭尔帕科夫斯基身旁不远驰过。打头的正是多洛霍夫带领的哥萨克连。

黑色的披风，疾驰的骏马，雪亮的骑兵刀，这就是哥萨克。

雪亮的骑刀朝着不远处的战场方向一挥，多洛霍夫高声的叫吼着，“勇敢的哥萨克们，为了沙皇陛下，为了我们自己，冲锋——”

“冲锋——”

上百名哥萨克骑兵跃马冲去战场，身后跟随的四五百土著起兵也被哥萨克高昂的士气所鼓舞，个个喊叫起了‘真神至大’来。

“乌拉——”

“乌拉——”口号声在哥萨克中间叫响。多洛霍夫讨厌死了身后那群土著骑兵。什么真神，与哥萨克一起响起的只有‘乌拉’！

哥萨克们挥舞着骑刀，催促着胯下的战马飞速的冲刺着。

而早就发现了俄军在调动骑兵的刘暹，又怎么会毫无防备动作？

斜刺里，两个中队的步兵伴随着臼炮部队和火箭队，出现在哥萨克骑兵的面前。枪声、炮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多年来再一次上战场上的火箭队，简直是以步枪的射速在激发着手中的武器。一枚火箭弹爆炸，无数激射的细碎铁屑、角铁，就能夺去周

边好大一片范围内生命。

第一百九十六章上帝啊，拯救您的子民吧

“嗖嗖——”尖锐的啸声中，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在哥萨克骑兵和他们身后的土著骑兵群中接连响起。

“嗖...”地声音在耳边响起，一颗角铁擦着多洛霍夫的脸颊划过，他立刻感到自己满脸胡子茬的左颊上一热。

“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清国人就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撕成碎片，让他们全都下进地狱——”

多洛霍夫毫无畏惧，挂着满脸的鲜血依旧向身后的哥萨克们大声的叫吼着，并始终冲锋在前沿。

枪声炒豆子一样响起，冲在锋线的哥萨克骑兵一个个倒下，鲜血尸魂扑倒了一地。但是天色漆黑，哥萨克又不是西欧英法德诸国那纯粹的墙式近

代骑兵，对比那样的作战，哥萨克更喜欢散队。

他们是拿破仑口中——世界上最好的游骑兵，可不是最好的骑兵。

多洛霍夫毫身前几个哥萨克突然像被抽取了全身的骨头一样，连哼都没哼一声就直接从战马上跌落下来。透过火光，多洛霍夫毫已经能看到正前方百米处正半跪着手举火枪对准自己这边的征伐军士兵。

哒哒的马蹄声也在两侧响起——

对付骑兵最好的兵种是骑兵。刘暹手里有强大的骑兵力量，除了两个大队的正牌秦军骑兵，在相投的伊犁新兵当中，他也精选出了五百人组成了义勇营的骑兵第一大队。

“快冲锋，快冲锋——”多洛霍夫意识到情况不妙。征伐军突然出现在自己冲锋的道路上就已经够让他吃惊的了。现在还有骑兵群在快速接近，这简直让多洛霍夫以为自己正巧钻进了征伐军的埋伏

圈。

现在的他们可是一个敌人都没杀呢，怎么可以就这么的后撤？

再说。多洛霍夫就是想后撤，也怕自己在调整马头的时候被迅速杀来的骑兵群给打的正着啊。眼下他们唯一的一条活路就是破开前面步兵堵截，按照原计划撞进厮杀中的战场！

至于这样做之后还该如何做？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一边打马，一边把手一挥，多洛霍夫继续大声的吼叫着。

但是多洛霍夫的打算最终没能实现，在他被一颗子弹夺取了生命不多时，整个战场上已经没有再冲锋的哥萨克骑兵了。

最后的二三十骑哥萨克正疯狂打马远离着这片区域。而在这块小战场的另一边。绝对优势的征伐

军骑兵和义勇队骑兵正在消灭着最后一撮伊犁土著乱军的骑兵。

多洛霍夫的悲哀不仅在于刘暹的bug，也在于他带领的并不是纯粹的哥萨克骑兵。那些占据马队八成数目的伊犁土著骑兵，根本没有哥萨克的意志。也没有哥萨克的骄傲和尊崇命令。

他们的祖先早在一百年前就彻底俯首在清王朝的脚下。

而完全是牧民一样的素质，也让他们在征伐军骑兵部队迅速靠近的时候，不听从多洛霍夫的命令，加快马速冲击对面的步兵。而是迅速调转马头要逃之夭夭。

天见可怜。这些本来就在多洛霍夫有意无意的甩开之下。撇出了一段距离的伊犁土著，完美的做了哥萨克骑兵连的替死鬼。

魏明在见到这群伊犁土著骑兵后，把哥萨克都忘在了脑后，把刘暹如此神奇的‘料敌在先’忘在

了脑后，一门心思的是绞杀这群在他眼中罪该万死的叛逆。以至于没去堵截哥萨克的后路，让多洛霍夫的骑兵连保留下了不到三十骑的残兵逃回了俄军主阵。

“该死，怎么会这样？”郭尔帕科夫斯基抱头痛苦的叫出声来。

出击的骑兵部队不仅没有给自己如期带来胜利，反而是几乎全军覆没。不过郭尔帕科夫斯基已经没心思再为自己骑兵部队的损失伤心了。他现在直直的看着两军绞杀的战场，绞尽脑汁的想着法子——该如何才能挽救已经投入进去的部队。

自己都能想到派出骑兵出击。眼下骑兵方面完全胜利的清**队，难道就不会吗？

“撤！命令士兵后撤，让伊犁的土著顶上去，我们全体后撤——”郭尔帕科夫斯基关键时刻毫不犹豫的抛出伊犁土著乱军做替死鬼。只是他不清楚，这个替死鬼能否为自己吸引住征伐军的目光。

另外，郭尔帕科夫斯基命令自己手下依旧掌控着的一千俄军，部署战斗准备。

黑色的乌云没能遮蔽绿色的海洋，反而要被绿色的海洋所吞没。

“开炮，快开炮。”科索洛夫急声向手下士兵命令。作为炮兵营的营长，他现在必须承担起更沉重的责任。

所有的大炮已经不再压制征伐军的臼炮了。而是全力轰击着征伐军的骑兵部队。

只是以眼下的炮兵威力，黑夜中要截断一支骑兵部队的疾驰，还是只有十多门大炮，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半个小时后，当征伐军的骑兵分散成三股力量，从侧翼凿穿了整个俄军和土著乱军时，一场溃败就不可挽救的降临了。

郭尔帕科夫斯基面色难看的看着败军的‘洪

流’。清**队的将领没有利用骑兵的‘切割’，大批量的抓俘虏或是杀伤。而是驱赶着败兵反卷俄军的主阵地。

两个营的俄军投入了战斗，现在回撤到主阵地的俄军，连一个营都不够。

郭尔帕科夫斯基脸色痛苦极了。

进攻部队的败溃本就让大批俄军卷入了乱军之中，现在又有征伐军骑兵部队的驱赶，自己再想撤回手下的士兵，根本做不动。

“上帝啊，拯救您的子民吧。”郭尔帕科夫斯基下令部署后的俄军士兵——必要时刻要开枪。

那意味着是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黑色中郭尔帕科夫斯基那原先挺拔的身躯，现在是那么的萧瑟。

……

呐喊声、枪炮声响亮了大半个夜。

终于，如潮的呐喊声没有了，激烈的枪炮声消停了。黑夜恢复了先前的空旷。只是空旷的漆黑中不时响起的呻吟声，在提醒着俄军先前的那一幕幕……

沉静笼罩了俄军营地。悲凉的气氛在营地内蔓延。

远处，火把明亮。征伐军随军的医护正带着义勇营的人在战场上搜索伤病员。

第二天一大清早，各部统计的损失数据汇总到了刘暹手里。二百三十条性命，四百五十人受伤，其中二百人伤势严重，预计之后数日内阵亡人数还能再增添六七十人。

秦军占了一半，加上受伤的，半个大队没有了。这是刘暹入疆以来纯秦军士兵战损最重的一次。

不算义勇营和归入骠骑营的三个步兵大队，连同之前战斗的死伤，刘暹两千嫡系已经死伤过了四百人，两成的力量啊。

……

北京城。俄罗斯驻华公馆。

一场盛宴结束后，整个公馆陷入了沉睡。只有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今俄罗斯驻华公使代理，还依旧兴奋的难以自禁，迟迟不能入睡。

就在昨天，逼迫多日，清政府终于发布了命令，让刘暹从浩罕安集延撤军回新疆。而明面上俄罗斯付出的代价仅是要——浩罕汗王穆罕默德.古德亚致歉北京。暗地里的应允也仅是不支持新疆叛乱政权。

可以说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什么代价都没有付出，就令清政府揭过去了浩罕出兵援助阿古柏的这一章。虽然这里面未尝没有清政府不愿在新疆

多生事端的意思，但这样做对俄国在中亚地区威信的竖立和渗透人心，还是很有帮助的。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命令抵到新疆，刘暹就只能从安集延撤军。自己圆满完成了圣彼得堡交付的任务。

或许，自己头上的‘代’字，很快就没有了呢！

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兴奋的只想高歌一曲，如何睡得下？

第一百九十七章帝国的尊严不容践踏

　　俄军被包围了。就在了广仁城外五里不到的地方，郭尔帕科夫斯基选定的宿营地。

　　征伐军有全副米尼步枪武装的四个步兵大队。战场上损失的力量，立刻的就能从义勇营中补充回来。配上绝对优势的骑兵部队，即使炮火力量大大弱于对手，利用坑道、战壕，也能逼压的俄军根本冲不出他的包围圈。

　　第二天，在打退了俄军的几次试探性进攻之后，刘暹就抽调兵力开始着手进军拱宸、熙春等四城。

　　叛乱的伊犁土著已经彻底完蛋了。昨夜里俄军那不分彼此的射杀，完美的替刘暹解决了俘虏问题。现在征伐军进攻拱宸、熙春四城，那完全是犁庭扫穴。

　　两支骑兵大队，两支义勇营步兵大队【其第二

大队由战场缴获的俄军步枪主编】，兵分两路出击，到第四天下午刘暹就接到了尽复四城的捷报。

而至于中间的杀戮是重是轻，刘暹完全不过问。他只需要伊犁九城现在全部都收回自己手中了就行。其中在拱宸城里，部队还缴获了相当一批俄军辎重，里头的弹药是大大补给了刘暹一把。

虽然俄军的步枪口径略比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要大一些。可现在的米涅枪弹也不同于铜壳弹时期的子弹那么具有技术含量，完全是手工制作的。只需要拆开后把大弹头融成小弹头，再重新包装，就可以用在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身上了。

被包围的俄军在刘暹出动兵力清扫拱宸等城的时候，再度发起了三波进攻。然一波比一波无力，炮火的密度也下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没有装甲或足够的炮火力量，即使现在机枪还没被普遍应用到战场上。坑道战壕线，也不是纯粹的步兵力量，说突破就能突破的。

不过刘暹也没急着向俄军营地发起反攻，谁知

道俄军这么的表现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之前那个血色的夜晚，数千名土著乱军和俄军都没能冲动俄军的阵地，眼前的俄军战斗力可是很强的。

战后，医护们带着义勇营士兵一共从尸体堆中抬回了四十七名俄军的伤病员。现在还剩下四十三个，最终当有三十人左右能活下来。而重点是在那一夜的战场上，主动选择投降的俄军士兵——连区区四十人都不到。

义勇营收容的俄军遗体却超过了五百具。

固然。这里头有俄军‘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有俄军士兵内心深处对满清帝国的看不起的因素存在，许多俄军士兵不能接受自己向一群‘低等人’投降，而选择了死。但也决不能否认俄军士兵顽强的战斗精神。战斗的民族。老毛子的性格是很耐操的。

郭尔帕科夫斯基兵败被围的消息。随着拱宸等四城落入征伐军的手中也不胫而走。

俄军控制下的七河州大惊失色，兵力不足的他们刚刚筹集了七八百人，正要应郭尔帕科夫斯基的命令进入伊犁支援，不想就听到了郭尔帕科夫斯基战败的消息。即将出发的七八百俄军也不敢擅动了。他们立刻联络塔什干的考夫曼。

考夫曼震惊之极，郭尔帕科夫斯基是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军人，作战经验丰富，在整个土耳其斯坦总督区是首屈一指的。由他统帅的两千俄军进兵伊犁，考夫曼以为自己只需要坐等胜利的消息传到就行了。根本没想过突击伊犁的刘暹会将之击败。

万幸。塔什干现在兵力充足。上万名俄军从里海东南岸的红水湾调回，除了三千多人进入了浩罕。给穆罕默德.胡德亚撑腰外，剩余的兵力还全都在考夫曼的手心里握着的。

考夫曼迅速调集了陆军少将切尔尼亚耶夫，率领三千俄军从塔什干出发，向伊犁火速进军。另一方面，命令浩罕的维列夫金将军，领兵直接逼压到安集延。

考夫曼向圣彼得堡发电，请求沙皇允许他在安集延动手，进攻清帝国的南疆。并且恳求沙皇从奥伦堡拨调五千军队入塔什干来。

土耳其斯坦总督区面积太大，兵力又真的不充分，有了五千支援，他就可以集中原本手下绝大部分的部队攻入新疆。

一万五千人！考夫曼向沙皇保证，只需要一万五千人，一年的时间，他就可以把新疆先给圣彼得堡。

西历1869年的沙皇俄国，可不是70年代末刚打过又一次俄土战争，并且国内民意党人猖獗，屡屡计划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至于局势震荡，使沙皇俄国的上层根本没有精力放眼于外。

消息传递到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二世这次并没有去见情妇，而是在夏宫里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宴会。

得到考夫曼的电文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御前会议再次紧急召开。

首先，沙皇允许了奥伦堡总督区向土耳其斯坦总督区拨调兵力五千人的请求。但是对于是否开始全疆攻略，他拿不定主意。

侵吞下全疆固然是沙皇俄国的最终目的。可是俄国也需要顾及清帝国的反应。看看清帝国的地图吧，这新疆一去掉，西藏、蒙古、甘肃、青海，腹地完全暴露在俄军的兵锋之下。清帝国会作何反应，实在难以估料。

“陛下，我相信考夫曼电文里的每一句话。也许用不到一年时间，新疆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又一个总督区。但是不要忘了欧洲，欧洲才是俄罗斯的根本。普鲁士与法兰西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西班牙王位的纠葛，因为拿破仑三世的贪婪，这两个国家必会有一场大战。

俄罗斯没有精力关注新疆，普法之间的战争，才是俄罗斯未来一段时间里最需要关注的。”

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就开始担任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如此的对亚历山大二世说道。

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人是俄罗斯帝国史上最出色的外交家。十四年的外交大臣生涯，也让这位老人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威望声隆。

但是曹操再奸都有知心友人，刘备再好也有对头敌人。“俄罗斯帝国的尊严不容践踏。”戈尔恰科夫话音刚落，一个人已经站立起来。

只是戈尔恰科夫根本不因为这一句话而动怒。“是的，帝国的尊严不容践踏。既然在伊犁已开战了，那就拿下伊犁。然后，你们想要的东西，帝国的外交官们会替你们从北京得到。只需要用言语而已，不需要用大炮，更不用分散我们有限的精力。”

……

旧土尔扈特西路旗，旧土尔扈特东路二旗。越过一片片高山，蒙古王公将自己的诚意献到了刘暹的面前。

数百匹骏马，和一千骑马佩刀的蒙古骑兵。

虽然因为多隆阿的重伤，刚刚平定了甘陕暴乱的多军，并没有立刻向着巴里坤、哈密进军，但现在全疆的人都清楚，妥明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当多军向西进攻的时候，当刘暹向东、向北进攻的时候，妥明政权绝对有死无生。他们是四面临敌，北面乌苏里雅台的蒙古人固然没能力南下进攻，可是阻挡一下丧家之犬的妥明北逃，还是可以的。

眼下还并没有遭受什么大碍和打击的妥明政权，还依旧拥兵两万多人的妥明政权，在无数新疆本土人眼中赫然已经是瓮中之鳖，走投皆无路了。

事情的翻转就是这么快。刘暹还只是在伊犁打混，俄军都还没清理干净呢，土尔扈特人就自己找

上了门来。

收下了土尔扈特人的这份厚礼之后，刘暹就囤积兵马，开始着手解决被围困的郭尔帕科夫斯基。

他很清楚，以老毛子的糙性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南疆始终没有传来俄军动手的消息，虽然俄军突然逼到安集延，吓了董军和阿布都力上上下下都老大一跳，但没动手就是没动手。

可见，俄军还是不想或是他们的上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清帝国大打出手的。在刘暹的记忆力，普法战争明年就开始了，巴黎公社的出现和覆灭而是轰动整个欧美的。

老毛子如果真有远见的话，现在确实不应该在中亚跟满清打一场全疆之战。

但俄军绝对会增兵伊犁，这一点刘暹敢拿自己的脑袋与人打赌。

顺理成章的，在俄军新的援兵抵到之前，先把

眼下的这支部队给解决掉，那就成了第一要事。

刘暹不清楚俄军什么时候能到伊犁。但是整个中亚都成沙俄的了，老毛子要调兵那还不轻而易举？

时间慢慢的过去。

从当夜血战到刘暹挥军扫平四城，再到伊犁与南疆快马走个来回，同时义勇营清扫整个伊犁，抹掉了半数的伊犁土著，然后刘暹整顿兵力开始要着手做掉被围俄军。这个时候，俄军被围已经超过十日了。

没办法，中国落后嘛。一切通报都需要人力往来，不像俄国人，虽然他们跟英法德美比起来也是落后，但到底是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电报联络，从塔什干到圣彼得堡，一个往来带电文翻译，也就个把小时。

第一百九十八章国人振奋

被围十多天，俄军随军的粮食早就吃完了，从五天前起他们就开始杀马配着粮食吃。如果不是俄军宿营的地方临近一片小树林，在被刘暹使人切断水源后，他们又有极其好运的挖出了一口井眼，都不用等到粮食吃完，没水喝，没柴做饭生火的俄军，要么与征伐军拼死一战，要么就全体投降。

不过虽然如此好运，俄军也只是能坚持下来罢了。他们所面对的恶劣形势依旧不改变分毫。

十多天的时间，足够征伐军把地道、战壕挖到俄军营地的近处。近两天时间里，时不时一颗开花弹落进俄军营地爆炸，就是最好的明证。只是刘暹的火药储备也不富裕，伊犁白瞎了那么多人生活，已知的硝石矿和硫磺矿却一个也无，刘暹几千杆枪和二十门臼炮的一切火药所需，全都是从南疆运过来的。

“十多天的准备，就看着一锤子了。”摩挲着

手掌，刘暹目光炯炯的看着不远的俄军营地。

南疆通过夏特古道向伊犁运来了两批弹药，看似每一批都有上百匹驮马，可总数真心的不多。就拿开花弹和手榴弹而言，打过今天的这一仗后，还能不能剩下一点，就只能老天爷来说。

刘暹此刻内心要说是信心十足，那肯定是骗人。但他此刻身后的一群将领却个个认为把握十足。

俄军被包围了十多天呀，再高的士气也一泄到底了。吃喝都变得困难，将心比心。换成自己是眼下的俄军，还能有多少士气斗志？

而且再有一个原因却是刘暹都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这一战是他决定打的。对于征伐军的将领们而言，刘暹决定的事情那就一定能赢。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已经把自己的威望深深建立在每一个部下的心头。

不说先前汉地的战事，不说青海西宁的战事，

就说入疆以来。无论是喀拉山口的伏击战，还是固满的拦腰一击，亦或是阿布河边的决战，以及前后大胜浩罕军，诱引阿古柏。偷袭惠远城，和与俄第一战的那天夜里的每每料事如神，刘暹用一路的胜利。铸造起了自己在部下心中无与伦比的威望。

就像拿破仑一出现在前线，法军上下就会士气暴涨。刘暹现在还不至于那个程度，却也到了一旦下了命令，全军上下都会信心十足。

这天下午。枪炮轰鸣。火光弥散，俄军的营地笼罩在了一片硝烟和火团当中！

一门门臼炮被推到了俄军阵地前百米左右的地方，坐落在深入地下七尺深的圆形‘炮台’上，一颗颗滚圆的开花弹被暴起的火光‘吐’向了俄军营地。

转眼间整个俄军营地就到处升腾着大片大片的烟柱火光，炮弹炸开的碎片像风暴一样卷过营地内的一切。木头的碎片，人的肢体、泥土，或是别的什么残破东西，全都在四下里飞舞。

炮声响起的时候。隆多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他就在攻击发起点的战壕当中，这里战场上的每一条战壕都是由刘暹亲自安排的。作为进攻部队的先头冲锋点之一。隆多所在中队的前路上，不仅可以被左右翼大批的步枪射击覆盖，还有至少七门臼炮的来回轰击扫荡。

现在炮声响起了，也就意味着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一时间战壕里的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

一个中队的步兵都集中在这条战壕中，满满的都是士兵军官。听见炮响，虽然也有人浑身绷得紧紧地，紧张不已。可至少有一般人都不约而同地从战壕里面直起了身子来向前张望。隆多也是其中一员。

大家都是从屠刀下屈辱的活过来的人，命，真的不值一钱。

之前杀土著的时候，没人孬种。现在俄国人来了，也一样的狠杀。隆多就是这样的人，一家八口

的血仇已经报了。人死也无憾。

“隆多！”他一回头，看到高声叫喊着自己的中队长——贵林。

大声地将隆多唤到身边，贵林拍着他的肩膀喊道：

“别落在征伐军的后头，一定要打出咱们义勇营的威风来！俄国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有绝对的优势。我命令你，一次冲锋就把他们的阵地给我夺下来！”

同一时间，在另一道战壕里面。陈铠正拎着把手枪亲自在和几个中队长训话。

“今天老子亲自带队冲锋！哪个敢怯战后退，枪子认不得人！再说一遍命令，待会儿炮击一停就冲锋。谁第一个冲进俄国人阵地，老子给他请首功！”

陈铠话音中的‘第一个’，指的更是一个中

队。他和手下的中队长都是老熟人了，说话简了一些意思都明白。

半个小时的火力准备似乎是很长，又好像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时间一到，炮声就嘎然而止，战场上面一下子就安静起来了。

陈镗一手举刀，一手拎着手枪，第一个跃出战壕，同时振臂高呼：“万胜！前进！”

随后就是一票大队的中基层军官翻出来，接着才是士兵。军官身先士卒是征伐军的传统。才起步的时候，刘暹都亲自带兵冲阵。跟清军的传统大相径庭，在征伐军里，具体的说是秦军里头，没这点胆子可当不了军官的！

……

北京城。

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回了，在今年中，整个四九城被刘暹的大名和辉煌的战绩，所震撼。

先是阿布河大捷。那一场战斗中，有偷袭，有埋伏，有诱敌深入，有拦腰一击，再有沿途扰袭，以及最后的决一死战。

完全合乎中国人印象里对兵法那一套‘神乎其神’的观感。尤其这个捷报刚刚送到北京不到几日，刘暹就再传喜讯。大军兵围喀什新城，三千余人大败浩罕两万人援军，再略施小计，轻轻松松的赚了阿古柏的人头。尽复南疆七城！

然后兵进浩罕，一举拿下浩罕东部最重要的城市——安集延。

国人振奋。多少年了，自从乾隆朝之后，大清国已经多少年不兵出国界了。整个北京城都是过年一样的气氛。

第一百九十九章鲜血来洗礼

想想大清国，前几年刚是被英法联军攻陷了国度，洗劫了圆明园。但凡是国人，提起此事无不切齿痛恨，深以为辱。现在刘暹如此牛逼，杀浩罕兵跟砍瓜切菜一样，国人怎么能够不欢呼雀跃？尤其是深受英法苦害的北京城百姓。

北京城今年的爆竹鞭炮销量，比往年至少要超出三倍去。

三十年前还以为自己是中央之国，天朝上国。结果几千洋人从海边打进来，就一败再败，让洋人从南到北少了个遍。督抚、总兵大员死个十几二十个。

二鸦的时候更窝囊。被人家一路杀进了北京城，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打的再英勇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三万大军一败涂地，败得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在洋人面前举国上下一点还手之力都无，这种从天堂跌进地狱的痛苦摧毁了所有人的自尊。而且，因为看不到任何成功报复回去的可能，这些年来朝廷对洋人越发的卑躬屈膝，老百姓自也无不将洋人看成了比官儿还高一级的洋大人。整个民族三千年竖立的自尊自信，也在一点点崩塌。

现在总算出了刘暹了。

虽然刘暹杀的不是英法军，但也是外国人是不是？先前阿古柏席卷整个南疆，又有人翻出张格尔的旧事，加上‘精神胜利法’，就不约而同的把浩罕这个小国的档次抬上去了。

如此的一次次胜利和收复南疆的丰功伟绩，让刘暹一举超越了刘铭传和鲍超。成为了旗人口中与多隆阿并列齐名的一代名将，成为了数不清的汉人口中的天下第一名将。

而朝廷面对俄国人的逼迫再度退步避让，下令刘暹收兵回国。让刘暹的名将风采更增添了一丝悲壮。

恰这时，朝野上下的议论还没平息下，俄国人兵进伊犁的消息传出来了。瞬间一股更大的浪潮席卷而来。

满清并不愿让出伊犁。朝野上下的呼声也让他们不敢再如割让先前的土地一般，将伊犁放弃。以及英国人从中的捣蛋，他们为支持阿古柏二不惜联络沙俄，但也绝不愿意看到沙俄赤膊上阵，在阿古柏覆灭之后还能得到一块肥美的香肉。

有了英国人的支持。满清算是有了跟俄国玩谈判的底气。虽然这个代价就是军机处暗发了一道行文，让刘暹放了喀什新城抓到的英国人。

可是这行文还不知道走没走到南疆，刘暹再传出的消息就是——他跟俄国人开片了。一战消灭了三四千伊犁土著乱军。并且毙伤俄军上千人，现已将俄军团团包围在广仁城下。自己抽兵横扫余下四城，彻底将伊犁九城收复。

整个北京城如鼎如沸。

这可不再是浩罕这样的小国了，自己不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了。现在打的是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早在‘圣祖爷’时期就跟大清国见过阵仗的欧洲大国。数款条约割去了大清朝半个东北的大国。

无数人欢呼雀跃。刘暹也是两千步骑啊，打的也是两千俄军，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战绩更可靠地呢？

清军虚报军情，虚报土著乱军可以，谁也不会虚报洋人吧？真虚报了，俄国人的那个代理公使能这么的愤怒，跟疯狗一样天天围着总理衙门乱吠？

这个时代的国人，对洋人的恐惧、仇恨、屈辱。只能用战争的鲜血来洗礼。

所以，整个北京城都爆炸了。至于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发出的战争威胁。担忧、忧虑、心事重重的只有朝廷最上层的那一批少少的人而已。

“妹妹啊，这件事你跟六爷拿主意就行。姐姐

啊…，实在是……”慈安说不出话来了。她对于这国家大事真的没那个天赋，也不想理会。不过，内心里一个念头却情不自禁的从她心底升起——如果十年前，如果十年前的北京城有刘暹这么一个人，有他的这么一支军队，何至于瑰丽壮美的万园之园被人家洗劫一空，然后一把火烧个干净？何至于皇帝后宫仓皇北狩，担惊受怕，坐卧不安？大行皇帝又何至于走的那么早，那么凄凉？而大行皇帝不走，自己又何至于早早变成了一个寡妇？孤苦伶仃的守在这深宫大内？

慈安的感慨慈禧如何不是如此。她的心怦怦跳动，甚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两千征伐军真的将同等数目的俄军打的一败涂地了？那入疆的征伐军可是有五六千人呢，构成征伐军主体的秦军更是有一万多人呢……

不过欣喜之后又是担忧。这几日俄国公使的叫嚣和威胁历历在耳，慈禧不会因为刘暹在伊犁的一场胜利就真的小觑了俄罗斯。近几日里她可是详细了解了一下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十几年前以一己之力对抗英法萨丁和土耳其帝国，虽然失败了，但那

也是洋人里头屈指可数的强国。

大清朝是有一个刘暹在伊犁打胜了不假，可也只有那么一个刘暹。如果俄国人在东北动手，祖宗之地不保也！

宣战开打是绝对不行的。慈禧害怕，恭王等人也坚决不愿打，这里头包括曾国藩，都是这么个意思。可是要明面上无个遮掩的让步，那民议民声……

中原、江南持续十多年的战乱刚刚平息，正是朝廷收揽地方人心民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此这般，怕是很不好……

慈禧没个头绪，一时间脑子乱糟糟的。这种事情想要两全其美很难很难，想破她的脑壳也没能想到一个好法子。而两权相害取其轻，说的很轻巧，做起来就很难了。

……

广仁城。

战俘营里，英国的杰克.杜拉尔少校正在翻译的协助下与一名主动‘反正’的俄军战俘谈话。门外走廊里还等着十几个人，他们或是征伐军的人，或是英国人。

别看杰克.杜拉尔身在战俘营，他现在可不是俘虏的身份。在路上耽搁了小一个月，北京方面的旨意终于送到了刘暹手里。刘暹不在乎从安集延撤军，眼下的清军自顾还不暇，哪有能力在实力薄弱的中亚，去抢老毛子碗里的肥肉？

他让董福祥进军安集延，本来就是一个虚招，就是用来吸引俄国人目光的花炮。现在他目的已经达到了，也该让董福祥撤回来了。

万一俄国人看自己在伊犁吃了亏，气不顺，拿董福祥出气，那董军和叶尔羌等地联军可就惨了。

至于如此轻松地就把英国人的军事代表团给放出了，刘暹更是早在预料之中。北京城的那群人在

英国人面前，膝盖就是无骨的。但他把自己的态度放的很生硬，好以此更进一步竖立自己在满清高层一群人眼中的形象——一匹夫尔。

　　只是出乎意料的是，被释放后的英军代表团不仅没立刻掉头回印度去，反而厚着脸皮来伊犁了。

　　进入伊犁的英国人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考察征伐军的战斗力。只是在这个主要目标之余，一些别的细节也吸引了英国人的目光。就像眼前的这个——主动‘反正’的俄军战俘。

　　杰克.杜拉尔很好奇，为什么一名白人军官会投效一支清国队伍？而至于翻译，英国代表团里有的是会俄语的人。

　　“亚力山大.洛瓦伊斯基……前俄罗斯陆军少尉，听说你得到过一级圣安娜勋章？”

　　“是的。在晋升为少尉之前，我做了五年士兵和三年士官。”

洛瓦伊斯基并不遮掩的说道，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愧。

“那么可以说，你是俄**队里的一名骨干精英。沙皇给予了你荣誉，你为什么……”

杰克.杜拉尔没继续说下去。洛瓦伊斯基一脸的不在乎，让他直以为自己是在同一名毫无荣誉羞耻心的地痞流氓谈话。

“少校先生，您只打听到了我得到过一级圣安娜勋章，不知道是不是知道我还得到过白鹰勋章？”

洛瓦伊斯基坦然的看着眼前的英国人，“我是一名波兰人！”

自从西历十八世纪早期波兰被瓜分后，其部分领土被并入俄罗斯，沙皇于1725年在波兰设立白鹰勋章，自1815年起开始以俄国皇帝的名义把它授给在波兰出生的人。1831年列入俄国勋章。

杰克.杜拉尔不再说话了。自己先前的调查太疏忽了，竟然不知道上千俄军战俘中第一个投靠清国人的人是一个波兰人。

就是在五年前，波兰才爆发了反抗俄国统治的一月起义。

“我是在开战的第一天夜里被俘虏的。您既然来到了战俘营，那就应该知道，这里一共爆发了两次战斗。第一次，郭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大败，俄军损失了几乎全部的伊犁土著，还丢了五六百条人命。

那一仗中俄军败得很惨。自从转攻中亚以来，还从没有哪一场战斗能夺走俄罗斯那么多条军人的生命。

那一场战斗俄军也打的很英勇，很少有人在那场战斗中投降。”

洛瓦伊斯基点了一下战俘营，对杜拉尔道：“这里的人，九成都是在最后的决战中被俘

的。而我则是第一场战斗中极少投降的人之一。”

“如果我是一名俄罗斯人，如果我是在第二战中做的俘虏，我的未来不会有什么不可预知的恶劣变化。但我是一名波兰人，我是在第一场战斗力投降的，我不仅在军队里再没有任何的前途，我的生命在将来都不会有任何的保障……”

第二百章战俘和波兰佬

“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炮兵军官，洛瓦伊斯基正是我军所急缺的优秀人才。”

再次见到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刘暹如此的说道。对于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希望的随军行动，刘暹严词拒绝。

库陇奎山西麓已经有零星的哥萨克骑兵在活动，虽然覆盖方圆二百里的虚拟地图上，依旧没有大股俄军出没的痕迹，但很显然，这个日期已经为时不远了。

俄军没有在安集延动手，刘暹就放下了心。虽然留守南疆的部队依旧不少，但新增援来的队伍不仅弥合了与俄军第二战时的损伤，大批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的运到，也让义勇营的武备焕然一新。

唯一缺憾的就是伊犁周边依旧没有硫磺矿和硝石矿的消息，军火弹药还必须从南疆转运。

……

洛瓦伊斯基现下的职务并不是征伐军的炮兵教官，也不是炮兵的指挥员，而是俄军战俘营的主官之一。

毕竟让一名语言不通的外国俘虏融入军中，在作战之间进行并不是个好时候。虽然伊犁的满汉移民中会俄语的还是很有几个的。这些人大部分被征入战俘营，做翻译或是中基层管理人员。

洛瓦伊斯基穿过岗哨，走进闹哄哄的战俘营。作为一个白人，一个原俄罗斯军人，他现在身上那套并不合身的绿色清军军装引来了许多战俘敌视的眼光。战俘营里不少都是老兵痞子，毒言恶语是他们共同的特性。当即便有人吹着口哨大笑起来：

“噢，看哪，那个愿意舔黄种土著屁股的波兰佬！”

放肆的言语引来一阵稀稀拉拉的笑。

敌视洛瓦伊斯基的人很多。但到现在了还敢于应合这句话的人并不多了——相当数量的战俘都是吃过看管士兵的大亏。那棍棒、皮鞭和更狠辣的惩罚，让铁人也能颤抖。无论洛瓦伊斯基本身如何，他所穿的这身绿皮对这些战俘就拥有足够的威慑力。

洛瓦伊斯基冷冷一笑，作为那些人中的曾经一员，而且还在其中混到了一个低层军官的位子。他很清楚这些人的尿性！

——这不是屡教不改。而是一种不服！

只有用一顿顿毒打将他们的挑衅变成他们永不忘记的痛苦，他们才会彻底老实。一句大白话，不服。就打到服！

而要是自己不果断对这样的挑衅做出还击，那么今后类似举动就会接踵而来——不需要多，只需

要三五次。自己的‘威名’就会在战俘营里‘扫地’。

作为一名刚刚‘反正’不久的人，洛瓦伊斯基清楚自己于俄军乃是一个标杆作用。如果自己这根标杆站不直，那么战俘营里的俄军战俘必然气势大胜，相应的就会变得不老实起来。增大管理难度！

所以他必须狠狠地还击。让所有挑衅他的人都长记性。停下脚步。洛瓦伊斯基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那个嘲讽他的人已经很有经验的躲进了人群中。但洛瓦伊斯基并不乎，他知道该怎么对付这帮人渣。

“看来有些人的精力是过于充沛了……”

洛瓦伊斯基用俄语大声的说道，在吸引了所有战俘的注意力之后，他看向旁边瞭望台上的俩守卫哨兵，虽然对方是清国人，但他有资格向对方发布命令。按照征伐军的条例——他属于小队长这个阶层的军官。

“待会儿通知厨房，今天这个中队，所有战俘的口粮统统减消！”

洛瓦伊斯基向哨兵大声道。他说的是俄语。所有的战俘都能听懂，只有俩哨兵听不懂。但是反射性的正立起身体。向军官行注目礼，这是两个秦军老兵在军伍中养成的习惯，已经渗入到他们的骨子里了。

正常的话，洛瓦伊斯基向哨兵说了话后，他身边的那个三十来岁，也穿着清军号褂的中年人会用汉语向哨兵翻译一遍。

伊犁地靠俄国，两边百多年来都常有贸易往来。满清更是在乾隆年间就在惠远城设立了俄罗斯文馆。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伊犁的满汉之中会说俄语的并非三瓜俩枣。即使他们历经了一场大难，保留下的种子也够刘暹现在用的了。

接下来，就如洛瓦伊斯基预料的那样——这些战俘内部可没什么团结友爱说法，都没等洛瓦伊斯基转过身，就从人群中被推挤出一个三十来岁，头

发胡子都乱糟糟的人。

“刚才是他嘲笑您，先生，有什么罪责该他一个人承担，请不要惩罚我们。”

人群中有人叫道，洛瓦伊斯基看看那个士兵，目光再扫过整个中队的战俘，嘴角的冷笑丝毫不加遮掩。人总是这样——躲暗处冷嘲热讽时嚣张得很，可一旦被单独摘出来，要为他自己的言辞承担责任了，又马上变得畏畏缩缩，噤若寒蝉。

当然，这群将之推出来的战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洛瓦伊斯基不说话，只是静静看着那个出言挑衅他的士兵。对方起初时还故作镇定，但慢慢的身体终究还是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他是战俘，其生死就完全取决于胜利者的心情。虽然他是俄国人，现在俘虏他们的是清国人。

中队的战俘们全都紧张的看着这头，他们虽然把那士兵推了出来，但终究也怀着一些兔死狐悲之

情的。洛瓦伊斯基很清楚这些人的想法，知道他们在恐惧什么，以及期望着什么。

这跟一群新入伍的士兵在军训期，军官惩罚其中的一个作训差的士兵时候的心情很相符。

所以他的目光只是在那士兵脸上环绕了片刻，就淡淡的下了命令：“扣掉他一整天的口粮，让他去打扫厕所。”

“至于其他的人，今天口粮统统减半。”

周围响起了一阵小小的欢呼声，那名士兵也松下了一口气——没有酷刑，没有皮鞭，只是单纯的饿一天肚子，外加打扫厕所，似乎算不上什么严惩。

但这时候他绝对不敢再对洛瓦伊斯基生出轻慢之心了。对方只用一句话就能把他从人群中拎出来。这是一个聪明的人。

第二百零一章二次杀到的俄军

ps：朋友，请支持正版。

库陇奎山是隔在阿拉木图和伊犁之间最大的一道山脉。过了这里，就是俄军入侵伊利的第一站——博罗呼吉尔。之前郭尔帕科夫斯基带领两千俄军从这里开始了入侵伊犁之旅，结果自己成了俄军在东方被俘的第一个少将。现在，切尔尼亚耶夫，一样的沙俄陆军少将，带领三千俄军也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伊犁之旅！

“将军阁下，清**队在科尔塔修筑了阵地。”

“有多少人？”

“一千人。”

“骑兵呢？”

一千清军步兵没放在切尔尼亚耶夫的眼力，但

他对刘暹的骑兵很在意的。郭尔帕科夫斯基的失败，败就败在刘暹的骑兵身上。

零星的从广仁之战逃出的伊犁土著和俄军士兵，可是都对第一场的夜战记忆犹新。

“还没有发现。”士兵挺值了胸膛回答。

“找到他们！消灭他们——”三千俄军中，有小一千人的哥萨克。实力远不是先前区区一个连的哥萨克可比拟。切尔尼亚耶夫相信他们。

“是的，将军阁下。我们会找到他们，消灭他们！”士兵的胸膛挺得更直。他是一名哥萨克骑兵。哥萨克骑兵是全世界上最好的游骑兵，正规作战，以现在规则下的近代骑兵厮杀，他们比不上英法德的同行。但是说到侦查、摸哨、追击残敌和小规模的掠夺突袭，没有谁能比的上他们的了。

刘暹手下的骑兵是东方的传统骑兵。而不是西方的近代骑兵，正式他们最喜欢打的。

雨停了，不过七月底的北疆生起了雾。树枝都还在滴着水珠。两名俄军哥萨克默默的跟着前面的伊犁土著。对方穿着新疆土著传统的条纹花式长袿，踏着被雨水淋湿的树叶，悄声地带领他们往山林走。

三人一直走到一处树木茂盛的山丘上，前头带路的土著停了一下，张望四周，然后朝东面树木相对稀疏的地方走过去，在一株松树下站住对身后的俩哥萨克招起了手。

从土著站立的地方向北面看去。一个不大的湖泊应在山脚下，成群结队的骑兵就驻扎在那里。那就是哥萨克最近几日来的目标——

哥萨克的确是很不错，在伊犁残存的少许土著乱军的协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刘暹骑兵的身影。但是找到了又如何呢？刘暹屯扎骑兵的这个地方处在科尔塔的斜后方，正面不突破科尔塔的防御，俄军根本威胁不到这里。难道要**百哥萨克骑兵走着山间崎岖难行的小道，穿过一条条交织错杂的小溪流。长途跋涉四五十里的绕到这里？

两三个侦察兵可以这样。但整支大部队绝对不行。

切尔尼亚耶夫接到命令后也熄了先打掉刘暹骑兵的盘算，集结起兵力开赴科尔塔。中俄于伊犁之间的第二场战斗，即将打响。

……

科尔塔处在博罗呼吉尔与拱宸城之间，本来只是一处过冬草场，除了冬季，其他时候根本没人居住。但随着现在局势的变化，这里就成了刘暹防守拱宸城的第一阵线。

刘暹把陈镗的那个大队和五百义勇营放在这里，随后魏明带领着上千骑兵进驻到离科尔塔不远的地方。以防备万一前线抵挡不住时。好给部队撤退做掩护。

切尔尼亚耶夫望着对面的阵地，内心很矛盾的。当初郭尔帕科夫斯基兵败被围时。他可是幸灾

乐祸的。虽让考夫曼也好，原先的奥伦堡总督也好，都看重郭尔帕科夫斯基胜过自己。无非是郭尔帕科夫斯基打过克里米亚战争而已。自己只是不赶巧的没赶上。

但当郭尔帕科夫斯基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他耳朵中后，他心脏刹那里都停止了。真的，不是假话。

郭尔帕科夫斯基有两千名士兵啊，这样一支力量竟然全军覆没在清**队的手中。那么自己率领着三千名士兵，真的就能钩消灭对手，拿下整个伊犁吗？

切尔尼亚耶夫心中对郭尔帕科夫斯基的‘得意’一扫而空。

可是，一定程度上也了解清军战力的切尔尼亚耶夫，又很难相信两千俄军真的就被兵力差不多的清**队消灭了。看看二鸦吧，英法联军才多少点人，就一路横扫的打进了清国的国都。难道俄**队会比英法军队相差那么多吗？

切尔尼亚耶夫知道中亚俄军一定程度上是落后欧洲一流军队，毕竟士兵手中的武器就落后了一个时代。可是对比当年的英法联军，这可不正是旗鼓相当么？

白人的优越感和对清帝国的蔑视，让切尔尼亚耶夫对俄军战都力充满了信心。郭尔帕科夫斯基的覆灭却又为他的前景涂上了浓重的阴影。所以，他的心情很忐忑的。根本不似脸上的表情那么镇定！

科尔塔周边没有高山，也没有险陵，但一个个不相连或是相连在一起的小山头，一条条宽不及丈的小溪流，纵横交错，让它的正西、西南两个方向都不需考虑有敌军能够翻过来。东面、北方则是俄军进军的方向。

切尔尼亚耶夫表现得相当谨慎，既然哥萨克无法绕行先解决对手的骑兵，那就跟清军的骑兵部队一样，也待在步兵的后头做预备。

不过若是对方始终只是这一千军力，切尔尼亚

耶夫还真是不在乎。消灭伊利的清**队是个未知数，但三千俄军士兵打赢对面的一千清**队，他绝对有把握。

只是在俄军安营扎寨的时候，切尔尼亚耶夫基础做的很牢靠。四周布下了不少的阻碍、陷阱，还专门修筑了栅栏和胸墙。

这一切都被陈镗看得清清楚楚，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陈镗自信的一笑，命令道：“传命中队以上所有军官，一刻钟后开会。”在科尔塔也驻扎了几天时间了，这里本有的几处固定建筑，早早被改造成了他的本部。

“是，大人。”

义勇营的大队长，两大队的教习和六个中队长，很快就全部赶到。

陈镗看着他们开了一个不太可笑的笑话，“俄国人有三千人，如果他们照死了打我们，那你我等，可能活到今天中秋的机会就不大了。”这个不

冷的笑话是真真切切的大实话，虽然义勇营全部换装，两个大队上千杆米尼式步枪威力绝对了得。但是炮兵的严重紧缺实在让征伐军的底气不足。

郭尔帕科夫斯基在投降之前已经命令士兵炸毁了其所携带的火炮，刘暹现在的炮火力量依旧是那二十门臼炮。如果是黑夜里，俄军在黑夜里进攻，火枪的威力被削弱到最低点，那么肉搏就是无可避免的。科尔塔的失陷也似乎……

“俄军的数目远比我们多，但是咱们征伐军也不是泥捏的。那么多的水泥都用在了科尔塔，俄国人想吃掉咱们，嘣掉他两颗门牙。”

“大人放心。我等绝不怯战！”

整个军队的指挥基层，对于科尔塔的阻击战都信心十足。自己一定能完成军门的命令！

一直过了两天，俄军这才有了大的动静。前沿阵地上的中队长不敢大意，连忙使人告知了陈镗和大队长徐东山。匆忙赶到的二人，一到阵地头儿就

马上就举起了望远镜。俄军营地离得太远，二人看的并不清楚清切。但也看得出来，俄军正在动员……

整整一天的时间，俄军就像一群土拨鼠一样，从上午一直忙活到了午夜时候才告一段落。上半夜间，科尔塔内的征伐军并没有大的举动，唯一的一次“怒火”也是陈镗命人往外头打发一枚照明弹。依靠着照明弹的闪光，探看了一下俄军的动静。他们依旧在挖地道战壕。

整个科尔塔的防御工事修筑地是相当完善。堑壕、土垒、固定圆堡等等一应俱全。单是水泥就用去了几百袋。错非伊犁有足够多的原料，可以就地制造，否则根本支撑不起科尔塔的耗费。

外面的俄军只有三倍数量，不是三十倍。加上科尔塔这里又很难被绕道侧袭，斜后方还有骑兵部队的支撑，陈镗真的有信心将俄军一直顶在科尔塔。

俄军挖地道一直挖了两天，距离征伐军前沿阵

地只剩了百米远近。

而在距离征伐军前沿阵地的四五百米处，一堵以圆木、土石混合筑起的垒墙，成了俄军炮火的最佳防护地。一门门火炮做着击发前的最后准备，火药桶、炮弹、火炉以及一排巨大的水桶。

“轰轰……”

震耳欲聋的炮声在俄军抵达科尔塔的第五天清晨响起。炮弹的落点从征伐军的前沿阵地向后开始延伸，并且很快就集中到了主阵地上的那几座水泥浇筑的圆堡上。

陈镗心里冷笑，如果这么容易就被俄军的炮火给摧残了，那自家军门也就没必要费那么大力气在伊犁挖料烧水泥了。俄军的炮兵水平绝对不低，在最初几炮的落空之后，很快炮弹落点就对准了圆堡。

这些圆堡可全是石头垒砌，水泥浇筑的两层碉堡。不仅可以做主阵地的防御支撑点，还能在堡顶

上观察整个战场的敌情。

　　切尔尼亚耶夫倒是找准了征伐军阵地的要处。可是找准了不见得就能打掉了。想打掉它们，就凭俄军现在的六磅炮、九磅炮，太困难了。

第二百零二章让他们的死变得更有意义

ps：大家请支持正版。

切尔尼亚耶夫随军的火炮有二十多门。炮弹雨点一样一刻不停的落在科尔塔西。那里的五座圆堡就像五块烫红的铁锭，不断的接受重锤的敲砸。那炮弹每一枚落上去就一声轰隆重响。

“发射——”炮兵中队长的面色丝毫不动，语声沉稳如山，那一枚枚的炮弹像是根本没有打到他心上。

“嗖——”一道亮眼的明光从科尔塔斜穿而上，照亮了整个战场。已经是夜里了，陈镗有过命令——必须保证每刻钟里都有照明弹升空。

这种旧式烟花与雷汞、化学相结合的产物！

看着天空中闪亮着的照明弹，切尔尼亚耶夫两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样东西……，清国人竟然也有，俄军，至少中亚俄军都没有配备的，清国真的是那么腐朽落后吗？真是如此他的预料。

五座圆堡被炮火轰炸了一天，不知道多少枚炮弹命中了它们，但是厚厚的石头、木桩加水泥，还是让它们在爆炸的烈焰中岿然不动。

俄军要拿下它们，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一个营的俄军步兵开始进攻了。

又一枚照明弹被打出，蓝白色的光亮下黑压压的一片俄军士兵尽数显现出了身影。

“轰轰——”

根本不需要陈镗再下令。五座圆堡里的臼炮就开始了发射。而阵地里更是有火箭队做好了准备。

漆黑的夜色立刻被暴烈的火焰照亮，重重地人影已经就要冲到前沿阵地上了。

“轰轰轰……”一阵密集。但却比炮弹威力和声音都要弱小很多的爆炸声，在阵地前炸响。

切尔尼亚耶夫又是一阵惊讶，掷弹兵。真的是掷弹兵！

早在进军时候他就有听过那些败兵残勇说起这个，但他并不相信，或是以为这些残兵败勇夸大其词了。掷弹兵这个制度在欧洲可是被淘汰了许多年的。现在随着枪炮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榴弹几乎从欧洲军队中消失了。直到历史上的日俄战争，才重新在阵地战中展露了风采。

而现在，切尔尼亚耶夫看到了手榴弹的威力，也看到了它的作用。

虽然现在的手榴弹体积大。且威力小。但是它真的很适合打阵地战壕战。

冲在最前面的俄军士兵立刻就遭受了重创，上百枚手榴弹的一起投掷，那爆炸后的威力足以让措

手不及的俄军报销掉他们的先锋连。

随后火枪打响。

但是死伤了一地的俄军士兵依旧高喊着‘乌拉’。冲击前沿阵地。他们就像是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所有的火力。轰轰爆响的火箭不断地落在他们中间，残肢断臂血染沙场，支离破碎的尸体伴随着碎掉的步枪。洒落的到处都是。

切尔尼亚耶夫把手中的望远镜都要捏碎了。手榴弹的爆炸只能让他脸色变青。可火箭弹的爆炸就让他心头滴血了。

“俄军士兵的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不能无谓的浪费。”

大手一挥，切尔尼亚耶夫命令道：“后续部队跟进。给我拿下清**队的阵地。”

人，已经死了。那就让他们的死，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切尔尼亚耶夫不撤兵，反而增兵。

又一个步兵营添了进去，不出意外，俄军夜间拿下了科尔塔的前沿阵地。可是因为手榴弹与火箭弹的袭击。进攻的两营俄军死伤高达二百余人，而防守态势的征伐军损失不超过一个小队。

两百多人啊。整支俄军力量的十分之一了。却只拿下了一个区区前沿阵地，下面还有五座圆堡为核心的中央阵地等待着他们的进攻。

俄军上下脑子都疼了。

在米尼式步枪发明出来之后，坑道作战下的攻坚战，进攻方比之防守方多超出四五倍的伤亡实在太平常了。只要防守一方战斗意志坚定，进攻者会在战线前流干血的。

美国的内战中后期，已经不止一次惨烈厮杀应证了这一点。虽然现在的战壕战还仅仅是平直的几条线。

天亮后切尔尼亚耶夫冒险进入了前沿阵地。看了征伐军遗留下来的阵线后，一种‘彼之英雄我之仇寇’的感慨油然而生。

眼前的战壕太先进了。

对比俄军也会的直线坑道战壕，征伐军的曲线战壕和防炮洞等设施效用，绝对超出俄军一个时代。

切尔尼亚耶夫对着防炮洞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己一天的炮轰也没能打掉征伐军多少人。有了这种曲线战壕和防炮洞，就是炮弹恰到其份的打进战壕中，也根本造不成什么大的伤害。比之一炸一溜儿的直线战壕来，曲线战壕配合防炮洞，让征伐军对炮火的抵抗力简直是翻倍上升。

“这是对面那个清帝国的将军想出来的吗？可真是了不得！”

切尔尼亚耶夫命令随军的参谋将整个前沿阵地

的布置图画了出来。对比眼下的战争的‘战果’，这幅布置图和他从战争之中学到的东西，似乎丝毫也不低于伊犁土地。

这是能改变整个帝**队的战斗力的东西！

作为一名陆军少将，切尔尼亚耶夫可是很清楚沙俄自家的后膛枪已经定型了。或许是明年，或许是后年、大后年，沙皇俄国的上百万军队就全部换成最新的后膛步枪了。到那个时候，手榴弹的威力和曲线战壕的作用，将会让整个帝**受用无比。

……

十几名伤员正躺在科尔塔后方的医护营里。洛德金绕过靠近帐幕外边缘，能够晒到太阳的重伤员病床区——躺这里的三个人都是刚做过截肢手术，少了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的倒霉蛋。

三个人两个在哼哼歪歪的呻吟着，一个则在默默地流泪着。

洛德金不可怜他们，也不觉得他们真的可怜。

首先，他是一名俄**医，他是一名俄国人，在之前的广仁作战中被俘，当然不会可怜这些打败了他们的清军士兵。如果不是刘暹应诺——遇到受伤俄军，洛德金等俄**医可以全力救治，他根本就不会出现在科尔塔。

再由，洛德金觉得他们的运气已经够好了——如果这是欧洲战场，哪怕一名军官，只要级别不上校级，受了这么重的伤势，能不能得到完善的照顾都还是两说。眼下的士兵绝对足够幸运！

第二百零三章开始，进攻--

这个时代没有抗菌药。伤病员能不能活下来完全要碰运气。

手术后的病菌感染以及伤口溃烂，哪怕是欧美人信奉的上帝也没办法解决！

不过秦军这里，接受了相对的西医理论和教育的军医们，用浓盐水和烈性酒清洗伤口，再配合中医里传统的伤创药，能一定程度上减轻伤口发炎和溃变几虑。虽然伤病员会吃点苦头，但无论如何也比送命要好得多了。

更别说对于伤口腐烂的士兵，秦军这里还有一个西方医学界的发明——蛆虫疗法。

早在本世纪初，拿破仑的军队就使用这个方法为受伤的士兵治疗，美国南北内战时期，双方的军医也都用这种法子给伤兵们治疗。

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两个美国人建立起来的秦军近代医疗体系，蛆虫疗法自然也传进了秦军中。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上到众将、中医大夫，下到军队中最普通的一员士兵，都对蛆虫疗法报以坚决的抗拒，但事实面前所有人都要低头。这种看起来恶心人的疗法，真真的对治疗伤员大有好处。

对于秦军来说，每一名士兵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医护营的建立可不仅仅是为了给军官医治，就是最基层的士兵也能得到力所能及的救助。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中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差别不大。能体现两者地位差异的地方，不是前线的医护营，而是后方的休养院。

洛德金的身后始终跟着一名俄语翻译。同时也是监视者。之前的战斗征伐军损失轻微，根本用不着洛德金去动手，他只是在一旁近距离的观看了几场征伐军军医的手术。

现在他需要回自己的帐篷。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希望俄军能真正的给力，让这座空荡荡的医护营变得充实起来……

战斗继续在进行。

喊杀声和枪炮声一阵阵的从科尔塔上空传来。俄军在前沿阵地上丢了二百多人，在主阵地前更撞得头破血流。

这片并不太大的阵地，切尔尼亚耶夫依仗着俄军的人数和火力优势曾不止一次冲进了战壕中。可是他们攻不破五座圆堡，被堡内的征伐军士兵以交叉火力封锁和射击，俄军根本呆不长久。

一条条战壕铺满了尸体，胸墙早已破破烂烂。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有人高马大的俄军士兵。也有身材矮小一些的，黄皮黑发的征伐军战士。即使已经阵亡，还有不少尸体是扭打在一起的。甚至还有不少是同归于尽的！

负责守卫科尔塔的征伐军战士顽固、坚韧，一场场你争我夺，两支军队都流干了血。

三天的时间过去，俄军减员了七八百人。一线

作战部队。也就是最初的那两个营，阵亡超过了半数，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征伐军也伤亡了三百余。

不过这是因为义勇营的一个中队跟老毛子拼刺刀拼杀的太过火了，全中队陷入了俄军的包围之中，最后只剩了三分之一的人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而为了拯救这个中队，陈铠被迫打了一场即时反击战，而不是像往日那般靠着五座圆堡消耗俄军的士气和生命，最后反扑夺回阵线。

那一战报销了陈铠手下两成的兵力。

切尔尼亚耶夫打不下去了。陈铠却还是兴致勃勃。

秦军军纪严格。待遇在眼下的中国绝对算是丰厚，吃住衣食全是军队全包。而不像有些队伍，看似饷银也不低，却要扒下伙食和衣被费，加上军官的一些克扣，士兵拿到手的真金实银并不太多。而参加征伐军的秦军士兵拿的又是双份响，这一条命可以说就是卖给刘暹了。

对伤亡的承受能力自然很高。三分之一的伤亡比例，还远没到把守军士气拖垮的地步。

进攻打不成的俄军，只得转入了防备态势。切尔尼亚耶夫向考夫曼请求援军！

拱宸城里的刘暹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俄军进攻停止的迹象。当陈镗的战报送到的时候，三千名征伐军、义勇营将士已经整装待发。

这股力量开赴拱宸之后，整个伊犁中东部就都空了。刘暹只留了一个骑兵大队在惠远城。

……

伊犁很大，但是高山河流纵横，可供大军行进的道路却不多。伊犁河谷的地形和中俄两边的态势，都决定了刘暹打不成对付阿古柏一般的‘诱敌深入’。

博罗呼吉尔是一个点，伊犁河两岸是一条线。一切东西交锋的战斗都离不开这里。

所以从第一开始，刘暹就没打算对俄军用‘阴谋诡计’。

他不想自己刚刚收回的土地再从自己的手中流逝出去，也怕万一计策不成，弄巧成拙，让俄军真的占据了土地。

所以在对切尔尼亚耶夫的第二战中，刘暹拿定的注意就是——先在科尔塔死顶，消耗掉俄军的锐气和士气，然后全军反攻。

同时在科尔塔的战斗也能消耗掉俄军的一部分军火储备。从阿拉木图到博罗呼吉尔，一路上可也一样不轻松。

切尔尼亚耶夫并不知道刘暹的大反击即将开始。不过俄军在转入守备态势之后，也做了一定的防御措施——曲线战壕。切尔尼亚耶夫现学现卖，在原先征伐军的前沿阵地的后头，如此布置了第二道防御战线。

夜晚，一辆辆盾车出现在了征伐军主阵地后头。

一块块由铁板夹厚木板制成的垫板被铺架在主阵地的战壕上。空车状态下的盾车轻松的由后方移动进了主阵地中央，在哪里一袋袋沙土被填塞进盾车的空肚里。

前头两个人就能推起来的盾车立刻变得沉重了无数倍，没有七八个人根本推他们不动。现在，每一辆盾车的后面由一个班的征伐军战士或义勇营士兵静立着。

拢总三个中队的兵力，三十辆如此模样的盾车。

刘暹看了一下怀表，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开始，进攻——”

命令发下，一队队士兵扛起那沉重的垫板向着主阵地最前沿的战壕冲去，在他们后头，一辆辆盾车在缓慢的移动着……

第二百零四章自己怎么可能会输！？

“轰轰轰……”

征伐军阵地的动静很快就惊动了俄军。不多久，连声的炮声传来，轰隆声中，就见俄军方面阵地里远远亮起一排火光，那是炮火激发后的余焰。

炮弹打的不准。但是一团团爆裂的火焰让俄军方面看清楚了征伐军的动作。立刻的，俄军上下就陷入了战争的状态。

他们的炮兵在竭尽全力的加速射击，一门门火炮全都对准了那些移动的盾车。

“嘭”的一声巨响。一枚炮弹猛地撞在一辆盾车的沙包上，炮弹被松软的沙包挡住，但仍用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力量震断了车轱辘，让这辆盾车噗通一下翻倒在地。

盾车的后面，一个班的士兵抱头趴在地上，良

久太庆幸的抬起头。竟然是一颗哑弹，不然，自己这一个班怕就要报销个七七八八了。

盾车不怕实心弹，就怕开花弹。

站起身的士兵中有五个人从盾车后掏出铁锨，就地挖土巩固盾车。另外五名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步枪，向着枪声响个不停的俄军阵地全力激射。

有了比胸墙还牢固的盾车阻挡，不要说现在的米涅弹，就是几十年后的重机枪也很难穿透。俄军射出的子弹对于盾车根本没有影响，他们唯一要担忧的就是火炮的开花弹。

“轰隆……”一声巨响传来，然后就是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后阵的刘暹握着望远镜的手不禁一紧。瞎猫总能碰上死耗子。俄军有二十多门火炮，密集的打过来。在那么狭窄的阵地，盾车被命中真心的不稀奇。

但是每一辆盾车被击中也就代表着一个班的士兵要遭受重创。那炮弹暴烈的瞬间，他可清洗看到整个盾车都被炸成了零件。那些大沙包或是爆开零散，或是横七竖八的散了一地。可想而知，跟着盾车后头的一班士兵会是什么下场了。

随着一枚枚俄军炮弹击中盾车，将其中的一些打翻，另一些打爆。不仅是刘暹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了起来，就是整个征伐军阵地都气氛低压沉凝。

三十辆盾车，现在还能继续前进的只有十二三辆了。

唯一能够让刘暹等庆幸的是。征伐军前沿阵地距离主阵地的路程真心不远。这眼看着就只有五六十米了。

俄军也不是只会打炮，他们也知道不能让这些盾车再向前了。于是切尔尼亚耶夫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发动了手头的步兵——逆袭。随着一声声“乌拉！乌拉！”的吼声，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的俄军士兵从堑壕里面翻了出来。向着盾车冲杀而来。

臼炮部队发话了。但是它们阻挡不住俄军的冲锋。

随在盾车后头的征伐军士兵立刻开枪射击，一颗颗手榴弹也投掷了出去，可是距离太短，不等后续的征伐军兵力跟上。两边士兵就在战场上搅和在一起。一场激烈的白刃战随即展开。

“杀——”

刘暹下达了命令。白刃战而已。打就打了。如今兵力充沛的他，还真不怕打这个。

况且手枪兵的上前和一枚枚手榴弹的爆炸，刘暹就不相信，白刃战自己还真能吃亏了。

果然，当厮杀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俄军手下收撤了兵力。

战场上遗留下了过百具俄军士兵的遗体，和三十多个俄军重伤员。洛德金等几个投降的俄军军医

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但是说真心的，这几位军医的水准比起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来。真的有不如。就是医护营里的那些中**医，一部分人水准也不差他们。

　　俄军。冲上到下，都不差一个‘糙’字。

　　征伐军在伤亡方面当然会更多。只之前的盾车挺进，就有上百人死伤，虽然里头伤的占大多数。再有白刃战，只是收回了一个前沿阵地，刘暹就付出了不小于陈镗几天战斗的损失。

　　俄军布置的第二道防线距离前沿阵地不到二百米。拿回了前沿阵地后的刘暹并没像俄军上下想象的一样——偃旗息鼓了。而是在黎明前再次发起了新一轮进攻。

　　黎明时期的马队突击，然后步兵跟上。

　　没有铁丝网，没有机枪，没有手榴弹、火箭弹，也没有堡垒。只有一道简单的曲线战壕和一堵

就地用土堆积的胸墙。

当步枪的威力半数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时候，刘暹的这场突击就胜券在握。

看着仓惶后退的俄军步兵，切尔尼亚耶夫满脸的铁青。

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二道防线距离前沿阵地的距离太近了。

如果是五百米！

炮兵就能反应过来，至少可以打上一轮，还可以轰击隔断清**队的后续步兵。

但是二百米，等炮兵反应过来的时候，骑兵已经杀上阵地，步兵已经接近阵地。自己的阵地里没有五座圆堡！

俄军在这一战里损失了百人。刘暹也丢掉了三四十骑兵，主要是在冲锋的时候被俄军步枪打下来

的。

没有了这道防线的俄军只能缩回了自己的营地，可战步兵更是缩水到不足千人。

哥萨克骑兵出现在阵地上。刘暹这方的马队也出现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望远镜视线之内。

到了下午，着手开始进攻的征伐军兵分两路，主力自然进攻俄军的防御正面，一路偏师则攻向了俄军部署在营地正北方向的一处据点。

这处据点从一片荒芜的北方掩护了俄军营地，再往北就是别珍套山和一片方圆数百里的沙漠。刘暹之所以在科尔塔修筑阵地，而不担心俄军绕道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沙俄只要是从博罗呼吉尔进军伊犁，科尔塔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正面战场传来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很快就汇成了一片不间断的轰鸣。

俄军的优势炮兵一阵狂轰猛打，最先进攻的征

伐军一个中队士兵，即使完全是散兵状态，也连放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迫向后撤去，中队长也负了伤。

正面打响，侧翼也开始了交战。

被部署在这里着手进攻俄军据点的义勇营大队大队长是一个满人，叫勒善，原伊犁驻军的一个副参领。见过血，胆量大。趁着俄军炮火完全集中在正面的时机，一次投入了三百人散兵线进攻。自己更是亲自带队，在身后一组火箭弹的掩护下，直接攻进了俄军的阵地中。

切尔尼亚耶夫立刻调集哥萨克骑兵支援反击，刘暹这边的马队也毫不示弱的迎了上去。战斗都开始这么多天了，两边的骑兵力量才算真正的交上手。

一个秦军的骑兵大队堵上了哥萨克的正面。

三个中队全部下马，排出了两列横队。后阵的骑兵一边看押战马，一边跟着亲卫中队时刻准备着

出击。

这一片是个宽阔的地带，哥萨克骑兵如果不愿意冲杀，完全可以绕过征伐军骑兵的阻截。只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要防备着两队横列后头三百骑兵的斜下里冲击。

蹄声隐隐，很快便如地底滚雷，由远而近，哥萨克骑兵出现了。

这支二百年来纵横欧亚大陆的强悍骑兵没有绕道。他们直直的向着征伐军队列冲来。哥萨克是凶悍的也是骄傲的，他们固守自己的荣誉，就像不乐意下马作战一般。

仿佛大海生潮，初看不过一线，但转瞬之间，怒涛汹涌。

数百名哥萨克散乱着阵型，挥舞在手中的军刀，呼啸而来。一个声音高叫着，“勇敢的哥萨克们，为了沙皇陛下，为了俄罗斯的荣誉，冲锋——”

“冲锋——”

至少一个营的哥萨克骑兵。纵马驰骋！

“乌拉——”

“乌拉——”口号声在哥萨克中间叫响。

对面的征伐军骑兵却丝毫不为所动，宋祚先立在队伍侧前，高声叫道：“前排跪倒！”

第一排的士兵呼拉单膝跪地一片。托枪，抵肩，手指搭上了扳机。前一排成跪姿射击姿势，后一排成站姿射击姿势。

“放——”

当哥萨克已经近到了二百米的时候，枪声骤雨般响起，密集的子弹横掠出去。

冲锋的哥萨克骑兵好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高

墙，一时人仰马翻。

犹似受伤的野兽变得更加凶猛。高呼着乌拉的哥萨克骑兵，战马奔驰的更急，军刀挥舞的更快。

百步距离时，装弹完毕后的两列横队再次打出了一次齐射。虽然他们中间也有被哥萨克骑兵用步枪打到的。

这一次哥萨克骑兵人仰马翻的更多。“杀啊——”

适时的，横列后头，三百名骑兵挥舞着马刀跃马杀出。

两列横队在射击之后也一把丢下手中的步枪，快步返回后头的战马停留处，翻身上马，一个个挥舞着马刀再次冲上。

白刃交格，人血飞溅。激烈的厮杀中手枪声不时的响起……

……

正面战场上。炮声隆隆中，刚跃出战壕的征伐军士兵又缩了回去。

切尔尼亚耶夫皱眉看着这已经重复上演了三次的相同一幕，清**队是在吸引自己的注意力，虽然手段低劣，但是因为怕对手弄假成真，俄军就必须一次次的集中精力。

对面的清国将领应该是把希望寄托在北面战场了，但是有着一个营的哥萨克骑兵支援的北面战场，自己怎么可能会输！？

ps：要过年了，汉风真的保证不了每日5000更了。但也尽量不会断更！可怜我的全勤金啊，就这样飞了……

第二百零五章你们让我军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上帝啊，这不可能。东方那些怯弱的骑兵怎么会打败哥萨克？”俄军营地的留守少校戈乔耶夫简直要疯了。看着狼狈奔逃回来了一百多哥萨克骑兵，大脑完全懵掉！除了大叫自己的上帝，这一瞬间连立刻警报切尔尼亚耶夫的反应都没。

二十分钟后，脸色铁青的切尔尼亚耶夫带领着两个连队的俄军步骑紧急返回了营地。

北面据点只有一个半残的步兵连，全员战损了也不过是没了六七十人罢了。但是一个哥萨克营的元气大伤，事态就严重的多了。切尔尼亚耶夫只能从正面抽调兵力巩固后方营地。

“上帝啊！”看到残存的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哥萨克，切尔尼亚耶夫也都惊呆了。“怎么会损失这么大？”这个营先前可是有四百多人！而且营长也没了，最高军官剩下了一个中尉。

“中尉，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营的哥萨克起兵就只剩下了你们吗？知道吗？你们做了一件哥萨克二百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们败给了一群鞑靼骑兵！”

“你们让我军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北面据点的丢失，俄军营地除了正面的阵地外，就再无可依凭的了。征伐军的步骑部队并不仅仅是可以逼近到营地的近处，还能够绕过营地直接切入其与博罗呼吉尔之间。更主要的是，刘暹就可以从侧后呼应正面的队伍，两边一同从俄军营地的南面开始包抄截击。威胁甚至是掐断俄军水源。

中尉低垂着头一言不发。今天哥萨克是输给了自己的骄傲与自负。如果他们不正面冲击征伐军的阵列，绕道而行的话，虽然要小心征伐军三百骑兵的冲击。却也根本不会惨败到现在这地步。

哥萨克的战斗力真的是相当不错的。马背拼杀，六百秦军骑兵真心不见得能赢得过一个营的哥

萨克。

中尉对今天的战败无话可说。敌人的战术很特别，一部分骑兵做步兵列阵，整齐的排射打掉哥萨克的锋芒，不足百米的距离里，三百后置的骑兵打马冲锋，只需短短十数秒。根本不给锋芒挫败的哥萨克调整的机会，就冲杀到了他们面前。然后做步兵横列的骑兵翻身上马，做后接的第二波攻击。巨大的冲击力撞入与先头骑兵拼杀做一团的哥萨克中。直接将动能近乎减半的哥萨克骑兵群给击溃。

“哦？”这样的战术吗？切尔尼亚耶夫听了中尉的诉说后也发出了一声惊叹。

“而且清国骑兵配有大量的手枪。一种可以连发的转轮手枪。科涅夫少校就死在了手枪的射击下！”营长的突然死亡，也是哥萨克惨败的一大原因。

切尔尼亚耶夫不再说话了。这一战哥萨克的失败并不是被敌人取巧打败，而是实力、战术上取得的胜利。切尔尼亚耶夫不得不慎重考虑一个之前他

从未考量的问题——哥萨克骑兵的失败。

清**队能击溃了一个哥萨克营，那么他们就能击溃第二个。

切尔尼亚耶夫现在手下还有六百名哥萨克骑兵。连上眼前的这些败兵。一分为二的放在了正面阵地和营地，又会保险吗？

……

征伐军从夜里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此刻的作战结束了。

刘暹完全取得了自己预期作战目标。拿下了俄军外围的防线，夺取了俄军北面的据点，步骑三面包夹俄军。

自己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俄军也丢掉了不少人，更损失了三百左右的哥萨克骑兵。总体换算，俄军的损失都还要超过征伐军。三百哥萨克的‘坑’。把防守态势下俄军取得的所有‘盈

利’全填了进去，且还有不够。

俄军接下来要怎么打。刘暹已经有了谱。俄军的援军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伊犁。守好东西两边的阵线，防止切尔尼亚耶夫突围，他有的时间来解决切尔尼亚耶夫。

“我们下一步就要切断他们的水源。”

一张非常简易的地图摆在军帐内的案子上，刘暹指着俄军营地位置的南方山丘溪流地带，对义勇营的徐东山、勒善两个义勇营大队长说，“你们俩大队的任务，就是一步步占据周边的山丘和高地，尽可能的阻止俄军运水进入营地。”

“大人放心。”徐东山、勒善这两个义勇营里仅有的‘新兵’大队长凛然受命。他们都是伊利的满汉驻军出身，打过仗，见过血，在遗民中威望名头很大，所以刘暹提他们做大队长。

同样，两人先前在战场上也有过一定的表现。或许不算出彩，但也都没出错不是？

“我会派出全部的炮兵支援你们。”

“这一代全是山地丘壑，俄军的炮火很大程度上是挨不着事儿的。但我军的臼炮却完全能为你们提供必要的火力帮助。所以，三天之内，我要你们把这、这、这，这三个高点给我拿下——”

刘暹手指在俄军营地南面最突出的三个高地上敲了敲。打仗不可能直接就在这三个高地下开火的，想要夺取这三个高地，必须把战线推进到这三个高地前。所以刘暹给他们三天的时间。

“卑职领命。三天内，必夺三高地！”

……

切尔尼亚耶夫没有选择反扑北面的据点，俄军在紧张的修筑工事、坑道，以应对北面和背后可能会展开的进攻。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官，切尔尼亚耶夫也没有忘记了保护自己的水源。在南面的丘壑高地放去了一个连的步兵。

轰轰轰……

战斗最先打响的是西路，征伐军从俄军背后发起了一次佯攻。

两个中队的兵力被俄军几声炮响轰了回去。

刘暹根本就不关注西路攻势的成败，因为他的真正杀招根本就不是西面，也不是北面和正面即将展开的攻势。

他的目的始终没改变——先掐断俄军的水源。义勇营的两个大队带着二十门臼炮已经向南部丘壑山区转进了。

作为库陇奎山脉的边缘地带，俄军营地南部的丘壑高地，高度并不算高，很少有超过三百米的山岭。尤其是靠近俄军营地的区域里，百十米高度的山头，才是主题。其二也亏得是这样，不然就刘暹制造的那臼炮质量，还真心不够格做支援火力。

两个大队人数却不是一千人，而是只有八百出头。义勇营已经全部编列建制了，先前战斗的损失可没办法像开始时那样立刻补充了。

徐东山和勒善小心的越过一座座山头溪流向俄军营地靠近。他们不求真的能直接贴上三座目标高地，但能晚一会儿被发现，还是晚一会儿的好。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俄军的步兵连长没傻到把全部兵力都团结到一处，就近守住水源就了事。他还是派出了一个班的士兵作为前置，扩充队伍的警戒范围。

自然地，当义勇营两个大队的兵马进入到俄军士兵的视线时，他们的行踪就被发现了。

行踪被发现了，那就打！

徐东山和勒善没有一丝犹豫，立刻带领部队就向着北边突进。趁着俄军搓手不及，直接向北突进了一里左右，过了五座前后连缀及并列的山头，才

被俄军步兵连抵挡下。而那个发现义勇营行踪的俄军班，除了回去通报消息的两名士兵生还，余下的全被湮没在了义勇营的枪炮中。

俄军只是一个步兵连而已，还缺兵少将，人不满百。部署在两个相夹的山头上，每个山头不过五十名士兵。

徐东山、勒善一边看着一个，另一边集中二十门臼炮，全力开火。并且直接投入了四倍于守军的兵力向着山头猛攻。

如果俄军拿的是后装步枪，依靠着射速上的绝对优势，还能在义勇营面前抵抗一番。可他们拿的是米尼式步枪，且没有手榴弹这个打山地战的神器，只是两波攻势，山头的俄军就支持不住，留下三十具尸体和伤兵，仓惶败退下去。

不过他们的抵抗已经为俄军争取到了必要的时间，切尔尼亚耶夫又调集了一个连的步兵，在后头组成了新的防线。

俄军两厢相加兵力已经达到了一百六七十人，靠着曲线战壕和防炮洞，又有两座高度分别接近和超过二百米的山头，徐东山和勒善的趁势猛攻，除了死伤了二三十名士兵外，并没取得一点成果。

从中间插过去，那是找死；从两边绕过去，直接除了俄军营地的范围，都要进到俄军正面阵地了，显然也不能。摆在义勇营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杀过去！

白天最后的时刻流去，夜晚降临，夜幕到来。

熊熊的火焰在两座山头半腰处燃烧，山上生长的树木直接变成了火堆的燃料。俄军用这种法子杜绝了义勇营的偷袭。同时他们还在山脚布置了暗哨，徐东山、勒善想要悄悄摸过去，那是休想啊。

再说了，两座山上的大火虽然映红了半边天。可山头后头那片漆黑如墨的地方，究竟是不是也埋伏着有俄军士兵在，就是只有切尔尼亚耶夫知道的了……

第二百零六章哪个敢退

“瞄准了，瞄准了再打——”

巴拉米扬已经不再追求齐射、排射了。事实证明，米尼式步枪在山地守卫战中，面对摸爬滚打，全线散兵进攻的敌人时，士兵整齐的排射根本没有半分效果。

一味追求排射，还不如让士兵靠着自己的枪法，自主选择目标呢。

义勇营士兵的身影已经超过了半山腰的火堆了，一个个手榴弹也将熊熊燃烧成的火堆炸成了零零星星的火光，对于山头守卫的俄军来说，敌人已经很靠近，重重黑影他们看得都很清楚。

一些沉稳有经验的老兵，即使在炮弹的频频轰击下，举枪瞄准射击，效果也是相当好的。可是一支部队又哪里会有太多沉稳有经验的老兵？更多的是些急躁的，或是胆量不足的，在义勇营士兵越来

越接近的情况下，在炮弹不住爆炸在山头的情况下，大多数士兵只能是强制镇定。如此情况，举枪瞄准下面的黑影，那射击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事情都是相对的，谁都不想死。且俄军不是伊犁土著，义勇营将士对他们的恨远不能跟伊犁土著相比，如此那种拼死进攻的劲头自然也就消弱了很多。所以，下面进攻的义勇营士兵也有相当多的人被头顶‘咻咻’飞过的子弹吓得腿脚发软的。

但总的来说，靠着人数上的优势，和黑夜里看不清己军伤亡多寡，心理负担无形中减轻不少。义勇营经过两次的冲锋后，第三次终是冲上了山头。

“跟我上，都跟我上。快。快——”

勒善看到冲锋部队已经冲上山头后，在下面立刻扬起了大刀，大吼着挥舞起向山头一指，自己第一个跳步向着山头冲去。

身后一二百义勇营士兵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大队长一个人冲锋，高昂的呼杀声骤然爆出。

另一座山头上，俄军南面两连步兵总指挥，少校戈乔耶夫。望着对面山上的厮杀，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颤。

可千万要顶住啊！

不然这道防线就算完了，再往后去。能够立足的山头距离营地水源就不足五百米了。

戈乔耶夫手中如果还有多余兵力，他会立刻抽调去增援对面山头。但是很可惜，他真的没多余的援兵了。山头的下面也同样有一个大队的义勇营在盯着他呢。

**十人部署山头和两侧山林，真真的是捉襟见肘。

“啪！”一枪打倒一名冲到跟前的义勇营士兵。巴拉米扬丢下了打空的手枪。挥起军刀砍下了那名倒下去的义勇营士兵的头颅。

但是一个义勇营士兵倒下了，两个、三个……十个义勇营士兵冲上来了。巴拉米扬手下的士兵已经倒下了三分之一，义勇营士兵却还人头攒动，黑影重重，根本数不过来。

“该死的，这群该死的黄、皮猴子，既然你们找死，我就送你们去下地狱……”巴拉米扬眼睛不知道是被溅入了鲜血。还是真的红了眼，反正俩眼睛是全部赤红。

“库兹佐夫。戈沃罗夫斯基。爆开，爆开火药桶——”巴拉米扬大声的叫吼着。俄军是没有手榴弹不假，但是火药是有的。那手榴弹都是欧洲人玩剩下的东西，插根火绳子不就是了？

虽然这样的火药桶在肉搏战的山头上爆开，肯定会波及到俄军自己的人的。但危急时刻，巴拉米扬也顾不得这些了。何况他是一名贵族，平民士兵，死就死吧！

四个骤然爆开的火药桶断送了勒善今晚上的攻势。

山崩石裂，冲击波与飞溅的土石横扫四方。那地动山摇样的声势，完全是地震啊地震。根本不是先前臼炮开花弹爆炸所能媲美的。

冲杀在山头的义勇营将士如虹的士气被猛的一遏，俄军的士气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高涨起来。斗志消退的他们面对着剩余俄军的绝对抵抗，不得不退下山来。那勒善本人都还没带队杀上山头！

战后清点，勒善所部损失了超过百人。其中失踪者高达五十三人，显然绝大部分是在山头上留下的坑。虽然义勇营将士在撤退的时候已经力所能及的驾回了不少伤员。

夜已经很深了，但切尔尼亚耶夫一点睡意都没有。南面的枪炮声只是暂时消停了，并不是永远的消失。到了明天，今夜里已经损失了五六十人的俄军们，还能抵挡的住清**队优势兵力的进攻吗？

要想保住南面战线不后退，他就只能继续抽调

步兵去支援。可是正面战场、营地北面战场，背后的西线战场，清**队三面都布置了充足的兵力，牵制了他太多的兵力。现在连不愿意下马作战的哥萨克骑兵，都有一批人变成步兵了，切尔尼亚耶夫手下除了三百人的哥萨克骑兵，再无半点多余的兵力了！

摊子铺的太大，兵力捉襟见肘。

可南面的战线又必须顶住，水源必须保护住！该怎么办呢？切尔尼亚耶夫今夜根本就没有睡。

征伐军这一边。刘暹是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大清早一起来，洗漱时就听了亲卫汇报的昨夜里南线的消息，略微死伤的义勇营士兵感到难过，但也为徐东山、勒善两人的进展感到满意。

这才一天时间，就打到俄军水源前头了。只要把这两个山头拿下，那后面的俄军能立住脚的地方，可不就是自己点出的那三个高地了么。

“大人，南线义勇营打的不错，咱们这里也要

动一动啊。不能让老毛子调兵增援南线…”

魏明的提议刘暹自然赞同。但是怎么样进攻却是要细细思量！

一动兵就是有人要见生死的啊。在大局大致已经将定的时候，刘暹不想让手下将士流太多的血。

“报告。”一骑哥萨克在切尔尼亚耶夫数米外停下了马，从马背上跳下，向着切尔尼亚耶夫行了一个军礼，说道：“将军阁下，战场正面、西面和营地北面的清**队都有小幅度调动。”

“知道了。”切尔尼亚耶夫眼睛眯了眯，丝毫没在乎。目光继续炯炯的注视着南面的山头。该做的安排自己已经下达了命令，局势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儿，就看清**队能做到哪一步了！

“咻咻……”

南线战场，一大清早枪声就激烈的响起。不过无论是义勇营还是俄军都是躲在掩体后头向对方射

击的。区别是一个在山头，一个在山脚。

　　山脚下的义勇营是连夜修筑的胸墙，用料多是就近的原木和石块，质量十分过硬。米尼式步枪穿透力是不错，但对胸墙来根本没有威胁。

　　而山脚仰上打山头，还是曲线战壕中的敌人，那效果也不是一般的低下。两边纯粹是瞎打，开火半小时，战果寥寥无几。

　　徐东山、勒善都狠不下心白天强攻。没有夜幕作掩护，炮弹补充也没完全到位，这种情况下向山头猛攻，纯粹是拿士兵的生命来填枪子。

　　不过这两位都不是没见过阵仗的菜鸟。从山头传来的枪声密度和响亮程度上，两人惊疑的发现一个事实——俄军增援了。

　　两座山头，尤其是昨夜被勒善猛攻了好一阵的那个山头，枪声密度完全是百人规模的声势。俄军肯定增兵南线了。

正面战场。南线传来的急报到了刘暹手中。看着正面的俄军阵地，刘暹双眉轻挑，根本没有半点的惊讶。

虚拟地图在手，切尔尼亚耶夫的那点小算盘怎么可能瞒得过他呢？

今日一大清早，切尔尼亚耶夫就撤掉了正面战场上的大部分兵力，一支百人左右的部队被增援到了南线战场！俄军已经在营地前做好了工事布置，俨然是准备把正面战场和营地北线战场，合二为一。

上午十一点钟时候，当正面战场上的征伐军发起第二波攻势之时，留守正面阵地的俄军终于承受不住重压，哗啦啦的退往营地去了。

至此，俄军东面与北面的战线是练成了一片。虽然这样一来俄军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许多，但不要忽视一个现实——随着俄军从正面战场的后撤，俄军控制区域，也就是战区，总体面积一下也丢了小半。

现在的俄军除了西面的战线还有一些外扩外，东线与北线的战壕距离俄军宿营地，真的是近的不能再贴近了。

刘暹现在正想着自家在南疆的那三十门西洋炮，如果它们能现在出现在伊犁，拿着它们，直接向着俄军营地一阵猛轰，即使会被俄军的炮火来压制，那效果想也是很好的。

可惜啊，东西北三面都到这个时候了，也还是攻不动。刘暹能否最终拿下俄军，再次生擒活捉一个俄国陆军少将，还是要看南线的战势！

同样的时刻，征伐军那开花弹补充充裕的二十门臼炮正在对准一个山头狂轰猛炸着。大批的义勇营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着山顶叫嗥着冲击。

“上，跟我上——”

“不准退！哪个敢退，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冲锋的队伍是徐东山大队，带头冲锋的人是徐东山本人。扬着一把腰刀，大声喝呼，队伍中虽然有人不断地倒下毙命受伤，徐东山也没丝毫要退避的念头和打算。

第二百零七章有胜无败

“轰……”一颗开花弹就在徐东山七八米开外炸响，冲击波和漫天飞溅的土石直接将他掀翻被遮盖了一层。徐东山一个翻身坐起，顾不得被石块砸的生疼的脑袋，急向着爆炸处张望。

黑黑的硝烟之地，两具残损的尸体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一旁一名断了胳膊的伤员正在嘶声力竭的大喊着。

爆裂的焰火吞噬了三个义勇营自己人！

“不准停，继续跟我冲——”徐东山指示自己的卫兵给伤员紧急进行包扎，口里则下达着无情的命令。

继续冲，继续冲——

即使炮弹落在了自己人头顶，也要继续冲！

因为这起误伤，本来就艰辛的冲锋变得更加艰难，士气也有所低落。被敌人打死也就是了，被自己人炸死炸伤哪算什么？

可队伍距离山头真的已经很近了。不然那一直瞄着山头炸的炮弹怎么会落进义勇营自己人的队伍中？徐东山决不允许这次冲锋就此退下！

“杀——”

尖厉的厮杀声中，徐东山高叫着第一个扑进了俄军士兵群中。义勇营的冲击队伍在又经两枚开花弹的‘误伤’后，顶着俄军的枪弹终于冲进了俄军的阵地中。万幸，他们没有遇到火药桶袭击。

徐东山是个功夫高手。武进士出身，虽然只是个三等武进士，但绝对是一个功夫高手。只设武举不设武学，只重弓马臂力。不重韬略谋策的清朝武举，那真真是用来选拔武术运动员的。

武举三场，前两场刀马弓箭。步勇臂力，最后一场考文，也叫“程文”，称之“内场”，相当于

是文化课考试。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已大有降低。到了乾隆时。更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至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往往败于内场，满清为统治考虑又需要收纳这些人进入朝廷建制里，那时候有个历史**年的白莲大起义么，于是干脆的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还有个毛的水平？纯粹是武术比赛！

　　也因此，打清朝中后期以后。正规武举出身的‘科班人才’，被行伍出身的‘自学人才’完全的看不起。使之行伍出身才被视为武人之‘正途’。就像眼下军校出身的军官被从基层提拔起来的军官完全的看不起一样，也就不足为怪了！

满清武举是玩出了历朝历代所未有过的花活。

拼杀，一场惨烈的白刃拼杀！

徐东山个人武力完全能碾压对面的俄军士兵，但是义勇营的士兵单对单的与俄军单放，死伤的往往会是义勇营的人。无论从体格、力量还是作训上讲，义勇营都差了俄军一截。

不过义勇营的人数多啊，战场上厮杀从来不是一对一的单挑。且生死存亡时刻，敢豁的出去的义勇营士兵也不在少数。

攻杀上山头的徐东山大队，完全靠着人多势众，将自己的对手彻底碾压。

“戈乔耶夫，你个懦夫！我真后悔……”

船型三角帽滚落在血泊中，巴拉米扬仰面躺倒在一块石头上。以石头为支点，整个身体弯垂两端。胸膛上两个血洞汩汩的流着血，把身下染红了一片……

不过他人还没死，还一直憋着一口气。

只是当山头上的厮杀声渐渐消失，当山头上俄军的呐喊渐渐消平，始终没能听到火药桶轰然爆炸声的巴拉米扬，怀着一颗咒骂戈乔耶夫的心，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山头上到处都是敌我交织的尸体，徐东山瘸着腿，走在尸体纵横的山头上，目光黯然。五十人，这个山头上至少倒下了他五十名士兵。虽然俄军毙命的也绝不在少数。

山头俄军几乎都被义勇营全歼，俘获的战俘还不到三十人，可以想象这场刺刀战里，俄军也流尽了血。只是哪个指挥官会把自己士兵的伤亡等同敌人的伤亡呢？

徐东山现在满眼里都是自家死伤的战士。

“大人……”一个干涩的声音在徐东山背后响起。是费扬古，一个正白旗子弟，徐东山现下三个

中队长之一。

“有结果了？”徐东山转过身来，心里被不好的预感塞得满满的。昨夜勒善大队的攻击，失踪的五十三人里，有多少人被俄军俘虏了？现在情况又是如何？

如果是好消息，费扬古的声音不会那么干涩的。

“昨夜我军被俘了有小二十人，但…，但，都给俄国人给杀了！”

“谁干的？”

“俄军的一个上尉，已经找到了他的尸体。”

徐东山整个人像石雕一样，动也不动。脑子里无数个念头在彼此交锋着，但面色始终是沉定。

好半响，整个人目光一凝，深吸了一口气，才活过来。两眼炯炯的看着费扬古，“去，把俄国人

的俘虏给我料理了——”

你做初一，就别怪我做十五。血债就要用血来偿！

虽然对方是俄国人，是洋人，现今的伊犁也正好有一波洋人存在，徐东山所以现在就把俄军的俘虏给做掉，省的然后做有麻烦。

虽然他考中武进士之后就进了巴里坤总兵治下，然后是乌鲁木齐提督。最后进到伊犁将军直辖。但徐东山也明白朝廷对洋人是软蛋的。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巴尔喀什湖到斋桑泊，那么一大片地方被割给俄国人。那就是最明白的证据。

刘暹比南线报捷来的人还要更早一步的知晓南线战局的变化。虚拟地图上明明白白的显示着的，代表着俄军南线阵地的两座山头之一变成了义勇营的黑色。

他全神贯注的盯着俄军营地防线的变化。切尔尼亚耶夫只要还握着五百哥萨克骑兵不撒手，那他就必须从营地战线里抽调兵力增援南线。那就是意味着薄弱点甚至是漏洞的出现啊。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对俄军一次重创的机会。

刘暹立刻撒下亲兵，传令三面阵地皆严正以待，时刻注意着进攻命令的发出。同时大批马队也做好了冲击的准备！

切尔尼亚耶夫继续握着哥萨克骑兵不撒手，他选择抽调北线的守备兵力去填补南线的窟窿，而不是让哥萨克骑兵下马做步兵。

在大约一个连的兵力从北线撤出之后。北线的防御兵力空虚了一大半。切尔尼亚耶夫当然不会傻到就这么让北线亮着，接着他从东西两线抽调了大半个连补进北线。

然而调换兵力是需要时间的。俄军阵地就是再狭小，从东西移动到北面也不是抬腿一步就能迈过

去的。且东西两线各三四十人的抽调。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条防线自我的混乱。

俄军打到现在，兵力是紧缺的很。两边的俄军守军也不是很多的。三四十人，都能占到整个防线的两成兵力了。

虽然这种混乱的程度是很轻微，时间也要不了太久。如果敌人没有发现。俄军将很快就能恢复到如前。

但是。要是敌人发现了，并就此趁机发起进攻了……俄军的麻烦就大了。

切尔尼亚耶夫头疼欲裂，“上帝啊，我的主啊，您的荣光难道都洒向了清国人了吗？”为什么清**队会在这么个时机向阵地发动进攻？早一刻钟，晚一刻钟，自己都将比现在的情形好上十倍！

“不要停留。命令他们继续增援北线——”

东西两线受到了进攻，调去北线的兵力都有所

迟疑了。切尔尼亚耶夫大吼着让卫兵去传达自己的命令。蠢猪一样的军官。清**队进攻了东线和西线。难道他们会放着北线不打吗？“迅速挺进北线。要快，要快——”

“哥萨克。全体上马，准备作战——”

整个俄军营地阵线因为征伐军的突然进攻而陷入了极度被动之中。之前熄火很长一段时间的俄军炮兵，这个时候就跟疯了一样，向着三线进攻的征伐军阵线狂轰乱炸。俄军再也顾不得炮弹的储备了，什么也比不得战线的重要。

面对全力反弹的俄军，征伐军的进攻打得并不坚决。这还是因为刘暹这个指挥者。他不想用无数战士的性命做代价，来换取这个早晚就将会是他囊中之物的‘胜利’！

所以他‘软’了。

在取得了先手的便宜后，见好即收。前一刻还全线出击的征伐军，后一刻就又全部缩回了战壕。

刘暹目光继续盯向南线。在攻下了山头之后，徐东山继续指挥部队反兜了另一座山头，以包围山头上的俄军，勒善则指挥部队毫不迟疑的向着最终目标大踏步前进。

事情的结果当然是俄军没有被包围，戈乔耶夫在对面山头还没有被攻克的时候就已经率队‘转进’身后了。勒善也仅仅是占据了三个目标之一，还不是最中间的那一个。

不过时间还不到两天，距离刘暹的限时还有一天多，三个目标高地已经有一个在义勇营手中了，那么徐东山、勒善两大队完成最终作战目标会很难么？

刘暹相信他们会攻下三高地的。如此只要掐断俄军的水源，这一战征伐军有胜无败。还用不着太多的伤亡！

第二百零八章鲜血尸体扑倒了一地

第二天过去了。在俄军的倾力顽抗下，义勇营死伤百人，也没能夜战拿下那两座山头。

“这种东西能行吗？”

清晨的薄雾里，勒善看着眼前的土坦克，一脸的质疑。自幼就在伊犁生活长大的勒善，不了解这种在残酷的内战中发明出来的移动掩体。对于两层棉被、一层毡毯的覆盖，浸水后以此来抵挡枪子，是一百个不相信。

“砰……”

刘暹拿着步枪对准土坦克开了一枪。外头一层的毡毯上不出意外的被枪子钻出了一个小洞，里面的棉被却只打进了第一层。

“这玩意长毛、捻匪常用，我当年打乱匪的时候也有用。”

刘暹望着不远处那一座相当光秃的高地，心中颇是后悔自己没有亲自来探看地形。否则昨夜进攻的时候就该用到这一招了。

不过现在也不晚。当山头的俄军士兵一颗又一颗子弹不停的打在土坦克上，却丝毫作用也没起到是，俄军的惊恐和慌张让他们的士气是急速下降。

当二十多辆土坦克艰难的移动到距离山头不足三十米的时候，一名俄军军官跳将了起来，挥出军刀向着下方一劈，哗啦啦的所有俄国守军都端着刺刀冲锋下来。

“轰轰轰……”手榴弹爆炸的声响直接将近百名俄军的呐喊湮没。

土坦克后头，一个中队的义勇营战士，打空了枪弹后也毫不避让的向着俄军士兵迎头杀上。在随后一个小队的手枪兵。跟随者义勇营战士身后冲进了俄军队列中！

一场激烈但并不久长的战斗。拉下三十多伤员和尸体，斗心挫败的俄军放弃了山头阵地，向山下败退而去。

不知道这个时候的俄军南线指挥官戈乔耶夫会不会感到后悔？后悔自己自废武功——因为杀伤义勇营的同时。火药桶也杀伤了不少俄军的自己人。戈乔耶夫禁止军中再用这种手段！

刘暹指挥着队伍已经将两座山头分开。最东面的那座山头上，俄军弹下如雨，却也没能怎么着‘披挂’着土坦克慢行的义勇营战士。中间山头上败退的俄军士兵被义勇营阻拦，不能汇入动车山头，而只能转回俄军营地。

三座高地已据其二。刘暹今儿下午就有把握让俄军营地缺水！

马不停蹄的，徐东山、勒善两大队就向着东侧高地打起了冲锋来。虽然这处高地还有着不少草木和突兀的石块，不像中间高地那样光秃、平顺。但士兵们两三人一队，披着毡毯棉被，也一样是‘土

坦克’！

东侧高地上的守军并没有因为中路山头友军的败退而失去斗志！

俄军上下打的十分顽强。

之前。义勇营打中间那个高地，不算之前的夜战，只是伤亡了三四十人。而打东侧的高地，只是拼刺刀死在山头上的士兵就不下四十人。此战之血腥。比之徐东山先前杀俘虏的那次攻坚战都不让分毫。

如果。如果不是刘暹带了亲卫手枪中队前来，并将之投入进战斗，东侧高地的厮杀，徐东山大队的伤亡绝不会小过前头那一战了。

而以此战结束为标志，南线一系列攻坚战斗打完，最辛苦的徐东山大队四百多人，还能站着并随时投入进战斗的只有强强一百三十四号。

勒善大队的情况要比徐东山好一些，人数也一

样不超过二百。

幸亏这两大队的厮杀只是整场战斗的一部分。且损伤的数目里还有很大一批是伤病员，并非全部都死了。不然。义勇营这两个大队早就没有战斗力了。哪像现在，剩下的二三百人斗志依旧饱满。因为他们知道——俄国人就要完蛋了！

狙击部队随即就被投入进了南线，还有义勇营里一些枪法较好的士兵，也随着狙击手一块行动。一杆杆米尼式步枪，瞄准了俄军的水源。切尔尼亚耶夫一日之间如是老了十岁一样。

整个下午，俄军都没能成功的取到一次水，还白白丢了十辆水车，和五六条性命。到了晚上，水车依旧不能成功，它体积大，动静也大，完全瞒不过狙击手们。俄军依靠的就只有人力来挑水，但是这纯粹是杯水车薪。整个俄军还有一千来人，三四百名伤兵以及八百匹朝上的战马和驮马，夜间辛苦取来的这点水，根本不够用。

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三天不喝水。战马

三天没水喝更是能把它们给废了。

切尔尼亚耶夫知道，自己失败了。清军根本不用再打，只需要困住自己两三天，然后就能轻轻松松的进军营收缴俘虏了。

能够挽救自己等人军事生涯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两天中考夫曼总督派来的援军能够抵达这里。但这显然是渺茫之极的！

切尔尼亚耶夫兵抵科尔塔，这才过去几天啊，就陷入了全军覆没之危机里。考夫曼总督动员的后续兵力可能现在刚刚进入七河州。

刘暹已经从南线重新回到了指挥部驻地。命令传下，所有的骑兵部队一律战斗警备，时刻准备着出击。

他是觉得，俄军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肯定会让哥萨克骑兵突围的。

毕竟哥萨克们待在营地里也是等死，再缺水两

三日，战马都跑不起来了，倒时是想突围也难了。而且哥萨克突围也能减少营地里的饮水需求量。所以，哥萨克突围的可能性极大，且突围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在今日。

下午时候，俄军营地里的哥萨克骑兵开始集结。刘暹从虚拟地图上能清晰地看到哥萨克的集结方向——北面。

于是一张大网就在北方张开了‘胸怀’，静等着六百余突围的俄军送上门来。

切尔尼亚耶夫目光扫视着眼前的骑兵，这些俄军并不全是哥萨克，俄军的哥萨克已经没那么多的数量了。而是有一批会骑马的步兵加入了其中。现在俄军的形势，那是能突出去一些就突出去一些，尽可能的去突围！

切尔尼亚耶夫嘴角尽是虚泡，彻夜难以入眠，两眼也布满了血丝。看着眼前这支部队，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最终逃出清**队的包围圈。他想说几句话，来给士兵们鼓舞士气，但张开嘴，喉咙却难以

发出一个音节。

“出发——”

半晌，一个干涩的词汇从他口中迸出。千言万语就汇成了一句话：“愿主保佑你们——”

数百把雪亮的骑刀汇成一片耀眼的银海。哥萨克中校伊里奇朝着北方狠狠一劈，高声的叫吼道，“勇敢的哥萨克，勇敢的士兵，沙皇陛下的勇士，为了我们自己，冲锋——”

“冲锋——”

五百来哥萨克骑兵冲在了最前头。一个个都尽可能快的提起马速，向着注定是一条死亡之旅的路途上迅猛冲击着。

“乌拉——”

“乌拉——”

口号声在冲锋的俄军骑兵群中间叫响。

似乎是被俄军的突然杀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北线征伐军的抵抗并不是多么的激烈，枪弹加手榴弹只留下了俄军不到五十骑。

当然，主动从俄军冲击点裂开两边的征伐军，死伤也是很轻微的。

哥萨克们士气大涨，信心大增。他们本以为会大大流血的北线阵线竟这么轻易地就给从出来了，那么前方还有什么能挡住自己的呢？挥舞着骑刀，他们急切中带上了一丝自如，催促着胯下的战马飞速冲刺着。

所以，当一颗颗火箭弹乍然落入哥萨克骑兵群中的时候，当猛的两翼杀出大队征伐军骑兵的时候，当一排排征伐军士兵从浅浅的坑道里，掀开遮盖的土黄色麻布跳将出来的时候，当密集如雨的子弹不断的打在骑兵队伍中的时候，俄军混乱了。

一片一片的哥萨克骑兵掉落马下。子弹、火箭

弹，两翼威胁来的骑兵群，伊里奇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办才好。是不管不顾的继续向前猛冲呢？还是分兵抵挡两翼杀来的敌人骑兵？亦或者派人清扫不远处的敌人小炮。

“嗖嗖——”尖锐的啸声中，火箭弹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在俄军骑兵群中接连响起。这速度实在太快了。伊里奇心里恨得痒痒的。只是因为没见过火箭弹这种玩意儿，还以为躲在坑道里发射的火箭队是一门门小炮呢。

“嗖”地声音在耳边响起，一颗弹丸擦着伊里奇的脸颊划过，击碎了他一名卫兵的脑袋。

“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鞑靼人就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撕成碎片，让他们全都下进地狱——”

作战最怕犹豫不决。伊里奇这个时候每迟缓一秒钟下决定，就会有一条甚至几条俄军性命死伤掉。伊里奇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迟疑了少许时间，就决定继续往前冲锋。冲开不远处的清国步兵

枪声炒豆子一样响起，整整一个秦军步兵大队的有力阻击下，在火箭弹不停轰击下的哥萨克，想要冲破步兵的阵线，谈何容易？

枪声没有一刻停止的。冲在锋线的哥萨克骑兵一排排倒下，鲜血尸体扑倒了一地。

第二百零九章写给印度总督的一封信

ps：过年了，给大家拜年！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耳朵里听着北线激烈之极的枪炮声，切尔尼亚耶夫只有虔诚的祈祷上帝，祈祷他老人家真的在保佑俄罗斯，让六百多士兵能尽可能多的突出清军的包围圈。

慢慢的，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反正枪炮声消失了，切尔尼亚耶夫听不到了。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在切尔尼亚耶夫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在重新合拢起来的北线战线向北两里地不到的地方，一大片宽阔的平地上，数百匹站着和倒下的马匹与数百具尸体纵横交错着。

这里，是突围俄军最终的埋骨之地。除了不到

二百名受伤的和投降的俘虏外，余下四百多俄军已经都去见他们信仰的主了。

“这是一场屠杀——”

“有预谋的屠杀——”

英国的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面带不忍的摇着头。性格更情绪化一些，或是更白人至上一些的少校杰克.杜拉尔则大声的向刘暹抗议。

刘暹眼都不晒他一下。这就算屠杀了，那当年的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又算什么？

“上校先生，我希望你明日能够进去一趟。”指着南面的俄军营地，刘暹对福尔赛依特.萨伊甫说。“劝说切尔尼亚耶夫将军能够主动的投效，那么我方将会给他们最优异的待遇。”

“战俘待遇？”

“当然！”

福尔赛依特.萨伊甫目光注视着刘暹，“那为什么不是今天？”

“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想让你的成功性更大一些吧。若果你们不在场。我会在三日后再向俄军劝降。”刘暹搓了搓手。之所以明个就劝俄军投降，来到前线的这批英国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英国代表团没等到征伐军清理完战场，就拐回了自己的驻地。一路上所有人都不说话。气氛阴沉的很。

兔死狐悲，感同身受！

在面对清帝国的利益上，英俄之间虽然大有矛盾，但是站到白人的种族利益上，俄国人的失败，英国人也不好受的。

不仅是尊严，更会是利益上的。俄国人的失败会让清帝国上上下下对欧洲国家。对洋人的畏惧

感，大大减弱。

毕竟前后两批五千名俄军，就全给刘暹靠着一批征伐军骨干拉拢起来的乌合之众给吞噬了。上千名哥萨克骑兵也根本没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就要么战死，要么走进了清**队的俘虏营。英国代表团心里要是能完全的快乐，才见鬼呢。

“俄罗斯帝国，就要有第二位将军。走进这座战俘营了。”

路过战俘营的时候。杰克.杜拉尔忍不住一声叹息。

……

八月上旬，伊利的气温已经像内地深秋时节一样冷了。更北边的塔城一带，更是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小雪。

刘暹报捷的奏折还要小一个月才能飞到北京。俄军后续部队的身影也不见踪迹，切尔尼亚耶夫带

领残余的俄军，在福尔赛依特.萨伊甫入营后的第二天正式投降。

刘暹现在一时看起来是拔剑四顾无敌手！

也该是老天爷帮他的忙，或是说帮满清的忙。乌鲁木齐的妥明，恰恰是这个节骨眼上病重不能理事了。这个新疆之内仅存的叛乱政权，正处在一个变换首领的敏感期。也因此在刘暹与伊犁土著和俄军动手的这一两个月里。乌鲁木齐叛军根本没有什么动作。

而就在刘暹刚刚削平了切尔尼亚耶夫的第二波俄军不几日，马仲、马人得。这两个妥明军驻守吐鲁番的大将，突然开始进攻喀喇沙尔了。原来是妥明的身体在天气转凉之后猛的好了起来，妥明政权重新有了主心骨，内部争斗暂时搁下，就开始考虑起刘暹的威胁来。

现在甘陕的暴军主力已经被肃清，清廷的大军时刻能从哈密、巴里坤一线向乌鲁木齐发起进攻。不管期间物资转运和人员来往会有多么的困难吧，

反正东边一发力，妥明军就要有很大一批兵力被牵制上。倒是若清廷与俄国人再打成了停战协议，刘暹开始从南往北打，妥明自负，自己这点实力经不起这么大的风浪。

马仲、马人得就是受身体好转的妥明之命，结合乌鲁木齐的援军，筹集了一万余人大军，大举进攻喀喇沙尔。而之前的索焕章，率部驻守吐鲁番的前清廷参将，在妥明政权内部一系列的斗争中，早已经失势。现在美其名留守吐鲁番，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实权兵权。

妥明的意图就是策应伊犁方向的俄军，打击刘暹。只可惜他的情报完了几天，乌鲁木齐才接到二波俄军汹汹杀向伊犁的消息，自己调整好队伍开拔出去，那边刘暹就已经把三千俄军吃干摸净了。

妥明军武器落后，就像之前的伊犁土著一样，仅有的火器要么是清军遗留下的，要么是自己自行铸造的，质量、性能跟征伐军的武备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已经调到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一带驻守的董福祥，一边把战报发给刘暹，一边把战报再发给喀什的张忠奎。他靠着自己手上的兵力，靠着喀喇沙尔的土尔扈特蒙古和和硕特蒙古的支持，以及库车、阿克苏一带托胡迪夏和伊斯哈克的土著军，根本没要张忠奎的支援，更没要刘暹从伊犁回师，就在博斯腾池泮边，一战击败了妥明军，斩获三千人。

马仲、马人得狼狈引军后退，董福祥则随即带领军中的两千余各族骑兵沿途追击，四天三夜大小七八战，跋涉二百里，最终在乌沙克塔彻底将来犯的妥明军完全击溃。阵斩马人得，毙俘妥明乱军五千余人，贼首马仲只引得数百骑兵仓皇而逃。

一场危机在刘暹还没做出调整的情况下就给董福祥摸平了。大喜之下的刘暹直接命令董福祥统筹喀喇沙尔的蒙古骑兵，与库车、阿克苏、乌什三地的土著军，进攻吐鲁番！打通南疆通向北疆的大道。

而此时哈密一带的景廉、文麟也在谋划着向西

进军。

甘陕暴军被平定，huihui给多军杀的血流成河，这些他们并不关心。景廉等更看重的是自己后方安全了，不需要再时刻提放着后头的暴军杀出来了。他们可以一门心思的谋求西进了。

但是，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后勤运输怎么办？

从敦煌、安西州向西进入哈密，路途九百二十里有余，一路戈壁，水草为艰，沿线可宿营之地的水源不足千人之用。

这是每一个清军文武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哈密东部一带荒凉戈壁，实在太缺水了。这是隔断妥明军与安西州的一条‘天堑’。当初妥明军将攻占了哈密、巴里坤大半地盘，巴里坤总兵何遂只能带领余部退避到乌里雅苏台去，却最终还是退回了古城，以及景廉能始终保住敦煌和安西州这一代，并不怎么受妥明军的威胁，不能说是全靠着这条路，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妥明军想越过哈密杀到甘肃来，挺困难的。景廉像越过哈密杀进古城去，也一样难得很。

当然，他能进军哈密西部后，先跟已经回到了巴里坤镇西府的巴里坤总兵何遂余部联合在一起。这样就不怕古城的妥明军来攻杀了，然后再等候后续部队的赶来，再图谋古城。

但这些都需要巴里坤方面的配合，需要两边默契的统筹配合。而景廉的官职，对于巴里坤总兵来说，显然也占不到高位。再说景廉这几年在敦煌、安西州的劳苦功高，人家何遂不也一样在巴里坤坚持了这么多年吗？凭什么就要以景廉为主？

满清的官员，不分文武，说让干实事，可能九成的都不怎么在行。可要说比个官职高下，看个功劳分划，谁主谁次，那十成十的人都门清的了不得。

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就因为一个‘功劳分划，谁主谁次’而耽误。

……

“尊敬的总督阁下：

中国人又在伊犁打了一个大胜仗。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带领的三千名俄国士兵全军覆没。但这并不是说俄军已经不堪战了，也不是说俄国的士兵不再勇敢了。我可以对着上帝发誓，战场上的俄国人依旧是那个坚韧、勇气与牺牲具备的战斗民族，他们是欧洲第一流的部队。

只能说中国人也能打仗，在一名优秀的指挥官的手下，他们能爆发出丝毫不逊色于欧洲一流军队的战斗力。

他们两个新近编练的营，连续三天打攻坚战，能够从八百多人拼到只剩下三百人，夺取了俄军三道防线。这个事例我想可以表明一切。

当然，也正是这两个新编营的胜利，让中国的刘将军成功的扼住了俄国人的水源，最终赢下了这

场战斗的最终胜利。

让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继郭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之后，成为第二个走进中国人战俘营的俄罗斯将军。

刘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他有一双能够看破战争迷雾的眼睛。

俄军虽然从结果上讲是再糟糕不过了。但是郭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和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在战场上都没有明显的决策失误。五千名俄军的损失只能是刘优秀的明证。

希望总督阁下能够联系驻华公使，在这一战结束后，务必让刘离开新疆，不然不仅是新疆我们不可能再触及，就是西藏……”

第二百一十章历史的拐点——蝴蝶效应

ps：新年快乐！给大家拜年啦！

西历1869年10月三日，中国农历八月十七日，俄圣彼得堡。

沙皇的咆哮寂静了整座冬宫，一声声清脆的瓷器、水晶制品破裂声释放着亚历山大二世的怒火。“帝国的尊严不容有辱！中国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鲜血和生命！

……

历史以亚历山大二世的咆哮为分割点，刘暹这只蝴蝶掀动起的翅膀终于撬动了岁月的长河。他真正影响到了世界发展的走向——沙俄对新疆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中俄关系处于彻底破裂的边缘。

俄军兵分两路。南路以维列夫金少将为司令官，带领始终停顿在浩罕国内的三千余俄军和两千多浩罕士兵，向喀什噶尔展开了进攻。北路以总督考夫曼亲领，带领俄军六千余人，沿伊犁河杀向伊犁。

……

呆呆的坐在地图前，刘暹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动弹一下。军帐外头，魏明、曹怀亮、陈镗、徐东山、勒善等十多名中上层军官静静等候着，等候着刘暹理顺了思路后，下达命令！

他们也是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动静。

“传命董福祥，不必回师，继续给我压着妥明乱军打。争取今年里拿下乌鲁木齐——”

“勒善、徐东山两大队看守俘虏。”刘暹手指在拱宸城的位置上敲了敲，“这里你们驻守。”然后手指比着博罗呼吉尔和库陇奎山一划。说

道："这个方向要给我看死了。若是让俄国人绕到了惠远城的背面，我要你们的脑袋！"

"军门放心。卑职等不死绝，俄国人一兵一卒也休想过拱宸城。"徐东山、勒善神色凛然。抱拳大声领命。

"余下部队，跟我去头勒克。我们在那儿，等着俄国人上门。"

征伐军、义勇营合兵只剩三千来人，之前两战刘暹固然打赢了，伤亡却也不能小觑，现在又割了徐东山、勒善这两个大队，五千余兵力只剩下了三千多点。但是加上土尔扈特和和硕特的蒙古人。加上增援来的部队，刘暹手心还握着五千人。

从科尔塔往东三十多里有一条河，这是伊犁河支流的支流。但不管它怎么流。趁着冬季还没到，河面还没上冰，刘暹就能走水路，轻松的转运二十门大炮和大批的火药军需去头勒克。

应该感谢切尔尼亚耶夫的'谨慎'。在决定投

降之后。他没有让手下士兵去损坏大炮。去销毁军中的弹药积蓄，他怕手下的士兵这样做之后会遭受征伐军的报复。于是现在这些东西就全成刘暹的作战物资了。

事实在眼前，俄军随军的军需储备之丰厚，根本不是依靠着南疆的硝石矿、硫磺矿，和军中的工匠，手工作坊式生产火药、枪弹、炮弹，那‘卑微’的产量所能比的。

虽然没有手榴弹，也没有适合臼炮的开花弹。俄军的米涅弹口径也不同于恩菲尔德m1853式步枪，但是火药与锡块、铅块【制造米涅弹弹头所用】之丰富。完爆刘暹的库存。还有大炮和无数炮弹的缴获。

可以说‘俄军跌倒，刘暹吃饱’，弹药的缴获完全弥补了刘暹两次大战前后的军火消耗。

……

八月二十六日，头勒克西。中俄于伊利的第三

次碰撞，正式打响。

阵地位于伊犁河北岸，地势平坦，景物平淡无奇。在头勒克村落的前沿，距离伊犁河流域另一座大一些的村落安达拉有四五十里。

头勒克村落北边是一道地图上都没有标出的小河流，当地人叫布察林河。河流流经头勒克村落，然后注入伊犁河，是刘暹可以用来加强侧翼防御的天然屏障。

而阵地的南部是大片荒废的田野，虽不怎么便于隐蔽自己的军队，但是俄军的骑兵也难以在那里发挥出战斗力。

因为一条条引水的沟渠和田垄完全将田地给分割成了。这些低陷或是凸凹的沟渠、田垄是骑兵纵横最大的天敌。

刘暹是歼灭了上千哥萨克骑兵不假，但是瞎子吃饺子——他心里有数，自己的胜利并不那么令人信服。靠着虚拟地图，刘暹已经大致清楚考夫曼此

次带有多少哥萨克骑兵了，所以他对此不得不防一手。

刘暹的阵地北起布察林河岸畔，中部是头勒克村落，南部到村南面的田地，几乎全线都能够得到必要的掩护。

刘暹要为手下将士的性命负责，他不能在宽阔的原野上硬憾俄军，所以战线与布察林河垂直相交。

征伐军在头勒克一线的阵地南北绵延五六里，可以有效地限制俄军哥萨克骑兵的穿插机动能力。虽然两翼兵力是薄弱了一些，但是俄军因难实行侧翼包抄，所以要么只有正面战斗，要么就需施行真正的大纵深迂回，但这样势必会拉长俄军的战线并削弱其锋线上的战斗力。

刘暹没有自大到凭真本事自信自己能把握住战斗中的任何一个稍瞬即逝的机会，以击败俄军。但是他有虚拟地图！

在备战过程中，刘暹很平庸地部署着军队，基本上包括四个集团：右翼、中央，左翼和预备队。

右翼军队主要任务是掩护通向安达拉的道路，和保护头勒克战线的侧翼安全，必要时候还可以机动使用，以增援中央和左翼部队，对敌人实施反突击。

任务不重，部署这里的只有一个不满编的义勇营大队。大队长是张世安，四川时候加入秦军的老兵。

中央军队的任务是防守头勒克村落。整个阵地分作三线，最前的突出阵地，和村落的主阵地，以及村落后的预备阵地，刘暹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里。

他们的任务没有反击。坚守、吸引，承担更多的俄军的进攻。除非是到了要全面反攻的时节。

左翼则是跟右翼一样，相对要轻松许多。队伍有沟渠和田垄掩护，虽然效果不如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但俄军要真的进攻左翼，要填进去多少条人

命才能见成果啊？

预备队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要有他们在手，刘暹就有信心跟任何人长期苦战和拼斗下去。

从南到北，军号吹响在决战的时刻……

俄军第23师一个团的战士悉数赶到了阵前。考夫曼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23师是俄军在中亚地区驻扎的仅有的三个正规建制师之一，可不是哥萨克团、哥萨克混成旅这样的部队。

他的一个团有两千人，考夫曼充分相信自己军队的战斗力。

俄军的司令部扎在了头勒克战线西五六俄里的位置，考夫曼平静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所有的命令都已发部出去了，考夫曼让司令部的所有人员都下去休息，而自己一夜未曾合眼。他在帐篷里踱来踱去，脑子不停地在思考中，时不时的站在铺着地

图的桌前，看着地图细细沉思。

这位五十一岁的统帅正在推测着对面清军可能采取的每一步行动。

俄军司令部所在地就是一座巨大的兵营，夜已深，但篝火旁的俄军士兵们仍然在悄声的交谈，没有多少人睡觉。

许多同乡聚在一起，商量着假如自己不幸了，如何让幸存者向亲人转达自己的遗言。一些沾亲带故的士兵也聚在一起悄悄地说着告别话。清军不好对付的，不然两位将军和五千名俄军士兵不会全军覆没。明天的大战过后，谁知道现在的人群中还能有几人活下来？许多士兵在默默地擦拭武器，静静地凝视着夜空。

清晨，战争在双方隆隆的炮声中开启。

考夫曼首先下来了进攻命令，一队队俄军出现在了头勒克阵地的对面。

炮声惊动了阵地后方的刘暹，也是一夜不曾睡眠的他似乎半点疲惫都没有在身上体现。从容地走到自己的岗位上，整个指挥部立刻开动。

俄军借着晨雾的掩护开展进攻。守卫在头勒克的征伐军将士毫不示弱的针锋以对。但是，俄军的主力却没有放在阵线的最中心阵地，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征伐军的左翼。考夫曼是想趁着秋季里常有的雾气掩护，看能否将左翼阵地给拿下来。即使不能，也要把征伐军从战线上调动起来，逼他们不得不前来救援，如此路途上自己这边占据着相对优势的骑兵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阵线南端的阵地也一样是多条战线组成的，最前面的一个前沿据点征伐军只放了一个残缺的中队在那里。受到了俄军的猛烈进攻，守军虽然奋力反击，但损失了十几人后，不得不让出这个据点，全员撤退。

不过负责防守这里的陈镗并不在乎，左翼的主阵地还在后面呢。

交战最初的胜利可一点也决定不了战争的最终结局。中央阵地也已经打响了，只有右翼还依旧静悄悄。

刘暹并不担心受攻击最猛烈的左翼阵地，因为俄军主力的布置他从虚拟地图上看的清清楚楚，尤其是俄军的主力炮群在哪个点上，稍后还有一支预备队。

左翼传来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很快就汇成了股不间断的轰鸣。越来越多的俄军聚集在那里，但陈镗守得密不透风，左翼的主阵地在浓重的硝烟里岿然不动。

第二百一十一章民族的命运

　　俄军23师的两个连利用田野上上的植被作掩护，逼近稍后的征伐军中央阵地，但是被征伐军的炮兵一阵狂轰猛打，两个连三百号人连放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迫向后撤去，两个带队的连长一死一伤。

　　接着营长亲自率领手下军队发起冲锋，在身后优势炮火的掩护下，二次进攻的俄军顺利突进了中央前沿阵地。刘暹调集兵力反扑，小小阵地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血肉屠场。

　　阵地太小，两边都无法投入更多的军队，而且军队太过密集的话，也容易遭到敌人炮火的集中杀伤。所以两边就是添油战一样，你一个连、我一个中队的将部队投入进去。

　　但总的来说，处于进攻态势的俄军伤亡要远大过征伐军。

俄军的前线指挥官可不想因为一个前沿阵就死伤掉一两个营，果断的投入进两个营兵力，分两部左右包抄向中央前沿阵地。

整整三个半营头的军力，费了两个多小时才拿下了中央战场的征伐军前沿阵地，让考夫曼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征伐军上下那顽强的斗志。

随后，伴着俄军对中央战线主阵地的进攻，中俄双方六七十门大炮展开了一场狂风暴雨似的炮击战。征伐军炮兵虽然处于劣势，但是借着早到几天的机会，刘暹已经在中央主阵地修筑起了水泥堡垒，二十门火炮数量都不到俄军的一半，却在俄军狂猛的炮击中始终不见减少的不停反击。最后还是俄军一处前伸的炮兵阵地被征伐军炮兵抓个正着。一个连的炮兵在二十门大炮的轰击下报销了大半。

硝烟几乎完全笼罩了头勒克村落。白刃战，每一次两边的拼杀到最后都是以白刃战收场。

征伐军的鲜血，俄军的鲜血。染红了一片片大地。

战斗进行到晌午，远远望去，战场上烟尘蔽日。大批的士兵在战场上蠕动，时而能看到整齐的纵队，不久又变成方阵；时而能看到一群群阵脚大乱的士兵狼狈的往回退避，死伤者一个个扑倒在地上，失去主人的战马在哀哀嘶鸣。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纵队、方阵向前进入战场，他们不是真正的生力军，而大多是从战场上退下后重新集结起来的。

人流如潮。一张一落，往复不已。被击溃的团队在向后退却，新的团队又补充上来，齐射、炮击、白刃战。然后又被击溃或是损失重大不得不后退。接着又是一场激烈猛烈的炮战。

以前膛炮和米尼式步枪为兵器的两支已然落后于时代最前沿军事变革的部队，在伊犁河边，展开了一场丝毫不逊色欧洲战事的正面对战。

大炮的轰鸣声传到方圆十数里开外，连空气都在微微颤动。巨大的回声在田野里此起彼伏，在河

面上婉转回荡。被两边部队征集来做苦力的哈萨克人、浩罕人与伊犁土著，都在坐立不安地倾听着远方隐隐传来的炮声，他们知道，这场战斗的胜负将决定着他们民族的命运。

如果俄国人赢了。俄国的力量和视线就将完全转入进新疆，从而跟清帝国接下不可化解的矛盾。【俄国近代历史上虽占了中国那么大的便宜。但中俄两边始终没有单独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件奇葩的事儿了。】那么俄国对中亚的‘征服’脚步，就很有可能要有所推缓。这对中国不是什么好事，但对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乃至对于已经臣服在双头鹰羽翼之下的哈萨克来，都是打有好处的。

可要是清军赢了，俄国除非要跟清帝国打全面战争，不然私底下就该用外交上的手段了。而揭过这一章后，俄国人肯定不会再打新疆的主意，至少短期内不会再打。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在中亚用功了。

考夫曼正坐在指挥所里神色平静、默默无言，

其实他的内心是很不乐的。很难相信战争会打成眼下这样的焦灼。这跟他的想象比起，清军的韧劲强大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之前，他已经把刘暹和清军想象的足够好的了，尤其是刘暹这个对手。但现在的事实证明，刘暹的高明在哪里展现的还不足够多，但清**队的韧性和勇猛，完全可比拟俄国士兵。

现在他只能祈祷这种勇猛的状态清军并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虽然在激烈的战斗中败退的往往是攻势状态下俄国人。

在战场的另一侧，刘暹沉稳地坐在军帐的大椅上，目光看着桌案上的地图，神情静淡，镇定自若。

虽然可战场上两军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虽然两边指挥部的人都明白，考夫曼与刘暹表面上的平静、镇定，只不过是用来遮掩他们内心紧张的掩饰和安定人心的伪装罢了。

头勒克战场上双方意外的打了个势均力敌，谁都不能给对方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战事的焦灼让两边人都知道，即使在任何一处抽出一点兵力实施机动，都会使自己那一方受到削弱，其结果不是在‘机动’成功之前主力就被击败，就是由于‘机动’失败招致无可挽回的灾难。

所以，即便右翼战场依旧安安静静，考夫曼也只是从那里抽掉了两个步兵连，就再也不抽取任何的兵力了。反而要求那里的指挥官伊万诺维奇严格巡哨布察林河，不得半点懈怠。

考夫曼深知，只有突破了征伐军的左翼，他才能调动征伐军或是干脆就直接实施包抄迂回，把征伐军上下全都兜向布察林河，然后一举围歼在河边。如此接下的伊犁九城乃至整个新疆才会是熟透了的果子，伸手可取。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在征伐军右翼所做的那一点准备外，就是眼下必须用大量兵力猛攻征伐军的左翼不止。但这样一来自己在中央战场的实力就会受到很大削弱。自己的对手可不是傻瓜，当他

发现不对之后，那就要攻守易形了。

自己对面的清军不是一支一直都在消极被动防御的军队，他们是两口吞吃了五千名俄军的猛兽，随时都有可能转入反攻。而自己的兵力除了23师的一个整团与两个哥萨克骑兵团之外，就只有指挥部的警卫部队和四个步炮营。别看考夫曼现在攻得这么欢实，他手头已经没兵了。

考夫曼对征伐军的实力有些估计不足，现在打了一上午之后，他感觉对面的战斗力并不比自己这边弱。而事实上征伐军五千步骑的军力也确实是只短少了俄军小一节，两边有限的差距并不能形成某一方巨大或是压倒性的优势。

考夫曼不敢轻易抽调中央阵地军力到征伐军的左翼来，那样太过冒险了。即便有两个哥萨克骑兵团在手，无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状况也一样能压得住阵脚，考夫曼也不敢弄险。

这并不是一场马上就可以决定胜负的交战。

都打到了中午了，也依旧没有一点胜负偏转的迹象。两军战士反复的冲杀和长时间的战斗，只有老天才知道战斗会在何时能结束。

有着自知之明的刘暹可一点抽调兵力打突击的意思都没有。他手下的骑兵很难正面冲突中打过小两千人的哥萨克骑兵。所以他就是要顶着阵地，打防御战，尽可能的消耗俄军的兵力和士气。

“啪啪啪——”

“轰隆——轰——”

枪声噼里啪啦的响起，炮声轰鸣。中央阵地的厮杀依旧在继续着，一排排一片片的俄军士兵、征伐军战士摔倒在地上，残酷的战争要去了他们的性命。

“乌拉——乌拉——”

剧烈的枪炮声中，俄军在左翼又一次发动了进攻，士兵的呐喊声依旧嘹亮。然后在白刃搏杀，在

哧溅的鲜血中，湮没了一切。

第二百一十二章这只打不改的狗！

左翼这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事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波澜荡漾的湖面，溅起了一小圈的涟漪后就飞快的消融在了湖水的荡漾之中。它并没有对中央阵地的战事和右翼阵地的平静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刘暹还是考夫曼都没有动用右翼阵地兵力的念头。

考夫曼对于战场上传来的消息无动于衷，只是不断地发布命令，对部队的行动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战争一旦失利，自己的处境就将会变得很艰难，沙皇甚至会毫不客气地让他滚开，极不名誉的退出军队。

俄罗斯与清帝国的这一战，胜负成败对于考夫曼这个主导人意味着什么，没有谁会比他自己更清楚了。

关系到自己荣辱的事情，考夫曼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他只是在惯性的维持着自己表面上的平静。

工程师出身的考夫曼，思维讲究条理性，头脑冷静，很善于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依旧保持镇定和清明。他相信俄军士兵的力量，他相信自己！

谢尔盖耶夫看着战场一动不动，俄军强大的炮兵正在肆虐着征伐军的阵地。虽然征伐军的炮垒依旧稳固坚强，但炮垒有一利也有一弊，初时吃亏了的俄军炮兵转换阵地后，实力发挥照样牛逼，而炮垒内的征伐军炮兵就抓瞎了。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俄军步兵轮番从中央阵地靠右的地方向征伐军的阵地发起猛攻。虽然把征伐军阵地冲击的摇摇欲坠，但是俄军始终未能取胜。

征伐军没有机枪。没有铁丝网，但是靠着坑道与手榴弹，一样让俄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上时不时浑在臼炮开花弹和手榴弹中火箭弹。俄军死伤不小，但完全憾不动征伐军的中央主阵地。

考夫曼等来的是频频传到的失败消息，以及前线指挥官们接二连三地增援请求。

六千俄军，扣除掉两个团的哥萨克和考夫曼的

指挥部，能用于作战的炮步四千人都有不到。而刘暹的征伐军呢？五千人兵力，也是差不多有两千人的骑兵，剩余三千人。扣除掉刘暹的指挥部和手中握着的亲卫部队，放在前线的队伍也有两千多人。

打防御战的情况下，四千俄军对战两千来征伐军。后者相当一部分士兵的素质又逊色俄军士兵好一截，刘暹这一仗打的也是艰辛。

两边的骑兵部队都少有动用的，厮杀的是旗鼓相当。这样的战斗打到最后就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役。虽然是考夫曼率领俄军最先撤出了战斗，但是刘暹看着伤亡报表脸上也没有半分喜悦。

一天的激战。俄军遭遇了极重大的伤亡。四千炮步兵少了一千三四百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弃甲而逃，军队的主体力量也没有被消灭。俄军依旧拥有强悍的战斗力。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俄军，不管是素质还是对国家的忠诚，都比一战时期的俄军强多了。

刘暹部也死伤了六七百人！白刃战对征伐军的

威胁还是很重的。

刘暹内心里滴血，但一个事实也让他甚是自得——自己遏制住了考夫曼的攻势。顶住了六千俄军气势汹汹的猛扑！

兵势后退十多里的俄军接下来的日子里并没有再度发起进攻。北疆这里两边的战局是僵持住了。

考夫曼不在乎手下士兵的伤亡是一千三四还是三四千，只要能取得胜利，必要的代价是要付出的。只是眼下他手头的兵力也就这么多了，他必须精细打算。考夫曼的眼睛终于看到了南疆上。维列夫金带领的俄军与浩罕军已经打到喀什老城城下了。

刘暹被牵制在了伊犁河畔，董福祥继续在胖揍妥明军。这两方面战事都不需要担心，唯独南疆的战火。现在越过中国的边境，越过葱岭，已经烧到中国的版图之内了。

张忠奎、霍广成一路后撤到了喀什。面对维列

夫金带领的五六千俄军与浩罕军联军，他们当然可以固守边界。毕竟安集延的‘危急’触发之后，南疆余下的征伐军都已经被掉进了喀什噶尔。

征伐军里小五千秦军，西宁的战损、入疆后的战损，固然没有被之后陆续押运物资来到的秦军将士完全弥补，但也七七八八了。刘暹拉走两千入伊犁后，张忠奎手下还有一千七百余骑兵和九百来人的步兵。

如此军力加上骠骑营，加上喀什噶尔、叶尔羌的‘忠勇’土著，张忠奎、霍广成完全有能力死顶住维列夫金，御敌于国门之外。之所以不住的后退，主要还是张忠奎与霍广成都心疼手下将士的性命，尤其是秦军将士的生命，不想跟俄军正面硬碰。

话说刚刚杀下来的三千多俄军可正是兵锋鼎盛的时候。两位俄国将军和五千俄军的败绩让他们所有人都窝了一肚子火。

——张忠奎、霍广成都没那个兴趣去直触俄军

的霉头。

所以他们一路后退到了喀什。

俄军气势汹汹的追杀到喀什，一头撞在了铁板上。

作为阿古柏多年经营的都城，到了征伐军手里，又有了一定的完善和修筑，这里日后会是北京在南疆统治的一个中心，且又要面临俄罗斯的威胁，刘暹不会嫌弃喀什太牢固，只会想方设法的让它更牢固。如此一直到俄军进入浩罕，兵指安集延，喀什这里就更待加固加固了。

堡垒、炮台、战壕、胸墙……

不是张忠奎自以为是，他手头兵马的数量守在喀什老城，依靠现有的攻势，他是真有可能让维列夫金流干血，人也摸不到喀什的城墙！

但也只是在防御战。如果是野外正面的对攻，张忠奎固然对手下这支历经了时间与战火考验过的

秦军战斗力相当有信心，也不认为硬拼了维列夫金后，自己能落什么好！

三年的时间，从当初的汉中进军，今年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解放战争都要打完了，万里的征程和激战如果还磨砺不出一支强军来，刘暹也该脱了衣服洗洗睡了。

站在新疆平乱胜利的边沿，刘暹等秦军一应高层，唯一遗憾的就是入疆秦军的人数太少。

不过维列夫金的自我感觉却是良好。征伐军的不断后退让他复仇的心变成了一颗‘高傲’的心，旧有的对清军完全蔑视的感觉重新回到了他的心头。

昏暗的夜空被一阵阵炮火发射和爆炸的亮光照得透亮。开花弹爆炸的火团撕开了整个漆黑的暮色，好像是一片火海从天而降。炮弹的轰鸣声传到了远方，似一阵阵闷雷席卷草原。

维列夫金为了打好这第一战，动用了手中全部

的炮兵。28门12磅、9磅和6磅的大炮排列在主攻方向的俄军出发阵地前。所有的炮火全部集中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征伐军阵地上，现在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火海

纳西尔丁倒吸一口冷气：如果这样的火力落到自己头上，真不知道国内还会有哪一座城市不会被炸成碎片？

随着一声声好像要扯破嗓子的俄语口令声音，上千俄军士兵哗的全部起立，紧紧握住了手中的步枪。相同数目的浩罕兵也在浩罕军官的指挥下开始列队，一个挥着指挥刀的俄军上校军官最先跃出，接着就是整连整连的俄军步兵，和大群一开始还能走几步齐整，片刻后就乱哄哄的浩罕兵，向着炮弹捶打的那片征伐军阵地猛冲过去。

历经过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军很清楚防守意味着什么。所以维列夫金把他投入的兵力完全集中于征伐军战线中部的一小段，试图以最大密度的兵力将其一举冲开！

虽然这会付出一些伤亡，维列夫金却自信突杀进入阵地的俄军士兵会像撵羊羔子一样，赶着清**队一路奔逃。

“俄罗斯的勇士们，前进！”上校大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整整六个连的俄军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好像六堵移动的城墙，快速的向征伐军的阵地上压了过去！而上千的浩罕军士兵就是这六堵城墙的挡箭牌，一团糟的绕在了俄军士兵的前头和左右。

王国胜从那个看上去好像被火海淹没的战壕里面抬起了头。俄军“乌拉！乌拉！”的口号声音已经穿过了炮弹不断爆炸的声响传到了他这里。他的大队的两个中队防线，就是这会俄军冲击的矛头所在！俄国人集中了密集的兵力，准备着用人海一举将他们淹没，达成突破！

王国胜大队属于骠骑营，大队内有土著，有满汉，前者论素质比之义勇营有所不如，后者就跟义勇营没啥区别。阿古柏虽然对土著剥削压迫很重，

但跟属于被清除状态的满汉，处境还是好的多的。

王国胜四下看了看，老毛子声势不小，但阵地上的情况并不太坏。没有几枚炮弹能恰好的落进战壕里面。那些战壕外面爆炸的炮弹，对蹲在壕沟防炮洞里面的士兵实在没有多少杀伤力。

“步枪准备！自由射击！”他大声下达了命令。

其实用不着他下令，一支支上好了刺刀步枪就被架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全部指向了正在逼近的浩罕兵。

是的。最先映入征伐军眼帘的是浩罕兵。

“这只打不改的狗！”

第二百一十三章阁下，我们有麻烦了

“后面还有俄国人！”

俄军的炮击停止了，夜风驱散了硝烟，借着月色，在一群群浩罕兵被子弹打的抱头鼠窜的时候，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随在浩罕兵后头的一排排俄军。

戴着高筒帽的俄军士兵密密麻麻的，几乎铺满了整个战场！一排排上了刺刀的步枪大步向前，每个俄兵都在大声呼喊着口号。“乌拉！乌拉！”的吼声响彻了战场。

王国胜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老天爷，老毛子傻了不成？竟然直往枪口上撞？”没有谁会比他们这些中上层军官更了解喀什老城的工事防御了。俄国人这是在送死！

“送到嘴边的肉包子，不吃掉就可惜了。告诉弟兄们，今晚上，一个也别给我放过！”

王国胜脸上没有害怕，有的只是无尽的欣喜。一边令人迅速报之身后的炮兵部队，另一边在阵地上大声的吆喝叫起。

枪声响的更加密集起来！俄军还在三百米开外，但是谁也不敢想着将他们放得更近一些。现在所有人都是一个心思——尽最大努力的射杀老毛子。

巨大的伤亡也很快出现了，俄国人的队形太密集了，人墙间的间隙小的不到一米。子弹飞过都没有落空的时候，打得人墙是不断的溅起血花来，惨叫声连天接地。不过俄军依旧在冲锋，除了一些负责掩护的俄国散兵不时的进行还击，所有的俄军士兵都在蒙着头冲锋。没人停下！

各种各样的枪声、喊叫声、惨叫声混杂成一团，山呼海啸的一样。不过俄军始终在前进！老毛子就是顶操。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就不断的涌上。很快就冲过了阵地前百米处那一道用来防御骑兵的壕沟，进到了距离征伐军阵地不足五十步的地

方。

“劈山炮准备——”

“臼炮发射——”

征伐军阵地上响起了这样的叫声。一枚枚开花弹从阵地后面越到了阵地前，浩罕兵与俄军士兵的惨叫声都湮没在了颗颗炮弹的爆炸声中。

而工匠们就地在新疆铸造起来的劈山炮，一水儿的小型号，内装的全是霰弹。有效杀伤距离在五十米，现在还不到开火发威的时候。

“手榴弹准备！”

这种武器可以说是征伐军阵地战中极重要的一手段。杀伤力和威慑力不比步枪小了去。跟手枪队一样都是刘暹克敌制胜的法宝！

过五十枚开花弹加上二三百枚手榴弹，加八门劈山炮喷出的。总计数千枚之多的碎铁片、铁砂大

粒，全部集中在三十米到五十米这小小一个地段的时候，俄国人跪了。彻底的跪了。

前后两个连的俄军和上百名好运气又坏运气的浩罕兵，几乎是同一时间里躺倒在了地上。

南疆的征伐军可是有火炮的，三十门缴获于阿古柏手中的火炮，早就给安放进了喀什阵地。它们先前时候一直没出声。却不意味着要一直沉默。这一回它们联手王国胜大队阵地里面的臼炮部队。一次精准的齐射将超过五十枚的大小开花弹落进了俄军冲锋的队伍中。

喀什老城外的阵地都已经加固多长时间了？各个地段的射击诸元，炮兵阵地早就烂熟于心。

再加上步枪的射击和手榴弹的爆炸、劈山炮的喷射，俄国人就是神也该给跪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啊。

只是可怜那上百名浩罕军士兵，他们好运气的没被先前的臼炮开花弹与子弹打死，有倒霉的没在

冲锋路途中逃开俄军的刺刀。最终和身后的两个连的俄军一块倒在了新疆的土地上。

王国胜这里，整条战线上除了少量的散兵或狙击手还在开火，其他人都在投弹。这种跟边区造处于同一个技术档次的手榴弹，南疆这边的火药局制造了很多很多。因为技术含量比较低么。阵地里。每一名战士身上、脚下、手边都搁放着至少三十枚的手榴弹。靠着他们，就是王国胜全大队拿的都是大刀长矛。也照样能杀俄军一个大出血。

爆炸声顿时就在守军面前响成一片。俄军、浩罕兵的冲锋队形顿遭重击，士兵纷纷惨叫着倒下。

血雾已经不是一簇簇的飞溅起，而是在一团一团的仿佛喷涌一般的弥漫出来。王国胜自己就只看到随着一阵阵爆炸和火团升起，那些穿着灰色军服的俄军士兵跟浩罕兵一样一排排的无差别般的倒下，满眼当中除了死亡还是死亡。

被爆炸撕碎的血肉碎片四下飞舞，大量的鲜血喷撒一样涌出，将战场染成了血海！

俄国人很耐操。但再耐操的人，这个时候也胆缩了。

六个俄军连队去其二，身后的四个俄军连队在看到了前面战友的遭遇时候，反射性的都停下了脚步。

他们在犹豫着是不是要继续接着冲锋。人，都是很宝贵自己的性命的。不会有人在还有活路的时候自愿走上死路。

然时间不会等待着他们做出决定后再从新开始走动。

很快的开花弹和子弹就落到了他们身上。四个连的俄军士兵丢下数十具尸体与伤员后掉转过头向后方逃去。王国胜笑了，但他没有选择出兵追击。追击的另有其人！

南疆方面，征伐军强大的骑兵部队，像一道不可抵挡的洪流，反卷起五六百俄军砸向战场不远处

维列夫金的阵地……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俄军对南疆的威胁没有了。

维列夫金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两千浩罕兵丢了一千四五，三千余俄军变成了两千，并且所有的火炮都落进了征伐军的手里。如果不是俄军士兵真的训练有素，黑夜里骑兵的冲击速度也不可避免的减慢许多，三个大队的秦军骑兵加上骠骑营马队，真的将俄军与浩罕兵给淹了，也不是不可能。

……

北京，俄罗斯公使馆。

一名公使馆的职员拿着一封刚刚从天津送到北京的电报，敲响了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办公室的门。

“请进。”布策轻松的声音从房间内传出。

“阁下，我们有麻烦了……”职员却是一脸的沉

重。

第二百一十四章大清还需要英国人的支持

“为什么不是真正的战争，而只是战争的威胁？”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不可置信的捂住了自己的脑袋。自己看到的电文上都写了什么？以战争来威胁北京？

开玩笑的吧？

什么时候俄罗斯帝国需要对腐朽怯懦的中国人隐忍了？

新疆南北两路的攻势都遭到了遏制、挫败。数千名俄国士兵血撒沙场，两名俄国将军耻辱的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俄罗斯帝国的颜面被彻底的抹下来踩在了脚下。

对此俄罗斯要做的只有报复，只有与中国人的全面战争。帝国与中国人接壤的地界不止有新疆，还有东北和蒙古。

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看到电文第一段有关考夫曼与维列夫金的进军被挫败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全面战争。这个历经了《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签订的俄国外交老人，根本就没将清帝国放在眼里。

在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的眼中，中国，清廷，就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现在有了借口与必须要的报复，就正是开吃的时候。

他怎么也没想到，圣彼得堡要他发出的只是对清廷的战争的威胁，而不是开打的宣战书。

这太不合理了？也太让蔑视中国的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无法接受。

电文上没过多的解释，职员更不会清楚圣彼得堡的沙皇和那些大佬究竟是怎么想的。对于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的疑问。他无从回答。

事实上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并不知道，当几天前考夫曼的电报从塔什干发到圣彼得堡的时候，那名接受信收的电员在翻译完电文的内容后。对前来取电文的沙皇侍从的头一句话，就跟那职员敲开他的办公室门说的第一句话差不多一样：“上帝，我们有麻烦了……”

俄国的沙皇和宫廷的衮衮诸公，谁都没有想过考夫曼会失败这一个问题。毕竟两路俄军总数达到了一万人接近，还有两千浩罕兵的辅助，难道还会败在刘暹的手里吗？他的征伐军才多少人？

是的。对于圣彼得堡的这些大人物来说，刘暹两次让俄国的将军走进俘虏营。确确实实是让他们惊奇了。

只是，这感觉也只是惊奇。谁都坚信俄**队的战斗力，自信当出兵的人数达到九千多人的时候。将会南北齐发的湮没掉刘暹的所有力量。他们从来没想过失败的可能！

所以当考夫曼的电文送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

手里时，当看到南北两路进军全都受到了遏制与挫败，又有三千俄国士兵死亡或是受伤时，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向中国全面开战。

俄国的陆军大臣。帮助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俄军军事。一手建立起了俄国陆海军预备役的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表示赞同。这位俄国高层里出了名的政治温和派，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可一点也没表现出任何的温和气息。

如果俄国没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这个人，刘暹就真的掀动起了中俄大战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制止住了事态向全面战争滑落的轨迹。

“尊敬的陛下，您准备筹调多少兵力进入远东和中亚？要知道我们在远东地区的兵力总共只有两万多人。可以用来向中国发动进攻的力量不足两万人。里头还包裹着大量没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哥萨克……”

俄国人在欧洲打仗，还不至于筹调西伯利亚上

那些总共才能强强凑齐一个骑兵师的哥萨克，经过几万里跋涉去西线战场厮杀。西伯利亚的不少哥萨克骑兵，都是没有经受过战争考验的菜鸟。他们唯一的‘战争’经验就是来自——向当地土著收税时候可能出现的抗争。

俄国人在远东撷取了中国大片的土地。但是土地开发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而俄国东部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二百年前就是一直困扰沙俄政府的大难题。大片领土远离俄国人的统治中心，数百里不见一个村落。现在俄国又从中国手中夺得了大片领土。这种情况就更甚一步，这些年俄国在那片土地上的统治建立的是很不牢靠的。

为了巩固在那里的统治，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过《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给予移民种种优惠。但是到现在为止，每年愿意向远东移民的俄国人也只在1000——1500人之间浮动，其中的大部分人也就在沿途路上落了户，能到达乌苏里地区的很少。现在俄国在乌苏里地区的移民数量仅为5000人左右，这相对于乌苏里的广袤土地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足以为两万名俄**

队提供必要的供给和帮助。

从远东向中国发起战争，就是五千人军力的南下攻势也能将整个远东俄国财政给拖垮。更不用说那完全无法解决的后勤运输问题。

非是指粮食，而是指枪弹军火。

粮食俄军可以就地解决，不要奢望这群老毛子的仁慈。但是军火补给呢？诺大个东北都没有几家火药局。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掰开了，揉碎了，向沙皇灌输自己的见解，告诉沙皇，俄国根本无力从远东向清帝国发起进攻！

“即使清帝国再腐朽无能，他们的军队再不堪一战，辽阔的地域就是中国人最好的防御。而中亚——”

“只要从高加索拨调军队，俄罗斯的旗帜早晚能插遍整个新疆的。但是，这是只限于对手是刘将

军，是中国的情况下。

帝国在哈萨克的统治还有待加固，在布哈拉、在浩罕还有许多的反对者没有清除，希瓦汗国更是帝国的敌人，以及那个躲在三汗国背后的大不列颠。

新疆会是一个泥潭。帝国只要陷进去，我们的敌人就不再只是中国人了，还会有中亚和大不列颠人。”

亚历山大二世沉默了，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沉默了，在场的所有支持俄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重臣们沉默了。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等了一小会，“陛下，诸位先生，还有一点——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十五年了，我们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和平已经持续十五年了！这个和平短期内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这个时间会是多久呢？”

从西历1676年开始，到上一次克里米亚战争

【1853年】，这场虽然不是土耳其人主力打的，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九次俄土战争，一共是177年，平均不到二十年就有一战，一般是只有十四五年，除了上一回的克里米亚战争。因为俄土战争好多次都是一打五六年的。

英国人是俄罗斯的第一敌人，土耳其就是俄罗斯的第一死敌，其国势、国情上的重要性根本不是中国，根本不是新疆可比拟的。

“现任的土耳其苏丹是一个很不错的君主。他在福阿德-帕夏及阿里-帕夏的协助下，继续推行上任苏丹的改革事业。建立新行政区(1864)；采纳法国人的建议成立国务委员会(1868)；实行公共教育，设立模仿法国大学模式的新型大学；颁布第一部奥斯曼民法典。

他是第一位出访西欧的奥斯曼苏丹，他与法国、英国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他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敌人。”

土耳其的新式陆军至少有三十万人，同时土耳

其还有一支强大的黑海舰队。可是比俄国上一次战争后重新开始建立的黑海舰队强大多了。上一回的战争中，俄国人的黑海舰队战胜了土耳其的同行，却被英国与法国的同行轰的全军覆没。

刘暹应该真心的感谢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是这个一样对中国不怀着好意的俄罗斯外交家，阻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中俄大战。

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再不理解圣彼得堡的电文，也不得不按照上面的意思于第二天，在总理衙门，向北京方面发布了俄对中的战争威胁。

可惜，这一阵子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嘴炮无敌，放炮放的太厉害了。他的战争威胁根本没有被总理衙门重视。就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现在狼真的要来了，也没人相信了。

相反，恭亲王还从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那咆哮如雷的态度中嗅到了一丝令他欣喜的味道。

“难道新疆又打胜仗了？”

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虽然经常喊狼来了，可像今天这样愤怒的态度却是不多。

当天下午，恭亲王的铁杆之一文祥就约见了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文祥并没有从阿礼国口中探听到新疆的最新情报，但是他知机的将俄国的战争威胁透露给了阿礼国。

因为就文祥的分析，他觉得若刘暹真又在新疆取得了大捷，俄国眼下的战争威胁倒不如说是一次解决两边矛盾的谈判机会。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不丢，大清还需要英国人的支持。

第二百一十五章中俄谈判

国势之间从来都是利益第一的。在九月里，英美两国齐齐站出来要‘调解’中俄矛盾时，不管北京城里老少爷们近来的心劲提升的有多快、多大，朝廷是应了。

九月中刘暹新疆再战，南北两路挫败俄军上万兵力的进攻，灭敌四五千人【连浩罕兵也给算进去了】，可是让满北京城都大肆嘲讽起俄国的驻华公使来，只会放嘴炮。嘴炮这个词一时间都成了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的代名词了。

同时这个战绩也让刘暹被无数人推崇到了国朝第一名将的位置。就是许多的旗人也暗下认为多隆阿比不得刘暹了。毕竟两边的对手太没比较性了。当然，这样的舆论也让刘暹被无数武将在心中忌恨。

十月初，北疆被一场大雪盖的雪白雪白。中俄的谈判也终于在北京召开了。英美两国公使列席。

1、俄国归还伊犁地区，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割让俄国；酌改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地区两国边界；

2、俄商得在中国蒙古地方和新疆全境免税贸易；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

3、赔偿俄国兵费500万银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

4、增设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七处领事。

面对奕?，面对英美驻华公使阿礼国、卫廉士，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在谈判中的第一次露面。就红果果的表现出了俄罗斯人的蛮横与贪婪。

奕?严词拒绝。对俄态度，他算是绝对的‘温和’派。认为眼下时节跟俄国人顶牛，对满清非是有利。但也绝对接受不了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的条件。这已经不是谈判。而是侮辱！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就从战场上拿。这是俄国人一贯以来对待对手的作风，除非他们时局落入下风，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但是这一回，不提他们自身的种种顾虑，阿礼国、卫廉士的存在，可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而阿礼国和卫廉士也乐意看到这一幕。调停、调停。两边要没有纠纷，谈判还要他们这两家调停者干嘛？即使到现在了新疆中俄两军的对峙和小规模冲突依旧在持续着。

“公使先生。俄罗斯帝国的要求是蛮横而毫无公理的。大清帝国绝对不接受这种讹诈性质的条约。作为中俄之间的调停人之一，本王希望公使先生能……”

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奕?当即见了英国公使阿礼国。作为调停人之一。英国是到出力的时候了。而大清国当然也不会让朋友白白出力，奕?就是告诉阿礼国的，只要他能真正的给大清出面，压制一下俄人。中英两国之间从去年就开始的修约。北京方

面完全能适当的环松一下条件。

历史上从去年到今年，两年的时间，是近代以来清政府第一次在没有外国直接武力威胁的情况下，以相对对等的身份同西方国家进行的双边谈判。这是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次尝试，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清政府的外交信心。

这个双边谈判就是在大清国与大不列颠之间开启。而一线经手人就是奕?和阿礼国。

阿礼国给出了，将商人完过半税入内地之洋货，概免重征；征收较重之税则重新删改；海关税银解归省库备用；内河准行轮船；长江添增码头；海关设立关栈，总共5项。北京这边确实总理衙门称洋货应免重征一条可遵照外。其余“碍难允行”。然后这个谈判就一直拖拖拉拉僵持到了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一个月了。

阿礼国已经六十岁了。西历1844年开始任福州领事以来。活动在东亚外交上已经二十五个年头，眼下的谈判是他在中国经手的最后一个‘任务’，

然后他就要回英国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工作的结尾能有一个漂亮的结束。阿礼国也不例外，他搀和进中俄谈判，除了北京方面的要求外，和英国遏制俄国的大政策外，内心里打的主意也就是这一点。

“亲王殿下，俄罗斯的过分要求违背了国际外交的公平准则。大不列颠帝国作为双边谈判的调解人，有责任与义务保证此次谈判的公平。请殿下放心，我会尽快与俄驻华公使布策先生会面，以转达大不列颠帝国在此次谈判的态度。”

虽然克里米亚战争里，英国将俄国从欧陆霸主的王座上拽了下来，但是唐宁街10号里的每一位主人都从没将俄罗斯从大英帝国的敌对名单上划去。遏制俄罗斯的任何发展，是英国人一直在做的。

所以在巴尔干，英国继续的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在中亚它支持浩罕等三国，在远东支持中国。就是为了全面遏制俄国。

……

中俄第一次谈判后，北京沸腾了。

上奏的进谏折子雪片一样飞进了宫中，飞进了军机处。尤其是朝中的清流们，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叫嚣着厉斥俄人。

因为中俄之间谈判的开始，刚高兴没几天的慈禧太后又头疼了。说真的，就是他从恭亲王等的回奏中听到了俄国人的条件时，头都没有这么疼。

对于慈禧来说，新疆化外之地，如果只是割去一点就换得了与俄国之间的和平，她是绝对愿意的。只是现在清流群言沸腾，朝野一片不满之声，她就不能逆了大势了。

“当当当……”

墙壁上的一座吊摆自鸣钟连续敲了九下。钟声在又深又高的宫殿里悠悠回荡，使夜幕中的皇宫内院更显得庄重威严，并平添了几分神秘气氛。这座

钟是慈禧太后三十寿辰时一位阿礼国的夫人送她的礼物。钟声响过，贴身的大宫女见慈禧还在椅子上沉思不语，便上前试探地问："主子劳累一天了，是不是该歇……"

慈禧一摆手打断他的话："传我口谕，明早上请六爷进宫议事。"然后才轻轻舒了口气，缓缓站起来，由宫女搀扶着走出这间宫闱书房，往寝宫安歇去了。

ps：春节事情太多了，更新真心提不上。

第二百一十六章万里飘血，无兵可援

第二天，慈禧在养心殿后殿西耳房燕禧堂召见了恭亲王，两人谈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之久，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只知道走出宫门的恭亲王那是一脸的轻快。

当天下午，宫里下旨，七爷醇亲王奕譞奉旨离京，至天津巡视检校大沽炮台。这旨意来的很突然，但让整个北京城振奋。这无疑是满清展示自己强硬态度的表现。

虽然就俄罗斯那支溜在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西伯利亚舰队【还不是俄远东太平洋舰队】，根本就不堪一击，连英国人在中国的海军力量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了。就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自己都从没想过从海上威胁清帝国。

醇亲王奕譞的出京就只是一种态度的表示。

北京的双边谈判继续的开展下去。俄国人没有

打的意思，北京方面更没真打的决心，不管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的先声夺人，还是醇亲王奕譞的离京出巡，都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节奏。英美两国在这间扮演起‘沟通桥梁’的角色，那真是很称职的。

　　但这的一切的一切，跟远在万里之外的刘暹，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天山南北的征伐军依旧是战争状态，俄军在伊犁的攻势有所停缓，因为十月的北疆已是满天飞雪，气温酷寒，真不是打攻坚战的好时候。但是在南疆，俄军的兵力始终是在持续的增加中。北京中俄两边谈判的开启不仅没给征伐军减轻压力，相反。俄国人为了增强自己在谈判桌上的本钱，也是为了有可能性的讨回先前丢失的颜面，在兵力汇集些后反是愈加凌厉的逼压起南疆的征伐军来。

　　十月中旬。俄军汇集在南疆的兵力已经达到了七千余人。考夫曼抽空了整个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的兵力，给维列夫金。要他尽快的打上一个大胜仗，为北京的谈判增添点砝码。同时在北疆，俄军步兵退守契利克镇，这个刚刚建立起不到五年的镇子位

于伊犁河沿线俄国控制区最东端的地带，半军事化的小镇，近乎完全用水泥、石料构建。现在有两千来名俄军士兵驻守，根本不觑有被征伐军攻克的可能。而考夫曼手中的两个团的不惧严寒的个哥萨克骑兵，则出没于头勒克周边伊犁河的南北两岸。刘暹现在根本不敢对考夫曼掉以轻心。唯恐这两个团的哥萨克骑兵绕过头勒克区域，溜到自己的背后去。也因此对于张忠奎发来的军报，对南疆征伐军日益加大的压力，感到急迫的同时。也有些束手无策。

他不可能现在放下伊犁的战局赶回南疆去。而董福祥虽已经占据了古城。收纳了古城本地的汉民义勇邓生玉、张和、张兴、张著、马进福等他，又跟北疆之地其他地盘里始终坚持着的汉民义勇，南山徐学功、吉木萨尔孔才、昌吉沈廷秀、绥来赵兴体等取得了联系，可以说虽还没兵进乌鲁木齐，但大势已成。可是妥明军没拿下就是没拿下，就差一口气也是没有死，刘暹绝不可能这个时候调董福祥回师南疆的。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妥明就要一棍子打死。打的死透！

所以，刘暹现下手心里真的没有一个援兵能调拨去南疆。

……

“轰轰轰——”

南疆。喀什噶尔。

庭院内精致的提水女神雕像被炮弹炸得粉碎，土石碎片四面飞溅。往昔点缀精美情调优雅的阿古柏王宫再一次遭受到了炮火的无情摧残。

“将军小心——”亲兵的惊呼声刚传入张忠奎的耳朵，他人就后背一沉，整个人体给重重的压倒在地上。一枚炮弹落在了指挥室窗台前，爆炸的冲击波击碎了整个乳白色窗户，粉碎的玻璃片、木片配合着冲击波，将整个安置在王宫某座欧式建筑中的指挥室都清荡了一遍。

这是俄军再次攻城的第五天，炮弹雨点一样继续洗礼着喀什老城。

【始终觉得有点不对劲，往前面一查，发现前头一百八十五章以后几章里，我果然是把新城、老城给搞混了。

对此，给大家阅读造成的不便，深感抱歉。】

指挥室内除了张忠奎，只有几个亲兵，其两人躲避不及，现在已经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眼看就不行了。另外还有一个被碎片直接削掉了俩指头的亲兵，忍不住痛声的大叫着。

张忠奎起身后迅速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目光感激的看了身边的亲兵一眼。多亏了这小伙子机灵，不然的话自己怕就是不步那几位的后尘，也要受伤。

“将军，咱们要换地方。”警备队长被这次惊险吓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啊。“必须换地方。这里已经是今天的第二次炮击了，时间才到中午。”

日夜不停的炮击严重打击了守城征伐军的士气

和意念，虽然征伐军的炮击也在不停地还击着。

张忠奎这五天来就没睡过一场好觉。现在他头发凌乱，面色暗青，两眼布满血丝，只是精神还一直亢奋。

扫视了一眼完全凌乱的指挥室，张忠奎如一头受伤的雄狮一样散发着浑身的怒气。俄军的炮火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射程很远，比城内征伐军手里的那批火炮的射程更远。“立刻转移，我们都到地下室去。”

城外的俄军。

连日的炮击配合着一次次步兵的冲击，五天下来却是除了占领了一小片前沿阵地外，根本收获不大。

如果不是俄军现下的这批火炮有一部分是最新式的后膛钢炮，最低射程都在3000米之上，完全能越过喀什老城外头的防御阵地，直接将炮弹下到城市头上，俄军眼下都还摸不到城墙边呢。

后膛钢炮射程远，射速快，炮弹爆炸也威力大，这几天确实是炸得城内征伐军灰头土脸。但是光凭这个，是拿不下喀什老城的。张忠奎固然是感觉到局势紧张，也深知自己兵力不足，但俄军真要啃下喀什，就是守军无一援兵的情况下，也非待大出血一次不可。并且还需要一定量的时间。

眼下张忠奎已经传命从南疆各地正着丁勇了。这些人一个月只能拿一两银子，可谁要能砍掉一个俄国人的人头，那就是五两平库银到手。且死亡或伤残了，抚恤标准也等同于骠骑营。对比阿古柏的军队待遇，这已经是难得的丰厚了。

这些南疆土著或是拿着老旧火枪，或是直接举起弓箭、弯刀以及斧头，成为征伐军各阵地守兵的一份子。他们没有骠骑营的骁勇和无畏，没有征伐军的纪律和勇敢，只要一出现一定量的伤亡他们就会转身逃走，但是这批人有一定的肉搏能力，跟着部队打打顺风仗，对守卫喀什老城的征伐军来说也是不小的帮助。

也正是因为在一块块的阵地争夺战中受阻，俄军才更加凶猛的向着喀什老城倾泻着炮弹。只是现今的炮兵刚刚脱离目测自瞄打击的时代，炮击精确的手段还很奇缺，虽然俄军手中有整个喀什老城阿古柏时代的防御布置地图，炮弹落脚处也一样差距颇大，炮击城市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待改进。

“啪啪啪…………”枪声如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乱响。胸墙与坑道间，征伐军与俄军士兵的子弹瓢泼一样打向对方。

“乌拉——”

“乌拉——”

“冲啊——”

“冲啊——杀——”

城外的阵地，每一场激烈的交锋到最后都会以白刃战的方式结束。不是征伐军被迫后退，就是俄

军被全歼或是落荒而逃。

白亮亮的刺刀穿插在血肉间，鲜血淋淋的洒在土地上。

“向大人报告，喀什需要援军——”每日的炮击与白刃拼杀进行到半个月后，张忠奎真的急了。之后，一封接着一封的救援就送到了刘暹手里。

……

北疆，冬日早早就升到了半空中，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库陇奎山西南，两千多征伐军骑兵的驻地。

刘暹、魏明、宋祚先几个正在窝棚里围着炉火烤火聊天，门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喧哗声。

“我要见刘军门。我要见刘军门……”来人说话速度极快，可口音怪异，不认真听都听不明白他是说了什么。很明显这是个土著。

“谁啊这是？这么没规矩？”宋祚先站起身来，就往外走。

门口，一个土著人两手握着警卫士兵交叉在他面前的火枪，他的身后站着一个贵族打扮的人。两人都是戎装打扮，脸上、身上沾着血迹，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样。

宋祚先脸色一变，后面跟过来的魏明也脸色瞬间峻然。警卫不认识眼前这两个人，魏明、宋祚先却是认得，尤其是那个土著贵族。

——艾哈买提。

他是伊斯哈克的亲卫队长。

随着伊犁战事的僵持，刘暹也松缓了对伊斯哈克的桎梏，伊斯哈克从阿克苏抽掉了三百多精锐到了伊犁，组成了一支小型马队。

“宋大人，魏将军……”艾哈买提眼尖，先就看

到了宋祚先，然后就是魏明。

第二百一十七章俄国人不会轻易上当的

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厚，天空已经晴朗数日，但气温滴水凝冰，外面的白雪一点融化的迹象都没有。

这就是北疆。冬季普遍气温低于零下十度的地界，比之青海冬季的寒冷也丝毫不逊色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俄国人的哥萨克骑兵还想着绕过库陇奎山脉，从博罗呼吉尔杀到拱宸城呢。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一切行动全在刘暹的掌控之中，见到哥萨克骑兵倾巢而出，转向北方，刘暹就清楚地‘看’到俄军的筹谋了。早一步带领手头全部的骑兵部队进到了库陇奎山的西南。并且放出了伊斯哈克在博罗呼吉尔警哨。

伊斯哈克没有半点怀疑的带兵去了。刘暹领兵到库陇奎山，可不是对手下说自己要打阻击的，而是说要进军俄军侧后，杀到库尔干，也就是原先中

国之地，眼下老毛子的七河州的一个小城。他的目标是阿拉木图！大军停在库陇奎山是等待最后一次的补给，以及做突袭战开启前最后一次的休整。

伊斯哈克带兵进到博罗呼吉尔，名义上是对南方俄军的防备，但是除了刘暹谁都想不到那里会真的在不久后到来俄军大部队。所以谁也想不到这是刘暹的一招——借刀杀人。

这家伙绝对是个不安分份子，且因为多次抗击阿古柏，在阿克苏一带也威望甚高。日后中俄战争平息下，新疆重新恢复平和。伊斯哈克作为有功的反正人员，一个官帽是绝少不了的。那个时候想杀他就难了！

“是俄军？骑兵还是步兵？”看到艾哈买提两人模样，宋祚先和魏明心里就惊了。立刻想到了原有——俄军人竟也打着同样的注意。

魏明没有废话。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

“就是俄军。”艾哈买提肯定的回答，脸上满

是悲色。“昨天下午俄国人的骑兵突然到了博罗呼吉尔，立即就向我们发起了进攻。伊斯哈克大人拼死抵抗，但俄国人实在太多。我们三百多人一个小时都没顶得住，就死伤大半。伊斯哈克大人也受了重伤……”

“你家大人现在如何了？伤势可止的住？他手下只有三百多人，败在俄军骑兵手里情有可原，非战之罪。”刘暹已经到了门口。听到伊斯哈克重伤。心里头那是一个高兴。但是面儿上，是决不能表现出来的，还要做出一脸的关心状。

艾哈买提是挺感激刘暹的‘关怀’的。“让军门牵心了。真神的保佑，伊斯哈克大人的伤势已经得到了缓解，虽然要将养很长时间，但总算没性命之忧了。”

刘暹做松口气的表现。内心里暗骂伊斯哈克命大。接下话题转到了军事上：

“依你看。跟你部厮杀的俄军骑兵有多少人？都是哥萨克么？”

“据小人窥视，俄军骑兵在四五百骑，全是哥萨克。”

气氛一阵沉默。“这会不会是俄军的先头部队？”魏明很担忧道。

如果这只是俄军的先头部队，那么抓到了俘虏，审问出己军主力所在地的俄军，会不会已经向这里杀过来了？

不过经历了这一遭，不管怎么样，自家突袭七河州的打算是泡汤了。俄军肯定会有防备的。

“传命下去。集结部队。”要艾哈买提退下，刘暹立刻下令骑兵全体集结、警备。同时洒出大量的侦查小分队，刺探四周情况。

纵然谁也不知道，其实他心中早把握了一切。

“击溃伊斯哈克，打听到己军的驻地，俄军不顾疲劳的继续进军，可真是够贪婪的。”刘暹内心

里如此的讲。

营地中一片马鸣萧萧。这几天马队主力除了警卫以外什么事都没有，战士、战马，无论从在体力还是精力的保持上，都绝对完胜俄军。

虽然俄国老毛子尤其的耐操，顿河马也很是耐寒。刘暹看着虚拟地图上一道洪流一样向着营地杀来的俄军，就是不信他们还能保持着百分之百的战力。

在一尺厚的积雪里奔驰，是很费马力的。俄军虽然急着找到刘暹的大批马队，但他们也不会毫无节制的策马一路狂奔。

每急行一阵之后，哥萨克骑兵也是会歇息的。

现在，一小队哥萨克游骑催促着战马就向西奔去了十几里，一片高地背风坡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哥萨克骑兵就在休息中。

“啪啪——”游骑的身影被警卫的哥萨克发

现。清脆的枪声惊动了歇息中的哥萨克，也让往营地赶来的哥萨克游骑更加快马加鞭。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片旷达的雪地上，中俄两支骑兵队伍迎着冬日的寒风各自摆好了自己的阵势。一场骑兵间的战斗势在必行。

魏明高高的举起手中的马刀，口中猛的发出一阵尖锐的啸叫，紧接着马刀出鞘声响成一片，背后一千四五百名骑兵都跟他一样举起了手中的利器，上好了弹药的火枪被他们压在马背上。

一手尖刀，一手火枪，正是这个时代中绝大多数西方骑兵的标准装束。

俄军的反应也一样快捷。排在前头的哥萨克骑兵纷纷抽出了自己锋利的哥萨克军刀。

完全是在同一时间，两边将士呐喊着催动座下的战马，面对面正正的冲击了起来。

没有下马列队步战，没有搞七搞八的杂活。全

是一水的正面冲锋！

因为双方谁都知道，这样的战斗才是两军能在最短时间里分出胜负的法门。如果是按骑兵下马横列排击的法子，两边谁也不愿意吃亏，那战斗就是打上个三五日，也分不出输赢。

“杀啊，杀啊……”宋祚先一马当先，他只是一个大队长，只需要冲锋陷阵即可，不需要像魏明一样指挥、掌控全军的冲锋节奏和作战，更不需要像背后的刘暹一样，盘掌全局。

轰鸣的马蹄声震耳欲聋，战马践踏得大地都在颤抖

两边距离迅速缩短。“火箭弹，放——”魏明的身后响起了曹怀亮的高叫声。那是两辆四马拉乘的马车，上面各自放着两具火箭发射器。“嗖嗖——”的火箭队只是落后了声音的一瞬间，四枚带着火焰的枭龙就划过一道道直线，直接没入了对面的哥萨克骑兵群中。

轰鸣的爆炸声让哥萨克骑兵一阵慌乱。尤其是当火箭弹以超过炮弹三倍、五倍的速度不停地轰击过来的时候，每一名冲锋的哥萨克心里都叫喊着‘圣母玛利亚’。当两边的距离从一里地左右变成了三五十米，撞击前最后一轮的火箭弹爆炸，整个俄军前列的哥萨克骑兵已经完全七零八散，不成样子。而他们给征伐军马队带来的伤害，只是用马枪打死打伤了二三十骑而已。

硝烟弥散中宋祚先冲在了全军最前锋，他早已瞅准了两个目标，右手紧攥马刀，左手拿着手枪，准备先开一枪过后，就一刀削下那右边那个白猪皮的脑袋。

两支铁蹄洪流猛然相撞在一起，枪声四下里密集响起，马刀弯刀军刀上下翻飞，顿时间战场上血花一片飞溅。宋祚先策马冲进哥萨克骑兵阵中，那手中马刀左劈右砍，上半身异常灵活地闪避着回来的哥萨克的军刀，可下盘又似打了桩一样牢牢固定在马鞍上。

早在当年刀客时候，他就是绺子中骑术最好的

几个人之一，现在混在骑兵中这么些年，一身骑术早就到了能蒙古骑手比肩的地步了。

中俄两军哗啦啦一片对冲而过，不幸受伤坠马的两边士兵，就算不当场死亡，也会给后面的战马踩的粉身碎骨，变成一滩肉糜。

当两支骑兵调转过马头再度结阵时，之间的战场上已经留下了一地的血肉尸体。有人的，也有战马的。

魏明的位置从中央部分提到了前列，再度举起马刀，撇着嘴，目含不屑地盯着对面的敌人。他的身后骑兵将士们已经调转好马头，等待着他的下令。

曹怀亮提着一杆大枪，身边的火箭兵已全变成了骑兵。两辆巨大的马车和四具火箭发射器全都变成了碎片，散落在战场上了。还剩余的八颗火箭弹被他们牢牢地拴在自家的马鞍一边。他们所有的人都被严密的保护着，即使曹怀亮这个马战高手，提着长枪也一样没能饮下一个哥萨克的血。

魏明带着鲜红血迹的战马仰首嘶鸣，四蹄腾空立起，雄浑的口令再次响彻骑兵将士耳中：“弟兄们冲啊——”

“冲啊——”震耳欲聋的声音在战场上空响起，阳光的照耀下，雪亮的马刀炫出一片片光亮。

“冲啊——”谢苗诺夫斯基羞恼的大叫着。己军人数明明多于对面敌人，一波冲杀下来，反倒是自己人损失的更大一些。这如何让他接受的了？

两个哥萨克团至少折损了二百骑兵。作为骑兵部队的总指挥官，他又如何不怒火冲天？

只是谢苗诺夫斯基不知道，就在距离战场不远的一处山谷顶上，刘暹就静静的遥望着战场。第一波厮杀已经结束，第二波厮杀就将到来，然后队伍就会引着哥萨克骑兵来到这个地方了……

眼下这惨烈的骑兵正冲，只是他引鳖入瓮的先决手段。不如此，俄国人不会轻易上当的。

而现在——“他们就要上当了……”

ps：相亲的人伤不起啊。以后不会断更了。虽然还没一章存稿。

第二百一十八章当‘半沙皇’变成历史的失败者

“哇啊……”山顶上，刘暹一亲卫呆呆的望着脚下山谷，人是一动不动，若个雕像，口中只能发出这样的如无意识样的呻吟声。

他的一旁，这座山头上站立的十几号人，就是连通着刘暹本人，也整人都惊呆了，嘴巴张了又张，像一条濒死的鱼在努力地呼吸，可脸颊肌肉完全僵硬，发不出半点声音。

山谷两侧相连的六七座山顶上留下的所有士兵，人人在此刻都发不出话来。

就是刘暹，穿越前在电视、电影上已不止一次看到雪崩、冰川倒塌的大场面的人，这个时候也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呆。

那一声宛若晴天的霹雳啊，无数雪山的在这一瞬间的崩塌，激溅起漫天的冰雪。火箭弹的爆炸彻

底湮没在了雪崩那壮阔而瑰丽的景象中，让从未见过这等景象的众人，全都惊呆！

　　谢苗诺夫斯基并没有自己那犀利的眼光来打探周边的山峰，他的注意力全都盯在前方不远的征伐军马队尾巴上。左肩的伤口在隐隐生疼，一名蒙古骑兵弯刀留给他的礼物在时刻提醒着他的‘怒火’。

　　山谷间积雪更厚。

　　平日半刻钟就可以冲到的路程，现在却花了两倍的时间不止。不过谢苗诺夫斯基并不生气。哥萨克是慢不假，前方的敌人也快不了。征伐军的尾巴他还看的清清楚楚呢。

　　两个团的哥萨克骑兵，就这样自己走进了坟墓。刘暹挑选的这个地方是眼下库陇奎山脉中很平常的一个山谷。可能也是如此吧，谢苗诺夫斯基才没有怀疑。他根本想不到刘暹会带着手下早两天时间登上山头，而呼呼地寒风在两天时间里也足够抹平一切痕迹。

所以他没有一丝犹疑的就率军直追进去。直到两侧的山顶上突然传来了几声咻咻的耳熟声。那正是火箭弹发射，接着就似凭空响起了一道道惊雷，将山谷两侧的积雪瞬间里全部迸发。

山崩地裂样儿的雪崩是什么样子的？第一开始时并不浩大。所有的人似乎都只是听到了‘咔嚓’一声脆响，就像是某人不经意间踩断了一根干燥的树枝。然后两侧山头间厚厚积雪层上接着就出现了一条裂缝，这时才有巨大的雪块开始滑动。并在向下滑动的过程中，雪块迅速地获得了加速，体积越来越大。飞快的就变成了一条条几乎是直泻而下的白色雪龙。

上帝啊，您这是在发怒吗？

谢苗诺夫斯基在看到火箭弹爆炸后，整个人就已经懵了。因为他看到了火箭弹爆炸的地点。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久历战阵的谢苗诺夫斯基上校到底还是执行了自己作为军官的最基本要素——指挥部队。而不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不管前方有什么，谢苗诺夫斯基都明白——想要活命，就只有继续向前冲出一条生路来，这样才会有一线生机。而不是调转马头往回跑。于是他对着身后惊乱的哥萨克骑兵大声叫喊。“弟兄们。上帝保佑我们！想活命的，跟我冲——”说完就带头继续向着前方征伐军遁去的方向疾速追去。

雪龙腾云驾雾，呼啸着声势凌厉地向山下冲去，所过之处一切都被它吞噬殆尽。即使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遇到雪龙，也会像理发的推子推过人的头顶一样，一扫而光。

一个个惊慌失措的哥萨克骑兵在竭尽全力的狂奔中，被从左右两边齐齐‘杀’下的雪龙滚滚吞噬。

这时的天地间没有惨叫，没有马嘶。只有雪龙隆隆的怒吼。

……

过了多长时间？是一刻钟，还是两刻钟？

轰隆的巨响终于停止了。慢慢的漫天嘣飞的雪沫也平静了。山谷中一片雪白！

除了几支断裂的树枝伸出雪面，整个山谷已经被一片雪白所覆盖，一丝的杂色都没有，更没有一个活物。

打扫战场是不用想了。刘暹看了下虚拟地图，调转马头逃出山谷的少许哥萨克骑兵，已经在之前他布置下的伏兵的绞杀下，覆没在即。同时从山谷另一头奔出的马队主力，一部分留下料理山谷里零星逃出的哥萨克，大部分队伍已经从山头侧面向着来处奔去了。

这些都是刘暹事先做好的吩咐。奔出山谷的主力立刻回兵，帮助伏兵清剿从山谷口逃脱的哥萨克。

到了第二天，除了零星的少数哥萨克骑兵侥幸躲过征伐军的清剿。考夫曼报之以厚望的两团哥萨

克骑兵，就全军覆没在了库陇奎山下。

北疆伊犁的战事本来已经打到了僵持的地步，两边都固城以守，两边的步军力量根本就啃不动自己的对手。但是库陇奎山之战的结束，却给北疆战事掀开了新的一页。

刘暹不再绕着去阿拉木图了，他迅速收拾兵力返回到了头勒克，做了一定修正之后，率一千五百骑兵直接贴着考夫曼固守的契利克镇，大模大样的向着俄军的背后挺进。

征伐军在库陇奎山一战的损失也是不小的。

考夫曼心急如火，却根本奈何不了刘暹的杀入。两个哥萨克团的全军覆没，让北疆战局有了根本性的颠覆。他手中已经没力量再抵抗刘暹的突进。

或许靠着一千五百骑兵，刘暹杀不进阿拉木图。但是整个七河州，除了阿拉木图外，将再无一座城镇能顶得住一千五百骑兵的进攻。

大清同治八年的12月，对于俄罗斯在七河州的所有官员和军人来说都是极为尴尬和恐惧的。

图尔根、卡拉格尔两座城镇的丢失，不仅使得考夫曼屯兵的契利克镇后路被断绝，也让俄罗斯在七河州之地的威信大跌。特别是其中的卡拉格尔，这是一座城市，有一千多居民，其中三四百人还是斯拉夫人。它是俄国人这些年在七河州境内用心经营的少数几座城市之一。并且今年的夏天时候，俄国人才在这里开设了市政厅。

但现在却被大清国的军队给席卷攻陷，让人震惊莫名。

闻知卡拉格尔陷落后，七河州西部的塔尔加尔、沙图、库尔莫等五六座城镇一时为之失声。人心惶惶，许多人，特别是在当地作威作福，拥有一定特权的斯拉夫人，都不顾大雪铺地，气温低寒的，向着阿拉木图涌去。而当地空虚的兵力也让许多人对战争失去了信心。

并且作为契利克镇的后勤供给地，两城镇被破，囤积在城内的大量粮草、牲畜、车辆、火药、军需也全都落入了刘暹的手中。

除了牲畜和一定量的车辆，上面装满了军火和收集来的财货，其余的东西刘暹就只能一把火烧的一干二净。连城镇都给烧了。

刘暹是很清楚北京方面的节操的，中俄新疆之战即使眼下是自己人占据着上风的，北京那边赔款割地的可能也不是没有。他根本就没奢望满清能趁着战场上的一点上风机会，把先前西北割让出去的大片土地给要回来一点。

12月14日，刘暹带着队伍杀到了沙图。

这里是七河州少有的产粮重镇，土地平坦肥沃，靠近水源。居民虽然不多，却已经开辟除了小两万亩的农田。两万亩土地大部分种植的是生长期较短的土豆，少部分种植了春小麦、燕麦、黑麦之类的俄罗斯传统农作物。产量可能不会太高，但是对比这里的人口，这些土地收获后必将会把俄罗仁

的粮仓填满的。

　　这里的居民甚至还有少量的汉人。但刘暹也没手下留情，跟前头两城镇一样，居民发放少量口粮后一律驱赶走。牲畜、车辆、粮食、钱财货物，一律剥夺，即使征伐军自己用不着，也跟着沙图这座小城一起，化为冬天里的一把熊熊烈火。

　　短短四天的时间，刘暹就毁灭性的捣毁了七河州里三座城镇。一时间他‘魔鬼’的名头是响彻了阿拉木图。

　　七河州，考夫曼的压力骤然间重大了无数倍。当战火燃烧别人家园的时候，他们可以不牵挂。但是当战火烧到自己家的时候，就没人能安得下心。

　　可考夫曼能怎么做呢？

　　契利克镇都后路断绝呢。往日俄军上下丝毫不在乎的粮食、熏肉，在不解决掉刘暹这支骑兵前，已经再也不可能运抵到契利克镇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住了，还怎么能照顾七河州？

而且悲剧的是，七河州的州长兼驻军司令郭尔帕科夫斯基，现在还在刘暹的俘虏营里。七河州只有一个威望和实力都不足的代理州长，指望着他统筹七河州民力、军力，抵抗刘暹的‘入侵’，那是非常不现实的。

于是，在中国农历12月21日的时候，一封电报从塔什干发完往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考夫曼不得不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发出的这封电报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沙俄这场战争的失败背上最大的黑锅。这位在原时空历史上绰号‘半沙皇’的土耳其斯坦总督，以严厉而有效的手段统治了中亚二十多年的大人物，将再也不会出现在本时空的历史上了。

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只能作为一个失败者，永久的存留在历史的长河里。

第二百一十九章他毁了俄罗斯的利益！

“愚蠢，愚蠢！一个低劣的指挥官，他毁了这一切，他毁了俄罗斯的利益！”圣彼得堡的冬宫里，亚历山大二世正咆哮着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俄罗斯竟然‘输’给了清帝国。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角力，俄罗斯用出的力气只有自身的一百分之一，但输了就是输了。这让他的颜面如何在欧洲下得了台？

如果谢苗诺夫斯基现在站在亚历山大二世的面前，他会一枪打死这个葬送了两个团哥萨克的上校的。

被大雪吞没了军队？这是何等的奇葩！难道谢苗诺夫斯基在追击的时候就看不到两边山头的险情吗？

亚历山大二世满心的怒火不得发泄，他不是女

人，能来砸摔东西。他是俄罗斯的沙皇，只能用咆哮来减轻心头的愤懑。

俄国陆军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默不做声。作为一名陆军的行家，他很清楚谢苗诺夫斯基不至于那么的笨蛋。如果真像皇帝陛下以为的那样，中国人都用不着炮打，旦是两军几千匹战马的奔驰，就已经能震得山头雪崩不止了。

虽然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不清楚那条山谷有多么的宽达，可他清楚中亚、北疆那一带冬季里有多么的寒冷。

气温早就将积雪的外层给冰化了，虽然看起来那还是白白的积雪。

这一点他有十足的把握。戎马一生的经历，让他明白这一点。

这样的积雪。哦，也可以说是冰雪，可不是新下的绒雪。吼一吼都能形成雪崩。那山谷也不是多么深远、高大、长年积雪不化的大冰川。那只是一

个小小的山谷，积雪层还是相当牢靠的。只有像中国人那样用炮弹去炸，炸开最上层的结冰层，才能形成雪崩，才会造成这场悲剧！

不过小小的一个哥萨克上校算的了什么，误会也就误会了。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才不想因此跟沙皇陛下发生争执。

“命令七河州的留守官员，必须守住阿拉木图。不然我会将他们全部送上绞刑架。还有维列夫金。加紧对喀什的进攻。如果能拿下喀什，我们的局势就会好转。”怒火解决不了问题，亚历山大二世发泄了一通之后还是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都不用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他都知道要怎么办。

“最后，最后，哦，上帝啊。伟大的沙皇。全俄罗斯的皇帝和**者、保护者，我竟然要对一个黄种人国度让步。告诉布策吧，让他对北京稍微退让一点。要北京命令刘的部队退出七河州，维列夫金要打开南线需要时间。”

军事、外交两方面的考虑，亚历山大二世招来的重臣只有俄陆军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和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两人现在恭敬地向沙皇行了一礼，“如您所愿，尊敬的陛下。”

……

圣彼得堡的决定给北京的谈判带来什么变化，刘暹不知道。他只知道南疆的俄军已经开始不顾一切的向喀什老城发起猛攻了。并且消息从喀什转到他手里。十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也不知道现在的喀什老城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刘暹今日唯一能把握的就是——阿拉木图。他已经带兵踏遍了七河州西部。两天前杀到了阿拉木图。

阿拉木图建城于15年前，刚开始只是俄国探入新疆的一个桥头堡，取名zailiysky，一年后改名为verny。现在叫阿拉木图。位置在哈萨克东南部、天山北麓外伊犁山脚下的丘陵地带，三面环山，海拔

700 - 900米。

建城的十五年中，前一半时间里阿拉木图发展很小。也就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后，阿拉木图这块地盘真正的归属了俄国人，俄国才开始大肆扩建城市，将之定位为期在中亚统治的重点城市之一。

眼下的阿拉木图已经是一座占地超三平方俄里的大城了。这是刘暹从俘虏的俄国官员口中问到的。而俄里比一公里还要长一些，三俄里差不多就是中国偏远地方那种‘三里城郭’的小县城了。

这座城市本来只有三四千居民，虽然里面的斯拉夫人占多数。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显然是空旷无比。不过现在里头不缺人气了，刘暹这些日子踏破了至少十座俄国城镇，里头的居民全部被驱赶，绝大部分人都到了阿拉木图，再加上本来就有许多因为恐惧而先一步逃难入城的，现在里面的人至少有两万。

“大人。咱们现在根本拿不下阿拉木图。”

吊着一只胳膊，魏明骑在马背上，稍微的偏后刘暹一马头距离。

他在当初与两团哥萨克厮杀的那场战斗中都没有划破一点油皮，而那一日耀马舞刀的宋祚先现在还躺在头勒克，但是在随后进军七河州的这一阵阵轻松之极的战斗力，却极不走运的被一枪打断了胳膊。

刘暹眼睛继续盯着阿拉木图，没有说话。

两万人，至少六七千是斯拉夫人，守城的俄军和政府能轻松地从中征召起一千斯拉夫民兵。就只他们，就足以阻挡缺少炮火的刘暹军了。虽然眼下的刘暹军已经不是出发时的一千五百骑兵了，沿途城镇中的汉人、哈萨克人、新疆土著人，对于俄国在自己人头上的统治可绝不是全都心甘情愿的臣服的，虽然不少人选择了继续‘跟随’俄国，当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刘暹。

刘暹从这些人中抽调青壮，组织编练了一

支‘乡兵’性质的武装。人数在一千人上下，武器除了刀和长矛外，还有火枪。攻下那么多的城镇后刘暹手里却不缺少武器。这些‘乡兵’除了转运物资，维护妇孺老弱队伍的次序，和负责一定性的警备工作外，最后的责任才是跟随征伐军攻城掠地，危险性不大。只要刘暹的骑兵主力还继续存在。

“阿拉木图三面环山，咱们只要在出口设下几座堡垒，堵住就行。余下的部队继续向南、向西挺进，驱赶更多的人到阿拉木图来。”刘暹拿定了主意。“希望阿拉木图的存粮熬不过这个冬天。”也希望南疆的张忠奎能顶过这个冬天。

手下无兵可援，刘暹对南疆的战事真是一百个不放心。这样的忧虑也驱使着他疯狂的折腾阿拉木图的俄国人。

兵堡并不需要多大。现在不是滑膛枪时代，米尼式步枪射程有四五百米，必须把交叉射击这个量给算上。工作量同时也不大。现在可是冬天啊，就是土垒上面用原木加固，再用冰水不断浇泼，两日下来坚固的壁垒也足够抵挡小型火炮的轰击。

而阿拉木图城里还有成规模的火炮吗？没有！俄军多次进军，早把这里的炮兵和火炮带走的差不多了。而城头的城防炮体积太重了，根本无法轻易移动。

三天后的沙木思。在轻松击溃了一支出击的俄军马队的试探性攻击后，征伐军开始用缴获的六磅骑兵炮向着沙木思城展开猛烈炮击。

这只是三门骑兵炮，还全都是旧式的俄制老炮，没有开花弹，只有实心弹。但对于沙木思这样一座小城来说已经足够。

“轰！轰！”实心炮弹重重打在沙木思城的外墙上，将露出内层夯土墙体的包砖城墙往内打凹了一大片。这座小城还是当初‘我大清’时候的模样，落到俄国人手里的这几年，并没有丝毫改变。城头的守军是一片惊慌，谁让他们没有火炮进行反击呢，现在是只能干挨打。

“注意！”

沙木思城的警长使劲的吹响自己嘴里的哨子，他的身边是一百多穿着各异的火枪手。这些人有沙木思城的警察，有当地的斯拉夫人青壮，俄国人并没在这个看起来是七河州腹地的小城里驻军。

除了城头上的那些，眼下的一百多人已经是沙木思城全部的力量。这多亏了征伐军之前攻破的布龙代和托克马克，这两个城镇的居民固然大部分被征伐军驱赶着走向了阿拉木图，可还有少量的青壮跑到了沙木思城，让沙木思城这个算上城外的几个村落也只有一千多人口的小城，足以凑够了三百人朝上的力量。

甚至能凑出一支骑兵发起刚才的试探性进攻。

一百多俄国民兵举起手里的步枪，他们分成前后两排，前排蹲姿、后排站姿，将装好弹药的火枪对准着排列在城门外第一线的百十名土著青壮。

他们是第二线，也是督战队。第一线的炮灰还是用土著的好。

只是这样的手段根本没用。当三五枚火箭弹把一线那草草构成的胸墙轰塌，密集的枪弹两拨就打的守在那里的土著们抱头鼠窜。一支征伐军骑兵撵着他们的屁股朝沙木思城卷来。

土著们大部分向两边逃散。他们是了解俄国人的狠辣的，自己就这样的逃回去，十有**会被城门口的斯拉夫人射杀。因此他们大多数朝战场两侧跑开去，只有极少数人慌不择路的往后跑。

然后……“噗！噗！”十几名逃回来的土著没有被子弹射杀，而是被刺刀穿了个透心凉。

紧接着，“砰！砰！”城门口火枪手们对着杀来的骑兵来了一次全连齐射！

第二百二十章满清，真tm的一点不争气啊

抵抗的越激烈，被报复的就越狠辣。

当枪声平息，沙木思城参与抵抗的全部斯拉夫青壮就都去天国见他们的上帝了。这些可是俄国人，是大清国谓之的‘洋大人’。在内陆，死一个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这里却一下报销了三百。可因为全都是战争中的‘厮杀’，而不是屠杀，俄国人就是再恼怒，也拿之说不成事。

沙木思城被纵火焚烧，剩余的人，大多数是老弱妇孺，被一个中队的征伐军骑兵，强制押解着送往了阿拉木图。

在草草休整了一天后，刘暹没有再耽搁，深知兵贵神速道理的他在将城内有用物资打包装上大车后，迅速举兵南下。

刘暹的这种打法完全是以战养战。每拿下一座

城池，粮食等生活物资就会得到完善的补给，而枪弹、军火不说有先前的缴获在支撑着，就是当地就地筹集，也能得到一定量的补给。

这个时代的俄国人绝大多数家中是有火枪的。不管是这火枪是滑膛枪还是米尼式步枪，火药绝对都是颗粒化的。而子弹自然有征伐军自备的模具制造，完了后拿来跟着弹药一缠裹，每人只需花上一个时辰就足够得到上百发子弹，将自己的弹匣装的满满的。

平心而论，刘暹在七河州的进军，除了杀人不多外，余下的比之小鬼子侵略中国时的三光政策，也距离不远。

这一战结束之后，刘暹绝对会是俄国人在东方最痛恨的一个人。

一股接着一股涌到的难民让阿拉木图一时间人满为患。虽然阿拉木图城市面积不小。但是城市大地方大不意味着就一定房子多啊。盖房子又是需要木材的，而刘暹在杀到阿拉木图之后，早就将阿拉

木图周边的果园、树林给焚烧殆尽了。

数目远超阿拉木图本身居民的难民涌到。耗费的不仅仅是阿拉木图存储的粮食，还有大批的木材和燃料。另外卫生条件也需要注意，以及更重要的水源。

连绵天山上的融雪平日里给阿拉木图提供了充足的水源，22条大小溪流穿插而过，使得后世的阿拉木图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绿色覆盖率超过70%的城市之一。

但是现在，征伐军不已经将一部分水源给截断了麽。再有一批人和牲畜的尸体被投进了河里，虽然还有一批水流没被阻断。但里头的水还能喝吗？

阿拉木图城里完全可以放心大胆饮用的只有城中的井水。可是整个阿拉木图的水井并没有多少眼。

刘暹的这种手段不出意外的话，早晚能将阿拉木图拖垮。极可能这个冬季，阿拉木图都支撑不下

去。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北京的旨意到了。令刘暹折回伊犁，全军撤出俄地。

刘暹看着手中的行文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北京方面只让自己撤出所谓的七河州，那么老毛子有没有承诺暂停对喀什的进攻呢？

“简直是乱弹琴——”

当着差人的面刘暹就恼怒的大吼。而那送递行文的兵部公差，头都要低进裤裆里了。也没见他赫然色变。大喝刘暹对朝廷腹诽无礼。

这算是刘暹演的一出戏。因为这个差人不是走塔城进伊犁北，而是先到的古城，密见了董福祥，然后经吐鲁番到喀喇沙尔，再到阿克苏途中用了两天时间，这速度就有些过慢了，即使现下那里是冰雪覆盖。

只可惜刘暹在董福祥部中有密探，在土尔扈特

蒙古和和硕特蒙古当中却还没能渗透进。进入南疆之后差人虽然一路都挺赶时间。但在密探汇报中，这公差也过于娇贵了一些。

最主要的是。这公差口音不是甘肃口音，而是满口的京片子。虽然甘肃的提塘会说京话不奇怪，而是京话说的太溜就让人觉得不对劲了。

综合密报来看，这个赶来的公差很有可能是个旗人。而一个顶着甘肃提塘名头赶紧新疆的公差，打的到底是什么注意，也就有些不言而喻了。

中俄谈判进行着，妥明军秋后的蚂蚱，覆亡之日为时不远。可以说整个新疆就要平定了，清政府对于主导这一切的刘暹，要说全然的放心没有一点猜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经了新疆之役，不管最后中俄两方谈判达成的是什么协议，转头回到汉地的征伐军，那就是国内响当当的一块招牌了。刘暹就是一个独立的山头，势力可能比不上湘淮楚，但名头绝对不逊于三军的第四军。

在国内军政上，刘暹从汉中、陕南一地走向了全国。这是政坛上的一支新的力量，也是一支掌握在汉人手中的力量，北京真要是全然的放心安心，满清就不是满清了。

虽然不能深入的，但表面的，北京至少要对征伐军的政治倾向有所了解。要看一看朝廷在这支军队里究竟有多少分量！

这应该就是眼前的‘公差’不辞万里来到军中的缘由了。

刘暹在公差面前演了一出好戏。对于兵部行文，他破口大骂‘老生误国’，激愤的提笔撰写了一道文字很直白的奏折，交给公差，要他速递北京。而这奏折实际上是他这几日来在心中打好的草稿之一。

那不是一片草稿，刘暹也不能猜中行文的内容不是。他准备了好几篇。但把满清往不堪里想，以最坏的情况来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了。而偏偏用

上的就是这一篇！“真tm的一点不争气啊。”

刘暹在公差面前的表现把自己‘为国尽忠’又‘粗鄙无礼’的形象，演绎的很生动，感情充沛。因为他心里真的对这公文充满了怒火。

这是北京对前线官兵红果果的背叛！

不过刘暹还是依照兵部的公文，撤兵退出了七河州。虽然很可惜不能拿下阿拉木图，自己所做的努力完全白费。但为了今后大局，现在的刘暹还是要表现的对北京驯服一些。

只是退出七河州可以，但是放开通道让考夫曼领兵回退，那是想也别想。契利克镇后援断绝已经一个月了，刘暹就不信契利克镇这一座小镇中的粮食储备，能供给两千余俄军一个冬季的吃食。

……

喀什老城。

清晨，新的一天，大雾浓浓。一条条黑影在浓雾中出没，守军阵地一片肃然。所有的人都做着战斗前的最后准备，这是喀什攻守战的第六十天。

城外的阵地已经尽数丢失，坚固的城墙也被炮弹和爆破炸的一塌糊涂。就像后世翻轨的火车，一截一截。

进攻态势的俄军损失严重，守卫城池的征伐军也损失不轻。

这种鏖战状态，大量的人员伤亡，和持续不断的战斗，征伐军中大批的新兵精神到了崩溃边缘，或是人已经崩溃，不得不撤下休整。虽然也有一些人变成了精干老兵，但态势已经对征伐军不利了。

持续的战斗，每一日都提心吊胆，神经绷紧，这种状态对新兵产生的精神上的无形创伤，远比打一阵歇一阵来的大许多。

一些士兵在冷冷地擦拭着手中的马刀，不少骑兵都已经被补充到了阵线上。他们虽然胯下没有了

奔驰的战马，但还是一样无畏。

嘈杂的声音隐隐从前头的传来。阵地上的守军士兵愕然，因为那竟然是土著语，期间还有少量的汉话。

“是老百姓。老毛子这群龟儿子，他们把他们赶来，这是要做炮灰啊。”侦查兵带回了信息。

“不许放进来，不许放进来。”一个除了顶戴，浑身沾满泥土和硝烟熏黑，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军官的军官高声吼叫道。收留这批‘自己人’的后果是什么，军官一清二楚。俄军接下来的举动是什么，也能猜测个大概。所以他厉声高叫着不许士兵放人进来。

“这群王八蛋，都不得好死——”

霍广正从前线指挥部钻了出来，快步走上就近一个碉堡顶层的瞭望口观察着。大雾很浓，望远镜也看不亲切。看不到浓雾里一群神情恐慌、惊悸的土著人和少量满汉百姓，总数在四五百人，一个个

灰头土脸，被身后端着刺刀的俄军押解着靠向征伐军阵地。

“联系炮兵，让他们向俄军进攻方向开炮，拦截后续俄军。”

土著人死就死了。即使里面有一些满汉百姓，霍广正也顾不得了。攻防战打到现在这个份上，两边都是靠一口气撑着的。要是这口气泄了，俄军的进攻不等个三五天缓劲打不起来，守军的阵地不缩到城中心处，是守不住。

整个喀什老城已经一片废墟了。至今还能在炮火中屹立的建筑物，不是石头制的，就是水泥修筑的碉堡。那每一座都是守军防御的重点。俄军在它们面前磕的头破血流，如果因为士气低落，兵无战心，一下让出半座城去，损失就大的无法计量了。

一位发须花白的老人走的最快，在大堆人还在百米远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阵地前沿。这个老人会说汉话，并不进入阵地，而是站在阵地前用哭泣的语气哀求守军放他们进去。“军爷，行行好，救

救我们……。我们都是大清的子民，都是忠于朝廷的，你们就放我们进去吧……”

“给我打——”霍广成下达了炮击命令。

第二百二十一章以此子之名望，不可不防

“大人，契利克跟阿拉木图的联系频率越来越急了。”继续吊着一只臂膀的魏明掀开帐帘，大步的走了进帐。满身的风雪，脑后下垂的辫子都成了一支冰棍，却是丝毫不觉得寒苦，而是满脸都带着笑。

考夫曼这么急切的联系阿拉木图，最近数日已经到了每两天一波，虽然书信用的是密语，派出来的哥萨克骑兵也全是死硬分子，宁死不投降的货色。但是征伐军就是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肯定是契利克缺粮了。

有意的放开几个，让他们把消息送到阿拉木图。刘暹能做的就只有祈祷契利克镇的俄军先南疆战局大变之前，吃光自己手中的最后一粒粮食。

张忠奎的书信，近些日子是一日接着一日的送到。因为张忠奎是每天一封的往刘暹这里发派。喀

什老城的局势很不好，算上十天推缓期，可能现在的喀什老城都落到俄军的手里了。

张忠奎已经在集结苦力修固喀什新城，准备在老城丢失后，继续固守新城，抵挡俄军的进攻。同时也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所有的百姓，不管是满汉，还是当地土著，一律往英吉沙尔迁移，乃至将左右的阿巴特和塔什巴里克两座大城都放弃了。

南疆战局厮杀到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张忠奎完全不晓得对面的俄军手头还有多少力量。他不是刘暹，有虚拟地图。张忠奎看到的只是俄军一波又一波的冲锋，看到的是无穷无尽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力量。他所做的准备和打算只能从最坏的结果出发——

老城守不住。新城也危险。但为了给迁移百姓和固化英吉沙尔争取时间，他只能率残兵守卫新城。而位于喀什老城东北和东南方的阿巴特、塔什巴里克两座喀什噶尔的大城，都也顾不及了。

如果契利克镇还向半个月前表现得那么平静。

刘暹就已经赶去南疆了。但两边战局变化的契机似乎都赶在一块了，喀什老城那里正吆喝着‘要守不住了’，‘要守不住了’，考夫曼这边也吆喝起‘没粮食了’，‘没粮食了’。一下子就绊住了刘暹的腿脚，让他不敢南下。

……

“轰——”

一枚开花弹落在了街边的一幢房屋上，爆炸声掀飞了整个房顶。屋子瞬间倒塌了一半。

“将军小心——”卫兵反射性的遮挡在张忠奎身前。

房屋周边如不停歇的工蚁一样正转运着物资的苦力四散而逃，可还是有一个倒霉的家伙倒在地上干嚎哀叫着，他的腰被倒塌的一根房梁给砸中了。整个半个身子都被‘拍进’了倒塌的墙壁里。

推开身前卫兵，正在走上前去。这个受伤的苦

力显然是没得救了，他的下半身都被砸烂了，内脏和腰胯的骨头都漏了出来。透着零落的砖石看的清清楚楚。

哀叫声越来越虚弱。但张忠奎脸色还是冷峻一闪。这种哀叫是很容易让人丧失信心的。

向身边一个卫兵递了一个眼神。“帮他一把。别让他再受苦了。”

卫兵点了点头。“啪”的一声枪响。声音立刻停止了。周围苦力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开枪者身上，一名清军。

畏惧、恐惧，或许还有一丝愤恨，苦力们抬起的头瞬间低下，继续做起自己的事情。在清军大爷面前，他们这些阿古柏军战俘出身的苦力是没有一点人权的。

两个多月的纠缠和厮杀，喀什老城丢了。张忠奎、霍广成带引着残兵于两天前退入了新城，继续坚守。

跟老城时候比。新城不仅城防工事远逊前者，就是守军的力量也根本无法与先前相比。

三十门火炮现在只剩了十三门。士兵人数也只是有两千不足。

喀什老城之战。大批士兵的阵亡和伤创，是征伐军南疆部分最惨重的损失。可是除了伤亡的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骠骑营新兵，这些人在残酷和漫长的战争中，精神崩溃垮掉，颓废而无有斗志、勇气，张忠奎只能把这些人撤到后方去，以至于手中只有两千不足的兵力。

当然，南疆征伐军的骑兵实力还依旧强大。可他们有自己的对手。俄军以一个团的哥萨克骑兵为主体，配以征召的浩罕骑兵和少量的哈萨克骑兵，算是与南疆征伐军的骑兵实力旗鼓相当。

在喀什老城之战的时候，俄军的骑兵破袭战，和征伐军的骑兵堵截、伏击战，就是影响战争走向的重要一部分。

两个多月的战斗，喀什老城的征伐军守军始终不受火药短缺之苦，这全靠的是骑兵部队的努力和牺牲。

张忠奎的目的地是前线指挥部，征伐军前线的指挥官跟老城时候的一样还是霍广成。他这个人或许担当不了大任，但是为人勇敢、坚毅，正是打攻防战这种死战、硬战、笨仗的最合适人选。

现在俄军只是在打炮和在城外构筑前沿阵地。步兵进攻还没开始！

张忠奎对新城之战的前景不报任何希望。老城落败给南疆征伐军带来的打击十分重大。现实中可没有那一支军队在两个多月苦战失利后，立刻就能提起精气神，斗志昂扬的继续转入下一波战斗。

张忠奎现在无比期望刘暹能够到来。就算他不带来一个援军，只要他来到喀什，那就能让军中低沉的士气和动摇的军心，凝固激昂起来。虽然还依旧达不到先前模样。

霍广成依然是一脸斗志。与张忠奎对新城之战的前景报失望态度不一样，霍广成则认为——己军未尝不能将俄军阻挡在城下。

因为他不信攻下了喀什老城的俄军，就还有勇气和实力接着打第二场攻坚战。喀什老城之战，南疆征伐军损失惨重，攻势状态下的俄军损失只会更重更大。

“是骡子是马，见真章的时候不就知道了！”霍广成如此的宽慰着张忠奎。

与此同时，北京城里中俄两边谈判也进行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布策挟俄军攻破喀什老城的气势，对华态度陡然转硬，再度咬定了赔款900万卢布，和无条件释放俄军被俘官兵，以及增设领事馆这几个先前已经有所松动的条件。

紫禁城急得直跳脚，但是却没丝毫办法挽回这

一局面。因为谁都明白冬季里的北疆是个什么模样，清政府眼下就是想真心实意的增援刘暹，现在都做不到。而刘暹缺兵少械，钱粮不足，又是谁都知道的。

他以一己之力打平大半个新疆，之后又是连开三个战场，刘暹早就在连连的上奏中叫嚎着‘力有不及’了。

“唉，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啊。”

恭亲王府的小花厅了，奕?和七王爷奕譞闷闷的喝着酒。有些话，奕?就是再憋闷也是不能跟文祥、宝鋆说的，能与他一吐为快的人只有奕譞。

因为奕譞是掌兵的人，这个慈禧的妹夫显然得慈禧的信任，辛酉政变之后，依次被授了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等职务。至今**年，在军事这一块上根深蒂固。一些消息也瞒不过他。

比如早在年中刘暹上奏说自己兵力不足，要求

从汉中抽调部分旧部北上甘陕，经哈密、巴里坤进攻古城，与他将要派出的北上军兵东西夹击妥明军。但是北京不允。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不想让刘暹全得平定新疆的大功。甘陕的多军对比起征伐军来才更是北京的嫡系。

同时多军里头也异口同声的反对秦军经过甘陕。说甘陕战乱多年，民生凋零，难以担负秦军补给。这是睁着眼说瞎话，多军人马三四万，不比秦军人数多的多？军纪更是不能跟秦军相媲美。

一句话说到底，还是眼红刘暹立功。再由，甘陕距离新疆甚近，多军里头的一些军头也不未尝没有去北疆捞一笔功劳的意思。

这当初就是多隆阿制定下的策略——扫平甘陕，平定北疆。不让刘暹专美于前。只因为多隆阿突然受创，而给耽搁了。

至于到现在了为什么还不见多军有出关的迹象，那还不简单，没有开拔费啊，没有加钱响啊，没有粮食和后勤补给啊。

扯皮的事，多着呢。

刘暹见走北疆不成，就只能调集部分军队走这两年多来的旧道——青海，再入南疆。结果现在了，才走到西宁。

如果按北疆线路走，后调的那部分秦军即使回合不了古城的董福祥军，也能大大减轻董福祥军的压力，也就给了刘暹抽调兵力的空间。

现在南疆败阵，俄国人谈判桌上猛的硬朗了起来。北京方面说是自作孽也不为过。

奕譞当然知道其中的内幕，更知道这中间还有自己大姨子的身影。说到底还是满清对汉人大员兵权的防范、警惕是根深蒂固的。

“六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现在谈判上

是有所不利了，但刘暹名头也有所挫败，这未尝不也是一件好事。”

“中俄之战早晚有个结束，刘暹早晚要调回内地。以此子之名望，不可不防啊……”

第二百二十二章彻底锁定胜局的机会

后世有一句东西方流传都很广的话，叫：上帝给你关闭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刘暹在同治九年的正月末，需要面对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本来已经接受了南疆战事失利的现实，只准备好好料理了考夫曼扳回一局，让北京方面好受一点。从来没有想过俄军不是要考夫曼率兵从契利克镇突围，而是筹措了一支部队前来解围，并且这支部队的主力还是骑兵。这完全是给了他彻底锁定胜局的机会——料理了这支援军，考夫曼也就完了。那么他不就可以率军直逼阿拉木图了吗？

援军中的千把步兵是阿拉木图的民兵吧？

算了，就算不是又有何妨？自家的步骑军一块压到，火炮也能拉到城前，还有拿不下阿拉木图的道理吗？

就在头勒克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盯着契利克镇的时候，刘暹的眼睛已经越过契利克镇，投向了图尔根。今天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突然达到了这里，除了上千押运物资的步兵，剩余的全是骑兵。

这支俄军根本想着打刘暹一个措手不及，好在北疆讨回俄军丢失的颜面。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自己刚刚进入图尔根的时候，自己的行踪就已经被一百多公里外的刘暹给看的清清楚楚了。

虽然刘暹很怀疑俄军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么一支援军。居然有三四千骑兵，这可是一股中俄战场上前所未有的力量。刘暹是把这支骑兵全当成哥萨克骑兵了。

但他并不担心。丝毫没有担心。因为从图尔根到契利克镇的这一二百里的路途中，有太多可以让他一击毙命的机会了。

中国农历，大清同治九年正月三十日。

两天时间的探察。刘暹终于搞清楚了眼前这支直奔契利克镇而来的俄军援兵的构成是什么了。那三四千人的骑兵部队并不是哥萨克骑兵，而是与之有一字之差的哈萨克骑兵。他们是哈萨克人！正经的哥萨克和斯拉夫人，都不足百人。

这实在是呼出刘暹的预料。哈萨克人，三十年前还是满清的属国。但是在末代汗克涅萨热汗被叛徒出卖，战死沙场之后，整个哈萨克就是俄国人的了。

现在他们又走向了新疆的战场。最初哈萨克骑兵是在南疆，眼下北疆也有他们的身影了。

而那上千名押运物资的步兵。确确实实的是俄国老毛子。正是阿拉木图的那支民兵，身着乱七八糟的衣服，手里拿着火枪和弯刀锤子。

刘暹把一切都探查的清清楚楚。有心算无心嘛！自以为行踪绝对不会为征伐军所知的俄军。怎么会想到雪地里会有一个小坑，坑里面会有一个人？

刘暹用两天的时间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包括这支部队步骑分离，总共只四五千的队伍，却前后两部行进。中间隔了了十几里地远。而哈萨克骑兵因为本身携带草粮很少。虽然走在步兵辎重部队的前面，却只能超出十几里路程，不能离的太远了。

总的来说，俄国人的想法该是拿哈萨克骑兵拼掉契利克镇后路上的征伐军骑兵群，然后好让这千把人的步兵辎重队安然的进入契利克镇。

刘暹彻底对即将发生的战事放心了。俄国人这样的打算，他不知道的时候还好，现在一切了然于心，虚拟地图在手。俄国人就是纯粹的往他嘴里送肥肉进来。

“战场就定在这里！”

俄军两天时间走了四五十里，刘暹定下的战场

在图尔根和契利克镇的中央。按照俄军现在的行军速度，也就是两天后。

那是一片河网密集的地方。远处就是图奔爱古尔山。虽然这座山不出名，但是每年的冰雪融水，汇成了周边方圆百里内大小十几条溪流。这里的溪流算不上宽大，但水深是可以的。不存在封实的情况。靠着炮弹轰击冰面，靠着预先埋伏下的火药包，完全能在关键时刻起到隔绝骑兵的作用。

时间一点点过去。两天的时间，刘暹选定了战场，做好了充裕的准备。冰雪并不能阻止火药包的埋设，虽然没有竹管子，但是这里有木头啊，把木头削片，缠裹成三角形状，火绳从里面穿过，就可以了。完全保证干燥性，一点也不影响点燃。

所以，当两天后四五千人的俄军毫无戒备的走到这个地点，当三四千哈萨克骑兵依旧跑到辎重队伍的大前头，留下千把斯拉夫民兵押运着三四百辆沉重的马车，在雪地上排成一条细线，慢慢的行走着。

刘暹一千多骑兵不将之一口吃下，那就太对不起自己这几天的辛苦了。

列好阵势的步兵依靠着手中火枪完全能给骑兵重大的杀伤。甚至空心阵都能一定程度上遏制住骑兵的冲锋。但是当步兵完全没有队列，完全是一群零散的散兵态势下，面对一千多骑兵群的冲锋，他们就没有半点还手之力了。尤其这千把斯拉夫民兵还只是民兵！

刘暹只用了半个小时，只付出了不到五十人的伤亡，就将这支担负着输运物资补给重任的俄军给吃干摸净。斩杀三四百人，余下尽数做了俘虏。

前路上的哈萨克骑兵大惊失色。辎重队关乎的不仅是契利克镇两千多俄军的生死，也是他们的生死啊。随军并没带什么粮草的他们，每天还依靠身后的辎重队补给呢。

小四千哈萨克骑兵在军中斯拉夫人和哥萨克军官的催促下，调转马头，全力疾驰的向后方增援。这个时候的他们都顾不得去考虑——为什么会有敌

人摸到自己背后这个大问题了。

结果，先前还毫无阻碍的河流变成了拦截他们的第一道防线。

征伐军的侦察兵点燃了火绳，第一道溪流正迎着哈萨克骑兵来路的这个河段，南北五六里地的距离中不断有火药包爆炸的声音传来。本来坚实的冰面立刻变得无人敢走。

当哈萨克骑兵绕过那威胁的河段，再度冲向辎重队的时候，那边的厮杀声和枪声都变得那么微乎其微了。

刘暹留下小部征伐军骑兵看守俘虏，瞅着虚拟地图是哈萨克骑兵的来路，自己带领骑兵主力列阵在又一条溪流边等候着哈萨克骑兵的到来。

敌我双方的兵力是悬殊的。但是敌我双方的武备一样是悬殊的。

哈萨克人有什么？

三四千骑兵火枪配备的都不足三分之一，里头是米尼式马枪的更是微乎其微。离得还有老远就被下马作战的征伐军骑兵打的惨叫连连。

当哈萨克骑兵靠着人多血厚冲过溪流，就要撞上征伐军的时候，一颗颗火箭弹落进了冲锋的哈萨克骑兵当中，更有一颗颗开花弹越过二百米的距离，落进了溪流的冰面上。

冰层破碎，后续部队断绝，已经冲过溪流的哈萨克骑兵士气一泄到底。一些胆小的或是心思活络的，立刻就调转马头向左右逃去了。而脑袋笨的，心思死的，就被列阵以待的征伐军一口吃掉。

整个哈萨克骑兵回援的作战经历，那就是一场巨大的杯具。白白损失了七八百人马，连刘暹的毛都没能咬下一根。

更可悲的是，回援不成的哈萨克骑兵就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后勤补给。而没有了马料、粮草，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是一场杯具。

三千哈萨克骑兵无路可去。往前到契利克镇至少还有四十俄里，往后回图尔根，距离也不短于此。在这大雪冰封的时节里，他们的马力根本支撑不到。

哈萨克骑兵没有随身携带足够自己自主活动的给养，如之前刘暹率骑兵出击七河州的时候，人配双马、甚至是三马，个个带上足够自己吃上七八天的粮食、草料。刘暹站在这场战斗指挥者的位置看，这自然是俄军援兵之所以被自己这么轻松的给击败的一大原因。

虽然俄军救援失败是必然的——最大的原因不是步骑分离——俄军援兵的主力是哈萨克骑兵，不是哥萨克骑兵，两者在战斗意志上有着天地之差的区别。哈萨克虽然现在已完全臣服于俄国，但是时间并不长，在局势占优的时候，哈萨克骑兵或许会忠诚的为俄国作战，但是在战斗不利的时候，你指望着哈萨克骑兵跟哥萨克骑兵一样为俄罗斯浴血厮杀，拼死作战，那是想都不要想。

沙俄彻底占据了哈萨克草原之后，对哈萨克人的剥削、压迫是很沉重的。前几年游牧在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十二个个克烈部，因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就离开原牧地，移居到新疆的阿尔泰山地区。

这件事刘暹是知道的，也因此才断定哈萨克骑兵与哥萨克骑兵，两者在为俄罗斯战斗的意志上有着天地之差的区别。也就可见哈萨克人对俄国的‘忠诚’了。

刘暹有虚拟地图在手，搞个夜袭，一波流的把哈萨克骑兵给冲垮，未尝不能。辎重车缴获不了那就一把火烧了。虽然没有现在完美，但一样能够遏制俄军的救援。

只是这种胜利只能击败俄军援兵，而不能全歼俄军援兵。

而现在，对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同时粮草断绝的哈萨克骑兵，刘暹有太多的方法瓦解他们了……

第二百二十三章中国人又该疯狂了

“斯拉夫人不会，也不可能向一群黄皮猴子低头。我们的军队正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着。

是的。

新疆南路，维列夫金将军的部队已经拿下了半个喀什噶尔。

新疆北路，一支新的、强大的援军就要、或者现在已经到达了契利克镇，刘的军队会被打的大败，他会在双头鹰旗下低头乞降的……”

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在阿礼国、卫廉士面前慷慨激昂。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明说了俄军在北路战场上最新的救援计划，这个消息也远不能及时到达刘暹手里了。新疆铺的可没有电线！

“但就算这样你们的要价也太高。”卫廉士继续打着自己的酱油。与俄国人，美国没有丝毫的利

益冲突。相比较坚定遏制俄国人的英国，美国在这次谈判中的调停地位，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掮客。

并且只如此，已经足够卫廉士在清廷心中赚一个高印象分了。

“如果你们真的在战场上击败了刘，那么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一带地方可以划归你们，但是其余的地方，中国人必须全部收回。

你们可以在肃州、吐鲁番两处增设领事，但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不行。”大英帝国不允许整个北疆连同蒙古一部就这么的被俄国人吃进嘴里。

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布策头摇的像一个拨楞鼓，口中‘no、no’个不停。南疆因为靠近西藏。也有一部分接洽英国人的地盘，为避免刺激到英国人，俄国可以暂不进入。但是北疆。那真真的被俄国人看成自己碗中的一块肉了。

圣彼得堡之前口气松动了许多。但随着南路军

在南疆的突破进展，以及奥伦堡总督区筹措出来的那支哈萨克骑兵，沙皇的口吻立刻恢复到了最初的强硬。是下定决心了要一口吃掉北疆！

这很符合布策的心思。再由，他一个小小的驻华公使，也不可能违背圣彼得堡的意愿。任凭阿礼国如何说，他就是不愿后退一寸。

“你们已经多次派军队增加到北路战场，但一一被刘将军击败。希望这一回。俄罗斯陆军能够如愿。”

“那是当然，尊敬的先生。俄罗斯的士兵无穷无尽。之前的失败只是因为轻视。刘是一名不错的将军，但是他的实力太弱了……”

事情谈不下去了。阿礼国拿起礼帽就准备走人，不过脸上不带有丝毫的气氛表情。外交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扯皮的时间多了。如果说稍有挫折就大发雷霆，他可绝对走不到今天的地位。

次日再度开始的谈判会议上。布策一脸傲慢的

将决议书扔到了奕?的对面。“亲王殿下。沙皇陛下不允许自己正当的要求被持续的无视。请你和你们的政府在十日内做出决定。是和平，还是要战争。否则，俄罗斯的勇士将席卷整个新疆南北。”

态度斩钉截铁。就如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是和平，还是战争！

奕?气的额头青筋直暴，捏着决议书的右手，五指发白。但是又能如何呢？新疆南路不利的战局，和布策现在表现出的胸有成竹，让奕?直接对新疆北路的战事也不抱希望了。但是偏偏的。他现在又只能祈求刘暹再创造一个奇迹！

南疆已败，北疆再败。大势就真的不可扭转了。

到时，北京就只能全然依仗英国人来对抗俄国。即使这样能扭转谈判的不利，跟俄国人讨得一份比较好的条约。回过头自己又要付出多少代价给英国人呢？

这些洋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

天上没掉下的馅饼，世间没白吃的午餐。跟洋人打交道，这句话是真正的至理名言。

阿礼国、卫廉士在‘中立’。当新疆战局，清军完全占优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帮忙，来赚取清政府的印象分，并趁机再从清政府身上扣下一点肉。

但就如奕?想的一样，现在新疆战局俄国人占据了上风，阿礼国、卫廉士，尤其是阿礼国，那就从中看到了咬下清政府一块肉的机会了。

奕?现在的处境是前所未有的艰难。

“哈哈哈，亲王殿下又怎么样，一群黄皮猴子而已。一样要在智慧高贵的布策先生面前低头。”回到公使馆，布策非常的得意。今天在谈判桌上，他侮辱了奕?，侮辱了整个清政府。这让他这么个只有低级爵士头衔的人非常的得意。

“小布伦，给我一杯酒。今天是个美妙的日

子。”

得意洋洋的布策捻着酒杯站在窗前，三月【西历】的太阳是那么的美好，比起当年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卑微的日子，他爱死北京了。

“滴滴滴……”

而此时天津城内的电报局，一封电报正在被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接收着。

来电的是俄国，接报员自然是俄国的人。大北电报公司亦称“丹国大北电报公司”。是丹麦、挪威、英国、沙俄等多国资本在中国联合开始的电信机构。已经铺设上海—香港，上海—长崎，长崎—海参崴，上海至天津等多条海底电线。

“哦，上帝啊，这不可能！”

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当然不可能全是纯粹的职员。一些秘密的电报往来，是必须一些特殊的职员亲自接发的。这样的职员上海与天津两座中国仅有

的电报局里都有一些。

现在发出惊呼的就是俄国的电报员。按照密码本翻译过电文后，这个斯拉夫人真的有一种疯狂的感觉。

“准备马车。我需要立刻见到布策阁下。”天津大北电报公司俄国的领头人，面色急慌的离开了电报局。而他的慌急神情和先前那一份电报的发来。立刻也引起了英国同行的关注。

两个英国人站在二楼目送着他坐上了马车，看着马车急匆匆的往西方去。

“哈利，似乎俄罗斯有了什么事情发生……”

“是呀。感觉还有点熟悉……”

两个人都眯起了眼睛。突然。似乎都想到了什么，四目相对：“前两次俄国人打败仗的时候——”

“上帝保佑。这可是个大新闻。”

“哦，俄罗斯是要把白种人的颜面都丢得一干二净吗？中国人又该疯狂了……”

……

阿拉木图。

一个月前离开的刘暹回来了。他不仅带的有上千骑兵，还有两千人的步兵以及二十门大炮。对于仅有的民兵也损失了七七八八的阿拉木图来说，这是一支不可抵挡的力量。

但是刘暹并没有强攻阿拉木图，他只是每日里用火炮不停地告诉俄国人：立刻从南疆撤退，退出中国的土地。

不然他就会攻陷阿拉木图。然后一路杀去塔什干。

相信眼下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区内，所有的城镇

都抵挡不住三千步骑的进攻的。

圣彼得堡惊呆了。他们被土耳其斯坦发来的电文惊呆了。

三千名哈萨克骑兵投降，考夫曼率领俄军强行突围。全军覆没。

中国人根本就不跟突围的俄军正面对阵，他们就跟在俄军的后头，利用骑兵的优势，就那剐骨的小刀。一刀一刀片下俄军的血肉。四天三夜的缠斗后，突围的俄军整体崩溃了。

俄国陆军上将，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饮弹自尽。超过一千名斯拉夫士兵成了中国人的俘虏。

刘暹在伊利的俄军战俘营已经开设了四个，而现在看还远远不够。

在完全解决了俄军的威胁之后，刘暹以少量部队押送俘虏回伊犁，带上三千步骑，全部人配双

马，不到三日就再度杀到了阿拉木图。

这一回。阿拉木图不再是上千民兵依靠着坚固的城防对战一千多骑兵部队了。而是三千名有着火炮助阵的步骑骏。对阵不到五百人的斯拉夫民兵了。并且，突卷而至的征伐军骑兵还毫不费力的拿下了阿拉木图城外的两座炮台。刘暹都不需要挥兵进攻。他只需要每天不停地向阿拉木图城市内打炮，就能把城里的人逼疯狂。

阿拉木图在刘暹面前毫无抵抗了。它就是粘板上的鱼肉，任由刘暹的宰割。

这是俄军的一个死穴。

阿拉木图的意义太过重大，它的丢失就代表着俄国对七河州的掌控丧失，掀起的波动甚至能动摇俄国在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的统治。

再有，那里也有六七千名斯拉夫人。俄国不能不管。

当然，俄罗斯若是铁了心的跟大清死磕，挑动全面战争，那一个阿拉木图的得失就也不算什么了。现在，俄国不也是不准备开打的么。

刘暹以不攻打阿拉木图为条件，让南疆俄军完全退出中国国界，要价还算有分寸。

+++++++

大清同治九年，三月初七，中俄《伊犁条约》签订。

1、俄军全面退出中国领地【南疆】，中国交还俄军此战所有被俘战俘。

2、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在新疆各城贸易则暂不纳税，准俄商前往肃州贸易，由俄国运入该处的货物，按旧例减税三分之一。3、俄国得在肃州增设领事。俄国领事官有权与中国地方官“公同查办”俄人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事端。

4、喀什噶尔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

听其便，中国官员不得阻拦。

++++++++

三年尝冰卧雪，苦战万里，刘暹于国是立有大功的。生平第一次踏足乌鲁木齐，与现任伊犁将军李云麟【汉军正白旗】会面。看着董福祥献上的妥明首级，刘暹知道自己在新疆的任务是全部完成了。

只是，恐怕当初赶着或顺水推舟压着自己进新疆的那些人，谁也不会想到今日会是这样赫赫的结果吧？

自己在新疆的时间不会长了。但收复了大片河山，至少保住了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让满清对外赔款少了五百多万两银子，又有何憾？

第二百二十四章万里显封侯，匹马定天山

同治九年的上半年是北京忙碌的一个季节。

新疆战停，清军大胜，有功之人可不止刘暹一个，军中将校百人个个都要安抚的，新疆的土著贵族也需要赏赐，再有征伐军的将士，那是绝对不能跟骠骑营、义勇营以及新疆的土著们放在一个等级上的，他们可不是只几两银子就能轻易打发了的。北京的封赏是要看得到摸得着的实实在在。

三月里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却了心头大病的北京，就陷入了各种的评议当中。依靠刘暹传过去的战报，以及最后那份报上去的功勋策录，有几百个人需要银子和官职来犒劳。

首先是刘暹本人。

赏本人金银，再诰封其父母，为光禄大夫和一品夫人，这些都是小事。重要的是如何给刘暹按一

个实缺，给他授什么爵。

没人想再让刘暹窝在汉中，他若是在陕西不走，以他的功勋，如李鸿章这等进士出身的人，甘陕总督也都有了。刘暹文学不佳，甘陕总督轮不上，那陕西提督也一定不能少。

刘暹现在注定要放一任提督的。

可这一任提督放到哪里呢？

江北提督？江南提督？直隶提督？但论提督上的职务，这三个缺是提督里头大一些的了。但都不行。满清舍不得，且两江也是湘淮地盘。

而甘陕是多军的地盘，两湖、安徽、闽浙，这又是湘淮楚的地盘。

挑来挑去。北方除了一个山西，南面就是两广，以及云南、贵州这两省无个依靠。

尤其现在的西南三省石达开依旧跳的很欢。汇

融了现下中国几乎全部的反清力量的石达开。简直是有成李定国第二的苗头了。

现下刘长佑任云贵总督，刘铭传任贵州提督，刘坤一任云南巡抚，湘淮两军大将，加上骆秉章的四川，和依旧是四川提督的唐友耕，担任了云南提督的冯子材。这两员悍将，西南之地可谓是精华聚集。

如此再加一个刘暹过去，不说湘淮军的意见。就是对刘暹来说也会招致朝野诽议的。人家才从新疆那个是非之地杀出来，这就又给摺进西南了啊，也太可着用人了。

但是山西因为距离北京太近，满清也不会让一个能打仗的大兵头带着自己的队伍进去。想来想去只有两广能够安稳刘暹。广东。膏腴之地。舍不得给。经过多次廷议，经过朝官大佬的多次你捧我压，你压我捧，刘暹的官职是终于给落定了——广西提督。

在北京的旨意送到之前，刘暹就已经收到这方

面的消息了。这当然是亲家的积极。同时信里头也不无遗憾的说，刘暹朝堂上没有个大佬照应着，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竟然只得了一个偏远的广西提督。别的全不说。刘暹之前挂着的乌鲁木齐提督也只是比广西提督逊半筹啊。

爵位上定的到不慢。刘暹给封了一等靖毅侯。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补偿的意思在。此举倒是赢得了不少朝野的赞扬声，都说是厚待了。可放在刘暹看来。或者说是所有的明眼人看来，这分明就是挑拨刘暹跟湘淮楚军的关系，打算继续的分化。

要知道，如今的曾国藩才是一等毅勇侯，李鸿章是一等肃毅伯，左宗棠是一等恪靖伯，刘暹现在冒出个一等靖毅侯，那是会被很多湘淮楚的军将扎小人的。

只是刘暹不在乎这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当自己起兵惊荡中国的时候，湘淮楚三军就是被横扫的对象。

刘暹看重的是湘淮楚三军的人才，而不是湘淮楚三军的本身。

只一个刘暹的封赏就拖拉到三月中才定下，还有征伐军中的魏明、张忠奎、霍广成等将，以及董福祥诸人。

从北京到新疆的道路上，整个三月份中快马不绝。一份接一份的告身和旨意、公文发送到新疆。只因为清廷没那个意思叫刘暹入京谢恩，而是如曾国藩平长毛一个样，直接封赏，直接入职。

大清如康雍乾三朝那般，胜师归京，皇子、亲王出城相迎，雄武之师耀武夸街的荣耀，是想都不要想了。

董福祥被授喀什总兵。骠骑营、义勇营中的一些人纷纷被授重职，尤其是勒善这般的旗人。

当新疆土著屠刀扬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分辨满汉的区别。在他们眼中，不论满汉还是索伦、锡伯，都是他们的敌人。在土著的屠刀之下，满汉一

切的隔阂也全都抛弃融为了一体，他们都是一家人。连刘暹这个扎底要反清的人，都毫不介意的重用了勒善等一批满兵。

但这种情形随着新疆局势的平定，随着北京方面的手笔麾下，一切又有了回到之前模样的趋势。密切无间的情谊有了新的裂痕。

勒善被一举拔为阿克苏总兵，而与他在义勇营中齐名的徐东山，则只被授予了库陇勒参将，直接归到了勒善麾下。

阿布都力、艾克木、伊斯哈克、阿克马尔、阿克托比、赫拉特、萨多尔拉、桑扎尔等一应新疆土著人，各被授予了大小不一的官职。不过伊斯哈克伤势太重，刘暹特意去看望过，也让军中大夫诊看，似乎即便好转，也难痊愈如当初。人，可以说是废了。

文麟为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喀什噶尔提督。满清在新疆的改革在刘暹彻底分割军队，领兵退出新疆之前就开始了。似乎是要改为省制，缩减伊犁

将军的军政大权，设立新疆巡抚。

不过这一切跟刘暹没关系。刘暹要做的只是分割义勇营和骠骑营。将之中的大部留在了新疆，而去其中的一小部分精华，如出身伊犁的义勇营中的一部分汉人。

这些人大部分是犯官的后代和子孙。他们自己或许根本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家世和长辈的缘故，很多人都识文断字，有着不错的文化水准。又因为之前的经历对刘暹极为的认同。刘暹要不趁机将他们收入囊中，脑袋就真被门给夹了。

再有就是来自青海草原上的蒙人和藏人。这些人本身意义上就是青海蒙藏部族贵族送给刘暹的奴隶。但三年的战斗下来，刘暹也硬不起心肠继续当他们是死了白死的炮灰。

所有战死的人，抚恤金上照例秦军士兵。愿意还回草原的，刘暹放他们回去。不愿意再回去的，刘暹统统收下。甚至如果有家人在的，刘暹还负责将之家人一律接回。当然这个家人的范畴。只限于

父母长辈和不成年【成家】的兄弟姐妹，和自身的妻小子女。

结果大部分的蒙藏骑兵都愿回到过去的生活，继续想跟随刘暹的蒙藏汉子。只有不到四百人。刘暹把他们全部编入了军部。

部分义勇营和部分骠骑营，加上五十人上下的俄军降兵和不超过二百人的哈萨克骑兵，四者相加为刘暹回归汉中的部队增加了一千兵力。骑在马背上，刘暹看着前后浩浩荡荡的马群。和总数只有四千人不到的秦军。黯黯神伤。

三年的厮杀，出征时的五千人，三年来陆陆续续补给到的两千人，七千兵力，现在算上西宁府的兵力，现在也只有一半人。

但是这不能说刘暹打仗伤亡大，纵然喀什新旧两城的攻防战让南疆征伐军流干了血。只可以说他能投入到新疆的兵力，实在太少太少。

刘暹可惜的是这些战死沙场的弟兄的遗体。都

不能返回家乡。在这个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年代。新疆南北大小七处陵园，代表的将士们誓死的奉献！

赶到青藏高原的冬季到来前，刘暹领兵回到了丹噶尔城。这里是汉中——新疆补给线上两个最重要的转点之一，自从当年刘暹扫平西宁，这个地方就自始至终的掌控在秦军的手心里。

当年制定下的政策，三年的时间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马耕的收获让丹噶尔城的数万百姓完全恢复了生机。第二年，丹噶尔城恢复生产的第二年，收获的粮食就完全的满足了自身数万百姓的生活需求。都还能有多余的粮食支援当时攻伐甘肃西部的多隆阿军。

到现在，整整三年。三年前的六七月份，三年后的七八月份，三个年头的丰收，再出现在刘暹面前的丹噶尔百姓，个个面色红润，衣着厚实。跟三年前相比，完全是天地之差。

当天晚上，厚厚的一摞文书笔记放在了刘暹手边。这是三年来，秦军体系下的村长、乡长、县长治理地方的全部心得。也是这三年中，如此大锅饭模式下的丹噶尔城，户与户之间，甲与甲之间，保与保之间，乡与乡之间，彼此和自我发生的矛盾、冲突与友善、合作、亲密等等，各个特殊、典型的事例的记载。当然也少不了**的滋生与铲除！

跟‘佃户’式，完全强控下的汉中刘氏庄园不同，丹噶尔城作为刘暹实验的基地之一，全然是‘半开放’的。强制力上比起刘氏庄园来，低了不是一个档次。

对于整个中国，显然，丹噶尔城的这摞子笔记和心得，更有研究价值和适用性。“可惜，只能看着三年。如果再有两年，利弊看的就能更加清楚明白。”

丹噶尔城人都是一无所有的贫民，受先前暴军战乱苦甚，只三年的丰衣足食还不一定能唤起人心底的私念和**，再有两年会更有价值。像前世天朝

吃大锅饭的时候，公社不也红火了好几年麽。刘暹虽然还没认真看这摞笔记，也听人汇报了。百姓里好吃懒做的，出工不干活的，并没几个。

可惜，今年这地儿，就要交还西宁府了……

第二百二十五章给儿子打下一份大大家业

汉中，我回来了！

远远望见草凉驿，刘暹的眼睛真的湿润了。他此刻内心的感觉跟前世在外生活数年回老家时的感觉真心没法相比。

激动，激动！

身后三千余将士中，呜咽的哭声、抽泣声，兴奋的呼声、鬼嚎声，清晰可闻，所有的情绪全都不加抑制的释放了出来。

汉中，老家，秦军的根，我们回来啦！

草凉驿前锣鼓喧天，披红挂彩，人声鼎沸。

前来迎接的汉中知府李楹，凤县县令。一切欢迎仪式，似与秦军自西宁东来，过兰州、秦州、凤

翔等地的规格相当，实质上官民群中们的热情却高涨了不知道多少倍。

发源于汉中的秦军，他们的荣耀就是汉中人的荣耀。

齐大林、周军打马走在刘暹两边，他们二人在刘暹带队自从甘肃入陕西凤翔的时候，就率小队骑兵迎上去了。

“大人，怎么样？咱们汉中老乡的热情比凤翔的那帮瓜娃，炽烈多了吧？”

这是百姓对自己，对秦军的认可，刘暹心中的激动和伤感迅速的被百姓烈火一样的热情给冲消。

“秦军扬名域外，功定天山，开我朝三十年外战第一显勋。为兄添汉中知府，与有荣焉，与有荣焉！”

拉着刘暹的手，李楹这番话不是场面话，而是真的发自肺腑。

第一支打败洋人的军队，汉中制造。我为汉中知府——

李楹不是一个有大追求的人。但留名青史的荣耀谁都想望。刘暹的成功，秦军的显赫，那就给李楹带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只此他在刘暹崛起的经历中的支持。和他这几年来担任汉中知府的这么个时机，史书上就抹不去他的姓名。

鞭炮噼噼啪啪响个没玩，震耳欲聋。大军从草凉驿开始，一路往南，沿途几百里，一**夹道欢呼的民众就没有断绝过。

当大军开到城固的时候，欢庆在这一刻也达到了顶峰。

“吃好。喝好。放假后，玩好，乐好——”

刘氏庄园这三年来积累的粮食、猪羊储蓄是庞大的数字。支撑一个欢庆的开销。根本就小菜一碟。

所有的军饷开销，在大军从新疆开拔前就都已经发到士兵手中了。阿古柏、妥明，伊犁土著，这些人搜刮的越狠。刘暹缴获的就越丰厚。北京方面虽然在军饷上一直短缺着征伐军。即使征伐军打开了局面之后也从没按时按量发放过，但刘暹在新疆的缴获已经足够弥补整个征伐军上下所有的开销，还有大大富余。

毕竟新疆的叛乱是席卷了整个天山南北的。除了蒙古部落和哈密、巴里坤的变动不是太大外，余外地方都是天翻地覆，面目全非。

用一个冷酷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这就是一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

整个新疆七成的财富控制在了叛军手中。征伐军荡平了一切叛乱之后的即得利益有多么的巨大，就可想而知了。

刘暹马踏七河州，和董福祥袭安集延得手弄到的那些外夸，根本就不能跟新疆本地的收获相比。

无论是秦军、董军、土著。还是义勇营、骠骑营，军饷以及伤残阵亡抚恤。刘暹一切都除干抹净，回到城固时候的他手心里则还能剩下足足二十五箱的珍玩珠宝。

这些珍玩珠宝发卖了出去，轻轻松松就能落得一二百万两银子。它们不是金银，却更比金银珍贵。

虽然现在的新疆已经远不能跟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畅通时候的新疆相比，但是七成新疆的财富的再分配，依旧是个天文数字。

征伐军马蹄踏遍整个新疆，从阿古柏等贼酋手中，以及叛乱土著手中搜刮来的财富，金银不下二三百万两，加上珠宝珍玩，总价值超过千万大关。可以说从汉中走出去的征伐军士兵，包括董军在内，只要不战死和中途伤残退出战争的，现在每个人都是至少腰缠数百两。军官就更不用说了。

……

红鸾被翻，浅吟声声。三年多的牵挂与思念一经迸发，就是平素大家闺秀气质十足的张妙彤，也放下了矜持。一切平息下后，尤自还紧紧搂着刘暹腰胸。

刘暹能感觉到自己肩窝处的丝丝清凉，不看他也知道是自己老婆的泪珠。右臂搂着纤细的腰身，左手抓住张妙彤的小手，“放心，今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你老爷我战功、资本都混足了。以后谁也不敢再拿你老爷我当炮灰了。”

“今后咱们生孩子，多生几个。我会给咱们的孩子打下大大一份家业的……”

刘暹下巴磨了磨张妙彤的丝发。他是真希望是张妙彤给自己诞下长子，那样日后的位子就没啥争议了。

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再想跟过去的皇朝一样，封建中央集权，是不可能的了。刘暹更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制度的相应改革，自己的儿子辈再过

渡一下，然后到孙子那一辈变成统而不治的象征了。

刘暹在城固一呆就是一个月，期间除了变动一下祖祠的规格外，府邸换了一块牌匾，就是不停的聚集秦军诸将，变动秦军的结构架骨。

以大队为主体的秦军部队建制真的不适合现在的秦军了。刘暹手中的兵力已经有一万三千人，汉中兵源冲突，前线死伤一个，后面立刻就能补上一个。如果不是刘暹定下了一万三千兵额的限定量，暴兵两万也是轻而易举。

所以，刘暹决定在大队上面设营，在营上面设旅。而团这一级，作为守备建制来使用。

具体一点就是三个大队加营部附属兵力，比如说警备队、辎重队、炮队、医疗队、工兵部队等等，构成一个营建制，兵额两千二百人到两千五百人间。因为营部的附属部队多是技术性较高的兵种，一时半会儿的秦军不见得都能给每个营配备上，会有一些缺漏。但是如果所有建制兵力全额匹

配，一个营完全可达到两千五百人。

旅则不再是三三制了，除了三个步兵营还会加上一个骑兵营，再加上旅部的直属兵力，旅的人数普遍会达到一万三千人左右。如果是加强旅，匹配的不再是一个炮兵大队，而是直接的一个炮兵营，那人数会猛增到一万五千到一万六之间。

秦军现下的兵力，在刘暹的计划中那就会被整编成一个旅，外加一个守备团。

团的结构是至少有四个大队做为基干兵力，加上团部直属兵力，总人数达到三千五百人到五千人之间。

秦军现有的兵力当然不够整编成一个旅加一个团。但是扩充一下兵力对秦军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刘卓负责的新兵营这三年来的成果可是不能小觑的。大量受过训练的新兵散布在汉中乃至陕南民间，这些人每年农闲的时候进新兵营接受训练，然后就期待着什么时候秦军补充兵力的时候能抽上自己。

对比民间的辛苦，秦军的饷银、待遇，在这个时代的内陆地区，绝对是第一等的。

而这样的一次全军大整编，也让刘暹再一次把握住了全军。

有军情处在暗地里防范着，刘暹对留守秦军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秦军在刘暹离开的这三年里许多中上层军官都收到过陕西巡抚的拉拢，但是倒过去的可以说一个没有。这一点让他很感欣慰。

然而再欣慰，一个基本的现实刘暹也不能否定。那就是——齐大林、周军、刘卓等都在秦军内部扎下了深厚的根基。

毕竟三年多的空白时间啊。

刘暹这次全军整编，就是要把各部混编、杂编一下。同时，营一级建制的设立，也能让一批人从大队长的位置上腾出地来。这样刘暹也好大力提拔新疆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一批中层军官。

这么的多管齐下，本就还是他的秦军，就更是他的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秦军军官流水一样刷过城固，就是围绕着整编进行的人事安排。

在新疆之战立下大功的张忠奎顶了齐大林汉中镇总兵的职。他在秦军内部的职务则是汉中守备团团长。

新编旅的旅长自然是刘暹担任，但副旅长空缺。四个营长分别是齐大林、周军、向发和魏明。而除了历经了新疆之战的魏明，骑兵营营长的职务做的理所当然，齐大林三人则还需要努力证明自己。

刘卓继续负责新兵训练工作。并且刘暹准备扩充教导队，把这个工作一块交给了刘卓。这个看似没有实权与兵权的职务，刘卓干的有滋有味。因为他很清楚新兵营与教导队的意义，负责这一块足可以把他的名望夯实在秦军的最基层。

事实也表明，刘卓虽然没有兵权，但在秦军当中的影响，半点不弱于齐大林、周军，向发都不能跟他比。

就像范德榜这个秦军大总管一样，没有兵权，也一样是秦军当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当然，伴随征伐军在战场上渡过了三年时光的伯丁.斯坦福，在秦军中的地位也彻底压倒了舒伯特.杜克。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舒伯特.杜克虽然没有伯丁.斯坦福在军中的地位高，但是这三年多来他在汉中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和他自己，不仅在军中诊治，也在刘氏庄园系统和汉中民间开诊，影响力很大。

伯丁.斯坦福胜在军中，而舒伯特.杜克赢在了民间。在日后中国的近代医学史上，这两人的姓名都闪耀着光芒。

第二百二十六章幸福的秦军与战争红利

“贝尔先生，我在广西等候着你的再次到来。”

同治九年年关将近，刘暹在老家双溪送走了贝尔.福克斯。这个老朋友的到来，为秦军与迈胜洋行的贸易关系添写了新的篇章。同时也代表着两边持续了将近两年的低靡关系走出了低谷。

在刘暹不在的这三年多中，秦军除了从迈胜洋行进购了一批火柴机和卷烟机外，自己在汉中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和卷烟厂，为秦军创造了不小的利润价值外，两边再没有大的贸易发展。

秦军倒是想继续从美国方面进购武器，比如说柯尔特转轮手枪和雷明顿的后膛枪，不管是边针枪还是中针枪，都行！【边针——闭锁方式为滚动闭锁。中针闭锁方式在原滚动闭锁方式下改进其组合弹膛和闭锁机构，使它变得更简单、更确切。】当

然，后膛钢炮也是必不可缺。

但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些限定，也可能是欧美各国私下里达成的协定，纵观整个六十年代，后膛枪炮根本没出现在中国市场。

直到今年夏天，李鸿章从英国方面购得一批斯奈德-恩菲尔德后膛枪，整个市场才开始挂牌。而在这之前的日本，亨利-温彻斯特十三连发——杠杆式连发枪（使用金属弹壳子弹），萨摩藩就已经有了。

历史上左宗棠平甘陕、定新疆时候，楚军的武备也相当一部分达到了后膛时代，也怪不得整个平叛过程。军需耗费那么大了。

后膛枪炮与金属弹壳子弹的水准和开销，与前膛枪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存在。加上楚军又是步兵为主。

后膛枪炮市场开启之后，迈胜洋行十月份运到上海了一批军火。

其中柯尔特转轮手枪二百支。雷明顿中针枪一千杆，简称为亨利步枪的亨利-温彻斯特十三杠杆式连发枪一百支，每杆步枪配弹二百发。后膛75毫米山炮八门，每门配弹三十发。

刘暹毫无迟疑的全部抄底，并把迈胜洋行另外带来的二十万粒雷明顿中针枪子弹，和三万粒亨利步枪子弹，并五百发七五炮弹全部买下。

这是一笔小十万两银子的军火买卖。但对于整个秦军来说。只能武装很小一部分士兵。只秦军现下的规模，这就是一个二百万美元的大市场。【一美元等值一鹰洋，三鹰洋合二两平库银】

现在的贝尔.福克斯还根本想不到刘暹那浩大的报复。眼睛里只盯着秦军的军火。第一笔小十万两银子。迈胜洋行的利润就达到了对半的地步。那么，如果是二百万美元的大生意，迈胜洋行岂不是能从中赚取百万美元？

这个数目放到一百四十年后的中美双边贸易大

鳄身上，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数额。但是在现在。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得到了后膛枪炮。刘暹立刻将之交给了工匠营。他不期望工匠营能够仿制出这种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因为他清楚，后膛枪炮和金属子弹是工业文明的结晶，靠如今秦军火药局那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即使能仿制的出来，成本价和性能也能让人崩溃。

现在的秦军工匠营，制作的主要还是前装滑膛枪和大小劈山炮，以及汉元一式、二式火炮。这些东西在如今的满清市场上还颇有价值。

……

时间越来越靠近年关。整个汉中比往年更加热闹了起来。

大批士兵的回归，给汉中民间带来的大量的资金。而这些银子置买田地。娶媳妇、说亲、返修房子等等之外，新年过上一个富裕年。也是必须要

的。

所以，今年汉中的市场分外的红火。当然，子弟们归乡，家人再也不用担忧亲人的性命之忧，也给这种红火再增添了一股喜气。

谭福生赶着一辆马车慢悠悠的到了家。

加在汉中府城南关，好大一片地方全都是谭福生这样一类的秦军中人居住地。

每家每户的大小格局完全一致，从高空上往下俯瞰，能够清楚地发现，一个胡同十家，十个胡同一片，这里一共有五片地。

马车进了胡同，在第一家门口停了下。这里不是谭福生的家，而是一名秦军士兵的家。但见他跳下马车拍响这家的大门，很快从里面出来了一个老人。“大爷，我给你们买了块肉，还有俩鱼。”

谭福生提着鱼肉就往门里进，老人家拦都拦不住。

“哎呀，福生啊，这些俺家都有。军里头没忘了俺家柱子，前天补贴就给送来啦……”

老人拦不住谭福生，只能跟在后头。灶房里听到动静，一老一少两个妇人出来看。年纪大的那个沾水的手正在腰间的围裙上攒着。

“大娘，弟妹，做饭呢。”谭福生跟两妇人熟悉的打着招呼，一边把手里的鱼肉递了过去。

“家里面有。前天送来的时候，你不也见到了……”

老妇人说什么也不收，年轻的也在一边合着。他们家作为秦军，还是征伐军的伤残军属，今年过年收到的补贴足够他们从前年吃到十五，不是一般的丰厚。

谭福生正跟老两口推让着，屋里头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出了来。军人脾气就是不一样，残疾人不在乎的挥了挥手，“爹，娘，福生哥拿来了，你

们就受着。过年时候，好好做俩菜，整上一桌，叫我跟福生哥好好的喝两盅……”

告别了热情送出门来的大爷大娘，谭福生赶着马车又陆续拍响了胡同里另外两家的大门。马车上拉的不止是谭福生一家的年货。

这一片全是秦军系统的人，而每年中秋、过年这样的大节日里，秦军都有福利发下，不管多少。

今年因为新疆战事结束，收获丰盛，秦军的福利发的特别丰厚。

看士兵、军官的籍贯，汉中本府的，一律是发送到家。或是如这片地方一样，有一个供销社，拿着本家的证明，就能到供销社里把自家的那一份福利给领取了。只要是住进秦军策划盖起的‘小区’里的人家，都是如此。阵亡和伤残军人，则由人专门送上家。

这一块上高层抓的十分严格，抓到有贪腐的人后，一律严惩不待。三年中，整个秦军后勤福利系

统里至少有上百人挨了枪子。

　　而刘暹三年多时间不在汉中，却依旧对秦军本部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些得人心、收买人心的政策，就是一大主要原因。整个秦军系统里，不知道有多少家户，供的有刘暹的牌位呢。

　　谭福生回到自己家里，婆娘怀里抱着个小的女娃，手里牵着一个四岁大的男娃迎了上来。

　　有老婆有家，有儿有女，还不愁吃喝，谭福生的生活至少超过了现今中国九成以上的人。

　　把给青菜、白面，猪羊鱼肉，搬进厨房，再把给儿子买的鞭炮、烟花，给老婆扯的新布拿出来，看着妻小喜滋滋的脸容，谭福生心里跟吃蜜了一样甜。人活一世，图的不就是这个。

　　解下马套，谭福生牵着这匹在军中退役后被自己给买回家的老马，到了院子西南角搭起的马圈，用心的喂养着。这匹马算上被买回家的时间跟了他五年，很有感情的。

或是说自从他在秦军系统里彻底安稳住后，谭福生就重视起一切感情了。他这道胡同里没有阵亡军人遗属，但是正片小区里有，且还不止一家。谭福生工作之余是有时间就帮着这几家烈士遗属做事情，没时间就是挤出时间来也要帮。不求任何的回报，每到过节，还必会送上一份心意。

这不是一天两年，而是几年间一直这样的坚持。谭福生在这片小区里的声望很高。小区暗地里的居民记录上，谭福生一直都是光荣榜上首屈一指的。

他也从来没有隐瞒自己这样做的目的——积善祈福。

不是给自己的孩子祈福。而是给当年失散的兄弟祈福。

谭福生、谭富民，两兄弟一块参加的李蓝义军。结果谭福生成了秦军最早的一批战俘中的一员，然后就再也没见过谭富民，也没从别人口中听

过。

谭福生由衷的希望自己的兄弟现在还活着，没有死在乱军中。希望自己的兄弟能早一日回到老家，从乡亲们口中打听到自己的消息。知道大哥还活着！

人一旦有了信念就无比的强大。谭福生这个当初在战俘营中堪称最邪恶的狗腿子之一的人，现在在他居住的小区居民眼中，在他所在的运输队下属和同僚眼中，那就是一个天底下难得的大好人。

……

整个秦军系统，当然不可能家家户户都如谭福生家过的这般幸福。一些伤残和阵亡将士的家庭，也是窘迫的。但是至少在今年，依靠着新疆战争的红利，整个秦军系统过了一个红火的好年。

这样的生活水准，完全秒杀湘军、淮军和楚军。非是说秦军新疆一战搂的就是比湘淮楚三军更多。而是因为秦军分配较为公允，上下利益均沾，

而非湘淮楚三军那边上层得利，中间得好，下层继续吃苦。

第二百二十七章海南也是刘暹的

眼下时代的火柴是暴利的。这个同治四年才从国外传入中国的物件，因为那相对高昂的价格，以及货量和销售渠道的限制等原因，两三年的时间还远没发展到传销全国的地步。当汉中本地的火柴开始销售之后，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相当多的地方都还没有火柴的身影出现。人们听都没听说过火柴。

而靠着低廉的价格和秦军的刀枪，这个小小的火柴，两三年中飞快的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攻城掠地，销量远远超出的‘洋火’十倍、百倍。

在今年时候，这种需要大量人工【糊火柴盒】密集劳动的产业，更是从单单的秦军系统延伸到了汉中民间。因为只是秦军系统能够‘生产’的火柴盒已经不够火柴的生产使用了。这就像汉元牌香烟在中国南北逐渐蔓延开来之后，汉中民间种粮食的百姓减少了，种植香烟的人家变多了。虽然还都是晒晾烟，而不是烤烟。

还好汉元香烟厂直接跟烟农签订了收购协定，不然风潮涌起之中肯定有不少种植烟叶缺乏经验的百姓赔的倾家荡产。

不过烟叶这东西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跟火柴一样，初开始时还好。当逐渐流行开来之后，只秦军内部就满足不了产量的需求了。虽然他们从迈胜洋行一气订购了十台卷烟机，但是这种最早期的卷烟机，烟丝的定量仅依靠供丝部分—烟丝箱进行，定量精度不高。而且当卷烟机速度提高时，烟条内烟丝分布的均匀性明显恶化。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自动切烟。所以。这个必须人工来。

而不管是香烟的分切成支，还是装盒，亦或是单单香烟盒的生产，这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当卷烟经过两年的积累，慢慢的在中国大江南北有了市场之后，今年香烟产量急需，在卷烟机一时半会儿到达不了汉中的时候。人工卷烟就不得不走上了台面。加上卷烟和烟盒的资质需要，火柴与香烟这两个新生产业给汉中府的民生带来的极大地影响和改变。

最后就是玻璃镜子。刘暹早期引进玻璃生产设备时，脑门里完完全全想的是望远镜的制造。但是磨镜师傅的手艺不过关。这东西必须要有经验的积累，望远镜的生产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反而是玻璃镜子的生产与市场被迅速的开拓了出来。

椭圆的玻璃镜与老式的梳妆台的相结合，产生的效益不是一般的疯狂。而小块的圆形、方形玻璃镜延伸出的手柄梳妆镜，也成了无数中低层家庭妇女和少女的最爱。刘暹完全的无心之举。引带起来的效果却是成就了秦军第一炮生意。

当初他绞尽脑汁的找门路。找生意，赚钱。也没干成。现在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三项产业给秦军带来的好处是远超淘金沙、挖矿的。他让秦军更加紧密的跟汉中百姓联系在了一起，也让秦军第一次开始编制覆盖全国的商业网。

甚至当枪炮生意在青海草原逐渐趋于饱和的时

候，秦军能继续牢牢拴住松潘的汉番商家，靠的就是火柴和镜子。

玻璃镜子这种东西在东南沿海，尤其是个开放港口已经不稀罕了。但是在中国的内陆和西部，刘暹还能吃个肚圆。

而这三年多来，就朝廷发瘾症一样的没个谱的派发军饷那三瓜俩枣。秦军始终能全盘的坚持下来，西边打仗。老家巩固基础，东边继续扩展情报系统，一切的开销只靠原先的那份家底和军火利润，是相当棘手的。三项新生产业的出炉和它们的一飞冲天，给秦军带来很大的帮助。

“元渡，你要到广西不假，秦军也要去广西不假，但汉中是你的基业啊，你可不能只顾广西不顾汉中。火柴厂、玻璃镜、卷烟厂，一个都不能搬走。”这天，府城的李楹突然急冲冲的赶到了双溪刘暹侯府上，张口就是这样的一喷话。

刘暹愣了，“穆山【李楹字】兄何处听来这等荒谬言论？广西近海，小弟若在办厂子，只需再向

洋人订购机械就是。岂不比拆迁了汉中的机械，千里迢迢的运去广西容易！”

“火柴、玻璃镜、卷烟三厂，不是正在拆迁吗？”

李楹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两年在这三行当里得到了不少的利润。但这并不是他如此着急的最大原因。身为一名亲民官，李楹很清楚这三厂对汉中的影响，它们是关联秦军系统，与汉中除开秦军之外的，数量更多的百姓民众的利益桥梁。它们的存在让秦军在汉中的根基，脱离了‘乡党子弟’这一单一情感的范畴，跨升到了利益结合体的地步，价值不是单纯的银子可以衡量的。

李楹很清楚自己与秦军的关系。如果说当初他是要利用刘暹往上爬，那么现在就变成他是秦军系统的一员了。两者早已经结合做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楹为秦军的利益操心，也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操心。

“这哪跟哪啊。火柴、玻璃镜、卷烟三厂是在拆迁，但他们不是被搬去广西，而是搬到原先的工匠营，也就是挂牌的火药局那里。”刘暹亲自倒了一杯茶，递到李楹手里。“现在洋人的火器又进一步了，变成后膛枪、后膛炮。咱们工匠营现在生产的武器都是前膛的，跟不上时代，没多久赚钱的日子了。先前那可着劲的生产的规矩也要变一变，有多少订单，咱们生产多少枪炮。仓库用不着了，我把火柴、玻璃镜、卷烟三厂搬到那里。”

“一是浪费了可惜，二是也好方便管理。你汉中知府的位置不可能一直这么干下去。再来的知府大人，可就不是咱们这一路人了。三厂离府城太近！而且三厂的规模太小，我已经跟美国人下了订单，最迟二月里，火柴机、卷烟机还有玻璃上的器械，就能再运来。工匠营地盘大，适合厂房扩建。”

听刘暹这么一解释，李楹当然不会再心急火燎了。他忧心起自己的前途来了。

秦军不是湘淮楚军，刘暹爵位再高，没有相应的权势，在李楹的调职问题上也办不了什么忙。即使他应求了张家，能不能真的有个好结果，也是难说。

张守岱只是河南巡抚，上头有些联系，却也没过硬的瓜葛。李楹已经是记名按察使的实授知府了，再上一层不是道台就是按察使，已经不是张守岱这么个无有兵权的河南巡抚可以相帮提携的了。

现在秦军的齐大林已经带着人马先一步赶去琼州上任。他的汉中镇总兵的缺被张忠奎顶了，北京就给齐大林又弄了一顶琼州镇总兵的缺。

这琼州指的当然就是海南。后世海南是单一的省份，现在它却归属广州管辖。琼州镇也为广东水师提督下辖五镇之一。可怜齐大林本身还是一个旱鸭子。连汉江都没游过，现在一下子蹦到海里了。

而两广三提督，十二镇绿营。广东水陆两提督就直接占据了十镇！刘暹堂堂一任广西提督，麾下就只有左右江两镇总兵。现在右江镇总兵李士恩还

在贵州战场，刘铭传的麾下。而左江镇总兵谢继贵为冯子材旧部，正在广西越南边界，围剿着黄旗军的黄崇英和黑旗军刘永福。巡抚李福泰则亲自领兵坐镇百色厅，以防备太平军进袭广西。

从同治四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去年结束，太平军可是把广西闹腾的不得安宁。两任巡抚因此丢官，三个总兵由此丧命，知府、道台、县令丢了颈上脑袋的，不下三十人。如今湘淮军靠着现今的后膛枪炮逐渐占据了战场上的上风，广西的压力骤然减轻了不知道多少。

只是随着法国人在越南的进一步扩展，广西的边防形势日益严重。北京的那群大佬把刘暹丢到广西去，虽然有多方面的计较，但利用刘暹的‘能打’来巩固——对法——边防，也未尝不是一大因由。

至于琼州镇，更像是给刘暹的一个甜头。那地方至今人口不及内地的一个大县，汉黎之间也有不少冲突，比之广西乡间的土客拼斗也不逊多少。而当年兵强马壮的琼州镇有七千士兵，百艘大小战

船，现在也十失七八。有它无它，对广东水师的影响根本不大。

近些年广东可也没几天安稳过，无论是太平军还是广东本地的反清起义，亦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绿营各镇多次征战沙场。陆路五镇自不用提，水路五镇也频频可以看到南澳镇、碣石镇等等的名头，而早就被掏了个空的琼州镇则始终‘安安静静’的蹲在海南。这之间的意味，已经能说明些问题了。

再由，广东水师四年前就从英法订购了安澜、镇涛、澄清、绥靖、飞龙、镇海六艘蒸汽火炮舰船，去年已经到货，现在用于伶仃洋一带的巡海、缉私、捕盗。那就更不把空壳一样的琼州镇看在眼里了。

北京方面这也是借着个甜头来在安抚下刘暹。

第二百二十八章越南这几年的日子可是很不好过

时间进入到二月，张守炎带着不多的一小队人，作为秦军南下的第二波队伍，出发了。他的任务是给刘暹在官场上打好前站。

现任广西巡抚李福泰也是山东人，与张家颇有渊源。而且不是湘军也不是淮军，又是刘暹今后的顶头上司，便利如此要是再攀不好关系，刘暹就是自己作死了。

汉中的这一块刘暹没交给自己的亲戚。他的亲戚里头，除了霍广正有这份能力把汉中的担子挑起来外，其他的人要么还不到家，那么就是‘二代’啊‘二代’。

真的，刘暹自己都没想到自己那帮亲戚的出息会是这么的‘小’。就像前世红朝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样，仗着自己的身份从厂子里拿点货，倒卖出去，赚点小钱，就整日里乐呵呵了。真让他蛋

疼。

三个厂子连同暂时还不随军南下的工匠营，刘暹全交给了李楹，由他来负责。一个府他都能料理的下了，几个厂子，更该是小菜一碟。

二月底，迈胜洋行的器械如期到来。火柴厂、玻璃厂和卷烟厂规模都扩大了数倍，而且还新建起了肥皂厂和一配套的小烧碱厂。

三月的时候，刘暹收到了张守岱的一份书信。里头除了问好以外，重点说了李楹职务变动的事。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张家没有探听到任何有关李楹调动职务的消息。这让刚刚接手厂子的李楹心里大松一口气。

如果是平调，或是到了那个受气的位置上。他还不如继续做自己的汉中知府。

三月中，刘暹带着上万秦军，带着自己的家小。以及数百名秦军系统的‘小官僚’，再有火柴厂、玻璃厂、卷烟厂等一批熟练工和他们的家属，

兵锋朝南，终于离开了汉中，赶去广西了。

汉江边上，邓玉章望着滚滚南去的队伍，久久没有回头。

“老爷。回吧。二少爷、三少爷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老管家邓泰月前退出了秦军现役，继续回到了邓家当管家。但是他再怎么穿便服常装。一股凌厉的军伍气息，也消散不去。

在秦军，在征伐军中，三年多时间的摸爬滚打。一场场战斗的拼杀磨砺。已经在邓泰的骨子里深深刻下了军人的印迹。只有时间才能让印迹变得模糊……

三个儿子参加秦军，二子邓凯进入尖刀队，远征新疆，浴血沙场，受伤五次，再回到汉中的时候已经是中队长待遇，六品的顶戴。而三子、四子窝在汉中三年，依旧还只是士官。

受了二哥的刺激。这会秦军再分家，邓玉章三个儿子都跟着朝南了。其中三子邓钊。更早在两月

前就跟着齐大林开拔南下了。

回家的路上，邓玉章碰到了俩熟人。王昆阳和孟春熙。他们也是来送亲人的。离多远就看到了邓家的马车，上前打招呼来了。

邓玉章的大儿子邓通先跳下马车，跟王昆阳、孟春熙见礼。邓玉章却在车上看着眼前的三晚辈，感慨万分。想当年邓家、王家、孟家都是叱咤城固的豪强啊，刘暹一个半匪半农的家伙算什么，根本不被放在眼里。

结果**年过去，与邓家、王家、孟家并驾齐驱的李家已经烟消云散了。虽然一直没确切传闻出来，但邓玉章是什么人？那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强人，也听到过一些风声的。只能说李丹阳自作孽啊。害己更害了整个家族。

而王昆阳和孟熙春，还有自己的大儿子邓通，这些当初你争我夺闹个不休的小一辈儿们，现在却依旧还是见官低一头的老百姓，连自家的老二都不如了。最近两年，王昆阳和孟熙春跟邓玉章的大儿

邓通一块，借着地利，联手倒腾火柴、梳妆镜，倒赚了一些钱。可是跟刘暹一比，萤火虫比之皓月啊。

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但真货比货待扔，让人恨铁不成钢。

……

刘暹行军路程很慢。一是因为大军南下带的辎重太多了，比如说单单汉元炮，就有一百多门。加上大小劈山炮和臼炮，以及相应的炮弹、火药，秦军后勤转运上征调的民夫、丁壮，几乎能比得上全军的兵额了。

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辎重，在没有紧急军情的情况下，队伍想走都走不快。心里不绷着一根弦，人人都有懒惰的。

而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刘暹的老婆怀孕了。如果不是张妙彤实在不愿意在汉中待产，刘暹都不敢带她南下。这个时代不跟前世的现代社会一样，

女人生孩子稍微不注意就是一尸两命。

所以，双马拉的大马车，速度均匀而缓慢。甚至前路上要是有大的坑洼或沟壑了，都要先垫好了，车马再走过。这个速度，那是想快都不成啊。

从汉中走到广西提督驻扎的柳州府，足足用了四个多月。都七月份了，刘暹才在百色厅拜见了广西巡抚李福泰。

两人这次的见面没什么好说的。刘暹不是一般的提督，巡抚可以完全视之为下属。他现在顶着’国朝名将’的光环，立有孤军平定西疆的荣耀，李福泰身为广西巡抚在与刘暹说话的时候，都要用心斟酌言辞。

不过因为张家的缘故，两边见面时气氛还是很融洽的。李福泰除了为刘暹点出黄旗军、黑旗军这个麻烦之外，就再没谈广西的事。酒席上说的也都是通家之好，赞的是刘暹劳苦功高，有张守炎作陪，这次百色会面是成功的。

至于刘暹依旧开始在柳州建设的厂房，准备再办火柴厂、卷烟厂、肥皂厂等，和准备涉足的新项目纺织厂，李福泰提都没提，显然会视而不见的。

广西现下的省治是桂林，刘暹提督的驻地是柳州，两边平日并不搭边。柳州那就跟琼州一样，算是秦军的地盘了。不过现任的柳州知府孙寿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年已六十，但精力旺盛，治理柳州数年，革除积弊陋规，平反累积冤案，减轻百姓负担，深得民心。知府衙门毁于兵祸，重建不以民累，既成，大书“清、慎、勤”三字于堂，以自警。

此人精通书画，思想有些守旧。刘暹之前让人在柳州准备的厂房，他现在还只是旁眼冷观，但并不意味着他真就一点意见没有。那是跟李福泰一样，困于刘暹天大的名头和声望，加之厂房的建立也还没损民生，他可以暂时不过问。并不是说这是为橡皮章子，糊涂官，不管事。

刘暹笑着聆听李福泰的提醒，这是官场上表示关系亲近的一种方式。不一定就真的有用。比如现

在，李福泰口说的孙寿祺，一切信息张守炎早就给报知了刘暹。这只是一种方式。李福泰这么一说，刘暹这么一听。再说两句‘谢大人指点’，‘请大人放心’，就结了。

对于孙寿祺这个六十老人，刘暹心有好感。这个人还是有几分爱民之心的。

只要他不老糊涂了碍刘暹的事儿，刘暹不会怎么着他。

七月下旬，就在刘暹大军抵到广西，军民都才刚刚安置下的时候，一队三十多艘货船组成的船队从广东到梧州，沿河直接开到了柳州城下。

迈胜洋行真的很守约定。说八月前到货，就八月前到货。

张守炎忙活小半年，圈的地，盖得厂房，一下子就会被一台台器械给填满了。当然对秦军来说更重要的还是迈胜洋行抵到的第二批军火。

三十二门七五山炮，八门105的榴弹炮，八门105的加农炮。这些后膛钢炮的到来一下让秦军的火炮力量越居到了全国前列。三千杆雷明顿中针步枪，和五百杆亨利步枪以及三百支柯尔特转轮手枪，也让刘暹有了跟淮军、楚军一较长短的底气。

要知道自从淮军购入了一批斯奈德-恩菲尔德后膛枪和随后引进的克虏伯七五后膛钢炮后，秦军虽然名头上还依旧是天下第一强军，真实的战斗力已经落在了淮军的后头了。

武器的先进性真就能代表着一支部队的战斗力。至少是正面阵地战的战斗力。

现在眼看着继淮军之后，楚军也开始大规模的换装后膛枪，刘暹心里怎么能不急？对比起部队的战斗力来，钱是一个小事！

迈胜洋行这次带来的上万发各口径炮弹和五十万发子弹，刘暹继续全部吃下。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上会的订货中，刘暹订购的就有装填枪炮弹的设备。

虽然子弹壳完全是黄铜，造价不菲。但比起买子弹、炮弹，始终将命运交给一家外国公司手中，那更扯淡。

刘暹现在没那个实力造枪造炮，钢铁不过关。他的钢铁厂还没建起来呢。但先制造枪炮弹和修理枪械火炮，却是完全可以做到。也不需要换牌匾，继续挂着火药局的招牌，就ok了。

上次到货的那批后膛钢炮已经给秦军培养出不少的炮兵，但是要把这批到货的火炮全给匹配上，还有很大空缺。只能是老手带新手。而几十万两银子的付出，刘暹也需要一个讨回来的地儿。那就是越南——刘暹抵到广西的这半个月里，他已经跟越南人打上关系了。

火枪要不要？火炮要不要？虽然都是前装的，还有不少旧货，但胜在便宜啊。

越南这几年的日子可是很不好过啊。

第二百二十九章啊！卖地……

最近十二年来，越南可是被法国给欺负惨了。

……

西历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鼎盛的一个时代。为了开辟新的殖民地，开辟新的市场，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夺取了俄国人欧洲陆路霸权的拿破仑三世，将自己的野心投向了东方。

法国与英国人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拿破仑三世明白，一次战争是打不垮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真要想从东方攫取足够多的利益，法国必须有一块足够的跳板。于是越南就成了拿破仑三世的再一个目标。他把越南看作是可供法国进一步向亚洲，向中国渗透的战略阵地。

西历1858年9月1日，法国海军上将里戈.德热努亚率领远征军约3千人，在14艘战舰的支援下侵

占了越南土伦（岘港）要塞和港口。随后，法军主力调去夺取越南主要产粮区的越南南方地区，即交趾支）。只派少量守备部队驻守岘港。经一段时间的攻伐，法军于1859年2月18日攻占了西贡。在这次战争中西班牙同法国结成同盟参加了作战。

因为中国区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展，法军主力不久后被抽调出越南，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历1861年的1月，一支新的法国和西班牙远征军开进了西贡。至1862年夏，法西远征军占领了越南的嘉定、定祥、边和、永隆四省。及美荻、巴嘉等大城市。越军根本无力抵抗法西军队。随后因为气候环境的不适应，相当一批法军士兵染上了病疫，加上法国还准备着远征墨西哥。也无心在越南继续扩大侵略范围。所以两边在本年年中缔结和约。西历1862年6月5日，越南代表在西贡签署了《同法国和西班牙友好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法国获得了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越南承诺，未经法国同意，不能将领土割让给其他强国；为法国贸易开放湄公河及其支流和3个港口；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此外，越南需向法、西两国赔款2000万法郎。

一法郎的含金量为0.2903225克，差不多8法郎合一两平库银。2000万法郎就是250万两平库银。

刘暹没期望着自己从越南身上刮出250万两银子。事实上越南也用不着付出这么多的银子，只需要三五十万两，就能将刘暹携带的前装枪炮全数买了去。

刘暹柳州的这次与迈胜洋行交易。只是军火就有三十多万两银子。火柴机、卷烟机等要不了多钱，肥皂厂和配套的烧碱厂机械也是小儿科，这些加一块都比不得了刘暹这回引进的一百台纺织机贵。都是正宗的英国货，合计10200纱锭。耗资八万三千块鹰洋。合五万多两银子。

总数四十万两银子的支出，让刘暹的钱包一下扁了下去。回家的半年多来，他小心变卖出去的一批珠宝珍玩，换回的银子都砸进去了。而要看到这些机械生出效益，特别是纺织厂生出效益来，这在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暹创办的纺织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纺织厂。所有的技工都是迈胜洋行牵头的外国人，大部分是美国人，虽然里面有德裔、英裔。但他们现在都是美国人，少部分是英国人。总数只有三十多人。每个月刘暹需要支付出去的银子却超过三千两。跟火药局的那些美国枪炮技师、化学技师一样，薪水远超国人。即使在刘氏庄园遮盖下的童子军中教授西学知识和外语的那些洋人教师，也比不上他们。可要说到对秦军的贡献大小，这批人跑断腿也比不上教师。

穿越这么多年，刘暹没有往欧美输送过留学生。不是他不想，也不是他没有适合的人选，而是他的地位还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他若如此做了，很可能会被同僚以及北京方面以怪异的眼神来看待。这举动的保密性很弱。

再说了，迈胜洋行的规模不大。把一切都交到他们手上运作，刘暹也不放心。而且现在的美国还并不是一百多年后的世界第一强国老美，现在的世界中心还在欧罗巴。德国才是刘暹最渴望输送留学

生去的地方。

但不送人去留洋，不代表不能给自己人夯实基础。在留学之前，学会相应的一门外语和懂得一些西学知识，无疑是很有必要和帮助。

话题有些偏了，那就让咱们回到正轨，再继续说这纺织厂。

工人——也是阻碍纺织厂产生利润的一大障碍。

广西不比东南沿海，现在的广西还是一个内陆省份。是的，清朝这个时候的广西完全被广东和越南隔绝了大海。钦州是广东的！

社会环境相对保守。百姓对洋人和洋货持一定的抵触心理。纺织厂这种东西，在盖厂房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好的传言流出。等到一应机械抵到，柳州本地就更传出了‘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这等荒谬的谣言。所以纺织厂招工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女工应招，男工也只

才招募了一百多人。而想要整个纺织厂一百台织机和其他的配套设施两班转起，至少也需要四百人工。虽然在招工告示上刘暹一直都在宣传——工人每天五分银子打底，每日工作量扣除掉保底后，按产量提成，一个熟工一天保管能赚到一钱银子。那样每个月就能有三两银子还多的工资，在广西绝对是一等的收入。

受伤了还有补贴，伤残了还有赔偿。

可就是招不来足够的工人。

刘暹急也没法，只能先看着火柴厂和卷烟厂、肥皂厂了。这几个厂子要能打开局面，纺织厂的抵触也就不会再有了。

“咱们要的是一个港口。就这地方，占住了！”

越南国地图上，刘暹的手指头在后世越南广宁省的鸿基港位置上，画了一个圈。使劲的点了点，“咱们就要这里！”

鸿基煤矿，前世亚洲最大最重要的煤炭产区之一。煤层厚，表土薄，利于露天开采。矿区长100余公里，宽15—20公里，煤藏量22.5亿吨，还多是优质的无烟煤。但是这个大宝藏放在越南人手里上千年都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后世的鸿基煤矿要到中法战争结束三年后，整个越南都落进法国人手心的时候，才被开发出来。

现在这个时候，鸿基煤矿只有零星的几个小煤场，根本就是作坊式的小买卖。

“洋人两次三番的欺负咱们，就像现在那个天津教案，可怜曾国藩一世的英名尽丧，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坚船利炮。而坚船利炮要用什么来铸？

是木头吗？不是。是铁！是钢！”

秦军上层云集的会议室里，刘暹算是坦露心扉的给手下们说出了自己的一点小抱负。初步的抱负！

“现在前装枪炮不行了，落后了，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为什么造不出后膛枪炮。除了技术不过关外，没有机械，那就是钢铁不过关，也不够用。”

“本军门图越南的这点煤炭，不是要挖了卖钱，揣自己兜里。而是以后我要建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建钢铁厂不仅需要铁矿石，还需要煤，上等的好煤。”

范德榜、周军、刘卓、向发、曹怀亮等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家老大这么看重那片地方。也怪不得自家老大听到齐大林被调任琼州镇总兵的时候是那么的高兴，张口就说琼州一个叫石碌的地方有铁。原来是早有打算。

而至于老大他为什么知道几千里地外的地方有铁有煤，范德榜一帮人没一个人去问的。因为他们谁都知道刘暹手心还握着的有一支力量，都以为是这支暗地里的力量在给刘暹办好了事儿呢。

“这钢铁厂要建，耗费不小。几十万两银子投

进去，都听不见一声响。但是为咱们以后着想，厂子是必须要建起来的。”刘暹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我没打算跟北京要钱，我是想自己出钱建。也不需要造太大的声势，肉这东西吃进肚子里了才是自己的。咱们不要名头，只要实惠。所以，一应钱财我们内部自己筹资。

厂子建好后，股份按个人出钱的比例换算，咱们成立一个股份公司。”

一股别样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议室。一群人彼此目光交对着，一双双眼睛里无不绽放着蠢蠢欲动的精光。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大好机会。

火柴厂、卷烟厂、玻璃厂的效益是他们谁都能看见的。而钢铁厂，这种关乎国运民生的重器，如果说建好之后没效益，那谁都不会信的。

至少秦军在场的军官们是不会有人信。因为他们知道钢铁厂最低也会与枪炮制造挂钩的，至此一

项，对于这些军人来说就足够了。

“大人，卑职倒是想掺一股。但是我没钱啊！我们这些留守汉中的，跟去了新疆的可不一样。家里面有个千八百两的储蓄就算有钱的了。”

“你们不是家家都有几千亩地吗？”刘暹眼睛一挑。

“啊！卖地啊……”军官们骇然失色。

第二百三十章鄙人的意思是用黑旗军

田地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秦军里又没有出身大富大贵的军官，也没见谁豁达到视富贵如过眼云烟。当年善后局分润给每人的田地都是汉中最上等的水浇地，那就是人的命根子。

他们会每每羡慕火柴厂、卷烟厂、玻璃厂丰厚的利润，会在睡觉时遥想过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办一个这样的厂，那不就跟有只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了么。但是绝对不会有人去想卖地以换钱，去投资工业。

这个时代的国人还没‘开放’到那个时候。一切洋务发展，真的需要权力去引导和实施。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顶多就是拿家中的闲钱去投资一二，地是传家宝！

但是现在，刘暹就逼着手下的军官做出一个选择。选择地，还是选择感觉中‘稳赚不赔’的钢铁厂。他许下了一百万两银子作为钢铁厂的先期筹备

金，以一百两做一股，自己先认购了五千股。剩下的任由秦军系统的军官、士兵参股。

刘暹卖了二十个庄子，买的钱准备全投进钢铁厂。现在还是西历1870年，不比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的二十年后，无论是白银的价格，还是时代的不同，以及两边钢铁厂规模大小的异样，一百万两银子，都是能把事儿办成的。

这项生意刘暹还没对迈胜洋行说，秦军走到今日的地位，单一个迈胜洋行已经满足不了秦军的需求了。秦军，也不能把一切对外事务都交给一个洋行。刘暹需要把欧洲的洋行也招揽来。不需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这些小国的洋行也一样可以。

反正刘暹有一个冬天来筹划这件事情。

现在的汉中已不再是当年的汉中，四年时间已经让战争的伤疤从汉中土地上变得模糊。现在卖地，有的是买家。随着农庄的一个个被卖掉。大批的原住百姓给空了出来。因为他们不是佃户，是刘

暹的奴仆，早在当初就签过卖身契的。不如此，刘暹怎么会那么大方的在农庄系统当中施行义务教育呢。

　　这些百姓一部分被分散到了刘氏庄园其他的农庄中，另外过两千的青壮年就结队从汉中启程，赶往柳州。

　　无论是已经柳州正发展中的工业园区，还是遥远的越南广宁即将开始动工的鸿基煤田和港口。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两千青壮自然担不起全部的劳动，但是有他们当头做引导，那么可以控制在秦军系统手里的青壮就三倍、五倍更多的翻增了。日后海南岛上也需要开发石碌铁矿。也需要大批的人力。刘暹用人的地儿多着呢。

　　时间不会因为秦军军官们的苦恼而停止的。它慢慢走过十月，让刘暹的第一个孩子满月，然后进入到了十一月。

　　在汉中老家，这个时候已经是彻骨冰寒的冬季。但是在广西。完全用不着穿厚衣服啊厚衣服。

石达开的形势几乎恶化。武器上的差异让太平军在湘淮军面前愈发的无力。

广西的战势也更见舒缓。

在欧洲普法战争开打了。但是胜负还没传到亚洲。

柳州工业园区的火柴、卷烟等产品开始出现在岭南市场，连纺织厂也有了机器开动，只是距离赚钱还遥遥无期。

刘暹每日的工作就是紧抓军事，除此之外就是看着自己的小棉袄。张妙彤给他生了一个长女。这让她高兴中又有难过，毕竟传宗接代靠的是男孩子。但看刘暹一点没有因此而不喜欢的样子，张妙彤又高兴了起来。女孩也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啊。再说，府里头的那三位，至今可怜一点怀孕的迹象都没有。张妙彤怀孕期间不能行房事。刘暹可没少在王璐莹、柳婉舒、王碧云三女身上下功夫。但就是不开花啊。

柳州知府孙寿祺跟提督衙门继续的井水不犯河水。

十一月，刘暹跟越南达成的第一笔军火交易达成。

越南不要前装滑膛枪。用六万块鹰洋买了两千杆米尼式步枪，外加十门汉元一式火炮，和四门汉元二式火炮。同时由秦军派出教官，协助越南编练禁卫军。

在这期间三个月，驻扎于大凉山的清左江镇总兵谢继贵战功不绝。刘暹给他了一千杆前装滑膛枪和五百杆米尼式步枪，再有十门火炮，谢继贵、吴天兴、刘玉成就已然将北圻的太平军余部给全压制了。并且大败苏国汉【中国人】，还镇压了黄齐【越南人】在广安省发动的起义。

事实上也正是谢继贵部给力的表演，才让越南朝廷下定决心购买这批枪炮，以及编练新军。当然，秦军在新疆跟俄国人厮杀出来的名头，也很被

法西欺负惨了的越南人敬重。

他们是没跟俄国人有过接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打听俄国人是谁。

鸿基那一块土地轻而易举的就到了刘暹手里。上面原住的几家小煤场，在清军赶着越南起义军逛过一遍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谢继贵只是跟越南平贼总督武仲平打了声招呼，刘玉成就率一千军到了那里修筑起了寨垒。

眼下的越南乱的很。南圻四省被法国人占了，北圻就又乱了起来。现实广西的起义军残部【吴凌云组织全胜堂，在新宁响应太平天国起义。1861年在太平府（今崇左市）建立延陵国。】，再是太平军余部，最后是广西混不下去的山匪草寇都来越南打草谷，再加上越南朝廷本身也政治**，民生多年，先前陪给法国人的赔款数倍摊派到百姓头上，北圻农民起义蜂拥迭起。巡抚换了几个，总督折了几个，将军死了几个，剿抚使变了几茬？算都算不过来。越南朝廷在北圻各省的控制力无限接近于无。

所以谢继贵圈了鸿基煤矿那一片地，只需要跟武仲平打声招呼，就可以了。刘暹正是摊着了一个好地方。早几年不行，越南人不会坐视不理；晚几年也不行，该有法国人掺和了。现在正是时候！

也就是在刘暹与越南人军火交易敲定的同时间段，一个消息经过大海传到了东方——普法战争结束了，十万法军投降，拿破仑三世垮台。

一句话，强大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败了。败给了普鲁士，败给了稍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消息传到东方，越南人好不激动。自己的敌人惨败，即使打败敌人的人不是自己，也够他们乐呵的了。而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津京一带的百姓，心情会怎么样也可想而知。只是可惜，倒霉的仅仅是法国，没连带上英国。

刘暹说不上巴黎公社开始到结束的具体时间，但他知道普法战争方面的消息，肯定是严重落后的。或许现在巴黎公社的战斗正在打响！但这个消

息对广西的影响却很小。在柳州更是微乎其微，民间的关注程度远不能跟东南地带相比。

“黄大人，武大人。”谅山清军大营，谢继贵热情招待了越南北圻地区的兵马总指挥——驸马爷黄继炎，以及总督武仲平。前者是这个月刚到任的。“贵客到来，谢某人这里是蓬荜生辉啊。二位大人，请——”

一套套客气话，好酒好菜。谢继贵见黄继炎、武仲平没有开门见山的意思，他自己自然不会主动挑头。唠叨些废话，那个中国人不会玩几首太极拳啊。

从黄武两人入营，到酒席进行一半，都一个来时辰过去了，谢继贵嘴里的废话还一套一套的。

黄继炎今天实在没跟谢继贵玩把戏的心劲，见谢继贵如此油滑，叹了口气，自己主动说起正事。“谢将军，实不相瞒，鄙人与武总督今日来贵军中，实是有一件事要烦劳将军。”

“二位说的哪里话！”谢继贵故一摆生气的脸色，“您二位要这么说不是客气了吗？但有能帮得上的，谢某必鼎力相助。”

黄继炎的脸色瞬间好看了许多。不管谢继贵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好话总能让人受用一些。“是这样的，谢将军……”

黄继炎开口将自己要求的事情说了一遍，谢继贵吓得脸都变了，险些要当场送客。这群记吃不记打的越南人，竟然想趁着法国人倒霉的机会来个落井下石。把法商让.杜布依这几年立在红河沿岸建立的商站拔掉。

那个让.杜布依，谢继贵是知道的。看似商人，实际上是法国政府的人。是法军在北圻地区的开路先锋，四年前就开始在红河一带活动了。手下有上百法国佬，更有好几百越南打手，跟红河一带不少地方豪强有深厚瓜葛。甚至有迹象证明，北圻这几年一波接着一波的农民起义里头，一些起义军背后就有让.杜布依的身影。

那是越南朝廷眼中的一根钉，肉里的一根刺。

“实不相瞒，这让.杜布依，我朝已经多次下手欲要铲除之，但就是没成功。武总督就曾派出贴身卫队扮作土匪袭击过此人。根本不是让.杜布依身边那群法兵的对手。”

“那黄大人的意思是要谢某人……”

“不是，不是！谢将军误会了。鄙人的意思是用黑旗军——”

黄继炎对着谢继贵拱了拱手，“还望谢将军能通融一二，暂时对刘永福缓上一缓……”说着，黄继炎将一张银票放在了桌子上，慢慢的向谢继贵推去。

第二百三十一章矿务局--鸿基分局

刘永福，生辰道光十七年至民国五年，字渊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防城）客家人。黑旗军领袖，清末名将，民族英雄。

刘暹对他是很有了解的。毕竟在清末的广西，也就一个刘永福，一个冯子材，能让前世的刘宪印象深刻了。穿越后的这些年刘暹没跟刘永福产生什么交集，但是在刘暹未来的展望中——刘永福是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他担负着一项重任，在秦军势力没有扩展到越南之前，率领黑旗军牵制法国，阻挡法国在越南的扩张。

同治九年年底，刘暹正张罗着给秦军系统上上下下筹集年货，柳州可不比他经营多年，军政合一的汉中，需要某些东西，只要地境里有的就脱不了手。这里可是要早早的就筹备的。同时刘暹也要给亲戚好友送上拜礼，给北京的两宫太后、皇上以及

恭亲王等朝堂大佬送上年礼，最后还要准备年礼拜一拜两广地界的几位大神。不过这种要刘暹也需顾及的大神，两广也就几位。

——广西巡抚李福泰，广西布政使康国器，广西按察使佛尔国春。

广东巡抚张兆栋，广东布政使邓廷相，广东按察使孙观

两广总督瑞麟，广州将军长善

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水路提督翟国彦

总共十个人。里头瑞麟、长善良、李福泰、张兆栋当然是以上官行事拜见，其余的六人就是平礼了。

而上官对待的四人当中。两广总督瑞麟和广州将军长善，刘暹就是纯粹当牌位给供起来。李福泰、张兆栋就不能如此了，全是张守炎亲自登门拜会。因为这两人全是山东籍人。

这个时候越南传来一到消息，谢继贵上书。言越南官军因临近年节守备松懈，被黑旗军偷袭大败，平贼总督武仲平落荒而逃，新购入的那批枪炮也遗失了一部分，落到了刘永福手中。刘永福率黑旗军趁机席卷红河两岸，期间拔掉了法国人让.杜布依设在红河沿岸的三座商站。毙法人近百，越人近千，让.杜布依给打死在了河中。尸骨无存。

刘暹被谢继贵糊弄过去了。丝毫没有怀疑这是越南人和谢继贵加上刘永福合演的一出戏。因为在刘暹的心中，刘永福还是可以打几仗的。他头上民族英雄的光环不就是在法国人身上讨得的吗？所以听到刘永福打死了一个法商和手下的上百法国人，刘暹一点也不奇怪。更没把越南官军大败，遗失部分枪炮。与刘永福的胜利挂起钩来。而至于为什么让.杜布依一个小小商人手下会有上百法国人。刘暹就是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让.杜布依的身份不简单，应该是给法军打前站的棋子。

而让.杜布依的这个身份也更让刘暹对他的死不感兴趣了。这种死了纯属活该的一个家伙，被刘永

福灭了也就灭了。法国人不说现在正焦头烂额呢，就是过两年缓过劲来了，要找麻烦那就去找刘永福找黑旗军好了。

谢继贵在文书发出后，小半个月心里头都忐忑非常。直到过年来，一批酒肉从镇南关送到了谅山谢军中，谢继贵这才放下了心。确定刘暹没发觉出什么，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过年了。

而这个时候谢继贵再看当初自己收的那张银票。一万两银子也是很好拿的么。

似乎是这次大败让越南朝廷对自己的部队愈发没信心了。都过年着呢，就有个越南官员到刘暹府上拜会，请求秦军尽快排出教员帮助他们训练新军。这支新军越南朝廷会一直放在北圻地界磨练，虽然挂的名头是禁军一类。

刘暹不理会。就是派人去训练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越南朝廷的这种反应纯粹是被刺激到了。就像满清在历史中一样，每次打败仗就会雄起一两年。然后再恢复常态。

……

过年就是要高兴快乐的，刘暹不想为越南的烦心事挂累。他可以暂时不理会，即使越南当朝给他送来了一份绝对的厚礼。

但是秦军系统中有的是人是那么个舒坦命的。

新设的矿务局——鸿基分局，这是刘暹为了钢铁、矿物能更好的统一规划而专门设立的。负责人是霍广正。

霍广正现在正在越南鸿基这块地方。现在秦军矿务局除了鸿基煤矿和海南的石碌铁矿能够着一下手，其他的毛都没有一根。而石碌铁矿现在又不需要等着开发，矿务局的当务之急是鸿基煤矿。

只有这个大煤矿给开发起来了，鸿基港才能顺利的运作下去，秦军自然也就有了购买火轮船，办船务局的由头了。

自从事情被谢继贵敲定后，霍广正就带着上千人，再征调了当初随军南下后，并没返回汉中的剩余劳力一千人，供给两千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刘玉成带着上千清兵驻守这里，完全是给当保镖的。

如果靠中国眼下那落后的采矿办法来开发鸿基，费时费力不算，还会破坏当地的资源。刘暹也不懂什么探矿、开发，但是炸药他有的是啊。于其人力开采，鸿基煤矿这种近地表层的露天式煤田，用爆破才是最合适的法子。

两千干活绝对卖力的劳动力，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清军的营垒变成了一座小城。他们还需要接着在城内修筑民居，并且引水、排水管道的铺架也是一项大工程，更有道路的修筑问题。总之，两千劳力看似很多，规模很大，但对于鸿基煤矿来说，完全不够瞧得。到明年，就必须大规模引进劳动力了。刘暹不准备过多的招募本地越南人，一水之隔的两广地界有的是除了力气啥也没有的国人。

在这座被命名为鸿基的小城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时候，矿务局对煤田的探测和试点挖掘也在有条不

紊的进行着。这些采矿工穿着厚实土布制成的统一工作服，戴着藤盔，无论是居住还是伙食，以及钱响待遇，都优于在城里干活的劳力。因为他们进行的工作，要比城里干活的劳力危险得多。

这个鸿基分局的开发处由霍广正亲自带队和亲手负责招募员工。霍广正对他有多么的重视，可见一番。

鸿基煤矿本身有几处小煤场，都是先天就露在外表的，或是表土深度很浅，都不到一丈深，矿体也规整，十分便于开采。

开发处现在要做的工作，一就是尽可能的剥离这些小煤田的地表土层，扩大煤田的面积，以便日后可以直接进行大规模的露天开采。

二是在鸿基城附近开发新的场矿，方便城中工人就近开采，以及从安全防护问题上考虑的必要性。

剥离表层土的方法最快捷最省人工的就是爆

破。霍广正招募的人员中不少都是军中退伍的老兵。火药、导火索和工兵，一应活全。

爆破工作已经开展大半个月了。一般情况下霍广正已经不会到场了，只是今天的活有些特别，是要在两个煤田之间掀盖子，把两个煤田融成一个煤田。只黑火药就准备了六七十桶，那一桶可就是一百斤的份量，还有几千米的导火索。

爆破工作进行大半个月了，霍广正没开过这么大的阵仗。所以，今日他亲自到场‘督导’。

安全点的爆破当然是逐段放小炮，一段一段的清理地表土石。但这样花得时间太久了，每次爆破之后都要行逐段的土石清理。百十米的距离不长，可也不是三五天就能干完的。霍广正想搞一个揭顶式的大爆破，二三炮就把间隔段的表土剥离，然后迅速进行清理。不耽误正月十六那天鸿基煤矿的开业！

上头的意思就是下面人的行动。虽然大爆破危险了一点，但霍广正的意思是第一位的。工程队的

一群人反反复复的在地段上摸查，看炮眼应该怎么打。

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霍广正正在鸿基城里跟刘玉成等喝酒，远远的城外传来了一声巨响，接着又是连续的几声爆炸。霍广正、刘玉成等都能感到了脚下有明显的晃动，等到出来看的时候，城外煤田方向黑色的烟雾直冲云霄。

守在城墙上的清兵惊魂稍定，一些好事的人就溜到外面看去了。好家伙，上百米长地面已经生生的被移去了一大块，露出了一个个虚土半填的大坑，并不多深，还瞒不住一个人。但想想这面积，绝对是够可以了。

爆炸的动静之大，引得鸿基城都人心惶惶，还以为是地震了呢。

但是经过这次成功的爆破之后，鸿基城附近的两个煤田就完全联成了一整体，一个至少能安置两三千人的露天采掘区就暴露了出来，接下去的地面清理工作就不需要霍广正再亲自盯着了。他现在需

要关切的是煤田开采需要的劳力。

在完全人工开采的时代，要想运作一个超大型煤田，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是无法估量的。就现在的鸿基煤矿来说，来个一万人，也能完全消化的下。毕竟鸿基港和道路修筑都需要大量的人工。而刘暹又事先有过吩咐，尽量的使用国人，少用越南人。

霍广正在来越南之前，就派出了得力人手前往广州招募劳力，只是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招到的人手总数才千把人……

第二百三十二章我想你的老板会给你发红包的

时间转眼就到了同治十年的三月份。柳州工业园区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火柴、卷烟、肥皂等等轻工产品行销岭南，纺织厂也招满了工人，虽然里头没几个是女工。

前者的成功不出刘暹预料，单单一个汉中的出产根本满足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需求。这里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只要你能进入到门内，就有大把的银子等你来赚！而纺织厂的圆满，因由却大大出乎刘暹的预料。因为那由头是应在一波孩子的身上。

广西战乱多年，不知道多少孩子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沦落为一孤儿。这些孩子如果照原时空的历史进程，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但是现在刘暹来了，在柳州开办工业园区，需要大量的人力。毕竟糊火柴盒和烟盒一类的工作，小孩子也并不比

大人弱了。

这就造成大量失孤少年汇聚到柳州。

这些孩子到了柳州之后，可不会只老老实实的干活，而是到处乱窜，特别是工业园区。那机械什么的他们瞧着稀罕，再加上手脚麻利的还能顺点东西，对柳州的治安环境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这些孩子会从火柴厂或是卷烟厂里接活，亦或是自己做童工，进厂干活。但这对纺织厂的影响还是小的很，那些谣言对这些无有根基的孩子，恐吓性更大。

直到有一波小孩在卷烟厂里偷香烟，被警卫发现。追赶，慌不择路的逃进了纺织厂，纺织厂劳动力不足的命运才得到了彻底的转变。

冬天里的纺织厂是很暖和的。可比这些孩子住的地方暖和多了。即使广西的冬天本身就不冷，但这也是相对于不愁衣穿的人家。许多孩子即使是冬天里，还都一身单衣呢。这些孩子贪图纺织厂里暖

和，再跟着熟练的工人接接纱头，很快就学会了，并得到一些现金。这对于手头没钱的农民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久，谣言就不攻自破。

也就是说。现在刘暹就是那种大量驱使童工的无量资本家。手里每个铜板都沾染着污垢，身上每根毛孔都流露着罪恶。但是靠着这些简单的轻工业，他‘养活’着成百上千的孤儿。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现在也没谁拿这种事来‘鄙视’刘暹。特别是刘暹开启了十多座工人、儿童夜校，用不多的钱在柳州本地招募了上百个秀才、童生当老师，这就更没谁说刘暹罪恶贪婪了。反而得了一顶‘教化百姓’的大高帽子，由柳州知府孙寿祺亲手给刘暹戴上。

同时。一种叫蜂窝煤的煤球。和一种叫煤炉的物件开始出现在柳州。

这两种物价技术价值几近于无，但是流传很快。短短一个来月时间，柳州府治及各县城就都流

行开来。

刘暹倒是用手中的权力在中间吹了吹风，可主要原因还是老百姓们觉得适合。

对比烧柴火，对比每月买柴的钱，煤炉和蜂窝煤明显划算的多。

在钢铁厂建立之前，刘暹也是成功的为鸿基煤找到了一个财路。不过质量优秀的鸿基煤更大的市场还是在广东。比如佛山，炼铁制铁业。明清五百年扬名。虽然现在洋人打进来了，佛山炼铁制铁逐渐走入衰落。但是瘦死骆驼比马大，佛山对煤炭的需求量还是妥妥的两广名列前茅。而且广东陶瓷的生产，广州城自身的需要，还有香港、粤海关那些欧美列强的火轮船，都需要煤。

偏偏广东的煤矿小且产煤品质低，鸿基煤这种品质高达能与威尔士白煤一较高下的无烟煤，骤然出现在广东市场上，那引起的轰动完全是爆炸式的。英国人的目光第一个就瞅到了越南。只是在那之前，他们需要先过法国这一关。越南是法国的自

留地。

运送鸿基煤到广州的是广东水师五镇之一——琼州镇仅剩不多的战船。以载重二千五百石的大米艇为主，同安梭船、大横洋梭为辅。一次运载鸿基煤上千吨重量至广州。自二月开始运煤以来，已经往来五次，无一不是被疯狂抢购。

只是‘彪悍’的广东水师虽然已经收了琼州镇的孝敬，但是对鸿基煤的好似乎充耳不闻。六艘火轮炮艇所用的煤炭依旧是购置广东本地。里面有什么道道，就不需多言了。

刘暹已经联系英国人，准备购置火轮货船。同时放出消息准备为鸿基港招股。

是的，鸿基港，而不是鸿基煤矿。但这绝对也能招来不少财主和有眼光的人。

鸿基煤在广东市场的火爆直接给矿务局在广州的招募劳工做了宣传。之前还对矿务局的招募抱着迟疑态度的劳力们，现在是蜂拥而投。也让鸿基煤

矿从二月份的四千人不到，直接增长到三月份结束时的七千余人。但这还不够，鸿基煤矿至少还能消化掉五千人。

两广总督也好，广州将军也好，对于琼州镇的不务正业都不发一词。而广东水路提督翟国彦，虽然在水师中做提督已经小两年了，但他先前的根基全在南澳镇，对琼州镇根本不加关注。加之齐大林入主琼州的时候是带了整整一个营的秦军将士上任的，本身就在琼州镇内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现在鸿基煤的运输开始，他又让琼州镇剩余的千把官兵看到了赚钱的希望，翟国彦就是想在他面前摆一摆自己的提督威风，都也摆不成了。

翟国彦是湖南人，跟刘松山一样，出身限定着他们就不会对秦军有好印象。

……

四月份，又一批军火被迈胜洋行从美国带到了广州，随船的还有一批枪炮修理器械，和一批炼糖厂设备。这是刘暹在正月里突然增加的一个项目，

本来这一批交易是只有军火和枪炮修理设备的。

别怪刘暹无知，也别说刘暹不注意生活。他是真的直到今年过年才发现，国内白糖是那么的紧缺，大部分的糖寮生产的只是黄糖和红糖。国内白糖产量极少数，广州市场上充斥着尽是东南亚运入的白糖。

这让刘暹悲叹的同时，也产生了置办近代炼糖厂的想法。而且随着他得至新疆的大批珍宝首饰被变卖出去，并且所得钱财超出了之前预计的数目不少，刘暹手中握着大把闲钱。炼糖厂所办一个就办一个，总共器械也不过才五万鹰洋不到。

“啪啪啪……”鞭炮炸响一样密集的枪声响亮在试验场上。但发出这个响动的却不是一个中队的士兵，而只是一挺10管加特林机枪。而它只需要四个人！

“怎么样？我的提督大人。这可是一项能改变战争模式的创新式发明。世界上第一款连射武器。有了它，就是成千上万的敌人向你冲锋，也只是在

自己送死。”贝尔.福克斯笑的跟见了小鸡的狐狸一样。

刘暹不答话，也不扭头看自己身旁那些被吓傻了的军官和卫兵。一直等到这挺10管加特林机枪打完了一千发子弹之后，才淡淡的向贝尔说了一句：“一个**年前就被发明出来的东西？”

“呃？！”

贝尔的奸笑戛然而止，人就像被猛下攥住了喉咙的鸭子，再也嘎嘎不出来了。整个人表情是那么的怪异。

“我的朋友，不要把我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土鳖。在这个大清国，你可以用你的谎话去蒙骗别的官员，但你骗不了我！”

刘暹眼睛直直的看着贝尔，直到贝尔生硬的露出一个笑为止。

摆了摆手，刘暹招呼贝尔跟上。“这十挺机枪

我买下了，一挺三百两银子，别想望着五百两。不然我会让人在三百米外放一排靶子，实验一下它们的准头。”

贝尔已经张起的嘴巴猛的合上。作为经手人，他可是清楚加特林机枪的缺陷在那里的。

这种军事上的早产儿【军事思想根本没有发展到使用机枪的地步】，加特林机枪自身也存在着不少毛病，比如火药燃气泄露，以及更严重的0.58英寸口径铜质弹壳边缘发火式弹药。加特林机枪必须克服如何使独立的弹膛与枪膛同轴这一难题。他使用了锥形枪膛，枪管后部直径更大，使得弹丸进入枪管更加容易。但在解决装填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枪膛直径过大，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翻滚。

一个射出子弹的弹头是翻滚着的武器，远程的精确度就可想而知了。虽然经过改进后的加特林机枪射速达到了每分钟500发，这在眼下时代可是个惊人的数字。

“贝尔，让我们谈一笔新的生意。这里不需要我们继续呆在这。我想你的老板会给你发红包的，如果这门生意谈成了。”

沮丧、尴尬的表情迅速从脸上抹去，贝尔.福克斯的身心由衷的散发出高兴。新的生意，是的，迈胜洋行需要新的生意。因为秦军的军火生意他们就要做到尽头了。迈胜需要开辟新的项目！

“火轮船，我需要一批火轮船。”离开试验场的马车上，刘暹对贝尔道出了自己新的要求。英国人的要价太高了，自己需要引入美国人上场。

两狗相争，自己手中的骨头才更有价值。

第二百三十三章名臣凋零，工业奠基

曾国藩死了。在同治十年的六月，在天津教案结束不到一年之后，在他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离职转任两江总督八个月之后。同治九年八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朝廷命正焦头烂额，被朝野上下痛骂不休的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可能是真的‘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吧，年纪刚刚六十出头，身体一向很好的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时，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后就猝然逝世。天下震惊！

就是刘暹，虽然因为诸多事端对曾国藩已经早不如刚穿越时崇敬了，骤然听到他离世的消息，也是遗憾伤感。

北京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只是这在刘暹看来尽是白搭，人死了，还是这种猝死，曾国藩从身负天下之重望，一遭沦为朝野幽幽骂名，内中情由是让人思之而悲叹。

听到消息后，第二日张守炎就带队前往湖南吊孝。一代名臣凋落。

地球离了谁一样会转。曾国藩的猝死虽然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波浪过后，谁家的日子一样要继续的往下过。

秦军的买卖近两个月发展的越来越好了。纺织厂出产的布匹依靠相对便宜的价格，和还算及格的质量，已经在岭南打开了市场。而火柴、肥皂这些东西，更是冲出了两广。向着湖南、江西攻城掠地。炼糖厂出产的白糖也绝对是抢手货，再加上鸿基煤矿，每个月北京方面对秦军的军饷虽然依旧给的不多。但是刘暹扩充到了小两万人的秦军，从来不缺钱花。

在全国范围内，秦军都是中国各山头中第一支后膛枪械，装备率过半的部队。还有那强大的骑兵

部队。刘暹从新疆带回来的好马，除了因关系，不得不半卖半送的给河南递过去了一千匹骏马，然后又以每匹五十两的价格。卖了刘铭传两千匹，剩下的可是全在刘暹手心里握着呢。秦军的骑兵部队虽然只是三千来人，但是守备团和随军南下的一个步兵营。加上炮兵营、军部的全部骑乘化，那威力可是让人震撼的，更让许许多多苦于骑兵而不得的部队将官们心疼的直接骂娘。

同时，就在曾国藩刚刚入土为安的时候。《中日通商章程》在天津签订了。

这是刘暹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条约。本来也不会引起他的关注。满清杂七杂八的条约签订的也太多。刘暹才没心思一一理会呢。只是因为《通商章程》中的第一款规定，中国对日本开放此前已经对西方列强开放的上海、镇江、宁波、九江、汉口、天津、牛庄、芝罘、广州、汕头、琼州、福州、厦门、台湾、淡水等15个沿海沿江口岸；日本对中国开放此前已经对西方列强开放的横滨、箱馆、大阪、神户、新瀉、夷港、长崎、筑地等8个沿海口岸。别的规定全不说，只日本能够直达琼州，琼州

能够直达日本，就为秦军走私日本铜料带来了一定方便。这才让刘暹留了一份心在上面。

中国从日本进口铜料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几百年的历史了。

秦军现在的后膛枪炮都需要铜壳子弹，铜料是秦军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而中国的铜产地，有清以来。都是云南为主的。可现在云贵有石达开啊，湘淮军再是占优势。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将石达开料理的。再说，就算今年、明年石达开就败亡了，云南就平定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也是能今年、明年就恢复的吗？

战乱对民生的破坏最大。石达开在云南盘踞多年，一度都攻占过大半个云南，中间太平军不知道‘解放’过多少仇大苦深的矿工兄弟呢，云南的矿业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刘暹可不打算等到云南铜矿开采恢复生产了，自己这边才再加大弹药生产和储备。

原先秦军与日本的走私都是靠广州的商船，华

商直接去日本贸易，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下的，弄回一船船条铜，秦军交过手后再进行二次提炼。可以得到少量的白银和作为主体的黄铜。虽然现在日本的冶炼水准在不住的提高，条铜二次提炼已经远不能跟先前一样，只从中提炼出的白银就能抵得货资。但从日本购得铜料的价钱还是要远低于国内铜料的价格的。

刘暹练兵，吃好、穿好之余，做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心疼弹药。秦军的枪炮弹需求量始终很大。但他认为这值！士兵的枪法不是端着枪瞄出来的，而是一颗颗的子弹喂出来的。秦军士兵演练场上打出去的是一颗颗子弹，未来战场上收获的就会是一条条人命。

还万幸现在的枪炮弹依旧是黑火药，硫磺离不远的台湾多的是。现任台湾知府周懋琦，对此也不加阻拦。秦军矿务局去年就在台湾开发了两个硫磺矿，今年已经陆续有了出产。产量暂时还供应不上秦军的需求，但是到了明年，随着产量的扩大和提高，硫磺这一块上秦军自给自足，完全没问题。

硝石就是由堆肥的硝田产出。虽然需要提纯，成本上比之天然硝石要高不少，但柳州和海南岛上，都有数百亩的硝田，能够自给自足，总比把命脉交给别人捏着强啊。

……

“刘大人，这是我们最终敲定下的设计规划方案。请您过目！”安格拉.默克尔很郑重的将一个文件夹递交给了刘暹。里头厚厚的一捏文件和图纸，囊括着刘暹所办钢铁厂的一切规划。

“如您的指示，钢铁厂放在钦州。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钦州港湾具有成为一个世界级大港口的一切条件，它是一个优异的天然深水良港。水域宽阔，风浪小，来沙量少，岸滩稳定。”

安格拉.默克尔具有着德国人一切的良好品质，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理智。在为期将近一年的钢铁厂规划制定中，他带领的队伍不仅亲自测量了钦州湾的海岸线，亲自考察了钦州府的地理地利，勘测了刘暹准备修筑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桂钦铁路

的沿线，更到过过海南检验石碌铁矿矿石的品质和含磷量，到过鸿基，探看过鸿基煤矿的品质和规模。对比他所带团队的工作量，一年的时间真心不长。

【中国第一条小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修建了一条一里长“展览铁路”德小铁路，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一条铁路。不久，清统治者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把它拆掉。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作实质意义上的铁路。

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商在未征得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在上海擅筑，擅自修建了淞沪铁路（从吴淞到上海），于1876年7月建成通车，全长15公里，经营了一年多时间，这是中国最早办理客货运输业务的第一条铁路。后来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全部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

今天刘暹手中这厚厚一捏的图纸和文件，就是安格拉.默克尔对他对中国最好的回报。一定要‘因

地制宜’，刘暹可指望着钢铁厂完成自己基业的奠基的。可不想落得张之洞‘汉阳铁厂’的下场。五百万两银子生产不出一根合格的钢轨，近乎打了水漂一样。

在钢铁厂建成头批工程投产之后，生产的钢轨可是桂钦铁路钢轨的最大来源。

“希望今天的方案规划能够尽快的投入建设。”刘暹不可能短时间里就给安格拉.默克尔一个答复，他需要认认真真的看一遍。所以在此之前，他需要先把安格拉.默克尔礼送出去。如果不是没到饭点时间，他都会宴请安格拉.默克尔。但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他在自己认真看完规划和图纸之前，也不想先听安格拉.默克尔的诉说和介绍。省的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

不过对于安格拉.默克尔，刘暹是非常欣赏。如果可以，将来在钢铁厂的建设当中，他希望礼和洋行能够继续以安格拉.默克尔为总工程师。只是现在说这个还一切尚早。

送走了安格拉.默克尔，刘暹就回到书房认真的看起了那一捏厚厚的文件和图纸。全部是中德两份式的。说真的里面的很多专业化用语，刘暹根本不懂。直到晚上吃饭，刘暹脑子里也只记得寥寥几个画面。

安格拉.默克尔赞叹石碌铁矿石的品质很好；

安格拉.默克尔赞叹鸿基煤的品质很好；

安格拉.默克尔赞叹钦州湾的天然地理条件很优越；

安格拉.默克尔深以为在钦州设立钢铁厂的合理性。但是他对刘暹计划的桂钦铁路持异议态度。近六百公里的路程，沿途山川河流，以及现在中国人对铁路的接受程度，和那浩大的开支，至少六百万两银子，是他经手的钢铁厂总投资的六倍。安格拉.默克尔不认为他眼中的秦军有能力独立修建这么一条省级动脉。虽然他很佩服刘暹的勇气，但是意愿跟现实是不相搭的，现实是冷冰冰的残酷。

第二百三十四章对方眼中的杀机--

越南，河内。

在越南人的历史上，这座城市做过不少朝代的都城。先是李朝，后是陈朝、后黎朝等等，都曾把这里作为京城，城市名称也被多次更改，先后称为大罗、升龙、龙渊、龙编、中京、京都、东郡、东京、中都、上京、北城等。直到道光十一年，西历的1831年，阮朝的明命帝定此地为陪都，见城市环抱于红河大堤之内，遂改称为“河内”，一直沿用到后世。

三年后明命帝阮福晈又将越南分为三圻。北方宁平省以北的各省统称为北圻，北圻以南至北纬20度之间的各省称为中圻，中圻以南各省称为南圻。明命帝派北圻军务节制大臣驻于河内，多由皇亲勋贵担任这一要职。

现在的北圻军务节制大臣就是黄继炎。此人为阮朝明命帝的女婿，是阮朝现任嗣德帝的姑父，极

得嗣德帝的信任。

在北圻农民义军和太平军余部连翻折腾至最厉害的时候，阮朝几乎丧失了对北圻各省的掌控力，南圻又被法军攻占，以至于阮朝只能掌握中圻之地。

还好近年太平军势弱，农民义军在清军的强势下也连翻被镇压。北圻慢慢的再度回到了阮朝手中，不过阮朝倒也聪明，纵然已知晓鸿基煤的钱途，也从没在谢继贵或是刘暹面前说出过一句讨要的话来，更没自作聪明的向两广总督或北京告状。完全是默认的态度。

今日河内城中一处府邸，张灯结彩。入眼之处一片火红喜庆之色。那是平贼总督武仲平武大人幼子满月的大喜日子。

武大人已经过四十的人了，还能有儿子生出来，可喜可贺。虽说他现在还是在军职当中。但谁也不会这时候不长眼不是。

中年得子，武仲平虽然长子、次子都已经成婚了，心里也是高兴得很。是大摆筵席。黄继炎、翁益谦、范芝香、段寿等越南重臣都悉数登门，或是备厚礼送到。谢继贵、刘玉成等清军将领都派人送来了贺礼，其中左江镇梧州协副将吴天兴更是亲自到场。河内城内的大小官员和富商大户，更是齐聚到武府，各种程仪庆礼在门外面排起了长队。让武家的管家仆役们都忙得晕头转向。

官员们拥挤在正堂或前厅，彼此招呼攀谈。富商大户们则游走在四处，一边赞叹武总督如何用兵如神。一边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私下交流着如今的国情商事。

就算越南的消息传递速度缓慢，也较为封闭，如今的越南不少也也都知道法国出了大麻烦。不但皇帝被俘下台。国度也出了大乱子。加之年节时候让.杜布依本身和其势力的被铲除。许多人都担心不已了。

河内坐落在红河三角洲，城里头的富贵大户和官员，不少人可都跟让.杜布依打过交道。至于有没

有被让.杜布依拉下水，那就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了。

按照这些人的想法，法国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那怎么的也要休养生息给十年八年吧？那朝廷腾出了手，可不就是要收拾内患了？他们这些跟法国勾勾搭搭的人，绝对会被朝廷恨死的。对于黑旗军当初的‘行动’。大部分人都是讳莫如深的。私下里是有不少的惊奇猜测，但谁也不大公开讨论。就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越南本身的文化、社会结构都深受中国影响，阴谋论十分盛行的。

一张张长长的礼单让武仲平脸上的笑意不断。人财两得，他这才叫人才两得！

宴会一直进行到华灯初上，大家推杯把盏的吃好喝好后，武仲平另一个目的，可以说是今日酒宴的真正意图这才正式进入主题。

武仲平与黄继炎彼此对视了一眼，后者微微点

头。武仲平慢慢站起身来：

“诸位同僚挚友，我与黄大人承蒙往命守牧北圻，如今乱匪镇平、民心安定，可谓天佑我大越。但是，黑旗军、黄旗军余孽不断，数月前刘贼更大鼓而下，纵横红河……法夷国度有坷，却还蛮横无理，小股兵力屡屡越界北犯，朝廷震动……为平贼患，朝廷自从去年就大肆购进枪炮，在天朝刘军门帮助下，编练新军，至今已颇有成就。”

大喜的日子，一大堆内容转到了如今的国家大事上，现场渐渐安静下来，不少官绅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武仲平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说这些事。

“然我朝十余年来国势不兴，朝廷国库空荡，编练新军只三千人就无以为继。本督奉旨协助黄大人监理北圻兵马，深感新军兵力不济，实力微弱。欲再采办天朝军械，整备新营，以解国忧。还望诸位父老大人，多多帮扶。”

黄继炎此时也站了起来，环视着在场的官绅，

表情十分严肃。一股逼人的急迫感，狂风巨浪一样席卷在场的所有人。不少人心头一颤，如压上了一块巨石一样，都喘不过气了。

吴天兴咧了咧嘴，无声的笑了笑。心中想着黄继炎口中的那支新军，熊样儿的越南兵，新军也是一堆废物。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吃过枪子炮弹的亏太多了。越南军得到枪炮之后，是依赖愈深，一切都想靠着枪炮来解决，肉搏战反是不愿意打了。如离远了拉开距离后打，排枪齐射玩的那是似模似样，可要是近了，到了白刃搏杀的时候，队伍就禁不住乱了套。都一个个往后缩，一副有多远想离多远的架。

不过吴天兴也不能不承认一点，摆开阵势后，平原上正面硬打硬的越南新军，确实还是有些战斗力的。如果他的部队不是被刘暹接济过了一批枪炮，碰到越南新军这样的部队，还真要吃亏的。

但是越南北圻地形复杂，山势众多，尤其是黑旗军、黄旗军这些太平军余孽，躲在深山密林里，

越南新军平原上打得过，至少能抵挡得住黑旗军、黄旗军，可一追进山里，就妥妥的要倒霉了。

一次两次亏吃过后，越南人倒也瞧出了自家新军的毛病，但他们倒是改啊？

吴天兴是始终没见什么改变。或许越南人编练新军对付的更多的是南方的法国人吧。他们对于新军阵地战的威力还是很满足的。只是始终感觉着人太少。而只越南朝廷，他们是真的没钱。黄继炎、武仲平这些人的眼睛自然就盯上了红河两岸，尤其是河内城中的诸多富豪大户的身上了。

这些人若说全根法国人有勾搭，那跟定会冤枉一些人。但是一个隔一个的拉出来砍来，绝对会有遗漏的。黄继炎、武仲平可不知道，原时空的三年后，法军第二次对越南展开进攻，只在红河流域，旬月中法军就拉起了一支一万四千人的伪军。如果他们两人能知道这个事，今天他们的目的就不会是只让富豪大户出血了。

黄继炎真不是要钱装自己腰包的。他还是有操

守的。三千多编练好的越南新军，粗粗计算了下，只是士兵的银饷，一年就要至少十万两白银，如果再算上衣装被服、粮草、械耗、驮马、操练、营盘修缮等等支出，至少还要加上二十万两。

　　而且三千来新军可不是越南朝廷希望看到的数目。嗣德帝至少要有一万新军，才有跟法国人还嘴的勇气。而这个数目，不算军械购置，只说是一万新军的耗费，一年下来没有一百万两银子是裹不住的。

　　就算黄继炎是越南北圻之地的总官，嗣德帝放开手了要他姑父搜刮地方，一百万两银子这个数字也不是黄继炎有能力处理掉的。况且还有军械。是以，要达到目的，他和武仲平就只能，也必须从当地方官绅的手里获得捐助。简而言之，今晚上黄继炎和武仲平就是借着武仲平儿子满月酒的机会，准备打一场秋风的，至少是凑齐第二批次编练新军的起步资金。

　　你看我，我看你，在场的河内官绅都神情各异。尤其是几个豪强富户，更是两眼微闭，一副昏

昏欲睡的样子。

“诸位若能解此困局，武某人与黄大人必当上报朝廷。朝廷定不吝嘉赏……”

气氛有几分冷场。但很快的一个富豪就站了出来，“报效朝廷，助饷募军，乃我等士绅本分。不敢沽名钓誉贪图朝廷嘉赏。老夫愿献白银两千两。为总制大人和都督大人分忧！”话说得是慷慨陈词。银子捐的也不算少。黄继炎身后一个随从伏在他耳边低声细语了两句，黄继炎微微点头，嘴角露出一丝满意。

“保家安民，我等岂能坐视旁观。小人没多少银子，就捐米两千石！”又一个人站了起来，张口两千石大米。数量很不少，如果放在中国，即使是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两千石大米也能顶个两千多两银子。可眼下却是越南，大米最不值钱的中南半岛，两千石大米能值一千两银子吗？

不说是黄继炎，就是武仲平，鹰隼一样尖厉的目光就已经盯向了那人。“给本都督记下。”

可惜武仲平的这幅做派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有了第一个人，就有更多后来者。你一句，我一言，各种杂七杂八的捐助如流水般出来。却大多数人都似乎有心灵感应一样，无论钱粮布帛，每一家的捐助都在千两白银上下，甚至是几百两。武府满堂宾客，一路记下来，白银凑了不过四五万两，大米两万多石，其他杂物若干，距离黄武二人的‘期望’还差好大一截。

当最后的人离去，宴会场就只剩了黄继炎和武仲平两人，两人脸色冰块一样冷定，半响，彼此对视了一眼。似乎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杀机——

第二百三十五章花个三五万两银子

“越南这是又弄到钱了啊！”

看着谢继贵发过来的文书，刘暹笑的很灿烂。五千支步枪，汉元一式、二式火炮各二十门，大小劈山炮五十门，臼炮五十门。十万两银子的交易啊。黄继炎这绝对是发财了啊。“老子也跟着发财！”

“按原价，不，再送他二十门臼炮。老范，你派人去签下协定。教导队里抽调人手，准备再派过去。”刘暹高兴地说。

对于越南朝廷是怎么弄到钱的，他不管。反正银子落到手里，那就是他的了。

刘暹现在更操心的是钦州的购地问题，以及如何把钦州湾后世的钦州港那一块拿到手。钦州不属于广西，它归属广东廉州府，虽然看起来整个廉州府就在广西的正腹部。但它就是不属于广西，还完

全将广西与大海割开。

廉州府的治所在合浦，钦州是个散州，州官虽然年过四十，是个老派官员，但不见得就敢违逆刘暹的意思。刘暹又没有说自己要在钦南建一个大钢铁厂，派出去的人只会说圈地建厂盖房子。现在在中国所有官员的眼中，刘暹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洋务派，虽然他没同中央恭亲王一系的洋务派大佬们搭上密切的关系，但他的所作所为确确实实就是洋务派。并且是一个很聪明的洋务派。

湘淮楚等地方洋务派干了已经这么多年，机器局、工厂等等建了一所又一所，对满清实力的充实有效果是不假。但只看到洋务派花钱。见不到洋务派生钱，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洋务运动虽然是‘自强’、‘求富’两个口号，但眼下才刚刚迈过发展的第一阶段。还没到‘求富’的时候。原时空也是要等一年多后，李鸿章开办轮船招商总局，西历1873年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规定官督商办，招商集股。才是正宗的‘洋务运动’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步。

而刘暹的出现直接改变了这一大势。秦军系统下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红果果的‘求富’。发展到现在，所有人的眼中。刘暹办厂跟‘求财’那就已经画上了等号。

廉钦道应该也不会出面阻挡。两广的官员，尤其是广东官员，‘见多识广’。再顽固，脑子也比内地的官活络的多了。而等到生米煮成了熟饭，北京总不能下旨让刘暹拆了钢铁厂。那样的话，刘暹扯旗就敢反了！

钢铁厂刘暹准备设在钦州南郊的尖山镇。钦州港则定在勒沟岛。这也是前世钦州港的所在地，整个钦州湾中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方。

刘暹准备让范德榜走一趟钦州。跟钦州的事情相比较，越南再购枪械的事情就是一碟小菜，不值一提。“备上几份厚礼，把钦州，把廉州，还有廉钦道台全都送上。”只要购地之事能顺顺利利，就是花个三五万两银子。刘暹也是愿意的。不过是柳州工业园一个月的收成罢了。钢铁厂和港口可是关乎着秦军基石的大计。

转眼刘暹入广西就已经一年多了。手下的秦军除了剿干净了广西几十股匪寇，再没经历过大的阵仗。不过对于眼下秦军的战斗力。刘暹还真的不担心。

这不只是单纯的作训和士兵军士素养，而是军官的战争思维。就是现在给刘暹一战时候的机枪大炮，靠着前世论坛注水的经验，刘暹也能搞得似模似样。

秦军夺取天下最大的对手——湘淮楚军，他们现在还是怎样一个战争思维？看看历史上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看看历史上新军的命运，那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战争思维。即使一些将领在抗敌战争中死的壮烈，也不能掩盖他们在指挥作战上的落后。一场场悲壮的战斗，拨开外表的光环，就可以看到内质上纯粹的血勇之气！

那就是将领敢打，愿意打，死战不退。督促着手下的士兵不停地消耗在阵地。

清末的这批将领，他们近乎全部都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战斗中历练出来的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一部分中国传统战争的思维。太平军的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也是如此，并且是很典型的例子。

如此的思维让湘淮楚军镇压国内起义时并不显落后时代。因为国内的起义军将领也都是一个水平，一个时代。刘永福的纸桥大捷，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利用外强军队的骄横自傲，也能取得几个胜利。

但真到打大战的时候，部队从万把人的阵势，变成几十万人的全面战争。刘暹真的不把湘淮楚军当成一个层面上的敌手。除非这几年里，李鸿章、左宗棠能把自己手下的干将全都送到欧洲军事院校，磨砺深造几年。

湘淮楚军这样的战争思维，随着枪炮发展的愈发加快，与时代的脱钩，在战场上的劣势就会愈发加大。他们在未来道路上的成长，甚至不如比他们晚上六十年的土八路。人家因为土，因为一无所

知，所以才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接受战争。而不是湘淮楚军一样，因为脑子里存有的老旧军事思想的禁锢，反而不容易接受军事新思潮的影响。

如今的秦军军官，不管是高层，还是中层，说起韬略大势来，远比不得湘淮楚军的干将。可论到一次次战斗的打拼，碰撞中胜利的往往会是秦军。秦军的战斗模式有些僵化，条条律律很多，但这就是战争的发展模式。时代愈向前，军事战斗上对计谋的讲究就越微小。那些条条律律，保证了秦军将自己的战斗里发挥到最大。而一支近代军队，能做到如此就足够了。

……

“杀——”

柳州城外军营。校场上，两个大队的秦军士兵正挺着木枪激烈的拼杀着。

时代已经进入到后膛枪炮的年代，但是白刃战的重要性刘暹会不知道吗？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秦军

练到最后练成了不敢肉搏拼杀的‘清军’。现在越南新军的样子可不就是将来的麻豆腐清军麽。

每杆木枪枪头都用粗布包裹着，上面沾着石灰，一戳保证一个白印。

士兵们没有穿藤甲，都是正规的清军军服。里面一个中衣，外边一件号褂，单薄的很。被猛力捣上一棍子，那可真心不是好玩的。

但场中的上千名将士，这个时候却谁都不会担心伤痛和留手。因为今日他们的比试关乎着一项荣誉，关乎着广西秦军各营白刃战属谁第一！

跟射击比赛比较，白刃战的比斗真是野蛮极了。但刘暹也正是用这种野蛮的比斗，维持着军队的战斗力。现在不是导弹飞机满天飞的时代，白刃战在作战中还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支军队能否具有强悍的战斗力，不仅要看火力，更要看士兵是否具有勇气发动一次次白刃拼杀。

陈敬一击捣中了眼前对手的肚子，那人‘哦’了一声，捂着肚子当场就归到地上了。柔柔的肚子被一棍狠狠的击中，连陈敬都怀疑自己会不会把对手的肠子都给捣烂。

陈敬没时间给对手说一声对不起，甚至他都没时间再去考虑这个起身后就要主动走下去的对手。木枪缩回，立刻两手握紧了往侧面一挡，一柄木枪的枪头贴着陈敬的枪身抹了了陈敬的胳膊。

这就是真实的白刃战。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柄刺刀会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刺过来。

“杀——”对手的木枪收回去了，陈敬的反击到来了。又是一阵新的拼斗。这位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陈敬必须身先士卒。

一千人的队伍在迅速的减少着。不过是半个小时，就倒下了五六百人。

这些士兵或瘸着腿，或是捂着肚子、胸口、肋

骨，呲牙咧嘴的走下场。甚至一些人嘴角带血，脸上一块乌黑，那是给枪托打的了。

没有人敢在受了‘致命伤’后，还继续赖在校场的。秦军这种强度下的军中比拼演练，不是一天两天了，耍无赖是要吃大苦头的。

五百人的大队倒下了二三百，如果是现实战场，队伍早该退下了。

但是校场上，两边必须拼杀到最后一刻。这对秦军士兵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练。

当然，真实的战斗中，秦军战士如果发起白刃冲锋了，那么组成三角阵的秦军士兵，拉后的一人手中肯定会不仅仅只有步枪，还会有手枪。刘暹从美国进口的柯尔特转轮手枪大批装备了步队，除了他军部的警备力量外，秦军中至少有五百名老兵配备了柯尔特转轮手枪。同时秦军自己制造的大批手枪也装备了军中。不过质量上真的不能跟进口货相比，秦军自己生产的手枪，大部分零件都是铸件，无论是硬度还是寿命，比起原产的柯尔特转轮手

枪，都是孙子辈的。

而且因为秦军私自生产柯尔特手枪，无论是在医务处服务的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还是迈胜洋行的老朋友贝尔.福尔斯，都向刘暹提出过抗议。因为刘暹明明是知道‘专利法’的。

第二百三十六章霍，这是德意志最繁华的港口

清晨，天色放亮。刘暹从睡梦中醒来。看了一眼旁边的王璐莹，白嫩的肩头露在锦被外，黑色的丝发搭连在上面，莲藕一样细嫩柔滑的胳膊压着自己胸口。

昨夜她被刘暹折腾的不轻，现在还睡的沉沉的。刘暹小心的把胳膊挪开，轻轻地下了床。每天清晨，他的晨练是从来不断绝的。

穿衣服时，眼睛不经意的从王璐莹腰身上滑过，刘暹的手猛的顿住了。哎呀，孩子啊，孩子。这两年自己明明努尽了力，怎么就不见人有怀孕呢？

王璐莹如此，柳婉舒如此，王碧云如此，自己的正室老婆张妙彤也是如此。长女都已经要满周岁了，张妙彤一点也没见再有身孕的迹象。

刘暹已经三十了，他真的不年轻了，必须真真切切的考虑传承人的问题了。

也幸亏他没了爹妈，不然肯定会逼着刘暹纳妾的。

只是刘暹现在并不是抵触纳妾的问题，而是他真正怀疑是不是自己有了问题。一个不怀孕可以，两个不怀孕，三个不怀孕，张妙彤也不再怀孕，那就极可能是男人的问题了。

穿越十年，刘暹真的没想到这个问题会成为烦恼自己的一个大问题。

没有继承人，就是他扯旗造反了，底下人的心思也不会稳定的。现在的中国不是三十四年后的中国，没有革、命党的日复一日的闹腾、宣传，一波接着一波的起义。帝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这事情也不是刘暹一个人在急。后宅里的四个女人，每一个都在急。

无声的叹息。刘暹大步走出房间。再烦恼，这事也急不得。

现在已经是同治十年的十月，刘暹月前成立了南洋船运公司，从英美两国购进了六条火轮船，外加趸船、驳船一批，聘请了外国船务人员上百人之多，航线布于珠江三角洲——钦州港——琼州——鸿基港四处。

珠江三角洲的码头当然用不着刘暹操心。但是鸿基港与钦州港的投入，算上购船的耗用，二十万两银子就已经投出去了。从此之后。每月中外员工的薪水，和煤炭等一应物资的耗费加在一块，一个月刘暹的船运公司若是赚不到一两万两银子，那就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了。

而时间走到这一步。在钢铁厂建成之前。刘暹的工业布局也大体算完整了。虽然火轮船与军舰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总的说，还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而事实证明，刘暹完全是不需要为南洋船运公司的盈利能力感到担心的。只鸿基港的煤，台湾的

硫磺，钦州的糖类，就让南洋船运公司的火轮船忙的连轴转了。第一个月，完全是运输着自己的货物，一切开销除后。账面上就留下了近万两的纯收益。

刘暹已经让南洋船运公司成立招商办了。就跟现在敞开门招股的鸿基港一样，刘暹并不打算将之握在手心里。纯粹赚钱用。他到广西已经一年多了，影响力也有一些了，是到了整合引导地方财力的时候了。

不仅是南洋船运公司，连纺织厂、火柴厂、肥皂厂、卷烟厂等等，一切跟军火不搭边的工厂，他在明年都会陆续开放对外的。当然，炼糖厂刘暹还需要继续握一会儿，让它给自己产生更大的利润。

广西本身就是中国的产糖大省，是甘蔗的种植重地，糖僚众多。在清中期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是现在的广西已经不是百年前的广西了。常年的战乱让广西的本土糖业遭受了重挫。而刘暹建炼糖厂好死不好的就是卡在了广西糖业恢复发展的锋头上，依靠着自己强大的财力、势力和实

力，一具在广西制糖业上占据了龙头地位。建厂只一年，就给广西本土艰难恢复中的制糖业带来了一重创，而同时又让广西本地的甘蔗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炼糖厂在广西的贺县、贵县、柳城、宜山、邕宁、西隆、阳朔、富川、恭城、永福等诸多甘蔗种植的传统大县，都跟地方士绅大户签订了购买协定。

那是一份很简单的协定，规定了最低的收购价格，又允许看市场上扬之波动而定增价，产量有多少收多少，这对于地方士绅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协约。而整个广西制糖业，除了秦军的炼糖厂外，又有谁有这个能力和财力，摆平一切麻烦？

一年，仅仅是一年，刘暹投进去的银子就收回来了，还另有大笔结余。

所以刘暹现在也有点舍不得这个炼糖厂了。虽然李福泰已经跟他通过了消息，说是来年广西会有第二座近代炼糖厂投入建设，背后的靠山是按察使

佛尔国春。

这显然是眼红了，要来掺进一脚。就像在广东，已经有新的火柴厂建起来了。刘暹不在意，中国的市场大了去了，他欢迎所有的人都来掺上一脚。总比让白花花的银子给外国人赚取强吧？

晨练之后就是吃早饭。刘暹觉可以跟王璐莹睡，饭却是回到张妙彤那里吃的。然后就到了书房。提督衙门的大堂和签押房近乎是摆设，绝大多数的事情刘暹都是在书房里解决的。

书房里刘暹刚刚坐下，就看到桌案左手上方的一摞公文、书信的最上方，摆着一封醒目的红头信。这是秦军系统里表示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意思。当肯定是外部的突发事件，否则昨夜随从就该叫醒自己了。

刘暹现在还没有像样的幕僚，但是随从、侍从却多大十几人，各具才干。侍从长，也就是贴身侍从，叫季锡良。秦军内部发觉出来的人，历史上没有声名，本人更只是微不起眼的一个秀才。汉中本

地人，参加过民团，做过小吏，最后进入秦军当教习，然后在征伐军克复西宁的时候，被留在了丹噶尔城。三年时间，从村长升到了镇长，十二次季评，三次年评，全部优异。

此人才能真不算高，但是为人谨慎、心细、认真、负责，又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简直是给领导当秘书的第一人选。

再说了，刘暹找的只是侍从、随从，又不是找智囊。现在秦军的一切大政方针全都是刘暹一人拿主意，范德榜是处理内部政务，张守炎也仅仅是参详一下官场。真正决定秦军发展的定策和规划，全是刘暹定夺。也可能是他的出身限定吧，晚清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却不见一个来投他的。而那李鸿章的幕僚群，周馥、陈鼐、王凯泰、凌焕、吴汝纶、于式枚、钱鼎铭、王大经、刘含芳、张士珩、盛宣怀，甚至还有马格里这样的洋人，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刘暹要说不羡慕，那是瞎话。

还好，刘暹现在只是一省提督，秦军的地盘说到底还是只有一个汉中。而柳州、钦州，乃至海南

岛琼州，都还远说不上是秦军的地盘。摊子小，刘暹现在倒还应付自如。

“台湾！”刘暹看了封面上的标注，眉头忽的一皱。自己最近光盯着钦州呢，又要忙活南洋船运公司，似乎把一件事给忽视了，遗忘了。

想想现在的月份，刘暹吐了一口气。不出错的话，这封来自台湾的红头信，里面说的事就该是牡丹社事件了。

清同治十年，一艘琉球宫古岛民的进贡船在回那霸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余下66人上岛登岸。因为闯入了高士佛社湾湾原住民住地，遭湾湾原住民杀害54人，逃过一劫的其余12人则在当地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乘船归国。三年后日本维新元老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率三千余士兵进攻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

日本出兵台湾，内中的原因很多，绝不单单是因为54个琉球人的死。但这件事在一大批仇日分子

眼中却是极值得注意的。前世的刘宪就是其中一份子，对事情的由头、发展、因由、结果，知道的可谓一清二楚。

但他并不准备阻挠这一件事。三年后吞吃了那对小鬼子兵，是他的心愿。所以刘暹丝毫没要求驻台湾的人留心什么事。

打开信，里面说的是果然是牡丹社事件的由头。54名琉球人死的确实是挺冤。因为台湾的原住民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不服王化’。

这件事对秦军没有半分影响，它除了暗中提醒着刘暹，时间正在一点点逝去。对秦军，对中国，甚至只是一个小小台湾，都没有半分的影响力。

现在的日本，真心的威胁不到中国。而国内，也没有谁会认为日本是一致命的威胁。

……

中国农历10月份，西历就已经是11月底了。

经过快两个月时间的旅程，霍广正一行也终于抵到德国了。他们一行在汉堡下的船，因为礼和洋行的德国总部就设立在了汉堡。

“霍，这就是德意志最繁华的港口。汉堡，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

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安格拉.默克尔无疑是兴奋的。一双眼神中透出的神采，比天上的阳光还要灿烂。

而霍广正呢，这时的他已经被汉堡港口密密麻麻的火轮船给惊呆了。

第二百三十七章军情处上海站

清同治十年，西历1871年，这时的德意志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啊。他们的军队在今年打进了巴黎，他们的国王在法国的骄傲——凡尔赛宫加冕称帝。

小德意志得以统一，崭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了欧洲陆路新的霸主。完成了欧洲政坛从配角到主角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对于这个国家的子民，这样的成就是多么的值得自豪和骄傲！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又是多么的激励！他们的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以自己是德意志人为傲。

激发的民族凝聚力，国家凝聚力；高涨的民族自尊心，国家自尊心。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是激昂自信，浑身上下泛发着无穷的活力。

此一刻，在霍广正的眼中，应目的一个个德意志人，就是如此。整个汉堡市，就涌动着无穷的活

力和勃发的生机。哪里像中国，暮气沉沉，哀哀啴啴。太多的人一出生就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模具之中，走完自己贫苦的一生。太多的人丧失了奋斗向上的信心和勇气，在无尽的暮气之中浑浑噩噩的活着。对比霍广正眼中的德意志，中国就像一潭死水。

太多的禁锢和教条束缚着人，让人不敢抬头看向远方。慢慢的，人也就不再抬头，忘记抬头了。

当然，汉堡港的浩大和繁华也震惊了霍广正。在入港的时候，看着水面上停泊的一条条火轮船，看着那一艘艘比中国的帆船大出不知多少倍的近代货轮。他整个人都木了。

因为整个汉堡港口的面积接近70平方公里，占整个汉堡城市总面积的1/5。这里有大小码头20多个，可同时停泊上百艘大型货轮。航道低潮时水深也在11米以上。几千吨的巨轮也可沿120公里的易北河航道从北海轻松驶进港口。该港航线通往亚非美各大洲，拥有100多条国际航线，同世界上上百个大型港口保持着联系素有“德国通向世界的门

户”的称号。

霍广正之前最熟悉的大港口是广州，两者相比较，差距有多大，差距在哪里，那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在来欧洲的路上。他也经历了许多大的港口，比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两年前就贯通了。他们所乘坐的客轮就是走苏伊士运河的。但是亚历山大港虽然更大，似乎也更繁华，但里面也有不少的帆船。哪里像汉堡，几乎都找不到帆船。全部都是火轮船。

现在的霍广正可是很清楚火轮船的厉害的。想想刘暹准备着的南洋船运公司，只区区六艘小火轮，再看看这里的景象，也就可知道霍广正心中的震撼有多么的巨大了。因为他看到了几乎不可弥补的差距。【霍广正走时，船务公司还没成立】

“马丁，这位是刘将军的助手，霍。”安格拉.默克尔向礼和洋行总部派来迎接的人，介绍着霍广正。“这位是洋行总部的高级商务马丁.菲力科尔。”然后再对霍广正介绍对面的人。一旁的翻译稍落片刻的对霍广正翻译道。

“马丁先生！”霍广正伸出了手。欧洲人握手的礼节。他还是可以接受的。接受不了的是拥抱、吻面礼和亲手背，特别是男的跟女的时。落在霍广正眼中真的是有伤风化。

“霍先生。”马丁跟霍广正第一次见面，可没熟悉到像安格拉.默克尔一样，直接叫霍广正‘霍’。“礼和洋行欢迎您的到来。相信在德意志，您会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希望如您所言，马丁先生。”霍广正郑重的跟马丁说出这句话。

秦军跟礼和洋行正式的贸易协定可还没有正式签订，他们之前签下的仅仅是商务备忘录。如果秦军对礼和洋行的机械不满意，是还能完全推翻先前约记的。当然这是两边谁都不愿看到的。

上百万两银子的大生意，礼和洋行自四十年代在广州设立商栈开始，都从没碰到过的一笔大生意。毕竟现在的中国不是二十年后的中国，现在的

德国也不是一战前的德国。

西历1871年11月底，一群中国人在德国的生活开始了。同时的，礼和洋行也开始了自己在德国国内的活动工作，非是为钢铁厂的事，而是为了怎么把秦军请求的上百名学生塞进德国的各家学校。

这是礼和洋行从秦军手里接到的第二笔生意。休看只是一群留学生运作，期间的利益和感情投资，都不是现在还没完全发展起来的礼和洋行能够拒绝的。

……

视线转回东方的国内。

鸿基港，一袋袋大米从十多艘旧式广船上卸下，远处还有二十多艘小大不同的运粮船在停泊，或是扬帆远航。而码头的另一边，又有无数的劳力将一袋袋大米扛上一旁停靠的六艘南洋船运公司的火轮船上。

六艘火轮船的烟筒全都冒着黑烟，它们已经生起了火。只待最后的一些大米装上，它们就会趁着落日的余晖，踏上万里的长途。

上等的精米，两块鹰洋三石。中南半岛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福地。越南国势明明已经烂成现在这个样儿了，中圻、北圻产的大米不仅足够人吃，还他娘的能大批的向外贸易，米价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这个原因不仅是因为越南，更因为暹罗【泰国】今年的稻米大丰收，国内米价骤降，给越南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随之也让越南对外贸易的米价不得不低下来。

每年对外交易的大米，可是越南、暹罗创收的一大主力。两国的米价高低，影响深重。而大米交易如此丰厚的利润，也让刘暹都忍不住上来分了一杯羹。鸿基煤等等，就再让琼州镇的水兵们加把劲。虽说现在的琼州镇水兵真的已经要转职为转运的船运水手了。不过士兵有银子拿，无有不乐意的。

齐大林的琼州营也在海南本地招募了上千人，

编练成两个整编大队，盯着琼州镇勇营的名头挂在了营部下面。

整整一个半月，六艘火轮船往来越南和广州、上海之间，运送上等精米不下三十万石，扣除掉成本和运输费用，为公司赚取了小三十万块鹰洋。年节时候刘暹已经向太古洋行再下了十艘火轮船的订单了。从正式投入运行只三个月，刘暹二十万两银子的本钱赫然都已经收回。

如今的两广一带，有几个商人还不知道南洋船运公司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虽然有一些财大气粗者，准备自己搭班唱戏。但一些有钱无权，或是不方便亲自抛头露面的人，则纷纷入股南洋船运公司。

这一家三个月前只有二十万两银子股本的公司，现在已经扩展到五十余万两。在鸿基港和钦州港都有属于自己的码头、仓库。只不过因为刘暹的‘强势’，南洋船运公司至少同治十年内的利润，还归刘暹自己所有。

且趁着扩股，刘暹又把赚到的钱投进去了十几万两银子。不提船运公司无形的资产，只是真金实银，就把自己的份额维系在了全资本的50%以上。这会他从太古洋行订购的十艘火轮船，可就不再是先前那些小火轮了，比之要大的多。总资本七八十万两银子，也让南洋船运公司一跃成为两广一带实力一流的船运公司之一。因为这边除了传统的中国船帮外，还有不少的外国船运公司。就比如刘暹订购火轮船的太古洋行，就是主营航运业，四年前组织中国航业公司，额定总资本高达一百余万英镑。此外还有怡和轮船公司和旗昌轮船公司，这都不是现在的南洋船运公司可媲美的。

并且刘暹还听到李鸿章也准备筹建船运公司，也就是历史上的轮船招商总局。这比历史提早了将近一年。应该也是被南洋船运公司给刺激到了。

当然，这个消息是上海的王庆汇报给军情处，然后军情处再转报刘暹的。

从当初被派去上海到今日，王庆已经很多年不跟刘暹相见了。甚至的，他的相貌都在刘暹的脑海

里变得模糊。不过今日的王庆在秦军系统中的地位却愈发重要，上海站在军情处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

　　上海的形势是复杂的。王庆能站稳跟脚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本事，虽说现在身份依旧是黑的发亮，上不得台面。但那只是因为满清还有几分实力在，不跟民国时候一班，混黑的都能变成所谓‘大亨’。

　　但是王庆的根基扎的很深，各行各业接触的很多。上海站每日转报的消息量，比之军情处其余各地分站的转报加在一块都要多一倍。

　　比如这一次李鸿章的事。朝堂上多有耳目的张家都没听到什么消息，反而是王庆从李鸿章幕僚盛宣怀来沪会见上海船运大佬朱其昂，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再从朱其昂身边小心查探，确定了李鸿章创办船运公司之心意。

　　干情报这一行，或许真的需要天分。但王庆他有这方面的天分吗？他为什么来上海？他之前是干

什么的？

对于近日王庆的成就，刘暹看，只有两点。一是逼，二是激。

当初王家是个什么样境地，王庆再不努力，王家那里还有兴盛之日？就是残酷的现实的逼迫，和他内心里要振兴王家的信念，两者兼合，才催出了如今的王庆！

第二百三十八章非守家之犬

朱其昂是上海宝山的一个普通富裕家庭的子弟，因个头矮小，少时常受乡里欺负，但他志向远大，不甘心平淡一生。未满二十岁便倾其所有与人合伙在上海十六铺开铺经办南北洋贸易。每年出海三次，积攒下了上万两银子。后与人拆伙，跟弟弟朱其诏省吃俭用订造了大沙船。几年下来，沙船发展到六十艘，人员三千多号。朱氏兄弟成了上海一带的传奇人物。

咸丰十年（西历1860年）同美国人在山东烟台合伙开设清美洋行，往来上海、烟台、天津各口岸经营贸易。复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设有华裕、丰汇银号，承办海运多年，任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

在江浙商业圈中的地位，朱其昂并不逊色胡光墉。

李鸿章在上海经营多年，与朱其昂相识已久，

他要办近代轮船航运公司，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朱其昂了。

盛宣怀是才投入李鸿章麾下不久，以一介秀才的身份帮李鸿章参办洋务，其才能非凡，极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现在才一年时间就已经顶着四品知府头衔行走了。

他赴上海与朱其昂商议办轮船局事。朱其昂并不同意改沙船为轮船，因为这会造成他手下成千上万的船工会失业，必定会闹起来。事实上就是朱其昂没有同意，他手下的亲信就已经有反弹者，否则怎么会让王庆探听到一些消息，敲定了李鸿章的意图呢。

不过朱其昂的顾虑终会打消的。因为轮船招商总局在历史上办成了，现在李鸿章就更没理由办不成。何况除了钱财的原因。李鸿章办理轮船招商总局还兼顾着漕粮运输。

如今的漕粮早就不再走运河了，而是直接运抵天津港。期间除了朱其昂这样的海运大佬。还有许

多的外国公司参与其中。北京方面倒是未雨绸缪，相当担心中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遭粮输受制于人。那样也就等于是北京受制于人了。虽然现在的总理衙门对筹组新式轮船企业还有相当大的戒心。可总理衙门也只能批示：轮船必须为华人所有。以至于李鸿章建议‘官督商办’。

“大人，王庆传来的消息不容乐观。太古、怡和、昌旗三家联手，李中堂即使办起了轮船招商总局，能不能挺得过两年打压都是两说。他们三家若始终钉在上海到香港一线倒也无妨。我就是怕他们打压了轮船招商总局，再来跟咱们争食！”

范德榜是秦军的大总管，刘暹具体的业务总经理。要知道官场上、现实里不少事情都需要刘暹来敲定，对于工业上的事情，刘暹只是定个大方针。范德榜才是具体到执行的ceo。

不过现在范德榜说这话明显有点口不对心。什么叫三公司联手来跟南洋船运公司争食？那是南洋船运公司要跟太古、怡和、昌旗三家夺地盘。须知道，南洋船运公司新定的十艘火轮船一到。实力就

仅据太古、怡和、昌旗三家之下了。单一的指两广海运这一块，实力更是首屈一指，远在香港大买办郭甘章，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给英军输粮送水，然后定居香港的所谓‘香港华人第一代船王’之上。

真正的问题是，刘暹打算新船一道就发展广州至上海航线，是主动地跟洋行夺食。但是先前的时候，刘暹绝对没有想到太古、怡和、昌旗三家彼此的竞争对手，会强强的联合起来。

……

天津城里。李鸿章府邸。就在刘暹考量着轮船招商总局的同时，盛宣怀也将李鸿章的目光引到了南洋船运公司身上。

“中堂，两广船运往昔都集中到广州、香港一带。广西与海隔绝，没有港口。自然无有海运一说。而廉州在广东海运中比例极低，根本登不上台面。广西本省的商运除了部分西去，北上的陆路。走得最多的是内河水路，可沿江直抵广州。谁人也

不会去看临海的廉州府。毕竟归属有不同。现在刘军门开发了鸿基港和钦州港。广西，也可以说是廉州海运始兴。

之前南洋船运公司盈利丰厚。但谁都能看的清楚，南洋船运盈利靠的不是廉州、广西商货的推动，而纯粹是秦军的实力。他们手中有鸿基煤在握，船运公司就没有亏损的道理。

但现在十艘火轮船新增，必须要新开航路。且刘军门这人也非守家之辈，一举订购十艘火轮船，用意何在，不问亦知。”

李鸿章捋着胡须，细细的冥思者。“杏荪欲引刘为助？”盛宣怀说的不差，南洋船运要扩张，必须冲击太古、怡和、昌旗三家。现在这三家眼睛是一直都盯着轮船招商总局的，但未尝没留份心看着南洋船运公司。

之所以还没半分的发作，甚至太古洋行还在尽心尽力的完成刘暹的订单，原因不过是要集中力量先灭轮船招商总局罢了。毕竟上海这边的航线才是

这三家洋行船务公司的主盘。早在十年前，就有洋商说：上海是中国之心脏，余外仅是为心脏输运血脉的血管。太古、怡和、昌旗三家对上海的基本盘是锱铢必较，一点也不会相让的。而南洋船运公司的基本盘两广一带，对着三家洋行的威胁就要小的多。

　　李鸿章对太古、怡和、昌旗三家的威胁很重视，但他不会因为这三家的联手，就放弃开办轮船招商总局的。比较中国的政治权利握在他手上，即便太古、怡和、昌旗三家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就像南洋船运公司承办着鸿基煤六成的运输量，琼州镇的那帮水兵承包了余下四成中的三成，还有广西的炼糖厂，这都是一脉相承的手段。

　　区别只在于，刘暹是有些把左手钱交到右手里。李鸿章是用清政府的钱来补贴轮船招商总局。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南洋船运公司跟轮船招商总局根本没有利益冲突。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利益是的纠葛。

“如此杏荪就去柳州走一趟。”

第二百三十九章日子怎么会不如原前

“哈哈哈，李中堂府下真的是人才济济，令人羡慕。杏荪大才，来日必为中堂肱骨。”刘暹大笑着。座下的盛宣怀依旧不漏一点自得的躬身一鞠，“军门过奖了。”

李鸿章派他来面见刘暹，游说南北联手抗洋，刘暹自然无有不允。这是大意！虽然有些意外李鸿章竟会主动的伸出橄榄枝，刘暹也乐意接下。

曾国藩死了，湘军四分五裂，各大佬都搭班子唱戏登台，谁也不捧谁的臭脚。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今日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了。虽然闽浙还有一个左今亮，但没有了平定甘陕，收复新疆之功在千秋之事，左宗棠的影响力和实力，始终是要逊色于李鸿章一筹。

盛宣怀脸上带着笑容走出了提督衙门。这次来柳州他做的功课很充足，不仅拿到同治四年以后，连续六年漕粮转运中洋商所占之比重，还拿到了现

今中国最繁荣的一条贸易航线——广州至上海上，洋商的火轮船十年来所占比例之额定。触目惊心，让人一看就心跳加快无数倍的一个个数据，当初就把本已同意，只是想拿点架的刘暹给说服了。

两个数据上，全都是一路上扬，洋商所占之比重一年一个台阶。而且同时盛宣怀还有上海二鸦之后一年胜过一年的货物吞吐量，上海海关的一些数据，依靠李鸿章与赫德的上好关系，盛宣怀拿到手是轻轻松松。

事情完结，盛宣怀却不打算就此离去。他要在柳州城乃至辖下各县之间好好转一转。广西地理、历史、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让不少国人。尤其是北方人对之一直心持轻视，可盛宣怀自入柳州以来看。本地的民生似乎比之天京也不逊色多少。

一个城市兴衰，看市井。看户口，看百姓气色，看百姓穿戴，柳州可是比他见过的绝大多数州县都强多了。盛宣怀心中怀着一个猜测，他要证实自己的猜测。如果是正确的，这将会改变他的人生选择。

时间还不到黄昏，这时的柳州市井应该是一天中最稀少的时候。而眼前盛宣怀看到的也确实是如此，稀稀拉拉的行人，冷冷清清的街市。都是那么的冷清。

盛宣怀身后的随从举手招来了一辆街口停靠着的马车。整个中国，也就柳州和汉中两地，能有这么多的待客马车了。只因为秦军多骏马，全军上下淘汰出了不知多少匹旧日驽马。加之两地工厂的发展使得外来商人众多，这才有了众多马车产生的余地。“去你们柳州的工业园。”

盛宣怀是昨日下午抵到的柳州城，见过夜晚时候，柳州城市井的热闹。他今日更多的兴趣是工业园。

马车除了城南门，直直的向南。穿过城外头的关集，只半刻时间人就来到了工业园区。坐落在柳江江畔。继续往南不多远就是新兴镇，越过柳江往东南放二十里地，这是江口镇，这两处都是柳州传统的贸易重镇。现在得工业园之利，自然比之原先

更加兴盛了。

柳州的工业园区占地并不是太大。毕竟只有秦军建立的这些厂子，隆隆总总只八座：火柴厂、卷烟厂、肥皂厂、烧碱厂、玻璃厂、炼糖厂、纺织厂、机械厂。其余的硝田和提纯土硝的火药局等，在柳州的北面。再剩余的全都在钦州。比如说那里正在建设中的船坞和一座小型的造船厂。

“继续放里面走。”盛宣怀可没下车步行逛遍工业园区的想法。而马车溜达了两刻钟后，依照盛宣怀的意思。再度停到了最外。

马车里沉默不已。盛宣怀闭上眼睛，脑子里剩下的似全是那呼呼直冒的烟筒。这就是工业啊，虽然还很单薄，加在一块也比不上江南制造总局的一半。但是它们产生的效益，单独任何一个都能碾压江南制造总局。

建立于同治四年的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是由曾国藩规划，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是洋务自强运动其间创办的最大军工厂，也是李鸿章在

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首批投入就达25万两白银，随后曾国藩获得许可从上海海关取得百分之十的关税作为制造局的经费，同治八年时这个比例又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这相当于每年有至少4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投入。

就是秦军图纸上的钢铁厂一夜之间就能建成，也比不上江南制造总局的价值。

不过说到效益和结果，盛宣怀这等李鸿章的心腹就能呵呵笑了。以仿制德国毛瑟11mm前膛步枪为例，德国的成本只是十两银子，江南制造总局的成本价却高达近十八两银子。制造局军备生产所有原料几乎都靠进口，人员，尤其是洋人技工薪水偏高，申购物资浮滥，官员人数过于浮滥——除了外国顾问日渐增加，中国官员、职员有不少人是利用关系进入，坐领干薪。衙门式的管理模式让江南制造总局与其他各地的机器局一般，所产质低价高，如一个个黑洞，吞噬着大量的钱财。

原时空的历史上，作为北洋一系的钱袋子的盛宣怀，这时‘求富’的念头正在蓬勃萌发着。因为

深知洋务运动实质之内情而产生的迷茫，似乎看到了远方迷雾中隐现的一盏指路灯。

马车静静地侯在工业园区一边，时间慢慢的过去。夕阳西下时，马车内的盛宣怀突然听到了一阵铃声。

铃声是从后方传来的，盛宣怀伸出头看，就见是一辆毛驴车，一个老汉甩着鞭子，毛驴劲下吊着一铃铛。车子堆积着货物，但都用厚布遮盖着，让盛宣怀看不出来是什么。

毛驴车慢慢走过马车，赶车的老汉还对着盛宣怀一笑。然后盛宣怀就看着老汉赶着毛驴车一路走去了火柴厂。

“这位老爷，这老汉该是给火柴厂送火柴盒的。”车厢外，已经闭着嘴巴静静等候了很长时间的车夫，赶着盛宣怀盯着毛驴车的眼神，小心的开口说。

“嗯？”盛宣怀神色顿了一顿，然后焕然一

笑，伸手将一块鹰洋抛给了车夫。“说说看，刘军门来这两年，柳州都有什么大变化。你们日子过得比原先好了呢，还是不如原先？”

车夫受惊若宠的接到鹰洋，脸上笑开了一朵花。对于盛宣怀的询问，笑容更加的灿烂。“日子怎么会不如原前。看那火柴厂了没有，还有卷烟厂，只空闲时候糊糊火柴盒、烟盒，女人、小孩一个月也能挣个三五百文钱。更别说这些厂子招了那么多的人做工了。”

“老爷不知道见没见过东关的棚户？”车夫问道。见盛宣怀不语，脸上的笑意更添了一份自得。“往昔柳州码头虽然也有一些苦力，但多还是本地百姓。东关外棚屋寥寥，妇孺丁壮不及百户。现在的棚户却是直愈千户，胜过往昔十倍。除了一些在码头卖苦力的，那就是在工业园区做工的。”

盛宣怀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他所接触到的柳州人，从昨日到现在，不管身份高低贵贱，全都将‘工业园区’说的咬字分明。不像别的地方百姓，多将洋务工厂视为怪物，以绰号代指之。

“老爷看到小的这支手了么？”车夫露出了自己一直握鞭的手掌，盛宣怀看了一眼，当即眼神就猛的一凝。“少了两截手指头。”一只手只有拇指、食指、中指还是完好，余下两根都少了上头的一截。“这是在纺织厂干活时不小心绞断了。”

“小人本来是城外的渔民。纺织厂招人的时候，小的贪图工钱，就不顾当时的传闻，进了厂去。当时小人心头真的是七上八下的，可哪知道厂子里是那样好景。第一个月小的拿了三两银子，第二个月小的拿了三两七分。最高的时候拿了小五两银子，比在江上打渔，日子好过的不知道多少倍。”

“每天厂子里还管一顿饭，晚上那夜校，凭着俺的职工证也能进去听。小人活了三十一岁，才真正会写了自己的大名。”

“可惜，捞线头的时候，机器绞断了俺两根指头。纺织厂不让俺再干下去了。医药厂子里全包，还赔了小人十两银子。小人伤好后就用那十两银子

加家里的积蓄买下了一匹马，先是拉套车，给厂子里运棉料、布匹。厂里的管事看小人是里头的老人，特意照顾小人。年前时候就把本钱赚回来了，年后又让人做了车子……”

眼前的车夫可能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盛宣怀谁也不挑，偏偏挑中一个特殊的例子，是不是也同样很扯呐？更大的可能是秦军的工业园区已经真真切切改变了柳州本地的生活。

盛宣怀脑子里想起了昨晚上柳州城里那热闹的景象，也想到了在来柳州之前自己特意去户部，找人查案了柳州上报的户籍和人口文档。

整个柳州城人不满三万，仅仅是五千户，整个柳州府也才四十余万人。而现在听车夫言，仅是那东关的棚户就有了上千户……

第二百四十章在柳州站稳脚跟

日落黄昏，铛铛的钟声中，大群大群衣着相同款式制服的工人从工业园区蜂拥而出，同样大批穿着相同款式制服的工人从外面向工业园区里涌入。盛宣怀知道这是为什么，秦军的这些工厂全都是两班倒，其中的纺织厂和火柴厂、卷烟厂，更是三班倒换不停，是标准的人停机器不停。

盛宣怀和他的俩随从脸色都变了。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深切感触到，工业园区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对柳州的影响和改变有多么的巨大。“这怕有一两千人吧？”

“至少两千！”左面的随从咬紧了嘴唇。这位是李鸿章身边的戈什哈，历经战场，在人头估计上比盛宣怀本人是靠谱多了。

转回到城中住处的盛宣怀神情还有些恍惚着，工业园区的工人至少有三千数，那就是三千个家庭。

而整个柳州原先才多少户人啊？

更别说因为工业园区的兴盛而同样兴盛的车马行、码头等等。可以完全的说，整个柳州都牢牢控制在秦军手里。而这种控制比之地方士绅的‘控制力’似乎也不弱多少。

夜灯初上，柳州城的夜市喧闹分上。盛宣怀带着随从穿梭在街头，表情继续冷漠，但眼神的精光越来越亮。而且，又是在街头，盛宣怀又一次碰到了昨天他晚上碰到的那两个衙役。

不同于大清国其他地方的捕快衙役，柳州和汉中的捕快衙役，是大清国上百州府里第一批为捕快衙役更刀为枪的州府。虽然只是秦军自己制造的双管短铳。但也足够柳州城的一二百衙役震慑，因柳州府城兴旺而随即旺盛起来的灰色勾当。

“呀。盛爷好。”两个衙役一老一年轻。老的那个有四五十岁了，年轻的那个似乎才二十郎当。但是最先在人头汹涌的街市里看到盛宣怀的。是那

个老人。姜是老的辣，几十年锻炼出的眼神了。

“呵呵，是你们两位。有缘再见，咱们真是有缘啊。”

看到两个‘熟人’，盛宣怀也笑了。两个小小的府衙捕快，往日根本不会放在他的心上。但盛宣怀昨日见了后，到今天对这两人也是记忆犹新。因为，正是这两个人昨晚上带着他转便了柳州府城十字交叉的两道主街。

一老一小两个捕快是很有眼力的。知道眼前的盛宣怀不是一般人，自身也带着一股贵气。虽然他们眼中的‘贵气’在刘暹看来只是一种自我的‘自信’。

一刻多钟后。盛宣怀停下了脚步，他的面前就是秦军在柳州城内开办的三所夜校之一——城南夜校。眼下这个时间，夜校已经上课，每个教室里都坐着少则二三十，多则四五十人的学生，且前后门大开，想进去的人随便进。

夜校外头，五个配枪的衙役在蹲守着，但不跨进夜校一步。盛宣怀谢了带路的两个衙役。少不了两块鹰洋递过去，人也一样不进夜校，而是站在大门前静心的等待着。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两刻钟过去，不见有人出来。之见有人进去。盛宣怀吸了口气，“还真是大功于教化。可惜，晚了二百年！”就是一百年前谁要有这等功绩。也可名满天下了。为士林所敬仰。现在，刘暹却只能得柳州府。乃至广西一地士林真心夸赞，江南、江北多了明面不说。暗地里鄙其‘虚名’的人。而偏偏广西士林的分量，在这举国之中真的不值一提。

“鱼——”

“鱼——”

……

“衣昂……羊……”

“衣昂……羊……”

盛宣怀进过乡试，虽然没能得中举人，但是才学也算可以。而且进入李鸿章府下之后，对洋务了解日深。站在教室最后，看着一个年岁不到二十的年轻人，正在教着下面的人念读黑板上的洋文。而偏偏两个洋文读音一合，就是一个汉音。

“拼音，威妥玛拼音！”盛宣怀完全愣了。自己看到的是什么？那是洋文拼音，但绝不是威妥玛拼音。而是一种比草创的威妥玛拼音完善了不知多少倍的全新拼音。

盛宣怀脑子都糊涂了。这天底下还有比威妥玛更了解汉学的洋人吗？这位可是在中国三十年了，历经英国当局翻译，英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英驻上海副领事，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英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英驻华使馆参赞等，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的比自己都熟，而且还会粤语。是公认的西洋汉语专家。难道刘暹这边还有一个谁比威妥玛

更精通汉语的西洋人？

盛宣怀始终把目标定向洋人，而不是认为是国人制造。这可以说是盛宣怀下意识的对秦军轻视，更能说是他心中的不自信。

欧洲对汉语早有研究和了解。二百多年前的明末，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就写了一本《西儒耳目资》的书，在书中他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这样的书籍国内当然不会记载和流传，但是人家外国人有记载啊。迈胜洋行寻到的那些西洋老师，来秦军的时候，就是人手一本刘暹听都没听说过的《西儒耳目资》。只是这种拉丁化拼音字字汇比起刘暹脑子里刻进去的‘啊我呃’，那就太没战斗力了。

今年年后，刘暹自觉自己已经在柳州站稳脚跟

了。才试探性的在夜校里推广起了这汉语拼音。结果还好，柳州府里虽然还有不少诽议声，但也有不少赞同声音。至少这州府里的教授无有异议。至今不过旬月。

因为是新生事物，且还没见成效，这东西也就无人向外大肆传播，以至于盛宣怀今天是第一次见。

盛宣怀的一举一动都在军情处的关注之下。刘暹没有想到盛宣怀在柳州府一呆就是整整六日，不仅逛遍了府城，还下了县镇。而且最后不是走水路去广州，而是到了钦州。

ps：有点事，事情完了，立刻恢复6000

第二百四十一章日本海军的力量！

三月初，一道万里迢迢的电文终于传到了刘暹手里，是德国的霍广正。钢铁厂的一应设备以及一些枪炮加工的精密机械，都订购妥当。协议书签下，首批五十万两银子的费用已经交付了礼和洋行。预计三个月后，这批设备就会运抵钦州港口，让刘暹有个准备。

当然，准备好的还有剩余的八十万两银子。秦军订购的所有枪炮器械和过百留学生在德国的入学费用，总共三十万两。

刘暹没有因为八十万两银子的准备而心慌，更没有因五十万两汇丰银行支票的支出而心疼的流血。这些都是秦军未来大业的基础，是他为日后的理念迈出的最坚实一步。不仅不心疼，刘暹直接发电报给霍广正，要他在德国之事完了以后去法国走一趟，将自己手头剩下的支票都发出去，至少从英国那里搞回来三艘铁甲炮舰。

二战以前的大英帝国海军，始终是全世界最可怖的一支力量。

而原时空历史为大清国的龙旗海军制造镇定二舰的德国，现在还只是一条腿走路的陆地霸主。要指望着他们现在帮秦军制造铁甲炮舰，刘暹都不如去联系贝尔。好歹美国还有几分制造铁甲舰的经验。

西历已经到了1872年了。再有两年多，就是牡丹社事件的**了。刘暹必须手心中握着一点实实在在的近代水面力量，不然就凭眼下琼州镇的那几艘破船，战争真扩大化了，可就要命了。强大的日本海军能横扫两广！是的。强大的日本海军。刘暹没有发癔症，现在的日本海军力量的确很强大。虽然比不得整个中国的海面力量拧在一块来的强大。但两艘新购的铁甲船（钢甲钢壳），五艘千吨级以上的铁肋巡洋舰。这力量比福建船政水师都不遑多让。更胜过广东水师。

手心里若不握着几艘铁甲船，刘暹不敢放心大胆的插手台湾之战。

……

上海浦东——川沙抚民厅。

这是一处跟别的棚户区毫无二样的棚户，上百户人家住在这里。男人每天都出去卖苦力，当苦功，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码头扛包的。但是外人谁也想不到，就在这上百家低矮的棚户当中，有着三个通口，可以直达这片棚户区地下拿一片庞大的地下室窟中。

一间普通之极的爬爬屋里，四个穿着苦力短装。腰间却别着匕首、短枪的精悍男子，牢牢的守在这家屋子的四个角落。就在这家屋子的一张桌子下，就有那三个通口中的之一。

在这家屋子的前方、后方，还各有一组武装人员伏着，时刻警惕着外面。虽然这整片棚户区都是斧头帮的人。无论大人小孩，老弱妇孺，全都是他们的警惕哨。

通过一个阴暗的地道，地面和四周都用条石加固，几朵火焰在油灯上跳动着。在石墙上投射出一个男子身影，黑色的投影跟随着灯火的跳动摇晃着。

王庆带着一脸微笑的走过阴暗的地道，走过一根根支撑地上的柱子，直到一个人面前。他盯着地上的那个人平静的说道：“王大人。何苦如此呢？在下也是知书识礼之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手上也不愿沾血的。大人不若就开一下尊口。你我都可以行个方便。”

那男子头上脚下的躺在一块微微倾斜的木板上，手脚都被捆得牢牢实实。他听了王庆的话，脸上露出了愤怒、不屑和恐惧交织的神情。

王庆笑的更和缓了。“大人若是打定主意不开口的话。那就是非要为难在下，在下也只得为难一下大人了。我可以告诉大人，斧头帮于上海滩生根发芽这些年，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能抗得住三次刑罚。”

王庆蹲下来，用两个膝盖夹住眼前这个六品小官的脑袋，不让他摇动，随手将一块棉布盖在了他脸上，这人脸被盖住，眼不能见物，心中更加恐惧，不知道王庆要做什么，口中出急促的呜呜声，他嘴上的棉布随着他的呼吸急促的起伏着。

王庆怜悯的摇摇头，手上却半点没迟缓，提起一手旁的木瓢就将其内的清水倒在了这位‘大人’的脸上。嘴上位置的棉布立刻紧紧贴在了这个大人的口鼻上。

这位跟着王庆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大人’，似乎没料到只是些水，瞬间安静了一下。但紧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猛然倾尽力气的剧烈挣扎起来。

王庆此刻的脸色变得冷酷而无情，一手猛地压在两腿中的脑袋上，又在湿掉的棉布上面盖了一层，再打起一瓢水，缓缓的往棉布上倒去。

王大人的身体继续剧烈的抖动着，脖子上青筋都暴起了，腰身高高的挺起来。可怜这只是一位肩

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大人啊，这一刻暴起的力量连这几年里锻炼的已经相当有力气的王庆都要压制不住。但这种力气活怎会王庆始终的干下去呢？左右立刻就有人上前压住了王大人那扭动的身子，王庆松开了两腿，静静地看着手下这个上海县衙出来的审讯老手，一张张的往王大人脸上糊棉布片。在心中计算着时间，一边怜惜的道：“这东西叫什么来着？贴加官？还是开加官？大人您是衙门的人，这刑法不陌生吧？”

“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

心中默默说着数，王庆一边嘴里刺激着‘犯人’。等够了时间，扯开了那几块棉布，露出下面这位松江府经历王大人扭曲的脸。

王元斌，双眼圆睁，拼命把头抬起一点，吐出大口大口的水来，然后剧烈的咳嗽，好半响才筋疲力尽的把头放回木板。满头满脸的水渍，两眼无神的喘着气。

王庆自己没试过这种刑法，但是只要想一想那

滋味，就能令人不寒而栗。而且这味道还能不止一次的来品尝。

这就跟水刑一样，不，比水刑更恐怖。它是没水刑那样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让人有窒息感，却能让受刑者在痛苦的同时，能清晰地感觉到死亡的临近，很少有人能三番五次的始终坚持着。在这个据点里，王庆还没见过挨刑的人能受过三回的。显然这位为细皮嫩肉的王大人也不会例外。王庆让他恢复了一会。蹲下对他说道：“王大人，我刚才说了，只要说实话，就能活命。我看在你是进士的份上，给你个机会，可不要不识抬举！”

王元斌不复刚才的表情了，大声的哭起来道：“我……我，我说了以后又怎么过啊……”

王庆冷冷一笑，一个字不说，直接又把棉布盖到王元斌的脸上，王元斌在棉布下立刻发出惊恐万分的叫起，这次都不用倒水，就把王元斌的神经彻底摧垮了。

“我跟你说过，只要是人，就熬不过这种刑

法。我现在问你最后一次，是谁打招呼要川沙抚民厅排查棚户区的。”

就在五天前，一场大火烧掉了浦东一片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棚户区，烧死烧伤三四百人。虽然没谁在乎棚户们的死活，但是三四百人的死伤也震动了整个上海。而王庆就更加关注了，因为那个棚户区是他藏身的地方之一。

紧接着，川沙抚民厅就不得不装模作样的对着浦东范围里大大小小数十个的棚户区进行了做了一次规范。

王庆本来并没没对这件事投入太多关注。那个棚户区只是他来浦东后难得落一次脚的地点之一。但是当王庆发现，川沙抚民厅本来做样子的规范，突然升级成了用心的排查时候，他要是再没警惕就混不到眼前的样了。

川沙抚民厅态度改变后，短短三日就借口偷盗抢劫抓走了斧头帮十五个中级骨干，和上百名底层人员。王庆立刻发动所有的关系去探察，可松江府

上下根本没有一点的迹象，上海知县陈其元更是无有异动。王庆只能把目光盯向了上海道沈秉成了。这位大爷做过翰林编修，当过侍讲学士，充武英殿总纂，文渊阁校理，是一个标准的守旧派。来到上海之后就跟丁日昌甚是不对付，只因为后台硬朗，加之李鸿章刚刚做上北洋大臣，不能驳了朝廷的颜面，沈秉成安安稳稳的在上海做着自己的官儿。而且名声很好，华夷晏然，民情翕服。

王庆很怀疑这个不擅洋务的‘好官’，会不会就是他在自己刚跟李中堂的人马搭上一点关系，闹着码头‘加饷’，好给太古、怡和、昌旗等洋行的航运运行增加一点成本负担的时候，在背后插了自己一刀。

没办法，沈秉成是大鱼，王庆根本捞不着，连碰都不敢碰。就只好请来王元斌这个松江知府杨永杰的亲信，不但在知府衙门里主管文书文案，还在大火发生的次日就来到了川沙抚民厅的府衙经历。问一问是不是沈秉成发下了什么不可秘传的公文，然后再有杨永杰吩咐了川沙抚民厅的官儿。

王元斌一声叹息，开了口：“的确是沈大人发了话。但我们都知道斧头帮的厉害，真的无意与您结仇。现在只是做做样子，给沈大人看。”

“至于沈大人为什么发话，我是真的不知啊……”

第二百四十二章黄浦江里种荷花

王庆眼光闪动着，心头对沈秉成是一百个恨。但他脑子很清醒，沈秉成是丁日昌都搞不定的大人物，自己斧头帮势力虽大，却全是下层人物，根本拿这位上海道台没任何办法。

帮派势力从来都是上层人物眼中的尿壶，有事了拿来用，很紧待；没事了，有多远扔多远，半点不心疼。

这句话是斧头帮发展前景上佳时，刘暹转告王庆的一句话。但是王庆是不理解的，但这些年过去了，他是真正的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现在李鸿章要搞轮船公司，跟秦军‘结盟’，一块来抢洋人的地盘。自己斧头帮笼罩着的‘工友会’能真正的从中帮一点小忙，所以朱其昂和那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对斧头帮和颜悦色。但要指望他们这些人来为斧头帮在沈秉成面前说话，那是痴心妄想。

“川沙抚民厅就只接到你们的招呼？那些狗腿子们会这么卖力？”

“不想得罪我斧头帮，只是做做样子给沈秉成看？你当老子是傻子吗？”

王庆疾言厉色，言语中似就想把棉布片再盖在王元斌的脸上。“慢，慢。还有席正甫，是席正甫的一个兄弟前日见了川沙通判吴大人。”

东山席家席正甫，当今上海四大买办之一，苏州吴县东山人。上海英商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

同治五年，也就是西历1866年当上了英商汇丰银行的跑街，西历1869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与清政府商谈西南戡乱借款事宜。最后，汇丰银行以比当时高得多的利息。借给了清政府三百万两十年期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将该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既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更受到了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的赏识。

从此，晚清的官僚大吏为了获得巨额贷款，他们争相拉拢席正甫，李鸿章还特意上书北京替他保荐官职，席正甫接受了二品衔红顶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职。其借着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汇丰银行买办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从西历1870年到现在1872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三笔，地方重臣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笔，全由席正甫一手经办，他由此得到大量佣金之余，汇丰银行也通过席正甫的上下沟通，业务在蒸蒸日上，为此对他更加优渥。

中国人历来都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席正甫也是如此。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亲友、熟人进入此时的外商银行，一个肉眼可见的东山帮正在冉冉升起。

“席正甫？”王庆冷笑。真的是如人意料啊，席家来人。他还以为是谈高桥镇土地建库房之事呢。前头根本就没丝毫的去怀疑。

竟然是席家！

席正甫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人，合称当今洋务四大买办。原时空中，其四人中有三人的命运与李鸿章的轮船招商总局有着无法隔分的牵连。李鸿章筹建轮船招商局时候。唐廷枢和徐润已经名满东南。他们两个都已经给各自的外国洋行东主在中国打下了“大好江山”。可是李鸿章一召唤他们，二人就立刻放弃了在洋行优厚的待遇。而投奔草创中的招商局。他们此举有一部分原因或许是李鸿章此时的社会地位和其人格魅力，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两位都有一颗报国之心。身为中国人，看到外国洋行在中国商业横行，心头始终不是滋味。愿进招商局，或许有点是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虽然现在轮船招商局还没正式成立，王庆却明白——秦军的南洋船运公司已经开始插手广州至上海线路，现在正与三大洋商大打出手。唐、徐二人这段时间可没少与来到上海的范德榜见面商谈。在王庆看来，这二位当算是‘自己人’。甚至于现在美国的旗昌洋行，看重徐润，正欲高薪聘请他。只不过，徐润已经决定投奔轮船招商总局。【旗昌洋

行的金能亨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建造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开通上海－汉口航线，现今时候占有长江航运80％的份额。】

而郑观应，现在正与人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但就王庆从范德榜那里得到的消息看，郑观应也是准备入股轮船招商总局的。

四大买办中，自始至终只有席正甫一人，对李鸿章的招揽置之不理。而且，席正甫屡次牵头汇丰银行的贷款协定，每每利率也都要高出市场比率不少，真真是国贼汉奸无二。

“席正甫本人我不敢动。席家的枝叶，爷就先给你削断一支。”王庆冷笑后，就直接当着王元斌的面吩咐了下去：“告诉高桥镇的人，把那姓席的，给我扔进黄浦江里种荷花。”

……

二月份，随着南洋船运公司正式跨足上海，随着范德榜来到上海，一家不怎么显眼的商店在南京

路上开业了。

这家商店与传统的中国式买卖不一样，更似一个小百货商店。售卖：粮食、布匹、盐巴、糖果、火柴、卷烟、铁器、茶叶等等。里面结构就如同前世中国八十年代的供销社，每个柜台一个人，另有一个掌柜和两个收银员。这个掌柜也这家商店的老板，是秦军内部的人。不属于情报处，他来到上海，任务只有一个——专心专意的做生意，赚钱。

上海人对于这样的商店很欢迎。各种类的货物都有涉及，而且明码标价，价格还不比别家的贵，所以开业当天生意就十分火爆。

尤其是商店里贩卖的糖果。不管是五颜六色的水果糖，还是纯白色奶糖，亦或是晶莹剔透的白砂糖、冰糖，立刻就名扬苏沪。不到旬月，就从外来糖的手中抢走了大量份额。

一个月过去，商店的盈利能力让范德榜震惊。赫然高达上万块鹰洋！

而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刘暹一声令下，正三月里，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汉口等等，大清国十五个对外开放口岸中，超过一半城市中出现了这样的商店的身影，并且每个城市里还都不是一家两家。

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一五一四，两个城市开了九家。

第二百四十三章这官途并不一定非要走科举

黎人生活困苦。虽然时间发展到现在，海南岛里已经几乎看不到生黎的山寨，汉黎之间的冲突较之元明时候也大大消弱。但是种族就是种族，汉黎区别还依旧很深重的。

齐大林在海南两年，对这些情况自然了如指掌。却也更相信一个事实——黎人当兵以后，更好管理，更好塑造。因为他们生活困苦，当兵是改善他们生活和未来的一条路。

两年时间，齐大林招募了七八百人当兵。其中一些人被他调去了琼州的港口，身边剩有一个整编大队级别的力量。现在齐大林在海南的经营很好。因为鸿基煤的缘由，琼州镇旧人无论上下对他都是感恩戴德。

而如果他愿意放手招募，他可以招募更多的人。但是考虑到‘低调’和‘不引人瞩目’这两

点，齐大林一直都很有控制的。但是秦军在黎人当中的影响力每日剧增，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些两年来陆续加入秦军的黎人士兵，其家庭生活逐渐之好转，肉眼可见。对于绝大部分是‘贫下中农’的黎人，这就是最惹人羡慕与向往的了。

两年时间，齐大林对琼州府地方的事物介入很小。琼州知府从最初开始的戒心满满，到最后的轻松自在，军政泾渭分明，这对琼州知府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可是齐大林对地方事务毫无介入，是自己主动的不介入，而非自己不能介入。现在，当他要去介入的时候，琼州府根本无法拒绝。

昌化县石碌镇南约六里地的金牛岭山麓。这片地方齐大林连招呼都没跟琼州府打一声就直接给占了，圈地方圆三十里。

石碌铁矿在昌化江的上游。离昌化江入海口有相当的距离。直线距离差不多上百里，且大多是丘陵山区。所以水运，铁矿石开采后必须走水运。而且伴随着石碌铁矿一起生成的还有大面积的山砂岩。这里的丘陵很多是都含大量粘土的石灰石，这

种石灰石不需要配料就可以直接烧制高质量的水泥，所以又俗称“水泥岩”。伴随着石碌铁矿的开发，海南岛第一个水泥厂的兴建也是前脚追后脚。当然，石碌铁矿除了三亿吨高品质的铁矿石外，还伴生着钴、铜、镍、银、硫、白云石等多种矿石，要不是这里不产煤，石碌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型煤铁复合体基地了。

齐大林从二月开始。就大规模的招揽起了人手。要开发石碌铁矿，除了从鸿基煤矿和汉中陆续调来的一千多人外，至少也要上万劳动力才行。而现在整个琼州府的户口还不满十万户，人口只四五十万人。算上岛内一些距离太远的黎人村寨，总人口强强也就六七十万罢了。

齐大林这么一招就要上万劳动力，这是能震动整个琼州府的数额。琼州知府紧急火燎的跟齐大林联系，但这并不能阻止齐大林的行动。因为这个时候琼州乃至广东才发现，齐大林虽然亲自出面招揽劳力，但是披的却是汉元招商局的招牌。而所谓的汉元招商局。那就是秦军成立的一个类似轮船招商总局的机构。只是非股份制度，外人不能自由入

股。

而且金牛岭的那片山地，无声无息的，连昌化知县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落到了琼州本地的一个商贾手中，而这个商贾就在上个月才把这片地卖给了汉元招商局。

“石碌”一名起源，可追溯到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在此大山地表发现了铜矿。呈孔雀石类型，故名“石绿岭”。后改称“石碌岭”，当地并于乾隆四十七年立碑“严禁私采”。但这一切在石碌岭的露天铜矿被采挖结束后。就不复存在了。之后的几十年里，只有石碌镇上的铁匠会手工开采些许矿石，私自冶炼。石碌岭的价值已经完全从地方官府眼中消失了。

齐大林只是稍微的用点手段，只付出了三千两不到的银子，就把金牛岭方圆十里地的地契拿到了手。而至于齐大林圈地的时候，直接占了三十里方圆的土地，那就纯粹是人的霸道了。

不过招募的劳力还是有分别得。除了在矿场干

活的劳力外，齐大林还招募了不少定了长契的契约奴。他们的工作就不是在昌化，而是分散在海南岛的各地，在那一片片事先准备好的庄园里，干起了农奴。

海南是后世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产地，虽然比不得东南亚的产量高，但刘暹什么时候才能插手东南亚呢？这距离现在的他太遥远了。而刘暹在钢铁厂建成不久，就需要大量的橡胶用。

除了做雨披、胶靴和行军帐篷等用具，刘暹还需要橡胶做车带。钢铁厂生产出的钢铁，并不是全都用在军火加工和钢轨上。秦军内部是根本用不完的。刘暹除了卖给别的机器厂外，还需要为自己的钢铁另找销路。而自行车、三轮车、黄包车，就是他找的摇钱树。

……

三个整编大队，也就是琼州镇的三个营头，分成或一个班，或三四个班的小队伍，散布在琼州府各县内。他们是齐大林这回招募的劳工队伍，沿途

转送之中的保镖。

齐大林发动了整个琼州镇的力量，各地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分段负责口粮、住所。劳工队伍一入境，就有人迎接充当向导，沿途设置休息点，供应米汤馒头。有些地方过于荒凉没有休息站，就由劳工自己带着粮食，自己起火烧水做饭吃。

沿途路上不喝生水，每晚住宿都有安排，绝不露宿。这样一段接着一段的送，劳工们还没走到石碌，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了。因为他们路上都能吃得好，休息的好，将来到地了还会没希望吗？

再有，这两年来海南岛就跟广西差不多，山匪绺子被秦军队伍扫了一遍又一遍的，不少全境之中无有匪寇，至少没谁敢不长眼的来劫杀秦军的人。所以到了石碌镇之后，劳工们的身体状况都很不错，路上也没出现多少病号或是伤号的。超过九成五的人到达石碌镇后，稍加休息就能立马投入劳动。

……

“滴滴……滴……”

柳州提督衙门的后院，刘暹正满脸开心的逗趣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已经满周岁的刘梦瑶，还叫不清‘爹’这个字，但跟刘暹很亲。

“噢，噢……”

小孩子最喜欢有人跟她闹。刘暹抱着女儿撂高高，房间里立刻就响起了孩子高兴地笑声。

但要说房间里最高兴的人是谁，那必然是孩子的母亲无疑。张妙彤虽然担心孩子不小心磕着了，但对刘暹对孩子表露的那爱意，真心是高兴地不能在高兴了。

“老爷这阵子尽忙外面的事儿了，瑶瑶都想你了。”

刘暹继续跟女儿玩着，一边满意的道，“我的女儿，当然要想我了。”对一边奶妈脸上那一脸的

紧张视而不见。

这天晚上刘暹在张妙彤这里吃了饭，歇息自然也在张妙彤这里。云消雨散后，刘暹搂着老婆柔嫩的身子，有些感慨，又有些激昂的说道："我秦军的基石，再过几个月就要真正的夯实了。当拿时候，我一定会给孩子打下一个大大的基业。"

"所以，妙彤，你可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啊……"

张妙彤脸上还残余的红润，瞬间消了下去。"都是妾身不好。老爷年已而立，都还没一个后……"

"这怎么能怪你。"刘暹紧紧的抱了她一下，手抚着黑丝，"我这不也才从新疆回来两年么。再说，没孩子的不是你一个，其他三不也如此？真要有毛病，还是我自己的毛病。"张妙彤还不知道，现在柳州都有谣言编排刘暹的'无后'——说是一声作孽太多，天上降下报应了。

虽然传谣言的混蛋已经见了阎王爷，但谣言毕竟是传开了。别说，还挺有市场的。一时半会儿，刘暹看是还消不下了。

“老爷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张妙彤万万没想到刘暹能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紧张的忙伸手堵住了刘暹的嘴。“是妾身和姐妹们福薄，没那个福气给老爷诞下子嗣。刚才的话儿，以后再也不能说了。”

刘暹笑了。“好。不说，不说……”张妙彤的这种紧张很让他受用，而且刘暹能保证——自己老婆不是在演戏。

房间里沉默了半响。张妙彤幽幽的声音才传进刘暹的耳朵。“老爷刚才说的话叫妾身害怕呢。刘家的基业已经够大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多心，刘暹已经不止一次说出这样的话了，每次听了都让张妙彤莫名的心惊胆战。

“外面的事儿，自由爷们操心。你就别管了。只要安心的给我剩下个嫡子，你就是我刘家最大的

功臣。”

“我已经去信无棣。小舅子今年乡试不管中是没中，都让他来广西。如今这官途并不一定非要走科举的路。你看看这天底下的封疆大吏，举人，甚至是秀才出身的人，有多少？”

“过去有发匪捻子，现在有洋务。一样是出人头地。就像先前来府上的那个盛宣怀。不就是落地的秀才麽。我刘暹，连大字都认不全！”

第二百四十四章在英国的霍广正

英国伦敦。泰晤士港口。

在这里直直等候了十天，霍广正终于看到了英国人答应卖给秦军的探索号铁甲舰了。

阳光下，一身铁甲闪烁着寒光。四根粗大的炮筒探出船体最中央的铁盒子，成为了探索号最能吸引霍广正眼球的特征。

“霍先生，这艘战舰是大英皇家海军的服役战舰，刚刚六年时间。”身边陪同的英国海军部官员，汉密尔顿一脸自傲的对他介绍道。“设计师先生在构建这艘战舰的时候需要在多几个方面找到平衡点，你所知道的，现在是个变革的时代。旧式的风帆战舰成为了过去式，铁甲舰才是未来海洋的主流。”

“而一艘优秀的战舰，必须有最大化的重型装甲与重型火炮，但整体排水量不能太大，以保证船

舶性能并使己方的目标成为最小；还要有高航速的需要，那必须是一个狭长的舰体，机动灵活却依旧需要一个短肥的舰体；再者是舰舷要低矮，火炮安装要低，以使其射击更稳定、目标更小，但火炮安装位置高可以更好地发挥火力，特别是在海况差的情况下；最后火炮的射界要宽广，而高大的挂帆桅杆以及全套风帆索具却是长时间巡航的动力源。”

“这个回答就是中央装甲堡战舰，和本舰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新的探索。”

海军部官员夸夸其谈，说的天花乱坠。这探索号是英国的第一款小型装甲舰，也是第一艘采用中央装甲堡的铁甲舰。在船的中央有一个被装甲保护的盒子，主动力和4门100磅火炮被置于盒子中间。以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减少吨位。

但这又是一次极不成功的探索，探索号的适航性极差。试航的指挥官甚至认为他不适合航行，“可能是所有船只中。无论是在战斗力方面，还是在适航条件中最差的！”

所以探索号虽然依旧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了。但它无疑很不受待见。当霍广正找到英国人挥舞着支票要求卖铁甲舰的时候，探索号成为了英国海军部为霍广正推销的第一选择。当然，霍广正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勇气号。

英国人的第一艘铁甲战列舰，超过九千吨的大家伙。造价三十万英镑，合眼下中国100万两平库银。【所以说，这时银子还是很值钱的】

舰长：128米；舰宽：17.8米；航速：14.08节。装备203mm前装线膛炮四门，178mm前装线膛炮二十四门，20磅后膛炮四门。火力无比强大。

但时代和技术发展的太快。勇士号服役之后仅仅风光了三四年时光。在吨位更大、武备更强大的米诺陶级、阿喀琉斯级等新舰服役后，它便受到了冷落。四年前更是倒霉的与王橡号战列舰相撞，之后，便只能干些诸如拖浮动船坞之类的差事。于去年黯然退役。

可惜，英国人就是宁愿勇士号烂在自家港口，

也不愿意把它卖给中国。这是能破坏东亚局势稳定与否的。霍广正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艘舰船。

探索号铁甲舰标准配排水量1743吨，满载1900吨，全长59.4米，宽10.12米。吃水3.96米（最大4.4米）。动力：蒸汽、风帆混合动力，1座水平往复式蒸气机、2座燃煤锅炉，输出功率1040匹马力，单轴单桨。最大航速10.3节，载煤130吨。

武器装备四门100磅前装滑膛炮，霍广正要求改为四门阿姆斯特朗炮。装甲带厚4.5吋。舱壁4.5吋，舰员：150人。售价30万两白银。

霍广正对舰船很满意，他虽然很眼气探索号旁边停靠的那些体积更大的战舰。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秦军的资金根本无力购买那么大个的铁甲舰。就是眼前这艘，他都要再跟英国人搞搞价钱。

刘暹要的是三艘铁甲炮舰。如果一艘就三十万两白银的话，那三艘不就是九十万两银子啦？他可刚刚在德国花了一百三十万两。这个价钱要买回去

的话，刘暹的家底也就给他掏空了。

只是探索级的铁甲舰，英国总共才建造了两艘，就是全卖给秦军，也凑不够三艘的需求量的。而且英国人也不会将两艘探索级的铁甲舰全部卖给秦军。

探索，探索。这一级铁甲舰那就是英国人做实验用的。全卖出去了，英国人自己还怎么观察这一级铁甲舰设计的得失利弊？

英国人接下来为霍广正推荐的是进取级铁甲舰——小型木壳中央炮廓铁甲舰。

标准排水量1350吨，满载1500吨，舰长54.9米，舰宽11米，航速9.9节，吃水2.6米（最大3.2米）。动力：蒸汽、风帆混合动力，1座水平往复式蒸气机、1座燃煤锅炉，输出功率600匹马力，单轴单桨，武备：前装线膛100磅炮两门，前装线膛178mm炮两门【7吋】。速度之所以那么缓慢，是因为进取号是由切尔克斯人号单桅铁甲帆船改装而来的。因为后者的累赘，改装也无法将速度提上。

进取号英国人的要价不贵，只有探索号的一半多点——16万两银子。

最后，英国海军部针对霍广正一开始所言的‘铁甲炮舰’四字中的第三字，为霍广正推荐了乔治.伦道尔的蚊子船——伦道尔式炮艇。

西历1867年的12月4日，世界上第一艘蚊子船staunch号诞生于英国的泰晤士河上。到现在为止，这种炮艇依旧是世界上一种最新潮的小军舰，且价格便宜，在汉密尔顿的口中更成为了大型铁甲舰天煞克星。因为这种炮艇的炮火口径达到了惊人的11吋。

霍广正不能确定，只好再一次发电报让刘暹定夺。而作为一名‘纸上谈兵’的高手，刘暹是很清楚蚊子船的不经用的。这种小船的设计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根本不适合出海作战，只能在近海防御。当然，单纯的近海防御上蚊子船还是有可取指出的。因为相对比陆地炮台，该艇能灵活的在水面移动，并且造价低廉，它搭载的火炮还可以给铁甲舰

以巨大的威慑。

刘暹回电否定了蚊子船，但肯定了炮艇思路。前两艘战舰刘暹决定拿下了，很是肉疼，而炮艇便宜不是么。他要霍广正交涉英国人，订购两艘三百吨上下的铁甲炮艇，要求负旋动炮塔结构，配备阿姆斯特朗炮……

第二百四十五章英国人的一条狗

一个阴沉的早晨，天空密云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起雨来。在云南中部的元江州，湘淮军与太平军的战场上。一黄一绿，泾渭分明。如果从某高处的山顶俯视下去，就可以看到两边战线就如是两头庞大的黄色与绿色巨兽，密密麻麻的士兵在大地上移动着，如同无数头蚁虫在广袤的大地上蠕动。细碎的光芒在巨兽的鳞甲间闪烁，那是刀枪、刺刀和大炮的寒芒。

石达开已经完全退出了贵州，鼎盛时期的西南太平军实力覆盖大半云贵，兵锋探入广西、四川，而数年过去了，湘淮军的实力不断在增强，一批批洋枪洋炮打的太平军不断后退。

错非西南地势复杂，枪炮，尤其是大炮移动不变。如果是在平原地带，湘淮军都已经荡平石达开部了。

元江州的杨武坝，自从通海湖一战太平军落败

后，石达开就再也不能待在曲江一线阻敌了。河西、通海等地落入刘铭传手中，太平军兵退元江，在杨武坝再度布置了防御阵地。

刘铭传和张树声的指挥部设在一处无名小山包上。此处前方是一片较为开阔的地段，将会是杨武坝之战中的第一个战场。

清军的主力是两万淮军，背后刘坤一、冯子材带领的大军还在新平。

从刘铭传所在的高地往对方看，太平军的调动若隐若现，云雾遮盖了人视线。但太平军阵地的布局，刘铭传、张树声还是看的清清楚楚。

在太平军的左翼，是由铭军大将唐殿魁统帅的右路军做主攻。唐殿魁手下有八个步兵营头。两个马队营头和一个炮队营头，总计超过七千的兵力。超过一半步兵配备了马蒂尼步枪和斯奈德步枪【英制】。

右路军的一旁是骆国忠的忠字2营、荣字2营。

后方是张桂芳的桂字3营。骆国忠的四营兵会在右路军发起猛攻的同时，全力出击。牵制当面的太平军。张桂芳部则是以防万一。

部署在整个阵地前沿的炮兵部队，不止右路军的一个营头，那是整整四十门克虏伯钢炮。在不到两里地长的攻击面，淮军共架设了七十门大炮，密度相当惊人。虽然出了四十门的克虏伯钢炮外，余下三十门都是前膛炮，其中过半还是这两年中刘铭传从刘暹手中买走的汉元二式火炮。

而对面的太平军炮队，火炮数量更达到了百门之多。但后膛炮寥寥无几，甚至是汉元炮这个水准的前膛炮都不多。更多的还是属旧式的重炮和劈山炮等等。

不过杨武坝地形陡峭，炮击效果不是很好，炮兵只能是作为辅助。战斗的主力还是步兵，而这也是西南战场自从清军大规模引入后膛枪炮以后的主要模式。

望远镜再看对面太平军阵地，刘铭传的嘴角露

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太平军的大炮自东而西一字挑开，看起来颇为壮观。但是，实质的战斗力，真的不堪一击。战争打到现在，发匪的战争潜力真的是要耗尽了。

最开始。太平军枪炮虽然落后，但是火药充足。手榴弹、火药包和小型的劈山炮，真的让湘淮军在地形复杂的大西南吃尽了苦头。火炮的开花弹虽然爆炸率不理想，但数量多啊。能从一战开始打到战事结束。始终都是开花弹。而现在，对面火炮射出的已经很少有开花弹了。一些小劈山炮打出的炮子，更是碎石居多。

淮军开炮了。

望远镜中。阵地前沿，大炮的炮口冒出火光和白烟。炙热炮弹在空中划过长长的弹道，如果一条火线从天而降。

一枚枚炮弹在低沉的云层下掠过。朝着太平军的方向坠落。接着，闷雷般的炮声滚过天际，炸响不绝于耳。

一条条肉眼可见的弹道布满整个天空，炮声犹如无数劈打的震雷，在半空中碾压而过，大地轰鸣，长空回响。

太平军战线的后面，陈得才默然的看着眼前的一切。这已经不是太平军第一次经受如此密度的炮火打击了。去年遵义之战，湘淮军就用比现在还要猛烈地多的炮火，打碎了石达开的最后一次反扑。自那之后，太平军江河日下，再也无力掀动整个战局的大势了。

陈得才十指攥的死紧，指节发白。

一名太平军士兵被拦腰打成两截，一门重炮被掀翻在地，两个轮子各自蹦飞出去了十好几米远；一颗开花弹落到了战壕正中，四、五个太平军士兵被硝烟吞没，血肉之躯就像纸糊的一样，在火光中碎成了好多块。

炮击过后，淮军的战鼓敲了起来，已进入攻击队形的部队一拨一拨，迈开大步向前突击。

炮击始终在进行着，淮军所有的大炮都咆哮起来，白烟笼罩了整个前沿阵地。地面的猛烈的震动，空中的巨大的声浪，潮水一般涌进指挥所。在震动耳膜的炮声中，刘铭传、张树声似乎依旧能听到无数的呻吟和惨叫。

太平军的火炮也开始了反击。那些重炮的炮弹像利刃插过纸张一般，划过淮军的的突击步兵，毫不留情地撕裂和切割遇到的一切，头颅、手臂、腿脚，甚至将士兵的身躯一分为二，在淮军的突击队列中趟出一条条血肉模糊的胡同。只是炮弹过于稀少，以至淮军的冲击队列虽然开始散乱，有的士兵甚至慢慢向后退缩。但终有大部分的冲击士兵通过了大半个战场，然后就加速奔跑，开始最后的冲锋。

太平军的劈山炮开始发威了。而在无数炮子飞蝗一样打向淮军的之前，一颗颗子弹也雨点一样密集的打向了太平军头上。

后膛枪就是比前膛枪好。士兵跑动之中也能重

新上弹。当无数颗子弹向着太平军阵地上的炮垒打去的时候，太平军的炮火立刻为之一遏。

多数还是旧式火炮的太平军炮队，大炮射程也不比后膛枪强多少了。在淮军士兵冲进了太平军炮队的杀伤距离内时，他们手中的步枪也差不多能打到太平军了。

只靠着子弹和炮弹是打不跨战壕里的太平军的。淮军必须还要有肉搏。经过毕乃尔训练出的铭军士兵，也并不畏惧肉搏。

无数绿色与黄色的身影绞扭在一起。两军的士兵用刺刀、枪托、腰刀、长矛、斧头、石头等等，用能够找到的一切尖硬物体往敌人的身上招呼。

刺刀捅入身躯，刺穿脏器，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枪托斧头打砸在人身体上，骨骼清脆的碎裂声是那么清晰。尸体迅速堆积起来，血从坡面流淌下去，在战壕前，在战壕底，汇集成一个个血色池塘和溪流。

数不清的残肢断臂在脚下被踢来踢去，时不时还能踢到一颗人头。

绿色的大潮一个接一个浪头打在太平军的阵地上，无休无止。从早晨到下午，黄色的身影愈来愈少，终于彻底淹没在了黄色的人群当中。

杨武坝的第一战结束了，这块阵地的争夺以淮军的胜利告终。崩溃的太平军将士水涌一样从阵地上退下来，战场上铺满了两边将士的遗体。太平军丢失了大部分的重火力，上百门火炮只有一些劈山炮被他们带着退了回去。

陈得才眼睛里全是悲色。没有后膛枪，没有后膛炮，太平军集中了手头大部分的重火力和精锐，却已经连铭军一部一天的猛攻都支撑不下了。他们真的要山穷水尽了。

战斗结束的两天后，坐镇普洱的石达开命人请来威廉.艾尔弗雷德——一个太平军上层都很熟悉了的到访者。近两三年来常常来太平军中，名义上的英国商人，实质上是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人。

“尊敬的翼王殿下，您做出的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它，不仅会挽救您的事业，更能将您送到一个无人匹敌的高度。”手抚着协定书，威廉.艾尔弗雷德满脸上都是笑。三年时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工夫。在太平军江河日下，已经败势尽显，就要走投无路的时候，石达开终于答应了大英帝国的条件。

石达开脸色暮暮。他知道自己今日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英国人的条件极其苛刻，自己签署的条约比之清妖也好不到哪去。但英国人现在真的是太平军唯一的救命稻草。

“从今天后，太平军就不再是原先的太平军了……”

这位掌控着太平军上下几十万人生死的翼王殿下，怅然若失。自己从现在开始就变成英国人的一条狗了，一条贴着‘野狗’的名头却专门来给清妖找麻烦的狗。

石达开当然清楚英国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在西南地区待了这么多年，英国人在缅甸的一举一动，他都清楚地很。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只要在西南多坚持一年，就能拖着清妖一年的脚步，就能消耗中国一分的国力。

石达开从内心讲不愿如此。但是太平军真的是山穷水尽了，不接受英国人的‘支助’，他连今年一年都坚持不下去。

当年挽救了他‘命运’的人是个神秘来者，现在挽救他‘命运’的人是光明正大的英国人。

第二百四十六章如果换做自己是石达开

同治十一年五月，湘淮军在元江城下大败而溃。

轻师突进的上万名清军被太平军骤然凶猛了无数倍的火力直接揍趴下。超过三十门后膛炮的轰击，上万杆后膛枪的攒射，重火力全都拉在元江北面的湘淮军根本无力抵挡。上万部队一遭崩溃，云南提督冯子材重伤，铭军大将黄桂兰、副将胡衡章阵亡，湘淮军折损愈五千人。

元江惨败瞬间震动了整个中国。

无数人把目光放在了先前都不在意了的太平军身上。石达开什么时候多出了那么多的先进枪炮？他是自己买的？还是得了谁的资助？

如果是买卖军火，那卖他的人是谁？

如果是资助，资助者的目的又何在？

一切的答案都是那么的红果果。英国人的算盘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

“石达开！”刘暹神情有些黯然，一代英雄，英名扫地，现在已然成了无数国人口中的卖国贼。但是真要平等的看待问题，思之度之，石达开就能答应英国人再多的条件，比之满清的《北京条约》，比之满清的对俄各款条约，又真的能超过去吗？至少英国不会要求云南的土地吧？

缅甸王国现在还依旧存在。两次英缅战争，缅甸虽然皆是败北，丢掉了大片国土——整个下缅甸。可该国的精华核心地带——上缅甸，还依旧掌控在贡榜王朝敏东王的手中。

这个敏东堪称为缅甸史上的一代英主。登基二十年始终都在进行着政治改革，他废除采邑制。改革税制，迁都曼德勒。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

利。为加强缅甸同欧美国家的联系。他派使团出访欧美各国。为学习西方技术，发展本国经济，更亲派九十多人出国留学。还从国外购回机器，兴建了五十多个工厂。组织人力编制缅文电码，开办电报通讯业务。在曼德勒创办了第一份缅文报纸。建立常备军，办起兵工厂，聘请外国教官训练军队，在法国技术员帮助下建立铸币厂……等等。

如果缅甸能有日本那样好的地理位置，缅甸真的未尝不能在日后的时间里大放光彩。可惜。缅甸始终是英国人嘴边的一块肥肉。在垂涎欲滴的英国人面前，敏东再是发展自己的力量，也只能勉强维持着缅甸的独立。

而且在六年前，也是西历1866年，贡榜王室发生了激烈的宫廷争斗。因为不满父亲敏东王指定了叔叔加囊亲王为王储，敏东的两个儿子于八月里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加囊亲王。敏东的王位是趁着第二次英缅战争结束的当，与弟弟加囊一起推翻了国王蒲甘王，自立为王的。

先前其的诸多改革措施主要就是依靠他弟弟和

王储加囊亲王。加囊亲王就是缅甸王室中类似中国的恭亲王一般的人物。有能力有魄力，在西历1853到1866年的13年间，他辅助哥哥推行改革，使得国势大有改观。但是。贡榜王朝从建国时开始，就没有确立稳固的王位继承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及嫡庶相继都是王位传承的方式。因此每当王位更迭之时总有血腥的宫廷政变。敏东王立加囊亲王为王储。引起了自己两个儿子敏贡和敏孔登的不满，而王室频频政变的传统也使得他们敢于铤而走险。终于在1866年8月。两位王子发动政变，杀害了加囊亲王。虽然这场政变很快被敏东王镇压了下去。但加囊亲王的死，不但使得敏东王自己失去了最得力助手和最称职的继承人，也造成了王朝内部的大分裂——敏贡王子政变失败后流亡印度，但他在缅甸宫廷内外还有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希望他卷土重来。而因为惧怕再立王储导致新的争端，敏东王迟迟不宣布立加囊亲王的儿子为王储，又引起了忠于加囊王的军官的不满。敏东王只好大规模的购买枪械，自己组建部队，来制衡军中的力量。

缅甸十多年改革的大好局面被一遭颠覆，敏东政局不稳，英国以允许敏东从印度购买军火为诱

饵，迫其在次年签订了商约。敏东为稳定政局被迫同意降低关税，放弃许多产品的外贸垄断权，给在缅的英国人以治外法权。

这样的处置使得敏东自己的统治危机四伏，改革便持续不下去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对于一个危在旦夕的国家，六年时间是弥足珍贵的。缅甸却白白的浪费掉了。可以说，眼下缅甸的实力和军力，都比不得六年前加囊亲王未死的时候。但是，缅甸依旧具有相当的实力。它不是印度的小土邦，英国说吞下就能吞下。

所以英国人在缅甸运送个军火，还是很方便的。可隔着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人对云南的土地，真的没什么需求。至少现在是这样的。

刘暹坐镇广西两年有余，对中南半岛上的那些国家情况，不说了如指掌，也是知之甚多。与缅甸的敏东王，与暹罗的拉玛四世、拉玛五世来比，越南的嗣德王，真就是一纯粹的废物。

刘暹内心的感触很复杂。在天京陷落，中原平定的情况下，石达开之所以在西南能兴盛起来，刘暹的作用，或是说从中的推波助澜，有相当重要的份量。当年为了让石达开掌握铸炮的能力，甚至都派出了自己的绝对心腹，表哥霍广成去办。

时间走到去年，在石达开局势日艰的时候，刘暹却从来没再动过帮他第二把的念头。不是因为石达开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石达开能一直闹腾到自己起兵的时候。而是因为太平军的局势真的恶劣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乱伸手，自己都可能掉下去的。

或许现下的刘永福，就是将来石达开最好的结果。缅甸、暹罗可都比越南强的多了。

那个时候刘暹这么的想过。甚至他能想到石达开隐姓埋名跑去东南亚，就是没想过英国人横插一杠进来。

“如果换做自己是石达开，自己会做什么样的

选择呢？”

　　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还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刘暹来说，这是个分外艰难的选择。现在石达开选择了前者。

第二百四十七章老夫给大人开一道方子

就在引起全国轩然大波的‘元江惨败’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一大两小三艘德国货船组成的船队抵达了鸿基港口。

船队在鸿基港停留了两天时间，一批采煤设备被运送到了岸上，同时下船的还有一小队德籍工程师。鸿基煤矿的煤质让所有的德国人都要为之赞叹。在船队离开鸿基港的时候，每艘货船的煤仓中当然也装满了高品质的鸿基煤。

采煤的这些机器，是临到启程时刘暹发电报给霍广正，这才置下的。因为炼钢铁需要用焦炭。还好这些机器很普通，在德国随随便便就买下了。花费了不到十万两银子。

船队用一天的时间航驶到了钦州港，上千人的便衣武装将整个港口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刘暹满心的激动，迎接机械机器的到来。这是秦军

的工业之基，也是他理想绽放的依靠。

从钦州港口到钦南的厂房，这一路上又布置着密密麻麻的秦军士兵。钢铁厂建好的库房，没存进一块铁矿石，先住进来了一台台机械和机器。

钦州知州眉头皱了又皱，下笔斟酌再三，没敢下太确定的结论，对广州的公文里只说了‘机器众多，洋员愈百人’。问广州拿个主意。至于那送递公文的差官刚出了城门不到十里，就拐进了路边一座小饭店，毕恭毕敬的把公文交给军情处的探子过目，这却就不是钦州知州所知晓的了。

钦南工地以及钦州港的建设，就像齐大林在海南岛开发石碌铁矿一样，给小小的钦州带来了无尽的震动和影响。有太多的本地人在秦军手下吃饭了。对于秦军要在这里究竟建什么厂房。除了那些官儿和士绅大户，才没老百姓去关注呢。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每天到手的钱了。一日工。一日钱，一个月下来都能抵得上往年一年的闲钱了。

广东巡抚张兆栋、布政使邓廷相对钦南的事情

不以为意。刘暹这些年办的机器厂多了。钢铁厂在炼钢炉、炼铁炉和烟筒建起来之前，谁也看不出那高高的厂房会是炼制钢铁这种国之重器的地方。所以说，刘暹都已经把器械、机器都运到家了，清廷这边还不小的那是钢铁厂呢。

倒是齐大林在海南岛的动静太大了些，都把广州的目光吸引过去了。而且很多人都脑子糊涂，表示不明白了。几个月的时间，齐大林招揽的这些劳力已经把石碌的道路和房屋等都初步疏通和修筑了起来，石碌究竟有什么东西，当然也就挡不住广州这些大人物们‘雪亮’的眼睛了。

——只是一座铁矿石而已。秦军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太小题大做了吧？

中国南北东西，铁矿山这东西真心不稀罕。张兆栋等实在不明白，秦军究竟看重石碌哪儿了。

至于石碌挖了铁矿石后怎么办，张兆栋、邓廷相、瑞麟、长善等都很想当然。以秦军的力量，想要半个制铁局，那还不是顺理成章吗？这点连刘暹

都没想到过。

范德榜已经从上海回来了。南洋船务公司这半年里，真正插进去了广沪航运一脚，有官府的照应，南洋船务公司虽然始终在跟太谷、旗昌、怡和三家洋行在拼价格。盈利微薄，却能生意不绝，一直坚持着。

现在徐唐二人已经正式进了轮船招商总局工作，李鸿章去年还只是限于宏图上的轮船招商总局。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面显人前。唯一可惜的就是，南洋船运公司虽然介入了广州至上海航运，却实在无力再插手长江内河运输。而长江内河运输又是支撑洋商铁三角之一——旗昌洋行的最重要一环。前文写了，旗昌轮船公司开通上海－汉口航线。占有长江航运80％的份额。】

建立钢铁厂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历史上汉阳铁厂用了两年十个月，秦军的钢铁厂没那么大的规模。再由先前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展数月，诸多库房都已经建好，只等一座座高炉建起，所有的设备安置完备，那就可以了。估计要半年到八个月。

秦军钢铁厂一共有日产80吨(200立方米)的高炉2座，10吨平炉1座。为生铁厂和马丁钢厂，并设钢轨厂(设800毫米轧机)、铁货厂、熟铁厂共五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五金厂四小厂。从炉机到地脚螺栓全部是从德国引进。预计完全投产之后，每年可产生铁四万吨，钢一万吨，以及相应的钢轨和熟铁料。

钢铁厂设立所在的尖山镇，临靠钦江【下游】，而钦江从北向南是一直流入大海的。其下游江面宽达五十丈，水深五尺左右，足能够通行载重五百石的中国旧式沙船。日后运送铁矿石和焦炭的船，在钦州港卸船，然后以老式沙船载运，就可以一路把矿石燃料运进钢铁厂。相比起外国的钢铁厂，秦军的钢铁厂虽然没有那种铁矿、焦炭全都聚在一块的煤铁联合企业成本更便易，但成本真心也不大。至少比起历史上的汉阳铁厂，比起小日本的八幡制铁所，那是便宜的太多了。

刘暹在钦州直直呆了半个月，才回柳州。钦州、廉州府视若不见，广州也跟是哑巴了一样，一

个字没说。刘暹本是想在钦州继续待下去的，但是两年多时间里，面都没见过两次的右江镇总兵李士恩又要出兵云南了，他不能不回柳州。

李士恩是福建人，武进士出身。于左宗棠手下发迹，虽然出身有疑，但也可算是湘楚一系的人。入云南则在刘长佑、刘坤一手下听调。

这位是年初才从云南率军折回来，刘暹那时候才见了他第一面。印象还可以，为人知道进退。李士恩为刘暹备了一份大礼，因为刘暹初到广西的时候，那一批枪炮给了他不小的助力。

李士恩是被一脚从云南‘踢回’广西的。太平军日渐落寞，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可是狼多肉少，西南太平军不够湘淮各位大佬和底下诸将们分润的。那么就只好先踢出去一些人，而只能算是楚军外系的李士恩，就成了牺牲品中的之一。

现在石达开榜上了英国人的大粗腿，大批后膛枪械、火炮和火药的补给送到，令太平军绝地反弹，元江州一战后士气大涨。并且有了充足的后膛

枪炮与弹药在手的太平军再打起防御战的时候，湘淮军再想突破，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湘淮军现在又把李士恩调过去，刘暹怎么看都觉得是做炮灰用的。

“到军务处去，领走五百杆新枪和弹药。自己悠着一些，现在枪弹不比之前，打的远，别把性命丢在云南了。”

雪中送炭，饥寒时送上温暖。刘暹再不会笼络人，也不会放弃这么个机会。不过他依旧没提一句笼络的话。

李士恩也不知道是真的感激，对湘淮军寒心了，还是做出的表演，在刘暹面前是感激涕零。“军门大恩，末将铭记在心。”

“待到西南平定，末将愿追随军门左右，效犬马之劳。”

刘暹对李士恩并不怎么看重。但好歹也是一镇

总兵官，自己日后起兵的时候，也能壮一下声势不是。

李士恩带着所部六个营头再次踏上了西去的路。刘暹的事儿，就告一段落了。除了继续关注钦州，就只有汉中与柳州之间的新老营头调换，能让他提一阵神。

清廷的绿营兵几乎是终身职业。只要你不遇到裁军，那一直能干到五六十的。所以清军不存在退伍这一说。

秦军制度不一样，新疆之战结束后，刘暹就下了规矩，士官以下三年就可以退伍，士官、低级军官五年也能退伍。只不过这个退伍讲究一个自愿。

现在，广西各部的秦军退伍空缺的兵额达到了两个整编大队。那就需要汉中的新兵来补充了。只是这事已经不需要刘暹亲自出面了，下面的人自己就能干好。

一转眼刘暹就到广西两年了，李楹却还继续窝

在汉中府里，头上仅仅是多了一顶记名道台的帽子。这两年汉中的发展很好。只要没有战乱，没有过分的各捐杂税和天灾，中国老百姓的自我‘治疗’功能向来是很棒的。只要能有口吃的，那就行了。现在随着汉中各工厂的发展，许多老百姓已经从有口吃的，晋升到了吃得饱阶段，那就是‘很好’。太平年景，好日子。

“大人湿热下注，气滞血瘀，舌淡红、少苔，脉滑……”

提督衙门的后院，一个发须斑白的老大夫正细细的为刘暹把着脉。眼睛眯着，足足大半刻钟，缓缓道出了这一连串的中医用语。刘暹啥也听不懂。

“黄老先生，刘某如有患证，无须隐晦，还望能直言相告。”如果不是眼前的老先生，人品医德皆是一流，刘暹真就直接喝道：“给老子说人能听得懂的。”

黄曹云沉默了半晌，细细看着刘暹的脸色，似乎是在做最后的诊断。然后终于开口道：“大人这

是湿热伤精之症也。”

“老夫给大人开一道方子，滋阴补脾，疏导肾之精道，益气……”

刘暹的脸色都僵硬了。脑子里全是：伤精，伤精，伤精……，在无限循环。

第二百四十八章童子军的口号

时间很快走过了同治十一年的盛夏晚秋。

云南的战事陷入僵局，轮船招商总局还在继续筹备，钦南的钢铁厂正在逐渐的完工……

此时已经是初冬的十月，昨晚的汉中下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踩在雪后的地面上，虽然天气寒冷，街上往来的人却依然密集。对于现在的汉中来说，那完全就是陕南、东川、陇右三地的一个中心。赫赫然成为与重庆齐名，仅是比西安逊色一筹的商业重镇。

战后汉中六年的时间，外来人口数以万计，整体户头恢复到了战前的八成许。而每年的税赋，却比之十年前翻了一番。若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只李楹这样的光辉政绩，就足够他早早的迈进三品大员的门槛了。

在府城南郑往南的青石关，往日的军事重地，现在早已经熄了兵戈。如果不是秦军的新兵营还设立在这地儿，青石关早就交还汉中衙门负责了。

只是随着刘暹的南下，汉中这里的新兵营规矩也变了。训练不会消减太大的作训量，纪律要求就宽松很多了。

战争‘结束’了。刘暹不能再肆无忌惮的扩兵。新兵营的作训必须从战前训练转移到‘民兵’性质的‘兴趣、自愿’训练。李楹主导衙门，办下一个个团练、乡兵的名头。

从青石关到兵营门口有一段路程，两边已经建起了连绵的商铺。新兵营长年人来人往，并且只要训练就有补助，李楹虽根本没规划过这里的发展。但消费力很强的兵营自己就驱动着一些商家在这里修起了商铺。这些年下来，这里已经成为了汉中府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之一。

张守训和张树平看着接到两边热闹的食店和商铺。感慨着利益的驱使性，人性逐利。真的抑无可

抑。

他们都是无棣张家的人。张守训字念曾，为张衍重长子。张树平就是刘暹的正牌小舅子，张妙彤的亲弟弟。

两人虽然差着一辈，却年纪相当，交情甚好。这次山东乡试，二人一同应试，科场也都是不如意。本来张守训是要去张守岱那里的，后者为河南巡抚，手下多的是让张守训历练的地方。但最后张守训跟着张树平一块来到了汉中。

他们要去广西。先来汉中是为了看一看秦军的根基之地。

感慨着汉中的繁华，胜过山东不知多少。自从太平军崛起，运河断绝之后，山东一直到四年前才彻底没了打的战乱。四年的休养生息也根本不够山东恢复往日的旧貌。况且今日漕粮多走海运，眼下山东沿运河的临清等地，比之二十年前元逊。张守训左右看着店面行人，没注意脚下，踩着了什么脚下一滑差点摔倒。身后的跟随连忙扶住他。稍稍的

有点惊魂未定的张守训，人还没站牢稳。就看到旁边的张树平一脸好笑的捂鼻直往一旁闪裂。跟随在身后的两个便装警卫中的一个，更是破口大骂，道：“狗日的，哪家的牲口在大街上拉粪。抓到了非打你三十军棍不可！”

张守训这才似闻到了一股恶臭。低头看了一眼叫，表情瞬间那是一个丰富。另一个便装警卫看看地上，对张守训说道：“十七爷。现在汉中的人都富了，牲口多了。老百姓都在养。在府城里还好些，咱们庄子上也可以。衙役和庄头、保长管着呢，粪便都捡到背篓里面。但到了外面没人管，就拉得到处都是了。”

张守训虽然尴尬又恶心的不得了，也认同的点点头，“外面地儿大，却是也没法子管。”

直接把脚上的鞋子扔掉，还好这街边有商铺买鞋子的。张守训耽搁了半天，一行人才重新上路。他们一路走到军营门口，正好里面有一群十多岁的童子军出来，这些小孩都是刘暹收养的孤儿，穿着整齐的小号褂，队伍比一般的秦军都要整齐。

张守训、张树平进到军营，略过校场里三个中队正在训练的民兵，直接到了童子营。他们想看一看这批秦军最坚固的支持者，在军营里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刚才的那一队童子军，可是瞧的二张眼放金光。

是人都知道童子军的好，但除了最初时候的太平军，绿营也好，湘淮军也好，谁也没能力‘带出’一支童子军来。那需要一定的财力，还需要很大的精力。

童子营的训练场，张守训、张树平到来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十二三岁大的孩子，穿着军装，底气十足的带头大喊："忠于刘军门，忠于秦军！"这是口号。

一群娃娃兵脸色通红的齐声吼道："忠于刘军门，忠于秦军！"那炙热的感情似乎有着魔力一样，一把攥紧了二张的心脏。

"谁给咱们饭吃？"

“刘军门！”

“谁给咱们衣穿？”

“刘军门！”

“谁救了咱们的命？”

“刘军门！”

“谁供咱们上学堂识字？”

“还是刘军门！”

“天下谁最好？”

“刘军门！”

“天底下哪地儿最好？”

“秦军！”……

张守训、张树平脸色复杂的看着眼前站起横平竖直的童子军，这是一群少年，最大的也就十三四岁。他们已经被秦军收容了不短地时间，最长的更超过了六年，他们对刘暹的忠诚，他们对秦军的热爱，完完全全是渗透进了骨子里。再有秦军所谓‘教习’们的引导和灌输……

张树平猛的打了个寒颤。如果再有个三五年，这批孩子长大了，那刘暹就是带着他们去死，怕谁也不会有一句怨言的。

甚至可能现在的秦军，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充任了军官。张树平是很清楚自己这个姐夫的，无论是刘氏庄园还是童子军，早在秦军在湖北、河南平捻、堵截太平军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到现在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张树平往日只是一个苦读圣贤书的书生，虽然对湘军、淮军、楚军、秦军耳熟能详，但脑子里更‘认为’他们与绿营毫无两样，不过是更能打些而已。今日的今时，看着这校场里光明正大的喊

着‘忠于刘军门，忠于秦军’的童子军，他才彻底的对‘x军’有个彻底的认知——这完全就是属于个人的私军。而非属于朝廷。

相对于家道一般的张树平，张守训跟随者父亲见多识广，很清楚湘淮楚秦四军是什么样的货色。对于童子军略有些大逆不道的口号，毫无反应。相反，眼睛里精光闪烁，露出了一副迴意昂扬的神情。

他很想知道——

当这些达小就培养在军营里，满脑子都是打仗，还识文断字，忠心耿耿的童子军长大以后，充入到秦军的上上下下之后，秦军的力量会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张守训估量不出来。但他至少能肯定——当这批对刘暹誓死忠诚的童子军进入到秦军当中后，刘暹对秦军的掌控将会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些童子军也将用他们的才能和知识、纪律、朝气，迅速成为秦军新生的骨干。

刘暹简直是立于不败之地。除非朝廷从上到下将秦军彻底抹去，否则就是罢免了刘暹的官帽，实权也依旧掌控在他的手中。

走出青石关的集市，外面依旧是一望无际的白色。马儿不时打着响鼻，喷出一团团的白气。

二张一行没有转回住处，而是继续往汉元公校赶去。刘暹在柳州都办了多家夜校和工校，在自家的老根据地汉中自然也大肆办学。并且除了夜校、工校这种识字班一样的地儿和刘氏庄园内部的学堂外，刘暹还正规的修办了一家书院。但教学的并非纯粹的四书五经，除了国学，更有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物力和外语。

除了本校学生外，汉元公校还广开学门，欢迎大家来校旁听，不收任何费用。几年的时间发展下来，汉元公校在汉中乃至陕南、东川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听说这汉元公校，每当地理、历史开课之

时，都是百姓、学子、甚至官员、士绅云集。连本府的李大人，也让随从每课比到，执笔记录。”

张树平向俩便衣警卫问道。两个便衣警卫一脸的自傲，其中一人道：“可不是如此。那地理、历史两科，虽讲过国内之识，但更多的是讲欧美洋事。俺们军门几年前就请了好多的洋人来汉中，这些洋人汉话说不好，到学校里讲不成课。但人家肚子里也是有墨水的，俺们这里又有懂洋话的人，只从洋人口中记录、翻译洋事，再由人梳理通络后来公校里讲。”

“秀才们是好奇，想知道洋人的地理、历史。百姓们更多是好奇，就像听说书的差不多。现在汉中市井里好多关于洋人的传言，全都是他们，自己听了个一知半解，就拿来卖弄。以讹传讹，搞出了好多的瞎话。”

“官员士绅也是好奇洋事，跟秀才们一样，还想懂得一些洋务。有心的都还送人来学洋话……”

“还有些商家让学徒来学校里学算术……”

汉元公校国学、化学、物理发展的都不咋滴，外语也没几个用心学的，但靠着讲外国事儿的地理、历史和教算术的数学，这几年声望日盛，几乎盖过了汉中的府学汉南书院。

第二百四十九章铁厂开炉啦……

刘暹在钦南钢铁厂见到了张守训和张树平，时间已经十一月了。钢铁厂炼铁的一号高炉已经建成，最近几日就要进行开炉了，二号高炉还在建设当中。

“哈哈，旁门外道，旁门外道。与之茶馆说书，何异？”

听到二张说起汉元公校的‘盛况’，刘暹真没那个脸认下来。而且，真正的，这句话是他的心底话。汉元公校现在的名声，真就建立在‘地理、历史’两科茶馆说书上。或许在不少人眼中，这就是一个玩笑！

至于两张对童子军的夸奖，刘暹受之不恭。他自己对童子军的未来也是充满了期望。当自己起兵反清的时候，这些人才是自己最可靠的支撑。

时间走到现在，钦州、廉州的官员，广州、桂

林的大佬们，已经全然明白刘暹要在钦州干什么了。这些人不觉得刘暹有魄力，敢干事，而是觉得刘暹依旧脑缺。

在缺少铁矿石，在缺少煤炭资源的岭南建造炼铁厂，真的是异想天开。这些人现在可不以为钢铁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基石，是一个国家力量的体现。他们对钢铁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毫无认知。甚至连枪炮钢和铁有什么区别都不晓得，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压强。从这点看，张之洞甭管多屠钱，甭管多无知、专断，‘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认知也有些片面，但爱国热忱。溢于言表。比之眼下两广的诸位大佬们，也是强的多的。

越南。北圻。

清晨，太阳金色的光辉刚刚瀑撒海面。一支三艘轮船组成的编队出现在了鸿基港的外海，并且由两艘铁甲舰护航。编队运载着两个整编的秦军步兵大队，和一个装备着二十门七五后膛炮+18门前装

线膛炮的满编大队，共计一千五百五十名官兵。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这都是鸿基煤矿自开发以来，秦军向鸿基城征调兵力最强最多的一次。

先前时候的一次次调换兵力，全都限于两个大队的规模。而这一回。一拨三个满编大队，并且原先驻守鸿基城的俩大队兵力，也根本没往钦州港运回。

这绝对是针对法国人的动作。

巴黎公社早被镇压下去，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了恢复自我的实力，也是为了增强国民的自信心，立刻的就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殖民战争。

他们在印度洋，在亚洲，在美洲。在非洲……法国人似乎要用这个，来证明自己依旧是一个大国。

在十月份，一艘铁甲舰和三艘铁肋船和六艘蒸汽运输船组成的舰队，满载着两千名法军士兵在南

圻登陆。兵锋矛头指向了越南的心腹之地中圻。

黄继炎已经带领五千新军赶去了中圻。这是越南抵抗法军的中心力量。而武仲平带领剩余的千把新军驻守河内。刘暹不担心法国对越南大打出手，因为他的记忆里清楚地知道——中法战争是在十二年后开打的。

刘暹根本不知道在中法开打之前，法国已经向越南发动两次进攻了。轻而易举的夺取了越南南圻和北圻。越南官军给法军造成的阻碍和损失。还不如黑旗军与越南义军给法国带来的威胁和伤害呢。但为了震慑法国，刘暹还是大举调兵进驻到了鸿基城。同时谢继贵带兵也从镇南关返回到了谅山。

大概都见过秦军的调动。当三个大队的秦军官兵列队从鸿基港登陆，整个鸿基港次序依旧。根本没出现夹道欢迎啊等等之类的。

上到军官，下到小兵，秦军上下都换了更薄的布料军装。十月份的越南根本没一点寒冷的意思，官兵们头顶带着凉帽，依然是每人都汗流浃背的狼

狈不堪，但队伍行进中却无人挥手去擦拭汗水。一千五百多人的行军队伍，除了整齐的脚步声和马拉炮车的轱辘声、马蹄声，再无别的声音。队伍在鸿基港港区拉出了一道弯曲的队列，如长蛇一样朝西面内陆的鸿基城赶去。

对于这座崭新却繁华的城市，不是没人感兴趣。但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可不是来游玩耍闹的。

而同样是在今日，河内城外的一个营地门口，显得十分热闹。这里挤满了数千号从北圻各地赶来的青壮汉子。五千新军被南调，新一批的新军招募自然就接着开始了。

河内周边打着补丁带着草帽的农民们，一个个好奇地伸长脖子，望着队伍尽头的那一溜的选兵凉棚，彼此交头接耳。中间些许人自己也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当了新军，每个月的响钱比他们每日的勤劳多多了。但是一想到当兵的有性命生死的大危险，不

少人就又缩回去了。

在这里不论出身，只要合格，无论是何种出身，奴仆也好，贫农也罢，立刻就能穿上新军的军服。

刘暹国内不敢擅自改动军装军服，但越南的新军，那可是一身西式的戎装。诸位可参照一下北洋军。靛青色的军装，甚是精神。

但在场的人，绝大部分人的眼光，都落在选兵区十几个清军打扮的男子身上。只见这些人身板粗壮，结实有力，人更精神抖索，几乎人人手里都卷着一圈鞭子。看起来凶神恶煞，腰间还全别着短枪！

陈敬站在选兵凉棚里，打今个选兵开始，一张脸上的表情就没少过纠结。

“该死。这就是你们之前初选的结果？这家伙的个头都没四尺五，就是当靶子都不合格！”指着面前的人选，陈敬心里面都要喷出火来了。

“呵呵，这又是哪位大爷？你们选的是兵，是战士，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不是跑三步就要歇一歇的大爷，亦或是厨师？”

……

而就在陈敬烦的口干舌燥的挑选兵员过程中，吴德凯正和几个商人打扮的越南人，坐在了一间舒适的茶铺里，悠闲的喝着茶，聊着生意。

“需要香皂、香烟、白糖？没问题，我可以提供从低档到高档的所有系列的香皂、香烟，还有白糖、冰糖、水果糖等等，要多少有多少！我记下了，不过从柳州发货的话，到河内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哦，时间充足？那好，没问题！”

“精染的棉布？我现在手里就有五百匹，只需要五天就能送过来！”

当年转运兵站里认真负责的军士长，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个军士长。但他这个军士长是整个秦军里头都不超过二十人的五级军士长。地位堪比大队长。

一个小算盘放在茶桌上，吴德凯叼着香烟一边拨拉珠子，一边在小本子上拼命的记录，表情很灿烂，脸色很红润。又一笔生意做成了。

这几个越南商人只能算是小鱼，但利润合起来，也足够他在南洋船运公司里头再入上一股了。

他不过是个空皮包而已，拿着协议书，转手卖给广西的商人，甚至是军需处，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才不需要亲自去操作呢。

而几个越南的小商人也是乐呵呵的。秦军的船到越南，拉的最多的就是大米，送过来的货又都是针对些大商家的，毕竟秦军产的东西只在国内销售，就可以了。真心不必要经营越南市场，只要维护者几个大头，维系米源，就万事大吉。

记完最后一笔，吴德凯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这越南真是自己的风水宝地，自从去年来这儿给越南人操练新兵后，活儿不重，钱则没少赚。自己手里南洋船运公司的股票，已经有五股了吧？

一百两一股的股票，现在成交价至少是一百二十两一股，甩手那就是六百两银子。但吴德凯还不满足，他的老伙计廖文辉，现在手里已经有十股了，更与人合伙投资了一处甘蔗园，收益不菲。

……

前后持续了六天，越南新军河内新营的募选兵员工作终于结束。一共一千七百人被招进了营中。

一千七百人被分做了四个营，就跟四根肉骨头一样，被武仲平手下的将领们争来夺去。秦军派来的教官们是不管这些的。只是心里有些鄙视越南的武官。

如果真心要带队伍，他们定下职位后就该主动入军营，跟新兵们打成一片。陈敬曾经把这个提议

递交给了武仲平，但根本没激起一点动静，完全打水漂。

……

时间进入到十一月，一号高炉开火一切准备妥当。

这一日刘暹同张树平一清早就来到了钢铁厂，亲眼看着铁矿石、焦炭、石灰石等被呼隆隆的装进高炉里。然后，生火——

开炉的第一锅时间要长一些，刘暹钢铁厂一呆就是两天，亲眼看着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出炉。内心感慨自己一路走到现在的不易，眼睛都有些要湿润了。这是中国第一炉新法炼铁，对中国的意义之大，在场的上百人怕也就刘暹一人知。

但他相信，日后的历史上，肯定会为今天的炙热，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样是钦州的刘府。张妙彤这些日子直接跟到

了这里陪着刘暹。

“恭喜夫人，您这是有喜了……”

就在刘暹在钢铁厂畅快大笑的时候，早上用饭忽感没胃口的张妙彤招来了大夫给自己号了号脉。她觉得自己最近总是犯困，没精打采的，今早上又猛的一下没了胃口，什么都不想吃……

第二百五十章一亿五千二百多万斤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哈哈，当然要恭喜、贺喜了。”从钢铁厂回来的刘暹，一身都带着喜气。刚一进门，就接到门房的贺喜，哈哈大笑。“吩咐厨房，中午整一桌好菜，我要跟舅老爷好好地喝一杯。”

张树平手提着马鞭，一身精神抖索。听到刘暹的话，笑着回道：“是要好好喝一杯。小弟恭贺姐夫如愿以偿。”

张树平脑子里至今还能清晰回想起铁水出炉那一刻的情景。真的是印刻到他脑海的深处了。第一炉要两天的时间，第二炉、第三炉，时间持续的减少，到最后一天两炉都不在话下。

张树平知道西洋的一‘公吨’有多重，那几乎等于大清的一千六百七十斤重，一炉八十吨，一天两炉那就是一百六十吨。当然，那是最理想状态的

出铁量，实际产量只能是一百公吨到一百四十公吨，两个铁炉那就是二百公吨到二百八十公吨，取个中间数二百五十公吨，也就等于大清制的四十一万七千五百斤。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可就是一亿五千二百多万斤，整个大清国每年的铁产量才又是多少啊？

汉阳铁厂在“辛亥革、命前夕，达到年产钢7万吨，铁砂50万吨的规模，拥有工人7000余人，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那么晚清扣掉汉阳铁厂之后的铁产量估计就是五万五千多吨。而那还是四十年后的规模，现在呢？一万吨？两万吨？还是三万吨？反正是连钦南钢铁厂的一半都不到。

了解了这个事实后，巨大的冲击力将张树平二十年形成的世界观给完全冲垮。洋务两字。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一个深深地烙印。

在钦州的这些日子，张树平对钢铁厂的期望完全不落刘暹。今日看到那一路铁水顺利出炉。内心的高兴也是溢于言表。

不过两人对门房贺喜的反应都想差了。门房可还指望着在自家老爷面前能买个好呢，并没因为两人那不对称的反应而熄了火。而是紧挨着步，随着刘暹往院里走的脚步，撵着道：“恭喜老爷，夫人她有喜了……”

轰隆隆……脑子里霹雳炸响。刘暹一瞬间连迈起的脚都忘记落下了，满脑子，满心里都是空白。

“我有孩子了？”夫人有身孕了？自己要有后了！

男孩，男孩，一个继承人——

炙热的欣喜让刘暹说不出话来。唯恐一开口，满腔的惊喜就化作一声长啸。

“恭喜姐夫。恭喜姐夫——”张树平也把满脑子的钢铁全部忘掉，只全身心的替自己姐姐和姐夫高兴。

刘暹年过三十，还没一个子嗣。担心的可不止

刘暹这一家子，张家也很担忧。而且刘暹不比李鸿章，李鸿章虽是年过四旬还没有子嗣，可李家是大族，李鸿章有的是兄弟，过继了侄子李经方到自己膝下，旋即又好运的中年得子。在八年前诞下了嫡子李经述。

无棣张家一族也为这事情头疼的很。就张树平所知，家里头都有人提议再送个张氏女进刘家的大门，好保证刘暹子嗣。现在，自己姐姐终于再有了身孕了。简直是天降之喜，天降之喜。“老天保佑，是个嫡子。”立刻招呼过随从。“府里头的下人管事，不管什么身份。一律赏一个月的月钱。钱，爷出。”

“立刻派人给家里送信。天大的喜事，真正的大喜——”

整个刘府，乃至整个秦军系统，都为张妙彤再次怀上身孕而震动。只是因为秦军到底非藩镇，那些中上军官虽然欣喜刘暹‘可能’有后，但震动并非真的惊天。这件事的意义还是要建立在刘暹的‘大志’上，到刘暹起兵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体

现他的作用。现在，除了刘张两家，还真没人将这件事跟钢铁厂终于开炉出铁了这等大事，划上等号。

所以，相比起刘家夫人再次怀上身孕这种后宅之事，还是钢铁厂炼铁之迅捷更让两广的官员士绅震动。

只是这一天的时间，钦州府衙和一些士绅商贾向外地送出的公文和信件，就不下二十封。一天能炼的几十万斤铁，除了吃焦炭生猛外，整个炼铁炉的人数还不到三十个人，对于保守的满清官场来说，这就是天方夜谭。即便两广的官员相对其他地方的官员开放一些，‘见多识广’一些，也是惊呆了。

军情处来报，钦南钢铁厂的消息不到十天，就在整个广东传开了。

而十二月里，无数商家如同嗅到了肉味的饿狼一样，纷纷扑向钦州来。虽然今年刘暹不准备开售铁料，而是要先积累一些库存，等到明年再正式面

向全国开售。但那些挥着白花花的银子的商户，所出的价钱，让他也不禁动心。

一担生铁两块鹰洋。

这时候的一担生铁能划一百二十余斤，一公吨合十三担左右。也就是一公吨生铁能买二十六块鹰洋，计十七两半的银子。比之上海、广州进口的洋铁价格，也只是低了两三成。比之刘暹的生产成本来，那更是有太多的富余了。

没人会主动把生意往外推。刘暹一开始是想着钢铁厂名头还不大，还需要时间来传扬，所以不愿意早早的往外头买铁。再说秦军自己用铁也不算少，刘暹已经准备好了自行车厂、三轮车厂和黄包车厂，机器到位，工人正在跟着技师培训中。将来这三家工厂也能吞掉不小的铁料份额。

刘暹的意志轻易地就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屈服了。整个十二月，钢铁厂才开了一号高炉，二号高炉和马丁钢厂的炼钢炉都还在建设当中，配套的三大厂和四小厂才开始进入运转，销售部却先放了一

个大卫星。

大小八十多个贸易协定，总价值超过三十万两银子。明年炼铁厂整个上半年的生产量，不用发愁卖不出去了。刘暹至少能从中赚到一半的钱。

这还是最简单的铁料销售，如果钢铁厂自己生产的钢铁被加工成钢轨、螺丝、铁钉、铁丝、钢丝、铁板、钢板、机器、铸铁件、五金等等，那产品的附加利润又该是多大呢？

第二百五十一章自强之道，铁路之利

钢铁厂在眼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红果果的聚宝盆。

只要你能抑制住生产成本，只要你能防住厂子里的贪腐，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严格按照西方的管理要求，那你就坐等着收钱吧。

以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的需求，钦南钢铁厂这种规模的厂子，你就是再投资兴建起两三家，也足够自我内部消化。

十二月，钢铁厂销售部的统计结果一出来，整个秦军系统轰动了。之前在钢铁厂多入了股份的人，无不得意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没入，或是少入的，则无不活动起来找门路，想赶上一个车尾。

刘暹也没拿乔，只把股份的价格上扬了百分之十。给了那些现在着急的人一个小小的教训。

同治十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两广乃至江南，就在一片对钢铁厂的物议争辩之中结束了。刘暹很满意这个结果，北京、广州、桂林都如同没看到这件事一样，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最好不过了。

他一点都不想搞得如若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样，引来全国人的瞩目。

恭亲王与湘淮楚三军‘合作愉快’，不想给刘暹这个洋务运动中的‘异类’，增添光彩，刘暹一点意见都没。只要这个钢铁厂能如期投入生产，秦军真真切切的落到实处，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年贺礼，刘暹对桂林，对广州，对北京各大佬和两宫太后，备上的礼物较之前两年更丰厚了一倍。这是在卖个好！

现在越南不稳。云南战事又牵扯着了湘淮太多的精锐，越南真要有变故的话。清廷能指望的只有刘暹来顶上去。他们才不会这个时候给刘暹找麻烦呢。清廷没有当初堵截捻军时候曾国藩的底气，上

阵前先敲打刘暹一顿。

所以。这个让刘暹两年来一直心怀忐忑的钢铁厂之事，根本就没在朝堂上掀起什么大的风浪，就这么安安顺顺的过去了。这个结果让刘暹心气大涨！

“元渡，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张守炎一路心急火燎样儿从广东赶回柳州，两天的时间嘴角都虚起了水泡，两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彻夜不眠。今天刘暹见到他时，吓了一大跳。

“铁路之事。诽议漫天。国人谓之妖物。前京城之事，后车之鉴也。”

张守炎一直对刘暹修铁路的打算持反对意见。只是刘暹一直坚持，而张守炎在询问了安格拉.默克尔关于铁路的一些耗费之后，自认定刘暹根本修不起桂林到钦州的铁路，事情才就不了了之。他对刘暹的举例就是当初北京永宁门外之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中国有了最早一批

开眼看世界的人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就在其著作中提到了铁路的有关知识。但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铁路的实物，则是在二十年后的同治皇帝治下。这条铁路是由在北京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修造的，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驰其上。迅即如飞。京师诧所未闻，老百姓、御史官员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

铁路一里，即轰动都人。桂林到钦州绵延一千二百余里。真要建筑的话，那是不是整个广西都要翻天了啊？

刘暹也知道这个时候修铁路不容易。当初是答应了张守炎要慢慢来。张守炎就奇怪了，怎么现在刘暹突然的就准备上奏北京了？

“何须如此紧张。当年之事更多是起于京师，如果是在外地，哪来的那么多官员百姓诽议？何况这铁路确确实实是益事。”刘暹真心认为张守炎是小题大做了。这广西能跟四九城一样么？四九城里

的大爷有多少？广西的也有又有几个？而且同治四年，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城还不及五年头，京师之人旧恨依旧，看英国人修筑那小铁路，当然不愿意。

至于说‘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完全是夸张。就是那老百姓的诽议声和反对，也不知道是八旗子弟居多，还是真正的城墙根下的老百姓居多。里头不知道藏了多少道道呢！

刘暹拿起了自己的奏折，张守训笔杆子不错，总结的很给力，用词有深意。“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合我国二十二行省，联为一气。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则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而权操在上，又不为疆臣所牵制。所以立自强之基础者在此，所以杜外人之觊觎者亦在此……”

有些得意的用手指弹了弹折子，刘暹道：“怎么样？是不是震耳发聩？小叔的笔杆子还是可以的。”

他知道这份奏折递给清廷不啻于是一声春天里的惊雷，立即就能引起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虽然自己也应该获得恭亲王、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的支持。“小叔，你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人也必矣。

就是这个理！”

刘暹认为奏折上报朝廷后，通过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自己怎么着也能搂到一点小权，先把钦州港口与钢铁厂，再有钦州城联系起来。

而且他还期望着这份奏折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自己‘洋务派’的名头。如今秦军的摊子越来越大，刘暹急需招揽一些人才为己用。秦军自

我内部培养的那些人，聪明的，成绩评估好的，都送去德国了。剩下的全是中人之才，年岁又都不大，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派的上用场。

而现在刘暹急需能独当一面的人，比如到上海给自己压场子。

现在刘暹的手下，军官一应都不说了，全都是领命行事。而范德榜是自家的大管家，张守炎是官面上刘暹一步都离不开的臂膀，还有霍广正这个老表，手下督管着鸿基煤矿、石碌铁矿，外带鸿基城和鸿基港、钦州港，一样忙的恨不得会使孙猴子的分身术。

最后就是张守训和张树平，前者是一个优秀的笔杆子，刘暹已经将他放到了侍从里面。后者对钢铁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但刘暹不可能把钢铁厂交给一个年纪才过二十岁的小年轻。张树平暂时的也担不起这么大的担子。刘暹准备将自己的侍从长季锡良，放到钢铁厂总办的位置上，张树平任一个帮办。历练几年后张树平会比季锡良更适合钢铁厂总办的位置。因为张树平不但对钢铁热忱，更愿意塌

下心的学外文和欧洲近代冶炼方面的知识。季锡良则只会是兢兢业业的管人、管事。

新任的侍从长并不是张守训，而是张守岱推荐过来的幕僚之一丁振铎。

此人是河南信阳人，十三年前就考中的举人【1859年】，时年还不及十八岁，可谓少年成名。但随后厄运就来了，咸丰十年的庚申恩科（1860），丁振铎没去参加，他年纪还小，不急。可是两年后的同治元年壬戌科（1862），同治二年的癸亥恩科（1863），同治四年的乙丑科（1865）和同治七年的戊辰科（1868），四次进京科场皆名落孙山。一时间丁振铎内心之悲怅，可想而知。也就是在丁振铎第四次科考后的一年，经人举荐，他进了时任河南巡抚的张守岱的府中，至今三年有余。其间丁振铎因多次直谏，以及协助张守岱政治河南吏治有功，极得张守岱的看重，现在已经是五品顶戴了。

张守岱今年被调入京，任户部左侍郎，本来他是极力邀请丁振铎一块进京的。但是丁振铎已经对

北京城心生抗拒，还因为北京城里有几个他往日的旧友，实在觉得难以相见，就准备请张守岱为他某一实缺。张守岱见他意志坚定，遂推荐他来见刘暹。

刘暹自然乐得高兴，张守岱好不容易给自己推荐来一个人才，他岂有不用的道理？虽然这丁振铎政治上有些保守，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刘暹麾下的一员。

丁振铎是刘暹的侍从长，自然时时刻刻都要随在刘暹身边的。他人到柳州后，家都没有安置好，就奔来了钦州。说真话，对于刘暹丁振铎是很欣赏的。或是说，眼下的中国，只要跟刘暹没有利益冲突者，对刘暹这个大败俄国人，镇平新疆，收复伊犁的国之名将，感触都很好。

现在，刘暹屡办洋务。虽然大的声仗只有现在的钢铁厂一件，可先前那一个个厂子可都是绝对的吸金兽。刘暹为丁振铎准备的房子，也是装点精致，位置、大小和摆设，全部绝佳。以至于丁振铎还以为刘暹是一个奢侈之人。直到真真切切跟随他

左右几日，见到刘暹在钦州落脚的府宅后，丁振铎才赫然发现——刘暹，质朴！

第二百五十二章天下第一强军

“声伯兄【丁振铎字】，你怎么不劝阻元渡。铁路之事重大，举国诽议。现在上书，岂非是自陷困境？”张守炎看刘暹一脸的微笑气的直想喷血，看着刘暹身边的丁振铎，不由得就起了埋怨。他认为丁振铎为人成熟稳重，更熟知官场的内情，应当力阻刘暹行此事的。

丁振铎淡然的一笑。“伴星兄多虑也。”把手牵着张守炎入座，一旁的张守训也笑着端过来了一杯茶。

“伴星兄以为现下越南形势如何？”丁振铎不提铁路，而将话题引到了越南。刘暹就抱手站在一边，笑着看丁振铎如何说服张守炎的。政治这方面的勾勾当当，刘暹自己是没那个天分，却很佩服有这方面天分的人。那都是天生要当官的料啊。

“越法必有一仗。越南必败！”

张守炎不明白丁振铎如何把话头开在越南，皱了皱眉头，但语气还是极为坚定的道。

他是秦军的高层，对越南的形势洞若观火。黄继炎的新军虽然还不错，防御状态下也能抵消一些米尼式步枪与后膛枪的差距。但是法国不住的往南圻增调兵力，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手下可调动的法国陆军士兵已经高达三千人，再加上实力不俗的法国远东舰队，也就是‘中国及日本海域分舰队’，法军海陆总兵力高达四千人。并且法军自身更在南圻组建了一支土著伪军，兵力也高达六千人。这样雄厚的军事实力，黄继炎的五千新军顶不住。越南朝廷也顶不住。就像十年前法国人添加在越南人身上的屈辱，不久后还会二次上演。

“呵呵。伴星兄明见。”丁振铎手指敲在越南的地图上，“越南朝廷顶不住法军。可他们能向北京求援。”现在又不是十年前的二鸦时候。那个时候北京是一点资本都没能力照顾到越南，现在却不比当年了。如果越南向北京求援，北京即使再内心惧怕法国，也不得不派兵进入越南。哪怕只是一个应付！

张守炎内心里视法国强大无匹，虽然他也知道法国近两年国运大衰。但这绝不能完全打消他内心中对法国的惧意。甚至这种心理就是现在整个满清朝野的心理。

“你欲让元渡插手越南之战？”张守炎脑子转的也很快。立刻就想到了丁振铎的破局之法。

铁路之辩论，纵然惹来满朝诽议，只要越南的事儿在，北京就不会立刻动秦军的盘子。而当秦军插入越南之战以后……

张守炎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伴星兄，军门有信心。必胜法人。”

丁振铎从来没想过要跟法国人打交道。来广西之前更没想过，自家加入刘暹幕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乎这等大计。这让他内心一片火热！而刘暹的对战争胜利的充满信心，也让他心潮澎湃。

二鸦之耻，国人莫不刻骨铭心。但凡有骨气的，就无不引以为毕生奇耻大辱。丁振铎也是其中之一。刘暹对法军的蔑视和胜券十足的自信，让他胸膛跟着火了一样，充满无穷的炽热。

这种情形下，刘暹上道奏开铁路的折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秦军能在越南打赢打胜，举国赞誉就能将原先的诽议冲刷的荡然无存。

“可铁路会涉及到厘金……”张守炎还是有担心。

铁路的功利再大，也抵不过一个‘私’利。咸丰三年(1853)，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同时，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四年三月起。此法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随后数月里，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抽捐地区也渐次扩展到扬州

和通州(今南通)两府所属各地。到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相也设卡抽厘。截至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乃至湘军、淮军、楚军也都是靠厘金支撑起来的。这个被各地督抚疆臣抓在手心里的‘宝’，就是铁路运输绕也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货物商品如果一上了火车，各地地方还如何收取厘金？那各省的督抚疆臣还怎么经营自己的小算盘？

满清靠着厘金镇压了太平天国。至今小二十年，已经渗透进地方的角角落落，连鸦片谓之的洋药厘及土药厘都收的光明正大。没有这玩意，实力大有回落的湘两军先不说，只淮楚两军，李鸿章、左宗棠就没那个办事养那么多，装备那么好！

在上奏开铁路折子的同时，丁振铎提议刘暹再上一道请奏裁撤厘金局的折子。这无疑会开地图炮一样的得罪很多人，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但在丁振铎看来，得罪李鸿章，比绑着李鸿章强。

秦军与淮军因刘铭传结缘，因为南洋船运公司而更近了一步关系。虽然中间夹着湘军，但是秦军与淮军的关系至少能保持一个平和。刘暹很乐意看到这一点，秦军会因为与淮军集团关系的缓和而受益。

但丁振铎却一针见血的指出来——秦军与淮军关系再靠近，淮军也不会因此而真正站到秦军的这一边来。湘淮之间的牵扯太深厚了。

相反，这种与淮军集团靠近的趋势，还会引来北京方面的不满。如今的中国，秦军担负着天下第一强军的名头，势力虽还远比不上湘淮楚，但战斗力上，或是说名望与声誉上，秦军却是能与湘淮楚并驾齐驱，压过北京最值得信赖的多军一头。加上楚军左宗棠跟淮军李鸿章的不对付，中国五支军兵，始终都保持着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湘淮楚秦，互相牵制，多军给北京压住阵脚。这是一个未来多年中可能都会持续下去的大势。

可秦军要是跟淮军持续走近了，那就是在破坏这种平衡。甚至北京方面都会怀疑秦军是不是要跟

湘淮楚‘沆瀣一气’！

北京是不会向根深蒂固势力庞大的淮【湘楚】军发难的。而只会在必要时候，柿子捡软的捏！

第二百五十三章秦军蜕变的路！

丁振铎一番分析说得大妙。刘暹不得不为此叹服！也因此扫清了上奏开办铁路的政治风险和后续之忧。因为折子递上去之后的事，不需要丁振铎再分析，刘暹自己也能‘看’的一清二楚。

桂钦铁路是当然不可能的了。但是钦州港连同到钦南这段小线路，不会有问题。刘暹现在也要承认，自己当初计划着建设桂钦铁路，确确实实有些想当然了。

至于厘金的裁撤，北京也做不到。大清国的国库，相当一部分就是靠厘金来充实的。而且云南的战事还在进行，有了英国人做后盾的石达开部，武器换装速度甚快。湘淮军这些日子不停的在大笔购买后膛枪炮以及弹药。这些都靠银子来支撑！

不过北京虽然不会就此放弃厘金，但他们也能看出‘厘金’这玩意儿，完全是饮鸩止渴。自从这玩意现世之后，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

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遂“各自为政”。以至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之税制也，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

而且厘金完全出自华商而不是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了土货市场上的流通，并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再者大笔钱财掌握在地方督抚疆臣手中，也便于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

刘暹现在是提督，广西又没兵荒马乱，相反还‘其乐融融’的，厘金就是收了也握在李福泰、康国器等人手里。十个铜子能扔给刘暹一个俩就是好的了。跟工厂的效益来相比，几万两银子根本不看在刘暹眼里。秦军在厘金上的纠葛很小。

一石激起千层浪！

刘暹‘开铁路’、‘弃厘金’的两道奏折。就是两块从天而降的巨大陨石，在满清这个才似乎要平静下来的死水潭里。掀起来空前巨浪。

不过厘金制度弊政太多，太大。刘暹虽然一道‘裁撤’的奏折引来了无数人的恼火，但他们再恼火也没办法从折子上攻击刘暹。随后日子里瞄准刘暹的火力有八成还是集中在看铁路的事情上。并且轮船招商总局在上海三月里正式成立。其与南洋船运公司的合作联盟依旧在。刘暹从军情处得到了的消息，李鸿章已经准备从官面上着手，全力涉足漕粮转运和长江水道。并且轮船招商总局的摊子铺的相当大，除了上海设总局，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日本的横滨、神户，都设立了分局。不管有没有生意，航线铺没铺到哪儿。反正人先到了。

“大清朝的官、民，还真是将铁路视为了洪水猛兽。”

奏折递上已经小一个月，各地督抚除了左宗棠出人意料的表示支持修建铁路，李鸿章、李鸿藻等新旧各派都竭力反对。那一道道‘力陈弊端’的奏折，真是多的想雪花一般。

刘暹本来还指望从‘要不要修铁路’的明争暗

斗里，看到晚清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结果全然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裁撤厘金’的折子把天底下的督抚大员都开罪了，反正除了左宗棠是没人支持！

这局面连丁振铎都没想到。他以为天底下洋务派势力不俗，即使因为厘金的为题。秦军会跟地方督抚出现利益冲突，可也会得到草堂中心的恭亲王等人的一定支持。哪里想到，恭亲王一系在这次争论中直接就熄了火。就是张守岱，来信内容也全是气急败坏。

还好。法军在越南正式动手了。北京城虽然对刘暹并无动作！

“声伯兄，如此境地，不觉得太过艰险吗？”张守炎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发展又变得有些急滤了。但丁振铎并不在意张守炎的抱怨。他知道这是张守炎的不放心。不放心刘暹与法人开仗，可以干净利落的打赢！而不是真的在埋怨自己。

眼下的局面。刘暹要破解局面，就只有在越南

大胜法军才可。

现在刘暹已经亲自带一部军兵到了鸿基。时刻就有过河内，入中圻的架势。

“不置死地如何后生？”丁振铎抿了一口茶，两眼微眯着。秦军现在的路虽然艰辛，但只要走通了，那就是天大的资本。“军门不比李左，根基浅薄，士林之中除了张家可以助臂力，就再无外援。”

“这两年军门在广西的发展，看似一切荣荣。但实质上，影响力比之孤军定天山时候，消弱的何止一筹两筹？”

“如此下去，再有三五年，秦军与之湘淮楚军，还有何异？”

丁振铎认真的看着张守炎，也在认真的看着张守炎背后‘张家’，这个秦军唯一的外力。与秦军亲近，却又始终不是秦军。

“咱们军门是靠着赫赫军功站稳脚跟的。那咱们就把这一点再放大，再扩大。打赢了法国人，秦军‘天下第一军’的威名就彻底坐稳。甚至这广西，也都会是秦军的地盘。”

如果不是刘暹对打赢法军有十足的把握，丁振铎也不会想方设法。他那些言论一切的出发点，可以凭靠的地方，可全都是建立在——秦军打赢法军的基础上的。

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震动太大，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完全打断了中国的脊梁。刘暹如果能打赢法国人，他就会是全国众望所以的英雄。

刘暹非士子出身，没关系；刘暹粗鄙陋文，没关系；刘暹不识圣人言，依旧没关系。只要他能打仗，三十来岁的年纪当一省疆臣，没关系！

广西——

秦军想真的有大前途，大发展，必须拿下广西！

而如果拿不下广西，刘暹始终不能迈过文武有别那道坎。即使他赚再多的钱，一年、两年、三年，时间会一点点将他头上的光环抹去，秦军会慢慢从天下强军，退化成一支纯粹的不能再纯粹的省军。

天下‘湘淮楚秦多’五大军里，也不会再有秦军的一席之地。

丁振铎不清楚刘暹打主意要造反的心思，他只依靠着自己的见识，来为秦军寻找一条蜕变的‘路’！

第二百五十四章自昔圣人刳木为舟

来宾县衙，知县宁之臣一脸恭笑的送走了一位自己得罪不起的不速之客。但内心里丝毫不觉得松浅了。“要出大事了，要出大事了！”佛尔国春要寻秦军麻烦，找证据找到了来宾，宁之臣头都要炸了。

一旁的师爷一句话不说。他知道自家东翁虽然对洋务持保留态度，但是对刘暹这两年多来办厂引带起的福利，内心却是很支持的。

来宾县全境人口十万许，超过九成是乡下务农的百姓，这两年种植甘蔗、烟叶，收入比之三年前超过一两倍，生活不知道好过了多少。那佛尔国春派来的人，只知道鸡蛋里挑骨头，找茬稻粮持续减产，却半点不看来宾县这两年百姓日子过得如何了，也不看来宾县虽然稻粮总产量持续两年减产，市面上的稻米价格却没半点的增高，反而比之三年前的米价——一石米下降了三四分银子。

再有，大量的土洋布充斥市面，虽然对土布冲击力十足，可是布匹价格比之三年前也低了三四成。

秦军办洋务，固是有一害，但一害之余也必有一利。且利远大于害！

因为全县百姓这两年中都在得利，手中的钱变多了，以至于来宾县每年的税收都比往年强上不少。

宁之臣的这师爷一专多强，除了附则刑名，还管钱粮，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

“刘军门上奏开办铁路，太过惹人非议。如今法人逞凶越南，秦军大部开入越南北圻。战局得利尚且还好。若是不利，群起而攻之的就不是只臬台大人一个了。”

宁之臣听了冷冷一笑。官场可不就是这样的尿性吗？那佛尔国春还是入股过南洋船运公司。可以说是秦军的一个合作伙伴呢。现在，该落井下石的

时候。一样绝对不会手软。

整个广西省，十多个府，上百州县，各道道台，乃至顶头的巡抚、布政使，想随着大势参奏刘暹的绝不止一个按察使。只不过别家人都没佛尔国春的底气，人家是正黄旗，就是刘暹没倒，也怎么不了他！

甚至宁之臣都能猜出那些人会立刻随着佛尔国春的动作而动。这位大爷在广西为官过十年。按察使就做了七年，手下如何没些心腹嫡系？

果泰满脸轻松率意的走出来宾县衙，身边跟着随从抱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全是这两年来宾县下辖乡镇稻米收成的确切数据。他作为一门下奴才，是看不懂太复杂的材料的。可就果泰这样的臭水平，也能明显的看出这两年来宾县稻米产量在直线下滑。农地全给甘蔗给抢占去了！这轻轻松松的就是一篇文章啊？而且果泰的主子是佛尔国春，身为按察使，提监广西全省刑名，佛尔国春早就抓住了秦军另一个把柄——近两年柳州各县案件纠纷远胜先前年头。不少案件还都能牵扯到工厂。或者原因

都在影射到工厂。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广西这两年种甘蔗有大利，并且流传起了一套叫‘种园’的说法，起头的还是秦军。李庄的地主看着很眼馋。就准备把家里的地不种稻米改种甘蔗。可他家的地先前已经都包给佃户了，但地主不管这个，不管佃户租种年限的约定到没有到期。就强行把地收回来了。中间难免就有纠葛。而甘蔗种植园这玩意根本用不着太多的人，至少比起原先佃户的数量是要远少的。这样一来就有不少原本可租地种地过活的佃户变得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如此是逼的人走投无路，难免就要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这就是工厂造的孽！

从来宾县衙要到这些文档。果泰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他人并没有立刻返回桂林，而是在来宾县住下了。

好不容易从主子手里讨得了一项差事，不出点彩头怎么能行？县衙的文档只是他听佛尔国春吩咐

取的，没有一点自我主观上的功劳，果泰是不愿意的。他在取到文档之余，还想在来宾在柳州府，再找到一些秦军的罪证，这才能显示出他这个奴才的能耐。

在来宾县一家客栈歇下，放下了东西，果泰就带着随从上了街。来宾一个小县城真的没什么值得他惊艳的地方，但是从东走到西，将来宾县城的东西向主道逛了一遍之后，一脸的惊喜是掩都掩不足。

他万万没想到，来宾县，柳州府的来宾县，与桂林只是一府之隔，两边街面上的差距竟是如此的巨大。

是的，来宾县的规模比之桂林远小，市井繁华比之桂林也是大大不如。可是，一些东西，一些果泰只有在广州才见过的一些东西，连桂林都没有的东西，这里竟然能够见得到，买得到。

他手中现在拿着一块洋怀表，银壳的，跟他家主子佛尔国春的黄金镶宝石的怀表比起来，价值远

远不如。可果泰敢保证的是，这怀表效用绝对不会逊色自家主子的那一块，而且这怀表便宜啊，只需要十五两银子！而佛尔国春的怀表价值整整三百两。

还有来自什么苏门打蜡、爪挖、破锣的燕窝，外洋的台椅、铁床、弹弓床、镜柜、巧银器、玻璃玩器、花旗各款洋橙、顶上花旗、各色香枧、自来火等等。而最近一年才在桂林出现的煤油、香水、花露水，这三种听说都跟秦军有关，玻璃、倭刀、图画、装饰品、玩具、糖果、洋药、文具、蜜饯、珠宝、锡器、缝纫机以及无数的其他货物，这些东西许多都是桂林新近才有买的，来宾这么个小县城竟然也已经有了。而且城中心那家洋货店里，钟表的数量比桂林城中的那家洋货店里的还要多不少，样式繁多，价格更是各异。

最贵的像一款‘红毛珠口玲珑底金壳走马人物贡表’，售价每对500银元；而便宜的只需几银元就可以买到，比如一款“红毛自鸣报刻打大钟碗通花铜壳表”，售价仅为14银元。比果泰买的怀表都要便宜一半！

钟表是珍贵之物，加之机械复杂，购买一只满意的表后，绝大多数人都会爱惜有加。即使是果泰的主子佛尔国春，对那金怀表也是看重的很。果泰在进那家洋货店之前也是这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真的对手里那十五两银子的怀表‘珍贵’不起来了。任谁看到自己爱惜有加的东西，只用十几两甚至能更少的银子买到手，那都珍贵珍惜不起来。

除此之外，来宾县给果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下人等的穿着。真的全是土洋布，很少能见到土布的影子。果泰在访县衙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点，因为来宾县衙的差役们穿的都是秦军纺织厂产的土洋布。那均匀的线脚，和轻薄的质地，与土布一眼可辨。

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在苏杭两江，那完全是天大的事儿。中国织坊最盛不过江南，江南的市场要全被洋布攻占了，那可不仅意味着土布就要退出市场了，更意味着数以十万的织工下岗，数以十万个家庭乃至数百万人，失业，衣食可忧。这种情况真要出现，大清国上上下下就都不得安宁了。

果泰穿的衣料都是绫罗绸缎，他是佛尔国春的管事，按察使身边亲信的人，身价上万两银子可能不会有，但五六千两银子绝对是足够。不仅他自己，他的家人老小，也没谁去穿土布衣服。

果泰对土布和洋布的印象只限于：土布粗实，洋布均薄；土布便宜，洋布贵！

可是在来宾，他在布行看到的土布洋布价格，却是相差无几。对比浆染的色彩鲜艳，或是雪白洁净的洋布，土布的卖相真的是个差。

秦军纺织厂对广西土布的冲击很定有力度，但是秦军同样在广西吸纳了很多劳动力。这样一减一增，加上广西刚刚结束战乱，正处于发展恢复阶段，倒也不显的有伤民生。

如果是保守派的人看到这些，只会痛心疾首。可果泰喜笑颜开，他才没什么洋务、保守之分呢，他只是看到了秦军的‘罪证’。这些东西拿去给他的主子看，果泰相信佛尔国春肯定会高兴地。

……

佛尔国春是一例，果泰来过后立刻命亲信秘密报知提督衙门的宁之臣是一例，天底下的官儿大部分对秦军还处于‘中立’状态，但总有一些人特殊。

而这类特殊的官中，佛尔国春这种有恃无恐的人是一例，周德润这种素有清誉贤名的保守派又是一例。

“铁路之说，刘暹倡于前，左宗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祭起古代圣贤的招牌是保守派的一贯作风，周德润这个广西人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他之所以这么早的就冒出头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刘暹要修铁路的地方是他家。

“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舆。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愿欲留此余地以

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哉？”

第二百五十五章左宗棠的疲惫

周德润今年四十岁，字生霖，广西桂林人。刘暹要修的桂钦铁路，正好从他家穿过。这让身为政治倾向的周德润如何忍得住？刘暹这简直是坐在他的头上拉屎，欺人太甚！

当即一封奏折递了上去。言：“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

再有同属保守派的张家骧、张楷、刘锡鸿等官员。这些把‘圣人言’当做一切的腐儒，把铁路说成是外国的“奇技淫巧”，不值得提倡，攻击铁路有“三弊”、“九不利”、“不可行者八”、“有害者九”，好不厉害。甚至于这些人还把修建铁路与中国传统的风水之说联系在一起，别有用心地说如果允许在中国建造铁路，必将导致“山川之神不

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还别说，这影响力可是巨大。

其中的通政司参议刘锡鸿因曾作为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手出使欧洲，有实地考察欧洲的经历，因此他的《罢议铁路折》在朝野之间造成了极大地风波。

滔天的波涛已经从北面卷起，只得着越南之战有了结果，就会倾淘刷下。这些事情广西的中低层地方官很多还不知道，他们没有引线牵到北京去，就是刘暹这。若不是张守岱在，也不会知道的那么详尽。甚至连一些奏折的内容都给整体抄录送到了他手。若是只靠着他设立的军情处北京站，能够联系的那些小官和八旗子弟。得到的只能是朝堂议论的结果和民间舆论的倒向，真正的实情细节完全无从得知。

周德润四书五经学的极棒。清同治元年（1862）进士后，先选庶吉士，然后历任国史馆总纂、实录馆纂修、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学士和詹事府少詹事等职，可谓是官职清贵之极。为清流

之中的后起之秀，跟刘锡鸿等素有联系。

这个人相当有操守，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一个中国传统式的正人君子。但是这种人对洋务的防拒又是那样的激烈。也让刘暹对清流们的看法变得更加恶劣了。

……

“愚蠢！”左宗棠放下了手中的信纸，脸上挂着一抹他‘今世之亮’所特有的傲然与嘲弄。

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战场上洋人的火器却也能以一人之兵敌大清数百之兵！

何其的愚蠢啊。中国就毁在这群人手里！

操办福建船政。持着‘御敌与外海之上’的左宗棠，愤怒，但有那么的无力。

“告诉船政局，今后用铁，尽购桂铁。”力所

能及的支持，左宗棠以此来向全天下人表示自己的态度。“刘元渡已经在柳州建起了机器缫丝厂，告诉雪岩，让他看着办。”

没有了出关西征，胡雪岩依旧是楚军的钱袋子。大清国第一红顶商人。

“遵大帅令。”

随从带着命令退下。左宗棠的决定会得到第一时间的贯彻。书房里只剩下左宗棠一个人，付手立在窗口，看着外面淋淋的春雨，左宗棠倔蛮的脸上猛的显出一丝丝外人永远看不到的疲惫。

大清。大清啊，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强盛呐？

天京变回江宁都已经八年了，左宗棠怎么一直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呢？但只要他活着。左宗棠相信自己会始终坚持着的。

……

这个时候的越南北圻。河内城外，越南新军的驻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黑旗军的驻地。刘永福在去年接受黄继炎的建议，正式向阮朝上表投降。嗣德帝允许他率领黑旗军继续据守保胜之地。现在法国人攻打南圻正急，武仲平已经带着手下新军匆匆赶往越南国都顺化，刘永福也受越南北圻官军都督段寿之请，来协防河内遂就亲提黑旗军主力一千余人进驻了这儿的营地。大将黄守忠领余部留守黑旗军的老巢保胜州，以防止速来跟黑旗军不对付的黄旗军黄崇英部的进袭。虽然现在的黄崇英几乎就算是鸿基城的附属了。

自从刘永福吞并了白旗军盘文二等部后，黄旗军就跟黑旗军分道扬镳了。黄崇英是一个绝对的草莽绿林豪杰，骨子里就透着匪性。白旗军为恶作乱他不管，跟白旗军依旧交好，虽然黄旗军自身的军纪要比白旗军好上不少。但刘永福一收拾白旗军，他就跟刘永福彻底撕破脸了。但黄崇英也不是笨蛋，刘永福靠上了越南官府，他就靠上了鸿基城。虽然不如刘永福靠的那么正大光明，阮朝已经册封刘永福为三宣提督了。黄崇英却还是一个绝对的黑户。

——在石达开不被剿灭之前，太平军依旧是满清的禁忌，黄崇英头上戴着长毛余孽的帽子，退出广西也不过三四年时间，还远不到能洗白的时候。

段寿难得来到了黑旗军，不是因为刘永福宴请他，而是因为今天黑旗军营地要来一队他也必须重视的人马。

鸿基城派出来一支小队到黑旗军，同时这个小队还负责押送一批军火，一批要送到黑旗军的枪械，是越南人很眼气，但是买不起的后膛枪械。

领队的人是胡文光，参将顶戴。不大的一个官，却是刘暹的心腹。

段寿不得不正视胡文光，刘永福更要敬着胡文光。虽然胡文光手下带来的队伍只是一个所谓的小队，人数总共不足五十个。

“啪——”一声清脆的枪响在河内城外响起来，百米外的一只麻雀应枪落下。胡文光随即拉开

枪膛再装入一个金属子弹，短短五秒钟都不到，‘啪——’，又一声清脆的枪响环绕在段寿、刘永福等一帮越南、黑旗军将领的耳朵中。

“法国的1866崔斯波特步枪，一点都不逊色他。甚至是更棒！”胡文光收起手中的雷明顿边针步枪，脸色沉重的说道：“别以为法国人三年前败了，就不行了。他们还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军。黄大人、武大人的新军，能支撑一时，却支撑不了长久！”

“我家军门此次让胡某带了五百杆后膛枪来，三百杆给黑旗军，另外两百杆，我会带去顺化。希望我到顺化的时候，那地儿还没被法国人给占了。”

胡文光手下四十三人，不连他。说是狙击手，可能还有些地方不够格，但要说是神枪手，那全都是第一流的。

如果他们加进了越南军里，在有坚固阵地的情况下，给法国人能增添的麻烦那是无可估量的。当

然了，刘暹舍得派出自己的心尖子——狙击部队出去，也是因为顺化距离北圻太远，大军南下，后勤补给太不方便。

现在法国人海面实力强大，可不是秦军那脆弱的小身边能比的。如今秦军的那四艘铁甲舰船，连彻底形成战斗力都没有。真要跟法国的远东海军碰撞了，羊入虎口，不堪一击。

刘暹对中圻战局的设想，还是依靠越南新军为主力。只要让法国人在中圻吃到了苦头，拿不下顺化，无论是重施故技，分兵北圻，夺取河内，还是在顺化城下围城不退，那都好办了。

法国人分兵北上，刘暹就敢一口吃掉他；而若是法军始终都在顺化城下不退，等待其师老兵疲的时候，刘暹就敢提一个大队或是两个大队，直入顺化。

三百杆后膛枪，刘永福分润给了段寿一百杆。段寿的亲兵部队很快就换了装。但这些都不在胡文光的考虑范围之内，也不再坐镇鸿基的刘暹考虑范

围之内。

如果，如果，法国人真的分兵北上了，鸿基港绝对会是法国远东海军的炮击目标之一。

刘暹这些天就一直在‘看’着鸿基港防御工事的修筑。不是港口炮台，而是港区之内的陆路防御工事。

鸿基港本身是绝对守不住的。对比法国海军那强大的火力，不说这短短时间内炮台如何修筑，只说炮台需要建立多少座，才能抵挡住法军舰炮的轰击啊？

所以刘暹干脆放弃了港口区，而专门守备内陆——煤矿区。

顺化城下。

一千多法军连带着五千伪军从远到近，逐渐出现在越南人的眼中。自从战争正式爆发之后，越南官军一败再败。即使黄继炎带领的新军在战斗中表

现的确实挺不错，在两场秦军式的堑壕战中给法军带来了超过三百人的阵亡，远远超过了上一场战争的战果，但新军还是败了。

顺化已经联系不到黄继炎了，只知道在奠盘之战后，全军大溃，向西面逃去。

现在顺化城能够依靠的只有武仲平部的新军。这是一支人数军械不逊于黄继炎的新军部队，但是内中的新兵太多，比起黄继炎部的战斗力，完全是儿孙辈。

武仲平唯一比黄继炎有优势的就是顺化城的城防，以及北方刘暹给他的允诺。

“传我军令，敢妄自退却者，斩立决——”武仲平杀气凛然。

嗣德帝走了，带着王室和大臣们逃去广治。顺化城里武仲平现在最大，完全军队掌控下的局势，说话更管用。

第二百五十六章顺化城外静悄悄

“轰轰轰——”

大炮轰鸣着。

三十门后膛钢炮齐齐奏响，炮弹密集的砸向三里开外的一个小城镇。那是顺化城外围的据点之一。

一百多发炮弹射出后，城镇南面的围墙被打了个稀巴烂。新增强的守御工事，和木石结构的围墙栅栏连同一溜溜地木房毡棚一齐飞上了天。

这些工事面对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绝对管用。对付十年前的法**队，也能起到一点效用，但对于眼下的法**队，真的是半点用也没有。法军摧枯拉朽一样，两天时间就扫平了顺化城外的无处防御据点。上千名越南士兵做了俘虏！

武仲平没有气恼。对于越南的旧军，还有谁比

他这个军中宿将更能明白他们的差劲的呢？反正外围据点部守的都是老式军队，丢就丢了，武仲平不心疼。

轰隆隆……

巨大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在顺化外的阵地上响了起来！一团团的烟柱，各个姿态不同的直冲天空。烟柱起先还是一排排的几乎同时升起，到了后来就开始不分点儿了，一片片一丛丛的四下乱冒。将越南守军的城外阵地整个都笼罩在弄弄的烟雾当中，火药的味道充斥战场。

士气高昂的法军势如破竹，继两天扫平城外五处守军据点外，他们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完全夺取了越南人在顺化城南的延伸阵地。就在武仲平内心里都直打颤，深深怀疑，自己是否能支撑到刘暹提军赶到。老天爷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顺化下雨了，还是大雨。暴雨！这一下就是一天。城外阵地的堑壕，完全成了一条条可以淹死人的水沟。

再然后。大雨暴雨没有了，中雨、小雨却始终不绝，而顺化这场雨，一下就是小半个月长。

“上帝啊，让雨停了吧。这该死的地方，该下地狱的地方……”

不知道多少法军士兵在埋怨者。但却只能这样的埋怨者，弗朗西斯.加尼尔不愿意放弃到手的优势，让顺化这块肥肉从自己的嘴边溜走。

弗拉斯特可已经追着黄继炎，就要将黄继炎消灭了。弗朗西斯.加尼尔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僚专美于前。

法军的大本营里。超过1600名法国陆军士兵和三千多人数量的土著伪军，正抱怨连天的修补着漏雨的房屋。连日的降雨让野地变成了泥潭，漫过脚踝的淤泥让所有的人都提不起进攻的话题。太多的人在暗自埋怨炮兵，为什么当日那么猛烈的轰碎了顺化城外所有的据点？

让他们现在不得不时时刻刻修补漏雨的房屋。

不过比起另外的伪军，他们的条件已经无比优越了，至少他们不用泡在烂泥污水中。在过去的半个月里，已经有超过二百名的土著伪军病倒在污泥积水当中了，而且不幸的是，这些土著伪军的生死根本没被法国人看在眼里。即使生病了，也进不到法军的大本营。而只能被抬到顺化城外其他的四处破烂不堪的据点当中。

如今连法军停留的那个据点，房屋都在不停的漏水，都在不停地修缮之中。其他那四处被法国人放弃的据点，房屋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根本就是天上下大雨。屋里下中雨！半个月过去，简直成了烂泥塘。

黄文钦是正儿八经的越南进士。六年前他还是越南朝堂中的一员，素来与阮福膺导交好！

阮福膺导又叫丁导。是嗣德帝同父异母的长兄阮福洪保之子。阮福洪保虽然是嗣德帝老爹的长

子，但行为放荡且不学无术，绍治帝非常讨厌他；而相对地，阮福洪任幼时聪明博学，因此绍治帝于西历1846年将阮福洪任立为太子，也就是现在的嗣德帝。

　　嗣德帝继位七年，阮福洪保勾结法国人，图谋夺取皇位。事泄，阮福洪保被赐死，其子阮福膺导等全部改为丁姓。

　　时间如此的过了十二年，嗣德帝在顺化建立万年基（即谦陵），劳役士卒由于劳累过度，十分不满。段有征、段有爱、段司直、张仲和、范梁等人趁机煽动士卒造反，拥立丁导（原名阮福膺导）为主。在右军尊室菊的接应下，叛军攻入顺化皇城的左掖门，欲弑嗣德帝。掌卫胡威重新关上宫门，率军逮捕了段有征，随后陆续逮捕了其同党。丁导及其亲属皆被绞死，段有征被斩首，尊室菊自杀，其同党皆被处罚。

　　黄文钦就是其中党羽的一员，见势不妙，他立刻带着家人逃之夭夭，直接投靠了南圻的法国人。现在，他是越南土著伪军，也就是蓝带兵的统领。

半个月的连绵阴雨，黄文钦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发霉了。但事实上是，越南的蓝带兵除了黄文钦这样的中高层军官外，剩余的下层军官和低层士兵，已经在泥水和潮湿之中耗尽了全部的战斗力。但他们始终要‘严密’提防城中的越南官军。

黄文钦今日之所以走出自己那相对干燥的指挥部，来到前沿第一线，不是因为他需要到前线来鼓舞士气了，而是因为他得到一报告，说前线巡哨的一队士兵整体失踪了。

这可是一件大事。顺化城内的武仲平从来没吃下一哨士兵的胃口，往前时候的摸哨和埋伏，只是求能打死打伤几个人。而一队巡哨的士兵则足足有五十个，装备至少有二十条火枪。

第一线的蓝带兵有三百多人，这些人士气全无，此时的战斗力不要说跟越南的新军相比，就是跟越南的官军相比都不是对手。所有人都被这糟糕到极点的环境给弄萎了。

只是一次简单的换岗，就会有不少蓝带兵视若为地狱酷刑。

黄文钦那一贯的自信沉着也变得有点烦躁不安，除了不断要求巡哨士兵小心谨慎外，对自己的应对方略只字不提。因为他根本就想不出什么策略！

在第一线转悠了一圈，发了几声后，黄文钦果断的回到了自己的安乐窝。

小雨在下午终于停歇了，漆黑覆盖了大地。除了耳边同伴此起彼伏的抱怨声，夜间整个顺化城外都是静悄悄的。

第二百五十七章越南人的逆袭

‘劳累’多日的越南土着伪军，蓝带兵们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

头顶上再也没有雨滴淌下，他们纷纷窝在破陋的屋子里做起了美梦。或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自己应该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顺化城里了。这是越南的国都，整个越南的官宦豪门都在这里面，哪一家哪一户没有三妻四妾，满堂的婢女？

一百户？三百户？还是五百户？自己也能分润一个美人吧？

而在一座残破据点更南的地方，法军的大本营，营区一样的是死沉沉的。蓝带兵不好受，这些人一样不好受。法国可不是英国的伦敦，连绵的阴雨天，可没几个法国人去喜爱！

顺化城池的南面，距离顺化最近的一座据点，超过六百名蓝带兵驻扎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是黄文

钦的驻地。深夜中所有人都在呼呼地睡着叫。据点的最前沿，零星点亮的几处篝火旁边，可以清楚地看到睡着的蓝带兵。

阮山和高明福是凌晨一点钟上的岗，如今正依着岗楼的墙壁上睡的正香。岗楼对面是一片空地，下午雨停后经过短暂的修缮，里面还遗漏着大量的木料和沙袋，但现在这些都隐藏进了黑暗中。

所以，当一支支小股的越南官军士兵，悄悄地绕过据点时候，即使泥泞的地面让他们的行动显得并非那么干净利索，也丝毫没有惊动那处据点。

越南官兵在向法军的大本营逐渐靠近着。与前面的那处据点相比，这里的防御工事要强上很多，至少已经有一道还算严整的胸墙。而且执勤的士兵还算称职。并且除了附庸的蓝带兵外，还有正宗的法国红带大兵。

简陋的挡雨篷下面。麻袋垒砌的固定工事中，两个枪口始终笔直的指着前方。工事内有五个人，全部是法国大兵，三名值守的士兵紧紧裹着毛毯靠

在沙袋边酣睡着，两个人警惕的目光聚精会神的看着胸墙外的漆黑。

一阵冷风吹过。让睁眼瞪了半夜的亨利打了个冷战。中南半岛气温在暖和，半个月的阴雨，也能让夜间的风吹变得冷凉。

亨利没有动作，两手搓了搓，在脚下的炭盆是上烤了烤。一旁的贝尔纳双手也没有放在步枪上，那两杆工事上始终笔直的指着前方的步枪。前一刻只有一个有主人，另一个正缩在麻袋包地下取暖。

当然，现在这两杆步枪是全都没有主人了。

耳朵轻轻一抖，刚刚蹲下的亨利猛的一挺身站起，双手立刻抓住了身边的步枪。“贝尔纳，起来，别烤火了！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你们也都起来，起来——”

亨利的叫声在夜色里传出很远，工事里头三个睡的迷迷糊糊的法军士兵醒了。

“估计是青蛙或者什么东西吧……”贝尔纳小担忧的伸头向外探望着。他真的希望自己同伴出错了。但亨利的耳朵是整个连队里都出了名的灵敏。

巴斯特舒爽地伸了个懒腰。一边还摘下帽子抠着发痒的短发，看了看此时的外面，“见鬼。伙计，现在还是凌晨。我刚刚睡着没多久，你应该黎明再喊醒我。”

“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又一名士兵靠着麻袋包探出了头。这些法军的正规士兵相当有警惕心，绝不随意暴露自己的躯体。

漆黑的夜色里冷风在飘荡。突然距离工事大约三十多米外，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进袭的越南士兵应该庆幸。法国人没有照明弹。一个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的身影在泥泞当中，一点点。一点点的向工事靠近。

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左右，他的背后，还有上百个越南精锐。他们中有的人是士兵中的强者，有

的是武仲平的亲兵，有的是顺化城内权贵们的保镖、护卫，有的直接就是嗣德帝的亲卫。

就像秦军的尖刀队一样，接受过秦军一定程度‘经验’传授的他，也知道偷袭的时候需要用一支精锐力量最先锋。越来越多的人在漆黑的夜色中显露出来轮廓，他们的手中全都拿着趁手的兵器——冷兵器。

“敌袭！”

静寂的法军大本营里，猛然响起了一声带着颤抖和惊恐的嘶吼，比之先前亨利的叫声尖厉了无数倍。紧接着，一声枪响响彻在夜空。

亨利旁边的一名法国士兵脸色很惨白，但他手中步枪的击发射速，一点都不逊色与亨利。因为在还存留着浓厚前膛枪时代气息的法**队里，士兵就算再恐惧，也能一点不差不慢的射击，机械式的射击。就像前膛枪时代的士兵一样，在恐惧中发挥手中武器的威力。

越南人的精锐借住着夜色的掩护，已经疾快的向工事冲过来。冲开这里，他们就能从法国人的胸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杀啊……”

带队的武宣甲高吼着，数千出击的越南士兵蜂拥的向着法军大本营和前头的蓝带兵据点冲去。他们已经东南西北的彻底包围了那个据点——黄文钦在的那地方。

两个营地里瞬间都炸了锅，一片人仰马翻。衣衫不整的法军士兵扯着武装带、步枪、帽子，如没头苍蝇一样涌出帐篷，士官和低层军官们在声嘶力竭，还在其他所有值夜的士兵都没头没脑地朝着自己面对的方向，对着漆黑的夜色胡乱开枪。

负责值夜的法军上尉震惊的看着眼前的一幕，军装没有穿戴整齐，在他身后的地方还有一张盖着被子的床。

“砰砰……”

震耳的喊杀声中，几声枪响，根本让人察觉不到。上尉却惊讶的发现，足足五座工事的火力，在这一瞬间全都熄灭了。他脑子一片空白，直以为胸墙的防线被越南人攻破了呢！

几个身影飞身扑进一座工事，锋利的兵刃瞬间将一个还未咽气的法国士兵捅了个凉心透。

士兵濒死前的凄惨叫声淹没在乱哄哄的枪声和人声中。大批的越南士兵翻进法军大本营正南面的胸墙，一百、两百、三百、五百……而法军的守备士兵，除了一二百人的蓝带兵外，就只有一个连建制的法国士兵。

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三百人的兵力还被分散到整个大本营的四面和内中！

第二百五十八章该死的中国人--

“砰！”

亨利一枪打倒了一名越南士兵。他和贝尔纳已经离开了工事，那个工事里的五名法军士兵也只有他们两个活了下。

亨利躲在一间屋子里，从窗口向外面射击，贝尔纳守在门口，一样在全力扣动着手中的步枪扳机。看也没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命中目标，亨利埋头一拉枪膛，抽出了装弹仓筒，迅速塞进去一发子弹，然后手腕一推一送，枪膛闭合，再一拉枪栓，又瞄准了在冲击乱窜的越南人。

“砰！砰！”

一排枪弹从黑暗中射出，打在了距离亨利的头只有几公分的窗边墙壁上，砰溅的砖渣打的亨利一脸都是血，吓得他赶紧趴了下来。

“啊……”贝尔纳的惨叫声。就在亨利惊魂未定的时候，贝尔纳被一枪打穿了肩膀，惨叫着倒在了地上。“哦，该死。亨利，我受伤了……”

“该死的中国人，该死的中国人……”贝尔纳口里不断地咒骂的。这是一句好似跟越南战场完全不相搭的话。但自从这次战争正式开打不久，这句话就传遍了整个法军。不是中国人卖给越南人火枪大炮，不是中国人帮忙训练越南的新军，法国人怎么可能死伤这么多？

只阵亡数就超过了三百人！

“快开枪，亨利！打死这些越南猴子……”恐惧中的贝尔纳嚎叫着催促自己的朋友。

“火炮轰击！夺回阵线，全体上刺刀！”弗朗西斯.加尼尔大声的吼叫着。

法军士兵的反应很迅速，他们是作训有素的精锐士兵。即使遇到夜间的偷袭。即使他们也惊慌失措，但是面对冲过来的敌人。他们不会逃跑、退

缩。

欧洲人，白种人的骄傲。和对东方民族的歧视、藐视，像钢铁铸就的脊柱，支撑着他们的信念。他们也不会像蓝带兵一样，仓惶而逃。所以当弗朗西斯.加尼尔站起来的时候，当弗朗西斯.加尼尔率领着自己的警卫部队冲出指挥部的时候，所有见到这支部队，所有听到弗朗西斯.加尼尔呼声的法军士兵，都会自我的跟随过来。

越南士兵的‘势若破竹’很快就遭受到了遏制。他们没能一口气冲到镇子的中心部位——法军指挥部。

一团炮弹爆炸后的火红硝烟终于在镇子外头升起，这代表着遇袭的法军已经渡过了最初时候的慌乱。现在的他们已经恢复了最基本的次序。

远处顺化城头，武仲平的神情在看到炮弹爆炸的一瞬间，暗淡了下来。

而就像应证他的猜想的一样，一枚炮弹的爆炸

后，漆黑的夜空立刻被穿梭的炮弹照亮，一颗颗炮弹在漆黑的夜幕上划下道道炙红的弹道，然后轰隆的爆炸声吞没下一具具越南士兵的尸体。

数百名聚集在弗朗西斯.加尼尔身边的法国士兵，挺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跟冲过来的越南士兵交在了一起。

不断有越南士兵涌进来。在不断起伏的爆炸声中，决定一切的其实是——尖锐的刺刀和兵刃拼杀的摩擦声。

贝尔纳死了，亨利则从那件屋子里逃了出来，因为那间屋子有个后窗。现在他正紧紧趴在房顶上。居高临下用步枪射击着，在不远处的战场是，已经有超过五个越南士兵被来自他的步枪火力击毙。

斯科特尔一个箭步跳到对手面前。强壮的身体极具爆发力，手里的军刀往前一送就捅进了这个刚刚劈杀了一名法军士兵的越南人士兵身体里。再身体一扭。避开了一杆斜地里刺来的长矛，抽出军

刀。反手劈在了长矛主人的头上。

近距离的白刃搏杀，越南官军除了武仲平精心挑选出的那百人先锋队外，其余的士兵也根本不是人高马大的法军士兵的对手。更别说装备了后膛枪的法军士兵，还能趁着空隙装弹开火。

厮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最后几名投降的越南士兵被法国人用刺刀捅杀后，小镇安静了。弗朗西斯.加尼尔巡视着战场，以那条长长的胸墙为界线，里面随处是血肉模糊的战士遗体，尸体枕籍，有越南人，也有若干已经僵硬的法军士兵尸体。

残肢断臂到处都是，刺穿身体的长矛至今还在法军士兵的尸体上，笔直朝天。工事沙袋上布满鲜血、肉块和脑浆。

清晨，太阳升起。弗朗西斯.加尼尔拿到了确切的战损报告。法军士兵在夜袭中阵亡超过一百人，整体伤亡超过三百。也就是说，弗朗西斯.加尼尔损失了手下两成的士兵。此外还有蓝带兵，这些越南土著，损失超过千人。黄文钦所在的据点被整个血

洗，他自己的脑袋都已经被挂到了顺化的城门上。此外还有许多逃跑的伪军，弗朗西斯.加尼尔五千多人的蓝带兵，损失超过四分之一。

越南人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战场上留下的士兵遗体有七八百具，算上黄文钦处的厮杀，损失也超过千人。可弗朗西斯.加尼尔需要这个数据吗？就是一万名越南人的性命，也换不回一百条法兰西公民的生命！

先前与黄继炎部越南新军交战时，巨大的伤亡率就让整个法国远征军产生了动摇。现在看，武仲平也一样不是好拿捏的软柿子。弗朗西斯.加尼尔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产生了一丝不好的感觉。

西贡总督马里.儒勒.杜白蕾很快就接到了顺化城下的战报。因为他现在就带领海军在岘港。“愚蠢的陆军，他们要用多少法兰西公民的生命铺垫越南，湛染自己的勋章？”

杜白蕾很愤怒。一百一十七名士兵阵亡，自开战以来，法军已经在越南丢掉四百多条生命力。十

年前打越南才损失了多少人？十三年前法军打进了中国的首都，也总共才损失多少人？

四百多人的阵亡，战争还未结束，法兰西会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笑柄！自己也将成为人们口中的笑柄。

“命令加尼尔将军，立刻夺取顺化，捉住越南人的国王。”

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将军都不能容忍自己成为别人口中相传的笑柄。而在传达命令的卫兵下去之后，马里.儒勒.杜白蕾站立在越南全境的地图面前，狠狠一拳砸在了鸿基城上。“该死的中国人，该死的中国人——”

如果不是中国人，如果不是他们卖给越南人米尼式步枪，给越南人训练新军，这一场战争，法军怎么会损失那么大？

……

北京。

历经两个月的时间，越南朝廷向北京的求救书终于抵进紫禁城了。慈禧太后愁眉不展，恭亲王看着越南的国书，也犹如一烫手的山药。如果不是要面子，他真想半路上就把越南的使臣给弄死了。

如今的大清国已经不同十年前了。那时候，二鸦刚刚结束，整个大清上下对法国噤若寒蝉，并且南京的太平天国、西南的石达开，和中原腹地的捻军、大西北的huihui暴乱，都还没有平定。那时候的大清国就是想救援越南都做不到。

可现在呢？太平天国没了，捻军平定了，大西北平定了，环看万里江山，就只有云南的石达开还在蹦跶。但石达开纵然有英国人在背后撑腰，他可以支撑住眼下的战线，但要他再度席卷整个大西南，是绝对不可能了。

如此，满清还有什么由头可以拒绝自己属国的求救呢？要知道，刘暹虽然已经提大军进驻了鸿基城，名义上却不是抗法，而是剿灭长毛余孽。

历史上，法国在1873年对越南的入侵，以及次年签订的二次条约，都给越南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和巨大的损失。但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法国即便在侵略中，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打出手，出兵三四千人！

那是因为原时空，这个时候的中国大西南已经平定了战乱多年，经济持续恢复之中，引来了普法战争后元气大伤的法国人的垂涎。并且法国人又发现湄公河上游的澜沧江并不适合行船，使得他们打了多年的算盘一遭垮塌。而恰时侯，在北圻与中国西南云贵、广西通商的法国商人带回了一条消息——那就是北圻，北圻有不少江河去中国云南比较便利。

因此法国西贡总督府以前往云南开战商贸为由，派遣米乐、德.亚尔荷两人前去北圻，与驻守河内的阮朝大臣黎俊讨论通商之事。黎俊以未得到朝廷命令为由一再拖延。并且随后对法国在北圻地区活动的商人多加抑制，并逮捕了其中一人。

嗣德帝命黎俊、阮文祥前往西贡，要求总督府惩治迪法商。西贡总督马里.儒勒.杜白蕾海军少将却趁机翻脸，决定派兵占据北圻，派遣安邺大尉率170名法国士兵前往河内。

越南的官兵太不经打了，可能连废物绿营的水准都没有。河内堂堂一朝陪都，竟然被170名法国士兵就给打下来了。随后法国人发动了自己在北圻的人脉，短短数日，聚集了上万名伪军。可是直到刘永福率黑旗军在纸桥击毙了安邺，法国也并没出动大部队，正式介入战争！

越南自然也不会上书向满清求援，而且原时空上这个时候的满清，还有大西北的麻烦，和俄国人的威胁，没有解决掉呢！

第二百五十九章以英抑法，以夷制夷

眼下的局势跟原时空的历史已经改的面部全非。但战争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激发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能说，有了新军在手的越南阮朝，自觉有了些底气，比之原时空历史上的自己，对法态度更加强硬，早已经惹怒了法国人。而且法国眼看着越南新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之站在越南人背后的秦军的实力不断的扩大——刘暹就不信自己在德国、美国购买的大批枪炮制造机器，法国人会一丁点都不知道。

眼看着秦军的枪炮都要自产了，法国人能不怕刘暹买后膛枪炮给越南人吗？

如果越南的新军发展到一万人，并且全部装备着不逊于法军的后膛枪炮，法军又需要多少士兵，开销多少万军费，来镇压越南？

所以，越法第二次战争的开打，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只是可惜了安邺，这个本该在历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一笔的法**人，他的光芒完全埋没在了三四千人的法军整体队伍中。

现在，越南人感觉自己hold不住了。自然的就把难题抛给了北京。你北京是大中华文化区的带头阿哥，你不出面顶一顶，怎么能行！

就在越南国书刚刚递到北京不两天，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也找上了总理衙门的大门。要求中国撤回驻扎在越南北圻境内的广西士兵，甚至间接的欲要否定中越之间长久以来的宗藩关系。

罗淑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别看他名字淑娴的像个女子。人的作为可是蛮横的不能再蛮横了。同治八年（1869）安庆教案发生的时候，罗淑亚为恐吓满清。与法国海军提督率兵船六艘赴沪，又以四艘赴南京。以两艘经安庆、九江至汉口查办教案。清政府当即命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等迅速结案。马新贻随后对罗淑亚的无理要求一一答允；指拨城内官地或仓廒衙署之类为教会堂基；赔偿损失四千元；惩办“肇事首犯”；重申保护教士，申斥护教不力的安庆各级官吏。

现在找上门来的罗淑亚没有了身后的法国海军撑腰。但依旧让清廷倍感头疼。

奕?今天老早从衙门里回了王府。将身子靠近躺椅里，奕?还能感觉到自己脑门上的青筋在暴跳。罗淑亚欺人太甚，他欺人太甚！

白日里胡搅蛮缠的罗淑亚，那一张高傲的面孔，清晰的浮现在奕?脑海中，奕?双拳不由的死死握紧，嘴中发出一声犹如受伤猛兽的低吼。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这些洋夷面前挺起腰杆？什么时候！？

外面的天色黑了，书房外站着不知道多少人。有管事，有福晋派来的婢女。有奴才，更有随从，他们全都是一脸呃焦急。

奕?进书房已经一个多时辰了，一点声音没有传出，不知道牵动了王府里多少人才的心。如果不是他有言在先，除非是宫里相招，否则谁来也不得打搅，有违者——重处。那么早就有人硬闯进去了。

“叽叽……”门扉推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恭亲王终于‘醒’了。

看着眼前黑压压二十多号人。奕?先一愣，继而一笑。挥手都让人退下去，他拿眼刚才一扫，就看清楚了这些人中都是什么身份。那**成都是府里的福晋、侧福晋派来的人。

“主子爷。您可醒了。户部的张守岱张大人，在客厅里都等一个时辰了。”

府里的管家脸上的褶子都要皱成深山高壑了。

奕?脸上的表情顿时一僵硬，目光狠狠的瞪了那管事一眼。“混账东西！”张守岱是什么人？那根刘暹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自己去刑房领二十辊。”

虽然刘暹这些年逢年过节的厚礼从没断过。奕?心里却明白，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客套。他内心讲。并非不愿跟秦军加深联系。但他跟湘淮楚军的联系

已经割不断了，就是多隆阿回京之后也是他的座上客。再牵扯秦军，就要惹得宫里头忌讳了。也会惹得湘淮楚军，尤其是湘军，跟他相对的‘离心’。

只要不是傻子，衡量得失后，就都会断了跟秦军联系的念头。奕?也是如此。

但这跟张守岱亲自登门，却被自己给晾了一个多时辰是完全俩概念。不能跟秦军做朋友，奕?也不愿恶了秦军啊。

“见过王爷。”奕?才走进小花厅门口，张守岱立刻就是一鞠躬。脸上不带有丝毫的不耐烦和温怒。

奕?却半点没有大意，官员走到一二品，还有几个人是把心里想的全都给摆在脸上的？不要说张守岱还是一个文官，即便是武官丘八，走到这一步，也都练出来城府了。

“有劳张大人等候了。本王失礼，失礼……”

天底下怕也就张守岱这个侍郎官能从奕?嘴里听到这个词了。另眼相看，绝对的是另眼相看。

两相坐下，一番客套。奕?首先把话题引入了正题。“张大人轻易不见上门，今日可有见教？”

“不敢，不敢！”张守岱立马做谦虚状。只是他脸上却半点不露此色，直接说道：“下官今日来见王爷，乃是听到法夷罗淑亚无理蛮横，喧闹总督衙门。特前来为王爷出一个点子。”

奕?在听到‘法夷’这两个字时，脸色就硬了。在‘罗淑亚’三个字从张守岱口中迸出的时候，更眼睛都犀利了很多。

就是当初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英法两国公使也都没这么蛮横。这罗淑亚完全是胡搅蛮缠。今日大清若承认‘越南’非中国之属国，来日怕整个越南就都吞进法国人的肚子里了。

“罗淑亚——”

“可恨，可恶——”

今日总理衙门的那场闹事，整个北京官场怕都传遍了。奕?也就不给自己遮丑了。说起罗淑亚的名字，咬牙切齿。

如果刘暹在这里，他心里肯定会是冷笑。奕?，堂堂一国亲王，被法国小小一个公使搅得‘怒气冲天’，却又只能自生闷气，而不是严厉的斥责，满清权贵们的脊梁真的在十三年前的那一战中被彻底打断了。

张守岱却迥然不同于刘暹，对于奕?的愤怒，他也感同身受。但在气氛之余，还想到的却是奕?‘忍辱负重，为国相忍’之大情操，他在感叹恭亲王的不容易，他完全理解恭亲王的顾虑。因为在张守岱看来，在张守岱的潜意识里，法国的枪炮军舰远比大清强。中国不能与之相抗，就只能忍让于谋。

至于国家的尊严，张守岱虽气恼，但似乎也不是太看重。就是今日的恭亲王本人，如此的气怒，是不是也掺加了些个人的颜面呢？怕他自己都也说

不清。

“张大人有何见教，本王竖耳恭听！”这应该是刘暹的注意，奕?真的有些小急切。张守岱是传统的中国官僚，对洋务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今天这么快就来到王府说这事情，张守岱自我的可能性排解掉，剩下的就只有刘暹早就告诉他的。

这就大大值得奕?期待了！

“实不敢相瞒王爷。罗淑亚找来总理衙门施压，此事刘元渡早有预料。他只告诉了下官一句话——以英抑法，以夷制夷。”

奕?眼睛刷的一亮。‘以夷制夷——’，这四个字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划过他的脑海。往昔他内心里不时翻过的一些思绪，就像遇到了吸铁石的碎铁，唰唰的聚拢起来，塑成了一个还不完善，却极具前途的思路。

“英夷撑腰石逆，必有所图。所图者，即是国之西南也。法夷某越南，亦窥之广西、云贵，该因

东南英夷鼎盛，法夷只能随其后，而不可与之争锋。遂其别开生路，另谋他途。”

“今法夷公使罗淑亚施压我国，以桂军撤返广西，断越南与中国宗藩，何所图也？区区越南一国乎？英夷可愿见之触手西南？”

“此间事繁，大有可为。王爷以为然否？”

很简单的一个思考，站在后世的历史上，刘暹能够轻易地看到英法在中国西南的争锋。这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明证——就是中法战争与英缅第三次战争。

红果果的争夺。法国在中法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利益，使英法争夺中国西南的矛盾完全表面化了。吞并缅甸成了英国与法国竞争的最现实的办法。

所以，两场战争，一个发生在西历1884，一个发生在西历1885。

而现在还是西历的1873年，英法谁都还没触手到中国的西南。英国人隔着一个上缅甸，但因为缅甸自身的‘自废武功’，好歹还能自由的往来云南。而法国则还隔着大半个越南，阮朝在北圻的统治正在逐渐稳定，法国人在那里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消退。这不是法国人愿意看到的，但绝对是英国人愿意看到的。

现在法国要求刘暹撤军回广西，可见他们下一步就要对越南再次张开血盆大口了。这一口下去，英国人的优势还会在吗？英国人是绝不愿看到自己还隔着一个上缅甸的时候，法国人已经能伸手抓进中国的西南了。

所以，这正是‘以夷制夷’施展的大好机会，和只能以此来维护中国利益。

刘暹在出兵越南时就想过有今天这一幕，早早去信将自己的盘算告诉张守岱。而张守岱对刘暹的推测深以为然，对刘暹的对策，更是惊喜无限！

第二百六十章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

‘以夷制夷’的手段中国自古就有。范晔的《后汉书.邓训传》就一语道破此中真谛：“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

只可惜那个时候的‘朝廷’是强大的一方，是站在仲裁者的位置上的。而现在的‘我大清’却是弱小的一方，只能怯怯懦懦的看着争相扑来的饿狼！

也使得这个本该是中性的，就像“釜底抽薪”、“远交近攻”等等，都属于斗争策略的‘策略’，经过‘我大清’的渲染，变得负面色彩越来越浓，最终完全变成了一个嘲讽性的贬义词。

刘暹站在‘历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对这些清晰无比。清政府与外国列强联手镇压了天平天国运动，通过这次合作认识到，自己不仅可以利用西方列强“借师助剿”，维护国内统治，还可以指望利用列强之间的争夺与矛盾，防止一国独霸中国，

以获得暂时的苟延残喘。

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治中兴’这个词，那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还方兴未艾，满清也确确实实没能力抵挡英法等列强。

满清从此时开始注意到“以夷制夷”之思想。并经过60、70年代的蕴育，到本世纪80年代初正式形成，以后逐渐成为晚清政府的最基本外交政策。

刘暹的‘穿越’改变了太多太多，影响的也太多太多。他使得法越的第二次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作战，也因此给了‘以夷制夷’思想一个最好的展示平台。

可怜原时空中。在巴黎钻研国际法两年，首次阐述了西方均势思想以及对中国的价值。并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均势”一词，指出。‘西方国家虽都是主权国家，但是他们之间的和平却是靠均势来维持的，中国一定能够在这种均

势当中同强大国家结盟而找到好处’的马建忠，现在还在李鸿章的幕僚群中不显山也不露水。

刘暹对世界的改变，还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变得越来越大。一些原时空中默默无闻的小卒，会成为青史留名的大人物。而一些本该姓名闪着光辉，照耀一片历史的大人物们，避免不了的褪去头顶的光环！

两日后奕?再次会见罗淑亚，英国公使阿礼国在列。然后，然后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大清很快就发出了国书，正式回应了越南阮朝的求救，命令刘暹顺兵南下。

这道国书撤开了刘暹身上的最后一道缰绳，可也去掉了法国的最后一道忌讳。刘暹可以正式的打法国人，法国人也不用再遮遮掩掩的了，他们也可以正式向秦军发起进攻。

刘暹的筹谋得到了实现，瞬时间，先前还散布朝野的关于他‘开办铁路’奏折的抨击和弹劾。就少了一半！

那些不在抨击和弹劾刘暹的人，并不是已经默认的‘开办铁路’。而是秉着不在背后捅刀子，秉着国人对‘抗击外虏’的最后一点支持，暂时低下了声音。他们在等待着机会。或者说是在等待着刘暹交出的‘答卷’——是战胜打赢，还是一败涂地！

周德润就是这中间的一员，还是在越南求救国书抵到北京之后。第一批上折子请求朝廷发兵的少数官员中的一个。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盼’着刘暹去送‘死’。知道他的人，却知道——周德润根本就没那份‘远见’。

他上书参奏刘暹。反对开办铁路的时候，自然能看到越南不稳。刘暹的位置短时间里根本不能动摇，必须顶到越南战事的了结之后再做结论。但绝对不会将秦军在越南作战不利，刘暹要受到朝廷的处罚，跟到时候的‘清算账’联合起来。更不会将之与‘朝廷是否派兵增援越南’联合起来。

因为周德润眼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朝廷派兵增援越南，这是宗主国必进的职责和义务。跟其他的完全不相搭。

……

顺化城外，法军雄壮的歌声远远传来。上千名法军士兵，带着超过三千名蓝带兵，密密层层的逼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五里，四里，三里。潮水一样的法军阵营停下了。鼓号依旧奏亮，阵形分开，一门门后膛炮被推出来。

少量法军士兵排着散队，继续往前挺进。一直到距离顺化城外阵地一里地的时候，轰隆隆……

如巨雷般响动，一枚枚炮弹呼啸的往顺化城外守军阵地上打去。

轰然的爆炸声中火红的硝烟扩散，无数积水淤

泥飞溅，四溅的弹片和冲击波夺取了一条条越南守军的性命。

守军抱头躲在烂泥和积水当中。雨停才短短两天，这是第三天的上午。堑壕中的积水当然没能排干。淤泥，厚厚的淤泥，才是前沿阵地的写照。

积水淤泥一定程度上消弱了炮弹的威力，但是残肢断臂零散在泥水里，将泥水都染成血红色，也让那血肉横飞的场面变得更加渗人。

守在前沿阵地的越南士兵，有新军，有旧军。有秦军的教官，也有少量的几个狙击手。托连续阴雨的福，拖武仲平那次逆袭的福，胡文光紧赶慢赶，总算是开战前赶到顺化了。

这批神枪手的赶到也让武仲平心气大涨。他是听说过这支部队的，秦军对外称呼狙击部队为神枪队，很一目了然。当然了，那二百条后膛枪也让武仲平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大感放心。

一枚枚炮弹打的不紧不慢，让阵地里的越南旧

军发起一阵阵骚动，但旁边有新军士兵弹压着，并没逃兵出现。

炮弹的洗礼中，两军的交战是法军散兵与秦军狙击手之间的较量。

后面的法军上下吃惊的看着前沿的散兵变得越来越少，一个排的散兵，很快就损失了一半，剩下的人在一个少尉的带领下，狼狈的从阵地前线撤下。

弗朗西斯.加尼尔陆军少将，看着对面的越南军阵地恨得咬牙切齿，他敢拿上帝来打赌，对面的越南士兵当中有中国人，打到一二十法军散兵的人是中国人。

二三十门后膛炮的射速猛的上升了一个台阶，弗朗西斯.加尼尔双目饱含着冰冷的杀意，挥舞着军刀，喝令：“射击！给我射击——”

轰碎了他们，轰碎了所有的中国人——

参详西贡总督马里.儒勒.杜白蕾海军少将对中国人的态度和理由，你就可以知道弗朗西斯.加尼尔陆军少将对中国人的恨了。

炮弹似一声声巨雷炸起，越南军阵地上腾起一股股浓厚的烟雾，铺天盖地的爆炸声让不少士兵都痴呆了。不管是新军还是旧军，这些人中可没几个经历过这样的密度的炮击。

受过这种打击的老兵都被黄继炎带着往西撤了。

似乎永远都是炮弹在爆炸，爆炸声永远不曾停歇。顺化城头上，武仲平、阮知方、刘卓、胡文光等，沉默了。

差距，法国与越南，两者国力上质的差距！

大批蓝带兵开始了冲锋。他们手中有拿着刀枪的，有拿着落后的米尼步枪和燧发枪的。法国人虽然组建了土著部队，但他们是不可能用后膛枪来武装蓝带兵的。

“开炮！”正宗的汉语腔调响起在越南军阵地上。“轰轰轰……”

在无数蓝带兵冲锋到阵地前二三百米的时候，阵地上的秦军教官下达了命令。劈山炮，虽然这里有的只是四门劈山炮。但它们依旧可以发出自己的怒吼，去撕裂、撕碎敌人。

在陈敬声嘶力竭的喝令中，四门劈山炮一齐开火。

它们喷射出的一样是开花弹，而不是当初的铁弹。距离新疆之战结束都已经三年了，秦军军火方面的制造工艺早非昔日的吴下阿蒙。

ps：本想写到三千的，但眼睛真的睁不开了。事情已经跑了大半个月，政府部门尽是扯皮，悲催我还在上架时说这个月加更呢。汗颜啊……

第二百六十一章拿下北圻的心脏

“没能抑制中国政府插手交趾支那，这是驻华公使馆一个严重的失职！”

同治十二年五月，法属西贡总督马里.儒勒.杜白蕾接到了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的急信。他没能压制住中国政府，后者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正式宣布增兵越南。

电文从北京传到香港，然后由快船从香港飞快的传到岘港。

杜白蕾必须北上了！法军在顺化城下的表现，让他心中充满失望。杜白蕾已经丧失了对法国陆军的信任。他不相信——秦军大举南下之后，弗朗西斯.加尼尔能够将之与越南官军一起击败。

虽然杜白蕾手中连着海军陆战队一块也已经筹措不到一个完整的法军陆战营，但他手中还有十多艘战舰，扣除掉四艘后勤运输舰【含运兵船】，铁

甲舰、铁肋舰船、内河炮舰，这些在欧洲只能算是二等巡洋舰、护卫舰、炮艇之类的小家伙们，共计有十一艘之多，在远东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两天后，十多艘法国舰船出现在了鸿基港外。其中的两艘内河炮艇，借着夜幕掩护，次日清晨突然出现在了越南北圻重镇——海防城外。炮击海防，并且沿红河直入河内，炮击河内并城外新兵营地，之后才施施然的扬长而去。

刘暹对法国在越海军的实力一清二楚。两艘铁甲舰，分别为两千二百多吨的狄尔昔号和两千六百多吨的阿米林号【考据党们别抠门】，远胜过刘暹从英国购买的扬威号【探索号】、振威号【进取号】铁甲舰，虽说这两艘铁甲舰在欧洲只能被称为三等巡洋舰。是正宗铁甲舰中的小弟弟。与“巴斯瓦尔”号铁肋木壳巡洋舰一艘，“窝尔达”号木壳巡洋舰一艘。“雷诺堡”号木壳巡洋舰一艘，五艘战舰为主力。其中“巴斯瓦尔”号铁肋木壳巡洋舰吨位超过三千吨，为法国在越海军战舰之最，同时是杜白蕾的旗舰。

再有四五百吨的军乐号、突袭号炮艇两艘，以及四艘大斧级内河炮艇马苏号、土耳其弯刀号、马枪号和标枪号。至于余外的运输船，虽然都是武装兵舰，但显然作为海战舰艇，它们是远不够格的。

杜白蕾的十一艘战舰吨位超过了一万五千吨，刘暹的两艘铁甲舰两艘炮艇，总吨位不过四千吨。根本没有可比性。

杜白蕾舰队停到了鸿基港外海，看似只在牵制刘暹的大军，实际上则是直接威胁到了两广沿海的安危，尤其是钦州港。

不过刘暹并没有命人通知钦州港停靠的四艘舰船离岗。对于海南岛上的港口，钦州港反而更加可靠。毕竟刘暹在钦州港设立了三处炮台，而海南岛的港口完全是裸妆。

“大人，法夷派了一人过来！”

鸿基城，刘暹正在城外视察阵地的修筑状况。突然听人来报，杜白蕾派人过来了。“不见！”摇

了摇头。刘暹直接回绝。“让他告诉杜白蕾，我在鸿基城里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住处。日后，我跟他有的是时间见面。”刘暹盼着打仗还来不及呢，干嘛要见法国的信使说客？

虽然历经了海防—河内炮击。让刘暹将虚拟地图的开启时间，从一天两小时，每隔三个小时开启15分钟。变成一天四小时，每隔一小时。开启10分钟，对之警惕心提高了一个等级。但他对自己的队伍。他对自己，依旧充满了战胜法军的信心。

杜白蕾派来人直接不见，说出的话，最好让杜白蕾气的立刻发兵进攻鸿基城。南下越南这么长时间，刘暹手中的‘大刀’已经饥渴了。

听到身边越南翻译的话，安邺的脸立刻板了起来。高傲的高卢公鸡视刘暹的言辞为挑衅与轻蔑，这让安邺欧洲白种人的自尊心严重接受不了。“给我翻译，告诉那个傲慢愚蠢的中国将领，对法兰西勇士的挑衅，是他这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

“用不了多久，法兰西的勇士就会用炮弹和刺

刀踏平鸿基城。到时候，我会好好的教他认识，法兰西的强大！”

安邺说完话，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剩下的那越南翻译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范德彪，怎么敢如实翻译安邺的话，那不是找死么！干涩的向着范德彪一笑，赶紧掉头跟着安邺跑了。

拒绝了法国的来人，刘暹就打开了虚拟地图，一点也不嫌浪费能量的始终开启着。就见一个小红点回到法国海军舰队之后，不多久外海的法国海军舰队就动了起来，很快的掉头向北方驶去了。

鸿基港只剩有几艘小渔船，早在法国舰队临到港口的当天就被探察的炮艇给几炮轰成了碎片。所以现在法国舰队就是离开外海北上了，鸿基港都没能力发现。

刘暹脸色平静，并没因法国舰队的北上就沉不住气。钦州港有三座炮台，配合着港口内随处移动的四艘铁甲炮舰，法国舰队的实力虽然强大，要打破钦州港也不是嘴皮子上下一碰就能做到的。真拼

到最后，必是个两败俱伤。

杜白蕾如果是聪明人，他就不会真的去碰钦州港。刘暹修筑炮台的时候可没避开外国人，三座炮台装备的大炮更是从英德两国洋行购入的。他可不相信法国人会不知道钦州港的武备！

……

三色旗飘扬！

海水从舰首破开，舰船驶过，在海面上留下道道雪白的水痕。

杜白蕾站在舰首，目光遥望北方碧蓝的海面，脑子里想的却是航海图。

“够了，距离差不多了。告诉各舰，调转方向，我们往东走。然后舰队向南，去海防！”

杜白蕾的确不是白痴。深知钦州港武备防御的他，才不想用自己珍贵的舰船，来跟冰冷的炮台硬

碰硬。法国舰队北上，只是为了晃一下刘暹，调动他的注意力。杜白蕾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越南！

法国陆海军在越南境内跟清军大打出手没事情可要是率军舰袭击了两广沿海，那就是要法兰西对中国宣战了。这可不是法国人的算盘。

杜白蕾真实的目标是海防，是河内！

趁着刘暹‘疑神疑鬼’，他要突袭海防，突袭河内！拿下北圻的心脏。

第二百六十二章快去请天兵来援……

北部湾，湛蓝色的海面上，一支气势汹汹的舰队，正张满风帆，全力燃烧着蒸汽机，飞速前进着。头顶的烈烈骄阳，并不能让舰队冰冷的杀气有半点缓和。高大的干舷，一根根挺直粗大的炮口，气势是那样的逼人！

而每一艘战舰的旗杆上，高高飘扬的红白蓝三色旗帜，则显示了他们的身份！

法国远东舰队。

杜白蕾伫立在巴斯瓦尔号铁肋木壳巡洋舰中部烟囱前方的飞桥甲板上，一脸冷静沉思的表情，深邃如鹰一般的目光死死盯着前方的海岸线。

海防——近在咫尺！

“轰轰轰……”

炮手从海面远远传到内陆，大小十一艘法军战舰全部介入了炮击。海防这座越南北圻的重镇，如今已经完全湮没在了炮火的硝烟中。

“派出陆战队，登陆。拿下海防——”

杜白蕾的意志就是法军行动的准则。命令下达不多久，一艘艘舢板就被法军从战舰上放到了海里，一队队法国士兵坐到了舢板中。第一批登陆士兵，总计有二百多人。

在舰炮绝对火力的掩护下，一艘艘舢板用力的向着海岸划去。

马苏号、土耳其弯刀号、马枪号和标枪号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随从掩护。

19世纪60年代，在铁甲舰开始发展以来的法国海军，不但大型的战列舰、装甲巡洋舰，法国海军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就是小型的铁甲炮艇。也一样大有发展。

法国海军的炮艇，以排水量250吨为标志。分为上下两类。超过250吨的炮艇，主要定位为能执行巡洋行动。称为远洋炮艇，可以单独或者跟随其他军舰开赴远海作战。250吨以下的炮艇，定位为在内河或海岸活动，称为近岸炮艇。眼下的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就是这一发展的成果，是再明显不过的近岸炮艇，亦或是内河炮艇。

随在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后头的是，吨位更大，但为木壳炮艇的军乐号。

这艘炮艇是法军六艘炮艇中吨位最大的一艘，有四百五十吨重。双桅杆单烟囱布局的小军舰。外观上看起来非常像是普通的蒸汽货船，军舰采用首尾楼布局，舰长只有43.43米，宽7.39米，吃水2.米，动力方面采用机帆混合动力，有两台蒸汽机，双轴推进，航速8.4－9节。舰上的武备相对比较简单。主炮是1门5.5寸口径前装线膛炮，安装在首楼甲板，副炮是1门4.7寸前装线膛炮，安装于尾楼。只是。由于军乐属于远洋炮艇，两米多深的吃水线对于红河来说已经太深，只能在后跟进掩护。

大斧级铁壳炮艇与英国的蚊子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百来吨的排水量。扛着一门6.4寸的火炮，典型的是小船扛大炮。以实战角度看。四艘铁壳炮艇的武装配备存在一项较为致命的缺陷，这种在周旋余地很小的内河活动的船只。竟然没有任何近防的速射火炮，一旦在内河陷入岸上布设的埋伏，命运就十分堪忧了。

不过法国人在越南的地界上横行十余年，还没碰到过这种被岸上埋伏击毁军舰的事情。最多，越南人，或是北圻的黑旗军、中国武装，也就能攻击一下商用的武装蒸汽船罢了。

驻守在海防的阮朝将领是总督黄耀。也不知道小小一个越南哪来的那么多省，还每一省都设置一个总督，以至于海防这个第一线都有总督大员坐镇。

防守这里的越南士兵有三四千人，并且依靠从秦军手中购买的水泥，越南人去年起，在海防也修筑了两座炮台。炮台里装备的全是秦军汉元式火炮。最小的也是汉元二式十二磅火炮，主炮则全是

二十四磅的汉元四式，副炮则为十八磅的汉元三式。至于秦军旧式铸炮的巅峰之作——汉元五式120毫米前装线膛炮，越南人则一门都没有买。除了汉元五式炮出现的时间太晚外【去年末才试铸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价钱太贵了。

一门铸铁120毫米前装线膛炮，价格高达五千两白银。炮管的最大寿命却连五百发都不到，普遍一百发左右时就会磨损线膛，三百发不到，线膛就会磨得光光。准确度连滑膛炮都不如。而且射速要相对缓慢一些。

不要说比后膛钢炮，就是比同样是前装线膛炮的阿姆斯特朗炮，汉元五式都不是一个等级的。同时，这种火炮也是已知秦军生产火炮当中铸造门数最小的。因为他刚刚诞生不长时间，钦南钢铁厂就全面投入了生产，大批钢铁的产出给秦军近代化兵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一时间，前膛枪、米尼步枪、汉元炮、臼炮，都成为了过去式。挂着秦军火药局的新式兵工厂，产能虽还远没有达到自身的最高限度，生产的枪炮

却全已经变成最新式的后膛枪炮了。并且在诸多外国技师不知道的时候，秦军的兵工厂技师在刘暹的‘指导’下，利用舍恩拜发明的硝化、纤维，溶解在乙、醚和乙、醇里，在其中加入适量的稳定剂，成为胶、状物，通过压成片状、切条、干燥硬化，制成了世界上第一种无烟、火药。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份无烟、火药。虽然刘暹的‘指导’只是一种剽窃，虽然这样的无烟、火药秦军还没能力大规模的制造，因为乙、醚和乙、醇。不过，谁也不知道不是吗？法国的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现在在干什么都没人知道呢。

一样是实验性质，兵工厂这些跟着外国讲师、技师学了这些年化学、技术的中国技师们，合成了梯恩梯、苦味、酸，造出了黄色火药，比诺贝尔更早的在硝、化、甘油中加入了硝、化、纤维，发明了树胶、样的世界上第一种双、基炸、药。

只是一切都不为人知罢了。

刘暹将自己知道的炸、药知识全部贡献了出

来。但一点也改变不了什么，秦军的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将这些发展、扩大。秦军弹药中填装的依旧是黑火药！

十二磅、十八磅的汉元炮炮弹，打在两千多吨的狄尔昔号、阿米林号铁甲舰上完全是在挠痒，打在三千多吨的巴斯瓦尔号上也根本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能对这三艘战舰造成损伤的只有二十四磅火炮。但想要击毁这三艘战舰，就不是两座炮台四门二十四磅火炮能够做到的了。

窝尔达号和雷诺堡号木壳巡洋舰，四五百吨的军乐号、突袭号木壳炮艇，因为外无装甲，在炮战中表现的却还没马苏号、土耳其弯刀号、马枪号和标枪号，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肆无忌惮’。

前者，十二磅炮命中了也能留个‘疤痢’；后者，却根本不晒十二磅炮，就是被十八磅炮命中了，炮弹也打不透装甲。只能对船体造成‘内伤’。

这就是铁甲舰的利害之处。

并且随着锻甲水平的增进，铁壳、钢壳战舰的防御力会更见提升。

四门二十四磅火炮，六门十八磅火炮，十四门十二磅火炮，两座封顶式炮台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自己应有的‘战斗力’的。越南士兵至少是在法军陆战部队杀到炮台后才溃败的，而不是像上一次战争的表现——直接被海上的法**舰炮击给轰垮。

越南人死的并不多，被法军占领的两座炮台上，总共留下了不足二百具尸体。秦军的水泥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足足一尺厚的水泥钢筋封顶，加上圆木、黄土的二次覆盖，防护力相当强大。就是巴斯瓦尔号上八吋的前装线膛主炮，也没能掀开这个盖子。

死伤不多的越南炮兵却犯了一个清军历史上频频出现的错误。不损坏大炮，只顾得逃跑，将火炮、弹药全部完整的留在了炮台。以至于法国人将火炮推出炮垒，调转过方向对准海防城池轰击的时候，北圻第一战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越南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的两座炮台，用了三四千兵力守卫的海防，就这样的只坚持了两个小时不到，打死打伤法国士兵不超过二十人，就全军溃散。

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运载着二百米法国陆战士兵，沿着红河直奔河内。越南军兵败，海防失守的消息都还没有传到河内，法军就先一步杀到了城外头了。

负责防守河内的越南总督段寿整个人都懵了。他想不明白昨天还在鸿基港的法国人，今个怎么就杀到河内了？

剿抚使翁益谦立刻整顿兵力，布置守城事宜。刘永福也带着黑旗军撤出了原新军营地。四艘铁壳炮艇，二百名法国士兵，水陆配合作战，威力不是黑旗军能抵挡的住的。

“告诉翁大人、刘大人，顶住，一定要把法夷顶住！”

危急时刻最能显露一个人的本质。河内对于越南北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可惜守军的总督段寿，现在却除了干嚎还是干嚎。他本身就不是个能干的人，来北圻就是跟着武仲平混功劳的，自身才能实在是有限的很。

“派人去海防，去找黄总督……

“派人去鸿基…”

“快去请天兵来援……”

第二百六十三章今夜的杀手锏

河内东北方，北宁。

在越南人的地盘里，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说不定段寿、黄耀两个总督大员都没听说过这儿。镇上最好的客栈，成笼子的鸡鸭正不停地运进后院，并且在后院的水井旁边，搭开的架子上，两条剥开的水牛，正淋淋的向下滴着鲜血。

刘暹带领着警卫大队正驻扎在这个小镇子里，五百多人马让整个小镇都热闹了起来，而这家客栈正是他的落脚地。

天朝的提督大人，可是比越南本土的提督、总督高多了。刘暹没来广西之前，广西的提督还是冯子材的时候，那么每次出兵越南都是直接提溜着总督使唤的。那个时候，剿抚使翁益谦这样的大员都不够资格在冯子材帐下听令。就是谢继贵这样的一镇总兵，都可以跟武仲平、段寿这等总督平起平坐，只是稍逊黄继炎一等。刘暹的身份在越南土著

的眼中有多么的高大上，就不问而知了。

这些北宁镇的士绅，平日里连北江府的官都攀不上，刘暹下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不巴结巴结？他们不求刘暹真能记住他们，但只要把迎逢天朝大员的事做实在了，上头的官自然能用眼看他们几眼，这就足够了。

“大人。您真是神机妙算，法国佬的舰队就是打越南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海防拿下了，下午两三点中，四艘炮艇搭载着几百名法国兵，直接杀到了河内城外。把刘永福的黑旗军都赶出新军营地了。”范德彪带着游骑一直在镇子外逛荡的，适才很运气的被他揪到了一户从墩河北岸逃难过来的人家。于是知道了河内方向最确切的消息。

刘暹微微笑起。吩咐范德彪把那户人家的家主带来文化。这么早就知机的往北面跑，看来也是一个机灵人。哦。不，不止机灵。还很富贵。

这是个大户。虽然在刘暹跟前显不出富贵来，但是穿着不一样，且陪同他一块来见刘暹的那人，

一身悍气，乃是一个专业的护院保镖。只能说他家资不菲，不然也请不起专业的人来。

把话一问，这家与黄耀同宗的富户乃是米商。这次往北走，并非要去河北、广宁等省，而是打算直接去广西。这人家就在墩河边上。河内就是墩河与红河的交汇点，亲眼目睹了法国炮艇和法国大兵的厉害。

也确确实实证明了刘暹的又一次‘先见之明’。不过法军是不是已经拿下海防了，他确实是不知。

霍广成有些遗憾，毕竟海防城的是否失守，对于河内之战打进行，影响重大。在这里也就刘暹知道，过不多久，一股丢失了海防的越南败兵，就会一头跟秦军撞到一块。虚拟地图上。刘暹清楚的看到一股败兵，正直直的朝着北宁小镇开来。

刘暹接着派范德彪带人前往河内方向侦查，以求探明情况。然后秦军就放开肚皮的在镇子上吃喝了一顿。天色以黑，警备大队上下却还毫无睡意。

而后。刘暹等候多时的那股越南败兵就冲到了镇子来了。那领头的赫然正是黄耀！

“愧见天兵，汗颜，实在汗颜！”

越南当官的都会说汉话。就跟朝鲜一样，他们的官方文字就是汉字。黄耀说话有一股子广州官话的味。刘暹还听的懂。

这已经是他跟黄耀的第二次见面了。上一回是海防修炮台的时候，黄耀便服亲自跑到柳州。求见的刘暹。那二十四门大炮和相应的水泥银子，到现在还缺一万三千两没有结。

“法夷炮火凶猛，铁甲舰坚不可摧。海防之败，非大人不尽心竭力，实乃力有不及，还要宽心。”

黄耀说起海防之战，前后不到两个时辰，就将炮台与城池尽数丢了。霍广成、曹怀亮都是一脸的鄙视，刘暹倒是宽慰的黄耀一番。这样的越南重臣，能拉拢一个是一个，越南又不是刘暹的地盘，

他操哪门子的心来为阮朝‘安危’努力啊。

“就在大人到来一个时辰前，我军游骑曾遇到一家墩河岸畔避难北方的米商。从其口中，刘某已知道马苏号、土耳其弯刀号、马枪号和标枪号，法军的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搭乘着数百名法军陆战士兵，已杀到河内城外。”

“据其说言，法夷气焰嚣张，仗着炮船之利，到来之初就赶走了刘永福的黑旗军，自己占据了新军营垒。我欲夜间偷袭，黄大人可愿率精兵，助我一臂之力？”

买好就要买到底，就跟送佛送到西一样。刘暹要拉拢黄耀，那就给黄耀一个洗刷败名，得到战功的机会。刘暹要夜袭法军，顺带拉黄耀一把。

就像国内那些领兵的督抚大员一样，真正打仗的本事不见得多高强，但是揣摩话意，揣摩人心思的本领，是一个赛过一个。黄耀听懂了‘精兵’两字的意思，当下满口答应，脸上对刘暹是一片的感激之情。

时间转到夜里10点，警备大队上下全部并带黄耀加贴身亲卫二十余人，策马奔出了北宁。从北宁到河内北面的墩河岸畔，距离只有三十多里。段寿连拍了三波人往鸿基报急求援，可惜跟北宁小镇都走差了。

夜袭的秦军没有携带火炮，除了手中的亨利步枪+柯尔特转轮手枪外，就是每人腰间挎着的一排手榴弹。这样的火力如果单单对付二百来名法国陆战士兵，保证是手到擒来。可是要对付四艘铁壳炮艇，子弹、手榴弹就显得很无力了。

刘暹今夜的杀手锏是曹怀亮的火箭队。是爆炸药从黑火药换成了梯恩梯，重量从总重十三斤增长到了超过二十斤的新式火箭弹。

内装十斤中的梯恩梯，一经爆炸，威力胜过炮弹不知多少倍。

刘暹现在只能以‘实验室’为工厂制造梯恩梯，这东西现在还无法形成量产，所以这种新式火

箭弹的珍贵程度和数量也就可以预料了。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

河内地处红河三角洲，河流众多，并不是一个用兵的善地。法国人应该是自负胜券在握，并没有摧毁墩河、红河等几条重要河流上的桥梁，夜色里刘暹带领队伍顺利通过桥梁运动到了河内城外新军营地的外面……

第二百六十四章无不有中国人的影子

轰鸣的爆炸声震响红河两岸。

是二十声还是三十声，短短的一分钟不到，曹怀亮带领的火箭队将手中的新式火箭弹放射一空。

法军陆战士兵驻扎的新军营地，就像被炮火犁翻后的土地一样，完全被焦黑与焰火，惨叫与惊慌所吞没。尤其是他们设立在营地边沿的两座防御工事，土袋垒起的防护墙在梯恩梯面前脆弱的好比薄纸一样。两枚新式火箭弹就将守备在两个工事中的两个班的法军士兵完全撕碎。

而距离岸畔一二十米处停留的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至少有十六七枚火箭弹找上了他们，甚至更多。对比陆地上的法军士兵，四艘炮艇才是火箭队的重点招呼对象。而且好死不死的，四艘炮艇为了保持警戒，也可能是根本就没把河内城里的越南军放在眼里，夜间根本就没有进行严格的灯火管制。而新军营地旺盛的火堆，有了弗朗西斯.加尼尔在顺

化城下的经验教训后，防备、警惕越南军的夜间偷袭，成了法军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新军营地燃烧的火堆就是一种手段，但四艘炮艇距离营地实在太近，火光下老远就能看清楚四艘炮艇的轮廓和各自的位置。

曹怀亮带领的火箭队是在二百来米外发射的火箭弹，他们在秦军发展壮大之初就开始玩耍这个，二百来米的距离之内，只要看清楚目标，完全指哪打哪！

四艘最大也刚刚二百吨的铁壳炮艇，每一艘最低也被命中三枚火箭弹，梯恩梯暴烈的冲击力根本不是他们这种小炮艇能够抵挡的。

四艘炮艇中吨位最轻的马枪号。当场就被炸沉。马苏号和土耳其弯刀号的甲板上建筑损毁严重，标枪号炮艇的中央部位裂开了两个大洞。河水正在汩汩的倒灌，沉没的那一刻已经为时不远。

“漂亮！”一里地外。刘暹兴奋的拍了一下手。火箭队干的真利索，四艘炮艇完全丧失了战斗

力。“警备大队出击——”这一场战斗，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必会是自己预计的最低档次。只因为火箭队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大人妙算无漏，天兵威武雄健，荡平法夷小丑，易如翻掌！”

最先拍来一记马屁的不是黄耀，而是河内总督段寿。由他开了个头，黄耀与刘永福忙参入了进来。三人连带着手下的军将、官员，一时间刘暹跟前是马屁如潮，滔滔不绝。

霍广成带领警备大队冲杀了下去。水银泻地，摧枯拉朽。

在火箭弹急袭中损失惨重，又因四艘炮艇的损伤而神魂大散，慌乱无章的法军陆战士兵，被警备大队一波流给打进地狱。还活着的法国士兵，一个个跪在地上，双手高高的举起。然后在随后涌来的黑旗军、越南新旧军的押送下。垂头丧气的做上了俘虏。

二百名法国陆战士兵俘虏了一百三十人，随后在河面上又救起了五十来人的法国水兵，并且俘获了整个甲板上建筑几乎完全被毁的土耳其弯刀号。马苏号的蒸汽机则好运的还能转动，在越南军、黑旗军划着小渔船‘杀’出来之前。在水面上救起相当一部分的水兵后，往东逃去。标枪号最终没能逃过沉没的命运，但是因为它之前泊停的位置。水深还不到三米，整个炮艇实际上是坐沉的。

打死的法军士兵遗体。不分水陆都收拢了起来，有一百一十四具！这当然不会是真实的数据。四艘法军炮艇至少有二百多水兵在，损伤成眼下这幅惨样，怎么会只有四十人阵亡呢。但找不到尸体，也只能作罢！

反正这个不重要。大笔一挥，不管是段寿、黄耀、刘永福报给越南朝廷，还是刘暹报给北京，都能说‘败军两三千，毙敌过千人，俘获二三百’！

反正俘虏摆在那呢，小两百人的战俘，实实在在的证据，有这样的战报真心不夸张。

战场上同时收缴的还有百十杆法军制式步枪——1866崔斯波特步枪，和两门战舰上拆下的40mm舰炮。

登陆的法军陆战士兵有二百人，配有40mm舰炮舰炮两门，三吋，也就是75mm后膛炮一门，按理说就算没有二百条步枪，也该有一百五十条。但事实是，打扫战场的部队只找到了百十杆，余下的步枪都在爆炸中变成零件了。那门75mm后膛炮也在爆炸中被摧毁，刘暹索性就将缴获完全送给了越南军和黑旗军。至于段、黄、刘三人之间再怎么分配，就不是他管的了。

……

河内之战的捷报，以飞一样的速度传遍了整个越南。给挫败、退防状态下的越南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广治省落脚的嗣德帝，接到捷报后欣喜的都哭了。

而法军呢，在接到河内之战大败后消息的法军，宛若当头挨了一棒。本就因为损失过大而开始

低落的士气，立刻再降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河内之败后的法军已经无力再在北圻展开攻势了。

杜白蕾手中只剩了三百人不到的陆战士兵，且能够自由出入红河的舰船更是一艘都没有。马苏号必须大修才能再次排上用场。如此情况下，杜白蕾怎么敢将手头的陆战士兵再次投入进攻打河内的战场上？

河内打不成，法军在北圻的攻略也就无从说起。说起来杜白蕾本是打算，抢先夺取了河内之后，依靠四艘炮艇与陆战士兵的配合，将刘暹的队伍顶在红河以北，不放其南下呢。

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顺化城下的战斗还在进行中，法军虽然有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武仲平在秦军教官和胡文光带领的狙击部队的协助下，始终将顺化城池紧握在手中。越南新旧军在守城作战中损失都不小，但越打下来，这些越南士兵的斗志却越激昂振奋。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看到了——抵挡住法军进攻的希望。

弗朗西斯.加尼尔的炮群实力强大，但火炮的口径也只是三吋，这样的大炮是轰不垮顺化这座阮朝国都的城防的。而且法军虽然装备了后膛枪，但他们的作战模式和战术，还深深印刻着前膛枪时代军事的烙印。军事思想与军事装备发展的脱离，大大削弱了法军的战斗力。无疑让法军对顺化城的攻取，变得更加艰难。

现在战斗已经打响这么多天了，法军已经全部占领了顺化城外的阵地，并且用炸、药在城墙上炸开了不止一个缺口。但他们打不进去！

越南新军根本不在城墙上放置重兵，他们的力量都集中到城墙后。即防炮弹，将城墙当做一个大大的挡箭牌，也集中火力打击从缺口冲杀过来的法军和蓝带兵。

顺化城下的战斗完全打成了僵持战！

而另一支由弗拉斯特少将带领的法军，追着黄继炎一路往西，数次让黄继炎收拢败兵的打算泡

汤。可他始终没抓住黄继炎，没消灭黄继炎手中尚能掌控住的千把越南新军。

一千出头的越南新军，扣除掉法国人外，这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了。至少在弗拉斯特带领法军撤退之后，足够黄继炎驱使的扫平蓝带兵了。对于法军来说，这是一个威胁很大的隐患。不将之彻底击溃，西贡总督府上上下下都不安心。但是要将之击溃，你总要追上他才行啊。黄继炎领着败兵溜得比兔子都快，弗拉斯特已经没有信心将之彻底击败了。“他就是一只狡猾的老鼠！”弗拉斯特在给杜白蕾的信中这样抱怨道。

所以，现在法军强大的攻势已经逐渐走向消褪。除非本土再有援兵派过来，不然，法国人对越南的二次入侵战争，就可以看到结尾了。

河内之战的第三天，鸿基一代的秦军部队开始大规模南下。浩浩荡荡，摇摇摆摆的南下，一点遮掩都没有。

周军、向发，两个整编营的兵力扣除掉部分火

炮、后勤，余下兵力四千多人，加上刘暹的警备大队和军部，南下秦军汇集到河内之后，总兵力达到了小六千。

刘暹留一个整编大队的兵力在河内，剩余五千余人，整齐向南。同时黄耀开始收拢旧部，在秦军南下之后，他也将在黑旗军和河内守军的配合下，向海防发起反击。

杜白蕾已经回到了岘港，他要向法国发报。快船会带着他的信文赶去新加坡，在那里的电报公司，将信文变成电文。

“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河内战斗的失败，无不有中国人的影子。我们的损失远远大过开战前的预料，进度也严重呆滞。我们要向北京表示出强烈的愤怒，中国人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赔礼道歉。当然这要等待一场战斗的结束——中国人的军队正在南下，在顺化、岘港之间，在不久后的将来，我们与他们之间会有一场决战要进行。

我相信，法兰西必胜！

……

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迫使北京同意修改他们与越南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加强同越南人以前的条约和订立保护国条款。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抛掉无谓的幻想，靠谈判是一无所获的，果实只有靠战争去撷取。中国和越南，只有在体会到法兰西开始执行处罚的后果，在压力和威胁之下才会让步。我们的一切行动手段将伴随着一战决战的胜利而实施……”

第二百六十五章必须以对战德国军队一样的态度

哗啦啦的雨点再次袭来。让本就泥泞的地面，变得更加湿滑。

“他娘的，贼老天！”曹怀亮这都不知道是第多少声骂老天爷了，雨季中的越南让火箭队可吃住了苦头。

三十多辆标注着‘危险’符号的车辆，就是有水牛在前头拉拽着，行进也依旧困难的很。他现在真的是很怀念三五个月不见一滴雨的南疆。

“别急，别急——”明明自己都急的喷火了，口中却还要叫着不要急。只因为那三十多辆车子上都装满了火箭弹，而且是苦味酸填装的新式火箭弹。那东西价格真的很便宜，在西方百多年来都是被当做染料来使用的，成本比之实验中合成的梯恩梯不知道低廉了多少倍，且最重要的是——秦军要多少，就能买到多少。一点限制都没！

把这东西跟火棉混到一块用，再由雷、汞做引、信管，那就是一种新式炸、药。威力强过黑火药很多，虽然比之梯恩梯要弱一点，也远没有梯恩梯安全保险，很敏感，遇到金属容易爆炸，用来做火箭弹的填装药却是很适合。

越南的河流太多了，从广西到顺化，距离那么远，千里迢迢的带着众多火炮，行军速度太慢、太迟缓。所以刘暹决定，火炮少带，火力强度依靠火箭队来弥补。曹怀亮现在负责的这十多辆车子里装的，就是为了应付与法军大部队作战时的火力差距而准备的火箭队。

总数超过一千枚！

并且必要时候，火箭队人员还能自行制作老式的火箭队。至于填装所需要的黑火药，无论是秦军后勤方面。还是越南方面，都准备的充足。

刘暹带着警备大队早早赶到了顺化。泥泞的道路上，战马速度也受到了影响。但显然比两只腿走

路快多了。

顺化城的情况他当然一清二楚。法军已经后退了。武仲平的表现可谓是很棒。不过确切的内情，比如死伤多少，战果多少，那他就不清楚了。

中午赶到顺化城外，离得老远就能看到顺化北城墙上那两个大大的缺口。

刘暹神情淡然，心里早有认知。但警备大队别的人可不一样，上到霍广成，下到普通一兵，全都大惊一跳。这越南兵也是挺能打的么！城墙都烂成这样了。还能守住顺化城！这跟他们认知中比八旗绿营还要烂的越南官兵，可是大不一样！

特别是刘暹带着他们围着顺化城饶了一圈之后，看到顺化城四面城墙上全都有缺口，且北面的两个缺口还是四面当中最少的一面，那心中的惊奇感就更大了。

“别把自己看得太好，别把别人看得太低！”入城前，刘暹给警备大队留下了这样一句

话。也算是给近两年傲意滋长的秦军敲一敲警钟。

再见到武仲平，刘暹几乎都认不出这个熟悉的越南军方大员了。整个人暴瘦了十斤还要多，额头上的皱纹如刀刻一样深邃。整个人浑身上下弥漫着一股犀利！

这是战地军人常有的气息。士兵的杀气，军官的杀伐决断，人的意志、果决，在日复一日的苦战、鏖战中磨砺过后。刚走下战场的人都是如此。只是如武仲平这般气息锋锐的，刘暹并不多见。就好比当初与俄军见真章时候的张忠奎，喀什老城防御战时的他。那浑身的气势，一个眼神丢过去。南疆的土著首领连大声叽叽一声都不敢。

而张忠奎在秦军内部的评价，一项是以刻板、忠厚著称的。一切只能说是战争的造化。

“哈哈。顺化一战，当越南血战第一，武帅智勇可令法夷刮目相看矣。”对真有本事的人，刘暹也不介意‘刮目相看’。如段寿那种人，一辈子也别想从刘暹口中听到‘段帅’这个词。

刘暹在武仲平眼中是绝对的名将，更是绝对的大人物。被这样的人称赞夸赞，那人内心里产生的认可感，可不是一般小卒子的夸奖能比的。武仲平一瞬里脸都有些泛红，挺直的腰身更加笔挺，“军门谬赞了，谬赞了！”唯一的影响的就是武仲平身上的犀利气息，似乎也随着刘暹的这一声夸赞，陡然消弱了一截。被武仲平身心里涌起的欢喜感，冲散了很多。

打退了法军的进攻，顺化城里的越南兵，尤其是越南新军，看起来比先前厉害多了。这是经历了大战‘熏陶’的成果，不是训练场上和剿匪作战里能练出来的。但是越南人对中国，尤其是对秦军，先天上心里就矮半截。当一个整编大队的秦军连同刘暹本人，骑着高头大马，迈进顺化城的时候，整个顺化的人心和士气更加稳固、高亢了。

“顺化新旧军还有上万人，弹药很充足，枪械也不缺，但炮火全无。是以，只可防御，无力进攻。”到了武仲平的指挥处，客套话说完，武仲平就跟刘暹说起实在的情况了。战事里新军死伤很

大，空出来的枪支不少。所以，枪械虽然在战斗中损坏了不少，但依旧还有富余的。越南军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火炮。他们所有的火炮都在战斗里损毁掉了。法国人的战术可能会出现问题，但他们士兵的作训，绝对是世界一流。炮兵表现出的水准令武仲平震撼又恐惧！

　　顺化城头，四面城墙安置的十多门汉元炮，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就被法军炮火全部摧毁。在城墙炸开缺口，法军数次进攻受堵之后，法军炮兵直接把炮弹轰到了城墙后面，其最短距离城墙面都不到百米的位置上。那水准在武仲平看来，简直是神乎其神！比秦军的炮兵教官都优秀多了。

　　武仲平不是个庸将，作为越南土著，更是清楚雨季里越南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难走难行。他在见到刘暹一批人全是骑兵的时候，更是‘看’到了不久后的将来——炮兵，秦军也一样没有足够的炮兵。

　　越南糟糕的交通，会让秦军变得‘脆弱’无比。经历了这么一战，武仲平心里对炮兵于战争的重要性是再清楚也不过了。

法军有炮群在手，甚至那个炮群在两股法军合流之后，会变得更加强大。他们有这个利器在手，秦军不要说是五千多人，就是再来五千多人，也打不动法国人。可刘暹的表现又是那么的自信，先前的客套话里，虽然只是客套话，武仲平却也能从中感觉到他对打赢接下这一仗那满满的自信心。武仲平很好奇，刘暹这自信心是哪来的呢？

刘暹才不会把火箭弹毫无遮掩的摆在他们面前呢。虽然这一战后，火箭弹多少会被透漏出去些消息，那也总比什么都不遮掩的摆在人眼前好。

“武帅放心。此战，我军必胜——”

刘暹的声音斩钉截铁。武仲平有他必胜的理由，刘暹也有必胜的理由。虽然他那里有跟武仲平的理由比起来是显得有些‘丑陋’，仅仅局限于秦军之利。但也值得他全力去取得。

……

福海。顺化城东南四十余里处的一个小县城。

弗朗西斯.加尼尔带领着部队就退到了这里。一千六百法国陆军士兵，现在只剩下了一千出头，五千多蓝带兵也只剩下了三千。

不过法军的大炮保存完好，弹药更是不紧缺。武仲平根本没有去招惹的打算，刘暹率警备大队抵到后，也只是去福海边上实地探看了看。

杜白蕾回到了岘港。河内战斗的失败并没有让他的名誉受损太多，因为两路陆军的战斗也都很不理想。杜白蕾已经发出命令，召回弗拉斯特少将带领的那一路法军队伍，加上弗朗西斯.加尼尔带领的余部，加上杜白蕾手中的二百多人，法军还能勉强凑到三千名士兵。

放到开战之前，有三千名士兵在手的杜白蕾，就连秦军都不会放在眼里。即使他已经把秦军看的很高了。可现在，经历过战争以后，杜白蕾发现自己太低估秦军的厉害了。

接下去的一战，对手是法军加蓝带兵vs秦军加越南兵。无论是蓝带兵还是越南兵，兵力都不弱小，但主力无疑只会是法军和秦军。

在越法军，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来应对这一战。

对战斗的胜利，杜白蕾还是有信心的。不过他也要承认，稍有疏忽，法军很可能就会失去胜利女神的青睐。他们，必须以对战德**队一样的态度，来应对接下来的决战。

“我们有强大的炮兵，我们至少能集中起五十门火炮。我们有优秀、专业的炮手，用强大的炮火来做我们最坚实的长矛，去刺穿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心脏。

我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我的警告，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就是摆在眼前的例子。防备着中国人的这一点，胜利就是我们的。”

杜白蕾召回了弗朗西斯.加尼尔和弗拉斯特两位陆军少将，后者带领的队伍正在副手的带领下，前往福海与弗朗西斯.加尼尔军汇合。

而杜白蕾之所以召回他们两人，就是要让他们亲眼目睹一下马苏号的惨状。让他们牢牢记住自己的警告！

第二百六十六章扰乱法军的运输线

“现在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后勤供应不上，枪炮弹运不到前线去，再多的枪炮也不比烧火棍好用了。所以，后勤运输上的重要性，我就不给你多讲了。现在我只要求你一件事，给我扰乱法军的运输线。”

顺化城中一间屋子里，刘暹敲着地图上福海至岘港之间的位置，正色向胡文光下达着命令。

“狙击手留五个，剩下的你全部带上，尖刀队拨两个分队配给你。所有的补给，都自个全部背齐。出了顺化城，你们就要敌后作战。可没辎重队给你们送补养。”

“是！”胡文光行了一记军礼。答应下命令，转身就离开了房间。

一个小时不到，就有卫兵来报，胡文光带着三十名狙击手和两个分队的尖刀队成员，已经离开了

顺化城，往东去了。

这个期间刘暹的虚拟地图一直是关闭的。穿越十一年，历经了这么多的战事，这点小事要都放心不下，他也就太没用了。“替我请武帅、阮大人来！”

……

顺化城外。

胡文光带领着不到百人的队伍，一路向东而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城头上士兵的视线中。他们要给法军的运输线找麻烦，胡文光的打算就是直接去岘港。

时间从当天下午走到次日的清晨，一个不大的小镇外，胡文光看看天色，天边稀稀落落的几颗残星标志着天已经快要亮了。不过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大白天的，依靠他手中的实力。拿下对面那个百十名蓝带兵驻守的小镇，也是易如反掌。

这个小镇连一道像样的围墙都没有。胡文光自然不会亲自带手下摸进去。进去的人是尖刀队的。这群身手了得的家伙才是干这行的最佳人选，不需要多。只需要一个分队的一个小组，就可以了。

邓凯很轻松的就进入了镇子。没有围墙，整个小镇对于尖刀队的人来说，就像公园广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邓凯穿着普通的越南人衣装，但他面相、肤色和个头，跟瘦小、深眼窝、皮肤黝黑的越南人太不一样了。真要跟越南人混在一块，简直是鹤立鸡群。更别说他那一身彪悍的气息了。

这套衣服只是一个遮掩。他的武器是一把匕首、一支手枪。

镇子很小，街道只是十字交叉的两条路。蓝带兵主要在镇子东，但是在镇南、镇北、镇西都有岗哨。

邓凯的目标就是胡同拐弯处的那个哨岗。目视

只有一个人，但里面是不是还有人睡觉不醒，就不是邓凯知道的了。

也不躲避那蓝带兵的视线，邓凯将头上的斗笠向下压了压，就驼着背，直向岗哨走去。那个蓝带兵仅仅是抽了邓凯一眼，完全没注意。镇子里又不是只有他们当兵的人。还有数百居民，蓝带兵自以为邓凯是镇中的住户罢了。

直到邓凯要错过岗哨的一瞬间，一记飞刀命中了他咽喉，这人才惊觉邓凯是敌人。但已经晚了！

岗哨倒下去的动静惊醒了里头睡觉的另一名蓝带兵。这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发现眼前有个人，穿的还并非蓝带兵的军装。但也就是这样。他脑子里的警弦还没拉响，邓凯就左臂闪电般的勒住了那人的头。不给那人丝毫清醒的时间，胳膊用力一拧。咔嚓一声脆响，锁在邓凯的肘弯里的那人只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声，人手足刚刚发力，就再度垂了下去。

尖刀队其余的士兵或许没有邓凯这个分队长活

干的漂亮，但全都完成了清理岗哨的任务。等胡文光带着队伍冲进丝毫没有警觉地蓝带兵驻地，将之余下兵力一勺烩了的时候，时间不过刚刚过去二十分钟。

只少少的三枪，上百蓝带兵死了二十五个，剩余的就全做了俘虏。

总数一百人的破袭队伍，小镇这里仅仅是牛刀小试。在法军高层完全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九十来人的队伍分成三股，已经对这福海的输血管扎了下去——

……

米勒思.莫特达乌是弗拉斯特将军的副手，原先在非洲殖民地，是一个经验丰富但又死板的人。他不适合独自领军作战，但是听命行事，却总能一丝不苟的完成。军队中需要有这类人，许多将领就喜欢这样的手下，这种人的服从性能让他们的上司体会到权力的意义。

弗拉斯特将军就是那种权力**很强盛的人，他希望自己的手下，一切都听从自己的命令。所以他对米勒思.莫特达乌非常满意。

米勒思.莫特达乌在弗拉斯特将军面前是副手，但在别的士兵面前，他是军中的第二把手，是法国的中校军官。

弗拉斯特已经离开岘港返回到了部队里，他现在带领的部队还在折返岘港的途中，与他一同来到岘港的米勒思.莫特达乌则留在了这里，来着手安排军资的运输。法军上上下下都很是清楚下一场战斗的意义，也清楚以法军三千名士兵能够取胜这场决战胜利的依靠所在——那就是火力，强大的火力！

而火力的强大与否，就取决于枪弹炮弹是否能及时的转运到福海。米勒思.莫特达乌这几天一直在忙活着运输队伍的次序排位和物资的先后运输顺序。

“报告中校，我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我军在福海与岘港之间设立的兵站，有四处被敌人偷袭击

破，还有两支运输队失去了联系。”

米勒思.莫特达乌的副官报告了他一个真正的坏消息。

正在低头办公的米勒思.莫特达乌吃惊的抬起了头，“你说什么？”惊愕从他的脸上浮现，足足十多分钟，米勒思.莫特达乌的神色才平静了下来。“少尉，这个消息得到了核实了吗？”

“兵站被破袭，为什么现在才传来消息？难道我们的敌人会一次派出六支队伍，来分别攻取我们的四个兵站和两支运输队？”

“抱歉先生。兵站系统都是弗朗西斯.加尼尔将军的士兵。”就是有消息，第一时间也不会传到米勒思.莫特达乌这里来。

为了准备接下的战斗，法军两支陆军部队是合流了不假，但那指的只是在一块打一次仗，两支陆战部队还各有自己的体系，并且即使是下一场战斗的指挥官，杜白蕾选择的也是弗朗西斯.加尼尔，而

不是弗拉斯特。

副官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总督阁下刚刚派人来通知了我，随后我又接到了运输队逃回人员的报警，时间几乎重合。”

“这么说，我们的运输线路上，来了一群破坏者。”

“先生，我们必须尽快清理掉他们。不然，将会大大影响军需物资的运输。”

打不掉那些破袭队，运输队就没有安全保障，蓝带兵的战斗力十分值得怀疑，除非是出动一定数量的法国士兵押送护运。但是，现在的岘港中除去必要的守备士兵外，真心找不到太多的陆战士兵。

这样一来，运输效率必然会大大折扣。

“是的，你说的不错。”米勒思.莫特达乌站起了身来，“那么少尉，就跟我去找总督阁下吧。这种事情单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必须让总督

阁下给加尼尔将军下达命令。”

有那份实力把破袭队全部清理掉的，眼下只有弗朗西斯.加尼尔处的士兵。

不过，逃回来的蓝带兵竟然说不清楚袭击他们的人究竟有多少，这可是个大难题。也让米勒思.莫特达乌不再对蓝带兵报任何的希望。

第二百六十七章大清的官场规矩

广西。

佛尔国春来南宁了，康国器到了太平了，李福泰的巡抚标营，完全回到桂林！

虽然宣化距离钦州还有数百里，崇善距离镇南关也有数百里，李福泰的那支标营更是没有越临桂向南一步，广西政坛的三巨头完全待在府治，但这形势却让柳州的范德榜、张守炎等，是那么的心烦意乱，以及愤怒。

秦军不但面临着要跟法国人打仗的压力，还要面对来自‘自己人’背后的锋芒。就连一向待在后院，从不过问军政之事的张妙彤，都无法安心养胎，使人相问了他的十五叔。整个秦军留在广西的队伍，也针尖对麦芒，迅速的调整布置——

不过，到底不是生死仇敌，气氛也仅仅是压抑，而不是一触即发。消息传到顺化，刘暹都只是

轻轻一笑。那三位与其说是背后捅刀子，还不如说是在摆‘道理’讲‘条件’。李福泰三人这般的意思就是：此次越南之战若败，那么今后越南的事物，也就是刘暹因为越南新军而生出的对越军事主导权，就不再归刘暹了——康国器在太平，镇南关就在太平府；还有钦州的钢铁厂和港口，佛尔国春在南宁，南宁府东南临近的就是廉州！

刘暹根本不为此烦恼，他从来没将李福泰三人当成真正的自己人，就是最‘亲近’的李福泰，都只是在做戏，做面子活。因此现在也没有所谓的背叛感了，他们三现在又不是已经开始动手了。眼下性质还属于‘官场规矩’！

刘暹一点都不担心，他知道。只要自己打赢接下的决战，待自己回到广西的时候。迎接的就不是三人皮笑肉不笑的‘好意’，而是一定意义上的‘跪舔’。

就如他从来不对官场中人的节操报以希望一样。李福泰三人这一刻的落井下石也会在下一瞬间变成锦上添花！就算是表现最露骨的佛尔国春，也

含在其中。

“外面的事，自有你家男人操心。你就安心的养胎，只要能生下来一个儿子，就是对姑爷最大的好。”提督衙门的后宅里，刘暹的老岳母正在安慰着他的老婆。

这尊大神是上个月才从山东赶到柳州的，走的是海路，时间用了一个月左右，里头还包裹着张李氏在上海、广州两地下船后歇息的时间。比之陆路，真的是快捷到天上去了。

来到提督衙门的张李氏，就一门心思的照顾着张妙彤。至于后宅里，因为张妙彤怀上了身孕，而散给了王璐莹三女的管家权，视若不见，好似根本不知道有掌管家权这么一说。刘暹对这样的岳母都爱死了，张妙彤能有这么好的品性、德行，看来老岳母的影响是很大的。后宅安定。也让刘暹对柳州彻底放下了心。

……

越南顺化，落湖县外的一个小镇。

一处山脚下，一大群蓝带兵和十多个法军士兵一边打枪一边往山上冲。

打枪的，冲在前面的是蓝带兵。他们用的全是很垃圾的前膛枪。费尔勒带着手下士兵跟在后头，手中的步枪引而不发，只看着前面的蓝带兵表演。他是非常的看不起这些土著士兵的。这些家伙开枪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杀敌人，而是为了吓走那些破坏者。好让自己不要和这些中国人的精锐正面交锋，可是他又不能阻止这些胆小的家伙。否则，下回交战的时候他们就有消极作战的理由了，费尔勒越想越愤怒！这次遇到的袭击，他损失了两名士兵，还有两人被打伤，留在车队。

而被法军士兵驱赶着走在前面当挡箭牌的蓝带兵们也在骂娘，这些法国鬼子，太不是玩意了。每次都是让爷爷开路，送死的是爷爷自己，而有什么好处却全部都是他们的，天兵爷爷，你们快点跑吧！

山头的树丛里面，邓凯气喘吁吁的对一个狙击手说道：“下面，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比近身搏杀，三个狙击手也挡不住一个尖刀队战士，可是比枪法，后者的枪法虽然也不弱，但跟狙击手相比，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山脚下的敌人过来了，邓凯拉开枪栓填进一颗子弹。尖刀队把人引过来，狙击手是负责料理他们的主力，却并不意味着尖刀队战士就能站在一边看风景了。

扭头再看一下身边的狙击手，邓凯赫然发现这人已经在举枪瞄准了。“这么远距离？”虽然跟狙击部队配合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一次还是邓凯最近距离看到狙击手在战斗的场景。至少还有百十丈距离，山下还有草树遮挡，这狙击手不会要在这个距离就开枪吧？前面的敌人看上去不过只有芝麻大小，这怎么可能击中？

就跟邓凯是尖刀队这股人马的首领一样，他跟前的这个狙击手，也是这股狙击小队的头目，之前

两人熟悉不假，战斗时却怎么在一块过。

因为五名狙击手和十多个尖刀队战士，二十人都不到，散开的战线幅度却长达小百米。狙击手对着邓凯微微一笑：“你看好了。”

瞄准了差不多有十秒，狙击手始终都没有开枪，这让邓凯松了一口气，看来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随便一瞄，一枪就毙掉三百米开外，草木还有遮掩的敌人的话，那就太厉害了。

正在邓凯松懈下来的时候，“砰！”枪响了，老远一个法国士兵猛然栽倒在地上，狙击手轻笑：“看，这不打中了。”

邓凯愣了愣，脸上茫然的神色迅速消退，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狙击部队是绝对的自己人啊，他们的手艺越好，自己就越高兴啊。

既然实现了“开门红”，五个狙击手也就相继射出了子弹。有的毙掉了法国士兵，有的打死了前头的蓝带兵。

“砰！”“砰！”“砰！”“砰！”

毫无节奏的枪响，近乎一枪一个的超高命中，蓝带兵和法军士兵的冲击脚步，很快就停顿下来了。

邓凯边上的这位，不理会走在前面哆哆嗦嗦挡子弹的蓝带兵，他重点照顾那些法军士兵。三枪，打死了两个，打伤了一个。枪不落空，真的神准到家了。

一二十分钟过去了，蓝带兵和剩下的法军士兵，还盘桓在距离阵地五十丈左右的地方。六七十人的蓝带兵已经损失了十多个，法军士兵连死带伤更倒下了一半。有十几个惊慌失措的蓝带兵转身想往回跑，走在后面的费尔勒立刻开枪击毙了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溃兵，于是那十几个蓝带兵就像变戏法一样，又转身回到了前头的大部队里面……

费尔勒已经非常的“郁闷”了，还没有看见敌人，自己就已经伤亡惨重了。难怪这段日子运输线

上死了那么多人，这些个破坏者不仅狡猾，更加的枪法精准。今天自己半个排的兵力，加上六七十人的蓝带兵，竟然拿不下对面十几人。

算上遇伏时候的死伤，蓝带兵已经损失四分之一了，虽然自己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但是自己人呢？法军士兵也损失了一个班，费尔勒却还没见到敌人的一具尸体！“绝对不能这样结束，绝对不能——”

“进攻，继续向前——”费尔勒对着趴伏的蓝带兵打了一枪。催促着他们继续前进。但是蓝带兵如何敢呐。

“砰！”“砰！”

枪声响个不停，可以清晰的分辨出蓝带兵的前膛枪与狙击部队、尖刀队手中后膛枪声音的异样。后者那就跟索命的阎王贴，一响可能就要夺取一条性命。前者却完全没一点转头，蓝带兵开了这么多枪，也没见打中一个敌人。

陈明是这对蓝带兵的领头的，正要一脚踢一个“后进”的蓝带兵的屁股，却不料脚下一滑，扬身就要摔倒，慌乱中突然耳朵一凉，好像有冷水淋到了一样，正要骂娘，耳朵上面就传来一阵阵剧痛，陈明用手一摸，赫然摸到了一个破碎的耳朵，肉片还吊在上面，钻心眼的疼，手上面也是鲜血。

陈明愣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号叫声，畏惧退缩的蓝带兵正好找到借口纷纷向陈明的位置靠拢——后退。因为陈明就在蓝带兵的最后面。

费尔勒非常的看不起陈明，可这个时候并不是他教训这个懦弱的“黄、种人”的时候，因为他赫然听到了后方传来的枪声。那应该是道路上的运输队——

费尔勒并不知道东方有‘调虎离山’的兵法，他现在只知道，自己必须带着队伍返回去。消灭破坏者是很重要，但运输队的物资更重要。

急躁起来的费尔勒烦了一次不能饶恕的错误，

他整个上半身从一颗大树后探了出来，招呼着陈明带队扯下来。“砰！”一声枪响，结束了费尔勒的喊声。他的脑袋开花了。

狙击手脸上露出了笑脸，邓凯也放下了手中的枪，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意，看着地下因为指挥官被击毙，而混乱成一堆的蓝带兵和法国士兵。“缀上去，这正是咱们浑水摸鱼的好机会。”说不定靠着自己这队三十来人的力量，真能把前面那支一百多兵力守护，总人数达到五百人的运输队给吃掉呢。

第二百六十八章为什么要突围？

六月份，顺化城正东方向的西真县城。

枪声渐渐消停了下来，城门口，大批的秦军和越南军士兵正在涌入城中。

中越与法国人之间，两边相互有默契，保持了将近一个月的和平，被刘暹的这次突然出击给彻底打破。

一个月了，一个月的时间，双方都在全力的调集军队和筹措物资。越南那边连嗣德帝都回到了顺化。法军这边更是在临近福海县的海边，利用一个水湾搭建起了一个小型码头。陆路运输线太不安全了，法国人最多是出动了上千人的高卢公鸡，也没能消灭人数不足他们十分之一的破袭队伍。

也因为此，西真县这个地处福海与岘港正中间的陆路交通要地，现在丝毫不被法国人所重视。驻守这里的只有二三百装备落后的蓝带兵，面对刘暹

的攻势，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刘暹大军在西真停了一天，留下两千越南军驻守，以防备决战时岘港方向有可能出现的变故。两千越南军中有五百人是新军，让两千越南军的质量有了些保障。第二次，大军出城，直往东北方向的福海进发！

福海的法军没有坐等刘暹杀到跟前，得知西真陷落的消息后，弗朗西斯.加尼尔和弗拉斯特两位法国陆军少将，立刻带着手下的兵力，浩浩荡荡的开出了福海城。

三千名法国红带兵，四千名越南蓝带兵，以及超过五十门的大炮，和数百辆重型马车拉载的后勤物资。

“将军阁下！”

六月的越南是炙热的。带着众多辎重，法军的行进速度很慢。弗朗西斯.加尼尔和弗拉斯特正在说着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话题。弗朗西斯.加尼尔的中

尉副官突然急匆匆地跑到了弗朗西斯.加尼尔和弗拉斯特跟前，大声说道：“中**队突然用重兵包围了隆多以北的我军先头部队！”

为了打‘有准备’之战。而不是突然的遭遇战，使得两军完全搅合在了一起，让自己的炮兵优势不能得到发挥。弗朗西斯.加尼尔派出了一支由五百人蓝带兵和一个连的法国士兵组成的先头部队。

弗朗西斯.加尼尔和弗拉斯特就像嗅到了血腥味一样，迅速兴奋了。一个多小时后，弗拉斯特率先头部队一个营的高卢公鸡，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一处一片狼藉的战场，但是六百余兵力的先头部队，已经变成了一百多具尸体躺在地上。剩下的人全部消失，连一个俘虏都没留下来。

战场上还两个巨大的弹坑。坑底焦黑，依旧在冒着丝丝白烟。那一米多高的深度，和至少四五米长度的直径，以及四周散落的残肢断臂，让场面显得异常触目惊心。并且弗拉斯特从战场上几乎没有留下太多的弹孔来看，先头部队阵亡的这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被子弹击中，而是被直接炸死，或是被

爆炸后产生的强大气浪冲击波给震死！

“这就是中**队击毁大斧级铁壳炮艇的武器吗？果然非常猛烈！”

作为一个老练的陆军军官，弗拉斯特至少可以判断出这种武器的威力是几何！这已经不逊于六吋以上大口径炮弹的威力了。

弗拉斯特不得不警觉起来。虽然这一带的地形很平缓。并不适合打伏击，但如果大部队暴露在这种武器的射程之内的话，那就是一场灾难！

“啪啪啪……”连续几声枪声突然从左侧传来，弗拉斯特想都没想就拔出了指挥刀。对准左侧那片稀疏的树林地带一挥！

天空渐渐地阴沉下来了，厚实的暗黑色云层，就像没边没际的灰色铁幕一样。低低地压在头顶上！一阵强劲地大风刮过之后，连续炙热了多天的越南。骤然间“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倾盆暴雨。

在能见度不过百把米的雨幕下，弗拉斯特率领的一个营的法军士兵。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秦军向发所部营头，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团团包围。

“将军阁下，我们是否立刻突围！”浑身邋遢的中尉副官，紧了紧身上湿透了的军装，对弗拉斯特提议道。他们的四周全都是秦军，防线的外沿已经有密集的枪声打响。在暴雨的掩护下，秦军士兵正迅速合围、填补结合部！法军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中，仿佛四面都是敌人，外围侧翼小范围的交火，几乎都是被秦军给压着打！

“为什么要突围？大部队距离我们不到四公里。他们很快就能赶到！命令部队，就地驻防，构筑工事！”弗拉斯特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副官的提议。

他可是知道的，秦军有一支实力很渺小的，但放到越南却是犀利的骑兵部队。虽然下这么大的雨，谁敢说那支骑兵部队没有在战场周边徘徊？在能见度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一支纯粹的步兵，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主力靠拢，要真的被骑兵部队接近

了，那绝对是一场灾难！反之，如果自己能始终镇定的防御防守，那么秦军的骑兵部队就是再多出一倍的数量，也对自己构不成绝对的威胁。

很快，弗拉斯特的临时指挥部搭建完毕。在一块巨大的军用帆布下，弗拉斯特望着东北方向法军主力所在的位置，眼睛似乎看到了一场大战的爆发。“好运的加尼尔！”自己竟然被围了，注定跟双方的第一次会战无缘了。

没过多长时间，“报告！将军阁下！”一名三十岁左右的法军少校军官向弗拉斯特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道：“我军主力部队已经赶到了战场外围，他们正在和中**队、越南军队的阻击部队进行交战！”

“是的，少校。我听到了枪炮声。”弗拉斯特回过头来看着身边的副官、参谋和卫兵，“少校，这是你的营，我不会干涉你的指挥。我只要告诉你——决战打响了。”

“你的营，能不能顶住中国人的进攻，牵制住

中国人的兵力，将会对这场决战的胜负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法兰西的荣耀握在你的手里，法兰西在越南、在中国的利益握在你的手里，不要让三色旗帜，再次掉落到污浊之中——”

正缝普法战争那场令整个法兰西蒙羞的战争之后，对于军人，尤其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去激励他们，去刺激他们，往往会取得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成功。何况，欧美国家历来歧视东方国家，看不起东方人种。这更隐隐关乎到‘白色人、种’的高贵与骄傲。

眼前的奥德曼少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名真正的军人，一个发自内心的看不起有色、人种的白色、人、种至上者。

“将军阁下。我，和我的每一名战士，都愿意以生命和鲜血来守卫法兰西的荣誉和光耀。法兰西的旗帜不会从我的手中掉落，永远不会——”

……

“进攻，命令部队进攻。打破中国人的防线，打穿他们！”

另一场主力会战的法军指挥部里，弗朗西斯.加尼尔眼睛都要喷出火了。一个营的法军士兵，在四五百蓝带兵的辅助下，向对面的阵地发起进攻。竟然没冲上阵地就一个个落花流水的跑回来了，这简直是耻辱！

“让那位少校先生整理自己的士兵。炮兵，炮兵尽快落位，告诉阿内尔卡中校，进攻的部队需要他的炮击来做掩护。”弗朗西斯.加尼尔知道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但他发誓，在这一战结束后，他会让那个笨蛋少校滚去带蓝带兵。

“告诉士兵，在阵地的对面，有一个尊贵的将军，和六百多名他们的战友，法兰西军队的勇士，等待着他们胜利的消息——”

第二百六十九章大雨倾盆下的战场

那是弗拉斯特见到奥德曼少校的最后一面，在那之后，弗拉斯特再也没见过这名少校。只听说他战死的很英勇！

秦军正式发起了进攻，雨幕中，阵地前，喊杀声伴随着炮火和枪声，肢体、雨水、鲜血、泥浆，飞上半空……

但是，一个小时后，法军的大部队依旧遥遥无期，弗拉斯特甚至能够清晰听到东北方向传来的枪炮声，但他始终看不到一个法军士兵冲到自己跟前来。

与此同时，围攻弗拉斯特部的秦军战士，就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两边都没有拿的出手的炮火，甚至比这个来，秦军因为手榴弹的原因，还更加强过法军。

大雨和淤泥也没让火箭弹的威力减弱。可视距

离外的地方，在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秦军只用了三枚火箭弹，就砸开了法军的第一道防线。

然后再接再厉，不断压迫法军的阵地范围。法军士兵打过冲锋，被火箭弹巨大的压力逼疯了的法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勇敢的对秦军发起了白刃冲锋！

但是秦军士兵的三角进攻小组和柯尔特转轮手枪告诉法国人，白刃战你们也是玩不起的。这样的后果就是法军阵地越来越小，到了战斗打响的一个半小时时候，三百名左右的法军士兵连带着他们的将军弗拉斯特一起，被紧紧包围在一个不大的高地上。向发没有再指挥部队猛攻，而是架起了火箭弹，三连射之后直接命令法军无条件投降。

弗拉斯特从没想过。有一日自己会被野蛮落后的东方人俘虏。可他亲眼见过火箭弹爆炸的威力，“轰”的一声巨响。一枚火箭弹能把范围十米之内的人全部送上天，还能搅起了漫天的泥浆。抛洒着无数的残肢断臂！

三连射的火箭队清掉了半个排的法军士兵。

战斗打响两个小时，前线正在指挥主力会战的刘暹，接到了向发的战报。弗拉斯特投降了，三百五十多法军士兵做了俘虏，剩下的则成了尸体！

……

哗哗的大雨打湿了刘暹的衣服，刘暹内心却高兴地很。三年了，自从新疆战后归来，他连着三年小心储存着能量，丝毫不浪费。虚拟地图曾经创纪录的连续四十三天不开机。终于，在举兵开进越南的时候，他点亮了探测仪中行星气候预测这个大项中的第一个小项--本地气候分析！一个能够预测以刘暹本人为中心点，半径五十公里内的气候大致变化的功能。

然后才有了大雨天的这场决战！

“让向发整顿部队，切断法军的退路！”

先抓一个饵，引得法国人不得不上前。再切断

他们后退的路……

向发所部从左边绕过战场，不带任何火炮和帐篷之类的东西，绕过一道一二十米宽的河，进到法军的侧后放。堵住他们撤退的路。刘暹的目光似乎能透过空间，看到战场侧翼七八里地处的那条河。大雨倾盆，并且这场雨还能再下两天，足够这条河发起洪潮。将现在只有一二十米宽的河面变成三四十米，甚至更宽--堵死法军的左侧出路。

而至于战场的右侧，那里没有很快的河。没有任何险地，只有一条--那个方向通往顺化。

法军主力发起的第三次冲锋被打退了。弗朗西斯.加尼尔的严命，也没能让法军和蓝带兵爆发超能量。

打阻击的秦军及附庸的越南军。以弹性的防御策略步步抵抗者。越南军有足够的人力挖掘战壕，不需要多么正规的堑壕，只要一个浅浅的射击位。这让秦军和越南军受法军炮火的杀伤较大。但也给后头的部队赢得了修筑正规堑壕的时间。

两个小时，法军发起了三次冲锋，每次冲锋都能让秦军、越南军不住的后退。但是，法军最可悲的是，后退的秦军与越南军背后总有一条新的战壕为他们准备，总有新的生力军在给他们接应。

一次、两次、三次……

直到刘暹所在地不远的正前方，一条绝对正规的堑壕挖掘完成。应该说，刘暹出兵时收拢的数千越南更夫，以及他让人专门打造的工兵铲，发挥出了他们的作用效用。

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法军也不是机器人，能够不疲不累。

三次进攻下来，头顶大雨的浇淋，两个多小时，让高卢公鸡们禁不住叫苦了。即使他们知道，在不远的地方，正有一名法国将军在等待着自己去救援。

于是蓝带兵从未了第四次冲锋的主力，他们不

再是法军的辅兵。足足上千蓝带兵投入了这一次冲锋。而在这波蓝带兵的后面，同样上千蓝带兵在做着二次进攻的准备。法国人着急了！

刘暹看清了法军的布置之后，笑了。也是，一个少将陷落在了前方，就好比秦军的齐大林、刘卓等人一样，若是陷在了那个地方，刘暹有实力的话，也会不顾一切的拼死向前救援。

更何况，现在与法国人厮杀的是被欧美世界所瞧不起的东方人，是黄、种人。

法军开始以这种不顾伤亡的波浪式人海攻击，即使他们再不把蓝带兵的小命看在眼里，也是迫不得已的法子。

“贾诺林，准备好你的营。随时准备进攻--”就在蓝带兵的第一次冲锋发起的时候，弗朗西斯.加尼尔对身边的一名法军少校说道。

“放心吧，将军。我们的战士，已经准备着去战斗！”

当一整个营的法军士兵，拖在第二波冲锋的蓝带兵身后，也迈进战场的时候，秦越联军的战线告急了。毕竟刘暹放在堑壕里的秦军只有一个完整的大队。

战斗打响半个小时后，联军已经渐渐丢失了一些阵地！不过令刘暹欣慰的，令武仲平恼火的是，前线丢失的阵地全都是越南军丢掉的，秦军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地方守护的好好地。

简易战壕内，一个个秦军战士满身泥浆和硝烟味道，眯着眼睛看着阵地前手榴弹那此起彼伏的爆炸气浪！

法军没有配备手榴弹，这是秦军最大的得利处。远了使枪打，进了扔手榴弹。一个大队的秦军，就像一块巨石、一枚钉子，让法军的冲锋再次遭受到了重挫！

阵地前迅速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既有蓝带兵的、有法军士兵的，也有秦军战士的！弗朗西斯.

加尼尔很快就收到了一份报告，阵地上的中国士兵几乎每人都配有藤条编制的胸甲，这让他们和法军拚刺刀的时候，占了天大的便宜！弗朗西斯.加尼尔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他再次派出了一个营的法军士兵上阵，刘暹这边自然也向阵地增派了一个大队的秦军战士，以及两千人的越南旧军。

犬齿交错的阵地上，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局面，不论是谁先支持不住、甚至有少许动摇，就会形成一个崩盘的局面！秦军第二道正规的堑壕可还没有挖好准备好，这一战，他们必须顶住。

战斗打到了白热化。面对法军，一些杀红眼的秦军战士，抱起手榴弹就直往他们人群中冲。彪悍的斗志激荡，激昂的气氛渲染下，不少受伤的、受困的秦军战士在法军当中拉响了手榴弹。

轰鸣的爆炸声中，那是一种精神的升华，名泥泞变成了血红血红，秦军顽强的战斗意志让法军士兵都瞠目结舌！当然，也有一些秦军士兵几乎被吓傻了，甚至有少数人开始试图偷偷地往后退缩，或

者在脸上抹上泥巴、狡猾地躺在地上装死！

第二百七十章一千三百人，还有一名将军

越南士兵的气势很高涨。两千名拿着刀枪的越南旧军，叫嚣呼啸着，像潮水一样扑上了前线！时代的沟壑，使得在西方人看来很残酷的白刃战，落到这个时候的越南旧军眼中，就是再正常不过的厮杀了。

一个个身材不高的越南士兵端着长枪与法军上了刺刀的步枪展开对冲！

弗朗西斯.加尼尔已经不再留在后方了，他站到了冲锋部队出击的位置上，耳朵听着前线军官的汇报。根据前线军官发现，几乎每倒下一个法国士兵，如果对战的是越南人的话，就要反被扎死两三个或者更多！可如果对战的是中国人的话，那么比例令人吃惊的都达不到一比一。

“他们配有不少手枪，战斗队形呈三角状，白刃战素质十分优秀。”一名中校军官这样对弗朗西

斯.加尼尔说道。“还有他们的战斗意志，很可怕。似乎每一个人都不惧生死，无畏死亡！”

“轰”的一声巨响，一枚火箭弹落在了距离弗朗西斯.加尼尔前方二百多米的距离上。那么远的距离，雨幕隔断，弗朗西斯.加尼尔和他身边的人根本就无法察觉。但是当火箭弹爆开的那一瞬间，那一朵明亮的火花，让弗朗西斯.加尼尔看的清清楚楚。

弗朗西斯.加尼尔皱着眉头，面色十分严肃。大雨之下，他发现自己拥有的炮火优势被自然条件抵消的太多太多。比起中**队拥有的这种大威力，移动迅速，发射迅捷的‘武器’来。也并不占多少优势。

这一次战斗整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最终以法军的后退结束。不过随着法军的后退。跟雨点一样密集的炮弹也源源不断地落到阵地上。人力拿不下，那就用绝对的火力拿下它。

不过大雨至今还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这让弗朗西斯.加尼尔的心情十分糟糕。尤其是在他发

现。主战场背后的枪炮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消停了……

枪声消停了，战争也就结束了。这意味着什么？

是一名尊贵的法兰西将军阵亡了？是六百余名法兰西士兵阵亡了？还是他们全都被俘虏了？

老天，弗朗西斯.加尼尔简直不敢想象，战争结束后，国内会对自己有怎样的处罚！或许留有名誉的退役，是自己将来最好的结局！

一名上尉参谋喘着粗气，一身狼狈地跑到弗朗西斯.加尼尔的面前，大声说，“将军阁下！今天的四次冲锋。我们一共损失了四百三十名士兵，并有二百多人受到了轻重伤，他们急需一个整洁的环境，来接受治疗。”

弗朗西斯.加尼尔痛苦的闭上了眼，一千三百人，一共才三千名法兰西士兵，自己只这一天就死伤被俘了一千三百人，还有一名将军！

“后退！”这两个字紧随着‘失败’出现在了弗朗西斯.加尼尔的心底！

不过与弗拉斯特考虑的一样，弗朗西斯.加尼尔也想到了刘暹手下的那支骑兵部队。如果是撤退的时候。遇到了那支骑兵的突击，自己真的就一点名誉也不会留下了。

弗朗西斯.加尼尔头脑很清楚，这一战的意义早在多少天前，就被他灌输到所有法兰西士兵的头脑中。现在弗拉斯特带领的一个营。和之前的先头部队，六百多人还‘不见踪影’，自己此刻一退。士兵们会怎么想？

到时候谁还会有斗志的跟追兵血战到底？弗朗西斯.加尼尔在越南这么多年，知道东方有句老话——兵败如山倒。真的在部队后撤的时候遇到了骑兵突击。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由不得了自己了。

再者。部队中还有那么多大炮和辎重车辆，以

及新添的二百多名伤员……

退不得，此刻法军真的退不得！

“该死的雨水，该死的越南雨季——”弗朗西斯.加尼尔从来没像这一刻那么痛恨、厌恶过雨水。外面哗哗的大雨完全将他的计划给打乱了。

阵地的对面，与烦恼的弗朗西斯.加尼尔正相反，刘暹是爱死了这场大雨了。今天的战斗表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误。在大雨中跟法国人干仗，法军那绝对强大的炮群，威力变得也就一般般。

而且在雨水的掩护下，法军根本没有发现绕道的向发所部。现在向发部士兵已经全部落位，法国人已然落进刘暹的口袋中了。

虽然在这天的晚上时候，向发部就被法国人所发现。弗朗西斯.加尼尔脸色变的很难堪，因为秦军一部出现在他们的背后，这不管秦军有没有能力做到将法军一口给吃掉，也证明了刘暹正在做着如此的打算，并且已经投入了实施。

三千名法军，刘暹竟然盘算着全部吃掉，在弗朗西斯.加尼尔看来，这就是对他和弗拉斯特，对法国最大的羞辱。

“该死的中国人，他们似乎忘记了十三年前帝国给他们的教训。”气恼之下的弗朗西斯.加尼尔，甚至忘记了现在的法兰西已经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

……

博格感觉自己似乎正躺在一片水波中，冰冷的‘湖水’浸透着他浑身每一寸肌肤，让他几乎都冻僵了。他并不知道自己身上一直在流淌着鲜血，所谓的冻僵也完全是他流血过多，而身体冰冷。

虽然他躺的这个地方确确实实很糟糕。只有头上一片防水布绑在四根杆子上。他也听不到，自己正在无意识的，轻声地如孩提般在呻吟着。

天色暗了下来，秦军的军医却还没空出手来，

给他进行包扎。今天受伤的自己人实在太多了。法国战俘要等到医治，必须到等到医护营将越南的伤兵处理完！

博格不再呻吟，完全安静下来了。他不知道他那不省人事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忽然他觉得自己还活着，他的四肢冰冷，脑袋炸碎似地剧痛，十分难受。

“天黑了吗？怎么看不到星星？还在下雨吗？我这是在哪儿？”这是他脑海中陆续想到的事情。

“该死。我们似乎失败了！”他想了想。“是的，奥德曼少校战死了，我好像也被中国人的炮弹波及到了……”博格脑子混掉前最后的画面，就是轰鸣的巨响，以及自己整个人被冲飞。“可是我在哪里呢？被俘虏了吗？”

他开始竖起耳朵，然后他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法语说话的声音。他的眼睛开始恢复了焦距，他看清楚了自己头顶是一层布。是这层布让自己在大雨瓢泼的情况下，还能支撑到现在，依旧活着。自己无

意识中以为的‘湖水’，那是自己所躺的床，完全的湿了。那层布虽然将大雨隔绝在外，但它还是不停的在滴着水滴，自己十分不走运的就躺在一处滴水滴的下面。身上的单子、衣服和身下的草席完全湿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他。他快要死了！”

是自己的朋友，亨利的声音。博格用尽力气扭头看向亨利。

“哦，上帝。快看，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救救他吧，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还有妻子，和年迈的父母。”

博格知道亨利说的人是谁了，那说的就是自己。他也看到了亨利，一支胳膊受了伤，只经过很简单的包扎。

但是令他很不解的是，为什么亨利说话的对象也是一名白种、人？亨利说的法语他完全听得懂。

洛瓦伊斯基走到博格面前，“士兵，快感谢上帝吧，他让你在这个时候醒来。并且别忘了感谢你的朋友，你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洛瓦伊斯基中国名字叫罗伊，归附这些年，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作为秦军炮兵部队的副总教习，他的职务可比大队长，迈进了秦军的中层。

第二百七十一章雨夜中的生死对决

时间已经走动夜晚10点钟，法军的指挥部中灯火明亮。弗朗西斯.加尼尔跟两名法**官，三名越南人，站在一张绘制详细的地图前，指指点点。

时间走到10点10分，弗朗西斯.加尼尔收住了口，目光紧紧盯着帐中的三越南人，“三位先生，记着我说的了吗？不管伤亡，冲锋，一直冲锋——”

在弗朗西斯.加尼尔的注视下，三个越南人尽管脸色、神色都有波动，但全部都丝毫没有犹豫的应诺。他们已经是越南人的叛徒，可不想再做法国人的叛徒，做那照镜子的猪八戒。

“相信我。今晚的这一仗之后，你们会成为西贡总督府真正信赖的人。是法兰西珍贵的越南朋友。”

以两千多越南蓝带兵的死，来换取一个取胜的

机会。

三个越南人恭敬的对弗朗西斯.加尼尔敬礼退下，然后弗朗西斯.加尼尔的目光看向了帐中剩下的两个法**官。他们一个是中校，一个是少校。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我会向巴黎负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放弃取胜的信念。现在我们还有胜利机会，能不能取胜，就看今夜的突击——”

“将军阁下，胜利属于法兰西——”两名法军中级军官，肃穆的说出相同的一句话。

“是的。胜利属于法兰西，属于我们英勇的战士！”弗朗西斯.加尼尔的嘴唇在哆嗦，他的心在颤抖。为了那个机会，他压上了自己的全部。这是法兰西在越南区域剩余的全部陆地战力。“那么。先生们，现在……出发吧。上帝与我们同在！”

与此对应的中越联军这边。重点是刘暹这里。武仲平、刘卓、周军三人此刻也都全在刘暹的军帐中，外面哗哗的雨声还能听得清楚。但水汽一丁点

也渗透不仅军帐内。这是一套特制的军帐，不仅厚重，外层更刷了一层硫化橡胶。

“军门说法国人要夜战？”武仲平不是不相信刘暹，今天的这一仗，他对刘暹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小五百法国佬自己走进了战俘营，外加一百多死去的法军，而秦军为这样辉煌的战果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对比他血战顺化的战果和损失，武仲平内心的骄傲被完全碾压成粉碎。再说了，他血战顺化。秦军系的人马出力多少，他自己是清楚地。

地图上画着两边的态势，代表法军的黑点被两片红夹在了中间。另一边是虚线代表的河流，再一边是一条路直通顺化。

“法夷现在的形势，武帅以为如何？加尼尔除了选择夜战，用蓝带兵给法军士兵铺垫一条，杀进我军中的道路，武帅以为法夷还有别的取胜的机会吗？”外面的大雨下的是很好，可是除了刘暹。就是联军自己人也很自然的受到了它的影响。

黑夜加雨幕，完全将人视线隔绝。相信外头就

是十米的距离，肉眼也是穿不透的。刘暹要是没有虚拟地图，即使他能猜到法军要打夜战。他也做不出正正好的布置调整。今夜两边还会打一场大烂仗！但上帝没保佑他的子民，玉皇大帝、三清道尊却保佑了中国人。刘暹有虚拟地图在手，他能坑死法国人。

曹怀亮带着火箭队出营了。跟随在火箭队左右的还有尖刀队，以及刘暹和他的警备大队。战马系住了马口。士兵绷住了自己嘴。在黑夜中，在倾盆的大雨下。他们走的很慢很不容易。出营不到一里地，连刘暹身上都全是烂泥。但是没人发出一点声音。

这种行进走了半个小时左右，刘暹命令全体停步，火箭队开始架设他们的宝贝火箭弹。

此刻的法军营地里，两千来不情不愿的蓝带兵正磨磨蹭蹭的开出营门。任他脑袋木成呆瓜，这个时候出营去偷袭敌人，蓝带兵们也知道，自己被当炮灰牺牲了。天底下谁想死啊？特别这些当蓝带兵的，本身油滑性、劣根性就强很多，他们就更不愿

意了。

看到虚拟地图上，法军营地涌出的那一大片红点，刘暹冷笑着。移动到距离法军营地不过三里外的秦军部队，继续静悄悄的等待着。

大雨下的哗啦啦的，就是跑马，离个百十米怕也察觉不到。但这绝对掩盖不了两千多缩手缩脚的蓝带兵们，有意捣弄出来的声音和动静。

蓝带兵队形散的很开，最近的距离秦军埋伏的地点都不到三百米了。秦军上下却都将他们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更甚的是，期间还有五个趁机遛逃的蓝带兵一头撞上了严阵以待的尖刀队，被一个不剩的扭断了脖子。

蓝带兵出营后，约莫过半个小时，联军驻地就传来了枪声。然后，刘暹看到大队的法军士兵从营地中列队奔出，排成三个人数差不多的方阵，二十横列，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没有发出一丝噪声，只有整齐的脚步踏泥水的声音，匀速的从营地出发，并且法国人的炮兵部队，也在做着开炮前的准

备！

在没有机枪的情况下，在没有探照灯、照明弹的情况下，要对付这样的整齐列队冲锋，尤其是在黑夜加雨幕中，那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这对于秦军，对于刘暹，则是意想不到的美妙。

“火箭队向前，悄悄的！”

火箭队再往前靠近二百米，一波二十枚轰下去，警备大队再策马冲击，此战就胜负已分了。连截断法军退路的向发所部都用不到。

曹怀亮咽了口吐沫。这会进越南，真该自己这火箭队露脸。先是河内，再是顺化，今后队伍里，看那个龟儿子的还敢说自己啃老本，靠资历！老子们这是实打实的战功，是功劳。

刘暹也不再做样子的要尖刀队向前侦查回报，然后才下令发射火箭弹了。他只是侧着耳朵，僵硬

了片刻身子，手指就向正前方一指。曹怀亮半点迟缓都没，立刻拉着了自己身前那枚火箭弹的导火索。别的队员动作也丝毫不满，瞬间二十枚火箭弹就呈扇形的发射了出去。曹怀亮等人立刻后退，在先前发射地十米后的位置上，还有另外二十枚火箭弹等待着他们……

第二百七十二章爱丽舍宫，唐宁街10号

弗朗西斯.加尼尔从一片黑暗中醒过来。“哦……”嘴里发出呻、吟，他现在浑身上下都透着疼痛，骨骼、肌肉，就像整个人被石碌碾压过一样。

眼前有光亮，他慢慢睁开了眼睛，同时试着动弹一下手脚，可是猛的，弗朗西斯加尼尔的一切动作都僵住了。“上帝！”他呼唤着信仰，“我看到了谁？弗拉斯特？我是在梦里吗？还是在主的天堂？”

“加尼尔，你醒了吗？记忆起什么来了吗？”

弗拉斯特的表情透着惊喜，上帝保佑，这已经是战斗结束的第三天了，加尼尔终于苏醒了。法兰西没有蒙受在东方丢掉一名将军生命的羞耻。虽然这样会让法兰西被俘的将军数目，从一个变成两个！

“是的，我记起来了。中国人的那种大威力武器在我不远处爆炸，然后我就丧失了意识……”

“那种大威力武器”对法军来说，特指的就是秦军的火箭弹。

弗拉斯特没有半点吃惊，弗朗西斯.加尼尔昏迷的原因，他早就从一块被俘的法军士兵口中知道了。那一颗‘炮弹’距离弗朗西斯.加尼尔不到五米，如果不是他身边都围满了人，弗朗西斯.加尼尔已经跟他的副官一样，变成一堆碎肉了。

弗朗西斯.加尼尔已经彻底清醒了，虽然身上疼的厉害，但他的脑子这一刻前所未有的清晰。脸上浮现出悲哀、叹息和羞愧，三千名法兰西士兵，被自己一手葬送。此一刻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军事法庭。也心甘情愿。不如此，不足以惩戒自己一身的罪责。

“弗拉斯特。三千名士兵，全军覆没了吗？我们死掉了多少战士？”

“加尼尔。你安心休养吧。三千名法兰西士兵确实全军覆没，不过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做了俘虏。中国人给了我们不错的待遇，可我们还是俘虏。”

弗拉斯特知道的不少，比如秦军已经拿下了福海东的拿出港口，比如刘暹已经带领大军杀到了岘港，可里面绝没有法军阵亡多少，被俘又是多少的具体数据。

他和弗朗西斯.加尼尔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双边谈判的达成，那个时候，他们。以及此战中被俘的士兵，才能完全的回复自由。

这个时候，两道战报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投向北京和巴黎。刘暹将目光看向了香港，杜白蕾将目光看向了新加坡。因为两地都有电线，都足以在拿到战报后将消息瞬间传递到天津和巴黎。

刘暹赢了，干净利索的赢了。秦军付出的代价不到一个大队，就捉到了两个法国将军，以及校级

军官十五人，抓到了一千八百名法军战俘。和毙敌一千二百法军的辉煌战果。四千人的蓝带兵也只有少数几个逃出了生天，剩下的不是做了亡魂，就是进了秦军的战俘营。看守战俘的可全是越南官军，他们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

三天的时间。还不够秦军的捷报从顺化传到广西，但是岘港的法国快船在其与新加坡之间打个来回，也不差多足够了。

如果不是杜白蕾接到法军战败的消息晚了足足一天多。巴黎八区的爱丽舍宫，昨天上午就该对越南战局今后的处置。有个大致的结论了。

不过现在也不晚。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公爵，这个在克里米亚战争。及意大利马坚塔战役中扬名，而被册封法兰西第二帝国元帅和公爵的军人，正暴跳如雷的大发雷霆。

他从来没有想过，拥有远东地区一流海面优势力量，拥有四千名法国红带兵的西贡总督府，竟然在战争中将自己的一手好牌全部丢个精光，战局败

势不可挽回！

“诸位，越南的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但是，法兰西的荣耀不能被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践踏。报复，我们必须报复——”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作为一个军人，对于远东战事的失败，唯一的反应就是用铁拳将一切反抗碾压，将一切与法兰西为敌的人镇压。反击，增兵，这是他的决断！

“不，总统阁下。我们现在没钱投入到远东去，我们第一的任务是还债。”

会议室中站起了一个人。张口就明确无比的否认了帕特里斯.麦克马洪的提议。没有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在欧洲国家的政坛上，很难有一个声音说话。尤其是眼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正统派，作为一个保王党，他与共和派控制的议会有着无可调节的矛盾。而且现在是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接

任总统职务不到两个月的初期，他虽然拒绝了会见尚博尔公爵，让那个名叫‘复辟’的危险消除在了法国政坛的上空，但仍然被共和党人时刻警惕着。

作为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有着巨大的权利，但他的命令需要各部部长的同意才能生效。

普法战争，战败的法国除了割地，还赔偿了德国50亿法郎，这相当于七亿两左右的平库银【相当1881年时候的7.2亿两平库银】，相当于当时法国一年军费的14倍，当时法国一年的出口总值。俾斯麦满心希望法国将无力赔付，如此德国便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军事占领压制法国的复仇企图。孰料，法国无愧为列宁所称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之名，民间资本异常充裕。为尽快还清赔款，法国政府向国民发行两笔共50亿法郎的国债，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争先认购，认购的总额达到600亿法郎还多，足够偿清12次赔款！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1873年法国就付清了赔款，德军被迫提前撤离法国，俾斯麦的如意算盘就此落空。

但是，还钱爽了善后难。数百亿的认购资金，

那每年五个百分点的利率也能让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欲死欲仙。并且普法战争对法国的实力打击太大了，不仅是国力上，更是军力上。法国人在大批量的组建部队，以来应对德军的威胁。那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他们还在发展自己的海军铁甲舰队。那就更是一个无底洞了。

杜白蕾在越南战场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列坐的法国政治高层，没人会不感到愤怒再愤怒。就是反对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提议的那一位，也对秦军充满了仇视。

但是这些政治人物在仇视之余，也都有一个清明的心。他们的心底里都有一台天平，他们在反复衡量着得失，自己的得失，党派的得失，局势的得失，再有国家的得失，种种利益、因由都凑到一块，才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位反对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提议的部长，出言反对，只是因为他心底那台填平垂下的一头属于反对。

“我赞同。现在我们没能力向遥远的东方投送太多的部队。我们的舰队还不强大，国家更没有那么多的资金作为军费开支。”

法国中央的各部门中有一个海军与殖民地部，这是一个统辖法国海外殖民地的部门，在这个部门中，有着一个档案专门来收集关于秦军的一切情报。

现在列坐的法国政坛高层，人手一份，他们都很清楚秦军现今的军力。这个数目如果是在今天以前，在他们眼中毫无价值，就跟一份关于满清的军力的评估评价一样，谁也不会把这两万多的秦军放在心上。可是有了顺化之战的结局做对比，这些人愕然发现，两万多人的秦军乃是一股极强大的力量。要覆灭他们，甚至需要两万名法国士兵。这个数目，比十三年前的二鸦战争英法联军的总数目都要多。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可若是没有外国势力的插手，法国还是有足够的轮船将这支军队运到万里之外的越南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依旧坚持自己的

意见，“越南的失败是令我们意外的，广西的这支中**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那我们就该更加强硬的打垮他们，打垮中国人最后的意志。我们是不该发动这一场三四千人规模的战争，而是干脆的派遣二到三万人到那儿，必要的时候对中国说——你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越南的权益，否则我们将要对你宣战。法兰西的旗帜会再度插在北京的城头上。”

“可是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这幅场面发生。如果我们派出两三万士兵远渡东方，英国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实在无法意料！”国民会议主席，也就是现在法国政府的总理——第四代布罗伊公爵雅克.维克多.阿尔贝，如此的说道。“我们必须正视英国人的态度。”

对比与中国打仗，雅克.维克多.阿尔贝认为，英国人的反应和威胁，法兰西政府才更应该考虑。

而此刻的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现任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正高兴地阅读着新加坡发送过来的一封电报。

中国人在越南打了大胜仗，三千名法兰西士兵竟然全军覆没。对于时刻担心法国人先一步撷取中国西南利益的大英帝国来说，真的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遏制法国人的机会来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拍着手喊来了自己的秘书，“发一封电报给阿礼国，告诉他，立刻调停中国人与法国的战争。要表明大英帝国的态度……”

第二百七十三章我家老爷不见客

柳州，提督衙门。

张妙彤正在绣着一梅花，怀孕八个月的她，明显比过年时要胖了。此刻坐在床边，手下放着一张小几，有一声没一声的应着女儿的话。刘梦瑶已经满两周岁了，很是活泼好动，也很精力旺盛。她很亲张妙彤，就是现在这样摆弄着积木，也时不时的跟张妙彤说这话。如果张妙彤突然不回答她话了，她立刻就会从积木中抬起头来看着母亲。

张妙彤现在的脸色很红润，神情也安详。母亲的到来让她彻底从外事中脱出身来了。每天除了安心的养胎外，就是看着女儿在膝下玩耍。

张李氏都暗暗称奇，先前她见女儿担忧柳州的局势，寝食不安的。怎么那件事一揭过，就变得这么心清神宁，对姑爷放心到‘没心没肺’的地步了。

张李氏足足纳闷了好几天，直到一次旁敲侧击时从张妙彤口中知道因由，才恍然大悟。

“老爷他西疆的阵仗都趟过来了，还怕越南的这小阵势？女儿是相信咱家姑爷打仗的本事。只要朝廷不做出自毁长城的蠢事，您就等着接捷报吧！”

张李氏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女儿先前可是熬过三年的苦日子的。现在这阵仗，真的不能跟西疆比。自也乐得自家闺女养的白白胖胖。

厨房里，张李氏掀开砂锅的盖子，用长勺舀了一点汤，先尝了尝。“不行！还要再炖两刻。”安排厨娘用心看着了，这才带着丫鬟往正房那边走去。

张妙彤住处的是正房，老大一个院子呢。里头书房、厢房、小花厅，都一应全。厨房连着柴堆。还有一口甜水井，都在院子西侧门通着的小偏院内。

张李氏刚迈过那西侧门。眼尖的丫鬟就一声惊呼，“呀，那不是十五爷跟十七爷么？跑那么快……”

张李氏急抬头瞅去，只看到了张守训划过眼帘的背影。“啊，这是出什么事了啊？怎么这么急？”张李氏没看到张守炎，但她知道自己手边的丫鬟绝不敢拿这个来骗自己。同时她也清楚张守炎这个小叔的为人，不是浪急之辈。

“走，快走——”她心里猛地噗通、噗通跳了起来。冥冥中一种预感告诉她，这必与她的姑爷有关。

还没走进屋里。张李氏就听到了张守训那兴奋到极点的声音，还有一屋子丫鬟婆子的道喜声，她紧张的心情立刻变了。从忐忑不安、焦虑急切，变成了无尽的欢欣雀喜……

“母亲来的正好。老爷越南打了打胜仗，全歼了法夷三千人。母亲替我给账房厨房传一句话，今天府里不分上下，加肉菜两盘，放一个月的月

钱……”

屋子里除了张守炎、张守训，还有刘暹身边范德彪。全歼三千法夷……张李氏完全都要被惊喜的涌潮给吞没了。

“伴星。姑爷他真的在越南灭了三千法夷？”

“哈哈，老嫂子，元渡果真在越南打了大胜仗。光俘虏的法夷就抓了小两千，还有两个法夷的将军。此一雪国朝十三年之旧耻也——”张守炎放声的大笑。心中的振奋无以言表。似乎一块大石从心上挪开，整个人精神焕发的简直到了亢奋。

比之刘暹在西疆数次大胜俄人，今日他虽只再胜三千法人。那给人的感觉却是完全不同的。

刘暹正式发往北京的捷报，从镇南关进入广西。一路北上，那就传扬了一路。就在范德彪抵到柳州的那一天。南宁、太平的康国器、佛尔国春也都从地方起身，仪仗往桂林折返了。

刘暹打赢了。俘虏了法国将军都有两个，士兵小两千人，那就是有天大的‘过失’，在这场胜利面前也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佛尔国春甚是可惜的跟停驻廉州的广东布政使邓廷相通了一封信，在信中感叹着：钦南钢铁厂这个聚宝盆，短时期里跟‘朝廷’无缘啦。

……

郑毅明沉着脸上了马车，扶着车厢板，看着刷成朱红色的车底板，他眼睛里看到的犹似乎一滩殷红的鲜血，竟然是一阵天旋地转，幸亏旁边的儿子一把托住了他的胳膊，才没有一头栽下来。

“爹！”郑立光紧张的看着自己父亲，这是怎么了？自己老爹身子骨明明还硬朗的很，五十岁不到，堪称年富力强。怎么刚才似要一头栽下？这两年柳州郑氏，在他老爹郑毅明的一手主导下，经营水陆运输，尤其是陆路的西线、北线，马帮规模扩大了三倍余，整个家业一举越进柳州一流。郑毅明就是郑氏的天，郑立光实在不敢想象，自己老爹猛的一下有个好歹，对郑家的影响会有多大。

郑毅明靠着车厢，闭着眼睛，久久不能睁开，他也不想睁开。一招落错，满盘皆输。自己这两三年来成就的郑家马帮的辉煌，是不是也要一手毁掉郑家呢？

郑毅明靠着柳州工业园的那些紧俏货，大力发展往西、往北陆路运输的马帮规模，他赌对了这一步，那些紧俏货在广西东部都有市场的很，到了贵州、云南，就更加紧俏了。所以，郑家的马帮部队扩大，郑家的名头和在柳州士绅里的地位，不断攀升，两三年时间就已然从二流晋入一流档次。

可是当刘暹上书朝廷要办铁路的时候，郑毅明走错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二步棋。他是反对办铁路，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桂钦铁路一旦修通，郑家马帮整个北线的商机就完蛋了。不过反对办铁路的人不知他一个，一个小小郑家的力量在这种大事面前也当不上台面。郑毅明若是只反对也就没什么事了，秦军是很大度的，不可能因为这一点就对郑家怎么着。

郑毅明的错，就错在，他在面对佛尔国春派出来的那个奴才果泰的时候，情不自禁的上了果泰的船。因为他想榜上佛尔国春的船！

现在，佛尔国春不来柳州了，而果泰的船，直接就沉底了，他自己反被主子佛尔国春给救走了。可佛尔国春不会救郑家啊，郑家已经落水了！现在仅仅是还没给淹死。

就郑毅明所知，整个柳州地界的士绅，如自己这般没长远眼光的大有人在。其中不少人还在之前两三年中，靠着秦军的‘洋务’才得以大发横财。

所以才显得自己这批人尤其的不是东西，尤其的可恨。

客观来安，如果这一批士绅的力量完全联合到一块，那在地方上的实力是挺不弱的。秦军反口要吃掉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来，一时半会儿的还真办不到。

可十个的人中，八个是想都没往这方面想的。

郑毅明是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更清楚联合对抗是多么的荒诞无稽。

自从越南的捷报传到，郑家府上立刻就收到了好几封请帖。郑毅明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现在他的出门也不是去赴那些的宴会，而是直接要去提督衙门。

郑毅明会在那里留下一个名帖，还有一批厚礼，然后拿着一封他做出决断后，在书房里亲笔写下的信，去找提督衙门一旁不远处的张府——张守炎家。

郑毅明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上张家门口的只有他一个人。

……

距离提督衙门不到二百米的张府中，住的人不止有张守炎，还有张守训。

接到越南大捷的消息已经过去一天时间了，张

守炎、张守训兴奋的心情还没能平复下。这股高涨的精神头在接到郑毅明递上的拜帖后，更百步竿头再进了一步。

“这种喂不熟的狗，兄长见他何益？”张守训年少气盛，对郑家这种明靠着秦军发家，关键时刻却轻而易举地靠到了对面去的人，最是敌视。

张守炎轻声笑了笑，告诉管家，“不见！”

却不是跟张守训一样纯粹的敌视如仇，而更有一种立威的意思。

一个势力的形成，带头阿哥不能只有名望，而无有威严。调教下面的小弟，必须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如果像郑家这种人秦军都能够原谅的话，日后谁要犯错了，那还能责罚吗？那还能服众吗？

“可惜郑毅明这个人了。有魄力，脑子也聪明。”张守炎略有些感叹，如果郑毅明不走错这一步，他就可以进秦军洋务的这个圈子了。先前的郑家都已经进入考察范围了。“太沉不住气，见了按

察使，心窍都给迷了。”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秦军原先没经历过波折，工业园发展顺利，围拢来了一大批人。这里头有几个跟咱们真正一心的？

以小弟见，出了这事也好。正给了咱们认清人真面目的机会。”

张守训一点都不为郑家感到可惜。毕竟他刚到秦军不长，不知道秦军这些年一点点扩大自己在地方士绅心中影响力，是多么的艰辛。

在张守训看来，任何一个集团，都是一个金字塔模式的。最顶端的一批人永远是少数的。而如何选出这少数的一批人来？除了看他们办事的好坏和效率，也要看他们的心！

郑家就属于‘心’不行的人，那郑毅明就是再有才能，也不在考虑范围中。

张府门外的郑毅明，在听到门子‘我家老爷不

见客’七个字后，当初就昏过去了……

第二百七十四章要把我阮朝和这位军门绑在一起

越南，顺化城门外十里，黄继炎、阮文祥、黎俊、陈践诚……，一个接一个的阮朝大员都整齐排列等候着，等候着得胜天兵与刘暹的归回。丝毫不顾淋淋的细雨打湿衣服，一个个精神抖索的，满面都是无可抑制的笑。

顺化之战彻底打赢了，岘港已经回到阮朝的手中。所以今天越南人这般声势浩大的迎接仪式，满朝文武都心甘情愿。

并且今天迎接秦军得胜之师归来的，不仅有黄继炎等阮朝的文武重臣，在顺化城门内，嗣德帝也一早就等在那里了。他的三个养子【没亲生儿子，也没女儿】，瑞国公阮福膺禛、坚江郡公阮福膺祺和刚刚四岁大的阮福膺祜，也全都在。

嗣德帝的身体有些不好，顺化城此战固然没有沦陷，但他堂堂一国之君被逼的弃城逃离，不吐血

就算气性好的了。加之嗣德帝一行北上的时候，正赶上大雨连绵，身体受了凉，到现在还没痊愈。

“父王，孩儿以为，要保越南安危，就要把我阮朝和这位军门绑在一齐……”瑞国公阮福膺禛并不得嗣德帝的喜欢，认为他德行有亏。但是阮福膺禛有他的优势所在，那就是年龄大。并且作为嗣德帝收养的第一个儿子，他也得到了一批朝中大臣们的拥戴。

“绑在一起？怎么绑在一起？”嗣德帝摸摸胡子，转转眼睛。目光始终看着正前的墙壁，似乎能将土墙看出一朵花来。

坚江郡公阮福膺祺略带不屑的看着自己的哥哥，太没志气了。跟一个提督绑在一起，就是绑也要绑着大清朝啊。再说了。顺化之战中武仲平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们越南人也是能打仗的。

如果新军用的是跟秦军一样的后膛枪。说不定根本无需秦军插手，阮朝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把法夷赶出去了呢。

坚江郡公阮福膺祺跟自己哥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嗣德帝问如何保阮朝国祚，他的回答就是如满清被打断腰骨之后的认知一般——大规模编练新军，裁撤旧军，更新武备，此足以抗外夷。

阮福膺祺自以为在老爹面前露了一次脸，让没出息的阮福膺禛。显得是那样的不堪。却不知阮福膺禛此刻也在吐槽自己这个不安分的小弟——太嫩了。国事国情一知半解，就大发狂言，自以为是。

大规模编练新军，更换武备，裁撤旧军。

他知不知道一名新军的耗费是多少啊？他知不知道后膛枪打的铜壳子弹，越南都造不出啊？

一名新军的军饷是旧军的两倍，伙食用度却是旧军的四倍，因为新军天天都在作训，每日都在出操。十天一次的射击训练。一人就至少要打五发子弹。米尼步枪的子弹越南还可以自己造，一两银子总能出个七八十发，可铜壳子弹呢？一两银子能造十发还是二十发？你总不能连子弹都靠从外面买

吧？并且外购的铜壳子弹，一两大清库平银也只能买二三事发。

他知不知道阮朝上上下下小二十万部队。至少十五六万的经制旧军一年费用，也仅比之一万人不足的新军多出那么一点点？

而且这还不说阮朝有没有那么多足够合格的近代军事将领和军官，大规模的裁撤旧军会不会触动军心？那么多旧军放到地方上。要花多少银子遣散？军中的重将们还要不要抚慰？等等……

这东西根本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而是要用五年、十年去慢慢做的事！

阮福膺禛心里不知道在怎么鄙视着阮福膺祺呢。

嗣德帝没有说话儿，两个成年的儿子谁也从他脸上看不出丝毫印迹。气氛沉没了半响。就听见外头由远及近响起的快马。

“禀大王，刘军门和天兵到了！”

嗣德帝一顿手中拐杖。站了起来：“跟我上城楼！”这座刚刚平整了个面的城门楼，是这一片的最高点，嗣德帝要在上面看望着得胜大军的归来。

雨水淅沥当中，一面面旗帜显不出半点威风。但是归来的秦军兵马，威武雄健的气势，则可让人安心鼓舞。

马背上的刘暹浑身都已经湿透，但是腰身仍然挺得笔直。在周围的黄继炎等阮朝大臣的拱护下，在万千越南土著欢呼的如雷声中，引领着三千余秦军战士，迈步走向顺化城门来。

大军所过，土人叩首，华人欢呼。那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激情，让天的雨水也沸腾了。刘暹走过一路，透过雨幕，看着汹涌的人潮，看着这要将雨水点燃的热情，心情激荡。

今后，他在越南的声望地位，将无人可及！

虽然北面的那老大帝国中还有重重困阻等着他，那变幻莫测的风潮，也不知道会将历史的潮流卷荡到哪一方，这一刻，他是那么的傲然。

历史已经为他而改变很多！今后，就会改变的更多！

……

上海法租界。

人群依旧汹涌，这里的繁华不是上海县能比的。不过今日这里的街头巷尾，却变得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您听说了?”

“听说什么啊？”

“咱们大清的刘元渡刘军门，在越南跟法国佬干起来了！打掉了三千法国大兵，光法国的将军就抓了两个，还有两千人的俘虏。”

“你说差了。是三四千俘虏。”

“我怎么听得是五六千啊？”

茶楼酒肆内，本来就热闹的地方，现在有这等提气的话题，那当真是对准了人民大众们的胃口。而且市井传言多有不实，毕竟斧头帮在这中间搅合着的吗，怎么可能如实。那就是以讹传讹，你说三千，我说五千，他说一万！一人挑起这话头，立刻就有凑趣来的。

所有的人物，不管是绫罗绸缎衣装整齐的，还是三尺粗布短衣肥裤的，叽叽咕咕的全是议论着这么些话题。甚至于街头茶馆说书的，已经将刘暹大战法国给搬上台来了。

一切一切的原因就只有一个——提气啊！大清国的志气和脊骨，像一夜之间重新铸就来了一样。再看洋人的时候，心中竟没那么怕了……

每个人的情绪，都是紧张而且带着亢奋。

第二百七十五章万不可与法兰西结怨

大清同治十二年，西历1873年，报纸这东西在中国大地已经不算稀罕玩意了。

虽然远没有民国阶段来的繁盛，但无论是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香港的《外中新报》，上海的《申江新报》【申报的前伸】、《上海新报》，还是宁波的《中外新报》，汉口的《昭文新报》，这些个通商口岸涉及到的城市都有中文报纸的身影在出没。甚至连北京都出现了《中西闻见录》，如此就更别提早二三十年就充斥在租界的英文报纸了。所以，上海租界里再诞生一个《大公报》，也不出奇异荒诞。

此报诞生已经年余，因为资本不大，更无硬朗的后台，所报内容也乏善可陈，一直来只能勉强生存着。可是这一回法越战争，却给《大公报》命运带来了转机，让它陡然成为了上海民众最受追捧的报纸。因为它详细报道了秦军入越之后的两场最重要战役：河内之战和顺化之战。

越南第二次与法国的战争，打开之初这档事对中国几乎没有影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越南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地方，涉及到属国安危和大清朝的脸面，关系的也只会是朝堂重臣，连不相搭界的地方官员对此都不理会。直到越南国书求援北京，秦军奉命涉入越南战场，才陡然成为百姓们关注的热点。但这依旧没有让这些报刊的注意力，放到秦军的身上。因为这些中文报纸的新闻嗅觉和自我能力，还没达到这一境地。于是。《大公报》成为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它的老板——王庆，当然没大方到派人到越南进行战地采访。他只是派人去了香港，并且让他的文员在香港雇佣一个懂英文的人做翻译。他自己也在上海本地雇了一个英文翻译，紧盯着上海英国殖民当局的喉舌——《字林西报》。每每遇到关乎法越战事的报道都第一时间汇总起来，然后第二次就变成中文报刊《大公报》上的一个个方块字。

那香港报业消息的灵通就不说了，只说《字林西报》这份英文报纸，多少年来就以重视时事、外

交方面的消息著称，经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的等等问题发表看法，本身具有较浓的政治色彩。更重要的是，去年时候，也就是1872年。其与英国通讯巨头路透社远东分社（上海）签约，从此在中国长期独享该社电讯。可以说《字林西报》的消息灵通性，比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庆派人去香港的解释是——此地处两广，临近战场，会有一些地区性的消息传到来。实际上却是一种红果果的掩护，王庆派去香港的人，正是上海站的成员。而王庆本人也用自己那‘痛苦’学来的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式英语，以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成功伪装成一个小有资本。小有想法的中国新式文人。

　　一切的因果和来龙去脉都值得推敲，王庆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滩取得了立足，也彻底打响了《大公报》的名头。

　　秦军河内大捷、顺化大捷，激起了上海民众绝对的爱国心。同时也让这些新闻报道迅速被全国各地的中文报纸转载。在北京都没正式接到刘暹报捷

文书的时候，京津、湖广、陕西、河南、上海、两江、两广岭南等，半个中国的老百姓、士绅、官员。就都已经知道刘暹大胜法夷的喜讯了。

特别是津京地区，喜报传来。民众一时失声，但是在震惊反应过来后。整个民间顿时沸沸扬扬，热情澎湃如火，不可抑制。

本来刘暹在民间就有国朝第一名将的风头，这些就更是坐实了。就如上问说的一样，让老百姓们觉着自个腰杆儿都硬了几分！

整个大清，只要是消息传播到的地方儿，都沉浸了对法战事的讨论、赞美、鼓吹、激昂以及分析当中。

北京城的茶馆边地都是。这个时候你去茶馆瞧瞧，随便一座，一雅间，关于刘暹和秦军大胜的议论、赞美声就扑面而来。先前刘暹上书办铁路带来的诽议，被一扫而光。

……

在恭亲王府邸，这个时候儿。却是一片宁静的气氛。

后花园的一处玻璃阁子里面，大清朝现今宗室的头一等能臣干城鬼子六奕?，和日后被称为李合肥李鬼子的李鸿章李中堂，正彼此面对着一副残局，静静沉思。

“哈哈，不中用了，年纪大了，脑子不行了。”李鸿章首先打破了阁子沉静，自嘲着先投子认输。

奕?也跟着笑了。“年只五旬，正值年富力强。中堂何言年老！”

“老臣愧对王爷看重，可不服老不行啊。小儿辈锋芒难抑，战所无有所不胜，读其谍报，不觉汗出，真快哉也。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李鸿章不愧是翰林院出身，文辞典故，信手捏来。这那欧阳修与苏轼的旧典，放置于当今之局

势，可是贴切的不能再贴切，合适的不能再合适了。

奕?依旧是脸上笑呵呵的。李鸿章要放刘暹‘出一头地’，鬼才信呢。这话就是左宗棠那南蛮子说，都比他说可信。维系湘淮系在大清朝堂军政的地位，这不仅是李鸿章自己要担负的使命，还是曾国藩交给他的重担。他必须把握住湘淮系在大清朝军力第一山头的位置。

奕?这点看的很清楚。

“年轻气盛，锐不可久。姜桂之性，老而弥辣。”

奕?摩挲着手中的玉石棋子，脸上的笑意不见，很郑重的对李鸿章说：“刘元渡是员骁将。但他不通文墨，无有功名，终究只是一武夫也。此战越南虽胜，但法国为泰西第一流强国，即使三年前国势顿挫，其强也远胜国朝，不可小视也。”

“此次阿礼国愿意调停，英国人打的算盘，少

荃兄也当明了。这谈判之事，万万郑重。英吉利之势，可借可不借，如何运做，存乎少荃兄一心。本王所言只有一条——万不可与法兰西结怨。”

谈判有英国人插手，大清这一回握着一手好牌，绝对不会再丢人。可会不会让法国人感觉丢尽了颜面，对大清心存怨怒，这就要看李鸿章怎么做啦。

第二百七十六章打越南人不如打中国人

顺化城外，秦军营地。

中军帐里，四个角落，座椅两旁，十多个冰盆散发着丝丝凉气，让这炎热的天气多出了一股透心的清凉。

刘暹正着单衣靠在帅椅上闭目养神。他头上缠着几圈的白纱布，中心隐隐染着红色，活像个印度阿三。外人猛的一看，谁都会以为他受伤了，就是越南的那些重臣和嗣德帝本人，也都是如此认为的。

只有霍广成等心腹亲信知道，刘暹纯粹是装伤，为此还剃了个秃瓢。

不过就是霍广成这个老表，都不清楚刘暹这么做是为什么。他根本就想不到，刘暹纯粹是一时意起，想把脑后的猪尾巴辫给剃了。而且这次如此剃

成秃瓢的还不止刘暹一个人，全军上下但凡脑袋瓜子受伤挂彩了的，全都剃成了秃瓢。

“大人！”一名亲卫走进了帐来。“武帅传来战报，他部已经攻夺了定祥省，现在正向边和省用兵。”

秦军转回顺化之后，武仲平就整合越南新军，与黄继炎兵分两路，向南圻的东三省与西三省分别用兵。

这一次的对法之战，如果说刘暹的利益在中国，那越南诸将中得利最多的就是武仲平了。虽然因为黄继炎国戚的身份，依旧还压着武仲平一头，但是在声望上，还有军中的名誉上，武仲平已经不做越南的第二人之想。对比他原先的身份，只是越南军中几十名总督之一，可谓是一步登天。

武仲平当然知道这一切是谁‘给’他的，也知道他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力支持。阮朝的那些衮衮诸公未尝不敢把他高高捧起，彻底架空。

‘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的恶习，并非只中国才有。能打仗的将军历来都受上头人的猜忌。何况如今的阮朝就如中国的满清一样，已经在走下坡路。当朝者对此就更加忌讳了。

武仲平可不想丢了手中兵权，只做一个空头大佬。他要保住自己的地位，除了继续打胜仗外，那就是跟刘暹紧密的联系在一切，效忠的话当然不会说，但隐晦的把意思透露来，其与秦军已然是休戚与共！

此次越南出兵南圻，刘暹再度派出了狙击部队和一部分尖刀队来协助武仲平。以使得他这么快就打下了定祥省，再次胜过了黄继炎一筹！

刘暹并不觉得越南朝廷趁着法军兵力空虚，拿回些地盘，就真的能收复失地。不能对满清指望太多，甚至他都可以很肯定的下结论——满清一定会把越南卖了。跟历史上的中法战争相比，区别仅在于，现下有一手好牌的满清至少还能给越南保住现有的权力和独立地位。当然，还有满清自己与越南的宗主权！

死要面子的清政府这一点上是绝对不会松口的。

时间转到七月，越南两路大军对南圻六省的反击。都打了打不动的地步。杜白蕾手头陆军不足，却有足够多的水兵，加上在南圻就地征召的法国人和土著，终究是抵挡住了越南官军的这次反扑。

而北京方面对越南战事的旨意也明确的下达了来。只是钦使还在路上，旨意还没确切传递到刘暹和阮朝手中。

刘暹在北京有自己的人，还有张守岱这个亲戚。当然早就接到了确切的消息。北京派出了李鸿章做全权谈判钦差，而不是左宗棠这个正牌的南洋通商大臣。用意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刘暹本人。被赐紫缰，赐三眼花翎。成为了当今天下唯一一个戴三眼花翎的大臣。而满清自乾隆朝以来。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也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珅、长龄和禧恩五人，算上刘暹不过是六

个。所以获此殊荣的他爵位没动，还依是一等靖毅候，只有乖乖女儿被封做了‘郡君’，位比第三等多罗格格。

刘暹现在根本不在关心越南的战事了，他眼睛放到了广州城，要看看这一回法国人是不是也能像历史中一样，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从谈判桌上拿来了！

……

菲律宾，马尼拉。

两艘军舰停靠在港口，大批的不着军装的西班牙士兵，正陆续的登上运输舰。

“托雷斯中校，带我向沃伦总督阁下问好。西班牙与法兰西，友谊长存！”一名法军少校，操着一口正宗的西班牙语，向着一位西班牙中校军官，表达着自己最真挚的友谊。

在法国于越南战争中输了个底朝天之后，西班

牙人向法兰西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少校不清楚西班牙这么做，究竟是巴黎方面在欧洲努力了，还是仅仅为杜白蕾将军跟马尼拉达成的私下协定，反正就像三年前的法兰西一样，今年刚刚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班牙，国内正乱的一团糟。马尼拉的这位沃伦总督阁下，未尝就没有胆量私自与杜白蕾将军达成协议，借出三个营的西班牙士兵，以收获一笔丰厚的回报。反正他这个菲律宾总督的位置能不能做长久还说不一定。这几年因为西班牙国内的震荡，马尼拉的总督府两年来已经更换了三个主人。

不要小瞧了一个人的信念，那样是会吃大亏的。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即使刘暹也根本想不到，杜白蕾在这段时间里，竟然从菲律宾得到了三个营的西班牙大兵的支援。他都以为越南大势已定呢！

……

广州。

李鸿章昨日乘船于码头抵达羊城，入城时那好

大的声势，广州百姓似乎还触目看见。今日，大批的洋人就已经主动登临了李鸿章的住处了。

英法两国的公使，和他们驻于广州的领事，这都是少不了的。巴黎派出来的代表人还在大海上飘着，中法会谈的先期法人代表是法国的驻华公使罗淑亚。但是这个会谈，在场的除了中法两国，调停的英国和随后介入也来调停的美国外，还必须有越南这个受害者到场。嗣德帝已经派出自己的弟弟阮福升，和阮朝重臣阮文祥为正副使臣，前来广州参加谈判，同时他们也会去往北京谢恩。

阮福升和阮文祥现在还没到，但谈判实际意义上已经开始了。

只是这样关乎重大利益得失的谈判，在正式开启谈判之余，相互间沟通一番，彼此探探底线，则是必须要的。

所以，李鸿章昨日到的广州，当晚两广总督瑞麟、广州将军长善举行宴会，为李鸿章接风洗尘。次日，一窝的外国人就呼啦啦的围上李鸿章了。

脚步声渐行渐远，李鸿章满面的笑容顿时就沉了下来。看来法国人还是很有能力的，比利时、西班牙两个国家，言辞中竟然倾向法国人。这让不赐给了李鸿章当头一棒喝！脸上仿佛挂了一层霜，笔直的腰背这时也忍不住略微佝偻下来一些儿，站立原地，在那里沉思着。

从耳房那里，周馥悄悄的踱步走了过来。在李鸿章耳边轻声道：“中堂，这此次谈判，责任重大，真的不可小觑了法兰西啊！”

李鸿章转身大步的朝内走去，说话声音低沉：“比利时小国也，西班牙却是泰西大国。其人前明之时就占据了南洋吕宋，与越南近在咫尺，至今三百年。甚至越南之事，十多年前亦是其与法兰西联手进军……”英国人的压力和影响力，自然不是一个西班牙可以抵挡的了的，但现在除了一个西班牙，不还有个美国吗？

李鸿章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局面竟然被法国人挽回去了一截。这如何能让他安得下心？

阮福升和阮文祥还在急着往广州赶，两人不敢走海路，深恐给法国人待着了。就只走陆路，先进广西，然后走内河抵到广州。比之李鸿章南下用时都要长久。

……

西贡，法国总督府内。

杜白蕾见到了三个西班牙营的指挥官胡安上校。

“将军阁下，接下的数个月里，在上帝的注视下，我和我的士兵们将会完全尊崇您的命令。无论进攻，防御，还是牺牲！”

面见杜白蕾的第一句话，胡安就直截了当的表明了姿态。

杜白蕾并不意外，胡安的‘驯服’，乃是法兰西的真金白银买回来的，是红果果的利益往来。不

过这并不耽搁他的高兴。

“胡安上校，我欣赏你的直率。”杜白蕾拿起了一跟细条直棍，“希望在上帝的鉴证下，接下的日子里，我们见会有一段愉快的回忆。”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需要应对的战局。这里、这里和这里，我们必须遏制住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再一次重创越南人，为广州的谈判，尽可能的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局面。”

“那我们为什么不进攻这里？这里是中国人的位置，不是会更好吗？”出乎胡安本人的意料，杜白蕾指点的三个位置完全是南圻的战场，对于中圻和北圻，完全没有任何的布置。这让对越南战场局势有一定了解的胡安完全迷糊了。

在他看来，打越南人不如打中国人，只有打击了中国人，广州的谈判，法国人才能真正的站到有利的位置。胡安指点的位置是岘港和鸿基港。反正现在两边没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

第二百七十七章西班牙大兵

在广州三方谈判正式开启的第三天，西元1873年7月25日这个美丽夏日的早晨，越南岘港，天色已经明亮到可以清晰的看到海边。五艘法国战舰缓缓从水天相接处跳跃出来。

靠近岘港海岸，杜白蕾用军舰上的大倍数望远镜观察着岘港港口附近的炮台。

是的，炮台。

从西历1858年开始起，就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岘港，怎么可能没有建立炮台？

虽然岘港的炮台很小，在1860年余英国联手彻底打垮了满清腰骨之后，那座不大的炮台更是再没有扩建过，但那也是一个威胁。

不过杜白蕾没有从中看到大炮的身影，那炮位的窗口一目了然，根本没有大炮的身影。但是，杜

白蕾从中看到了越南士兵的影子。

还好在他的作战计划中，‘法军’并没有打算从一开始就长驱直入，这里毕竟驻扎着不少秦军。经历过两次大的挫败，法军无论海陆，都不得不正视秦军的战斗力。岘港驻扎的秦军部队，至于让杜白蕾手下并不强大的登陆部队，遭受重创。

杜白蕾的作战计划，本身就只是先在港口附近修建起防御体系，然后依托这个防御体系占领岘港。至少也能控制整个港口。

不给岘港里越南军、秦军的反应时间，杜白蕾立刻命令随军的小型蒸汽船运送士兵登陆。不过让杜白蕾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眼中一项是废物的越南士兵，并没有慌张的望风而逃。而是牢牢地守在那座没有大炮的炮台中。‘法军’士兵一登陆，就遇到了他们冷枪的袭击。

这些越南士兵的枪法并不是很好。躲藏的也不隐蔽，而且黑火药时代。射击后的硝烟明确的暴露了他们所在的地点。法军登陆部队随即攻了过去，

全都是一水儿的大鼻子，不说是越南人，即使刘暹也认不住，这些人中那些是高卢公鸡，那些是西班牙人！

挺直身子进攻的‘法军’随即遭到更多人的射击。

不仅仅有子弹，越南士兵还使用了小型的臼炮，杜白蕾就亲眼见到至少有三发老式开花弹在法军的进攻队列中爆炸。登陆部队的士兵立刻卧倒，攻势就这么的也被阻止了。

“开炮！轰掉他们——”

杜白蕾不想惹怒秦军。他怕刘暹带着自己的主力部队，杀去西贡。西班牙人只是不知道秦军的厉害罢了，所以才会说打越南人不如打中国人。

那句话是正确的，可也是不适合时宜的。

杜白蕾刚刚杀到的时候，不立刻炮击抹平了炮台，原因之一也是怕炮台中有秦军士兵在，自

己‘误杀’了秦军战士。但是现在他顾不得这些了。瞭望手已经告诉他——大队的增援部队正从岘港城内往海边开出。

五艘法国海军舰炮对炮台阵地开火。听着隆隆的炮声，感受着火炮射击时带来的震颤，杜白蕾心如止水。这场战场结束之后。他也将退出军界了。即使现在的他在不久后完成自己的目标，为谈判中的罗淑亚争取到一点筹码，他也必须退出现役海军。法兰西遭受如此大的损失和耻辱，他和弗朗西斯.加尼尔、弗拉斯特。三人的命运都已经被注定！

法军登陆士兵顺利攻下了被舰炮洗礼过一番的岘港炮台。急匆匆赶来救援的大队中越步兵停止进军了，然后开始回撤，但并没有大幅度的回撤。他们是撤退了，只是撤退的距离远小于杜白蕾先前的预计。

超过五百名法国大兵被运送到了海岸。整合好后的法军登陆部队开始继续往内攻击。只是这次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小心很多了。但是很明显。中越联军挖战壕的速度远超过法军的预料。

法军登陆部队斗志昂扬，即使面对敌人的猛烈还击，他们依旧在努力的前进。双方步兵战斗距离越来越近，步枪射击声中终于出现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吃了亏的法军进攻再度停顿。随即，四门被杜白蕾紧急送上岸的三吋口径舰炮开始发威了。

大滴大滴的汗水从胡安上校的额头滴下。这里的战斗跟他之前想象中的战斗完全不同，他本以为会遇到中越军队的队列进攻，甚至是密集阵的冲锋。但是，现实是完全看不到成建制的敌人上规模的出现在地平线以上，一条战壕的形成，交战就如此激烈了。如果不是他还有火力上的优势，胡安上校简直要让士兵们退回去了。

‘法军’冲击了三次，其中第三次还只冲到一半。因为这些披着高卢公鸡的皮的西班牙士兵，真的算不上什么强兵，菲律宾殖民地的西班牙士兵连欧洲二流军队都算不上。根本就承受不住这样重的伤亡。在激烈的交火中，抵挡不住的西班牙人不得不真正的撤退。

不得已之下，杜白蕾只好搬出了自己的法宝——舰队大口径主炮。

五艘主力战舰的主炮口径都达到了八吋以上，尤其是巴斯瓦尔号的主炮，更是达到了十吋。如果说先前舰队对炮台的射击，带来的震动只像是有人用手指敲动桌面的话，那么现在的射击就是有人用大铁锤在猛砸地面。所感受到的震撼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阵地上的秦军士兵和越南军士兵，在舰炮响起来的那一刹那，就纷纷抱头向后逃窜。周军在距离阵地两里多地的城区高楼上眺望，就见轰鸣声传来的同时，那阵地上登时腾起了几团巨大的云彩，十吋口径的主炮，即使炮弹用的还是黑火药，一炮也能炸出十来米方圆的大弹坑。冲击波甚至能让炮弹爆炸点周围20米内的血肉之躯立刻倒毙。这样的炮击下，就适才那道战线那浅薄的战壕，继续躲避下去是绝对不可能幸免。

果然，几轮炮击之后，西班牙大兵再次发起进攻，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把战线推过了刚

才的战场。然后一直推进到舰队主炮的射程范围前端，才就地建立防御阵地。

进度顺利，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杜白蕾脸上没有一点欢笑。闲暇时，他的目光始更多的是望着南圻方……

第二百七十八章越南的军民鱼水情

顺化到西贡的距离有多远？几近两千里。直线距离一千三百里。

顺化到岘港的距离有多远？不过二百里，确切的说只有一百七十八十里。

刘暹【虚拟地图】现在的扫描范围，可以清楚的覆盖岘港战场，但对于南圻的战事，就是鞭长莫及了。一切都靠快马信报来往通消息。

杜白蕾一出现在岘港，刘暹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在这个点上了。他不是没怀疑南圻战事是否要出现战事，可刘暹对法国在越南的实力也知之甚详，仗打到这个份上后，在没有欧洲支援的情况下，杜白蕾真的翻不了盘。

黄继炎已经要攻入河仙了，武仲平人马距离西贡近在咫尺。兵力完全回缩的法国人，西三省的守备空虚的一塌糊涂，黄继炎在初始阶段落后于武仲

平，现在进度却完全反超了武仲平。而东三省的法军守御布置，重点也在西贡。

武仲平是绝对拿不下西贡的。但越南军如此的进度，必然会给广州谈判的中越双方增加一个大大的筹码。良好的前景让刘暹都开始有了不切实际的妄想，想着李鸿章要是能帮助越南，要回六年前才彻底失守的西三省【河仙、永隆、安江】……那么，满清的声誉将在越南朝野上下达到巅峰，直接盖过刘暹。

毕竟此一刻的刘暹，也是满清制下的一员。

刘暹也想过，如果李鸿章在如此大好局势下，依旧不能跟法国人谈出一个好的结果来，让越南人已经‘收复’的南圻诸省。再自己亲手还给法国人……那么，满清在越南上下人心中的声誉和地位。也就败的精光了。这甚至都能拉低刘暹在越南朝堂百姓心中的地位。

可如此，当刘暹日后起兵北上、东征、西讨的时候。南路将无后患之忧。

这此间的弊利得失，在乎李鸿章，而不是刘暹。在顺化的刘暹，只是坐看风云起变幻。

所以，对岘港骤然发生的战事，刘暹也只让人迅速去信给武仲平。让他在‘围攻’西贡的时候，更加小心一点。

如此危急情况下，杜白蕾还敢抽调部队，反杀岘港。那么他就必有所持。

只是，再脑洞大开的刘暹也没想到，西班牙人会再次趟了越南这潭浑水，直接借兵三个营给杜白蕾。让法国人在西贡猛然多出了一千来名欧洲正规士兵。虽然这些西班牙大兵的战斗力比起纯正的法军来，弱了不止一筹，但对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越南人，还是能一打一个准！

而且，越南军南下进攻以来，进展神速。所向披靡。那些蓝带兵和少许的法国士兵根本就阻挡不住他们的攻势。就是再沉稳的将军，现在也该飘飘欲仙了。骄兵必败是句老话，但绝对含有真理。

顺化城这一个月来也是欢声笑语不绝，热闹高兴的如是过节一般。秦军的日子过得也很舒坦。高层将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阮朝文武对之是感恩戴德，邀请之真挚。让刘暹等人推辞不及。而营中留守的中下层军官和低层士兵，也是满嘴直流肥肉。近乎是隔个两三天就有牛群、鲜鱼、蔬菜、瓜果、精米送到。错非军中战时禁止饮酒，那美酒肯定的也少不了。

遇到有将士外出的。转回营地的时候，身上、手里肯定都塞满、提满了东西。麻痹的，秦军在国内都享受不到的‘军民鱼水情’，在越南这异国他乡，却是先一步尝到滋味了。就算刘暹内心中始终对越南有疙瘩，视之为白眼狼，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眼下时候的越南朝野，对秦军是真心实意，感情真挚的。

顺化城内外官绅百姓的高兴劲一直持续到武仲平败讯传回的时候。两千多新军逃出来了千余人，上万旧军更是只残存了三千不到，在法军优势炮火和两千法西士兵的猛力反击下，武仲平一败大溃！

满朝的欢娱立刻冰冻，炙热如火的激情被这突如其来寒冰冷水一下浇灭。身体本就没痊愈的嗣德帝，再度病倒在了床上。

刘暹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杜白蕾兵进岘港，就是一个明晃晃的灯泡，特意用来吸引刘暹乃至整个越南阮朝的目光的。他真正的杀手锏在西贡！

秦军派去狙击部队和尖刀队，都有相当比例的损失。刘暹当即提兵两千，自己率警备大队先行，向发带领随后三个大队后行，留刘卓带领余下部队，继续坐镇顺化城。

……

邓凯没死，甚至都没有受伤。败军当中，一个人的武勇完全不可能挽回局面，但是用在突围逃生上，却是效果十足。而且乱军中他还救起了狙击手的老熟人——陈武中。

只是南圻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甚至连语言都

不通，两个人是完全迷失了。除了知道往北跑，其他的完全辨不清。

大败武仲平后，法西联军的反扑推进速度很快，在大批蓝带兵的仆从下，战线短短几天就从西贡一线推到了嘉定省，可以说两人现在已经陷入敌占区。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没什么。麻烦的是，大批在越南官军南下的过程中，逃到西贡来的越奸，就如返乡团一样，随着法西的兵锋反扑，迅速的控制了南圻地方。邓凯与陈武中在路上，曾经遇到过一支一二百人的越南官军败兵，自然是与之汇合到一块，但队伍却在越奸武装的阻扰下无力快行，最终被拖到了一支百人左右的法军部队扑到，都还没开打，越南的败兵就纷纷望风逃溃而去。邓凯与陈武中只能再次逃跑，并且因为自己秦军的身份，受到了越奸与法军部队的紧追不舍。

陈武中的枪法要比邓凯好多了，端着枪数了数，对面追到的越奸有二三十人，而邓凯根本就没有瞄准开枪的打算，距离太远了。以他的枪法，打

也白浪费子弹。

陈武中瞄准着飘浮不定的越奸武装的脑袋，这些家伙不怎么好下手，比蓝带兵还难对付一些。不仅因为他们的武器比上个时代、甚至是上两个时代的蓝带兵强，更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地痞流氓、无赖出身，为人油滑的很，出力气的时候比泥鳅还要滑溜。而且他们很熟悉地理，贪生怕死的性格让他们每每以躲藏为第一目的。陈武中打蓝带兵像打靶子一样容易，打他们，就难多了。

陈武中用心向着，手上也没闲着，用心的瞄准目标，第一发子弹‘砰’的射出去了，二百多米外的一个人立刻脑袋迸裂出大块的血花，人仰面向后栽倒了下去。邓凯向陈武中竖了一个大拇指，到底是狙击部队的小队长。“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陈武中嘿嘿一笑。

“再打两个，震一震这帮孙子。”

陈武中脸上满是自信，二百多米的距离呢，截止到百米前，自己总能再打掉三两个人。然后集中注意力盯着了一个目标，只见那个短瘦的精悍小个子，一会儿趴在地上，一会儿滚入草丛，再一会儿人又躲到了树干后头，真心是小心的紧。

但陈武中始终没有转移目标，在那人从一处草丛里面跳跃处的刹那，第二声枪响，那人还没落地就被子弹击穿了脑袋。

追击的越奸武装再次匍匐在了地上，陈武中、邓凯没继续停留在这地儿，趁着这个机会就往外面爬。身后子弹啪啪作响，打的热闹，距离邓陈两人却还远着呢。追击战仍然继续着，算上这地儿的两人，陈武中已经击毙对方六人了，枪枪爆头，但敌人还是穷追不舍。可惜那领头的人尤为狡猾，始终没有浮出水面，硬是沉得住气！

吴文波眼睛都要喷火了，重重的捏了捏手枪，强行按捺住了自己的冲动，他现在的感觉特别窝囊。身为嘉定大族嫡子，他吴大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

但对前面的两个秦军战士，他是真的畏惧。只短短几里地，就干掉了自己六个手下，他现在恼的再狠，也不敢伸出头来大模大样的看上一眼。不过陈武中的表现也让吴文波更加坚定自己的追击。这么厉害的人，必是秦军的精锐。

……

广州，又一次会谈开始。

罗淑亚的脸色很平静，在英国人的大力支持，和越南战局的彻底转变下，让中国与越南一方狮子大张口。直言要收回南圻六省，收回岘港，只给法国人留下了西贡和昆仑岛。罗淑亚脸色要真是能好看了才怪了！可他今日的脸色很平静。

不，不只是今日，是一周以来，罗淑亚的脸色，他的情绪，都很平静。

阿礼国曾想，是不是罗淑亚也已经放弃了呢？只等着巴黎方面的特使来，就签订协议条约！

谈判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之前的谈判中，比利时、西班牙乃至美国的支持，在英国人、中国人、越南人面前消耗殆尽。更令人‘绝望’的是，巴黎数日前做出正式决定，不再向远东地区派发陆海士兵，也就等于是间接的承认失败。

杜白蕾的总督职务被解除，现在他只是一个代理总督。

罗淑亚就是在有本事，在巴黎方面都已经放弃的情况下，他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比利时、美国、西班牙的‘助力’，可在真正意义上挽回不了什么。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强国。

要说罗淑亚这种境地下，选择放弃，也不丢人，不难以理解。他真的山穷水尽了么！

第二百七十九章不能动摇的宗藩体系

“公使先生。闭口不言并不是解决事情之道。你要知道，越南的军队正在全力以赴的收复着自己国家的失地。而我大清之虎贲，随时随地也都能大举南下，兵进西贡。”

“此越南之战事，大局已定，法兰西再无回天之力。公使先生不觉得，早定下结论，与你我越南三方，皆有好处吗？”李鸿章捋着胡须，悠悠的说。

“法兰西共和国愿意承认失败，但绝不接受讹诈。西贡还牢牢掌握在法兰西的手中，强大的海军舰队，依旧可以从越南那狭长的海岸线的任意一点上发起进攻。法兰西只是在中圻的战事中失利了，并不是军事上全面的败北。”

“伯爵阁下，您的条件完全是对法兰西共和国的侮辱。我坚决拒绝。并且希望您能够收起自己那一颗贪婪的心。法兰西可以从越南中圻退出，但也

只是如此。

南圻六省属于法兰西不可侵犯的利益！”

罗淑亚愤而离席。这天的谈判自然进行不下去了。

前后脚的距离，比利时驻华公使梅特林克就来到了罗淑亚的下脚地。

比利时是欧洲的一个小国，面积还没有台湾岛大，而且它是一个永久中立国。但只要是国家，就有倾向度。传统天主教当道的比利时先天上就跟法国亲近，而且西历1830年比利时独立时，法国人支持这一独立运动，因为法国不赞成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宣布成立联合的尼德兰【荷兰】。

比利时与法国的交好，是历史的渊源。如果李鸿章最初开始时就了解到这些。当比利时与西班牙公使、领事站出来给罗淑亚撑台面的时候，他也就不会吃惊了。

“我的朋友。您的愤怒我可以理解，作为比利时王国驻中国外交官。对于大清国方面的恶劣态度我也感到非常的反感，那些条件和要求确实无法让光荣的法兰西接受。

但是，战争在进行中，你每拖延一日，越南南圻就会有一片土地落入那些猴子们的手中。这一样的不可取。

我希望您所说的方法能够起到作用。否则，我只能建议你接受与中国人正式开启谈判。我会与美国卫廉士公使联合提出双边停火要求，以现有的控制区为基准，来进行新的谈判。”作为一个小国，梅特林克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梅特林克。法兰西不会忘记您的帮助。放心好了，我至少有七成的把握，扭转南圻的局面。”罗淑亚的脸色浮荡着激动，“只是在答案揭露前，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你只要知道，好消息或许已经在传来广州的大海上了，就可以了。”

双手握着拳头，罗淑亚幻想着喜讯来临的那一

刻。那时。他肯定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地。

梅特林克非常惊讶，他了解罗淑亚的为人。没有一定的把握，罗淑亚不会这样表现得。显然，他的‘打算’。成功率很高。

“那就让我们祈祷上帝了。”耸了耸肩，梅特林克跟罗淑亚拥抱了一下，“希望有一个好结果。我的朋友。”

“一定会有的。到时候我们要好好地喝一杯！”

另一边的李鸿章这里。在距离会谈地点不远处的一间小花厅中，李鸿章、阿礼国相对而坐。身前的茶几上放着有中国式绿茶，也有英国人喜爱的红茶。

“李中堂！”阿礼国是做老了的中国通。称呼上也完全是中国式的，称呼李鸿章可不会叫什么‘伯爵’。“罗淑亚先生一直避而不谈，这证明他对越南的战事，还心存一丝侥幸。贵国的刘将

军，应该果断的打掉法国人的这一丝希望。”

“当然。贵国的条件对于法兰西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种羞辱。如果罗淑亚接受了这份条约，他将会直接被钉在法兰西的耻辱史上。”

“作为大清的好朋友，我建议您立刻催促刘将军，向越南南圻地区发起进攻。同时，我将再度促成三边谈判的开启。如果罗淑亚依旧是今天这种态度……”阿礼国话音说到这里，略有些迟缓，“我建议，越南方面的态度略作一些退让。”

李鸿章陷入了沉思，他知道阿礼国既然这么说，那么这应该就是大英帝国对谈判真正的态度了。“公使先生，大不列颠政府为和谈准备的条件是什么？”

要压制住法兰西，英国人就必须时刻拉紧。既然英国政府已经有这样的意思，李鸿章觉得，索性自己就该‘开门见山’。

对于李鸿章的直白，阿礼国颇是吃惊的挑挑

眉，在东方这么些年，他已经熟悉了大清国官员的‘太极’。

“其实这只是我的初步构想，并不是大不列颠政府的正式政策。”阿礼国为自己国家背书，这是外交官最常用的说话方式。“我的条件只有两个：第一个条件，大清方面应该立即发布命令让刘将军率军直扑西贡，但并不是要他真正打下西贡，这只是在给法国人施压。同时让越南方面停止进攻，双边以现有的控制区为界线，实现停火。第二个条件，越南方面收回其南圻地区的一部分土地，但大部分土地依旧保持战前的归属。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做好放弃收回土地这一想法。越法两边，各自退回战前界线。”

“你们手中有两个法国将军，有一两千名法国士兵，这是你们的本钱。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虐待他们。不然，大清将会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仇视。到时，即使是大不列颠政府，也不能再站到大清的这一边。这一点，请您务必注意。”

阿礼国的条件比之中越现今的条件退让的太

多，如果是顺化法军大败后，立刻开启会谈，如此条件李鸿章已经笑眯眯的应允下了。但是现在，法军完全陷入了被动和下风，李鸿章如果签署这样的条约，那完全是把越南这个属国往离心推。虽然越南这个属国平日里也算不上多么恭敬，但属国就是属国。

大清现在的官员大佬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多米诺骨牌效营’，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却都是清楚地很的。大清国势不振，属国也多是有艰辛，这并非只是一个越南的问题，还有暹罗、缅甸、南掌、朝鲜、尼泊尔等等，今日他们在越南这里开一个口子，明朝中华两千年建立的宗藩体系，就会一朝崩塌。

李鸿章现在绝对不会答应阿礼国的条件的。除非，大英帝国现在就一步跳到法国的后台上。

“有什么问题么？”阿礼国见李鸿章摇头，问道。

“第一条好说，我立刻就向刘元渡发一封书

信，不需要请示北京，我在越大军就能立刻行动起来。但是第二条，老夫实在无法赞同公使先生的意见。

越南是大清的属国，我大清必须为属国的利益考虑。法国人现在打败了，他们决不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把这场战争揭过去。”李鸿章双目中闪着精光，英国人在缅甸，英国人在西藏，英国人在尼泊尔，在阿富汗，他们的那些勾当，李鸿章可是一清二楚。

如果说法国涉及大清属国纷争的国家只有越南一个，那么英国人，就是三个、四个、五个了。大清宗藩体系现在崩塌，高兴地人中，英国人绝对比法国人蹦的更欢快。

现在的李鸿章，还根本想不到越南战场已经发生大变了呢。

……

越南，松藩。

一支士气低迷的残兵败将，正在垂头丧气的望着北方走着。武仲平躺在一辆马车上，头发花白，一点也没几天前兵进西贡河时候的意气风发。现在的他就像一个垂死的老头。

在马车的周边是武仲平手下剩余不多的亲兵，不远处就是秦军尖刀队的战士。而队伍的大后方，是胡文光带领的狙击部队。

丝丝的苦涩现在也攀满了胡文光的脸面。南下时二十五人的狙击部队，现在还剩下十六个，连上尖刀队的缺员，此战中秦军的总损失超过了二十人。这些可都是秦军里千挑万选的精锐，不是普通的士兵！

先前一场场战斗胜利给胡文光带来的骄傲和胜利，被这一次打击，给敲的烟消云散。他现在简直盼望着部队回顺化的路能永远也走不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向刘暹交代！

……

吴文波低着脑袋，眼角不时地偷看西索科少校。这位可是法国人驻嘉定省扎官的卫队队长。看似地位不高，但那相对的是法国自己人，在吴文波这种越奸眼中，西索科已经是高攀不起的大官了。

自己没能缀着那俩中国人的尾巴，吴文波虽然知道法国人很少杀人，但也担心自己受到严厉的处罚。

西索科的身体很强壮，对于个头低矮的越南人来说，那就是一头毛熊。他对吴文波的解释没有做任何的反应，好像完全不关他事一样。

事实是吴文波完全多心了，现今实力损失巨大的法国人，对于吴文波这种越奸和他们的家族，是相当看重并且信任的。

不‘忠心’的人，早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被淘汰了不是？在大批越南逃向西贡的时候，也有很多受法国人重用的土著家族，投向了越南官军！

“吴先生，你能够回来，很好。那两个中国人是逃不掉的，你很快就能为你牺牲的手下报仇了。”

第二百八十章祝贺你，我的朋友

且不说邓凯、陈武中二人，是怎么艰难的在南圻地境里，亡命逃生。在武仲平败讯传到顺化的两日之前，这个消息就已经飞样的被送到了广州罗淑亚的手中。

“上帝啊，这真是不可思议！”梅特林克夸张的感叹着，端起来酒杯，跟罗淑亚用力的一碰杯，水晶质地的透明高脚杯发出一声清脆的奏响。“祝贺你，我的朋友。你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虽然这场战争，法兰西最终还是输掉了，但是他到底没有底子全都输光。

“这要赞美杜白蕾总督，还有菲律宾的沃伦阁下。不是他们，我就将被彻底的钉在法兰西的耻辱史上了！”

罗淑亚语气感慨，回想谈判开始以来的这些天，他真的熬得挺艰难的。万幸，这一切辛苦都有了足够的回报。说话的语气瞬间转为激昂，“现

在，该烦恼、头疼的，就是李伯爵，和那两个越南、猴子了！”

战局陡然变幻了模样，虽然法兰西还没有击败秦军，但确实是扭转了风头。这就给了谈判席上的罗淑亚，最强有力的支持！

“看来我要去见一见阿礼国先生了。”梅特林克抿了一口酒，笑道：“大不列颠帝国的公使先生，足够让李伯爵，变得不再那么戳戳逼人……”

当天中午，罗淑亚用丰盛的宴席款待了法兰西的好朋友梅特林克，以及西班牙驻广州领事马丁内斯先生。

当天下午，梅特林克就约见了阿礼国，同时罗淑亚约见了美国公使卫廉士。局面瞬间就变得中越一方被动了起来。

“李中堂。怎么样？我先前的提议，您能否考虑一下呢？”阿礼国此刻的内心说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真没有想到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的胆量

会那么的大。直接派出西班牙士兵介入越南战争，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甚至阿礼国都能肯定。派兵的注意完全决断于菲律宾总督沃伦，因为现在西班牙本土正乱的一团糟糕，根本没心，也没那个注意力，照顾到遥远的东方。

事情超出了预计，这让阿礼国有种失去掌控局面的错感，这无疑不会让阿礼国高兴地。可是，偏偏因为这样的‘错感’，阿礼国的‘设想’得到了实现的可能。这又让他不能不高兴。所以阿礼国此刻的内心感觉很复杂。

但是李鸿章的回答令他失望了。“既然法兰西继续要打，那就等彻底打出个胜负后，咱们再谈！”

没有学过国际法不当紧，不懂得怎么谈判也不当紧，李鸿章现在就是用脚趾头去考虑也清楚——此刻开启谈判，对中越双方会大大的不利。

那他干嘛要现在谈呢？

法军打败的是武仲平，不是刘暹。李鸿章很相信秦军的战斗力。他相信只要秦军南下，即使拿不下西贡，也能再将战线推到西贡河边。

李鸿章直接在两日后开启的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战术。并且越南正使阮福升在会谈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就突然得了恶疾，随后副使阮文祥也被感染，卧床不起。

三边谈判。没有了越南参与，那还算是什么三边？李鸿章干净利索的拒绝了，罗淑亚提议的中法两方会谈。

……

嘉定省的北部边境。武牵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县城里。刘暹的警备大队终于跟武仲平的残兵败将汇合了。

刘暹也到此才知道，为什么武仲平在一败之后。部队就再也站不住脚跟，一路往北的大溃退。原因是武仲平受打击太大。完全病倒了，根本无法

指挥部队。而其部整个队伍中，除了武仲平他自己外，也没别的人有那个威望整顿队伍再战。

武仲平的儿子武宣甲也是一员骁将，顺化城之战的那场夜袭，就是他亲自带队突击的。可那一战的威望完全被他老子捞在身上了，武宣甲能掌握的仅是武仲平的警卫队，连新军他都没足够的威望，更不要说那些旧军了。

所以，当刘暹与这支部队汇合之后，触目所见的就是一群士气低落到了极点的残兵败将。

“大人，法国人的追兵一直吊在身后，人数不多，还不足一个大队兵力。但是越军，军无战心，士无斗志，根本不去抵挡……”一路被法军追赶了数百里地的胡文光，肚子里积郁了无穷的怒火。有对法军‘不知足’的恼，也有对越南军不争气的怒。

“表哥！带人把后头的尾巴收拾了……”

哪里是不到一个大队的兵力，身后的追兵只有二三百人。刘暹旋即下马，见到了昏迷中的武仲

平，随在马车边的越南大夫回话，武仲平虽然伤了底气，但是性命无忧，只要好好修养些时日，康复不成问题。

“军门！”武宣甲跪倒在刘暹脚下，睁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末将愿随天兵左右，为一陷阵小卒，为我大越健儿报仇，为我父洗恩雪耻。”

“愿随天兵左右，为陷阵小卒！”

“为大越健儿报仇，为武帅恩雪耻！”

越南人不是没狠劲，能随着败军一直跑数百里到武牵的，那可以说都是阮朝军中的骨干了。因为意志稍有不坚定的，半道上早就开小差了。

他们缺的只是一个主心骨，缺的只是一个威望深隆的人的登高一呼。现在刘暹的出现，就补全了这个缺陷。

他的威望，比武仲平都要高出不知多少。这些人信服刘暹！

就像拿破仑出现在法军面前，立刻会让法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暴涨；刘暹在越南军民中的地位，也差不多能比得上拿破仑在法军心中的地位了。

待武宣甲跪地恳求，转瞬的，以武仲平躺的马车为中心，刘暹触目所到的越南士兵，全都跪在了地上。这些人说话有汉语、有土语，刘暹听不懂越南土话，但是看他们脸上那充血和激动的表情，这些人能排上用场。

南方遥遥传来了枪炮声，越南军这里的整编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伤兵、伤病员，不分新军、旧军，一律出列站到刘暹的左手位置，合着武仲平一起，他们将会继续往北，进入到武牵的县城里休息。

狙击部队和尖刀队剩余成员维系着持续，他们也将作为保护力量，护送伤病队伍北去。

在刘暹的右手位置，八百多新军和一千七百来

旧军士兵，整齐排列着。三十人横列，排出了两个一大一小的方块。

而正对刘暹的中间位置，战列的是二十来名军中的中高层将领。其中新军正好有十人，里头刘暹认识的就有四个，余外六个也全都眼熟。正好整编后的新军队部有八个百人部，一人配一部，余下两个则本身就级别最高的军官，作为新军的正副统领。而旧军那里，刘暹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去安排。也是百人一部，千人一个大部。

南面的枪声响了半个多小时，霍广成带着一百三十多人的俘虏回到刘暹面前。

“西班牙人？”

审讯俘虏后，刘暹恍然明了了，怪不得武仲平败得那么惨，竟然是菲律宾的西班牙插了一手来。这次武仲平败得不冤枉！

“无耻蛮夷，没一个好东西——”武宣甲破口大骂，恨得直欲拔刀杀尽了这所有的俘虏。那声音

中夹杂着多少愤恨，刘暹也说不清的。只能一声感叹！对于这个时代的东方国家来说，对于那些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漂洋过海而来的欧洲殖民者，有太多的仇恨了。

时间走到八月，刘暹算着，自己宝贝老婆都要生产了，但他现在一步也离不开越南。战线已经被他反推到了边和城，李鸿章的书信，半个月里连到了三封，催促他务必把战火烧到西贡去。而杜白蕾也像是收到了什么指示一样，把西贡的兵力，一股脑的加强到了边和城，似要坚决阻挡刘暹的反推。

而这边和呢？地处同耐河左岸，河道宽300米到500米，水深达10米，张潮时法国海军的万吨主力铁甲战舰都能航驶到这里，更不用说远东舰队那两三千吨的二三等巡洋舰了。

虽然将远东海军剩余的主力战舰放进同耐河这条小水沟里，是很不智的一种做法。但法军只要在同耐河的右岸设立滩头阵地，就足以让‘腿短’的火箭队，无有用武之地。

杜白蕾不会那么不智的，毫无把握，就将整个舰队都投进来。四艘大斧级铁壳炮艇的损毁，已经让他心疼死了。

除了七艘海军战舰，同耐河里还有许多的小蒸汽船。法国在南圻地区毕竟经营了十多年，杜白蕾手中还有大量的小海轮、小火轮和小吨位蒸汽船。这些现代船只装备上小炮后，再有十条八条的步枪守备，不提火箭弹，就足以让刘暹望河兴叹。

刘暹不渡过同耐河，就威胁不到边和。而要渡过同耐河，就必须先解除法军在河面上的威胁，也就是必须拿下滩头阵地。刘暹能够选择的只有夜战！

因为夜幕是削弱法军优势炮火力量的唯一办法。

否则，刘暹就要用自己手下战士的性命去拼法军战舰炮弹的储量了。

第二百八十一章记吃不记打的法国佬！

深夜，月亮高悬天空。银色的月光照耀在同耐河上，荡漾的波涛变成了数不清的银色鳞片。寂静的夜里，清风吹拂，耳朵只能听到唰唰的波涛排击船底的声音。

巴斯瓦尔号铁胁木壳巡洋舰的桅杆上，瞭望员阿曼林奇还在时刻警惕着，注视着河对岸。那里一片漆黑的地方，看似什么也瞅不见，什么也没有。阿曼林奇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因为那片漆黑的所在，时刻都能涌现出致命的杀机！

作为法国远东海军的一员，他可是有亲眼见过马苏号的惨样的。铁壳翻卷，甲板以上建筑几乎全毁，中国人的那种大威力武器，巴斯瓦尔号作为铁胁木壳巡洋舰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时间一点点过到了下半夜，阿曼林奇突然看到数十道火焰猛的从对面黑暗中窜起，‘咻咻’的锐

啸下一刻就传进了他们的耳朵。然后，然后法军的岸边阵地就失陷了。

火箭弹爆炸的火焰照亮了半边天空，阿曼林奇清晰的看到距离阵地内地一二百米距离处的那片黑影子。很明显，他们就是秦军的‘秘密部队’。在给巴斯瓦尔号舰长格里斯曼中校汇报的时候，阿曼林奇描述了自己看到火箭弹穿空时候的画面。“喷焰像火箭，但是弹道稳定，似乎又不像黑尔火箭。威力巨大，并且爆炸后附带燃火作用。”

阿曼林奇后头的话得到了阵地残存士兵的证实，中**队用的火药古怪，不仅威力强大。爆炸后明显附燃，还能释放出黄色的有毒烟雾。

反正法军辛苦建立的河沿阵地。在疾风骤雨般挨了一波流之后，就整个垮了。

整整两个连队的法军正规士兵。加上紧急招募的上百‘雇佣兵’，以及六百余人的蓝带兵，上千人的队伍只从对岸撤出了不到一半。并且河沿阵地的失守，让同耐河里的法国远东舰队处境，变得空

前的危险起来。

作为舰队的代理指挥官，格里斯曼中校没有立刻指挥舰队后撤，而是当即命令七艘战舰，全力运作起来，向着秦军消失的方向展开无定向的猛烈轰击。

秦军在河沿阵地不远处建立起的一处观察哨。被一枚炮弹命中，整个哨卡的沙袋墙垒如同纸片一样，被炮弹巨大的爆炸威力吹的漫天乱飞。

但这并不能掩盖法军天亮后只得退却的一个事实。因为河沿阵地的残破，以及守军的‘胆颤心惊’、‘士气全无’，这里明显是守不下去了。天一亮，阵地上残存的法军和蓝带兵，就在小火轮、小蒸汽船的接应下，返回到了对岸。并且在这天的黄昏，以巴斯瓦尔号为首。七艘法军战舰拉响了汽笛，顺着同耐河向下游的西贡行驶去。边和城外的同耐河里，如此就只剩下十多艘小火轮和小蒸汽船了。

然后当天夜里，秦军以十三枚火箭弹的射击。

击毁了六艘游荡在同耐河面上的小火轮后，第二天清早起来再看，整个同耐河面。干净的像一块镜子。那些冒着烟儿在同耐河来来往往的小火轮船，再也看不到了。

秦军顺利的渡过了同耐河。四五千人展开了攻击架势。引而不发。

刘暹召开了一次全军会议。除了秦军大队以上级别军官外，越南军也有武宣甲和四位首领军将列席。“诸位。我辈武人之职责，即是保家卫国，现在到了证明的时候了。广州谈判的两国大人正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盼望着咱们打下边和，把战线推到西贡城下。其意义如何，我们心中都有一杆秤，都知道分量。

只是这场战斗不是野战，拼刺刀没用，大家得用命来垫。所以我强调一下战场纪律，凡是军令之下有畏敌退缩不前，有抗命不尊者，由各部军将立刻执行军纪。这一仗打好了，法国人侵吞越南之土地，就要还回来。欧罗巴那些红毛绿眼的洋鬼子，打此也再也不敢小觑我中国——”

“尔等，愿拼死一战否？”

这不是秦军第一次与洋鬼子作战，但却是第一次攻坚战。洋鬼子守，咱们攻。帐中秦军军官与四名越南军将官的情绪都很激动，从他们的眼神中刘暹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畏惧的情绪。

“大人放心吧。我把遗书都写好了。”

“前头那一战真真取巧了，算不上数。这一战才是硬碰硬，部队训练这么久，老子可不认洋鬼子就赢咱一头。”

“都是肩膀上扛着一脑袋，谁比谁牛啊？老子一刀下去，照样要他们小命！”

……

军官们目光明亮，根本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刘暹其实也不想说这么多，这场战斗的意义，

他相信，整个军队下到一小兵，都清楚。“我们要发挥的是咱们人数上的优势。只要能炸开一个口子，咱们能够冲进城里面，咱们的部队数倍于法国佬，就没有打不赢，拿不下的道理。

所以各路部队一旦炸开一个缺口，不用等待其他部队跟进，而是立刻要突入要塞进行战斗。而其他部队尽量能够分头炸开城墙，冲进去战斗。而不要放弃自己的进攻路线，想别的突破口进攻。咱们人多，多路进攻之下，敌人顾此失彼，这样机会反而更大。”

秦军与越南军联合的这支部队，唯一缺的就是重炮。所以，火力掩护上能够指望的还是火箭队的火箭弹。如今曹怀亮手中的现成品也就只一百三十多枚。

就在刘暹开这个战前最后军议的时候，帐外一个人急匆匆的进来汇报，“报军门，法军派遣部队正向我方进攻。”

没什么消息能比这个更让帐篷里的人更感到意

外的了。先前的教训还不够吗？还是法国人手里的西班牙大兵多的烫手了？竟然主动进攻？

“法国佬疯啦？”武宣甲激动的腾一下跳起身来。在他看来，这完全是给自己送食。法国人是派自己的兵来送死！

“来了多少人？”刘暹也不敢置信，一边立刻问道，一边迅速打开虚拟地图。刚关闭不久，法国人就要给自己送大礼。

“大概有六七百人。”来人答道。“准确的说六百七十人！”心里默默想着，刘暹这时已经掌控了精确的多的数字。

“他们的位置呢？”

“距离咱们还有三里左右。”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帐中悬挂的越南地图。

正说话间，另外一人进了军帐，“禀军门，出击的法军都停住了。他们正在边和东关布置守备阵地。”

边和算是越南的一座大城，但规模人口比不上中国一府城，它的东西南北四关可没城墙围着。那只是四个人口聚集的集市，毫无防备力。

刘暹渡河的时候，法军在东关一个人都没留下，明显是放弃了四关。怎么现在又派兵守护起东关了？

是有所图谋？还是朝令夕改？

刘暹仔细又看了看虚拟地图，边和城里的法军总数没变，还是两千人，其中蓝带兵依旧占了一半还多。

应该是朝令夕改！

列坐的四名越南军官一个个眼睛发亮，边和城是啥样，他们最清楚。那东关根本就没大的防御价

值，更没可供法军利用的现成掩体。

“侯爷！”武宣甲当即请命，“末将愿带领所部做先头，立刻进击法夷！”

“末将也愿做先头！”

“法国佬脑袋糊涂了，自己来送死。军门，我们大队来打先锋——”

……

一片请命声中，刘暹根本不为所动。只把眼光看向了曹怀亮。

“准备三十发，打二十发。范将军做好准备！”然后转向了越南旧军两代表中的一个。

“末将【标下】遵命。”

得到了机会的旧军将领笑呵呵的跟曹怀亮下去了。

守卫边和城的法军上校波滑，最初时候是没打算派兵防守东关的。他从军事角度看，东关完全不具备防守价值。所以，刘暹率军渡河之后，整个边和城外空荡荡的无有一个人。至于他为什么又突然派兵守备东关了，则是因为有人进言，中国人的秘密武器有很强的纵火能力，而作为边和防御重点的东城区域，法军不仅在那里修筑了一定的内城工事，还留有大量的军火储备，万一被引燃，或是被秘密武器直接击中，边和可就完了！

毕竟谁也说不清楚，中国人的秘密武器，射程究竟是多远？

边和的东城墙上放置的有多门小口径火炮。法军清楚自己的对手没能力携带重火力，在雨季的越南快速南进。这些小口径火炮就能给东关的守军以足够的支持！

望远镜中，刘暹清晰看到法军的防御阵地设置的相当迅速。很短的时间里，沙袋就垒了起来，路障加了起来，所有的军事部署都迅捷又充足。

波滑也很满意压力之下的己军动作，就在他准备从城头走下去的时候，东面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团团奇怪的火焰。

波滑立刻举起望远镜去扑捉，他心中想到了中国人的秘密武器。但是那些东西速度很快，并且是在阳光下，那些东西的尾部又喷吐着明亮的火焰，让他完全看不清楚外观，只能大致看到是一长条，像极了黑尔火箭。波滑能够确定——这东西绝不是炮弹。

巨大的爆炸声中，刘暹悠悠一笑。法国人还真是记吃不记打！

第二百八十二章不要低估一群爱国者的心

落日的余晖里，两道骑马的身影，挑着一面红十字旗，不紧不慢的向着边和东城门行去。失去了炙热的阳光照耀在两个人的身上，让伯丁.斯坦福的一头金发显得尤为的光灿！

红十字会成立于十年前，就在距离法国不远的瑞士。普法战争当中，有他们的身影出现。伯丁.斯坦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他作为一哥神职人员，没有挑十字架，而是选择了一面红十字旗帜。他相信这绝对会让法国人收起步枪的。

同时他也是一名法语翻译，伯丁.斯坦福可是一名法裔。陪伴着身边的这位侯爵大人的侍从长，来见边和城的法军指挥官，传达刘暹的意思。

高擎着红十字旗接近了边和，法国人好歹没失去理智。尽管十多名法国士兵举着步枪，如临大敌般的瞄准着他们俩个，却没人向两人开火。

丁振铎脸色平静如常，他不仅不紧张，此刻他甚至想哈哈大笑。什么时候看到过洋人在国人面前战战兢兢，如临大敌的？看看这些洋兵的样子吧！丁振铎觉得内心里一股由衷的自豪感，犹然升起！

“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下了马的丁振铎，腰板挺得笔直。伯丁.斯坦福当下对法军士兵做了翻译。

“你们是要来做什么？”一名法军少尉走过来问道。

“我们是来和你们交涉东关的伤员的。我军南下疾速，没有携带太多的药品，这些伤员如果一直在我军手中。他们的生命很难保障。我家军门希望你们能够派出人手将那些伤员抬回城中。”

“你们可以放心，在此期间。我军以大清国的荣誉来保证，绝不会擅开一枪。更不会扣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丁振铎的话让法军少尉感到非常意外。这跟他印象中的东方军队完全迥异。如果是越南人抓到了自己一方的伤员。他相信越南人会很高兴的砍掉法军伤员的头。

少尉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道："还有别的事情么？"

"当然！"丁振铎脸上闪出灿烂的笑，"我，作为中越军队统帅的使者，现在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边和城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向我军投降。在明天凌晨两点之前，我方暂时不发动进攻。如果贵方两点钟后还没有联络，我军会认为你们拒绝投降。战斗就必然会开始。请少尉先生向贵方指挥官转达我军的意思。"

法国人本来就难看的脸色在听了这话后。变得更加难看起来。丁振铎的要求并不稀奇，甚至可以说还挺有战场风度的。但这却是在明确的表达了一个让法国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中国强，法国弱。

十多年前被自己轻易攻破国度的一个落后野蛮

的国家，现在它的军队竟然以强者的身份对自己要求‘投降’。虽然战局上法军现在明显处于弱势的一方，可法国人，无论正规军人还是征召的平民、海员，都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但是中国人既然派遣了正式代表，少尉也不敢把这个责任都给揽下来，阴沉个脸道：“请稍等一下。”说完就跑进了城门里头去了。约莫二十分钟之后。少尉有点气喘吁吁的跑了出来，先给负责把守城门的中尉军官看了一份手令，之后才到了丁振铎面前，说道：“请跟我进来吧。”

有法**官做引导。丁振铎和伯丁.斯坦福很快就见到了神色严峻的波滑上校。

丁振铎见过被秦军俘虏的那些法军军官，一看波滑的肩章，就知道这位是一名地位不低的上校。“上校先生你好。我是中越部队总指挥官的秘书。”与时俱进的丁振铎，不要为他口中突然冒出的西式名词感觉怪异。

面对波滑。丁振铎很严肃的说道：“现在贵军

兵力损失严重，我家军门认为。贵军已经没有了防守边和城的实力。为了不多造伤亡，我军希望贵军能够在明天凌晨两点前正式投降。我军将会给予贵军将士绝对的生命保障，对于军官给予相应级别的待遇。”这一点丁振铎也不陌生，对于先前俘虏的那些法军来说，刘暹就是这么做的。虽然这种做法跟东方传统式做法很有迥异。

　　波滑脸上阴沉的几乎能拧出水来。法国人的尊严让他不能容忍自己对东方人低头服输。虽然他知道，在派出去东关的那支部队飞灰湮灭之后，整个边和城剩余的兵力确实远不够防御。但他不愿低头！这不仅有军人、国家的尊严，更有种族的高傲和低蔑。

　　“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来攻打边和？”波滑强忍着怒气问道。

　　“在我们进攻发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对手的气闷就是自己的快乐，丁振铎微笑着答道。

这样有风度的态度让波滑却更加的感到了屈辱，他有点咬牙切齿的说道：“你们能击败现在的我们，但绝对顶不住我们法兰西再次派出的远征军。你们国度的紫禁城里，会再次升起法兰西三色的旗帜！”就像是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现在的波滑毫无一点高卢公鸡的风范，有的只是歇斯底里的威胁和恐吓。

听了这话，丁振铎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的干干净净，波滑还觉得是自己的威似乎起到了效果。中国人现在确实有力量拿下边和，就城内士气低落的守军，挡不住中国人的进攻！但是面对法兰西的愤怒，甚至是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中国人未必有这个胆量来应对。

就在波滑认为自己在气势上压倒了丁振铎的时候，丁振铎开口了，这次他用自己平生最郑重的语气，一字一句的说：“或许你们法兰西的确很强大，你们的远征军能够踏平北京。但是，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先从我秦军的尸体上跨过去。要是跨不过去，死的就只会是你们——”

波滑不懂汉语，伯丁.斯坦福被丁振铎话语里的坚定震撼。直到波滑都瞪视着他了，他才从震动中清醒过来。“上校先生，仅我个人赠于您的一句话：永远不要低估一群爱国者的心。”伯丁.斯坦福最后对波滑说道。而听完了伯丁.斯坦福的法语翻译之后，波滑本人也沉默了。

也不再等波滑再说什么，丁振铎说道：“上校先生，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转达给你了。你对我的陈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波滑眼角抽搐着，他眼中丁振铎就像一个得寸进尺的混蛋，无时无刻不在挑着他的自尊和底线。“你就这么急着回去？”

“意思已经传达，再耽搁也没意义。之后是你自己在做决定！”

波滑脸面就像化作了大理石一样僵硬，冷漠的示意丁振铎二人可以走了。

“哦，对了，上校，你的表现在几点了？”丁

振铎想起了刘暹最后的安排，两边的时间需要确定一下的。

两人一对表，丁振铎的表此时是晚上6点22分。而波滑的表则是6点17分。

“波滑上校，我军将按照我的表计时。这点请您注意。”丁振铎给出了最后的叮嘱。然后头也不回的跟伯丁.斯坦福离开了边和。

刘暹并没有任何等待下去的打算，以攻城战的时间来说，黑夜无疑比白天更适合眼下的秦军。之所以让丁振铎来，除了那一二百法军伤兵的问题外，劝降只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丁振铎、伯丁.斯坦福离开不久，二十来法军士兵带着百十蓝带兵和数目更多的越南平民，就涌出了东城门，奔到东关，在一片焦黑的废墟上，抬走了所有的伤病员。无论是法军士兵，还是蓝带兵。

越南属于亚热带，跟中国南方、北方完全不同，纵然已经中秋，越南这边到了晚上快八点，天

边依旧有着一丝光线。从下午就开始休息的秦军、越南军已经吃过晚饭，攻城部队趁着着最后的余光开始整理自己的装备。没过太久，天就黑了。

火箭弹的发射和运输都很方面。刘暹有规定，在野战、攻城战之时，每隔炮组只能够发射两枚。发射后，炮组扔下支架立刻就跑路，以避免敌人火炮的摧毁性报复射击。

所以，这种支架就需要多准备一些。

给法国人把时间给留到晚上两点，也因为根据往日地经验，火箭队把一切准备完成，需要耗到那个时候。到时法国人依旧不投降，步兵进入攻击阵地之后就可以立刻开始作战。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从刘暹指挥部这里暂时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数百名先头部队已经摸进了法军城头、城内炮兵的射击范围。

到了凌晨一点，外面突然远远传来了一声闷响。接着，在距离更近的地方，传来了剧烈的爆炸

声。法国人开炮了。

“部队被发现了？”刘暹登时有些紧张。不过他很快就听出，法国人的炮击位置与部队的出发地相距甚远，更不是后续部队的位置。这些炮声只是一种法军‘打草惊蛇’的方法。

这算是‘炮兵夜间执勤火力’的前身，以敌人发动夜袭为预计，向敌人大概会经过的地区，在大概的时间里头发射炮弹。能击中敌人，那自然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大幸运，没击中敌人也没啥大不了的，不过是些炮弹罢了。这种没有规律的炮击能够非常有效的打乱敌人的部署，给敌人以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第二百八十三章通晓西方规则的人

凌晨两点钟，边和城内的法军没有丝毫投降的迹象。战斗不可阻挡的打响。

刘暹起身快步走出指挥部，能够看到的就已经是火箭弹射击的最后一个阶段，只见十几道明亮的火焰在空中高速运行着。随即在边和城的东墙上爆出剧烈爆炸，一道道明亮的闪光，甚至让人有种天要亮了一样的感觉。

“炮兵呢？！运炮过来轰他们！”上尉图拉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声音里面充满了的绝望。可即便是这样歇斯底里的声音也没能传出很远，他对面不到百米距离，大批的敌人已经越过倒塌的城墙，涌进城里来了。

火箭弹的威力和精准度都是暴强的，第一波十多发火箭弹，就已经肃清了东城墙上的露天炮位。随后的突击部队扛着火药包冲到了边和城下，震天的巨响之后，两丈多高的城墙已经倒塌下来一段。

现在整个边和地面完全是一片漆黑。除了炮弹爆炸时的火光之外，就只有秦军的老式照明弹一发发打上天空时的明亮。现在还不是一战、二战时候，夜晚也有探照灯这种东西，在点灯还没发明的现在，夜晚属于漆黑！

秦军进攻速度很快，图拉都能够闻到一股浓烈的焦糊气味，一混合着硝烟与血肉的味道。他手下的士兵已经有人在这味道的刺激下忍不住干呕，或者干脆的就吐出来。苦味、酸爆炸后的焰火，真的是无解的苦难。

战斗的痛苦，作用是在双方的。就是力量对比再悬殊的战争。零伤亡也是不可能的。一声轰隆巨响，炮弹炸起来的灰土和沙石雨点一样的拍打着进攻中的秦军。立刻呼痛声就响了起来。

“不要喊！”领头的中队长立刻斥道，黑暗中高声的喊叫。很容易引来法国人的炮火。“卫生员，赶紧包扎。部队继续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又是一声巨响。这次的声音更近、更大，却不是从后面，而是从部队前面。中队长眼神缩了一下，但他没有任何的迟疑，立刻站起身来，招呼部队向着爆炸的方向跑去。

果然，这次的炮击让前方的友军伤亡颇大。如果不是都散开了队列。部队伤亡只会更大。但对于中队长来说，更加万幸的是这支部队是越南人。

一个百人队，现在只剩下了五六十人，立刻的，中队长就将这支残兵收入了手中。他留下一个小队的兵力负责伤员，接着喊道："剩余的，都跟我继续前进。"

越南人正在惊慌失措当中，被中队长这么一喊，几乎是下意识的服从了命令。中队长自己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带队。部队越过尸横遍地的炮击现场，绕了一个小弯，向着由一道胸墙和两座沙袋垒砌的堡垒，组成的防御工事冲去。

陈敬带领着一队越南新军悄悄地向着前方左侧一处战斗中的法军工事靠近着。那是一座简单加固

后的两层小楼。里面还藏着一门小炮。正面进攻的秦军部队损失不小，在距离小楼前方三十米的地带，战士的尸体在好几个位置几乎要堆积起来。

陈敬招呼了一下他这一队越南新军的领头军官。队伍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定不能让楼里的人发现了。这种小楼，结构很脆弱。只要能逼到近处，七八颗手榴弹就能把它摧垮。但这先决条件是能够靠近了小楼。

每到火炮喷出炮弹。所有的人就都趴伏下。不管身下是平地，还是砖头瓦砾。

陈敬让大部分的越南新军士兵留在了后头，他这一队人数只剩下了七十来人，法军安排在城中的大炮，只要避开自己的工事和部队集结点，就任意的在东城狂轰猛炸，丝毫不顾及城内平民的伤亡，给了在夜里进攻的联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陈敬只带了七个士兵，七个最坚定的士兵，匍匐着，在布满瓦砾的废墟当中，一点点的，靠近那栋小楼。他们在光与暗的交接中跳舞，当光亮中断

的那一瞬间，从一个隐蔽点向着另外一个隐蔽点，连滚带爬的冲过去。

被炮弹炸毁的废墟成了他们最好的掩护。

当然，也有失去的平民尸体，以及战死的秦军战士。

小楼的二层，堆满了的沙袋当中，五个不大的射击孔里，步枪正疯狂的向外喷射着子弹。这还只是小楼的正面，在它的侧面，也就是陈敬这一边，也能借着爆炸的火光，清晰地看到墙壁上掏出的三个射击孔。

陈敬一直靠近到小楼不到二十米的距离才被楼上的法军发现。在越过了一道坎的时候，身后一个越南士兵的肩膀高了一点，随后被子弹削去了半个肩膀，血红的肌肉和雪白的骨头顷刻就暴露在了空气里头，剧痛之下，这士兵痛苦的大叫一声，忍不住直起了身子，接着就被子弹射穿了脖子。

而滚过另外一个洼地的陈敬，和剩余的六名士

兵，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刻手榴弹拉弦扔了出去，轰然的爆炸声中，陈敬七人再次付出一死一伤为代价，终于将小楼炸塌。大批的受堵士兵从这里水涌一样，向城内更深处扎去。而小楼里幸存下来的法军士兵和蓝带兵，也没谁给他们讲缴枪不杀，一律送去了见上帝。

战斗从边和城的东城蔓延，两个小时候烧到了边和的城中心，最后当天亮的时候，大批秦军和越南士兵不约而同的汇聚到了一座教堂周边。这座教堂历史还很年轻，不到十年，位于边和城的城南。

大概有二百名法军残兵退缩进了这里。

“把大炮给我拉来——”身上沾染着血迹和硝烟的黑痕，向发大声的命令。

洋人的教堂修的是很牢固，但它能顶的过炮弹吗？向发是不信的。

战争打到现在，除了教堂里的这撮残兵败将，整个边和城都已经被联军肃清。向发手里有的是缴

获的大炮。

不过大炮最终没有轰向十字架。因为秦军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伯丁.斯坦福。不管这家伙最初入秦军的时候打的是什么注意，反正现在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医术优秀的军医。他神职人员的身份足以让向发在面对他的时候后退一步。

“尊敬的波滑上校，投降吧，您已经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

西方式的思维跟东方文明就是完全的不同。伯丁.斯坦福面对丧家之犬一样的波滑的时候，内心竟然充斥着敬佩。他佩服对他在完全不利的形势下，殊死奋战。却不知道‘坚决抵抗’的波滑上校，内心里的这股劲，更多的来自他的自尊，而不是军人的使命。

波滑嘴皮子颤动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作为一个高傲的法兰西人，他实在无法容忍自己向一个低劣的东方人种低头投降。但是，现实又是这样残酷，他不低头，他的头就会落地。

“波滑上校，外面的‘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只给了我二十分钟，您需要立刻做出决定。否则，当二十分钟走过的第一秒钟，炮弹就会落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即使伯丁.斯坦福信奉的教义与法国天主教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上帝不是。

总共二百零二名法军士兵、西拔牙士兵走出了教堂，领头的是波滑上校以及一名法军少校军官、一名西班牙少校军官，然后是多达七名的尉级军官，再之后就是法西两军的士兵。在他们的后面是伯丁.斯坦福以及这座教堂的神父，和十多名教民、嬷嬷、修女。

“愿上帝保佑他们，阿门！”神父在为法西残兵祈祷。

伯丁.斯坦福却不认为波滑等人会有什么危险。跟随秦军这么些年，他很清楚刘暹的一些做法。他是一个通晓西方规则的人，对付西方人，他会用西式的方式来应对，而不是东方那残暴的砍人头。

“中国的刘将军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军人，他具有一名军人应该拥有的一切品格。不要为波滑上校他们的安危赶到担心，上帝的注视下，他们会得到合适的安排。”

以波滑为首，二百零二名残兵败将在教堂前放下了手中的步枪。然后迅速被越南军押解了下去。向发向伯丁.斯坦福微微点头，留下了一队秦军士兵看守教堂，然后才收拢了部队走人。

留下人马看守教堂，刘暹没吩咐向发这么做。但是中国的教案一波接着一波，向发没亲眼见过也亲耳听说过。他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越南的教堂比之中国的教堂都是什么样的德行，那是一样的一丘之貉。

现在这情况，不派人守着，可能今天中午这里就光光了。

先前越南军大反攻的时候，那些传教士都跟着撤退的法军退回西贡了。眼前的神父还是向发头一次碰到，可不想临到末尾了，搞出一个教案出来。

向发对舆论的威力不清楚，对西方社会的信仰传统影响力也不甚明了，可是对传教士的影响力，却明了的很。他具体的说不出，边和万一出了教案，对广州那边的谈判影响如何，但内心里总觉得是不好的。既然不好，那就从源头是杜绝它——

第二百八十四章法国扎官的官邸

西索科平时中有股法兰西人的浪漫，为人并不苛刻古板，还能说一口不错的越南土话。但是，在边和城都被中国人拿下的情况下，不说西索科这个军人，就是法国驻嘉定扎官，那个纯粹的文官，都想炮仗一样一点就着，西索科的表现更加火爆就也能体谅了。

现在的他，对于犯了错误的手下，手段是极端严酷的，至少再没有哪个越奸胆敢对着看他的眼睛了。

“少校先生，城北发现了敌人活动的痕迹。一名我们的士兵和两名蓝带士兵，被击毙了。”

正在擦拭着手枪的西索科少校手下一紧，人立刻站了起来。“封锁全城，各街道全部戒严，这次一定不能让那两个该死的中国人再跑掉。”

人活了三十年，西索科从没像今天这样痛恨过

人。若邓凯、陈武中出现在他的面前，西索科肯定会用尽一切手段来折磨他们的。因为这两个‘漏网之鱼’，在听到联军反击的消息后，不再着急着往北赶，而是就地在嘉北‘住’了下来。这些日子给西索科是找尽了麻烦！

西索科检查着一具蓝带兵的尸体。这人的脑袋直接被砸得塌陷了下去，如果是第一印象，那肯定是钝器伤害。但是从上面的痕迹看来，这又很明显是人的拳头造成的伤害。

跟邓凯、陈武中周旋这些天，西索科很清楚两个猎物的厉害。一个枪法神奇，一个拳头神奇。

不过……，两眼饱含着暴虐的杀机。西索科扫视着开始戒严的街道，“你们这回逃不掉的。”关闭城门。全城大搜捕！

就算不久后，嘉北城会再度回到中国人、越南人的手中。现在。时间也足够西索科在全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了。只要发现踪迹，那他们就逃不掉。

嘉北城内，完全是越南土著打扮的邓凯与陈武中正沿着一条小道奔跑。两人都不认识路，越南土话更是不会将，这些天来之所以能在嘉北城外潜伏下来，完全是好运的碰到一户在越华裔。如果是单纯的让他俩自己‘混’，那无论是在城市中，还是在城市外，都跟鸡群里站着的丹顶鹤一样。那么的突兀和显眼。就比如这次显露形迹，那就是一个蓝带兵看他们的个头不对，喊住他们问话。邓凯、陈武中不得不动手，收拾了在场的一法国士兵和俩蓝带兵。

路边有一户人家的围墙有一些破损，邓凯一个翻身就跳到了院子里面，后面的陈武中也翻到院子里面，落地后的邓凯摸到窗户往里一看，这户人家没有人在家。

没有多久，院子的主人就回来了。进来了一个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两个。两个人看上去身上很脏，显然不是干体面活儿的，等他们关上了大门，邓凯从一旁的草堆里面猛的蹦出来。这两个户主突然看见草堆里面跳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汉登时被吓了一跳，目瞪口呆的看着邓凯。

这两人都是嘉北城里的苦力，平时并不是这么早就‘下班’。只因为法国人突然封锁了城门。全城戒严，父子俩才不得不回家。他们倒也知道法国人为什么封锁城门街道。看着眼前的邓凯。再看着背后跳出来的陈武中，看着他们手中的手枪和鹰洋。该作何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可惜邓陈两人不会说越南土话，这父子俩作为越南的底层人，也不会说汉话。双方无法用言语交流，只能连说带比划。

越南父子俩对邓陈始终抱有警惕心，但他们拿了两块鹰洋，看在钱和邓陈两人手中手枪的份上，父子俩乖乖的跟邓陈玩起了‘和平共处’。

吴文波一边咒骂着，一边挥舞着马鞭。不甚大的嘉北城，数百越奸武装加蓝带兵，配合着百十法国大兵，找了整整一下午，毛都找到一根。吴文波想到那三具尸体的死样，内心中是一百个不安。

夜晚，嘉北城鬼蜮一样，街道空荡，市井无

人。整个城市连灯光都没几处。

邓凯、陈武中从落脚地翻出来，在黑灯瞎火的嘉北城里转了半个小时多，总算让他们找到了法国扎官的官邸。惨白的气灯下，两个法军士兵笔挺的在站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队游动哨，而院子里面一片沉寂。

翻墙越户邓凯是行家。刘暹为了培养尖刀队的‘特种作战’，甚至专门从江湖上找了一些老手，教会了尖刀队成员不少下九门的法子。邓凯自然也学了，而且现在就给用上了场。

他找到一处比较松软的墙角，缺口就定在这里，先用一个破桶对准那个墙角泼上一些水，然后用匕首撬动那些参差不齐的墙砖，不一会儿，一个碗口大小的洞口就出现了。陈武中脸上露出了笑，十几分钟以后，一个不大的却足够一人钻进钻出的洞口就显在了两人跟前。

一切都很顺利，法国人的游动哨更是只管前面的安危，对院子背后一点也没有防患。邓陈两人钻

了过去，后院一片漆黑，跟前头沉寂的院子比，都要黑很多。

院内的主体建筑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门口挂着两盏煤油灯，下面站着两个法军士兵，邓凯躲在暗处丢了一块石头过去，“啪”的一声石头掉在地上，那把两个法军士兵忽的一愣，其中一个叫了一声，扛着枪就走了过来。之所以是扛着枪而不是端着枪，完全是这个法军士兵相信院子里不可能有什么敌人，眼前的石头只会是有人在“恶作剧”。当那个法军士兵走到黑暗角落中去了以后，一泡尿的功夫都没有出来，这个时候，又是一块石头丢过来，剩下的那个法军士兵有些急躁了，咒骂着端着枪走了过来，刚刚走到黑暗中，突然肚子被人猛的一拳击中，来不及呼喊，一个宽大的手掌就捂住了他的嘴巴，然后就觉得脖子猛的一阵剧痛就失去了知觉。

邓凯放下脑袋已经软绵绵的法军士兵，陈武中则急忙取下他的枪弹取下，然后将两具尸体都拖进了黑暗里。

再之后，整个法国驻嘉定省的官邸，就成了不设防的存在，对邓陈二人敞开了大门……

第二百八十五章西方世界在东方的利益

“追，一定要追上他们。我要把他们统统吊死——”仇恨与愤怒完全冲昏了西索科的头脑。他现在唯一的信念就是——追！

追上逃跑中的邓凯与陈武中！追上这两个杀害了扎官的刽子手！

他是扎官的卫队长啊，自己的上官在自己的保护下被拗断了脖子，这将会是西索科一生最大的污点，不可磨灭的劣迹。

“他娘的，照我说的多好？把那个法国老娘们一起干掉！你偏不让。这下舒服了吧？”陈武中一边埋头跑着，一边埋怨着邓凯。而邓凯则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哪个孙子连打晕人都不会啊？你下手要漂亮点，咱们能连扎官官邸都没跑出来，就被人发现？”

邓凯、陈武中已经跑出边和城了，他们身上有自造的钩索，杀人后就利用这东西从两丈多高的边和城墙上缀了下来。只可惜一直没能摆脱身后的追兵，在上城墙的时候，他俩动了枪。而之所以如此，全是因为陈武中下手没力，法国扎官夫人很快就醒了过来，高亢尖厉的叫喊声惊动了整个扎官卫队。然后发现扎官被拗断脖子的卫队长西索科就爆种了。

“啪啪……”西索科挥舞着手枪，不时的打上两枪给手下们提个醒儿，“追，给我追——”骑在马背上的他，速度要比两腿奔的法国步兵和蓝带兵快多了，当然也比邓凯、陈武中俩人快多了。但他绝不敢‘一往无前’的去追击，即使他身边还有五六个骑马的官邸的卫兵在，他也不敢带着他们去直追。西索科很清楚自己那俩个猎物的厉害。只六七个人去追击，那不是追击而是去送死。

陈武中跑不动了。作为狙击手。他的体力绝对是一流的。不要说蓝带兵，就是后头的那些人高马大的高卢公鸡也绝对比不上他。但是搁不住陈武中受伤刚痊愈。这些天中体力根本没全部恢复，先前

又在城里头打转躲藏了半夜。出城往北跑了不到二十里，陈武中就大口喘气，支撑不住了。

“不能跑了，再……再跑，就支撑不住了……”一屁股蹲在草地里，陈武中大口的喘着气，一手握紧了步枪，一手摸着腰间的子弹盒。

邓凯则只是头上冒明汗。呼吸均匀，体力明显充足，再跑二十里也能支撑着。“那咱就在这歇歇，喘口气。打追兵几枪，然后往山里跑。”邓凯手往左侧指了指点，那是一道并不高的山岭。

别看越南地形细长条，又有那么长的海岸线，生产稻米，就以为这里都是肥沃的平原。实际上内中的山地也是很有一些的。甚至都有高原——多乐高原！

“砰”的一声枪响，打马走在队伍最前列的一名官邸卫兵，与射来的子弹来了次亲密接触，扬身从马背上摔下。尸体扑通的掉在了路面。西索科立刻翻身从马背上滚下地面，天色已经亮白，赤红的朝阳正从东方升起来。隔着二三十米距离他能够看

到那卫兵的脑袋上被子弹开了一个洞，红的白的都流出来了。

又是一枪爆头！

西索科狠狠地将一棵小草扯断。法国士兵并不害怕死亡。残忍的血腥甚至还可以增加士气，可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亡。特别是这种挨冷枪，就非常的伤士气了。

邓凯抿着嘴笑，因为这些天的‘你追我打’，法国人和蓝带兵都知晓两人的厉害，竟是都有一点害怕了。陈武中才打一枪，就都爬地上了。西索科自然不满意手下人这种状态，板着脸训斥了手下一番，然后大批的蓝带兵在法国士兵的逼压下，开始蹲着身子弯着腰向前摸进，并且他们的队形分得更开了。

邓凯并不害怕眼前的敌人，荒郊野外，靠近山林，以他和陈武中的本事，只要不被敌人给包围，要脱身并不困难。他俩艺高人胆大，不管是蓝带兵，还是法国大兵，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都没被邓

陈看在眼里。

陈武中八枪打中了三个，命中率很低，可却给两人赢得了脱身的时间。

丛林茂密的山岭根本就没有路，邓凯与陈武中身上扛着步枪，虽然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长枪根本就不算重，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严重影响了他们俩的行动，后面追击的法军和蓝带兵很容易就可以看见他们拨打树枝所留下的痕迹。

一路枪声没有断，不时有子弹打在身边不远处，溅起尘雾。今天西索科绝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要把邓陈搞掉！一路上纵然大半的蓝带兵和少量法军士兵，因为体力不支掉队，他也丝毫没理会。一个劲的咬紧邓陈踪迹不放。

一发子弹从陈武中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击中了前面一颗拇指大小的树苗，树苗立刻折成两段，邓凯猛地一惊：“老陈，打几枪再走。”不能继续任凭敌人肆无忌惮的追赶。要时刻用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敌人头上，才能让他们追的提心吊胆。

西索科有些沮丧的放下步枪，刚才的那一枪又落空了，真不知道是自己的枪法差劲，还是那个中国人的运气真这么的好！

山岭里追击已经一个小时了，蓝带兵近乎全掉队了，法军士兵也只剩下八十多人。从深夜凌晨就开始全城大搜捕，大检查，到这几个小时的追踪，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住，蓝带兵机会是全稀松了，只有吴文波等少量越奸能够跟上追击部队。

快到中午了，跟在邓凯、陈武中身后的追兵拉成老长一条线，经过了一个上午的疲劳奔波，邓陈两人也彻底搞不清楚位置了。他俩除了判断一路上的大概方向，其他的什么也顾不上。

奔跑与反杀、射击，已经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精力。

西索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身上的汗水将全身衣物都浸湿。

邓凯躲在一颗大树后，举枪瞄着两百米开外的一个小凹地，这块小凹地比较好走，他判断这里肯定有追兵在这经过，不一会儿一顶高筒帽就隐隐约约露了出来，邓凯想也没有想就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远远的看见那个帽子的主人仰面向后栽倒，他又收拾了一个。

这些法国人太笨了，红色的衣服在丛林中也鲜艳的很。邓凯枪法虽然远不能够跟陈武中相比，这一路上也干掉五个了。邓凯收好枪支，也不离不远处举着步枪瞄准中的陈武中，快步往前跑。只听得身后枪声大作，也不知道陈武中这回再能打死打伤几人？

反正一路上陈武中打死打伤的至少有二十人了，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点杀’那领头的法军军官。

而只要那领头的西索科不死，邓凯相信，这种追击战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最后就看两边的毅力，谁能坚持到最后了……

……

碧蓝的南中国海上。一艘迅快的机动帆船正在快速的行驶在海面上，修长的船身像一条剑鱼，在碧蓝海面上滑过一道雪白的浪痕。

船长费尔南迪立在在前甲板，看着迅速从自己眼角划过的海面，脑子里想的却是北面广州的谈判。他是英国驻香港总督的人，是大英帝国远东殖民体系的一员。

“一波三折！”生硬的广东官话从费尔南迪口中迸出，说出了这个他所知不多的几个中国成语中的一个。眼下广州的谈判还真是一波三折！

先是占据大好场面的中越没能借机拿下法国，反而被法国回头一击，硬是搬回了三分局面。而就在法国联合了几乎全部的西方欧美国家，甚至英国这时也隐隐的站在法国人的立场上，不希望法兰西在越南得到一场彻底的失败，因为这关乎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利益。

如过法国今天彻底失败，明天同样的命运就会落在美国，落在西班牙、葡萄牙的头上，并最终落到英国的头上。所以，英国即使要抑制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扩张，也不想法国在越南彻底的失败。

这股压力几乎让清政府低头，连北京都发出旨意催促李鸿章，尽快与法兰西拟定条约，眼看法国保住现有殖民地的意图就能得逞。现在却又出了刘暹率军攻夺边和城的消息。那可是法兰西集结了手头一半的军力，而固守的城池啊。

中国人今日能攻夺边和，明天就可以拿下西贡——

转眼的才，这局势又给中国人挽回出来了。

费尔南迪如何不感叹：广州的这次谈判真的是局势多变。

事实上他手中正拿着决定广州谈判走向和最终结局的‘大杀器’——刘暹攻夺边和城的捷迅。作为英国籍船只，在边和炮声隆隆的时候，费尔南迪

大模大样的将船停靠在几乎与边和城平行维度的海边。一点都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全。桅杆上飘扬的米字旗，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也因此第一时间得到了捷报，现在正疾速赶往广州。

这场战斗决定着谈判的走向，因为战斗表明，法国人根本无力阻挡中国人的前进。在西贡都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时候，法国人的谋求就显得那么苍白了。

费尔南迪只能祝福法兰西，别输的裤子都没了。至少保住三四个省份，让巴黎缓过劲来以后，能确实看到越南的利益……

第二百八十六章不是咱们真的比洋人强

“经过一夜激战，秦军旋克边和，全歼守军！”

边和大捷，秦军又一枚沉甸甸的勋章。虽然广州、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它们本地传的沸沸扬扬了，但消息始终只限定于报纸当地，京津地区，尤其是北京城里面，除了上层的大人物外，现在还真没谁知晓这一仗捷报的。

马再快，也快不过电报。

在京的大佬们很难相信这件事会是真的。虽然他们清楚，这件事的确是真的，但他们在感情上真的无法接受！有一种极大的不现实感。

十三年前，一万多英法联军横扫了大清朝最后一支满蒙铁骑，打折了满清最后的骨头。满清至此之后，对英法两国曲弓卑膝，不敢严词一句话。

可现在——

刘暹区区两千秦军，带着两千多越南的残兵败将，日夜兼程杀到了边和城下，从头到尾不过两天时间，真正的攻城战更是一夜不到，就把三千法夷，虽然里头有不少越南土著，但是法西两国正宗的欧罗巴兵将也有一千好几百人呢，还有绝对优势的大炮……，这样的实力就给刘暹收拾了，秦军的战斗力强悍到什么地步了呢？

英国人有第一手的资料，他们没对李鸿章隐瞒什么，随着秦军入越作战的连战连捷，英国人对大清的态度似也有些转变。

李鸿章自然不会掖着这些资料不给北京城看。恭亲王他们看到的就是最详实的材料。做起战力‘评估’，依据当然也是可靠地。

虽然在决战之前，边和守军就损失严重。但是秦军半夜时间攻破边和城，全歼守军的战绩。让军机处等大佬连评价的力气都没了。而罗淑亚在得到

边和败讯的当天，就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立刻与李鸿章、阮福升签订了双边《停火协议》，也确切无比的反应了一个事实——法国人认为刘暹有能力继续攻破西贡。

秦军直接把法国人打的没胆了，而能把法国人打到没胆的程度，这些中央大员心中对秦军都有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感觉。

奕?是想看看这些朝堂的中央大员们会有什么良策想出来，军机处、各部大臣们是沉默啊沉默，丝毫没有从沉默中爆发的迹象。大家都不肯说话，奕?也不逼他们。留下文祥、宝鋆俩铁杆，和老七醇亲王奕譞，让其他人都出去该干嘛干嘛。

屋里面的四位。三个是不懂军事的，奕譞虽然多年来一直提领京畿兵马，但本人对军事绝对不是行家。但他们四人绝对是眼下大清朝臣中间，最有权势和地位的四人。其他大臣出去之后，四个人又是大眼瞪小眼的沉默起来。

奕?是地位最高的人，总这么不说话也不是办

法，他就开口了。“老七，现在上海那边的淮军，怎么样？”他找了一个很无聊的话题。

“上海的淮军。这些天依旧没有出营。”

这道命令本来就是奕?的意思。上海地位特殊，利益关系涉及到在华的所有欧美国家，现在秦军打法国人，他怕上海的淮军再有什么动作了。会给英美等国一个不好的信号。但现在听起来却给人一种格外丧气的感觉。

刘暹都已经纵横驰骋了，连败自己不敢正眼一视的法兰西，而实力更加庞大的淮军。却只能躲在军营里面。听奕譞说完话，奕?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我看啊。咱旗人也该练一练新军了。”奕?放松下腰背，人躺进椅子里。说道：“骑射已经不中用了，再抱残守缺，只会让朝廷对汉人愈发依靠。这不行，要改一改。挽回局面只靠一个多军是不行的，八旗也要练军！”

“老七啊，你要绝对六哥说的有理，你就写个折子往宫里递一递。咱四百万国族，还能挑不出几万愿为朝廷效死尽忠的干城来吗？”

“不求真能跟洋人一样精强。只要不逊色于湘淮楚，就可也。”奕?重新坐直身子，“刘铭传不就是靠着一个法国人连起来的军队吗？咱们也请，请德意志人。德意志军队比法国人厉害！”

……

越南。

就在广州的《停火协定》签署不过五日，刘暹在西贡河南岸，也跟杜白蕾签订了《停火协定》，在签下自己名字的第二天，杜白蕾解除了军职，黯然返回法国。刘暹则连跟西贡的代理总督照面的性质都没，将边和城甩给了带兵来到的黄继炎，自己引着秦军退回了顺化。

刘暹有儿子了，在他领兵汇合武仲平残部的当天，远在柳州的张妙彤，为他诞下了第一个子嗣。

小娃娃生下来有六斤多，换成后世的市斤，就是近八斤。消息传到刘暹手里，刘暹内心的喜悦是无穷无尽。

最后一个短板也没有了，他的基业有了血脉相承的继承人。只要秦军实力积蓄到一定程度，刘暹振臂一呼，挥兵北上，那就是推翻满清的时候了。

如果不是越南战事真的脱不开身，刘暹立刻转回柳州的心思都有了。

“前途无量啊？”丁振铎等人面前，刘暹哈哈大笑，“咱们的声势是不错。可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现在全天下都在等着看我们秦军的笑话呢。”没有谁会把一时的胜负，真正的永远铭记在心中。

刘暹在越南打赢了又如何？又不是在法国本土打赢了？法国的实力依旧牢牢地压在中国人之上，这点谁也不能否认。

“咱们这次打了法国，看似震动天下，其实也

不然。咱们给洋人的震动只是中国有力量打击他们，而且能够战胜他们的一根指头的力量。这不过是个面子问题，甘蔗不能两头都甜。如果我们秦军从此觉得自己天下无敌，那就是取死之道。”

“中国与欧罗巴远隔万里重洋，洋人做不到将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咱们这里。这就跟我在新疆打赢了俄国人一个道理。不是咱们真的比洋人强，而是洋人没法子把力量投入过来。”

“咱们还是弱，还要继续努力——”

九月底，广州谈判终于达成一致：法国承认越南为中国属国，交还越南岘港及定祥、永隆两省，全面从中圻和北圻撤出传教士，赔偿中越两国100万法郎，中国交还法军所有战俘。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一个字。

第二百八十七章天空飘下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广州条约》不是和平，而只是一款为期浅短的停战书。

这个认知不管是西方欧美列强，还是大清和越南，都心知肚明，彼此清楚。所有人都明白，法兰西不会长久忍受这个耻辱的。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将自家的国势稳定，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受重创的陆军部队恢复实力后，新一场战争就会不可争议的到来。

所以，越南阮朝在协约签订的不久后，在阮文祥作为越南使臣前往北京谢恩，阮福升绕道广西，转回越南的时候，嗣德帝亲自与刘暹密谈，亲手签订了阮朝与秦军间的第一个附庸条约——嗣德帝将保住越南的期望完全寄托到了秦军身上。

在条约签订之后，阮朝将会抓紧时间编练新军，争取在两年内编练出三万规模的新军队伍。然

后是否进一步继续扩编，就看阮朝的财政是否能够支持！新军一切的武备作训，以及三万新军的实际指挥权，完全托付秦军。也即是阮朝在军事上，将完全附庸于秦军。

此条约，史称《安南条约》。对越南日后的定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刘暹自然乐得阮朝投靠，为此他将鸿基煤矿三成的股份让给了嗣德帝。虽然嗣德帝只有分红，而无管理权。但这也是刘暹给他的一种回报。鸿基煤矿现在可是一个下金蛋的老母鸡，三分的分红差不多能比得上越南一个省的赋税了。而更重要的是，这笔钱是完全交给阮朝王室的。

《广州条约》就好比原时空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合约》，不是和平。而只是五到十年的休战。刘暹甚至考虑到了，自己扯旗造反的时候。法国会不会趁机出兵。所以，牢牢拉拢住越南就是必须得。在扩大越南新军的时候。刘暹会派出相应人员给嗣德帝编练一支两三千人的亲卫武装，指挥权完全交给嗣德帝，所有武器完全等同秦军。跟鸿基煤矿的

股份一样，都是一种投资！

刘暹十月底了才从越南回到柳州。在家歇息了半个月，陪陪闺女，看看儿子，再跟媳妇们胡天胡地，好好阴阳和谐一番，然后就陷入了绝对的忙碌之中。

柳州本地的工业园区。钦州钢铁厂的视察，和钦南钢铁厂到港口间那一小段铁路的铺设，再有石碌铁矿、钦州港、石碌港【昌化】、石碌水泥厂、鸿基港等等秦军独资‘企业’的扩建，以及秦军各部新旧兵员的交替，这种老兵退伍新兵入伍的场面，秦军每年都有的，区别只在于人数的多寡。当然老兵退伍后的安排也是一项重要工作。秦军的老兵退伍后，并非就真的退伍，绝大部分的人会被安排到秦军诸多产业的安保位置上。如工业园区，如钦南钢铁厂，如诸多港口，如鸿基煤矿、石碌铁矿两大人口基地。等到日后起兵的时候，再一征召，那就是数万虎贲！最后是从柳州到钦州的电线铺架……

在中国电报是早就有了。英国、俄罗斯、丹麦

敷设的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水线，全长2237海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更是不经清政府允许，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入了中国内陆。并且沟通了天津到上海的线路。但是这些电报局完全掌控在外国人的手中，中国人自己承办的电报局，那是一个也没有。

今年是中国电报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就在刘暹与法国人大战越南的时候，法国驻华公使馆人员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名为《电报新书》。后由我国的郑观应将其改编成为《中国电报新编》。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电码本。同时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清政府自然是毫不例外的拒不采纳。

满清当局不采纳，可不意味着秦军不采纳。虽然那个时候刘暹还在越南，根本不可能第一时间处理此事，可范德榜这个秦军大管家也不是吃白饭的。当即命令北京站人员接触二王，请他们到柳州

来，然后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至于北京当局不让铺架电线，刘暹置之不理。他连钦南钢铁厂到港口的那条几十里长铁路都敢自行铺设，架几条电线还能让他战战兢兢不成？

刘暹眼下是风头鼎盛，对法大胜让先前的一切麻烦都成了过去式。北京不仅不会再由‘请办铁路’来找他的茬儿，还不得不封他一个‘南洋提督’的名头，让刘暹日后可证明言顺的总理南洋军事。广东的水陆两提督都因此成了他的下属。刚出生不久儿子，都得了一个一等男的名爵。可以说，只要刘暹现在不起兵造反，他想干什么事儿，北京乃至两广的大佬们都会睁只眼闭只眼的。

修铁路？架电线？搁在别人身上是大祸事。搁在他身上，天空飘下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啊……

……

离柳州府城二十几里的真宁镇是广西大地上普普通通的一个农业镇。这里没有矿产，也没有便利的水路可通商，有的只是还算肥沃的农田。这里的

百姓世世代代就在一亩亩的水田中耗尽了自己的人生。

因为远离金田一带，加上本来日子还过得去，太平军兴起来的二十年，真宁镇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真心不大。这里的地主、士绅还依旧拥有绝对的权力，宗族还继续是百姓们的天。百姓还是如自己的祖父辈们一样，从生活环境到生存资料，都没什么大变化。

梁平就是真宁镇的一个普通百姓，梁平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家里有两亩水地，再租了镇东梁家的五亩地。每年打的粮食刚够全家吃饭。

梁平就像这么平平窝窝的过一辈子，他没大的志愿，只盼着儿子长大结婚了，给自己生孙子，梁家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但是从去年开始，梁平的平窝日子变了。

镇东梁家把田租从五成五变成了五成了。本来梁平是镇东梁家的同宗，田租就少着五分呢，现在

又减五分，那就是对半了。

五亩田，一年两熟，能打二十多担米粮，五分就是一担多的粮食，省这点就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口粮了。

梁平把宗家当成了大善人。心里盘算着，自家日后的日子会过的更宽松。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一波跟着一波到来，今年镇东梁家又主动多租给了梁平三亩地。他一家能种的水田达到了十亩。这不由得让梁平高兴到极点，可是又让梁平觉得很不自在。凭什么自己就突然多租种了三亩地呢？这可不是小事。对于梁平这种人家，能不能多种几亩租田，关乎的一个家庭的生计和命运！

往日因为租田的事，吵架打架，头破血流的，都是平常。

梁平知道自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肯定有人就要少了土地。这事是明摆着的，少了地的人家自然

要过的艰难。

梁平是个心善的人，都是一个镇的乡亲，这种事情出来了，他心里猛地有点亏欠生出来，有点怕见人。所以看见周边邻居、乡亲的时候，梁平就觉得心里面有些发怯。这样时间过了一个多月，梁平也知道是那几家的租田被宗家给剥了，可他却慢慢发现，那几家被收了租田的乡亲，日子过的似乎更宽绰了，而不是艰难的无以为继！再一打听，梁平才晓得，原来那几家的当家的跟青壮，都去府城做工去了。干活的工钱每月都带回来，比种地强多了！梁平心中的怯意这才消散去，却又发现自己心里生起一种古怪的，说不清由头的感觉。

府城那里的工业园区梁平是知道的。最近三两年，真宁镇这地方，不仅是土地变化了，别的地方变得也很多。比如种甘蔗的多了，还有种桑树养蚕的多了，种烟叶的人多了，再有织布的人少了。市面上土布越来越不吃香，就是梁平自己，除了家里婆娘织的那点土布外，买的布料也都是洋布了。虽然洋布没有土布结实耐穿，但是它轻薄透气，在广西这地方，这优点可比江南江北更得人喜欢。

还有盐糖，价格都在下降了。

而最得梁平心意的是，铁价也在大幅度的往下掉。

广西广东很少有铁矿、煤矿，佛山的炼铁业虽然发达了好几百年，可铁料多却是打外头进回来的。在两广这地界，一块好铁，在民间都是弥足珍贵。要用一两斗大米去换。

在今年之前，真宁镇依旧是如此。一把镰刀要好几十铜子，铁料还差劲，外表黑乎乎的，很容易生锈，且很不耐用。可今年，就在真宁镇内开的那家店铺，里头菜刀、斧头、剪子、镰刀、铲子、铁锨等等，都有得卖。所有的物件刃口都白亮亮的，看着就喜人。

梁平从那家店铺里买的镰刀，刀口锋利，刀身坚硬，收稻子的时候，三把镰刀割了所有的地，都只是磨了一次。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不懂得什么是生铁、熟铁，可却一直不信，眼前这些好镰

刀跟以前的那些黑乎乎的赖镰刀，都是用一样的铁打的。

第二百八十八章大扩军——偷梁换柱
架子师

钢铁厂给广西民间带来的影响，纺织厂给广西民间带来的影响，缫丝厂给广西民间带来的影响，卷烟厂、榨糖厂等等给广西民间带来的影响……

在梁平这个草根小农民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偌大的广西省，已经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广西的东部地区，尤其是柳州府！

五十万人口都不到的柳州府有多少青壮年？十万？还是十五万？这些年秦军一连串的动作又带走了多少青壮年？

光一个府城外的工业园区，如今工人数量就已经超过了一万。纺织厂、缫丝厂这些每日三班、两班颠倒，人歇机器不歇的厂家，规模早就不是最初开始的那一万纱锭了。以被推入市场里公开招股的缫丝厂为例，这两年来资本扩大了四次，规模达到了三万余锭，单它一个厂子，工人数量就超过了两

千人。虽然这里头有少量的女工、童工，但还是正当年的男工居多的。

整个柳州工业园区上万名工人，超过七成都是柳州府本地人，里头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青壮年。如此再算上鸿基煤矿的柳州人，后者现今的华人数量已经超过了三万大关。这当然不会全部都是煤矿上的劳动力，里头有四五千是劳工们的家眷，还一些人在鸿基城周边种上了粮食蔬果，一些人做起了小生意，以及鸿基港同样需要大量的人手，这些人中三分之一是柳州人。

而除了工业园区和鸿基城、鸿基港外，秦军其他的基业中，除去汉中过来的老人外。柳州人就属于后来者集团里的中坚力量，钢铁厂、石碌矿业区、钦州港口。以及现在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招募的人员劳工，都有大批柳州人的身影出现。总统的说，秦军这三年里靠着产业至少从柳州吸取走了两万名青壮！

柳州总共才多少青壮啊？一下去掉了两万，这两万原先还近乎全部出自农村，给整个柳州农村原

有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是致命的影响。

从真宁镇来看，那就是田租不得不降低，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使得地主手下的佃户数量减少中，还剩的佃户租种田地面积不得不扩大。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的日子变得好过来了！

虽然柳州的底层百姓中。如真宁镇这样，士绅权力、宗族权力依旧牢不可摧。但是两万青壮年至少能辐射二十万人，加上因为柳州商业骤兴，再带来的影响力，已经让秦军在整个柳州都深深的扎下了根。

其他的区域，秦军的影响力虽然不如在柳州如此的浓郁，但也绝对不可小觑。整个秦军产业上，七八万人的劳力规模，对广西全省的影响都肉眼可见。自军情处从布政使衙门和巡抚衙门探得来的一些资料就可以清晰的看出。这三年来广西民生的恢复速度很快。而究其原因，秦军的产业建设吸收走广西境内的数万流民，七八万劳动岗位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就给李福泰等带来的便利太大了。

要知道现今整个广西也才四百来万人。人口数量不及后世的十分之一。当然，广西现如今的农业开发也是远不如后世的七八千万亩耕地。但至少四千万亩耕地是有的吧？人均耕地就摆在那里的。不管这些土地有多少掌控在地主阶级手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总是要分给佃户租种的。在剥削比例大致保持着六成这条红线的时候。以广西农业一年双熟的情况看，老百姓还是能活得下去的。

战乱平息后。广西的资源人口就摆放着的，本身就该走上一条自我恢复的快速车道。现在有了秦军产业的出现，就更给广西经济民生的恢复增添一个推进器了。

可以说，如果外人以考订洋务运动的目光来看待秦军在广西省境内的一系列洋务运动，那端的是完美无缺，为现今中国之救世良药。刘暹却不会如此的小白，一样的事物在经济薄弱的广西推展，和在经济发达的江南、闽粤推展，那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的。

对比秦军洋务在外头大佬们眼中的效益，刘暹

更看重的是，这些产业在广西本地产生的影响力。此次秦军士兵新老交替，刘暹就首次在广西公开招募新兵，虽然主力还是汉中来的新兵，但在广西本省，在海南岛，公开招募的结果都让他甚是满意。两地一个月的新兵招募期里，共有超过五千青壮主动投军，其中光柳州府这里就有上千人。

士兵，主动参军。要想知道一个地方的百姓对一个势力的支持与否，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明了的呢？

十一月份，一个百人队混搭在南洋船运公司的船队里，进入了上海。这些人都是百战余生的精锐，归王庆掌管，如今上海站规模越来越大，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刘暹考虑到自己起兵的日子也要不了几年了，他必须尽快充实上海的实力。

三千多人的退伍兵力，只有不到七百人转回了汉中，剩下的都进入了鸿基城和石碌。名义上自然是作为护矿安保！而秦军今年整编进来的新兵，兵力则达到了一万人。如今的秦军，汉中留守团，海南岛的齐大林部，以及鸿基城部，刘暹本部，都在

不停地扩充之中。

按照预计，在今后的两年之中，鸿基城需要编练出两个守备团的兵力来，由刘卓来负责带领。海南岛的齐大林也要正出两个守备团的兵力出来，汉中的张忠奎则要将本部由一个守备团扩充至一个整编旅。当然，这不会要他们光明正大，毫无遮掩的扩充兵力，而是要他们多方遮掩、偷梁换柱！

无论是琼州镇还是汉中镇，搞一搞偷梁换柱的手段，不要太容易。明面上则只需保持着建制基干，当战争来临的时候，那些退伍的老兵、愿跟着秦军一条道走到黑的新兵，兵力一填充进来，一个守备团、一个整编旅就能拉出来见仗。刘暹要求他们做的就是--准备好兵源，做好架子！

这期间汉中是重中之重。刘暹广西起兵，一时半会人打不进汉中，可是这个地方又太过重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刘暹实在不想放弃。以他的估料，若想守住汉中这块地儿，至少需要一个整编旅的力量。但那只是一个至少，加之刘暹想的也不仅仅只是防守，他还想着进攻。想着在完善防备下汉

中后，甚至还能有富余兵力牵制四川或是湖北的清军。这样的话，汉中的兵力上限就不是一个整编旅了！青石关的新兵营将会是汉中兵力的最大来源。

而刘暹本部所辖的广西部，明面上两万人的兵力是要有的。按秦军建制，那就是一个整编旅加一个守备大团。其中守备团由周军带领，此次招募的新兵，刘暹拨调三千人，加上周军本部的那个营，合编而成。而刘暹自个亲领的整编旅，下属的当然是一个完整的炮兵营了。

钦南钢铁厂已经全面投入了生产，大批钢铁下线，刘暹准备的兵工厂早在六月份就生产线全开。因为厂子里还有大批的洋人技师在，刘暹并没有改动生产程序，也就是他为提升秦军兵工作业能力而发明的流水线作业法。所以现在秦军火药局的产能还并不能令刘暹满意，一个月后膛步枪只能产出一千五百支左右，成本价还在十一两多，比之江南制造总局是少了三分之一，但比之外国可也高了至少百分之十，废品率也有点居高不下，一样不下百分之十。转轮手枪二百五十把，三吋口径的后膛钢炮十二门，子弹、炮弹最顺利，每月可生产铜壳子弹

三百余万粒，炮弹过万发，合格率极高。兵工厂最大能生产六吋，也就是150口径的火炮。再大的话，炮钢就不行了。这种产能刘暹当然不满意了，秦军只一个全面换装就要两年时间，只是为了不让流水线作业法外泄，一直忍耐着罢了。

唯独令刘暹欣慰的是，迫击炮的研究相当顺利，年底前就产出了样品，试射效果也不错，只炮身与炮架刚性连接有些瑕疵，只要明年再多加改进，这东西就可以装备入部队了。

再有就是加特林机枪的生产和相配弹药的生产，刘暹用三千两白银，由迈胜洋行从中沟通，向加特林购买了生产资格，再从美国引进了生产机械，组成一条加特林机枪及弹药的生产线。每个月至少可生产十五挺和二十万发子弹，全力以赴的话机枪产能还能再翻一倍，子弹更是达到百万粒规模。只是刘暹现在还不需要。

他现在最渴望的除了厂子里的洋人技师，赶快把技术教授完，自己滚蛋，二则就是设计生产出一款麦德森机枪一样的轻机枪来。可惜，秦军现如今

的研发实力实在微薄，在旅欧学员返回之前，想要自行设计出成功的轻机枪来，太好高骛远了。现在秦军就是想自行设计一款自己的后膛枪，都费时多日而无有一成……

第二百八十九章官场大变样

同治十三年的新春，秦军上下过的尤为的舒坦。大战之后的欢庆，紧张之后的轻松。一年的忙碌，新春佳节里都能放下担子，放下责任了。

广西全省当然也过了一个好年。民间不说，只官府来讲，全省的赋税比之去年就增添了三成还多，钢铁厂的投产为广西财税的增添插上了一双翅膀。且截至到今年为止，广西税赋比之三年前秦军南下的时候，增加了近一倍。

李福泰已经确切的要被调往北京了，虽然他身体有些不好，但做上一部尚书，熬上年把，把顶戴换成一品再高老，是完全不成问题。

康国器也要调走了，不是进京做六部侍郎，就是升任一省巡抚。广西三年来税赋大增，身为布政使的康国器，怎么的也有功劳的。

佛尔国春升任广西布政使，向上爬了一步。而

广西三巨头中空出的两个，据北京递来的消息，那是要调外官来接任的。广西下辖各府的知府，谁也能接替下最低位的按察使的。

孙寿祺被调去了湖广，柳州府新下来的知府是刘暹的一个熟人——梧州知府徐延旭。当然，徐延旭是绝对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暹的‘熟人’的。此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出任广西容县知县。同治四年(1865)调桂平，以清剿当地反清起事的义军有功，加赏戴花翎。同治六年(1867)太平军起事，又调署太平知府兼龙州同知，因抵御太平军作战有功。广西巡抚保举以知府用，加道衔。同治九年(1870)授梧州知府。年余。讯结大案70余，以善治盗著称。

刘暹就是因为此人‘善治盗’而留心注意了他。不过所有的注意都是在暗中。徐延旭是一点也不知情。

刘暹在年前终于给自己的宝贝儿子定下了大名，他取了个‘盛’字，又异音为‘胜’，誉胜利、兴盛之意。小名唤安国，刘安国。还亲自拜访

了黄曹云老大夫，送的那份厚礼比之他送孙寿祺的程敬都多。因为这份厚礼不仅有刘盛的份，还有王碧云怀孕的这一份。

　　这绝对是刘暹过年时候的最大喜讯。后院四女中存在感最低的王碧云，继张妙彤之后，成为了刘家第二个怀上身孕的女人。刘暹是再怎么对黄曹云表示感谢都不为过的。虽然他那档子事。只要不讳疾忌医，很多大夫都能瞧出来治愈了，黄曹云只是赶了个正着。但那就是缘分不是？

　　……

　　提督府里，十数名秦军将校正在告辞。冬季的广西，雨也跟夏日的江南一样说来就来，原本晴好的天气到了众人饭后说话的档口，突然有了些下雨的征兆。

　　这边儿天还是蓝的，西边儿天地交接的地方却已聚起了大朵的黑云，虽然还没有飘过来。但可以想见必有一场大雨的。

霍广成、曹怀亮、孔令仁、向发等人纷纷告辞，刘暹挽留了两句也就便罢了，亲自送人出府门，人都去远了方才回来。

只有小舅子张树平和张守训喝醉了。丁振铎则是侍从长，平日里就在提督衙门呆着，三人才留了下来。再有便是范德榜了。张守炎年年这个时候外出跑关系。送孝敬，过年时候根本就见不着人。

房间里。刘暹扬摆大样儿的躺在船上，张妙彤倚靠在床头。手里拉着浅粉色的手帕使劲拧，看刘暹脸色有些白，他喝的也不少，现在并不是一个说话的好时候，但心里面就是有些担忧，轻声问：“老爷，今个这宴上的一些话，若是传到了外面人耳朵里……”

刘暹脑子正在放空，听了老婆的话，眼睛开始恢复了焦距，脑筋转了两圈，笑了，“没事。你老爷我现在正发红，只要不真的起兵造着大清朝的反，发些牢骚，屁事也没有。再说了，北京城握着广西巡抚不给我，老子发牢骚都是轻的。”

事实上，刘暹多了一个南洋提督的招牌，心理面已经觉得够了。但什么事都怕有比较不是，他这边南洋提督的顶戴刚带上，还没暖热乎，另一头刘铭传就确确切切的成为了云南巡抚。

麻痹的，北京城这是有点欺人太甚！刘铭传的出身跟刘暹比来能好多少？两边都是半农半匪，出身半斤八两。狗日的，刘铭传能当上云南巡抚，刘暹干嘛就做不得广西巡抚？

不还是一个背景问题，一个打压忌讳么。

今天宴上最先发牢骚的不是刘暹，而是秦军的干将们。连丁振铎、范德榜也为此嗟叹。这两人才是在座中最气闷的，他们是文官，在提督衙门这个武官体系里，权力再大，头上的顶戴也没巡抚衙门换的快啊。范德榜现在才是个从三品，比一个参将。而秦军的那些大队长级军官，级别高的都也是参将衔了。

刘暹伸手拨了拨张妙彤额前的碎发，“没事，别瞎操心。”

但张妙彤想想宴席上下人传来的那些话，怎能安心的下，伸手拉了他的袖子：“老爷！”语气焦急。

刘暹叹了口气，拉住老婆的小手，“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就安安心心的顾家……”张妙彤的心里没由来的突了一下，‘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为什么不是‘天踏不下来’？一时间也失语了。

刘暹顿了顿，没听到张妙彤的话音，还以为她认从了呢。可抬眼一看，见到张妙彤竟是一副失神的样子。当下好笑的捏了她一下下巴。

下巴已经被刘暹钳住了，张妙彤当然回过神来了。喝了酒的刘暹下手失了点轻重，张妙彤被他捏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摇头道：“疼！”

刘暹忙松开手，果见自己老婆雪白的脸上被捏出了两个红红的指印，慌忙伸手揉了揉。

张妙彤‘啪’的一声打下了他的手，没好气的白了刘暹一眼，撅嘴不理他了。可爱的样子，看的刘暹心里直痒痒。老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年龄才不过二十五岁，皮肤嫩的像水一样，少妇的风情，诱、惑无比。刘暹爱她脸上这气嘟嘟的样子，忍不住挺起身来，凑过去轻吻颊边的红印，一股细细幽幽的香气冲入鼻间，便伸手抱住了她浅啄深吻，挑逗了起来。

张妙彤只觉得身上两只大手带着热气滑过肌肤，柔软的唇角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掠过自己的脸颊，直到唇间。似蝴蝶停留花上，似清风拂过林间，渐渐地深入，却还又不够，忍不住伸出两条手臂勾住了刘暹的脖颈。

星眸微张之际，却看到刘暹眼中闪过的一抹笑意。

‘嘤咛’地一声，狠狠地推开了他，指责道：“老爷，你，你……”气恼羞红的脸蛋，话还没说完，就再被刘暹拉下了床……

房内**，外头也是**。西天的乌云漫天而来，几声炸雷过后，大雨倾盆而下。等张妙彤睡了一阵醒过来。雨仍未歇，只是已经不大了，淅淅沥沥的。

心里没事的刘暹，踏踏实实地揽着老婆睡了。外头的雷声也没惊醒他。张妙彤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窝在他怀里头，不禁伸手就是一拧。

胳膊上头一疼，刘暹醒了，睁眼一看，都红了。抬头看了一眼钟表，还不到七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还能再睡一会子？”中午吃喝到三点才结束，唠了一会儿话，都四点多了，八点再开晚饭不晚。

推开刘暹毛毛躁躁的手，张妙彤坐起身来，说道：“快起来罢，十七叔他们可都在这里头呢。”

刘暹噗嗤一笑，喝醉酒了的人，你想要他三俩小时就清醒来，那有那么容易。而丁振铎和范德榜，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呆坐着，也能坐上半天不动弹。脑子里不知道正在想着什么东东呢。“不用

管他们，醉酒的人才不会醒这么快呢。咱们再歇息一会儿，没事。”

　　刘暹手上用力，将老婆又拉倒在了自己怀里，手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抚着。张妙彤可没他这么没心没肺。死拽着他起了床，出去招来丫鬟一问，果然张守训和张树平都还谁的呼呼作响呢，而丁振铎在衙门前院正‘打坐’呢。

　　晚上刘暹几人又喝了一场，伶仃大醉的。不过到底身子底好，第二天一早起来照样的精神抖擞。

　　这个年节他过的分外泰沃。秦军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钢铁厂、兵工厂，除了水面上还明显有瘸腿，钦州湾新建的造船厂还只能造舢板，其他的就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了。说大实话，即使现在秦军跟满清干起来了，有了兵工产业做后盾，刘暹也不怕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能领兵横扫湘淮楚等一切清军，所以对他来说，起兵后的攻杀还没有起兵前的准备重要。而现在就是，起兵前的准备都做到位了……

所以，现在刘暹轻松的很。就似肩上的一副重担，猛的些卸下了，浑身舒坦。这个年他过的自然就分外舒畅、开心，连明年时候要应对的日军攻台之事，也没在他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第二百九十章慈禧的糟心事

寒冬腊月

苍茫的北方大地已经是一个银白色的世界，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上的一切，呼呼的北风带着哨音狂舞着。偶尔有几只寒鸦嘎嘎地从天空飞过，给这凄冷的世界更添上一分肃杀。

北京城的一条条河水也是懒洋洋的，在冰缝的空隙中呜咽地流着。

跟往常一样，不到四十岁的慈禧太后五点多钟就醒过来了，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每天，这都是她最难熬的时刻。曾经她通常是闭着眼睛，安卧在重帏叠幛遮掩的床榻上，在细软柔和的绣龙描凤的垫被和盖被之中，遐想着当初她与咸丰帝恩爱的一幕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脑子里渐渐被争权夺利所充斥。这几年满清的国势越是好转，慈禧太后的脑子里就越多的向着权柄。因为没有外来威胁了，这内部的纷争就冲了斗争的主流，特别是同

治帝年龄的越来越大，与她这个亲生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是慈禧太后待同治帝太严厉苛刻还是怎么着？反正咸丰没死的时候，同治就跟嫡母慈安太后的情分更好。不过无论谁来说这事，慈禧太后贪恋权柄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纵观满清历代，哪个皇帝是到十七岁了才大婚的？一样少年即位的康熙，十四岁就大婚了，跟同治帝一样大继位的顺治，也是十四岁就大婚了。可是同治，就被贪恋权力的慈禧太后以“典学未成”为由，硬生生拖延到了同治十一年的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才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满清习俗。皇帝大婚就意味着亲政来临。慈禧太后当然要阻拦了。

而且在同治帝婚姻这个大问题上，慈禧太后也跟同治帝尿不到一个壶里。同治本人喜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这是赛尚阿的孙女，想立她为皇

后；慈禧太后则主张以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皇后。这件事上两边闹得也很不愉快。以至于同治帝为了尽快把自家老娘打发一边去，明知道满清国力还未恢复，现在国库根本没足够的银子来重修圆明园，还一力坚持，视百官疏奏而不见。

重修圆明园至少要1000万两银子，仅木材一项，径七寸至四尺多，长一丈五到四丈八的楠柏陈黄松木就要数以千根。而这种木材完全是需从四川采集。且在道光初年以来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无从购觅，况且运输艰难万分。

但同治帝根本不理会这个，他可是一个能拿出五百两银子让内务府买瓜子的皇帝，钱在他眼中根本就不算事。这也是刘暹的出现，早早的让甘陕暴乱被平定下，又收复了新疆，使得现在的同治中兴比之历史上的更盛一等。

大清虽然在计划创办着海军，同时也在云南打着血仗。但国库到底有些积蓄。使得同治帝没有跟历史上的他自己一样，完全靠对满朝文武大臣，北京城的王公贵族的‘剥削’来凑够动工的第一笔钱

财。只要今年正月一出十五，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就会开工了。

所以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同治十二年末尾已经敲定了的重修圆明园事宜，根本就不能让她有半分的高兴劲。如果可能，她宁愿不修圆明园。只求能保住权柄。

窗纸已经发白，天亮了。慈禧立刻就起床。她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不赖床。如果不是外头太冷。一般是过了二月二吧【截止到冬天】，她每天早上还会散一会儿步，名曰遛圈子。

慈禧、慈安会见朝臣的地方是在东暖阁，但这并不是说她自己就住在东暖阁。她住的地方是储秀宫，当初就是在这里慈禧剩下了同治帝。

储秀宫是五间的结构，分为三明两暗。三个明间是慈禧住居的地方。正中间的一间，设有正坐，是接受朝拜用的。西一间跟卧室连接，等于是卧室的外间。东一间临南窗子有一铺条山的炕，这儿很

豁亮，慈禧经常坐在炕的东头。喝茶、吸烟、用早点、谈话，接见皇帝和皇后、妃子等，大多在这儿。梳洗完毕，吃了一小碗百合银耳，慈禧就到了东一间。李莲英陪着，崔玉贵在后面跟着，四个侍女排成两行随侍着。

她要在这等着自己的小叔子、妹夫，醇亲王奕譞的到来。当然，还有满清的最后一员‘震’家的上将——多隆阿的请见。

八旗打算编练新军，这离不了多隆阿这个军事上的大拿。而且在编练八旗新军之前，满清的不少王公大臣，乃至慈禧本人，也都认为有必要先给甘陕的多军补一补身子。

如果说是三年前的多军，人数平等的时候，那绝对是能跟湘淮楚一较高下的强军。那么现在，多军的战斗力虽然还没消褪去多少，甘陕这三年冒头的反贼，被多军逮一个削一个，依旧是震慑西北。但已经没人再把多军与湘淮楚秦四军相提并论了。因为多军在武器上已远远落后湘淮楚秦！

依旧还拿着前膛枪，甚至是前装滑膛枪的多军，跟拿着后膛枪炮的湘淮楚秦四军比来，就像是差了一个时代一样。

多军是北京的嫡系力量。在八旗王公大臣眼中，是比湘淮楚秦四军更值得信赖的一支武装力量，是北京制衡天下的一颗重要棋子。不能就这样看着多军没落了。所以，借着八旗编练新军的风，一股‘进补’多军的风也吹刮了起来。慈禧不知道这股风的由来跟多隆阿有关系没有，反正她是这个论调的支持者。

就是在年前封衙了以后，宫里头接到了云南提督冯子材的密折。参奏湘淮两军排除异己，断人粮饷，逼的数部兵马哗变，甚至内讧反杀。这个奏折就像一把刀一样插进了慈禧的心里。

湘军随着曾国藩的逝去，没落了。可是淮军兴起不可阻挡，尤其是湘军各部与淮军交织勾结，更非北京所能治。眼看着淮军兵力一路向上奔，只嫡系就妥妥的超过了十万人马！虽然大清朝需要淮军等汉族军事集团来巩固自我的统治，但是对汉军的

兴起，同样都警惕万分！

第二百九十一章通秦叛美的迈胜洋行

大清朝同治十三年开春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正月十九争论依旧的重修圆明园正式动工了，而是在过了十五的第二天，正月十六的大朝会上，朝廷正式颁布了‘编练新军’之定诏。

大清朝首先要在北京编练一镇八旗新军，人数在万人左右。要求各省地方，每省也至少编练一协新军，或四到八营练军，以充武功。饷银上比之绿营要高出一等来，能跟湘淮军勇大致等同。

这件事狂潮一样席卷了中国大地，短短半月之内传遍了大江南北。一举在声势和议论性上盖住了圆明园重修事宜。

广西不编练新军，李福泰似要买好北京，很果断的责令编练八营练军，其中六个营的名头都归了他的抚标，只给了刘暹两营的名头。

刘暹对这种事根本不挂心，就是现在满清把北

洋新军搞出来了，他也不在乎。虽然编练新军定诏上明确标出要以‘西式步操’练军，但就现在满清地方官员和军官的尿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所谓新军，到最后顶多是一群装备了新式武器的练军！

刘暹有那个闲工夫关心这个，还不如多操操自家新兵的心，以及四艘铁甲炮舰训练的程度。现在已经是西历的1874年了，马上小鬼子就要攻湾湾了，到时候刘暹这个南洋提督可是有权力出兵台湾的。当然，在出兵之前，他还是要联系一下左宗棠左今亮的。现如今没有了平定甘陕的功劳，没有了抬棺出征的威望，左宗棠声势明显被李鸿章压了一头。但却十二年来始终在做着闽浙总督。把闽浙打造成了楚军的自留地。再有就是，这几年左宗棠一心在福建捣腾自己的船政舰队。眼下船政舰队实力很是不俗，拥有扬武、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飞云、超武、靖远（铁胁木壳船。炮舰，不同于北洋海军的致远级靖远舰）、振威、济安、永保、琛航、大雅等战舰15艘，又从国外购得海东云、长胜、建威兵舰3艘，共拥有18艘兵船。虽然都是无防护的木壳战舰，跟小鬼子的三

艘千吨级铁甲舰，五艘千吨以上的炮舰巡洋舰比，还力不从心。却也不能小觑！

原时空中，小鬼子进攻湾湾的时候，船政水师虽然握在沈葆桢的手中。但从福建巡抚到福建提督，那都是淮军的人。并且大清朝当时还深陷西北战乱中，内忧外患，自然不愿跟日本人打起来。但是现在，左宗棠做着闽浙总督，小鬼子要蹦跳，刘暹敢肯定，左宗棠只会对此说一个字——打！

南洋提督也仅仅是个名头响亮，台湾府就在人家福建省辖下。左蛮子是地主，不打声招呼就要掺一脚起来，今世诸葛亮可是要生气的。现在楚军治下的福建船政局是钦南钢铁厂的一大客户，需求量比之淮系的江南制造总局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暹可不愿因这事儿就开罪了左宗棠。反正打声招呼后，左宗棠必然会欣喜的接受拥有四艘铁甲炮舰的秦军参合进来的。

二月份，刘暹得到迈胜洋行传递来的消息。很惊奇的发现。原来这日本攻台事宜发生的竟然这么早，刚刚过完年不久。西乡从道就开始筹集部队

了。而且美国竟然也在中间插有一脚！

眼下日本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尚不强大，海军方面。大约有17艘军舰，排水量一万三四千吨；陆军方面战时状态可达五万多人，但军权不同一，比如西乡从道的老哥西乡隆盛为首的士族同盟，即是萨摩藩藩军，就明显跟山县有朋主导的‘大、日本皇、军’尿不到一个壶里。后世国人熟知的日本陆军师团现在还完全不见踪影，只有东京、大阪、镇西(九州)、东北(本州)，四个很有东方传统寓意称呼的镇台。它之所以敢于公然与中国为敌，很大程度上是东京增幅为了缓和萨摩等士族的不满情绪，将之引导向外，士族想要恢复自己以往的地位，那就为日本开疆扩土，那么你自然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出乎刘暹预料的来自美国的鼓励与支持。

“想不到，真他娘的想不到！”刘暹根本就不知道，在美国黑船来袭打开日本门户两年前的1852年，美国的访日特使裴里，就借口一海军失踪，来到台湾勘察，进行了收集情报，调查矿产、森林耕地，测量港口，绘制地图等广泛的活动。其人回国

后便向美国政府建议，鼓吹侵占台湾。以至于1867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二百人侵犯琅峤，但是被台湾的龟子豆族伏击打败，副舰长马凯基以下多人毙命，残敌狼狈逃去。

美国在东方的实力真的很有限，他自己单独侵略台湾的图谋失败后，从两年前开始，就改用支持日本侵台的方针，企图用日本的刺刀来为美国势力入侵台湾开辟道路。

去年，当日本国内刚一策划出兵台湾时，美驻日公使德龙便立即把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介绍给了日本政府，帮助日本进行筹划。李仙得不仅充任日本军官，为日本出谋划策，替它发动侵台事宜进行策划，还向日本提供了许多台湾的海图、地图、照片等重要资料。此外，还有美国海军少校凯赛尔和陆军上尉华森等多人也来到了日本军中。

“尊敬的侯爵，不要为我们的立场感到怀疑。迈胜洋行是您忠实的朋友，美国政府可没分给我们过一分钱。”

不是迈胜洋行的通风报信，刘暹根本得不到一丝这点的消息。军情处现在国内都是默默发展，根本伸手不到国外去。

贝尔.福克斯如此坦诚的对刘暹的‘怀疑’说。对于信仰‘利益第一’的西方资本家来，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再正常不过了。就像不卖军火打自己祖国的军火商，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国际军火商一样！

刘暹当天就用一笔近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业协定来回报了迈胜洋行。这里面有钦南铁路所需的火车头和车站配套设施，有一家水泥厂的生产线，还有就是一些车床磨床之类的制器之机！

第二百九十二章秦楚合手弑日本

四日后，张守炎带着这些情报坐船来到了福州，并且很快的就见到了左宗棠。

左宗棠的幕僚群远不如李鸿章的强大，真正在全国都叫得响名号的只有一个胡雪岩，这是楚军的钱袋子。也因此，要想说服左宗棠，也就只需说服左宗棠即可，不像跟李鸿章谈事时一样，不但要摆平李鸿章，还要摆平他手下那些受其信赖倚重的幕僚。

“左公，所谓维新，就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旧有权力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用洋人的话讲，那就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要被淘汰。日本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富余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两个阶层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好比他们的“攘夷”，实质是剥夺洋人

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洋人是十分强大的，即便日本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洋人对敌后也深深的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剥夺洋人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有着船坚炮利的洋人给彻底打倒。”张守炎说的话左宗棠听得懂，脸色平静，“就像当初英法入北京一样？”

“左公英明。”张守炎狠狠地点头，“我大清之所以还在，说一句犯忌讳的话。那一是因为大行皇帝低头了，二是因为我泱泱华夏。地大物博，非日本等外夷小国所能比。英法联军战力纵强。人数却少。”

“以我中华之大，尚要受此大辱。日本小国，遭遇此变的话，怕是连主权（本国政府分配自国资源的权力）都丢个干净了。因而日人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特权利益，甚至与之结盟，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即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

“日本的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然而再进一步呢，再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则等于是把这把刀再次砍向了下级武士。

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东京新政府给背叛了的。那最终得益的人。有最高层的人，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

“西乡隆盛是日维新三杰之一，曾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他是赞成新的军制的。但此人又有太多的旧友旧部被这一刀给涉及到。在最初时，他以日本下级武士为主体编制日王近卫军，就是为了给其那些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西乡本人又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毕竟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张守炎说的这些，实际上并没点在日军侵台的点上。但左宗棠听得入神，丝毫没有露不耐烦的样子。因为左宗棠很清楚，要真正解决日本对台湾对中国的威胁，弄清楚日本国内是个什么状况，才是最最重要的。

日本要兵侵台湾，这个情报左宗棠很重视，但跟日本国内的情报相比，前者又算不得什么了。这就好比一个爪子要突然抓来，你是一直关注这个爪子呢，还是要看看爪子后头的‘主体’是什么样的呢？

左宗棠当然不会只看爪子。

而且还有一点是，左宗棠很欣赏西乡隆盛，张守炎叙述中的西乡，性格豪迈，莅事忠诚，志行忠介，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很让左宗棠赞叹。

“堤内不足堤外补。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张守炎接着为左宗棠讲述了日本‘征韩论’的由来。刘暹三十万两银子的订单一点都不亏，迈胜洋行给他带来的资料和信息，让秦军上下第一次详细透析了自己的东邻日本。

“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就连反对西乡最坚定的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只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东京的维新政府是缓征内治派占统治地位，西乡则因为自身代表的武士阶级利益，站在了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强烈呼吁“急征”。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日本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候，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军人－－武士阶级，来进行其国对外侵略，也好使武士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西乡主张对台湾、朝鲜动武，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

具体呢，就是他求自任使节使朝鲜，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

以名正言顺的派兵征伐。”

张守炎能清楚的看到左宗棠这一刻神色的动容。站在外人的角度上看，西乡隆盛为人不可谓不勇，谋国亦不可谓不忠。

“日军攻台势不可避免。观之缘由，非为琉球之民复仇，乃侵吞台湾之地也，乃日本维新政府转嫁矛盾之手段。是以，我家军门欲断此祸根！”

左宗棠的眼睛这一刻雪亮雪亮的。“你家军门欲掘西乡以除后患？不可取！”缓缓摇头，左宗棠捋着胡须说道，“以老夫意，那维新内治派，比西乡更为我大清之祸患也。”

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人，认为应该先建立起日本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然后才能展开对外的征伐。贸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会因后勤补给不足，又因大清的强烈反弹和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因而极力反对急征！

换句话说，就是怕打不过大清，再或是大清退

让了，日本又面临洋人的威胁，辛辛苦苦用人命打下的地盘，也不得不吐出来。所谓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更指国力的强大！

左宗棠清晰的看到了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内治派的威胁。误以为刘暹的断此祸根是宰了西乡隆盛等急征派的左宗棠，对此大不以为然。

张守炎笑了。“左公误会了。我家军门言，东方容不下第二个强国。我华夏千万年来为东方诸国之共主，此万世不移之基业。日本欲强，有强国之心，即是我华夏之敌。”

“大善！”左宗棠脸色一动，爽快的笑了起来，“日本近在肘腋，其强盛，将为中土大患！”两边英雄所见略同。

“断此祸根非为杀一西乡隆盛，而是断日本强盛之根基。我家军门以为，现下之日本，东京强，西南弱，士族问题只会越演越烈，而不会平息和缓。所以，此次日军攻台，我秦军欲与左公联手，先吃掉来台日军，然后大军直奔琉球，恢复琉球藩

国，以塞朝中悠悠众口。与日本水师会战，胜之，即集结大兵奔袭东京湾——”只有维持住西南藩的存在，才能让日本的劲拧不成一股！而欲要达成此局面，那就要尽可能的削弱维新政府军的实力。

打海战也好，打东京之战也好，胜负皆不是最重要。消耗掉维新政府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如水师会战失利了呢？”左宗棠皱眉想着自己宝贝的船政水师，很快嘴角又露出了笑意。

张守炎脸上很轻松的笑了，“左公调笑了。堂堂华夏，海战不如一弹丸岛国，何其荒谬也。如海战不利，我家军门当与左公联名上奏北京，奏请速开海军！”

“哈哈哈，哈哈哈……”花厅里响起了左宗棠响亮的笑声。“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笑声传扬的很远很远。

当晚，左宗棠设私宴款待了张守炎。张守炎这顿晚饭吃的很舒心，左宗棠的脾气全天下可都是知

道的，能吃上他一顿私宴，说出去脸面都能光彩上三分。而与秦军的合作之事，左宗棠完全同意了。先期的台湾之战，刘暹除了四艘铁甲炮舰外，再出兵三千即可。其余的不管日本出兵多寡，楚军全包了。当然，左宗棠也需要秦军支援一些枪弹炮弹。现今秦军的兵工厂那也是大大有名，刚投入生产没几个月，就直接把投入资金更多的江南制造总局挤到了二号位上了。

张守炎自然一口答应。只要左宗棠不心疼船，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不过左宗棠真的不心疼船吗？那绝对不是。他答应的爽快，只因为他是左宗棠，不是李鸿章！

左宗棠不是李鸿章，因为心疼自己手里的舰队，因为担忧自己的地位，黄海一战过后，就不敢再打不敢再拼了。左宗棠创办船政水师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御敌于大洋之上。如果船政水师是一支不能打仗的水师，左宗棠还办来何用？

第二百九十三章战前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开始于二月下旬，截止到三月下旬，广西到福建的军火贸易，秦军共为楚军输入了后膛枪两千五百杆，子弹二百万粒，七五后膛炮十二门，各口径炮弹一万发，总交易额十二万两白银。

这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是的，左宗棠向刘暹买军火，他反还要欠刘暹的人情。只因为现时代的中国，后膛枪炮着实太火热了。秦军现在也没有完全换装呢，两千五百杆步枪和十二门后膛炮，那几乎算是秦军兵工厂两个月全部的步枪产量和一个月的火炮产量了，还有子弹、炮弹。

也是在三月中旬，迈胜洋行再给刘暹传来消息，日本维新政府册封西乡从道为中将，任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大批的萨摩藩军正在向长崎汇集。

美籍轮船纽约号受雇为日本运兵。据迈胜洋行估计，此次日本出兵挡在四千人左右，并附带总督府人员及随行辅兵一千余人。

一个月的往来消息，刘暹清楚的知道了现今台湾镇的状况。可以很糟糕的说，

台地无一可防。本地绿营怯弱，团练可助胜，而不可救败。生番固愿助官，奈何毫无伎俩。陆勇仅只两千人，先前为平定彰化廖有富举旗，就险些要从福建调兵来。本地镇兵的战斗力可见一番了。至于武器方面，台湾偌大之地而无一后膛枪炮。

这个原因主要在于台湾镇前任总兵杨在元，此人是楚军出身。先随刘典，后受左宗棠赏识。历任浙江中衔参府，特授闽浙督标中军副将。署理福州城，守浙江严州等处，协镇漳州，总领台湾挂印镇节制全台文武，兼统水陆诸。

就是这样一个在左宗棠面前表现很出色的家伙，来台四年【1869—1873】，天高皇帝远的魅力约束，滥委营缺，侵冒营饟。如果不是左宗棠念

他有旧功，去年杨在元就不是革职，贬斥新疆了，而是直接砍脑壳喽。

继任台湾镇总兵的林宜华，虽然有心整治军伍，但是时间太短，还没能改正军中风气，勉强镇压下了廖有富的起义，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偏偏的。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左宗棠必须安耐住向台湾增兵的念头。这日军真的攻台的话，台湾镇腐朽不堪用，他左今亮必要丢人的了。

西乡从道已经被授命了总督。小鬼子出兵就是一定的了。刘暹遂即在柳州郊外校场举行了新兵校阅大典。此次出兵台湾和日本，刘暹不会全部排出新兵，讲究新老混编。以老带新的秦军，也没有哪支部队。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新兵的。现在校阅的这些新兵，大阅之后立刻就会被编入建制。不久，其中的一部分就会开赴疆场！

要打小鬼子了，刘暹心中很兴奋。

阅兵是一件大事，中国古代的阅兵几乎都跟战争能扯上关系。特别是在清朝！观兵以威诸侯，直

接变成了战前鼓舞或是战后庆祝的仪式。但是校场校阅跟阅兵可不是一码事儿。后者，是摆给所有人看的。前者，则只是官府官员，或者只是落军伍的眼中。

整齐划一，作训有素，士气激昂，军心沸腾……等等关于检阅的形容词，都要有一个前缀——军姿威武，也就首先军服要好看。

一样的军队，穿着07式军装与穿着土八路时候的军装，那秀出来的样子，绝对是不相同的。秦军也是如此！纵然他们的作训富有后世的军训色彩，有着浓厚的解放军传统，但是穿着清军传统的短褂、马甲、肥筒裤，带着凉帽，即使系着皮带、绑腿，样子也显得那么的不伦不类。

可刘暹也只能忍着。秦军中现在剃光头的越来越多，因为刘暹留着一个光头，越南回来后就再也不蓄发了，下面的人有样学样，全军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大光头。

这次校场校阅，参入兵力达五千余人，去年广

西、海南招募的新兵，全部亮相。以大队为建制，七个步兵大队、一个海军陆战大队，两个炮兵大队。没有骑兵，因为岭南之地的新兵太不了解马匹了。并且刘暹有汉中这块根据地，有新疆之战锻炼出的数千精锐骑兵，也根本不需要再在广西招募骑兵。这里的士兵做步兵，或者是山地步兵，才是最适合的。

排面如刀切，摆臂似流光，踢腿像射箭，落地若雷霆。

横看、竖看、斜看，都是一条线。线线笔直，展现出队列的整齐划一之美；势如雷霆的足音，踢腿带风，落地砸坑的铿锵步伐，体现的是力量之美；绝对标准的步幅，绝对均匀的步速，绝对正直的走向，绝对准确的节奏，绝对协调的配合，体现的是统一之美。

如果，如果眼前的这些秦军战士，能够换上一身西式军装，那么他们的军姿，他们的威武，能让西方列强都另目相看。可事实是，秦军将士一身的号褂、马甲，十层的威风能剩下五成就不错了。

虽然检阅部队的每一个战士，都胸怀壮烈，心潮澎湃。阅兵中也确实是，军威震撼，兵行壮阔，步履强劲，齐勇若一，让人目不暇接，让人感到震撼。但是那一身绿皮着实太减魅力。

刘暹心里清楚这种阅兵的效果，当初不辞万里远赴新疆的时候，他也在汉中校阅过手下的将士。说真的，跟后世的解放军大阅兵真的没法比，威武雄壮，远远不及。可能真的是时代的差距吧，后世解放军大阅兵中，那种如海浪拍岸，如松涛阵阵，随大地共鸣的力与美的统一，威武与庄严的展现，纪律与意志的凝聚，完全从秦军身上看不到。刘暹不认为那是训练上的差距，秦军士兵的训练很刻苦，更觉得那是信念上的一种落后。

第一个方阵，整整五百名官兵，排成20*25的步兵方队，正看一条线，斜看一条线，横看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步法整齐如一，矫健有力，落步声响亮整洁。

这些广西人、海南人，身材可能不如汉中人、

北方人高大，但是当年小日本的鬼子兵也一样是矮子，人不比枪高多少。如今他们步枪倾在胸前，枪口向外一条直线，雪亮的刺刀直指前方，在阳光下不时闪耀着逼人的寒光。

刚一亮相，整齐的队伍，就让观礼台上观众响起一片呼声。

这座观礼台就是校场本来的阅兵台，上面不仅有刘暹等秦军一系人马，还有柳州知府徐延旭、布政使佛尔国春，按察使崇福，前两者都是刘暹的老熟人，后者是刚从湖南调过来的，为蒙八旗的，加上任巡抚的祁世长，这个满清名臣祁寯藻的儿子，北京方面对刘暹的夹持，在刘暹不露迹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最高了。

当士兵们走到观礼台的时候，随着一声响亮的口号，齐步走瞬间变成了更加威武的正步走，布鞋踏在土地上，踢腿带风，落地却砸不出坑，只能发出一声声整齐的闷响。

贝尔和越南的瑞国公阮福膺禛看的是目瞪口

呆。这样的队伍实在太有冲击力，太具视觉感观了。

阮福膺禛两眼看着下面的秦军方阵直冒金光，内心中更是再一次坚定了原先的信念。这当今这么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越南国小民弱，想要独立图存，必须依靠中华天朝的力量。

“赞美上帝，这是一支可以媲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精锐。”贝尔.福克斯由衷的赞叹道。内心里对自家洋行的明智选择，自得不已。

“轰轰轰……”

七个步兵方阵，和一个海军陆战方阵过去后，就是两个炮兵大队登台亮相了。

从五七到七五，再到105，一共五十四门大炮和相应的配套辎重马车，炮车在驮马的拉拽下，轰隆隆的从观礼台前浩荡开过。黝黑泛着金属光泽的炮筒在阳光下闪耀着肃杀的冰冷。

刘暹心头充满了自得，有如此军队在握，他有理由去得意，也有资本去得意。

军事就意味着力量，力量就意味着强权，而强权代表的就是霸主。这是一个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不会失效的真理!

新兵校阅之后，刘暹也不管佛尔国春和崇福，会怎么向北京汇报自己看到的一切。是称赞、赞叹，还是‘谗’之以‘威胁’，他已经没时间和精力注意他们了。立刻的，所有的新兵就被分配入军中各部，他们有的要去鸿基，有的要去海南岛，有的要去汉中，有的要进入钦州港，再有的就是编入广西各部。而借着这次秦军的‘大调整’，刘暹也很轻易的凑齐了四个步兵大队，一个海军陆战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以及相应的辎重队，近四千人马汇在钦州港。

秦军唯能拿得出手的四艘铁甲炮艇，和南洋船运公司过十艘的货轮，也汇聚到了钦州港，同时钦州港内还有两艘装满了最上等的鸿基煤，抵港后却并不急着卸煤的运煤船。这些就是刘暹参入台湾之

战的全部资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的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二百九十四章皇国，武运长久！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1874年的日本，正走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西乡从道势在必行的出军，就是革新中的日本对当今的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咆哮。

如果西乡从道真的能夺取台湾，日本可能真就走上一条不同于后世的道路了。三年后的日西南战争就不会再发生。但是这条道路真的能走通吗？现在的日本谁都不敢说一个肯定，即使最狂热的急征派首领西乡隆盛！

还是持悲观态度的人更多。否则日本就不会排除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分出使北京，针对宫古岛人遇害事件试探清廷的态度了。

对国际法则完全不了解的满清，依旧从推卸责任的角度出发，说什么“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轻易地被日本抓住了把柄。为此次攻台事宜之成败都套上了一层防护罩。小小的日本，现在刚刚长出了自己的一点利爪，真的还对自己西方两千年的旧临，充满着畏惧之心。

“西人退缩了！”长崎城内一处幽静的馆舍中，一身和服的西乡隆盛正跟自己的弟弟进行临别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他是秘密来长崎的。

身着军服的西乡从道脸色不变，“日本要强大，靠的只能是大和健儿。西人。不足为持。”虽然内心里对临时变卦的英国人，恨得牙齿痒痒。但是西乡从道绝不会放弃攻台之事的。因为他清楚，这是西南藩与东京政府能够长久和平。解决士族危机的最大也是最好的机会。

放弃了，就意味着不久后更大的暴乱。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不久前佐贺藩藩士江藤新平发动的**叛乱，都明确的指出日后那注定会发生的一幕。

西乡从道是西乡隆盛的弟弟，自己的大哥是士族的首领，西乡从道怎么可能不替自己大哥着想，不替士族的未来着想？

“兄长，我会用手中的刺刀，为日本。为士族，争取一份新的天地的。”

虽然恐惧西面的满清，恐惧那个偌大的老大帝国，但西乡从道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在台湾失败，会败给那群原始的生番。还好，英国人虽退缩了，但日本还有美国人和法国人支持，西乡从道还有足够的轮船来装载士兵。

西乡隆盛轻轻地摇着头，打败生番容易。想在台湾立稳脚跟，很难。满清再是落了把柄，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日本在台湾设立督府的。到时候清国的军队绝对会开入台湾，那个时候日本打是不打？

西乡从道一定是要打的。不打，他就没必要坚持攻台了。但，打得赢吗？日本能跟那个老大帝国比国力吗？而且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性格。西乡隆盛

也是知道的。

偏偏劝阻的话，西乡隆盛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就像后世人评价他说的一样。西乡隆盛一生都代表着武士阶层的利益。

“祝你，武道昌隆！”

“皇国。武运长久！”

两个兄弟隔着一张小小的木几，相互用力鞠躬行礼，作为这一别最后的话语。

四月五日，东京的新命令传达到了长崎。因为英国突然出现的变化，东京政府下令暂缓出兵。不过西乡从道拒绝听从这命令，他说：“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蕃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同在长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苦劝不成，只好电告东京：“士气强盛，其势难止。”西乡从道随即命令部队陆续出发，两日后正式开拔，三艘军舰陪护着七艘运兵船，开出了长崎

港。

这样的行为，在除去日本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坚会决给以遏制。但是在日本，西乡从道的行动后来却获得了东京的追认。此举更被后世的日本人称之为“西乡大暴走”，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型，亦即军事的先行和政治上的追认。直接引导了日军‘下克上’的出现。

厦门。

王德榜手持着一杆秦军生产的步枪，啪啪的射击着百步远的一个靶子。

“好枪，好枪啊。比之美国的原产一点也不逊色。比江南局的货色好多了。”打完了十枪之后，王德榜停住了手。他部刚从闽浙结合部位调到厦门，左宗棠也不敢疏忽大意，调动兵力不仅晚，而且找好了充足的借口。就是为了防备日本查之。

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法国，在厦门设立的都有领事馆，这三个列强中，前两者的态度是一直支

持日本攻台的，后者就更是视大清为‘死敌’了，武官进驻日军当中，完全是红果果的赤膊上阵。绝对会使出吃奶的劲，来帮助日本攻台。所以，左宗棠调军上会比刘暹更加小心。

王德榜的部队刚刚抵到厦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武备。全军八个营，小五千人，左宗棠拨给他了一千五百支后膛枪，让其部的后膛枪装备率一举拔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虽然王德榜挺眼馋左宗棠从秦军那里购买来的七五炮的，但是好东西不能一个人独吃，楚军上上下下四五万人，能打仗的队伍可不止他王德榜一部。

站在王德榜身边的人笑了。不搭王德榜的话，而是从身后随从手中接过一把转轮手枪递给了王德榜，“打打这个，也试试看！”

清脆的枪响练声响起。王德榜身为记名提督，楚军大将，再怎么土鳖也知道手枪的，连扣了六下子扳机，没打一枪后就停下来装子弹，闹出笑话。“这也是秦军产的？要得！”颠了颠分量，他脸上全是喜色，“克公，这转轮要多钱一支？如果

能凑个三五百支，纠缠厮杀的时候，可是能一锤定音！”

刘典哈哈笑了，“哪来的三五百支。这是靖毅候送给大帅的礼物，总共才一百支。大帅分送给军将的同僚。可没能耐于你凑那三五百支的。”

刘典，一个历史上并不怎么出名的人，却是原时空中楚军西征时的大军副帅，整个楚军的二号人物。湖南宁乡人，字克盦，是以王德榜称之为克公。少伏沩山，与罗泽南友善，以学相期许。

老天爷真的钟爱湖南，从曾左胡罗这一代人算起，到红朝太祖那一辈人为止，整个湖南，人才济济，明星闪烁。(我的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二百九十五章英烈在目，光辉闪耀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四月末的厦门雨水淋漓。

距离日军琅峤登陆【台湾凤山】已经有八天了，刘暹前日就亲率将士抵到了厦门，行动迅速的让两广的大佬们眼都傻了。北京方面都才接到消息，还没决定打不打，怎么刘暹这边架势就已经拉开了？而且更令两广高层吃惊的是，不仅刘暹的架势拉开了，楚军的架势也已经拉开了。这是怎么回事？秦军什么时候跟楚军搅合到一块去了？

两边展开联合行动，这根做生意完全两码事。谁都不是傻子，说左宗棠是因为跟秦军做生意，现在才跟秦军一块合兵的，鬼都不会信。那李鸿章的淮系，不管是轮船招商总局，还是江南制造总局，每个月从钦南与鸿基购买的煤铁，半点不逊于左宗

棠，怎么没见李鸿章给刘暹说一句好话的？

但现在秦楚联合已经势在必行，刘暹昨天见到了当世今亮，今个，他的四艘铁甲炮舰联合船政水师的扬武、福星、伏波、安澜、镇海、飞云、济安、振威等八艘炮舰，就已经在船政水师提督彭楚汉、船政水师总监日意格的带领下，昂然驶向了日军出没的台南。

刘暹的四艘铁甲炮舰，战斗力不俗，领头的石清岩、杜春、王福友、李正辉，也都是他当初随张守岱成都赴任时就投靠来的老人，船工出身。识水性，在调任海军之前。四人都是中队长以上级别的中坚军官。虽然最初时的他们对现代化舰船和作战一窍不通，但是这些日子来的学习。和刘暹聘请的那些英国老兵、教官的言传身教，即使刘暹将所有的英国人从船上全部撤下，石清岩四人也能带着手下的将士开动舰船，出海作战。不过刘暹才不会自断臂膀，赶走了所有的英国人，他的四艘铁甲舰船还能剩下多少战斗力？如今还在秦军炮舰上的英国人，总数虽然已经不到五十人了，但每一个担任的都是战舰上最关键的职务。比如领航员、比如枪炮

长，比如机轮长。比如大副……

正因为实在对自己军官的水准、水平不放心，刘暹根本就没打算去争夺联合舰队的指挥权。不过彭楚汉这个老式水师将领的水平也够呛！半辈子在长江里扑腾，今年刚刚调任福建，刘暹真的对他没信心。或许，他连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的那些毕业生都不如。看看后者的一连串闪耀着光芒的名单，罗丰禄、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林泰曾、李达璋、严复、邱宝仁、林永升、叶祖珪、许寿山、黄建勋、张成、林国祥、吕翰、邓世昌、萨镇冰、叶琛、林颖启等等，刘暹看的都两眼直发红！实际上舰队的‘前线’指挥官应该是日意格这个法国佬。

“刘侯好心性，临战不急，临兵不躁。真大将之风。在下是万万不及也。”

刘暹跟左宗棠见一面后，左宗棠就坐船回福州继续坐镇了，台湾的事就交给刘暹和刘典了。今个海军开拔，刘典面上看不出半分焦切。跟刘暹说说笑笑，风趣博闻。但是两边一局围棋没下到一半，

刘暹就知道。刘典的心乱了。他下围棋是个什么水准？就比菜鸟好上一等，勉强脱离臭棋篓子的境界。而且还相当一部分占开具‘别致新颖’的光，以刘典的水准。完全能横扫了他的。刘典却是落入了下风，落入了下风，这要不能说明他心绪已乱，难道还要说刘典自身是个臭棋篓子？

这种传统式的中国儒生，有几个下棋臭不可闻的？刘典手谈是不出名，但人家也没臭棋篓子的传闻啊。

一局棋没下完，刘典就苦笑着投子了。他心绪真的乱了，完全定不下，还如何跟刘暹下棋呢。船政水师历经多年的经营，终于初见成效，这一回的海战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战舰真的要上场拼杀了，刘典患得患失，脑子里没有一刻安定的。

他真的相当佩服刘暹的‘定性’的。说的不是纯粹的恭维话。

刘暹哈哈的一笑，“我军十二艘战舰，铁甲炮舰四艘。日军三艘战舰，铁甲舰一艘，如若还是不

赢，我华夏男儿尽皆鼠辈呼？”

秦军的将士不需要多说，敢战场退缩不前，回头刘暹就能全砍了他们。无论水陆，秦军至少是不怕死的。而船政学堂培养出的这批人，铁骨铮铮的男儿汉也是触目可见。吕瀚、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不提原时空的北洋水师，只说原时空的马尾海战中，壮烈殉国的，刘暹就能从船政学堂的名单上挑出一群！

此次台湾之战，堪称船政水师成军以来第一大战，不仅是已经毕业的学员，就是船政学堂还没有毕业的学员，很多也都充入了战船，准备历经实战磨砺。如此能保证联军将士皆效死敢战，那么秦楚绝对舰炮优势下的一战，刘暹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此时的台湾海峡。

一支多达十五艘舰船的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向着台南进发。

不管是秦军的铁甲舰，还是楚军的船政水师，亦或是拉在后头的三艘运输船，全部都可以用六到八节的航速，在海面上向着目的地持续前进。优等的鸿基煤给这些蒸汽舰船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而在这支舰队的不远处，一艘打着米字旗的英国铁甲舰，正在以同等的速度，光明正大的尾随着秦楚联合舰队。整个中国海区域，也就英国的远东舰队能够轻松的抽调出一艘性能优良的铁甲舰，来随同观战了。

联合舰队打头的是伏波号炮艇，这艘三年前竣工的炮艇。全力转动机轮能够跑出十节的速度，在整个舰队中也是一等的快马。而且快一千三百吨的排水量。和阿姆斯特朗114磅（160mm）前膛炮1门、阿姆斯特朗40磅（120mm）前膛钢炮2门、法华士120mm后膛炮4门的较强火力，也能保证它的安全。其担任搜索舰。超出舰队主力三四海里的位置，舰船管带贝珊泉。

四月二十五日，舰队并没有与日军接战，因为舰队连澎湖都没行驶到，第二天中午才算进入了澎

湖厅。而此时的日军，则刚刚把琉球宫古岛民遇难的直接制造者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给干掉。正分三路扫荡抗日派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和女奶社等湾湾土著，大本营依旧在射寮营地。

也就是说，小鬼子扯的那一张‘报仇问罪’的皮，现在都还没能洗干净。还没空出手来向台湾的精华地带——西部进攻。【射寮就是在台湾南部最尖尖的那里】

彭楚汉不管台湾府陆地上现今是如何布置抵御的。他只知道，明天自己带队直扑射寮即可。就算日军舰船见势不妙，逃之夭夭，那也尽可能的将它们往东部赶，那样，厦门汇聚起来的大军，就可以登船从容的浮海进抵打狗港【高雄】。然后一拳头砸掉西乡从道的‘大军’！

澎湖协副将吴奇勋对于舰队的到来是万分高兴。其部澎湖水师，船不过二十旧式老船，兵不及千人之数。炮台上的大炮全都是十多年前的旧货色，如果西乡从道真的大举进攻澎湖，扼住这个大陆通往台湾的海上要道门户，林珠真的是毫无抵抗

之力。

所以。见到跨海而来的舰队，澎湖水师自吴奇勋往下，那是无不欢呼雀跃。

此刻台南的日军攻台部队。西乡从道还一点都不知道秦楚联军即将杀到的消息。他这个时候正跟日军舰队指挥官，日海军大丞赤松则良谈论着煤炭的事情。

是的。日军缺煤了。随着长崎发来的第二波船只抵到，整个日军海面力量已经从三艘战舰增长到五艘。日进、孟春、三国、高砂、大阪，虽然其中的孟春只有四百吨级不到，三国、高砂、大阪三船更是武装运兵舰，只有排水量达一千五百吨的日进号，算是一艘真正的三等巡洋舰。不过此舰是铁肋木壳，下水又已经有五年，战斗力跟秦军的扬威、振威不属于一个档次。

这些战船一直呆在射寮，并没有大肆活动起来，如果只是他们，那日军随带的煤炭还完全够用的。只不过兵舰不动，运输船要动吧？现在停靠射

寮水面的日本运输船已经高达十三艘了。煤炭紧缺，赤松则良只能冒险派出牧源吾号轮船，载兵百余名，由台南绕后山一带过噶玛兰，入鸡笼口买煤。

西乡从道也好，赤松则良也好，对于牧源吾号的此行都心怀担忧。因为鸡笼口不同于台南的射寮，那里一直都是守台清军的重点防御之地。贸然进入，两人真的担心牧源吾号会不会跟清军打起来。

而且台南这里的气候让日军上下也苦恼不已。太热了，跟日本气候大不一样，尤其这射寮等地，属于番地，根本没有得到充沛的开发。萨摩藩的这些西南武士大大的不适应，抵到此地不过十天，就已经有几十号人病倒了。

这一情况完全在西乡从道的预料之外。日军士兵跟湾湾土著动枪子都没见几个死伤，一个水土不服就撂倒了这么多人。

“台地精华，尽在西部淡水、鸡笼、嘉义、府

城一带。那里物产殷阜，可停泊兵船，更得到了充足的开发，不同于此处番地，疾病滋生。吾军当尽数扫平土番，移师西去，登陆打狗港……”(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二百九十六章阁下，清国舰船在调整航向……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次日，大清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六。

日军二百余人从石门入，八十余人从风港入，开始大力向牡丹社等生番用兵。同时间，澎湖的秦楚联合舰队再度扬帆，旗舰扬武号后桅上升起了三角镶蓝大旗，随后又升起三角黄色龙旗，剩余死士艘舰船纷纷升起三角黄龙旗，十五艘大小不一的战舰，生火拔锚，很快一股股黑烟冒出，蒸汽机推动着舰船慢慢航行起来，并加速、加速，再加速，向着日军攻台大本营射寮，直扑而去。

“跟上去，跟上去——”约翰牛的铁甲舰汩汩的冒起了黑烟。两个英军海军少校屹立在前甲板上，遥望着南方的秦楚舰队，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耀

眼的光。这是东方的第一次近代舰队大战，如果清国的联合海军真的吃掉了日本人的舰船的话，那么清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是不是真的复兴了？这头沉睡的狮子，是不是真的苏醒了？与日本人的战斗，能让大不列颠看清楚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刘暹在越南的胜利，太干净利索了。英国人都吓了一大跳！他们对华态度不得不婉转和缓一些。在看清楚中国的真实实力之前，英国人不愿意‘冒’法国人那样的风险。

贝珊泉迎风站在伏波号舰首，海风吹得他衣服刷刷作响。他却没有丝毫在意。相反在战舰上这样吹风，乃是他最最喜欢的。

伏波号马力全开的疾驰航行。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的。这并非是煤多煤少的问题，更是蒸汽机轮寿命性能的问题。贝珊泉做伏波号炮艇的管带也一年多了。这样全速航行下的吹风，却还屈指可数！

“如果是站在铁甲舰上……”这感觉会更好。贝珊泉禁不住的想起了秦军的那四艘铁甲炮舰。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伏波号两个绑在一块也比不上秦军扬威、振威两舰中的一个。同一等级的木壳炮舰与铁甲炮舰，实战上巨大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

而且更令贝珊泉感到羡慕的是，两艘披着铁甲的战舰，航速上比之伏波号竟然也丝毫不逊色，其中的扬威号更甚能快上一筹。而平海号、安海号两艘六百多顿的铁甲炮艇，实战能力且不去说，速度一个12节，一个13节。完全是甩开了伏波号一个层次啊。有钱就是不一样！

船政水师发展自身造船工艺，且经费有限，每增添一艘战舰，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次争辩，而秦军大手一挥，几十万两银子撒出去，就买回了四艘铁甲舰来。一跃使之有了不逊于广东水师的作战能力。

抱着金娃娃的秦军！甭看人家坐不上一省巡抚，主不了一省军政，可有着鸿基煤矿与钦南钢铁厂、兵工厂在手的秦军。已然是中**界公认的‘富裕’了。

秦军有钱有枪，虽然小，却很强大！

贝珊泉见过东来的那支秦军队伍，一水儿的后膛枪炮。人人精神饱满，士气高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三千人，秦军中还有多少。但放到楚军里头，这样的军队完全是头等的精锐。

正恍惚的时候。叮叮当当的敲钟声忽然响了起来。

“敌舰！发现敌舰，正前偏西方10海里左右。悬挂日军旗帜！数量，一艘！”

瞭望员用力的敲着手编的小钟，一边大声的往下喊。

“什么！！！”贝珊泉赫然一惊，继而脸上就

露出了笑意来。敌舰也只一艘！“追上去——”那就没放弃的道理。至于向后方的汇报，从船舷上放下一艘通讯艇就行了。

与此同时，日舰孟春号上也响起了叮叮当当的警报声--他们的瞭望兵同样现了航行在十海里外的伏波号。那飘扬在后桅上的三角黄龙旗，在日本人眼中是那么的刺眼。

“阁下，清国舰船在调整航向……他们在靠近我们！”

海军上尉石川信雄左手举起望远镜，右手紧紧把住扶手，手背上的青筋都尽皆凸起，显示出他心中的紧张。

很明显，清**舰是来作战的！

但是……

“难道日清已经宣战了！？”石川信雄浑身都战栗了起来。

他可是知道的，在西乡从道大军出发的前一天，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与文武官兵共217人乘辅助舰有功丸号自长崎出发，驶往的目的地就是厦门。福岛九成是新任日驻华厦门领事，随身带着的有一份要递交左宗棠的文书，文书的内容在日军中早已流传开了，石川信雄自己都能背出来。“台湾土番之俗，自古嗜杀行劫，不奉贵国之政教。我国人民遭风暴漂到彼地，多被残害，幸逃脱者迨入贵国治下之境，始沾仁宇恩恤，藉得生还。本国知贵国矜全我民之意厚且至也，我国政府感谢贵国，而彼土番害我人民，如此为民父母岂忍默然？是以我皇要西乡中将兴师以深入番地，招彼酋长，百般开导，杀其凶首，以示惩戒，使无再蹈前辙。我军谨遵圣旨，即兴兵将由水路直达番地，过贵境并无他意，应无阻拒……”

可是现在怎么看，都不想清国接受了文书的样啊。“撤退，迅速撤退！”

石川信雄大声的命令着，孟春号炮艇四百吨都不到的排量，对比前方的清国巡洋舰，完全是小弟

弟。根本没得打！只有撤退，与主力汇合了，才能再作打算。

“阁下，没有发现清国的后续舰队！”桅杆上的瞭望兵再次向下喊叫。

伏波号跟身后的主力舰队间隔了四五海里，比昨日还要加大一截，日军的瞭望兵根本看不到那么远的距离。

而这个报告让石川信雄稍稍安心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迅速向主力靠拢的想法。日军攻台舰队的主力舰是日进号，排水量接近一千五百吨的三等木质铁甲巡洋舰，以它的威力，足以阻挡来势汹汹的清**舰，甚至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不是不可能。而这样的‘兵不血刃’，正是眼下的日军需求的。

孟春号炮艇虽然只有不到四百吨，但它是1867年完工的老舰。斜置式的蒸汽主机，出力还不到二百匹马力,单轴推进,速率仅只7节。虽然在全速的向着老巢射寮跑去，但背后追来的伏波号身影还是越

来越清晰……(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二百九十七章燃烧的‘日之丸’旗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ps：咱们熟悉的旭日旗是小鬼子的陆军军旗。

望远镜中看去，身后伏波号高大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之前日军瞭望兵只能大致判断是千吨级战舰，现在看么，虽然比日进号要小一些，但两边绝对是同一个重量等级的存在。那石川信雄更是认出来是伏波号炮舰！

阿姆斯特朗114磅（160mm）前膛炮1门、阿姆斯特朗40磅（120mm）前膛钢炮2门、法华士120mm后膛炮4门，七门轻重火炮，对比日进号的十三门火炮来，数量上是少了很多，但威力上却彼此相符。日进号炮位虽多，但是重炮无几，实战能力并不比伏波号来的突出，还大大占用了储煤仓位，只有200吨左右的载煤量，仅仅顶得上伏波号

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唯一较伏波号突出的就是那一身的铁甲。

现在的日军战舰，为了火力可以牺牲除防御性能外的一切，这是现今日本海军的贯彻思想，因为还只在东瀛列岛打圈圈的日本，确实不需要多少储煤仓位，就足够他们‘策马狂奔’的了。孟春号炮艇也是如此，小小的三百多吨吨位，就安放了两门120mm的克虏伯大炮，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出的。

两个小时的追逐，伏波号距离孟春号已经只有三四海里。孟春号上六十多名日海军官兵，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此刻孟春号刚刚出七鲲身海面。距离日进号活动的打狗港一带海面还有二三十海里之远，距离天黑也还有两个多小时。石川信雄不管是靠近主力，还是期望着等到天黑好在夜色中遁去。两个算盘是都落空了。

“阁下,我想……我们很难逃脱了，必须要做好作战的准备了！”

大副在石川信雄身边说道。石川看了一眼自己这个性格坚毅的大副，不愧自己往日的声名，脸上不露半分怯色，有的只是无尽的凶悍。

石川信雄的目光再从水兵们的脸上扫过，一些人脸色生硬，身体僵硬，但更多的人一脸杀气腾腾，并无畏惧怕死的神态。

“继续往日进号靠拢。如果清国人追上来了。那就打！”石川信雄下定了决心，“皇国海军不惧怕任何敌人，更不会害怕死亡！大副，传我的命令，全体官兵战斗准备。……让清国人来追上我们吧！”

“嗨！”

……

伏波号舵台，贝珊泉紧张的看着航海图。追敌

可以，但要一头扎进敌人心腹，那就没有必要了。此战伏波号仅仅是一个马前卒，身后的主力绝对不是摆设。

……

又是一个小时的追击。两艘舰艇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了一海里。孟春号已经在调整方向，做接战前准备。伏波号的瞭望兵四处观察着周边，并无任何船只出现。但两边谁也没有开炮！

一海里，三华里多些。两边的火炮绝对都可以打这么远。但是在这个距离上开炮，在炮镜等测量、瞄准设备还没有出现，或是只出现了一个雏形的时代。是完全没有准头的。

二十分钟后，孟春号、伏波号从前后南北相。转成了相对的东西相。两边间距也靠近了一千米。

“轰——”伏波号上一门120mm后膛炮首先开火。但是没中，炮弹落在了孟春号侧弦十多米处。不过这不要紧。伏波号还有第二炮、第三炮跟

上。有着远比孟春号强大的火力的伏波号舰，在贝珊泉指挥下，连连向着孟春号开炮。

而两边开战前唯一的对话，竟就是贝珊泉要旗语兵向日舰打旗语，要求日舰立刻落旗，投降。

“前进，前进——”石川信雄站在舵台，亲自掌舵，口中高呼着为炮艇上的日海军官兵鼓气。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一千米的距离上，120mm克虏伯前膛炮，准头太没保证了。必须靠近，靠近，六百米，甚至是五百米。孟春号只有两门火炮，前装炮重新装弹又费时间，石川信雄必须保证首炮命中眼前的清**舰，创伤他，为近距离状态下他舰的重新装填弹药争取时间。

但是日本人哪来的那么好运气，几百米距离内每一炮都打不中他们？

七百多米的距离时，始终没有动静的伏波号主炮终于喷出了炙热的火花。160mm的大炮轰然炸响，炮口喷出的焰火足足有一尺长。114磅的榴形

炮弹轰的撞在了孟春号的侧弦，那木质的防护壳根本阻挡不住炮弹的穿透，就像一张薄纸一样，一触即穿入其中，碎木四射。

下一刻，轰然的爆炸声中，那一块船舷被爆开的烈焰和冲击波彻底撕碎，孟春号前进的速度猛的一顿。

“该死，被打中了……”

“要完了吗?”

石川信雄痛苦的闭上了眼睛，然后又瞬间睁开。不对，一切还没结束呢。即使孟春号下一刻就要沉没海底，至少现在它还在海面上飘着。它两门120mm的火炮中还有两枚待发的炮弹。

“开炮，立即开炮——”声嘶力竭的叫喊里，孟春号两根笔直指向伏波号的炮管中，喷出烈焰。

轰隆隆……

巨大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

几乎就在日军开炮的下一秒，一枚120mm炮弹再次落到了孟春号身上，爆炎摧断了烟筒，蒸汽机彻底停止，浓白沸热的蒸汽嗤嗤的充斥着锅炉房，正在船下操作着机器和锅炉机轮长和水兵们是个什么样下场，那用脚后跟就可以想出了。

日军射出的两枚炮弹很精准，两炮全部是近失弹。虽然没有直接命中伏波号，但威力不可小视。眼下这个时代。眼下的伏波号炮舰，那可都是无甲的木质战舰。炮弹爆开，周围海水迅速膨胀产生的冲击波直接就在船舷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石川信雄在一颗命中孟春号甲板的炮弹爆炸中昏过去了，他整个人的身体被威力巨大的冲击波给掀了起来，后仰着撞到了舱壁上，然后掉落在角落里，头耷拉着生死不知。整个舵台满屋的血肉——大副一只手被弹片割断，就甩在离自己身体不到一米的地方，连胸膛也血肉模糊成了一片，眼看就已经没命了。

当石川信雄随着一阵剧痛再次醒来的时。赫然发现自己已经在天空中飞翔了，然后没等他反应过来，人就噗通一下重重摔进了海水里面。如果不是他还有一副好身板，这一下就又得晕过去了。石川信雄挣扎着划了两下水，让脑袋浮出来水面。然后他就看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一幕画面，他的座驾，孟春号，已经断成了两节，正一边下沉一边燃烧！高大的桅杆折断了。发出吱呀呀的刺耳声音，带着已经烧起来的‘日之丸’旗正歪倒着向水中砸下……

……

四月二十六日黄昏，带着胜利的喜悦，在距离打狗港十海里的位置上。伏波号跟后续的主力舰队汇合了。

彭楚汉、日意格、石清岩等所有人，都吃惊看着伏波号船上猛然多出的三十来号日军俘虏。贝珊泉竟然见仗了？

等到伏波号击沉日舰孟春号的消息传到每一艘

舰船上的时候，以扬武号为首。整支舰队所有的舰船纷纷拉响了汽笛。首开得胜，贝珊泉起了个开门大红！

“日倭小舰。不足挂齿。还是全胜之后，再快船回报……”

面对彭楚汉想的向后报捷。贝珊泉赶紧的阻止说。自己三倍多的吨位于日舰，如果还打不赢，自己不就是比废物更加废物的废物了？还是全胜了日军舰队之后，再一块向岸上报喜。经历了今日的一场小战，贝珊泉本人也好，联合舰队所有的军将也好，每一个人都对胜利抱着充足的信心了。

“其成军固早数年，战，也不外如此！”

……

而此刻的天津城中。直隶总督李鸿章正皱着眉头看着手中的书信。对于日本进攻台湾事宜，李鸿章这时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接到福建消息后，就立刻上书北京，称“事至今日，与日本谈判，已属无

用，应迅速决定交战，布告全国。”

而北京的态度也很坚硬，恭亲王的铁杆之一文祥即谓，“现在日本借端启衅，欲肆侵吞，已有不能敷衍之势，且彼与中国最近，倘使其得志台湾，将来之患愈不可问。”

所以，在接到福建消息不两日，北京就大致有了定论，以闽浙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为全权督台钦差大臣，北到江苏，南到广东，一应舰船悉数听之调遣。

但就是在这个旨意就要发出去的时候，北京再次收到了消息，秦军跟楚军搅合到一块去了。这边日本刚刚登陆台湾，那边刘暹就已经亲率陆军三千，铁甲炮舰四艘跨海而来。

正要发下去的旨意立刻就停了。第二天，同治皇帝再次发下的圣旨内容就变成了左宗棠全权负责台湾事宜，而没有了钦差大臣的头衔，更不见了‘北到江苏，南到广东’的一应舰船。

李鸿章敢肯定，秦楚两边早有勾结，也怪不得刘暹卖给了左宗棠那么多军火。而且日军攻台事宜，这两人也必是知道。当然，天津也有自己的消息往来，李鸿章他也有听闻过日军欲要攻台的消息，只是他视之为无稽之谈罢了。

楚军与湘军渊源深厚，左宗棠再跟刘暹热乎，最终也站不到一个坑洼里。李鸿章对这并不操心，他现在好奇的是，刘左两人究竟是在打什么注意呢？(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二百九十八章日本的干爹！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若是说刘左两个，直想着安定台湾，那刘暹哪用得着出这么大的力啊。只楚军的实力，若是说打不掉日本的三四千兵，李鸿章一百个不信。而要说日军的舰队，实力确实不弱，东号【木制铁甲舰】、龙骧【2500吨级铁肋木壳】、筑波、云扬、日进【木制铁甲舰】、凤翔等六艘主力军舰，和几艘如孟春一样的炮艇，以及运输舰、通报舰、练习舰、御召舰（天皇游艇）等杂七杂八的舰船，总共17艘。

这样的海军实力单独的要船政水师一家应付，确实艰难。

左宗棠联手刘暹之后，加上了四艘铁甲炮舰的秦楚联合舰队，实力就陡然越居此时日军舰队之上

了。

如此看似乎并无什么值得注意的，换做是别人，也会这么做。秦军的四艘铁甲炮舰，在眼下的大清国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李鸿章却从中嗅出了一丝别样的意味。因为，左宗棠联手刘暹的基本盘，对照的是整个日本的舰队，对照的是两边全面对抗起来的战局……

左宗棠性格高傲到近乎孤僻，刘暹这后起之秀也不是善茬，两人联手，李鸿章不得不往大了处想……

“似乎，不止一个台湾……”

——

视线再回到台湾。

落日的余晖下，赤松则良遥望着打狗港。不需要多长时间了，最多五日。西乡从道的步兵就能压

服所有的恒春生番。到时候就该是皇**队进入这里的时候了。

一艘小船从打狗港里出来，向着日进号飞快靠近。里头的人正是他派去港口的参谋。打狗港是清国正式开通的口岸。不仅设有海关，还有英美等国的领事馆。

赤松则良不需要去考虑清国人的态度。但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他必须要探个明白。之前英国人的那一遭态度突变，险些让征台事宜变得无疾而终。

“将军阁下。”一个中尉军官来到赤松则良面前。

“上杉啊，事情办得怎么样？”

“阁下，英国的态度似乎又有了新的转变。驻打狗的领事先生，对我军开入打狗并无抗拒的表示。他说这是日本与清国之间的事情，大英帝国保持中立。”

“呵呵呵……”赤松则良眼睛猛的一亮，高兴地笑了起来。“不管英国人有什么想法，只要他不反对。对于现在的我们就是最有利的。”

“立刻派人将这一消息转告西乡阁下。他会乐的蹦起来的。”赤松则良重重的拍了一下船舷。终于，皇国健儿终于能脱离恒春那个鬼地方了。该死的生番之地，虫蚁滋生，疾病繁多，每天至少就要有十多个士兵去见天照大神。战争才开始不住半个月，离开那里就成了军中所有人的最大期望。

兴奋的情绪很快就传染了整个日进号上的日海军官兵。现在的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孟春号的下场，不知道石川信雄和手下的三十名士兵、军官都沉入了海底。

夜幕降临，日进号就停泊在打狗港外。舰船上亮起的汽灯。从打狗港口去看，能够瞧得清清楚楚。

本地的官员，比如凤山县令和港口海关的官

儿，虽然没胆子派人去驱逐日军兵舰。但是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却是实打实的存在着的。前些日子日军射寮登陆，进攻恒春一带的生番部落。凤山县令等官员就只感到要大祸临头了。十天来，无一刻不是如坐针毡。战战兢兢，忐忑不安。

今天打狗港的官员。乃至下层的小吏、差役，谁都没半分的睡意。不是担心日本人要进攻了，自己小命有危险，就是在担心自己的钱袋子。

打狗港虽说不上是商业重埠，也一样有洋人监督，但是一个海关，可以搂钱的机会还是大大有的。这要是日本人一打进来，那小命、饭碗不就都不保险啦？

是以这群夜不能寐，‘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当深夜里猛的听到轰隆的爆炸声传来的时候，第一时间高叫着快跑，带上婆娘孩子和收拾好的细软家当，就夺门而出。以至于一些人的‘奔跑’还在打狗港里引起了阵骚乱。

当然，我大清的官也不是都吃素的。还是有几

个镇定的，出门遥望，迅速就辨别出爆炸声不是日舰开炮了，炮弹没落在打狗港。相反，是小鬼子自己有麻烦了。也不知道是他们的兵舰被袭击了呢，还是自己爆炸了的。反正是着火了！

赤松则良被骤然的震动，从床上一下攒到了地上，险些摔得爬不起来。

“敌袭”、“敌袭”……，外头尽是尖厉的呼叫声音，和吵乱的噪声。

“将军阁下——”

赤松则良刚刚从地上爬起来，还没穿衣服，连脸上的鼻血都没擦。副官就急切的冲进了房间来。“哪来的敌人？是清国人吗？他们的军舰有多少艘？”

赤松则良心里恨死了那值夜的官兵，敌人都靠这么近了，他们竟然丝毫无有察觉，真的都该切腹！

“没有军舰，只有不远处的三艘小船，上面什么都没有。敌人是潜水兵。”

“八嘎！”赤松则良愤怒的大叫一声，衣服也不在穿了，就直冲出了房间。

外头的慌乱丝毫没有平息，赤松能够清楚的感觉到日进号在倾斜。“八嘎。舰长，舰长在哪里？”四周迅速收缩着日进号的舰长，竟然没有发现人在哪里。赤松则良的火气汩汩的向上冒。

“将军阁下，石井舰长昏过去了。”赤松则良的叫嚎，引来了日进号的二副。

听完回答。赤松的怒火立刻平息了下来，还更关心的询问到：“那可有生命危险？”毕竟是日本仅有的两艘铁甲舰之一的舰长。挂着中佐军衔的石井，在海军中还是有些分量的。

“多些将军阁下关心。并无生命危险。石井舰长是脑袋磕到了舱壁上……”

“呦西。”气蛤蟆一样的赤松则良平静了下来。呼了口气对二副说：“立刻让人查看舰船破损状况，尽快修补。锅炉烧起来，炮手就位。时刻准备战斗。

告诉士兵们，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当东方露出第一丝白皙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动起来——”

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赤松则良若还猜不出日进号面临的恶劣局面，他就白瞎了自己肩上的少将军衔了。这是清**队有预谋的一次偷袭，平民是不会有威力这么巨大的火药的。

到了天亮。如果日进号还在原地不动，等着自己的就是一场围殴——

赤松则良目光看着黑旗的外海，北方？还是西方，黑色中隐藏的就有一支清国人的舰队。“左君吗？呦西。不愧是清国的干臣！”

刚刚明治维新的日本，对华的一些谍报行动，还远不能跟二十年后相比。日本人现在只是刚刚开

始。但是对于左宗棠，此次征台之役极可能需要面对的对手，赤松则良还是有了解的。

不过没有了西北征戎的光环，左宗棠在日本人的眼中。也仅仅只是一员洋务派的地方领袖。左今亮的高傲，在日本人眼中更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

就像自大的人，当他做出了足够多的功绩来支撑他的这份自大的时候，自大也就变成了自尊自强。变成了不与凡俗为伍。但是现在的左宗棠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平定浙江的太平军，南下追剿王海洋、李世贤。这样的功勋可得不到日本人的认同的。毕竟三国文化在日本社会流传极广范，诸葛亮的名头在日本一点都不逊色国人的认同度。左宗棠就这些功劳就自比今亮，能被日本人认可才有鬼。

不管是西乡从道。还是赤松则良，亦或是陆军少将谷干城，在这次攻台的日本海陆军三巨头看来，左宗棠与李鸿章、刘长佑等并没什么区别。左宗棠性格上与李鸿章的迥异，他们并没真正的认识到。

日军乃至维新政府都想到了与左宗棠交手的可能，但他们只以为会是在‘光明正大’的情况下，在北京方面确切下达了宣战书的情况下，左宗棠才会跟他们大打出手一番。而那个时候，早已经在台南站稳脚跟的日军海陆军，还真自大的认为自己不会败于清国人手里。

毕竟日本有外援的。最初开始的时候英法美等国是都支持他们征台的。

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开埠起，英美等国商人一方面向台湾输入鸦片等，另一方面又廉价地输出茶、樟脑、砂糖、煤等物产，掠夺了台湾的资源，并且进入到七十年代后，输出总额明显超过输入总额。英国是台湾市场的老大哥，茶、樟脑、砂糖、煤等物产，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利益。

这就决定了，当英国人发现给日本当干爹的人不只是自己一个后，预期的日本攻台成功后，自己独占市场的算盘被破灭，自然地，英国人的态度就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是，即使英国人怕自己利益受损而改变了态度，日本也还有法美俩

干爹呢。

在军费不操心的情况下，西乡等人还真瞧得起自己，也把法美两国的份量看的太重，认为能最终迫使满清认下台湾的丢失。

满清这些年的对外态度和一系列的做派，日本看的很清楚。又有俩干爹在后，只是以为左宗棠不敢也不会‘不宣而战’了。派孟春号北上，与其说是监视澎湖，更不如说是看楚军会不会现在就拨调部队增台……哪能想到一只铁拳都砸过来了！

“八嘎！孟春……”赤松则良身子突然一僵。

(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二百九十九章八嘎八嘎的桦山资纪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如果，如果说清国的兵舰都能够开到打狗港附近了，那么北面的孟春号会是个什么下场？

赤松则良可不认为杀来的清国兵舰会碰不到孟春号。台湾海峡看似宽绰，但是要从大陆进兵台南，线路却是很固定。

厦门——澎湖——鹿耳门外海——七鲲身——打狗港！

孟春号必然已经完蛋！

赤松则良愤恨的一拳砸在船舷上，皮肉破开，鲜血滴淌。再小的舰船那也是皇国的基业，日本现在总共就十七条兵舰，任意损失了一艘，赤松则良

都会心疼死！

“传令，一个半小时内必须将裂口堵住，天亮前必须——”

赤松则良凶狠的目光瞪视着漆黑的北方，今日的耻辱，今日的失败，来日皇国一定会报复的！在这之前，自己也一定会把日进号安全的带回日本。

日进号在秦军潜水兵，也就是中国水师里俗称的‘水鬼’的攻击下，一共吃了三个‘大礼包’，那都是二十斤重的苦味酸药包，每一个都在日进号的吃水线部位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只不过日进号是属于铁甲舰，建造的年份固然远了一些，但怎么说也属于第二代铁甲舰，在最初的铁甲舰的基础上已经有了些改善。比如吃水线部分的密水仓和防雷装置。

三个大礼包让日进号喝饱了海水，但还不足以将之击沉。话说秦军一开始是派出一个潜水兵小队偷袭的。分做了六个小组，但是两个在漆黑的夜晚中错过了。只送了三个大礼包给小鬼子。不然日进

号真就该在打狗港外沉底了。

不过它终究是没能逃掉沉没的命运。天亮后，经过两个来小时的搜索和追击。联合舰队在打狗港西南十多海里的位置找到了‘步履蹒跚’的日进号。四艘秦军的铁甲炮舰第一次投入了实战。用了二十分钟，彻底瓦解了日进号的抵抗。一百七十多名船员，及赤松则良的一行二十来人，只有半数被船政水师的舰船给捞了上来，还有十多个被英国的那艘跟屁虫给救了。剩下的，不是战死，就是与船同沉。最高指挥官赤松则良就包含在里头。

对于西方的海军来说，这种行为是十分不理智，不可理解的。但是秦楚联合舰队这边却深有相同的感触。在东方，舰艇真的比人命更珍贵！

舰在人在。舰沉人亡。

甲午之战时的刘步蟾、林泰曾，乃至是邓世昌，不都是如此？

石清岩脸上还有几分的僵硬，四艘炮舰唯恐一

艘速度大减的日进号，竟然还轻伤了一艘平海号，连续两枚120mm炮弹集中了同一处船舷，不仅豁开了一个大口子，还废了平海号一门32磅舰炮。气的王福友直骂娘！

在下午三点钟，秦楚联合舰队杀到了射寮海面。云集在那里的三艘日军兵舰和八艘还在的运输船，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如同被大猫闯进的耗子洞，一个个顾不得惊呆，就声嘶力竭的叫嗥着生火、开船。但除了其中的三艘。确确实实是生着火的，立马掉头就往南面海洋逃窜去，其余的八艘兵舰和运输船。那就是联合舰队给他们半个小时准备，顶多也刚压好气压。蒸汽轮船。不是你想说开走，就能立马开走的。

“命令这些日本人投降。胆敢攒动着。立刻击沉。”彭楚汉乐得不行。这些兵舰和轮船要给俘虏了，就是要跟秦军对半，船政水师也是大有好处啊。

三艘逃窜的船只已经有兵舰追去了。一艘兵舰和两艘个头不小的轮船，前者似乎是三国丸，原为

北日本汽船株式会社的轮船,排水量一千三百多吨，迈胜洋行把小鬼子卖的很光净，照片介绍，编列的明明白白的。

彭楚汉做功课还是很认真的，直接认出了这艘只配有两门舰炮的三国丸！

联军追出去的是三艘真正的军舰，最弱的福星号炮舰，也装备了威斯窝斯70磅（160mm）前装六角膛钢炮1门、法华士40磅前膛钢炮4门，完虐三国丸。所以，彭楚汉一点都不担心追出去的舰船，只要能追上，那就逃不掉。

“八嘎——”高砂号舰长并不在船上，连大副也都不在船上，只有二副。

“开炮，开炮——”但就跟日本人普遍具有的野性、偏执、疯狂等性格一样，这个二副明知道开炮必死，而且高砂号上装备的小炮根本就伤不着对面的兵舰的皮毛，但他还是固执的下令开炮！

日本人畏惧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但他们并不畏

惧清人。像唐宋时期那样，让日本人再对中国俯首帖耳，奉偖天朝上国，已经是不可能了。

经历了元军两次攻日不果的胜利，经历了华夏灭国的光环破碎以后，即使大明振兴，郑和带舰队压服日本，也不能真正去掉日本人心中，中国已灭亡，已可取而代之的思想。

一句最通俗的话讲，唐宋时候的中国人是高贵的，是高过日本人一等的，但是之后的中国人是平凡的，甚至是蛮夷的，日本人跟中国人平等！

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必死的情况下，高砂号的二副依旧命令开炮。而高砂号上的日本水兵，也真就服从命令，向着距离他们最近的安澜号，发射出了四发炮弹。随后，这艘轮船改装来的运输舰，就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不仅船只被轰沉，所有落海的水兵，也大半被愤怒的船政水师所射杀，只有寥寥几人好运的得到了英国铁甲舰的救助。

“波彼，我们应该制止中国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他们在肆意射杀海里的日本水兵，这是海军的

耻辱！”铁甲舰上的一名英国少校军官神经十分激动。在他的身后不远处。正站立着为数不多的日本水兵，每个人都用赤红的泛着血光的眼神在怒视着秦楚联合舰队。

“我的伙计。冷静，冷静！这里不是欧洲。不是西方文明世界，中国人的行为我们管不到，他们也不会听从我们的。ok？”

作为铁甲舰的舰长，这位英国海军少校，就比他的同伴冷静多了。顿了一下，他摊开手说：“我想中国有句俗语，杀一只鸡，让旁边的猴子感到了害怕，十分适合用到这里。你看。那些日本的船只，哦，还有一艘法国人的货船和一艘美国佬的货船，他们全都熄了火，挂起了白旗！”

……

射寮的海岸并不是荒郊野地，这里有港口，数百名日本陆军驻扎在这里。同时还有一批随军的仆从，以及在台湾本地招揽的湾湾土著。

此次征台，日本政府是以殖民局名义在国内发布的命令书。征台日军除常备军之外，还包括征募选拔失业的健壮年轻人组成的殖民兵，他们没有服役期限，视其后情况和命令移民。另外还包括和尚、从军记者及供应军用品的500名各行业工匠。在侵台日军部队的行李中，甚至还有182种西洋植物，上述种种。可见日本人征台计划之周密，及其侵略和占领台湾之野心。

眼下的这个港口就是日军在恒春之地的最重要据点之一。日军陆军主力已经迁移到龟山，可日本军民所有的军需民用补给。还都是依靠这个港口输送。

西乡从道在这里放了两百名日本正规军，以及数目还要多一些的殖民兵。加上汇聚来的湾湾土著，这些人的后世子孙常吆喝着维护自身权益，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人数少，还喜欢内斗。日本进攻牡丹社、高士佛社和女奶社等部，跟牡丹社、高士佛社和女奶社这些部落有仇的湾湾土著，就很自然的被日本人拉拢来了。一个个是卖力气的给日本人做工。可是给西乡从道节省了不少力的。

小鬼子在龟山的军营乃是半永久性建筑，做成木屋、砖瓦、食粮、盐菜等件，图的是长久之计。不过这些眼下秦楚联军还没谁知道。

“八嘎，八嘎——”桦山资纪破口大骂。他实在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一切的打算就要毁于一旦。

孟春号、日进号不知所踪，清国的舰队却跨海而到。一种末路的感触幽然从桦山资纪的心头升起来。

“少佐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港口布置的有一队日军炮兵，虽然配备的都是小炮，但就跟高砂号的那个二副一样，这队炮兵的指挥官，一名日军上尉，一样有誓死抵抗的决心。就像十一年前的英萨战争，不彻底将小鬼子打的服服帖帖，他们就有口跟你挣抗的勇气。可以说日本近代历史上的兴起和覆灭，跟他们民族的这种个性，是有紧密联系的。

“你部立刻撤离阵地，向龟山转移。记住，不许开炮。你们不是这些兵舰的对手。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桦山资纪却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在最初的怒火和绝望过后，他清晰的大脑就立刻想透彻了一件事——海路被断绝，所有的补给就都不会再有。在皇国海军击败清国舰队之前，所有的物资、人员，一切的一切都饱含在内，都必须珍重再珍重。因为皇国陆军健儿将用它们来抵挡清国陆军随之而来的进攻。

如此，他又怎会让一支炮队就这么白白浪费在绝对保不住的港口呢？彰显皇国勇士的勇气吗？那接下的陆战中，有的是机会去彰显！(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三百章陆战龟山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舰炮的威力轻易地就让桦山资纪狼狈逃走。然后，整支舰队十二艘战舰上抽出了五百多水兵，将港口牢牢掌控在了手中。

追击三艘逃走船只的军舰黄昏时候返回的港口停泊，福星号炮艇带回了一艘日本轮船来，而另外的安海号和飞云号，则前者击沉了三国丸，后者没能追到自己的猎物。

这些并不当紧。消息走漏了也就走漏了，如果日本海军大起余下主力，前来报仇，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四日后，当西乡从道铁青着一张脸，努力指挥部队部守龟山周边区域的时候，大批的秦楚陆军部

队终于跨海登陆台南。

“西乡从道、谷干城、佐佐久间左马太、水野遵……”刘暹手中拿的正式这几天审讯日军俘虏，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一些日军陆军信息。

每一个人名后头都有着大量的背景和功绩介绍。可惜除了一个西乡从道之外，刘暹还没看到他所熟悉的名字。

“桦山资纪——”翻动着册子的手猛的停下，没人能够看到，这一刻刘暹的眼睛都突出来了。

大鱼，大鱼啊！抓到了一条大鱼。这是比西乡从道更令他振奋的一个名字——甲午战争日军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

因为西乡从道是陆军，虽然他早早就转入了海军，担任海军大臣长达二十年。但西乡从道始终是个甩手大掌柜，他对海战一窍不通。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从政府内给海军要钱。甲午海战之时，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就是海军作战方面的真正第一把手。

加上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三人全是清一色的萨摩藩出身，组成甲午战争战的日本海军三套马车。

现在这三套马车中的两套就在台湾，就在自己要面对的恒春龟山。刘暹心里头的激动绝不是身旁的刘典、王德榜等楚军将领可比的。他内心中对日本的恨，远比英法美俄来的深沉。

虚拟地图早就打开，跟小鬼子见仗，刘暹是一点都不心疼能量的。现在，四千八百多名日军士兵和随军工匠等汇聚在龟山附近。与凤山县东港登陆的秦楚联军，间距一百三十里。

清朝可不是后世。没畅通的公路给大军过。这一百三十里地大部分又都是在生番区，联军完全步行的话，三天时间能走到就不错了。所以，东港这边只能算是一个落脚据点，作战真正的登陆地还是恒春那里的港口。

秦楚联军陆军作战兵力接近了八千人，刘暹、刘典连嗝都不打一声，恒春登陆后的第二天，就带

领部队直向着四五里外的龟山。随军行动做苦力的依旧是弯弯的土著民。

满清虽然规定，地方官员不要设管番地。但很明显，那些土著头人们是要听官府打招呼的。一些跟他们自身利益产生极大矛盾的命令，他们固然不会听。然眼下的随军做份劳力，还管吃喝。就无比欣然响应了。

之前日本人招揽来的，还没有散开去的二百多湾湾土著，连带着凤山县今日里发布通告招来的五百多人。一共小八百人。肩扛担挑、人推牛拉的，随在大军后头将一车车的粮食、军需输送到了龟山脚下。

“近失弹！调整方位角5°21。高低角3°05！……预备，放！”

“轰！”

一声炮响。一颗七五后膛炮的炮弹飞到了五里之外，准确的击中了目标，一股黑烟腾空而起，将

那座完全被木头、石块和沙袋加固起来的妈祖庙完全遮蔽。

这鬼地方，平常时候连汉人都见不到几个，竟也有做妈祖庙在。日本人可不信这个，直接拿来加固做了龟山的外线工事据点。

日军以妈祖庙作为战场支撑点，以稍后一些的龟山头作为基点，构筑了战场上的第一道防线，堑壕、胸墙、土木工事，日军倒幕战争可是经历过西式战斗的实战考研的，诸多近代军事防御设施在这条防线上都能找得到，并且自从港口失守后，日军就已备战多日，加上军中又有法美两国的军官，很多防御工事的部署都是在法美两**官的指导下完成的。

所以，这一战刘暹再是心急，也不会疏忽大意。楚军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周军匍匐在前沿阵地一个散兵坑里，观察着炮弹的弹着点，放下望远镜，向身边一名挂着随从名头，实际上则是参谋的人说道：“传我命令，本部

所有大炮都集中火力，猛轰妈祖庙，争取将它完全摧毁！但要记住，不要浪费弹药！”

参谋将命令记在一个小本本上，匆匆跑去传令，但是刚直起腰跑没几步，一个炮弹在他不远处落下，轰然的爆炸声中整个人一个踉跄，向前扑倒。

不等周军发话，旁边已经有人矮着身子靠了过去，回头喊了句‘人还活着’，背起来就迅速转跑下去了。

在联军火炮猛轰日军防线的同时，日军的一些火炮也在凶猛的还击着。两边都没有重型陆军火炮，所以这头一天打的旗鼓相当。不过联军这边并不着急，秦楚联军陆军部队里没有重型火炮，他们海军部队里啊。而且不需要卸自家的舰炮，那港口外俘虏的日军兵舰大阪号，就也是一艘日军自行改装的货轮。配备的120mm舰炮两门，正可以卸下来轰轰小鬼子兵。现在只是还没到！

又一轮炮击开始了，持续了整整五分钟，秦军

前沿阵地被炮火硝烟笼罩，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不过日军并未趁机发起冲击，让周军甚是遗憾。

小鬼子占着据有高位的优势，观察上明显比联军占优。但是他们也就这么一会儿的优势了。当前线接触战里，日军的抗击力度传到后方的指挥部之后，刘暹没有犹豫，立刻下令校射气球升空。

这玩意最早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老美的南北战争中双方皆有使用，稍后的普法战争期间亦有继续使用。日本作为‘靠近’西方最近的东方国度，有没有使用过校射气球刘暹不清楚，但是在我大清，自己这里绝对是头一份。

“克公，此为校射气球。就是一热气球升高观察，原理如我国孔明灯。体积甚大，可轻松承载两人，升高三五十米。”(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三百零一章现在的小鬼子还不是1937年的鬼子兵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龟山东北，一处联军指挥部里。

胡仲元和王德榜等几名秦楚两军军官，正围着桌上的一幅草草画成的地图前，在前线传来的隆隆炮声中听着作战参谋的军情汇报。

胡仲元所部一个营这次只来了两个大队，但是营里的参谋，他是全带出来了。作战参谋段浩峰正用手中的指挥棒指着地图说着，他是军中的教习出身，但是没有在‘秦军文官系统’里走太远，而是很快转职成为了一名参谋官：“目前103高地的情况还算比较稳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黄昏时分，气球队的人已经发现日军正在向此处区域增进兵力。”那自然是有可能打夜间突袭了。

“103高地侧翼的075高地是敌我两军在东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从下午两点开始，我军累计投入上千人的兵力对日军防线发起四次冲击，但均未得手。据保守估计，日军在此高地投入了二三百名士兵防守，并且随时有炮击支援。

再有就是056高地，这处阵地的地势最低，日军防守不很重视，被我军第一次冲锋就直接拿下。我军布置在这里的臼炮，可以对103高地的背后区域直接形成一定的威胁。根据前线的战报，过去的四个小时里，日军先后发动进攻六次之多。防守这里的楚军一个营头情况比较糟糕，其中领军的赵参戎有受伤。该营士兵伤亡也已达二百余人！”东线联军战场，就这三处阵地在接火。主战场103高地。敌我都是按兵不动，只有你来我往的几次炮击。侧翼的075高地和056高地战斗最惨烈。其中楚军的损失不小，不过在秦军这边看来，楚军那么大的损失纯粹是自己无能，简直是不知道该如何打仗。那056高地的营头，拿下日军阵地后，竟然就全营拥挤在阵地上，堑壕挖掘缓慢、不标准不说，许多士兵竟然直直的站在地表。被日军的一阵炮

袭，就敲掉了小百人。

段浩峰说罢后，王德榜脸色有点硬，056高地的战斗让他脸上甚没光彩。不过对于秦军，他是相当佩服的。不仅是参谋官的设置，阵地图纸的快速绘画，给山头起名号的别致一格，更有战斗经验的无私传授。那056高地上的攻守战，如不是秦军立刻派出几名参谋上前帮手指挥阵地防御布置。那个营头的伤亡会更大，可能中间就已经扯下来，换上别的营头了。

“大人！卑职部换赵将军下来！”王德榜身后一名都司顶戴的营官，向他请命到。

“阵地交换时要小心。谨防日军偷袭。”

“大人放心。”都司领命后转身离去。

一旁的胡仲元开口道：“目前来说。咱们这边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等明天西线那的重炮落到位，开始发动强攻。吃掉这群日本人就该不成问题！”

东线的联军只有三千来人，一千是秦军胡仲元部。另外的是王德榜的两大两小四个营头，现在主阵地103高地下是有秦军负责防守。075高地则是联军的猛攻主要方向，是两军联合进攻，自然也就是联合防御，056高地则是楚军单独负责。

王德榜真的没打过正式的近现代战争，这种模式的作战令他有些不适应。皱着眉头道：“总共才几步远的距离？重炮一下午的时间都没能落位。”如果重炮到位了，大炮一轰，不管对龟山上的敌人打击轻重，今晚上日军是别想着夜战偷袭了。

战争，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的，设定的各种计划往往是得不到具体实行。就比如让东线众人重视无比的重炮，如王德榜所说的，一下午的时间都没能落位，不是真的炮太重，走的慢。而是因为在卸炮下船时候，吊炮的绳索不结实，两门炮一门落进了浅水区，一门掉入了海边的沙滩，都没真正的吊上港口。

这么倒霉的事情，刘暹、刘典都无话可说了。

所以今夜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杀叽叽——”上千日军从夜幕中冲杀下，不过目标并不是103高地下的秦军部队，而是075高地处的秦楚联军部队。他们应该是认为联合作战的部队配合上会有隔阂，更有把握被刺刀击溃。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夜幕中，视线受堵，联系不畅通，这种情况下，要秦军完全信任楚军，要楚军付出巨大的伤亡来阻挡冲杀来的敌人，以守住战友的侧翼，或是反之而来，这是完全不可能，不现实的。

而且楚军虽然在作训和战斗意志上，表现依旧很强。但说到底他们也是疏于战阵多年了，当初清扫闽浙广东的部队已经换了一茬，现在王德榜手下的士兵说尽是新兵也不为太过。如此，当他们面对日军的夜间突杀时，那就是一个节节败退！

楚军当中自然是有铁骨男儿，宁死不退，挥动

着刺刀跟日军拼杀在一块，但这样的人并不覆盖全部，当一些人开始后退、龟缩的时候，那些坚持抵抗的楚军将士要么血溅沙场，要么就不得不也一块后退。不然他们就会被日军包裹在中央！

但是秦军不会退，甚至这种情况，早在来厦门之前，秦军内部就有安排下了，“面对敌军发动夜袭，己方友军向后撤退的时候，我军各部当以中队为单位，坚决抵抗，固守阵地待援！”

日军杀退了075高地下的楚军，但他们没能啃得动秦军。一枚枚照明弹发射到了天上，团缩起来的秦军，任何一个中队也不是他们一时半会儿能吃的下的。

爆炸的闪光，火把的光亮，让龟山东北的这片山洼洼映照的如同白昼般明亮，天空中不时划过道道红色光芒，不知的人看来兴许还会以为是流星划过，但那完全是中日两军的火炮在发射炮弹。

在阵地前线，枪声想的跟爆炒豆子一样，但更多的还是刺刀见血的拼杀。

现在的日军还不是后世以善拼刺刀闻名世界的小鬼子，他们跟楚军拼杀起来，情况如何秦军这里不知道。但他们跟秦军拼起刺刀的时候，那吃亏的就是小人个矮力气不足的小鬼子自己了。

刘暹早在天刚黑下时就接到了东线的战报，对于日军有可能发动的夜袭，并不在意。1874年的小鬼子，跟1937年的小鬼子完全是两码事。

枪法上，刘暹还不敢说秦军一定胜过小鬼子兵，但要说拼刺刀，现在的秦军完虐小鬼子们。

原时空，日军直到三年后的1877年的西南战争后才开始重视刺刀战，日本人自己叫铳剑术。在西南战争中，由于政府军队缺乏白刃战训练，在面对精于白刃战的叛乱西南军的时候吃亏很大，因此不得不从警察中招募旧武士组成拔刀队，来与之对抗。战后，日军开始重视现代战争中的刺刀拼杀技术。

出兵台湾的萨摩藩军是西南军的主力，如果三

千多日本正规军全都换成东洋刀来，那肉搏能力爆升的日军啥的秦军hold不住也有些可能。但是现在他们拿的全是枪，刺刀可完全不同于东洋刀，杀的敌人hold不住的只会是营养充足，身强体健，作训有素的秦军将士。

“注意距离，别乱打，我们只需要给敌人压力压就可以了！”陈武中对身边的狙击手说道。

狙击手不是重机枪手，枪法再准，部队也不可能依靠一群狙击手打赢一场仗。现在这个时候，狙击手只需要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存在，让他们提心吊胆的等待下一颗子弹的来临，就足以给大部队以支持了。(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三百零二章八嘎！清国人早有准备吗？

ps：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dd”并加关注，给《穿越1862》更多支持！

陈武中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新兵，这个叫卢大全的新兵。他是在年前的新兵招募中应招入伍的，农户出身，体能好，眼头足。在新兵训练中很快就脱颖而出，然后被推荐到了狙击部队，并最终通过一系列考验成为了狙击部队的新的一员。

在火光的照射下，卢大全的脸色显得略微惨白，身上的军服还沾染着他的战友——两人狙击小队观察手的鲜血。实在是太不巧了，那个有着一年半军龄的老兵，直接被一颗从前方飞来的流弹给打死。

卢大全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努力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虽然手中已经不在颤抖，但是心中的那份

紧张却是依旧难以消除。

卢大全跟身边的陈武中不一样，他从军时间不过半年。

他是柳州人，除了父母，家中还有五个兄妹，可以说是穷的叮当响也不为过。两年前鸿基煤矿开发的时候，他一大家子人带上了全副家当跟着秦军招工的人去了越南这个陌生之地，但是他家跟别家做矿工的家庭不一样，鸿基煤矿乃至鸿基城的确立到发展，不能只依靠矿业，一个城市需要商业和一定量的农业来支撑，即使后者不一定非要种稻子，蔬菜瓜果一类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啊。卢大全家就是成为了最初五十户选来做农业的家庭之一，他们在秦军的‘贷款’之下，在鸿基城东一片确定不存在煤炭资源的地方开辟出了二十多亩地。并在两年之中将田地的面积扩大到了五十亩。这是秦军给他们的限定数。

当卢大全那个在地里刨食了一辈子的老父亲拿到那五十亩土地的田契后，四十多的人喜极而泣哭了好几个小时。当了好几代佃农的他们家，时隔百

年。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了。

卢家近两年来日子过得也很好。鸿基煤矿的迅速发展，让整个地区对瓜果蔬菜的需求，呈直线上升。卢家靠种菜，不仅缴纳了农税，扣除了‘贷款’的还贷后，还有充足的钱购买足够一家人吃上一年的大米，第二年过年的时候，全家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家里也终于敢买上几斤肉、几条鱼了。

卢家绝对是秦军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这次秦军募兵，鸿基城也是一个地点，那个时候，卢大全他老爹就指着箱子里的田契对他说："这些就是咱家的命根子，是刘大帅给咱们的！刘大帅就是咱们的恩人，再生父母！"加上他家里三个兄弟，且从军不但有十块鹰洋的安家费，还每月给好几块的饷银，更加关键的是军队里都是白面馒头、白米饭管饱。于是乎卢大全跟附近一片的一些年轻人一样，跑到了城里的征兵站，开始了自己的军伍生涯。

尽管他当初在参军的时候，就已经有面对死亡的准备了。和一起来投军的伙伴们更吹嘘过要是打仗了。自己肯定是冲在最前头，甚至幻想着有朝一

日自己能够跟说书的戏文里说的一样，立下大功。然后被刘大帅提拔为大官。

　　进入到狙击部队后，了解到狙击手的职责后。他内心虽然有些失望，毕竟不能冲锋陷阵了。但也挺自豪的，因为整个狙击部队的人数都不到一百。能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自己，绝对是优秀的。并且狙击手的伤亡一直很小！卢大全感觉都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只躲在后头打冷枪，狙击手太安全了。

　　但是今天里，他却是发现打仗并没有自己之前幻想的那么容易，那么美好！狙击手也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安全，他的战友，小组里的观察手就倒在了自己身前，而自己也许就是下一个。

　　这次出动的秦军部队里，和卢大全这样去年才入伍的新兵相当多，几乎可以说占据了出动兵力的百分十三四十，要不然秦军今夜里表现得会更加闪耀光芒。

　　败退的楚军，和始终坚守阵地，并且杀伤了众多日军的秦军，两相对比，楚军的颜面都要丢了。

没谁会认为自己比别人低一头的。秦军‘天下第一强军’的招牌也只是民生众口所塑造来的，而不是湘淮楚多一致公认的。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楚军这一次作战里也是存着与秦军一较高下的念头的，今夜两军的表现直接就给了刘典、王德榜一闷棍。

……

“八嘎！清国人早有准备吗？他们这么快就筹集了那么多的炮弹吗？这都打了两天了，难道他们的炮弹永远都用不光吗？”桦山资纪看着自己边阵地上不断落下的炮弹，心中非常郁闷。这场战斗的双方炮兵火力对比实在太悬殊了。

日军拢总才三十来门火炮，其中一半还是前装炮。口径最大的也只是三吋，小的更是才两吋多点。而秦楚联军的呢？一水的三吋陆战炮，数目相加达到了五十门之多，并且全部都是后膛炮。双方的火力密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这还是两门

120mm重炮还没发威的情况下，它们若是开火了，联军的火力就更是强大了。

日军占据着地理优势，与联军炮兵对轰了昨天一日，但到了今天，火力就已经有所减弱。毕竟对牡丹社等湾湾土著们的进攻，完全是用不着火炮的，也用不到。后者所处地带山路复杂崎岖，大炮根本就进不去。所以，炮弹准备的也不是很多，更多的炮弹都堆放在了港口。

从射寮转到龟山的日军，一是时间并不充足，二是在那有限的时间中，那些日本士兵和仆从，乃至一些拉拢来的湾湾土著，还需要伐木做房子、修筑军营等等，根本没充足的时间和人力来搬运炮弹。

桦山资纪在撤离港口的时候，一把火将港口的库房烧了个干净。那军火库爆炸燃起了冲天烈焰，在龟山上都能看的清楚。

所以，日军炮兵在发了一天的威风后，第二天就蔫了。而联军的炮队，炮弹依旧是非常的充足。

桦山资纪十分苦恼，阵地防御，炮火支援十分重要。如果后阵的炮兵没有了炮弹，那么龟山所有人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

上午十点整，一名秦军的作战参谋赶到了两门120mm舰炮所在的阵地，传达了二刘的命令。由于这一次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摧毁日军的火炮阵地，并且双方相距太远了些，根本无法用目视的法子来校对，能靠的只有是炮兵校射气球。

操纵两门舰炮的人都是楚军，船政舰队上有的是出色的炮手。一名军官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开始吧，先对一号阵地进行校对射击！”

随着命令传下去，很快两门一百二十毫米粗的炮口就先后腾起了半米多长的火焰，然后两枚炮弹就是冲向天空，奔着远方的日军炮兵阵地落了下去。

不用多时，较射气球上的观察兵就能够用望远

镜看见远处日军炮兵阵地附近腾起的两朵烟火，随即就是紧急向下方的炮兵军官通报了炮弹落点，以便修正两门重炮的射击诸元。

数秒钟后，又是两发校射炮弹冲天而去。当这两枚炮弹落入日军的这处炮兵阵地附近的时候，这个日军炮兵阵地上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阵地距离前线好几里远，就有炮弹落了下来！要知道两军的炮兵阵地都不是什么隐秘地方，日军占据高地，在射程上和观察上都优势于联军。如果联军夜间偷偷把炮兵阵地前移了，不说天亮后的这几个小时里，它们是怎样躲过日军的观察的，就说联军一直来的炮击密度、力度和射击的阵地，跟昨天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联军难道还能凭空变出一批大炮来不曾？(小说《穿越1862》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d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三百零三章死也要死的有价值

“八嘎！这是重炮，100公厘以上的重炮！”前线的一名日军中尉黑着脸吼道，别说是身为炮兵军官的他，一听就能够听出来，这爆炸声绝对不是三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声，哪怕是其他的经验浅薄的军官和士兵也能分辨出来。

在战场上，通过炮弹的爆炸声音分辨敌军火炮的口径以及数量，乃是一名合格军人的基本功！

而似乎是为了证明他说的话一样，那话音还没落下，天空里就是传来了阵阵呼啸声，那名日军中尉脸色如灰，大声的叫喊着：“快撤，快撤！”

两枚炮弹这一次直接落入了这个日军的炮兵阵地中，虽然爆炸没有摧毁火炮，也好运的没有引爆弹药，但是依旧给日军炮兵造成了多人的伤亡，而这更是引起了这个炮兵阵地的惶恐，因为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炮兵都知道，刚才的两轮的炮击一定是校对射击，而这第三轮的炮击，就是是正式轰击了。

而且炮击的过程中，对方肯定还会不断修正弹道，等第四轮、第五轮射击打过来的时候，这片炮兵阵地就会成为真正的人间地狱了。

　　这个时候，整个炮兵阵地已经是彻底乱套了，有些人想要拉上挽马把火炮套上然后撤退，也有的人直接是撒开脚丫子就跑。

　　虽然两门120mm舰炮射击速度远不如七五炮快速，但是面对乱了套的日军阵地，两门重炮的射击速度还是比日军炮兵的撤退速度要快的多的。这种情况的第四轮、第五轮炮击，情况就更是明显了。每一枚炮弹落入炮兵阵地中爆炸开来。大量的炮弹破片就会四散而出，然后收割所遇上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其中一枚炮弹更是落入了火炮附近，直接把那门火炮掀翻在地。炮轮蹦出老远，炮管甚至都变形。当然，火炮旁边堆砌的炮弹也无法幸免，巨大、连环的爆炸声，硝烟席卷了整个阵地……

　　直冲天空的硝烟散去后，这个日军的炮兵阵地已经是完全溃散。幸存下来的日军炮兵虽然有些依旧坚持着拖着火炮后撤，但更多的人是向后逃跑，

那堆炮弹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附近满是破碎的尸体和扭曲的火炮。

听着气球上的校对报告，秦楚两军的前线军官都开怀笑了。负责重炮操作的楚军军官在地图上把写有一号炮兵阵地的地方划了一个大大的叉。然后目光就投降了另一边的炮兵二号阵地，日军的炮兵一共布置四处阵地的。

日军指挥部。

西乡从道看着紧急传来的战报，脸色顿时发黑。已经在海军部门干了一阵子的他并不去想清军的重炮是哪里来的，清军舰队有那么多艘，随随便便也能卸下两门下来。他现在要考虑的是，重炮轰击下日军如何继续抵抗！

这一天东西两线的战斗都不见昨日的激烈。更多的是两门重炮在西线的重点清楚，日军的炮兵阵地，四个被扫荡了三个，唯剩的一个还是在背面的东线。土木结构的防御工事被轰塌很多。一颗120mm炮弹更可以直接‘粉碎’一段胸墙。那每

一声炮弹的炸响，就像铁锤一样砸在日本人的神经上。

所有人都清楚，当地表的工事和炮兵被彻底破坏和打压之后，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下场。在优势火力支援下的清**队。完全可以用刺刀湮没了急征派的一切妄想。

看一个分队的部下吆喝着冲向前面，奔跑着迅速接近清**队的阵地，田中上尉还没来得及放松。就听到一阵密集而且激烈的枪声。片刻间，奔跑中的部下们就歪七扭八的倒在了地上。一个分队顷刻就交待在进攻路途中。这让田中上尉大为的吃惊。

“射击！压制射击——”田中信泽立刻命令道，日军中配的有一部分连发枪。而田中信泽所部的中队，就属于萨摩藩军中的精锐部队，拥有一定比例的连发枪配置。听到命令，这些士兵立刻开始扣动手中的枪机。

黄昏时候，日军在东线发起了反击。这是西乡从道和谷干城想到的唯一办法。

部队等在龟山只有死路一条。西线大半的地表工事都被摧毁，炮兵损失过半，更麻烦的是，剩余的火炮只能躲在树林当中，根本不能正正规规的修筑炮兵阵地。因为清国人的热气球始终飘在天上。

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再晚也不会超过大后天，清**队肯定会发起正式的进攻，西线是守不住的。

所以，日军在东线发起了反扑。只要能打开一条路，就算往东是更加令日军不适应的生番密林山地，西乡从道也认了。他要带着部队撤入那里去，即使最终还要决战，也要先让清**队的炮火优势消失掉！

一句话——死也要死的有价值些。

田中信泽感觉对面的敌人反应极为迅速，不知从哪里飞出了几发炮弹，划着曲率极大的弧线直奔日军位置而来。其中一发就在距离他四五米外地方爆炸，但是威力真的很一般。田中信泽感觉就像是

被狠狠撞了一下，很痛，胸口很闷，但也就是如此，没有性命威胁。这般威力的炮弹比起七五炮，甚至是五七炮都差远了。

“是臼炮吗？”联想到炮弹那大弧度的曲线弹道，田中信泽的自觉告诉他——那就是正逐渐被淘汰出战场的臼炮。

清**队的炮手根本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炮弹接二连三的打了出来。在日军阵地上不停炸响。但田中中队毕竟是训练有素的萨摩藩精锐部队，他们全部趴在地上或者躲在安全的隐蔽物后面，匍匐着向前继续进攻。

炮弹来的快，去的也快。噼里啪啦的一阵炮轰后，突然对面的清军阵地变寂静了。就在田中中队惊魂未定，却又不得不开始起身整队的同时，是的，整队。现在的日军进攻常态，依旧是密集列队的水涌。又是几发炮弹飞了过来，其中三发准确的集中了田中中队的一个分队（班一级），爆炸声混合着鬼哭狼嚎的叫声，在日军的阵列中响起。

这一夜，不仅仅是田中中队的进攻受挫，好几处日军进攻地都遭到了秦楚联军的迎头痛击。不过西乡从道的进攻不会这么小儿科的，最先的这次进攻，更似乎是在试探联军的防御点和防御力度。在日军的攻势停顿了不到一个小时后，谷干城亲自整顿了部队，西乡从道则将西线战场剩余的十多门火炮全拖到了东线来了，照着联军阵地就是一阵猛轰，硝烟尚未散去，大股的日军就已经重新开始进攻。

这次日军的进攻并没有遇到太过坚决的抵抗，攻势十分顺利。包括二次上阵的中田中队在内的几支日本部队，轻而易举的占领了方才顽强抵抗，让他们不能进前的联军阵地。只是他们在被炸的一片狼藉的阵地上没有发现太多联军将士的尸体，也没有太多的血迹，除了散落的弹壳和堑壕能够证明确有部队在这里抵抗过之外，再没有别的痕迹了。联军部队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撤下去了。

就在日军上下感到疑惑的时候，远处突然又是一阵闷响。随着炮弹的尖啸声，冲上联军阵地的日军遭到了一通炮弹的猛烈袭击。这次的炮弹威力远

比方才的大很多了。隆隆的爆炸声中，日军有些士兵干脆被炸的凌空飞起。

作为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佐久间左马太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损失。——清军的炮火打的太准了！

他的望远镜中大概能够看到对面暗影绰绰的山地中，炮火射击时闪过的火光，但看不到联军部队的身影。

这次进攻的顺利，可以说就是敌人让给自己的。这些阵地，清**队的炮兵早有测定，只要日军突进这些阵地中了，炮兵按照射击诸元开炮，那真的是一打一个准！

西乡从道立刻命令炮兵对联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压制射击，突击部队先据守已经占据的地区。

联军火力减弱了不少，田中信泽松了口气。短暂的进攻暂停后，日军各个突击部队都接到了猛烈进攻对面敌人的命令。命令中要求各个中队都要派出精锐的先头分队实施威力侦查，激烈而短暂的战

斗随即展开。

田中信泽很有运气的撞上了一队楚军士兵，依靠着手中的连发枪，依靠着中队士兵训练有素的枪法，二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两次冲击，田中信泽以二十多人伤亡的代价，击溃当面的那队楚军。然而很快，他和自己手下士兵的噩梦就来临了，追击中的田中中队一头撞上了一支前来支援的秦军部队。

这支秦军队伍人数不多，只是一个小队。田中中队满员有一百七十多人，打到现在也有一百二十多人，但是田中信泽却很快发现对面秦军士兵的战术方式，很猥琐！

这些清军士兵根本没有实施重点防御，甚至他们完全就没阵地这么一说。对面的敌人完全是野地里边打边撤。偶尔凸起的一个土坡，地面上经常能看到的石块，或是几棵树，就能成为他们抵抗的遮挡。而且除了步枪之外，这些清军士兵还频频使用手榴弹和手枪，利用猛烈的短程火力压制田中中队的追击。

第三百零四章武士的归宿！

作为一名日军中的中层军官，田中信泽是知道己军所面对的清**队，不仅有自己预期的对手——楚军，更有刚刚在越南大败法国人的秦军。虽然田中信泽至今还能没抓到一个俘虏，但是他敢肯定，自己二次进攻中遇到的清**队，开始的时候是楚军，现在则一定是秦军。

这不是他给自己脸上贴金。大半个中队的兵力打不快对面的那点人，就是面对的是英国的龙虾兵，田中信泽也无半点荣誉可言。这只是陈肃一个事实。

除了手枪和手榴弹之外，秦军使用的臼炮，并不能给日军多大的压力。这种落后的火炮在日本也是有不少。而且都是小口径，炮弹杀伤力有限。

龟山西面的重炮依旧在喷吐着火焰，一发炮弹就能把山上打得石块乱飞，浓烟滚滚。而东线面对日军拼死的突击，秦楚联军继续是一个劲的后撤，

只是他们每一次的撤退，都会给日军以不小的杀伤。

战斗持续了不到四个小时，田中中队已经死伤近半，彻底丧失了突击能力。田中信泽不得不命令部队停止进攻。他让士兵向后方传递通报情况，他部伤亡甚大，希望能够暂停进攻。

派出了通讯兵，田中信泽没有让自己的部下就地防御。二次进攻夺取第一道阵地时候的教训还近在眼前，牢牢地印在脑海里。他命令部下们向北转移，找了一处没有战斗痕迹的地方停下来休息。自己也先是很负责任的观察了敌情之后，才精疲力竭的靠坐在一块石头后面。

眼前的战局不仅没有让田中信泽感到绝望。秦军的作战能力和战术，反倒激起了他进攻的冲动。因为战争不仅仅关乎皇国的命运。对田中信泽本人家庭的命运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他是出身武士家族，父亲和伯父死在了倒幕战争中。可他还有两个叔叔。倒幕战争后的这几年，

两个叔叔足足给田中家增添了五个男丁，就是说在他的这一代，田中家的男丁有十一个之多。如果这些人全都顺利的长大成人，失去了武家士族地位的田中家，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卖苦力？做工？

军队、士兵，才是武士的归宿！

所以此次征台，不用长官刻意强调攻打台湾对武家，对皇国的重要性和意义。田中信泽就已经有着空前的热情，和强烈的战斗意志了。不过战争毕竟是战争，日本对中国还是有着足够的忌惮。

刘暹近些年连续打赢了俄国和法国，给满清赢来来一张足够有威慑力的虎皮！所以，攻台日军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

现在，战斗打响了。海上的厮杀且不提，只说是陆地上的战斗。清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弱，战斗的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低。即使战斗力逊色些的楚军，也有足够顽强的意志和血性。

就比如说被他大败的那支楚军。之所以撤退。想来更多是清**队将领的安排吧？毕竟第一次进攻的时候，自己可是撞了个头破血流的。

清军部队始终都在撤退，在撤退当中不断地削弱自己的兵力，不断吸允自己的鲜血。这是一种作战的策略。而不是战斗力的真实反映——

最大的证据就是——敌人打了就跑，虽然就像水田里面的泥鳅一般滑头。但敌人始终没有脱离战斗，甚至没有脱离战线……

田中信泽正在考虑着这种战术。秦军手榴弹和手枪的配合，让他的手下流尽了鲜血。这种战斗方法能不能被破解。或是被自己因为继用呢？

枪声渐渐平静了下来，东边天际已经有了一抹白皙。田中信泽内心扑腾扑腾跳着。一种极不好的感觉突然涌上他的心头。

“后撤——”

他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出自何方。是自己部队冲的太前？还是别的？但衡量一番后，他选择尊从这种感觉，指挥部队向后方退缩。

佐久间左马太也同意了田中中队的后撤，其部损失已经一半，不说是丧失了战斗力，只说一夜的厮杀，到现在为止，战斗力也十只一二了。

田中中队撤退的速度并不很快，路上田中信泽也碰到了几支往回撤的友军，都是在进攻中伤亡惨重的部队。

这种感觉暂时挽救了田中信泽和他半数手下的性命。

当天色泛白，弄弄的夜幕变成了淡青色时，整个战场上突然杀声震天，大批的清**队，比所有的日军数量还要多的清军们，在猛烈的炮火中迅猛的开始进攻。田中中队刚撤退到上一个小土包后，田中信泽迅速登上土包，就看到了大股大股呃清军海浪一样拍击过来。当然，这种形式的冲锋战斗并没

有让田中信泽目瞪口呆，一样参加了倒幕战争的他还经历过更大规模的阵仗。让他吃惊的是，那五支穿着绿色军服，头上带着草和树枝扎成的帽子，身上披着青草结成的披风的军队。

这五支军队距离日军阵线距离很近，所对应的日军部队竟然没能发现这些人？田中信泽看着这些士兵的军装和装扮，心中感觉是又学到了一招。

这些士兵冲击凶猛，几乎是急袭的炮声刚刚结束，他们就踏着硝烟冲上了日军阵线。自然是把当面的日军守御部队冲的是七零八落。

“防守，就地防守！”田中信泽脸色大变。没有领着部队继续往返，而是就地顿了下来。

田中信泽在密切观察着对手的进攻态势，他感觉清军现在的这种战斗阵形，防守打起来会很难受的。因为清**队采取的不是密集阵列的波状进攻，如果是波状进攻，日军利用整齐的射击就可以有效的阻止与杀伤敌人。至少现在的日军就是这种组织严密的波状进攻的部队，防守起来有经验。

可是对面的清**队呢？他们的进攻看着就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整个都如同毫无纪律的散兵游勇一样。但偏偏让步枪难以找好自己的最优化射击目标。在战场上，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能够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那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不过战场上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射击能力。

自由散射会让命中率飞速下降，集中射击固然可以提高效率，可对面清军眼下这赶鸭子般的阵形，这样的射击效率反倒更低了……

倒是清**队，他们一个人中弹，对后面的士兵进攻毫无影响。而且伤员们的表现令人惊异，只要没有失去战斗力，伤员们居然停下来与日军进行对射。那些没有受伤的清国士兵们则继续勇猛无畏的向前猛冲。就像赶鸭子一样的猛冲，阵形也是赶鸭子一般的松散。但却总是有两三个人会在进攻的当中停下来，利用有利的地形来与日军对射。那或是一个土堆，或是一个木桩……

火力不够猛烈，射击点却是极多。积少成多，令日军疲于招架。

冲击很快的清**队也不是毫无损失，至少冲到距离日军防线二三十米的部队已经相当稀疏。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清军士兵稍稍会停顿一下，却不是因为畏惧，而是要抽出手榴弹向日军阵地扔来。轰轰的爆炸声中，当面的日军立刻就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而当有的军官再也不能忍受这样连续的打击时，‘上刺刀冲锋’！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偏偏在人高马大的清军士兵手下，拼刺刀败亡、溃散的也往往是日军。

清**队夜里的后撤，为的就是今日进攻的顺利！这是引蛇出洞！

“八嘎！”西乡从道摔碎了手中的望远镜！

第三百零五章日落龟山（一）

日军东西线调动部队，即使秦军有热气球，想要完全监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挡不住刘暹有虚拟地图，一切布置历历在目！自然是看碟下菜，一拿一个准了。

西乡从道向往东打，刘暹就放他往东来。撤退过程中，不断吸允日军的鲜血，让日军一战接着一战，伤亡赶着伤亡，前进的路途洒满鲜血，精神疲惫，体力更是枯竭。

如果西乡从道能够更明智一些，天不亮就果断下令回缩部队，刘暹就立刻放出预备队，扑上去，吃掉突出来的这块日军。而要是西乡从道‘痴心妄想’打通东线道路，那就等到天亮，再雷霆横扫！

“刘侯果然名不虚传，一记引蛇出洞，乖乖的就让日寇前来送死啊。”

看着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荡着日军突击部队的战

场，刘典发自肺腑的对刘暹道。昨日到今晨，所有的指挥布置都是刘暹一手主导的。自己当时的不情愿，和王德榜那时候的不以为然，都还历历在目。只因为刘暹的身份和地位，才捏着鼻子人了。也幸亏是捏着鼻子认了，不然哪会有现在这番大胜？

“上刺刀，杀啊……”

近现代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后，当距离靠近时，能够打开僵局的往往就只有刺刀冲锋。不仅是日军纷纷上了刺刀，秦楚联军也都在步枪上装好了刺刀，双方士兵在中低层军官的带领下，勇猛向前。

放了最后一通排枪，田中信泽指挥着剩余的七八十号人。就挺着刺刀跟冲来的联军将士冲杀在了一块。

在两军刺刀互相撞击的同时，田中信泽再次发现清军士兵配备的手枪登场了。一小部分清军士兵从腰中抽出了手枪。就这么在极近的距离里面以手枪开始射杀日军官兵。近战是很残酷的，刺刀也好。手枪也好，都是在极近的距离上作战。哪怕是

眼睛眨了那么一瞬，一条命就全部交待，或者至少交待了一半。

但是，用刺刀杀人，绝对没有用手枪点射来的快捷。片刻间，厮杀格斗在一起的中日两军士兵就倒下了一半。其中日军士兵至少占据了七成的比例。

田中信泽十分弄不明白一件事，清军哪来的那么多手枪？这难道不是军官才能装配的吗？怎么这些清军士兵也都有了？

秦军士兵自发的购买手枪装备自己的事儿，估计田中信泽听都没有听过。这在东方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在西方国家就很普遍了。

而事情的因由，这只能说是秦军内部多次刺刀演练战以后的后遗症。在刺刀拼杀中，太多的秦军士兵认识到手枪的好了。而且秦军兵工厂自己生产的转轮手枪，性能比之美产的可能要差一点，但是价格要便宜很多。加上自己人购买会有优惠，三个月的军饷就差不多可以了。

所以，秦军兵工厂，不管是老厂生产的手枪，还是新厂投入之后生产的手枪。都是秦军内部的抢手货。而士兵个人购买、拥有手枪的比例，在秦军中也始终是上升态势的。

田中信泽眼看到清军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他不能继续坚持了，按照这样的方式战斗，他若死战不退。要不了多久，部队就会全部覆灭。所以他当机立断，带着部队就往西南退去。那里还有一个日军的防御点。可以皆一臂之力来阻断一下背后的清军士兵。

太阳已经照亮了整个大地，田中中队的残余部队一路败退。一直撤到了夜里攻下的第一道清军阵地才收住脚。清点部队，只剩下了四十人都不到。

尽管只剩下了这么点人。田中信泽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有太多支突击的日军中队在清军的反击中全军覆没。能带着手下的一部分士兵活下来，田中信泽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严厉的斥责。

西乡从道冷硬的像是一块大理石。夜间突击，日军投入了两个大队，以及超过五百名的殖民军士兵，总兵力接近两千人。但是撤回来的日军数量呢？所有人加到一块不到五百人。虽然在这之前已经有相当数目的日军伤兵被抬回来，但是总数合合也锵锵一半的数目。有四个中队全军覆没。田中信泽中队固然败退，但好歹还算是留下了一些人。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头顶太阳火辣，但田中信泽心里面却一阵阵发冷。

田中信泽这一天都没有再上战场。纵是东线的056高地再度回到了联军的手中，075高地也插上了三角龙旗，田中依旧待在龟山军营里。

因为偷袭而兵力、士气、实力大损的日军在东线只剩下了103高地，他们在西线也丢掉了龟山头。现在清**队的重炮都能打到龟山上了。

西乡从道知道，这场战争就要走到末尾了。但他还在努力，他严厉要求士兵不能交头接耳，传递混乱军心的话和消息。只要有士兵交头接耳，日军

的底层军官们就会立刻喝止，并给与一定的惩罚。而至于昨天的战斗，就更不允许讨论了。

高压姿态起到了作用，加上昨天经历了整日的激战，日军士兵们也没了劲气，日军士兵还是很有秩序的执行着上头的各项安排。直到远处出现了一个打着白旗的身影。

打白棋有两种意思，要么是投降，要么是要求交涉。以当下的局面，清军当然不会是投降，只可能是要过来交涉的。

西乡从道还是有最起码的理智的，战场上杀对方交涉人员无论如何都不光彩，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更会有致命的后果。所以清军的交涉人员还是安全的。

交涉内容非常简单，来人告诉日军，昨天战斗中联军俘获了一部分日军人员，由于联军自身的医疗能力有限，对这部分人无力实施救治。所以望日军能够派人把这些日本伤员接回到日军自己这里来进行救治。

西乡从道对此举动非常狐疑，他们国内倒幕战争的时候，可是没有善待俘虏的习惯。对于伤员，没有就地杀死就算是非常仁慈的了。清军方面竟然要求在此时交给日本伤员，这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过此时的日军还远没释放出自己的兽性，狐疑归狐疑，双方还是商议了交还伤员的流程。

傍晚时分，双方暂且不开战，清军非武装部队把日本伤员送到一个指定的开阔地，然后日军方面再过去接收伤员。再之后两军同时撤退。

整个交接过程非常顺利。除了日本伤员们的呻吟带给了日军接受人员心理上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之外，过程远比想象中的要和平的多。日本伤员也都接受了最起码的包扎，这大大降低了不少日军的敌意。双方都是非武装部队，交接完毕，各自迅速撤离。

日军指挥部这里倒是没谁秀下限的建议炮击清军非武装部队，被西乡从道和谷干城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并严厉训斥了一顿。“简直是愚蠢，更是武

士的耻辱！”战场上失去的，就在战场上讨回来。西乡从道必要的军人操守还是满满的。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他和谷干城感到有些后悔了。他们俩人万万没有料到一件事，把二三百伤员给运回来的时候，那些缠着渗血绷带的伤员，或者一瘸一拐的艰难的走着，或者干脆躺在担架上被抬回来的，给日军本就不高的士气，造成了极巨大的影响。

一处楚军阵地。夜幕降临的漆黑离，刘典和王德榜目光望着龟山，气氛有些冰冷。王德榜小五千人的队伍，装备也不差秦军那里，怎么打起仗来两边就差那么大的劲儿呢？

这要接着顺大流进行下去。龟山之战的光彩就全给秦军拿去了！

“黎明时候发起一次进攻。咱们楚军自己打！一定要啃下日军防线，把战线推到龟山脚下。”

“可刘侯愿意不愿意啊？这样做也是不是太露

骨了？”

王德榜脸上很是纠结。作为一名老将，他表示自己也是要面子的。刘典这样安排，纯属红果果的抢功劳。丢人啊！

“此时老夫自会与刘侯相说。你只准备好作战就是了。”

刘典下定了决心。他实在不能忍受小五千人的楚军，风光尽被三千人的秦军所盖掉的事情发生。就算欠秦军一个人情，楚军也要把面子捡回来。前夜里丢人丢的太大了，不是说两句恭维话，就能赢回来的。即便往北京报捷的文书上，肯定会是秦楚并重。但这事儿，自己骗不了自己。

楚军也需要打一场硬仗，拿下一场硬功。

因为刘典眼睛看的可不只是台湾的作战，还有琉球和杀到日本的作战。秦楚轮船运力有限，你是拉谁啊不拉谁啊？两边联合作战，这个比例怎么出？怎么算？

刘暹初时答应的可只是台湾之战，那日本之战谁多谁少，可没定下呢。

刘典的脑海里始终将楚军摆放的高于秦军一头。纵然秦军能打，有钱，但是地盘的限制，固有的旧观念影响，刘典始终认为楚军实力是胜过秦军一等的。并且中国人不就是这毛病吗？两个人也要整个谁主谁次。现在秦楚联手，谁当老大呢？

是以，刘典是绝对不愿意在秦军面前低头滴。

转回到联军指挥部。刘典把话给刘暹说的甚是透亮。刘暹哈哈一笑是答应了。“既然克公话都说出来了，刘某自然要买您这个面子的。秦军所有的火炮悉数听楚军调遣，我就在这静候佳音了。”

第三百零六章日落龟山（二）

“兄弟们。今晚咱们要打出楚军的威风来，打出楚军的名头来。所有的伤亡，抚恤一律加倍。大家打好这一仗，就是让天下人都看清楚，咱楚军不比人弱！”王德榜说到这里，拍了拍腰间的转轮手枪：“这次打仗，督战队排在后头。前进者，重赏；后退者，杀头。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老子是动真格的。你们只需要认准一个理儿——往前攻！”

“兵卒填完把总、千总填，把总、千总填完守备、都司填，守备、都司填完营头领官填。若是你们都填完了，老子亲自带剩下的人往里填！”

“不打出个名堂来，誓不收兵！”

轰鸣的爆炸声在阵地上空回响。开战前的必须过程，双方炮战。

楚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并且弹药充足，日军缺乏弹药，甚至连火炮都要不停的转移。所以很

快楚军就取得了炮战上的压倒性胜利。王德榜当即发出了冲锋指令，一批楚军先头部队跳出战壕，向日军方向冲了过去。

密集的枪声中，楚军士兵不断地有人到底，日军肯定也有损失，并且数目不会比攻势状态下的楚军小多少。因为后者的火炮优势始终在捶打着日军的阵地！

第一批楚军是楚军当中的精锐部队，他们在进攻，更是在试探日军的防御力度和火力点。当日军的还击，当日军的阵地火力布置彻底暴露后，楚军身后的大炮就开始喷射出致命的炮弹了。

而且这些楚军士兵中配有连发枪的人还不在少数。

对比眼下完全是单发枪的日军士兵，连发枪的火力不是一般的凶残。结合炮火优势。和楚军精锐的剽悍，一时间竟然压制住了第一线的日军。当日军的数量在第一线汇集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日军猛烈的射击才稍稍遏止住楚军几乎狂热的攻势。不过

此时一部分楚军士兵已经逼近了日军的战壕。日军单靠火力已经不可能阻止这些楚军士兵杀进自己阵地了。

“杀叽叽！”没办法的日军只能再次拿出刺刀冲锋来。日军官兵挺着刺刀从战壕中爬出来向着楚军士兵冲过去，他们希望能够一举用肉搏战干掉这些楚军士兵。但是楚军不少人拿的都是连发枪。枪膛里多多少少还有几颗子弹，就算是肉搏中一些人来不及开枪，但总该是有人来得及开枪的。不少冲出战壕的日军士兵就如同被近距离枪决的囚犯一样被打的血肉横飞。

冲上阵地的都是楚军里的剽悍之辈，有的就是这一鼓作气的悍勇。而更重要的是，现下的日军根本没有机枪，在本土的数万日军应该有几挺重机枪，但是龟山的日军一挺也没有。眼瞅着前头打开了缺口，发声喊，身后更多的楚军官兵端着步枪就杀进了日军的阵地。

进攻的部队。当他们突破到敌人的枪林弹雨，杀上阵地的那一刻，他们旺盛的精神和斗志，是最

高亢的。而防御的人，一旦战线被突破，不管他们的斗志有多么的激昂，内心总会有一抹消沉，底气总会有些不足。这就像攻城战中，城墙破了以后的守军一样。不管城内还有多少人马，往往会一败涂地。

楚军，这一刻是很强大的。每一名冲锋的将士都具有着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这种精神爆发当中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不是说他们就能战胜一切敌人，打赢全部的战争，而是指精神层次上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绝不会对敌人产生畏惧，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继续的战斗下去。

这是一种信念。一种因为信仰、理想而产生的信念。如果一支军队能够时刻保持着这种信念，他们就是拿着长枪短刀，也一样能‘一往无前’！

王德榜不会想到这些。他所秉持的就是中国很传统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理念。旧式的军队就是如此，战斗力的高低，伤亡承受能力的高低，作

战意志的强弱，全都维系主将一人的信念。当王德榜决心不顾一切死冲猛拼的时候，那楚军爆发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视的。

眼下的日军就显然吃了个亏。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楚军的拼劲会如此的大，很快就给楚军的进攻部队，在整条战线上破开了一个豁口。

见到第一波攻击得手，王德榜立刻命令后续部队向突破口跟进冲击。而两翼部队也加大压力，试图创造出更多突破口。

西乡从道、谷干城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即便突然遇到挫折，也立刻做出了反应措施。他们一边派兵支援一线，组织二线，同时也不惜暴露火炮位置，不惜炮弹的加大射击密度与速度。并且炮口射击的方向全是楚军后续部队的必经之道。即便是被楚军在某一部分上占据了优势，冲破了日军一线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日军整体的兵力与火力相对这部分楚军将士来说还是占有着全面的优势。只要能够阻挡住楚军向这个缺口继续的投放军力，只要能够阻止楚军的继续进攻，日军迟早能吃掉那支已经插

入阵地中的楚军队伍。

如果楚军指挥者是刘暹，他完全可以根据日军防线阵地上兵力的薄弱，来适时的调整攻击目标。但王德榜做不到，他的能力到此就是极限了，他确定的左右翼进攻路线，太容易被日军确定了。日军不用太费劲就对这些进攻路线做了相应防备。两翼的攻势根本就没为中间战场提供太多的帮助。

炮弹雨点一样落在中间战场的楚军后续线路上，把随后出击的楚军将士炸的粉身碎骨，炸的苦不堪言。王德榜连续调换了两个营头进攻，头一个在半路上就被日军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后一个，当他们冲过日军炮火封锁的时候，也就是日军炮兵近乎全部的被联军炮兵给敲掉的时候，攻入日军阵地的楚军先头部队，所有的官兵或者英勇的战死，或者已经被俘。

第三百零七章日落龟山（三）

日军阵地上的喊杀声逐渐停息，联军方面的炮火也逐渐停了下来。在双方暂时停止战斗的时候，海风逐渐吹散了弥漫在战场上的硝烟与尘雾。

王德榜脸色生冷，举着望远镜望向对面的日军阵地，只把手再一挥！

炮弹划破空气的尖啸声再一次响起。光听声音就能知道，又是一阵猛轰。紧接着，前线日军就传回了清**队发起进攻的战报。

西乡从道走出指挥部，不需要用望远镜，肉眼都可以看到山下野地见，大批的清国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那号褂汇成的人流再次向日军阵地扑过来。

王德榜没有刘暹透析战场的能耐，但他也不是无能之辈。此次进攻虽然依旧分左中右三路，可这三路部队却是吸收了上次进攻的经验，在路线上三

路楚军进攻时候的结构更加有序。

现在的炮兵还远做不到步炮协同作战，王德榜采取的也是非常原始的方式，通过气球观察校正，炮火对准日军阵地就是一阵猛轰，火焰纷飞，弹片四射。不管实际效果怎么样，总能影响一下日军的作战的。接着，靠的一股子悍勇，楚军将士踏着上次进攻时兄弟部队留下的鲜血，向日军发动了勇猛的进攻。

日军也吸收了教训，前线火力密度比之前头强出不止一个等级，见到楚军士兵扑过来，随即就开始猛烈射击。但是他们还是对楚军的狠劲和悍勇估量不足，在炮火的掩护下，楚军再次冲上了日军阵线。

第一线的日军不得不挺起刺刀与楚军玩起白刃战。楚军三路进攻。上次只突破了中央一处日军阵地，这次中间与右路两路进攻得手。都杀进了日军的一线阵地。黑色军装的日军与青色号褂的楚军顷刻就混战在一起。枪声，吼叫声。刺刀碰撞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王德榜这次没有再重蹈覆辙，两支楚军后续部队立刻开始跟进。而日军没有了炮火的力量后，想要如上次一样阻断楚军的路线，那显然是不可能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楚军士兵攻入阵地，日军守兵心里面的动摇就越来越大。谷干城亲自上一线督战，可是力量不足的日军在面对王德榜的死拼之时，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了退缩！

王德榜练兵极严。部下即便怕死，也不敢违抗军令。而且楚军敢战的传统尚且还在，一支支的兵力被投入战场，交战乃至肉搏战的范围逐渐扩大，整个战场如同大锅般沸腾起来一般，变成了肉搏的修罗场。

……

上午的福州，城市的大街小巷行人渐多，新的一天就这么熙熙攘攘的开始了。

左宗棠抿着嘴站在地图前，目视着。沉思着，许久不见动弹一下。

他心里担忧啊。他不知道台南海战能打成什么样子的结局！

如果船政舰队有那艘战舰沉没了，那可是给外人一最好的攻击把柄了。虽然这样的结果，就如之前所说的一样。正好可让朝廷惊醒，海防建设的必须性。但左宗棠是什么样儿人？他真不愿意台湾之事变成一场败仗！

从厦门会福州后，他就这样没事便看地图。一看就能看一个多时辰。

房间里很是安静，左宗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他身边的从人自然也是静悄悄的。至于守在外头的卫兵，就更是沉默不语了。

这份沉静直到袁保恒脸上带着喜色的走进房来。才给打破。“恭喜左公，恭喜左公！”台南战事终于传回来了第一个捷报——联合舰队全歼日军海军，俘获兵舰两艘、运输船多艘。

袁保恒就是袁世凯的叔叔，因为刘暹的出现，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捻军，亦或是袁世凯让袁保恒走向巅峰的左宗棠西征，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动。但历史的车轮依旧让袁保恒前年来到了左宗棠的手下，管理粮务，并得专折奏事。

两年的相处，袁保恒深的左宗棠的信赖和看重。

左宗棠听闻台南海战大捷的话后，脸色瞬间浮现起难以言表的光辉。海战啊，左宗棠办理船政水师多年，为的不就是御敌于汪洋之上？但是当他看清楚了捷报上日本人的‘军力’后，脸色立刻冷清了下来。

日本的这点海面军力对比联合舰队的力量，在左今亮看来，后者完全是胜之不武。尤其是日进号之事，非正面检验战斗力的对决，而是晚上搞水鬼偷袭，太没成色了。

boss对捷报的内容表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冷静，那么，底下人自然就也不好继续兴奋下去了，于是

干脆继续扩大消息，往外广播。

毕竟，这也是捷报啊。多少年了，中国人就没听见过海上的捷报，国家的军事实力需要展示，国民士气、国民的精神更是需要振奋。

而很快，也就是不到两个小时，日本驻福州领事井田让就登门求见左宗棠。

井田让不仅是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领事，更是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福州领事馆领事仅是他的兼职。不过日本征台一开始，井田让就直接在福州安家了。配合着日本驻北京公使柳原前光和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这三人就是日本对华前期交涉的主要角色。

左宗棠站直了腰，背着手看了眼房间里的挂钟，琢磨了片刻，说道：“就在会客室见一见吧。”日本领事不是列强的领事，后者，左宗棠纵然不怵他们，也必须忍耐下脾气。而对于日本领事，就一点也没这个顾及了。

左宗棠到了会客厅，不多时，袁保恒领着日本驻福州领事井田让赶到会客室，井田让没有废话，甚至没有什么礼节，直接就对左宗棠发出了大声的抗议。

“对于贵国不宣而战的卑劣行为，我日本皇国必将还以十分颜色！我要求左总督立刻下令贵军于台南的陆海停止战争行为。虽然我职位卑微，并未被皇国政府授于全权，现在只能向贵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是，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担保，贵国如果还不停止这种卑劣的行径，清帝国将很快就会收到我大日本皇国正式的宣战书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切看向欧洲，这种西式的外交用于，比之满清的外交官们，熟练、有味道的多了。

“呵呵……”左宗棠对于井田让义愤填膺的抗议，只是呵呵一笑。“你要战，便来战。那有这么多的废话！”完全不通西方世界那种‘国际法则’的左宗棠，对于井田让的话，嗤之以鼻。

什么不宣而战？

你日本进军台湾就宣战了吗？

左宗棠晒都不晒。

面对傲慢的左宗棠，井田让并没有进行什么争论，只是眼睛死死地盯着左宗棠看了一眼，然后硬气的转身而去，大步的走出会客室。

龟山的战斗进行到了第四天，这应该也是最后一天了。

东西两线皆要害失守，秦楚联军不止是重炮可以轻松的打到龟山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三吋口径的小跑也能直接对龟山顶上位置形成威胁。也就是说，龟山全盘都在联军炮火的威胁之下，日军任何一处地方都已经不再安全了。

昨天夜里，炮弹不缺的联军炮兵，对准龟山轰了大半夜。今个一早，刘暹就派出使者前去龟山日军那里，要求西乡从道无条件投降。

“呵，还真tm硬气！”刘暹望着龟山顶冷笑

着，西乡从道拒绝了投降。刘典也在望着龟山冷笑，“完全是不知死活，不知好歹！”是很生气的。

于刘典看来，西乡从道拒绝投降完全就是顽固到底，反动到底，是铁了心的一路走到黑。心理面这一刻剩下的只有满满的杀气！

而西乡从道呢？武士家族出身的他，自幼接受武士教育，使之继承了日本士族该有的习性，具有浓厚的不怕死、不惜命的觉悟，为实现个人于集体团体的价值，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毫无保留的献身取义、舍己成仁！

这就是小鬼子的武士道。虽然西乡从道奉献的对象不再是什么君主，但他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将来，取决于他现在的表现。急征派、武士的利益，就跟君主一样，牢牢套着西乡从道。

并且作为西乡隆盛的弟弟，荣誉大于、也必须高于生死。他不能因为自己而让自己的哥哥受辱，让西乡隆盛的光环受到玷污。他是绝对不投降的。

“杀叽叽——”傍晚日落时分。

一个个日本军官抽出了指挥刀，带领着手下的士兵走出了堑壕，他们排列成队伍，海浪一样向着山下的秦楚联军冲来。

日军支撑不住了。小小的龟山白日里又被炮弹洗了地，堑壕和土木工事根本保全不了日本人的性命。而且要知道，整个龟山，除了日军士兵，还有一千多人的日本工匠、仆从、记者等等，他们都渴望生的。

西乡从道对战争已经绝望了。他自己的生命可以失去，但他不想拉着阵地上那些瑟瑟发抖的日本国人一块去死！

当夜色来临的时候，西乡从道选择了决死的进攻。他集结了手中大半的士兵，包括一部分殖民兵，而留下伤病员、仆从和小部分人给谷干城，这个维新党。

决死进攻是没有希望的，剩下的人就准备着明日的投降……

第三百零八章东京维新政府

东京，日本皇宫。

这里本是德川氏的官邸，明治维新后，幕府大政奉还，天皇不仅将首都从京都迁到东京，还直接把德川氏的官邸变成了皇宫。

在现下的日本，这里是整个大和民族权力和精神的象征。自从征台海陆军出发之后，骨子里就透着狼子野心的日本人，每日里是成百上千的人汇聚在皇宫门前，欢呼、雀跃，高喊支持。

晚上**点钟，热闹的东京街头已经慢慢的安静了下来。因为‘征台’，绝大多数的日本百姓还沉浸在欢欣鼓舞之中，他们才不管什么急征派、什么缓征派。他们只需要知道，皇国是强大的就可以了。

不强大，你能去捋西边那个老大帝国的虎须吗？虽说很多人也担心这样会使得清帝国与皇国开

战，现在的日本人，战争**和激情远远不能跟二十年后的疯狂相比。不过日本政府拿出的不还有一条表面文章吗？给琉球国民报仇！

所以，他们欢呼高喊着，兴高采烈着，因为许许多多的日本民众相信——自己是正义的。而在一些热络的军国扩张分子眼中看来，最后的胜利肯定是属于大日本皇国。这将是皇国对外布武的第一步！

至于满清，那将不成为阻碍。皇国肯定能应付的了的。不然英明睿智的天皇陛下，怎么会同意攻台呢？那肯定是有把握的。特别是前两天刚传来，征台陆军已经将琉球宫古岛民遇难事件的直接制造者——湾湾土著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给干掉了。那东京一时间就更加的群情涌动了，各阶层对攻台、对扩张的支持和**。再上了一层楼。

“哒哒，哒哒！”清脆的马蹄声在街道上响起。一辆辆马车赶到了日本皇宫大门前，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大隈重信等等。这些日本政坛的大佬，维新政府的政治巨头们相继进入

皇宫。

守卫宫门的日本士兵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必是出大事了。太政官、内务卿、大藏卿等等，这些人的夜深入宫，让这些守卫宫门的日本士兵，脸色都僵硬的发白。

政府参议、日军海军卿胜海舟，脸色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先前，连续多日长崎发电说没有征台往返来的船只靠岸，他心里就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但没想到最后事情竟真的变成了这样。

日进号、孟春号、三国丸、高砂号、大阪号……以及诸多的民用轮船。除了一艘侥幸逃脱的商船外，是全军覆没！

“阁下！”马上就要觐见天皇了，胜海舟身边的卫队长小声的提醒着。

胜海舟这才从无尽的愤怒中回过神来，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之后，快步的走进了宫殿。

正殿之中，明治天皇高高的坐在御座上，只不过，现在的明治天皇一脸惨白，仿佛大病初愈。一点都没有一个皇帝的样子，更似个病怏子。

在御座下面，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大限重信等日本重臣，分别跪坐在左右。

“诸卿。海军落败，征台之役胜负可想而知，数千大和勇士怕是要玉碎疆场。如此之局面。我皇国该如何抉择？是对清国正式宣战，还是隐忍。朕想听一听诸卿的见解！”

真的跟清国宣战，见个胜负生死么？明治说真的还真的很怕。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现在的日本家底薄弱的很，也根本没有做好倾力一战的准备，跟清国全面开战的话，几乎也是仓储而行。十分的力，能用上五六分就是好的了。

而这一战一旦开打，几乎日本也就要将自己的国运都全部赌进去了。日本一旦输掉战争，日后想要再度崛起，怕就比现在困难的多了。

明治本人也是一个内治派，日本不做好完全的准备，他实在不愿意去挑战西面那个两千年来的老大帝国。

胜海舟跪到了地上。不管接下来打是不打，作为日进好等军舰‘战沉’的背锅人，他必须是要承担起责任的。请辞退出政坛，是不可避免的了。

“胜君，我想知道，如皇国海军倾全部力量与清国舰队一战，可有胜算？”

陆军卿山县有朋的脸色不比此刻的胜海舟好多少了。日进号等战舰的沉没让胜海舟心疼的滴血，西乡从道三千六百余名日军士兵若全军覆没了，山县有朋也该心如刀割了。

“胜算极小。清国舰队有福建的船政水师为基本，又以秦军的四艘铁甲炮舰为爪牙。实力就已然胜过皇国海军，特别是日进号等战沉之后。差距就更大了！”

山县有朋冷笑了，目光凶狠的瞪视着胜海

舟，“如此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承认失败，皇国还有第二条路吗？”

胜海舟心中自然愤怒，但是想到确实是因为海军力量的不足，才落得如此局面，只好忍耐下。不过胜海舟也不是吃素的。战场上的事实推翻不了，却还可以另辟蹊路来攻击山县有朋代表的日本陆军。

“陛下，对于这次征台的失败，海军省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会申请辞职！但是，由此一战也能够看出，海军之强弱关乎日本之存亡。皇国是一岛国，海军的重要性无可替代，也无可比拟。可是现在海军每年的经费还不足陆军的三分之一，要海军用这么点可怜的经费，去维护皇国对外战争的胜利，太不堪重负了。”

山县有朋听得刺耳之极，内心勃然大怒。如果不是在明治的面前，他都要跳起来了。胜海舟平静的眼神看了一眼山县有朋，山县有朋却只感觉内中的平静之下，覆盖的是毫不遮掩的讽刺。

“或许我们对征台之役的结果太过悲观了。悍勇、忠诚的陆军，不会辜负了大和民族的期望，即使没有了海军。暂时断绝了后勤线，也一样有可能战胜登台的清国陆军的……”

“八嘎——”山县有朋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破口骂出。但是下一刻脑子就清醒了，明白现在是什么场合。连忙跪地向御座上的明治请罪，“陛下请治罪，臣失礼了。”

明治眼睛眨了一眨，一句‘急中出错，情有可原’把事情揭了过去。身为上位者，就该有这个制衡的手腕。古往今来，哪个当皇帝的愿意看到手下人铁板一块？现在的维新政府里也是这样。

文官中有英制派，有德治派。分别主张“立即设国会”，“组织新内阁”。提出“应以圣主亲裁，宣召议院中占多数之政党首领，委任其组建内阁”；以及主张采取德国政治模式，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开国会、建内阁，而是“首先上定君权，下限民权，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自然固有之天爵”，“以我国独特之皇统一系典例与人

民开化之程度为鉴。斟酌得失利弊，制定法典宪章”。

武官里有海军、陆军之纷争，有长州派和萨摩派之纷争。

因为如此，明治这个天皇位置才做的这么舒服。

海陆的纷争被明治摁下了火。今天的会议讨论的重点可不是海陆军之前的那些破事。而是日本接下道路的走向！

宣战，还是忍耐？

太政官岩仓具视，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先后诉说了自己的意见。无一例外，二人意见都是忍耐。并请求迅速请英美法荷等国参与调停。

国民的情绪需要适当的照顾，但是在现今日本民众情绪还完全没有被煽动起来的情况下。维新政府要摁下风头，也不难。

战争，国运所系，国之大事也。不做好所能完成的全部准备，就匆忙的发动战争，两人也就不是内治派，而是西乡隆盛一样的急征派了。

如此决议会很伤日本民众、军队的士气，他们自己内心也不好受。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比任何事情都残酷，弱肉强食就是现今国际社会的唯一标准唯一真理。谁让日本弱小呢？而且只需要扣住清国舰队卑劣‘偷袭’两个字，再度掀起民间的激烈情绪也是很轻松的。并且直接就可以把目标对准清帝国。

大藏卿，也是维新政府当中英式民主政治模式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在向在座的各位日本重臣和明治诉说了一遍日本现今的财政收支，和要全面大战所需要消耗的最基本军需资金数额以后，当即也站到了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的队伍中来。

事实上，现在的东京维新政府里，愿意倾日本国运来与满清立即一战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别看后世的日本，一次次拿国运的赌博，是那么的疯

狂、偏执，情绪是那么的激烈。这些可不是1874年的日本！

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去积蓄，都需要时间去培养的。

而且后世评价日本崛起的时候怎么说？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中的政治家，是最具政治战略眼光和长远目标打算的杰出人才。绝不是后世目光短浅，却又贪婪无比的日本政客军头所能比的。事实上，在随着去年西乡隆盛退出维新政府，返回萨摩藩，急征派的力量在维新政府中迅速消退、消减。当道的完全是内治派！

山县有朋也是如此。别看他刚才跟胜海舟较劲的要上火，那只是他的趁机落井下石伎俩。可绝不是要跟满清全面开战！

会议决策有了定论，明治的脸色很不好看。自己当国，维新数年来的第一场对外战争，就落得如此个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日本的国力真的不充足。

山县有朋却顾不得明治天皇这个时候的心情。对太政官岩仓具视和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这维新政府两巨头，以及外务卿寺岛宗则说道：“如此，就请政府迅速与欧美各国公使联系调停事宜。西乡君以及数千大和健儿的安危，就赖诸君了。”

虽然山县有朋是长州藩，跟西乡隆盛一系的萨摩藩尿不到一个壶里。但是作为陆军派大佬，必要的素养和责任感绝对是不缺的。他现在都担忧死了征台陆军的安危。

虽然山县有朋对萨摩军的战斗力具有不小的信心，也知道西乡从道并非是无能不堪之辈，即使失去了海面的支援，依靠手中的力量，征台陆军也该能坚持一段的时间，甚至打几个胜仗也不是没有可能。

然，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征台陆军胜得了一时，胜不了长久。如果这调停之事拖拉个一两个月，那么他就可以上台湾给征台陆军收拾遗骨了。

“拜托了！”

第三百零九章什么样的军队是好军队

海风吹拂散去了硝烟，龟山恢复了平静。漫山遍野的弹坑，以及残肢断臂，被炮弹引燃的树木熄灭后的袅袅轻烟，诉说着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一面被烧去了大半的旭日旗和龟山上正排着长龙缓缓下来的日军投降人员，诉说着谁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

投降人数有两千多人，近乎此次日本出动人力的一半。里头扣除掉工匠、仆从之外，还有士兵千把人。虽然完好者，只锵锵一个中队，剩下的全是伤员。但如果不是最后两天联军不住的往龟山上打炮，殃及死了一批伤病员，这个数目绝对会超过一千人。

刘暹手中多了一把日军指挥刀，是西乡从道的。他自己决死冲锋中被颗子弹打穿了胸口，尸体已经被收敛了。战争中死去的日军军官还有佐久间左马太、水野遵等多人，这些少佐以上军官都被联

军单独收敛来。

不过桦山资纪没有死，他在第三天夜里的炮轰中受了重伤，肚子被炮弹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左耳削掉了一半，左手还少了三根手指头，西乡从道决死冲锋之前就已经在重伤员名单上挂着了。这也让他好运的成为了此次日军征台之战当中，少有的几个幸存下来的佐级军官。

秦军伤亡不过四百，其中战死、重伤【很可能会死】、伤残者数额，总数刚超过二百人。战斗力不说完全没有影响，但部队绝对保持着继续作战的强大战斗力！十成力量，至少还留着**成。

而王德榜的八营楚军损失就巨大的多了。不管是第一天的056阵地争夺战，还是刘暹的引蛇出洞。以及楚军给自己争光之战，他部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没办法。谁让楚军根本就没经历过近现代战争！？挖堑壕都不会，甚至是不知道去挖，作战模式、防御模式，一切还是以地表运动为主！虽然他们很快就跟着秦军挖起了作战堑壕，但进攻时那人潮汹涌的密集冲锋，依旧在战争中给自己带来了

很大伤亡。

近五千人的楚军伤亡超过四成，其中战死、伤残、重伤者，接近千人！

楚军还没有相应的军医系统，如果不是有秦军的照料、帮忙。现在许多重伤者都变成阵亡名单上的黑字了。

所以，这个时候看着那一溜长龙一样下来的日军，王德榜心头是阵阵杀机闪过。只想把人全给砍了！如果不是身边这些个英国人军兵在。

“妥善救治？这个当然。我天朝自古仁义为行，日倭纵使顽劣，救治也是当仁不让。只是我军医护条件、人员净皆有限，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也无可奈何啊……”

刘暹没想到身边的这个英国少校竟然还会说中国话。想到他跟那铁甲舰舰长等平的军衔，那绝壁不会是舰船上的军官了。是在华武官？还是别的什么身份？而且听那急切的语气，竟是偏向些小日本

的。随口就是一通官腔打过去！

救治？那也要小鬼子们自己有那个运气。熬不到医护营空出手来给他们治疗。先就翘辨了，那就怪不得自己不尽心尽力了。

身旁的刘典更是轻蔑的看了那英**官一眼，救小鬼子？老子自家的将士都还忙不过来呢，脑瓜被门夹了才会去救小鬼子！

此次作战。刘典是深切体会到了楚军与秦军的差距，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秦军士兵虽然穿的跟楚军一模一样，但是在战场上的表现。真的令楚军汗颜。

不管是防御还是进攻，打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很有章法。尤其是引蛇出洞那一战中的表现，简直是神了。后退中的秦军或是两三个中队结合一块。或是一个中队一分三两股，边撤边战，节节抵抗，刘典他就没看到过惊慌失措，被日军追的埋着脑袋直想着逃跑的秦军士兵。

刘暹给他说过一句话，一流的好部队，不仅能打进攻战，能该能打后退战。

大清的军队这点上就一直有着缺陷。在进攻时候不少部队都能打的似模似样，一到战事有了转变，要撤退了，那就撒开脚丫，一窝蜂的往后逃，尤其是作战失败身后有大兵追击时，更是如此。而一如此，部队也就零散了。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往往把一次撤退搞成一次溃败！大量士兵逃散、开溜，想要恢复部队的战斗力需要很长时间。

刘典是纯粹的满清旧式官僚，刘暹说的这些，他当然是一清二楚。这样的败仗在整个大清，乃至整个中国战争史上都层出不穷。他问及问题的核心，刘暹告诉他了一个新名词——组织性！

眼下的湘淮楚多四军，那纯粹就是私军，并不算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这四支军队的组成模式，也就是一个大军阀带着一群小军阀。如此情况下，甲军的兵，除非是甲军被乙军给吞并了，否则甲军中的哪怕一个小兵也不会听从乙军中的一个高级军官的命令和指挥。即使看似服从了，也是出工不出

力，战斗意志薄弱的很。这是湘淮楚多四军还有建制时候的情况下，如果到了败退、溃败的时候，乙军的一个军官根本不能迅速整个周遭的散兵，因为这些散兵并不止是义军的，还有甲军、丙军的。甚至就连同属于乙军的士兵，也不会都听从他的指挥。因为乙军的内部，一样有无数个小山头。这个军官属于一号山头，那乙军中的士兵很多就属于二号、三号山头……

秦军却是不一样。新兵营、教导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就杜绝了下面小军阀的出现。秦军内部有派系有山头不假，但这跟湘淮楚军那私军性质的小军阀完全是两个样。

所以，那天晚上引蛇出洞的时候，打撤退战的秦军各部，都能很好的相互配合起来。因为任意一个中队长都可以指挥自己碰到的小队，而任意一个大队长，也能绝对指挥自己碰到的中队。

就算是一群走散、打散的秦军士兵聚到一块，看看有无士官，看看一等兵、二等兵，看看谁参军的时间长了，那立刻就能形成一定的组织。

刘暹并没有遮遮掩掩的给刘典说的云里雾里，他说的很清晰很明了，但就是这清晰明了，就是因为刘典彻底的明白了，他才觉得内心是那样的苦涩——认识到楚军跟秦军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军队。

因为楚军是不可能变成秦军的。十多年的时间了，楚军自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漫长的时间早已经让楚军各部分割清楚，内部大小军头都根深蒂固，刘典若是想改造现在的楚军，还不如直接鼓动左宗棠建立一支新的楚军来的方便。

……

钦州港。

自从三千秦军被刘暹领着登船离港以后，事情并没有算完。陆陆续续，各部秦军或多或少的，相继派兵抵到了这里。至于秦军不经广州批准擅自越省界，秦军上下是理都不理的。

刘暹刘军门，除了广西的提督外，脑袋上还挂

着南洋提督的招牌。先前秦军大模大样的劈入钦州地区，就是这块招牌顶了大用，现在秦军亮出来的那还是这块‘南洋’的招牌。

除了汉中以外，秦军各部——海南、鸿基、广西，多的三四个大队，小一个营头；少的如周军部，那就两个大队，很快就汇集到了五六千兵力，带上后勤部队，总数都超过八千了。

连上广西左右江两镇总兵的人马，总数俨然超过了万人。是的，这一回刘暹还拉上了谢继贵和李士恩两个。他战前感觉着海战得胜的可能性很大，准备的自然就很充足了。至于海战失利或是两败俱伤的可能性，白忙活一场，就权当机动拉练了呗……

谢继贵、李士恩都不是第一次见到秦军，刘暹早就派人进入他们军中教习了，而且两军现在也都开始陆续的换装后膛枪了。刘暹当初饥不择食，从美国买了相当一批的雷明顿边击枪，现在在秦军当然是属于被淘汰产品，被刘暹下放给了越南新军以及谢继贵、李士恩两部。

两个人都是知道好歹的人，晓得在广西这鬼地方，自己又没抱上大腿，想等到朝廷给自己换装，不一定就到猴年马月了呢。现在手里的精锐部队能用上后膛枪，完全是托了刘暹的福。两人心中对刘暹就别说是多感激了。

对于刘暹派人到他们军中当教习，操练队伍，两人没有一句怨言，甚至还都暗自欣喜。因为这显然表示，刘暹要拿他们当自己人了。不然的话，谢继贵当初在越南时候表现得多好，刘暹又送枪又送炮的，也派去了一批人教导他们打枪打炮，但刘暹半点都没介入他军中的事物。一切都是公面上来，该调进越南，该调回国内，该在那里驻扎，该在那里防御，一切都依照工事。

那不是上官看重你，也不是真的啥好事，当然如果是没半点上劲的，只想着躺在总兵位置上，混吃等死，那就乐呵去吧。

谢继贵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刘暹没看上自己。只把自己当初了外编，连附

庸都算不上的。

现在，刘暹又是出枪出炮的，又是派教习教导的，是确确实实拿去了不少属于他们俩的实权，但也表示着两人的地位从外表升格成外围了。

刘暹的前程摆在那呢。有枪有钱，能打仗，多好的一条金大腿啊，两人抱上了后是谁都不愿意撒手……

第三百一十章尚氏琉球

大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

汽笛长鸣，秦楚联合舰队迎着东方初升的朝阳，如同一条长龙，划开海面，向着琉球方向扬帆远航。

舰队一共有十八艘舰船，除了最初时的十五艘外，联军又从俘获的日军舰船中选出了三艘吨位大，速度快的船只随行。其实就是连上日籍的大阪号运输舰，和美法两国的那两艘轮船。至于后两者的抗议什么的，刘暹也好、刘典也好，根本不理会！

提督舰队的彭楚汉和船政水师总监日意格，耳朵也跟聋了一样。后者还是法国人呢，但他在法国只是一名低级海军军官，在左宗棠手下却褒以重用，屁股自然做在了楚军这一边。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刘暹还有担心日意格会不会公报私仇，但很显然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三艘舰船满载了秦军一个陆战大队和楚军王德榜手下的一个营头，外带十二门陆战火炮，由刘暹亲自指挥。是的，刘暹亲自指挥！他就是对打日本特别起劲。

这次进攻琉球，扫平那里的日军，是为夺取北上日本途中最重要的一个支点，同时也是为了恢复琉球国【1872年，日本废藩置县，琉球变成了冲绳，划归鹿儿岛县】。对于攻日之大计来说，这绝对是很重要的一步棋。但再重要也不至于让刘暹亲自出马呀？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刘暹心里有劲！

日军盘踞琉球甚久，但因为琉球国弱民弱，除了王宫里的一支守卫队外。连正规军都没有，日军要想压服之十分的轻松简单。所以平日里布置在岛上的只有一个中队。更多的是税收方面的文官。琉球的那霸港可是给日本输血的一个聚宝盆！

如今日军攻台，琉球也是日军至台湾运输线路上的一处重要中转站。汇聚了士兵多了一些，总兵力却也绝超不过一个大队。

秦军一个海军陆战大队，外连楚军一个营头，以及十二门火炮，拿下琉球丝毫没有问题。再说了，那霸港就是一个不设防港口，除了少量日本士兵守备外，一座炮台都没有的。联军十二艘战舰，要战胜琉球的日军太轻松了。

……

“砰砰——”

清脆的枪声响亮着首里城。

子弹嗖嗖的飞着。当蔽眼的白烟散去，一队三十人左右的日军士兵已经全部倒在了街面上。

今个一大清早，秦军舰队就突袭了那霸港，守卫港口的一个日军中队被全歼，然后刘暹带领联军马不停蹄的直冲首里城。

部守在琉球的日军士兵实际上已经知道攻台之事的变故，那艘逃出生天的日本轮船将消息带到了

这里。但是日军依旧没有想过自己会受到清军突如其来的进攻！

大清在国际上的‘形象’真太腐朽老旧了。行动迟缓，畏于外战，已经成为了印刻在它身上的名片。清国舰队的出动已经让琉球的日军震惊万分，他们怎么会预料到一口吞吃了征台陆海军的秦楚联军。还会一路北上，最终的目标是决胜日本海军，一气打进东京！

日本驻琉球参议石泉太郎紧急收拢部队，防守首里城。可是日军一部分兵力分散到琉球岛的北部区域去了。短时间里根本不可能把五六十里外的队伍收成一团。

所以刘暹进攻首里城的时候，面对的只是大约一个日军中队多点，强强二百人的抵抗力量。

这点力量当然不能阻止秦楚联军的前进步伐。一个秦军大队加一个楚军营头，兵力合起来有一千二三百人。算上炮队，就是一千五百人的军力。巨石压卵一样。轻易地就粉碎了日军的抵抗。

“杀进去--，一个不留！”原萨摩驻馆，现在日本驻馆跟前，一个楚军军官大声的喝道。

小小弹丸之国，竟然敢捋天朝的虎须，纵使现在天朝没落了，也不是这卑劣之辈可以招惹的。楚军可没有秦军那一系列的军规军纪，只要他们不滥杀百姓，抢掠奸淫，刘暹也不约束他们。这日本驻馆就是刘暹有意放给楚军的。

上百楚军士兵炸开驻馆大门，一拥而入。短暂的一阵枪响后，整个日本驻馆就陷入了彻底的杀戮。一个分队的日军士兵和十多名驻馆的工作人员、仆从，全部倒在了血泊了。真的是一个都没留下！

楚军军官还是有些见识的，见到驻馆的日倭头头不在，立刻就想到了那人该是跑去琉球王宫了。而且也知道驻馆的一些文案、资料甚有用处。当即留下一批人驻守此地，然后自己去向顶头的boss，营官汇报，营官再把消息传给刘暹。

二百名左右的日军士兵早已经损失过半。首里城中的接战，配备着手榴弹的秦军海军陆战队势不可挡，但是日本士兵依旧负隅顽抗，节节抵抗，现在残兵都处于被包围态势，依旧是激烈抵抗。

刘暹前世时候看过尚泰的一些消息，也知道这个时期的琉球国内依旧有一股力量不弱的亲中派，倒不担心日本人狗急跳墙，杀了尚泰一家。后者手中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力量，并且就算是尚泰死了，那正好借机来个琉球大肃清，将亲日派血洗上一遍，再从尚氏王族中挑出一个来继承王位，琉球国照样的存在。

所以，刘暹一直把精力放在剿灭日军上面。对琉球王，显得并不怎么热切。

逃到尚氏王宫前的石井太郎，看着寥寥无几又惊慌失措的手下，彻底丧失了信心。但他绝不愿意束手就擒，而且他还真的狗急跳墙想劫持尚泰王。

楚军营官，副将萧得龙杀到王宫门前的时候，仅剩的几个日军士兵已经肝胆俱裂，再没抵抗的意

志。但是几个日本武士打扮的人却不甘心束手就擒，嘶叫着歇斯底里的吼声，疯一样的向着楚军冲来。

迎接他们的自然是一阵弹雨，几个日本武士的身子都被子弹打得倒飞了起来。重重的摔在地上，去见他们的天照大神了。

此时的尚氏王宫内，国王尚泰、王太子尚典以及亲日派的高官摄政尚健、三司官向有恒等，和亲中派的毛有斐、毛允良、马兼才、向德宏等人，全都聚集一堂。石井太郎和摄政尚健、向有恒等人脸色阴沉如彤云，尚泰、尚典、毛允良、毛有斐、马兼才、向德宏等人却是满脸的喜悦庆喜之色。

自从两年前日本废藩置县置到琉球头上之后，尚泰整个人就被巨大的压力所包裹，沉闷的透口气都难。为了保住自家的基业和明面上的独立，尚泰几番派使上东京请求。东京维新政府自然不允，尚泰直觉的自家基业就要断在自己手上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转瞬之间峰回路转，琉球都还没向大清求救呢，天兵就杀到了眼前。

哈哈哈，看今日过后，压在琉球头上二百六十年的日本，还能如何应对！

不过尚泰依旧是不敢冒险，日本积威太重，到这份田地了他也不敢指挥手下的侍卫，把仅只剩下两名亲信保护的石井太郎拿了。

身不由己，这就是二百六十年来琉球国王的真实写照。对比日本，它们实在太弱了，仅仅九州西南一隅的萨摩藩就可以轻松地将它覆灭。

王宫正殿。

刘暹面色和蔼的看着拜谢自己的尚泰，鞋底上还沾着血迹的他，在大殿上印下了一连串的血痕，足迹是那么的清晰醒目。落在琉球国亲日派一众人的眼目中也是那么的刺眼。

石井太郎死了。但那哧溅的鲜血似乎也不能能与这醒目的足迹相应和。

第三百一十一章日本的东京湾

“哼……”留下一声冷哼，毛允良一个字没说就甩手离开了尚健的家。作为琉球国反日亲中派里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尚健家三个日本随臣突然地失踪不见，内心有着不可抑制的愤怒！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竟然还不肯跟日本断绝联系。实在是不可救药！

屋子内，尚健身子一下旨软瘫在了作为上，看着毛允良离去的背影，他感觉自己似乎真的做了一个错误的决断。

“老师……”长子尚庆的声音传入耳朵。尚健抬头，目光凝视，顿时若一盆冰水临头。他看到自己的老友，久米村【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蔡氏第十六代孙蔡平茂正一脸失望的往屋外退去，而且是没向自己说一声的径直退去。

才被毛允良的盛怒气势吓出了一头冷汗的长子

尚庆，现在额头上是冷汗淋漓，尚健本人也腾一下占了起来。蔡平茂祖上是蔡世昌，如果连他都对自己父亲失望，那自家的麻烦就大了。

蔡世昌乾隆年间之人，曾改革琉球学制，把四百余年专属于久米村的进学名额【派往大陆官学留学生】分给了琉球人，与久米村其他各家生怨。但是蔡氏在琉球人心中的地位却不是一般的高，蔡世昌更是被尚温王封为国师的。

尚健是现今琉球国王尚泰的叔叔，尚泰继位的时候年仅四岁，尚健作为王族至亲，在琉球国内地位尊崇。而他之所以能一直稳坐钓鱼台，在尚泰小的时候不畏流言，在尚泰大了之后也不受猜忌。蔡平茂于他的支持甚是关键。

并且蔡平茂虽然对日态度模糊，但也不是毛允良这等坚定无比的反日派。尚健曾经担任过琉球国摄政。少不了跟萨摩藩，跟日本打交道。蔡平茂或多或少的也参与了其中，乃是个很活络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相交几十年，对于尚健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可是现在……

“念文兄……”尚健看着蔡平茂已经要转过去身，心头一紧，忙紧张的叫道。几十年的老交情了，这个时候也要抛弃自己吗？

蔡平茂身子顿了一下，却并没有重回过头，只重重的叹了声气。挺直的身腰也变得有了几分弯曲。“臣已老颓，公好自珍重。”

迈步而出的蔡平茂身形透着萧索悲凉，尚健今日的选择让他很失望。放走家中的日本人，在变动中束手不动，尚健自以为是稳妥之举，不得罪日本人，可他这么做又是要至中国于何地啊？

尚健没得罪萨日本，这次却把天兵给深深得罪了。

如果琉球能有大清的庇护，那么就是把日本得罪的再狠又能如何？日本还敢再此出兵琉球吗？

作为老友。蔡平茂很了解尚健，他能一眼看出

尚健的想法。可这只是小聪明啊，根本上不了明面，连说出来都不能。

你怕天兵回国后琉球重新被日本人报复。这岂不是在说天朝没能力去庇护自己的藩国？？诛心之言！

……

“哈哈，我大清兵威，先胜俄罗斯于西疆。后胜法兰西于越南，岂会惧怕区区一人倭国？今我大军五万。后续即将开来，只要水师胜日本于大海之上。即日即可起兵北上，跨海而至东京！”刘暹这样对琉球国说的。

“日本猖獗小国，欺压天朝藩属，属狼子野心也。岂有不兴兵惩处之理？”

由琉球国的帮助，刘暹只动用了楚军萧得龙部，就往北一路扫平了大小三部日军士兵，歼敌六十人，俘虏过百。刘暹就只呆在首里城，这段日子里是深补了下日本地理。

在江户时代末期，德川幕府方面为了抵御西方国家入侵，在日本全国各地海滨所设置炮台。而作为其心脏之所在的东京湾，统治要地，自然是重中之重。当时德川幕府是打算在观音崎（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与富津（位于千叶县富津市）之间建立防卫线，也就是整个东京湾最外围的那个小口。就好比渤海湾，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那个相对的小尖尖。

但是天不从人愿，不久后的黑船来袭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轻而易举的就突破了防线，而在浦贺（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登陆，打破了日本长年来的锁国政策。因为此事件的发生，幕府方面的危机意识陡然急升了不止一个档次，随后特别委托伊豆国田方郡韭山（今静冈县伊豆之国市韭山町）代官江川英龙（江川太郎左卫门），于同年起在东京湾内开始修筑炮台。这一退就退到了东京湾的碗底，就好比渤海湾的大沽炮台。

德川幕府当时投入了约75万两的金额，利用伊

豆等地运来的石头，与将品川御殿山凿挖拆崩后所获得的土砂，陆续在家门口完成了多座以方形或五角形石墙围绕住的西式炮台，称为“台场”。其中，由于第四与第七台场并未真的完成，因此实际上建好的台场共有第一、二、三、五、六等5座（原本规划是要建造11座），作为江户地区京畿重地的海上防御。

明治维新之后，东京维新政府倒是对五座炮台进行了新的修缮，还从整了观音崎与富津之间的那道防卫线。但是，日本政府并不富裕，投入的资金有限，不少炮台上的大炮还是十多年前的老式前膛炮。

历史上，日本明治、大正年间，开始着手在东京湾内划定安全水道【走之字形线路】，开始营造一个接一个的海堡，所以后世的东京湾内有很多人工岛。但现在的日本才刚刚走上振兴之路，内部都没有彻底摆平【西乡隆盛】，还没那个精力和财力来营造海堡。所以现在的东京湾宽敞的能让万吨巨轮随意的航行，内中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海面，只有横须贺市的猿岛一个自然岛。而更重要的是横须贺

里有个日本近现代第一的造船厂，以及一个规模算不上多大的兵器厂。这两个厂子在十几年后会被合并为横须贺海军造船所，成为日本五十年霸业的最重要支点之一。

就算得不到里面的机器设备，补充一下秦军弱小的造船厂，刘暹也想着用炮轰平了它。现在的日本没有了横须贺造船厂，造船工艺至少要停滞三五年。

而且日本现存的军舰，一部分部署在广岛【吴军港】，另一部分才部署于东京湾。只要联合舰队能够顺利航行到东京湾，赢得海战简直是手到擒来。

……

“显宗兄，俺老罗往日只听得秦军声名，听得刘侯如何如何厉害。心中还好生的不服气。今日得见真神，大开眼界，名不虚传啊。”

福建提督罗大春是此次楚军二批部队的主帅。

这人也不是个文化人，他八岁那年因为父亲官司缠身而家道中落，就辍学在家，所以早期混的不甚得志。十三岁就孤身一人外出闯世界。上贵阳、下四川、闯云南、去缅甸，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参军之后的罗大春机警、勇猛、大气、大胆，正是因为他在少年时期的磨难和闯荡。也正是凭着一身胆略和智慧，罗大春二十来年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从绿营小兵一步步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如刘暹一般，没有功名在身，没有儒将的名号，背后的靠山左宗棠，又实力有限，罗大春做到一省提督的位置，也已经是到头了。

作为曾杀的巅峰时期的陈玉成丢马弃甲，躲进灌木丛中逃命的人，罗大春是有股子傲气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当然对素未蒙面的秦军和刘暹不服气了。直到今天——

楚军一系的罗大春跟湘军外围的李士恩是有过交情的，战太平军的时候，两人联手过多次。李士恩今个带着罗大春到秦军宿营地理转了一圈，不看

操场上秦军的训练，李士恩单领着罗大春钻帐篷，让罗大春也深深体会了一把当初他自己看到这相同一幕时的震撼。

所有的床铺都整洁如一，所有的枕头、单子都放的全部一样。那床下的鞋子，那桌子上的洗刷用具，连对准那个方向的，都保持全部的一致。

别以为这是花架子。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保持个人卫生中的一部分。就是在21世纪，不习惯在饭前便后洗手的现象都仍然非常普遍，何况是现在。如果不严格规定强制执行，来约束士兵的个人卫生行为，军队内的公共卫生安全那就很难得到必要的保证了。

再由从利于战备的角度来看，士兵这样做能尽可能的减少整理自身随身物品的时间，这样在面临紧急状况时部队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反应速度。

更重要的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士兵不能依靠自觉的压制，谁也不认为人人都是圣人吧？人都是有懒惰性的。强制性的卫生就宿管理即使一种自我

约束，自我调整的习惯，是一种对士兵每天都要经历的鞭策。

罗大春不是一般人，只以为秦军这是在做样子、便架势。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此能够看出秦军的利害之处。

第三百十二章左宗棠放鸽子

就在秦楚联合舰队抵到琉球，扫平岛上日本驻军的时候。东京的日本维新政府也跟英法美俄荷等国打好了协定，日本政府停止战争扩大化，肯请诸国出面调停此次中日冲突。至于私下里，日本自然是付出一定代价的……

而拜日本多年西化的成果所赐，要传递这样的决议消息并不需要人乘船送达，从东京拍电报到长崎，从长崎拍电报到天津和香港，前者立刻通知各国驻华公使，后者由英属香港总督府出面，联合法美俄荷等国驻广州领事馆，签署书面调停书，再派遣人员乘快船飞速驶往福州、台湾！

也因此，东京日本政府和各国驻日公使馆，还根本不知道秦楚联合舰队已经拿下了琉球呢。

但是当联合舰队一路北上，经过奄美大岛、种子岛等一路掠过九州岛的时候，行踪就难免出现在日本人的眼中了。毕竟秦楚联合舰队是人，不是畜

生，不可能将沿途遇到的所有日本船只尽数击沉。何况，这中间遇到的还有外籍轮船。

整个日本瞬间沸腾起来，二十年前黑船来袭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日本人的头上。可惜九州岛、四国岛、南本州的人的劲儿，没办法一步跨越千里之遥，瞬息传达到东京湾去。

能够在东京湾外止住住联合舰队行动的力量，现在的日本根本没有。

……

“巴夏礼先生，您的要求恕我们不能答应。现在停战谈判，只会给日本政府筹集军队和巩固防御的时间。这对我们舰队是很不利的。日本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提督阁下给你的面子。今天一天的时间。如果凌晨零点之前，日本正还不决定承认战败。并对出兵台湾一事赔偿道歉，明日零点之后，我军舰队将有权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里，对日本以最沉重打击。”

在东京湾外，一艘不大的比利时轮船上，船政水师总监日意格面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如此正式的给出了答复。

面对英法美俄等国的联合调停，联合舰队决定给日本政府一天的时间来考虑。

“巴夏礼先生，您与其在这里阻挠我们。不如去跟日本政府好好地谈一谈。诸国即便是调停，我个人看法，也希望贵国等可以提出一个富有建设意义的提议来。如果您还是坚持之前那个毫无诚意的要求，那么我们以后时间里怕也很难取得什么有现实意义的进展。”

就在日意格与巴夏礼见面会谈的时候，几艘小舢板从舰队船舷上放下，向着东京湾口行驶了过去。上面的士兵没有测量东京湾的水位什么的，这个时代的东京湾可以随意的航行万吨巨轮。士兵们举着望远镜，是在近距离的打量两边的炮台。

如果日本政府不书面承认失败，战斗就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大清二百年来。第一次战舰与炮台

的较量了。虽然打头阵的是秦军四艘自告奋勇的铁甲炮舰，防护力上不见得就会被日军岸防炮击破，但彭楚汉以及石清岩等人，也没有半点的疏忽大意。

舰队要进入东京湾。神奈川县三浦半岛上的观音崎炮台，和东京湾内唯一的自然岛猿岛上的猿岛炮台，跟三浦半岛‘针锋相对’的千叶县房总半岛的元洲炮台。就是三个必须拔除的钉子。

现在这些小舢板就是为了查看这三个钉子放出的。

大久保利通正站在观音崎炮台炮台上，脸色阴沉的看着炮台不远处。那两艘清军的小舢板。

“阁下，派出兵舰驱除它们——”

炮台指挥官黑田元三郎曾第一时间提议开炮警告它们。大久保利通拒绝了，他不想给清国舰队制造立刻发动进攻的机会。但就这么毫无反应的让清国人观察炮台也是不行。身边的川村纯义，这个海

军省的第二号人物海军大辅，如此提议。

“很正确的提议。命令光明丸号，驱除它们。”大久保利通迅速下达着命令。

日本还有五艘主力战舰不假，但是东号铁甲舰和龙骧、筑波两舰都还在广岛，东京湾这里只有云扬和凤翔两艘上得台面的木壳战舰，全是一千吨左右。出来跟秦楚联合舰队干的话，那绝对是自己找死。

川村纯义提议光明丸号，是一点都不给清军下手的机会。

扬威号的舰桥上，石清岩、杜春、王福友、李正辉正汇聚在一起，遥望着远处的观音崎炮台。自然也就看到了日军兵舰驱逐舢板船的那一幕，对此四人都只是冷冷的发笑。

大势在联合舰队这里。依照他们对日本人的了解，东京维新政府这次低头认输的可能性并不大。军门是怎么说日本的？小鬼子性格硬、执拗，不把

裤子都当了，输个底儿朝天，是不会认输的。何况日本人还有四个镇的军队，最终要大打出手的可能远比‘和平’解决的可能性高。

三座老旧的炮台，岸防炮还是十多年前的旧货，据琉球那里得到的情报，最大口径也才152mm，小的只有120mm。如果是后膛高径倍新式火炮，打穿四艘铁甲炮舰的防护甲还不在话下。但它们都是前装的线膛炮，打木壳还行，打铁甲舰，还是洗洗睡吧！

日进号的较量那是欺负人，石清岩他们准备今日在小鬼子身上，找一找海战的感觉。炮台、军舰，他们四人想一气包下。

不管巴夏礼说的再口若悬河，他们洋人的调停意见就算是送到了北京城，只要北京的书面批复不落到舰队手上，打日本就打定了！不然，都对不起舰队一路北上烧的煤钱。

福州，总督衙门。

左宗棠看着英法美俄等多国公使联名签署的调停协议，头疼了。他又不是对小鬼子恨之入骨的刘暹，才没有那么大的魄力，视多国调停为无物呢。虽然北京的决议还没送到他的手上，左宗棠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北京方面会做出如何决断。

“总督阁下，希望您能反复衡量一下事情的轻重得失。贵国的大皇帝和两位尊贵的太后，他们是不会视欧美各国的友谊而不顾的。日本是冒犯了归国的尊严，但贵国已经歼灭了日本来台的陆海军，已经用战争告诉了日本政府对错，不是了吗？那么又何必固执的非要进攻日本本土呢？”

“并且这种近乎对外宣战的权力，也不是总督阁下所拥有的。总督阁下不需要考虑北京方面的看法吗？”

左宗棠认可了这份调停协议。他是傲慢、执拗不假，但也并不是疯样的傻子。这件事在洋人掺和进来之后，利弊得失，就真的要好好掂量了。还是那句老话，左宗棠在对日本没啥仇恨的情况下，冒着被北京猜忌的可能来坚持对日动武，就有太大的

风险了。有些得不偿失了！

他立刻下令厦门，正准备登船的楚军部队便停止了行动。可是把已经登船了的秦军给闪了个大咧阙。

以范德榜、张守炎这沉稳脾气，这个时候心里都是汩汩的火往外冒。就算当天袁保恒请他们两人一叙，席间说了不少软话，两个人心头对左宗棠也直扎小人。

不过还好的是，左宗棠也没把事情做绝，楚军部队是不登船了，但已经上船的秦军，这一路上先驶往台湾，接上人后再去琉球、日本的船队，船政水师是该派兵舰护送的继续护航。

这一刻人依旧还在琉球的刘暹是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筹谋，被一个多国介入调停，就生生给搞踏了一半。他现在正看着毛允良代表琉球国政府，跟荷兰驻琉球代办处代办谈判《琉兰修好条约》的改定事宜……

第三百一十三章炮战东京湾

1854年7月，也就在日本黑船来袭的第二年，美国要求琉球国开放那霸港，日本心里自然是不愿意的，以琉球是‘独立国家’为由搪塞美国。于是佩里带领着他的舰队回到了琉球，这个黑船来袭事件中美国舰队的出发港。

面对着美国人的大粗胳膊，琉球这颗嫩苗能有什么抵抗呢？两边很快就签订了《琉美修好条约》。规定了自由贸易、提供美国船舶薪水、承认美国领事裁判权等七条不平等的相关约定。

在美国佬意得志满的离开之后，法国和荷兰两国相继二入，于是琉球又有了《琉兰修好条约》和《琉法修好条约》。

刘暹虽然打赢了法国，但他还没狂妄到要挑战法国的国际尊严。《琉法修好条约》和《琉美修好条约》，刘暹都是碰都不碰的。他指使着琉球人去找荷兰人的麻烦，当然就是柿子捡软的捏，以来试

探一下西方世界的反应。

毕竟当他起兵反清的时候，自己也要面临这个大难题。是承认满清与欧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还是一律不承认？亦或是有限度的承认？

今日琉球捅荷兰，刘暹就是要看一下英法美这三国的反应！看着三个国家会不会像被捅了菊花一样立刻蹦跳起来，联合起来，对琉球施压。

这对他日后面对同样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有着极重要的参考意义。

……

清晨的东京湾，太阳升起，晨雾刚刚从海面上散去。以扬威号、振威号、平海号、安海号四艘秦军铁甲炮舰为首的秦楚联合舰队。就跃然出现在了观音崎炮台两三海里外的海面上。

配备有152mm前膛重炮四门，120mm前膛炮六门的观音崎炮台。在炮台指挥官黑田元三郎中佐

的呵斥下，全体近四百名官兵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

“阁下。清国兵舰距离我炮台2300米！”

“阁下，清国兵舰距离我炮台2000米！”

“阁下，清国兵舰距离我炮台1800米！”

……

就像满清原时空马尾海战时的一个样，在实力不如人的情况下，日本也向海防各炮台下令，严禁主动开炮挑衅。

所以，现在的观音崎炮台上上下下就看着四艘铁甲炮舰不断地靠近。在它们的身后一里地开外，五艘船政水师战舰亦步亦趋，更远的地方则停泊着六艘运输舰。三艘军舰在一旁护卫者。这是为了防止主力舰队在跟炮台较真的时候，背后突然杀出日本的军舰来，然后东京湾里头的云扬、凤翔两舰再带着几艘小弟出来看热闹，六艘运输船还真有可能

有危险。

说到底这个时代没有雷达，除了刘暹这个活着的雷达以外，谁也不知道视线以外的地方都隐藏着什么。

日军不多的军舰一分两开，这是一件大好事。可不要因为一点小疏忽，就把喜事变成了丧事。

“中佐，距离正在逐渐靠近。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了！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黑田元三郎的副手，一名少佐军官焦急的对他说。作为正在奋起中的日本，在它现在的军队中，你真的很难找到混吃等死型的人物。尤其是一些位置至关重要的关键位置上配备的军官，那每一个都是那样的负责任。少佐对于观音崎炮台上火炮的射程，和炮台所能承受的打击力度熟悉于心。观音崎炮台是日本开建最早的一批炮台之一。设计建造之初，对应的参照物就不是现下的蒸汽战舰。那个时候大英帝国还都在玩风帆战舰，风帆战舰才是当时的世界海军主流。而很明显的。风帆战舰的火炮口

径是不能跟蒸汽战舰媲美的，也即是说观音崎炮台先天上就有不足。

虽然黑船来袭之后，无论是德川幕府还是维新政府，都对之做过相应的休整、改善，但并不十分成功。原因是两者都没钱。

德川幕府就不说了，有钱的话它就不会倒那么快了。而维新政府呢，大批的资金都投入进了陆军的建设当中，日本跟英法美俄等国关系又还都算和睦，海防虽是在不断地建设当中，迫切性却没有到达全力以赴的地步。

观音崎炮台上下两层，十个炮眼，外体是石头堆砌，内里则是木质结构。钢筋混凝土这种高大上的东东还没用到观音崎炮台的加固上。所以，面对秦军四艘中央装甲堡的铁甲炮舰，那最粗的能达到八吋【203mm】的线膛炮射击，观音崎炮台本身的防御根本不足为依靠。

“射放两颗实心弹，警告清国舰队。打信号给他们，让他们立刻离开我炮台警备范围，否则我军

将在必要的时候施行必要的武力防备。”

日军先打出了信号，石清岩等人看的清清楚楚，但谁也没理会，连回答都省略了。四艘秦军铁甲炮舰继续前进，往东京湾口的观音崎炮台继续靠近。忽然。一阵奇怪的尖啸由远及近，紧跟着振威号外百十米距离处腾起了一团水柱。

举着望远镜的黑田元三郎满意的点着头，炮击落地很合适。

四艘秦军战舰立刻升起了战斗旗。扬威号、振威号、平海号、安海号，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炮口，立刻喷射出了火焰。

随后一字行列的舰队迅速变成了雁子型的两路，两个大的带两个小的，大的掩护小的。因为扬威号、振威号都皮糙肉厚，装甲带一个达到了四点五吋，一个达到了四吋。可炮口却远没有身后的两艘炮艇来的大。

扬威号的四门阿姆斯特朗炮，口径只有六吋，

152mm。振威号的两门前装线膛炮口径要大上一吋，达到了178mm，但是他们后的平海号和安海号可是大名鼎鼎的蚊子船。小船扛大炮的‘经典范例’。每一艘都扛着两门八吋重炮。

两炮相继打响，平海号四百吨多点的船体剧烈的颤动起来。203mm的主炮以最快速度再度瞄准。弹头、发射药装填完成，王福友大吼一声：“打！”

“轰隆！”

四百多吨的舰体再度应声剧颤！舰艏被滚滚烟气给笼罩。两发穿甲弹挂着风声直扑远方！

而此刻的扬威号上，一朵巨大的火花正在绽放。即使四艘战舰一直都在运动当中，但是日本人炮台修筑了二十多年，炮手年复一年的训练和实弹射击，加之又是在陆地，是定点开炮，那准头比之舰炮高得多了。

观音崎炮台第一轮还击中，就有两发炮弹打在

了扬武号舰船不住百米的地方，砸起大片的水花！第二轮发射。果然是命中了一发。而且是152mm的炮弹。

石清岩的心头如遭重锤！日本人果然不能小视，这才第二轮就打中了一发了。也不知道是他们真有这样的实力，还是单单的蒙中了一下子。

唯独万幸的是，日军的炮弹并没能破开扬武号的铁甲，炮弹打在了舰首，那里是整艘战舰装甲防护最厚实的地方，一些位置因为铁甲的装配问题，厚度都高达了五吋还多。

三里地多点的距离，四艘秦军战舰攻击一处固定目标。两轮下来，都打出了几十发炮弹了，自然有命中了观音崎炮台。

“轰！轰！”

凌乱的炮弹不断在炮台上或是周围落下。几乎每一次的间隔都只需要十几秒，大多数是穿甲弹。在观音崎炮台上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能够让黑田元

三郎感到幸运的是，还没有一处炮位被命中。但是观音崎炮台镇的不堪大用，秦军铁甲舰的炮弹真的能够破开它的防护。

几乎每一发炮弹落在附近。就让全炮台上下的人一阵心惊肉跳！

黑田元三郎咬紧牙关，脸皮绷紧。心里头不住的念叨：“天照大神保佑！天照大神保佑。不要被命中，不要被命中……！”

但是实力的差距岂是一个运气能够弥补的。当四艘铁甲炮舰冒着炮火杀到距离观音崎炮台只有千米左右的距离时。先是振威号的一发炮弹熄灭了观音崎日军一门岸防炮，接着就平海号和安海号的表演了。

已经打了这么多炮，距离也拉进到了1000米左右。那准确率就高得多了。

黑田元三郎正在高喊着鼓舞士气的赞扬，突然整座炮台猛地一颤，有士兵惊呼传来：“啊！中弹

了！”而且不止一枚。日军的好运气走到了头，连续两枚203mm的重炮炮弹轰在了观音崎炮台差不多相同的位置上，当即就将炮台外头的那层石头给砸的粉身碎骨。

炙热的弹片在炮位内部狭小的空间穿梭，切豆腐一样，将炮位上的整个炮组割的七零八碎。然后引爆了炮位上堆积的炮弹。

一大团浓烈的火光从观音崎炮台的下方窜起，混杂的碎石块被掀起几十米高，不知道多少炮台兵被波及到，一具具尸体被当场炸的飞起来，肢体残断散落的到处都是。

整个炮台就像是被棍插了一下的豆腐块，一个看上去狰狞吓人的窟窿，咕嘟嘟往外冒出滚滚浓烟！

“灭火，迅速灭火……”

炮台内是木质结构，如果明火不扑灭，整个炮台都当完蛋。观音崎炮台的还击力量也瞬间丧失了

三分之一还多。

这次爆炸完全摧毁了上下两个炮位，加上被振威号灭掉的炮位，总共十个炮位的观音崎炮台，三个就不能用了。加上救火用去的人手，还击没下降一半，只能说黑田元三郎往日操练士兵得当。

接着，四百名日本士兵守卫的观音崎炮台就在一连串炮弹的轰击中，接二连三的被命中，那薄弱的防护完全无力抵挡，整个炮台被连续开出要命的大窟窿，最终伴随着十个炮位的全灭，变成了一堆废墟……

第三百一十四章你们是一群丑陋的土匪--

现在的横须贺造船所，三十年后的横须贺海军工厂。这座原时空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日本海军支柱，现在之存亡就完全取决于彭楚汉、石清岩的一念之间。

彭楚汉、日意格对眼前的这座船厂并不怎么看重。日本的资金实在有限的很，横须贺造船所从前身德川幕府设立的横须贺制铁所开始，至今都九个年头了，依旧不能制造出一艘日产的军舰。历史上，它要等到两年后，也就是‘我大清’第一艘自造蒸汽军舰万年清号马尾下水的七年之后，才在法国人的技术支持下，自造出了日产的第一艘军舰——清辉号炮舰。

这艘与万年清号系出同源的清辉号炮舰，排水量仅900吨，远低于万年清号的一千四百五十吨，航速9.6节，也比万年清号逊色了一筹。而福州的船政局，从同治半年（1869年）制造出第一艘军舰万

年清后，至今五年里已经接连产下16艘军舰。彭楚汉、日意格两人自然是看不上横须贺造船所这小虾米了。如果不是石清岩领有刘暹的授命，联合舰队在轰平了猿岛上的炮台之后，都不会再往横须贺多看一眼。毕竟船政水师不同于小鬼子一样的禽兽，彭楚汉呢，脑子里也没有遏制日本自造战舰水准的想法，甚至因为横须贺现在还不是军港，直接就把造船厂归结到民营类了。

“石大人，敌人在船厂布兵并不多，试一下子，看能不能拿下！”

随着联合舰队一块北上东京湾的秦军海军陆战大队大队长焦文斌这样的说道。目光**的看着横须贺造船厂。

作为秦军仅有的两个海军陆战大队之一的大队长，焦文斌可是很清楚横须贺造船厂的意义的。至少对于他们海军陆战部队来说。其意义重大。如果秦军在钦州湾的造船厂能有横须贺造船厂的机械做进补，很快。海军陆战队特备的小型蒸汽快艇就能给造出来。而要是秦军不能自己制造，只能走外购

线路的话，那么他就不知道陆战队要等到猴年马月，秦军才会有资金购进小型的蒸汽快艇了。

眼前的造船厂关系着海军陆战队的切身利益。而且准确的说，拿下眼前的横须贺造船厂，也是他们海军陆战大队此次出战日本的最重要之任务。

……

“小泉队长！清国舰队向我们发信号，让我们立刻投降！”

横须贺守备队队长小泉真一眼睛冒着火光的看着面前这向自己做汇报的士兵。“啪——”一巴掌扇在了士兵脸上。“八嘎！愚蠢的像猪一样的笨蛋，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还用得着向我汇报吗？向清国人发信号。滚蛋！两个字，滚蛋！让他们滚蛋。这里是大日本皇国的领地。任何人想要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就必须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

野兽一样的目光扫视着身前所有人，小泉真一目光所过，所有的守备队官兵都昂首挺胸。“大和

健儿不怕死亡，无畏死亡。为守卫我们的国家而战死，即使所有人都粉身碎骨，我们的英灵也将与皇国同在。”

“哈伊。”小泉真一面前，守备队的每一名士兵和军官浑身都散发着无穷的斗志。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们的心底里流淌着滚烫的炙热。

“诸君，九段坂见。”

“队长阁下，九段坂见！”

“大日本皇国板载。大日本皇国板载！”

“板载！板载……”

【靖国神社的前身东京招魂社，1869年即建成】

守备队长的意志毫无阻碍的被贯彻了下去。虽然现时的日军还远没有六十年后的意志坚强，但是在侵略和被侵略之间调换一下位置后。处于被侵略

状态下的日本士兵往往可以爆种。

这一点在英萨战争中就可见一番。

“准备射击！”炮队队长命令着。

“嗨！”几名炮长毫无畏惧之色，人人脸上都溢满着卫国赴死的坚定。毫无可以威胁敌人兵舰的重炮。还是露天摆放的炮兵阵地，战火一开。整个炮队就是在找死。但是炮队各炮位炮长和所有的士兵，全都被内心涌荡的壮烈情绪所激励，无一人退缩，一股悲壮的情绪洋溢在炮队官兵的彼此之间……

海面上的秦楚联合舰队接到了日军横须贺守备队‘滚蛋’的信号后，也没有继续回话。而是立刻开始调整队列，十艘军舰根据彼此炮射距离调整位置，眼看着战斗就要打响。

横须贺十年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这些年的发展来，这里的日本居民已经翻增了几十倍，完全算是一个大镇子。原时空的历史上，横须贺要不

了多久就会被设定镇守府的，横须贺造船所由其直接管辖。同时开启的也有横须贺作为一个城市的成长道路。

一些日本警察正在各个地区进行巡逻。街面上，到处都有背着大包小包的日本民众，这些人有在造船厂周边做生意的，有本身就是生活在横须贺的渔民，更多的是造船厂工人的家属。战火烧到了横须贺了，所有的人自然要尽快撤离。

日本百姓对这突然遭到的变动既不安又不满，但是跟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日本的平民面对国家力量的时候，也是全听摆布。只是每个街区都能找到抱着侥幸心理不肯撤离的日本人。那就要轮到警察们开始工作了。

但是几千人上万人的撤离哪里会说走就能走的。正在这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接着是一道烟火般的尖啸声。日本警察们脸色登时就变了。是炮击——

“隐蔽！快隐蔽！”一面喊，警察们恨不得能

多长出两条腿的就向外头跑去。至于民众，生死就看运气了

片刻后，地面猛地震动起来。接着巨大的爆炸声传了过来。平日看来是那么坚固的房屋在炮弹的爆炸中，显得是尤其的薄弱。

横须贺守备队那小小的炮兵，根本就用不着十艘之多的军舰来一次齐射。秦军四艘铁甲炮舰，就轻松地将他们搞定。那最大才60mm的炮口，打在铁甲上，就是在挠痒。

一颗颗炮弹落在港口，守备队的阵地被炸得血肉横飞。

精神力量不代表物质力量，不怕死不代表着会打仗。小泉真一把自己的士兵布置在港口，他要守卫横须贺，阻止清**队登陆。却是将自己完全置在了舰炮的射程范围中。

每一发炮弹落地，特别是重炮炮弹落地，都会引发一阵山摇地动。对于守备队的士兵来说，这种

感受特别强烈。他们堆放沙土带垒砌的工事，在炮弹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薄弱。厚实的沙袋墙壁会像薄纸一样被摧毁！

小泉真一脸色很难看，他的部队现在连反击都谈不上，联军完全是一种单纯的压制火力。亲身感受到这山摇地动的感觉，所有日军的脸色都很难看。

炮击持续了半个小时，横须贺变样了。除了造船厂还保持的很完好外，其余的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断壁残垣。地面上一个弹坑接一个弹坑。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而更让小泉真一难受的是，他手下三百多名士兵，连同征召的在乡军人和一部分警察，人数达到了四百兵力。

现在，却总共只剩下二百人不到。

“快去抢占左边的高地！”打头中队的中队长对自己的部下怒吼道。十多艘舢板船一起运输，直

接将一个完整的海军陆战中队连同设备运送到了岸上。

他们手中有两挺重机枪，再和上四门迫击炮，就组成一个火力小队。只是为了隐藏战斗力，迫击炮并没有露面，换成了小臼炮。

当然话说回来，眼下时候的刘暹根本做不出缓冲器来，他部所生产的迫击炮固然是比臼炮性能要更好一些，可以分解拆卸，但是跟臼炮在根本性质上还属一类。

一个班的士兵吆喝着冲向前面，奔跑着迅速接近日军守卫的阵地。就听到一阵密集而激烈的枪声，奔跑中的几名陆战队士兵立刻摔倒在了地上。密集的枪声压得剩余的士兵抬不起头来。

“机枪射击！”中队长立刻命令道，两挺重机枪已经搬运到海岸上架设好，听到命令，重机枪立刻开始吼叫起来。

两挺重机枪的射击立刻让对面的日军阵地有了

短暂的沉没。被压制的那个班的陆战士兵当即复活，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被甩了出去。四门臼炮这个时候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根本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炮弹接二连三的打出来。在日军阵地上不停炸响。

小泉真一根本抵挡不住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当第二个中队再被舢板船运输上岸之后，两个陆战中队不菲太多的时间，也没有付出多少的伤亡，就将小泉真一率领的横须贺守备队完全击溃。一个中队赶着日军残兵往内陆深处跑，另一个中队就饿狼一样扑向了造船厂……

……

“耻辱！这是皇国的耻辱！”

当秦楚联合舰队打破猿岛炮台，继续攻占了横须贺，然后正在驱使当地工人，拆除造船厂的设备往运输船上搬运的消息传到东京，整个维新政府爆炸了。

“土匪！这是一群丑陋的土匪——”明治天皇在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大隈重信等维新重臣面前，指着东方舰队方向破口大骂。

第三百一十五章天下人会如何看待朝廷？

“巴夏礼阁下，这怎么能说是抢劫、强盗，不名誉的作为呢？清日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我军攻夺横须贺，这横须贺造船厂就算是我军的战利品。就像当年你们英法联军进北京城，在圆明园的作为一样。是不是？”

面对巴夏礼抗议的人不是彭楚汉，也不是抢劫任务的执行人石清岩，而是现今秦楚征日联军的主帅刘暹。刘暹他现在就在日本！

同他一块抵到日本的还有秦军前后集结起来的一万多人。楚军则除了海上飘着的船政水师以外，是半个也无。就连琉球岛上的萧得龙部，也全都留在了琉球。

从福州传消息到台湾，再到琉球，一路快船疾行，速度比之十几二十艘轮船组队，再有速度普遍在十节上下的船政水师的三艘战舰护航的速度，可

快到家了。

在船队载着前后两批过万的秦军将士漂洋过海抵到那霸港口之前，刘暹就已经清楚了左宗棠的决定。这老东西放自己鸽子！

而且给左宗棠做说客的这人叫袁保恒，袁世凯的叔父辈，跟前世的刘宪还算是老乡。

英法美俄等诸国联合调停，加上绝对会跪的北京城，这压力，对于左宗棠这种内心里对日本并没有刻骨铭心之仇恨的官员来说，确实是有些超过底线。左宗棠放刘暹鸽子，刘暹能理解。

当时还在琉球的他，手中有两个选择。其一，是不闻不顾，等大军到了后继续率军杀去东京湾；其二。命令海上的大军原路返回，对日攻略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

刘暹没有思量多长时间，连一刻钟都不到。他就决定继续将攻日进行下去。

日后的事情就日后再说，自己的地位在那摆着呢，北京再恼，又能怎么样？下令抹了自己的顶戴？还是杀了自己？他们有这个逼反秦军的气魄吗？

刘暹穿越到这个年代，新疆打俄国人的迫切都远不能跟修理小鬼子的劲儿比。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全力去盘算构造的对外第一事，越南远不能跟这件事比。

扼杀日本，将这个弹丸小国的期望在勃发的时候，一把掐死。那种畅快感也就能跟在梦中收回西北、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再一口吞掉整个西伯利亚。整个中亚时的快感相比了。

刘暹可以暂时隐忍下，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等到拿下整个中国的时候，再拐回头来修理小鬼子。但他就是不愿意放弃！

刘暹自负自己就是打了小日本，自己也不会失去多少东西。只要能打赢，北京城也说不得自己什么。而至于英法美俄等国的‘意见’，他在乎吗？

法俄早就得罪了。在夺天下的预计当中，刘暹就有了在南面跟法国打，在北面跟俄国人干仗的准备。可以是说。在他的眼中，自己起兵的时候，法俄两国介入干涉是直接算计入敌对力量中的。

而美国，现在不需要考虑它的干涉力量。全力发展本国工业。全力的积累中，这才是美国近些年该干的事情。

最后剩下的英国，刘暹拿不准的就是约翰牛是否会赤膊上阵。但是。他能肯定的是英国人绝对会出手的。至少支援一个日本，让日本作为一颗制衡中国的棋子。是决不可少的手段。

所以，刘暹面对袁保恒时。只沉没了不到一刻钟，就给了他确切的答案。

“刘侯真伟丈夫也！”留下一句不知真假的感叹，袁保恒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隔了两日，舰队抵到那霸港，刘暹命令舰队歇息一天的时间，然后大军启程，奔杀东京湾。

见到巴夏礼是刘暹抵到东京湾的第二天。抢劫、强盗？不名誉的作为？巴夏礼的指着让刘暹呵呵的冷笑。真的是老鸹说乌鸦的黑，看不到自己是啥色！

巴夏礼气愤的表情立刻僵硬，继而脸色通红，整个人更加气恼起来。这是真的气怒，可不是先前那表演居多的气愤。刘暹这是直接打他的脸，两次鸦片战争他都是英方的当事人，尤其是二鸦的时候。

“侯爵阁下，这里是日本，不需要牵连中国。作为一名大英帝国的外交官，我谨以一个外交官的名义想你表示抗议，抗议中**队在日本土地上的丑恶暴行。我希望，你可以你自重，爱护自己所代表国家的形象，将日本人的机械还给他们。”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作为一名军人，我只代表军人的权益。属于我的战利品，谁也从我手中拿不走。”

刘暹在巴夏礼眼前摊开手掌，然后狠狠一把握紧。“你可以去告诉日本人，立刻承认战败，派使臣到北京谢罪。赔偿我大军海陆军费五百万两银子。否则，我打进东京城，自己去拿。”

手指指着东京方向，刘暹这一刻表情是那样的狂妄。可说真的，如果真的有机会打进东京，刘暹还真的想打一次。让明治天皇不投降就只能落跑，当然他自己了断了就更好，只是这种可能性太小。如此也好给明治天皇脸上抹上一层黑灰，看东京维新政府的权益和威严还能不能保持依旧。这对日本将来的影响可是比一个横须贺造船厂的影响更大不知多少倍的。

这一日余光中的东京维新政府如何沸腾，东京都左右的日本人如何沸腾，刘暹只冷眼旁观。大军已经在横滨登陆，击溃了抵抗的东京镇台一个大队的兵力。只待完成修正后，就大军直发川崎，不走水路，走陆路，杀进东京。

而同一时间里的北京城，西暖阁跪了一地的一品、二品大员，几乎在京高官中最显赫、最有实权

的人物都集中在这里，这些官员加上坐镇天津的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刘长佑等人，可以说是整个大清官场上最顶级的食肉动物了。可是这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的大员们，在西太后的盛怒之下，也一个都不敢站出来接话。

刘暹竟然在左宗棠都打退堂鼓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领兵杀去日本，慈禧太后可不会去想，刘暹跟日本有什么仇，而是只会觉得刘暹骄傲自大，打赢了法国人之后就不晒洋人列强了，更半点不为朝廷考虑。

就如刘暹、左宗棠想的一般，面对英法美俄等列强的联合调停，北京毫无疑问的跪了。如此刘暹的‘一意孤行’就更让北京震怒了。

刘暹打的是问罪日本的幌子，除了台湾的事，中间还扯出了琉球的问题，显得自己是那么的煌煌堂堂。可这让北京城的脸面往哪里放？

哦，地方重臣领兵问罪倭国，扬我大清的天

威，助我大清的藩属国祚，事情再师出有名不过了。对英法美俄等国的调停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只会让百姓士林传扬刘暹威武不能屈的傲骨，也再好不过的衬托出了北京的腿软。

慈禧怎么想怎么生气，除了气氛之外，还觉得窝心："朝廷对刘暹一向优容，封侯赐爵，追封三代，赋南洋兵伐于他一人。他刘暹就是这么报答朝廷恩宠的么？天下人会如何看待朝廷？朝廷威严何在？其心可诛！其心可诛！"

一旁的慈安太后闭嘴不说话。十多年的搭档下来，慈安很清楚自己这姐妹的能耐，这朝政上的事儿啊，还真就该这样。

亲政了的同治皇帝也闭嘴不言。让满屋子的重臣打心底里看清楚了，谁是这间屋子中的主角，谁是这座皇宫里的主人，又是谁是这个老大帝国的主人……

……

川崎，多摩川。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现在的川崎还不是日后工业发达的川崎市，也不是日本面积最小却又的政令指定都市。它现在就是一个小镇子。

东京镇台别动队第一旅团正在多摩川西岸，严防部守。名义上的镇台司令官，才28岁的小松宫彰仁亲王也出现在了阵地。当然，这个只在欧洲学习了一年多的司令官不可能真的负责指挥川崎这里多达五千余名的日军官兵。

坐镇这里的是原时空历史上的日军元帅，名将大山岩。

现在的大山岩当然还没有二十年后甲午战争时期陆军大臣的威风和声望，但作为日本第一批留学欧洲的陆军军官，四年欧洲的留学生涯，和亲身经历普法战争的经验，让他当然不让的成为了东京政府眼中，别动队第一旅团旅团长的最佳人选。

“司令官阁下，人都是有惰性和惯性思维的。

当面前有路的时候，人就不会想到再去开辟另外的新路。即使那新路会节省距离。我不让士兵破坏多摩川上的这两座桥梁，除了我军在河的对岸，布置的依旧有一线阵地外，更大的原因就在此。”

多摩川岸边，大山岩手指着一条沟通两岸的石桥，这样的对小松宫彰仁亲王解说道。这是两座桥梁中的一座。大批的日军士兵正在以这座桥梁为中心，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

小松宫彰仁不是白痴，立刻就明白了大山岩的意思。想想还真是这样。

多摩川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大江大河，要渡河的话，无论是船度还是搭桥，都甚是便利。与其那样，在不确定的地点打狙击战，还不是把这个地点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唯一担心的是，对面的清国将军是大名鼎鼎的刘暹……”

第三百一十六章别动队第一旅团

今时的日本比之现下的‘我大清’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照样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签。之所以不少人感觉着满清比日本的膝盖软了很多，只不过是因为日本随后发展壮大起来了，一跃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列强之一，给中国留下了近代百年以来最惨痛的伤害。很多人潜意识里就觉得日本是强大的，并不知道此时的小日本跟满清是一个状况。

并且日本值得庆幸的是，狭窄的市场和贫困的国家，对欧美列强的吸引力并不强大。更幸运的是，它的旁边有着中国这个吸引所有列强眼光瞩目的肥肉。

日本也经历过黑船来袭的耻辱，英萨战争的耻辱，下关战争的耻辱，对外的战绩也无有一胜，但老天也是钟爱了小日本，这些规模都不是很大。根本无法跟两次鸦片战争相提媲美。

日本现在正发愤图强当中，国力的增长和军力

的强大，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是跟外国人交手能否得胜，是谁也不敢打包票的。当初的下关战争，美国只一艘追击南军袭击舰而来到东方的怀俄明号，就打的长州藩海军损失惨重，报复成功之余还炮击了长州藩炮台，以及英萨战争的精力，时间不过刚刚过去十个年头，小鬼子的记性没那么差。

刘暹却是真正的跟俄法两个欧洲一等一的列强见过真章的将领，并且在不利的条件下战而胜之，他的声名对日军的将领们来说还是有些震慑力的。

“大山君，不要妄自菲薄。刘暹虽然威名惯耳。大山君你也是我大日本皇国的最优秀的精英。我不知道咱们的敌人是如何战胜露国和法国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从未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传统型将领。

而你，大山君。四年留欧的经历，你的努力。皇国朝野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小松宫彰仁没有否认刘暹的战绩，他寻到了一个绝佳的突破点。果然，话音一落四周尽是‘呦

西’的赞叹声。

是啊，西式的现代军事教育。历经四年时光熏陶的大山岩，还亲身经历过数十万人大战的普法战争，在这一点上他比刘暹绝对是占据优势的。

“在别动队第一旅团成立的时候，旅团长的人选，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山君。”

大山岩这时候要说心如止水是瞎话，小松宫彰仁完全是推崇的语调。让大山岩此刻内心是滚烫如火。士为知己者死！可以用这个意思来诠释此刻大山岩的心理。

大岛久直正站在多摩川东岸阵线上，举着望远镜打量着几里地外隐约可见的亲军阵地。

一片坦途的三浦半岛可不比东京湾对岸的房总半岛，真的是九成的土地都是平原，半分的河流，半分的小山包。

多摩川又是流经神奈川等四县之地的大河【日

本的县制很大的，横滨市都属于神奈川县】，两岸土地平坦的很，日军又没有形成纵深防御的理念，阵线只是很单薄的堑壕+胸墙+土木堡垒。士兵在一千人左右。东京镇台第一步兵联队联队长大岛久直，就是这条战线的指挥官。

日军所有的火炮都在多摩川西岸，岸边还停靠着一溜船只。这是为了防止东岸守军支撑不住鸦片撤退的时候，桥梁被炸毁或是被封锁了的一种备用手段。

下午时候。秦军前锋部队出现在了鹤汀石桥东岸日军阵地的前方。不过在此之前，连天的炮击，双边的炮战。才是这次攻防战的开胃大餐。

刘暹不知道北京是什么反应，是否已经正式答应了调停。清政府跟日本驻华公使是否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反正书面通知一日到不了他手上。他就可以放开手脚的大打特打。

联合舰队逼近多摩川的入海口，那里是日军又一处防御重地。如果没有重兵部守，秦军的队伍完

全可以乘坐轮船登陆西岸，这样可以分散日本不少兵力，同时也是看住日本海军。后者可不比联合舰队，全都是大舰，就是最小的两艘铁甲炮艇，吃水也不是多摩川能够承受的。

东京湾里的日本海军，云扬、凤翔两舰除外，可还有比孟春号还小的炮艇呢。多摩川入口若不掐死的话，关键时候炮艇冲进了多摩川河，虽然不过去桥梁，火炮威胁对进攻中的秦军也是一大伤害。

“轰轰轰……”

双方的炮弹跟下饺子一样，轰轰的响了大半个小时还不见停。

秦军是早有准备，日军是就在家门口，两边刚见真功夫，都不缺炮弹。

炮战进行到下午三点半，将近一个半小时的炮轰。秦军死伤不多，之字形的防炮堑壕和防炮洞，让日军那57、60、75或76的三吋炮，根本做了无用之功。而日军却在秦军的轰炸中损失不小，两座

桥头阵地是秦军攻击的重点，完全是犁地一样到处都是焦黑的泥土。

工事被一座座炸飞上了天，土木工事在现在的战争中已经濒临退出舞台，而日军那一条直线的浅战壕，也根本不能完全防住蹦飞的炮弹。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是，多摩川上的第二座桥，一条总长度接近百米的砖木式长桥，其东面的桥头已经被炮弹彻底摧毁。鹤汀桥因为是石质的，还依旧稳当的沟通着多摩川两岸。

大岛久直脸色很难看，很多日本士兵不是被炮弹炸死或是被弹片打死，而是完全被震死，以及掩体倒塌窒息而死。炮弹呼啸而来，他亲眼看到阵地前沿的一处工事被炮弹送上了天，里面的真田少尉和一同的十多名士兵一起粉身碎骨。日军自己的炮兵给秦军造成多大的损失，大岛久直不知道，他只知道很多工事倒塌后侥幸没在第一时间炸死或是被弹片撕成碎片的日军士兵，无不是抱头鼠窜。而这也只不过才延缓了他们几秒钟的生命，在随后铺天盖地落下的炮弹中，他们一样会炸得粉身碎骨。没有了工事这处蔽身之所，在那般密集的炮击下，后

续的炮弹还会将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块肉末给彻底抹去……

大规模炮击是极其震撼人心的。虽然多摩川之战的规模真不算大，可是在东方世界，两军一百五六十门新式后膛火炮的炮战，投输火力数量已经可比之前战争的三倍、四倍、五倍……

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战斗。

校射气球高高飘在半空中。在上面瞭望员的眼中，那就是焦土混合着残肢飞向天空，然后犹如倾倒的沙子一般灌向布满弹坑地大地。令人窒息地浓烟和尘土在空中犹如烧开的锅中地沸水一样翻滚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不时闪动地橘红色光芒地映照下，完全的一幅地狱地景象……

三点三十分，一队寥寥百人的秦军士兵向着对面的日军阵线发起试探进攻。

大岛久直愣了一愣，然后轻呼了一口气，嘴角挂起了冷笑。日军河东防线受损很严重，刘暹竟然

不敢在这个时候发起猛攻，而是小股部队的试探。真的是令大岛久直意想不到。

前一刻都做好了随时后退的准备，下一刻守住阵地的信心十足。

在这个中队的秦军士兵发起进攻的同时，大批的秦军士兵挥动着工兵铲，开始全力的向西挖掘起坑道。那就是一个个欢快的土拨鼠。

多摩川西线的大山岩等日军将领这个时候也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发起了嘲笑——打仗有不死人的吗？他难道想一个不伤亡的攻下多摩川吗？

在日本军人的眼中，趁此良机不顾伤亡的猛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要知道在猛烈地炮击下，前线日军损失不小。就算活下来地士兵也都浑身颤抖着双手抱头……

“咻咻……”

战场上没有炮声响起。对着仅仅百人规模的一次进攻，还分散的跟撒芝麻一样稀疏，对于这样的敌人用炮群去轰击，是一种耻辱，更是一种浪费。

日本人现在倾尽全力的要来跟秦军打一仗，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就有无数的弹药能够可着劲的挥霍。

日本先进还是一个枪支弹药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的贫弱小国。

但秦军士兵进入到阵地前二百米的距离时，日军开始开枪射击。是很整齐很有声势的齐射。

“砰！”跟火炮的声音一样响亮。白色的硝烟也瞬间笼罩了日军阵地。

大踏步向前冲锋的秦军士兵瞬间向前扑到，一个个趴到了地上，或是半跪在地上。“咻咻……”也射出子弹反击着日军。

完全是趴在地上，秦军士兵的作为让日军愣了

一下。这个时代的军队，真的很少见完全趴着进攻的部队。

防守有战壕这在后膛枪兴起十来年后的今天已经普遍得到了认可。但是进攻的部队，挺直身子，排列着密集的队列，大踏步的往对方阵地发起冲锋，这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日本陆军先师从法国，普法战争德国的胜利又让日军改换门庭，学习德军。现在有着世界第一陆军之称的德国陆军，大山岩也没见过这样打仗的。

第三百一十七章夜战多摩川

夜色里，炮弹的火光照亮多摩川。

日军东线的阵地上，秦军与日军正在展开激烈的拼杀。

就像一道黑色的浪头和一道蓝色的浪头，同时高高的跃起，在半空中狠狠撞在一起，怒涛碎迸。

从知道恶讯以来，至今已经大半个月，东方方面却还是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清**队的战斗力。在下午的攻势中缩手缩尾的刘暹部队，一到了晚上像陡然变成了另外一支军队一样，一个个如若饿狼附体，是能拼敢打。

日军士兵的数量在哗啦啦的向下掉。有着严格组织纪律性，受过严格刺杀训练的近现代军队，肉搏的残酷性可是比古代军队重的多的。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铠甲，刺刀的杀伤力又是那么的出众，中国古时候不都有一句话么：三刀不换一枪！

两支一身单衣，毫无防护，拿着刺刀的部队搅合在一块，分出胜负的速度完全是以分钟来计算的。

再加上刘暹军中的士兵配备转轮手枪的比率又那么的高。

整条战线上五六百名日军士兵，白刃战进行到不足半个小时，大批的日军士兵就肝胆俱裂的亡命向多摩川对岸逃去。

鹤汀桥附近的日军士兵当然是走石桥往西逃。别的地方的日军士兵，就下水坐船，在对岸友军的强火力掩护下，划船逃回对岸。

日本人对自己军队的自信心是很充足的。多摩川西岸，指挥作战的大山岩难以置信地看到蓝潮和黑潮的界限渐渐西向偏移，并且很快的。蓝潮推着黑潮，一步步向多摩川河面移来。

“射击。射击——”

一名日军军官挥舞着指挥刀，声嘶力竭的高叫着。“我们背后就是东京。我们背后就是天皇陛下。我们绝不可以再后退一步，大日本皇国神圣的国土必须痛饮清国人的鲜血!”

实际上不用军官叫嚎，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很清楚他们的身后是什么。过了多摩川，东京都就再也没什么险要之地可以作为防线的了。尽管炮弹不停在头顶炸开，尽管同伴的血肉和肢体正在身旁落下，暴风骤雨一样的子弹始终呼啸着射向对岸。

这场战斗持续到10点零几分时候结束。整个战场除了伤员的呼叫、呻吟声外，就再也听不到一声枪炮响。

大山岩、小松宫彰仁等日军将领看着眼前二百人不到的士兵是久久无言。东安防线上千人的兵力啊，今天一天时间都不到，防线丢了不说。人还只剩下了两成。

大岛久直并不在败兵的阵列中，他倒在了东岸

防线，让刘暹又能多缴获一把日军大佐的指挥军刀。

“旅团长阁下，司令官阁下。清**队拼刺刀能力很强大，他们的配合纯属，而且有一种可投掷的炸弹，就像当年的投弹一样，但是比投弹更轻，更便易使用。他们还有许多的转轮手枪。我们许多皇国的勇士，就是死在手枪之下。”

知己知彼方才百战百胜。大山岩就是要明白对面敌人的战斗力，而这还有什么能比面前这群历经战阵的残兵更有资格的呢。

眼前的中尉这样的对大山岩说。

“呦西。”大山岩点了点头，二百残兵败将穿过多摩川西岸的阵地。退去了大后方。但是真正的秦军对比此刻的日军真就只有这么些优势吗？

当真正看到秦军的进攻之后，大山岩本来就严峻的脸色变得完全沉寂。

秦军竟然用臼炮这种几乎被日本陆军淘汰的东西，给了战壕中的日本士兵最致命的重创。西岸阵地残留的火力点。秦军先前的炮火主要还是投放到了东岸阵地，那一座座并不高大的碉堡。秦军根本没用炮群拔钉，而是直接用伴随步兵进攻的臼炮部队给一一敲掉。

措手不及下的日本陆军直接丢掉了鹤汀桥西岸阵地这个西岸战线上的支撑点。

并且在夜色中。清军部队从不同的位置上发起了多次渡河作战，这中间有失败的，可也有成功的。大山岩焦头烂额，因为鹤汀桥西头阵地的丢失，他正调动后备兵力救援，使得手中的预备力量锐减了大半。当多处地方被夜色里骤然杀来的秦军部队打破的消息传来时，他简直都要沮丧的认为此战失败了。

大山岩看着面前标志着一个个小红点的西岸防御阵地布局图，使劲的挠着寸毛不生的脑顶，他真的稀奇了，秦军在西岸连试探进攻都没有一次，怎么每个突破地点就都选的这么恰到好处呢？他可不

知道刘暹有bug在手。这些秦军破袭地点全都是刘暹一手挑选的日军防守薄弱地带。

如果对面的军队换成是国内的湘淮楚多，或是其他地方练军，刘暹挥兵突击，有相当大把握能一举将整条西岸防线击溃掉。他选择的那些地点纵然不能全都拿下来，成功个六七成还是有把握的。但是日本真就该到国兴的时候，大批优秀的军官和整体上蓬勃向上的军队，让刘暹的成功率一举降低一半！

“这是怎么回事，好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把对面的日军阵地给拿下来？”李士恩毫不客气的对属下发出了训斥：“区区一个阵地就阻挡了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是想看着谢继贵都爬到老子呃前面去，要丢光我这张脸不是？”

旁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营官红着脸，但是依旧挺直了腰杆道：“大人，不是兄弟们不用心，而是对面小鬼子的堡垒是水泥筑的，我已经用臼炮多次轰炸，但均无效果啊！”

“废话，难道老子不知道那是水泥的吗？”李士恩依旧豪不客气的劈头大骂，秦军各部的进度他比不上，那是认了。可谢继贵算老几？连他都爬到自己头上去，那李士恩在秦军系统里不就成最趴末的了吗！

“前面有个水泥堡我们就不打仗啦？净是扯淡。我再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定给我拿下这个地儿！”

李士恩并没有去管麾下军官们的辩解，前线部队遇上了什么困难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顶头boss那边已经给他了严令，要求他务必在明天前攻克几里地外田津这个小镇子，以作为分割日军的一个重要支撑点。那他就只能压下头的人了，反正天亮前他一定要拿下田津。

……

冈泽精是天皇近卫兵第五番大队的大队长。这次别动队第一旅团的组建，选入的军队可不仅仅是东京镇台【第一师团】，还有天皇的近卫兵。也就

是后世中国人里广为人知的日本近卫师团。

这些人多是东京都附近的人，打仗不仅为天皇，为大日本皇国，更为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冈泽精的注意力更加集中起来，靠河防线已经被冲破，在这个时候，担心的不该是后方的支援什么时候到，那些溃败的士兵什么时候能再度集结整合，而是恰恰最要防备那些已经极为靠近日军阵线的清国士兵。

大队清国士兵趁乱进攻，这样糟糕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冈泽精并没放松下警惕心。然后，他没过多久就看到了一幕让他吃惊的场面，从敌军的后方突然飞起了十几道火龙，似乎是炮弹，但尾部却喷吐着火焰与浓烟，向着日军撞来。

剧烈的爆炸让地面开始晃动起来，冈泽精甚至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也根本不知道那种从未见过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敌军的重炮，还是天知道的什么鬼玩意，他只感受到了强烈无比的冲击，巨大的声浪以及气浪，还有高高腾起的烟柱。飞散

的尘土让本就不清晰的视线变得彻底混沌起来，对面响起冲锋的呐喊声。

在四挺重机枪的掩护下，大批谢继贵部的士兵叫嗥着冲锋着。

枪声、爆炸声、惨叫声……

冈泽精翻进一处工事，四名日军士兵正在操纵者一挺老式的六管加特林机枪。这是当初倒幕军举旗时候从美国购买的武器，但这东西对于贫瘠的日本真的是太消耗子弹了。倒幕成功之后，日本就再没重新购买过加特林机枪，自然也就不会有升级换代后的八管和十管机枪了。

夜幕和烟尘乱飞的阵地十分搭调。冈泽精赫然发觉自己竟是数不清那些或者匍匐前进，或猫着腰低头快跑的敌人到底有多少。

不过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连忙连喊带叫的命令部下全力射击，火链一样的子弹在黑夜中的弹道是那么清晰。重机枪巨大的后坐力如同不受

控制的劣马般开始疯狂跳动，天知道到底打中了多少秦军将士。冈泽精已经不祈求别的了，他只愿在死亡之前就能看到更多的清国人倒在他面前……

直到几个不大的，却硬邦邦的东西从头顶落到五个人的身上，冈泽精还被其中的一个狠狠打在了脑袋上。他们五个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能看到嗤嗤燃烧的火线，冈泽精连忙去抢，想拿起来扔出去，然后耳朵就听到了一连串的爆炸声……

弥留中冈泽精恍然想到，原来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就是清国人普遍使用的那种小型炸弹。

第三百一十八章西乡从道、赤松则良、大山岩……

下午的连番小部队冲击，是为了疲惫多摩川东线阵地士兵的神经和气力，同时也是麻痹多摩川西线主力部队的心智！

因为那一波一波的小股部队进攻，很容易就让西线主力部队的士兵产生出自己很安全，敌人短时间里根本杀不到自己跟前……

然后，然后就有了夜幕中的一夜激战！

准备充足的清**队一个小时里解决了东线阵地，然后不见丝毫停缓的继续往西线攻来。鹤汀桥西桥头首先沦陷，这个防御支撑点的丢失直接为多摩川防御战的失败埋下了最重的一颗砝码。接着是清**队的沿河多处破袭……

东天已经升起一抹朝霞，寥寥几颗残星还挂在青蓝色的天幕上。时间已经到了早晨的五点！大山

岩身处在战斗的第一线，他的前方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中日两军厮杀的战场。一夜的时间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见招拆招，毫无半点主动权，耗去了大山岩全部的精力，也让他明白了这一仗全面败北的最大原因。

日军不善于拼刺刀肉搏，缺少手枪、手榴弹等等原因是其一，这战略上完全被敌人牵着走就是其二。到现在大山岩也不明白，刘暹是怎么发现西线阵地的那些防御薄弱点的。

秦军击溃东线日军之后，向西线日军阵地发起进攻不到两个小时，就将日军整条防线一切为三，然后又在更短的时间内将它一分为五，每个区域的战壕都成了死亡胡同，两头被堵住的日军根本在战壕里呆不下去。只能不足的往后撤退，然后随着追击秦军的猛冲猛打。日军就在边撤边战中被分割成了更多份，更多段。

大山岩这一块是日军数量最多的一处。毕竟大山岩手中握着一部分预备兵以及一支警备队。几个小时的战斗夺去了日军士兵太多的精力，而不断地

失败和退却也让他们变得斗志低靡，上千人的兵力打到现在还剩下五百人不到。如果不是有大山岩以及小松宫彰仁亲王在后头坐镇，这些残兵败将一窝哄的溃散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初开始时的兵力众多，以及明显囊括着日军的指挥部，他们这一部分自始至终都是秦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没有主心骨，早就零散了。

可以说这一夜的厮杀里，大山岩的作用都没有小松宫彰仁来的大。大山岩说到底也仅仅是一个旅团长罢了，小松宫彰仁可是个亲王。在危机时候不趁早的离去，而是选择跟部队一块共存亡，就给日军士兵太大的精神鼓舞了。

这可惜这种让日军提升士气的鼓舞，带给他们的只是更多更重的伤亡。

从秦军步兵正式进攻开始算起，到秦军彻底奠定胜局，只用了三个小时。而追击中彻底摧毁敌人的抵抗，歼灭败退的日军士兵，则一直打到现在。

……

东京，日本皇宫。

明治天皇站在自己书房的巨幅地图前面。一旁的内侍扶着烛台。替他照着亮。继位多年的历练已经让他学会了止怒，即使在最烦躁的时候，也要不怒气行事。

烛光将他的影子照在地图上面，拖出了长而且黑的影子。

第一旅团的败报传来。五千多名官兵只有千多人狼狈逃了回来。旅团长大山岩魂归九段坂，小松宫彰仁在战场上失去音讯，明治天皇得讯后只感觉内心像是被插了一刀似的。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面轻轻划过。横须贺、横滨、川崎、多摩川……

败讯的文字就在他心头缓缓掠过。一个字一个字，清晰无比。明治喃喃自语。仿佛也在自问自

答。

第一旅团玉碎大半。东京镇台兵力损失了一小半，虽然仙台镇台的援军已经抵到了东京。眼下日军汇集到东京的兵力依然达到了一万五千还多，甚至过不了多久大阪镇台的兵力也会抵到。但是秦军征战这般的犀利，让明治天皇对战争的未来实在是有些打鼓。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日本集结起重兵击败了敌人，有着海上力量优势的清国人可以随便的从海路撤走。而要击败面前的清**队，日本又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呢？

西乡从道、赤松则良、大山岩……

一个个的皇国精英，以及超过七千名大和健儿，和日进号等海军战舰，外加横须贺造船厂，日本维新图强六年，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些家底，此一战要耗掉不知多少……明治心疼的流血！

……

炮声隆隆，将对面日军阵地炸得烟雾翻腾。五十余门后膛炮就地放列，炮弹壳已经打得跟小山一样，炮手都脱光了膀子，将一发发的炮弹装填进去炮膛，再轰雷一样发射出去。

不远处秦军的战士以中队为单位，组成了一道道稀疏的散兵线，向前方周围的各处阵地发起冲击。

军官在前，士兵紧跟在后。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冲上一个个阵地，日军自然拼死抵抗。两道黑蓝浪头汹涌，厮杀到最后往往就演变成一处处的肉搏厮杀。或者秦军被逐退下来，或者就是夺下了高地，将满清的龙旗竖起。

日军第一旅团数十门后膛炮是集中了东京镇台近乎全部的先进炮火而汇聚起来的一股力量。多摩川之战失利，对日军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死掉了一个将来的日本陆军元帅，死掉了几个将来的日本陆军重将，更不是四千多名日军士兵的阵亡，和对整体日军士气的打压，而是它损失了东京镇台全部的先

进火炮力量。这一点对于现在日军才是最致命的。

每一面龙旗插在一处夺下的阵地上，整个战地的秦军将士都会发出巨大的欢呼声音！

环绕秦军的攻击战地，来来往往全是人流车马。横滨是日本重要的海港之一，是整个日本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秦军从横滨征集来了大量的车马，一队队后勤辎重官兵源源不断的将物资弹药粮食输送上来，再将阵亡将士的尸体和伤病员撤下去。为了秦军攻击部队的后勤输运畅通，秦军这些辎重部队连‘清理’横滨市井都顾不得做了。一切为了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进攻！

第三百一十九章日军的大反攻

“山县君，东京、仙台两镇台的兵力已经全部到位。”

凌晨四点，上万名日军士兵进入到了自家的防御阵地。在他们的对面两里外，就是南北绵延四里多长的秦军攻击阵地。

野津道贯走到山县有朋的身边恭声说道。

“呦西。”山县有朋点了点头。目光继续盯着对面的秦军阵地，雕塑一般举着望远镜向东望去。夜色里秦军阵地上的那些火光就像最诱人的美女，吸引着山县有朋的视线。

日军要准备反击了！

仙台镇台大半军力已进入到东京，数日的休息后，已经完全可以投入进战斗。而其部联合东京镇台和天皇近卫兵的力量后，日军数量已经超出了对

面秦军不少。山县有朋当然要反击了！光挨打不还手可不是他的作风，也不是日本陆军的作风。虽然秦军的战斗力确实很强，这几日攻守战里，从山县有朋往下到最普通的一员日军士兵，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但山县仍然准备给刘暹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夏天的天亮的很早。凌晨四点多钟就已经感觉到天色微微有些明亮了。

日军的出击阵地上，不闻咳唾之声，不闻丝丝低语，只有刺刀步枪相互间偶尔轻微碰撞地声音。大队大队的人拥挤在一起，互相紧张地看着，默默的紧着鞋带和袖口绑腿。军官们不敢大声叫喊、召集队伍，两里地外就是秦军的阵地，日军用以前传后的方式将命令一个个低声向后传达去。猬集在一起的无数日本步兵。屏息待命，先头部队官兵头上绑着长长的白色布带。互相对望，默默握手。

而此刻秦军的阵地上。如果有夜视仪器，并且能高高的飞在天空顶上，服饰鸟瞰，就能够清晰的看见大批的秦军士兵聚集到二线阵地，那第一线阵

地上的士兵，拢总算来也不超过一千人。

两个大队的兵力罢了，分散在四里多长的阵线上，简直是在撒胡椒面。

而二线阵地，不仅汇集了超过五千人的兵力。身后更有上百门后膛炮和臼炮，阵地中也有一挺挺散发着狰狞的十管加特林机枪。

这是一个死亡的陷阱。四十挺重机枪，上百门炮火，五千杆步枪，刘暹会给扑杀过来的日军一个喧嚣着焰火的血与肉的盛宴。

他现在唯一的担心的就是，自己早早的把重机枪摆到了战争史上来，会不会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而从使得重机枪比历史上更早几十年的被西方军界所看重。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4点50分，天已经放白。

晨风吹动。海边一夜的湿气在天亮地时候儿已

经慢慢消散，只有东京湾里仿佛还有一层薄薄的雾气。偶尔一两声海鸟啼鸣响起，却让这个清晨显得更加的静谧。

而无数把凝结着清晨水汽的刺刀，就在战线两边闪动！

日军炮队指挥官猛的扯掉了头上的帽子。抽出军刀，狠狠地向前一劈，“开炮！”

三十多门火炮随着一条条火绳的牵动。喷吐出了火舌！

连铸铁的前膛滑膛炮都搬出来了，日军为了筹集炮火。可算是把陆军省仓库里的破烂都翻出来了。

仙台镇台带过来的十门后膛炮发挥着主力作用，一发发锃亮的炮弹填进炮膛。然后喷吐而出。效率超过前装炮太多了。对面的秦军阵地上面是满脸开花，升起一团团的烟柱来，直冲天空。烟柱起先还是几乎同时的升起来，到了后来就全不分点儿

了。一丛丛一簇簇的四下乱冒。

尘土飞扬，隐约还能看到人体给掀上天空。土石被震落。哗啦啦的掉下来。同时日军的整个炮兵阵地也都被笼罩在蓝黑色的烟雾当中。火药地味道充斥在战场上，呛得人喘不过气儿来。

炮击不过一刻钟，拢共打出去了上千发炮弹。不管是新式的榴弹、开花弹，还是老式的铁疙瘩。五点十分不到，炮击戛然而止。各个带队冲击地日军军官直起身子，举军刀向前，身后步兵顿时涌出来！

秦军前线阵地上，陈镗抱着脑袋在壕沟里面蹲着，满头满脸的土。炮击一停，陈镗跳了起来，冲着西面的日军阵地咒骂了一声，“瓜娃子滴！”还踹了一旁一个依旧在缩着头的士兵一脚：“给老子起来！干他娘的小鬼子。”

呸呸的吐着土沫，揉着眼睛朝对面看。但是烟气儿浓重，什么也看不清。唯一能够听到的是对面传来的长一阵短一阵的人浪呼啸声。所有在壕沟里

躲炮的秦军官兵都爬了起来，架好步枪。海风很快将烟雾吹散一层，等到看清楚对面阵势，从陈镗往下，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儿。

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都不是在涌的，而是淌泻的！

戴着大檐帽的日军士兵，排成了一**的密集阵列线，日本军官站在队首，举着军刀引领士兵前进，一排排的步枪上，刺刀明亮的耀眼。整个战场，几乎都被日本士兵塞满！各种各样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特别是阵线上头最前列的那一批，头上绑着白布条的日军突击队，在黑色的军潮中显得分外的醒目。

日本军队仿佛已经铺满了秦军阵地前的空地，蚂蚁一般的涌了过来！

陈镗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这一切：“龟儿子的，这打算是用人淹死老子啊…”

而战场侧面一处小山包上，观战的英法美俄等

各**官，也看到了日军如潮水一般的奔涌而下，一个个都脸上绽放着光彩。

这种人海攻势是西方世界眼下战争的主流模式，就是用人命拼子弹。只要人的密度超过火力对减后的密度，那就可以突破防御线。战争就是一道数学题，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秦军炮兵阵地上，罗伊【压力山大.洛瓦伊斯基】已经将眼睛瞪得哧溜圆，里面全是狂热的光芒。刘侯爵果然是天下第一流的统帅，完全预料到了敌人的行动。

日本人的士兵很英勇，投降的比率远远小于俄军，他们的斗志令罗伊感到真心的佩服。但是面对刘侯爵，对了，中国那句话是怎么说的？算无遗策？就是算无遗策！日本人的英勇就完全做了无用功。这么多火炮等着日本人踏上死亡陷阱，还有那四十挺重机枪，日本人投入的兵力越多，他们输的就只会越惨！

神情激动的罗伊脸都是扭曲的，“开火！开

火！”

日军密集的队列当中突然腾起了一团团的烟柱。就像一张黑色的毛毯铺满整个战场，腾起地烟柱落下，黑毯上就多了一个个小小的缺口，但转瞬缺口就被补满。这张黑色大毯继续以一分钟上百米的速度向前涌动着。炮火从队伍前面犁到中间，弹片四下呼啸飞舞，每一声爆炸就腾起一团血肉。日军军官的指挥刀仍然笔直的向前，有的军官和士兵一起倒下，就很快就有人站出来补上缺位。

“英雄的战士，勇敢的军队！”

战场侧面小山包上的西方观察团中有人赞扬道。

“是的。日本人保卫祖国的热情令人赞叹！”

“虽然不知道指挥官的水准如何，但是就训练和勇气来说，日本人的军队已经能比得上欧洲二流了。”

像是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一样，整个小山包上到处洋溢着赞叹日本军队的话。

英法俄三国的武官也在赞叹的人群当中，可是若有人能注意到他们此刻的眼睛的话，就能清楚地辨别出这三个大国武官与美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武官之间真正的不同和差异。

日本军队的表现很令他们惊奇，若非炮火力量和身体素质的差异，将日军归入世界一流档次，也不是不行。

日本陆军的表现绝对不弱于欧洲二流，就像美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陆军，就未必能真的强过日本陆军了。那么他们的对手的表现呢？中国人前天夜里发起进攻，干净利索的击溃了日军一个旅团五千多人的防御，日本折损兵力接近八成。那么中国人的军队又该归入第几类？

虽然后者的火力已然远不能跟欧洲强国的军队比！

三百米距离！日军靠近到三百米距离时，“射击——”秦军阵地上响起了陈镗的吼叫。

立刻无数点火光就在秦军的阵地上响起！

在炮火里继续前冲的日军突击队就象突然被雷劈中一样，抖动着倒下一大片。惨叫声不可遏制的响起，横七竖八，到处都有一头栽到的人。

但是连炮火能都够忍受，步枪射击鬼子们一样能够忍受。并且要说明的一点是——秦军射击不是齐射。

自由的散射，命中率上可能会比齐射更高一些。但是在威慑力上，在现下这个时代的战争概念当中，还真的比齐射弱的多。

鬼子们也有股狠劲儿。军官只要不倒，军刀就始终向前指着，大声下令，让他们赶紧冲进去！

秦军的子弹倾泻而出，日军士兵也有还击，白色的硝烟很快就弥漫了战场。而同时日军士兵也一

刻没有停止脚步。

一排排的阵线不可抑制的混乱了，队形变得加倍的密集起来。日军冲锋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了。

第三百二十章这就是国运啊！

这是上万兵力发动的一次进攻，是日军全线展开的大反攻。

四里多长的秦军阵地，每一个点上都有日军士兵的身影出现在对面。尤其是在秦军阵线的中央阵地，这个秦军防线的支撑点上，东京、仙台两个镇台，各自准备一个完整的精锐联队，合兵一处，以小五千兵力，接近此次反攻军力的一半份量，对着秦军防御的核心处直冲过来。

在日军地前进指挥所，山县有朋举着望远镜死死的看着对面的景象。亲眼看见自己超密集的进攻人流在炮火和步枪攒射的打击下，一死一大片。数量多的已经无法估算。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杀气腾腾的向着秦军战线不住靠近。

秦军的防守部队虽然在拼命开火，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逐渐靠近。

战斗打响二十分钟，山县放下了望远镜，低声道："突破了。"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日军终于突破了。

野津道贯也放下了望远镜，目光中充满了惋惜、痛恨："山县君，这次我皇国伤亡惨重啊……"

"但这是值得的！"山县有朋眼睛看着野津道贯，"这是为了我大日本皇国的利益，为了我大日本皇国的国运。我们不能接受清国的讹诈。为此，牺牲再多的士兵也是值得的！"

天皇的名誉不可受辱，日本的尊严也不能被践踏在地下。这关乎着整个日本的民心士气，关乎着日本民族的自信心。

日本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起民族自信心的崩塌。

官职做到陆军卿这个高度的山县有朋。考虑问题早就不单单的从军事利益得失方面入手了。他的眼睛，要看到的是整个全局！

只要日本陆军能够击败秦军。击败这个清政府的最强军团，那个老大帝国还有什么军队能够阻挡日本皇军的前进的呢？

这对振奋民心士气该有多大的帮助？这对凝聚全国上下统一的信念该有多大的帮助？这就是国运啊！

只要这一次能够打败秦军。明天山县有朋就能笑着却承认战败。只需要对国内民众宣布——敌众我寡，军力不足，国力不足，无法支撑长久抗战，就可以了。

陈镗在组织部队后退。日军已经冲上来了，再不撤就只能拼刺刀了。虽然拼刺刀秦军很出色，但是再占便宜，也不可能拼得过**倍，乃至更多数量的敌人啊。

第二道防线与第一道防线之前距离有三四百米。为了将败退伪装的更像，一线阵地那里光是臼炮就拉下了十门。

两道阵地之前的空场上，都是一片坦途，仅有的几个坑洼也是日军火炮炸开的弹坑。在距离秦军二道阵线三五十米的地方，还扯着一道铁丝网。

粗大地木桩楔在地里，上面拉着一层层地粗铁丝！铁丝上面还挂着尖刺，手抓在上面就跟抓着了一刺猬一样全是血洞。这些喘着粗气冲上来的日军士兵自然而然的就避开了这些铁丝网，他们或是看见后直觉的避开，或是追着秦军的败退部队。就给避开了。无形中黑压压的浪潮就变成了大小十数股更加汹涌的人潮洪流。

秦军步枪一刻不停息的射击，打得人堆当中不断溅起血花，惨叫声连天接地。

有的日本军官大声下令，组织起步枪火力射击。窒息对手的步枪火力。有的军官发疯一般的用军刀猛砍这些铁丝网。虽然点点火星飞溅中不少铁丝被砍断，但是铁丝网的密度太大，一时半会儿的砍不完。

日军士兵越聚集越多。子弹飞过，就没有落空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喊叫声音混杂成一团，山呼海啸一般。而后面的人。还在不断的涌上！

陈铠就站在刘暹面前，看着不远处汹涌如潮的日军士兵，目光就像是看死人一样。

刘暹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日军反击的部队机会都已经越过了第一道防线，猛的一挥手道：“射击！”

四十挺重机枪，四十条火舌，几乎同时从二道防线的各个火力点上发射喷吐出来！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弹壳飞溅。四十条火链，像是死神的镰刀，掠过之处尽是死伤。日军现在排的队列是密集的不能再密集了，自然也就死伤的严重的不能再严重了！

血雾都不再是一簇簇的溅起了，而是在一团一团，仿佛喷泉一样的喷涌。从刘暹的位置向外望去，随着战场上一道道火舌的摆动，就看到铁丝网前，那些黑色军服的人是一排排的如若收割麦子一

般的倒下，满眼当中除了喷涌的血雾还是血雾。被重机枪那大威力的重弹撕裂的人体碎片四下飞舞，一条条血肉胡同被硬生生的犁了出来。

刘暹他们也在望远镜里面看到了这个场景。

四十挺重机枪在正面的扫射，这种火力密度，拿多少人命来填都不够！对面那些单发后膛枪的可怜火力转眼就被压倒，尸体一层层的叠了起来，日军军官士兵简直是在无遮掩的被屠杀。不知道有多少个被打成了一堆混杂的烂肉残肢！

从南到北，大小十几个通道，布满了以各种各样姿态死去的日军尸体。进攻中的日军哭爹喊娘的往后退去，但怪他们一开始堆得太近，还没等人群松动就被密集的火力犁翻……

……

海面上，夜幕已经渐渐低垂下来，十几艘各式各样的舰船还在海面上犁出一道道白浪。这支船队当中有新式的货轮，有陈旧的明轮船。在它们的外

围，几艘军舰正围绕着这支船队忽前忽后的巡航保护着。

十数道烟气直上云天，夕阳从西面撒过来，映照在海面上，波光嶙峋。

船队的每一艘船上，都飘着日之丸旗。这显然是一直日本的舰队。

现在的日本海可不是日本海军的天下，秦楚联合舰队是一个日本还军不可挑衅的巨无霸。就连运送一次部队增援东京都，都要小心谨慎。唯恐半道撞上了船政水师的护航军舰。

龙骧号军舰上，榎本武扬手扶栏杆，看向远方的目光很是无神。

敌人已经杀到了东京湾，自己海军竟然不敢应战，连运输兵力都要小心翼翼，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运输船之一的西京丸号，大阪镇台副参谋长儿

玉源太郎望着西天落入海洋的夕阳，久久出神。另一艘运输船千鹤号上，熊本镇台参谋长种田政明正在埋头查看着东京湾地形图，苦思冥想中……

还有风之雪号上的广岛镇台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黑木为桢……

【先前资料有误，1873年日本陆军已经由四个镇台扩编为六个镇台。】

这些都是原时空历史上日本陆军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现在全都集中在一支船队里，一支开往骏河湾的日本船队里。可怜的日本人，明明是增援东京都去的，却连相模湾【东京湾临近】都不敢进入。只敢把人运到与之隔着一个伊豆半岛的骏河湾。难怪一个又一个的日本精英黯然神伤，或是埋头钻研破解之法。

……

日本海军，云扬号上。

胜海舟正在船尾游廊上面悠闲的散步，不时做着几个伸展舒张的运动。大日本皇国的反击终于到来了，清国人一定会惊慌失措吧？不知道他们的舰队会不会也忙中出错？

如果可以的他，在退出军界前，他真的很想带领舰队给清国人好好地上一课。

相隔还有十几里地，胜海舟却也能清晰听到陆地战场上传来的炮声。

“阁下！”大踏步的走到胜海舟跟前，副官低声而恭谨的报告道：“阁下，东京传来消息，

第三百二十一章大清国七十年来第一次！

“怎么会？”胜海舟声音猛的讶异来。忙不迭的伸手要过夹鼻眼镜，仔细的看了起来。然后一脸的失落和悲哀！

文报从他的手中滑落，副官连一手抓住。看着胜海舟的模样，他心里头是直打鼓，是又出什么大事了？北上的舰队，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自己摊开一看，一种浑身力气都被抽了去的软弱感袭上了心头。怪不得胜海舟这个海军卿如此灰心的模样，就是副官自己也充满了绝望。

东京通报给胜海舟的消息当然不是北上运兵的广岛部舰队的讯息，而是刚刚结束的陆军大反攻作战。上万陆军遭到重挫！伏尸近半。

“难道……，这就是现在的皇国去挑战清帝国这个腐朽老大的国度的下场？”真的只是皇国还没

做好万全的准备，还没发展到足可以挑战的地步，还是根本就战胜不了？胜海舟这个明治维新中的中坚大佬，此刻心里也是前所未有的渺茫。

他从来不怀疑陆军士兵的忠勇，海陆两边再有矛盾，作战这一点上，谁的大方阵也不会错。可就是陆军全力以赴的作战，造成了日本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败。上万陆军只回来了四成，仅有的一批炮火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连炸毁的时间都没有。大批的士兵战死在了阵地上，然后败兵被秦军追击了十多里地，伏尸遍野。现在秦军已经打到品川，距离东京咫尺之遥！

作为海军头面大佬，胜海舟对陆军的态度自然有点那个。毕竟现下的日本。军费主要倾向于陆军，海军经费连陆军的五分之一都不够。而征台之役的失败却又被山县有朋攻击为主要是由于海战的失败造成的。他被山县有朋直接在明治天皇的面前逼到了墙根角，自然也渴望着陆军也倒倒霉。酒干正酣的时候也会和亲朋、手下臭嘴巴一下：“最好让陆军吃点苦头啊！”

可他绝对没有期望陆军招致这样的惨败！

日军现在一个镇台满编也才万人军力。并且因为去年新扩编了广岛镇台和名古屋镇台，后这两者的兵力都还没有填充满，加上明治天皇的近卫兵部队，整个日本的陆军也才五万来人，不到六万兵。现在台湾损失了三千六，琉球损失了好几百，多摩川损失了四千许，大田又折损了五六千，这都要折去四分之一强了。更会给日本上下‘抗战’胜利的信心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胜海舟再干不长久了。他也是明治维新的中坚人物，看问题着眼全局。他很清楚大田之战的溃败对日本会造成怎样的灾难。那正在天津与李鸿章会谈的外务大臣寺岛宗则要受连累了。清政府再腐朽不堪，也不会眼看着好处往嘴里钻，自己还一个劲的咬紧牙关的。

如果日本能击败刘暹，寺岛宗则的态度就能陡然一强硬，如此再加上英法美俄等国的调停，寺岛宗则是能够跟中国签订一个不损害日本利益的协定的。顶多琉球就先放那里几年，等风波过去了，再

出兵强回来。依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现在……

“皇国艰难，国运危急啊！”

胜海舟立刻下舰，做上码头停着的马车，一刻不停的往皇宫赶去。

品川。

大批的秦军士兵继续在猛攻着日军仓促构筑的防线。打铁要趁热。扔石头要趁着对手落井里头了。现在刘暹可一点都不会给日军喘息的机会。

拿下品川，就等于切断了日军沟通海上炮台的一大交通线。要知道德川幕府修筑的那些台场炮台，就都坐落在品川海面。后世那些炮台又被称之为品川台场的。

一门门火炮喷吐着炮弹，缺乏防御工事的日本陆军在连天的炮火中损失惨重。明治已经将自己近

卫兵主力完全交给了陆军。但是现在满打满算不到七千人的兵力真的遏制不住秦军的猛攻。

近现代战争中的炮火优势太重要了，在空炸机没有出现前。在坦克没有出现之前，大炮半点也不愧于它们‘战争之神’的美誉。

……

北京紫禁城，鞭响三声。

煌煌太和殿外一队队朝臣按排位静静地走入大殿。直达咸丰帝驾崩，大清朝这种声势的大朝会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了。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什么事情报到中枢来，都要在军机处或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走一趟，大臣们聚集商议一下，在两宫太后面前请准。接下发到各部去，流程就是这么的走的。

现在同治帝亲政，可大朝会也就没叫几次。同治帝本身也真的不是一个够格的皇帝，不要说跟他

祖上那两位一样是幼年继位的祖宗比了，就是他老爹他爷爷比，也是不行的。

这些日子京里头正传着打日本的事儿呢。

先是日本小国狗胆包天，打着为琉球报仇的旗号派陆海军征伐台湾，这北京城才接到准信，征伐台湾的日本海陆军就给秦楚俩家联手一勺子烩了。四九城的爷们大肆嘲笑起日本来！你个弹丸小国也敢捋我天朝的虎须？

整个北京城都在美呢，后头又有更劲爆的消息传来了。刘暹、左宗棠俩真是爷们，吃掉了日本的海陆军不算，还联手起兵打去了琉球国，把占据琉球国的日本兵给横扫了全灭。

在北京城的茶馆酒楼里，刘暹、左宗棠都成为了人们口头的热门人物。还没有被小日本狠狠咬个重伤的中国，民间对日本普遍是一种蔑视态度。是的，我大清国打不过外海来的洋夷不假，可不代表大清国收拾不了身边的这小邻居！而且那琉球是我大清的属国，还是最最恭顺的一个属国，日本你个

芝麻粒大的小国竟然敢抢占了去，这是打我大清的脸啊！

在诸国调停的协议书递交总理衙门之前，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对于秦楚联军收拾日本的事儿，都看的挺开。虽然秦楚联军确确实实有些违例的地方，比如他们出国作战，都没给北京支应一声儿。但现在大清得了实惠，北京城的大佬们也都是按耐住了。

然后面对英法美俄等各国的联合调停，北京的膝盖软了，毫不犹豫的跪了。民间对此也没啥大的议论，因为对日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洋人的名头在北京在中国，依旧是好使。即便刘暹打赢法国之后，官府、民间的骨头似都硬朗了一点。

在四九城诸多民间政治家眼里、口里，大清国这次扬威风的仗，打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果然很快就有消息从福州传来，左宗棠听令了。但是，但是，秦军依旧选择了往日本开拔。因为他们的主帅刘侯已经早一步杀到琉球去了。

没有刘暹的命令，北京的书面文书也没递到，只是一帮子洋人，可吓唬不住秦军。上万兵马继续开到了琉球，然后刘侯似乎不知道北京的一些事儿一样，带着队伍继续杀奔日本！

民间、官场这些就炸开了国。很多人骂刘暹违命不遵，胆大妄为，乃是乱军，冠之以藩镇的大帽子；还有很多人弹劾刘暹，说他目无朝廷，总之罪名跟上一类等同，都恨不得朝廷能立刻办了刘暹，区别是在于没言及‘藩镇’这个敏感词；再有不少人说刘暹这么做只会惹怒洋人，并且以一己之力打一国，悬殊迥异，到头来还是大清国吃亏，等等。反正是恨不得刘暹立刻给朝廷办了的，不看好刘暹能打赢日本的，深恐得罪了洋人的，在朝堂官员当中占据了主流。

英法美俄等国为了给小鬼子张目，很是夸大了小鬼子的实力，又剥析了台湾恒春之战日军的诸多劣势，和等等不利的条件，以证明日军数日中被全歼了三千多兵力，并非是日军战斗力不及，而是秦楚联军的优势太大了。将这些因由和宣扬日军斗志和拼死精神的言论，全登在了报纸上，给那些官场

中人提供了很多的‘唇枪舌剑’。但是在民间，赞扬刘暹，称赞他够种，诽议朝堂软骨头、怕洋人的论调，却是无可非议的占据了主流。

一切的讨论、议论，宫里头以及恭亲王是都没给出一个确切的话。李鸿章在天津跟日本外务大臣寺岛宗则谈判，调停的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全都出现，个个都掺和到了中间，洋人在华诸多报纸连篇累牍。

官场上的反应不说，老百姓们的心是立刻给提到了嗓子眼上。看这架势，如果刘暹在日本打败仗了话，洋人借机压下来，大清国明明占理【琉球】，却反倒还要吃亏一样……

这个时候，多摩川大捷的消息传到天津、上海了。登时民间沸腾，官场上对刘暹的喊打喊杀声也当即为之一净。

昨日，军机处接到了天津转到的军报，继多摩川之战后，秦军在东京郊外的大田再度打破日军，现在已经开进品川。就好比打北京都已经拿下了通

州，大军已经望见四九城的城墙头了。

洋人这些日子来一个劲儿的替日本人搞宣传，秦军连续两战扇肿了他们的脸。北京城的大佬们内心很复杂，如果可以的话，不见得没人就不希望秦军大败仗。对于满清来说，一切都是浮云，唯独统治权是真的。

可现在刘暹打胜了，那就从长计议，先把眼前的肉给吃了。同治帝内心里也很兴奋，洋人的脸都被扇肿了，大清国似乎也可以逼的日本低头认输了。这破国降其君的赫赫武功，从嘉庆年间开始，大清七十年来还是第一次！

第三百二十二章同治帝这个混账玩意儿

“皇上驾到！”随着太监的公鸭嗓门儿，站在大清朝京官体系高处的这些部阁大臣们，还有王公九卿山呼万岁而拜。就听见脚步声响，然后便是同治帝遮掩不住的笑声：“众卿平身，平身！”

大家爬起来，偷眼朝上瞧。就看见同治帝一身朝服，坐在御座上面儿，笑吟吟的捻着朝珠。往日青白的脸色，现在几乎要放出光芒来。看见群臣都爬起来就位，统治笑着说道：“今儿叫起，就是要和大家说说，刘暹捷报传来，朕已经向两宫太后请安叩喜了。太后们的慈谕是，这场仗，咱大清要打到去！

洋人这些日子来一直在给东瀛张目，这个势头不能让它涨起来。我大清国势顿挫，败于洋人之手也就算了，小小日本，狼子野心，断然不能容它。

朕奉慈谕，来问一问众卿们的意思，该怎样把

这个担子挑起来！”同治帝语调轻快，说道最后几乎是要笑起来的模样。

恭亲王老神在在的站在地下，动也不动。除了最开始的时候拿白眼珠子翻一下同治帝外，就再无别的动作。当然，这都是别人眼里看的，真正的事实是，这位六爷虽面上神色不动，内心却是正在感叹着呢。“唉，要说四哥也一生精明，怎么就生了个这样的混账玩意儿？”

你不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刘暹夸奖夸奖，把这支强军拉拢到自己手里，把两宫太后的懿旨顶回去，借着大胜之机。民心士气的当儿，慢慢的真把实权拿到手。反倒一口一个‘慈谕’，真是白瞎了这么大岁数！

不要说是二十岁的皇帝。就是满京城逛荡的纨绔子弟，也不会这么不知道珍惜机会！“庸才，庸才啊！”

恭亲王把眼睛一闭，谁他怎么闹腾去吧。这大局啊，还落在两宫手里呢。从同治三年慈禧第一次

发难，两边蜜月期结束后，恭亲王跟自己那位嫂子斗了快十年，也没见一点赢得苗头来。现在同治帝亲政了，恭亲王内心本已经有放掉一部分权的打算。毕竟自己的侄子是皇帝。可现在看，放个屁！自己跟宫里头的那位，还要继续的斗下去。

……

伊豆半岛，富士。

细雨也蒙蒙的下来了。一片风雨当中，整齐地日军士兵正在默默下船。当地的日本百姓在港口挥着旗帜，发出一阵阵声嘶力竭地呼喊声。

刘暹攻日，这是一次比黑船来袭更加危急的多的危机！

海浪不小，推得港口那些商轮一阵阵的起伏波动。几艘已经放下了全部士兵和物资的商船早已拔锚出港。

来的时候，日本船队是组团的。走的时候，就

各自而去了。毕竟只要不入相模湾，只要没有军火，在大海上就算遇到了船政水师的兵舰也不碍事的。烟雨蒙蒙当中。只能看见天边烟柱，还有一声声的汽笛。

在码头上面，两个星光闪耀的日本军官正信步而走。每经过每一处，所有军官士兵都立正行礼。这两员军官。一个是大阪镇台的副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另一名是熊本镇台的参谋长种田政明。再加上广岛镇台的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黑木为桢，日本西南北上的第一批援军魁首就都汇集了。而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当然也是职务最高的种田政明。

两人在雨中漫步，浑身都浸湿了，却都没在意。看着港口外群中呼啸的场面，两人地眉头依旧锁的死死地。

“种田君，我心中的预感越来越不妙了。”儿玉源太郎说的很唯心。种田政明却没有半点耻笑的意思，前者虽然才二十三岁，非常的年青，可是大阪兵学寮毕业【日本陆士前身】，从军多年，在大阪镇台以手腕高明著称，不能小觑。否则也不会年

纪轻轻就爬上了副参谋长的位置，而在坐稳副参谋长位置之前更是熊本镇台司令官的大尉副官。而最主要的是，儿玉源太郎的预感深合种田政明的心，“咱们这样一路疾行赶到东京，不知道战斗力还能剩下几成？而且火炮拉在后头，我们跟清**队作战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火力保证………”

　　但是最悲哀的莫过于，两人明明看到了援军不利的条件，却也不得不坚定地下令全军急行进——增援东京都。

　　因为在船队刚刚靠岸的时候，种田政明就接到了东京拍来的加急电报。东京危急，东京急需兵力增援，要求援军不顾一切的赶到东京都。

　　种田政明不能不从命！

　　皇国的都城绝对不能陷落在外来者的枪炮下。虽然种田政明不能像山县有朋、胜海舟等大佬们一样，站在高度从全局看待问题，保卫东京的决心，日军上上下下却都是一志同城的。

……

枪声炮声突然沉寂了下来，接着响起的就是惊天动地的呐喊。

夏日的雨水在哗哗的下着，泥泞一片的田野当中，秦军士兵冒雨而上，不少袍泽已经倒在了泥水当中，剩下的仍然在奋力向前。最前面的已经冲上了日军阵地，白刃映着寒光，点点耀动。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阵地秦军又要夺下来了。

廖文辉冲在最前面，头上的顶戴早就不知道被他甩到哪里去了。攻下眼前的阵地，大军就可以破开品川，突进到泉岳寺一带了。而泉岳寺再往北十里地，就是小鬼子的皇宫。

所以战局已经达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日军在这里拼死挣扎反抗，能动弹的士兵都已经填了上来，甚至在阵地上还出现了许多拿着刀的武士。那些人不是军人，可在白刃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给秦军带来比日军更大的损失。

也因此，秦军白刃突击打的次数是越来越少，并且每次打白刃战之前，发射地炮弹往往能将目标阵地来回洗上数次。一次次地攻击与反攻击，黄土早就被打成了焦黑色。双方倒下的士兵军官也不知道有多少，跌倒下来，也许就能看到泥水当中伸出的一只苍白的人手！

眼前的阵地双方拼死争夺了两天，秦军一个大队打不动了另一个大队又上，现在已经换到了第三个大队！

日军必须保证皇宫的安全。让秦军的炮弹落到皇宫里头，那都是日本永远也洗刷不了的耻辱。

现在日本为了应对秦军的炮火优势，已经开始将一些台场炮台的的火炮拆卸，转移到陆地上了。虽然那些火炮最大的口径也就是120mm，而且多数只能发射铁弹，口径更大的一些重量也更重，拆卸更麻烦耗时，而且日本终究是要防备联合舰队的威胁的。

一个衣衫褴褛的日军士兵怪叫着扑了过来，他

步枪没有刺刀，就这么轮着枪托砸了过来。廖文辉一个防左反刺，推开他砸来的步枪，再顺势进步刺刀就扎进了那日军士兵地胸膛。那士兵丢掉步枪死死的抓住胸口上的刺刀，眼睛瞪得很大很大，仰天倒下的时候，有些力竭的廖文辉整个人都被带得半跪了下来。

激战了半天，现在又冒着雨水带兵冲上阵地，他地体力也差不多了。现在觉得拔刺刀都是那么的费劲儿。眼角余光就看见更多地日本士兵以及拿刀的平民从烂泥塘一般的壕沟里面跳出来。这些人权都是满身泥泞，面容焦黑，其中不少人都受了伤的，也一样就在泥水当中滚爬。几十把刺刀和武士刀直逼了上来，还有一个矮胖地大尉军官，挥舞着军刀一瘸一拐的拉在人的最后面，疯子一般的喊叫着。

“他娘的——”狠狠咒骂一句，廖文辉左手拎着步枪，右手立刻从腰间摸出一把六连发的转轮手枪，‘砰砰砰……’就是一口劲儿的全部打光。身后追随的秦军士兵发出野兽一样的吼叫声音，一把把刺刀越过了他，迎了上去。

双方碰撞在一起，扭打成一团。枪声不绝，惨叫声不绝。刺刀戳入血肉地擦擦擦擦的声音，更是瘆人的不断响起。双方士兵都在源源不绝的涌上来，仿佛人命不要钱一样的互相消耗着。

廖文辉来不及给手枪填上子弹，就拎着步枪冲了上去。他是军官！

一个日本军官腿上中了一刺刀，半跪在那里，还在大吼着乱舞着军刀。廖文辉从他侧面接近，一记突刺就从他左边脖子和肩交界的地方戳了进去。

颈侧大动脉瞬间被割断，仿佛停滞了瞬间似的，血柱顿时冲起老高，喷得廖文辉满脸都是血沫。再被雨水一淋，一下又冲掉了。只有在军衣上面的血迹，更深的陷入了布纹里面。

那日本军官喉咙里面格格的叫着，捂着脖子半转身仿佛还想站起来，最后轰然栽倒。

拼杀持续了半个小时，随着一名中佐军官的阵

亡，日军人终于崩溃了，丢枪弃刀的转身就逃。这些家伙再也不成建制，仿佛游魂一般的朝阵地后崩溃去。

泉岳寺的道路打开了！

一发炮弹飞来，激起丈余高的泥水，是实心弹，在泥泞的战场上杀伤力很小。没有人弯腰闪避一下，这发日军最后的炮弹，似乎也是在宣告这个要点的易手。

片刻后，一面三角龙旗和一面黑虎旗迎风飘扬在易手的阵地上。

第三百二十三章一只惊弓之鸟！

十六门山野炮在泥泞的道路上缓慢的行进着，每一门炮都是马拉人拽，在大雨仍然倾盆的情况下，在一片泥泞当中，艰苦的向着东京方向前进着。

马匹长声嘶鸣，奋力的支着后腿在用力拉曳，赶马的人挥舞着马鞭，大声的吆喝，滚得和泥猴子一样的日军士兵挤在马车两侧，也在拼命的推着轮子。

大雨毫无疑问的会对进攻方造成很大的妨碍。秦军都已经开始准备进攻泉岳寺了，大雨之下也不得不暂时安耐住了攻势。而同时对于增援东京的西南日军部队来说，这场大雨也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

本来就拉后的炮兵部队，彻底跟不上了步兵行进速度，被甩在了大后面。虽然援军途经的日本地方政府都是用尽一切办法来给部队提供便利，可是

这个时代的日本交通真心跟我大清是一个档次的。

大雨倾盆，遍地淤泥，一脚踩下去，泥水直接漫过脚踝。

刘暹都已经准备好了三千部队，用于泉岳寺的进攻，但雨水猛然加大了一个等级，他也只能停止。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刘暹就不打算在大雨的时候打了，而是要给军队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下小雨时打仗和下大雨时打仗，可完全是俩概念。并且再度调集了三个大队，一千多人的兵力，增添到进攻部队的序列当中。

所以雨幕重重，在日本人看不到的亲军阵地，所以整个战地那是一片士饱马腾的景象，暴雨虽大。丝毫没有浇息秦军将士们的求战热情。

一个军官正指挥着士兵运输弹药进炮兵阵地，身边士兵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个将头转向他背后。军官怔了一下，正准备骂人。就听见士兵中有一个笑起：“是军门大人！军门来巡视咱们了！”

刘暹骑着一匹黑色战马，这畜生绝不是小日本土产的，该是西方血统的马匹，高度至少有一米五。是大军穿过横滨市的时候，从市厅掠过来的，然后被军官献给了刘暹。带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亲卫，就在这一片战地景象当中穿行，每到一处，每个官兵都认得自家的**oss来。一开始还是肃立敬礼。可到了后来，不知道是谁先朝他欢呼，欢呼声一声两声的响起，最后连成了一片大海一般深阔的浪潮。

是刘暹带他们名震天下，是刘暹教他们怎么打仗，是刘暹给他们最好的武备，也正是刘暹带着他们走向一场接着一场的胜利！

士兵们都是淳朴的。谁给他们好，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都会一丝一毫的铭刻在心中的。入伍参军。做上秦军的一员，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那就是改变了命运。秦军丰厚的军饷和优质的待遇，让每一个士兵对刘暹都感恩戴德！更别说刘暹还给了他们无上的荣光和荣誉。

刘暹坐在马背上。他出巡就是为了鼓舞士气的。大雨哗哗的下着，浇得他和身后的亲卫都浑身透湿，但看看将士们的反应。效果是明显的很，数千虎贲。如林刺刀，都在向他欢呼呢！

欢呼的声音轻松传到对面的日军阵地。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本来缓和的脸色立刻变得紧张起来。现年四十岁的有栖川宫炽仁是日本陆军中仅次山县有朋和西乡隆盛的第三号人物。从陆军卿的位置上退下。他都已经做到了元老院议长,兼议定官了，这次如果不是战局实在危急，明治天皇本身又是谁也不愿意看到他出现在最前线，为了表达皇家的意志，为了鼓舞浴血奋战中的陆军士兵，也是因为皇族中另外一名陆军派重要人物小松宫彰仁亲王被俘，有栖川宫炽仁才不得不再度出面。穿上自己的中将军服，代表皇族收拾人心士气！

大步的走出指挥所，大雨淋湿了有栖川宫炽仁的军装，泥水沾满了他的裤子，有栖川宫炽仁丝毫不在乎的直接走到阵地的最前沿，面色紧张的注视着对面的一举一动。还好，如雷的欢呼声过后，对面并没有立刻响起炮声和士兵冲锋的号角声。毕竟

对面那里，是汇集着清军主力的攻击群的。

“大和的勇士们，再加一把劲，抵挡住清**队的进攻！我们的援军已经走到了相模原。清国人的末日就在眼前！”

实在是秦军给日本人的创伤太重太重。对面稍微的有一点动静，有栖川宫炽仁就不敢疏忽大意。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现在的日本那就是一只惊弓之鸟！

毕竟在大田反击战之前日军有一万五千人还多，一场大反击直接损失了六千，随后秦军的趁热打铁，不费多长时间就拿下了整个品川，一场场的厮杀和争夺中，日军又流干了血。

眼下的泉岳寺，只有两千名日军士兵准备死守于此。而整个东京都的日军，算上这两千人也只有五千残兵了。有栖川宫炽仁来泉岳寺的时候，心中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尽人事而已。

泉岳寺若丢了，东京也十有**要守不住。那剩

下的三千士兵是保护政府和皇族撤退的必要武力。可是这个破国之耻辱，皇族却必须为此做出点什么。否则待到硝烟散去后，日本朝野又该怎么看皇族呢？该怎么看天皇陛下呢？

好不容易皇族才重新掌权，上上下下可没一个愿意见到皇族重新退回幕府时代的处境。同时小松宫彰仁被俘也是皇族必须要洗刷的一个耻辱。泉岳寺若不保了，有栖川宫炽仁就会用自己的性命，来洗刷此耻辱。

当然，东京上百万人口，那么多的武士之家，愿意保家卫国的人还是很多的。而倒幕战争也刚刚过去没有几年，民间的热血之辈多的不可胜数，泉岳寺这里就有不下千人的民间义勇。甚至能说，若非东京民间的退伍军人、警察、武士的介入，刘暹至少能提前两日要拿下品川，秦军将士伤亡数目更能减小二三百人。

……

多摩湖。距离东京20公里。

暴雨如注，倾盆而下。

一支军队正在疲惫的行进着。少量骑兵披着雨衣斗篷，在茫茫的雨雾中四下巡视警戒，但是大雨几乎形成了雨墙，密而不透。

从富士到多摩湖，小三百里的路程，大雨瓢泼下，西南增援的三个日军联队用了四天的时间就赶到，行军可谓神速。虽然他们的火炮都落在了后面。

在如此暴雨之下，日军士兵正迈着疲惫的双腿，坚定不移的向着东京行进。每一个士兵都背着背包，穿着雨衣，枪架在肩膀上，埋头疾步走着。偶尔闪电一亮，就可以照见队列前面的那面完全裹在了旗杆上的膏药旗。

黑木为桢骑在马上，身边是联队的年轻参谋，还有他的卫兵，人人背着步枪，立马雨中，向着东京方向遥望。

“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雨水打在黑木为桢脸上，几乎让他睁不开眼睛，雨声也盖住了他的喃喃自语。

西南援军跟东京之间每日都有联系的，而截止到昨日的通报为止，黑木为桢知道，东京依旧在坚持之中。

小松骑兵少尉有点无精打采的骑在马上，麾下的二十余名骑兵成前重后轻的警戒队形，走在这泥泞的道路上。

“八嘎。这该死的雨——”

倾盆大雨根本不是雨衣可以阻隔的，盛夏中一连几天泡在水里，人也受不了。小松感觉着自己人都要‘发’了。如此的警戒，他真心的不觉得自己还有这么做的必要。这可是在皇国的土地上啊！

但是这是儿玉源太郎副参谋长的意思，不是小松一个骑兵少尉可以违背的。

而事实上，就在两边小松少尉肉眼看不到的丛林里，李士恩、谢继贵两个人正目光炯炯的看着鱼贯而来，正一点点走进自家包围圈中的敌人。

“刘侯真是神了。”大军来到这地方才几天时间？不停地打仗打仗，刘暹还能摸清楚周边的地理状况，料到日本援军的增援方向，实在是不一般。而料准援军增援方向的同时，竟还能料到增援部队抵到的时间段，就更是‘神机妙算’一样的表现了。

刘暹手头一共是一万名的战兵【第一批三千人，第二批五六千，加上谢李两部，再减去台湾之战的数百伤亡】，两千多后勤辎重部队。上万人的军队，这些日子一战接一战的打下来，秦军也死伤了一千多人。

剩下八千多人，一半放在了泉岳寺，后方全由辎重部队和一个大队的战兵来保持治安。余下的三千来人，昨日里就被刘暹安排到了多摩湖东的秋津。

除了李士恩、谢继贵两部外，这里还有陈镗一部两个大队。他们三千人昨天开始行军，出了品川之后，在一处小村庄落脚，歇息了两个时辰，把身上的绿营号褂全换成了还沾着血迹和破口的日本军装，所有人的辫子都一律剪掉，同时剪掉的还有那座村庄三百多口日本人的性命。接着连夜行军，于今天上午10点半不到，好歹赶到了秋津。然后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侦察兵抓住了两个日本骑兵，四点多一刻时发现了日军的增援大部队。

两边的人数是1:2，但是所有人对作战的胜利都充满了信心。因为不冒着大雨走上几十里路的人是不会知道其中的辛苦，眼前的日本援军却是顶着大雨一连走上四天了的……

第三百二十四章一记斜勾拳

“真是轻松！”

刘暹嘴角咧出微笑来。三千人大破两倍有余之敌兵，半个小时就击溃了敌人，自身还伤亡极小。而再看日军败兵溃逃时那慢腾腾的乌龟速度，估计两个小时里就能结束一切战斗！

人还在品川秦军指挥部的刘暹，对几十里外的秋津伏击战是了如指掌。这实在是一种战争上无解的bug。在战阵指挥上，完全透析敌军的一切。虽然大雨天气里，开虚拟地图的能量消耗要大一些，而它自己的吸能功率比之晴天里又小上很多。但是跟维系国运的战争相比，得失悬殊可比云泥了。

……

泉岳寺，日军指挥部。

“阁下，清**队取消了进攻准备，大队兵力正

退下阵地。”一名中尉日军军官满带惊喜的向着有栖川宫炽仁报告说。真的是太意外了！清**队竟然后退了！

“纳尼？”正用白色丝绸擦拭佩刀的有栖川宫炽仁，手一颤抖，直接把手指划出了一道口子。有栖川宫炽仁愣神了片刻，顾不得包扎，再度大踏步的走到阵地的第一线，耳朵里还能听到对面秦军阵地大批部队行动的声响。

大批部队在行动，雨幕中潜伏的日军士兵和义勇拔刀队却没有发出一声警告，这说明敌人确实是在撤退，而非进攻！“这是为什么？”敌人难道是因为大雨才停止进攻的吗？但雨水变大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刘暹前面的调兵遣将是诓骗自己不成？

有栖川宫炽仁满脑子都是不解。但泉岳寺一线的危机确实缓和了下来。他在这里能多支撑一天就是好的，西南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如果他可以在泉岳寺一线顶到三天以后。东京方面就会有了三个联队的援军在手，泉岳寺即便失守。中国人可以炮轰东京，可以打进东京。却绝不可能再有机会拿下

东京了。

“密切注意敌人的一举一动，不可疏忽！”

有栖川宫炽仁心里隐隐跳动，可他看不出什么地方有毛病。而且秦军的攻势暂缓，这一巨大的喜讯也让惊喜填充着他的心房，冲散了一些那种担心。有栖川宫炽仁只有吩咐前线的日军官兵继续提高警惕。

“嗨！”一名少佐大队长肃身应下。

有栖川宫炽仁绝对想不到，刘暹按捺下此时对泉岳寺一线的进攻，并非不打算进攻，而是要等着陈镗、李士恩、谢继贵三人收拾好秋津战场，沿久米、练马、丰马一线。从西北方插入东京以后，那个时候再趁势发起猛攻！

小日本这个国家啊，你闷头给他一棍，并不能把他打改。日本人骨子里的野性和兽性，只会让他们更加的仇视你。可你要是能一顿毒打把他们打得半身不遂，奄奄一息，这个时候小鬼子才会知道啥

叫怕！

因为眼下的大势环境，刘暹真的很难把日本打到那个地步。并且还有西方列强在，尤其是英国这个很不是玩意儿的搅屎棍在。当中国有发展的势头以后，他肯定会支持日本，以来牵制、制衡中国。

刘暹这一战就是给日本今后发展的道路添麻烦的。把东京打下来，抢光日本政府的家底。打掉明治天皇身上的光环，打掉东京政府的权威性和威严，如果能够造成大批维新大佬退出政坛。造成明治天皇退位，那就再好不过了。

当西南来的援军猛的变成一支要命的敌军时候。东京会变得大乱吧？这种情况下，泉岳寺的日军还有心思跟自己打死打活吗？他们老巢都要丢了！那时候才是突破泉岳寺一线的最好时机。然后两面夹击。一举拿下日本！刘暹对此谋划充满了信心！

战局的变化也就跟他预料的一样。时间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当两千许秦军扮作四五千人规模的样

子出现到丰马市的时候，整个东京炸开锅了。

“史密斯先生，劳伦先生，希斯特先生……”秦军的一名翻译，出现在了大田一处兵站的一间创库当中，对着面前的十多名英法美国等各国观察团武官，说道：“诸位先生，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对于先前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没有一句道歉的话，翻译这样的说完了话后，径直离开了仓库。对身后那群叫嚣着要‘抗议’，要让‘清政府道歉’的话，充耳不闻。

刘暹派部队潜进多摩湖一带，疯了才会让这群观察团人员继续自由活动。全部强制性的关在了这间库房中，现在一切都完美实施了，才再把人给放出来。

“诸位先生。我想现在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在这里争吵，也不是威胁清**队，恐吓他们

要清政府赔礼道歉，而是要弄清楚战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刘侯爵把我们关了起来，一定是施行了秘密的军事行动，要保证消息保密性。我想现在的战场上，日本人要吃大亏了。”

“史密斯说得对。把不满放到以后发泄吧，现在弄清楚战局发展到哪一步了，才是最关键的。”毕竟他们都是观察团成员，而不是注重面子活儿的外交人员。

……

丰马只是一个小城。如果不是秦军突如其来的一笔，日军指挥部的目光都不会在它上面多投去一眼。

现在，它就是维系此战最终走向的焦点之处。

山县有朋亲自带领一千日军赶到了这里。战争打到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再是单单海军的为题，他

陆军卿山县有朋的下场会比胜海舟更加不名誉。

领着部队战死沙场，或者是丢掉东京后议和，然后剖腹自杀。两个选择中，山县有朋选择了前者。所以他亲自带领军队守丰马。

西南来的援军被击溃了。在秦军大部队逼近丰马的消息传到东京的同时，数百秦军押解着大批的日军战俘，通过小平市和武藏野市，正往大田移动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这下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辛苦赶来增援的日军被秦军打了伏击了。连日急行军，还是冒着雨水，体力耗尽的日军士兵大败而输。秦军分出小部押解战俘，另外的大部队径直从西北方杀向东京。当然这样的消息中还掺杂着某个被灭了口的村庄的名字……

二十四门臼炮同时抖动起来，火光先喷吐而出，紧接着就是如雷的炮声，烟雾弥漫，转眼之间日军丰马阵地各处就都升腾起了烟柱土石！

炮声响起地时候，李士恩一跃而跳出战

壕，“弟兄们，效命的时候到了。跟我杀呀——”队伍里炮弹很有限，根本不可能如正面战场一样，能一个劲的打个不停歇。据李士恩知道，二十四门臼炮每门的炮弹二十发都不到。

但丰马小城的防御力似乎更弱，只是五斤重的臼炮炮弹爆炸，城内城外就腾起了大片大片的烟柱火光，炮弹炸开的碎片风暴一样席卷了日军整个阵地。路障的残片四下飞舞，壕沟里面的泥水溅起十几米高，城头的砖石哗啦啦的直朝下掉。烟雾转很快就笼罩了整条战线，一开始还能看见日军阵地上有人跑来跑去的避炮，接着就渐渐模糊起来。

身后的重机发出吼叫，弹带疯狂的抖动着，一串串的大威力重弹瓢泼一般的倾泻出去，子弹暴雨一般的冲刷着日军阵地。

秦军来的太突然，山县有朋带领部队抵到丰马，战线都来不及布置，城头上就已经可以看到秦军的先头了。所以山县将手中的主力悉数布置在了城内，城外只部署了一个中队的兵力。而这一个中队的日军，抢时间修筑出的阵地，壕沟连一米深都

没有，并且里头积满了泥水。臼炮的开花弹一番轰炸，整个城外阵地已经烂的不成样子了。就连丰马市那老旧的城墙，也露出了几个龇牙咧嘴的口子，总共只有两米来高的城墙，倒塌了四处，城砖下的夯土层也露了出来。

李士恩部是第一波攻击的部队。士兵们扛着门板竹梯，大声呐喊着向前。出发阵地距离丰马城还不到一里地，这纯粹是欺负日军的炮火力量紧缺，而且三个带头人都自信自己来的突然，日军即使能赶到防御，也绝对来不及把大炮带上来。所以攻击阵地，直接布置到距敌不足一里远的地方。

第一波冲击队伍并没有留体力，一开始就是全力冲击。重机枪的火链从他们身边掠过，掩护着他们，打得对面战壕里残存的日本士兵抬不起头来。只听见子弹啾啾钻进泥水里地声音。

日军堑壕内的士兵开始反击，可一支支步枪打的甚是没有准头。而且在重机枪地火力压制下，也并不显得如何密集。进攻部队一口气冲到距离日军阵地不到百米的地方，速度才开始放缓，伤亡也开

始出现。扛着这些门板梯子的士兵不断栽倒，马上，又有人重新接替他们的位置。

　　城外那个中队的日本士兵连浪花都没卷起几朵，就消失在了秦军的人流当中。

　　堑壕上一架架梯子搭上去，一块块门板又铺上去。进攻部队踏着他们毫不迟疑的继续向着城头扑去……

第三百二十五章就抓不到一个官大的活鬼子吗？

“轰……轰……轰……”

一连七声巨大的爆炸声，炸、药包彻底掀翻了丰马市西面的城墙。

就在第一波官兵才进入丰马市城去的时候，第二波官兵也在谢继贵的带领下，发出大声的呐喊，纷纷跃出战壕。

所有士兵的步枪全都上刺刀，臼炮部队更是跟着进攻部队杀到了城墙，支起火炮将剩余的全部炮弹一口气泄进了丰马市。

刺刀滚动着向前，整个丰马市很快就遍布着拼杀的惨叫声。小小的府城，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日军曾经据守的房屋，不是房倒屋塌，就是破破烂烂，横七竖八的都是尸体。

随处可见穿着黑色军服的日本官兵，和平民装扮的日本老百姓。当然也有重新穿起号褂的秦军士兵尸体。即使是战死，两边的尸体也扭打在一起。那些死去的士兵很多都还保持着最后一下刺杀的姿势，刺刀没入敌人的尸首，自己也被对手同时刺杀，或是被敌人从背后从其他什么地方一击毙命。

城区主街道的两侧，弹痕累累。错非这些日子大雨连连，否则火光冲天，就小日本现在的木头房子，整个丰马市可能都化作一片废墟了。

在接近市政厅的位置，数百具日本士兵和民间义勇的尸体，歪七扭八的倒在一旁。尸体只可以用层层叠叠来形容。

他们身后的市政厅就是山县有朋的指挥部，日军曾经在这里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并且义勇拔刀队也以密集队形对进攻来的秦军发起过反击。结果被连发枪和手枪攒射，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大尸堆。

“可惜。可叹！不能为皇国布武于天下！”山县有朋就是带着这样的感慨，连同他的卫兵和最后

残存的上百日军士兵。被一块做了土飞机。整个市政厅都被炸、药包掀翻了个。里头所有人全都死的不能再死！

“龟儿子的。这山县有朋是小鬼子的陆军尚书，不能生擒活捉，可惜了！”陈镗看着正在清理现场的士兵，颇是惋惜的说着。中国的传统观念，生擒活捉，总比一颗脑袋功劳更大。

谢继贵是下令炸翻市政厅的人，他做这一决定，陈镗、李士恩都无一点异议。眼下秦军异地作战，能减少士兵损失就一定要减少。攻城拔寨是最伤人命的。但是就连谢继贵自己也遗憾的很。

“一定要找到山县有朋的尸首。抓不到活人。就一定要有他的脑袋，还有小鬼子的军刀，给大人送过去！”在谢继贵眼里，这是毙敌大将的证据。一旁的陈镗、李士恩连连点头，深以为然。而至于日本这里传说中，在战场上被砍掉脑袋后就永远不能转世投生，只能成为孤魂野鬼的的传言，三人不说是听都没有听过，就是听过了。怕也只会更高兴更乐意的去砍掉山县有朋的脑袋。

刘暹在接到陈镗三人报喜和山县有朋的脑袋的时候，他人已经做到了泉岳寺。有栖川宫炽仁不战而退，在丰马恶讯传来的时候，立刻带领泉岳寺一线日军主力。两个大队的兵力疾速返回东京。刘暹趁机发起进攻，轻而易举的打破了泉岳寺防线，毙杀日军士兵和义勇拔刀队三百余人。俘虏了六百多人。在丰马危机和有栖川宫炽仁带兵撤退的那一刻，留在这里的日军士兵和拔刀队心气就已经散了。

如果刘暹的进攻能够缓上一夜。说不定他能见到的义勇拔刀队，就连二三百人都不会有了。秦军攻势打的太紧张。那些拔刀队的武士连散伙回家的时间都没有。除了一部分跟着有栖川宫炽仁回了东京，剩下的七八百人就全被一勺烩了。

刘暹当然知道他们在丰马打了胜仗，但他绝对不知道丰马日军的领兵者是山县有朋这条大鲸鱼。当听到消息后，当看到山县有朋的脑袋时，刘暹是满心的郁闷，他m地，好不容易又来了条大鲸鱼，结果还是没捞到手！

西乡从道、大山岩、山县有朋……

这三人的地位和影响力比小松宫彰仁这个样子货大太多了，也根本不是才一个小小少佐的桦山资纪能比的，却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这他娘的是一个官儿大点儿的活鬼子都别想捞着的节奏啊。

你说要是山县有朋给拿了活地话，到时候朝北京一牵，报纸舆论，街头巷尾，不需要吹嘘，天大的麻烦也就不是事儿了。在日本海军完全被陆军压制的年代里，这家伙就是小鬼子的兵部尚书啊，攻日破国，擒敌重将问罪于帝阙，到那时大清朝谁还敢说他的一句‘谗言’？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大清朝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东京城内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秦军经过多日的激战，终于粉碎了日军在东京外围所有的抵抗，攻入了东京城内。

老天爷是很眷顾日本的，连天大雨下着，到处都是水，秦军放火都放不成。而东京偌大的人口，偌大的基本盘，秦军实力有限想要一口吃掉，何其难也。

刘暹的对军队的要求只有三点，一占领日本皇宫；二抄了东京政府的家底；那国库银行里的金银，要一丁点不能剩下的，全部搬走。第三就是毁灭整个日本中枢机构，那大藏省、陆军省、海军省、法务省，以及民政部、工农方面、教育方面，等等的一切机构，所有的文件、资料一把火全烧光了。即使不杀人，也够日本喷血的。这就好比现代时候，一个公司的内部网络突然全部死机，内存资料全部清档。所以说，满清两次国都被破，别以为损失的就是财产和尊严，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是无可估量的。

至于在这之余，如何‘吸取’日本民间的财富，就跟那横滨市一样，刘暹没时间也没充足的人手去做。只能先把紧要的干掉，然后看情况再说了。

东京湾内。

胜海舟看着陷入战火的东京城两眼盈眶，这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啊。现在竟然遭受这样的屈辱，作为一名军人，除了去与敌战死，他再也想不到别的可以洗刷耻辱的办法了。同时间，云扬号、凤翔号、光明丸号、千城号，四艘从开战之初就躲在东京湾深处的军舰炮艇也全都在生火……

第三百二十六章因为我们的维新改革还不够彻底！

“轰，轰……”

两发炮弹连连命中扬威号，石清岩被震得摔在了地上，额头都磕破了。“不要急，不要急。再近些打，拉到二百米距离打！”顾不得包扎，石清岩就一下跳起，抓住铜喇叭，扯破喉咙的大吼着。

现在扬威号距离云扬号只有三百来米，距离千城号炮艇也不到五百米，距离已经很近很近了，但是炮火依旧不可能保证百发百中。

两舰从五六百米距离时开始向扬威号发炮，一连打了十多发，也拢共命中了三次而已。石清岩可想着一通王八拳，直接把云扬号送进海底的。

这场海战僧多粥少，如果扬威号不是占了本就在巡航的便宜，现在可能已经给船政水师的家伙们给拉在后头了。

他身边是扬武和安澜两舰，正在俩对一的殴打着凤翔号。而那第一个出现在联合舰队瞭望员眼中的光明丸号，现在已经在东京湾海底安家落户了。

石清岩就仗着自己皮糙肉厚，同时呢也算是一种战术，以一敌二，拦住了云扬和千城两舰。从两千米距离时日军舰队开炮，一直到现在，扬威号总共打了五发炮弹，四门阿姆斯特朗炮第二遍才起了一开头。石清岩不担心重炮舰沉，仗着自己4.5吋的防护甲，直直要军舰继续往近处突进去。

“轰——”

扬武号舰桥猛的一震，又是一枚炮弹命中了。石清岩险些再度摔下，立刻喊话炮位和机轮组，两处都没问题。舰桥上也没起火，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二百五十米。二百三十米……

石清岩都能够清楚看到对面日本水兵那慌张的

表情了。

“开炮——”四门阿姆斯特朗炮轰然炸响。

三百五十吨的千城号被一炮削掉了舰桥，而云扬号。接连三炮全都轰在了舰首位置，碎木横飞，硝烟未散，成吨的海水就已经透过窟窿倒灌进舰船中了。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海战，胜海舟的拼死一搏，信念坚定，但却连拉下一艘中国舰船垫背都做不到。

此战表现出了日本海军的斗志和不屈。却也仅是如此而已！

东京城内。

炮弹落到了皇宫的二重桥。正殿中，明治天皇依旧纹丝不动。日本的大批华族和皇族中人正逃跑，一部分政府官员也在向千叶县和水户县避退。这里面就有大批的日本维新派中坚。但日本皇宫却

是‘镇定’的仿佛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明治天皇面前坐着的只有伊藤博文。原时空历史上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首相，现在还只是一众维新派当中第二等人物，第一等的是维新三杰这样的巨头，担任着工部卿的职务。

“文禄－庆长之役后，中日间的第一次真正对战，就这么耻辱性的失败了。”明治天皇恍如没听到外头炸响的炮声，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感叹的语气对伊藤博文说道：“伊藤卿，朕真的在怀疑。怀疑过去六年里我们为之努力地事业。征韩论！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啊。”

明治天皇对手下这群人才的‘宏大志向’了解甚多。而那所谓的征韩论，也不过是为下一步入侵满洲，入侵中国的东北，打下一基础。如丰臣秀吉那样的理想。他们不见得会一样，但绝对都是视中国的土地为最坚定的目标。

可是，现实是这样的无情。无情的嘲笑着日本朝野的痴心妄想。

伊藤博文默不做声，明治天皇的‘怀疑’未尝不是他现在也在‘怀疑’着的。台湾、琉球、东京。日本集结了自己一半的陆军来作战，而对手仅仅是中国众多军头中的一人。兵力在他们登陆东京湾的第一天起，就始终处于弱势状态，可就是如此也打的整个日本损兵折将，空有多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却屡战屡败！

征韩论、满洲、中国……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痴心妄想？

“陛下。此战结果确实令我皇国无言，但是您不应该全面否定它。我日本虽然战败，国力较之六年前的日本，增长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用六年的时间编整出了六个镇台，当十年后、二十年后，当我皇国的军队变成十个镇台、二十个镇台时，到那个时候，日本又岂是人随随便便登陆，随随便便就可以击败的？”

“我们今日落败，只因为我们的积蓄还不够，日本还不强大。这只可以让我们看到改革维新继续

坚持下去的动力。陛下，不是吗？”

说道维新政策，伊藤博文眼中再无有一丝犹豫，充满了坚定。

“是的，伊藤卿。日本落败，是因为我们的维新改革还不够彻底！”明治天皇脸上在笑了。内心中，明治天皇更是在说：“只要满清还统治者中国，只要刘暹这等人还不是那个中央帝国的主人，日本就依旧有希望！”

“轰轰……”

又有炮弹落进了日本皇宫。

“陛下，请移驾。”

伊藤博文深深地俯下身子。在明治天皇决定留守皇宫的那一刻起，他在日本本已经动摇的地位就再度稳固了起来。日本的改革维新也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天皇。

“为什么移驾？难道朕战败了，就不能在正殿等待着胜利者的到来吗？去告诉大久保卿吧，别抵抗了。日本，战败了……”

城市里滚滚硝烟升腾着，尸体都堆成山了，血水染红了整个东京。御城门全然变了模样，城头多出了好几个大大的缺口，就像是被狗咬了一口一样。尸体交相枕藉，中日双方士兵，交叠着死在一处。

山口素臣摇摇晃晃的站在城墙上向外望，作为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他决心战死在东京，以捍卫日本的尊严。

他手下的士兵全是自愿留下的近卫兵，有四百多人，是大久保利通手里打最后的东京守卫战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武装。但是马上他们就要全军覆没了。四百多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五十来人，而山口素臣看见外头的秦军又在整顿队伍！一些才被近卫兵浑身浴血给打下去的秦军士兵又站在了攻击队列当中，几个裹着带血布条地军官站在队列前面，大声打气，显然很快就会有新一轮的攻势发起！

山口素臣环顾左右，近卫兵们每一个人都神色坚定，但他们的脸色不可抑制的青白不一。自己的拼死抵抗并没有取得效果，敌人依旧人潮汹涌。

山口素臣深深吸口气，大声下令：“城头补人！堵缺口！大久保阁下会来援救咱们的！”

而扭过头，山口素臣内心也是沮丧的可以。“怎么也打退不了啊……清国人是真多……”

胡仲元举着望远镜看着城头的敌人，脸色铁青，非常难看。小鬼子太顽强了！

臼炮炮弹不断地轰炸在御城门周边。单薄低矮的城墙，仿佛一脚就能够踹倒。但是日军就靠着它，抵抗住了胡仲元足足三次进攻！“给我拿下这道墙。不然就别活着回来见我。”

胡仲元怒火满腔的对手下的大队长说。

号声哨声响起，数百秦军官兵斗志昂然的再一

次步入了战场！

说真的，这场战争中秦军在作战斗志上真要比日军逊色一筹。但只是因为他们在刘暹的指挥下，始终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一次比一次辉煌的胜利让他们变得自始至终都士气昂扬饱满，斗志激亢。现在更是临门一脚就可以逼降一国，秦军此刻的疯狂劲儿，半点不逊色于保卫东京的日本士兵。

另一个方向，一片居民区。

枪声喊杀声已经汇聚成了一团。滚滚向前的秦军攻击线如一**涌动地巨浪，凶狠地拍击在了日军单薄的防线上。

日军人数不多，但是弹雨密集。射击纪律严整，依旧保持着一排排的子弹倾泻齐射的节奏。可惜秦军将士不是欧式陆军，枪林弹雨里依旧呆板的保持密集阵型，好让日军的子弹在阵线上打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缺口。秦军的公司虽然坚定，但他们躲在民房后头，趴在泥水坑里，一点点，一点点，不够美观，也没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魄，却自始

至终都坚毅无比的向前蠕动着。

日军阵地的场景壮丽而残酷，只能看见一排排整齐的枪口火焰闪光。日军在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整齐射击，毫不动摇。却一颗颗子弹打在了墙壁上，打在了掩体上，打在了泥水中。十颗子弹，至少七颗做了无用功。

当第一线的秦军将士离日军的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一枚军官扔弃了一颗手榴弹，遂即二三十颗同样的手榴弹就投了过去，然后就是一阵手榴弹雨。

上百颗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中，军官一跃而起，挥舞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大喊一声‘杀啊’，所有的士兵都挺起了身子，挺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对着日军阵地嗷嗷叫的扑杀了上去。“上，跟我上——”

在秦军的进攻阵地，陈镗舞着一把日军军刀，另一手拎着手枪，大叫着带领着身后的预备队冲了上去。

……

这片居民区后头就是半藏门，而半藏门距离日本皇宫不足一里地。

“大久保阁下，陛下有诏……”伊藤博文此时站到了大久保利通面前。

第三百二十七章桦太？不，那是库页岛！

“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奉天皇陛下诏书，见过大清国刘侯！”

伊藤博文，比之西乡从道、大山岩、山县有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又一条大鱼，现在就站在刘暹的面前，一瞬间里无尽的杀机在他胸腔沸腾。不管伊藤博文是不是所谓的文治派，亲英美派，跟小鬼子的军国主义并不是同路人。但是日本加于中国五十年之耻辱史，始于他手。

伊藤博文说话中鞠躬半腰，刘暹就始终以无比轻蔑的目光看着他。落在一旁的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眼中是那样的无礼、狂大。刘暹才不在乎呢。他只知道，今日今时，他终于给原时空五十年里神舟沉沦，日本凌上而带来的血火噩梦，画上了一个还完美的节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要将笼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层层黑暗，亲手撕开。这是上苍给他的一个机会，这是华夏先祖的神灵，无数英魂不灭

的真灵，给他的一个机会。让这个天大的好运气落在了自己的头上，落在了中国人的头上。所以，不管未来的道路到底如何艰难，不管将来要付出怎样地牺牲、代价，那一切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历史正在改变，华夏民族的命运和气数也在改变，日本，这是一个开始！

大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二十分，日本天皇正式下诏，承认日本战败，请求和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率东京守军残部共六百余人，在二重桥前缴械投降。

四点三十分。日本宣告战败的电文从东京发到了长崎，五点十分。电文由长崎转到了天津。

在日各国使馆的公使见证了日本历史上的一幕。

当天晚上，联合舰队进驻东京湾港区。接手各台场炮台。秦军大部队也进驻东京各区域，占领皇宫及各中枢机关，派兵巡防街道市井，维持民间秩序！

秦军的入主并没给东京带来太多的混乱，更没有人想象中的奸淫掳掠，放火杀人的事情发生。相反，还亏得秦军反应迅速，而制止了多起东京本地混混流氓的趁火打劫。

对于这些人，秦军一律是杀无赦。数百颗人头让东京的老百姓在安心的同时也惊悸的很。这种精神面貌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日本人是设身处地。换入自己的代入，如果占领了敌国的土地后，肯定是疯狂的掳掠一切财富，杀人奸淫更是不可抑制。而英法美俄荷等西方国家，各国的外交人员也很清楚自己国家士兵的德性，根本就做不到如此纪律严明！

老毛子的军纪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糟糕无比，英法联军的德性在北京已经展现的很透彻，所以这些国家的公使真的对秦军的感官一下子改变了。

就连被拘禁在皇宫中的明治天皇，在第三天的时候也非常郑重的向刘暹表示了感谢。却半点都不知道。如果完全按心意肆意妄为的话，刘暹只想一

把大火将整个东京化作灰烬。

“八嘎！八嘎！八嘎！”而就在明治天皇向刘暹致谢的时候，伊藤博文简直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破口大骂。居住在外头的伊藤博文，消息通道可比被拘禁的明治天皇畅通多了。秦军军纪严明。伊藤博文自然也非常感激和赞赏，昨日里秦军抄走了银行和大藏省的存款金银，伊藤博文也有心理准备。虽然他的心在淋淋的滴血。但是，秦军在干这些事儿的同时。还一把火把整个大藏省和银行的文件、资料付于灰烬，就有够让伊藤博文呲目欲裂的了。并且还不止财政金融方面。今天天一亮，迎着天空的太阳，秦军就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的转悠，并不烧房子，而只是收集资料、文件，然后付之一炬。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烧的不是黑纸白字，而是他们六年来奋斗的心血。如果现在刘暹就站在伊藤博文的面前，伊藤博文生吃他的心都有了。

“伊藤君，在陛下下诏承认日本战败的那一刻，我等的耻辱已经比太平洋的海水都要多。现在的愤怒，又算得了什么？”大久保利通整个人跟石

像一样。自从那天交出了军刀投降以后，他独自一人一坐就能坐上几个小时时间，一动不动，如果期间没人跟他说话。

“阁下。刘暹这一击太重太重了。我们政府中枢所有的文档资料都没有了，要想恢复都不是一两年时间可以做到的。江户幕府四甲子积累，毁于一旦！”通白的说，刘暹烧了大藏省和银行的一切文档资料后，日本政府连各地县的税收、支出，全国进出口贸易额度的分类比度，全国各种各类的开销，银行的贷款人、存款人，金额数目，等等的一切，都全部不知道了。

刘暹烧了陆军省和民政、教育等部门文案之后，日本连全国的人口数量、户口数量，适龄儿童数量、初中高等级学校在校生数量，全国有多少初中高等级学校，各自分部在哪里，全国有多少适合参军的青壮年，乃至全国有多少二类、三类政府机构【比如神奈川县是一等，横滨市就是二等】，等等，等等，就统统不知道了。

伊藤博文发泄，发泄，到了下午却还是整理好

了穿着与表情，来拜见刘暹，商量撤军事宜。对满清内情了解极深的日本人，内心里很清楚，不让刘暹心满意足，在天津，就算是与李鸿章达成了协议，刘暹也不可能乖乖的奉命撤退的。

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开战的同时，东京这里也必须跟刘暹谈一谈……

……

《中日天津合约》：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指出兵台湾】，于理不合，日本国王正式赔礼道歉。

二、琉球国为大清帝国属国，今后该国向日本所修贡献典礼，嗣后全行废绝。

二、日本国将库平银五十万两交于琉球，作为赔偿。两年内付清。

四、大清帝国释放日本所有被俘军人、平民

等，日本国将库平银五十万两交于大清帝国，作为日军攻台之战赔偿及军费耗用。

大清同治十三年，六月五日，也就是西历1874年7月18日，中日两国在天津签订《天津合约》。英法美俄等各国驻华公使，作为见证者，出席了合约签署现场。

次日，合约内容就被拍到了东京，正式交付到了刘暹的手中。

……

“伊藤先生。”刘暹摇着手中的文本，一脸轻松地笑容，“有了这份合约垫底，我想咱们之间的会谈，也该会很快就有个令我满意的结果的。”

在伊藤博文面前，刘暹表现得就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和自大。一点面子都不给日本留。直接就说‘令我满意’，而不是和婉一点的‘令我们彼此满意’。

伊藤博文这些天里跟刘暹打交道，最直接的一个感觉就是——刘暹根本看不起日本。不管是腔调和眼神，全都是居高临下，带着无尽的蔑视。

这无疑让伊藤博文很感到屈辱。但是，在谈判的时候，这种轻视却未尝不能给日本化为优势。很正常的一个道理，一个你看不起的小国，你还会对它多么苛刻么？就像人看不起蚂蚁一样，看不起，自然也就不重视了。

“阁下，天皇陛下和日本政府对贵军在东京多日来一直惯有的严明军纪和优秀素质，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阁下的要求，自然会给予最大的满足。”

伊藤博文没有将自己内心火山一样的愤怒表现出一丝一毫。已经败了，那就干干脆脆的放下一切自尊，只求秦军尽快撤出东京。虽然天津合约中的一百万两银子很多，虽然秦军在东京都掠走的金银价值更大出数倍，虽然要秦军退出东京还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只要秦军退出日本，一切都可以谈。

刘暹并不知道，日本虽在这次战争中一败涂地，但是日本士兵用自己的血性赢得了英法美俄等国的‘赞赏’。就在日本正式承认战败到现在短短九天的时间里，伊藤博文代表日本政府已经先后跟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借款协定。

英国的一百万英镑，合三百三十三万两白银；美国的三百万美金，合二百万两白银；法国的三千万法郎，合四百万两白银；俄国的二百万金卢布，合一百万两银子；

超过一千万两的标准库平银，比日本全年的国税收入都要高。赔偿大清和琉球各五十万两白银，日本政府表示没压力；再恭送走刘暹，日本政府也表示没压力。伊藤博文此刻是手中有钱心里不慌，只求尽快的送刘暹走人！

“伊藤，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大清国内的情况你肯定也知道，我刘暹自己的军队要自己养。所以，没一百万两银子做开路费，我是不会走人的。

另外，据我所知，那库页岛的南半部是你日本

掌握的。是不是？”

摊开桌上的一幅地图，刘暹指着库页岛的位置对伊藤博文说道。这块地盘就是要回来了，刘暹也不可能实际掌控住的，可这总归是中国的地盘啊。

“阁下想要桦太？”伊藤博文腾一下站起来了。

“桦太？不，那是库页岛！”

第三百二十八章赚了个盆满瓢溢

库页岛的名称来自于满语，俄文音译为сахалn?h（萨哈林），皆是满语“黑”的意思。日本称库页岛为“北虾夷地”或“桦太”，其中“桦太”的名称则源自“karput”的对应的汉字，也就是“河口”的意思。因其处于黑龙江口的位置，故汉语名为“黑龙屿”。

刘暹不会拿着黑龙屿来称呼库页岛，以此来显示自己对满清的反抗，自以为是‘拨乱反正’。那样真的太肤浅太肤浅。

“不错，我就是要库页岛。你们日本还掌控着库页岛南端的一截，给我，这是我撤军东京的第二个条件，也是最后的一个条件。我可以允许你们继续在那里生活开拓、居住生存，但是主权，一定要属于我中国。”

中国是最早知道库页岛的国家。

汉唐的历史太远，元朝，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曾命征东招讨使塔匣剌讨伐库页岛上的骨嵬部，也就是现在的阿伊努族。虽多次征讨未能成功，可是至大元年，蒙古帝国的3000大军终于攻占了库页岛，当地住民“骨嵬”向蒙元朝贡。

再加上明朝征服苦兀，在库页岛北部近海处设立囊哈儿卫，在中部波罗奈河流域设波罗河卫，东部弩烈河流域设兀烈河卫，隶属于奴尔干都司。

明朝政府为了更有效的管理黑龙江下游地区及库页岛，曾先后10次派太监亦失哈出巡奴儿干地方，并建立了永宁寺，树立《敕修永宁寺碑记》和《重建永宁寺碑记》两块石碑。以记载管理当地之事。

最最重要的是，刘暹根深蒂固的就认为那地方是中国的。现在大好机会就在眼前。他愿意放过才见鬼呢。

伊藤博文脸色很难看，但面对刘暹他也说不出库页岛就是日本的土地。那地方日本人虽然很早就

有涉及。现在南库页岛（日本称为桦太）更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日本的手中，四年前日本为了跟俄国对抗，从“北海道开拓使”中还分离出了“桦太开拓使”，由久春古丹开设，这个桦太开拓使足足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日本真的说不出那地方就是他的固有领土的话来。连北海道也才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被日本正式纳为领土，说库页岛是日本的国土，就太开玩笑了。

而且现在日本在库页岛上的势头已经被俄国人给用绝对实力打压下去了。原时空在一年后的西历1875年，日本与沙俄签订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沙俄把千岛群岛北部给予日本，换取日本在库页岛的主权。日本则宣布完全放弃库页岛的主权，全岛归沙俄管治。

现在刘暹正好能从中截一下！他相信，对于日本鸡肋一样的库页岛南端主权，日本一定不会舍不得的。

“阁下，这种条件不是伊藤可以允否的。请等待天皇陛下的裁决。”

伊藤博文感觉自己满是伤口的心又被刘暹狠狠地扎了一刀。如此的耻辱，对于贯彻武士道于一生的日本人来说，真不如立刻死去。但是不看到日本强大起来的那一日，伊藤博文又如何舍得去死？

“诸君。铭记着今日之耻辱。今后奋起的道路上，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仇敌。他会像夜中的灯塔一样明亮，指引着我们的方向。”

六月十二日，秦军启程离开东京湾。码头上。维新三杰之二——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以降，足足二十多名原时空历史上日本大名鼎鼎的豪杰，每个人都用着喷火一样的目光看着缓缓驶去的联合舰队身影。更是在看那个以一人之力，压下了整个日本的人的身影。

“知耻而后勇！诸君请多多努力——”

“嗨！”

……

大海之上。刘暹立在甲板上，正在看着渐渐被摔在身后的东京湾。“这绝不是中国舰队。中**队，最后一次踏上东京！”

日本答应一百万两银子答应的太爽快了，爽快的让刘暹简直以为那是一万两银子。伊藤博文目光中显露的神光，也半点没有软弱的样子。

刘暹这些日子里也一直盯着英法美俄等各国的公使馆，日本跟这些国家往来甚是密切。刘暹已经怀疑，这时的日本是不是已然拿到各国的‘支援’了！

反正看小鬼子的反应，那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人直到今个队伍要离开了，才正式的露了一次面，尿性应该很足的。他们是不会就此驯服的。将来还有的斗！

振威号和平海号在舰队出了东京湾的时候，独自编队离开了舰群，他们将北上库页岛，在库页岛南，重新立起中国的主权碑。虽然老毛子一定会蹦

跶起来，北京方面会不会再次跪了，刘暹一点把握都没有。可立碑还是要立的。

真再给满清给买了，刘暹也认了。将来自己一起从俄国人手里讨回来，连本带利的讨回来！

此次攻日之战，除了干掉了日本老一批名人，干掉了上万日本兵，拆掉了横须贺的造船厂，继而又拆掉了东京炮兵工厂，这可是日本最大的陆军武器生产工厂。从建厂到原时空的二战后，日本陆军的绝大多数武器【国产】都是由它提供的。

刘暹自家的兵工厂规模虽然不错，但是有了东京炮兵工厂的机械设备，几乎也就能把各类产量翻上一倍。

只这两座工厂给刘暹带来的利益，就不是单单的金钱可以衡量的。而更别说大批枪支、火炮以及那几艘轮船的缴获，后者秦楚两家对半分，秦军的后勤部账面上就直接增添了几艘轮船的记载。

而一连拿下横滨和东京两座日本经济最发达的

城市之二，只从市政厅和银行里收没的金银就也超过了六百万两银子，并且从天皇的皇宫中也收到了六十七万两的白银。

要说，刘暹把日本政府的家底给一毛不剩的全抄了，那是不可能的。日本国库里不可能只有三万两不到的黄金，肯定是在沦陷之前将大批的黄金给运出去了。

可纵然是如此，此一战里秦军也赚的盆满瓢溢。

刘暹动员部队总共的开销是多少？

枪支弹药、医疗运输费，总共加到一块不到一百万两银子。而收益呢？现银就有近八百万两。

第三百二十九章大久保的‘特别费’

大久保利通才四十五岁，正值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两个月前，他还是日本政坛的第一人，虽然岩仓具视才是太政大臣，而他只是一个内务省卿。但是由他担任内务卿的内务省，将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六个部门，和测量司的大权，集中在自己一人的手里。所管辖的范围涉及到“殖产兴业”的各个方面。他创建了明治维新政府的行政组织，即包括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文部、教部、工部、司法、宫内十个省的中央官僚机构。并以此形成了以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为中心，同大限重信控制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在日本形成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明治维新后三杰第一人，在西乡隆盛退出政府后，名至实归。

这次日本战败，责任划归并没太多的载在他身上，他手中的权力，他在明治政府大臣心中的地

位，并无改变，甚至是更高了。因为这场大败无比真实的鉴证了急征派的不可取，日本依旧弱小，还没有跟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较劲的能量。

可是大久保利通本人似乎并不这么想，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精神状态也不佳的令人担忧。俊挺的身板塌了下来，每日就是昏沉沉的或睡或醒。但是只要一旦醒来，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想着什么。

病中地他，更加沉默。却也似一头受伤的猛兽，更加危险。

门轻轻推开。一个随员在门口恭谨地九十度鞠躬："阁下，高桥先生到了。"

大久保利通坐在塌塌米上。屋子里就看见他眸子一闪，一股冰寒的令人心颤的神光从他眼睛中直射出来。

"高桥君。快进来！"

门口身影一闪，却是一个一身中国人打扮，穿

着棉布袍褂，外面套着绸面皮坎肩儿。瞧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家道殷实的商人一样的中国人，背后更还垂着一条大辫子。看见大久保利通这个样子，他眼神闪动，也给吓了一大跳。完全没有想到日本政界的第一人，现在是这样的模样。

“阁下……”

“高桥君，我筹集了大约二百万日元的特别费【此时1日元大概等同一鹰洋】。我全部交给你。你拿到清国去。全都花掉！清国的御史言官，清国在陕西和两广的官员将领，各种各样能在明里暗里给刘暹下绊子找麻烦的中国官员，你都要想办法联络，想办法收买！我只有一个要求，让他们所有的矛头，对准刘暹和他的秦军！

而另一面就是去吹捧刘暹和他的秦军，将他们塑造成天下第一强军，塑造成清国唯一能够打仗的军队。塑造成清国的大英雄，大豪杰……”这一招叫捧杀！

“这是一项长期任务。并非一年一时就可以完

成的。今后的特别费，只会更多，绝不会比现在少！！”

中国人一样的高桥神色不动。微微弯腰，仍然是一副中国人的样子。他很清楚大久保利通的算盘是什么。微微想了一下，苦笑道：“阁下。难度很大。皇国只是刚刚进入中国，并没有经营出深厚的根基。也没有网织出庞大的关系网。而刘暹此人现在在清国的声望如日中天。想对他进行攻击，清国官员就算拿了钱。也不会干事情的。至于捧杀……，会更有效果！但是清国的统治者不是白痴，自毁长城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而且我要的是任何一点都不可以放过，我要的是凝聚全部的力量。…………在清国地关系，我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协助你，洋人朋友也有！除掉刘暹和他的秦军集团，这件事上我们跟英法美俄等所有洋人都有共同的利益。这点你用不着担心。

至于对刘暹的攻击有没有作用，清朝的皇帝和太后会不会自毁长城……

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只要我们去努力，总可以起到作用的。

别忘了，刘暹是汉人，清国的统治者是满洲人。刘暹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而是清国内部那些警惕汉族力量崛起的满洲官员。你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找到他们，激发他们。

一个汉人的英雄比一个汉人的庸碌官员，对满洲人的威胁更大。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动摇了。他们的警惕心和怀疑心会更大！”

“高桥君，如果能办成这件事，纵然你始终隐藏在暗处，你也将会在皇国崛起的历史上留下最灿烂的一笔。你将是皇国的功臣，因为你的努力，为皇国的崛起扫除了最大最重的一块绊脚石！”

“嗨！”高桥肃然鞠上了一躬，再也看不出半点中国味。重重一点头，转身大步离开，只留下榻榻米上大久保利通单薄的身影。

高桥走后，大久保利通沉默了片刻，扬起的脸上露出了笑：“人生在世，得一如此对手，幸甚，幸甚！刘君，你我之间的胜败，还远不到盖棺定论啊。您，现在只是占据了一次先手……”

……

轮船上的刘暹一人待在房间里，翻看着各部送交上来的作战总结。此战秦军的表现是令刘暹很满意的。老兵不说，新兵的表现也能碾压日军。

虽然战场上的新兵多数显得呆板，各类战术的灵活应用上要生疏一些。最显著的就是三角战阵的补替方面，以及在跟日军近距离肉搏的时候，在用手枪和用刺刀的把握时机上，要比老兵弱的多。

但是战斗力上能够压过此刻的日军，刘暹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作战方式的超前，军事思想的超前，让秦军的战斗力很有保障！

刘暹翻看作战总结的着眼点，更多是放在火力、武器配备上。不少大队一级的军官表示，火力不够。在应对日军密集冲锋的时候，大队一级的火力颇感吃力。建议在大队一级建制中设置火力中队，配备两挺重机枪，和四到八门臼炮，就像海军陆战部队一样。在中队一级建制中加强某一小队火力，至少配备一挺重机枪，一定数量的连发枪，再有两门臼炮，形成一个强火力小队。

刘暹拿支石墨笔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那就是在算按照如此配置，整个秦军还需要多少挺重机枪和多少门日后要正式换装的迫击炮，才能配置齐全。结果，发现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样的配置，在二战时候也能跟小鬼子正面一拼了吧？放到现在这个时代，简直是超级别火力。而且按照这种配置整编部队后，每个大队的人数将会扩大到六百五十人到七百人。

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卫生员，每个中队一名卫生员，显然不够。在激烈的战场上根本就顾不过来。

秦军攻日之战就绝对属于‘激烈战斗’，战场上就频频发生伤病员无法及时送到大后方，和伤员送到医护营却没有空闲的军医，而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但刘暹手中完全没有多余的卫生员，就现在一个中队配一个的配置，整个秦军还没铺开一遍呢。像一些军官提议的，一个中队至少设两名卫生员，大队级的卫生队人员扩充到十五人以上，两到三名医术可靠的军医，完全是天方夜谭。

“何其之难啊。”叹息着刘暹把目光看向了最后一个问题——后勤辎重运输。

跟打法国人时有些不一样，刘暹打日本的时候，弹药消耗，尤其是炮弹消耗，超出预计不少。

秦军是以三十发炮弹作为一个后勤运输方面最基础的单位——基数的。也就是普遍状况下，一场战斗一门炮在三十发数量中，就可以结束了。但对日之战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更应该提升到五十发。

手榴弹是五枚一个基数，一般一名士兵也顶多

携带五枚，再多就有些累赘了。可这一战里，五枚手榴弹根本不顶用。一些要点的攻防战中，就是十枚也不够士兵们扔的。

手枪子弹是五十发一个基数，这个倒没破表。还可以继续保持下去。而手榴弹因为个人携带能力有限，五枚一个基数，刘暹想改掉它也没法改。

最后就是步枪子弹。一样的五十发一个基数，跟炮弹、手榴弹一样的不够用。“至少要一百发！连发枪还要更一步的提高到一百五十发。”

这些都是大麻烦啊。还不算重机枪呢，后者刘暹定的是一千发一个基数。

近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后勤运输不足，枪炮没了子弹，德军也会被清军虐成狗。而弹药基数，就是军事后勤运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因素。秦军施行已经有些个年头了，现在一改变，就是整个后勤部的大麻烦。

刘暹现在都能想到范德榜知道这一消息后，那

一脸天塌下来的样子了。

　　六月十六日，舰队经过琉球。尚泰在那霸港组织了一场琉球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欢庆仪式。满脸都是笑容的尚泰一点都不将琉球跟荷兰关于条约的改修谈判彻底失败放心上。对于琉球国来说，现在就是该庆祝，该欢乐的时候。

　　压在头顶的亡国危机彻底被消灭，压在头顶二百多年的威胁彻底被铲除，尚泰乃至整个琉球，此刻都感觉前所未有的畅快。

第三百三十章头角峥嵘，安能为今上所用？

福州，张守炎住处。

“大人，总督府上的袁保恒，来贴求见。”进来的门房腰板挺得笔直，这人身是张守炎的门房随从之余，更是张守炎的保镖警卫之一。

张守炎是秦军文官体系中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安全保卫工作，早在刘暹从新疆回汉中之后，就提到了第一等级别。身边的警卫有十多人，身份套着门房、随从等等不同，但是哥哥要身手有身手，要枪法有枪法。

“哈哈，左今亮这怕是要懊悔了。日本这一仗可是破国之战！”张守炎笑容中满满的自信。破国之战啊，而且是日本这个非属国，荣誉根本不是平长毛能比的。就像同治帝的兴奋一样儿，这是大清自乾隆朝以来，七十年未有之兵胜！

“大人，除了是破国之战，还有一百万两银子呢。这可是我大清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拿到赔款呐。楚军这会亏大发了！”门房呵呵笑的说着。秦楚联合舰队虽然是此次秦军攻日成功的关键和后盾，但是风头却全被秦军陆军给抢了去。自然地，民间舆论也就将全部的功劳都套在了秦军头上。这些日子，张守炎招的厨子到外面买蔬果鱼肉，都有人白送不收钱。

可以说，刘暹、秦军现在的成就和欢呼越大，左宗棠的心里就会越懊悔。因为这个荣耀他本来也可以享受的，这项荣耀就已经是放到他的面前，可他却最终选择了将荣耀推出去。

如果你看到眼前有个沾满泥土的破塑料袋，嫌弃的一脚踢飞。踢进了一边走着的一个路人手里，塑料袋烂了。里头却全是红果果的毛爷爷！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懊悔还是恨得咬牙切齿？你心底在的抓狂吧？此刻这就是左宗棠的心理。

“走。咱们见见去这个袁保恒！”在爽朗的笑声，张守炎起身向着前堂走去。他对今天的见面有

信心。左宗棠肯定想要弥补一下两军的关系。那放鸽子一样的不负责任出来，两军就此成为仇敌都不是不可能。联合舰队中船政水师的存在也半点不当用！

张守炎会利用这个机会从船政水师里挖一批人出来，这是刘暹早就传信通知他的事情。对于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许寿山、黄建勋、林国祥等一批英才，刘暹可早就垂涎三尺了。

……

北京紫禁城。

同治帝还在快乐的玩耍着，这些日子来他兴致高昂的很。在天津合约签订的那一日，甚至还告了太庙。

东太后跟同治帝的关系历来很好，对同治帝很放纵，同治帝要快乐的去玩耍，也就随他去了。钮祜禄氏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性。

而同治帝的亲娘西太后慈禧。对于同治帝的不上进，现在也不再发话批评了。儿子要玩耍，慈禧会乐得自己儿子一个劲的玩耍去，那样一来权力可不就又回到她手中了。

西暖阁里，大清朝除了同治帝和东太后以外，三个最后权势的人聚到了这里。

西太后慈禧；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

后者因为同治帝还在位，儿子还没被皇帝帽落在头上，现在虽然是亲王，却不是世袭罔替。权力和在朝野的威望。比之恭亲王远逊。早前时候有大事商量，他都不够格列席的。

今日慈禧之所以也把醇亲王招来，并非因为醇亲王是她妹夫，也不是因为醇亲王是个亲王。更多的是因为他是朝堂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原时空的历史上，醇亲王排外是一方面，因为排位所以他也坚决的主战。伊犁和中法战争危机期间都站在了“主战派”的这一边。这个时空。刘暹野战新疆的时

候，醇亲王确确实实也站到了主战派的一边。北京跟俄国讨价还价的时候，也是他醇亲王出京巡视的大沽炮台。当然。那个时候的恭亲王也没反对战争。

【在此郑重感谢书友等更耗青春和白水飘萍。你们的长评实实在在的给了我思路上的启发。虽然咱们一些点上还有差别。但是真的感谢！】

刘暹在新疆和越南两仗打的完全干净利索，北京朝野的主战派这些年也声势大涨。醇亲王又因为自己在京营当中的根基，可以算是军方中的一员，又因为一直对外强硬的态度，自然也就成为了主战派的领袖人物。

不过这个时代不跟历史一样，醇亲王跟下面地方的大佬们联系很少。因为他性格保守，排斥西学和洋务。而地方的实权督抚，手中枪杆子真正硬朗的，近乎七成出自湘淮楚军，个个都是洋务派。在刘暹对外包打天下的情况下，他们几乎不会有麻烦醇亲王的机会，干毛要捧醇亲王的大腿？

那李鸿章不就直接保住慈禧的大腿了么。

所以醇亲王在军中的人脉只限定在神机营等在京八旗武力，更别说军事上满人还有一个真正能打仗的多隆阿分他的势头。

在原时空的光绪毫无‘头角峥嵘’的情况下，醇亲王绝对要落奕?一个层次。

今天慈禧招来老六、老七两个叔王，要商量的事儿，就是如何安排即将得胜回国的刘暹。首先爵位上，刘暹的爵位已经是一等靖毅候，三十多岁的年纪，难道要封他靖毅公？

二是官位上，一个广西提督，一个嚎头一样的南洋提督，实在不配他的功劳。刘暹再刺头，再出身粗俗，提巡抚乃至总督也是免不了的了。但是朝廷虽大，哪里又有空地安置一个巡抚提督呢？

并且从本心讲，他们三人都不愿意将刘暹安排到眼皮底下。那河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这些要害之地，根本不在考虑范围。而且山东、直隶

一定程度上还是淮军的地盘，陕西、山西及河南一部，又是多军的地盘。放不下一个刘暹的。

北方几省去了，再看中部和南方。两江【湘淮】、两湖【湘淮】、四川【湘淮】、云贵【湘淮】、闽浙【楚】，赫然都是湘淮楚三军的地盘。北京要不想看到自己的军队闹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他们是绝不敢把刘暹往这些地盘里放的。

盘算来盘算去，刘暹能待的地方就只有两广。可是广东这膏腴之地，朝廷又是决不能放手的。广西似乎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个‘唯一的选择’，连刘暹自己推敲的时候，都觉得这会把广西巡抚的帽子戴到头上，绝不会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他绝对是小瞧了恭亲王的猜忌之心。

“六哥的意思是把台湾设省，丢给他？但这会不会……让功臣寒心。引来朝野的议论啊？”

跟鬼子六比起来，醇亲王是厚道人。来宫里的

时候，他是知道要商议的是什么事儿的。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再往广西安插几个忠心办事的奴才，如何再让刘暹的秦军‘开枝散叶’。断没想到六哥会这么‘毒’！

台湾算什么省？地不过府界，人不到百万。一台湾，还不如一廉州。

“寒心？”奕?冷冷一笑。“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朝廷赏的，他敢有怨怒？”

“六爷。话不能这么说。咱大清现在靠的就是刘暹这样的汉臣匡扶朝纲，真不能寒了底下人心。”慈禧对刘暹的猜忌远没有恭亲王重。在她眼里，湘淮楚集团实力远比刘暹强大，真要忌讳，也该忌讳湘淮楚。

她对于刘暹的态度，一直是拨应着去顶湘淮楚军。而从情况的发展来看，刘暹跟湘淮集团，交情还真不怎么样。就算淮军跟秦军有不小的往来合作，刘暹与淮军的第一大将刘铭传更是关系交好，也没能缓和下根本的对立。

今天她之所以叫醇亲王来，就是为了用醇亲王顶一顶恭亲王。她对奕?的建议不以为然。可奕?坚持不退让，慈禧因为儿子去年亲政，手中权柄大受威胁，也不敢不愿因之与奕?起纠葛。

醇亲王果然表现出了自己的作用。慈禧可不会让这股劲儿再落下去了。

“太后、七弟，刘暹不同于左李，不同于刘长佑、刘铭传，他是真的桀骜难服，绝非因为出身低俗。

从新疆折回，短短四年，他开铁厂、开兵场、私建海军、私圈越南之地，筑城设港，又上书言铁路之事，更不经中枢允许，自行在钦州、广西间铺架电报。不消其头角峥嵘，安能为当今皇帝所用？

今上已经亲政，终究会有个亲政的样儿的。太后、七弟，不闻昔日李世民临终贬李绩之事？唐太宗尚能用此权术，我大清今日如何做不得？”

奕?也不是真觉出了刘暹的反意。他只是从刘暹的肆意而行的所作所为上面感受到了一股危险，而偏偏的刘暹本人又是一个百战常胜的名将。

武臣，不管是历史上还是近代的中国史上，总是要比文臣更容易受上位者的忌讳的。

慈禧、醇亲王瞬间沉默了。也不知道是奕?口中的‘唐太宗故技’影响了他【她】们俩个，还是那段四年之内的丰功伟绩吓住了他们两个，瞬间里都沉默了。

第三百三十一章民族觉醒与天朝上国梦

九月十三日，台湾噶玛兰厅【今宜兰】。

台湾号兵舰缓慢地驶入了宜兰港口，卸下了一个中队的秦军士兵和二百多名劳工，以及三四百吨的水泥、钢筋等货物。整个港口人声鼎沸，抬眼望去就是成百上千的人，谁都想不到三个月前的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这台湾号兵舰就是之前小日本的大阪号，现在归了秦军后勤部所有。虽然区区120mm火炮，比之真正的军舰来说差的太多。但是对于一些宵小，或是说对于宜兰的湾湾土著，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二百多名劳工在港内的平地上，很快分成了三组，然后由人带领着各去各的地儿。这些劳力是秦军开发宜兰的最大保障，有修路的，有建房的，有垦地的，等等不一。

他们的安全保障自然由秦军战士负责，甚至在宜兰港区里，还能看到不少矮小却精悍，带着太刀的日本武士。这些人的身份是雇佣兵！

刘暹没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广西巡抚，却被发配到了台湾。但好在北京城没把他逼急了，广西提督的顶戴依旧属于秦军，由周军担着。

刘暹不可能不到台湾上任，对于朝廷的旨意，他选择了遵守。如果不是他几乎立刻的聘请外国公司铺设，台湾到海南、台湾到钦州，以及海南到鸿基的海底电缆的话，刘暹就是一个功高薄赏的典型了。

他那一番红果果的抓权行动，让朝野上下为他喊‘冤’的声音，立刻降低了八个调。

刘暹做到了台湾巡抚。台湾比原时空历史上立省要早了十年。同样，刘暹也需要面临刘铭传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番区土著。

刘铭传在后世的台湾声望很高。很多人都知道

刘铭传台湾抗法的故事。知道是刘铭传在台湾开启了湾湾的近代发展史，他在台湾铺设了台湾第一条铁路。他在台湾架设了台湾第一条电报线。但很少人知道，刘铭传在台湾除了跟法国人干了一仗之外，还跟台湾的生番自始至终都在紧密纠缠着。

湾湾土著和大陆移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前者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不见史料，后者的人数却是所有人都晓得的不断增加增强。大陆移民多了，自然需要有耕地，很自然的就跟湾湾土著产生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熟番】。那些心不甘情不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刘铭传部跟生番之间打的就很激烈。数以百计的铭军士兵和多位铭军干将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番”打了四十次仗，因为地形的过复杂，铭军纵然拥有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二百七十多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

刘暹可以用日本人的法子来对付湾湾土著，但再好的法子人也是要有损伤的。刘暹就想到了一个法子，他从日本招募来士兵，用日本人对付台东那些深山密林中猫着的生番。

宜兰就是日本挺身队第一大队的驻地。有三百多日本人。大部分是穷的叮当响的武士，小部分是贪图雇佣兵高收入的日本平民。不过整个挺身队也才一千人不到，面对刚刚痛揍了日本一顿的秦军，很多日本武士表现得还是很有节操的。

港口区很不小。总面积不下一个县城。秦军在当地烧制砖头、开凿石块，再有钢筋水泥，建筑进度很快。特别是最靠近港区的这几条街。衣食住行全都有。那些日本人得了钱财，不少人的反应都是存钱。存在秦军开办的军方储蓄所里，但总有些人去大手大脚的选择了挥霍。

而事实上这批选择了挥霍。特别是呼朋唤友的去挥霍的人，从来都是秦军军情处的重点监视对象。刘暹用脚趾头想，也能想象的出来，挺身队中肯定有日本政府的人。他还指望着从挺身队中培养

出一批将来进日本的带路党的，间谍、密探什么的，全部是要坚决铲除的害虫。

在开拓宜兰的时候，秦军还收拢了不少熟番，总人数超过千人。其中强壮的男人被指派参与建设，而老幼妇孺们，就按照家庭为单位，纷纷带着他们搬来的家什默默入住港区中建设起来的一套套简易房中。他们的将来是很不确定的，或是留在宜兰本地，或是被秦军迁往别的地方，反正被同化是他们唯一的结果你。

无论男女，这些宜兰的熟番们都被宜兰港区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给震惊了。而且对于归化的熟番，秦军并不凶残，也没打算为难他们，除了必须听从指挥从事体力劳动外，安全和个人财产都会得到保证，食物供应也会很及时。

入夜了，港区点起了一堆堆大火，不少劳工夜间还在赶工当中。而一边的军营里，刚刚到达宜兰的那个中队的秦军士兵，正乱哄哄地挤在洗浴房里搓着澡。

“咱们这回真是点背，鸿基、海南、琉球，这那个地方不比台湾好？台南、彰化、淡水、嘉义，哪个地方又不比噶玛兰厅强？老子的奖金揣兜里都俩多月了，刚出伤病营的大门，街都来不及逛一逛，就给一脚踢到了这见鬼地方。”

当兵之前，进城逛街从来只能解眼馋的李满江，现在却在为有钱没地方花而怨声载道。秦军攻日之战，由上到下可都是发了一笔大财的。

七八百万两银子现银在手，刘暹拨出了四分之一来奖励此战的秦军将士。那受奖最高的将领能拿上万两银子，最少的辎重兵也能拿几十两的作战津贴。李满江是新兵，广西本地人。上一批扩军的时候才参军入伍，可他又从台湾打到了御城门。虽然是新兵，‘资历’却很深。银子拿了一百二十两之多，还飞快的从三等兵提升到了一等兵。

一百二十两银子，按照李满江三等兵的身份，要服役两年半，所有的军饷和津贴全都一个子也不花，才能够攒到。对于他原先镇安府的家来说，更是一辈子都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现在，他却凭着一场战争，凭着两次轻伤、一次中伤的英勇。就拿到了手里。李满江一点都不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得的，在镇安府，要买一个青壮，也只是二十两不到的银子。遇到苛刻的人牙子，能有十两就是多的了。他可不觉得自己一条命能顶一百多两银子，何况中间的受伤全都是军里给医治的。

李满江全身心的感恩刘暹，他感恩刘暹将这些赐给了他。

眼下时代的中国人就是这个思想。刘暹一直来在军中宣扬的民族思想、国家荣誉感，效果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是比不上银子来的坚定的。

也因为此，刘暹这回重奖了参战的秦军将士。继新疆之战和中法越南之战后。刘暹借着日本之战再一次的宣扬了一番国家主义，向将士们灌输着国战的概念！

事实上，刘暹觉得现下之中国，还真不具备觉

醒‘近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土壤。

众所周知。民族意识【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国家意识是一个洋玩意，西方人在反对教权的过程中，世俗王权成为反对教权的形象代言人。世俗王权代表一个国家而不像教皇代表的是上帝，凌驾于民族之上。民族国家就字面意思讲是这个国家是我们民族的。不是外来异族的。德国就是德国人的，英国人想来插一腿。我们就不答应。

这是一个由西方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明而催诞出来的东西。

中国跟西方国家完全迥异的历史进程和文明文化，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近现代’民族和国家意识。

因为中国自古强盛，雄立东方三千载，长期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上的中心观念，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自我优越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封建王朝当政者及整个国民的视野。人们普遍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认为“中国既安，

四夷自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好局面，可以永久维持下去。因此，清政府乃至之上的各朝代，从未将别的国家看作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伙伴或对手，也就不会把自己视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普通一员。

要产生西方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首先就要有世界意识，这是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必要认识基础。可是在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中，根本就没有世界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天下”里，这个天下不仅是皇帝老子一人的天下，中国处于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心和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所有别的国家，不是藩属，就是外化的蛮夷，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即便是起初的清朝统治者及士大夫仍以“其他民族皆为未开化的狄夷”心态来对待西方列强，无论民间指称还是政府公文都用“夷人”、“夷酋”等字眼，以示轻蔑。在中国当朝看来，把任何一个未曾被天朝的风教熏陶过的国家，看作是文明的国家，并屈尊去与其缔结平等条约，都会贬低自我的人格。

只有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上国，急速坠

人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被迫签订一系列的屈辱条约，被西方列强轻视所看不起，他们才会被迫承认自己是“万国之一”，不仅不比那些西方国家高明，反而在许多地方还不如别人。

当中国一直沉沦下去，并最终沦为任人宰割的肥肉的时候，西方文明对中国的优势，就会使得许多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看到，问题已不是我们能否放下身段，平等视人，而是人家会不会平等待我的问题。这种体会并非来自正常的国际关系交往，而是来自对“亡国灭种”危机的深刻体验。只有被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后，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才会有新的认识，才会逐渐产生出了中华民族的意识雏形，而不再是中国传统上的‘华夷’之辩！才能真正的分辨出‘家天下’、‘天下’与‘国家’的区别，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意义。

现在的中国挨打挨的还不够，刘暹连胜俄国、

法国，又攻破日本，一定程度上还为中国的‘天朝上国梦’抹平了伤口，被众多自欺自人的人灌了一碗心灵鸡汤。

但偏偏可悲的是，刘暹即使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却也不可能停下自己的脚步。甚至，他还在用自己的一切和全部，来为中国巩固这个天朝上国梦！

“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刘暹从来不是拿着五胡乱华和蒙元、满清得天下看做是民族大融合的人，岳飞是他心头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也从来不是捧着西方臭脚，认为鸦片战争是打开中国国门，促进中国走向近代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的人。屠日灭美，拳打北极熊，脚踢约翰牛，砍尽南洋猴子，是他青少年时候做过无数次的白日梦。

自始至终，刘暹都将维护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尊严，放在第一位！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英国在西藏，法国在广西，德国在山东，俄国在新疆、东北、外蒙，再有就是日本这个令刘暹咬牙切齿，狠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国家，给华夏大地带来的无比沉重的创伤，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无比巨大的屈辱，亡国、亡种、亡教的大危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切，已经发生的刘暹管不到，还没发生的，刘暹坚决不允许！

或许崛起中的中国不会再有了清末民初那些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没有了红朝那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将帅，以及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前赴后继的革命烈士。

一句话，中国的革新不会像原时空中那般的彻

底。

　　但刘暹热爱祖国的心，跟‘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一样赤诚！

　　ps：写着写着跑题了。一家之言！

第三百三十二章刘暹治台湾

台南府城。

刘暹穿着一件白褂坐在书房中，天气的燥热让他额头渗出一层明汗，但眼睛还在认真的看着手上的资料。这是他从接手台湾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进行着的一件事情——设计澎湖炮台新规划图！

鬼子六以台湾的重要性来套刘暹，点出了从一鸦到二鸦，到刚刚的日军攻台，台湾多次受到的外来威胁。国防位置至关重要！

刘暹气的发狠，就直接借着话，要求修筑台湾本岛和澎湖的新式炮台。

历史上刘铭传在打了法国之后，也这样做过。三年的时间里，他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还是九至十二英寸的重炮。因为投入军费，刘铭传直接要了台湾的海关税入。

刘暹跟刘铭传的办法一样，虽然他没有李鸿章做后台，但北京似乎不想再跟刘暹绊脚，爽快的就答应了。

刘暹也没在台湾岛设置新炮台，而是在澎湖设立、修缮了四座新旧炮台，共计增添了十九个炮位。一水的订购了德国的克虏伯重炮！

驻福州的英国领事，为此专门渡海来台南求见刘暹，刘暹避而不见。

并且他还把一百万两银子的船费交给了意大利人，把一百万两银子的机械裁定单交给了美国迈胜洋行。这不是说刘暹对美国的态度亲昵，而是用此来奖励迈胜洋行。对于德国这个新起的帝国，他给出了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和一百三十万两银子的机器采购单。军费全部用来采买轻重火炮，除了澎湖。刘暹可还有钦州湾、石碌港、琉球和鸿基港要防备呢。甚至可以说，这点银子还远不够用。

而四百多万两银子的花销。让秦军账面上刚刚

丰盛起来的余额，也再度锐减。

但是，付出就有收获。四百多万两银子砸下去，来年将之一切吸收消化掉后的秦军，实力一定是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强大。

另外说一句，左宗棠交好刘暹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刘暹从他手里是真真的要来了一批海军上的人才。虽然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等几个已经崭露头角，或是背景深厚的人不在其列。

林泰曾，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福建船政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为姑丈。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船舶驾驶。1871年毕业，上建威号练习船游历各地，今年已经任建威号的大副了。

邓世昌，二十五岁，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纱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去年时候就被保为了五品军功，任命为“琛

航”运输船大副，今年更是升任了“海东云”炮舰的管带。

刘步蟾。驾驶、枪炮诸术，勤勉精进，屡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最后以全班第一名的佳绩毕业。如今已经是建威号练习舰的管带。

这样的人才，左宗棠舍得。沈葆桢也是舍不得的。

可是秦军也有了邱宝仁、林永升、叶祖珪、许寿山、黄建勋、张成、林国祥、吕翰等一批英才，再有就是方伯谦这个后世很有争议的人物。现在长胜号兵舰的大副也来到了秦军。刘暹本来对舰队是很不放心的，有这些人来到之后，立刻就变得放心了。

……

就在刘暹把目光钉在炮台设计图上的时候，整个台湾，各州县地方，不少的士绅大户却都三五成群的聚集了起来。这当然是有事发生了。而台湾这

地方又有什么事能这样震动整个地界里的士绅呢？那就是刘暹九月初时发下的一句话——台湾财政枯缩，田亩有些模糊。

九月初五，刘暹手下的人成立了一个清赋局，现在正招揽扩充人手。很显然，当那个清赋局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那就要挨家挨户的编造土地清册了。

田产是中国人的命根子，现在刘暹就要动全台湾士绅的命根子，全台士绅还如何不震动？

满清拿下台湾初年，为了邀买人心，也为了安定住台湾，数量不大的人（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得到过官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在台开垦土地。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自己找来的开拓者，就像后世包工一样，大头拿到了活儿后，自己不亲自干，而是转给下面的小头子，自己从中获利。台湾就是如此，那些开拓户把田地开出来之后，再转而把地租给最底层的佃户们。当随后从大陆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拓

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满清官僚体制的腐朽和官员自身的无能，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暹就惊愕之极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的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则是真正具有绅士地位的大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刘暹不当台湾的官儿时，对于这种情况他只会指着湾湾笑。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满口开大炮不用负责任。就像后世网上的公知、美分，以及无数人云亦云者一样。但是他现在是台湾巡抚了，这种状况就断不能容忍。

小租户既然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那就发给他们地契，每年比照他们的实际土地而征税。至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小租户可以直接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买断，或是每年交付的地租减少

上一定的比例。

刘暹知道台湾人很抱团，这些人从福建广东迁往台湾的时候，很多都是以宗族或是区域籍贯为区分，而分别开始抱团聚拢建村立寨的。全台大势，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以南北论，则北淡水，南凤山多广民，诸彰二邑多闽户。并且这些从大陆迁移来的百姓，近乎所有人都是贫下中农，乃至一无所有。真正的富人极少会有主动迁台者。

这些人来台，虽有冒险开拓的精神，但困于文化程度不高，拙于长远的策划，更注重眼前利益，也缺乏法治意识和社会均衡意识。满清是官不下乡，日常宗族的权力极大，极有凝聚力。来到陌生地的移民们抱团就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凭借血缘、地缘形成一定的集团势力，以求在现实生活中能互相帮助，共谋发展。如此虽然有小集体的凝聚力，但其俗尚气好斗，也带来了许多相应的负面影响，往往因为睚眦小忿，就聚众定期而斗，而且多是同族、同乡、同郡聚众斗殴。因此在台湾，不同的村寨或是县境之间常常会有械斗发生，并且是大

规模的械斗。

更因为整体环境如此，台湾士绅的力量很强。后世台湾有五大家族一说。虽然现在除了雾峰林家和板桥林家真正的有一定实力，区域的三家只是小土鳖。但谁也不能真正的轻视台湾士绅。

以雾峰林家为例，那是随随便便就能拉出一两千丁勇的真正豪强。虽然因为其势力扩充的太过迅速，实力也确实过于强劲，招致了官府和台湾民间共同的打压。其家主林文明，林文察的弟弟，林朝栋的二叔，被控侵占虏人以及带头威胁官府等罪而被官府密谋，被福建巡抚派出的专员凌定国突然斩杀于审堂之上。而后至今的五年中，雾峰林家频频受到打压，现今除了田地，商业上损失极重大。

台湾的士绅更是宗族族长，代表的是整个姓氏宗族，掌控的也是整个姓氏宗族的力量。随便一个拿不出上千人的力量，也能拿出百十号青壮。

但是刘暹是谁？他是军功出身的秦军总帅。在台秦军虽然只有周军一部，但一个守备大团的力

量，足够刘暹轻松荡平整个台湾。

不要说台湾的士绅不是个个都是雾峰林家，就算他呢们全是雾峰林家，能集结出十万人的力量，周军所部也能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扫而光！

刘暹是巴不得有人跳出来，只要敢跳，他就一巴掌拍死！

一个淡水县七百八十两银子的税收，刘暹除了把一切规矩彻底推到，他还能怎么做？就那个基本盘来跟台湾的士绅们勾心斗角？他们也配？“我让他吃进肚子里的全部吐出来。”成立清赋局的时候，刘暹是这么的对手下人说的。

……

“大人，那个理查德拒绝缴纳樟脑税。说……说，中国的税收可以收到中国人的头上，但绝对收不到他们英国人的头上。”

同时间的台湾商务局，这个由台湾第一巡抚刘

暹设立，由台湾第一任按察使，原柳州知府徐延旭负责的机构事物上，开头第一炮就直接哑了。

第三百三十三章卡住要害的‘脑白金’

樟脑是台湾出口的拳头产品之一，初期主要供药用和防腐用，远销印度、欧洲和美国，人称“白金”。1860年后，樟脑成为许多工业品的生产原料，如人类第一种合成塑料赛璐珞，色泽神似象牙，制成首饰、工艺品出售，获利极丰厚。还有摄影胶卷、化妆品、玩具等等，制造时侯都少不了樟脑的身影。甚至后来的法国人，还发现了樟脑可作为制造无烟火药的稳定剂，于是欧美各国纷纷从中国进口樟脑，使其成为仅次于瓷器、茶叶、丝绸和糖的重要出口商品。不过这就是以后了。

现在的樟脑，除了防腐和药用价值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生产赛璐珞。

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世界的70%-80%，几乎全部都转外销，质量好，利润丰厚，鼎盛时候每年有十多万块银元的交易额。因此英国人早就垂涎。

早在1825年，英国的一些不法商人就私自驾船到台湾，偷偷用鸦片换樟脑。那时，英国商人通过走私活动获取的樟脑量虽不大，却赚了大钱。

二鸦结束以后，台湾被迫开港，当年英商在台湾设立货栈者就有13家洋行。其中，怡和、邓特洋行资金雄厚，经营手法花样翻新，台湾的樟脑输出逐渐为这两家洋行所控制。

商人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润，当两家洋行形成基本的垄断之后，二者就开始压制对台樟脑的收购价格，引起台湾本地利益团体的严重不满。他们上书官府，在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使得清政府决定对台湾樟脑实行专卖政策。禁止英国洋行在台湾民众中直接收购樟脑。

清政府的措施打破了英商的垄断经营，保护了台民的利益。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但利益受损的英商对之却是恨入骨髓。

英商与台湾地方的矛盾随后也变得愈发激烈，到同治七年的七月，一场不为后世人所熟知的‘樟

脑战争’爆发了。英**舰“阿尔及利”号、“布斯达”号载着大批英军开到台湾，攻克了台湾重镇安平，台湾军民皆损失严重。

这件事情当然以北京的退让宣告结束。中英签署了《樟脑条约》，满清撤掉了台湾军政两方面的多位官员，废止了樟脑的官营，容许外国人及其雇员深入台湾自由买卖。至今六年，台湾樟脑制作、出口权均落到了英国人手中。此前。台湾樟脑每年出口约7000担，收购价每担16银元；到1870年在英商的掌控下，出口猛增了一倍有余，收购价也降低了一倍有余，中国蒙受的损失可想而知。

刘暹从来不是一个只从土地里刨食的人，在清理土地田亩的同时，他也把眼睛放到了商税开发上。除了樟脑这个问题，台湾出口外销的另外两大拳头产品——茶和糖，也在他的计划之中。只不过樟脑的问题是要先解决的。因为茶业和糖业被洋商侵夺渗透的比例还很轻，不像樟脑产业，完全被英国人给控制了。这商务局就是干这种事情的。

徐延旭对这事情是很不乐意，他根本没有这方

面的天赋和才能。可是刘暹掌控全局。负责当今台海第一要务——整理台海防务和军备；前台湾兵备道，左宗棠手下得力干将之一，现任台湾布政使的刘璈。负责台湾到澎湖、到福州的海底电缆铺设，以及整个台湾每年所需的协响的估算。是绝对必须的。徐延旭就不得不接着商务局这个烫手山芋。而刘暹提议的开辟台湾本地商业财源，就是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银。就是商务局开天辟地的第一次登台亮相！

现在看，是要搞砸了！

“东翁根本不需要因此为难。只把事情摆给刘抚台就好！”

看到徐延旭一脸‘鸭梨’的样儿，身边的幕僚这样说道。徐延旭当年在梧州的时候就对刘暹的‘洋务’持反对态度。任柳州知府的时候，也甚是不配合刘暹。不过那个时候的柳州，上上下下几乎全从刘暹的工业园区里获得了厚利，徐延旭孤木难支，他的不配合也只是个人的不配合了。

在幕僚看，商务局是再明显不过的洋务了，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洋务部门。刘暹将之丢给徐延旭这么个不懂洋务，不支持洋务的人，除了是在敲打下徐延旭，再无第二个原由。

徐延旭将事情‘还’给刘暹，就是显露自己的‘无能为力’，只要态度好上一些，通白说就是低头做小，刘暹绝不会欺逼太过的。因为幕僚觉得，如此重要的一个洋务部门，刘暹是不会容忍放在别人手里的。

徐延旭的这‘教训’，就跟刘璈挨得一样。铺设海底电缆也好，估算协响的数额也罢，刘璈做的也会很难受的那。海底电缆是他铺的，电报局却是刘暹亲手掌握的。儿协响的数额估算下来，刘暹就照着那数额向北京上书，若最后发现协响的额度不够用，刘璈是不是要坐蜡呀？

甚至可以说，刘璈现在的难处比徐延旭大。而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

刘暹在花厅里热情接待了徐延旭，他看清了这

个人。虽然性格上保守，但还是属于可拉拢范畴的嘛。

这事儿，如果是落到一个对朝廷死忠的人手里，或是落在一个对他刘暹坚决抵触的人手里，他会怎么做？

对英国人的抗议置之不理，霸王硬上弓，反正事情闹出来了，朝廷的板子不会第一个打到他身上。刘暹才是台湾的第一把手！

“声伯。传我的命令！”当着徐延旭的面，刘暹手里端着茶盏，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手腕。丁振铎立刻拿出了纸和笔。

“第一，全台收缴民间火器。到这个月底为止，谁要胆敢再窝藏火器，以谋逆罪论处。”

“第二，来年全台清查兵册。台湾镇所有兵丁，回营待查。”

“大人高明！”徐延旭张口结舌，此两条不过

几十字，却听的他震动如雷鸣。最后不得不服气的道出四个字来。

樟脑的采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那是从樟树中蒸馏提取的，台湾是全世界天然樟树林分布最多的地区，可这些樟树随着数百年的砍伐，已经从平原和丘陵地带消失了。要想获得大批的樟树，就只能往台东的深山老林中钻去。

台湾的深山老林中可是藏着大批的生番的。这进山采樟就犹是军事行动一样，特别是那些最基层的制脑劳工，也是被称做“脑丁”的人，冒险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历尽艰险，血泪相伴。

入山取樟，脑丁首先要纠集成队，多则百多二百人，少则几十人，并要推选出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能镇得住局面的头领，约法三章，重申纪律，方可开拔进群山当中。进山后，脑丁往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十足军事行动一般。在樟木生长的地区，经常会碰到一些原住的山民，如果未能事先打通关节，取得谅解和通融，就会屡屡遭受袭击。

每年3至7月入山采伐樟的时候，发生械斗不幸丧命的脑丁不在少数。很多时候为了安全计，就必须请官府出动兵丁保护，或是说一定的在台文武官员和樟脑产业已经结合到了一起，兵丁出动直至樟脑炼成并运送出山。

　　脑丁队伍在大山当中的驻扎地，掘壕结寨，筑闸设哨，修筑进出林道，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后世在台湾乃至是粤北、湘南地区，考古学者不时会发现掩埋于荒草乱石中的残存古城寨、堞墙、寨门、炉灶等，多被猜测为明末起义军或清代太平军兵败躲入深山的最后栖身之处，其实很多只是当年脑丁的据点而已。

　　刘暹收缴台湾民间的火器，那就是断了脑丁们的一只胳膊。来年全台清查当兵的，就是断了脑丁们武力上最大的支持、后盾。

　　不过刘暹还没把事情做绝，他还没禁止台湾民间非法集会、举重，也没有下令彻查私人“脑寮”。他还在大门上留下了一道缝隙。

至于能不能走进这扇大门，就看那些寮主自己作何选择了！

现在的我大清还不是甲午战败后的我大清，一身虎皮上纵然破了好几个大洞，但总算还留有一丝威风。英国人和他们的雇员，是可以深入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自由的买卖樟脑。但英国人不能在台湾设立蒸馏厂，也就是说，那些私人脑寮不管背后的真正主人是谁，至少它们在明面上，还不属于英国人。

刘暹有的是法子摆弄他们。

至于说英国人再次耍横，胡搅蛮缠。那也要看看，刘暹是不是当年的梁元桂，秦军将士跟英国龙虾兵比来，孰强孰弱！

刘暹的命令一出巡抚衙门，很快就在台南和凤山、嘉义诸地传播了开来，民间议论纷纷，宣宣扬扬。但并无太多的反对！

这并不奇怪，因为台湾的樟脑产业，绝大部分

相关人员都是台湾北部的人。

北部淡水及基隆输出茶与樟脑，由南部安平及打狗输出砂糖，输入即以鸦片与杂货为主。这就是台湾现在的贸易。

第三百三十四章清理田赋

要摸清一个地方所有的田亩，清查隐田，并不是一件轻松就可以办到的事情。不说地方上的阻力会是多么的巨大，就说上头派下去的人，在没有本地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连哪个地方有田地，哪片田藏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都搞不清楚。再加上台湾本地所特有的田亩开垦专利执照制度，要清查整个台湾的真实田亩数量太困难了。

刘暹从福建方面拿到的台湾田亩文档还是道光年间的老资料。【历史上台湾设省后，并没有布政使，内务依旧由福建布政使管理】。有熟田三万八千一百余甲，又三千二十一顷五十余亩，谷种折地一千四百三十亩，年征粟二十万五千六百余石，租番银一万八千七百余圆。

台湾的一甲田相当于内地的十一亩三分，也就是说道光年间统计的台湾田亩不过七十五万亩。【三万八千一百余甲*11.3+3210*100+50】

满清在台湾施行的是薄赋，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上田一甲收谷七八十石至一百余石，姑按八十石计算，仅纳国赋粟二石七斗四升，业户(地主、自耕农)有上田一甲，每年可收入粟七八十石，十甲为七八百石。但是道光年间的台湾人口不过百万人，现在则增长至二百余万【先前数据是本人主观上估量的，错误很大，在这里更改】人口。

上次全台统计田亩至今已过数十年，垦熟田园较前多至数倍。统计全台之额，台湾府却仅征得额银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六两。洋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九圆，又穀十九万八千五十七石。久无报丈升科。

这是刘暹从福州拿到的去年台湾赋税，而且也知道至少十年了，全台没人上报新垦田亩。这要是真实的数字，刘暹把自己脑袋砍了。就是那道光年间统计的田亩数量，也绝对猫腻重重。

可是官府的税收少了，在台的佃农负担却依旧一样的重，较之内地毫不轻减。而询其底蕴，全系台湾的绅士包揽。若某处有田可垦，先由垦首。也

就是士绅出面递禀，在官府里承揽包垦，然后分给下面的垦户。垦首不费一钱，仅递一禀，垦熟之后，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项名目，而粮课正供毫无续报升科。台北淡水田亩联袂三百里。仅征粮一万三千余石，私升隐匿，是不可胜计。刘暹奏请清理田赋的折子送报上北京，北京半点都没有耽搁。立刻就给了允许的批复。

张守训开到了淡水，带着十多个清赋局的人员。这是他第一次接办这样杂乱的繁务，第一次塌下身子着手天下最繁琐也是最重要的田亩赋税。张守训不懂得地方很多。万幸的是他身边有懂行的。

张守岱支援来的一批人手，在刘暹正式将清赋局的招牌立起来前。陆陆续续的都到达了台湾。张守岱现在可是户部的侍郎啊，又在地方任上为官许多年。还有整个张氏家族做后盾，手下资源的丰富，依旧不是刘暹能比的。

张守训身边这回就有两个行家里手。由他们指点着，刘暹也想着锻炼锻炼张守训，这才将他安排到了淡水这地方。

人，张守训到了淡水。那就该办事情了。这种事自然是找县衙户房的书办打听最为直接。可这却并不容易。县衙里有所谓三班六房，六房对应的就是朝中的六部衙门。这三班的头子和六房的书办都不是好相与的人。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此话虽短，但是把中国千百年的官场政治生态一语道破。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混账的朝廷也不会让一个官儿在一个地方当一辈做官，然后接着让他的儿子当。但是胥吏却是如此。

爷爷当了，他爹当；他爹当了，儿子当。绝对绝的是铁饭碗！

这些人家在地方上的威严和权势，在老百姓眼中的厉害成都，比一般的士绅都要重。虽然社会地位很卑微。

自从官、吏变成两个不可逾越的阶层之后，胥吏的舞弊在中国社会就再也无可抑制了。小吏联手把持政务，架空当官的不是啥稀奇事。毕竟八股考出来的官儿，个个算是文学家，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地方，如何掌控全局的政务，就多的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就算请了师爷，请了值得信任的幕僚，胥吏们的利益，也依旧碰不得。相反，新官上任后往往还要“以小吏为师”，向这些小吏学习如何办理政事、处理公文。当时办理文牍，往往是官员交给书吏，书吏去查阅案例、法律，写完之后呈给官员，官员只是签字盖章而已。后者要糊弄起前者，不要太轻松！

康熙五十年，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方苞因《南山集》案株连，被关在刑部狱。方苞就曾亲眼看见三个和他一起被拘捕、受到拷打审讯的人，其中一个给了狱卒30两银子，被打伤了骨头，病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加音给钱，只伤了皮肉，十来天就好了；还有一个给了六倍的银子，当晚就可以行动如常。狱卒对此振振有词：“如果不区别对待，谁愿意多给我们钱呢？”

尤其让方苞惊诧的是，刑部的老吏居然在家中私藏官印，擅自更改公文。当时有两兄弟把持公仓，按律当立即处决。狱吏对他们说给一千两银子，就可以让他们活命。他另外准备份奏章，用从犯中两个单身汉的名字换了两兄弟的名字。同伙的狱吏认为不妥，怕欺骗不了主审官。而这名狱吏却笑道：“倘若主审官上奏，我们是死路一条，他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两个犯人的命丢了自己的官。”这件给犯人调包的事居然办成了，主审官也发现了狱吏的所作所为，但始终不敢追究。

这群小吏的能量，可见一番。而此迹明清两朝最盛，满清又胜过大明。

淡水的户房书办叫林明升，本地人士。据说此人的祖辈从郑明时候开始就是县里的书办了。家里藏着许多秘传的本子，对县情对官场的一些秘密可谓极其熟悉，方方面面都要卖他一个面子，是本地极吃得开的人物。

两个懂行的人，一个叫陈亮，另一个叫焦文

湛。在这两个人看来，淡水县的大户士绅们并不难治。再偷税漏税铁公鸡的大户，在权力面前也要任由张守训宰割。他们尘嚣至上，貌似强大，实际铲除不难，而且一旦倒下下头的人就会一哄而散。无论是亲族还是佃户，根本没有威胁。相反的是林明升这种人，在地方根深蒂固，关系盘根错节。这样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所谓——看不见的幕后黑手。刘暹在派人下县的时候亲自会见了清赋局的人员，其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抓住那只看不见的幕后黑手。陈焦二人听了是深以为然。

　　林明升在县里，从来都是知县老爷面前不可或缺的红人。特别是七年前的那一人县太爷，愣是让他全抓了县里钱粮这一块，顶替了钱粮师爷的职儿。三班六房的头头们里，林明升是真正坐到了第一的位置。

　　虽然现在的知县老爷对林明升没有之前那么的信任有加。但就算如此，见到林明升也要带上一分笑。

第三百三十五章一帮子草包饭桶

清赋局要清理全台田亩赋税，户房书办关系到全县的赋税收取，自是个极要紧的关联人物，林明升自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的。当天陈亮拜访他的时候，还一路笑呵呵的恭送了陈亮出自家宅院大门。但他却绝对想不到，刘暹打破瓶瓶罐罐的心是那么坚决。林明升这类的人，在清赋局还没下县的时候，就已经被所有人列到了黑名单上了。

回到正屋，林明升在大椅上坐下来。他年近五十，面皮黝黑，身材已经发福。限于自家身份的关系，林明升以及他的家人穿着都不甚华丽，但料子的做工很是考究。家中摆设也谈不上华丽，做工、木料都是最普通的。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这句话说得正是林家。

郭贵从林家的内宅里走出来，他是淡水本地的大地主，在社会中的地位可比林家这贱户高多了。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郭贵面对林明升的时候态度可谓一贯是有亲和的。

“郭老爷，坐！坐！”林明升招呼道，一双眼睛在郭贵脸上溜溜一转。

“郭老爷，你有话请说。”

“林老弟啊，我有件事情放心不下，今天你得给我交个底。”郭贵跟林明升的关系很近，所以开门见山的直接就问了。“这刘大帅清查田亩，人都到咱淡水了。县里究竟是要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怎么办，一切看抚台大人的意思。”林明升早就料到郭贵会有此一问。如果不是郭贵刚到，就赶到了陈亮前来拜访，这一句话他早就问出口了。

林明升用波澜不惊的表情告诉郭贵。这事儿真不是他这肩膀可以扛下的。那可是握着实权的一省之最，下令彻查田亩。郭贵想一个‘子’都不想往外头吐，那是不可能的。

淡水的田亩数量不说要翻一翻。增长个四五

成，那是必须的。

“皇粮国税，说也绕不过这道坎。”林明升放下手里的茶碗，目光看着郭贵非常非常认真的说：“抚台大人要从田地里面抠出银子来，那就一定要抠的出来。谁敢在这上面拨他的颜面，抚台大人就能要他的小命。”

没有严词厉色，但林明升话音当中的认真，让郭贵脸皮一紧，讪讪笑起来。

林明升随后的几日里就准备人手。打算响应清赋局，开始测量田亩。这几天清赋局落脚的地方完全成了淡水县最最热闹的地方。一**的来客，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在轮转着。

不过，让整个淡水士绅们大松一口气的是，张守训并没有真正的动真格。他只是带着林明升准备的那支队伍，松松垮垮的在县城周边做了三天，连县城周边的田亩都没有测完，就招过林明升，做了一番让整个淡水县彻底放松下来的暗示。他暗示林明升去找县里面的士绅大租户。让后者们自己主动

报上自家的田亩数量。他会相对取消一些名不符其实的大租户的权力和地位，把地契实打实的发放到实际握有土地的小租户们的手中。淡水县在册田亩的数量必须提升五成以上！

五成就五成，对比整个淡水县的隐田来说，在册的田亩真是一个小小的数值。基本盘就小。提升五成也还是小。

但张守训直接把权力完全放给了林明升，连淡水的知县老爷都在这事儿上说不上话了，这就叫淡水县绝大多数的士绅租户们提起了心来。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林明升要不狠狠勒索上一回。他能轻易地就放人过去？

淡水县在册田亩十二万三千余亩，这会要凑到十九万亩。多出的六万多亩田地落到谁头上？落的多，还是落得少来。中间可大有操纵之地。可全都在林明升的手掌之中的啊。林家在淡水安家落户超过二百年，根深蒂固，关系盘结，就是县官老爷也不能随随便便拿捏。但是权势，却真真的是在这一刻踏上了他们的巅峰！

……

“一帮子草包饭桶。那姓张的怎么不一头栽地儿上载死？把大权交给了林明升那狗东西，也不怕把姓林的撑死了！”展伯平沉着张脸，怒气冲冲的。“刘大帅所托非人啊！”

“老爷你多虑啦。林明升是个聪明的人，该知道咱们展家不是软柿子。张家老爷只说不低五成，他还能翻天不成？”展福劝慰着劝说。他知道自家老爷跟林明升颇是不对，之间一直井水不犯河水。老爷今个这么的絮絮叨叨，那是怕林明升操着大权，挟私报复！

“哼，姓林的这个人我还不知道？最会狗仗人势。”展伯平冷着一张脸，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现在他靠上了张老爷这棵大树，可不得了了。你瞧着吧，准要闹出事来才算完。”说罢狠狠一跺脚回屋了。

展福心里头也起了嘀咕。展家三千亩地，在册

的不过六百多亩。而整个展氏宗族有五千多亩地，拢总在册的也刚刚过千数。这要是想让林明升给遮掩一二，还真要费上一笔钱财。特别是自家老爷跟林明升往日里也颇是不对付。

林明升这时又送走了三个士绅，他心里很是高兴。盘算着自己这会能捞到的好处，怕这一笔买卖能顶上往时三五年的收成了。

毕竟作为书办他手下也要养着一大批人的。往年夏秋收赋税时候，他纵然上下其手，能捞到了不少好处，但去掉给自己的手下爪牙的分润，真正能到收手的好处不过也不过二三百两银子，再加几百担粮食。说到底是台湾的士绅势力大，个个都有乡党、宗族做依靠，林明升不敢做的过活。否则就台湾这五年一小暴动，十年一次造反的烂样，林家早就给人借机会给铲了。所以林明升胃口再大，也只能捞到这个份儿上。而这个收益对去过台南府城，到过福州、广州，了解淡水港口樟脑、茶叶买卖的林明升来说，未免是少了点。

现在恰好来了个刘大帅。这刘大帅是绝对绝的

强人。那整治樟脑行当的手段，林明升可是看在眼里服在心头的。收缴火器，断绝兵援，硬朗手段，大势压人。洋人在他跟前，也根本买不起面子。只这一快上，前任台湾兵备道刘璈刘大人，就逊色了自己这本家不止一筹。这回，刘大帅的娘家叔辈儿的来到了淡水，林明升觉得可是有了个大靠山了。

所以林明升这几日里把厚礼收到了手软。那些登门来的士绅租户们，哪个不是笑脸对他，真金白银的奉上？那求的就是少给他们家的土地田产上‘户口’。

要知道，这几日里清赋局的人‘悠闲’了。林明升手下的那帮爪牙可是正张牙舞爪的吓唬人呢。张守训说是士绅租户，言辞里可没涉及到小民。那些宗族不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们，就成了林明升吓猴子的那支鸡。虽然这种自耕农性质的百姓在台湾这地儿数很少。

就跟上文说过的一样，台湾这里的土地，大租户到小租户，小租户到佃户，集中率比大陆内地都要高出很多来。自耕农数量很少。只是他们作为一

只‘鸡’，则已经是够了的。

……

“林家有两千多亩田地，在册的不到一百亩。不过他这家算是个特例。其他的……”陈亮拿着一张纸给张守训看，指着上面罗列的几家士绅租户的实际田产和备报官府的在册农田，“不算山地和林地，农田在册大致上都保持在一到两成左右的比例。所以淡水县全县的熟田当在一百万亩上下。”

清赋局不可能亲自住查探，所有的资料都是军情处提供的。而至于他们是如何得到的，从哪里得来的，那就不是张守训、陈亮、焦文湛管得了的了。

刘暹对张家的人很是倚重，张守炎在秦军一系的地位完全不逊色汉中的李楹。张守训入清赋局，张树平在钢铁厂，丁振铎为侍从长，全都委以重任，信赖有加。可就是军情处这一块上，张家人乃至他们推荐来的一系人，半点也涉入不进。

“如果算上茶园、林地，整个淡水的田产在一百五十万亩。”

陈亮、焦文湛的说话是很不负责任的，他们的估算很简单粗略，跟现实的实际数值肯定会有很大的出入。但清赋局在淡水上下十几个人，谁也不会在这一点上较真。于是淡水县田亩的大框子就这么的定了下来。

而茶园、林地，后者经济效益不大，前者就很是兴旺了。台湾茶畅销日本和美国，前者直到后世刘暹穿越的那个时代都非常的推崇台湾茶。而美国在这个时候，更有约翰.杜德这个在台湾茶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的光辉人物。

台湾有野生茶树，但是台湾茶的历史至今也才不足百年。台湾的冻顶乌龙等茗茶近乎全部来自福建。约翰.杜德的出现为台湾外销茗茶提供了最好的窗口，使得台湾的茶业大幅发展，现今已经扩展到了数十万两银子的产业规模。名头比不上台湾的樟脑强，可实际上已经对樟脑完成了超越……

不过茶业方面的事儿，那是属于商务局！

第三百三十六章缴！我林家缴！

台南府城，刘暹买下的一处私宅中。这里就是台湾省暂时的巡抚衙门。真正的衙门还在建设当中，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后才能入住。

“大人，十七爷报来了淡水县的钱粮册子。淡水全县备报田亩十九万两千亩，茶园林地二十万亩。十七爷已经让淡水的士绅租户们指定自家的田地，只说是要定地界来的，没人怀疑。一旦全部指定完毕，就立刻收网！”

侍从吴怀恩拿着淡水发来的电文，向刘暹做着汇报。

陆地上铺设电线比海底放电缆快多了，刘璈还在忙的焦头烂额的时候，刘暹那覆盖整个台湾南北各县各地的电报网已经运营快一个月了。

吴怀恩是刘暹侍从室里的老人，季锡良在的时候他就待在侍从室，现在丁振铎当家做主了，他还

待在侍从室中。

“回电，已知。让他看着办！”

一百万左右的田亩，只报上来了两成还有不足。刘暹要不狠狠给这群士绅租户一个教训，不让他们这群人长长记性，湾湾人就不小的现在是谁在当家做主！

十月下旬，几乎就在淡水县动手的同一时间，彰化、台南、凤县等等，差不多前后三四天的时间，整个台湾下派地方的清赋局都态度焕然一边，动起了硬手来。

各县厅的户房书办全都第一时间被逮了起来，然后秦军和一部分被刘暹掌控住的台湾绿营，大批出动，控制各地城镇。乃至官府衙门。后者是这次田亩清赋之后要涉及到的方面了，治下隐田如此之多。你父母官当得难道就没过错？总是能摘掉几顶官帽子的。而秦军作为坐地虎，吃不下一半。也能吃个三分之一！

全台湾刘暹估摸着能查出来三四百万亩的隐田，这还不算茶园和林地。毕竟后世全台耕地接近一千万亩，而现下这个时候，台湾的开发远不如后世充分，但是便易开发出来的土地，也就是台西的平原地带，也几乎得到了充分开垦。刘暹取个中间数，将全台的耕地算到四百五十万亩到五百万亩间，也不为过。

当台湾的士绅租户们的把柄被刘暹确确实实的抓到手里之后。摆在全台士绅租户面前的选择就只剩两个了：一是乖乖的认罚，不管内心里是否恨死了刘暹，乖乖的给刘暹贡献出一批发展基金来。否则，就是把田地变卖了，刘暹也不是做不出；

二是反抗，激烈的反抗。但就算整个台湾的士绅、租户都起兵造反，到不了明年开春，刘暹也有把握将他们全都削平。这样刘暹的收获会更大，甚至能借机真正的掌控整个台湾；

台湾的士绅租户们要选择哪一条路呢？人生的抉择可没有后悔的余地的。刘暹等着他们做出选择！

……

雾峰林家。

自从林文明被斩。林戴氏就成了林家的定海神针。当年凌定国堂上杀人，林氏诉状不得，不知道多少人已经起了反义。林家第一次上北京告状不成，凌定国及在台的官员和诸多与林家有仇的台湾士绅。纷纷落井下石，林家不仅商业上损失大，那些人的手都已经朝林家的田地伸去多名林家嫡亲已经纠集了数百人丁打算夜袭彰化。就是半道上给林戴氏给截了回，使得林家没有在自取灭亡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林戴氏是林朝栋的母亲。雾峰林氏的奠基人林文察的夫人。林文察战死后，他二弟林文明被杀。堂弟林文凤被囚，林朝栋纠结于打官司，整个雾峰林氏，自然而然的就由林戴氏来掌管了。

清赋局眼下的硬措施，对每一位台湾士绅租户都是捅心眼子的一刀。而对于雾峰林氏，却是可以

说因祸得福。

当年林家借着戴潮春事件的善后处理，侵吞抢占了上万亩良田，为雾峰林家打下了雄厚的根基基础，并透过联姻等方式强化其社会地位，但之后引来的大量官司又给予公家整肃林家的机会。时到今日，这波风潮也没有停止下来。雾峰林氏可以说在台，除了自己的姻亲和板桥林氏等亲族外，到处都是敌人。

清赋局先前的‘所托非人’，彰化县的士绅和地方官那是可着劲儿的捉林家，林家上上下下两万多亩熟田，被登记在册了一万七千多亩。对于雾峰林家来说，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日后台湾即使田赋不改，依旧是薄赋，林家一年也要多交出六千多担稻米。

就算这些年刘暹一船船的往大陆捣腾中南半岛的粮食，稻米价格在两广、福建一代有所下降，六千担稻米也能顶八千两白银。

因为秦军兵威赫赫，整个林家没谁敢说造反打

县城的，但也有人叫嚣着要‘逼上梁山’，抄了某些龟孙们的家的。这股浪潮连林戴氏都有些压制不住，因为这股浪潮背后站着的是，因田亩清赋一事紧急从福州赶回雾峰的林朝栋。

今年才二十五岁的林朝栋，年轻气盛。虽然头脑清晰，很有理智，明白以林家的这点力量起兵造反，只是自寻死路。但这也并不代表着他就软弱可欺！

在全台普遍报田在册比率只有一成多的情况下，雾峰林氏的官科已经超过了八成。林氏的姻亲好友家族，如杨氏、李氏、戴氏等，官科也都高达三四成。这是站在林家的头顶拉屎啊，再不反击，不说林家的声望如何的低落，就是林家自己人的心劲，那也是会散了。

清赋局的翻手为云覆手雨就是在这个时候爆起的。一瞬间，整个雾峰林氏是神清气爽，念头通达。而彰化县的清赋局也因为手下有了雾峰林家和他的姻亲们——杨家、李家、戴家等的帮助协助，在台湾各县厅当中第一个完成了全县范围内的田亩

测量。查出隐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算上彰化县已经备报的田亩，彰化县全县耕田接近了一百六十万亩。

对这个数字刘暹并不意外，彰化县地处台中，后世台湾有名的彰化平地现在就完全囊括在彰化县境内。那可全是整个台湾诸多小块平原中最肥沃平坦的一块啊。只那一块平地，就能开垦出过百万亩的良田，何况彰化县的面积也并不仅仅限于那一块平地大小。

“哈哈哈，哈哈哈……”林朝栋仰天大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天诚不欺我！”握着清赋局遣人送来的一封信纸，林朝栋内心里这一刻别提多么畅快了。

信纸上是清赋局开出的罚单。林家有三千五百亩田地隐匿，当补缴赋税十年。就算台湾之前是薄赋，一亩地只有三斗多的官科，三千五百亩那也有一千多担了。十年就是一万一两千担稻米，合计过一万五千两白银了。这笔钱林家要拿出来必须得砸锅卖铁的。

可是现在，林家因为是彰化县备报田产比率最高的，清赋局大笔一挥就砍掉了一半。又因为在丈田的时候林家主动配合，并且有重大立功表现，林家需要补缴的赋税就再给砍了一半。

一万五千两银子变成了三四千两，也就是三千担的粮食，还可以分五年缴清。林家身上泰山一样重的压力，瞬间变得轻飘飘的了。

“缴！我林家缴。”林戴氏心里的激动也是不可抑制的，对儿子说：“荫堂，你派人去回话，就说这欠税，我林家就是砸锅卖铁，也一个子不会少朝廷的。”

报仇雪恨的机会，莫过于现在这般好了。不缴银子，地就不是你的了。而要交银子，十年的补税，就是台湾财力最强的板桥林家，瞬间也要变成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

除了杀了仇家，还有什么比看到仇家遭殃，更让人痛快的呢？

第三百三十七章来到台湾的荷兰人

三四百万亩隐田的赋税，一年就要一百多万担粮食，也就是接近一百五十万两的银子。十年就是一千五百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台湾府去年的全年岁入也不过五十万两而已。

什么樟脑、茶糖？跟田亩的基本盘比起来都小菜一碟！

也怪不得现在的福建人说台湾富庶。刘暹本来还很不解。台湾每年的饷银都需要福建、广东的协响才能渡过，就像后世的国家级贫、困县，一切都吃国家拨给的财政补贴。这样的地方还能富庶吗？现在他是明白了，台湾富庶的不是官府，也不是最基层的老百姓，而是那些士绅租户们。

英国人眼下每年以洋药为名向台湾输运鸦、片过百万两银子，果然不是玩笑的。

“告诉他们，要么隐田被没收，要么就给我分

期还钱！”

十年的无息还款，二十年的低息还款，三十年的中息还款，五十年的高息还款。刘暹准备的很充分，很人性化。两条路就看士绅租户们怎么选了！

这些东西刘暹已经让刘璈写了份奏折，他联袂署名，一块报上北京了。

要士绅租户们放弃隐田，不现实；要他们立刻拿出十年的欠税来，也有些不现实；就看最后的四项，他们选一个项了。而联名报上北京，一是向北京说一下自己的功劳，二也是让北京对自己放松一些警惕。

台湾可一直都是清政府眼中的重灾区，隔三差五的造反一次。在北京眼里，台湾百姓几乎就是造反的潜在同盟。刘暹若是真的心怀叵测。他怎么会这般整治湾湾？他应该百般拉拢才是。

这也是刘暹的另一种表忠诚。毕竟秦军的海军还需要进补，刘暹向英国和意大利订购的舰船也都

没归来。向英国派出的邱宝仁、林永升、叶祖珪、许寿山、黄建勋、张成、林国祥、吕翰等人才，也才刚刚入学旁听。他手下的实力还没积蓄够！

派人去英国海军留学。向英国人购买军舰！是的，刘暹继对日战争结束后，跟英国人不尴不尬的关系持续了两个月后，他再一次向英国人释放了满满的善意。

两艘铁甲舰，四艘蚊子船，两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四十二万英镑的一笔大单!

这不是刘暹没骨气。而是因为机械和陆军军火贸易上，撇开大英帝国一两次，已经足够表达秦军集团的不满了。这舰队方面。秦军还真需要继续向英国人学习。

而且眼下满清还不知道的是，日本靠着手中筹集的钱款，八月里秘密跟英国人签订了购舰协定，一举买入了三艘铁甲舰和三艘铁肋木壳的巡洋舰。如果这些军舰全部都归来的话，立刻的，日本海军就能一跃蹦到比中国海军实力还尤胜一等的高位。

而这消息就是英国人自己透给刘暹的！

其中的用意如何，刘暹猜得出来，只能立刻的向英国佬释放善意。

除此之外，刘暹还向福建马尾船政局下了一笔四艘军舰的订单。两艘铁肋木壳巡洋舰。两艘纯粹的木质战舰，价钱定在一百万两银子。这个价钱船政局绝对不吃亏，还能赚上一笔。

三年前他们建靖远号铁肋木壳船的时候，价格还不到二十三万两银子。现在因为钦南钢铁厂的出现。铁料钢料价格陡然下降了好一截，并且中南半岛上大量的柚木源源不断地从越南、暹罗两国运送到大陆来，木料价格又降低了一截。还有着造船就跟搞房地产一样。一批次数量造的越多，就跟楼房盖得越高一样。本钱越低。

这四艘军舰船政局能有二十万两的利润，乃至船政水师他们自己就能也跟着建一艘了。

林永升、叶祖珪、许寿山等人。这群刘暹好不容易搞到手的海军人才，将来至少要人手一艘战舰。要能在压制日本人的同时，依旧维系海面稳定。那样刘暹才能放手的去兴兵反清。

鸿基、石碌、钦州湾，秦军最根本的军火钢铁工业，全都是靠海运来链接的。没有制海权，刘暹造反是会有大麻烦的。

……

宜兰。

一座海拔不过几十米的矮坡上，被摧毁的土木村寨的火焰渐渐熄灭。略微休整后，一个班的秦军带着一个小队的日本挺身队开始朝村寨内前进。从规模上看，这个村寨不过是个一二百人的定居点。

眼前黑乎乎的小村落刚刚经过了一次臼炮的洗礼，火把照耀下，村寨里几乎没有一座小屋是完整的，甚至部分倒塌的房屋四周还洒落着依旧殷红的血迹。

很残酷，但是没办法。这些生番对外来人的敌视太根深蒂固了，根本不是言辞能够说和的。而刘暹最最缺的就是时间。

所以，‘伐丁开山’就是必须的了。

以日本挺身队为主力，这些人刀子玩的利索，服从性好。披上秦军为他们赶制的钢甲后，连脖子、脸面都遮掩了起来，湾湾土著除非是运气爆好，吹箭、弓箭正好射穿了他们的眼睛，否则根本就奈何不了这些挺身队士兵。

只不过日本人负重和耐力不怎么样，这些挺身队士兵强大的是爆发力。最初时候披挂着二三十斤的钢甲上阵，一上午不到，人就累瘫了。平日里的训练，不管是秦军的作训，还是他们自己的锻炼，都是以锻炼负重和耐力为主。

“二明，你带人从那边去，占领那个角楼！孙大头，你带人把火升起来，往前走。其他人跟我在后，大家保持警惕！”

即使有挺身队做挡箭牌，秦军也并非安全无失。一切都要小心再小心。

半响，惨叫声和妇孺的哭泣声打破了这儿的寂静。血与火，随着秦军不断地深入台东大山当中，越来越多的生番倒在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山深处。

……

西历1874年12月11日，星期四。

从一艘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商船抵到了打狗港，一群台湾本地工人就忙不迭地围了上去，开机器的开机器，扯吊绳的扯吊绳，一架崭新的大型蒸汽滑轮吊机正耸立在打狗港的岸边。在十几名工人的上下操纵之下，这艘六七百吨的小轮船搭在的货物，半天时间就卸完了。

菲德勒拉着妻子安娜走上码头，深深地吸了口气。

嗯，除了自然的海腥味，感觉还是不错，比巴达维亚码头的气息来得好。

而且，整个港口十分卫生整洁。菲德勒觉得这不会是华人的自觉，而只可能是管理者的严格苛求。

整个打狗新区，连港口在内，地面全是水泥压实的平坦地面，雪白的线条画分出一格格的港口工作片区，整齐的码头仓库建筑错落有致，陪着若干块草坪或树木绿化带，真的让菲德勒十分惊讶。路灯柱漆成雪白色，上面挂着漂亮的防风油灯。

一个个身穿统一服饰的码头工人或推车或牵马，来回穿梭着，还有两人一组的警察，腰间挂着警棍悠闲而过。甚至菲德勒偶尔还能见到身穿干净漂亮礼裙的欧洲妇女在码头一侧的水产商店前，对着一排商品挑三拣四。

顺着宽敞的街道朝前看去，老旧的打狗港，菲德勒所熟悉的打狗港，终于落入他的眼睛了。刘暹掌控台湾才几天时间？修理出一个打狗港已经是很

不容易的了，要新建整个港区，时间还远远不够。

不过港区重建工程还是他必须要做的。这里可是后世的高雄，是刘暹准备重点开发的对外港口之一，现在那港区土地的利用效率，太低太差了。而且不美观！

至于秦军设立在打狗港的管理处，隐藏在一片旧式的房屋之中，菲德勒明白有看到。

一年没有返回台湾了，如今打狗港口码头的景象和整个港区的变化。让多有心理准备的菲德勒还是暗暗惊讶。

他知道这里的清国官员拥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他打败了俄国，打败了法国，打败了整个日本。他的手下没有聘请自欧美的高级官员，一起的规划和发展都是清国人自己完成的。

在南洋，荷兰、西班牙，都对这支力量充满了警惕。甚至巴达维亚当局都已经放缓了对兰芳公司的吞并。面对风头正盛的秦军，荷兰人不敢给于他

丝毫的借口。

“上帝，这真的是一个清国官员统治下的港口吗？它比香港漂亮多了。巴达维亚、新加坡、马尼拉也比不上他们。”眼前的这片漂亮清新的港区给安娜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是的，宝贝。就是阿姆斯特丹也没这里干净。我想，再次回到台湾，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亲爱的，我们的家在哪儿啊？”安娜贴紧了自己的丈夫，嘴里撒着娇。

“我早已经委托阿莱德先生帮我们在南区修建一座别墅庄园了。我想，那应该很漂亮。”看着远方一辆飘着荷兰国旗和公司旗帜的马车缓缓而来，菲德勒嘴角露出一丝由心的微笑。

“菲德勒，欢迎归来。”马车里钻出来一个精瘦的中年人，这就是菲德勒口中的阿莱德，他的老朋友。

“是的。我又回到台湾了。希望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当然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刘侯爵虽然手腕刚强，但是他的能力就像他的力量一样强大。看看这个港区，这才是100天的时间……”

台湾的变化，引来的瞩目从来不是单单的国内人。

第三百三十八章汉中之所以强大

汉中，寒冬腊月，白茫茫的一片天地，又是一场‘瑞雪兆丰年’！

谭福生缩手靠在车厢里暖暖的羊毛毡毯上，眼睛透过车窗上的玻璃，看着外头的雪白世界，脸色平静的跟冰一样。

他的对面，一个面容跟他有四五分相似的汉子，脸色讪讪的，几次想找谭福生说话，张开口却又闭了上来。

这人就是谭富民！谭福生的亲弟弟。

自从当初柳林镇一战，两兄弟分别已经十三年。今天第一次见面，却闹得很不愉快。

谭福生是在半道上撞到谭富民的，后者自然不是出门踩了脚狗屎，好运到在郊外就能撞到自己失散了十多年的哥哥。他是专门等在那里的。

谭富民作为太平军派往汉中的坐探头目，他在太平军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如何为自己哥哥报仇。结果时隔多年再次回到汉中老家，头一遭来祖坟烧纸的时候，却猛地发现自家爹娘爷奶的坟头被打理的干干净净！

除了谭福生这个大哥，谭富民可没别的亲兄弟姐妹。稍微的一打听，已经从秦军运输队中退伍，照着关系和自身不俗的声望，加上手里有的一点资本，开办了一家往西北送货的车马行的谭福生，就立刻的出现在谭富民面前。这一刻谭富民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以为已经死了的大哥，不仅没死，还在秦军手下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谭福生也没想到出一趟门，半道上就给‘遇’到了失散十多年的兄弟，喜欢的眼泪都控制不住的哗哗往下流。他都不能自己了。自然的就拉着谭富民往自己的家去，路上说起这十多年的日子百感交集。只说谭富民回来就好，一切都不用发愁。因为他召集人合资开办的车马行。这几个年头

扩充很快，谭福生已经颇有身价了，无论是给谭富民娶媳妇，买房子，都一点也不会拮据。短短的一两刻钟里，他都要给自己兄弟计划完后半生了。直到谭富民从嘴中蹦出‘太平’两个字，才是一盆冷水淋头，让谭福生瞬间清醒。

谭富民出手很大方，他手心里也不缺钱。而且他手里的一些好东西，甚至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给自己侄子‘侄女、嫂子的见面礼不是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而是很上等的翡翠雕挂。

现在这翡翠可不比前些年头，因为慈禧太后的喜欢，在中国价格是不断上扬。尤其是太平军占据云南半壁，隔绝了大陆与缅甸的直接通道后，翡翠在国内玉器珠宝市场上的地位就直线攀升。

谭福生脸上一点高兴地笑意都不带有，他老婆立刻就瞧出了不对。把孩子打发下去后，自己借口做菜。让出了空间让兄弟俩好好说话。

“老二，你就真的不能不当那长毛？那是一艘要沉了的破船，你何苦跟它陪葬？你跟我去见几个

人，不要你出卖什么。只要今后不再跟长毛联系，安安分分，我保你安然无事！”

谭福生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跟了秦军以后。奔头十足的他很看不起太平军。

“大哥。太平军这条船再破，兄弟我也认定它了。十多年枪林弹雨的。我在那边有太多太多的兄弟，这些人都是生死过命的交情。我不能置我那些兄弟于不顾。再说了，我就算能不顾那些兄弟，你弟媳，你侄子侄女，我总不能也不顾吧？”

谭福生如受雷击，身子绷紧，两眼圆睁的看着自家二弟，半响，身子软了下去，人也没了精气神。“老二啊，你让哥说你什么好，留着家小当人质，长毛这分明就是不信任你。”但别的话他也说不出口了。难道要自己兄弟抛家弃子？那人跟禽兽还有何异？

晚上八点多钟，谭富民裹着大衣，走出了谭福生的家门。

听到大门咣当的关闭声，谭富民身子僵硬了少许，接着内心里猛似放下了一个重担，大踏步的向着前方疾走去。

就在汉中城外一处不起眼的小客栈里，谭富民跟手下的几个人汇合。此刻的他已经全然变成了‘我大清’的敌人，脸上再无一丝面对谭福生时候的温情和软弱。

“翼王殿下目光如注，看清楚了刘妖的厉害。这里真真是天国的一大敌。”

做奸细的人必须要有份常人所没有的眼力，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地方，否则那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好’细作。

谭富民做这个之前，他是太平军的实权将军，手下三千多人马。在太平军中已经是能摸到高层的边沿的存在，这种级别的人手下配的下手，那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小兵。谭富民手下五个次一级头领，除了两个是长期奋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老人外，余下的三个，两个是太平军的钱粮官，一个是也曾领兵

作战过的检点。

五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汉中与大清朝别处地方的不同之处，这里商业贸易之发达，这里百姓收入之高，这里人精神头的炙热充沛，跟他们往日经过的城市，跟他们昔年生活过的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

“汉中府已经有四十五万户，人口过二百万。去年他一府的财税超过了半个陕西的岁入。而汉中镇的兵力也达到了一万三千人，实力绝冠山陕豫楚川……”

房间里的六个人陷入了一阵沉默。谭富民说出的这些信息都是他从哥哥谭福生那里听来的。虽然不是广为人知，但是要查证的话也并不难，所以可信度很大。

只汉中一地之力，就已经胜过了太平军占据的半壁云南。太平军最终的愿望重建天国，希望是何其渺茫，敌人的实力是何其强大！

不过谭富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显示汉中的强大，而是为了云南现今的情况。英国人想在云南开矿山，发掘铜矿等，太平军内部争议很大。很多人持反对意见，但是不少人也都担忧着，英国人现在是太平军的大粗腿，如果拒绝，会不会让英国人恼火，然后不再支持太平军了。如果那样的话，太平军不想被消灭，就只有继续往南退去掸邦高原了。

“汉中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办洋务。可见洋人的那一套还是可用的……”

第三百三十九章帝崩流言传

荷风园，坐落在刘府的西北角，是刘暹二姨太王璐莹在府上的住处。靠近后花园那处水池，夏秋里荷花盛开，清风吹送，由是而得名。虽然那个池子拢共也就七八分大的地。

风吹池水，股股清风送入了院子里。天儿已经是冬天了，临近过年，但台南的气温依旧在二十度左右，跟汉中，跟北国比，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

王璐莹正跟自己的嫂子说话，王庆这些年在上海越混越好了，今年十月里才被刘暹提了一级。从军情处上海站站长，变成了军情处副处长，虽然依旧实际负责上海站的工作。

王璐莹对自己哥哥是非常关心的，王庆混得越好，她就越发放心。王家总算没家道中落，甚至还会更加辉煌。不过女人到底不了解男人的世界，王璐莹不知道的是，在她哥哥王庆看来，自己混的再

好，也不如王璐莹肚子里的那块肉，真正的生养出一个带把的。

刘暹盘算着反清这件事，他可以瞒着手下的将领，但是对于军情处这个黑暗中的存在来说，一些蛛丝马迹是不可能隐匿的完的。王庆不敢说自己真就是猜准了，但他真的向往着刘暹能起兵夺天下。在他的眼中，秦军洋人大鼻子都揍了，扫平国内那是不在话下。而刘暹要是真成了皇帝的话，他就是坐上了军情处的第一把手，又怎比得上自己妹妹生养一个皇子来的好啊！？

该过年了。刘暹向北京‘进贡’，表一表自己的孝敬。他手下的各部主官，自然地也要向他进贡。显一显自己的忠心。王庆的地位，是不够周到刘暹面前的。但人家有个好妹妹。逢年过节的在刘暹面前露一面是必须滴！特别是今年王璐莹有了身孕，王庆备下的礼物就更丰厚了。刘府一份。这是男人的。内宅里的几位也人各一份，张妙彤的那是最丰厚的，就是王庆给自己妹妹备下的礼物，也没给张妙彤的那一份丰厚。这守的是一个礼！

“妹子啊，你就安安心心养胎，你哥那边安全着嘞，你别替他操心。安安全全的生下孩子，以后就都有靠山指望了……”

王庆内心里想的什么，一个字都没给自己老婆泄露。他妻子现在想的都还是王璐莹生下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日后老了都能有个依靠了。可不知道自己丈夫心里头想的有多大！

晚上吃过饭，王璐莹由丫鬟搀扶着在水池边走了两圈，回到荷风园，回到自己的住处，没有立刻躺下歇一歇，而是走到东间，走到那个供着送子观音的神龛前，恭恭敬敬的点上了一炷香。

是女人就没有不想生下一儿半女的。刘府后宅再太平。张妙彤领导的再有方，王璐莹看着别人都生儿育女的，就自己还没身孕，当时内心的焦虑让她彻夜难眠。现在怀上身孕了。那真的对当初祈祷的送子观音感激极了。

刘暹对这事没啥不好的看法。他自从穿越以后，而且是魂穿，就一直是敬鬼神而远之。不信

奉。但很恭敬。除了打仗的时候不会顾及，平常行军宿营。对和尚道士尼姑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

大清同治十三年底，载淳逝于养心殿。享年19岁。两宫太后召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赐奕譞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免朝会行礼。王大臣等以遗诏迎载湉于太平湖醇亲王邸，与慈安太后居钟粹宫；慈禧太后居住在长春宫；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诏停三海工程。以第二年为光绪元年。上大行皇帝谥为“毅”，庙号穆宗，封皇后为嘉顺皇后，皇贵妃为敦宜皇贵妃。

这是一件震动整个大清的大事。瞬间就湮没了刘暹在台所有动作引起的所有风波流言，什么‘苛民吸髓’，什么‘刮地三尺’，什么‘残民乱政’，什么钦南铁路再往北延伸了几十里，完完全全的被同治帝驾崩的惊涛骇浪吞噬的干干净净。

对于大清朝的忠臣们来说，这完全是晴天霹雳。皇帝刚刚成年亲政，这又要两宫垂帘听政了。

又搞出来了一个小皇帝，而且年岁还更小。

国势震荡，地方权柄愈重，中央权威越来越轻，大清朝还再碰到了一回死皇帝的事，这不是天要败我大清吗？

同治帝死的太突然了，晴天霹雳一样。

一条条流言随之在朝野上下广为传播开来。说同治帝是为慈禧害死的，慈禧毒妇贪权，为了权力儿子都不要了，是最最流传广泛的。

连北京城里都有这样的流言传播。说同治帝病经太医的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皇后阿鲁特氏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皇后哭诉备受母后（慈禧）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可知载淳在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自己就会死了，可见其病根本不重。不料在窗外偷听的慈禧听到此处是正刺所忌，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

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载淳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然后宫里虽急传太医入阁请脉，但同治帝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传言说的绘声绘色。不要说普通百姓、小官，就算是满清的顶层权贵也不由得不心生疑虑。慈禧本人更是焦头烂额，气的只要呕血。

　　如此之传言，如此之传播速度，里头可是有刘暹军情处出的一把力的。但是刘暹也敢对天发誓，这力气绝不是他一人所出，这里头的水，深着呢！

　　同治帝驾崩，按中国的阴历，那当然还是同治十三年。按照西方的阳历，这已经是1875年的一月份了。

　　整个天下这年过的都没了色彩。刘府大门挂着白丧，灯笼上照着白布，整个年节都没有取下来。往年军营里这些天会是大戏连台，今年也一律取消。秦军里头只有说书的，这一样娱乐活动。

就连刘暹开始在军中推广的篮球、足球，也全都取消了各部队之间的比赛。

而同样的，秦军兵工厂彻底吸收了日本东京炮兵工厂的一切机器，产能翻了一番的消息，跟大批的德国美国技师撤出兵工厂，一样都没有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这在大清国的各军工厂、机器局里是很常见的一幕。中国工人将机器运行弄明白了，一些技术学会了，外国人也就可以拜拜了。就连福建船政局里，现如今都没有几个洋人技师了。

在过年期间，刘暹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兵工厂的生产方式。来年开春，早已经完成了配件标准化统一的秦军兵工厂，随着流水线式组装模式的开启，全厂的产能再翻上一番是小意思。也就是说，开春时候的秦军兵工厂一个月的产量以步枪来论，完全可以达到六千条的数额。而当‘流水线’彻底完成之后，秦军兵工厂每个月生产枪支过万来条，甚至更高，都不再是梦想。而且每杆枪的造价上面，更

是能够直接降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

云南顺宁。

石达开看着手中的一封信沉默不语，只将信递给了旁边的陈得才。在陈得才的对面是石达开的军师曹卧虎，另外屋里还有宰辅曾仕和，以及张宗禹、梁成富、蓝朝柱四个人。太平军其余的几员重将，比如黄再忠、韦普成、赖文光、任化邦等，此一刻还都在前线作战。

有了英国人支援的后膛枪炮和弹药，有云南崎岖难行的险要地势，湘淮军虽然敢战、能战，人数也明显多过太平军的战兵，却始终难以将太平军防线彻底击破。两边在云南战场上的僵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双方却都看不到这种日子结束的希望在哪里……

书信很快就在屋里传了一遍。信中谭富民介绍的汉中府情形，让所有人都骇然色变。只拿一地的

财力物力，就可以碾压掌控半个云南的太平军。

“后世骂名就由我石某人一人来背吧。去告诉那个阿瑟，云南的矿山可以谈，但他们必须给我们建造一个兵工厂。”

武器就不说了，太平军现在连弹药都不能自给。受制于人的苦处，这些日子石达开是尝够了。甚至为了摆脱这种束缚，他都向缅王秘密求购过。但是敏东王根本不会做半点触动英国人利益的举动，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维系缅甸的稳定。

屋里的人全都不说话了。清廷愈发强大的现实让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谁敢说日后汉中府一样的地方不会是十个、二十个？但是战争打到现在这个地步，说投降已经晚了。

太平军必须进一步的‘堕落’，不为他们自己，也要为跟随他们转战大江南北不辞万里的数十万百姓。湘军在天京的作为，他们可是都清楚地……

第三百四十章触手南洋，晨鸡报晓在行动

大清同治年号的最后一缕时光里，一艘南洋船运公司的小货轮开到了西婆罗洲的坤甸。船长熟络的跟已经等候在码头的梁路义打着招呼，然后大批标记着五金字样的木箱子从货轮上被劳工们抬下，很大的一堆，但这只是这艘货轮载量的一部分。船上还有更多的生丝、茶叶、布匹、白糖和铁器，后者也就是秦军产的铁盆、茶缸、菜刀和大块的铁锭等等，梁路义只是其中的众多客户之一。主要销售五金类的产品。

毕竟婆罗洲上的兰芳也好，北面的砂捞越石隆门也好，全都是以矿业开采为主要的经营手段。比如金矿、金刚石矿等。

而南洋船运公司的货船出现在这里也很正常，早在前年年末时候，秦军就跟西婆罗洲的兰芳产生了贸易上联系。最初的时候，荷兰人、英国人都十分的紧张，但是时间抹平了他们的警惕心。

秦军与西婆罗洲之间只是最最普通的贸易。这一次也是这样的贸易，谁也不会对这艘货轮报以任何别样的目光。

自从广西洋务开办，首先是布匹、肥皂、火柴等生活用品，然后是白糖，这些年广西的制糖业发展很快速，最后再是铁器。兰芳公司，或是说兰芳共和国，矿产业始终是它的支柱产业。虽然随着石隆门逐渐兴旺，坤甸已经越发的没落了。但是五金物品和铁料，在这里的生意潜力无限。

那梁路义当初还只是一个家有薄产的中层阶级，仅仅是吃喝不愁。现在五金买着，两年的时间不到。俨然已经是东万津的一号人物了。东万津议事厅里已经有他的一席之地。

“小心了，抬稳了。敢给我摔了。老子剥他的皮。”

吆三喝五中，梁路义领着招呼来的百十名劳力。担着五十来个木箱，大摇大摆的回去了自家的

公司仓库里。

这是一栋很普通的两层小楼，不比一般的临街小楼大多少。跟后者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小楼的后头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里头盖着四间大仓房。

百十名劳力全都是梁路义的人。公司里头更有几十名大汉时刻守护着，这一百多人手都还不到梁路义手下人马的三分之一。他是靠买五金器件发了家，可就跟国内发财了买地一样，在西婆罗洲，发财了那就要买矿山。

梁路义今年入夏后。用三千块银元从甲太刘阿生手里买下了一块矿山。价格很便宜，那是因为梁路义答应了议事厅一个条件——矿工须招募蒙脱拉度的那批人。那群原来属于大港公司，而大港公司是兰芳公司的死对头，早期的时候又叫和顺公司，两边对抗甚是激烈。四五十年代，和顺公司跟荷兰人数次激战，虽然不乏一些大胜仗，但最终被荷兰人联手兰芳公司一同击败，兰芳公司在这中间扮演着一个很不好看的角色。【兰芳公司成立时。东万律一带有华侨二万余人。和顺总公司则有十一万人

之多。】

大港公司被击败后，不少人跑去了砂捞越，当然也有很多人跑来了兰芳。后者在兰芳的生活如何不提，前者从最开始的与英国人【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殖民者在1840年前后在砂捞越建立的殖民王国】合作无间的一段蜜月期，到之后英国人站稳脚跟后的剥削压迫，最终分道扬镳。在石隆门发动了华工起义。华工义军与英国人僵持多年，数度战胜、击退殖民军。迫使布鲁克王朝与之签订和平协议。

这回的交战是没有兰芳公司的身影恶心人了，可最终还是因为汉奸们的出卖。首领被杀后义军战败，不少人再度逃回了东万津。这些人在兰芳公司的眼中那就是一群不安定因素。

兰芳公司从第六任大唐总长刘台二跪了荷兰之后，兰芳公司总长‘太哥’开始被称为‘甲太’，然后副头人开始被称为‘甲必丹’。内部虽然发生过政变【囚禁了刘台二】，但是最终还是内部和平解决，兰芳公司也站到了亲荷的立场【在对和顺公

司的战争中】。

梁路义答应了这个条件。从逃回来的华工当中挑选了六七百壮劳力。

“韦兄弟，来看看！”

仓房里，木箱子刚落下，梁路义就迫不及待的拿起一根撬杠，撬开了手边下的一个木箱子。一排崭新的，还散发着黄油气的后膛步枪赫然在目。

这个时候仓房门口走进来一个短衣打扮的中年人，相貌平平，只一双眼睛明亮的有点不像凡人。这人叫韦昌俊，梁路义不知道他什么来历，只知道他是‘恩公’派来练兵的，也是带兵的人。

来的时候身边带着三四十人，个个都不同寻常，摸进坤甸竟一点都没让刘阿生发觉到什么。

韦昌俊接过撂来的一杆步枪，熟练地拉开枪栓，声音清脆，正是秦军兵工厂生产的后膛枪。当初自己在钦州见到过这个，还亲手打过十几发子

弹，比之当年的鸟枪、燧发枪，真的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梁站长，此次发货清单在此。两位都在，还请清点数量。”

一个军情处坤甸站站长，一个军情处外聘总教官，兼陆军南洋先遣队的队长，比整编营长衔，他们两个人就是秦军探入南洋的两颗獠牙。半年的准备了，就要发动了。

梁路义和韦昌俊对视了一眼，共同接过清单，就见上面罗列着：步枪五百杆，子弹五十万发，左轮手枪二百支，子弹三十万发。霰弹枪一百杆，子弹五万发。再有就是迫击炮十门，炮弹一千发。

五十三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就是这些军火，足够武装起一个加强营的。而这只是秦军陆续向坤甸运输进来的九批军火中之一。这也是南洋晨鸡报晓行动开启前的地儿倒数第二批军火，年前还有最后一批送来，年后过了十五，行动就要开始了！

军火清点很迅速，在场的都是老手。只二十分钟不到，一个个负责清点军火的人就开始汇报起自己所负责部分的数量。而其中相当一批人赫然是聋哑人，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他们不会说，可他们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哑语。

这些自然也是军情处陆陆续续送到的一批特殊人才。梁路义初开始时，对他们万分放心不下。韦昌俊却是一百个一千个放心。

清点数额分毫不差。韦昌俊和梁路义各拿出自己的信印，在回执上落了款。那人收了回执，扭头就走。

晚上，梁路义在自己家举办了一次酒宴，热情款待到来的贵客。整个东万津，不只是坤甸一地，渴望能宴请南洋船运公司船长的人多如牛毛。梁路义就是能抢到第一份。这两年本地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地里骂梁路义走了狗屎运了。运气那么好，能第一个跟南洋船运搭上关系！那五金专卖的买卖有什么难的？如何换做自己上，绝对比姓梁的干的更好。

哪里知道这内中还有许多隐蔽无人知的信息！

如果那些抱怨声被刘暹听到，他只会冷冷一笑道："谁让你们没种？谁让兰芳的具体史料没给保留到后世？至少老子在度娘上查不到。老子只能从度娘上看到，是梁路义，在1884年荷兰强行吞并兰芳的时候，带头举兵反抗！"或许这些人怪，也能怪到度娘的头上。

如果不是软蛋了五六十年的兰芳，到灭亡的时候还能出一个这等的人物，刘暹根本就不会同现下的兰芳内部人接触。他只会跟王坤、李永飞、刘康生这些大港公司的残部人马接触。

这坤甸站的站长位置，根本不会落到兰芳人的头上。当战火燃起的时候，兰芳这个已经彻底腐朽的所在，也将在自己成立九十九年的那一年，被彻底打倒在尘埃当中。

半年的时间，韦昌俊真正训练到的只有梁路义公司手下的那六七百人。这批人是年后举义时的主

力军，王坤、李永飞、刘康生三部上千丁壮就是附庸军。等到义军拿下整个东万津的时候，兰芳内部肯定会有一批对荷兰人一样持抵抗情绪的人加进队伍，那个时候梁路义、韦昌俊的主体地位依旧不会动摇。但是因为大港公司的人存在，兰芳人这个团体也确切的占不到整个义军团体的主导地位。

最近一年，经梁路义举荐，军情处暗中考察，认定是可靠值得信赖的人，纳入队伍中的仅仅是四个。眼下义军这个团体，兰芳人上下只有三十七人，就算这些人都能拥有不俗的地位，兰芳人在团体中的地位也是空中楼阁，在他们大规模汇聚到同属兰芳的反荷力量之前。

刘暹不得不对西婆罗洲的行动留有一手，因为他至少十年时间没能力真正将精力转移到南洋。日后的十年中，刘暹的精力要放到大陆，要放到俄国人的威胁上。

所以他要使用一些小手段。来确保自己在整体当中的主导地位！

“诸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来年的二月，我秦军南洋水师，将会倾军之力，巡视南洋！”

“希望到时候，大家能给侯爷一个好消息！”

第三百四十一章彰我大清主权！

光绪是个很悲催的皇帝，历史上的光绪元年正月，也就是在光绪皇帝改元建号的第一个月，英国驻华公馆文员马嘉理伙同英军上校柏朗带领一支近二百人组成的队伍，不经允许，擅自越过中国边境，侵入云南腾越地区的曼允。马嘉理率领探路队不但开枪打死当地群众多人，还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被当时的云南腾越参将李珍国堵截，最终当地的景颇族等百姓击杀了马嘉理和其四名中国随员。

于是光绪皇帝的皇帝生涯，就在这一场清政府屈辱的再次退让当中开启了一个晦气之极的坏头。

当时的清政府正准备用兵新疆，甘陕刚刚平定，国库空虚，可以说自身还处在一个十分乏力的阶段。清廷面对英国人的强逼的时候，退让软弱，赔款道歉开放通商口岸，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惩处云南当地的官员也就不难理解。

但这一切在这个时空变得没有了。西北乱局的早早平定给满清省去太多的钱财和元气了，就算云南那里没有石达开，没有太平军，英国人要想在西南给清政府上眼药，也要三思而后行。

这两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在蠢蠢欲动，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就在这两三年里，第十次俄土战争就要爆发了。在我大清的西北，一部分俄军被掉到了高加索山区，新疆防务压力大减，满清在北疆、西疆几乎没有了威胁。董福祥积功升任乌鲁木齐提督，麾下士兵几经整编，现今已经有二十个步兵营头。三个炮营和两个骑兵营头，实力接近一万五千将士。再加上清军其余部分的驻兵。以及新疆本地贵族的兵力，新疆一地就有过四万人的步骑。如今已然不再需要去考虑新疆的安危了。

英国政府对清政府的政策，就如荷兰人一样，随着清政府实力的增强，也在进行着不停的改变。

刘暹一直等到正月底，也没听到关于‘马嘉理案’这四个字任何的风声攒动。同时在英国的传统实力范围东南沿海一带，也没听到有其他的什么事

件发生。

　　二月初二，准时的，扬威号、振威号两艘铁甲舰，连同福建船政水师的扬武、海靖两舰。后者是运输兵船，以及广东水师的镇涛、澄清两艘小吨位的蒸汽炮舰，共六艘舰船，扬帆，向着南方的海洋直直驶去。

　　这支混合舰队打的名号是巡视南海，很合理，很正常的一个借口。为了不从根子上就刺激到英国人，刘暹在舰队出发之前还特意购入了上百个石碑，上面刻着彰显中国主权的文字和年月日。不过这只是障眼法。这支舰队往南面去，那就是为了给西婆罗洲上已经起兵拿下了东万津的梁路义、韦昌俊等人撑腰。

　　舰队身后就跟着两艘英国人的铁甲舰，刘暹的想法并没有瞒过驻香港的英国总督坚尼地。就在半个月前，西婆罗洲兰芳公司的大本营坤甸突然爆发了一场政变。梁路义这个刚刚冒出头角不过年余的人。带领荷枪实弹的数百士兵，是的，那是士兵。一举拿下了整个坤甸，掌控住了议事厅。

兰芳公司现任甲太刘阿生、其子刘亮官、刘恩官。女婿叶湘云等被一网成擒，两族成年男丁全都给砍了脑袋。刘系中坚的十多个家族也被连跟拔起了大半。一些落网余党起兵与梁路义、韦昌俊对抗，被韦昌俊带领自己训练了半年多的士兵们，轻易荡平。

军情处渗入东万津两年的时间，其中诸多谍报人员和触角，别看梁路义是坤甸站的站长，也根本不清楚。毕竟整个西婆罗洲上不止一个坤甸。两年时间的探访，加上梁路义等本地人提供的情报，当义军暴起的时候，梁路义、韦昌俊手中拿着的是绝对详细详尽的兰芳‘汉奸’表录。有心算无心，梁路义发难的正月十六又是议事厅开会的日子，所以战斗一开始，刘阿生一系的魁首、中坚就几乎被一网打尽。

开始的头几天里，东万津杀人杀的人头滚滚，在梁路义、韦昌俊手下至少报销了上千条人命，还扣押起了两三千人。刘阿生和他的党羽，也就是兰芳公司汉奸力量的中坚，被完全铲除。

而这个时候，巴达维亚的印荷士兵，大约两个营的兵力才匆匆的被集结起来，然后送到了砂捞越。

詹姆士.布鲁克，也就是砂捞越布鲁克王朝的开创者，这个时候已经死去多年。他的继承人查尔斯.布鲁克对于荷印军队的到来是十分欢迎的，北方的兰芳公司叛军的主力是一群大港公司的残部，在听到兰芳变乱发生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查尔斯内心就担忧之极了。

虽然布鲁克王朝作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国，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但是谁坐在查尔斯现在的位置上，内心里都会忐忑不安的。最好是立刻平定叛乱，即便那大片的土地全部被荷兰人吞掉，也比掌控在自己的一帮仇人手中强。

当初他的舅舅詹姆士.布鲁克与石隆门的华工合作无间，之所以最后翻脸不认人，除了自己站稳了脚跟，追求更大的权力、利益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与当地土著的连串作战中，华工军团表现出的强

大战斗力！

詹姆士深深地感受到了威胁。他要除去这个威胁，所以事情才发展到石隆门数千华工起义的地步。

不过当年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现在早就虚弱不堪了。狭小的国土，在民族主义盛行欧洲以后，注定了他落寞的结局。但是因为荷兰现在主要的殖民地也只剩下了印尼这一块，由此荷兰也集中了相当一批军力保护着这里。

在四十多年前蒂博尼哥罗领导的反荷起义失败以后，1830年至1870年，荷兰人在印尼推行一种“强迫种植制度”，规定农民必须以八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欧洲市场所需要的物产：甘蔗、蓝靛、咖啡、烟草等。而全部收成，则按规定的价格必须交售给政府。种植上述农产品的土地，免交地税。不适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方，农民交纳人头税，或每年以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为殖民地政府服徭役。

在这种制度下，本地农民所受的剥削大大加

重。地方封建主为从中多捞油水，强迫农民种植土产的土地，不是八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是全部；殖民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很低，往往不足以偿付劳动费用；被征发服徭役的农民，远离家乡，劳动时间长达100天、200天。由于农民种粮土地减少，如遇天灾歉收，大批死亡。如东爪哇的淡目，原有居民33.6万人，经过1848年饥荒，减至12万；克罗博安原有居民89，500人，经过1849年饥荒，仅存9000人。

可是如此高强度的压榨下，也给荷兰政府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印尼的输出额由1830年的1270万荷兰盾增长到1840年的7400万荷兰盾，即增长了近五倍。在实行这个制度的40年间，荷兰殖民者总共搜刮了8亿荷兰盾的财富，相当于四亿两白银。这些资金流入荷兰，奠定了荷兰本国工业发展的底蕴。

如今的荷兰绝对是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它的地盘太小了。而且今日的荷兰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整支荷兰海军的实力只有近些年才刚刚下水的铁甲舰，但是这些宝贵的铁甲

舰全部都部署在了荷兰本土。印尼这块对荷兰来说至关重要的殖民地，因为荷兰与英国人达成的协议，却是‘固若金汤’。

现今荷兰在南洋的舰队中竟还有相当一部分风帆战舰，主力舰也只是两千多吨排水量的铁肋木壳巡洋舰——雅加达号。

……

台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搅醒了刘暹的午睡。“大人，总理衙门的文函。问我们组编舰队向南，用意为何？”

丁振铎递给了刘暹一封公文。刘暹则根本连拆开的意思都没有，“这帮人可真够闲的。才换了一个皇帝，西太后正忙着抓权，恭亲王不费心想着如何应对，还有心来瞧一瞧我刘某人的动作？”

刘暹话语中的大不敬，丁振铎像是没听到一

样。“军情处传回来消息没？”是恭亲王一直在盯着自己呢？还是刚接了阿礼国的班，新任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就是那个搞出威妥玛拼音的人，找上了总理衙门？

这中间的区别可是大的很呐。

如果恭亲王真的盯上了自己，那以后刘暹做事就要悠着一点了。绝对不能太过露骨，太过过火。可要是威妥玛登门，那危险性就大大的降低了。总理衙门很可能是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发出一文函来。

“还没消息传来。文函走的是电报，由香港转到广州，竟广州将军府过了下，再快船送到台南来的。”

“就回说：巡视南海诸岛，彰显我大清主权。”先混一下再说。不行的话，等总理衙门第二波公文问到，北京站总也会有消息传过来。“明个这回文再送出。”

第三百四十二章中国不再是十五年前的中国

碧波荡漾的大海上，六艘军舰一线拉开，在洋面上划出一道细白的水痕。

扬武号上，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十几个船政水师学堂最优秀的毕业生们，此刻全都集中在甲板上。

不管刘暹此次南海之行打的究竟是什么目的，这种海上的长途跋涉，向来是很锻炼人的。左宗棠首许，沈葆桢就一股脑的将十多个人才全塞进了舰队里。

别把满清的官员想的多么无能。正月十九号时，香港、上海、广州等等只要是有租界的地方，洋人的报纸上面就满篇幅的都是婆罗洲的事变了。福州也不例外。而且左宗棠的‘情报’收集来源也十分广泛，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洋人报纸，每一期都能从他的总督府中找到，任何有用的消息都

会被译成汉文，第一时间呈现给他。

左宗棠、沈葆桢的‘老眼’都还未昏花，他们能肯定兰芳的变故跟刘暹有不小的关系，否则刘暹年前跟他们就定下的约期，怎么就那么巧的正撞上？

而且还是上面那一说，远航航程十分锻炼人。海军跟陆军不一样，堂课教育从来不能塑造出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拿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必须经历过练习舰上的实习。两年前邓世昌这一批英才毕业的时候，就是前脚走出船政水师学堂，后脚就大家一起登上“建威”练习舰，开始了他们必须要经历的海上远航。而那一次航习，建威号先后到达过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了四个月。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纱线交错。练习舰上的学员们必须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他们会由教员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眷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到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经过二年舰课实习才毕业。然后就直接赶上了小鬼子的征台之役。

现在来到扬武号上的十多名当初的毕业生，此刻已经人人都是一名军官。他们的位置也不再是实习，而是真正的充任到期间。虽然因为扬武号本身配备的人员，他们的工作量减小了很多。

“正卿，你说这兰芳之事。婆罗洲之变，跟台湾的那位刘侯爷，能有多大的关系？”

叶富，广州府新安县人，与邓世昌是老乡，同期考入船政学堂驾驶班，成绩也都非常的优异。在学生时期两人就意志相洽、志趣相投，成为挚友。毕业后，他们也十分有缘分的先后在海东云号担任管带【此刻萨镇冰是邓世昌的二副】。交情好的那是没的说。历史上两人还结为了亲家，叶富的儿子叶锦瑛娶了邓世昌的二女儿邓秀婵为妻。【注明：海东云舰是小型炮舰，排水不到四百吨。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向洋商购得，用作台海巡防。】

所以。叶富跟邓世昌说话不需要考虑的滴水不漏，有什么说什么。

邓世昌性格严厉，性格严厉的人对朋友说话。要么是实话实说，要么就是闭口不言。绝不会油腔滑调。

叶富对邓世昌说话随便，邓世昌跟叶富说起话来也从不思前想后。“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那报纸上不都说了，起兵者梁路义，近年始以贩卖秦军五金货件发家。”

“咱们这位刘抚台的胃口，可真不一般的大。行事也特立独行！”

满朝野的官都在大清的地盘找食儿，独独这位，早在广西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越南，拿下了今日令不知多少人垂涎欲滴的鸿基煤矿。

邓世昌是海军军官，对于煤炭，尤其是鸿基煤这种品质上等的优质煤炭，那是相当关注的。今日的鸿基煤畅销整个天下，不说秦军自家的船运公司，连福建船政水师都开始从鸿基购煤，再有数都数不清的洋船，鸿基煤矿一年的收益比船政局一年的筹款，那是多的太多了。

“发财有道啊！”邓世昌脑子里想起了马尾船厂船坞里正在全力建造的那些军舰，如果全是船政水师的该有多好！

而此时的香港。

总督坚尼地正跟转道香港，准备坐船回英国的前任驻华公使阿礼国，就西婆罗洲的事变，诉说着自己的担忧。

“这个人是一个坚定地民族主义者。当事情发展到必须要的地步时，他的军舰绝对敢对着荷兰人开炮的。”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总督，坚尼地的性格却并不强硬霸道。事实上他很善于安抚这种软手段。19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华人势力增强，当然这也是因为香港现在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英国人在港的投资和商业资本，远不能跟他们在上海的投入相比。【历史上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变’成后世人脑海中的香港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

内地富户不断来港，由于经营有术，其经济势力大大发展，以致于完全压倒了在港的西商。坚尼地没有坚持的否定华商的地位，他很善于安抚华人，多次向外表示随时可以接见华商代表，听取意见；总督府每有庆典，也多邀请华人绅商参加；还鼓励在港的殖民政府官员学习中文，设立考试委员会，给学会中文的欧籍官员颁发证书。

他在任的这几年里，香港的发展有了很显著的起色。不过去年时香港遭到了台风席卷，损失惨重。坚尼地不是海峡殖民地总督，西婆罗洲的变故影响不到香港。但是他作为一名负责人的英国官员，对于西婆罗洲兰芳的变故，关心极了。那两艘跟着中方舰队的英国铁甲舰，就是坚尼地与英在港舰队联系后，后者派出的。

“兰芳叛军手中有着先进的轻武器，子弹的口径跟秦军所使用的自制雷明顿步枪完全一致。他们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左轮手枪和散弹枪，这两种武器在远东，只有秦军有大规模配置。

这一切都是证据，都是刘侯爵插手西婆罗洲的

证据。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东万津不能完全被刘侯爵控制，那对整个婆罗洲，对荷兰在巴达维亚的统治，都会造成致命的威胁。”

阿礼国静静地听着坚尼地的话，脸上没表现出态度的倾向，而是问向坚尼地，“我想你之前已经跟新加坡有了沟通。克拉克总督的意见是什么？他愿意出动新加坡的舰队吗？”

“不。他不愿意！”坚尼地丧气的坐倒在沙发上。

“真的，说真的。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十五年前的中国。除了云南这个边境省份还有反抗政府力量的太平军，中国政府已经平定了所有的内乱。他们的军队大规模换装了新式武器，还有了一支近代的舰队，虽然那无比的弱小。

最主要的是他们中有一个刘侯爵，俄国人和法国人的生命与失败表明，中国人是能打仗的。一两万人就征服这个广阔的帝国，让他们的统治者低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俄国人、法国人的鲜血让这个古老的帝国有了变化。他们对我们的军队不再像一样那样的恐惧。

必须要坦诚，我对中国人真的产生了一丝惧怕。他们的军队，那些普通军队，不需要有刘侯爵军队那样的战斗力，只要跟日本人的战斗力相符，中国简直不可能被征服。

所以，克拉克总督的谨慎，我表示理解。”

坚尼地烦躁的挥舞着胳膊，他很羞愧这一刻自己的心情。但是，说真的实话，他就是因为对中国人产生的那一丝惧怕，所以才想坚定地限制刘暹的发展。

而那一丝惧怕……，让他觉得是那样的羞耻。

第三百四十三章舞会和沙龙中的罗本上校

“大人，新加坡发来的电报：一切安好。”

范德榜捏着一张电文，来到了刘暹跟前。新加坡一切安好，这就是说新加坡的英国海陆军，到现在为止依旧还没任何动作。英国人还没有掺和进西婆罗洲。

刘暹内心还保持着平静。新加坡的情报站是一旦有紧急情况，就立刻向香港发报，消息再有香港转拍台南。而要是始终局势平静，那么就会隔五天发一次报。让刘暹始终牢牢掌控住英国人的态度变化。

同时间的广州城。一身洋装打扮的霍广正笑着跟送别自己的英国驻广州领事巴里克告别，他的任务今天是完成了。用五十万两银子向英国人下了一笔关于纺织机械、机床磨床等机械设备上的订单。

这不是花钱买平安，而只是一种直白的示好。只是英国人到底吃不吃这一套，却还很不好说。

……

东万津，一处军营中。

在十几名教习的带领下，一个团级【千人】建制的华人义军正分散在营地内的各处训练场，展开每日都不曾断缺的军事训练。

一处靶场里。一个营，三百多名义军士兵在教习和军官带领下，正在做着实弹射击训练。靶场的边缘，王坤正在一名教习的陪伴下在观看着。

哨声响起，三百多名士兵排列成整齐的三列纵队，从靶场另一头开进。抵到预备射击地点后，所有人迅速站定。然后士兵们在各级军官急促的命令声中，迅速整队。并且按照逆时针队列来了个大旋转，从三列纵队瞬间变成了三列横队。

自始至终里。靶场内都没有乐器伴奏，就连最

单调的鼓点都没有。

“全体立定！”

“枪下肩！”

随着当头教习的一声大喝。三百多人整齐划一地从肩头卸下了自己的步枪。然后瞄准射击，一排排打出了一次次整齐连环的排射。

翻滚的火焰浪花中，百米外的上百个木靶被打的碎屑乱飞。

最后的冲锋命令下达，数百人齐声狂吼，挺着刺刀就冲了出去，然后将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木靶一个个捅烂掀翻。

紧接着又是整队的哨音响起，刚刚完成一轮冲锋的华人义军们纷纷撤回，不过两分钟，又重新排好了队列。然后一名负责军纪的教习就走了出来。将十来个在之前齐射和冲锋中出错的小兵乃至军官提了出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靶场边缘脱掉他

们的外衣就开始用鞭子来抽打。一人十下，然后赶到靶场侧面，在太阳底下站军姿，连敷药都没有。

王坤现在是义军当中的第一流人物，作为之前石隆门华工起义时的大管家，现在的他在义军当中干的依旧是大管家的活儿。已经不接触军队有一大半个月了，今天来到东万津兵营看一看。完全没有想到看到的会是如此精彩的一幕。虽然眼前的这一营兵是此处兵营当中最精锐的一个。

“韦教习，官兵一体，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号令如一。有如此精锐。我等必可破荷兰人，大业可成啊！”王坤喜不自禁。这样的军队已经完全超乎了他之前的预料，当初石隆门起义的时候。华工们只是敢打敢拼，真论起来可是完全不如眼下的这等军队的。是的。这就是一支军队！而当年的义军只是一帮民团。

韦涛笑了笑，并没贪功为己有。“还是大家的底子好。士兵们都是矿工出身。服从命令。再有原先的练兵做军官，有了骨干，短短半个月就整治成型。”韦涛笑声中响起了当年的太平军，当初广西

那帮老兄弟中真正能打的，可不就是紫荆山那一块的矿工、煤工么。而且眼前的这些人，几乎都跟洋人见过生死，那就更好练出精兵来了。除了士兵的年纪普遍打了一些，除外再无任何缺点。

“看到咱们的军队如此模样，队伍拉到前线打仗，我也是放心了。”王坤与韦涛回到兵营指挥部的时候，兵营中几个重要的军官和教习是都到了。

“荷兰人的军队已经开始往孟加影集合了。有一千多荷兰兵，三千多土著兵。沙捞越虽然没有出兵，但是查尔斯给荷印军队提供了太多的方便。更主要的是，他已经出钱在马来社群中招揽马来兵了。”王坤说道马来兵的时候，眼睛里放射出仇恨的光芒。那是刻入了骨髓的恨意！

他的父亲王甲，是当初石隆门华工起义的领袖之一。而当年的石隆门华工起义之所以失败，除了首领刘邦善被叛徒出卖遇害的缘故外，最大的原因就是马来社群站到了詹姆士的那一边。

所以王坤也好，李永飞、刘康生也好，对英国

人，对马来人，都是一样的恨！

“新加坡传来消息，英国人暂时还没动静，应该是还拿捏不准。这个时候正当我们发力，一举扫平荷印军队，给英人以震慑。让英国人不敢轻易伸手。

所以，总指挥部决定，抽调整二团【东万津】和整三团【高坪】的两个营，汇合整四团【孟加影】，以雷霆之势，彻底扫灭五千荷印军。”

“现在我宣布总指挥部命令，命二团总教习韦涛为整二团团长，李昌钰为整二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四营统领丘陵远为四营营长，教习陈亨为副营，五营……”

整二团三个营的正副营长，加上正副团长、参谋长，和宪兵队长、后勤处长等十多个重要官职，全部发下了任命状。也就等于说，整二团的训练时期至今日起宣告结束，整二团彻底成军了。中午时候命令传达到了全团，所有士兵都心劲高昂，不见半点上战场的惧色。

当天下午，整个二团除了几十人留守军营外，其余的一千一百多名士兵就整齐开拔出了营地，向着北面的孟加影急行军。

两日之后，整北上的二团士兵在韦涛、李昌钰的带领下到达了与孟加影近在咫尺的希曼。这里的老百姓早就是风声鹤唳，紧闭家门不说，大部分的房屋中根本就没人，人都跑的要光了。

韦涛根本没在这里多有停留，吃了一顿饭后，马不停蹄的直到孟加影。当天晚上就见到了四团团长李永飞，和三团的副团长戴阿春。后者是梁路义的好兄弟。

三人当中，韦涛的经验当然是最丰富的。虽然他们一直没有透露过自己昔日的身份背景。但是打仗上面，李永飞和戴阿春都是很信服教习的。

三部汇合之后，兵力达到了三千人，韦涛当即命令李永飞带领本部四团在孟加影城的侧面三里的位置，连夜安营扎寨，并挖掘战壕，布置阵地。

李永飞一点迟疑都没有，领命后很快就带着部队除了城。

这一扎营就是三天时间，三天中一队又一队的达雅克人逃难进入兰芳领地。兰芳跟本地的达雅克人，乃至是马来族人，相处的都很好。比较之前几十年中的兰芳一直属于绝对的狗派，捧荷兰人的臭脚，辖区内社会环境相当稳定。而社会环境一稳定，那就肯定会形成一定辐射范围内的商业贸易循环。无论是马来人，还是达雅克人，谁也不会跟钱和安稳的生活过不去，自然而然的两边不同民族就不存在什么较为激烈的矛盾了。

扎营后还有点嘻嘻哈哈的四团被着一波又一波的‘难民’，也搞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了。所以当荷印军跨过边界向孟加影攻来的消息传到的那一刻，整个军营里的空气也似乎在凝固。然后就是不断派出的探子又不断的返回，报告着一个一个荷印军逐渐逼近的消息。

很快，数量接近五千人的荷印军终于出现在了

距离华军营地正北不到十里的地方了。率领这股荷印军的，是荷兰总督约翰.威廉的卫队长罗本上校。这是一个在巴达维亚上流社会中有着广泛赞誉的军人，出身国内豪门，英俊的外表和挺拔强健的身姿，让罗本上校每每在舞会和沙龙中出尽风头，赢得无数贵妇们一把把火辣的眼光。而至于他真正打仗的本事……呃，这就不好说了。

荷兰的侦察兵很快就为他们的指挥官送来了必须得情报。孟加影城外的军营里只有一千名左右的叛军，而且没有重型火炮，也没有一定数量的骑兵。罗本顿时就定下了第二天天一亮白，就立刻发起全力进攻的决定。

而此时的华军当中，大批的嫩头青军官还仍然充斥着盲目的自信。他们信任自己手中的伙伴，认为靠着手里的武器，他们绝对能给战胜自己的对手。

一夜无事。

第二天天色一放白，荷印军营地里，所有的士

兵就都开始了洗刷和吃饭。然后五千名荷印军队排着还算整齐的队伍就出了营门，向着四团的阵地直接冲来。

呜呜的军号声和强节奏的军鼓响起，正在营中紧张不安的华军士兵身体一震，如条件反射一般的就抓起了身边的步枪，开始在低级军官的组织下列队。

“快！快！十营在前，十二营在后，臼炮对随行！十一营留守阵地。”李永飞大声的命令着。

第三百四十四章乳虎初啸

荷印军队中土着士兵拿的是什么武器？军情处早就把消息传到了。荷兰人可舍不得也不敢把后膛枪配给他们，那些土着拿的还是老旧的米尼式步枪。而战斗一打响，首先上场的肯定是土着炮灰们。四团士兵手中握的可是后膛步枪，李永飞才不信自己的后膛枪还有打不过米尼式步枪的道理。所以他整队出击，要先给荷印军一个厉害瞧瞧。

不过十来分钟，两个营的步兵就开出了大营，然后在薄雾笼罩的缓坡上列阵。他们的身后是一支八门臼炮组成的小炮队，八门臼炮向着对面一字排开，弹药箱摆放一旁，一切都准备就绪。

尖锐的哨子声响起。七百名士兵在缓坡上排成三排横队。然后踏着整齐的脚步向前迈进。线列的后面，八门臼炮也在炮兵的推动下缓缓而行。

虽然士兵的来源、底子很好。可如今身临实战，不少人也一样有些步伐紧张，因为并非所有人

都是大港公司的老底嘛！如今义军一共有五个整团，六千的人马，大港公司的残部才仅仅两千青壮。所以第四团出击的线列走的不是很整齐。李永飞对此要求也不太苛刻，他们拿的是后膛步枪，不是滑膛枪，主要的作战模式根本不是列队排射，只不过列队排射能够很好地体现一支军队的训练水准。而对付那些炮灰一样的土着士兵，列队排击也是很好地法子。

透过望远镜，罗本上校清晰地看到了对面开来的军队。他笑了！

扭曲的阵线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对面敌人的成色。他觉得打败这样的敌人，实在是太轻松了。“命令部队压过去。上帝啊。以这样的敌人作为功勋，来晋升少将。真的是让我惭愧！”

“上校。您的心灵像太阳一样光彩！”林粥唐谄媚的令人恶心。罗本自己确实得意的享受着称赞。作为刘阿生一系仅存硕果的甲必丹，林粥唐如果不是赶巧到巴达维亚做生意。他的脑袋现在早跟刘阿生、刘恩官、郑正信、叶湘云、叶汀凡、吴桂

三、郭亚威、余康、黄福元、陈和二、罗撒庭等人的一样，挂在议事厅前的挂杆上了。

作为荷印军队进攻兰芳的带路党，林粥唐无比的痛恨对面的每一个敌人。

哨声一响，七百华军士兵就齐齐立正，然后迅速调整阵线，再之后就是静静地看着远方一里外那片黑压压涌过来的人群。

“杀啊……”

一千多人的土着军水涌一样冲杀来。这些荷兰人豢养的打手，凶狠、恶毒，但在军事训练上绝对谈不上高明。

被动防御时站桩式的横列阵线他们能玩的出，可是在主动进攻中排出整齐的阵线来。那是想都不要想。领头的荷兰军官知道自己手下这群人是什么素养，所以进攻时直接把手一挥，人海式的集群冲锋就开始了。

“轰轰轰……”几门随军的火炮也开始了发射。战场上留下第一滴血的不是荷印军队，倒是整四团的。

华军士兵们毫不动摇，他们举着步枪，一支支枪口对准冲过来的土着士兵，没有半点颤抖。

冲跑的密密麻麻的土着士兵，他们是人，不是稻草人。也不是木靶子，是活生生的呲牙咧嘴的敌人，是不可与之共存的死敌。

就像许多的土着人恨华人咬牙切齿一样，许多华人对土着们的恨。也比对荷兰人的恨意更深。

炮弹在队列周边炸响，惨叫声和同伴们的鲜血，却冲刷掉了士兵最后的恐惧。

“轰轰轰……”臼炮也开始了发射。

不求阻挡敌人。只求浓重的硝烟能遮蔽敌人炮火的视线。

距离还有二百多米，土着士兵的呐喊声由远及近。无数个声音汇集成一股无形的潮汐，拍击着对面的华军士兵阵线。

“射击！”距离已经近到了二百五十米内。李永飞下达了开火命令。事实上这个距离上。如果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手里拿的是米尼式步枪，一样能打的华军损失惨重。米尼式步枪跟后膛枪比，缺陷只在于射速上，射程和精准度，可一点也不差。

华军训练了一阵子翻滚火海终于在土着士兵面前出现了。一道道喷涌的硝烟、火舌和密集的铅弹组成了一道蓬勃的浪潮，朝着前方混乱的人群撞去。

二三十人损伤在炮弹的杀伤下，华军已经不到七百支步枪。第一轮齐射编制成一道密集的弹雨打进了汹涌的土着士兵群中。二百多米的距离，后膛枪的杀伤威和精度都发挥到了最佳，血肉组成的人体如被迎头巨浪拍碎在礁石上的浪花一样，纷纷哧溅着血雾，滚倒在地上。

但是这群炮灰大队只是微微一顿，然后就依旧如先前一样向前冲击着。当然，不少人在奔跑中也举起了手中的枪。但是他们打得中吗？

二百多米的距离啊，看人就是一个灯笼大小。如果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在华军现在这种排列密度的情况下，当然是一打一个准。但是你能指望印尼的这群猴子训练有素吗？他们有那个勤奋努力吗？而且荷兰人会让他们训练有数吗？

所以，土着士兵的还击对华军的威胁，连依旧持续的炮击都不如。

枪声一排排响起，无数道飞溅的血箭和碎肉炸开，被打爆开花的脑浆飞舞在炮灰们的头顶，鲜红的血液染红了他们手里高举的兵器。土着士兵临死的惨叫几乎盖过了一排排的枪声，数以百计的炮灰就这样的趴了下去永远没再站起来，然后还甚有帮助的将身后同伴的步伐牵绊减缓。

还有那八门臼炮，六二三百米距离正适合它们

发出了怒吼。每发出膛的爆裂弹分解出上百颗碎弹片，山呼海啸一般往土着士兵的头顶罩去，那掀起的一场场血雨可比之前的齐射还要壮观的多了。

因为炮弹碎片比子弹的穿透力更强！打断的肢体，切碎的头颅，如风吹的叶片一样混合着血雾腾空而起，土着士兵冲锋人群在刷刷的减少着数量。

掉在炮灰后方的几个荷兰军官头目，也吓得脸色惨白。他们没有想到华军的火力和反击会如此强大。

爆炸撕裂了肢体，血肉混合着燃烧的泥沙腾空而起。

“上刺刀！吹号！向前——”

荷印军后方。罗本得意洋洋的脸变得铁青铁青。“猪猡一样的笨蛋，蠢蛋。不可救药的黄、皮猴子！他们手中拿的是木棍吗？那是火枪，米尼式火枪。足可以把子弹精准的打到敌人身上的火枪。”

“上帝啊。他们为什么不开枪？为什么不反击？怯弱，懦夫，一群胆小的跟老鼠一样的懦夫。”

从没真正经历过战争的罗本破口大骂着土着士兵，却没第一时间的做出决定。一旁一名四十多岁的少校军官等不下去了。他见到罗本一直在破口大骂。现在最需要他的不是咒骂，而是下一步的决策。

“上校先生，回到巴达维亚，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惩罚他们。但是现在你需要尽快下达命令。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增兵堵住溃败的土着们，还是收兵，先退回军营。时间很紧迫，很快溃兵就会反冲我们的阵地了。”

罗本被愤怒充斥着的脑袋有了一丝清醒。

“让我们的士兵压住阵地！如果那些笨死的猪猡敢冲击阵地，就给我开枪！”罗本心里腾起一丝不妙，他必须改变这场战争，他不需要失败的污点

伴随自己。

“让剩余的土着士兵从阵地侧面进攻，攻击叛军的侧翼。”

小两千土着士兵在荷兰军官的催促下，慌乱的从阵地中央的正前方，转移到阵地的侧面。罗本一开始拿他们当炮灰，很自然的就摆在了中央，现在转移到侧面，却又要费时间了。

这种安排很合适。那名经验丰富的少校军官也认同的点了头。不过很可惜，或是说事实证明现今的荷兰军队，根本就很烂。就是那名貌似很不错的资深少校先生也在这一点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都错误的估计了土着士兵转移的速度了。并且现在这些土着士兵还是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的一群乌合之众。

把他们像先前站桩一样立在地上，并不显现的出来，似乎还有点样子。可是一移动，麻烦就直接来了。队伍建制瞬间乱套，三五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一次转移，直接拖拉了多一倍的时间也没完成，然

后直接就完不成了。因为六七百溃败的土着士兵直接冲撞进了混乱的他们中间。平白的给李永飞送了一份天大的大礼！

“上帝啊，哦，不——”

不管是罗本，还是那名满脸沧桑的少校军官，这一刻全都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自己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的大脑一片混乱。甚至罗本的内心现在只有那无比的担心，担心自己的人生终究要与一个硕大的污点相伴。

“冲，给我冲——”李永飞哈哈的大笑着。

踏过尸山血海，走出硝烟的华军士兵们在哈哈的大笑着，眼前这些自己就乱成一团糟的土着士兵，那就是任他们来宰割的肥肉啊。

“杀，杀——”

“一个不留——”

第三百四十五章香港的工友会

“看报啦，看报啦！大公报加急特刊，西婆罗洲起义华工，孟加影大败荷兰红毛鬼！看报啦，看报啦……”

二月份的香港还有一丝萧寒，但是对于香港码头上的那些抗包劳工来说，这样的一丝冷凉根本就不值一晒。一件单薄的坎肩，露出两只粗壮有力的臂膀，甚至不少人直接赤着上身，坦露着肌肉虬结的胸膛，海风并不能让他们感到一丝冷意。

繁忙的码头，数以千计的劳力搬运工，场面是那么的热烈，但是却丝毫不闹。跟诸多往来的客人喧嚣相比，他们是那样的安静。各个码头上，所有的劳力们都在有条不紊的干着活，或是轮番着歇息。看似不比从前所有人都努力干活时工作量高了，但实际是那工作效率比之两年前不降反升，还提高不少。这里面有合理分配的因由在，也有码头上树立起的那一台台人力吊车的原因。这些都是劳工们自己的财富，属于工友会的所有人，而不是码

头老板的资产。只是简单地利用一下活滑轮效性，还不是蒸汽机龙门吊，就给劳工们节省了不知道多少力气。

二十多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叫喊着跑进了码头，那吸引人耳朵的喊叫立刻让码头的来往乘客。

“小孩，来一张报！”

浑身臭汗的张发根也凑到跟前买了一张报，真的是特刊，所有的内容介绍的都是西婆罗洲的事儿。张发根是认得值得，他在工友会组织的夜校中学过一段，不过他真的没那个天分。呆了快俩月了，认识的字还不到一娄啰。现在他左手拿着一纸包。里面是切好的饼子，右手抓住报纸的上头。大致的瞅了下各板块的标题，字认不全，连蒙带猜，都是关于西婆罗洲的。

“阿发，来读读报，看看这特刊说的什么。南洋的华工打败了多少红毛鬼？”

张发根穿过一堆堆木箱、货物，大摇大摆的从

几撮洋鬼子跟狗腿子面前走过，径直来到他们合盛劳务公司在尖沙咀天星码头的休息地。抖着报纸对一个二十岁都不到的后生叫着。

名字叫阿发的那个小伙子也不谦虚，上前接过了报纸。前后翻着看了看标题，脸上喜滋滋的对着头条报道就大声的读了起来。一旁的公司后勤人员还很有颜色的递过来了一碗水，放在了阿发跟前。

合盛劳务公司三个大队，六七百号劳工，认字认的最快的几个人里就有阿发这个后生仔。工友会已经准备将阿发吸收为内编人员了，那样一来，他在合盛里头至少也能当个小队长，管上三四十号人。

“南洋的那些人真厉害啊，一口气砍掉了两千脑袋。俘虏了也快两千人。荷兰红毛也抓了二百多人。洋鬼子的五千人马就剩两成了啊！”

“还是七百人打的哦。比广州的那些烂兵，强多喽！”

“那梁路义英雄哦，大快人心噻……”

这些香港最底层的劳动力，对英国人为代表的洋人反感度。那绝对是强烈的。何况现今这里还出现了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的工友会，工友会配合着大公报，那一加一的效果是远大于二的。这些劳工现在对洋人们的反感和抗拒是更炽烈了。

“荷兰也是不能小觑的。当年国姓爷打台湾。打的不就是红毛鬼吗？他们在南洋盘踞了三四百年，势力绝对很强的。”

“报纸上说啦。荷兰人在南洋的陆军至少有四万人。就算里头有很多土著兵，正宗的红毛兵也该有上万人吧。孟加影才一成咧……”

“还有英国佬咧。那个啥子沙捞越。是英国佬的保护地呢！”

对华工义军辉煌胜利的赞赏，对华工义军未来前景的担忧，这是香港的劳工，香港几乎所有的华人共同的态度。

工友会已经接到上头的命令，预备发动行动。如果英国人真的插手了西婆罗洲的战事，那把香港变成臭港，所有的码头劳工一律停工，是绝对做得到的。甚至还能组织一定的商人罢市，虽然不可能组织所有的华人店铺一律关门。香港已经落入英国人手里三十五年了，还真的有一批香蕉人、狗腿子出现了。而工友会则在香港刚刚发展两年时间，如果不是在去年的台风灾害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赢得了中下层华人广泛赞誉，连组织一顶数量的商人罢市，它都做不到。根基太浅薄了。

同样的大公报特刊，在今天这个相同的时间里，也在广州、福州、上海、天津、北京等不同城市里进行发卖。只要有电报可联系到的地方，大公报就能够做到同时同信息刊登发售。

自从越南战争确立了地位，打响了名头之后，大公报的发展极为迅速。除了东南沿海，连内陆各省的省会城市里，也都有大公报的分号出现。虽然这里的报纸通常要晚点时间。但是，现在的大公报绝对是中国第一号的华文报刊。

台南。

刘暹拿到孟加影战报的时间，也仅仅比大公报特刊的发布提早了四个小时。战斗的结果让他很松了一口气。荷兰人的战斗力似乎并不怎么样。虽然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还有三四万军队，但是这些军队不可能全部投入到西婆罗洲来。荷兰人的地盘是很广阔的，三四万军队并不多。而且荷兰人也必须顾及清政府的反应。兰芳毕竟是华人在当家做主，按照这个时候的西方规则，那就如沙捞越于大英帝国一样，是清政府的保护地域。

荷兰政府现在可不想跟清政府发生矛盾！具体说，就是那支向南进发中的中国舰队。

能够为西婆罗洲做的事情，刘暹已经全都做了。如果有着大批军火和一定数量的军官支援后，兰芳还不能如刘暹的意，他也只能暂时的缩回手了。摊子铺的越大，事情就会越多。刘暹现在一边在注意着海南种植巴西橡胶树的事情，一边还要为台东开拓队伍越来越多的病号感到担忧。

不知道是这个时代气候跟后世有什么大的区别，还是因为台东真的不曾开发，环境真就恶劣，疾病丛生。

秦军和挺身队的脚步已经踏入大山深处了，越来越多的人病倒。现在秦军、挺身队因战斗死伤的士兵，数量还不到因疾病而丧失战斗力，甚至是病死的人数的五分之一多呢。

在秦军和挺身队日本人之间，前者的数量也不足后者病倒人数的三分之一。

刘暹只能用水土不服来解释。他已经在卫生上面做了竭尽全力的准备，禁止喝生水，大小便固定地点，解手后要洗手，饭前饭后要洗手，绝对的注意卫生问题。但二百多秦军和小两个大队挺身队士兵的积累数量，也让刘暹苦恼不已。要知道现在他手上全部的日本挺身队士兵，数量也还不到两千人呢。小半年来，战死、病死的就有二百人。

如此高的死亡比率，刘暹等秦军上层很担心这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在日本的招募工作。毕竟没人会找死！然而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想错了，就是刘暹也不知道现下日本的下层武士，生活是多么的困顿。

整个日本，贵族阶层至少有二百万人，适当年的下层武士至少有四十万把刀。但是整个日本的军队数量是多少呢？五万人而已。即便一场破国之战后，日本已经全面扩充陆军，其总兵力也不过七八万。只是整体日本武士数量的六分之一，就已经就所有的名额占满。那其余的六分之五的人，还如何生活呢？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萨摩藩，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地盘。在倒幕战争中，整个萨摩藩至少出动了两万名武士，作为陆军的主力之一，为日本翻开了新的一页。可现在的熊本镇台，在整个萨摩藩招募的士兵，也尽是三千七百余人。固然一部分武士加入了海军中，以及当地的警察队伍之中，但缺口是多么的大，完全不言而喻！

每个死亡的日本武士其家庭可以一次性得到秦军五十块鹰洋的抚恤金，外加持续三年，每月一石

大米的慰问，也就是三十六石大米。伤残的武士，可以得到三十块鹰洋的抚恤，外加三十个月，每月一石大米的补偿，也就是三十石大米。

换算成日元，一日元的含银量等同于一鹰洋，也就是五十日元+三十六石大米一条命，三十日元+三十石大米一个伤残，这简直太昂贵了。在日本一石大米是要买到三日元以上的。多少日本人从出生记事起那一刻，到死都没能敞开肚皮吃上一顿白米饭。

所以，秦军在日本的招募工作，不仅没有因此而陷入困顿境地，相反还迎来了一次**。加上之前几个月里，在台的挺身队士兵，也有不少将每月的银响按时寄回老家的，带来的影响力与之‘抚恤金’风暴相合，只年后一个月，就有四五百日本人走上了秦军的战船。让在台的整个挺身队日军士兵，数量近乎达到了两千人。

“告诉德国人，如果礼和洋行能帮我招募一些经验丰富的医师，我将会用丰厚的回报来报答他们！”

第三百四十六章刘孙联手以抗曹

刘暹知道磺胺，知道青霉素，知道这两种抗生消炎药的名字，可他不知道怎么去制造啊！流程完全不懂。所以也不敢对人随随便便的就泄露名字，对化学完全白痴的他很怕西方势力，能根据名字来进行反推！

对于部队医疗这一块，刘暹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的培养更多的军医。而对于伤口的止血、消炎，个人的抗菌等等，秦军现今依赖的还是中医手段。比如说黄连、柴胡、板蓝根、大青叶、穿心莲、鱼腥草、田七……

而且还真的不要看不起中医，这些中草药消炎上，单比疗效见效快，是差了青霉素很多，但是在西方医学还没进入到化学医学的今天，在欧美野战医院更似屠宰场的时候，对比西医们的铁板烧，已经是先进的了。

“大人，刘克庵到安平【台南府城外港口】

了。”

就在刘暹正看着海南岛关于橡胶树种植的状况报表时候，丁振铎来到了书房。楚军二号人物，福建巡抚，亲自来到台南相见，刘暹提议左宗棠，联系李鸿章，铸造银元的事情，果然是利益重大，牵动人心啊。

“去通知一声十五叔来，晚上设宴接风！”

刘暹捋着下巴处的短须，笑的有些自得。既然左今亮这么热情，不趁着李鸿章的人没赶到的时候，秦楚两边好好商量商量，那更待何时呢？

此次三方会谈，论经济体实力，自然是淮军强横。李鸿章背后还有湘军的基本盘呢。而秦军与楚军是半斤八两，楚军的地盘是不小。福建、浙江两个省，外加广东也能伸的进手。而闽浙皆是东南财富重地，经济实力可想而知。刘暹自个的地盘是很小。小小台湾外加一个汉中和广西的一部分，但是秦军的洋务实力强啊。不管是钢铁厂还是纺织业，亦或是烟草业、糖业、小百货，或者是全世界都有

了名头的鸿基煤，涉及范围广，辐射面积大，带动性强，比如说一切企业结算全以大洋来合算。整体能量跟楚军不相上下！

这是两弱一强。魏蜀吴三国争霸的场面，刘孙自然要联手以抗曹了。

李鸿章派出的人是周馥周玉山，现在还没到上海呢，想到台湾还需要几日。

……

西婆罗洲。

孟加影之战的捷报传到东万津，传到了坤甸，但是两地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没有露出欣喜若狂的喜色。除了那些家人投入义军的家庭外，更多的华人有的只是冷漠的冷眼旁观。

“一群没了胆的怂货。放着人日子不过，偏要舔着脸当狗！”杨洪波对本地大多数华人的反应，报以极度蔑视的冷笑。

他的对面。梁路义满脸铁青，手指骨节攥的发白。而韦昌俊是一脸的平静，冷漠到极点的平静。对于本地的大多数华人，韦昌俊心里头突然感觉这些人好生分。好生分。就像是一群不相关的陌生人一样，就像看到本地的土著人一样。“既然他们不把我们当自己人，那我们也没必要热脸贴他们的冷屁股。咱们没收的那些矿山矿场也别便宜他们了。咱们自己来！等把荷兰人打怕了。咱们自己开矿！”

刘阿生一帮人可是兰芳的产业中坚力量，他们手中掌控着兰芳百分之七十的矿产矿区。梁路义、韦昌俊本打算用这些矿场来抚平兰芳华人的‘创伤’的。可现在这种情形实在令他们太寒心了。

“阿四，你立刻就出发吧。现在咱们……已经没事了！”

作为韦昌俊同伴中脑子最灵活的人。否则杨洪波也不可能以东王部将的身份，在东王被灭之后，还在天京城悠哉悠哉的活了六年，然后在天京被围

的前夕，带着一支自己的队伍，领着天王的命令，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天京。虽然他自身有一样非常特殊的作用。但是能活过天京城的两场血洗，和洪秀全的猜测，杨洪波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所以作为韦昌俊一系的二号人物，作为义军总指挥部的军法处处长，杨洪波当然能参与到了今日的这个话题中。

只是现在看，这个话题已经没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

“好的。我这就去找阿生。”刘康生，刘善邦的侄子，石隆门起义华工残部的领袖，现在王坤、李永飞都已经在义军中抛头露面，反而是刘康生这个首领人物，始终不见他出现在议事厅。

而现在，刘康生的用场就已经到时候了。

当杨洪波从议事厅里走出来，走到城外一处戒备森严的军营中时，他见到了现年三十七岁的刘康生。

“阿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五天，五天后咱们要杀到石隆门！”

这并不是坤甸站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刘暹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让英国人明白一件事，乱伸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现在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刘暹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大英帝国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不是吗？

不只是华夏日后崛起会面临大英帝国的压迫，就连刘暹统一中国，肯定也会受到大英帝国的阻拦。就像原时空老毛子想往红朝做的一样，跟空一格划江而治！

沙捞越面积不小，是后世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面积有差不多四个海南岛那么大。三分之二土地是热带雨林区，由23个马来族群，就是在原时空的21世纪，这里也是很荒芜。

这里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但是缺乏矿

产资源。詹姆士把注意打在这个地方，是个很糟糕的选择。布鲁克家族自从开始经营沙捞越之后，财政就是困扰他们的最大、最头疼的问题。

不过这里有丰厚肥沃的土地，深处赤道附近，雨水绝对的充裕。四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可以发展起发达的现代农业，在刘暹穿越前的那个时候，沙捞越的黑白胡椒、橡胶、西谷米、椰肉干、燕窝及树桐等，就相当有名。马来西亚全国每年总共生产了27500多吨胡椒，沙捞越占其中总生产量的90%。

石隆门华工起义被镇压下后，大批的马来土著侵占了华人很大的生存空间。但还是有数万华人生活在这里。

刘暹认为这些华人普遍具有不低的反抗精神，比兰芳那里的百姓强多了。所以刘康生这一炮始终引而不发，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让他在必要时候以报仇为名义，再度杀进沙捞越。给英国人一点表现！

古晋，沙捞越首府。

布鲁克家族的大本营就在这里。三十多年的历史，布鲁克家族固然‘几经磨难’，还财政颇有困难，但作为一个土皇帝，他们还是建立起了一片堪称豪华的西式公馆。

现在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里，查尔斯正跟孟加影之战的另一个主人公，荷兰上校罗本先生，对视而坐。茶几上放着两个高脚杯，殷红的葡萄酒在酒杯里绽放着鲜红，一旁的盛满冰块的木桶中埋着一瓶葡萄酒。

“巴达维亚现在肯定已经收到消息了，我成了所有人口中的笑柄。不是吗？”罗本两眼中刻骨的仇恨，让查尔斯看了也不由得感觉心底发毛。这还是当初那个风度翩翩的上校先生吗？

“我的人生永远也洗刷不了这个污点。两百名高贵的生命因为我的错误，倒在了孟加影的土地上，还有两百名高贵的生命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耻辱，被一群低劣的野蛮人所俘虏。我在正视这一点，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解救二百名被中国人

俘虏的士兵。所以，查尔斯先生，把马来士兵的控制权交给我，你将获得我的家族的友谊。你也将会获得荷兰的友谊。”

第三百四十七章坤甸站的大网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快，快！加紧赶路，加紧赶路——”

一处丛林之中，一群包裹严实的士兵正在埋头行进着。汗水早已经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解开手腕、裤口、脖颈处缠裹的一层层布条。

雨林当中，蚂蝗毒虫多的不可以计数，那些布条很多时候是能救士兵小命的。

杨洪波走在队伍前，刘康生落在队伍最后，两人一前一后督促着队伍行军。这支二百五十人还不到的队伍，就是让英国人掂量分量的一把尖刀。

黎明时分，杨洪波终于看到了急行军的目的

地，岗瓦，沙捞越最靠近正南边界的一个农业城镇。这里有一片面积不小的种植园，三个土著头人和五个欧裔家族构成了岗瓦小镇的上层阶级。华人也有上百口，毕竟农业上头华人是远比土著更值得信赖的帮手，小镇的总人口达到了一千三四百人，其中一半是奴隶。

“喳喳，喳喳……”

杨洪波、刘康生带兵穿过密林之后，在一道小河边顿住了脚步。杨洪波亲自带人向小镇方向摸了过去，在一处草丛茂密的地方。“喳喳，喳，喳喳……”几声神似鸟雀叫声从他的嘴里发出。

“喳，喳喳，渣渣渣……”对面草丛中立刻想起了回应。

“吴大爷。你已经到了啊！”杨洪波看着对面草丛里站起的老人，脸上终是露出了轻松地笑。

“老汉已经到一个多小时了。可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树林里的小路能走吧？队伍都带来

了？”吴姓老人口中问着。语气里却充满了肯定和自得。

“你老厉害。队伍穿过密林，没折一个兄弟。所有人都安全达到！”

眼前的老人就是坤甸站编织的一张大网当中的一个节点。一个在瓦岗镇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人。一个女儿被土著头人抢走，到死都没能见上一面的老父亲。一个儿子无故死在了种植园，身边只剩了一个未成年小孙女的凄凉老人。这种人内心中肯定对土著对洋人都充满了恨意，正是坤甸站收拢外围人员时最爱的对象。

岗瓦镇物资、人力和守卫力量的分配图，吴老汉早就交给了坤甸站情报人员，杨洪波、刘康生等也早就熟记在心。之所以进攻前还要跟吴老汉相见一面，那是为了探听一下近些天镇子内各种布局是否有位置变动。

一张吴老汉十分熟悉的地图上，当初他出自他手的一张地图。“这里，这里……。守卫也有变

动……”结果笔，飞快的在地图上标记了几下。

“大的部分没有变动。”

“没有变动。除了阿都沙末（头人）前日去了古晋，然后守备队这里多了十个人，其他的就啥也没变。”

……

没有情报是十分棘手的，有了情报却是十分便易的。尤其对付的是一群毫无防备的敌人的时候。

岗瓦镇毫无悬念的被攻陷了。在一个安详的清晨，二百多精锐士兵，里头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跟英国人、马来土著仇大苦深的战士们，旋风一样杀进了岗瓦镇，旋风一样荡平了所有人的抵抗。最后旋风一样砍掉了两家土著头人家族所有成员的脑袋。不分男女老幼。处死了镇子上过百土著人，以及一家英国种植园的男主人和少主人，掳走了镇子上所有的洋人。

众多财富当然也是他们的。于是这群‘土匪’就兵分两路，一路七八十人。驱使着小二百名奴隶，运载着整个岗瓦镇七成的财富和粮食物资，返回了密林当中。剩余的一百多人继续向北。驱使着三百来奴隶，趁着沙捞越还没有惊醒。瞄准了自己的第二个目标。

……

“啪！”古晋最华丽的那片建筑群中，查尔斯.布鲁克狂怒的将手中的玻璃杯摔了个粉碎。“集结护卫队。集结护卫队！再去请罗本上校来一趟，我要收回马来士兵的指挥权。我要集中一切力量，将那撮丑恶的土匪，全都吊死在石隆门！”

自己都还没有正式介入西婆罗洲的战争，当年那群狼狈的跟流浪狗一样逃向南方的叛乱余孽，竟就敢打着旗帜杀到了自己的沙捞越。这是对布鲁克家族最严重的挑衅。“我会让他们尝到地狱的味道！”四个城镇的沦陷，上千条土著人命，数十名高贵白种人的血，上百名被掳走的欧裔，整个沙捞越的南方都要变成废墟。此仇不报，查尔斯还怎么

统治沙捞越！

“该死的中国、猪猡，发电报给新加坡，告诉克拉克总督阁下，大英帝国子民的利益正在受到暴力的侵犯，大英帝国子民的鲜血正在因暴虐丑恶而流淌……”他要介入战争，他要推平整个兰芳！此一刻查尔斯的内心是那么坚定。

……

山野中，罗本领着一群荷兰士兵点起了篝火。是的，此次剿灭土匪的指挥官是他，查尔斯可没有打仗的本事。沙捞越的护卫队就是一群会放枪的民兵。而罗本即便能力再疏松，他也是正规的荷兰陆军上校。

罗本也暂时取消了杀进兰芳领地，掠夺数百华人，以此要挟义军交换俘虏的算盘。因为要做这样的事情，他需要大批马来士兵来吸引义军的注意力。然后他才可以带领部队从义军防线的空隙里钻到防线的后面，去掳掠华人。

战事一打开，太多的华人都逃到东万津、坤甸这些兰芳领地的核心地带去了。

“这里头有荷兰红毛。这两边真是联起手来啦！”刘康生举着望远镜打量着篝火旁边的警卫士兵。正宗的白种人！

“那就一块收拾了！”杨洪波低声答了一句。眼睛也在仔细观察着对面的一举一动。

篝火照着刘啊七的脸膛，将他整个人都映成了红色，刘阿七啃着肉块张开嘴巴吐出一块骨头，斜斜的躺在草地上，招呼一声：“弟兄们晚上给我盯好了。”一双眼半睁着昏昏欲睡。

他是布鲁克家族护卫队中的一个小头目，手下有三四十人，其中大半是华人，剩余的则是土著。护卫队是布鲁克家族豢养的打手，总数有六七百人，但是除了核心的两个连队是欧洲人外，剩下的四五百人都是华人和土著。两者的数量近乎对半开，也就是说至少有二百名华人在给布鲁克家族效力。而为什么会如此，十多年前石隆门还有数千华

工起义，并跟布鲁克家族僵持甚久，为什么现在又有那么多华人给布鲁克家族效力？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中国人见风使舵的本事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是蒙元、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还是原时空华夏百年屈辱史的时候，汉奸这个东东，中国人从来不缺。

再有就是，地广人稀的沙捞越不存在太多的白种人流浪汉，护卫队中的白种人多数从外面刚刚迁移过来的，或是跟布鲁克家族渊源很深的下属家族的男丁，他们在服役一段时间后，人也会陆陆续续的从护卫队中退出，然后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可开垦土地，之后就是自我的经营了。布鲁克家族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不用华人也是不行的。

真正的说起来，刘阿七这种华人士兵才是护卫队中的真正职业士兵。战斗力也比马来土著强上一些。而布鲁克家族在镇压下当年的石隆门华工起义后，也很清楚沙捞越要发展就离不开华人，他们已经打散了势力最大的华人团体，接下就是要以怀柔的手段，拉拢诸多零散的华人小团体或是家庭。护

卫队给出的报酬是相当丰厚的，这里的华人士兵年纪最大的都有超四十五岁的。成分也很复杂，极有真正的狗腿子，香蕉人，也有为了拿钱扛枪的。他们和人数差不多的马来土著士兵，才是近些年布鲁克家族平息地方纠乱的主力。那大英帝国的虎皮，终究是只能扯来吓唬人用的。

而两个连队的嫡系力量，查尔斯也好，在他之前的布鲁克家族也好，都是留在古晋自保，不会轻易的动用。

就连现在，出现在这里的护卫队白种人兵力，也只是一个百人连队。另一个依旧在古晋给查尔斯当保镖。

黄亚荣怀里抱着一杆后膛步枪，身边跟着一个观察手，手里拿着连发枪，腰间陪着左轮枪，还挂着手雷。绝对可以在被发现的情况下抵抗一阵。

黄亚荣是狙击手，他准备点杀对面的军官头目。野地里燃起了几十堆的篝火，人差不多都能看清楚。

在火光中，黄亚荣最先找到的就是刘阿七。民兵一样的华人士兵的警戒实在是太差，除了俩游动哨兵，火光照不到的漆黑地带连个暗哨都没布置。黄亚荣悄悄的将刘阿七的脑袋套入了枪口的准星，刘阿七还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黄亚荣有十足把握一枪毙命！

刘康生潜伏在草丛中，身后上百士兵，匍匐前进了数百米，从远处一点点靠近了宿营地。他一直都在等待着枪声。在他的身后，杨洪波带着上百人压着七八百拿着长矛、砍刀的奴隶炮灰，等待着战斗的打响。（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四十八章实我大清之福！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砰！”枪响了。刘康生第一个从草丛里跃起来，吼叫一声：“跟我冲！”左手一把左轮手枪，右手一把沉甸甸的大砍刀，带头就冲了上去。身后的战士们纷纷挺起身，或是半跪着，上百只步枪齐齐喷出子弹。

刘阿七所带的小队瞬间就被清空了差不多。荷军与沙捞越护卫队的联军外围，立刻被打出了一个小缺口。上百士兵呐喊着冲了上去，一时间杀喊声震天。整个营地的一千多人被眼前变戏法一般冒出的‘大变活人’吓得慌张失措。

杨洪波也立刻抬手向天打了一枪，“上，上！都给我上——”身后数百奴隶炮灰嚎叫着喷涌了过去。这群可怜的人啊，连他们的敌人是谁？有多少

人都不知道。杨洪波没对他们透漏一丝信息，真的是拿他们做炮灰的。

罗本正在一顶整洁的行军帐篷里睡着觉。外面传来的一阵阵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的杀喊声，仿佛就在耳朵边上响起一样。他立刻惊醒，胡乱的披上一件外衣，取过手枪就往外面闯。

“上校。是那群叛军！”一旁的帐篷里，钻出了一个年过四十的大胖子，这人却是查尔斯的表弟，尤尼，掌控着护卫队。这次出战作为护卫队一边的代表。

额头上已经浮现着一层油腻腻的汗水，胖子满脸期待的看着罗本。

罗本没有看胖子。他正在看着战场上的局势，紧张的神情随着他目光所及。一点点消散了去。“不用担心，我们的战士应对的很棒。你看，那一堆篝火，那一堆篝火，还有那一堆篝火……”罗本为尤尼连着指出了三个地点，三处篝火所在地的联军士兵都在进行着抵抗，他们的抵抗为三堆篝火

更后头位置的军队，提供了更长的反应时间。“我们的军队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防线，敌人跨越不了。不过……。尤尼，你真该用心调教一下自己手中的黄、皮猴子了。这群猪猡一样的笨蛋，除了逃跑还是在逃跑……”

“咦？洋人反应够快啊。炮灰的冲击被抑制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康生带领的部队已经完全从战场上退出，跟在后头压阵的杨洪波带领的人马汇合一处。杨洪波指着身前一人道：“你，带上你的人，上前给我甩几个手榴弹。让炮灰冲过去——”

既然已经打算将所有的炮灰都搭上了，杨洪波可不愿意只让他们发挥这么点作用就完蛋。要再往前冲一步，炮灰们全部都死去才值了。

战斗来的突然。结束的却漫长。夜色给了武备落后的奴隶炮灰们最好的掩护，依靠着背后杨刘精锐的掩护和开道，五百来炮灰‘淹死’了上百白人士兵。被‘殃及’的华人和马来土著士兵，更不少于两百人。他们的死。很值得。

杨洪波、刘康生在第一时间给了这支来找自己麻烦的部队当头一棒。

精简了累赘的‘叛军余孽’重新恢复了机动性，根本不是恼羞欲狂的罗本和尤尼能够追到的。整个沙捞越的安全局势，迅速的。以肉眼能够看到的速度，在向着恶劣动荡转动。

北京。英国驻华公使馆。

威妥玛在苦恼的看着自己的副手，公使馆参赞弗雷斯。“怎么办？我能拿着这个荒诞的理由去找总理衙门吗？克拉克先生是感觉西婆罗洲还不够乱？想把中国人彻底拉进去吗？”沙捞越收到了袭击。克拉克有理由愤怒，他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么。但是现在全无证据的就将罪名扣到了刘侯爵头上，自己去找总理衙门，只能将逼迫的清政府彻底陷入此事。那么清政府手下怕就要跟荷兰人好好地说道说道了。

“先生，我认为这件事应该找刘侯爵私下里协

定。中国人向沙捞越发动进攻，很明显是刘侯爵对布鲁克家族于荷兰人的方便在表示不满。查尔斯.布鲁克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给荷印军队，这会让刘侯爵担心布鲁克家族的倾向……”

“我们对婆罗洲没有土地**。帝国的重心在非洲，在中国本身，或许还有今后的日本。我们不会介入西婆罗洲的战争，这一点我会跟克拉克总督交涉，相信很快会有一个书面的声明产生。所以弗雷斯，你去发电报给福州的肖恩领事，让他跟刘侯爵见一次面，务必解除掉这个误会！”威妥玛并不感觉自己是在对低等人种让步，刘暹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的有分量。是的，很有分量。俄国人和法国人的鲜血，日本人的下场，让刘暹在所有欧美驻华公使的心目中都分量沉甸甸的。这就是一个名将的威慑力！

威妥玛在找刘暹麻烦，让西婆罗洲战局变得更加麻烦，让南洋变得更加热闹，与牺牲一点布鲁克家族的利益之间抉择，他选择了后一种解决方法。反正沙捞越这块不被英国人重视的土地，还会罗列着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的表单上么。

不过说真的，大公报的特刊满天飞，清政府又怎么可能真的不知道西婆罗洲的事情？不过是引而不发罢了。虽然北京城99%的大佬还是第一次知道，在遥远的南洋之地还有一块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地盘，但99%的满蒙旗人大佬对此都只有猜忌和提防，而没有半分喜悦。

满清的‘国族’们关心的可不是中国的国运，他们一族的统治权，旗人的荣华来的才更重要。

“傅川，消息确切了吗？西婆罗洲的事情，确是刘元渡搞出的鬼吗？”

恭亲王府的小花厅里，奕?脸色很严肃。他对面坐着文祥，一侧还有恭亲王的另一个铁杆宝鋆在。此时也瞪着一双眼睛。在等着文祥的答话。

“几乎可以确定是刘元渡挑起的争端。兰芳领地起事的那些人拿的全是秦军火药局产的新式后膛枪。要不是他插得手，这些武器。就凭那些刁民，如何能得来？现在进攻英人领地沙捞越的刘康生，

也是刘元渡竖起的一块牌匾。该是在给英国人一点颜色，让英国人掂量着插手兰芳战事的代价。”

文祥说话中脸上露着十分复杂的神情。大清国从一鸦之后，这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多少起教案？每每不过死伤了几个洋人，那些洋人外交官就都蛮横撒野放肆的叫嚣着赔礼道歉外加赔偿，要大清贬惩官员，处死百姓。

可现在刘暹在沙捞越干的呢？打死殃及的何止一二百洋人，到现在那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公使。不也一声嗓都不叫么！这怎么的大清国还不如自己治下的一个小省巡抚了？

“王爷。现在威妥玛并没有闹上门来，荷兰人更没吭一声。某以为，咱们就装作不知，静观其变！”宝鋆觉得只要到时候把事情往刘暹身上一推，这事闹不到，或是说威胁不到中央政府的利益。英国人闹腾也不会把军舰开到吴淞口或是大沽口来，而只会放到钦州湾和台海去！

宝鋆、文祥都是一等一的能臣，二者在北京中

枢，在官场上的声势和地位。比现在手握实权的李鸿章也要强一头。毕竟李鸿章属于小一辈的，而且刚入主北洋，根基还没扎深。两人对眼下世界的外交法则都有所了解，知道满清现在完全有立场在西婆罗洲的事情上发表意见。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

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兰芳领地，小百年前，乾隆爷的时候。罗芳伯赶着往北京抵表，要归附。乾隆爷都看不上那荒毛之地。【当时还有苏禄，顶不住西方殖民势力的压力。也要归附中国，乾隆也拒了。】要来何用？还要跟荷兰人、英国人打交道，忒有压力。索性视而不见！

“佩蘅、傅川啊，咱们关着门自己说话，我说句丧气的话。刘元渡实力不弱，羽翼已丰，再难压制。如其真有心于海外之扩地，随他愿去，实我大清之福啊。”

宝鋆、文祥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但是两人对视一眼，却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抹喜悦。

谁都不是笨蛋。恭亲王对刘暹态度的转变，两

个铁杆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嘴上不说，实际上则都有些觉得不以为然。

在两人的眼中，非科班出身的领兵大将，一方诸侯，并非刘暹一个。只是刘暹的实力更强罢了。恭亲王之所以对他态度大大改变，纯粹是见到刘暹太能打了，新疆战事之后威望名声够隆重了，有点曾国藩平定天京后，天下之望聚附之的赶脚。这才陡然一变态度！

现在恭亲王又说这话，实际上并不是放弃了对刘暹的猜忌，这猜忌反倒还更重更深了。这话的意思，有把刘暹往海外，也就是南洋推的意思。

南洋之地从前明时候就有诸多汉人生存，到了现在人就更多了。在大清朝的眼中他们绝不是自己的子民，而是一群叛乱逆贼的潜在者，是真真切切的天朝弃民！不要说荷兰人打兰芳，就是荷兰人把兰芳的华人屠个遍，满清也不会真正的对荷兰人伸出一指头。顶多是口头上关注一下，更多的是理都不理。

如果刘暹真的去南洋了，恭亲王看来满清自我就解除了一个大危机，是天大的好事情。同时也有层意思指——只要刘暹往南发展，他不会对此多制造阻碍！

比如说现在的事情，比如说秦军增强舰队的事……（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四百四十九章大海上解下炮衣的军舰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坤甸是婆罗洲现今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港口，两河交汇，贯通入海，市区离入海口23公里，河阔水深，可通海轮。就是在后世的21世纪，这里的经济地位也不曾下降。

现在这个婆罗洲最繁忙的港口却是一扫往日的热闹，变得寂静的怕人。

从港区码头往西面看，至少三百米宽阔的河面上，有一根飘扬着荷兰国旗的细杆直立在河中。那真的是一个无所谓的细杆吗？不是。那是一艘荷兰木质巡洋舰沉底后留下的‘遗迹’！

就在杨洪波、刘康生带队杀进沙捞越的第三

天，两艘荷兰军舰开到了坤甸港入海口，都是木质巡洋舰。一阵炮轰试探，发现入海口似乎真的没有炮位埋伏。荷兰人又素来轻视华人，尤其是海防这一块，仗着自己军舰个头大，两艘都是上千吨级的战舰，放在南洋这一块，除了英国人，还真能横扫一切海盗。就直接钻入了河道中，打算溯流之上，直接杀到坤甸的港口区。

然后两艘千吨级的巡洋舰在一阵大口径臼炮的狂轰滥炸下，当场沉没了一艘，另外一艘负伤逃去。

大口径臼炮，全都在200mm以上的臼炮，义军手中一共有十门，耗费了钦南钢铁厂不少炮钢。却每门只能打30发左右。射程不足一里地远。

在战斗意义上，这些臼炮完全是不合格产品。战斗中它们的意义很微小。五百米不到的射程，都处在步枪的威胁下了。要真正投入进战场。光是射击阵地的布置和修筑，就能让指挥官掉光头发。

这些臼炮的铸造地是在兰芳，起事之前秦军偷

偷过来的技术人员就已经把它们造好了。目的并不是要攻坚克险，只为了守护住坤甸海路上的安全。就像轰击荷兰军舰一样，靠着坤甸港口距离入海口四五十里地的优越位置，十门如此的大口径臼炮注意封锁住海路！

荷兰人当然不会认下这口气，当两艘军舰一沉一伤的消息传到后，巴达维亚舰队司令官西莱森少将，与巴达维亚总督约翰.威廉略作商议。就立刻率领着手下的五艘军舰驶出了巴达维亚港口。五艘军舰上运载的还有超过一千名荷兰陆军士兵，这些可全都是正宗的白人士兵。

……

“铛铛……”的警钟声从扬武号瞭望台上响起。一片安静的扬武号上登时瞬间忙碌了起来。信号旗挂起，距离扬武号不远的五艘军舰也瞬间忙碌了上。

炮衣褪下，炮弹填装，各炮位炮手就位。机轮组随时加大蒸汽马力！

石清岩两眼望着前方的茫茫大海，扬武号发出了警报，前方有一支舰队，那肯定是荷兰人的了。但是，这里不是坤甸港啊。身后是松柏港，很小的一港口。只有三条航线，分别通往坤甸、沙捞越和三口洋。“荷兰人难道已经击毁了坤甸？”然后又来毁松柏港？

“升战斗旗，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

石清岩心里紧张了起来。坤甸要真是给毁了，自己除了硬撼荷兰人的舰队外，似乎也没别的出路了。他是很清楚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给义军站台！

“将军阁下，前方发现一艘军舰！”就在扬武号瞭望兵发现对面的荷兰人舰队的同时。荷兰舰队最当前的一艘军舰也发现了扬武号。这艘军舰就是荷兰舰队的旗舰，西莱森海军少将的座驾。雅加达号！

“一艘？”西莱森疑惑的问道。在舰队从巴达

维亚出发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六艘中**舰组成一支舰队，向南开来了。如果在舰队即将抵到松柏港的时候，撞见了这支中国舰队，西莱森并不怀疑。可是对面的是一艘，那就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是别的什么国家的军舰了。

“哦，不，还有五艘军舰，背后还有五艘军舰。”

警铃疯狂的在瞭望台上敲响，瞭望兵挥舞着小旗，向下面打着一遍又一遍相同的旗语。

六艘军舰？“命令舰队警备，随时准备开炮——”

西莱森当然不会主动去开炮，中国舰队撞上了，那么不远处松柏港也就不可能再‘报仇雪恨’了。但他不能落了荷兰的颜面！

在率领舰队离港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约翰.威廉总督有过商议。跟中国人一定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开战。现今的荷兰伤不起啊。但是欧洲人的颜面也不

能丢！

荷兰总督已经在谋求跟英国海峡殖民地克拉克总督达成‘统一战线’。荷兰人还要傍着英国人的大粗腿，以至能‘吓’退中国人。

双方十一艘军舰逐渐靠近，距离一点点缩小，两边也就都能清楚看到对方的军舰大小了。

“果然是没一艘铁甲舰。五艘军舰中还有两艘五百吨级的炮舰！”

扬武号上贝珊泉放心了。荷兰人这样的实力，就是打起来也不是他们的对手。舰桥上，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富等人热血直涌，他们还是第一次嗅到海战的气息。

两支舰队越来越近，笔直的炮口，肉眼都能看得到。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的看着对方，那旗语兵打出的‘客套语’，一点都没缓和两边紧张的气氛。

两支不同国家的军舰，海上相遇，炮口挺直的对准对方，那是最最不友好的举动和情绪表达。双方形势似乎一触即发，可事实是，谁也不敢打响这第一炮。

海上的对峙进行了半个小时，坠在中国舰队身后的两艘英军铁甲舰出现在了海面上。荷兰人大松了一口气，压抑的心情得到了放松。士气立刻回升。

“舰长，上校先生传来命令。我们要跟着巨石号嵌入荷兰人和中国人两支舰队的中间。”

两艘英军铁甲舰之一，伯爵号指挥官是秦军的老朋友波彼少校。当初跟着秦楚联合舰队。一路看着联合舰队掀翻小日本的那艘英国铁甲舰指挥员。

“那就听从命令，准备减速。所有炮位全部保持原有态势。”

两艘英军铁甲舰的到来，结束了这一场海上的对峙。荷兰舰队调转方向，向着来路退回。中国舰

队慢慢随在后面，他们的目的地是坤甸入海口。

满身的激动过去之后，是一阵阵空虚。邓世昌回到自己住的船舱，脑子里想的却还都是那笔直的大炮口。最近不到三百米的距离，双方肉眼都能把对方军舰看得清清楚楚。邓世昌脑子里就不止一次的想象过一个画面：粗大的炮口喷出烈焰，喷出一枚枚致命的炮弹。然后整个扬武号陷入一片烈火和爆炸当中！

而至于为什么邓世昌的脑子里。陷入烈火和爆炸当中的舰船是扬武号，而不是对面的荷兰军舰。这个潜意识的问题就是邓世昌本人都没发觉。说出来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的不自信！

三十五年来受到的屈辱，完全来自海上的屈辱，沉甸甸的压在所有中国人的心头，即使邓世昌这样立定报国的军官，海面上也始终将自己摆在了欧洲人的下方！

扬威号上，石清岩神色倒很是平静。看着前方已经只剩两缕烟柱还能看到的荷兰舰队，内心里的

底气强了不少。

今日的对峙。英国人的插手不提，荷兰人也是不敢耍横的。他们也不比自己领的命令强多少了，两边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泗水、巴达维亚……”

英国人不会想到，荷兰人也不会想到。秦、楚、粤三家联手的这支舰队。终极目的地可不是坤甸港，而是爪洼岛和苏门答腊岛。是荷兰人自家的老巢！

刘暹可不想因保住了西婆罗洲，而让爪洼和苏门答腊的华人去受一场苦难。而挑拨当地的土著猴子。去找华人的麻烦，造出一场报复的血案来泄泄气。顺带捞回一笔钱财，弥补损失。在荷兰人于西婆罗洲战事上吃了瘪后，以欧洲人如今的尿性讲，还真的有十足的可能！

眼下石清岩他们这支舰队，担负的终极任务是保护整个南洋华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泗水、巴达维

亚，这些荷兰人的腰眼子，才是舰队的最终目的地。

坤甸入海口。停泊在入海口的舰队得到了坤甸的第一手信息。大好消息。荷兰人不仅没能炮轰坤甸，两艘千吨级战舰还在河道上一沉一伤，损失大了去了。坤甸的整一团将士，只爬上岸的俘虏，河道两边就抓了上百。

“怪不得红毛鬼子要下松柏港，原来是在这里吃了大亏啊！”

海靖舰在义军人员引导下绕过荷兰军舰沉没的水面，轻松的驶到了坤甸港区。石清岩作为秦军代表上岸跟梁路义、韦昌俊见了面。

陆战的事情他说不上，海靖舰虽然给义军送来了大批的枪炮军火，还有上百名退伍老兵，但是西婆罗洲的战事还没进入真正的决战阶段呢。荷兰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即使他们海面上用不了力，陆战上的苦战，义军以后还有的打。

石清岩唯一能表态的就是——舰队会完全保护兰芳海路的安全。

韦昌俊、梁路义对此都不意外，陆战还要靠自己打，早在计划开展前，就是说定了的事儿。“只要能堵住洋人的兵船，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五十章第二批荷印军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消息从婆罗洲传到刘暹手中，要用不少的时间。那个时候刘暹跟刘典、周馥的三方会谈，早已经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而结束。

铸造银元是一个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情，三方全都同意。而至于各家能造出多少枚银元来，那就要看各自的财政实力了。这次会谈，三方达成一致协定，各家所有的产业，自今年六月份以后，所有的进出原料货物金额结算，一律以银元作准。

如此，相比很快就能将银元这个东西推广到全国各地。

但这些也不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话题。如果只是这些事，电报里刘暹就能跟李鸿章达成一致。会谈

主要的话题还是在利益分配上面，谁家能占那些地盘！

大清国银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淮军铸造的银元多，秦楚两家就会少；秦楚两家铸造的银元多，淮军的就会少。虽然请造银元的折子递上去后，户部肯定也会分上一杯羹，但是大头还要看秦楚淮三家。因为现今中国的重工业，近乎全部被秦楚淮三家掌控在手。

那每一块银元重七钱二分库平银，含纯银八成九，即六钱四分八厘，换银子却是能当本重换的。所以说，一块银元铸造的利益那就是一成，铸造一百块银元的获利就是十块银元。全国的银子要都铸成了银元。那可是一笔真正的天文数字。

所以，秦楚淮三家要把地盘划定好。按照刘暹跟刘典之前的合计。北方他们两家是不插手了。淮军看是一系，实际代表的还有一部分湘军的利益在。所以直隶、山东、陕西、河南四省，外加上淮军的老巢安徽和江苏，长江以北的精华地带+一个苏南，就全给李鸿章了。

江西、两湖、两广都有一部分朝廷的权柄在，这些地盘看似比北方还要流油，但绝对不好啃的。加上闽浙，那就归秦楚了。至于秦楚之间如何分配，跟着刘典一块来到台南的胡雪岩就提议说设立一个银号。最后秦楚两家达成一致，银号的经营权归楚军。秦军只要铸币获利。这是一个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分别，刘暹心知肚明，自然选后者了。刘典与胡雪岩惊愕之余，满口答应。

此外还有甘陕和云贵川三省，这五省地盘三家都有意识的避而不谈。那里头搅合的势力有些复杂，并且因为云南的战事不消停，满清就近刮地皮，这些年刮得有些狠了，连四川这种经济大省。西南魁首，也远没缓过劲来。

刘暹已经在钦州建立三座现代盐厂了，产出的食盐没多往两湖和东路走，主要走的还是西路。顶了四川的井盐不少生意。让四川自身的恢复变得雪上加霜。这一次三方会谈，那五省之地就全弃在外头了。

现在周馥已经回天津，刘典也回了福州。台南剩下的还有一个胡雪岩，正跟秦军的大管家范德榜泡磨着。

秦军近几年频在越南、在台湾动手。军中病疫是个大难题，需要大批量药材。胡雪岩经营的胡庆余堂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良药都是对症的好药，在秦军极受好评。秦军这两年也没少从他那进药，但是一直没有达成长久的供货关系，如此就甚是可惜了。

想在云南作战的湘淮军，跟楚军也有矛盾，但每年的供货协定就早敲定三年了么。这次正值秦楚亲近的大好的机会，胡雪岩要不趁着两边关系亲切的时候，把这件事敲定，他也就不是白手起家的红顶官商胡雪岩了。

同海军方面的消息一同传到台南刘暹手里的，还有荷兰陆军方面的消息。消息走电报，从巴达维亚转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转到香港，然后到了台湾，比之漂洋过海传来的海军消息，真心快多了。

荷印军此次集结了一万三千人，内含五个营的白人军队，雇佣英国、西班牙、荷兰自己本身大批的轮船，共计四十艘之多，南下二次进攻兰芳领地。

这次跟上次相比，显然力度是更大了。领兵的将领，荷兰人也出动了自己最高陆军指挥官——驻巴达维亚陆军司令官菲耶诺德.范.库伊特中将。

……

沙捞越，荷兰人没有从婆罗洲遍布雨林的南面开始进攻，虽然那里距离巴达维亚更近。库伊特老老实实的在沙捞越登陆，他的选择跟上一任指挥官罗本上校的一般无二。虽然可怜的罗本上校已经被召回了巴达维亚，不久后相比就会回荷兰了。

与上一次荷印军队抵到时相比，查尔斯.布鲁克的热情度下降了很多。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些日子里沙捞越受到的损失，还是因为新加坡的克拉克总督已经给他传来消息，反正查尔斯的热情没有了。

这下荷兰人的麻烦就增多了。只是一个物资补给上的开销，就比上一回高出了六倍不止。虽然这次荷印军动用的部队也超过了上回很多很多。但是耗费一下增多六倍，那显然也是有人趁机要价的。

不过库伊特都忍下了。一些钱财上的事情，对于整体大局并不是事。库伊特更要担忧的是如何击败孟加影的华军。先前一战的结果，让他心里很担心。罗本再笨蛋，华军的作战能力也是要肯定的。一句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而且糟糕的是，上一次罗本留下的数百残兵，士气委实低靡的不成样子。这些士兵先是在孟加影作战失败，然后在联合沙捞越护卫队的‘剿匪’作战中又损失了几十人，却只打死了一堆土著奴隶。连华人的尸体都没见到一具，精气神真的低落到极点了。

库伊特本想着自己还能再增添一个营的兵力。但是见到了这批士兵后，他的想法破产了。这些士兵现在根本无法用到战场上去。

“查尔斯先生。对于布鲁克家族之前的损失，我表示道歉。这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罗本上校的失误。但是，我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当年的血仇的，你应该知道，他们是那样的崇拜自己的祖先！”

库伊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不奢求你的全面帮助，我只想知道，最近这些日子里。兰芳领地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不要说我胆小，我要为我手下的士兵负责。中国人军舰的抵到肯定会很大程度上激发兰芳华人的士气和信心。我需要了解我的对手真实的一面！”

查尔斯脸上的神情立刻变得郑重起来。库伊特赢得了他的尊重。用库伊特现在的表现跟罗本做一下对比，后者就像一个只会开屏展现自己漂亮羽毛的孔雀，很美丽漂亮，却没有半点真实的战斗力。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让我看到了荷兰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希望。”查尔斯亲自倒了一杯酒，递给了库伊特。“六艘中国人的军舰开到了坤甸，兰芳的那群黄、皮猴子都要高兴疯了。两千人，至少

两千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加入了叛乱武装。他们的指挥官又编出了六团和七团两个团队。一个团就是一千人。

另外兰芳人还在自己的城市里组织起义勇队，担负城市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个数量有多有少，各地的义勇队人数并不相同，但总数也当超过一千人。

武器方面。中国舰队的到来应该给他们又送来了大批的军火。而且孟加影之战的糟糕结局，也让兰芳人获得了大量的武器。他们有了大炮！而那些火枪很落后，但是装备义勇队也十分合适。”

“将军阁下。您要面对的是一支经受过初步训练，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装备着充足武器的现代军队。请您一定要谨慎。

我并不像期盼您。新加坡的克拉克总督对我已经发来了一封信件。大英帝国在‘救回’那些被叛乱武装掳走的子民后，会正式宣告中立。我对您的帮助。只有这些。”

库伊特深吸了一口气。七个团，至少七千人，还有上千人的义勇队，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他先前的估计。本以为能有个三四千人就算不错的了。但现在看来，清帝国在南洋华人当中的影响力，还不是一般的强大。

他的脑子不禁想到了在巴达维亚时，自己曾经与总督阁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还真的很有必要性呢！

“查尔斯先生，您现在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代表军队的士兵们，向你表示敬意。当我得胜归来的时候，我会与你好好地喝上一杯！”

库伊特觉得自己有必要召集军队的军官们好好商议一下军情。敌人的数量至少有八千人，战斗力比土著士兵强，依照他现在手下的兵力，想要一战战打到坤甸，是很苦难的事。他需要援军，至少五千人的援军！

“愿上帝祝福你，带着叛乱者的哀嚎、哭求，

胜利凯旋。尊敬的将军！”

“谢谢你的祝福。查尔斯先生，在古晋等着我胜利的消息传来吧！”库伊特在查尔斯面前露出信心十足的笑容。但是在走出布鲁克公馆，在回到军营之后，库伊特的大嗓门就洪亮的响荡起来了。“立刻通知巴达维亚，我需要援军，至少五千名士兵。还有炮弹，大批量的炮弹！”有着火力优势，库伊特需要更多的炮弹在炸毁敌人的抵抗意识!（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五十一章废墟中的孟加影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正午的阳光炽热无比，气温已经升至最高点。

整五团先头营的每一个战士都是气喘嘘嘘的，汗流浃背。即使他们已经在尽可能的轻装前进，可速度还是快不起来。

婆罗洲正给赤道穿过，长年高温多雨，雨林中潮湿闷热的气息能让战士们感到窒息。要知道，除了生活在密林中的一些土著人，就是当地华人没事的时候，也不会钻雨林子的。并且今天气温这么高，**的阳光虽穿不透雨林上空的茂盛枝叶，却也让枝叶底下空间的气温持续上升，并且如若捂了一层盖子一样，闷热的令人向晕过去。

整五团要穿过雨林，就跟当初杨刘小分队袭击

沙捞越一样，杀到荷印军队的后方，干掉荷印军队的补给站。这要穿插的距离可是很远的，并且为了绕过一些危险的地带，他们的行军路程更远了不少。

此战韦昌俊是亲自带队，已经钻进密林三天了，身上携带的水源几乎耗尽。为了防止病疫，雨林中的水是能不用就不用的。

在远离后方根基的情况下，要是突击队伍出现了大规模病疫，那队伍就完了。

三四百里地全靠将士的一双脚板在行动。整五团这回儿轻装上阵，连一门臼炮都没带。威力最大的武器就是炸、药包！

“快，快。都跟上都跟上——”韦昌俊站在旁边的一个树墩上。冲着手下全都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大声吆喝着。淋淋汗水从他的额头脖颈留下，蛰的皮肤生疼。韦昌俊不停的用手抹着脸上和脖子间的汗。

长途跋涉下。体力消耗极大，眼下却依旧还需坚持。韦昌俊也必须坚持的住！这是个机会。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重新焕发新生的机会。他就是死，也要握住。

“弟兄们，加把劲啊，前头就是拉布了，咱们就要到地方了！”韦昌俊口头上继续做着鼓励，眼下时候他也只能做这些了。虽然那拉布距离他现在的位置怕要有小一天的路呢。

所有的士兵头脑中都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前进，再前进。一定要在尽快赶到目的地，到哪儿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场大觉了。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喝水了。

……

孟加影。

“万岁，万岁，万岁——”

又一股援军的到来，城中的守军雀跃的欢呼起

来，欢悦的声音响彻孟加影城，也远远地飘荡到了荷印军的阵地。

“对面的叛军在叫些什么？又是欢呼声？”荷印军少将希特尔皱着眉头向身边的林粥唐问道。

“将军阁下，叛匪们在喊万岁。”林粥唐脸色稍微的僵硬了一下，很显然守军方面是又有好消息了，所以守军们才会这样兴奋地叫起。

“命令炮兵炮击。让炮群的怒吼来做为我们的回答——”希特尔的反应则十分的给林粥唐这汉奸提气。给部队下达着命令。

“遵命，将军阁下。我很愿意为您传达这个命令！”身边一个侍从立刻兴奋地高声道。很明显，希特尔的这道命令让他振奋了。

“士兵们，用我们的大炮来做我们的回答。告诉对面的黄、皮猴子，让他们闭嘴——”

……

新的一天来到，宽阔的战场。超过两千名白人士兵和数倍于此的土著士兵列队挺立着。

一排大炮的炮口对向孟加影城。往昔热闹的城镇早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但是就在那片片的废墟中。守军战士的身影不时的出没，零零星星的寒光闪耀着瓦砾残垣间。

“嗵嗵……”

“轰轰……”

三十门大炮在怒吼。炮弹一颗颗落在残破的孟加影城内。不住的爆炸冲击波，

一阵接一阵的卷起土石瓦砾送上天空。也不时的有倒霉的战士被炮弹命中，自然是瞬间血肉横飞不提。

守军也有炮队，但是数量不多，炮弹更有限。必须要关键时刻发力。所以很多时候，这前线的守

军就完全等于没有炮兵在助阵。八千多荷印军士兵在孟加影城的的残垣断壁间占不了太大的便宜。华军的战斗意志普遍强过荷印军，更别说华军手里还有手榴弹这种近战利器。

但是当三十门大炮怒吼的时候，再英勇的华军战士，也只能乖乖地趴在地上。有了炮兵的荷印军队就是插了翅膀的老虎。

炮击过后，伴随着进攻的声音，一队土著士兵首先发起了进攻。

“瞄准荷兰军官，一枪一个，打掉他们……”

孟加影城中的狙击手不多，拢总只有十个人。但是这些日子里华军从内部也选拔出了一批神枪手。炮击停后，现在这批人已经全部进入到各处阵地。

这批神枪手的素质肯定比不上正牌的狙击手，但是素养比起来同时代的欧洲猎兵来，也不见得低了。并且现在的孟加影城一片废墟，却是正好来给

他们做掩护。一处处残垣断壁当中，狙击手、神枪手们真的是如鱼得水了。

土著士兵当中的荷兰军官陆续的倒下。对面响起的枪声零零散散，但准确度高的惊人。

荷兰人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对面有猎兵。

但是进攻的脚步不会停止，而是迅速的加快。冲上前去，猎兵也就无用了。

“冲啊——”上千名土著士兵呐喊着往前冲去。

这些在荷兰人手下当狗当惯了的东西，对荷兰人，对白人是从骨子里感觉到害怕。但是对中国人，那就是视为待宰肥肉。不仅不怕，反而凶恶之极。所以这些土著士兵得令后。就恶嚎嚎的就挺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冲了上来。

上一战俘虏的那些战俘，荷兰人单独关押，这是日后的砝码。土著士兵则直接撂进矿坑里，他们

中所有人为时不长的余生，都将在危险、劳苦、肮脏的矿坑中度过。不管是梁路义还是有台南示意的韦昌俊，都从没想过让这些土著活命。

“放近了打，杀光他们——”一名军官半起着身子吆喝着。几百条人影在废墟中晃动，只穿着简单的单衣，连统一的服装都没有的华军士兵。握着手中的步枪，握着手中的刀枪，眼神恶狠狠的盯着冲来的土著。

枪声像炒豆一样密集，冲锋中的土著士兵一个接一个倒下，这群适才还如恶犬一样的土著立刻变成了一群惊弓之鸟，掉头就像往后逃。可是他们的背后站着两个连队的荷兰兵，一支支对准着他们的枪口告诉了这些土著士兵该怎么做。

白人的枪口明显比华军的子弹更有威慑力。掉头逃跑的土著士兵又一次来了个方向大调转，再次向着孟加影城冲去。其中的一些人还丢掉了手中的步枪，从腰间拔出了砍刀。挥舞的砍刀。硬顶着火枪射出的子弹，不要命的冲杀着。

土著人有用冷兵器的，华人如何没有爱用刀剑肉搏的？这个时代南洋的华人习武可是成风的。

雪亮的刀剑划出一道道死亡地冥光，伴随着枪声。两边的士兵不断的倒下。

战争像是一头吞噬生命的巨兽，战场上充斥的尽是愤怒和壮烈，华军呼啸的冲锋呼喊声中更有着一股敌人所有没的坚定和希望。

“中国人。该死的……”希特尔两眼中闪过恨恨的目光。

战场间的厮杀正在归于平静。进攻的土著人还剩下一半都不到了。他们彻底的崩溃当中。“开炮，开炮——”希特尔下达着无情的命令。

现在希特尔已经彻底相信司令官库伊特中将的判断。他们需要援兵。至少五千土著士兵，他们需要炮弹。无数的炮弹来摧毁敌人抵抗的信念。

否则他们肯定看不到坤甸的影子。纯消耗式的

打法让希特尔无法接受。即使那些土著士兵再属于炮灰，也没有这样消耗的。

“啪啪——”雨点一样的枪声，以及奋勇彪悍的华军战士，这一天希特尔接下去的两次试探进攻纷纷撞壁。

“继续炮轰——”

对于隐藏在一片片废墟中的华军，希特尔除了炮轰，真的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司令官阁下，我们能绕过孟加影城，直接进攻东万津吗？”

夜晚，荷印军总指挥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希特尔跟司令官库伊特中将商讨起了战争。

希特尔指着地图上东万津的位置，比划了一下孟加影到东万津的距离，一百公里多些，顶多三天的路程。

“运输线，军需补给怎么办？亲爱的少将先生？”库伊特端着酒杯问道。这种法子根本不可取，在库伊特眼中，这只不过是希特尔进攻孟加影城失败而产生的消极和逃避。

“司令官阁下，您认为叛军在孟加影城集结了多少部队？三千人、五千人？还是更多？”

“查尔斯给我们的情报显示，叛军最多不超过一万人。他们在坤甸、高坪肯定部守有重兵，因为那两个地方直接就可以受到我们的威胁。但是东万津呢？这个城市处在兰芳领地的腹地，那里现在又还会有多少部队呢？”

“我不认为叛军有力量在那个地方还部署有太多的军队。那里很可能连一千人都不到。或许只有他们所谓的一个营，三百多人？”摊开两手，希特尔尽可能的在所负责库伊特。

他说的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库伊特看的也很准确，希特尔真的对孟加影城有些棘手躲避的感觉了。

“但是希特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河？”从坤甸沿河一直通到东万津的一条大河。“你有把握比叛军的调动更快吗？虽然这条河要打一个很大的湾！”（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五十二章泗水土着在骚动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深夜，拉布小镇外的旷野上。

上千名雨林中穿插来的整五团士兵躺在土地上，这时的他们看着头顶的星星都觉得是那么亲切。

“弟兄们，打起精神来。拿下拉布，荷兰鬼子就秋后的蚂蚱，蹦跶不长了。”

夜里打仗打得不是战术战法，而是胆量、勇气。韦昌俊很信任手下的这帮士兵的勇气。整五团的基干是最初时候拉起来的人马，不是打趴下了荷兰人的第一次进攻，以及六艘军舰抵到坤甸之后才新增的人。士兵战斗意志坚定，最不缺的就是胆量和勇气。不能说整个五团没一个是怕死的孬种，但

是拼命的时候到来时，至少有一半人能把性命抛在战场上。

“今夜咱们要打的坚决，打的硬朗。一营灭了还有二营，二营灭了还有三营。拿下拉布镇，咱们都是英雄。

建功立业，就在此时。”

一百名先锋队战士身后背着砍刀，腰间挂着手榴弹，手里提着炸药包，悄无声息的向着拉布镇靠过去。

这里的镇子是没有砖石筑造的围墙的，外围只有用木头围的一圈栅栏。甚至本身拉布镇的栅栏都是破破烂烂，现在这样完整的栅栏还是荷兰人抵达后重修的。

不知道为什么，今夜荷兰人执勤的夜哨心头一阵阵发紧。但他们确确实实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无论何时何地，黑夜终是战争中装备落后者的天然盟友。这一场兰芳之战也不例外。

先锋队战士披着黑色的披风。小心，小心的往前挪动。

“抬起来。小心点……”

“慢点，慢点……”

七八个人一小组。五组人在黑夜中悄悄的摸向正东方向的栅栏。五小组人中，全都有拿着炸药包的。

“啪啪……”

五个小组人员全都在栅栏便安放好炸药包后，枪声响起了。几十杆步枪一起射击，子弹雨点样湮没了最近的一个荷兰士兵哨卡。响动惊动了就近的荷兰士兵，很快几十杆步枪就向着小组人员射出了反击的子弹。虽然命中率很低！

夜幕中有惨叫和闷哼声传出，荷兰士兵很快汇聚了上百人，向着栅栏扑过来，五小组人员立刻后退。只有各小组的爆破手还留在原地不动，他们要等到荷兰士兵再靠近一些。估算荷兰士兵扑击的速度，然后盘算着啥时候拉着导火索。

终于，“轰轰轰——”连续五声剧烈的爆炸声照亮了整个天空。

瞬间的场面那是飞沙走石。一处爆破点就是两个炸药包，纯苦味酸就有三十斤重的，那爆炸威力可想而知的。

五团爆裂的火焰包裹着无数的碎木，横扫一切。冲击波撕碎了一具又一具脆弱的身体，飞溅的鲜血很多却还没来得及落到地上，就被炙热的高温给瞬间蒸发。

上百名荷兰士兵在大爆炸里非死即伤。

二十米范围内房屋倒塌，栅栏被摧毁。“杀啊——”呐喊声紧随着爆炸声响起来。先锋队战士一

手持刀。一手握着手榴弹，呼啸着从缺口冲进了拉布镇中。

刀光在哨岗未有熄灭的篝火中闪耀，荷兰伤兵的惨叫声一时连连。几十名先锋队战士飞扑杀到，刀砍斧剁之后。还有口气的荷兰伤兵全部去见他们的主了。

整个镇中的人都震惊了。无论是荷兰士兵，还是镇子里的百姓。但是说真的，荷兰人的守备很松懈。从打枪开始都要七八分钟了，第二批上规模的荷兰士兵竟还没能出现。

一团团篝火在拉布镇内点亮。但是黑夜就是黑夜，深深地夜幕是华军战士最好的盟友。荷兰人点亮的火光。或许给自己照亮了一段视线距离，却也更给黑暗中的华军战士指明了方向。

“轰轰轰——”

十多枚手榴弹准确的命中了二十多米外的一个岗哨，轰然的爆炸声中，整个岗哨变成了一堆燃烧

的茅草堆。部署在那个岗哨里的五名荷兰士兵，完全被高度集中的爆炸冲击波给撕成了碎片。而还没等周边聚拢来的荷兰士兵回过神来，又有三四十枚手榴弹铺天盖地的砸了过来。

荷兰人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在英国人的地盘里遭受攻击。这简直是对英国人尊严的践踏。但是偏偏的，披着一层‘石隆门义军余孽’外衣的华军真就打来了。并且一路穿梭雨林，摸到边了，荷兰人也没丝毫发现和察觉。

“杀啊——”

“冲啊——”

喊杀声已经不止是先锋队了。韦昌俊发现先锋部队的攻势顺利的难以想象后，立刻指挥大部队全面进攻。

整个拉布镇的荷兰士兵、土著士兵还不足一千人，有备打无备，战事进行的简直是完美。整个拉布镇都爆出了震天响地的呐喊，华军士兵就像从黑

夜中杀出的魔鬼，肆意的掠夺着惊慌失措的荷印军士兵性命……

“走，走，快跟上——”一个华军连长大声的喊着，招呼他手下的几十名士兵，跟紧他的身后。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荷印军指挥官奥尔伦尼上校一脸震惊的望着手榴弹群爆炸飞溅的火焰。这是他亲眼看到手榴弹爆炸的威力。跟这近战时候的便易、大威力一比，欧洲军界放弃手榴弹的发展，真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手榴弹爆炸的火光中，点点篝火的照耀当中，夜袭的华军整体显露了出来。

“冲，冲上去——”

整个五团士兵势如破竹。镇子里的土著士兵抱头鼠窜，这些人的抵抗意思。真不是一般的脆弱。整个战场大局已定，只靠着残存的荷兰士兵的抵抗。只是在延迟失败的时间而已。

奥尔伦尼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珠滚滚而下。自己该怎么办？仓库里储存的大量军火和物资要一把火烧掉吗？

这可是几十万荷兰盾的军需物资啊，足够支撑一万三千名荷印军队高强度作战半个月的物资。

“咔嚓——”韦昌俊一刀砍断了一个土著士兵的脖子。接着迅速一转身。挡住了左手一个荷兰士兵刺来的一刀，把手腕一转一压摁下大刀，身子上前迈进一步，手中的大刀顺势划着枪杆往前一抹，就横着给那名荷兰士兵开了膛。

到底是当年尸山血海里拼出的人杰，多年不上战场，这身手也依旧没落下。

“往里冲，仓库，仓库——”

穿越雨林而来的整五团。每人携带的子弹只有一个基数。根本无法支撑长时间战斗。整五团夺下拉布镇后，可不意味着他们的任务就是完成了，他们还要坚定地堵在拉布镇，切断荷印军的退路。所

以，夺取荷兰人的军火库，至关重要。

“丹尼尔，带人烧掉仓库。”奥尔伦尼向一名少校大声的命令着。

“上校，那军火库呢？”

“放在那里，不要动。我们昨天刚往前线运去了炮弹。军火库里只剩下大批的子弹和火药。那些子弹跟叛军步枪的口径不一样，他们没法使用的。”

“烧掉所有的粮食和医药，烧掉所有的帐篷，一切的一切！”

“明白。上校！”

……

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很多的。韦昌俊带着整五团顺顺当当的拿下了拉布镇，但是在夺取军需的时候就碰了铁墙。除军火外所有的粮食物资都被烧的干

干净净。如果不是奥尔伦尼的自以为是，连军火库韦昌俊也夺不到。

所有人都为粮食物资的焚烧殆尽感到痛惜。看看这些仓库的规模。拉布镇原住居民接近两千，是沙捞越领地里相当重要的一个城镇。为了囤积物资。构筑仓库，拉布镇至少一半的人口被迁移别处。

现在这些差不多全部被烧了。

连天的大火照亮了整个拉布镇。照的韦昌俊的脸色一阵阴一阵阳。

……

泗水。

荷兰印尼殖民地中除了巴达维亚以外，最大的一个城市，最繁华的一个城市。同时也是华人力量最强的一个城市。

是华人在一片沼泽之中开辟了这一座繁华的城市，但是华人并没能保住这座城市，荷兰人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南洋土著们的历史，也改变了南洋华人的命运。

跟多次屠杀华人的西班牙人不同，荷兰人除了一次红溪惨案外，并没有太多红果果的排斥华人。可谁要是以为这样的荷兰人对华人友好，那就太天真了。他们不过是将动作变得更加有隐秘而已。

当兰芳政局的变动传来，当荷印军第一次镇压行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泗水城内外的局势就变得有些不安定了。

华人们惴惴不安，土著们高高兴兴。

不少明眼的华人预感到了大祸临头，但他们的反应只是送大笔的钱财给泗水的荷兰官员。而没谁去想过以这些钱财购买军火，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

实际上这点也是刘暹始终不解的一个疑惑。你

说，印尼、菲律宾的华人手中明明有钱，人口基数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不反抗呢？

　　军火真的就那么难买入吗？那些华人富豪，多的是百年传承的家族，蚂蚁搬家也能积攒下一批军火啊？荷兰人对这点控制即便再严厉，华人自身的势力、实力摆在那里的，他们怎么可能没机会搞到军火呢？

　　但事实上，每当有变动的时候，南洋华人就是一群待宰的猪羊。他们唯一的‘自救’就是送钱给荷兰当局。祈求当局能压制下土著的骚动，再不济也是在变动中，自己家族能得到荷兰官方的保护……（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五十三章公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说到底是拳头子没洋人硬。而这时间一长，南洋的华人就自然而然的把洋人当官府了。民不与官斗，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老传统！”

焦文斌很看不起南洋的华人的。并不是他仇富，而是他实在不能理解南洋华人的处世态度。几百年来挨的教训该不够多吗？怎么就不吸取教训？

对身边的石清岩接着说：“一句话概括，没种！”

舰队已经抵到了泗水港，碧水蓝天，船只如梭。刚刚落成不几年的大清真寺宏伟壮丽，伫立在一大堆杂乱的当地建筑当中，巨大的圆形宝顶反射

着耀眼的金光。舰队都还没进入码头，船上的人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当地建筑多是竹木混制，港口区还有不少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宅院点缀在其中，比起那些竹木房，这些宅院更显得是那么富贵。港口的建筑更少不了西式的小楼，典型的欧洲风味，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归属。

海面上都是星星点点的船只，渔船一类的小船密密麻麻。爪洼风物，较之坤甸胜出不止一筹。

港口周围苦力水手各色人等往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声音混杂在一块儿，远远的飘到了海面。

只是中国舰队来的太突然了。让本地的华人完全没有准备，但是就在舰队周边的土著小船猛围在舰队周边兜售土产水果的时候。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传了来，岸上码头已经出现了一群挑着红绸。挂着鞭炮，吹吹打打前来欢迎的华人了。

六艘悬挂着龙旗突然出现在泗水港外的中**舰。让近些日子来惴惴不安的本地华人，登时欣喜若狂。消息以风一样的速度传遍整个泗水城。当六艘军舰沿着航道驶进港口的时候，岸上码头连舞狮的队伍都有了。整个泗水城到处都是鞭炮声。

呜呜声的汽笛长鸣声中，伴随的是哗愣愣的下锚，还有喊着号子抛缆的声音。岸上几个荷兰殖民政府的官员，都阴沉着脸的看着那满船的精壮士兵。

“上帝啊，中国人怎么会来到这里？我们的舰队都沉没了吗？”

荷兰东爪洼省的总督波西亚.范.富德曼抱头哀叫着。打击来的太突然，也太严重了。两艘铁甲舰，一艘木质巡洋舰。两艘炮艇，一艘运输舰，这样的力量能轻易地将泗水城给抹平。

“总督阁下，我们必须停止我们的计划，聚拢起来的土著必须立刻驱散。中国人，尤其是台湾的那位侯爵，会用最严厉的手段反击和报复的。”

泗水城的防务司令，一名荷兰陆军中校，语气坚定的对富德曼说道。

这让波西亚.范.富德曼已经很难看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瑞恩中校。身为女王陛下的军人，你难道害怕中国那群野蛮人吗？”虽然中校说的很有道理，很明智，但是他说话的语气实在令富德曼感到伤自尊。

更令富德曼意想不到的是。瑞恩真就坦荡的承认了。“是的，总督阁下。我就是害怕了。我一点都不想跟中国人战斗，也一点也不认为我和我的手下士兵。比越南的法国人更厉害！”

富德曼的脸色已经在发黑！“向巴达维亚发报，我们的舰队到了哪里？让他们迅速赶来！”

……

作为中国舰队的对外联络代表。焦文斌下船了。荷兰并没有对大清朝宣战，所以他们不能阻止

舰队停靠泗水港口。也不能阻止焦文斌下船。

在港口的几名殖民政府官员目光都在打量着振威、扬威两艘铁甲舰，心里压力山大。突然一个个脸色都直接硬化，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船上下来了这么多的人？

一个一个又一个，一双一双又一双。眼看着那带头的官员身后，下来了三十人都不止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泗水港，荷兰王国的土地，可不是你中国人的地盘！

一名荷兰官员向着刚才还置之不理的焦文斌迎了过去，“尊敬的先生，你的随从究竟有多少人？三十人、五十人？还是一百人？”语气中充斥着不满。

焦文斌翻了个白眼，很轻挑的拿小拇指钻了钻耳朵。“这娘的说的什么鸟语，老子听都听不懂。”一边说着，一边递个眼色给刚才过来说话的

那几个华人。

荷兰官员气的脸色立红，用荷兰语高声叫着翻译员，立刻把他的话翻译。

这来回一番折腾，焦文斌的‘随从’们都已经下船完毕了。整整一个中队的秦军陆战队兵力，加上刘步蟾等换了衣服的海军军官。

这些人穿的虽然还是旧式的满清号褂，但是军服整洁，步履矫捷，武器先进，从军舰上面源源而下，一百多人俨然旧式一支小型军队的样子！

码头上华人的欢呼声更加响亮了。

刚刚停歇了的鞭炮声再度鸣响来。

“此为我久闻南洋治安甚坏，心生惧意，不得以而为之。”

一边站着的几位华人代表脸上立刻露出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虽然谁也没笑出声来，但是忍得好

辛苦。而心底里也好欣慰。

焦文斌如此说，那是红果果的给自己等人站台啊。

“不，不。泗水的治安一项优良，我们完全能够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你真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随从！”果然，听了翻译的翻译后的话，几名荷兰官员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是恼怒之极，但还依旧要忍住气如此的劝说道。

焦文斌并没有坚持带着一个中队的陆战队士兵进入泗水城。但那一个中队的陆战队士兵也没有再回到船上，而是就近的在港口驻扎下来了。

跟随焦文斌进入泗水城的只有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等十多个海军军官。

“诸位乡亲父老。多谢助手。我等来日方长，来日方长！”焦文斌不会傻到把自己对南洋华人的不屑流露言表。而且不管怎么说。舰队需要补给的煤炭、淡水、蔬果等等，他只在码头上这么一阵唠

叨的情况下，就给全部解决了。本地以李家为首的华人，还组织了大批的肉食、蔬果来劳军，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并且最最重要的是，日后要折腾荷兰人，还要靠这些地头蛇的帮忙。

如果焦文斌不是要去赴总督富德曼的午宴，他都想跟这些送上门的地头蛇们好好地亲热亲热了。

爪洼这里的军情处站点，是跟婆罗洲的站点同一时间设立的。但是论成就。这里的情报站比起坤甸站、新加坡站来，真的差远了。

大环境的气候影响真的太大了。话说英国人不管是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但在他们统治的地方，都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华人事件。对华人，他们歧视归歧视，可要是华人能取得不一般的成就，他们也一样承认的。比如新加坡现今的一些华人太平绅士，无论地位还是个人安全。都是很有保障的。

比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手腕强多了。

泗水城内的街道，有着殖民地港口城市特有的那种拥挤喧嚣和活力。

到处都是济济涌涌的各种肤色的人物，穿着白色制服的各国水手，都歪戴着帽子。在街头上面横冲直撞。白人或者混血的警察，穿着短裤，挂着警棍或是挎着枪支。在懒洋洋的四下晃荡。空气中飘动的是水果混杂在一起的甜香。

焦文斌一路走来，感觉这里到处都是打着赤膊的当地人。那些正当年的男性。腰里面多半都配着一把刀，让这些猴子到显得有一丝凶厉了。

周围街道。满满的都是各种店铺，看看招牌幌子，多是华文洋文并行。但是相当一部分华人店铺已经大门深锁，而那些歇业的店铺门前，多是有不少土著人猬集在店铺门口，蹲坐在那里说说笑笑，也不知道在用鸟叫一般的土语在谈论些什么。

焦文斌眉头渐渐皱了起来，那些土著人打量自己一行人的那种恶狠阴冷的目光让他内心的杀意滚滚翻腾。

一条街道走到了一半，焦文斌下了一个决定。他嘴角咧起，露出白色的牙齿，一脸的戾气让这个本来很平和的画面显得却如噬人前的凶兽呲牙一样森冷。

车窗里，焦文斌探出头，向车外步行走着的刘步蟾、林泰曾二人递了个眼色，这两个加上邓世昌是这群海军军官的领袖。“看着那些土著，有什么感想没？”

邓世昌性格严厉，沉默不语，很听命令。焦文斌要说服的只有刘步蟾和林泰曾两个。

“焦大人，是何意思？”刘步蟾目光瞄向了一旁的土著，身材有点胖胖的林泰曾回问道。

“我想给这些土著一个教训。是要动家伙，出人命的。也可能一个不好也要了咱们的人命。你们干不干？”

焦文斌一行十七人，除焦文斌明面上没带枪支

外，其余十六人各背着一杆连发枪。而实际上十七人的腰间还各别着两把左轮手枪，刘步蟾等人更在胖胖的号褂之下挂着五枚手榴弹。火力充足！

刘步蟾神色很明显的有了一抹触动，身后听到了焦文斌话的几名军官都也有了一丝骚动。林泰曾的手不自觉的摸到了腰间的手枪，但态度依旧犹豫。官宦世家出身的他知道很多官场上的弯弯道道，“焦大人，这样做好吗？洋人若是向朝廷抗议什么的……”

“公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焦文斌斩钉截铁的道。（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五十四章这野儿撒得爽快！

ps：看《穿越1862》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来啊，给爷拿个椰子来，解解渴！”

焦文斌并不是一个有官样的人，三品武官朝服穿在他身上，一点当官的威严都没有，浮现的只有一股子兵痞子味。

‘拿个椰子’这事儿，刘步蟾、邓世昌这种很顾及自己形象，或是性格严肃的人做不来的。林泰曾则是官味太浓，也就是人的性格太过‘文雅’一点，所以叶富就脱颖而出。

就见他大步的走到一个买椰子的土著人摊位上，很自然，很理所应当的从土著人摊子上提溜起一串椰子，大约有七八个。一串不够，他空出的右手又从摊位上提起了第二串。然后就‘顺理成

章’递给那个土著小贩一个轻蔑的耻笑，扭过头走回了焦文斌的队伍当中。

叶富自始至终都没掏一个子儿，脸上还始终挂着一种‘爷拿你椰子是看得起你’的臭屁神态。把一个清朝老百姓脑海中深刻着的兵痞子形象演绎的入骨三分！

焦文斌眉头挑了挑，没想到见面以来表现得一直很有纪律和荣誉感的船政水师军官，其中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一面。那似乎完全本色出演的表现，令邓世昌这位叶富的知心好友都不禁挑眉。

而一旁伴随着焦文斌一行缓缓而进的两名荷兰官员和一撮儿警察，脸上全是木木的表情，那是吃惊极了。

这并不是说这些荷兰官员和警察们的思想道德都是节操满满的。而是觉得在清兵在‘外交’场合下如此作为，是不是太不讲究了？

叶富的表现则还没完。回到焦文斌的马车边

上。十分狗腿子从两串椰子中选了一个最大的要献给焦文斌。然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不会打开椰子。

“你。快给老子过来。拿着家伙把这玩意儿打开……”一手捧着椰子，叶富一边指着那个土著小贩叫道。那种随意的、轻蔑的、不拿人当人看的态度，连一边的刘步蟾等都不自觉的往一旁闪裂了一步。

而周遭这时候的土著呢？他们听不懂焦文斌说的话。计算一些土著懂得汉话，那说的也是闽南话之类的，跟焦文斌说的官话是两码事。但是焦文斌的动作，焦文斌那践踏人尊严的语气态度，土著们都看在眼里！

他们本来就跟华人处在矛盾激化的当头。如果不是六艘军舰的到来，说不准再过两日，一场土著们的盛宴就开始了。

当下的这群精神头还在亢奋阶段的土著们都叫嚎起来了。尤其是当事人。那个土著小贩，简直是

指着叶富的鼻子破口大骂、那表情还不是一般的呲目欲裂，不知道的还以为叶富跟他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咧。

“扑街仔！”叶富自己都愣住了。两串椰子而已，这玩意爪洼岛满地都是，娘的，有必要表情这么夸张吗？

“啪！”清脆的枪声响起来。在叶富怒上心头，抓着手上的椰子劈头盖脑的打去的同一刻，马车里的焦文斌一脸怒火的打开车门。手里拎着左轮手枪。一枪把那小贩就爆了头，瞬时脑浆和鲜血四溅。

整个街道的声音都登时一清。两名荷兰官员只呼上帝，是自己眼睛出现幻觉了吗？什么时候中国人变得这么蛮横霸道了？在外国人的殖民地里，拔枪杀人？这还是自己印象中那个野蛮落后怯懦的中国吗？

“噢噢……”一阵野兽样的嚎叫声响起来。满街的土著们用猩红的眼睛怒视着焦文斌一群人。总数

才十几人的中国队伍真心没有威慑力。而港口处的六艘军舰。在泗水本地那群猴子一样的土著看来，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懦弱的中国人只有被洋人打的份儿，哪有敢向洋人开炮的？

“他娘的兔崽子。反了你们了！给爷打！”右手拎着一把左轮手枪的焦文斌，左手向腰下一抹。又一把左轮手枪出现在他手上。而两支手枪在手，焦文斌胆气壮如水牛。也不管马车下的十六名船政水师军官是否已经准备好，自己是冲着一群聚集的土著就噼里啪啦的连开了十一枪，将两把手枪的子弹打个精光。

枪声被淹没在了土著、猴子的叫喊声里。但是伤亡该多少还是多少，焦文斌十二发子弹至少打死了六个人。

“打！”刘步蟾已经摘下背上的连发枪。对准一个就要冲到跟前的土著，一枪打去，迸溅的鲜血都溅到了他的脸上。

十六名船政水师军官谁也没犹豫，虽然这很可

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开枪杀人，但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坚定异常。在舰队驶向泗水的时候，秦军的教员早就开始做所有人的思想工作了。

南洋华人三百年来遭受的一次次屠杀，遭受的一场场迫害。那都是现成的例子，现成的教材。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把脑波调到同仇敌忾这个频道，很轻松就做到了。

“别给洋人吓破了胆了。荷兰一欧罗巴小国而已，开罪了又有何妨？再说，咱们对洋人寸步不让，就算事情闹大了闹到了北京城了，上面儿要安抚洋大人们，一边骂着咱们，另一边儿肯定也会觉得这野儿撒得爽快。天下文武清流，士绅百姓，也莫不是如此！”一边怕着洋人，另一边又盼着又盖过洋人的光彩。如今的中国那就是这样的理！尤其是刘暹的出现，让满清干净利索的赢了俄国人和法国人，这种心态就更足了。

当初在码头还没下船的时候，焦文斌就这么对刘步蟾等人说的。

……

泗水总督府。入门就是好大一片草坪。好几个土著花匠正在浇着水。这种热带地方，这样的草坪。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

放眼过去，庭院轩敞。建筑整洁。椰林点缀在草坪四周。一把把色彩纷呈的遮阳伞四下张开，服装整齐的欧洲绅士仕女们。正在草坪上自在的谈笑着。一旁，一张张餐台已经搭好，戴着白色高帽儿的厨师挺胸凸肚的站着。还有诸多捧着酒盘，穿着白色上衣的土著奴仆，微微弯着腰等候着。

荷兰人对中国舰队的到来绝对是不欢迎的。但是看在港口那六条军舰的份上，富德曼总督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午宴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荷兰舰队没来到之前，富德曼觉得自己没必要再改变态度了。或是说始终都不必再改变态度。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就荷兰的那几艘木壳巡洋舰、炮艇，只中国人的那两艘铁甲舰就能送所有的人下海洗澡。除非有英国人的支持。可是英国人在

之前已经发表了中立声名。

富德曼还邀请了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国驻泗水的领事和夫人，以及泗水本地一些欧裔名流参加午宴。可以说是给足了焦文斌面子。

也是因为诸多领事和名流的在场，当一名衣着严重不整洁的荷兰官员，严重没有风度的紧张兮兮的一溜小跑跑到富德曼跟前的时候，富德曼只想把手中的酒杯狠狠地摔在这个官员的脸上。

“总督阁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中国人……，中国人在闹市开枪杀人。上帝啊，他们至少打死了一百名土著人……”

就跟数九寒天掉入了冰窟窿中。前一刻还怒火冲天的富德曼总督，这一刻只感觉浑身上下都冷入骨髓。

“该死，该死的中国人。他们是来找麻烦的，他们就是来找麻烦的！”

怒火冲昏了总督的理智。当着客人的面。富德曼失态的破口咒骂着。

一旁的英国领事挑起了眉头，对于那个荷兰官员说的事情，他真的意外又吃惊极了。就跟今天荷兰人的感受一模一样。这位英国领事也不觉得暗问：“这还是自己知道的中国人吗？”为什么那么胆大？

美国领事麦克忙把嘴角的笑意隐匿，走上前去道：“富德曼先生。您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您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啊。奉劝您一句。千万别给中国那位刘侯爵掺进来的借口。”荷兰人在南洋的实力绝逼不如日本一国的力量，如果两边真的冲突来了，吃亏的很可能是荷兰人。

手中还捏着美国、德国和英国多笔交易的大量余款金额的秦军，多次对外战斗表现出众的秦军，在英美德三国的眼中不是个善茬。

英国人这次置身事外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总督阁下。”富德曼的副官百米选手一样冲刺到他的眼前，顾不得在场的另外些人，说道：“码头的中**舰有动作，他们的大炮都指向了泗水城。”

“哦，上帝！”富德曼一把手捂住了脸，他的脑袋这一刻真的生疼的厉害。

“瑞恩中校，立刻出动军队，控制全城，控制住那些猴子们的狂乱。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否用子弹让那些猴子清醒清醒。”

泗水港口。

五艘正宗的军舰，虽然镇涛、澄清两艘蒸汽炮舰吨位小了一些，但是合起来那也有超过三十门火炮，其中大半还属于重炮。这样的威胁让整个港口的荷兰守备力量都要崩溃了。这没法打！

驻扎在码头上的一个中队的秦军陆战队士兵，在船上迅速登岸的另一个陆战队中队的配合下，轻

松地缴了荷兰人武装的械。中间除了立威打的时候打死了两名土著警察，其余再没子弹和鲜血出现。

（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第三百五十五章中堂明见！

天津北洋衙门。

一日的办公下来，李鸿章已经很是疲惫，但是北洋水师定议已然到了节骨眼，李鸿章就是再疲惫也要打起精神看着案头那厚厚的一摞资料。因为时局的大不同，北洋水师虽然依旧冠以‘北洋’名号，但是实权已不可能完全归于李鸿章一人了。办海军，朝廷是出了大钱的！

李鸿章只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花。几层皮垫在身下，依旧觉着腰骨酸痛。年纪大了不由人啊！

不过三千里外觅封侯。青年时候的雄心壮志，李鸿章现在依旧壮心不已！

正按着已经老花的眼睛出神儿的时候儿，就听见签押房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儿响动。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发问是谁，就看见门口的亲兵将帘子一掀，周馥、盛宣怀迈步进来。走得急切了，尤其是周

馥，在门口险些给门槛绊倒。

“中堂，中堂，您瞧瞧，大公报新发的特刊！”

周馥手里拿着一张薄纸。正面大公报三个字，颜筋柳骨，刚劲端庄的很。

“又发特刊了？”听着周馥的声音，李鸿章眉毛一挑，笑了起来：“快拿来于我瞧瞧！莫不是银洋的事儿？除了这个，这些日子里也没出什么大事！”

盛宣怀脸色有些讪讪，自从大公报的名头传扬中国以后，左宗棠、李鸿章等有识之士，立刻就认识到了这东西的重要性。这一定程度上简直能左右言论，是在野的清流名士啊。

左宗棠已经在福州办起了《新报》，在杭州也正筹办着《文报》。两报纸起的名字都甚是新意。李鸿章也不落人后，在天津办起了《万国公报》。经手人就是盛宣怀。目光直接放眼海外，却是在学

《大公报》起家时候的做法。没有足够醒目的新闻就刊登外洋的奇闻怪事，再开板块特意介绍欧美列强的国史地理，这些比清流名士的文章诗词更吸引大众们的眼球。

周馥也叹了下气，将手里报纸递了过去道：“刘元渡的手下直接闹到南洋，闹到荷兰人的地盘去了。一个小小的参将，直接拔枪，当街杀人，带队屠了一二百个当地土著。在洋人圈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鸿章反倒看的是眉飞色舞，读了一遍后又拐过头来津津有味的再看了一遍。笑着对周馥说：“咱们还能管着了刘元渡？他南洋提督的衔儿可没被抹了。派兵舰巡视南海。宣扬天威，何错之有？兵舰随员枪杀土著，洋人圈里掀起了轩然大波？那荷兰人的抗议书打到总理衙门了吗？”

听着李鸿章的话儿。周馥也好，盛宣怀也好，全都是慧心的一笑：荷兰人不敢就这事儿喳喳。这说明大清朝国势见长！名头有份量了。

“中堂，这事儿荷兰人还真就吃着哑巴亏了！但这大公报借着这事儿，可是又红火了一把。您看看这背面，这一条条罗列的事……”周馥给李鸿章指出一块不大的文章，这才是他见李鸿章的主要原因。李鸿章两眼就瞅完。脸色立刻变得阴沉沉的。“大人，西班牙、荷兰两国已然屠戮华人多次，南洋土著与华人冲突更是多不胜数。往昔这些可是无一点公理的，完全是西荷两国强权。肆意而为。如今这些随着大公报的特刊，想必很快就能风靡全国。而再联系今时我大清舰队于泗水城之威风，屠土过百人。荷兰无敢噤声，岂不正是我大清舰队之威能？此可不正系北洋水师定议之助力？”

李鸿章捋着胡须赞赏的笑了。周馥所言极是，深合他意。“此言甚佳！”然后问盛宣怀道：“杏荪。你意下如何？”

盛宣怀当然没有异议。他这时也来见李鸿章，所言的问题可是跟周馥说的完全不搭边的。盛宣怀现今只是李鸿章幕僚当中很普通的一份子，顶多算是后起之秀。轮船招商总局的筹办过程中，盛宣怀虽然出力不小，但北洋水师这等大事，他还不够资

格直接参与。

“中堂明见。我此来见中堂大人，为的并非是大公报特刊所载之事，而是为了这大公报本身。”盛宣怀手里一翻，也拿出了一张大公报的特刊。

“中堂。您可能不知道，焦文斌在泗水开枪杀人之事，连香港与上海的洋报都没有报道。这份特刊，大公报抢得是头条，并且上面刊登的还有现场拍下的照片。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大公报在南洋，或是说大公报在泗水，肯定有驻站记者。”

盛宣怀神情有些激动，《万国公报》连个国内外派的记者都没有，除了报道些外国的历史地理、奇闻趣事外，更多的只是一个区域性报纸，消息覆盖就在津京一带，而他心目中最大的对手《大公报》，却已经把记者都派去南洋了。这差距大的简直让他看不到追赶的希望。

当然，盛宣怀现今更多的还是一个政客，他考虑事情可不是单单从经济方面着想的，更多的是政

治。在盛宣怀眼中，办报纸图的就是影响力，这份影响力在必要时候就能帮得上李鸿章的大忙。否则淮系根本用不着办报纸，不是吗？

同时这样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催促出盛宣怀的一个理念。要有影响力，就要抓到大新闻；要抓到大新闻，就要加大投入。

之前盛宣怀是没找到开口要钱的机会，现在这份大公报特刊让他看到了契机。于是才有了这次跟周馥在总督衙门的碰面，才有了这回两人一起来见李鸿章。

盛宣怀的话让李鸿章和周馥都陷入了一阵沉思。应该说这两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思的，连福州的左宗棠在内，都是怀着一样的心思。李鸿章最终开口认下了盛宣怀的这个道理，“杏荪说的有理。”

“玉山，你去提十万两银子给杏荪。照你的想法办，放开手脚的做！”

周馥、盛宣怀两人各得所愿，高高兴兴的走

了。签押房里只剩下李鸿章，拿着报纸在煤油灯下细细的看着。良久叹了一声，“这大公报若不是也讽及秦军。老夫都以为是刘元渡埋下的一颗暗子呢。此刊文一出，秦军士气大兴啊。”

撒野放泼要看对象。如果对象是国人，那绝对是万口齐骂。可现在遭殃的是洋人，那就是万口齐赞了。朝廷高层或许会给刘暹一个‘肆意妄为’的评语，民间谁管这个。谁能‘糟蹋’洋人，谁就是大清的英雄。

而焦文斌小屠泗水土著，大公报上直接就点出‘必受上命’，刘暹在民间的声望是又要加强了。而这种肆意而为的行为，这种‘野蛮’的行为，李鸿章也真心的羡慕啊。

他做不出来这种‘混账’事。

即便手中的实力再强，对洋人，李鸿章也做不出百无忌惮。他不敢，他脑子里就没这根弦。

……

同一时间，恭亲王府里。奕?看着同样的大公报特刊，微微一笑，乐呵了声。冥冥中他感觉自己的‘算盘’拨的更滑利了。

北京城里看到这份特刊的还有宫里的西太后，醇亲王府，文祥府邸，宝鋆府邸……等等王公大臣的府邸。

其中张守岱府上，门口挂起了一串万响的鞭炮……

没人会把一二百条土著的性命放在心上，即便是八旗王宫，内心里一点也不把南洋华人看作是自己的子民，对于给洋人当走狗的土著也是半点好印象都无。

那李鸿藻看了报纸后都乐呵呵的。

……

在泗水东爪哇省的总督府。

富德曼总督靠在躺椅之上，脸色沉沉的看着手中的电报。

巴达维亚整个荷印最高殖民当局接到了富德曼拍出的电报后，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和决定。

游荡在巽它海峡的荷兰舰队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泗水，距离很近，明天可能不会到，但是后天上午一定会抵达。

可是对于华员当街枪杀一二百土著的事情，最高当局的决议却是坚决摁下，半句不谈报复。同时也要富德曼控制当地土著的骚动，一有不对，坚决镇压。

可以说对于泗水发生的这件让整体南洋华人都欢欣鼓舞的‘大事’，荷兰殖民政府是全方面的后退忍让。这让富德曼的自尊心很受伤。他已经看到了未来，继俄国人和法国人后，荷兰人成了第三个倒在刘侯爵枪口下的欧洲国家。而具体的当事人就是自己。自己可能会跟郭尔帕科夫斯基少将、切尔

尼亚耶夫少将、维列夫金少将、杜白蕾将军、弗朗西斯.加尼尔和弗拉斯特两位陆军少将一样，永久的被刻录在本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现在鼎盛的欧洲，鼎盛的白人来说，这样的耻辱和挫败是践踏自尊心的。

而是什么原因让荷兰殖民当局，不顾丝毫的颜面，如此忍气吞声的。除了泗水港口停留的六艘中**舰外，更重要的是婆罗洲刚刚传到的军情——进攻孟加影的一万多荷印大军的前线基地拉布镇，前夜里被叛军（华军）给偷袭攻克了。库伊特中将率领的一万多军队，已经陷入了前有铜墙，后有铁壁，补给线断绝的境地！

第三百五十六章人间不平等

时间进入三月。坤甸码头上，一艘美国籍货船正在蚂蚁搬家一样，向岸上倾吐着货物。这种一千多吨的货轮是迈胜洋行置下的产业，这些年迈胜洋行的发展壮大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来坤甸之前，这艘货轮刚刚将一船的机械、设备运到台湾。刘暹在台湾准备设立一家水泥厂，一家小型兵工厂，一家现代化制糖厂，以及一批蒸汽机，这将用于基隆煤矿和樟脑等产业的现代化改造方面。

卸完了货物，这艘船来到了钦州湾，在连夜装载了一批货物后驶来了坤甸。

二百名自愿来坤甸打仗卖命的秦军士兵，以及又一批军火、军需物资，给送到了坤甸，送到了华军手里。

拉布镇和孟加影城之间的荷印军队至今还依旧

顽抗着。库伊特一边派兵阻击华军的主力，另一边在向拉布镇发起猛攻。战争的局势并没有因为拉布镇的陷落变得毫无悬念。相反，在拼命下的荷印军猛攻之下，一切还皆有可能。

华军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一仗不管能否将库伊特部全部吃掉，荷印军的第二次征讨也是结束了。

梁路义在逐渐着义勇队，这些部队将成为兰芳新政府守备地方的主力军。他现在武器不缺，缺的是人。

兰芳几十万华人，愿意起来反抗荷兰人的青壮年，到现在已经是刮到底儿了。再想扩大军队数量，‘含’进意志不坚定的‘投降派’就是必须的了。

梁路义在韦昌俊领兵偷袭拉布镇之前，就与他有过商定。如果战局不顺。必要时刻就发布征兵令。强令各地方青壮参军入伍，这些人经过短时间突击训练后。就分散填进先前的各整团之中，或是

充进义勇队。只要不全以这些人为兵源编练成建制部队。影响力还不至于立竿见影。

所以现在，这道兰芳历史上第一道征兵令，就张贴去了。

全兰芳领地范围内征兵五千人，只可多不可少。

吴华清这几天心情都有些紧张，自己刚刚适应了戴燕守备的位子，坤甸那儿就派下来了一项苦差事。

八百兵额，在戴燕哪里招的来啊！？

放在三十年前绝对可以。当年的戴燕王国，鼎盛时有华人愈十万。可是三十年前的一场大变乱，吴家的戴燕国王变成了甲必丹不说。当地的华人在荷兰人和土著的夹攻杀戮之下，或死或逃，最后十不存一。现在三十年的将养，整个戴燕的华人也不过两万余人。八百人，真的太多了。

当初罗芳伯在建立兰芳大总制的同时，婆罗洲上不仅有和顺公司跟兰芳你争我夺，几年后的一个人也在戴燕建立起了第一个婆罗洲华人世袭的王国——戴燕。

此人就是吴华清的曾祖父，吴元盛。广东嘉应州梅县人，跟罗芳伯一样。也是乾隆中期迁居到婆罗洲的。并且依靠自身能力很快就在当地创建了颇具影响力的聚胜公司，成为当地的华人首领。

罗芳伯刚来只是就是吴元盛手下的小弟，可是后来罗芳伯的威望渐渐超过了吴元盛，并取代了吴元盛的首领地位。成立了兰芳公司，吴元盛转而成为了罗芳伯的下属。乾隆四十二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大总制。吴元盛被罗芳伯派驻到坤甸北部的戴燕地区。当时的戴燕王凶残暴虐，治下土人都极怨恨他。吴元盛借机杀死了戴燕王，被当地土人拥戴为戴燕国国王。

吴元盛病逝。其子年幼，由其妻袭位为女王。抵到其子吴德奎时代，整个戴燕国都甚是安稳的。华人土著相处很是融洽。但是到了吴华清的老爹吴

广淮当政的时候，此人才敢泛缺，戴燕外部又有荷兰人的挑拨，国内土华矛盾骤然加剧，最后一场叛乱毁掉了吴家的大半基业。虽然最后吴家依旧掌控住了戴燕地区，但是戴燕本身已经变成了兰芳甲太的治下。吴家人头上的王冠也变成了荷兰人赐予的甲必丹。

时到梁路义、韦昌俊拨乱反正，吴华清第一时间对坤甸表示了臣服。转身一变成为了兰芳领地下的戴燕守备。

这里的经济相对富足。农田一年三熟，吃饱肚子是轻轻松松的。所以俗话说得好，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坤甸发布的征兵令上，给的军饷虽然很具诱惑力，可是对于环境富庶的戴燕来说，这股诱惑力还诱惑不来八百个新兵。

兼之，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不忘血仇的人已经投奔了坤甸，这兵源就已经被砍去了一大部分。而且当年的杀戮才过去三十多年，两代人都不到的时间，这里的华人以及那些被牢牢控制的土著，固然是不抗拒坤甸的统治，人们心底对于荷兰人的凶恶

却还依旧有着无法消除的怯意……

　　反正诸多原因种种相加，吴华清这个戴燕守备是相当担忧任务的完成情况。

　　不得已，吴华清对于这个任务只能采取强硬分派方式，八百兵额按照治下各镇的人口浓度，按比例分配。

　　这下又把下面的人给愁坏了。任务完不成，不但他们自己要受处分，吴华清挨了尅也肯定不会忘了他们。

　　双月沟。

　　这里是戴燕最西面的一个华人聚集地，从这儿再往西就是土著的地盘了。可双月沟并不荒凉，这里有华人超过三千人，是戴燕的中心城镇之一。

　　作为此次戴燕新兵招募的主要地点之一，双月沟分到一百四十个名额。可本地的头人、副头人、尾哥等忙活了好一阵子了，也才招募了不到三十

人。这些当官的头发都要愁白了。

“守土卫家，人人有责。”宣传语说的漂亮，比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迈进了一步，也更有实际意义。可眼下时候却不能否认，吃喝不愁的戴燕华人的思想境界真远远没达到这个地步。

所以，一些黑暗也无恶避免的来到了。

董家堡，双月沟边上的小村落。土华杂居，华人为主。

三月初四，这本来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是因为村长，也就是兰芳体系里的尾哥董伯贵不平常的举动而使得整个村子都为之轰动。

路旁两侧看热闹的人群簇拥下，董伯贵领着自己的侄子董阿喜，还有村中的四个壮丁，拎着砍刀，拿着土枪，押着十个年轻汉子望着双月沟而去。这是个年轻汉子中间还有一个是五花大绑的。

“阿铭那孩子真是可惜了，能干也能吃苦，家里老爹生病欠下的债都还的差不多了，只要下劲再干上两年就能娶媳妇，成家生孩子。现在被送去了军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活着回来。董伯贵那老东西真不是个玩意啊……”

“可不是。仗着自己是尾哥，就欺负人家势单力薄的。阿铭这孩子要是有个长短，阿水哥一家可怎么活啊……”

“还不是阿水哥家困难，拿不出钱来……”

“呸！我看这老东西是看中了阿水哥家的那几垄地了。现在打仗可都是枪啊，炮啊的，不到跟前人就没了，阿铭这一去，万一回不来，那几垄田……”

“这家扑街的，没的好死呀……”

众人的议论纷纷却也挡不住董伯贵一行人的远去。董阿喜听了也是默不做声。虽然他们家跟董伯贵是一门子至亲，可是他们家对这个大哥大伯，真

的是没啥好说的了。

董铭扭过头，最后望一眼身后的人群，母亲的身影终是没有出现。现在的她，还能起的床来吗？

“看什么看！”一杆子抽在董铭的脊背上，四人中最后的那个壮丁，董伯贵家下的佃户，当然是以主人的话为天命——看住了董铭。“快走——”

照那董伯贵的想法，董铭最好是刚入军就死翘翘，抚恤银下到手里，身为董家堡尾哥的他能刮一刮不说，董阿水久病之下再得噩耗，人也肯定熬不过。然后董铭的老娘若还活着，他就可直接把她送到双月沟的义社‘供养’起来，而后他家那几垄好田自然也就落入他手中了。可能吞不完，但至少能得个大半！

挨了一棍，董铭扭过头默不做声的忍受着，他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反抗或是顶嘴叫骂，只能让自己受更大更多的苦罪而已。

自己日后还要报仇报复呢，现在必须忍受。

“当兵……”

人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可供自己选择，董铭虽然看不到这条路的尽头，也不知道走上这条路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全部的希望都倾注进这条自己毫无知解的路上。

想到曾经看到的荷兰大兵的光彩，董铭眼睛中闪过一抹犀利的目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然后风风光光的回来，回来好好孝敬爹娘，再好好地问候一下狗日的董伯贵……

即便是光明的羽翼下也还有阴暗在生养。何况是现下的兰芳？不公平永远也是在所难免的。

刘暹就相信这一点，人世间的不平事，永远也不会消失。强调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懦夫的表现。

董铭的遭遇固然有些可怜，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整体的大局。华军的势头仍旧在兰芳境内稳定和坚

定的步步高蹬。

第三百五十七章刘侯爵的徒弟

晚上8点钟的时候，荷印军的大炮又一次开始轰鸣了。这次看来是集中了他们所有的大炮，接近五十门的数量，而且还在夜色的掩护下拉近了与拉布镇守军阵地的距离。

库伊特开始使用爆破弹轰击。守军战线各处都有大团大团的火球腾起，不时有残破的土木工事碎片甚至是人的肢体被炸裂开来，四下乱飞。

正在用指挥部的韦昌俊立刻意识到又一场苦战将要来临。但他没有一丝畏惧。再困难有当年困难吗？荷兰人烧毁了所有粮食物资，但他们没有烧毁镇子里那些种植园主们的仓库。韦昌俊以超出市价一倍的价格从英国人手里购买了足够的粮食。并且荷兰人遗留在拉布镇的还有不少牲畜，这些都成了华军的战利品。

“夜战的关键是火力。手枪和连发枪一定要在敌人总攻发起后才能投入作战！而且筒炮要严格控

制使用，发射两发后，必须停下散热。发射十发过后，必须禁止再使用。所有筒炮要用到关键时候！”

拉布镇外的华军阵地上有着五六口粗粗的钢筒，这些钢筒本来是装火药、装饮水用的钢桶。随军仅有的一批牲畜驮带的就是它们。

但抵到拉布镇后，这些钢桶把盖子一去，那就能当炮筒子来用。特大号的霰弹炮！一炮轰过去，声若闷雷。铺天盖地的碎石子、废铁角、碎铁钉，能清荡前方二十米宽幅*二十米长度的巨大面积。

这东西也是韦昌俊固守拉布镇的一**宝。之前的战斗中已经有用过，两炮直接让对面的荷印军丧失了继续进攻的斗志。

不过这东西的危险性也是极大地。并且射程很近。只能打到五六十米的距离，战场上的适用性很低。

这就跟当年解放军的没良心炮一样。谁手中要

有了成建制的重炮，谁也不会在战场上用那个东西。

韦昌俊很善守。作战经验丰富，最主要的是，现在的他斗志昂扬，战意十足。这人一精神，那跟颓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全身心的投入，能让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加成的发挥。

韦昌俊直接带着几个随从和传令兵进了战壕，而且还是荷印军大炮重点照顾的地段。这一阵炮弹打过来，猛烈的火力就压得人抬不起头来。用木料麻包搭起的大大小小的工事，都硬生生被炸掉了不少。韦昌俊的脖子里面全是土。肚皮紧紧的贴着地面。

炮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荷印军的大队人马就朝上面涌过来了。和最初时候的作战不同，如今出动的荷印军士兵已经不再是排着整齐队形的线列步兵，而是散开了队形的散兵。

或者说就土著士兵的素质，在黑夜中让他们走县列，那根本就不现实。

这些炮灰们走几步，就停下来放枪，打得非常热闹。如果不是大炮的火力弱了一些，也没有机关枪打出来的道道火舌。眼下的场面倒真的很像原时空一战时的战场了。

韦昌俊爬了起来，往身边一看，兵士已经在军官的催促架起步枪开始反击了。只有手持连发枪的士兵还在候命中。

荷兰人军火库里是有大批的子弹不假，但是型号跟华军手里的步枪根本对不上号。现今拉布镇的华军有不少已经用上了荷兰人留在战场上的枪支了。其中一批还是土著士兵用的米尼式步枪。错非他们是守御状态，如果是两边野战，韦昌俊已经杀身成仁了。

也因为如此。连发枪这种在机枪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在绝大多数枪支还属于单发步枪的时代里。已经能算是火力点的存在了。子弹补给断绝的原因让它们此刻的火力显得尤为珍贵。它们要开火，必须等到危急时刻。

一名年轻的荷兰上尉军官。正指挥着他身后几百人的土著士兵，冒着整五团不断打来的子弹，借用地形地物和夜幕的掩护不断朝前运动。他们手中的步枪也在打响，密集的弹雨在华军堑壕线上激起一道道小烟柱。双方不时有人中弹，惨叫声此起彼伏响了起来。血腥的气息，在整个战场上蔓延开来了。

韦昌俊此时则瞪大着眼睛观察着战场，全力寻找着荷印军可能发起全力冲锋的突破点。好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准备！

但是这样的战斗，库伊特从三月七日晚上八点多一直打到了八日凌晨两点钟，还没有要停歇的迹象。在大炮的掩护下，土著士兵向着防线一连发动了六次冲锋，有两次几乎就要冲进华军的阵地，韦昌俊组织一队人用手榴弹把他们打退。险些镇山法宝霰弹炮就要动用了。

战壕里面，守军的伤亡逐渐大了起来，伤员们不断的送了下去。但是对手呢？土著士兵冲了六

次，败了六次，损失至少是守军的三倍……

韦昌俊命令预备队做好准备，下令阵地上的连发枪士兵做好准备，多门撤下阵地的霰弹炮，当然也更加做好迅速回到前线炮位上准备。

这并不是多此一举。霰弹炮本身的危险性太高，如果始终放在阵地上，被荷印军的炮击打中了怎么办？韦昌俊可不想让自己手下的士兵粉身碎骨。所以，霰弹炮在战斗要停止的时候就撤下阵地，炮筒和火药完全分开，在前线战斗重新打响后，继续重新恢复炮位。

“少校！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同一时刻，荷印军司令官库伊特正在询问刚刚前线退下来的少校军官。这位土著士兵团长现在很有些狼狈，脑袋开了花，一枚手榴弹在他不远处炸了开，飞溅的弹片擦过了他的脑袋，现在只是用纱布胡乱包裹着。胳膊上也挂了彩，被打穿了一个小洞。

“叛军的火力还很凶猛！他们有大量的手榴弹，这情况太糟糕了，我们近到他们阵地前沿的时候，不仅要防备蹿飞的子弹，还要看着头顶。那些手榴弹落下的时候简直像下雨一样。我的团损失很大，士兵只剩下不到500人了。”而一个满编的土著团，人数大概在800人上下。

这位少校的团，之前战斗始终没有投入战场。是标准的满员，标准的生力军。

“再冲一次吧，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胜利很快就要到手了！”库伊特说着就一指身后，不计其数的荷印军步兵已经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方阵，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整整5000名战士，超过三成是荷兰白人士兵。当再一次冲锋之后，他们就将发起全面的冲击。

拉布镇的炮声、枪声、爆炸声和惨叫声，整夜都没有消停。下半夜时爆发的一阵阵呐喊声，更是让外围战地观察员——英国人感到一阵心惊。

以英荷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很容易就进入到了

荷兰人的阵地中，全城目睹了荷兰人这一夜里的努力和英勇。天亮前这批人撤出了荷印军阵地，跟外头的另外一部分英国人汇合，两边将各自掌控和看到的战斗情景一结合，内心中对北面的刘暹，戒心更浓了。

因为谁都认为，兰芳这里的华军是一支秦军派遣军官，短促中训练出的队伍。而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在拉布镇以弱势兵力，死死地拦住了荷印军的归途，那么他们的老师战斗力又该多么的强呢？

人，总是下意识的将自己正视的对手看的比实际更加强大。

太阳升起，阳光撒下大地。拉布镇外尸横遍野。

土地都被染成了红色，呻吟声从战场上发出来。打着白底红十字旗的两边人员正在战场上翻找着己方的伤兵。

荷印军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推平了整五团在镇

子外的防线。那堑壕都要被尸体填满了。

拉布镇内，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居民。所有人全都逃向周边了。

警局的院子里，五个熏得通体黝黑的炮筒被随便的撂在地上。这些是废了的，不能再用的炮筒了。虽然它们为昨夜里的厮杀，立下了大功。

如果不是这些特大号霰弹炮一次又一次的发炮，打死了大量的敌人，打消了敌人坚定地斗志，可能昨夜里拉布镇都已经丢了。

也是在这个院子里，宽敞的地上一具又一具华军士兵的遗体，看着韦昌俊等军官脸色黯然。

打了昨夜的一场苦战，整五团的士兵也损失很大。这一夜中韦昌俊损失至少三百人（连伤兵）。算上之前几战的厮杀，整五团伤亡也到半了。

“阻断荷印军的归路，把他们全部包了饺子。”错非这个远大的信念和意志在支撑着他们，

就算有韦昌俊亲自坐镇，整五团也不会再有战斗力了。现在是这样的战斗信念在支撑着此刻的整五团士兵。

……

“阁下。真的要绕过拉布镇吗？我们的军队会在山头和树林当中完全变得无组织和无建制的。如果叛军趁机追击，我们怕是会全军覆没！”

希特尔没有在危言耸听。拉布镇旁边多的是种植园和大小不一的山岭、雨林，这当中并不是没有可通人的道路。但那指的全是个人为单位的行人，不是有组织有建制的军队。

第三百五十八章皇国的伟男子

希特尔完全可以‘看到’一幅画面：出发时一个个以团级建制为单位的部队，在一座座种植园、山头、雨林的阻碍、阻挡、分割下，变成一个个以营级建制为单位的部队，然后变成一个个连队一级的单位部队，最终变成一个个以个体士兵为单位的部队……

部队行进中那些懒惰、没有斗志的土著士兵最先会发生混乱，无数人会从队伍中遛逃，他们中间会因为争夺道路而相互争斗，甚至开枪，这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变得彻底混乱！

当这样的一群人从山头、雨林中再度回到平原和道路上的时候，战斗力已经消弱到了连民兵都远远不如的地步。如果大批的华军追击而来，然后整支部队就会一触及败，彻底崩溃。自己有可能死在战斗中，有可能成为又一个被中国人俘虏的欧洲白人将军……

希特尔的话音落下，整个指挥部里一片寂静。战争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荷印军无论士气还是军队的执行能力，比之拉布镇刚刚被偷袭的时候，都差了好一截。如果说当初时候这般撤退，荷印军在重回平原和道路的时候，还依旧能保持一部分部队的建制，拥有不俗的组织能力。但是现在，荷印军的主体土著军队已经被打散了心气，荷兰军队损失严重，两者还都存在大批中基层军官战死、受伤这一猎兵冷枪造成的恶劣现象，军队的组织和执行能力，就别抱希望了。

库伊特成了十多双目光注视的对象。众人在等待着他的决断。是再向拉布镇发起进攻。还是……继续那条似乎是‘死亡’的路。

“原命令不变。部队准备行动。”

“阁下！”

“执行命令！”

库伊特站起了身子，目光犀利的从希特尔等一

群荷印军上层军官脸上扫过。“奥伦尼尔上校会在对面接应我们。他手下的士兵，加上罗本上校留下的士兵。为了女王的荣耀。为了荷兰王国的尊严，会奋斗到底。我想，我们也应该去相信、去信任他们！”

“准备行动吧！”摆了摆手，指挥部里十多名上校、中校军官陆续而出。希特尔最后看了一眼库伊特，“司令官，我会祈祷上帝，保佑您的选择没有错误。”

大步的走出指挥部的希特尔，内心沉甸甸的。胸口压抑的几乎喘不过气，他想对着蓝天仰天大吼。但是作为一名荷兰陆军将军。他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

指挥部内，库伊特的副官端了一杯咖啡递给了中将。“阁下，您可以休息一会儿。一个小时后，我会叫醒您。然后收拾一下指挥部，预计两个小时后，所有的人就都会离开这里。”

但愿‘转进’的消息能让那群肮脏的土著们动

作快一些！两个小时……，副官在内心中又将这个时间过了一下，似乎部队可以出发。

“不需要。”库伊特接过了咖啡，对着副官说道：“去军营里看一看。那一部分行动缓慢了，就用鞭子来警告他们。再有注意一下德弗里中校那里，半个小时候我要听到他的行动计划。”

……

荷印军对兰芳领地的第二次征讨，以库伊特司令官的大败而告结。一万三千荷印军队。半个月不到的战斗中，荷印军损失了超过七千人。大批的土著士兵在撤退当中溃散、逃匿，可逃到最后却最终被华军俘虏送进了兰芳的公营矿场当中。

荷印军校一级军官阵亡了十五名。其中上校两人。受伤了十二名，上校一人。白人士兵损失超过一千人。拉布镇袭击战和最后奥伦尼尔的阻击战，以及拉布镇的攻防战中。是白人士兵损失来源的主要所在。

三十七门火炮被华军缴获。荷印军的军需官，那个叫德弗里的中校，认为拉布镇是沙捞越的地盘，是英国人的地盘，华军根本不能在这里做过久占领。自己只需要把火炮掩埋起来，等到华军撤退后再回来挖出来，大炮就还是荷兰的大炮。

可惜荷兰炮兵们实在太懒惰，或者说赶着逃跑，胆子小了。炮兵拉来了一批土著士兵当苦力，以来挖坑掩埋所有的大炮。结果土著乃至炮兵当中，又有人在最后的撤退战中被俘虏抓住，地点当然就毫无遮掩的敞开着了华军面前。这简直是上天恩赐的大礼，韦昌俊当仁不让的全取三十七门大炮。

整个荷印军的大炮，除了小一批在阻击华军主力的阵地上无法撤下，被炸毁，剩余的全落进了缺乏重火力的兰芳华军手中。

荷印军二次干扰失败，到底这是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干扰呢？所有人还不得而知。兰芳新领导阶层自身只有无尽的欢喜，而荷印殖民当局，乃至消息传到欧洲后的荷兰本土，那都是一片哀鸿，遍地

鸡毛。

最后是这件事在南洋，在东亚、南亚本身的影响。

华人、越南、暹罗、缅甸，以至于是我大清、日本、朝鲜，那都是欢欣鼓舞。一群兰芳的乌合之众，稍加训练，装备上先进的武备，还缺少炮火力量，就能以弱胜强，两次打赢荷兰，那黄种人肯定是能打仗的。这太具有代表性了！比秦军，比刘暹更具有代表性。

因为刘暹和他的秦军的事迹，很具有特殊性。

黄种人打赢白人，刘暹前后两次把脚踩在了列强身上。但是刘暹在这两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比秦军自身的战斗力更加炫目的令人睁不开眼。在诸多的外人眼中，秦军能打赢俄国人、法国人，刘暹本身那是要占去很大的一部分功劳的。说白了，在很多人眼里，要是没有了刘暹，秦军还能不能继续能打，就要两说了！这是典型的‘名将’效应，就像中国历史上没有了岳飞的宋军一

样。岳家军一场胜仗接着一场胜仗，那本身代表不了宋军的水平水准，所以不能把宋军捧高到秦军、汉军、唐军那个豪迈雄武，世所公认的地步。

没有了岳王的岳家军也就没有了百战百胜，就跟没有了刘暹的秦军一样。、

在一些极端者的眼里，黄种人打不过白人，刘暹的胜利只是应证了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

这样的论调在西方世界很普遍，在东亚诸国，也大有市场。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兰芳领地两次战胜荷兰人，以寡敌众，将之打的大败。那影响力是何等的深远和具备轰动效应了。

这直接就推翻了原先的论调。兰芳的战斗可没有刘暹的亲自指挥。他仅仅是在后头布局。而兰芳华军的形成也是众所公认的仓促和训练不足，唯一可惜的战斗意志较为顽强和凶悍。这样的条件东亚

范畴内的诸多国家，可都能具备的！

　　这就太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代表性了。

　　因为这件事，大公报第一次在日本土地上打响了名头。那些来华贸易的日本人买到报纸后，带回到了日本，一时间都能引得洛阳纸贵了。大公报也映入了日本人的眼帘。

　　“阁下，我们已经派出人手应聘大公报记者，七人成功了三人。”

　　“呦西，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

　　“并且我们还会尽快与大公报高层取得直接联系。以大公报如今的影响力，如果能对刘侯爵高耸赞歌，肯定能引起满清皇族最大的猜忌和警惕！”

　　“杀人不一定要往下踩，还可以向上高高的捧起。捧得越高，摔得越狠！”

　　“嗨！”一个穿着打扮完全西洋化的日本人，

恭敬地向着面前坐着的大久保利通鞠躬。“阁下，我们已经计划接近刘侯爵，准备以美国长大的华人的身份，谋求面见刘侯爵，最好留在刘侯爵的身边，成为一名他的幕僚。”

“人选已经备好，这是他的照片。请您过目！”

“呦西。皇国的伟男子，他是皇国的英雄。你们，务必要有完全的准备！皇国精英的鲜血是万分珍贵的。”

“请阁下放心。大桥君能说一口地道的清国山东话和美国英语，他在三藩市呆了三年，熟悉三藩市的一切情况，并且知道山东的俚语，和烟台周边地区部分的风景人土。请阁下放心！”

“呦西，很好。我对你们的工作进展十分满意。三井君，回去告诉高桥君，感谢他为皇国做出的努力……”

“嗨！内务卿阁下对我们工作的认同，就是对

我等最好的褒奖。”

三井对大久保利通的赞赏感到很激动。现在的明治天皇，可还没有甲午战争时候的神化。在如今的日本精英眼中，大久保利通的威望是要强过明治天皇的。

三月十三日，坤甸。

英国人正在跟兰芳当局找一找大英帝国的尊严。战争中沙捞越地区财产人员的损失，和沙捞越诸多被杨刘分队掳走的白人居民，外带讨论荷兰战俘的问题。三个后脑勺上拖着一根大辫子的中国人下船登上了码头。

三个人每人拎着一个藤条箱子，里面只有简单的衣物。以及每人的活动经费。他们是《万国公报》的外派记者。盛宣怀认为短期内兰芳就是一块是非之地，是有大新闻可挖的……

第三百五十九章八旗要振奋！

台南刘府。这个早已经是台湾权力中心的所在，今日一大清早，递帖子请见的人就络绎不绝。但是人跟人是不同的，有的人站在门口等上三天三夜，最后的结果也仅是在门庭内往里走上两步，听上一句刘暹侍从的回话而已，他们连门庭都迈不过去。而是有的人，帖子刚一递到，就被以最快的速度请到了府宅里头。

不一定是改成签押房的小花厅，可能只是侍从室的办公室。但这待遇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因为张守炎、范德榜这两位大佬，名义上也挂在刘暹的侍从当中的。

现在这个刚一递上帖子，就被张守炎派人迎入的人，真就没见上刘暹。刘暹这几日有些不好，膝盖疼！正在床上卧养呢！

……

“呵呵，瑞麟、长善想向我们来卖军火？还一杆步枪只开到二十五块鹰洋？”刘暹乐呵呵的笑了。“他娘的，痴心妄想！”

二十五块鹰洋，十六两银子一杆枪，贵吗？贵个屁！江南制造总局裸枪出厂价都要十三四两银子，再配上一百发子弹，然后送货上门，二十五块鹰洋的价钱还赚个毛钱！？

当然了，裸枪都要十三四两银子，那是江南制造总局的事儿。放到秦军兵工厂里，这个价钱也能有很不俗的利润的。

但刘暹才不会傻到自暴‘真价’呢。在国内市场上，一杆后膛枪加上一百发子弹，一律三十块鹰洋不二价。这已经是大大的良心价了，跟洋商比起来。刘暹就是良心大大好。

广州进购的步枪数量是两万杆，外加手榴弹和一批火炮。以及枪炮弹，一律都是压价了一二十个百分点。打起小算盘一拨拉，小二十万块鹰洋都没有了。

这两位在刘暹跟前可没这么大的脸的。

“元渡先别上火。瑞麟、长善虽出价狠了点，但他们也给出了承诺。只要交易达成，广东水师今后全部采买鸿基煤。”

但刘暹脸上一点喜色都没有，听到‘鸿基煤’三字，眉头皱得更紧了。“俩王八羔子，吃了豹子胆了，竟然玩起威胁来了……”

瑞麟、长善这可不是真的在表示善意，而是隐隐的点出威胁。他们是怎么不着刘暹。但是两人扎根在广州，只要对下面的人动动嘴皮子，鸿基煤射在广州的销售站就有大麻烦了。

商人都是看人下菜的。尤其是在中国，利益再大，大不过身家性命。权力永远比金钱更有用。

“步枪至少提到二十七块。火炮、弹药价格降一成！”沉着一张脸，刘暹决定先忍下这口气。硬朗划不来，或是说作为‘胸怀壮志’的人，他现在

更该注意的不是那十几万二十万鹰洋，而是瑞麟、长善购买军火的用处！

广东的练军早就编好了。有五千人。现在两位旗人大员又要购买军火……

刘暹蹙眉沉思了一会儿，吩咐一侍从去范德榜那里，问一下军情处广州站有无这方面的消息。他怀疑瑞麟、长善两人是想整治一下广州的八旗兵。不过这八旗、绿营流弊早就烂到骨子里了，就是给他们毛瑟98。也一样顶不上用！

“整编八旗？”范德榜一脸茫然和惊奇，肃色回道：“广州站未曾有报。也没见瑞麟、长善接触英法德驻广州领事。”

大清现在不管有无条件，编练新军。西法训练已经是一个真理。那两位大爷若真的要整治广州驻防八旗们，必是要请些外援、外教的。那少不了就是英法德了。至于美国？呵呵。老美现在的虎皮已经被大公报戳破了。全国上下只有寥寥几万人的陆军，海军也一塌糊涂。其经济工业实力固然强大，

军事上就完全没有啥值得自傲的了。而且美国还排华，更有数万英里铁路上那数之不尽的华人冤魂，这些全给大公报抖露了出来，给老美在华的形象是大大的抹黑了一把！

瑞麟、长善如果要整治八旗驻兵，不接触英法德三列强，似乎是有些不合理。范德榜汇报的情况中倒是有说，长善的两名幕僚前些日子到过澳门。但屋子里的所有人，谁也不认为瑞麟、长善要整治八旗兵，会找早已经没落的葡萄牙。

范德榜看着刘暹的表情，斟酌着道，“目前广州驻防八旗青壮男丁就有万人，其中有差事的不过两来千人。如果朝廷真的要编练旗军，那扩充广州驻防旗军的编制就是必然，倒是能收拢一些人心。如此再更换了器械，再用西法操练，不出一二年，广东就有一支不弱于练兵的旗军可用了。”

刘暹至今也没向手下露出过反意。可是作为一方兵头，一个近乎藩镇的存在，自家利益绝对不等同与朝廷的利益的这份觉悟，已深入秦军上下所有人的内心了。范德榜考虑起事情，尤其关注军事上

的威胁和变动。广州若是编练旗军，那么福州要不要编练呢？这对秦军的威胁就更大。

　　除外还有杭州、南京、成都、荆州、西安……等等。朝廷若是真的编练旗军，受触动的不仅是秦军一个，湘淮楚三军也都少不了！这影响可大发了。

　　刘暹心里盘算着。广州旗兵的数额当是在四千左右，其中至少七成是刀枪都不摸的，只每月等着上头发饷过日子。这里头大半的人日子都过的穷叽叽的。小一部分的人则是自身本就是勤快一些的，私下里做些小活儿，日子倒还可以。

　　当然，对于八旗的规矩来说，这绝对是坏规矩。旗人不从农，也不从工，更不从商。对于满清来说，旗丁就是拎刀拎枪，镇压全国的汉人，维持其统治权力的。这是他们的国策。只是二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野猪皮们，现在早变成了寄生虫。广州旗人中更有许多自身本就穷的叮当响，还大烟抽着的混账玩意。

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广州八旗正当年的男丁上万，兵额却才四千来个，一半多的人没差事干，拿不到铁杆庄稼，旗人底层人的日子也艰难的很。很多旗人恃着特殊的身份，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但也有一部分人踏踏实实的学手艺，走上了正道的。但就像一群乌鸦里头飞出了一支白鸟，这样的人在旗人自身团体里很受歧视，认为他们没有出息。

只是作为满清前期、中期对外的开放港口，又经历了晚清三十多年波折，广州受外来文化、思想上的影响最重。换句话说就是：金钱的吸引力跟八旗大爷面子的重要性对比，天平更多的偏向金钱一些。

毕竟那么多的旗人丁壮，那么少的差事位置，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一些人必须要给自己找条出路的。所以很有些旗人顾不得什么条条规规，一切向钱看了。只是这批人人数较之旗人的基数，还是很小一部分的。八旗子弟，在广州依旧是一个明确无误的贬义词。

“两万杆步枪，就是留下一半做备用军火，瑞麟、长善也要有一万人的士兵。难道广州八旗一下子要扩充五六千人？……把所有的青壮都哗啦上？”

范德榜想了想，说道，“广州八旗，除了马甲无需换装，洋人的骑兵现在也是在用长枪、大刀的，其余的肯定全部要换一遍！就按一万人的数量来算，一年的俸银、禄米、节赏就得好上百万鹰洋，哦，不是，是银元。并且西法操练，打枪打炮是少不了的。再加被服、鞋子等等，一年下来，广州旗兵以一万人的兵额来开支，怎么都要一百五十万银元吧？”

“战斗力怎么样说不准。这消耗可不比我秦军轻松。”

“广州现在有能力支出这笔钱吗？这可不是一次性就能行的，而是每年都是上百万两银子啊！”范德榜还是有些不习惯以银元来计数，稍微不注意，‘两’就又跑出来了。

“广州膏腴之地，也是大清面临外洋的第一大城市。洋人只要准备动武，广州就是首战之处，又近邻我秦军。对朝廷来说，意义重大。如果朝廷不重用八旗兵，他们还能重用刘松山的湘军吗？还是本省的民壮？”

满清走到现在这年景，各地方的民勇团练已经多不胜数，广东也不例外。不过这里的的民勇团练满清那里会真正的相信。两广会匪众多，盘根错节，早就深入民间，难以根除。当年广东洪门响应太平天国发动起义，一度聚众二十万围攻广州，失败后余部退往广西广东边界建立大成国，起义军一直维持到刘暹进广西前一年才最后覆没。所以想用广东民壮为大清卖命，那是一点儿都不靠谱的事情。

刘松山靠不住，绿营靠不住，民壮也靠不住，五千从绿营整合来的练兵能靠得住吗？鬼也不信。最后满清能靠得住的还是广州的八旗，还是旗人！

只是这百万两银子的款项怎么来，刘暹等是始终想不出的。这件事他立刻下令军情处全力打探。

不仅是广州，福州、杭州、南京等地也一样要打听，看看这只是瑞麟、长善的单独想法，还是我大清中枢的决定。

　　四月里，两广总督瑞麟携手广州将军长善，广东巡抚张兆栋、广西巡抚英翰，在两广地方设立劝捐局。

第三百六十章最多两年！

广州的八旗兵振奋了，成都的八旗兵振奋了，南京的八旗兵振奋了，北京的八旗兵振奋了，他们之前已经振奋过两次了，今儿这是在京八旗新军编练的第三批，最后西安的八旗振奋了。

大清光绪元年的四月份，大清朝一共振奋了五个地方的八旗。

跟秦军关系要害的似乎只广州八旗一地，先前让刘暹等担心的福州八旗，依旧维持老样儿。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吗？看看西安和成都距离汉中的位置……

可能刘暹有点神经过敏了。但他总有种被针对感！

张守炎跟广州方面的交涉很快就有了回复。后膛枪的价格被提到了28块银元一杆，但手榴弹、大炮、弹药等的价格就真的只有市场价的九成了。秦

军这一笔买卖就损失一个小型现代制糖厂。而广东水师那么点用煤量，鸿基煤矿赚取的利润与损失相比较，太小巫见大巫了。

交货时间定到一个月后，五月中第一批五千杆步枪和相应的火炮、手榴弹、弹药交货，八月份交货第二批，然后年底是第三批，年后四月里第四批完结。

两万杆步枪啊，秦军兵工厂就是开足马力，也要小半年时间。而以明面上秦军的军火制造能力论，更至少需要一年。张守炎跟广州方面交涉的时候，尤其注重这一点的遮掩，把前后交货时间拉长到一个年头，半点也不暴露秦军真实的兵工实力和产量。

刘暹四月里又得了一个儿子，至今他后宅里的四个女人，是全都诞下儿女了。这让他窝了火的心变的高兴起来。尤其是四月底。兰芳领地与荷兰人彻底达成‘和平’，以及迫击炮开始大规模装备秦军。双喜临门让刘暹的神经彻底兴奋起来。

“迫击炮、重机枪、火箭弹、步枪、手榴弹、手枪，乃至最后的肉搏战。这是我军今后作战里，中短程火力分布图。”

“远了是炮兵的事情，近了是机枪、步枪、火箭弹、手枪、刺刀的问题。只有这个中程，阵地前一千米到五百米的间距之中，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千米到三百米这段间距上的火力空白，无论是我军，还是欧美列强的军队。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我们成功研发的迫击炮，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完美填补了我军在这段距离上的火力空白。迫击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真正灵活有效的将迫击炮战术运用到真正的实战中——”

五月份，秦军在钦州召开了一场高层会议。台湾、海南、越南，本地的广西，连同汉中的张忠奎，都悄悄的来到了这里。

会议上。刘暹除了汇总了一下各部现在的兵

力，发现秦军的嫡系实力已经轻松地迈过了六万人大关，如果将谢继贵和李士恩的广西绿营算上，秦军实力已经接近八万人。这是个让刘暹很感到振奋的数字。只要再抓紧一下新兵的作训，将新兵的战斗力提升上去，等到欧洲购买的战舰回到钦州湾。让刘暹有把握轻松摁下日本人可能存在的捣乱，那么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起兵了。

什么？你说马尾的船政水师？要解决那支舰队。刘暹有必要动真格的吗？有心算无心，可比舰炮对轰更加可怕。

然后一个问题就是。刘暹命令各部，务必绝对重视迫击炮的作用。

“大人。汉中的弟兄们待在老家待得骨头都要生锈了。您这几次大仗又都只抽掉了那么一点人，兄弟们都担心，您把他们给忘了呢。”

张忠奎好不容易跟刘暹见了一面，人都变得有些话唠了。当然他的话并不是只絮叨一些私人感情，或是些杂事。张忠奎跟刘暹说的最多的还是汉

中留守的骑兵部队。这些当年在新疆磨砺过的精锐铁骑，现在变得钝了好多哦。

从新疆回来这都多少年了？五年啦。再精锐的部队，主体兵力五年不打仗，那战斗力也下降的很了。用张忠奎的话说，如今汉中留守部队的战斗力，顶多及格。跟当初凯旋而归的时候相比，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尤其是骑兵队中的那些藏族、蒙古族人，当初时候可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典型，但是现在七七八八的都成家了。有了牵挂，已经没了当年拼命的劲头了。

张忠奎的话让刘暹很是唏嘘。这些情况就是张忠奎不说，刘暹实际上也是有知道的。军情处对汉中的盯防，绝对比广州更深。

这种事儿是无可避免的。军队就是一把刀，战场就是磨刀石，不经磨砺，保护的再好，几年过后神兵利器也变得平凡。

“告诉兄弟们，最多两年，我让他们都动起来！”

……

西历1875年七月。

德国，汉堡。

安格拉.默克尔家中正在举办者一场聚会。来的人不少，除了他的中国朋友外，还有不少他原先的同僚、朋友。

作为一名有着真才实学的工程师，在从礼和洋行辞职之前，安格拉.默克尔已经是礼和洋行内最好的一批高级技术人才之一。所以他的朋友，社会地位也低不到哪里去。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么。

默克尔的朋友并没有对宴会上出现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都知道，默克尔之所以从礼和洋行辞职，辞去那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要跟中国人合伙做生意。

大家一起在默克尔家的餐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打牌的打牌，闲聊的闲聊，消磨着无聊的时光。直到下午的四点，安格拉.默克尔终于揭开了今日这场宴会的最终目的，“诸位先生、女士，请到花园中来，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会在哪等着大家。”

一大一小，两辆自行车出现在了花园的草坪上！

这就是默克尔与秦军合作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飞鸽牌自行车。

一个跨越了时代来到1875年的工业产品。除了材料有不同，这辆自行车几乎跟刘暹小时候骑过的车子，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时空的自行车再也不会被中国老百姓叫做‘洋车子’了，他有个纯正的不能再纯正的中国名字——飞鸽。

当送货的工人小心翼翼的把两辆自行车从马车上卸下来，放在亨特拉尔家房子后面的花园上时，

所有人都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自行车在德国并不稀奇。但是这个时代的自行车，造型在后世人眼中完全就是奇葩。前**，后轮小。甚至罗松在去年才‘别出心裁’地在自行车上装上了链条和链轮，使它有了后世自行车的雏形。只是这些跟眼前的飞鸽牌男士、女士自行车相比，都可以扔进历史的尘埃中了。

“这就是你新设计的自行车吗？默克尔！”

除了中国人，除了安格拉.默克尔，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眼镜中都闪烁着好奇的光芒，盯着自行车仔细的观察着。

默克尔的好朋友克拉克也不例外。作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自行车是默克尔这个铁路工程师设计的，或许默克尔在机械设计上也有深厚的功底儿？但为什么自己不知道？

这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克拉克由衷的为此赞叹。

“不，不。我的朋友，我可没有你那样深厚的机械设计功底，我只是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这是中国人的设计，我只是他们在欧洲的合作对象。你知道的，我去过中国，并且跟刘侯爵有着一定的友谊。”

“先生们、女士们，让我们来演练一下它们的速度和灵巧！”默克尔对一旁的几个中国人使了眼色，两名年纪只有十六七岁的中国小伙应声走了出来。

“朋友们，这就是飞鸽自行车。速度、灵巧和便捷。在城市，在乡下，在德国，在欧洲，在全世界，它们都有着广阔的前景。”

默克尔家的花园足有四五百平方，足够自行车在里面驰骋一番。两个中国少年上前握住自行车的两个车把，松开自行车的支架，然后把左脚放在左脚蹬上面，双手和左脚向前用力一推，右腿在地上一撑，自行车立刻向前滑动了起来，然后两个中国少年把右腿向上一迈，稳稳地，屁股就做到了座子

上……

铃声、刹车、拐弯、掉头……

超越时代的自行车完全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谁都知道，这是一门前景光明的好生意。

男士自行车有一道横梁，样式参考**十年代的永久牌。敦实的支架和后座支撑不仅可以载人，就是载个一二百斤货物，也是可以的。女士自行车就真的很女士了，跟男士型号一比，纤细就是用来形容女性的。

默克尔的展销并没有结束。他拿出了一本本画册，上面的照片除了眼前的两辆自行车外，还有三轮车、黄包车和儿童车……

“咱们侯爷果然目光独到，找个洋人合伙，开展起生意来，好的太多了，并且还有专利的申请。”

“大把的银子送给了这洋人，要是这点用途都

没有，侯爷何必找他？”

“哈哈，也对！”

第三百六十一章朝廷要削藩

六月里，太阳似火。广州内城校场，一行官员打扮的人站在校场边上，看着黑压压一大片的八旗兵丁在列队操练。以往靠随便比划一下枪炮，通通放一阵糊弄事儿的广州八旗，如今已经全员耍起了洋枪！清一色的雷明顿中针后膛枪！

二十多个洋员在校场里发布着一道道命令。但是八旗的军制依旧没任何改变。依然是每300个八旗兵丁聚成一团，以旧式的领佐为军事单位。但是三百人这个数目放到近代军事上，真的是高不成，低不就。当连级单位使，人数太多，过于浪费。做营级单位使，人又太少，不够用！

难道这群八旗大爷上了战场，真就还要一个佐领一个佐领的破开、拼凑着来使用调遣吗？

不过校场变得官员队伍中，有个身材适中的中年依旧眉飞色舞地道：“这回广州的八旗子弟真是振作了，一下子扩编了十五个牛录，除了马甲和炮

队，全都换了洋枪！要是再有洋人敢上门来，准保让他们有来无回！”

这中间人身边有个三十上下，英姿勃发的壮年，身躯高大，炯炯有力。正在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八旗兵，闻言轻蔑道：“枪炮再犀利，也需握在精兵的手里，否则也是无用。”

中年人一点也不在乎壮年给他泼的冷水，哈哈一笑道：“这个自然。八旗即为国族国本，今天下动荡，八旗子弟自当奋勇效力，镇边保国。而无有退怯之理。”而这八旗子弟既然已经奋勇效力。敢打敢拼了，自然也就是精兵了。

中年人身边并列的另一个老人也接口说：“我八旗子弟为大清国本。受朝廷二百多年恩养，岂有不效忠之心？人心即坚定。士必勇也。此西洋利器，泰西战法，动则死伤百千，动摇士气。战惟一勇也。八旗子弟何其称任！？再兼之洋人教授，西法操练，经年苦训，精兵成也。”

这说话的老者正是广州将军长善，中年人是两

广总督瑞麟，而他们说话的对象就是台湾巡抚刘暹。

距离五月份交货第一批枪炮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广州八旗有了副新模样，瑞麟、长善联名上奏北京，称刘暹国之名将，知兵善战，检校军伍，必可补短缺。请刘暹到广州一趟，校阅新军。

说是‘查漏补缺’，实际上更是‘耀武扬威’。上万八旗新军编练一个月了，瑞麟、长善要拿出来长长脸、而且瑞麟在广州还开办了岭南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广州讲武学堂。虽然聘请的教员是还没全到位，但学生的招募工作已经热火朝天的进行着了。

“这作训是几日一操啊？”

霍广成比刘暹还更瞧不上眼前的软脚虾，白瞎了那二十多英**官。

“现在是一日一操了，每操都是一整个时辰！军士如此精练。广州八旗新军必成劲旅也。”

刘暹这个时候才稍微的点点头。近代军队不比冷兵器军队，每日一操是打底。“一日一操，广州八旗倒是真的振作不少了。”

夜晚。刘暹在自己于广州的下榻之处宴请了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

刘松山是湘军出身，王珍的部下。王珍亡后，其部五千人被左宗棠以为根基。拉扯出了现今的楚军。所以刘松山与左宗棠渊源深厚，当曾国藩亡故后，湘军大分化，即有曾国荃、刘长佑这等独立山头的大佬，也有诸多分头淮楚的重将。刘松山就是后者中一员，是左宗棠堪平岭南后，按在广东的一根契子。

刘松山今年四十三岁，正值壮年，身体很好。原时空历史上，现在的已经是死五年了。从左宗棠西征甘陕的时候中炮受伤而亡。但现在身体矫健的刘松山看样儿至少能活到七老八十。

刘松山没死，他侄子刘锦棠自然也没露头之

日。现今三十二岁的刘锦棠还依旧只是一个总兵衔。对刘暹甚是友好，或者说有些小崇拜，可不知道刘暹的这些赫赫功勋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该是属于自己的。

“寿卿兄，我大清……悬了呀！”

酒桌上推杯交盏，刘松山与刘暹说的甚是投机。话语也不自觉地转到了八旗新军上面，刘暹放下酒杯一副发愁的模样，这么的说。

“悬了？”刘松山一愣。“刘侯为何如此危言？都一日一操了，比之原先时不晓得强了多少，八旗可以振作如此，乃国朝之福啊？何来危险一说？”

“寿卿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朝廷为何编练八旗？还不是我等汉员武官做大做强，让朝廷那些王公们不放心了？

这些八旗新军编好之后，朝堂衮衮王公会作何想法？必然是削藩！

说句大不敬的话，如今这朝廷的江山都是我等保下来的。这万军拥护，兵权在手的日子过惯了，朝廷要真尽削我的兵马，那是真有些舍不得的。当今天下有几人是鲍超？一个缺饷，生生逼散了一支霆军。

我刘暹不敢想拥兵一方，称孤道寡，但是没了兵权，一衙役即可捕我，生死荣辱操于人手，安可放心？

再何况，这些八旗子弟，真的能打吗？寿卿兄，你信吗？”

刘暹是在发牢骚，喝了点酒后发牢骚，但人眼睛发亮，并不是醉了的样。刘松山心里头乱糟糟的，刘元渡这是啥意思啊？官场最忌交浅言深，自己跟这为刘侯爷都才刚刚见第一面。他就在自己面前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是要干啥？

这一刻刘松山如坐针毡，直想着拔腿而走，连一开始的打算都忘在脑后了。

他来刘暹这里喝酒，除了要跟刘暹攀一攀交情外，更重要的事儿是要问一问他，那个在兰芳打仗打的风生水起的‘韦昌俊’到底是什么身份？淮军可是传来消息了，某个退出军伍数年，且有家不能回，落户于安徽的人，可是不见了的。

就连一旁的刘锦棠额头都是明淅淅的。刘暹说这话太吓人了。

“朝廷削我等兵权，弃汉就满，以八旗子弟为国之肱骨，外战一至，庚申之变【1860年】重演在即。”

刘暹对八旗兵表示出彻底的蔑视。抿了一口酒，继续‘大放厥词’，像是一点也没看到刘松山难看的脸色，和那恨不得堵住自己住的神情。“说句真心话，这八旗子弟要是提笼架鸟，优游嬉戏，这大清国祚或许还能延续下些年头，可他们一旦要振作了。呵呵……寿卿兄，不是我咒大清朝，这江山真的悬喽！”

“刘侯……，刘侯说笑了。八旗乃国朝之本，乃国朝之本……八旗子弟当中，还是有些壮勇之士的。”

“壮勇之士？这不是壮不壮，勇不勇的问题，而是八旗军制败坏。到现在还守着牛录这老一套法子，如何能练出有用之兵？军民不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当年可行，现在可就不行了。

今日军伍，讲究一个‘专业’，士兵为职业士兵。

而八旗呢？是当兵没个当兵的样儿，当民也没有当民的样儿，军营更是没个军营的样儿。那是一帮拖家带口的大爷兵，哪儿有心思真的征战啊！白日操练，无非是把过去的做样儿做的更专业卖力一些。”

“寿卿兄，你是个老实人，但你就是太老实了。什么事都不能只看当面，你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当官的路子就这么些，旗人假装振作了，汉人的机会就更少了。天底下的官帽就这么多，旗人繁衍日广，缺钱使，没官作，已经嚷嚷了上百年了……咱们汉人笑旗人腐朽，只知玩乐，不肯振作。可他们要真的振作了，这天下督抚还会是八成都为汉人吗？各路提督、总兵，还会九成都是汉人吗？

我刘暹的盘子小，但是骨头硬，朝廷要削藩，一时半会儿也削不到我头上。但是湘军呢？曾侯已去，何人能盖压天下？莫非寿卿兄真觉得旗人振作，振作的只是武力？”

刘松山内心的躁动没有了。刘暹的话他听着有理，越品就越是有理。鬼才信旗人振作只会图武事呢，鬼才信武事不关文官呢。要是军伍不关文官，湘淮楚三家是如何兴旺发达的？多隆阿如今兵部尚书的顶戴又是怎么得来的？

刘暹说的一点都不假。旗人要振作了，天底下的官帽就又要重分了。

……

千里之外的曼谷。

六艘中**舰停靠在港口，雨水淋淋，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港口唯一能发出光亮的除了岸上，就只有旁边的那座灯塔。

邓世昌正在油灯下写着日记。

几个月的航程接近了尾声，他的日记已经有了厚厚的一本。这里头记载着海上对峙的紧张，记载着泗水、巨港、三宝垄、巴达维亚、马尼拉等等各处，南洋华人的欢呼雀跃，也记载着他自己的激动、愤怒和热血……

邓世昌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水师、战舰，就是自己保国的最好途径。并且，船政水师有消息正在私下里疯传，说朝廷准备编练北洋水师，要选拔优异军官前往英国学习操舰、枪炮、鱼类等等。

邓世昌内心中猛的生起一股执念，自己一定要身入其中，到英国学习世界上最先进最严格的海军战法、操练……

第三百六十二章在英国的中国人

西历1875年9月。

“呜……‘

高亢粗壮的汽笛声就像是一头远古凶兽的巨吼，唤醒了车厢中昏昏欲睡的乘客们。如果说刚才列车员的最后一次报站没有什么效果的话，那么这一声工业力量的嘶吼足以让所有人精神一震，迅速的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

“看，前面就是朴茨茅斯了！”

站在车厢的一扇窗户旁边上，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英国青年指着窗外远处渐渐出现的建筑物，一脸兴奋和骄傲的对旁边人说道：“这是大不列颠最好的一座军港，是全世界最完美的一座军港！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母港！”

说完，这个英国青年很是高傲的扭过头，冲着

旁边人说道："睁开你的双眼看看吧，和那个愚昧落后的东方国家比起来，这里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就像是天堂一样！"朴茨茅斯不仅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港，还是英国有名的一处度假地。

青年的语气很冲，而且明显带有一些打压鄙视的味道。这让人很反感，即便他攻击的对象是两个留着女人辫子的中国人。但青年的作为显然跟已经讲究起绅士味道的英国成年人们不搭。

"天堂？"

在青年灼热的目光注视下，一身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员服的林永升收回了自己看向窗外的目光，不经意的在青年身上扫了一眼，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旁边桌上的一张报纸上面，嘴角弯起弧度。"或许吧……"

作为一名大清军人，林永升可没有英国青年的觉悟。觉得朴茨茅斯是天堂。

"或许？"

林永升那淡然的表情和讽刺味道极为浓厚的话明显激怒了英国青年，他就像是一只被人踩了尾巴的猫咪一样。差点儿就要蹦起来了。当然，他身旁的长辈制止了他的这一剧烈动作，不过那一双眼睛依旧瞪得圆溜溜。

“抱歉两位先生，鲁尼只是因为报考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没有通过。见到两位先生的穿着，有些刺激……”

英国青年脸色顿时涨的通红，他可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是在妒忌。就在他要张口欲大声反驳的时候，旁边一直坐着的一位老年人脸色一沉，低喝了一声，“鲁尼。道歉！”让他迅速的安静了下来。不情不愿的向林永升和黄建勋道了歉。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来，鲁尼那一双眼睛中充满了愤怒，一直恶狠狠地瞪着林永升。

低声训斥了孙子一句之后，老亨利目光饶有兴趣的打量着眼前的两名东方人，两个年轻的海军军官。作为一名当年一鸦时候的老兵，他对东方还是

有一丝关注。知道近十年中，俄国、法国先后在中国人手里吃了大亏，不久前荷兰人更是颜面丧尽，连大英帝国也有所退让……

他的目光早就投向了黄建勋手中的报纸上面。

“两位年轻的先生是来自中国的海军军官吗？”

“欢迎那个古老的帝国加入到现代文明中来。工业的力量推到了旧有的次序。不跟上工业发展的脚步，再辉煌的文明也只能暗淡落幕。”

语气中没有贬低和讽刺，林永升、黄建勋都抬起了头来，看着眼前这个头发全白的英国老人。“是的先生。我们来自中国。你可以称呼我林，称呼他黄。”

林永升的英语说得很熟了。黄建勋也向老人问好，英语说得也够熟练。否则两人不可能顺利考进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中去。刘暹从船政水师中挖到的邱宝仁、林永升、叶祖珪、许寿山、黄建勋、

张成、林国祥、吕翰等一批英才，人数达十三人。全部被送来了英国留学，但能考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人才是五个。剩下的八人里六个进入了其他的海军学院。只有两人，因在语言上实在没有天赋，学习起来很慢，与英国人交流都成问题，以至于没办法的秦军驻欧办，只能多给他们补习了三个月时间，然后塞钱将他们俩送上了大英皇家海军的军舰上实习。本来还有商船学院可做另外的考虑，但是刘暹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根本不知道，如果自己答应了，那两个人很有可能就跟小鬼子的东乡平八郎做起了同学了。

日本人早在西历的1871年就选拔了十二名精英海军军官到英国留学。其中就有原时空上日本海军军神的东乡平八郎，但是这些人也倒霉，进不了英国海军学院，只能进入商船学院，实习时也是从最下级的水手开始做起。不过这事儿上，英国人还真没坑小日本们，那商船学院说是商船，实际上毕业生的相当一部分人是要进入海军服务的。那儿根本就是按照海军军官的标准在培养商船船员的。

只是这些刘暹都不知道。驻欧办的重点也放在

德国的那批留学生身上，对英国海军方面的教学了解很浅薄。

“你们的英语说得很棒。自己可以看懂这份报纸吗？如果可以，你们将会在皇家海军的军舰上渡过忙碌、辛苦，但绝对有用的实习时光！”

林永升、黄建勋都露出了自信的笑容。两人是留欧十三人中英语说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二，看看他们的考试成绩，优等，就明白他们英语的水平了。

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五个人中，可是只有他们俩的考试成绩是优等，也只有他们俩给分到了停靠在朴茨茅斯皇家海军军港的马那杜号铁甲战列舰上来实习。

……

林永升、黄建勋并不知道，就在他们两人乘坐火车从伦敦出发，穿越英国南部来到朴茨茅斯的时候，秦军驻欧办的人正陪同着霍广正乘坐从德国汉堡出发的轮船驶往伦敦。

“呜……”

这是在旅程的最后阶段向它的乘客们道别，邮轮发出了一阵高亢的汽笛鸣声，然后就像一只精疲力竭的怪兽一样，慢慢地沉寂了下来。

“呼……”

走下最后一级台阶，在真正的陆地上站稳了之后霍广正的腿一软，整个人都感觉快要散架了一样，忍不住重重的呼出了一口气。不过现在还不是彻底放松下来的时候，他扭头看向了身后，关切的问道：“徐老先生，感觉怎么样？可有不适的地方？”

“尚好，尚好……”

如同醉汉一样吐出几个字，年已五十八岁的徐寿踉踉跄跄的前行了两步，艰难的站稳了脚跟。倒霉的运气，让他们在大海上好好感受了一把北海糟糕的风浪。两个本都不晕船的人，下船的时候都如

此模样了。

身后驻欧办的随从立刻上前搀扶。

“两位先生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打扮很一般的本地年轻人走上前来，恭敬的问候道。

什么白人，什么有色人种，金钱才是第一位的。青年看着霍广正和徐寿的穿着打扮，以及身后带的侍从，就明白这两位是不差钱的主儿。

“找几辆马车，把我们送到一家舒适的酒店！”

毫不犹豫的，霍广正说出了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服务。刚刚经过了一段糟糕的海上旅行后，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迫切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而驻欧办派来的这些随从，每一个都是秦军中选拔的一流精兵。霍广正也不信自己阴沟里翻船，

会给人坑了。

“好的先生！”一枚五先令的硬币，让年青人发自内心的露出了喜悦。

他的职业就是一种在码头上跑腿，为有钱的人们服务的人。伸手抓住硬币立刻就转身跑出几步，一个呼哨，两辆马车便得得的跑了过来。但是这还不够，霍广正带着有八个随从，加上徐寿和他的儿子徐建寅，那就是十一个人。可不是两辆马车就能装下的。

作为现今中国为数不过的西学人才，刘暹对徐寿和他与傅兰雅【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上海建立的格致书院是充满了期待的。所以他出钱资助格致书院的建设，也省去了格致书院太多外人的痕迹。并且让霍广正带着徐家父子走一趟欧洲，走一走，看一看，开阔开阔眼界。当然霍广正自身也是有任务的，他要在德国看到自行车投入市场，在汉堡、在柏林、在法兰克福、在慕尼黑，看看留学德国的那些人的生活、学习状况，然后到英国瞧一瞧自己定制的那些军舰……

霍广正和一个随从上了第一辆马车，徐家父子上了第二辆马车，很快的那个年轻人就带着三辆马车赶过来。剩下的七人，3+3+1，分别乘坐这三辆马车，第三辆马车上再装上许多行礼。

终于到了。

伦敦，这个时代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大英帝国的心脏。可以说，这是一座眼下时代中最重要的城市。

泰晤士河恶臭扑鼻，远没有后世的干净整洁。整个伦敦阴雾霾霾，天空中淋淋的下起了小雨。

浓浓的疲惫感让霍广正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欣赏一下这个闻名世界的城市，晕晕乎乎的就到了一家看起来很不错的酒店。一百英镑做押金，随从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完了入住手续，霍广正跟徐家父子道了一声后就直接把自己扔在了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

至于给那个年青人费用，以及付车费，那都是随从们干的。霍广正现在只想睡觉，埋头大睡。

第三百六十三章流言和银行

大清光绪元年的八月，秋老虎的威力还在江南肆虐。中原、北方却随着几次降雨炎热日渐消除，冷空气的悄然来到，让北方大地迎来了秋高气爽。

但是对于北方大清官场的人来说，一种烧心煮肺的炙热感，丁点也没随着气温的下降而消散去，反而随着时间的陈酿和发酵，愈发的浓烈来了。

“朝廷要削藩……”

“旗人振作了，朝廷用不着汉军了……”

“朝廷担忧汉臣势大难治……”

“旗人要夺官帽子了。天底下八成的督抚疆臣，九成的提督、总兵武臣都是汉员，旗人都没官做了。现在天下太平了，天下还是八旗的……”

以及“满汉一家，满汉共用方为天下之福！”

“旗人颓废已久，非短时可治愈。但满汉并用共举，方可镇定天下，避退外洋……”

后两者针对性要比前面几句流言弱上不少，但针对朝廷的矛头依旧很尖锐。整个北方都人心惶惶，只因为流言中朝廷削藩的第一对象是湘军，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淮系正是继承了湘军过半的政治遗产，才站到全国的最巅峰的。

可就跟流言中说的一样，李鸿章纵然贵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下督抚疆臣一群，但他还没有曾国藩当年的‘负天下之望’，个人声望上跟曾国藩还差了很多。所以李鸿章也做不到当年曾国藩那样对朝廷的威慑——只要曾国藩站在哪里，他自己不主动削兵，朝廷连裁减湘军都要找一大堆的借口。还不敢保证一定能行。更不要说是‘明要’湘军重要们的官职顶戴了。

这样的消息只在北方流传，但南面的高官大员很多也都知道。只不过没向下层扩散消息而已。这个时代的中国，消息流传还是很缓慢的。官员们交

流还是靠书信为主。只要不是大公报这种全国性的大报纸上公开捅出的，那流言再具有爆炸性，也必须等着时间去发酵。

只是广州的刘松山、刘锦棠叔侄听到这些流言后，头发都要愁白了。他们敢对天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向第三个人透漏那天晚上刘暹发的牢骚。刘松山还赶忙向台南发了一封信……

流言止于智者。但天底下的愚民总是更多，人云亦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就是流言的威力。否则流言也不会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了。而且还全都跟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

天底下对于这些流言最感烦恼的还不是刘松山叔侄，也不是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地方实力派大佬，更不是刘暹本身。而是北京城里的八旗王公贵胄们，是慈禧、慈安、恭亲王、醇亲王四巨头。

他们除了要想出法子消除这个‘流言’的影

响，更要想法设法的挖出那个传播流言的始作俑者。

会是谁呢？

李鸿章？还是曾国荃？还是左宗棠、刘长佑？

反正北京城的四巨头或是八旗的王公大臣们是没去想过刘暹。因为流言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同一时间不同的省份，满清的首脑们可不认为刘暹有这个实力。他们的思维里还没有遍地特务组织这一根弦，在他们老旧的思维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实力影响庞大的、覆盖在这些省份地方的官员派系，才可以做到。所以刘暹被他们直接剔除了。就连广州的刘松山叔侄也一点也不认为是刘暹自己在玩火。那要是真的，刘暹就太疯狂了，简直是在引火**。尤其是刘松山在得到北面传来的流言之后，更是以为刘暹不过早一些收到了消息而已。

“太后。此事是不是李鸿章、曾国荃合流尚要确定，当务之急是想要把流言压下去啊。”

恭亲王内心中对李鸿章的信任还是很足的。而且如此流言，已够诛心。他觉得李鸿章参与的可能性不大。与性格沉稳，这几年愈发的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比。到时曾老九更有可能。

两宫太后、醇亲王、文祥、宝鋆等都赞同，揪出那始作俑者是必须的。但那是可以慢慢来的。压下流言的影响，是现在就必须做的。当然，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朝廷停下八旗新军的编练，那这个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但是他们能这样做吗？八旗新军的编练已经关乎到八旗统治的稳定了，是必须要行的。流言中的很多话都是真真实话。比如眼前的这些从武事着手的满清王公贵胄们，他们真就只想着振奋八旗武勇，而没想着再去夺回地方控制权吗？怎么可能！只是因为刀把子不硬朗。等到刀把子硬朗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该动手了。

恭亲王想不出法制来消除流言的影响。因为这些流言道出了他们这些旗人王公重臣们内心真正的所思所想。这些所思所想关乎的都是‘天下社稷’，这些都丢了，都改了，变了，大清的江山也

要变了。

原时空就有人评价，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两国皇室的种族差异是一大不可忽视的原因。满清在增强中国实力的同时，还更要注重自身统治权的维持，偏偏满清自身的‘国本’八旗早已不堪大用，腐朽不堪，控制洋务实业、军事和地方权利的人，又都是汉员。也就是说，满清皇室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跟这个国家主体民族的利益，是不完全相同的，一些地方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背悖。这跟日本皇室的情况有着太大的不同了。小鬼子的天皇，其利益跟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那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摆在满清王公贵族面前的问题就是如此。即使是恭亲王、文祥、宝鋆这样的洋务派和天下名臣，也想不出有什么可两全其美的法子来。

……

天下的大人物都在为流言苦恼的时候，台南的刘暹在新建成不就的台湾巡抚衙门，召开了一场聚

集了全台所有州县官员的大会议。

现今的台湾已经不再是只有一个台湾府了，经过秦军一连串的‘开山门’，攻山掠地，台湾省现在已经下辖台北、台湾、台南三府，并宜兰县、淡水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彰化县、云林县、诸罗县、安平县、凤山县、恒春县等十一县，再加基隆厅、南雅厅、埔里社厅、澎湖厅四厅以及一个台东直隶州。

虽然许多州县都是初设，吏员配置和县城等都是简单的很。但是建制总算是有了，官太爷也是有了。这接下来的事情就该是民生建设了。

因为这里头不少州县是秦军夺取的生番地，期间杀戮什么的都不说了，反正军队打下之后是有了不少空地，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熟田。而不管是熟田还是生地，那都是一笔宝贵、巨大的财富。刘暹不会让那些归化的土著继续待在原址，绝大部分会给迁到台西汉地，那么空出来的这些田地就需要大批的汉民百姓去耕耘开垦。其中一部分土地已经被刘暹做‘钱’分给了日本的挺身队队员，这些人日后

就在台湾生活了，当他们的家人从日本接到台湾之后，这些人的国籍也将改为中国。刘暹并不认为这是吃亏，这是他树立的榜样，会很吸引现在一穷二白的日本底层武士的。而秦日之间所谓的国恨家仇，在现在的日本，在此时的年代，似乎并不算什么真正不可化解的。

‘同文同种’这四个字还是很有市场和威力的。小鬼子甲午战争里屠旅顺，讹诈两亿两白银，割走台湾，这样的奇耻大辱后，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依旧将日本看做是‘友好邻邦’，所以别将去年的战争看的更重。在许多应招挺身队的日本武士眼中，去年的一战之后，只是证明了清帝国的依旧强大，和日本的依旧弱小而已。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他们对强者的服从，化解这种程度的仇恨，难道很难吗？

近代的社会是典型的精英社会，少数的精英领导众多的愚民。日本上层的那些精英们，或许野心勃勃，将中国看做日本的一大对手，向往着日本将中国踩在脚下的那一刻，但是底层的日本人呢？他们可没这么高的觉悟。现在也不是十年后的时候，

如今的日本也仅仅是刚刚起步。

“台东各地收拢的熟田和生地，扣除掉部分军用地外，至少有一百二十万亩耕田的基本盘。台东各县急需大批的民力填补，今日召集诸位，就是要商讨这件事。台西各县能有多少无地之民、无产之民，或是多少宗族、家族本支、分支愿意迁往台西各县。有钱粮困难的，官府可以解决一部分，并且贷款一部分，农用之物，乃至田亩费用，也都可贷款。

咱们全台各地设立的民生银行分行，只要凭借官府开出的单据，个人无分老幼，即可贷出最高十块银元的无息金额。记住，是无息，没有利息的。只要三年内把钱还了，那就半分钱不用多出……”

坐在刘暹下手的刘典和徐延旭此时都是一脸的笑容和慰然。刘暹从全台士绅地主手里尅出来的银子，这回终于花在了台湾的百姓身上了。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修铁路、道路、港口、官衙、县城，整顿武备，加固澎湖炮台……

第三百六十四章秘鲁华工的命运

要填补整个台东番区的空白，仅仅靠动员台西的百姓、官府是绝对不够的。刘暹在召开全台大会的同时，也发行文递到了广东和福建两省。这两地儿是台湾移民的中坚，也是地少人多的典型省份，只要官府给力，认真的收拢和宣传了，从两省短期内移民个几万人甚至更多，是完全可以的。要不然每年那么多的人下南洋，和被当做猪仔贩卖到外洋，你当是假的啊？

只是这些事情，这些可以在台湾省内建立巨大声望和人脉的事，刘暹只主导一个大方向，具体事情全都交给了刘典和徐延旭两人去做。当然，秦军文管系统也是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的，否则刘暹不敢相信民生银行贷出去的钱款，究竟有多少会是百姓真正到手了的。

“大人，秘鲁所派特使爱勒谟尔已经到了日本。”

“那就通知石清岩、贝珊泉，让他们立刻启程迁往长崎，沿途护航！”

刚刚从泰国赶回来的那支小舰队，本来是一到广东就会就地解散，各找各妈的。但是因为李鸿章月前突然的一封电报，六艘军舰整体驻到了基隆。李鸿章电文里说的就是这个秘鲁特使，而中国与秘鲁关于中国劳工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年。当初只是听闻过李鸿章这档子事儿的刘暹，也真真切切明白了华人劳工在秘鲁的人数，接近十二万之巨！

最先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刘暹都傻了。秘鲁，南美的一个小国。在刘暹的脑海里根本不存在这个国家的位置。要是智利、阿根廷、巴西他还能有点感觉。秘鲁这么个小国家，华工在那里竟然有十二万之多。太jb扯了吧？但事实就是如此。刘暹根本不知道，在他穿越的那是时代。秘鲁国内华人已经占据了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接近四百五十万。多是广东和福建的移民。

众所周知。‘我大清’是不拿海外华人当子民看待的。

但是由于中国“开禁”，葡、荷、西、英、美、法等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合法招工”等各种非法、合法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做劳工，数量众多却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各地华工多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成为变相的奴隶，许多人死于非命。美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但是美国的国力摆在哪儿的，我大清招惹不起。

在事实已成的情况下，允许华工出洋，清政府对华工的态度自然也有所转变。开始关注海外华工生存状况。

西历1867、1869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但是当时满清的注意力还都在国内，在西南在新疆，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实力去有效的办理这件事。

进入到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李鸿章坐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中国国运的恢复和自身实力的恢复，让清政府有了振作的念头。李鸿章开始关注海外虐待华工之问题。曾建议总理衙门在日本长崎派员，兼充各港之领事，以资联络邦交，保护华侨。

同治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872年，他得知一艘拐运华工的秘鲁轮船在日本被扣后，立即愤怒地表示由于秘鲁与中国并未建交、更无有关贩运华工条款。所以纯系非法，建议清政府派员赴日会审。

这事儿大异刘暹脑海里关于李鸿章的‘印象’。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这不才是李鸿章吗？

但是再想想，谁也不是天生的软脚虾。那些背负的耻辱，大清的糊表匠怕更多的是无奈罢了。

而且在海外华工这件事上，这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最出名、最主要，国力又最弱小的国家。李鸿章强硬的态度，未尝不是在杀鸡给猴看。这是一

个很传统的中国权术。

西历的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总理衙门要李鸿章与葛尔西耶谈判时提出由于秘鲁虐待华工应令其将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且声明不再招华工，然后才能商议两国立约问题。李鸿章判断，要求在华招工是秘鲁此次提出“立约”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严定有关章程、“以除民害”，并回复总理衙门表示严格遵示，对秘鲁的无理、过分要求“据理斥驳”、“内外一意坚拒”。从10月下旬起，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谈判。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说是传闻失实，报道有误，反说秘鲁一贯保护华工，并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并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虐待华工已为西方各国共知，更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同时他“将计就计”，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这一招果然厉害，葛尔西耶不得不出尔反尔：表示反对，并以中断谈判回国相要挟。李鸿章态度依然强硬，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是秘鲁急于与中国“立约”，主动提

出要与中国谈判，所以葛尔西耶暗中请英国驻华公使来津劝李鸿章妥协，勿令葛氏返国，此建议也为李鸿章明确拒绝。看到李鸿章不为所动，葛尔西耶便于12月中旬离津赴京，想活动其他列强一起向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对他说，按照惯例，封河后自己将回到省城保定处理直隶省政务，公务繁忙，只能在第二年春回天津时再商谈立约之事。双方谈判遂告一段落。

去年农历四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尔后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双方均有准备，各有方案。最核心的问题是秘鲁能否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而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氏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又活动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倾向妥协。这时李鸿章见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终于在六月初与葛尔西耶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这两个条约双方各有让步：秘鲁要求的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被写入条款，这是中方原本不同意的。但在中方坚持下，秘鲁原来不同意或不甚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

的措施也写入条款。如规定中国派员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其他外侨的一切权益，华工受到雇主虐待可向当地政府或法院控告，秘鲁政府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送其回国，秘鲁船只不准在中国口岸诱骗运载华人出洋、违者严惩。

今年五月底，秘鲁再次派出特使来华换约。这事儿上李鸿章做的不错，如果秘鲁人守约，那也就这样了。刘暹也不会‘发挥’自己的民族主义，撑死了把秘鲁这个小国惦记在心里，等着日后清算。比如南美硝石战争的时候，支持智利。

但是在这之前，李鸿章已经派在美的留学正副监督陈兰彬和容闳秘密到古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现在这个时候古巴还属于西班牙。因为菲律宾就在中国的嘴边上，因为法国人在越南的战败，再加上今年因兰芳之事而大受震动，西班牙已经在着手改变当地华工的待遇。虽然古巴的华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也是满腔的苦恨。而秘鲁呢？与中国签订条约后的秘鲁呢？华工在秘鲁依然受残酷的迫害。

处境丝毫没受改变。

李鸿章自然气愤。他在给刘暹发来的电报中怒不可遏地写道：“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他要刘暹组织起一支舰队随时准备抵到长崎，在秘鲁特使抵到长崎的时候。彰显武力，‘护航’以镇其士气。

“剀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

刘暹当然一口答应。左宗棠甚至表示如有必要，船政水师当倾力而助。

日本长崎。

当一艘来自大阪的日本轮船刚刚抵到长崎的时候，船舷边上站立着的爱勒谟尔一眼就看到了长崎港内那六艘飘扬着三角龙旗的中**舰。“上帝，这

是中国人的军舰吗？”

码头上，大清驻日本长崎的官员已经在等候了。六艘军舰中，扬威号将是爱勒谟尔去往天津的坐船。爱勒谟尔内心知道不好了，中国人已经用上了威胁手段了，这表明了中国的愤怒。作为秘鲁官员，他当然知道两国协议签订后，在秘鲁的华工待遇和地位根本就没有得到保障，反而报复性的还有更恶劣。他内心里也很气愤，秘鲁是白人国家，西班牙人留下的后裔，白种人和混血人是南美国家的主流。他发自内心的看不起中国，看不起有色人种。但今日他却不能不承受这种侮辱，因为秘鲁的海军，两艘英国血统，1865年下水的小型铁甲舰，根本不是扬威号和振威号的对手。

现在秘鲁海军最重要的一艘舰艇——胡阿斯卡号排水量只有1130吨，火炮由人工操纵转动，主炮为两门10英寸的前装加农炮，射速缓慢。舰体侧面装备有40磅副炮，尾部还安装了12磅炮，在海战中却根本对同样是铁甲舰的敌人造成不了威胁。而另一艘独立号铁甲舰，则连胡阿斯卡号都不如。

第三百六十五章天津登陆的秦军

农历九月中，刘暹乘坐台湾号兵舰向天津航行而去。是的，他接到了北京的旨意，北京城里的巨头大佬们招其入京对奏。刘暹当然要去了！

反迹未露，他不怕自己会被满清扣了。慈禧也好，奕?、文祥等人也罢，都是一等一的聪明人，才不会自掘坟墓呢。但是北京为什么要招自己去上京对奏呢？刘暹还搞不清楚。他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地方可做表率的，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响力有资格做朝廷‘千金买马骨’的马骨头。刘暹很不喜欢去京城，不仅这要离开自己的势力，还要花费大量的钱财。

平日上京，宫里、六王、七王王府，各重臣府邸，等等一圈走下来至少要四五万两银子。钱少了他也拿不出手，不仅结不了好，反而还让人忌恨。现在这个时间点又赶上了慈禧要过寿，是的，西太后今年四十一了。原时空里再有十九年，就是甲午年了。双十的那天，不远了，刘暹自然要准备上一

份厚礼，少说不能下十万两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台湾巡抚，还是秦军一系的扛把子的，要让西太后笑开颜，十万两银子是必不可少的。如此再加别处的‘孝敬’，刘暹走这趟京城的开销就至少在十五万两以上。更何况刘暹此次随行入京的还有一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台湾号后光运输船就跟着两艘，台湾号本身也装载了一个中队的海军陆战队，以及一批军火装备。这些花销掏的可全是刘暹的腰包，兵部一个大子儿也不会给刘暹报销。

三艘船途中只在上海靠岸。歇息了一天，继而再度北上。直接到了天津。

津京的老百姓这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秦军’，见到打败俄法。给大清挣足了颜面的秦军。虽然人数不多，仅仅五百余，但是这少少的秦军部队抵岸后，那旺盛的精神和昂首挺胸的军姿，一举一动都大大异于天津老百姓所熟悉的淮军、八旗军、练军和绿营。

“以管窥豹。元渡为大清练得一支钢军！不逊西洋精锐。”码头上亲自来迎的李鸿章，对刘暹手

下的海军陆战队赞不绝口。适才所有的心思变化全掩盖在了李鸿章一张笑脸上。

当年剿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李鸿章对刘暹的部队并不陌生。那个时候秦军也是常打胜仗的精锐之师，但是当时的秦军给李鸿章的感觉只是彪悍精锐，确实比他的淮军在士气和气势上要超出一等。可是眼下再看登陆的秦军。李鸿章内心却猛的生出一股生疏感，这还是大清的军队吗？怎么没股自己熟悉的味道了？

这更像是他在上海见到的西洋军队，那股子味道。

不过一别这么些年，刘暹的秦军早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李鸿章的淮军，还依旧在原地踏步。

“我之心愿，提十万劲旅，会猎天下！将我堂堂中国这些年里失去的，一一夺回来。李中堂以为然否？”锐气蓬发，不可抑制。刘暹大大方方的在李鸿章面前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不需要去担心这话被李鸿章散露出去。至少现在刘暹不需要这样的担心。

李鸿章、周馥以及身边人等都惊讶极了。他们自然能清楚刘暹话语中的真正含义。“如此雄心壮志，老夫不如也。”李鸿章内心的感叹更深了。几年不见，官场生涯没有消磨刘暹的志气，反而让他的锐气更盛了不成？

这样大放豪言。似乎幼稚不够城府，但刘暹不是狂妄自大，而是确实胸中有股豪情。不管这么样。直言要跟英法等列强一争高下的豪言壮志，刘暹还是二十年来国朝第一人。朝廷办洋务。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等，所求的自强。说到底还是为了壮大自身，而不受洋人的欺负、侵略，可没有跟洋人再分高下的凌云壮志！只这一点说，立意上刘暹反倒更高一筹去。

高高飘扬的黑虎旗帜，整齐的队列，整齐的号褂军装，还有士兵们背负的行军包，挎在肩上的步枪。一股逼人的气势在海军陆战大队整列完毕，开

始行进的时候扑面向着码头所有人压去。

一支部队有了纪律之后，哪怕只是经过，都能让看到的人群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天津的老百姓是不识兵的，百姓们对秦军的了解大多数是通过市井传闻，也就是说书的得来的，近年来大公报的出现才有了切实的文字。但是脑子里依旧没有具体的形象，而淮军士兵们也是根据来自各地的传闻，大家心里头也都未必服气，直到亲眼看到这支部队之后，天津的百姓们和淮军上下才知道秦军到底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很简单的一件事，拿来一对比么，纪律的力量是最容易分辨和衡量的。所以天津的百姓们欢呼动天，淮军上下对秦军的敬畏之心也油然而生。

当然，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把纪律看成花架子，把眼前的海军陆战队看做秦军的精锐，而不是普通的代表的有眼无珠之辈，从来不少。但是这些人就算站到了刘暹面前，刘暹也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或者说，这种无能傲横之辈越多，不久后刘暹起兵夺天下的阻力就越小。

秦军本来定下的黑虎旗，刘暹现在越看越不舒服，心里头已经在算计着什么时候把旗号改成红色的。这样看起来顺他眼。

黑虎旗被高高的举起，接着大队长焦文斌领头唱起了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

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

直到把敌人消灭干净，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

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

胜利歌声多嘹亮！

……”

军人就该有军歌。中**队本来也有这样的传统。刘暹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略调整了几个不适合光景的字眼，就改成了秦军的军歌了。

对于这个时代的文人来说，这首军歌的歌词太

粗鲁了，虽然歌曲慷慨激昂，但被大公报曝光之后，还是贬多于褒。而且几个御史还对歌曲中的‘人民’两字大发感慨，认为刘暹‘思想品德’有问题，要严加惩处，很是在北京和全国人民大众面前刷了几回脸。

刘暹心里也挺担心北京会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如果满清真揪着这事儿不放，这首歌他就先搁浅算了。但是北京并没在这事上认真起来，那几位御史也就在大公报上刷了一下脸，就没别的声响了。只是军情处北京站从那几个御史身上发现了一些别的事情，极其有价值。倒是一种‘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喜庆。

小六十岁的直隶提督傅振邦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是朝廷的老人，跟过向荣，随过胜保，僧格林沁手下听命行事，鞍前马后多年，现在登上了直隶提督的位置。有股子‘老前辈’的傲气，浑身散发着‘资历’的味道，对刘暹有些小意见。他曾听人说起过这首歌，当初在《大公报》上也看到过这首歌的词句，与这首歌一块登上《大公报》的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系列秦军的军歌，当时

觉得这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什么人民的子弟兵，什么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纯粹瞎扯蛋。作为一名几十年行军打仗的老伍行，他是一点儿都不信的。也觉得这么宣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现在，听得身边这五百多人齐声唱响，一股可怕的气势在歌声中回荡，让他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军歌雄壮，我军亦当学习。”李鸿章眼睛中也泛起了光彩。对左右幕僚如此说道，只是他是背着刘暹说的。

秦军的这一个大队兵力进京，不是给刘暹当保镖的。而是来跟禁卫军当陪练的。在京八旗新编以后，神机营改为了禁卫军。如今经过三次的扩编，士兵已经有六十个牛录，总兵力接近两万人。

武器很先进，人数也不少。但是真正的战斗力如何呢？八旗的王公贵族们心里也没底，两宫太后更是不知道。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参照物，而这个参照物就落在了刘暹的头上。在这个全国政治气氛略显阴沉的时候。

秦军用三天的时间抵到了北京。从天津码头到北京的距离超过三百里，五百多秦军排着整齐的队列，雄赳赳气昂昂的，一日行进百里，然后下营，布置警哨，吃饭休息，第二天天一亮再精神饱满的继续出发。三天的时间，一丁点都没掺假，硬是一个不少的，还排着整齐队列，开拔到了北京城外。

如果码头上的一时半刻还是花样花架子，那么三天时间三百多里地的花样花架子能摆出来，那就算是‘花样’，秦军也‘花’到了世界强军的行列。

刘暹当然是要比部队更早的抵到北京了。在李鸿章的伴随下，乘坐马车，轻车简行吧，一天半的时间，就到了北京。等到五百多秦军士兵抵到北京城外的时候，刘暹刚从紫禁城里出来。

“慈禧年轻的时候还是蛮漂亮的。四十一岁的人了，保养上绝对一流。跟三十岁的风韵少妇一样……”

“慈安也没见老。”

“小时候的光绪帝长相很不错，是个漂亮的小男孩。长相比同治帝强！”

第三百六十六章秦军VS八旗禁卫军

“焦文斌，今个儿恭亲王、醇亲王、李中堂、文祥、宝鋆、李鸿藻……，这些个王公贵胄，朝廷大佬，是都在观台上看着的，看我秦军的真本事。你部要拿出全部的实力来，教教对面那群废材们，仗该怎么去打。别给我丢脸了。”

秦军的出发阵地上，刘暹如此的对大队长焦文斌说道。今日校场的演习，就是秦军一个大队，对阵禁卫军的两个牛录。

焦文斌严正的向刘暹行了一个军礼。“侯爷放心。海军陆战大队绝不会给秦军抹黑。”

“要秋风扫落叶。”

“是。秋风扫落叶，横扫千军！”

焦文斌的大吼立刻引起了全大队士兵的应和。“秋风扫落叶，横扫千军！”洪亮的声音远远

地传到了看台上，让恭亲王、醇亲王等一班八旗王公大臣脸色顿时一黑。

自从入京后，刘暹已经不止一次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表示对禁卫军战斗力的怀疑。现在，这简直就是在剥面子！

此时禁卫军的阵地上，多隆阿正目光迥然的从身前一排军官脸上扫过。这两个牛录是六十个禁卫军牛录中最强的两个，一应军官，多隆阿都能清晰的叫出名字。“听到对面的喊声了吗？秦军这是看不起我们。汉军这是在看不起我们。而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禁卫军。宿戎京畿，守卫我大清的根基。如果连我们都被汉军给看不起了，这万里江山，这大好山河。谁还来守护？我大清的江山还如何万万年？”

“拿下对面的秦军。用你们手中的枪。”

多隆阿停下了话头，伸手从一旁戈什哈手里接

过一颗子弹。“这是橡皮子弹。除非不走运的挨到了眼睛、咽喉，否则打不死人。这种子弹的弹头是软乎的。上面涂得有红色燃料，打在身上了就是一个擦不掉的红点。

我希望，在演习结束之后，两支部队走下校场的时候，对面的汉军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出现这种擦不掉的红点。”

多隆阿内心真的有把握吗？绝没有。作为一名沙场老将，凭感觉他也能知道自己两个牛录的部队，根本不是对面五百多彪悍士兵们的敌手。但是开打在即，谁能灭自家的威风。长别人的志气呢？

刘暹打马向着观台奔去。多隆阿还在继续训话。

观台上，刘暹直接跟恭亲王、醇亲王、李鸿章、李鸿章、文祥、宝鋆等在场的顶尖一批巨头大佬们站在了一处。而且刘暹抵到观台的那一刻，观台下面四周环部的诸多禁卫军军官，那纷纷的议论声，和对秦军的蔑视、鄙视声音，统统消失了。

这就是刘暹现今的威风。‘让诸君久候了！’

是他以一己之力打趴了俄法，打趴了日本一国，救了越南、琉球两藩国，然后一根手指头顶了荷兰一个跟头的威风。打出来的名望。打出来的威风。

你可以在背后说秦军的坏话，但是当着刘暹的面，当着眼下大清第一名将的面儿，再混不吝的人也开不了那小人口。

在这处观台对面的另一座观台上。英法德俄美日……，在京的所有驻华公使都悉数聚集在这里。同时在这里的还有刚到北京不多久的秘鲁特使。

对于秦军和禁卫军的一场对战，这些使者毫无例外的全压秦军胜利。并且是轻松地胜利。即使北京禁卫军的教官请的是正宗的德**官。

“见过恭亲王、醇亲王。让诸位大人久候了！”

刘暹先向两个皇族巨头行了一礼，然后对着李鸿章、李鸿藻、文祥、宝鋆等人丝毫不放低身段的抱了抱拳。

“一番龙争虎斗就要上演。能一开眼界，何久之有啊？”

“刘侯是面授机宜了啊。今日当见麾下雄兵军威。”

面对刘暹。上至恭亲王、醇亲王，下到诸多重臣，人人还礼。不管刘暹注意到没注意到。当初刘暹在上头的大靠山张守岱，在观台上的这群人当中只能排到中下位置。这人啊，变起来可真快。

想当初刘暹苦苦钻营的时候，在场的这些大佬何尝不是将他视作一棋子？一可可无的棋子。但现在呢？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恭亲王、醇亲王这样的皇族巨头，对他都要以礼相待，没有半点轻视疏忽。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记得不记得当年刘暹面对他们时候的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儿？

多隆阿回头看了一眼观台。刘暹已经到了，他也要回了。在路过炮兵阵地的时候，多隆阿招呼了一下那将校。“都准备好了吗？”

“禀中堂【多隆阿是兵部尚书】，一切准备妥当。随时可以进入阵地！”

“既然准备妥当了，那就别耽误时间了。一刻钟后，演习就开始。”

多隆阿打马炮弹观台下对着恭亲王、醇亲王请示了一下，把手一摆，身后自然有人快马前去传令。

一刻钟之后，演习正式打响。

就见秦军和禁卫军两边的炮兵迅速开始进入阵地，因为距离较近，瞄准对方，只过了半刻钟时间，两边的炮火就轰然的炸响了。一时间两边阵地上红色的橡胶点点四下蹿飞。

火炮足足响了一刻多钟。炮声暂停，很快两边队伍的损失被统计人员报告了上来。禁卫军一下折损了二百多人，而秦军方面的损失则还五十人不到。

战场上这种情况是几乎不存在的，两边的炮兵不可能一个劲的针对对方的阵地很砸猛轰，而不担心对方的炮弹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现象也只能是演习场上了。

但就是演习场上，秦军与禁卫军两边损失的严重失衡，也让两个看台上的中外所有人大吃一惊。

“工兵铲，挖战壕、掩体？”多隆阿语气中充满了慎重。

“不错。就是挖掩体。我正在准备给每个士兵配一把工兵铲。虽然战场上具体效果有多少还不清楚。”

“一把工兵铲几斤重？要多少银子？”

“不超过五斤。一把成本价在一块银元左右。”

这是大实话。刘暹准备给自己部队装备的可折叠式工兵铲，重量1.9千克上下，成本价真就是一块银元。那工兵铲用的都是好铁好钢。

只是眼下海军陆战大队背负的工兵铲只是简单地短把铁锹。可参考解放军第一代的工兵铲，一块银元保质保量也能打出五把来。这里面的区别刘暹就不细说了。

多隆阿嗤笑了一声，憋了刘暹一眼。他脑子残了才会相信一把铁锹的成本价要一块银元。

刘暹不以为意，对一旁李鸿章的目光视而不见。只把眼睛看向秦军阵地，海军陆战大队刚开始进行土木工事训练，而且他们的训练场还只放在沙地，土地上还没有得到加强，现在这种速度依靠的还是入选陆战队前本有的底子。

五尺长、两次宽、一尺深，积土堆砌四周，尤

其是头部位置。在秦军的军事教科中，挖一个如此这样的单兵掩体，时间是五至十分钟。

如果秦军阵地所有的士兵都挖成了标准的单兵掩体，就演习中那八门三吋后膛炮的火力，能给陆战大队造成三十人的伤亡就算高的了。

五十人损失，只能说陆战大队的单兵掩体挖的不标准，或许一部分士兵根本没能够挖完。刘暹一直在看着表的，炮兵距离预备阵地只有十米的距离，人推着就轻松的把炮归位了，然后两边距离又那么近，如此才能在八分钟内开炮，并造成不俗的杀伤力。

只是秦军如此的表现已经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了。

大批士兵的阵亡让禁卫军有了相当的混乱。建制的零碎和基层军官、骨干的损失，都能让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有大幅度的下降。而此时的秦军方面，焦文斌吹着口中的哨子，尖锐的哨声当中，海军陆战大队剩余的士兵端着已经插上刺刀的步枪，迅速

的爬出战壕，在演习场一旁烧火吹来的硝烟中散开队形，猫着腰开始向对面阵地发起冲锋。

这行动速度令在场的洋人公使和武官都有些色变。

两个中队的秦军士兵开始侧击。迂回进攻时，队形散的非常开，和当今流行的步兵战术是差距非常的大。

对面的禁卫军军官当然在尽快的组织士兵，组成防线。可怜他们现在连趴的坑洼都没有。炮击用的炮弹也是橡胶弹，爆炸后可没有力量将地表炸成坑坑洼洼的。这块特意挑选出来的演练场，又是特别的平坦。

禁卫军方面的炮击首先开始，秦军方面的炮击也迅速展开还击。两边的炮兵阵地都不需要考量自身的威胁，那炮声打的是个畅快。

后膛炮，非常老式的刚性架退炮，两分钟能打出三发就是厉害的了。

一边区区八门火炮，根本对秦军形不成有效的压制。秦军已经分散了，一股部队正在实施侧击。进攻中的秦军士兵们趴下身体，然后采用跳跃、爬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继续前进，部分士兵也开始趴在地上用步枪进行压制射击。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禁卫军的应对是愈发慌张。正面进攻的敌人依旧不远了，迂回进攻的士兵们更是靠近战线不足五十米，很快进攻的秦军士兵就开始扔出了手榴弹。不求杀伤，只求手榴弹中藏着的黄土能遮蔽一下对面禁卫军的视线……

第三百六十七章发酵在秦军当中的军事变革

“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靠着一两场局部小战役的胜利，就能得到质的提升的。”威妥玛带着不列颠式的傲慢和自信，眼睛看着刚刚落幕的演习场上，轻松获得胜利的秦军陆战队士兵，评价着大清朝。

“但是，文明世界距离远东的路程实在太遥远。我们没办法对着清帝国的精华区域发动大规模的战役。除非大英帝国可以全力以赴，以海量的军费、物资、人力和极长的时间，不惜代价的持续的、不间断的，向着东南亚集结部队。不然，现今的文明国家只能以小规模的战斗，来惩罚这个老大帝国。

所以，先生们，刘侯爵和他的部队的存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我们只能以有限的力量来面对清帝国的东部沿海区域的时候，当胜利女神已经离开我们，站到了不可估摸的

中间位置的时候，先生们，是适当的收起我们的傲气的时候了。

请正视我们的敌人。这才是一个强者应有的姿态和风范！”

威妥玛从来不遮掩自己对中国一定程度上的好感。但他也从没过高的抬举过中国的地位，就像他说话的意思一样，威妥玛从没将中国划进所谓的‘文明世界’当中。西方文明的骄傲，白人的自豪，依旧充斥着威妥玛。

但他也很反感法国现任驻华公使白罗呢和沙俄现任驻华公使凯阳德口中不停地对秦军的蔑视。这太有失风范了！

秦军的战斗力很强，承认又如何？始终将中国视作一个弱者的威妥玛，将近几年清帝国国势的好转和兴旺的势头。全看作是刘暹和秦军的作用。这份眼光就决定了他的一系列的想法。秦军再厉害，放进整个中国的军队中。也就平常了。中国有太多的军队低劣的战斗力可以将秦军拉的渺小不可见，

中国始终是个虚弱的国家。即便他有一支战斗力很不错的军队，也无从改变这点。

这就像是两个阶层高下的人，上位者坦然的承认下位者的某一项长处，这很正常很自然。威妥玛万分不解白罗呢和凯阳德心中是怎么想的。难道一定要贬低清帝国的全部？这在他看来是一种懦夫的表现，是不敢面对事实。

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德国刚刚复兴，还远没成为英国的下一个遏制目标。大英帝国的眼睛始终放在迅速恢复的法国人身上，一点余光还盯着沙皇俄国。

法俄这两个本身也不对付的国家，全是大英帝国的敌人。这一点同样也是威妥玛为何在诸多驻华公使和特使面前，大加‘蔑视’法俄的重要原因。

只是威妥玛话说的有些道理，白罗呢和凯阳德不好‘怒斥’反驳。那样他俩会更丢人。

白罗呢只是冷冷一笑。

凯阳德却不能忍受这种羞辱。是的，在他看来，威妥玛在现在这种场合里这样不给自己面子，那就是一种羞辱。“原来在面对腐朽落后的清帝国的时候，大英帝国已经收起了自己的傲慢了。威妥玛公使把一群黄皮猴子看做了文明世界的客人，大英帝国外交部的风范，真的很令人敬佩啊。”

“事实胜于雄辩。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故事还会重新上演。凯阳德先生，我们要打赌吗？或许沙皇俄国不准备跟奥斯曼帝国进行第十次俄土战争，而准备将精力放在中国人身上。”

外国公使之间的唇枪舌剑，刘暹、李鸿章、恭亲王、醇亲王等都不知道。他们只在等待最后的统计结果。

“报——”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确切的数据被送到了观台上。

禁卫军两个牛录632人，全军覆没。秦军一个海军陆战大队，全员525人。阵亡一百三十人。

这个比例让多隆阿黯然失色。

如果是真的战场，禁卫军绝对不可能支撑到全军覆没的地步。可能最开始的一通炮击后，整个队伍就乱了。也可能伤亡一半后。整个队伍就溃不成军了。反正没谁会真的认为禁卫军能站至最后一人。

所以，秦军的伤亡，应当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扣除掉炮火的不正当杀伤，秦军与禁卫军的伤亡比例能拉低到1:10，甚至还要更低。

夜晚。多隆阿彻夜未眠，今日演习在场的外国武官们，也多是未眠。

白日的喧嚣过后，属于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一张张草纸上勾勾画画，诸多外国武官都有不俗的数学功底，他们计算着子弹的射速、炮弹的射速，

炮弹的爆炸笼罩范围，整个战场上的面积，等等。

与多隆阿等禁卫军将领多从筹谋、法子上着手不同，西方的近代军事教育，数学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科目。对比脑子里的军事策略，军事思想，这些只是各国中基层位置的在华武官，更相信数学和数字。

同样秦军的宿营地中。陆战队的学习班里，一场秦军正在进行着的军事变革，继续的在发酵当中。

“如果大队里有四挺重机枪，六门迫击炮，今日战斗，当该如何布置！”

焦文斌作为大队长，自然是第一个带头发言。这给人的压力是很大的。全大队的中层军官和一部分低级军官都在，如果他的发言水平不怎么样，那是会在部队中造成很大影响的。

一次、两次，军职的威严还能压得住。可是次数一多，军职的威严再多也不顶用的。他的整体威

信和形象已经在手下的军官心目中崩塌了。而这样的一个军官，当然不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好军官了。等待他的命运是如何的，也就不言而喻。

所以，这样一个规章制度定下来，刘暹就是在逼迫着中高层军官不停地进步，在用心努力的去学习。自然地，秦军整体军官的军事素养，是提升很快的。

“我会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四个地方布置重机枪……”

焦文斌在黑板上的阵地布局图上，标注出了四个机枪阵地，然后再标出了迫击炮组的初时阵地。最后一一阐述着自己对这一战的设想和感悟。

刘暹自己虽然只是个伪军迷，但是在后世只是常识性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却是极具前瞻性的军事理论。尤其是19世纪后期，武器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的当时的军事思想，在这个军事思想与武器发展不协调的年代，他捣腾出的这些东西，对秦军，对中**事上的崛起，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而且最难得的是，现今西方各国的军事将领们，主要当权者还是排枪击毙时代走出来的老人。这些人脑子深处刻印着老旧的军事观念，没有真正的战绩，是很难让他们改变观点和头脑的。

这也是刘暹愿意将陆战大队光明正大的亮出来，露一露自己实力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清楚，这些不伦不类，极度不完善的军事理论，并不能引起西方军事届真正的关注。这还不如当初打日本时的那一场血屠呢。四十挺重机枪的威力，比这些东西更能引来西方人的眼睛。

原时空历史上，从甲午战争一直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初期，步兵战术虽然已经抛却了排队枪毙时代的紧密队形改为散兵队形，但作战时这种散兵队形依旧非常紧密，甚至有的时候士兵的间隔只有两米到三米，宽松的也不过五六米的间隔距离。各**队运用这种战术，一直到一战中后期机枪横行，巨大的伤亡，残酷的现实，才迫使的双方慢慢改变。

而在此之前，重机枪的展示并不乏例子。比如

英国人在非洲，五十名士兵用重机枪屠杀了一百倍于此的祖鲁人。以及日俄战争的旅顺之战，乃木战神的精神胜利法的结果，最好的阐述了火力密度的重要性。人命是拼不过子弹的。但西方军事届的巨头们改变了吗？没有。

一直到一战后期德国人开始运用小规模部队的渗透战术，才算是真正找到了适合于战争的进攻方法，这也使得冲锋枪等武器登上了战争的舞台。

而现在呢？不要说重机枪。就是散兵队列和战壕，也才刚刚进入欧洲的军队。对于现在的欧洲陆军，士兵的密度大过枪弹的密度，这还是战争的正解。

身为一个后来人，就算刘暹并不是什么近代军事专家，他也知道该用什么方法防备这个时代的步兵。机枪、铁丝网、战壕，完全将人海战术的威力消灭，再多的人对于它们来说，也完全是在送死。

所以，在重机枪做到批量生产之后，在正式的将重机枪战术介入进秦军当中之时，刘暹尤其强调

的就是——机枪部队在面临步兵密集冲锋的时该，如何以最大效率杀伤敌人。而同时又延伸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步兵该如何才能够攻克机枪堡垒阵地？虽然这个时代刘暹要面对的敌人们，只有地堡、战壕，而无机枪。

刘暹祭出的法宝——步兵渗透战术，真就是对付人最好不过的法子了。秦军自从可以生产橡胶子弹和炮弹之后，内部不知道已经进行过多少次小规模【大队级】的实战演练，事实证明了刘暹的正确性。

秦军现在的小规模步兵突击战术，对比二战时候的军队来说，也只是缺乏轻机枪、冲锋枪这种班排一级部队的火力密度而已。再有就是火箭弹这玩意的危险性和目标性远比枪榴弹大。

第三百六十八章俄国要打脸！

大清光绪元年，农历十月七五。再有三天就到西太后千秋了，整个北京城似乎都变得热闹了很多。

事实上也真的热闹了很多。各地督抚重臣派来给西太后送礼的人，可一个不少都到北京城了。天南地北汇聚一堂，个个都是出手大方，或是带满了特产礼品的。四九城里多了这么些人，能不热闹上三分吗？

……

今天一早晨，俄国驻华公使管武官压力山大.彼得罗夫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簇新的制服，用发蜡把鬓角抹平，打扮得像一只开屏的花孔雀一样，前来拜访公使馆不远处的一名美国德裔商人皮埃尔.贝格。皮埃尔.贝格是在京津一带混的相当开的一个洋商，他之前本是一家洋行的大班，但是在中国时间长了，结识了不少京津一带的权贵，就跳出来自己

开办了一家洋行，专门做一些奢饰品生意。这些年可是赚了不少钱。在北京城的住宅比沙俄的公使馆都漂亮。

“伯格先生那里过来，我真倒霉，我的请求未能如愿以偿。贝格先生，我希望在您这里能得到一个愉快的回复。”彼得罗夫微笑着说。

“上校，您有什么烦恼的事？我愿意为您效劳。”

“哦，不。贝格先生，我并不是有事情要麻烦您。而是因为一场宴会。”彼得罗夫这么说着，显然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有些引人误会。“凯阳德阁下将要在今晚于公使馆举行一次小型的晚会。”彼得罗夫在没来北京之前，他是圣彼得堡舞会上的常客。愉快的笑了笑道：“我想请先生和您的夫人光临公使馆。……我想您将会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伯格是英国人，太古洋行在京津的代表人。一个对俄国持有一定敌视的英国商人。虽然他只是一

个商人，但他干净利索的拒绝了这次邀请。反正太古洋行跟俄国人在北中国几乎没有交集。

“我很高兴接到您的邀请。晚会几点钟开始？我和夫人会准时到达。”

“晚上七点钟。真心欢迎您的到来。”彼得罗夫递给了贝格一张请柬。转身走出了贝格的家。他还要去别的地方。

下午四点钟，贝格和妻子就在做着准备。虽然他们家距离公使馆是那么的近。但是贝格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信念是，只要有可能，人就应当结交一些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体会到广于交游的乐趣和益处。

“这样我们就能模仿着学点什么，也可以向人求教，获得一点裨益，你看我，我是怎样从最低级的搬运工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如果不跟地位高过自己的人结交，可能现在的还是一个卑微的工人。每天辛苦的劳作。却还要为填饱肚子而发愁。”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到俄国公使馆的邀请。在京的各国商人中，只有一部分有资格。但是当刘暹出现在宴会上的时候，满目望去，近乎都是洋人。抵会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总理衙门的官员，以及禁卫军中的几个将领。担任，刘暹还在那少数的中国人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大公报驻京的记者。

刘暹绝对是这场晚会上最受尊敬的贵宾。他的到来也正式代表着晚会的开始。

身边带着翻译，端着红酒跟东道主凯阳德、英法美德等国公使，一一碰杯，说着半点实际意义都没有的客套话。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吃了点东西几个人聚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

前世的刘暹是个**丝，如果汉堡不算西餐的话，他是没吃过西餐的。穿越十多年后。一些记忆的模糊和失去，更让他对西餐完全没有了记忆。

今晚上应邀而来，刘暹当然很奇怪为什么自己会被邀请。但是到了晚会，看到刀叉、红酒、烤牛

排等等。倒是升起了一点兴趣。不过带血的牛排刘暹吃不下去，俄罗斯风味的西餐。鱼子酱，他稍微品尝后发现自己似也无福消受。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穿越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口味没这么叼。这到底是穿越引起的口味变了，还是多年的吃喝不愁，养出来的毛病呢？刘暹也没必要较真。等回去后，再吃就是了。

今天被邀请来，刘暹觉得来者不善。凯阳德肯定是有什么道道。

“侯爵阁下，今日邀请您前来做客，一是表达我本人对侯爵的尊重；二是想在正式向贵国总理衙门提起申诉之前，就事件本身，与您交流一下意见。毕竟这件事上您也是当事方。”

凯阳德皮笑肉不笑的对刘暹说。刘暹两耳朵支起，等他说着。这俄国佬就是一群糙货，尤其是面对自己所看不起的对方时，连表皮功夫都不做。

就凯阳德这语气和调调，刘暹一听就知道对方

肯定是找麻烦的。

“说来听。”刘暹身子往椅子后背一靠。

“这件事就是关于萨哈林岛的问题。”凯阳德得意洋洋的，目光看着刘暹，眼睛中透漏着无穷的鄙视和轻蔑。表情高傲的很！

“萨哈林岛？”

听了翻译的话后，刘暹愣了。这是哪里？跟自己有关系吗？

刘暹完全不似作伪的表情让威妥玛哈哈笑了出来。让凯阳德随着威妥玛的笑声脸皮涨的通红，跟要渗血一样。

“侯爵阁下，你是在羞辱我吗？你是在羞辱伟大的沙皇俄国吗？”

看着蹦跳的要爆发的凯阳德，刘暹真的很无辜。他真的不知道萨哈林岛是那个啊？这是他完全

真实的反应。

“刘侯爵。”威妥玛说话不用翻译，他自己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萨哈林岛就是贵国所称的库页岛。”

刘暹的脸色立刻变得比寒冰还要森冷。俄国人什么意思？慈禧要过四十一岁生日了，‘举国欢庆’的时候，他搞出这么一遭？

这是对清政府的羞辱。也是对中国的羞辱！

不管刘暹内心里对慈禧究竟是怎么一个看法，怎么一个不以为然。现在满清就代表着中国。慈禧代表着中国，满清受辱。就是中国受辱！刘暹一日不将蒙在中国躯体上的那张野猪皮撕破撕碎，这个‘代表’再让他心里不舒服，也必须承认！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一些读者会不同意。在起点，是有一批不认为满清代表中国的人存在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想说的只是：热爱祖国，就爱它的全部。

我们爱过，不但要爱它的荣耀，也要正视它的耻辱。就像上章写的，真正的强者要正视自己的敌人。我们也要正视祖国的黑暗。】

慈禧。统治者过生日，盛大欢庆，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上的传统。千秋万岁，清朝皇后的千秋节，皇帝的万寿节。慈禧作为不是皇帝的皇帝，她的生日在满清那就是一节日。虽然今年并非整寿，但也一样举国欢庆，至少面上是这样。

俄国人这纯粹是要添堵啊。可以说，只要明个凯阳德把这事儿往总理衙门一捅过去。这就是在明白不过的扇‘我大清’的耳光。

这事儿如果这样了，刘暹是要跟着吃挂落的。因为是刘暹要的那南库页岛么。但这点挂落刘暹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份耻辱！

“你要把这件事在以后的两天之内提交总理衙门？”

很出乎凯阳德的预料，很出乎威妥玛、白罗呢等所有公使的预料。刘暹没有暴跳如雷。怒气冲天，他只是表情冷到平静。

凯阳德挑了挑眉，没有看到刘暹愤怒到跳起来的表情让他感到有些遗憾。耸了耸肩说。“是的，尊敬的侯爵阁下。我准备明日就到贵国的总理衙门提起抗议。”

“侯爷。这洋鬼子要明个就去总理衙门提起抗议。”

刘暹神色表情平静。他身边跟着的翻译们就不一样了。一个个对凯阳德怒目而视，恨不得把人吃了的愤怒。偏偏又要压抑住，不的爆发。这些翻译们的神情让没看到刘暹愤怒的凯阳德略感欣慰，总算看到了一点让自己内心爽快的表演。

“你告诉这个老毛子，明年我会自请戍卫新疆。当俄土第十次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代价——”

“萨哈林岛？那是库页岛！”

凯阳德的表情瞬间变了。威妥玛、白罗呢等在一旁看戏的驻华公使们，瞬间有露出惊讶的，有露出震惊的，也有露出衷心的微笑的。比如威妥玛！

“诸位公使，刘某还有琐事，就不奉陪了。就此告辞！”

把手一抱拳，刘暹转身大步的就往外走。对身后的骚动瞧也不瞧！

“你，你……”凯阳德气的都要晕过去了。最为一个小小的驻华公使，他本身根本就没挑衅清帝国的权力，尤其是俄土战争即将再度爆发的节骨眼上。

他之所以办这么个晚会，之所以邀请来刘暹，那仅仅是要在刘暹身上找找自豪感，以此来刷一刷威妥玛的面子。是的，他的矛头最终指向是威妥玛。只因为当日演习结束时，威妥玛的那一番话。

如果今个刘暹在凯阳德面前暴跳如雷，两边只要撕破脸皮，凯阳德只能说是没达到目的。可要是刘暹被吓得胆怯了，赔礼道歉，那威妥玛就颜面扫地了。

只是凯阳德万万没想到，刘暹是针锋相对，一点软都不服。

“所有我大清子民，立刻跟我回家——”走到晚会大厅中央，刘暹半点顾及也没有的大声叫道。

很快一辆马车从俄国公使馆里驶出来。周边密密麻麻裹着几十名亲卫骑兵。安全防护这一点，刘暹是一百个用心的。

第三百六十九章刺杀

“斋藤君万望保重！”

北京城西，刘暹返回住处时的必经之路上。一条胡同内的一个小院里，五个满脸严肃的人正在话别。气氛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和穆重。

“阁下放心。此番若有不济，斋藤亦甘愿为皇国大业献身。”

说话人很年轻，似乎才二十出头，五尺不到的身高，衣着打扮，完全的中式。

高桥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次刘暹出门的确切行踪，并且刘暹本身也不在他经营深厚的自家地盘里。虽然已经准备了人手以‘才华’靠近刘暹的身边，但行刺这一直接手段高桥也从没愿放弃。

做事情要看情况而定。先前他们组不具备行刺

刘暹的实力和机会，那就只能以软手段来。现在已经具备了，干净利落的送刘暹归西，高桥一样不负自己的重任。当然高桥心里也清楚，这会很难真正干掉刘暹。

　　这人出门身边亲卫环绕，人马有数十之多。斋藤就算投掷出的炸弹能按时的爆炸，它能不能真的落在刘暹乘坐的马车上，也是一个问题。或者炸弹好运的穿过了周边的人马，落到了马车顶上，或是马车的侧面，能不能立刻爆炸也是一个问题。还有斋藤本人出问题的可能性，等等不一，行刺成功的可能性真的很小。

　　高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只是盼望着这一声爆炸，能让北京城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能在满清朝廷和刘暹之间划下一道缝隙，如此就足够了。

　　分裂清政府与秦军的关系，使秦军在清政府眼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高桥从不奢望能一蹴而就。他只是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如今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刘暹在京遇刺。那引起的风波是无法估量的。

不要说可能会损失掉一个斋藤，就是十个斋藤，也是值得的。

所以说，在回住处的路上，刘暹做了一次土飞机。这真的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时候，如果他乘坐的马车不是那种内镶钢板，是特质类型的防弹马车，他今天不死也会重伤。

捂着额头破开的血口，鲜血随着手指流下。手臂、腿骨上都是火辣辣的，肋骨生疼，疼痛感让刘暹撞在车壁上晕懵懵的脑袋有了一丝清醒。

自己遇刺了？谁指使的？

“大人，凶手自尽了。”

“扣住尸体，带走。”

一名亲卫钻进变形了的马车中，纱布、敬酒、

止血粉，飞快的给刘暹包扎来。

亲卫很快从旁边的商家手中征用了几辆马车、板车，以最快的速度将刘暹转入进其中的一辆马车中。然后受伤的亲卫、刺客的尸体，乃至外表破碎的马车车厢。都抬上了一辆大板车上，全部拉走。

那速度比北京城里巡夜的巡城御史和禁卫军士兵速度都快得多。

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已经打好了草稿，准备将晚会上的冲突细细的描写出来，这肯定能大大的吸引人的眼球。可是一声轰鸣的爆炸。这个本来能引发全国范畴内对沙俄不满的话题，立刻退居了二线。

大公报、万国公报、《羊城采新实录》，《外中新报》。《申江新报》、《上海新报》、《中外新报》，第二天。只要是大清朝电报能迅速传到的地方，所有的中文报纸上的头条。全被刘暹给占据。

大清第一名将，在京遇刺，生死不知！

此消息所引发来的轰动性，真半点不比刘暹打赢法国人时的影响弱了。

北京城全体戒严，第二天天不亮，一队队禁卫军和顺天府的衙役，就占满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

三名亲兵死亡，两名重伤，刘暹本人重伤。虽然没死，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慈禧即将过寿的档口，事件所引起的政治影响力可想而知，整个大清帝国的政坛都在震动着，一时间京师里面的大大小小官员也人人自危。

顺天府府尹对于自己地头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简直要跳楼了。但他知道这样的事情没个结果之前，自己的位置就是烫手的山芋，谁也不会来接。事情的后果自己纵然无法承担，也必须先担起来。顺天府尹一边向军机处递上自己的请罪折子，然后就恭请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指导，要求协办来破案。当然，亲自上门拜访刘暹，送上老大一份厚礼也是少不了的。虽然他根本没见到人。

刺客的尸体被亲卫详细的检查过，没放过任何一个地方。但是真的查不出什么有效的线索来。至少在亲卫们看，所有的记录都没啥大用处。他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个刺客的职业不是农民和工匠。这人手上的腿子很厚，虎口上还有火药的黄熏，完全是当兵的出身。

但刘暹却能从亲兵们记载的笔录上找出自己需要的证据。这人胫骨皮肤较厚，这人是轻微的罗圈腿，这人的脚趾缝里有厚厚的腿子。

符合着三样的人，除了小日本还会有谁呢？

你可以说他胫骨皮肤较厚是练着有腿功，你可以说他轻微罗圈腿是因为骑马，但是这最后一项呢？不穿木屐的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有。

这具遗体刘暹最终让亲兵交给了顺天府，只是在刺客的腿和腰身上补了两枪。从内心深处讲，刘暹不想让这刺客的身份真的被顺天府给查出来。只要这刺客是‘中国人’，那这件事就可以成为自己与北京离心的契机。

然而刘暹还是将日本人想的太简单了。

吴赞诚跟被踩到了尾巴的野猫一样直蹦了起来，满脸惊恐的看着眼前的师爷，“你说刺客是五爷的朋友？”

“是呀，大人。这事儿怕是要塌天了。”师爷也是满脸的惶恐，失魂落魄。

“这，这，可改如何是好啊？”吴赞诚整个人瘫倒在了位置上。“五爷，五爷……，您这会可把天都给捅了个窟窿啊……”

道光帝的第五子，当今皇帝的亲五叔，先帝同治皇帝的亲五叔，爱新觉罗.奕誴，惇亲王。

奕誴不喜欢读书，赋性粗荒，不得老爹道光帝的喜欢，给过继给了惇恪亲王绵恺，也就是道光帝的三弟。他在满清的历史上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政绩上和权势上跟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譞根本没法比。但是惇王在北京城民间的声望不错。

他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夏天一件粗葛布的短褂子，拿把大蒲扇，坐在什刹海纳凉，能跟不相识的人聊得很热闹。冬天也往往会裹件老羊皮袄，一个人溜到正阳楼去吃烤羊肉，甚至在“大酒缸”跟脚夫轿班一起喝“二锅头”。所以颇知道民间的疾苦，不欺压百姓，偶尔还有为百姓打抱不平的善行。

在满清皇室中，这绝对属于另类。无论朝野见到他，都跟见到了稀罕物一样。所以在四九城底层百姓中的声望不错。这点上，大家也都知道**丝草根们的心态，大人物一把态度方平，那就‘五体投地’了。

同样因为性格缘故，奕誴交往的人际关系很复杂。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是无奇不有。这刺客在北京城的化身卖艺的，有着一手不错的刀术，跟奕誴来往不少，在顺天府衙门里都挂上号了。一般衙役们见到他，都不上去打秋风。也因为认识他的人不少，所以尸体一被抬到衙门，很快就有人认出他来了。

吴赞诚吓瘫了。消息被自己报给了刑部满上书崇宝，崇宝也一屁股险些蹲到了地上。这事儿大了！

所以，刘暹从没想过自己跟北京离心的契机会来的这么快，来的这么的实实在在。顺天府衙门的事儿很快就给北京站获悉，消息千转百折的被送到刘暹手中后，刘暹乐得都哈哈笑了。

“侯爷。朝廷这会不会……”

得到刘暹遇刺的消息后，焦文斌立刻带着一个小队的人来到了城里刘暹住处。见到刘暹安然，心才放回到肚里。但在知道事情跟惇王有关后，这心就又给蹦到了嗓子眼上。他很不理解惇王怎么就牵扯了进来，内心里也不大相信真就是惇王幕后指使的，那样的话也太笨了。但事实却已经被造成，焦文斌想朝廷也不可能真收拾了惇王来先安抚刘暹，这样一来刘暹内心里会不气吗？就是刘暹说自己不气，朝廷外臣会相信吗？这可就是腹诽啊。朝廷还敢放刘暹会南边吗？

一个突如其来的刺杀，把本就紧张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

朝廷会很难办，但焦文斌不必要为朝廷操心。他忠心的是刘暹！立刻就担心起朝廷会不会扣下刘暹不放回去了？

“他们敢吗？”刘暹脸上露着冷笑。北京城的这些大佬若真将自己扣了，那转眼地方督抚疆臣就会人人自危。除了旗人外，看天底下的督抚谁还跟北京一条心？而且扣了刘暹，李鸿章呢？他该怎么办？

慈禧、恭亲王、醇亲王他们不会傻到以为，把刘暹一扣，几封诏书下到汉中、广西、海南、台湾，整个秦军就会俯首听命的。

“让大公报把消息捅出去——”

第三百七十章给刘暹的交代

高桥万分后悔，早知道效应能这么强大。他就该多准备几个斋藤，在行刺刘暹之后，再伺机的行刺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醇亲王。把水彻底的搅浑，浑的连李鸿章、左宗棠都说不清的地步。那肯定会给清帝国一记重击。

然后不管中国是陷入藩镇割据，还是直接陷入内乱中，依照历史上的旧事，依照中国庞大的地盘和复杂的民族矛盾，整个中国将变得一塌糊涂。洋务运动十五年的成效将毁于一旦，大日本皇国也将赢来自我恢复和持续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

虽然这些全都是高桥一人的想象。

但这个节骨眼上，若是李鸿章也跟着遇刺，然后是六王和七王，那中国政局瞬息混乱，将是不可避免。

“可惜，可惜……”高桥手中的死士绝对还有。

就连他自己，在必要时候也能从容赴死。为皇国大业献身，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荣耀的呢。

但是所有的人，即便高桥自己本身，身体上都有着严重的日本烙印。纵然他现在的言谈举止，全都是中国的不能再中国了。

可是，腿型。因为日本人经常做榻榻米的缘故，罗圈腿是普遍现象。再有，胫骨上的皮肤很粗糙很厚，日本人经常跪坐么。最后，个头的问题。现在的日本人个子很低，小鬼子是真正的小鬼子！

一群死士，一两个人是如此，解释的通。要是所有人都如此，清国若还发现不了痕迹。那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

十月十日，刘暹躺在床上渡过了慈禧太后的四十一岁生日。

十月十二日。北京城的紧张气氛已经消减了很

多。在宫里派来的两名太医的见证下，刘暹就任了南洋通商大臣。这个先前一直由两江总督担当的职务，也就是通俗讲的南洋大臣。而现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头顶上，南洋大臣的名号被正式更名为东南通商大臣。

很明显，这就是北京对刘暹的交代。给个甜枣安抚安抚。虽然到了刘暹手中的南洋大臣变成了真正的南洋大臣，但是他也不是没有收获的。秦军私下经营的小舰队这下可以正式改名为南洋水师了。

母港定在台湾打狗港，钦州湾是它另一处驻扎地。

刘暹当然要上表谢恩，并在折子上痛斥奸邪小人，蒙蔽惇王，离间君臣。用心险恶等等。

“如有可能，本王是真想将他留在京城啊。”

十月十五日，看着一行远去的军马，恭亲王语气感慨良多。北京本想是借刘暹竖起一个榜样来，以安地方疆臣之心。结果禁卫军平白丢人丢大了不

说，一颗炸弹的暴起，也让他所有的盘算都付之东流去。

如果不是刺客的根底还算清晰，奕?还真怀疑这是不是刘暹设下的苦肉计。

身边文祥、宝鋆两人摇头苦笑。对于丝毫反迹都没有露出的刘暹，他们俩实在无法理解恭亲王对他那么重的猜忌。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就因为秦军大部分是光头？所以兴起的那股传言——刘暹不愿留辫子？还是另有自己不知道的缘故？

不管恭亲王内心中有多么的可惜，他还是代表着清廷在北京城外送刘暹前往天津卫。

在十月十一日当天，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两宫太后。五六七三位宗室王爷，文祥、宝鋆、景廉等一班在旗的大臣要员，齐聚一堂。商议的就是刘暹的事。会上还真有脑袋被驴踢了的人，提议将刘暹留在京城。荣养起来，不让之再回南边去。

但是八旗的顶层还有一批脑瓜聪明的人。知道这根本就是扯淡。刘暹必须回去，大摇大摆的回去，被朝廷恩赏着回去。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再做什么刺激地方汉员疆臣的事了。

但是对五王奕誴，不管怎么说，八旗的颜面不能丢了。所以惇王奕誴不能有大的惩处，只是一顿半根毛发也不伤的训斥，训斥他误交匪类，罚俸一年。

这件事情扬起的风波，于清廷讲，只能等着时间一点点去抚平。只是他们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刘暹有这么深的心机，有这么大的阴暗实力，又有那么大的野心，去推动着事情一步步的走向**。

就在刘暹乘兵舰即将南下的时候，一到消息已经送抵了军情处西安站的据点。

一个三旬面向的白胖商贾，拿着密码本将一连

串的数字翻译成汉字之后，快速的将汉字扫视一遍。然后把记载着数字和翻译后文字的纸张全部给烧个干净。

“宝庆那就是一头猪，想让他挑起事儿来，轻易地很。只是不得伤及无辜就有些麻烦了……”

胖子眉头皱起来，脸上的肥肉能荡起三五道褶儿。谁也不会知道，十二年前的他曾经差点在饿死在黄河边儿上。现在西安城里的小老百姓说起他来，只会用仰视的眼神去瞻仰他。粮店米行盐铺布满整个陕西，捐着四品的顶戴，在陕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十月二十日。汉中府府城，知府衙门后堂的侧厅里，秦军留守，汉中镇总兵张忠奎快步走进来，对着依旧做着知府官儿的李楹拱了拱手。

“大人，暗线那传回的消息，宝庆这个猪头，就是奔着钱来的。他奉令出外，拿的是巡抚的命牌，明面上打着的是巡观盐政的招牌。”

陕西如今是多军的地盘，巡抚自然是个满人，喜塔腊氏，原湖北巡抚崇纶之子裕禄。满洲正白旗，刑部笔帖式出身，二十来岁就给调任热河兵备道，不到两年迁为安徽布政使，去年调任陕西巡抚。年纪刚刚满三十岁。如果真的是凭真本事做到的，那可不是一般的英才。可惜，裕禄之所以一路官运畅通，完全是因为旗人中人才匮乏，不得不矮个当中拔将军。

随着湘军势力从陕西的全面撤退，如今之甘陕，疆臣大员七八成都是旗人。连绿营总兵，除了张忠奎以外，都大半是汉军旗人。秦军自始至终都窝在陕南，以汉中为中心，多年经营来，根深蒂固。加上刘暹又始终得势，是以李楹这么个知府做的自在的很，跟西安城多年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连张守岱时担任的陕南兵备道，都挪治所到陕宁府去了。

但是今天，宝庆这么个猪头来汉中，那就明摆着是来打秋风的。这人是裕禄的侄子，虽然年岁比之裕禄还要大上两岁，但官职上一路都靠着裕禄提携，现任裕禄的戈什哈队长，头上套着个参将的职

衔。

“放这么个人物来汉中，裕禄用意不善啊！”张忠奎很恭敬地对李楹说。他等着汉中镇总兵的位置，无论在谁看来，他都是秦军留守的第一人。但实际上在秦军这个小王国里，李楹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除非正式开打，张忠奎手里有了刘暹的军令，否则汉中的事儿，李楹当家。

军情处是刘暹在暗中的一把刀，事情直接隐瞒过了汉中。张忠奎也好，李楹也好，都不知道宝庆之所以能起心思来汉中府，完全是西安站暗线的引导。

“准备几千两银子，打发了就是。主要还是你，军队的动作收敛一些。汉中的有心人，现在活动越来越猖獗了，可别一不留神被带沟里去了。”

李楹语义中指的并不是汉中秦军暗中扩编的事儿，而是张忠奎近期正在处理老旧的后膛枪，相当

一批军火流入了青海、新疆和西藏，李楹这里已经收到了甘陕总督文彬的不满了。而且李楹还担心，担心那批军火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一群乱匪手中，张忠奎就给刘暹捅娄子了。

张忠奎呵呵一笑，应下。几千杆边针枪而已，找已经全都处理完了。

“不过，这裕禄一道公文都没有，自己把条狗放到了汉中，这也太不把咱们汉中当一回事儿了。吃相也太难看了！”

一道行文都没有，宝庆除了西安城，就一路直奔汉中，这不是明摆着要在汉中身上剐油吗？张忠奎想到刘暹在京城遇刺的消息，想到期间牵扯的有惇王，内心里对旗人更加反感了。

李楹无奈的一笑：“可终究得应付啊，人家当狗，也是给巡抚大人当得。”

“只得割肉应付这恶狗了事。”

但是李楹虽自认为是割肉了，可他哪里晓得有人唆使的宝庆，现今的胃口有多大？

两天后，宝庆来到汉中。在府衙坐不一会儿，就带人出了衙门。等离开衙门远了后，咬牙恨声道：“这姓李的把咱爷们当叫花子打发么？三千两银子？够干什么用的？”

宝庆就近在汉中找了间客栈住下，招来两个贴心随从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找来身边随行的狗腿子，扬着下巴道：“去查清楚，看他姓李的管得这汉中府里，究竟有多少不法之处。拿实了证据，一处要他一万两银子。不要李楹吐血，爷我就不从汉中走了。”身边人轰然应诺，相互对视的目光里满是兴奋和贪婪。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宝庆自己是一头贪婪无比的猪，他身边围着的这群狗腿，也全是眼睛里只有钱财，半点也无其他的主儿。

“爷，您就瞧好吧。不把李楹榨的一干二净，俺们就白在街面上混这些年了。”

第三百七十一章军情处这勾当

洋县华阳镇。当年的战争痕迹已经完全从镇子消失，这里有的只是太平、安乐和富裕。镇子北头一家质朴的宅院里，王贵生，刘暹的老舅，正坐在厅堂的太师椅上，面色严肃的对一个年纪与他大小差不多的老太太道。

“三姐，你可要想清楚了。方家就大猷一个后，他要是踏进了军情处这道门，就跟前明时候的锦衣卫一样，那一生可就都绊在里面了。老五那里有的是空位置，等大猷媳妇把娃娃生下来，方家有了后，就是要拼要搏，军伍里厮混摔打，可是比军情处风光多了。”

老太太脸上表情放的很平淡，“贵生啊，五儿那孩子设下了军情处这勾当，那就是因为有事明面上不好办，办不好，办不下！是不这个道理？”

王贵生点头，隐藏在阴暗处的军情处，办的就是见不得光的事情。

“那孩子是作难了啊。这地方可也见不得消息泄露出去，一定待稳妥。咱们亲戚要不就难的地方帮，去军队锦上添花作甚？”

老太太是王贵生的堂姐，跟刘暹自然也算是亲戚，虽然关系远了不少。夫家姓方，已经走二十多年了。两个儿子都是当年刘暹拉队伍时候的老人，但是运气不好，一个死在了大渡河，另一个丧在了新疆。两个儿子独留下一个孙子，今年还不到二十岁，刚刚娶妻，还没有后。

王贵生这次找上方家大门，说真的，所图的勾当真的不光彩。事情要真办了，还可能影响方家媳妇的名声。只因为这件事刘暹就要跟自己扯上瓜葛。而王贵生家也好，刘暹姨夫霍伟家的人也好。都没有年龄段适合的人，并且两家是什么家门，那宝庆的狗腿子就真顶一个猪头，也不会不长眼惹到真正的高门大户不是？

方家家风很质朴，事实上除了五百亩地和一片山林外，方家的家底也是较薄。看起来就似一般的

小地主一样，很易蒙骗宝庆的那些狗腿。

方家并不是王贵生唯一的选择，王霍两家的近亲中真正的穷人没有，但像方家这样的家境和家风的。还有几家的。

刘暹发达后很注意老家的亲戚，他不会让他们继续过苦日子，但是谁敢打着他的名头在地方上为非作歹，那也决不轻饶。这些年下来，刘暹不出五服的远近亲戚都表现得十分优良。如王家、霍家这些真正的至亲，修桥铺路，济穷抚困，还给刘暹在老家里赢得了不少光彩。

方家已经是相当近的亲戚了，并且两个男丁先后战死在疆场。纵然他们自身的职位并不很高，才能不算得出众，但方家在刘暹心中绝对是记挂着的。方大猷只要愿意，教导队中始终有他的一个位置。

不过王贵生还是忽略了人性的不安感。他是刘暹的老舅。刘暹老娘活着的时候对这个小弟，那就不是一般的亲，刘暹老爹也把他当自己的亲兄弟。

到了刘暹这，虽然人的内核换了。但刘暹可没表现出丝毫疏远这个舅舅的意思啊，连自己的婚事都是王贵生出面的。王家的几个表哥表弟、姐夫。没妹夫，才能不出众，不像姨夫家的两兄弟，现在都独当一面了。也加入到军中，被放在后勤部队里，人虽没锻炼出来，现在都回汉中盯着工厂，或做起自己的生意来了，但哪一个头上顶的不是三品、四品的顶戴？并且始终挂着秦军系统里。所以王贵生看刘暹，根本没有一丝的距离感，自始至终都是亲的很，他根本不担心有一天刘暹不跟他亲戚了，关系疏远了。王贵生感觉中的‘亲情’，跟方家这种远亲大有不同的。

方老太在两个儿子战死后，可以安心的等一年、两年、三年，但是方大猷没成婚的时候，她心里头就已经着急了。时间是消磨一切感情的最好工具，她怕自己孙子成婚育子的时候，刘暹已经把她方家给忘了。

毕竟六七年时光了，刘暹自己也离汉中四五年时间了。

所以王贵生今天找上门来，方老太是一万个愿意。军情处，不能放到明面上，这有什么，这样才是上位者真正的心腹。锦衣卫一样，那才好呢。

方大猷本身在得到王贵生的保证——‘媳妇绝对没事’之后，也一口气认下。连方家媳妇，虽然内心很是忐忑，但是祖母和丈夫都认同的事情，舅爷又下了保票，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吃亏受辱，事关自己丈夫的前途和方家的门楣，她也是怀着担忧认下了。

于是，一个局就在华阳镇铺开了。

华阳镇，因傥骆道而兴起的一座城镇。后世的时候，从镇子再往北就是长青国家森林公园。

在洋县的各乡镇当中，华阳镇的繁荣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华阳镇本身产的稻米和枣皮，在整个陕南和川东北都闻名的，再有镇子外的大山上遍布药材，这里算是汉中的一处药材产地。第三，就是同治十一年的时候，这里发现了一处石英矿。

如果是在大清朝别的地方，石英矿根本半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在汉中，在有着玻璃、水泥、铸造等近代工业汉中，石英矿算是找到了用武之地。也因此，华阳镇一溜小跑的走到了洋县所有乡镇的最前头。

已经进入到冬季，台湾还依旧单衣呢，汉中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衣。酉水结了不厚的冰层，行船已经不能了，石英石的外运就又回到了马车陆路之上。也因为让华阳镇的市井比之前更热闹了几分。

虽然华阳镇出产着石英矿，但是因为这里缺煤，玻璃、水泥、铸造等行业根本没在这里发展。所以华阳镇本身玻璃、水泥等物件的售价，并不比县城便宜。

热闹的华阳镇中流动人口是很多，几个服色鲜亮的汉子进了镇子也根本没人去注意，直到他们悄悄的扯着人问来话，这才引得周围人张望过来。

“谁是矿上的主家？这我哪能知道。不知道！”

“矿场没有官府的批准？是私采盗挖的？这我哪能知道，不知道！”

“矿场没交足税钱？不知道，我一个小老百姓，做个苦工，哪知道这个！”

如果屡屡是这样的问话在华阳镇里还引不起百姓商贾的关注，那当地的老百姓就太见多识广了。

宝庆这帮狗腿，几次碰壁，为人避之不及，还引得周边百姓指指点点。个个怒火中烧。“他娘的，老子就不信挖不出点东西来！”为首的汉子发狠了说。

但已经做好了局的军情处，怎么会不给他们指条路呢。就在几个人等的不耐烦的时候，一个转机出现了。一个吊眼无赖汉贪图两块银元，给这些人指了条路。

“看到没有，那小两口，镇东方家的人，他家的山林就挨着矿场，听说最初那矿山就是他家的林

地。找他问问绝对能清楚。”然后又说了说方家人的来历，当然是隐瞒了方家与刘暹的关系，只说是秦军子弟，但正壮年的当家人死在新疆已经许多年了，现在方家就是个没了顶梁柱的小地主而已。

为首的汉子斜眼看过去，正见到方大猷和他妻子在前面走着，身后跟着一个随从和一个婆子。“嗨，这小娘子长的还够俊俏！”

无赖低头哈腰的退走，走不两步就拐进了一个胡同里。一脸的赔笑立刻变成了冷笑，“不知死活的东西，看你们能不能活过今天。”

狗腿慢慢跟了上去。他们在的地方正是华阳镇的中心，是整个镇子最繁华的地方，人来人往，人流穿梭密集，太显眼了，这些人并不准备在这个地方就做活儿。他们就跟着方大猷小两口，一直往镇子东走去。

华阳镇当初的镇墙已经给推了。面积大了，镇墙影响发展，而且随着热武器的出现，镇子那单薄的围墙所能起到的防御作用，几乎没有。推平镇墙

的时候，倒是全都同意。更有些镇子里的士绅说笑，那镇墙连他家新修的水泥墙牢靠都没！

为首的人目光还在打量着镇子里的左右，那沿街的店铺和一栋栋样式一样的房屋，他的眼睛就感觉不够用一样。自从进入汉中府以后，这汉子觉得西安城跟汉中府比起来，汉中这里更像是省城。

刚刚正过脸，就听到身边响起一阵抽气声，像是见着了神仙一般。汉子抬头，脖子立刻是一僵，大脑里完全都只剩下璀璨到极点的宝光。方大猷妻子手腕上带着的一串水晶宝石链子，晶莹剔透，阳光下熠熠生辉。

汉子的眼睛完全被闪花了。只是市井帮闲出身的他，没见过大世面，真正的宝贵玩意儿也不是他这种人有眼福见到的。所以这串要是变卖的话，足可顶得上三四千两银子的水晶宝石链子，就已经把他给晃晕了。

午时阳光洒下，被这链子闪射四处，隐隐透着彩光。

“他娘的，这样的好东西，不知道这小娘子的公爹从哪里抢来的。”

身边的同伙梦呓般地呢喃道：“那是宝石啊还是珍珠？这待值多少银子啊？”

“老大，干他这一票，咱们就发啦！”贪婪的声音惊醒了所有人。

一道道目光集中在了为首人身上。他脸色变了几变，最终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狠叫：“哥几个换装扮，干了这票！”

一伙人钻进一个胡同里，很快的，几个头戴官帽，身穿号衣，挎着腰刀的官差就赫然现身。

第三百七十二章民变兵乱

“你想干什么？胆敢抗拒官差？活得不耐烦啦？”

呛啷一声，出鞘的腰刀在方大猷脸前虚砍而过，方大猷似乎整个人都被镇住，然后腰间被一脚狠狠地踹倒地上。接着三个官差就一哄而上，围着方大猷一阵痛殴猛打。方大猷整个人都要不行了。

去牵马的同伙过来了，官差看到华阳镇的百姓已经围了一圈，唯恐事情再有变化。当即再将方大猷提起，跟方氏一块被绑上了马背。接着一伙人上马就闯出了镇子。

“大哥，这女人抓来作甚？把链子夺了不就行了。那宝贝价钱能值三五十个这样的娘们。”

“都知道个屁。宝爷平素在烟花巷子里弄惯了，这样的良家才是更有味道。”为首之人伸手掐起了方氏的下巴。“只要把这等货色送给宝爷吃

了，咱们掏走点东西，他也才不会计较。”

……

方家在华阳镇是一个宗族，虽然实力不大，势力也不强。但纠集一些人手绝对不缺，而且其中几个还是百战余生的老兵。

这伙人刚刚窜出华阳镇，一群二三十骑就打马追了出来。一个个不仅掂的有刀，更垮的有枪。

华阳镇外十多里，清脆的枪声响起。

“你们是什么人？胆敢阻挠官差办事？”一个狗腿子鼻孔朝天的喊话还没落下音儿。一把左轮手枪对准了那官差的脑袋，黑沉沉的枪管就指在官差鼻梁前不到一尺处，那家伙顿时愣住。

可还没等人反应来。随着手指的扣动，轰的一声爆响。官差脑袋真如被铁锤猛然砸烂的西瓜，整个噗哧爆裂开。喷出大团红白碎物脑浆。

洋县华阳镇发生了百姓打死官差的大案。一时间立刻被传的沸沸扬扬，等到汉中府城的宝庆接到消息时，汉口的报纸都已经把消息捅出来了。而很快的整个事件的经过，就也被大公报给报道了出。

区区巡抚门下一走狗，走狗底下的一群狗腿子，就敢无视法度，更不将刘暹、秦军放在眼里，对秦军的遗属子弟，胆敢如此妄为。是谁给他们如此大的胆子？

除非大清朝真的乱的不可开交了，否则这样一气打死官差八人的大案，也会轰动一时。而现在的大清朝国运比之咸丰帝时，是还有所上升的。自然更不会被地方遮掩埋没了。

自洋县县衙起，到汉中知府衙门，然后李楹也不拖延，立刻上报西安。整个事件用时很短，刘暹抵到福州时，消息早已经传遍全国了。

裕禄本人当然是恨得要死。而秦军呢。群情激愤，一股怒火在所有人的心头激烈燃烧。

谁也不想自己死了后，家里的老母孤儿竟就被几个不入流的赖皮辱没。老子拼死拼活为大清朝卖命，拐回头来家里的人还被朝廷的走狗的走狗欺辱。这命还能卖吗？卖的还有意思吗？

本来刘暹在北京遇刺，秦军上下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好了，华阳镇事发了。秦军的怒火就更加炽烈了。人人都想到了自己，自己可不比方家。是侯爷的亲戚，如果事情落到自己头上。那汉中府的判案会这么偏向吗？

李楹案子断的干净利索。错误全推到了那帮狗腿子身上，方家的人只落了一个群情激愤，义民昭彰。三个带头的被打进了大牢，判了两年。可谓是偏袒的不成体统了。

但是普通的秦军士兵可自认自己没那么大的脸面。而且所有人都清楚，汉中的李大人乃是秦军一系的人，方家又是侯爷的亲戚，当然照顾多了。但自己普通小兵绝对不可能如此的，顶多是有份情面。而且今日的秦军并非只是汉中的人啊。如果是海南、广西、河南、四川、湖北、台湾呢？秦军在

文官上的力量可是薄弱的很，自己若回老家了，遭遇欺凌，下场似乎是可以预见的。

事情若只是让它自行去衍化、发酵，就跟清廷想刘暹遇刺一事一样，时间总能把一切消磨。但秦军军中有教习，秦军军中有军情处的人，两下起手，稍加引导，秦军内部对清廷对八旗子弟的意见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虽然仅仅如此，还根本不够刘暹要达到的目的。可作为一个先手，刘暹完成的已经很漂亮了。他在全国百姓面前，在民间舆论上，很成功的将自己置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这种情绪还需要继续的加厚，等到明年战舰归来，刘暹起兵的时候，总算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借口。

中国人讲究师出有名，刘暹就算不顾及自己的后世名声，也总该想一下秦军中将士的内心吧？他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为自己在舆论上不落下风，更是要统一己军内部的思想，做到同仇敌忾，而不是一开始就大批的出现作战不积极，行动不迅速，甚至是做逃兵、或反戈一击的事情。

秦军上下对满清的恶感会在今后的时间里一点点增加。只要秦军内部不出现问题，那刘暹的胜券就满满的。

……

光绪元年十一月中。廉州守城营，广东北海镇下辖。

“整编，说的好听，还不是想把我们这些老人给赶出去！”驻军营地里，一群守城营的大小武官们满脸愁怨。

刘暹发起了疯来。所钦州隶属廉州，表里一体，既钦州将设海港，廉州陆军亦要整顿编练，以应将来之不便。明了明的向朝廷要整个廉州府嘛。而朝廷当然是给了的，不否则这群守城营的军官这么会现在愁眉苦脸呢？

“如果整编后能够给兄弟们一条活路也就算了。那新军虽然苦了些，但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

我老陈也就勉为其难的去当这新军。可是你们也看到了，秦军的人把声势闹得那么大，准备好了人接我们的班，这新军里全是他们的人，哪里还有我等的位置啊？”

当下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一马褂的武官张口骂道：“刘元渡不是好东西，这个伍金柱更不是个好东西。前两日我去登门求见，他倒好，一个小辈，竟然敢拒而不见！真是气死我了。”

“我也听说了，这伍金柱是刘侯发家时的老人，可不是简单的货色，听说很受刘侯的重用！”另外一个三十余岁的武官也是面露忧色：“就我们这十几号人，也不知道能留下多少！”

此时，房间角落里的一个个头不高，年约三十的汉子说道：“我看，能留下个三四人就不错了！咱们还是早些自找门路吧。”

“哼，等着吧。事情还有热闹瞧呢。伍金柱瞧不上咱们，他就能瞧得上咱们手下的那群丘八？秦

军是什么军纪，那是当代岳家军，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的。他们能看得上咱们手下的兵？肯定也是开缺回家。我就不信那群丘八们不闹腾！”

这廉州守城营里的一群大小军官们你一句，他一言，这说来说去后也是一片哀叹之声！

刘暹借着机会把整个廉州府要到了手，算上早就被秦军吞下的钦州营，北海镇被他刮掉了两个营头，损失有多么巨大且不说他，就说这编练新军。刘暹当然是打定主意要裁汰旧绿营，腾出位置和军费来扩大秦军了。廉州守城营，除了几个安排的内线，其他的，无论官兵一律清理出去。这些老兵油子一点军人的样儿都没有，一个落在秦军当中，就会影响一片人。广东的绿营真的是已经烂到了骨子里了。

所以这名义上说的是整编，但实际上就是从裁汰练新！

如果不出意外，眼前的这十几名廉州守城营的武官们一部分会被调去北海镇，另外一部分则是被

直接开革，真正能转入新军任职带兵的，一个也不会有。

这一群人商讨来商讨去也没个办法，最后就是变成了发牢骚，当然就有人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争取争取的，他伍金柱不是要整编我们吗？总不能一来就把我们全部裁撤了，要不然闹出兵乱来他伍金柱也吃不了兜着走。

到时候诸位挟裹众多士兵，未必就不能讨得进入新军的机会！”

毕竟他们这些武官们的前景不妙，但是那些大头兵们同样下场不会很好，这些旧绿营士兵即便在他们这些军官看来，要么是烟鬼要么是老弱，也完全不是个真正的当兵的。所以整编过程中，这些烂兵一样会和他们的上官们一样丢掉饭碗。

就当众人商讨着该如何裹胁士兵闹事儿，以要挟伍金柱博取进新军的机会时，那个个头不高的三旬武官却悄悄从屋子中退了出来。

“一群没见识的土包子！”这人个头是矮，但长的比较粗壮，他回头看了看，然后是咬了咬牙：“死道友不死贫道。如今大家都自身难保，也就不要怪我拿你们当垫脚石了！”

秦军在廉州守城营里安插的几个钉子，这人就是其中之一。被军情处的人一接触，那就直接诏安了。

不多时他就出现在了伍金柱的面前：“伍大人，我所言句句属实，陈海平等人已经议定这几日把士兵们召集起来，以对抗整编，还说如果伍大人准备强来的话，他们就会怂恿士兵弄出乱子！”

伍金柱听闻廉州守城营那边竟然谋划武力对抗，甚至连营兵骚动之类的事都打算筹备了，当下人也是被惊愣住了。这群人胆子这么大，他们老婆孩子知道吗？

“自作孽，不可活！”这撮人是在自己找死！

第三百七十三章一悲一惊一喜

说句真话，伍金柱从没想过要把廉州守城营的军官们‘赶绝’，你说你们这些人个个有官职在身，跟底下的大头兵完全不是一码事，廉州呆不下去了，去别的地方不一样舒舒服服？

只因为廉州发达，最几年靠着钦州港是兴盛了许多，这群绿营的丘八为了多拿上一笔钱，就想着窝死廉州不动弹，为此竟鼓动兵乱，真真是财迷心窍，自取灭亡啊！

伍金柱带过来的有整整三个大队的框架，他部的底子是一个团规模的，现在还只是开始。三个大队只有军官、士官和部分兵丁骨干，人数加在一起也才三百人不到，但是镇压整个廉州守城营，轻而易举。就更别说还有人来通风报信了。

枪声响起在了廉州上空，超过五十人送了性命，过百人被抓了起来，等待它们的将是为期三年的矿场劳动改造。十多个军官死了三，剩余的有四

个没参与鼓动兵乱，包括告密的那一位，剩下的全部被收押。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朝廷的严惩！

伍金柱没有趁机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他心存狠辣，对抓起来的军官用上手段，大把的罪证交代出来，整个廉州府城要被清理掉两三成士绅大户的。

秦军往廉州发展的本就有关系，这些士绅商贾也多知晓秦军的手段，并且这个年代的地方，士绅大户之间多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伍金柱就没再扩大打击范围。但只他对付廉州营的手段，就已经上廉州上下噤若寒蝉了。

廉州营的整改已成定局，但是秦军系统并没立刻入主东边半个廉州府。这是给廉州东边州县的当官的时间，打扫一下自己的烂事。那屁股擦干净。

廉州将会是刘暹向广东迈进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雷州。不拿下雷州。刘暹的最终目的是在起兵之前，把广东水师的控制范围挤到广州湾以东海面，这西面这一块就是他的南洋水师的。

钦州造船厂规模还比不上马尾船厂，有因为技术实力的缘故，到现在为止也只是下水了两艘六七百吨的炮艇，船坞上还有两艘同样大小的炮艇正在建，四艘兵船都是木壳，蒸汽机购置于德国。速度能达到十二节，但火炮口径只八吋。战斗力并不怎么样。根本不能与铁甲炮艇相比。主要的任务也是巡视在南中国海，作战对象是这一代的零星海盗。

对于已经挂牌成立的南洋水师，现在每一艘战舰都是紧要的。将来起兵造反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马尾船厂给秦军建造的四艘兵舰已经下水了三艘，都正在进行调试。还有一艘最迟年底可完工。如此再加上英国订造的战舰，从船政水师投效过来的林永升等十多人，每人都可以当上管带。而且相当一部分人驾驶的战舰要远胜过船政水师。

……

台湾。巡抚衙门后宅。

刘暹站在门口，脑门上一层明淅淅的汗水。屋子里妙彤的嘶喊声，每一声都在撕扯着他的心。血水一盆接着一盆的被端出来。刘暹紧张的都停止呼吸了。他已经有不止一个孩子了，今天这样等待子嗣诞生已经经历了多次，可今天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张妙彤是在早产。

之前时候。无论张妙彤，还是王璐莹，还是柳婉舒。还是王碧云，她们全都是满月的啊。刘暹后院人少。四女又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在，最重要的是刘暹对张妙彤的情分放在那里的。张妙彤正妻的位置雷打不动，不可动摇。如此后宅自然相当的平静的，各安其份。没了那么多勾心斗角，刘暹这两年孩子是一个接一个出生，还没见一个夭折的。所以，今日张妙彤这样的早产，刘暹是头一遭。

身孕还不满八个月，但是打击来的太突然，山东来报，张家的一长辈病逝了。这是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已经八十有六，在这个年代绝对高寿，应该算是喜丧。可是这天底下的丧事哪有真的欢喜的？

老太太姓杜，夫家张求，无棣张氏第十三代子，清乡试副榜，孝廉，官至京城中城兵马司正指挥。老太太出身宾州杜氏，杜堮(大学士，杜受田之父)大哥杜坊之女。女儿是杜翰，也就是杜受田的长子的夫人。可想而知当年咸丰帝的时候，是多么的尊崇了。【无棣张氏跟宾州杜氏交缠甚深，除了张求外，还有张汝琦，张氏的第十四世子弟，也娶了杜氏杜受书的女儿为妻。】

张妙彤是张家的地十六代子，父亲张守彬、祖父张衍寿，都没能在科举场上出人头地。到张妙彤时候，她家在整个张氏当中已经快要变成旁支了。因为太爷张泉与老太太的丈夫张求是亲兄弟，两家自家还有不少来往。张妙彤打小长的就漂亮，人又乖巧，极得老太太的喜爱。

刘暹崭露头角的那几年，也是老太太正失落的时候，慈禧、恭亲王最终上台，杜翰被贬了嘛。杜堮也在那几年里去世，整个杜家没落，已成为定局。在张守岱为刘暹张罗婚事的时候，整个张氏宗族还是有几个热络的，如果不是老太太以长辈的身份出了力，这事儿不见得会落到张妙彤的头上。可

以说现今张妙彤老爹那一门，连着张守炎一块说上，能有现在的光彩，那是绝对不能忘了老太太的恩德的。

张妙彤怀着身孕，整个感情容易波动的时候，受了这样的刺激，想到自己小时老太太对自己的好儿，一时间悲从心来，那是止都止不住。结果就有了刘暹现在的焦急和担忧。

怀孕不足八个月的老婆要早产，刘暹这心自始至终都没落回远处。

他担忧死了。

已经有半个时辰，卧房灯火如昼，小丫头们忙紧忙出地不停地送了热水等物进去，又端了一盆盆的血水出来。

腹中的疼痛越来越是剧烈，张妙彤都要撑不住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产婆，头面收拾的干干净净

的，对张妙彤说道：“夫人不必紧张，老婆子看着，这胎位很正，定是能顺产的。腹内痛时夫人只管深深的吸气，用上力些。千万不要将力气用在叫喊上就是了。”

跟着张妙彤嫁进刘家大门的丫鬟，这些年过去了，已经变成了管家婆子。拿着干帕子不停的在给她擦汗，还要时刻注意着她的嘴唇，别给咬坏了。

如此折腾了一夜，东方破晓之时，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终于响彻了台湾巡抚衙门上空。

刘暹站在门口上，看了一眼天边射出的第一缕晨光，几步奔到了正房门口。

那产婆正巧出来，见了他一怔，随即笑道：“恭喜侯爷，贺喜侯爷，夫人生了个小公子。虽然小了些，但是身体康健，只要细心调养……”

刘暹脑子完全没听到产婆后头的话，他只知道张妙彤生下了个儿子，孩子生下来了，并且身体还可以。“夫人呢？夫人怎么样？”

“夫人安好。待里头收拾好了就可以叫大夫进去诊脉了。”

一刻钟后刘暹看到了这个孩子，自己的第七个孩子，第五个儿子。身子很小，还很软，刘暹双手捧着，根本就不敢用力。仿佛自己一用力，就能把这个孩子给压得粉碎。

刚出生的孩子，说不出像谁来，皮肤发红，皱皱的。正闭着眼睛，嘴里不时地冒出着哼哼的声音。

心里一阵温热，问道：“夫人看过了么？现在怎样？”

香云笑道：“夫人看过了。只是被折腾这一夜了，疲惫的很，现在已经睡过去了。如今里头也收拾了，要赶紧叫大夫给夫人诊一诊脉才是。”当年的小丫鬟，十多年历练下来，已经变得干练、辛辣。

刘暹小心的将孩子递给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就等着大夫去号脉、量血压了。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趋势，在秦军医护营内部越来越明显，秦军从地方请来的名医，对于体温计、血压计这些小玩意，也越来越接受。而且刘暹还成功抢到了血压计的发明权。是的，在此之前，西方医学界除了发明了跟后世玻璃体温计差不多的奥尔伯特体温计外，血压计这种后世医生必备的‘神器’还处于样子货时代。除了个别人，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适用。

不要把这个时代的西方医学看得太高，西医进入秦军这些年里，它自身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刘暹早就明白了。这个时候的西医，尤其是外科，还没有完全摆脱掉‘放血万能**’的束缚禁咒，外科医生的手术台就是一个切肉板，军队里的医护营就是一个屠宰场。

像秦军，所有的医务人员保持绝对整洁，一律白大褂。手术刀、止血钳、针、剪子、扩张器、镊子等等的专用器具的点点出现和小型化，以及手术室内环境的绝对整洁，高温消毒、酒精消毒，橡胶出现发展来的手套……

一切的一切，让秦军军医在外科水品上，在外科的绝大部分硬件设备上，都已经超过了同期的西方绝大数的医院。但是因为西医现今外科发展水平的原因，效果远不如人意。

而西医内科方面的发展要强过外科很多，现在欧美世界，内科医生的地位也高过外科很多。可在化学与西医还没正式接轨的时候，在太多的医疗器械根本就没有发明的今天，刘暹对手下那十多个从欧美招募来的西医内科医生，一百个不放心。这绝不是他内心的‘大中华主义’发作，而是真实的担忧。所以巡抚衙门候着的两个大夫，全是中医，还都是五十岁朝上的老中医。

第三百七十四章相公馆里的皇国伟男子

白面厝，挂灯笼，固做真光鲜！

福州的这句老话是在讥讽青、楼、妓、院挂着灯笼，自以为光彩漂亮的意思。在福州的洋场，在台江汛、田垱，青、楼一条街，那是半点都没说错的。

一到了晚上，“白脸厝”的灯都点得通亮，瓜子、果品摆出来，有客人点歌唱曲，音乐声起，呎唱、闽剧悦耳，灯红酒香，轻歌曼舞，是巨商大贾、游人骚客，乃至军政官吏寻欢作乐的最爱场所。觥筹交错、呼卢喝雉，纸醉金迷享乐第一。倚门卖笑、开门纳客的青、楼女子，鳞次栉比、艳帜高张的“白面厝”，比起福州的其他，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青、楼、妓、院真的只有女人吗？那里面男的只会是龟公吗？明清之时的中国，男风可不是

一般的盛啊。玩相公，养男宠，在官场甚至是一种品位。尤其是福建。

“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男色出在福建，这两件土产，是天下闻名的。”——《二刻喻世明言》

那可不是说笑的。

……

田垱，一家不怎么大的相公馆的地牢中。

一个面相俊美的年轻男子毫无尊严的趴在地上，嘶声力竭的哀求着。

“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快给我抽一口噢……”

凄惨的喊叫声从牢房中传出，这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半个月前刚刚走下一艘抵到福州美籍轮船，还没来得及留下印号，跟组织接上头。
就‘消失’了的大桥义！当然，他现在有一个完美

的中国身份——乔谊。

堂堂日本暗中机关培养出的精英。大久保利通赞许的‘皇国伟男子’，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和带着山东口音的中国话。懂得不俗的西学知识，在商学、化学和机械上具有一定造诣，有美国正规大学的毕业证，如此的一个精英级间谍，在福州码头却因为自己那惹眼的相貌，而成为了地方黑帮眼中的香馍馍。尤其在他暴露出自己是从美国归来的侨民以后，直接就被四个黑帮打手给弄晕了过去。

美国回来的？那就是在国内没半点根基了。

去美国的尽是猪仔，谁家在国内要有根基的话会被当猪仔卖到美国。所以弄了这小子半点危险都没有。

大桥义自以为的先扬‘声名’，万万没有想到会成为自己遭劫的最直接原因。

大桥义醒来后。人就已经在地牢中了。他感觉很不敢置信，同时更多的是耻辱感径直湮没了自己

的心。最为一张对付刘暹的王牌，自己连目标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一群小混混给抓住。大桥义感觉自己的尊严彻底被践踏和蹂躏了。而且很可惜的是，大桥义是智力型间谍，并不是武力型的。他自己既没办法赤手空拳掰开地牢的栅栏，也也办法在相公馆管事来提人的时候，借机发难，在一群打手的刀枪下瞬息杀人。然后一路杀出去。所以他再一次蒙受了耻辱，被破布堵住了嘴，浑身腿脚绑的结结实实的，塞进了一口箱子里。最终来到了相公馆的地牢。

大桥义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的，他虽然似乎‘无能’了一点，作为一个间谍。太‘招蜂引蝶’了一些，但他对日本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已经打定主意。无论这群‘黑帮’如何威逼利诱，如何施尽酷刑。他都不会吐露半个字的。

大桥义到那个时候还一直怀疑，眼前的一切是不是一场戏。毕竟作为间谍，怀疑一切，是他们的本能。直到最后十几天的经历告诉他，这一切并不是一场戏，而是真正的事实。相公馆那些调教人的手段，大桥义真的挨得很难受。而最后他还是在大

烟面前跪下了膝盖。趁着自己还能控制自己大脑的时候投降，省的烟瘾将自己意志都逼疯，在无意识的叫嚎中，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都说了出去。

大桥义知道吸大烟的‘美妙’，据说那是一种升仙一样的感觉。可以给人从所未有过的舒服和享受。但大桥义从没都不碰大烟，他在美国三年，多少次距离那东西近在咫尺，他都是看都不看。但是被人强迫着犯上烟瘾，大桥义享受到了那种升仙一样的美妙，现在就享受着下地狱入油锅的煎熬。大烟就在他眼前，可大桥义把胳膊伸到极点，距离烟杆还有尺远。而这尺远就是天涯。纵然他的胳膊都被栅栏磨出了血，也半点不顶用。

大桥义最初坚持了一个小时，现在他越来越感觉自己的理智被吞噬。再不得到烟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神志就要崩溃了。到时候真把自己身份说出口来，大日本皇国都要跟着遭殃。

“乔谊啊，怎么样？听话不听话？”

管事闻讯赶来，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的大桥义，嘴角抿出一丝冷笑。烟土面前，任你是钢铁样的汉子，也要变成绕指柔。何况眼前这个小白脸呢？

“听话，我听话。我全都听，什么都听你的。快给我烟杆，我受不了啦，给我烟杆……”

管事带着得意的笑声走了。自家手里今后又要多出一张好牌了，那模样，稍加调教就是一等一的红人啊。

刘暹根本就不知道，他眼里看都没有瞧一眼的福州黑帮，一群下三滥人物，竟然已经给他抹去了一个大敌。

而这件事上最最愤怒和担忧的高桥，他都要疯了。大桥义到福州已经半个月，但是人呢？他留下的接头印记呢？刘暹的巡抚衙门没有他的身影，秦军几家工厂中也找不到大桥义的影子。大桥义消失了！

“八嘎！八嘎！”

人最烦的就是这种突发意外。高桥可以保证，大桥义对皇国的忠诚。但是人找不到了，还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就太考验人的忍耐和心性了。

在不惊动清廷官府的情况下，高桥继续用心的去寻找着……

……

天津。

爱勒谟尔登上一艘去往日本的美国籍轮船，他最后看了身后的大地一眼，头也不回的走进了船舱。带着信心和荣耀而来的他，在遥远的东方遭遇了人生最大的耻辱和蔑视是。

爱勒谟尔不知道，为什么葛尔西耶遭遇的仅仅是坚定的‘意志’，而自己遭遇的就近乎是蛮横的‘意志’。那种你敢不答应，你敢答应了不做，我就修理你的霸道，让爱勒谟尔都要哭了。他在哭自己的前途，这次回国后，带着这样一份条约的

他，前途全然无亮。

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对周馥说道：“这外交果然是靠拳头。拳头硬了，没理也变得有理；拳头软了，有理也变得无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当今世界果然如此，弱肉强食！”

“所以我北洋水师也当迅速成军。纵使不能为我淮系全权所用，也当抵南面之锋芒。”

周馥从来不觉得淮军弱于谁了。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大半衣钵，淮军实力之强，地盘之众，完胜偏于一隅的秦楚多三系。周馥对秦军的印象始终是能打，但人数不多，可为钢锋。

就是现在，周馥也是这样的想法和看法。他不担心秦军的陆军，而担心秦军的水师。当英国和马尾船厂的兵舰全部归位了，南洋水师将一跃成为全国，全亚洲最强的舰队。

四艘铁甲舰，六艘蚊子船，四艘铁肋木壳巡洋

舰【两艘为马尾建造】，两艘木质巡洋舰，四艘木壳炮艇。二十艘战舰的数量一举超越船政水师，吨位、质量更是远远超过以木质战舰为主的船政水师，无可争议的成为全亚洲的第一海面力量。虽然南洋水师最大的铁甲舰也没超过两千吨级，但小鬼子从英国人那里订购的金刚级巡洋舰也才两千二百吨级。

原时空历史，日本在台湾出兵退回后，1875年担任海军卿的西乡从道一口气从英国购置了三艘战舰，名字跟现在小鬼子的三艘金刚级巡洋舰命名一样，都是扶桑号、金刚号和比睿号，但是除金刚比睿两舰外，扶桑号却已不再是两千来吨的小玩意了，而是变成了三千七百七十吨级的真正二等铁甲舰。这艘强大的战舰直接刺激到了对面的清政府，北洋舰队由此而加快了进程。

但是现在，日本凭着各国的贷款，财政上是比原时空更宽裕了，可订购的战舰也从三艘变成了六艘了。三艘铁肋木壳的巡洋舰直接将一切财政优势给抹平，还不得不分刮一些扶桑号的资金，使得扶桑号二等铁甲舰直接从日本海军报表中消失，三艘

铁甲舰全是一水儿的金刚级巡洋舰。

秦军、日本都是如此大规模的手笔，北京当然坐不住了。渤海湾被洋人的军舰闯进来，蹿过去，就已经够凄惨的了。如果哪一天被小鬼子的兵舰打到了大沽口，朝廷的面子就彻底丢光了。

所以，海军衙门成立，北洋水师挂牌，比历史上都早了好几年。李鸿章这些天一边跟爱勒谟尔谈判，一边已经打算派亲信往西洋走一遭，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需要说明的是，李鸿章是个德粉，或是说他是个克虏伯粉，其对德国克虏伯兵工厂有着绝对的好感和信任，以及深厚的交情。

第三百七十五章清廷购巨舰

九年之前，也就是同治五年，西历的1866年，满清派使团出使欧洲，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中国使团的到了都表现出了绝对的自傲和蔑视。但是当使团访问德国，那个时候还是普鲁士，参观其境内著名的军火及钢铁制造商——克虏伯集团的时候，不管克虏伯家族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反正中国使团在那里得到了主人热情周到的招待。使团回国，当时是使团成员的张泰对李鸿章的报告，让李鸿章与克虏伯间结下了第一份姻缘。

一个好的开始意味着成功的一半。

四年后，普法战争的胜利，普鲁士陆军和克虏伯的大炮名扬世界，一块站到了世界的巅峰。李鸿章内心的好感瞬间发酵，从这个时间起，原先装备淮军的大批英法血统枪炮开始陆续退出淮军，刘铭传军除外，空白由德国生产的枪炮替补进来。等到同治十年，也就是西历1871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的第一年，其在科隆商人费雷德里茨.佩尔的鼓动

下，一口气向克虏伯家族买下328门各种口径的克鲁伯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以求稳固津京的防务安全。

到了今年，在北洋水师正式启动的时候，李鸿章邀请的德国三名军事、设计、防御等方面的专家，已经开始着手设计旅顺、威海的炮台，以拱护北洋水师基地，并打算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防御炮台的一样板。并且在去年的时候，淮军一系经过与克虏伯家族的多次沟通与交流，最终使得弗雷德.克虏伯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淮军炮兵骨干卞长胜、查连标等十二人到达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这比原时空历史上。不仅早了三年，还对了五人。

只是刘暹根本不知道历史上的李鸿章还有这一手。他有不是清史专家，或是淮军军史专家。卞长胜、查连标、王得胜等人的名头他听都没听过。最初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直以为李鸿章是被自己刺激到了呢。

现在北洋水师挂牌，满清、淮军都准备了大量

的白银。但是一没军官，二没战舰，北洋水师只是一个空壳子。如今军舰、军官就成了头等的大事。李鸿章已经跟左宗棠有过了联系，要抽调一批船政学堂的军官送往英国学习深造，左宗棠允了，这也意味着李鸿章军官方面的难题有了解决。可是战舰呢？

李鸿章首先询问了赫德，不管他对德国有多么大的好感。英国才是当今世界的第一海军强国。

“李中堂，说一句实话，现在的铁甲舰，尤其是大型的铁甲舰，还在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初期阶段。这是一个诞生至今不过二十年的舰种，他是现代工业革命的结晶，短短的时间根本不能让这类军舰发展到成熟和完美。

我不知道赫德先生是怎么对您和朝廷讲的，我只能说，即以大英帝国的实力。铁甲舰，现在也只是处在一试验与探索的时期。

这是一个新旧冲突的时代，各种技术和思想在海军的发展和舰艇的设计上争来吵去，进行着拉锯

战。激进的进步之后也总是会有保守主义出现。使新技术让步于成熟的旧技术。在铁甲舰的设计上，风帆和蒸汽机的冲突，前膛炮和后膛炮的纠结。鱼雷水雷攻防中的抉择，以及利萨海战后异军突起的撞角。探索和寻觅一直伴随着如今铁甲舰的每一次射击和开工，技术的发展与更新使舰船设计始终处于不稳定的试验期。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大英帝国的主力舰，那些能够舷侧齐射型的铁甲舰，无一不带着明显的从风帆向蒸汽钢铁战舰过渡的那些特征。只是大英帝国实力雄厚，他们可以用几十万、上百万英镑来建造一些具有实验性质的战舰，如六年服役的君主号，它是第一艘采用炮塔的大型铁甲舰，两年前服役的蹂躏号，它是海军战舰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最早的一艘不采用帆桅索具、完全依靠蒸汽动力进行航行与机动的战舰。这些实验性战舰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质，他们代表着未来战舰可能朝着某一方向的发展。

就像我们德意志帝国的萨克森级铁甲舰一样。

您不要被赫德先生的口才给说服了，他绝不会告诉您，即便有了蹂躏号，有了革命性的蹂躏号出现，但英国议会和海军的传统派人士仍然抱着全风帆的舷侧火炮型铁甲舰不放，因此英国人现在仍然在建造或收购一些传统的铁甲舰，并坚持保留着风帆。”德璀琳说的自己嘴巴都干掉了。

自从北京露出要订购大型铁甲舰的消息传来，赫德和德璀琳，代表着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两个人，就都发疯一样在北京和天津的总督衙门来回打转。虽然他们都是海关税务司一系，甚至两人都是英国人，但是谁让德璀琳现在拿的是德国的国籍呢。他是英裔德国人，现任天津海关税务司长。

德璀琳喝了一口茶水，他现在自认把握很不错，要比赫德强的过。一是因为李鸿章本人对德国充满了好感，二是因为赫德十多年前就败过人品。

当年的阿思本舰队可是坑的清廷好苦啊。上百万两银子打了水漂。英国人也改为当年的旧事买单了。而且看看赫德推荐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1864年的赫托克号，1862年的皇家橡树号，还有同样是1864年的君权号。

其中吨位最大赫托克号，标准排水量6710吨，舰长95.3米，舰宽17.1米，航速12.6节，续航力1500海里/6.5节，武备203mm前装炮x2，178mm前装炮x16。

接近6400吨的皇家橡树号，舰长77米。舰宽17.8米，航速12.5节。续航力2000海里/5节，武备180mm后装跑x8。68磅炮x6，127mm后装跑x4。

君权号的标准排水量则是5080吨，舰长73.30米，舰宽19米，航速11节，续航力1200海里/5.5节，武备270mm前装炮x5，230mm前装线膛炮x5。

三艘十多年前的旧舰，开出了85万英镑的价格。合中国银元几近400万块。纯粹的狮子大开口，大开口啊。

而德璀琳推荐的德国第一款萨克森级铁甲舰呢？排水量7600吨，长度98.2米，

船宽18.4米，吃水6.32米，推进器两台3缸蒸汽发动机，两个四个叶片螺钉，5600马力，速度13节。航程1940海里/10节，武备6x26厘米（10英寸）/22倍径，6x8.7厘米（3.4英寸），8x3.7厘米（1.5英寸）。装甲203–254毫米，甲板50—75毫米。

绝对是完爆赫托克号。这是现今德国最最先进的铁甲舰，已经制造了首艘。二号舰正在建造。技术较为成熟，虽然中央露天炮房的布置难免为人诟病。侧弦低，该级舰庞大的双并列4个烟囱的布置。也为其赢得了‘水泥厂‘的绰号。但总的来说完爆赫德推荐的三艘英**舰还是没问题的。

大英帝国是很厉害，其最先进的不屈级铁甲舰是超过一万吨级的大家伙，舰载主炮是406mm的巨炮，根本不是只七千多吨的萨克森级能媲美的。但是有什么用？英国人根本不愿看到中国的海军力量发展起来，他们连七年前建造的君主级铁甲舰都

不卖，更别说不屈级这样的大家伙了。

三艘十多年前的旧舰就敢报价85万英镑，李鸿章很恼火。85万英镑，有这些钱他宁愿买两支刘暹的‘在英舰队’。刘暹从英国手中购买两艘铁甲舰，两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四艘蚊子船，才用去了42万英镑。轮到北洋水师了，哦，立马就变成冤大头啦？

德璀琳对李鸿章的这一心态把握的很准确。所以他对订单的争夺，有着强烈的信心。德国萨克森级铁甲舰，一艘的报价仅仅是33万英镑，这真的是利润微薄的成本价。舰炮、鱼雷艇、测试费用全部算上，预计一艘萨克森级铁甲舰舾装完工后的总价值也尽是37万到38万英镑之间，即便再有一些额外开支，一艘战舰不超过四十万英镑。因为李鸿藻对萨克森级铁甲舰十分不满的就是那中央露天炮房，这一点若德国真的争取到了订单的话，是一定要重新设计弥补的。总的来说，德国人为了刺激自身造船业的发展，为了更多的积累经验，刺激相应的工业链条，要价还是相当低廉的。比之英国人的狮子大张口，真的够意思到家了。

李鸿章在沉没。事情关系重大，不是轻易就能做出决定的。不过对于英德之间推荐的铁甲舰，他是绝对倾向于德国的。这不是因为私人感情，而是他真的恶心应该的作为。

三艘十多年的旧舰就要价85万英镑，还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太贪婪了！

德国人呢？诚意十足。85万英镑足够购买两艘萨克森级都轻松充裕。而两艘萨克森级铁甲舰能轻易地击垮三艘英国人的破烂。

命周馥将德璀琳送走，李鸿章思来想去，向台湾和福州各发了一封电报。他要咨询一个刘暹和左宗棠的意思。后者有船政水师在，有一半海军上的专业人才，前者则似乎干什么洋务，都很靠谱。

ps：1873年，由鲁道夫.哈克主持设计，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的普鲁士号铁甲舰顺利下水。1878年11月9日，大清驻德公使李凤苞应邀参加了“萨克森”级3号舰符腾堡号的下水仪式。此后，

中国决定在德国订购铁甲舰。但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中方在“萨克森级”基础上修改了设计，在采用“萨克森级”的船体和通用部件的同时，参考了英国铁甲舰不屈号的整体布局，这就是日后为人熟知的“定远”级铁甲舰。至于中方的改动是否成功，作者个人认为是优劣半半。

第三百七十六章八百万，一北洋

“回电，英人无信，前车之鉴，不可轻忘。德人铁甲舰颇优。”

台湾巡抚衙门里的电报房当中，刘暹缓缓地踱着步，思量着自己该怎么说。李鸿章前来问计，英国的三艘破烂和两艘崭新的萨克森级铁甲舰，刘暹也毫无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但是萨克森级铁甲舰真的有不少毛病。

即使刘暹对军舰真的了解无几，可作为后世的广大水军之一，甲午战争是许多人心头永远的恨。他在尽力的回忆过往的记忆。

“问中央露天炮台可否改为炮塔。如行，即火炮减半，一双联装亦可。”刘暹真的不懂海军，他只能后头再加上了‘炮房装甲堡’五个字。

“四个烟筒太多，战时被击中，即生不妙。可减为两个，最好一个。”

“另外，我闻萨克森级铁甲舰系德人近海防御之用，支援陆军为先，恐难适深海大洋。如来日我水师与敌战于瀚海之上，风高浪急，舰体摇摆，怕巨炮空置。”

德国人不可能一开始就奔着深海远洋决战型铁甲舰发展，刘暹还记得起萨克森级的一些信息，它是德**方‘海军舰队要首先为陆军作战提供支援’这一指导思想下设计建造的。对于远洋作战适应不适应，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点绝对要注意，毕竟北洋水师若在德国购订了战舰之后，这些战舰总是要开回中国的。虽然那个时候大清还是否存在，还属于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

“尤记，舰船吃水。必须可通苏伊士运河。如不及，令改！”刘暹险些把这一条给忘了。后世的苏伊士运河可以轻松的通过十几万吨级的巨轮。但那是几经扩建之后的结果。现在最原版的苏伊士运河的吃水是多深，刘暹一点都不知道。

如果连萨克森级的吃水深都没有。把两艘战舰开回中国，还要绕整个非洲一圈，穿过好望角，那乐子就大了。

刘暹一百个希望北洋水师在欧洲订购的战舰十分强大。因为他有十足的信心，让那些军舰统统到不了满清手中。他在英国订购的那八艘军舰已经悉数下水，正在测试当中，虽然为此刘暹还要再付三万英镑的银子，可能肯定的是，船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着林永升、黄建勋等实习结束，就可以开着军舰回中国了。

刘暹已经派出整整八百名水兵，由杜春、王福友两人带队，乘坐轮船前往英国。到时驻欧办再挥舞着支票从英德本土招募一些水兵和海军军官，外加迈胜洋行适时的从美国‘引进’的一批海军军官，以及迈胜洋行带来的三艘货船，筹备起充足的人力、物力，那舰队就可以直向东方。

或许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还会有美国的海军军官。前文不是已经说了。美国现在就是一个空架

子，人家在全力发展经济，陆军、海军全都是摆不上台面的货色。迈胜洋行能筹备够刘暹需要的海军军官吗？

而事实是，迈胜洋行正是因为美国对海军的不重视。才能筹备到足够多的美海军军官。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拥有700艘舰船，5000门火炮。6700名军官和5.1万名士兵，在当时的世界海军中居前列地位。可仅仅五年后。它的浅水铁甲炮舰被封存，由商船改造的军舰或卖掉或报废。大多数江轮也都退役。到1870年年底，只剩下装备500门火炮的52艘大小舰船服役。虽然这种程度的消减海军确实在表明，美国人在战后把精力集中在国内事物上，即安定西部地区，使东北部地区实现工业化和重建南部地区。

而在美国内部，通常也认为，在欧洲内部势均力敌的局势的条件下【英法、英俄、德法、俄奥等诸多矛盾】，加之有3000海里的辽阔大西洋海面，美国是绝对安全的。绝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包括许多海军军官在内，都期望美国转入19世纪初的战

略防御策略：设置海岸防御工事，以保证海滨城市不受敌人的攻击，和阻止敌人对港口的入侵。

而且这个时期的美国海军也是能胜任上述计划的。它那些封存起来的浅水炮舰能重新用于加强港口防御，而它的巡洋舰能用于袭击敌过往商船。在南北战争中，为捕获南部邦联的贸易袭扰船和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而建造的木制螺旋桨巡洋舰，现在用来改建成机帆两用船。它们那细长的船体是按快速船的样式设计的，发动机是在轮机专家b.f.伊舍伍德的监造下生产的，他是海军轮机工程局局长。这是第一次使用热蒸气技术。这种级别的第一艘美国舰船“万姆潘努”号在1868年的试航中，航速首次达到18节，这在当时占有绝对优势。至少在以后的20年里没有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能追上它。

随后美国的军舰就都选择了机帆作为动力。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纯粹的蒸汽动力铁甲舰，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因为机帆为动力的美国海军正在艰苦节省这自己为数不多的军费。从1868到现在，七年时间了，美国国会由于预料近期不会发生战争，拨给海军的经费仅能勉强维持现有舰船的

人员配备和在航能力。紧缩的预算使海军的日常操作和军官编制受到严格限制。只要不是特殊情况，军官们都被命令使用帆航行，如果他们启动蒸汽机必须在航海日志上用红笔填写，并注明原因。随着老船的报废而又没有新的舰船服役，海军需要的军官减少了。晋升近乎停滞，整个美国海军当中，三四十岁的尉级军官变得很普遍。这几年来海军学校毕业的军校生只有10个人得到任用，其余的都是发下一笔遣散费责令转业。

所以，迈胜洋行只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为刘暹找到了一百二十名愿意来中国淘金和实现自己理想的美国海军退役军官和军校毕业生，纵使现在的美国大环境对中国很不友好。但许多的军校毕业生在商船和战舰之间，还是义无返顾的选择了后者。

刘暹对这一点相当有信心。历史上的北洋舰队，不就有马吉芬这个一干十年，还升任了镇远舰大副的美国人么。

美国的海军学校一年至少有90名毕业生‘失

业’。迈胜洋行要完成刘暹交给他们的这笔生意，不要太简单。虽然这一百二十名美国人大多是低级军官和无有经验的军校生，但刘暹从来就没想过聘请大批的外国人担任南洋舰队的高层。

现在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被迈胜洋行聚集到一处，正在学习着中国话。

八百名水兵被抽调后，刘暹手下的海军老兵几乎被抽干，现在正在慢慢回血当中。刘暹不怕浪费钱，上等的无烟煤，秦军多如高山。就算是舰船上的蒸汽机磨损了，只要能练出兵来，也是值得的。新兵上舰后，一个月中有二十天是在海上飘着的，南洋舰队兵舰有限，地盘却很大，军舰出动频繁，相信‘催熟’会很快的。

天津，总督衙门。

李鸿章看着刘暹的回电满意的点点头。果然是靠谱的！左宗棠那一帮人，专业可能更专业一些，但是对洋人的了解太浅。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那个苏伊士运河，估计福州那一帮子人能知道的都没几

个，更别提想起来的了。

“中堂，刘侯所言不差。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拿给德璀琳看，然后把这消息透漏给赫德。只要赫德能够降价，我们就有了让德人跟着降价的理由。”

周馥看了一遍刘暹回电，他注意的不是刘暹针对萨克森级铁甲舰提出的那些意见，而是在电文末尾就讨价还价上帮李鸿章出的主意。

很简单的‘落地还钱’。但是从刘暹口中说出来的分量，要远超过周馥。而周馥本人呢，就这方面是更专业一些。

“水师成军非只两艘巨舰既能成事。还要有相应的配舰！”李鸿章呵呵一笑，周馥想要德国人再降一降价，他李鸿章当然也愿意了。一支水师怎么着也要有十艘军舰吧？除了两艘大铁甲舰，至少还要有两艘小铁甲舰，然后巡洋舰、炮艇等配套战舰，再之后还要鱼雷艇、训练舰、运输船，一应俱全，这才算一支海军。大铁甲舰花费虽巨，但针对整个水师建设和陆路配套设施的总价来算，可当不

了大头。

李鸿章准备在山东威海和辽东旅顺设立海军港口，一应设施现在还都没有，可谓要从头建起。朝廷拿出了五百万两银子，淮军一系也凑到了三百万两，八百万两银子何其之巨，用在这上头却还远远不够。

养兵就不说了，现在北洋还一个兵将都没。但是炮台、码头、仓库、兵舍、船坞、修理厂……，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并且还要建水师学堂。

总共才八百万两银子，英国人张口就要拿去三分之一，还只是三艘军舰。以英人之贪婪，李鸿章绝对朝廷这六百万两银子花完，能买到一支舰队就不错了。他要愿意才怪！

“左今亮都答应拨调那些人来？老夫听闻，船政学堂里，诸生之冠，首推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三人，上次刘暹寻左今亮要‘赔偿’，左今亮都死死的将这三人攥在手中。今朝可愿拨调北洋，拱卫京津啊？”

“左大人倒是把这三人都放进了留洋的名单之中。但是否予我北洋者，就不是外人可猜度的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三百七十七章不臣之心！

大清光绪二年六月，西历1876年7月2日。

英国纽卡斯尔港口，八艘满员的战舰上高高飘扬着三角龙旗，身后三艘最低也超过五千吨级的运输船上浓烟升腾，蒸汽机正在全力运转着，积蓄着动力。

午后三点，随着一阵礼炮和高高的汽笛声响，在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的目送下，这支舰队离开港口，向着英吉利海峡深处驶去。

“我们正在东方给自己培养一个对手！”码头边，一名海军上校这么的说着。他的旁边站着一个身材适中的年轻人，夏天里还穿的衣帽整齐，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礼帽。“议会才不管这些。每一艘战舰都意味着金钱，拒绝外国的战舰，造船主们可不答应。”这几年秦军跟英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迅速，大英帝国在秦军的整体外贸份额当中已经从微乎其微变成了跟美德两国平分秋色。谁也不能拒绝

金钱！

至于为秦军培养海军人才，这更是得到了海军部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站在世界巅峰的不列颠人，以轻视的眼光打量着遥远的东方。他们庞大的舰队足以让他们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发展不屑一顾。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根本不认为中国的海军有成为他们对手的一日。所以，为秦军培养海军军官，他们只认为是在中国海军内部培养亲英派。

大势不可扭转。大英帝国与秦军未来几年的关系，在威妥玛处理兰芳事件上的态度得到伦敦认可时候，就已经定下了基调。

27岁的伦道夫叹了口气。作为第七代马尔博萝公爵的第三子，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勋爵。两年前刚刚进入下议院。现在还因为哥哥刚刚诱拐了王太子的情妇，他自己也跟威尔士亲王彻底闹翻。那是一种险些要拔高到决斗层次的闹翻。威尔士亲王扬言，谁再去伦道夫那里谁就不是他的朋友。伦道夫

在伦敦已经无法立足了。

身边的朋友纷纷离他而去，伦道夫出来散散心，然后见到了纽卡斯尔港口的这一幕。身边的上校军官他甚至都不知道姓什么！

哦对了。伦道夫姓丘吉尔，两年前刚刚跟一个美国富商的女儿结婚，去年剩下了一个儿子，叫温斯顿.丘吉尔！

……

德国柏林医学院。

一名五六十岁的教授双手按在讲台上，环视了一圈教室中的数十名学生之后，似乎没有缺席的。开口道：“先生们。就在三十年前，还只有内科医师们才需要到大学里面进行系统专业的学习，而外科医师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当然，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外科医师的地位也远不如内科医师那么重要……”

“但是！”

猛地加重自己的语气，教授语气亢奋的说道：“这种情况在最近二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麻醉药和外科消毒技术的出现，让外科学在近二十年间有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相对于使用药物治疗的内科疾病来说。外科疾病主要分为：损伤、感染和肿瘤。现在的外科医师，除了解剖、生理、病理等一系列的常识之外，学习的知识还要加上药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等刚刚兴起的学科，以及无菌、麻醉等眼下的热点话题。当然也缺少不了输血这样的前沿知识……”

……

李曼从回忆中惊醒，轮船的汽笛声让他回过神来。脸上表情很落寞，当初在柏林大学上第一节课的一幕幕还清晰可见。现在自己就要回国了。跟着二十多名已经结业的同学，乘坐轮船。一样经过直

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在亚历山大港等候着舰队的抵到。自己一行人将会乘坐中国的战舰回到祖国……

二十一岁的李曼还有少年的多愁善感。在即将离开德国之际，他想到了自己的教授、同学，自己最初寄居的澳伦先生家，想到了自己在德国这几年的一幕幕。

他在德国期间还自学了英语，懂得一定的法语，本想大学结业之后，游历一下欧洲各国，看一看欧洲各国的医学发展水平。但是东方传来的一封电报让他的计划永远停留在了纸面，这一别，也不知道自己日后还又没再到德国的机会。

……

台南府城。

州府大牢门口，嘉义县清河镇的吕伯平拢着袖子从牢房里面走出来，被晌午正当头的阳光刺得两眼流泪。他是因为前阵子在巡抚衙门前闹腾事儿，

而被逮捕入狱的，刘暹连个罪名都没给他立，直接关了三个月。甚至于他本来是要关上一年的，是家里面卖了些田产凑银子‘赎了罪’，才给三个月就放了出来。

走出大门的这一刻，吕伯平发誓再也不扭着跟巡抚衙门抵了，大牢坐过一次的人就绝不会想着二进宫。那些牢头胥吏太不是玩意儿了。如果家里有钱有势，自是可以倍受优待，连过堂都安排的早一些，有路子肯花银子的都轻飘飘的放出去了。吕伯平家在嘉义也算是一个土豪，可是在府城就不算什么了。打通关系都慢不少，被关了三月。但是对比那些要在牢里待满一年的穷书生来讲，这已经是大幸运了。

适应了刺眼的光线，在牢里过了几个月。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的吕伯平吐了一口气，对前来接他出去的三弟吕贤平苦笑道：“老三啊，这次真不怨别人，是我自己昏了头，迷了心窍，竟然跟巡抚大人顶牛。咱们巡抚大人是什么人？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人物，怎么会被我们一群书生给掣肘手脚。”

吕伯平边说边是唏嘘，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百十个书生，举人都没有几个，还能拗得过手掌数万雄兵的巡抚大人？

自己的本事就是秀才。三次考举人都落第，如果去婆罗洲，能当个镇长也是好的啊。就算要学洋人的一些玩意儿，那学就是了。拗个什么拗？婆罗洲久在外化，情况不比国内，不学些洋人的玩意可能到时候真就玩不转。巡抚衙门都一条条解释了，自己怎么就不醒悟呢？非要执迷不悟！现在好了，家里的田产卖了两成，自己也被刷落了资格。

作为台湾本地人，巡抚大人照顾台湾父老，自己本不需要考试，有秀才功名，只需读懂了初级数学、政治、条律三本书就能当官，能有一个镇长就该知足了。现在，全毁了。在想当官，也要跟福建、广东的穷酸们一样，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去婆罗洲了。

“老三，回去后你我兄弟好好读一读那些书，等下一次巡抚大人开考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吧。”

吕伯平当官之心，炽烈滚烫，根本没有因为这个打击而熄灭。

这一年多，大批的岭南百姓被送去了婆罗洲，后者有两个广东省那么大，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兰芳领境内一年多来村镇增多了上百个。并且大批的兰芳领原有下层头人被革职，兰芳领的‘官府’系统直接下到了村一级政权，继续大批的有识之人来充任这些中低层官职。这些只靠兰芳领境内的华人是当然不够的。

在婆罗洲站稳脚跟上百年的兰芳领，财富上相当充实，但是在文教上就差的很了。二十万华人识字率都不到百分之二，那罗芳伯当年之所以能短短时间里聚集起大势，他自己教书育人和秀才身份是起到了大用的。从国内下南洋的人，近乎十成十的都是赤贫。那有几个识文断字的。

问题被梁路义反映到刘暹手中，于是就有了刘暹招募‘官员’的一幕出现。

本着就近解决，并且拉拢台湾本地人的想法，他首先在台湾境内招募起读书人来，再从秦军文官体系的一系列教材里抽调出初等数学、政治和条律三本书，只要是秀才功名，再把这三本书读通了，到去婆罗洲就能当官了。

可谁曾想一片好心换来了驴肝肺。刘暹的好意就惹来了上百台湾士子的抗议。虽然这里头举人只有两个，秀才有十四个，剩下的全是生员。但刘暹也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

这是打脸啊！

气怒之下，他也就根本就没忍耐，也没下令暗中的军情处动手。而是等到这百十人都聚集到巡抚衙门前了，直接出动亲卫，一通毒打，把人全部拿下，全关进了大牢之中。

还好，这件事确确实实只是一群读书人‘不忿’西学而引起的。并没有幕后黑手在其中操作。

吕伯平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第二次科举不成

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接手家中的生意了。那当然就免不了要算账看账本了，再有农田的事物他也管过，对于通读那三本书，考一个镇长出来，是很有信心的。

虽然化外之地的镇长根本没法与大陆比，甚至比不得台湾。但好歹是个官啊，他吕伯平十多年苦读诗书，为的不就是一顶官帽子。明明轻易就能到手的东西，硬生生的被自己推走了，吕伯平想想，觉得自己这场牢狱之灾坐的不冤。这教训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头上！

巡抚衙门。

“大人，已经在京师放了流言：说您招募文士，养心腹于海外，有不臣之心！左都御史全庆已准备弹劾……”范德榜拿着绝密电报对刘暹说。

第三百七十八章如何取不得天下？

“汉中，一个整编旅，一个骑兵团，一万八千人。主事者：张忠奎、魏明。”

“广西，一个整编旅，两个整编营，一个骑兵团，一个炮营，两万三千人。主事者：周军、谢继贵、李士恩、刑昌、谢飞。”

“钦州一个整编团，廉州一个整编团，八千人。主事者：李学鸣、伍金柱。”

“海南一个整编旅，一个炮营，一个海防营，一万五千人。主事者：齐大林、刘建明、陈镗。”

“鸿基城，一个整编旅，一个骑兵团，一个海防营，一万七千人。主事者：刘卓、王国胜、廖文辉。”

“台湾，一个整编旅，一个亲卫营，一个海防营，一个骑兵团，一个炮营，两万四千人。主事

者：向发、霍广成、曹怀亮【兼海防司令】、宋祚先、罗伊【亚力山大.洛瓦伊斯基】。”

外加南洋舰队一支！海军陆战营。

多年的准备，明面上只有五万来海陆军的秦军，实际上的兵力已经逼近了十二万之众。这是一个超过楚军，甚至并不比淮军逊色的数字，而质量和战斗力上，刘暹完全是碾压。

一切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着英国的舰队归来。所以刘暹做事越来越出格，并且经过大公报和军情处的明暗宣扬，加上那些一脑子守旧的忠清大臣们的直言，今后的时间里，刘暹会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对于全庆这种老旧的满清重臣来说，刘暹这样手握重兵的汉臣本就是重点的猜忌对象。现在刘暹又招揽文士，在婆罗洲开土设县。完全是立国建制的做派，这自然是最不可容忍的不臣之举了。

“再联系更多的清国御史。让他们全都弹劾刘

暹！对高桥君说，我会立刻为他筹集一百万日元的特别费。方开手脚的去做吧！”

日本的内务卿府。大久保利通面满红光的如同天下喜事降临一样。上苍真的是眷顾日本的，刘暹走出了一步臭棋，他跟北京之间的裂痕会一点点张大到无恶弥补的地步的。

“当清国陷入内乱……”

有海军力量做后盾的皇国，就可以放心的向朝鲜动兵了。大久保利通想到了自己梦里所渴求的美好前景，激动地都坐不住了。

……

光绪二年七月，北京突然有传言流波市井，说是朝廷准备给刘暹抬旗，然后为刘暹拒绝。这就像是一道响雷，轰鸣在整个中国大地上！

半年来秦军。跟旗人的矛盾是频频爆发。今年年初，秦军系统内部凑钱，先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

火柴厂，一个机器面粉厂，然后在张家口开起了一个肥皂厂。

结果三个厂子投产不过两个月，在四五月份里先后关门。原因非是生意不好，而是被津京的八旗子弟给祸祸的了。

秦军的招牌没吓退那些八旗子弟的贪婪，吃、喝、卡、拿，有着军情局在暗中的推波助澜。北京城的八旗子弟那是跟苍蝇一样，一波接着一波。

没钱的、身份低的，就像拿点小钱。有钱的，有身份的。则想直接入股。但他们拿出的拿点银子跟他们所求的股份比，根本就是披了层皮的白要。

而刚刚涉足北方的秦军似乎还有顾虑，一开始表现得很软弱。花钱消灾。但到最后看没完没了了，更有诸多狮子大张口的。就态度陡然转硬来，自然是触怒了诸多八旗贵胄。最后。最后就是关门的结果。

三个工厂陆续关门，在大公报上热闹了一个多

月，风波还没停下，大公报就有将刘暹卖给两广军火的价格捅了出来，这一瞬间是一块巨石砸破了大清的平静了。

现今这个时间，各省都在编练新军。军火是最抢手的硬货，两广的军火交易竟然比别的省份的便宜那么多。立刻电文、订单雪花样飞向了台南巡抚衙门。

刘暹自然是很强硬的拒绝！

那山东、山西、河北、安徽、两江等省份自然是对刘暹发做不了。并且这些淮军控制的地盘当中，很多人都跟他们的boss一样，更相信洋货。但是陕西、甘肃、河南等省，这些朝廷的基本盘里的省份，巡抚、总督是八旗者居多，并且跟汉中临近的省份，立刻就有了小动作，他们直接卡起了汉中的商道。在汉中北、西、东等进出货物的道路上设立关卡，收缴厘金，立刻的就给汉中的发展缠上了一道沉甸甸的锁链。

在这个期间，大公报就像是一个中立者一样，

一会儿抨击刘暹军火买的太贵，一会儿又批评陕西、甘肃等省的官员事情做得贪婪露骨。把秦军与八旗之间的矛盾是‘大白于天下’。

这就像是在铺垫一样，一点点的把气氛烘托到最高。然后，嘭一下，随着刘暹要被抬旗，然后拒绝的流言传出，举国哗然，议论涛涛。

在这场舆论战中刘暹处于弱者的地位，也始终是被害者的地位。就算军火上的事儿给他形象略打折扣，有江南制造总局作陪，他也一点不伤大雅。

而八旗子弟的形象，清政府朝廷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之中，被朝野上下诟病，更被秦军系统上上下下所愤怒。

在报纸越来越发达，在消息逐渐畅通的今日，舆论战这个新出现的所在上面，满清一步落后，是步步落后。他们比起刘暹来，真的外行的太多太多了。

各国公使也突然间活动频繁起来，外人谁都能

看得到，刘暹与北京的裂痕变得更大了。中国的政局似乎会有大变化。

八月里，北京下诏刘暹、左宗棠、瑞麟进京。这就是满清诸公们思来想去，得来的一个解决法子。招刘暹进京，只要他能进京，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之前骤然恶变的关系，立马就会烟消云散去。

为此北京特意派出了张守岱为钦差大臣，打着视察东南防务的招牌，直奔台湾而来。但是刘暹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也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他抱病了，不能进京。

“元渡，三思啊，三思啊。你真的想落入万劫不复之地吗？”张守岱急的焦头烂额。他害怕，现在他真的害怕。

刘暹不进京代表着什么？又表示着什么？是听宣不停调？是自立藩镇？不管是那一条，对于脑子里从没想过半点造反心思的张守岱来说，那都跟自寻死路没啥区别，还祸及家人！

满清这个时候在人眼里那是国运恢复着的，此时清政府的实力绝对比原时空中要强许多。国库里的银子先不说，只说湘淮楚的基本盘还在外，更多出了多军和禁卫军，以及各省的八旗练军、汉军练军数万。就秦军露在表面的那四五万人，就是再能打仗，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

名义上抱病中的刘暹，现在正一派安闲的坐在张守岱面前。屋子里没有外人，除了他俩外，还有张妙彤和张守炎，以及范德榜这个大管家。

“老范，给我叔说说，咱们现在究竟有多少兵力！”

十一万余陆军，虽然其中的一半人要在起兵前后再召集起来，但如此雄厚的实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推平两广。

广州的八旗新军、两广的练军，广东的绿营，在刘暹眼中完全就是土鸡瓦狗。刘松山手下倒是有一部分楚军，战斗力还不错的，但也就是一个不错。

闽浙的楚军真正主力，要全部动员起来，再由闽浙杀到两广，没个俩三月的时间那根本不可能的。湖南、江西的湘淮军，云南、贵州的湘淮军，也都是同样。

晚清这些军队开拔，那就像招呼大爷一样，先是开拔费，然后作战中还要有特战津贴，打硬仗的时候更是要白花花的银子摆在眼前，再有加饷，那每月的饷银翻倍是很平常的，最后是战后的抚恤……

要的花样太多了。但对于绿营、练军、湘淮楚火药包等来说，那是真正的‘卖命钱’，自己死后全家人都靠着这些银子过活呢。所以，你给不够银子就像要他们打卖命仗打血战，那是不行的。

淮军、楚军和湘军的一部分还好一些。但也有不少已经腐朽了。连左宗棠这样的人物都有‘马失前蹄’，在台湾总兵的缺上，在自己眼皮底下丢了大人，就更别说其他的了。

所以这些部队要动员作战，不但满清要花费相当巨大的一笔银子，更要时间来准备。而两三个月的时间，刘暹已经是往快处算了。

同样的时间对于秦军而言，这段时间却足够他们席卷整个两广。

“十……十二万……”张守岱噗通坐在了地上。他知道，刘暹肯定是存心的造反了。否则他暗自藏兵干嘛？还是那么多！

“你，你……”

“你好大的胆子！”吐沫星子直喷到刘暹脸上。张守岱癫狂了一般。但一旁的张守炎神色很淡定，只要不是笨蛋，从秦军这几年军费的开支和武备的储存数量上就能猜出一二。再说，秦军的架子团计划，刘暹也从没瞒他。

范德榜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刘暹起兵时候就信任有加的老人，十多年的秦军大管家，已经让他彻底绑在秦军的战车上。刘暹的计划和心思，瞒手下

的将领，也不会瞒他。

　　只有张妙彤一脸的花容失色。自己老公要造反！这个近乎让她不能接受的事实给她太多的压力了。

　　“我有一万兵马，就敢横行一时。有十二万大军，八旗绿营，土鸡瓦狗。湘淮楚多，也不堪一击。如何取不得天下？”

第三百七十九章刘暹‘罩’的住！

鸿基一部进攻开化，抵云南东南——

广西自横扫全省，兵锋指向湖南——

钦州、廉州、海南合兵杀进广东，台湾再分兵一步拿下汕头，攻夺潮州府，刘暹直率台湾主力进抵厦门，与楚军福建楚军对峙——

不需两月，即横扫两广。

还有那汉中的大军，北抗甘陕，东拒河南、湖北，南拒四川，会像一个钉子一样死死的契在汉中。让甘陕清军与四川、湖北的清军，永远也挂不上钩！

张守岱看着眼前画满了道道红线、蓝线的地图，想着刘暹解释的战略，浑身大汗淋漓。刘暹手中有全亚洲最大的钢铁工业，有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军火工厂，只要一举攻夺两广，掀起一股席卷天下

的声势来后，那真就有可能势大不能制了！

“你陆军虽强，水师又如何？莫不以为朝廷衮衮诸公都是笨蛋，会容你等到英国的兵舰全都回来后，水师亦成时，再与你开战？”

张守岱到底是经历过战阵，惊悸的大脑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支出了目前秦军唯一的劣势。在英国制造的八艘军舰没有抵到之前，秦军现下只有原先的四艘铁甲炮舰，福建马尾船厂制造的四艘木壳军舰，其中两艘为铁肋的，再有是钦南造船厂造出来的四艘木壳炮艇。跟近在咫尺的马尾船政水师比，跟船政水师那些老练的军官和士兵比，可真占不到什么便宜。

“四叔，你说我处心积虑的积蓄实力。豢养兵马，意图反清。能不注意到马尾的船政水师吗？如无完全把握，小侄怎敢如此？”

刘暹递给了张守岱一个拳头大的木球。当然，就算张守岱对西学完全不懂，他也知道这木球绝不仅仅是个木头球。两手捧着，重量很轻，里头似乎

是空心。

“四叔，这东西叫水雷。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三百多年前就有的发明。”

“前明唐顺之编纂的《武编》一书当中，就详细记载了一“水底雷”的构造和布设方法。当时是用于打击倭寇的。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控制、机械击发的锚雷。晚明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又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漂雷—以燃香为定时引信的“水底龙王炮”。”这个解释很明了，张守岱不动什么叫锚雷，但那水底龙王炮。一个燃香道明了一切。还有王鸣鹤的以绳索为碰线的“水底鸣雷”，以及其之后改进的触线漂雷，多次在海战中毁伤敌船。

洋人使用水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五次俄土战争期间，也就百十年吧。当时俄国工兵初次尝试使用漂雷，炸毁了奥斯曼土耳其通向杜那依的浮桥。”刘暹没对张守岱解释什么是俄土战争，《大公报》这两年的‘科普’做的很好，国内许多人对于欧美已不再是一头雾水了。张守岱就是其中之一。而那俄国近靠中国，其历史很引得一些当官的

人注意。

“到了二十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士气，俄国人b.c.亚图比发明了电解液触发锚雷。沙皇俄国曾将这种触发锚雷应用于港湾防御战中。此后。各型水雷不断地被研制和改进，并广泛使用，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水雷战果颇佳。从此。洋人就更加重视水雷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紧研究和制造各种水雷。”

刘暹手中的水雷是从德国那里得来的设计图，五万马克的价格很便宜。秦军后勤部中已经储存了不下七百枚。不要说一个马尾港。就是整个福建的港口，刘暹都敢说自己‘罩’的住！

北京招刘暹进京是在八月下旬。之后很快张守岱就抵到台南，刘暹抱病的消息传出后。时间已经是九月中了。

此时的八艘秦军军舰还在阿拉伯海，正在向着印度前进。预计抵到台湾还需三个月的时间。如果半年前礼和洋行没把那套水雷的设计图纸给刘暹带

来，效果还相当令刘暹感到满意，他绝不会这个时候就要跟清廷翻脸。要清楚，在原先的计划当中，刘暹从没想过用水雷的法子对付船政水师的。

张守岱脸色飞快的变化着，感情上他不能接受跟随刘暹一同叛清，但亲情和现实利益的关联，让他不得不对刘暹的造反报以极大地希望。刘暹若是败了，张家也就完了。就算自己现在抹脖子自尽，一头撞死在台南巡抚衙门前自尽，刘暹夺不得江山，无棣张家在满清的仕途也到了尽头了。并且刘暹的真实实力也震撼着他，十多万秦军，还有能够克制船政水师的利器，刘暹就是一统不了全国，占领东南半壁江山似乎也有很大可能！

张守岱还能想的起去年秦军在北京上演的那一幕幕，堂堂八旗禁卫军中最精锐的两个牛录，在人数不及自己的秦军面前，攻防都是一败涂地。

“老夫满门都在京城，张氏一族都在大清治下。元渡，你不是薄情寡义之人，既然造反蓄谋已久，那必有救张氏之策。只要你能保全张氏满族，老夫就随你！”

刘暹起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战火迸发的局面已经不能挽回，张守岱不俗个迂腐的人，他也不是个多么坚定不屈的人，更没有个榆木疙瘩的脑子，他想到的第一点是他的家人，是无棣张氏，而不是报效大清朝。

“哈哈……”刘暹笑着拍拍手，“我就知道四叔不俗迂腐之人。四叔且看看这个人是谁？”

随着刘暹的拍手声，门外走出了一个身高胖瘦完全跟张守岱相通，甚至面相也有六七分相似的人。

“替身？”张守岱的脑袋很灵活。一见到这人就明白了刘暹的意思。

“就是替身。只要您在回京的途中嗑药一去，满清就算对张氏再有怒火，也必须安抚为重。等到我大军打破广州，数万旗人在手之后，给满清熊心豹胆，他们也不敢动张氏一根汗毛。”

刘暹没有屠满的意思。这又不是二百多年前！那个时候把八旗杀光了不冤枉。但是现在，二百多年过去了，满人早就融入了汉文化当中。他们祖辈的血债和冤孽当然要还上一还。但刘暹绝不会一杀了之！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刘暹推翻满清，打的既不是反清复明的招牌，亮的也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强大的实力让他有信心横推全中国，并不需要用口号和招牌来吸引助力。

如此，刘暹的肩上就也不需要扛上‘明王朝’的仇恨，但是汉民族的耻辱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背负的。话说，汉人的精英阶层这年月在满清治下活的还很滋润的，这些人在过往的两千年里就代表着汉民族的‘话语权’，他们才不需要刘暹来把满清搞翻呢。很大程度上，刘暹夺天下，改革天下，矛头指向的更多是他们。因为满清是红果果的敌人，毫不留情的清除掉他们中的统治阶层就行了。而汉族的同胞，就不能一样了。这些人有大把投机取巧的机会和能力。刘暹推翻满清容易，改革天下很难。

而不跟这些精英阶层拉扯太大关系的刘暹，也没有太大民众基础的刘暹，他的起兵，更多的是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不是原时空历史上汉民族的民族革命。

当然，这也就是他自己这样想。这件事上哪有什么冷静和理智？你就等着吧，日后跟定会有反正的‘贰臣’高叫着‘清算满清’，就像当年主动提起来剃发易服的孙子獬。还不是为了个‘官’！而这种为了当官，为了前途，不要自尊，不要脸面，不要祖宗的人，哪个时代都不会少。清朝尤其的多。

而最后的刘暹起兵也肯定会和‘驱满兴汉’挂上钩。这兵戈一起，各地的牛鬼蛇神都会蹦出来，刘暹不宣传自然有人会替他宣传。

……

北京军机处。

气氛一片沉寂冰冷，虽然屋子里的温度真的没有半点冷凉。

“咳咳……”文祥捂住嘴又是一阵咳嗽，这算是军机处里唯一的声音了。入秋之后气温刚刚发凉，文祥的身子骨就一下垮下来了。但是他依旧是军机处的二号人物，不管是恭亲王，还是宫里头的两位太后，谁也没露出一丝要他让位的意思。即便是眼下军机处中名义上的二号人物醇亲王，对文祥也是尊敬的很。

“踏踏……”

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从外由内，传进了军机处内所有人的耳朵中。一个军机章京近乎跑步一样进来，“台南，张中堂的电报！”

军机处内六人依旧纹丝不动，军机章京似乎没料到是这样的情况。台南啊，张守岱的电报，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怎么六位大佬都没个反应呢？

电报交到了恭亲王手上，军机章京正要张嘴简

略的汇报一下电报的内容。奕?把手指弹了一下，军机章京立刻闭上了嘴，转身退出了军机处。

电报很快在六个人手中转了一圈，军机处本来就沉寂的气氛变得简直要凝固。

“逆贼当诛！”

两个亲王很难以理解刘暹的想法。只是那点委屈就要起兵造反吗？

文祥、宝鋆纯粹是愤怒，对造反者的愤怒。

李鸿藻、沈桂芬就是沉默。他俩也很不理解刘暹的脑筋是怎么长的。而且两人内心已经开始对张氏一族感到可怜了……

第三百八十章说客和军衔

“报！台南刘大人电报——”

“台南张中堂电报——”

“报！福州左大人电报——”

“报！张中堂再发电报——”

……

一道又一道电报送入军机处，送入紫禁城。但丝毫没有缓解军机处冷冽冰寂的气氛，九月份的军机处分外难熬，几位军机章京都要请辞这个被称为‘小军机’的地方了。这还哪有往日风水宝地的景象？

每位大佬的脸上都能刮下三两寒霜，每天刮一次都刮不完！

但是张守岱‘尽忠职守’，对大清忠心耿耿的名头，在整个九月中也打响了。

并且因为刘暹的突生变故，福建陡然紧张了起来。不过刘暹到底是还没打旗真正造反，左宗棠三次给刘暹送去了亲笔书信，天津的李鸿章也两次派人送来书信，这两位都不想看到中国再陷战火的那一幕。更不愿意跟刘暹麾下的秦军开启全面战争。所以，北京站消息，军机处已经给左宗棠下了命令，但是楚军的调动，船政水师的调动，仅仅是小有变动，主力依旧维持原样，更没做出什么针对性的布置。

当然，秦军麾下的台湾、海南、广西、廉州诸地也都是如此。只有四面楚歌的汉中进入了很明显的警备状态。但是架子团依旧是架子。

“张镇台，刘侯以小力逆大势，实属自取灭亡。镇台为国之名将，当年西征之战，功勋赫赫。天下闻名，为我大清功臣。两宫太后多念起您之功勋。镇台何不拨乱反正。力劝刘侯三思而后行？现今大清兵强马壮，国库充足。湘淮楚多禁卫五军，

兵多将广，能征善战。各地更有八旗新军和汉军练军，十倍于刘侯也。镇台所在汉中更是四面被围，真要随之一路走到黑，战事一起，首先就要被清荡颠覆，一意孤行非智者所为也。”

“只要镇台愿意从朝廷号令，力劝刘侯。陕西提督一职。非镇台莫属也。”

汉中张忠奎面前的这位朝廷说客，已经是第五位了。张忠奎还是冷冷一笑，端茶送客。若非刘暹不要他现在就跟满清扯破脸皮，张忠奎已经想杀一儆百了。

同样说客还出没在李楹的汉中知府衙门，出没在海南齐大林、柳州周军，钦州、廉州，乃至鸿基城。针对的对象也并不只是秦军的头面大将，更有些手握军权的中层将领。

……

燕禧堂里，慈禧太后听恭亲王回报台湾之事的时候。神情已经没当初那么怒恨了。张守岱还在做

着最后的努力，电报上是这么说的，但谁能相信呢？

福州将军岐元已经秘密来报，船政水师拨调秦军十三名学员家庭。现在已经全数消失不见。这说明什么？刘暹早就心存反意。

她已经没有当初尖声厉喝时的愤怒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生生的刻在她心头。

“告诉张守山，只要他能带兵真正站到朝廷的这边来。哀家保他提督的前程！”

“谢继贵、李士恩继续拉拢。只要他们愿意反正，哀家不会亏大了他俩。”

回到寝宫。慈禧太后招来了一个人，一个西安将军荣禄派来的人。

“喳！”来人兴奋的应了一声。内心更为自家主子的明智赶到佩服。去年就开始跟汉中内部的人搭关系，还果然就让主子寻到一个活头的。

汉中府城。一场秦军系统的军事会议正在召开。作为政治上的首脑，李楹列席在做。

秦军系统来的只有营一级军官，这些人名义上全都带着守城营的名头。

会议开始前，李楹含笑着向自己的老部下，自己唯一一个在军队里立足根脚的人点了点头。张守山，华阳营守备，秦军第二整编旅第三营副营长。

“咱们大人已经打底子要跟朝廷干上一场了。汉中不久的将来，可能就要进入战争之中了。我今天开这个会议，不是为了军事上的布置，而是要强调一点，强调我们秦军一直以来都特别强调的纪律问题。这是我们秦军夺取天下的根本啊。你们不要嫌我婆婆嘴，有事没事总是讲个纪律，因为不讲不行。总有人有意无意在违反纪律。现在我再强调一遍，军纪不容违反，不管是谁，包括我张忠奎在内，犯错要受罚。战争中难免要杀人，可那杀的要是敌人。谁要是敢在老百姓头上亮刀子，我把话说在前面，谁敢擅自杀人，我先撸了他的军职再说。

然后军纪审判，我会让他偿命……”

“再有就是留心一下各地方的话音儿。看看那些地主老爷，士绅大户们，都是个什么打算。他们这些年跟着咱们可发了不少财，本该是一条船上的人，想临到拼命儿的时候撒腿跳船，先给他们一顿枪子吃。

这件事由李大人为主导，什么时候动手，对准哪些人动手，都听命行事！”

张忠奎不觉得手下将领有敢背叛的。不说秦军各部军队将领一两年时间就必会被刘暹大调动一次，根本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部队。军队的主人自始至终都是刘暹一人。就说秦军的声势和实力，以汉中的情况来论，那陆军至少是十万人马，在刘暹带领下横扫天下还不是轻而易举？

人都不是傻子。秦军实验新的战法，那是站在老式战法的尸体上确立起来的。是经过不少于二十次的大中小型演习而最终确立的。每一个秦军将领对自己的战斗力都心知肚明。那湘淮楚多和禁卫五

军，或许枪炮不比秦军落后，但是在战术和战略上，两边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所有人都在认真的听着张忠奎的讲话。张守山也不例外！

汉中与广西电报线的架通是今年五月份才开通的。张忠奎这里的讲话肯定就是刘暹的意思。十五年时间，带领着当初一支二百人的小团练，一步步走到今天拥兵十多万众的庞然大物，并且带动了多少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裕了起来，再有整个汉中，秦军的大本营，多少秦军遗属在过去的年月里，每月定时保量的拿到属于自家的那笔抚恤，由此产生的凝聚力，让整个秦军上下将刘暹视做神灵。而且刘暹还带着他们收复了大西北，打败了俄国老毛子，拯救了属国越南，打败了法国人，拯救了属国琉球，直接踏灭日本国都！

军人的荣誉更加难得，也更加的不会褪色。这东西会比金钱更被人铭记。

所以刘暹‘反义’暴露出来以后，秦军迅速统

计原有隐藏在暗中的兵力，结果总数超过六万五千人的暗中兵力，只有不到一千人产生了犹豫，而已经确定要退出秦军的更是只有三百多人。

这个数量比起刘暹本身估计的可少的太多了。

“另外还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张忠奎拿起手边的一个文件夹，打开清了清嗓子，“现在传达总部命令——”

“轰！”整齐的起立声，所有人，连带李楹在内，全都挺直了身子站起。

“自今日起，我军施行军衔制度！”

新兵营新兵为列兵，入军伍后转为二等兵，入伍满一年后转为一等兵。有立功表现者，另算。

班长为士官，按照服役年份，分下士、中士、上士三等，再之后是军士长，军士长可长期服役，共分五级，五级军士长等同军中上校。

小队长授少尉军衔，中队长授上尉军衔，副职为中尉。

大队长授少校军衔，营长授中校军衔，团长授上校军衔。

旅长授少将军衔。今后还会有师一级建制，和方面军一级的建制。

少将军衔之上更是会有中将、上将和大将，然后是元帅军衔。

“现在我军中最高军衔即为少将，那中将、上将和大将，乃至是元帅，大人就等着我们立功呢。立功受奖，升官也就是升军衔。

总部也明发了电报，今后战事，如谁部立勋卓著，将首先编列师一级建制。咱们秦军的第一师的番号，我张忠奎是要定了。

广西、海南、台湾、越南，他们的形势能有我们汉中恶劣吗？这形势越恶劣，打恶仗立大功的机

会就越多。所以这个第一师，一定要是我们汉中的。”

张忠奎的话让在坐的所有人都精神无比的亢奋。‘第一师’番号，不管军队怎么变换花样，这第一的名头总是最吸引人的。就好比秦军的‘天下第一强军’一般无二。

“诸位！”张忠奎之后李楹接着站了起来，“咱们秦军就是从汉中走出来的。那么这第一师的番号对于咱们这些汉中同僚来说，意义重大不重大？”

“还记得这些年广西兵是怎么埋汰咱们汉中的吗？是怎么在咱们面前说道越南说道日本的吗？他们说咱们吃老本，啃老本。几年不打仗，身子骨早安逸的忘了该怎么打仗了！”

“咱们能让这个名头落在咱们的头上吗？这汉中是秦军之源。汉中要是腐朽了，秦军还是秦军吗？”

李楹的话站在全局上讲有些不恰当。但是这些年他早就跟汉中的留守部队绑在一块了。将来就算是进入朝堂，能给他引以为援的人，不会是范德榜、周军、向发、刘卓、齐大林，而只会是张忠奎！

“这个第一师就是将来的‘天下第一师’。我们一定要拿到手！”

第三百八十一章一死报君王！

日本，萨摩藩。

岛津一族的旧居城鹤丸城，现在的西乡私立军校。三个萨摩藩陆军的大佬西乡隆盛、桐野利秋、篠原国干正与现任鹿儿岛知县大山纲良一块会见一名，极可能改变他们这些人命运的人——刘暹原侍从长季锡良。

身上还依旧担着钢铁厂总办头衔的季锡良八月里就回到了刘暹身边，钦南钢铁厂他已经全权交给了张树平。而这次作为刘暹的密使，季锡良来日本当然不是为了帮助日本实现钢铁产业上的突破，而是为了面见西乡隆盛等人。就招募日本武士之事，跟萨摩藩探讨探讨。

在中日战争过去的两年里，日本的海陆军都在紧张的再建之中。可是让西乡隆盛等人失望的是，东京政府依旧把招募士兵的主要对象对准了日本的平民。

两年的时间中，为了恢复军事实力，虽然日本政府现在有了好几个大金主在背后的支撑，但对内，尤其是对农业方面的剥削，却是更加的深重和残酷了。全国的地租收入超过了一千万日元。七百万两银子啊，就日本这么大个地方。而且大家也都该知道，政府收税，并非是真的要一个只收一个。那些税吏是石头也能榨出油来的催命鬼，整个日本被剥削的已经难以想象。这要放到中国，可能早就该烽火遍地燃烧了。

失业的武士跟平民有什么区别？靠手中的那一点土地生活是很难得。

而且萨摩藩的鹿儿岛分营，本有的政府常备军建制是四个大队，又被东京政府以国库没钱。难以为继为理由给砍掉了一半。现在整个萨摩藩士族在军的人数都不超过两千人。

在日本，世代继承的家禄是武士阶层的根本特权之一。就跟八旗的铁杆庄稼一个样。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

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财政匮乏。这也跟满清背负着‘旗饷’一样，占据了清廷岁入的相当一部分。到了今年，东京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算彻底废除了武士阶层的家禄。虽然武士们都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根本就得不到改善，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武士阶层在今年是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

西乡隆盛代表着武士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的人群，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急征’，西乡隆盛坚持征韩论。为的就是把危

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但台湾一战日本彻底失败了。这条路明显走不了。可西乡隆盛，或是说之前被西乡隆盛所代表的这批人，他们跟东京政府背道而驰的脚步已经无法停留。特别是中日战争日本落败的耻辱，更让这群人找到了攻击《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的借口。在日本全国一时间叫嚣起了‘平民无用论’。虽然这根本没用。

今年，岩仓具视在赤违被一班不满武士袭击受伤，三月第一次大规模不满武士举兵发生，旧佐贺藩藩士江藤新平发动**叛乱，他也是因为“征韩论”失败后辞官返回佐贺的。但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有着英法美等几个大金主在背后支撑的日本东京政府，实力恢复的很快。并且近两年的时间也够一批士兵从菜鸟变成老兵了。

历史上的1876年之日本，因为废刀令、停止家

禄等政策，在十月一个月当中，就会有熊本县武士太田黑伴雄发起的“神风连之乱”，福冈县的“秋月之乱”，二十八日，山口县前原一诚发起的“萩之乱”，三场大的变动。

而紧接着鹿儿岛县，因为明治政府打算把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里储存的武器、弹药运送到大阪，而直接导致了西南战争的爆发。那着火的时候，年节也刚刚过去没几日。

刘暹这个时候派季锡良抵到萨摩藩，招募武士只是一层表皮，真正的作用是跟西乡隆盛直接搭上关系，刘暹表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来为萨摩军方提供足够的军火和物资，甚至是金钱。

“我家侯爷所求？”季锡良面对着大山纲良的问话笑了。“诸位觉得你们现在对我家侯爷能有什么帮助吗？我家侯爷希望你们做到的只是牵制住东京政府，别让那群笨蛋做傻事，给我大军增添麻烦。至于你们的报答，还是等到日后说了。”

原时空的西南战争是明年爆发，从年头一直打

到年底，明治政府清除掉了国内最后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但也付出了同样巨大的代价。

刘暹不知道这个时空里，明年还会不会发生西南战争，但是日本的局势和国内的形势，似乎跟前世也没啥不同的地方。战争十有**还是会爆发的。而这真要再打起来，刘暹希望这场仗能打的更惨烈，更持久一些！

虽然秦军要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但是日本的军队才多大的基本盘啊。刘暹记忆力西乡隆盛纠集起的西南军总数也才两三万人，还是三四万人。对比国内要面对的战局，规模太小了。

要清楚，完全吸收消化了东京炮兵工厂的秦军兵工厂，全力开工下，每个月生产枪支的数量已经越过了四千杆。汉中、台湾这边也各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每个月秦军的步枪产量很接近五千杆。而刘暹又从美国订购了一批器械，十月份就能抵到台湾，年底时候就可以把机器投入生产。加上德国来的炼铁高炉和马丁炼钢炉，等到明年下半年，刘暹不仅钢铁产量会再创新高，军火也能达到步枪每月

八千杆的产量。这在欧洲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军火公司了。

即便要全力应付国内，适当的支援一下西乡隆盛，也是完全能做到的。

季锡良跟萨摩方面的谈判进行的很顺利。两边都是要走到兵戈相见的地步了，已经箭在弦上，退无可退。西乡隆盛倒是想抱上欧美的大粗腿，可英法美俄看重的都是东京政府。萨摩是抱无可抱，只能接过刘暹递过来的橄榄枝，两边一拍即合。

很快，鹿儿岛县的各地就张贴出来招工的告示。上面明白写着，鸿基煤业集团招工五千。布列着招工地点和条件，截止日期是到十月底。

所有人都知道鸿基煤矿是谁家的地盘。也都清楚鹿儿岛县突然大张旗鼓的给鸿基煤矿站台，意味着什么……

十月初，季锡良带着满意的结果回台湾去了。

而相同的时间里，张守岱在台南巡抚衙门的电报房里向北京拍出人生最后的一封电报后，乘船向着北方而去。

送别的人和场面远远比不上当初迎接的时候，但是刘暹携夫人，是都到了。

举国都在沉没。全天下的人都在盯着那艘向北方而去的船，张守岱到底带回的是和平还是战争？一切都将在他登陆天津时分晓。

船只在上海停顿了一晚，添水加煤。张守岱始终待在船上，拒不见客。

两天后轮船进入到渤海，天津已经近在咫尺。

张守岱，不，应该叫他邱光明，眼睛望着淼淼海面，手中不知什么时候摸出了一个小瓷瓶。“邱光明，你这一辈子值了。碰上了刘大人这样的大好人。给房子，给地，给银子。前四十个年头拼死拼活的干，也吃不到一口的饱饭，看不到一丝的光亮。直到碰到了刘大人啊……”

“四年！四年吃饱喝足，穿得暖，睡的香的好日子。四年能看着婆姨笑，看着孩子闺女乐的好日子，我知足了。

刘大人。来世俺继续报答您，给你当牛做马，给你当兵……”

喃喃自语里，邱光明似乎看到了正在台湾舒逸生活着的家人，脸上带着微笑，一口将瓷瓶中的毒药吞下了肚。

很快肚子里剧烈的绞痛感就让邱光明的脸变得那么狰狞，再也没有半点微笑。邱光明全力忍耐着，不发出一点声音。一分钟后，他死了！

嘴角、口鼻流着黑色的血迹，那张本来跟张守岱只有六七分像的脸庞，经过死前的挣扎，已经变成彻彻底底的张守岱了。

可能张守岱的至亲能分辨的出来他。但是邱光明比张守岱又要瘦一些……

“六爷，六爷……”

午间休息着的奕?被门外的叫喊惊醒。很快房门自里面打开，露出了举步走过来的奕?。

“六爷，张中堂……，他嗑药自尽了！”

奕?平静的脸色瞬间变成了震惊。

第三百八十二章孙大炮的伟大！

“大帅，邱光明死了！”

张守岱嗑药自尽的消息很快就从天津传回了台南。刘暹制定了军衔制度之后，他自己的称谓就从‘大人’、‘侯爷’，给统一变作了大帅。刘暹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称谓，给他的感觉中太有军阀气息了。

“给邱家送上三百块银元。不要打搅他们家的平静生活，子女适当的照顾，军情处注意点。”

“是！”侍从合上了笔录，迅速退下。

刘暹起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内心并没有什么负罪感。穿越十多年，征战沙场这些年，要是因为一个被他买下命的人现在还命了，就内心里有负罪感了，他的心也太脆弱了。

外头正在下着雨。张守岱，死了！

那张家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为了保密，自己甚至没让军情处通知张府。可能这个时候自己正被张氏咬牙切齿的咒骂着的吧？也没通知无棣的张氏。这件事必须等到尘埃落定了，才能告知他们真像。否则演戏可能就演不像了。

舰队已经越过了斯里兰卡，向着马六甲海峡逼近了。刘暹想想，北京方面的动作似乎也该出来了，那自己就用不着再藏着掖着了。“命令，各部召集士兵，所有人员全部归位！”

刘暹的话，对于秦军来说那就是圣旨。当电报跨过千里传达到海南、广西、越南、汉中之后，所有人轰然惊呆了。大批的士兵，人数似乎比秦军数目还要多的士兵。一个个从家中、从工厂、从各个岗位走出来，飞快的。人数还不及五万人的秦军陆军就在迅速壮大着。

这些士兵的年龄普遍要比现役的秦军士兵要大

一些，但是也不多。毕竟秦军藏兵计划。从刘暹开始着手退役士兵，到全面展开架子团，也就才三两个年头。

六万多人中只有不到一万人在三十岁左右，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年纪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年纪明显比旁人大上不少。这些人就是秦军真正意义上发的退伍老兵了。

秦军从发展到正规，十五年的时间，前五年就不说。军队的信念和魂魄真正培养出来，就是在大军挥师西进的那一刻。

那三年，秦军西征的老兵。相当一部分还担任着秦军中的中低层军官，但退役的还有不少，人毕竟要留个后。也有打仗打厌了，打不下去的。

这些退役老兵有作战经验，虽然近年秦军军事战法改革，他们很多人没赶上。但是召回军中，这些老兵还完全可以承认基层军事骨干。班长、小队长，必要时刻他们完全能够顶上来。

而在刘暹领兵西进之余，留守汉中的那些秦军。待遇就远比不上西进的那些同袍了。若是说西进的老兵只要在军队里干下去，那至少也能当个军士长。那么那些选择留在汉中的士兵，超过95%的人都已经回家该干嘛干嘛去了。毕竟当年的那次西征，对于刘暹来说就是一个考核士兵‘军心’的考试。有大批的合格生在。他干嘛要用那群不合格的人？

六万多暗中士兵全部都是西征结束以后征召入伍的，那之前的汉中留守士兵，退役后根本就不在刘暹的考量范围。

北京城。近些日子这里气氛压抑的跟两年前同治帝驾崩时候有的一比。

茶馆酒店八大胡同，无数人在低声的说着战争。说着朝廷，说着秦军。说着刘暹。往昔那些说书的卖艺人口中，最值得称道的护国名将，这俩月这些人就跟一起得了失忆症一样，把‘刘暹’两字全给忘了。

随着张守岱嗑药自尽的消息传来，就是北京城最底层的小老百姓，也知道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了。而诸多老百姓再说起刘暹这么个人来，八旗子弟当然异口同声的是喊打喊杀，斥之为叛臣逆子。而汉人百姓感情就很复杂了。他们崇拜刘暹的辉煌战绩，但也觉得刘暹有些‘小题大做’。几个工厂被关，自己被刺杀，贱价军火，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风波闹腾了快一年时间，但还是不能让所有人都为他说上一个‘冤’字。只能说刘暹给自己造出来的‘冤枉’还不能打动所有人的心，他这个幕后的导演，在整场舆论战上只是一场胜利，而非绝对的完胜。

刘暹之后起兵造反，还是免不了要被人扣上一个乱臣贼子的名头。

他现在跟原时空清末时候造反的气氛真的不一样。刘暹现在也真的能体会到孙大炮的伟大了。就跟红朝教科书上说的一样，孙大炮连续的起义，把‘革命’二字深入人心【虽然作者本人对孙大炮其他方面很呵呵】。就是阿q这样的人也知道‘革命’二字！

现在这环境，太不一样了！

中国的事情影响到的不仅是中国本身，那日本和朝鲜，后者跟前者一样，也都在受着俄国人的压迫。只是朝鲜还待还有一个靠山，仗着满清在新疆之战的虚火，朝鲜近几年感受到了老毛子的一丝‘友好’。

现在，清廷跟刘暹干起了仗。朝鲜要再被老毛子压过来，往昔的靠山就有些靠不住了的。

除这两个国家外，英国人在西藏已经蠢蠢欲动，而就挨着广西、云南的越南，触动就更深刻了。

在上一回的对法战争当中，说真的，越南新军表现的是有点水准的。尤其是武仲平在顺化的守御战，直接把他推上了越南第一名将的位置。虽然之后的对南圻战事里大败而输，领武仲平再次掉落了尘埃。

可不管怎么说，新军战力远胜过旧军，尤其是越南新军还处于武备严重落后的状态下，这给越南朝野的振奋是不可估量的。

战事结束以后，嗣德帝把自家在鸿基煤矿的分红一水儿的投进军火购买当中。这几年越南除去顺化的禁军之外。一共编练了总数两万人的新军。在这些新军手中持着的可都是清一色的后膛枪炮。

对于邻国暹罗，越南绝逼走在了军事改革的前方。而且这几年秦军教导队中也有越南人的身影出没。在强军备武方面，越南十分的下力气。

但对于法国人。对于注定会卷土重来的法国人，越南朝野普遍仍旧具有一种惧怕心理。在往昔日子里，有秦军做靠山，嗣德帝是一点都不担心再杀过来的法国人该怎么对付。现在好了，秦军直接起兵夺天下了，他还能继续罩着阮朝吗？他还有这个能力吗？

嗣德帝现在面临一个选择题，是跟着刘暹一条道走到底？还是改弦易张，去抱满清的大腿？至于

一旁的法国人，嗣德帝是明白了。法国人就是要夺他家的天下，这个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所以对法态度，嗣德帝现在是强硬得很。

　　这个时间点里，任何一个东方国家，国内都有保守派和改革派。越南也不例外。小小的顺化城里经常为某一项国策，某一做工厂的建立，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对于抱谁家的粗腿这件事，越南朝堂的重臣却谁也没犯糊涂。

　　秦军，必须是秦军！

　　默默地跟秦军取得联系。这两年同黄继炎、武仲平关系大好，并且因为之前在越法之战中的一系列之言论，而让嗣德帝高看了一眼的瑞国公阮福膺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当初很有‘逼格’的坚江郡公阮福膺祺。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四年的时间过去了，早年年少气盛的阮福膺祺，现在可没有越法战争时候的天真了。

越南举国之力。这三四年的时间里，也才编练出了两万新军。加上禁军。沉重的兵费就已经压得阮朝喘不过气了。阮朝要走到淘汰全国的旧军，彻底完成军事上的改革。建立现代海军，那该猴年马月才能实现啊？

阮福膺祺都觉得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新军跟旧军相比，太费开销了。

特别是新军编练的头一年，那真的是一新兵之耗可抵旧兵十二三人。

度过了训练最频繁最严格的头一年后，新军耗费降低很大，但一个新军士兵照样能抵上五个旧军士兵的费用。按照之前阮朝军队的开销，举国之力也仅能养活四万新军。这还不说越南有那么长的海岸线，那么多的港口城市，沿海炮台是必不可缺少的。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这几年越南还在修筑海防炮台，特别是岘港的。一门门大炮，一发发炮弹，耗费之众远远超过阮福膺祺的想象力。如果不是越

法之战后，刘暹把鸿基煤矿一部分股份转给了阮朝王室，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填补空缺，阮朝军费增开早就不可避免了。那自然就会侵占文官体系的利益，两边一冲突来，阮朝国势只会更见艰辛！

就因为知道的多了，懂事了，阮福膺祺才会跟着支持亲秦。

因为阮朝的根本是新军，而阮朝新军的主要军官是秦军教出来的学生。整个新军都是亲秦的，阮朝也必须是亲秦的。

当然，还有一点。经历了两次法越战争之后的阮朝上下，对旧军的战斗力已经失望到了极点。现在阮朝国内的十万旧军，也全是当治安部队来用。在越南人的心目中，新军耗费固然十倍于旧军，但是新军之战斗力，会数十倍与旧军。那满清内部还有大批的旧军没有裁减，主力军队，湘淮楚多和禁卫五军，加上各地的八旗新军与练军，总兵力也就二十来万的数量，对比秦军的数目不过是多出一倍的优势。可满清还有那么大的地盘要守，在云南还有石达开部没有消灭，真正能用到一线的部队能有

多少？而且中国那么大的面积，光是把这些部队筹措到一处，就要用去多少时间？秦军是白痴，只站着不动，等着来打的吗?

这些阮朝的王公贵族和朝堂大臣，对于秦军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倒是比大多数的中国人更强。

嗣德帝现在只缺刘暹一个承诺。如果中原激战正酣的时候，法夷来侵，刘暹到时能否抽调兵力，护卫阮朝？

“臣，愿往台湾。觐见刘侯！”阮文祥站出来禀道。

第三百八十三章赤旗红血卷狂风

‘滴滴，滴滴……’

深夜的上海一片寂静，已经凌晨时分，就是花街楚馆，也都歇息了。在租界，一处外表看来完全漆黑的两层小楼里，上海站谍报员正在紧张向台湾发着电报。

这是《大公报》从洋人手里租的电报线，军情处虽然发展很快，王庆的实力在上海地区也日渐壮大，可是想个人隐瞒一切的铺架起一条几千里长的海底电缆，那还是纯属天方夜谭的。

但王庆以《大公报》的名义从洋人手里租上一条电报线，就可以说的通了。新闻这玩意，讲的就是一个即时效应。不用电报，靠快船或陆路传诵，等到上海，黄花菜都凉了。

‘北京这是要动手了啊？’

‘命令，荆棘行动开始！’

刘暹放下手中的三张电文，正色下达着命令。‘让福州站给左今亮递上一条消息，告诉他，闽江入海口，已经被我水雷封堵了。让船政水师乖乖的待在马尾！’

‘命令石清岩，带队攻击厦门、泉州，封锁福建海面！’

‘再有，给洋人都打声招呼。中国打起来了，他们的钱没白花！’

嘴角翘起冷笑，刘暹内心同样在冷笑。自己跟北京一闹腾起来，英国、美国、俄国、德国，世界几大列强，除了窝在欧洲出不来的奥匈和跟刘暹有仇的法国外，是都主动找上了巡抚衙门。挥舞着支票，支持刘暹的民族解放！

四个国家的第一笔支援和贷款，分别是200万块银元。以及一百万英镑。

前者是无偿的，后者是无息的！

刘暹把前者完全变成了军火物资。后者留作军费开支。

这点上北京方面肯定是想不到的。刘暹却用脚趾头都能猜到为什么。这自然是中国近几个年头国势恢复，给欧美列强带来的压力了。

刘暹的秦军是中国这股虚火的主要来源。如果这一场战争打下来。刘暹败了，那这股虚火自然也就没了。可要是刘暹赢了，那整个中国的战乱就不是短时间可以平息的。列强就有了更多侵夺中国利益和权力的机会！

这些国家当中，英国人是最矛盾的。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占据着对华贸易的最大份额，当然想维持中国市场一个完整的统一，可在打压中国的实力和发展与市场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满清还没注意到电报的需保密性，其密码早就被北京站给获取。他们自己设立的电报局。也是跟

筛子一样四下漏风。再加上速度和行动力上的差距，北京的电报只转发到了天津，就因为天津电报局里的电台突然出毛病，停止住了。根本想不到这个消息在电报局修理机器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上海滩，再由上海传到了台湾。

北京命令上海一带的淮军南下，命令两广总督瑞麟，广州将军长善，立刻对广西秦军动手。命令闽浙总督左宗棠全力备战，同时船政水师出港，切断秦军各部之间的海路联系。寻机与南洋水师决战，先下手为强。

三道电文传到刘暹的手上。刘暹当然不会坐等着清廷动手。一连串的命令立刻发布下。

事情终于走到这个点上了。“今日之后，就彻底竖旗反清了！”

命令发布之后，刘暹内心里突然感觉很空虚。他树立起了愿望。现在看似距离圆满还非常的遥远，但是走到现在在这一步的他。却感觉不会再有大的挫折了。

再有一个月，八艘战舰就能回归。那些学员的亲属全都在钦州。之前刘暹以水师军官配房为由，将这些人的亲眷都接了回来。比较林永升、黄建勋等十三人，家中也都不是什么豪强大户。

刘暹这一点上做的有点小不地道。所以，在舰队归来的时候，他要用一个上好的局面来迎接这些精英，给这些人树立起必要的信心来。

大清光绪二年，十月十一日。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刘暹在这一天起兵反清，清廷在这一天开始着手对付秦军。

这一天，上海的淮军有了动作；

这一天，杭州的楚军有了动作；

这一天，福州的左宗棠摔了杯子；

这一天，桂林的英翰，自尽在了自家的巡抚衙

门……

多路大军一举发作。半个广西变换了颜色，海南、台湾、廉州、雷州、高州，都树立起了秦军的战旗，一种崭新的赤红血旗！依旧是虎为纹章。

中国有虎熊为军旗的传统。龙旗只是满清才开始的。

十月十二日，丁振铎撰写的讨清书，正式发布天下。上面例数了满清从开国时候的杀戮，到近现代历史上的几多耻辱：金瓯残缺，割地赔款，租界遍设，国已不国！外政既失，内政不修，水旱频发，人民流离！

中华多少年来‘天朝上国’的地位被满清毁于一旦，俯首低头于外洋之国，还依旧不思进取。“国力之衰弱，文化之沦丧……，清廷囿于一族之私利，无视亿兆国民之幸福，视万民为刍狗……”反正刘暹看的感觉是很好。

秦军正式打出了“反清”的旗号。对外宣传也

是奉天讨诏，再立天朝。

反正在政治取向上，不主动吆喝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话。

满清在建立之初，就跟范文程、宁完我等狗一样的文儒败类搅合到了一起。他们是马上夺天下，但绝没有像蒙元那样依旧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它能有二百多年的寿命，打破了中国自古所传的‘胡无百年之运’的谶言。

满清的长命不是靠几个皇帝造就的，而是它‘打天下的过程中就决定的。

满清汉八旗的设立，满清对文儒败类的吸收，让‘文治’和对汉文化的妥协，在满清的根基上便有了一席之地。这才是满清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根本原因。可真心不是吃糠喝稀的康熙，和好大喜功的乾隆，就能起到的作用的。

所以，刘暹反清，在这个时候，在他穿越之后改变了不少大势之后反清，跟元末那时候的朱元

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真心不一样。

一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掀不起反清浪潮。这不是清末，也不是清朝初，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绝对的将满清视为正朔，他们还没对清廷彻底丧失信心。而且说句大实话，清朝自康熙灭明郑以后到如今，中国绝大多数的起义，包裹太平天国起义，性质跟历代华夏王朝都有的造反没什么区别，并未带有民族色彩。

所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对这时候的广大百姓而言，其实跟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一般无二，都是一样的玄虚。华夏民族的脊骨已经被打断，正在沉睡，这面旗帜唤不醒他们。因为在他们心里，满清这鞑虏已经是中华，满清这朝廷也没到甲午、庚子两场大败后，举国滔滔的地步。

这一点上，说起来刘暹还帮了不少的忙。他在新疆在越南的战斗，给洋务运动的‘自强’披上了一层耀眼的外衣。中国的老百姓和士绅官员，他们会承认刘暹的能打和秦军的战斗力，但也一样把湘

淮楚多，以及禁卫军看的挺高的。绝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后五军即便不如秦军，也相差的有限。

一句最直白的话讲，刘暹‘大势’还没有成。

等到秦军席卷两广，等到秦军痛击湘淮楚多等军之后，那个时候反清的浪潮才会风起云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才真正的管用处。

所以刘暹压根就不宣传这八个字。

有用的时候，你不说，它也有用；没用的时候，你说破嘴皮，它也照样无用！

……

广西思恩府，知府衙门里惨叫连连，血水四溅。广西练军后营参将郭逵惊得呆立当场，直到两把腰刀朝自己这边劈砍过来，他才魂魄归位，连连翻滚避开，一边躲一边叫骂。

“藩台大人！你这是作什么！？我等都是忠于

大清的啊！”

郭逵从驻南宁的佛尔国春狼狈的逃到思恩府来，心里就知道不妙了。肯定是秦军造反，大打出手了。否则驻扎南宁握着练军前营，有小两千兵力的布政使佛尔国春，怎么会这么狼狈不堪的逃到思恩来？

而作为前任广西巡抚李福泰的亲信，郭逵内心里对大清朝是充满忠诚的。所以佛尔国春在府城安顿以后，立刻召开后营军官聚会，他一点都不迟疑的就领着后营军中队官以上的三十多名军官到会。

作为广西练军一部分，后营的军官对前途都是充满忐忑和忧虑的。

刘暹起兵造反，别的地方能否拿下来不说，刘暹要拿下广西，那却是易如反掌的。这是郭逵和他手下军官的共识。

郭逵等人悉数到场，就盼着佛尔国春能‘明智’的带着他们向北，或是向西转进。后营这两千

不到的兵，要跟周军比较起来，那真的是拿鸡蛋碰石头。

广西的电报自从钦州一路拉到了桂林，别的府县还没通，守在思恩的郭逵还不晓得，不止佛尔国春率领的练军前营坏了，广西巡抚英翰的标营和他们练军的中营四千兵力，早两天前就被打散了。英翰在巡抚衙门饮弹自尽。

第三百八十四章刘暹不反，何以求心胸之抱负？

郭逵只是一个中级军官，考虑不起大事。他们这些官佐要怎么自处，就只能满心凄惶地等候着上官军令。他们期望着佛尔国春能领着他们往北边跑，或是往西面的云南跑，那里有十万的湘淮大军。佛尔国春就是他们的救星啊。

却哪能料到，这实际上是一群要自己命的刽子手。

一帮军官进了知府衙门，被带到了签押房，佛尔国春的戈什哈头头就领着人出来了，郭逵还想上前打个招呼，哪料到那戈什哈头头只把手一挥，丢下一个“杀！”，就真的大开杀戒了！

万幸的是这些人不敢用枪，怕惊动了知府衙门外头的卫兵。郭逵这才有了说话的机会。可是三十多个军官，只这一眨眼的时间，就倒下了一半。

佛尔国春的戈什哈头子自然是认识郭逵这个前任巡抚大人的红人的。闻声却冷冷一笑，根本连话都不答。

练军是佛尔国春重点盯防的对象。哪些人不可信，哪些人首鼠两端，都清楚着呢。这眼前的后营，那就是标准的首鼠两端。

郭逵说是忠于大清，那之前刘暹派来拉拢他的人，怎么不捉住送往桂林呢？

郭逵挣扎了一会儿后，最终还是死了。死前他一顶很后悔，为什么不接受秦军的邀请。整个后营三十多名军官，队官以上所有的军官，全部毙命！

佛尔国春这个时候才走进签押房。掩着口鼻，看着满地尸体，冷哼一声。

“文宝。给爷拿下后营！”

“喳！”

跟随佛尔国春一路从南宁逃到思恩的有不到一百人，其中一半是练军。里头自然有几个军官。这些人在佛尔国春看来都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比郭逵等人值得信任多了。但掌控一个营头，不是说只有几十个可信之人就能做到的。佛尔国春刚才就在跟知府聊着天。聊着后营里头的一些被打压的刺头。佛尔国春认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队里都会有跟队官不对付的人，可信的军官加上这些人，才能完全掌握一个小两千人的营头。

思恩知府作为父母官，对于驻扎于此的练军后营，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的。

福州。

战事起来已经三天，船政水师，北京自以为的对付秦军的一大利器，还老老实实的蹲在闽江当中。

当日那封信送上总督衙门。左宗棠是半信半疑的。

他一边命令船政水师谨慎，另一边咨询驻福州的各国领事。知道这水雷是千真万确的。

船政水师却无法接受这个窝囊。他们要是能出去了，会不会跟南洋水师作战，会不会炮击打狗港、基隆港、石碌港、鸿基港，尤其是钦州港，还不确定。但是这么的被人完封在港口里，就太憋气了。

他们当天就派出一小型蒸汽船去试探，结果轰鸣的爆炸声中，整个小船的船头都消失了。为了加强水雷的爆炸威力。刘暹在里面装的是苦味酸。

该怎么办？

三天来整个船政水师都一筹莫展。而各国驻福州的领事也把抗议电文拍到了刘暹手里。闽江口被封堵，里头不仅有整个船政水师，那还有十多艘各国的轮船呢。

彭楚汉曾命人收集旧式米艇、广船等，沿江而下。以求趟开一条路。但是这些吃水浅的中国式帆

船，出其中五艘被炸沉外，其余的二十多艘都顺顺利利的开出闽江了。彭楚汉目瞪口呆。船政水师总监日意格等洋员却内心明白，刘暹这放的是锚雷啊。只要能固定在一定深度上。吃水浅的小船根本就碰不上它。而船政水师和各国的轮船这些大家伙，却一碰一个准！

而且闽安营来报。发现两艘南洋水师的战舰出没在闽江口岸。正围着闽江入海口不知道在忙着什么。

左宗棠现在要是能抓到刘暹了，他肯定会死死地咬下刘暹一块肉来。太气人！

时局继续在发展。几天的时间，刘暹的讨清檄文是传遍天下。举国沸腾！而不出所料的是，那些操纵着言论的‘知识分子’们，个个都痛斥刘暹为乱臣贼子。

“某家自寻死路？”

刘暹看着眼前的刘典笑了。这人来台湾打的旗

号是考察台湾的近代工厂，左宗棠这几年每每被银子困住手脚，也准备大办工业了。刘典来台就是要亲眼瞧一瞧！另一个任务则是要做说客，左宗棠不想看到刘暹走上造反的道路，将洋务派十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事发时刘典人在淡水，被淡水知县直接拿下，然后送到了台南。

“前明待沐王，大清如何不能待侯爷？侯爷若是不反，南洋王可期也。今日毁之一旦，满军将士，百万苍生，因侯爷一人之妄念而飞灰。王爷心中不愧呼？”

刘典目光很淡然的看着刘暹，没有徐延旭那样的痛恨，只有可惜。

“哈哈哈，哈哈哈……”刘暹仰天大笑。

刘典是位人杰，可看问题还是脱不出老旧的框框。而天下还有多少他这样的英才人杰，也把刘暹的起兵造反，单纯的看做是夺天下？

所以，孙大炮有他的伟大之处。一样的晚清，局势相差三十年，那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

“刘公以为刘暹抱负如何？只眼见中华大地？”

刘典不说话。

“满清之抱负又如何？左公、李合肥之抱负还如何？”

“刘暹所求之将来，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就可了。而是要再创我天朝上国！满清丢失的领土，刘暹不仅要全部拿下来，要还北溃沙俄，南吞南洋，西进中亚之地，东据美利坚之土！”

“我所求者，不是中国不再受洋人欺负。而是中国要反过去欺负洋人！”

“刘公以为满清之抱负。左公、李合肥之抱负，能胜过刘暹吗？”

“刘公以为满清敢求如此之抱负吗？？”

“说起实在话。当今天下正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死抱着四书五经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道德仁义比不得枪炮，实力才是话语权的依凭。

汉唐宋明，我中华实力强盛，所以可用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德礼仪去‘教化’别人。

现在是洋人强盛，洋人反过来当然要用他们的文明文化来‘教化’我们。

我们可以不听，但后果就是北京城破，就是更加的落后和衰败。任一个弹丸小国都能在我们中华头上踩一脚。

你知道英人的本土才多大吗？你知道法兰西的国土有多大吗？前者一河南。后者一四川，一省之地而已。两国依靠工业力量，却可以跨越万里波涛，轻易地打进我中华的国都。这就是西方文明现

在的强大！

我们一顶要听，不仅要听，还要吸收，还要再次基础上发扬光大，反超洋人。

国家要兴盛，需要的是工业力量。洋人之成就确确实实站到了我中华之上头。

我们要放下身板的去学习。把东西学到手后。才有反过来报仇的一日。

刘公以为刘暹说的可对？”

刘暹也吐了口气。满清左李所求的只是不受洋人欺负，或是被洋人再欺负的时候，自己好有一些抵抗之力，他们绝对没有想过。反过头来去欺负洋人。

刘暹的‘宏伟壮志’真的震撼了刘典。

“刘公，满清代表中国，但是八旗与中国是两个概念。朝廷和国家也是两个概念。当八旗的利益

和中国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刘公以为。朝廷会选择维护八旗的利益呢？还是选择维护中国的利益？”

这实际上是‘家天下’惯有的弊政。就如南宋与金议和，那损失的中国的利益。维护的是赵家的天下。换到晚清这，那都是一样，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不相同和矛盾！

“朝廷当然会选择维护八旗的利益。因为这个朝廷是八旗的朝廷！”

刘典无话可说。事情都说到白处，那就是这个理儿。

“人都说同治中兴。这些年大清朝确实也有所恢复。但是大清的恢复重在地方之洋务，天下的力量十成中朝廷把握了几成？

当有亡国之危的时候，朝廷与地方，满汉皆可同心协力，发奋图强。但当亡国之危没有了之后，刘公以为八旗会放任我汉员疆臣实力越来越重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也错非左公和李合肥是众所周知的不对付。满清以左公来牵制李合肥，湘军已经靠边站，我秦军文官方面也无有地位，只是冷眼旁观。北京手中又有一支多军和现编的禁卫军，这才放心的稳坐钓鱼台。

否则刘公真以为实事会如此无波无澜？”

“有如此之朝廷束缚，刘暹不反，何以求心胸之抱负？”

刘典是个人才，在协办军务多年，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更有不错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刘暹十分想把这个同姓的人才收入囊中。不过滔滔不绝这么长时间，刘暹是白费功夫了。刘典清楚地很，自己要是被刘暹收编了，那对楚军和左宗棠是怎样的打击！

贪生怕死的小人，刘典是不会做的。

“刘侯雄才大略，某自佩服。然刘典身上背负

楚军众望，背负左公深谊，不敢为一己之便而陷诸多同僚于危难。刘侯无需多言，要杀要囚，敬请尊便！”

看着闭口不言刘典，刘暹讨了个大没趣。只好送他与刘璈做伴了。两个姓刘的大员，都是人才，还是廉洁奉公的人才。

……

同时间的厦门。

同时间的海坛。

同时间的南澳。

黑烟袅袅升空，灰雾迷蒙裹地，炮火倾泄，三地的海防炮台、工事完全淹没在了硝烟之中。

第三百八十五章秦军概不负责！

如今的时节，近代海军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蒸汽、重炮、巨舰、铁甲，已经成为全天下人认可的公理！正道！对于旧日的绿营水师，满清朝野，不分贵贱高地，全都是一百个看不上眼儿。

南澳镇、海坛镇，以及金门镇的绿营水师，都是这一‘歧视’下的牺牲品。这些年来三镇的兵额全都在大幅度的消减。以海坛镇为例，其大营所在的海坛岛，本有三营两千四百兵额，现在裁的只剩下左右两营千把来人。如果刘暹不是把海军陆战队的主力放在了厦门，怕只需一个大队的兵力登陆作战，就可以轻易的横扫海坛全岛！

这厦门就是金门镇。在台湾的明郑集团被覆灭以后，金门镇的总署就从金门岛迁移到了厦门。原有镇标中营,左、右、前、后四营，外加金门协、铜山水师营、湄州水师营等，共计四千余人。可现在呢？裁的裁、撤的撤，整个金门镇只剩下两千余丁。

秦军战舰出现在金门岛外海面的时候，总兵许松云连打都没打，就命令金门岛人马后撤入厦门。

而当秦军继续向着厦门进发的时候，金门镇两千来兵力，错非岛上的一营楚军压阵，怕炮声一响，就都丢枪弃甲的逃散一空了。

石清岩带领扬威号、安海号和镇南、镇北两艘炮艇抵到金门，兵不血刃的拿下金门岛后，并没一鼓作气的扑向厦门岛，而是现在金门岛上做好了安置。

“灭此朝食”的事情很少在秦军身上发生。刘暹立军，一路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他的‘金手指’，战场上可以用‘神乎其神’来形容。也因此手下将领经受的磨砺不多。更形成了严格听从命令的习惯。待到西征结束后，秦军武备的发展日渐提升。战术变化开始显露威力，秦军上下就更依赖‘按部就班’了。只要妥妥的我不犯错，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那就能把敌人摁死！

石清岩和焦文斌就是在‘按部就班’。先把根底打好了，再来收拾厦门岛。

刘暹下给他们命令的时候说过，厦门之战不必急。那岛上有一个营的楚军，稳扎稳打，身量身量楚军的真实战力，对秦军也有必要和好处的。但只许胜不许败！

而就石清岩和焦文斌眼睛当中呢。这厦门不仅有一个营头的楚军，还有不少洋人，商人、领事、传教士，总数有一二百人。这些人也是一个麻烦！

所以在夺取金门岛后，他就让人向岛上的洋人传话，厦门岛已属于作战区域，希望洋人们各自集结在自己国家和别国的领事馆中。不要散落在其他地方，以免被被枪炮波及。那样的话秦军是概不负责的。

厦门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里。屋子里空荡无人，地底下却热闹非凡。十几个人聚拢在一起。挑着油灯，正在有说有笑。

“概不负责！好个概不负责啊。这话说的硬气、解气！”

“整个中国也就咱们侯……，是大帅，能说这样的硬气话。看看北京的鞑子。跟左李两个，敢这样说话吗？”

“这就是大气。咱秦军连洋人都不怕，害怕北京的辫子军……”

说话的十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不超过四十岁，最小的似才十七八岁。除了其内两个人后脑勺上还吊着一根辫子外。其他人是全部光头脑袋，只头顶上生着短短的发茬。

一阵感慨赞叹后。年纪最大的军情处厦门站站长，感慨道：“我都以为这辈子就在军情处干下去了。想着啥时候能把三级站的站长提到一级站，就也止住了。是没曾想，这转身一变，就要当县老爷了……”

作为军情处下属的三级情报站，厦门站的地位

并不高。但是晚清这年代，武官地位飙升，军情处这种暗中的特务组织，虽然见不得光，但每个人都有股傲气。自认为跟前明时候的锦衣卫也不差多少。再三级的情报站，那也是少校的军衔，换了个县官当当，站长总觉得自己是亏了……

当然了，他就是再亏，他不敢说出半个不字！厦门县长的职务，他是当定了。

而就在军情处厦门站的人员全都窝缩在一处，等候着炮弹落到头顶上的时候，金门镇总兵许松云已经躺倒在了床上。他不是在休息，而是人真的病了。

贪污成风的绿营这会狠狠地坑了他一下，都要把他坑死了。那金门镇的后勤物资里，上百吨的水泥和一大批钢筋，本是要巩固炮台用的，现在在许松云正需要的时候，赫然发现水泥全变成了沙子，钢筋更是全都不见了踪影。

许松云当头挨了一棒，耳聋目眩，整个人或许是高血压引发了什么病，直接撂倒在了床上。厦门

一切防务被他全都托付给了金门协副将高湛。

此时，高湛跟楚军参将荣大海，正在紧张的督促着手下士兵挖掘堑壕。

用秦军的战法来对付秦军，在炮火完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这么做。但两人对守住厦门岛的信心都很弱。

厦门是岛，作为开埠的港口，码头又是必不可少的。秦军拥有绝对的海面力量优势，轻易地就可以登陆。然后在舰炮的配合下，拿下区区几道土木堑壕和堡垒，还不是小菜一碟？

去年秦军在北京跟禁卫军的较量，高湛、荣大海都是心知肚明的。

“纵是不敌，容某也当竭力，以报左公恩德。”荣大海决心为楚军的荣誉战上一战，也希望靠着这一战，真正的衡量出两军的差距来。他觉得，这样做对左宗棠和今后的楚军，都会大有好处。

“轰——”

一天两夜，战斗正式打响了。

一发发炮弹洗礼着守军在码头上布置的攻势。安海号载着两个中队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直逼码头冲去。

一里地、三百米……

守军还击的枪弹、炮弹开始打在安海号上。但是除了把安海号外在的油漆皮打掉一些外，根本穿不透安海号的防护铁甲。

“哒哒哒哒……”

两挺重机枪疯狂的扫射起来。伴随着机枪响声的是，军官们“进攻，进攻——”的吆喝声。

两个中队的兵力，一半留在码头修筑阵地，另一半分散成以班为规模，如同十多条扭动的黑线，

弯弯曲曲的向着守军阵地逼近去。

“打！”荣大海扣动手中的左轮手枪。这把枪是标准的钦南造，甚至荣大海手下这个营头，七百多人手中的武器全部都是钦南造。

只是经过炮火的洗礼之后，前线阵地一个营的金门绿营加三个队的楚军士兵，现在已经损失了小两成。腐朽的绿营兵都还没从慌乱失措中‘醒’来，荣大海一声令下，扣动枪机的还是二百多人的楚军士兵。

“啪啪……”爆竹一般的枪声此起彼伏。但是射击的效果呢？对面楚军要么压低身子继续向前，要么趴在地上打枪还击，还有躲在遮掩物后的。楚军枪弹打的很响亮可效果微小，反倒是探出身子的楚军士兵在射击过程中，屡屡被对面射来的机枪子弹撕成碎片。

每个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有不少于三百发的打靶经验。广西的土匪，这些年更被秦军扫荡的一空。最为秦军过十万陆军中的佼佼者，眼前的这个

陆战大队，虽没有征战日本的经历，但是相当一部分士兵也是打过中法之战的老兵的。

枪法精准。

进攻中的射击屡屡命中敌人。短短三五分钟，楚军的还击力量就变得小多了。加上机枪子弹的扫射，至少有四十名楚军被杀伤。

荣大海的脸色这一刻才真正的色变！

“砰！”

很快的，登陆码头的迫击炮组开始了炮击。对比舰炮，迫击炮的威力当然弱小的很。可它射速快，精准度高，可以对进攻中的秦军士兵提供直接的火力掩护。

“杀啊——”

当第二个中队的秦军战士投入进战斗之后，当秦军身后的重机枪从两挺变成了四挺之后，当迫击

炮从四门变成六门之后，守军的防线彻底顶不住了。

荣大海曾想过把剩下的楚军部队拉上来。可对手表现出的这强大战斗力和火力最终打消了他的念头。

厦门还大着呢。这里只是第一条战线，后头还有第二条、第三条呢。如果自己把自己的营头全在这里拼干净了，那厦门岛到不了明天，就会升起秦军的红旗。

……

日本驻厦门领事馆顶层。

两名穿着便服的日本人举着望远镜正在观看码头区的战斗。

两个人脸色都阴沉沉的。

……

英国驻厦门领事馆。

一名英国陆军少校正在大肆赞叹着秦军的战术。“漂亮的进攻，漂亮的配合。这是一种崭新的战术，一个新颖的战术！”

此外还有法国、德国、美国……

没人会放弃这个了解秦军战斗力的大好机会。

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会让秦军的战斗力在这一场战斗中展现无遗。

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

全世界有十一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团，正在赶往中国的路上。

刘暹战胜俄国、战胜法国，他的徒弟都能打的荷兰殖民军满地找牙，这一些都化作了享誉世界的声望。他是第一个战胜白人的黄种人。

现在这股声望正在剧烈的发酵着……

第三百八十六章如此的清军总兵！

农历十月十六日。台南总指挥部。

一面巨大的南中国地图遮盖了指挥部半个北墙，地图上，几十道红蓝箭头在四下发散着，一个个长城样儿的齿型防御标志，点点斑斑的落在两广和福建，几十个州府县身上。

广西中部、东部都已经涂上了红色，只有临近云贵的泗城、镇安、归顺三州府依旧为清廷官员掌控着。广州西部已经给完全拿下，虽然一些地方还没布置兵力，这是因为钦州、廉州以及李士恩部，三军一万余人的主力矛头全指向了广州。

冲杀最快的李士恩，其兵锋已经攻克了肇庆府，三千八旗新军在肇庆的攻防战中表现得跟烂泥一样烂。李士恩只是一个营的兵力，以寡敌众，竟然一个上午就攻夺了肇庆府城。现今秦军与两广的攻势，真的是如火如荼！

刘卓率部开到了云南东南部，齐大林部正在逐渐登陆雷州。向发率部攻克了潮州，正在向漳州进军，刘暹督军又兵压福建沿海。整个秦军攻势图上，只有汉中的情况还不晓得。

两边距离太远，联系麻烦。不过就汉中的准备情况，固守地盘应当不亏。

“大帅，李士恩克下肇庆府，已经收拢了两千左右的清军降兵，其部只留一个中队和部分伤兵、辎重兵于肇庆，剩余主力悉数杀向了三水。李学鸣、伍金柱两部也收拢降兵一部，连同两个大队兵力，镇守高州、罗定一带。其主力也已拿下了新会，列兵香山西岸。”

“瑞麟、长善集结大队八旗新军。连同督标、广东练军三千余人，以及旧军万人。总兵力超过两万人，固守广州。张兆栋领抚标千余人，练军一个营，旧军三千余人驻守花县，刘松山带其部主力皆练军千人，进至惠州，其侄刘锦棠带兵一部抵到嘉应……”

一侍从正在给刘暹汇报着广东回返来的最新战报。刘暹站在地图前默默不语。这一刻他又感觉到了分身乏术的无力感，或是说感觉着科技发展的太慢。如果这个时候就有无线电台倒腾出来，刘暹会不惜一切代价。配置到大队一级的。然后他身处广州，潮惠的战事却也可以从容指挥。他的金手指范畴已经扩大到五百多里！

“下令齐大林，尽快率部抵达广州，统筹指挥广州之战！”这个月的月底，刘暹要大张旗鼓的走进广州城去。

张氏的事情始终是个定时炸弹，不把广州的旗人握在手心里，刘暹就不放心。而且舰队就要归来了，还有什么比广州更适合迎接舰队的呢？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刘暹当然还比不上一个真正的天子，但他的意志一旦决定下来，手下的以万为单位计的将士们，就要真的流血拼命了。

齐大林人还在高州。刘暹的电报直接发到了廉

州，再送往高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了。得令后，齐大林半点也不敢怠慢。立刻带起他手头已经集结来的兵力，就向着广州急行去。一共有三千来人，其中有一个骑兵大队。一个完整的营头，和齐大林的旅部，以及一小部分辎重兵。当然，他也少不了严令后续部队加快进度。

不过齐大林带着部队赶到广州外围的时候，战事已经打响罢了。

双方五十门以上的大炮将珠江荔湾这一线轰击的烟尘蔽日，双方指挥官根本看不清阵地的情况。最前线的部队，传达命令时都要嘴贴着耳朵，声嘶力竭地大叫。

“告诉宪台，逆军李学鸣部，已经在河西岸大沥镇一线展开进攻了。逆军炮火十分猛烈，请求宪台再征调大炮，压制逆军炮兵。否则河西我军堪忧。”南韶连镇总兵曾敏行在李学鸣一次步兵进攻都没大的时候，就很‘未仆先知’的向瑞麟求起救援来。

这个人胆子都已经被吓破了。南韶连镇总兵力有四五千人，直辖镇标三个营，兼辖三江口、南雄二协，及清远、佛冈等营。结果在李学鸣进攻广州的路途，三战三败，将守区丢了个干净。只带着两千残兵屁滚尿流的爬到了广州，还继续被瑞麟安排到了第一线。

李学鸣很想把自己团长的职务提到旅长去。所以他急需要战功，开仗以来，就一路横冲直撞，兵锋直指广州。在刘暹的命令传达到他手上之后，更想着赶在齐大林这个‘婆婆’赶到之前，先赚一笔功劳，最好赶在齐大林之前，就把广州拿下！

所以这一仗他打的很主动。亲自督战所部对广州外围的据点、阵地发起进攻。他对对手下军兵说，自己营刚刚组建，在秦军里一项被视作二流部队，几跟李士恩这种半道投来的人一个档次。

这回打广州，部队要好好发发力。

把伍金柱和李士恩都比下去，跟后头上来的一流部队，比一比，看一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二流货

色！

所以李学鸣直接把手头的重炮全集结起来了。不惜炮弹的往对岸轰，就是想拔一个头筹。

齐大林现在没到。广州城外的三部秦军，是谁也管不着谁。纵然李士恩兵少，职务也低，但他跟李学鸣、伍金柱也没啥瓜葛和挂钩。在李学鸣发兵进攻的时候，他也想着先吃一口鲜桃呢。

大沥镇就临近着荔湾，那两岸荔枝树可是后世广州的一大景色。

两河交汇，衍生出了珠江这条广东第一大河。这荔湾恰恰就在人字的东面。

广州站早就反复勘察过地形，这段河流有三四百米宽，两岸地形平坦，完全无险可守。那唯一的地障就是珠江。

曾敏行领着南韶连镇的残兵守在这里，也就是依托珠江抗击。当然，李学鸣的攻击阵地不会正对

着‘人’字岔口，要再往下游两里，这里水流最迟缓。

根本没接触过近代战争的曾敏行，虽然也根据总督衙门发布的指导，征发百姓构筑了好几条堑壕，但近现代战争又岂是单单的几条堑壕组成？

而且曾敏行挖堑壕，连弹药储备和伤兵安置地都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又因为堑壕临近江畔，地下水高，堑壕挖掘的很是浅薄。

如此两千残兵沿着波光粼粼的珠江东岸展开的防御线有多么坚固？就值得思量和考虑了。

炮击自凌晨五时开始。一直到七点三十分方结束。两个半小时的炮击，李学鸣手下的炮兵大队至少打出了一千五百发炮弹。整个清军阵地就跟北方翻过了土的农田一样。

清军的火炮同样在不停的还击着，也很喷出了大批的炮弹。广东是膻腥之地，衙门手里有的是钱，并且还有粤海关。所以局势紧张以后，瑞麟从

洋人手中吃进了上百万两银子的军火。

比弹药充足，这些清军比进攻中的秦军都要充足。

大队长周天义是刘暹第一次进四川打石达开的时候就加入的老兵，资格甚老但进步却慢，直到去年大队长才彻底扶正。虽然有过炮击下的训练，但在西征之战中打下西宁以后，就被留在了丹噶尔城，再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他，还是感觉着自己简直就是到了地狱！他根本感知不到背后自己的炮兵对珠江对岸清军的反击压制。抱着脑袋张着嘴蹲在地上的他直骂炮兵无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把对面的大炮给敲掉。

事实上李学鸣的炮兵大队长，当然想把对面的炮兵给敲掉。两边都在打这个注意，炮兵大队的阵地都换了四个，只是效果微薄。

终于熬到了炮击结束，周天义跳起来，“赶快查明各中队情况！”他对身边的通讯员喊道，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而通讯员呢，也傻傻地看着周天

义，显然他也没有听见周天义的命令，只看到周天义的嘴巴在动。

剧烈的炮击过后，人的耳朵都会出现暂时性的失聪。等周天义抓着一个木棍在地上写了一遍后，通讯员才一个敬礼，大喊一声‘是’，迅速跑去。

对岸的清军还在一片混乱之中。那连天的炮火中，一线担负指挥的参将不知道是被炸死了，还是临阵脱逃了，反正是找不到了。

“镇台，逆匪开始渡河了。王参戎找不到啦……”

曾敏行气的骂娘。在外面落下的炮弹开始稀疏了的时候，他开始让人整顿手下的预备兵，但到现在一刻多钟了，还没整顿结束。逆匪即将发起进攻，前线指挥官又消失了，这是天要亡他啊。

“告诉宪台，支援，我要支援。不然荔湾守不住！”

曾敏行再次让人向瑞麟求援。然后也不管预备兵混乱不混乱，反正把人都拉上直往前线去。

从防炮洞里钻出来的秦军士兵，一个个灰头土脸像个泥猴。但登船、划船的速度一点也不慢。曾敏行带兵赶到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周天义已经带部跳出了堑壕，抬着单薄的竹筏子，全部下水了。

七八十张竹筏，漂的荔湾这一段江面上似密密麻麻一样。曾敏行第一眼看上去都给吓了一跳。

“等逆匪近了，进了射程，再打。”

曾敏行这样叫嗥着。作为一镇总兵，他出现在前线上，让混乱中的清兵确实提起了一截士气，人心也有了一丝稳定。可是当枪炮声再度密集响起的时候，曾敏行带着一帮亲兵跟兔子一样退下前线的时候，清军士气大挫，刚刚压下去的混乱变得更甚。

第三百八十七章豆腐渣一样的强军！

李学鸣一击打穿了广州城西的珠江防线！是秦军真的勇猛无匹？不。这一战更多的因由是清军的腐朽不堪！

曾敏行兔子样的从前线跑下去，整个阵线上的清兵就都不好了。面对周天义大队的进攻，一触及散，投降的投降，缴枪的缴枪，兵无战意，士无斗志，跪倒了一地。

然后李学鸣没对东南方触手可及的十三行下手，而是本着‘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架势，直奔下西关去。那一带的大观桥、顺母桥、潮州庙、华林寺、文澜书苑，以及西营等都是清军盘踞的据点和广州城外要地。如果把这些一鼓荡平，李学鸣就能望见广州的太平门了。

……

“混账，混账。曾敏行这狗东西，该杀，该

杀！”

下西关的枪炮声已经传进瑞麟、长善的耳朵里了。这才半天的时间，曾敏行就全军溃散，瑞麟、长善都是很气急败坏的。

休说南韶连镇还有两千多人，那就是两千多头猪，也够秦军渡江的先头部队忙活不完的啊！后者对曾敏行恨到了极点。不过，他们两人对于李学鸣区区一部秦军的先头兵力，直接插到了广州城下，却并不怎么担心。

秦军来的只有千人的兵力，两人手中握着的却有一万多人装备精良的嫡系的。那肇庆之战，三千八旗新军虽然跟烂泥一样烂，但个个都是飞毛腿，跑回广州后一清点，竟然还有两千六百多人。实属难得。

“逆贼小瞧我们。我们就趁机会吃掉他这个先头！”

瑞麟冷笑着，又对长善道：“派我手下的督标

和练军去。三千多人，四倍于逆贼之兵力。看看咱们的儿郎是怎么收拾这群叛逆的。”

瑞麟、长善对手下的八旗新军现在很拿不准。肇庆之战对二人的打击太大了。那是八旗新军的第一战啊。两人的信心都要丢光蛋了！虽然那最后的罪名被投降秦军的肇庆城守协副将背了。

但一码归一码。两人对八旗新军再怎么没信心，再怎么忐忑，八旗新军那也是他们嫡系中的嫡系，是两人仗之震慑广州各部绿营的根本，才不会贸然投入战争。一打起来折损多少就不说了，如果表现低劣，为绿营瞧不起。事儿就沉了。

三千多装备着后膛枪炮的‘清军精锐’，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城了。瑞麟中军副将哈明带兵走在最前头，一心要保他大清江山的哈明。内心滚烫着满腔热血。

八旗子弟很烂，但那句话怎么说的？林子大了啥鸟都有。这哈明就是一群黑乌鸦中的一只白天鹅。对大清满腔热血，赤胆忠诚。在秦军向广州扑

进的时候，就在内心里发誓。要血战到底。

现在领兵扑击。当然是斗志昂扬，胸中豪气蓬发。

“进攻，进攻——”

排着还算整齐的队列，上千名广东练军在各级军官的带领下，随着哈明的一声令下，浩荡荡的向着不远处的秦军压过去。

已经夺取了顺母桥的周天义大队，正在进攻西营。如果这里得手，他部就可以从背后进攻或切断文澜书苑、华林寺、潮州庙的清军退路。因为秦军的另一个大队也拿下了大观桥。正在对着潮州庙展开进攻。

上千人的兵力对付一个战斗了许久的秦军大队，哈明觉得胜券在握。如果不是要统筹指挥部队。他都想亲自带兵了。

“李庆福，带着你部去文澜书苑，告诉张珍，

立刻调度部队给我压回大观桥。一定不能让逆贼见势不妙跑了。要是做不到，爷毙了他！”

张珍，原北海镇总兵。因为一路大败，跑回广州，被瑞麟险些给斩了。现在总兵的顶戴给抹了，只留一个戴罪立功。所以哈明这么个中军副将才敢这样说。

周天义大队确实有些疲惫。他们从清晨打到现在，很多人连中午饭都没得吃。可是对于清军排排队一样的送死进攻，周天义大队却还有的是把握。

后膛枪消耗子弹很快，周天义大队随身携带的子弹已经不多了。所以周天义一直放着清兵一步步走近来。

没有人质疑周天义的举动，因为之前周天义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所有的士兵都悄悄的拔出了手榴弹。随军的还有两挺重机枪，剩余的在战线后头的顺母桥上。仅剩不多的重机枪子弹全部准备上，以防万一。迫击炮组也在准备着最后的射击。

没有人动一下，没有人发出一些声音。

这是一群让人惊叹的士兵，这种严肃的纪律是平日中日以继夜的苦训，练出来的。而士兵们临敌的沉稳，就是在一路胜利的战斗中打出来的。这些已经融入进了他们血液中。

周天义拉开了导火索，士兵们中的一部分拉开了导火索。

“一、二、三……”所有人都在心里默数了三声，然后用力的把手榴弹扔了出去。

前沿上百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把手榴弹扔出去。那就是一阵手榴弹雨。

“轰——轰——轰——”

无数的爆炸声响了起来，二三十米开外的清军队列瞬间便陷入到了火海之中。惨呼声瞬间便清晰的传到了每个秦军士兵的耳中。

这些惨叫却没有激发秦军士兵的怜悯，而是一个个更加精神的投出了第二阵手榴弹雨。跟排枪击毙一样，秦军的手榴弹，也是这么玩儿的。

“弟兄们，杀啊——”周天义挺着一杆上好了刺刀的步枪，第一个站起来。

“杀啊——”借着一股杀气，所有的秦军士兵都挺着刺刀站了起来。

一个个跟猛虎一样扑进了混乱惊恐的清军队列里。

还没有从死亡威胁中醒过来的清兵，便迅速又遭到了死神镰刀的收割。

那一道道明亮的刺刀，一颗颗手枪子弹，以快速的让人震惊的速度收割着清兵的性命。许多清兵都还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便被子弹和刺刀无情的夺去生命。

周天义冲了很猛，刺刀穿过了三个清兵的胸

膛，然后他看到一个负了伤的清兵摇摇晃晃的要爬起来。这人脑袋肯定不清醒。如果是清醒的，他只会趴在地上继续装死。

从尸体上拔出刺刀，距离有些近，周天义也不裂开距离，直接把枪口一上转，举起枪托便用力对着那脑袋猛砸下去。瞬间，清兵的脑袋就彻底开了花，鲜血混合着脑浆粘满他的枪托。

身边的警卫兵终于冲到跟前了，用手中的左轮手枪杀伤着他能够看到的任何一个目标。

后阵的迫击炮以最快的速度发射着炮弹，轰炸着清兵队列后方，清兵溃散。

对面的哈明，看的目瞪口呆。“这……这……”震惊的都说不出话来。

这豆腐渣一样被人数远不及自己的敌人轻松砸烂的部队，就是之前被广东官场百口称赞的‘强军’吗？就是自己信心十足的练军吗？哈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人，赶快派兵接应啊。不然败军反卷阵地，西营都要守不住的。”

战斗是激烈但却短暂的，被手榴弹炸得头晕脑胀的清兵，旋即又被冲进来的秦军不断收割着生命。当即就炸锅一样，向后溃败了。

周天义狞笑着带兵追杀。他最喜欢打的就是这种敌人。真正是来送死的。

不过清兵虽不堪战，但脑瓜油滑，一次烂仗打下来，这样送死的买卖就没人做第二次了。

“快，通知炮兵，向逆贼开炮！快！”哈明清醒后，大声的吼着。他总算还有点脑子，知道用炮击来遏制秦军的追击。同时他手下的督标也分出一部上前接应。

秦军在迫击炮配发军中以后，就苦练步炮协同的步兵突击战术，虽然部队上下都有些疲惫，但这次追杀那也血口大张，狠狠地咬住了清兵的尾巴。

“打，给老子打呀！”上前接应的督标军官下意识地朝前方开了他的第一枪。这些人并不是直接迎着败兵风头上前的，而是侧着方向发起冲击。

如果是一名合格的士兵，这一枪打出去，倒是能打进追兵范围。可军官明显不属于此，他的这第一发子弹，鬼知道是飞哪里去了。看着对面的憧憧身影，军官只是一个劲的声嘶力竭地喊着‘打！’。

周天义最终没有顺势拿下西营。他手下的士兵太少，身体疲惫、弹药紧张，火力不足，种种困难都在困扰着他们。所以在李学鸣后续部队赶上来的时候，周天义大队依旧开在西营门前打转。

被李学鸣的攻势给刺激到了的伍金柱、李士恩二人也纷纷开始了自家的攻势。三部分在广州城外打的热火朝天，却是将没赶到位置的齐大林气的破口大骂。但骂也挡不住三人的攻势，他还是要赶紧带部队赶到广州。

事实上，若不是齐大林要面子，怕自己只带着个骑兵大队赶到广州，太跌份，活像抢属下功劳的一样，他都直接想先走一步了。

……

厦门。

金门镇总兵衙门，荣大海带着手头仅剩的百十楚军逃到了这里。看着一脸病态的许松云，内心里的绝望，化作了嘴角的一抹苦涩。

败了！彻底的败了。

他部加上两千来金门镇绿营兵，被一个大队的秦兵直接打爆。是的一个大队。码头登陆的秦军陆战部队虽然有两个大队，但两大队是轮流进攻。

“势不可违。我们尽力了。给兄弟们留条活路，投降吧……”

第三百八十八章这大清岂能不殉几个忠臣！

越南，嘉定。南圻第一大城市！

阮朝的龙兴之地，在当初的第一次越法战争中丢失，刚刚拿回来四年。

从海面直望港口，点点白色的欧式建筑是那么醒眼。十几年中法国人加注在这片土地上的烙印并没有随着局势转变逐渐变得暗淡。而是随着阮朝主动开放嘉定为对外港口，而变得愈发鲜明起来。

八艘大小不一的军舰，三艘巨大的运输舰，陆续驶进港湾。

舰队上飘扬着赤红色的旗帜，而不再是代表大清的三角龙旗。但港口码头上的越南人，他们欢呼的热情却不见丝毫减退。

林永升、叶祖珪等人面目沉静，这样的一幕已

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南洋，马六甲、爪洼、马来的那些华人们，似乎是不知道舰队悬挂红旗而非三角龙旗的意义一样，对舰队报以最衷心和炙热的欢迎、喜爱。

是几十万、上百万华人真的不知道那表示的‘意义’吗？当然不可能！他们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当初保护庇护他们的就是秦军！

对于这些外海漂泊求生的华人来说，来自祖国旧土的支持是无比激励人心的。但是这种支持来自谁？来自何方？那就不重要了。

何况南洋这地方洪门泛滥，许多家族本就是明末时候逃难来的。骨子里对满清就不是那么恭敬。现在秦军挑旗反清，只要能得势，他们会更加热烈的拥护之。

而眼前的阮朝人。这是一群绑在了秦军战船上的人。对于秦军的战舰的到来，他们当然最热烈拥护。

邱宝仁怅然若失。他是闽侯人，老家就在左宗棠的脚下。虽然父母都被接到了台湾。但是其他亲戚呢？如果自己真从了秦军，左宗棠要是对亲族下狠手了，自己岂不是万死莫赎？

可自己若是不从秦军，不说父母妻儿，只这两年刘暹待己等厚恩，自己就有忘恩负义之嫌。

邱宝仁现今唯一感觉还好的就是，以他对刘暹的观感。刘暹不像是辣手无情的人。自己就算拒绝了，刘暹也当不会把自己一家给砍了！

跟邱宝仁有同样感触的还有林永升，他是侯官人。侯官在后世就属于福州市。他的担忧和感触，与邱宝仁真一样的不能再一样了……

另外叶祖珪、叶伯鋆、方伯谦、蒋超英四人也是侯官人，咸丰二年出生，年龄比邱宝仁要大一岁。黄建勋是永福人。许寿山是闽县人。后世两地也都属于福州市。

清末海军能够出现福建帮，真心不是说笑的。

这些人【船政前几期毕业生】，相当大一部分不仅是福建人，还就是福州周边子弟，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同乡气息。掌权后结为乡党似乎是顺理成章。

左宗棠拨给刘暹的十三名船政学堂一期毕业生中，只有林国祥、吕翰、张成、李田、李和五人是广东省人，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刘暹手下当差听命。其余的八个人，不仅都是福建人。还都是福州临近的人。

舰队马上就要到台湾了。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也是要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

台南原巡抚衙门。现在的秦军大帅府。

刘暹看着眼前的地图，脑子里不停地在思量着，思量着。十根手指交叉，无意识的扭拗着，喀吧喀吧清脆的骨节响声不时的出现。

江西，刘秉璋，好快的反应速度。这才半个月

多点，南赣镇的人马就开进韶州了。总兵王得胜似乎还颇有勇名。虽然这个镇的整体武备较为落后一些。

刘暹的手边放着的就有一个折子，里头记录的就是南赣镇的人员、武备、将领等等情况。其中总兵王得胜的出身功绩，标记的一清二楚。这人虽从淮军剿过捻，但算不上淮军建制。即便有些瓜葛关系，也只能算外编的。他这人的官职提拔上，一路更多是旗人的痕迹。先是德兴阿，后世国瑞、僧格林沁，跟淮军搭上关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营参将了。

但是，江西巡抚刘秉璋，这个就是正统的不能再正统的淮军干将了。

而两年前从云贵调回两江的刘坤一，现在的职务正是两江总督。手下可是有着一批淮军精干。

…………，不知道坐了多久，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刘暹终于有了表情和动作。“告诉齐大林，两天内把广州一带全部肃清。”两日后，刘暹

会亲自抵到广州城。

惠州、嘉应的刘松山，佛冈、韶州的张兆栋，这是两个不错的对手。

此时的广州城。

上万的绿营旧军和督标、练军都已经溃散、投降、打死、被俘，是全军覆没。广州城区里还倒下了上千八旗子弟的身影。这些腐朽了二百多年的八旗子弟，在他们要国破家亡的时候倒也雄起硬气了一把。可是两场硬仗拼下来，上千人的阵亡，直接将旗人们的‘硬朗’风吹雨打去！

败亡就在眼前，瑞麟、长善都不再顾及什么了。他们自己要部队抄了广州一道街，十多家大、烟馆被抄没的干干净净。

在广州城破的时候，对手下的八旗新军、绿营、督标、练军残部，是敞开了供应大、烟。有烟瘾的都给过足了，没烟瘾的都发了酒肉吃饱喝足外加壮胆。然后一杆杆火枪逼着清军向杀进城中的秦

军展开反扑。

这种反扑真的是太无力了。除那些八旗新军外，绿营、督标、练军的残部到了战场上，更多的是把枪杆子往地上一丢，束手投降。

一些八旗子弟真的很拼命。就跟一鸦、二鸦时候他们的前辈一样，真的竭尽了自己的全力。毕竟这大清是他们的国啊，而且他们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如果大军被秦军给打垮了，这广州城是铁定要丢的。到时候自家的老娘、媳妇和儿女还能有活路吗？

八旗入关时候的血债，刘暹都没主动挑起这个有影响民族团结的话头。那瑞麟长善就自个挑出来了。原因莫过于是吓唬旗人，广州要被打下了，汉人肯定报仇。当初满清血洗广州可是杀了八十万啊……

虽然操刀的是尚可喜。

结果旗人真的硬朗了一把。但可惜，效果很

差。

上千条人命丢在了丢在了正西门前的浮印寺、第四甫，副都统直接战死，战果能有自身伤亡的十分之一吗？

现在偌大一个广州，就只剩下满城没丢了。

超过五万满人聚集在这里，壮丁还有六七千人，更多的是妇孺老弱。

“向城里喊话，告诉瑞麟、长善，乖乖的投降，否则重炮之下，片瓦无存！”

齐大林从浮印寺打望着正西门，从城门往南，再向东到福德门，这一片就是广州的满城。现在绿营、练军什么的全打完了，八旗新军里有硬朗的人也都翘辨了，这满城还有什么可指望？

现在投降，那就是八旗少死一些人。刘暹并没下令血屠啊什么的，也没说过八旗一个不留的狠话，这群人是需要‘劳动改造’的，也是要扣在手

中当人质的。

所以齐大林看来，满城抵抗毫无意义。光棍的投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总督衙门里，瑞麟脸色苍白的难堪。一人枯坐在大椅上，就像等待死亡一样，等着满城破败的消息传来。

桌子上放着一盏茶，一旁还搁着一个小瓷瓶。这是他老早就准备好了的。该到尽忠的时候，嗑药而去，也别祸及自己在北京的家小亲眷，同样也不负西太后多年的提携之恩。

瑞麟老姓叶赫那拉氏。

二鸦八里桥之战的时候，他跟胜保同时领兵，佐僧格林沁。结果八里桥之战大败，瑞麟被直接抹成了白底。走通了慈禧的路子，才重新复起。之后随僧格林沁剿山东捻匪。攻钜野羊山集贼巢，再次失利，退军济宁，又被褫职，召回了京。慈禧再次推他了一把。

所以，不管瑞麟是不是满人，他都没有不为北京尽忠的理由。而且破船还有三斤钉，偌大个广州被打下，这大清岂能不殉几个忠臣！？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往昔热闹非凡的总督衙门，现在冷清的可怕。

副都统衙门，哭丧声离的老远都能听见。

将军府。长善正对着自己家小说着：“我家世受国恩，无有老来做贼的道理。今日我们就一块去了，将来地下见了祖宗，也不辱没……”

“轰——”

一声剧烈的爆炸湮没了长善剩下的话。他看着一脸死灰的妻妾、儿子、儿媳，再看瑟瑟发抖的孙子、孙女，内心一阵剧烈的绞痛。

“这就是命啊。佛祖让你们生在这个乱世道，生在我他塔喇氏家。你们从小荣华富贵，吃喝不

愁，享受大富贵。比起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家孩子，优越何多？现在就该还这个因果了……”

正西门上。几乎是从全身每个细胞涌来的疼痛让哈明不得不从昏迷中醒过来，可他不敢睁开眼睛，头脑中那剧烈的眩晕感让他简直想死。所以他宁愿闭上眼睛，来减轻眩晕。

近处，不时响起断断续续的‘噼啪’声，有清脆一些的，也有显得喑哑模糊的，总之这些个声音仿佛一直不曾停歇过。还有巨大的轰鸣声传来……

闭着眼睛的人利用其他感官的效率似乎确实要高一些，哈明能够感受到身下几乎与轰鸣声同时到达的震动。

但这时候的哈明脑子里，完全没有了大清，没有秦军，眩晕让他大脑停机……

“杀啊……”红旗飘过城墙。

第三百八十九章昔日战友，今日死敌

养心殿，西暖阁。

两位太后和着幼龄的光绪皇帝高坐上端，底下六王、七王文武把首，王公贝勒、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大学士……，在京的一二品大员是悉数在场。

为什么如此？当然是因为广州陷落的消息传到京城了。

上万八旗新军，数千装备新式枪炮的练军和督标，再加近万人的绿营旧军，只三天时间就彻底陷落。整个清廷的上层都要不好了！

这可跟秦军打绿营时不一样。满天下都晓得绿营腐朽了，不堪打了。所以秦军开始时的势若破竹是在情理之中。广西之败，也是因为秦军在其内瓜葛深重，以及广西的练军少。但广州之战就不一样了。上万雄起的八旗子弟，瑞麟的督标，广东的练

军，这些都是清廷仗之与地方疆臣掰腕子的根底力量。秦军投入兵力还没有广州守军里头的新军数量多，结果正式发起进攻后，只三天的时间偌大城池就完了。两广总督、广州将军都是阖家殉难，副都统早一步战死……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中枢的这些头头脑脑，尤其是旗人身份的头头脑脑，都有种心灵破碎的感觉。

几个大员都殉国了，这证明广州的抵抗是竭尽全力，是顽强的。可这样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也依旧不能抵挡秦军以劣势兵力的攻下广州城，这就更突出了秦军战力上的绝对优势。

在朝会之前，慈禧看完电报后手都是颤抖着的。问多隆阿，“这会不会是假的？”

多隆阿回说：“回西太后的话，奴才以为是真的。《大公报》的信誉还是值得相信的。而且逆匪来势汹汹。此文即便有虚夸之成分，亦应以实待之。”

而东太后慈安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阵仗，除了念叨佛祖保佑，啥用也没有。军国大事方面，她比之慈禧真的差远了。

“臣以为当召集议之。容后禀报。”多隆阿可没有日后袁世凯的威风，就满清这个集团中，臣子这一块上都还有军机处的那四岁。是他跨不过去的坎儿。

……嗯，或许该算是三位了。这些天来文祥的病并不见好转。

“太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已经亲自率淮军十四营进至杭州。江西巡抚刘秉璋正在纠集兵马，其部南赣镇总兵王得胜已经挥师进入粤境……”

“闽浙总督左宗棠来电，马尾水雷困境依旧……”

“浙江陆路提督罗大春已经督楚军万人南下……”

“楚军王德榜部进抵泉州……”

“云贵总督刘长佑保张树声为广西巡抚，刘士奇为广西提督。加周盛波部。三军正欲开至广西……”

“西安将军荣禄行辕已至凤翔，正督军猛攻凤县……”

朝会一开始，一大摞子奏折就哗啦啦的报了上来。看似哪一方也没有可喜的进展，但是这么哗啦啦一大串的内容一禀，整个西暖阁的气氛立刻活络了很多。

湘淮楚军还都是很卖力的么。没有干拿银子划水，朝廷几百万两银子拨下来，还准许交战地方疆臣可自行加设厘金关卡，大权放下。一夜之间朝廷似乎又回到了当初镇压太平天国的情景，但总算没白费力气。湘淮楚军还是忠诚的。

今天在这西暖阁的满汉重臣，几乎全都经历过

太平天国起义。心理承受能力是相当突出的。

广州贵为南天第一名城，丢了是十分令人震惊和悸动。但只要湘淮楚军不出幺蛾子，所有人的心里就都有底儿了。以至于接下去给瑞麟、长善商定谥号，西暖阁里众臣都不见了昨日的彷徨和惊惧。

十月底，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率五千禁卫军，五千直隶练军，南下平叛。这是刘暹起兵以来，北京城里派出去的第一支人马。

消息当天就传到了刘暹手上。看到南下的钦差大臣是景廉，他甚是感慨。当年在新疆，两人还是谁一个战壕的战友，现在就要变成生死大敌。这个人跟多隆阿，是刘暹感观当中印象良好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满人之二！

……

广州城里，抄没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多的官员勋贵，搀和进来的生意该有多少

啊？直接在衙门府邸抄没的财产不算，瑞麟、长善、张兆栋存进洋人银行里的银子也暂时不提，还有洋人占据了大头的粤海关也除外，秦军只是清扫整个广州城，那无数家跟当官的有瓜葛和勾结的商贾，就吐出了太多太多的银子了。众人秦军拿钱拿的甚是有理，他们只取官员所在的股份金额，并不是一撅头挖断根儿。可就这，短短五天里头，齐大林也抄到了过三百万两银子的钱款。广州膻腥之地，即使十三行已经成为了过去云烟，也半点不带有假！

对于这些往日跟贪官勾结的商贾，银子拿到手以后，秦军对他们就再无限制。他们这个，家中的老小，都可以只有出入广州。话说开战前后，大批的广州人逃亡香港澳门，到现在时候也没有几个回来的……

真正被秦军盯上的是广州的买办阶级，以及大批的鸦、片商人。

前者，秦军一样是先盯着不动，这些人背后都有洋人势力撑腰，秦军固然不会怕，但事情没谈好

之前，刘暹也不会轻率的就把他们怎么着了。即使内心里，他再怎么痛恨这群汉奸。

而后则么，他们跟洋人勾结的更深。但是已经打算禁烟的刘暹，连这些人背后的鸦片商人都不在乎，还会在乎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么？

现在已经不是三十五年前！

那个时候，洋人，尤其是英国人，不坚持鸦、片贸易，他们在中国的生意就是赔血本。可现在呢？诸多开埠的港口，正当的经济贸易已经大大的挤压鸦、片贸易的份额和地位。刘暹会大力发展工业，也就需要大批的从欧美国家进口工业机械，这份以千万银元为单位的计数，应该会压制住鸦、片商人的反弹。

而且这些年鸦、片贩子在欧美各国度自身的名声也臭不可闻。

所以，在抄家的行动结束之后，秦军的刀口就会对准那些大、烟馆的主人了。反正在十一月初，

刘暹来广州之前，在舰队抵到广州之前，齐大林要把事情全都做好了。军情处广州站自然会全力配合军队行动。

……

四川昭化，东是大剑山，南是剑州，北临汉中之地，一条嘉陵江让两边的水路甚是畅通。

四川提督唐友耕举着望远镜正在打量着对面的秦军阵地。弹丸汉中，四面皆敌的情况下，竟然还返反攻入四川，真的是自寻死路。

在唐友耕的身边簇拥着大小十几员军官。这些人都是唐友耕的老部下，跟随着唐友耕与石达开打，与陈得才打，从青年打成了壮年、中年，从四川打到湖北，再从湖北打回四川来，然后过贵州，战云南。十几二十年兵戈未歇，四川绿营在当今的年代里可算是中国最能打的绿营兵了。

而且前有骆秉章，后有吴棠，两人川督对唐友耕都信任有加。其部手下士兵武备精良，跟练军那

都是一个档次。

唐友耕的望远镜中，突然地两个圆球出现，底下吊着一个篮子，里头各两人，可不正是炮兵校射气球！

“龟儿子的，洋玩意就是有意思。老子也找弄它两个！”

已经看到两个气球下吊篮里的人向自己这边打望了。唐友耕收起了望远镜。

“走吧。晚上一点，就要吃炮子了！”

唐友耕手下的一个炮营管带连带六门钢炮，就是因为吃了这东西的亏，被一阵炮火给抹平了的。一样的坑里，他不会掉下第二次。但是……，战争不是只凭一两件新鲜玩意就可以决定成败的。

对面的秦军总数只有三千多人，唐友耕手下的兵力却超过了八千。绝对的兵力优势让他觉得，自己只要一阵猛打，就完全能把对面的叛军给打爆

掉。

时间走到午后，剧烈的爆炸声在战场上响起。震耳欲聋、铺天盖地，掩住了地面上任何声息。火光和硝烟在秦军一线阵地上不断腾起。

“他娘的，我道你姓唐的有多大的道行，还不是靠着兵强马壮硬来？这还川中名将呢，我呸！”魏明就在第一线观察清军动静，结果不巧的给赶上了这一阵炮。但他没有任何害怕。这个年代胆怯的人，如很能统领骑兵！

骑兵部队没学过步兵的步炮协同。但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么！魏明的眼界可一点不差。

在他眼里，川军的步炮配合糟糕得很！或者说根本没有！

这个时候唐友耕的步兵，还没露头呢。

炮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看到秦军阵地上腾起不少烟柱的时候，对面的川军炮兵满意地收手

了，前沿几乎在同时响起了‘哇呀呀’的鬼叫声，一群群步兵整齐地放着排枪向秦军军阵地发动冲击。明晃晃的刺刀将望远镜后头的魏明俩眼睛几乎都晃花。

唐友耕直接投进去了两千兵力，意图一举击垮秦军的阵地。而两千人在排列成横队后，再发起冲击，那爆发出来的气势是相当骇人的。

但魏明看着远处的川军士兵只有冷冷的笑。这么打这一仗根本用不着他操心，也用不着出动两个大队的骑兵。只石东来营就能轻轻松松的收拾了他们。

第三百九十章秦军真如此厉害

川军一直推进到秦军第一道防线前约三百米才停顿了一下，稍微的整顿队伍，没有遭遇火炮射击的川军士兵胆气更大了。在这个距离上组织了少量散兵掩护，然后依序是一阵排枪射击，才重新用更快的速度开始冲锋！

石东来没有半丝的紧张，虽然他这个营的实战经验甚缺，但现在的他是一点也不担心。“若是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手中拿着的还不是后膛枪，而是滑膛枪或是米尼步枪，如此川军到还是一支劲旅。可惜……”石东来放下望远镜，微微摇头。时代变了，真的变了！

他对身边的通讯员道：“招呼下面的兄弟，都沉住气！不得号令不准开枪！”双目中精光蕴敛，无比的自信充斥心头。这里，马上就会有一场屠杀了！

“一百米开火！一百米开火！记住，重机枪不

响，谁也不准开枪！”大队长李焘的心情有些紧张，对面的敌军距离越来越近，他虽然也绝对川军很傻，完全是主动上来送死，但大战经历短缺的他，还是紧张。

川军越来越近，子弹也‘啾啾’的四下横飞。李焘没理会川军一排排的齐射，只在心里暗自数着川军士兵的步子，估计着距离。

一百米！来了！

并没有等待多久，人一步一合一米四左右，二百米也只是一百多步。李焘一拍大腿，向身边的机枪手吼道：“打，火！给我打！”

“哒哒哒！”重机枪发出了怒吼，枪口喷吐出长长的火舌。将子弹快速地倾泻到蜂拥而来的敌群之中。

随着重机枪的射击，前沿的步枪也响成了一片。一颗颗子弹雨点样泼去。

正步向前的川军士兵队列，立刻有成排成排的士兵哀叫着倒下。

重机枪打得象刮风一样。火力之凶猛根本不是步枪可比的。旁边的李焘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子弹发射时产生的强大动能。

川军最初还坚持着开枪还击，但很快就开始惊慌失措地溃退了。李焘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川军的炮兵开始喷火。追击的命令立刻就缩回了李焘肚子里。

“轰——轰——轰——”

秦军阵地后响起了一声声炮鸣。步兵的追击是停止了，可是炮兵呢，他们可是一直没闲着。根据川军的炮击，他们早就算准了川军的炮兵阵地在哪里。之所以一直引而不发，仅是出于石东来的命令。打退川军的进攻，李焘部不需要炮兵协助。

一顶军帐里，一个清军军官一手端着陶碗。围着火炉，正在喝着热水。猛听到一阵‘咻咻’声大

作，还没有啥反应，一阵沉闷的咣当声音就在耳边响起！整个军帐都在火焰中摇晃、震动，一股股炙热的气浪猛地从军帐口猛灌进来……

猛烈的炮击将川军后阵的唐友耕都引了出来，当他发现炮弹的落处，心脏都瞬间停止了。忙就着望远镜去看，发现整个炮兵阵地已经完全淹没在火光和硝烟中。那秦军的炮火正一**地倾泻在自己熟悉的炮兵阵地上。

前所未有的猛烈炮击！二十多门火炮全速射击，大地震颤、蓝天被硝烟弥漫。川军炮兵的血肉之躯，在铁与火的炼狱中苦苦求存着。

“全军火炮，以甲号作战区域预定方位，右50到65。远40到45，急速射！”

一阵炮火削平了川军炮兵阵地的秦军炮队，并没有至此熄火。而是迅速把炮口对向了当面的川军步兵。轰隆隆的炮弹落在了唐友耕头上。

连一直隐蔽的迫击炮都露了面，一颗颗炮弹向

着对面阵地打去。

火光。成片的火光猛地在川军阵地中爆绽开来，轰然的巨响带出地表的猛烈颤动。一阵阵气浪冲刷着阵地。秦军前线的官兵全都兴奋地看着眼前的火光和硝烟，看着自己敌人的阵地被洗地。

炮打得很准！每发炮弹都似乎长了眼睛一般，专往川军集结部分落，而且是无数个炸点同时在炸开。

二十多门火炮的秦军炮兵一共分做了三个阵地。但是在这个瞬间，口径不一的大炮在不同远近的阵地上，可以同时将炮弹射到相同的地方！这就是秦军步兵突击的前提——步炮协同作战中炮兵的基础。

石东来出现在了阵地的前沿，抓住李焘的肩膀猛摇了几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吼道：“命令部队，上刺刀啦！”

战壕里，立刻响起一片振奋的呼喝声。

而此刻秦军阵线的后方，上千骑兵，两个大队的骑兵，已经抽出了鞘里的刀。只等着魏明一声令下。

弹幕徐进，很原始粗糙的弹幕徐进。就像一支刚刚开始军训的新兵，一个齐步走都走的跟狗啃一样。但秦军炮兵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原始的炮兵观测设备，让他们能难再进前一台阶。而拿来对于川军，这样的水平已经完全可以了。

刚打了败仗，炮兵阵地又被人端了的川军，士气本就低落着的。现在骤然遇到如此炮击，前线阵地瞬间被硝烟湮没。后面纵深阵地集结的预备队也被炮火粉碎，除了惊慌地对着弹幕发射的几发子弹外，川军们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办法。他们只能哗啦啦地撤退，或者被炮火撕成碎块。

十五轮整齐的齐射，不到三百米的距离，可这个距离只是弹幕推进的距离，在实际上，惊慌的、无法估计弹幕将持续多长时间的川军们撤退了一里地甚至更远！他们丢弃了前线的一切，也混乱了自

己的编制。

很快，弹幕徐进就变成了狂轰滥炸。就像先前对付川军炮兵阵地和前线阵地时的一样，炮兵们在大冬天里都穿着单褂，光着膀子，浑然不顾强烈的震动，不断地重复着装弹、拉栓的动作；把一发发的炮弹飞向川军的头顶，把一个个滚烫的炮筒从炮膛里被拉出，冒着青烟‘咣啷啷’地掉在地上。

石东来亲自带着部队冲击，炮弹就在队伍的头顶上霍霍的呼啸。间距只有五六十米，出击的三个大队的秦军步兵始终以躬腰前进的姿态，不停地前进着！

冲击波带出的气浪将他们吹得几乎无法呼吸，他们的心脏在随着一声声的爆炸而膨胀；冲击波还让他们感觉脸上、脖子、手，一切露在外面的皮肤火辣辣地疼，耳朵里只有一片‘嗡嗡’的回响。

但是这些跟正在承受着灾难的川军士兵相比，就什么也不算了。

对唐友耕部各营头来说，炮击的威力就是一场天灾。他们也根本理解不了，眼前这般一排排硝烟火光滚滚向前的怎么做到的。无数的川军士兵、军官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一堵沸腾着的火墙一般的弹幕！这片弹幕虽然左右宽度只有三四百米，前后纵深更是短浅的很。可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

石东来踩着滚烫的地皮，尽量让自己的脚不落进那些大大小小的弹坑，不踩中川军士兵那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他部在演习场上前后经历了两次这般的弹幕徐进。但，那是演习场，这里是战场！性质不一样，感觉更是迥异。

“杀啊……”

当炮弹不再徐进，而是狂猛的砸进川军混乱的败兵当中。当三个大队的秦军士兵挺着刺刀勇猛的扑上的时候，当魏明带领着两个骑兵大队撞进的时

候……，川军败局已定，就是孙武复生，也救不活这一战。

……

十月二十八日，四川提督唐友耕挟军万人与汉中秦军一部战于昭化。

做战不及半日，川军大溃。唐友耕负伤而遁，上万川军精锐只有两千多人狼狈逃回了剑州，剩余七千余人三分之一失踪或阵亡，五千人被俘。

秦军以寡军轻易击溃三倍余己身的川军唐友耕部，这一战果虽然比不得广州陷落引得天下瞩目，却在汉中周边掀起了惊涛骇浪。

唐友耕啊，这是国朝名将唐友耕呐。看看围攻汉中的几路清军里头，有谁的名声敢与他比？

多军的雷正绾、陶茂林？

还是湖北提督李长乐？

这三人比之唐友耕都逊色着呢！

可就是这样厉害的一个人，被打的几乎全军覆没。“秦军真如此厉害！？”

消息传回汉中，当然是举城振奋欢呼。汉中百姓对刘暹的信心最足，跟秦军的瓜葛也最深。如果这次起兵败亡，糟糕的绝不只会是刘暹等秦军中的上层人物，他们这些富裕的平头百姓，会更惨。

十二年前湘军血洗天京的往事，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

当然了，二三百万汉中人里头不可能全都支持刘暹。他们当中当然也有敌视刘暹，暗中祈祷刘暹败亡的人存在。只是在军情处的监护严密之下，这种人很难爬到秦军系统的高层，更难以掌控住兵权。

也因为此，堂堂的西安将军，荣禄才会如此重视张守山。

“废物，纯粹的废物！”

驻地里，灯光熄灭。房间里再没有他人，张守山兴奋的脸色瞬间化作了无穷的狰狞。他摸着胸口挂着的玉石小佛像，这是荣禄前后送他的十多件礼物中的一个，也是张守山最喜欢的一个。因为张守山信奉佛教。当然荣禄送这个东西给他，也是为了投其所好。

极品的羊脂白玉雕琢，手法精细。张守山自从去年拿到手后，就用根金线挂在了胸口，日夜不离身。可这么个他往日喜欢得紧的东西，在今天，在现在这一刻，却跟烫手的山芋一样，把他的胸口都要烫熟了！

第三百九十一章疯子？狂人？极端民族主义者？

“赫德先生，这份协议上的所有要求我都不会承恩。天底下没有要为敌人买单的道理。不仅如此，在刘某人起兵以后的日子里，满清与任何国家、势力签订的任何协议、款项，本人统统不会承认！”

抵达广州的刘暹，最先见的人不是广东战区秦军的最高指挥官齐大林，而是从北京带着使命赶到广州的赫德。

“粤海关的税银必须按月交付于我军政府。那些已经空缺出来的岗位，我军很快就会派出人手接任。同时，英方的人员职务暂时不动。对于你在我国海关事务上的付出与贡献，我是认可的。”但也仅仅是赫德于海关上的贡献。对于赫德的另一想法：控制中国海军，刘暹的评价就只有四个字——痴心妄想。

李鸿章都没有以这种口气来对赫德说话过。手中掌握着海关税务总局的大权，清廷对待赫德的态度都是以‘高官厚禄’的拉拢为主。天京陷落的那一年，赫德被加封按察使，五年后他晋升布政使。

地位的改变是能让一个人的心胸也随之发生改变的。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小人物的赫德，现在十分气恼、震怒。他怎么敢，怎么敢完全拒绝英政府的‘提议’，还以如此口气来对自己说！

但刘暹没给赫德爆发的机会。他接着往下说：“香港的问题很敏感，我们可以暂时搁浅，但我认为将香港变作一个你我双方共管的自由港，更有利于香港的利益，和中英双方的发展。如果这一观点英方认同的话。新界，这一块也可以划进香港的范畴里。”

“对你中英未来的经贸发展。我可以承诺，给予英方最惠国待遇。并且全面开放中国。只要是我之军政延续到的地方，你们英国人可以自由游历、经商、设立商栈等等。

但是税率上，必须有所改变。这一点我们在正式谈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可以具体商议。”

“对于领事裁判权，这一点坚决不允许。我们可以成立正规的联合法庭，我保证法庭审判的公正与合理。因为新中国法律法规会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你们西方的法学来制定。我在来广州之前已经发电报给美国和德国，让我军在这两国家里的朋友帮忙聘请一些西方世界的法律专家，以来制定我新中国的《宪法》、《刑法》。”

刘暹的话震撼了赫德，不仅因为刘暹这强硬的简直不可理喻的对外态度。也因为他从刘暹口中听到的那个词汇——《宪法》！

“上帝。刘侯爵，您的态度令我万分震惊！您这是要在对付清帝国的同时，也要跟整个西方世界开战吗？”

还有，您刚才说了宪法？难道您的国度里，是准备立宪？”

“宪法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我赞同这一点！至于你说的要跟整个西方世界开战？赫德先生，这太夸张了吧？

至少我认为，当我军跟大英帝国彻底谈不拢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可以再组一次英法联军，或许还会有俄国人参与。但是德国人、奥匈人、美国人。他们肯定不会趟这个浑水的，不是吗？”

“再说了，我也从来不希望跟大英帝国彻底决裂。”

“你们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轻易地就可以派出一支舰队。来干掉我的南洋水师。切断台湾、海南、鸿基与大陆的海面联系。甚至是所有的外贸联系，并且随时威胁我军控制区域的沿海城市与港口。

我一点也不希望看到时局走到这一恶劣的地步。”

“但是刘侯爵，您的这个态度。就是对大英帝

国最大的蔑视和侮辱，您让大英帝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鸦、片贸易对吧？您的态度让我可以确切判断出您对鸦片贸易的决定。您肯定是要严厉禁止鸦、片的。”

“这样巨大的损失。您让大英帝国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大英帝国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失败。所以，战争是一定将降临的！”

“不不。赫德先生。你错了，大英帝国没有损失，我开放的是整个中国市场。当整个中国市场都开放的时候，现在的损失算什么？

鸦片贸易？鸦片商人在英国国内都是臭名昭著。他们的影响力能跟工业主的影响力媲美吗？

整个中国在开发，那需要多少工业产品？鸦片的利益太微小了不是吗？

整个中国又许多建设多少家工厂？需要修筑多

长的铁路？

一个国家发展近代工业，这才是真正的大市场。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市场。

伦敦的先生们，会看不到这一点吗？”

赫德瞪圆了眼睛直视着刘暹，“我不会怀疑伦敦那些先生们的目光。就像我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野心一样。你不仅要夺取这个国家的政权，你还要打造一个强盛的中国。你认为，伦敦的先生们会放任这一点吗？”

“抑制中国，让中国始终只以一个半殖民地的面貌存在，成为大英帝国对外倾销工业产品的一个市场？”刘暹耻笑着，蔑笑着，然后用充满无比自信的目光看着赫德。“当我起兵的这一刻起，世界上就不存在再能压制中国崛起的力量。”

“我有十多万训练有素的陆军。到了明年春天，这个数目还会变成二十万。然后飞快的向着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逼近。

你该知道，因为台湾，我手里有着一笔不小的资金。在起兵前，又向着德国购入了一大批枪械重炮。

这些军火和钦南兵工厂的产量加在一起，足够我轻松武装十五万人的兵力。

而你们的海军可以切断台湾与海南，切断两广对外的一切联系。我不怕。

没有了海南的高品质铁矿，广西、北圻还有一些中品铁矿，足可救急。鸿基的煤，海路运不到钦州，还可以走陆路。北圻的铁路今年春天的时候就开始修建了，现在都要修到镇南关了。”

刘暹对着赫德笑，那呲露的牙齿，白的让赫德感觉森冷。

“两广外贸一被封锁，南美的便宜硝石，台湾、日本的高品质硫磺，都没有了。但北圻、广西一样可以找到替代品。

我军的命脉就在钦州，在钦南的钢铁厂，在钦州的兵工厂。如果你们能够打下钦州，那我会像一个被断了根的大树，逐渐枯萎。可是钦州你们打不下。钢铁厂距离海边还有几十里路，你们打算付出多大的伤亡夺取这里？

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还是十万？

陆战，我谁也不怕。

大英帝国可以不计代价，以万人为单位的牺牲，来硬拼钦州吗？

不能把？

但我却可以不计代价的保卫钦州。整个中国要崛起，一百万人、两百万人、一千万人……，更多的牺牲，我都可以付出。

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的士兵可以喋血沙场。中国有的是人！

以今日之牺牲，换取明日之辉煌。我有这个决心。伦敦也有吗？”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八十年代末，枪炮上的进展，不大。英国真要是铁了心的镇压中国，就算他捣腾出一个新时代的‘十字军’来，刘暹也敢打！

秦军不缺钢铁，不缺武器，不缺弹药。中国也更不缺人。这就是他的底气。大不了是战后的中国更破烂一些。可这根原时空里中国今后七十年中付出的惨痛代价相比，可太小了。

当然了，刘暹也不认为英国人真要跟自己较上劲。

现在可是自由贸易的大好时代，只要有钱，资本家们可以把一切贩卖。不存在技术壁垒和限制。刘暹不就从克虏伯那里买到了炮钢的配方么，加上军情处从江南制造总局那里勾引过来的一批技术骨干，现在秦军兵工厂的技术水准再上一层楼。已经

可以生产8吋口径的重炮了，射程可达7500米，正在努力向着十吋攀岩。

欧洲的紧张气息还没有燃烧起来，这是自由贸易的巅峰时期。

就算英国人要禁锢中国，那还有德国和美国的嘛。刘暹十分据有信心。

“赫德先生，中国要改变，英国也要以改变的目光来看待。不要把我跟满清一视同仁。至于咱们刚才提到的鸦片贸易，你今天回去后可以告诉所有的鸦片商人，也通知他们背后的国家。

明天，我方将会正式发出通告，限一周之内，各国商人将手头的鸦片运出中国或是就地销毁。一周之后，如果在我军控制之地，还发现有鸦片者，超过一斤者，处以死刑。超过一两者，除以徒刑三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视情节轻重，以量刑。

勿谓言之不预也！”

赫德有些失魂落魄的走出了原先的两广总督衙门，现在的广东军政府。

他从北京万里迢迢的赶来，为的是什么？那是英国人又想在中国身上吸血了。虽然来得时候也有预料，己方提出的条件，刘暹不可能全部接收。那这就需要一个谈判扯拉的过程了。

可是赫德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面见刘暹的这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听到的竟是如此的回答。

“疯子？狂人？还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赫德如此想着刘暹。可不管他愿不愿意去接受，一个事实不容改变，中国正在变化着。

第三百九十二章葡萄牙人根本不会放在他的眼中！

从广东军政府大院出来的赫德，短促的会见了英法美德等国在广州的领事后，直接乘船去了香港。英国驻香港总督还是坚尼地。在赫德抵港之前，他就已经先收到了广州领事拍来的电文。

‘上帝，真不可思议。他是疯了吗？’

坚尼地看着电文，发出了当初跟赫德一样的感慨。可是静下心想一想，似乎，伦敦还真有同意的可能。

首先，刘暹画了一个很大的饼。

他拿去了英国‘三十多年开拓’赢得的权力和利益不假，但他给出的自由贸易，全国开放的承诺。这对于欧洲国内的工厂企业家来说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为了这个，海关关税似乎也可以考虑考虑。而且不还有个最惠国待遇的么。

其次领事裁判权，任何一个有实力的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种耻辱。

最后是香港的问题，自由港和新界、共管，对于伦敦，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如此之下，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似乎也就不成问题了。何况应该国内都也已经出台法律，限定鸦、片买卖。【不是禁止买卖。在英国1868年之前，鸦片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就跟现在买盒烟一样。那时候，整个英国吸食鸦、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当然，最最让坚尼地心惊的就是刘暹的实力和他对战争的态度。

一百万？一千万？

对于人口稠密的中国来说，一千万人是个可以付出的代价。“以今日之牺牲，换取明日之辉煌。”非常有气势和胆略的一句话。这是上位者的

风采！

但这对于英国是无法想象的惨重损失。

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的士兵可以喋血沙场。那么英国只需要其中的十分之一。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动荡和动摇。

而且依照秦军的表现和战斗力，要将有着几十万士兵和充足预备兵源的秦军彻底打垮。就是拉上整个英联盟各国的全部兵力，怕也难以办到。其巨大的花费和代价。不是英国可以忍受并追求的。

英国对中国没有土地**。这一点坚尼地很明白！

中国不是印度。在最初的定义上面，伦敦就很明确这一点。

当天下午赫德就抵到了香港，他跟坚尼地进行了一场详谈，同时出现在会谈中的还有中国舰队司令官，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瑞德尔。

“我们必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大英帝国的名誉不是他一个东方的反叛军首领可以忽视的。”

作为军人，一个海军中将，瑞德尔是骄傲的。他看不起中国的海军，不论是船政水师还是南洋水师。

不过坚尼地与赫德都没接他这个话茬。

中国舰队的实力能抵挡现在的南洋水师吗？瑞德尔真的有把握胜利？伦敦没有发话，他哪来的胆量开炮？如果英**舰出动。却跟南洋水师对峙起来，开炮不能开的瑞德尔，凭什么给大英帝国增添光荣？

这家伙就是在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而已！

英国皇家海军中的‘中**舰’，就是日后的英国远东舰队。十年前刚与英国的东印度舰队正式脱离关系而单独成军。

至1869年，其所拥有的兵力，计有19艘，其中最大的是旗舰奥狄莎号，排水量为3774吨，是一艘铁甲战舰。其次是泰利亚号1459吨。为一巡洋舰。剩下皆为炮舰及机帆炮船之属。名称分别是卡亚得斯号、摩提斯特号、朱诺号、伊吉沙号、塔利号、伦达夫号、古鲁号、洛普文号、侏儒号、赫尔奈特号、米吉号、西斯尔号、苍蝇号、吉斯瑞尔号、警醒号、蚊子号、史文吉号。其中以“史文吉号”为最小，排水量仅有295吨。

两年前德瑞尔来港上任的时候，带来了一艘巡洋舰，就是现在位于天津口外的克鲁夫勒号。另外烟台有吉斯瑞尔号。上海黄浦江上有塔利莎号、摩提斯特号，以及警醒号，汉口有蚊子号。厦门有古鲁号。

七艘军舰在外，停留在香港的英**舰只剩下了十三艘。

固然这依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远比现在伶仃洋里的南洋分舰队实力强大。虽然对方刚刚收服了广东水师。但南洋舰队的主力还在福建，广州这里

只有一艘铁甲炮舰、一艘木壳巡洋舰。两艘炮艇。不说广东水师投降的官兵中，有多少愿意为秦军殊死奋战的，他们即便全都愿意，就安澜、镇涛等六艘小蒸汽炮艇，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英军那些**百吨级，接近千吨级的炮舰，轻易就能车翻了他们。

但是，炮弹一打，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大英帝国对待秦军的起兵究竟是怎样一番态度，那需要伦敦拍板决定。不是赫德、坚尼地以及德瑞尔可以决断的。

秦军现在也没主动招呼上英国人不是？！

至于三人会谈期间，澳门葡萄牙总督亚威拉紧急传递来的求助消息，谁都是视而不见。中国人要恢复自家在澳门的统治权，重新开启澳门海关，那是葡萄牙的事情，跟英国没什么关系。当初亚马留仗着一鸦战争英国胜利的契机，对澳门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自己原本只对葡人有权实行的统治权力，扩大到华籍居民。还下令所有在澳门停泊的中国船只要向“船政厅”登记纳税。更掘毁关闸一带村民的坟墓，派兵捣毁满清在

澳海关，拆毁竖立在市政厅的刻有《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的石碑，擅自审判在澳门的华人……

虽然亚马留被中国百姓给砍去了脑袋，但是葡萄牙人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可都在享受着亚马留的遗产。现在，是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依照刘侯爵对英的疯狂，葡萄牙人根本不会放在他的眼中！

中国人收回澳门，这当然是中国人斩去身上枷锁的第一步，坚尼地很有担忧。可伦敦的态度不下来前，他绝不会对这件事发表一个字的看法。

不要提什么联合施压与威胁，刘暹根本不会理会的！

……

佛冈，龙山镇。

炮声轰鸣，点点黑烟不住的在两边阵地上升

腾。呐喊的冲杀声时而可以听到，时而又寂静无音。

太阳西沉，天色渐晚，被晚霞映得红彤彤的湛江水口铺战场一片沉寂。

“狗日的翟国彦！”

伍金柱趴在掩体后恨恨地骂了一句。广东水陆提督翟国彦，在张兆栋麾下重新干起了陆军的老本行，龙山镇这片战场布置甚是全乎。尤其是这湛江，水口铺、拳头岭这些个要害地带，全布置了得力部队。

渡河作战不比平地打进攻战。清军又有炮火掩护，火力也相当凶猛。直接硬拼损失会很大的。

齐大林的手下连占了乐格山、大望山两地，已经想着部队往龙山镇西延进，伺机渡过湛江，再反兜龙山镇。

伍金柱是不愿意的。龙山镇这里的部队是他和

李士恩的，要是照齐大林这想法来干，他们两部就纯粹的变配合作战了。伍金柱不想继续当配角了。他想从水口铺这里打开缺口，冲进南岸清军的腹心去。

这湟江南北都有清军驻守，龙山镇的大半面积在江南。而湟江在龙山镇还叉出一条支流，往南流淌。乐格山、大望山全是在这条支流的西面位置，而支流的东面就是清军的防御重点。

因为龙山镇是整个佛冈地势最低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小盆地，往北、往西、往东都有大山。一条湟江及其左右的平地是佛冈的精华地带。

清军一面守住湟江北岸，然后再卡住龙山镇支流的东线，秦军要想攻克佛冈，看到佛冈的县城，要么绕道数百里从西面，沿北江下英德县，再攻佛冈，要么就是翻山越岭的从东面打进去。都甚是费力气！

伍金柱要拿出真实的战果来阻拦齐大林。后者不想付出太重代价，打算多走个二三百里路，拿下

英德后再干掉佛冈，伍金柱也同意齐大林不愿付出太重代价这一正确的思想，但他就是不愿打副手。

人都是自私的。没功劳，他凭什么在刘暹跟前露脸？凭什么再进一步？

所以他的目光钉在了水口铺，只要拿下这里，打开进入清军江南防御阵地的缺口，那一波流的带走清军，还不是轻而易举？

只因翟国彦的精明给他的作战想定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

水口铺本是有一座浮桥的。原本是由十二条木船为基础，上面铺上木板搭成。铁索连钩，是连接东西的要口。

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翟国彦把铁索收起，木船沿着�江撑去了县城。并且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营头的兵力，六七百人守卫者。

清军在浮桥东头布置了一个半弧形的阵地，在

西头周遭百米范围内，则清扫了全部东西。无人、无房区、无树木，无障碍区。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然后他们就躲在工事后面射杀毫无遮蔽的进攻者！

如此也难怪伍金柱气的破口大骂翟国彦了。

在伍金柱不远的地方，一个炮兵教习正缩着脑袋，不断打量着对面阵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时的拿起铅笔在上面写写画画。距离这名炮兵教习不远处，炮兵大队长也在细细观察、记录着清军防线内，一切还可见的参照物的方位坐标、距离、高度，为覆盖炮击作数据准备。

第三百九十三章颜面大失左今亮

闽江口。

一艘一千五百吨级的铁肋木壳军舰正静静地漂浮在海面上。东天刚刚升起的朝阳，把无尽阳光洒照，如是为这艘军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这艘军舰就是年前才下水试航的平远舰，正宗的马尾船厂出品。连同另外一艘宁远舰，是马尾船厂为南洋水师建造的四艘船只之二。

在这艘军舰的不远处，还有振威号在，以及镇西号炮艇，这三艘军舰，连同闽江中的镇东号炮艇，就是南洋水师封锁闽江的全部力量。

四艘军舰，死死地将闽江口封住。断绝了船政水师的任何一丝希望。

因为，即便船政水师的小型战舰能够避开水雷冲出那片死亡之地，也会在它们的炮火中化作冤

魂。

所以这些天里，别看福建、两广打的有多热闹，闽江这边是清静的很。

上午十点，平远和振威两舰依旧在维持原地不动，镇东号炮艇开入闽江中，他将换回镇西号。于此同时，一艘南洋船运公司的货船驶到了这里，它将为四艘秦军战舰补满一切的所需。

一直到下午五点，海面上已经看不到别国的船只，一个只有十米多点长的小艇才从货船上给轻轻的放到了水下。

‘这就是潜水艇？‘李正辉兴趣很足的看着这艘不大的小艇。总共只能承载十二个人的小玩意。

‘上校，这就是潜水艇。钦州造船厂一共制造了两艘，这是海狼二号。性能较之一号要有所改进。可承载十人，手摇螺旋桨前进。水下航速最高可达5节，踏阀门向水舱注水。最深可下潜水面十米，能持续时间四个小时。手操压力水泵，排出水

舱内的水……‘

一切数据都非常非常的原始。但就是这么原始的一个小潜水艇，一个恨么一个世纪前都有技术制造出来的潜艇，今天就将成为南洋水师进攻的利器。

‘大人放心。海浪分队，保证完成任务！‘

潜水艇的舰长是一个中尉军官，表情严肃的向着李正辉道。

怎么说他们也是海军的特殊兵种，被上头花大力气培养的特种士兵。在闽江这条完全被摸清楚了水况的地方，悄悄溜进马尾。把一颗颗炸药包钉到船政水师军舰的吃水线上，完全是小菜一碟！哪怕现在是冬天。

冷月森森，冰冷的月光投射在海面上。被那起伏的海浪切割成一块一块。

马尾军港，整个福建沿海守卫最严密的地方。

它的旁边就有全中国最大、实力最强的造船厂--马尾船厂。左宗棠船政风云十年中，创造的根基。

黑压压的军港只有不多的几点光明。在这个没电的年代里，夜晚也就是这样。

南洋水师在外面很安分守己。这些天下来，不管左宗棠等上层大佬是如何的焦虑、焦急，底下的小兵们已经把警惕心里放下了。

就算生性刻板的邓世昌，也正在梦乡中沉眠。

没人会想到秦军偷袭！

闽江里那片雷区。根本不是五百吨以上军舰能安全度过的。而口外的四艘秦军战舰，则没一艘小于五百吨了。

所以今夜也就没人能够看见潜水艇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的这第一笔痕迹。

波光粼粼的海面突然出现了一根漆黑、细长的

物体，一边向上抬升，一边向西北方向移动。就像是一头海怪伸出水面的触角一样。

这当然不是海怪，这是一艘潜水艇--海狼二号。

舰长刘洋，本来是南洋船务公司的一名普通机械工。秦军舰队成立以后。他加入了水师，成为安海号机轮组的一员。并在安海号上一直干到了机轮长。

刘暹下令制造潜艇的时候，当然不是指望着开展狼群战术了。那只是为了制造一种悄悄运输蛙人的工具。当然。考虑到潜艇终究是要往发动机方面发展的，刘暹下令组建海狼分队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军官尽可能以技术人才为先。刘洋的技术不错，水性奇佳，结果就被抽中了！

最开始的时候那是一段让所有人都难忘的日子。刘洋吃到的苦头比他当兵以来所有的苦都多。因为除了蛙人一系列的体能和潜水训练，潜水艇那狭窄的空间也让人发疯，还有作为军官，刘洋必须

学习内燃机技术。

现在世界虽然没有汽油机，也没有柴油机，可内燃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的燃料还是煤气。

现在，刘暹就站在海狼二号的狭小指挥舱里，抱着那架潜望镜，指挥着这艘小型潜艇慢慢的上浮。他的耳朵甚至都能听到扑哧扑哧的用力声。手操的水泵，要让潜艇浮上去，可不是一件小活儿。

‘我发誓，我一定要当舰长！’

正在努力压着水泵的何二水，目光瞄了一眼抱着潜望镜不撒手的刘洋，心底暗自发誓。他一定要当官，他不想压水泵！

虽然何二水知道，潜望镜那玩意成像差的很，能见范围也差得很。海狼二号安装潜水镜后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还渗水了，险些把十二条名搭下面。

但是，舰长就可以不掏劲，所以他要当舰长！

现在正是潜水艇上浮的关键阶段，刘洋不敢大意，毕竟是夜间上浮，万一在上浮过程中撞到清军的夜间巡逻船，那自己这十二人就全完了绝对的是个大灾难！

潜望镜里光线昏暗，就靠月光照明，刘洋集中精神在潜望镜的目镜里仔细观察四周的情况，周围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水面物体。而且上浮的地方很正，前方顶多一里的位置，就有码头火光明亮。那么，舰队停泊的地方就更近了。

“继续排水！全体艇员注意，潜艇即将上浮！”

刘洋的话音一落。潜水艇里立刻变得更加忙碌了。

他们必须努力再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将水柜里的海水排空。潜水艇半露海面。里面的人能清楚地听到海浪拍打潜水艇外壳的声音，那个时候才是他们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大约有二十分钟。众人就听见了艇壳上传来的‘砰砰’的细声，这就是海浪击打艇壳所发出的响声。这表明，潜水艇已经浮出了海面。

刘洋收起了潜望镜把手，下达了下一个命令。

“全体艇员注意，打开水密门，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一名蛙人第一个爬上了水密门，清新的空气灌了进来。将污浊不堪的艇内空气冲淡了少许。

刘洋第二个顺着梯子爬出了潜水艇，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头儿。在那边。”第一个爬上来的人对着刘洋轻声的道。

刘洋放眼望去，没有了潜望镜那模糊的成像，肉眼借着月光看的清楚多了。

一艘艘军舰在夜黑中轮廓，虽然不清楚，但懂

憧可现！而且军舰上亮起的也有灯光，他之前在潜望镜里看到的明亮，并不全是码头，其中一些星点就是军舰。是非常好的指明了方向与位置。

潜水艇慢慢的在海面上开动起来，一点一点的向着沉睡的军舰靠去。至少要接近到二百米的距离。刘洋才会命令手下的队员下水游过去。现在是冬天，不是盛夏时候。

不过这一夜里他们的行动真的非常非常顺利。

在五艘军舰上安装了二十个空的炸药包，然后用一个装药量只有二点五公斤的小炸药包给船政水师染上了一点颜色。那个炸药包里，在二点五公斤炸药的外围裹着同样重量的红色染料。机械定时放在半个小时后！

当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刘洋他们已经在码头两三里外的海面下了。

……

福州城内，总督衙门、福州将军衙门，福建巡抚衙门。船政大臣衙门、船政水师提督府、福州知府衙门……

自左宗棠以下，一个个文武大员被从睡梦中叫醒。而这些文官武将从睡梦中被惊醒的怒火和睡意。再听到‘码头发生爆炸’六个字后，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其中一两个不经事儿的人还顺带着把自己的魂儿也抛到了九霄云天上。

“速去查明！”

左宗棠眉毛都要竖起来了。船政水师是老头的命根子，码头上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声，这是要他的老命啊！

随从连忙下去。这些久跟左宗棠的老人，已经能清楚地感触到左宗棠身上发出的一股杀气了！

的确，左宗棠的确想杀人。

码头上发生爆炸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大军在

前线打仗，后方的粮道被断了！

如果是敌袭造成的，那就是夜间守卫的过错，该杀！

如果是自身疏忽造成的，那就更该杀！

杀气腾腾的左宗棠根本没想到今夜的行动，仅是刘暹要卖他一个好，给他一个他不得不承受的人情。好为将来的事儿，铺路！

所以，当半个小时不到就返回总督衙门的下人，把自己在码头上看到的一幕讲述了之后，左宗棠的脸色一阵青来一阵黑。

你说刘暹欺人太甚吧？今夜人家可是明明的手下留情了。即使姓刘的真的欺人太甚，左宗棠也只能打落门牙和血吞。毕竟这是整支船政水师，他的心血啊。要都完蛋了打击可就太重了。

可这恶心人的事情下，谁又能说刘暹是好心呢？左宗棠能啐他一脸。

“告诉王德榜、傅先宗，给我把秦军赶下海去，再抓来一批俘虏，否则提头来见！”

深感颜面大失的左宗棠，甚是急怒的向漳州战局下达了严令。严令王德榜、傅先宗两位楚军干将，来给他挽回今夜失去的颜面。

抓了俘虏，他再给刘暹放回去！

第三百九十四章战地观察团

漳州战场。

只有三个海军陆战大队可做依靠的秦军，拿下厦门岛之后，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留一个大队留守厦门、金门，另外两个大队在焦文斌的指挥下就迅速攻克了海澄，然后兵锋直指漳州府城龙溪。

但是随着楚军傅先宗部的快速压至。面对其部七个营，五千余人的兵力。焦文斌迅速放弃了进攻漳州府城的计划，收缩兵力固守海澄县。然后王德榜的部队也到漳州了。

经过两年的充实，王德榜的定边军又有了不小的发展。其部从八个营头变成了十二个步营，一个炮营，一个骑兵营，总兵力超过一万两千人。算是楚军当中数一数二的大营头了。但他需要留下部分兵力守卫泉州，南下漳州的人马只有五个步兵营头，炮营一部分，外加一个六百多骑的骑兵营。

傅先宗与王德榜会师后，楚军总兵力高达近万人。他们不强攻猛打，焦文斌自然不会自己去主动挑衅。要战，那也要等到台湾的后续部队赶到后再打。现在台湾运抵厦门的兵力，连一个营都不到，大部分兵力还在休整之中，焦文斌可不傻！

所以，在马尾军港被困的期间里，漳州战事从开始时的激烈，慢慢也变成了静默战。直到现在，楚军态度骤然转变，大炮轰鸣，完全动了真格。

焦文斌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秦军没有怕打仗的。楚军要打那就打！处于守御态势的两个大队秦军，一边联系后方的部队准备进援，另一边也半点不避让的直顶楚军兵锋。

石码镇。

枪炮声已经不见响亮。滚滚的硝烟正随着海风飘散。

秦军撤退了，楚军打开了直面海澄县城的道路。但王德榜、傅先宗两人。脸上不见一丝的高

兴。

“五百人呐！打一个小小的石码镇就折了咱们五百人。这要拼下海澄，……”

傅先宗脸上泛着苦涩。一旁的王德榜也一脸的愁苦。

因为楚军五百人牺牲换来的战果实在太微乎其微了。秦军整个战场留下的尸体只有二十二具。再加两个埋在了工事、房子下，被楚军扒出来的伤员。

或许秦军还有一批伤员，还有一些战士的尸体被他们拉走了。可是看不见，没证据，你让傅先宗和王德榜如何能算进去？

“崑亭【傅先宗字】，我等折损了五百精锐，战果则才区区二十四人。某从军二十余年，两军火器相当，未见如此伤亡悬殊者……”

“左公命我两人克复海澄。还要再抓一批战

俘……这，这谈何容易！”

王德榜知道左宗棠好面子。所谓君辱臣死，作为楚军的干将，他也愿意效命给左宗棠挽回颜面。但石码镇这第一仗，真是把他的心肝给生生打裂了。

楚军三十门钢炮，还有二十多门前装滑膛炮，火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兵力上的优势更不许要多说。可半天的时间厮杀，秦军主动后撤。以如此微小的代价让楚军付出了这般惨重的伤亡。

傅先宗想到打海澄县城的苦处来，脸色也更加的难堪。“朗清兄，左公之命，不敢不从。只求左公早日消气。我等苦战，军士伤亡能让左公怜惜……”

两个统带千军的大将都被石码镇这一战打的如此失魂落魄。那楚军底下的中低层军官和更底层的小兵，受到的震撼和痛苦就更甚了。

宽宽的堑壕。水泽泥潭，密集的火力。那些钢

筋水泥铸就的碉堡……

　　除了铁丝网没有拿出来，也没暴露出足够的炮兵火力。秦军的阵地近乎顶得上原时空一战中的标准了。

　　不过还好，楚军的下层官兵并不知道，顶头大佬们的态度骤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知道了后，怕是士气会降落的更快。

　　船政水师这个楚军将士心底里的‘镇海神针’，好好地待在马尾军港里，竟然也差点被秦军干掉。如果不是人家根本就没这个意思，似乎打着跟‘不可告人’的目的地哦，这点很容易判断嘛。就是左宗棠的‘找回脸面’，未尝也不是在给楚军洗掉嫌疑。那整个楚军多年来的骄傲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楚军该怎么向海澄县城逼近，还是要怎么逼近。不过石码镇一战后，秦军也改变了作战模式，不再只打阵地战了，而是改作阵地狙击与扰袭战相结合，前者的作用，更甚是在给后者做目标吸

引用。

俄国驻华公使馆武官涅维奇少校揉着酸痛发胀的眼睛走出了住处。

太糟糕了，昨天夜里太糟糕了。枪声炮声响个不断，整夜里秦军都在不断地骚扰着楚军。

这种骚扰是无耻的，却也是让人不得不打起精神去应付的。

涅维奇很熟悉这种作战模式。当初刘暹在新疆打仗的时候，就很擅长用这种可耻的手段来消耗俄军的士气和精力。

而且作为一名俄军的精英，涅维奇还能看出这种战术的跟深处——施展者战斗力或威慑力的不同，对于被骚扰方造成的影响也不同。

如果把楚军换成俄军，对面的敌人是秦军以外的任何一支中**队。俄军上下丝毫不惧怕他们，在俄军的眼中，中**队除了勇悍以外并不善战。而悍

勇并不意味着战斗力。

所以中**队的骚扰只会让俄军怒火冲天，虽然能消耗掉一些精力，但短期里却消磨不去军队的士气，更不会有害怕和恐惧。

可是若对手换成是秦军，现在的欧美各国，可是没有一支军队敢说自己看不起秦军的战斗力。刚站到欧陆巅峰的德国人也不例外。不然他们的军事观察团就不会由一名中将亲自带队了，还来的那么多，那么快速！

俄军士兵对当初在新疆大败自己的秦军会有一种警戒的心理。现在欧洲军队纵然认可了秦军的战斗力，可都谈不上害怕。

而就是这种警戒心理，在秦军日以继夜的不停骚扰中，就会变得烦躁、暴怒，然后怒火消褪后的退惧感。

人都是有脑子的。对手不是弱者，是跟自己一样的强大军队。自己被连日连夜的骚扰，精神大不

如从前，也就是感觉状态不比之前，那就是战斗力在下降。这种情况下，退缩的感觉当然就会出现在士兵们的心里头！

大脑的神经，长时间紧绷会出现大问题的。

当退缩的**出现在士兵的心头，可军官们并不下令后退的时候，面对着白天黑夜里不断从看不见的地方射过来的子弹，恐惧的心理就会出现。

对，就是恐惧！就像现在的楚军士兵。

从遭遇夜间骚扰时他们胡乱的射击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心头有着恐惧！

从将领们明知对手是故意袭扰而不敢大意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心头有着恐惧！

从一具具死在冷枪和地雷的士兵的尸体上，那些尚存士兵的眼睛中也可以看到恐惧的存在。

而这，这种恐惧的心里，退缩的心里，在涅维

奇眼中就是失败的烙印。就是无数士兵对战争的失望！

少校走到河堤上，东边的阵地清晰可见，十一月初八的太阳准点地用金色的霞光笼罩着那里，当然也笼罩着这位无数士兵。

“啊……”涅维奇伸展双臂对着东方的朝阳打出一个长长的哈欠。昨晚上的一夜闹腾，他都没怎么睡好觉。

涅维奇可是出身贵族，生活条件舒适，虽然军校毕业也在高加索一带服过役，但并没吃什么苦头。他现在唯一的缺陷恐怕就是缺少残酷的战争经验了。可他的头脑灵活，对于新式的军事思想有较快的吸收能力，观察敏锐。所以他是现在沙俄军队中当之无愧的精英。那种绝对可以在纸上谈兵的参谋精英。如果能历练的得当，还能成为一名不错实战型将领。

在楚军的外国观察团当中，向他这样的军官不是个别。反倒是‘百战沙场碎铁衣’的另一种军队

精英，比较少见。

那一种军人，比如同在楚军当中的那个德国人，也是少校军衔的费尔多.贝恩哈特。一名从军十多年，打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军人。

比如日军少佐乃木希典。这位日本天皇近卫兵的现任大队长，可是经历过两年前日本的那场血战的。

不过涅维奇并不觉得这是可耻的。身为贵族，身为军官，他有权利享受舒适的生活。那种发出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的行军帐篷，是那些地下的灰色牲口们才住的地方，而不是他这名光荣的贵族军官。

因此，哈欠刚过，涅维奇就咕哝了一句："可恶的黄鬼！"搞得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也没精神了。

"阁下，阁下！清国的军队即将发起一次进攻，这里很快要成为战区。汉密尔顿中校请您即刻

回到军事观察区里。这里很可能会有炮弹落下！”一名少尉副官远远地对他叫喊着。

军事观察区？战区？炮弹！涅维奇猛打了个寒战。

他只是在散步，可没想在战场区域里散步。“该死的中国人，竟然这么早就发起进攻！”

这下不仅昨夜的睡眠毁了，连今天早上的早餐都泡汤了。

涅维奇快步走着。他必须尽快赶到军事观察区。那才是安全的地方！

第三百九十五章会是八国联军吗？

克勃耶夫大尉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张太师椅上，让自己肥胖的身体尽量陷入椅圈的包围之中。当他看见涅维奇在门口出现时也不愿意起身，而是用一轻松的语道：“啊哈，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真是勤快。这么早就外出散步了。我可怜的身子可一刻钟也不愿意离开那张令人厌恶的床。”

不知道俄国有没有‘能躺着不坐着’这样意思的谚语，来形容克勃耶夫这种肥胖的白猪。

涅维奇对着这个深有背景的朋友，友好的笑了笑。然后对屋子里的各国武官、观察员点头致意。并且特意向福建战区观察团团长汉密尔顿中校致以感谢。

“来涅维奇，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日本的儿玉源太郎少佐。”

汉密尔顿说起‘儿玉源太郎’这个日本名字很

顺口。因为早前他是英国驻日本公使馆的武官。

“日本皇国陆军熊本镇台参谋长儿玉源太郎。”

穿着日本黑色军服，留着仁丹胡的儿玉源太郎脚跟一并，向着涅维奇行了一个敬礼。

“俄罗斯帝国驻中国公使馆炮兵武官，列夫涅维奇。”

同样的军衔，但身份不一样。

公使馆武官并不是纯粹的军人，更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外交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是使馆馆长（一般就是驻各国大使、公使）的军事助手，常驻各国驻外使馆中。

武官由派遣国国防和军事部门指定，一般与使馆参赞的外交衔级相当，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武官分国防武官、军种武官、技术武官和相应的副武官。各国武官的军衔不一。正职校官居多。如眼

前的涅维奇。

面对儿玉源太郎，涅维奇没摆什么高傲范。因为眼下欧美各国都在投资日本。武装日本。这个国家是英法美俄等国共同扶植起来的一头饿狼，只要需要。就松开手中的铁链来给中国制造必要的麻烦。

之前两年，任哪一个国家都没有料到中国局势的变化会是当今的样子。

没人敢轻视秦军的武力，那么谁就都要做好秦军武力夺取中国政权的准备。

所以日本这头饿狼，依旧要喂着。涅维奇对之前乃木希典的态度就很友好。

“诸位请坐下。”汉密尔顿开口说道。列在一边的翻译们将话重复着。

“楚军即将展开新的进攻。这三日来的一系列扰袭战，困扰着清国的政府军。他们的将军不愿意

再痛苦的僵持下去，他们要进攻！

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好开展了。

但在此之前，我要向众位介绍一个新的情况，这是随着儿玉源少佐一块来到的罗恩先生送到的消息。他是我大英帝国驻福州领事馆的文书。”

“四天前。就在清国的政府军改变态度向叛军发起进攻的那一日。秦军的部队已踏进了澳门。可怜的葡萄牙人！听说澳门总督亚威拉先生因为阻挠秦军的正当行动，而被直接关进了大牢中。”

“秦军，刘侯爵，他正在向文明世界表露他的不理智和蛮横。罗恩先生还带来了五天前刘侯爵完全拒绝大英帝国提议的消息。

所以诸位，收起心中的不以为意。战争很可能就要爆发了！”

“二十年前的战争似乎没有让这个国家的人铭刻在心灵上。当年是英法两个文明世界的国家联

手，现在我们可以更多。八国联军怎么样？哈哈……”

汉密尔顿笑着。

“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刻里，我认为就这样枯坐着用眼睛去阅读战争是很傻的一幕。我想，咱们确切的进入到战争当中，效果会很不错！”

刘暹与赫德的一番交谈。内容自然是要保密的。能够详细知道细节的，都是英国政府在华的头面人物。比如驻华公使威妥玛、香港总督坚尼地、中国舰队司令德瑞尔，以及赫德本人。

对事情真实的状况一知半解的福州领事馆，风言风语让始终坚信‘白人至上’的罗恩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而更可悲的是这个错误的结论完全的被汉密尔顿所认同。

于是，于是就有了今天汉密尔顿口中的这番话。

“当然，在坐的诸位都是有远见卓识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作为英国人，我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

汉密尔顿说着话。身体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似乎那生硬的椅子嗝疼了他屁股一样。

涅维奇不易察觉地点点头。在从汉密尔顿口中听到刘暹完全拒绝了英国政府递出的橄榄枝后，他觉得刘暹简直就是疯了。

战争，必须是战争！

大英帝国如果不趁着机会在中国大捞一把，赚取好处，那简直不是他认知中的欧洲搅屎棍了！

他转头看向一边坐着的两名俄**官，大尉克勃耶夫，大尉扬克。后者还正在震惊之中，前者则挑起眉头，目光里头全是兴奋的神情。

“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神奇的刘侯爵已经陷入了癫狂之中，我想他距离灭亡已经为期

不远了。”

儿玉源太郎一个‘上帝’的用语，立刻拉近了他与欧美各国观察员的距离。

这是一名法国中尉军官小跑过来，向英国的汉密尔顿中校，德国的贝尔哈特少校，法国的阿尔芒少校，美国的、俄国的、日本的、西班牙的、荷兰的，在座的八个国家的诸位军官立正、行礼。

作为一主体以军官组成的军事观察团，校级是高层，大尉、上尉是中层，中尉和为数很少的少尉是下层。

“约瑟夫，把你昨天晚上看到的、经历过的一切都重复一遍吧。相信在座的人能够成为最好的聆听者。”阿尔芒少校略带得意的说着。

他现在非常欣赏这个认真的部下。非常好，严格遵守命令。

他更赞同汉密尔顿的意见，直接掺入进这次战

斗之中。一批欧美军官为主的一个参谋团。他认为楚军集团肯定会万分渴求的。

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说话。这两个与秦军关系亲密的国家的军人，此时却也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毕竟。一切结论都要等候国内的消息！单独是他们个人，在听到刘暹完全拒绝了英国政府的提议以后。内心也对秦军的前途万分的不看好。

“是！”中尉挺直了腰板，看了一眼所有人后开口说道：“昨夜秦军士兵的连续袭扰，我个人以为是较之前两夜单纯的绕袭已经有了改变。在凌晨两点的时候，秦军以一部百人左右的兵力，带着一批臼炮，攻夺了清国政府军前沿的一块阵地，打死打伤政府军士兵过百人。

这使得政府军不得不全体提高警备，增加个阵地值夜士兵。对政府军的士气和士兵的精力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今天注意到，政府军许多士兵都一脸的精神萎靡。这对他们即将开始的进攻战将会造成很重的

后果。”

中尉大体上说了一下自己看到的情况。然后重点介绍起了昨夜中自己的感观。

秦军猎兵训练得当，非常优秀，是不需要多说的。他重点说的是秦军的步炮配合。因为中尉在夜晚里很清楚地注意到，当秦军的臼炮正在射击的时候，他们的步兵就已经在冲锋。

否则手榴弹不可能越过二三百米的距离，直接投到楚军士兵的头上。

“在炮兵正在射击的时候，就开始步兵出击。等到炮兵炮击结束的时候，步兵距离敌人阵地……”涅维奇吸了一口气。还并不知道佛冈之战经过的福建战地观察团，现在绝对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

所有人都惊了。然后就是欢喜。就像一道意想不到的大门被猛的打开了。伸头一瞧，外面是一块如此广阔的天地。

对于陆军的军事理念，秦军这种现代的步炮协同理念是怎么夸奖也不为过的。因为这东西可以看做是‘合同战术’的原点。想想现代战争的多兵种配合，那就可以明白这东西在军事理念变革上的重要性了。

如果把臼炮换做重炮……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想到。

“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秦军的战斗力。这种战术不可能只在臼炮部队施展的。我们可以把秦军的战斗力，向上再抬高一个台阶了。”德国的贝尔哈特少校直接这样开口道。

但是没有人反驳。刘暹是这几年西方世界公认的名将。一位杰出的将军，不可能看不到这种理念的真正价值的。

所以。秦军的火炮技巧绝不是一个娴熟就可以概括的。他们国家的军队如果真的要跟秦军动武，一定要防着这点。不可以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乃木希典在椅子上微微鞠躬后。抬手理了理自己的小胡子，说道：“诸位先生们。日本在两年前与秦军打过一场国战。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请容许我谈一谈我个人对秦军看法。”

所有人都对自己的黄皮肤小弟投以微笑致意。

“两年前的秦军，步兵突击、拼刺战术犀利，防守坚固，战壕修的十分完美。他们很善于土木工事。炮兵优秀，可以完成反压制、急速射等炮兵技巧。但是我可以用家族的荣誉发誓，当时的秦军绝没有拥有这种步炮协同战术。

秦军的战斗力不容否认，但是希望诸位也不要过于夸大他们的实力。

两年的时间，对于一项军事变革的发展是很短暂的一段时光。秦军是不可能把一项战术思想从发明到实践，再到成熟，最后贯彻全军，所有的历程全都走一遍。

即使他们真的完成了这样的‘奇迹’，那也只能表明，我们一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说完，乃木希典目光在列坐的所有人脸上看了一遍。“中国人有句古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秦军的步炮协同战术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是什么时候在军中得到贯彻的？这些我想，与其我们在这里去猜测，不如找来一两个秦军的俘虏。”

“我记得，在石码镇一战，有两个被掩埋在了房屋废墟下的秦军士兵，被楚军俘虏了……”

第三百九十六章小鬼子？欠收拾的东西

海澄之战打到了第三天，观察团的驻地里。两个中国士兵站在屋子中央，鼻孔出气哼了一声后，用着轻蔑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四周的八国观察团军官。对于身后押解他俩过来的楚军军官，一眼都不带看的。后者在面对洋人时那卑躬屈膝，谄笑献媚的姿态，让他俩恶心！

楚军军官立刻就退走了。

汉密尔顿对眼前两名秦军被俘士兵的态度很不满意。蔑视？这是两名低级的士兵面对军官们的态度吗？这是低劣的黄种人面对高贵的文明世界的态度吗？

他直接把询问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方略的提议者——乃木希典！

“你们部队的番号，职务，是什么？”

日本少佐以生硬的语调说着中国话。

两年了，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兴起了汉语的热潮。只为更多的了解那个老旧的帝国。乃木希典就会说一口生硬的中国话。

两名秦军士兵这个时候正被乃木希典的随从，被阿尔芒法军少校的随从，两两夹一个，强迫的跪在地上。此刻两名士兵的眼中直喷射着愤怒的怒火。目光凶狠的望着乃木希典和阿尔芒，对于前者的问话，理都不带理的。

“你的部队番号，职务？”在伙伴面前丢了脸的乃木希典怒了，也因为日本军中比之欧洲都还要分明的阶级区别。两名秦军士兵的作为在乃木希典看来，那就是最严重的冒犯和挑衅。他手掌把住了军刀，眼神恶狠狠地。

左边的秦军士兵不屑的一笑。日本人？手下败将！

“小鬼子？欠收拾的东西。两年前是没把你们打改是吧？！老子那时候在你们那狗屁天皇的狗窝里拉屎撒尿。怎么没见你这龟孙给老子嚎一声的？你m蛋的那时候要敢叽叽，还算条汉子。现在是狗屁！？”

秦军士兵不屑的表情。发自骨子里的蔑视，乃木希典一时间都愣了。等明白过来后。登时恼羞成怒下‘铛‘地拔出家传军刀，“八格牙路”一声就劈向了那战士。

鲜血飞溅到地上上，血雾哧溅的声音清晰可闻。秦军士兵的脖子被直接砍开，头颅与身体之间只有一丝皮肉相连。

“我日你nn的小鬼子！。”另一名秦军士兵大吼着猛地向乃木希典扑去。乃木希典反射性的回拉军刀，一刀削掉了那士兵的一支手腕。但士兵就像没有疼痛一样继续撞去，将乃木希典噗通一声撞到地上。一支胳膊死死的勒着乃木希典的脖子，然后一口狠狠地咬在了乃木希典的脸上上。

剧烈的疼痛和满腔的愤恨冲昏了士兵的头脑。但少了一只手，再去掐乃木希典的脖子已经不可取。士兵就选择了勒脖子，然后用牙齿咬——

“哦……”乃木希典痛苦的叫起。他的副官。一名日军少尉抽出军刀，扎进了秦军战士的后背。雪亮的刀刃穿透了秦军战士的心脏，让他当即就随着他的兄弟一块去了。

房间里八个国家，七个国家的战地观察团军官变了脸色。就是同样是日本的儿玉源太郎，也大惊失色。“乃木君——”

然而儿玉源太郎跟乃木希典毕竟是好朋友，看着推开身上的尸体，重新站起来的乃木希典左脸颊少掉的一块血肉，面目狰狞，他也说不出责备的话来了。

哈尔贝特少校首先站起身。一言不发的直接走出了房间。然后是美国，这名美军的陆军少校，耸耸肩，目光怪异的看了一眼乃木希典：“不可理喻的野蛮。”

涅维奇也愕然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和鲜血。但他并没对乃木希典报以怎样的幸灾乐祸、嘲讽，或是慰问，而是想着两名秦军被俘士兵的凶悍。不禁自言自语地道：“有一群这样的士兵，秦军实在是顽强凶悍。”

战斗意志不代表战斗力。但是战斗意志顽强的军队，绝对代表他们有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底蕴。再说。秦军的装备可不比欧洲差。

“把他们下去，赶快清理这里。”汉密尔顿心里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只看他挥手命令手下赶紧打扫现场。

在外头一直等候着楚军军官进来了。目光看着房间里的六**官，神色再没有一丝一毫的献媚，而只有气极疯狂的无比痛恨。“王八蛋，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要被你们还是啦！”

这件事根本瞒不过。整个战斗里被俘的秦军士兵就有两个，王德榜、傅先宗连两人的名字都晓

得，人也见过。军官只是楚军的一个下层军官，不敢违背洋大人的意思，何况还有额外的收入在，这才把人送来。

谁料人会死在这里，事情捅开后，不提将来秦军的反应，就是他献媚洋人，左宗棠就饶不了他。他小命就要完蛋了！

两道凶狠的目光等着乃木希典，一种要疯狂爆发的冲动在军官身上浮现。汉密尔顿这个时候都不敢再刺激这军官，只看这人额头上暴跳的青筋，就没人敢像先前他来时那样的挥之即去。

儿玉源太郎站起来，理了理笔挺的少佐军服，向汉密尔顿道："中校先生，我对今天发生的意外深感抱歉。我等先走一步。"向着乃木希典那边一示意，几名日本尉官拥簇着乃木希典快速的从楚军军官身边迈过去，离开了现场。

楚军军官的眼睛可以喷火，但身子几次欲动，但最终迈不过去一道坎。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全体离开。

王德榜、傅先宗却还根本不晓得后方竟然发生了这般恶劣的事儿。他们两个现在正低头在地图上点点画画，策划着即将来临的夜间，可能会发生的战斗。

“这个点要部署上一个队，前线不能全虚的……”

“这里、这里，九分假，一分真嘛，这样才能骗到人。”

……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两点。焦文斌准时醒来。此时，夜间突击部队的陆战队士兵正在夜幕下作最后的临战前准备。战壕里不停地传来脚步声，和刻意压低了的交谈声。

警卫打来了一盆热水，等焦文斌洗漱完毕后，突击队的队长也到了：“报告营长，我部已经准备完毕！”焦文斌现在是海军陆战一营的营长。而整

个海军陆战部队，也仅是一个营建制。

“长鸣，您在正面一定要拖住敌人，不能让楚军给溜了！但也不能一下子把王德榜打疼了。一旦他们过早的溃败下来，夜间咱们也不能追，他们人多势众，阵地布置的繁多。这战果就小得多了。”

“是，营长！”周长鸣立正应道。

凌晨三时整。

焦文斌收起怀表，向身边的炮队一声喝道：“打！”

六零迫击炮‘轰’地向后颤抖了一下，斜上伸的炮口喷出一道橘黄色的火花，将炮弹狠狠地砸向当面的敌人阵地。

十六门迫击炮全力速射，一颗颗炮弹砸进二百多米外的敌人阵地。随后阵地后方的大炮也开始了射击，更大的轰鸣声和更耀眼的火光即刻在楚军阵地上出现！

炮声，就是进攻命令！

“上！”周长鸣一声令下，身后的两个重机枪小组的战士，抬起重机枪就向前运动，在他们的侧后，突击部队第一小队的士兵也在军官的带领下，挺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直冲对面楚军阵地。

枪炮声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响起，周长鸣对应的正是楚军主阵地，枪声、炮声最为激烈。夜空中交织着枪弹的流火，黑夜的寂静被猛然爆发的战地音响彻底打破，黑暗的天空也被一阵阵的炮弹闪光映得一阵阵发白。

一道耀眼的火光突然闪现，接着一团巨大的光亮将大地一切物事在瞬间照明，然后又迅速地陷入黑暗。闪光处腾起一股巨大的，但在亮色却飞快的黯淡成暗红色的烟云。而几乎是同时，一个足以与天崩地裂相比的爆炸声带着剧烈的地面震动四下传递。

战壕、掩体、胸墙，诸多工事上没有培紧的沙

土簌簌而下。连焦文斌头上都给土灰盖了一层子。

但焦文斌在畅快的大笑着。

火箭弹建功了。一颗，直接断掉了楚军阵地前沿的堡垒。

“嗵嗵嗵！”

又是三道流光拽亮出现。红色的爆裂火焰又覆盖了楚军三个地堡，接着，就是连续的手榴弹爆炸声。焦文斌从爆炸的闪光中看到，一道道身影正快速跃过楚军的前沿筑垒，向其阵地纵深处攻击前进。

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跟我上！”

周长鸣摆手招呼着身后的突击队士兵。整整一个中队兵力的突击力量，扣除掉前头的一个小队，以及重机枪小组，他手下还有两个小队的兵力。

六十多名士兵齐刷刷的从掩体中站起，挺着白晃晃的刺刀，拉成冲击散兵线，叫嚣大吼着，跟着他们的队长向前猛冲去！

遭到炮弹洗地，然后是火箭弹定点清除，以及手榴弹雨的楚军前线阵地，已经是一片狼藉。一具具尸体被撕成了碎片，圆木加沙土堆砌的来堡垒就跟被一棍打破的木桶一样，缺了一个老大口子，周边血迹、残破的枪支、残肢断臂，随处可见。

前方又是一声轰然巨响，白光闪耀中，周长鸣看到一个个提枪跃进的突击战士们，也清楚看到了自己的左右两旁，正在扩大突破口的秦军将士那脸上无不显露着的欣喜神情。

突击部队轻易地突破了楚军的一线防御！

第三百九十七章秦军的成色

焦文斌有些错愕，这进展真太过顺利了。他本能地感觉有些不对味！一股危险的自觉迅即从他心底冒出来——有诈！

但是突击队就是撒出去的一匹野马，那里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这个时候可没即时通讯。焦文斌能止住的只是后续的进攻部队。

战场上的枪炮声响成一片。焦文斌已经派出通讯员去联络周长鸣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了，人还不见回来，唯一能认定的就是突击部队的冲杀声弱了许多。但是这一刻的天边突然发出了一阵暗红色的亮光，焦文斌呲目欲裂，这是炮群的齐射炮击。

“霍霍”的炮弹破空声从远而近，战场上爆绽出无数个炸点，强大的冲击波将人体远远地抛落出去，万幸的人则被阵阵气浪冲得栽个跟头。硝烟和火光顿时统治了海澄城外原楚军一线阵地的大片区

域。

炸起的泥土抛了周长鸣一身，炮弹的呼啸声还在继续传来，趴在一段残缺掩体后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炸的兄弟象麦草一样一个个地被割倒、撕碎！

楚军的炮击相当准确、猛烈，显然是早已标定好了射击诸元。这一次，楚军算是技高一筹。破着损失了一些兵力，也让秦军吃了个亏。周长鸣有的只是无边的悔恨。弹性防御，预设炮击！这是秦军作训中很常用的一个手段。恨只恨自己还是大的太顺，没了警觉心。

还好后头的通讯员赶到，自己把部队进行了疏散。否则这一回自己这波人十有**是回不去了。

“轰！”一发炮弹落就在周长鸣前方不过五六米远的地方炸开。还好他及时听到炮弹的呼啸，忙趴在掩体胸墙之后埋下头。就算如此。爆炸的冲击波依然将他震得七荤八素，一阵泥沙暴雨样兜头泼来。将他的身体大半埋在了土里。

硝烟未散，一个身影半爬半滚着冲过来，还没到周长鸣身边就连声喊道：“周队，周队！楚军上来了！”

来人姓苟，海南人，大名一个顺，所以被叫了外号狗顺、够顺，还有叫他顺溜、顺子的。作为突击队的侦察班班长，他的任务不是炸碉堡、投手雷。而是领着人往返侦查敌情，并且外带记住敌情阵地的布置。

此时见到周长鸣被泥土半埋着，忙跳进掩体里，一边用手刨着被泥土半埋的周长鸣，一边惊喊着：“周队，周队！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死了，咱们中队就遭大难啦。”

又有几名临近战士先后跃进这个掩体，七手八脚地把周长鸣拖了出来。此时，周长鸣也恢复了清醒。一把拉住苟顺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周队，楚军，楚军上来了！”苟顺伸手指着对面报告说：“那边全是楚军，赵头的连发枪压都

压不住啦！”

周长鸣猛地爬起身一看。连续的爆炸闪光中，远处一百来米开外，殿后的小队的十多杆连发枪正在全力射击着。

“火箭班呢？撤下了没有？火力班【重机枪】在哪？”

“火箭班的火箭是都撤下来了。但人只剩了四个。火力班在南边！”

话音未落。苟顺一把拉下周长鸣，一阵子弹打来。啾啾地飞过两人的头顶。

周长鸣提着手枪匍匐到掩体侧面一看，南头的布置一点枪火光亮都没有。反而似有黑压压的一片人影开着枪冲向来。很明显楚军是要侧击。趁着混乱，只要可以成功，那突击部队就完了。

“告诉老高，立刻支援正面一小队。让孟祥这小子快点收拢部队，建立二线阵地。你们这些人，

都跟我来。手榴弹准备好！还有顺子！你去通知后方的大部队，我们需要接应！”周长鸣迅速做出了判断。并且带人扑向南路，对自己的判断做出了执行。

这是一名秦军下层精英军官所表现出的素质。海军陆战一营的突击中队，整个陆战营最强的中队，不仅士兵能打，军官也一样有艰难环境下做最后努力的斗志。

周长鸣边喊边炮弹南边，那里本该有两挺重机枪和一个班的步兵的。现在却是只能听到呻吟声，而不见一个人拿枪还击的。很显然，这边的部队在炮击当中受创很深。

万幸冲击中的楚军还没赶到。周长鸣带人冲过来，第一时间都没去寻找伤员，而是扒拉起那两挺重机枪。

这种关键时刻，受迫方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的。周长鸣也是这样，两挺重机枪刚从土堆里拔出一挺出来，子弹箱都没找到呢，楚军就近在眼前

了。一**子弹咻咻的往他头上打。

“手榴弹，打！”

随着口令声，十几枚手榴弹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投进楚军群中。‘轰轰’一阵爆炸将楚军炸得东倒西歪。然后又是十几枚手榴弹，再是十几枚手榴弹，一连三波，五十颗手榴弹持续爆炸，一时间楚军士兵是乱纷纷地就地趴下，有的干脆掉头就跑。

作为突击部队，士兵们身上配的手榴弹数量都是翻倍的。一人十颗！前头进攻打得也不是一般的顺利，根本就没用到多少。现在周长鸣身后的十来个士兵，手榴弹储量还很充足。毕竟他们除了自己的以外，阵地上阵亡的、受伤的秦军士兵的身上也有……

周长鸣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看清楚了楚军的数量，至少有四五百人。他还看到了一个箱子，可不就是之前怎么扒拉都找不到的子弹箱么。他连忙推了身边士兵一把，指着子弹箱方向道：“去，那

边有个子弹箱，快给弄过来！”

阵地上至少有十个伤员。如果这里守不住，周长鸣不可能把他们全都带下去。可突击队百来人，每一个都是周长鸣的兵，任何一个人他都不愿放弃的。

现在他只能祈求焦文斌的反应得利，动作快捷。

遭到攻击的楚军很快重新组织起来，一排排齐射呼啸的打过来，子弹就像暗红色的雨水一样泼过来。打的周长鸣阵地都抬不起头来。同时，楚军士兵也在不停的缓步推进中。

“你，带俩人从左边绕过去，用手榴弹狠狠地打！”

周长鸣已经顾不得军衔高低，抓着谁是谁，随机的点兵遣将。

中士林山刚就在周长鸣的身边就被抓了差，忙

应承一声挥手叫了两名战士，先是猫腰疾跑，招惹到楚军的子弹后又换成匍匐前进，很快就接近到楚军三十米处。三个人一声发喊，同时起身投出手榴弹，爆炸声再次在楚军队列中响起。

周长鸣不指望三个人的投弹给楚军制造多大的伤亡和麻烦，只需要延迟一点楚军的时间就行。

“嗵嗵……”声起，重机枪重新打响，周长鸣心里一口气猛的松下，就感觉一条火链横扫出去，当面的压力顿时大减。

而此时的林山呢，最后一枚手榴弹的拉环已经套在了小指上。

“投！”趁乱扔掉这最后一刻手榴弹，三个人趴在地上，匍匐着迅速折返。

“轰！”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了这股楚军当中。两个小队的增援兵力抵到了周长鸣身边。四门迫击炮一阵猛轰，硝烟尘土弥散中，重机枪停止了射击，一群人趁机后退去。

楚军当然不会就此甘休。好不容易占到了一丝上风，不痛打落水狗一番，岂不是太可惜。

楚军整顿之后，当即又飞速追上，然后两边再形成了僵持。

整个战场上不仅仅是周长鸣这一个点受到了支援，损失惨重的突击中队，在两个中队秦军的支援下，是真的稳定住了阵脚。步步抵抗，步步后退！楚军预想中的溃败并没出现在王德榜和傅先宗的眼前。

而且在最后的追击战里，反倒是楚军连续落进了秦军的‘预设炮击’当中，三路追兵被打散了两路。损失是血淋淋的。

傅先宗的脸色都黑成锅底了。今夜楚军有一个不错的开头，占据先手的优势，最终还是落了个悲惨的结局。这仗接下还怎么再打？

最危险的死地里才能看出一支军队的真正本

色。秦军也夜间反败为胜的过程中打的太漂亮了，漂亮的让傅先宗、王德榜在战前根本就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犀利之兵马。真的是信心都要打没了！

跟这样的敌人作对比，他们先前自以为的精锐，就是太多的不堪了。

楚军明明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为什么总体投入的都不足两千人？

还不是因为王傅两人对自己手下的营头信心缺乏，怕部队过不了‘夜战’这一关。也就是各级组织不够给力，军官不够给力，士兵不够给力。怕营头一进入战场上，枪炮响起来后，自我的建制就先给乱了！

所以他们要在后头布置大量的军队，以防万一。同时两人也怕太多的营头投入进战场了，他们自己也掌控不过来……

打夜战可不是见轻松地事儿。这绝不是小说上

一句‘口衔枚，马裹蹄’就能糊弄的过去的。那需要军队强大的组织力，也就是从上到下得力精干的军官！

　　王德榜、傅先宗去很清楚自己手下都是些什么货色。

第三百九十八章欧洲的反应

广东军政府衙门后院。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清脆的童音在响亮着，三岁大的刘盛正在给自己老爸背诵着母亲教的古诗。一旁的姐姐刘梦瑶，半点心儿也不放在那上面，也丝毫不觉得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弟弟都快比自己能背诵更多的古诗词，对自己来说是不是很丢人。正兴趣高昂的拿着水果糖棒逗着连路都不会走的小弟弟……

张妙彤含笑的看着儿子，对机灵古怪的女儿也放弃一样，不再说什么了。至少在刘暹跟前，说教女儿半点用也起不到。早两年前她就觉得刘梦瑶活泼的似乎有点过了头了，但当不住家里有个宠爱女儿的爹。

家的气息荡漾在房间里，张妙彤，还有刘暹，十分享受这种安逸。自从起兵以来，刘暹连和家人一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跟儿女老婆在一起，一呆两个来小时，就更是头一次了。

只可惜当时针走到十点钟的时候，刘暹还是要出去。英法两国驻广州的领事，这会儿联袂登门。刘暹要去见客！

‘尊敬的元帅阁下。 ‘刘暹的名头已经换成了大帅，这洋人的称呼自然就是元帅了。

‘今天我是来向您正式转达，伦敦方面关于中国内战做出的正式决策。 ‘

‘大英帝国将在中国内战期间，在帝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的情况下，保持相对的中立。 ‘

巴林说完话。后退一步，弯腰致意。

一边的法国领事卡梅伦上前一步接口说道： ‘元帅阁下。今天我来向您正式转达法兰西第

三共和国关于中国内战的态度。尊敬的议员们以百分之九十二的绝对优势比例认定，您的起兵是谋逆。是不道德的反叛。伟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会跟一个肮脏的背叛者签订任何相关的协议，也不会建立任何级别的外交关系……'

卡梅伦说话当中，语气不断地拔高，目光看着刘暹，就像是看待一个道德上的矮子一样，充满了优越感和高大感。

刘暹并不恼怒。高卢公鸡的尿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冷眼旁观这个机会，已经将德国人从自家领土上送走的法国人，两年前就开始了他们的军事重建工作。他们现在有着不逊于德国常备陆军数量的职业陆军，高利贷国家充裕的资金也让法国的铁甲舰开始像鸡蛋一样。不停地诞生。今后的十年是法国海军发展的黄金时代！

卡梅伦说话的言辞完全是侮辱性的，但是刘暹如果不穿越，这个时代的中国怕连让法国愤怒仇恨的资格都没有。

刘暹嘴角带着笑，卡梅伦机关枪一样喷出的言辞，完全不能让他的心情变坏，只看刘暹嘴角的笑容越来越真挚和从容，巴林和卡梅伦就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卡梅伦，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收拾东西，外带通知两广的所有法籍商人洋行。一周之后。如果任何一个法国外交性质的人员还依旧停留在我军控制区域，我将立刻把其强制驱除。

法国的商人、洋行在中国享受不到任何优待，一切进出口生意，所有税费都将依照我军的规章制度缴纳。否则视为逃税，将受到我军法律的严惩。

当然，你们也可以完全离开！‘

英国人暂时作壁上观。两头下注，刘暹内心是有预料的。法国人的‘趁火打劫’也同样是在预计当中。只是没想到巴黎会那么存不住气。

所以他半点也没露出吃惊的神情，对于卡梅伦的那些话更无一丝恐惧。这让巴林和卡梅伦两人心

头都大失所望。他们来时有过预测。最好的结果自然是刘暹虚张声势，色厉内荏，在卡梅伦的一番言辞下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那英法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就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啊。刘暹的反应偏偏是所有猜测中最恶劣的一个。毫无畏惧，自信满满！

佛山，梁园。

霍广正正在跟这里的主人梁九图聊着天。后者是佛山梁氏宗族的头面人物，嘉庆年间人，现年已七旬，广州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名流。

自幼聪明敏悟，十岁就能作诗，有“神童”之誉，却从来不涉足科场。只醉心于读书治学，绘画写字和游山玩水，他与著名诗人张维屏、黄培芳等交情深厚，经常聚会唱酬，名气远播北京和江南。

著作有《十二石斋诗集》、《岭表诗传》、《紫藤馆文存》、《汾江随笔》、《佛山志馀》、

《岭南琐记》等传世。

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乐于扶持后学，作育英才。

此外，梁九图还对公益事业也相当热心，经常捐资赈灾，并开设佛山育婴堂，削平仰船冈乱石以利航运，铺砌佛山通济桥一带的石路等等，在两广民间都威望高筑。

这样的人家，秦军是积极拉拢的。一点也不因为梁九图有三个儿子在外当官而介意，也不因为他侄孙女婿戴鸿慈刚刚在今年考中进士。而很自然的，局势莫名，梁九图也不可能代表整个梁氏宗族下注。

这次霍广正入梁园，并且能在梁园内举办宴会，广邀羊城士绅名寮。如果不是霍广正身后的大兵好几百人，梁九图脑袋糊涂了才会答应。

谈诗词绘画，十个霍广正也跟梁九图谈不下去。两边的文化层次完全不在一条线上。所以霍广

正跟老头谈的是公益事业和修桥铺路、疏通河运。

后者不提，只前者话题，两人说了一个多时辰，梁九图精神仍佳，话语是投机的很。

话说中国自古就有‘慈善公益’。朝廷鼎盛的时候，更会对此拨批款项。养济院、育婴堂、安济坊、居养院、福田院、漏泽园、药房、熟药所等等。都为古代的福利慈善机构。遍及全国各地。从婴儿到孤寡老人，从住处到生病吃药。都有。可是到了清朝，万马齐喑。

秦军多少年前就有了童子军。这些自幼被收养的小儿，对秦军，对刘暹是百分之一百的忠诚。所以幼儿慈善这方面秦军自然有涉及，那些孤寡老人也有福利院，只有对广州之前满大街的乞丐们，那是下手狠辣无情。抓到了，只要手脚利索，年纪也不大的，就一律塞上船。运到兰芳去。

后者汉人的数量还是太少，到现在整个领地内汉人数目也不过三四十万。秦军已经是拼老命的搜罗‘无产阶级兄弟’送到兰芳了。但时间太短，效

果跟政府强权迁移比来，差的太多了。偌大兰芳，那就是三四百万也远远不够。

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面积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即便所有的地盘并不是兰芳一家占着，兰芳现在的地盘也顶两个广东大了。那么大的地盘，三四十万人口简直是毛毛雨。只有迁过去几百万人口，这块地盘才算真正是汉人的。

“乞丐者。非全是乞丐也。老先生多年行善，并不知道底层腌臜事，那些乞丐中之丐头之恶，碎尸万段亦不过分。

这等群体自然要先清顺一边才行。”

“外人传扬我军恶极。乞丐亦不放过，实在是荒诞。我广东军政府不日将开办《羊城新报》，一些事情会刊登上面。老先生届时便知道因果了。”霍广正笑着给梁九图解释着市井上的一些恶毒流言。

神情淡定，视之如浮云一样。完全没有被暗中

敌人恶意中伤后的气恼败坏。

梁九图心中对霍广正更加高看一眼了。看来这人年纪轻轻，及身居高位。并非只是因为自己是刘暹的表弟，更因为一身的才华。

有此气度心胸者，梁九图可不认为霍广正是靠裙带关系升上来的庸才。

“至于那些手脚健全的青壮乞丐，运送去海外，可不是贩到洋人地盘当猪仔。而是丢到了兰芳领地。”

“老先生当知道兰芳之地。此地物华富庶，地有广东两倍之大，区区三四十万人口何其寡少。就是运去百万，也远远不够的！”

……

下午五点，客人开始陆续登门。

梁氏园林名闻天下，后世更名列岭南四大园林

之中。风情如何是不虚言表的。

今晚拿着请帖上门的这些广州地面上的富绅大贾，如果换个时辰，换个人物，来梁园夜宴，那当真是一件风美之事。现在么，一个个忧心忡忡，再好的物景也观不进他们的眼中了。

霍广正出现在厅堂的时候，就看到三十多名士绅名流，三个五个的凑在一起说着话。神情都不怎么样！当然，这些人在见到霍广正出面的一刹那里，无不都扬起了笑脸。

真忠于大清，视刘暹为可耻逆贼的，早就跑了。再有点骨气的，接到帖子，人也不会来。能来到这里的，甭管说自己有多少苦衷，那骨头就都不比刀硬。

“广东素为天下膻腥之地，羊城更为南天第一名郡。财富如云，豪富不穷。我家大帅是仰望已久！”

“但是大家别误会。我秦军还不至于龌龊到夺

良商善贾的家产，更不会要你们拿钱买平安。而是觉得，如此多银两若投入工业，该当涨我华夏几多国运！”

“此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西强东弱已是定局，正当师夷长技，以制洋夷，而非……”

霍广正把话说圆满了，今天他的夜宴，那就是明确的向两广地界商界发出一个信号，秦军兴商务洋，鼓励民间开工办厂！你们有钱人，别再一个劲的窝着给洋人做买办了，也可以自己来做的……

第三百九十九章羊城新见闻

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晚，八艘军舰抵达广州外海。十七日上午，一行军舰将正式抵达广州。

码头上人山人海，两受洋人之苦的广州，就跟京津一样，对军舰敏感又热心。

这些拥挤到码头的群众百姓，并非就支持秦军，只是不管内战如何，这舰队终究是中国人的。所以他们欢天喜地的来了。

码头周边的茶馆、茶楼里，聚集着大量衣着得体的商人士绅。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或是自认有身份的人。才不会挤在人群之中，有失体面。

梁九图没去太显眼的茶楼，他只让人在一间中档的茶楼里包下了一个雅间。距离远上一点算什么，手里有望远镜的么。

茶楼掌柜跟梁九图的阶层差的太大，竟是不认

得梁九图。梁九图也乐得清闲。一壶好茶，四盘茶点送上，小二正要退出去。就听到不远处突然响起了真锣鼓声。梁九图往那边看去的时候，却见那里是街道拐弯的另外一处地方，被民房挡住了看不到。然而街道上的几个人却很是显眼，他们身穿黑色马甲，里面是跟码头上扛包的苦力穿着的一样的短衣，下面是中裤，腰间系着皮带，手里拎着两尺短棒，个个精神彪悍。梁九图看去的方向，这些人马甲正面背面都写着城市管理四个粗码大字，下面也是数字编号。

‘这城市管理是做什么的？ ‘梁九图招呼过要退去的小二，问道。

‘回老太爷，这些是城管。相当于过去的衙役，但是不破案。只管市井摊位，负责维持市井治安。 ‘小二热心的解释道。梁九图什么出身。打赏的小钱可不少。 ‘您老仔细看看这街道两边，有什么跟往日不同的没？ ‘

‘就比如斜边的那家茶馆来说，往日门口也摆着四五张桌子，您看现在-- ‘小二当然不会傻到让

梁九图真的去看街道两边的不同。这就是个话。

‘一张桌子也不带有的。两边哪家都不准出屋檐三尺距离，可是一下就把街道扩宽了。还有不准往街道上泼脏水，倒垃圾，并且人来车往靠右行走。’

‘今个是特殊，人都去码头看兵舰去了，不显眼。’

梁九图皱着眉。很快又舒展开，对一边的儿子道：‘如北宋街道司！’

梁僧宝也是饱读诗书的人，立刻就明了了。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秦军刚刚起兵，精悍猛士不用于战场，怎么现在就管起广州的市井来了。那需要多少人啊。

‘刘侯到底有多少精兵？这般耗费无度？’

小二不认识梁九图，更不认识梁僧宝这个今年刚刚回到老家的岭南士林之骄傲。接口对二人解释

说道：‘这些城管可不是刘大帅的兵，除了带头的几个人，剩下的全是军政府在城里头招募的。’

梁僧宝对刘暹的感觉很不好。当日霍广正去梁园。为了梁九图外，目的更在于梁僧宝，但是大兵压境，刀剑直逼脖子。梁僧宝还是一面不见霍广正。性格之强硬倔强，可见一番。

此人幼年聪慧，博览群书。年纪稍长就随父亲钻研《易经》，甚有心得。咸丰八年（1858）中举。咸丰九年己未科二甲第22名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升员外郎、掌印郎中兼军机处行走、监察御史、鸿胪寺少卿。

同治十一年（1872）。十七岁的同治帝举行大婚典礼。典礼结束后，垂帘听政的两位太后就要归政，这是历朝历代来的规矩。但是当时朝臣恐得罪慈禧，都不敢直言上疏。作为襄办大婚典礼的官员梁僧宝却毫无畏惧的独自上疏，直言皇帝既已成年，太后就不宜再操纵权柄，应该迅速撤帘归政，以遵从祖宗规制云云。

一时间朝野称赞，无不赞他戆直敢言。刘暹之所以闻其名，也是因为这个事。随后，一批大臣相继上疏附议。第二年正月两宫太后正式下诏撤销垂帘听政。当然实际效果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刘暹当时才认识到梁僧宝这个人，可也怀疑他是不是一个拿命来搏名声的清流干将，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接触。只是命令北京站持续观察。

结果发现梁僧宝是真的秉性耿直，厌恶阿谀奉迎。同治十二年、十三年，他参加磨勘（复核抽查科举考卷）乡试、会试，发觉有作弊现象，一力斥革两名不合格的新举人，并将情况如实上奏。顺天乡试考官、大学士金庆等人因此被降职处分，各省新举人相继被斥革、罚停科的、考官被撤职降调的甚多，一时掀起大风波。受处分的官员唆使监察御史周声澍、郭从矩弹劾梁僧宝吹毛求疵，蓄意中伤，朝野为之议论纷纭。

同治帝当该念得梁僧宝的好，亲自抽查梁僧宝所磨勘的考卷，发现并无枉曲之处，下旨着令御史‘无须争议 ’，风波才平息下来。

同治帝病死后，西太后择立她妹夫醇亲王四岁的儿子载恬为光绪帝，并拟定将来由光绪帝的儿子继承统绪。朝中文武担心爱新觉罗一族日后为此发生争端，纷纷出谋献策，有请镌碑于太庙的，有请立丹书铁券的，众议纷纭，莫衷一是。是时梁僧宝力排众议，直言：‘石碑、铁券都可以毁损或伪造，不如降旨明示天下：将来承继皇统者，光绪皇帝亲子。臣民众所周知，有口皆碑，不胜似石碑铁券？‘

尚书翁同和、潘祖荫都认为这个提议最稳妥，遂向两宫太后复奏，采纳了梁僧宝的办法。由于梁僧宝平时沉默寡言，但言必有中，所以朝中大佬对他的奏议多较重视。他的奏章如《亲政》、《郊天》、《整顿科场》、《乞休》等，均能切中时弊，被朝廷下达内阁议订颁行，并受到朝臣的认同。

光绪二年，也就是今年，梁僧宝因病告退，南归老家。

这人性格很适合做监察。如果他能投刘暹，刘暹立刻就会命他做广东省的监察御史。

‘传言刘侯在羊城获利丰厚，果然是不假。‘梁僧宝眉宇间藏着不屑。政治方针上，他是属于保守派的。本就对刘暹的兴商务洋政策持有反对，更别提传闻里秦军在广州捞了个金山银海。很想当然的，他就把城管的银响和金山银海，以及秦军的军纪连系在了一起。

秦军刚进广州，就在在本地大肆招募人员。城管都出来了，其他方面可想而知的。如此秦军肯定要支付大笔报酬，那财大气粗的银响就是秦军搜刮广州的明证。

梁九图脸色微微变了变，却没有说儿子。梁僧宝的脾气要能改掉，他就不是梁僧宝了。

一旁的小二自然也能听出梁僧宝言辞里对秦军作为的不满。脸上立刻显出一抹惊慌之色，“这位大爷，可不能这么说。这城管拿的都是纸钱，只能在供销社里买得到东西。不是你想的那回事。茶楼

势小利薄，不谈国事！”

小二匆匆退出雅间了。但是他给梁九图、梁僧宝父子却留下了一个疑问，“纸钱是什么？”

“你们谁知道纸钱是何物？”

梁僧宝对屋子里的俩随从问道。

他对刘暹很不满，自然对秦军占领广州后的一系列作为，就毫不关心了。是真不知道什么叫做纸钱。而梁九图呢？就更不理俗事了。他在佛山梁氏，更似一精神领袖。也不知纸钱是什么。

但他们的随从知道。没有老爷闭关，随从也闭关的。

梁僧宝年已有五十，随从自然年纪也不小。不是十几岁整天都在府里的小厮。

“老太爷，大爷，这纸钱小的倒是听说过。说是叫‘华元’。军政府招募的所有人，不仅仅是城

管，还有警察、办事员，和军政府所有当官的，拿的俸禄都是这华元。不给金银铜钱，只给这纸币。

这些纸币平常市井里当然花不出去。可是军政府在广州各地设立的都有个叫供销社的铺子，可以用华元在里面购买粮食、布匹、盐糖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里头也只收华元，你用金银铜子去买，他们还不卖。

那供销社的东西多，大到车马、钟表，小到针线碗筷，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就跟刘大帅没造反前秦军在广州城里开的那些百货商店一样，价格还便宜。”

梁九图不懂经济，梁僧宝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生，你要两人详细说解这种‘华元’到底有什么意义，两人都掰扯不出一二来。但是直觉告诉他俩，这东西意义重大。

“这一华元能买多少东西？军政府各级人员俸禄都是多少？”

“一元可买精米一斤，七十五华元合一银元，一百华元合一两白银。军政府开的那个华夏银行里有兑换。但只准拿金银去兑换华元，拿华元是兑换不出金银的。小的前几天才拿了一两银子在里面兑了一百块华元，在那供销社里给婆姨买了块镜子，还扯了块布。价格比市面上的物价要便宜一筹。

小人的妹夫就在秦军搞得那个法院里当杂，每个月是二百块的饷，再加政府的职员福利补助，好像是这么一说，一个月能得二百五十块华元左右。那些补贴一部分给钱，一部分给两米油盐。这些城管跟小人妹夫一样，都是秦军官府的最底层，每个月也当能拿二百块华元的工资。

对了，军政府里不说俸禄、饷银，只说工资。”

第四百章考秀才！考举人！

政府职员福利补助？这是什么？！！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说着太绕口了。把它划掉，只说工资，一个秦军官府最底层的小吏、衙役，最基层的基层，那就是每月两百斤的精米。这要转手卖给米店、粮行，那立刻就是三四块银洋的收入，绝对足够四口之家过活的了。

而这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家就是一大堆亲戚，只要秦军开支能支撑的下，只要在政务、税收上不出大错，再无外力打搅，不需要多久，这个南天名城就彻彻底底的姓刘了！

梁九图、梁僧宝父子心里头百感交集。秦军原本开的那百货商店，里面的货物超过八成都是秦军自产的，盐糖布匹、火柴五金，自行车、马车、镜子，外加锅碗瓢勺和筷子，一个广西的产量怕是能够供应半个中国。秦军最主要的短缺是大米，但他们背后拥有越南与兰芳的鼎力支持，那手中就永远

不会缺粮食。

‘这华元怕是会越来越畅通，如之前明宝钞是也。你身上可有华元？拿来老夫看看。‘梁九图根本想不到刘暹的期望是快速的把华元流通全国，然后废除金银。还以为刘暹只想学明太祖，白纸变金钱。但这其间有着一个信誉问题，他不知道刘暹能保持多久，只担心日后有变故，坑的还是百姓。这东西很不保险！

而华夏银行中，只可以用金银换华元，不能以华元兑换金银。就是这担心的一大明证。

他哪知道刘暹对金融学根本就半点也不懂得，却又知道清末民初的这几十年里是国际金银比价巨浪迭起的时候。可不愿意看国内流通着银元、金元。然后因为自己的无能被欧美大鳄操纵金银比价给坑的血本无归了。所以他直接学rmb，发纸钞。慢慢来，配合着行政命令。以逐步驱除市场流通的金银。最后把所有金银收回国有。

对于一个金融学小白来说，刘暹能想到的只有

这些，并且在心底里也拿定主意，必要时候直接上行政硬手。

‘老太爷、老爷，你们看。这就是华元纸币。这是一块的，这是五角的。这华元最大的面额是一百的，接下是五十的，二十的，十块的和五块的。一块的以下。是五角、一角，五分，一分。‘

随从打口袋里掏出两张华元纸币，梁九图看了之后吃了一惊。这纸币虽没有他见过的外国货币印制的那样精美，但是纸张又韧又挺，印刷的花纹干净整洁，想要仿制难度也是很大的。

而且印刷货币的纸张制造中掺了生丝和棉花，这是他从一部二战电影里看到的招数，但是效果很好。几经试验。就得到了现在的印钞用纸。

再有这华元的印刷的底版是阴版雕版的。

阳版印刷是凸版，突出的部分亲油墨，非突出的部分亲水，印刷的时候凸出部分吸附油墨。阴版印刷恰恰相反。需要印刷的部分是凹进去的，这部

分吸收油墨，突出的部分则不吸油墨。这样印刷出来后的效果会更好。痕迹清晰，图案整洁。但即便如此。钞票的印刷也废了好大的劲，成品率不足50%。废钞票全部焚毁。

梁九图根本不理解不了这些技术的采用，他拿着钞票仔细翻看，除了钞票的手感质地外，就是瞧花纹、图案。钞票正面中央是琼州天之涯海之角的南天一柱，这南天一柱还是秦军大将齐大林去年捣弄出的东西，相传还是刘暹本人拍的板。【南天一柱是1909年才被刻上的】团上南天一柱四个大字清晰可见，印刷还是很好的。图案的上方写着华夏银行是个字，右角用汉字写了五角的字样，下面又印着一个阿拉伯数字5。

再反过来，背面也有种种花纹，中间是一个镰刀锤头的标志，标志着工业和农业是国之基本。下面是一行字，还是华夏银行。

……

码头上，锣鼓欢庆中八艘远渡万里的军舰——

鸣响了汽笛，落下了船锚。

杜春、王福友带着六名年轻的军官来到了刘暹面前。是的，十三人中只有六个人愿意现在就投效刘暹，其中仅仅有一个是福建人。

七个福建人中的六个人，包括成绩最好，在旅欧期间最后重视的林永升和黄建勋，全沉默以对。

你不能说他们什么，是亲族的牵扯让他们犹豫。但同样的你也不能说刘暹接下的任命有什么问题，六个福建人被他一脚踢进了南洋舰队的后勤系统里去。而以林国祥为首的五名广东籍军官，和方伯谦这个一直让刘暹另眼相看的人，这六个人则分别跃上了一舰之长的位置。

就连李和，这个进不去学校，只能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渡过两年的两个人之一，都直接做上了一艘蚊子船的舰长。另一个人是蒋超英！

而李和之前被认为最好的前程，不是一艘后勤运输舰的舰长，就是镇南镇北镇东镇西四艘木壳炮

艇中之一。而蚊子船，虽然跟那四艘炮艇大小近乎相等，可它是铁壳的。

码头上的热闹一直持续到临近中午，人群才消散开。梁家父子也一肚子疑问和担忧的回去了自家在广州的外宅。

同时间码头外的一家街边小店里。

两个年级不大的书生在相对而坐，桌子上只有一凉一热两道普通的菜肴，再人手一碗米饭。一旁放着一个茶壶和俩水杯。

“一桢，你真要去法院做工啊？现在局势不明，秦军虽然势若破竹，但天下之大不止一岭南。万一秦军事败，你可是要受殃及的。”

朱启新感觉自己同窗实在太轻率了。他家中就算有困难，也不该轻易的屈身于贼。这就等于身上有了污点了，大清如果真的完蛋那自然不提。可要是再度中兴，温守荣就再无出头之日了。

温守荣苦笑，如果有别路可走，他如何愿意冒险？但他父亲上半年病去，家里的家当为了给父亲看病买药是卖了个精光。而母亲因为悲痛卧床不能起，“文怀，我家中实在揭不开锅了。家母体弱，还有一双弟妹在，我身为长子长兄，必须把这家给撑起来啊。”

“军政府外派的工作队工资比呆在城里的起点就高上一级，我每个月就能拿到二百五十块华元，这样家中每月的吃食花销就不用愁了。军政府每个月还有补助，衣装也是军政府发放。如此算每月小弟还能有所结余……”

温守荣给自己同窗算起了自己一个月应得的那些补助。两双鞋子、十斤大米、五斤油、两斤冰糖、十斤水果、五尺布、五斤鸡蛋或五条鱼，以及二十块的津贴，全拢在一块怎么的也能值上六七十块！早就比待在城里的基层人员高一等。

这些实物补助拿回家里贴补家用，每个月能给家里剩下多少事！

“不过我听说你们下乡之前，要先在哪个政治培养学校学上几个月！？”

“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在法学班已经学了五天了。每天吃住都在学校，逢十休息一日，正赶上今天。我昨晚回的家，今个来码头看军舰，正好碰到你。”

“学校里吃住待遇都是一等一的好。可制度严格，一切都以秦军的纪律为先。每日清晨六点就要起床跑操，围着西营原先那个校场，跑上三圈。

接着再是早读，到七点，全校师生准时吃饭。八点准时上课。”

“所学之书，不类经典。秦军尚西学，数学、地理为各科必学之课。再有针对所报专业之不同，分门别类的学习其他诸多书本。以小弟所在的法学班而论，就有秦军的各类律法条文和西洋各国的律法，十多本之多。”

说起那所学课程，温守荣脸上的表情苦涩的能

滴水。秦军的规章制度下，不是说你报名了进学校了，就万事大吉了。每月的考试，那就是一道鬼门关。

而且考试评分按什么百分制，六十分为及格。如果两次考试不及格的，那连下乡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踢出学校，填进军政府下辖各机关里，做真正无出头之日的底层基层。

但也正因为要求严格，明眼人都清楚现在这个政治培养学校意味着什么！

——那是秦军在自己给自己培养当官的，培养人才的。

这种学校给腐儒们的感觉太坏了，威胁太大了！让他们一想起来就睡不着觉。虽然刘暹在抵到广州的第二天就宣布，明年开春他将在两广各府城举行科举。

考秀才！考举人！

两个不同层次的考试，对应着两个不同层次的阶层。

前者是任何人都能考，并且只要考中就能当官，有官帽带。

后者，则必须有清朝的举人资格才行，秦军不认同清朝的秀才资格。考中了，当然也有官做，而且起点要比秀才高出很多。

但这次科举不再考四书五经，八股文章，而是秦军以自己的方式和内容来出设考题！也可谓是自古所未有啊！

现在众多辅导书，也就是当初刘暹在台湾招募‘兰芳村官’时的那些本本，整个两广都在卖的火爆。

也因为此，至今刘暹不见有什么身负名气的读书人来投奔他。因为所有的读书人都能看出来，刘暹跟他们不是一路的。

如果刘暹的起兵提早四十年，泱泱中华还是天朝上国的时候，那地方乡间的阻力会更加的大。甚至南北士林对于洪秀全不共戴天的态度，就是对于他的态度。

只是现在，西强东弱早已明了的很了。

第四百零一章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紫禁城，养心殿。

东暖阁里气氛凝重而压抑，大清国的两宫太后一坐着抹眼泪，一个面无表情。六岁大的光绪帝布偶一样被摆在御座上，但整个东暖阁的王公重臣们都没朝御座看望一眼，连光绪帝的亲爹醇亲王都如此。

今天两宫叫起的全是自己人，就没有召见汉臣，在场的不是旗人就是蒙古王公，是与这个王朝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休戚与共的。

大清国国亡了，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所有的特权，所以他们是忠心大清的。

‘洋人提了这些条件，狼子野心，是可恨之极。但是跟南面的那贼子不一样，洋人夺不去我大清的江山，刘贼却能将整个八旗埋葬。’

慈禧太后目光扫过所有的臣工，下面没有文祥的身影，这让她内心更是凄寒。国危之际，肱骨重臣却卧床不起，让人心底不得不泛出风雨飘摇之感。

‘六爷。总理衙门是你管的，威妥玛他们您也见过，你是要怎么说？‘

说真的，慈禧已经有一个月没睡好觉了，打刘暹起兵她就日夜难寐。面对两广那一个接一个的急报和败讯，她嘴上的虚泡就没下去过。可是她干着急也不顶用不是？这要靠部队一仗一仗的打工去。

也就是最近两天，英国、法国、俄国，欧洲列强的在京公使先后找到了总理衙门，对大清表示支持，表明了他们国内的态度。慈禧这才睡安稳了！

三个国家都愿意提供大规模的对华援助。那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金白银和军火弹药。是一个个经验丰富，有真本事的军官。

慈禧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洋人开价虽然狠。但是没绕弯子，直接表示了大清的支持。尤其是法国和俄国，这可比大清低三下四的去恳求着要号的太多了。

而且法俄两国也值得信赖。这两个国家都被刘暹打过么。现在好了。刘暹要为当年的‘绝代风采’还账了。慈禧想起这事儿，就觉得心里畅快。刘暹这个逆贼，这是真正的‘作死’！

可洋人的提议也让慈禧很肉疼。她能下得了这决心，可她怕担这骂名。总理衙门是恭亲王管的，奕?属于她的潜在打击对象，这个黑锅慈禧很想要奕?给背了！

“回西太后，臣弟以为，还是暂缓为好。只要淮军、楚军能挫一挫刘贼的势头和兵锋，能把战局暂时僵持。总理衙门就好跟洋人讨价还价啊！”

英国要九龙，要威海。

俄国人狮子大开口，要整个伊犁河谷。

法国人也胃口不俗，不仅要越南，要广州湾，还要朝廷完全开放西南各省于他通商传教。

奕?一想起这三个国家在总理衙门抛出的协定，就很的直咬牙！

大殿里持着跟恭亲王一样心思的重臣王公不在少数。这些人还迷信大清十多年努力办洋务积攒下来的那些家底。对左宗棠、李鸿章，乃至湘军的一些巨头，还甚是信任。认为只凭自己的实力未尝不能平定刘暹叛乱！

现在一场败仗接着一场败仗。那只是被刘暹起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要稳定下阵脚，凑齐全国兵力，与之大战，未尝不可得胜。

这朝廷里焦急的日夜难眠的人可不止西太后一人。

慈禧又被恭亲王拿这话来堵了。东暖阁里一片寂静。养心殿外更是鸦雀无声，太监宫女们小心翼

翼的走路，轻声慢语的说话。生怕一个不小心惹恼了里头的西太后，一顿乱棒齐下。就得去追随大行皇帝陛下了。

片刻之后，一个小军机走到东暖阁外。小声喊道：“禀报太后，刚才英国公使威妥玛使人送来消息，说是香港方面，三日前我大清西南官军一部和叛军在镇安接上了火，战况激烈。”

东暖阁里沉静的气氛立刻被打破了。就跟火星落进了油锅，熊熊的烈焰在燃烧。就是慈禧自己，瞬间里也觉得口干舌燥起来。

镇安，西南官军，那不就是张树声、刘士奇、周盛波的淮军么。

打得赢打不赢？

醇亲王的额头上瞬间就冒出了明淅淅的一层汗。

“太后，以臣弟之间，就先跟英法俄三国谈

着，能压下一点是一点。特别是俄国人，伊犁河谷断不能给他，可以换做别的地方。

我们一边跟他们谈，一边等着西南的战报。如果得胜，一切好说。如果再败，六哥，我看也别再僵着了。这洋人再狠也要不了我大清的江山，刘暹贼子可是要掘断我们的根啊！”

醇亲王的这番和水泥的‘肺腑之言’，为西太后与恭亲王之争，画下了一个暂时的句号。一切就都等着西南战报送来了！

……

秦淮两军在镇安府的交锋都是依靠着右江而来的。秦军从南江沿江西进，轻取隆安、果化，与淮军刘士奇部相逢于上林。

右江以南的都结、结安、结伦等地，两军都是看也不看。别当广西十万大山是说笑的，那些地方真的望山跑死马，再多的人撒进去，也会立刻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分队。依靠现今的通讯条件，想要

立刻迅捷的联络集结部队，那根本不可能。

所以，不管是秦军，还是对面的淮军，都根本不看那些地方。眼睛只盯着右江这条运输命脉。

两军的弹药、粮食、军需物资，可都赖于这条右江沟通前后了。

上林县城位于右江的右岸，城墙不到丈高，边长不及一里，放在江南江北，这只能算是一个大镇。

秦军的速度更快一点，因为周军手心里有刑昌带领的一个骑兵团。所以秦军抢先一步占领了上林县城。来晚一步的刘士奇却也并不吃什么亏。上林县城这一块地儿是此段右江河谷最宽阔的地方，且没有垮到江左，难受易攻。如果真的布置防御或进攻的话，前后的沿江村落更加适合。

刘士奇的大营停在距离上林县城十五里的拉骨滩，而他的前头部队则进到距离县城只有两里的那效。

刘士奇是淮军宿将，其部奇字营或许不是淮军中数在头列的大营头，但绝对是淮军中的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跟刘铭传一样，奇字营是淮军当中最早一批近代化武备的营头，是淮军当中最早组建炮队的营头，更是最敢打硬仗的部队之一。

因为刘士奇来自湖南凤凰，其家乡子弟兵就是明清以来湖南最能出强兵的镇竿镇！虽然近代枪炮的普及化已经让镇竿失去了往日的威名，但是士兵能吃苦，不畏死，在这个时候的中国，那就是一等一的精锐。

“轰轰轰……”

奇字营的炮兵再次将炮弹倾泻到了江对岸。战场上，狡猾老练的奇字营炮兵军官吸取了那效一战的经验，采用炮击一轮就转换阵地的战法，避免被秦军同行估算出放列阵地，招致报复性打击。所以这一阵炮击只是解江对岸淮军阵地的一时之急，而不是永久性将麻烦解决！

刘士群手心里的望远镜都握出汗来。‘镇竿’这个长久以来都横在他心头的骄傲和自傲，随着额头、身上不停渗出的汗水，仿佛也流失掉了一般。

秦军很能打，真的能打。不是只靠着炮火充足、炮兵优秀欺负人。

随着炮击威胁的暂时消除，秦军的攻势再度恢复起来。站在江对岸，刘士奇能清楚地看到向淮军阵地进攻的秦军枪口射出子弹后的火光，那点点光亮正在逐渐拉成一条弧形的战线，弧线的最高端，距离淮军阵地的前沿已经不远了。

几块岩石对垒，再以原木、土砂巩固，一个不错的火力点竖立在秦军的对面。只要不被大炮直接命中，这个火力点根本不受子弹、手榴弹，乃至于迫击炮弹的威胁。而躲在其内的淮军士兵枪口喷吐的火光，将秦军进攻尖锋直接压制在了这么个凹处里。

身为中队的尖刀班，进攻要此次打不出效果，

那是会影响身后战友的士气的。而且进攻之初制定的战略就是他们‘尖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现在自己这里被压制，左右翼的进度也可想而知。尖刀班的战士扭头往后一看就能瞅到一个个不得不撅起屁股趴在地上还击的战友。

班长姓彭，几次想将位置转移一下，却立即遭到碉堡里淮军士兵的拦阻射击，不得不打消了念头。

他已经用战术手语向后方神情迫击炮支援，两枚迫击炮弹也确切打中了碉堡，可是不见效果。枪声只是稍微的停顿了几分钟，就又接着响了。

“班长，再申请一次火力支援，你们用手榴弹掩护，我炸了它去！”

战场上一刻都不得迟缓，趁着敌人炮兵部队转移的空间，大队长下了死命令，必须拿下一道敌军防线。对于他们尖刀班来说，那就是必须拿下前面的堡垒。

班长不带犹豫的向后头比划出了请求火力支援的手势。没等两分钟，迫击炮弹就咻咻的落下。尖刀班的战士也趁机甩出了几枚手榴弹，爆炸腾起的硝烟和黄土，整个遮蔽了拿堡垒内敌兵的视线。

一个战士抱着一个炸药包直冲了出去。

趴下，跳起，弯腰，翻滚，匍匐，子弹不时的打在士兵周边，但非常幸运的是都没射中。这名秦军士兵的战术躲避动作十分优秀！

敌我两边距离不到七十米，天色临近傍晚，子弹拖着的轨迹都能看清楚。一颗颗子弹试图射杀掉那名士兵，都没能成功。而趁这机会，整个尖刀班的士兵都跳出了坑洼。

第四百零二章德国人也不是好鸟！

仗该怎么打？

在刘士奇的心目中，打仗最初是刀枪拼命，然后是讲纪律谋略，但这东西很快就给洋枪洋炮所攻陷，再出色的韬略在洋枪洋炮面前也是一摧即垮。再之后西方军事学进入淮军，那就是列队整齐，排枪击毙了。

西南战场，刘士奇与石达开部有多不少次的苦战。后者榜上了英国人的大腿，枪炮不缺，同时部队也受到了英军军官的整训。

太平军与湘淮军在云南，打了不知多少次正面野战，守御战，攻防战，刘士奇不是近代战争的菜鸟。

刘暹的出现撬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现在时候的中国武装远比原时空同期的中国武装有着更深刻的西化。

对于战场，无论攻防，在刘士奇的心里那都是火力和人命的较量。

先是火炮轰击，然后是部队排列开进行冲锋。

进攻部队只要能顶着守军射出的子弹持续向前，在士兵数量密度大过敌人杀伤密度的时候，那就能冲上敌人的防御阵地。

如果傍晚黄昏，江对岸的那场攻防战，换做进攻方是刘士奇部的情况下，那战场上肯定是要倒下一地的尸体的。刘士奇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小规模的散兵突击，没有尖刀班+爆破组这一概念。就秦军攻击中队尖刀班端掉的那个堡垒，放在刘士奇手里，就只有那无数条人命去堆！

那拿起炸药包冲去堡垒进行爆破的士兵，一连串娴熟的战术动作，震撼了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刘士群。接着也震撼了刘士群的哥哥刘士奇。

从这一场战争上刘士群看到了太多秦军与淮军

不同的地方了。他也学到了不少之前思维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说炮火掩护，炮弹不仅能够杀敌。也能扬起硝烟和尘土，来遮蔽敌人的视线。掩护己方士兵的行动。

在云南战场上，刘士奇兄弟曾经引以为豪的排枪击毙和列队整齐，现在看竟是那样的落伍和落后。跟秦军的战术一比，奇字营上下军官哪一个都能感觉出巨大的差距来。

就像淮军从洋枪洋炮的唯武器论过渡到西式练军时候一样，似一种时代的差距感！

不过仗还是要打的！

只是刘士奇部完全变成了防守态势。至于奇字营里几名洋员的建议，刘士奇听都懒得听。

中**队近代火器化的时间相当短暂，所以军中没有多少顽固到底的。比如拿刘士奇来说，他的军事思维都已经转变过三次了，那再转变第四次也是轻而易举。

像欧洲军界。不管是后膛枪还是后膛炮，武器发明多少年了，却始终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只有靠真正的战争实例来说话，这种现象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

奇字营的几名洋员都是英国陆军退伍的老军官，年纪最轻的也有三十五六岁。他们就不能接受秦军散兵突击的战斗模式比排枪击毙的战斗方式更强这一事实。坚持让刘士奇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军队，要发起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刘士奇脑子有毛病了才会听他们的。

于是淮军发起的这次反攻，刘士奇这一路。跟秦军见仗三天时间，就彻底的萎了。部队完全转入防守态势，刘士奇还一个劲的向后招呼援军。

同时张树声、周盛波那一路主力，正在云南开化府。顺着红河跟刘卓带领的鸿基城秦军主力部队交锋，情形同刘士奇的一样，几次交战都是吃大亏。同时刘永福和黄崇英的黑旗军、黄旗军也在分别沿盘龙河和普梅河向开化府中东部进军。当地清

军根本不能抵挡。

也就是说清廷许多王公重臣即以厚望的秦淮之战，淮军刚刚打个开头。就疼的再也不敢主动出手了。虽然云南、广西山势众多，地形复杂。淮军三部只打防御战倒是能拖住秦军不少的时间。

……

北方。

一条官道由北向南蜿蜒而行，由于积雪很厚，道路几乎与那白茫茫的原野融为一体，如果不是路上的车辙，几乎分辨不出哪是路哪是原野。

一辆四轮马车停在路边，右边的一个车轮深陷在积雪中，车轴已严重损坏，几个身穿德国陆军军装的士兵正聚在车轮边，手忙脚乱的更换那只车轮，在他们的身边不远处，十多匹洋马正悠闲的立在雪野中，不时打上几个响鼻。

马车装饰豪华，车门上还绘着徽章，车尾插着

根镏金旗杆，顶端挑着一面黑白红三色国旗。【德国这个时代的国旗，黑红黄是二战后的旗帜】

马车的车厢里坐着几个男人，除了其中一人是西方面孔的洋人之外，其他几人都是东方人面孔，从脑后的辫子来分析，他们自然也都是中国人。

车厢里的气氛似乎很沉寂，每个人都板着脸，一言不发。

洋人向窗外看了一眼，对那名坐在身边的中国老人说道：“总督阁下，我认为德意志的提议对您个人和您的军队都有着巨大的好处。一万人，并不是一个多么高的数值，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还会付出一笔不小的资金和一批数量巨大的军火。

您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想一想自己的得失！”

德英两国想用一批军火和一笔资金来买一万名中国士兵的性命。他们会以秦军表露的战术来训练这支部队，投入进战场，看一看结果。

这个洋人的名字叫巴兰德，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而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中国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离京要南下保定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幕僚。

李鸿章半天不语。

淮军跟洋人交易军火，这没什么。可接受洋人的银子和军火，就惹人忌讳了。

而德国人和英国人要求的一万军队，不是淮军自身已有的一万军队，而是要从新招募的新兵。并且这支部队的平日里的作训权力，要全部掌控在英德两国人的手中。李鸿章万万不敢轻率决定！

洋人说的好听，指挥权还掌控在自己手里，听从自己的调令。但事实上能真如此吗？

这可是英德两国一手训练出的军队。平日里吃喝拉撒，作训打枪，银响发放，全是洋人一手包全。这一万军队吃洋人的饭，喝洋人的水，穿洋人的衣服，拿洋人的银响，怎么可能几句轻飘飘的

话，就成淮军的人了？

李鸿章可一个字都没听到巴兰德说过要淮军派去军官，组建编制骨架的。

没有属于淮军的军官，李鸿章对巴兰德说出的话嗤之以鼻。

这件事他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

四川，阆中。

“近失弹！调整方位角xxx，高低角xxx！……预备，放！”

“轰！”

一声炮响，一颗炮弹飞到四里之外，准确的击中了目标，一股黑烟腾空而起，将那座漆黑的建筑遮蔽起来。

那座建筑就是阆中城外的一座土地庙，本是个不大的地方。

现在，那座小庙却成了川军在阆中城外战场的一处支撑点。

唐友耕下了血本要死保阆中城，因为这地方地势太重要了。处在四川盆地的北缘，嘉陵江的中游，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严密至极的缠绕合护的形胜之地。

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山围四面，水绕三方，是天然的战略要害之地。

进攻阆中的秦军部队就是石东来营。魏明给他了一个大队的骑兵配合，并没给出强制性的战斗目标，只看石东来能打多远，就打多远。只要把唐友耕打的没时间筹集部队，再来进攻就行。

汉中的主力部队，一边要在凤县防御甘陕川军的进攻，另一边要对付河南与湖北的来犯清军。后

者很需要机动性强大的骑兵部队，魏明的主战场是豫陕鄂交界。

以土地庙为基点，川军在阆中城北面构筑了两道防线，战壕、土木工事、防炮掩体，诸多现代军事防御设施在那两条防线上都能找得到。

自从昭化一败之后，唐友耕收拢残军不住的后撤，到了苍溪由留守川军接应，才算站住了脚根。可身后的秦军追的甚急，唐友耕不得已再与石东来打了一阵，结果不出意料的败阵，损兵了七八百人。

主力大败，唐友耕部残兵士气低迷，军无斗志，没一触即溃，已经算唐友耕在其部下心中有地位了。

唐友耕二次收拢残兵败退到了阆中。

这时候川中的练军一部已经抵到了阆中，这部两千多练军本是唐友耕的后续兵力，现在却成了救命稻草。因为阆中地理实在重要，唐友耕不能再

退，否则四川盆地就等于敞开大门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成都的四川总督吴棠，大清早一起来就接到城外有秦军骑兵出没的消息了。

唐友耕一边向四川总督吴棠求援，一边在练军中洋员的指挥下构筑阵地。

除了城北的两道防线，还有城外的天台山、白鹤山，大雁山、烟洞山、大盘龙山、文城镇，两道横跨嘉陵江东西的防线。

但唐友耕手头只有五千兵不到，火炮也少的可怜，其中半数的部队更是刚被秦军打的士气全无，根本就不堪战事。城外两道防线跟纸扎的一样相继沦陷，石东来营势若破竹，直接杀到了阆中城下。

第四百零三章这是要跑的节奏！

农历十一月下旬，四川练军大批开至阆中。秦军的兵力不足，石东来手下只有两千来人，见唐友耕援军已到，遂即开始后退去。

唐友耕可不敢冒险追击，只派小股兵力尾随着做做样子，对天放了一阵枪。当然在给成都的战报上，他自然写成是自己浴血奋战挫退了强敌。而川中总督吴棠和成都将军魁玉也运筹有方，使得援军及时赶到。

大庆官场就是这样！

吴棠跟魁玉明知道战报有假，发往北京的时候也依旧只‘锦上添花’，没有实话实说捅娄子的。而且大清朝真的也需要一两个这样的战报提提精神！

那刘暹自从起兵以来，真的是势若破竹，所向披靡。广东全境现在都落入了秦军手里，巡抚张兆

栋逃入了江西，提督刘松山率残兵退到了福建。广西也只剩下西部几个地方还没拿下，云贵总督刘长佑组织的反击兵力，张树声、刘士奇、周盛波虽都是大将，却也仗打的不好看，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这消息北京不知道，川中就能很清楚。

而此时的四九城，满朝文武、八旗贵胄、皇城根脚的老百姓，议论的话题，却已经从西南大战转移到了东南刚刚送到的一个联名奏折上了。

福州将军岐元，杭州将军希元，在大清的官场上这两位存在感很低的人联名向北京送了一个奏折——请奏朝廷迅速将福州、杭州满城的老弱妇孺接过江去。

奏章中说，地方驻防八旗兵享受国恩二百余年，职责在身。自然原为大清朝肝脑涂地，可是军旅上下实在担心家人的安危。请奏朝廷将所有八旗兵家眷家属接过长江。妥善安置！

这话说着好听，不晓得的人还以为是托付家小给朝廷。要拼死一战的。可事实上谁不知道，这分

明就是这俩货信不过左今亮，信不过楚军，这是要跑的节奏！

如果从大势大局上讲，朝廷绝对要重处岐元、希元两人。这太丢‘我大清’的脸面和士气了。但偏偏有人认为，事到如今需要面对现实，秦军不管今后会如何，现在的确是犀利无比，朝廷国本不能无谓丢失。的确得做两手准备！

反正这奏折是狠狠地让八旗，让‘我大清’没脸了一下。

……

“向发遣人来报，广东新兵营一共招收新兵一万两千人。收编各地民团、乡勇一万五千余人，解放俘虏八千三百人。那些绿营、练军、督标被俘清军部分，但凡是汉人，几乎一招就降。”

“广西新兵营招收新兵三万一千人，阮朝派来的五千新兵已经编列其中，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底子，只要经过一个月的作训。就能拉上战场。”

“最迟明年的三月份，广西就可出两个整编旅的兵力，分别对贵州、湖南发起攻势。”

“我军水师已经在两江海面出现，杭州、宁波、定海、上海。全都开始戒严。洋人就此已经向我方提出抗议，要求我军在军事行动的时候不得损害他们在华的利益。英国香港的舰队一部分已经开到了上海。”

“李学鸣、伍金柱两日前已经攻下了江西的赣州，刘秉璋手下嫡系淮军约三千人被奸。其中两千人被俘。李士恩部正进军宁都，宋祚先团【骑兵团】已经攻向了吉安。刘秉璋手下还剩的兵力大约还有四千余人。连上张兆栋、王得胜的残兵，不足七千……”

“不过现在一个问题是。我方控制区内的大量百姓还都留着辫子。尤其是有着伪清功名的那些秀才、举人，这些人在地方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他们拒绝剪辫子，百姓很受影响。

总体讲海南、台湾已经有八成的男丁剪了辫子，广西有七成，广东最多一半。尤其是我们刚刚拿下的韶州和佛冈，大量的士绅还都留着辫子。”

“两广军政府组织的文艺团，以说书、戏剧的形式讲述汉唐、宋明风华，讲述满清入关之血债，效果很好，能打动众多的普通老百姓，但对士绅文人效果不大。而且文艺团数量有限，推展开来，太耗时间……”

花园里，刘暹正在缓缓散步，丁振铎在一旁向他汇报着最新的军情，最后把话头一转，引到了辫子问题上。

对于辫子这个问题，丁振铎一直以来都是持强硬态度。对刘暹有些放任的做法很不满意。在刘暹的周边还有几个侍从，以及一群挎刀配枪的侍卫。

所有的人都是汉服，侍卫们一身大红，丁振铎等人一身大黑。只有刘暹的衣服是淡青色的。

红武黑文，这是秦军起兵后定下的官服制度，

袭汉时。

“我军进广州也有一个月了吧！”

“明天正好一个月！”

“那就发个通告，说愈时一月仍不剪辫者，必属心怀伪清之辈也，本该惩处。但我心有善意，不愿于民间妄动刀兵，然也不可不罚。即日起，就不剪辫者之家，赋税加倍，子弟一律不准科考入仕。”

“还有，在那些新附的地方颁布一条命令。一根辫子换一斤大米！”

……

福州城里。

“韶关、惠州、嘉应……五岭，这都是一夫当关之地啊！”

左宗棠举着蜡烛，在总督府衙门的书房里，看着老旧的江南地图，看着广东省境内那密密麻麻的名山大川，胸口一阵阵压抑。

那韶关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潮州、嘉应境内的九莲山、乌禽峰、白云嶂、莲花山、大南山、贵人山、铜鼓峰、鸡公峰……

这么多的险要地利，怎么就一个月里败成这样子？

而这么多地利的广东都挡不住秦军，现在秦军的兵锋指向福建，楚军就能挡得住吗？

漳州王德榜、傅先宗的那一战让左宗棠心气骤短。一项充满无穷干劲和自信的左今亮也变得有些患得患失了。

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显，全吞广东的秦军，用于江西攻略的只是几部偏军，其主力向发部是根本就没有动。

他部目标是哪里？除了福州还有什么？

说真的，左宗棠很气闷。战事之初，秦军直接以闻所未闻的水雷封了闽江出海口。让他多年来苦心打造的船政水师完全没了用武之地，至今困于闽江之中。可以说时局败坏于斯，左宗棠要负很大责任的。

因为那个时候刘暹的八艘军舰还没回到手心，清廷自认为有船政水师，是可以遏制南洋水师的。结果谁知道，一招杀手锏完全没了作用。那对计划的影响简直是无法弥补！

左宗棠现在已经集中了两万楚军在福州，加上从广东退来的刘松山残部，和泉州的王德榜部，漳州的王德榜、傅先宗残部，四万人的楚军主力已经集结完毕了。

这一场关乎楚军存亡的大战，左宗棠明明已经做好了尽可能做的准备，战争即将开始，他这内心里却没有一丝的踏实。

这是左宗棠出山二十五年来从没遇到的事情。

而原因说到底，就是对楚军的战斗力，他已经动摇了。

秦军的作战模式早就反应到了左宗棠的手中。作为一名疆场上出人头地的中兴重臣，左宗棠战术上的眼光即便比不得战略眼光，必要的水准也是有的。他能够看到秦军的优势和便利。

如果有半年的时间，左宗棠立刻就会以秦军的战术为出发点来重新训练部队。但他没这个时间。秦军的散兵队列和突击战术，如果不真正的练进骨子里，反而会把楚军现有的整体性给打破。那时候楚军要整体没整体，要散兵突击没散兵突击，完全就会沦落为一乌合之众，褪变回当年平太平军时候的原型。

所以左宗棠明知道军队的战术大大的吃亏，他也不能有所改变。而这种吃亏又限定住了楚军主动出击的可能，以至于楚军空有优势兵力，却不得不处于守态！

若是左宗棠现在还能心平气和，他还是跟曾国藩翻脸，跟李鸿章不和的左蛮子左今亮吗？

左宗棠身边站着刘松山，这位左宗棠手下的头号大将的容色憔悴了不少，从广东一路败到福建的经历实在让他无法忘记。

现在刘松山位于汀州的残部有他侄子刘锦棠带领。

新的地图换上，是福建的，从汀州、漳州一直到福州，密密麻麻的营头部队标记在地图上，这就是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位置上一坐过十年的资本。他的楚军！

半晌之后，左宗棠才放下手中的蜡烛，心事重重地。

“四万兵力，全部是后膛枪炮，老夫的家底是都堆这里了……”整个楚军除了罗大春守在杭州湾，其余的主力营头都调到了福建了。

“左公，守还是能守一下的！”刘松山已经领教过秦军的厉害，不敢说大话。但是四万楚军主力，至少三倍余秦军，守一下福建还是有把握的。但想要用他们去收复广东那是在妄想。

左宗棠淡淡一笑，面孔上浮现出一丝潮红。不知道是不是被刘松山的没出息给气的。“福建无论如何不能再丢了，只要守住福建……什么都好说……”

左宗棠不是愚忠的人。如果福建败了，他会退去浙江继续抵抗。但是马尾那片心血和整支船政水师，他绝对不忍心毁掉。

可这些东西若落进了秦军的手里，那刘暹的水师在东亚还有敌手吗？

届时他直接发兵打天津！英国人都制止不了。

第四百零四章兵强马壮的就是正统

台湾彰化县南投。

‘不象话，不象话！‘一名三十来岁秀才打扮的人，站在镇子东头设立的征兵点前不远，望着那些剪掉辫子当兵的年轻人，忍不住痛心疾首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辫子是祖宗留下来的，岂能轻易剪除！‘

‘丁秀才，你这可落伍了，报纸上早就说了，这辫子是旗人强迫咱汉人留的，咱汉人以前的老祖宗可没有留辫子的。连衣装打扮都不一样。

看那军政府官员的穿着打扮没？可比长袍马褂好看多了！‘

秀才身边正站着一个二十郎当的青年，闻言呲的一声笑。

丁秀才全名叫丁进，祖籍福建，来台已经有四

代人了。台湾全境虽然这些年一直牢牢掌控在秦军手里，但是这人心就不可能全部收拢起来了。

眼前的丁进跟当初时候的吕伯平一样，那就是死抱着四书五经，抵制秦军渐西化进程的一班人之一。只是他没吕伯平那么倒霉，被抓紧大牢顿了一阵子，他也没吕伯平那么幸运，吃了很亏后幡然醒悟。

至今脑袋后头的辫子都不认剪掉。抗拒态度是很明显的。

虽然这也跟丁进的自身情况有关。丁进一家是靠家中百亩田地收租为生，算是台湾诸多小地主之一，日子过的当然不算清苦，但也不富裕。

秦军来台之前情形还好，日子虽然不宽绰，比起那些佃户来说，日子却要好过许多了。可是秦军来台之后。先是清障田亩，丁家多年来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底立刻亏了大半。然后又大举东进，扫荡山里的原住民。开发出了不知多少亩新田地来，还办工厂，大量招工，整个台湾的佃户都在流逝。

丁家这种小地主只能放宽田租，现在已经都降到三成了，比原先至少五成的租税来少的太多了。而许多原本衣食无着的佃户，现在要么外迁台东，要么进厂子里做工干活，不但可以吃的饱。每月的工钱也是不菲，日子过得一点不比丁进一家差劲，少许能干的甚至还要比丁进一家更强。这样的例子也勾动着丁家田地里的佃户更加的不安分。

丁进因此对秦军是愤怒的，反感的，抗拒的。

佃户们日子的迅速好转还引起了丁进内心的失落。虽然以他的条件，如果肯低头去工厂或是军政府找事做，绝对能找到比一般工人薪资更高更体面的工作，可惜他拉不下这个脸面去找工作。

‘大清已经入主中原二百多年，早已经成为正统。什么是正统，你懂不懂？‘见有人反驳自己，眼睛一瞅，还是一个泥腿子。丁进勃然大怒道。

青年却半点也不惧怕。

‘呸，狗屁正统，兵强马壮的就是正统。能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的就是正统。你给伪清说话。呵呵，这可是军政府的地盘。你大声嚷嚷伪清是正统，就不怕军政府把你抓起来。咔嚓一声杀了？‘

‘啊？哈哈哈……‘青年看着丁进一张脸变得发白，乐得哈哈大笑。

‘我……我……，读书人威武不能屈，我才不怕！‘口中是如此说，丁进的声音却越来越低，还心虚的看了看左右，见没有人注意，才松了一口气。青年的笑声让他脸面挂不住了，一甩袖子，赶紧走回家。

赣州府外长兴镇。

一张盖着赣州军政府大印的公告贴在镇子北头。

从即日起，全城男丁去辫。一根辫子可换十斤大米。三日后，若还有男子留辫子，一经发现，军政府将登名记姓，其人亲属三代以内，一年中赋税

翻倍，一年中不准科考，不受军政府录用。

如一个月不去辫，三年之中如例。三个月不去辫者，五年之中如例。半年不去辫者，十年之中如例……”

这次告示贴出来后，不久就被众人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

面对这份剪辫的告示，比广州城高出十倍的‘十斤大米’的诱惑，长兴镇的人反应和其他地方的人并无不同，大多数人沉默着，一部分人骂骂咧咧，只是不敢将声音放大，其中一些人还痛哭失声，如丧考妣。而还有一部分人……

“官爷，现在剪辫当真能拿十斤的大米？”一个声音突兀的在围观人群中传了出来。

哪个混蛋为了十斤大米就要割祖宗留下的辫子！？各人心中大骂，纷纷向声音处看去，只是见到说话之人，众人心中却不敢露出不满来，怎么是这位泼皮？

“当然。诺，大米就在那儿呢，剪完辫子当场兑现！”一个穿着黑色衣袍的军政府文员高兴的回答，只是看到问话之人也不由愣了一下。这个人三十岁左右，生的身高马大，长的五大三粗，一脸的凶悍样。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主儿！

文员不认得这人，长兴镇的人可都认得。程兴达，就住在这镇子北头，兄弟三个，他是老大。是长兴镇上有名的泼皮。因为他们三个兄弟全都是这么大的块头，放起恶来长兴镇没人敢惹。

“那好，我来割！”程兴达径直走到一名秦军士兵面前，甩了甩脑袋，然后将头低下。十斤大米一根辫子，这买卖不要太值的。

为首的文员也顾不得这人是谁了，向士兵一示意，眨眼一条辫子就扔到了一边的筐子里。同时取得一袋大米放到程兴达手上：“给，这是你的米。”

程兴达深深地看了一眼跟前的文员和四名秦军

士兵，看了一眼筐子旁边成堆的大米，扭头就往家里走去。一个注意已经在他心头打定！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十斤大米的诱惑，对于佃户们来说已经是能令人心动的了。

程兴达之后，围观的人群中立刻就有人涌出。很快乘辫子的筐子前就排起了长队来。

“不能剪啊，不能剪啊！”看到这种情景。人群中两名秀才顿时大急。只是他们的呼喊对于家境还过的去的人尚有些约束力，对于那些底层的穷人来说就毫无效果了。

原时空的辛亥革命后。革命军下令剪辫子时，当时也有不少遗老遗少坚决不从，只是当革命军提出用两个馒头换辫子后，马上有人主动剪掉辫子。如今只是提早了数十年，自然能呈现同样的情景，十斤大米可比两个馒头贵多了。

剪辫不同于理发，只需一刀即可，因此速度非常快。看到前面的人都拿到了大米，长兴镇更多的

人加入到排队当中。几名秦军战士忙不过来。见到这个情景，那文员大声喊道：“大家不用都排队啊，自己将辫子剪下来也可直接换大米！”

于是镇子北头的辫子简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堆积。

“乡亲们，不能剪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为区区十斤大米弃之？”

自然的长兴镇的顽固守旧派还不死心，还在不停劝说那些排队的人。而那个秦军的文员，看着几个人的行为虽然很冒火，但只是冷眼冷笑。别看现在跳的欢。日后有的苦头吃。说不定还要被血脉至亲指着鼻子骂呢！

程兴达哥三已经全部剪了辫子，平日里一同厮混的几个小兄弟，也都剪了辫子。一群人这时正围在外头看热闹，几个秀才和老人的作为全看在程兴达的眼里。“兄弟们。知道哥哥要你们带上剪刀是干什么用的了吧？瞧见那几个作死的没？脑袋后头的辫子可是一样顶十斤大米的。”

程兴达看那几个秀才和镇上老人的目光，就像是盯上了猎物的猎豹。

程家的老二程兴旺一拍自己脑门，“哎。这样的好事我咋没有想到？”眼睛早从瞧热闹上转到了那几个老秀才老人后脑勺了。那一根一根花白近半的辫子，仿佛是大米散发着香气。

周边几个小兄弟也全都恍然大悟。再瞅着人的时候，眼睛里都冒着精光。

今年四十二岁的胡秀才正劝得起劲。后脑勺突然一紧，头皮直疼，那是辫子被人抓着了。他正想发生什么事，后脑上就突然的一轻，一股不适应的轻松感传来，胡秀才感觉到不妙，急忙转过身，一边用手去摸自己后脑勺，空空的辫子没有了。眼见一名油滑青年手中正拿着一根辫子在往放米的地方去。

“哎呀，你这个畜生，快还我辫子！”胡秀才发出一声惊恐的喊声，再不顾体面了，把腿就向油

滑青年扑去。

这青年就是程兴达身边的小兄弟之一，此时脸上全是得意的笑容：“十斤大米到手了。”

这就像是一个信号。正在劝人不要剪辫子的秀才、镇上老人，全‘啊’的慌张叫起来，他们都感觉到自己辫子没了，发出惊恐的声音。

周围的人先是莫名其妙，接着一些人回过神来，军政府一根辫子换十斤大米，好象没有要求一定是自己的辫子才行，而且也没有限定换的数目，只要割一条辫子就能拿到十斤大米，这个大米也太好赚了。

顿时，不少人眼中都发出光芒，如同饿狼般的盯住别人头上的辫子，一些人被这种目光看得胆战心惊，不自觉得伸手护住自己的辫子。

但这里到底是在秦军的眼皮底下，程兴达一伙人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干抢别人辫子的勾当，能想出这个法子来的程兴达脑瓜不笨，招呼身边兄弟只盯

着那几个挨军政府事儿的人，别的只围观不剪辫子的，一个也别去下手。

几名哭得肝肠寸肠的老秀才、老人，那军政府文员和秦军士兵果然是不理会。对程兴达一伙只是轻声的呵斥几声。

程兴达脸上带着兴奋劲招呼着一班小兄弟走了。这可是个大买卖，不仅在长兴镇，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可是个真正的无本买卖！

而同样的割掉辫子了的人群当中，那些不安分的青壮小伙们，三五个人凑到了一起，嘀嘀咕咕一阵子，眼睛里也都射出了兴奋的精光……

第四百零五章我是秦王

时间以自己恒久不变的脚步流淌着。

在一封封的吃紧的战报和恶讯之中，满清走过了令万马齐喑的光绪二年末尾。

云南战败，贵州战败，江西战败，福建战败，陕西战败，雪花一样的告急折子湮没了整个紫禁城。这个新年京城中都过的滋味平淡的很！

时局紧张，满朝文武勋贵没人去花心思热闹了。军机处就像义庄，阴风阵阵，气息低沉凝结，令人喘不过气。西太后跟前被发落的太监宫女更是往年的数倍多，整个紫禁城的宫女太监都在小心翼翼……

光绪三年，西历1877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刘暹在广州祭天称王，秦王！定年号复兴，是以复兴元年。

广西彻底落入秦军的手中，刘卓领兵攻入云南，周军以赵统率偏师一部进入贵州，但刘暹没跟石达开展开联系。刘暹坚信，时局的变化会逼迫着石达开自己做出决定来！

刘暹没有扼杀石达开部的意思，这几十万太平军部众，刘暹还有大用呢。

湖南算是两广交界省份当中最安静的一个了。作为湘军的老巢，刘暹要的是以绝对优势的力量一举将之荡平。广西的新兵大营正在加紧训练新兵，等到两个月后，广西部秦军将会编做整编第二师，下辖三个整编旅的兵力，由一个旅的兵力负责留守，余外两个整编旅全部攻入湖南！

本来刘暹对云贵的湘淮军是十分重视的，对湖南攻略只准备让广西出一个整编旅，另一个整编旅进攻贵州。然后广东再给出一个整编旅。但是自从秦军与云贵方面的湘淮军交手之后，刘暹发现自己把湘淮军看的过高了。

以现在秦军附加于云贵两省的力量。刘长佑手

下虽然汇聚起了十几万湘淮军，可他一边要应付石达开。另一边再来对付秦军，秦军的力量似乎是足够的。

反正云南、贵州这两个地方刘暹也不急着收入囊中，之所以进攻，更多是为了防御清军由两省攻入了广西。后者对秦军的重要性可比云贵两省的地盘高多了。

当然，湖南巡抚王文韶和提督马如龙，也十分识趣的勒兵永州桂阳，绝不擅自向南一步。并且这期间里，大批的水泥被以超出市场价三倍以上的价格买进湖南。卖家是谁，就不问可知了。

在江西省。李士恩、伍金柱、李学鸣三部已经打到了南昌。在进攻南昌之前的临江之战中，伍金柱再败刘秉璋，而抚州之战里，李学鸣和李士恩两部也把从苏南支援来的江南提督李朝斌爆出了翔来！

南昌已经近在秦军咫尺，但是秦军何时进攻，却是一个不能定的问题。

伍金柱、李学鸣和李士恩三部都要进行扩编和休整。而且江西中南部广大区域也有很多顽固分子需要清除。更因为淮军吴建瀛、杨鼎勋两部已经抵到了南昌，周良才和覃联升部，以及湘军郭松林部，已经抵达了九江。

增援入江西的湘淮军接近两万人。其中虽然有吴建瀛这样的太平军降将，有覃联升、杨鼎勋这种鲍超霆军的余部，可也有郭松林这样的湘军重将，和周良才这种原先是李鸿章亲兵营的淮军精锐。

不可小觑！

并且伍金柱和双李三部。从起兵开始就征战一线，部下未曾休整过。将士即使是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的打，也是会比老的。是需要休息的。

再有就是福建这边，漳州、汀州、龙岩三地都已经收入秦军囊中。刘暹眼下在台湾只留一个海防营，和两千人的挺身队。余下的秦军和三千人的挺身队悉数给拉近了广东、福建。

因此攻势才骤然猛烈起来，年前连破楚军，将闽南地区吞进了肚里。

现在秦军已经夺下了泉州府城，王德榜的定边军还在安溪强撑着。却是要看延平府什么时候被秦军夺下，或者海坛的秦军什么时候进攻福清。

延平如果有失，他会立刻带兵退去永春州，然后仙游、莆田，一路跑回福州。只因为秦军能够从延平东进，沿闽江直接进攻福建的核心福州。

如果海坛的清军登陆福清，那就是秦军要直接打福州。作为楚军的大营头之一，王德榜必须带兵回去。

当然，秦军之所以能完吞闽南三州府，并且以区区一个营的兵力，外加一千日本挺身队，就攻略延平。原因就在于楚军的主力两万来人被海坛的秦军完全吸引到了福州了。

刘暹有着海面上的绝对优势，东南沿海攻略，

实在便易太大了。

大年三十万人，秦军三艘军舰闯进了杭州湾，炮轰定海、镇海，然后径入钱塘江，吓得浙江巡抚杨昌浚年夜饭都是在杭州湾边儿渡过的。

随后这三艘军舰还北上上海一带，打了个圈后又折返到浙江的宁波，现在还滞留在舟山群岛呢。

广州码头客船往来不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和德国的。

自从秦军拿下了广东之后，开放了民间办厂的限制，整个广东就如雨后春笋一样接二连三的冒出几十家小型工厂。

种类五花八门，有剿丝厂、纺织厂、制糖厂、纺纱厂、火柴厂、卷烟厂、碾米厂、面粉厂，等等。

其资本大则十几万块银元，小的只有万块甚至不到。

但是聚沙成堆，聚少成多，几十单生意下来，迈胜洋行和怡和洋行也是有着不小惊喜的。尤其是迈胜洋行，现今的美国还不是将来的超级帝国，美国货在世界市场上的声誉比起欧洲货，更确切的说是老牌的英国货与新型的德国货来，都差了不少。所以这个时代美国货也代表着便宜。在与德国人、英国人这两个巨无霸的竞争中，利用自身产品便宜的特性。迈胜洋行夺下了市场的近50%。礼和洋行拿下30%，剩下的才是英国人的。

广州临近香港。英国人的影响力太大也太重，即便英国货贵。军政府的推荐名单上也只有德国人和美国的迈胜洋行，一些人还是选择了牌子硬的大英帝国！

……

北京城里。

“王爷，出访欧罗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由郭嵩焘带队。”

文祥的身体真的不行了。奕?、宝鋆这些老友只盼着文祥能熬到春天，气候暖和了，看是不是还有余地。

但就算在病榻之上，文祥也给恭亲王推荐了一个人才——郭嵩焘。

郭嵩焘，后世对晚清历史有了解的人都应该听过这个名字。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臣。

这人早在道光二十八年就中了进士。前半生官运亨通。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也就是说他1863年就坐上了一省之长的宝座，入仕仅仅十六年，年不过四十五岁，还是广东这个膏腴之地。

但是两年后郭嵩焘跟两广总督瑞麟闹翻，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这一个跟头栽倒。大庆官场就九年不闻其声。直到光绪元年（1875）初，经文祥举荐，郭嵩焘才得以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

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将自己于洋务上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这眼光见识，在晚清时候，在中国绝对是第一流的。郭嵩焘因此而名噪朝野。

因为刘暹的出现，光绪元年云南本该发生的“马嘉理案”没有发生，马嘉理还依旧老老实实的待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里当自己的小文员。

英国人自然也无法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更不会主动派出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

但是刘暹反了，大清连战连败，总理衙门内从年前时候，奕?、宝鋆等大员就在与英法俄三国公使商议条件。

然后清廷自己也想了一个招，就是再度派遣使臣造访欧洲，对英法俄德等国致以‘我大清’衷心的问候。意图在洋人的老窝里讨好下洋人的朝廷，给自身争取更多的一些有利条款。

而且局势发展到现在，清廷也正的感受到有必要在欧洲设立使节，以便必要时候直接跟洋人政府沟通联系。

郭嵩焘就被选中了！因为郭嵩焘是朝野知名的‘洋务大才’。

原时空历史中，这一日是郭嵩焘的幸运日，也是他走向毁灭的倒霉日。

在出使英国之前，他是国内湖湘学派的大家，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在世人

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李鸿章等人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并非难事。

可在到了欧洲以后，亲眼看到近代工业的发达和力量，郭嵩焘真正的对西方文明拜服了。一个年快花甲的老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中国这个老旧的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的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究竟是怎么攻击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到网上查一查。反正郭嵩焘在从朝廷大员到士林大夫一片的唾骂指责声中，连任期都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就被曾纪泽接任了。

郭嵩焘回国后心灰意冷，辞官回乡，乘船到达长沙时，当时的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的满街都是。

郭嵩焘半生的名誉毁于一旦。十二年后在老家郁郁病逝。

可在现下这个时空，满清朝廷脑子残了，才会让刘锡鸿这么个朝野皆知的顽固保守派干将去给郭嵩焘做副手。所以，郭嵩焘根本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被刘暹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现在的郭嵩焘正恨不得刘暹今晚上吃饭能一口给噎死。

自从秦军起兵以来，湖南州县是惊了再惊。老怕天一亮，秦军就入湘了。光郭嵩焘接到要去北京的家书就有三封了。

现在跟着郭嵩焘一块远赴欧洲的使团副手是李

凤苞！

郭嵩焘亲任驻英国、法国、俄国公使，李凤苞为驻德国、奥匈、意大利公使。

哦，是的。意呆利现在建国成功了。也是欧洲的一列强了。

第四百零六章国弱更需外交

‘你觉得这两人还能胜任吗？ ‘奕?道。

‘能胜任的。 ‘宝鋆说着，脸上有些发涩， ‘他俩要不能胜任，大清朝真就没别的人选了。曾纪泽必须留在京里。 ‘偌大一个我大清，跟洋人打交道的事儿上面，真就找不出几个能任事的官！

‘现在大清在国际上是弱国，弱国外交不容易搞。洋人的强横这些年咱们都晓得，吃了苦头都记得。但正因为此，弱国比强国更要依赖外交。 ‘

‘什么弱国无外交？我看恰恰相反，越是弱国，要保障权利，就越要依靠外交。国际上的强国不止大英一个，还有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德意志和奥匈，俱是列强之国。我们大清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要保障自己的权力，就不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

就比如俄罗斯，贪得无厌。金钱枪械远少于英法，却妄图鲸吞我伊犁河谷。我们能让他们如意吗？那样的话英法又如何看待咱们？

他们给的银子更多，军火也更多，是不是要把广东划给他们？

弱国外交不等于一味退让，要不然就不是外交，而是投降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是寸利必争的，哪怕弱国对强国，也会尽可能的抗争。欧洲也是有小国弱国的嘛！

所以咱们该争的事情，还是要争到底！对俄罗斯要争，那鸦片也必须要争！‘

‘王爷，咱们既然是弱国，那么在外交上面就该柔和一些。鸦片的事儿英国人意见很坚决……‘

宝鋆不是对鸦片支持，而是为大局考虑。但奕?对这事的把握却似乎更精准。

洋人需要大清来对付刘贼！

秦军政府辖地内施行的一些列政策，现在北京也都有耳闻。那提高关税。禁止鸦片，完全是在割洋人的肉。洋人要不恨秦军才怪。

大清开年后正在准备着编练三万旗汉混编的新军，那军械二月份就能运到天津的码头。如此可见英法俄等国的急切。

这种急切才是大清现今最好讨价还价的资本！

他顿了下，说道：‘佩蘅【宝鋆字】，我们现在还是有利的，洋人跟刘贼有利益冲突，他们要靠咱们来压翻秦军。这就是咱们强硬的资本。弱国的外交一味强硬当然不行，可是务求实利却是谁也摸不到咱们的。跟洋人谈判的时候要放下架子，少图虚名。知道了吗？‘

恭亲王这个时候绝对比原时空里的他要对西方世界更加了解。也因此对大公报上宣扬的弱国无外交嗤之以鼻。要是弱国真没外交，那么欧洲那么多小国弱国还要外交部做什么？其实外交无论强弱都

可以搞好，问题在于摆正位置。弱国有弱国外交政策，强国有强国的外交政策，各自追求不同，但都必须要务实，不能追求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否则的话，无论强弱，都没有办法搞好外交的。

大清之前跟洋人打交道。很时候还在自持大国身份，不能把自己摆到弱国的地位上。不去主动地沟通那些强国，等到有事的时候就孤立无援，最后洋人一发飙。一份丧权辱国的协定大清就要签！要是早能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看做低人一等的二流国家，交好洋人列强中几个次一等的存在，就像刘贼交好德国、美国。又不强硬开罪英国，只得罪法俄。后两者就奈何不了他么！

虽然奕?知道这中间有刘暹自己的武力在做后盾，但这个外交思路是可行的。我大清拿来用了。效果即便虚弱一些，也比现在的外交策略强的多。

宝鋆从恭亲王那里出来，很快就见到了郭嵩焘。

‘伯琛，这次出访欧洲，除了英国之外，法国

和俄国都是交涉的重中之重！‘

宝鋆已经看完了郭嵩焘的出访计划书，眉头紧皱起来，有些不满意。郭嵩焘太把英国的位置抬高了，眼睛里面就只一个大英帝国，顶多还有个法兰西，对德国、俄国、奥匈和意大利四个列强都过于忽视！

是的，现在满朝文武对俄国人都很有意见。你说你一个出钱少，支援军械少，还在西面跟奥斯曼土耳其要见仗大打出手的国家，一开口就是整个伊犁河谷，实在太贪婪了。

清廷的王公大臣现在都知道俄土之间的不共戴天，按照以往的例子，那一次俄土战争都要打个三四年，甚至更长的五六年。以中国眼下的形势，等俄国人把仗打完了，中国战场也早该分出胜负了。俄国人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事情在一些朝臣的口中一下都落到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了。

‘大人，俄罗斯是狼子野心，对新疆、满蒙虎视眈眈，不可……‘郭嵩焘话还没说完，就被宝鋆止

住了。

‘伯琛，俄国人再狼子野心也比不过刘贼。事情不能做绝了，大局上的体面还是要给俄国人的。‘这是清廷高层的统一意见，俄国人可恨，靠不住，但也是一列强，别得罪了去。保不准日后有个什么变化呢！

……

‘云贵的情况很有些混乱啊。‘

刘暹身边，总理秦军外交事务的张守炎脸上忧色很重。同时内心也很恼火。

md啊，湘淮十万大军留在云贵，刘长佑、刘铭传，湘淮拔尖的能才名将，会镇不住下面的一群猴孙吗？

云南贵州两省竟然有了十多只起义军！张守炎真是想破口大骂了。

‘各路豪杰都乘机而起，还有石达开……’

云南贵州的情形很乱。淮军在跟秦军交手以后，他们在地方上的威严似乎就不存在了一样，云贵两省接连的有义军冒出头来。刘长佑、刘铭传当然要剿，可是偏偏这两省地势复杂，山多林深，又有复杂的民族问题，根本抓不住。

以至于眼下云贵反清的声势搞得好大！

而且这些反清义军现在已经开始跟秦军沟通了。这些人也心里明白，不是秦军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以弱势兵力生生打败了张树声等部淮军，他们根本不可能闹州夺县捣腾出诺大的声势来。这些家伙都是浑水摸鱼，从中取利的。

‘四川那边情况如何？’

相比较云贵，刘暹更关心四川的情况。作为天府之国和人口重地，四川刚刚恢复这几年，如果再乱腾起来，汉中就可以不用考虑四川方面的威胁了。而且西南三省全乱了，秦军与汉中贯通的时间

也绝对会提前。

‘刚刚收到的消息，哥老会也准备起哄了。不过还要看咱们能否打下福州。‘张守炎好气又好笑。但一个事实他也不能不承认。经过太平天国的运动之后，还扎根地方的帮会势力、反清势力，那眼神都明亮的多了。而且还有大公报做宣传，现在中国里哪个有心人不知道秦军与楚军交锋福州的关键意义？

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班人，大清朝在咸丰年间就该吹灯拔蜡了。谁都不能否认曾国藩这帮人对大清朝的贡献，所以说大清朝是湘军、淮军、楚军等支撑起来的并不为过。

而福州之战就是楚军的生死存亡之战。丢了福州，楚军陆军主力被大败不说，马尾丢了，船政水师丢了，那楚军还是楚军吗？

“看来全天下人都在盯着福州呢。”刘暹摩挲着下巴，“那就让他们好好看清楚咱们的战斗力！”

……

范德榜，秦军大总管，现在位置让给了霍广正，跳出了军界，坐上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宝座。理所当然的成了秦军文官一系的头把交椅。

刘暹对老伙计很够意思，只要自己不做死，没本事也不会一脚踢开。军中有的是副职，衙门里更能安排不少闲人。范德榜是他的嫡系、老人，鞍前马后十多年，图的不就是今日？

就是左宗棠降了，名面上也要低范一头。

刘暹现在没设什么宰相，地盘才多大？就戴上宰相的帽子了，说出来嫌丢人。

范德榜现在正在审核今年的广东财政预算。省里所有的地盘已经都被拿下了，官员经过年前的一阵子热闹也都配齐了。

秦军的政治版图里没有道台这么一说，省、

府、县，三级结构。州依旧有，但辖区大大缩小，就跟后世的县级市一样，级别高上一级，地盘就一个县大。典型的例子就是钦州。

知县依旧正七品，一个县里配一到三个副知县，是八品。县里面设局，就跟原先的六房一样，只不过数量增多了不少，足足十六个局。一时半会儿的局长排不够数，副知县都要亲自坚韧的。这些局长是九品，县下设乡镇，乡长、镇长也都是九品，乡镇下面还有行政村，村长属于在编的公务员，是要发工资的。

而**两品再加公务员，在过去就都算
是‘吏’，官吏不相通，这些人才能再高，在明清时候也不可能做上官。

然秦军这里，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能力够，有立功表现，小吏也能当官。

知州为六品，知府为五品，副手官衔次一级下调。

巡抚为三品，下面有左右参政，然后是一瓢副手，那都是四品。五品的厅长，每个厅对应下面的县局、府局，厅中副手级别依旧将一等。

或许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没错，秦军的官场中没有从七品、从五品这么一说，官衔全是‘正’的。

第四百零七章下一个鲍超、刘铭传

‘今年广东的田赋、杂派要全免的。军政府的收入就是没收贪官劣绅（后者主要是看立场，天底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的田宅、财产，和广东年前年后这俩月的商税。如果不算抄没的资金，军政府每月的收入顶多三五十万银元，可开销起码上百万。‘范德榜对数字十分敏感。在做估算这一块上，很有一手。

广东全省一百多个县，十多个府，再加省城的军政府，全部上下在编的官员、公务员怕是有四五万人众，每月的行政开支和公务员薪俸，两百万银元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其中很大一部分会以华元的形式发放，秦军等于是拿自己厂子生产的产品来直接当钱用，这样的算广东全省行政开支加薪俸也要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银元。一年下来赤字要过千万银元的。

再花钱如流水的事业也比不过起兵造反。刘暹下辖各地的财政赤字，加上军队的军费，如果没有

缴获敌资做补充，半年就能把秦军所有的继续全部吸的干净！

所以下狠手抄没敌人土地田产和财货，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秦军文官方面的第一号人物，范德榜可是知道，秦军只在广州一府十四县里面，就抄没土地高达四百万亩，宅子一万多所，店铺一万一千余间，金银全部折合银元超过一千七百万元！

广州驻防八旗的全部财产被秦军一举全端了。那些鸦片贩子和众多达官显贵，以及不知道多少家官宦名门，全给办了。

别的不说。只需要知道一万一千余间店铺里小一半就在广州城，这就够了。

干啥生意也没抄家来钱快。

四百万亩熟田。一万多所宅子，一万一千多家店铺。那该能卖出去多少银子来啊？广州府的田地

可都是珠江三角洲的上等好田。只这四百万亩就至少能值一万万银元以上。虽然不可能短时间内全部变现，但细水漫流，刘暹手头现在又不缺钱！

所以正式因为有钱了，刘暹大规模招募士兵，相应的提升军饷，并且对伤残退伍士兵和阵亡官兵家属直接分发军功田，才是秦军兵力迅速增加，但军心士气依旧旺盛无匹的最大原因。

对于那些走进新兵营的新兵，刘暹没时间用恩义和荣誉来换他们的真心。就只能用红果果的金银了！

并且还有许多满清的官产并没有计算在内，那些产业都要供新成立的军政府来使用，不在分配发卖之列。

‘告诉下面的人，警察也就算了。那些联防，工资对比警员减去一半。在农税上面给他们一点补助！’

一个县里的警力就要二三百人，连上防暴队，

那就三四百人了。全是正规警员的话，一年要花多少银子啊？广东一百多个县呢。还有十多个府城以及广州城这个南天第一名称。全省的警力是朝着五万人努力的。这个数字要全变成了公务员，秦军的朝廷都要被吃垮的。

……

莆田。兴化府府城。在刘暹眼中，这个地方更多是因为南少林的存在，而让他记忆犹新。

自从秦军起兵以后，兴化知府温煦抓紧时间在沿海修筑了一批炮台和烽火台。但是到底时间短暂，防御度有限。

秦军如果以焦文斌的海军陆战一营来直捣兴化的话，一举夺城的可能是有的。但牺牲也是必须得。因为兴化知府温煦是个旗人，而且是满八旗的。

刘暹要军情处在兴化的分站多做多统战工作。趁着年关么！

刘邅的命令一下。军情处自然就权力运作起来。兴化站长叫陈阳，一个资历很轻的晚辈。兴化站在军情处系统中属于三类站。但是刚刚来扎根一年多的陈阳在兴化却依旧有不俗的关系。

他找到了莆田县令陈占东。两个人都是四川人，绝对的老乡。陈阳明面上的生意在兴化之所以能站稳脚跟，与陈占东的存在大有关系。

作为小小一个县令，按理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兴化真正的实权握在知府温煦和当地驻防绿营都司手里。可是自从秦军越来越逼近兴化，莆田这个有着习武传统的地方，乡镇之间就拉起了一支支乡勇。这些人并不是来反对秦军的，更多的是来对峙绿营，免得这群丘八趁机到乡下打秋风，祸害乡里。

而陈占东，作为在莆田已经担当了五年县令的老父母官，他还是有点威望的。手中也握着一支二百多人的乡勇。这些人就是陈占东的力量！

江口。这里是莆田城外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渔村，跟其他的临海渔村相比，如果说真要点出什么好处来，那就是它临近官道。穿过村子走不到一里路，就是只通莆田的官道。

清军没在这里布下人，小小兴化总共才几个兵啊？

福建真正的主力陆军是楚军，兴化营、仙游营当然也是楚军。但现在楚军的主力都汇聚到福州去了。仙游营被整个抽调去，兴化营满编的时候才总共有六百兵，现在二百在仙游，剩下的分部在美澜炮台和莆田城池已经兵力严重不足了，乡间更多是靠各路的民团乡勇来维系的。

秦军陆战部队深夜中摸上了江口，根本无人察觉。

夜色茫茫，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天空中点点星光密布，却不见月亮的影子。

通往莆田县城的官道上，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

亮光的哨卡。哨卡上几支火把，火光照应着一群面色阴沉的乡勇，中间一人兵头打扮的中年汉子，望着不远处的炮台所在地，脸上浮现出一阵蕴含着杀机的冷笑。

“大哥！”

“大哥！”

中间那汉子的威望还是挺高的。

“弟兄们，咱们兄弟，今后是吃糠喝稀，还是吃香的喝辣的，就看今夜这场买卖了。”中年汉子眼睛里爆闪出狰狞。“在场的人都是我吴勇飞的兄弟，大家把身家性命交到我吴勇飞手里，我今个就领着大伙儿，闯出一条富贵路！”

周围诸人都没有出声，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火热的炙辣。就像这吴勇飞说的一样，现在在场的人都是他信得过的人，都是把身家性命交到他手上的人，而那些信不过的人，要么就不在哨卡，要么就已经变成了尸体。

这哨卡里，不仅气氛炽烈，同时飘荡的也有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在这个哨卡的阴暗看不见处，还有好几具尸体依旧流着血。

“大家都听着，炮台里也有我们的人，我们进炮台很容易。咱们只要冲进去，大声一吼，杀了领头的人就可以尽夺炮台。然后再打下趁乱裹挟丁勇，打下右边的那队乡勇。迎接海上的秦军登陆，这大功就立下了。”

秦军为了保险起见，海军陆战部队一分为二，一在距离莆田县城三四十里的江口登岸，另一个就在距离县城只有十里的炮台登陆。

吴勇飞扫眼看着周围诸人，“兄弟们，大秦初兴，天下乱世又到了。谁敢说你我兄弟中没有下一个鲍超、刘铭传呢？想要富贵的，想有出息的，就跟着老子杀过去！！”

不需要说太多，所有人眼睛里的炙热做不了假。

吴勇飞得意的狞笑一声，这就是人，贪生怕死，贪图富贵都是少不了的。秦军大兵压境才是主角，也怪不得自己的恩主陈知县陈大人，堂堂进士，都反了！

自己等人图的是富贵，陈大人要的也是富贵。大清朝的进士多不胜数，大秦朝廷的进士可是为数不多。只今夜这趟买卖，陈大人转身就能坐上兴化知府！

前方炮台距离这里只有半里多地，而且深夜中绝大多数人都在睡觉，守夜的少之又少，其内更有内应。吴勇飞对偷袭炮台信心充足！

“都小心些，别弄出什么大动静！”潜行中吴勇飞向身后的四五十人说道。

漆黑一片的夜色，给了他们极好的掩护，炮台上守夜的人就算是睁大了眼睛也很难发现有人在向他们慢慢靠近。也为守夜丁勇的眼睛都是看着海面的，谁也料不到危险会从背后袭来。

绕到炮台的背侧，早有等候在那里的人打开了栅门。

“直冲进去，杀了那姓高的，这炮台就是咱们的了。沿途碰到的人，就高喊秦军杀到了，投降免死，看哪个兔崽子敢伸手。”吴勇飞说罢猛的拔出腰间的挎刀，大吼一声“杀”，便率先冲了进去。

“杀啊！”

“杀！”

“秦军杀到，投降不杀。”

就这四五十人，直冲进了炮台之中，只顷刻间，就将驻扎了一百多丁勇的炮台搅得一片混乱起来。

“不好，是敌袭！”有楚军在喊。

“敌袭！”

“有人偷袭！”更多的丁勇被惊醒后发现不好。只是这些丁勇没几个人敢冲上去阻拦的，而一部分的人在惊慌失措的奔跑呐喊着，另一部分的人直接投降。

炮台里一百多号人呢，真人人位‘我大清’效死，吴勇飞加内应是有一个归一个的要完蛋。

但是很明显，一百多人里头连十分之一的人为大清朝卖命都没有。

整个炮台乱成了一锅粥，而在单间里美美睡觉的高承凤被惊醒后，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吴勇飞已经带着人冲到了他面前。

高承凤是楚军的炮兵队官，见到刀锋劈来除了滚爬躲避，他连跟常年习武的吴勇飞过上一招的能耐都没。

吴勇飞只把刀锋一转，改劈为削，血光闪迸，一颗人头骨碌碌的滚掉在地上，高承凤的无头死尸

也跟着扑倒在地上……

第四百零八章长河之日落，垂垂老朽

农历正月底，秦楚对决的福州战役正式打响。

秦军首先在兴化登陆，依靠内应，轻取兴化府城莆田，然后马不停蹄的拿下了仙游县城，堵死了永春州里驻扎的王德榜部和傅先宗部的退路。

王德榜和傅先宗流年不利，先是在泉州吃了败仗，可左宗棠没调他们两部下来休整，而是要他们继续在永春州抵挡。

福建的楚军，除了主力缩到了福州城内外，还撒出去的两路部队，一路在延平府，另一路就是王德榜和傅先宗。

永春州城，看着桃水对岸密密麻麻的秦军身影，王德榜一口气沉沉压回腹腔，只觉得是欲哭无泪。他现在的处境就只能用走投无路来形容了，真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桃水西头的德化已经被秦军拿下，南面泉州方向是秦军的主力，东面的兴化府又被秦军偏师夺得，而永春州的北部就是连片的山岭。

就剩一个孤零零的永春州裹在反贼中间屹立不动。

说实话，这永春州居然能守那么久已经出乎他的意料了。年前，在秦军出兵夺得德化之后，他就觉得永春要不保了。如果秦军真的继续接着打永春，他早就跑回福州了。但秦军偏偏留着永春州不打，甚至都没有出兵包围永春州城。

而现在一出手，就全吞了兴化府，把王德榜回福州的官道给断了。并且出现在泉州坐镇指挥秦军的大将，不是向发啊这类的所谓秦军名将，而是整个秦军的**oss。举国公认的前国朝第一名将刘暹刘大王！

‘秦王，不！刘贼势大。汹汹如潮，标下等求军门从长计议！’

定边军里的几个营官都一同来向王德榜进谏。对面兵力是不算太多，但秦军的战斗力可不是数量可以衡量的！

看秦军起兵至今，有过哪一场大战的失利？

完全是一路横扫的态势，不管对面人有多多，自己人又多少。

所以在永春州跟秦军硬顶死拼，绝对是不可取的。定边军的军官希望王德榜能领着大家走山路，后者即便再难行，可是条活路不是？

只要粮食带多点，山中水源又不缺。枪炮全丢了也好，人能活着回去就行啊。

‘希望能有条活路……‘几个营官忐忑不安地想着。

‘军门，桃水地势险要，永春州城防坚固。我们应该坚守待援！只要左公派兵击败了兴化的逆贼……’

说话的是永春知州李仁德。作为知州，守土有责，王德榜、傅先宗都能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他可是不能。

王德榜面无表情，扭头看了看李仁德，‘李大人。你州团勇民壮动员了多少？军饷又筹集了多少？’

看不见银子，大清朝的兵是绝对没有一点士气的，楚军也是一样。

王德榜早在年前就让李仁德想办法筹措一笔银饷，左宗棠也给送来了二十万块银元。毕竟王德榜、傅先宗两部是吃了苦头的。

可现在呢？后路已断，楚军陷入包围之中，没有实打实的银子。楚军士兵可是提不起精神来保家卫国的。另外，清军在守城的时候一般都会动员民壮来当炮灰。王德榜也早就让李仁德去募集民壮了。可是……

‘王军门！这永春城里的百姓早在年前就逃散了大半，你叫本官找谁去筹饷。让谁来当民壮？‘

偌大的永春州城，现在百姓拢共不足两万人。李仁德真要是找丁壮，拉出一两千来不难，难的是如何筹饷。永春的大户城里一个都找不到！

没钱没民壮，这仗还打个屁啊！可是不打，能走得了吗？

‘能往哪里去？走投无路啊！‘

定边军剩下的三四千人往北边的山岭当中一撤，不知道还能收回多少人来，而且队伍这一散，脊梁骨怕也给打断了。没个一年休整，征召新兵，重新整顿，定边军就废了。

王德榜不愿看到这一幕，他就算是死，也不愿看到定边军这么完蛋。

对着傅先宗摇了摇头，‘看来，咱们只能一死报君恩了！‘

傅先宗紧绷着嘴，脸色僵冷。与王德榜相比，脾气更刚烈的傅先宗，是宁死也不愿意输的这么窝囊。

‘军门。还是从长计议吧！‘几个营官又劝。

两个楚军大佬愿意一死报君恩，底下的营官中也有性格刚烈的，但一样也有贪生怕死的。不过还好，秦军还没有发起正式进攻。也就是说，刀，能看得见，但还没照着自己脑门劈下！

许荣回到了自己在永春的住处，手下的几个心腹军官都在家里等他。见到许荣回来一窝蜂的涌上了前。许荣如何不知道这群手下的心思，跺跺脚，‘两位军门大人要以死报国。我等几个还有什么话可说？‘

几个挂着都司、参将头衔的军官互相看看，其中一个资历最老的参将上前一步对许荣拱拱手道：‘大人，咱们不如……不如归附了秦王吧！‘

‘这个营头可是大人十多年征战沙场攒下的本钱。往大山里一撒，不说秦军追击下究竟能有多少活着走出来，队伍肯定是完了的啊。

这七八百弟兄白白这么折了，太可惜了。要是能投效秦王，这就是本钱啊。’

‘是啊，大秦兵锋无匹，如东升之旭日，来日前途不可限量。大清却是垂垂老朽，如长河之日落。咱们早一步……’

“广东广西几万人都投大秦了，咱们不如……”本来只想着北蹿的许荣心里面生出了杂草一样的思绪。

……

泉州的刘暹，正在永春州北部的大山里标注着小点点。他要关门。这北路也给王德榜、傅先宗封住，那么这块肉就彻底落进碗里了。

“打永春要狠，要有力。一次打击就让所有楚

军感受到自己不能抵挡的力量，像泰山压顶，一样不可阻挡。这样才能彻底打消他们心中死守的想法。

他们逃了，部队就开始散了。咱们再撒网捕鱼，伤亡就会小很多！”

刘暹给王德榜、傅先宗部定下了最后的命运。

为此，以尖刀队为根基组建起来的侦查大队被抽掉了三个中队，扔进了永春州北境连云的群山之中。

二月份，秦军对永春的进攻开始。排头就是五十门以上的火炮，加上过百的迫击炮和临时制造出来的没良心炮，短短两个时辰，秦军就横扫了永春州城城外所有的防御工事。

幸亏城里的傅先宗早有准备，一边派兵接应王德榜入城，另一边准备了大量的土砂、岩石，直接封死了永春南门和西门。

但是楚军的心肝被打裂了。本来就斗志低靡的楚军完全没有了战意，两个营头的营官直接派人来与秦军接触。

永春州是满城惶恐，满城的失措。

次日，炮击响遍全城。火炮丢失殆尽的楚军毫无还手之力的缩在城中被大炮吊打。上午11点，秦军发起了第一波进攻，城内两个营头的楚军趁机‘造反’，并不费多少力气，也没有多大的牺牲，更没多长的时间，永春州城就换上了红旗！

知州李仁德终究没能一死。他剪了辫子，烧了长袍马褂和满清官袍，披上了秦军文官体系的黑衣。这地方没有军情处分站设立，最低级的三级情报站都没有。

永春州城北方的大山前。身上狼藉的王德榜和傅先宗目光阴狠的望着南面，似乎两人的眼睛能看到那红旗飘扬的永春州城。

“狗日的许荣、韩广军，老子打了半辈子仗，

没死在别人手里，却差点折在这俩龟孙自己人手中。”

傅先宗胸口的恨意能比得上钟馗。这他娘的算什么事？手下反水倒戈，所有的盘算全完蛋！

傅先宗本打算死在永春的。也让天下看一看楚军的硬骨头。可是今日这情况要还一味的坚持，就太愚蠢了。

王德榜打了一辈子的仗，败仗不是一次两次，神经早就磨练得坚韧无比，无论面对多么险恶的战局，他总能做出他决定。而且一旦做出决定之后就会一往直前，竭尽全力要实现自己的战术意图，把敌人打败，或者溜跑……要知道，在战场上犹豫不定是为将者的大忌，主帅都没有坚定的信心，还能指望手下的军队坚定吗？

这一点也是王德榜比傅先宗强的地方。傅先宗太更烈，太情绪化，性子一上来，亲自冲锋陷阵，乃是常事。也就是近几年国内枪炮更新太快，性能强大的完全不是人体能抵挡，傅先宗才收敛了一

二。

所以对于两个反水的人，虽然都是定边军的营头，傅先宗恨之入骨，比王德榜尤胜之。

“走吧，崑亭。此仇记在心中，日后必报！”

发现有人反水，王德榜立刻带人找到傅先宗，两人带着亲兵营就出城往北走。他们身后的很多楚军士兵为两人做了替死鬼，为他们赢得了先行一步的时间。

上千人进入崎岖难行的山道。王德榜、傅先宗只一意向前。半个时辰后，队伍中开始有人掉队，也开始有人开小差。后者属于完全丧失信心的人，在他们看来与其千辛万苦，最终还不知是死是活的去走山道，不如直接投降。

王德榜和傅先宗也不去管。愿意跟着就走，不愿也不强留。

太阳慢慢落入西山。时间到了傍晚黄昏……

第四百零九章菩萨保佑吧

群山之中，一条红线在细狭的山道上蜿蜒穿行着。他们的前方，一块一块绿色的斑点，均匀的铺撒在山峰谷口之间。那斑点与山岭的脊梁相连系，就是一张密集如梭的大网！

他们就是秦军侦查大队的士兵。

而现今这个电力都是初兴时代，若说谁能够看到以上那21世纪卫星侦察般的一幕的，除了bug在手的刘暹外也别无他人了。

刘暹看着王德榜、傅先宗的行进线路，一个人在地图上划来划去，怎么算这俩人也逃不过他的手心。

山中的侦察兵是人数远比楚军残兵少，而且又分散成一个个小组。但两边的质量可天差地别。侦察兵那是十多万秦军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是精锐中之精锐。每一个下到基层部队中后，当时当之无愧

的尖兵。而后者呢？就是士气饱满的时候，那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也远比不得秦军普通士兵。更休说现在了！

要以一个数字化的结论来明证，那楚军残兵现在的战斗力就是1，而秦军侦查大队的士兵，不说10，7、8也是有的。

……

湖洋镇。大山之中的清晨，空气是如此的清新，远处大山还云雾缭绕。太阳就好似从一片仙境中升起的一样。

金色的光芒还没有照洒大地，王德榜、傅先宗就带着队伍踏上了继续往北的逃亡之路。现在楚军残兵的人数还有八百人！

王德榜胡子上沾着一颗米粒，他毫无察觉，身边的亲兵们急着赶路。竟也都没有注意。行军道路是从湖洋镇自己往北的，昨夜他们抹黑走了一个多时辰才抵达到这个大山包裹中的镇子。如果是取好

行之路。那应该是顺着镇子东南口的路去走，一溜儿连到官道。直通仙游。但现在后者已经是秦军的地盘了，王德榜、傅先宗再去，是自投罗网。他们只能翻山越岭继续往北走！

至少有两天的路程，他们才能走到凤山，从凤山向东北，再走两天的山路，他们才能抵到石苍镇，而后从石苍镇往北再走上一天到梧桐镇，这才算正式走出山。地图上直线距离也就一百来里。可望山跑死马，更何况是人。且能五天走出这片大山的还是熟悉山路，善于山间奔走的山民。至于楚军残兵能不能五天走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和湖洋镇那块山间平地上的‘大路’比起来，现在的这条山间小路极为狭窄，比之前他们来湖洋镇时走的山路都要难行。大部分路段只能容纳两个轻装的士兵并行，或者是一头骡马。

王德榜、傅先宗逃出永春州城的时候如丧家之犬一样，根本没有辎重，也没有足够的长夫。他们现在手里的存粮和少量牲畜全都是沿途抢掠得来

的。和在湖洋镇里强行‘购买’的。许多士兵只能自己来拿粮食，再加步枪、弹药，所以他们在山路上走得十分辛苦。

八百人的队伍，在山路上拉出一道足有两三里长的队伍。前面的尖兵已经翻过山岭，后面的后卫才刚刚离开山角。还好就是意志不坚定的逃兵，昨天里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八百人差不多都是楚军的铁杆！

只要不危及生命。只要不是眼看要完的时候，他们当逃兵的可能性很小。

王尧是王德榜的亲兵营管带。他是有马匹代步的，一匹拉车的老马。

策马转过山脚。王尧眼前出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山谷，两边的山坡布满树林，而且有些陡峭，往前方走不多远，右侧山体的一个前途，使得山道向山体后转了个大弯。致使后头的道路完全被阻挡住了，不亲自过去看看，视线根本看不到大弯后头的山道是什么样的。

这种地形太适合打埋伏了。王尧虽然急于赶路，也谨慎地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探路的士兵发回来消息。

昨晚在湖洋镇，王德榜、傅先宗和仅剩的几个心腹军官说起白日的变故，也说到了秦军可能存在的盘算。

秦军前几日放着永春不打，很有可能是在派兵进入北部山区。不打，那是等待那些部队的落位。毕竟永春战局是明了的很的，只要城里的楚军要逃跑，北面的山区就是他们的必取之路。

王尧派出了二十个士兵去探路，按理说不算少了。但周围都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和树林、竹林，二十人放出去就像在大河里撒上了一把沙子，根本不顶用。二十人只能覆盖道路左右很有限的一块区域，再远些的山坡顶峰部为就只能放弃了侦查。这种不会漏过伏击的大部队，却无法防止小股敌人的潜伏。

作为王德榜的心腹亲信，王尧知道秦军有支很特别的部队，枪法格斗都不是一般的厉害。对一支军队发起骚扰起来，那简直让人防不胜防，痛不欲生。

对日之战中，秦军的那支部队可有过精彩的表现。

如果是这支部队进入北部山区了，王尧对自军能逃出生天的期望就要一刀再砍掉一半了。

“菩萨保佑吧。只要能逃出这一劫，日后老子见佛拜佛，见神烧香。”有些焦躁地的扯了扯衣领，手搭凉棚，挡住刺眼的阳光，抬头向前面的山顶看去。二十名楚军士兵仍然在四处搜寻，还没有消息传来。

二月的天气，福建已经没有半点冬寒的冷意。王尧心急如火，烦躁重生，里衣很快就已经湿透，后脊梁的汗水一道道地往下流，又闷又湿非常难受，恨不得扒掉身上的军装。

就在他几乎失去耐心的时候，山顶上楚军士兵终于举起了绿旗，朝山下王尧这边连连挥舞。

“出发！”

王尧精神陡然一振，摆手命令部队跟上，两腿一夹马腹，顺着山路走去。

山林中很平静，很快王尧都走到了转过那转弯的地方了，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周围的地形，心里暗叫侥幸。本就狭窄的山道被这块山体一突，山路就更狭窄了，也完全挡住了视线，如果有一支秦军守在这里，他只能对这地儿发起强攻。对方不需要多少人，只要有三五十个，就能守得固若金汤，以楚军现在的战力很难攻破。

这条小路上类似的地形前方似乎还有一个，如果被一定数量的秦军迎头挡住，拉成一字长蛇阵的楚军就会集体打酱油。他们只靠最前面的少数士兵和对方作战，如果派部队从茂密的山坡树林里穿过去包抄秦军，就又会失去统一的指挥，变成一场乱战，而还能否打赢，还能否逃出生天，到时就也不

问可知了。

“快！再快些！”

拥挤的山路上，王尧马不能停，却不断回身催促着部下，现在就是拼速度抢时间，只有抢在秦军追击的兵力前头，他们才能活命。

突然的，王尧心头有一种被盯上的感觉，他下意识地就转身向侧面的山坡上看去，因为那种感觉来自那里。就像人在路上走，感觉背后有人在盯着看自己一样。可还没有确定危险来自哪里，王尧耳中已经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胯下的战马猛然一跳，把他整个人从马背上甩了下来，斜着向前冲出去几步，窜入了山坡林地里……

“打中没有？小李子，我打中没有？”

陈武中开枪之后顾不上查看战果，就迅速再填装一颗子弹，接着继续举枪瞄准着猎物。

“没打死。那孙子落马摔下地上，还能动弹。

然后楚军就把人围住了。”

陈武中身边的通讯员举着望远镜伸头往下看，但真的看不到王尧是死是活。

陈武中感觉很可惜，刚才扣扳机的那一刻，他感觉到山谷里升起一阵风在旋。太突然了，子弹肯定会有影响。暗骂王尧好运！

再一枪毙掉一名楚军的军官，第三枪、第四枪打死两个距离最近的楚军搜查士兵。陈武中把枪塞进背袋里，往身后一背，招呼那通讯员一声，撒腿就跑。这个时候通讯员已经对着天放出一颗信号弹，然后撒腿也朝着陈武中跑去的方向跑去。

王尧双手撑地爬起来后，却一个踉跄又差点摔倒，左侧的腰间正在不住流失着他的气力。

“没事大人。子弹划着肉打了过去，没穿进肉里，更没有伤到骨头。就是落马的时候摔了一下，抹点伤药就好。”经过随军的医官简单治疗，王尧被众人扶着重新站了起来，附近的楚军士兵立刻发

出一阵欢呼。

他之前骑的那匹马也已经被楚军士兵从山坡拽下来了。但王尧如何还敢再骑马。那纯粹是自己找死啊。

“告诉两位军门，山里有秦军的猎兵，让他们别再骑马。顶戴也换掉。”

又过去了一刻钟，搜索士兵全部回了来。只是出去时的二十人，现在只剩十八个了。王尧刚要下令出发，楚军士兵还没有抬脚就听到周边山岭中一声声的炸响，一道道绚丽的烟花从前方、侧方、后方，陆续的飞上半空。

这……，这是秦军猎兵在发信号！

“快走！”王尧脸都红了。秦军猎兵在云集，耽搁一刻，他们的危险就要大上一刻！

而正在这个时候，山坡的密林当中，又传来一声枪响。王尧立刻探着脖子四处打看有无受伤的士

兵，但没看到尸体，也没听到惨叫声……

第四百一十章闽江的炮声

秦军的骚扰开始了。这种骚扰非常讨厌，从那条山谷开始，整整三个小时，到中午吃饭休息时，王尧的开路先锋已经遭受了六次小规模的袭击。人数也不再是一开始的一杆枪，而是变成了十杆。

藏在暗处的冷枪防不胜防，纵然每次只能打中几个人，却会引起整个行军队伍的混乱，耽误王尧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可恶的是，这些人往往只打伤人，而不是干净利索的打死。这每伤一个就要用去王尧两个人来担负伤员，内中之恶，王尧初时开不解，到中午时可就明了的很了。

他们三个小时下来才走了两个山头，不到十里的山路。也就可以理解了。

更糟糕的是，随着伤病员的逐渐增多，王尧拢共二百来人的先头部队，已经有一半的人被死死拴住了。

面对秦军侦察兵的袭击，王尧也变得慢慢没有了还手之力，整支部队更是如惊弓之鸟一样。士气近乎崩溃。

三百名侦察兵就不是为千把溃兵准备的，而是把目标定在了整个永春州楚军。否则就是一百人，刘暹就会嫌多的。

当陈武中召集了自己所属的中队百名士兵以后，以一个小队的兵力迎头一击，轻易地一个冲锋就将王尧的先头部队给彻底亏摧垮。然后另外的兵力从左右夹击，登时王德榜、傅先宗的残兵就完全乱了。

在这山地战中，装备有迫击炮和手榴弹的侦察兵武备不要太占便宜，并且他们所有人都装备着连发枪和左轮手枪。战事打起来是摧枯拉朽的。

败兵奔逃，溃兵中有认得傅先宗的。纷纷向他大声叫喊：‘傅军门，傅军门……‘向他聚集着。

傅先宗亦竭力阻止部队。打算拼上最后一命。

但秦军怎么能看到混乱的楚军再次集结起来呢。发现了苗头，立马就要抹平。

‘不要慌，不要乱……’

傅先宗的话音还没落下，巨大的爆炸声就随即响起。三颗迫击炮弹直接落入傅先宗周边，他身边的亲兵和手里牵的马匹，被飞散的弹片夺取了一条条生命。还有一些士兵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免不了又是头破血流。

刚刚聚集来的一小群楚军溃兵再度凌乱。不过总算有几个中心连忙上来救援，抬起死马把下面压着的傅先宗拖了出来，想要扶他转身逃走。却发现他的一条腿已经断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山坡树林中闪出一个又一个秦军士兵的身影，手举左轮手枪向楚军连连开火。

‘啊--‘

一名楚军军官放声怪叫，举起腰刀就冲着冲来的秦军侦察兵砍去。事实上别看侦察兵手里的手枪

响个不停，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对准人打的。这些人在侦察兵们看来完全是俘虏。

而对于楚军，秦军的策略是能俘虏就别杀伤。

所以这个英勇的楚军军官也没走上被乱枪击毙的道路。当头的侦察兵甩手一枪打中了军官的手腕，然后三步并作两步，疾走上前，一拳打在军官肋下。人当场就跪在地上起不来了。

傅先宗断腿施不上力，单膝跪倒在地，却用刀拄地强撑着又站了起来，向着对面的秦军侦察兵横眉立目。大声喝道：‘老子就是傅先宗，想杀我，开枪啊--‘

但废了一条腿的傅先宗如何会是侦察兵们的对手。若是身体完好。武艺高强的傅先宗必会给带着活捉任务的秦军侦察兵不少的麻烦，可现在么……

一个掌心被拍在了傅先宗的后脑勺。恶熊熊的目光随即变得呆滞，身子软绵绵地倒在地上。侦察兵轻蔑地吹了声口哨。‘不知死活的东西。要不是

上头命令一定要活着，老子早一枪送你见阎王了。’

王德榜刚才又摔了一跤，他屁股是被弹片咬了一下，如果不是贴身的亲卫忠心卖力，将他从人堆里抢出来，他可能实在乱军的踩踏之中了。不过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王德榜到底被秦军侦察兵给团团围住了。

王德榜陷入重围之中，几个贴身亲卫束手无策，只是不停挥刀对周边一脸轻松的秦军侦察兵大声喊叫着，色厉内荏却又不敢冲上去搏斗。≧

人群分波斩浪样裂开，王德榜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秦军将领。穿着跟士兵一样的军装，唯一的不同时领章上缝着两道金线。脸上和身上全是尘土和草屑，手里提着一杆连发枪，踏过尘土和血渍，踏过伏尸和碎石，步伐坚定有力，缓缓朝向他走过来。

王德榜的亲卫如临大敌，举起刀枪对着这员秦军将领。那秦将对他们却视若无物，一步步走到王

德榜近前，面无表情地打量着王德榜。

‘王军门。在下秦军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邓凯。’

‘别再做徒劳的反抗了。你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是啊，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再反抗真的没什么意思了。邓凯说的很对，属于定边军和傅字营的历史，结束了。

秦军二月初十，秦军侦查大队翻越了永春州北部大山，直接插到了距离福州城不足五十里地的永福县。也就是黄建勋的老家。

楚军在这里的布防很弱。因为楚军上下谁也不认为秦军会从这里出来。连绵的大山就是永福最好的防御线。

如今的战争早已经不是一刀一枪就能打的了的。战争需要炮火，需要充足的弹药，而连绵的大

山隔绝了后勤转运，也就隔绝了战争的发生。

所以当侦查大队出现在永福的时候，那简直是神兵天降。毫无防备的数百驻守楚军被一击而溃，靠着炸药包炸开城门，永富县城就变成秦军的地盘了。

陈武中最大的任务并不是夺取永富，这地方对于秦军的攻势来讲没啥大用处。侦查大队真正的任务是尽可能摸掉福州至福清沿途上的兵站。把里头所有的军需物资焚烧干净，再然后袭击福州至福清之间的交通线，这将给秦军即将开展的对福清攻势有着巨大的好处。

福州闽浙总督衙门里，左宗棠跟前没有外人，全都是楚军的干将和他自己信得过的人。比如袁保恒！

一群人正在商量一个问题，福清，守？还是不守！？

要知道现在秦军的主力舰队已经开到了闽江外

海，一种要对着长门炮台下手的势头不可阻挡。

如果长门炮台失守，连江也就失守，秦军就能从闽江北直接进攻福州城。那布置在福清的五千人，还有必要存在哪里吗？

与其把有限的部队分散到那个无用的地方，不如直接弃守。

但福清是福州的南大门，那里守住了，刘暹所在的陆军主力就从南路靠近不了福州城。

刘暹要攻福州，必须以船把手下的陆军运到连江去。怎么说这也能消耗秦军的一些士气和时间啊。

手下将领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左宗棠一时间犹豫不能决。现在的战事已经从战略角度转变为战术角度，似左宗棠这种中国传统型的兵书军事家，已经要玩不转了。

就像红朝太祖从没亲自拿枪上战场一样。

战略天赋和战术指挥，是完全的两码事。

琅岐岛，福建沿海的第四大岛。闽江入海口的江心岛。

凤窝村金牌山的上顶，清军原金牌炮台，秦军的观察哨能够以肉眼清晰地看到对面连江县涫头镇长门村电光山上的长门炮台。

这两座夹江对峙的炮台本是福州对海的第一道防线。炮台遥相对峙，成椅角之势。两炮台之下，又有两个礁岛（即双龟），中流砥柱，江面窄小，最窄处不过四百米，水流湍急，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林则徐曾经赋诗说：“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虽通商，当关资上将。唇亡恐齿寒，闽安孰保障。”

满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开始首建金牌炮台，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主持重修。

但很可惜的是，满清设立的炮台皆是露天型炮台。

所以金牌炮台即使有山巅主炮台、山腰炮台、山麓沿岸炮台，上下三部分组成，也轻易地被南洋水师的平远号、振威号、镇西号、镇东号，四艘兵舰给上下一锅端了。

与金牌炮台形成鲜明对比的长门炮台，作为圆形城堡式建筑，它就不是平远号等四艘兵舰能轻易招惹的了。

直径95米，由围墙、营房、操场、弹药库、炮位等诸多设施组成。外墙底部和上层内部均采用花岗岩大条石垒砌，内有约300平方米的操场。整个炮台坚如磐石，气势宏伟，这才是扼守闽江口的真正第一要隘。

四艘铁甲舰到了两艘，六艘蚊子船到了四艘、四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到了一半，两艘木质巡洋舰，两艘木壳炮艇。

南洋水师的精华悉数抵到，整整十四艘兵舰，这就是刘暹对长门炮台的重视。也是今日左宗棠跟前楚军众将争执的最大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长门炮台坚持不住十四艘兵舰的打击。另一部分人认为长门炮台坚不可摧，十四艘军舰一样能顶得住。

“轰——”

就在福州总督衙门的争议还没得到统一的时候，闽江口的秦军南洋舰队主力，开动了。扬威号铁甲舰打响了进攻长门的第一炮！

炮声隐隐的传入福州城。

“报，报——”

“逆秦舰队炮击长门，逆秦舰队炮击长门——”

第四百一十一章三战三捷，一路横扫

轰响的爆炸声在刘暹耳边震荡，炮弹就落在他跟前不到百米远的地方，但刘暹丝毫不在意，半点也不动。

眼睛望着前方的战场，福清的战斗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了。徐文秀要顶不住了！

‘王上，这大军过了福清，就能直进马尾。船政水师……’

‘船政水师就让他们老实待在码头。’

刘暹认为现在还不是收服船政水师的时候，把福州城拿下了是先提条件。而且船政水师算是当今中国西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之一，绝对不会自残的。

福清的攻防战共持续了两日，徐文秀五千楚军只剩了两千人狼狈逃到闽江边儿，然后被船政水师的兵舰接应到了江北岸。

这个时候连江县城也插上了秦军的旗帜，全面回缩福州的楚军，让延平府的秦军偏师都顺利拿下了这个福建省中有数的大府。

左宗棠很气愤，非常的气愤。把乃木希典关进大牢，不日他将亲自提取，这话是什么意思么？刘暹这是在红果果的嘲讽他，告诉他说老子过两天就打进福州城了。

今个一大早，得到刘暹把傅先宗送进福州城的好消息后产生的好心情，被这封信给全搅了。

‘刘暹小儿，欺老夫太甚！‘

出道二十多年，从来没人敢用这种视人如无物的口气来给左蛮子说话。左宗棠真的要气坏了！

下面一群楚军将领纷纷劝老领导不要生气，骂刘暹狂妄自大。但是就连他们自己说着说着都默然感觉得出来，自己人说话的底气比前阵子弱了好多。

福州并不是什么易守难攻之地。并且武器发展到这一地步。许多传统战争中的所谓险要之地，在大炮步枪面前变得毫无意义。这楚军依靠福州城来与秦军决战。真的没啥地势之利能言。

永春之败，福清之败。连江之败……

一连串的作战失利给楚军的士气造成很大的打击。将领们的信心也都变得忐忑的很。

……

第二天秦军占领了楚军放弃的长乐县。刘暹在仙崎乘船，领着五千秦军陆战部队分批过海，经过琅岐岛抵到闽江口对岸的连江县。

“楚军防御弱点试探出了没有？”

“那当面楚军防线有多少兵力和火炮？”

“一线的楚军兵力具体有多少都不知道吗？”

抵到军前指挥部，刘暹的询问连连发出。得到的回答却是很少有令他满意的。然后很自然的刘暹就索要起了之前时日里全部试探进攻的军情细节。

这边的秦军比刘暹早到了不过两天，昨天黎明发起的第一次试探进攻，到今天为止一共进行了五波攻击，其中前四轮都是佯攻，今天上午发起了一次真正进攻，损伤了半个中队的兵力退了回来。

一个粗糙的军事沙盘上。

刘暹放下军情记录。一个人细细的看着沙盘，时间一点点过去。

指挥部的声音从热闹纷纷，迅速向悄然无声转变。谁的眼睛也不瞎，知道刘暹正在思考战事。自己大声喧哗打扰了秦王思虑，是找不自在的吗？

半个小时，刘暹双手抱胸，站在沙盘前装逼了整整半个小时。

然后语气斩钉截铁的命令：“这里、这里、这里……”一下就来了个兵分三路的大规模进攻。投入兵力四个大队。

闽江北岸的秦军部队总数都不到一万的。一下投入四个大队，那绝对算的上是大规模。

指挥部内没人质疑刘暹的决定。

命令迅速化作了行动，然后只短短二十分钟。刘暹就得到了进攻得手，楚军一线阵地被突破的消息。再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线的四千楚军全线溃败。

秦军上下欢呼如雷。刘暹极其成功的在所有人心中把自己的‘逼格’刷爆。

可实际上说来简单的很，那就是靠着金手指。在楚军的阵地布置上轻易地划出三个兵力最薄弱的地方，作为进攻的突破口。只是三路部队能仅用短短的二十分钟就传出喜讯，却也是刘暹意想不到的。

福州城里的左宗棠也惊愕不已。他正期望着自己的军队能给来到阵地的刘暹当头一棒喝呢。结果反倒是自己的手下先掉链子。

昨日还固若金汤的防线。上午还铜墙铁壁的阵地，怎么刘暹以来就变得稀里哗啦的豆腐渣了？

何作霖败逃二线阵地。协助主将刘松山稳定住战线后，立刻把他手中的指挥权交给了刘松山。自己带几个亲兵回到福州城里，向左宗棠请罪。

左宗棠气的简直像砍了他。楚军众将纷纷请命求情，才下令把何作霖拉到外面打了二十军棍出气。

“这里、这里……”两路突破。

夜晚，秦军的指挥部里，刘暹正给手下将领下达作战命令。

“行动要快，要迅速。势若雷霆！”

“这点炮兵部队要注重配合，提供全力的火力帮助。”

“你们在这里会和，然后向北侧击——”

指挥棍在沙盘上重重一敲。刘暹神情继续充满了自信。

夜间楚军的前线布置漏洞更大更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二道防线的南端靠近闽江，楚军在那里会得到江上船政水师小型炮舰的支援。今夜里的战斗，两路突击部队就不会是汇合一处，合力北扫，而是各自向南北方向全力开打。

左宗棠夜间觉都没睡好。前线的枪炮声让他心都提到嗓子眼，纵然面上依旧是半点风声不露。大将气度，涵养城府很深。

但这根本帮助不了前线的楚军，弱点猛然受到袭击，当段的楚军表现连白天第一道防线上的友军都不如。一感觉敌人力量势不可挡。就慌乱的向后

败退。

　　两路进攻部队毫不费力的就把楚军辛苦多日修筑成的二道防线给打了通透。回合之后一路向北，全军溃势中的楚军根本无力招架。刘暹以相同的招式轻易夺取了福州城外的第二道楚军防线。

　　时间。不过是用去了一天不到！

　　没有大纵深防御阵地，一道战线只有两三条战壕组成。步兵一个突击就能从头快跑到尾。这样的防御阵地面对秦军的时候，根本不堪战。

　　那就像原时空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果军一样，小日本军队扣除掉武器装备和个人素养外，就那几个熟悉的招式，却往往能够赢得一场接着一场的胜利。

　　刘暹也是以点破面。楚军阵地在侧翼失守之后，士兵惊慌失措的时间还不够，就被迅速扑倒的楚军突击部队给打的溃不成军。不少的楚军军官在阵地被突破之后，不是带兵跟侧面攻来的敌军拼个

你死我活。而是往往主动地撤退！

刘暹冷笑。

福州城虽大，但一道防线一道防线的这么败下去，楚军又能溃退几次？第三道防线后头就是福州城的城墙。

十个小时前，跪在左宗棠面前的是何作霖，现在是刘松山、刘锦棠叔侄。跟穿戴还算完整的何作霖相比，灰头土脸，一身硝烟之色，脸鼻手背上还有血痕的刘家叔侄，形象更加的狼狈狼藉。

但左宗棠已经没有十个小时以前的怒火了。他心头此刻泛起的是一阵阵寒意。是担心，是忐忑，是对刘暹从所未有的隐隐恐惧。

楚军左宗棠以下重将，都把两道防线被破的功劳带给了刘暹头上。不然解释不了前后两天里秦军效力的天差地别。而也正是因为此。所有人的心头都泛起了一种不可抵挡的无力和颓然。

“起来吧。”左宗棠叫起了刘松山、刘锦棠叔侄，“刘元渡不愧他名将之号，非你叔侄的过错。”但也要想法子抵挡住啊。

左宗棠的眼睛从堂下所有人脸上扫过。

没信心。真的没信心。

自己人知道自家事。刘松山的本事在楚军当中绝对是数一数二，可他也败得如此之惨之快。自己手下还有那个将官比刘松山更强呢？

没有，左宗棠想不出。

“这里。这里，这里，这一片，这一块——”

深夜，福州城里灯火通明，秦军的指挥部中也是亮如白昼。

刘暹刚刚夸奖了突击部队，然后就对炮兵部队的指挥官罗伊【亚力山大.洛瓦伊斯基】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楚军第三道防线的五个地方，集中所有炮火猛轰猛炸。

随着秦军步兵的攻势进展，炮兵也向前推进了一里地。白日里校射气球早就测定了楚军第三道防线的位置线，刘暹跟前的沙盘对比战场，真实性能高达九成。

刘暹能在楚军的第三道防线定下位置，罗伊就敢保证把炮弹送到那里。

轰鸣的炮声中，集中兵力警惕秦军可能发动的后续进攻的楚军士兵们，血肉肢体在烈焰弹片中四分五裂，鲜血挥洒大地。

罗伊手下炮兵一阵十多分钟的急速射，楚军至少要从参战士兵总数上划掉一千个人。

消息自然迅速的被传到福州，左宗棠心里是只想呕血。

并且福州副都统白宝和第三道防线的楚军主将杨龙彪都受了伤，其中杨龙彪脑袋被弹片划破，流血流的跟血葫芦一样。

当然，还有那第三道防线，一番轰击后损失惨重的楚军士兵如惊弓之鸟一样，秦军的突击部队枪声才打响，汇集了前两道防线残兵的第三道阵地守军，过五千的楚军就一窝蜂的向着福州城溃逃。

如果不是城头大炮的掩护，突击的秦军士兵继续追击下去，肯定能把城外的楚军一网打尽！

第四百一十二章再刷逼格

福州将军衙门。

书房里面，岐元愤怒的扔掉了一个价值几百两银子的青花瓷茶杯，让这个雍正年官窑出产的精品，发出了自诞生一百多年以来最为清脆悦耳的响声，化作一钱不值的瓷片。‘废物！楚军都是废物。左宗棠废物！’

岐元怒吼，‘狗屁的当世诸葛，就是一个左蛮子。仗打成现在这个破烂样！’

副都统白宝灰头土脸的，一言不发。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秦军在刘暹调度下，完全是作弊了作弊。转达阵线的弱点部位，一打一个准。

白宝对刘暹很恐惧，也终于说出了他今夜惊魂定下后一直想说的一句话。

‘大人，咱们要另有打算啊！’

福州的八旗妇孺都送去了杭州，与杭州旗人老弱汇合，还没有往江宁去。福州城里剩下了五千八旗新军。

岐元脸上的怒色消褪下了一些，看着白宝道：‘左公是终于朝廷的。这一点本官信的过！’

‘大人信得过，卑职也信得过左公。可卑职信不过楚军！’

‘大人，楚军不等于左公，楚军士卒也不等于楚军将官啊。’

‘城外三道防线，左公布下万人重兵。现在逃回城里的有多少？不到五千。难道剩下的那五千都战死殉国了吗？’

‘刘松山、何作霖、徐文秀、徐占彪等人都深受国恩，感左公赤心，自会奋勇作战。可底下的楚

军士卒。可一点都没谱啊！‘

‘三线阵地，六七千兵力。一阵炮轰，作鸟兽散。大人怎还能将五千国族健儿的性命。维系在此等油卒身上？‘

整个福州城就在这乱糟糟的唏嘘、思虑中挨到了天明。左宗棠定下了据城死守的决策。楚军还剩有两万多人，五千败兵送入后方休整编顿，余下一万八千人的楚军部队，超过一万人被部署到了福州城的东北方向。

刘暹并不是靠着舰队打上来的，那么沿江这个方向就不用提了。

看福州的地形，沿江而据，四周全是山岭和河流。南部有闽江挡着，东面有马尾和大山挡着，虽然山区中可以让部队行进。但道路崎岖难行，小部队渗透可以，大兵团迂回作战就很难。北方、西北的山区与之一样，西南又是闽江，在沿江道路口上荆溪镇，也是福州向西官道的来脉，只要被锁住，此路还是不通。

秦军唯一的路线就是福州城东向官道，确切方向是东北方的官溪。

左宗棠在福州城外布置的三道防线全在官溪境内。现在被秦军给拿下，并顺势夺取了观音山和贡院岭。从后者山下布置炮兵阵地，架设大炮，炮弹可以打到福州城东北的琴亭湖。

福州城有两个副都统。除了白宝还有一个成明，领着两千人守在那里，再有刘松山统带的各部楚军万人。清军在东北方布置的兵力高达一万两千人。

总督衙门官大的府邸内灯火通明，福州战区的地图被风灯耀得发白。一根根红黑分明的线条象是有着生命力一般牵扯着诸人的神经。这里，从左宗棠、岐元到各路将领。再到门外贴身警卫的亲兵们神色全都是肃重。所有人都知道，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琴亭湖位于全部防线的中心，必然要承担起

极大的压力。但这个网底破不得，一破咱们就全盘皆输。”刘松山极郑重地说着，眼光未曾离开过成明眼睛片刻，“咱们既然已经决议要放进来秦军一部分，吃掉他们，打出个胜仗，挽回全军的士气。那必要的风险和失败后可能出现的危局就必须要考虑到。不是我刘松山气短，天明战事一开，不仅是象峰、下徐两个阵地，桂湖、郭前山等处也很可能会失守，届时琴亭湖阵地就是重中之重。万一事情有变，成大人必须顶住我军从左右翼杀回象峰！”

成名跟岐元对视了一眼。“左公，刘军门，尽请放心。本官再拨调一千新军至琴亭湖。绝不会在危局之时出乱子。”

“不过琴亭湖为一马平川之地，要在危急之刻阻挡住秦军的虎狼之师，必须要修筑工事。时间短暂，还请左公拨调五千人丁到琴亭湖，标下打算在那里修建一条以土垄为主、单人掩体为辅的防线阵地。”

“另外徐军门【徐占彪】所部两千马队也请照料一二。”

“这些都不成问题！”

左宗棠完全答应了下来。徐占彪部两千马队是楚军中唯一一支成规模的马队，平日中的待遇真的堪比船政水师。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好铁就要用在刀刃上。

马队与守城无助，城外的平地才是他们驰骋的用武之地。

……

天亮了。但太阳没有如期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从海上飘来的几朵铅灰色的高大云团，让这天的清晨显得很压抑，甚至带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秦军正在准备攻势，一支十人的小分队正在阵地间的一个小村落里忙着。

村落中还剩有几户人家留着不走。劝说不听，

那就只好用刺刀吓唬人了。这也是没办法。对于老百姓，一味的示好并不能全部得到收获，你总能遇到几个犟种和无赖，必要时候还是刺刀管用。

刘暹也认同底下人这个做法，反正又不是真正的杀人。

并且秦军军纪纵严，但也跟红朝的战士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部队。

所以很快的村里仅有的几家没有逃亡的村民被十个如狼似虎的秦军士兵，用刺刀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接着，战斗很快就打响了。

炮声轰鸣，团团硝烟升腾，让本就多云的天变得更加阴霾。

半个小时后。第一手战报返回到崇福寺的前线指挥部——左路突击部队已经拿下了象峰，正在配合有路部队侧翼夹攻下徐。

再过了半个小时。下徐阵地也被突破。两路突击部队正在向着下井、鹅峰一线的清军阵地突进。

到了上午十点钟，天空中下起了毛毛细雨。然后雨越下越大……

但秦军的攻势不减，突击部队轮换以后，已经向着桂湖、郭前山两处要害阵地突进了。

bug在手的刘暹对楚军的打算一清二楚。但时间还来的及，他还有时间来等待着指挥部参谋们最后的结果。

“报告！”

一名年轻的少校向刘暹打着敬礼。秦军参谋制度虽然施行了，参谋部也成立了，总参谋长由刘暹兼任，但底下的参谋们，资历短，功劳小。军衔普遍偏低。

何青！

教导队里出来的刘暹嫡系，在对日之战中立下不小功劳，军衔制度施行之后，配少校军衔，为向发部整编旅参谋长。

“王上，楚军情况有异常，其阵地接二连三的失守，很可能是在诱敌。”

“为什么这么说？”

“卑职已经问询过被俘楚军士兵和低阶军官，楚军阵地修筑简单了草。此情况楚军的高级军官并非不知，但并没阻止。象峰、下徐等阵地，楚军布置兵力不过各一个营，且弹药储存有限。开战后也未曾见楚军组织人力运输弹药等物资。

而楚军自身的兵力是很充足的。在我军正面。左公至少调集了一万人的兵力，还有大批的八旗新兵助阵。由此可见楚军的诱敌之意！”

楚军并不缺少兵力部守阵地。左宗棠也不是呆愚，昨日一战后楚军丧胆。现在他们这个样子布

置，让秦军攻势开展的比滚了油还滑。要说没猫腻，那就有鬼了。

“我军该怎么样布置了？”

“让我突击部队暂缓攻势。后退阵地，组织防御。我军后续部队压上接应！”

刘暹心里有欣慰，也有失望。参谋们能这么快就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楚军在诱敌深入，是很可喜的。但是他们的应对策略太中规中矩了。

“传我命令。突击部队继续猛攻郭前山。炮兵依步行动。【桂湖已经拿下，战报传来】待拿下之后接着进攻琴亭湖。期间要注意楚军马队偷袭。

亲卫营兵分两路，分别在光华镇和泉头部署阵地。

敌人来多少给我打掉多少。再调一个中队的兵力巩固象峰。”这是以防万一、

“宋祚先。”

“卑职在！”

“带上骑兵部队赶到下徐。”

“左宗棠手里有两千马队，不可不防。他们偷袭琴亭湖我军的时候，你伺机而动。要给我拿下一半！”

“是！”

一条条命令被发了下去。何青脸上出现挣扎的神色，他开始担心，刘暹怎么那么肯定就料定楚军要反兜象峰？

如果错误了呢？那秦军一上午的能力和付出就白费了。还有可能被吃掉一部分部队。

但是刘暹在他们这群人心中的地位太稳固。何青内心挣扎了再挣扎，最终还是闭上了口。

刘暹闭上眼不出声，静静等待着喜讯传来。同时继续在装逼，继续加重自己在军队的逼格。

11点20分左右，外头的雨彻底变成了倾盆大雨。

左宗棠喜出望外，“哈哈，这是老天爷在襄助啊。”还有什么比这过百米就完全看不清的雨幕更适合掩护部队的偷袭和调动呢。

岐元道：“天助我大清，天助我大清！”

左今亮一声令下，两翼超过三千人的楚军部队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端着步枪，人人神情兴奋的甩开大步向前走。他们要去偷袭象峰！

同时徐占彪带领两千马队开出了城门。马蹄踩在泥泞的土地上，甩起无数泥点……

第四百一十三章东方拿破仑

刘锦棠带领的右路军被伏击；

徐文秀带领的左路军被伏击；

徐占彪率领的两千马队被险些包了饺子，损失了一半人马才脱出身来。

……

噩耗消息传来，三路出击，三路部队钻进了秦军的埋伏圈。说真的，消息陆续传来之后，左宗棠的脑子真真的有几分钟是停机状态的。他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被翻来覆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岐元在总督衙门里呆坐了良久，然后仰天大笑着走出了总督府门庭。笑声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穷途末路！

三路出击，楚军上下集众人之智，策划了几个时辰逐渐完善的计划。被刘暹料的分毫不差，布置好口袋就在那等着楚军兴冲冲的钻进去……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人啊？！！

左宗棠、刘松山、何作霖、徐占彪、徐文秀等等，一个个都是提督重将，每一个人都是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豪强，他们太清楚战争的残酷和瞬息万变了，也正因为他们真正的了解战争，所以才更清楚刘暹的可怕。

岐元同样也不是白痴！所以他真的灰心丧气的彻底失望了。

楚军上下就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猴子，本事很大，却也逃脱不了如来的手心。

刘暹到前线两日，所表现出的能力，震撼了所有人！真正是一人车翻了楚军上下所有人的信心。

神机妙算，洞若观火，这两个词就是来形容他

的。

左宗棠内心中也真正对一个人升起了无力感。自认为自己天底下最牛掰的左宗棠。感觉刘暹才是真正的牛逼，天底下真的还有自己也比不了的人物。这一刻他内心中对刘暹真的有了一个‘服’字。

福州城内的军事观察团一片寂静。

楚军三路出击三路被打伏击的战报并没对他们隐瞒。所以。所有的人都被震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军事观察团是很了解楚军的打算的。楚军先是在官溪的三道防线，后是在城外的一系列阵地布置。都沁透着军事观察团一帮人的心血。

按照德国哈尔贝特少校和俄国涅维奇少校，法国阿尔芒少校，这三个当今世界陆军实力最强的国家的陆军军官的话说，就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在人数不占优的情况下对福州防线发起进攻，没有倍

于楚军士兵的伤亡，也见不到福州城城墙的影子。

结果这两天所有人的连都被事实打的‘啪啪’的！

“我看到一个东方的拿破仑在崛起！”

英国汉密尔顿中校在对香港的电报中这样写道。

而对刘暹最态度最恶劣，对拿破仑最崇拜的阿尔芒少校，对于汉密尔顿这样的做法都没提出丝毫的不同意。

刘暹来到福州战场。两天的表现，真真是震撼了所有的经历者。

第三天大雨依旧哗啦啦的下着，秦军开进了福州城。

百米左右的肉眼视线距离，楚军的大炮变成了摆设，秦军这里也好不到哪去。只靠罗伊，根本坐

蜡。只有刘暹在沙盘上点点指指，发布下命令，让炮兵按照地图计算射击诸元，开炮轰击。实际上是看着虚拟地图。那里是楚军的兵力集结地，就开炮轰他娘的。

两边士兵的战斗，手中的步枪成了第一武器。

军心混乱，士气低落的楚军士兵。论枪法哪里能比得了作训有素，士气高昂的秦军战士。并且后者还有迫击炮掩护。所以相当轻松的秦军就打进了福州城，楚军全面溃败。刘松山、何作霖、徐文秀等将掩护着左宗棠，带领不到万人的残兵向着闽清退去。随行的还有两千来八旗败兵。领兵者是成明。至于福州将军岐元和副都督白宝，后者战死在城门。前者嗑药自尽在将军府。

船政水师提督彭楚汉带领两艘小型炮艇和两艘火轮船，随从楚军撤往闽清，其中一艘小型炮艇的管带是林泰曾。

他姑父沈葆桢由两江总督任上过度了一下，现被调往河道总督任上，林泰曾个人也很难得。

船政水师主力军舰和各舰管带、军官，马尾船厂日意格等人，以及船政水师学堂的教员、学生，全都老老实实留在马尾。

刘暹进入闽浙总督府的当天下午，日意格和贝珊泉就联袂来求见刘暹。

两个人说话都干净利索，直接的投入到秦军怀抱，一点条件都没有提。刘暹很高兴，马尾果然聪明人居多，这个情况下提条件，那不是聪明，而是不想真正融入秦军。

刘暹很大方的让日意格等洋员依旧原位不动，日意格本人继续负责马尾船厂的监理工作。而与秦军最为熟络的贝珊泉被提拔为马尾水师的第四任提督。并且许下允诺，绝不调派船政水师与楚军作战。

于是，整个福州就顺顺利利的装进刘暹的口袋了。

楚军大败的消息次日就被送到了北京。

文祥府上，连月的卧床和重病让文祥已经奄奄一息。有几次他都要两脚迈进鬼门关了，但最后心底的执念让他收回了身子。

福州，楚军！

大清国的未来都维系在这一战身上。

秦军若胜，天下再无可遏制其的牢笼了，那至少也是割据南国；秦军若败，于大清国就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堪比二百三十年前的松山之战，这天下还是大清的。

所以文祥不愿走。他要等到这最后的消息，希望，或是绝望！

今天他终于等到福州之战最后的结果了。楚军全面溃败，四万余精锐，还剩了不到万人的残兵败将。

“大清，大清……”

眼睛像是死鱼的眼珠，瘦若干柴的文祥嘴里念叨着‘大清、大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阿玛，阿玛……”

儿孙跪倒在了一地，痛哭失声。不知道是在为自己的父亲祖父哭，还是为他们家的富贵，为大清朝哭。

曾国藩走了之后，文祥也走了。因天平天国而崛起的这批政治人物，还远没到落幕的那一日，但是他们的黄昏已经依稀可见。

……

北京贤良寺。

一队彪悍的马队拥护者一辆马车缓缓行到贤良寺门前。

曾国荃闭目在车厢内休息，马车停下，车外有亲随的叫喊声传来：“九老爷，贤良寺到了。”

一脸平静的曾国荃漫步下车，贤良寺外，一群等候着的在京湘军旧宿，脸色神情瞬间激动了起来。

沉寂了六年的曾家，又要迈步走上‘天下’这个大舞台的中心了。

可惜，与诸多的湘军旧宿相比，内心沉甸甸的曾国荃，此刻不想着曾家的富贵，而更担忧山西的旱情。

从去年下半年就陆续出现，山西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很多地方又发生蝗、雹、疫等灾情。往日冬季里的大雪，今年冬天在山西也是不见了踪影，一些地方整个冬天竟然没有一片雪下。

这场旱灾不止在山西一省，但是山西是重中之重的重灾区。今年新春刚过，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就向清政府奏报：“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

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 如今山西一些地方，树皮草根，凡是能吃的，都被百姓吃光。为了活命，老百姓挖观音土充饥，数日后，“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历史上对这场将要持续两年的旱灾也有一个称谓：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亿万，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致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有近1／3的人口被夺去生命，史称——丁戊奇荒！

在原时空中，左宗棠收复新疆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军费，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耗用在粮食上。甚至为了筹集足够多的粮食，迫不得已向占据伊犁的俄国人购买，而当时俄国人手中的粮食，还是出自伊犁河谷区域。

一切原因说到底，就是那时的北方正在大旱，万万亩良田颗粒无收。左宗棠根本在内地筹集不到足够多的粮食。

不可否认，刘暹之所以选在光绪二年底发难，一大原因就是打算趁一把‘丁戊奇荒’的劲头。虽然这么做对于北方灾区的百姓，尤其是山西重灾区的百姓，是极大地犯罪。

刘暹当年对‘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句话嗤之以鼻，现在的他似乎用的就是这个招数。是不是很讽刺？人数会变得。刘暹立下的宏愿不变，可他的人，这些年的经历磨练下来，脑子里想的怎么可能还会跟原先一样呢？

对于上位者，道德洁癖是最要不得的。

再说曾国荃，历史上曾国荃在山西的名声很好，因为丁戊奇荒期间曾国荃救下了数以百万的山西百姓。整个山西，生祠无数。

但是现在，满清需要曾国荃坐镇湖广，尤其是湖南，需要湘军再次发挥平太平天国时期中流砥柱的作用，曾国荃被调离山西巡抚的位置，这次进京就是奏对的，然后就要火速南下了。

如今巡阅整顿长江水师的是杨岳斌和彭玉麟，加上湖南复起的刘蓉，现在又是曾国荃，自从曾国藩死后一蹶不振的湘军，转眼就又要重现辉煌了。

第四百一十四章新秦跟满清，tmd，一对王八蛋啊！

西历1877年三月二十日，阿拉伯海上。

海浪正在拍打着海上的这支舰队，这支有四艘铁甲舰，六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十二艘木壳木质巡洋舰，和三十多艘运输船共同组成的庞大舰队。

超过二十万吨吨位的舰队在大洋上依旧像玩具一样脆弱和渺小。

工业的力量能够让人类杀死世界上最凶猛的动物，但是当大自然发威的时候，六七千吨级的巨舰也就是一个小玩具，海浪随时能够将它们送进海底。

只是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欧洲人才不会犯那低级的错误。把一支价值无可估量的舰队送入巨浪和狂风的舞台。

舰队从欧洲出发，穿过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这支能够横扫亚洲海岸的舰队安全的走过了自己一半的航程。

舰队上飘扬着蓝白红醒目的三色旗！

……

‘你从前在湘，湖南的事自然知道。省兵空虚，马如龙只是寻常将才，王文韶又非历练之帅。如今湖湘军务都有赖于刘蓉。你到了湖南，须好好练兵。一应军需粮饷，朝廷不会短于你的。‘说话的慈禧西太后。

曾国荃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练兵，能打仗的兵不是想练就练的成的。尤其是现在的军务操的都是火器。但稍停一下，曾国荃还是说：‘湖南的事，臣晓得些。‘

‘哎，就怕没有时间啊……‘慈安太后轻易不在政务上发言，可能是心神太多的不牵在朝政上吧，说话有些太直太随意。脱出口了才猛的意识到不恰

当。

曾国荃脑门上的血管跳了一跳。也是无语了。

‘你跪安吧，明天再递牌子。‘慈禧太后嘴角抽了抽。立刻对曾国荃道。

曾国荃叩头跪安，托着帽子起身。一步步后退，直退到门帘边，才转身出门。

走出养心殿，来到乾清门时，曾国荃只见丹墀上下和两旁回廊里早已聚集着上百名大小官员、太监，他们全都以惊异的目光远远地望着他，悄悄地交头接耳，直到他走出景运门。

第二天又是巳正时，曾国荃走进养心殿东暖阁。两宫皇太后、皇上再次召见。问了问他的家庭、亲故。第四天，由僧格林沁之子袭亲王伯彦讷拉祜带领，在养心殿东暖阁第三次接受召见。慈禧太后询问曾国荃这些年来有哪些好的带兵将领闲赋在家的，又谈起眼下西法练兵的事，要他实心实意去办。

三次召见完毕，曾国荃感慨良多。小皇帝自始至终冲默不语，未出一字纶音。虽说年纪小，有母后作主，也可以不讲话。但到底当了三年的皇帝了，几句套话都说不上。

曾国荃记起大哥曾国藩说的一些话。曾国藩早年在翰苑供职，老辈翰林闲的蛋疼，议古论今都是必须得。而这些老翰林最喜欢谈起的就是满清的圣祖爷康熙帝。人人崇拜不已。八岁登基，十二岁就亲自裁决政事，十六岁除鳌拜。二十岁定削藩大计。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皇上，才有清朝二百多年的国运。

曾国藩对于同治帝的继位。抱的就是再出一个康熙帝的期望。只不过曾国藩进京觐见皇帝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期望被同治帝亲手打破了。

而如今国家多难。人心涣散，正需要一个能用强力扭转乾坤的帝王。只是现在看来，年仅八岁的光绪帝跟同治帝一样，也不是那号人物。或是说，这大清朝还能不能撑到光绪帝长到康熙帝初露锋芒

的那个年龄，都说不准！

楚军在福州战场的全面溃败，打击的不只一个左宗棠。曾国荃也是其中一个！

曾国荃头顶钦差头衔，身份也补了东阁大学士的位置，既已到京师，官面上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那私人的俗事就接着该办了。贤良寺案桌上的请帖已经堆了一尺多高，但他不去。除了六王、七王、宝鋆、沈桂芬等一班老朋友，再到文祥府上拜一拜，然后他换了布衣小帽，偷偷地来到曾家的大恩人，曾国藩的恩师权相穆彰阿旧宅。

二十年了。当初的一代权相，军机处里做了二十多年的穆彰阿，已经病逝整整二十年了。穆彰阿自咸丰帝登基不久罢相后，一直生病蜗居，直到咸丰六年去世。到现在时，昔日相府煊赫一时的声势早已荡然无存。穆氏的儿子虽多，却也无一个成器，空荡荡的宅院里冷冷清清，杂草丛生。

曾国荃事实上对穆彰阿也没啥牵挂的。只是曾国藩与穆彰阿是怎么扯都扯不断的联系。曾国荃带

着厚礼，在宅子里见了穆彰阿的几个儿子，这些破落户一见是曾家的人，无不是百感交集、涕泪滂沱。

他们很感激曾国荃这个时候了还能记得他们家，而曾国荃内心里也有股惺惺感升起。当初曾国藩病逝，曾国荃早已经回到湘阴的老家避居，那几年曾家何尝不是声势顿落。繁华已矣，人去楼空，心中万缕怅意。

出了穆府，曾国荃又去了塔齐布家。

这位湘军早期的悍将，曾国藩引为臂膀，最是得力的爪牙，咸丰五年的时候就病死在军中了。塔齐布兄弟三人，老三先他死于咸丰四年，次弟又在同治九年的八月病逝。其人无子，只存四女，从族中过继的侄子继承的塔齐布死后留下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可惜也是个没本事的。

夫人已经年近六十，听说曾国荃亲自登门拜访，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亲到大门迎接，身后跟着继子和寥寥几个家人。曾国荃一见，心里甚是凄

怆。

朝廷实在是有些薄恩！

塔齐布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中第一个出头的满员，跟多隆阿一样，功劳那都是实打实的。如果能一直活到现在，多隆阿在他跟前都是晚辈，曾国荃当然也是一样。可现在呢？可除了配入昭忠祠，给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名头，还有什么照顾？

留下一万两银票，曾国荃饭都没吃就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更带着人早早的出了北京城。

……

广东遂溪，湛江口。

军政府统治广东以后在广东沿海开了好多个港口，湛江口就是其中之一。

轴橹相连，高桅大船在水面上络绎不绝，往来相错，其间还夹杂着用船桨和撑杆驱动的渡船在大

船缝隙中奔忙兜售着瓜果等物品。

从码头往内陆去，田垄密布，无数农民已经开始给早稻忙着插秧了。

就在码头边的一个小茶馆里，正有人用粤语诵读着文章，不过不是圣人之学，而是手里拿着一份不知道什么日期的大公报在读着。周边还聚着不少过往的旅人。

“卅五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西学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

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

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赫然是大半个月前，福建之战都还没开打的时候，刘暹在广州及军政府辖下各府举行科举考试时，北京的满清朝廷颁布的《维新是诏》，以求提升朝廷方面支持者的信心。

“唉，看这北边的朝廷也学洋人了。”

“这是给逼的呀！洋人灭不了大清朝，秦王可能灭得！”

很直接，很明了的一个对比，却也让老百姓们对西学更多了一份认同。刘暹开科举，考的就有部分西学，在社会上推行汉语拼音和阿拉伯数字，等等作为已经让他头上带上了西学的帽子。不过还好，刘暹依旧保持了科举，依旧给读书人一条登官的路。

连同华元在市场上慢慢的推展，那纸币上印的可有阿拉伯数字，晚清士林正在产生着剧烈的震荡。

刘暹只看一个大方向，大方向正确就可以了。只需太多的细节，他又不是文教部的小官僚，眼睛啥都要盯着。刘暹只要手中握着一支能够横扫天下的军队，民间那些文人秀才蹦跳的再欢，有个屁用！

满清决心变法维新，颁布《定国是诏》，并不是多高明的一步棋。他们这样做虽然是真正认识到了西学的必要，并且还含着一部分向洋人求援而故做出的表现，但满清在示好洋人的同时也丢掉了他们在中国传统文人心中的地位。

新秦跟满清，半斤对八两！tmd，一对王八蛋啊！

第四百一十五章内应，策反

天色大亮，阳光透过轻纱帷帐照射进来。

床上刘暹醒了，睁开眼睛，从怀中佳人交缠的胳膊腿中抽出身来，悄无声息的下了床。

秦军打下了福州，也就等于打下了福建。刘暹现在不准备进攻浙江，兵力不足。下一阶段湖南和江西会是秦军的重点针对目标！

所以，刘暹暂时停驻福州，借以震慑楚军。

然后，然后一双妙龄佳人就被送到了刘暹床头。其一是长乐地主家的闺女，早有名声传扬民间，再一是福州一小吏家的女儿，双双都是十六七岁。

这是秦军将领第一次向刘暹‘献’美。军将们脸上那忐忑神情，多日过去了，刘暹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刘暹收了她们。根本不问年龄已经十六七的二女是否已有了婚约。

每日早起锻炼是刘暹必不可少的‘节目’，今天七点半都过了，已经是很晚。

半个小时后回到浴室冲个澡，更衣、吃饭，八点半移步闽浙总督衙门的前堂，就开始办理正事了。

“王上，云南刘卓将军发来电报，其部将在近期对临安府【云南建水】之敌发起总攻。”

丁振铎见到刘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封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刘暹阅览。

“刘卓是急了！”拿着电报刘暹微微一笑。

法国人距离东亚已经不远了，总部已经在计划着调刘卓部回越南，还要从北圻向中圻、南圻转移。这临走之前。刘卓如不能吃掉一部分清军，打

个大胜仗。显显自己的存在感，那从秦军起兵以来。他的功劳就太小了。

……

视线转到云南临安府，这个很有误导性名字的地方。

小两万的清军驻守在这里，城中以淮军大佬张树声为首，刘长佑麾下重将田兴怒为副，另有部分冯子材手下的滇军，死死地盘住临安府城，挡住秦军北上昆明的大道。

临安府城中，一名四十岁的中年人站在城中大街上，怔怔的望着前方。一座巨大的府第。这座府第占地极阔，高大的围墙将里面大部分的情况遮住，半掩半露出的一角都极尽华贵，与城中大街小巷多是破烂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

在石达开部占据云南的时候，临安府曾是石达开的族弟石镇奇的地盘。石镇奇在临安府有两年多时间，大兴土木，建起了眼下这座宏大的府邸。但

是在石达开兵势挫落，湘淮大军大举反攻云南后。临安府城落到了湘淮军手中，自然地这座宏伟的府邸也变成了湘淮军的了。

但这样的日子也没持续多久。去年秦军起兵，各路人马打起仗来那都是摧枯拉朽，势若破竹。刘卓算是五路兵马中名声最不显亮的一位了。可就这他也拿下了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过半，广西州过半。长时间兵压临安府城，清军几次交战。屡次败北，刚刚好转一些的临安府城再次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衰败下去。今年云南西南部的石达开军趁机反扑清军。贵州又有多支义军出现，广西则是秦军的地盘。外省粮食近乎无法运入云南，而云南多年战乱，自身的农业生产很成问题，粮食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临安府城这座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城池，如此更是雪上加霜了。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从二月份开始，城内居民就开始了大批逃亡，短短半月间，逃出城中的军民不下千户人。若不是张树声强令制止，只需一个月，临安府城恐怕就会变成一座空城。

而张树声为什么不让百姓离城，那是因为城中

的湘淮军需要大批的青壮男丁来给自己干活，或是做替死鬼。

“大人，你站在这里太久了，当心引人怀疑。“一名年青人悄声来到中年人身后，提醒道。

“哈哈，有人怀疑又如何，现在这满城饿浮，谁还有心思为满清走狗买命？”中年人冷笑着道，双眼依然望着前方那所府第，眼角毫不遮掩讥讽之色。

正在此时一队湘淮军从附近走来，中年人虽然嘴上说得轻巧，看到这队湘淮军过来，还是立刻收回了眼光，低喝道：“走。”与年青人退出大街，随即消失在一条小巷里。

“啧！”一声惊讶之极的呼声从湘淮军队列当中响起。

“大人，什么事？”一名小兵忙问道。

“没什么，许是我眼花了。”带队的湘淮军军

官摇了摇头。心中却暗自奇怪，刚才自己好象看到过一个熟人，只是怎么可能，他已经在去年就被逐出军中了，怎么还敢在临安府城出现？

当初湘淮联手压制冯子材，这家伙真要在云南出现，也应该往昆明去投冯子材才对啊。

这队湘淮军士兵，军服陈旧，脸色微有发白，只是与城中全是饿殍的百姓相比却要好的多。军人的地位显然比较重要，粮食大抵还能保障。

军官的职责就是巡逻街道，防止有人骚乱。领队的军官虽然怀疑见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此地的人，只是对方已经退走，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一会儿就将刚才的事放在脑后。

“啪，啪，啪啪。”两单一双的敲门声在城中一处宅院响起，声音刚停，院内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吱呀”一声，宅院的大门张开了条一人宽左右的门缝，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从缝隙中看到门前的中年人，“大人，你回来了。”

“嗯。”中年人点了点头，和同伴闪进宅院内，开门的年轻人又朝外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马上将院门重新关闭。

宅院内占地颇广，光是前院就有数亩大小。虽然远远不能与刚才那座府第相提并论，但显然也不是常人可以拥有的。中年人与同伴刚进院，一名身穿清军武服的青年人就迎了上来，看到中年人安然回来脸上喜色一闪而过，又是埋怨又是讨好的道：“李大人你怎么亲自出去了，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卑职一定办妥。”

“没什么，只是去外面走走看看。”中年人道。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年轻武官不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他是清楚眼前这位跟临安府城的瓜葛的。当初大军反攻云南，这临安府就是冯子材领兵打下的，自己眼前这位就是夺下临安府城的头号大功臣。也因此从副将衔一跃晋到了总兵，还被封为俊勇巴图鲁。府城里那座宏伟的宅院，当时就是这位的总兵府第。

可惜，福祸相依。很快‘李大人’就被淮军的人顶了实缺，还被淮军一系的人一阵羞辱。如果不是刘长佑念着冯子材的面子，和‘李大人’确实有些冤，他怕是连全身而退的机会都没有。

这名中年人就是李扬才，历史长河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除了对冯子材有研究，或是对越南近代史有研究的人外，很少有人晓得这个在满清官场失意之后，打着自己老祖宗是越南李朝，自己是李朝后裔的噱头，起兵杀下越南，打的越南阮朝满头包的人物。

他现在是秦军军情处的人员，已经在临安府城活动了小半个月时间了，目的当然就是对城内的一些旧部进行策反，减少秦军攻城的阻力。

虽然秦军自从起兵之后，屡战屡胜，不见一败。但刘卓也不敢小视湘淮军的战斗力。毕竟他们手中还握着那么多的枪炮呢。

钟万新、刘蒋华两个是李扬才当初的老部下。

李扬才被驱之后，其部下被打散分散以安置，剩余千把人与冯子材手下大将总兵陈朝纲的营头合编，依旧屯驻在临安府城。钟万新、刘蒋华两人就是剩余那千把人的带兵军官。

新的总兵手下，两人的处境很不好过。陈朝纲并不拿他们当自己人，不打仗的时候顶多是巡哨、值夜辛苦一些，可后来陈朝纲跟着湘淮军跟秦军见仗，陈就可着钟万新与刘蒋华的营头上，结果一千来人的兵力变成了现在的七八百人。两个人心底里对陈朝纲，对湘淮军，就都有着浓重的怨恨。而且西南战场上，清军与秦军的交锋，那是打一仗败一仗，两人都对胜利要失去信心了，这个时候李扬才出现在他们面前。钟万新、刘蒋华不顺势归附才怪。

李扬才跟前者年轻武官是钟万新的侄子钟永光。

“刘敬此人如何，能不能拉过来？”

李扬才对钟永光说道。他是冯子材的老人，对

陈朝纲手下的人熟悉的很，刘敬就是其中最能打仗的一个，并且手下有营头的军纪也比较好。李扬才明白秦军的条条律律，知道秦军最喜欢收编的就是刘敬这样的部队。

而且刘敬也不是钟万新、刘蒋华这种手下兵力无几的人。他是陈朝纲手下的主干部队之一，有一千多人的兵力。如果能说服他投过来，加上钟刘二人手下兵力，临安府城几乎可以不攻而下。

“这……”钟永光脸色现出一片难色。刘敬是陈朝纲的大将，陈朝纲对刘敬可不是像对钟万新、刘蒋华这样苛刻。刘敬能说服吗？

“怎么？有难度？”

“大人，刘敬此人素来受陈朝纲信重，很难劝降。若是冒然行动，卑职怕会打草惊蛇，给大人带来麻烦反而不美。不过卑职叔父与杨逢春倒是交好，或许可以劝杨逢春归降我军。”

李扬才略有失望，“杨逢春现任何职？”

“回大人，此人正是城外东门阵地的守将。”

第四百一十六章马粮店初战

刘卓对临安府城的总攻在即，那么这场策反行动，展开之速度，就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这天天色刚黑不久，钟万新府内灯火通明，正厅上摆放好了一桌上好的酒菜，钟万新陪着一名三十余岁的将官一起进入厅中坐下。笑道：‘酒菜简陋，还请杨大人匆怪啊。’

壮年将官摇头苦笑，‘钟大人，你守在外头，还能打点草食。是饱汉不知道饿汉饥啊。眼下城中能吃饱饭已是难得，何况还有酒有肉？有鸡有肉有鱼，这么多的好菜，若说简陋，那我是巴不得天天能如此简陋呢。’

壮年将官就是杨逢春。陈朝纲手下的另一员重将，只是没有刘敬更受重视了。一直以来杨逢春跟刘敬为了在陈朝纲面前争宠就有很重的矛盾。陈朝纲没有冷落杨逢春，但他显然更看重刘敬。

基于这一点，钟万新才有说服杨逢春的一点把握。

杨逢春毫不客气的拿起酒壶，满满喝了数口，又拿起筷子连夹了数块白切猪肉连蘸醋涮汁都没有，就放进嘴里大嚼起来，‘过瘾，过瘾啊。’

钟万新心中一动，道：‘杨大人莫非好久没有吃过酒肉不成？城里也不至于短缺到这个地步吧？’杨逢春手里握着上千兵呢。

‘不瞒你说，我已经半个月不知酒味了。肉倒是隔三差五的能大大牙祭，但那么是鱼，要么是些鸟雀瘦鸡，那肉这白切肉吃起来畅快。’

‘不可能啊。谁不知杨大人是陈镇台手下爱将，又掌管东门阵地。莫不是大鱼大肉吃腻了，故意消遣小弟的吧？’钟万新一脸的不信道。

杨逢春又咕咯、咕咯喝下数口。说：‘真个不骗你。你又不是不知，城门阵地是要害地段。跟你们城外阵地不同。张军门严令禁酒，上头的大佬们

又时不时的就到阵地巡查。我虽掌管东门阵地，却也没胆子违反张军门的严令，哪里还有酒喝。你们不一样，城外驻地城外巡哨，乡下再贫瘠也总能摸到一些酒肉猪羊的。看看今个这一桌酒席，你日子过得比我舒服多了。’

‘杨大人是寒颤我老钟啊。狗屁的舒坦啊，城外那就是炮灰，是送死的。老钟我宁愿在城里吃糠喝稀。也不想去城外天天大鱼大肉啊。一口吃的而已，小命才最重要！

杨逢春脸上露出了一抹了然，自以为是摸准了钟万新的心思。‘钟大人是想要我在镇台大人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把你调回城里来吧？’

‘哈哈哈，也不是不行！’

‘啊，那我老钟是万谢杨大人了。今后水里来火里去，必唯大人马首是瞻。’

‘哈哈，行。咱哥俩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以后你得隔……，隔一天。请我喝一次酒才行。’

‘当然，不要说隔一天，只要杨大人愿意，天天来也行。‘钟万新心里暗笑。感觉说服杨逢春的把握已经有七八分可能了。

过不两天秦军就要动弹了。局势骤然紧张，张树声、田兴怒必要加强城外的兵力布置。杨逢春还想在陈朝纲面前给自己说情，要调回城内。他自己那个时候都难以保身。颜面丢尽了，心中会不激愤？届时自己再一鼓动。何愁事情不能成功？

这顿酒一直喝到深夜，杨逢春尽兴而归。接下来两天，钟万新又拉着杨逢春喝了一顿酒，其间中段那一次也是因为杨逢春实在是脱身不开才作摆。

两人的关系迅速被拉近。第三天的时候再见，两人称呼已经是兄长、老弟了。在杨逢春看来，钟万新这是要抱自己大腿，自己只要收下钟万新，刘蒋华就也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他杨逢春的自己人。如此杨逢春的力量就等于扩大了七八百人。在战事就要发生的临安府城，手中的力量是越多越好啊！

这钟万新和刘蒋华一直来都受上头打压，同僚排挤，偏偏两人还不知道就近找一支大腿抱，而是一直想着吧嗒上镇台大人。杨逢春与钟万新有过一段来往，可钟万新自己不抱上来，他才不会把自己大腿伸出去呢。只有两人走到没路可走的时候，这才是收了两人最好的机会。比如现在！

至于钟万新和刘蒋华不被陈朝纲待见，杨逢春也不以为然。再不受待见那也是两个营头和七八百人枪。尤其是南面的秦军已经开始调动的消息传来时！

临安府城临战在即，城内城外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的很。

钟万新再请杨逢春喝了两顿酒。临安府城就正式收到了秦军出动的情报。

“大哥，我敬你一杯，喝。”

这天天色一黑，钟万新像往常一样，将杨逢春请到自己家中喝酒。但是往日杯到酒干的杨逢春这

次却没端起酒杯，而是脸上现出一片消索之意，道："老弟，这两天多谢你的宴请，为兄我无颜以对啊。

本想在镇台大人面前说上两句话，将你部调回城中。结果哪知道，大哥我却要先一步上战场了。你的情谊愚兄恐怕再无机会报答了。"

秦军的先头部队两千来人已经杀到距离临安府城不到五十里的地方。守卫在南面的那支淮军部队，一接战就被打的溃不成群。但是张树声、田兴恕却看到了一个机会，秦军先头部队突进的太快，跟后方主力有小一天路程的脱节。

张树声、田兴恕决心派主力部队，一面阻击打援，一面强吃秦军的先头。

这样见真章的时候，钟万新、刘蒋华这样的杂牌反而不会动。动用的都是湘淮军和陈朝纲的主力部队，杨逢春就在其中。

"大哥说哪里话，我请大哥喝酒，只与大哥投

缘，绝无他意。这样，小弟先干为敬，祝大哥旗开得胜，为我大清再立新功。”钟万新豪气的道。

“真的如此？”

“真的如此。”

杨逢春心里当然不信，自以为钟万新是会做人。不好再争，端起酒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与往昔相比，这顿酒喝得有点沉闷，只进行了半个时辰左右，杨逢春就起身告去。

将杨逢春送走，重新回客厅时，钟万新看到李扬才已经等在那里，没等钟万新先开口，李扬才先道：“这杨逢春是回家了，还是去军营了？”

“是回家了。”钟万新回道，随即又不解的问道：“大人，我看时机似已成熟，为何不让我向杨逢春试探一二。”

李扬才摇了摇头：“不，时机还没有成熟，等

他从外头败回来再说。”

“大人，若是他死在战场或者被我军俘虏，那属下前面的功夫岂非白费？”

“哈哈，若他死了或者没有逃回来，那只能算他命苦，我们大不了换个别人。到时候临安城满城人心惶惶，要拉拢人来，指挥更方便。”李扬才冷静的道。

第二天一早，临安城南门大开，上万清军主力浩浩荡荡的开出城去。为了打掉秦军的先头部队，张树声亲自带队，督兵一万两千余人，带上了二十门后膛钢炮。从城头看去，整只队伍都无边无际。

战斗在距离府城只有三十里的马粮店打响。得知清军大局出动的秦军士兵在马粮店掘壕而守。以这处驿城为核心，布置了一个南北东西长宽一里来地的阵地。

清军大炮首先开火，一颗颗炮弹铁锤一样砸在阵地上，股股硝烟伴随着每一声的轰然巨响。

但是这些对秦军妨碍不大。战壕里设置防炮洞是秦军战术手册中的一个基本战术要求。再说，清军的火炮最大也才是三吋口径，二十门后膛钢炮里两吋半的都占去了一半数量，口径小，威力小。

如果是欧洲列强的120mm、150mm口径陆战炮，就算防炮洞挖掘的再好，伤亡一样会不轻。

“进攻——”

张树声一声令下，陈朝纲目光就在手下两员大将刘敬和杨逢春身上转来转去。最后他选择了杨逢春。

四五百滇兵排着还算整齐的列队，挺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着马粮店压进。

“开火！”

秦军战壕里响起了军官的声音。而随着这个喊声，前一刻还空无一人的秦军阵地，后一刻就冒出

了密密麻麻的人头。枪声响起，如同无数的爆竹一起炸响，还没等滇兵反应过来，前面的滇军士兵就只感到身子被重物击中，低头一看，鲜血喷射而出，接着重重栽倒在地。

其中一些被重机枪扫中的士兵，没一个完整的。残肢断臂，甚至有人胸膛裂开一个海碗样的大洞。

看到前面的袍泽倒下去，后头的滇军士兵顿时慌乱起来，有的人放慢了脚步，有的人打响了手中的步枪，更有人闷头往前冲。整个队列立刻零散开，一个又一个士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子弹击中自己的身体，然后自己像前面的人一样扑倒在地。

战场上的滇军部队如同割麦子一样倒在了地上，巨大的伤亡让滇军无法承受，先是一部分人转身逃跑，接着整支队伍溃不成军，转身向后拼命逃跑。

过了片刻，秦军阵地内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呈现在两军将士眼中的是一片如同地狱一般的屠宰

场。这一次进攻，清军损失很惨重，足有二三百人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战场。而秦军士兵又有几个受伤几个战死的呢？没人知道，只清楚这更似一场一面倒的屠杀。

第四百一十七章六两窝头VS有鱼有肉

清军营地内，一队队的士兵正排着长队，每人从伙夫手中接过二个黄黑色的窝窝头，所有接到窝窝头的清军士兵都小心翼翼的捧着，生怕有一点闪失。其中一名士兵不小心将窝窝头掉在了地上，连忙检起，拼命用嘴将灰尘吹去，看到灰尘实在吹不干净，也不掰掉那些粘土的，而是用嘴连带着灰尘一起吃下去，舍不得一丁点浪费。

这种窝头掺杂了一半的麦皮，每个大小约有三两。从过年前到现在，这就是清军士兵吃了一两个月的日常食物。甚至在城里的时候，每个窝头的重量只有二两，现在增大一半，那是因为打仗了，必须要大方。而临安府城的百姓们，他们更是连这种窝头都吃不上。

空气中一阵香味飘了过来，这香味是如此诱人。

一名清军军官猛得吸了吸鼻子，喃喃的

道：“肉香，这是猪肉味，不止，还有鸡肉、咸鱼……”边说边不由自主往香味的方向走去。

“肉，哪来的肉？”更多的清军士兵闻到了香味，也象前面那名军官一样循着香味的方向走去，很快众多的清军官兵就发现香味是从对面秦军阵地上飘来的，只能停下脚步，失望万分。

不要说与现下清军简陋的伙食相比，就是和太平年间一般的小地主相比，秦军的伙食都算是奢侈。不但米饭、白面馒头管够，还有红烧肉、鸡肉、海鱼等，尤其是各种海鱼腌制成的咸鱼，那是每餐必不可少。

两广福建。乃至是越南，沿海而居数以百万的百姓。有多少渔民出海打渔？

秦军地界根本不少海货。数以万计的渔民架船出海，每天捕获无数海鱼上岸。这些海鱼制成鱼干后，军队就成了最大的买家。

“狗娘养的短毛贼，吃这么好也不怕遭天

谴！”

“若是能这么吃上一顿，老子就是死也值了。”

“这些短毛贼真能吃这么好，不会是糊弄我们吧？”

……

秦军上下都剃发。刘暹没说是留古时的长发，还是西式的短发，但至少现在这个时候，那每一个都是短发或是秃头。所以短毛贼就成了满清对秦军的蔑称，而刘暹的亲卫营更被骂做‘秃头军’。

有人骂、有人羡慕、有人怀疑。清军官兵的反应不一而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经历过上午的试探之战后，本来已经低迷的清军士气此时是更加的低迷，先期还觉得不错的伙食，与敌人相比就是猪食不如。那凭什么我们连这样的猪食都吃不饱，而敌人却可以大鱼大肉？这样一比较，什么建功立业都没有吸引力了。

天大地大都没有比能吃饱饭更大。

对于长期吃不饱饭的军队来说，食物的诱惑力是无可估量的。

“怎么回事？”外面士兵的吵闹已经传进中军大营。

营帐内张树声等大员也正在吃饭，而且饭菜一点都不必对面秦军吃的差。听到外面的杂吵声，陈朝纲首先皱眉问道。

一名亲兵赶紧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就来向陈朝纲回禀：“报镇台，是兄弟们闻到短毛贼营中飘过来的饭菜香气，忍不住议论。”

“荒唐，这也要议论。传令，不得暄哗，否则军法处置。”听到是这个原因。高坐上首的张树声深感颜面无光，这群丘八太不给自己长脸了。吃饭有个啥好议论的。但也并没有在意。两军闻到彼此的饭香虽然不是常有之事。却也不是没有过。

“遵令。”自有亲兵应道，转身就要下去。

“你来。”杨逢春招呼陈朝纲的那个亲兵。他并不是感觉到这会是秦军的阴谋，而是闲得无聊，问道：“闻到短毛贼的饭菜香气没，他们吃些什么？”

“回大人，有猪肉、鸡肉、咸鱼……”亲兵连说连流出了口水。

不可能！

营帐中十多个军将第一反应就是那名亲兵说谎。要想让香气飘隔数里，做得少肯定不行，秦军怎么可能如此奢侈。

“走，咱们一起出去看看。”张树声道。

十多个军中大员，平日里要是一块出来巡营，所到之处，那绝对是寂静无声。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md，短毛好龌龊的招数。军心都散了，接下还怎么打仗？？”

张树声一路上脸色都是阴沉沉的。这时猛的一拍桌子，“传令炮兵，开炮！”

饭菜肉香是无声的炮弹，直接贡献了清军士兵的心灵防线。那他就回之以真正的大炮，我让你们还吃！！！

炮声很快就再次响起在战场上。可是清军根本就吃不下马粮店。这些只会直着身子端枪冲锋的清军士兵，就算是打散了队列，在马粮店守军十多挺重机枪和超过二十门迫击炮，以及八门三吋后膛炮的协助下，根本就冲不上秦军的阵地。

一个下午清军进行了三次进攻，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倒在了战场上。

张树声就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准备夜幕降临之后，集结兵力发起总攻，结果前头打阻击的湘军

部队没能挡住杀来的秦军主力，张树声来不及把手中的赌本全部推上赌桌，就不得不接应下前线退下的湘军部队，全部向着府城撤去。

出征时的一万两千人，回到城中清点，人数还不到九千。其中自然有在撤退途中走散落队的士兵在，但更多的人还是倒在了战场上的。而且二十门钢炮和大批炮弹被尽数丢弃。

临安府城的气候像寒冬袭来一样，放眼望去，尽是垂拉着头的当兵的。

次日抵到府城外围的秦军士兵立刻向着城外阵地发起进攻。

“轰隆隆……”

无数手雷从天而降，在清军战壕当中激烈爆炸，刚才还在依靠着战壕和秦军对射的清军顿时陷入一片硝烟中和惨叫当中。等到硝烟散去，壕沟中的场景真的是惨不忍睹，到处是断肢残臂。

反抗的枪声已经消失，只有此起彼伏的呻吟、哭喊和哀嚎声在响着。

“轰——”

秦军的炮弹开始向后延伸，落在后方的清军队伍中爆炸，每一发炮弹都带走数条甚至十余条生命。刚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清军顿时一阵大乱，再次撒开腿逃走。

“稳住，稳住！不准后退！”几名清军军官在大声的叫喊着。

只是这些清军早被秦军打的吓破了胆，哪怕后方是刀山火海，他们也不愿去面对秦军的枪炮，何况只是喊叫。根本无人理会几名军官的命令，上千人争先恐后的向后逃去，自相践踏者不知其数。

半天的时间，秦军横扫了临安府城南门、西门外所有清军阵地。

北门、东门的清军开始主动向后退缩，以东门

论，也就是钟万新、刘蒋华这样的杂牌退到杨逢春的阵地上。整个东门、北门，城外阵地全部放弃，只保留城门前那块眼皮底下的阵地。

天色渐黑，临安城重新陷入黑暗的笼罩中。街道上冷冷清清，隅尔可以看到一两盏灯笼在风中摇曳，灯笼下面空无人影。对于大部分普通军民来说，白天的提心吊胆已经过去了，晚上该是要好好安歇了。

而与城中的全是黑暗相比，临安的城头插满火把，将东西南北四个城头都照得亮如白昼。一队队军士还在来回巡逻，城外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城头一阵骚动，直到确定无事骚动才会停息下来。

城外的阵地却是一片黑暗。如同隐蔽在光明之下的暗影，没人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在目光炯炯的警备着。

东门阵地，杨逢春亲自带队在战壕巡逻。外头不远处就是秦军的前哨，比起城墙上的清军士兵来，这里的清军更显的紧张。值夜的士兵已经接连

报错数次军情，好在最后都是虚惊一场。

靠近战壕拐角，一阵‘踏踏踏’的脚步声响起。杨逢春身边一名亲兵连忙喝问道：“什么人？”

钟万新挑着一战发黄的风灯，从拐角中走了出来：“是我。”

看到是钟万新，这亲兵立刻上前问好。前些天他跟随杨逢春到过钟万新府上赴宴，对钟万新自然熟悉。连忙道：“大人，是钟大人。”

杨逢春这时走到前来，“原来是钟老弟。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甭管钟万新对自己是真情假意，杨逢春这时见到他也颇为惊喜。

“大哥这两日辛苦，小弟弄了些酒菜，来请大哥喝酒。给大哥压压惊！”

杨逢春沉默了一会儿，压惊，这会真是给惊住了。“好兄弟，走，这边来。”惊险过后总是要放

浪一下。杨逢春更想着继续加深自己与钟万新的交情，把他牢牢绑在自己船上。

“诶。今个与大哥喝个痛快！”钟万新感觉完成任务这四个大字距离自己是越来越近了。说完向后面喊了一句：“你们俩，快，把东西提过来。”

“是，大人。”

后面有人回应了一声，两个亲兵每人手中分别提着两个笼子，笼子用布紧紧包裹，但还可以闻到喷鼻的肉香。

‘咕咚、咕咚’数声响起，却是杨逢春身边几名亲兵连咽了几口唾沫。杨逢春自己是副将，吃食好歹能够保证。可他身边的亲兵，就可怜的多了，只比寻常小兵好上丁点。

钟万新身后跟的可不是只两个人，是四个人。还有两人，一人拿酒，另一人也拎着两个菜笼子。这俩菜笼子就是给两人的亲兵准备的。

第四百一十八章法国人来了

才开始喝酒时，杨逢春还与钟万新有说有笑的，可酒过三巡后，杨逢春的话语逐渐少了起来，眉宇间也露出愁容，不时长息短叹。

‘大哥是在为战局担忧？ ’

‘可不是么。这秦军的刀口就架到咱们的脖子上了。 ’

杨逢春将手中的酒杯重重放下， ‘秦军战力实是惊人。前日一战，我四倍之军打不动秦军半分，最后是痛失三千精锐，更丢失了二十门钢炮和大批的炮弹。给虎添翼！

这接下还怎么打？ ’

杨逢春却是完全丧失了胜利的信心。而钟万新虽然知道张树声大败，对于其内详细情况却不知情，听完杨逢春的讲述，也是冷汗淋淋，心中暗自

庆幸自己明智，早早投靠了秦军。

这哪是官面上说的不胜不败，打个平手啊。这完全是大败而亏。四倍于敌的兵力啃不动两千来秦军分毫，而打阻击的两三千湘军却被秦军主力轻而易举的击败。

‘秦逆战力竟然如此强大，那临安，不，是大清，岂不是危险？‘钟万新脸上装作一片震惊的道。

杨逢春脸上一片黯然，没有回答，只喝起了闷酒。先是桂林、广州，后是福州，连带打残了楚军，前两日有消息传到南昌也落入秦军手里了。

刘暹这波起兵，比初期是流寇一样的太平天国，是厉害的太多了。

若是说年前还有人对新秦究竟能成事与否抱着深重的怀疑。那么现在随着福州、南昌两地的易手，随着楚军的残废，随着船政水师完全编入秦军水师序列中。新秦的档次最低就是割据南国，进一

步一统天下。反而是北京方面。满清还能否保持着北边的半壁江山，都是个问题。

钟万新暗叫时机已到。遂试探说：‘大哥，既然大清危险，那不如向秦军投降如何？‘

‘是啊，既然大清不保，不如向秦军投降……‘杨逢春不知道是在重复这一句话，还是在说自己的心里话，语气迷迷糊糊的。

‘这么说大哥是答应了？‘

钟万新却是惊喜冲昏了大脑。直以为杨逢春是有心投靠秦军，忙道。

‘我答应什么啦？‘杨逢春脸色微边，目光直直的看着钟万新。‘老弟，你可不要说胡话啊？‘

‘大哥不要遮掩，小弟我没说胡话。如今大清是大厦将倾，如果不愿等死，那唯有向秦军投降一途。‘钟万新脸上一片正色。

杨逢春一脸震惊的看着钟万新，刚才的酒水都化做了冷汗流出，他看的出来，这钟万新没在说胡话。而是真正的在劝反自己。

‘你……，你已经投靠秦军了？‘杨逢春警惕的看着钟万新。左手不自觉的垂到了腰下。

钟万新却还是神态自如，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不错。我已经跟秦军联系上了。‘到了此时，索性坦白自己的身份。

‘李扬才李总兵。杨大哥总算是知道的吧？他现在已经是大秦军情处的特使，半个月前就进了临安府城。‘

响锣不用重锤，聪明人不用把话说白。杨逢春立刻就明白意思了。

‘你不怕我叫喊一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杨逢春冷声道。钟万新摇了摇头，‘不怕。我要死了。对大哥有啥好处？那可是要被秦军记账的。被秦军记账了的人还会有好吗？

福州小日本的那个啥武官，叫奶木什么点的。死的可叫一个惨。还不仅是他一个，小鬼子在福州的七个军官全死咧。只有一个叫什么儿鱼的，早一步去了杭州，才逃脱一劫！

再说了，我与大哥相交这些日子，素知大哥是个重情谊的人，必不忍心让小弟死于非命。‘

拢共就几天的时间，现在钟万新就能好不脸红的说这些日子。混官场的人脸皮都不是一般的厚实。

杨逢春脸色很难看。狗日的钟万新，前头恭敬的跟孙子一样，这他娘的就威胁起来了。可这威胁杨逢春还真不敢不吃。

秦军有个军情处，这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在秦军攻略两广和福建、江西期间，有不下三十个府县的当政一把手是猛的从民间冒出头来的。这些人身份各异，有小商贩，有大商户，跟秦军的文官系统扯不上丝毫瓜葛，和士林更无半点联系。他们

就出自军情处。

也因此，秦军军情处虽然被叫做‘锦衣卫第二’、‘东厂第二’，却还有很多人对其心生向往。原因就在于这些个官位上。

虽然这里头能坐上一府父母的只是寥寥几个，更多的还是知县。但也已经让所有人对军情处刮目相看了。

‘你待如何？‘杨逢春重重的将酒杯顿在桌面上。

钟万新没有马上回答，起身先给杨逢春与自己都斟满一杯酒，才端起酒杯和颜悦色的道：“大哥，先喝酒再说。”

杨逢春将酒端起直接倒在口中，一股闷劲泄了一半。他将酒杯放下，很颓然的说道：“说吧，要我怎样做。”

“大哥，这事很简单。”钟万新对着杨逢春的

耳朵轻轻说了数句，杨逢春脸色变幻数次，重重点头：“好，那就这样。不过之前我要与李大人见上一面才行。”

“那是当然。来，大哥，为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

钟万新脸上都笑开了花。这杯酒过后，杨逢春就彻底是自己这边的人了。

天亮，秦军就对对临安城北门阵地发起了进攻。结果当然是干净利落的被拿下。而接着不久，张树声就命令东门阵地的杨逢春撤兵回缩城中，杨逢春趁机在钟万新家见到了李扬才。

下午时候秦军对着临安城发起进攻，杨逢春、钟万新、刘蒋华三部两千多人在东城反戈一击，整个临安城的防务立刻开了天窗。一万多清军兵措不及防下，是败如山倒。乱军中陈朝纲被击毙，田兴恕被俘，张树声领着两千多人向着兵力似乎稀少的西门逃去。在出城不过六里地的小茗山全军覆没！

张树声没于阵中。

但全天下人的眼睛已经不盯在张树声的死上面了，而是盯着这场临安之战上。刘卓，秦军五路兵马里名头最小的一路‘贼酋’，‘籍籍无名’了小半年，这一出手就惊动天下。这是近两万的清军主力啊！其中湘淮军精锐就有一万五千人。短短数日全军覆没，而秦军所付出的伤亡代价，小的却也能让刘长佑、李鸿章吐血。

借着《大公报》的手，临安之战的战果半个月内就传遍天下，给满清又是一记重击。

在福州、南昌两战之后，秦军声势陡然升高了不止一个层次。现在云贵方面似乎也到了‘转折点’，那么秦军在整个南方的胜利都要为期不远了。

农历三月份，军政府农业部统计下，现今广东这块已经全然稳定下的根据地，诸多乡绅地主们，已经有七成的人家调低了田租，从普遍超过五成的高位，调低到三成五到四成间。并且主动向各府县

农业局申报隐匿田亩的数量，也从年初的十万亩，增高到现今的二百二十万亩。虽然这根隐匿田亩的总数量相比依旧只是一个小数目。毕竟整个广东在后世的耕地面积，最高时达到了一亿亩的档次【不含廉州、海南】。而现在广东省在册的田亩数量才五千万亩出头，这其中还包括有廉州和海南。

刘暹可不认为这个时候广东耕地资源的开发，比起后世巅峰时候有什么不及的地方。前后一百年的差距只是在农业产量和技术上。

而这个数字只能表明民间隐田的猫腻有多大！

清王朝正在走向穷途，官府对比方的掌控力在疾速下降，何况二十年前广州还闹起了洪兵之乱。有太多的机会让地方大族豪绅‘隐藏’起自家的田亩数量了。

原先时候这些人不看好秦军，不看好新秦。

他们的眼光不能让他们在乱局初动的时候，就看出胜利者会是哪一方。所以没人敢轻易下注。

直到秦军连续拿下福州和南昌，前者重创了楚军，后者给了淮军狠狠一击。新秦这个时候才真正赢得了广东‘有产者’们的信心。

即便《大公报》已经报道--法兰西已经派出大兵前往远东。无论是要插手越南，还是直接插手中国战局，这场战争谁胜谁负，还远不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但一些人，已经在往新秦的天平上增放着砝码了。

完美拿下临安的刘卓所部，没有再接再厉的向着昆明发起新的进攻。而是以杨逢春、钟万新和刘蒋华三人为营长，以三人的旧部和俘虏中拉出来的一批态度老实的战俘，打乱混编，再配以一部分秦军中基层军官和上百名士官，组建了三个独立营，镇守临安、广南一带。

秦军的主力部队，拉着大炮，沿着红河水路，已经开始向着越南折返。

法国人的舰队已经抵到了锡兰，也就是斯里兰

卡，再越过马六甲海峡，这支海陆两面都有着强大实力的法**队，就可以真正的威胁到越南的安全了。或许这支部队直接北上南中国海也说不定。

刘暹也从福州返回到了广州。这将是秦军面临的一个比满清更加严峻的考验。刘暹对海战了解实在不多。万一法国人的军舰直接杀上了广州湾……

第四百一十九章我是大英帝国的子民

广州湾外围辽阔的海面上，一艘千吨级的机帆船正满张着全帆，开足着马力，从西南向着东北方向的香港全力行驶着，船桅上，一面米字旗高高扬起。

从旗帜上看这无疑是一艘英国船只，只是甲板上，几十名船员都是东方面孔，一张张黄色的脸清楚无疑的表明了他们的身份。

这艘船为压力山大号，在香港注册，名面上是英国人所有，实际上所有船员连同船长、船主都是中国人。

当然，郭甘章或许现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他正在努力做着英国人。

这个又名郭亚祥的香港富商，靠买办及航运业致富，被后世港人誉为“香港第一代华人船王”。不知道此人发家史的人，一听之下还会觉得十分励

志和骄傲。

可实际上呢？一堆烂狗屎！

也就是‘港人’吧，才会如此推崇这个只论金钱，只论现实，礼义廉耻、民族气节统统抛在脑后的人，才会如此崇拜一个走狗！

郭甘章出生于广东香山。鸦片战争期间，郭甘章为英军输送粮水，其后于香港定居，1845年被铁行公司香港分行聘为买办。1852年，郭甘章在上海虹桥建立的一所修理外国船舶的船坞，1854年更从铁行公司购入一些机械工程厂和船厂。二鸦战争时期干些什么事，就也不需说了。反正之后的郭甘章成立发兴行，经营来往香澳与广州的客轮服务。到了70年代，郭甘章更将其业务扩展至地产以及其他行业。

如果历史的车轮依旧按照原先的轨迹继续航行。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的第一年里，郭甘章就会成为了当年向港英政府缴交最多差饷的人士。这个范畴包裹洋人。

亚历山大号就是郭甘章暗中置下的一艘货船。往来印度与香港之间。名义上是一艘以运送茶叶、生丝、棉花等商品为主要货源的货船，实际上夹带鸦片才是这艘船的最要利益源泉。

新秦军政府已经颁布了禁烟令。贩卖鸦、片者。一经抓获，无论中外，一律严惩不贷。可是中国那么多的瘾君子，尤其是北方满清控制的地界里，鸦片可是价值十足的硬通货。

所以，刘暹这边越是查得紧，这鸦片的利润就越是高。

马克思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多深刻！

现在中国的鸦片贸易，那就是如此。

新秦军政府不是70年后的红朝，强力的**铁

拳，能够在三个月内扫荡‘黄赌毒’，还华夏大地一个前所未有的清净。

所以，把鸦片带到香港，然后想法子一点点运进两广，这才是鸦片贩子更大的利益所在。远比把鸦片运到北方的获利更大更多。

郭甘章按理说光正当生意就已经赚的飘满盆溢了。但是金钱让人痴迷，财迷心窍。他也跟人下了水。而且手下有着造船厂和轮船公司的郭甘章，干起这个来更方便，和有足够的人力。

不过他把亚历山大号的所有权搞得很隐秘。而且因为这艘船到现在也才从印度往来香港跑一个来回，根本不为外人所知。所以也没人知道他就是背后的船主。

“妈祖保佑，保佑阿楠别碰到水耗子。”

眼看距离香港不远了，船长吴浩楠内心的紧张感却一点不见消失。新秦军政府的海关稽查大队。那一艘艘只有百吨左右，却跑得飞快的稽查艇。就

是一个拦在他们面前的鬼门关。

吴浩楠向妈祖娘娘祈祷，只要不碰上水耗子。到了香港，他肯定到天后宫厚厚的还愿。

“扑街的烂秦，早死早完蛋。大家才有好日子过。”‘一脸横肉的船员愤愤道。

“阿龙，别这么说。大秦现在是朝廷咧。让人听到了会有麻烦的。”

香港码头的工友会，对新秦军政府似乎很认同。

郭甘章在香港的实力不小，可跟整个工友会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船头上，一名三十余岁，身材瘦弱中年人不安的道。

这人就是亚历山大号上的账房，负责管理帐目。所以身材消薄一些！

“什么朝廷，分别是叛贼。怕什么，我们是大英帝国的船，即使贼军遇到了，又能怎样？”一脸横肉的船员满不在乎的道，话中带着浓浓的恨意。

这人有同宗的兄弟在广东新军里头，结果被秦军打死了。所以对秦军是充满仇恨，一直以‘叛逆’称呼新秦。

看这家伙一脸的狰狞，账房立刻就闭上嘴了。这家伙脑袋后头还留着小辫呢！但不知为何，他心下有些不安，总有一种预感今天会出事的感觉，但他知道，这船上他清闲是清闲，但并没什么权利。只好低着头默念‘妈祖保佑。妈祖保佑’。

账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远处一股黑烟升起，接着是隐约传来汽笛拉响声。不久，一艘冒着黑烟，挂着秦军红旗的稽查艇就向着压力山大号接近。

这是一艘小型的木壳炮艇，个头最大不超过二百吨级。只配一门三吋后膛炮，外加几挺重机枪，

全员人数不超过四十人。论火力，比亚历山大号是弱多了。

但桅杆上飘扬的红旗，表示着他们背后的力量！

就算是称霸七海的英国人，现在时候，也不敢对这股力量无视。

“停船检查！”等到双方靠近一里左右，稽查艇上的秦军水兵发来旗语。

“下帆，停船。”吴浩楠心头有鬼，所以他真心不想停下。但是他清楚，这里是广州湾，炮声一响，秦军炮舰马上就会杀过来。就算自己在新秦炮舰到来之前，先一步冲到香港，港英政府也会把自己连船带人的交出去。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又接到过背后大老板发来的电报，说是英国人正在跟新秦扯捞新界的事情，两边签订了什么引渡协定。以后在广东犯了事，再想往香港一躲就没事了的便宜，是没有了。

所以犹豫再三，他还是接受了秦军发过来的命令。这一刻他只能祈祷自己把鸦片藏得够隐蔽了。秦军稽查人员找不到！

两船靠近，十来个秦军士兵通过绳索爬上了压力山大号，第一眼他们就看到了那满面横肉的船员头上的辫子。为首军官不由一愣，随即脸上闪出一丝怒火，此时在秦军统治区域内，尤其是广州这一亩三分地，几乎已经看不见辫子了，没想到在船上竟然还有人留这种代表满清的辫子。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还有人头上留着辫子？不知道军政府的政令吗？

那一脸横肉的船员没有一点怕意，还很傲然的对秦军官兵回道：“我是大英帝国治下的臣民，不受你们秦王管，军政府的政令于我有个屁用！”

“大胆，竟敢对军政府，对王上不敬！”秦军官兵们顿时大怒，手中的步枪、手枪一刹那里端起，对准了船员。

对秦军的官兵来讲，维护军政府的威严，维护刘暹的威严，这是刻入他们骨子里的纪律。

留辫子的这船员如果只是说他是‘英国籍’，秦军官兵还真怎么不了他。可现在他的言辞已经涉及到‘侮辱’军政府了，那就等于是给了秦军官兵用强的借口。

被十多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船员不由脑袋发麻。不过，在他看来，这些秦军士兵也不过是吓吓他罢了，绝不敢对他真正动手，嘴里轻蔑的‘哼’了一声

船员的这种态度彻底激怒了秦军，那带头的军官跟身后的士兵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人用枪托重重的在船员身上砸了一下，“押走！”

“你们敢！这是大英帝国的船只，我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是受大英帝国保护的公民。你们无权抓我！”船员这个时候才知道怕，大叫起来。可那里管用！

“大英帝国，这里是新秦。是中国的地盘。”对于船员的叫嚷，秦军官兵脸上都显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秦王又不是咸丰，新秦也不是满清，洋人秦军打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何惧之有！？

吴浩楠看着被抓走的船员，动也没动。抓了好，这一抓，这群大兵就没心思查看船只了。夹带的鸦片也就不虚有暴露的危险了。对比白花花的银元，抓走一个船员算什么！大不了明个再捞回来就是。

吴浩楠是跑海的老手，家早已经安置在了香港。

虽然秦军起兵只是年前年后这半年的时间，但内中的差别他是看的清清楚楚。

当初满清当权的时候，这粤海关走鸦、片，那是叫利索。可自从年前两广都落进秦军手中之后，鸦。片就变成了一个要人命的东西了。

只要被抓到，不管是什么来历，秦军统统辣手

无情。

就年前到现在这四五个月时间，广州城已经毙掉了多少鸦、片商跟二道贩子，劳教了多少跟班小弟和打手，那数都数不过来。

吴浩楠只知道秦军为此特意建立了一个建设兵团的部队。

想想秦军一个旅就有一万多人了。那‘兵团’一听就知道是更高级的建制，那该塞进去多少人了啊。而吴浩楠本人，只要被抓住，是连进建设兵团的机会都没有的！

第四百二十章上海名流《大公报》

‘下雨了。‘

听着窗外的雨声，行人的惊叫，张妙彤悄悄的将车窗打来了一条线。

风雨带来的微微的凉意一下就探进了车厢中，外面的嘈杂也跟着一下响亮了起来。

今天张妙彤简衣出府，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去了六榕寺，为了给父母祈福，今天是刘暹老泰山张守彬五十大寿。

如果张守彬人在广州，刘暹绝对会给老泰山风光大办。可惜老泰山和老岳母人在汉中躲着呢。刘暹起兵前对张家一门的设计十分周到，张守岱明面上死了，张守彬也借机去汉中，起兵后清廷想抓都抓不到。

透过车窗，张妙彤看着外面的风雨，但见黝黑

的夜幕下，风雨交加，连路边商家屋檐下挂着的风灯，都在风雨飘飘晃晃，看不清道路两边的景物，也分辨不清已经到了那里。

张妙彤对父母的孝心很虔诚，她在六榕寺整整盘桓了一天的时间。天黑了，才在主持等一班高僧大德的恭送下，匆匆上车往王府赶去。

‘到哪里了？‘掀开前面的车窗，张妙彤轻声问道。

‘回娘娘的话，到军政府衙门了。‘

刘暹称王后，两广总督衙门被改成了秦王府。广州将军府就变成了广州军政府衙门。

到了军政府衙门，距离原先的南海学宫，现在的政治培养学校也就不远了。更近的还有原来满城的副都统府，连着周边的一片宅子，统统被化作黄埔军校的地盘了。而这个黄埔军校就是原来的教导队。

马车越来越近。车窗外的噪杂声立刻又上升了一个城池。从车窗缝隙中看过去，好几位年轻人在路边上奔跑过来。一路往政治培养学校赶去。

作为一座历史可追溯到六百多年前的古老建筑，南海学宫的外墙刚刚被石灰粉刷过了一遍。看起来没有任何岁月的厚重感觉，反倒像是一栋普通的建筑。

但是这里是秦军培养自家嫡系政治力量的根基。就张妙彤知道，只要有时间，不管是自家十五叔，还是范德榜，亦或是丁振铎，都会来这里授课，或是转悠。

新秦一切初兴。军事力量的框架或许已经被定下了，但是政治派别的体系可还远没有建立。这一切就都需要自己的努力。

‘那是哪家的车子？‘

吕伯平打着伞正勾头走着。听到不远处有人说话。他顺便向街上张望了一眼。正从路上经过的一

队车马，马车前摇晃着的玻璃灯笼上，但上面没有写字。

可是马车前开道的下人，虽然穿着是便装，但气势逼人，腰间更明白的挂着手枪、佩刀，这一行车马的规制却远远超过了普通大人所能拥有的标准。

朝堂中的大臣要是有次标准的排场，倒也不稀奇。但是家眷都能有如此规模的护卫，那真真是威风！！

吕伯平转回头来。说话的那人看着眼熟，而他说的话更耳熟了，‘……大丈夫当如是也。’

没有犯忌的意思，更没有悖逆的心。夜风清凉。雨声淋漓，话入耳时，却只让人内心澎湃不已。

国朝初兴。一切皆有可能！

就像吕伯平自己。如果没有秦军的出现，一辈

子他也只是个小秀才。靠着功名在见知县的时候能多一份颜面，仅此而已。可现在的他呢？只要这次培训通过。那就会放为一地父母，百里侯！

　　说话的是同在政治培养学校培训的温守荣。他已经是二进宫了。

　　年后正月里才外放，跟着工作队下乡巡检。新秦直接把官府立到镇一级，村里还设村官，那很自然的法院也把架势拉到乡村里了。

　　每个县的法院都需要组织三到五个工作组下乡，把法庭开到百姓中去。

　　刘暹对法律的公正和实施极其重视。法律系统的人，工资横比调高一级，但是责任也同样大上一级。‘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说辞在新秦，可一点不虚。

　　温守荣在乡下工作组两个月来干的很出色。立刻就被上司举荐来学习再培养，一切都是空白，想要出人头地，就这么简单。

吕伯平的年纪大温守荣很多，只能在心底里叹一声‘年少轻狂’。

“二哥！”身后的声音，打断了吕伯平的思绪。

吕伯平循声回头，却是学校同宿舍的同学的刘长林。年纪要比吕伯平小个两三岁。宿舍里一共六个人，他排第五。吕伯平年纪第二大，自然就是二哥了。

“进之？你方才不是走了吗？”吕伯平惊讶道。

两人一同从学校出来吃饭，刘长林吃的快，就先去朝天街那边闲逛去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吕伯平可是知道，自己这个五弟，家境富豪，一人的开销，能抵得过寝室其余五人加在一块的花销。

“朝天街给警察堵住了，不会来还能怎么办！？”

“出了何事？”

“有人贩毒。”

“好家伙，辛亏我走得慢，不然钻了进去，要出来就要亮学证了。”

吕伯平立道了一声‘好险’。虽然亮了学证不见得就会被牵扯进去，但对于他们这些当官的来说，总是不好的。

“日后别乱跑了！”

“朝天街再也不去了！”

……

江西建昌府城。

木笛声突兀而起，惊散了一条道路上的无数行人。只看见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从人群裂开的方向飞样的疾奔出来，看穿着分明就是一个乞丐。

乞丐跑得飞快，两条腿踢得破鞋都飞出去了几丈远，后面追着七八个警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吹着木笛的军官气急败坏，但他瘸着一条腿根本跑不快，只能含恨落在了最后头。

警察是秦军安排伤残士兵的一大利器。只要不是残的太过厉害，比如瘸个腿，少俩手指头，掉个耳朵，瞎个眼，都不耽误做警察。

“哎呦，这年头乞丐都做不得了。”

“照我说，老老实实的报名报道，跑个什么。朝廷又不吃了他们。”

“报纸上说得真没错。又非缺手缺脚，能跑得这么快，不是懒，怎么会做了乞丐？”

府城里哨声连连响起。现在的警察抓人，可不

会跟原先大清朝的衙役那般废物。这群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警察或警官，很精通围三缺一，然后一锅闷了的法子。不一会儿，这队警察压着四五个乞丐就往回走。两边的警察甩着警棍吓唬这些乞丐，说着还不时狠踹了那几个乞丐两脚。

乞丐当中就有刚才那个跑的鞋都甩飞出去的人。

“那家伙肯定有案子在身上，否则断不至于如此。”百姓们有揣测道。

“就看是轻是重了。要是轻的，一顿好打后还能去建设兵团；要是重的，新朝的律法可饶不了他们。”

“这新朝也真是有法子的。你看那《大公报》上讲的没，新朝在南洋的那个兰芳领地有至少两个广东省那么大，那能装多少人啊。

这些乞丐、罪犯、流民，在建设兵团敢过几年，可就是当买田钱了。”

“两个广东省哪里够。大公报上说咱们中国有四万万人，比整个欧罗巴的人都多。”

“不是还有东北和西北的么。《大公报》上说了，一个东北能顶十几个河南，至少能装下五千万……”

“刘王爷有法子啊。只要这兵仗上能打得过大清，我看这天下就是刘王爷的了。”

……

刘暹真的是把《大公报》这招妙棋给用到家了。

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大公报》用一片片报道和社评，建立起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华文第一大报的地位。

王庆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了上海滩名流。就是见到上海道台，也是平礼相见。声名大的很呐！

而由《大公报》分析解说的‘秦军抓乞丐’之事因果内幕，也普遍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同。早在去年就有洋人想要入股《大公报》，王庆坚决推辞。在明面上宣称《大公报》永远是华人的报纸，永远站在相对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天下百姓解析实事。竟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现在《大公报》依旧是全国发行，就连汉中，每周一刊的周刊都不曾断绝过。

而且北京方面竟然还相当信任大公报的社评，各衙门的订阅，能占到整个北京城销量的一半。

当《大公报》爆料出秦军‘抓捕’各地乞丐、流民，招揽无产者，先编入建设兵团，一为秦军的基础建设增砖添瓦，二也学到了一技之长，然后统统送入兰芳领地，以消除自身统治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达到社会稳定，统治稳定之目的。

并且直言以兰芳领地的面积来论，秦军塞进去千八百万人都是小菜一碟。还拿满清的自留地东北

来说事，在清廷上下，宫禁内外，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数人为此愁眉苦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有无数人暗自下定了决心，只等着看秦军如何挺过法国人这道门槛，如果挺过了，到时候该投降就投降了。

只因为刘暹这一招实在是高！

一个建设兵团能给秦军插上一对翅膀！

而人数可能会以百万来计算的建设兵团，也为新秦的天下，插上一对翅膀！

并且这个法子，满清想学都学不成。

第四百二十一章谣言是把看不见的杀人刀

越南顺化，阮朝王宫。

看着站在殿下，满脸傲慢的法国特使，嗣德帝浑身都在颤抖，当王称尊几十年的他简直要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越南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保护国，中圻的主权形式上仍归越王所有，但一切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由法方施行。法军将于阮朝的统治区内维持治安，越南承认法国对交趾支那享有无可争辩的控制权……

欺人太甚！洋夷欺人太甚！

‘我大越为大秦帝国之属国，举国俱焚，亦绝不向尔等洋夷俯首！’

洋人都说中国行事霸道，越南尊中国为宗主

国，是没有民族独立和自由，连国王的人选都要听中国的旨意。可啥叫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往前数个几百年，越南跟中国是一家！

中国没事儿会干涉阮朝的内政吗？纵然是新秦，也完全活跃在北圻，并且阮朝当局对北圻还有相当一部分主权和统辖权。对中圻、南圻，乃至越南的内政，根本不插手。

嗣德帝这两年从武仲平手中拿到不少兵权，武仲平俯首听命，新秦也没对此发过一言。这是用行动来支持自家的统治，比嘴巴上的嘴炮可信太多了。

而洋人呢？法国人这是像一口吞吃下越南，只把自己一家当傀儡！

嗣德帝就算是白痴也能分得出抱哪根粗腿更有利！中国这宗主国当得比洋人强多了。

瑞国公阮福膺禛去年已经被正式册封为王太子。其太子府上的五百亲军，清一水儿的连发枪

+左轮手枪，还有四门后膛钢炮。都是刘暹转送的礼物，一分钱没要。也一个人没往里头塞。因为阮福膺禛早就跟新秦休戚与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给本公把他轰出去--’

他娘的实在太欺负人了。吃干摸净。一点都不准备给阮家留下。在阮福膺禛的眼中，这就是不共戴天之仇！

越南现在有三万新军，五千禁军，月前刘卓的部队更已经回师北圻，现在兵锋留在北圻与中圻的交界处。法国人要是想从岘港登陆，大军直接进攻顺化国都，最多十日，上万秦军就可以带着全部的装备赶到顺化城。

阮福膺禛可不认为越南部署在顺化的一万多新军，加上五千禁卫军。还有两万余旧军，会顶不住法国人的十天进攻。

现在的越南，早不是二十年前法越第一次战争时期的越南了。

越南跟两广通的有电报线。顺化发生的事儿，当天就被传到了广州秦王府。

“法国人来势汹汹啊！”

他们狮子大开口的底气是他们背后站着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由两万法军士兵组成的强大的陆军。配合着法国人在河仙的本有驻军以及殖民地部队【蓝带兵】，法国人可动用的陆军数量超过三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当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总兵力都没这么多。

《大公报》已经就此跟踪报道了几个月，从法军年后启程的时候就发了特刊，然后随着法军舰队的越来越近。陆续等出了五版评论。那法国人此来的意义分析的十分明确到位。

“刘卓能应付的下，咱们不需要管。让部队按原计划行动，给我拿下湖南。”

刘暹集结水师舰队与广州海面，他真的担心法国人会‘直捣黄龙’。但对自我陆军战力的信心又让他觉得空置两个整编旅的军队在两广。是很可惜的。

刘暹最终还是决定依照原先计划，放两个整编旅杀进湖南去！

秦王府里军令一传出来，早做好准备的两个整编旅立刻开动。一从广西全州直杀入湘南永州。一从广东韶州杀进湖南东南的郴州。

曾国荃这时候已经抵到湖南一段时间了。曾家的招牌在湖南的号召力，果然不是王文韶可比的。湖湘大地的士绅豪强。更多的是湘军旧部，纷纷响应。眨眼的功夫曾国荃手中就握起了三四万人的团练武装。并且钱粮不缺。连武器从汉口、上海购进，都解决了相当一部分。

只是曾国荃清楚，这三四万人跟淮军、楚军相比都差着大劲，跟秦军打硬仗，那是自找死路。

湘军想要在这一局中获胜，只能用地盘换时间。法国人如果在越南动起手来，在越的秦军应付不及，刘暹就会抽调兵力前去增援。而看秦军的地盘，各地都是沿海，云贵和江西都处于交战之中，前者更已经退出了刘卓部的一万多主力，如此要抽调兵力增援越南，就只能抽调湖南战场的。

再或者，秦军占据地盘越多，各处分兵驻守，兵力就越发分散。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决战的机会。反正都不是现在！

两路秦军在湘南攻城掠地，简直是行军速度跟占领地盘的面积一样快，根本就没遇到真正的抵抗。短短十天时间，永州、郴州、桂阳三府就悉数被秦军拿下。现在秦军兵锋已经直指衡阳。

曾国荃的招数刘暹看的清清楚楚。‘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红朝太祖爷总结的这十六个字，刘暹记得是清清楚楚的。

在秦军开始着手进攻衡阳的时候，大批的独立大队、独立营这种，由反正、投降的清军里筛选出

的士兵组成的部队，就一**的开进湘南。并且刘暹还指示军情处在北京、长沙、武汉、上海等地散播谣言，造谣曾国荃‘图谋不轨’，白白丧失湘南之地，曾国荃跟刘暹是早有联系；造谣曾国荃‘怯懦怯战’，根本不敢跟秦军打仗，所以一路后撤……

谣言是把看不见的杀人刀。曾国荃不是毛太祖，能一言九鼎，身边也都是一群真正的济世安邦的大才。那长沙的王文韶、武昌的翁同爵等辈，不做猪队友就算曾国荃他大哥给他积福了。

不过这些还需要时间的发酵。坐镇衡阳的是湖南提督马如龙，以及曾国荃的表弟，当年就挑衅过刘暹的彭毓橘。

自从被捻军打了伏击险些战死以后，彭毓橘在家休养了一年多才算好。可惜，等他身体康复，打算重新出山谋一任布政使、巡抚做做的时候，曾家的苍天大树，曾国藩倒下了。

彭毓橘就跟曾国荃一样，罢了再度出仕为官的念头，待在湘阴老家。就连曾国荃出山任了山西巡

抚，彭毓橘也没再出头的迹象。直到曾国荃返回湖南，重新竖起曾家大旗，彭毓橘自然当仁不让的为曾国荃摇旗呐喊了。

“云峰，何须担忧？秦军枪炮再是厉害，我只躲在高墙之后，深壕之内。但敌近至，再群涌而杀出，白刃肉搏。虽然不见得一定能胜，但秦逆要拿下衡阳，我也要磕掉刘暹一双门牙！让天下人瞧瞧，湖湘健儿的血性！”

彭毓橘如此对马如龙说。而马如龙呢，品了品，彭毓橘说的倒也有点道理。可是这个‘血债’他真的承担不起。

彭毓橘是曾家的人，他就是跟刘暹死磕了一阵，将来有局势大变的时候，只要愿意投降，秦军肯定也会乐得接纳。高官厚禄或许会很难，但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生绝对没有问题。他马如龙就坐蜡了。

作为建水【云南】人，马如龙的老家如今已经是新秦的地盘了，他又是个hh，更是h军出身，虽

然造反的时候从不滥杀，更打着‘只欲报仇，不敢为逆’的招牌，最终被满清收编，但刘暹平新疆的途中，对造反的huihui是个什么态度，可是天下皆知的。

马如龙是世代官宦子弟，其叔马济美为江西九江镇总兵。马如龙青年时身体魁梧，好武艺，乡试武痒第一，授予武生。他对满清王朝也由衷的保持着一种敬畏，但这种敬畏绝不等同于他对满清的死心塌地。那更是一种小民对朝廷的畏惧，小地主对中央集权的服从。北京城头的八旗龙旗如果换成了赤血红旗，马如龙也是一样的畏惧和服从。

一句话，他怕的是太和殿上的那张椅子，哪管椅子上坐的是什么人！

同治十三年马如龙到京陛见，奉旨调湖南提督，值慈禧太后寿辰，命赴慈宁宫听戏三日，钦赐回教肴馔，并玉如意、衣料、香炉等物，前后召见四次，复命恭亲王亲验伤痕，写成御览。

这是马如龙跟满清顶层唯有的几次接触。

“姓彭的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背后有曾家余荫，跟新秦磕的再狠，秦军看在曾家的面子上，只要他愿意投降，也不会杀了他。咱们可不一样，跟秦军半点交情都没有，还是huihui。要是被秦军记账了，老家的人都要遭殃。”

马如龙这样的队伍，里头有着大把对清廷不以为然的军官在。这些人从来不讲忠心耿耿，他们眼里只有谁的势强拳头硬。顶多内心里还有一些道德底线约束。

云南闹huihui起义不是一次两次了，可云南的huihui跟西北的又有些不一样。云南的huihui，矛头指的不是当地的汉民，而是满清官府。尤其是马如龙这一支。

“可秦军不来联系咱们，咱们就主动的投降秦军，是不是显得太低贱了？”

“秦军这是不重视咱们。要是随随便便的给几个大队长，再给我一个营长，就把咱们打发了，也

太亏了了不是？……”

第四百二十二章法越再战

‘快点，再快点小伙子们！ ‘

南圻永隆城前，几位法军炮兵军官不断在阵地前检查准备工作，一边大声的吆喝着给士兵鼓着劲。从河仙征用来的劳力将一箱箱的炮弹从后方转运到阵地。

傲横的法国炮兵根本没有准备掩体，只把炮位铲平了事。但并不是他们偷懒，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人的火炮根本不用去担忧永隆城内那寥寥几门同类。

炮口一点点开始抬起，折射起一抹抹冰冷的寒芒。

太阳从法军阵地的左后方升起，早晨洁净的空气让人呼吸顺畅，金色的阳光将斜晖和大炮的黑影投射在地面上远方的树林，宛如一块雕刻的绿宝石，在地平线上可以看见错落有致的黑色树巅。

越南人的大道就从那边树林旁穿过，那里还有一个小村庄。

如今村庄已经变得一个人都没有了，大道上全是法**队。金黄色的稻田和小树林在近处闪闪发亮。后方、左方、右方，到处都是军队。

法国士兵高卢公鸡一样漂亮的装扮和昂首挺胸的身姿，让军队看起来是如此的庄严壮丽。

永隆城的背后就是湄公河。这本是一条能够让炮艇自由巡航的大河，但是越南人用沉船把入海口封堵了。所以现在还掌控着阮朝的手中。

清晨的湄公河弥漫着晨雾，雾在融化，消散，在明亮的阳光的照耀下变得透明起来，雾中一切可以看见的景物都慢慢显示出清晰的轮廓。

枪炮的硝烟和雾混在一起，在烟雾里。到处闪烁着清晨的亮光--时而在水面上，时而在岸上。时而在河南，在法**队的刺刀上。时而在河北，在接

应的越南船只上。

透过烟雾可以看见永隆黑色的城墙，上面的士兵，步枪和大炮。所有这一切都仿佛在浮动，在雾中飘着。这一带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烟和雾。特别是战线的左方，在树林、田野、洼地、高地的顶端，无中生有似的不断地升腾起大炮的团团浓烟，有时单个出现，有时成群出现；时而稀疏。时而稠密。

那里隐蔽着法**队大半的火炮。

说来奇怪，这些硝烟和射击声，竟构成了眼前景色的主体美。

噗！--突然现出硝烟；砰！--过了一秒钟，浓烟中传出一声巨响。

‘去吧，亲爱的朋友，去吧，愿主与你同在。‘一名法**官对站在他身旁的中尉说，眼睛并没离开战场。

远处的炮群已经停下了奏鸣。挺着刺刀的法国

士兵迈步前进。

所有的法军炮火，唯一还没停歇的只有永隆城前那处用肉眼就可以直瞄的炮兵阵地。

‘装炮弹！ ’

尖锐的铜哨声中。20门大炮在努力的喷吐着火焰。装弹，射击；装弹，射击……他们在一遍遍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硝烟膨胀而开，爆炸声在永隆城各处响起。炮火时而引起大火。但火势往往还没蔓延开来，就被早有准备的越南人扑灭。

法军35步兵团一个连队的兵力向着永隆城发起试探性进攻。两个从没被法军发现的重机枪堡垒，牢牢拦住了法军士兵进攻的脚步。

区区一个连的法军士兵。两挺重机枪交叉射出的火链，一个来回就让法军损失了半个排的兵力。

鲜艳的军装和昂头挺胸的军姿并没给法国人带来半分好运。而只会让越南新军的射手打的更准更狠。

“轰轰轰……”

城前炮兵阵地上的二十门大炮继续开始轰击。远处的炮群也重新崩发了热情。

永隆城中一处结实的石头建筑里，越南新军的左都督。武仲平正跟手下两名将领在一张地图上指指点点。只是这似乎并非一张军事地图，而只是永隆城的布局图……

夜幕很快就降了下来，阵地上已经是杀声震天。白日还雄伟的城关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队队蓝带兵和少量的法军士兵在大炮的掩护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子弹带起的红色光点在双方之间来回穿梭不断。

武宣甲压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碎石堆般的台阶向城外跑去，身后跟着一队生力军。一路上

残肢断臂随处可见，武宣甲，以至是武仲平都没有想到，法国人一开始就这么的狠！

炮弹不要钱似的砸来，才短短一天时间不到，驻守军队就死伤了近千人之多，并且其中大半是被炮弹炸死炸伤的。

当他走到一个用厚厚沙包和石块堆砌成的机枪堡时，里面突然传来了剧烈的大喊。“卡壳了！快——”

武宣甲心里一咯噔，重机枪可是十分珍贵的，而且是极其有用的。今天倒在城外的蓝带兵、法国兵也有不少，城外布置的六挺重机枪功劳卓著。并且打到现在，六挺重机枪两挺被炮火炸塌了堡垒，一挺出现了故障，现在又要出现第二挺了吗？武宣甲探头看去，就见里头重机枪手又跳又蹦，原来因为经验不足连续高速射击，一截帆布弹带被扯烂堵住了枪匣进口，急的机枪班的这几个人连忙用力将重机枪从射击孔前拽离，两个士兵超期连发枪重新战局射击孔，继续对外头射击。

顾不上发烫的机匣，机枪班的几位新军士兵开始手忙脚乱的清理起残留的帆布弹带。

这是项很讨厌的工作。重机枪是高技术含量的东西，没有长时间的操练，想要迅速的‘排忧解难’是很困难的。而这玩意恰恰是过年后越南新军才配置的，之前阮朝嫌弃重机枪太贵，也太吞子弹了，是宁愿再加点钱搞一门火炮，也不愿意要重机枪。所以现在的越南新军中根本就没有经验丰富的重机枪手。

短短两个月时间，越南新军只是简单掌握了重机枪的维护、清理，和点射、扫射等战术动作。根本没时间深入了解，到了现在这个紧要时孰，机枪堡内简直就忙乱成了一锅粥。

眼看为数不多的一挺重机枪停歇了，武宣甲马上暗道欠好。

这一挺重机枪能顶百人的火力，在今天的战斗力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的，更是封锁法军步兵突击的利器。现在一挺出现了故障，那立马的战场

上火线就会呈现出一个大空档。自己必须立刻弥补！

“跟我来，快，快！”

经验老辣的法军指挥官立刻看到了破绽，在尖锐的铜哨声提醒下，数百位蓝带兵、法国士兵弯着腰疾快的向着漏洞冲过来。

越南新军应该庆幸，庆幸武宣甲正好带着一队人下阵地。不然真的有可能被法军给冲上阵地的。两杆连发枪怎么可能弥补的了一挺十管加特林重机枪的火力呢？到那时，即使越南新军还能把对手赶出去，他们自己的伤亡也必然会极大。

看看法军退下后的情形就该知道了。随着最后一位法军士兵消失在黑暗中，密密麻麻的炮弹又落了下来。法国人真的是不给人留丝毫喘气的机会。

第一天的鏖战一直打到夜里十二点半才最终停歇下来，当越南新军的士兵揉着酸痛的肩膀起身时才发现，永隆城已经几乎看不到昔日的模样，鲜血

和尸体躺满了他们的视线。

湄公河的北岸，数百位从永隆城里先撤下来的伤兵云集在此。同样是新成立不久的医护兵一边为他们包扎，一边准备回西贡。征发的越南青壮划着小船将阵亡新军士兵的遗体，一点点也搬到了这里。一张张永远闭上了眼睛的年轻脸庞，一具具备炸断了四肢，烤灼焦黑的遗体，让从所有的人全都咬紧了牙关。

担架上，一位大腿被弹片撕开的士兵不竭哀嚎，声音让大家更加紧张，旁边的医护兵大概是被堵不住的鲜血吓坏了，动作缓慢笨手笨脚，最后惊动了一名秦军支援来的军医，迅速刮去了伤口附近黏着物，用盐水、酒精先后清洗伤口，然后洒上止血粉，又亲自操刀缝合伤口，那娴熟的措置手法让越南医护兵都看呆了。

又一天清晨，武仲平出现在前线，面前是一副地狱般的画面，偌大的南城已经看不到完好无损的城墙，处处是被炮弹炸开的碎石，地面上没清理的残肢和干结的血迹比比皆是。

而见到昨天一整天都在一线，晚上更是带兵进了前线阵地就没撤下休息的侄子武宣甲时，武仲平几乎不敢认他了。满脸硝烟，衣服又皱又脏，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酸臭味。

武宣甲见到武仲平后既受惊又高兴：“都督，你怎么来了？”

“你们都是我的兵，昨天打的这么艰苦，我身为一军统帅，怎么不该来看看兄弟们。”

武仲平淡淡的话语却让所有官兵都心底一暖。昨天那阵势，完全就是当年顺化血战打到白热化的时候的情景，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后怕。

早上前线新军的饭食超级好。

有鱼，有鸡，有鸭，有牛肉，有羊肉，有猪排……

武仲平为了犒劳前线的士兵，夜里连夜让后方

的官府转送来的。所有人都敞开肚皮的吃，没有约束。除了没酒，已经能顶得上新军这支整个越南待遇最好的部队的年夜饭了。

“如果放在四年前，永隆城昨天就丢了。法国人今个已经开过了湄公河，继续往北打了。但现在他们还乖乖的呆在南岸，这永隆城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我们正在变强。一点点的变强。总有一日，我们能把法国人干净利落的消灭掉，能彻底收复南圻，收复河仙！”

第四百二十三章弟兄们！兄弟们！

‘我们打死的法夷和蓝狗兵至少有一千人。具体数量无法详细统计。我方损失在两千人上下，其中战死七百余人。咱们主要是炮少，队伍里的士兵虽然参军时间不算短，但缺乏战斗经验。一些新兵被炮弹吓着了，喊他们都不听，到处乱跑，被炮弹一炸，不是死就是伤！’

‘军械损失比较严重，六挺重机枪只剩下两挺还能用，被炸了两挺，卡壳了两挺。机枪手不熟练，子弹消耗比较大。’

武宣甲的思路很清晰，短短几句话就为武仲平勾勒出了前线的大致情况。

‘那就不要硬顶了。你掌握住分寸，一点点把法军引进城来。咱们送他们一份好礼！’

武仲平本身就没打算在永隆城下死顶法军，身后有湄公河不用，他傻瓜啊？再由，昨天两千人的

伤亡让他心都在滴血。今天法军要再来一天这样的狂轰猛打，他可支撑不住。

作为越南新军的左都督，武仲平拢共手下也才一万一千来人。这是连带他的亲兵算在一块的。

……

永隆城对面的发军阵地。一顶军帐里，皮埃尔正在写手下一名军官的父亲写着信：阁下的儿子在带领步兵英勇突击的时候不幸被子弹击中。我现在怀着悲哀的心情通知将军阁下，您的儿子阵亡的消息。但是，他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得光荣--这或许是惟一能够使悲痛的父亲得到安慰的。我们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有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战死疆场者是幸运的，他们将永远活在后代人的记忆中。

军官的父亲是一名将军，这似乎才顺理成章。

信奉被后勤系统的人带下去了。皮埃尔吃过早饭就进入了前沿阵地。今天法军的进攻还是昨天的老套路。从六点钟起就开始炮击，在将近一本半小

时的炮击后。指挥官布吕埃斯将军别离派出两个连的蓝带兵向永隆城发起进攻。当然结果是失败的。但死的是蓝带兵，谁也不心疼！

永隆城其实并不大。法军的炮火又如此猛烈，如果聚集太多的军队，实在是自讨苦吃。法国人用上了猎兵，还使用了散兵队列突击，法军士兵甚至还会匍匐。这些都给越南新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法军发起第三次进攻的时候，越南新军退出了城门阵地，回缩进了城中。这给法军极大地鼓舞！

下午时候再次发动进攻时，法军派出了更多的法兰西士兵。而不再是战斗意志薄弱的蓝带兵。这些法军士兵很生硬的利用山坡上的树木和掩体交错前进，他们的身体压得很低。

法军一点点的靠近。越南新兵的命中率在一点点的提高。

一声尖锐的铜哨声响起，这批法军猛然直了起

来，挺着腰向上猛冲，一些人开始向城头射击。

两发子弹就打在武宣甲身前一块掩护用的石头上，铅弹集中砖石的声音和震动，他听得清清楚楚。在武宣甲左手，一挺重机枪枪口笔直的指着城下，射手几乎同时间就扣动了扳机。嚯嚯嚯，嚯嚯嚯的三发点射，虽然不快，却成了法军的恶梦。

两挺重机枪交织出了一层弹幕。很快几十个冲在最前面的法军士兵就被打倒，更多的法军士兵见到有重机枪压阵，吓得再次弯下了腰。

此时。一个带着高帽子的法军军官在漫天飘动的子弹中突然直起腰，虽然听不清楚他在喊什么。但他拔刀挥舞的模样立刻激起了法军士兵的凶悍劲头，百余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法军士兵挺直了身子。嘶声呐喊着向城下冲来。

永隆南城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法军踩着碎石头都能直接冲上城头。

但是法军的这种冲锋对于重机枪来说就是送人

头的。他们冲的越快，重机枪的威力就越高的爆发出来。火链一样的子弹打的灰尘飞扬，收割着一条条性命。

所以法军下午的第一次进攻依旧以失败告终。

然后武仲平让两挺重机枪撤到对岸去。越南新军的火力一下降低了一大截。当法军再次发起人流冲击的时候，越南新军挡不住他们的逼近了。

双边开始肉搏战。越南兵不是对手。

面对人高马大，力量强劲的法国士兵，个子恨不得能矮上一头的越南兵太吃亏了。并且越南新军重枪炮，少刺刀练习，他们的对手法国陆军的白刃战能力，却是整个欧洲都出名的。

法军挺着刺刀顶着枪弹硬生生冲了上去。越南新军的苦日子就来临了。

刺刀雪亮，枪托横飞，白刃战下越南兵被打的节节败退。大股大股的鲜血顺着被刺中的伤口喷涌

出来，甚至能看到从伤口中流出来的肠肚，法国人死伤那么大，现在全都是杀红了眼睛，根本不留俘虏。

所以，武宣甲不用做假，前线的越南新军就一败涂地。

整个永隆南城几乎被鲜血洗了一遍，赤色在每一寸土地上流动不息。

永隆城上打得惨烈无比，法军的指挥部也愁云惨雾。虽然预料到这次远征免不了要有几场血战，可短短两天没打完，就损失了两千多人马的结果，让之前最不乐观的人都闭上了嘴巴。

这里是军队不是议会。指挥部的几位将军，数十名中下军官，都有着不错的军事素养。从永隆这一战里，他们能够估算出太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对法兰西征服印度支那，继而征服中国西南，有着太多太大的不利。

战场上，法军部队继续在向着永隆城内进攻。

皮埃尔看出，每当落下一颗炮弹，越南人受到损失，部队的士兵就越发的活跃，越发激动。

在这些人脸上。兴奋的神情正如从暴风雨中的雷电云团，越来越明亮的爆发着内心积累已久的无尽力量。

皮埃尔不看前面的战场。对那儿发生的事也不关心了，他的营已经就地警备。六百多人的一个营。打到现在剩下不到四百人，他部是整个永隆之战中损失最惨重的法军部队。

步兵队伍被浓烟渐渐淹没。城中传来拉长的喊声和密集的步枪射击声。

十几分钟后，成群的伤员和抬担架的士兵从城里走过来。随后，落到城内的炮弹更密了。

“少校先生，我的同伴需要帮助。您能派出一些士兵来帮助我们吗？”

一个三十多岁，胡子邋遢的中年法国士兵，向

皮埃尔敬礼说。

皮埃尔看了一眼中年士兵搀扶的伤兵，肚子还在流血，皮埃尔能够看到捂着伤口的手缝里的肠子。

“当然。士兵。”皮埃尔立刻招来两名士兵。两个法军士兵用衣服裹系在两杆步枪上，然后小心的把伤兵放趟在上面。质量绝对过硬的法军军服，完全能够支撑一个人的重量。

“上帝，谢谢您，尊敬的上尉！”中年士兵连忙转到这幅简易担架的后面，伸手抬住伤兵的双腿。

皮埃尔也上前拖住了伤兵垂下的头。“来吧，士兵们。让我们去找军医。这该死的前线！”皮埃尔需要喝杯酒，缓和一下自己紧张的神经。至于阵地和部队，他的副手足以担当。而且他也用不着太久的时间。

担架走的不慢。很快他们就碰到了一辆收容伤

病的马车。马车前面还坐着一个军医。

皮埃尔解放了。

他走向旁边部队群中，这是一支即将进城投入战斗的部队。“嗨，拉谢尔，你的酒壶。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快给我！”

这是皮埃尔的一个不错的朋友，在来远东的万里波涛上认识的。他们有幸被分到一艘军舰上。

“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拉谢尔见到朋友很高兴，兜里的小酒壶递给了皮埃尔。又给了皮埃尔一个热情的拥抱。

“是的，我的朋友。我很幸运。部队损失了超过四成。我竟然还毫发无伤。这真是个奇迹！”

皮埃尔紧紧地拥抱着拉谢尔。战后的紧张有了很大的缓解，然后手里握着酒壶的皮埃尔目送拉谢尔和他的部队往城中赶去。他自己还要会营地再弄

一壶酒来。

“哦，上帝！”

刚刚转过身，正往嘴里倒着酒的皮埃尔被一阵可怕的气浪掀翻在地。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像被一头奔驰中的非洲犀牛给撞了一样。

轰鸣的爆炸声接着袭来，皮埃尔整个脑袋都一片空白。

好可怕的爆炸！整个永隆城都陷入尘烟当中。嗡嗡的耳鸣让皮埃尔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虽然他在疯狂的大叫着。

“拉谢尔，拉谢尔……”不，还有他的营！

空气中隐隐有一股焦糊味道，皮埃尔清醒了，他看到了一匹马拖着散了架的车子从他身旁飞跑过去，车厢上擦着医疗的标示。另一匹马，就像一开

始时的皮埃尔一样，躺在地上，发出凄厉的长啸。

皮埃尔发疯一样冲进城中去，烟霭跟浓雾一样，三五米外都看不清楚谁是谁。越南人在永隆放了多少炸药？

“弟兄们！兄弟们！”皮埃尔大声的喊叫着自己的手下，还有拉谢尔。

但是，他还来不及找到自己的副手或是拉谢尔，一个高鼻梁蓝眼睛，一头谈黄色头发，正宗的不能再正宗的法国士兵就在他面前被打死了。还有两个晕头转向的法国士兵被俘虏。他亲眼看着刺刀捅进了一个垂死的法军士兵的后背。然后一个又瘦又黄、汗流满面，身穿短衫，手持东方式刀具的人，喊叫着向他冲过来。皮埃尔本能地自卫起来，他伸出两手，一只抓住那人的肩头，另一只掐向他的喉咙。那个军官也丢掉军刀，抓住皮埃尔的脖领……

第四百二十四章打垮湘军的军魂！

衡阳战场。

“姓彭的，你的兵是兵，老子的兵就不是兵？你的湖南兵负责防守，却叫老子的人马去打反击，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马如龙这一刻半点也看不住当日在彭毓橘面前矮上一头的样子。指着彭毓橘的鼻子，差点就要骂人了。

“马军门，不要那么激动。有话好好说。”衡阳知府邹蕴琦脾气是很好的，他手里没兵权么。只能在马如龙和彭毓橘中间搅浆糊。但他也对彭毓橘的反击计划很不满意。太过冒险了！

“彭大人，慢慢解释，把话说清楚，没有解不开的误会么。”

彭毓橘也是一副暴脾气，如果是当年他早就爆

发了。这些年修身养性，脾气好了很多，涵养厚了很多。这个时候仍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尽量平心静气的解释说：“云峰兄，我绝没借刀杀人的意思。而是湘军器械匮乏，五六千将士配有后膛枪的只有千把人，并且都是新兵。要是叫他们冲在前头，万一被秦逆的格林炮【加特林机枪】打的崩溃，牵动阵角，衡阳城都要委矣。到时咱们谁也跑不了。”

“那你还要坚持反击？你就不会固守待援？兵不行就不要打野战，这个道理你不懂？你的顶戴是不是抢功劳抢来的？”马如龙拍着桌子站起来。

彭毓橘听这话也怒了，呵斥道：“彭某人的官帽子怎么来的，天下人都知道！现在的情势摆在眼前，衡阳后路被断。交通断绝，就算有援军也不可能及时赶到！而秦逆。兵锋刚刚占领四面关城，立足未稳。工事也未完成，正是咱们发动反击的好时候！现在天已黑，逆军大炮无法开火，枪支威力也大大减弱，正是方便咱们夜袭之时。只要集中兵力夺回四关中的一两个，击败逆军前锋，挫其锐气，其军心必然动摇，衡阳才有一线守住的希望。不然。大家就坐在这里等死好了！”

彭毓橘从没想象过上百门大炮全力开火的情形是什么样的！但在衡阳，在今天白天，他是见到了。

秦军以绝对的火力优势，一个白天横扫衡阳四面全部的成外阵地，连同东西南北四座关城。

“夜袭个球！夜袭是兵家大忌！亏你还是跟随曾文正公杀出来的老将。”马如龙将桌子拍得都快散了架，桌上那盏玻璃油灯也要蹦了起来。

知府邹蕴琦也连说道：“马军门的话有理。我军现在士气不高，如何能发动的了夜袭。”

“那你是什么意思？”彭毓橘两眼怒视着马如龙。

“照俺的意思就是头像！”马如龙在心里这么说道，面上可不敢露出一点风声迹象来。“俺的意思啊，那就是固守待援！”

彭毓橘轻蔑的看了马如龙一眼。“如果秦逆在四关站稳脚跟，就凭咱们这点兵马，衡阳能守两天就不错了。根本坚持不到援军赶来。”白天秦军的炮火，着实太生猛了。

马如龙冷笑。“原来你也晓得咱们兵少，就这你还要发动夜袭？”

“正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才需死中求活。趁秦逆立足未稳，杀他一个出其不意。置之死地而后生！”

“砰！”马如龙再次狠拍了一下桌面。抬手点着彭毓橘的鼻子，骂道：“死中求活？狗屁的死中求活。要死你去死。老子不奉陪！衡阳守不住了，老子还可以突围。”

这话一说出来，彭毓橘脸上的蔑视就更重了。而衡阳知府邹蕴琦同志这就急的要痛哭失声了。“二位少安毋躁，少安毋躁。衡阳位置关键，于湘中门户也，是绝不容有失的啊。”

马如龙说的突围，才是他心里真正的想的事儿。邹蕴琦、彭毓橘这一刻都是这样想的。而马如龙能突围，彭毓橘一样能突围，只有身负守土之责的邹蕴琦，他跑也是死！只能以衡阳位置关键，是湘中门户，这一点来打动马如龙和彭毓橘。

但是，又怎么可能呢！

……

同时间的城外秦军营地。

赵统正在召集各部营以上的军官开会，而开会的主体不是明天该怎么打下衡阳府城，而是商讨他手头的这份降书的真实与否。

今天在秦军进攻北关的时候，守军中被俘的一个清军军官自说自己叫马云涛，是湖南提督马如龙的侄子，有大事要见秦军的最高统帅——赵统。

不过马云涛太看得起自己了。几个秦军士兵一拥而上，把他身上仔仔细细搜了一个遍，这份降书

很快就被摸了出来。赵统是先看了这份留名马如龙的降书以后，才接见的马云涛。

“旅座。马如龙乃是个huihui，并没有深厚的根基，老家建水更已经在我军掌控之中，要说他想投降，到未尝不会是真的。

只是衡阳城于我军乃是瓮中之鳖，马如龙即使反水也无大益。到不若咱们撒开一条缝隙，让马如龙带着彭毓橘逃出衡阳。日后……”

手下一个营长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赵统感觉眼前一亮，是个好主意。这样不仅可以在长沙深深地埋下一根刺，如果马如龙是真心投降的话。还能真正的辨认一下马如龙是否真心！

“咱们合计合计，在哪里开一条裂缝。然后明早把那个马云涛放回衡阳城去。让他把话给马如龙说清楚了。名义上就打着咱们要招抚马如龙、彭毓橘的名头。”

虽然这一夜里发生的事情最终影响到了整个湖南战局。但第二天天彻底大亮，在马云涛的‘招抚’以失败告终以后，重新打响的战斗却不是一般的激烈。

连连的炮弹炸得城头清军抬不起头来。秦军的爆破队很轻易的就炸开了城门，大股秦军涌入衡阳城去，但等候他们却不是守军的望风而逃，而五六千湘军顽强而激烈的抵抗。

巷战！

湘军真正的打了一场现代化的巷战。

每一条街道，甚至每一栋房屋，都有可能成为双方焦作的重点。

湘军的战术并不出众，但是战斗意志令秦军刮目相看。曾家的招牌在湖南果然不是一般的好用，才竖立起来，就能把一群新兵的战斗意志激发到这个地步。

只是决定战争胜败的还是要靠真正的实力。

秦军有迫击炮、手榴弹、手枪，然后才是刺刀，武备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他们打连后膛枪都装备的不足两成的湘军，实在是有着太多太大的便宜了。

湘军只是靠着自己的不怕死，才把战争从上午一直拖到下午。最后时刻，今日的交战中一直在敲边鼓，引而不发的马如龙爆发了。带着彭毓橘的残兵败将，从秦军北关直接杀开了一条血路，逃出了生天。当然马如龙的损失是很大的，他本来四千来人的嫡系队伍只剩了一千多些，算上彭毓橘的兵马，拢共还不足两千人。

而三天前的衡阳城，汇合着湘军、马如龙提标、湖南部分练军和绿营，总兵力超过一万六千人。

当天晚上走进衡阳知府衙门的赵统一脸的阴沉神色。

白天的战斗，士兵伤亡之大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旅座。衡阳之战，我军直接阵亡和战后重伤不治的士兵数量，已经达到了二百三十七人。预计今后三日里这个数量还会有所增多。

轻伤不许住院治疗的士兵有四百人，伤残以及中度、重度伤兵，需要住院治疗的士兵有二百人。

湘军配刀剑者甚多，我军伤残士兵，八成的人是为冷兵器杀伤。”

副官汇报的伤病员数量，赵统现在记的清清楚楚。直接减员一个大队么，还差不多是永久性减员。

一个小小的衡阳都是这样，那日后打长沙，是不是需要永久减员一个营啊！？

要是每座府城，亦或是县城，清军都这个守法的话，秦军的伤亡会更大的。

“这就是湘军的底蕴。是一支军队的魂魄。如果咱们不能把这个军魂打散，把这支军队的骨头打断，那么衡阳之战中的巷战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赵统发电报说要狠一些。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无非是纵火焚城，或是斩杀激烈抵抗后的战俘。

这样做对敌人确实有一种威慑和震慑。

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争里，这样的事情出现过很多次。满清、还有蒙元，就是这样一次次‘杀下’了整个中国的么。

但我不主张这样。

湘军并不是一支打不垮打不烂的军队。他们可以被毁灭！

一次失败不行，那就给他第二次，给他第三

次，一次次的失败就是湘军军魂的一次次被重击。

他们能承受几次这样的重击？

我们不是满清。不需要用血刀来吓唬我们的百姓。湘军意志来源最大的因由就是保土安民，我们难道不能让湖南的老百姓过上安生的日子吗？

所以，告诉赵统，他准备的那些手段都给我停住。衡阳之战的这一幕不会一次重复一次，永不停歇的出现在我军面前。

除非我军军纪比绿营兵还烂无数倍，让湖南的老百姓怨气冲天，宁死不从！

告诉赵统，一次一次用实力碾压下湘军的抵抗，保持我秦军优良的军纪作风，他很快就能把衡阳城里的那支作战顽强的湘军给摧毁，给打垮。”

秦王府里，刘暹对赵统来电，如此的说。

第四百二十五章不争气的东西！

刘暹针对赵统说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在说一个中心意思--让敌人看不到战胜我们的希望，让敌人丧失掉战胜我们的信心。

就像三大战役之后的果军面对人民解放军一样。就像百万雄师下江南，那摧枯拉朽的横扫千里一样，即使有小诸葛的一两次闪光点，也根本挽不回大局！

刘暹就希望自己能把湘淮楚等所有的敌人，一切的敌人，都打成1949年后果军的那个孙子样儿。那样，他夺取天下就容易的太多了。

而且刘暹一直都很希望自己夺天下是万民景从，而不是满清那般红果果的靠杀靠震慑力得来的。他相信秦军的军纪，那只会比在湖南的湘军更好，而无有不及。

所以，秦军应该不难得到一些民心。并且刘暹

也没打算毁儒，虽然他对儒家是一百个看不上眼。但总不至于让满湖湘的士绅都跳起来保卫名教。这样也就能从根子上挖断湘军的一部分主脉了！

‘呀呸的，地方势力太大了果然不好。‘你看两广和福建、江西，那就没有湖南这么麻烦。

后者的财力并不比湖湘逊色，甚至还要强出很多。但政治上的影响力就差的太多了。湖南这二十多年来出过太多的名臣将相，还有无数的见过血仗的基干力量。这些人平日中官府都要让三分，有钱有势，更有名望，还多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随便一扯，上万丁壮就能组织起来。基干分子充任各级军官，上面是湖湘一派的上层大佬巨头。这就是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

这样的实力哪是广东、福建那些只有钱，没有势的商贾富豪可以比的。

现在刘暹七成的注意力都在盯着越南。如果赵统没有命人发来这封电报，刘暹也不会搞出这么一番长篇大论。

果然。敲定了赵统来电之后，刘暹的目光又转向了沙盘上。

这是一个占地足有一间房屋那么大的沙盘，正式参谋们根据越南方面的详尽地图，按比例认认真真制作出的顺化至岘港一线二百里方圆的模型。

‘法国人已经拿下了西真，正在向着福海进军。其兵力有两万人，四分之三为正宗的法国士兵。余者为土著蓝带兵。配有五十门左右的大炮，弹药充足。并且在从岘港进军顺化的途中，沿途皆设立有兵站和补给站。至到福海之战，法军可用之兵还有一万六七千人。’

‘法军的指挥官是法国陆军中将拉德米罗。他同时也是远征军的副总司令。打过普法战争，是当时法军第四军的军长。’

在侍从的介绍声中，在刘暹的关注目光里，决定了越南第三次法越战争胜利与否，是不是还要刘暹从两广等地抽调部队增援越南的一战--第二次顺

化会战，打响了。

法军向福海进发的先头部队是一个团加两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连，以及两个营的蓝带兵，算来有三千人左右的兵力，大队人马排开。那是威势很足的。

指挥官是陆军上校内松。在他的指挥下，法**队刚刚击败了一支越南部队的阻截。上百具尸体，不得已下主动炸毁的几门火炮，几面旗帜。已经十多杆破旧的步枪。一切都让内松相信，适才越南人的失败并不虚假。

作为一个在河仙经历过永隆之战的法**官，内松心底对越南士兵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他疑惑了。自己面前的越南士兵怎么会这么不经打呢？

只是越南人确确实实是败退了，这一点却是确认无疑的。‘好了。让我军继续向前，向前--‘

随后在这一天的剩余时间里。内松带领的先前部队再次击败了越军的三次阻击。越军的人数越来

越多，但是内松感觉不到越军实力的增强。而且对于越南军队突然的变化，他也有了明确的答案。这些越南部队是旧军！

直到部队进抵福海，内松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越南士兵躲在战壕中，一排排的法军士兵被打倒。一种遇到对手的感觉在枪炮声刚刚打响的时候，就在内松的心底升起。

法军的两个炮兵连给内松极大地帮助。法军炮兵的训练和素养比越南炮手明显高出一个层次，从两军接仗到开火不过十五分钟的时间，法军炮兵连的炮弹就落在了越南阵地的头上，那个在树林中开辟的炮兵阵地上。再过五分钟后，越南的四门火炮就全部哑火了。

法军两个炮兵连有十二门大炮，打的越军阵地抬不起头来。但是越军那就是死战不退，两挺重机枪也被炮火炸成了无数个零件，越军还是在阵地死顶着。

虽然战斗有些不顺利，但是内松却很兴奋的向

身后的主力，向陆军中将拉德米罗报告，说自己碰到了真正的越南军队。然后拉德米罗就下令法军加快速度向福海前进。

谁的脑子也不傻。法国人自然之道越南新军的存在，清楚不把越南新军彻底打垮打败，越南人是不可能投降的。而且北圻的秦军正在向着中圻赶进，拉德米罗要赶在更能打得秦军抵到之前，先给与越南新军一重创！

……

硝烟弥漫的战场。

数万人围绕着丁点打的福海城厮杀着。福海这个和平时期并不怎么起眼的小县城，因为前后两次顺化会战的意义，绝对会有幸被永刻在越南的国史上的。

‘大人！蓝狗兵已经从右翼冲过来了！‘丁宏手指着东面朝阮福新大喊道。

阮福新转头一看，在自己跟面前的一个营差不多的法军正打的热火朝天时候，四五百蓝带兵在法军炮火的掩护下已经冲上了右翼的阵地。而守在那里的部队却是一片混乱状态。

阮福新刚才全部心思都放在正面，并没注意到两翼的情形，现在一看真气的只想骂娘。‘黄林春你这个王八蛋！‘混乱的右翼被四五百蓝带兵一阵猛打，眨眼的时间里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右翼的震动明显影响到了正面阵地士兵的斗志，阮福新怒目圆睁，‘这群这些混帐东西，为什么不顶住？黄继炎不会带兵，就早早的让位。提拔些垃圾上来，光放嘴炮，真打起来就全草鸡了！

吴传朝，阵地交给你。

警卫队，第二大队二三中队，跟我来！把那群蓝狗兵给我赶下去！‘

阮福新说话肆无忌惮，打起仗来也能拼命。亲自挺着一杆上好了刺刀的步枪，领着二三百人就向

右翼增援去。‘咱们是禁卫军，就要打出禁卫军的威风来！国家养兵千日，用兵就在这一时！’

怪不得这么牛气。原来名字里头的那个福字，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阮福新真正的是阮朝的王子王孙。

顺化城里的五千禁军，如果说初开始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兵权散落外姓手中。但在三千人扩充到五千人，嗣德帝完全得到刘暹支持的时候，那所有的大队以上领兵将领，就全是阮朝王族的人了。

反正阮家存在好几百年了，王族旁支偏支一大群，有的是人。

要说在王族近亲或是脑袋上还带着公啊侯的这些王孙贵戚中挑选出十几二十个能吃苦领兵之人，那真真是不够。可要从王族旁支偏支中挑选出十几二十个能吃苦的忠勇之才，还是做得到的！

阮福新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他的名字里头还没这个福字，但随着他在禁军中崭露头角，嗣德帝

亲自把他改进了王族近亲当中。所以对于阮朝，阮福新一百个忠心，对于要亡阮家天下的法国人，他是痛恨至极！

　　阮福新带着两百多战士，发出巨大的嘶吼朝蓝带兵猛扑上去。

　　上千人的百人肉搏战，拼杀起来是很残酷的。

　　双方纠缠到一块，法军的优势火炮立刻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士兵要凭借的更多的是良好的训练和勇敢。

　　前者，蓝带兵和越南新军都说不上强。后者，越南官军却比蓝带兵要高出好一截出来。

　　耀眼的阳光下，刺刀闪着寒气渗人的白光，不时地有人在拼杀中发出惨叫倒了下来，血水将黝黑的泥土染成了紫黑色，右翼阵地上立刻变成了一副人间地狱。

　　被越南国人骂做蓝狗兵的蓝带兵首先吃不住劲

了，他们慢慢地朝后面倒退着，接着调转屁股一窝蜂的逃了下去。

而赢得了一场肉搏战胜利的越南新军，连同阮福新在内，却全都在一声短促的欢呼后，飞快的扑进就近的战壕中。一枚枚炮弹已经落在了阵地上。

战争是最好的教科书。

阮福新带领的禁卫军也好，守卫在岘港、顺化间的新军大都督黄继炎部的上万士兵也好。这些缺乏现代战争经验的越南士兵们，正在战争中迅速的成长，迅速的吸收着他们在训练场上学到的一切知识。

现在的这一幕就是最好的明证！

阵地后头，亲自督战的黄继炎大叫一声好，“来人，给阮福新记上一大功。今日能力保阵地不失，他功不可没！”

“把这个弃军逃跑，临阵脱逃的东西给本督拉

下去砍了！”

黄继炎的不远处，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军官被五花大绑的摁在地上。黄继炎连给他这个同宗侄子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手一甩，很快一颗脑袋就呈了来。

“传首各军，以儆效尤！”

直等到法军的进攻告一段落，黄继炎转回到后方指挥部时，才恨恨骂了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你说你跑什么跑？明天下午天兵就能到了……

第四百二十六章闽粤洪灾

农历五月末。

雨水哗啦啦的下着，止都止不住，都一个月时间了！

刘暹望着院中被雨水打的光秃秃的花景，内心一阵丧气。自己能轻易地打得满清满地找牙，打的左今亮不敢南望一眼，却如何能奈何的住这老天爷？

这雨要下到华北，你说要下到山陕、河南该多好！广东福建可没旱灾，反而眼瞧着要变洪灾了。

刘暹踱步走窗边，现在的秦王府好似一位国画大师挥毫泼墨的水墨画。整个王府隐没在丝丝晶莹的雨线之中，如烟似雾。

红荷绿叶，悠悠哉哉，没有刘暹这位广东、福建牵心挂肚的心。

一阵大风吹来，乌云从南面的天边急涌而过，天色几近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黯淡下来。

“轰隆隆——”

连连的惊雷声，压城的黑云像群奔腾咆哮的野马，一层层漫过头顶，越聚越厚，越压越低。让人感觉站到楼顶举手一伸，就可以扯下来一块似的。

时间流转，仿佛瞬间到了黑夜一样，天地一片漆黑。

狂风大作，黄豆大的雨点从天空中打落下来，啪啪的响个不停。一道闪电划破苍穹，犹似一道光剑斩破黑暗，震耳的雷声叙叙传来，雨点连成了雨幕，哗哗的就如是天河倒灌般地铺天盖地的泼下。

大风卷起暴雨像无数条鞭子在挥舞，狠命的抽打着玻璃窗。被风夹着地雨点也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到处乱撞。

雨越下越大。倾盆大雨。瓢泼而下。

狂风暴雨来的有些急促，但是这一个月来如此天气却是常有发生。并且很明显的跟往年的梅雨季节不相符。

只是秦王府里的侍女着实很有能耐。若拿到后世，一个个绝逼都是国宾馆一级的最高层次地服务员。完全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个措手不及。只短短地半刻钟时间，整个秦王府上上下下就再次灯火通明。几百盏走马灯、宫灯照地整个秦王府又天亮了一样。

“咔嚓……”刘暹身前的一块玻璃裂成了好多碎片。蹦飞的玻璃屑在刘暹脸上划过了一道口中，可他眼睛中满是痛苦的神情却不是为这点小伤而有的。去年赣江中上游，抚河、和闽江上游发生大洪水，湘江、资水上游同时有大水灾。江西、湖南、福建3省20余州县严重受灾，浙江东南部，山东、苏北沿海，台风席卷，也有一定的损失。湖北沿江部分州县水灾。

今年，湖广、两江是都消停了，福建还有广东，却是利剑悬头！

自己是照什么孽了吗，要老天爷这般报应？

水火无情。闽江、珠江一发大水，千里流民，万生饿殍，不是说笑的。就算自己手中有粮食，足够赈济灾民。那也需要时间。再说了，这个时代的民间，最缺乏秩序，趁火打劫之辈做下的恶事。造成的后果会比水灾更重！

脸上的伤口随着刘暹神情的激动，血珠滚落。

“呀。王上，息怒。您息怒……”

“快传御医，快传御医。王上受伤了……”

……

距离广州就咫尺之遥的东莞。石龙镇。

这个名字在中国一点都不出名，就连广州本地

人。都多了不知道石龙镇的人。

作为东江的流经地，半个月前东莞知县就告诉石龙镇的镇长，以及东莞水利局局长，要他们小心提防，东莞距离广州近在咫尺，如果缺口决堤了，谁也担不下这个责任！

而石龙镇本地的百姓对这事情更是极其的敏感，老天爷发了疯一样连着一个月雨水不绝，这是在要人命。

几乎不用地方官府做动员，石龙镇及下游的新塘、鹿步等乡，就已经主动的组织起青壮上河堤守护，还时不时的有军警的身影出现。

到现在，珠江还没什么动静，作为支流的东江就已经有苗头涌现。浑浊的河水怒吼着，咆哮着，呼啸而往，奔涌而去，卷着泥沙，一**的冲击着河堤，不时的就有令人心惊胆寒的大漩涡就会出现在水面上。

东莞县的知县姓李，双名平江，浙江人，今年

四十有二。他并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仅仅是一秀才。但他以钱粮师爷的身份在东莞县衙前后伺候了三任知县，对东莞县可谓是了如指掌的。

　　秦军拿下广州，东进的时候，东莞首当其冲。李平江的第三任东主吞鸦片自尽了，李平江却爽快的投效了秦军。

　　因为他对东莞的了解，和平日为恶不多，在东莞县风评赫然不错。所以火线提拔为东莞县令，连政治培养学校都没进修过。

　　李平江任东莞知县半年多来，政绩突出，只那隐田报明这一点上，东莞县就超出了广东全省平均值的五倍。

　　甚至都因此都进入了刘暹的眼里，可以说在去年那人生一大转折点上，李平江赌对了。秦军初兴，官员紧缺，只秦军自我培养的那些官员、教习之类的，根本填补不了那么多的空缺。这也是因为新秦的官儿太多了。李平江如愿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官职。

但今年这风雨不对头，李平江也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根本就坐不住。隔三差五的就到河堤上走走看看。

但是他的视察，屁用没有，老天爷该怎么下雨，就怎么下雨。该来的祸事还是会来。

刘暹在秦王府被震破的玻璃划伤了脸，东莞县衙中，一个浑身泥水的汉子也给李平江李知县带来了一个让他魂飞天外的坏消息。

石龙镇，决口了

一语震破天惊。李平江脸色蜡白，该来的还是挡不住！

回过神后他立刻命人通知水利局，以及招呼县里的两个副县长还有警察局长。至于通报驻军就不用了。东莞的驻军这些天都在河堤上呢。最后是派人发电报给广州城。然后就敲响了钟楼的大钟，召集全县的民壮赶去救援。

东江会不会决口？这些天，这个问题就像悬在头顶的一口刀，让他提心吊胆。现在刀落下了，李平江虽然脸色苍白，但心里却是大大的吐出了一口气。

就这样吧，倒霉就倒霉了，接下去只要尽自己的职责就是。

这些天里他整日整夜里都在提心吊胆着，如此的煎熬真就比现在悬刀落地的痛苦还要令人难受。

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李平江也就可以放下心里的包袱，全力去面对了。

“缺口堵住了吗？”

“大人，决口已经快堵住了。是部队帮的忙！但大水淹了五个村子，堤坝上也失踪了十一个壮丁。更重要的是，这雨不见停啊…………”

……

东莞东江一线出现决口，消息报到广州后，整个广州城似乎都更加的阴霾了。

刘暹心里清楚，这不会是最后一个，而只是一个开头。

接下的事实是半点不出他的预料，惠州、佛冈、龙门、肇庆，就跟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先是东江，再是北江和西江，珠江的三大支流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决口和决堤。

光河堤上的丁壮和部队士兵就被大水冲走了上百人。大水淹没村庄数以百计，受灾人员蹭蹭的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等到福建发来电报说闽江也决口了时，整个广东受灾的难民已经有二十万了。

“今年广东、福建是都要遭灾了。但本王不希望看到两省一片汪洋浩泽。”

范德榜、张守炎、丁振铎等人个个低头，大堂里静悄悄的，无一人敢出声。

“宁可国家多费金银，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

刘暹狠狠将一捏电报摔在了案上，平复了心头的愤怒和对老天爷的咒骂，他念出了乾隆说过的一句话。看着手下的重臣们道，“这是乾隆说过的话。本王虽然看不起他，但也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好。很对，很值得提倡。今天，本王把这句话也送给你们，尔等要牢记心头。”

“臣等受教。”

“国库中有钱有粮食。宁可国家多费金银，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

“地方上的官仓、义仓、平粮仓和苍济仓，全都打开，赈济灾民。全军扩兵五万人，用于招募灾区的难民。明年，广东、福建两省所受灾害的府县，农税继免，商税减半。”

“臣等遵旨。”

“减税、免税、抚恤、赈济、借贷、安辑流民，满清可以做的，我大秦也可以做，还要比他们做的更好。你等都给下面说清楚了，监察院也都把眼睛给本王瞪大了。灾区赈抚灾民的钱粮，谁个要敢伸手，立斩不饶。”

“臣等遵旨。”

群臣退去后，刘暹坐在大椅上半天没动弹。

法国人的麻烦还没解决，广东、福建又发大水，这必然要影响新秦的军事进度。只是万幸，这两地的水灾比起华北的旱情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的。并不能费去新秦太多的精力。

还是等越南的战报。福海之围已经半个多月了，刘卓差不多也该收网了。

刘暹命令一下，很快，广东、福建的政府机构就如同加速了的机器一样迅速的转动了起来。一方势力初兴，上上下下都会有一股朝气，也就是蓬勃

向上的劲头。这代表的就是政府的行动力和执行力。这一点满清是绝对比不了的。

各地的粮库纷纷打开，很快就稳定住了百姓的民心。紧跟其后的‘农税继免，商税减半’的旨意更让无数的百姓欢呼不已。

还有明年一年，足够他们这些小民缓过一口气了。

第四百二十七章糟糕的法军

小腿粗的木桩在噼啪声中燃烧着，炮弹过后滚滚硝烟散发着刺鼻的味道。阳光被黑云遮盖，大地被染的血红。

一场地球上最强大的种族——人类，彼此之间的自相残杀。远比非洲大草原上最残忍的狮群捕猎，更加凶残。

麦肯森上校神色严峻地登上被攻占的阵地，在阵地上徘徊着。

法军付出了三百人的损失，外加五百条蓝带兵的性命，才拿下了这个阵地。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中**队在撤退的时候甚至有空余时间搬走他们全部的士兵遗体，在阵地的更外面，一圈又一圈的铁丝网肉眼都看不到头。

这个方法实在太天才了。战壕加铁丝网！

中国人用这种方法，以及小两倍于法军的兵力，将一万五千法军死死地围困在福海。今天都已经是第十九天了。

部队的粮食在一周前就开始紧张。而可恶的敌人在法兰西士兵踏入福海县城之前时，就将这里的人、牲畜、粮食统统转移，连城中的水井都被封填，城外就近的河流中全被抛有死尸。

越南人以巨大的牺牲将法军挡在了福海，等到了中**队的到来。

然后，局势就骤然的向中越联军倾倒！

麦肯森最初并不认为中国的叛军真的就拥有超越法兰西士兵的战斗力。跟法军绝大部分的军官一样，他是抱着报仇和雪耻的心理主动报名参加这次远征的。法军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得叛军，而非越南的新军。所有人都满怀胜利的信心，认为自己可以洗刷去之前的耻辱！

结果在永隆城。武仲平首先教会了他们要正式越南新军的存在。然后在福海，在一个被敌人预先设计好的陷阱里。他们又真正见识到了中国叛军的骁勇和狡猾！

战壕加一层层的铁丝网，就想牢笼。死死地困住了法军！

炮弹并不能给铁丝网造成多大的损失，躲在战壕里的中越士兵，能够肆意的屠杀被铁丝网堵住前进方向的法军。

夜间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铁丝网上悬挂着铃铛。哦，麦肯森永远忘不了十日前的那一次夜袭。

法国人用自己的鲜血，为铁丝网在战场上的重要性做了最好的诠释。但是这期间还有加特林十管重机枪的功劳，不可磨灭的功劳。

虽然站在敌人的角度，麦肯森也能对着上帝发誓。这一战之后，法国找到了对付德国人的法子。

那就是战壕+铁丝网+机枪堡垒！

配合着永久工事，就是俄国人的灰色牲口也冲不破这方的防线！着注定是要在战争史上具有一席之地的战术创造。

麦肯森手下有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外籍营，一个工兵连，一个辎重营，和一个猎兵连。

他是一名上校旅长。一个暂编旅的旅长。全旅有四千三百人的兵力，加上三千人的蓝带兵，拉德米罗中将对麦肯森即以厚望。他希望麦肯森能带领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只是很可惜。麦肯森的部队已经奋战了一周，他带领的部队攻破了中越联军的四道防线，甚至他还找到了一种尽快破开铁丝网的方法。用军毯。五张军毯合在一块，铺垫在在铁丝网上，这样进攻部队就能很轻易的越过铁丝网。

不过这种方法也容易被敌人的重机枪重点注

意，实际效果并不多么理想。

所以到现在麦肯森破开重围的日子依旧遥遥无期。

三百来具尸体按照他们牺牲时候的姿态出现在麦肯森面前。这场战斗时间不长。可激烈程度，残酷性是麦肯森二十年军事生涯重所没见识过的。

法军士兵山穷水尽之下爆发的战斗力令麦肯森感到极其的震撼。那近乎于自杀性的冲锋让麦肯森潸然泪下。

可对面的中**队呢？

这些人以食物的香气来诱惑自己的士兵，挫伤自己这边军队的士气。手段很恶劣。可是在战斗中。他们枪法精准，长短武器配合娴熟。从一千米距离上开始。到最后的白刃肉搏战，几乎就没有他们武器覆盖不到的地方。

他们往往会超越性的发挥出自己手中武器的杀

伤力。尽最大可能的远距离杀伤敌人。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畏惧死亡。怀揣着手榴弹甚至是炸药包，与冲来的法军士兵同归于尽的一幕，这一个星期来麦肯森足足见到了三次。

这样的军队一样无比勇敢。

不过，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

麦肯森手指着遍地尸体，冷冷地对亨利中校和新上任的七十六团团长劳伦斯少校说：“敌人的顽抗已经被我们完全粉碎了！现在，我命令大家朝着东方继续进军！”

丝毫不理会肉眼可见的第五道防线。睁眼说瞎话，指的就是现在。

第五道防线上。

“陈敬，你们辛苦了！”前线部队撤退下来，刘卓迎了上去。在他的身后就是第五道防线，依旧如先前四道防线一样的水准。

一层层的铁丝网，纵横交错的战壕、交通壕、防炮洞、炮兵阵地、弹药库、野战医院、碉堡……，一应俱全！

交通壕中一些战士正闭目打盹中，争取在即将到来的战斗前养足精神。炮兵阵地上炮兵们正紧张地演算着早已经演算了无数次的射击诸元，也有的将弹药一个个的排好位置。

战斗很快就打响了。

一群群蓝带兵冲在前头，身后事一队不再排着横队的法军士兵。枪口逼着蓝带兵们冒着枪林弹雨的勇猛上前。炮火中不时有士兵倒下，但后续的身影依旧颤抖着朝着铁丝网冲过去。

很快，法军火炮也开始轰击了。闷雷在大地上滚动着，到处硝烟弥漫，雷声阵阵。

密集的子弹打在蓝带兵人群中，很多冲在前排的蓝带兵吭都没吭一声，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没有

死的士兵不顾那些倒下队友继续前进着。

直到五六百蓝带兵死了近半，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他们心头对法国大兵的畏惧。剩余的蓝带兵一群群趴在地上，有的偷偷朝后爬动着。

望着死寂的阵地，麦肯森面色如常。而从福海城里刚刚调来担任七十六步兵团团长的劳伦斯少校，则内心胆寒了。他没办法不害怕。自己出动了近乎一千人，一次进攻就损失了三四百人，那么再有三五次这样的进攻，不仅自己会把剩余的蓝带兵全部打光，连七十六步兵团也将整建制的消失。

“怎么？才这么短工夫就害怕了？娘的这些洋鬼子怎么这么软蛋？”

才一次进攻就撤退了！后方陈敬怪叫道。法军这样的表现跟第四道防线进攻战时的表现比起来，现在的敌人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眼前的视线一暗，一个中尉军官钻进了七十六步兵团的指挥部。“劳伦斯少校，麦肯森上校命令

你团继续进攻，继续进攻！”来者是麦肯森身边的一个参谋。

“那是谋杀，谋杀。不是打仗。不可以进攻，我不会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

“现在的进攻就是去送死。死的人多了，我们就可以突破敌人的第五道防线了。劳伦斯少校，这是军令。不是你能够讨价还价的！”

“请您立刻执行！”

……

福海城里。

《泰晤士报》的记者莱克门特正一脸幽怨的看着眼前的咖啡。他真不喜欢喝这东西，红茶才是下午茶。而且没有三明治，没有scone，没有蛋糕及水果塔，只有两块放糖，哦，上帝啊，福海物资紧缺的已经让骄傲的高卢公鸡连面子都不要了。

莱克门特对面是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记者弗兰克，哈瓦斯通讯社是世界上最早诞生的通讯社，是由法国人哈瓦斯于1835年以自己名字命名创建。为十九世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通讯社之一。弗兰克的地位丝毫不比莱克门特低，甚至还隐隐的高出一点。虽然他跟法军是自己人呢。

与莱克门特不喜欢咖啡不同，弗兰克嗜咖啡如命，放到后世绝对是咖啡因中毒者了。悠闲的时候喝上一杯咖啡是弗兰克的最爱。

在岘港，在西真，在法军初进福海的时候，弗兰克悠闲的品着咖啡的样子是那么的适意。但是现在，看着眼前的咖啡，弗兰克一脸的忧伤挡都挡不住。

“吉米，知道吗，部队开始杀马了，我们彻底没有粮食了。你知道今天晚上的主食是什么吗？”

莱克门特索性把视线从咖啡上挪开。“今天晚上吃什么？马肉？我可听说那玩意儿有毒。需要煮的稀烂才能吃。”

“马肉？是的，会有马肉。但绝对不够我们两口吃的。那是要分配给所有人的。不是主食，是配菜。我们的主食是马先生们过去吃的东西……”

“是的，吉米。不要感到恶心，就是料豆和麦麸，真是太可悲了。我简直无法想象面对即将到来的晚餐……”

弗兰克一脸崩溃的样子。而莱克门特英国式的绅士和傲慢，也在脸上碎裂开了。

“吉米。我们……可以到对面去不是吗？我们是记者，不是拿着枪的士兵。我们，我们也可以到对面进行采访不是吗？”

莱克门特脸上神色一呆滞。“我……，我们可以，这么做吗？”

“这是……一种背叛！”

“嗨，伙计，这绝不是背叛。我们不是士兵，

我们是记者，记者……”

福海县里的一角，这样的一幕在上演着。

第四百二十八章洋人，那就是朝廷的尿壶

岭南的新秦在忙着应付广州、福建的大水，越南的中越联军在忙着收拾口袋里的瓮中之鳖，云南西部的太平军依旧在自己窝里当死宅，那么这个时候的清军又在干什么呢？

在应付华北的干旱吗？在筹集粮食赈济山陕的灾民吗？还是在筹调兵马预备反击呢？

……

北京，丰台大营。

满清的国史上，这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地方。它的兴衰胜败就跟大清朝一样，有着近乎相等的轨迹。

在满清的中前期，这里是汇聚着镇压整个北京城的兵力。全部在京的八旗精锐，十二大营，最高

兵力时多达四万余人。雍正、乾隆，没到换皇帝的时候，这里的安定就是全北京的安定，就是大清朝的安定。

可到今日的时候，丰台大营早已经名存实亡。二鸦战争后，整个大清朝似乎都将丰台大营忘在了脑后。

直到今年年初，满清与英法俄一系列秘密协定的达成。丰台大营才重新焕发了火热！

长恩径直的闯进镇台大人泰宁的屋里，也不管某个衣着单薄的俊俏小生还在镇台大人的大腿上坐着，两胳膊绕在镇台大人的脖子上，亲亲我我，正跟镇台大人蜜里调油。长恩扑通一下，双膝跪在地上，嘴里叫道：“求军门救标下性命！”

泰宁先是脸上怒气横生，就要发作，被长恩的哭救给堵回肚里去了。还没来及询问，长恩脑袋磕在地上，就跟捣葱一样。哭哭啼啼道：“标下自从咸丰二年跟了军门，二十五年来从未误过什么差事。就是误了差事，军门或打或骂。标下也是愿意

的。如今凭空多了洋人在头上，竟毫不讲理的就打起人来，这还了得！标下怎么说也是天朝的人，虽说副将官小，不值钱，可标下是皇家的官，是皇上的奴才。怎么好让洋夷随意殴打？标下以后没脸见人了，还请军门替标下做主！”

说着长恩脱下了身上的短褂，那胸膛、背脊上竟赫然显着十几个青青紫紫的淤血块。泰宁本来不以为意的神情。一下子变了。

脱完了衣服的长恩又是咚咚咚连磕几个响头，跪着只是不起身。

满清官场上有规矩，顶级武官称为大帅、老帅，比如那挂印的大将军，总督、巡抚因为兼掌军权，所以也可称为帅。这个在晚清时期尤其盛行，连张之洞都被称为香帅。军门则是对提督的尊称，提督以下的总兵，该尊称为镇台或是总镇。

泰宁是在京八旗新军六镇之一的总兵官。该是被换做镇台。可是长恩称呼泰宁一声军门，满北京的百官黎民，谁也不会跳出来说一个不好的。人家

早多少年就是直隶提督了，现在是总兵了。可新军总兵跟旧军总兵是一个档次的吗？

再由，长恩是泰宁身前的老人。

当年林凤祥、李开芳带领太平军北伐大军，从南京一路打到了直隶。钦差大臣讷尔经额率军征讨不利。使得长毛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还有传言说是长毛前锋到了定州。

定州距离京师不足三百里。自然京师震动了。

消息传到京城，朝廷第二天就派镶白旗蒙古都统僧格林沁率兵数千到京南防堵。

而同时的。在京的八旗兵们也开始临阵磨枪，把丢在床下不知道多少年的刀枪棉甲找了出来。一个个临时抱佛脚。

长恩那是后只是一个小兵，泰宁是参领，都成了抵挡长毛的八旗忠勇之一了。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长恩就是泰宁的部下了。

太平军东进，克深州到泊镇，沿着运河北上，连克沧州、青县、静海，前锋抵达天津府西郊，小战不利后全军屯踞于静海、独流。

僧格林沁正要将长毛赶回老家，跟在长毛屁股后面打转的钦差大臣胜保率军而来。两项汇合，师老兵疲，有无粮草后援的北伐军最终覆灭。泰宁、长恩都属于手快的，让他们抓着了功劳，各升了一级。

等到咸丰八年，大沽之战报捷的时候，泰宁已经跳出了八旗的圈圈，被调任绿营副将，长恩那时跟着泰宁做千总。僧格林沁打赢那振奋满清人心的一战时，泰宁、长恩就在后面摇旗呐喊，这也是有功劳的。

第二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满清遭殃了。先是三千蒙古精骑覆没于新河（活的只有七人），接着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主力溃散，几万大军放了羊。

说真的，八里桥一役长恩是有拼死抗争之心的，北京城是他的家啊，大清朝是他的国啊。可是只是当时战场太乱，他连洋人面也没看着，就让败军裹挟着跑得不知到了哪里。

一场让整个中国蒙羞的战争结束之后，泰宁有跟着僧格林沁南下剿灭捻匪，长恩跟在泰宁后头，跟着泰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到僧格林沁死之前，他已经一路升到了参将。泰宁那时是总兵。随后满清无人，泰宁被瘦子里面拔将军，做了一年直隶提督，就给傅振邦腾位子了。但怎么说泰宁级别也到了军门了。

后来在京的旗人要编练禁卫军，组织了三镇人马，泰宁就是其中三个总兵官之一。现在禁卫军扩编做了六镇，泰宁还是一镇总兵。长恩则被任命为其直属的混成标标统。往日里倒也鼓起精神，投入到训练他那些手下的日程中。

“这是谁打的？好大胆子！”

禁卫军第二镇，谁不知道镇直属混成标标统是

他泰宁的铁杆亲信，心腹手下。洋人如此殴打、折辱长恩，那不只是打在长恩身上，还抽在了他泰宁的脸上。

　　禁卫军第二镇是第二批编练的八旗新军，里头的军官属于分果果定下的，军事素养比较差。泰宁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主动上奏两宫太后，要请洋人教习指导指导自己镇。可这不是让洋人来打人的！

　　不过作为满清的高级将官，泰宁也知道，这个时候着实不易得罪了洋人。他要先把事情搞清楚。如果有理，那才能给自己找回场子。

　　“你们是怎么起冲突的？”

　　长恩叫冤的声音又来了。“这大热的天，洋人又上午下午一天不歇的操练将士们。标下就是让人给兄弟熬一些绿豆汤，降降火气，消消暑。”

　　泰宁赞同的点点头，禁卫军里全部是旗人。这个时候也算是满清最可信的人了，长恩待手下士兵

好一些，是值得赞同的。

“下午操练，混成标有十几个兄弟步操不合格。西索科那伙儿洋鬼子让那十几个兄弟所在的排，全部罚站军姿一个小时。现在这太阳可跟下火一样火辣。

不到半个小时，就有兄弟支撑不住，晕倒了。

标下在一旁看的那是心急，也心疼。手下兄弟就央求标下找西索科说说情，改到晚饭后再罚。

标下像倒也是。太阳太毒了。然后就去找西索科，结果西索科那班人早已经自己回宿舍里舒服了。标下早到他们宿舍，给他们一说，西索科死活不答应。标下一恼就直接下令弟兄们回宿舍休息。然后标下也会宿舍里休息了。

结果西索科知道了这事，直接跑到标下宿舍，高叫着标下违反了军规，还要抽标下。标下怒了，就跟西索科打了起来……”

泰宁笑了，心理也放松下了。长恩这个老部下，按理说确实是违反了新军的军规。但是人情在。这点上站住了脚跟，就是跟西索科打出了猪脑子来，也没啥。

洋人，那就是朝廷的尿壶。有用的时候，紧紧那在手上。没用的时候，是有多远给扔多远。

因为爱护手下的将士而‘得罪’了洋人，在大清朝不是真有罪。泰宁这点上能打包票的。所以，长恩这个心腹，这事没事！

“西索科人高马大的，怪不得能把你打成这样。不过你小子也不是白给的。说，你把西索科打成啥狗样儿了？”

长恩自从进来后一直叫屈的脸上，刹那里露出了坏笑。“标下堂堂天朝副将，怎么会收拾不下西索科也西洋小校。属下把他揍得起都起不来身了……”

“好了！”泰宁舒服的往靠椅上一趟，手边的

小生还这么偎在他胳膊弯里。“这事儿本镇给你担下了。你该干嘛去，干嘛去。没事！”

北京还是大清的天下。这兵也是大清的兵。泰宁肚子里对洋人就带着深深的敌视。自从朝廷请了洋人教习，新编的三镇禁卫军操练，泰宁是看在眼里的。

那真真是棍棒之下的教导。

那群洋人带着身边的二狗子，指着东，士兵不敢往西；指着南，士兵不敢往北。就这这群洋教习还依旧认为自己的命令不能切实的贯彻下去呢。他们认为新军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他们，学习洋话。教官们说的那些口令，士兵们应该不用翻译就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可这怎么可能。

在禁卫军这支军队里，士兵们除了知道‘爷死’和‘恼’以外，其他是一个洋字也不认识的。现在让他们现学，时间又显得太急，就是学了，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学会的，这根本上无稽之谈。

而且这群洋人还说八旗健儿是什么‘强盗、土匪，是大烟鬼与懒汉的混合体’，这样的军队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泰宁早就盼着有人修理他们了。

虽然这个人出现在自己手下，还是自己的心腹，让泰宁不能快快乐乐的看好戏，十分的遗憾。但泰宁心情还是高兴居多的。至少这证明自己手下有血性！

第四百二十九章结党营私，人之常情嘛

“王上，此次闽粤赈灾，监察院一共查出了五十三名贪赃违法之官员，伙从公务员二百一十四人，协办五百八十八人，伙同不法商贩六十五人。”

农历七月中，闽粤的大水已经退去了。两省接近百万的难民，赈济工作也到了尾声。新秦以上百万担大米，几百万套衣被、帐篷，大批的医药和灾后安置贷款，以及善后清理、重建等工作代表的无数岗位，总耗费超过一千万银元，妥善的解决了这场灾难。在全天下人面前做出了一个表率，表现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朝廷治理天下的能耐和责任心！

于此对比是满清在陕西、山西、河南西北部等大旱灾区，无作为、不作为的糟糕表现。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生活无有着落，成为了流民，整个大旱的中心山西，百里无人烟，整县整县的百姓外出去逃荒逃难。

遍地饿殍，白骨露于野。人肉相食，易子儿食。甚至一些县里都公然出现了贩卖人肉的现象，谓之米肉。

《大公报》当然少不了特刊报道，一片片社评完全指着北京的鼻子大骂。结果瞬间就把自己往昔在满清当权者心中建立的美好形象给毁之一旦。北京一声令下，在自己的地盘中全面封杀了《大公报》！虽然许多当朝大员的家中，应时的《大公报》从来没有断过。

刘暹对此却没啥关注。所谓的士林民声，是个啥玩意儿他清楚地很。只要实力强大，这东西早晚是秦军的。他更多的是在关注新秦政府整个赈灾过程中的硕鼠！

还真tm的不一般的多。

大小官员牵扯出来了五十三个。这还没加上十五个被记过、降职的人呢。公务员两百多人，受处分的还有一百多人。一样是没有加上。协办就更多

了。

季锡良递给刘暹的折子上罗列的数字，那都是必须要接受法律严惩的。是必须要杀一批关一批，警惕世人的。

“这几个，还有这个……”刘暹拿起一支笔在折子上连连勾画了七八个名字，“这些全部从严处置！”

季锡良结果折子瞄了一眼，一声应诺退了下去。

“王上！监察院把几个人定了重罪，季大人压力很重啊。”第二天下午，季锡良的好基友，张树平就匆忙忙的赶到秦王府，面见刘暹。作为钦南钢厂的一把手。张树平离开钦南一次十分不易。这会若不是要跟德国克虏伯家族洽谈炮钢的事情，他也不会来广州。

结果谁知道，才到广州没几天，负责监察院工作的季锡良就‘捅’了个篓子。

刘暹名单上划掉的那七八个人，并不都是此次贪赃的罪魁祸首。可他们每个人背后却都站着一位甚至更多的，秦军军政两系统的大员重臣。

比如说齐源，这是齐大林的同宗。前任福州民政局的局长。再有一个何大罗，范德彪的小舅子，肇庆警察局的局长。

这两个人都伸手了。但是陷的并不深。如果依照秦军律法，他们俩顶多被追回赃款，掉丢官帽，再罚一笔钱。或是关了一年半载。可现在被季锡良这么一捣腾，两个人少说也要墩上十年、八年的大狱。

你说齐大林和范家能不恨季锡良么？鬼都不信。

“他要是顶不住了，他自己可以来跟我说。我找人给他分担压力。”刘暹对自己小舅子的抱怨一点也不以为然。监察院一把手就要有这份担挑天下的气魄和勇气。不然还怎么干监察院的一把手？

新秦系统中的监察院，可是融合了后世天朝的纪检、检察院、反贪局、信访办等多重机构职责于一身的。在这个时代朝官百姓的眼中。监察院那就是新秦的都察院、御史台。

刘暹选季锡良为第一人监察院的一把手。就是因为季锡良是唯他命是从的人，是一个认真、负责、细心。办事一本一眼的人。

他或许只是一个中等之才。但作为一把手，有这样的‘才能’已经够了。

……

韶州范府。

作为韶州驻军的一把手，范德彪眼下已经是守备团的团长了。这几天范府不是一般的热闹，家里的二把手生孩子，险些一尸两命。还好，最后母子均安。

却说范夫人生下了孩子后，便觉得浑身力气都被抽走了一般，只来得及看了一眼被包好了的孩子，便沉沉地睡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觉得身上一层的被子盖得厚厚的，热出了满头满身的汗。试着动了动，睁开了眼睛。

“呀，夫人醒了！”

扭过头去看时，一个正端着一个托盘进来，见她醒了正在蹬着被子，忙放下托盘几步走过来为她掩好了。

“热！”范夫人皱眉，屋子里头太热了些。不过她更急切的是孩子，“我的孩子呢？”

“小公子在对面屋子里头呢，有两个乳娘带着，还有嬷嬷也在。夫人放心。”

“快把他抱过来我看看。还有，请嬷嬷过来。”

便有小丫头赶紧跑过那边儿屋子，叫乳娘抱着孩子过来。跟着的还有个老太。

范夫人抱着孩子，宝贝了好了一阵子，才让奶妈把孩子抱下去。然后神色一凛，当家主母的范儿就出来了。

范德彪粗人一个。很守规矩，不敢胡乱伸手。所以家里的进项都是正当来路。这功劳最大的就是出身商贾之家的范夫人。

所以，范夫人三十三岁了还能生孩子。所以，范德彪堂堂一团之长，也只敢养两个女人放到外面，这府宅里头，只范夫人一个主儿。

“奶妈，我爹娘来信儿了没？大罗怎生了？”

范夫人这会难产，跟大弟何大罗的被抓大有关系，跟季锡良拿何大罗捣腾事儿，密切相关。

此时的范德彪刚刚回府。他今日到了军营点了

个卵，便回了府里头。自然是放心不下刚生产的夫人了。但范德彪知道自家夫人的心病是什么，问着身后头的心腹长随：“广州那里可送了信儿了？”

长随赶紧回道：“没有。”

范德彪脸色有些阴暗的点点头，抬脚往后院走去。刚到了游廊上头，便听见嬷嬷的声音，正劝着自己老婆：“夫人，这月子里头可千万不能沾了水的，更不能受凉。只拿着热水热帕子擦擦脸就是了，可不能沐浴！真要落下了月子病，那可是一辈子都养不好的！左右就这一个月，熬过去就好了。”

范夫人正要说话，冷不防见范德彪掀帘子走进来。看着自己第三个嫡子，范德彪一片欢喜。而可幸的是范夫人竟也没追着问他何大罗的事情。但正因为范夫人的善解人意，范德彪对这事就更上心了。自然地，对于季锡良也更恼火了。

现在可没人知道名单是由刘暹亲笔勾画的。只以为是刘暹漏了个意思，季锡良自己决定的名单。

范德彪亲大哥是新秦的第一号重臣，自己担当刘暹亲卫多年，虽然战功没搂上几件，但绝对是简在帝心的人。他的嫡子出生，洗三的时候，韶州城里自然是有点儿关系的都过来观礼了，说得上是宾客如云。

范德彪这些年结交的一众兄弟、朋友，虽然绝大部分人都脱不开身，但还是有亲自赶到的。

只是这几个人亲自赶到范德彪府上，不是真为了看洗三的，而是为了劝范德彪息事宁人的。

“二彪，季锡良是王上身边出来的人。现在主掌监察院，手握实权，能不交恶还是别闹翻脸了好。姓季的有王上撑腰。除非哪天这小子得意忘形了，惹怒了王上，这才有可能扒拉下。”

“二哥，兄弟几个今来，就是为了劝你的。你可别乱打主意。咱们这位王上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厌恶的就是因私废公，你可别自己主动往枪口上撞。”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军情处的存在。一些阴私，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却完全瞒不过军情处的耳朵和眼睛。

范家老大虽然跟军情处有很深的瓜葛，但毕竟是脱钩了的。谁都不会以为，军情处这帮最没人情味的东西会为了范家而故意对上头隐瞒消息。

“放心。兄弟们。我范德彪没那么傻！”

“我会慢慢等着，盯着，看着，看他姓季的自己玩完！”然后再去狠狠地踩上一脚。范德彪对季锡良是真的记恨上了。

韶州城里这场声势浩大的洗三当然没有瞒过刘暹的眼睛。大致看了看刘暹就抛在脑后了。很正常么。人的社会就是由各色各样的群体组成的。人类从来不是单独的独生动物。谁没个朋友、兄弟？

只要不过火，刘暹才不去管。

红朝太祖的那句话说的十分精辟入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语道破其中奥妙。

你想想，以红朝的思想境界，都逃脱不了党内有派的结果，刘暹的新秦能逃的过吗？刘暹早就有准备。只要不把军队当做自家的私军，不把衙门当做自家的后院，‘结党营私’，人之常情啊。

“王上，罗淑亚有来求见了！”

“继续打发他去外交部。本王不见他！”

法国人在福海被吃掉了远征军的主力，一个陆军中将都被俘了。这一次看似声势浩大的远征，法国人已经走到末尾了。他们必须，也只能面对失败的深渊！

第四百三十章秦法正式开战

“告诉巴卡利将军，法兰西的舰队必须动起来。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瞧瞧！”

连续五次求见刘暹不得，罗淑亚内心的怒火和羞耻感，已经快要将他整个人给湮没了。之所以还能保持一点清明，只要求法国舰队进攻鸿基港，而不是钦州港和广州港口，那是因为外交官聪明的大脑令他在怒火之海中保持着一丝清醒。

当然了，握在中越联军手心里的几千法国大兵，那么多的法**官，也是罗淑亚必须保持遏制的因由。

农历八月，秦军已经调整过来了，因为闽粤大水而近乎暂停的江西攻略，湖南攻略，重新排到了新秦政府的第一位置。同时，法军舰队出没在红河口一带。

蔚蓝的天空下，碧蓝色的海浪拍击着船舷，溅

起浪花变成一片白色泡沫又落回了大海中。

三色旗帜在桅帆上随着海风卷动着。四十五岁的诺尔.巴卡利法国海军少将正站在旗舰凯旋号的甲板上眺望着前方。博帕尔、伯尼、梅塞、贝斯塔等一众法军舰长站在他的身后。凯旋号上的水兵在船上来回忙碌着。

“这就是我们敌人的港口。他们的炮台是什么样的，我想各位先生都十分的清楚。拿出对付英国炮台的精神，拿下它——”

巴卡利拍着船舷。他脚下的凯旋号铁甲舰，法国海军的骄傲，原名拉加利桑尼亚号。1868年6月22日在法国布列斯特开工建造，1872年5月7日下水，1874年服役。排水量4645吨。舰长78.米，宽15米。吃水7.4米。配备4座锅炉，双轴推进。输出马力2200-2400匹，航速高达12.7节。载煤量500吨，续航1000海里。该舰装备239mm重炮6门，120mm后膛炮炮4门，99mm后膛炮6门，1磅炮8门。侧舷装甲152mm，炮塔与甲板119mm。编制人员352人，战时配备382人。

在组织远征军的时候，法国海军以拉加利桑尼亚号为旗舰。并将之改为吉祥的凯旋号。

如此吨位和火力的铁甲舰，一艘就能轻松的料理三四艘秦军的小号铁甲舰。何况法军舰队里还有吨位更高的铁肋木壳战舰等。所以别看秦军的战舰数量跟法国人差不多，但是两边的战斗力，就差远了！

鸿基港外海的法**舰一共有十艘。两艘铁甲舰，两艘铁肋巡洋舰，六艘木壳战舰。巴卡利舰队赫然连一艘小号的炮艇都没有携带，在他们的背后，只停着四艘蒸汽运输船，以及两艘交通船。

远处的港口上火光忽明忽暗地闪现着。缕缕黑烟徐徐上升，在半空中汇集成厚重的灰黑云层。在船上的巴卡利甚至能嗅到树木燃烧发出的特有焦臭味。刚才杜路因号铁甲舰带领四艘木壳战舰，借助初升的太阳的掩护对，着港口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

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五艘战舰丝毫没有损伤。但是敌人也没有还手。鸿基港口那两座一南一北的炮台，像哑巴一样，一声都不吭。

整个鸿基港口也像是一座死港一样！

只是巴卡利知道那两座炮台的厉害。完全用石头和钢筋水泥修筑起的封闭式炮台。拿到欧洲也是一流的水准。它们装备着足以对法军舰队造成伤害的重炮，而对于炮击没有做出任何回击也意味着。巴卡利所指挥的所有军舰根本无法有效的对他的对手进行观测。

鸿基港口是秦军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能源地。这里的两座炮台早在它们建设之初就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关注。

明面上这里的岸防炮最大口径只有176mm。但傻子都知道这是假的。

巴卡利猜测至少是200mm以上的重炮。可惜对方始终没有还击，他无从判断。也不知道两座炮

台究竟有多少炮位。

习习海风中巴卡利略有遗憾的摇着头。不过算了，凯旋号在亚洲是无敌的。就算有重炮，也不碍事。刚才这些中国人在自己进攻时候并没有发射一发炮弹，也许无能的中国人在看到自己强大舰队过来时都已经可耻的逃之夭夭了！

“将军，看，是中国人。他们过来了！”副官突然手指着港口。就见一个十分渺小的小船，在海浪当中摇摇摆摆的向着舰队驶来。

小船慢悠悠的靠近凯旋号。几分钟后，两个中国人出现在巴卡利等人面前。

来人用藐视的目光扫视着巴卡利所有人，自爆着家门，“新秦鸿基港安全处处长秦斐。”

“将军先生，我本人谨代表新秦政府，对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海洋武力非法炮击我港口之行为，对您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希望贵国政府不要再执迷不悟，继续一错再错。

而对于这次炮击行为的指挥官，将军你本人，我方给予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主动上岸自首，接受我方法律的审判。如果一个小时候后，你本人还不到场，或者再有法方军队武力侵害我方权益的行为发生。将视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我新秦之宣战行为。

两国正式开战！”

巴卡利等所有法国人听得目瞪口呆。秦斐背后的翻译一个字不错的将这段话，完全还愿给了法国人。

在听到‘抗议’的时候，所有法国人都露出了高卢公鸡的骄傲和对中国的蔑视、看不起。但那之后的话，听得他们全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该死，该死！你们这是在戏弄我们，戏弄伟大的法兰西。开战，开战。法兰西对新秦开战。我将带领舰队将你们这群黄、皮猴子全部送入地狱。”

巴卡利完全暴怒了！

也难怪，历经过二鸦战争的巴卡利是一百个瞧不起中国。陆军一次失败接着一次的失败，更让他内心窝火的很。

现在，他要告诉中国人。在陆地上，你们或许很能打。但在大洋上，欧洲人才是世界的主宰！

法国人的军舰二次开打之初依旧是试探性的轰击着，一发发呼啸着的炮弹从军舰舰首飞出去，落在码头，落在炮台。尘土飞扬，碎石与断片在空中飞舞着，厚重的硝烟将港口区包裹起来。

炮台里，海防营的士兵们感觉自己如是登上了一艘停在汪洋中，接受暴风雨洗礼的小破船。四处落轰的炮弹沿着码头向左右横扫，每发炮弹落在炮台上都能让士兵们感觉到一震。顶上的灰尘直往下落，让战士们怀疑这些炮弹是否下一刻就破开顶层，直接落在自己头上了。

“班长，洋鬼子这炮弹打的邪乎，会不会把顶子打透啊？我咋觉得这炮打的人没个底了？世间也太长了，好像打了半个小时了吧？”一名新兵让猛烈的炮火打的有些受不了，扶着墙壁不停地呕吐起来，一边说着自己担忧的话。

旁边一个正给呕吐的新兵不停拍着背的，自己脸色也苍白无比的年轻战士大声说道：“别胡说！洋鬼子打不到咱。他们的大炮要真能把炮台顶给打透，上面的人会要我们放洋鬼子靠近了再打吗？

这是鬼子自己给自己壮胆呢！

别看现在打的热闹，等咱们出手的时候，有的洋鬼子好瞧！”

“别嚷嚷了。你个小兵蛋子操那么多心干啥？！这炮又打不着你，他爱轰多长时间就轰多长时间好了！反正敌人不靠近，我们就不打，只要他敢上来，就别怪老子让他有来无回！”

中队长大声的吆喝着，鼓舞着士气。

只是巨大的爆炸声让连长的声音仿佛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并且这周边并非只有一个士兵被炮弹打的难挨。越南天气本就炎热，现在秋老虎还厉害着呢，炮台就像是火炉，不少士兵就感觉着自己是在坐在蒸笼里头，被熊熊大火烧烤着，身上的汗水不停的往下淌。

“中队长！俺们小队长中炮牺牲了！”

那中队长正想着，光线一暗，后门一名战士冲了进来，语带哭音叫道。

“他娘的！还没打居然就折了我一个好弟兄……”中队长不由得狠啐了一口，破口骂道。

这个小队长是留在地表观察敌舰间距的。

按照作战条令，炮台是决不允许所有人都缩在一团的。即便外面是地毯式的轰炸，也要留足够的观察哨，时刻掌握敌情。

炮台建筑的再好，封闭式的环境也阻碍了他们的视线。至少在观察上，没有外头彻的准确。这个小队长就是带领观察哨的军官，是一名资深的炮兵，技艺娴熟，测量距离不会出错。结果哪料到法国人的盲目炮击下，竟也能把观察岗哨中的他给炸死。可能，这名小队长是鸿基之战正式打响后秦军出现的第一名阵亡者，但他决不是最后一名。

“大熊！跟我上去观察！”中队长咒骂着，随手操起身边放着的头盔，冲身后大吼了一声，就不发一言的钻了出去。他的通信员赵大雄连忙跟随中队长冲出去。

浓烟四起，硝烟弥漫。一股海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的呛人硝烟味，让人忍不住的咳嗽、流泪。炮台在颤抖着，中队长揉了揉眼睛一个前扑趴在观察哨位上朝下望去。整个海滩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是一个个弹坑，黑烟从弹坑中翻滚着朝炮台扑来！

“发电给广州，西历1877年9月15日，中国农历八月初三，上午9时20分，法军舰队进攻我鸿基港口。秦法，正式开战。”——廖文辉。

第四百三十一章废除法国在华一切特权！

八月初三的广州。

左手拿着廖文辉拍发来的电报，刘暹神色淡然的面对着罗淑亚。右手递去了一封正式的宣战书。“中法两国，即今日起正式开战。你们有三天的时间用于撤离。但作为一个老朋友，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我并不建议你们把领事馆、公使馆驻地全部卖了。因为一时的利益冲突，不代表是一世的仇敌。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法兰西是西方的大国，我华夏亦是东方的领袖。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社会，东西之间的交往永远不会断绝。中法之间的未来，也远不是一场战争，就可以决定永远的！”

刘暹颇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秀优越的感觉。他现在大占上风，福海一战的结束完全将法国的远征计划给打折了腰腿。毕竟战舰是开不到陆地上的，要征服一片土地，陆军才是载体！

现在法国陆军完蛋了，只剩下法国强大的海面舰队‘耀武扬威’，刘暹几乎可说是立于不败之地。内心里当然充满了对法，对西方世界的优越感。

罗淑亚两眼认真的看着刘暹，似乎对面的这人是他第一次见面一样。“国王陛下，您说的这样的话令我感到十分的震惊。您的政治目光如您的军事目光一样优越而长远。”

弯腰抚胸致敬。罗淑亚说完话，掉头退走了出去！

刘暹面上露出微笑。

“对外宣布，从今日起。废除法国在华一切特权！”

洪亮的声音从秦王府飞出，短短五天里就传遍了整个中国。中（秦）法开战。新秦废除法国在华的一切特权。

这是刘暹第一次将爪子伸到当今世界一流列强头上。跟前头他强行收回澳门，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高利贷帝国虽然在普法战争中输的一塌糊涂。但是依靠本国强大的金融业。七年过去，法国早已经恢复了自己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地位。并且在拥有强大陆军的同时，法兰西还有着世界排名第二的强大海军。

如果说1875年之后，世界上还有那几个国家真正有实力威胁到新秦的？那法国绝对是其中之一。或者说，偌大之世界，这么多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除了大英帝国这个全球霸主，就只有法国还能真正的威胁刘暹一把。

西方世界其他的那些列强，美**事实力名不符

其实。德国弱小的海军不值一提，意呆利海军的战舰性能倒是可以，但实际作战能力和陆军的战斗力，刘暹用眼角鄙视它。最后是奥匈这个近乎于内陆国的欧洲强国，与北方的老毛子。前者的威胁根本不用去说，后者对中国真正的威胁是在陆地上，对于现在的新秦来，完全的鞭长莫及。当然，老毛子现在已经跟土耳其磨刀霍霍。即将开打了！

试看整个世界，就英法有能力威胁秦军。他们在陆地上占不到半毛钱的便宜，这回的法越战争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是大海上，弱小的新秦海军完全不是英法任意一国的一根手指头的对手。

对于法国舰队。刘暹最怕的不是法军攻打鸿基、钦州、石碌啊，这些控制着秦军命脉的港口，而是怕法国舰队北上广州湾。封锁伶仃洋，然后沿途炮击闽粤。那样才是真正的棘手！

现在法军炮击鸿基港。在刘暹眼中能分析出两个要点来：一是法国人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二是法国人对秦军的分析似乎有误。

鸿基港的煤、石碌铁矿的矿石，这些年钦南都不知道储存了多少。以钦南钢铁厂的产量和消耗。至少一年中不需要担忧的。而且没有好煤好铁矿石，秦军还有劣一些的煤，劣一些的铁矿石。大半个南国都落在秦军的手中了，秦军会没煤铁吗？并且更重要的是，鸿基港、石碌港和钦南港，都布置着一座有一座的炮台和海防营陆战战士，法军要用战舰跟钢筋混凝土的炮台对仗，别亏血本亏死了才好！

……

一团团球型的火焰接连升腾起来，巨大的让人耳膜震裂的爆炸声连成一条线，轰然如同天际落下的连串霹雳，让人感到爆炸声始终在耳朵里震响，从没有停过。

这种感觉与炮台内听到的那种沉闷得让人压抑的爆炸声是完全不同的。中队长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像现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也只是打个热闹罢了。

就中队长看来，炮弹的落点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东一发西一发落的遍地都是，十分的盲目。

这种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盲目的轰击，虽然能够对港区和码头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对明面上的两座炮台和暗中的四个炮位半点实质性的威胁都没有。

只是如此的‘狂轰滥炸’却让他损失了一名老练的小队长，想想都让中队长郁闷到极点。眼下法军的战舰依旧离得有些远，若是再近一两里，他对天发誓，一定会‘热情’至极的招待来客的。

远处法军的战舰群正缓慢的朝岸边移动，船首主炮塔发射后冒出的白烟将一艘艘军舰给裹胁了起来，浓厚的烟云都让海防营各处观察哨看不清军舰的真面目了。

法**舰在打了一阵，见岸上始终没有什么动静，火炮停止了轰击。军舰呈两路纵队沿着航道缓慢地朝码头开进。这个过程中，军舰上的大炮始终

在喷射着炮弹。只是不再像刚才那样肆无忌惮，好像有挥之不尽的弹药一样。

“营座，敌军战舰已经进入最佳射程了，是不是打他tnd？这些洋鬼子死到临头了还敢东张西望，只要我的炮打响，这些法国佬不死咱就不姓吴了。”

左壁炮台上，吴俊良目光炯炯的看着逐渐靠近的法国舰队。观察哨消息传来，他那叫一个精神抖索。

廖文辉一遍又一遍轻轻地扣击着身边有些泛明光的钢炮，眼睛紧紧盯着正在缓慢移动着的法**舰。从瞭望口的位置看出去，海面上自己岸防炮有效射程内两列纵队排行的十艘军舰，每艘军舰间都拉开一定的距离缓缓移动着，那桅杆上的瞭望兵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别慌。还不到时候。该打的时候我自然会命令你们开火！”

左壁炮台指挥官吴俊良自信满满地表态：“营座您就放心好了。只要你下命令让他，我立刻就让洋鬼子下水洗澡！这射击诸元早就已经计算好了，这十艘船，除了两个铁王八收拾不了，其他的八艘，哪个都能打沉！”

廖文辉头也不回，只是看着海上正在移动的军舰，“我也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两艘铁甲船不用去管。把下面的木壳、铁肋都留下，那就是大功一件。记住，一定要把最大的那艘军舰给我击沉了！完成任务，下阵地我请你喝酒！”

“那营座可要准备好好酒。赖酒我可是不喝的。”

“别给我贫嘴。先给我将敌舰击沉了再说！”

海面上，原本以为自己逐渐靠近会引来敌人猛击的法国舰队，眼看着距离港口已经不到两公里了，岸上依旧一点反应也没有。胆子渐渐就大了起来，行驶速度也加快了。

后面的军舰一艘艘驶入到要塞火炮射程内，廖文辉心里计算着军舰距离封锁线的距离。且让他失望的是，敌人的军舰已经进入了布雷区了，可这么长时间，那些在江中悬浮的锚雷居然一颗也没有炸响。这让廖文辉直怀疑水雷是不是有用。会不会都是一些毫无作为的铁疙瘩？

正着急的时候，行驶在右翼纵列中的第二艘法**舰船中侧舷位置突然激起一道硕大的水柱，红光猛地一闪，接着一团漆黑的烟团迅速腾空而起。而这艘军舰也如同被勒住脖子的奔马，速度迅速的降落了下来。

这声爆炸仿似晴天中的一道惊雷，比刚才法国人打出的所有炮弹爆炸都更响，更牵起所有人的人心！

滚滚黑烟从船上迅速升起，笼罩住军舰，追随着刚才爆炸升上半空的硝烟。

被炸的军舰再也不能动了。木头制作的军舰上火光冲天，黑烟中一团团红光不停闪动着，爆炸声

持续的响个不停。

非常好的运气。这枚水雷直接爆掉了军舰的蒸汽机，或是说给军舰的蒸汽锅炉造成了损坏，军舰直接停在了水面上。

望远镜可以看到，船舷上破开了一个巨大的洞，汹涌的海水毫不留情灌了进去。不过只凭这一点还还不足以让这条两千多吨的战舰沉没。

第一次爆炸声传来的时候，那艘军舰上所有的法国人如同一群受惊的小鸟，又跟一群无头的苍蝇一样，或是扑救大火，或是抢修动力，亦或是修补船舷窟窿。

其他军舰上的水兵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周围刚刚提高了速度的军舰，迅速的将速度放慢下来。马上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法国舰队发疯一样向着炮台和港区狂轰猛炸起来。

中队长高兴地跳了起来，疾步从观察哨掩体中冲了出来，眼前这些军舰都放缓了速度，甚至已经

停了下来，这是再好没有的靶子了。

中队长一定都不怀疑上头大官的指挥能力。炮台马上就开炮了！

“各部注意，目标敌人军舰，……开火！”

第四百三十二章鸿基之战

一声声轰鸣的炮响，左右炮台、四处暗堡，股股淡色的青烟夹杂着飞扬的黄尘四处飘动。

烟尘中火光不停地吐泻着，炮声如同奏鸣一支交响曲。江面上的军舰周围一股股水柱冲天而已，激荡的江面把军舰如同玩具般抛到半空，又狠狠摔下。不时有军舰被劈头盖脸打过来的炮弹击中，却又因为晓得周边部有水雷，而不敢提高速度。

打着旋在原地转来转去，几艘军舰上很快就浓烟四起，灰黑色的烟团将江面上的军舰包围，烟雾中火苗四射乱舞。

当然，法军战舰也不会光挨打的。十艘军舰，尤其是两艘铁甲舰，自负顶着一层乌龟壳，直直的停在海上不动，任凭炮弹落在身上，船上舰炮火力全开！成串的炮弹落在炮台和暗堡周边，一团团黑红色的火球在战地上炸起。

左壁炮台配有260mm重炮四门，此刻全都在对准法军舰队中个头最大的一等巡洋舰印度支那号。

超过五千吨重的印度支那号是六十年代下水的老舰，纯粹的木质战舰。所以吨位虽然比凯旋号只大了六七百吨，但是个头上就大的太多了。

水雷这东西对于木质战舰的威胁是最大的。几乎一爆就是一个大窟窿。所以印度支那号只能小心的沿着原路返回，它是法军右列纵队的倒数第二舰。

十艘法**舰里，印度支那号的吨位最终，配备的火炮口径却要比凯旋号上的小上一吋，但八吋的口径也仅次于凯旋号上的239mm重炮了。

鸿基港一共武装了十二门十吋【260】重炮。但打在凯旋号五六寸厚的铁甲上能起到多大的用处，谁也不知道。所以集中火力挑个大皮薄的木质战舰下手。是刘暹直接定下的策略。

法国舰队总共才几艘铁甲舰？没有了木质战舰帮手，刘暹还怕它们个毛！

虽然凯旋号上的九吋重炮。一弹打到港区就是一个两三丈方圆的大坑，打在炮台上，顶子都要镇三镇。但到底对炮台和暗堡还没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廖文辉也就把它的威胁给排到次位了。

在四门十吋重炮集中火力猛轰下，还有其他口径岸防炮不时的打酱油下，印度支那号周围大大小小的白色水柱，从不曾络绝过。舰上不时升起红色的火球，原来高悬在尾部桅帆上的红白蓝三色旗帜也变成一片燃烧着的破布，从桅帆上飘下来。最后随着炮弹爆炸的气浪上下翻滚，轻飘飘地落入江中。

炽烈的阳光下。印度支那号这艘巨大的军舰，甲板、船舷很快就被打的千创百孔，船体涌入大量的海水，整个船身都在慢慢地侧斜了。舰上黄烟滚滚，火苗在烟尘中跳着欢快的舞步。

秦军爆破弹中装填的都是苦味酸，其较之黑火

药强大的爆炸力和燃烧能力，以及外带的‘毒气’能力，让印度支那号上的法国人吃尽了苦头。

印度支那号舰桥被爆破弹轰的残缺不全，两根高大的烟囱纷纷自中间折断下。歪斜下来。军舰也无法开动了，只能停在海面上缓缓打着旋。舰上原本威武神气的主炮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只有侧舷上的几门副炮还在努力宣扬着自己的存在。

整个鸿基港布置了七十五门岸防炮，其中一部分都是从德国买来的克虏伯原装货。一枚枚炮弹劈头盖脑的打过去。只要被命中，苦味酸就能把一切木头变成一个燃烧着的炼狱。

水柱轰然而起，一些落水的法国水兵猛地离开了海面。在空中转了两圈落下后不见了，只是水面上出现一屡猩红的血沫。滚滚海水又很快的把血沫抹去了。海水还是那么的清蓝。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儿。

作为一支准备着进攻港口的舰队，跟炮台对轰。那本身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法国海军的素养也是不需要多说的。

常年的世界老二，法国海军的名头是比不上英国皇家海军，但绝不是说打不了硬仗。

所以，法国舰队始终在还击着。落地还相当准确的命中炮台或是暗堡周边。

整个地表阵地上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横飞的弹片四散迸飞，掀起的泥土铺天盖地砸了下来。大山在呜咽，大地在颤抖，那些坚固的炮垒始终顽强的坚持着。顶上被那么多炮弹命中，可石块+钢筋混凝土，外面在盖上一层厚厚的枕木、泥土加固的炮台顶部，只是出现了无数个坑洼。连混凝土都没露，就更不用说要塌了。唯有外头的观察员，在法军凶猛的炮击下不时出现伤亡。

炮台内现在迷漫着呛人的烟雾，里面的士兵不停地咳嗽着，虽然他们已经用湿毛巾捂住了口鼻，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里面硝烟气熏人，一个个士兵汗流浃背，却还每一个停下歇息的。

搬运弹药，装填弹药，计算射击诸元，调整炮口，开火——

海防营正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秦军的利益，捍卫着中国的利益。

“大队长命令，各炮位对准左五开炮——”

右壁炮台里，一个通讯兵在四个主炮位当中传达着炮台指挥官的命令。这里的环境真的是恶劣，说话要嘴巴对着耳朵吼。

而秦军阵地不好受，海面上法**舰的日子更加难熬。

炮台的火炮有坚固的掩体，可不是军舰上那些炮塔能比的。在猛烈的炮火下，各舰炮手纷纷伤亡。更加要命的是，苦味酸引起的大火和毒气让法国战舰的处境雪上加霜。这些军舰都是木制的，除

了印度支那号外，还有两艘军舰先后燃烧起了难以扑灭的大火。

再有就是锚雷，不算那开胡的第一颗，快一个小时的炮战当中。陆续又有三颗锚雷被触爆。后果是两艘军舰船舷开了窗，其中一艘吃了水雷二连击的军舰动力系统出了毛病。直接停机。跟印度支那号一样，短时间里只能做个薄皮的浮动炮台！

而此时的印度支那号并没有沉入海底。依旧还勉强在海面上苟延残喘着。无数水兵正从上面跳下海中，偌大的甲板上建筑结构，几乎成了个大火炬。

所以，火焰对于木质战舰的杀伤力绝对不要低估了。

不仅因为大火吞噬船体，也因为甲板上堆积的那么多炮弹。印度支那号巡洋舰之所以这么快就要玩完，很大原因就是甲板上的弹药被大火给引爆了一部分。爆炸威力掀飞了半个甲板。

现在裸露在水面上的部分还在继续燃烧着，熊熊火焰将海面照的通亮，舰上海不时传来炮弹殉爆的巨大爆炸声。

如果是在可以自由航行的海面上，两艘起大火的法军战舰肯定会先脱离战场。待把火扑灭了，再从新加入战斗。

只是现在这条件明显不允许！

凯旋号等两艘铁甲舰就像是两根镇海神铁，矗立在海面上。把炮弹一发发的打到炮台，打到暗堡上。

跟法国海军的损失一样，秦军方面也开始有炮位出现了毛病。

炮弹这东西，一颗两颗的震荡或许害不了人，但是十颗、二十颗、一百颗呢？震也能把人震死的。

秦军炮位上的炮手伤亡也开始出现了。甚至这

时已经有小十门大炮熄了火。

海防营这点上准备的不到位，廖文辉完全没有想到炮台内的炮手没被炸死，而是被震死了。远在广州的刘暹这点也没注意。所以一些炮位开始熄火。

秦军炮位出现了这种情况。无疑给法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巴卡利激动异常，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但就在这时，印度支那号上猛的传出惊天动地一声巨响，爆炸发出的光景如同一朵小号蘑菇云。廖文辉的望远镜头里再次出现了法国水兵惊恐、惊慌的样子。

眩目的亮光让他眼睛不自觉的闭了起来。等再次睁开，原来停着的印度支那号位置上只有一片片散落的碎木屑，而印度支那号本身的残躯。如一截烧焦的黑炭，慢慢的没入海水当中。

橘红色的火球迅速翻卷着上升。火球很快消

退，天空上只有一朵逐渐扩大的黑色蘑菇云在凝聚。

正在跟炮台顶牛的法国舰队对眼前的场景打懵了。印度支那号在整个法国舰队里都是仅次于四艘铁甲舰的主力战舰。结果一开战就被对手打残了，现在又沉没，这让其他军舰上的舰长怎能不感到一股恐慌？

除了两艘铁甲舰外，他们余下的七艘战舰可都是木质的。而且打了半天，岸上的炮火确实是被打灭了一点，但比之最初减少了多少呢？没明显的差距！

自己却正儿八经的沉下了一艘一等巡洋舰，剩下军舰多少还都带伤。

才提升上去的士气一下子落了下来。人人心里都升起了退意，再不撤退，这支分舰队除了两艘铁甲舰外，怕余下军舰都将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法国人虽然高傲的跟公鸡一样，可在这种时候还是懂得厉害关系的。

他们是战舰，一次打不成，带上其他的军舰再来打第二次就是了。可没必要让整个分舰队都丧失在这里！

在开炮示威到现在接近两个小时，之短短的两个小时，士气大挫，被海防营炮火打的胆怯了的巴卡利分舰队就调转方向，在岸上秦军的欢呼相送下朝外海逃去。忙乱中两艘军舰再次触雷。但该庆幸，这时候的西方舰船都已经有了水密舱技术的实施应用。这两艘触雷的军舰喝了无数海水后依旧能平稳的开回去。

但是那个吃了水雷二连击的法国战舰被自沉了。燃烧着大火的两艘军舰也在炮声中逃了出去。

第四百三十三章生命在于运动，干部在于调整

八月初五，《大公报》头版全部给了刚刚结束两天不到的鸿基之战。

前后两个小时，击沉法军一等巡洋舰一艘，迫使法军自沉两千吨级战舰一艘，击伤六艘，其中重创法舰两艘。

头版刊登的还有海战的照片。并且在下注明，这是《大公报》出银元一万块从鸿基海防营手中买来的。

后者本来可以在中国报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眼睛都被前面的事儿吸引了。《大公报》高价从秦军军方手中购买照片一事，就跟河里头扔个小石子一样，毫不起眼，毫无涟漪。

“愚蠢的法国人。没有水手，只有傻瓜才会去和炮台玩命……”威妥玛看着报纸上燃烧的印度支那

号照片，重复了大半个世纪前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名言。

法国人就是愚不可及。

没有陆战士兵，就算舰队能轰破炮台，难道他们还能组织一支水兵杀上内陆？正宗的陆军都干不过秦军陆军，水兵不是更扯淡吗？

香港的坚尼地，本来准备去广州一趟，为法国要回俘虏说道说道。但看了今日的《大公报》以后，他取消了形成。

算了，还是等到法国人传来喜讯了，自己再去广州吧！

刘暹俯视着南中国海地图，法国人海军伸出来的爪子，在鸿基已经被自己一棒敲回去了。这接下看的就是第二步棋，法国人要怎么的走！

如果法国人愿意就此罢休，不再把注意。或者说暂时的熄灭了对越南，对中国的企图。那或许罗

淑亚都不用再忙活了。中法外交新的起点，立马就能开始麽。

可惜。高傲的西方文明人，高卢的公鸡们，让刘暹白费了心中的这点花花。

实际上吧，刘暹一直觉得现在这世道跟前世的单位一个样。想要在人面前混得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你首先就得学会两个动作：低头、抬头。

低头，靠的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勇气；抬头，靠的就是实力。而问题是，你得分清什么时候该抬头。什么时候又该低头。

刘暹刚穿越的时候，头都低进裤裆里了。现在他目光平视法国，傲视东方，靠的就是手中的实力。

他认为法国现在的总统啊、议员的什么，如果是一个真正明智的政治家，就应该明白--低头是法国现下最好的选择！

但很显然，法国人不是这样想的。刘暹等了罗淑亚三天，结果第三天的下午，罗淑亚坐船去了香港。

一种几乎媚眼抛给了瞎子的滋味在刘暹心里升起。tmd。白瞎了。

索性，刘暹去了江西。

赣北之战要打响了。他需要去看一看。

湖广半点警惕心也不能松懈，浙江的左宗棠和苏南的刘坤一，也都是属老虎的。尤其是左宗棠。刘暹可不相信一棍子能打死‘湖湘弟子满天山’的左大帅！

所以，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呢！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南昌都已经打下了。九江还在话下吗？当面的敌人数量多不假，本王起兵之初。满清的大兵更多嘛！可现在呢？天下生民都在说我刘暹有坐一把龙椅的命。这

是怎么得来的？是战场上打来的。”

李学鸣、伍金柱、李士恩，秦军江西方面的三员重将。此刻乖乖的站在刘暹的面前，脸上都是一副用心聆听的神情。

之前的团长、营长现在变成了旅长、团长。秦军在江西有四万余人的兵力，真正的野战军占其中的二分之一，剩余的都是守备的义勇军。兵力并不算弱，湖南攻略的初始也只是两个整编旅。这是因为赣南山多民穷，民风彪悍，乐意参军入伍的人多，设立在赣州的新兵营，每个月都有上千新兵新鲜出炉。所以李学鸣、伍金柱的团才能充气一样合编成一个整编旅，李士恩的营也变成了加强团，有着接近六千的兵力！

不过江西方面军重火力不足。两万多人的队伍，两吋半、三吋的大炮只有八十来门，就算迫击炮和重机枪适当的被加强了，那也弥补不了大炮的缺陷。并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学鸣、伍金柱、李士恩三人不是刘卓、齐大林、周军、向发、张忠奎，五虎上将这一层次的人。他们在秦军一直

属于第二档，其中李士恩甚至是第三档。可自打三人领兵进入江西之后，仗打的越来越好，江西攻略顺利的令人预想不到。而且随着独自领兵的时间越来越长，三人与周军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弱。何况这其中李学鸣和伍金柱本身就算是半独立于周军广西一系的，他们俩在刘暹没起兵之前，一个坐镇钦州，一个坐镇廉州。

到现在三人更是隐隐有独立山头的架势。非常有希望成为秦军中的‘第六人’，如此就很自然地引起了军内的一些打压。

后勤方面并不是真的违反纪律扣压江西方面军的火炮，那是真的没有。

兵工厂很敬业的全力赶工，后勤部也没一点故意耽搁，大炮下线一门他们就拉着往部队送去一门。只是还没排到江西方面军！李学鸣等三个半句不是的也没的说。他们总不能对刘暹说以前是有潜规则的，今天的大炮给一旅，明天的大炮给二旅，各部都缺少大炮，产量是轮着来，现在的后勤不是敬业是违反潜规则！三个人脑子都没被驴踢。

刘暹这会到江西来，也是隐隐的透着‘适可而止’的意思的。小打小闹可以，只要不耽搁大局，不违反军规军令，钻钻法律的空子，刘暹可以做看不见。但不能太过火了！

而且李学鸣三人自立山头，对刘暹来说也是好的。

秦军的规模会越打越大，军中派系还是越来越多的好。十个二十个派系总比两三个派系好。哪一个帝王也不远看到手下的军队铁板一块。

所以，刘暹已经在打算着削平南国之后，全军来给大整编。把手下部队的将领们再调整调整位置。

生命在于运动，干部在于调整嘛。借机会把将领动一下。还要动的大一些，动得要密、要狠、要准，还要快！在适当的时候自己还可以加把火，火烧旺运嘛。在权力世界里，总会有人是主管切蛋糕的，谁不希望做那掌刀的人？以刘暹现下的位置，

他要做不了那掌刀之人，全家下场会很惨的。

……

九江。

现今清军在江西唯一还完整掌控的一个府地。它地势不是一般的重要！

临江抱湖，北面就是安徽，溯流而上就是武汉三镇，顺江而下，就是六朝古都南京。

超过四万清军驻守在这里。大将如云，刘秉璋、郭松林更是名传天下的湘淮名将。

还有吴建瀛、杨鼎勋、周良才、覃联升、李朝斌、王得胜，以及已经亲自率部赶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前的广东巡抚张兆栋被押回京师问罪去了。

刘秉璋今年五十岁。但头发花白，眉头皱纹如壑，看起来说七十也有人信。刘坤一见他的时候，

几乎都不敢认了。实在是心神焦疲，生生给耗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大半年了，三个秦军的无名之辈，就打的他频频丢城失地，偌大一个江西只剩下一个九江。而且若非夏天的时候秦军忙于救灾，攻势暂缓了缓，九江可能早就丢了。

郭松林也老了许多。江西战场上一场接着一场的败仗，把他信心都要打没了。他手下的武毅军更被打的损失过半，现今所剩刚刚两千。

郭松林并不心疼自己的军队，他心疼的是手下的士兵。军队就是天王老子也不敢把武毅军这个营头彻底裁没了，他郭松林怕什么？而这些士兵却有许多人都是跟着他南征北战好多年的老兵。现在就这么的死在了江西。

南昌秦军指挥部里。

一张大大的江西地图悬挂着墙上。

李学鸣手持指挥棒点着地图上九江南端的位置道："清军的防御是以修水、冯水、龙江，这三道河流构成的天然三角地带为防御中心的。配合着鄱阳湖的长江水师，以建昌、安义、靖安、奉新四城为东线节点，斜港、梁口市，以及他们背后的武宁城为西线节点。

其军队士气虽然不振，但兵力充足。尤其刘坤一带来的一万多湘淮军，都是生力军，对我军还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的。"

刘暹看着墙上的地图并不言语。他早就从打开的虚拟地图上，看清楚了清军的布置，强攻硬拼不是没有打赢的希望，但这并不是一个好法子。尤其是江西方面军重炮配备不完整的状态下，如此做牺牲是不会小的。

"就真的没有越过潘阳湖的可能吗？"

曾国藩拿下南京以后，剿捻的同时也花大力气整顿长江水师。彭玉麟、杨岳斌先后提督长江水师，但彭玉麟归乡以后的接班的湘军宿将黄翼升，

驭军不严，滥收候补将弁二百馀人之多，完全将刚有好转的长江水师给打落了谷地。

　　虽然新任提督整顿军务整顿了一年多，连去年老娘死，都被夺情了。可长江水师的水准还是不堪的。

第四百三十四章雨中的急行军

黄翼升做事太过火，被满清罢了职务，一脚踢回了老家，再接班的就是现任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也是现在潘阳湖上满清水师的指挥官。

这人也是湘军宿将。长江水师是湘军的自留地，黄翼升被罢免了，李成谋就顶上来。甚至光绪二年的时候死了老娘，按理说要丁母忧的，都被夺情留用了。

这人指挥水准也就那样，长年在江上打滚，该怎么做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的。可要说是啥子名将，还是罢了吧。

李学鸣三个相互看着对方。都是战场上的老鸟，怎么不知道避实就虚。可飘在潘阳湖上的长江水师，防备实在严格。他们可没胆量贸然把一支军队送过去！

秦军手中没有一艘蒸汽船，全是老式的江湖沙

船。速度比不上长江水师，后者因为曾国藩时期的安庆内军械所和李鸿章手心里握着的江南制造总局，可是装备了有十多艘艘小型蒸汽炮艇的。

当年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黄鹄号蒸汽小火轮，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艘蒸汽船。

曾国藩观看后记道：“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曾国藩对此非常满意，感叹道：“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虽然这一回李成谋没把全部的蒸汽炮艇都带过来，可七艘二百吨到四百来吨的炮艇。也足够李成谋制霸潘阳湖了。何况他身边还有过百艘的旧式湘军战船。

一共六千多兵力呢，不仅是水上。岸上的战斗

力也不能小觑。这些人如果冒不失的杀上岸来，可也够李学鸣他们喝一壶的。

所以长江水师的存在给江西方面军带来极大的困扰。李学鸣三人也早就不对跨湖作战报以希望了。

但这事情能难得住刘暹吗？

……

秦王亲征江西，行辕抵至南昌，消息是瞒不住人的。两军防线对面的刘坤一、刘秉璋等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四十六岁的刘坤一绝不是一个善茬。原时空中，在左宗棠逝去，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中，南国第一重臣，坐镇两江，跟李鸿章的北洋鼎足而立。实力是自然远不如北洋。但是官场声势上，还真的不落李鸿章几分。

刘暹对刘坤一很有好感。这并非因为刘坤一的

能力或是清廉什么的。刘坤一不贪婪，但清廉两个字也跟他扯不上关系。

他大侄子刘长佑，年纪比他大了十二岁的大侄子，早在甲午战争前十二年，就曾经建议先发制人讨伐日本。

在朝鲜的事情，刘长佑认为日本本来就违背了国际公法，一旦开战，在国际道义上占不到便宜。且其侵略成性，迟早会吞并朝鲜，不若乘其羽翼未丰，先发制之。他认为。自同治以来，朝廷讲究洋务，设立海防。习水师，修炮台。购铁船，造枪炮。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正是其用武之时，倾中国之全力诛一日本，是有把握的。

光绪七年（距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差12年），他上疏提出具体计划："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临库页岛；别命一军出朝鲜，以扼其西；而后选明习韬略、熟习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或虑来扰海滨，则东南沿海久设练军，亦自有防御之具。硫球臣民喜复疆土，必

将有助顺之师。凭庙算之长，海外有截，天戈远震，四夷戢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可免蚕食，不独越南也。”

可惜满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或是说根本就不考虑他的这份折子。

爱屋及乌，刘暹对刘长佑充满好感，对刘坤一自然就另眼相看了几分。

不过刘坤一这家伙是个绝对的保守派。他在去云贵之前，曾经在江西巡抚位置上一任五年，他干的那些事就证明了他是个绝对的保守派。

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刘坤一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军伍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的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那时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

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很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

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钺，徒为洋人所笑？”

所以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直到两江总督任上，刘坤一因为与洋人的接触日益增多，态度有所转变。

晚清的两江可不仅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的

租界地。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由此而产生了思想上的转变。但是他的思想，依旧是守旧理念，“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这是他自己张嘴说出的话。

如果刘坤一没有一个好侄子，刘暹是不会把他看的跟刘铭传一个高度的。

刘暹的出现对九江清军的压力极大。

福州之战的经过早就大白天下了。刘暹的能力没人去怀疑。所以，刘暹人还没抵到南昌时候，一线的清军各部就有一个算一个的睁大了眼睛，提高了警惕！

不小心不行啊。整个福建战场，福州之战是重中之重。结果两三万楚军精锐，三下五除二的就被刘暹给收拾了。

寒心！

每一个了解了战争详细经过的将领，内心都拔凉拔凉的。刘暹太厉害了，每一次出手都打在楚军防线的软肋上，一次、两次、三次……，整个楚军的骨头就断了。

九江的湘淮军将领，可没一个愿意做王德榜、刘松山第二的。

涂家埠。建昌防线的最前沿阵地。

淋淋的秋雨中，五个小兵缩缩嗒嗒的躲在岗哨里。但顶多够两个人站岗的岗哨哪里能塞得下五个人。可是天在下雨，另外三个人总不能还躲在雨水漫过坑的暗哨位里吧？

那样别说是一上午，就是一个小时，人也坏了！

“他娘的，上头动动嘴，咱们这些小兵就没得安生了。这下雨天连个躲雨的地儿都没有，冷死老子了！”

五个人中的一个中年汉子叫起来了。他话中躲雨的地儿指的可不是真躲雨，而是一个干燥舒服的地儿。

不过别看这中年汉子嘴上这样叫的，一双眼睛可是睁得大大的。谁不知道对面的秦军大人物来了。那可半点也疏忽不得。

作为哨兵，中年汉子清楚，敌人要摸上来，自己等人绝对是连喊投降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两眼始终睁得大大的。这不是在给朝廷卖力，而是在为自己的小命儿着想。

中年汉子实际上就是这五名清军的兵头，年纪虽然大了，职务也低的小兵高一张纸，但经验绝对丰富。也就是说，是个老兵油子！

也是因为这，他们所在队的队官才派他带人来守在这个最前沿的岗哨。

“啪啪……”脚步带水的声音传入耳朵。

中年人猛的扭头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同时面朝那一方的小兵也叫道：“是小陈，他这个时候跑来干嘛？”

岗哨上连个蓑衣都没有，那跑来的士兵只带着一斗笠。

“李头儿，邱林不行了，烧的眼睛都血红血红的，要滴血一样！”

李天时心里咯噔一下，烧的眼睛都红了，“那你们怎么不让他早点回营？”

“没发现啊。一直到邱林栽倒了，我们才知道他发烧了。”

“那还不赶紧把他抬回去……”

……

涂家埠的这一幕只是清军东西两线无数个相同的岗哨上的其中一幕罢了。

省库都给丢掉了的清军，遇到下雨天，限在九江府里，还真的凑不到足够多的雨具。清军这装备、待遇比起他们对面的秦军来，真的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秦军所有人都有橡胶雨披、胶鞋。自从硫化橡胶被秦军应用到实际之后，橡胶雨披、胶鞋、军帐等就是秦军的制式军备了。

此刻上百名穿着雨披，踩着胶鞋的秦军士兵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着三十多里外的潘阳湖畔小镇樵舍镇挺进……

第四百三十五章上山猛虎，下海蛟龙

临近鄱阳湖的樵舍镇再往东是什么？是一片浩淼的鄱阳湖水！

临湖捕鱼的樵舍镇百姓近期来的日子并不好过。清军的长江水师抵到鄱阳湖后，对胆敢接着下水的渔民狠下一通辣手，以奸细之罪名，打杀了好多人。一时间鄱阳湖周边风声鹤唳，数以千计的渔民谁也不敢再下水捕鱼。

那么渔民的生活自然就困苦了！还要军政府在民生这一块上做的相当的好，立刻就给己方控制区内的鄱阳湖渔民一定的补偿，所以这个情况反倒让军政府更进一步取信于百姓了。

此刻距离樵舍镇十几里外的一处湖中小岛上，一名身穿绿色短衣战服的秦军军官正举着望远镜，遥望着南方。他的身后有两个衣着一样的秦军官兵。

同时在这个小岛的右方，那片浩荡的芦苇荡当中，上百名一样衣着的秦军官兵，悄悄地潜伏在其中。他们每一个人屁股底下都有一个八仙桌大小的羊皮筏子。上百人散开在芦苇荡里，穿的衣服又是那么的贴近自然，鹰的眼睛也看不出蛛丝马迹来！

“咦？是船吗？”

“是船。快去通知邓队，目标出现！”

远处的湖天相接处出现了一溜小黑点。举着望远镜的秦军军官脸上带满了笑。这是猎人看到猎物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时的笑容。

消息很快被通知给了此次带队的邓凯。他并没有待在小岛上，而是跟众多士兵一样待在潮湿阴冷的芦苇荡里。

天刚刚下过雨，芦苇荡里潮湿阴冷的很。现在可不是炎炎夏日。而是入秋了的时节，躲在芦苇荡里的滋味一般人是绝对撑不住的。

但是邓凯不一样。他们隶属于侦查大队。侦查大队所有的士兵都是从几十万秦军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干将。是精锐之中的精锐！水里来火里去，能上山猛虎。能下海蛟龙！

这点小困难他们绝对是经受得住考验的。更何况作为全军的尖刀，侦查大队的待遇绝对是一般士兵所无法想象的。比如说现在，从邓凯以下，侦查大队所有官兵作战服里面穿的都有特质的防水保暖内衣，那用料可都是一等一的皮货。

小黑点渐渐地变大，的确是一支船队。那打头的战船邓凯能清晰地辨认出是平湖号，一艘三百二十吨级的蒸汽炮艇。在来江西作战前，整个侦查大队都看到过平湖号的照片。而他的主人丁义方，长江水师辖下的四镇之一。江西湖口镇总兵，所有的资料也都在邓凯的脑子里回过——湖南益阳人，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积功至守备。咸丰八年，克九江，擢都司。十年，克建德，赐花翎。寻建德复陷。贼数万上犯湖口，势甚张。义方收建德溃兵，简精壮五百人，分布守御。自率水师驻西北门。贼乘锐攻城，义方登陴躬自搏战，会副将成发翔来

援。贼引去。诏超擢参将，加副将衔。十一年。驻防小池口，贼自兴国来犯。击却之。驰援都昌，解其围。

同治元年，从彭玉麟迭克沿江诸隘，擢副将。二年，要击都昌败贼，毁其舟，寻解青阳围，以总兵记名，赐号壮勇巴图鲁。七年，授湖口镇总兵，至今！

这是一个跟李成谋一样的老式将领。

船队渐渐清晰，除了大头的平湖号外，身后还跟着三艘督阵大舢板，五艘督阵舢板，十艘长龙船。

湖口镇拢共两千来人，现在这六七百人，该当是丁义方手下最能打的力量了。

是的，六七百人。一艘三百二十吨级的蒸汽炮艇连带上十八艘清军水师的主力战船，拢共就才六七百人承载量。

那所谓的督阵舢板和长龙船，每艘只能配一门炮，二三十名士兵。而督阵大舢板的配额也锵锵四十人，两门小炮。

跟西方世界的海军比起来，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可怜到家了。要清楚，长江水师是同治七年才设立的，到现在只有九年，而武备则落后世界至少二百年。

如果实事求是的说，长江水师十多艘蒸汽炮艇跟数百艘老式的战船分割之后，只需要一般的力量，带上足够多的炮弹，就能从上海一路横扫到三峡。什么四镇水师，在蒸汽时代的力量面前那都是渣！

丁义方是一个很老成的将领。可这些天来，长江水师对秦绝对的优势是绝对真实的，所以他的警惕性也就放轻了很多。

当然，刘暹的到来让丁义方也一阵小紧张。但刘暹偌大的威名全都是岸上取得的，鄱阳湖里也没有他的南洋水师，丁义方并没真正的感到威胁。他

更多地是在想，如果自己必须要杀到岸上的时候，可千万别掉进秦军的埋伏圈里。

邓凯带队埋伏的这个小岛是清军长落脚的一个地方，倒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紧紧因为着是距离樵舍镇最近的一个小岛。

如果是晴朗天气，清军水师并非次次在这里停靠。但天不是刚下过去吗？并且这雨还会接着下。刘暹当初废了三年储存的能量，让虚拟地图创纪录的连续四十三天不‘开机’，点亮了探测仪中‘行星气候预测’这个大项中的第一个小项--本地气候分析！一个能够预测以刘暹本人为中心点，半径五十公里内的气候大致变化的功能。并且一步步加强，到现在这个预测范围已经扩大到半径一百公里的范畴。

所以，刘暹很确定，这雨会接着下。

再看清军水师的速度，到他们抵到那个小岛的时候，雨差不多也要来了。那么清军停船靠岸的可能就很大。要知道，那长龙船可是单层没顶的！

丁义方今年四十五岁，长江水师成立了九年，他在湖口总兵的位置上干了九年。这九年，他从三十六岁的少壮变成了四十五岁的中年，原因很简单，没仗打，没战功赚，升官自然就慢了。

丁义方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里回到了年轻时，那个时候只要敢打仗，只要敢拼命，升官就跟二踢脚一样，直线上升。丁义方渴望战争，他不想熬到五六十岁，才能尝一尝被人唤做‘军门’的滋味。

结果他梦想成真了。战争真的来了，丁义方却坐蜡了。

当秦军起兵的消息传到湖口，丁义方当时毫不紧张。他不认为刘暹能成事，也不认为刘暹能打到湖口。可结果是大清朝一场惨败接着一场惨败，湖湘集团的支柱之一——楚军，更被刘暹在福建直接打断了脊梁。

然后战火一点点烧到了湖口！

丁义方久盼的战争来临了，但心态大变的他，内心里已经一点也不再‘热恋’这场战争了。甚至他一半的心还放到湖南，那里的胜负才是决定整个湖湘集团走向的根本。

“镇台，已经侦查完毕，并无敌情。”

作为一名老将，丁义方就算再放松，每到这里靠岸的时候，他也总先派两艘长龙船里里外外侦查上一遍。虽然这比较费时间！

“命令船队，靠岸休整！”

今天早上出来时雨就开始下，刚才停了约一个时辰，现在就又下起来了。

将士们身上的蓑衣、雨具根本不当用，现在除了平湖号上的一些人，还有一块出来的副将兴安，六七百人至少有五百人身上都湿透了。

清军在靠岸，除了平湖号不能真正的抵到小岛岸边，其他的十八艘老式战场赫然全都能在小岛的

东北岸停泊在岸边。如果洋人看到这一幕肯定会可怜清军的，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在说小岛东北岸是个优良的深水港湾区，而只会说清军的战船吨位真小的可怜。

此刻的芦苇当中，上百个人头浮在水面上。正是邓凯带领的侦察兵，此刻他们原先屁股底下的皮筏子已经完全不见了。

邓凯看着不远处一艘艘靠在岸上的战船，看着一样距离不远的平湖号，脸上笑的非常之灿烂。“按原计划行动！”然后没在多说出一个字，人瞬间消失在了水面上。

一个个手势将邓凯的命令传达了下去。一个个人头从水面上看不见了。

登上小岛的清军水兵一个个飞奔到地势高处扎立帐篷。一顶顶灰白色的帐篷迅速在小岛上立起，远处望就像一个个硕大的蘑菇。

丁义方还依旧待在平湖号上，岸上泥泞多水，

他才不愿意上岸呢。平湖号上有他的专门房间。

此时鄱阳湖另外一个地方，六千名实枪荷弹的秦军官兵正肃然登船。他们的船不是蒸汽火轮，而是一艘艘最普通不过的沙船、鸟船，乃至是渔船。

整个场面有条不紊，数量超过三百艘的船只，承载着两个营的兵力，将衡越鄱阳湖，随着丁义方巡查的路线，向着德安前进。

刘暹亲自出现在登陆点，脸色肃穆的看着登船中的将士们。六千兵力，不容有失。希望他这几天总结出来的线路图不出问题。希望这六千官兵顺利在德安登陆，然后整个九江府都用不了几天，就会变成秦军的。

广州来报，法国人的军舰已经全部离开了岘港，去向不明。

刘暹可以把这看做一个威胁。能确定这支强大的舰队必然会出现在虎门外，就是不知道他们还会出现在哪里……

第四百三十六章海狼出击

西历1877年11月，比原时空推辞了半年多的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

俄国向土耳其宣战。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古尔科将军率领的1.5万人俄军先头部队急速推进，已经进入保加利亚，正预备像古都图尔诺沃城发起进攻，然后越过巴尔干山脉迅速占领希普卡山口！

这是吸引着整个西方世界国家目光的战争。一时间连发生在远东的第三次法越战争，都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各国的新闻头条全都刊登着俄土战争的一系列报道。

但是在远东，或是说英法德三国的高层，他们依旧密切关注着远东的战局。

“巴卡利，你不需要为鸿基之战的失利感到气馁。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法国远征军司令，海军上将巴洛.基宁蒙德安慰巴卡利道。

作为一个海军上将，基宁蒙德很清楚战舰与坚固炮台之间战斗，如果没有充足的海军陆战部队，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对于鸿基之战的失利和撤退，他认为指挥官巴卡利无可指责。

要指责也应该指责陆军。不是拉德米罗那个笨蛋将远征军陆军主力一朝葬送，海军怎么会承受那么大的损失。

所以这回他带领全部的军舰南下，根本不打算进攻秦军范畴内那些个有名的港口，而是准备拦击闽浙之间的海船。他要中国人的商船片帆不得入海！

十几艘军舰，要封锁两广福建几千里海疆，当然是不可能的。基宁蒙德也没自大到要从东到西全部封锁了去。他就堵在广东沿海。不过台湾海峡。

从第一艘中国商船被拿下，短短五日。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南昌的刘暹还收到了欧洲拍过来的关于日本海军的消息。真有点‘屋漏

偏逢连夜雨’的意思。

英国人给日本制造的三艘金刚级巡洋舰和三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已经全部下水。等到试航完毕和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六艘战舰就可以回国了。预计时间在西历77年底，或78年初。

如今日本在英国的海军留学生已经开始集结，刘暹还从中看到了一个熟悉之极的名字——东乡平八郎！

“传命越南，法军登陆越南国土之后，军纪不严，烧杀淫掠，屡有恶习。现经审查，证实战俘中有一千……，不。两千人死不足惜。先审判一百人，给我当着所有人的眼睛，毙了！”

刘暹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否能制止住法国海军。但这是他唯一的办法。

“再发电报给刘卓，让他做好准备，着手进攻岘港。让武仲平也做好准备，预备发起反击！”

法国人应该‘屈服’吧！？

现在的法国政府是很脆弱的。原时空中的镇南关大捷，法国人死的还不到百人，都能让费茹里政府倒台，现在是不是也能让法国政府倒台呢？

转着手里的茶杯。刘暹眯起了眼睛。不解决法国的这一波攻势，秦军后背始终是不得安宁啊。但要解决法国人，刘暹也想不起来怎么对付法军的那四艘铁甲舰。只一艘凯旋号就能让南洋水师丢掉半条命的。

对了，还有小鬼子。nn的蛋。宰了乃木希典，跑了儿玉源太郎，才小日本消停两天。这他娘的又冒出来了。

三艘装甲巡洋舰，三艘铁肋木壳巡洋舰。这样的实力绝对值得南洋水师小心去应对。事情都感到一块了！

看来要给西乡隆盛多一点经费了。这西南战争最好也赶快打起来！

挠了挠头，刘暹记得历史上的西南战争就是爆发在今年的。从初春到深秋。西乡隆盛和几万武士就挂了。然后日本就走上了快车道。但现在这个时空，日本的西南战争根本就没爆发。虽然两边越发的局势紧张，但还是没爆发。

难道因为自己组织日本挺身队，招募了这么多武士，给小鬼子松了裤腰带？

“看来还是要拿潜水艇来想想办法……”

但现在秦军新出的潜水艇，体积大是大了，可依旧是人工动力。要单独去执行任务，纯粹扯淡。不过好在控制向的鱼雷是捣腾出来了。

英国人十年前发明的白头鱼雷，十年的改进，速度也只提高到十五公里/小时，射程只有六七百米，而且没有控制鱼雷方向的装置。刘暹对鱼雷没大了解，知道白头鱼雷、黑头鱼雷，知道鱼雷控向要靠陀螺仪。原历史进程里，要一直到西历的1899年，由奥匈帝国的海军制图员路德格.奥布里将陀螺

仪安装在鱼雷上，用它来控制鱼雷定向直航，才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枚控制向的鱼雷，大大提高了鱼雷的命中精度。

而陀螺仪这个东西则早在1850年，就由法国物理学家莱昂.傅科发明。

刘暹是知道白头鱼雷，黑头鱼雷的，也知道陀螺仪的作用，在他的‘英明指导’下，秦军把世界第一枚控制向鱼雷的发明时间提早了22年。甚至被刘暹隐秘隐的都快要不存在啥军事价值的火箭弹，也因为陀螺仪与之的结合，焕发了第二春。

如果潜艇部队能近距离靠近法国舰队，鱼雷偷袭之下，要想建功是大有可为的。

但如何靠近呢？就凭它们那小身板和龟爬的速度！

“告诉石清岩，水师中洋员甚多，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

就拿部队里那些美国佬来做个戏！

刘暹预测不到最后的结果。但他只能想出这一个可以尽快解决问题的法子。

……

刘暹的意志就是秦军行动的方向。电文发到水师提督石清岩手里，他是立刻就赶到了潜水艇大队。

现在的潜艇部队已经扩大到五艘潜艇，军中建制的名头也就是潜水艇大队。依旧由刘洋担任大队长。军衔提升为少将。代号则依旧是海狼。

“请将军放心。海狼大队保证完成任务！”

“好！”石清岩看着刘洋坚定的回答，很是高兴。军人嘛。就要这样。再艰难的任务也一定要有绝对的信心完成。

“这是默里少校。这次行动由他配合你们！”

南洋水师副参谋长默里对着刘洋打了个敬礼。刘洋立刻也十分庄重的对着默里敬了一个军礼。

“将军，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我保证你会得到尊敬的陛下的赞赏。”

默里的中国话说的很别扭。但声音里充满了自信。以潜水艇去偷袭敌人。他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回到了当初他刚刚毕业，参加美国内战的那段日子。

那是历史上第一艘成功炸沉敌舰的潜水艇，这个荣誉属于美国，属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失败者南方联盟。何瑞斯.劳升.汉利建成了汉利号潜水艇，乘员八人，手摇柄驱动。其前端外伸一个炸药包，碰触敌舰即爆炸。1864年2月17日晚上9时许，汉利号潜水艇成功炸沉北方联邦的豪萨托尼克号护卫舰。但自己也因爆炸产生的漩涡而沉没。

默里是弗吉尼亚州人，弗吉尼亚州是南方联盟当中的中间力量。最早的脱离美国的四个州之一。

他很乐意重复当年汉利号潜水艇的往事，甚至比汉利号潜水艇做得更好。

两天后，一艘注册为美国籍的千吨货船从广州口岸离港。这是一艘正宗的不能再正宗的美国籍轮船。白鹭号！整个广州相当多的人都知道这艘船的根底儿。这是新秦政府的好朋友迈胜洋行的船。

只是没人知道这艘船，上上下下，所有的船员已经全给换了一遍。

默里站在舰桥上，身边的人就是刘洋。两人举着望远镜看着前方。船只离开伶仃洋了，到了广州外海，随时随刻都能撞到法国舰队。

白鹭号上有五十三名美国人。七八个中国人，这个比例让人看了后，第一印象绝对会认为这是一艘纯正的不能再纯正的外籍货船。虽然白鹭号的底层还有三十多个中**人，但白鹭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敢保证。真的遇到法国人的时候，躲入夹层中的中**人绝对不会让法国人发现一根头发。

“刘少校，你们中国有句老话。真金不怕火炼。现在考验就要来临了。希望你能给国王陛下给石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上帝会保佑你的。”

“参谋长，我海狼大队既然接下了任务。那就一定会完成它。只要法国人露面，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刘洋对任务非常有信心。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海狼大队手下的宝贝——剑鱼！

新型鱼雷的性能比之老鱼雷超出的不是一丁半点。速度超过20公里/小时。航程也高达1000米。

这样的好家伙，冷不丁的来上一通，铁甲舰也要吃瘪。

这个时代的铁甲舰还属于现代军舰的早期，虽然水线带装甲是有的。可防护力就很堪忧了。即便是凯旋号也是如此。冷不丁的被两三没鱼雷命中，真的要吃苦头的。

说曹操，曹操到。

白鹭号使入广东外海不到两个小时，一艘法国木壳巡洋舰的身影就出现在它的前方。

然后一队法国水兵荷枪实弹的登船检查。用了一个多小时才确定船上无有钢铁、军火等军事物资。当这艘法国木壳巡洋舰施施然的向东而去的时候，白鹭号再次生起了锅炉。等到气压足够白鹭号蹒跚起步的时候，整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天色黄昏！

金黄色的阳光照撒海面，如同给白鹭号披上了一层金衣。默里满脸笑容，他相信在入夜之前，自己可以找到法军舰队的大部队。

第四百三十七章济远舰出动

夜色沉沉，海面上除了哗哗的海浪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银色的月光给黑暗增添了一抹亮色，但对浩瀚的海洋来说，这抹月光似乎太少了。

十一艘小山样儿的军舰停泊在一处小海岛的背风面，海狼拍打着船舷。

点点暗淡的灯光并不能照耀到几百米外，风灯的光亮连几十米都困难，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探照灯还没有被发明的年代。因为爱迪生还有在接下的两年时间后才能点燃世界上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

夜色已深，法军舰队除了执勤的一些人外，全都进入了梦乡。但是在这十一艘法**舰的外侧，十海里范围内，游荡着八艘法军炮艇。

如果刘暹在这里，肯定会认得这八艘炮艇。这不就是当初他在越南打法军的时候，杜白蕾手下的

那一批么。

而距离这个小岛更远的地方，至少有二十海里的另一处小岛。白鹭号也停泊在背风的一面，舰桥灯火明亮，七八个人围着一张海图指指点点。

“这个地方是法军战舰向南的必经之道，每天至少有六艘军舰从这里通过；这里是法军战舰向东的海道，每天通过的数量只会比向南的多，不会少。”

“战舰通行最少的通道是向西的这条，最多两艘，而且从来不会一块并行，也不会是铁甲舰。”

“所以，我建议就在西路上埋伏，我们一举干掉这艘敌舰。”

眼下这个时代可没无线电报，就算海狼在西路埋伏了一艘法**舰。就是真的一举击沉，一时半会儿的法军舰队总部这里也发现不了不对。何况明个南洋舰队也会配合行动！那就更把法军的注意力给吸引到南路了。

……

广州口岸。夜色深深。

致远号铁甲舰上，邓世昌睁着两眼。直直的看着触手可及的室顶。

明天就要出战了！

自己当年报考船政学堂的最大心愿就要实现了。邓世昌很欣慰自己的第一次海战不是跟自己的同胞打的，而是跟法国人作战。但身上的战袍却不再是大清，而是新秦。他心里同时为自己现在的处境略微的不知所措。

从一阶降将，猛的被提拔为致远号的大副。又因为致远号舰长李正辉同时兼任着南洋水师左翼总兵的职务，致远号上更多地是他这个年不及三十的少校在执掌。这种提携之恩很轻易的就冲淡了邓世昌内心中满清的影子。他现在根本不考虑大清朝，大清朝只是他睡梦中偶尔出现的一道背影。如何提

高军舰的作战水平，如何报这知遇之恩，才是他内心里最多想到的事情。

跟邓世昌一样睡不着觉的，港口的一艘艘军舰上还有很多。甚至在港口的外面。不知道多少户南洋水师官兵的家里，也都有人辗侧难眠。

……

靖远号铁肋木壳巡洋舰是马尾船厂建造的那两艘战舰之一。两千吨级的战舰已经是马尾船厂眼下的巅峰之作了。马力1750匹，航速12.5节，顺风更可以跑出15节以上的速度，船员200名。

靖远号的舰长是方伯谦，大副这是他当年的同学叶富。

济远号清晨大早就拉响了汽笛，作为一艘诱敌的军舰，它要单独出去会一会法国人。

清早六点多一刻，数千名南洋水师官兵已经齐齐的正装屹立在舰桥甲板上。从石清岩以下。所有

的人都目送着济远号缓缓加速。

各舰鸣响了汽笛。如此声势当然瞒不过广州港区的诸多外国人。

“哦，上帝，中国人的军舰在开动。他们要跟法国人决战吗？”

“不是决战。开动的只有一艘军舰……”

“上帝啊，中国人要为今天的决定付出惨痛的代价。可能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这支舰队了……”

“中国人要去见他们信奉的龙王吗？哈哈，法国佬会好好地教训他们的。”

从香港赶到广州的总督坚尼地只穿着一身睡衣，在阳台上目送着济远号出击。“该死的变化。我真讨厌死变化了。”他正要跟新秦牵个头，南洋水师就要出动。如果秦军的海军吃了亏。他还如何成功达到自己的目标？

济远舰很顺利的使进了广州外海。

济远舰舰长方伯谦为人有些油滑，但这样的性格自然就很会做人。刘暹对他的评价虽然负面的较多。但丝毫没有表露出来。石清岩等人对方伯谦评价很好。当了济远号的舰长以后，短短时间里方伯谦就把手下的士兵人心尽数握在了手心里。就连叶富，也很服气方伯谦的为人。

这次诱敌，刘暹电报上钦点了方伯谦。就看此人的真正本色是什么了！如果战中表现不堪，再会做人也不能用。如果此战中表现出色，刘暹会给方伯谦一个真正公平的机会。

但方伯谦不知道刘暹对他的看法啊。从石清岩那里得知，自己是被秦王钦点的将后，他的内心瞬间沸腾了。

方伯谦出身并不好，他父亲只是私塾老师。当初十五岁的他考上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的时候，方伯谦的家世在一众同学当中绝对是倒数的。所以

这样平民出身的子弟，出人头地的心会更加的热切和激烈。

当初从英国回来，方伯谦是一众福建学员当中唯一一个愿为刘暹效力的。济远号舰长也是那次抉择的回报。可他并不安心，他还想向上爬。因为方伯谦知道，南洋水师左右翼总兵的下面还有水师分营。

手掌一分营，才算真的在南洋水师中站稳脚跟。

方伯谦知道南洋水师是什么样子。石清岩等人说是水师军将，更是陆上战将。他们的本质和资历已经决定了他们可以占据水师领导层的高位，可说道真正的统兵作战，要靠的还是自己这样专业出身的科班。

“速度保持适中，直线向南。”

往南，但不能‘孤军深入’的太多。不然撤不回来就惨了。方伯谦今天的工作最难得就是要掌控

着那个‘度’，必须恰到好处。轻了不行，重了就过犹不及了。

不到一个小时，也就是进入外海十公里左右，方伯谦看到了让自己高兴地一幕——远处的海天相接之初，两个小黑点出现在了海平面。

“敌舰！？”方伯谦紧紧的攥了攥拳头，胸膛的血液在沸腾。“来得好！”

济远舰的报警号响了起来，顷刻间所有的水兵们都从船舱中跑出来站位，前后两座主炮炮塔旋转起来，蒸汽机加压，但烟筒里并没有冒出浓浓的黑烟。

秦军水师战舰所有的用煤，出自鸿基煤矿，品质属于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济远舰要比法国人更早一些的发现了敌情。而这就是这个时代海军的特色之一，军用煤品质的重要性。

“梦梅兄，看这两艘法军战舰的个头，该不是法国的那几艘铁甲舰！不比咱济远舰大多少。我这心里可放心多了！”方伯谦向旁边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说道。这人就是叶富，在方伯谦的另一侧，还有济远舰的二副兼枪炮长，四十五岁的英国人威廉。

“益堂说的不错。叶富已经忍不住想跟法国佬过过招了。”

“威廉少校，这一战你亲自指挥舰炮。我就要看你的水平了！”方伯谦对威廉说话时带着较劲的味儿道。他在学堂的时候解析几何、微积分学的也不错，在英国战舰实习时，于舰炮指挥上更有心得。

接手济远舰后，几次实弹演练，威廉这个兼任了枪炮长的二副也没显示出多好的水平来。方伯谦更愿意要一个专职的枪炮长！

方伯谦对威廉说的是英语。南洋舰队的洋员虽都在积极学说中国话，但时间太短了，威廉的汉语

水平只能说几句对话。甚至他的身边都有个翻译的配额。

“亲爱的方，今天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实水平的。”

本身只是一个中尉退役军官的威廉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今天济远舰外出诱敌，在威廉看来也是一个老年后值得回味的往事。他自然会表现出自己最好的水准。让年轻的舰长知道，平时实弹射击的成绩不算真正的好成绩。战斗中能打中敌人战舰的，才是真英雄！

此时多说无益。威廉举着望远镜看清了对面两艘法**舰的模样后，转身下了舰桥！

他们的运气真的很好。这是两艘两千吨多些的木壳巡洋舰。

“不知道这里两艘敌舰后面是不是跟着有法国人的主力舰队？！如果没有，咱们在这里拖上一阵是一阵，倒是比立马后撤来的更好。说不定这两艘

法国战舰跟咱们背着一样的任务呢。”叶富一边说一边用望远镜来观察这两艘法**舰。他已经认出这是哪两艘了。

费勒斯号木壳巡洋舰，2200吨排水量，2100匹马力，配员250人，5门重炮。

德斯丹号木壳巡洋舰，费勒斯号木壳巡洋舰的姊妹舰，一切数据完全一致。都是一门240mm主炮，四门190mm的副炮。

虽然还是前装滑膛炮，射速慢了一些，用的也是褐色火药【发射药】和黑火药，但威力绝对不俗。毕竟大炮的口径是摆在那里的。

以济远舰的身板，挨上一颗240炮弹，那就是一次灾难。

第四百三十八章海战

说真的，在炸药方面秦军是超过法军的，这些年驻欧办一直都死死盯着诺贝尔。

梯恩、梯十几年前就发明了。达、纳炸药的出现也有十个年头了。1872年，诺贝尔又在硝、化甘、油中加入硝、化纤维，制得一种树胶样的胶质、炸药—胶质达纳、炸药，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基、炸药。

1875年，诺贝尔又成功地研制出了爆、胶。它更具有抗水性和更高的爆炸威力，成为取代黑火药的又一种重要的新型炸药。

但遗憾的是，这些新兴火药的造价太高。不说现在的秦军，整个西方世界也没那个国家大规模的以黄、色炸药代替黑火药的。

成本降不下，再好的东西也得不到广泛推行。所以，秦军水师现在用的特殊弹填装物依旧是苦

味、酸。

……

所谓的特殊弹就是字面意思上的‘特殊’。无论生产和保存，亦或是转运，都是特殊对待。

实弹演习中从来没有特殊弹的身影。只有到了作战的时候，它们才会由专门的保卫部队送上军舰。

方伯谦听后沉思了片刻低沉地说道：“梦梅兄说的不错。法国佬的军舰不比咱济远舰大多少。要是单对单的话，小弟绝对有胆战上一战。一挑二，打赢不抱希望，可总能周旋一下。”

“我怕就怕法国佬来的太快。那凯旋号可是能跑出十二节的。”

当海面上两方军舰都可以相互发现的时候，那么相对而行到相遇的时间就很短暂了。

“全舰注意！全舰注意！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敌舰射程！管轮注意等我号令准备加速。各炮位做好准备——”方伯谦大声喊道。

紧紧攥起的拳头，手指上的关节都被攥得发白。额头上出现了细密的汗珠。

“管轮注意！我舰进入敌方射程，听我号令。等我数到十，立刻加速右满舵；前主炮注意。准备开火！一！二！三……”方伯谦眼睛紧紧盯着已经近在咫尺地法**舰，每一声数数都好像是在拼命的吼叫。

“轰！”的一声，济远舰左边百十米处的海面上升起了一朵巨大的水兰花，此时方伯谦刚刚喊到‘八’。通过望远镜看到费勒斯号巡洋舰上那门可怕的240毫米主炮的炮口还没有消散的青烟，下意识的看看腕上的手表，这种在西方国家很不流行，在中国，尤其是新秦势力范围内，却普遍流传的新事物——上午8点12分。广州海战打响。

“瞄准敌舰，威廉少校掌握时机，准备开

炮！”方伯谦大吼。他也果然如自己先前说的那样，将炮火指挥完全托付给了威廉。

所以炮声并没有随着他的开口而立刻响亮起来。双方两千米还要多的距离，这时开炮真心没有准头。

十年前的利萨海战，两边距离可是靠近到相距900米时，意舰才首先开火，但未奏效。奥舰则驶抵约270米处始回击。现在测距技术虽然比十年前进步了一些，但并没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光学仪器最先进的德国也是如此。

所以。两千米间距开火完全是碰运气。

炮弹不断在济远舰周边落下。最近的已经只有二三十米，炮弹爆炸带起的震动让舰桥的方伯谦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一千五百米、一千二百米、一千米——

舰炮还没动静。而两艘敌舰可正面射击的六门

火炮，已经对着济远舰打了两轮。

“轰”的一声，方伯谦和叶富感到自己脚下的战舰在炮声中剧烈的颤抖了一下。距离已经近到了一千米以内。炮弹击中战舰的几率大增。这一发就在济远舰船舷外十米处爆炸，完全是一颗近失弹。

方伯谦在爆炸的巨声当中似乎听到了木壳破裂的声音。

“检查损失，船舷进水没？”

对着舰桥里的铜管。方伯谦急的大叫。

“报告舰长，只有两道裂缝。已经进行修补。”管损长的声音只听了片刻就响起在方伯谦的耳朵。方伯谦、叶富紧张的神情立刻一松，只想高叫一声‘好’。

但‘轰——’的一声巨响。随即方伯谦、叶富两人就感觉脚下一震。就见正前方双联装主炮塔处升起一团青烟，透过青烟方伯谦的望远镜中正在快

速行进的费勒斯号上火光接连闪了两闪！

“击中了！？”运气这么好？第一炮就来了个二连中？

方伯谦和叶富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都可以看到对方眼中的笑意和无尽惊喜。

“管轮注意！右满舵，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前面的主炮已经射击了，拉斜方向，后头的主炮也就能打了。方伯谦大吼着，现在他说什么都是大吼着。

这时又一发炮弹在济远号周边落下。法国人心太急了些，249mm的炮弹威力巨大但离战舰还有三十多米远，除了给济远身上洗个澡之外，没有什么损伤。

方伯谦指挥济远舰突然加速右满舵，就看到原先的航道前方被法军战舰所发射的炮弹打出十几朵大水花出来——这些都是费勒斯和德斯丹号，两艘战舰上的机关炮打过来的炮弹。

虽然这些机关炮只是二三十毫米口径，只能说是大好的重机枪。但看到这些水花方伯谦和叶富身上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么多炮弹要是落在济远舰身上，即便是小口径炮弹，也能把舰首打的一塌糊涂。

主炮塔完外有厚厚的木壳，还有两寸厚的铁甲，机关炮当然打不动。但除其之外的水兵呢？

不过令方伯谦非常恼火的是他明明看到费勒斯号中弹两发，它的前主炮还是在开炮，只有一股黑烟生起，火势刚起没多久就被扑灭。真不知道刚才的炮弹到底打中费勒斯的哪个部分了？！

隆隆的炮声让方伯谦没有什么时间来仔细思量费勒斯中弹的部位，轰轰的炮弹爆炸声就已经在济远舰周边响起。

不过没等济远从法军战舰的左边水域穿行的时候，轰的一声，济远的船舷终于挨上了一发炮弹，方伯谦感到自己的身体直接像被抛出的皮球一般撞

到了指挥台的舱壁上。

等方伯谦重新爬起来的时候，扫视了一眼指挥台，心中不禁有些暗自庆幸，舰桥并没有被直接击中，自己和叶富只被刚才的炮弹冲击力给震了一下而已。甲板上，有两具残缺不全的水兵尸体躺在周围，前主炮塔还在水兵们的操纵下调转方向。

“轰——”刚被命中的济远舰立刻还以颜色。后主炮塔发出了怒吼。方伯谦从望远镜中紧盯着费勒斯号，可惜没有看到任何反应，心下正在懊恼地时候。却听见济远舰上的水手们发出一声喝彩，心下正疑，放下望远镜想要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值得在大战中还这么高兴，结果肉眼却直接看到德斯丹号的舰桥附近冒起了熊熊地火光，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浓烟升腾。

“他娘的，没有想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打到费勒斯却命中了德斯丹了！”方伯谦大笑的说道。

“威廉真是有一手。”叶富高声赞叹。四发炮

弹三发命中，这简直是神！

济远舰上的所有人被战斗开始这分别命中费勒斯和德斯丹的三炮大大提高了士气。

所有人都清楚今天济远号的任务。想要毫发无伤的从对手的炮口下找生路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地事情，他们只有和法国佬拼命，才能搏出一条生路。

在生存还是死亡地威逼下，济远舰的炮手拼力操纵前主炮，将巨大的炮弹分别装填进入炮膛，尽最快的速度旋转炮塔将炮口瞄准了即将擦肩而过的费勒斯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好了发射准备。

现在两边的间距已经不到五百米了。

正当济远舰的前主炮炮塔做好发射准备，方伯谦异常亢奋的等待威廉的再度表演时。“轰轰……”的爆炸声中，方伯谦的身体再一次被威力巨大的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给掀了起来，整个人后仰着撞到了舱壁上。整个舰桥指挥台里，叶富第

一个从爆炸中恢复过来，额头不住流血的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若风暴摧残过一样的指挥台。

舵手、方伯谦等人全垃圾一样被扫到了墙角。

方伯谦在刚才的爆炸中胳膊被一块碎木片扫过，幸好入肉不是很深，当叶富连滚带爬靠过去的时候，才恢复知觉的方伯谦眼睛还在眩晕状态中，无神的很。而且他的左腿也什么划伤了一样，鲜血把裤子染成了黑红色。

方伯谦看到叶富后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在叶富的搀扶下踉跄的走到窗前，呈现在他俩的眼前的就是浓浓的黑烟。

济远号的舰首被击中，三角的舰首若被啃了一口一样。浓浓黑烟升腾，还隐隐有一片火焰缭绕。

济远号上的水兵已经在用蒸汽水泵抽取海水救火。

忙碌和黑烟在这一刻成为了前甲板的主题。

方伯谦并没有为损失感到痛心，他只为济远号的前后主炮是炮塔结构感到庆幸。如果是船政水师自造的那艘战舰，这一炮之后，整个主炮平台的炮手就可以全部换人了。

炮塔结构虽然丑陋，让军舰的整体布局也显得生硬，更让战舰多出了上百吨的重量，影响了速度、储煤量等多种性能，但现在这个结果足以证明这种选择的明智。

第四百三十九章Merde，Putain，Putain……

就在广州外海战斗打响的时候，法军舰队驻地的西向，那条通向雷州方向的航线上，一艘冒着滚滚浓烟的法国木壳战舰正困难的挣扎在海面上。

六门舰炮不停地朝外轰击着。不远处的一个小岛，是法军炮手的重点轰击目标。一个个法国水兵都惊慌失措，管损员用尽全力，但是舰身上的两个硕大的窟窿始终在向船体内灌着涛涛的海水。

“三号水柜排水，上浮至水平面-1.5米深度！水兵进入前舱，准备鱼雷！”

刘洋对刚才射失的那枚鱼雷恼火至极。如果不是这枚鱼雷失手，法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沉进浩浩波涛之中了。而且自己身为海狼的大队长，偏偏还是自己射失了那一枚鱼雷。若不将功赎罪，刘洋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至少这海狼大队得大队长之职，他是没脸再担当下去了。

一刹那间，潜水艇里的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听着从前舱传来的鱼雷装填声，他们都明白，一旦这颗鱼雷射出去，刘洋的颜面和未来的前途就全交给运气了。

这是一颗重达一百五十公斤的鱼雷，其战斗部装填有苦味酸八十公斤，能够轻易摧毁现下时代任何一艘军舰的水下结构。

虽然这颗鱼雷的核心部件如陀螺仪等，很有一部分是德国来的进口货，但不可否认，重新组装后的鱼雷在这个年代里是出类拔萃的。

现在，这颗鱼雷正以超过二十公里一小时的的高航速，在水下五尺的海水中快速前进。高速旋转的陀螺仪为鱼雷指引着正确的方向。在水上留下一串长长的气泡。

很快，这颗鱼雷就撞上了那木质的舰体。在惯性的作用下，早已解除保险状态的撞针立刻引爆了雷管。刹那间。战斗部里的烈性炸药就迅释放出了

全部的能量，剧烈的爆炸几乎立刻就决定了这艘残喘的军舰的命运。

这艘军舰就是法国海军的卡萨尔号铁肋木壳巡洋舰，完工1873年，排水量一千八百吨级，满载两千一百吨级。装备210mm重炮两门，190mm重炮四门，机关炮十挺。全舰官兵总共二百二十六人。

这是一艘只比秦军的四艘铁甲舰战力弱，除外能单挑秦军任何一艘战舰的存在。但是现在，在三艘加在一块也不过二百吨排水量的人工动力潜水艇的绞杀下。仅仅是三颗鱼雷的命中，就终结了这艘铁肋木壳巡洋舰的战斗历程，为这艘军舰的服役史画上了句号。

刘洋射出的第二颗鱼雷命中了卡萨尔号巡洋舰右舷前部，剧烈的爆炸立刻在水线下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破口，横跨四个水密隔舱，大量海水立刻灌满了这些水密舱，军舰快速的向右舷倾斜，舰炮的射击也立刻停止下来。

这已经不是往左面水密舱注水，平衡战舰。就

能挽救的回的命运了。

卡萨尔号的舰首左舷之前就被命中过一次，另一颗鱼雷命中的地点是它的左舷中部，现在右舷前部再被命中，大量的海水涌入已经让卡萨尔号前端的重量彻底超出了后端。它现在就像一个斜着插入水中的鱼叉。战舰的后端已经翘出了水面。

再加上战舰左舷中部受到的损坏，军舰的水下结构被完全破坏了，整艘军舰的覆没已不可避免。区别之是这艘战舰究竟是怎么个覆没法！是整个倒栽葱的扎进海底？还是前后一断两截？

眼见军舰已经无法挽救。卡萨尔号的舰长不得不下达了弃舰命令，成群的法国水兵从那倾斜的军舰甲板上跳进海里。也有少数水兵想办法解开了那些救生艇！

二十分钟后，战舰的舰首彻底没入了海水中。整个舰体与海平面的角度已经超出了三十度。左舷中部的‘伤口’开始发威，战舰不停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并且最终暴起‘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军舰断成两截。后半截重重的向海面上拍了下去……

海面上漂浮着二百名筋疲力尽的法国水兵，他们呼喊着，哭泣着。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攻击来自何处。

距离卡萨尔号沉默点一公里外的海面上，一个小黑点——潜望镜突兀的出现在海面，刘洋静静的观察着海面上的情况，望着断裂两截迅速下沉的巡洋舰，长嘘也口气，眼睛离开了潜望镜的目镜，扫了眼站在身边的那几名艇员，庆幸又兴奋的说道：

“日志记下，咱们今个击沉了法军战舰一艘。疑是铁肋木壳巡洋舰卡萨尔号。”

潜水艇里顿时一阵欢呼。然后四号水柜排水，很快水面体积只有一艘渔船大小的潜水艇就浮到了海面。一股红色的烟雾升起！

两股红色的烟雾升起！

三股红色的烟雾升起！

不但十多里外的白鹭号看到了这三股烟雾信号，漂在海面上的二百来法国水兵就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刻的他们中许多人就想起了适才卡萨尔号遇到的袭击。

法军的少校舰长卢卡看着近乎三角形升腾的三股红色烟雾，恨得咬牙切齿。“merde，putain，putain……”

潜水艇在海面上的速度也快不到哪去，但总比人力强。而且更重要的是，潜艇最上部还有一个炮架，安放着一门25mm的机关炮。就算法国水兵真的追到了潜水艇，等待他们的也只会是一场屠杀。

两个小时后，白鹭号成功收回了三艘潜水艇。以特质的铁链和铁锚将潜水艇固定在船底下，三十多名海狼士兵则进入舱底。

然后，二百来名法军水兵全部被白鹭号救起，刘暹手中又多了二百多法国战俘。

白鹭号迅速转向南驶去，在预定海域，二百来名法国俘虏被转手了出去。然后继续回到广州到雷州航线。

……

广州外海的激战依旧。

以一敌二的济远舰逐渐落入下风，尤其是德斯丹号主炮命中济远舰副炮的景象，那地狱一样的惨烈，让人不忍目睹。

缠斗至今，战舰已经被击中了四炮。全舰都弥漫着一股血液被蒸干的焦臭味！

“装弹，快装弹！”

但一组炮手变成了碎肉，另一组炮手毫不犹豫的填补了上来。在碎尸当中传输弹药，重新投入进战斗之中。

方伯谦看到这一幕后胸腔中似乎有团火焰堵在里面在燃烧！

“轰……”

前主炮塔轰然一震，方伯谦清醒过来，主炮开炮了。他目光忙向前主炮对准的方向望去。

一千米左右的距离外，法军的费勒斯号战舰周边腾起了两股冲天高的水柱。方伯谦心里暗了一暗，“又是没击中！”

济远舰继续的向伶仃洋撤退。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自然紧追不舍。虽然这两舰的损失都很大，但自认为整体实力强过南洋水师很多，认为中国的军舰根本不敢正面与自己来一次大决战的法国海军，是不会放着让嘴边煮熟的鸭子飞走的。

此时已经将主力集结到伶仃洋的南洋水师，这个时候正在急切盼望着前方的消息。

以一敌二，济远舰能不能自己退回来？自己的

这些动作，能不能把法国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南路来？

还有海狼，他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虽然整个战斗计划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但今个这开局的第一天，却直接决定着成败！

同样，法国舰队，这时候也是主力尽出，远远吊在交战中的三艘战舰的尾巴上。

司令官，海军上将巴洛.基宁蒙德脸色很是阴沉。

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两艘战舰对战一艘敌舰，竟然都损失惨重。这里可不是法国，那处小岛也不是正式的港口。两艘战舰如果损失严重的话，就只能撤去新加坡，由英国人来修理了。

现在整个东亚，除了秦军的钦南、马尾两个造船厂外，能够休整两千多吨军舰的就只有新加坡的英国人。

这简直就是杀一赔二的赔本买卖！

基宁蒙德甚至已经想到，今后若中国的战舰一直这样小规模出动来打海战，自己可该怎么办！？

此时广州外海的战斗则又有了新的转折发生。

济远舰副炮命中了德斯丹号舰身的侧后位置，这本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开战到现在，三艘战舰谁没挨过几下？但是德斯丹号怎么就突然间火焰冲天，变成一副末日场景了呢？

战舰舰身船舱中冒出来地大火的高度能有战舰的桅杆一样高！整艘军舰上的法国士兵在甲板上四处奔走，想要扑灭眼前的大火，但和庞大的火焰相比，那小小的人影所做的努力是这么微不足道……

“益堂！这一炮估计是击中了德斯丹号地要害了，不然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火？”叶富神情激动地不能自己。真的是运气当头啊，一炮赫然把整个德斯丹号的战斗力给废了。

“趁他病要他命！”方伯谦在趁机撤退和趁火打劫中间做出了决定。咬牙切齿地道，“梦梅兄，传令船行东北，全速向德斯丹号逼近。前后主炮向德斯丹号射击，鱼雷做好准备——”

如果事情不成，方伯谦会迅速退出战斗，向着伶仃洋逃窜去。可要是事情成了，他方伯谦将会是一班海军中层将领中第一个冒出头来的。

这个赌，方伯谦要打。因为其中风险跟他可能会取得的收益来讲，太渺小了。

第四百十四章干沉费勒斯号！

方伯谦并不知道为什么德斯丹号突然的就火势冲天，甚至在济远舰靠近的途中，舰上还连续爆了两次！这明显是大火烧到了弹药。

除了德斯丹号的水手，谁也不会想到那颗济远舰副炮射出的炮弹是正好穿过德斯丹号甲板原有的一个窟窿，直接在舰体内部爆炸的。整个战舰的蒸汽动力系统立刻完蛋。

那高温的蒸汽弥漫船体，不是道直接烫死了多少人。

反正德斯丹号巡洋舰在海面上依照惯性滑动了一二百米后，慢慢的就的不动了。

“轰轰轰……”

两颗主炮弹的命中给德斯丹号雪上加霜。大火似乎已经无法控制，德斯丹号内部不断的爆炸，看

架势不是弹药舱出事，便是锅炉动力设备起了环爆炸。

反正这艘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舰，现在就要变成一条将沉的死鱼了。

一些个法国水兵已经下饺子一样从船上跳下海里。当然，济远舰准备好的鱼雷也可以省去了

“益堂，咱们现在是后撤，还是……”

叶富看着费勒斯号目光闪闪，因为德斯丹号的突然完蛋，一打二的局势瞬间变成了一对一的单挑，并且费勒斯号本身就挨了好几炮，伤势比之济远舰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济远舰上下士气鼎沸，借着灭掉德斯丹号的勇气，对费勒斯号发起猛攻，似乎占上风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不能撤！”方伯谦两眼中也是精光四射。心里想的甚至比叶富更盛。“管轮注意，现在我舰全速出击。左转舵20！”

方伯谦要疾速拉近与敌舰费勒斯号的距离，一千米太远。要想保证炮火的命中率。必须拉近五百米范围内，这属于海上的拼刺刀！

掌控炮火的威廉十分沉得住气。炮弹不停地在济远舰周边炸响。

短短的时间内。济远舰居然连中两发炮弹，似乎因德斯丹号把全部的厄运都吸去了。费勒斯号运气满点。

让方伯谦和叶富庆幸的是这两发炮弹都没有击中济远舰的要害。虽然舰身多出了两个窟窿，还燃起了火，而方伯谦自己更被爆炸的冲击波砸到了舱壁上，一条胳膊都脱臼了。但这些都不碍事！

四百五十米！

“方，已经不能再近了！开炮——”指挥台铜管里传来了威廉的声音。方伯谦攥了攥拳头。此时排水量两千多吨的费勒斯号就近在咫尺，两艘战舰上的水兵拼命地在用机关炮互射，一些水兵甚至从

船舱中拿出了步枪。只要再向前靠近一点，连步枪都派上用场了！

“鱼雷舱加压，准备发射！”叶富也在大声的喊道。四百五十米。这个距离完全在剑鱼的射程范围之内。

鱼雷从发射管道中喷出，尾部水翼从海面上划开一道漂亮的波痕。

如果费勒斯号是在标准状态下，舰上的水兵绝对会注意到射来的鱼雷痕迹。可是它现在不是，济远舰的炮火给费勒斯号本就破烂的木壳又添了两个窟窿。整个费勒斯号上的法国人都在全神贯注的灭火，和抓紧时间填充弹药，对准近在咫尺的济远舰开火。

四百米距离！

在现下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贴身肉搏，军舰拼起了见红的刺刀。这个时候每多射出一发炮弹，就可以给对手沉重的一击。

精力全放在反击上的法国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在水下快速接近的死亡之神。

就听‘轰轰’数声炮弹的巨大响声。叶富和方伯谦相隔十几米远的两人都被震倒在甲板上，方伯谦直接趴在了甲板上，叶富则直接被甩出了鱼雷舱。

而等方伯谦站起来的时候，眼睛向前主炮塔一看。这才发现刚才被击中的地方就是前主炮塔，就像狠狠一拳打中的泥巴一样，相貌丑陋的前主炮塔此刻都要变形了。错非那两寸厚的钢板还支撑个架。整个炮塔都要变成了一堆废钢铁了，并且爆炸还引发了前甲板的火灾。

但还没有等方伯谦来得及感叹。就听‘轰’的一声巨响传来，不过这不是济远舰上的爆炸声。而是他们的‘邻居’法舰费勒斯号上的爆炸声——费勒斯号被鱼雷正击中左舷后段。那里的船舷之前就已经被济远舰上的主炮命中过，现在这颗鱼雷又好死不死的再命中了左舷后端，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费勒斯号的后尾部分俨然是要断裂的样子！

并且爆炸在战舰吃水线下撕开了一条五米多长的大口，上百吨的海水倾涌而入，整个战舰的速度立刻慢了下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费勒斯号后尾遭受重创，尾舵失灵，其战舰已连转弯都不能做了。

方伯谦来到驾驶舱，他虽然还不知道费勒斯号尾舵失灵，但凭他的知觉，也能预感到费勒斯号尾端遭受重创，肯定会给其造成不小的麻烦。所以他要抢一个t字头来看！

而不是因为前主炮塔的无法使用，济远舰火力大减，就掉头往回跑。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胜利是给有勇气的人胜利的。

当方伯谦驾驶着济远舰以再受一炮击为代价，成功将左舷对准了五百米开外的费勒斯号的时候，整个舰船上的士兵都在忍不住欢呼来。

成功了！济远舰成功了！方伯谦成功了！所有人都成功了！

这一场海战将注定名留青史，他们所有人也都将注定会在中国的海军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轰——”后主炮开火了。这么近的距离，在敌人似乎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在己方近乎安全的情况下，炮手们发挥出了超一般的水准，两炮齐齐命中！

发现不对的法军战舰正在向着战场扑来。是的，基宁蒙德发觉不对了。

战斗中一共三艘军舰，一艘燃起了无法扑灭的大火，但战斗的炮声依旧在持续响亮。基宁蒙德用脚趾头想也能想出来，那边战舰吃了亏！

他立刻命令低速巡航状态下的舰队，提高航速，向着战场扑过来。

另一边的秦军南洋水师则只是全军欢呼雷动，

石清岩并出动舰队，更没派战舰接应。

方伯谦知道这个关头时间的紧要性。但是叶富十分支持他的决定。

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虽说费勒斯号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可毕竟是没沉下不是？万一没太大的麻烦，过几天又给修好了呢？那前面的死战岂不是全都打了水漂！

“干沉费勒斯号，送他们见龙王！”方伯谦恶狠狠的下达命令！

而随着方伯谦的命令下达，费勒斯号这艘法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的最终命运也给确定了下来。在十分钟之内，济远将三枚重炮炮弹倾泻到费勒斯号已经深受重创的舰身上，费勒斯号后尾断裂，以跟德斯丹号近乎一样的结局，用肉眼看得见的速度沉没在广州外海上。

在海水漫过费勒斯号最后一点桅杆的时候，方伯谦的心情是激动异常的。他看了看时间，上午10

点20分。这两个小时就像做梦一般，济远舰光是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就不下六七次，前主炮塔损毁，里面的威廉少校和八名炮手应该已经全部阵亡。整个炮塔都变形了，船上没工具，弄都弄不开那皱在一块的钢板。

还有被击中的甲板，只舰桥指挥台那里就被爆炸的冲击波扫荡了三回，济远舰的锅炉运转效率已经降低了30%。但经过这么残酷的战斗后，济远舰以一敌二，居然把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两艘个头都比自己打的铁肋木壳巡洋舰击沉，这个代价值了！

就算整个济远舰变成一个空壳，也值！

叶富通过望远镜看到南面海上疾速赶来的一溜儿黑烟。

“益堂，快加全速，法国人估计要疯了。我们必须全力加速后撤。否则就完蛋了！”

追来的那一艘艘法国战舰，随便选一艘来，都能把现下的济远舰碾成渣！叶富大声的对方伯谦叫

着。

方伯谦也清楚‘得了便宜别卖乖’这句话。现在的济远舰真的只有逃命的份。舰首对准了南方，锅炉全力运转，就向着家逃。可动力有损耗，战中济远舰多处中弹，锅炉运转虽还正常，漏气的地方就防也防不住了。所以现在最高的速度也才是九节！

按照这样的速度，赶回伶仃洋内至少要两个小时。

而两个小时的话，背后的法军舰队不敢说能有多少艘军舰追的上的，但凯旋号等两艘铁甲舰是肯定能追的上的。

方伯谦知道今天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诱敌！

引诱敌人的注意力向北，但绝不是引诱法国的舰队来跟南洋水师干一场集群大决战。所以他回去的时候要是把凯旋号也给带回去了，就大不美了。

方伯谦眼下正慢慢调整着航向，他是向北，可目的地不再是伶仃洋了，而是白沥岛。

一个地处珠江口万山海域，西北距澳门16海里，东北距香港29海里，北距广州81海里，为广东诸多港口出海航道的必经之地的小岛。

一个在原时空的历史上，是中国南海三大军事基地之一的地方。

一个在现在时空里，被刘暹当做广州外海第一炮台经营的地方。

一个虽只有小小8平方公里，但最多时候却生活着七千多人的岛屿。

第四百四十一章摧毁中国人

白沥岛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值得新中国的海军将它作为三大海上基地之一？

不是白沥岛的地理位置有多么优秀。珠江口像这样的小岛还有不少。而是白沥岛是一个天然的深水码头。整个岛屿除了岛北部分水深在10米以下外，其余海湾的水深均在10米以上，东南部海域水深更在23米以上。并且岛上淡水资源丰富。只此两点，就秒杀全部的其他选择项。

英国人在秦军修筑白沥岛的时候，还特意向刘暹提出过抗议。只是刘暹没理会！

现在白沥岛上驻扎着一个加强版海防大队的兵力，全岛修筑有两个码头，七座炮台，三个生活区，还有一个可存储一万立方的淡水水库。并且布置有钦南造船厂营造的三艘浮动炮台。总兵力达到了一千人！这还不算附属小岛贵洲上布置的贵洲炮台。

方伯谦驾着重伤的济远舰就直奔白沥岛的菩提湾而来。

这里是白沥岛两座码头之一，是深度有四百米，口宽却仅仅一百米有余的优良港湾。左右是白沥岛七座炮台之二的青菩顶炮台和狮石顶炮台。更难能可贵的是，距离菩提湾口只三里远的正前方向，那就是贵洲。

一个面积仅仅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一个缺乏淡水资源的无人小岛。

但它的存在却是给菩提湾提供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在贵洲炮台建成之后，这里也就成为了菩提湾码头最可靠的一道防线了。

济远号铁肋木壳巡洋舰鸣响汽笛，缓缓驶进空荡的菩提湾中。汽笛声消失在码头海防大队士兵惊诧的目光中。而整个白沥岛上，一声接着一声的警

钟。鸣响激烈。

贵洲炮台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远处可以望见的一道道黑烟。代表的就是一艘艘军舰，也代表着自己即将要遇到的一场激烈的战斗。

炮台最高指挥官——中队长邓国默默不语。他忘不了适才过去的济远舰那一身的累累伤痕，侧舷被扯开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洞，前主炮塔完全扭曲，还有甲板上那一个个巨大的窟窿……

这些都让邓国内心沉甸甸的。

不过还好，贵洲炮台上的人没有看到济远舰停靠在菩提弯码头后的那一幕。一群蓬头垢面的缠着绷带或者拄着铁棍的水兵，一瘸一拐的将他们受伤的同伴或是搀扶，或者抬下舰来。

属于济远舰的战争胜利了。但阵亡的同伴，所有人不能忘记。

沉默、压抑的气息弥漫整个码头。裹着裹尸布

或者仅仅用一小块防水油布蒙住的阵亡士兵遗体被抬下战舰，堆放在鸦雀无声的码头上。

从码头找来工具，济远舰扭曲的前主炮塔终于被打开了。里面血气腥鼻，威廉少校和八名炮手的遗体齐齐的倒在地上，堆叠在一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没有大的伤口，但死相却凄惨无比。鲜血裹满他们全身，细微的看，就能发现九个人的皮肤表面不仅仅是血管全部爆裂，更有无数毛孔变成了血孔。眼睛凸出。有两个炮手的眼睛都凸出了眼眶。连带威廉在一块，九个人全都有内脏喷吐出来，遗体就跟被锻锤打过的肉饼，骨骼全碎！

……

方伯谦第一时间见到了岛上的最高指挥官。海防营中校大队长。

“南洋水师左翼济远号铁肋木壳巡洋舰舰长方伯谦。”

“海防一营第一大队大队长吴坤平！”

“我舰于今日上午八时十二分至十时二十分，在广州外海海面，击沉法舰德斯丹号及费勒斯号。战果已经确认！”

吴坤平严肃的神情立刻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初看济远号这幅惨样。又知道济远号屁股后面跟着一堆法**舰，脑子里根本就没想过‘胜利’的字眼。只以为是济远舰独独被揍成了这幅惨样。可现在听方伯谦这么一说。那个叫万万没想到！

“好，好！方舰长劳苦功高。劳苦功高！”

这还是中国海军，三十多年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后，第一次面对面的用战舰干掉洋人战舰的例子。方伯谦今日赢得的不仅是秦军第一，还是中国的第一。

……

“进攻，进攻——”

“摧毁中国人，摧毁中国人——”

基宁蒙德两只眼睛都是血红的。两艘法国战舰竟然被一艘中**舰在正面交锋中送入了海底，不洗刷这个耻辱，法国海军的颜面将荡然无存！

而整支法国海军舰队在这个时候也是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

“轰轰轰……”

各口径炮弹雨点一样砸落贵洲上面。硝烟滚滚，以极快的速度笼罩住了这个不大的岛屿。

邓国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视线里一片灰沉，根本看不到海上的军舰。

“这么密的炮火，就是有海风吹，对咱们的视线影响也是很大的。秦王有先见之明啊……”

副手的话在邓国耳边响起。语气中充满了感

慨。

可这句有着拍马屁嫌疑的话邓国没有半分反感。

贵洲炮台的视线被阻挡了，但他们身后还有白沥岛上竖起的那高高的瞭望塔。从白沥顶距离贵洲也仅是六里地，山顶的高度，加上以上百人伤亡做代价建造起的四十米高的十一层灯塔，轻易地就可以俯瞰白沥岛方圆五十海里的范畴。能够密切监视十海里以内的海面上的一举一动！

主要还是光学仪器的限制。不管是高倍望远镜，还是测量仪，等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中，否则这个间距还会扩大很多很多。

贵洲炮台与白沥顶灯塔直接通着电线，很快法**舰的数据、位置就被灯塔方面给炮台发了过来。

“轰轰……”

沉没了一会儿的贵洲炮台也终于发出了自己的

怒吼。

“方位44.7，距离2800米，确认敌主力舰……凯旋号！”

邓国手里拿着灯塔发来的电报，主炮炮口对准的目标。静静等候着！

法军舰队总共八艘军舰，想依靠八艘军舰就啃下白沥岛，那是痴心妄想。但单单的对付贵洲岛，却是绝对要慎重对待。

白沥岛的三艘浮动炮台已经开出两艘向着贵洲北湾赶来了。必要时候，它们也将加入战场。这种外壳包裹着五寸厚钢板的笨家伙，速度很慢，也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吹打。但他们就能皮糙肉厚，耐操顶挨。并且炮口够粗，全都是260mm的克虏伯大炮。光大炮就有22吨重量，25倍口径，弹重高达275kg。装弹、运弹全都要依靠绞车和扬弹机的。

理想状态下，这些260mm的重炮一分钟可以打两发。但实战中能一分钟打一发，就已经是难能

可贵了。当然，这不算瞄准时间！

贵洲炮台布置有260mm重炮一门，220mm重炮两门，150mm重炮两门。这样的火力顶多能比得了一艘法军的主力舰，它唯一能跟法军抗衡下去的，就是那一身千锤百炼还坚韧的铜墙铁壁。

基宁蒙德的头脑只被热血冲昏了一会儿。炮战打响二十分钟后，激情和怒火迸发了差不多的基宁蒙德清醒了。他仔细聆听着贵洲炮台的还击。炮声始终保持着一个节奏，并且在二十分钟的炮战之中，已经有一艘法军战舰吃了颗近失弹，船底的密水仓裂了两个。

中国人的还击还能保持一个不变的节奏，那就表明自己舰队这一阵的狂轰滥炸，根本没对炮台造成实质上的威胁。

“命令法切尔中校，该是他们陆战队上场的时候了！”

攻夺炮台最有效地法子不是从大海上用炮弹湮

没它，而是从陆地上用刺刀占领它。

法国的海军陆战部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法国传统部队。早在1622年，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就下令组建了法兰西海军连。这是世界上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哪怕现在称霸七海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拿破仑时期，这个法**神在皇家近卫军中建立了海军陆战营。1804年12月远征大不列颠时，拿破仑亲自将一面旗帜授予海军陆战营。旗的正面写着：“法兰西皇帝亲授近卫军海军陆战营”，背面是营徽，营徽两旁是陆战营的座右铭：“英勇，守纪”。

到今天这个时代，法国的舰基登陆队，已经成为法国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

这个法切尔中校带领的部队，那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在法军轻取岘港的时候，法切尔团几乎没有派上用场，越南人完全是弃守了岘港。但是在今天，法国的海军陆战部队算是迎来了自己远东战争

中的第一个真正考验。

“报告！”

通讯员打断了邓国关注着战场的思绪。“灯塔来电，法军战舰放下多艘小船，疑是在组织陆战队登陆。”

“我军有无实质性战果？”

贵洲炮台的视线内硝烟弥漫，邓国还是看不清海上的样子。

“并无实质性战果。灯塔要求我们继续忍耐，如此炮击法军不可能长时间持续。”

邓国点了点头，一艘船上，每个炮位也就是一百发左右的储存炮弹。法国人不可能一直这么打下去。因为炮弹打完了，他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了。秦军可还有一支实力不俗的舰队握在手心里的。而法国人的补给基地则远在岘港！

所以，搞什么弹如雨下，一时半会儿好行，时间长了他们搞不起。

第四百四十二章1877年的‘镇定’二舰

仿佛是要印证邓国的观点，他就感觉着法国人的炮火密度已经在下降。

法军的炮火现在再也不对炮台进行射击了，为了掩护登陆部队上岸，法国舰队开始对贵洲炮台的边沿区域开始了猛烈地轰击。

每一发炮弹落地，特别是重炮炮弹落地，都会引发一阵山摇地动的感觉。对躲在掩体里的海防营士兵来说，这种感受特别的强烈。

炮击的冲击波让地下防炮洞中吊着的风灯不断摇晃。石头墙壁上不时有小石块被震落下来。相当一部分战士们，至少是军官都没经历过这种阵仗的轰击，一种单纯的压倒性火力密度。亲身感受到这山摇地动的感觉，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随着出发命令，所有战士拎着步枪就顺着通道

往外跑。一出集结地的出口，前面的战士就猛停顿在那里。后面的战士没想到这些，因为收不住脚，直接把前面的战士撞了个趔趄，然后后面的海防营战士也愣住了。

仅仅是一个小时，贵洲岛就变了。大概的地形自然不会变化，视野内不少原本完好的建筑物此时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不远地面上也出现了几个大坑。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这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不能不让战士们有些无法立刻接受。

“跑步前进，跑步前进！”小队长们一面喊，一面拉着自己部队的士兵开始继续沿坑道向一线阵地冲去。

为了应对来犯之敌的绝对优势火力和兵力【贵洲岛毕竟太小，驻扎一个中队不可能再多了】，这里的防御体系呈现前轻后重的布局。敌人的火力肯定会集中在前线【南湾】，前轻后重的设置就要求部队能够确保交通坑道。后方士兵随时能够进入最前线作战，以维持最前线的火力保持。

“快去抢占左边的高地！”一名法军中尉对着自己的部下怒吼道。法国人再自大。也知道贵洲岛上肯定有秦军的陆上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部队登陆不是来游玩的，而是真正作战拼杀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傻到直接冒着枪林弹雨用小船实施大规模登陆战。除了战术上显得极为愚蠢之外，更重要的是贵洲岛根本就没那么大的地儿。

这是一个仅仅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所以法切尔中校只派出了一个连！

连队的连长就是这名年轻的中尉。他清楚自己担当的是一个悲惨的角色，是一个试探性质的存在。但他还是要为手下的士兵负责！

他的连队一登陆，迎接他们的就是一通步枪子弹。想都没想，中尉立刻指挥部下抢夺登陆场附近的高地。

看一个班的士兵吆喝着冲向前面，奔跑着迅速

接近左侧高地，中尉还没来得及放松，就听到一阵密集而且激烈的枪声。片刻间。奔跑中的部下们歪七扭八的倒在了地上。一个班的士兵顷刻间就交待在跑步的路途上，这让中尉大为吃惊。

“重机枪？”那个一览无余的高地上竟然藏着一个机枪暗堡。中尉禁不住念叨起圣母玛利亚了。如果，如果他不是命令一个班的兵力去抢夺高地，而是直接带着部队往‘内陆’发起进攻，这挺重机枪将会给自己带来一次无法想象的痛苦！

一时间整个登陆部队被压制在登陆场水滨地带。中尉命令部队炸掉暗堡，所有人隐蔽前进。但他们对面的敌人反应更加的迅速，不知从哪里飞出了几发炮弹，划着曲率极大的弧线直奔法军登陆部队的中心位置来。其中一发在距离中尉仅仅三米多远的地方爆炸，体重超过75公斤的中尉整个人被爆炸的冲击波给掀飞了起来。对方的炮手根本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炮弹接二连三的打了出来。在法军登陆场上不停炸响。法军陆战部队虽然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面对这样的打击也只能全部趴在地上或者躲在隐蔽物后面。硬顶着中**队的炮击了！

法军已经消停了一些的炮火很快力度又有了新提升。

七八枚炮弹齐齐的对准登陆场前方砸过去。虽然散点大了一些，最远的已经越过贵洲炮台飞到背面的北湾去了。但秦军的炮弹还是立刻为之一清！

就在法军士兵惊魂未定的逐渐开始起身的同时，又是几发炮弹飞了过来。其中两发准确的击中了法军的一个班。爆炸声混合着鬼哭狼嚎的叫声，让法军士兵刚刚恢复的士气再度低沉了下去。

法切尔的试探有了结果。上百人的连队登陆，连水滨区域都没完全走过。就被干掉了近乎二分之一。而法军的炮弹能够夺走多少秦军士兵的性命呢？没人会知道。更不会有人会认为这个数字能高出法军自身的伤亡。

登陆战当即被叫停。基宁蒙德招呼军舰，针对陆战队进攻期间暴露出的秦军火力点。进行猛烈轰击。可要他下达第二次登陆作战命令，他真的是不

敢了。

贵洲岛不是白沥岛。若是后者。再牺牲一个连队，基宁蒙德也敢打下去。可为了一个小小的贵洲岛，为了白沥岛的一个前沿炮台，付出至少一个连队阵亡的代价，值得吗？

看到凯旋号上最新挂出的信号旗，另外七艘法**舰都乖乖服从了命令。

一个多小时了，再几分的心情也得到一定的缓解了。思考问题就都恢复了理智。虽然人人都对济远号痛恨疾首，却谁也不愿再为济远号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了。

这件事可以从长计议！

比如绕开贵洲炮台，直接打去白沥岛。

“先生们，只要我们在白沥岛任何一个位置站稳脚跟，我们的炮弹就可以自己打向菩提湾。整个白沥岛也只有八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很小的岛！”

基宁蒙德以这个不算是理由的理由。说服了手下的舰长们。然后八艘军舰绕开贵洲，从左侧大小万山岛。绕到了白沥岛的北面狮澳湾！

在这里他们要对付的是狮澳顶炮台。一个比起贵洲炮台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炮台。以及炮台脚下那片永久性的碉堡群。

而整个白沥岛就是这种浑身扎着钢刺的铁刺猬。七座炮台与海岛中心的灯塔相配合，那效果真不是一般的好。

可以说在口径更大，倍径更高，更加先进的穿甲弹，或爆炸威力更大的高爆弹，全被研发出来之前。就眼下法军战舰的炮火，真心是威胁不到秦军炮台的安危的。

法国舰队抵到狮澳湾外，并没有争着抢着对狮澳顶炮台开火。基宁蒙德更没指望手下的陆战队能夺取这个小海岛。

神经都冷静下来了之后，法国人才发现。自己要报仇雪耻，要毁掉济远号，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基宁蒙德更是已经抛去了这个报仇的念想。与其在白沥岛的炮台面前费脑子，还不如转动脑筋去打中国人南洋水师的注意。

法军舰队一半的军舰被基宁蒙德分去了闽台海面，但依靠手中剩余的军舰，他真一点不怯南洋水师的劲。虽然基宁蒙德现下的自信心跟这些天南洋水师的表现有密切的关联。还有什么比敌人的怯战，更能鼓舞自己信心的呢？！

但法国人靠着凯旋号，他们就是这么小母牛倒立——牛b轰天。

这现象简直有些如原时空的甲午海战中，中日两国的海军形势了。当时的日本海军。除了主力舰比不上镇定二舰，其他配舰无论是吨位还是战力上都持有一定优势。可就这样在开战之前，日本人自己的信心也不是很足，用‘赌、博’能形容日本人

在这场战争中的心理。

原因不就是在于北洋水师的镇定两艘巨舰么。

就像现在的南洋水师对于法国舰队一样。基宁蒙德已经分出一半的力量去福建海域了。可剩下的战舰里，除了凯旋号这个无敌角色外，还有阿塔朗特级铁甲舰中的一艘圣女贞德号。

该舰1869年下水。排水量3600吨，舰长69米。宽14.20米，吃水6.5米。装备4座锅炉。单轴推进，输出马力1900匹，航速11节，载煤量250吨。该级舰装备m1866式193mm炮6门；140mm炮4门；1磅机关炮8门。侧舷装甲152mm，炮塔装甲119mm，甲板装甲102mm。

这些都不算什么秘密。阿塔朗特级铁甲舰法国人制造出了六艘，这是最后一艘，都还没落地，就已经成为落后式的了。所以无所谓保密不保密。驻欧办对该舰的情报收集完全是从法国人自己的报纸上得来的。

可就是这样的一艘落后式的战舰，配合着凯旋号，似乎就有了力压南洋水师的资本。

刘暹根本不敢命令南洋水师出击。他深怕自己一声令下，就直接玩掉了中国海军的半条小命。虽然钦南造船厂制造的鱼雷艇，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已经具有接近18节的航速，配合着剑鱼，绝对是海战中的一把利器！

可中国海军背负的压力太重，刘暹自身对其即以的厚望也太重。就是明知道一场大海战打下来，南洋水师未必会输，相反自身官兵还能得到血和火的淬炼，能更进一步！刘暹也依旧难以下定决心。

他总想着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收获。总想着用‘奇计’来再收获一场丰厚的胜利。所以他派出雏形中的海狼大队，而没有选择已经初步成长的剑鱼大队！

刘暹他自己都感觉着这种心态很不好。但为了‘保护’弱小的海军幼苗，他总以海军太弱，不能孤注一掷的来赌博说服了自己！

第四百四十三章鱼雷！它们在左舷！

“那是什么？”

“上帝！是鱼雷，是鱼雷——”

巴尔号木质战舰上响起了两名瞭望手惊慌到极点的喊叫声。警钟响起，旗语兵拼命的向下挥舞着手中的旗帜！

但是晚了，甲板上的水兵接到警报后的时间太晚了！

旗语兵和瞭望手们眼睁睁的看着三道拉着白色水痕的‘长箭’，狠狠地撞在巴尔号战舰船舷，撞在吃水线以下的部位。

“轰轰轰……”

三声连续的轰鸣，烈焰伴随着碎木片四射爆裂。匀速前进的巴尔号战舰就像火车脱了轨一样，

浑身上下都是剧烈至极的震动，方向都似要偏了一些了。在海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便跟一条死鱼一样摊在了海面之上。

三枚鱼雷的爆裂让巴尔号底层的水密隔舱完全被破坏，数以百吨的海水灌入其中，巴尔号的沉没在所难免！

两里外的海面上，潜水艇浮出了海面，刘洋用望远镜遥望着正南方向一百多个在海面上挣扎着的法国水兵。

“发信号！”

果然，守株待兔，西路上他们又遇到了第二艘返回的法**舰。而且依旧是非铁甲的木质战舰。

……

时间一点点过去。

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日夜盘旋在伶仃洋出口。

转眼都已经是那日海战后的第三天了！

法军舰队似乎很风光，两艘铁甲舰将南洋水师的精锐，过二十艘战舰堵在伶仃洋内。不敢出头。那济远号至今还在白沥岛。可没人知道，凯旋号上。法国海军上将基宁蒙德正如一头困兽一样在指挥室里团团打转。

“为什么？为什么卡萨尔号和巴尔号都没有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

“派出军舰去找它们，明天。我要看到它们出现在我面前！”

基宁蒙德现在身上的压力很大。封锁广州海面还不到十天，他已经明确损失了两艘巡洋舰，还有两艘战舰失踪，加上巴卡利在鸿基之战的损失，法国舰队已经损失了四艘战舰，还有两艘遭受重创，停在岘港，至今无法修复。

对于总数只有二十二艘主力战舰的法国远征舰队来说，六艘军舰的损失已经超出四分之一的数量

了。

现在闽台海面的分舰队。六艘军舰已经很棘手了。错非其中含有两艘两千吨级的铁甲舰，这支分舰队说不定还压制不住马尾海港尚存的船政水师舰队。

且在基宁蒙德看来，最最主要的是，广州距离香港实在太近了。法国舰队可以封锁广州，但不敢封锁大英帝国殖民下的香港。况且广州湾里还有那么多的外籍货船。这个时代中国的外贸货船主力，始终是外籍洋船。即便两广有新秦治下的南洋船运公司，但跟真正的国际船运大亨比来，也是渺小的跟灰尘一样。并且南洋船运公司相当大的一部分‘生意’都是在给秦军自家干活，其真正对外的货运往来。主要路线也是在南中国！

海路走不通，还可以通过内陆水运来调节。短期内引不起大的动荡。

法**舰如果不能封锁两广闽台海面超过一个月，对新秦政府真的是造不成不堪重负的压力。但

舰队还能继续封锁下二十天吗？

秦军、越军已经针对岘港和河仙发起了反攻。陆军还能支撑二十天吗？基宁蒙德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内心烦躁的他再接到巴尔号和卡萨尔号两艘战舰‘失联’的消息，愤怒就可想而知。

上将的意志不容违背。

通讯舰将消息从凯旋号上带到了法军舰队的聚集地。依旧是那处小岛的背风港湾。

博帕尔少校指挥着自己的利亚德号炮舰，梅塞中校指挥着自己的柯尔卑号巡洋舰双双向着西路驶去。

他们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但也不认为巴尔号和卡萨尔号两艘战舰就已经不幸了。法国人对秦军战舰盯得很紧。再加上有英国人的帮忙，法国人绝对不会漏算一两艘中**舰。让他们逃出在外给自己带

来麻烦的。

所以博帕尔和梅塞两个法**官更倾向于两艘军舰遇到了机械故障，或者是不小心在哪儿搁浅了。也因此两艘战舰再次经过了海狼的伏击圈！

三个相聚一千米远的等边三角形。刘洋所在潜水艇是一个顶尖，位于北面，另外两艘潜水艇处在南面。发现从东面过来的军舰或商船是两艘之后，刘洋依旧选择了‘打’！

潜水艇顶上竖旗了一条两丈多长的高杆，顶上一片红色的三角旗悬挂来。

然后不到五分钟，另外两艘潜水艇也都竖起了高杆，升起了红色的三角旗！

在无线电还没发明的情况下，海狼大队就是靠这个来传达消息的。

然后刘洋再在高杆上升起了黑色的三角旗。这是代表连击的意思。

……

半个小时后，两艘法**舰的身影出现在航道上。三艘潜水艇都沉入了水下，漂浮在距离海面1.5米的位置。

当两艘法军战舰使入埋伏圈的那一刻，三发鱼雷，再三发鱼雷……

现在海狼的潜水艇，每一艘顶多能载重三颗鱼雷，再多潜水艇那小身板自己就承受不住了。

这一刻，三艘潜水艇每一艘都是二连射，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攻击力！

六颗鱼雷分作前后两组，各自在海面上划开一条条白色的水链，以每分钟400米的速度向着正以八节航速，匀速前进的目标冲去。

鱼雷出仓是要事先计算好目标的速度的，专业点说也就是提前量。可每分钟400米的速度真心是

慢腾腾的。

三艘潜水艇组成一个等边三角，但两艘军舰不一定必须从中间过啊。而且军舰之间也拉开的有距离，这一错两错的，刘洋这里距离柯尔卑号巡洋舰只有三百米，而南面的两艘潜水艇距离利亚德号炮舰则足有五百米，也就是说鱼雷要跑到跟前，需要一分多钟！这变数实在太大。

像上一回的巴尔号，不就给瞭望手发现了吗！

“鱼雷，鱼雷——”

警钟响起，果然这回一样被两艘军舰上的瞭望手给发现。只是搞笑的是，这两艘军舰上的瞭望手发现的都是北路来的两颗鱼雷，而没发现南面来的那四颗。因为现在是上午，南面正应阳光。

“砰砰砰……”机关炮首先开起火来。

梅塞站在指挥台，脸色十分凝重。“右满舵，右满舵！”

来的不是一枚鱼雷，而是前后两枚。看触点，若不发现的话，当分别落在侧舷的前端和中段。梅塞没压力才怪！

“轰——”

利亚德号炮舰喷出了一颗炮弹，落点距离潜水艇所在有着一百米远。但一股攥住心脏的紧迫感，从潜水艇内所有人心头升起。

“下潜，快下潜——”

来不及观察是否命中了目标，刘洋急声喊叫着。“向南，全速向南——”在法军战舰轰炮的时候，越靠近它们，就越安全。

全力右转舵的柯尔卑号巡洋舰避过了前端的那颗鱼雷，但触点本是中段的那颗鱼雷还是擦中了柯尔卑号巡洋舰的后尾。轰鸣的爆炸声，海水被激起了几十米高。柯尔卑号的速度立刻就停缓了下来。

可是刘洋这艘潜水艇也必须浮上来了。

利亚德号炮艇连连向柯尔卑号巡洋舰二百米到五百米之间的位置射击。短短几十秒里已经有五颗炮弹落下。最近的那颗炮弹距离潜水艇不足三十米，激荡的海水立刻就把整艘潜水艇剧烈的抖动了一下，就像人手捏着一块肉甩了一下一样。艇壳在冲击波下出‘砰砰’的声音和呻吟，有的艇员都掀翻在了地板上！

刘洋只能上浮，继续潜在海下，他不知道自己这艘经历了一次蹂躏的潜水艇，能否承受的了水下的压力。

值得庆幸的是。最后一颗鱼雷固定的很坚固，鱼雷没有事，保险没问题，不然的话，潜艇兵们就要在这里殉国了。

全力踩压着排水泵，潜水艇开始缓缓向海面浮去。在瞭望手的视线里，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股股水花在海面翻腾。

博帕尔正要命令炮手继续开炮的时候，就听到桅杆上的瞭望手在叫喊：“快看！快看啊！敌人在海下，他们要浮起来了！是潜水艇吗？！”

梅塞这是也听到了自己舰上瞭望手的叫喊，急忙跑上露天舰桥，向舰左侧望去，望远镜中果然扑捉到了一处异样的海面。

“我要活捉他们！”

梅塞又是兴奋，又是恼怒，又是悲伤。他已经能够想到巴尔号和卡萨尔号的下场了。

“放下小艇，靠上去，俘虏他们！”

世界上唯一一艘装载着蒸汽机锅炉的潜水艇在法国。可那艘潜水艇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思路。梅塞可不相信中国人能捣腾出比法国更先进的潜水艇来。所以他认定这艘潜水艇是人工动力的。这简直还没小艇在海上划得快。

博帕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开战到今天，自己

终于看到被俘的中**人了。作为高傲的高卢公鸡，博帕尔此刻内心中竟然不自觉升起一抹自豪和得意来。

不过就在他要命令利亚德号炮舰转舵转过去的时候，那一瞬间，一名舰桥上的水兵惊恐的喊了起来。

“鱼雷！鱼雷！它们在左舷！在我们的左舷！”

第四百四十四章华夏兴衰只此一战

博帕尔非常惊骇，怎么左面还会有鱼雷？可不等他扭过脸来，一颗一百五十公斤重的鱼雷就重重的撞在了利亚德号炮舰的左舷中部，剧烈的爆炸瞬间就将这艘一千三百五十吨级的炮舰几乎拦腰劈成两截，博帕尔本人也随着冲击波被震飞出了战舰……

一颗，两颗，利亚德号炮舰拦腰折断，迅沉入海底！

这个景象让梅塞惊呆了。利亚德号一二百名水兵竟然没几个能逃生的，战舰沉没在海面上搅出的巨大漩涡，吞噬了无数条生命。而更让梅塞惊呆的是，在柯尔卑号巡洋舰上上下下都还没有松了口气的时候，军舰右舷的正面，一艘潜水艇正在缓缓升起，而一颗剑鱼一样的鱼雷正在对着战舰的右舷疾速冲到……

海狼乙型1号舰最终沉没在了涛涛的海水之中。

刘洋的十名下属也有三个永远沉在了大海深处。

柯尔卑号被1号潜艇射出的第三颗鱼雷重创，右舷破开了一个一间房子大小的窟窿口，但并没有沉下。作为铁肋木壳巡洋舰，柯尔卑号的质量，法**舰的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

最终还是南面的两艘潜水艇冒险射出了第三颗鱼雷，双双击中步履蹒跚的柯尔卑号巡洋舰，将它送入了海底。

但海狼乙型3号舰被炮弹爆炸后的冲击水波蹂躏过重，也是迫不得已浮出了海面。整个潜水艇不经过大修后，是想也别想再下潜了。

如此战果是很喜人的。虽然损失了近乎两艘潜水艇，还有三条潜艇兵的命。但是干掉了法军两艘战舰。是进一步消弱了广州外海法军舰队的实力。

之前浩浩荡荡的十二艘军舰，不自觉中。已经只剩下六艘了。

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依旧是两座大山，但再高的山没有余峰并联。它也形不成山脉。

两艘铁甲舰原先有十艘一两千吨级甚至更大的军舰相伴，还有多条几百吨的小炮艇，真真把南洋舰队压的没脾气。可现在十艘军舰变成了四艘，这等于砍掉了法军舰队除两艘铁甲舰外，一半还多的力量。

“好！好！干得好！”

当消息传到广州，石清岩一连道出三个好来，也无法诠释他内心中的兴奋。

“boss，我们的舰队可以出击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法国人。”赶回舰队的副参谋长默里开口就是要大战。

石清岩没有露出不满，他心头激情也是澎湃的很。默里说的正式他要干的。法军舰队封锁广州福建。南洋水师身上的压力之大，不是刘暹可以理解的。

用广州一些民间传言说：“水师就是给秦军丢人的。看看人家陆军！”

石清岩身上心理的压力都很大。

“我立刻想王上请示。你们都下去做准备，我想王上该不会摁下我们的请战的。”

石清岩话说的信心十足。这消息报到刘暹那里后，刘暹心里头也火热火热的。

海狼果然不负众望，赫然干掉了四艘军舰，并且幸存者全部捞起，并没露馅。如此再加上方伯谦的两艘战舰，广州外海真就只有六艘法舰了。

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是厉害不假。但四艘铁甲舰和六艘蚊子船，也该能缠着他们一段时间。甚至说加上鱼雷艇，还很有可能获得出其不意的好结果。

而两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四艘木质巡洋舰，两

艘炮舰。十艘蒸汽炮艇，对付法军舰队仅剩的四艘战舰和多艘炮艇，胜算却是十足的。

时间转到两天前。法国舰队还兵强马壮，刘暹内心里不敢犯这种‘冲动’。但是现在情形大变。自己或许可以打法国佬一个出其不意！

另外刘暹还考虑的就是，海浪乙型在外的三艘潜水艇。现在只剩了一艘还能用。海狼大队在西路由连续三次伏击法军战舰，接下来再想得手就可能性不大了。

如果基宁蒙德察觉到不对，把他们在闽台海域的分舰队叫回，那广东海域的紧张情形就依旧不会得到改善。广东、福建军政府发来的电报都有表明，洋人和洋行已经趁机向着国货压价了。

法国舰队的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新秦政府身上的压力就一天天增大。这不仅牵制到了秦军的进展，也让许多对满清心怀旧念的人，始终拥有着对满清的那一抹信心。

洋人是支持‘我大清’的！

你秦军再牛，怎么不牛到海上把洋人打跑呢？

应该说‘敌人弱了，就是自己强了’这句话真心没错。刘暹已经完全没有了把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看做‘1877年的镇定二舰’时的心态了。很快就拿定主意，给广州回发了电报，告诉石清岩，要打个大仗！放开手的去干，用上自己的一切手段和武器。不要顾惜和担心损失。

这什么话说到底，都讲究一个实力！

汽笛声立刻响彻在伶仃洋里，自从舰队出了广州港口，南洋水师就在伶仃洋安了家。这个时候汽笛一响，战斗命令传达下，保持着最好状态的南洋水师主力一个小时候就可以全力的向着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冲去。

命运中的海战到来于下午2点30分。

圣女贞德号铁甲舰后桅杆上，准确说是桅盘上

的瞭望手在他的望远镜中看见了北方升腾的煤烟，这时法舰与南洋水师把头的扬威号铁甲舰最少相隔二十公里以上。虽然今天是很晴朗的日子，但两边的瞭望手里用望远镜观察，也完全不可能看见战舰的桅杆，就连煤烟都十分隐约。当然也就不知道来船的确切身份——这点只限制于南洋水师。他们二十多艘战舰，烟柱滚滚的，圣女贞德号一看就知道。

两边战舰只有等到双方靠近到大约一万米的距离时，才能够清楚的分辨船型和国籍，从而作出准确的应对动作。

圣女贞德号迅速向后不远的凯旋号发出战斗警报。一场海战即将爆发。

时间进入到3点，一切都明朗了。面对南洋水师的倾巢而出，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并没有慌乱或者加速逃走，反而还把航速降了下来。

致远号铁甲舰的飞桥上，邓世昌兴奋地砸了下拳头。自己考取船政学堂，多年所愿，今日终于实

现了。

不管今后自己的命运会如何，今日能与敌在大洋一战，此生足矣！

此时海面上是分明的色彩：中国战舰是黑色的，法国则是白色的，这样数十只战舰在碧绿色的广阔海面上排成整齐的队列，缓缓地推进，舰队上空弥漫着黑色的煤烟，还有战舰悬挂的各色旗帜迎风飘扬。

当头的旗舰扬威号上此时打出了一句话：华夏兴衰只此一战，吾身报国就在今日。

南洋水师所有人的心中都激动起来，他们在各舰指挥官的带领下把所有累赘的东西，包括帆布、索具，以及玻璃和木头做的器具都被拆下来，妥善地存放好，或者直接扔进大海里；主甲板上的重要部位四周都堆起了沙袋，有一米多高，沙袋包围的中间，码放着几十颗炮弹。按理说这些东西应该妥善保存在弹药舱里的。但中国海军受英国的影响很重，并且作为一支新兴的，向上蓬勃快速发展

的‘势力’，人人心头都存着一股昂扬发奋的劲头，所以为了让大炮射速更快，全舰队都接受了把弹药堆放在甲板上的‘传统’。

机关炮位都在沙袋的保护之下；在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使用了煤袋；主甲板上浇上了一层海水，用来防止战斗打响后发生火灾，但是为了防止引起滑倒，又特别铺上了一层细沙；管损员拿着橡胶做的消防水管，一头连接着水泵，在甲板上尽职地待命；还有许多水兵抱着几十公斤重的主炮发射药包，相隔一段距离卧倒在甲板上，随时准备在开战后对主炮进行迅速的补给；通风管上部的风斗被拆掉，这是为了防止把火灾引向其它的舱室；所有的水密舱也全都关紧了舱门。

这一刻刚刚起步的中国海军展示出了良好的军事素质。所有人都是行色匆匆，脸上都是认真而严肃的表情。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为了这个国家，为自己，打赢这一仗。不惜付出生命！

波澜无尽的大海上，排成两列纵队的南洋水师舰队正全速向目标靠近。左边一路当先的是以扬威

号铁甲舰为首的四艘铁甲舰，六艘蚊子船，外加六艘鱼雷艇；右边一路领头的是平远号铁肋木壳巡洋舰，身后跟着安远号铁肋木壳巡洋舰，以及四艘木质巡洋舰，两艘炮舰，十艘蒸汽炮艇，以及同样的六艘鱼雷艇！

　　面对南洋水师的全军出击，基宁蒙德知机的带领两艘铁甲舰向后退去，他要跟自己身后的三艘巡洋舰，一艘炮舰汇合。

　　但让他内心十分不安的是，至今他也没有得到巴尔号、卡萨尔号、利亚德号和柯尔卑号，四艘战舰的消息。

　　基宁蒙德不相信中国人还有能够威胁这四艘战舰安全的军舰留在外面。对于英国人和法国自己人完全一致的情报，基宁蒙德十分信任。

　　巡洋舰梭尼号、尼埃利号、阿米林号和一千五百吨的炮舰雷诺堡号。

　　就在距离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不远的地方！

基宁蒙德很自信的看着对面的南洋水师。靠着一堆破烂，和四艘一千多吨、两千吨的铁甲舰就想跟凯旋号对抗，中国人真是疯了！

第四百四十五章广州湾海战（上）

刘暹命人向广州发了回电之后，就在书房静坐着不动。他的心里此刻想的全是广州将要开始的海战。能打赢吗？能打到什么程度？己方损失会有多大？

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让他神魂不得安定。

广州外海被堵阻十天，江西这边的战局早就大便了模样。秦军顺利拿下了九江府。

刘暹以侦查大队拿下了湖口水师的主力，总兵丁义方投降，以其部战船做掩护，三百舢板、走舸运载着两个营的秦军部队，一夜渡过了八十里鄱阳湖水路，顺利的在德安腹地登陆，然后轻易碾碎了四万多湘淮军，横扫整个九江。

刘坤一、刘秉璋、郭松林等狼狈的在长江水师的接应下逃去了湖口。

而吴建瀛、杨鼎勋、周良才和覃联升四将，则两死一俘一失踪，再有李朝斌和王得胜二将，双双被逼投降。

湘淮在九江集结的四万多兵力，随着刘坤一等人逃去湖口的海不到五千，余下的大半是投降或者被俘虏，小半硬气的，那就绝对是个死了。

如今江西省全境，除了长江以北的一小溜外，就只有鄱阳湖东的南康府和饶州府一部还没纳入秦军的掌控，不然攻略江浙，彻底扫荡楚军根基，就可以提上秦军的日程了。

……

基宁蒙德站在旗舰凯旋号的指挥台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前方的情况。

这时前桅桅盘上负责观察的旗语兵紧急向下挥舞着旗帜，片刻通信兵向上将大喊道：“司令官阁下，有大批的中国舰队转向向着基地驶去。数量超过二十艘。”

“二十艘？”

“是的，司令官阁下。是八艘大型军舰。和相当数量的小型炮艇。”

基宁蒙德的望远镜里并没有看到中国舰队转向，右翼舰队已经完全攥住了他的视线。但他很快就猜出了南洋水师的打算。冷冷一笑：“想不到中国人这么有信心？竟然想一举将我们全部吃掉。太天真了！”在基宁蒙德看来，自己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将中国人这些小铁盒子全部击沉。“告诉通讯舰，让他回去通知舰队，务必坚持住。等待凯旋号、圣女贞德号的回归！”

“胜利属于法兰西！”

通信兵利索的下去了。

“传令，舰队标准航速8节变换阵形。右路纵队向右偏转70度，航向西南。”太阳会是一个很好地帮手。基宁蒙德决定单独迎战面前的中国铁甲分舰

队，先击溃中国人的这支主力舰队，再去支援另一个战场。

原本齐头并进的两艘法国铁甲舰速度更慢了一些，双方彼此拉近距离。军舰侧弦的火炮，黑洞洞的炮管指向海平面上那疾驰而来的中国舰队。

而此时石清岩亲自带领的右翼舰队，也开始调整了次序。四艘铁甲舰当头，扬威号和振威号以及六艘蚊子船中的四艘，外带六艘鱼雷艇，全部向着圣女贞德号开去。而靖远、致远，两艘新锐铁甲舰，和平海、安海两舰，则勇敢的迎向了凯旋号这个庞然大物！

至于战术。这一回石清岩用的是横队战术。这个战术曾经在1866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利萨海战中被奥地利人成功运用，他们运用这种队形迅速地靠近意大利舰队，并与之展开接舷战，甚至还在混乱中撞沉了一艘战舰。这次海战是蒸气机战舰时代的经典战例。或者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铁甲舰大战。

无论是船政学堂，还是在英国，还是之前秦军自办的海军培养班。利萨海战都是海军军官们必须研究的一颗。

现在，在石清岩看来。这种队形也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迅速缩小与法国战舰差距的方法。己方战舰多，围殴是必须的。所以靠得越紧。各舰火炮的利用效率就越高。也越能给鱼雷艇以可乘之机！

再者，在海战中火炮的仰角并不高，打击的部位主要是侧舷，而横队队形以舰首面向敌舰，只用很小一部分侧舷面对敌军，也就大大减小了被击中的概率。在开阔的横队中，每艘战舰的活动空间也比纵队大得多，它可以自由地作‘s’形规避机动，使敌人炮火无法瞄准。而如果是打击排成纵队的战舰，只要经过计算，命中率就会很高。再有就是，无论针对凯旋号，还是圣女贞德号，南洋水师各舰的副炮实用性都不大，主要打击力度还是靠主炮。所以，在这场决定命运的海战中，石清岩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横队。

下午3时53分，这场海战的战火彻底迸发了。

海面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这场在后世被誉为“广州湾海战”的战斗开始了。

凯旋号那六门239mm的主炮发出了巨大的响声，使没有作好准备的人们立即觉得自己的耳朵好象失聪了。

灼热的冲击波带着发射药爆炸的火光和白烟冲出炮管前端，同时夹带着令人窒息的火药味。炮架被射击带来的巨大后坐力推上阻退斜坡。软性制退机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发明，全是钢铁的硬架，带着大炮呼隆隆的向后倒退了好几米。那炮架下还连着铁链，铁链绕在退斜坡下的一组链轮上，当火炮射击后退到斜坡高处时，卡死链轮，铁链便拉住炮架使之不能从斜坡高处滑下。直到完成弹药装填后，放松链轮，炮架才可以从斜坡高处徐徐滑下到射击位置。

但这时，没有多少人在注意它们，而都在翘首等待着第一发炮弹的射击效果。

五秒钟后，还没等这发炮弹爆炸，与凯旋号相

隔不远的圣女贞德号铁甲舰的主炮也响了。

圣女贞德号只能勉强算是二等铁甲舰，四千吨不到的排水量在欧洲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主炮口径还不到200mm，虽然炮位多了俩，但也弥补不了主炮口径的缺陷。英国人的阿尔伯特亲王级铁甲舰，是1864年下水的，吨位、速度、装甲都跟圣女贞德号有的一比，主炮口径却是229mm的。比圣女贞德号的193mm，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大股的白烟同样徐徐升腾，这一炮发出的响声甚至使有些人能误以为是刚才射出的炮弹的爆炸，但是却不见火光或水柱。

又过了两秒钟后，才看到凯旋号炮弹在水中爆炸激起的几十米高的白色水柱，它并没有没有击中目标。

这也并不出乎意料。这发炮弹带着尖锐的啸声，从右前方向左后方掠过清军冲在最前面的致远号铁甲舰的烟筒，在它的左舷百米处爆炸。

接着就是圣女贞德号的那颗193mm的炮弹。同样也没击中目标！

伴随着主炮发射的巨大轰鸣声，两艘法国战舰进入了猛击阶段，一股股发出炽热的橘红色火焰和大股白色棉絮般的烟雾，随着海风向军舰尾端飘散。

石清岩所在的扬威号战舰附近很快出现了一道道冰雪般洁白的水柱，但南洋水师各舰始终没一个还击的，只有全速向前冲。

三千米距离，两千米距离，一千五百米距离……

就在战舰接近一千二百米距离时，这时凯旋号横队左侧传来一声巨响，只见安海号蚊子船上爆发出一股可怕的红色烈焰，它，被击中了。

击中它的当然是凯旋号，239mm的炮弹，一发就让四百来吨的安海号直接重伤。

炮弹轻易地穿透了安海号舰体的装甲和木板，在内舱爆炸，还引起了火灾。

所以，当安海号扑灭大火，第一次向法舰开炮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响二十分钟。靖远号铁甲舰肚子里已经灌进了上百吨的海水。

但这并没有让靖远海退出战斗。这些背负着国运荣辱的中国海军军人，战斗意志绝对是坚定的。

别看凯旋号和圣女贞德号开炮的时候，火力凶猛。

两舰说到底也不过十二门主炮，其中还只有六门是200mm以上的。

可南洋水师各舰开炮的时候，那威力比之法国人是强多了。

六艘蚊子船可都是203mm、220mm口径的重炮，虽然只是一门。而扬威、振威两舰，经过钦南造船厂的改造，六门阿姆斯特朗六寸炮和两门

178mm的前装炮，已经变成了四门克虏伯八吋炮。

两舰前后主炮塔各装备一门203mm重炮。只此就有了十门200mm以上的重炮了。再加上致远号和靖远号两艘新锐铁甲舰，那又是四门220mm的重炮。何况还有数目更多的副炮。

顿时法军军舰附近升起一道道的水柱，南洋舰队火力一开，炸不到法**舰上，也能让法国水兵紧张不已。

双方军舰都处在一千米左右的距离时，南洋水师’人多势众’，总能有两炮命中目标的。

就跟凯旋号先后命中安海号和靖远号一样，靖远号和致远号也先后命中了凯旋号。

李正辉指挥的致远号第二炮就命中了凯旋号的前主炮塔，它那220毫米的炮弹在凯旋号前主炮塔上爆发出一声炽烈的爆炸，虽然有炮塔装甲的保护，仍使得内中两名炮手受伤，同时主炮塔的转动

立轴也出现了一点小毛病，自然法军的机械师和水兵立刻进行了抢修。

而不远处，石清岩正指挥着扬威号等舰奋勇作战。

圣女贞德号，三千六百吨的大块头装了六门不到200mm的小炮，对两艘铁甲舰的威胁力大减。

第四百四十六章广州湾海战（下）

圣女贞德号威慑力弱不是说笑的。四艘新锐的蚊子船都敢逼近八百米发炮。那南海号射出的第一发炮弹九落在圣女贞德号的后甲板上，引爆了码放在那里的一堆机关炮炮弹，巨大的爆炸震动了整艘战舰，带着通红火焰的爆炸碎片四散飞落，其场面之壮观绝不是节日礼花所能比。

法国海军两名尉级军官和五名水手在‘礼花’中殉葬，另有九人受伤。爆炸还引起了后甲板的大火，并削掉了一节烟筒。整个后甲板上乱作一团，给法国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总的来说，圣女贞德号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吨位所该对称的战斗力。虽然皮糙肉厚，但在这场决战中，刚刚开始就落入了下风！

卢鸿杰是船政水师二期的毕业生，跟萨镇冰、林启颖是同期生。但卢鸿杰混的明显很不如意，第二期十三名毕业生里他成绩倒数第一是一大原因，

但家中无人也无财，那就是更主要的原因了。

船政水师投降秦军后，卢鸿杰被调入剑鱼大队。

鱼雷艇这玩意儿，一二百吨重的吨位，以鱼雷为武器，危险性不虚说都是明了的。卢鸿杰被调入剑鱼大队，再看其他同学那风光的模样，心理面要说甘心，那是不可能的。

鱼雷艇这东西，非大胆者不能操纵。而有着强烈上进心或是说野心的卢鸿杰，如今的心态，真真就适应玩这鱼雷艇。

“轰轰……”

两颗炮弹在圣女贞德号舰体上种出两朵漂亮的烟花。后者前桅杆断裂，信号索也断掉了，甲板上黑烟浓浓。似乎也烧起了火。

但圣女贞德号前主炮塔依旧在毫不慌张的还击。看到那三门193mm的主炮依次开火后，卢鸿

杰亲自操舵。桅杆上挂出红三角旗，鱼雷艇加到最快马力。箭一样从扬威号背后窜了出来，绕过一个不小的弧度，速度不减的突破扬威号、振威号和四艘蚊子船组成的第一线，直冲着千米外的圣女贞德号杀去。

在他的身后，三艘一样马力全开的鱼雷艇，从三个不用的方向冲向圣女贞德号。

“那是什么？”中校舰长吃惊的看着四艘疾速从来的小艇。

18节的速度，对于现在的军舰而言，那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换算做公里的话，鱼雷艇的速度会超过三十公里一小时。这比鱼雷跑的都要快！

一千米的距离。对于四艘鱼雷艇来说，只是2分钟的时间而已。

直觉告诉中校，不能让这四艘小艇靠近军舰。“开火！打掉它们——”中校对着副炮命令道。

四门140mm火炮和4门1磅机关炮，将炮口对准了飞来的四艘小艇。很快连串的炮弹就在小艇周边炸响。

不过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炮战。

四艘鱼雷艇不是射出去的箭矢，不会拐弯。它们是人来操纵的，“s”形弯道是再简单不过的躲避线路了。

而且四门140mm重炮不说，就那四门对应的机关炮，一磅的炮弹也不见得能打透鱼雷艇那一寸厚的钢壳。

这东西当初给设计上，考虑的就是机关炮。不然的话。一点防御也不给鱼雷艇上，那鱼雷艇速度当能够超出20节！

但机关炮对人员的杀伤却是巨大的。

四门机关炮不停吞吐着炮弹，几乎每隔个几秒

钟就有一发在鱼雷艇身上或是周边海面上爆炸，激起的海浪就像暴风雨来临时一样。

卢鸿杰的耳朵里塞着棉花。但法国炮弹尖啸着掠过的声音，和在鱼雷艇前后爆炸的巨响还是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耳膜。

鱼雷艇上的一挺机关炮也在不停地回击着。浓浓火药味已经包围了整艘鱼雷艇。卢鸿杰眼睛里却只有圣女贞德号！

从鱼雷艇出现到发射完鱼雷，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卢鸿杰直接逼近了五百米内。四艘鱼雷艇虽然被机关炮打出了不少弹坑和漏洞，但并没为140mm重炮击中。

三艘鱼雷艇在接近圣女贞德号三百五十米的距离上放出了鱼雷。卢鸿杰则疯狂的逼近到了三百米内，鱼雷艇被机关炮打的一片狼藉。可他舰放出的鱼雷，绝对比另外三艘鱼雷艇放出的鱼雷威胁大的多了。

　　脑子里根本没有装填鱼雷舱，释放第二颗鱼雷的念头，卢鸿杰一把将舵盘向左完全勒死了转去。鱼雷艇在海面上划过一道近乎九十度的大弯弧，冒着弹雨蹿走了去。

　　“上帝，竟然是鱼雷？”

　　中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四艘小艇快速逼近圣女贞德号，释放的竟是鱼雷。据中校所知，世界上似乎只有英国人专门设计了一种专门释放鱼雷的军舰，被命名为“1号鱼雷艇”。该艇海面上具有19节的航速，而其所装备的鱼雷则能以18节的航速航行超过五百米。

　　但这东西在欧洲也不过才刚刚被人注意，更只有财大气粗的英国人专门设计了鱼雷艇这种东西。虽然这是种很简单的东西。可这落后愚蠢的亚洲，怎么一下出现了这么多？

　　中校的脑子都要死机了。但还好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他想问题和惊呆的时候，他必须指挥军舰躲避开这四条鱼雷。圣女贞德号有麻烦了！

“轰轰……”

两声巨雷样的轰鸣吸引住了整个战场的注意力。凯旋号指挥台上，基宁蒙德举起望远镜向圣女贞德号望去。最先看到的不是被振威号遮挡的圣女贞德号，而是振威号一旁不远处，一艘直接爆掉的小艇。

基宁蒙德知道这东西。一共有六艘跟在另一队中**舰的后头。但吨位太小，他不认为会对两艘铁甲舰造成什么威胁。

现在看来这艘小艇直接是被重弹命中，彻底给爆掉了！

笑容在基宁蒙德脸上浮现。可还没来得及绽放，就整个凝固在颜色刷的变得铁青的脸上了——振威号与圣女贞德号此刻错开。基宁蒙德正好看到侧舷浓烟滚滚，一看就是受到了重创的圣女贞德号！

这是怎么回事？圣女贞德号被一颗炮弹正打到侧舷中部的吃水线下了？有那么巧吗？

可圣女贞德号锐减的速度。熊熊的大火，滚滚的浓烟，不会骗人！它真的被重创了。

“转舵，转舵。向圣女贞德号靠近，向圣女贞德号靠近！”

基宁蒙德心理面再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了。圣女贞德号如果被击沉，只靠凯旋号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

“轰——”

就在基宁蒙德发下命令的时候，凯旋号239mm的主炮轰然响动，炮口喷出一米多长的赤焰。一颗炮弹疾飞出去，在致远号左舷十几米处钻入海中。轰然爆炸后掀起的水浪直接给致远号全舰上下洗了个澡。而翻滚的海水更是将致远号两个水密隔舱积压出了裂痕！

圣女贞德号速度降到了连五节都没有。那颗鱼雷不仅撕开了他侧舷的两个水密隔舱，更因为靠近船体中部，对同一位置的蒸汽锅炉造成了震动，锅炉好几个地方漏气，气压一时间大降。

虽然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漏气的地方就会被修补好，可短时间里，圣女贞德号的速度是别想提上去了。

这海战里，最怕的就是速度慢。速度一慢，敌人打炮准头就会大增。而且南洋水师还有五艘的鱼雷艇。

致远号上。邓世昌在亲自操舵。凯旋号看样子要向圣女贞德号靠拢，这怎么行！？一定要阻止。两艘法军铁甲舰如果靠拢在一起的话，消灭难度就曾几何时上涨了。在开战初期，法国人自己主动将两艘铁甲舰分开。李正辉是喜出望外的。

“轰——”

一枚120mm炮弹打在了致远号的舰桥上。

冲击波横扫了整个舰桥，还好玻璃早已经震碎，又被水兵收拾好扔进了海里。不然这回指挥塔里的人可就有苦头吃了。

邓世昌被气浪直接卷起撞到了舱壁上。脑袋轰的一声，眼前一黑就再也没了意思。

李正辉右臂被炮弹的碎片打中。鲜血汩汩流出，骨头更似乎断了。可这没有影响李正辉愉快的心情。就在致远号挨上一炮的时候。靖远号也给凯旋号狠狠地一击。这一炮靖远号打断了凯旋号一根烟筒，还在凯旋号的舰桥上引起了大火。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说的更是圣女贞德号。连连的炮击落到了速度锐减的圣女贞德号附近以及船身上。短短几分钟里，就有三发炮弹命中，在圣女贞德号的甲板和侧舷上各开了一个大口子和一个大弹坑。

是的，南洋水师的炮火可以打穿圣女贞德号的刚过100mm的甲板装甲，但对于152mm的侧舷装

甲，一般是打不透的。除非是用穿甲弹！而且还要着弹点的角度合适才行。

第三枚炮弹打在了炮塔上。119mm厚的炮塔装甲再度经受住了考验。但老问题也必不可少，炮塔转动立轴再次出了毛病来。也就意味着问题不排除前，圣女贞德号短时间里炮塔转动要麻烦很多。

照这样下去，顶多一个小时，圣女贞德号怕是要吃上三五十颗炮弹了。整个战舰不沉也废掉了。

可凯旋号正在向这边靠近，一个小时明显太长了。

“石军门，你应该立刻命令卢少校，用鱼雷艇出击，击沉圣女贞德号！”默里对略有犹豫的石清岩说道：“我们不能让两艘敌舰靠在一起。那样的话，太麻烦了……”

默里的中国话还很生硬，但意思是对的。历史证明这个提议的正确。它决定了这场海战的走向和进城。

石清岩点头！

第四百四十七章慈禧的颤栗

扬威号前主炮塔被击毁，气压泄漏，航速降至六节；

靖远号后舵僵死，舰体多处被重创，已退出战斗；

致远号十五个水密隔舱四个灌满了海水，二三百吨海水让致远号速度大减，同时两座副炮也被中弹机会，可以说也能划进‘重创’这一行列；

南洋水师四艘铁甲舰中唯有振威号战力保持还算完整。同时六艘蚊子船现今也沉没了一艘，另外一艘退出了战斗，六艘鱼雷艇只剩下四艘。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水师右翼编队所取得的战果，就是击沉了圣女贞德号，重创了凯旋号！

三千六百吨的圣女贞德号彻底沉进了碧涛无尽的大海，四千六百多吨的凯旋号也挨了两颗鱼雷，灌饱了一肚子水。同时舰身被击中几十次，锅炉动

力大减，速度也降低到了六七节的档次。

后主炮塔多次被击中转动立轴卡死，威胁性小到了近乎可以被忽略的程度。

一身皮实可靠的装甲虽然依旧在保护着凯旋号，但对外攻击犀利的爪牙只剩了一半。

剑鱼们曾多次尝试着打凯旋号的后尾切近，但都没有成功。法国人很机警，同时他们也有着高超的航行技巧，一一化解了鱼雷艇的进攻。只是剑鱼的威胁是有目共睹的，法国人对他们的警惕和戒备甚至超过了蚊子船。

基宁蒙德内心里已经没有了胜利的信心，他现在只想着能逃出生天。凯旋号的状况很糟糕，若再挨两三颗鱼雷。整艘军舰肯定完蛋无疑。当然，中国舰队那些口径超过200mm的重炮。对凯旋号的威胁也一样巨大。

然而在此时，在海平线上。在凯旋号的后方，一支高高悬挂着赤色旗帜的舰队正以全速向这片战

场驶来。

凯旋号上顿时一片慌乱。基宁蒙德一脸震惊地看着中国舰队驶来的方向，这怎么可能呢？才两个小时多些，难道中国人就已经消灭了后续舰队？

那可是三艘巡洋舰和一艘炮舰为主力组成的舰队啊。

巡洋舰梭尼号、尼埃利号、爱希米亚号【不是阿米林号，上章失误】和一千五百吨的炮舰雷诺堡号，再有多艘的蒸汽炮艇，这不可能！基宁蒙德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但现实就是如此。

南洋水师左翼编队不仅彻底消灭了法国人的后续舰队，还并没损失太多的实力。六艘鱼雷艇在这一战中劳苦功高！

而随着左翼编队的回归，广东外海的这一战也彻底落上了句号。凯旋号在中了第四颗鱼雷之后。打出了代表着投降的白旗。自打一鸦开始，三十七年来中国始终被洋人死死压制在头上的历史，得到

了彻底的改变。‘有海无防’这四个字也再套不上中国的头上了。

……

太阳终于落山了，天空由血红色转向无边的黑暗。

致远号上的大火已经熄灭了，但它的舰体已经被破坏得不成了样子。凯旋号在中了第三颗鱼雷之后，依旧一记重拳打在了致远号的侧舷。炮弹穿透装甲在舰体内爆炸，不仅炸死炸伤了十个致远号水兵，燃起的大火也让致远号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大火最盛的时候，邓世昌简直有了与舰共沉的念头。但老天保佑。大火被扑灭了。

广州外海这一战，南洋水师终究是没丢下一艘铁甲舰！

李正辉的心情更加复杂。他知道买一艘铁甲舰有多么的不容易，现在致远号这艘新舰却几乎毁在

了自己手里。

看着重归平静的大海，李正辉脸上的神情冷硬冷硬。这一场海战。南洋水师虽然完美的全歼了广州海面的法国舰队，但四艘主力铁甲舰趴窝了三艘，也就振威号的战力还保持的完善。蚊子船、木质军舰也皆有损失。还有鱼雷艇，真不知道这场海战。己方是胜了还是败了。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海战的消息会飞快的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刚才还在战场外沿溜达的那艘英国战舰。现在已经用最大的速度向着香港驰去。而且这场海战的规模虽然不比十一年前的利萨海战，但双方战舰的性能上，无疑比当时的意大利和奥匈两**舰要好上很多。而且在利萨海战那个蒸汽铁甲舰初兴的时代，许多蒸汽动力战舰，尤其是铁甲舰都还是机帆混合动力，而广州海战的时候，登台亮相的战舰中，无论大小，看哪一首还保留着风帆？

这场海战的技术含量不算很高，但作为人类发明蒸气战舰以来的又一场大海战，毫无疑问会被记

入史册的，为后来的海军军官们提供又一可供研究的战例。

在这场倾力一搏的海战中，南洋水师主力共击沉法军铁甲舰一艘，巡洋舰两艘，炮舰一艘，炮艇四艘，俘获凯旋号铁甲舰和爱希米亚号木壳巡洋舰，军乐号、突袭号木壳炮艇和马苏号大斧级铁壳炮艇，而自己也损失了一艘蚊子船、两艘鱼雷艇和三艘炮艇，还有遭受重创的三艘铁甲舰和两艘木质巡洋舰！

只看结果，南洋水师无疑是赢大发了。

但一个事实也不能忽视。若闽台海域的六艘法**舰这时候南下到了广州外海，就凭现在广州码头南洋水师舰队的战斗力，无疑还是要被封堵在伶仃洋中！

所以，石清岩还没带领着舰队驶回伶仃洋，内心中他就下定了注意。明个天一亮儿，立刻的他就要点起诸多受创的军舰，离港西去，到钦州港维修军舰。

只有实力真真的握在掌中，这场战争秦军才会真正取得海上的主动权与控制权，而法国远征舰队，乃至是越南战区的远东舰队，才只能躲在军港里不敢动弹。

军政府的会议室里，范德榜、张守炎两个大忙人此刻都坐在里面动也不动。手边书案上摞的文书已经堆了好大一摺了，但俩人谁也没心思看。茶碗里的水是加了一道又一道，叶子都泡得发白了，但他俩谁也没介意。

每次窗前响起脚步声，两人总是会同时站起，不过却都是来送各地等待批示的呈文，对于他们想要知道的消息依旧杳无音信。

又是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响起，张守炎手里茶碗都是一颤，跟范德榜互相看了一眼，这次谁也没站起来。

不过一路跑来的小官可没有他们这样的故作矜持，人还没到，就已是大声喊了出来：“大胜，水

师大胜了。南洋水师全歼法夷舰队，俘其上将基宁蒙德。”

范德榜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口，一手抢过卫兵手里的电报，飞快地看了起来。电报是从白沥岛拍发来的，看到最后范德榜已是情不自禁的放声大笑：“好，好！大事定矣。”

张守炎这时也到了范德榜的身后，待看了电报上的内容后，原来满脸愁云的脸，此刻表情如同拨云见日一般。现在法国在远东只有十艘左右的主力舰，还必须照顾越南战区，待到己方铁甲舰等修理完毕后，法国人恐怕是连港口都不敢出了。

梁僧宝的表情有些复杂，大海上这一战，南洋水师看似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进城绝对不是最终战果反应出的那么悬殊。甚至说，若不是基宁蒙德自己自大，法国舰队完全汇合一处了再战，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谁也说不了了！

梁僧宝心有余悸之后还有担忧。这一仗南洋水师勉强打胜了，那军方上下的信心有不知膨胀到什

么地步，肯定不会对法夷让步半分。可这一仗打下来，这边已经是伤筋动骨，人家法国人不过是九牛一毛，真把人家惹毛了，把所有军舰都开过来南洋水师又拿什么来做抵挡？

梁家的命运已经绑在了秦军这条大船上。梁僧宝性格再迂，也不愿看到秦军翻船的。不过他现在仅是广东一省之地的监察御史，而不是执掌整个监察院的院长。说话分量并没有多重。

整个广州城，军政府官员千千百百，如梁僧宝这样想的，绝对不乏其人。

不过民间可不管这么多，当天这大捷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广州，第二天《大公报》就把广州海战大胜的消息登了出来，不仅前后击沉了法国十几艘军舰，还俘虏了一艘四千多吨的大家伙，俘虏了法国一个海军上将，高兴得不知道多少百姓把桌子椅子拍得震天响。茶馆、酒楼都是坐得爆满，高谈阔论，让这些开店的老板赚了个盆满钵满。

……

刘暹不是银子，秦军不是金子，他们的好不是谁都喜欢的。

比如说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们，就全对秦军水师的大胜嗤之以鼻。

“操他娘的，这刘贼又走了狗屎运。呸！”这么说话都算客气的。

而紫禁城里，当李莲英把秦军水师大胜的消息报上来的时候，慈禧神情似乎很平静，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不过她那忍不住颤抖的双手却暴露了他此时心中的恐惧。

她寝宫墙上挂着两万分之一的大地图，慈禧死死地看着地图上越南的位置。现在秦军连同越南的新军正在对着岘港和河仙两地发起反击。这两处地方，前者就是一海港，后者河道纵横，法国人靠着手中的军舰【远东舰队】暂时还支撑得住。但是秦军水师的战舰要是修补完成了，开去越南，法国人就彻底站不住脚了……

或是说，秦军的舰队若是开到南京，开到北京……

慈禧只是这么一想，浑身就寒的彻骨！

第四百四十八章驻欧办和老毛奇

南昌。

天色已经黑了，刘暹在椅子上整整坐了四个多小时。当然不会是一直动也不动，只是脸色沉静，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让人窒息的迫压感！

整个行辕都寂静了下来。来来往往的官员、士兵都像是怕惊动了刘暹，惹来他无限的怒火一样，说话的声音放小，迈出的脚步变轻！

直到电报房里响起一阵高昂的欢呼声，整个行辕春回大地，冰雪消融！

谁都直到刘暹为什么变成这样，而电报房的欢呼，无疑就表示着广州海战的胜利，至少不是吃亏，如此从根本上化去了严寒。

“王上，王上。广州海战大捷，广州海战大捷！”

丁振铎拿着电报急匆匆的来报刘暹。一脸的喜气洋洋，浑身上下都带着三分清爽。

“…………及至天黑，我军已全歼法舰队。彼之海军上将基宁蒙德投降，俘获法军旗舰凯旋号………”

刘暹运在心口的一股气轻松地释放了。看了这电报，真就跟吃了人生果一样，浑身上下，八万四千个毛孔里都透着舒服和清凉。

广州海战的结果也同样震惊了西方世界，法国报纸称这是‘又一次特拉法加之战’。而西方其它的媒体则惊呼‘东方雄狮的苏醒’、‘中国的崛起’、‘西方失去了东方’。更重要的是，这场海战造成了很深远的政治影响。

“我们的海军怎么可能会输给中国人？他们只从英国人手中买了几艘破船。一艘凯旋号就能将它们统统送入海底。基宁蒙德是白痴吗？”知道法国舰队失败消息的法国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陷入了

彻底的歇斯底里中。

前文已经有交代了。这个时候的法国局势并不稳定，帕特里斯.麦克马洪的位置同样摇摇欲坠。虽然现在的他已经不跟当初第二次越法战争时候那样根基浅薄了。但麦克马洪始终得不到战局议会多数的共和党人的支持。

虽然两年前，国民议会最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1875年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法国共和制的国体，但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加紧勾结。依旧图谋恢复君主体制，与以l.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继续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在1876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派取得稳定多数，可参议院的选举还没有进行，所以共和党人无法让麦克马洪辞职，麦克马洪依旧在做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不过没人愿意看到‘己方’的势力一点点衰弱而不去改变的。作为一个铁杆保皇派，麦克马洪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保皇派在议会中一落千丈。

1875法国宪法建立了共和国的体制。共和国最

高的领导人是总统，国会实行双院制，另设一部门由首相统领，须要向总统及国会负责。

1876年众议院选举**和派取得稳定多数，到1877年的调查中。公众意见显然也是倾向于共和制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伯爵就再也坐不住了，他坚定地支持对中国用兵，就是要挽回保皇派声势的一大举措。因为保皇派在军队中拥有很深的影响力和实力！

虽然共和党人也赞同对中国出兵，让麦克马洪的打算大大削弱。

在法国远征军远渡重洋的几个月期间，为了保障保皇派的利益，麦克马洪坚定地罢免了倾向共和制的首相朱尔.西蒙，并起用保皇派的中间阿尔伯特.布罗伊公爵。

麦克马洪坚信这次对东亚的用兵能够取得绝对的利益，振奋法军的士气和普法战争后大大衰弱的影响力。所以他紧跟着解散了国会！

在这种情况下，保皇派对法国远征军寄予的厚望就不需要多说了。可惜。南圻陆战当先就给了保皇派一棒头，然后是第二次顺化战役，法国陆军彻底失手。保皇派不要说依靠东方的战争来振奋士气和提高军队也就是保皇派的影响力了，高卢公鸡这次输的连面子都保不住了。而如此的大局势下。也怪不得当初刘暹的‘媚眼’抛给了瞎子。罗淑亚根本不可能迅速转变法国政府的态度。

法国海军的北上也完全可以说明，是为了保存颜面的法国政府，或者说法国的保皇派为了最大程度保护自我的利益。直接把法国远征军的裤衩压上赌桌。

现在，广州海战法国舰队彻底失利。这对麦克马洪的打击。对整个法国保皇派的打击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原时空历史上。在1877年10月份开始的法国国会新一轮选举中，共和党的席位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在国会里占多数席次，共和党胜利返回国会，使的保皇派复辟的期望彻底流产。其后的上议

院选举中，共和派又有斩获。到1879年的1月28日，麦克马洪辞去法国总统一职，正式标志着君主制度在法国政治中的结束。

而现在看，随着两次法越战争的失利，似乎保皇派会比历史同期更加衰弱，而共和党则当会更加容易和顺利的将保皇派彻底驱除出法国政治的中心。

因为在广州海战失利的消息在法国国内传开之后，于民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军队，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大大的消减……

本来如果战争胜利了，民众或许可以接受，而金融资本家也能从新得到的土地上获取利益。但当战争失利的消息传回，这一切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何况这回法国人的远征可是耗费了数以亿计的军费。这些军费并非全是法国政府所出的，其中相当一批是‘民间’筹集的。这些金钱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隐藏在暗中的金融寡头的身影。

如果战争打赢了，一切都好说。金融资本家能够从新得到的土地上获取利益。但当战争失利的消息传回来，一切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麦克马洪由此几乎丧失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全部资本。

当然，广州海战造成的影响还不仅如此。

德国，柏林。

秦军驻欧办的第二中心，落脚地是一栋直接买下的房屋，模式为典型的德式建筑，颜色就像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建筑物一样，灰黑色，深沉而古朴。

吴怀恩急匆匆地从使馆里走出来，脸上满是兴奋的神情，甚至连门口的卫兵向他打招呼都没有看见。他刚刚接到德国总参谋部的通知，毛奇元帅‘终于’有空要见他了。

如果要数德国最有权势的人，除了德皇，就要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四杰了。而这四位德**政上的大佬，一线指挥官定位的腓特烈.卡尔亲王影响力最弱。

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身体又不好。所以真正能够影响整个德意志的，唯有帝国宰相俾斯麦和德军的总参谋长老毛奇。

老毛奇是塑造了德军当世威名的第一人，这一点上军政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也不能和他相比。并且更大的问题是，他现在的身体还很好，依旧稳坐德军总参谋长的位置。

驻欧办作为新秦‘使馆’的变异存在，在法国远征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吴怀恩就开始谋求见一见老毛奇，以望能够与德军展开更深一步的友谊。但直到今天之前吴怀恩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老毛奇终于同意与自己见面了。

吴怀恩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法国远征军在东亚的彻底惨败，是新秦实力最好的诠释。

而老毛奇作为一个军人，最最信奉的就是实力！

坐到马车上的时候，吴怀恩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这是一个优秀外交人员的基本素质。当然，他现在能不能成为‘优秀的外交人员’还说不准。但这点定力，他是有的。

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从来没化解过，削弱法国人而不用自己付出什么的事情德国人会万分乐意的去做。只是要如何说服德国人，让他们同意与秦军进一步加深合作，这一切就要靠吴怀恩自己。他感觉到身上担子的分量。

当吴怀恩见到老毛奇的时候，老毛奇竟然走出了办公桌来跟他握了一次手，这不竟让吴怀恩有些受宠若惊，他是很清楚老毛奇在德国的分量的。心中更暗自欣喜，看老毛奇这样子，德国的态度很好啊。

平常这些洋人见自己的时候总是昂着头仿佛没

看到自己一样，现在竟然做到这个份上，德国人的‘诚意’很足。

“吴先生，很对不起，前一阵子我实在是太忙了，一直没有时间和您见面，这一次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

吴怀恩脸上满带笑容，很恭敬地向老毛奇说：“元帅阁下，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挺得直直的腰杆并没有因为对面老毛奇的身份而弯下去半分。这是吴怀恩等人来欧洲之前刘暹对他们的必须要求。在公事上，握手就可以了，弯腰抚胸行礼，新秦不来这套。

就算吴怀恩在给刘暹做侍从的时候，刘暹都要求他面见自己的时候，在对自己做汇报的时候，胸腰挺起，腰要挺直。点头哈腰的那套，新秦不来。他们作为对外公事的时候，也别给洋人来这套！

吴怀恩态度从容，有礼有节的态度赢得了老毛奇的好感。身为一名军人，相比老毛奇对于阿谀奉承的人也是不感冒的。双方很快进入了正题。

第四百四十九章太狠了，也太损了！

吴怀恩与老毛奇的这次见面，为新秦正式打开了德**方的大门。

多项枪炮军舰装甲上的技术交流不提，只每年五十个名额的军校留学生就能给秦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德国高级军官学校，德国陆军军官学校，慕尼黑军校……

刘暹虽然对秦军的战斗力很认可，但军事发展到现在西方无疑是压倒了东方。秦军士兵的军事素养绝对可信，可工兵、炮兵等技术兵种跟西方同行比来，无疑是逊色一些的。再有后勤系统和参谋制度的建立，秦军跟德军也有一定的差距。对比德国多少年来一点点积累发展起来的，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军事理论支撑的军队建设，秦军无疑是野路子出身的‘土八路’！要想让秦军的实力向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系统的接受西方军事理论就是必不可少

的。

这就跟解放军军事理论的奠基离不开刘伯承一样。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人在南昌的刘暹现在正面临着李成谋的疯狂反扑。他将手下的炮艇集合编队，是摁着丁义方狠揍了一顿，现在丁义方退入了赣江中，根本不敢在鄱阳湖露面。刘暹的着眼点也全在饶州府和南康府身上。

现在秦军与云贵方面的攻势几乎停滞。这两个贫瘠又地势复杂的省份，真的想要推平的话要牵制着秦军太多的军力和精力。秦军如今的主要用兵方向就是湖南和江西，后者进展很顺利，前者也很顺利。大军兵锋已经跨过衡山。只只湘潭、醴陵了。

湘军在衡山、宝庆完全是不战而退。显然衡阳的当头一棒让他们很痛。就是在湘潭和醴陵，湘军的抵抗也很虚弱。不出意外的话。刘暹很快就能得

到秦军兵临长沙城下的号消息了。

而江西这里，秦军现在横扫饶州和南康不在话下。只是广信府西面的楚军越积越多。若是秦军主力进攻饶州和南康两府的话，楚军肯定会趁虚杀进广信的。刘暹还是感觉手头的兵力太少，如果江西方面再多出两个营来，那局势将全然一变。

“楚军，楚军……”

看着地图上江西旁边的浙江、苏南，天堂之地，鱼米之乡啊。左宗棠跑回杭州以后，刘暹就通过军情处多次寄信于他，为的就是能拉拢他来。但左宗棠的态度很暧昧。没有言辞厉色的拒绝，可也没有和颜悦色的允诺，甚至连一封回信都没。送信的人除了第一次亲眼见了左宗棠一回，接下的四次，那全都是由侍从转交。

刘暹不相信左宗棠有给满清陪葬的心，但他也觉得，自己若现在露出什么破绽，这个左今亮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报仇的号机会。

对于楚军，刘暹的态度还是打的。打的要灭了。再拉拢左宗棠绝对可以。

他的眼睛看向了福建、广东。

法国人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那闽台海面上飘着的六艘法**舰已经退到广东海面的西部，再过两天就能到北部湾了。所以法国人已经不成问题。那么留在闽粤的部队是不是就可以用来进攻杭州？可这些部队之前的打算是直接在上海登陆的！

对于浙江，刘暹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大军席卷了苏南。逼着左宗棠投降！

但是成千上万的军队跨海进攻，必须要舰队护航。法国人现在还没离开南海，刘暹也要防着他们杀个回马枪不是？所以这个事情最好是等到铁甲舰修缮完毕之后！而且几万人的投入部队。后勤方面的压力是极大的。这一点上必须要有保证！所以也很费时间。

那么现在秦军的情况就尴尬了。在江西方面，

进攻。兵力不足；不进攻，坐看刘坤一重整旗鼓！是个标准的两难问题。

……

江西吉安府城。庐陵。

吉安知府王明义最近忽然勤勉了不少，衙门签押房里三天两头就开小会。

在吉安做官的人都知道，王明义的脾气是很好的，对手下的官员们很客气，对吉安的驻军人员更客气，还有对下面的百姓士绅很可亲，很少在堂面上发脾气。而且出手还特别大方，基本上是个绝顶好的好boss。谁让人家跟秦王是姻亲呢，他是刘暹老舅王贵生的一个堂侄子。

刘暹拉队伍办团练的时候，他还正在乡里读书。是刘暹万里西征的时候才进了秦军系统里，先是在后勤方面，然后调去了农庄系统。但实在不是什么人才，这些年锻炼下来，现在也只坐上了知府的位置。

这个职位绝对不算高。要清楚，秦军农庄系统里历练出的人才可以算是新秦政府文官里的嫡系。这些人在秦军起兵以后一跃上位，小的县令，中的知府，大的省级高官大员，你说是赶鸭子上架也好，霸王硬上弓也罢，反正在秦军文官一系里是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王明义如此高的‘条件’，现在只混到了知府，他能耐如何是可见一番的。

吉安府的官儿们都见惯了王明义的和蔼可亲，却不料今天王明义的脸上好像刮了一层浆糊，难看的要死。签押房里的气氛也变得阴冷潮湿起来。知府大人不但脸难看，而且不说话，看来是被什么事情气到了。底下的属官、佐官们都不敢开口，就静静等着。直到最后警局的局长田永红的咳嗽声打破了这份沉寂。

田永红是秦军的老人。但命运不济，征新疆打老毛子的时候，掉了两根手指头，那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军队。

最早是在新兵营做教官，然后调入了军情处。不是说间谍头子，而是做情报员的射击教官。现在又被调来吉安做警局的局长。

有着这样的身份背景，田永红职位不高，可整个吉安府没谁敢招惹他。行伍出身，又不是读书人，思想是非常可靠的。上面的政策贯彻得力，十分认真。王明义在吉安府要说共同语言，还真就属田永红是最多的。因为王明义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来自哪里，知道上面的一条条规定政令为的是让新秦更加强大，这是跟他的利益休息相关的。自然田永红这个对上政策贯彻得力的老人就最合他的心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也该他出来说话。打破签押房里低沉的气氛。

“王大人，泰和贪腐案件实在令人痛心，我等引以为鉴，当聆听大人教诲。”

泰和贪腐上了《大公报》真的是捅马蜂窝啊！

官员们都在心里面暗叹。然后竖起耳朵来听王明义的训话。

“诸位同仁，泰和贪腐案，你等敢说自己真就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吗？小小知县倾吞七千亩良田，胆大包天。伙同劣绅瓜分五万余亩田地，罪不容诛！

天下止不完的贪污**，何以该此陋规？”

王明义似乎真的气的不可抑制了。说话中满脸通红，提及泰和县令和泰和治下的那几名土豪劣绅的时候，更咬牙切齿。

“泰和事发之后，本官多日难眠，辗转反侧，想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来。今日跟各位同僚议一议。大家也提提看法。如果可惜的话，本官就上书秦王！”最后两个字说的签押房里几十个大小官僚寂静无声。

“官员为朝廷之根基，吏治不廉洁，百姓何以信朝廷？我等皆与国朝共益。国朝不兴，我等亦是

不兴。国朝败落，我等也自败落。所以，廉洁吏治，尽一切手段打击贪腐，刷新官声，给百姓以信心，是国之大事也。

现今国朝官俸丰厚，制度明了，官员身上负担大减。但商气亦盛，滚滚红尘，也诱惑百千呐。

如果廉洁吏治，不仅要打击贪腐，更要用一些强制政策来保护官员。”

“比如说公开家资，申报田产。这就是一个好法子。”

“每个官员就职、履新、迁转，就把自己的家底报一报，都察院查一查。看看前后对照怎么着，有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就可以相当程度的看清一个官员的清浊本质么。”

王明义的话说的地下几十名官员人人脸上青白不定。这真的是王明义这个‘好好知府’想出来的点子吗？

太狠了。也太损了！

“官员所担责任重大，朝廷当用手段以保吏治……”

整个签押房寂静无声。王明义还在长篇大论的讲述着他这个法子的好处。似乎一点都没发现底下人，人人都坐立不安，人人都脸色变幻无定。

他只在内心自叹着：“自家人就是自家人。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高明的点子来。只凭此策，自己就能一鸣惊人，响动天下。这接下来就也能换个更好更舒服的位置来了。”

王明义在吉安府做了几个月的亲民官，真心觉得自己不是干这行的料。要是待在国府里座座接待、招待什么的，自己就舒坦的太多了。还有高帽子！

签押房里寂静无声，对于王明义发出的‘提提看法’的邀请，没有一个出头开口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可他们又想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

一个财产公开，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把所有当官的都要吓尿了！

“如此说大家都是没意见喽？那就好。本官立刻写道折子上奏秦王。这政策对一些人是很不利的。我吉安府官员无一反对，这证明我吉安府官员主体上还是好的。泰和县之事只代表少数……”

第四百五十章左宗棠的大开脑洞

“王上，整顿吏治……，臣怕时候还未到。”丁振铎大脑里组织着自己的言辞，“大秦龙兴之初，正是与满清争天下之时。士绅地主向大秦则王上大业可成，士绅地主忠于清，则满清可苟延国祚。臣以为，此刻还不能对天下士绅过于苛求。”

这个话其实就是标准的权术！士绅地主现在还用得着，您的龙椅还没坐稳当，要等天下安稳了，再扫一扫屋子才对。

刘暹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沉声喝问道：“如今我新秦大势已成，何须一群土豪劣绅锦上添花。从根底上扎好基础，这栋大楼才能盖得更高，质量更好！”

丁振铎又是躬身一揖，提高嗓音道：“王上，当今实事虽然中不如西，但士绅地主依旧维系着地方局势之安危。

大秦新员未足，旧官当道是无可避免之情。而旧官，即是士绅土豪之代表。

失去官员之心，即失去士绅之心。于王上大业有碍啊。”

丁振铎作为一个从科举中走出来的落考举子，他很清楚一个人当了官后会迅速聚集起怎样的‘家底’。尤其是眼下这个时节，贪污**成风的年月。

丁振铎可以肯定的说，每一位旧官的屁股后头都跟着大批的‘投靠’。刘暹要财产公开，在眼下这个夺天下的期间，这完全是断绝官员们的财路啊。就像当初刘暹在汉中做的那样，地方官现在只需轻轻地动一动彼，就能将大批的田产收入自己的囊中。这件事的起因——泰和贪腐案。不就是这样么！

丁振铎这番话一出来，刘暹身边顿时就有人附和。

“丁大人所言极是！”

“官员为朝廷之根基。不可轻动。”

“官员所担责任重大，朝廷理应宽待之……”

前一阵子。刘暹示意地方官府清理田亩，收录隐田，就已经让天下的官僚损失上好一笔了。没想到这清查田赋的工作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呢，刘暹又在‘官员财产公开’这个闻所未闻的方面做起文章来了。这样搞下去，天下当官的可要去喝西北风了！

别以为拿王明义做个幌子，天下人眼就都花了。明眼人多着呢。

刘暹冷哼一声，目光沉沉地在大堂中一扫，顿时没有人敢说话了。刘暹可是标准的开国皇帝。他屁股底下的龙椅可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虽然平时为人和气。但也不会有人认为他这个秦王是软弱的，是好欺付的。

“本王待天下官员士绅还不宽厚？满清官员年俸才是多少，本王手下的同品官员拿到的年俸又是多少？

本王想来推崇高薪养廉这句话！

再者，科举起于隋唐，宋元明清而盛。中国从来以科举而得官者，至少需要举人的功名，要做高官大员，更必须有进士的功名。

除非是有如太平天国起义这般的天下动荡，进士、秀才才会进取督抚高位。否则何曾见过一例？

而进士者。一科不过三百人，平均一年仅仅百人！如今本王的治下，是秀才就可以做官，甚至粗通文墨者。只需用心，既可以做官。光是两广福建三省的官员就有十万有余，平均一个省就是三万多的官僚。可与满清全国的文官相当。

那些士绅从本王这里得到官位要比从满清那里得官位容易何止十倍！

这还不宽厚吗？”

事实上官员财产公开。说到底还是关乎士绅阶层的利益，而非单单一个‘士’。所以丁振铎才会这样进言。甚至不管是丁振铎还是刘暹。所说的话里面，把‘官员’的字眼换做‘士绅’。立意才更准确。

士绅，士绅，光有‘士’不兴，单是‘绅’也不行，两者结合到一块，才是旧中国皇朝统治的根基。

刘暹的声音渐渐变高：“本王听过一句话：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瑶。人都是要讲良心的。本王待之以厚，尔等官僚又要怎么回报本王？

人不是不可以有**。但要克制住这**。否则就是贪婪无度，就是自己找死！

泰和窝案都知道吧？小小一个县令，小小一群**品官僚，小小一撮土豪劣绅，就敢如此胆大妄为，令人震惊。你们触目惊心之余，也要心生警

惕。

为什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一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是拦不住人的贪婪的。必须更进一步规范、约束官员的行为，要划出框框来，让他们不敢逾越。

踏入官场，谁也不想成为贪污犯，挨上一记断头刀！这财产公开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如果有这个政策，那群小官僚还敢这么肆无忌惮吗？玩火**，引火烧身！”

刘暹的话真是不大好听，不过谁也不想去触他的霉头，全都低下了头，装出认真听。反正现在堂上的这些官儿们大都是秦军嫡系，是新兴阶级，脑子比较灵活，得到的钱财很少有人去购买田地，而多是去投资工商。现在何苦去为不相干的人强出头？

看到所有人都不吱声，刘暹放沉声音道：“这

次本王就要把‘财产公开’制度推行天下。传本王的旨意，自即日起，所有文武官员在3个月内，都需向所在衙门申报他本人、父母、妻妾、子孙名下之财产，以备监察院审核之用。并且天下官员还要接受报纸舆论之监督。若有所报不实和有意隐瞒者，立即革职，夺去功名，永不叙用！”

这样就推广啦？财产申报！财产公开！？

大堂里一堆文官武将面面相觑，内心里都一阵阵苦涩。这申报田产可不是闹着玩的，谁不知道‘千里做官之为财’的道理？而发财之后当然是买地传给子孙了。可要是官员田产必须申报备案的话……，这今后谁他娘的还敢买上几千亩的良田留给子孙后代？谁还敢动不动十几套宅院，几十家店铺？

给秦王当官的俸禄才多少啊？这样的主不用查就是个大贪官！

那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真他娘的绝了！

刘暹知道手下的官有大多人不大干净了。现在是乱世阶段，就跟当初他在汉中一样，大笔一挥成千上万的良田就能塞进自己兜里。中国的官僚史就是一部贪污史。刘暹可不认为自己的军队是按照人民解放军建造的，那手下的文官们就能跟原时空的红朝开国时期的官员们一样廉洁奉公了。

对于贪赃枉法这个问题，作为前世的屁民，刘暹是最恨的。只是他不像朱元璋那样对贪污无法容忍，还只让马跑不给马吃草。高薪养廉是他对贪污祭出的第一招。监察院赋予了重任和大权，还实行了新闻自由制度，当然不是绝对的自由。反正在吏治方面是多管齐下了。

但即便是这样，在多种制度的多重监管之下，刘暹依旧对手下的官员很不过放心。

泰和贪腐案的爆发根本不算引头。主要的是在他的感知中，晚清的中国官场，那就是一个谁进去都一身黑的大染缸。贪污是早就是深入中国官场骨髓的毛病，不可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微小改革就可以彻底消除的。刘暹的这些改良所起到的效果，不过

是一个给贪污犯们多制造些麻烦罢了。

至于因此而可能引起的麻烦，甚至是叛乱，刘暹的大兵不是吃素的，更不是不堪一战的豆腐兵。哪里有叛乱，那就立刻镇压了哪里。刘暹对于贪污**是决不妥协的。至于士绅这一阶层，真正的聪明人就自己滚出历史的舞台，不然的话，谁蹦跶，拍死谁！

杭州，竹素园。

左宗棠放下手中的报纸，目光看向窗外的草木，神态说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报纸盖在桌案上，上面《大公报》三个字清晰可见。

“财产申报，财产公开！”

真的出乎左宗棠的想象，就像是天外蹦出的灵光一样，炫目的让人无法自已。这绝对是遏制贪腐的一大利器。但就跟《大公报》上评论说的一样，

新秦推行‘财产申报，财产公开’政策，不仅是本身的用意，更是一种‘大气’的表现。

这证明刘暹根本不会对官员阶层妥协。

你再手握大权，能比得上千千百百个官僚的集合吗？刘暹连后者都一竿子全打了，那么还会因为几个前者而妥协、包容吗？满清的一些手握重权的官员，如果还抱着一些自以为是的念头，还是趁早的打消吧！

左宗棠不能不多想。这是不是刘暹借机对自己发出的一种信号呢？！

身上担负着数万楚军官兵存亡和未来的他，骄蛮如其，这个节骨眼上也会脑洞大开。

自从退入浙江以来，外人不知道，左宗棠却是清楚，楚军内部对秦军已经有了恐惧和厌战心里。而且秦军的人能多次联系自己，那么想必同样也会对自己手下的将领们拉拢有加。但左宗棠除了从刘松山、徐占彪等少数几个人口中得到这一消息外，

其余的人可跟锯嘴的葫芦一样，一个字都没向他吐露。而即使是刘松山和徐占彪等几个，也没见他们把线人拿下解到自己跟前来。

左宗棠相信自己还能掌控住楚军全盘。但他原先的自信已经要消磨光了。

投降！

这个让左宗棠感到羞辱的词汇，已经是他必须要面临的选择了。

第四百五十一章上海魅影，水到渠成

吴淞口外，零星的炮声不住的传来。整个上海滩都是人心惶惶。新秦水师在大破法国舰队以后，终于在10月份兵临上海。

所以纵然现在吴淞口外只有两艘秦军的木壳炮舰，但见落叶而知秋至，满清在上海的统治就这样的已经开始动摇了。

更别说，上海本就是秦军渗透的中心地之一。那上海站至今依旧是军情处置下唯一的特级军事情报站。

川沙抚民厅，后世上海的浦东新区。夜晚天上的星月无踪无影，天地一片漆黑。

吴淞东炮台一间下房中，守备黄安喝干杯子里的残茶，正想熄灯歇息。突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传来，接着门扉上就响起几下轻轻的叩击声。

怔了怔，黄安有些迷惑的走到门前，略微提高了声音问道：“是哪一位兄弟啊？”这时候来打搅，没一点眼色。下半夜他可还要守夜呢！

门外头传来一个沉厚低促的嗓调：“我是啊，何勇。你快开门。”

何勇，和黄安一样都是东炮台的军官。这个在一鸦中被毁了的东炮台，今年春天里才修缮完毕。李鸿章在此地部署了八门重炮，三明五暗，以副将清安为主官。

清安是标准的八旗子弟，为人骄横，嗜爱喜乐，到任之后混在上海滩的时候远比待在炮台的时间多。这炮台的主要事物，就是由何勇于黄安两人管理。但是黄安手中那有背后有着上海站支应的何勇的钱多，在清安面前远不及何勇有颜面，何勇孝敬的多啊。所以炮台事物以何勇为正。黄安为辅。

不过这个深宵时候他找自己干什么？他不该在前头守夜吗？会有什么事吗？

心头不明白着，黄安匆匆披起衣服拔栓开门。何勇魁梧伟岸的身影已一闪而入。并且顺势反手将门掩上。

黄安吓了一跳，但还是没其别的疑心。问道：“何大人，可有什么事情要问？”

点点头，何勇脸上显出的是一片严肃慎重的表情，压着声音道：“兄弟我有一件事需要大哥帮忙，这事儿外传不得人……”说话着何勇脑袋就越来越靠近黄安。

“呜呜呜……”捂嘴、捅刀，看着挣扎着眼睛里还有惊骇色的黄安，何勇面上也闪过一丝不忍，但继而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可怪不得我，要怪只能怪你正巧赶上今夜里值班……”

簌簌于夜风之中沙沙作响。

炮台外面的小村里。一幢外表其貌不扬的小房

屋中。一扇窗口里透出晕沉的灯火，暗朦朦的，黄色的灯光似乎凝臀在窗纸上了。

何勇跨过院门才到屋前，黑暗中就有一条人影闪出，低声问。“办好了么？”

轻轻一笑，何勇比划了一个手势，“炮台里大半是咱们的弟兄，办那事儿还不是手到擒来。”

闪出的这人，正是川沙抚民厅的同知王元斌。虽然明面上他们两人根本没什么联系，可是在上海站中，他们是一个级别的。

何勇抬头向着房内点了一下，低声问道：“王大人。上面都是谁来了？”

“进去了不就知道了。”王元斌一拉何勇走了进去，嘴里低声说道：“来的可是咱们上头上头的上头……”

晕黄的灯光，自桌子上一座莲花灯罩上散映出来。静静沉沉，宛如浮漾起一片淡黄的雾氲。

在沉暗的光晕映照下。刘暹身边的侍从卢乔神色平静的坐在椅子上，见到二人进来两眼一瞄。神色中不自觉的带着一丝厉色，开口问道：“得手了么？”

灯光的照射下，何勇看到房屋内坐着六七个人，全都是短衣小民打扮，而里面除了田午这个直接负责川沙区域的联系人外，其余的竟是自己从没见过的人。而这些人中，很明显田午的地位并不是最高！

农历十月十七日，川沙民团突然举旗反清。首领田午、史东来连夜举兵攻夺了吴淞口东炮台，及至天明时，川沙民军已经汇聚超过了三千人。

消息被传到上海城中，淮军在上海的**oss丁日昌怒火攻心，气极而厥。丁日昌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原时空里他在今年的八月份里就已经辞官归乡了。但是现在，丁日昌依旧在上海为大清站最后一班岗。他的老家在广东，丁日昌是有家也不能回啊。醒来后的丁日昌连忙调集淮军和上海练军进攻

川沙。却根本不知道昨天船就到了吴淞口的两艘秦军战舰乃是真真切切的运输船，大批的枪炮在这两天里已经给运到了川沙。

　　而川沙民军的军官和骨干全都是秦军的精锐，其余士兵也都是上海站这些年来笼络在手的心腹。这些人大部分是斧头帮、工友会的人。忠诚是可以打满分的！

　　这些年中也有过一定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川沙民团组建起的这一年时间，王元斌、田午等人以轮换、轮转的形势，将这三千人是里里外外都训练了一遍。这些人拿下真枪真炮以后的战斗力，说跟正规的秦军比当然还有差距，但也不逊色新兵营出来的新兵太多。

　　但是不巧，第二天秦军的主力舰队就赶到了吴淞口。大批的后勤运输舰直接在川沙临海的码头停靠，虽然川沙临海的码头很小，一次只能让两艘运输船靠岸，但这也够了。

　　一个上午的时间，整整两个营的秦军鱼贯而

下，还借枪炮齐全。只此力量，秦军在陆地上就有了跟上海淮军一较高下的本钱。

而吴淞口，又一场舰队与炮台间的较量开始了。一边是石屑横飞，一面是翻江蹈海，炮台塌方的声音与滔天的海浪声交杂在一起，谱写了这场炮战的乐章。

罗卓云是淮军的老炮手了，当年推着小炮跟着李鸿章征战苏杭，在淮军已经呆了小二十个年头。但他大字不识几个，所以干到现在也只是个队官。

炮战进行得异常激烈，不时有秦军战舰打出的炮弹落在他所在的炮位——吴淞口西炮台。吴淞口的主阵地，三十五年前的那一战，这里拥有175门大炮。可惜两江总督牛鉴的临战逃窜，致陈化成不得已孤军作战，最终血洒疆场，西炮台也陷入了敌手。

鸦、片战争后，海防形势发生变化，防御设施集中于黄埔江西岸。东炮台未再修复，西炮台则屡加改建。工程仿照西洋式样，架木排桥，外用三合

土筑造。后又三面围筑土城，长550米、高4～6米，垛墙高2～3米，内设暗炮台11座、明炮台3座、弹药总库2所、小库11所，装配弹药房2间、兵房46间，共安装大炮12门、小炮6门。

西炮台还是很坚固的。但再坚固的东西也有损毁的一天。200mm口径以上的重炮，持续不断的轰炸，就算是石头、钢筋、水泥也不可能一直坚挺着，更何况是一堆三合土呢？

在连续遭受战舰重炮轰击后，炮台已经多出塌陷。而秦军的战舰，则只要挨炮后一有危险，那就立刻撤下去修缮补救。反正秦军战舰比较多，而西炮台最大口径的火炮也不超过200mm，也没有‘一击毙命’的能力。

顶上不时落下石灰，连墙壁都出现了道道裂纹，不过罗卓云似乎没有想过躲一躲的问题，两眼通红的他现在想到的只是怎么把一发接一发的炮弹打到秦军的战舰上。他不懂得什么精忠报国的大道理，他只是为了给淮军争一口气。自从秦军起兵以来，湘淮军在云贵，在湖南，在江西，败的都太惨

了。

“炮膛太热了，再打下去恐怕会炸膛啊。”身边的炮手这时说道。连续的密集发射导致炮管温度已经上升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什么，你说什么？”罗卓云的耳朵这时‘嗡嗡’一片，除了响亮的炮声根本听不到其它声音。炮手见了便在他耳边大声的再说了一遍。

“那还不浇水，往上面浇水！”罗卓云根本不管炮膛热不热，他只要打！就见他猛地一甩手道，“秦逆又上来了，给我狠狠的打！”

又是一发炮弹命中了秦军靠前的致远号铁甲舰，旁边炮手忍不住一阵欢呼。虽然罗卓云这里的火炮只有六吋口径，甚至打不透致远号的装甲，但这一炮轰掉了致远号的烟筒和桅杆，还引起了一点火头来，罗卓云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一声巨响，轰然间整个炮位倒塌了，罗卓云和其他七八个炮手连惊呼都来不

及，就被永远地埋在了里面。

周浦镇清军阵地上，黄仕林拄着一把砍刀在‘呼呼’的喘着粗气。秦军终于是退下去了，自己手里的子弹都要打完了，他们终于退下去了。他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敌人的下一轮进攻。至于下一次能不能守得住，黄仕林一点信心都没有。

作为淮军镇守上海的领军大将之一，黄仕林顶头上司是吴长庆，吴长庆的庆军是淮军的基本盘之一，现在一共有十三个营头，黄仕林作为其手下头号大将，自带四个营头。

今天黄仕林带兵进入川沙，那是为了镇压川沙民团叛逆的。结果哪知道，他镇压别人不成，现在自己都要被镇压了！

第四百五十二章吴长庆的伤心

四个营头，扣除掉部分留守的兵力，黄仕林手心里握着两千大兵。在他看来自己对付的只是一群泥腿子，一堆乌合之众而已。人数再多也不值一提！自己提兵两千人杀过去，那还不是沸汤泼雪，轻而易举的就荡平一切了！

结果他们在周浦镇一头撞在了川沙民团的铜墙铁壁上。

整整一个上午，黄仕林发起了三次进攻，全被川沙民团打退。伤亡了两三百人！而到了下午，川沙民团不在对面了，换上来的是标准的正规秦军。

黄仕林千辛万苦的打退了秦军两次进攻，但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士兵损失也达到了一半的程度。可是后头的援兵还没到，吴兆有、张光前，两个家伙距离周浦镇还要一个多时辰的路程。黄仕林只有听天由命了。

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自己也算为国尽忠，为中堂大人效力了。

可黄仕林想想又有些不甘，自己才四十岁，还没活够呢。想到黄仕林的心就扑腾扑腾的直往外蹦。他知道自己这样想意味着什么。

“轰……轰……”

很快，秦军的炮火再度开启了耕犁。在清军阵地上掀起起了连绵的巨响。

黄仕林领兵望着黄浦江逃去。

仅仅是一天的时间，上海战局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浦江以东区域，尽数为秦军所夺取。

两天后吴淞西炮台变成了一堆废墟，多艘身带弹痕硝烟的秦军战舰沿着黄浦江而入。而另外的秦军舰队主力，掩护着海军陆战部队在宝山登陆。轻易地拿下了嘉定。自上海北路大军压下。

吴长庆一拳狠狠地砸在面前的胸墙上，此时他的眼里满是泪水。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那只因还未到伤心处。

吴长庆现在都要痛哭流涕了。他十三个营头的兵力在川沙，在嘉定。两战丢了一半还要多。吴长庆心疼啊，他伤心的很呐。

从阵地上跳出来，骑上一匹快马吴长庆就往上海跑去。

当吴长庆不顾士兵拦阻冲进来的时候，丁日昌正在府衙内默默思考。丁日昌挥手让士兵退下去，然后看着双眼通红、一脸硝烟的吴长庆。

吴长庆情绪很激动，对丁日昌说：“禹公【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多给我一营人马吧，秦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兄弟们在南翔快扛不住了。”

丁日昌冷冷地看着吴长庆：“一营人马？就是一队人也没有。”

“那禹公您就快撤吧，秦军随时都有可能攻进上海县。”吴长庆急着道。

“往哪撤，上海就这么大你让老夫往哪撤？江南制造总局就在高昌庙镇，李中堂的命脉就在高昌庙镇，你让老夫往哪里撤？如果你顶不住了，我可以换人，不是只有你才能当得了这个江南提督的。”

吴长庆看着丁日昌的眼睛都可以冒出火光来，‘啪’的一个转身，最后愤愤看了丁日昌一眼。摔门而去。

上海哪里没兵了？他丁日昌手心里就握着两千多练军。还有吴育仁的三个营头，以及孔昭右、孔昭左兄弟手下的三个营头，上海县城里还有足足六千兵。

但丁日昌不给，吴长庆还能抢么？

丁日昌抬头看着墙上的上海地图。脸上毫无表

情，只是目光却更加幽远了。

……

昆山外，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正在急速行进着。

“快！快！都跟上！都跟上！”

焦文斌站在这条土路边的一处缓坡上。冲着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吆喝着，并不停的抬起手。抹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

已经是十月份了。上海虽说不上寒冷，却也要穿上冬衣。可几十里地远的急行军来。焦文斌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燥热的。现在他就是卧在冰雪上，也只会是冰雪融化，而不是他焦文斌的身子僵掉。

这里是上海西面昆山的东南区域，已经过了陆家浜，距离白鹤港已经很近了。此次奔袭行动的主力就是海军陆战旅的士兵，整整一个营的战兵，扣

除掉后勤人员之后，是全拉了上来。

他们的目的是从白鹤港河段，渡过吴淞江，进入到青浦，也就是上海县的侧后方面。攻下诸瞿镇、泗泾镇，封堵住上海淮军的退路。

御驾亲征的刘暹可不准备在上海耽搁太久的时间，大军兵分两路，一路在川沙，一路在宝山，狠揍了吴长庆一顿后，宝山部分再分出一支部队来穿插去上海县后方。就是为了给全歼上海淮军做准备，也是用不可阻挡的大势压垮上海的淮军，让他们乖乖投降。别去找破坏江南制造总局的麻烦！

经过长时间的急行军，亲自带队的焦文斌知道，已经有三四十名战士掉队了，但是即使如此，部队也不能停止前进。现在就是在抢时间，刘暹给他的命令非常明确，那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一直到遭遇敌军。

所以，焦文斌只能带着部队玩命一般的向前奔跑。为了保证部队的行军度，焦文斌甚至命令官兵们将行囊尽量清空，连军毯棉被也留在了后方前进

基地，以便尽可能多的携带弹药。向导由上海站的谍报员担当，路是绝对不会摸错的。

焦文斌第一次到上海，现在也不太清楚他现在正站在什么地方，虽然他手里有一份军用地图。但是把地图和脚下的土地对上号容易，把人跟脚下的土地联系上感情就难了。

什么昆山、青浦，焦文斌只认任务目标。

站在缓坡上，焦文斌与海军陆战三营的营长高建远研究了一下地图。高建远是个有点二的愣头青，性格耿直，海军陆战旅还是陆战大队的时候，当中队长的他就常让焦文斌下不了台。但这人军事素质确实很不错，新事物接受快，掌握也快，就说这图上作业的能力就比焦文斌的水准高出那么一截。指着地图比划一下，很快换算出了实际距离，而宽度只有几十米的吴淞江也被他准确估计上了泅渡时间，就信心十足的保证，在天黑之前就能赶到天马山。

天马山因顶峰巨石层叠，险峻挺拔，似云中奔

马，故名天马山。海拔很低，不到三百米米，但你搁不住上海周边山少，所以在上海道很有几分名气。后世这里更被建成了个风景区。

从这里到上海县城不足五十里地，可以说只要陆战营准时运动到这里，大迂回就算是完成了。丁日昌除非是放弃部队，否则淮军成建制的撤退就躲不开陆战营的堵截！

焦文斌收起地图，向一名站在身边点人数的文书询问，得知又有五个战士掉队，不过现在他确实没工夫等掉队的人跟上来，他必须尽快赶到吴淞江边过河，一切以尽快渡河为前提。想要完成任务，渡河是个节点。吴淞江过去了，即使淮军反应了过来，派兵堵截，焦文斌也有打到天马山的信心。那些掉队的人自有后续部队收拢。

“弟兄们！加把劲，前头就是吴淞江了！等过了河，咱们好好休息！”

焦文斌一边为战士们鼓劲，一边从一名气喘吁吁的士兵手里那里接过了步枪和他装满了子弹、干

粮的背包。

虽然是一场作秀，但的确很能激发士兵的心气。

所有的人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前进，前进！一定要尽快渡过吴淞江，在天黑前赶到天马山，并在那里建立起阻击阵地，等待后续部队的赶到。

但是焦文斌终究是慢了一步。吴淞江他过的很顺利，陆战队以羊皮制成的睡袋为底，轻轻松松全军上下就都过了江去，那什么迫击炮啊、重机枪啊等等，一个都不少。可等下午五点半他带着队伍赶到天马山脚下的时候，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尖兵带来了一个让焦文斌有些郁闷的消息。一部清军已经抢先赶到了天马山，占据了天马山脚下的一个村庄，正在修筑阵地！

焦文斌随着尖兵摸到村庄附近，潜伏在山头上，以望远镜侦察，粗略估计庄内清军约莫五百人左右。人数不多，但是装备比较精良。焦文斌望远

镜里看到了至少两门机关炮，和两门54mm的后膛炮。不过目前尚未构筑好阵地，似乎这支清军部队也刚刚赶到，而一些被清军驱赶离庄的百姓现在仍在不远处的小河边踌躇徘徊着。

现在摆在焦文斌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果断出击，趁清军部队立足未稳，一鼓作气拿下这个村庄，全歼或是击溃清军。

在焦文斌的命令下，一部分官兵悄悄摸到了天马山的山脊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村庄。八门一二零迫击炮和十六门六零迫击炮，直接在山脊上建立起一处迫击炮阵地。

天马山茂密的丛林丝毫没有给陆战营炮队造成麻烦。

二十四门迫击炮开始调整角度和方向，指挥官蹲在山脊上的一处灌木丛后，仔细的计算着射击诸元，准备在战斗打响的一瞬间就端掉清军的那四门重火力，然后扫荡庄里的清军攻势和人员密集的地方。

仅仅二十分钟之后，战斗准备就已就绪，一个大队的步兵也绕过天马山，从侧面进入密林，慢慢摸到了山下。

清军竟然疏忽的连几个哨兵都没在天马山放，他们今天吃亏也怨不得别人。

一切准备就位，就等冲锋号吹响了。

第四百五十三章中堂大人叫我们降了！

“告诉前线继续猛攻！”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面对着来请示的通讯兵，刘暹似乎很不通情理的说出了这句话。但事实上是，焦文斌率部已经歼灭了天马山之敌，正在想着诸瞿镇进兵。

海军陆战营今天接近百里的长奔，现在还再接再厉的继续进攻，前线之兵有什么理由放松下斗志的呢？

通讯兵退去后，刘暹目光继续看向身边的这个四旬商人。“轮船招商局办的很好。短短几年就能从洋人手里夺回这么多份额，北洋各海口及外洋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处贸易，又承运江浙漕粮，你朱其昂功不可没！”

四旬商人，也就是被称为‘北地船王’的朱其

昂，原本弯着的腰立刻挺得笔直，满脸自豪，内心的忐忑就一下全消失了。

秦王能这么说自己，显而易见，是对自己认可和欣赏的。

“你安心的回去。在招商局内部统一一下思想。唐廷枢、徐润、两位，本王是很欣赏他们为人的。李鸿章一招，他们两人立马就能放弃自己在外国洋行东主那里打下的‘大好江山’，放弃了在洋行优厚的待遇，投奔草创中的招商局。这就说明两位都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是身为中国人，看到洋人在中国商业横行，心头的愤懑和反抗。

但人各有志，是愿意跟着本王，还是愿意陪着满清，每个人都要思量好。等上海战事结束了，你们招商局改个名字，北洋船运公司。然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去做！”

上海滩四大买办刘暹只准备搞掉一个--洞庭东山席正普！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铲除掉这颗毒瘤。给上海，给天津。猖獗的买办阶级一声最严厉的警告！

同时也给在华的洋人、洋商一个提醒，别拿新秦当满清。中国改朝换代了，皇帝老儿不一样了，态度也就不一样了！

在朱其昂之后，又有几个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来面见刘暹。每个人身后都代表着一方势力，比如说广东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徽商等等。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洞庭商帮，也就是刘暹准备要铲平的席正普席家所代表的洞庭商帮！

一个商帮当然不可能短短几年十几年兴起，洞庭商帮早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名头，席正普席家只是因势利导。靠着自己买办的身份撷取了洞庭商帮在大上海的主导权而已。

事实上洞庭商帮分为东山和西山两大股，前者因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在苏南、江浙一带的生意大受影响，是迫不得已，也是水到渠成，找二十

年前就大举进入上海这个洋人聚集之地，也因此成就了席正普席家在上海洞庭商帮的主导地位。而西山人则更重情义洞庭湖沿岸，所以上海的洞庭商帮更指的是洞庭东山！

刘暹直接拒绝了见面！

至于上海本地的士绅，他们的层次真心勾不到与刘暹来见面。卢乔是新秦的上海第一任知府。刘暹依照后世直辖市的法子设上海为直隶府，级别等平省级。

上海本地的一些士绅，能跟卢乔见上一面，就难能可贵了。

刘暹拒绝接见洞庭东山帮的消息迅速在大上海传播。不说席家的一群人会急成什么样儿，也不说上海滩诸多中外商人内心里会怎么想。刘暹更关心的还是上海战事进行的情况，更关心的还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否安全无碍！？

丁日昌已经是第三次发电报给天津了。江南制

造总局到底炸不炸？上海被包了饺子的七八千淮军。李鸿章到底是怎么样打算？

丁日昌做不了主。一切都要看李鸿章是怎么想的！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一脸复杂的走进了花厅。丁惠衡对着丁日昌叫了声父亲。递过去了一纸电文。然后对一旁心灰意冷，已经什么都不在乎的吴长庆说道：‘吴军门。别置气了，中堂大人叫我们降了！’

吴长庆平静的脸色裂开了，人更一下从椅子上挑起，两眼瞪得突出来的看着丁日昌，看着丁日昌仰天一声叹，摇着头把电文给他。

吴长庆的心像坠入了无底儿的深渊一样，‘中堂，中堂大人真叫咱们降了？’

‘中堂大人叫我等自保己身！’丁日昌已经没心情再去嘲弄吴长庆没政治脑子了。他现在心神疲惫，只想把事情尽数丢了去，什么都不管了。

年轻的丁惠衡还有心劲白了吴长庆一眼，内心暗自嘀咕，‘真没脑子。中堂大人能说的这么红果果吗？一个自保己身四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

时间再向后退了一个时辰，上海县周遭的枪声炮声猛的停止了。驻守上海的淮军军政boss们，爽爽快快的投降了。丁日昌、吴长庆两个头首人物亲自来见刘暹。短短的一天时间而已，偌大的上海就染上了赤旗的鲜红了。

这效果是连刘暹都意想不到的。他热情的扶起跪地请降的丁日昌和吴长庆，心中高兴的都要不能自禁了。

丁吴两人这么爽快干净的投降，一点条件都不提，是不是代表着他们背后的李鸿章也准备改换门庭了？

对于刘暹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现今的淮军跟二十年后的淮军还不一样，领军将领们还大都敢打敢战，同时李鸿章幕僚群中汇集的大批人才，也都算是这个时代中国士林当中思想最为开放的一批人！若是能完全的收入囊中，这些人都可大有作为！

刘暹举兵两万余人跨海远征，仅仅一天就拿下了偌大的上海。八千淮军投降，江南制造总局和上海府库、海关等完好无损。秦军只在上海休整了一日，就兵分三路。分别对着苏北、南京和苏南三地发起了大军。

八千投降的淮军加上之前被俘的淮军，超过万人。被编做一个独立团外加两个独立营，一个对一个配进三路大军之中。而川沙民团则被改为上海守备一团。得到了驻守上海的美差。

刘坤一在江西输了个底儿朝天，江苏的兵力真心给抽掉了很多。所以秦军两万多大军风头突进，那是秋风扫落叶一样轻松。

南通、扬州、太仓、常熟、苏州，常州、镇

江，真心是一路横扫。

南京城里的江宁将军穆腾阿一天三次的向北京和刘坤一告急。他手中只有两千不到的八旗新军。江宁虽然被清廷从天平天国手中夺回了十三年，但这里的旗人远不能跟天平天国起义之前时候相比，到现在也不足两万人。丁口更是只有两千许！

加上留守的两江练兵和少许湘军，南京城现下的兵力只有五千。面对溯江而上的秦军，这点人够干什么的？穆腾阿急的都要上吊了！

……

江南制造总局。刘暹对这个地方是久仰大名。现在落入自己手中了，那去看一看是必须得。

要知道现下秦军的一切军需都是从广西转运来的。太麻烦，也太费钱。

如果，如果江南制造总局能短时间里就结果后勤军需的大任，这给秦军带来的方便将不次于战场

上增添一万人。更不要说能节省多少运费军耗了。

机器厂、洋枪楼、炮弹厂、火药厂、汽炉厂、铸造厂、轮船厂……

作为李鸿章的命根子，这些年来几百万两银子的投入，即使相当一部分塞进了淮军之人的腰包，整个江南制造总局也可称个大字！

机械厂里的设备很不错，齐全也相当的现今。只要经过合理的整顿。江南制造总局完全可以担起重任。而对于这个拥有近两千名工人的大厂，旧有的诸多毛病的改造和根除该怎么去做，刘暹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工厂是属于总后勤部的装备局的。是军方的财产！刘暹相信军方有足够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至于期间要杀多少人，打压多少人。审判多少人，他就不操心了。

……

十月下旬。

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辚辚的碾过那坑坑洼洼的街道，剧烈的颠簸将车里的乘客颠得东倒西歪。虽然这种感觉与天津的街道没什么两样，但里头乘客还是透过车窗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云普兄。那些力巴在路中间修得是何物？‘乘客好奇的向坐在对面的朱其昂询问。

‘那不是力巴，是衙门交通局下属的建筑公司的工人。修得是交通岗亭。那上头得站着交通警察，指挥交通，手里拿两面旗，一红一绿，绿的通过，红的止步，谁敢违反，当场扣下。

还有那靠右行驶，都是新秦占了上海后的新政之一！

以后还要修马路。这坑坑洼洼的，都是打仗时候炮弹落下的坑洼。年前是都要修平的。几位若是

年后再来上海，绝对不会感觉颠簸。‘朱其昂笑着说。

‘那要是人走路呢？那什么交通警察管不管？‘那人又问。

‘那他就管不着。但不许乱穿马路，尤其是街口，得走斑马线。‘朱其昂的回答总让乘客觉得云里雾里的听不懂。

‘何为斑马线？‘

‘这个啊……现在路还没修呢，还没画。其实就是画在地上的白线，跟斑马的纹路差不多，故此得名。……别问我什么是斑马，我也没见过。交通局发的交通手册上就这么一说。‘朱其昂有些讪讪。但没办法，这位是李中堂派过来的人，他必须要招待好的。朱其昂可不愿在外头留下一个白眼狼的名号。

虽然他已经抱上了新秦的大腿。可对于李鸿章，朱其昂只有一百个尊重。

这车里的乘客也是他的老熟人，盛宣怀！

第四百五十四章胡雪岩和盛宣怀

当年与刘暹商讨轮船招商总局的小幕僚，现在已经是李鸿章分外依靠的一支助臂了。

光绪元年，盛宣怀头上的顶戴就变成了从二品。那时候他只三十岁。为李鸿章在湖北立起了‘开采湖北河南探矿总局’的架。虽然没搞起来炼铁厂，但是靠着个‘煤、铜’，盛宣怀每年为淮军进项过百万两银子！

现在盛宣怀来到上海，其目的只有一个：近距离观察一下秦军与洋人的关系，想办法与刘暹会晤。探一探刘暹的口风……

落日的余辉消失在天边，黑暗开始笼罩大地，喧闹了一天的上海滩终于安静了下来，伴着夜空星光而起的，是那租界街道上亮起了盏盏风灯。

相比公共租界里的盏盏风灯，上海华界就如同另一个世界，不要说路灯，便是油灯也没几盏。天

一黑下来，多数人家已上床安歇。

上海战事刚刚结束十天，人心还没彻底的定下来。夜生活还是免谈吧！

在一片漆黑中，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策马从道路上开过，人人手持火把，警惕的目光扫来扫去，马蹄在哒哒的声音中缓缓前行。片刻之后，又有一队骑兵从后路上来。骑兵簇拥着一辆马车，马车内做着的人正是已经历任上海知府的卢乔。

此次夜入英美公共租界，不是为了视察，而是为了赴宴。

晚宴是由一名德籍商人举办的，赴宴的除了德国在华商人之外，还有英美西荷意等国商人。甚至是法国的商人。

法国在上海的法租界已经被秦军还不留情的给没收了。但对于在华的法国商人秦军却没有什么触动，只要不是经营鸦、片生意的。一律照常。

那些为上海滩诸多洋行服务的华人买办们也来了一些。此外，上海滩华商当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也请了不少。比如说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这个左宗棠的钱串子也出现在了今晚的宴会上。

当然，卢乔依旧是今晚所有的客人当中地位最高的。即便是英美德等国驻上海的总领事，也比不上一个身份可与巡抚比肩的秦军高官。这是痛揍了法国远征军的新秦的封疆大吏，跟被法国人痛揍过一通的满清高官是绝对不相同的。

虽说是去赴宴，不是打仗，但是上海最高长官出巡，底下的人也不敢大意了。眼下上海刚刚被秦军占领，谁知道民间隐藏着多少对新秦政府不满的敌对分子啊。卢乔要是被打黑枪了，上海警备军和警察局都吃不了兜着走。

卢乔可是侍从室里出来的又一号大人物。在侍从室一系很有影响力，而侍从室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秦军文官一系中最受瞩目的所在。

开罪了侍从室一系，就是有天大的背景也是件大麻烦。先不说会不会被侍从室的人在秦王耳朵边上上眼药，只被季锡良执掌的监察院盯上了，就能让人变得欲死欲仙。

所以此次跟随卢乔一起行动的除了知府衙门的警卫队之外，还有上海驻军的部分骑兵。警察局也在卢乔前往英美公共租界的路上，组织了人员戒备。路上有巡哨的队伍，各个路口也都有持枪警察把守。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官府在抓贼呢！

小心无大错，毕竟卢乔身系一府之前途。必须提高警惕。

德国人的宅院就在黄浦江边上，主人汉斯.迪特，是1871年到的上海。他先是以化学染料生意入手，很快经营范围扩展到精密机械和采矿设备上。1873年在租界购买了现在的府邸。

迪特手中有钱。讲究生活，三四年时间的经营，一座普通的宅院变成了占地四五亩大的豪华庄园。洋房草坪。德国式造型，德国式园艺。

在卫队和骑兵的护卫下。卢乔很快来到了公共租界。离得还有一段距离，就望见了那灯火通明的德式花园。建筑式样迥异与中国传统结构，夜幕中格外惹眼。

卢乔深吸了一口气。他脑子里回想着刘暹对他说过的那些话，安定洋人华人的心，上海将是中国对外的第一窗口。上海的位置将会比广州、香港更重要！

并且胡雪岩也要来，还有盛宣怀，卢乔今夜肩上的担子很重！

‘卢敬轩是新秦侍从系的大将，是秦王贴身的亲近人。杏荪要完成李中堂所托之愿，今夜大好机会，可不能错过啊！’

迪特的庄园内，胡雪岩看似不经意的跟盛宣怀

走到了一处。

左李是不对付的。左宗棠在满清官场就没几个盟友。胡雪岩自然跟淮系也不对付。丁日昌跟他就有很深的纠结，胡雪岩要是能对淮系印象好了，才有怪！

但实事逼人。两人一投淮军，一投楚军，都是在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当时的他们可真心想不到，遥远的汉中之地刚刚城里的一支二百人小团练，会在十五年后拥有扫荡南北，一统天下之势！

从这一点看起，胡雪岩这个老前辈和盛宣怀这个继往开来者，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心有戚戚的。

当然，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胡雪岩与盛宣怀现在都万分想弄明白对方背后大佬是什么个意思！？

‘彼此彼此。雪翁当该也是奔着卢大人来的吧？’

‘想想阜康钱庄鼎盛时候遍布大江南北，设立分号二十余出。而现在却只存留浙江一地……‘

胡雪岩绝对是盛宣怀的前辈，不管是年龄上，还是人生道路上。但是背后立场不一样，两个人见面一开口就都蕴含着唇枪舌剑。

胡雪岩面上丝毫没有异色显露出来。阜康钱庄从前年开始就算是完了。胡雪岩鼎盛时候能够操纵数以千万计的白银，阜康钱庄鼎盛时候资产高达两千万两银子。但是自从铸币银元这个东西出现以后，秦军、淮军、湘军、朝廷。都来分吃这块肥肉。阜康钱庄依靠着楚军当然也有一块肥肉进项，但数以百万两银子的利益和大江南北全国的布局网点。孰优孰劣，他自己都也说不清楚。

卢乔的到来让整个宴会进入了正式开启的阶段。迪特引来了英美德等国的驻上海总领事来给他相见。然后就是一帮上海洋行的一批头面人物，最后才是华商。

秦军强力收回法租界的举动让上海洋人们惊吓不已。虽然公共租界有英国人站台，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是。在秦军以一支偏师痛击了法国陆军，并且一举歼灭法国大半舰队之后，作为一个区域性强国的地位，新秦已经建立了。

就跟原时空的日本人一样，踏着一个强国的尊严走上更高层次，日本人踩得是中国和俄国，刘暹踩得就是法国！

新秦虽然还不能真正踏入世界列强的俱乐部。但就跟新世纪的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一样，区域性强国，是但是无愧的。

这些洋人需要看卢乔今夜的态度，来一探新秦政府对外的态度。结果所有人都是满意的。刘暹借着卢乔的口来给上海进行了定义：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式城市，中国南北经济的汇聚点，以长江流域为经济腹地的龙头城市，比广州和香港更加重要的金融经济中心！

一句话，上海的未来不需要担忧。因为上海在

中国版图上的地位，无可替代！

‘让我们干杯。祝贺上海更加美好的未来！‘

英国人满意了。举杯邀请。美国人满意了，笑容满面。德国人满意了，神采飞扬！

然后卢乔见到了盛宣怀，朱其昂陪伴着的盛宣怀。两人在一旁嘀咕了十几二十分钟。盛宣怀脸色有些难堪的离开了。

而他前脚跟刚走，胡雪岩后脚跟就跟上了。

对于胡雪岩，卢乔脸上的笑容很真实。因为他清楚胡雪岩在楚军的地位。也清楚刘暹对胡雪岩的看重。‘为官必读《曾国藩》，为商须看《胡雪岩》！‘

刘暹认为。胡雪岩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根，能因势利导走到今天的地步。很难能可贵！

卢乔还知道，胡雪岩在阜康钱庄走向没落之

前，就在杭州创办了近代纺织厂和剿丝厂，与洋商争夺闽浙一带的生丝控制权。可是让洋商出了不少血，给百姓夺得了不少利润。刘暹对此事评价很高。

所以对胡雪岩，卢乔的姿态更多是放平等了一些，而非对盛宣怀一样，始终居高临下。

‘雪岩先生，秦王对先生经商的才能和人品，评价甚高。不知可否愿意屈就我上海呢？‘

胡雪岩现在正处于一种惊喜状态。卢乔对他的态度，传达出的意愿，不要太美好！‘哪里哪里。些许贱名竟蒙秦王赞赏，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不知卢大人有何事要在下效劳的？愿鞍马前后，竭尽所能。‘

卢乔高兴地笑了。‘闻得雪岩先生经营过好大一家钱庄。就是不知先生对银行可有概念？‘

‘略知一二。‘胡雪岩点了点头，心念电转，

揣测着卢乔的用意。

‘按照王上指示，朝廷将在华夏银行之外，再立一家发展建设银行，总部就落在上海！既然雪岩先生从事银行业多年，想必对于银行经营不算陌生吧？‘

‘不知雪岩先生有无兴趣出面替朝廷经办这家银行啊？‘卢乔按照刘暹的授意对胡雪岩抛出了好大一块肥肉。

银行的事情刘暹早就在筹办。偌大一个中国，不可能只一家华夏银行。

而且华夏银行更多的定位是央行，中国还需要多个针对民间的银行存在。只是德国金融方面的留学生还没回来，用胡雪岩也是迫不得已。更是一个针对楚军的噱头。而且银行只是一个方面，证券交易所也是刘暹目前关心的问题。有了证券交易所，一些要推到市场的产业才能进行资本重组，也更进一步做大做强不是？

现在的中国尚无一家证券交易所开业，商人们交易手里的股本基本上都是在私人交谈商洽中进行，上海都没有这种金融机构。刘暹的构想是将上海建设成中国的金融中心，那么既然是金融中心，连个证券交易所都没有，就太次了吧！

第四百五十五章长江半条入我手

“轰轰……”南京城下炮声轰隆。

秦军兵锋已经杀到了这座在中国很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城市下。刘坤一没有回援！

带着四五千残兵逃入安徽的刘坤一已经是只没牙没爪的老虎了，不足为惧。但身为两江总督的他竟然在南京被攻的情况下，不拼尽全力的救援南京，而是蹲在安徽不动弹，这本身表达的就很有意思了！

安徽的兵马更多的是听从李鸿章的命令，虽然巡抚文格是个满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徽军队就是朝廷的。这只是李鸿章卖给满清一个颜面！再说了安徽省历来没有提督，跟山东、河南、江西三省一样，巡抚提督一肩挑。可现在张曜这样的人物就待在安庆做一按察使。

后者的嵩武军为河南巡抚李鹤年增募，跟宋庆

的毅军均是豫军乡勇，本意上不是淮军一系，但实际上张曜常年在安徽当职，直接间接的受了淮军不知道多少恩惠，绝对是倾向于淮军的。

安徽是李鸿章的安徽，安徽是淮军的安徽。不过在面子活上，李鸿章做的特别光亮。

安徽囤积着两万淮军，加上近万人嵩武军，按兵不动，坐视南京危及，南京丢失，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江宁将军穆腾阿。这位大才开启了头一次驻防八旗主动撤退的先例。穆腾阿对南京的局势心知肚明，就他手心里的这点兵马对阵秦军，根本是螳臂当车。穆腾阿不愿意被滚滚车轮压成粉齑，他主动派人带引着南京城里的八旗老弱妇孺向安徽转移。自己打阻击，那是大踏步的后侧后退。说是节节抵抗，真心为他脸上贴金。

农历十一月初。穆腾阿跑到安徽芜湖的时候，他手心里的八旗新军还有一千六七百号，而除了八旗新军以外的三千来汉军，则剩下了强强一千人。

南京于满清的丢失，也代表着江苏的精华地段——苏南，彻底落入刘暹的手心。如果新秦激进一些，刘暹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对全天下宣布——自己迁都南京。如果那样的话，真心会给全天下带来一番大震动的。

朱元璋当年就是在南京立都的，在‘华夷’之争开启的年代。朱明也是唯一一家以南统北的例子，南京城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意义。这跟南北朝时候退都南京是完全不同的。

……

也是农历十一月穆腾阿跑到芜湖的当天，刘暹率大军重将非常恭敬的祭拜了明孝陵。

当然手下的人也为他作为一篇文采飞扬的祭文。这文章即是拜祭明太祖朱元璋的，也是说给天下人听得。在这篇文章中，刘暹不仅仅引用了《明太祖朱元璋奉天讨蒙元北伐檄文》中的一句老话：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

为天朝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就中间夹了‘天朝’俩个字。还第一次提及了‘洋夷颠覆，天朝沦丧’，第一次表达了自己‘镇压异类，慰我先灵’。‘恭承天命，必张之四方，拯生民于涂炭。复天朝之威仪’的宏图大愿。

　　《大公报》等报类第一时间刊登了全篇文章，没用半个月。这篇祭文的内容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同时也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地。

　　嗣德帝等阮朝当政者看着祭文是喜欢的屁叽叽的。刘暹在文中还不遮掩的野心。只会让阮朝这个已经绑在了新秦战舰上的小朝廷欢欣鼓舞。而内心中依旧深怀着野望，更因为乃木希典在福州之变，而引发了新一轮**潮涌的日本东京政府，则是一边咬牙切齿，一边心怀期盼的盼望着他们的洋人爸爸对新秦表示愤怒。

　　但英国人在这件事上沉默不语，德美两国也失声不言，法国连个外交官都没在中国，其他的小国更没说话的份儿和实力。

这让东京一帮人大失所望！

至于朝鲜，因为小鬼子被刘暹狠揍了一顿，于是原历史进程中的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也就不存在了。刘暹根本没心看朝鲜一眼，却因为对小日本的动兵，而撬动了朝鲜历史的车轮。

现在的朝鲜闵妃外戚集团继续当政，重回政坛的大院君集团也始终在寻隙挑战，两雄相争，两虎相斗，似乎跟十年前没什么区别。

没有了日本外来威胁的朝鲜，继续的闭关锁国，过自己的小日子。

当然，这肯定是长久不了的。

当中国局势发生更变的时候，不仅是日本，朝鲜同样也纳入了欧美西方世界的眼睛。

至少俄国人就已经开始在汉城活动了。

……

祭拜了明孝陵后，刘暹没继续待在南京，也没过长江去扬州。而是引着大军杀去了芜湖、当涂，他的目的很明显，把安徽长江以南的地带全部拿下。

“预备！开炮！”

霍广成轻轻摆着胳膊，过五十门大炮就开火了。

“嗵！嗵！”

“轰！轰！”

第一轮齐射就炸的对面阵地的清军乱了阵脚，不等他们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第二轮炮火急袭就打了过去。一连十轮急速射，冲天的黑烟裹胁着清军士兵的残肢碎片飞上天空，剧烈的爆炸震耳欲聋。

警备团加两千挺身队士兵是乘船抵到的当涂，

来的太快，这里的清军根本猝不及防。

　　十轮急速射已经完全打灭了清军的士气，这时当涂上千的清军步兵就是一群慌乱不以的兔子。

　　“这群小鬼子碰上老子，算你们倒霉！吹号！让挺身队进攻——”

　　霍广成站起身，端着望远镜向当涂城头望去，看见一些城外阵地上的清军士兵正跌跌撞撞的往当涂县城里跑去，敌胆已破，正是冲锋的好时候。

　　“滴滴哒，滴滴哒………”

　　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秦军阵地顿时响起一阵呐喊。

　　“杀叽叽——”早已按捺不住的挺身队士兵立刻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清军阵地冲了过去，与此同时，负责掩护步兵冲锋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也立刻开火。

枪声响起的不多，白刃近战随即在清军阵地展开。虽然也有部分清军士兵试图负隅顽抗，但是挺身队手里的左轮手枪以及手雷很快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近战火力支援’。只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清军阵地就完全落入挺身队的掌握。这十几分钟近战，彻底瓦解了清军士兵的斗志，剩下没死的清军士兵全部乖乖的投降，战斗就此结束。

此次战斗是霍广成为数不多的几次亲自领兵的战斗。他的风格很凶猛，挺身队刚拿下当涂的城外阵地，炮弹就落到了当涂县城的城投。一个小时后当涂县城的四面都生气了象征着秦军的赤旗！

总共五天的时间，芜湖、铜陵、贵池、东流四地，依次而下。秦军靠着舰船之利，拿下沿江区域真心不是一般的快。

穆腾阿如果不是见机的早，绝对会被捂在南岸包饺子的。

同时江西部分也派出一支偏师从浮梁进入徽州，于是短短三天时间，池州、宁国、徽州、广

德，三府一州，传檄而定。

十几多道降书飞样儿的送到了霍广成的手中。虽然这其中一些知县在写了降书以后，自己就挂官而去了。但刘暹也才走到芜湖啊，整个战事就结束了。十一月一半都还没过完呢！

而到这一天起，秦军也正是掌握了半个长江。从九江以下，河道全为秦军所掌控。江苏的战事也停在了淮安，安徽、江西的战事结束，虽然江对面就陈列着淮军重兵，但刘暹一点都不担忧。他手心里握着舰队，这大江之利就只能是秦军的‘利’，而不是清军的。四艘蚊子船，六艘蒸汽炮艇，两艘千吨级的炮舰，这样的实力根本不是李成谋的长江水师所能抵抗的。早在秦军溯江而上拿下南京的时候，那一直在鄱阳湖里耀武扬威的李成谋，就跟看到了猎狗的兔子一样，撒腿跑出了鄱阳湖，直接退去了洞庭。

所以，秦军在长江一线的兵力虽然不充裕，但刘暹一点也不担心这边的局势会反复。他现在烦心的地方是浙江和湖南。

左宗棠到底打算怎样才能投降？那长沙的曾国荃、刘蓉等人，又要怎样才愿归顺？

浙江保持沉默已经半年，湖南战场打到现在刘暹也能看明白一些，楚军和湘军绝对没有为满清陪葬的心思。但是这两路人马也不主动投降，刘暹去信，派人联络，他们也没给出一个准确的回应来，你说刘暹烦心不烦心？

“王上是在担心曾国荃、刘蓉等人战死长沙之后，湖湘士林会反应很剧烈？”新到刘暹跟前的王闿运一眼就看出了刘暹的心思。他捋着胡子笑道，“王上多虑了。曾国荃本身对清廷就甚是不恭，刘蓉更非不智之人，郭嵩焘也早已经心灰意冷。长沙僵局持续不长，或许他们只在等一个借口而已。”人都是要颜面的。二十多年来湖湘学派替满清支撑起了这座江山，现在要背弃了，光光棍棍毫不遮掩的投降，读书人可做不来。

“曾国荃曾任山西巡抚，虽然挪任湖南，但对山西旱情始终牵肠挂肚，王上只需在这点着手，何

愁曾国荃不入囊中？”

“只是左宗棠这人么……”

第四百五十六章中法友谊

王闿运对左宗棠也很挠头，一些人他们的性格不是什么外因就可以动摇的。王闿运虽然被后世誉为‘帝王学宗师’，但并不是说他就能洞察人心，在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上都能睥睨自如。

王闿运的帝王学，不是《厚黑学》，也不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那种从人性的负面出发讲政治权术的集成，王闿运的帝王学和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王闿运的帝王学主要是“通经致用”之学，改造经学，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政治中。具体来说，王闿运的帝王学就是在乱世中拨乱反正。在浊世中求昌明大道，要用王道把社会变成“治世”。

原时空里的杨度自诩为王闿运帝王学的传承人，奔走为袁世凯登基忙活，以至于让后世不少人都以为所谓的帝王学就是《君主论》、纵横家那一套。

刘暹自身也有这种认知。而且王闿运对曾国荃的‘解决方案’，就很让他欣喜。只是怎么用在左宗棠身上就有些不灵了呢？

“左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

刘暹听了半响无语。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是啊，不然怎都叫他左蛮子呢！

但是湖南即将解决，湖北也就不在话下，江南之地只剩下浙江也不是事儿啊。胡雪岩已经答应担任发展建设银行行长一职，左宗棠的态度真心叫刘暹捉摸不透。

刘暹回到书房，提笔再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亲笔信，虽然觉得这样还是没啥用处。

然后启程就转回了南京。罗淑亚来南京了，法国人现在要撑不住了。岘港已经被秦军和越南新军收回，现在河仙激战正酣。士气低迷的法军似乎正

趋于劣势。虽然法国人的军舰依旧牢牢掌握住南越的制海权。但罗淑亚此来绝对是是求和的。

回南京的途中，刘暹特意去了徽州一趟。现在的徽州百废待兴，已经远不能跟清中前期时候相比了。满清自乾隆末年开始，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每况愈下。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进入到六十年代。典当业也因左宗棠【胡雪岩】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曾国番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的拉锯战，徽州十村九毁，生灵涂炭。加之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而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现在的徽商在上海的影响力一般。如果说能举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来，就只有胡雪岩了。但商

界中的看法却有很多人把之归入到江浙集团。

徽商现下处境令人感慨啊。

但刘暹没有拉徽商一把的念头。时代在变更，传统在变更，商业同样在变更。抱着几百年前的老传统。老观念，不与时俱进，那就只有被时代的大潮所淘汰。

再说了。徽商的辉煌，根子在两淮盐政上。这东西刘暹怎可能再放给私人商贾控制？借着秦军横扫天下的机会，盐政也是要扫一扫屋子让皇家住进去的。

刘暹回到南京的第二天罗淑亚就上门来求见。刘暹没故意晾他。立刻就见了罗淑亚。

不过是两三个月没见，罗淑亚原先给刘暹的那种高傲凌人的风格已经没有了。就像是被诸葛亮压着的魏延，心有不甘，面上却绝不敢漏出来。憋屈啊！

想罗淑亚身为法国公使，面对满清的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却要面对同样的中国人低头俯首。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是一个英明智慧的君主，应该知道怎样处理当今中法两国的关系，才可以为中国的将来赢得更大的了利益。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远东失败了。战争给法兰西带来了剧痛，给中法两国的关系也带来了深深的损害。但就像陛下您当初说的一样，中法为东西大国，终究是要坐到一起的。

法兰西承认在远东的失败，但法兰西不会退出远东。陛下收回了法兰西在上海的租界区，但没有全部驱除法国商人，想必对这一点也是有着深刻的认知的。

用中国的一句老话：中法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一个东方大国，一个西方大国，始终保持着尖

锐的矛盾，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作为一名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人员，我带着法兰西的友谊来面见国王陛下。希望国王陛下也怀着对中法美好未来的展望，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友谊之手做出最明智的回应！”

罗淑亚真的很不简单。外交官的口才真的令人铭刻。

刘暹呵呵笑着看着罗淑亚，从丁振铎手中接过了罗淑亚递交的国书。结果上面有一个让他眼光一亮的字眼——大使。罗淑亚的头衔已经从驻中国公使，变成了驻华大使。

“哈哈，好，好！”刘暹满意的对罗淑亚点了点头，公使、大使一字之差，意思代表的可完全不一样。罗淑亚由驻华公使变成驻华大使，这说明法国人真正正视了中国。至少在面子上是这样做的。

至于罗淑亚随后提出的一些关于战争和谈的条件，刘暹就不能随便的答应了。

法国人还妄想保住河仙，只答应赔偿中越一千万法郎，就要拿去全部的俘虏。这样的条件绝对是不可能的。

河仙的问题没得商量，就是为了回报越南阮朝这个听话的小弟，刘暹也必须把河仙给阮朝夺回来。为此战争赔款和战俘都可以作为条件。

而在中国国内，基于新秦军政府已经宣布废除法国在华一切特权，法国人不提，也就等于说是默认了这一点。

“大使先生，河仙是越南的旧有领土。阮朝，因为第一次战争的失败而丧失了土地，也就必须因为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夺回土地。就像阿尔萨斯和洛林，当下一次德法大战，法兰西获得胜利的时候，我想德国人也不可能再继续保有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占领权。”

“道理都是一样的。法兰西是一个可贵的民族，越南同样也是一个有着尊严的国家。本王希望大使先生能够更好的与贵国政府进行沟通，解决掉

这个阻碍中法友谊进一步加强与交流的绊脚石。”

时间进入到十二月，在新年到来之前的时候。中法之间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

一、法**队完全退出河仙，阮朝政府正式收回河仙主权与控制权；

二、法国赔偿越南一千万法郎，赔偿中国八百万法郎；

三、秦军将所有战俘交换法国政府；

四、取缔法国在华一切特权；法**舰禁止随意在中国领海通行；

五、法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地租买土地，建造教堂，但一切宗教活动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必须经中国宗教局的监督、批准；

六、新秦政府不承认满清政府任何以国家名义

对法已经签订或在将来签订的条约；

中法条约的达成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法国远征军在越南、在中国的惨败，让法国人在远东失去了说话的本钱。加上法兰西内部矛盾的激烈冲突，现今政府受到了巨大压力，罗淑亚签订出一个再丢人的协约出来，英美德俄等国也不感觉意外。

现在能签订这么个条约，罗淑亚已经很不错了。

而刘暹事实上也错误的估计了自己手中一万多法军俘虏的份量。这些战俘在谈判中真的是一记无往而不利的杀手锏。

而此时的湖南，长沙城内外一片寂静。四万湘军聚集在长沙城外，一万人一个大方阵，队列的整整齐齐。

每一个大方阵前方都堆积着小山一样的枪炮武器。

曾国荃在三百万担大米的‘炮弹’面前跪了。

秦军应诺以一个银元一担大米的价格向山陕两省初步输入三百万担大米。这个承诺直接登上了《大公报》，并且第一批三十万担大米已经交给了湖广总督李翰章。

湖南军方面得到过刘暹的授意，只给粮食，收了钱就完事儿。至于满清拉倒山陕、河南之后又买到多少银子一担，那就不是秦军的手能够得着的了。

刘暹估摸着中间绝对要出幺蛾子。再山陕地界里，不要说两块、三块银元一担，怕是七八块、十几块银元的卖家都会有得。

满清官场根子已经腐烂了，上面有几个人心存良知，也阻不了大势所趋。这三百万担粮食送过去，就能让一切都暴漏在大庭广众面前。

只要运作的好了，有《大公报》做打手，绝对能让满清人心大失，而刘暹会很赚一笔民意。并且

三百万担大米收了三百万块银元，刘暹也不亏。只能说是一个不赚钱。

南洋一代的大米太便宜了。

刘暹现在的粮食体系，触角伸到了印尼、菲律宾、马来亚、兰芳、缅甸、暹罗和越南，绝不仅仅是越南和兰芳。囊括整个南洋，收米时的价钱是只有更便宜，没有最便宜。

第四百五十七章汉中动向

湖南的投降给整个天下带来的震动都是深入骨髓的。

多少年了，湘军，曾家，代表的就是大清的擎天柱石，中流砥柱。现在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太具有代表意义了！

长沙投降之后，岳阳等地几乎是兵不血刃，洞庭湖里的长江水师也在、彭玉麟、李成谋的带领下整体投降。随后彭玉麟、李成谋就被掉去了国防部，一个中将衔，一个少将衔，赐宅赏金，给高高的挂了起来。因为这两人都无心军旅，不像彭毓橘、马如龙等人，兴冲冲的转进陆军已经在广州开办的正规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

曾国荃被任命为新秦政府在湖南的第一任巡抚，王文韶被调去中央财政部。主理田亩清丈和统计。

刘蓉被调文教部，郭嵩焘被调外交部，湖南的大批湘军中人和湖湘学派的一批中坚，被充任到中央和地方衙门。

湘军底蕴雄厚，一转眼就在新秦政府里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也有一批人不愿从仕。

而在刘暹看来，湖南的易主最大的好处就是彻底解放了广西防务，周军已经开始着手整顿湖南军务，四万多湘军经过裁减还有不少于三万人愿意吃兵哥这碗饭。这就是两个整编旅的兵额了。

“现在湖南都是咱们的了，长江水道也为我军所有。只要我们能打到长江边上，汉中就能够跟王上取得直接的联系。”

汉中【第一整编师】营一级军事大会上，张忠奎对着主席台下的五六十名中高级军官这样的说道。也可以说是布置下了第一整编师下一阶段的军事任务了。

自从湖南战局紧张以后，湖北方面的部队就再

也顾不得汉中了。同样河南的宋庆部也转移到了豫皖边界，汉中所要面对的四路之敌。就只剩下了四川的唐友耕和陕西的多军。军事压力大减，因为秦军在南**事进展的顺利。汉中的军民更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这心劲一足，士气振奋，军心稳固不说，战斗力和踊跃参军的丁壮也都在大幅度增长。

　　第一整编师眼下下辖一个整编旅和一个独立旅，人数接近两万五千人。汉中还另有一个骑兵第一师，兵力也达到了八千骑兵，再加上地方警察，整个汉中的武力达到了三万五千军。但就是四面受敌的缘故，以及火炮重火力方面的较紧缺。所以张忠奎空握着三万多部队，却也只拿下了陕南外加四川东北部的一部分。湖北只是在郧阳扫了一点边，河南更是一寸的土地都没染指。

　　张忠奎内心里要说不憋屈是不可能的。秦军在江西、在湖南开启攻略的时候，兵力可还没自己手中的强呢。但北面的多军真心不能小觑。作为满清的铁杆嫡系力量，多军的步兵战斗力不比川军强了去，可炮火犀利。并且有着大批的骑兵部队，牢牢的把张忠奎一半的力量吸引到了北线。

如此加上四川、湖北和河南三个方面的策应，张忠奎虽然第一时间就打了唐友耕当头一棒，可多路进攻的优势不可磨灭。汉中就是一头面对狼群的猛虎，免不了顾此失彼。

更多的时候张忠奎就感觉自己是落入网中的猎物。用尽全身的力气，也睁开不了缠着自己的这张大网。

李长乐、宋庆、唐友耕，都是沙场里走出来的干将。雷正绾、陶茂林也不是吃素的和尚，并且几方背后都有雄厚的物力财力人力支撑，张忠奎虽然拿下了陕南和四川的一部分。但始终没有破网是事实。

现在机会到了张忠奎眼前。江西的易手和湖南的巨变，因带起的云贵的震动。让川豫鄂三省都迫不得已的回收了兵力，这简直是把自己白白的小肚皮毫无遮掩的露给汉中看。张忠奎要是还抓不住这个机会。他就连个中庸之才都不如了。、

但是，即便有着这样好的机会，张忠奎能够动用的兵力也依旧只有一万出头，其中作为拳头力量的骑兵更是仅仅三千骑。

先锋部队指挥官是杨绍南，这是一个战争中一步步走上营一级军事主官的干才。

大军出击的命令一下，杨绍南带领部队就首先由巴州向着绥定府展开进攻。驻守绥定的川军不能阻挡。三天的时间，杨绍南部就逼到了达县。

而秦军如果能攻下达县，再由达县进兵开县，然后大军下万州，那么之后就可以沿长江东进，一路扫荡夔州府了。

太阳落山，夜色开始统治大地。

达县县城里气氛诡异，以前那些可以在夜幕中影影绰绰看见的碉堡轮廓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剩下的不过就是一片苍夷，一片焦黑，以及一片残垣断壁。

这里就是现在的达县，绥定府的府城。一座在过去的一年中屡屡得到加固修缮的清军防御重地。因为绥定之后就是夔州府，而夔州府是川中联系湖北的通口。

成都驻防八旗的新任左副都统海音亲自驻守在这里，可达县刺客还是完全笼罩在一片沮丧当中。在白天的秦军进攻中，秦军火炮只起到了一个掩护作用，但一个个突击队，一个个爆破队，讲达县外围一座座碉堡和工事变成了清军的一座座坟墓。

整个西线的阵地都变成了一个巨大恐怖的修罗地狱。那看似坚不可捶的炮台、碉堡，就像沙土堆砌的一样，不堪一击。虽然没想到秦军的铁拳会这么有力，这一拳又狠又准，打得达县守军都要魂飞魄散。

震惊！震惊！

除了震惊，海音找不到别的形容词来描述他此刻的心情。谁会想到法国人设计督造的钢筋水泥工事，竟然被一队队人给摧毁了。海音至今还清晰记

得七月份所有工事完工的那一天，法国工程师在自己面前夸下的海口——没有120mm口径以上的重炮，不可能对达县的防御工事造成威胁。

“我日他nn的腿！”花厅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海音破口大骂。这种噩梦一样的结果让所有人失魂了一样。

福安泰就是这么想的。他宁愿这是一场噩梦，大清帝国的噩梦。而不是残酷的现实。这现实太过残酷，让他接受不了。

达县都挡不住秦军的攻势，别的地方还能挡住吗？若是给秦军杀到了长江边上，这四川就是标标准准的一个‘坑’啊！

北有汉中，东有夔州，南面是云贵。四川彻底被隔绝了！

这个残酷的现实都让他精神有些恍惚。

午夜时分。喧闹了一天的战场彻底沉寂了下

来，除了远方零星小起的几声炮响之外，几乎听不见其它的什么声音，就连两边的伤病员也压抑住了呻吟声，在黑暗中静静的等待天亮。

作为四川新军的管带，福安泰没有睡觉休息，而是出现在了其部的阵地上。这一天的战斗和打击，他确实是非常疲惫，但是考虑到秦军对于夜袭战的嗜好，他必须打起精神。

手里提着一左轮手枪，福安泰在这漆黑的夜里摸黑走在阵地上，现在夜空中几乎看不见月光。这种光线条件下，他又不敢轻易点灯暴漏位置，只能摸索着前进，这使他的前进度非常缓慢。

说是阵地，实际上就是达县的西城一线。阵地最前沿只突出城墙不到百米，海音的营头就守在这柳叶儿样的阵地上。

地面已经被炮火犁得面目全非，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大小弹坑。

在白天的战斗中，秦军进攻部队动用了数门重

型短炮，射击距离很近，炮身也很矮。以坑道进攻的秦军，那火炮躲在坑道里，清军完全就观察不到身影。但那炮弹爆炸时的响动真真是天崩地裂。

并且这种短炮转移也非常迅速，清军受到轰击后，立刻呼叫身后的炮队进行压制，但没一次成功的。

福安泰乃至是海音本人，所有的清军指挥官对此都很是头疼。

在阵地上转悠了一圈后，福安泰实在是撑不住了。就闪进了某段充当指挥部的战壕。这段战壕的上头是盖着木头的，这里能够点火。篝火旺盛，让这里头暖暖的。

里面此时已经躺着有几名军官，一个个裹着厚被呼声四起。福安泰躺在自己的铺盖上很快也进入了梦乡。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反正外头传来的一声爆炸惊醒了他。看天，根本没亮。

不用军官发布命令，多数清兵立刻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些士兵由于过于紧张，甚至一醒来就抄起了步枪对着战壕外开了火。与此同时，值夜的清军士兵也立即向着天空发了几颗烟花‘照明弹’，煞亮的照明弹将整个阵地前沿照得雪亮，刚刚被值夜的清兵发现的夜袭秦军士兵自然也就全暴露在清兵们的视线里了。

“他娘的！”

秦军阵地上，张忠奎狠狠的骂了一句。

枪炮声在战场上响起来。秦军士兵的呐喊声依稀传到了后头。

“冲啊——”

“前进，前进！”

秦军果然动了夜袭。数百名身穿黑色军装的秦军士兵一被发现立刻散开了队形，他们端着上刺刀

的步枪，散成零星的小队，如一张大网一样向着清军阵地冲去。

第四百五十八章羊楼洞急报

“打！打！”

福安泰急忙抄起左轮手枪，几名军官也都冲出了指挥所，跟着福安泰声嘶办竭的叫喊着，众人那些发红的眼睛在那片白茫茫的照明弹光亮下看上去格外的精神。

“哒哒，哒哒，哒哒……”

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随着秦军战绩的突出，关于重机枪的使用也自然的延伸到了清军队伍里。就像连发枪、手枪和照明弹一样。

现实玩玩会强迫着人去做出必须的改变。虽然至今还有许多清军军官依旧觉得重机枪浪费子弹，价格昂贵不实惠。

机关枪喷着火舌，嘶吼着，如同一架生命的收割机，肆意的收割着射击区上的生命，灼热的弹头

穿过血肉的躯体，暴烈的展示着工业时代现代化杀戮机器的高效率，在这种杀戮机器面前，任何血肉之躯都是脆弱的。

“啪！啪！……”

步枪也在战壕上凑着热闹，虽然灼热的弹头同样致命，但在效率上远不及重机枪。

在枪声中，不时还有爆炸声响起。那是埋设在阵地前沿的地雷在展示它们的杀伤力，纷飞的弹片同样灼热而致命，踩上去的秦军士兵通常都会立刻被炸翻在冲锋的路上。

而这地雷跟机枪、照明弹一样，也是清军吃住了亏后，跟着秦军一块学的。

秦军各部之中，只有汉中部分是处在一个困势、守势之中，并且汉中背部地形复杂，许多地方都地雷都派的上大用场。四川的清军吃亏吃过不少。自然也学到手了这一招。

不过清军自产的地雷，爆炸药多是黑火药。起爆装置质量也不过关，触发率就跟最初时候的开花弹一样。只一半左右。而不像秦军，质量过关，触发率至少达到九成。

由于距离太近，照明弹打上天空的时候，秦军兵锋距离清军阵地连二百米都不到。秦军失败冒着密集的弹雨，边打边冲锋，硬生生的是冲到了距离战壕很近的地方。

“大炮呢？大炮呢？怎么还不打？急射！急速射！”

福安泰的睡意已经全部变成冷汗流了出来。对着身边的亲兵大叫着，却没脑子去考虑小小亲兵如何能回答的上这个问题。

实在是秦军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冒着枪林弹雨，前赴后继。从二百米远一直冲到近在咫尺，手榴弹都要落到自己头上了。福安泰如何不紧张？

他这里一丢，城门也就完了。那整个达县是不

是就要完了？

福安泰绝对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这块城外阵地的存在，清军并没有堵死城门。现在只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炸药包就能把城门炸的粉身碎骨。福安泰宁愿自己死了，死在自己人的炮火之下，只要炮弹能把杀到跟前的几百秦军给打退了，福安泰他宁愿如此被殃及。

福安泰最终没能等到他期望中的炮击，所以城门外的那块阵地丢失了，他自己也没有看到达县的命运究竟如何。因为他在此之前就战死了。

只有活着的人才能看到结果。才会知道啃下达县的秦军在此之后的战斗中都是那样的势若破竹，大竹、梁山、万县、云阳……

奉节、巫山根本没有绊住秦军前进的脚步。心中劲头十足的秦军，怀着与主力部队，与他们的‘朝廷’。他们的亲王，取得直接联系的热烈期望，拿下巴东。大军沿江东下，夺取归州。一仗接着一仗，打得都是那样的士气昂然。

而就在秦军夺取归州的第五天。一队由六艘蒸汽炮艇和四艘蒸汽江轮组成的船队溯江从下游驶到了宜昌。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西起香溪口，东至南津关，全长一百五十里，就是以宜昌市的西陵山而得名的。作为三峡中最东面的一峡，西陵峡其航道以曲折多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

所以，汉中秦军要想跟秦军主题广泛的联系上，这个宜昌府城是必须拿下的不可。

湖广总督李翰章没有放开宜昌，轻松放汉中与江南秦军联系上的道理。淮军的走向究竟如何，李鸿章还没‘迫不得已’，李翰章此刻还是‘我大清’的忠臣。

本来因为湖南的威胁，已经带兵转回武昌的李长乐，再度率兵回到了宜昌，其部重还多加了四个营的湖北练军。而且荆州将军希元也派出三千八旗新军增援宜昌。可以说在宜昌清军的实力，比之空虚的巴东、归州等地，真心高出了不知多少倍。

再反观秦军呢。开战之初的巴州距离宜昌已经足足有近两千里。秦军攻城掠地是很爽快，也因此不得不背上一个个沉重的包袱，并且两千里的距离，空有长江而无用，秦军只能靠着陆路运输，后勤补给真心的很困难。

当张忠奎鼓舞将士再接再厉拿下宜昌的时候，一线的秦军兵力已经只剩下五千来人，其中一千人是骑兵。大炮还有二十来门，迫击炮有三十多们，可炮弹每一门炮连一个基数都达不到。

士兵手中的子弹、手榴弹等等，也都只在一两个基数左右。

秦军将士唯一能够感到欣慰的就是，宜昌的清军必须面临‘两面夹攻’。他们的东面一侧，六艘炮艇绝对是一个不能小视的威胁。

南京的刘暹已经在考虑是否派出海军陆战队，乘坐炮舰、江轮等直接登陆宜昌清军背后。张忠奎发起的这次攻势，部队打到现在真的是挺不容易。

外在因素，外在困难，影响很大。

这些影响甚至可以重重的抹消掉秦军士兵在精神、斗志、士气和军事素养上的优势。

“让湖南的部队动一动。再有，长江舰队可以去武汉转一转，并电告九江，大军可以做出佯攻半壁山、田家镇的样子来。”刘暹终究不敢派海军陆战队直接在宜昌登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湖北没法子了。

秦军在湖南的部队动一动，那就是在拨动李翰章的神经。长江舰队到武昌溜达溜达，一定能打压清军的士气和心劲。再由就是九江的部队对田家镇和半壁山发起佯攻，也绝对能把武昌城里的打扮注意力直接拉倒东线。

湖北实际上也是多面受敌。刘暹都不需要真的打，只要大军动一动，做做样子，李翰章握紧的拳头就必须散开才行。那自然的，湖北方面对宜昌战局的关注和支援，也就随之下降再下降了。

铺子岭，秦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

充当指挥部的是几间青砖瓦房，宽敞、干净，半点说不上豪华，但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算是难得的坚固建筑了。这里本是当地一个财主的宅子，现在已被征用。

铺子岭位于宜昌西郊外的三十里处，临靠在长江边上。

可别小看这三十里路，那真心是望山跑死马。李长乐手下兵力一万余人，部守宜昌东西南北以后，对区区三十里外的铺子岭都‘鞭长莫及’。

这块地方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平地几近于无，山村很少。地图上标注出的只有五个村落，对于这么大的一片地方，环境究竟是如何的恶劣，就可见一番了。

站在铺子岭，脚下的长江一览无余，这里的保卫力量是非常充分的。除了一个大队的警备兵力

外，指挥部里还有一个加强的小队，每一个士兵都配着左轮手枪和连发枪，还有两挺重机枪，火力强悍，足以保证张忠奎和指挥部所有军官的安全。

每日拂晓时分，整个铺子岭就是一片沸腾，几千官兵出操练兵。声音喊得震天响凉！

每到这时，张忠奎就会一身戎装，带领几个贴身卫兵，到一旁观操。

就在秦军停兵铺子岭，等待后续补给，和修正部队的时候。

距离宜昌数百里之外的荆州府，一支大军正浩浩荡荡的沿着官道向南方推进。

灰色的军装与那土地几乎融为了一体，部队所过之处，黄尘漫天，远远望去。犹如一股土龙，滚滚而下。

这是湖北的练军，军装是灰色的。

由于湖南秦军动作的快速，这支部队南下的也很匆忙。步兵与骡马混杂在一起，人喊马嘶，一片沸腾。

这是湖北练军的主力部队，率领这支部队的是丁汝昌。

对，就是原时空北洋水师的提督，大东沟海战时候北洋水师的最高指挥官。

这人原是太平军，是程学启的部下，后转入刘铭传的铭字营。陆续积功至实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刘铭传南下云贵的时候，丁汝昌留在了湖北，李翰章以他才略武勇，将湖北练军的大任交给了他。

此刻，丁汝昌就骑在一匹白马之上，立在路边土坡上，带着一丝傲气，俯视着从面前开过去的那些部队，身边簇拥着他手下诸将和亲随。

一名骑兵策马飞驰而来，在土坡下将一封急报交给一名亲卫，然后又拨转马头，策马飞驰而去。

亲卫立刻将信件交给了丁汝昌。

“羊楼洞急报，巴陵秦逆大举出动，似有北进之象。”

李瀚章命令丁汝昌尽快进抵公安，然后对澧州、石门、安乡等地发起攻势，进占洞庭湖畔，以牵制巴陵、常德之敌。

“总督大人未免太乐观了。洞庭湖畔哪是那么好占的。”

不过正式因为‘难’，才能突出来我丁汝昌德本事。“此战，就是我丁某人扬名立万德时候。”待大清不济，也好有改换门庭的资本！

第四百五十九章三生有幸，与有荣哉

“轰轰……”

炮弹的爆响，碎石飞溅，土木崩齑。可这如同连环暴雷一样的炮声并没有压下战士们奋勇的呐喊。

宜昌战斗打响了。张忠奎在铺子岭等候了半个月，从汉中以驮马、马车运来的一批紧急补给终于抵到军中，接着秦军就在过大年的前几天发起了攻势。

今年宜昌这边无疑是个少雪的冬天，或者说今年整个川陕鄂的交界地区都是少雪的。整个冬季里只有十月份时候下了一场大雪，然后就再也不见雪花飘飘了。不然张忠奎冬季里发起攻势，艰难程度会直线上升的的。

“给我炸掉那个火力点！给我炸掉它——”

一个山腰洼地，十多个秦军士兵趴伏这里，当头的一名军官看肩章赫然是个上尉。在山地攻防战中，战场面积狭小，兵力投入有限，一个上尉中队长那就已经是投入兵力的最高指挥官了。

现在这名上尉正对着落后自己两个身位的一个军士长叫吼着。这名军士长年纪三十上下，右臂弯里夹着一个粗粗的木桶子。这个木桶本是背在他的身后的，但冲锋的势头被山顶上一座木石碉堡里的重机枪给封锁，军士长就把木桶从后背转到了右臂弯。省的因为高度的缘故，木桶被子弹射中，那么他们趴在这个坑洼里的所有人就都要完蛋大吉了。

军士长听到上尉的叫吼，立刻拧开木桶盖子，那里面装着的就是一个新型的火箭弹。体型跟之前的火箭弹比略微的有了些变化。就是弹身上的箭羽式十字控制面和尾翼缩小了很多很多，但前者从一组增加到了两组。依旧能确保弹道稳定。这就是秦军最新型的火箭弹。内装爆炸药还全是苦味酸或是实验室中小批量合成的梯恩梯，整体重量只有四十斤。

二十斤发射药。十斤起爆药，再有三斤的外壳，以及七斤重的实弹头！

新型的火箭弹已经从单种的爆破阶段，晋升到破甲阶段。七斤重的实弹头能保证它顺利的击破一半厚度的砖石结构掩体。

军士长从腰间的一个盒子里掏出了个折叠型的支架，打开后立在他右手旁一米远的地方，然后快速的向前方甩出三颗手榴弹，爆炎夹杂着尘土遮蔽了坑洼前方这一段的视线。趁着这个空档，军士长迅速将装着火箭弹的木桶子架在了支架上，然后稍微的调整火箭弹的方向。一拉火箭弹尾端的一个铁环，人快速翻滚着离开了火箭弹发射支架。整个坑洼中所有人这一刻都尽可能的离火箭弹发射支架远一些。

一道一米多长的火蛇从木桶的尾端喷出，带着尖锐的啸声，火箭弹快如闪电一样的掠过一百多米的距离，准确的命中山头上的那座堡垒。

轰鸣的巨响声中重机枪那‘哒哒’的声音嘎然

而止，上尉一跃而起，端着手中上好了刺刀的连发枪，大叫着向着山顶冲去……

这只是秦军山地攻坚战中的一次不起眼的战斗。

三十里山路实在太长太远，山头林立。清军即便一败再败，但只要有山头，他们就有立足之地，虽然清军的抵抗越来越弱。而且张忠奎还知道。李长乐真正德底牌是临近宜昌平原的那两座山头，清军这些天来都在全力的修筑那两座山头，李长乐手中仅有的一批钢筋水泥。都给加固在了这两座山头。另外还有八门千辛万苦推上山头的54mm山炮。

与那两座李长乐用心经营的山头相比，现在秦军攻夺的山岭山头。那就是用来拖延时间和消耗秦军锐气的‘炮灰’。

“兄弟，给哥一个痛快。帮帮忙……”

战斗结束了。秦军的医护兵和士兵在打扫着战

场。一个十**岁的小兵正慌张无措的看着眼前躺在血泊中的一个士官。

“大哥，你这伤……不见得会死的，你，你别想不开啊……”小兵都要哭了。

“兄弟，哥俩腿都不行了，回家了也是个废人。用一条命二十亩田，值啊。哥家里还有俩崽，断不了后。你就帮哥一个忙……”

士官眼神很清醒，他没有被疼糊涂，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就是在一心求死！

自从今年春天里秦军大整编，建立起了‘师’一级建制，秦军的待遇也有了统一的更新。之前阵亡将士遗属、退伍士兵的待遇等等，全部有了新规定。

所有的秦军官兵，退役之后，按照自己的级别和贡献【部队立功表现】，可以分得最低十亩良田，到最高一千亩良田的土地【士兵到元帅】。重伤残废的官兵，以级别最低，人数最多的士兵来举

例，按照伤残的程度不同，可以获得十亩到三十亩不等的土地。

士官最低的土地下限是二十亩田地，两腿不行了，这属于绝对的重度残疾，退伍后他能得到四十亩左右的土地。可他要是死在了战场上，两倍于士兵的抚恤，那就是六十亩的良田。一个士兵战死遗属所获得的田地是三十亩，士官最低也就是六十亩。中间二十亩地的差距让不知道多少秦军底层官兵，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远残废回乡去。

不能不说，刘暹制定出这样的规定，那就是暗藏着很黑暗的心机。他就是在逼着基层的官兵为他无畏生死的奋勇杀敌。秦军正规军自整编以后的一场场战斗清楚的表明，军中阵亡士兵的数字和伤残士兵的数字正在迅速发生着逆转，前者在增加，后者在直线降低！

秦军席卷南国，抄没的海量的田产将是这一政策实施的最大依靠。同时，刘暹也是为将来开发东北、西北做着准备，这两片土地可都有着广袤的天地！而且临近老毛子，民间需要大批有着战斗经验

的人来做移民群体的主心骨。

秦军将来退伍的诸多官兵，就将是最好的移民对象。

而且刘暹的目光也不只停留在东北、西北，南面的东南亚和更南的澳大利亚，这些都是他的目标。

军方做出这样的退伍规定，可没说土地就会分在官兵的籍贯所在地。

士官与小兵的这一幕，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更不会是最后的一幕！

……

就在张忠奎奋战宜昌的时候，南京城里呆了一个月的刘暹这时人已经来到了上海。

刘暹在南京的一个月，除了三番五次的与杭州沟通，就是见一见苏南的商贾士绅们，再由就是在

盐政改革上初步立下了规定。

晚清盐政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刘暹索性就把瓶瓶罐罐全部打碎！反正他在广西时候做的就是这样。

十二月中旬新秦对外公布了《盐法》试行草案。《盐法》计有总则、场产、仓坨、场价、征税、盐务机关、附则等7章39条。开宗明义第一章规定盐务大政方针是:“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在“附则”中则明确规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所有基于引商、包商、官运官销及其他类似制度之一切法令一律废止。”

再有就是规定了盐价，新秦治下，盐价不得超过三分一斤。

一块银元十角，一角十分。对比来，新秦盐价即使最高的一斤三分，换算成铜子，一斤食盐也不超过三十文。而原先苏南之地的盐价，则很少有低于六十文一斤的。这还是靠着盐场的地方，在河

南、陕西、甘肃等地，盐价还会更高。

刘暹之前在广西开办的近代盐场，所出的食盐能够返销进四川、江南这些中国食盐的原产地，可见晚清盐价有多么的高了。利用近代工业成果的新秦盐场，所出食盐不仅品质高，每斤盐的成本价也根本不超过一文钱。两淮盐场现在也在改造中，年后正月就能全部投入生产，刘暹规定的食盐出厂价为一分，这已是绝对的暴利。

食盐出厂价与最高售价只有三倍的差距，如果是在晚清，这样的规定能把盐商们给赔死。但现在新秦治下没有了诸多的厘金，商人行销天下成本降低的太多了。所以刘暹只控制盐场，只规定了最高售价，其他的一律不管，已经是拿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了。

可以预见，秦军盐场出产的食盐，这些雪白的食盐少不了就会走运到北面去。刘暹不管。反正他坚信明年的冬天自己肯定能在北京城里逛故宫。

……

刘暹是乘坐伏波号战舰抵到上海的。抵到上海之前，上海的各国公使、总领事无一人听到风声的。这跟体制繁冗，四处透风的满清大不一样。

夜幕沉沉，整座城市大部分地区被笼罩在黑暗之中。但往昔早早就会沉入黑夜中的上海道衙门，今晚上却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一盏盏风灯把整个衙门以及周边百米距离照耀的如白昼一样。

因为今晚上这里将会有一场正式的晚宴在这里举行。参加宴会的主要是各国的驻华使节，洋行大班，华人巨商，而主持晚宴的正是刘暹本人。

这在欧洲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在中国，对于诸多华商来说，自己竟然能参加一场皇帝主持的国宴，真的是三生有幸，与有荣哉。

第四百六十章大十字计划

“威妥玛爵士，好久不见！一向可好？”

刘暹跟威妥玛早就认识，但还是需要作为礼仪官的丁振铎介绍，接过威妥玛的随员递上的名片和请柬，才来笑着对威妥玛打着招呼。这是必要的外交礼节，外交么，就讲究一个繁文缛节。

刘暹跟威妥玛握手寒暄，脸上的笑容是职业般的，与此形成有趣的对比的是，威妥玛的面部表情也一直很有职业感觉。不献媚，不露骨，不高傲，不自大。不像俄国的公使布策那一直僵硬着，好象面部肌肉已经瘫痪了一般的脸。

而且相比俄国公使的僵硬，法国驻华大使罗淑亚的表现都能看出一丝热情，甚至还主动询问晚宴之后有无消遣节目，如果有舞会的话，法国大使先生并不介意与站在刘暹身后的那些侍女跳上几支舞曲。

法国正在以新的定位重新融入中国的政坛。

“很遗憾，大使先生。今晚没有舞会，只有茶话会。”晚宴进行中，觥筹交错，所有的人都是逢场作戏，虚情假意。等到晚宴进行到了尾声，刘暹笑着说，“中国是个有着自我传统的大国，现在还很难接受舞会这种形式的交流。而且本王认为，今天晚上当主话题亮相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诸位，所有的人将都不会再心情去跳舞欢娱。”

“威妥玛爵士，罗淑亚先生，巴兰德先生，西华先生，布策先生，诸位请随我来。”刘暹招呼着英法德美俄当今世界五大列强的驻华使节。

站在刘暹身后的外交部长郭嵩焘走上两步。以示在引领五位公使【大使】。

在一行人的身后还有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驻华使节。但没有日本驻华公使。新秦政府现在跟日本政府还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新秦的商船大模大样的出入日本港口，小鬼子没个敢拦的。

“本王有幸得与诸位驻华外交使节共进晚餐。这既是中外各国友谊的见证，也是本王与诸位正式建立私人友谊的第一步。虽然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存在分歧与异见，但是，作为希望东西方世界和平交流的一分子，本王相信，在座诸位也与本王一样，都在祈祷着东方世界的永久和平和贸易的永久繁荣。”

巴拉巴拉的客套话用餐前说了一大堆，现在要揭开谜底了，刘暹依旧再说了一大堆。可这就是西方人的外交礼节。就是在东方，皇上举行国宴，仪式也差不多。

所有人貌似都在认真的听着刘暹的讲话。至于听没有听得进心里去，就不为外人知道了。这场晚宴，吃饭是其次，重点在于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

当刘暹要抛出真正的底牌的时候，诸多的外交使节。怕没一个愿意晚宴继续持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希望宴会早些结束，刘暹的讲话早些结束，然后

众人切入正题，为本国谋求最大利益。

“今天请诸位过来共进晚宴。增进友谊固然是重要的目的，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不能不提的。现在，请诸位向那边看一看。”

刘暹身后的丁振铎向一名侍从使了个眼色。那名侍从点了点头，走到靠东的那面墙壁前。伸手拉开一面布帘，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的中国疆域图就呈现在众人眼前。

威妥玛睁大了眼睛。仔细研究起那幅地图，其实进餐厅的时候，他就发现了那面巨大的布帘，一直好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谜底揭晓了，可是他却更困惑了。

在这幅中国的疆域地图上，呈十字状画着两条很粗的黑色线条，一条东西走向，一条南北走向。弯弯曲曲，并且交叉在一起，落点在中国的河南。由于距离较远，威妥玛一时弄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诸位，为了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本王建议我们都站到地图前。”

刘暹首先迈步走去，走到那幅地图前，然后，美国公使西华和德国公使巴兰德。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度的使节，威妥玛也走了过去，然后是法国和俄国，再之后是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

“首先，本王将告诉诸位一个重要消息。我朝已经决定，为了发展我国现代化交通，为了贯穿我国广大的国土，我朝将在今年的春季，正式开始修筑陇海线和京广线，两条铁路干线。其中陇海线这条铁路，东起江苏海州，西至甘肃兰州，途经徐州、开封、洛阳、西安、宝鸡等地。”

刘暹说到这里，站在地图前的那名侍从就拿起一根细长的教鞭，在那地图上从东往西缓缓指了过去。起于东部沿海的海州，终于西部甘肃的兰州，正是那条‘陇海线’在地图上的位置。

威妥玛等人这时候才明白这幅地图上的两条黑

色线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两条铁路干线的线路图。东西走向的线条是陇海铁路，而那条南北走向的线条就是刘暹口中的京广线了。

而那所谓的‘京广’，指的也就是北起北京，南到广州。

“尊敬的陛下，据我所知，无论甘肃、河南还是江苏北部，更别说是北京，现在还都在清王朝的掌握中。”威妥玛眉头皱了皱，为这个庞大的铁路计划泼了瓢冷水。从心底里讲，他和他背后的大英帝国真心不愿看到强势的新秦军政府一统中国南北。

“那只是暂时的掌握在满清王朝的手中。明年的这个时候，本王将会在北京城里再次宴请诸位。威妥玛爵士的担忧，是不会成为这个计划的阻碍的。”刘暹把手一挥，说出的话气势十足。

这个时候，侍从就拿起那根细长的教鞭，在地图上游移着，北起北京，南至广州。由北向南的延伸，地图上的那条南北走向的铁路线与那条陇海线

在郑州交错，直观而醒目，在场的每一位外交官都被这个铁路发展计划弄得心神不宁。

“陛下，必须承认，您这个铁路计划非常的野心勃勃。但是我想问的是，战争中的中国政府真的有能力来实施这个庞大的计划的开发吗？贵政府有这么多的资金吗？”比利时公使梅特林克似乎也不看好这个铁路发展计划。

刘暹笑而不语。目光继续看着下面的一群使节，在于洋行大班们，现在还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的财富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贵国政府一时间筹措不到充足的钱财，法兰西共和国愿意提供低息贷款。就我本人相信，中国有足够的信誉和绝对的偿还能力！”

如果是清政府要修铁路，罗淑亚绝对会狮子大张口的直接索要铁路主权。但是面对刘暹政府，他觉得以法国现下的处境如果能够为之提供低息贷款，已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一旁的威妥玛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罗淑亚竟然说这样的话，是中法之间已经有了不为人知的沟通？还是罗淑亚的心太切了？

前者很麻烦。后者麻烦也不小。这说明西方国家对华态度变得不和谐了，不一致了。

梅特林克耸了耸肩，不再说话。比利时国弱势单，一直以来的在华利益都是跟着列强后头捡食，可不是自己主动去猎食。

德美俄三国使臣跟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使节彼此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刘暹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我朝资金充裕，单独修建两条铁路并不费力。因为如此庞大的工程，所需用的时间是以年为单位的。所有的资金是分段投入的，而不是一下就要全部筹集完成。再由，现在我朝的财政是非正常状态下的激增，一年几千万银元的负担，对于我朝现今的财政完全不成问题。”

“但就像比利时公使说的一样，我朝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国家初定，需要资金投入的地方数不胜数。而且本王欲打造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之中国，工业之发展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动力。大批的资金需要向工业方面倾斜，不可能只来修建两条铁路。

所以本王打算将这两条铁路的运营权推向市场，成立铁路公司，公开筹股，最大限度的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投入到我国的现代建设中来。”

在场的所有洋人都呆了。刘暹这话是什么意思？运营权都拿到了台面上，虽然不是所有权。但就像本来只想望着能吃口馍馍的，随之猛地手里握着了一只肥鸭子。

“当然，政府也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会对铁路公司的运营进行一些宏观指导……”

刘暹再说什么话，已经没人继续在听了。再次的驻华使节和洋商、华商已经全都兴奋的凑到一

块，三五成群的谈论和嘀咕起来了……

第二天郭嵩焘刚一到刘暹的‘行宫’，雪花般的会谈请求就飞向了他。

跟北面的大清国一样，刘暹身为一国之主，身份高贵着呢，是不可能去跟一帮人谈论生意的。这事情就由工商部和外交部双部门来主导。因为工商部的**oss霍广正此刻还在广州，郭嵩焘就成了洋人们接触的第一选择了。

并且一夜的时间已经足够这些驻华使节跟国内进行沟通联系。虽然西方国家还不会轻率的就做出决定性的指示，但大方向还是能够定下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参与铁路建设和运营，不仅意味着丰厚的利益，更有政治上的深远影响！

第四百六十一章痛苦、窝囊、愤懑！

宜昌战场。新年，两边的官兵都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

秦军已经攻到了李长乐的最后一道防线前，但迫击炮也好，火箭弹也罢，面对着外面用原木、粘土、石头加厚了老一层的钢筋混凝土工事，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所以，秦军本来势若破竹的攻势嘎然而止。

张忠奎经历了三次进攻的失败后停下了进攻。军情处襄阳站送来消息，让他稍安勿躁。张忠奎看到了小代价拿下火石坡以及在它东南方的长青山的希望。所以他按兵不动了，否则两山头就是再难打，张忠奎也会拼下去的。

行百里半九十。秦军已经打到这里了，那就没再退缩回去的理由。

……

南津关下腰，一处石头垒起的坚固掩体里，汉阳协副将林琅正围着火堆默默地思考着，思考着自己今后的去路！

大清vs大秦……

某人的一些话翻腾在他的心口。但要拿定主意，谈何容易！

同时间，西坝那里【葛洲坝水电站横经的大江心岛，小的就叫葛洲坝】，秦军的舰队依旧在不停的轰击着南津关上的清军江防阵地。南津关可是万里长江第一峡，水道宽度只有二百多米，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割点，南津关本身也是长江三峡的东口！还有间隔不远的宜昌城，这些日子也在遭受着秦军炮弹的蹂躏。林琅却不担心炮弹会落在自己头上，因为他所处的掩体在南津关的半腰处，相当于处在反斜面上。

他是南津关清军的最高指挥官。指挥部当然要

设在南津关最安全的地方了。

“大人。”

林琅已经不知道在火堆边做了多长时间了，直到被亲兵叫醒。“王大人来了。带了一批酒肉。”

亲兵不知道林琅现在最烦的就是这个王大人，只知道又有好吃好喝的了。高兴得很。

林琅却把眼一闭，只想冲着亲兵狂骂。但他不敢啊，那王仁秀背后站着的是席卷天下的秦军，自己要真把王仁秀得罪了，今后即便投了秦军怕也有不妙啊。

军情处的招牌现在在中国传的神乎其神的。许多人都人云亦云，真把军情处当作是明朝时候的锦衣卫了。

林琅脸上挤出一副笑，起身向着外头迎去。

进士出身，四年前因父丧而回乡丁忧，现在湖

北巡抚衙门听命。负责转运军需，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成了‘锦衣卫’呢？林琅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真的不敢得罪了他去。

“林大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啊！”

王仁秀没跟林琅说太多。他时不时的出现在林琅身前，就已经能让林琅亚历山大了。再多说，反可能让林琅不堪重负。

不过王仁秀也觉得林琅这块砖自己已经差不多撬到手了。这都好几天了，自己跟他摊牌后，也没见林琅告发自己，王仁秀觉得快要瓜熟蒂落了。

作为湖北两个军事情报站之一。襄阳站的连线不止王仁秀一个。自然的，策反的对象也不止林琅一个。

王仁秀走了，林琅又陷入了沉思。

理智告诉林琅，这个时候反正立功。对他。对

他的一家人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但感情又让他无法割舍满清的‘恩德’。

林琅是小农出身的农家子弟，湖北施南府人。二十年前从军。打生打死，一路走到今天的位置。可以说当时的湖北巡抚官文，随后的湖广总督官文。对林琅是有大恩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草根小民来说，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上峰的提携知遇之恩。除非这人天生的就心性凉薄，是见利忘义的白眼狼，否则很多人是迈不过这道坎的。即使官文早已经不再湖北多年。

林琅不是这样的人。否则依他的资历和功绩，到现在也不至于连个总兵顶戴都没混到。就是因为官文去后的湖广两省被纳入了湘淮军的手心，林琅这样官文时代的老人甚受打击。

晚上，王仁秀对林琅的最后一击到来了。满面风尘的林戴群出现在了父亲林琅面前。林琅所有的坚持在这一瞬间完全崩塌了。

“我以心乱如麻。王大人，一切就都有你来安排吧！”

整个人骨子里都透出着衰老、沧桑的林琅，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就像一个看破了红尘的大师。

林戴群面上全是不忍，但他始终站在王仁秀的身边，协助王仁秀历经一个多时辰，完全掌握了南津关江防阵地。

五个与林琅一般心思的人去跟林琅作伴去了。剩下的军官都掩下内心的复杂，收拾好情绪，认认真真的掌控着手下的士兵。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万万不能因为一些小兵而生出不必要的麻烦。

西坝方面的秦军舰队放下小艇，一百多名各艘炮艇挤出来的水兵，带着六门120mm重型迫击炮和相应的炮弹，连夜上了南津关顶上。

清晨，寥寥几颗残星还挂在淡蓝色的天幕边上，东方天际泛起一抹白皙。

“轰轰轰……”

连连的巨响声就彻底打破了宜昌战场的平静。

李长乐从睡梦中惊醒。但他并不慌张，只不过是炮声而已。秦军是打不破火石坡以及长青山的。他们打炮打的再爽快，也屁用没有。

但很快慌张的亲兵就闯进屋里来，李长乐大怒，他身边睡着的还有他的心肝宝贝呢。这亲兵不管不顾的闯进来，若被瞅了一眼过去，他可是吃大亏的。

“军门，军门，大事不好。林琅投贼了，这大炮是从南津关打到火石坡和长青山背后去的……”

李长乐如受雷烝，整个人大脑都迷糊糊的。内心的怒意已经抛去了九霄云天外。

清军阵地对面，一撮撮分散的秦军山地步兵正抓紧时间向着火石坡攀登。

再他们的后阵，张忠奎放声大笑。军情处真的给自己送了一份天大的礼物，竟然说反了清军将领，现在炮弹打到了清军山头守军的背后，不说实质上能造成多大的损害，只是军心士气和心理上的重创，就给了他最好的进攻机会！

山地步兵是秦军各部皆有的一个建制，汉中、广西、海南、越南、台湾都是山多么。各部皆是营一级的规模，汉中的山地步兵数量会多一些，有三四千人，是此战张忠奎从巴州打到宜昌千里征战的主力军。这些善于山地攀登，体力过人的山地步兵，每每在炮弹、子弹打来的时候，都能够合理的利用石头、树干、坑洼等天然掩体来保护自己，看似一点点的在山地上攀爬，实际上速度一点也不慢。

不管是火石坡还是长青山，海拔都没有超过三百米。秦军攻击部队很快就冲上了半山腰处，这个本该是秦军防御的第一线阵地。

但两个队的清军士兵被后山、山顶响亮的炮弹

搞得战战兢兢，更多的心思放到了背后，对面前面打过来的秦军根本没心劲来做激烈抵抗。

二百多人的清军部队没打几枪，就哗啦啦的败退去山上去了。给秦军留下了两挺十管重机枪，两门一吋小炮，以及大批的弹药。

而之前的三次进攻中，这里虽然不是没被攻破过，可进攻部队付出的却是血淋淋的惨痛代价。

“弟兄们，一鼓作气，咱们打进宜昌城！”

带兵的少校军官大声的给部队鼓舞着士气。照清军这幅熊样儿，他们大队打进宜昌城还真的不成问题。

秦军兵锋进攻到山顶的时候才遭遇到激烈的抵抗。上百名秦军山地士兵永远的倒在了这里。但这一回秦军的炸药包和火箭弹没有让秦军官兵们失望，他们虽然依旧炸不透清军工事的那层外壳，但它们爆炸后散发出的红色和黄色的烟雾笼罩整个清军山头阵地，半刻中也不到，整个山头阵地上的清

军就全部丧失了战斗力，被用湿毛巾蒙住口鼻，带着防护眼镜的秦军山地步兵轻易的夺取了战地。

这就是面对火石坡和长青山的清军永久性工事，秦军首先做出的改变。一种土毒气弹攻势。那红色的烟雾是辣椒粉，黄色的烟雾是芥末。一不小心中了招，绝逼是苦不堪言。

火石坡拿下了，接下来就是与它互为犄角的长青山了。

此刻南津关方面打来的炮弹已经弱了不少，但完全没想着防患后背的长青山清军还是被120mm重型迫击炮弹炸的哭天喊地。清军在长青山的抵抗并不比火石坡强多少，这两道死死堵在秦军面前的铁锁，几天前还让张忠奎铩羽而归的铜墙铁壁，在今天的战斗中都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全部易手。

当秦军兵锋在长青山下走东北方向，从徐家村跨过黄柏河出现在宜昌府城的正北面的时候，李长乐还正带着部队在南津关外，进退两难。

挥兵打吧，南津关地势太险，并且西坝那里还有秦军的舰队做帮手，一时半会儿的根本打不下。但要是撤退，南津关的炮弹可是能直接覆盖到府城里头的呢。

就是在如此局面之下，李长乐面对从北面大山中冲出来的秦军部队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窝囊、愤懑，就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的。

李长乐选择了后退，在手下军兵士气大丧的情况下，在南津关已为敌所用的情况下，继续钉在宜昌城给秦军死磕猛打，是昏庸的行为。只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手下尚存的**千兵力在秦军的追击下，能够有多少跟着他一块退往当阳的……

第四百六十二章云贵巨变

“慢点，慢点……”

“小心！别滑下去了……”

铺子岭到徐家村的崇山峻岭之中，一条曲折的小道上，一个个手牵着马匹的秦军士兵正慢慢的移动着。

在过去的那些天里，秦军攻击部队的补给、军需，全都是这些骑兵用这种方式，牵着马匹，驮着货物，一点点搬到前线来的。

现在，他们战马的背上没有了一包包打理整齐的货物，他们的身份也恢复到了骑兵。

李长乐应该想不到秦军还能倒腾一支骑兵过宜昌这来，当他们的背后响起马蹄奔驰的声音时候，李长乐说不准会哭出来的。

不过宜昌的战斗已经不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了。

越南方面的刘卓部队已经返回了云南，在对昆明发动的攻势当中，各部湘淮军争相而退，竟再也看不到一场能称得上‘死战’的厮杀。这根之前情形可是大相径庭的。

之前湘淮军在云南，虽然不是秦军的对手，每战近乎每败，但湘淮军还是能战敢战，也愿意战的。但现在一下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着实让中外不少人掉了一地眼球。

而背后站着英国人的石达开依旧对秦军没有战斗的**。数万太平军精锐就呆呆的守着自己的地盘，任凭外面打出脑浆，他们依旧是动也不动。

湘淮军在云贵的‘大溃’，引发了整个天下的震动。《大公报》等多家中外报纸对此发出评论，言谈中对于湘淮军的不中用，全都涉及到了‘军无战意’四个字。中外报纸都一直认为。四川入湖北的通道被秦军控制了，数万湘淮军现在有家都不能

回。谁还有心思打仗呢？

再由更大胆一些的就说，秦军已经完全占据了湖南。曾国荃、刘蓉等湘军大佬投降，在外的湘军都成了无根之萍，他们现在要是还愿意跟秦军拼死作战，才是茁茁怪事。

涉及淮军则说，秦军饮马长江，江南的安徽之地尽数被夺，说不准什么时候秦军大军就挥师北向，捣了淮军在淮北的老巢，淮军上下此时尽在担忧家园安危。在云贵着八竿子打不到的地方跟秦军拼死拼活，淮军将士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而事实也像这些报纸上说的一样，秦军夺取昆明后，继续兵锋北进，那当真跟游玩一样，大军还没到目的地，守军就早一步溜了。说是进军贵州，不如说是行军贵州。

并且贵州本身活跃的大小十多支反清力量也不再受淮军压制了。只要他们别不长眼的去主动招惹湘淮军，刘长佑、刘铭传、张树声等辈也不去敲打他们。

所以。全天下人的目光，在新春过后全都集中在云贵战场上，张忠奎拿下了宜昌府，直接打水路跟江西部分接上了头。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江西方面大批军需物资的运到，让隔着崇山峻岭来到宜昌的四千多秦军步骑官兵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从军粮到弹药，他们这些人过得简直比汉中留守部队都宽绰。

李长乐在当阳搜罗大半个月。再重新整顿败兵，转眼一个月时间过去。手中的兵力才恢复到了六千许。在已经被全副武装的宜昌战场前，六千来战力不济的清军根本连威胁都谈不上。

随着西南的湘淮军从云南退到贵州。再有从贵州退到四川的打算，秦军汉中部分也就再次引人注目起来。湘淮军想回家，回家的路却被汉中秦军给死死卡着，这数万湘淮军的精锐能否重整旗鼓，跟汉中秦军再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呢？

整个四川都在凝聚着天下人的眼睛。刘暹却知

道吞下贵州后的刘卓，绝对无力再去撩拨四川。他手中的兵力太少，而云贵那十几支反清武装，还有诸多的土司、头人，也都是需要料理的对象。至少半年时间之内，刘卓是没经历往北面看一眼的。

春天时候真正要打到的是湖北。

湖南部分北上，江西部分溯江而去武昌，必要时汉中也将派兵增援宜昌，顺江而去取襄阳。

所以，二月十日，刘暹人已经到了湖口，随行的还有彭毓橘、马如龙等诸多军校高级班的学员。

这些人的课程当然还没结束，但湖北之战也可以做一个实例，让这些用冷兵器战斗中走出来的旧式军人们，开开眼界。

随着法国人从远东殖民势力的全部消褪，一下子秦军跟西方世界间的关系似乎也和缓了很多很多。短短一个正月，秦军工商部从英法德美四国订购了上千万银元的机械，同时因为去年的战火，交易量大大减少的生丝、茶叶等中国拳头产品，也在

迅速向着往年的份额恢复。

同时工商部还牵头苏南、闽浙的诸多生丝丝行，投资机器缫丝厂，统一签订了生丝相关品质、级别的划分意见书，也就是按照生丝‘细圆匀坚白净柔韧’这八个字，每一点分上中下三等，最好的以a表达，次等以b表达，最次为c。生丝分类之后，各个品质的生丝一目了然，方面对洋人出售，也方便自我的定价。

而建立机器缫丝厂是因为，同样品质的蚕茧，以缫丝机来缫丝远比用手工所得生丝品质更加。并且新秦政府倡导民间办厂，而一家缫丝厂的投入也并不昂贵，这笔买卖该如何盘算，谁心里面都有一杆称！

再由就是对于民间以及培养优良蚕种的奖励，以及关于蚕茧的分类，和统一从蚕农手中收取蚕茧的价格，等等一系列生丝产业方面的相关措施。

那浙江省明明还在左宗棠的控制下，但工商部的帖子一发，浙江的丝行老板一个个屁颠屁颠的就

跑去了上海。

杭州将军希元倒是叫嚣着要铲除叛逆，可浙江真正当家的人是左宗棠。他不发话，就希元手中的几千八旗新军，声音连杭州满城都传不出去。

不过上千万银元的机械设备中超过八成的还是新秦政府订购的。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新秦政府，七八百万银元购买的器械全是炼铁炼钢、探矿、采煤以及军火，几个方面的器械。

刘暹准备开发马鞍山铁矿，还有武汉的大冶铁矿，再加上江西的钨矿。

随着大炮口径的越来越大，特种钢的需求和地位也越来越大和越重要，钨合金也到了该出现的时候了。虽然原时空历史上的钨合金工业是从电灯丝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但刘暹知道，钨矿只要有合理的工艺，钨可经粉末冶金制坯、挤压、锻造、轧制、旋压和拉拔等加工成材。其所得的钨合金器材，其组织、抗拉强度和塑性-脆性转变温度都会有大幅度的改善。

更重要的是，竹丝电灯在明年时候即将面世了。刘暹觉得把钨丝电灯提早三十多年出现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大事。而且此事说不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丰富一下中国的正面形象。

“武汉战役咱们要打的就是一个快字！”刘暹对跟前的一帮挂着少将、中将衔的高级班学院说道，也对他身边的诸多参谋说道。

李瀚章也不是傻子，他不会傻呆呆的把武汉三镇孤零零的扔在江边。在应对湖南的威胁的同时，李瀚章始终留着近万部队守城。并且在沿江的其他交通要地，也都派遣了部队驻扎，显然是防着江西的秦军溯江而上的。

江西一路，秦军唯一的优势就是完全占据了水道方便。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大军就可以直接抵到武汉三镇脚下。事实上刘暹也是准备这样做的。

“部队士气高昂，战士们求战愿望很高！”李学鸣立下了保证书。

　　战争打到现在，秦军也依旧算不上真正的新型部队。国家、民族的信念似乎远不如田地来的更鼓舞士气，凝聚军心。

　　但部队里也是形成了打洋人，军功第一，打内战，军功落一截的概念。而且还把打内战的对象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最强一档次就是打湘淮楚军，然后是八旗新军和练军，最后是绿营兵和反动乡勇。

　　刘暹对此倒是颇感欣慰。能把打洋人公认为‘军功第一’，这说明‘国家、民族’的概念还是有所发展开拓的，虽然用脚趾头都能知道洋人的战斗力最强。

　　部队调度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以警备团为主力，两个整编营为辅的八千余秦军士兵全都抵到了汉口。驻守汉口的两千余清军被炮舰、炮艇轰的抬不起头来，部队登陆成功后一个冲锋就全部拿下了。

　　此时的汉口还只有英国人的一个租界区，武汉

站来报，这些日子里英租界地价飙升，无数达官贵人和地主老财在英租界里买地置房，生生的把汉口英租界的地界抬升了三倍有余。

秦军打到眼下这个份上了，法国人都狠狠地痛揍了两次，天底下的人也都看明白了。除了这世界第一强国英吉利外，秦军是谁也不鸟！财产家人转移到英租界，长期来看，前景难测，但短期里秦军不会跟英国人翻脸的。

刘暹抵到汉口的时候，秦军已经在舰炮的配合下，进攻汉江对岸的汉阳。同时军情处来报，襄阳的湖北绿营驻军加少部练军，以及两千多河南练军，正日夜兼程，以日行过四十里的高速，向着汉阳增援。

这样的军情刘暹连多看一眼都懒得看。等这些清军赶到汉阳的时候，武昌城都已经被刘暹踩在脚下了。

第四百六十三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二月十四日，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里面气氛压抑的令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外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来天际雷鸣般的沉闷炮声，这是这几天来他们都已经开始习惯的声音了。自十二日秦军登陆汉口以来，炮声让武汉三镇的百姓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今天清晨六点许，秦军渡过长江，经江心洲登陆南岸。

江心洲又名天兴洲，三十二平方公里，是武汉段长江里最大的江心岛屿。其距离长江南岸也只有少少的一公里间隔。秦军炮兵在江心洲南岸设立炮兵阵地，配合着舰炮，轻易的就摧垮了南岸的守备清军，先头部队成功登陆。

早上七点，李瀚章调度清军反攻秦军先头阵地。

八点不到，被李鸿章特意从天津调来湖北，为李瀚章站台的卫汝贵部伤亡不小，无法继续进攻；

九点，接替卫汝贵部的周盛传部两个营也伤亡‘惨重’，兵无战意，无法继续进攻！

等到了十点，李瀚章手心中最后握着的一支精兵——叶志超部两千余淮军新军，也在奋力进攻三次之后伤亡甚大，将士不愿继续进攻！

李瀚章整个人都不好了。

周盛传、卫汝贵和叶志超三部，都是淮军精锐，后两者更是年关前李鸿章才派下湖北的淮军新式练军。三部的士兵人数虽然不多，战斗力在李瀚章看来却可以绝冠湖北。怎么接连猛攻却落得如此下场？

“让人准备，本官要到前线去看看，一个草草构成的江边阵地究竟是怎么一个难攻法？秦军两天来连克汉口、汉阳。我们就比他们差这么多？用什么狗屁铁丝网，就能拦住我们淮军么！”李瀚章用

沙哑的声音吼叫道。

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铁丝网就能让自己手下的三部精锐尽数折翼！

李瀚章心中的盛怒难以形容。三个小时啊，从他调动兵力反扑。到现在不过是三个小时而已，周叶卫三部的损失加在一块却超出了两千人。而如此大的伤亡，淮军甚至连秦军的阵地边儿都没有摸到。据报告说，秦军组建了一条战线牢牢的挡住了淮军进攻的路线。铁丝网，战壕，重机枪，在报告中满是这些字眼。秦军的炮群也被形容的宛如瘟神！

李瀚章的脑子和见识，就凭报告上的这些字眼，根本就无法构造出‘现场’。他已经觉得是周盛传、卫汝贵、叶志超三将不愿力战。找出各种借口来哄骗自己。李瀚章此次上前线，那是怀着‘杀一儆百’的强烈执愿，决定到一线淮军当中看个究竟。

周盛传、卫汝贵、叶志超三将当然不能杀，可

他们下面的管带，杀两个也是行的。

在亲兵马队的紧紧保护下，李瀚章开始向20来里外的前线进发。总督马队里面都是好马，放开速度之后，20里路也就是半个小时。然而越靠近前线，一度远远的炮声就愈发清晰起来。

淮军的伤兵收容地在进攻部队后方的路边。李瀚章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人，白色绷带裹缠着各个位置伤处的伤兵在营地周围到处可见。随便扫了一眼，李瀚章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些人的数量。少说也有二三百人。这还是能够看到的，在帐篷中躺着的还有很多。整个营地里面最少也得有五百人以上的伤兵。尽管伤兵营距离大路还有段距离。可随风传来的声音中不乏有痛苦的嚎叫声。

仅仅是伤兵营的这么多伤兵，李瀚章心头的火气就一下全灭了。前线没有遍鬼话骗人，而是真的就有这么大的伤亡。那战场到底是一种什么局面？李瀚章这一刻内心里面突然有种如坠冰窟的感觉。猛然间。一股一直压在心底的——‘可能战败’的想法带来的不安感觉，让李瀚章觉得脊背上一阵阵

发凉。

过了伤兵营好远。李瀚章的思绪都没能从这种不安中挣扎出来。直到他看到前面道路上出现了一群穿着马褂，带着顶戴的人。李瀚章才强行收回了思绪。催马向着那群迎接的淮军将官们驰去。

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将一群原本趾高气昂的人打击到意气消沉乃至心如死灰，如果没有能够亲眼见到，李瀚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眼前的这群淮军军官们就让李瀚章大开眼界。那周盛传看上去仿佛老了十岁，他身边的所有的军官没有一个神色正常，或者茫然，或者困惑，或者被吓得要死。总之，这群淮军军官们当下看上去就是一群被吓坏的孩子，一点都看不出是统带千军万马的指挥官。

李瀚章一看这群人的熊样心中原本已经消退的怒火猛地旺盛的燃烧起来，他在马上怒吼起来，“周盛传，你这到底打的是什么仗？！”

与周盛传相比，卫汝贵、叶志超现在都还属于小辈儿。

周盛传身体一震，片刻后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带着哭腔对李瀚章喊道：“老大人【李瀚章是李鸿章大哥，李鸿章排老二】，您跟我去个地方！”

旁边有人备马，周盛传也不管背后的李瀚章是多么惊讶，率先打马向着左边驰去。见周盛传表现如此出人意外，李瀚章倒也愿意看一看。他跟在周盛传后面催动马匹。

接近了一个小山丘，李瀚章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但是周盛传仿佛没有感觉一般继续向前，李瀚章既然跟来了就也没有理由不跟下去。刚绕过山丘一点，李瀚章就看到地上有一小片淮军将士躺在那里。

这些淮军士兵都不是活人。这些人要么身上有大块干涸后的黑色血迹，要么根本就是缺胳膊少腿。越向前，李瀚章视野就越宽阔，他已经可以看到叽头山了，眼睛更也是看到了叽头山下那几乎铺出去几百米距离内，一片的淮军将士尸体。

李瀚章很熟悉叽头山。就在两天前，秦军登陆汉口的时候，他还到叽头山阵地视察。他在这里放了十二门重炮，修筑暗堡，就是为了防止秦军可能性的在此地登陆。

但整个叽头山阵地在秦军炮群的轰击下，没起到什么阻挡作用，就落入了秦军手中。此时一些淮军士兵用布蒙着脸，正在叽头山脚下那尸体铺成的地面上搜索着。李瀚章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这些淮军士兵一是在找幸存的伤兵，二是他们的身后堆着的一堆堆脏乎乎的闪光玩意，是一堆堆的银元。那些银元上血迹斑斑，只有没有沾血的部分才在在阳光下反射在金属的光泽。

此时周盛传才哭喊着说道：“老大人，打了一个半时辰，我们就死伤了两千多人。不是属下指挥不力，也不是我没给弟兄们发饷，这是真的打不下去了！”

李瀚章脸色苍白，举着望远镜打量着叽头山下那到吞噬了无数淮军将士生命的防线。这里并没有

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地，更没有什么崎岖到无法通过的险地。矶头山周边临近的鸦雀山、邹家山、营盘山、祖坟山四座山岭，根本就没用上。秦军的阵地就是叽头山下那一片稍稍有些起伏的平地。

李瀚章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条条战壕，以及四道由木桩支撑的铁丝网。木桩很粗，也不知道埋了多深。在上面密密缠着带刺的铁丝网。整个阵地连碉堡都没有几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阵地。如果不是那最前面一道铁丝网上清晰可见的各种残肢和血迹，李瀚章根本不敢相信这里曾经大量吞噬过淮军的生命。

“再给我进攻！每人三十块大洋，率先杀进秦逆阵地的，赏一千块大洋！”

李瀚章还是不能理解这么简单的阵地怎么就成为了死亡之地，让三部淮军精锐折损了两千人还不能越雷池一步。

他很想亲眼看一看，并且李瀚章很清楚一个事

实，淮军反扑每耽搁一分钟，对面，那叽头山背后的江边江畔，就会有新的秦军部队接近南岸一分钟。

三个小时，叽头山背后的秦军部队都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成功抵到南岸了呢。

周盛传听到命令之后，脸色登时就白了。不过在李瀚章杀人般的目光中，他还是赶紧去下达了命令。很快进攻战就开始了。

人为财亡，鸟为食亡。三十块大洋，一千块大洋，只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三四百人的部队已经到了进攻的阵地。淮军先是一轮炮击，炮弹落在在这片空地上，就炸起了漫天的碎石与土块。一时间地面上传来的阵阵震动令人忍不住热血沸腾。

“兄弟们，给我冲！砍到了那些木桩，冲过这片平地，就有重赏。伐木桩一个赏五十块大洋，先杀上秦逆阵地的，赏一千块大洋！”在这样的吆喝

声中，淮军士兵在低级军官的带领下冲了出去。

第一道铁丝网已经残破不堪，轻易的就被冲了过去，第二道还算稍微完整，淮军要么努力的试图用砍刀斩断正面的铁丝网，要么就向着附近的铁丝网缺口跑去，试图尽快的绕过去。

而直到此时，秦军阵地上除了淮军下意识的呼喊嚎叫之外，始终寂静无声，连一声枪响都没有。

第四百六十四章跑啊跑，就习惯了！

看着潮水一样的淮军士兵冲上秦军的阵地，李瀚章笑了。但很快他的眉头就重重的皱了起来。面对单薄的铁丝网，淮军士兵的进展缓慢的很。放下望远镜，李瀚章转向在身边观战的淮军将领。原本李瀚章还不相信单靠几道单薄的铁丝网就能阻挡淮军冲锋的步伐，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让他惊悸。

“轰轰轰……”

秦军那边终于有了动静。李瀚章咽下已经到了口边的话，连忙抓起望远镜向阵地上看去。却见秦军阵地上不知道从那里响起的炮声，那炮弹落点极其精准的砸到适才淮军炮兵开火的地方。

怪不得进攻前的炮击准备那么短暂，原来都是给秦军撵的了。

此时秦军阵地上那寥寥几个碉堡的射击口中也开始喷吐着长长的火舌。射击根本不是针对淮军的

整条战线，而是针对铁丝网上的那几个破口，大批的淮军士兵，人挤人人挨人的拥挤在那些破口处。

重机枪的火蛇扫荡指出，就是一场红果果的屠戮！

这些碉堡射击口距离淮军士兵的人群间距不到100米，这几乎等于是用枪口顶着淮军的胸口开始射击。子弹带着巨大的动能穿透身体，切断血管，打碎骨头后，依旧能量十足。从前面的那个士兵的**中一贯而过之后，又钻进后面的淮军士兵的身体里继续着破坏人体的旅途。

尽管看不到血花飞溅，看不到子弹将人体最坚硬得颅骨轻松掀开，白花花的脑浆一飞多高。甚至听不到淮军官兵垂死的惨叫。但在后面观阵的李瀚章能够看到淮军士兵如同麦子般被子弹一片片的削倒。也就在秦军的重机枪开始怒吼的片刻之后，地面上突然冒出了很多小黑点。那是秦军躲在战壕里面的士兵加入了射击行列。

步枪、机枪的射击进行了没有多久，秦军的炮

兵也开始射击！

李瀚章已经看傻了。不久前还如同潮水般进攻的淮军将士转眼就成为了杀戮的对象，那些看着就令人不舒服的铁丝网现在终于展现出恶鬼般的凶残。在交织火力打击下，三四百淮军的‘勇夫’，死了一半，剩下的四散奔逃。

而整个屠戮仅仅进行了不到十分钟。

李瀚章脑子里面一片混乱，刚才的屠杀当中，他甚至从望远镜里面看不到任何一个秦军士兵阵亡受伤的镜头。

事实证明，周盛传、卫汝贵、叶志超三部三个小时里损失了两千多人，绝不是一个荒诞的玩笑。李瀚章整个人都快石化了。他的理性想承认这个事实。可他的感性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发生的一切。

仿佛是想把李瀚章从僵硬中拯救出来，然后再把他抛入更深的深渊一般。李瀚章的督标中军快马赶了过来，用一种凄厉的嗓音喊道：“报宪台！秦

军从白沙洲渡江，现在已经登陆了！”

既然李瀚章将手中的主力全部堆到了叽头山，刘暹不从白沙洲渡江，那简直是对不起李瀚章的殷切配合。

他命令叽头山的那个营拖住淮军主力，警备团一个大队的兵力，配合着一艘炮舰、两艘炮艇，轻易击溃了白沙洲这个武汉段长江第二大的江心岛对面的清军守军。然后部队迅速登陆。在消息传到李瀚章耳朵里的时候，整整五个大队的兵力已经携带着全部装备抵到了大江南岸。

没有了长江的阻碍，秦军在陆路上的进攻顺利无比。

李瀚章命令周盛传带部抵挡叽头山部分的秦军，自己领着卫汝贵、叶志超两部极速回师武昌城。到地儿的时候竟然比从西边杀过来的秦军部队还要晚半个多小时。

如果不是秦军部队的炮兵还落在后头，说不定

李瀚章回来的时候，半个武昌城都已经变颜色了呢。

但就算如此。李瀚章内心里对武昌坚守也不抱希望了。

有着绝对火力优势的秦军，不是一道老朽的武昌城墙能够挡得住的。至于打巷战之类的念头。李瀚章还没活够，可不愿意把性命搭在了武昌。

自从张兆栋跑江西。刘秉章跑安徽，左宗棠跑浙江，刘坤一跑安徽，穆腾阿跑安徽之后，满清督抚大臣就谁也不再抱着‘守土有责，失土问斩’的旧规矩了。

跑啊跑，就习惯了！

李瀚章会在武昌城好好打一仗的。可只要见势不妙，或是说‘败势难挽’，他就会坚定的撂挑子走人。

时间慢慢走过下午，走过晚上，在十五的天亮

到来之前，武昌城里的枪炮声停息了。

　　秦军完全占据了武汉三镇的最后一镇，彻底拿下了这个九省通衢的重地。

　　李瀚章在落荒而逃。

　　时间刚过凌晨，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黑暗中的秦军简直有如神助，每每在清军的结合部、漏洞、弱点出动手攻击，卫汝贵部已经彻底被消灭，周盛传和叶志超两部又被分割包围，李瀚章带着自己的督标就向南逃。

　　‘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之誉的武昌城，数千清军，就是占板上的鱼肉，任由秦军来宰割。李瀚章甚至怀疑，秦军是否在白天时候收着力呢，不然怎么晚上这么爆种！

　　一支支进攻部队，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却是那‘庖丁解牛’的刀，见缝插针，游刃有余的将几千清军分割成大大小小不同的‘肉块’。

李瀚章为秦军的表现震惊。

“追，给我追——”

霍广成亲自带领着警备团下属的骑兵大队向南急速追击。秦军打这场武汉之战，虽然是时局所致，但以守备团来作为参战主力，很明显刘暹是给他立功的机会的。

霍广成现在还挂着少将衔，秦军总部长官已经挂到上将衔了，各部指挥官，以整编师师长的位置来定，也全部是中将衔了。霍广成也要抓住机会，立功受奖，顺理成章的跨到中将的档次上去。

所以在霍广成看来，全歼武汉淮军主力，生擒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就是他再进一步的梯子。

现在‘全歼武汉淮军主力’是做到了，可要死跑了李瀚章，那就是大不美了。

不提李瀚章是李鸿章大哥这个身份，直说他是

满清在湖广的总督，生擒李瀚章的意义也是不小。

李瀚章的督标陆队本就是惊弓之鸟，被秦军骑兵一个冲击就打得落花流水。可李瀚章手下的亲卫马队还保持着建制和士气上的稳定。

这些人是李瀚章的心腹，多少年来早给李瀚章用银子和恩惠喂的饱饱的了。

所以在督标陆队完全溃散的情况下，马队依旧拥护着李瀚章继续南蹿。

霍广成根本不理会溃散的督标陆队，带领骑兵大队继续追击。两边一逃一追，直到天都亮了，日上三竿，马力都要承受不住，才缓缓降下了马速。这个时候李瀚章也意识到，一场厮杀不可避免。

不把身后的追兵打败了，自己就逃不脱追兵的追击！

李瀚章望着对面的土坡，一个秦军骑兵高高举起军旗，猛的向地面刺去。当骑兵松开手的时候，

那面红旗已经深深扎住土地中，一阵风吹来，赤旗猎猎招展。

“命令部队，出击——”

李瀚章心中也只剩下了战斗的念头。身后的秦军骑兵人马并不比自己的多。李瀚章不信自家兄弟从数十万淮上子弟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汉，就会跟步兵一样脆生生的败在秦军骑兵的手中！

淮军的旗手奋力挥起了青色大旗，数百淮军骑兵催动坐骑向着北方冲去。

只稍微晚了一瞬，秦军的骑兵们也驱动战马从土坡上，从那面军旗两边纵马冲下来。最前排的骑兵端着骑枪或是手枪开了几枪，双方最前面冲锋的部队都有人中弹落马。但是后面的骑兵根本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落马与惨呼的声音顷刻就淹没在上千匹战马，几千只马蹄敲击地面的隆隆轰鸣中去。

不管是淮军还是秦军，马刀从刀鞘中抽了出来。军官们身边跟着旗手，军旗在风中烈烈作响，

马刀刀尖无一例外的直指敌人方向。

两股洪流顷刻就撞到一起。

淮军骑兵中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千总，素金的顶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手臂后展，然后用力前掠，刀锋划出的轨迹直奔敌人的左前胸，只要砍上，雪亮的锋利刀刃就将在敌人胸口划开一道绝对致命的豁口。

而对面的秦军骑兵几乎是同样的姿势，这是骑兵作战的标准战法。大家都是刀口上混饭吃的，眼光都锐利的很。淮军千总惊讶的看到自己的刀刃率先砍到了对方的胸口，可刀刃根本就没有砍进去，有一层极硬的东西挡住了刀锋。

就那么一瞬之后，千总觉得自己的视线开始升高并且异样的翻转起来，天旋地转中，千总看到了下面一具无头的身体坐在马背上奔驰而去。再接下来，千总的双眼合拢了，世界变成了黑色。他的首级掉落到了地面上。

两支骑兵的死拼，最初的冲锋如同山洪冲出河道冲出峡谷般势不可挡。靠了军服内的钢质锻压胸甲，秦军的骑兵们无视了淮军骑兵大部分攻击，战士们挥舞着兵工厂中用锻压机成批制造又经氧化处理过的锋利军刀，将攻击范围内的淮军骑兵砍稻草般的砍落马下。而当淮军骑兵的势头顿挫以后，另一只手掏出了左轮手枪的秦军骑兵，就开启了一场真正的屠杀。

第四百六十五章给李鸿章做个见面礼！

马刀杀人再快也比不得子弹。

双方马队的冲击过程里，直接死在马刀下的两边战士顶多了就一百来个。可当淮军骑兵与秦军骑兵陷入僵持，当秦军骑兵掏出了左轮手枪以后，顷刻里就解决了上百名淮军骑兵的性命。立刻的，李瀚章的亲卫马队就如砂土般崩溃了。

秦军的骑兵却还能迅速收拢成雁字队形向前继续冲进，将溃败的淮军骑兵连同李瀚章本人团团包围起来。

李瀚章脸色发白。在淮军步兵完败给了秦军以后，骑兵也一样的惨败，真让他对大清朝的未来再没一丝一毫的信心了。也是在这时候他才有机会近距离观看秦军的骑兵战士。比较身材的话他们一点都不比淮军低矮瘦弱，而且胳膊明显比淮军粗壮不少，胸前鼓囊囊的，似乎军服里头还披着甲衣。而

且这些战士们的年龄明显比自己马队士兵更小。

李瀚章知道秦军马队当年的辉煌。但自从刘暹下广西以后，秦军马队消失在人眼前太久太久，让人都忘掉了秦军马队昔日的威名。

可现在看，这支被绝大部分世人遗忘了的马队，绝对没有就此没落。而是延续着良好的传承。

“淮军的兄弟们，你们已经尽力了。现在投降吧。我们秦军优待俘虏！”一名秦军上尉高喊道。

剩余了二百多人，但依旧拱护在李瀚章身边的淮军骑兵一个个面面相觑。从当初的五六百骑降到现在的二百多骑，只要秦军骑兵接着一通射击，九成的淮军骑兵的生命也就要到此为止了。绝大部分淮军骑兵已经垂下了手中的马刀。即便是李家的死硬份子也没人敢主动发动进攻。

十六日早晨，严东湖边。清湖广总督李瀚章投降。为秦军短短五天的武汉之战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也给秦军今年开春的攻势，放了一个喜庆的

开门红。

“把这封信交给李鸿章。安庆、合肥、淮安。选个地方，做个了结吧。一直这么拖下去，本王厌了！”

谁让李鸿章不是左宗棠，一个印象带来的不同，就是这么巨大！

十八日，湖北练军主力在沔阳湖边为湖南秦军所包围，激战一日，不得走脱，丁汝昌弹尽援绝。士无战心，无奈请降。

二十日，荆州城破。荆州将军希元，右副都统等满清大员系数自尽。荆州八旗新军战死千人，被俘老弱三万余人。

二十四日，李长乐在退走襄阳途中，再次被秦军骑兵偷袭，麾下士卒溃散战亡过半，汉中秦军不战而取襄樊。同时刘暹指挥警备团在孝感大败来援武汉三镇的鄂北清军。并趁胜追击，席卷了德安府。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秦军虽然还没能完全将湖北州县置于治下，但湖北境内的清军力量却被一扫而空。两边战斗力上的巨大差距。就连一直给清廷资助打气的英法美俄几国，也深深的感到‘失败’的阴影笼罩在头顶上。

“公使先生，李中堂已决定聚集兵力。在淮安与秦军做殊死一搏。这山东的华盛军，当到用武之地了。”

面对着威妥玛说话的人赫然是曾纪泽。因为曾国荃的投降而被清廷抹掉了全部官职。现在只以李鸿章幕僚的身份奔走中外的人。

他口中的华盛军则是德国人当初时候那个异想天开的主意的改进。

一支由英法德三国一手招募、作训，编队建制的华人部队。总人数在三千人上下。分作四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炮营，和一个军指挥部。

所有队以上军官全部有洋员担当。就像原时空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英军里的威海卫华勇营一样。只不过眼下的这支部队的定义是保卫大清国，是西方列强对于现下快速发展的步兵战术的一块试验田，而不再是纯粹的‘汉奸部队’。

二月底，天津、河北、山东一代的淮军部队大举南下，他们撤离后空出来的位置有八旗新军和多军来补替。李鸿章对于刘暹的回信只有两个字——淮安！

他准备集结手头全部的力量在淮安跟秦军做个决断。这段日子里，李鸿章承受的压力很大，漫天朝野非议加身，李瀚章的被俘和云贵巨变，让他与清廷之间彻底裂开了一道无可弥补的缝隙。

向南！向南！

运河两岸，大队大队的淮军军队在滚滚向前运动，一片人喊马嘶的声音。运河的水面上，还有首尾相接长达数十里的船队。

大清朝是存是败，李鸿章决心做最后一搏了。此战之后，淮军若胜，一切还大有可为；若败了，李鸿章觉得自己也是对其了朝廷了。

接下来多军、八旗新军能把仗打成什么狗样，他都不需要管了。他已经尽力了！

“中堂……”

周馥走进来的时候，李鸿章正在休闲的看着说。这人啊，一旦下定了决心，那就天大的事儿也不在乎了。李鸿章自从决心在淮安跟秦军见个生死，他这日子过得就一天比一天舒坦、舒怡。

“玉山啊，南面的还是北面的？要是北面的，就甭念了。”

李鸿章已经不像再听朝廷吵吵嚷嚷了。

“中堂，是北面的。不过儿这事儿稀奇。京里的旗人们正拉帮结伙的往关外跑呢。”

跑路去关外的准备满清是一直都在做的。当年多尔衮定在北京不走，不是因为北京有明朝的故宫，而是因为这里距离关外近。

虽然二百多年过去了，满清早在关内安了家。在京的头头脑脑大大小小谁也不想着再往关外去跑，诸多旗人还视之为危途。但这关外二百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不许汉人们迁入，不也就是为给有‘万一’的这么一天预备的么。只是北京城内的百万八旗子弟要逃走，也是一个浩大无比的工程。最主要的是这些八旗子弟都已经悠游嬉戏了二百多年了，早养成了废物懒人了，去关外可就得自耕自食，这个种地放牧的本事不是一天两天能找回来的！

再说了，这大清朝的江山不还没败到不可收拾的那一地步么。所以就是要走，也要做好了准备再走。现在旗人去关外，只还是一个趋势……

三月中旬，江西秦军首先向安庆发起进攻。同时湖北秦军也向河南发起攻击。

信阳。

南阳镇的几个探骑飞也似的直入信阳城。其中一个大概是头目，满身臭汗，马身上还挂着一杆马枪。往日里只要有点身份的人物，谁都不会注意这样的探骑。但今儿不同，这几骑一入信阳城门，立刻就在成立掀起了股巨大的波澜。

“逆秦要打过来了！”

信阳现下是河南提督宋庆的驻地。是的，河南提督，又一个新出现的官职。

现在这里不仅是豫南清军大本营，还是两湖官员们的避难所。这段时间，不断有被秦军赶跑的官吏乘马坐车的成群结队的过来。

宋庆本身是坐镇南阳的，从湖北往河南打，南阳盆地是关键。他之前的任务一直是进攻汉中，是汉中四面临敌中的一路。但前阵子秦军饮马长江，距离淮北只有一江之隔，清廷慌忙的要宋庆移师信阳，必要时那就是要增援安徽的。

结果秦军还没对安庆下手，湖北就瓜熟蒂落了。

宋庆急忙调遣人马回驻南阳，但他本身还驻扎在信阳。

……

安庆江面。

前清岳阳镇总兵张梦麟一脸紧张的站在君山号炮艇的指挥室，两眼直直的望着前方，他虽然也是血火里杀出来的军将，但指挥火轮炮艇来跟岸上炮台对轰，还是生平头一遭。作为旗舰，二百七十吨级的君山号有着不小的危险性，可是刘暹军令已下，就是再危险他也只能硬顶上了。

而且此战还可以说是张梦麟投靠新秦以后的第一战。武汉之战没有赶上的他，可不愿意把安庆之战也放过了。那放过的不只是‘风险’，还有自己的前途和未来。

“当当当……”脆响的铃声传入他耳中，接着张梦麟就听到瞭望手高声报道：“前方已进入敌炮台射程覆盖区。”

以君山号为首的五艘蒸汽炮艇此起彼伏的响着相同的警告。

张梦麟浑身一震，压下心中的紧张，就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张望起来。“再靠近五百米。”张梦麟大声的叫道。

五艘炮艇速度不变的继续由西向东斜对着安庆小南门炮台插来。

“轰轰轰……”陆地上的清军炮台开火了。炮弹落在江面上，炸起几十米高的水花。张梦麟坚持命令不动摇。炮艇一直前进了五百米，距离清军炮台都只有七八百米的时候，张梦麟已经沙哑的喉咙才大喊道：“各炮预备……”

……

小南门指的是安庆的康济门，位于安庆高井头，出城门往南至江岸，西侧有一兀立高坎，其壁之陡，其势之壮，远非它处可比。这就是最早为太平军筑垒，现在又是清军修筑的小南门炮台。

二十五年前，石达开率部驻守安庆，将其它四处老城门封筑，仅留小南门供兵士出入。又在小南门江岸垒筑炮台，防止清军的来侵。

小南门江岸地势陡峭，江面开阔，由此炮火封锁江面，万夫莫开。

现在守在安庆城中的安徽巡抚文格用的就是如此旧法。

所以刘暹就决定，打就先砸开最硬的小南门炮台。震一震皖军的士气，在淮安大战开启之前，拿下安庆给李鸿章做个见面礼！

第四百六十六章‘我大清’来者不拒！

张梦麟高声的命令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君山号上**十人立刻像工蚁一样忙碌了起来，搬运弹药、执掌机舵、转动炮口，所有人都带着紧张的心情进入了战斗状态……

君山号如同一条游鱼，在江面上滑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不大的船身已经东南——西北斜横在江面上，炮艇五门大炮在阳光的折射下放射出幽寒的冷光。

“轰轰轰……”炮艇速度锐减，滑行中五门大炮喷放出了炙热的火花，炮弹飞射虽然不知道打没打中，却也是先声夺人。

五艘炮艇二十八门火炮，一炮接着一炮，自打开火之后似乎就没有断绝过。而事实证明，五艘火轮炮艇真就可以淹没只装备了十二门火炮，最大口径为105mm的小南门炮台。毕竟五艘炮艇上的二

十八门火炮最低的也有三吋口径，最大的则是120mm口径。那威力不是一个级别的！

张梦麟现在很恼火，舰炮已经打出了三轮了，却似效果不大。这效率实在有些丢人，“都给老子看仔细了，瞄准了再打，瞄准了。”

站在120mm主炮边，张梦麟大吼着。

一旁的主炮手张青在心中默默的计算着，对张梦麟的吼叫充耳不闻。

“瞄准了打，瞄准了再打——”同样的话，小南门炮台诸将，安庆守城协副将林越成也在高声的呼喊着。

大炮开火多少次了没有战果收获，谁的心理压力都不小。

“靠近些，再靠近些……”已经有别的炮艇率先选择了拉近距离。就在君山号左边百米不到的岳阳号。在副将范春堂的指挥下，二百五十吨级的炮艇s

形的急速向着炮台靠近。

“轰轰轰——”清军的大炮在开火。林越成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指挥各炮位火炮集中对着岳阳号开火。一时间炮弹是哗哗的砸了过去。

而岳阳号上的主炮，那门120mm的重炮也在抓紧时间。对着小南门炮台上的同一个炮位不停的轰击去。

爆炸声和血肉横飞的惨叫声中，两边激战欲烈。

一个小时后，小南门炮台上还在还击的炮位已经减少到了八门。君山号已经停在距离炮台一里左右的江面上，船上主炮对准炮台上的一处主炮位不停的轰击着。它现在的处境很是危险，但在危险的同时也拥有着巨大的机遇。危机，危机，本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

战到现在，君山号并不是一点损伤都没有。它的左船舷上挨了一炮，直接被炸烂了一个一米多长

的大豁口。左舷后端的副炮在一次被命中后也不见了。直接从炸出的口子那掉进了江中，炮位的成员全死了个干净。就是它现在停下的这短短十几分钟时间里，君山号就又中了两颗炮弹，只是没造成多大损伤而已。

“轰隆……”

震耳的爆炸声中，气浪直接把林越成掀倒在地。小南门炮台主炮位被打爆了！

从懵愣中回过神来的林越成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主炮位那么厚的防护怎么可能被打爆呢？自己督造修缮小南门炮台的时候，可是把仅有的一批钢筋水泥都用在了主炮位的，它怎么可能被打爆？

在受到长江以南秦军极大的威胁之后，安徽内部就守备策略，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张曜执意固守合肥与庐州。认为安庆处在长江边上，而秦军的水师犀利无匹，非大军可战之地。

巡抚大人文格当然不同意张曜的意见，一心一意要死守安庆。但文格这个巡抚多是噱头。安徽实权更多的是握在张曜手中。尤其是战备物资调配，诸多钢筋水泥都被张曜拿去修缮合肥和庐州了，落到文格手中的只有一点毛毛雨。

　　这点毛毛雨全被拿来修筑小南门炮台。主要就是炮台的主炮位。那是炮台上唯一一门105mm的重炮。但挡不住君山号运气逆天，炮弹正好从炮位的窗口打进去。引爆了炮位上的全部弹药，自然整个炮位就爆掉了。

　　君山号的这一炮直接奠定了秦军炮战胜利的基础。在主炮位殉爆以后。小南门炮台上的清军就跟没了主心骨一样，要斗志没斗志，要军心没军心。在炮战强强战斗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整个小南门炮台哑巴了。

　　小南门炮台之战，秦军旗开得胜，为整个安庆攻城战都开了一个好头。

　　就跟刘暹说的一样，小南门炮台两个小时失

手，如一盆冷水浇泼到安庆守军的头上。清军士气大挫。

接下的一天里，登陆北岸的秦军陆军轻易的就扫荡了安庆城周边的清军阵地。

文格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兵之才，他脑子里的战争思维还停留在二十年前，还是以‘城防’为中心的老式战争。安庆清军主力部守在城内，外面各处战略重地都仅是稍加布置兵力防守，或干脆就是不布置一兵一卒。

秦军登陆的第二天就用炮火湮灭了城南和城西两道城墙，然后工兵部队进行爆破，在南、西两道城墙上炸开了六道五六丈宽的巨大豁口，安庆清军的斗志彻底垮了，当天刘暹就在安徽巡抚衙门见到了文格的尸体。

这个三十四年前的满清进士，以善工笔花鸟在当代士林中享有声誉的满人权贵，如此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而安庆的易手给天下带来的震动远不是一个文格之死所能比得了的。

因为秦军夺取了安庆之后就有了进军皖北的根基，而秦淮之间的淮安大决战开打在即，秦军如此动作，多少能动摇一下淮军的军心。

说真的，现在淮军精锐一在川中，另一部就在淮安。至于安徽老家，真的是靠张曜的嵩武军来撑台面。

如果秦军挥师北上。没人相信张曜能扛得下来的。

不过刘暹在安庆战后当即乘坐兵舰抵到南京，然后过江到扬州。明显是针对淮安之战的御驾亲征。占领了安庆的秦军也跟冬眠的狗熊一样，窝在安庆，不肯动弹。似乎并没有‘趁人之危’的意思。

李鸿章这时候已经到了淮安，整个华北的淮军各部，如若汇入大海的江河，哗啦啦的流进‘淮安

城’。

据淮安这个军情处位于苏北的唯一站点来报，淮军兵力已经超过了四万人。

其中步兵主力为李鸿章的亲军一系，即李鸿章在淮军初创时期的督标亲军，和担任了江苏巡抚后的抚标亲军。再由就是淮军站稳脚跟以后的护军营，现在统一由李鸿章的表弟兼妹夫张绍棠统领，手下有周良才、黄元良、李胜、颜邦桂、张文宣等将。

这些人本来已经纷纷出人头地，比如说混的最好的李胜，带着李鸿章的两营亲兵历经多年苦战，部队扩充，定名‘胜字营’，已经升为记名提督，赏赫勇巴图鲁名号。正一品封典。

但现在李鸿章一收拢，全成张绍棠手下一将了。

李鸿章亲军总兵力接近万人，装备精良。

再由就是潘鼎新的鼎军。作为淮军立军时候的基本盘之一，潘鼎新在淮军中的地位不逊色刘铭传多少。是李鸿章嫡系中的嫡系。现有步队十六营，马队三营，兵力达到万人。步队由吴从发、唐宏成、潘鼎立、聂桂荣、韩照扬分统。马队由万国顺统领。

然后是杨鼎勋的勋军，全军建制是步队十五营、马队三营。加上炮队一样高达万人。只是杨鼎勋其中五营步兵驻扎于扬州一代，被秦军早就一口吞了。现在是步队十营、马队三营，加上炮队，拢共七八千人。

据军情处来报，杨鼎勋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雪恨，声调叫的很高。而若纵观原时空的历史，在淮安的诸多淮军将领中，他杨鼎勋却是最应该感谢刘暹的那一个。如果不是刘暹改变了历史，杨鼎勋早十年就挂了。原时空里他是死在了平捻战事之中。

再由就是聂士成率领的武毅军。后者本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一手带出来的，湖北之战中的叶志超部就是武毅军的其中一部分。李昭庆死后武毅军

就没一个正经的统领，以近乎分散的形式存在着。这次聂士成这个淮军小辈能够上位，也是因为赶上了淮安大战。

现在武毅军全军十一个步兵营，两个炮营，总兵力六千余人。

再加上唐仁谦带领的不少于五千的马队，以及罗荣光带领的炮队，淮安淮军总兵力一定超过了四万。

而秦军方面，除了刘暹不离身的警备团外，就是齐大林的整编第四师【缺一个旅】，外加宋祚先的近卫骑兵旅一部，以及罗伊带领的第一炮兵团。

总兵力也达到了三万人！

尤其是齐大林带部北上的时候把师属的骑兵营、炮兵营全部带了上。刘暹虽然只有三万人，但是炮兵力量和骑兵机动力量绝对很猛。

两边战场定在了淮安，但秦军要真的打到了淮

安的话，这场战争淮军已经输了。

因为秦军的实际控制线是在高邮州的子婴沟，往北是高邮湖与射阳湖中间夹着的一段狭地。宽度只有三十来里，长有二十里。过了这段狭地才是宝应，然后再向北是泾河，过了泾河才是淮安城。【不是陕西的泾河】

所以这一战的焦点实际是在这二十里的狭地上。骑兵的作用不在战阵之间的反冲杀，而是在绕过射阳湖的迂回袭击。

这正面战场，不想绕着射阳湖兜大圈子的话，那就只有狭地上的硬碰硬了。所以这一站不仅吸引了全国瞩目，更吸引了大批的国外战地观察团。

秦军拒绝了美国和德国的申请，但‘我大清’是来者不拒！

ps：射阳湖不淤塞之前，差不多有半个洪泽湖大小。

第四百六十七章淮军牺牲不怕

刘暹起兵已经一年半了。

席卷了整个南中国，大清朝军费花了不知道多少，却根本止不住颓势。若非有洋人在给‘我大清’不停的输血，财富之地尽丧的满清，不止这两年的大旱会置之不理，就连官员的俸禄和一二百万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怕都拿不出真金白银来。

苏南尽丧之后，漕运断绝，北京城的粗粮价格都高过了两年前白米的价钱。

刘暹说服曾国荃投降的那三百万担大米，至少有一半被运去了北京，剩下的一半散在辽阔的中原大地和黄土高原、渭河平原上，不跟毛毛雨一样么。而且粮价之高，能让两广地界的米商听了后眼睛都血红。

秦军以一个银元一担大米的价格兑给北面，到了太原就能买到十两银子一担掺了不少沙土的灰

米。

这根曾国荃当初时候的心愿是绝对的背道而驰。

王庆手里早就握着真凭实据了，刘暹没让他立刻就发。他要等到淮安大战尘埃落定之后，再给满清摇摇欲坠的江山沉重一击。让天下人彻底认清满清可恶可恨的丑陋面目。

朱其昂为代表的船务招商局被秦军收入囊中以后，改为北洋船运公司的旗下轮船，该往天津、烟台等地去的还一样去，淮军也好，绿营也好，汉官也好，满员也好，全都笑脸相迎，没一次被扣被拿捏的。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他们往北面贩运的是粮食么。

只上海易手之后的这几个月时间，北洋船运公司的财务收益就几乎能与南洋船运公司齐平，实在是因为粮食的生意太大太好做了。

这期间淮军是中间很重要的一环节。此次李鸿

章筹集大军南下。所有的开拔银子，军费军耗。物质粮秣，一切费用全部都是淮军一力承担。没有向北京要一分银子，这里面就很有粮食生意很大的功劳。当然，粮食声音再赚钱，淮军也只是做了几个月，这一下李鸿章是把自己的家底掏干了。

所以此次淮安之战，自从李鸿章开始征调兵马南下以来，北京城朝野上下就再没谁说李二是狗贼了。

人家没伸手向朝廷要银子就是一片无人可及的赤胆忠心。

这年头打仗打得就是银子。人家李二掏干自己的家底来跟反贼干仗，这要还不是大清的忠臣，大清国就个个都称神成圣了。

淮安之战的第一枪在三月十二日打响。

两边的骑兵侦查部队在高邮湖边撞见。没有进行近距离拼杀，只远远地开枪射击，秦军损失了两匹马，一人重伤，淮军死了俩人，两匹战马被俘。

当天的晚上，淮军率先发起了一波大规模攻势！

进攻部队是武毅军左翼，由总兵吴宏洛率领，聂士成、陈凤楼率部尾行。这吴宏洛颇有些名不见经传。以刘暹对淮军的了解，错非吴宏洛猛地冒出头来，他都不晓得淮军中还有这样的一人在。但吴宏洛本人的确是淮军猛将，作战极其勇敢。二十二岁时即授记名总兵。集结了队伍之后，很快清军就出动了。

清军的目标是汜水镇顾家湾这一线。这里是秦军的最前沿阵地。

在范水镇里休息的第四师七旅二营的营长牛建起被手下叫醒，连忙赶到前线阵地的时候。两眼虽然看不到清军的动向，可是单用耳朵听。都用不着打照明弹，他就知道清军要动手了。因为清军行动之间的声音不是一般的大。牛建起马上命令：“速去通知炮兵阵地。传令全军准备作战。”

同时留在汜水镇的副营长冯景山也登上了镇子里最高的一处建筑——紫荆苑主楼的楼顶上，目光炯炯的看着前方的动静。

一枚照明弹适时的升起，炙亮白蓝色光芒照耀大地，清军即将进行的动作被秦军前线阵地上的官兵看的一清二楚。怪不得声音那么大，距离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原来是推着车子来的。

“传令迫击炮中队，打掉那些车子。火炮阵地不可妄动。”冯景山自然不会白等着清军准备好了来攻打，立刻传令镇子外的迫击炮中队准备动手，同时示意火炮阵地继续隐蔽别暴漏了位置。

紫荆苑主楼上一盏马灯闪亮，向着镇子外发射着信号。同时瞭望员也趁得这一段光亮迅速预测清军的距离，然后将数据传到镇子外的炮兵阵地，工具同样是一盏马灯加一个黑布套。

“轰轰轰--”就在清军推着装满了沙袋土袋的盾车就位的时候，战线后头的迫击炮中队首先轰出了炮弹。

而此时盾车后头的清军队列里。

“弟兄们，都听仔细了。”一名身披铁甲的清军军官用刀鞘敲了敲自己胸前的铁甲，‘铛铛’声马上传了出来。

“这玩意都是铁地。咱们这队人上战场后，就不管逆匪的大炮枪子打不打来，咱们就是躲在盾车的后头，老老实实的躲着。虽然速度会很慢，可照样能往前走。盾车装了那么多沙袋、土袋，炮弹炸上了，不见得能把所有人都炸死。所以你们别慌着乱跑，也别逞能找死，被大炮炸中一下，尸体就是你爹娘来了也认不出你来。”

“咱们保命要紧，都机灵一点！”

“记清楚了，等着盾车走到逆匪防线跟前一百米的时候，先开枪，五十米后开始扔手榴弹，到了最后三十米的时候，一个个就都使出全劲来，给我往前冲，往前突。手里握紧刀把。这一阵活下来地人每人都给你们记上一功，死了地一人两份烧埋银

子。”

“临走一碗壮行酒，我余庆林敬兄弟们一碗。”这军官说真的一点都不想接这差事，可是没办法，上面挑中了他们这个营，连营官都上阵了，自己这个小小队官还有什么可说话的？摆了摆手，早就等在一旁地十几名清兵一人托着一张放满酒碗地木盘走进了这队披甲的清兵当中。先让余庆林取了一碗酒，然后散进了他身前地那群清兵中间。

一个营五个队，五百多人人手一杆连发枪，五颗手榴弹。如此装备在淮军中绝对是头一等的精锐，却哪里能料到，淮军给这个营头如此装备，仅仅是为了让五百多士兵还有机会穿着铁甲，提着大刀片，冲进秦军的防线当中。

“干了！”

“干了……干！”

随后就是一阵酒碗破碎的声音。

清军准备工作做的还是很好的，扎本很大。为了掩护盾车前进，直接拉上了三十多门火炮，分作三个阵地，进行射击。在披甲营的士兵还没进入战场的时候，等于说战斗还没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前先来一阵炮击，炮弹也差不多都落在了秦军战线上。

镇子里，冯景山心头大恨，清军的第一轮炮看似暴漏了目标，却让冯景山心头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会不会这主动暴漏出的三十多门火炮只是清军的一个诱饵？

汜水镇只有一个步兵营，外加师直属炮兵营一部分，有着十六门三吋后膛炮。

如果清军打得是如此的注意，己军大不妙啊。

但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让清军继续进行下去。清军的炮火已经开始向着迫击炮中队延伸了，继续下去，那就如清军所愿了。

“命令炮队，打掉它们。”

冯景山并不怀疑火炮阵地的实力。先暴漏出身影来的清军炮兵阵地，黑夜中喷出的火光就跟大海上的灯塔一样亮眼。

清军炮弹越过了前线阵地，还是雨点一样落在汜水镇北，不单单是可能存在的迫击炮阵地，还有镇子北头的工事区，甚至是镇子北部的居民区，都在覆盖范围之内，看来今夜清军的所图不小！

“娘的，现在镇子北头就跟一块烫红的烙铁一样，不断的给重锤砸啊。那炮弹每一枚落上，就一声轰隆。”

“都给我算仔细了。争取一个三连射，打掉敌人两个炮兵阵地。然后以最快速度标准第三个——”

炮兵指挥官，一个少校大声的在炮兵阵地上叫着。

“发射！”

各炮位准备就绪之后，炮手们的目光齐齐看向了站在阵地前沿的指挥官。指挥官把手中的红旗狠狠向下一划。整个人就势蹲下。

“轰轰轰……”连连的炮声在他背后响起，十六门火炮喷射出的火焰将他头顶应成了一片火海一样。

“嗖——”一道亮眼的明光适时的从前线阵地上斜穿而上，照亮了战场。

“再测！”冯景山的声音再次响起。而事实上也并不用他做重复的吩咐，楼顶的瞭望员已经在明光亮起的那一刻就拿起了测量仪。

数据再一次从楼顶传下，但不是给炮兵阵地的，而是给转移了的迫击炮中队的。各炮组再进行了一次核对，然后就是持续的炮响声轰鸣。

“让部队加快进攻——”

看着天空中闪亮的照明弹，吴宏洛两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样东西着实碍事。虽然在第一次听说秦军拿烟花来夜间照明的时候，他还乐的哈哈笑。

此一时彼一时啊！

吴宏洛迅速摆脱了阴影，两眼再度目光炯炯的盯着战场。照明弹不怕，今夜只要炮队能够建功，那这一战自己就该能拔个头筹，赢个头彩。

虽然为了这个‘头彩’，武毅军整体付出的代价是巨大了点。可现今淮军有这个资本来挥霍，中堂大人集结了五万大军，牺牲不怕，只要能取得战果就好。

第四百六十八章见了阎王，投个好胎！

李开河穿上了一身崭新的棉布短褂，底下是一套的新裤子，脚上还有一双大一点但一样新的鞋，脑袋上还戴着一顶暖帽。人生五十年，他就没穿这么整齐过，比当初他娶媳妇时候穿的都好。

可是穿的这么好的李开河现在，却是在瑟瑟发抖地推着盾车，倾斜着身子，用尽全身力气地用脚蹬地，推动着沉重的装满了沙包的盾车缓缓朝前滚动。

这种盾车是用运粮车做地盘改装来的，非常结实，车身钉上木排，再堆满装着沙土的麻袋，能防御秦军枪子和小炮，也就是迫击炮。威力小，射速快，灵活，清军称为小炮。其实就是盾车，加强了防弹效果的盾车。这东西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太重了，即便是五六个人推动也走不快。但还好这里是平原，不然路再不好，要想推快些真比登天还难。

与李开河一起推车的都是和他一样的宝应子弟。被淮军征做了壮丁，每天好吃好喝，还给发衣服，发铜子。李鸿章想的很快，活儿做的很足。

李开河本来是在挖战壕，下午时候休息了一下午，他还以为是上头的大老爷开恩，让他们歇息呢。没想到晚上就被拉到战场上推这些重得要死的盾车，而且还要冒着秦军的子弹、炮弹来推！

谁人不害怕啊？李开河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那见过今天的阵仗！炮声轰隆的时候人都要吓尿了。但不推也是不行，是要砍头的。而且军爷许诺了，今晚上如果侥幸不死。每人十个大洋，还立刻让他们卷铺盖回家。

“开河叔。我推不动了，我害怕……”李开河身边一个看着能有三十岁的壮汉一脸的惨白。呼哧呼哧的喘着大气，嘴巴张了几张，挤出这么一句话来。年青人跟李开河没亲没顾的，但俩人很早就给分到了一个窝棚，关系熟了，李开河年纪跟他爹一样，年青人也就叫起叔来了。

“大有啊，想想老婆孩子，想想你家。你就有劲儿了。”

没劲，盾车推的就慢，后头跟着的军爷就是会操刀子宰人的。之前的军爷宣布律条的时候不都说的清楚了。这人要是一死，家里的老婆娃儿可咋办？

自家的小命儿，在后面那些军爷的眼中，可真心不值一钱。

李开河挖战壕、当苦力这么多天了，也从几个兵爷口里听到过一个词——炮灰，就是吸引枪子的靶子的意思，送死的意思。今儿自己等人可不就是炮灰么。

在他们身后是零散跟谁的披甲淮军。个个洋枪在手，刀把子在握。跟凶神恶煞似的，前面推车的丁壮谁敢迁延不进，立马挨枪子儿！自己这些人的命。在他们眼里根本如同蝼蚁一般。

而且李开河还知道，自己这一批并不是仅有的

一批。在自己人身后，还有两批跟自己命一样的炮灰的。

“向前。向前，不许停下。违者格杀勿论！”淮军官兵的喊声此起彼伏地响着。让推车的丁壮们再加把劲儿的冒着秦军的炮火前进。

越往前走越困难。那迫击炮移动灵活，射速飞快。虽然炮弹威力不大，可要砸在盾车上，一辆盾车也绝对散架。可以在阵地间当掩体用了。

披甲的淮军官兵很急切。他们也知道最后这段路可不好走，这些慢腾腾的沙包盾车就是秦军炮火的活靶子！

特别是那些军官，都不是第一次上战场，见人血，很清楚里头的危险。

轰轰轰……

连连的炮声似乎变得更加密集。当盾车距离秦军前线阵地已经不足五百米的时候，清军的炮火准

确的落到秦军的炮兵阵地上去。虽然之前秦军的炮兵已经彻底消灭了淮军的三处炮兵阵地。

秦军的大炮消失了，但秦军的迫击炮还活跃的很。

‘嘭’的一声巨响，一枚炮弹猛地撞在一辆沙包盾车的沙包上。炮弹的爆破力被松软的沙包挡住，并没有将整辆盾车炸飞天，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冲击力量依旧彻底震散了整辆盾车。同时四溅激射的沙土和木片打得盾车后头的五六个丁壮全部倒地。

有的人直接死了，有的人昏过去了，有的人还有口气，只要有气的都在痛苦呻吟着。

李开河最羡慕一辆因为陷进了弹坑里，结果车轴断了不能走了的沙包盾车。他眼睛非常羡慕地看着那辆破损瘫倒的沙包盾车后的几个丁壮，五六个人全都蜷缩在堆得跟小山似的沙包后面，用不着再冒着小命推车向前了。而三个随在后头的披甲淮军也没怎么责怪那几个丁壮，自己举着枪在沙包后头

对着前面放枪。

李开河带着羡慕卖力推着盾车走过了那道‘靓丽’的风景线。并没有看到，没过多久就有淮军上来，驱赶这些丁壮，让他们跟在其他没有中弹的沙包盾车后面继续使劲--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呢，还得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努力着。

“轰隆隆……”一声巨响传来，然后就是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李开河这时已经不被炮弹的爆炸声所吸引了，吸引他的是那痛苦的惨叫。扭头望去，就看见一辆沙包盾车已经炸成了零件，那些残破的大沙包横七竖八散了一地，有几个还被打爆了。发出惨叫的是推车的丁壮们，不是被爆炸掀飞的沙袋碰到断了骨头，就是被炮弹的弹片给扫倒，这伙人很倒霉，连丁壮带后头的披甲淮军，全都成了个血人，眼看就要不活了。

这就是炮弹的威力！李开河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这玩意可千万别朝着自己来啊！

那些被炮弹爆炸伤到的丁壮、淮军尖声惨叫

着，发出了垂死和绝望的声音。李开河觉得自己穿上军爷给发的新衣服，带上赏钱，上战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今晚上活着走下战场的可能性真的很小！

穿体面一些，带上钱财，见了阎王，也愿来世投个好胎！同时也省的自己死了，这套衣裳和兜里的赏钱又不知道归了哪个王八犊子了。反正李开河是不信军爷在自己死了后，还会好心的替自己把衣服赏钱都给送回自己家去。

就在这时，一阵难以想象的巨力忽然从推车的把手上传来，顿时震裂了李开河双手的虎口，他一个没站稳就摔倒在了地上。被打中了……李开河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刚才那些被打成血葫芦还在惨叫的丁壮们的样子，本能的用双手抱住脑袋。

等待炮弹爆炸的时间肯定是最难熬的，虽然仅仅是一两秒钟，甚至更短。爆炸响起，炙炎扩张，吞噬了整个盾车前后，李开河就觉得耳朵突然什么都听不到了，然后整个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汜水镇内，冯景山已经在紫荆苑顶上，目光死死的看着对面。敌人的新火力点出现了。很凶猛，很激烈，射击很精准。二十多门火炮覆盖了之前的炮兵阵地，虽然炮兵阵地在打完淮军的三处炮兵阵地以后，已经在迅速的转移中，但还是有两门火炮被炸毁。人员也损失了六个，还有故意留在阵地上不撤的上百颗炮弹。

冯景山脸色很严肃。

上百颗炮弹不值一提，留在阵地炮位上，就是为了迷惑敌军，让淮军以为他们真的打掉了我们的炮兵。可是敌人的袭击来的太快，两门火炮的损失让他很心疼。

而除了这个新暴露出来的炮兵阵地外，在秦军转移炮兵阵地的这段期间，冯景山始终没有发现有第二个火力点出现。这应该就是淮军唯一的后备炮兵阵地。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但战争不是这么推算去的。否则你根本无法是从！该决断就要有决断！

前线的压力已经很大了。通过照明弹，冯景山看到淮军的盾车距离前线阵地已经缩近到三百米以内了。局面耽搁不起！

战场上战斗还在继续。

沙包盾车缓缓地朝前滚动，拉出一条漫长的波浪。

此番淮军投入的沙包盾车多达百多辆，用来推车的丁壮不下八百人。

吴宏洛看着盾车一点点逼近，看着秦军的炮兵彻底熄火，笑容已经布满了他的脸庞。可随着一枚枚迫击炮弹击中沙包盾车，将其中的一些打翻，另一些打爆。吴宏洛脸上的表情也渐渐凝重起来了。

随着沙包盾车的数量越来越少，秦军迫击炮开始集中射击剩下的沙包盾车，很快就只有四五十辆沙包盾车还在坚持的往前推进。数量已经不足一半！

而且那些被迫推车的丁壮们的精神也快崩溃了。现在都非得等到后面压阵的士兵上去用枪口顶着后背心，才肯用力继续向前。披甲营伤亡也不小，若不是整个营的士兵都分散到每一个盾车后头，就现今的伤亡数目，早就崩溃了。所以淮军步营的气氛也很紧张！

前线淮军唯一气氛轻松良好的是炮兵阵地。再付出了十二门后膛炮，二十四门前膛炮和一批炮手的代价之后，他们终于确定了秦军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一通猛击，干净利索的干掉了对手！

此刻淮军炮兵阵地上，几名蓝眼睛，高鼻梁，金棕头发的洋人，正在指着对面嘻嘻哈哈的说笑着。突然熟悉的炮弹锐啸声传入他们的耳朵，‘咻咻……’，‘咻咻……’

几个洋人面色迷糊了。哪里来的炮弹，听声音落点很近啊！

第四百六十九章睡狮苏醒了

秦军的炮火没有在吴宏洛最得意的时候戳破他的幻想。而是在吴宏洛很紧张的时候，就直接一把将今夜的淮军重重推下了无底深渊。

淮军前线的炮兵彻底灭绝，吴宏洛瞬间从人间掉进地狱。仅凭那四十辆都不到的沙包盾车，怎么可能在秦军大炮都还在的情况下攻破秦军的阵线呢？

秦军的炮兵只需要做后续拦截，压制己方后进的兵力，这场战就没戏了。吴宏洛虽然对披甲营甚报希望，可也不相信只有一二百人的披甲营士兵，假如，假如现在的沙包盾车全都顺顺当当的靠近秦军阵线三四十米了，所有的披甲营士兵加在一块能还有一二百人，突进了秦军阵线。也不可能真就只靠他们就把秦军冲垮！

吴宏洛是知道秦军的装备的，相当一部分士兵配有手枪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二百披甲营士兵冲进

去之后，只能给秦军的防线造成不小的混乱，但绝不可能靠一己自力就打垮秦军的前线部队。

但事实是这仅剩的一批沙袋盾车在接近战线150米之前，就在迫击炮和大炮的配合轰击下飞灰湮灭了。待在前线的营长牛建起迅速组织起了一支反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对着吴宏洛部泛起了反攻，结果很理想。

吴宏洛两三千人，加上一千多丁壮，被赶兔子一样打得七零八散。错非他们背后有聂士成和陈凤楼两人率部接应，否则吴宏洛本部就要彻底溃散了。

这汜水镇之战可以说是此次淮安大战的起点。英法德俄美诸国的战地观察团也派出代表全程参与了淮军此次作战，结果去了十二个人。只回来了五个。另外七人，三个被秦军俘虏。还有四个死在了乱军当中。这四个人并不是淮军炮兵阵地的那几个洋员。

李鸿章与德国的联系很密切，在秦军起兵之

后。英法美三国也都跟他有着颇多的联系，在淮军的体系当中，洋员并不再少数，并且来自欧美多国。

“他们的炮兵很有力量。反应迅速，射击精准。并不弱于欧洲的精锐炮兵。”

“至于他们的步兵战术，我们并没有看到。只能说组织快速，反击快速。在李总督的军队进攻刚刚失败，他们的炮火袭来，步兵的反击就紧跟着到来。我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然后吴将军的部队就全乱了！”

“不过要说的是。吴将军并不是一个懦夫，他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军人。在秦军发起反攻之后，他一直在努力筹集部队，阻击并反击。只是秦军进攻的太快，而他们的炮兵又被全部摧垮了，士兵斗士低迷。但吴将军还是战到了最后一刻。他被秦军的迫击炮弹给炸伤了，差点把性命丢在了战场。”

“而且我还认为他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军人。对于昨夜的战斗，吴将军的设想并不是荒诞可笑的，

而是有着一定胜利几率的。甚至我认为如果是一支欧洲军队。吴将军昨夜可能已经取得了胜利。只是很可惜秦军的炮兵更胜一筹。”

一名俄军大尉面对着一群多国战地观察团的成员们这样的说着。他就是昨夜里逃出生天的五名观察团军官之一，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三名同伴在昨晚上被秦军当俘虏抓起来了。

这名俄军军官站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立场上进行了上述一番话的发言。

虽然这些话有些伤害在做所有人内心的优越感，但所有的战地观察团军官还是认同的点了点头。对于吴宏洛的那个作战计划，他们这些人跟李鸿章的总指挥部一样清楚。操作的好一些的话。真的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淮军炮兵以不小的伤亡做诱饵来钓鱼，要是放到欧洲战场，这样的作战计划得手的可能性很大。毕竟这个时候的光学仪器刚刚发展。欧洲陆军的炮兵战术也才是到这个地步。至于战败的一方，那只

能说在这场战争中败放的实力不如人。既然你实力不如人，那么你战斗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得在对日战争的时候。秦军的炮兵战术还处在一个消弱的范畴。那个时候令我眼前一亮的是他们对格林炮的应用和步兵的突击战术。当然，那位陛下的指挥艺术也不可小视，秦军的穿插作战很厉害。但到了中国国内战争打起来的时候，秦军的炮兵似乎已经不弱于我们了。昨夜的一幕是个见证。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前年汉中发生的那场大炮主宰的战斗。

淮安会战，眼下的战场平坦开阔，十分适合那传闻中一幕的出现，我认为如果传言属实，我一定会如愿的。作为一名军官，作为一名战地观察团的成员，忘掉偏见，秉持公正的眼光和心灵，是我们必须要具有的，否则我们就会愧对派遣我们来到这里的祖国。

我以前轻视中国人，轻视所有的黄种人。但我现在一点也不轻视我们脚下的国度。拿破仑陛下说的很正确，这时一头沉睡的雄狮，现在它已经苏醒

了。

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小瞧秦军，不要小瞧中国人。

未来的战争中一定还会有很多让我们惊掉眼球的事情发生！”

法国代表团的团长，前法国驻日公使馆国防武官雅克.德博准将【法日1858年建交】，在俄军大尉的话结束以后，这样的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然后今日观察团的这场会议就结束了。这名俄军大尉是五个幸存者中最后一个站在观察团所有人面前的那个。

……

吴宏洛进攻的失败让李鸿章挺失落的。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理，不碍事。自己本钱雄厚，一两千人丢了也就丢了。不当紧！

现在要紧的是如何找回这个场子？！

是主动进攻，打秦军一记耳光，还是等着秦军找上门来，坚决守个固若金汤，让秦军撞个满头包？

李鸿章思考起这个问题来，当然只能站在有益于他的一方面来假设了。这个无关现实，完全出于主观。

淮安大战不会是两边大军的静坐战，进攻才是这场战争的中心。淮军进攻，秦军进攻，两边的动作都不会停下。不然刘暹写信给李鸿章，李鸿章三个地方选了淮安，两人就都是笑话了。

“进攻——”沉默了半响，李鸿章选择了主动！

坐镇高邮的刘暹现在正在跟王庆一块吃个便饭。后者在高邮的身份自然不是什么军情处上海站站长，而是上海名流，全国闻名的《大公报》报社老板。直接在全中国范畴内打响了报纸名头的’民

间御史’。

王庆现在已经跟上海站完全脱钩了，虽然上海站的上层人物都心里明白王庆是谁。但明年上，他就是单纯的报社老板了。

富家出身，又有个妹子在君王后宫的王庆，从心底里排斥‘锦衣卫’这一套，刘暹理解。但是《大公报》的招牌绝对不能砸，所以王庆要想以自己现下的身份自己跟刘暹的后宫挂上钩，那是绝对不行的。

《大公报》需要绝对的中立。王庆要是有这样的身份了，《大公报》还中立个屁啊。说不定还会被举国咒骂，说跟刘暹俩人一块演双簧。刘暹之前跟他许诺的事儿，考虑不周，现在需要改一改。

怎么改呢？他给王庆两个选择，第一、跟王家彻底脱钩。王庆四十岁了，老婆孩子都一堆了，要保证不露馅，就全家转正‘皇家国戚’，难度太大；第二、过几年王庆孩子长大了后，他来个假死亡，自己去做国舅爷，孩子老婆却不能带。可以娶

个新媳妇，但能否生孩子就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而且要当宅男，没事儿别瞎溜！

对这么个大舅哥来说，刘暹也够意思了。

王璐莹现在有了孩子，心愿已了，也没登求大宝的意思，现在孩子又还小，就念叨起自己的大哥来了。刘暹现在宫里的人变多了，但对于老人儿，可一直贴切着呢。何况王庆的功劳也值得刘暹来费这个心。

如果不是王庆身份真的不适合在情报这一行干，把他提到军情处副座，日后军情处分家，立刻就能升为一部之首！可惜了呢。

当然了，在外人看来，刘暹单独宴请王庆，那是给王庆天大的颜面，也是对《大公报》的嘉奖。前两日《大公报》报道了一起上海官员贪污的案子，结果揪出了七个蛀虫，五个判了斩首，两个流放兰芳。

所以外人眼中刘暹今天如此厚待王庆，也是给

《大公报》站台的意思。无形中刘暹还刷了一次良好的印象分。

王庆带着满脑子犹豫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而痛苦的是，一路上碰到外人他还不能显露出内心的半分真实来。

俗话说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真心是不假！

刘暹却自己出了高邮城，带着警备团直接向着前线奔去。大战就要开始了！李鸿章的行辕已经扎到宝应了。他可不是刘暹这样的‘名将’，能把行辕立距离前线十五里都不到的地方，再看虚拟地图上淮军的攒动，不是大战要来了还会是什么！

刘暹还‘看’到，淮军的骑兵部队一部分，已经绕着射阳湖进行运动了。

第四百七十章当年鏖战急

宝应小官庄镇。

一个地表平坦，四野开阔的便捷之地。刘暹前世京沪高速公路就达这里穿境而过。而现在此处则成了淮秦两军的决胜支出。

李鸿章出动了手中的主力，除了唐仁谦带领了三千多骑兵绕射阳湖而去，淮军可谓是倾巢而出。

刘暹也同时尽起大军，同样是放了一部分骑兵迎击唐仁谦，剩余主力尽数登场。

梁军交汇于小官庄镇，双方侦察兵都能看到对方的大部队，但是对眼下后膛炮威力心中有数的两军，谁也不敢轻易将自己处于对方火炮的射程之内。

“进攻！不给淮军挖战壕的时间！”刘暹早就拿定了注意。两边主力对碰，如果没有动作，稍微

一僵持，两边修战壕就是必须的。

虽然时代已经不同，武器的快速发展早就把当初的地表战争扫进了历史的尘埃。刘暹却还是愿意打一场复古式的战斗。争取今天一天时间把此战尘埃落定！不然李鸿章就不会再这么光棍的出来大打出手了。

而再说直白一些，这淮安大战结束的越快，给天下的震动就越大，对新秦的统一步伐就越有利。刘暹必须抓住李鸿章给的这个机会！

“轰轰轰……”

秦军的炮兵首先开火，根本够不着淮军，但是强大的炮火在淮军兵锋前不到两里的地方炸的尘土弥漫，硝烟滚滚，用不了多长时间淮军的视线就要受影响了。

李鸿章坐镇宝应，当然是看不到这一幕。但作为淮军前线总指挥的潘鼎新可清楚这并非是什么好事。立刻下令热气球升空。当然这需要时间！

就在淮军的校射气球队开始执行命令的时候，秦军的进攻部队已经开始出击了。

刘暹直接投入了自己的拳头力量——警备团！

五千人的警备团是他最可信的一支部队。所有的军官几乎都是童子军出身。或是汉中的农庄子弟，士兵则是从柳州、钦州、鸿基三地的工人子弟中招募的。家庭几乎都受过刘暹的恩惠和恩泽，忠诚度不是一般的高。而且士兵的作训水准和装备、待遇，也是秦军中屈指可数的部队。

对面的淮军部队稍微有些骚乱，但很快就平息了下去。面对秦军‘营寨’不扎，阵地不修的直接进攻，潘鼎新选择了就地防守。

毕竟无论什么时候，防守都是比进攻更利益掌握的。

同时淮军中军、后军开始抓进时间挖掘战壕，并且以小官庄镇集北面的村落为据点，布置兵力。

炮兵时刻注意秦军动静。当秦军从尘土弥漫中钻出来的时候，他们要第一时间开火射击。最前线的部队开始组织士兵挖掘单人掩体。

秦军进攻部队很快从硝烟和尘土中冲了出来。他们的战线非常的散，士兵与士兵之间至少间隔三四米，一个三角进攻小组与另一个三角进攻小组间至少拉开了七八米。

淮军的一部分火炮开始射击，炮弹在冲锋的秦军士兵头顶上不断爆炸。秦军士兵即使把相互间的间距拉开的再大，也一样被击倒了一片一片。

还有一部分淮军炮兵开始像秦军大部队方向射击，图的也只是一个盲目拦截。

秦军进攻部队冲进到淮军三百米的距离时，第一批部队开始趴下掩护射击。淮军士兵的枪法跟警备团的这些秦军精锐比起来差的不可以道里计。

前者不打仗的时候，一个月也摸不到两次实弹射击训练。而后者。子弹敞开了供应，一个个精准

的枪法都是用无数子弹给堆出来的。

警备团士兵在训练场上，二百米打靶卧姿射击成绩，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保证在80环/10发这个基准点以上。当然那是在训练场上。不是真正的战场。但士兵的基础能力摆在这呢。而且警备团这一年多来也几次经历战阵，其中又有大量的老兵，绝不是驴屎蛋子外表光鲜的样子货！

这一批士兵手中握着的又全是连发枪。他们一出手，边射击。边匍匐前进，淮军一线的士兵立刻就感觉到了压力。

而连天的炮火之中。秦军的迫击炮部队也纷纷向前。

一门迫击炮由五名士兵负责，其中一人背负炮管，一人背负支架，一人背负底盘，另外两人负责弹药。但实际上只两个人以人力负担弹药，所能负载的炮弹数量太少，根本不够打得。在实战当中，五个人是都背负弹药的。两个专职弹药手一人可背四枚迫击炮弹，再肩扛一箱迫击炮弹，两个人能运

载二十枚炮弹【一箱六枚】。另外三个人则每人四枚，如此总共三十二枚迫击炮弹，足够一门迫击炮转移多处位置进行射击用的。

秦军一次性投入的就是五十个迫击炮小组，实际抵达四十七个迫击炮小组。当这些迫击炮进抵到淮军前线五百米距离以内时，淮军前线已经从亚历山大，变成不堪重负了。

李元永已经涨红了脸，挥舞着手中的腰刀命令归自己指挥的两挺重机枪进行射击！

“打，给我打！狠狠的打！”

他是庐州人，虽然不是合肥人，但对淮军的归属感绝对印刻入了骨子里。对于面前的秦军，旗人有多痛恨，他就又多痛恨。只因为淮军屡屡在秦军手中吃了大亏。

刘秉章、张树声、吴长庆、刘士奇、周盛传……

一个个淮军中功成名就的大将被秦军打得颜面全无。

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枚炸弹在这个简单的以土袋堆垒的重机枪工事附近爆炸了。尽管爆炸的冲击波不大，但是依旧有炸弹的破片飞进来，收割了两个重机枪组士兵的生命。尤其是他左手边的那一个弹药手，被击中的胸膛整个几乎都被切开了，巨大的血口，喷呲的献血染红了整个工事。人还没倒地呢，就已经失去了他的生命。

李元永伸手摸了摸溅在自己脸上的鲜血，然后睁大眼睛看旁边已经愣住的几个士兵，大声骂道：“混账东西，还愣着做什么。赶快补充弹药，继续开枪，不要停！给我接着打！”

李元永手下的重机枪阵地可以说是淮军前线有数的核心目标之一，一枚枚迫击炮弹相继落下，李元永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跟着他的重机枪一块成为了碎片。

另一边，秦军进攻部队的先锋，警备团一大队

一中队，中队长洛虎已经是收回了望远镜，然后低着头弯着腰靠着田垄往东头跑，边跑还边大声叫嚷：“兄弟们好好打，斗给我好好的打！”

战场是小官庄镇外，很自然的就覆盖了一片田地。现在一中队就窝在这篇庄稼地里，长的过膝盖的小麦就是他们最好的掩护。

也因此这里受淮军炮击最厉害！

在炮弹依旧不断飞舞的阵地里，洛虎一边小跑着一边大声叫嚷，而士兵们也一个个是冒着炮火坚定地向前。并不时的打响手中的步枪。

整个战场上，形式正在快速的向秦军倾倒。进攻的秦军士兵虽然遭受着重机枪以及炮弹的打击，但身为防守方的淮军其实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头顶上整备迫击炮狂轰滥炸，他们同样在忍受着猛烈的炮火打击。个人掩体那玩意防子弹可不防头顶的炮弹！

尤其是较为暴露的重机枪阵地那边，迫击炮的

精准度可比大炮强多了。一颗颗迫击炮弹轻易的就将一处处重机枪变成了大把大把破碎的零件。

攻防双方都是面临着对方的火力威胁，战争就是一个比谁更悲剧的游戏！

大家都同样忍受着打击和伤亡，然而谁死的更多、谁先顶不住，那么谁就输了战争！

伤亡数字不停的汇聚到潘鼎新手中，淮军诸将的脸色一点点的变黑变青。作为防守方的他们死伤竟然这么大？

这才多长时间？前线的勋军【杨鼎勋】就死伤过千人了。那秦军会损失多少呢？

秦军的炮兵可已经沉默许久了。淮军正在开炮的炮兵已经在请求转移阵地。因为飞上了天的校射气球并没有发现秦军炮兵的形迹，后者已经进入了浓烟区。

秦军在自家后阵点燃了大批的庄稼和树木，升

起的黑烟顺着微风，遮蔽了校射气球的视线。气球上的观察员只能肯定秦军炮兵的一部分一定是钻进了黑烟区域内，但具体的数量和位置分布，他们现在还不能确认。

“命令炮兵转移阵地。再有，组织预备兵力，时刻准备增援前线。”

潘鼎新身上的担子很重，李鸿章将指挥大权交给了他，潘鼎新就恨不得能谨慎再谨慎。以今天的这场大战来论，如不是李鸿章指挥部队向前，潘鼎新绝对不会倾巢而出的。

这四五万部队可是淮军现下唯一能够拿出的队伍啊。刘铭传他们还在四川呢。淮安之战要是完了，淮军都可以说不复存在了！

“报告！”

“讲！”

“我军炮兵已经准备完毕！”

罗伊的副官，一个同他一样的波兰人，站在刘暹面前，口中吐着字调清晰的中国话。

“发射！”

跟停在宝应县城的李鸿章不同，刘暹亲自来到了前线。淮军射出的炮弹就在他两里不到的前方炸响。

大炮的炮口喷吐出一道长长的火舌，接着一声巨响，火炮和炮手就被白色的浓烟包裹住了，巨大的后坐力驱使沉重的火炮向后方猛地滑动了好几米……

第四百七十一章弹洞前村壁

潘鼎新很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地面震动了一下，炮弹爆炸的声音告诉他这是秦军炮兵自消失后打出的第一炮。

接着第二炮、第三炮……

浑身僵硬的潘鼎新在心里估算这大炮的数量，如此密度的轰鸣声，秦军至少有五十门大炮在咆哮。硝烟升腾，让炮兵头顶的黑烟更加浓重的笼罩整个炮兵阵地。

地面在猛烈的震动，空中巨大的声浪潮水般涌进人的耳朵，刘暹血脉贲张！

四周爆射的弹片像利刃插过纸张一般，穿透人的身躯，毫不留情地撕裂和切割着自己遇到的一切，头颅、手臂、腿脚，甚至将淮军士兵的躯体一分为二，在淮军阵地上装点出一处处血肉模糊的鲜艳色彩。

在震动耳膜的炮声中，无数呻吟和惨叫听得清清楚楚。

“弟兄们，跟我冲——”

洛虎在麦田里一跃而起，一中队的士兵听到中队长的叫吼后，没一个犹豫的，一个个从地上跳起，挺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猫腰快步的向着一百多米外的淮军阵地冲去。

迫击炮全力的发射着炮弹，一颗颗60、82，甚至是120mm口径的炮弹雨点样落在淮军的头顶上。虽然各个迫击炮组的弹药储备在迅速下降，后方补给来的炮弹量根本赶不上他们射出的速度。本来每门迫击炮大致还能保持二十到二十五六枚炮弹的存量，现在正飞快的像个位数大步前进！

但这效果是极佳的！

站起身来冲锋的已经不再只是一大队一中队了，刘暹投入进战场的三个大队。至少有一千人站

起了身。

而这个期间被运送上前线的多挺重机枪，也再也不控制射速。只求压制的敞开大口，巴拉巴拉巴拉。不停的喷吐着子弹。那挂在枪上的弹带就跟有人在另一头用力扯拉一样，刷刷的向另一头跑。

“顶住！给我顶住——”

淮军前线的军官在连声的大吼着，而在他们身后的杨鼎勋，更是准备了三千人的预备队，只待秦军冲杀上前线了，就立刻杀上去。在勋军的背后，武毅军陈凤楼率领两千人，潘鼎新亲自从手下拨调了两千人，另外甚至还有两个营骑兵。就等着前线消息。

可刘暹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吗？

除了五十六门一直在怒吼的75炮外，十二门105炮在淮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进入了秦军的阵地。他们并不需要移动到浓烟区，比之75炮远超出的射程让它们待在秦军的大后方，就可以轻易的

将炮弹打到淮军炮兵阵地的头顶。

这个重炮大队的指挥官，童子军出身的刘栋，这个时候接到了刘暹传过来的一张地图。一张宝应县的地图，上面标注着敌我两军的态势，以及淮军炮兵最初时候的位置。并且地图上继而标注除了淮军炮队的现在位置。

两边的校射气球可一直都在努力工作的。

秦军因为刘暹的准备炮兵可以暂时躲过淮军校射气球的眼睛，但淮军炮兵不能。它们自始至终都在秦军校射气球的注视下。

无数个炸点汇聚成一道闪光。无数个声音凝聚成一声轰然巨响！

火光、硝烟和一大片腾起的灰黑色土柱，完全淹没了淮军的炮兵主阵地。

是的，十二颗105mm高爆弹引爆了阵地上堆积的75mm炮弹，继而爆炎就彻底吞噬了这个有着

三十六门75mm后膛炮的炮兵阵地。连附近尚且没有被摧毁的树木也向爆炸中心的反方向倾斜。标示出这场好大的冲击波的范围。

准军一片慌张。而同时间，秦军位于浓烟区的炮兵也已经一个个调整了角度和方向。

“预备！开火——”

简短的命令变成简单的旗语--绿色小旗向左平伸，红色小旗高高举起画个圆圈后猛地向下一挥！炮兵阵地上。各队军官也将右臂高高举起后猛地劈下，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手里的钟表。因为接下来他们要干的可是弹幕徐进！

虽然秦军炮兵都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战场上除了汉中方面应用过一会外，其他方面军。也就是眼下的炮兵们，可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放！”

五十六门75后膛炮依次轰响，强大的炮口动能

将炮兵阵地上的沙土吹起，弥漫出一阵灰黄色的尘雾。

而炮口的对面呢？

火光，成片的火光。就像一条来自九天之上的雷霆之鞭，在淮军阵地后方狠狠抽下。轰然的巨响让地表不住的猛烈颤动，一阵阵气浪冲刷着阵地。让许多已经冲上淮军阵地的秦军士兵都无法呼吸。

但是他们没一个受伤的。

一道、两道、三道……

每间隔二十米，一道弹幕落下。秦军前线的官兵全都兴奋地看着眼前的火光和硝烟，而淮军的官兵则都胆寒的看着自己人的阵地被洗地。

炮兵阵地上的士兵连续的开炮，不少人已经满头大汉，脱掉了上衣，只光着膀子了，浑然不顾强烈的震动，不断地重复着装弹、拉栓的动作。把一发发炮弹以最快的速度射向敌人！

一个个滚烫的炮筒从炮膛里被拉出，冒着青烟‘咣啷啷’地掉在脚下的土地上。

越来越多的秦军冲上了淮军阵地。淮军前线士兵先是被炮击夺了气势，然后是己方的炮兵阵地殉爆，一下子心劲都断了。再之后就是眼下的一幕，排成排的炮弹落地，弹幕徐进对于眼前的淮军士兵来说，简直就是神迹！

那一排排的硝烟火光滚滚向前，带着不可阻挡的声势滚滚向前。

无数的淮军士兵们都惊呆了。潘鼎新、杨鼎勋等淮军大将也都傻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象是一堵沸腾着的高墙一般的爆炎弹幕，唐友耕当年的遭遇一般无二的降临到淮军的队伍身上。

勋军的预备队首先溃散。就跟当初的川军士兵、军官惊呆、不解一样，他们也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幕。他们只知道自己必须跑，否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比起前年汉中方面宽度只有三四百米的弹幕来，今天的弹幕直接超过了一千米宽幅。但纵身依旧很一般，很浅短。

这可已经够了！

……

“上帝，上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雅克.德博疯狂的大喊着。“这是奇迹！战争之神降下的奇迹！”

“哦，上帝，中国人真的做到了这个‘传说’……”

淮军身后，多国战地观察团现在乱成了一团。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他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幕。

“奇迹！这真的是奇迹。中国人创造了这个奇迹……”

“上帝将自己的眷顾投给了中国人了吗？传言竟是真的……”

足足十几分钟，一帮军官才勉强定下心来。然后他们怜悯的目光就头像了潘鼎新所出的指挥部方向。

他真的是够倒霉的！

安排了八千预备兵等候着跟秦军的肉搏。现在这八千人……，“上帝保佑！”

……

踩着滚烫的地皮，尽量让自己的脚不落进那些大大小小的弹坑，不踩到炮弹之下血肉模糊的尸体，大批的秦军士兵在淹没了前线的一千淮军士兵后，随在弹幕后头，向着淮军阵地后方，横推了过去。

在大批警备团士兵身后，四个大队的秦军骑兵

严阵以待。

“杀啊……”

“杀——”

当弹幕徐进终于结束的时候，八千淮军预备队步骑军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伤亡有多大且不去说，只一个建制完全混乱，切步骑混杂，这些人的战斗力就可见一番了。

面对泛起迅猛反击的秦军步骑，淮军整个就是个悲剧！

当这一战结束后，时间还没走到正午。秦军抓了小五千的俘虏，而打死了多少，没数过来。现在不是干这个的时候。就是那小五千俘虏的数字，也是到了晚上才传到刘暹的手中的。

可以说，中午饭刘暹都没有吃。立刻让炮兵前移。炮口对准黄浦村和樊桥！

“轰轰轰……”

下午一点半，炮声如雷，火光和浓浓的黑烟彻底淹没了这两座不大的村庄。

半个小时的炮击，将两座村庄变成了两个废墟。然后步兵进攻！

秦军完全是以横推的姿态，两个小时内，连破了黄浦村、樊桥、成田、葛庄，四处村庄，下午四点不到，兵锋直指潘鼎新大帐所在的堰河镇。

“告诉老周，干掉那两个机枪堡——”

一个少校军官趴在一堵残墙后头，对左手处二十多米外一堆废墟中的手下大喊着。

而事实上在他的身后百十米的位置，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少校口中的老周正带着两门六零迫击炮在快速的摆开。老周本人也在用瞄准镜测算诸元，经过一番计算后，在少校的命令还没传到的时候，老周就已经下达了命令，等炮手设定好诸元

后，他没有任何的停顿，果断下令开炮！

两门六零迫击炮先是各自发射了一枚校准弹，然后调整角度后迅速进行了标准的三发急速射。六发炮弹对准了两个重机枪阵地，随着数声低沉的爆炸声响起，少校悄悄探出头来，通过残墙顶上的豁口，看见敌人的两个机枪堡垒都是相继被烟尘所笼罩。

六发炮弹加上前面的两发校射炮弹，前后八发炮弹在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发射了过去，让对面的淮军都被打愣了。

第四百七十二章将淮军彻底踹下悬崖

堰河镇是一个并不大的镇子，因为它并不临近大运河。

在宝应，在整个苏北、山东，村镇县城挨着不挨着大运河乃是决定它们命运的关键点，挨着了兴旺发达，如那临清，后世外省人都没听过的一个城市，在明清却有着‘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美誉。而没挨着，如眼前的堰河镇，就很平平常常，很普普通通。大运河在这时候的地位，比刘暹前世的高速公路、铁路可重要的多的多了。那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

小小的堰河镇被秦军的炮火轰的一片废墟，两个大队的秦军官兵杀进废墟一片的堰河镇，受到的阻力却依旧不小。

潘鼎新现在还有两三万人，可要是堰河镇也被秦军一鼓而下了，就堰河镇后头的几个都没来得及怎么加固的小村落，肯定也挡不住秦军的兵锋。到

时候淮军就都放羊了。

所以堰河镇必须守住，至少要受到天黑！

给淮军赢得喘息之机。

所以潘鼎新很破份的接连指挥部队增进废墟样儿的堰河镇。这时标准的添油战术，有次增进的两个营援兵还没进到镇子里，就被秦军炮兵一阵猛轰，当场就折了近一半。但潘鼎新就是要不惜代价的死撑，把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拖下去。

虽然他没有成功！

因为在堰河镇战斗进行到三点多的时候，秦军的105炮已经赶到。其超过75炮不少的射程让秦军迅速压制了淮军的炮火，刘暹直接派兵拿下了堰河镇北方的两个村庄。彻底包围了堰河镇，四点半时候。就彻底拿下了此处！

随后秦军就开始了大炮开道，步骑兵迅猛突进的胜利节奏——淮军根本阻挡不了！

一战、两战、三战、四战……

到六点天黑。不过两个小时多点的时间，秦淮两军就打了四战，淮军是战战败北。炮兵从被压制到彻底被消灭，李鸿章拢共调集了一百六十多门火炮啊，虽然里头有一部分是前膛炮，但那只是少部分，大部分还都是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整体实力就是替补淮军防守京津的多军都逊色三分。却在淮军步兵一次次的败退当中，不是强行开火被反制。就是被迫弃炮而逃。

秦军的步骑兵就在屁股后面追着呢，炮兵要是拉着火炮，他们还逃的掉吗？

等到天黑，淮军主力已经乱了套，士气低迷，军队损失严重，几乎没有人还有胜利的信心了。

“从这里插过去，以小部队在宝应城外虚张声势，主力在这里设伏！”

上万秦军步兵还在势如汹涛的猛攻淮军。打得

淮军节节败退，也让淮军没有发现，无声无息里，秦军的骑兵已经缩回了拳头。

宋祚先蹲在刘暹身侧。旁边的侍从半弯着腰挑着马灯，照亮了刘暹滩在地上的地图。

地图上一条红色的曲线勾连着秦军现在的位置和宝应县的县城，并在县城南侧三四里的位置上画着一个圆圈。圆圈上还打着一个叉叉。

什么意思叫人一看即明。宋祚先当然不会有疑惑。起身向着刘暹行一军礼，吼一声："末将领命。"大踏步的转身离去。

骑兵走的路线并不是没有淮军守备。但淮军守备的力量很弱。宋祚先手中三千多骑兵能跟戳破薄纸一样，轻易的杀透。然后就可以让潘鼎新他们知道，秦军已经向着宝应县城杀去了。应该会给慌乱的淮军再一记重击！

看着宋祚先气宇轩昂的背影，刘暹很为淮军可惜。潘鼎新早就该大踏步的后撤宝应县城了，别的

地方都不说，只秦军攻打堰河镇的那俩小时，时间是绝对足够的。但淮军的行动始终迟缓，不知道潘鼎新是在顾虑着什么，似乎极度不愿意退到宝应，始终想将战局僵持在宝应县城之外！

　　结果现在，淮军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了！

　　骑兵的出击就是刘暹将淮军彻底踹下悬崖的那一脚！

　　当然了，刘暹现在始终分出一支眼睛盯着运河河底呢。

　　宝应运河的西大堤就是高邮湖的东岸，高邮湖可是出了名儿的地上悬湖。很多地方得湖底儿都要比刘暹脚下的地皮高。如果李鸿章要自绝新秦，看到战局大败后，让人炸了运河河堤，秦军无防范的话可是要吃大亏的！

　　所以刘暹早派出去了侦查大队，手中还握着一支千人的骑兵。

……

“啪啪……”

“轰轰轰……”

宝应县城外，噼里啪啦的枪炮声传的远远地，无数马蹄践踏大地的轰鸣声也传的远远地。虽然秦军骑兵还没能直接杀到城门底下，但李鸿章的脸色铁青铁青的。

“快，快——”

“快跑。他娘的，快跑……”

周良才、黄元良、李胜三个人正一头大汗的往着宝应县城急赶着。他娘的，秦军竟然直接转到宝应城下了，淮军一干将领的心肝都在胆颤。

你说，要是中堂大人出了个好歹，自己等人就是在前面顶住了秦军又如何？

反正周良才三人作为亲军一系大将，那是向着潘鼎新打了个招呼，就拉着部队往宝应县城跑去。

宝应的地形是典型的平原地形，但在眼下这个时代么，你要说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的庄稼、田亩，那是不可能的。清朝的绿化是绝对比刘暹前世好的，在宝应县城周边少不了就有一片小小的树林。树林挨着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逃兵灾走了不少，又给淮军抓丁壮抓走了一些，剩下的尽是老弱妇孺，控制起来很容易。

五个大队的骑兵就躲在了这片树林和这个村庄之中。

骑兵们牵着马匹静悄悄的呆在，没有人趁这个时候来鼓舞士气。骑兵不需要！

“旅座，淮军来了。”探骑快马来报。

“至少有三千人，天黑瞧不亲切。而且淮军队伍拉的很长。”

宋祚先不置一词，只是举着望远镜向着南方打量。“呵呵，这队列拉的果然够长！”

不多时，众位军官们的望远镜里就已经是出现了身穿满清军服的淮军士兵。前锋队列横幅不超过十人，还越往后头越细。

随着淮军越来越近，秦军骑兵的斗志迅速高涨，而等淮军毫无防备的靠近，并从自己前方的官道通过时，手下军官向宋祚先道：“旅座，就是现在了！”

“那就准备出击吧！”宋祚先手指一点淮军，“给我一个别剩下。老子要全歼！”

“旅座，您就瞧好吧！”一众军官大声应着诺，飞快的就四散而去，各自跑回了自家队伍。宋祚先本人也翻身跳上马背，对着身边的警卫低声道了一句：“上马！”

随着五个大队的骑兵齐齐翻身上马，宋祚先下一步命令传了下来，“刀枪准备，全军缓步前

进！”

而就在第一排的骑兵们即将走出树林的时候，为首的军官已经不用再等宋祚先的命令行事了，而是非常及时的直接下达命令：“小跑前进！”

自己就迅速的催动胯下的战马小跑了起来。战马小跑奔驰起来后，整个人都是一上一下颠簸着，而这个时候的淮军士兵也已经发现了几百米外突然出现的骑兵，整个队列当然是慌张的。

“砰砰砰……”

迫击炮开始发射。这些六零和八二迫击炮是骑兵唯一配备的重武器，连同上重机枪，秦军骑兵的配置，就是下马做步兵打阵地战，火力也能碾压一般的清军。

突击的秦军骑兵却没有去注意他们，而是一边估算着距离，一边感觉到战马的速度。

不多时，周边的秦军骑兵就是听见了了一声高

喊：“杀啊！”

这是加快速度突击的节奏！

随着这一声‘杀’，秦军骑兵部队无不催动了战马爆发出了最大的冲锋速度，平日里恨不得跟马睡在一块的骑兵们，谁也不再顾惜马匹，催动着战马发动最后的冲锋。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他们原先挎在肩膀上的马枪已经悄然翻下，端平指向前方。

最后二三百米的冲锋距离，对于已经提起速度的骑兵而言，实际上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拢共时间还才强强一分钟的短暂时间里，对面那先前处于行军状态的淮军士兵们则根本就无法及时反映过来并组织防御阵型。

面对不远处几乎漫山遍野一样，挥舞着马刀马枪呼啸而来的大量骑兵，那些步兵就算是心理素质再强悍，但是也忍不住腿脚颤抖。几个军官们只能绝望、徒劳的高声大喊着：“赶快开枪，赶快开枪！”

但是匆忙之下，又有几个人听从这些号令？更多的淮军士兵是想着如何保命。

枪声密密麻麻的响起，但射击的对象却是淮军步兵，因为开枪的是马背上的骑兵。

当然淮军也有还击，一个秦军就是在枪声过后，一头栽下战马倒在了地上，后头的紧随冲锋的战马躲避不及，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躲避，战马的马蹄直接踩上了那名骑兵的身体，喧哗的战场上仿佛可以听见胸骨被马掌铁踏碎的声音。

然而数息过后，冲在最前面的数十名骑兵已经陆续挥下手中的马刀，用敌人的献血来祭奠自己的战友！

第四百七十三章我必厚待汝妻！

“轰轰轰——”

连连的炮声映红了南天的半边天空，爆炸声从不远处的贾寨传出来，潘鼎新心痛如绞。贾寨就在他现在所在的张家庄西南，是淮军现金的两大聚集地之一。潘鼎新眼下已经是欲退不能了，他知道秦军的骑兵正在县城边上活动着，黑夜里混乱并士气低沉的大军返回县城，要再被骑兵给突袭一通了，淮军就彻底完了。

他只能盼望着刘暹也能顾忌天黑不便大战，好歹将今夜给拖过去。哪儿知道贾寨竟然被秦军炮群轰击了……

一种不能抑制的心痛让潘鼎新只想昏过去，而还没等他回过身来，他现在所处的张家庄就也被炮群打出的炮火也覆盖了。

“快带大人撤出庄……”

潘鼎新耳朵都要被炮声给震聋了，人也跟木偶一样被手下的亲兵簇拥着，不顾张家庄集结着的七八千人马，直线向着北路逃去。

潘鼎新脑子一片混乱，他想不通，秦军大炮怎么就打的这么准，先是贾寨后是张家庄，难道秦军的斥候、细作能力就这么强？自己刚在这两地集结兵力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把消息神不知鬼不觉的传了回去。秦军炮群到位，射击诸元等等全都计算完毕？？？

对手的能力真要是这么强，自己还打什么？直接投降就是了！潘鼎新现在整个人都是不好了。

“轰轰轰……”

“轰轰轰……”

秦军的炮弹像不要钱一样，雨点样儿打下，二十分钟不到。张家庄和贾寨就全成了一片废墟。而这两个地方集结的鼎军和武毅军主力，以及部分亲

军兵马。一万五千淮军，或是或伤。还活着的是完全放了羊，彻底崩溃！

刘暹当然立刻就晓得了淮军的变化，但是他手下的军将不知道啊。

刘暹让罗伊集结全部的炮兵，分成两路炮击贾寨和张家庄，还可以用‘观地图，洞悉敌情’来解释，毕竟战场范围已经缩小了很多，淮军集结兵力的地方并不是太多，能两押全中。那是刘暹的本事！

但要炮击之后，不等前方信息反应回来，就立刻指挥部队大局进攻，就显得自信的近乎鲁莽了。

现下不是白天，可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夜里动兵本就困难，刘暹再如此，便让人觉得有些超乎人的‘理解’范畴了。

“报……”

通讯兵把声音拖得长长的，“报王上，贾寨、张家庄皆是淮军囤积之处。炮击之下成为粉亟，敌将遁逃，兵将打乱，现在已经崩溃！”

刘暹看了一下怀表。时间刚刚过十一点。从八点大举进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传本王军令，全军突击。除留下一个营防御，其余尽出。给本王把淮军彻底击溃。”

……

刘暹命令传下。养精蓄锐的万余秦军生力军，四个营长相互间你争夺我一番。最后是资历最前的陶大林营被留了下来。

“行，行，我留着，你们去吧。”

陶大林很好说话。三个营长笑嘻嘻的离开了。片刻，黑压压的秦军将士就跟压顶的黑云一样风样的席卷而出。

“营座。为何我们留守让他们去？咱们留在后台可是一个敌人都见不着得啊！”

一个年轻的军官在三个营长离开之后，充满不理解的对陶大林问道。

“怎么，想打仗？”

“当然想打仗。俺们县一共九个进军校的，我们旅就分配了五个。咱们营就我一个！这回打淮军那是有大功的，咱们营落在后面，我还怎么立功？要是那四个人立了功，等到过年的时候，他们四个都升到了上尉、少校，就我还是一个小少尉，家里还怎么在俺那县里抬头？”

这军官明显很得陶大林喜欢，在陶大林跟前说话很随便，也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年轻人想立功总是好的，不管出自什么目的。陶大林微微一笑，轻松地说道：“你放心，总能捞着仗打。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结束的！

现在他们三个营去追去打，不管打的再狠再厉害，宝应县城总是他们打不下的。不管跳的再欢，到得天明了他们还得乖乖的休息。到时候就是我们上场的时候了。

现在我命令，全营安心等待，细心戒备！”

“硬座，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你好是高啊！”军官表情立刻转忧为喜，有些没上没下的叫了起来。

陶大林呵呵的一笑。

而对于此刻的潘鼎新来说，秦军的笑，就是他的哭。

淮军败的太惨了。

李鸿章交给他的四万余部队，现在他手中还能掌握的三千都不到。

淮军大溃，崩溃！

他现在脸色极是难看，“命令部队，所过河流桥梁，一旦部队通过，就立刻把将桥炸了！”潘鼎新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啊。他内心里知道，今夜过后中国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淮军，也不再是之前的淮军了。

直线是十几里路，平常时候策马狂奔，半个小时都用不到。但黑天瞎火的，潘鼎新深怕碰到秦军的骑兵，不敢走官道去县城，饶了些路，距离就长了不少。身边的兵力更是连一千都没有了，其余的不是失散了，就是掉队。

“可以歇口气了。”到了向阳河桥，离战场已经远了，曾经非常迫近的枪声，早就停歇，潘鼎新缓了缓神，下令全军歇一歇，缓一缓。

“大人，事情……事情真不可为？”一路上潘鼎新紧张的很，身边枪炮声不绝，手下的亲军亲近都不敢询问，也没时间。但到这里了，他们终于怯怯地开口了。

潘鼎新环视诸人，见大伙都是满脸凄惶，显然，对于未来都失去了信心。他们这些人都是跟着潘鼎新十多年来看着淮军一点点成长，最终变成横跨中国南北的庞然大物，成为大清国的一根肱骨支柱，若不是有感情，平时也受他重恩，只怕也象那逃散的士兵一样，早就离开了吧。

“不可为了。本将这一败，是把淮军给败没了。潘某愧对中堂，也愧对大伙儿啊。”潘鼎新叹息一声，两眼泪水横流：“诸位，我为淮军大将，受中堂大人大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跟中堂大人在一起。但你们没必要随我潘某玉石俱焚。你们走吧。淮军已经是穷途没路，诸位能护我至此，已经是对得起我了，你们都离开吧，自求平安吧！”

他这番话说得与平日里的意气风发完全不同，当真是虚弱至极。旁边诸人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儿，一人才叹息道：“大人何出此言。我等本是泥腿子出身，这些年得享富贵，全是中堂大人和大人的提携。这个时候若是弃大人见危及走，还是人么？

如今我们手中尚有精兵，秦军再是虎狼，今晚上也吞不了我淮军四万多人。搜罗搜罗总能有七八千人吧？

只要中堂大人还在，回到北面再招募壮勇添补，我淮军就还在！”

这人言语虽是劝慰，却隐隐也有心灰意冷。但淮军是以乡党为纽带组建起的一支部队，这些人若是见淮军事不成了，就弃潘鼎新，弃李鸿章逃跑了，回到乡里也名声坏了。

“是啊大人，不要灰心啊。”

一帮人纷纷进言，意思大抵都是这样。

潘鼎新眼含的热泪再度流出来来，哽咽着道：“就怕我一死不足惜，还要连累了你们与我一起得罪了秦军。日后若是不济，你等便是想回乡为一农夫，只怕也不能了。”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潘鼎新的演技很不错。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树倒猢狲散，如果眼前这些人要闹出个什么事来，淮军完蛋不完蛋他不知道，但他的鼎军是一定完蛋了。

而且潘鼎新还最怕有人心生歹意，将他绑了，献给秦军，那真就是难有翻身之日了。

以潘鼎新的眼光和他掌控的一些消息来看，刘暹对他家中堂和杭州哪位都心有招抚之意，继续抱着李鸿章的大腿比自己落单好的太多了。再是差劲也能回乡安心做个富家翁。

潘鼎新总算笼络住了手下残兵的军心，正待再许下些诺言，这时突然耳边听得一声轰鸣，赫然是秦军迫击炮的爆炸声音。

部队刚歇口气就又碰到了秦军，简直就是噩梦缠身！

潘鼎新这一路人马逃到此处，早就破了胆的，可没斗志跟秦军一斗，甚至连探看一下情况都不愿

意。

潘鼎新原本准备好了的话语吞回了肚子里。他一愣之后，毫不犹豫，快步前奔，抢到自己的马上，翻身上马。

“走！快走！”一声大喝，然后催马便逃。

“大人快走。诸位快走。我留下断后，你们快走！”

十多个军官当中一人挺身而出，一脸悲壮的高声叫道，然后带着自己的部下便向着炮声响处迎去。

正所谓疾风识劲草，板荡知英雄。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愿意为潘鼎新为大伙儿拼死断后，此人忠烈义气，当直冲霄汉，让人敬佩至极！

潘鼎新真的哽咽了，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在马上遥遥喊道：“汝且放心，今后我潘某人但凡有命在，必厚待汝妻！”

第四百七十四章这个世上再没有淮军！

潘鼎新前一句话还清楚听得到，但到后一句话时，声音已经飘渺如烟，听不真切了。这倒不是潘鼎新已经逃远了，而是因为一大队人跟着他逃，马蹄声、脚步声，将潘鼎新的声音彻底掩住了。

那留下的军官回头望了潘鼎新的背影一眼，目光很是复杂。但等他再转过头来，看到自己的身边只余了五六十人还在，而且看着他的目光都是迷茫不解，不由得冷哼了一声。

“都给我听好了。”军官手指点着四周：“把这里收拾一起，旗帜什么的都收起来还有被扔下的军械，也都收拢了！”

眼见身后秦军的呐喊声已经能够听见，军官不思着如何组织防线，却要收拢东西，所有士兵都是惊讶。但他是军官，而且这个时候还愿意跟着军官留下的，无疑都是军官的心腹、亲信和死忠，士兵

们自然只有听命的份。

在部下收拾东西的时候，军官又回头看向了潘鼎新逃跑的方向。“何必再拼呢？都这个份儿上了。”军官摇了摇头，然后领着剩余的部下：“走，随我过去！”

他当先拎着一杆枪，便向着秦军追兵迎头走去，见秦军相距已经是不足百米，对方都开始举枪瞄准了，他双一抬双手，步枪举过头顶，双膝一软跪到了地上，同时口里对身后的人大喊道：“都跪下！都跪下！”

身后的兵士瞬间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内心了。原来大人是要投降啊，投降好啊！一个个欢喜着跪倒地上，高举着双手。武器抛到一边。

“别开枪。我们投降，投降。我们投降……”

不过军官还是有些底线的。虽然人投降了，但面对秦军决口不提他这一路败兵是潘鼎新领头的。

再说另一头的聂士成。部队在贾寨被炸了锅，他收拢不住残兵，眼看着秦军就杀到跟前了，人是再也不敢停留，一直向着北面宝应方向逃去。中间一路上，放眼过去，四处都是民夫和溃兵。淮军在苏北征调了不知多少民夫丁壮，反正数目不会低于两万。如今淮军大溃，民夫自然无人约束。一个个都飞奔似的想要逃回家去。

这时聂士成身边已经仅有百骑，而且从民夫口中得知，秦军的一部已经都跑到他的牵前头去了。聂士成还没活够，不敢再穿自己提督军门那一套满清将军服饰了，还有他的部下，人人都换了民夫的衣装。

“秦军兵力有限，他们就是抢占了县城周边，还没吃掉城外的淮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进攻宝应。我们瞅准机会。一定能溜进城里见中堂大人……”

到了这个地步，聂士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带着上百骑一块走反而会引来秦军追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走。冒充民夫。秦军的军纪军法大家是都

知道的，对老百姓不说秋毫无犯，也绝对是爱护有加。现在这情况对于民夫肯定不会详细盘查。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追拿溃兵。这就是个可乘之机！

心意已决，聂士成没有时间去细想。便让亲兵队长带着大队人马走另一路，自己只带着三五个人。穿着民夫衣裳，骑着挑出来的其貌不扬的驽马，开始向宝应县城进发。

果然，在路上他们便被秦军拦住了，盘查中，聂士成谎称自己是苏北的民夫，现在几个同乡结伴要回家去。至于几个人骑得马在老远望到点着火把的秦军的时候，几个人就把马都放了。那秦军眼皮子太浅，经验不够丰富，看着一身泥土和惶恐的聂士成等人，竟然没看出蛛丝马迹来。就也没有为难他们，只是塞了一叠纸给他："回到家之后，替我们在街上贴几张告示，你只管放心，如果害怕，扔在外边也行！"

聂士成哪能不答应，接了传单，趁着秦军的火光还看了看，上面写着却是一些要求，诸如告诫百姓们要谨守门户，溃兵不得扰民，否则一经抓到，

加罪论处，各级官吏封存好库房、物资，各种物都要注意妥善保护，能做到者便是为新秦立功，待大军抵到之后便可以此取得奖励。

看了这传单，聂士成唯有苦笑，秦军想得太细致，连这传单都已经前准备好了。

不过聂士成有了这传单至少就有了一件好处，就是随后遇到的几支秦军部队都不曾为难他们，还有好心的秦军士兵给了他们一些干粮。

吃着秦军配发的被称为‘压缩饼干’的干粮，在水渠小河里喝着清水，聂士成默默无语，路上几个人从沟子里整出了一辆板车，又好运的在一处庄稼地里牵了一头马，搞出了一辆马车来，低头赶路到了距离宝应县城只有七八里远时，他看到前方大片的火把光芒，看上去是有一两千人的秦军正在行军。

“什么人？”他们还没有接近，便听得远处有人喝问。

“回乡的民夫，军爷！”聂士成的一个亲信扬声回答，沿途这样的盘问经过不少，他们此时心里已经一点紧张都没有了。

“离部队远一些，不要干扰行军。另外注意安全，这周边还有大量的淮军溃兵散勇没被清理。”

聂士成他们有马车坐，虽然不是正经的四轮马车，但怎么着也比士兵步行要稍快些。但那个秦军士兵口气里没有半分羡慕之色。

聂士成再次忍不住拿自家武毅军跟秦军做起比较来，他心中明白，若是武毅军或者是淮军别部，哪怕是李鸿章的亲军，见着这样的情况，除了个别营头外，定然是要将马车夺来给自己坐的，心狠些的只怕还会杀人了帐。但眼前的秦军士兵……

两边这一点上差的太远了！

军纪这一项上，秦军真的将淮军，将任何一支清军，甩出了十条街！

在聂士成看来这不仅仅是严厉的纪律约束而至，更重要的是属于军队荣誉感和待遇。满清朝廷不管再怎么看中淮军，淮军士兵在社会上也没啥地位。‘好男不当兵’这五个字套在淮军，以及湘军、楚军，乃至是多军的头上，都是再适合不过了。

可这五个字绝对套不到秦军的头上。

刘暹挑旗起兵以后，秦军士兵的诸多待遇，《大公报》报道的很清楚。不仅军饷高，有功禄田拿，一家里男丁当兵还能减免税赋，并且秦军正在搞得什么学校，军属子弟学费减半，烈属子弟学费全免……

……

宝应县城里，李鸿章如同枯竹，呆呆的立在城墙上，看着南面拿点点火光，耳朵听着秦军胜利的号角和淮军败亡的序曲……

完了！

淮军完了！

彻底完了！

夜过去了大半，已经三点多钟了，宝应城收拢的败兵才三四千人。

秦军聚集在宝应周边的兵力已经越来越多，时间是站在秦军一边的，拖得越久，淮军残兵再来汇合的可能就越小。

“中堂，撤吧。天亮了，想走都走不了了啊！”周馥劝着李鸿章。李鸿章置若罔闻。

同时宝应县城的一间房屋里，作为英国国内首批抵达中国的战地记者，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威廉.史密斯在经历了震撼的一天之后，现在的他正在撰写着自己的通讯稿，他在里面激动的写道：“随着秦军的骑兵和越来越多的步兵抵到宝应县城区的外延，并开始零星的对着宝应县城区发炮轰击清**队的外围防御据点，目前整个宝应城区已

经完全陷入歇斯底里的大混乱……

这里【宝应县城区】的情况非常恶劣，与一切陷入战争的城市一样，所有的一切，都糟得不能在糟了。我眼前看到的景象非常奇异，我看见那些带着东方式官帽的军官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的暴行不问不顾。他们嗜好不例外距离他们就近在咫尺的地方，那正在上演的一场场暴行。

淮军的败兵涌入城区，他们驱赶就近的清国百姓，无付出的占有百姓的房屋和一切。甚至还有奸、淫这种可耻的事情发生……

军官们对暴行的无动于衷和放纵，让抢劫和杀害在整个城市里上演着。城区所有的部队连着警察一块都被派到了前线和并不怎么坚固的城墙上，而前线的军队，前线的士兵又在不断地逃亡，许多人认为李总督阁下应该现在，在淮军溃败的这个夜晚，就离开宝应，趁着秦军没有围拢过来的时候。但李总督坚持不走，以至于很多他的部下都对前景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一些人做了逃兵。这里没有治安可言……”

聂士成终于来到了宝应，见到了李鸿章。他对李鸿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撤离’，赶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而如何在宝应这里牵制住秦军呢？先聂士成而到的潘鼎新不语，聂士成挺身而出，愿意率部死守断后。

而张绍棠呢？他正在用眼睛在狠狠的瞪着潘鼎新，像是用目光就能从他身上剜下块肉一般。接着，他又看了看聂士成，目光和缓了很多，但还是便像个怨妇般满怀怨毒。断了一只腿，被弹片在肚皮上险些开膛的张绍棠，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哪里还有淮军？”

“没啦。没啦！”

“今夜过后，这个世上再没有淮军！”

“老夫起于军伍，就也败于军伍吧。”李鸿章

招呼过聂士成。“功亭，你派人去告知唐仁谦。是战是降，让他自己决断！”

第四百七十五章残酷的战场

一阵隆隆的炮声过后，一枚枚迫击炮弹疾快的穿出白色的火药烟雾，在天空中化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伴随着一声声尖锐呼啸，降落在仓惶的淮军队列当中。

长长的尾啸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轰轰——”的爆炸声就在淮军队列中传出。十二门迫击炮的急射，拿炮弹落得真跟下雨的一样。

轰轰的响个不停！每一团浓烟腾空升起，就会有几个或是更多不幸的清兵死伤流血。这一刻，整个天地仿佛都在爆炸声中颤抖……

张文宣胸腔里的空气好似凝固了一样。那黑云压城一般的破灭，他内心里的感受是那样的喜庆，自己似乎眨眼间就进了十八层阿鼻地狱。

空气中飘扬着淡淡的腥味，这是血的味道。十殿阎王这个时候肯定正在哈哈大笑着，无数条生命

将会在未来的一个小时之内如熟透了的水稻小麦一样被收割掉。

淮军没有火炮，没有重机枪，一些士兵甚至连杆枪都没有。张文宣有一千多人，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个大队的秦军士兵，但根本挡不住。

秦军枪法精准，珠落玉盘一样清脆的枪声下，是本就被隆隆炮声吓得魂飞魄散的淮军不停的被打死打伤。

撤退的路上淮军已经是尸横遍野了。

“上刺刀，全体上刺刀。”个子不大的高琼大声吼叫道，同时手中高举起了指挥刀。

“弟兄们，随我杀啊……”一个上尉中队长高声叫道。

“杀啊……”瞬间整个大队的四五百人，齐声呐喊着。

……

司元亨纵马来到骑兵队前。手握着一柄老式的藏族弯刀。作为一个改了汉姓的藏人，司元亨却没改变自己刚猛的本色。高声叫喊着：“弟兄们，是汉子的。跟我杀啊……”一带马缰，纵马向着不远处的清军马队冲杀过去。

他身后只有一个中队的骑兵跟随，大队的主力还在后头。

但司元亨不愿意再等。

眼下清兵士气低迷，正是骑兵出击的最好时候。

是的，他们人多。但他们人多又算得了什么？不是人多就能打得。

“杀啊……”**十名骑兵齐声高叫。整个战场上秦军大局已定，是以秦军骑兵人数虽少，但个个无不是气势高昂，信心十足。

“杀啊……”高举的战刀向前猛劈，一百骑都不到的秦军骑兵照着至少有二百骑的淮军马队残部冲了去。

“杀啊……”

“杀啊……啊……”

徐邦道高举着腰刀。拼命鼓舞着士气。

“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看着不远处的徐邦道，司元亨心中冷冷一笑。清军兵无斗志，现在队形都已经乱了，还拿什么来阻挡自己的冲锋？

弯刀划过一道银光，吻过一敌的咽喉，回刀磕去另一把刺来的马刀，司元亨别看做了少校大队长，但武艺半分不落下。转手就还了一刀。一颗脑袋飞了开。

带着身后的骑兵，司元亨一头撞进清兵队中。一把弯刀寒光乱舞，上下翻飞。所到之处残肢断

臂，惨叫连天。明明人少。但秦军却在一开始就奠定了胜局。**十骑兵就像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插进了豆腐中，所到之处无有一丝阻碍。

那被裹进骑兵当中的徐邦道本人，就像是一股汇入大江的小河。翻卷起一朵浪花，却转眼间就在阵中消失了。

……

雷鸣般的爆炸声在耳边响起。罗荣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阵气浪从脚下猛地掀翻在了地下，摔得头晕目眩。

半天他才爬起身来。轰鸣的爆炸声依旧响彻天地，但罗荣光的脑子却是一片空白，两耳也嗡嗡的，像似有一百只蜜蜂在耳朵不停地闹着里一样，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扯着脖子他厉声吼道：“开炮，给我开炮！打，打！还击——”

态度鉴定。这时他镇守大沽口多年来养成的坚毅，如果历史不曾改变，在1900年之前的二十多年

里，罗荣光还将一直守卫在大沽口。但现在他的声音中拿一股惊慌是掩都掩不住的。

没人去搭理他，这时候谁会有那个时间？城头被炸。这些本来就是一帮勉强拼凑起来的守军，现在已经炸营一般的向城内逃去开。错乱纷扰之中谁还有空去理会罗荣光！？

巨大的爆炸声以及那可怕可怖的密集炮火已经让这些清兵吓破了胆！如此猛烈的炮火覆盖，仿佛要翻天覆地了一般，历经了昨日的大败后的淮军，有谁心里能承受得了？

罗荣光怒极发狠，猛地抽出腰刀，‘唰’的一刀砍下了一名惊慌失措的淮军士兵的首级，拎着血淋淋的脑袋向四周厉声喝道：“谁敢再逃？斩立决！”

“快整队，都给我还击。各军都听令，凡有乱窜者，杀无赦！”

厉声吼叫着的罗荣光如同厉鬼一样。周边的溃

兵也像是见到了厉鬼一样纷纷得散开，避开他后再接着继续向城墙下逃跑。再由败兵远远看见罗荣光的样子，便知趣的从旁边绕道溜了过去！罗荣光是又急又气，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

轰然爆炸，土沙飞溅中壮悍的罗荣光像一片枯枝败叶般崩飞了去……

火药爆炸，强大冲击力在瞬间将整个薄皮弹壳撕成碎片，里面装的还有少许铁屑。每一枚开花弹在爆炸的眨眼间，就会产生无数的小碎片（细铁屑）在人群中四射乱穿……

当数以千计万计的弹片以及铁屑钻入清兵们的身体时，无数人在撕心裂肺的惨叫着，他们凄厉的叫喊声即刻响彻在了宝应县城的上空。

惨叫声此起彼落，惨叫声络绎不绝。战场血肉横飞，城外原本碧绿色的麦田，在炮弹爆炸过后，就像是沾了一点番茄汁似的绿色抹布。

战场上留下了遍地的尸体，还有痛苦不堪的众多伤兵。

一名华盛军的英**官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士兵们离开了安全的胶州湾，离开了他们舒适的生活的地方，来到这个残酷的战场。很多人几乎是在战争来临的第一刻，就因为无法马上适应战争而立刻在残酷的战斗中丧命……”

当然，秦军的伤亡肯定也是有的。只是淮军看不到。

英法德三国精心训练半年有余的华盛军，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冲锋陷阵，就随着淮军主力的败溃而一路往南撤退，最终在一条不大的河边被秦军咬住，然后悲惨的遭遇了全军被歼的耻辱。

随军的英国《卫报》的战地记者詹姆士.科林在他发回的《战地纪实》中写道：

“士兵们得到命令，必须坚守在小河边，将秦军军队重新推回南面去。否则，整个整个部队就会

崩溃，进而，整个华盛军就会随之解体。

……华盛军的士兵们沿着平坦的地表向进攻的敌人发起反击，死神始终伴随着他们，不断有人被子弹击中，就地躺下低声哀嚎，他们不敢太大声，生怕在这死神笼罩的黑夜里，引来子弹的攒射……

只短短的半个小时不到，在秦军部队的密集火力和近距离的手榴弹投掷下，士兵们被迫退往小河的另一边，他们痛骂着自己的野炮部队，抱怨秦军的勇猛和强大的活力。部队的士气很糟糕，士兵们已经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哪怕只是这一小战的胜利。

我注意到，之前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些华盛军中最勇猛的士兵，似乎都没能撤下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如果他们没有投降，愿上帝保佑他们……

……在长达十分钟的漫长炮击之后，是的十分钟，很长很长的时间。没有在战场上无助的经历炮火煎熬的人是无法理解时间的漫长的。第三步兵营

的营长格雷少校再次发动了进攻。因为他们对面的秦军分出一支部队从侧面开始了进攻，华盛军正面的敌人兵力削弱了，所以格雷少校希望用进攻来打退正面的敌人，然后大部队从容的解决侧面上来的敌人。这一次他的口气很严厉，于是进攻部队的人数更加众多起来。参加的士兵并不只是第三步兵营的，所以这一次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士兵们坚持了很久，尽管一直在不断地损失，但是他们没有撤下来，他们始终在坚持……他们重复着向前、停止、卧倒、起身、继续向前……

……我看见之前接受过我采访的曼因斯坦中尉被抬了下来，他的喉咙被从侧面打穿了，血不断地冲进气管，这让他的嘴里不断地喷着血沫。一直等到军医给他做了喉部插管之后，他才终于暂时平静了下来……

……这场残酷的争夺战还在继续……”

在夜间的战斗中倒了霉的还有多国组成的战地观察团。这些大鼻子在平常的时候绝对是淮军官兵不敢招惹的存在，但是在夜晚，在兵荒马乱的时

候，别说是洋人，对于一些求活命的兵痞来说，就是参将副将总兵，该下手的时候也会下手！

总数五十来人的战地观察团自上一回的损失之后，这回遭受了一次真正的重创，天亮后的清点，竟然有一半人不再了。这其中甚至包括了俄国和美国的观察团团长，两个准将级别的大人物……

而那些失踪的人中，真正在秦军手中的只有两个。两个人里绝对没有俄美观察团的准将团长！

第四百七十六章帝国的崩塌！

宝应城内，一片凄惶景象。

这座不大的城池，在今日秦军进行攻略作战的时候，低矮的城头，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处和狗龇牙似的露出了黑洞洞的缺口。现在秦军停手了，是的，停手了。秦军在轰碎了宝应的城墙，轰碎了城内所有淮军的‘心’之后，停手了。没有趁机向着宝应城内攻去！但城里头的淮军现在没有对城墙进行修补，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城墙修补的兴趣和动力了！

修什么修？修有什么用？秦军还是能轻松的打破。所以宝应城头十分的安静。

天上下起了小雨，似在为数万淮军将士哭泣。站在宝应城头高处，都可以隐隐看见南面天际深处，雨幕的尽头，那被血色的战场映成一片惊心动魄的赤红。淋淋小雨当中，宝应城内还有的淮军官兵呆呆而立，个个脸色青白。

雨水慢慢变大。大雨劈头盖脸的浇下，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心神不宁。

昨夜里李鸿章死活没有退出宝应，但他派出人马向北去了。命令在今天会一级级的传递下，淮安大批的物资会尽可能的运抵北面，所有的零星兵力全部撤退。直接逃去了淮安的淮军也一样撤退。淮安只设立伤兵营，接收伤病员。至于那转进之部队，就快些走吧！这个命令已经传遍了宝应，让留守部队更是丧胆。

不过秦军没有越过城墙，城内淮军的情绪好歹是有了些控制。一条条命令发下，军医开始准备床位。接收伤病员。伙夫也开始生火，准备热饭。再有一些还完好的士兵赶紧再去占领城墙和城里要点工事。一切都在瓢泼大雨当中动作。

人人给淋得鸡零透湿的，从身体里面到外面都不由自主的一直颤抖。

再一天。雨水变小。

但天边乌云还似跟铅块似的凝重。泥泞的道路更加泥泞，即便是夯实的官道，也不能在连日的雨水下保持平整。一批淮军败兵出现在了淮安城外。虽然淮安城的人已经预料到前线的不妙，在看着这些淮军士兵败后的惨状，还是铁人都要掉滴眼泪。

身上的军服破烂不堪，脚下的鞋子前后敞口，浑身上下都是泥泞，走一步都要挣扎半天。好点儿的手里还有杆步枪，却也成了一拐棍。更多的是赤手空拳。只麻木挣扎前行。从宝应到淮安，七八十里的道路，又碰上了大雨，道路泥泞，肚子里面也没食。这挣扎着撤回来，一路上尸首相望，一直铺向南方的尽头……

淮安城收容了一两千人，伤兵不到五十人，真的伤势厉害的。不是隐蔽在农家，就是死在了路上了。

虽然秦军自起兵以来就战无不胜，淮军连战连败。但拜此时淮军军制的好处，各部淮军并不相连。李鸿章一下定决心，大把银子洒下，集结到战

场上的淮军一开始凭借锐气。还真有精兵的模样。但现在一战败得如此不堪，精华凋零干净。一切就都给打回了原形！

杨鼎勋，淮军大将。是在入夜时分进抵淮安的，年近五旬的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他在脱离战场的时候被流弹打中后背，连马都不能骑乘，由亲兵用担架抬着。淮军进抵淮安的三大将之一，就是这样被抬进了淮安城。

看到眼前惨状，杨鼎勋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的进了淮安官府安排地住所。

他最早时候同郭松林、刘秉章等人一块跟秦军战于江西，损失了四个营的兵力。但鼎军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很快缺员就重新招募了。这一点上他比灰心丧气，被打击的没有了斗志的郭松林要好上很多。

郭松林现在散居天津，一是因为他真的被打击的太重，没了重上战场跟秦军对垒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是他到底是湖南人，湘军的痕迹太重太重。老

家都给秦军占了，李鸿章心里面有了些顾及。

然后鼎军五个步兵营又在扬州被秦军一口吃掉，现在鼎军的主力，再被彻彻底底的打到崩溃，杨鼎勋也什么话都不想说了。

他披着干净的被子，盘腿坐在床上，完全没有了军人地风采，就像一个垂死老头子。淮安知府和漕运总督文彬慷慨激昂的话，杨鼎勋也只是垂着眼皮扫了他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

……

宝应县城里。

“中堂，秦军派出军使，给我们一天的时间，要我们无条件投降…………”

周馥站在李鸿章身边，眼睛里面全是泪水，语调哽咽。雨要停了，但是凉风劲厉，将他地话语刮得支离破碎的。

李鸿章躺在一张躺椅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动也不动。他的身体不好，可能是受到的打击太大，这两天的衰老肉眼都看得见。但接下的日子还要过不是？

同样是这个时候，刘暹趴在苏北地图上，正用笔勾画着部队接下来的行军路线。

能直接打到鲁南。淮军一完蛋，安徽、河南就好解决的很。

刘暹眼前只是一张苏北的地图，脑子里盘算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大局。战争打到现在，自己也该策划着登陆天津，登陆辽南、朝鲜了。

刘暹打算早满清一步把东北占了！

断了满清迁往东北的梦想。他们要跑的话，西北和蒙古是两个好地方。

前者有多军，后者有满清的铁杆盟友蒙古！

虽然说真的，这两个地方都是不足为凭的。在西北，满清的群众基础很差，并且西北疾苦，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的旗人。到了草原，就更加疾苦，刘暹觉得自己都不用逼迫，用不了一年半载，满清自己就崩溃了。

满清往西北走，唯一的利益就是可以得到俄国人的便利支援。这一点是东北方面比不了的。西伯利亚铁路还没修建，俄国人在东北的实力弱的不值一提，不堪秦军一击！西北方虽然也有这这那那的问题，但比之东北来，是好的太多了！

可是满清在东北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基础’，满清就算覆灭了，他们的残余游兵也能给新秦已经提上日程的东北大开发、大移民造成一定的麻烦。

所以刘暹宁愿让满清往西北去，也不愿他们到东北来。

而且满清去了西北后，这最大的问题还是满清能忍受到哪一步？他们能承受到多大的压力和负

担！

只要满清跑去甘陕，汉中部分的秦军就全力北向，刘暹都不认为满清能真的逃去新疆了。满清更多的可能是去蒙古。

在新疆，刘暹的名头和威望绝对不是丧家之犬的满清可比的。

董福祥、徐东山、勒善几个掌有兵权的人，就算是旗人出身的勒善，刘暹都不认为到时候他还能继续的忠心于满清。

……

让时间回到昨日。

在杨鼎勋艰难的爬到淮安的时候，高邮州也迎来了大批的淮军，只是他们的身份不再是荷枪实弹的战士，而是战俘。

大雨滂沱，平坦的原野上，满是滚得象泥猴一

样的淮军士兵，再也看不到他们之前对苏北老百姓‘追亡逐北，嚣张不可一世’的面容了。现在的他们是一堆堆，一群群地瘫倒在泥泞中。大雨将每个人都浇得透湿，一个个都缩成一团。

武器军资，早在被俘的时候就跟破烂似的战场到处都是，不光人成了傻子，连思考的气力都没有了，就连被打散丢弃的骡马，也都呆呆的。

押解和运送伤病员的秦军士兵，一样冒着大雨，一队队的在这铺满大地的败兵当中穿过。这些胜利者同样很疲惫，甚至是精疲力竭，但他们的精神却个个高昂亢奋。跟神情呆滞的淮军战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从宝应则返回高邮州的路上，俘虏的队伍越滚越大，从眼前一直绵延到雨幕尽头，无穷无尽也似。泥水当中，一面面淮军营旗残破不堪，被一双双脚沉重的踩过去。

这副画面，就见证了一个老朽帝国的彻底崩塌！

……

要说这秦军当中唯一大不满意的就是刘暹派去射阳湖的那三个大队骑兵。他们根本没有同唐仁谦带领的三四千淮军马队碰上面。

后者在盐城停歇了半日，然后就等到了李鸿章的急信。

唐仁谦简直不敢相信，四万余淮军一日崩塌。但李鸿章的亲笔信是不可造假的。

所以在淮军马队即将跟秦军骑兵照面的时候，淮军跑了。

唐仁谦连淮安都不回了，直线北上，到了阜宁。

三个大队的秦军骑兵除了扫荡了盐城，就再没半点功劳了。

次日傍晚，这场吸引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光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李鸿章在登城头视察的时候，失足滚落台阶，昏迷不能理事。面对着秦军的通牒，淮军最后的抗争力度虽然很微弱很小很小，但潘鼎新没有投降！

被秦军关押在一家屋子里的潘鼎新、聂士成、张绍棠等人的身份，跟战场上万千被俘的淮军将士并无什么不同，都是战俘！

刘暹也正式接见了多国战地观察团，将手中的几个观察团成员都交回了去。这场战争里，英法德三国训练的华盛军的事情，以及华盛军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都瞒不过他。但这种事情没必要揭开。

而至于华盛军在战争中的表现如何，英法德三国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第四百七十七章李鸿章这个大滑蛋！

李鸿章是个大滑蛋。狗屁的失足跌落台阶，重伤昏迷，刘暹绝对是不信的。

这就是场戏。李鸿章不愿意背负着主动投降的‘黑名’，想要一层脸面，刘暹给他。

胜利带来的喜悦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自己终于拿下了淮军这根满清的擎天柱石，这时候的他并没有什么心力交瘁的感觉。

秦军压淮军，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他现下只是生气了一种一时间什么事情都不想去管了的懒散。

秦军大胜地消息传出去，可以想象整个大清该有多么巨大的震动。各种各样的势力，又有新一轮的谋划，对策，洗牌。很多事情，他现在就该着手，布置，准备，筹划，为下一步进军北地做最后的准备。可现在却偏偏有点懒懒的提不起精神来！

这时一种去掉了心病、执念，战胜了大敌之后的慵懒。原来李鸿章在自己心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刘暹还是头一次感觉到自己把李鸿章看的那么高大。虽然在战胜淮军的过程中，连一点涟漪都没波起。

当然，他现在已经走到如此地步。很多事情的处理，很多势力的周旋，已经不用他亲历亲为了。自然会有手下人来看着办，有手下人会为他办理……

……

紫禁城里。

夜晚寂静，慈禧猛地从睡梦中惊醒，满头汗水淋淋的从额头滴下，一头乌黑的黑发都湿漉漉的。她惊慌的喘息着，手扶胸口。眼睛惶恐的张望着，直到能确定自己确实在寝宫当中。好不容易平复下内心。告诉自己那是个噩梦，并不是现实。她才发觉自己浑身已经被汗水尽透。

可慈禧没有叫宫女帮自己更衣，她重重的躺回床上，窝卷着身子，目光一会儿平静，一会儿狰狞，一会儿又充满了恐惧。现在的慈禧就跟平常受惊受恐吓了的妇人一样，窝卷的身子是那样的无助。

是的，慈禧很无助。权倾朝野的慈禧西太后很无助，她会无助吗？外人看起来似乎很荒诞的一句话。却是此刻慈禧内心真实的写照。

只要一想起刚才梦境里的一切，颤栗都袭满了她的全身。慈禧深深的把头埋在被子里，浑身上下颤抖了好长时间才停。只因为那个梦境太逼真，太真实，旗人的下场太惨。

秦军打海上登陆辽南和天津，多军战败，八旗新军战败，京城被秦军毫不费力的攻下，数十万旗人被抄没了全部家产。贬做了卖苦力的苦役。无数旗人妇女被奸、淫，被肆意侮辱。满清被迫迁都，但因为东北已经被秦军夺取，清廷只得向西北逃去。一路被秦军追击。旗人的尸体从北京铺到了西

安，能活着抵到达陕西的旗人二十万人都不到，十多万八旗新军更只剩了不足五万人。而很快新疆就起了乱局。徐东山、董福祥等人叛清降秦，偌大的新疆很快变色。

　　秦军大举向甘陕进攻。多军大部分是汉军组成，危境之下雷正绾、陶茂林投降秦军。满清残余狼狈逃亡草原，只剩下十万人不到。而蒙古的王爷们大势所趋之下也靠不住，不是哪一个蒙古人都是僧格林沁，满清在草原上日子过得很苦。这时候俄国人伸手拉了满清一把，满清残余继续北上，可俄国人也不是好东西，被俄人庇护在羽翼下的满清残余虽然有了一口喘息的气儿，但遭受到的却是人格尊严上的彻底羞辱……

　　颤栗和惊恐袭满了慈禧全身。她做的这个梦是那样的真实，一想到梦里旗人妇女要遭受到的凌辱，慈禧就不寒而栗，浑身的发抖止都止不住。

　　至于慈禧为什么相信这个梦会成为现实，不如此的话她不会这么恐惧，那是因为她已经接到了淮军大败的消息了……

……

“大人，驻直隶诸练军总办，直隶、山东各实缺道、候补道，淮军善后局，营务处，机器局，厘金局，保甲局，清丈局，各公所衙门，及英法德俄美各国驻津领事……来贴求见。”

多隆阿刚从衙门回来，门房把记在簿子上的来贴求拜的名单念完，差点儿就一口气喘不上来了。前些日子全天下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淮安，淮军撤离之后留下的大片空档虽然被多军和八旗新军所填补，但是李鸿章在华北经营的极其局等，却还必须要等到尘埃落地那一刻才有行动。

所以前线时候多隆阿府上还算安定，现在淮安大战定底的消息一传过来。先是震慑得大家伙儿短暂的时间内失去了反应能力，接着淮军遗员就是发了疯一般地涌到多隆阿府上这里来。

淮军完了，多隆阿的地位再也无可动摇。将来走到哪一步，都难说得很。可眼下时候他们这些人

却全要看九门提督多隆阿的脸色过日子。而且这些淮军下置的局所，正位大多是淮军重要人物兼任的，比如最得李鸿章信任的幕僚周馥，那机器局总办的位置已经坐稳三年了。现在淮军诸多大佬都跟着李鸿章一块做了俘虏，空出来的位子，满清即使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也依旧有大批的人愿意填补上位。

而且这些人也笃定多军体系内缺人才，多隆阿久困军中，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支撑淮军留下的这个摊子，多军接替了淮军的位置之后，若想让李鸿章打下的‘江山’依旧安稳的运转下去，那就必须劫难。

当然，满清现在的前景很不妙，这些上门的人物中，心思浅一点的，过来拜门，不过是求个好饭碗。心思深一点的，却未必没有将来拿‘家底’做改换门庭敬礼的心思。

秦军的强势在淮军崩塌之后已经不再是飘渺看不见的虚无了，那是让人看得到摸得着的一条金光大道。从龙之臣没得做，可蝇附骥尾一样能致千

里！

淮军是个大体系，这不仅仅取决于武力，更是财力，李鸿章去后，各色人等就惶惶不可终日。秦军势大不可抵挡，但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这个团体要维系下来，只有抱多隆阿地粗腿，才不会给朝廷连汤带水的吃掉。

听完门房念完名单，多隆阿莞尔一笑。

李纶也笑着对东主道：“大人，来的人可以都回帖子，但今儿要挡驾。就说大人还要处理公务，来日学生与王兄、张兄会回拜他们。大人这里可不是收破烂的，谁都能要！

现在淮军大势已去，这些人是迫不得已登门的。大人即便是要收，可也要那两个来立立威！”

多隆阿脸上的笑容更多了三分。李纶说的话甚和他的胃口。

多隆阿清廉自爱，对于淮军当中的藏污纳垢，

心中早有反感。虽然也清楚‘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但要不拿几个家伙杀鸡儆猴，他就不是多隆阿了。

两人正在闲谈着说话，李纶很清楚这些天多隆阿为了布置京津防御废了多少心血，有意的奉承，好让多隆阿开心开心。门房又匆匆忙忙的回来禀报：“大人，盛宣怀盛大人求见……”

盛宣怀在淮军中的地位如何门房并不清楚，但是盛宣怀绝对是淮军一帮人中于民间名头响亮的人物之一，淮军钱袋子的名声现今已经有三分响亮了。所以门房知道盛宣怀。

盛宣怀乘一顶小轿而来，却拒绝了门房请他进门歇息，在大门外面恭候。

听到回报，多隆阿跟自己的心腹幕僚再对望一眼，不约而同的跳了起来，大步的就朝二门外面走去。一到门口，就看见盛宣怀青衣小帽，独立门庭边上。看见多隆阿伴着李纶大步的走出来，一笑之下，就深深一揖到地。

多隆阿一把挽住他的胳膊：“哈哈，杏荪，你何来之迟！”

盛宣怀此时来到自己府上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多隆阿心里就是拿捏不准，也能预感出是大好事。可能自己适才的烦恼就不再是烦恼了。

“事关我淮军后裔家眷，盛某焉能盘桓瞻顾？”盛宣怀笑着回答。他本来已经打算投到秦军麾下去呢，胡雪岩现在当上了银行行长，虽然自己的钱庄生意没有了，但影响力却扩大了十倍不止。就是上海滩的诸多外国洋行，面对胡雪岩时也要恭恭敬敬。盛宣怀岂能不羡慕？

但是没办法。他没有料到秦淮决战来的这么快。李鸿章也没料到刘暹将他这么看重，没办法，为了保存军将眷属，为了给淮军日后留下一丝气运，盛宣怀临危受命了。

他此来就是帮助多隆阿掌控淮军遗产的。

“话是虚的，钱是实的。淮军的家底，需得有上百得力人才才是实的。而做生意嘛，货最要紧。盛某不才，只求朝廷能够不怪罪淮军将士遗属。必为大人效力。”

“天津的粮船可以还来？”

“可以。”

“枪炮呢？美国人手中没有那么多枪炮，法国人离的太远。英国、德国要价太高。”

“大人要多少有多少，只要有银子！”

盛宣怀在多隆阿府上呆了一个多时辰，留下了一摞东西，然后就是用数以十倍的话来给以上的四句话做铺垫。

南面的粮船继续回来，换做多军执掌京津门户，那条银河也不会断绝。

清廷可靠地武器来源只有俄国人和法国人，现

在法国人完蛋了，俄国人跟土耳其打得正是激烈，武器来援有些匮乏，盛宣怀一样能够保证。

　　只有如此，也只要如此，多隆阿就能庇护，也能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

第四百七十八章符合大英帝国条件的只有中国

恭亲王府书房里，一片死寂。奕欣捏着折子，呆呆的坐在椅子上。他坐在那儿，瘦弱地身子似乎支不住脑袋，深深的垂了下来。

秦军，刘暹，再无人能制了。一切打算都成了泡影。

秦军大胜，李鸿章被俘地消息传来，秦军的地盘里百姓们热闹的癫狂，而紫禁城内，却寂静的成了灵堂一般。慈禧已经没来由的打死了两个太监，戏也不瞧了，也不遛弯了，只是在长春宫里面转来转去，连李莲英都不大敢过去沾边。

老七彻底没了主意，跟个木头人一样。一发呆就是半天，不吃也不睡觉。

史书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两朝争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一场大战，就比如唐时的洛阳大战，明

时的玄武湖大战，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是决定天下的命运了。胜者那就能得天下！指望刘暹成了黄巢或李自成第二，那还不如指望母猪能上树。

……

时间很快就转到了四月。刘暹已经回到了南京，他将在南京跟英国公使威妥玛会面，这一次谈判很重要，是真正的涉及到两国利益和将来的重大会面，对于中国，涉及的更将会是国家根本利益。

十多天的时间，安徽降了。张曜干净利索的举兵而降，现在已经被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了。他手下的嵩武军还有些战力，废了可惜。刘暹传令张曜，让他剪除一些污垢，真个嵩武军改成秦军军制，为此军政部还特意调配去了上百中下级军官。

河南提督宋庆也投降了。比张曜还厉害。刘暹对宋庆的印象跟张曜一样，都很不错。这两个人都能打仗。敢打硬仗。而且当年刘暹在汝南之战后，被实授山东提督。参赞剿捻事宜，可以说在满清官面上是整个剿捻战场上的二把手。但很显然，湘淮

皖鄂四军，除了与之有大恩的刘铭传，背景后台还很一般的宋庆、张曜，没谁会真正的听命于刘暹，哪怕只是表面化的。甚至在刘暹看来，当时曾国藩将自己很快的边缘化，其内未尝就没有四军一众军将的因由在。

周盛波、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郭松林等湘淮诸将。豫军宋庆、张曜，皖军张得胜、郭宝昌，和鄂军部分，及原先的刘铭传所部，那是的剿捻战场上的总兵力超过五万。

但当中除刘铭传与宋庆、张曜外，湘淮皖鄂四军，领兵之将皆自大自傲，个个不听不从，视他的军令如无物。

今日果。他日因。张曜、宋庆能双双得授上校独立团团长职位，而非是独立营营长，亦或是少将军衔，然后给高高的挂起。刘暹还是念着他俩当初的好的。

广东和江西的部队已经进入浙江了，楚军现在全面龟缩在杭州城，而杭州将军的八旗新军则分家

一样跑去了绍兴。

大批的部队正在广州、福州和上海集结。进攻天津和辽南的部队，只待时机成熟。就将会从这三地乘船。

……

福州，向府内宅门口。秦军第三整编师中将师长向发正一身军服笔挺站在那里。和自己地一帮媳妇儿表演十八相送。

这处宅子本是福州一户富商的宅院，被刘暹赐给了向发做居所。满清的富豪人家有几个不是豪奢之人？自己住的宅院当然是要尽善尽美了，装饰雕琢的是美轮美奂。

由其在向发看过福建巡抚衙门和福州将军府之后，更觉得还是这种院子好。刘暹命他统带部队，注意浙南，向发索性就把家人全接了过来。至于原先在广州的宅子，留那就好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又回去了呢！

秦军高层现在人人都是大款。刘暹虽然不让他们贪污受贿，也不给他们私吞的机会，军情处就是一把刀悬在所有人的头顶。自从军情处发展壮大，从范德榜手里被剥离，刘暹任命了范广义为军情处处长。可别看范广义也姓范，就以为他跟范德榜是一门子人，两边实际上一点亲属瓜葛都没有。

范广义是刘暹剿捻的时候投效的人，祖籍河南信阳。跟范德榜八竿子也打不着！

所以秦军高层无不对军情处怯劲三分。

也是因为这个约束，新秦政府处理新复之地的时候，才得以最大限度的将真金白银装进新秦政府的口袋。

可是刘暹给这些老部下股票、股份，还鼓励他们经商啦。

以向发的家底来论，他在南阳船运公司的股份，他在柳州的股份，每年的分红都在七八万块银

元。再加上向家还开着粮店，在台湾樟脑和白糖产业上投入的也有银子，每年也能收获五六万块银元，如此再加上向发本人的俸禄和奖赏，都小二十万块银元了。

向家在汉中和台湾被授的千把亩土地，那点收益，反倒不值一提了。

所以向发有钱。有钱就任性，想搬家就搬家。

也因为此，向发后宅的七八个千娇百媚的妇人，花钱如流水，向发也从来不在意，绝不拘管她们的。

所以现在的福州向府，小丫鬟们都是一色的清秀可人。内宅里头，一尘不染。每个下人都穿着软底地鞋子，起落无声。真真的有一个豪宅气象。

现在的正房向夫人正站在门口，柔情似水地替向发整理着军服领子。“这次又出去几天？”

另外一群莺莺燕燕在旁边打下手。可是谁也不

敢抢到正房夫人前面去。

眼前挤的一堆莺莺燕燕，姿色全都靓丽，包括向夫人，这让向发很得意。

秦军高层中好色的主儿自然有不少，但他们家中的美色全是发迹之后得来的，哪像他向发，早年没成婚。得授了官职之后才娶了现在的娇妻，不仅出人身大户。长得还漂亮。

男人出门办事地时候，家中的女人殷勤送别。最是让男子汉踌躇满志。向发豪爽的一笑，“是公事。你别问了。反正福州这家咱们住不长了。你主意一点，过段时间，咱们就该进北京城了。”

向发在畅快的大笑着离开了家。大军终于要兵发北京了！

……

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内。客厅当中。已经错落着坐了几个人。大英帝国驻华【上海】总领事戈德，

往常在上海滩的上流人物当中，都是跺一跺脚四下都要颤抖地人物，这个时候儿却笔直地站在一旁，随时招呼仆役上来服侍来宾。他地目光都集中在雪茄盒和来宾手中地白葡萄酒酒杯上面。只要空了，就得赶紧补上。

　　他只是利物浦一个小贵族家庭的儿子。虽然有着勋爵的头衔。但是家产有限，靠着家族的人脉谋得地一个体面的外交职位，可艰难挣扎了二十年，还是没有丝毫崭露头角的迹象。最终来到了中国！

　　中国虽然是帝国在东方的一大利益所在，但是这里的外交级别很低，在英国政坛的地位并不像中国的国土那样大。公使阁下都是如此了，他一个总领事就更是如此了。

　　崩溃中的清帝国无疑是快半殖民地，英国人的地位在这里不需要又担心的事。外交官员地位置清闲而舒适，自从去年接任以来四十多岁的戈德很快就以完美而无可挑剔地绅士风度在上海地洋人社交圈中出名。

大英帝国现在地重心不在远东。而在近东和印度。虽然中国的局势在迅速的变化着，但也不需要他在这个总领事职位上面做出什么出色的成绩出来。就算在赛马、舞会、牌局当中花费地时间似乎多了一点，戈德也一样能够对唐人街十号提供足够多的现在清国南方变化地情报。

不过这回不仅威妥玛来到了这里，新人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特使也来到了上海。

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小德比勋爵被首相大人解职了。因为英国在近东。也就是土耳其与俄国人的第十次战争上的策略性失误。经过六次普列文会战后，俄国人的军队已经攻陷了那里，两万多土军投降。喀尔巴阡山对于俄国人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不可逾越！

首相迪斯累利不能容忍俄国势力逼近地中海，将外交大臣小德比勋爵解职。命令英国皇家海军进驻伊斯坦布尔锚地。虽然俄土战争依旧在继续着，但是俄土战争已经要进入尾声了。

普列文的陷落是战争的转折点。俄军在兵力、兵器等方面都取得了对土军2:1以上的优势。现在俄军正在向巴尔干山以南发起攻击。俄多瑙河集团军沿着150公里宽的正面多路突击，而土军因为兵力不足又不许撤退，不少部队已经被俄军进攻的狂潮吞没。塞尔维亚也于3月13日加入反土战争。

而去年的时候，英国人发动了第二次对阿富汗的战争，这里的战况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好消息：英殖民军3.5万人分三路入侵阿富汗。阿富汗一心指望俄国援助，采取不抵抗政策，有意将五万人的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企图让英军深入国境，迫使沙俄实现出兵援助的诺言。所以阿军防守十分薄弱，英国南路殖民军向坎大哈推进，一路未遇抵抗，于今年西历的1月8日轻取该城。中路殖民军在派瓦尔山口受阻，后迂回阿军侧后迫其后撤；北路殖民军在开伯尔山口遭阿军炮火猛烈轰击前进受阻，但当夜阿军奉命撤退，殖民军顺利占领了贾拉拉巴德。阿富汗大片国土沦丧，请求俄国出兵，可俄国人现在又在全力以赴的打俄土战争，根本不愿在阿富汗与英国人摊牌，拒绝出兵。如今阿富汗已经成为了英国的附属国。

土耳其事不可为！所以，英国人要在中亚拿到一柄顶在俄国人腹部的尖刀，但是在远东地区，英国还必须有一个忠诚的盟友，来遏制俄国人的势力。

现在外交大臣的特使办着公使阁下来到了上海，无疑，这个‘盟友’大英帝国选择了正在迅速变化中的中国。

戈德很了解东亚的局面，符合大英帝国条件的也只有中国！

第四百七十九章您了解新秦政府的财政吗？

　　就算历经了克里米亚战争重创后的沙俄，已经不复当年欧洲宪兵的威风，但是数以百万计的灰色牲口依旧让俄国成为英国最大的敌人之一！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崩溃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德法成为了西欧最大的一对仇敌，西欧大陆的‘均势’形成，英国人的力量和精力大大的从中抽省了出来。于是遏制俄国，遏制历经了政治改革后的俄罗斯帝国，就成了英国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英国现任首相迪斯累利在近东问题上属于鹰派，着重于维护英国传统的近东政策，支持土耳其对巴尔干的统治，防止俄国势力的扩张从而打破那脆弱的均势，主张采取“罗马式的外交”来保证大英帝国的“威望与影响”。

　　所以他在俄土战争进行激烈的时候，在俄国人顾暇不及的时候，对阿富汗发动了入侵战争，更在

土耳其颓势已显，败局将定的情况下，着手在遥远的东方来寻找一个有力量的盟友。

英国肯定还会继续支持土耳其，于是奥匈在欧洲，土耳其在近东，阿富汗在中亚，中国在东亚，就像四根铁钉，从头到尾钉死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

英国人当然不会自己亲自下手跟俄罗斯干仗，对付俄罗斯这样庞大的陆战强国，以英国人的尿性，不扯带上一帮法国、德国如此的陆军强国，那是绝不会赤、裸上阵的。

所以为了保证后半截‘钉子’的力量，在阿富汗这只‘匕首’只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威慑力的情况下。遥远的东方世界，那颗钉子就必须拥有真正的强大实力。就是大英帝国遏制俄罗斯的胜负手——两国开战，英国为盟友补血。最大限度的消耗俄国的战力和国力！

试看整个远东地区，有这样的实力，又跟俄国人有矛盾冲突的国家，除了版图一样庞大的中国，

再没有第二个合适的国家了。

……

戈德最近得到了一个消息，按照他在白厅地位比较高地朋友透露地话说，英国在中国的外交级别即将调整为大使级。也就是说中国外交事务的份量在英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将会大大提高，可上面有人对他在中国地工作似乎并不是十分满意。

戈德内心很烦躁，很有种破口大骂的冲动。见到中国要提级别了。就要把他赶走了，太侮辱人了，太过分了。

但戈德虽然出身传统地政治家族，可家族力量太小，自己身后根本没有强大的靠山，一时半会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对于现在在座的这几位，他是那么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他真的不想调职回国内。在中国的生活多么美好？什么事儿都不用干，就有人主动把钱送到自己手里，已经喜欢上了上海奢华生活的戈德。绝不愿意再回到过去伦敦那有点普通到一般的日子。

眼下在客厅里头坐着地两位。一个是风尘仆仆地驻华公使威妥玛，另一位是外交大臣派来地特使，虽然大英帝国这个时候所谓地首相特使，外交大臣特使。殖民大臣特使是满天飞，以证实了大英帝国的强大，不然咋会有那么多的责任担当呢？可是万一这位特使对戈德工作的表现不满意。戈德可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威妥玛带着一点倦意的把身子放松在沙发里头。他已经六十二岁了，毕竟是上了岁数地人了。英国人绅士地矜持让他不必和外交大臣特使。据说也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家族地年轻人寒暄太多话，只是在那里慢慢的喝着一杯白葡萄酒。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是倾向于清帝国的。外交家没有私人立场，威妥玛这样感觉绝不是因为自己跟满清打交道多了，有了几分情谊，而是因为跟强硬也强大的新秦相比，腐朽软弱的满清更利于英国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撷取更多的利益。

况且满清干的也不错，洋务运动多年，中国的

军事实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俄国人限于运输和距离，并不见得会在远东跟清帝国大打出手。

对于东亚，威妥玛很认同大英帝国外交部的指导方针——从来地态度都是维持现状。维持列强的既得利益。可是刘暹的崛起打乱了这么一个格局。让他这个老外交家也觉得很麻烦。枪杆子硬，腰杆子就硬。面对一个胖揍了法兰西，踩过俄国人，扇过荷兰人耳光的家伙，威妥玛很头疼！

如果可能，他宁愿刘暹别出现这个世界上，让东亚大陆地一切平稳地在既有轨道上面运动，而他也可以到时候光荣退休。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可是不行啊！！

日不落帝国承担着全球责任，因为全世界都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地利益！世界上每个角落生变故，都关切着日不落帝国或多或少地利益。更别说亚洲大陆现在还牵扯着英俄对抗地大赌局！东亚局势现在变动得如此剧烈，一个崭新的区域强国即将诞生，不列颠岂能不加以应对！

英国在世界上撷取的利益太多了，可以使用在太平洋方向地力量可以说非常少。现在重心完全在于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这个三角区域之内，并且正全力掠夺广袤的非洲！英国地力量还没有扩张到了极限，就像那正在快速更新换代的铁甲舰一样。但是有着非洲这块大肥肉在的英国人，现在没必要全副武装的跑去亚洲跟人抢骨头吃不是？

所以，在东亚范畴，英国需要用自己‘盟友’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俄土战争结束后，不管俄国人的胜利是辉煌还是暗淡，有大英帝国在，有奥匈帝国在，俄国人在西方势力的扩张也就走到尽头了。

而且一场几十万人，延续了两年的大战，也会将俄罗斯帝国的国力榨干。俄国人不会再有于西方世界动武的可能性以及实力，但是俄国人对土地的胃口是永远也满足不了的，西方无法动手，他们一定会掉头来东方。

“中国将会给俄罗斯陷入另一场倾国战争当中！”

当然，白厅之所以有这样的推算，也是因为刘暹一直以来对俄的超强硬态度。以及他‘复兴华夏’的巨大决心，和秦军超强的战斗力。

俄国人趁人之危可是撷取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大英帝国支持中国人夺回自己的合法领土。而中国接受了英国的意志之后，他们也就跟大英帝国绑在了一起了。大英帝国在中国的‘特权利益’或许会有所萎缩，可其他方面的利益绝对会大大的增加。并且东亚这个地方保持稳定，中国就能成为一支长期牵制俄国地力量，成为大英帝国政治版图中的一块重中之重。

威妥玛微微闭上眼睛，自己在中国几十年，本以为顶着公使的名头退休，不想六十多岁了还能升任大使。而且政治地位直线上升，驻中国大使的重要性仅落在驻法、德、俄、美、奥匈、意大利，六国之后。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土耳其战局的大变让国内对中国的态度好了不知多少，外交大臣的态度好像比他这位公使还要着急呢。罗伯特此次来，谈话不仅会涉及到结盟，还会有香港、英租界等问题。尤其是香港变成自由港这件事情，白厅都很重视。

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还远不到新加坡的地步，它若变成一个自由港，刘暹还许诺允许英国人介入管理，这利益并不比现在的香港小，论长远，更会大上许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实力，中英若真的结为联盟，那将会是一种相对平等的联盟，绝不是英国和土耳其的那种关系。

威妥玛面前的罗伯特特使年纪不过才三十几岁，但经验甚是老道。威妥玛想向他探探国内关于这件事情有什么口风，这家伙该说的就说，全是明面上的一些结论，威妥玛打个电报去伦敦，就能收集到这些。而那些大人物真正的心思，比如新任的外交大臣的想法，是一个字也不透漏。

最迟明天下午就要启程去南京了，罗伯特放下手中白葡萄酒杯：“威妥玛先生，您了解新秦政府的财政吗？”

一年多前的秦军只有十万来人，现在则膨胀到超过三十万正规军，十多万附属武装，后者除外，前者部队的武器装备还十分先进，至少不比欧洲陆军差劲。这要花费怎样大的一笔天文数字啊？

新秦政府真的那么有钱吗？

而且在扩张部队的同事，新秦政府还搞什么建设兵团，现在已经编列到第三兵团了。那每一部都有超过二十万人……

秦军用他们大肆修筑道路、河渠、铁路，一样要花费天文数字般的金额！

新秦一个新生的军事政权，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财力呢？

罗伯特本不想开口问向威妥玛，但他实在是好

奇。来东方之前，他对于新秦最直接的印象就是陆军强大。但随着对新秦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也越来越对新秦的财政感兴趣了。

一个新生的政权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财力呢？

第四百八十章这次谈不出结果还有下次嘛

“亲爱的罗伯特先生，你知道清帝国的政府和官僚，在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得社会财富中占据多少的土地和利益吗？”

“新秦政府只在广东省就抄没了成千上万个地主家庭的一切财产。剥夺了清帝国的统治阶层——旗人的全部财富。到手的金银有多少不去说他，只说田地、房屋、作坊和店铺等产业，只需发卖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够轻松筹到上千万英镑的资金。”

“不要小瞧中国。这是个站在地球巅峰起码两千年的国度，这里有着数不清的金银。清帝国政府很贫困，但是中国的民间很富裕。由其秦军的控制范围内已经开始禁烟。”

“这个国家去年的正常国库岁入还比不上大英帝国的十分之一，即使新秦统一了中国，他们的国库收入也只能达到大英帝国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

一。但是在争夺政权的途中，新秦政府能够集结起一笔大的超乎想象的财富！

而且这里不是欧洲，不是不列颠。中国有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的传统思维里，全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虽然这很荒诞，可只要碰到一名出色的君主，这样的集、权制国家，很快就会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的。”

【1880年前后英国的财政收入大概相当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也就在一亿英镑左右。换算成库平银，当在三亿五千万两白银左右。】

……

威妥玛这次再临南京，新秦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气象了。迎接他的是新秦外交部长郭嵩焘。负责接洽的是副部长曾纪泽。至于军方、政府方面的其他大佬，则根本没有露面。

一句话。新秦的体系已经很正儿八经的确立起

来了。威妥玛和罗伯特想见到刘暹，也只能去规规矩矩的觐见。

南京码头上。来来往往的轮船中几乎不见了外籍货船的身影。诸多江轮更多的是南北洋两家大型船运公司的，因为战争的缘故，刘暹应用一些规则下‘合理’的手段，轻松的就把太古、怡和两家英资给挤出了长江船运。

现在中国的海运，竞争主要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南北洋涉及到的运输线路也多是限制于东亚、东南亚范畴，更远一些的，只有寥寥两班往来美国和印度的。长途远航还不是他们能够大力涉及的。

……

对于此次的中英谈判，刘暹清楚意义重大。但是这次谈判能谈出个什么结果来。他却根本没有指望。大英帝国，现在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日不落的威名正在顶峰，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全世界布置着他们的棋局，承担着全世界的‘责任’。

刘暹虽然不会妄自菲薄，却也拿捏不准自己这个新近崛起的东方势力，在大英帝国的棋局当中，到底占多大分量。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的好。而且来的也只是一个外交大臣特使，现在英国人的各种特使满天飞。在这个地方调停，在那个地方煽风点火，也没什么太稀罕的。就他知道，只过去的两年里。英国的特使到日本的就不止一个两个。身子英国人还为西乡隆盛特意派遣过特使，这实在让刘暹对罗伯特看清了三分。虽然这一回的谈判，英国人是非常正式的向着外交部发了一份约见谈判的文书。但那东西也看得让刘暹冷笑。大英全球帝国的矜持和气焰，渲染纸上。

英国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在远东。再对照刘暹脑子里的记忆，完全可以肯定。英国需要东方的一股力量来遏制俄国人。而这股力量在眼下时空的世界之中，唯独中国能够承担。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定局，就算西方世界联手头送过来一二十万人马，刘暹也不在乎。这种剧烈的变化，英国人当然不会乐见其成，但要是能拉拢了自己去打俄国，大英帝国肯定会笑开怀的。

但是这个‘体系’的确立，英国人想不想要他刘暹掏出更多的东西呢？让出更多的利益呢？

刘暹绝对不愿意。虽然对于现下的中国，暂时牢牢的绑在大英帝国的利益战车上面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他若答应，原时空历史上的小日本能够做到的成就，刘暹有中国做基本盘，肯定能做到更好更出色。

可是，他就能去答应么？

穿越到这里来，他所做的一切是有一个底限的——绝对不会卖国！何况他现在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坏到只能去报英国人大腿的地步，中国跟法国已经和解了，跟德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差不多，即使德国会因为英国人的态度而转变态度，但是法国和美国呢？为了未来这个国家的发展即使需要改善一下国际环境，也不需要无底线的去抱英国人大腿。

至少西藏的权益是绝对没得商量的！

英国按其从印度北侵的既定方针，1835年向锡金租得大吉岭地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打此英国人在喜马拉雅山区有了立足之地。1846年英国吞并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又悄悄侵占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1860年，英军进攻锡金，并于1861年囚禁了锡金王，强迫其签订英锡条约，占领了锡金的许多土地。同年英国还同尼泊尔签订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1864年，英军进攻不丹，1865年强迫战败的不丹与之签订条约，强占不丹的大片土地。此后，英国即以锡金为入侵西藏的跳板，在锡金境内大举修路，步步北上，以逐步实现“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的战略意图。

所以英国人对西藏的图谋是长久既有的。如果那帮家伙条件开得太过分，他刘暹也只有谢谢了。反正谈判只要一开始，就证明大英帝国至少在远东已经将中国视为棋局当中重要的一极，这次谈不出结果还有下次嘛。随着事态发展和演变，他就不相信大英帝国在远东不做出让步！

说到底，还是刘暹手头有实力！

……

河南，郾城。也就是后世的漯河。

“自古以来，只听说过当兵的抢百姓口粮的，几曾见过当兵的将自己的口粮让给百姓的？秦军自称威武仁义之师，威武，我是早就见识过了，现在这仁义，也见到了。

大清败得不冤。”

宋庆投降后，河南河北镇总兵崔廷桂做了这第二任的河南提督。崔廷桂又不是铁杆儿汉奸，心中若说高兴绝对是骗人的。大清朝已经摇摇欲坠，自己甭说是河南提督了，就是给个河南巡抚，那也不值自己给大清卖命的。

“军门。不管陈州战事打得怎样，这郾城是不能再呆了。从日前开始，城里就谣言四起，百姓隐有骚动，属下不得不行街禁，杀了几个二痞子才镇

抚下去。要是秦军大军打过来了，那守城营的那帮孙子还不把咱们卖了啊！”

崔廷桂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信。这信是从东面来的，是沙河哪儿的第一手战报：“当然是败了，咱们得另做打算啊……”

话还未落，他就听得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崔廷桂豁然大惊：“怎么回事？哪里有人放枪？”

“莫非是走火？”手下一将也惊道。

这些人现在可是有些风声鹤唳。那忠于满清的河南、安徽两省七八成的清军、团练，在原江宁将军穆腾阿的带领下，一两万人聚集在陈州府，结果被秦军的先锋部队给轻易打了个全军溃散，河北镇的这些人现在都已经神经过敏了。

沙河已经失守，转眼秦军兵锋就能淹没郾城。现在听到了枪声，崔廷桂脑子里就可着劲儿的在翻腾，觉得此处非久留之地。他自己心中明白河北镇的成色，那是连穆腾阿手下的八旗新军都不如的货

色。

崔廷桂心中突然觉得悲凉，四年多前他坐上河北镇总兵的位置以后，觉得今生就已经可以了。荣华富贵都有了！哪想到一转眼，天翻地覆，就要改朝换代了。

不过崔廷桂立刻收敛心神，此时不是想那些事情的时候。

他招来亲信吩咐了几声，对着眼前的河北镇众将说道："军情紧急，我也不多说了。诸位，我这里有两万块金元，都是李中堂当年的铸币，你们看。"

那亲信立刻带着几个人将两口大箱子抬了过来。箱子里全是一包包的金元，这就相当于二十万两银子啊。

当初刘暹联合李鸿章、左宗棠倒腾银币，但各地也都有一批金币铸造来。只是金子到底是少，并没出多少、众人都是惊疑地看着崔廷桂，没想到自

己这位大人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竟然能一下拿出两万块金币。

“穆腾阿在陈州大败，沙河失守，郾城是绝对不能呆了。但人各有志，大家一人拿一包金元，算是我崔某人最后一次给兄弟们发犒赏。有愿意随我走的，回去收拾收拾，点齐人马跟我离开。咱们往洛阳去，那边还没有被占！不愿意跟我走的，咱们兄弟一别，后会有期。”

“愿随大人！”河北镇众人面面相觑，然后参差不齐地说道。就是有不愿跟崔廷桂走的，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表明态度。

“事不宜迟，诸位快去快回。我只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不到，那就自求活路吧。”崔廷桂说着脸上露出一股杀气。狗日的穆腾阿，自己败了都不会向郾城发个信报吗？这不是忘了发，而是要拿自己当替死鬼啊！

第四百八十一章将来收拾河山

秦军纵横中原，以风样儿的速度席卷了半个河南。穆腾阿在陈州在沙河的阻击，只不过是一场螳臂当车的战斗。而如此形势大好的新秦政府，也为他们与英国人之间将要开启的谈判，增添了一笔筹码！

南京，夜色低垂。

威妥玛和罗伯特昨天到的南京，跟新秦外交部略作接触，今天一天几乎就是在休息中渡过。因为在中国已经混成精了的威妥玛很清楚中国人的思维，谁急，谁就沉不住气。

要想拿到最好的条约，最大的利益，就首先要沉得住气。

在中国几十年，特别是近些年，他本来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这个老大国度对于他的仰视和巴结，越是风气‘开通’的地方就越是如此。他，威妥玛，

背后站着的可是世界第一强国——大英帝国。就算满清北地中枢，还有些死硬的老旧官员始终在他们这些列强外交人员摆出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威妥玛心里也明白，在这倨傲背后，还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畏惧。

　　但是随着刘暹的崛起，也就是刘暹在新疆踩了俄国人一脚，然后有扇了法国人一耳光之后，威妥玛能明显的感觉到——中国骨子里的那股老大气息又有所恢复了。但现在时候，中国的官员虽然对自己还有所畏惧，但像原先那样唯恐避之不及或是卑躬屈膝百般讨好，在新秦国度里已经见不到了！

　　对于怎么跟新秦谈判，他和罗伯特特使已经沟通过了，并不会假以辞色。但是。这个度真的很难掌握啊。

　　眼下之远东，只有新秦的中国有力量作为大英帝国在东亚布局的盟友。是的。盟友，而不是土耳其那般的棋子。中国这个有着大统一传统的国家。其潜力绝不是土耳其那多民族的强权国度可以媲美的。大英帝国又确切需要这支力量，可是这支力量

现在却并不怎么有求于大英帝国！

作为在中国几十年的外交人员，威妥玛深知这个国家的历史，明白这个国家的骄傲。刘暹表现出的性格就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是绝不会做第二个石敬瑭的。

然而作为外交人员，他的天赋使命就是为大英帝国榨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所以这真的是很困难很艰巨的一场谈判。

唯独让人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年轻的索尔兹伯理家族的成员，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并不像大英帝国中枢某些毫不了解亚洲情况的人物，已经将自己这些老外交人员视为被土著化的白痴。哇啦哇啦的只顾表示着自己不切实际的意见。

威妥玛在内心里祈祷，他希望刘暹不要翻一个错误，一个中国历史上叫做‘夜郎自大’的错误。他希望刘暹能明白。不管你是不是东亚第一，但在大英帝国面前，也只有听从的份儿。

在卧室里，威妥玛正在静静的翻着一本中国古书。他是一个真正的汉语学家，原时空中在返回英国之后，威妥玛向剑桥大学捐赠了他收藏的四千多卷中国书籍。所以别为这点感到吃惊。一旁油灯的火苗在微微跳动，照在他已经花白的头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厅里壁钟打十点的声音隐隐传了进来。威妥玛这才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年纪大了啊……

才坐两三个钟点就已经觉得浑身酸痛。也许自己是该退休的时候了。将这场谈判尘埃落定，自己就该回英国养老了。还真是怀念伦敦的坏天气啊……

虽然伦敦的天气不适合一个老人退休生活。

威妥玛走出了卧室，想到大厅酒柜里面倒一杯白葡萄酒。大厅里亮着灯。他扭头去看了一眼，旧件罗伯特穿着一件样式高贵的丝绸睡衣，端着一个

只剩了丁点红酒的空酒杯。对着他遥遥示意。一老一少对望一眼都忍不住一笑。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的目光很长远。他本人对世界的局势了解的很透彻，你应该听说过那个‘驻欧办’……”威妥玛呵呵笑着。“真是个绕嘴的名字。”

“在好几年前就成立了。那时候他还只是清帝国的一个边疆司令。文明世界发生的一切都瞒不过他。”

威妥玛感慨着，中国，这个老旧腐朽的国度，本来已经要坠落尘埃了，不想缺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

第二天曾纪泽来到了威妥玛、罗伯特二人的住所。

“曾先生，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信息？贵国国王陛下如果没有诚意，大英帝国的代表，也并不是很愿意去见他。帝国在远东有着太多的选择，而新秦只不过是这些选择当中排名前面的！”

威妥玛在曾纪泽面前适量的表达了自己的怒意。

而曾纪泽这个在威妥玛眼中，为人温润和礼，有着传统中国文人气度的人，这个时候的态度却是一个强硬。曾纪泽立刻硬邦邦的开口回道：“王上心思，岂是我做臣子的能够妄自揣度的？但曾某人以为，公使先生若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这次谈判就此作罢也好！”

一句话让威妥玛噎的难受。

曾纪泽带着微笑离开了会议室，威妥玛再是精明，也也不知道刘暹并没把这一回的谈判看的如他看的那般重。这回谈不成还有下回！刘暹就是这么对外交部示意的。因为刘暹清楚英国人在阿富汗进

行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别看俄国人不出手，英国佬最终还是要败退出去的。

明年，或者是后年，刘暹记得不太亲切。他只能确定英国人在阿富汗再度吃瘪了，后者‘超级帝国的坟墓’这一名头，就是从英国人头上开始的。

所以两边的‘估量’不对称，也就难怪威妥玛被噎着了。

“在亚洲能把俄国人打回欧洲的，能让俄国人大出血的，只有中国。其他的，朝鲜，日本？他们能行吗？中国能让他们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吗？

英国只能支持中国，支持我。你们没有其他选择！现在的东亚大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我的秦军。

当然，如果大英帝国愿意抽调二十万以上的陆军从海参崴登陆，在外兴安岭和俄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倒是也无所谓。相反我还可以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部分军需军械，粮食物资。

不过大英帝国在南非有祖鲁人，在中非有混乱的苏丹，还有中亚的阿富汗需要巩固，大英帝国真的还有实力在远东跟俄国人开战，或是威慑俄国人吗？

大英帝国有世界上最强的综合国力，但你们的政治中心并不在远东。在这里，能够抵抗俄国的人，能帮助你们赢得对俄胜利的国家，只有中国！”

中英谈判迟迟未决，新秦外交部提出重新确立中英相关条约，废除英在华租界，而英国人也争锋相对的向中国正式提出了对西藏主权之诉求，两边针尖对麦芒，是哪一个也不愿率先松口。

谈判进行到五月，刘暹在南京等不及了，上海、广州、福州的部队即将集结完毕，浙江境内的秦军也大踏步的逼近了杭州湾，刘暹打算亲自走一趟浙江，先把绍兴的杭州将军希元和八旗新军给解决掉，然后就是左宗棠了。

所以刘暹借着宴会的机会，邀请了威妥玛和罗伯特，两边算是正式见到了第二面。刘暹如此的对威妥玛说，态度真不是一半的硬朗，而是可以称得上嚣张了。

新秦政府内部不是没人劝刘暹。连隐姓埋名两年了的张守岱都说了，“这是从权！王上这样做了，谁能不理解？”他就是不明白，刘暹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

在张守岱看来，现在的大英帝国无非是想借着机会多占中国的一点便宜罢了。李世民那么牛都有渭河之耻呢，这个时候刘暹多许一点利益给英国有什么了不起地？将来收拾河山，把国家整治得强盛了，什么要不回来？

如果张守岱还是满清的忠贞臣子，中国还是原先的那副老样子，刘暹并没有起兵，那他肯定会秉持自己立场。每点利权都要尽力争取。但现在不是并非那原先的时候么，气运鼎革之际，这等紧要关头，事急从权，还有什么好考虑地！？

对比北边儿的满清，想巴结英国人都巴结不上了的境地，新秦就是再退让，也不会沦落到原先满清的地步的。可刘暹一口气就憋住了，谁劝也不听，也不行。所以谈判一直僵持，所以他去了浙江这次谈判也走向了尾声，啥结果也没有！

……

威妥玛和罗伯特抵到南京，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目光。《大公报》连篇报道，向老百姓、士绅讲述着这次会面之重大意义。

结果一个来月过去了，啥动静也没有，刘暹带着警备团却南下去了浙江。不知道引起了多少议论，让大公报等报刊的生意陡然再上升了一节。

“天津来电报了，咱们外放的记者又少了三个。”

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一栋宅院中，王庆手捏着一份抄报纸，几乎要攥出水来，神态也堪称是咬牙切齿的痛恨。

但屋子里流露着这种表情的人不止王庆一人，《大公报》的正副主编和几个版块的负责人，这群在中国名头比清流还有清流的文人墨客，现在全都是一副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的狠样！

“此仇不共戴天。如不报，王庆不为人也！”

第四百八十二章伏雷爆炸——丁丑奇荒

两项完美的配合，刘暹刚离开南京没三天，《大公报》就爆出了北地灾区粮食天价，湘军、曾国荃，以曾家的一世英名为山西、陕西、河南北部换来的三百万担大米，至少一半流入了京津，而另外的一半，价格就没见过低于一担米/十块银元的。

《大公报》记者多加采访、采风，取得了大量一手的真凭实据的同时，至少十名大公报外派记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大公报》第一次公开声讨满清暴行，叫嚣着要为报社同仁报仇雪恨！

如此一文当真称得上是石破天惊。这样的报纸在全中国流传开来，对满清的打击可想而知。同时这份报纸也给湘军和湖湘学派披上了一层光鲜的外衣，也为日后湖湘学派与《大公报》的交好奠定了基础。

满清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份报纸散的全天下都是。报纸刚送到坐镇天津的多隆阿手中时候，多隆阿就猛地站起身，迅速传名——严查《大公报》。

虽然大公报在天津的驻点位于英租界以内。

但多隆阿清楚《大公报》在天津的一些‘暗渠’，虽然不一定是全部。

之前的时日里，不管是淮军坐镇京津，还是多军来到津门，《大公报》在京津一代的贩卖一直是半公开架势的。李鸿章不去管，多隆阿也不去管。

但是现在，多隆阿不能不管了。《大公报》除了公开抨击满清以外，还罗列了大批涉嫌从中谋利的地方官员的名字籍贯，以及东起京津。西到兰州，北地大小三十五个城市的粮价。又公布了南国大小三十个城市的粮价，这两边一对比简直是动摇满清统治的根基。

……

成千上万的多军士兵把天津城占得满满的。《大公报》在租界外设立的十多个发售点全部被一个不留的贴了封条。三天之内，整个京津地区明面上几乎看不到一张《大公报》的存在。那些茶楼饭馆，往日人声鼎沸，人多口杂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人拿着《大公报》吆五喝六或口若悬河，再者你争我辩的样子了。

但是眼下的时节，多隆阿就是指挥着多军开足马力的去查禁《大公报》，他能力所及的地方又能有多大呢？

半个直隶够不够？

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大公报》半公开的姿态可是一点没变。尤其是山西、陕西两省。不知道多少百姓对着满清痛骂不已呢。

两年的干旱，整个山西逃难逃荒的人数不下五百万，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人吃人之景。现在大公报这么一报道，要说山西人不狠满清，鬼都不信哦！

而让全天下百姓对于‘丁丑奇荒’这场席卷了半个北方的大旱大难，有个最具体的印象的，还是李提摩太提供的日记笔录。《大公报》一字不改的刊登了上！

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南威尔斯，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英国浸礼会尽管成立于1792年，但在1869年就到中国传教。这一组织主要在山东、山西、陕西三个传教区开展工作。李提摩太在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1876年，山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于是李提摩太就到处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并邀请了几位助手帮助他。1878年。山西也发生了灾荒。李提摩太就又到山西救灾，并在山西太原开始传教。

李提摩太由太原南行300公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南行已530里。下一座城我见到了平生最可怕的景象。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在城门口的另外一边同样地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

当铺换取食物了。城门口停放着车辆。准备装运这两大堆尸体到城外埋葬，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我们经过的许多房屋都没有门和窗，全部被拆掉卖了当柴烧了。屋里厨房的锅子，都是空的，因为卖不掉只好扔在那里，户主都已走光或死去。”

这个时期的山西一省还不到两千万人，官方记录是一千五百来万，但算上黑户，可能有一千七八百万。

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就死亡了至少三百万人，还有五百万以上的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了外地。大灾使山西大伤元气！

历史上的山西巡抚是曾国荃担任的。整整两年时间，曾国荃为山西‘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山西人至此之后对曾国荃感恩戴德，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当年《申报》对他离开山西时的场景作过报道：“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

生禄位，万民衣伞，不计其数。宪即出城，经过街市，绅民则攀辕卧辙，铺户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乡百姓来观者，数以万计……南门外香案摆至十里之遥。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但现在是，山西没有了曾国荃，大清朝还摇摇欲坠的。整个山西受灾的惨景比之历史上更重了不少。虽然在刘暹起兵之前，满清的形势比之原时空同期不知道好了多少。

原来的历史上，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海军建设百般刁难，实在也是因为这场灾荒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再加上当时左宗棠出关，满清兜里比脸都干净！

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也趁机粉墨登场。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纯粹的赈灾，而是以赈济灾民为手段，吸收教徒，扩大自家教会的规模。据军情局来报，在山陕灾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有近百人之多。堪称外国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救灾活动。而此情甚至对百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都有影响。【据说山西信教的不少】

……

“闹吧！闹吧！闹完了，满清也塌锅了！”

人已经到了绍兴府的刘暹，丢下了手中的情报。但他的内心中却又再为山西之难情感到愧疚。不过怎么说，山西一省的浩劫，有他的一部分因由在！

刘暹曾经想，自己要是真的冷酷无情也就好了，那就不会再为山西之灾荒感到愧疚。但他不是，纵然他很清楚自己起兵卡的点儿就应在这场大灾荒身上。

“唉……”

战场上，杀几十万甚至百万人，刘暹也不会有妇人之仁。可老百姓因为灾荒而死伤数以百万计，这个坎儿就在他心底烙下了。

绍兴府城。

“废物！”知府衙门里，希元看着跪在脚下一身狼狈的刘仁清，脸上爆发着无可抑制的狂怒。“怎么不死在外面，还有脸回来？”

诸暨城是山阴隔绝秦军的唯一门户，希元在那里好了大功夫囤积物资军火，结果只是一天，刘仁清这狗才就逃回来了。两千军更是剩下了百人不到。希元还留他作甚？

再说了，刘仁清是汉军旗人。希元杀他也不可惜。

“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挥手就叫来堂下戈什哈，希元是连给刘仁清这么个一镇总兵官发话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下了命令。

“大人，饶命啊，饶命……”一句辩解之词都来不及出口，刘仁清就被希元的两个戈什哈提着倒拖了下去，路上刘仁清全力挣扎着，一个劲的声嘶力竭的喊求饶。可是盛怒之下的希元又怎能听得进耳去。“把他嘴给我堵上！”狂怒的暴喝声再一次响

起。刘仁清的求饶声立刻没了声音。

堂上还有副都统、翼长、参领等十来个高级军官，求情声并没有改变希元分毫心意，即使他一个将军立斩总兵官是那么的不合常理……

片刻后，一声惨叫传来，希元现今座下唯一的一个总兵也一命呜呼了。

满清在浙江的全部家底，就刘仁清一个名义上的总兵官，参合在绿营里头。现在连个总兵都没有了。

希元不后悔。都已经落到如此败坏的局面了，坚城重兵在握刘仁清都连一天都没有支撑过，不杀他，底下自己还如何带兵？谁还会用心效死？

“传我令，逃回来的所有军士，军官皆斩，行刑台就搭在南门。”

杀就杀个人人颤栗，杀的整个八旗新军为之震慑。希元跟两年前的自己相比，性格完全是变了一

个人儿一样。

一天后，秦军前锋就进到了绍兴府山阴县城下。

梁纲遥遥打望着山阴南城，挺宽的城墙上只有寥寥不多的百十个清兵分散把守着。城头大炮一门没有，重机枪也一架不见，显然绍兴守军已经接受了诸暨守军的教训。

当天秦军也没有发起进攻。

这个时节江南多雨，道路泥泞，大炮转运速度那叫一个慢。攻打山阴，刘暹必须等到炮兵都落位了才行。

当然，这天上的雨水就甭指望一时半会儿就能停了。这是梅雨！

而当天夜晚，好晚了希元才上床入睡，因为心里有事，这觉也就一直都没能睡踏实，到了黎明时分才真正的进入梦乡。

希元不知道自己在绍兴能撑多久，但他要告诉刘暹，大清朝是有忠臣的。事实上现在他最可惜的就是自己非一个汉人。若是有几个汉人为大清粉身碎骨，那影响才是好呢！

第四百八十三章一座孤城万刃山

心如冰窖是什么滋味？

那彻骨的寒冷，无尽的绝望，希元今日再次是体验到了。他本以为自己出杭州之后，就已经彻底不在乎一切了呢。

一纸信报无力的从他手中坠落，两眼无神，整个人如同呆傻了似的，整整两刻钟头不动一动！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在心底疯狂的自问着。

自己苦苦的在山阴城支撑着，却传来了宁波投降，秦军打海上登陆，轻易的拿下了绍兴府的余姚、上虞两县。等于说，山阴彻底变成一座孤城了！

“高敬之，高敬之，我要千刀万剐了你……”希元对着宁波知府破口大骂。要知道他本还打算着，

一经不妙，就让残部退往宁波，在宁波他们还能乘外籍轮船，去往香港或是到津门。可现在这一切打算全完了！

希元本身是有为大清朝尽忠的秉气的。但他清楚自己手下的士兵不全根自己一样的，如果手下兵勇，尤其是八旗新军投降太多，他自己死在山阴的用意就也被冲散多了。

上虞县城。战争的硝烟早已经飘散去，整个上虞县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秦军先头部队的晚饭，也是庆功宴摆了起来。实际上是当地的士绅、商贾心里忐忑不安，执意犒军，才招起了这次大宴。

绍兴府渔民之乡，灵钟秀毓，文化荟萃的富庶之地。越是这样的地方，面对兵灾**的承受底线就越底下。

县衙府院内，空旷的场地间。十几张大大的方桌两两摆列着，八人一席。人头攒动，座无虚位。

好酒、好菜。应有尽有。酒香四溢，肉香扑鼻，杯盏交错间，人人脸上都带着无可抑制的欢笑。至少在座的本县士绅商贾们面子上绝对不会显出一丝儿的为难、忧苦。

秦军的一帮大校军官们也是喜笑颜开，有人赶着来请客，也是种服气。不然以秦军军纪之森严，加上上虞这种几乎是兵不血刃拿下的地方，还是一个县城，根本就没有任何可庆的‘功劳’开大宴！

宴席的首桌上。秦军先锋部队的一个副营长，一个大队长，两个副大队长，正在吃喝的痛快。秦军先锋高层里，只有一个大队长还坚守在岗位上，但这绝对是足够了。难道绍兴府城的八旗新军还敢跨越百里的飞袭上虞吗？

而上虞县城本身，两千丁壮乡勇，死的还不到十个。秦军先锋只是在过通明江的时候发了十几发迫击炮弹，把江对岸的乡兵营垒炸了个底儿朝天。炸死了七个乡勇，然后就一枪不发的拿下了整个上虞。而那死去的七个乡勇都是很倒霉的倒霉蛋，秦

军若不是先发炮炸人，而是先喊一嗓子来。他们也就不用死了。

归顺的两千乡勇遣散了七八成，剩下的一部分编做警察，另一部分就收进了即将成立的县政府当中。

绍兴是真正的文化荟萃之地。多的是读书识字的人，即使许多人没功名。可认的字，能写字。拉进培训班里集中教育上一个月，也就合格了。

秦军自从进入江南以来【区别岭南、闽粤】，就是军队都能轻易的感觉到，地方政府空缺补充起来，要比福建、江西等地好的多，比湖南、广东都要容易一等。

这种情况下秦军根本不需担忧地方反复。并且，秦军入浙江至今为止，还没一次‘光复’的县城出现‘反复’的情况的。

秦军对地方的压榨和严厉，力度都不小。但浙江地方很平静！

此刻希元心头那个叫恨啊，食其肉寝其皮，他恨高敬之恨得发狂，却从没想过‘蝼蚁尚且贪生’，况乎是人呢？高敬之和诸多投降的宁波官员，他们又不是旗人？

厅堂里的八旗新军诸将此时也寂寞无声，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无尽的惊怒、恼恨、焦虑和忧愁。前路没有了，后路也断绝了，自己这一万人不到的大清骨血怕真的要与国同殉了。他们都不想死，但前途真的没有一丝生路了。

希元沉默着，再也不说话了。

诸将默默地退去，少数两三个有不同意见的，每个人脸色变了几变也最终叹了口气。听天由命吧！

山阴县，也是会稽县，绍兴府的府城在中国也是一件趣闻。山阴、会稽两县同处一城，而此地又是绍兴府的府城，两县的分界线是贯穿绍兴府成南北的府河，故又称界河。

界河由南而北，自植利门（南门）流入，经鲍家桥、舍子桥、大云桥、清道桥、县西桥、小江桥，折而向东，经香桥又北折，经咸宁桥、安宁桥，出昌安门，注入三江口，中间支流纵横，皆可通舟楫。其上桥梁甚多，皆连接山、会两县，河西（小江桥至香桥段为河北）是山阴县境，河东（小江桥至香桥段为河南）是会稽县境。故同处一城，原时空，世居小江桥北笔飞弄的蔡元培自称山阴人，世居都昌坊的周树人自称会稽人。就是这个情况。

也所以说，这地儿不是个固守的好地方。但八旗新军若是死心塌地的要拼一回命儿，这里河道纵横，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倒是一个绞杀的好地儿。

一万多秦军将山阴、会稽围得水泄不通，两天的时间准备，秦军的炮兵全部就位。超过四十门75炮，还有随军的迫击炮过百门多。

“轰轰轰——”大炮轰鸣声响起。

几十门火炮齐齐射出，铁青色的炮口喷出炙热的火硝，升起的股股白烟不多时就已经笼罩在了炮兵阵地的上空。

一炮击出，所有的火炮齐齐的向后倒退，炮架就着炮位后堆起的斜坡冲上，然后在后坐力用尽时自己再呼隆隆的滑下。炮位的前方同样也有一道相向的斜坡，只是比起后面的要挨上许多，还没有炮架本身的车轮高。

两道斜坡作用下，只片刻的时间炮位就得以重新归复，不用再调整射击诸元，填装炮弹之后大炮就可以紧接着击发。

大炮不是迫击炮，想要更好更有效的使用大炮，炮兵阵地的修筑可真的一点都马虎不得的。

土崩石裂，府城的围墙在大炮的轰击下迅速向着残垣断壁转变。两刻钟的炮击后，刘暹再一声令下，突击部队和迫击炮上前，同时炮兵阵地的四十二门75炮调整射击诸元，再向绍兴府城内进行延伸射击。

不多时，当突击部队中的工兵引燃炸药之后，“轰……”一连串巨大的，远远超过炮鸣声的巨响传出来，哗啦啦，一段一二十米长的城墙在连续的爆炸声中轰然倒塌。

持续的轰鸣声在继续着，大炮依旧在对着轰然倒塌的城墙轰击。然后突击队再上场，于是绍兴府城的城墙就在不断地崩塌中。待到晌午头的时候，整个绍兴府城二十四里城墙已经有五个缺口了。一段段坚固的城墙被炸的成了废土石堆，其中一座城门楼也房倒屋塌的彻底塌陷了下来，厚重的城门，以一种极扭曲的形状压趴在土石堆中。

“进攻——”

刘暹挥了挥手。立时，四下杀气腾腾的军号声就嘹亮的响起。

“冲啊！”震天的吼叫声中，先头的秦军士兵快速的向着废墟样的城墙冲去。

城门废墟中，无数个八旗兵蚂蚁一样的冒出，同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大队的秦军突击部队狠狠撞在了一起。

枪炮声震天，之前大发神威的火炮彻底转移目标，向着城内刘暹于地图上推测标示的几个地点进行猛烈射击，一部分迫击炮则扭回头来开始配合其突击部队作战。

“机枪压制！给我打——”

一个秦军中尉军官趴在废墟堆里，对着身旁利用碎砖石块，刚刚搭建起机枪阵地的重机枪组大吼道。

“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那特有的声音立刻就在军官的耳边响起。

而同时是这个中队的中队长的秦军上尉，脑袋上用纱布包裹的跟印度人一样，此刻却还挥着手枪可劲儿的叫吼着：

“杀啊，跟我冲——”

带伤不下火线。依旧领头冲杀进了绍兴府城。

绍兴府知府衙门。希元现今的大营所在地。

“报大帅，北城失守，长寿大人战殁，手下旗兵战死大半。”

“那就把预先埋得火药炸了，然后……”稳坐在一张大椅上，希元的眉头连动都没都动一下。自从他下决心死守绍兴府城之后，对这样的消息他就已经有了十足的心里准备。现在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当做一回事儿了，又还能有什么能让他动容的呢？

淡漠的眼光看了眼戈什哈，希元用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说道，“告诉福斌，带上他的人马随后冲锋，把逆匪打出去。”

“标下遵令。”戈什哈现在已经习惯了希元的面无表情，但对他那无一丝人气味的声音还是感到了一阵惧怕。他心里明白希元的打算，这是早不准

备活命了……

“轰轰轰……”

就像被炮击了的炮兵阵地一样，无数火药爆炸，眼前刹那里跟一片火海一样。希元把火药桶当做了地雷来用，一连串的巨大爆炸声中，秦军死伤多少不去说他，至少这攻势是顿时一挫。

城外刘暹的眼皮子抽了抽。明知道有圈套，却还要送手下士兵去死，这滋味挺不好受的。

第四百八十四章封你为靖安伯，安心过日子吧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秦军中校军官的两眼都要瞪爆了，绵绵的爆炸声中他的手下至少损失了上百人。

“给我杀，给我杀！”扬起手，中校暴怒叫吼着。“一个不留，一个不留——”

希元以如此惨烈的手段来创伤秦军，实际上却也是在断八旗新军的后路。这样的一招是很损的，八旗兵就算再要投降，也要考虑一下秦军的心情了。

“轰轰轰……”炮声不断的响起。

“冲啊……”在先头部队的身后，一阵高过一阵的呼杀呐喊声不绝于耳。

看到城内升腾起的尘烟，刘暹想都不想，再次

挥手下令。第二批，整个营的秦军在中校军官呐喊的叫声中冲杀了上去。

　　厮杀声更响亮了。

　　下午，刘暹在四点钟的时候踏足走进了绍兴知府衙门。

　　繁华的一个绍兴府城怕是有两三成的街道房屋变成了废墟，但本地百姓死伤的倒不多。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绍兴府城的百姓一经逃亡许多了。

　　知府衙门前，最后残余的一批八旗残兵还在激烈的抵抗着，这些人都是存了必死之心的满清死忠。而在其余的地方，绝大部八旗新军都已经被剿灭，街巷里还只剩下少量的零星战斗。大批的秦军进入城中，举着火把，点燃着篝火，认真的打扫着战场每一个角落，不放过每一杆枪，每一口刀，以及废墟中的每一具尸体。

　　知府衙门的厮杀声渐渐消失。

“王上！”霍广成带人簇拥着刘暹走来，一身血迹的中校营长连同他的副手和一名大队长昂立在大门台阶下。身上的创伤更能衬托出他们的英勇。虽都是满身的硝烟，但这就是军人的荣耀。

“好！做得好！”

中校果然如自己先前大喊时叫的一样——【对敌人】一个不留。刘暹从来不吝啬夸奖英勇作战的人。他向来欣赏勇将。

“走，进去看看。”

这是浙江境内。这是南国境内，唯一的一股成建制的敌对力量了。虽然杭州城里的左宗棠还依旧打着满清的旗号，可刘暹不认为左宗棠真会给清王朝陪葬。他大踏步的走进知府衙门。青石条阶上，鲜血完全染满了阶面，一具具尸体已经在做清理中，鲜红的血迹在阳光的照耀下尤为的刺眼。

一路走去，入眼处全是死尸，两军在这里的拼杀果然是惨烈之极。

半塌陷的大堂上，刘暹看到了已举刀自尽的希元。花白的发辫上沾染着血迹，一身一品武将戎服整齐的不染一尘。

螳臂当车的满清忠臣？在北京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刘暹自我来讲，他对希元是绝对没有对关天培、陈化成、定海三总兵那样夹杂着‘崇敬’情愫的感情的。

五月中旬，秦军大举逼近杭州。

虽然秦楚之间，紧张感很低，但战争究竟会不会爆发呢？谁也说不准。

胡雪岩从上海转回，楚军上下就盼着左宗棠的决断了。

与此同时的北京城。

大清国派往欧洲的特使，正在进行着临行前的最后一次觐见。

这个特使是前成都将军崇厚。

大清国仅有的几个懂得外交的人才，曾纪泽、郭嵩焘、李凤苞都已经是秦军的人了。这里头曾纪泽是满清留在国内的。郭嵩焘和李凤苞是派往欧洲的。但后两者在新秦驻欧办的拉拢下，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郭李两位，在湖南投降之后立刻就改换了门庭。

李凤苞被刘暹留在欧洲。任驻欧办的副主任，郭嵩焘则乘船归国，成了新秦外交部的第一任部长。曾纪泽也随着李鸿章成了新秦的人。立刻被拔为外交部四名副部长之一。

“办洋务甚不容易。闻山东、河北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机器工厂。民智不开，官府强推。将来必有乱生。”

满清派崇厚出使欧洲，尤其是俄罗斯，那为的就是找跟粗腿抱抱。而以满清眼下之恶劣形势，最靠谱的对象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跟土耳其的这一战

也快打完了。英国人对满清这么说的。

土耳其依靠战壕，硬是比原时空历史上多支撑了一年有余的时间，实在是难能可贵。俄罗斯预计今年秋天就能结束战斗，冬天时候大军回归，在满清看来明年他们是绝对有一定的干涉力量的。、

所以，崇厚的出使，俄罗斯比英国人都重要，是绝对的重中之重。

满清为了给自己添彩，同时也是真的有心创办军火工厂，至少表面上绝对要制造出一个‘开明’和向‘西方文明’靠拢的姿态。这半个月日子里连续颁布新法令法规。都是为了有一张好看的皮。

“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国人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两洋人，便算报仇雪耻得。可现在国人愚昧，多不明此理，所以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崇厚话说的很合慈禧的心。“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林文忠公的话还是很在理的。”

“朝廷要强大，要挡住逆秦的匪军，洋务是不能停的。”

“现在这天下啊，读书人太少。老百姓明白这理事儿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还会指着你鼻子破口大骂。哪里能体会到哀家的苦心啊。”

慈禧不知道是做戏呢，还是真的这样感觉。这样说着话。

“奴才从前读书，读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

二层，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了，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洋务事关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

委曲求全，以保和局。拼却名声，以顾大局。当今之事势，当舍当年天津教案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崇厚是跟恭亲王等深深交流过的。很清楚自己此次出访欧洲的任务是什么，那就是卖国。只要能找到买主！

“曾文正公还是公忠体国的。”慈禧很满意崇厚的回答。

要救大清，现在就该有崇厚这样的觉悟。那些代价慈禧虽然觉得痛惜，但对比大清的‘江山社稷’来，就没什么不可以抛弃的了。

……

杭州城里。城外大军遥遥可见，但城池气氛平静。左宗棠放下了手中李鸿章的书信，让人把王闿

运请到别处安息。

自己一个人坐在书房，良久才常常一声叹息。

大清是真的不成了。

左宗棠在《大公报》爆出猛料的当儿就明白。不仅是军事上，打那以后就是政治上和民心上，大清也完蛋了。

至于今天见到李鸿章这个死要脸皮的家伙的书信，以及看到让他感到好笑的王闿运之后，左宗棠真的无话可说了。

自己也不是真对满清死心塌地，时局也进展到这一步了，再矫情就显得不知好歹了。或是说现在来讲，自己在刘暹心里的印象都已经大坏了。之所以秦军不动手，只是因刘暹既已经立了牌坊，就不想转身去招蜂引蝶的去当婊、子。

左宗棠不准备在新秦有什么大作为，他老了。改朝换代一下抽掉了他的精气神，让他没有了当初

办船政的斗志。

李鸿章比左宗棠小了十一岁，看他在淮安的作为，左宗棠是不屑的。

李鸿章用秦军的手砸散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淮军，即对满清和全天下看着他的眼睛有了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也去掉了自身身上的羁縻。好轻轻松松的游入新秦的朝堂，再图大作为。

左宗棠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新秦不同于满清，刘暹也跟西太后、恭亲王不一样，这是位开国帝王，是一个力挽华夏倾倒之大厦的雄主。这样的皇帝是不允许手下人拥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独立军权的。看看秦军是什么样的？

所以淮军、湘军、楚军，都将走进幕后。

小七十岁的左宗棠没有再‘东山再起’的**了，但五十六岁的李鸿章还依旧向往着‘三千里外觅封侯’。

所以，对着秦军他们选择了两个不同的道路。

当然，左宗棠对于自己被刘暹之重视还是很得意洋洋的。这一点自己绝对压过了李鸿章一头。早在淮安大战之前，左宗棠就已经盘算着自己将来是回湖南老家，还是在那里，做看天下风起云涌了。

五月二十日。秦军开进了杭州城，三万楚军解甲投降。

“左公不愿出仕，本王甚是遗憾。但左公督闽浙十余年，创办船政水师，功在天下。即便不愿为官，本王也当封你为靖安伯，赐良田2000亩，银元一万块，长沙府宅院一所，以后好生过日子吧。”

刘暹如此对着左宗棠说。他对左宗棠的选择早有心理准备。当初左宗棠退缩浙江的时候，刘暹那时绝对是有收为己用的意思的，而且此意是满满的。可现在么，左宗棠就是愿意投效，刘暹也只能将他高高挂起了。这人脾气、秉性，似乎并不适合在他手下当官。

那就索性回湖南跟刘蓉等人作伴吧！

下面一帮楚军将军听了这话，互相的看了一眼，心里面都松了一口气。这个秦王还是有容人之量的。老上级有好结果，他们也就安心了。

第四百八十五章南京称帝

“称帝？”

从杭州归来，则返回南京的刘暹受到了一大摞军政大员递来的折子。内容都是一个，请刘暹正式称帝。

整个南国都已经落入秦军之手，北地也占据了小半，西南清军已经丢了半个四川。新秦有如此规模，如此大好之局势，秦王变成秦皇也顺理成章！

尤其是北伐在即，刘暹南京称帝，很顺朱元璋的老路，有吉头。

军情处来报，这事儿是王闿运首先挑起头的，也没有串联，只是消息一传开，各路军马，各地大员以及中央的大臣，纷纷上书。

毕竟这事儿有些忌讳。你上书附和了，皇帝老儿不见得会记住你。可你要装聋作哑，不吭声，皇

帝老儿十有**会记住你。这个险，那个做臣子的敢冒？

刘暹并没有一定在北京登基称帝的执念。就是在广州称帝，他也不在乎。只要兵强马壮，这天下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所以略作思考，他也就顺势应下了这个请。在南京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后，正式的祭祖告天，登基称帝。国号并没有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另改名头，就像当初朱元璋的吴王变成明皇。

国号依旧是‘秦’，大秦！

“我中国第一个皇朝是秦，最后一个皇朝也去叫秦。有头有尾，管他什么新旧！”

对于致力于改换个新国号的蔡德榜、张守炎等人，刘暹是如此说的。大大方方，毫不遮掩一些忌讳。你还别说。刘暹这一点还真的很让他身边的人感到头疼。太直白了，说话没有顾及。有些有**份。

“皇上慎言。我大秦江山永固，传承万世不衰……”

蔡德榜、张守炎又是气。又是好笑。那个皇帝能这样说话呢。

“狗屁的江山永固。天下三百年一轮回，我华夏莫不是如此。如果朕放到一千年前，也难逃脱这个定论。只是现下时候是不同了，西人崛起，东方没落，三千年未有之变革，决不是说笑的。

蒸汽机、科学，把咱们打的头破血流。四书五经已经不足为凭。

各位臣公都是我大秦的栋梁，该知道这世界上。不仅有皇帝，还有总统。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社会越发展，民人的力量就越强大。政府要天下太平，就要不断的对民人退让。这两边的力量早晚会发生逆转。到那时，政府，也就是朝廷，不是顺应潮流，就是被民

力推翻。如英法之旧事！

这个时间要多长时间？一百年？二百年？要不了那么久。

所以，朕的皇朝。绝对就是我华夏最后一个皇朝。有始有终，冠之以大秦吧。”

刘暹说这些话的时候身前只有张守炎和蔡德榜两个。于是国号之争，就尘埃落定。

大秦‘皇帝’的桂冠戴在刘暹头顶的当天，威妥玛宣布大英帝国与中国外交级别提升为大使一级。然后是德国和美国，接下就是西班牙、意呆利、奥匈，然后是一帮欧洲的小国。荷兰、比利时等皆在内，与中国的外交级别全部提升为大使一级。

除了俄国。俄罗斯驻华使臣依旧是公使。

越来越多的物资汇聚到上海、福州、广州三地，上百艘各国轮船也停驻到这三地方。还有秦军

战舰。一切都很明显的表露着秦军的打算，那就是要跨海进攻了。至于大军登陆的目的地在哪，除了天津，还会有别的地方吗？

山东的多军一直在向直隶撤退。就是济南省城都是轻轻的放过了，无棣也纳入了秦军掌控之中，张氏一族是彻底安全了。

但是将来的天津之战，困难肯定是不容小觑的。

六月里，福州向发部首先启程，他将在辽南登陆，席卷东北。而至今刘暹也没向朝鲜发出一丝儿招呼，南京的登基大典，来到跟前的属国使臣也就只有越南、琅勃拉邦、占巴塞、金边、琉球五个国家的国王和重臣。

这里面越南和琉球就不需说了。琅勃拉邦、占巴塞都属于原先的南掌，也就是老挝。小二百年前南掌分裂，除以上两国外还有万象和川圹两个小国。后两国川圹灭亡，万象先是被暹罗征服，然后因为最后一任万象王的反抗，整个国家被灭亡，并

入暹罗国。并且琅勃拉邦和占巴塞两个小国也成为了暹罗国的属国。

但在秦军一而再的战胜法国，彻底为阮朝收回了国土之后，暹罗国对于琅勃拉邦和占巴塞两国靠近新秦的动作，很乖觉的视而不见。这回两国国王参加刘暹的登基大典，算是正式的将自己国家的地位从中国属国的属国，提升为中国的属国了。

而刘暹在登基称帝的档口，通知了这两个小国，而不是暹罗国，这本身也有着别样的意思。

金边王朝就是后世的柬埔寨了。这个国家本身是阮朝的属国，于西历1432年由吴哥王朝改名而来，在亚洲是仅次于日本排第二位的长寿王朝。并且虽然名头改了，但王室血统未变。其始祖来自历史上的真腊国，如果计算母系和父系，互相有血缘关系的柬埔寨王室已经维持统治1800多年了。

现任国王是诺罗敦.西哈莫尼，当年第一次越法战争之后，诺罗敦在法国人的支持下摆脱了金边与阮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但随着法国人在中南半岛的

彻底落败，金边也就成为了秦军的胜利果实了。

而对于诺罗敦来说，能从忤逆的孙子变成儿子辈，这是天大的好事儿。阮朝也屁都没放一个，刚刚拜托了亡国阴影的他们对新秦毕恭毕敬。

……

黄河水缓缓流过。慢慢的流向渤海湾。

在济南城外的黄河南岸，穿着黑色官袍的张守炎身边跟着一群刚刚光瓢的大秦文官。这其中就有前广东巡抚张兆栋。现在他是大秦的山东巡抚了。

国朝初始，安排一个在本地深有威望和名声的官员为官，有很好的安定地方的作用。被满清提溜回北京，最后免官归乡的张兆栋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当然要是张守岱死而复生，或是张守炎来做一任山东巡抚，那效果会更好。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两人独自走在最前，一群官员后头跟着大批的警察和一部分济南驻军。

光绪二年，也就是西历1876年，三年前，山东开始遭遇旱灾。严重程度虽然不能跟山西、陕西相比，但也绝不可小视。1876年当年，山东全省除胶东的招远、黄县、蓬莱、栖霞、即墨、荣成及鲁南的泗水、蒙阴、沂水、郯城等10个县未成灾之外，97个州县出现大旱，其中青州、临朐、寿光、潍县、安丘一带灾情最重。1877年，旱情仍未结束，鲁北、鲁中、鲁南63个州县被旱。直到1878年，山东旱情才逐渐减轻。

北洋船运公司之前，南阳船运公司的粮船就已经开始半公开的活跃在北国。除了天津港口，往来最多的就是山东的烟台和威海。

一船船大米的运到，虽然为秦军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真心也救了不知多少百姓的姓名。所以秦军进入山东以来，这个民风彪悍的地方，几乎没有发生过骚动。很平静的就归入了秦军辖下。

黄河两岸的田地还有不少在荒芜着，除了巡逻的警察、士兵，就没有任何的人烟。这里可是省城脚下啊。张守炎印象中的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富饶平原，现在几乎变得和兰芳某些地方一样荒凉了。

张守炎现在得地位显然高过张兆栋，后者闭门家中坐，竟然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已经是惊喜至极了。可不敢想着跟秦皇的心腹、功臣加姻亲，三则身份合一的张守炎比。但张守炎非是全才，他在处理官帽子问题上游刃有余，但具体到地方事物，就非其所善长了。如果治理地方，如果最快速度的恢复地方，张守炎可能连一个知府或是老知县都有不如。并且最大的难题是他对于底层的中国国情了解不多，看到眼前的景象，心生怜悯之余，就非常想听一听张兆栋的施政方针了。

张守炎今天出城走访，除了体察一下民情，就是视察黄河岸堤。可是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荒芜人烟的黄河滩。

而先前刚刚看过的几个还有人烟的村落，那场

面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场面的话，无疑就是‘穷’了！实在太穷了。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根本就吃不饱，锅里煮着的大多是野菜，伴着一点粗粮。每一个老百姓都是骨瘦如柴，脸孔上面没有一丝血色和活力，身上的衣服全都是一个个的破洞，烂得不象话。和济南这里相比，广西、广东、兰芳的穷人都好像是在天堂里的一样。张守炎真怕时间长了要出问题的……

“清军退走的时候，掳掠剥削太重。不过山东的战祸已熄，只要朝廷于民休息，用不了几年就会恢复元气的。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从南方调集米粮赈济灾民。只要老百姓能有口吃的，行朝廷‘以工代赈’之法，这道关口总能过去的，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张兆栋说话中信心满满的。他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老官僚，战后是一副怎么样的景象，他看的太多了。这也是亲民官与幕僚最大的差距所在。就像刘暹前世，省委、中央机关的官儿，跟底下的

县长、镇长的不一样处……

第四百八十六章以‘殖民’之名行‘开疆扩土’之实

上海港口。

刘暹淡淡的对折返回来的张守炎道:“你真这么认为？只要过了眼前这一关，以后就没事了?”

张守炎闻言愣了，眉头渐渐拧了起来。他知道刘暹既然这么一问，那就绝对是事出有因，可是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原因何在’。

张守炎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刘大皇帝并不残暴。他并不是一个一点也见不得老百姓饿死的‘仁君’，可也不至于为了饥荒中的北地百姓担忧的吃不下睡不香。就如张兆栋言，从江方调集米粮，以工代赈，救济灾民，让老百姓能有口吃的，眼前这关就能过去。就算期间饿死些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哪朝哪代闹灾荒的时候没有人饿死呢？

张守炎是个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刘

暹手下十来年，思维已经不同以往，但一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治理天下，繁荣民间，在他脑子里惟一的办法就是休养生息。

“臣愚钝。不知皇上是因何烦恼？”什么叫‘以为以后就没事了？’张守炎猜不出刘暹的想法。在他脑子里，中国战乱只要停歇，有个几年时间，那可不就是恢复了？！

刘暹神态沉沉的，“朕不是为眼下的饥荒而烦恼。百万清军朕都扫平了，害怕可能出现的去去民变吗？现在打仗靠的是枪炮。民变有什么可怕的？

朕所虑着是将来天下太平之后的事儿！

现在华夏就有子民四万万，已经是人多地少，贫民遍野。将来待这些子民繁衍成八万万、十万万之后。朕的大秦还能存在下去吗？朕的子孙该是怎样的伤透脑筋？”

“不……不至于那样多吧？”张守炎的脸色也难看起来，说话更是结巴。

“你读过史书。想汉唐鼎盛之时，天下方才多少人口？而现在呢？”刘暹冷笑连连。“如果不是红薯、玉米在明末时候传到华夏，还四万万人？有一半就算不错的了。”

“人多地少，无产无业之民就会多。无产无业之民一多，天下就会混乱。粮食也不够吃的，老百姓会怎么办？等着饿死，还是会揭竿而起？而且那个时候天下的穷人又有多少？”这些可都是毁灭一个朝代的主力军。

“十万、二十万，一百万民变，真不在乎。可要是一千万、一万万，乃至更多呢？”

“朕杀得完吗？军队杀得完吗？”

刘暹放沉了声音。“而且日后天下跟现在又有不同。如今华夏民智未大开，方眼看天下者没有多少。但将来民智大开，人人识文断字，知道全国、全世界实事，第二个、第三个太平天国还会没有吗？”

“当兵的也多是平民子弟，或是说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他们跟社会最底层的人，跟那群吃不饱饿肚子的人是一个阶级阶层的。到时候要他们杀人就能杀人吗？就是一开始会听命行事，可杀人百万千万以后呢？还会吗？”

张守炎一头汗水。刘暹的这些话虽然还很遥远，却听的他胆颤心寒。

“皇上的意思是……”张守炎小心的看着刘暹。他感觉着刘暹心里肯定已经拿定了注意。但他不明白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似乎无解的难题，所以心里不大明白刘暹又在打什么主意了。现在刘暹的心思是越来越难捉摸了。不是说喜怒不定，而是说一些问题上的思路匪夷所思，与众不同。让张守炎都感觉跟不上刘暹的思路了。

刘暹哈了一声。似乎在吐出胸中的郁气一样。“自从宋明以来，咱们汉人的基本地盘就没怎么变过，跟现在比来也差不多。就是关内十八省。500年啦，人口从几千万增加到了四万万。地盘却

没有增加多少，天下民生能不疲敝吗？何况满清一朝还有那么多旗人在。这人口越多。人均的田地就越少，田地越抢手，田租就越高，土地也越发的显得珍贵，自然的土地也就愈发集中。天下之民有多少人无有立锥之地？如此朝廷能长治久安吗？”

“十五叔，咱们现在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效仿西洋对外殖民！”

“南洋是咱们最好的自留地，再有就是中亚，也就是哈萨克那里。当然这需要咱们先强大起来。所以在此之前，咱们要先大力开发东北和西北。并且充分利用南洋的粮食。”

刘暹停下脚步，眼睛看着辽阔的海面，仿佛是自言自语地道：“洋人的殖民太慢，也太不实用。他们国内的人口并不怎么过剩，满世界圈地，夺地盘，为的更多的是利益。

咱们华夏殖民，更不如说是开疆扩土。朕要的是真正殖出去民的‘殖民’。把百姓迁移，化蛮夷为汉土，只有这样国内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先强大起来，还需要我们制定好一个利民的政策。让百姓们渴望去殖民。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里就有许多条款是可做参考的。这都要看将来我们能走到哪一步了……”

刘暹对张守炎说着话，眼睛看着海面。一艘艘舰船已经启航，进攻天津的战事正式启动了。上海出兵三万，广州起兵两万，加上海军和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总兵力超过了六万人。加上福州向发所部一万五千军，为了囤积够这些充足的军需物资，秦军整整忙活了三个月。

……

东京，维新政府的心脏。

与五年前相比这里繁华了很多。战争的创伤已经在时间中慢慢消退，战争的遗痕也在时间中一点点被抹平。

日本陆军已经完全充实了六镇陆军，扩大了拱

护天皇的近卫队规模，并改名近卫军，人数高达六千余人。总兵力超过八万，装备了相当多的火炮，武器不弱于欧洲军队，对比当年的实力，可以说增强的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英国订购的海军战舰也即将归国。

作为一个岛国，没有强大的战舰守护，又有了刘暹当初的痛殴，日本人这五年来过的一点都没有安全感。

现在小鬼子陆军强大了，战舰也有了，各港口炮台也修筑修建了，虽然日本政府还塌了一屁股账，但小鬼子心气就不由自主的高涨了。

虽然西南依旧是他们的心腹大患，西乡隆盛至少筹集了三万军力，而且有着相当一部分是日本老兵。背后有着新秦政府支撑的西乡隆盛，西南军师旅级建制的炮兵实力并不比日本政府军的弱。只不过兵力相对要少，所以对比起来实力不充裕。

在日本实力迅速恢复的同时，是日本武士阶层权利被彻底剥夺的过程。如果不是刘暹吸纳了至少

两万日本武士，并且把其中的五千人投入进了兰芳与当地土著的厮杀中，日本现在双方矛盾会更加尖锐！

日本最底层的平民生活依旧困苦，粮食跟原先一样，始终是困扰着他们的最大难题。米骚时有发生，可是面对着日本政府那强大的武力，这些骚动就跟原时空历史上的结果一样，全部被无情的镇压。

军人在日本国内的地位不住的被拔高。日本军部的势力开始扩大，地位比之原时空同期来也总要了很多，但仍然还是一棵幼苗。

就在秦军席卷中国的时候，就在刘暹还在为统一国家努力的时候，东边的那条饿狼正在迅速成长着。只是饿狼肚子里还有一颗定时炸弹，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都曾经出力以图化解这个矛盾，但是西乡隆盛很固执，在历经了当初的战争之后，在看到了法国人的下场之后，他也不认为就日本的这几万部队会是那个庞然大物的对手！

所以现在得日本前途，依旧充满了波诡和不定。

……

同样是跟日本一衣带水的朝鲜，现任朝鲜国王正是朝鲜王朝的第26代君主李熙。朝权大政操于后宫之手，这家伙绝对算不上人才，甚至连中庸之才都算不上。

李熙性格懦弱，耳根子软。因为他老爹大院君的存在【李熙的情形就跟光绪、傅仪一样。前头国王断了后，他是宗室近支。所以继位当初是他老爹大院君摄政】，本身的王位和权利又不是太过于稳定，现在的朝鲜虽然因英法俄等国使臣的到来，向外面的世界瞅了一眼，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

但是朝鲜再闭关锁国，对于大清的变化也是看在心里头的。刘暹南京称帝，朝鲜一点风声儿都没接到，整个朝鲜朝野是胆战心惊。

所以朝鲜朝廷立刻就下定了决心，派遣使者向南京觐见。本身对于满清就怀着不满的朝鲜人当下就决定抛弃满清。朝鲜朝中所谓的一些亲清人士，比如赵宁夏、闵台镐、金允植、金弘集等辈，也立刻成为了亲秦派。

秦军势力的主导阶层是汉人，在朝鲜看来这是中国的正统，即使有一部分人一开始是抱着刘暹是叛逆的眼光，时局进展到现在，他们也全改变想法了。

政治人物是很擅长变化的。

可截至到秦军启航出发，朝鲜的使臣还没派到上海，只因为一个缘故——正副使位置争夺的太激烈了，不仅闵妃集团和大院君争，两者的内部也在争！

这一争，就一直争到了秦军出击！

第四百八十七章天下没有后悔药

刘暹实际上对此刻的朝鲜并没什么恶感。虽然在他的前世，南朝鲜是那样的令他觉得恶心和可笑。但这个时候的朝鲜却让他讨厌不起来。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看着前世的‘宇宙第一大国’必然狗一样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感情上还肯定带着远比对满清还高的忠诚，刘暹内心是很爽的。

这就跟一种很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你不是牛逼吗？孔子都是你们国家的，宇宙第一大国啊，‘我要去外太空看看，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的思密达！！！’

现在呢？

就是一条讨老子欢心的哈巴狗。烦了老子，随时都能宰了你吃狗肉！这内心是很舒坦很舒坦的。虽然朝鲜现在还没有跪倒在自己的脚下！

但刘暹对朝鲜丝毫没有担心。他心目中，朝鲜就是无害的废渣五，连小鬼子的十分之一威胁大都没有。小日本眼下的情况刘暹是一直看在心里的，东京的维新政府还没服气！

只是，当下的重中之重是要先解决满清。至于小日本，自己给他们预备的板砖早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

……

就在秦军大兵进发跨海北上的时候，陆地上的秦军部队攻城掠地也丝毫不慢。齐大林已经率部进入了河南濮阳，下一个目标就是直隶的邯郸。同时山东部分的兵力也在向着山东西北快速席卷。

旺田镇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小镇子。

一队秦军士兵刚刚从镇子外经过，本来静悄悄的如同鬼镇的旺田镇迅速热闹了起来。

镇子里的地主王家。

王瑾一脸斥色的训着自家婆娘，“我就跟你说过。秦军军纪严明，南京那位将来是要坐天下的真龙天子。你这婆娘偏偏嘀嘀咕咕的坏事……”

王瑾脑袋里的旧思想还是一水儿的根深蒂固的。镇子外过来军队了，自己作为镇子上的地主就必须招待款待一番。至少也要送些粮米猪羊犒军，并且准备上一份银子。礼送出境！以求的军队安安生生，别扰民掳掠，甚至杀人奸、淫。

而他的夫人却把秦军看作了清军，出面只让下人去露头，免得当家的被当兵的扣了，王家还要大出血一会。这事儿是有前车之鉴的。

这两年天景不好，又乱哄哄的，王家可没原先阔绰了。前一会就已经伤了元气。这一回再来一次，王家就要家道中落了。

而事实上当时的王瑾心里也在打鼓，被夫人这么一拦也就缩起头了。

结果秦军军纪严明，别说扰民掳掠，就是旺田镇送的犒劳都一点也不取。只让出头的几个镇上老人夸赞是王师，王瑾也立刻挺起了胸脯来，训起了自己的老伴。实际上是自己心里觉得亏了，让下人出头，丢了颜面。

王氏是丝毫不在乎丈夫的训斥。几十年的过活了，她知道自己丈夫是个什么样脾气。看似现在在发火，实际上是一点事都没。王家家小业小，她可不愿意冒一丁点风险。

“老爷。老爷，不好了……”

王家的管家这时候疾跑着进了院子来。

还在活动嘴的王瑾和他老婆同时一惊，“难道……”

“那队兵又回来了？”王氏抢先问道。

“不。不是。”管家喘气回答。

王氏夫妇二人立刻舒了一口气。可是随着管家接下来出口的话儿，二人的心就又提了上来。等到管家把话说完。王瑾涨红了脸，身子抖的都像是在打摆子一样。“这。这不是劫富济贫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王氏的声音也在发抖。

“是真的，李秀才在村头亲自念读的。佃户的地租不能超五成，农税，百亩田以下的门户二十税一，一百亩到一千亩之间的十五税一，一千亩以上的一律十税一。”

“天杀的秦军，天杀的秦军，这是在剜我的肉啊……啊……”一屁股蹲坐在椅子上，王氏扯开嗓子带着哭腔就骂了起来。

“闭嘴你这婆娘，想害死全家啊。”王瑾本来还在抖个不停，可一听自己夫人的话，赶紧扑上前，一把捂住了王氏的嘴……

刘暹并不是强力限制土地兼并，他可不想让中

国变得跟他的前世一样——全国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是九十的农业人口【没发展前】，一个接一个的‘小农经济’！

刘暹也希望在百年过后的中国，农民会成为这个国家里的高收入人群。所以他并不限制土地兼并。因为刘暹的目光是中亚、是南洋，还有无数沃土等着国人去耕耘。如此国内还要限制土地兼并干嘛？

他愿意看到的是，十几二十年后，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农场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所以对于地主他只是割肉，而不是除根。

就当是农业为工业牺牲吧。

他不需要用土地去拴住诸多的农民，无地农民会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刘暹出台此政策的另一次要原因就是——瓦解地方上的宗族势力。

一千亩地以上，农税就是十分之一，整整超过最低等的两倍之多。刘暹不认为诸多小地主能忍下如此大的亏，他们肯定会把土地分散到全家子弟的名下。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宗族的根基了。

中国的地主家庭，有很多是不分家的。即使分家，分出去的偏房也只能得到不多的一点产业。毕竟再大的家当，一次分两次分，都大块大块的剁肉的话，也会变成无数个小富农阶层。这样，家族的根基就不存在了。

现在刘暹就是逼着小地主阶层瓦解。中国农村宗族的主要构成成分就是小地主阶层。那些真的拥有几千亩良田，甚至更多的家族，已经是士绅门第了。

可利益这东西，分起来容易，可日后想要再聚起来就千难万难了。没人会把到嘴的肥肉吐出去！秦军去年就正式出台的土地法中，律文可是做了明确规定，谁人名下的土地即算是谁人的，属于正规的受国法保护的私人财产。

横插了这一杠子，也就差不多能把乡下的宗族势力瓦解个七七八八了。

刘暹要建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明清那官府不下乡，任由地方宗族势力扩大化，是绝对不行的，是对于大秦的社会结构之发展有害的。

旺田镇这地儿，没过多久就有秦军乡镇政府驻下。在官府下乡，甚至把手伸进了村一级的层次，政府的力量和传统的宗族力量的碰撞，生出了多少悲欢离合。却也是将来的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乡镇地方的写照。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经过几天的航程，秦军已经云集到了渤海之上。曹妃甸就是秦军的停驻之地，此地甸头前缘一里左右水深即达到20～30米，是渤海湾内天然的深水港址。距天津120公里，距唐山80公里。虽然现在这里还只是一连串的小渔村，根本没有后世开发区的气派，但作为秦军的落脚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无数舰船的到来，一队队士兵的开到，让整个

曹妃甸都笼罩在惊惧之中。这里的百姓多是打渔为生，每天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多赚一点钱，根本不知道什么家国大事。对于他们来说，天底下最大的事儿就是赚钱填饱肚子。

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下子数万人马登陆，那惊恐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皇上，这个就是多军在津门的防务布局图。与淮军交代的对比，大沽炮台、北塘炮台变化都不大。主要变得是陆路防御。

多隆阿亲自坐镇天津，集结了多军、八旗新军过五万人。并且天津的背后，也有不少三万的援军。”

刘暹还没有下船，早在曹妃甸等待的军情处天津站谍报员带着天津的布防图自己来到了船上。刘暹用耳朵静静的听着谍报员的讲述，对比他虚拟地图上看到的一切，天津站拿到的这份布防图几乎没有错误。就是有错误也是地图不精准，三里半的距离便成了三里三四。各处炮台和战壕、碉堡等军事

工事，半点不差。

天津站的人也很有把握。那谍报员在被刘暹问及是否可靠准确的时候，直接拿自己的脑袋来担保。

刘暹手里拿到的还有张家口站发来的急报，就在秦军筹集物资、军队，调集、租借商船，准备跨海进攻的时候，内蒙也在组建着一支起兵部队，并且其中的一支骑兵队伍已经被清廷下旨调入北京了。

现在整个津京地带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

……

“轰轰轰——”

大炮轰鸣，弹落落处惨叫连连，大沽口水师的几艘出来侦查的火轮船已经或打起了白旗，或飘浮在水面上成了棺材。秦军出动的也是炮艇，但专业的炮艇对付清军这些以货船、轮船改造成的炮艇

来，炮战中是绝对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的。

几艘军舰则直接扑到大沽口炮台外海。

军舰没开炮，炮台也没开炮。

多隆阿举着望远镜看着海面上飘扬着赤旗的战舰，内心感慨良多。当年对自己低头俯首的一个小人物，现在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庞然大物了。

可惜。自己当初没有看出来这是个噬主儿的逆贼，不敢一刀了断，也没了今日之祸！

第四百八十八章战塘沽

大沽炮台的坚固在整个东亚都是首屈一指的。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短短几年里两次加固扩建大沽炮台，是十分重视大沽口的军事防务的。整个大沽炮台有各口径火炮一百四十多门，其中最大口径达到了260mm，也就是十吋。

不过，刘暹并不怕。

罗荣光随从淮军南下的时候，把大沽炮台上的老炮手几乎抽调了个干净。现在大沽炮台上的炮兵要么是新手，要么是原先在多军里打小炮的。让大沽炮台的防御力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并且更重要的是，炮台是死的，秦军舰队可以在黑夜中向炮台发起进攻。反正一切数据齐全，设计诸元计算好后，黑夜也碍不了多大的事儿。反而还会让大沽炮台的实力锐减。

现下大沽炮台上的那帮炮手，他们的技术水平，那是甭抱指望的。

多隆阿接手天津才多长时间？这么点时间要就能把一群新手变成炮台老兵，多隆阿就神仙附体了。

秦军当天夜晚没有发动进攻，进攻是在第三天夜里八点开始的。

秦军两艘铁甲舰，四艘蚊子船，四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四艘木质巡洋舰，可以说主力出动了六七成。但海边上突然响亮起的隆隆炮声并没有让整个天津都变得慌乱不安起来，因为天津城距离大沽口还有近百里的道路。

海边的战斗打响，城里面的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可是临近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求援的电报被拍进了天津。提督塘沽的常星阿请求援兵了。多隆阿心中砰砰直跳，塘沽之战重在炮台。常星阿说炮兵技逊，多发不中。逆秦炮术则精湛，连连命中。这根本不是有援军就能解决的问题！

多隆阿本以为凭着大沽炮台强悍的实力能够干

沉几艘秦军的战舰。就像当年僧格林沁在塘沽做的一样，那就算最后塘沽失守了，也一样能大大提升清军和清廷的士气、信心。可现在看，常星阿比起僧王差的多了。

作为一名沙场老将，多隆阿已经透析了秦军夜间进攻的用意。刘暹抓的就是大沽炮台上的炮手水平不行这一命门。夜间作战，炮台是死的，军舰是活的。大沽炮台更加的打不中军舰，而军舰能频频命中炮台。

塘沽守不下去了！

不过虽是如此。多隆阿还是派出了一支军队，前往塘沽增援。尤其是在北塘一代安排的那一支骑兵！

即使于事无补，他也要跟常星阿打打气！

夜色当中，天津城已经全城戒严，总督衙门里还是灯火明亮。

多艘炮艇将北塘洗地一样不停地轰炸着。北塘作为塘沽整体防御体系的北翼，清军不仅在这里筑有炮台，还布置了不下三千人的守军。但是当炮台被军舰一一击破，然后炮艇又过来洗地一样轰炸个不停，三千人的守军连死带逃的已经去了大半！

这里是秦军的主要登陆地点。就在炮艇不足的用火炮轰击北塘的同时。大批的轮船已经载着海军陆战部队奔着北塘抵到了。

曹妃甸距离天津城有一百二十公里，塘沽距离天津又有一百里，也就是说曹妃甸距离塘沽只有一百四五十里地，也就是八十来海里。对于客轮、货轮连说。这个距离虽然是在夜晚中，也只需要十个小时就能达到。

“啪啪……”

一艘艘小船随着海浪冲到了海滩，船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是秦军队伍内第一支人手连发枪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队伍——海军陆战队。

再算上超出陆军部队不少的重机枪配置和迫击炮配置。这支部队的装备之豪华，放到欧洲都能亮瞎人狗眼。

突然间。陆地上火光一亮，一门剩存的火炮开始反抗了起来。这是在秦军炮击中艰难幸存下来的火炮。应该佩服操作这门火炮的清军炮手。这个时候了竟还依旧按照命令，坚守和反击着。

秦军对这种‘萤火之光’没有丝毫的不适，随着多艘炮艇上的舰炮火力支援，这门大炮自来得及发射了两发炮弹，就在一阵火光中不复存在了。

从开展以来，秦军的主力战舰在这里炮击超过三个小时，消耗了一千五百发120mm口径以上的炮弹。其中还有秦军兵工厂在刘暹的指导下刚刚捣腾出来得燃烧弹，以橡胶和磷为原材料，爆炸后威力不俗。燃烧效果在这个时代绝对是高，并且磷的燃烧还能升腾起大量的有毒气体。只是成本不低！

磷这东西燃点很低，炮弹保存不易，尤其是大规模的保存。

一个个以钢筋水泥修筑起的碉堡和掩体工事都已经破破烂烂，这里到处都是深深地弹坑，千年不见阳光的低层泥土被翻了出来，到处是硝烟味和新土的腥气。

大沽炮台那里的咱都还在进行着，几个小时的轰炸，清军损失严重。但炮台上的要塞炮火在秦军舰炮轰击下始终没有终结。大沽炮台为数不多的一些密封式炮位还在顽强的抵抗着，零星炮击时不时的响起。

天明，塘沽这处保护着北京的炮兵要塞，至此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随在秦军尾巴后头的英**舰上的船员后来回忆说：自己清晨再来看塘沽的时候，几乎都认不出原来的面貌了，这里完全再也找不到一丝绿色。

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格兰特说，清晨自己随着军舰来到北塘的时候，“这里好像刚刚被一场大火洗劫了一遍”。

并不强大的中国海军显示了他们在东亚的海疆之上的统治力，他们用炮火证明了一切与海洋接壤之处，都笼罩在海军的火力控制之下。

伴随着晨曦的第一抹鱼白，秦军后续的陆军开始登陆。这一批士兵个头很低，平均身高几乎不超过一米五多少，这是三千人的日本挺身队。

一艘艘小船将秦军部队成建制成建制的送上海滩。

工兵部队在抓紧时间修筑码头，争取早日将重火力——大炮，运上岸上。

几乎快要响彻一夜的炮声中，清脆的枪声终于掺入其中了。北塘秦军登陆十分顺利，截至到清晨五点钟，天都已经亮白了。两个营的秦军陆战队和后续的日本挺身队士兵全都顺利登陆。

部队开始向内陆挺进。舰炮依旧在发出轰鸣！

陈国瑞静静的作战一个马扎上，旁边就是他的

坐骑，再扩散视野，那就是一支超过两千骑的骑兵队伍。

自从僧格林沁战亡之后，十多年了，陈国瑞也只是向上走了一步——记名提督。甚至中间一度被剥掉了兵权，打发回家养老。还是多隆阿念他勇名，援了他一手，才能重新出山，执掌手下的这两千多骑兵。

可是陈国瑞现在真的后悔了。自己安心在家过活不就是了，干嘛还贪图功名，累的到了眼前这进退两难之境！

清廷明显是要垮了，陈国瑞却不能跳船而走。悠悠众口，恩德情谊，就是一条砍也砍不断的铁链，死死地把他拴在满清这条要沉的大船上。

“哒哒……”马蹄声由远及近。陈国瑞抬头一看，是提督塘沽陆路各军的成保身边戈什哈头领。“陈军门，奉大人军令，命您率军进击北塘。”

来者将手中的命牌递给了陈国瑞。陈国瑞只是照例的瞄了一眼，立刻招呼手下骑兵上马出战。

两千多骑，上万只马蹄敲打地面的震动，是大炮也掩盖不足的声响。

焦文斌脸色一正，内心里由衷的对刘暹感到佩服。实在是算无遗策，说多隆阿会在北塘埋伏骑兵，果然就有骑兵。

而且出击时间估算的都相差无几！

“后撤——”

焦文斌下令说。在他带领的前锋部队身后不远处，两条简易的战壕配合着铁丝网组成了一道简单的防线。

陈国瑞来的很快。在发现秦军部队在后撤后，骑兵的士气更加旺盛。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秦军的先头部队出了他们舰炮的保护范围，并

且进攻态势下的他们队形分散。如果骑兵能够切入其中，那绝对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传我命令，等敌人进入两百米后炮兵开火阻拦，一百米内步兵开始射击。”

焦文斌的命令比之秦军作战手册上规定的对骑射击距离缩短了三分之一。但这是海军陆战队超豪华的武备在给他做底气。

突击部队如退潮的海水一样转到了防线的背后。陈国瑞部杀到了阵地前，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奇怪的阵地。铁丝网对于直隶的清军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那两道简单的战壕倒是没放在他们的眼中。

连陈国瑞本人都不知道铁丝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只是他内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在升起。

对面战壕中一点动静也没有，犹豫间，清军的马队即使不知道自己面前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得不继续的向前冲击着。左翼骑兵飞快地奔驰过来，马蹄声声的战马叱咤大地，却在铁丝网面前停住了

脚步，任凭马上骑士如何催逼，战马就是不肯朝前迈出一步。

　　阵地上轰然做响，几发炮弹拖着怪音朝清军马队里飞快地过去，接着就是更多的炮弹出膛朝他们打来，阵地上炮声隆隆，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大团烟雾将整个阵地都淹没起来。

第四百八十九章多龙鲍虎

铁丝网上缀着尖刺明亮的铁蒺藜，清军马队根本不可能一跃而过。他们能做的除了取出马枪对着秦军还击外，就是扬起马刀劈砍铁丝网。

秦军的迫击炮弹如雨下，闷雷在大地上滚动着，到处硝烟弥漫，雷声阵阵。

密集的子弹落在清军队列当中，很多排在前面的清军骑兵吭都没吭一声，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重机枪喷射出的一条条炽热火炼，相互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道密密的大网。清军马队真就跟被收割的麦子一样，成片成片的倒下。

鲜血呲溅，残肢断臂。人的血肉躯体在子弹面前脆弱的跟泥沙一般无二。一具又一具的人体被撕成碎片。嘭溅的血雾染红了黑色的大地！

一刻钟都还没到，陈国瑞就承受不下去了。仓惶的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

“报……”二门外，一个戈什哈气喘吁吁的跑进了大堂。

“报军门，佳申阿到了门外……”

什么？佳申阿？成保这个时候正坐镇军粮城，一听是佳申阿本人跑到了自己家门口，心头立马就升起了一阵绞痛，“快让他给本镇滚进来——”

这佳申阿本是配给陈国瑞的副将。对于陈国瑞这支两千多人的骑兵，成保可是即以厚望的。可现在佳申阿本人跑过来了，用脚指头想也能知道事情并不美妙。

“罪将佳申阿叩见军门。”佳申阿一身狼狈的进的厅堂来，穿着的马褂已经被硝烟熏的看不出颜色了，上面还有大小不一的几个洞洞。连着明显被烧焦了一片的头顶辨发，成保能看得出他是受了苦头的。可是。佳申阿形象虽然狼狈不堪，身上却始

终找不出一丝受伤的痕迹。

“你这混蛋——”成保勃然怒吼。

“陈国瑞何在？你们的战果有多大？”佳申阿肯定是打败仗了。成保的血压在升高，脸色脖子都涨的通红通红。他现在唯一期望的就是陈国瑞、佳申阿的失败能够死得其所。

佳申阿唯唯诺诺，眼睛躲躲闪闪，嘴巴里说不出话来。

成保怒火攻心，彻底的想杀人了。“混蛋东西，竟敢临阵脱逃。贪生怕死，枉负圣恩的狗才，老夫砍了你——”

抽出刀来成保几步跨下，就照着跪地的佳申阿砍去。佳申阿当然不愿意死。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在北塘那么惨烈的战场是一点伤都不受？脑袋一缩，身子就滚在了一边。这也是成保实在气极，身子都不利索了，才没能再上一步补上一刀。

一旁的额尔赫、洪明连忙上前架住了成保。佳申阿在不争气也是副都统，杀不得的。

“军门饶命，军门饶命。”佳申阿上前扑在成保脚下，抱着成保的双腿苦苦哀求着。心里想着自己在那连天炮火和弹雨之中翻爬滚打，好不容易保下了一条命来，他容易吗？泪珠子跟断了线的珍珠帘一样。不住的就往下流。

“军门息怒，息怒——”额尔赫一旁劝着道。不过另一边他也对临阵脱逃的佳申阿没什么好感，北塘之地的重要性经过二鸦战争之后，已经众人皆知。当初僧格林沁之所以在天津战败。可不就是因为没有守护北塘，让英法联军顺利登陆切断了大沽炮台后路吗？让坚固的大沽炮台根本就没发挥出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时候的威力。

现在北塘炮台被秦军舰炮清扫，秦军陆军登陆。能给与他们迎头一击的就只有陈国瑞和佳申阿带领的那支骑兵。佳申阿竟然贪生怕死，真的杀头都不为过。

另一边的洪明关系与佳申阿要好一些。向佳申阿打了个眼色，然后疾言厉色的问向佳申阿。“佳申阿，逆匪有多少兵力登陆，实力如何，还不快快说来。”

而听到洪明的问话，成保也不再释放自己的怒气了，两眼凶狠的等着佳申阿，“都知道些什么，还不快说来。”

佳申阿向着洪明出了一个感激的眼神，然后迅速把自己一路上组织好的那番话说出。“逆匪的先头部队就不下五人。多持有连发火枪，配有大量的迫击炮和重机枪。陈军门跟罪将决不是贪生怕死，可秦军挖了战壕，立起铁丝网，网上还缀着铁蒺藜，战马根本不敢逾越。手下弟兄们只能以马刀砍铁丝网，逆匪却枪炮尽发，兄弟们根本无还手之力。陈军门和罪将是不得已只得退回啊……”

成保、洪明、额尔赫这一刻都沉默不语了。过了好几分钟，成保长叹一声，看着佳申阿的眼睛又泛起了凶色，“回去告诉陈国瑞，迅速召集尔等旧部，日后再战，如果还敢临阵脱逃，老夫活剐了

你。”

“滚！”一脚揣在佳申阿身上，成保吼道。

佳申阿被这一脚踹的是大仰八叉，但脸上依旧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是，是，末将明白，末将明白。”脸上扯着笑，抱头窜出了厅堂。

因为秦军的出现，津京地带是一律戒严了。清廷虽然人心惶惶，但还是在三万援兵之后再拨掉了两万人马。如今整个北京城的守卫兵力反而不及天津的一半多。

只是云集天津的这十万大军，他们的成色如何就不为人知了。那么多在京八旗新军，这些往日里吃着铁杆庄稼，提笼子遛鸟的八旗子弟，能否在满清生死存亡的这一刻爆发出自己的血性呢？谁也不敢保证。

可是塘沽这边，秦军却是安安稳稳的很。

一连三天时间，秦军兵锋都停止在军粮城外，

都没有往前迈出一步。同时向南也只拿下了塘沽北岸一部，并没有对残破的大沽炮台发起陆地进攻。

秦军舰队也只是在入夜之后才对着大沽炮台发起不间断的轰炸。天色一亮，立马就撤退，毫不留恋。所以满清政府投入巨资多次扩建、巩固的大沽炮台，在这一战中几乎没起到什么拒敌的作用。白天里常星阿光督促着灰头土脸的守军修复炮台了。可他们修复的速度比起夜里秦军舰炮轰击的破坏速度，真心的是没得比。

刘暹用这些时间将四个营的人力以及部分物资运到了岸上。但是已经有了雏形的码头还是不够让几千斤的大炮通行。要知道，欲进攻大沽炮台，歼灭常星阿部清军，不仅需要军舰的作用，陆军也需要从海河北岸向南发起攻击。两项作用，才能以最小的伤亡代价，一举瓦解塘沽的抵抗。

当然，清军也期望着多隆阿能够战胜秦军。他们不会期望着可以擒下刘暹，只要秦军遭受重挫，也一定能大涨清军士气，对于现今局面愈发败坏的满清王朝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战两边都会全力以赴。常星阿始终在残破的大沽口坚持，未尝没有这种心理的因素。

……

刘暹已经在北塘登陆。

一套不大的民房就是他的住所。桌子上摊开了一份京津唐的详细地图，上面红蓝两色的线条有十几道之多。

“皇上。多隆阿真的会发起反击？”

周军站在刘暹左肩，看着地图，语气有些吃惊，有些喜悦。

防守战，那可比进攻战容易多了。秦军现下缺少重炮，打防守战最合适。所以周军有些喜悦。他吃惊的是多隆阿竟敢主动进攻！难道他就不怕秦军的赫赫威名？

“多龙鲍虎。多隆阿是一条龙，这些年处于京师，潜伏爪牙，却也始终是一条龙。”刘暹并不在意周军的质疑。做出清军将要反攻的这一决定，是他一力坚持的。之前清军可一点都没有露出这方面的毛头来。多隆阿做的很不错，可惜刘暹有bug。胜之不武啊！

……

老姆庙。距离军粮城四五里远的老姆庙，这里就是秦军最可西的阵地所在。

“这里头就交给你们了！”焦文斌留下这么一句话后，就是带着旅部的人走了，而随后那焦文斌带来的四门迫击炮就有两门被大队抽调出去，毕竟一下增加四门迫击炮布置在一线阵地上，火力太密集，也太浪费了。迫击炮因为射程近，所以往往是这里打上几发炮弹，然后迅速转移到另外一片再打几发炮弹，是通过频繁的迅速转移来避免被敌人有目的的狙杀和反炮击。可是迫击炮射速犀利，如果集中一批迫击炮在手，到了关键时刻‘轰轰轰’的打出去，那杀伤力是绝对厉害的。

焦文斌等人走了后，守在老姆庙第一线的中队长刘方就跟带领迫击炮的中尉炮兵军官王明义坐在了一起。两个人对战争都没有畏惧，谈话自然也谈不上战争的事儿。刘方一边接过王明义递过来的香烟，嘿嘿笑着道：“我说兄弟，你这烟可是好货色啊，没想到你还舍得抽这硬盒红旗的！”

王明义呵呵笑着，“我一个孤家寡人，就这点爱好，拿了饷儿不用来享受。还留着做什么！？”

“一个人？”

“就一个人。”

“你今年也不小了啊？”刘方对王明义还没成亲感到很怪异。王明义虽然年纪比自己要小几岁，但这么看也有二十来岁了。“别急。打完这仗，我让你嫂子给你说一个。”

“只是这成了家，男人肩膀上就要扛得起负担。哥哥我每个月的军饷大半都得寄家里去，不然

家里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

第四百九十章据恐怖的河蟹，我一个半小时也没能把全章上传

二十八岁的刘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早年就成婚的他，家中父母还在，更有不少的穷亲戚。他是上尉，服役年龄也长，军饷不低，但日子过的还是紧巴巴的。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可不是小数目。

所以刘方喜欢打仗。仗一打就有作战津贴，每月军饷几乎翻倍。家里日子就好过了。死了也没啥关系，秦军抚恤金很高，足够让刘家的日子过的更好。

他每月留手里的那点钱，除了抽烟，就是跟手下的人，大队里的朋友，吃喝几顿，也就光光了。王明义抽的这硬盒红旗，一盒是要半块银元的，这价格儿，绝对能让刘方望而却步。

所以别看一些军官们拿着几十块甚至几百块银元的高薪，可实际上花销也比普通士兵大很多。军队里的感情也是靠联系的。如果还要养一大家子的

话，那么压力就很重了。

刘方每个月把大部分的军饷都是给家里花销，自己留用的不多，王明义手中的硬盒红旗，他是绝对抽不起的。

话说，秦军在自己的控制区内，禁止鸦片，大力推行卷烟。时间虽然不长，可卷烟市场这个比鸦、片还要暴利的行业，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雏形了。什么行业都会插一手的刘暹自然不会落于人后，去年正式成立的中华总公司，以广西柳州的卷烟厂为基本盘，迅速扩张到闽粤、两江区域，秦军都还没有进入浙江呢，他们倒是先去了苏州开卷烟厂。

依靠着秦军体系的巨大渠道力量和隐形的影响。中华总公司下属的华夏烟草公司，迅速行销整个秦军控制区。在洋烟因为中国卷烟市场的出现刚刚进入中国没几年的初期。迅速占据了整个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毕竟中国卷烟产生之处，那就是因为秦军么。

在政治色彩浓厚的军中。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抽的烟一律是华夏烟草公司的品牌。外国的洋烟，偶尔在外面抽两包还行，要是到了军中还抽洋人的卷烟，那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在中国，秦军绝对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氛围最浓厚的地方。

王明义也不知道真的被刘方说的‘说一个’给勾动了心，还是顺水推舟拉近两边的关系，二话不说，直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新的来。塞进了刘方手里。“老哥你拿着，不够我这里还有！”

说着他竟然又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来，看的刘方吱吱声连起：“兄弟够气魄，那老哥我可就不客气了！”

“客气啥，等下兄弟我还得多多仰仗哥哥呢！”王明义年纪看上去顶多二十一二岁，一看就知道是走过军校的。不比刘方，纯粹是一步步从小兵走上上尉位置的。将来前途远大，绝对比刘方更长远。

虽然秦军现在的军校跟原先新兵营的培训班、速成班、进修班以及正式班这四者的区别大了去了。可也能说得上一句：有前途！

这是武人的科班出身。还会被前期新兵营四班里出来的那些中高级军官接纳，因为这些四班出来得人。自认为是眼下秦军各军校的前身，是军校生的前辈。

四班之中也有高下亲疏之分。比如培训班，也就是原先的专门针对低级军官和士官的教导队低级班，进修班则属于教导队的高级班。速成班的大多是举荐上来的优秀士兵或者干脆就是其他旧军军官，只有正式班的学员大多是直接招收的社会青年和升级的童子军，前者的入学考试是相当的严格的。后者就是现下的武备学堂、初级军校。那是刘暹真正地嫡系，嫡系中的嫡系！

刘方并不知道。王明义就是童子军出身，只是赶到了时间的尾巴上。在新成立的军校里呆了一年才毕业。刚毕业呢就是一个中尉，估计顶多三五个

月就该是上尉了。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王明义和一个小三十岁了还是上尉的刘方做比，就注定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的人生轨迹。

这三言两语的交谈后，刘方很快就是和王明义称兄道弟起来，而在得知这王明义竟然出身童子军的时候，刘方则瞬间丢下了自己略带着的一丝高傲。

童子军！

现下秦军的中级军官，也就是营一级、大队一级军官，至少三分之一出身童子军里。王明义跟刘方一比，那就是后台硬的能打铁，前途无比光明的明日之星。

王明义看着刘方惊讶的脸笑了笑，刚想要开口回答，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数声呼啸声！

“炮袭！”那声回答就变成了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人赶紧卧倒，而随后就什么也顾不上了，赶紧爬去战壕的防炮洞。在老姆庙后方两里来地的娘

娘庙，秦军设立的观察气球上的瞭望员争从望远镜里观看着对面敌军阵地里已经出现了的众多人影！

清军要反击了！

焦文斌看着望远镜里隐隐约约的清军身影，内心里不知道第多少次赞叹刘暹的妙算。真真的料事如神！他说多隆阿的反击要开始了，多隆阿果然反击了。

已经挂着战地观察团的名头踏足塘沽的英法美德四国的军事观察员们，这个时候也在赞叹刘暹战争嗅觉的灵敏和对战争的把握。

“神乎其神！中国人有这么一个古老的成语。在我看来，这个成语简直就是在给秦帝国的皇帝陛下量身定做的。他在战争上的才华实在令我赞叹。”

“他拥有一双看透战争迷雾的眼睛！”德国上校普列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也低下了头。

不对称的战争让刘暹赢得太多太多的美名了。但是这种虚名当只有一个人知道的时候，那这就是威名，是战争的神话。

……

炮声稀落。

刘方爬出防炮洞，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对面的情况。清军的身影在远处已经一一可见。不过这个时候他手下的部队并没有一股脑全部爬起来开枪阻拦，因为现在敌人的炮击还在继续，贸然从防炮洞里出来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此外敌军距离也比较远，这个距离别说步兵开枪阻击了，堡垒里的重机枪开火都打不到。

尽管现在的重机枪的射程能够轻易达到近千米，但是那种距离后精度就低的让人发指了，再加上重机枪消耗弹药甚多，秦军的弹药是很充裕，往日战争当中子弹都跟不要钱一样的往外打，可现在是什么情况？这是登陆作战，弹药的性价比能跟原先的战争相比吗？现在这重机枪所能得到配给的子

弹也是有限的。

所以通常时候，重机枪多是会在三百米，最远不超过五百米的距离上进行压制射击，有的时候为了节省子弹和杀伤更多的目标，甚至还会主动放进到二百米左右的距离。

按照当代的步枪有效射程，以及重机枪的有效射程来说，重机枪的最佳开火距离就是在三百米到四百米之间。在这个距离上刚好是重机枪的有效射程，精度虽然依旧不佳，但是一连串的子弹打过去也不用太高的精度。而且在三四百米这个距离上，对于进攻的步兵而言，他们也是很难利用手中的步枪进行有效反击的。

这一场英式军队的进攻，在诸多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局的战地观察团军官们看来，这是一场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欧洲军队进攻了。

而阵线后头的焦文斌的评价却是：“这多隆阿还是有些本事的，多军训练的也不算差嘛！”

绝对不要轻视自己所面对的敌人。这是海军陆战队的座训之一。

因为海军陆战部队缺少重火力，如果轻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指挥官自大盲目，那部队是很容易吃大亏的。

ps：实在找不出违禁字词，文章分成两段上传，没事儿，搁到一块就有违禁。一个半小时啊，完全崩溃了。

第四百九十一章最为残酷，最为考验

炮弹依旧不断在飞舞。却越过一线阵地，向着娘娘庙轰去。阵地里，刘方一边小跑着一边大声叫嚷，士兵们一个个钻出了防炮洞，趴在了战壕上，手中的步枪已经上好子弹，随时就能迎击冲上来的敌人。

这个时候，进攻的清军士兵也已经在遭受着迫击炮弹的洗礼了。

一颗颗炮弹在清军的队列里炸响。那落点立刻就是盛开了一多鲜艳的血花。攻防双方都在面临着对方的火力威胁，战争就是一个比谁更悲剧的游戏！

大家都在忍受着打击和伤亡，而谁死的人更多、谁先承受不住，那么谁就输了！

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的战争模式里，作为防守方的秦军的伤亡比例是要远远少于进攻方的清军

的。

当清军进攻部队的士兵冒着炮弹发起冲锋的时候，当他们迫近战线三百米左右的时候，秦军一线阵地上的四挺重机枪和四门迫击炮就开始成为防御的主力了。

重机枪持续不断的长点射，一旦命中就得倒下一片。不过清军的军官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贸然发起进攻必然会遭到密集的重机枪火力拦截。所以在进攻之中，倒地匍匐就是必须的动作了。在清军将这个‘猥琐’的动作一做出来，洋溢在他们身上的英式味道立刻变得荡然无存。

现在欧洲军队里的大体训练虽然还跟普法战争时候没大的变化。但是散兵突击，匍匐前进却是新兵训练中必不可少的科目了。

对于欧洲军界来讲，发生在遥远的东方的战争或许还不具备太多的参考价值。但是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俄土战争，却一定是要重点关注的。

这场战争比原时空历史上晚起了半年多。同时土军也比原时空历史上多支撑了一年。是不算上战争晚爆发的那‘半年’后的一年！

这其中作为战争转折点的‘普列文战役’。就从原时空俄军四个月里四次会战土军，最终迫使该城弹尽援绝的三万土耳其守军投降。变成了为期一年有余的六次会战。其中三次战斗俄军都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士兵。

放眼到这整场战争，时间为什么会变得延长了，原因也就清晰可见了。

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防守态势的土军很好的利用了东方战场的‘经验’，战壕加堡垒加铁丝网加重机枪。这场战争简直是有了原时空一战时候的一点影子，或是说战斗残酷已经堪比日俄战争了。

俄军最终取得了一场接着一场战斗的胜利。却损失了更多的军队、军火，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和金钱，也用去了更长久的时间。俄罗斯帝国现今也真的要筋疲力竭了。

凄厉的惨叫声在爆炸声和重机枪的嗒嗒声中隐约回响着！

对面冲过来的清军士兵们陆续被击倒，然而剩下的人继续埋头冲锋！

冲锋的清军士兵也有在用步枪反击，但是他们的射术很糟糕。四挺重机枪的嗒嗒声。收割着一个又一个清军士兵的生命。这时秦军的战壕上也是激起烟尘点点，那是清军的重机枪在还击。火炼一样的子弹风暴在战壕掩体上头来回扫射，一名秦军战士的头被击中，整个脑袋就跟熟透的西瓜一样被子弹瞬间轰烂了一半……

多军的这次进攻很快就被前线秦军打下去了。只刘方一个中队，连后头的大队主力都没有用到。

“撤！快退到防炮洞里去！”

刘方大声吆喝着。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下层军官，在重火力不及的情况下，该有怎样得警惕心，

刘方是一点也不缺的。另一边的王明义也在指挥手下人，将四门迫击炮全部搬会特定的防炮洞里。

没过半刻钟。轰轰的炮弹果然再度落到阵地上。

一枚炮弹落在一个用铁板、圆木加沙袋垒砌的重机枪工事附近，尽管爆炸的冲击波并不大，但还是一块碎弹片好死不死的从射击口飞了进来，连续收割了两个重机枪组士兵的生命。其中第一个被击中的射手。脖子都被划断了大半截，脑袋连着一层肉耷拉在平齐的脖颈上……

副射手伸手摸了摸溅在自己脸上的鲜血，然后睁大了眼睛看旁边已经愣住的弹药手。他大声喝道："混账，还愣着做什么。赶把尸体抬下去！你补位！"

焦文斌再一次从隐蔽的指挥部观察战壕上下来，一脸的深沉。

火炮。火炮！双方的火力差距太大了。

不过他并没让人去联络总指挥部，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把嘴唇子磨薄了，刘暹也不可能给自己变出大炮来。

再说了，海军陆战部队是干嘛的？不就是抢滩登陆，然后克服一切困难的牢牢钉死在滩头阵地上的么？如果有困难就伸手向后头要支援，刘暹还组建海军陆战队干嘛？

眼下之阵地可比松软的沙滩好多了！

前线上，多军终于冲到前沿了。他们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在军官的严令督促下，直接在炮声当中冲到了距离阵地二百米远的位置，清军炮击才告一段落。

刘方一个中队自然是撑不住了，大队的主力已经沿着交通壕向着一线进发。

明朝时期建立来的老姆庙，占地一亩有余的古庙，已经在炮火当中被抹平。

作为秦军防御的最前沿，作为多军反击的第一目标，海军陆战部队承受着很大压力。这里时战线的最前端，争夺的最激烈处，战斗打的是很惨烈的。

刘方此时手臂上已经缠上了白色的绷带，脸上沾着不知道是他自己还是战友的鲜血，他的视线里，数十米外的清兵已经再一次站了起来，然后朝着己方冲来。

“手榴弹准备！”

数秒后，三四十颗手榴弹就被扔了出去，然后对面的清兵虽然倒下了众多，但是还有数百人继续坚决的向着战线冲来。王明义指挥着只剩两门的迫击炮，以最小射程全力轰击着。他面色已经狰狞，人也不顾安全，踩在弹药箱上，挺直身子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敌情，把半个身子都探出了战壕。

“刺刀准备！”

一小队的少尉小队长大吼着。

中队副队长已经重伤被抬下了阵地，教习更是已经阵亡，有这个少尉小队长来担当刘方的副手。

一柄柄明亮的刺刀被装进了卡槽。对面清兵更近了。再是一通手榴弹丢下，刘方操着一把砍刀第一个从战壕上跃起，“弟兄们，跟我杀啊！”

两边的重机枪都已经停火。清军怕误伤己军，秦军的是坏掉了，也没子弹了。

所以白刃肉搏不可避免。

陆战队士兵组成秦军特有的三角阵对着清军冲了下去。手枪的声音也响脆耳边。

呐喊和惨叫，一道道血迹顺着伤口流出，浸染着这片让无数人为之死亡的大地。

四周似乎都是一片死寂，刘方对面的清兵耳朵里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他全部的意志都在怒视

着当面的刘方。双手抓着捅穿了自己胸口的大刀，感受着刀刃一点点从自己体内抽出时的痛苦。清兵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胸口，但无法阻挡鲜血涌出，他甚至没有力气站住脚跟，脚步一个踉跄就是半跪了下来，但头依旧抬起看着面前的刘方，眼神中露出的是不可置信。

前一刻他还期望着自己能杀掉一个秦军的军官，下一刻自己的步枪就断成了两节，然后被对手一刀捅穿了身子。

力量随着鲜血的流失而逝去，待他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时，他甚至都无法保持这种半跪的姿态，眼皮重的已经很难再睁开，此时他眼中的刘方已经转过了身去，大声叫嚷着，挥舞着砍刀向着另外一个清兵杀过去。

接下来的情况他却是再也看不见了，他闭上了眼睛，身体逐渐趴伏在地上，原本冰冷的土地彷佛变的温暖了起来，那是他鲜血的温度。

另一边的王明义也在一声大吼中朝着自己的对

手杀过去，他的手枪已经打光了子弹，而王明义来不及从新装填。

勇气的对决中，王明义笑到了最后，所以这次刺刀拼杀，他也笑到了最后。

他刚把枪口的刺刀从清兵的胸膛上拔了出来，就看见一个清兵从刘方的背后挺起了刺刀，王明义急的大叫：“小心！”

被这么一提醒，刘方身子略微一侧，刺刀就直接在他的腹部边缘穿透而过，尽管没被刺中要害，但依旧疼得让刘方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声。只是惨叫归惨叫，他受伤之下还是用尽全力，挥起手中的长刀就是向后一扫，回头看时，那从身后偷袭他的清兵已经捂着自己的脖子倒在了地上。

刘方的军服已经沾满了血迹，有清军的，也有他自己的。

方才的拼杀已经耗去了他太多的力气，现在被捅了一刀，纵然不是要害，鲜血流逝，也让他没有

继续战斗的力气了。他喘着粗气努力站住，但脚步一个踉跄却让他差点跌倒，刀插在地上，依靠着刀身支撑的力量，刘方单脚半跪着。他想要站起来，但是真的站不起来了，只能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看向前方。就在他的周边，二三百名敌我士兵在拼力搏杀，每一息间都有人被击中倒下。不管秦军手枪配备了多少，也一样有士兵倒在地上。

　　步兵之间用刺刀进行的肉搏战，是当代战争里最为残酷，也是最为考验部队战斗力的战争模式。

第四百九十二章轻取军粮城

三天时间。

海军陆战队死死的在老姆庙——娘娘庙两道阵线上，顶了多军三天的狂攻猛打。

三天之后，在秦军的大炮一门门从轮船上运到岸上，运到秦军前线的时候，多隆阿干净的收兵退去！

刘暹第一次领略到了‘多龙’的厉害。对方凭的可是真本事。调集部队，发起反攻，战事不利，在秦军蓄力将发的时候赶紧收兵回营，这凭的全是多隆阿对战局的把握！

“拿下军粮城。以此为据点，筑造西线防御阵地。完毕后就总攻大沽！”

面对多军的后撤，刘暹的决定也很果决很快。军粮城是天津城外重地，是必须拿下的要害。不然

秦军向河南总攻大沽的时候，多军再复来，就有些不好了。

秦军在西面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阵地！

周军、焦文斌等将领凌然受命。刘暹指挥棒指出，就是他们的目标！

虚拟地图上，多隆阿的撤军速度很快，主力直接越过军粮城，退到更西面的十里开外的中心庄。军粮城的守军只剩有两三千人！

虽然侦察兵侦查的清军兵营还人影幢幢。

刘暹军命下到，一门门重炮被拉往了西线。

54mm口径的火炮一门也没有。最低的就是75mm口径，然后是105mm和120mm。秦军炮兵最大还有150mm的重炮，但仅仅十二门的150重炮全都布置在塘沽隐蔽阵地里，它们的狩猎目标是大沽清军。用开进攻军粮城就太小题大做了。

凌晨两点，周长鸣准时醒来。此时。陆战营里打先锋的大队正在夜幕下作最后的临战准备，交通壕里时而传来脚步声和刻意压低的交谈声。

勤快的警卫打来凉爽的井水。等周长鸣洗漱完毕，突击大队的大队长孟祥也来到了他跟前。

“营座，我大队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弟兄们就等着开饭！”

临进攻前两个小时开饭，吃完后休息。等到四点钟时候，炮兵会首先开火，然后突击大队就向着军粮城发起进攻。

周长鸣点点头，眼睛看着孟祥道：“你身上担的是什么任务，你自己心里清楚。份量有多重。老子也不给你再叨叨。我对你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请营座放心。我大队一定会黏住敌人，不让清军脱离了接触，一直赶着他们放羊。一直赶着他们滚去天津城！”

“那就开饭！”周长鸣收拾起所有的忧虑，作出放心模样挥了挥手。后勤今儿是特意关照的突击大队，伙食是难得一见的红烧肉加冬瓜排骨汤。

主食是馒头、油饼、米饭。想吃多少自己盛，菜饭全都管够。

凌晨四时整。

罗伊收起怀表，向身边的炮手低沉地喝道：“打！”

120mm重炮‘轰’一声巨响，脚下的大地都颤抖了一下，平伸的炮口喷出橘黄、色的火花。将炮弹狠狠地砸向军粮城外围一处碉堡上。巨大的炮体猛地向后倒退，从滑坡上滑下，回到原位上。更大的轰鸣声和更耀眼的火光即刻在清军阵地上出现！

炮声，就是进攻命令！

“上！”孟祥一声令下。自己亲自带着几名战士携着一挺重机枪向前运动，在他们的侧后，是第一爆破组的五名战士。再后。是一迫击炮组。

枪炮声同时在阵地上响起。只在顷刻之间，夜空中就交织着无数枪弹的流火。宛若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从天而降。黎明前的寂静被猛然爆发的战地音响打破。天空的夜幕也被一阵阵的炮弹闪光映得一阵阵发白。

孟祥紧张地观察着清军阵地上的机枪火力点，炮弹爆炸过后，那里没有任何的动静。

炮击效果十分的良好，已经观测到的五个机枪火力点，四个碉堡，全部哑火。

突击大队的推进速度很快。

就着火光，孟祥掀开怀表的盖子看了看，现在，处于他的位置上，已经看不到第一爆破组的作战行动了。时间，只有时间能够告诉他，第一爆破组即将引爆炸、药包！

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然闪现，将大地上一切物事在瞬间照亮，又迅速地陷入黑暗，闪光处腾起一股巨大的，从亮色快速黯淡成暗红色的烟云。几乎同时，一个足以跟天崩地裂相比的爆炸声，带着剧烈的地面震动传递四方。倒卷起的沙土簌簌而下，落在孟祥的怀表盖上，让他不得不吹掉沙土后将怀表装进怀里。

“嗵嗵嗵！”

密集的火流出现，迫击炮弹带着赤红的光芒覆盖了清军阵地。接着又是连续的两次手榴弹爆炸声。孟祥从爆炸的闪光中看到，几个身影正跃过清军的前沿筑垒，向清军阵地纵深处攻击去。

一切都很顺利。

“跟我上！”

林山刚带着小队的三十名士兵，挺着白晃晃的刺刀，拉成两道散兵线，组成一个又一个的三角

形，大步的向着清军阵地纵身猛冲去。

没有通常步兵冲锋时的呐喊，士兵沉默地稳步的向前。

遭到了炮弹、炸、药包和数十枚手榴弹攻击的清军前沿阵地一片狼藉，一挺重机枪被拆成了碎片，沙袋垒成的胸墙缺了一个大口子，残肢断臂随处可见。

又是一声轰然巨响，白光闪耀中，孟祥看到提枪跃进的林山刚等人，也看到了自己左右两旁，正在扩大突破口的突击大队士兵们那脸上无不挂着的欣喜神情。

孟祥轻易地突破了清军的一线防御！

……

军粮城的清军阵地不是一条单单的防线。清军一共组建了三道防线和两块核心阵地。突击大队在顺利突破一线清军的阵线之后，继续大步的向着清

军后续阵地进攻。结果撞了在清军的两块核心阵地上，全都吃到了攻击失利。阵地清军还趁机展开了反击！

但过于顺利的进展让移到前线督战的额尔赫颇有些错愕。他本能地感觉到不对劲！

额尔赫犹豫着是否收回部队，却见天边突然发出了一阵暗红色的亮光。已经晚了！“趴下，全部趴下！”

正在趁胜冲锋的数百清军又岂是他一个喊声就能召回来的？！

轰鸣的炮弹嗖嗖的打来。破空声从远而近，就是在额尔赫喊出警报的同时，战场上爆绽出无数个炸点。强大的冲击波将人体轻易地撕碎，远远地抛落出去，幸运的则被一阵阵气浪冲得难以立足。硝烟和火光统治了战场。

105、120重炮的炮弹威力远胜过75炮炮弹，一颗炮弹爆炸，爆裂的冲击波和飙飞的弹片，就能

笼罩十几米方圆。

炸起的泥土抛了额尔赫一身，炮弹的呼啸声还在继续传来。趴在一段残缺掩体后额尔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追击的清兵象麦草一样一垛垛地被割倒、炸飞！

秦军的炮击准确、猛烈，显然是按照早已标定好的射击诸元在进行的。这叫做‘弹性防御，预设炮击！’

作为秦军步炮协同作训中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在整个中国战场上，秦军已经不止一次的在使用，在坑清军了。但屡教不改，记吃不记打。谁也没办法！

“轰！”一发炮弹落在额尔赫前方不过五六米远的地方炸开，及时听到炮弹呼啸声的他已经缩进战壕里了。就算如此，爆炸的冲击波依然将他震得七荤八素。他感觉颤抖的战壕似乎下一刻就要将他掩埋了。一阵泥沙暴雨兜头泼来，将他的身体大半埋在浮土里。

“杀啊……”

当戈什哈将额尔赫从土堆里挖出来，半响回过神来的额尔赫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等他彻底镇定下心神，耳鸣也轻了一些后。就发现炮弹已经将另外一个核心阵地给淹没。自己所在的阵地外头，秦军冲锋的呐喊声已经清洗入耳。

迫击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看着乱糟糟。人心惶惶的阵地，额尔赫知道。这块地儿守不住了。

子弹的暴风雨再一次压着清军守兵抬不起头来。一颗颗手榴弹似乎永远也投不玩，几十颗上百颗一波的落到清兵头顶上。

额尔赫被戈什哈夹着拽走了。那阵地也就破了！

……

天色微明。看着清军狼狈而逃的退去西面，孟

祥长出一口气，倚着一段掩体慢慢滑坐在了地上。这一仗打完了，打赢了！

自从拿下第一个核心阵地之后，突击大队就集中兵力突破了混乱的第三道防线，也就是军粮城本身。

杨台村东的另一块清军阵地，数百清兵被堵在了那里。

大炮一片片耕犁着那里，依靠硬实力，秦军打死打伤多军、八旗新军五百余人，另有二百多人做了俘虏。这些人现在当然是做苦力了，比如修筑防线。但以后么，等待他们的命运，最好的下场就是被踢去建设兵团，那样还有个盼头。若是被塞进了矿山，用不了一两年，就是一具死尸。

警卫脑袋上开了个口，包裹的跟阿三一样的警卫却还是如常的勤快，丝毫没有为自己的受伤而‘懒惰’。用军用水壶打了漫漫一壶干净的水，递到孟祥跟前。

“营座，您喝水。”

孟祥接过水壶就咕嘟嘟的往肚子里灌。他吼了一晚上，嘴唇干裂，嗓子早就冒烟了。但因为先前是在战斗里，注意力转移，他自己并不感觉到渴。但现在……

就在海军陆战队阵线东北放的袁家洼，一支由两个营组成的秦军部队默默地收拾着器械和锅灶。他们本来是刘暹用来防备中心庄的那支骑兵的。

新近从北京调来的，可不是陈国瑞那支残兵败将。

但是军粮城即使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多隆阿也没再让骑兵出手。

第四百九十三章英勇的日本人，勇敢的日本人

秦军对大沽的总攻来的很快很突然。

拿下军粮城当天的夜里，诸多120、105重炮刚刚从军粮城调回塘沽，刘暹就断然下达了对大沽的总攻命令。

当夜秦军战舰继续出现在了大沽口海面，可最先打响的却是大沽背面塘沽秦军的炮兵阵地。

一百多门大炮，其中近一半的100mm以上口径的重炮，全力轰击起来，烈焰火光简直是染红了夜空。

被成保发配到第一线的佳申阿，正在用废墟里的砖石磨拭佩刀，他的身后插着一面锦绣的黄底青龙旗，这是八旗新军的军旗。

佳申阿，他是钮钴禄氏子弟，边看官儿一路升

到了副都统，战场却连碰都没碰过，跟成保、额尔赫等僧格林沁遗部们比起来，嫩的就像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但现在他不得不来这个朝不保夕的地方，不然成保不敢真杀他，成保背后站着的多隆阿可是能杀人的。

　　他磨拭自己的佩刀，希望这口老祖宗从乾隆爷时候留下来的宝刀，能给他带来武运。忽然，他耳朵一阵轰鸣，抬起头来看，远处秦军阵地上腾起一阵尘烟，几乎同时，炮弹那熟悉的尖啸声破空而至！

　　大惊失色佳申阿的还来不及下命令，就被一阵气浪高高地掀起，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全身一阵麻木中，他看到自己的阵地上硝烟弥漫，手下的清兵惊慌失措地东躲西藏，接着两名戈什哈就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张大嘴巴说着什么话却怎么也听不清楚。

　　秦军火炮的第一轮就打断了清军阵地的战旗。铺天盖地的炮火让佳申阿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费劲力气的拉开扑倒在自己身上的两名戈什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两个废材。还不快扶着爷去防炮洞。压在爷身上有个屁用。一炮砸下来。咱们三个都死烂泥一堆。”然后嘴里又唠唠叨叨的骂起秦军来。

他知道军粮城是今儿个早上才丢。按理说秦军要歇个一两天才会进攻大沽，没想到清早打完军粮城。晚上就对大沽发起了进攻。

这一通炮砸下来，沿河的清军阵地都没人露头了。

一阵大骂后，他的耳朵恢复了一些听觉，人也被两个戈什哈拖进了一处防炮洞里头，能够听到洞里弥漫的哭泣、呻吟和哀号声音。

佳申阿怕死吗？怕死。但他不会投降。

战争打到现在。虽然清军八旗兵中投降的不在少数，一个汉八旗的大员也有头像的。但是满蒙八旗的副都统、将军等高层人物，投降的还真是少有

的很。

忍着浑身的剧痛大步走过去，佳申阿一把拎起一个正在抹泪的八旗军官吼道：“哭你娘个屁啊，你阿玛还没死呢。你哭什么哭！？”这人乃是佳申阿的一个族侄。“给老子挺直腰了。过会儿，咱爷俩死在这阵地上，也不给咱钮钴禄氏丢人。”

可惜，佳申阿这个侄子不仅有着跟佳申阿一样的贪生怕死，却还缺少佳申阿那样对家庭门楣祖宗的担待和执着。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自己叔父，张大嘴巴一个字后说不出来。

洞外炮声渐渐远去，头顶落下的尘土慢慢减少。零星的枪声传进众人耳朵。

“是汉子的，都跟老子走！”

佳申阿的一声怒吼让洞里所有人回过神来，只见佳申阿提着刀虎视眈眈的看着众人。所有人没一个干拖延的，纷纷提着枪杆，忍着惧意，钻出了防炮洞。

就在清兵赶上阵地的时候。大沽口北面河道上已立起了五条皮筏子连缀组成的浮桥。一队队秦军士兵冲上浮桥，在枪炮火力的掩护下，向着南岸攻去。

佳申阿这里真的是清军最靠北的阵地。就在河边上。那些好不容易躲过炮击的清军士兵，在重机枪的压制。迫击炮和54炮、75炮的轰炸之下，根本就是待宰的猪羊。除了死，还是一个死！

佳申阿的侄子没受伤，因为佳申阿身边的那两个心腹戈什哈把他拽到了后头。

“把衣服换上。这把手枪拿着，回京去吧。到了家跟你阿玛、额娘说好，赶紧收拾好细软往山西去。至此隐姓埋名，安安稳稳的活下去。

家国天下什么的，想都不要想。你们今后就是汉人！”

佳申阿自己不会再逃了。再逃就辱没了祖宗在

天之灵了。可他不会看着族侄也白白的跟自己死在一块。

同样，佳申阿也不觉得‘我大清’还有东山再起的一日了。

佳申阿的族侄实际上早就懵了。战场是到处是血，到处都是血！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多的血！

呜咽的哭着，换了衣服，对着佳申阿狠狠的磕了三头。

枪声在一刻钟后奚落了下来。

佳申阿嘴里依然在怒骂着，只是声音越来越小，生命力也越来越快地消失着。冰凉的寒气布满了他的全身，那胸腹处同时被三把刺刀洞穿。

……

“皇上，我军已经占领靠北第一座炮台。将士们正在继续向南进攻！”

秦军顺利过河，夺去了清军前沿阵地，顺带拿下了一座废墟样儿的炮台，战报火速传递到后方。刘暹虽然早就知道了，但还是像初闻一般露出喜悦的笑。

“让挺身队上。”

刘暹不带迟疑的。既然秦军已经打开了一个豁口，那下面的事儿，就是一鼓作气荡平大沽。让挺身队出力，死了刘暹也不心疼，并且抚恤比之国人也少了很多。

……

“杀叽叽——”

穿着土黄色的挺身队军服，上千人的日本兵挺着不比他们矮多少的装着刺刀的步枪，快步向着大沽纵身处攻去。

能够在这场定鼎天下的大战中显露身影，整个

挺身队的所有日本兵都感到与有荣焉。死。他们不怕！挺身队超高【相对日本国内】的军饷和抚恤，让他们对死亡毫无畏惧。何况此次跨海远征之前。秦军更已经许下允诺，但凡此战中战士士兵军官家属。一律可入华夏国籍，视若国人等同。

这就更给不怕死不惧死的日本兵打了一阵动力十足的鸡血了。

现在冲锋的小鬼子们，一个个士气鼎沸，是视死如归。让跟在他们后头的秦军将士，都对这群小矮子这一刻爆发出的战斗力感到吃惊！

作为秦军的前线总指挥，周军这个时候脸上也没有笑容。挺身队现在得战斗力让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有点当初打赢俄国人、打赢法国人时候的心情一样，老子不比白皮猪们弱，这小鬼子操练好了，也不比天朝大军弱啊。

“上帝啊。这真的是日本人吗？”一个英**官震惊的张大了嘴，“麦克，麦克，我都以为看到的是秦军的精锐部队呢！”

“日本人是有战斗力的。帝国的思路没有错！错的是帝国的陆军，那些脑子像石头一样顽固和坚硬的老东西，是让他们退下去的时候了。”

这个英**官肆无忌惮的说着‘大逆不道的话’。一旁的麦克却非常赞同的点着头。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坚定的对华强硬派。他们两人认为，大英帝国不能放弃在华的特殊利益，认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特权是支撑日不落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些权利会让帝国在东方撷取不弱于非洲的巨大利益。而且两人还坚持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对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权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众所周知，英国在东方对中国的遏制和制约。至今只限定在小小的日本。那个国家是这些对华强硬派着眼中国时，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英勇的日本人，坚强的日本人。只需要二十万这样的军队，日本将会是帝国在东方遏制那条恶龙时最得力的帮手。日本才是帝国在东方的最好盟

友！”

两个英国陆军的中级军官在大沽战场漫天的炮火和红光之中。热烈激昂的诉说着自己胸中的见解。

这两个人里有一个叫亨利.伊夫林.伍德，现在已经是上校；另一个是二十七岁的年轻少校军官，约翰.佛伦奇！

……

时间走到第二天的上午。十点钟，枪炮声在大沽战场上变得稀疏起来。到了十二点钟。几乎已经听不到枪炮声响。整个战场上都是秦军在打扫战场。

周军抓到了五千俘虏，其中属于八旗新军的有三千人。这里头属于满蒙八旗的有一半左右，剩下的是汉八旗的。

常星阿死在了炮击当中。不清楚是哪一部分打

死的，因为炸死常星阿的不是大炮，而是迫击炮。

原大沽炮台的大炮都在情理当中。

据了解，许多大炮熄火不是因为大炮被炸毁了，而是因为炮位坍塌。

清军在之后的不少天里，也组织起人来强挖大炮。但收获不大。埋在废墟中的大炮挖掘难，运输更难。所以现在就都便宜秦军了。

李鸿章给大沽口可下了不少本钱呢。一百多门大炮，只要有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还能照常使用，那就是个大便宜。反正抓到的这么多俘虏，让他们闲着也是闲着。

……

北京城外，小柳庄。

一处农家小院里头。年纪刚刚二十岁的袁世凯坐在房中，只是眼神冷冷的扫视着他的那几个手

下，这些人全都是精悍汉子，脸上没有半分紧张的神色。只是在扎束着身上的匕首、弹盒，不时还跑跑跳跳，检查一下身上利落不利落。

袁世凯腰里也别着明光铮亮的两把六轮手枪。

他现在是北京站刚成立不几个月的行动科下属别动小组组长！

第四百九十四章远东最强大的炮兵集群

当秦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北京城的八旗权贵和与子瓜葛深重的富户巨贾们会不会跑？甚至是一些宫里的太监宫女，会不会卷着宫中的字画珍宝逃之夭夭？这完全是不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那么，秦军就放任他们带着数以百万贯的家产离开吗？

这可都是秦军的财产！刘暹已经着手制定的第一个全国五年计划，上百个重要项目，耗资数亿银元，指望的就是这里的银子。

所以这些人绝对是要尽可能地拦下的。

刘暹在今年三月时候，下令北京站组建行动科，袁大头为什么会在里面坐上一个别动小组组长的位置呢？那是因为他老叔袁保恒在杭州降了秦军，已经被刘暹任命为浙江的巡抚了。袁世凯打两

年前在河南乡试不第，就一直居于老家陈州，还跟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结交甚笃，两人拜为金兰。

河南为秦军拿下之后，徐世昌就在陈州府做起了小官，袁世凯则不一样，袁家是官宦世家，袁世凯心又大，看不上那芝麻小官。而且那时候他老叔袁保恒还在杭州城里，没坐上新朝的浙江巡抚呢。袁世凯就闭门在家，直到袁保恒摇身一变成了大秦的重臣，袁世凯才打算背起包裹去投袁保恒。

此人志向远大。十三岁时就做出了：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样的对联。居于陈州时，也曾作诗《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不说文采如何。只言志向，那是可见一番的。结果袁世凯人还没走呢。袁保恒的书信就到了，信里头有对袁世凯的安排。袁保恒给出了三个选择：第一、进政治培养学校，出来虽然也是从基层坐起，但算是新朝的嫡系了，跟袁保恒这样的投效之臣就不一样了；第二、进军校。但这要靠袁世凯自

己来考，袁保恒顶多只能早老师来针对的对袁世凯进行培养。能否考上全看自己本事。这军校比河南开的政治培养学校是难进的太多了。第三、进军情处。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军情处各地的站长自主权利比较大，只要袁世凯愿意来，袁保恒跟杭州站的人打个招呼，袁世凯人也就进去了。但袁保恒认为军情处这条路太窄。而且级别不高！并且认为随着战事的结束，军情处的作用大大降低，将来对之必然会有一场大整顿，风险不低。

　　可这时的袁世凯还并非二十年后的老谋深算，城府深重。他还有不小的纨绔作风的。当文官，从芝麻小官干起，他做不来。当军官，要凭自己靠军校，袁世凯很有心理阴影。所以他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军情处这条路。并且随着北京站组建行动科一事的启动。内部交流到了北京，成了北京站刚成立不久的行动科下属诸多别动小组之一的组长。

　　今个是袁世凯小组启动的第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北京四大恒里头的恒兴钱庄。

　　这四大恒别看老板都是浙江宁波人，但他们专

门结交官僚富商。存放的款项大部分是内务府和各旗籍官员的财产。是主要为高官显贵、富商服务的银号，跟满清牵扯深重，已经是分不开了的了。

现在这恒兴钱庄要转移资金。不往南面去，而往西边跑。自然就被北京站给盯上了。

袁世凯内心激动。浑身热血翻腾。志向远大的他要打响这第一炮，要恒兴钱庄成为自己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而远在塘沽的刘暹虽然虚拟地图里也能看到北京的动静。但他的眼光还是更多的瞅准了天津，看着多隆阿的一举一动。

刘暹现在已经有些不理解多隆阿的想法了。天津开打到现在，多隆阿给刘暹的印象就不是在打硬仗。不管是常星阿在大沽，还是成保在北塘，还是之前多军的那次反击，都更像是见招拆招，应付差事！

如果不是知道多隆阿对满清忠心耿耿，这时候

刘暹都想派人去联系他反正了。

秦军拿下了大沽，军粮城也握在了手中，天津城向东就再无阻碍。只待把白河口【上文写做了海河】的铁闸、木排系数拆个干净，随军的多艘炮艇和两艘吃水最浅的炮舰已经可以顺河而上了。

两天过后，秦军大部队从南面逼近了天津。清秦两军的战场赫然就是在刘暹记忆里有着深重一笔的八里台。

就是原时空中，聂士成战死的地方。

清军以八里台、六里台这片区域为阵地，接近七千的骑兵留在了战线后的海光寺。这才是刘暹必须盯紧的对象。秦军受困于运输能力，并没将骑兵运来，在快速机动这一块是弱于清军的。

反倒是八里台战场的正面，三万清军并不被刘暹看在眼里。

多隆阿手中只有六十来门火炮，其中超过

100mm口径的重炮更是只有八门，对比秦军的炮火力量，差距太大。

如果没有七千骑兵，就天津城外这坦荡之地，刘暹绝对敢平推了当面之敌。

“集中火力，地毯式轰炸。”

刘暹的行营里，中军大帐的背景墙上悬挂着一副大大的京津地图。刘暹手中的指挥棒在八里台清军防线的正中心，重重的敲打着。

“这一战，咱们消耗的不是人命，而是工业！数不清的弹药，用之不尽的弹药就是工业发展的成果，就是我们比满清最占优势的地方！”

二百三十多门大炮，100mm口径以上重炮超过八十门。七百门以上的迫击炮，其中中大口径迫击炮有二百门。

多隆阿虽然抓了无数丁壮，这些日子里都化身成了工程兵，每天的任务就是扛着铁锹挖挖挖。天

津城是滨海平原，土地平坦，一马平川，好端端的平原被他们挖得支离破碎。堑壕、鹿砦、交通壕、防炮工事修得层层密密，除了没有铁丝网，防炮工事和战壕结构不如秦军的棒，其他的一切可都在水准以上的。

刘暹曾乘坐热气球在空中俯瞰，看到八里台至六里台这之间的土地上，几条堑壕彼此交织，简直是一张大眼的渔网。待到真正研究进攻布置的时候，刘暹靠着虚拟地图，感觉清军的阵地除了没有设置弹药仓库，和收治伤员的地下医院外，连厨房多隆阿都想到了。

多隆阿很不容易。

可这一切都是白费作用。

秦军递到八里台战场的第二天夜。在完全漆黑一片的夜空当中，突然闪过了一片暴风似的闪光！几百个、上千个爆炎好像闪电一样将黑暗暂时驱散干净，接着就是大地剧烈的颤抖，还有闷雷一样的轰响！

这是强大的秦军重炮集群在发出怒吼！这个重炮集群之下的是在整个亚洲里都可数在第一位的重炮力量。

巨大的轰鸣声已经响成了一片，在战场上形成了飓风刮过一般的呼啸声音。大地在剧烈地颤抖。火炮发射的暴风混杂着尘土直上云霄。战争之神的怒火让哲理的一切一切都在颤抖。

从天津先头折返回上海的轮船，运载着大批的军火弹药抵到天津。秦军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打仗，但只天津城外这一战，却是能够支撑的。

这样的威力，就是象征着远东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而这种力量，现在就掌握在他刘暹的手中！

数里外的天津城，寂静无声。所有人都在瑟瑟发抖，耳朵里被闷雷一样的滚滚炮声充斥着，堵都堵不住！

清军的阵地上面腾起了一片片爆炸的火光。炸点几百个上千个的同时出现。大大小小的闪光完全没有丝毫的间隔，真正地跟暴雨一样在清军阵地上面爆发。犹如无数的流星从九天之上突然落下。将多隆阿苦心设计、修筑的阵地完全淹没在火海当中！

土木工事被炸上了天，辛辛苦苦布置的鹿砦和小部分雷区也被炮火巨大的威力扫荡得所剩无几。最惨的还是蜷缩在一线战壕当中的清军官兵。

清军的战壕可跟秦军那故意修得弯弯曲曲的战壕不一样，而是直通通的一条直线，一枚炮弹落入其中，就能造成极大的伤亡！不过以往的战争中，由于炮兵火力密度不足，因此并没有让这种形制的堑壕的不足充分暴露出来。清军甚至是欧美的战地观察团们，也没有太过注意到这一点。

可今天不一样。高密度的炮兵轰炸，就跟不要钱的一样的炮弹密雨，直线堑壕就再也不是士兵们的安全栖身之所。往往一枚80mm迫击炮弹就能给南北十几米范围内的清兵造成重大杀伤！

残肢断臂四下飞舞，武器被炸成了零件状态。

打成火墙一样的炮火在清军阵地上面反复的耕犁。炮弹的破片好似死神的镰刀，四下挥动着不停的收割着生命！

清军当头就被这样强大的火力给打懵了。无数清兵曲卷着身子躲在战壕中，被炮弹巨大的爆炸声吓得像小鸡仔一样瑟瑟发抖。却还免不了自己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悲惨命运。

150mm重炮、120mm重炮，仗着自己强大的射程在轰击着清军的炮兵阵地，轰击着清军阵地后方的兵力集结点，秦军的远程火力之强大完全超乎预料！

战线后头，无数的清兵像受了惊的鸭子一样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在四下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

第四百九十五章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人就呆在海光寺的多隆阿第一时间就听到了炮声。

而驻址海光寺的多隆阿行辕，所有的军官、警卫士兵都痴傻着看着东方通红的天际。炮火烧红了天空，真的会有如此猛烈的炮火吗？！！

多隆阿的心脏在剧烈的紧缩着。秦军夜间发动进攻，他并不担心。这里所有的军官都不担心。不就是阵地、战壕么，没人会不自信到自己精心布置的战线连一夜时间都支撑不到。更多人坚信，秦军会在清军坚固的防线面前撞的头破血流！

强大的俄国人在虚弱的土耳其人的战壕防线面前都流尽了鲜血，损失惨重呢。往日清军一次次的进攻秦军，也一样死了无数。现在只是还做了清军在防守，秦军在进攻。后者即便最终能突破这道防线，也绝对要付出血的代价！

但是这么密集，这么猛烈的炮火，是海光寺所有人都无法想像和预料的。同时停留在海光寺外的七千清军马队，不知道这一刻里有多少匹战马受惊嘶鸣。即使受过一定训练的战马也受不了这等激烈的炮群轰炸。

刘暹、周军等人这个时候都在一线上，抵近观察这一场空前的炮火准备。浩大的场面让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实在是很难忘的一幕啊！

秦军官兵的欢呼声已经被炮弹巨大的轰鸣声掩盖得听不见了。地面在剧烈的颤抖着，浓重的硝烟味道直飘过来，熏得人们眼睛都睁不开来。周军、焦文斌等重将人手一个望远镜，好似着了魔一样死死看着眼前的一切。霍广成军装的领子都扯开了。大呼小叫地嚷嚷道：“打得好，打得太好啦！”

罗伊虽然看起来平静一些。但是白净的面皮上面肌肉也在不断地抖动，这是一手带出来的强大炮兵啊！自从投效秦军以后。作为一个汉语都说不清楚的外国人，作为一个仅仅是基层的原俄军炮兵军

官，一步步成长到现下的地步，克服了语言、军事水准等等困难，内中的艰辛是外人所想象不到的。

当初与罗伊同时投降的那批波兰、俄**人，有的跟罗伊一样刻苦，努力学习汉语、汉字，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平，刘暹从欧美购入的大批军事教材也是做样子的。现在成为炮兵营营长的也有。可是吃不了苦、受不了累，只靠着吃老本，眼下已经泯然众人矣的更大有人在。一切都看个人的努力！

罗伊现下激动，正是因为秦军炮兵成长至今，这段艰难的路程中有他的汗水和付出。这是收获的激动，丰收的喜悦！

众人中神色最平静的刘暹这一刻眉宇间也轻松了很多，炮击的声势他并不太过在乎，效果才是第一位的。

只人的肉眼来观察，现在当然是看不清的。可是用虚拟地图呢？八里台清军阵地如今是个什么样儿。一览无余。炮击效果极佳！

如不出意外，总共两个小时的炮击准备可以将清军的防线完全撕裂！

整整两个小时的急速射似乎很快就过去了。秦军炮兵阵地上面已经满是堆积如山的炮弹铜壳。炮兵们都已经是大汗淋漓，几乎每个人的耳朵、鼻子都被震出血来了。大量的马车还在不断的向各炮群补充弹药，等待着后续可能会发生的第二轮炮击。

如果第一轮炮击没有能帮助秦军突击部队达成突破的话。

随着秦军炮兵突然沉寂下来。已经被炮弹炸得晕头转向的清军才似乎喘过一口气来。军官们指挥着士兵拼命的在修复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的工事，并且以最大的能量向一线阵地补充兵力。

那八里台阵地的最前沿，清军的一线步兵能够挺过了这一轮两小时炮击的人可没有多少人。堑壕里面到处都是发散着焦臭味道的尸体碎块。防炮洞被震塌，埋藏了一群又一群清兵。仅剩的一些人也被震得神智不清。见到炮弹停止了。就激动兴奋如

狂，一阵的吱哇乱叫的声音。更有些人在堑壕里，在地表上，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的乱窜。

而没等这一切都消停的时候，秦军的突击部队已经杀到他们跟前了。

“轰轰轰……”

清军期望中的纯步兵冲锋是不可能出现的，迫击炮的炮弹再次跟雨点一样落进了堑壕当中，在一片的炮火闪光中，秦军突击部队就跟决口的洪水，瞬间淹没了八里台。

迫击炮弹向着阵地纵身延伸过去，毫无意外的碰上了清军向一线的增援部队，那场面才真叫一个血肉横飞！四下飞散的弹片收割大批大批的清兵性命，一片哀鸿当中似乎也注定了清军此战的命运。

这一轮迫击炮轰击下来，造成清兵的伤亡并不太多，因为清军根本没能力迅速从混乱中返至建制，组织大批兵力进援一线。所以这战果根本不能跟之前整整两个小时的炮击相提媲美。但这次迫击

炮的轰炸却又绝对的给了清军迎头一击！

所以当水涌一样的秦军士兵呼啸着向阵地纵身突进的时候，清军再也无法抵挡。

刚刚在一片火海弹雨当中幸存下来的清兵，惊恐的发现面前出现了成片成片的秦军将士。他们踏着硝烟和烈火，像似一群不可阻挡的洪流，浩浩荡荡，冲刷一切的冲了过来！

“报，秦军步兵已经发起突击！我部阵地遭到秦军炮火极大损伤。郭大人迫需增援！急需增援！”——候补直隶提督，天津镇总兵郭宝昌。

“秦军步兵已经突入我部正前防线，我军将士正在拼死抵抗，我部急需增援！”——八旗新军第三镇副都统托伦布。

“秦军攻势凶猛，我部难以抵挡。急需支援，急需支援！”——正定镇总兵乌尔图。

告急的战报哗哗的涌到了海光寺。多隆阿内心

在颤抖，他知道自己的估算错了。自己辛辛苦苦想尽一切办法构筑的防线，真的会在秦军打击下一夜崩塌。

骑兵！

现在要靠的只有骑兵，也只能靠骑兵来力挽狂澜。

“让预备军退到海光寺来，就地组织防线。骑兵跟我走——”

十年还多没有亲自上战场了。但多隆阿锐气依旧，局势已经走到眼下地步，他还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秉气的。

虽然行辕现下能够执掌的预备队连三千人都不到。清军的主力在炮群的延伸射击当中早已经完全混乱。夜黑里，别说是以清军的素质，就是秦军也难以短时间里聚集，并从新组成建制。

从六里台到海光寺这片地方中，大大小小的清

兵零散群体，多不胜数。

七千马队缓缓地运动在平坦的原野上。

亲自出马的多隆阿，带着他们运动到了离六里台四五里地外的津河河畔，磨刀立马，只等着秦军大兵追杀着败逃的清军往海光寺方向运动的时候，自己就做纵马一击，好歹杀杀秦军的威风，也挽救清军的一部分兵力。

秦军阵地前沿，刘暹的眉头不经意间皱了皱。多隆阿真不愧是个老将，败中求胜，早了一个不错的时机。虽然他这么做，即使赢了秦军一把，也挽不回清军惨败的命运。

不过，不用怕。他早就有所准备。

刘暹又等了十几分钟，得到秦军突击部队已经将要打穿六里台阵地的时候，命人下令给前线突击部队，注意节奏，减缓一些突击速度，等候迫击炮部队，突破六里台后要注意左侧方向可能出现的清军骑兵部队。

至于为什么不提是右侧而说是左侧，那是因为战场的右侧是海河，河面上飘得有秦军的炮舰和炮艇。右翼根本不可能出现埋伏！

而左侧的津河，也就是墙子河，是清咸丰十年的正月，清政府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为增强天津的防御能力，在原天津老城西部和南部挖壕筑墙，筑起了一条长36里的护城壕墙，并建有11座营门与外界沟通。城墙在当时称为称“墙子”，而壕沟称为“墙子河”。

这条河又叫津河，天津的津！宽8米，水深四尺不到，多隆阿带领骑兵在那里，甚至还可以在事态不妙的时候策马越河而逃。

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前线猛地爆发出一阵高昂的欢呼声。周军等人的神色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在这一刻全都露出了由衷的欢笑。

刘暹也微微点头。士兵们彻底突破了清军在六里台的防线，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完全打穿了多隆阿苦心造诣的‘铜墙铁壁’，就好像一把犀利的宝刀，所向披靡！

所以他们有理由欢呼。

虚拟地图上，刘暹可以看到清军步军真的完全败了。如果没有那支七千人马的骑兵，这一战就可以尘埃落定了。

刘暹集中注意力在虚拟地图上，他要看着这支骑兵飞灰湮灭。

他相信有了自己提前吩咐的秦军将士不会让自己失望。

七千骑兵，黑夜之中，也一样只有死路一条。

二十分钟后，红色的紧急信号弹连连升上天空。清军的骑兵出动了。突击部队发出警告的信号弹。

“将士们，八旗的勇士们，……杀呀！”多隆阿身先士卒，挥舞着腰刀带着骑兵队向前猛冲，黑红色的脸庞上带着一往无前的执着和坚定。这个时候就需要将领带头冲锋来鼓舞人心。他必须冲在前列。

第四百九十六章一个受了欺负又没人给撑腰的寡妇

　　跟着多隆阿冲来的七千骑兵说不上什么精锐，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陈国瑞的残部，有‘精忠报国，拱护大清’的在京八旗子弟，有从大草原上调来的蒙古骑兵，还有就是在京的马甲兵。

　　这些人对比秦军的骑兵来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弓马熟娴全是扯淡，除了骑术还都算精湛外，马枪都没几个人能在马背上熟练的玩起的。只是七千骑兵策马奔腾，那种磅礴的气势，那股飙飞的激昂，还依旧像是一座大山一样不可动摇。

　　然而气势不当饭用。他们的对手是谁呢？悍不畏死的挺身队和第二整编师三旅一营。这是第二整编师当中的顶尖精锐，是周军的拳头部队。

　　虽然反应时间不多，可是全营还是镇定的列队以待。一道道坚定地目光注视着奔来的满清骑兵，从中看不出丝毫的怯色。

照明弹将战场便成了白昼。

“嗖嗖——”几具火箭弹飙射而出。火箭弹落地，爆炸的硝烟当即就吞噬了几十名排队密集的骑兵。

没有战壕，没有铁丝网，没有胸墙，就是在一马平川的阔野上，面对面的硬憾七千席卷而来的马队。

一排、二排、三排……，越来越多的清军骑兵出现在人的视线中。

三万只马蹄践踏大地，轰鸣的响声实在很有一股震撼人心的亢奋。就好像身处大海激流当中，下一刻整个人就要被这股‘激流’席卷荡去。

就是挺身队中的那群不怕死的小日本，现在也都变了颜色。这些人被秦军招募以后。先是在台湾作训，剿杀台湾的那些生番土著。然后一部分调去广西、云贵剿匪。一部分调去兰芳，一样的讨伐不

臣服的当地土著。还剩一部分则分散成小部队洒落地方，充作守备部队。

虽然六七成的生员都是出身武士阶层，不怕死，不畏死，作训刻苦，是绝对的好兵，但这些日本人很少见到真正地大场面，主要处在南方地域，更少见成规模的骑兵。

现在七千马队席卷而来。要说不胆颤心惊，那是不可能的。

然已经刻入他们骨髓里的训练起到了作用，挺身队士兵虽然很多人脸色发白，可还是熟练的给步枪装上了刺刀，熟练的将枪口对准了奔驰来的清军马队。

枪声响起，清军骑兵下饺子一样开始倒下。

陈国瑞左臂中了一弹，臂骨都被打碎了，疼痛难忍，但他还是伏在马颈下依旧带队在冲锋。因为此时他就是想脱身离去也不可能的。多隆阿在后头安排的有督战队，同时他的家人也全在北京城。所

以陈国瑞只能一条黑路继续走下去了。

与作战意志脆弱的绿营不同，满人和蒙古人为主力组成的清军马队，战斗意志是相当的强盛。对于他们来说。秦军是夺他们权利和荣耀的生死仇敌。满蒙八旗在中原花花世界享受了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是从先天性上仇视秦军。加上秦军对于八旗俘虏历来手段很严厉，全都是变为苦力。就更加激起满蒙骑兵的勇气。

这是一种民、族间的斗争！

在满清时期，满汉总要有个说头的。不管秦军。不管刘暹的打算是什么，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秦清间的战斗总会不由自主的牵连到满汉。

所以满蒙骑兵面对秦军所爆发出的斗志，绝对是要比二鸦时候他们面对英法列强的侵略军所爆发的战斗意志还要强烈。

“冲啊——”多隆阿在马队中大喊着。

秦军战士不见半点惊慌，只是眼睛中冷冽的寒光变得慢慢炙热起来。“砰砰砰——”枪声真的跟暴雨一样响亮则。迫击炮渐渐到位，迅速展开，对着清军马队发射出一颗接着一颗的炮弹。

少数的清军士兵拿出马枪还击，也打到了一些秦军士兵。

“冲啊！杀过去……杀过去！”陈国瑞见到秦军也开始有伤亡了，兴奋地狂呼起来，身后不断减员中的骑兵也纷纷提起了一口心劲，更加加速的向前冲击。

每一个骑兵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近了身，火枪就变成了废物。自己就可以任意的虐杀一切敌人。

突击部队战线前一百米到五十米之间的距离，变成了一道死亡之地。无数的人马尸体叠落着倒在这里。可清军还是狂涛海澜一样不同的对着突击部队冲击着。

单纯的步枪，在黑夜之中，面对着七千马队的冲击，真心会抵挡不住。即便突击部队中配备了相当比例的连发枪，秦军士兵还有大量的手枪，但清军人马的数量太多了。

多隆阿真的很厉害，七千马队的冲击，只要愿意付出相当的损失，一千骑，两千骑，三千骑，总能将秦军的突击兵力砸个粉碎。至于那当中是否会殃及大批的清兵，多隆阿已经没资格去顾虑了。

可惜，可惜，他的对手是有着虚拟地图的刘暹。

“轰轰轰——”

在秦军突破了八里台前线阵地后，就开始向前推进的秦军重炮集群，32门120mm重炮，12门150mm重炮，四十四门大炮在经过大半个小时的布置和调增之后，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准备工作，对着清军马队开始了轰击！

这是超过十里地的斜线距离，75炮、105炮虽

然都能打到，但是精准度就差了。而且所有的大炮都前移的话，工作量太大。炮兵不可能在半个来小时的时间里将所有的大炮全都按安全距离分布到位，更不可能用这么点时间修筑好全部的炮兵阵地，以及运送上足够多的炮弹。所以刘暹只取了重炮！

在秦军突击部队遭受到清军马队冲击的时候，罗伊还在有条不紊的挖掘着炮兵阵地。他一点都不担心刘暹会命令他立刻开火。跟随刘暹这么些年了，罗伊对战场是的刘暹最深刻的认识就是——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自己这些重炮什么时候能够开火。罗伊相信自己的皇帝陛下内心十分清楚。

忙碌过后，炮兵真正的发威了。一道道弹幕铺天盖地的向着满清骑兵打去。用的炮弹不是高爆弹就是榴霰弹。

这让本来已经要突破秦军战线，甚至已经有零星的清军骑兵杀进了秦军队列里。搅得秦军阵线一

阵阵颤动，令无数清军都欣喜若狂，只以为马上就要大功告成。现在却有一通重炮扑头盖脸的砸下，当机就把清军的希望给完全浇灭了。只若是一盆冷水泼头！

多隆阿这一刻心丧如死。他知道，机会已经失去了。

而这个机会他本来是很有把握的，为什么失去，这却是真正地出乎他的预料。

多隆阿根本没有想到刘暹会在秦军突破八里台阵线的当机，就下令秦军的重炮集群向前推移。以至于在马队从津河边上向秦军发动冲击的时候，就跟主动把自己送进一块死地里一样。秦军重炮有效射程。那精准度比之最大射程高出的太多了。

雪上加霜的是没多久一批迫击炮又赶到。让本就死伤不轻的清军骑兵这下更是伤亡大增。迫击炮弹根本不能跟重炮炮弹相媲美，但它们的射速高啊。

吉尔洪额向身后看了一眼，具体还剩下多少人他看不清楚，但是整个战场上尽是战马和人的尸体。

“冲啊——”狂暴的怒吼。吉尔洪额被满地的伤亡刺激的两眼通红。

作为跟随景廉力保安西，反攻哈密、巴里坤的有功之臣，作为京师骁骑营的副都统，他无法知晓战场是具体的战局情况如何了，吉尔洪额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继续冲锋——

近了。更近了。吉尔洪额右手紧握着腰刀，左臂和额头上剧烈的疼痛完全抛在脑后。“就要冲进去了——”他眼睛里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个秦军士兵在他刀下授首。

但是一排小黑点从秦军队列后扔出。

“轰轰轰——”是手雷在爆炸。

吉尔洪额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飞上了天一样，

飘忽忽的。猛然坠落地上，重重的一声闷响让他失去了最后的一丝生机。

他两眼直往着天空。眼睛中一抹不甘凝固——大清朝就要完了吗？

从北京城出来时候，吉尔洪额就没准备再活着回去。大清朝都这个样子了，不拼还能行吗？可惜。自己没有拼好！

从北京城主动跟着骁骑营来到天津的数百上千八旗子弟，很多人都打着这种主意。天津这一战。注定是满蒙八旗最后一场的血性之战。

因为北京城里百万八旗子弟，甘愿主动为大清朝殊死一战的人。就只有这么多！

多隆阿败了！

陈国瑞死了，吉尔洪额死了，乌尔图死了，托伦布重伤。

出战的七千马队倒毙战场上的就有三千多人，直接死了一半！最终逃回天津城的只剩下了两千来残军。

刘暹神色微紧，没能把七千马队一口吃掉，这让他觉得有点可惜。

而北京城里的慈禧太后、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中枢却如丧考妣。被他们即以厚望的多隆阿一战败北，满清彻底没有了固守天津的本钱。那天津发来的电报里说——秦军重炮过百门，这样的火力天底下那一座城墙也挡不住啊。

“哀家本来期望多隆阿能在天津挡住刘贼，给朝廷多争取一些时间，现在看，是对多隆阿太过厚望了。”

“哀家想过崇厚到了洋人的地儿，不管什么条件全都答应下。只要能保住现有之地即可。没想到这崇厚刚刚到法国，咱大清朝就……”

哭泣，哭泣。慈禧已经没了往日了风采，现在

的她就像一个受了欺负又没人给撑腰的寡妇。

第四百九十七章满清西巡

已经被贬做白身的多隆阿和成保两人并排跪在地上，周边立着一群满清的王公重臣，老五惇亲王奕誴、老六恭亲王奕訢、老七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科尔沁郡王伯彦讷谟祜、宝鋆、景廉、额勒和布等等。

却是不见一个汉人！

李鸿藻、翁同和、沈桂芬、潘祖荫、阎敬铭、徐桐等等，满清朝堂上的汉人大佬，一个人都没见身影儿。

一群满清王公重臣的上手坐着东西两宫太后和实年刚刚八岁的光绪帝。

只是瞧着东暖阁里的气氛，多隆阿这个丧师辱‘国’的罪臣似乎并没真的被怪罪去。不过，不管是慈禧他们真的明白清秦两军的差距，还是形势逼人，多隆阿是他们手中唯一还能打的牌，心有顾

忌，反正多隆阿虽然被削掉了一切管制，但也只是一个面儿。

“你俩都起来吧！用不着请什么罪，你们都没有罪！是咱实力比不得刘贼。”慈禧的目光柔和地望着多隆阿，“多隆阿，革了你的官职、爵位，不过是做做样子，你还是大清的统帅！京中的兵马和守备，你还需用心啊。”

多隆阿两眼盈泪，“太后，奴才有负圣恩啊！”

一旁的成保牙口紧咬，在心底里暗暗发誓，再战必以死报国。

恭亲王如今就像一个垂垂老朽一样。满清两年时间来的巨变让他耗尽了心神。眼下的大清朝已然要到卖无可卖的地步了。英法都不足为靠，唯一还能指望的俄国人，听洋人的话说。其与土耳其一战也是耗尽了国力。

崇厚出使欧洲的时候他就不同意，认为应该让

新疆巡抚金顺直接去联系俄罗斯。以新疆之土为筹码，尽可能多的从俄国人手里要来援助。并且还需俄国允诺——在必要时候，满清可托护于俄人羽翼庇护之下。

但朝廷不听啊，执意要崇厚去欧洲，先行英法。结果现在崇厚在英法是连吃闭门羹，俄国都还没到呢，大清朝就要完蛋了。

“请太后、皇上放心，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必在北京城下挡住刘贼。”

慈禧、慈安、光绪，整个大清朝要西巡了。要去西安落脚。但上百万八旗。从北京走到西安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行的。多隆阿必须在北京城挡住秦军，为八旗的转移赢得必要的时间。

还好，自从淮安战败以后，满清就开始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京中的旗人也主动的进行了一点的自我分流，有一部分去了盛京，有一些去了蒙古，还有一些是向山西去了。

现在满清的大部队要向着山西进发了！

但是百万八旗多是妇孺、老弱和懒散惯了的废人，行进速度是怎样个缓慢，不问可知。从北京此去山陕。路途数千里，多隆阿至少要在北京城下挡住秦军一个月，才能确保八旗西巡‘大军’的安全！

……

刘暹这个时候已经坐在了天津城里的总督衙门。

他在这里刚刚会见了英国的驻天津领事考尔克，这人来是照个规矩！英国人的态度还并没任何的软化。刘暹可没奢望考尔克能乖乖的把逃入天津英租界的满清官员、豪绅都交出来。

然即便是如此，拿下了天津，他也是吃的饱饱的。

天津自从明代建城开始。它的定位首先是“北

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所以明时一朝，到清时中前期，天津也就是一般般，职能重要，可地位，并不高。

直到北洋衙门建立之后，天津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现在则变成了“互补”的关系，共侍中枢。

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如果没有刘暹的出现，天津的发展将会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更深。

但现在是刘暹出现了，刘暹在汉中、广西、台湾一系列的‘洋务运动’，深深的刺激了满清中枢【这里包裹李鸿章】。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上海已经初试锋芒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运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大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满清潮流，远超上海、南京。虽然期间不少都是刚刚发展的。

比如那个水雷学堂，就是在刘暹以水雷搞垫了船政水师之后，李鸿章当机拍板的。到现在才一年时间，学员、师资力量都很弱小。

但刘暹还是毫不客气的全部吃掉的。

这些都是淮军的遗产。刚攥在多隆阿的手里，还没暖热乎呢，就再度易手了。

除此外还有大批金银、店铺、房产、田产上的收获。总价值比之广州自然是小，但比之南京可一点也不逊色。

不过诸多的不动产还需要一定得时间才能转化为金钱。

“皇上，现在北京城都乱套了。权贵旗人忙着向西走，城里的富户、官员也有许多跟着跑得。人心惶惶，宵小作祟。地痞流氓和留守清兵为非作歹，光天化日之下破门掳掠、甚至奸、淫之恶事，屡有发生。北京站已经处决了一批作恶多端，恶迹累累之辈，但只要我军不拿下北京城，或是多隆阿不辣手整顿军纪，城里就安稳不下来！”

“让北京站尽力而为即可。危险偌大，休得妄动。只需将作恶之人记下就是了。”

大战之后，最让刘暹恶心的就是游兵散勇和地

痞流氓。前者在逃亡期间藏有烧杀掳掠之事，后者则趁火打劫，蹂躏善良。都是该死该杀的！

……

朝廷要西巡了。

这几天时间里北京城内外都是乱哄哄地，每天都有拖家带口往外跑的富商和百姓，还有不少的官宦和旗人家眷。当然了，更多的汉族官员和北京城里的汉人百姓还在静静的等候着新朝的到来。

从甲申之变开始，爱新觉罗氏已经在紫禁城里住了二百多个年头了。煌煌大清前两年还是‘同治中兴’呢，怎么转眼就要破亡了呢？

可再多的人去感叹，现实已经来临，在京的无数汉官心里已经明白，一个选择题已经降临他们面前了。

也就是在这日落的皇威之下，偌大的北京城中一直活动着的那群见不得光的人，此刻已经无比兴

奋了。他们的动作也越来越频繁，对满清的杀伤越来越大。短短半个月里，不知道已经有多少达官显贵的家资被劫，有多少豪富巨商破产。

这些人可都是绑在满清这艘要沉的破船上下不来的人啊。这是满清的自己人！

每一个金银满仓的背后都渗透着官商勾结的丑陋勾当。

这些人每倒霉一个，就等若在满清身上割下一块肉来！

九门提督英桂跟前已经不知道来了多少封私信，意思全都是相同的一个——尽快将凶徒缉拿归案。

但是英桂这个九门提督跟多隆阿任九门提督时不同，他就是一个摆设。京津的兵权全被七爷醇亲王和多隆阿两人分了。英桂屁点实权都没有！

而除了九门提督之外的顺天府呢，顶亮的一个

名号，是明清两代北京地区的老称谓，其辖区在清初多有变化，近百年的演化直到乾隆八年始固定下来，共领五州十九县。即是通、蓟、涿、霸、昌平五州，和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安、固安、永清、保定、大城、文安、武清、香河、宝抵、宁河、三河、平谷、顺义、密云、怀柔十九县，又混称为顺天府二十四州县。

现任府尹是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进修三年，结业以后历任礼部正六品主事，相当于后世外交部的司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光绪四年（1878年），周家楣升任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的顺天府府尹。

在清朝，各府的知府都是从四品知府，使用铜印，而作为国都的顺天府的知府则是正三品府尹，使用银印。可是放在北京这个满是王公勋贵和一二品大员的地儿，顺天府尹就算被抬高了俩等级，也照样是小虾皮一个。

放到三年前，雪花一样飞来的私信能把顺天府

尹给压死。

　　但现在，周家楣根本就是理都没理，置若罔闻。始终在搞《顺天府志》的修纂工作。此前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发起修纂《畿辅通志》，需要参阅直隶全省各府、州、县的地方志书，却发现唯独顺天府没有志书。所以从周家楣的前任开始，《顺天府志》修纂局就成立了。最初时候还由李鸿章拨发官银一万两作为启动经费呢。而这个《顺天府志》的总纂，也就是总编辑，总负责人，就是原时空中以屠财而闻名后世的张之洞。

第四百九十八章蓟州义勇军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北京城一处小院中，张之洞放下手中书本，感慨的叹息着。一个多小时枯坐，他手中的古书，没有翻过一页。

作为探花，张之洞进入翰林院，授七品衔编修，至今已经一十六个年头。眼下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官职虽然不高，但胜在清贵。并且张之洞与宝廷、张佩纶、黄体芳常常为伍，自称翰林四谏，为清流派中坚人物。

如果大清朝还在，张之洞的将来不可限量！

当初接手编纂《顺天府志》的时候，也只认为成一文名，为将来展露风采奠定基础。却不想这短短两年里就已天翻地覆，时局巨变。自己一腔打算化作了无用之功。然张之洞也因为这部《顺天府志》的原因，为自己早了一面十分牢靠的挡风的

墙！

大兴、宛平二县又是被称为京县，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

顺天二十四州县毗邻京都，虽然大富大贵者多是满清王公大臣，但是汉人百年的聚生下来，在这片土地上也还是诞出了不少兴旺世家。

这些人家中很多自是官宦世家，可只要无作恶多端，手中无有骇人血债者，是没人愿意随着满清一块走向灭亡的。北京站成立这些年，上下其手，可是搂到了不少聪明人的。

蓟州，燕山脚下，毗邻天津。

一队蒙古骑兵催马从州城大道上奔过。沿途行人纷纷躲避，一些个太过靠路中的小摊被打翻零落。水果、蔬菜、货物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洒落一地。

“狗日的，该被杀的鞑子…………”大街上。一个小贩看着这队蒙古骑兵远去的背影，怒恨的诅咒着，眼睛里蕴藏着滚滚火焰。

自从秦军在天津登陆以来，这段日子蓟州是时常过兵，其中有满清的八旗新军，有清廷从内蒙征集招募来的蒙古骑兵，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每一次过兵这里的百姓都少不了要被祸害一番。就是往昔军纪很不错的多军，现在也杀人抢掠。

“看他们遇到了秦军还狂不狂！一群遭瘟的。”另一个小贩接口狠狠地骂着。满清。从入主中原的那一刻起，清军的军纪就始终没好过。

贼过如梳，兵过如蓖。是一点都不冤枉他们。

两个小贩跟前还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行人，本来洁净的布衫上现在溅了一片烂番茄的红渍，脸色也难堪的很。不过对于身边两个小贩的作为却很不认同。“都快些住口。需知道现下这蓟州还是大清之土！尔二人口出逆言，若被一小人听去，只需要向衙门告上一声，一衙役即可取尔二人

性命。”

……

同时间蓟州城南的上仓店镇。

一辆接着一辆的马车转到方家大宅前，门庭处正门大开。一个通休上好调缎，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满脸带笑的送别一个个打扮富贵的客人离去，一众人相互间少不了再问候一番。

方家。蓟州数一数二的大粮商，是真正的地方豪族。祖上是官宦人家，虽然从三代前家族就渐渐远离了官场。可是家业、生意却是越做越大。尤其是近些年里，方家就跟生气的癞蛤蟆一样。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其家族名下单田亩就有上千倾之多，比之朝中王侯贝勒也不逊色。并且好善乐施。在蓟州这一亩三分地儿上名望一等一的好，影响力深厚。

凌祥打从方家出来后就一直沉默个脸，他跟方家的大少爷方德志是相识多年的好友，相互之间交

情不浅。所以昨天接到方家的请帖之后，今儿是老早的就赶来赴宴了。

可是……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方家请客为的竟是那个！

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如此肆无忌惮，真当这顺天府不是大清朝的天下了吗？？秦军可连宝坻都没过呢。

凌祥只要一想到宴席中方家老爷子方文东说的那些话，身子就情不自禁的冷。

马车停了下来。凌祥身子随着马车的停顿一晃。

“已回府了？”。

“大少爷。已到府门了……”车夫恭敬的回说。

凌祥有气无力哼了一声，马车是最新出的四轮

马车，一路坐下来一点也不累，可他现在脑子里累啊。不仅累还很乱很疼，内心里充满了懊恼，自己怎么就跟方德志是朋友了？要是没这么一干系，今儿就不会去参加这场宴会，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凌家可比不了方家，人家方家不仅实力深厚，还跟大秦扯上了关系，就算阖族破灭，只需外面留得还有血苗，不需二十年，就肯定会从新长成苍天大树。人家背后有大秦朝廷的认可和扶持么。

但凌家呢？跟大秦隔着一层关系呢。如果凌家破灭了，还能从新站起来吗？

再次想起席间方文东说的那些话，凌祥脸色更见难看，以至于下车后前来迎接的门房都吓了一跳。

少爷才出去不到一日，回来脸色怎么就这样难看？

“我爹呢？”

“老爷在房里看书。”

顾不得换件衣裳，凌祥抬腿就向着老爹的房走去。到了门前才略整了下衣冠。

“可是云芝回来了？”房内传来了凌清城的声音。

“爹，是我。”

凌祥一边答着，一边快步走进素芳，就看见自己父亲已经收起了书本，端坐椅子上，面沉如水的望着自己。

“爹……”凌祥的脸色依日不好看，匆忙向凌清城行了一礼，就说道：“儿子有大事向您禀告。”

“慢此说，这样慌张，成什么样子？”凌清城脸色不变。斥了一句。

可凌祥的心情却没一丝儿能平静下来的意思，快口将自己在方家的所见所闻。半点没有隐瞒的全

说给了老爹听。

凌清城听了以后脸色更加阴沉，整个人都沉默了下来。好一会才向凌祥问道：“你以为方家之事如何？”

凌祥咽了口吐沫。涩声回道：“儿子内心慌张，现在毫无一点头绪，只觉得不参与不好，参与了更有灭族之危，进退两难……”

凌清城闭上了眼，身子是舒了一口气的靠在了椅子上。自己猜的不错，方家近年来动作有些诡异，自天津运入的粮食和他库存的粮食、卖出去的粮米，有不小的差错。所谋果然甚大！

“是啊，进退两难。可咱们凌家想退也不可能了啊。”

凌家往日的田地所产的粮食，多是卖于方家，并且家里主要经营的车马行，也常年为方家运输货物。早就深深的陷进方家的圈子里了。要这个时候退出的话，只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而这个时候的方家。

宾客散去，方文东跟自己的一个叔公、一个堂叔，俩亲兄弟，五个堂弟。大儿子方德志、二儿方德仁，七个堂侄、族侄，方家宗族里全部的重要人物都聚在一起，专等着一位大人物的到来。

不多时。一个与方文东五官有着三分相似的人走进厅堂来，面色匆匆，一进来就道：“大哥。方大人到了。”

这却是方文东又一个亲弟了。

方文东一下站起，脸上溢满了光彩。对所有人道：“方大人已到，我等快去迎接。”这一刻他的身上似乎一点也找不到蓟州头号粮商大贾的范儿了。

一辆马车徐徐听到方家门前。

方文东和方家辈分最高的老叔公俩人连忙下的

门庭。就看到马车门打开。一个两人都极其熟悉的身影从马车里跳出来。那人年纪不过二十岁，向着方文东和方家老叔公打了个眼色，却一句话不敢开口。然后马车里也下来了一个不比他大多少的年轻人。

方大猷看着列在自己眼前的几十号方家主事人，微微点头。内心里可没一点觉得风光的自豪。他已经不是三年华阳镇那个没见过市面的方大猷了。他现在是北京站的副站长，正经的中校军衔。

而方大猷本人更被京津地区一些人拱着的原因是，人家还是皇上的亲戚呢。而且关系也也并不是太远。

先方大猷下车的那个小年轻也姓方，就是方文东的侄子。方家一共三个人入职北京站，还有五个人在秦军军校或是政治培养学校就读。

方文东是真的敢豁出方家的一切来完成北京站交于他的任务的。且别说这项任务方家为此已经酝酿、准备了多年。

“大人，上仓店镇义勇军一切准备就绪。即有七百三十人。配有一百五十匹良马，二百杆连发枪，四百杆单发枪，六挺重机枪，四门迫击炮。弹药充足。”

“小人午间也已经汇聚了数十蓟州士绅，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愿意为我皇前驱者，亦不在少数。只要合众人自立，义勇军当能扩充至两千人以上。”

“攻略遵化，阻断鞑子回盛京之路，当是够了。”

方大猷是北京站三个副站长中排名最后的一个，当然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来头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次北京站全力运作起来，多年来埋下的伏子一个个都全部启动，以来尽可能地截击迁移的八旗。方大猷就被分到了一个看似重要无比，实则并无太大难度的任务——在东方截断八旗退回关外之路线！

这难度比之北面和西面的轻松的太多了。而且方家是北京站暗中运输线路上的总要一点，这里储备了相当多的军械和弹药，方大猷真心是被推来刷功劳的。虽然这也让他务必确定能完成任务。不然他就彻底的颜面尽失了！

第四百九十九章一个人情的社会！

“皇上，这就是北京站谋策的直隶义勇分布图。呈人字布局，西北、西南两条线路。西北至张家口，西南至广昌。大小一共十三处，可信兵力五千余人。若是加上了包裹，还可增两倍之兵力。”

侍从详细的为刘暹介绍着北京站呈来的秘密图纸。上面从蓟州开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红点，就代表着一处处人数多少不同的义勇军。

“清廷大队人马已经进至怀来，可以确定满清是以西北线路至张家口，然后再入山西大同。西南线路上的五处义勇军压力不大，北京站准备让他们配合我北上大军，扫荡直隶南部。”

各种行动策划和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北京站足足呈上来了半尺多厚的文本。但刘暹显然不可能全都听一遍。到此为止，他对北京站的工作相当满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刘暹接下要认真对付的是多隆阿严守的北京。如果尽可能的不破坏北京诸多建筑，而全取此城，这是个大问题！

刘暹是打算正式定都北京的。大秦一统天下以后，第一个要全力以赴应对的对手就是北面的沙俄，诸多战事的来源也是北面和西面，如果定都南京，离的太远了。

当然，定都南京也有定都南京的好处。那里江南物产丰富，不像北京，短期内还需要粮食输运，而且将来的华夏版图是必定包裹南洋的，南京正好处于帝国中心。

这两个地方各有各的好。最后还是要看刘暹的态度，而他的态度无疑是倾向于北京！

这并非说经过元明清三朝。北京为华夏国度的定位已经深入人心了。而是因为‘北京是首都’这五个字，跟‘北京**’这五个字已经深入刘暹的人心了。

只要一想定都南京。他就觉得别扭。而且定都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寓意不好，总感觉是偏安南国。

在满清西去。在北京站策划义勇军的这几天日子里，秦军部队已经得到了休息。但还说不上休整，因为后方的弹药运送来的还不够充足。

天津一战，两个小时的急速射，打去了太多的炮弹。

上海《字林西报》就说：“中**队在天津打出了比欧洲战场还要猛烈、强大的炮火轰炸。天空被炮弹的爆炸染红，就像清**队的流出的血一样。轰鸣的响亮声传出好几十里远，炮弹摧毁了战场上的一切……”

两个小时的炮击，两万发炮弹被打了出去。更别提那比小山都高的迫击炮弹了。

秦军要发动起对防御更加坚固的北京进攻，真的要等下一批船只抵到天津。运来足够多的炮弹以后才行！

而且对北京城，刘暹并不认为只有打才是办法！

只需要让西去的满清大部队遭受大难，慈禧等辈必招多隆阿到跟前来，甚至是让多隆阿领军退出北京，转自宣化等地，节节防御。而如何方能让满清大部队感到大难，就要看北京站和山西大同站的本事了！

“方大猷近期如何？都已经是中校副站长了。这两年做的不错嘛！”

整个北京站，就是站长杜德贵也没方大猷给刘暹留下的印象深。何况方大猷好歹也是他的远房亲戚。

事情了吧，他就招来北京站前来送分布图的情报科科长。问到起方大猷来。

穿越已经十七年了，刘暹久处上位，一些事情看的多了也就明了了。方大猷年纪小小，一入军情

处就在高起点上。不两年便登上副站长之位，名头上顶的自家亲戚光环肯定起到了大用。如果自己了及北京站，不谈一两句方大猷。下面的人免不了要胡想八糟了。

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的社会！

情报科是军情处分站最重要的一个课室，这位科长本身就挂着中校衔。名义上比方大猷低了一等，实际上权利更胜方大猷这个排名最后的副站长。

但这科长对于方大猷历来是毕恭毕敬。现在听到刘暹嘴里冒出这个熟悉的名字。是不敢有半句叵测的话，为方大猷美言了再美言。内心只一个劲的得意，自己眼睛明亮，两三年来半点没触过方大猷的霉头！

……

蓟州上仓店镇。

午饭过后，方文东求见方大猷。

“大人，蓟州城方面我等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做了通透！蓟州知州陈大人是个灵剔人，愿弃暗就明。”说罢，方文东就是把一份文书呈了上来。整个那陈荃芝的亲笔手书。

方大猷看了会心一笑。就在昨日，上仓店镇把邦均店的一百来蒙古骑兵给杀的一个不剩，陈荃芝怕是胆寒了。

可惜他这封降书来的太晚，哪有蓟州通判爽快，直接用蒙古人的命来纳了投名状。

“大人，州城已经妥当，如果……，咱们下午就能去了蓟州城。”

“那本官就去见一见陈荃芝。”方大猷笑着看着手中的书信。

六月底，蓟州、昌平、涿州、密云等等北直隶十三个州县暴起了义勇军的旗号出来。这些义勇军

兵力不多，但却都是地方豪商大户，根基深重之辈。这些人一旦动起，那地方上也就乱了。

与此同时，刘暹整顿大军过武清，进攻通州。

整个北直隶都因为秦军的动作和各地义勇军的暴起而沸沸扬扬，即便是外国的洋人，目光在看着刘暹大部队动作的同时，另一只眼睛也在看着那些所谓的义勇军。

有枪有炮有手榴弹，这武备完全可以跟清军最精锐的部队一较高下。要说这些武器弹药是这些土财主自己找门路买的，鬼都不会信哦。

所以，所有人更相信这些人都是秦军埋下的暗子。

诸多躲入租界和香港的满清遗老，以此为依据撰文痛骂刘暹狼子野心，早已经居心不良。再一次从根本上否认刘暹是满清‘逼反’的‘事实’！

虽然这些文章会引来一些腐儒的附和之声，但

根本伤不了刘暹皮毛。

眼下吸引全国目光更多的还是满清的‘西巡’，和秦军多路大军的攻城掠地，与刘暹在北京跟多隆阿即将展开的对决，再则是向发席卷辽南，兵锋直指盛京！

这些才是关乎整个国家民运的大事！

遵化是京畿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素来有“畿东第一城”之称。境内埋有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位帝王。

顺治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康熙、乾隆在满清历史上的地位更不需说了，何况这里埋得还有咸丰，原时空中慈安、慈禧也会埋葬在这！

所以，这里对于清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满清在遵化也一直驻扎有重兵。即使所有的八旗兵都改头换面成了八旗新军，满清在这里也屯驻着两个营的步兵和一个营的马队。接近两千人！

现下满清败落，这两千步骑当然不会还留在遵化，被抽调去了一千多人，但遵化这里还有一个步兵营在。并且通过吸纳地方民壮和游民，将自我兵力恢复到了一千人以上。

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即使秦军天津登陆，打赢了多隆阿，遵化也始终安定。可是这几天遵化州城内的百姓发现，城内驻扎的那营旗兵似乎乱了起来。一些士兵被抽调，开始陆续的向城外移动。一些消息不甚灵通的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不是出事了？莫非是这最后一营兵也要抽走？”

当即就有人给他解答：“什么把兵抽走？朝廷早就跑了。这是秦军打过来了！”

“秦军？”还有人不解：“他们连通州都没占呢，北京城还等着他们呢，怎么跑我们遵化来了？”

“这都几天没听报了？蓟州的义勇军已经拿下了蓟州州城，现在一路杀来，都到咱遵化城外

了！”

“义勇军？这也不是秦军啊！”

“咳，你这人真是的。啥也不懂啊。这义勇军就是秦军。是刘皇帝在北京眼皮儿地下埋得子儿。现在人家动了，打过来了。这义勇军就是秦军！”这人显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对满清也似彻底不报希望了。说着这人又是摸了摸脑后的辫子：“义勇军有几千人，就城里的旗兵，绝对是挡不住。只听说秦军是不留辫的，所到之处全都要剪辫，我估计这辫子是留不住了！”

“不留辫子？”有人被吓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剪掉！”

“得了吧，两百多年前你祖宗要是敢说这话，估计就没你了！”不知谁又打趣道。

不提遵化城内人心惶惶，粮价等生活物资哗啦啦的上涨，且看城外的一个小山包上。身穿着正规军绿色秦军军服，头戴大檐帽的数个蓟州义勇军军

官，正举着望远镜向着远方望去，这几人不是别人，正是蓟州义勇军的三个教习和一应就地提拔的队官！

半晌后，这些人才陆续放下望远镜，为首的一人脸色深沉：“看来遵化的旗兵是打定主意要跟咱们拼一拼了！”

此时，身后的一个年轻军官道：“岳教官，遵化的旗兵只有四五百人，剩下的全是就近招募的本地人，战斗意志和作战技能，根本不能同旗兵相比。而旗兵那烂样儿，我就不信他们能挡得住咱们！”

第五百章大秦的官儿上任头两难

同时间，遵化城外黄土岗处。

几个遵化营军官正在叙话。其中一个说自家兵力也有一千多人，器械不缺，还有两门54mm火炮，必能挡住秦军，保住大清皇陵。而另外一个年长些的军官则是抱有不同意见："挡住？靠什么当？我们这些天虽然招揽了不少人，但是也只有老兵像些样子，其他的能拿稳枪就不错了，如何挡住秦逆的一千多人马！"

"而且他们还有迫击炮和重机枪，我们虽有两门54炮，也是绝对处于下风。我们拿什么来挡？"

听的身后军官你争我吵，保山此时也是心理极为复杂，身为八旗新军第二镇第一协第二标的副标统，他出身正黄旗贵胄之家，为了报着东皇陵，粉身碎骨保山也是不顾惜的。可他怕自己就是死了，东陵也保不住呐！

如今清弱秦盛已然是大势所趋，东陵自己即使能保着一时，也保不住一世。只要秦军一根指头摁过来，整个遵化旗兵就是飞灰湮灭。

就在保山等人愁眉苦脸的时候，方大猷、岳明镜等人却是笑容满面，自从起兵以来，他们就是一帆风顺。蓟州不战而降，距离最近的平谷县，衙役绑着知县直接投降。蓟州义勇军席卷了蓟州、平谷、三河，三处州县。总兵力已经扩充到了三千人。

那岳明镜，去年来蓟州之前只是一个中尉副中队长，现在则执掌三千兵，回到部队里至少能做个少校大队长。

此次蓟州义勇军杀来遵化。是方大猷完成任务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义勇军起了两千兵力，其中属于上仓店镇的老人就有五百人。

所以部队能够顺利的扫荡了遵化。一路往海边打去，自己手下兵力扩张到万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于遵化的旗兵。岳明镜没有打算劝降，方大猷作为军情处的人，更清楚保山是个什么样的态度。谁也不想多废话，直接让部下做好各种准备，准备强行进攻拿下遵化。

……

遵化处于燕山南麓，北倚长城，西顾北京，南临津唐，东通辽沈。是京津唐的腹地。这个地方山势众多，是半山区，境内地貌呈“三山两川”之势。而遵化州城，正坐落在山脉包围的河流平原区。

州城边上没有大山高岭，只有几个零星的土岗。

“要拿下遵化，必须先下黄土岗。清军现在正抓拉壮丁修筑工事和挖掘战壕，我等需早日下手。断不能让清军准备妥当了，白送将士性命。”

方德成是方文东的亲侄子，在义勇军中做一队长。现在则便成了一大队长。“清晨我去前线看

过，清军工事挖的很仔细，要是等他们完成了再强攻，怕是伤亡不会小了！”

“所以咱们要打就趁早打。岳教官。我请带所部为全军前锋，进攻黄土岗。”

战事就在这一刻决定。

方德成从岳明镜那里出来，就立刻到了自己所部。然后义勇军整顿武备。蓄势待发！

黄土岗位于遵化州城外四里处，高不过百来米。从天空俯瞰，就似一个大土包。但是这个土包却是有些险要。而且地理位置特殊，正好当中遵化的正当面。

然而这里拿不下，清军两门54炮部守在这里，那秦军就蹦指望从西面攻取遵化了。

所以，拿下黄土岗不一定就能拿下遵化，但要拿下遵化，就必须拿下黄土岗。

下午四点中，太阳偏西，义勇军开始对着黄土岗发起试探性的进攻。

岗上的两门54炮果然给进攻的义勇军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可保山使用火炮的手段着实太低劣了，两门火炮赫然坐落一地，两个多小时里不见动弹。

当然，保山自己不这么看，他还为自家炮火威猛感到兴奋呢。帮助黄土岗守军轻易地打退了义勇军三次进攻。

夜色暗下来以后，义勇军的迫击炮悄悄抵近到黄土岗下，对准清军54炮所在地，待得一声令下后，轰轰轰，接连速射五发。然后立刻转移位子，对着刚才炮击的坐标再是五发急速射！然后方德成挥兵猛攻黄土岗。

黄土岗位置关键，保山在这里布置了手中一半的兵力，规模都不小，但过半是新兵。就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能端稳枪就算不错了，实在不堪大用。

而两门54炮的威胁解除之后，义勇军的火力对于黄土岗的清军而言就已经是强大猛烈的了。迫击炮、重机枪、手榴弹，当守军陆续出现伤亡后就有些撑不住了，不得已保山把手中一个旗兵队调上了黄土岗。

第二天天色还没亮，已经一夜没睡的保山再度派人前往黄土岗视察战况。

当天色微亮的时候，去查看情况的人终于急急忙忙忙的跑回来：“大人，黄土岗上的兄弟伤亡极多，怕是要撑不住啊！”

让保山禁不住起了满脸的黑线！

天色大亮时候，黄土岗已经落在义勇军的手中了。可惜岗上的两门54炮真的是被炸毁了，不然立刻就能起炮轰击遵化。

到了中午时分，整个遵化的防线已经是千仓百孔！

“大人，我们撤吧！遵化守不住了，还可以去承德。”面对战局如此败坏，众军官们开始劝保山跑路了。

跑三心中也是矛盾着，从心底里他不愿意跑，他想跟义勇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但现实让他明白，这仗是不能打了，不然身边的这些混账东西，一点都不顾皇陵安危的混蛋，就可能把他绑了，或是自己捆了丢在这里，自己带人跑路！

就在保山犹豫着的时候，他身边的几位军官对视一眼后，就见两人一扑而上，压倒了保山。真跟保山想的一个样，他被绑起来了，而且还被丢在了遵化州衙。他手下的军官不带他一起玩了。保山成了义勇军的俘虏，然后在无数人眼前被砍了脑袋。

“好，今日一战，直隶东北就大局已定！”方大猷极为高兴：“给站长报喜，就说我部幸不辱命已攻克遵化州，来日就扫荡永平！”

消息传到北京站站长杜德贵手中的时候，杜德贵人已经跟在刘暹行辕，做个随臣了。

收到攻克遵化这个消息的时候，杜德贵正跟刘璈在用午餐，当通讯员念出了这个大好消息后，一边的刘璈笑容满面：“杜大人果然知人善任，方中校也不愧是你的心腹爱将，短短数日即下遵化。如此，直隶东北可安也。”

刘璈在左宗棠投降之后，很快就被刘暹所用，旋即就被定为大秦第一任的顺天府尹。因为刘璈在台湾被囚的那段日子里，可是对秦军的政治、法律等书籍钻研甚深的。他这么做的本意本是刘璈想从中早出漏洞，好唰落秦军的颜面。却想不到现今成了他就任高官的原因了。

顺天府的地位被刘暹定位等省，正二品大员。年纪才四十来岁的刘璈，前途无量！

他跟已经就任浙江巡抚的袁保恒两人，可谓是左宗棠所造楚军在政治上前景最被看好的‘延续’了。

那一样被刘暹收入囊中的刘典，则成为了秦军

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待到霍广正从军中去职，刘典也就能顺理成章的入主其中了。

至于霍广正，这个成长的令刘暹都为之惊喜的表弟，工商部以及将来的内阁才是他真正地施展之地。

多次远赴海外采买器械的经历和见识，多年着手秦军后勤的心德，在刘暹地位巩固，无可动摇的现在，一直留他在总后勤部太过屈才了。

而且霍广成已经是新编近卫旅的旅长了。霍家的领头军全集中在军中不好。对霍家将来的发展不好。这不是刘暹要忌讳霍家，而是时代变了，他现在除了一点点引导中**事力量上的强大，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模样，则是毫无把握！

是英法的民意，是日本的那种政治家族与财阀的结合，还是美国的财团式……，他根本说不准。

反正刘暹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皇权力量会不断的

在政治上弱化。而官员和财富的结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历来就有‘官商勾结’的传统和意识。

霍家是皇室的亲戚，让霍家更好的发展，说不定百年以后，霍家就会成为弱化了权力之后的皇室的一支助臂。

杜德贵脸上挂着笑容：“方副站长这个人，虽然年轻，能力还是有的！”

“刘大人，按皇上的意思，义勇军是要被吸收的。里面一部分人被纳入军队，另一部分则成为地方警察。您看是否可以让方副站长从中挑选一些有意地方的人才。这警局今后的份量很重，必须掌握在精干之人手中啊。”

杜德贵已经卸任了北京站站长的位置，他就要成为刘璈的第一副手了。

而刘璈对于这么个出身的副手，内心表示压力山大。

“最多一个月，东北部即可平定下来。北京为定鼎之都，警局确实是重中之重。但是财政的税制改革也要尽快覆盖相应的控制地区！那些隐田、皇庄什么的，杜大人当多多用心啊。这些可不仅是税收，将来还是我等的晋身之本！”

新秦地方政府设立，每人地方官头一个要头疼的就是该如何查清隐田，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农税上的分节收税与商业上的税收改革平安铺开。

第五百零一章财大气粗刘皇帝

“皇上，山西大同站来电！”

通州城里，刘暹接到了山西大同传来的信报。展开一看，笑容堆上了他脸上，“伍立群干的不错么！”把长城内外的二十三路马绺子都聚拢在一起了，而且其中没有恶名昭彰的一些该杀之辈。聚拢各部的头首纵然称不上‘替天行道’，也没人滥杀无辜！这标准就可以了。

二十三路人马，加上大同站自我的经营，能够聚集起三千多骑的马队。如果猛然的爆发来，绝对是可给西来的满清造成很大麻烦的。

现在据刘暹所知，八旗的大队已经抵达了宣化。然后兵分两路，有三万大军拱护着满清皇室和大多数的八旗王公贵胄去了张家口，而超过六十万的八旗旗人则在一万来兵力的保护下，打保安州去西宁【现阳原】，直入山西大同府。

满清在大同驻有重兵，总兵升泰是蒙古正黄旗人，手下大同镇颠峰时期的总兵额高达一万五千人。现在经过整编也有十一个营头，六千人之众。士兵大多装备了后膛枪，并且炮兵装备了二十四门火炮，其中54炮一十六门，75炮八门！

这支清军虽然九成以上的兵员是汉人，战斗意志相当可疑，但到底基本盘在那里呢。如果五万清军抵到了大同，大势压顶之下，这六千人肯定是绑在了清军这艘烂船上。不是说他们能起到多大的坏作用，而是图为清军增添了一份力量。

“三千多人马，如果是对西宁猛击……”刘暹眼睛里闪啊闪的。可惜啊。无线电报还遥遥无期。这让刘暹的‘才能’发挥受限制太大。

“算啦！”

半响，刘暹一摇头。自己已经幸运到家了。得陇望蜀的事儿就别干了。“把朝鲜的使臣带上来。朕要见他们。”

闵谦镐、金弘集等人抵到天津已经多日。刘暹晾着他们，也让他们好有时间看一看秦军的威武。

……

大同。阳高。

秦军在大同的最高官员，军情处大同站站长伍立群。此时一身秦军中校军服，气质迥然，刚武有力的站在大同义勇军会议厅的门前。他是伍金柱的侄子。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在中国从来不是虚话，尤其是军情处这种从小小的情报点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庞然大物。

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多少像伍立群一样的秦军子弟分撒到了全国各地。这些人中有失败的，有打不开局面的，也有成功的，打开局面的。

失败者的名字已经为人忘记。被记着的永远是胜利者的名号。王庆、伍立群、杜德贵等皆是如

此。

义勇军的指挥部在阳高中西部的丰碾山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现在这个地主已经被消灭了，这处宅院也就是义勇军的指挥部了。而会议厅就是地主家原来的正堂。

赤旗飘扬。在一众穿的样式各异，反正就是一个土字了得的各路马绺子头领映衬下，一身整齐军装的伍立群显得是那样的鹤立鸡群。

而各路马绺子头领见到军人气质显露无疑，跟往日自己见到的笑脸亲和的伍立群伍大掌柜大相径庭的样子，再看到随在伍立群身后那一队身着秦军军服的卫兵之后，每个人也同时受到了一种震撼。

这是官对匪的震慑，这是官对民的威压！

随着伍立群走进会议厅。所有人都躬身行礼，还发出了一阵‘叮当叮当’的腰刀碰撞的声音。这就是伍立群这些年头里笼络到的全部人马了。

他们此刻还不是大秦的兵。大同站也没能力为所有人全都准备秦军军服。可他们这群首领能够特殊对待，今天会议厅里他们就会接到各自的告身，以及属于他们的军官服！

一个小时过后。所有的人再度汇聚一堂，颜色已经全变了。一系的军绿，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一支军伍。虽然那些个军官依旧还坐没坐样，站没站样。伍立群这种只是在出发之前被集中训练了一阵。眼下军事技能可能仅仅限于会站军姿的家伙，都比他们更像军人。更衬军装。但是那些马绺子头领自己可不这么认为，打今儿之后自己就是官儿了，就是新朝朝廷的人了。这一身儿衣裳就是那‘朝服’！这群穷人家出身，马匪行干活的官爷们，真真是喜欢死这身军绿军装，真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能穿着。

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他们都出人头地了，他们当上了官儿，就是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了。

不过义勇军跟秦军的最大不同处，就是编制和

建制。

蓟州的义勇军，方大猷掌控能力强，就能按照秦军的建制编制大队。这里，伍立群对低下各部的掌控力较弱，那就各部维持原样不同。只从中选出四个有威望、名头高的人，建立了他下面的二级指挥单位。但也只限制于松散的‘指挥权’！伍立群自己依靠大同站自身的实力，加上三股态度最好的马绺子，形成了自己的直属力量。

然后以此来催动余下二十股马绺子的行动！

……

成都，四川总督衙门。

四川总督吴棠和成都将军魁玉正并肩站在书房后壁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面，各自拿个放大镜在细细的看。这是一幅四川省的地图。

自从当初石达开兵进成都失败后，十多年了，成都再一次陷入了兵锋威胁之中。而现任的四川总

督吴棠和成都将军魁玉，比之当年的骆秉章和崇厚来，形式可要恶劣的太多太多了。

秦军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这西南之地，屯驻重庆的湘淮军与秦军勾勾搭搭，眨眼就可能反戈一击。而吴棠与魁玉所能依靠的大清朝，现在还是那样的风雨飘摇。

两人如今能够依靠的只有手中的川军和成都的八旗新军。

但川军已经被汉中的秦军多次击败，提督唐友耕几乎丧失了信心。八旗新军则满打满算不足一万人，依靠这点力量来抵抗刘卓北上的大军，太螳臂当车了。

云南东部、北部和贵州全省已经被秦军平定，刘卓所部秦军加上贵州归降的起义军，总数超过了七万人。而云南西南部的太平军，根本动弹也没见动弹。

连刘卓都不清楚石达开跟刘暹倒地有了什么样

的联系。他只知道刘暹已经向石达开那里派出过两次特使了，而石达开更向刘暹派出了五次特使。

但两军具体的达成了什么协定，他丝毫不知道。刘暹也没命令他对石达开输入军火弹药和粮米物资。

反正刘暹要他放心大胆的杀去四川，如今已经到了要解决西南问题的时候了。

因为英国人现在于阿富汗的战事进行的非常顺利。希尔.阿里已经死去。其子耶古卜继承阿富汗王位，与英国人签订了《甘达马克条约》，阿富汗从‘国际公法’上讲已经沦为英国的附属国。

刘暹很怕英国人再对西藏动手，造成既定事实。那样要迫使英国退出西藏，除了打仗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刘暹可不愿意看到时局走到那一步。他现在就要解决掉四川的问题，然后组建高原兵团，派出一千人左右的部队入藏。

于是，吴棠和魁玉也就迎来了人生最大的危

机。

五万秦军杀奔而来，这根本不是川中清军可以抵抗的。

两人目光都集中在了资州一线，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清军诸军名号，就收缩在资州州城、明心寺、官斗山、水晶山和沱江右岸的苏家弯等处，勉强摆出一个防守的态势。

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秦军自从进入四川以来，其左路纵队连续占领叙州、自流井、南溪、江安一带；右路纵队拿下了怀仁、泸州、富顺，两军于隆昌会师，进逼资州。

这一战如果不能阻挡秦军北上，怕要不了旬日，秦军就可以杀到成都城下了。

吴棠和魁玉都清楚，现如今是枪炮的天下。往昔可以持为屏障的城墙、险要，现在根本挡不住秦军的大炮。

如果事情不济，成都不足为凭，吴棠会怎么做且不说，魁玉是已经准备带着成都旗人跑路了。

停驻泸州的刘卓，这个时候正在斟酌的用词酝酿着发给刘暹的电文。

接下的资州一战将是四川之战的重中之重。他准备把云贵，主要是贵州的义军都给消耗掉。这些人虽然经过了精简，却还有两万余众，占据了此次北上四川之军的一半。

虽然他们全都被秦军收拢，可是部队的性质没有大的改变。主要是秦军对于贵州的义军一直都是笑脸，不想事情要完了的时候，突然变恶脸。这些义军在地方上都有不小的根基和基础，为了来日尽可能好的管理贵州，刘暹暂时没动这些人。

但刘卓不会傻到以为刘暹就一直会忍下去。自己要早点为皇上处理好这件事，也当是为皇上分忧解难了。

所以这一回资州之战，刘卓并没真心做战前计

划，因为他的‘计划’只有一个——猛烈进攻，死拼硬磕。

两万多人拼光了干净！

就算朝廷要为此付出相当一批抚恤，对于大秦也没啥子。

刘皇帝财大气粗着呢！

第五百零二章大出血的朝鲜

“下国小臣闵台镐、金弘集、安骥泳，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通州衙门花厅，刘暹见到了朝鲜来的正副使和书状官。在朝鲜长久以来的入华使团当中，这三位被称之为“正官”，又称“三使”。其他成员则有写字官、医员、随行军官等组成，地位就根本不能与上三者相比了。

三个人的名字刘暹全没啥子印象，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三个人在原时空的朝鲜历史上都是很有地位的存在。

闵台镐、金弘集在原时空历史上都是‘事大党’，即是亲近中国的亲清派，现在当然就是亲秦派。

这两个人里，闵台镐是一看就知道是闵妃一党，外交部报来的资料中也证实了刘暹的猜测——

他是闵妃的堂兄。是朝鲜闵系的头面人物。

而金弘集则是金永爵的儿子，其父官至开城府留守，并与朴珪寿一起担任少年时期高宗的经筵讲官，是李熙老师的儿子。李熙对金弘集很是看重，同时金弘集与身为亲中派的大院君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金弘集最终拿下了此次出使中国的副使之职。

最后的安骥泳则纯粹是大院君的人。曾任巡抚营从事官，随梁宪洙上抗击法国入侵。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忠实支持者。

华夏是朝鲜千年的宗主国。刘暹也是朝鲜的皇帝，满清已经被朝鲜弃之如履了。闵台镐、金弘集和安骥泳三人对着刘暹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并没有过错。

“起来吧。”刘暹挥手。闵台镐、金弘集、安骥泳三人再谢拜，然后才起。

作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藩国。朝

鲜的士大夫远比满清的还要顽固彻底。当然，这也是因为朝鲜至今还没受到深刻的教训。

三人当中的闵台镐和金弘集都属于政治上的稳健开化派。而安骥泳则是纯粹的政治保守派，敌视一切的西方外来文化。这些人为基础建立了五百年的朝鲜李朝。礼教远比明清时候的中国更为严谨死板。

刘暹都已经让臣下非大朝仪无需行叩拜之礼了，朝鲜使臣连个起身，都要先谢恩。

“神京克服在即，朕没能顾得上尔等。但是天津开阜多年，虽然横生了不少污秽、腥膻，但好的一面总是有的。尔等三人皆国之大臣，多走走，多看看，吸之善良纳为己用。当为朝鲜振兴之用，弥补有益。”

闵台镐、金弘集是倾向于改革的，刘暹这番话听了当然是心里贴慰的很。安骥泳呢？虽然是绝对的保守派，但也听得出来，刘暹话语中释放的善意，一样是感恩。

闵台镐上前一步再拜，然后道了一番感恩戴德之言，表了朝鲜小国之赤诚心意。再正式递交了礼单。

朝鲜一国为了卖好华夏，为了消除华夏可能存在的对自身之意见。可是大出血了一会的。朝鲜国内能与中国往来的货物，最可靠的就是山参。但是进攻不可能只有山参的。

满初时候规定，朝鲜进贡贡品为：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绵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万匹，布千四百疋，米万包。

随后，随着满清在中国站稳脚跟，朝鲜的贡品已经大大被减少。到雍正时期，原本规定中额数不变的仅有一项：鹿皮百张。额数增加的也仅有一

项：大小纸二千五百卷增加到五千卷。高丽纸的质地是很不错的。坚韧、光洁，受墨微渗有韵，宜书宜画，且有镜面及发笺等多类品种。《纸墨笔砚笺》称："高丽纸以绵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很受中原文人墨客之喜爱。

其余八项均都大幅度减少：水獭皮四百张减为百张；腰刀二十六口减为十口；五爪龙席四张减半；各样花席四十张减半；各色布万二千疋减为三千二百疋；各色绵绸二千匹减为四百疋；米万包减为四十石。

总价值几乎不足初期的十分之一。

现在是朝鲜第一次对大秦朝贡，东西比满清规定的多得多，他们可不敢照着二百年前的旧例来。

首先添美女一十二人，然后老山参千斤。是的，千斤。

这可没一点噱头。

满清与朝鲜二百多年交往，除去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朝鲜最重要的就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这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因为每包人参为10斤，朝鲜允许到中国的使团——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而那个使团人数常年就没低于200人过。

所以这个数目虽然让刘暹本人也很吃惊，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货。

貂皮500张、水獭皮500张、青黍，也就是青鼠，松鼠的一种，皮货1000张、鹿皮1000张、豹皮500张、虎皮20张；

海参、鲍鱼等海产干货，各五十担；

金1000两；银10000两；腰刀一百口，顺刀一百口。朝鲜刀的精品质量不错。虽然，这标准对应的是二百多年前。

纸类10000卷；

五爪龙席，各样花席，白绵布，各色绵绸，各色细麻布，各色细布等等，纺织类的全都是翻倍，甚至更多。

上等的精米十万包，并且朝鲜还准备了二十万担粮食运去了辽南，以支援登陆此地的秦军大部队。

再有胡椒、白矾、干姜等药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苹果、柿、栗等干鲜果品，贡品单上全都是以百担做计量单位的。

这绝对是朝鲜的大出血。统计一下，贡品总价值以朝鲜价位计算。接近五十万两。

“李王有心了。”

刘暹很满意，语气都比刚才更加的亲缓柔和。朝鲜三个使臣心里也振奋的很。朝鲜不怕付出的东西多，只怕刘暹不高兴。刘暹高兴了。那此间物品再翻上一倍又如何？！！！

“朝鲜自秦汉而到今，两千年藩属，为我华夏心腹。你国赤诚之心，朕感有身受。此间是朝鲜入朝头始，贡品丰盛维系下国之心，朕就受用了。但及来年，毋须如此奢费。中华文德礼仪之地，藩属之臣，在心不在贡物。

此朕金口玉言。尔等回转国内，须与李王分说。”

刘暹现在看起来一派道貌岸然。但实际上于内心里，他何尝没想过一口吞吃了朝鲜？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国家吞并土地最后的机会了。等到再过一二十年，民、族这玩意兴盛流传起来，再想吞并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就难了。

只是朝鲜两千年来大多时候是独立自主的，吸纳接受了儒家文化以后，朝鲜本身已经形成了自我独立的意识。强硬的将他吞并下去并非上策，就跟眼下的越南一样，刘暹要以一种国家、民间经济、政治、生活上的全方位的优秀和领先。吸引朝鲜、

越南之人拜求着向往中国国籍。再提倡华夏文化圈消除贸易壁垒，完全贸易自由和彼此间开放，拿捏住各国的经济命脉，统一钱币。先形成一个‘欧盟’，再成为一个‘联邦’，然后是一家人。

这就是刘暹对将来吞吃周边国家的一个思路。但事情、时局究竟会怎样得发展。发展到哪一步，也不是他能够确定的。还是要一步步的走下去！

朝鲜使臣下去了。刘暹也要制定出一份回礼来。

来而不往非礼也。

可刘暹也是头一次遇到这事儿。他让侍从去找一份清朝时候，清廷对朝鲜的回礼物品表单来。递到他手中的是满清鼎盛时期。乾隆年间清朝对朝鲜的回赐：

印诰：玉钮金印、诰命；

御书：御笔福字、寿字、扁额等；

书籍：御制诗、《仿宋板五经》等；

笔墨纸砚：宋澄泥仿唐石渠砚、端砚、梅花玉版笺、仿澄心堂纸、宣纸、花笺、福字花笺、花绢、徽墨、湖笔等；

裘皮：黑狐皮裘、黑貂皮、貂皮等；

锦缎布匹：大蟒缎、小蟒缎、织金缎、八丝缎、红羽缎、石青缎、龙缎、采缎、大缎、妆缎、锦缎、倭缎、闪缎、素缎、帽缎、彭缎、青缎、漳绒、宁绸、宫绸、春绸、江绸、线绸、纺丝、纱等；

金银玉器珠宝：金元宝、银元宝、金钱、银钱、金铃、银铃、玉如意、玉香炉，玉笔洗，珊瑚珠等；

装饰器具：玉器、瓷器、玻璃器、洋瓷法琅器、雕漆器等；

马具军器：一等鞍马、二等鞍马、弓箭撒袋、玲珑案鞯等；

日用品：荷包、十锦扇等。

刘暹看的是满头黑线。要他回赐这些东西，搞的太出他的承受底线了。

“命令，回朝鲜单发步枪三千杆，子弹一百万发；手枪一百支，子弹一万发；重机枪十挺，子弹十万发；54炮十门，75炮十门，炮弹各配一百发。另外选军中精干三十人，给朝鲜做教官。”

这才是刘暹的风格。

而且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想要朝鲜能像‘民投’那样加入中国，必须在朝鲜朝野上下心中经营起中国良好的形象。

也只有此，才能瓦解朝鲜心中的警惕之心。

刘暹可不认为朝鲜乖乖的对自己进贡了，朝鲜

这个国家就彻彻底底，毫无保留的匍匐在自己脚下了。就是那阮朝，不也是在阮福时贬夺武仲平兵权之时，刘暹不置一词，并无进行任何的干涉插手，这才是真正的信任了刘暹。

朝鲜人肯定也是如此。惧怕崇敬之中，带着暗中的警惕！

第五百零三章天津新见闻

就在刘暹于通州接见三位朝鲜使臣的时候，一艘从日本长崎过来的客轮在天津港口缓缓靠岸。四十二岁的前满清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漫步走下船来，早已经在码头等候的黄遵宪快步迎了上去。

“子峨兄，一路辛苦！”

黄遵宪小何如璋十岁，三年前何如璋首任驻日本公使的时候，黄遵宪为是时使馆参赞。后者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举人功名，并且是排名在一百多名后的举人功名。之所以能成为使馆参赞，离不开何如璋的力荐。

而黄遵宪之后两年在日本的优异表现，也是他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大秦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最大的原因。可以说，何如璋对黄遵宪恩深似海。

两人都是广东人。

黄遵宪父亲黄鸿藻还在北京户部任职，黄遵宪去日本不过一年，刘暹起兵，首先就拿下了广东。黄鸿藻家族亲眷多在老家，由此不被满清信任，郁郁两年辞官退出仕途。

像黄家这样的身份，他们始终是在北京站的视线之内的。黄鸿藻或许没太大的才能，但为人较清廉，有这点优势立刻就被定为可被拉拢对象。当机北京站就找上了门。黄鸿藻那时已对满清彻底失去信心，战场是秦军也是节节胜利，一副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两边一拍即合，现在黄鸿藻已经是秦军财政部诸多官员中的一人了。而黄遵宪接到老子的传书后里不得不辞别何如璋，改换了门庭，也是管路亨通。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县湖寮人。我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他也是秦军的拉拢对象，刘暹许以外交部副部长之位。只是何如璋是李鸿章一线上的人。不愿背李鸿章而去。直到今日才正式从日本返回，虽然名头已经换成了大秦驻日本公使。回来也是述职，但毕竟有大不同的。

……

当晚，天津一处小院里。黄遵宪为何如璋洗尘接风。宴席上的菜肴不多，并很精致，都是味道纯正的粤菜。

何如璋一别中国三年，身边带去日本的那个厨子也是京里寻的，做鲁菜很行家里手，粤菜就不行了。现在藏到家乡味道，这顿饭他吃的很愉快。

用过晚饭。又奉上茶果，两名黄遵宪奉送的歌伎作陪，唱曲行令。何如璋惶惶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回到中国了。

由旅途劳顿，何如璋第二天起得很晚，接近中午方才起身。用过午饭，便和来伺候的管事说，想在天津城转转，顺便再去租界拜访一下居在天津的故旧。就是不知道此地地面是否安静？

不久前秦军才拿下了天津。何如璋感觉天津不会太安份。问要带多少人出去为好？

管事笑着回说。“何大人，天津地面安静的很，老爷只管放心游玩便是。”说着忙不迭的叫人备车。

何如璋在日本坐的都是四轮马车，想到自己在北京时坐的旧式马车。就感觉心里一阵阵发紧。昨天他们回黄府的时候坐的是灵活的黄包车。因为黄府距离码头不远，而且路上是属于天津的繁华阶段，人多。以黄包车载人。更是方便快捷。何如璋还没坐过黄家的马车。向自家随人扫了一眼，随从连忙赶上去对着管事低语说了几句。

“不碍事。”管事的说。“这也是四轮马车，广西产的。比小鬼子的强多了。现下新朝不兴坐轿子，老爷们都做这个。”

黄家的马车是广西永生车行出产的最新式马车，不仅增加了板簧的数量，轮轴上安装了滚珠轴承，车轮改成了实心橡胶轮胎，马车的内饰也做了一定的改进。至于车子外观则是黄家自己找来的巧手工匠细工装潢的，大方中透着奢华。

因为家里马匹数量有限，这种车也只卖了二辆，平日里不用，只作礼宾之用。

“这倒和日本的马车更为舒怡。”何如璋坐在车内，屁股下是欲拒还迎的弹簧垫子，感受着车内装潢、装饰，立刻就辨出了好坏。

因为是夏天，车里的内饰，多是清凉滑爽的竹藤和纱。

车窗用得是玻璃镶嵌，再罩以绿色的纱窗框，另有细竹帘供遮阳用。车内除了对坐的两排椅子之外，侧面另设矮凳。这是专为大明的国情设计的。马车速度快，小厮婢女不可能象坐轿子一样徒步跟随，若是同坐车，一般的老爷官人怎么肯让下人和自己比肩而坐，所以特为设计了两个矮凳。

何如璋的一个随从现在就坐在这矮凳上，忽然他眼睛一亮：“老爷，这车上还真是稀奇！”

说着伸手打开了车壁上的暗柜，打开一看，里

面是二个藤壳的瓶——昨天他们在房间里就认得了。这是热水瓶，刘暹指导研发下的又一项新发明。滚烫的开水放在里面过一晚上倒出来还是热得。

有了这个东西，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随时随地都有热水。何如璋嗜好喝茶，随从觉得这东西比起镜子之类的一样玻璃东西要实用多了。

一个瓶里是开水，另一个大口瓶却装满了碎冰。除了热水凉冰，尚有玻璃杯、茶叶和红酒、白兰地等。

黄遵宪人在外交部工作，家里本来就多有准备洋酒。虽然在天津，他自己也是刚刚转到不久。

马车出了黄家，直上大路。道路开阔、平坦。昨日回天津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这点。只说交通，根本就没一点战争的痕迹。而且听说秦军规定，人马车流靠右行驶，并且在宽阔的官道和新修的道路上，还会分人行道和车行道。

虽然违规者罚钱这一点颇受争议，但无疑效果很明显。

今天天气很好，烈日虽炙，但做工的，行商的，或徒步推车挑担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天津城市井之热闹，比之战前似乎并无逊色。

行车不多会就停住了，管事的从前头位置上下来禀告："何大人，已到了老耳闸。"这里是秦军入主天津以后，在城区里开的一处市场中心。

实际上就是总后勤部跟两广江南等地商户勾搭，一个军方利用权利赚外快的地方。

刘暹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总后勤部干的别太过火了，他也不去管的。而真到他不得不管的时候，有人就要掉帽子甚至是丢脑袋了。

"何大人，您看是在这里就下车步行呢？还是把车直接赶到市场里？"

"就在这里下车。"何如璋已经看到不远的地

方，那一片停放车子的地方。黑压压的怕是要有好几百辆之多。并且何如璋还看到一些车子前头插的外国小旗。这样的马车只会是洋人的车子！

下得车来，只见一道灰色的堤坝横贯河面，那就是新开河与子牙河交汇点的老耳闸。再望过去不远处，河岸边就是一大片的红色的房屋，外面只草草环绕着一圈铁丝网。

同样距离何如璋不愿的河边码头，两座他熟悉的蒸汽吊车耸立在岸边。在日本他不止一次见到过这种蒸汽产物，每次观之都感觉自己所学的桐城古文不能满足于时世变化的需要，而可怜可叹，整个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在埋头古籍。而不是真正地抬头来看世界！

“何大人，请里面走。”

黄府管事的今儿就是向导。带着何如璋看看改换了主人后的天津有何变化。

何如璋是带着一点挑剔和抗拒的心来看待天津

的，这也是他对新朝的态度。大势所趋之下不敢违逆，但内心里是怎么想的，就谁也管不到他了。

可是市场中心的繁华很快吸引了何如璋的目光。这里的繁华当然还比不上沪上广州。但是房屋之齐整，道路之平坦，卫生之整洁，却是前所未见。市井的气象比之他印象里的日本长崎，尤要兴盛勃发。

这里的路面干干净净，不要说垃圾，连个果皮都找不到，街面更是没有积水。两旁的行道树和遮棚虽然不宽大，已经能提供些许的遮阴了。

并且这里沿街还竖立着一个个高杆。何如璋在长崎和东京都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知道这是路灯。没想到秦军似乎临时设置的一个货贸地点，竟也配备了这些。

“何大人别以为这是奢侈。这些路灯和相应的灯油、人工以及损耗，全是由这市场的监管局负责。此处市场，自设立之处，每日不知道要成交多少货物，监管局收银子收的手都疼。路灯些许耗费

算什么？还有这沿街的植树与遮棚，小菜一碟。”

管事的说起这处市场来语气真羡慕极了。路灯这东西沿着大街这么一字排开，这份气魄他过去只听说过宫里才有——他在京师时听太监闲扯的时候说过，宫里的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大红灯笼，每晚上都点着照亮。

实际上也是太监在唬弄外面的人。

何如璋心理面感叹着。这么个集市之地，点路灯未免太过奢侈。就算夜市兴旺，商家也会自己点灯，何必多此一举。有这银子不如放在别处干些事实。

无论是打码头出来，还是这一路行来，何如璋也看到过不少无家可归之民。万幸现在是夏季，如果是寒冬时，不知道多少人命就没有了呢。

漫步街上，路上行人不少，有穷有富，各自奔走忙碌。其中既有本地的商家，也有外来的商贩，听起口音就可知道，更有不少衣帽整齐的外国人。

而这些于何如璋印象中都是眼睛长在脑门上，傲慢自大，多有不法之事的洋人，现在却是和和气气，正正规规的谈着生意。那耍狠放粗，蛮不讲理的样儿，何如璋一路走来愣是没见到！

第五百零四章这是中国都在改变

北京在打仗。直隶许多地方都封禁了。总后勤部里外沟通，在这儿做的是垄断生意。洋人或是外面的商贩想把货物送出天津城，去南、去北、去西，都总后勤部说了算。而唐山、遵化、保定、河间等州府县城的货物，想运到天津来交易，也要听从总后勤部的令。

也是霍广正脑袋灵活，没有自己一部吃独食，把整个军方都拉到一起了。否则内部肯定会有闹腾。因为这地儿简直就是个聚宝盆。

就刘暹所知，整个老耳闸市场总后勤部投入不下二十万银元。可是这才立起来仅仅半个月，总后勤部的账面上就多出了二三十万两银元。而先前的二十万投入，那些简易房和地基建设，已经全给抹平了。

何如璋观察的很细致。这个市场不仅有谈生意的大鱼，还有零星买买东西的小虾米。稍加留心就

会发现，虽然所有人都已经剪了辫子，而且穿戴也都不怎么样，但是细节上还是能看得出具体的从业的。

穿着西式衣裤，样式却迥然不同于西方的西服，更似军装样式的便装，腰里甚至还挎着一个皮匣子，疑惑是挂着短剑的，当是士兵之类；戴着藤盔帽，腰间挂着短棍，也是一样的衣着，穿戴整齐的，大约是黄遵宪口中的警察；而戴着草帽，挽起裤腿的，不用说就是农民和苦力了。最后也是军装样式便服，衣着整洁，穿戴得一丝不苟，但是没有军伍气息。还多半还挎着个布包的，何如璋却是看不出是什么来路。便问那管事的。

“这是新朝的书办、吏员。”管事的果然知道，“专替新朝办事施政的。新朝又叫说是公务员。只需是识文断字。愿意学新朝的规矩者，皆可入职。”

“往日诸多的穷书生和庙门、街口给人替笔捉刀的，不少人都因此入了公门。门槛太低了。”

“就是往日衙门里的书吏一类人了。”何如璋点点头。

“是，也不全是。”管事的知道眼前的这位何大人是刚从外洋回来的，对于新朝的一切规定所知不多，或是说不清楚。道，“新潮新气象，不像前朝，有官有吏。阶级分明，不可逾越。新朝无有官吏之分，就是最基层的公务员，只要事儿做得好，也能一路升到一品大员去。”

“所以虽然都是书办，但还是要分三六九等的。”

“这天津是副省级的定位，天津知府是正三品顶戴，天津政府里的一些人，做的就是过去吏员和幕僚师爷做的一些事儿。但不少人级别比知县都高。

外交部也是这样。我家老爷的秘书，感觉就是过去的长随加润笔的幕僚，都是六品的顶戴。

新朝不兴捐官，这顶戴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官

衔。”

“这么说咱们着拿眼在市场上一扫。看到的可能就是五六七品官了？”

“那可不是。”管事的趁着说。

何如璋点点头，内心感概，新朝这种官制看似冗官。可实际上却分去了官员太多太多的权利了。环眼看新朝，再美那个人跟前养着一大群幕僚。这些幕僚朝廷都替你养了。连官面上的长随都给你养了，秘书！同时。过去官员分散给幕僚的权利，朝廷也替你分了下去。有规有制！

忽然何如璋整个人一呆，因为他看到了两个穿着一样衣服的女人。

这大秦还有女官吗？贤弟怎么没跟自己说过？

“怎么？新朝还有女官？”

“这却不曾听说过。小人只晓得宫里的娘娘跟

前有些个女官。这俩却绝对不是。”管事的语气很肯定。当新闻一样的告诉他，“新朝老早时候兴办洋务，招有女工。些许年下来，女人一样有当管事的。

北地这两年遭灾，百姓多有流民。南方的一些厂子就跑来招工。只给寥寥工钱，契约一签却都是三五年长。有些厂子作坊还专招女工做活，有几个女管事不足为奇。”

何如璋眼睛眨了两眨，点头表示理解了。

当下不再见怪，只在市场漫步游走。这里商铺林立，各种货色齐全。何如璋随便进了几家看看，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这里销售的各种货物，放在他眼中倒都平常。只是价格确实要便宜一些。甚至是对比在日本相同货物的价格，且不说质量，这地儿也是便宜了一大截。

眼见前面就是一处五开间门面的大店铺人进人出极热闹。何如璋漫步过去，只见店门口有四名穿着蓝布衣裙的女店员，两两分列左右，不时用各种

方言招呼客人，一会广东白话一会是京片子，一会又是南京的官话……

何如璋暗自皱眉，这做买卖还有用女人的？简直有以色相招揽之意么。

但是走进去了就发现所谓色相招揽是无稽之谈。这些女店员极为规矩，神态庄重，身上无有半分轻浮之色。而里头的伙计儿，男女掺半，那些女子不说个个都是膀大腰圆、枯皮白发之辈，也绝无哪个有婀娜之色。

“这位老爷，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吧？各种畅销中外、新鲜好卖的货物，拆零整趸皆可，咱们店里还代客包装托运，量大从优。”

一个男伙计看到何如璋正在驻足观看，赶紧过来热情宣传。何如璋也不推辞，干脆跟着他的介绍走看了一圈。

这店里规模不小，比往日他所熟悉的大多数京津、广州商铺都要宽敞。

种类货品也多。小到缝衣针、粗布、毛刷，大到布匹、食盐、白糖、机械，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列在一旁的货架上。看得到，摸的着。如食盐、白糖等物还能品尝滋味，每项货物旁都张贴着一张白硬卡纸，上面写着零售、整箱【件】和整批的不同价格。最后还有一个‘量大’，写着‘面议’。

各种货样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仔细看来大多数是日用百货和小型的机械产品。何如璋所知道的飞鸽牌自行车，以及他来时坐的马车，和昨日去黄府时做的人力黄包车，还有他这等人必不可少的怀表、座钟等等。至于纺织器械、蒸汽器械，价格多是面议。

顾客就在这些货架前选货，以后标价的一律是不还价的。看中了，店伙计当场开票，顾客拿票到中间的柜台上去付钱，换一张小票，往后走去。何如璋想来该是去提货了。

他这么一说，黄府管事的赞道，“正如大人所

料。这里的规矩就是前面店里看样付钱开票，到后面凭票取货。”

“只有货样，质量自好。可若后面取到的货色和货样不合，怎么办？”

“那就要看是谁家开的店了。比如这家店，这是秦氏下属的店铺，是皇爷开的店儿。这个是绝不可能的。这里的货色绝对是整个市场最实诚可靠的。”小老百姓对于皇权果然还充满了敬畏和信服。

何如璋随后又问了个问题：“这标价里的‘元’是什么？银洋吗？”价格后缀的除了‘两/白银’这个字样外，还有‘元’。如果指的是银洋、银元，民间用的单位称呼更多的是‘块’吧。五百块大洋，一万块大洋……

“指的是华夏银行的华元。天津华夏银行分行已经开张了，想要华元，拿银子去兑，要多少有多少。”

何如璋恍然大悟。想起来了，中国还有华元。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粮食做为‘本金’的货币。这东西出现的时候，日本朝野上下还一片的嘲讽之声。何如璋对金融了解不多，而且当时因为所处的位置，内心感触不一样，对华元也是嗤之以鼻，根本没放心上。

“这华元情势如何？民间百姓可接受？”何如璋问向管事的。因为这管事的是黄家的老人，人也是广东的。

“接受。怎么不接受。这比银子轻便，还好用。还直观，一元就是一斤粮食。而且用华元缴税、买东西，还能减免一些。现在两广、江西、两湖和福建都已流通开了。用不了多久江南和北国也都会流通的。”

何如璋不是经济学家，不懂什么叫货币经济学。但以他做外交的头脑，不会不理解纸币的推广难度和一旦推广成功之后带来的巨大好处。

就像日本的日元。

而且这种趋势还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看看欧美列强，那个国家不发行纸币。何如璋很清楚纸币最大的作用，那就是可以限制金银贵金属的交易和外流。如果这些金银可以被国家攥在手中，那么以这些金银为本钱发行的货币至少是金银本身价值的五倍以上。

“走，再去逛逛。”出了这处店铺，何如璋挥了下手。他现在兴致很不错。

走到市场中心十字路口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栋整个市场里最高的建筑——一栋三层的西式楼房，市场的监察局所在。

何如璋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市场是怎么在短短五天之内给建成的了。这里本来是后勤方面储备物资的一处地方，场地是原先平整的，所有的房屋都是拆卸便宜的简易房。

何如璋不知道具体是怎样个简易法，他只知道这种房子很容易搭建来。

总后勤部在已有的基础上很轻松就整出了这么个大市场来。原先的后勤指挥部也就成了现下的市场监察局所在了。

门口有不少百姓进进出出，站班的人并不拦阻盘问，这让何如璋便来了兴趣，想要进去看看。

第五百零五章拿下北京三面

监察局里面有公平秤，刘暹眼下只在军工系统实行了新式计重单位，民间通行的还是一斤十六两的旧制。说真的，这点上面绝对会对华元形成一定得冲击。

除外就是一个打着调解室招牌的小型法庭，里头驻扎的还就有天津法院的两名法官，然后就是一个治安室和一个综合治理处。

何如璋在监察局里转悠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今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军情处的监视范围之内，然后一点不漏的给报给了上面。

留在南京的张守炎，看了天津发来的电文脸上并不善净，何如璋在市场中心转看当然不会犯忌讳，可他跑去英租界看望满清遗老算什么？不忘旧主么？

本来张守炎还打算不拘一格，依旧给何如璋一

个外交部副部长位置干。眼下新朝外交方面的人才实在匮乏，比如跟陈兰彬、容闳商洽留美幼童接手一事，都没空出人手前往美国实地见一见那些孩子，了解一下第一手情况。只得请容闳尽快归国，商量事宜。

但现在看何如璋么，张守炎已经决定抠掉他副部长的帽子了。

这些消息也会递到刘暹的手里，但刘暹不见得会看。他现在的精力多放在战事上面，身边的侍从室会妥善规整的。直等到刘暹想看，或是有事涉及到了何如璋的时候，刘暹咨询到这方面的消息了，这份电文才会出现在刘暹的眼前。

……

七月的华北正是多雨的时候，一场暴雨又呼啦啦的下了。

密密的雨线笼罩北直隶的大片河山，天地间好像被一层雨幕包裹。混混沌沌的什么都看不清。

守在高碑店外头阵地上的清兵对这个天气是一片咒骂之音，他们是大清朝的嫡系。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苦？在这大雨天里还要驻守在野外的阵地上？

战壕中积满了泥水，泡在里面湿冷难耐。每个人都想躲进高碑店的民房里避雨睡觉。军官们连哄带吓的才把一队队很情愿的士兵派出去上阵地警卫，而他们自己则是一个个灌足了黄汤就沉沉睡去了。

虽然多隆阿三令五申的要防守高碑店的清军小心戒备，但是就如烂泥糊不上墙，清兵的懒惰和怯苦，不是上头一个命令就能扭转的传统。而且大清朝已经到眼下的份儿上了，就是‘我大清’嫡系中的嫡系八旗兵，也都丧气了，何况多军当中还有诸多的汉兵。这些人信心更加的不足，更没决战到死的硬气。自然也更加不愿意吃苦！

而且秦军夺去通州已经小十天了。并没见大动静。多军提起来的警弦儿也就放松了。以至于今个

许多的士兵乃至军官，根本不认为秦军会在暴雨当中有所行动。

人家好好天气里打也能打赢，何必六个指头挠痒，大暴雨中进攻，多出一道来。

“清军已经懒怠。今夜偷袭，必可得胜。”刘暹对周军说着，手指头在地图上点了几个点，“今夜拿下高碑店，顺势进逼北京！明日一天之内。把南面的南宛、长辛店，西面的卢沟桥、石景山，全部拿下。”

周军无有不从。虽然他认为等天气转晴了，正面堂堂正正的击溃当面之敌不成问题。可刘暹的意志就是一切！

站在周军对面的两个上校军官就是今夜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两个人毫不犹豫的对着刘暹立下保票。他们非常相信刘暹的话。刘暹既然说了夜袭一定能打赢，那肯定就能打赢。

两个整编营五千军队整装待发。他们披着雨

衣，在夜色和暴雨的掩护下。悄悄运动到秦军的阵地前沿。一切全都就位后，为首的军官掏出怀表。借着煤油灯的灯光一看，时间才凌晨一点十分。他们进攻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半。

时间还很充足，虽然接下的一小时二十分钟里他们需要泡在冷凉的泥水里。

秦军阵地距离清军的前沿阵地不过三四里路。

对面清军一处哨位里，五个披着蓑衣的清兵拄着步枪在大雨当中来回走动，他们身后就战壕，他们身前还有多个哨位。所以五个清兵十分的放松，这个时候他们嘴巴里全都在骂骂咧咧着，在这样的鬼天气下还出来站岗，一定是队官看自己不顺眼。

“老李，听说了嘛，山西闹土匪。走西宁往大同去的八旗遭了大殃了。被当地的马匪打了个偷袭，不仅跟的部队死了好几百个，连那些旗人大爷死伤都有上万，还被抢走了好多旗人娘们。”

这个叫做老李的清兵是个上了点年纪的老兵，

正一肚子火气，但听了这话后就乐了：“怎没听说。好多八旗都散了，有些都跑回了宣化，还想回北京，往秦军刀口低下钻呢。就他娘的一群废物，那么多杆枪被一帮土匪给打的七零八落。”

“再废物也是大清的自己人。这大清朝廷可是八旗大爷的天下，不是咱们小老百姓的天下。朝廷就靠着八旗跟秦军打吧。打光了，朝廷也就该散伙了！”

一旁一个年轻一点的清兵叹口气道：“那咱们也要活到要散伙的时候啊。要是被中间吃了枪子，抚恤什么的家里一个子都落不到手，真死是白死了。”

几个清兵低声谈论着，丝毫没有发现几条黑影已经在夜雨的掩护下悄悄朝他们靠近。老李头他们正谈得兴起时，那几个黑影就一下跃起扑了上去，锋利的匕首在他们的颈项上面一划而过。一下就割断了他们的气管和大动脉，鲜血直飙出来，五个清兵却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丢了性命。

他们会很吃惊，但他们永远不知道，就在自己说话的时候，位置在他们前面的哨位，已经全部被秦军侦察大队给清理干净了。

三个组的侦察兵小分队用了半个小时不到，顺利清理了清军阵地十七个哨位，消息传回后，五千等候多时的秦军士兵一拥而上，也不用太特意的维系三角进攻阵位，哗啦啦的向着清军阵地一冲，高碑店清军前沿阵地就被一鼓而下。

后方的清军重炮集群开始对着高碑店展开猛轰。秦军突击部队则继续向着高碑店主体阵地冲杀去。

锋利的刺刀，零星的枪声，喊杀声、惨叫声还有刺刀相交的叮当声，汇成一片交响。

五千人的夜袭部队，千军万马的气势横扫了高碑店守卫清军。

这跟白天摆开阵仗来打堂堂之阵不同，夜袭偷袭打得不只是人数，更是士气。驻守在高碑店的清

军多是从天津败退出来得残兵。主将成保虽然带领了一营八旗新军入主这里，可一支惨败后军队要从新蓄养出锐气，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做到的。

成保可以说是整个高碑店警惕心最高的人，但大势不可违背，所有人都一个样儿，他若要换个样儿，损害到的只会是高碑店守军的实力和军心。

今儿外面的喊杀声一起，他就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声喊着：“来人！来人！”还一边喊着一边就拎着一口腰刀就冲了出去。房门口，贴身戈什对着满脸仓惶地迎了上来：“军门，不好了！秦逆的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前面已经挡不住了，大人赶紧逃吧！”

成保劈脸就给这人重重的一记耳光：“放屁！本将受朝廷大恩，天津不能以死报国就依然羞愧难当。今日再逃，不为人也！立刻给本将传令下去，各部就地组织抵抗！一定给我顶住！”

戈什哈队长捂着脸就跑出去给各部军官传令。只是现在这么混杂的局面，到哪儿去找什么各部的

头头？到处只有狂呼乱叫好似惊弓之鸟一样的清兵。背后是杀进来的秦军，好像凶神恶煞一样挥着刺刀，刀刀见血。

不少清兵就跪在地上求饶，还有让停不住手的秦军割去脑袋的呢。

成保带着贴身的戈什哈冲了出来，在四处拼命地集合起一些队伍组织起抵抗。但也就是三四百人还听他招呼，里头大多数驻扎在他周边的旗兵，其他的都已经完全抓不住了。成保心里已完全绝望了。高碑店六七千人的部队，自己只能抓到三四百人，所有的清军几乎都要崩溃了。虽然现在秦军已经不**了。

成保如今只能祈祷多隆阿的救兵能马上赶到。不然，他也只有拼死尽忠了。

“活捉成保！活捉成保！”

夜雨当中，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了这句话。马上的，‘活捉成保’的呼声就响亮了整个高碑店，

随后又有人在‘活捉成保’后面加上了‘打下北京城’五个字！

“活捉成保，打下北京城！”

……

同时间的北京城。高碑店与北京城距离那么近，当炮声一响起的时候，多隆阿就从床上跳起。

“夜袭！夜袭！高碑店遭到秦逆炮兵夜袭！”

多隆阿还没穿戴整齐，已经探得第一手消息的戈什哈队长不管对错多少，就忙跑来向多隆阿并报。随后多隆阿手下大将舒亮也浑身浸透的跑了过来，“大人，高碑店受到秦逆贼兵夜袭。须尽快派援兵增援成保啊。否则高碑店必不可保！”

第五百零六章秦军从来不吃亏！

张家口台子山。

就在刘暹进逼北京城下的时候，张家口这么个要害之地，数千云集来的义勇军也被八旗新军逼得不得不向着大山里退去。

满清在北直隶的控制力着实不是山西可比的。

北京站无论是投入还是精英，都比大同站来的深厚的多，可北京站施展浑身解数，也只能拉起十三支队伍，大同站却比之整整多出了十支，并且后者组成部分还多是刀口舔血的马匪。不说人人都见过血，却真的要比北京义勇军绝大部分没经历过真正厮杀的新兵菜鸟强劲。

随从清廷抵到张家口的八旗新军足足有三万人，这大大挤压了这些义勇军的生存活动空间。而且这些义勇军最大的作用不是占地盘，而是袭扰八旗的迁移大军，组建的就都云集到了宣化府。并随

着八旗新军的剿杀，很快汇聚到一处，总兵力高达五千人。

但是近乎山穷水尽的八旗新军，倒地还是爆发了一把战斗力。水泉堡、左卫城两战，义勇军丢了一千多条人命，狼狈的落跑大山。

台子山下，穆图善面色阴沉，望着从山上溃下来的八旗兵，他知道自己来晚了一步。那群逆匪已经靠着台子山构成一道防线了。现在逆匪居高临下，占了地利，而且之前两战虽然连败，但士气不落，底气十足。如此挟着秦军之威风，局势明显有利。不过清军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因为眼前的义勇军不仅人少。更缺少总火炮。

“军门，贼兵势大，不如且退吧！”一个军官对着穆图善进言。反正要不多久。炮兵就会抵到。到时候看山上的贼兵还如何抵挡。

穆图善则目光犀利的怒视着军官：“略有小挫就要撤退，朝廷就是让尔辈给败坏的。拔选骁锐，再行试探！告诉弟兄们，赏银翻倍！但谁他娘的敢

妄退一步，休怪老夫手中宝刀不认人！”

“喳！”

军官还能说什么呢？一句劝，险些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还劝个屁啊。

军门大人既然要打，下面的人谁也不会有意见。只能督促部下调整队形。选拔骁锐敢战勇士，当作敢死队的一样向前冲。

……

这样的一幕还发生在山西，发生在四川。用打硬仗来消耗一些杂牌，然后趁机分化再组合，一个个秦军之外的小山头就立刻被摁成了粉齑。

在这场涉及到北直隶和山西的‘义勇军’暴起当中，有多少家庭因之而破败、残缺。刘暹不知道。他也不愿去理会。要得到总要有牺牲。义勇军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可他们也让迁移的满清大部队停驻了脚步。

不知道多少满人逃散，不知道清廷急成了啥样。

满清的八旗新军表现出了一定得战斗力，可是他们要携带的旗人数目太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短时间内根本完不成身份的迅速转变。要让这群人乖乖的走上万里征途，可比一群地位最底下的老百姓、佃户难多了。

加之山西的多山，这也就意味着满清的大部队会有很多不得不防的漏洞。否则那些漏洞就会成为义勇军打击、骚袭他们的通道。虽然义勇军在清军的打击下损失很不小。

七月初三。四川资州。

苏家弯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战事过后，苏家弯清军阵地四下是一片破败的景象。木栅胸墙周遭，满满的都是紫褐色的血迹。现在还依旧是夏日，烈日炎炎，不过是一天的时间没来得及掩埋尸体，尸臭味已经在整个苏家弯左近弥漫开来了。

川军就在提督唐友耕的亲自督促下，开始清理尸体，收拾修筑工事。

这的一战，虽然是清军获胜了，但是要比较伤亡数字却也是清军的较多，几乎达到了秦军死伤数额的两倍，如果不是成都八旗子弟真的豁出了命了和刘卓的准备似乎是不足，这一战打到最后真是胜负难料。

而在各部清军当中，损失最大斩获最少的无疑就是唐友耕部。因为他们在秦军的冲击当中是被击溃了的，然后秦军被八旗新军挡住，一番激战，余勇不足的秦军败退处苏家弯来，战场的战果自然全是八旗新军的了。

唐友耕损失了一半兵力，斩获却是寥寥无几的，甚至有好几十个被秦军俘虏割去了辫子后，又趁着秦军败退的机会而逃出来的川兵，都让旗兵斩了脑袋报功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川南几乎全部沦陷，重庆的

湘淮大军也要投降了。李鸿章正在坐船向着重庆赶来。满清连北京都要丢了，江山摇摇欲坠，川兵本来就军心有些动摇，现在又经了这么一遭，川军军心动荡啊。

无数川兵这一刻都在咬牙切齿的咒骂着魁玉和八旗新军。之前一战，他们这些兵也是在豁出命在打的，虽然被秦军打溃了，但也为八旗新军的集结、调动争取到了时间。不说功劳，苦劳总该是有的吧？而且还死了那么多人。怎么都要从优抚恤一下不是？

他娘的打赢秦军的功劳全给八旗新军贪了不算，还把几十个兄弟当作反贼砍了脑袋。这群该死的鞑子，还真以为是二百多年前啊？现在江山都摇摇欲坠了，还他娘的要耍横？

几十条人命啊。不由分说的就砍了脑袋，这些旗人还是不拿汉人当人看啊！

忒狠了，也太让人寒心了。

唐友耕是带兵的老手，立刻就意识到苗头不对。但一时半会儿他也想不出啥法子来安抚人心。甚至说就连他自己的心，现在也在怨着吴棠和魁玉。

自己沙场百战才走到今日的宿将，这资州之战的最高指挥竟然是成都的一副都统，简直欺人太甚。

亲兵队长压低声音道：“军门，小心军心生变啊！”

“哼，军心已经生怨了。我看这回资州还如何保！”

如今军心，至少唐友耕本部，那是再一逼难立即就会有变。秦军再打来的时候，这眼前的三千多人，全都会转身就逃。看你成都八旗浑身能有多少铁，能打多少钉！？

“大人可不能这样啊。这样以来，队伍就散了。甚至都可能会倒戈。”亲兵队长吃惊的看着自

家主子。

“现在安抚军心就得靠银子，本军哪来的银子？我可向成都要不来银子。临阵倒戈就倒戈吧！反正老子这个提督也当的不是滋味。倒戈了拉到。”

与此同时，明心寺清军营地里，建昌镇总兵刘宝国的中军大帐内，刘宝国和重庆镇总兵吴奇忠也都是一脸的怨气，和手下的几个将佐一块儿喝酒发着牢骚。

“这叫什么事儿！？苦仗、硬仗都是我们在打，最后连口汤都喝不上，好处都是旗人的！弟兄们拼命就白拼了啊！？死了连份烧埋银子都没有？这么大的胜仗，可是击毙了秦军三千多人呢，一分银子都没，军门以后这兵还怎么带？谁还肯拼命啊？”

吴奇忠的语气里全是苦水，从今儿中午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倒完，陪他喝酒的刘宝国等人也都是愁眉苦脸，一点不像刚刚打了胜仗的样子。

因为他们两人，他们两部，都是每家的孩子。那建昌和重庆一个已经姓秦，另一个马上也要改姓秦。他们所有的粮饷全都靠上头拨调，碰到眼下这情形，心寒啊。

夜色里，刘卓一脸沉重的从伤兵营回到了自己的指挥部。到了卧房，连警卫都下去了，那脸上挂寒霜一样的表情立刻就消失了。

清军还是很够劲的。一仗干掉了小四千秦军，但这四千秦军全是杂牌。算上其他的消耗，大军北上以来，只是战死的就接近六千人了。而受伤的、伤残的，两万多杂牌六成已经没了。

这一仗打的惨痛。那些攻城掠地‘战无不克’的家伙这下全挨了痛击。接下来秦军的嫡系部队就要登场了，然后一路打到成都去，说不准还能再消磨掉一层。那么到了成都，重庆的湘淮军也规矩了，就可以结构整顿湘淮军的机会，把这群杂牌一块吃了。

现在刘卓唯一不爽的就是自己名头要抹黑了。

一战死掉了四千人。还打了败仗。秦军起兵以来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不过这种事情，刘卓相信皇上是会明白的。自己虽然有些不好，但绝对不会真正地吃亏。只要皇上能记着自己的好，名声算什么！

怀着欢快的心情，刘卓沉浸入了梦乡。然后半夜里他被警卫叫醒了。苏家弯和明心寺派人来了，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抵到了秦军的北线和西线。这消息立刻就被反映到了刘卓指挥部。

刘卓脸上的睡虫瞬间飞去了，“哈哈哈，哈哈哈……”高声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派人来见自己，会是什么事儿？用脚后跟想，刘卓也能想到。实在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这是双喜临门啊。

“快，带他们来指挥部。错开道路，分别安

置。”

整个指挥部都是灯光大作，刘卓在来者抵到之前，传令了全军各部——组织兵马，报仇的时候到了。

七月初四，秦军顺利突破资州清军防线。清四川提督唐友耕，建昌镇、重庆镇总兵刘宝国、吴奇忠率部战场起义。川中八旗新军大败，被奸六七千人……

第五百零七章入主北京，杯具主奴

北京城里，多隆阿府上。

原本会客的厅堂已经便成了指挥部，大大的一张地图悬挂在厅堂后壁。但此时多隆阿人并没有待着这里，而是去了书房。

不仅多隆阿去了书房，留守北京的满清大臣槿宜、恩麟和宗室里的庆郡王奕劻，也都到了多隆阿的书房。拿书房里现在正摆着一张大大的山西、张家口地图，地图的东南是宣化府，但根本没有北京地界。

这张地图绘制的很详细，大团大团蓝色的蓝色团急在宣化、张家口一代，而西侧的山西大同府地界，只有不多的一些蓝色。除此之外就是几团很是刺眼的红色了。与蓝色的面积相比，红色很小很小，可位置很关键，直接滞涩了蓝色的向西运动。

“刘元度早有反意，狼子野心，可恨之

至！”庆郡王奕劻恨声道。

“如此布局非短时间可以达成。刘暹数年前还是广西一提督，就能有如此长远打算和目光，想之不可思议。刘元度，真一妖孽是也。”

不管话中是对刘暹赤、裸裸的痛恨，还是感叹感慨，一个问题却摆在了多隆阿几人面前。刘暹埋下的伏笔确确实实绊住了八旗迁移大军的脚，八旗新军虽然人力、实力都远占优势，但并不能短期里就击溃、全歼那些所谓的义勇军。

百万八旗要继续的向西迁移，满清需要多隆阿部的帮助。

“秦逆三面围城，却始终放开北路。刘贼这是不想在北京做厮杀。他想保住北京城这份帝王基业，不让皇宫等受那战火焚掠。”

多隆阿很清楚刘暹的打算。否则刘暹不会在通州城坐待这些天，仅仅是拿下了一个高碑店。吃掉了三千多清军败兵。

这决不是秦军兵力不充裕。刘暹拿下南宛之后，派出一支部队径自南下，夺去了涿州、易州，现在已经沿着广昌、灵丘一线进入了山西。刘暹有能力分兵山西，他手中的兵力还会不够吗？

秦军把北京围而不打，顾及的就是北京城里的瓶瓶罐罐。

现在太后来旨意，要多隆阿抽调部分兵力北上。多隆阿手里有四万来人。他要抽调多少人去呢？慈禧的旨意上没有固定人数，但最少也要一两万人不是。再少，那去了山西也啥没用啊。

但偌大的北京城。多隆阿手中本就只剩下四万来士兵，若是去了两万，他还那什么来守城啊？秦军就是不打北京，也可以轻松的将北京四面看起来。然后调集一队人马去戳八旗大部队的菊花。

所以。多隆阿的意思，既然那边必须要有援军，那就索性全撤了。大军退到延庆，厮守居庸关一线，尽可能多的抽调部队增援北上，让北面的八

旗大队人好尽快的西去。

不然待到从陆路北上的秦军彻底拿下了直隶南部，与刘暹所属大军回合，一切就都全完了。

军情处在北直隶和山西埋下的这些伏笔。虽然耗费了不少的精力和金钱，但着实出乎了清廷的预料。他们根本没想过。刘暹在北京城四周还能埋下一支人马。而这支本来人数并不多的人马，但在举起秦军的大旗之后，那强大的号召力，以至于现在严重的后果，是彻底打乱了满清的计划。

多隆阿撤军了！

通州城里，刘暹就神态平淡的看着多隆阿安然撤军。多隆阿不是笨蛋，想在这方面坑他一笔，太难。而且多隆阿也很会做人，最后一部分清军撤出北京的时候，整个北京城平平安安，不见火光冲天，也不见掳掠之声音。

上万秦军迅速开进北京城。连给留在北京的那些汉臣迎接的机会都没有。

官衙、官员全都封衙闭门。一切静待大秦最后的处置。这么多的官儿，有多少是可用的，有多少是民愤甚大，该杀要杀的，都要等汇合了北京站全部力量、资料之后，再做出彻底的断绝。

两天后北京易主的消息传到了张家口。

晨曦中一片安宁的张家口城瞬间炸开了锅，无数八旗贵胄痛心疾首，懊悔不已。而自从离京之后就郁郁寡欢，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已经染病的慈安也再一次受到了一记无比沉重的打击。

脑袋一昏，人直接昏迷了过去。

慈禧呢？茫然的看着跟前乱哄哄的八旗王公贵胄、大臣军将，失魂落魄的。

“皇爸爸……”光绪感到害怕，他小声的唤着慈禧。

“走。”短短的一个字，对慈禧而言却是比泰

山还重。虽然他的语气依日坚定，可是颤抖的肩头，抽搐的面颊，就是年纪小小的光绪也能看出来她此刻内心的痛苦。这短短的一瞬间，光绪感觉着自己的皇爸爸似乎老了十岁二十岁一般。

慈禧眼神前所未有的亲和的看着光绪，心头地酸苦岂是这小小孩子可知道的。如果不是顾及体面，她真想抱着光绪嚎啕大哭一场。

大清朝完了。真的是要完了！

虽然她还有西北，还有蒙古，但真的能搬回这一局吗？

慈禧的嗓子眼有点甜，那是血，可她不能吐。

“起驾，立刻起驾……”

北京已经被秦军占了，居庸关一线究竟能抵挡多久，谁也没谱。两边的距离太近了。必须先走，先让朝廷安全。

一队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张家口西去，车队的一些用度、装饰还是那么的富贵、华丽，可在所有人的眼中，那就是一轮正在慢慢沉沦的暗月，充满了惨白，充满了无力，充满了预废……

而打北京城东大门广渠门进京的刘暹一行，却好比早晨天上的太阳，旭日高升，其道大光。

踏着丁点血迹也不见的路，刘暹走进了中国进五百年来的中心紫禁皇城。

有赖于清军良好的配合，秦军兵不血刃又进展神速的接管了北京，紫禁城这座天下皇权的象征也近乎完好的落入秦军的保护范围里。宫中诸多未随清廷西去的绝大部分的太监和一部分宫女都被堵了回去。

太和殿前，望着辉煌的大殿，看着台下身后如雨似云的将士，并没有什么冲天豪情从刘暹胸口升出。他眼里是更见冷意。

这座辉煌的紫禁城不会成为大秦帝国的心脏。

刘暹不打算住进这里。虽然他肯定定都北京，但住在zn海就行了。紫禁城会成为秦氏财团下属的故宫博物院！

虽然这样做会一定程度上消减皇权在百姓心头的地位。但刘暹自己再强势，也不觉得自己能逆转整个历史潮流。自己在世的时候，大权当然在握，但到了二代时候，情况能变成什么样就非他此刻能说的定的了。

因为内心身处的‘印记’，刘暹不在乎这一改变是否真的消减刘氏的皇权威仪。

闭目在大殿前，刘暹的脑子里有无数凌乱的记忆在不住的泛起，有后世现代的，也有初到清朝时的。自己的父母亲友怕是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有君临天下的一天。浩荡的历史长河就此改变了轨迹，然后会在岔道上越行越远。

1884、1895、1900……1931、1937……

历史上那屈辱的一幕幕在他眼前是如此的清

晰，但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式，未来的中国绝不会再受任何列强的凌辱！

刘暹能对苍天发誓。可是这相对的只是本时空的人，他自己的心底却永远不会遗忘了这些。

不遗忘，就意味着背负。太重的负担也是能把人压垮的，刘暹不能倒下。

重创天朝上国，再造盛世中华。他期望着自己能真正的把中国带到世界的巅峰，把那记忆里的百年屈辱史十倍百倍的偿还给每一个敌人。

警卫旅的将士簇拥着刘暹站立在太和殿前，他们心中不解自家皇上为何突然间不动，但是肃穆的气氛令所有的士兵颜色更加的庄重。

北京城内已经完全安静了下来，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秦军士兵，和不时可见的血迹就是最无声也是最犀利的威慑。

趁乱打劫的事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断绝。即便

清军非常地配合，秦军顺利接受了整个北京城，也依旧有不少贪婪的家伙要趁乱劫掠作恶。

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一队队秦军士兵巡哨着大街小巷，一个个满清衙门被秦军接管，昨月还生活在满清的皇权之下，今天已经必须要剪辫子了。

随着秦军不断的攻城掠地，地盘越打越大，声势越来越强。当初花钱用粮食来买辫子的事情已经消失有大半年了。

现在秦军控制区域内，只有对依旧留辫之徒更加严厉的惩罚，而没有了一根辫子十斤大米的好处。可是谁又敢不剪辫子呢？尤其是诸多的在京汉员们。

这些汉官说来也可怜。满清走的时候根本就似忘记了他们一样，浩浩荡荡，百万人的队伍中只有不多的一点对满清死忠之辈。

他们就是一群被主人抛弃的猫狗，现在正在等待着新主人的抉择。

当然，对于满清也是可笑之极。二百多年统治，分崩离析的时候，只有不多的一些汉臣愿意跟着他们共存亡。

李鸿藻、翁同和、沈桂芬、潘祖荫、阎敬铭、徐桐、翁同酥等等，太多的大臣大员，装聋作哑，在满清离开北京的时候，不做一声。

满清这个主子当的也是很可悲的！

第五百零八章北地盐政，治理江河

整个北京城对于刘暹来说就是一座大宝山。

刘暹曾经为广州之地的收获欣喜不已，但是看了北京城的收获，纵使满清已经把金银财宝多收拢去了，也不看北京站行动科这些日子里的缴获，就看满清在北京城周边留下的诸多皇庄和王公大臣的庄园，以及北京城和顺天府诸州县那数不清的田产、店铺、房产，若全部变卖完毕，简直是一笔对现下的刘暹来说都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袁世凯就是不抄家，北洋政府才一直那么穷的。要是他能对满清痛下杀手，诸多浮财不去说他，仅仅是一个顺天的田产和店铺，看看就够北洋吃喝多少年的？

刘暹的态势可不跟那个时候的民国。大秦绝对是一统天下，定都北京，北京就是全国政治之中心。地位比之原先的北京城还要崇高。因为洋人的地位在中国弱下去了，上海等开放口岸城市不比从

前了。

而这地位一高，北京的田产、店铺和房产价格就不会落价太多，甚至过了眼下一两年之后，那些不动产的家资还会比满清时候更高。

只要大秦江山稳固，帝京的田产也好，房产也罢，店铺更不需说，家资就指挥不停地上台阶，而不会连滚带爬的走下坡路。

“皇上，我朝财政不忧也。”

丁振铎看着军情处和新成立的顺天府交上的不动产名单，两眼里金光闪闪。这些都是大笔大笔的银子啊。

而且这种公开变卖各地收缴的不动产法子。可以相当大程度上撷取中国民间的财富。秦军洋务的成功还根本不能照亮整个中国，那些内陆省份的士绅富豪，眼睛里更多的还是田产、店铺等。

与其让这些银子放在地窖里变色。或是去变成

高利贷的本钱，不如拿到刘暹手里来，建设工业化中国。

那铁路的大十字计划，和各地的矿产公司之成立，洋人们去年就跟闻到了腥气的猫一样，赶都赶不走。

甚至渣打银行等外资还接触胡雪岩，想入股发展建设银行。而且随着大秦开放和鼓励现代化工厂建设。都已经有外资入股中方的工厂，或是自己在华设立工厂了。

在冒险性和对金钱的追逐性上，现在的西方人真的胜过中国人。

秦军拿下了北京。但是大秦朝廷的诸多机构还在南京，甚至一部分还在广州。想要全部搬迁来，是需要不少时间准备和筹措的。

所以刘暹的限期主要任务，依旧是在军事上。

西南、东北和华北的战事都不需要他挂心上。

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四川。整个盛京和直隶都将是刘暹的地盘了，甚至能说刘暹所有的地盘都已经正式的连成一片了。

就是汉中方面的张忠奎，对甘陕发起进攻，决定性的胜利还没有，却也小胜不断。

所以军事上，刘暹只需要关注眼前之敌就可以了。而用现下手中的力量打开清军，在所有人看来，对于刘暹来说似乎并不难。

刘暹在北京城待了五天。五天里紫禁城中被上下清理了一遍。贪拿摸偷的太监被砍了二百多颗脑袋，宫女被关了一百多人。他娘的刘暹入主的那天就发现。紫禁城里不少地方真就跟被土匪抢了一样。虽然多隆阿一直派人守住宫门，虽然宫里的诸多珍宝、小件都已经被满清带走，但能够断定的是，肯定有一批东西是流出去了。

刘暹自然不会跟着一宫的太监宫女客气。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真心是找回了不少的好东西。

满清宫廷尚佛。那些追缴回来的赃物中光是佛塔就有五座，金嵌珍珠宝石塔、金累丝嵌珠宝塔、金嵌宝石塔、金嵌宝石八角塔，以及刘暹都知道的，乾隆皇帝给他老娘造的那尊金发塔。

二百多颗脑袋砍得不亏。那同犯的一百多宫女，真给砍了自然可惜，刘暹会把她们赐给立功受赏的基层士兵、士官的。而她们要是能管住自己的手了，刘暹就是把她们打发了去，也会丢给军官阶层的。

从起兵到现在，秦军俘获的旗人，全家一块没五十万，三十万也过了，福州、杭州的旗人妇孺，和南京的旗人眷属，不是在安徽被一网成擒了么。

加上广州、荆州、成都等地，三十万人绝对是过了。其中的男人和妇孺老弱，当然全丢到建设兵团去了。不能干力气活还不能洗衣服做饭啊。但一些适龄的女子，就都给秦军上下分了。

刘暹感觉自己对于旗人已经是够优待的了。这事儿就也没拦着。

满清的宫女大概是两千来人，因为都是’奴才’么。过了二十五岁就可以出宫婚配。所以在历朝历代当中，人数是较少的。

这两千多人一部分随着大部队西去了。那当中又有一部分给放回了家中，还留在宫里的满打满算不过五百人。一百多人受了罚，那就是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数了。比之二百多颗太监脑袋和太监那庞大的总数做对比的比例，两边是没法比的。

……

居庸关。位于距北京百十里的昌平境内，隔关就是延平了。

居庸关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南北两个关口，南名‘南口’，北称‘居庸关’。现下之关城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军徐达督建的。为北京西北的门户。

居庸关两旁，山势雄奇，中间有长达三十六里

的溪谷，俗称‘关沟’。

清流萦绕，翠峰重叠，花木郁茂，山鸟争鸣。绮丽的风景，有‘居庸叠翠’之称，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再说一句，居庸关北口就是世人所尽知的八达岭长城。

严格地说，居庸关是关城，军队镇守边关的核心部位，八达岭长城是守卫其关城的北部边防。

居庸关的城垣东达翠屏山脊，西驶金柜山巅，周长4000余米，南北月城及城楼、敌楼等配套设施齐备。关城内外还有衙署、庙宇、儒学等各种相关建筑设施。

关隘所建石门如台，其下穿以梯形园劵道。雕饰繁缛。门道两笔浮雕四天王像及各族文字经文咒语等。在后世被誉为堪称一绝，为我国建筑中之精品。

但眼下战事一起，清秦两边谁也顾不上这些了。刘暹不想把北京打烂，但对居庸关就没太大顾

惜了。

而满清也早就对居庸关一线进行了修筑，城外诸多的水泥工事和碉堡，全都是明证。

清军在南口依照旧关镇遗存，修筑起了一座高两丈半，城头丈许厚度，二里周长，正正方方的一个小城。规模是小点，但单言城池的防御力度，却不可小觑。

多隆阿在这里布置了两千八旗新军中的精锐，配有十多门大小炮和大批相配的弹药。他对这里的定位就是磨盘，血肉磨盘。用他们一点点的把秦军的血肉血勇磨去，一点点的把秦军的士气、脾气磨去，等到伤亡惨重又士气低落的秦军被赶回昌平的时候，这一战就成了。

刘暹已经打算去昌平了。但是在去昌平之前，他需要先把华北的盐政理清楚了。

中国可不是单单两淮产盐，京津的长芦盐场就是在后世，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产盐地。

满清也没有放松过对长芦的管辖，其内盐丁、灶户拢加起来，没有三十万人，也足有一二十万人。

对于新朝的工业产盐，长芦盐场肯定是用不着这么多人的。如果十几万人失业，生活无着，冲击到京津来，或是那些因盐业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家伙，再从中捣腾，新秦就有的麻烦了。

纵然刘暹翻手可以镇压下去，影响呢？肯定是不好的。

刘暹处理两淮盐工的法子是一边吸纳进入盐业公司，另一边送去海南，海南现在正在建设莺歌海盐场。这莺歌海盐场在后世是国内的三大产盐地之一，位于乐东西南的海滨，是海南岛最大的海盐场，在华南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莺歌海盐场建在海山之间，尖峰岭的连绵群山挡住了来自北方的台风**，使这里长年烈日当空，有充分的光热进行盐业生产。加之这里的海水含盐

度高，这样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

原时空这里的盐业开发要待到1958年才开始，刘暹在广西建盐场的时候，就已经在打这儿的主意。不过那个时候有台湾的布袋盐场做支撑，布袋盐场粗盐、卤水产量充裕，刘暹就也没付之以行动。

但为了分流淮南的盐工，莺歌海盐场不得不提到了日程。现在长芦盐场的问题出现，刘暹又该怎么分流呢？天底下可没那么多的优秀产盐地等着他来开发。

刘暹是直接命水利部把明年才改提上日程的黄河、长江、淮河等治理事宜，提早一个年头，现在就着手实施。

华北的难民不止盐场的十几万失业盐工，会更多。但别说长江、黄河，就是一条淮河的整治工程，就可以吞掉多少人力？

反正刘暹眼下手中银子是不缺。唯一怕的就是

摊子铺的太大，监察不利，被些贪官钻了空子。到时候就算能查出来，豆腐渣已经成型了，损失和时间已经照成了，那是不划算的。

“传朕旨意，查一查那些北地的盐商，该杀的就杀，该抄家的就抄家。”错不是长芦盐工的事情摆到了刘暹跟前，他都要把北地的盐商给忽略去了。

这也是没办法。两淮的盐场富的都‘名垂千古’了！

提起盐商，都以为指的是两淮呢。

第五百零九章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死无生！

居庸关清军的统帅自然是由多隆阿担当，前线指挥是温德勒克西。又一个因为刘暹而改变了命运轨迹的人。为李佳氏，蒙古镶红旗人。

多隆阿从西北回归北京的时候，手下好大一批汉人将领都留在了甘陕，比如曹克忠、雷正绾、陶茂林、谭仁芳等。这些人是多隆阿的心腹大将，各个手握重兵，甘陕两地的提督几个人是轮流着来坐。

但是因为多隆阿自己也有深厚的湘军痕迹，那曹克忠、雷正绾、陶茂林等人各个也都有浓重的湘军背景。尤其是陶茂林，自身就是湖南人。在天下大军无恙的情况下，这点问题当然不是问题了。可现在刘暹起兵，席卷天下，湘淮楚军相继投降，曹克忠、雷正绾、陶茂林等人虽然还没一个‘叛变’，而且抵挡起汉中秦军的进攻来也十分卖力，满清却已经不能再跟以往那样将这些人的手下当成

自己的嫡系部队看了。

跟随着多隆阿转回北京的穆图善、温德勒克西，舒亮等人则多是旗人。多隆阿手下步骑两军，步军多汉，骑军多满蒙，前者头首人物都坐上了提督大员，后者也丝毫不逊色。全都是京营八旗新军中的一镇之首，尤其是穆图善，更挂了新军副将的名头。

舒亮带走了多隆阿手下的主力，现在居庸关一线的清军不过一万来人。不过舒亮倒是把所有的重火力都留在了居庸关上，虽然远不能跟秦军的重炮集群相比。

秦军先锋进到了南口。大部队还停留在昌平州。大批的重炮也停留在昌平州。在拖拽卡车没有发明的时代，只靠着马力拉拽的炮兵，行进速度要比步兵慢上很多。

抵到南口的秦军有三千人。似乎还是轻装步兵。没见有几门随行的大炮。多隆阿却没想着让清军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南口向西北方向约有七八里地的地方，有一处水潭，这就后世响潭水库的所在地。

此时的水岸旁边，两千多匹马悠闲的在水潭岸边啃食着青草，喝饮着清凉的潭水。这些人马就是多隆阿此刻手心中唯一还握着的一支马队。也是当初天津之战时，随着多隆阿冲锋的那支骑兵的残部。

从响潭往北，转而再向东。有一条山间小道可供人马通过。这些山沟沟中住的也有人家。满蒙一家亲，居庸关二百年没染过刀兵了，一些山间洼地有了百姓村落。也是很正常的。

这些山民用自己的叫在居庸关的山岭当中趟出了一条狭窄的小路，这个时候却成了清军马队，万一事情不济，还能后退回居庸关的一条生命线。

次日。又一批秦军到来。约有一千多人。待了一批辎重打车，还拖拽着十多门小炮。清军马队继续默默地埋伏在响潭。并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暴漏了

踪迹！秦军的侦查大队早已经从檀峪进入了大山之中，顾及再有一两天时间就能截断这支旗兵的退路了。

时间又有一天转过，又一批辎重进入了秦军前锋部队中。但清军马队依旧保持沉默！

直到秦军先头部队抵到南口后的第三天中午，一大队二三百辆马车组成的长龙样儿的辎重队，在几百秦军士兵的押送下，不紧不慢的从后方开往前线。

清军马队终于动弹了。

因为这队辎重规模的庞大，因为这队辎重当中。一些马车后头拖拽着一门门大炮。

居庸关清军最怕秦军什么？不就是大炮轰城么。经历了天津一战之后，所有清军对于秦军炮火的凶猛都是心有余悸。现下马队看到辎重队伍不仅规模庞大。连大炮都待了十几二十多门，此刻不动手还更待何时？

两千多骑兵的出动，动静是很大的。何况南口向南的地势是比较平坦了。清军马队从响潭悄悄向秦军辎重队伍移动，在暴漏目标之后，打马向前，漫步小跑。

秦军辎重队伍中，一个中尉打扮的三十岁汉子，高高的站在当头一辆辎重马车的车顶儿上，对着清军马队从来的方向细细打量着，然后一步从顶儿上跳下，又趴在地上，耳朵细细听着动静。

这人叫夏长发，是马匪出身，机缘巧合进了军情处北京站，现在正是这队辎重队伍的‘向导’！

夏长发在口上混饭吃跑了十几年，其中一半时间做马匪，同一匹马别人骑着最多快跑五十里就要歇马脚，他骑则可以快跑八十里甚至上百里。骑术惊人！当他更有出息的一门绝活就是——看尘烟，听声响，三五里外就能大致估计出来者队伍有多少人马，

现在他做的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借助，就凭一

双耳朵，根据地音分辨出马队的规模，行进的速度和方向，甚至能推测出马队的战马还有多少脚力可用。

辎重队为首的上校军官一无所获地放下望远镜，斜眼看着夏长发，就等着他给数了。

夏长发很快就转过身子，“大人，西北方向有大队骑兵朝这边赶来，人马两千朝上，但不超过两千五百骑。”

上校脸上笑开了花了。两千多骑兵，不超过两千五百骑，这个数目跟侦查大队报上来的数儿完全相符。这说明夏长发是真的很有一手绝活，也说明清军马队是倾巢而出，没有后手。

侦查大队的侦查结果和绕道劫后，可不是夏长发这种低级军官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上校也是接到‘押送’命令后才被告知的。也因为此，夏长发一报数，上校就高兴了，知道夏长发不是胡来的，是真材实料。

……

就在响潭清军马队奔出的时候，南口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也响起了。多隆阿很有预见性，城里升起的热气球在观察到那支大队的辎重部队以后，他就预计到马队可能会发起行动，就指挥起部队对着南口外的秦军发动佯攻，牵制着他们不得擅动。

清军的炮击相当的猛烈，似乎已经没有了后援的清军炮兵要把他们所有的炮弹库存打光一般。秦军前沿阵地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发发准确的炮弹将那些单兵掩体，以及较浅的战壕摧残得面目全非。时而又一发重炮炮弹“咣”地在阵地上爆炸开来，方圆十多米的阵地上，立时就变人间地狱。

如果没有防炮洞，如果秦军的战线只有一条，他们在清军炮击的过程总肯定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就是眼下情况，因为炮兵力量比之清军弱一些，秦军也挨得不怎么好受。一些防炮洞被震塌，其中有来不及抢救的，直接一个洞里的秦军士兵就给活活闷死。

清军没有轻易地退却，多隆阿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必须给予秦军以沉重的打击，才能让居庸关更多点时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秦军策划的全盘是什么呢？

昌平城里的总指挥部，刘暹盼的是可以一石击二鸟。

——消灭清军马队，干掉清军的锋锐！

给多隆阿狠狠一击。

秦军先头部队面对清军优势炮火的轰击，就要表现的有点退缩，好让多隆阿纠集更多的力量甚至是出动步兵主力来发起猛攻！届时，秦军隐蔽起来的炮火就可以发威了！

向仁义走在陈敬的右手边，眼看着几百米外的阵地上，自家兄弟伤亡颇多，又不断的有部队填补上去，遭受着清军炮步的狂轰猛打，他的眉头不住地在紧皱、紧皱，最后拧成了一个明显的川字。

陈敬听到了向仁义的粗重喘息声，眼睛也抽了抽。他转身道：“老向，防御作战强调的就是韧性。咱们现在伤亡不小，但您可以放心，目前的牺牲都是值得的！等到咱们反击的时候，那暴起的突发性和力度，会把咱们现在付出的代价五倍、十倍的拿回来！”

对于炮击，最好的应对法子是把主力撤出一线阵地，只留小分队驻守，监视对面敌军的动静。待到炮击停歇，敌军步兵发起进攻的时候，后线的部队再从新进入前线就位。

但是今天，为了能够诱引更多的清军步兵出来，为了保证反击时候的突然和力度，陈敬断然命令一线部队进入阵地的防炮洞躲避。再有部分士兵留守战壕，结果损失不小。至少对于秦军惯例中的与清军敌我损失比例来，这个数字绝对是很大的。

清军步兵在匍匐前进着，两次的试探进攻被击退后，此次清军出动了大约三千人的步兵兵力，主攻方向是秦军前沿阵地的右侧，那里本来有一个中

队驻守。

阳光刺透变薄的云彩，将白晃晃的光芒洒在大地上，预示着今天炙热的天气。盛夏已经过去了，但天还是一样的热。

“咣！咣……”

居庸关清军仅有的105炮再次开火。六声震彻心肺的爆炸声在秦军阵地上响起，地面上六个大缺口掀起了一阵泥土暴雨。

“咣！咣……”

又是六发炮弹落在阵地上，这次的落点与上次相比更靠近秦军阵地堡垒，那些以铁板加木头和石块筑成的堡垒绝对挡不住105炮的轰击。

一发可能还撑的过去，两发、三发，其结果就是机枪堡垒轰然倒塌。

清军马队距离秦军‘慌乱’中的辎重队已经只

有一里路了。富克精阿“铛”的一声拔出腰间的佩刀，环视左右，怒道：“今日之战，事关居庸关存亡，事关我大清存亡。所有将士无令不可后退半步，违令者——斩！

有进无退，有死无生！”

第五百一十章关沟太窄了，也太长了！

隆隆的轰鸣声响起，无数马蹄在快速地奔跑中践踏着大地。同时间，清军阵地前沿一阵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传来，清军步兵发动起了大规模的步兵冲锋。

陈敬脸上全是笑容，只见秦军阵地前沿，黑压压的一片清军士兵……

胡得胜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挺着小肚腩不住地下达着口令。秦军阵地内部，在一片片土黄色防护帐下面，一门门迫击炮正在等待着命令。是的，迫击炮，秦军明面上看明明没有太多的迫击炮。在这里却至少汇集了上百门！

这些炮就是装载辎重马车上运进来的。那些炮兵也是伪装成步兵背着步枪走进来的。清军彻底的踏进刘暹设下的这个全套中。没办法，bug在手，刘暹就是算无遗策。

他看着多隆阿的布置，推测出多隆阿的打算不要太轻松。然后再针对性的设计，完全是没有不赢的道理。

虽然在外人看来，刘暹能耐是那么的大，指挥兵马是那么的牛。

当进攻的清军跟秦军守军交上火以后，隐蔽起来已经要两天了的迫击炮队也是甩开膀子打起来了。尽管他们不知道自己当前的炮击会给清军造成多大的伤亡，但绝对能打的出来进攻的清军部队抱头鼠窜却绝对是真的。他们也是拼尽全力的开炮，再开炮……

轰隆声中，清军的骑兵也在这时遭受了重创。那一辆辆看起来都是辎重车辆的马车上，遮布一掀开来，露出的就是一挺挺架在马车上的重机枪。

三十六挺重机枪。五十门迫击炮，全力疾射来。两千多清军马队不歇菜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秦军阵地前，刚刚挨了一通轰击的地表上硝烟弥漫、弹坑遍地。无数的尸体四分五裂的散落在地上。残肢断臂，鲜血铺地。

至少一半清兵在百门迫击炮的覆盖射击中便成了尸体。

多隆阿屹立在南口城城头，手中拄着一把马刀，身边围满了戈什哈和清军军官。他在等待着战争的结果。

从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整个秦军阵地都可以一览无余。而秦军阵地后头几里远的另一处战场，也能看到一些痕迹。那骑兵出击腾起的尘烟就像在那里扯了一块宽幅好几里的黄色轻纱，完全将内部的情形给盖在了下面。

多隆阿知道，那支马队战斗力并不怎么样。天津一战后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散去，不是他们全都下定决心为大清朝效忠赴死。而是自己控制的严格，让一些人跑都没空跑。毕竟马队中蒙满骑兵占据大多数的。

然后上百门迫击炮就在多隆阿期待的目光中暴起了。炮击的时间并不长，每门迫击炮不过是轰击了十发。超强密度的炮弹立刻将出击的三千清军打的彻底崩溃去。

圈套！这是个圈套！

多隆阿脸上没有半点血色，他怎么会不明白，自己所有的打算都已经落入秦军算计中了。人家把自己的心思摸得清清楚楚，就等着自己上钩。

刘暹！

一个名字印在了他的心底。但多隆阿又能做什么呢？这两个字就像爆炸了一般在他脑子里急速扩大，可却半分也没能力补救。多隆阿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眼睁睁看着秦军施展着准备多时的手段！

炮弹打碎了清军步兵的进攻，机枪加炮弹扼杀了清军马队的冲击。

五千多步骑啊。秦军的死伤拢共不超过三百人，其中九成还都是南口城下秦军阵地的折损。而清军却把胆气和一半的军事实力败了出去！

秦军所付出的就是一堆炮弹和一堆子弹。

这一战结束后。居庸关的清军士气掉落尘泥，刘暹亲率的大军于次日下午就赶到了南口城。这里似乎已经看不到昨日尸横遍野的景象了。

晚饭，全军上下吃的都是马肉、肉汤。并且在两处战场都不远的地方，多出了十来个大土包。其作用。不问可知。

“轰轰轰——”

随着秦军主力的开到，两方的大炮都怒吼了起来。

多隆阿也不再动不动就登上城头了，而是转入了小城里距离城墙不远处的一高地上。那里有一座以条石加水泥、钢筋垒成的防炮楼。居庸关的青石

条很坚固，加上水泥、钢筋砌垒。这样的坚固程度根本不是几颗炮弹能够打塌的。他在这里很安全，还能够借着瞭望口用望远镜向外观看。

“刘贼用兵何等老道。如此局势大优之景。还做那打洞的老鼠。”

城外的秦军就像是一群土拨鼠一般，快速的在城下挖掘着壕沟。这交通壕可以直接通到南口城脚下，然后打洞填火药，这都是老手段了。再有就是以炮火压制城内清军，这些交通壕可供秦军出兵所用。减少被击中的可能！

再说南口城外的地面相当面积都被清秦两军的火炮轰击了不少，挖掘壕沟的时候并不困难。

当然清军对南口的经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里不是单单是依靠遗迹修筑加固了一座小城出来，清军还在城墙的外面挖了一道七尺多深，一丈多宽的大沟。

大沟面南面一侧都是斜坡，上下人很方便，北

面一侧则是直壁，七八尺深，一般人根本爬不上去。

清军本是准备将这条大沟当成战壕来经营的，跟城头的清军上下照应。但在昨日一战失败以后，多隆阿将城外的驻兵全部召回了。

真正的战斗开始于夜晚，白天这么长的时间里，秦军都是在做准备工作，余外的就是双方的炮击。

一队队的秦军士兵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做的只是挖土再挖土，但谁都清楚这是保存自己小命儿的一大厉害之处。

清军有限的照明弹升起。

“轰轰轰——”

接着这枚照明弹的亮光，清军的大炮也继续奏响了起来。

秦军150重炮也牵了两门过来。路太难走了，秦军的炮队走一路继续就是在修一路路。但150炮强大的威力和射程，让他远离清军105炮的威胁。炮手根本不存在被命中的可能，打起炮来也就越见从容。

很快炮弹就正中一门清军跑垒。远远地罗伊透过望远镜看到，嘴角微微的露出了一点笑意，但是转瞬间这点笑意就僵硬在了他脸上。因为那门被炮弹命中的清军跑垒在短暂的停歇之后，就又开始了照旧的轰炸。

“瓜娃子的，真个硬朗——”

罗伊一口汉中腔调，对着南口破口大骂。

“冲啊——”

“杀啊——”

城下响起了秦军的呼杀声。数百名秦军士兵散成无数个小队，对着南口城攻到。

这些秦兵并不是真要抬着梯子攻城，而是在吸引城头清军的目光，给城下打洞的工兵吸引火力。

“开枪，开枪！给我打——”一个清军军官大声地吼着。他本人却是根本不露出头，秦军的狙击手枪法越来越精准了。

“砰砰砰——”

黑夜里两边枪声稠密，但谁也看不亲切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对手。除了刘暹。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照射在南口南城墙下，那层叠不一的几十具尸体和城墙上被炸开的三个缺口，就是秦军忙活了一夜后的战果。

天亮了，一队挑着白旗的秦军士兵抬着担架走到了城墙下的血肉之地，陆陆续续的将所有的尸体全部抬走。

城头上，清军只有寥寥几个露头监视着的。秦

军重炮集群威力谁也不敢轻视，多隆阿才不会把太多数的清兵放在城头呢。

刘暹跟前，罗伊今个很安静。秦军重炮集群夜间对着南口城头狂轰猛炸个不停，却根本没把清军的炮垒给敲掉，这让罗伊感觉很没面子。

刘暹不急。只让炮兵不间断的对南口轰击，始终让清军绷紧神经就是。白天里、晚上时不时的命令部队，对着城里发起试探性进攻，或是说骚扰性进攻。并且绝对不让清军修补城墙缺口。

如此一天、两天、三天……

多隆阿顶不住了。清军开始向居庸关方向后撤，六门105炮始终留在南口，对着秦军的炮击不时的开火反击。其余的小炮却被清军人拉马拽的拖往居庸关城。

刘暹真的感觉多隆阿很棒。关键时刻知道取舍！

丢下六门105炮，吸引住秦军的注意力，保住了一批便宜行动一些的小口径火炮，每天跟秦军炮仗打的热闹，然后还能不动声色的撤出主力军队。

可惜啊，他不知道刘暹手中有bug，也不知道侦查大队早已经有人摸到了居庸关和南口间的关沟了。

城里清军撤退第二天下午，消息就被传到了刘暹手中。

刘暹并没有在南口全歼多隆阿部的打算，因为关沟太狭窄了，里面也多有险要之地，并且这几处险要的地方清军都留了兵力防守。虽然人数不多，可也不是侦查大队渗透进去的那二三十人可以解决的。刘暹只想着吃掉清军其中的一部分就可。

所以他看着多隆阿撤军回居庸关，看着那一批小炮回到居庸关。直等到南口城后头的清军主力全都撤回去了，连着南口城本身的八旗新军都给撤走了五六百人，才猛地发力，对南口城展开了猛攻！

秦军当然是拿下了南口。上千八旗新军当场被打死俘虏了六七百人，但剩下的三四百残兵败将依靠着关沟特殊的地形，配合着几处险要之地的清军留守部队，还是跑到了居庸关！

关沟太窄了，也太长了！

第五百一十一章战长城

居庸关正面太窄了。一座城楼似乎就把山间的峡道给堵完了。拢共百米左右的宽度，秦军数量再多，也摆不开阵仗！可以说放到古代冷兵器战场，居庸关真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清军又在关前修筑了坚固的前沿阵地，十多个钢筋水泥石头堆砌的碉堡、堡垒，是秦军攻关最大的绊脚石。

“大军调集军需时，不是把特种弹调配来了一些么。朕率军进昌平前也让炮兵随行带上了。这等弹药，可是对付眼下之敌的宝贝。”

刘暹所说的特种弹，对于相当多的一些军官来说，根本就不知道。大帐里听到这三个字还能保持安静的只有寥寥几个。

罗伊很自信的领下军令。作为亲眼见过和亲身感受过特种弹威力的人，他根本不认为居庸关的清

军能熬过特种弹的打击。

虽然这种特种弹的造价相当便宜。

而且老天有成人之美，今儿风不大，风向还是对北。

军事命令一旦决定那就没有半点拖拉。罗伊当机去准备炮击，秦军的突击部队在居庸关五里外散兵状集结。旁边一条叫‘南羊道’的小路，就是当初清军马队的退路所在。

秦军炮兵阵地在居庸关六到八里这段间距中零散分布着，在这个间距上75炮已经不好发挥了，开火的全是100mm以上重炮。秦军突击部队当中也有大口径迫击炮随着开火。

土地在颤抖，心肝也在颤动，秦军的炮火淹没了居庸关上下。一个个清兵埋头趴在战壕里默默的祈祷自己好运的降临。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却在这时发生，一阵狂

轰滥炸之后。再度落进居庸关的炮弹，一声声剧烈的爆炸过后。夹杂着纷飞的弹片一起弥散开来的却是一阵阵红黄相间的气体。

“咳咳咳……咳咳咳……”

无数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在清军阵地里响起。只是过了片刻，一个个清兵就不顾头顶依旧不停掉落的炮弹，狼狈不堪地顺着城外阵地的交通壕往后跑。

“咳咳咳…………咳咳咳……”

居庸关上也在咳嗽，似乎天地间就只剩下了这一种声音。连炮弹的爆炸声都无法遮盖了去。

“哈哈哈，哈哈哈……”

在大批军官不敢置信的眼睛中，罗伊欢快的仰天大笑。辣椒粉和芥末的滋味实在让人承受不了。他曾经亲身体验过一次，记忆犹新，不敢忘却。

“抢占阵地，抢占阵地。”突击部队没有浪费这个大好机会。随着指挥官的高叫声。一千秦军士兵下山猛虎一般对着居庸关城下的清军外沿阵地冲去。那里到处还弥漫着不曾沉寂下来的红黄气体，所以一千秦军战士比平日眼鼻处都多出了一个浸水了地棉纱口罩。

在他们身后还有一群背着简易水龙的工兵战士。这些人的作用是喷洒水雾，把那些黄红气体给压下。

秦军兵工厂特殊制造的‘毒气弹’，一用出来效果不是一般的强。就是桂西、湘西、赣南，那些穷山恶水里出来的山贼土匪，脾性再坚韧，面对超辛辣刺鼻的辣椒粉和芥末粉也照样全无抵抗能力。

只是这些东西不懂得敌我分辨，秦军占据阵地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儿也是把飘荡在空中的辣椒粉和芥末粉都给除去掉。

清军阵地上。猛然间被辛辣的辣椒末、刺鼻的芥末粉所笼罩，南门外阵地上的七八百名清兵瞬间

就失去了战斗力，虽然大部分人都跑了回去外，可还是剩下了百十个倒在壕沟里。鼻涕、眼泪横流，曲卷着躺在地上，撕心裂肺的。恨不得能把内脏都咳出来的不住的咳嗽。

“啪——”多隆阿愤恨的一拳打在帅案上，空中飘散过来的刺鼻气味儿已经说明了一切。“刘暹。太卑劣可耻了！”

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想过特种弹这种炮弹的存在。这太奇葩了！

就是刚看到特种弹，多隆阿也能想到这种弹药的不便之处。比如战场如果起风。比如在大雨天里，这种弹药根本就没啥作用。但是今天，今个在居庸关，真心的把他坑苦了。

一颗毒气弹顺利炸开后，三五丈范围内都会被覆盖，秦军打了一百多颗特种弹，完全给居庸关上下刷了一层红黄。

三千多人相互配合向居庸关一线发起了全面进

攻。其中被放在正当面的秦军拢共不超过一千人，大半还都缩在南门外战壕中。密度很稀少，与其说是对清军的进攻，更不如说是一牵制。

秦军的主要力量，另外的两千多人，以中队为基础建制，向左向右，各自扩伸开来，对着居庸关关城的各处烽火台、角楼，发起试探性进攻。

为了这一场作战，秦军集结了大量的迫击炮，还抽调了侦查大队、狙击手和一部分工兵进行配合。

居庸关观城左右都是深山老林，二百多年不见战事，关城下的山岩斜坡上，密密麻麻，郁郁葱葱，可全都是树木草丛。

没有术业有专攻的工兵出手，各部想要隐蔽展开部队，对着烽火台、角楼和沿途的长城壁垒发动进攻，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少人连爬近关城都做不到。

超过八十门中小口径迫击炮，充裕的炮弹，可

以说这一点上秦军是远胜清军的。

多隆阿总共从南口拉回了三十来门火炮，这样的炮火按理说已经不弱了，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对手是秦军。

经过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各部开始进攻。清军士兵只能躲在有顶的烽火台和角落里，那长城过道上，一览无余，没个遮掩，清兵如果守在那里，在迫击炮的轰击下除了被炸死还是被炸死。

人都是不愿意死的，所以清兵都畏缩进了烽火台和角楼中。秦军开始派出小部队爬上山岩，用铁钩勾着上头关城的城头，然后士兵往上爬。

清军不会放任秦军上来，无数枪子瞄着长城多口，秦军战士从墙壁向内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生死绝口。要知道长城上，角楼多口总是一处比一处高的，清兵的视线很好。

秦军战士的进攻，放到每一中队上，伤亡并不大，可要是放到了整个整体上，没多长时间秦军就

死亡了上百人。

面对如此状况，先前一直都信心很满的陈敬也是有些犹豫了，而陪同协助作战的海军陆战队也是一收轻视的态度。

就连刘暹拿到伤亡数据之后，眉头也皱了起来。

“用特种弹，不管能不能把角楼、烽火台里的清兵逼出来，但一定要把他们的视线给遮住。”长城是风大，不比落在山间里的关城。用特种弹来干，事倍功半是免不了的。刘暹这一刻很是想念烟雾弹，但他一点都不晓得烟雾弹是怎么做出来的。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等到天黑了。

只是到了天黑，多隆阿又会用出什么对应手段呢？而且刘暹还发现，多隆阿已经在着手后撤了。大批的物资正从居庸关关城里向北边运去。一部分军队还在关城以北的窄道上布设着阵地。

这证明多隆阿对守住居庸关城的信心不大。他打算将军需物资强运出去，然后依靠居庸关城到北口【八达岭】的关沟峡道，设置狙击阵地，节节抵抗。

三十六里地的关沟，可还有一半没走完呢。

多隆阿如果是关沟里头死拼硬磕，没个五七十来天，刘暹还真的南以看到延庆州长得是什么样儿！

“轰轰轰……”

清秦两边的炮火都在猛烈释放着。尤其是清军，多隆阿很难再把大炮给扯下去了，那就索性把炮弹打光。那猛烈不间歇的炮火让陈敬都感觉有些发木。而刘暹也认识到了多隆阿的另一手准备是什么。那就是用大炮打！

整个居庸关关城周长才四千来米，整个居庸关都在清军火炮的覆盖范围之内，即使清军的炮火阵

地被安放在了居庸关北关城楼外的真武庙。

但此间战事还是不可逆转的向着秦军方面倾倒。刘暹已经彻底放下心了。入夜前秦军已在多个烽火台和角楼处取得突破，如果不是清军炮火猛烈，现在就是秦军反扑居庸关南城门楼和关内腹地的时候了。

“皇上，臣以为，居庸关之敌之所以如此快就显露不支之态，主要还是其主力八旗新军没经历过战事。”

周军觉得今天的工事，或是说包括在南口的战事，八旗新军的表现很不如天津之战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八旗新军战事经历的太少，不如天津之战时的清军主力多军，虽然很大一部分人也是新招募的士兵，但军中骨干和军官多是身经百战的。

并且八旗新军一上战场就连续遭遇数次惨败，士气低下，韧性不足。眼下的居庸关之战就是一个看韧性的战斗，那些烽火台和角楼就是两军反复争夺的血肉磨盘。看最后那支部队支撑不住了，这场

战斗才算尘埃落地。

可是八旗新军只一被夺去，就显露不支，这就不是兵力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了。

“多隆阿能把一群八旗大爷调教成现下的样子，已经算难能可贵了。他们归根到底就是一群新兵，需要时间来习惯枪声，习惯炮击，习惯战友的阵亡、受伤，把一切都慢慢习惯了，也就是老兵和精锐了。”

这是焦文斌的见解。

第五百一十二章都看看英美两国的官商是如何勾结的！

七月二十日，刘暹的脚踏进了延庆衙门。

多隆阿领着三千多残兵败将正向着宣化府奔去。秦军已经有部队追上去了，但抓到多隆阿的希望是绝对没有的。

多隆阿老油子一个，贼精。哪一部分断后，哪一部分阻击，哪一部分撒腿跑路，安排的到位的很。即便刘暹有虚拟地图，也是一样。

三万秦军向着宣化府城进发了，但刘暹人则回到了北京。大秦还有很多的事儿要他亲自拿主意决断呢。

这首先一点就是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孔家。

自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西元元年），当时汉平帝刘衎为弘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之后，至

今一千八百八十年，王朝更替也绝不了孔家的兴盛富贵。其与南面龙虎山正一道的张家并称于中国。

但是如今的衍圣公是满清册封的衍圣公，大秦天下除了零星的几个爵位，如左宗棠，刘暹连自己的亲戚和心腹大将都还没有封爵，何来一个衍圣公？

刘暹对孔子并没什么不敬的地儿，儒家传承到今日，只能说是后人把孔老夫子的经儿给念歪了，不能说孔老夫子的学术就是眼下不合时宜的犬儒了。

但刘暹对于衍圣公，对于现今的孔家则没有半分好感。虽然现任的衍圣公孔令贻年不过十八岁，自身并没什么明显的恶迹，可是孔氏呢？家系庞大的孔氏子弟，那诸多恶迹和庞大的家产让刘暹怎么看都是不顺眼！

军情处对于孔家的调查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怪不得当年捻军入山东之时，曲阜县民广沅昌等人借机反孔，声势轰隆呢。这孔家藏污纳

垢。让人恶心！

如今，孔令贻来到了北京，要觐见刘暹。这是孔家一千八百八十年来的传家宝。那一个皇帝做了中原，甭管是异族还是华夏正宗，孔家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就是跪啃人家的臭脚，好继续延续自家的地位和富贵！

刘暹是不打算再给孔家这个面子的。虽然为了顾惜朝中大多数人的感情。他也不准备对孔家来个‘罪证确凿，依法论处’，但还想衍圣公的名爵。那是痴心妄想！

“朕没打算灭儒。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特色，儒家虽有糟粕，可也有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复孔孟荀之微言古义。因势利导，与时俱进，还当为天下师。

但是犬儒、理学，亡之何惜之有？”

刘暹这样的态度早就不是一天表漏的了。他对于程朱理学绝对的瞧不上，曾经直接对大臣

说：“明清取程朱理学，则两朝递亡，华夏破败。可见这程朱理学是不中用的。”

这言语中对理学的鄙视和藐视，当即让人起来反驳说。大清康乾盛世，千古唯一。

让刘暹好一通嗤笑。“康熙康熙。吃糠喝稀。”这整个满清，唯一让刘暹心里头感觉敬服的人就是雍正。虽然雍正的改革也仅仅针对了汉族士绅。

至于乾隆，延续不断的民间起义和人生晚期的川楚五省白莲大起义，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大清朝万万税，到了乾隆加一倍！

“堂堂华夏，泱泱天朝，武力、国力皆被西方蛮夷所超过。汉唐盛气一去不复返焉，此尽理学之过也。”

刘暹决定不见孔令贻，然后拿掉孔家衍圣公的帽子。理由就是孔氏卑谄，屈膝外族，不当人子。

曲阜的孔庙也收回国有，以孔家清白子孙来照看，每年由国家文教部举行祭祀大典。

这个意思让侍从拿去酝酿酝酿，刘暹过目后很是满意，就在人刚抵到北京的当天，命人发给了孔令贻。

他也知道自己对程朱理学的评价欠公允，中国近二百年的落后是多方面造成的，至少满清的‘功劳’就不比理学小。完全归‘功’于程朱理学的毒害太过于片面了。

但刘暹不希望再看到旧有面貌的儒学，想让‘新儒’早日出现，就必须把理学一棍子抽到，彻底打的无法翻身。那些读书人才会意识到时局在改变了。

眼下时空的中国还没到原时空民国时期西学彻底压倒一切的时候。西学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奇淫技巧’。刘暹要想达到自己理想，就必须亲自出面推上一把。而他对于儒家说过的那些话，相信在朝的儒学门徒也肯定明白其中的意

思。

刘暹人刚到北京，就一棍把孔家给抽爬地上了。但曲阜孔家并不是让他转回北京的真正大事，能让刘暹从前线巴巴的回到北京的大事乃是各地谘议局建立之议。

谘议局，原时空中就曾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名次，现在刘暹把它拿来用了。有简称为公局！

是中国议会的初步发展，中国宪法‘精神’的初步明确，是刘暹为将来举国迈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阶梯。

身为一个穿越者，刘暹知道封建王朝的必然命运，一个短命的大秦王朝可不是他想要的。所以，设立宪法，设立议会，一点点的归束皇权，即使他自己本身准备‘独、裁专断’到底，这些东西也是必须备的。

只是中国还没正式统一，中国真正的宪法还需

要等到统一后再颁布，那议会更不可能短短时间里就确立。一些都需要一个演变过程！

而这谘议局，就成了刘暹所求的‘演变’之载体。

刘暹是从最低级的乡镇到最高一级的省级，上下五级设立谘议局的。【镇、县、州、府、省】公局议政可以涉及到一地民政、商务、教育、税收等多个方面。权利还是相当大的。而且谘议局如果跟所在级政府有了无法解决的矛盾，那谘议局必须逐级上报，绝不可越级直接向朝廷请愿。

而且打县一级的谘议局开始，首先是只有缴纳税额超过一定金额的大中商家或者大中地主才有资格被推为县公局代表，然后再由县公局推州府一级的公局，再有州府一级的推省级公局。

公局代表名额先期是一年一任，待以后天下太平了，会改为三年一任。

大秦新朝虽然已经废除了官员之间和官员对皇

帝的跪拜，但是老百姓对与官员的跪拜还是有的。这些谘议局代表，可以官员平礼相待。

这个是有点像后世那个啥的味道的。

其次，各县谘议局可推举的州府谘议局代表数额，同该县税收在一州府之地的税收中的比重是相同的。各州府谘议局可以推荐的省一级谘议局代表的数额，同样和该州府税收在全省范围内税收中的比重相同。

一言蔽之，就是纳税等于代表权：多纳税，就能代表别人；少纳税，就等着被别人代表自己了。而不纳税，那就没出头之日了。

所以刘暹设立的这个谘议局是没有一个泥腿子老百姓的，万一真有，那也是被人选举上来的傀儡。而地主阶级现在不少，但以后肯定会迅速减少的。他们虽然也缴税，但是田赋终究不能和工商业的巨额税收相提媲美。因此内陆一些以农业为基础的省份，将来在全国议会当中的发言权也是远远不如工商业强省的。虽然到了国家一级的议会上刘暹

肯定会根据情况，做一些限制的。

　　刘暹现在代表的只能是‘地主和资本、阶级’的利益。将来的宪法肯定也是代表着同样阶层利益的宪法。因为‘资本、主义’本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主义。甚至是‘商’在‘官’之上的主义。否则反过来的话，官本位社会，那工商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一定得限定的。

　　大秦现在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真的要彻底转变，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呢。

　　刘暹在孔家事情上剥了儒家的脸皮，但在这个事儿上，又给了儒家一个大大的甜枣。毕竟现在之中国，士绅权还握在儒家的手中的。虽然现今东部沿海省份中，地主和工商已经有了对立矛头。可看中国整个大局，两窝还是一家人的。

　　新朝内部有没有人反对？有，大有人在。就是工商业最发达的两广江南出身的官员，也都在大叫着‘不可’。士绅权利太重了，重的让这些官儿们都感觉害怕了。

虽然谘议局没有具体的行政权力，也不可能明面上影响到官员任免。但对于官儿们来说，这不等于弄了一帮‘御史’蹲在自己身边吗？于是这些官儿们又抬起了‘汉末两晋隋唐的例子，说此举有助滋生地方豪强。官弱民盛，恐太阿倒持！力劝刘暹不可施行着谘议局之政策，或是加之束缚。还说如此必会使得士绅与官员勾结，绅商权力太盛，就上会欺君，下会害民。

虽然整个大秦朝廷里有太多官商勾结的例子了。可‘绅商勾结必然会祸国殃民’，这就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哪怕他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儒家两千年的思想大洗脑，还是相当到位的。纵然一些人自诩自己是良绅是儒商，可一听‘官商勾结’，那就是大大的贬义词！

“威妥玛先生，何天爵先生，此次有劳两位南北奔波劳累。朕万分感激！”

刘暹对应的绝招就是请出了英美两国的大使，为南京和广州的臣工们上上几堂课。让这些土鳖都

睁眼看看英美两国的官商是如何勾结的！

何天爵本名切斯特.何康比，1869年来华，1871年之前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之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的翻译、头等参赞、代办等职，现在就任美驻华大使之职！

第五百一十三章天下乌鸦一般黑，英美贪腐也成风

英国极其强大，是世界的霸主，他们的官场就不**，就不上下其手，贪赃枉法吗？英国国内的大地主和商人阶级就没有强大的权利吗？

如果没有两次鸦、片战争又是怎么爆发的？

英国议会中上下两院的议员，每一个人背后都代表着金钱的魔力。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国家达到自我国力鼎盛的时候，往往就是所谓的盛世。那个时期的官员通常廉洁有能力，政治清明的。

因为在中国人的想象力中，他们无法想像官员们一边贪污**，卖官鬻爵，另一边国家国力还与日俱增，国势蒸蒸日上！

但实事证明，英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国内

政治**，官商已经不是勾结，而是化为一个统一整体。但是他们抓住了历史的节点，蒸汽机催生出的工业时代，结合英国人庞大的殖民地，让英国傲然站立在全世界的巅峰。

而美国呢？别看人家在国际上地位弱，在东方也没有相应的实力，就好像一个小弟弟一样跟在英法德俄几国身后。但人家这是在勤修内功。美国的国民总产值正在飞速增长，今后的二十年实际上就是大英帝国丢掉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二十年。美国、德国正在工业上赶超着英法这两个老牌大国。

而政治**现象，就是流行性感冒一样，是美国生活中的痼疾。

1781年10月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自己的民选政府。结束了**的英国殖民统治，初步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以后。美国的政治**程度逐步降低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等任总统，他们本人的道德素质都相对比较高。同

时政府规模也比较小，政府工作比较少。因而**的程度也比较低。但1812年战争后，美国的**行为开始表面化，发生了一系列贪污联邦资金的事件。此后，随着西部开发进程的加快，一些国会议员和开发商相勾结，大肆进行土地投机买卖，同时利用政府合同进行肮脏交易，肆意侵吞联邦津贴。18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后，联邦军需的开支剧增。经纪人和军火商与**的官员相勾结掠取了数以亿计美元的国家财富。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的程度也不断提高。

“1869-1877年格兰特总统在位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程度较高的一个时期。”何天爵在面对大秦内部重臣的时候，毫不遮掩的这么说道。还具体的举了这一时期美国发生的两起重大丑闻，即是信贷公司丑闻和威士忌酒帮事件。

在修建拓展西部的联合太平洋铁路时，联邦政府授权成立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政府为计划中的铁路以及沿线项目划拨了2千万英亩国有土地，同时视施工难易程度的不同，为每英里的线路提供16000到48000美元的贷款。总额超过6千万美

元。这是一项投资巨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相当于四千万两白银。一些涉足该项目的企业家和关联的政府官员利欲熏心，就打起了鲸吞联邦拨款的主意。

他们算计到，一旦铁路建成投入运营。由于沿线地处荒漠和山区，运营成本会很高，再加上途经许多原来的印第安人领地。他们因为无辜失去自己的家园而可能对铁路进行骚扰和破坏，将进一步提高成本。总之这家公司未来在一段时间内不赔钱就算好的。盈利的可能性极微。

既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本身将来很难赚到钱，公司的部分高管就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另外成立一家公司。通过up承包铁路的建设和原材料供应，在这当中虚报成本，先把钱捞到手再说，铁路建成之后赚钱还是赔钱，那时候就不管洪水是否滔天了！

极力推动建设横贯大陆铁路线的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艾姆斯，还有up的副总裁杜兰特，公司高管布什内尔和阿雷约翰，加上他们的同伙，买下了一家有着政府背景的公司，它是由宾夕法尼亚州政

府在1859年授权成立的，从事贷款与合同承包等业务，当时已经奄奄一息。杜兰特和艾姆斯等人入主之后，将其改名为“美国动产信贷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太平洋铁路公司建设的独家承包商。

该公司在承包过程中，向太平洋铁路公司出具大大超过实际成本的各项开支发票，而太平洋铁路公司只加上少许合理的管理开支和利润，向联邦政府报销。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合法的财务运作，往往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联邦政府的这一项目大大超过预算，两年内投入了9465万美元，其中5000多万美元成了动产信贷公司的收益，而公司公布的利润远远低于实际收益，有2300多万美元流入了这一伙人的钱包。公司经理建立了一家所谓的信贷公司，然后向这家公司提供可赚大钱的建筑合同。修筑铁路的实际费用为4400万美元，信贷公司的收费却高达94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艾米斯是这家“操纵铁路”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防止政府调查这两家有联系的公司，而到处分发公司股票，受贿者中包括了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以及后来的总统加费尔德等重要人物。事发后，只有米尔斯受到谴责。

威士忌酒帮事件是指税务官员、酿酒者与商贩勾结共同偷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案件牵扯到了财政部的主要官员和格兰特的私人秘书。

而且**不仅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盛行，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更为盛行。进入19世纪中业以来，政党机器特别是地方党魁操纵着城市政府甚至州政府，他们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金主和各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的。由于能利益均沾，这种收买型**在全美甚嚣尘上。他们控制政府，利用政府合同收取回扣，利用政府职位酬劳党羽，政府成为核心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费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巴尔的摩等许多城市都曾沦为党魁操纵的工具。

譬如，以签订政府工程项目采购合同的形式将巨额财政支出转移给私人企业；许多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与其利益集团有关系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的承包商……

与英国好歹还有一定得贵族阶层为政府基础不同，美国那边更加的赤、裸，商人的权利更加重大，官商勾结，或者说官员成了商人手中的工具，也更加的明显。

何天爵和威妥玛在南京、广州走了一圈，惊呆了无数的新朝大臣。

这样的朝廷竟然还能持续百年，竟然还能让国家不断的发展壮大，真的是天方夜谭一般的神奇！

两人这么南北走了一圈之后，大秦内部的反对声音立刻降低了下去。朝臣大员们矛头指向不再对准该不该给士绅商贾一些权利，而是要如何防止同类的现象在国朝出现。而且议论声也已经不再限制在朝内了，而是扩散到了整个朝野。

王庆得到刘暹的示意，在威妥玛与何天爵经过上海的时候，主动联系并成功采访了两人，取得了不少一手资料，然后一个特刊爆了出来。

这一下整个大半个中国都轰动起来了。刘暹建立谘议局，这明显是给地方士绅商贾权利。些许纳税金算的什么，对于士绅商人，尤其是后者来说，谘议局议员的帽子那就相当于前清时候的捐官，而是地位、权利比捐官还要大，还要高。有钱人家谁也不会因那些税金而丢掉一张席位！

刘暹如此做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地方的岁入。大秦施行的是分税制，国税、地方税，如何区分、划分，当然是按照我大天朝的‘现成规定’来制了。还是相当得地方官员们认可和欢迎的。

这个时候就有人举着《大公报》上，作为例子证明给罗列出来的英国1870年文官二次改革的诸多条律了，认为要适当的参考结合英国人的改革，来进行国朝规划，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期间还有人提到，英国1870年文官二次改革的条律当中，明确确立了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这一定程度上当是参考了华夏的科举制的。还有人说：大秦现在施行的文官制度，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英国1870年文官二次改革规定的痕迹。当然他们绝不

敢说刘暹是参考借鉴了英国人的条律，只会是说‘英雄所见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事实上大秦现在施行的公务员制度，更多的是刘暹抄袭和汇通了后世中国的官制，英国的文官制度他有所耳闻，但天地良心，真心的没看过一眼。

　　何况中国自身的官制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吏部选官不仅看笔试成绩，还要看仪表气质和语言表达、书法、文字表达、逻辑判断能力等等方面的能力。刘暹对于唐时的‘身言书判’就很感兴趣，剔除了长相方面的要求，其他可是全部继承了下来。虽然是把‘言’降为了口舌清晰，‘书’降为了笔迹清晰，文理通畅，跟唐代时候的选官大大降低了难度。但相对来英国人只抠一个笔试，可是先进且有实用性太多了。

第五百一十四章万般皆下品，唯有有钱高！

刘暹在北京需要处理的事情还有马鞍山钢铁厂的立项事宜、大冶铁矿的开发事宜、开滦煤矿的开发事宜，山东招远金矿的整治合并事宜，江苏东海的水晶开发事宜，华北机械制造公司【原天津机器局】扩大增资事宜，天津诸校升格扩充事宜，前清原订购英**舰收回之谈判事宜，还有天津市的扩建、整治及港口建设事宜，等等！

光是大型的矿产、钢铁、机械等近代工业的大金额投入就有十五项需要刘暹亲自拍板决定的，其中有九项归属于刘暹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构建产业序列，总金额高达五千余万银元。

这是真正地事关重大，工商部纵然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也需要刘暹来下决定。

何况还有跟英国人的谈判，还有天津诸校规模的扩大，以及天津市的全面扩建……

对于刘暹来说，这些东西真的比打仗累多了。他足足用了六天时间才处理完毕。整个人就像松下了一个沉重的大背包一样，懒洋洋的直不想动弹。

刘暹起兵已两年了，两广，尤其是广西的近代产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兵工产业的一年一扩大就不说了，纺织、缫丝、玻璃、香烟、盐糖、香皂、火柴、水泥等等民用产业也焕发着勃勃的生机，铁路已经修到了湖南去了，那钢铁厂在今年春天时候也完成了耗时半年有余的第三次产业扩大和升级，建立起了两座一千立方级的高炉，和多做配套的钢炉。加上从德国那里买来的特种钢配方，整个钢铁厂年生产铁料可达23万吨。各种钢材总额能有6万吨以上。

钢铁就是耗钱的玩意儿。当初刘暹没那么多钱，也因为顶头有满清压着。不敢肆无忌惮的扩大规模，只搞出了一个年产钢铁五万吨的小厂子，其中钢材的产量只有一万吨。

而现在刘暹放开手来扩大了，资金充裕，钦南

钢铁厂也就跟吹气球的一样扩大起来。三十万吨的钢铁产量六倍于当年，而且这还是生产能力没有达到饱满的状态下。如果再有半年时间将生产效率催生到最高，明年时规模即使不再扩大，生铁产量也能单独达到30万吨规模，钢材则能提升至8万吨！

虽然这跟石禄优良的铁矿石也有密切的关系。

反正在现下世界局势下。在19世纪70年代世界钢铁产量迅猛急增的情况下，秦南钢铁厂也当能算得上世界的二流钢铁厂了。

湖南湘阴。

“孟容兄勿虑，如今西盛东衰，我华夏欲要振奋，不落于西方之后，当学于西人也。今上目光长远，早年即放眼于世界，知道西洋党争政治之法。然读书不多，略缺文采。不大知道咱们儒家圣人的深意，想将西洋之法引入中国与政合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返回原籍的左宗棠日子过的很是舒心。他

不是踌躇满志之时被打落尘埃的，郁郁不得舒展己志。那样日子自然过的不是滋味了。他是真的心无杂絮了，无心再振作，如此退隐家园。那小日子就舒怡了。

回家家里，左宗棠与周边大多数的湘军人马并无多的来往。后者们地位、学识等也确实达不到跟左宗棠交流的地步，唯独刘蓉、彭玉麟、杨岳斌几人。与之地位大致相当，也都是名满天下，更有原先的老交情在，能交流到一块去了。

谘议局的设立也牵动着左宗棠等人的心。

刘蓉从湘乡跑来湘阴，说道起谘议局，言辞中反对的意思是无需言表。他女婿曾纪泽干着新朝的外交副部长，将来部长，乃至进内阁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屁股不觉间就坐的有点偏了。

而且刘蓉是桐城派大家，所学所思皆以性属理，认为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是人化了的理，此乃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这更是刘蓉反对谘议局的根本！

“季高兄啊，你休要看清了那公局！我退居林下多年，也专门了解过西洋列强政治，如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等国，政府是无不受制于议会，议会甚至有罢免宰相和弹劾大统领之权！

如此权柄隐晦，高卑不分，岂能治国哉？”

刘蓉知道左宗棠的思想跟自己有所不同，但左宗棠这反映也太平淡了。看似给今上说话，言辞里却又有一点要看今上笑话的意思！

“季高兄，英法两国之本土皆我华夏一省之大尔，地狭国权富，是以可控制地方。而我华夏，地具万里之遥，‘天高皇帝远’一说长有之。谘议局若立，地方势力崛起也，或有割据之危，国将不国啊。”

华夏要强盛，需要学习西方技巧，刘蓉并不反对。但作为一个程朱理学大家，他对于刘暹引入西方政体与中国故有体制结合是一万个反对。阴暗中也是在反对刘暹废除程朱理学之说。

这就是在没有打倒封建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的困难所在，封建、主义的残留太多的。

左宗棠摇了摇头，轻轻翻开手中一本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指着上面的第十二条对刘蓉道：“孟容兄，你看看，这第十二条的内容！”

——第十二条：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的召集、开会、延会、闭会之权属于皇帝。

“再看看这下面的……”

——第十五条：联邦议会的主席职务及其事务的领导权属于由皇帝任命的帝国宰相……

第十七条：建议并公布帝国法律及监督执行之权属于皇帝……

第十八条：皇帝委派官吏，命令他们宣誓效忠帝国，并在必要情况下，命令他们退职……

第六十三条：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组成为统一的军队。在平时和战时受皇帝指挥……

第六十八条：如遇联邦领土内有威胁社会安全的情况，皇帝可宣布国内任何地方处于戒严状态。

……

“这是德国施行的宪法。被称作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简称二元君主制，是资产阶级与帝国统治者妥协的结果。与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英格兰和十年前的法兰西，共同组成西人口中的‘君主立宪制’。”

“由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拥有实权，由君主任命内阁成员，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

“虽然没有了唯我独尊的权利，但想想赵宋时候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想想前明时候的内阁可以拒绝草拟。封还执奏，还有那六科给事中能封驳皇

上诏书。这二元还是不错的。”

左宗棠说着带笑。刘蓉反对的并不是给皇权套上一个枷锁，刘蓉以及整个中国千千万万读书人反对的是刘暹在给皇权郡王套上一个枷锁的同时，并非单单把权利给了读书人，还给了在中国有史以来就被瞧不起的商贾。

甚至从长远了看，这权利刘暹更是给商贾的，而非给士大夫的。这才是‘谘议局’为千千万万个‘刘蓉’高声反对的真正原因。

其实这谘议局以及背后所透漏的意思真正要实现了，首先对于左宗棠、刘蓉、杨岳斌等前朝旧人来说就是非常有利的。皇上只要能遵守，那他们大伙儿就不用担心什么‘炒家灭门。诛九族’的事儿了，也不用担心什么地方官府或是军情处奉诏拿人了。

“如此鸿儒白丁，铜臭商贾，还有何异？”

刘蓉看着左宗棠。他可没有左宗棠看的这么

开。左宗棠的劝说他听得明白，士大夫阶级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却也把身份丢了。今后读书人只要没钱，跟数之不尽的贩夫走卒有何区别？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一句空话，万般皆下品。唯有有钱高才是正理！

并且那谘议局随着发展，早晚会成为议会。刘蓉子孙无有太英杰之辈，家资更是算不上富豪，虽然还有个女婿可倚重，但自己一去，似乎也可以看到刘家彻底的没落。

刘蓉是真的研究过西方世界的议会，他感觉那议会就是权利扩大到极致一群的御史。今后自己子孙若无才华，就是自己女婿能最终做到内阁最高位置，无数双眼睛注视之下，也一样不能做一丝襄助。甚至为了展示己身清正，刘家和曾家后人还都要受到一定抑制。免得授人以柄！

中国人很普遍的心理，一想到议会就会想到党争，想到党争就会想到历史上那一幕幕无所不用其极的排除异己！

“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咱们这些人得了保障是得……这失嘛，就是今后大秦之官的官威万万不能和前清、前明相比了。社会阿堵之物，铜臭之气盛行，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即便如此，本朝的官威还是在西洋列国之上的！”他郑重地对刘蓉说道：“孟容兄，今上既然有开议会的意思，那咱们就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来！胳膊拗不过大腿！”

“这局势滔滔不可逆流，天下商贾大兴是在所难免。所以分出一些族中子弟去经商，如果商海搏击能成长出几个胡雪岩、盛宣怀来，倒也值得浮一大白。

而且我看那英法美诸列强，一直来的都在被动的，又不得不，不断的扩大选举人之数量，此西洋穷人之自我抗争也。

英人宪章的运动，即其中之代表。

西洋诸国即是在不断降低选举人资格获取的条件。新朝如果开议会，当也遵行此规律也。我辈资产不能与巨贾相媲美，就只能瞄准这点了。

谘议局进展越快，转向议会的时间越短，我读书之辈才会多取一丝生机……”

怪不得左宗棠对谘议局一言不发，原来他是这么想的。

第五百一十五章属于日本的机会，不存在了……

时间流转，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临近腊月大雪已经下了两场，北京城已经恢复了往昔的不少生机，南京、广州的诸多衙门迁来北京，数以万计的官员眷属和二十万朝上的新迁移民，大街小巷一家家店铺客舍饭庄酒店的开张，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焕发着新的青春！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在八月里正式昭告天下，还有十几所新式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建立，政治培养学校也纷纷改革，更名改姓叫起了一个个高大上的名号。但他们并不能归入大学序列，而更多的是公务员培养、深造、学习之地。

在八月份新的科考制度确立之前进入这些政治学校的学生有福了，他们不用考试就能得到公务员资格，只要毕业就能算是秀才。

但是在八月份之后，最低一级科举考试——秀才的最大年限给划定了。三十岁。超过这个年限一天，你就不能考试。举人的最大年限为四十岁，进士的最高年限是四十五岁。超了这条线，就别想着官场上快速蹦级了，一年一年熬资历做成绩才是真！

政治学校跟科举等级不搭，朝廷宣布的官制上，也不给官员品级做硬规定。没说秀才就不能入阁当大佬了。只要政绩优异，谁都能入阁，这并不是进士的独有待遇！

但这话没谁会信的。

大秦现在将秀才、举人的科考权利下方到省府一级，规定一年一考。但是进士之科依旧牢牢把握在文教部的手中，依旧是三年一考。而考中了进士。有一定施政经验的直接就可以做一县父母，放个实缺。当然若是本身就已经是更高品级的大官。进士身份就只能算是他的一层光彩的外衣。

大秦官制可不比之前各朝各代，进了科场就等

若进了官场。秀才功名获取之后。就要在政府里做事办公，之后无论是考举人还是考进士，期间的学习等准备，都要自己在工作之余抽取时间来做。而且秀才一入职就是从底层基层干起，再想像前朝那样十几二十来岁中了二三甲的进士，立刻就执政一方，那是不可能的。

“如今方知七品之贵！”

这是新的官制公布以后，《大公报》上说的一句话。他们以十八岁中秀才举例，而立之年能坐上一县父母。那已经是顺风顺水了。四十岁坐上知县都不算老！

七品知县是大秦官员起步的一个里程碑，六品官员无大实权，无论正从，或是省府、中央衙门里的小官儿，或是附郭府城、省城的知县，而五品官就是州城一级，四品为府城一级，三品以上即是省城大员。

大秦官制宣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讲究、看重中央大员的基层施政经验和能

力。所以大秦如果能平安延续下去。过个几十年，省部大员怕都将是五六十岁的政治老手了。那每一个人都是历经拼搏，见惯了官场险恶，人心不古的老油子。

当然。现在大秦中央的这批人是不能了，这就是从龙开国功臣的意义所在，那说的是以后。

所以七品知县被看作大秦官场的里程碑。位置十分重要。

那些考中进士的人，直接就是七品。连副知县的从七品都省去了。其要是没有足够的施政经验，先去政治学校学习一段。再到省府衙门待一阵，磨练两年再下方基层。其培养之善全，像极了刘暹前世大天朝的某些跟脚深厚之辈。

也因为此，进士之贵，科举之贵，不仅没有因为改朝换代和大秦体制的变更而有所降低，反而比之明清时候更加有份量了。

过年后，刘暹就将举行大秦的第一场进士科

举，并且宣布此届科举前朝旧日功名亦可算数，虽然只此一届，虽然前清举子的年龄必须在四十以下，却也引得不知多少人在欣喜若狂。现在才是十一月份，北京城里就汇集了两三千进京赶考的人！

同时间，文教部下属的新华书店，在全国各地的分店中，那些施政参考，政治教材，简直是都卖疯了。

大秦的科举是讲究分类的，因为刚刚变革，分类缩少，刘暹不愿意在这点上引起太大的争议，这一刻就只分三类：综合、专业技术、法律。

综合是什么当然不需多说了。

专业技术就是算术、科学，这一块涵盖的实际上很多，但现下之中国国情，也只能分作这两个大块。以后有待完善的还很多很多。

法律，干什么的也不用多说。

无数学子在埋头苦读，还有无数人因各种原

因，来不及或是无暇赶这一次科考，每到夜里都是长兴哀叹。

《大公报》说的很入这些人的心：今后大秦官场，最珍贵的是时间！

五品以下，六十岁就退休了。四品为六十五岁；三品以上方是七十！

不过这个时候刘暹的心却不再两个月后即将开启的那场文教盛事上，而是目光炯炯的注视着南海，注视着南海那队即将归来的日本舰队！

三艘铁肋木壳战舰，三艘两千吨级以上的铁甲巡洋舰，六艘日本军舰的归来让日本海军实力大增。这些舰队已经能够对中国造成绝大的威胁了。

虽然刘暹在掏了李鸿章于英国购入之军舰的尾款之后，再加了十万英镑，总算是把李鸿章在英国的订单搞定。两艘小铁甲舰和两艘防护巡洋舰，外加两艘铁肋木壳战舰，除了在德国依旧施工建设中的两艘萨克森级铁甲舰以外，这些是中国海军这两

年多来唯一一笔增添的军舰了。

李鸿章当年筹集了八百万两银子建设北洋海军，随后又从直隶、山东、两江调集了二百万两库银，近千万两白银的投入，还没见到收获的那一日，大清朝就完了，淮军就分崩离析了，一切算是全给刘暹做了嫁衣裳。

如此秦军海军就算是有了六艘铁甲舰，尤其是李鸿章在英国新造的这两艘铁甲舰，一艘一千八百多吨，一艘两千一百吨，几乎可以媲美日本的金刚级巡洋舰，那性能也根本不是扬威、振威这两艘十多年前的老舰可比的。

所以说，刘暹倒还不用担心日本海上威胁成为真正地威胁。尤其是日本的东京政府，至今还为西南藩军所困扰，一直在努力扩大陆军，而不能将有限的资金完全投入到海军上来。这一笔海军上的投入过后，下一笔订单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而中国的那两艘萨克森级铁甲舰，明年开春就可以启程归国了！并且刘暹已经向英法德各订购了一艘五千吨级以上的二等铁甲舰。中国国内的两大一小三

家造船厂，江南重工【原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的江南造船厂主营民用船只和小型快艇，福州船政局和钦南造船厂过半的码头也在自造民用客轮、货轮，最大的吨位已经超过三千吨级了。中国这两年东南沿海的海运海贸发展速度太惊人了。两家在亚洲算是第一流的造船厂自用少量的力量在制造军舰，因为刘暹已经准备逐步剔除掉海军主力舰队中的无防护战舰了，这两家造船厂自造木壳战舰有不错的经验，但在铁甲舰和平甲舰的制造上还需要足够多的经验去积累。那当然不能盲目上马造船了！

当明年两艘萨克森级铁甲舰回归中国以后，中国对日海军战力将再一次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并且这个地位极可能长久的保持下去。除非日本政府背后的金主们愿意不顾成本的来加强日本的军事实力。但刘暹还是不愿看到六艘新锐战舰归入日本东京政府手中。

……

日本，鹿儿岛县。

雪花飘落，凌厉的寒风顺着敞开的门扇吹向屋内。西乡隆盛盘腿坐在门口，似乎感觉不到寒冷，任凭风吹，眼睛里只有身前的一张小酒桌，一壶清酒，一个酒杯。

再冷的天气也冷不过他内心的冰寒。把自己冻死吧，人死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西乡隆盛，性格坚毅，视武士荣誉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西乡隆盛，现在真的就像死去。

昨天，面对着那个人他做出了一个让自己永远钉在日本耻辱史上的决定。他顺从了中国的意思，这必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利益。

西乡隆盛似乎回到了六年前，回到了自己辞去政府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的那一天。他自己所代表的诸多传统意义上的武士们，在那一天永远的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那一天他是痛苦万分的，那意味着太多悲剧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就像昨天，西乡隆盛清楚地看到，比樱花更为令他们一群人珍视的荣誉，已经轻轻地落去了。

“西乡君，既然已经决定那就坚定的走下去吧。让历史和未来来判定我们与东京的对错。我们无法回头，不是在于武士们的生存和荣誉，更是东京政府的政策。”已经被东京政府拿掉了鹿儿岛知事帽子的大山纲良，依旧是西南军的重要人物和领导者之一。昨天的决断是整个西南军领导阶层共同做出的决断。

“大秦不是大清，中国已经振作，已经崛起。属于日本的机会不存在了。而东京政府的野心和他们背后的洋夷，只会让日本毁灭。”

第五百一十六章新加坡事件

万里之外的马六甲海峡，槟城。

这座建立于1786年的自由港，到今天已经有九十三年的历史了。早起仅仅五十余居民，现在也发展到了将近六万人。

这里有英语教学的大英义学，也有汉语教授儒学的五福书院，乃至槟城里有些年头了的五福堂广州府会馆。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几乎整个西欧国家的人种商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基督教堂自然不可或缺，但是佛庙、蛇庙【原是一间清水师祖庙，名为清云巖。蛇庙的称呼，是在庙建好后，来了数条青蛇在里头居住。而每当清水祖师宝诞时，更有无数的青蛇从后山涌入庙，成为一大奇景，因此蛇庙就享誉各地。】，乃至中国人的传统宗祠，也缺不缺少。当然，当地土著马来人也有他们的文化痕迹。

这是典型的殖民地海港城市，只要能带来财富，英国人并不压制华人、土著的势力和发展。相对于西班牙和荷兰治下的中国人，英国人治下的国人无疑安全的很多。

虽然随着秦军在兰芳的横插一刀，不管是雅加达还是马尼拉，华人的地位都大步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这两个没落的殖民帝国，暗中却对华人的发展设置了更多更大的阻碍。

槟城站只是军情处改革以后的南洋司下属的一个三级情报站，往日里整个槟城站都只有五个人，他们在南洋司的地位是处于被省略的位置的。而今天。一种担负使命的重任感充斥着这五个人的内心，他们接到了军情处本部直接发来的电文。

五个人三个人的身份是商人。一个是教书匠，还有一个是在港口谋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会一点法语和德语。

除了居中联系，掌控槟城站的教书匠站长，其

余四个人都长期活动在港口，要监视入港的六艘日本军舰的动静，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很快，六艘战舰不仅自身牢牢的被槟城站盯紧，就连它们的照片也落到了站长手中。

日军要在槟城站歇息两日，补充燃料、淡水、蔬果、粮食、肉类。日本海军的伙食可是全面学习英国做派，跟陆军待遇比起来，真心是大富翁和平头老百姓。

日本水兵吃的都是精米，而日本陆军和众多的普通日本人，吃的只是经过一次脱壳工序的糙米，由于颜色呈棕黄色，因此也被称为“玄米”。这种米就是稻米碾去颖壳之后，仍然保存了一些皮层组织(也就是俗称的“糠”)，其中包括糊粉层和胚芽等。所以煮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吃起来口感不如经过精加工的白米。但是糙米的矿物质、维生素和纤维素等营养成分却比白米高出很多。

在古代日本，能够吃到加工过多次以后的精米的，只有少数贵族大名。以及一等武士(大名身边的

亲信内臣)。因此精米在古代日本也被称为“银粒饭”、“银舍利子”，只有贵族和诸侯才能经常吃到经过三次加工的精白米。元禄年间(1688-1704年)日本连年丰收，稻米多得吃不下。于是底层平民也开始把糙米碾成白米吃，吃起来很香。于是在一般武士和普通市民当中也养成了爱吃“银舍利子”的习惯。但是由于只吃白米饭、副食摄入的范围又有限(日本副食通常只是干菜、梅子和腌渍咸菜)，从而产生了一种意外情况。就是脚气病流行。

这种现象在如今还是困难中的日本陆军里并不多见，但在被日本东京当局宝贝的不能再宝贝的海军里面，却是普遍存在。

原时空的1882年，日本因与朝鲜关系恶化，三艘军舰被紧急派往仁川和济物浦(指的是壬午兵变前）。但是，在这里滞留了的四十天的时间里，日本水兵因为脚气病发作开来，三艘军舰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东号铁甲舰上330人中便有195人因脚气病病倒。日本海军一直要等到1884年，高木兼宽在远航的筑波舰上进行试验，在日本水兵的主食中加入大麦，并且向水兵发给牛乳、蔬菜、鱼肉、醋等

副食，结果此次航行中士兵的脚气病发作次数骤减。此后日本海军才改变了伙食供给方式，由配给菜金改为发放实物，并且以掺入20%大麦的胚芽米(碾去粗糠、剩下一部分胚芽层的半糙米)取代精白米作为水兵的主食，脚气病逐渐在海军中绝迹了。高木兼宽本人后来还因为营养学方面的成就被明治天皇授予男爵爵位，被世人称作“麦饭男爵”。

所以现在的日本海军当中脚气病是相当的严重。东乡平八郎等带领上千日本水兵驾驶着六艘战舰远渡重洋抵到槟城，在四个月的远航当中，两成多的日本水兵患上了脚气病，其中三十余人死亡。比在航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的失误而死亡的水兵数额都多得多！

如今这队抵到槟城的日本海军，其状态是极其的不好。但在面儿上，日本人当然不会显露出来，日本水兵‘严禁’下船，根本没对槟城治安造成什么冲击。没暴漏自己的不足缺陷，还给槟城的所有人一个日本军队纪律严整的信息。

槟城站从日本人在港口留下的记录上知道，这

支舰队是要在槟城港口停留两天时间，可事实上他们足足停留了五天。

让军情处在新加坡准备的特别行动组险些闪着了腰！

……

“朝早，蒸汽船来，引本船，左折溯江，两岸民家风景殆与中国之上海无异。……午前渐到新加坡港，此英吉利在远东第一繁津，欧罗巴诸邦商船军舰千艘停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黄昏归住处，亦一高大处。登顶，极目四方，舟子欸乃之声与军舰发炮之音相应，其景如东武火灾之景，实一愉快之地也。入夜，两岸灯影泳水波，光景如画。”

藤田五郎用笔记下了自己对新加坡港的印象。来到了这里，他已经抛弃了患得患失的心情，也抛去了内心本来掩盖着的负罪心情。完成任务成了他唯一的信念！

西乡阁下已经抛弃了自己所有的荣誉，自己还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

说到底，此次来到新加坡的这队日本人都是认同了西南军高层的观点政见的。中国已经觉醒，已经崛起，小小日本不可能是大中国的对手。东京政府以为的依靠欧美列强，扩充军伍，敌视中国，早晚会将整个日本拖下深渊当中的。

想要救日本，不是跟着东京的那帮人一起把日本拖入毁灭当中，而是先把东京那群不自量力又贪婪不可遏制的家伙，碾为粉齑。

西南军积蓄的力量已经可以了，并且西南藩也确实支撑到无法支撑的地步了。钱，资金，物资，深深的困扰着负担沉重的西南藩军。是该开打的时候了！

自己所做的大事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战借口。如果成功，不仅会重创东京政府军的士气和锋芒，同时也能为西南藩军赢得中国更大更多的支

持。

藤田五郎可是清楚自己等人的身价的。十五个人，从中国来鹿儿岛了三艘货船，里面装载了五万担大米，一千吨钢铁，一万杆单发枪和相应子弹，二十门75炮，大批的炮弹。

藤田五郎当然知道自己十五条人命不可能换的这么多的物资，这只不过是上面安慰自己的言辞罢了。两边肯定是打好了协定，这是中国对西南藩的大力支持。

但藤田五郎还是非常地欣慰。因为这些物资当中肯定有一份属于他们十五人的贡献！

十五个死士，加上事后出面向英国殖民政府‘坦诚’背锅的别府晋介，这就是西南藩此次所出动的全部人手。军情处以为已经足够了！

承载十五名死士的小船，简易的氧气瓶，威力巨大的梯、恩梯隔水炸、药包，十六人秘密进入新加坡港的通道，以及他们随后的住处、吃食，一切

的一切，全都是军情处南洋司来安排。

十五个人对付六艘军舰，两人一队，还有三个补刀的。计算过炸、药包的威力后，军情处认为足够了。

而且不一定非要把六艘军舰彻底炸垮，能炸沉三艘木壳战舰，再把三艘金刚级巡洋舰沉掉一艘，重伤两艘就可以了。一口全吃了的话面子上太难看了。刘暹只需要让这些军舰别在明年自己那两艘萨克森级战舰归国之前，出现在日本的海军序列中就行。

一艘军舰如果被重创，上船坞进修修补，也该有一段时间老实的。虽然这样做，十分的欲掩弥彰，会让英法等国严重的不满，这些列强肯定会再度插手的。甚至英国人还会察觉到军情处的存在，刘暹也觉得非常地值得！

今天日本军舰已经抵到新加坡港了。藤田五郎等人效死的时候到了，日本历史之暂新的一页也即将翻开了……

第五百一十七章尊重日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皇上。刚才外交部郭大人派人来禀告，说威妥玛和日本驻北京大使柳原前光赶到外交部，就新加坡事件正式向我国提交了抗议书。

柳原前光还说日本东京政府已经正式下令征讨西南藩，中国今后任何对西南藩的助力都会被罹对日本天皇和东京政府的挑衅和不友好行为。日本东京政府希望我国能尽快宣布断绝与日本西南藩之联系。支持日本政府统一国家、铲除叛乱的正当、正义之行为！”

丁振铎依旧在担任着刘暹侍从长的职务，不过他也快换位子了。刘暹这才站直了腰，背着手看了眼挂钟，心理面很是滋润，从小鬼子口里听到这样敢怒不敢言的话，以中国现今之力量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他内心真的好舒服好舒服。“小鬼子不用搭理他们。威妥玛吗？咱们不知道，一切跟我们无关。”

“英国人要真的有证据，现在威妥玛就不是去外交部，而是来见朕了。”

一旁的侍从端来盆凉水，刘暹拿毛巾擦了把脸，差不多是一夜没合眼，一双眼睛熬得通红。山西战局、陕西战局都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了，如果一切顺利，今年过年之前，满清就只会剩个空架子游荡在蒙古了。再也不足为惧！

刘暹喝了口浓茶，提了提神，眼睛继续落在手边的电文上。桌子上还有一张山西的详细地图，上面好多条红线、蓝线和圈圈叉叉。

清军主力已经被逼到不得不战的地步了。满清决定带着百万八旗一块离开的那一日就决定了他们今天的失败。

纵观历史上，何曾有如此规模的‘撤退’？满清又不是咸丰初年的天平天国，沿江而下。一路汇聚了几十万人。太平天国那是一路都在打着胜仗，而且有长江水路襄助臂力。八旗这全靠一双脚丫子

跑路，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怎么可能远去万里呢？

如果不是满清当权者执意要带走这百万八旗，秦军还真心追不上清军的主力呢。慈禧等满清贵胄跑到了宁远厅，秦军跟清军八旗激战于太仆寺右翼牧场至丰镇厅一线，清军已经将山西的大半兵力都调集北上了，秦军打河南杀入山西的部队，已经在打汾阳呢。

北线战场如果得胜，年节前后，整个山西怕都要落入刘暹手中了。而那陕西的战局。满清是只有荣禄在独臂撑天啊。

潼关已经破了，河南秦军的主力实际上是从洛阳杀入了关中地区，而不是北上山西。要真的主力去了山西，现在太原都给拿下了。

然而今西北的清秦两军，是一战于西安，另外战于甘肃的固原、平凉一代。曹克忠、陶茂林等辈让了凤翔、秦州【天水】，现在退到了固原、平凉，部队连战连败，士气很是低落。大炮损失殆

尽。几人内心并没有为满清殉葬的意思，如果多隆阿不在了的话，他们可能已经投降了。

但现在多隆阿没死。几个人怕担负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就只能憋一口气。硬撑着了。多隆阿只要还活着一天，他们身上就压着一座大山。

外交部。

当消息传到zn海的时候，曾纪泽正在跟二次来到外交部的柳原前光扯唠着。对于中国外交部一问三不知。一推我干净的做法，柳原前光是十分的不满。

“曾大人。新加坡一事。我大日本皇国六艘军舰近乎全军覆没，期间是何勾当。人心自明。对于这等卑劣之行为，大日本皇国必将还以十分颜色！我被天皇授权，向贵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希望贵国政府能尽快声明，断绝与西南藩叛军的一切经贸往来和联系。我大日本皇国已经正式讨伐西南藩叛军。宣布西乡隆盛等人，为我大日本皇国之国贼也！

任何与西南藩叛军有沟通往来之行为，都将视为对我大日本之不友好！而我皇国之讨乱平贼之行为，已经赢得了英法美等欧美多国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是充斥着正义的行为。大日本皇国真切希望某些邻国，尊重大日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希望某与大日本有着悠远的交往历史，睦邻友好之国度，不要自误误人！”

柳原前光说话的表情真心很慷慨激昂。曾纪泽似乎看到了自己老父亲的影子，当年天津之变的时候，自己的父亲也曾经这样的对罗淑亚表示过，但在军舰和实力面前，言辞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柳原前光现下的气势汹汹，在曾纪泽看来就是一个光彩琉璃的泡沫，很漂亮，但轻轻一触就碎了。

至少曾纪泽很清楚一点——集结在了天津和上海的海军陆战部队，随时都能够拉出一万人登陆日本的任何一个港口。

至于插手日本战局的条件，中国在日本，尤其是西南藩有着一定数量的公民，“我们有义务保护大秦在日本的侨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xx设防。”这需要一句话，自己就能气的让柳原前光吐血！

弱国无外交！不是没有外交家，而是没有支撑外交家手腕的实力！特别是对它们露出了牙齿的列强已经无所顾忌的时候，那就是弱国的悲剧！

……

甘肃，巩昌府。

这里位于秦州府的西侧，当年huihui暴乱的时候，这里也是重灾区。多隆阿今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了甘陕hui暴，被这里的百姓视为心目中的万家生佛。这些年甘肃这边几乎每个县里都有多隆阿的生祠。不知道多少户人家逢年过节祭拜祖先的时候都没忘了多隆阿去。

可以说就因为多隆阿，和huihui的被剔除，满

清在甘肃统治之稳固，达到了乾隆后期近百年来最稳固的一阶段。

但是中国老百姓是最现实的，也可以说是忘恩负义的。满清现在不行了，秦军就打到边上了，官府里向下面征粮，这个粮食倒地要不要交给官府呢？

一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或是说涉及到将来，恩情再大也不管用了。

洛门镇是陇东南商埠重镇。位于秦州府城西部，距巩昌府宁远县城只三十里。镇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光照充足，物产丰富，是仰韶文化的发祥地。

没有战火兵灾之前，这里是陕西与甘肃西部贸易交流之地，手工艺发达，编织、玉雕都享誉全国。古老的东华寺、观儿下、关帝庙等道观古刹历史悠久；镇北十里处还有北魏时期水帘洞石窟，石窟群山环抱、巍峨壮观，有历代造像百余尊，壁画2000多平方米，浮雕和半圆雕塔八座；拉梢寺大佛

气势宏伟，庄重肃穆，是亚洲最大的摩崖浮雕造像；千佛洞壁画风格古朴，线条流畅，有满壁风动之感；大南河与渭河交汇处东西两侧还分别有后世甘肃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旱坪遗址和西旱坪遗址。

但是现在，战火虽然已经熄灭了好多年，这里却远没有当年的热闹。

如今的洛门镇是从一片瓦砾之中从新立起来的，整个西北都在休养生息当中，并且当初汉中的兴盛也着实分去了洛门镇的一点气数。如今这里还是一个普通的农业镇。战火可以毁去这里的手工业、人口，但毁不掉这里的田地和河流。

整个镇子有一千来口人，姓薛的占有一半。如今可是冬天了，秋粮早就交了，而且今年的秋粮明明收的就比往年更多，现在又要来征粮。镇子里的大户和老人都聚集在镇上新建的祠堂里，一群人开会商议着。这是薛家的族长亲自领头召开的议会，三四十口人聚在一起也算是密密麻麻了。

族长薛景书已经年过半百了，在这个时代这是绝对的老人，尤其是在西北。薛景书为人还是不错的，挺善净，不管是对薛家的同族，还是对外姓人，都很不错。所以在镇子里有威望。“诸位友邻亲朋，这次请大家过来想说的是最近官府征粮的事情。咱们到底是交还是不交！这大清朝肯定是完了的，咱们头上的辫子不知道啥时候就该剪掉了，但多军门对咱们有大恩德，多军门的恩德也就是大清朝廷的恩德，咱们要不要报呢？老朽是拿捏不准，决定不下。今儿请大伙来，就是商议商议这事儿。”

洛门镇是宁远的重镇，对官府了解最多，反抗的事情也不需要薛景书多说，官府给洛门镇定的人头一斗，也就是一百一十担粮食，可实际上一百二十担粮食能把税吏打发走，就已经烧高香了。

而一百二十担粮食，对于休养生息中的洛门镇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薛景书话音儿才落下，人群里就已经有人喊道：“这官府收了秋粮不算，冬天也要纳粮，税定

成这样子，咱们要是还跟大清朝，岂不是要饿死？”

“冬天那么冷，没了粮食，俺家可咋过冬啊。”

“这两年宁远的天都要被官府刮的高三尺了。俺不交！”

反对者嚷嚷出声，支持者也说话了，他们的话就只有一个名字——多隆阿。

“多军门对咱们有大恩，人不能忘恩负义。”

“就是。多军门的大恩德不能不报。咱们洛门镇水田多，家家户户粮食比别地要多，再交一斗，忍忍就过去了。”

“等到秦军打过来了，俺第一个剪辫子。可俺家一门人全是靠多军门活下来的。俺交粮食……”

随着战局一点点的渗入甘肃，洛门镇如此样儿

的争议，还在甘肃很多地方发生着！

第五百一十八章大亚细亚主义的泛起

东乡平八郎醒了，他现在在一所西式医院当中。那一夜的噩梦始终回荡在他的脑海，六艘军舰沉没了四艘，但仅剩的两艘却并非都是耐操的金刚级巡洋舰，而是一艘铁甲舰，和一艘铁肋木壳战舰，前者没人补刀了，后者是命大，灌饱了一肚子海水，都以为不行了呢，却挣扎着一直漂浮在海面上，最终活了下来！

一千来名日本水兵和军官，这些是日本海军的精锐。自从当年被重创，日本海军卧薪尝胆，苦心经营，这一千名水兵和军官包含着海军部上下所有人的心血。

但在前天的夜里，十五声轰鸣巨响让日本海军再度崛起的雄心壮志化为了昨日黄花！

一切的努力都沉浸在了海水里。七百人的死亡数字，让舰队的代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只想崩溃。还有十二名在英国留学多年的舰长、大副，这个数字

包含东乡平八郎本人在内。日本东京政府十分的信任东乡平八郎一行人，虽然这与英国改变态度之后，给了这十二名日本海军军官更好的培养和教育有关，也跟日本留国海军遭受重创后日本国内普遍已经对留国海军军官不信任，所以日本朝野都把信赖寄托到了十二名‘学习世界上最顶级海军知识和付之实践’的十二名留学军官身上了。这可跟原时空中东乡平八郎等人的遭遇，尤其是在英国人新的培训和教育实践当中脱颖而出的东乡平八郎本人的遭遇，完全不同。原时空中东乡平八郎可差一点就在1892年日本海军‘大瘦身’当中给退役了。但是现在他们成了日本海军的希望和救星。

海军部派出水兵的同时没有从国内派出领导军官，六艘军舰就完全以他们十二人为指导。结果十二个海军精英军官六死一重伤。

东乡平八郎在海中被重物打在了背上。昏过去了，但他身边有日本水兵在。所以没沉进海底，而是送到了医院来。当天下午人就醒了！

知道了一些惨剧之后的东乡平八郎宁愿自己永

远也别醒来。纵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坚毅的人。为了学习，他可以在英**舰上从最下级的水手开始做起。但现下残酷的现实也让东乡平八郎不自觉的产生了逃避的念头。

但是东乡平八郎自始自终都没有过破腹自尽的念头。和同乡西乡隆盛一样，东乡平八郎深受阳明学的影响。还据说东乡平八郎一生随身携带的印章上刻着“一生俯首拜阳明”七字。而阳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阳明文化的核心，那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算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了。这里不需要多少。反正东乡平八郎是十分了解现下日本海军之现况的，很清楚自己一行人对于日本海军的重要性，活着的自己远比立刻死去的价值更大。真正要现在就破腹自尽，那才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被新加坡英国当局软禁起来得别府晋介，得到英国当局的认可之后。还来医院看望了东乡平八郎。在无数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眼神中，别府

晋介神态自然，毫无畏惧恐惧的表现。

“中国已经崛起，而东亚太小，它容不得两个强国。皇国对于辽阔无际的中国来说，太狭窄也太弱小。东京政府死死的把自己拴在欧美鬼畜身上，对与中国始终持着强烈的敌意和敌视，这只能将日本拖入最可怕的深渊。”

东乡平八郎冷笑着。饿狼一样凶残的眼神看着别府晋介。“真是善于忘记的人啊。你难道忘了是谁在坚持征韩论？是谁在坚持急征派？”最初高举‘征韩’旗帜的人可是自己的好同乡西乡隆盛大将啊。甚至可以说，日本之所以会有五年前的那次重创，那次国运的扭转，完全是因为西乡隆盛。东京政府迫不得已下的妥协。为日本迎来了“文永之役”，“弘安之役”以后，七百年日本最大的危机和耻辱！而且西乡隆盛还把自己的弟弟丢了！

东乡平八郎也有个弟弟在跟随西乡隆盛。但他本人是绝对不认同西乡隆盛的观点和理念。在英国这么些年，东乡平八郎的军衔虽然才是一中佐。这还是因为他表现优异连续被日本海军部晋级了两次

后的结果，否则他就是一个海军大尉。【东乡平八郎不是江田岛海军兵学习毕业的】但他也能辨别出西乡隆盛所代表的武士阶级已经是阻碍日本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只能从武士当中选拔军人。太可笑了！

别府晋介态度依旧从容，一点也没有被东乡平八郎撕开了一块伤疤后的恼羞和暴怒。“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还是鞑靼，今时为之中华。中国既兴，日本再做征韩窃满之荒唐大梦就殊是可笑了。”

“当今世界，西盛东衰。中国暮暮之时，日本皇国自当担负黄种人之气运使命也。然今中国已经振奋，今上刘皇，更是战功赫赫，被西人推崇为‘东方拿破仑’，‘东方第一名将’。五年前之战，已经可见中日之高下。既如此，皇国就该蝇附骥尾，虽然不能独领，却一样可致千里。为大和争夺更广阔的空间、土地、资源。”

“黄种人拧做一股力，共抗白夷鬼畜，抗彼西

洋，争夺国运。”

西乡隆盛等西南藩诸人的观点已经有了‘大亚细亚主义’的萌芽，只是把主导地位的小鬼子换成了大中华。

“诸君多有留学英吉利，旅游欧美之人，岂不知我黄种人之于西土，到处受人排斥，遭人厌恶？白人之所谓世界，不包涵我等之所居东土。东方之文化与西方之文明，两不相交，今西盛东衰，西方之文明即欲吞之我东方之文化也。灭我文种，化人为夷。

西土白人之所谓人道，不待遇居于东土之黄人。

而东京之政府，蛊惑天皇，以日本迄今之外交，皆欧美鬼畜保障远东利益之守门犬。何不速为觉悟，于政治、文化、宗教、思想、经济，与中国为天然之联络，即而为一？”

别府晋介的言论让对西南藩敌视深重的东乡平

八郎也为之无言。日本今日之内讧，已经不只是阶层利益的区分，更是两种‘强国’思想的区分和争斗。虽然后者似乎还在酝酿之中，前者的色彩依旧十分的深重。但对于别府晋介这种西南藩军之高层而言，却看的相当清晰。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清晰。东乡平八郎绝对不知道，为了别府晋介口中的那些话，当初的西南藩军内部之间发生过多么激烈剧烈的碰撞和争吵。

毕竟刘暹借西南藩牵制日本东京政府的用意十分明了。而西南藩军内部绝对有着很多的‘爱国者’。为了让西南藩军自身不彼此分裂，别府晋介口中的那番言论和思想，重要性真的太大太大了。

当然，这跟刘暹起兵以后，军事进展之迅速，秦军规模扩大之触目惊心，也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在别府晋介口中的思想、言论形成‘路线’的时间里，秦军的壮大和中国的快速发展，为这条‘路线’提供了最可靠的现实支持。

别府晋介的言论并没有避开英国人，他的话很快就被传到了海峡殖民地总督的手中，然后漂洋过海被电线传到了香港、北京、东京和伦敦。

……

夜已经深了，北京城已经是一片静谧，大多数居民都已经入睡，除了夜间巡哨的警察和士兵，街道上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冷清。

这时，一辆马车从黑乎乎的道上驶了过来，车上的主人是郭嵩焘。

此去赴宴，郭嵩焘是应沈桂芬的邀请，去他府上鉴定几本唐宋朝古书的。作为业余爱好之一，郭嵩焘很喜欢收藏古书。或是说所有的人文墨客，都喜欢收藏古书。

说是去鉴赏，实际上这是一种变样儿的交际应酬。沈桂芬可不是那些过气了的‘满清遗老’，他是现下的民政部长，并且入阁，排名还在郭嵩焘这个外交部长之上。而且沈桂芬是清朝掌握中央实权

的第一汉人，所谓“同光中兴”的第一代宰相。

满清在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沈桂芬实是汉人掌军机政权之嚆矢。其后才是李鸿章、翁同酥等人。

这次邀请郭嵩焘，除了在书斋确实欣赏了基本唐宋古书之外，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是在闲聊，而今天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新加坡时间对中日、中英等关系之影响。

日本东京政府和西南藩军已经正式开战，但英国人除了高嗓门的吼了两声，似乎并无大的举动。时间已经两天了，威妥玛、罗淑亚等并无其他的动作，这让很多原本忧心忡忡的中央大员和内阁大佬都松了一口气。新加坡事件干的太红果果了！

外交部在这场风波之中，是以不变应万变，现在郭嵩焘更可以拿出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从容了。当下午接到沈桂芬的邀请之后，他便前往沈府，放下心思，用一种相对轻松的态度聊聊天，交换交换对些时事的看法和见解。

政治从来不是单个人能玩起的。既然进了官场，就要早一些‘志同道合’之友。沈桂芬、郭嵩焘这些前清老人，先天上就有着深重‘友情’。

现今之内阁，范德榜等人大权操纵，老人们不抱团似也不行啊。

第五百一十九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

山西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提起来后四人都知道，那叫沟壑纵横！

不管是不是真的这种情况，反正一说黄土高原，脑子里就是无数条水流冲刷的沟渠。

秦军已经包围了太原，但是部队还没正式对太原城发起进攻，而是先派出小部队清扫周边的游兵散勇。

满清在山西老百姓心中名声很糟糕。就因为粮食的事儿。而秦军进入山西的时候，那是前面打仗，后面赈济灾民。新组建的第六建设兵团，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万了。他们将来三五年内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山西植树造林，发掘煤矿，疏通河道、巩固河堤。

刘暹不仅不打算向空旷的山西省移民，还打算

动员山西省的百姓向内蒙迁移。山西省就让他空那里吧。一种类似于封山育林的措施，刘暹手中有着东北的大片土地有待开发，所以就打起了这样似乎有点不靠谱的主意来。

一个不大的小村庄，看外头平整的田地，这个村庄还是有些村民的。山西的情况真的有可能百里内无人烟的，只是越靠近太远人口密度也就越大一些。

多年的旱灾给山西重创，道路没人修，也没人堪护。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就有了路。秦军在行进过程中是深深的实践了一把！

而且今年开始山西的旱情消褪，雨水有了，荒芜了的田地上到处都是野草。一些人口稀少的地方，大军走过，车马碾压。一条路也就有了。因为秦军要过车马大炮辎重，不说战士本来平整的道路。就是那么多车马大炮一遍遍碾压过，路面也结实了。

但是山西沟渠纵横的情况对普通百姓来说是极

不方便。但对于侦察兵们来讲，这些沟渠极大的提供了隐蔽途径。特别是在清剿小股小规模被打散了的清军游兵散勇的时候，一支支以分队、中队为单位的小部队，就在沟渠中快速隐蔽的移动着。往往就能一击毙命！

现在不就是个例子么。那为首的尖刀班都运动到村口不足三十米的地方了，清军在村口的哨兵竟然都没有发现。

班长拿出了一面小镜子，先瞅了瞅太阳的角度，就把镜子卡在刺刀把上，把镜子慢慢的探出了沟渠，从镜子里面看得清楚。五个清兵正在太阳底儿下晒暖，步兵或背在肩上，或搭在一旁的架子上，除此之外村口似乎也没暗哨。“上，干掉他们！”班长收回镜子，用匕首在地上花了一副简单的位置图。对着身后的战友所出这五个字来。

战士继续向前移动。

到了直线距离不超过十米远的地方，战士们等着班长命令，班长深呼吸了几下，身后的士兵缓缓

的在土沟里展开。然后靠着黄土站起身来。十个人飞一样冲出土沟，刺刀闪亮着冰寒，五个清兵只来得及发出几声惨叫，就被刺刀结果了性命。枪都来不及握在手里。

干掉了清军哨兵。秦军的行动就更加快捷起来。尖刀班身后的大部队也不管尖刀班有没有惊动村里的匪兵，哗啦啦的向着村子本来。而尖刀班则全都留在村口监视着村子里面的动静。

很快有一队秦军赶到，两个中队。二百秦军战士对村落实施了四面包围。村子西头的高地上布置了迫击炮阵地，有大路的那面则布置了机枪阵地。整个运动不超过三十分钟。村子里的清军就算是此时从里面冲出来也是插翅难飞了。

叫村子里的清兵投降。清兵不搭声。

迫击炮对准村子的一处村落炸响，在尖刀班摸近村口的地方。也有人在高地监视着村子里的动静，现在炮击的那处村子就是清兵的汇聚点之一。

村子里的清兵至少有五六十人。

轰轰的爆炸声接连响了起来，一个个以班为单位的突击部队，像尖刀一样插进了村落当中。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不断响起，而二十分钟后，最后的一撮散兵被四面包围来的秦军士兵赶到了一处院落门口，十几二十人挤成了一团。身后秦军的子弹呼啸而来，在混乱的人群中打出一片片的血花。没有抵抗，所有人都喊叫着往院子里面跑。但全都成了上好的靶子。

这些人手里都有血债，他们知道秦军的规矩，就是投降了，不被杀了也会生不如死。所以他们宁死不投降。却图自在门口留下了大块的血痕。

太原府一地的清剿工作一共用了秦军五天时间。五天后，散入地方的三千秦军归建，总数七千人的秦军开始对太原城发起进攻。

数个小时后，临近黎明时分，月亮已经是悄悄下了山，整个大地都是一片漆黑！

“你的独立团都准备好了吗？”昏暗的煤油灯下，赵统把视线放在了张曜身上。这个人真的很有军事头脑，在军校高级班只三个月时间就顺利结业。而其部由原嵩武军整编成的独立团，经过三个月的整训，面貌武备也都焕然一些。当然，军官也多了很多新面孔。尤其是在士兵群体中，高额的军饷，优厚的待遇，还有思想教育和洗脑，独立团已经是秦军的独立团，再也不是张曜的嵩武军了。

张曜保证道：“卑职独立团已经准备妥当，随时能够发起进攻！”

“这就好。”赵统一笑，立刻命令：“既然都准备好了，那么也就不要拖延了，传令后方炮营，让他们按照计划准时开炮！你部准备进攻——”

赵统看了看手中的怀表，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半，再有一个小时左右，天色就会开始发亮，七点的时候视线就不成问题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后方数里的某片树林外的空地上，三十余门火炮正一字排开，一名少校军

官放下了手中的怀表后，然后直接下令：“按照预定诸元，开炮吧！”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这个依旧被黑暗所笼罩的炮兵阵地上突然火光连接闪起，三十余门火炮开火时所爆发出来的炮口焰，让这个占地不小炮兵阵地看起来是一暗一亮，彷佛黑夜里的稀星一般。

而就在这个时候，太原城头上几个昏昏欲睡的清军士兵忽然听到了什么，似乎像是口哨声，又想是嘘嘘声，不过这声音好耳熟啊，似乎在那里听过一样。

然而这个念头并没有停留多久，紧接着他们的脑海里就是不约而同的冒出了一个词汇来：“炮击！”

回过神来的他们连忙卧倒，同时口中也是在大喊着！

不过就算不用他们大声高喊，太原城里的清兵的也都已经知道炮击了。那第一轮炮弹已经落地

了，爆炸的声音响亮全太原城。

几乎瞬间里，无数的清兵从睡梦中慌乱爬起来，然后连衣服也是顾不上穿了，拿起枪支就在军官的喝骂声中跑到校场集合。

这里的部队就是现任山西巡抚裕宽手中仅存的部队了。拢共还不到四千人，加上拉壮丁强逼的纠集起来得上万丁壮，这就是太原城的守军。

突然间遭受到激烈的炮击，不管是清军还是丁壮都发生了极大的混乱。赵统是看不到太原城里的情况的，但一切都准备就绪，他会坚定的按计划走下去。

“张大人，该你了！”

“请旅座放心。”张曜对着赵统行了一个军礼，独立团的进攻随之开始。

工兵在一个大队步兵的配合、掩护下，迅速向护城河挺进。

一道道根据护城河宽度特质的搭板被放到了河面上，工兵迅速突进。帽子顶上无时无刻不再掉落的砖块和极可能被误伤的威胁，在太原的大南门，也就是迎泽门城门前埋着炸药。

山西巡抚是个不会打仗的人，死守太原城，城外阵地全部放弃。当然裕宽自己可能会说，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整个太原正牌守军不过四千，其中属于太原满城的八旗兵只有一千五百人不到，连正牌清兵的忠诚他都无法保证，还怎么去在城外立阵地？

轰然的爆炸声炸烂了大南门的城门，但里面已经被沙包堵死了。这是在秦军的预料范畴之内的。

“让第二队先缓一缓。把重机枪和迫击炮提前，给城头火力压制！”张曜果断的下达着命令。进到军校里待了三个月，并不是真的把近代战争从头学到了尾，而是开阔了眼界和思绪，焕新了头脑。

如太原城这样的坚城，张曜往日跟太平军打的时候，最是头疼。当年打安庆、打天津、打苏州，除了围城困敌断粮草，要硬攻是真心攻不下。

这些城市虽然清军最后都拿下来了，但那是把太平军困死的，而不是清军把太平军打死的。

可在军校逛了一圈之后，张曜觉得，再打这样的攻坚战，尤其对手实力不足，将领也是个草包的时候，那真心是很轻松的。

炮兵阵地的延伸射击已经把目标对向了太原城内。那城墙上露出头来的清兵，被一挺挺重机枪火力压制，被一个个狙击手精准消灭，还有那么多的迫击炮，定点打击，很轻易的张曜就把大南门城墙上的清军打的抬不起头来。

现在天刚亮白，还不到八点呢，那城门洞里的沙包就要被工兵掏出来一半了。

打下太原城，拿下山西！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张曜如今只是一个上校，他很盼着自己军衔上的三颗银星能变成一粒金豆。

第五百二十章对日软刀子

在清晨的阳光中，北京苏醒了。

街道上的行人和车马渐渐多了起来。而其中极具特色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自行车！

马车耗费不低，一般的小官僚可置买不起自己的一辆马车，而且有了马车就还要有专门的车手。这等消费就是一些中层官员都担负不了。

北京城是北方地区第一个施行公共马车的城市，但对于整个北京城数都数不清的官员们来说，公共马车既耗时间【公共公共，这马车不可能随他的意随机运转】，也有些失于身份【马车中三教九流都有】。如此被刘暹大力提倡的自行车就顺理成章的进入到诸多底层、基层和一部分中层官员的眼帘了。

自行车方便、快捷，耗费也低廉，至少对于官员们来说，那价格不成问题。

所以原时空里一度代表了中国的自行车大军，在北京悄悄抬头。抵到年底，据统计，北京车行销售出去的自行车有五千辆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连带引发的购买！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非常拉风的事情。某种事物在兴起之初总能引导潮流。再加上黄包车。这四种交通工具就成为了城市交通的主流。

轿子已经在北京近乎绝迹了。

已经七点半钟了，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政府官员们跟沙丁鱼一样成群结队的赶往各自的办公地点。太多马车、自行车、黄包车等都汇聚在一起，使某些路段显得非常繁忙。

一辆不起眼的马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这并不是私家马车。看那马车前头插着的赤色小旗就知道，这是公车。再看背后的车牌。一百以内的号码，至少是个当官的就知道。这是部长一级的大佬

的车架。

马车上确实是有一位部长，财政部总长阎敬铭，一个标标准准的前清重臣，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人，以‘理财有道’名满天下，早就有“救时宰相”之称。

当然这人也有山东黄崖寨冤案使人切齿。

但财政部长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刘暹还是点了他的将。

对于金融这一块，刘暹丁点了解也没有。他能做的就是为财政部选一个还好的当家做主之人，另外再让他更多的去了解西方已经发展正规的金融学。

马车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华夏银行的总办卢纶，两人是赶去见刘暹的。

日本内战已经爆发。而这几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虽然明面上将至了冰点，但是双边的经贸往来却

比那场破日之战前密切多了。截止到新秦二年，也就是去年年底，中日贸易进出口额比之同治十年的时候高出了四十六倍！

前清时候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度才多么一小点？中国去日商船，一年十艘都没有。而且全都是旧式帆船。

而那一战打完之后呢？在秦军的控制之下，大批的布匹、盐糖、药材、粮食、日用百货等，水涌一样从长崎和西南藩进入日本。其中日用百货和布匹这两块上都一定程度对美英等国的对日贸易照成了影响。

当然，秦军也开始大规模的从日本进口铜条、高品质硫磺等。但两边的进出口额。真心的是很不对称的。

日本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秦军搞的布匹等工业产品的流入日本，给日本刚刚开始发展的民用轻工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但东京政府不敢强硬表示禁止贸易，只能用手段给中国货物的买卖、

流通自造阻碍。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商船完全放弃了长崎，转而在鹿儿岛县靠岸。大批的中国货物由西南藩经手来买卖，使得日本走私猛地茂盛来。还未西南藩赚取了不小的利益。

至少西南藩从秦军手里购买大米，转手销入自己地盘。那都是三倍以上的利润。

最近两三年里，数万武士汇集在鹿儿岛县。不少人还把自己的家眷带了来。但是整个鹿儿岛县，也就是原先萨摩藩的地盘里，没有发生过一次米骚。好像是萨摩藩没有增添这数以万计的武士和眷属，反而人口大减了一样。

整个日本都是缺粮食的。

东京政府对农民剥削太重，内战一起，两边的贸易似乎也断绝了。这让卢纶看到了一丝可乘之机。

作为当年汉中农庄系统的管事出身的卢纶，能一步步随着秦军势力的扩大步步跟上，而不是落到了后面，泯然众人，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很出众的。华夏银行成立以后，他还聘请了多名欧美的经济专家，作为银行政策的顾问。现在能从日本内战这个点上瞄到打击日本经济的机会，这就是他的成长。

街面上巡逻的军警很多。气氛有些肃杀，以震慑宵小。一两年内北京城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阎敬铭、卢纶出行的时候就没有带卫士，不过驾车的车手和坐在阎卢二人对面的秘书倒是都带着手枪，算是不多的保卫措施。

财政部到zn海的距离不是非常远，不多时两人就赶到了刘暹住处。刘暹昨晚又忙到了大半夜，刚刚起床，现在正在吃早饭。

“你们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对东京进行经济战，可算是咱们对外金融上的第一炮。要打出来水准！”

刘暹三天前受到了阎敬铭和卢纶的联名上书。今天是要粗布验证的时候了。这两人可是准备动用五百万两银子和一部分金子冲击日本货币体系的。

“皇上，这是臣等奏疏。”阎敬铭从袖筒里取出一道奏折递给了刘暹。里面写的就是他们所认为日本货币体系的缺陷之处，己方可乘之处，以及相应的手段。

刘暹一字一字的看着奏疏上的条款，那每一个字他都认得，可连在一块了就搞不懂说啥了，脑门一阵阵生疼，真心的看不懂。

“日本财政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入不敷出，情况严峻。朕是知道的。同治十年起，日本整治货币，大量发行纸币日元和公债，朕也知道。但东京政府财政之紧张，真的就到了几百万两银子就能形成冲击的地步了吗？”

“皇上，日本政府手里没真金白银。虚发货币，他们增开的太高了。”

刘暹不是全才，他也从不再下属面前表现自己的‘全能’。阎敬铭、卢纶对于刘暹可能提出的疑问有着充足的准备。现在刘暹的这一问题就在两人的事先考虑之内。

卢纶上前一步说道：“十年前，日元还没发行，大隈重信接替由利公正的会计官副知事一职，开始执掌财政大权，即推行了‘纸币兑换’政策。

大隈的纸币政策是，将明治初期不能进行金银兑换的太政官纸币转换为可兑换纸币，限期兑换、未能兑换的以每月5%付利息。发行额上限为3250万两，实际达到了4500万两。一如那太政官纸币，三百万银子底金，发行三千万两纸币，最后虚高到四千八百万两。

大隈纸币与正币【金银币】等价，并禁止纸币价格随市场浮动。但当时日本的货币，除了正币、太政官纸币外，还有各藩的藩币，也占据重要位置。状态混乱根本理不清。

即到日圆建立，大隈本是准备施行银本位制，

结果伊藤博文等考察了美国的财政货币制度回国后，强烈主张采用金本位制。明治政府遂颁布《国立银行条例》，准备效仿美国的银行制度，发行可兑换银行券，以此来回收不兑换纸币并调节资金市场。但是日本国内的金银比价与世界的金贵银贱不相适应，实行金本位制造成了金银的大量外流。

井上馨上位以后，在整顿旧藩币、旧藩债的过程中，把最初东京政府承认的近八千万日圆旧藩债，只答应用现金偿还了400万日元旧藩债，再以分期带息偿付的方式偿还新债约1300万日元，以无息50年偿还旧债一千一百多万日元，其他五千万日元则被强行废除。

如果日本政局平稳，井上馨未尝不能完成真正地财政紧缩。但皇上当年破日之战，震动东瀛，东京政府权威大跌，诸藩争议复起。加之西南藩适时突出，井上馨在职不足两年就去职他用。

战后日本财政为英法美等国渗透，虽然还保持着一定得独立，并且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转换，金贵银贱使藩债大大“缩水”。但民间通货膨胀并不

见太多减缓。

洋夷支持日本，拿的最多的是武器，钱是给日本当军费用的。对民间惠及不多。大限二度上位后颁布了《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发行总额达20000万日元的公债。虽然缓解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却使得正币的大量外流和民间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自从去年开始，东京政府连续增发了大量货币，导致民间恶性的通货膨胀更加剧烈。虽然纸币政策巧妙地使日本民间财富转移到东京政府手中，保障了日本维新事业之展开。但东京政府无度发行纸币之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日本政府经营的官营企业大部分亏损，民间资本因为金融体制不健全、投资条件的不完善，外加我方货物之攻占市场，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和利用。

日本之经济已经十分困难。

据我们顾及，日本金银准备金当不足一千万日圆，准备金比率只有5%。”

第五百二十一章西方不亮东方亮

好一通长篇大论啊。

结合奏疏，刘暹能够听明白日本财政出了什么样的毛病——

首先，小鬼子手中没有足够多的真金白银。货币发行量则太过虚高。

第二，小鬼子的财政负担太大，八千万的旧藩债，还有不知道总数是多少的新藩债，日本一个小国实在伤不起。

第三，自己当年的破日之战打掉了日本政府的权威，这恰好给了西南藩出头之日，也让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更加加剧。而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对于一个东方式国家来说，经济肯定是大受影响。

第四，过高的货币发行使得民间通货膨胀，大量的金银外流，正币和纸币的兑换比例混乱，而且

日本官营、民营的近现代工业发展不顺利。日本的关税不能自主，财政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英法美列强影响，纸币整顿极其困难。

　　最后，日本内战开打，物资交通不畅，对民间的惶恐情绪会更一步激化。至少东京政府治下的米骚问题就是个无解。

　　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金融市场就有太多的可乘之机了。华夏银行和财政部用至少五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七百万左右的日本正币，来有心算无心的冲击一下日本政府的金融体系，的确很有胜算。虽然怎么去冲击，任凭卢纶解释，刘暹还是听的一知半解。

　　反正就是打压日圆本就不高的信用度。

　　刘暹很直接的期望成果。“只要能把日圆体系给崩溃了，这些银子全填进去，也是值得。”但他更清楚。如果日圆体系真的能给几百万两银子整崩溃了，财政部和华夏银行再从日本把投资收回来只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的就能大赚一笔。

可是看日本之情况，思考现下之中国。

大秦成立两年多了。每年都是大笔大笔的银子向外面购入机械、物资等，虽然鸦、片贸易的禁止和对外贸易的急速发展，让中国对外出口的金额不仅没有因为战火而减小，反而一年比一年多。但进出口之逆差还是大的让人心惊！

换句话说，如今之中国也是在大量的对外流失金银。英法美德等国可不会收华元。

“日本之失亦我中国之失。大量金银外流，虽是迫不得已，但也让朕心惊。万幸我中华底蕴身后，金银在手，比之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金银外流终究是个祸患。两位都是我朝经济大家。是否有法解此难题？”

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刘暹就也问出了这个让他头疼已久的难题。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工业建设的同时，也能保证金银不外流？

虽然大秦天天号召百姓商贾不要存备贵金属，但整个民间隐藏的财富，那才是一个真正地天文数字。现在可不是原时空的1949，整个中国都穷的叮当响。

如今之中国，民间还有无数的金银储存。

“皇上，老臣与卢大人对此事商议多次，略有心得。本打算琢磨清明了再禀报皇上，今日皇上既然圣口问及，老臣就道于皇上听。”

金银外流的事情不止大秦朝堂上对此事多有议论，就是民间很有很多人晓得。《大公报》年初时候就报道过。接连四期特刊，前后达半年有余。

因为这次报答，整个中国至少催发出了十份金融类、商业类报纸。多少年后。其中延绵后世的报纸未尝不比《大公报》来的弱。这都是后话了。

“老臣以为金银增殖之方略，施于内地大有不妥。宜专施之于海外。直输押汇，向予保护。以将海外金银吸收于我国。老臣以为可以由工商部牵

头，通过华夏银行实施的海外押汇制度在吸收正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阎敬铭口述的话可不是他一个人能想出来得，这是群策群力的结果。阎敬铭认为可采取的措施就是，政府首先在国内以真金白银支出财政资金，贷给出口商作为其出口商品的担保，然后在回收出口商的货款时，将外币直接收归国库，增加国库的外币储备，并相应支付给出口商等额的华元。

但是要准确实施这种方案，内阁、工商部和华夏银行等相关部门，当在伦敦、纽约、里昂、汉堡等世界各大海港城市设立领事馆和相关机构，并且需要加强对国际货币汇兑事务的监管。完善外国押汇办理章程，进一步加强对外汇的管理。此外，华夏银行还可以通过收买金银等硬通货来扩大金银和外汇储备。

最后就是华夏银行，应当发行一定金额的可兑换银行券，但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实施较强的兑换管制，使金银币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在银行进行兑换，却又不至于大量的外流。

刘暹拍着手大声叫好。阎敬铭口中之法还需要周全、完善，但的确是个妙招。外汇直归入国库，那就可以直接减少对外大额交易时的金银支出了。

阎敬铭和卢纶走了。刘暹脑子里还在想着刚才的问题。财政部和华夏银行对于日本经济战的策略搞的很中规中矩，却西方不亮东方亮，在解决国内金银外流问题上，想到了一个妙手。

……

时间一点点流失，很快就进入了腊月。

北方又下了一场大雪，北京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晋北的天儿，也就更冷了。

岱海西北方向，丘陵、低山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尽头。在一座座丘陵与低山之间，不时的有一小片冲积平原，这就是晋北山西与内蒙交接地带的典型地形。

正在酝酿中的中国交通银行，已经在这片丘陵、低山、平原当中划下了一道线，或许是五年，也或许是十年，一条宽敞的公路必会隐伏在其间，它将是沟通蒙古和华北的要道之一。

不过现在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白雪覆盖了大地，为白热化的战事稍微的降了一下温。但很快这里还会打成一片。

满清唯一的一支嫡系军队，在这片大地上极可能会成为过去！

羊圈弯是一座小镇，镇里汉蒙杂居，人口不多，常住人口不过一千人。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汉人是最近两年从山西逃亡过来的。

岱海可是后世中国的四大水产基地之一。是地壳的一块陷落盆地，南有马头山，北有蛮汉山拱卫，东西长约五十里，南北宽约四十里，典型的内陆咸水构造湖。

华北两年的大旱并没有对这里构成威胁，四周

水草丰盛的游牧之地，每到春、夏、秋季，依旧是绿草如茵，牛羊遍地，湖面上鸳鸯戏水，鸿雁成群，堪称塞外明珠。

蒙古人放牧，汉人开荒更重，就在这一块块山间小平原上，整体生活着数万汉民。

战火燃烧过来，不仅对汉人，对蒙古人威胁也很大。清军掠夺牛羊马群，抢夺粮食，还拉壮丁，蒙汉都给祸害的不轻。

蒙古人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对于秦军没啥好感，但战争进行到现在，清军自己作死，就一点点的把当地的蒙古人赶到了秦军这一边来。至少秦军不抢掠，买卖给钱，还赈济难民，同时各野战医院还抽调医生来给牧民们看病。

两厢一对照，八旗兵就太不是玩意儿了。

羊圈弯里的秦军正在一边疏散镇里的蒙汉居民，一边等待着后续部队的到来。他们是一支两个大队捏合在一块的突击部队，趁着大雪天赶到了清

军左翼，在羊圈弯建立起了防御阵地。但是士兵携带的多是轻武器，火力严重不足。如果清军在后续部队赶来以前杀过来了，镇子里的秦军可是够呛。

炮兵观测气球升到二十余米高度，万幸雪停后这几日风也小了很多。

时间有过去了一天，后续部队还没感到，热气球吊篮里的观测兵就发出了警报信号：东南方向发现有部队行进。

清军发现了这里的秦军部队，要赶过来驱赶或是消灭掉他们。

不过秦军也把清军的处境想的太美好了。自身根本没有军火自造能力的满清，与秦军接仗半年，还先后数次大败，随后在晋北之所以能抵挡住秦军，只是因为秦军数量有限，并且把军需物资从京津送往千里之外的晋北也实在费劲。

几个月的时间里，秦军倒是有一半多在继续军火物资，而且是一个劲的进攻打仗。

只单纯的论功劳，赵统旅从河南打来山西，都比周军的功劳更大。

眼下杀来的清军有两三千人，但根本没有大炮。一些士兵连子弹都没有多少了。

满清现下的唯一外援就是恰克图那边的俄国人。但是俄国人血拼了土耳其两年，自身真的无力来插手东方战事。他们唯一还能动用的力量正准备投入阿富汗呢。

后者阿军的实力尚在，并且阿富汗民风彪悍，地形复杂，把有限的力量投入进这里，收获的希望可比把这点力量递到东方来送死，更大更多。

十几秒后，一颗八十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从空中落在了地面上，由于距离太远，实际上多数炮兵什么爆炸的闪光也没看到，但是气球观测兵确实观测到了炮弹爆炸。

“近失弹！偏东！误差一百米！清军的行军队

列在改变！”

“修正弹道！”

迫击炮指挥军官无表情地下达了重新射击的命令，半分钟后，又是一颗八十毫米中型迫击炮炮弹落到了地面。这一次，炮弹没有打偏，直接命中了清军队列，并给清军造成了一些伤亡……

第五百二十二章送别日本特使

座钟响了起来，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北京，东交民巷。前清的时候这里是外国使馆的聚集地，现在这里依旧是。只不过再没了往昔中**队不能进入东交民巷的规定了。

像往常一样，威妥玛在用过了午餐后，乘上了那辆打着外交徽记的马车匆匆地离开了英国驻华大使馆。

今天威妥玛打扮的非常特体，一套崭新的礼服。开来今天得事情很总要，威妥玛本人非常地重视。

“日本使馆那边的消息确认了么？时间没有更改么？”离开东交民巷的时候，马车停了一下，与马车相错的另一辆马车中下来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欧洲人，这人快步走进了威妥玛所在的马车，他是德波拉，是威妥玛的秘书。威妥玛向德波拉询问

道。

“是的，先生。柳原先生将按照原定计划，于今天下午三时整乘马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并由天津港启程，返回日本本土。”德波拉点了点头。

“二十分钟足够赶到日本人所住的旅馆。”威妥玛看了一下怀表，才刚刚两点十分。时间很充足。“我们要为日本朋友送行。告诉所有的人，这不仅是出于礼貌，更是出于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用世纪行动告诉中国人，英国是坚定支持日本东京政府。”

日本在北京并大使馆，之前也没公使馆，虽然日本人在福州、厦门、上海和天津设立了领事馆。

在同治九年以前，中日两国无西方式的近代外交关系。同治九年。日本东京政府遣派柳原前光来华与清室谈建立国交。清廷以其资格不够，拒绝谈判。加官外务权大丞，同治十年四月。柳原前光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达宗城的副使，再度来华谈判，在天津和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见，缔结中日修好条

约13条及通商章程，日清两国海关税则等。该条约无最惠国条款，规定双方有领事裁判权，禁止商民出入携带刀剑，后日本政府认为交涉失利，不愿批准。同治十年。东京政府派柳原前光三次来华同李鸿章谈判，企图推翻原案，索取最惠国待援，李鸿章以日方失信，拒绝修改。日本政府遂不得不批准该条约。福州、厦门、上海和天津的领事馆就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设立的。但不及一年，日本又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问题，派西乡从道武装侵台。

日本人在北京的公使馆就始终没有确立来。以至于柳原前光第四次作为日本全权特使来华的他，还只能住在旅社当中。

下午两点三十分许，威妥玛乘坐的马车现在在一家高档旅社门前。柳原前光已经在门前等候了。不多时法国的罗淑亚和美国的何天爵也都来到场为柳原前光送行。

俄国人现在还没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原来的驻华公使馆已经封闭了。德国人则是没有露头。

刘暹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大批的器械机器采购，至少一半来自德国。那一年就是几千万两银子。德国人才不会因为毫无利益的日本来得罪中国呢。

而柳原前光也是带着失败离开北京的。大秦政府根本无疑宣告与西南藩断绝贸易等，代表着日本东京政府的柳原前光只能宣告使命失败，日本将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威妥玛很清楚自己的送行会给自己在中国的形象抹上一层阴影。何天爵和罗淑亚也都一样的明白。但他们必须这样做，他们必须坚定的支持东京政府镇压西南叛军的叛乱。不然中国的传统影响区域内。就真的再没有一个可以牵制中国精力的国家存在了。

这是西方文明、西方世界所不愿意看到的。

“柳原先生，非常遗憾。英国、法国与美国的调停建议没有被中国的中枢政府外交部接受。但是

请柳原先生相信。上帝支持公理。日本政府的平叛行为是正义而公正的，文明各国是绝对不会放弃对正义和公理的支持的。现在，英法美和日本仍然坚定地站在一起。无论日本遭到怎样的挫折，我们都将支持日本政府的立场。”

威妥玛讲了一番客套话，声音不小，旁边不远处围观的中国人也能听到，那些记者就更能听到了。这话里的意思也说得非常明白：无论如何，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是坚定的支持日本东京政府的。而让柳原前光宣告此行失败的中国中央政府，那立场显然是跟英法美三列强相违背的。

这是一种趁机的施压，对大秦中枢的施压。

“多谢三位公使先生来送我。虽然英国、法国和美国与日本相隔遥远，但是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只要英国、法国和美国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友谊，那么我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就能得到根本性的保证。至于日本国内的战争，诸位不需要担心。虽然开战之初，西南叛军依靠突然袭击取得了

暂时性的小小胜利，但是请三位公使先生相信。只要全日本动员起来，西南藩的战败就是必然的。一旦击败了西南藩，整合了日本国内，日本必会旅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柳原前光对位威妥玛三人的前来送别，内心中是感激的。就像失败的人，从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就个人而言，三个公使的送别也能给柳原前光抹去积分前途的阴暗。而且他本人对日本的这场战争是真的信心十足。

日本政府的陆军已经超过了四万人，六镇台即将扩大为六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后者建制上要比前者大很多。而西南藩叛军呢？总数只有三万人，全部动员了，也不过五万人而已。更别说东京政府还有海面上的优势！

威妥玛等人满口赞同，异口同声的称赞日本政府军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但所有人都略去了中国，略去了在中**团里的日本挺身队。这总数高达两万多人的挺身队，其战斗力对日本东京政府的威胁，甚至比西南藩的叛军都要可怕。

日本东京政府要消灭西南藩，最大的敌人不是西乡隆盛，而是他们背后的中国。

因为中国的战争已经即将进入尾声。因为中国这两年中持续的强大。可能只需要三年的时间刘暹就能一统天下。这样的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无法想像的。

战斗中的秦军那令人惊讶的进取精神与旺盛斗志，这样一支军队是非常可怕的，就像当年拿破仑手下的法**队一样。现在的中**队也有一股战无不胜的傲气，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任何对手。

而与当初的法**队不同，中**队对于新战术的研究更加让人惊骇。

一支既拥有作战勇气，又拥有先进战术思想的军队和高明的军事指挥官的军队是非常难以战胜的。

如果中国真的要挑明插手日本内战，威妥玛对

于日本东京政府确实没有多少的信心。欧洲、美洲距离东亚太远，而中国距离日本太近。

但是没有信心，不代表可以放弃日本了。十万人以上的现代军队啊，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也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除了日本人的个子有些矮以外，这些日本人是非常刻苦和有韧性的。这是一支很强的力量。拿到欧洲都能算是二流的军事实力了，要阻止中国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英国必须继续拉拢日本。

必须承认，这几年里中**人的形象，乃至是中国整个国家的形象，都已经完全被改变了。在西方文明社会的眼里，中国或许还依旧野蛮，但是这个野蛮的国度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中国人有四万万，这能拉动起多少把刺刀？只要想一想就令人不寒而栗。

而且这支军队并不是欧洲列强国家军队的简单模仿者，中**人自己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战争模式。

战壕战，散兵突击，炮击战术，中国的军人用

事实告诉整个西方文明，他们在陆地上的强大和武力上的不可侮。

但是也必须看到，现代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取决于他们的国力，而一个国家的国力取决于他们的工业。中国的现代化工业比之五年前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放在欧洲，别说跟英法德媲美，就是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也能轻易的压倒中国。后者要真正强大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且中国的海军是一条瘸腿。对比他们陆军的强大，中国人的海军就不值一提了。

而威妥玛作为一个英国人，非常艰辛一句名言：百年海军！

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理念的塑造，都不是短期里可以完成的。那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

晋北，岱海巴尔哈孙河。

午夜时分，喧闹了一天的战场终于沉寂下来。除了远方偶尔响起的几声炮响外，几乎听不见其它的什么声音，就连伤员也压抑住了自己的**声，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天亮。

这里是巴尔哈孙河，在岱海的西南方，是眼下岱海战场的左翼。距离八旗新军的大本营凉城已经不足三十里。

第五百二十三章穷途末路

清军不住的在退败，多隆阿想打开北上的路，带一支残兵向北运动，也好给更西面绥远的朝廷减轻一份压力。但是北面打不开，清军炮弹告竭，已经被秦军推着从岱海以东的战线一直退到了现下的地步。

巴尔哈孙海是主战场，这里如果被秦军突破，很快秦军就能杀到阿拉齐河，而凉城就落座在阿拉齐河旁边。

白天的战斗这里打的非常激烈。已经快要进入腊月中旬了，距离新年越来越近，秦军的目标可是年前拿下山西。

南面的秦军部队人数太少，一边打，一边分兵部署，在拿下太原之后又再接再去夺去了宁武和代州，使得控制区域与大同想接，却再无力向北了。

秦军曾经对对岸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但

是都被固守对岸的八旗兵给击退。

　　秦军的炮火力量一样难以为继，至少需要三天时间的转运，前线炮群才能畅快打上一次炮击，如果是要饱和轰炸，那至少要一周的时间准备。

　　作为八旗新军的协统，舒纯现在就在自己所部的阵地上巡视。原本四千人的一个混成协，现在还有三千二三百人，当里面旗人的数量已经降低到了全军的七成。有上千人是吸纳的山西多军和拉来的丁壮，并且七成的旗人当中，满蒙八旗出身的旗兵只有一半了。

　　但即使这样，其部的情况在所有的清军序列中也算是好的了。

　　现在除了在绥远拱护皇驾的五千八旗兵全都是满蒙八旗以外，所有的清军，有哪一支满蒙八旗的数量可以占据到全军一半的？连多隆阿的亲兵也不行！

　　舒纯指挥了一天的作战。他精神非常疲惫；但

是考虑到秦军可能发动夜袭，他必须打起精神。与其他军官轮流值夜。

大清朝已经要完了。现在只剩下这最后一丝生机了。舒纯改变不了大势，甚至若非这一场战争。他可能一生都只是一个小小马甲兵，混吃等死，浑浑噩噩。可他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这一丝生机。

手里提着一支左轮枪，舒纯在这漆黑的夜里摸黑走在河边的阵地上。现在夜空中几乎看不见月光，在这种光线条件下，走在坑洼不平的战壕里是很困难的，跟瞎子一般，只能摸索着前进。

马灯是有。但是不能用，在这漆黑的夜里，如果秦军发动夜袭的话，那明晃晃的马灯就是最好的射击目标。

要知道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这白天战斗打裂的冰面，现在已经绝对能过人了。

冬天，现在是冬天！

巴尔哈孙河的险隘作用太小了。

舒纯武装带下挂着一个小皮匣子，不是手枪套，而是放肉干的。清军在巴尔哈孙河顶了已经五天了，舒纯上战场两天。两天的时间他只吃过一顿热乎饭，其余的地方都是**的冷食。

馒头硬的能当石头，再加上咸菜疙瘩，渴了就和凉水。岱海是咸水湖。巴尔哈孙河却是淡水河。只有中级军官，队官以上的人，才有肉干。

但硬如皮革。吃一块要嚼个七八分钟。

舒纯所部阵地的防御中心是巴尔哈孙河边上的一座小村庄。实际上，眼下这座村庄里已经没有多少守军了。在白天的战斗中。这处地儿是数次易手，秦军用手榴弹和炸药包把整个村庄便成了废墟。

而作为一个地标式的存在。舒纯又怕秦军啥时候有了炮弹，对准存在一阵猛轰，所以夜间布置的

兵力并不多。白天很长时候布置的兵力也不多，只有秦军士兵要过来了，清兵才会迅速进入村庄。

在阵地上走了一圈，舒纯从新转回指挥部。阵地上再度加强了警戒措施，但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现，除了风声之外，唯一可以听见的就是战士们的鼾声。

“口令！”

在舒纯走回距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黑暗中传来哨兵的低喝。

“大清！”

舒纯回答了口令，而不是答上一声‘理所应当’的‘是我’。然后一猫腰，就闪进了那段充当指挥部的战壕中。

顶上被圆木棚起，又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再加上两边垂下的棉毯，这里面是能够点灯的。进了指挥部，舒纯一屁股蹲在了一个垫着垫子的土墩

上。转了一个小时，可半点不轻松。

精神、**，舒纯都很疲惫，可是他半点睡意也没有。点起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时间转的很快，黎明就要到了。一声枪响明亮了巴尔哈孙河两岸。

不用军官叫嚎命令，多数八旗兵立刻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立刻的，天空中就被打了数颗照明弹，煞白的照明弹将整个阵地前沿照得雪亮，于是，走到巴尔哈孙河河面一半的秦军士兵就暴露了。

这一下，开枪的八旗兵就更多了，重机枪也‘哒哒哒’地响了起来。然后，舒纯就听见了这密集枪声中夹杂着的大声嘶喊。

“板载！”

“板载！”

“杀叽叽！”

“他娘的，这群不要命的小鬼子！”舒纯破口大骂。“这群不要祖宗家国的东西，一群贱货！”

秦军果然发动了夜袭，而且选择的主攻方向就是舒纯负责防守的这断阵地，进攻的士兵则是一群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小鬼子。

河岸边的树木早被砍伐一空，清军阵地到河面的这块距离上，射击面是十分辽阔的。在这段足有百米宽的射击区域里，在巴尔哈孙河的河面上，刹那之间出现了数百名身穿土黄色军装的挺身队士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脚下穿着用特制的钉鞋，呐喊着向着清军阵地发起快步冲锋，对于那迎面而来的猛烈弹雨完全不予理睬。而他们的身后，巴尔哈孙河的对岸，更多的挺身队士兵和秦军士兵正在准备着。

“打！打！狠狠地打！”

舒纯抄起左轮手枪，带着几名戈什哈就冲出了指挥部。声嘶力竭地大喊着。指挥部旁边就有一处观察所。

“哒哒哒……哒哒哒……”

重机枪喷着火舌，怒吼着，如同一架生命的收割机，肆意地收割着那面射击区上的生命。灼热的弹头穿过血肉躯体，展示着工业时代杀戮机器的高效率，在这种杀戮机器的面前，任何血肉之躯都是脆弱的。

“啪！……啪！……”

但是日本人的进攻是坚定的。这些士兵半跪在冰面上，举着步枪还击。虽然在效率上远远不及重机枪，但是一样能要去清兵的命去。

枪声中还有爆炸声响起。冲在最前的挺身队士兵已经踏上了巴尔哈孙河的对岸。甩出了腰间的手榴弹。反正在清军密集的弹雨下，不少突击的挺身队士兵冲到了距离战壕非常近的地方。

舒纯急叫人向后求援。

照明弹升起，夜空再度变得如同白昼一般明。这河边的阵地，清军强守了五天，今天终于是守不住了。

战争并不是只发生在一点上，舒纯所部还在跟挺身队缠斗着的时候，别的河段的秦军已经突破了清军防线。

战争终究是残酷的，对于交战双方而言都是残酷的。

……

晋北的战局因为秦军炮弹的紧缺，好歹清军还吊着了一口气。但是西安呢？西安的荣禄就要完了。

这天刚刚亮白，秦军攻击就又开始了。像昨天一样，拉开战斗序幕的仍旧是猛烈到几点的炮击。炮弹带着啸叫从天空落向阵地，剧烈的爆炸使整个西安都沸腾起了。

虽然西安的城墙确实高大，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就是用炸药包断根基都难以炸塌。而张忠奎手中口径最大的火炮也只不过是120mm的。

炮弹落地后轰然炸响，地面上的泥土与石头被抛上十几米甚至是几十米的空中。然后如同下雨一般的掉落下来，即使地面的清兵没有被炮弹直接杀伤，这些从空中落下的石头与土块也可能对清兵造成间接杀伤。

秦军都只有很少少量部队开始装备钢盔，清军根本就没这种装备。英法美德也都没有。按照历史轨迹，现代战争的步兵头盔要到一战时候才给出现。

所以仅仅蜷缩在高大的城墙后面并不安全，清兵们不得不寻找一切可以提供掩护的掩蔽物以抵挡那些从天而降的石头雨。门板、木头、锅盖、长凳，几乎所有能够盖在头顶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

在瓮城后面的一个防炮掩体里，清军指挥官，

一个满面络腮胡的中年武将正在低头看着地图。这时，一名清军军官匆匆地奔进了这处掩体指挥部，将一张纸条交给了这个满面络腮胡的中年武将。

武将看了字条上的字迹后手都在颤抖。荣禄命他抽调部队增援长乐门。那怎么就不看看他安远门的情形呢？北关早就完了，大炮打的城头跟狗啃了一样，守兵损失惨重，他都想让荣禄抽调兵力来增援自己。

“轰！”

一颗120mm的炮弹就在这座防炮掩体附近爆炸，大地都为之一抖。头顶上，沙土哗啦啦的往下掉。那军官冲着中年武将大声喊：

“东门那里也遭受炮击，而且炮击比这边更猛烈！您就赶快抽兵吧。好歹让东门稳定下来军心！能撑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第五百二十四章成均公学，平庸才是福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映在一张娇艳而不失端庄的脸庞上，阳光让白净的肌肤上泛着一层朦胧的金色。

宫女一边给张妙彤梳理长发，一边看着镜中的美人儿，嘴角儿翘起：皇后娘娘真是上天赐给的美貌，都年过三十了，一点儿也不显老。不像那王妃，都已显皱纹了，娘娘脸上可一点也没有。怪不得皇上这么宝贝皇后娘娘。这两年后宫里纵然多了不少妃子，其中还有些诞下了皇子公主，皇后娘娘的地位也丝毫不见动摇。太子殿下的位置也牢固的很……

宫中的这些从民间新取的宫女，只要是不存着爬上龙床念头的人，谁不喜欢自家主子宠爱有固？尤其是张妙彤膝下还有皇长子皇太子。

梳头梳了半个多小时，再加上佩饰，然后是皇

后的正装，全部倒腾下来都一个多小时了。张妙彤今儿是难得的打扮这么庄重！这是正旦那天升大殿文物朝贺的时候，才应该穿的。之前她也就是在入北京的时候，这么穿了一次。

因为今儿个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给刘暹说。

最后照了照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庄重的美人，总算是打扮好了。“走。咱们去皇帝那儿。”

大秦的皇宫里面没有请安这个规矩。

刘暹的后宫里好像真没有什么规矩。根本不像是个规矩森严的深宫大内，太监一个没有，用的都是健全人，其中一些还是正当年的青壮。万一有个不察，那是有头顶变色的危险的。所以太监制度的废除当是逼得今后的皇帝少往后宫里装女人。就像现在刘暹的后宫里面，各种由来的加上原配的几个。一共十四个。

宫女五年一轮这规矩也不说他，中国皇宫里应该有的一应礼仪，也是简化了再简化。这顶多是大

户人家的宅子，而且还是那种没啥内涵的暴发户的宅子。

也因此刘暹的后宫‘建制’很小。总数加到一块，妃子、宫女、厨子、下人，不到五百人。连继续为刘暹站岗放哨的近卫旅士兵多都没有。

zn海周边始终都是有一个营建制驻守的。

因为这种有损‘礼仪’的事儿，张守炎、范德榜等没少进言，就是不能光明正大露面的张守岱和汉中进京来的舅父、姨夫，也都跟刘暹说过。

可刘暹怎么说？

“规矩是人立的。太监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几千年前的君王有权让宫里有了太监。今天我也有权让太监从宫里消失。”

所以张妙彤很担心一件事。太子的年龄已经到启蒙的时候了，这不靠谱的皇帝老子可别把三师三少都给搞没了。

过了年，同治十二年冬诞生的太子刘盛虚岁就七岁了，生月太小，实岁也过五岁了。

刘暹很重视教育，大女儿刘梦瑶六岁后就配了五个老师，有教国学的，有教算数的，有教自然的。有教声乐美术的，还有教礼仪的，任由女儿由着性子爱好来。这却恰恰是让张妙彤担忧烦心的。刘暹这么干明显是不拿以往的规矩当回事。

……

刘暹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打算是什么？一所西式的学校。一所皇族公学。

不只是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大秦今后的子孙以及贵族重臣的后代，都进入到这所学校来。就像西方的贵族学校。也跟宋代的宫学一般。

“皇后，朕不想将大秦的未来之君教导成什么一代英主！时代变了。平庸才是福。”

张妙彤愣了一愣，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刘暹：“皇上……”狗屁的平庸才是福，国家的继承人当然是越英明越好了。

刘暹则不等张妙彤发完愣，自顾自地接着往下说道：“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想要一代代的繁荣昌盛，那就需要一代代的英明君主，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理念。但是一个皇朝能有几个英主？

两汉四百年天下，高祖、文景、武帝、宣帝、光武帝，英明之君为历朝历代之冠，不也大部分时间是平庸甚至昏庸之君在位吗？

前清，康雍乾三君，公平的说都有过人之处，朕虽然不怎么瞧得上乾隆。可之后呢？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最终为我大秦所败。

天晓得咱们后代子孙有几个英明神武之辈？

况且现下不同往日，商业蓬勃，士绅之权一去不复返也。而你要是抑制商权，国势亦随之而落。

对于大秦的未来，朕这些日子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一直安安稳稳的延续下去。不管是英明之君还是平庸之主，都安安稳稳的把龙椅一代代传下去。”

“皇上真的要把大秦变成大英帝国那样！？”

“与其幻想咱们的子孙后代都是文治武功的一代英主，还不如给他们留下一个不需要多英明就能治理的天下，天子垂拱而治，有错也是大臣的，这才是延绵后代的上策。

所以盛儿，朕也不给他搞什么三师三少，也不设上书房，就建一所公学，让他接受新式教育之余，也同其他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

张妙彤瞪大了眼睛。她想反驳，她感觉这样是不对滴。但是她说不出道理来。英国的皇室没绝对的权利，但如此传承似乎真的很安稳。

“天下已经变了。如果是五百年前，朕绝对是

要家天下。现在，朕要振兴华夏，就必须发展工业，就要给商人放权，也就要学英吉利的办法。”刘暹不会全盘西化，中国有中国的现实国情，但是虚君这一点上却必须要做的。“以后的君王不必太过英明，只要有中等之姿就可以胜任。哪怕是咱们的子孙跟木匠皇帝一样，也能让天下治太平。”

“皇后。”刘暹认真的看着张妙彤，“人一精明想的就多。想要的就多。这样的皇帝反而会危险。”

因为一个平庸之辈，国家有议会、有宪法、有内阁。皇帝很纯粹的当个吉祥物也没啥大问题。可是，若是所谓的一代英主。会容忍自己的权力被宪法限制，被议会和内阁大块分享吗？这个答案用脚后跟想都能想明白。

别人不说，就刘暹自己本人，他就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被手下人拿了。

对于刘暹言，什么议会、内阁，我给你的才是

你的，不给你的你永远别肖想。否则就是要掉脑壳的。从骨子里讲，刘暹就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帝王，顶多算得上开明。

……

皇族公学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开来。然后刘暹出面正式敲定了这个事情。并且定前清的咸安宫为公学所在地。

年后，大考结束以后，咸安宫进行扩建，囊括临近的尚衣监，同时开始筹备师资和学生生员。

预计头一年会招入三百人左右！

……

瀛台。范德榜、张守炎等一帮重臣都紧紧盯住刘暹，刘暹的脸色很不愉，他们也都是眉头紧皱。君臣之间的气氛很僵持。令他们君臣间大起争执的原因，可不是西北的战事，而是刘暹昨天才敲定的那所12年制的公学——成均公学。

《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注引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

刘暹也是翻了不少古籍，才找出了这个名字的。至于朝鲜现在得成均馆。刘暹理都不理。

范德榜等人对成均公学的名字不提意见，对于那12年制也不提意见。时间越长才越好呢。最好一直侯到太子成人，十几年伙伴。那情谊可是有深厚的。对子孙后代的发展太有便利了。范德榜等人唯一的疑义是公学师资力量的选择。

刘暹是没引入洋人，但是只选一批所谓的教育骨干算什么？京城翰林院、国子监的那些国学大家。饱学鸿儒，公学的大师傅总要有些伤的台面的人在的。不然可就要被天下人笑了。

“皇上。公学肩负教养皇子之重任，公学总师傅人选须再三斟酌，不可轻率。”

范德榜话里的意思满满的。张文虎是谁？有翁同龢有名吗？要不是听到消息后特意让人查了查谁是张文虎，范德榜都不小的张某人是谁。而查清楚了张文虎的来历之后，范德榜就更不能容忍张文虎上位了。

这家伙跟湖湘曾李一系大有瓜葛。当过曾国藩的幕僚，从曾国荃在安庆校刊过《王船山遗书》，李鸿章也聘请过他参与管理江南官书局。

范德榜、张守炎都是坚决的不允许。他们两人虽然彼此间已经有了裂痕，但对于湖湘与李鸿章湘淮一系的结合，那都是持打压态度的。

曾国荃、郭嵩焘、沈桂芬、李鸿章、丁宝桢、刘坤一、刘长佑、刘铭传、张树声……

湘淮这个集团虽然没有了绝对的军事力量做基础，但在中央和地方还拥有着强劲的实力。是元老系这个笼统的大范畴集团一力打击的对象。

翁同龢现在刘暹侍从室里，有传闻刘暹已经准备把他放到监察院去了。

翁同龢跟范德榜关系不错，跟张守炎相交也不错，但跟李鸿章跟曾家是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的，两边是有家恨的，所以范张两人都想把翁同龢推上位。

“臣下以为，公学大师傅可以在皇上侍从室中选择，翁叔平可当此重任。”

听到范德榜推荐翁同龢去当公学校长，刘暹差点就被气乐了。还是传统害死人啊，就是一个公学，可不是上书房！用得着翁同龢来教？再说这位在历史上也没教出过什么‘一代英主’，看看光绪皇帝的下场就知道了。

不过……，要不要给他们一个厉害瞧瞧？让底下的人都长点记性？

第五百二十五章高级军官讲政治

东边过来的寒风还在呼呼地吹着，田野上空旷无人，只有树林另一面的村庄，那袅袅炊烟表明，现在正是吃中午饭的时候。

村庄往东几里地，就是一条小河。但河面已经完全封实！

这就是东北的冬天，它就是这么的冷啊。

向发登陆东北的部队，已经尽可能的筹集汉中、河南、湖北的人了，穿的皮衣棉衣也是厚实的很。裹起来就跟一个大笨熊一样。可还是冷的刺骨。

大军登陆辽南到现在，半年的时间秦军已经打到黑龙江，整体因战争伤亡的数量还没有近三个月里因为寒冬带来的严寒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数量多。

现在，一支披着白色披风，头戴白色皮棉帽的

军队正在封实了的河床里潜伏。为了完全隐藏部队的行踪，所有的人都匍匐在冰面和河岸上，就连他们的战马也都被士兵们摁了下来，侧卧在士兵们的身边，响鼻此起彼伏。许多战马因为讨厌这种姿势，还不时地撩着四蹄。

秦军的马匹一部分是从清军手里缴获的，一部分是从民间购买和征缴的。这里地广人稀，马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家里有马的人家很多，而且大部分人都是没人权的旗人。最后一部分是朝鲜送来的。

从海路过来的船只上只有军需物资和粮食。

方振作为这支骑兵部队的指挥官，自己也匍匐在河边的土堤上，眼睛一直盯着西边。

那里的旷野中能看见一座小村庄，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影。但方振知道。自己一行的目标就在这个庄子里。

东北不愧是旗人的老根据地，反抗意思比之山

东是强烈多了。而且秦军的数量较少。在这里绝对的是地广人稀。加之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山育林，夏秋时候这山里头野物众多。山货丰厚，那些顽抗分子一遇到苦难就往山里一钻，是把秦军烦得够够的。

直到冬天里，一些家伙手里缺了粮食，不得已下山来。而诸多的村庄呢，有的是坚决的抗拒，发信号给秦军，有的则是欢喜相迎，就像眼前的这座村庄一样。

所以。部队虽然不耐寒，每次行动死在伤在刀枪上的还没冻伤冻死的多，但向发还是坚定打击镇压策略。这个时候正是清扫东北的良机！把平日那些假作的‘自己人’也给清理出来。

对面的敌人是一支八旗残兵和旗人、以及一部分山匪混杂的步兵队伍，人数有四五百人。躲在大山里头，秦军虽然几次围剿，都是只能创伤不能剿灭。自从大雪封山后，就连进山围剿都不成了。

根据侦察，这支部队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

而且还不能做到人手一支。不少人还拿着刀枪和弓箭。并且从那破烂的军装衣着和懒散的队伍来看，显然士气也低落沮丧的很。方振完全有信心在这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全歼这股顽匪。

　　但这需要敌人乖乖的走出村落。那村落的另一面，北边就是山林。方振敢拿自己家的祖宗发誓。只要自己带兵一出现，那些匪徒绝对会耗子一样窜回山中。必须等待他们走出村落，走到旷野之上。才可以充分发挥骑兵的战术优势，将敌人一网打尽。

　　而眼前的旷野也确实是一处好战场。那里本来是农田。现在冬天当然不会生长什么，田里没有庄稼。极低的气温将大地冻的非常硬，正好适合骑兵的突击。

　　时间一点点过去。等待是最煎熬人心的。方振又看了一眼怀表，心里感到很是焦虑。当然，他在内心火急火燎的同时，还在担忧树林背后的那支部队。一支由着三成朝鲜人组成的部队——东北第二骑兵营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也不知道往日这把第二骑兵营的尖刀，现在改组以后还能不能打仗了。

作为骑兵大队长的方振很担心。

他从内心里就不愿让手下掺进来稀软的朝鲜人。如此转念一想，这心里更焦虑起来。

他承认，他对朝鲜人有些偏见，而且他的心里不平衡。他指挥骑兵三四个月了，是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对下级要求严格，但也非常体贴部下，对上级尊重非常，且有命令义无反顾的执行。

可月前骑兵营提拔副营长的时候，自己这个第一骑兵大队的大队长怎么就落在了第三骑兵大队姓陈的那家伙后头？就因为当初骑兵要掺来朝鲜人的时候，自己拒绝了，而姓陈的答应了？

虽然从来不说什么奉承话，但是方振知道自己在上级眼中的印象。当初这第二骑兵营组建的时候，自己是师座、营座异口同声的第一大队大队

长，怎么就落在陈国超的后头了呢？方振内心憋屈得很！

要知道，东北骑兵是要建旅的。营座肯定会是副座中的一个！现在得副营长不久之后可能就是营长了。

方振失去的不是一级，而是一个台阶。而且更憋屈的是，最终自己大队还是给塞进来了二三十朝鲜人。

本来，听说三个骑兵营要合成一个骑兵旅时，他还高兴的很，很兴奋。现在就跟遭了霜打的叶子一样，蔫蔫的耷拉个头。

方振心头真的是有怨言的。可军纪，那是谁都不能违抗的。军队不是茶馆，下级服从上级是铁律，这是秦军一再强调的纪律性。

方振再怎么烦，也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当初自己下面的人现在蹦到自己头上了。

这个心结一直没有真正地解开。他是不敢埋怨朝廷，但是对于朝鲜人是真的一点好感都欠奉了。之前只是因为瞧不上眼，现在是彻底的反感。

但是军队是给政治服务的。刘暹给朝鲜编练新军，还要成立新式的骑兵部队。那就需要一批合格的军官，而军官合不合格。现在战场上走过一遭就是。

朝鲜这次一共选拔了三百名步骑兵来到东北，其中近百人的骑兵几乎全是朝鲜的贵族子弟。秦军要在接下的这几个月里。将这批朝鲜官兵转化成标准的亲华派。这就是政治！

所以方振一开始拒绝调入朝鲜人进入第一大队，那当然要靠边站了。军队纵然是‘战争机器’。可这部‘战争机器’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它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政治。

方振态度坚定的拒绝朝鲜人进入部队，或许是为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着想，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能表现出他政治上的低下。

向发不会管下级军官是否‘讲政治’。但是营一级军官，已经摸到秦军高级军官门槛的营团一级军官，那绝对是要‘讲政治’的。

方振不讲政治，只说明他悟性差劲。

向发自身还只是一个师座，军级单位还没套在东北部队的头上，估计以后也没办法给套上。部队数量太少。向发自己的下面，两个正副旅级军官，然后就是为数一样不多的营一级军官。方振这种人还是缓缓吧。没个大局！或是说把个人小山头看得太重。那当初的命令可是向发亲自签发的。

其中的道理明白的人不多，不明白的人却有很多，方振算是其中的一个。

时间就在方振的‘浮想联翩’中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方振本人都要冻麻木了。这也是他亲自带队来河床潜伏的原因。没有他这个大队长坐镇，底下的士兵会有抱怨的。而现在，大家都一样挨冻，士兵们立刻就没怨气了。

你再精贵能有大队长精贵吗？中国的士兵就有这样的传统。将领只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绝大部分的苦难都可以ok。

村子里的炊烟也消失一段时间了，终于动静传来了。

“传令！所有人活动手脚，检看战马状况。检查武器。冲锋号不响，谁也不许跃出河道，都给我趴好了。等这群顽匪走近了！”

方振的命令得到了完全的贯彻。骑兵们已经做好了作战准备。在骑着战马冲过去砍杀之前，他们必须再当一回步兵。给顽匪来一场火力急袭。

这一等又是大半个小时，顽匪慢吞吞地从村子里开出来。看样儿。人数不到四百人，只有三百多。

队伍中只有十多个人骑着马，而且都是那种驽马。

“注意隐蔽！”

趁着敌人还没有走近，方振喊了一声，所有的人都趴在了河堤脚上，顶上只留了几个观察哨小心的探出半个头。

“两千米！”

“一千五百米！”

“五百米！”

观察哨用望远镜测量着敌人与河床的距离，距离越来越近，声音却越来越小，而士兵们则根据报来的距离调整着马枪的表尺。马枪不比步枪，由于枪身短，这有效射程就近，要想达到最猛烈的火力效果。就必须把敌人放到近距离再打。

方振定下的开火距离是两百米，一阵乱枪打下，然后骑兵出击。

每一个骑兵配的都有手枪。这一战胜负完全不需要担心，只看怎么打的赶紧利索。

“两百米！”

方振伸出半个脑袋，向迎面过来的敌人队伍看了一眼：“打！”

“打！”

方振咆哮一声，举起手里的那支连发枪，毫不犹豫地抠动了扳机。

“啪！啪！……”

清脆的马枪射击声交织在一起，只在瞬间就把这片平静的田野变成了杀戮场，那些进入火力射程的顽匪顿时躺倒了一片，惨嚎连连。

前头的队伍遭到猛烈打击，后头的队伍立刻反应过来，不过他们并不是冲上来帮助同袍战友，而是调头向来时的方向狂奔。可又那里跑得了！

这军心，这士气，简直就是专门给骑兵送菜的

“吹号！”

第五百二十六章战俘南下，未雨绸缪

晴空万里，暖暖的太阳照撒大地。

北国还是千里冰封，岭南却是气暖如春。

广西的山水间，一条铁路向南北延伸去，如同一条结实的纽带，将湖南和广西联系得更加紧密。

“呜呜--”

几声短促的汽笛响起，让这寂静的天空欢腾起来。

“咣咣咣……咣咣咣……”

一列满载‘战果’的火车喷着滚滚黑烟从北边驶向南边，那钢制的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犹如一曲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让那本来已经欢腾的旷野更加沸腾起来。

这不是一列普通的火车，这是军列，满载军人，不过这些军人倒不是通常理解中的那种军人，而是一群战俘。

准确地讲，车上装载的都是秦军在两湖地区所俘虏的清军，里面的相当一批人就是湘淮军士兵。只因为跟随的将领的不同，与秦军作战的时间不同，就注定了这些湘淮军与曾李投降后的湘淮军那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列火车装载的战俘并不算多，不过五百多人，这是因为整列火车也只有八个车厢。现在的蒸汽火车可不比一战、二战时候的蒸汽火车，不仅车厢少，火车头动力小，速度也慢的很，眼下这一列，速度顶多是七八十里地一小时。

车上的战俘将被押送到钦州，目的干啥的，都是不知道。不过这五百多人倒都是在战俘营和劳动改造中表现突出的‘标兵’。而且家庭住址清晰！

作为这五百多湘淮军战俘中的一员，陈权坐在闷罐子车厢的角落里，抬起头来。仰望着那扇加了

铁条的车窗。他可以看见那吊在车窗户外面的两条人腿，以及腿上的绑腿布。那是一名押车的秦军士兵的腿。显然，他此刻正坐在车顶的一侧。悠闲地欣赏着广西山水间的风景，说不定他本身就是一个广西人。

纵然冬季里广西气候只是温和，但七八十号人坐在闷罐子车厢里也是汗流浃背，远没有车顶上舒服。所以，包括陈权在内，几乎所有的战俘现在都是敞开着怀。

陈权望着车窗户外面的那两条腿出了一阵神儿，直到一名同伴递过去一根卷烟，陈权这才收敛了心神，向那名同伴望去。

“陈大哥。多谢你一路的照应，这是最后两根烟，咱俩分了！”那人笑着说道，右手递着烟。他身子下面的腿，看似没啥毛病，实际上却在上火车的时候被挤下了站台，摔的不轻。

不过这不是大伤。在火车上坐了快两天了，这人的腿已经好转了很多。

“谢了！”陈权眼睛一亮，笑的接过卷烟。自己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来。呲啦声中，一点火光引燃了两根烟。陈权深深的一口吸下，烟儿吐出来，他觉得好舒服啊。

作为一个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是很熬人的。也是陈权倒霉，来之前他本已经用劳改队发的劳动津贴特意买了两包烟，但上了火车以后一圈散下来。那第一盒烟他只抽了两根就没了。陈权眼下可不是当初做管带时候了，劳动津贴是很珍贵很值钱的。大衣里虽然还有另外一包烟，却怎么着也舍不得。且不敢再拿来抽。

而对于一个烟枪来说，兜里明明有烟，却不敢抽的滋味，那是太难熬了。

“兄弟，听你的口音，是安徽人吧？”那伤病员问道。

“是啊，安徽庐州人。”

“呵。那还是李中堂的老乡嫡系喽？”

“都这个地步了还说什么嫡系不嫡系的？”陈权摇头苦笑。他最初是在江西跟着刘秉章的，赣州一战打败了，他跑的不快，前路被秦军封了，就往西面跑，结果进了湘军里，然后跟着彭毓橘一块在衡州被俘。

“听兄弟你的口音，是湖南人吧？那里被抓的？！别看我是淮军，可人是在衡州进的战俘营。”陈权自我调侃着说。

“我在桂阳就被俘了。兄弟姓刘，刘二德。就是桂阳人。本来不准备此当兵的这碗饭的，但俺那军饷开得高啊，我这一琢磨就来当兵吃饷了。刚吃了不到俩月，就叫人给活捉了。”刘二德说话中透着一股悔不当初的意儿。他名字叫刘二德，可他哥大德在太平军北上路过湖南的时候就死了。家里头是还有个小弟叫三德子，但年龄还不到十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刘二德跟陈权都想起了自己的糟心事，刘二德

悔不当初，陈权也后悔自己当初怎么就想着跑湖南了。各是一把心酸泪！

直等到一根烟变成了烟灰了，两个人才再聊了起来。彼此间还感觉都亲近了一些。

“你说，他们用这火轮车，是要把咱们押到哪啊？”刘二德知道陈权是管带以后，对陈权就刮目相看。管带啊，官啊，这是有见识有本事的。

“这个谁能知道。当想来不会给杀了。要杀咱们不用费这么大的劲。”

这是实话。作为一个管带，清军当中的中级军官，陈权的头脑想到这一点十分正常。但刘二德呢？他可没意识到这一点。被陈权这么一点，只感觉这管带果然有水平。两人接下去是越说越投机，时间一点点流去，直到这列火车进了车站，停了下来。

闷罐子车厢的车门被人从外头拉开。光线突然变得刺眼，让陈权和刘二德等所有人都眯起了眼

睛，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外面有人在大声的喊：

“到站了，到站了！都出来！列队！站好！衣服都穿好了！”

陈权扣好了扣子，扶着刘二德站起身来，他的腿还有些疼。五百多俘虏很快就在站台赞成了七列纵队。

“现在全体都有，立正！我来点名，念到你的名字，就喊一声‘到’！听到没有？”

一名秦军军官大步走到战俘队列的前面，月台的整个四周，至少二百名荷枪实弹的秦军战士在虎视眈眈。所有的战俘都极其乖觉，老老实实的站着，一丝儿杂音都没。

军官手里拿着一个册子，清了下嗓子，遂即就在火车的汽笛声里开始点名。

“张威，郑大勇、曹立然……”点名的秦军军官

先点了十余人，命令他们出列，陈权也在其中。

“刘俊修！”

“到！”一名少尉军官应声出列。然后那点名的秦军军官把手一挥：“你们几个，都跟着他去运行李，不许偷懒耍滑！表现得好，就给你们加分，分数越高，将来恢复自由就越快！这点你们都该知道。”

就在这群五百多人的战俘被指挥的圈圈转的时候，火车站一栋两层小楼的楼顶。一名秦军少将军官对着旁边一个身着平民汉服的束发男子小声的在说着什么。

这束发男子年纪在四十岁以上，一身便服，但气度、做派丝毫不让身旁的秦军将军占主导了。顶上戴着一幞头，透着一股儒雅。

幞头，宋明乌纱帽最初演变的雏形。隋唐时候开始流行的一种汉人帽饰。比之朱元璋搞出来的**一统帽，也就是瓜皮帽要好看的多了。

秦军灭清，满清的长袍马褂当机就被扫进了垃圾堆里。汉服重新成了主流，加之以军装为版本演变来的短装，就成了当今中国的两大便装服饰。

其中短装不甚流行，就跟短发一样，多是底层机关公务员和退伍军人或是军人。而汉服的演变当中，虽然刘暹没做什么规定，但社会阶层的自我划分能力却是很强大的。底层百姓、平民，一个头巾足以，再上一层，那就是瓜皮帽了，而后是幞头、四方平定巾等。

秦军少将旁边的这中年男子身份肯定不一般。

“现在是暹罗，将来就是缅甸吧？尔军步步紧逼，那我等日后又有何去处？”

自从法国彻底退出中南半岛以后，英国人就开始加紧在缅甸和暹罗的活动。他们在缅甸一步步逼压，当去年敏东王最终在悲哀中去世之后，缅甸的未来似乎已经可以预料了。现在的缅甸王锡袍连贡榜王朝现有的上缅甸都无法完全同治。

当初加囊亲王的遇害给缅甸带来的危险，现在显露无疑。锡袍的王位十分不牢固。

敏东临终前提出由良渊亲王、宋砌亲王、密克耶亲王共同摄政，结果遭到王后和大臣们的反对。敏东一死，他们就拥立锡袍为王。而锡袍为了巩固王位大肆逮捕和杀害王室人员。良渊和良宇亲王躲进英国驻扎官的官邸，被英国人送到加尔各答。现在英国利用这些亲王来干涉缅甸内政，对锡袍施加种种压力。

所以，缅甸如果只靠自身的力量来应对英国人的话，它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而暹罗呢？这个原时空历史上作为英法两国缓冲国存在的国家，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命运呢？扼制着暹罗南大门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早已经蠢蠢欲动了。

如果不是阿富汗和缅甸牵扯住了英国在远东力量的一部分精力，而中国和日本又牵扯住了英国在

远东的另外一部分精力，暹罗就不是1877年的一次割地那么简单了。

1877年，在中南半岛失去了法国人制约的英国人，强迫暹罗曼谷王朝的所谓朱拉隆功大帝割让了马来省，即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四个土邦的主权。

刘暹并不清楚阿富汗的局势发展成什么样了。他所得到的情报是英国人在阿富汗局势大好。刘暹并不知道第二次英阿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转折，所以他不能放任英国人在暹罗肆无忌惮的下手。他要逼着曼谷做自己祖先曾经做过的事！

第五百二十七章帝王政事

“五百二十二人已完全到达台湾。雨林地形的熟悉、生存和作战训练已经展开。预计在三个月内可以完成。”

瀛台。侍从正在对着刘暹汇报台湾拍来的电文。留守台湾的曹怀亮对三个月内完成战俘训练任务信心很足。毕竟秦军已经在台湾、海南和北圻积累了相当长时间的雨林作战和作训经验，依着葫芦画瓢，三个月里搞定这五百多战俘，曹怀亮没理由不自信。

“参谋部对暹罗的行动计划，大致时间点是那个月？”

“上半年。明年半年时间内，对暹罗实施逼压。”

“半年时间？太长了。”刘暹手指点着侍从道：“四月份，朕只给他们四个月的时间。届时朕

要看到成果。”整个计划都有参谋部来执掌。刘暹仅仅做个提议。而参谋部是否能够如愿的升格为总参谋部，那就要看他们能够做出一份怎样的大卷了。而暹罗仅仅是第一场初试！

皇朝已经建立，制度逐渐在健全，区区五百人的事情已经不需要刘暹亲自督促了。再说他现在事情很多的。那西北战局就不说了，四川的剿匪，入藏部队的组建，这些事情可也都是大事。

四川如果彻底平定，整个西南除了云南一部外就完全归于大秦了。秦军的触角也就可以绕过西北直接沟通青海和新疆了。意义重大！

而且四川是入藏的后勤基地，四川不平静，以眼下局势。入藏也就无从说起了。

因为近些年来满清政府的日趋**，驻藏大臣老朽昏庸。或是说‘难得糊涂’，满清已经没有了当初全盛时代在西藏的绝对权利了。西藏农奴主之间的争权夺利之斗争是逐渐激化。已经有几世**都作了西藏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九世**名隆朵嘉措，只活了十一岁。

十世**名楚臣嘉措，只活了二十二岁。

十一世**名凯珠嘉措，只活了十八岁。

十二世**名成烈嘉措，只活了二十岁。

十三世**叫土登嘉措，现在刚刚三岁。

而西藏另外一个政教首领班禅，八世班禅丹白旺修自受比丘戒以后，身体就不是很健康。根本无法远行。现在西藏还依旧没有正式的投到大秦麾下。英国人正在发力，不过此刻的西藏本地那些大农奴主们。对于英国人也都是持抗拒态度的。

刘暹倒是不担心短时间里西藏局势会有大变化。但他担心英国会趁机把锡金和不丹这两个小国给吞了。锡金，本地居民多是信奉喇嘛教，以西藏为自己的宗主国，那当然更是中国的属国。而不丹，曾接受满清政府册封的“额尔德尼第巴”名

号，当然也是中华之属国。在六十年代，英国就已经同锡金、不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甚至还将锡金置于了英国的控制之下。但两个国家终究还有一部分独立自主权的。还不是彻彻底底的殖民地，只可算是半殖民地。

刘暹并非不能容忍这两个小国被英国吞掉。可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愿意报下这两个小国。将来这两个小国和廓尔喀【尼泊尔】，将是刘暹手中很好打的一张牌。

入藏部队暂定为三千人，由刘铭传主导。

除了这件大事以外。军情处要分解了，也是刘暹必须时刻盯紧的要务。

整个军情处需要拆分为两大机构，一个是国家安全处。一个是军事情报局，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并且地方各情报站相应的精简一批人手，配入各地的政府机关和警局中。

再加上工业建设上的。以及成军公学，以及来

年要开的大考试卷……

这么多事情压在刘暹肩上，五百战俘的小事，他整个就丢给正式成立的参谋部了。

时间很快转到了年末，大秦三喜临门，在月底的时候，连续三个喜讯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城来。

首先，西安被攻下了，西安将军荣禄、陕西巡抚裕禄以下，尽数被歼！旋即关中平原传檄而定。

二喜，陶茂林、曹克忠等投降，甘肃平定。

三喜，晋北大战告捷，多隆阿丢了数万八旗兵的性命，只带着不到万人的残兵败将逃往绥远去了。山西告定！

如此举朝欢庆时刻，今年的年节必须要大办！

整个人情绪都被连连捷报给带到了喜悦的巅峰的刘暹，大手一挥，从自家内帑中拨出了一百万银元，拿来妆点整个北京城之余，再用来支出诸多戏

班年节期间的公开演出。

在这个没有电视、电影的时代，看大戏是中国当下上至王公勋贵，下到平头百姓共同的爱好。

慈禧就喜欢看戏。故宫里的漱芳斋就是宫里的专门戏台。往年宫里逢年过节，也会让戏班进宫表演，演砸了要挨板子，演好了就是重赏，更是风光。

刘暹不喜欢看戏。但顺应时代主流，年节的时候也点了京里最出名的几个戏班进zn海走了一趟。

整个年节，以中国老传统的眼光看，那是非常非常之红火的。四九城转眼间似乎有回到了自己鼎盛的时候。

虽然少了上贡的车队，也少了送孝敬的人马。刘暹立国之初就点名，罢贡品，宫里一应所需，自会派人到地方依价格采买。给地方，给地方官，都是剩了一个大麻烦。

“足球！搞个足球联赛，组织几个足球队怎么样？”

无数官员百姓都满意的北京年节，刘暹也闻到了浓浓的年味，却总觉得少了活动。这不过年不知道，一过年才算看明白了。这中国老百姓平日的娱乐活动太少了。

除了逛个庙会，看看戏以外，就没啥了。

刘暹准备年后指示文教部，各地组织文工团，编排戏剧，时不时的公开演两场。娱乐一下人民大众。而在这个之余，他绝对搞一搞足球，也能带起民间的活动来。给老百姓找个可以持续下去的乐子来维系！

而且中国足球也是刘暹内心里的一块疤。提起来就是浑身充满无力。而拿历史说来，这足球更早的原型蹴鞠，在中国还活跃了一年多年呢。甚至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足球俱乐部的雏形。

一个蒙元，一个满清，毁掉了中国多少好东

西。

“另外……”刘暹揪着下巴的胡须，“马球、赛马、武术、射击……”这些项目都能大力推展。不仅可促进民间活动的发展，还能增进体魄。

“国家可以成立一个体育发展总局，各省地方成立分局，然后举办全国运动会……”

反正也用不了多少钱。最大的投入是在场馆修建上。但这样的场馆策划好了，却也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

张灯结彩的元宵节过去了，北京城里的气氛一下子凝重郑重了起来。这是四千举子参加的大秦第一次会试啊。

那被封闭了三个年头的科场，早在年前就被文教部翻修一新。就等着正月二十五那一天开考呢。

同样，在元宵节之后，各地举子凭借身份到文教部填写报表，你是要考哪一科的，然后就等着二

十五上考场了。

座位也是那个时候才给发放！

满朝大臣对这一科都是注重有加。刘暹定下了三百这个数字。但事实上他自己对于这一科进士并不怎么以为然。能不能走上高位，以后刘暹说不来，可只要他自己在位一天，那升入中枢靠的就是真材实料，靠的就是绝对的政绩。

会试的评分制度是百分制。会试之后的殿试，方是一篇文章论高低。

刘暹对于会试只是定了最后的论述题，这道论述题和殿试上的题目还一脉相承，一是问如何与外洋相处，二是问华夏如何在当今世界上定位。题目附带的还有一副世界地图，上面明白的标明各国的位置。

结果交到刘暹手上的答卷是不令他满意的。虽然很多考生都把中国定义为东方各国之领袖，但没人敢妄言让中国要与西方分庭礼抗，更没人在论述

中涉及‘殖民’这一问题。

而所谓的东方各国之领袖，也是传统的中国式宗藩关系。跟刘暹打算的boss和小弟，是完全不相同。利益不大，责任重大，中国所能得到的仅仅是虚名。

范德榜、张守炎都是了解刘暹心思的。两人作为内阁的首辅和次辅，内心中也很赞同刘暹的思想，自然的对于考卷都不很满意了。真正对考生论述满意的是前清遗留来的那批大臣。比如李鸿章、董恂、沈桂芬等……

在这些人脑子里，谨守中国，保证自我主权和领土，不受洋人欺辱，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再能照顾到周边的藩国，天朝国势就不算坠落。能这样就心满意足。

“这几个挑到秘书室去，剩下的如何分配，就交给吏部。是归入地方，还是留在中央中枢，吏部拿主意。”刘暹好歹从三百三十名今科进士中选了五人归入秘书室，受侍从室的领导，意思了意思。

“年后东北设省开府县，兰芳也正式归为一省，还有西北之地，官员所需甚多。百姓迁移后的安置重任，全部维系地方官府身上。不可有大意。今科进士如果有愿意如东北和兰芳为官者，可酌情提拔。各省地方、中央中枢各部，旦有愿意者，一律提拔任命。”

第五百二十八章充边东北

在大狱里待了三天，乔山终于见到了太阳。

他很后悔，为什么自己财迷心窍，在朝廷进山西的时候贪了柜子里的钱财，结果事发后被东家毫不留情的送到了衙门。他也很好奇，在中堂乔家，家产千万两，富豪甲晋中，怎么大军进来的时候竟然是秋毫无犯，连一个打秋风的都没？以至于自己在柜台上贪掉的四千多两银子显露无疑！

却是根本就不知道，乔致庸早就进了刘暹的眼帘。乔家在不久前的丁戊奇荒中出巨资赈济灾民，还开仓放粮。因贩灾义举，乔致庸都受到了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刘暹又怎么可能去动这样的人呢？

山西八大皇商的罪也不至于要乔致庸这帮二三百年后义商来偿还。有当初在丁戊奇荒中敝帚自珍的另一帮家伙们的大出血，很轻松的，山西省今后几年里种树修渠、整理河道的钱就有了。

而乔山眼下是没了银子，也没有了家。他老婆嫌丢人，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乔山自己好歹也是姓乔，乔致庸没有赶尽杀绝。

……

乔山罪证确凿，只在法院里过了一次堂，就给扔到了监狱来了。狱中的小窗户朝北，口不大，阳光照来的很少，房间里有些阴湿。不过铺子上的草还算干净，没有臭掉，也没有多少虫子。房间中有石灰味，涂在墙上地上防跳蚤和臭虫。方便用的净桶也是干净的，听说是朝廷夺了祁县以后，专门把大牢清了一遍。

狱中的预警提着警棍配着手枪。每个小时都要来回巡视两趟。中午给饭的时候，虽是青菜萝卜加窝窝头。但填腹还是可以的。那预警都不止一次的说：监狱中变得如此之好，是当今朝廷的德政。你们这些贼骨头命好赶上好时候了。

乔山之前倒也为他人探过监，两边的对比之

下，觉得狱警说得的确没错，可是监狱里的日子再好，能有他往日的日子好吗？

这狱中再干净，能有先前自家的院子干净舒适吗？

乔山还没有习惯牢狱的生活，一边向外走着，一边摘着身上的稻草。

这两日，他那个牢房里有两个人被拖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其他倒是好得很，与乔山一起度过了三天。

这次牢狱之行，乔山还看见不少老朋友，祁县的地痞流氓，乡下的巡检、团勇头子，真心的都是照过面。不过他还是细心的发现，往日那些民愤大的，民声坏的家伙。是一个也没见到。

想到秦军进祁县时候的‘秋毫无犯’，乔山觉得这支军队的属性当该跟那些恶霸凶人不是一路的。那么这些人的下场也就可以预见了。

“会不会要杀了俺们？”

与乔山一天被扔进大牢的，往日赌桌上的赌友毛宏汝，浑身发抖。

乔山年龄比毛宏汝还要小五六岁。但毛宏汝这家伙纯粹是个败家子，仗着祖上传下的家产店铺，吃喝嫖赌。也不知道是犯了新朝什么法了被扔进了大牢里面。乔山也问过毛宏汝，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法。那法庭审判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懵了，什么也没听到！

所以乔山是比毛宏汝强的。“杀人也要先吃一顿断头饭才是。你没听换了一张皮的王大刀说吗。这是朝廷要填东北的边，找不到人了，就拿咱们这些牢犯去守边。”

“说什么话！”

旁边的狱警听见声音，横眉竖眼的呵斥过来。什么叫换了一张皮？你以为这皮就是这么好换的吗？牢里的几个牢头现在全都在阴曹地府捞头呢。

只剩下自己几个小虾米，平日没机会作孽，这才能有了新的体面。乔山立刻绷紧了嘴，藏头弓背，不再说话了。

一群人被赶着离开了待了三天的大牢，从后门出来，就看见一排大车停在巷中。都是最最平常的四**板车，减震方面跟上等人乘坐的四轮马车是没法比。只有载重高，耐操耐磨这个好处。

十几人一辆，五六十名犯人，就这么全被赶上了四辆车子。

旁边有一队骑兵同行，车队左弯右绕，最后穿过了一道大门，终于停了下来。

所有人下车，乔山在人群中中缩头缩脑，尽量不惹人注意。眼睛却没闲着，一路上左看右看，发现这是他认识的地方。是原来祁县绿营的驻地。

满清军纪早已经**，绿营的威严也早已经荡然无存。祁县营头原先那个千总也并不比乔山的身份高贵了去了。

在不远处，四个拿枪的当兵的两两左右，拱卫着中间一张桌子。桌子后坐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拿着笔，身前铺着一张纸。

“应该是个书办。”乔山想着。当兵的一群丘八，除了书办有几个能认字的？

五六十人排成一条长龙，在秦军的虎视眈眈下，都乖觉的很。

“姓名。”

论到乔山，他眼中的书办头也不抬，一边拿笔蘸墨，一边问着。

“小的姓乔，贱名一个山。”

“哪个山字？大山的山，还是一二三的三？”

这股根本不被放在眼中，完全是蔑视、俯视、轻视的眼神和语气，让乔山这个本来还算有身份的

人，心头哪一个叫恨啊。

乔山发誓如果不死，日后一定要做人上人。他才三十岁，还有的是时间。心中发狠，脸上则堆起笑，“回军爷，是大山的山。”

“哦？就是大德通票号的那个家贼？这种人，比养条狗都不如！”

军官终于抬起眼来打量乔山一眼了。但乔山受到的侮辱和羞辱更深。

乔山咬牙忍气，走入另一队人中，他才回头盯了一眼那军官，乔山心中恨恨，“爷爷就算是狗，也是能咬人的狗。等有一天爷爷发迹了，看这么整治你。”

“老实坐下！”

就在乔山在内心中痛骂的时候，一个声音传到他耳中。乔山立刻就从臆想中醒来，乖觉的就地盘腿坐下。

然后他看到一群拿着剃刀的剃头匠，搬着凳子水盆来到他们面前。

“坐下，闭嘴，闭眼，不要动，不要说话。”

严厉的呵斥让所有人都不敢违抗半分。不管你之前是什么身份。现在你只是个囚犯。

老老实实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头顶上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肩膀上也能感觉到不停的有东西掉下来，最后一捧热水当头泼下。

等到被人从凳子上提起来，自己已经被剃了个光头，原本满头油腻的头发，现在只能摸到一点点湿漉漉的头发茬子。

这下要做和尚了！

乔山心里真的搞不清楚自己等人要有什么遭遇了。即便真的被填边，也没听说要剃光瓢的啊？

“进去洗干净。”

浑浑噩噩里乔山一群人来到了一间大屋前。一掀开门口的棉毯，就能感觉到一团暖暖的湿气扑面而来。

“莫不是浴堂？”乔山大脑混乱了。一旁毛宏汝也吃惊的怪叫：“朝廷到底想拿咱们做啥筏子？剃了秃瓢，还洗澡？”

如果是在外面，大冬天里泡个澡绝对是享受。可现在，就是提心吊胆了。

乔山三两下脱掉了身上的衣服，与毛宏汝一起被赶进屋中。但是仅仅微暖的水汽好俗他，这里虽然是个浴堂，却只有湿气，没有热气。

一刻钟后乔山等人被赶了出来。衣服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衣服了，完全一致的衣装、棉帽和鞋子。

颜色淡灰色，很素净，就像和尚的僧袍一样。

几十个光头都穿得一样，乍一看，倒是几十名和尚聚在一起。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从明天起，你们将会接受一个月的军事训练，然后发配东北。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交给你们怎么开枪，怎么射击。训练量并不大，所以你们有时间自己写信，或是找教习代写书信，递给你们得家人。

如果你们家里的妻儿，原因跟着你们去东北。那么，不管你们现在犯的是什么罪，到了东北，只需要一年时间就给你们了解。

而且每个去东北的成年男子分一百亩地，女的分五十亩地，未成年的，无论男女每人二十亩地。”

“朝廷还会给你们贷款，让你们盖房子，买耕牛、马匹、种子，还一律无息。”只是每个屯都要组建民兵队，属于轮流的义务劳动。枪支弹药集体购买，平均摊钱。而且是强制性的。

“你们到东北的第一年，不用交税。第二年，只需要交一半。第三年，交七成。第四年才是全税。”

……

中国人故土难离。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

如今华北的大旱消褪，无数从山西向外逃生的山西人水涌一样往山西转回。眼看着山西的人口又要到满过一千万这条线了。刘暹只能用这一手段往外面‘送’人走。并且随着将来内蒙的开发，无数的山西人也将变成内蒙人。

……

“粮价又回高了？”从湖南巡抚任上调到山西巡抚任上。曾国荃连太原城里的椅子都还没坐热，粮价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大人，有两支建设兵团开入河南。因为施工

用粮必须保证一个月的积蓄，河南本来要转入山西的粮食，一半左右被建设兵团征购了去……”

山西省民政厅的一把手小心的伺候着。

第五百二十九章中国需要东北

　　东北的开发在新的一年里大刀阔斧的前进着。刘暹以‘亿’做单位的天文数字【华元】来做经费耗用，一种变样的《天朝田亩制度》实施在东北，百户一屯，十屯一乡，十乡一县。虽然没有‘圣库’，百姓的粮产等，却统一由地方官府来收购。

　　因为一部分散兵游勇在东北还没被彻底清剿，所以每个屯储备三十杆长枪，组织十五到二十名民兵，同时大批的旧式滑膛枪、线膛枪也流入民间。东北山林当中野物众多，打猎不仅可获得价值比相当高的皮毛，还能为当地百姓补充肉食。

　　朝廷可以为迁移的百姓提供足够的无息贷款，以便宜的价格售卖粮食，但是肉食就不能保证了。京津、山东一代的捕鱼业才刚刚发展，罐头产业也刚刚有个小苗头，根本无力供给东北内陆的移民足够的肉食。一切还需要自力更生！

　　刘暹可是听说过一句描写东北的话的，“棒打

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在前世，原时空，建国那个时代，东北的物产就是这等的丰富，放到眼下时候，那还不要更丰盛十倍八倍的啊。

而且这批东北移民，尤其是黑龙江地带的移民，将来还有大用。给百姓一定得武装武备，培养一下他们的尚武精神，这是绝对为长远打算的。

新秦三年，刘暹的目标是移民东北三十万户以上，三年内一定要移民至一百万户。

不提什么外兴安岭，中俄局势。只单单为缓解华北粮食的所需，东北的开发就必须迅速上到规模。

如今之中国。两广的米价是最贱的，一斤在0.8华元上下。到了两湖、福建，就在一斤大米一华元上下，而江南淞沪一代的米价还要再高一些。

但一过长江，苏北山东还好一些，只是涨到了一斤大米1.3到1.5华元之间，换算一下就是一担大米一两银子。但是在河南、山西、山西、直隶、京

津、皖北，一斤大米的价格最低也要2华元以上，小麦都能卖到山东苏北大米的价钱。少量地方的米价甚至还能升高到3华元档次。

虽然随着战乱的平息，在华北粮食生产进入正规以后。这粮价总是要低下一些的。但北方缺粮是个不争的事实。再加上未来刘暹还要对新疆、蒙古施行打击，以及诸多粮仓储备的建立，还有京津人口恢复以后巨大的粮食缺口，这粮食短缺问题就是有着南洋大米的支撑，也不可能全部抹平。

这必须将东北引入盘中，让东北发挥出自己粮仓的作用，才能盘活整个华北。

而且日本也是一个粮食需要进口大国。尤其是战乱当中，一船船的把粮食卖给日本，真心要比运到山东、京津要获利更多。

……

多军和八旗新军。在东至京津，西去甘肃大漠，绵延上万里的战线上，不到半年时间即全面败

北。不仅整个满清被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境之中，同样也使诸多‘首鼠两端’的‘骑墙派’们陷入了无比尴尬里。

这些人多以受‘多公’知遇之恩为借口，可现在多隆阿依旧没死。一场败仗接着一场败仗的打。可人多隆阿就是不死。那么他们还要再坚持原先的借口吗？小心秦军立马提兵灭了你们！

如今大秦一统天下指日可待，蒙古的王公贵族们正在为摆脱‘满清’而努力着。这些‘骑墙派’人物也在为摆脱自我的尴尬处境而努力。

他们是当今天下‘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真正地自作孽！

作为甘肃的地方实力派。也是划水划得很抢眼的宁夏李平山，就是其中之代表。正牌的宁夏将军善庆，虽然是汉军旗出身，但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个标准的奴才。人也早就在十月份就在秦州战殁了。

满清那时已经顾不得宁夏了。宁夏遂即就被多

军支脉的李平山夺去。此人早年隶属胜保麾下，攻长毛、捻军有功，多隆阿取代胜保之后，他也是乖乖的顺服，由此纳入了多隆阿麾下。

满清在宁夏的布置，经过暴乱之后已经丁点不剩。善庆也是多军中的大将，坐镇宁夏要地，一大任务就是看守本地的huihui。这些人都是暴乱中主动投降的人，多隆阿把人分散安置，相当多的一部分就安排到了宁夏来。

李平山是归入了善庆麾下。但八旗不兴，镇守这里的军队更多是汉人组成。善庆战殁后，李平山顺顺当当的就接管了整个宁夏府，成为了甘肃地方派的一员。

秦军往昔跟李平山联系，李平山对秦军来使是客客气气，优待之极。但一涉及到实际问题就推脱自己受多隆阿的知遇之恩，如今军门尚在，这个时候就弃清投秦，后世声明尽毁也。

其油滑，推托，可是在秦军里头挂上号了。秦军很清楚这样人想的是什么。但刘暹怎么可能因为

小小李平山就改变政策呢。

如今李平山是痛心疾首，整个年节都一直是寝食不安，他正在为自己当初的待价而沽感到无比后悔。

当初秦军虽然占优势，但从京津到甘肃万里之遥，实在太遥远太遥远。山西那时还握在清军手里，关中也有荣禄等在，怎么看都不是短时间里就刀刃逼身的样子，所以李平山耍了一滑头。甚至李平山和他的幕僚们还非常高兴。在他们这些人来看，无论是满清的朝廷，还是旭日东升的大秦，都会因为双方的激战而对自己拉拢有加。

李平山当然不看好满清的未来，所以他怕将来大秦对宁夏玩硬的，自己会一无所有。就铁了心思等着大秦一步步抬高价格，好买个好价，舒舒服服的享受今后的荣华富贵。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某个好家势。

只有秦清激战正烈的时候。李平山才能获得最大的好处。而且因为他的出头，李平山还赢得了不

少地方派的拥护。李平山就感觉自己又多了三分筹码。就更想买个好价钱了。结果让李平山和他的幕僚们万万没想到，这场决战竟然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半年时间都还少点。满清就彻底丧失了手中的筹码，大秦一统天下不可阻挡。

李平山现在头上顶着固原总兵的帽子，这是满清在善庆死后为了拉拢他给的香馍馍，李平山还征召部队，扩军三千余人，如今拥兵十二个步骑营头。

算是把总兵的架势给坐到了实处了。可是他屁股都没坐热，大秦就一巴掌拍了过来，将这顶官帽子拍扁了，这顶满清给的官帽子不值钱了。

五六千外强中干的乌合之众算什么？秦军只需要一个营就能踏平宁夏。

李平山心里面的那个恨啊。一恨多隆阿是银样镴枪头，打一仗败一仗；还脸皮忒厚，托着不死；二恨八旗新军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京营那么多人马和枪炮，秦军以弱势兵力攻击，半年时间不

到就竟全功；三根秦军对自己施了缓兵之计。让自己没了警惕，那曹克忠等人投降的时候，自己竟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同时也说真的，李平山很意外满清败得这么快的。

　　多军在陕西、甘肃的败仗并不稀奇。西北多军缺少重火力，同时随着多隆阿的离去，多军作训松懈了不少，整个西北多军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而且曹克忠、雷正绾、陶茂林等都是汉人。只要是汉人，那就没几个能在这个档口上还给满清拼死效命的。所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时间太快了。略微的处于预料。

　　李平山真正意外的是八旗新军和京津多军的败仗如此之快之惨。

　　作为多军的一员，满清这些年对八旗新军。尤其是一扩再扩的在京八旗新军，那是怎样得下血本。李平山是有所耳闻的。诸多的洋人教官，多隆阿的督促，那么现今的武备，这本该是一支有着一

定作战能力的军队的。毕竟八旗新军成立也好几年了。却不想败得会如此的彻底……

现在，李平山坐腊了。他该怎么办？

抱着多隆阿不松口，秦军大兵打来了咋弄？

而要是不抱多隆阿了，他这些日子来的打算完全蛋不说，他自己也没半点本钱给秦军讨价还价了。可能今后他只能回乡做一低调的富家翁。

李平山很后悔自己没能在大战结束之前判明局势，结果造成了他现在的尴尬处境，他是后悔不迭。但怎么弥补呢？

李平山真心不想做一个不识抬举的破落户。他还有一定得野心抱负，真的不愿意就此回归家里啊。但李平山也知道，时间不多了，自己在秦军那里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一旦收拾好了‘传檄而定’的那些地盘，那么，秦军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他李平山了。

怎么办？在这些天里李平山茶不思、饭不想，一直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印象？怎么避免自己靠边站呢？

如果现在去投效秦军，最好的时机已经被错过了，纵然对方现在不拒自己于千里之外，前途也完了。李平山到了现在也不想放弃那前途！

你可以说李平山财迷心窍，官迷心窍，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赵先生，李平山给您赔罪来了。望赵先生看在李某人这些日子里对您毕恭毕敬的份儿上，给在下指点一条明路。”李平山对秦军特使的礼物只是一张纸，一张华夏银行一百万华元的存单。

“哈哈，李大人说的哪里话。小弟这里有一封信，是张将军写给您的亲笔信，这请李大人过目。”

一百万华元是有成果的。那特使微微一笑，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

“看完了信，李大人就明白我家将军的意思了。”

第五百三十章朕还需要主动的去体谅彼等吗？

“内蒙有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只有二十七旗愿意归顺，十一旗愿意服从朝廷的一切决定？”

“回皇上，愿意服从中枢一切之决策者，皆汉地沿边之蒙古。其余之辈，尚在妄想我天朝天兵鞭长莫及，触之不到。是以敢抗命不尊！不过其余二十二旗也并非皆支持满清。而是不见我皇对蒙之善举，心存犹豫，不敢擅动。”

“难道朕还需要主动的去体谅彼等之辈吗？”刘暹看着座下的一帮群臣，脸上流露着不屑。

魏明已经将汉中骑兵扩大到一师一团一营，总数超过一万四千人，战马超过三万匹。刘暹向青海蒙藏传下了募兵诏书，据汉中回报，当年随着他西进新疆，然后在撤军的时候回到青海的老兵可是到

了很多个，再加上这些人带来的晚辈和亲友，以及因为他们而鼓动起来的蒙藏子弟，新兵营里的蒙藏骑兵已经超过了五千骑，并且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带了战马，有的还带了不止一匹。

如此就是接近两万骑兵了。再加上陕西、甘肃投降的多军，也就是曹克忠、陶茂林、雷正绾等人手下的骑兵，总兵力不会少于两万五千骑。

这股军力，这两万五千全副现代骑兵装备的武力，扫荡人口总数只有五六十万内蒙古六盟，甚至扫荡总人口也不超过一百万人的内外蒙古，会有多少压力吗？

如今的蒙古早就腐朽了。

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

满清在嘉庆年间也正式颁布了禁止蒙古喇嘛娶

亲的命令。如今的内外蒙古，真心是一旗王公手下比不得内地一乡镇人多。

刘暹不想跟蒙古扯皮太多。诸多的王公贵族他看了都头晕。也没收编的想法。反正有了听话的十一旗，竖牌坊已经够用了。剩下的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而且刘暹也不认为广大的蒙古平民会为他们的王公拼死效命。蒙古王公又不是他们信封的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就是原时空历史上搞**立的那位大蒙古皇帝，现在才十岁大。他懂个屁！也没什么真正地实权。

刘暹只要不废他的活佛位置，只要不杀了这个十岁大的小不点，整个蒙古的平民根本涌动不起来。

要知道在二十年前，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激烈的时候，蒙古的百姓可也掀起了一场声势不小的反清和反旗王的抗争的。首先是内蒙古的伊克昭盟的乌审旗，这里爆发了由底层牧民丕勒杰等领导

的“独贵龙”运动，或作是“多归轮” ，蒙古语为“环形”、“圈子”之意。参加“独贵龙”的人。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发表文件签名时也依次将名字排成一个圆圈，因以得名。反抗蒙古王公的苛捐杂税和兵差徭役。那时候正是僧格林沁风头劲盛的时候。同时内蒙古东部有白凌阿领导的义州、朝阳起义。

白凌阿贫苦出身，父母早逝，又无近亲扶持，自小受尽了生活的磨难。咸丰八年，白凌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毅然参加了王罗启领导的汉族农民起义军，他率领二百多名蒙古族人。先后在卓索图盟的部分地区，奉天省的边界地带，山海关内外，多次打击清军。

咸丰十年。白凌阿率领起义军三百多人，到义州和那里当地抗交公粮的人汇合起来，组成了一支五百多人的队伍。一举攻占了义州城。清政府对此事非常震惊，急忙命令盛京将军派兵镇压起义部队。义军部队鼎盛时候发展到了三、四千人。一直闹到同治五年。武装起义的**才被镇压下去。白凌阿也在同治七年战死，然后余波又泛滥了年余。都

接近1870年了方才彻底泯灭。

刘暹可不认为一场起义就能让蒙古王公增长记性。相反，这种起义之后只会让蒙古王公对下面的记恨和剥削更深。

十年来，蒙古地区起义是没有，独贵龙则频频发生。颇有点阿三甘地的不抵抗运动的味道。

如今秦军若扫荡草原，蒙古人有多少会起来拼死一战呢？何况内蒙里还有十一旗乖乖的就范。

“蒙古草原是我朝毛纺织业发展的基石。朕没时间，也没功夫在蒙古斤斤计较。大雪化开以后，命令周军立刻进军归化，夺取绥远。”

因为陕西、甘肃的相继兵败，满清准备西向的道路已经破灭了。而且百万满人早已经完蛋，跟随着满清抵到归化城的满人不到十万人。且满清手中的军队也仅仅剩下了一万多些。

满清完蛋了。不仅是他们的实力，更是他们的

心。

二百多年的富贵，不可能让这些八旗王公贵胄们瞬间里变成一个具有超强凝聚心的游牧部落。而且他们也没足够的牛羊，随着大批粮食丢失在张家口、大同和岱海，归化城的存粮支撑了满清走到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

慈禧、鬼子六如果真的聪明，他们现在就该投降。这对满清有好处，对于刘暹控制蒙古也有好处。而且还有新疆呢。满清留守新疆的金顺，手下也有上万兵力在。只是董福祥已经跟秦军挂上了干系，他坐镇的南疆，即以喀什噶尔为首的莎车、和田、库车、叶尔羌、阿克苏等地，已经都要跟金顺枪炮相见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满清最终是什么下场，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刘暹眼睛眯了眯，除了魏明带领的骑兵，自己在东面也要组织起一支对应的骑兵来，到时好东西并举！

……

川圹，后世的老挝川圹省，临近越南。

早期这里也是一个王国，被暹罗所灭，但是眼下这里却已经是琅勃拉邦国的地盘了。自从后者参加了刘暹的登基大典以后，暹罗是十分乖觉的放弃了川圹。

川圹此地属于老挝东北部的交通要冲，有水陆路线通万象、琅勃拉邦及越南。

虽然平原只占了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但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滋养着不少老挝的土著百姓。而且一座座高山丘陵之间也掩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附近有铁、锑、锌、银、铜、砂金和煤矿。自古就是富饶之地。

老挝属中生代褶皱地形，其地质结构基本上是由三叠纪末至侏罗纪初的印支大地运动时期形成的海相三叠系地层。那时地壳发生了较强烈的凹陷，

使这一地区形成了诸多的褶皱山系，并有中性和基性的岩浆渗入浅层。这些岩浆中夹杂有丰富的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其中有色金属矿和玉石不但品种多，储量也很大。后世已发现的金属矿就有铜、铁、锡、铅、锌、锰、金；钨、锰等。非金属矿有白玉、黄玉、黑玉、翡翠、蓝宝石、水晶、琥珀、花岗石和石英石等。

老挝北部的西侧与缅甸北部被认为是世界最重要的宝石藏带，老挝北部东侧与中国滇西南被认为是世界最重要的有色金属矿带。

刘暹对于老挝的具体矿产分布点并不清晰，但是老挝的矿藏如何，他是知道的。

打着大秦名头的资金去年就开始进入老挝南北，不管是琅勃拉邦国还是占巴塞。

川圹就是其中一个重点，因为这里是老挝历史上的铁料主要生产地。普洛安矿床，位于川圹省查尔平原东端的普洛安山，有着长达施术里的铁矿带，其中的南坡更是为露天铁矿山，有的矿层厚达

几百米，铁矿品位很高，开采也极为便宜。

川圹普洛安铁矿床和琅勃拉邦的琅勃拉邦铜矿床是大秦在老挝首先投入巨资，利用最先进的矿藏开发技术开发的两大矿产。

后者就在琅勃拉邦市的边上。湄公河畔和琅勃拉邦市塔杜阿码头以北十里的湄公河与南森河中间地区，有着相当丰厚的铜矿储量。

朱槿早上起来围着住处跑了一圈，然后又拿井水洗了把脸，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普洛安招待所的大门。这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两栋二层的小楼家五处农家小院罢了。地儿是很大，也很空旷。

大门前有着一块约二三百平方的夯实平地，作为招待所的门面，收拾得较为干净、整洁。平底北向边儿上有一口水井，有几颗小树和两畦绿油油的青菜。并不扎眼，反而很让人觉得有种田园生活气息。

招待所不远的地方就是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矿

区，在那个地方呆上一天，再回到招待所来，这股生活的气息是那么的美好。

在向外的草地上，一些老母鸡正带着大群小鸡在草丛里觅食，甚至你还能听到招待所后面猪圈里养着四五只正哼哼唧唧的肥猪。也许已经到了例行的早上喂食的时刻，它们一个个都叫唤得很厉害。

一个当地土著提着一大桶猪食骂骂咧咧地走过去喂食，猛然间看到走出客房的朱槿，脸上立刻露出了讨好的笑容：“朱先生，早上好！”

“好。”朱槿也笑着点了点头。

“昨晚您睡得还好吧？”

“三号小院的刘先生，因为施工提前十天完成了任务，心情高兴，请手下的工头在招待所好吃好喝了一顿。没怎么注意影响，今天已经有好几位先生提出投诉了。”

朱槿闻言笑了，这事儿他怎么不知道。昨天他

睡的可不如自己嘴里说的好。

他向眼前的招待所服务员点了点头，“官话说的有长进，用词很准确，继续努力……”

第五百三十一章凋落泥尘的黄龙旗

三月，草长莺飞，大草原上的冰雪彻底看不到一丝儿身影。积雪融化，让草原上的条条河流水流激增。却也让归化城里的满清残余，彻底没有了可阻挡秦军兵锋的天然障碍。绝望恐惧的气息随着暖暖的春风笼罩了整座城市！

秦军此刻弹药充足。从年节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大军固然没有出动，运输部队却一刻都没停歇过。军需粮食，枪支弹药，手榴弹、炮弹，堆满了朔平、凉城的军火库。

只要秦军准备妥当，他们随时都可能进发。满清上下再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刻更能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

慈禧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过来。

不管是朔平还是凉城，距离绥远都是兵锋直指，中间除了和林格尔厅，连座像样的城市都没

有。甚至凉城那里的秦军都能够避开和林格尔厅城，直接杀到归化。

　　慈禧怎么能不做噩梦？满清上下怎么能不害怕？早在二月份就已经有人逃离归化了。年后这两个来月满清都有多少王公重臣瘦若枯柴了？那六王，整个人都要不好了！

　　多隆阿的身体也不行了。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就是慈禧也非常非常不耐多隆阿。军队里多隆阿的地位也下降了很多很多。但八旗新军毕竟是多隆阿一手操练出来的，满清把多隆阿真正意义上削成了白身，却没有赐死。

　　归化城真的要打起仗来，多隆阿还是要启用的。就算是当个参赞。也是物有其用。

　　但是慈禧不想打。她不认为再打的话，满清还有幸免之理。已经到眼下这个份上了。她第一要做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等人的性命。

　　满清王朝的延续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抛在‘活

命’的后头了。

……

但这对于光绪皇帝来说，无论满清的时局如何的突变。他本身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生活路线依旧是两点一线寝宫--书房。只不过是寝宫换了一个地方。

“释氏之学亦主乎心者也，特极心之广大耳。某按：必如《大学》明德、新民，无所不用其极，方为极其心之广大，释氏似不足语此……”书房中，光绪正在咏读着《倭文端公遗书》。

倭文端公，就是倭仁。

皇帝的培养不是靠秀才举人，四书五经只是敲门砖，史书、阐述个人理念的文集。等等都是需要涉猎的。

而现今满清学术上，程朱理学无疑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倭仁作为举国上下尽皆认同的一代理学

宗师，他的著作和思想，自然是满清培养小皇帝的必学课程了。

　　而光绪皇帝人是很聪明的。总体看他的人生就是‘高分低能’，但能取高分，这也证明他在学习上是很有一手的。

　　富礼善是满洲正红旗人，现在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对于聪明好学的光绪皇帝，他是发自内心里喜爱。之前在满清局势还没彻底沦丧的时候，都跟翁同龢一样。抱着教导出一代明君的念头呢。翁同龢作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对于光绪帝的评价可比刺头的同治帝好多了。

　　但是现在，富礼善看着光绪帝只觉得心如刀割。一个十岁，心志尚未健全的冲龄孩童。一下子就要背负着跌入亡国之君的深渊，这是何等的悲剧啊。

　　不过，光绪本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感慨。只见他在停顿了一会儿后，突然开口说道：“富师傅。朕要是像您一样只做个饱学鸿儒就好了。”

“皇上您是九五之尊，注定要执掌天地。怎能开这样的玩笑。”富礼善慌忙摇头道。

“什么九五之尊啊。朕即不能上朝。也不能决定国事，摆在那儿就像尊泥菩萨一样。还不如像富师傅一样可以遨游学海，来得有趣呢。”光绪似是向往地感叹道。“而且大清国势危乎，转眼就有覆亡之危。朕也性命不保……”

“皇上，大清不会亡。您现在还年幼，等您长大了力挽狂澜……”富礼善着急的道。但光绪再傻也不会把这种冠冕堂皇的敷衍放在心上。“朕虽然不知道外面局势究竟如何，可就算皇爸爸他们不说，朕也知道大清快完了。朕可能很快就要流亡草原，比之元顺帝且不如，成为一个彻底的亡国之君。就算长大了又能怎样？朕依旧挽回不了什么。”

说到这儿光绪帝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沮丧又略带些嘲弄的表情。这种表情让书房里的富礼善唏嘘不已，更让门外倾听的慈禧、慈安和七王奕譞心如刀绞。原本打算看一看光绪帝的三人，没想到自己会

在门外听到小皇帝如此的一席话。一直以来慈禧也好，慈安、奕譞也好，在光绪帝面前都极力保持着矜持与自信。也就是维持着原先的架子。她们不管是出自什么样的考虑，都不想让外头越来越糟的形势对小皇帝的心灵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在听到了光绪刚才的一番话后，向来坚强的慈禧亦忍不住用绢帕悄悄擦了擦沾泪的眼角。

“姐姐，七王爷，我有些不适，先回了。”

慈禧不知道该以怎样得心情来面对光绪，她不知道接下去自己该怎么来说话。这种情绪对于慈禧这个女强人来说是很反常的。但这一刻就是这样。

不仅是慈禧，慈安和七王也都不知道该以怎样得面容面对光绪，面对这个刚刚十岁的孩子。

慈禧脚步飞快的走出了院落，却听一个太监匆忙跑来禀告道：“启禀太后，穆图善穆大人求见。”

慈禧心里咯噔一跳。穆图善求见？难道秦军真

打过来了？慈禧都要颤栗了。但她的脸上仍然挂着平静从容的表情。立刻让太监把穆图善带来，片刻后看上去心急火燎的穆图善一个箭步上前，低声奏报道：“启禀太后，前方奏报，凉城、朔平方向秦军有所动静，我驻守和林格尔的五千守军则惧敌恐敌，望风而逃，不战而散，温德勒克西收拢兵马不得，命人快马来报之余，自己已经为罪自尽。”

“什么？！穆图善，你再说一遍，哀家刚才没听清楚。”慈禧平静的笑容刹那间就僵在了那里，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她一再地追问起来。然而穆图善的再次回答依旧是那么的残酷。“太后，此事千真万确。和林格尔的五千八旗四散而去，据报，转回归化的不足三分之一。”

心中又惊又骇的慈禧，只觉得眼前一片天旋地转，差一点当场就晕厥过去。

没有了和林格尔的阻击，秦军可以直接杀到归化城下。而且丢失了和林格尔的五千八旗以后，归化城里的人马还不到一万人。整个归化城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归化城。不仅是王公勋贵，底层的八旗小民也都知道了。毕竟现在还跟在归化的都是满清的铁杆，而皇帝还有三门穷亲戚的，相互之间关系比渔网都要密。像和林格尔的消息完全瞒不住！

上百人汇聚到一处，慈禧、慈安高坐在上首，当中间没有光绪小皇帝。

抱病在身的六王奕訢和七王爷奕譞，以及五王奕誴等宗族王爷全都露面了。但每一个人脸上都惨白无有血色。

“该怎么办？”

谁也答不上来。

拼死抵抗，没人愿意去死。投降，又没人愿意去第一个开口，做那祖宗的不肖子孙。

不过慈禧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也自然有自己

的应对。她把前天才到达归化的《字林西报》的记者巴尔福一块请到了这里来。

慈禧本来对巴尔福没什么感触，一个小记者，根本不以为意。但今儿听到秦军有动静以及和林格尔的消息后，她感觉巴尔福应该另有一个身份。

巴尔福，英国人，同治九年（1870年）到上海经营丝茶，后从事新闻工作。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先后主编英文《晚报》、《晋源报》和《华洋通闻》，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版报刊文集《远东浪游》，现在是《字林西报》的头牌记者。

果然面对慈禧的询问，巴尔福毫不犹豫的承认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

“那你就讲讲刘暹的条件吧。哀家知道现在的大清没有提条件的资格。但我大清至少有听条件的资格。”

“爽快！太后真是女中豪杰。”巴尔福说着一

口相当流利的北京官话，就见他当下就从黑色的西服里取出一封信递予了慈禧道：“尊敬的太后，请先过目这封信吧。”

“这是刘暹的亲笔手书？”

“正是秦帝国的皇帝陛下的手书。”

“刘暹要我们出城投降，真能保证不事后清算？”慈禧再三张口也对刘暹叫不出大秦皇帝这四个字。

“所以请太后放心。白纸黑字，秦帝国皇帝陛下的信誉还是值得新来的。”

‘投降’二字虽然刺耳，但此刻的慈禧与在场的满清所有人都清楚，他们确实没什么条件和立场可以同秦军交涉。

……

三月春风吹拂着脸面。一支绵延四五里长的队

伍正在草原上行进着。

侦察兵打马跑到周军的面前。“报告军座，前方十里就是西林布河。周边没有发现敌军痕迹，也没有看到蒙古的牧民。”

“那今晚就在那里扎营。”

第五百三十二章清扫蒙古，东北总督

满清亡了。在慈禧答应投降的那一刻，在满堂王公勋贵沉默的那一刻，统治祸害华夏二百六十年的满清完蛋了。【算上后金】

周军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传递到张家口，然后在张家口拍电报去北京。这电报线还没有铺进山西。

刘暹拿到电报后畅声大笑，笑的非常放肆。但对于周军提议的，请他亲自去归化城受降却并不感兴趣。刘暹也不认为今日受降满清会是一个多么高的功勋功劳。

在他挥兵打下北京城的那一刻，满清的‘神圣性’就已经被刘暹一刀砍断了。

“转周军，让他在归化城受降。满清的皇室，上层王公重臣及家眷，系数送到北京。其余之人等，暂时押回大同。”

刘暹一言，决定满清现今的命运。他们全部的上层，注定是要被圈禁到死的。

从归化城到和林格尔其实还不到百里地路，但在奕訢、穆图善等人的心里却希望这路越长越好。因为一旦到达目的地他们将极其屈辱地正式向秦军投降，献降书。然后秦军就会大军抵到归化城外，接受满城八旗的投降。然而再长的路终究会有尽头的，当奕訢一行人接近张和林格尔时，城外早就有一队锦衣怒马的秦军骑兵前来接应了。

满清的投降对蒙古的震撼意义很大，尤其是对内蒙古。张家口很快就又来了三旗蒙古王公的信使，表示愿意彻底的投诚输纳。

而这个时候，在甘肃、陕西。大批的秦军骑兵已经策马杀上蒙古大草原了。

等待无数蒙古王公的命运无疑是很悲惨的，在大草原上。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除了喇嘛庙。惟一的土木建筑可能就是王公的府邸。

这些被满清施加了一层又一层枷锁的蒙古王公，生活奢侈，可能每年全部的收入都投进了王府奢华的生活当中。内蒙王公们的常备军队几乎是没有，许多旗的唯一常备军队只是王府的警备队，人数很少，武器也落后。面对两万多秦军骑兵的平推扫荡，蒙古人完全是没有还手的余地。

一批批蒙古王公贵族被俘虏打掉，而事先前投降的在旗王公们则成了牧民的管理者。至少在最初的这两三年时间里，这些蒙古王公。是大秦统治蒙古最好的助手。

他们头上的亲王、郡王、国公等爵位当然不会被大秦承认，就算再封爵，顶多也就是一个伯。他们会成为蒙古改制以后的第一批知县、知府，引导蒙古平民养羊剪羊毛，因此作为经济纽带彻底的将蒙古绑在华夏的战车上。

刘暹很可惜中国古代为什么毛纺织业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如果能跟英国人一样有着传统的毛纺织业，中华北部、西部的边疆问题可能早几百年

前就被解决了。

魏明！

当年跟随刘暹远征新疆的秦军骑兵统领。随张忠奎驻守汉中，在整个秦军夺去天下的过程总，功绩并不多么突出。

就算是汉中秦军对西北多军的战事，骑兵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所以。眼下的内蒙，就将是魏明立下功勋，从新回到秦军第一序列的重要一步。

而在秦军骑兵出发之前，西北地带还有一个‘为王前驱’的李平山。先一步带领愿意跟着他走的宁夏所部多军三千余人进入了草原。

这李平山别看离开宁夏的时候规规矩矩，几近秋毫无犯。可一到了蒙古，那就跟蝗虫一样。扫荡一切。唯一还好的就是杀人不多。只要别抵抗，对于蒙古平民杀戮很少。

所以有了李平山部这个祸害在前。秦军骑兵的出现，对于诸多的蒙古平民来说。不仅不是灾难，反而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大恩人。

再有，张忠奎也没打算让李平山在蒙古祸害多久。这只是起到一个立牌坊、刷逼格的作用。

内蒙古现在的六盟四十九旗的规格可以暂时的继承下来。每个旗，今后的三年中都要大修土路和建立至少一座贸易城市。并且国家工商部下属的纺织部门毛纺这一块，也会专门在各城市设立毛绒、皮革收购点。还有学校和医疗点的建立，贸易集市的建立，一点点一步步的引导蒙古牧民以城市为中心的游牧生活方式。

让诸多蒙古牧民慢慢的熟悉城市，离不开城市。随后真正意义上的蒙汉杂居，然后蒙古汉化，就像原时空的内蒙一样，把蒙古族人口降低到内蒙总人口的20%以下，甚至更低。加强这里的城市化建设，后世内蒙的城市化人口可占了总人口比例的60%。

……

“部队进入蒙古，的确需要一批熟悉蒙古的向导和翻译。那就从满清残余里挑出一部分来。但注意，要有控制使用。至于建立专门的蒙语翻译学校就没必要了。我们要做的是汉化蒙古人，不是咱们蒙古化。”

内蒙地区生活得汉人没有一百万也能找出七八十万来。只不过内蒙太大了，几十万人口撒在偌大的地盘里，就跟撒胡面一样，根本不显眼。而且随着秦清晋北的开战，很多汉人百姓都逃去了内蒙古东部区域。但在留下来的汉人百姓当中征集到足够多的会说蒙古话的汉人，还是轻而易举的。同样蒙古人中也有很多会说汉话的。有这个基础在，单纯的蒙语翻译部队是充足的，唯一缺少的是真正了解蒙古各旗分布和蒙古王公世系，乃至他们相互间矛盾和声明好恶的‘向导’。而这样的要么是蒙古王公自己人，要么就是满清在草原上的官员。

因为内蒙要设置府县，愿意投诚输纳的蒙古王公和其部署作为大秦在内蒙草原上的第一批官员，

现在很大一部分人正分别集中在几个政治培训点里抓紧时间学习呢。刘暹觉得与其让蒙古自己人来，还耽误培训进程，还不如从满清残余当中选出几十人来。

刘暹是很满意魏明的进军速度的。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今年入冬，内外蒙古就都将纳入自己的手中了。而且秦军骑兵兵锋已经即将出内蒙古西部盟旗了，李平山已经投降，就是不知道没有了这个筏子，秦军在内蒙中东部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山西人口迁移准备，进展的太慢。告诉曾国荃，今年至少要迁移一百万山西人口到蒙古去，这个目标中枢是不会变得。”

“而且山西的铁路和煤矿开采，都需要抓紧。这个曾国荃，安定民心很不错。其他工作一塌糊涂。”刘暹对已经赴任山西小半年的曾国荃很不满意。这样的官僚是很快就要被淘汰出大秦官场和政府的。

“皇上，万事开头难。曾大人也有曾大人的难

处。今国朝初建，维稳第一。如果强硬迁移，恐遭受非议。这点还请皇上见谅。

至于曾大人洋务能力差些，但只要能收拢民心，于国朝就立有大功的。”

沈桂芬站出来为曾国荃说话。言语中似乎有些态度问题，这在满清时候可能就要受处分的。刘暹却不怎么严格这一点，甚至还有点纵容官员大胆的说话。不因言获罪！

沈桂芬最初时候是毕恭毕敬，不敢把话说硬了半分。就像对待慈禧一样对待刘暹。可现在半年都过去了，他要时再摸不准大秦朝廷的游戏规则，他也就白在官场里混游了那么久了。

李鸿章被刘暹任命为东北总督，现在人已经到沈阳了。盛京当然要改名沈阳了。就像江宁改回南京一样。

……

时间很快就转到了五月里。正值盛夏的黑龙江依然凉爽宜人，不超过25度的最高气温只能让人微微出汗。新建东北军区，陆军第11师第21旅三营一大队一中队的100名秦军官兵成两列纵队，行走在讷谟尔河边广袤平坦的土地上。在他们左右两侧与前方，是配属三营的骑兵部队，后方则是一溜辎重部队。

随着秦军在东北区域的推进，部队里的马匹是越来越多。秦军以飞快的速度又一次完成了后勤部队的车马化。同时新组建的东北军区中，也开始在步兵营一级建制加大骑兵的比重和数量。

眼下随同部队行进的就是骑兵大队的副大队长金永信，带着一个骑兵中队。与一大队一中队的百名秦军步兵一起，组成了这次北进的先头分队。

满清在东北的官员军队都很自觉的投降了。虽然经过辽宁和吉林的大战之后，满清在东北的部队，主力被歼，残部彻底败溃。但是满清的投降还是为李鸿章省了很大的劲的。

除了两个中队的步骑之外，此次先头分队出动的还有一个中队辎重部队和五十多人的工程兵部队。工程兵部队是一个加强分队，一共五十多人，携带的器具，却超过了整体辎重中的七成。

除此外还有十名跟随实习的军校毕业生，以及依旧上学中的步、骑、工、辎各科学生兵。这些军校生并不参加一线战斗，除非万不得已，他们只是在一旁观摩学习，同时绘制地图。

全部加起来，这个先头分队人数超过了三百五十人，接近二百匹马。就算遭遇了可能性存在的敌人，短时间里也不可能被吃掉。

满清残余的顽匪部队，还没这么大的绺子和胃口。而另外一种推测中出现可能性很低的敌人，俄国人，他们在远东的驻军也没这么大的能耐。

第五百三十三章大秦天下，暹缅布局

在西乡隆盛向北京提起第一次‘请求指导’的时候，秦军在东北部，已经完全掌控了满清原本的控制地。俄国人很识趣，没有趁机跨过边界搞小动作。不过满编只有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独立团，一个守备营的东北军区，兵力还是空虚的很。

刘暹感觉至少要再向东北补充一个步兵师加一个骑兵旅！

现在，就是因为东北军区地广人少，所以才无力分兵对内蒙东部用兵。

大西北已经完全平定了下来。金顺交出了兵权，董福祥任新疆军区司令，王国胜带一个团的骑兵部队进入乌鲁木齐。刘暹没有对新疆的旗人进行回迁、集中看押等动作。当年一同在新疆作战，新疆的驻地八旗也是出大力的。

当年新疆战事里头，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如汉人当中的徐东山、徐学功、孔才、沈廷秀、赵兴体、邓生玉、张和、张兴、张著、马进福等，土著当中的阿克马尔、阿克托比、赫拉特、萨多尔拉、桑扎尔等，以及董福祥手下的李双良、张万会、董福禄等人，都会陆续被抽调回内地进入军校，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教育和培训。只是可惜了勒善，就是当初义勇里与徐东山并列的满人大队长，因为身份，是再也无缘军队了。

只是对比汉地的八旗，新疆的旗人已经好得太多了。

青海和新疆的蒙古王公，藏人头领，土著贵族。对于大秦都是乖乖的低下了头。尤其是青海的蒙藏部族，已经为秦军骑兵部队的筹建和扩张提供了一万人以上的兵力和三万多匹战马了。虽然战马的价格秦军一点没少的给了他们。

这些人的态度很好。当初刘暹万里远征打下的基础。结合现下大秦的兵威赫赫，效果十分的良好。

南北东西商道的恢复让汉中的经济和工业有了死灰复燃的趋势。李楹是陕甘总督。他自然是十万个偏心汉中了。可不管李楹为汉中的工业提供再多的便利条件和资金支援，两年多的空白期也让汉中这个往日中国西部最为璀璨的明珠，丧失了昔日的光辉。

汉中的日后或许会比绝大多数的西部城镇更加的繁荣昌茂，但想回到当年的荣光时，是绝对的不可能了。大环境在变，政策在变，汉中的地势地理终究比不得东部和中部。

四川已经踏平，现在当地秦军最大的任务，一是清剿土匪；二是组建入藏部队。

西南地区受这些年战争的影响。想要重新恢复来，绝非短期就可做到的。休养生息，这是西南三省政府现今最大的职责。虽然滇西南还依旧控制在太平军的掌握之中，但两个月前太平军受到秦军的压迫，内部发生了动乱，一部分太平军逃进了缅甸，一部分则跑去了暹罗。前者让太平军与英军的

通道彻底堵死，后者人数只有五百多人，却十分的骁勇善战。进入暹罗以后，五战五捷，打的暹罗边防军抱头鼠窜。

话说近几年，暹罗军也是在倾力进行着武器的更新换代。还派出军官到欧洲留学，聘请外国教官，组建了两个师。一万两三千人的现代化部队。

其中一个师自然是守在曼谷，另一个师就呆在北方。戒备着太平军，更戒备着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因为朱拉隆功对于秦军的警拒更在太平军之上。

在朱拉隆功眼中。太平军虽然实力很不错，但他们是无根之萍。会对暹罗产生一定得威胁，但绝对没有实力倾覆整个暹罗。而秦军就不一样了。秦军对外的态度很让人琢磨不透，可却也能清晰的分别出秦帝国行事和往昔中央天朝行事的不同。

秦皇在登基称帝之初并没通知暹罗，似乎也可以看出是对暹罗的不满意，不仅暹罗吃掉了半个南掌【老挝】。而南掌按礼仪，那是天朝的属国。

再有就是内心里的一种感觉，朱拉隆功对于秦帝国秦军总有股抗拒。难道是因为天朝的国号影响吗？就是内心的一种悸动感觉！

可现在朱拉隆功没有等来秦军大兵的杀到，等到的是去去五百来人的太平军逃兵。

接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朱拉隆功根本不以为意。他目光更多的是看向缅甸，太平军下一步的动作，对于中南半岛将会有着山河剧变的影响力！

然而北境的战事发展，让朱拉隆功，让整个暹罗上层高层，都震惊失色，张口结舌！

区区五百来人的太平军逃兵，只依靠着步枪刺刀外加少量的手榴弹，就在暹罗北部五战五捷，打的镇守暹罗北境的那个现代化武装师，损兵折将。步枪子弹被缴获了多少就不去说了，光是大炮暹罗军就丢了不下十门。整个曼谷一片哗然！

连暹罗的英国算一块，谁也都没意识到这五百

多太平军逃兵有什么猫腻在，所有人的眼光都看向了暹罗的新军。这些人太不堪战了！简直就是一堆废物。

五百多个只有步枪的逃兵就能打的人数、火力、后勤、地利，一切的一切全都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暹罗新军大败而输，这国家之安危还能靠他们来保卫吗？

朱拉隆功在消息传来的当天就传召了驻守曼谷的那一个新军师的全部营一样军官。

暹罗新军没有旅这一级建制，一个师辖下三个团加师部，有六千多人。

第二天，朱拉隆功带着自己的大臣在曼谷军营检阅了全部的新军。看那军姿气势，这明明是一支强军嘛。怎么跟一支太平军逃兵交手，就败得那么狼狈呢？

三天后，朱拉隆功寻一借口在曼谷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校阅。一时间倒也挽回了一些散乱的人

心。可是南洋司曼谷站的人怎么可能看着朱拉隆功动作频频，自己静默不语呢。很快的，曼谷上下就开始有一道流言传说：太平军逃兵再是不堪，那也是天朝部队。看看现在的天朝大军，这振作了起来后洋夷不敢正视。暹罗小国小民，怎么可能打的过天朝上邦的部队……

所以现在参谋部在暹罗的运作很成功。只等太平军逃兵裹挟一部分人后，再大败暹罗新军一阵，那真正地太平军就可以分出一部分进入暹罗了。

再有就是缅甸，缅甸跟英国的关系越来越僵，可能不久后就有战争爆发了。军情局的触角渗透到了掸邦。

掸邦位于缅甸东部，与中国、暹罗和老挝接壤，其中生活着不少汉人。这块地有一个河南省那么大。一直以来都处于土司领主统治状态。因为死在太偏远了，而中国政府也没有会说当地土著话的官员，所以难于直接行使统治权的时候，就一直施行着土司制，条件是要他们承认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

掸邦与云南有分界线，但这不是边界，这块地儿现在之主权绝对是属于中国的。确切的说他们现在属于太平军的控制范畴。

这些年英国人借着与太平军联系的机会，在掸邦影响力大增，但中国在这里的威信还是根深蒂固的。刘暹让军情局沟通这一块地，就是为了以后在太平军南下后，清理掸邦高原的时候，好有个谱！

因为在这一点上石达开本身做的很不好。控制掸邦这么多年，影响力根本没渗透下去，一些地方比之英国人还有不如。

要不然哪用得了军情局出手！

东南、中南、岭南局势则非常平静。尤其是两广地带，富庶的广东不需去说，那穷的叮当响的，不比云南贵州强哪里去了的广西，现在完全大变样大变样。

人均收入统计绝对是名列全国前茅。

诸多的工业工厂给广西带来了洗心革面的变化。一大证明就是广西的匪患，这里太穷了，又是多民族杂居，彼此大有矛盾，所以自古是匪患不绝。可现在呢？很多地儿都能夜不闭户了。

近代化工厂、工业、商业、糖业，这就是广西的工农商，三项全面发展。加上近来迅速发展的渔业和大批青壮的争相从军，广西的劳动力已然出现了不足。

北圻的京族、湖南、云贵来的青壮，正慢慢融入整个广西的各行各业。

赣南、湘西的剿匪则还在持续当中。

秦军现在有十五个步兵整编师，五个骑兵师，一个炮兵师，多个混成旅、独立旅、独立、守备团营，不算后勤，只战兵，总兵力就已超过了三十万。新兵营中更有数量超过十万人的补充兵，各地政府手下也有无法计数的警察力量。

但这支强大的兵力，主力还都投入到战斗和维持地方的工作，抽调不出大兵来集中围剿赣南和湘西，或者说还要加上四川和东北的顽匪。在新兵入伍，在新的建制组建之前，剿匪工作必须依靠当地警察和守备军、驻军来完成。

所以赣南和湘西的剿匪一直拖延到现在。

东南、江南完全没得说。大秦启动的那么多建设项目，现在都在抓紧时间施工当中。去年秦军的财政赤字超过两亿银元，今年虽然很多地方已经恢复税收，但财政赤字绝对会更高。

“派挺进队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去日本。在给西乡隆盛一万杆步枪、二百万粒子弹。手榴弹、小口径火炮、迫击炮、重机枪都配一些，弹药多给点！”

第五百三十四章张树声一定会大吃一惊！

巴塘。

这是入藏秦军的屯兵、练兵之地。刘盛藻带兵抵到这里已经快半年了，今天刘铭传亲自押运着补给赶来巴塘，要在部队入藏之前，再亲眼看一看部队。

巴塘地处横断山脉北端金沙江东岸的河谷地带，横断山脉纵贯全境，其地形随金沙江走向由北向南倾斜，并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之状。地势走向在昌波河口以上为北东南西向，在昌波河口以下为北南向。北部极高山区平均海拔3300米。中南部高山峡谷区一般海拔在2800米以下。中东部半高山、高山区海拔一般在2800米至3300米之间。

为了较为准确地测量这里的地势地形，刘暹直接从德国拉来了一队工程师。花大钱，请外援，不仅是为了入藏部队，还因为川藏公路是必须修建

的。

已经来过巴塘多次，甚至最初时还坐镇入藏部队。亲自带队在巴塘爬了一个月的山，刘铭传身子骨是可以的。

从清晨出发到现在，汗水湿透了衣背，但精力始终旺盛，体力远不到竭尽的地步。

“弟兄们，从天亮起，我们走了一上午了，大家先原地歇一歇，吃点东西，吃完了翻过山，我们在那边生火吃午饭。”但随着刘铭传一块来巴塘的几名文职军官，却是真的支撑不住了。刘铭传只要在队伍前面这样的喊道，因为他不想得罪这几个人。

这些人官职不大，但手中的权利很重，他们属于宪兵部门的。要是嘴刁了向上歪歪。刘铭传本人不会被麻烦找上门来，但手下的人前程就不保了。

刘铭传归入秦军半年多来。对于秦军最大的一个认知就是——军令如山。

因为军令如山，所以个人势力在秦军中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有的是个人影响力。所以秦军有山头，没军阀。

因为军令如山，所以秦军军机严格，对百姓秋毫无犯。因为你一犯军法，轻的被关禁闭，受处分，重的要掉脑袋吃枪子。

因为军令如山，谁都视宪兵队为畏途。就是刘铭传，半年时间的潜移默化。对于宪兵队也有一种惹不起我躲得起的潜意识心态。

所以刘铭传这么的说。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不喊停，宪兵队的那些文职军官就算累死也不会主动叫一声。

宪兵队自身骨头硬，才会形成如此大的威慑力。就像官场上的一句老话，“公生明，廉生威。”要是自身不硬朗，经不起考验，宪兵队的权力再大，也不会有现下这种让人敬畏而不是恐惧的威慑力。

“刘省三。你这是又嘴馋了吧？虽说一天每人两盒罐头，可你也省着点嘛。而且按照规定，咱们要‘以实际行动来赢得百姓的爱戴’。这一路上山里的藏民我看生活都很苦，咱们待省下点罐头。等下次到了村庄，发给那些藏民。”

说话的是张树声。

北京直接点刘铭传的将，这让张树声心里很不是滋味。直说今上偏向刘铭传！又说刘铭传的运气太好了。清秦大战两年，刘铭传都没跟秦军交一下手。

现在入藏部队真就要入藏了。张树声也随着刘铭传来走一趟。要亲眼看看刘铭传所谓的‘未有之精锐’是个什么样子！

刘铭传很不客气的拧开了一罐罐头，盖子丢回袋子里去。这些都是铁！连着罐头盒一起，都是能回收的。

“皇上可是有圣旨的，入藏部队必须时刻保证营养和热量。行军期间，每天两罐罐头那是必须的。有肉有菜，还有这桃梨橘子苹果杏下肚，才有力气爬山不是。等晚上到了村庄，停下来驻扎不用行军的时候，咱们只要把压缩干粮和炒面分出去也是够的。西康那设立的罐头厂，那就是为咱部队服务的。”

张树声笑笑，并没有吃自己的那罐罐头。出身大族的张树声跟世代务农出身的刘铭传是真心的不一样，那罐头，水果罐头倒还可以，肉类罐头，张树声也就吃个新鲜，真心不觉得有多么好吃。

刘铭传也最喜欢吃那水果罐头，但他吃食有些无肉不欢，所以肉罐头也是很喜欢。

张树声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运输队上下四五百号人纷纷解下新军背囊放在地上，或站或坐的大口吃着罐头。一时间满山谷都是吧唧嘴的声音。

刘铭传大口的吞了一口肉下肚，说道：“振轩兄，你尝尝看，现在这罐头味道是越来越好了！这

酱鱼味道比活鱼还鲜！”

没到十分钟，刘铭传把一罐酱鱼罐头连肉带汤吃了干净，从袋子里把盖子拿回，从新拧好。空罐放回袋子，袋子再放回背囊。

“山沟沟里行军还有肉吃。振轩兄，这新朝也才建立两三年，彻底定鼎更才是一年。和旧朝相比真就能有这么大的差别？”

刘铭传吃完，结果张树声递来的一根卷烟。两人抽着烟，看着后面那埋头吃着的运输队士兵和各自的警卫们，刘铭传感有心发。“咱们现在吃的是真舒服。当想当初！咱们跟随老大人的时候，作为军将，咱们自己的伙食当然是好。可手下的弟兄们哪里有这样的好伙食？那时候，要能给兄弟们顿顿肉吃，用不了曾老九，咱们就能一路打到南京！

你看看现在这兵体格和体力，看看部队的士气，真是个个嗷嗷叫！”

“四川的部队，就素入藏部队的待遇更好，训

练条件也最辛苦。我来，就是要看看你的这支‘未有之精锐’能比川中的部队强多少！”

张树声八月份就要去军校学习了，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

士兵吃饱吃足吃好，每日作训，日日都操练。跟原先的淮军、练军做对比，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张树声已经从内心里认识到了。

他知道秦军就是这样训练的，但是最初时候的秦军伙食方面。肯定不如现在的秦军。所以张树声认为现在的自己所部士兵，已经不弱于同等的秦军了。他现在好奇的就是刘铭传为什么能说那五个字。刘铭传手下的铭军，经过精简和半年多的整治之后，隐隐的比张树声不还要强过一丢丢，张树声已经想不出比这样的军队更加精锐的部队是什么样了！

他三个月前就对手下说：“怪不得秦军打洋鬼子，一打一个准。现在老子的兵打洋人也一样能打赢。”

在上海、东南待过的张树声，见识过租界里的英法军队，三个月前他有了信心战胜同等数量下的洋人部队。

比之通常意义上的西式军事训练更加高强度的秦军作训，几个月操练下来真的把四川的这支湘淮余部改头换面了。

“振轩兄。等你见了入藏部队你就知道了。半年的爬山不是白爬得。那不仅仅是锻炼体格，他们不是山地步兵旅。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砺和淬炼。

部队练到川中部队那个地步后，再想进上一步，淬炼的就是战士的精神、毅力。树立战士们的信念，凝聚一支部队的军魂！”

张树声惊讶的看着刘铭传。精神、毅力、信念、军魂……，这还是刘铭传吗？这些词儿听着是要多西化有多西化。虽然中**队也有信念这么一说，也有士兵毅力这么一说，但精神和军魂，就太玄乎了。毕乃尔跟着刘铭传都十多年了。也没见他

怎么着影响到刘铭传啊。现在是……

“军校将官班的教材里有涉及到这点的。咱们虽然还没去那将官班，但先把教材拿到手是可以的。”

像是看出了张树声的惊讶，刘铭传开口解释道。他才不会跟张树声说实话，不会说是刘暹与他通信中直接写了这段话的。

“川中的部队跟真正地强军相比还差的远呢。”

刘铭传口中感叹着。脑子里则想着刘暹那封信上的话：“神州陆沉，天朝沦落，国人低迷。但生民勇气者不绝。汇之成军，详加操练。暖衣饱食，不出一年即可强军。

届时锻炼精魄。淬炼意志，灌输振兴华夏，再造天朝之伟念，外侮逼压，仇恨分明，即可凝聚信念，贯穿全军。”

刘暹一直觉得秦军要打到有信念的地步不难，但要上升到凝聚军魂，也就是把爱国这个相对空泛一些的概念给加持，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带领下的中国不会长久的受人欺压、欺辱，反而会不断的扩张、扩大，去欺压、欺辱别人别国。

没了这股子劲儿在，等个十几二十年后，又一辈人成长起来，连中**队可能连‘信念’这层次，都难达到。

最后变成一支依靠强大的工业做后盾的火力第一部队，也就是原时空里的美军！

中**队可能会因为某一场战役，某一次艰苦卓绝的战争，让某一部部队脱化成一支具有军魂的部队。但整体上，刘暹认为手下部队是很难达到红朝开国时候的那支大军的。

时局不一样，中国在这个时空根本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创伤；

底蕴不一样，从现在奋发穷追，今后的秦军武

备和后勤，只会越来越好。

刘铭传一开始对刘暹的话是有一部分认可，另一部分嗤之以鼻的。但是亲眼看着入藏部队近来的变化后，刘铭传绝对刘暹说话真心是有道理的。

入藏部队绝对是进门了的。他们的信念正在树立之中，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文化课，军中教习为三千名战士灌输了西藏的重要性，灌输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灌输了英国人对西藏的觊觎！

入藏部队的信念正在酝酿之中。所以他们跟川中部队的战斗力、战斗意志，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张树声一定会大吃一惊！

第五百三十五章在库页岛上

战争进行三年了，楚军、湘军、淮军、多军、八旗新军……，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多隆阿……，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倒在了秦军的刺刀之下。满清投降了，全国都即将归为一统。大秦的陆军可谓劳苦功高，那么他们的海军呢？这些日子里又在做了什么呢？

大秦的舰队在没有了敌手之后，难道只是巡哨海疆吗？才不是呢！

南洋的土纳土群岛，北面的库页岛，西向的冲绳群岛，东边的越南岘港，中国海军本土外围的四个军事基地全都在紧张的建设之中。另外还有台南的高雄、岭南的湛江、三都澳，淞沪门口的舟山，山东的青岛，辽南的旅顺，本土的六大海军基地，算上海外的四个海军基地，虽然总面积有大有小，规格有高有低，施工时间也并不前后相一致，但它们都是在全力施工之中。

而当这十个大小不一的军事基地建成以后，中国海军就真正的有家了。

不然，一艘艘军舰全都一览无余的停在上海、广州、天津，那叫什么事儿？刘暹可从没指望着摆几艘军舰放在明面上，就可以震慑的住欧美豺狼了。他的思想，自始自终都是一切要从实战、保密等军事角度出发。

虽然以此刻中国海军的规模，十个军事基地真心是浪费的不能再浪费了。

再过不久，两艘萨克森级铁甲舰就要回到中国了，届时三都澳的南洋海军主基地也将正式启动，这会是中国海军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两艘大家伙在。香港的英国舰队就真心不成威胁了。中国海军也将真正意义上成为远东的no.1！

待到明年的两艘二等铁甲舰再归国，中国舰队就可以分成两支颇具规模和实力的真正舰队。守卫中国的南北洋了。

然后刘暹会坐等世界海军技术的再一次发展，会积极的跟意大利合作合作……

虽然十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刘暹并不能看清楚。世事无常，中间有太多的变故，会影响到中国的道路。但如果可以的话，海军还是沉默到19世纪后十年再抬头吧！

……

库页岛南端。

亚庭湾是阿尼瓦河的入海口，这里是在日本北海道的北边，海湾宽104千米，长90千米，最大深度达93千米。中国海军的库页岛基地就设立在这儿，开工已经两年。也到了快完工的结尾程度，虽然这里的面积和设施规格根本就无法同三都澳媲美，这里是十大海军基地中最小最简陋的一个。

但这里是秦军踏上库页岛的初始，是秦军开拓库页岛的第一步。而且就是这个小基地的建设和中国海军战舰的到来，惹得俄国人紧张兮兮的，海参

崴俄国远东舰队的战舰也开到了库页岛的北面去了。

从亚庭湾海军基地再向北三十里地，一座崭新的小镇拔地而起。这里一切都是新的，规模不大，居住人口不到七百人。但这座小镇却有一个大气的名字——库页城！它是中国对库页岛的第一步移民。

自从秦军反清开始，日本东京政府立刻甩开了原先身上的束缚，一改自己往日对俄的妥协态度。本来他们抱着自己得不到好也不让中国好过，对于俄国人不断的南侵采取着妥协甚至是配合的态势。但现在看。日本东京政府看到了从新把桦太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对俄态度当然是一改从前。

而且这些年日本人也的确被俄国人恶心坏了。一天到晚的耍嘴皮子，真金白银掏出一份就恨不得想拿回十分的好处。俄国对日本东京政府的贡献，连英法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但是随着秦军对福建攻略的完胜。秦军舰队实

力剧增，日本的态度再度改变了。他们已经不是对俄妥协了。而是彻底的放开了库页岛的南端地区。如果不是秦军反映的够快，亚庭湾这一代都要被老毛子拿下了。

秦海军陆战队在库页城驻兵两百人。配合着亚庭湾的力量。即使俄国人也把战舰开过来了，而且丝毫无压力。

这个时候的俄国远东海军实力还很微弱，甚至可以说，他们像一支内河舰队更甚过像一支海军舰队。铁甲舰都只有一艘跟扬威号差不多的六十年代产的千吨级老舰。剩下的尽是护卫舰、炮艇，对比中国海军主力，完全不堪一击。

一支秦军武装正在原野上行进着，五六十个士兵，外加一批平民赶着的十几辆马车。他们要向多林河前进，据侦察兵回报，俄国人频频在多林河北岸出现，似乎又想生事！

自从秦军进入库页岛以来，中俄两边做过几次接触后，就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双边以

多林河为界。南面是秦军地盘，北面俄国人先占着。

库页城得到消息以后不敢懈怠，经过商量，决定派出一个加强小队的兵力前往多林河畔，在多林河边建立起一座哨所来。以此警告对面的老毛子。

无边无际的丘陵让人看得倒胃口，兼做参谋角色的小队副葛洋扶了扶自己有些歪斜的军帽，又在侦察兵手绘的地图上反复对比。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同时也很好面子，他可不想整支部队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在广阔的丘陵原野中迷路。

朱平山也有些烦躁，他可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不然也不会被被扔到库页岛这个破地方了。那就是因为得罪了人，而人家又不好跟他一个小少尉一般见识，就索性打发到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了。

两年的时间，朱平山丧失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至今肩膀上还依旧是一颗铜星。对前途也不报啥希望的朱平山于是就更肆无忌惮了。那脾气与日俱

增，说发火就发火。

“现在到什么位置了？”朱平山扯开了军服上的风纪扣，略有些烦躁地问道。

葛洋认真的手里的手绘地图，“目前我们应该是在距离多林河二十里左右的丘陵与海岸线之间，咱们该向西南方向行军，现在位置可能距离海岸线不超过十里远。”而哨所的位置距离多林河入海口可有二十多里地呢。

“那差不多还要走三十里？”

“是这个数！”

“还要走这么远。”朱平山自顾自沉吟了一会，然后下令：“全军休息一小时，休息完了咱们再走。娘希匹的。”口中冒出老家的一句口头禅。朱平山下令一班长注意警戒，三个班每一个二十分钟一换。

战士们行军了好几小时，此时也都有些累了。

大家拿出腌鱼干、炒黄豆、压缩干粮，就着水壶里的凉白开，一边吃喝一边闲聊。三十多个平民这个时候忙着给马匹喂料喂水，一些士兵还在一旁帮忙搭了一把手。

　　休息了二十来分钟。突然听得耳边传来一阵闷雷声，朱平山诧异的抬头望天，天空晴朗，可以说是万里无云。正疑惑间，脑中陡然闪过一道念想，我擦，这哪里是雷声，该不会是炮声、爆炸声吧？！四下转头望去，却见葛洋也正一脸惊疑地看着他。

　　两人还没有站起身，就见一班长像兔子一样脚不沾地儿的跑过来。

　　“队长，队长，丫的是一伙老毛子在打一波土著。”

　　“多少人？刚才的声响是炮声还是手榴弹？”

　　“三十多个。没大炮，是手榴弹。”

朱平山挑起了眉，连还礼都没还，直接下令全队集结。“娘希匹的，多林河以南是咱们的地盘。老毛子敢跨界，他们就是挑事的！全体都有，咱迎上去！灭了这群老毛子……的威风。”

再肆无忌惮的朱平山也不敢真的胆大包天，私自挑起中俄之间的流血冲突。所以，只是灭一灭俄国人的威风。甚至连俄国人私自跨界的事儿都不会追究。一条多林河，两边跨界的地儿都太多了。

只要不再对面站住脚，一切休提。即使朱平山他们那个哨所建立以后，都会是如此。

十分钟后。当朱平山带着手下战士以战斗队形从一片低矮的丘陵后出现在战场上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四散奔逃的土著只有十几二十人了，地上躺倒的尸体则超过五十具。俄国人确实是不多，现在分散成小队在跟在后面追击着。那每一队人数就更少了！

“瞄准了打。打伤几个不要紧，别打死就行。”朱平山自己举着一杆步枪，一边瞄准，一边

说着。这是中俄冲突的老规矩。反正在库页岛这块儿，不死人就不是流血。

‘哗啦啦’一片下枪、装弹声，战士们摒气凝神地看着前方。老毛子越逼越近，近到甚至都能看清他们那杂乱军服上的花纹。

俄国人在库页岛上的驻军可是跟岛上的流放犯一样，都是被人遗忘的角色，如果不是这两年秦军挑起了库页岛的争夺。

俄军士兵不少人连件整齐整洁的军装都没有了。穿着打扮是很五花八门的，不知道的都以为是群民兵或是土匪。或者说，眼前的这群老毛子中，真的有帮手的俄国平民在。

库页岛上的俄国人，兵民不分。唯一的区别就是重火力和子弹完全掌控在军方手里。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风中弥漫的硝烟味和血腥味。

第五百三十六章西乡二次请‘指导’！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看着落荒而逃的俄国人，朱平山笑的很开心。不过对俄国人把五个伤兵留到战场上，自己撒丫子跑路的做法就是破口大骂了。因为这就需要他们把人包扎好后再送回多林河的对岸。

刚才的战斗中他们也有一人受伤，不过好在缴获了两匹俄国人的战马，而且还收拢了八个土著，六男二女。再就是缴获了四杆步枪，两把骑兵刀。

朱平山很满意战果。只是当他们再度启程的路上，一连三个俄国伤兵死去了之后，朱平山和葛洋俩面面相觑，这次的事情似乎玩大发了。

此时的库页城一片丰收后的喜悦。土豆的所获让这个刚刚成立两年的小镇子彻底摆脱了粮食需求靠外援的历史。再过一个月，库页岛就要进入冬季了。亚庭湾的劳工们就都要撤走了，军舰也都将撤

走，冬季里严寒是库页岛上一切生命体的最大敌人。

库页城可以自豪的是，今年就算没有补给物资，只靠着小镇一年的农作物收获，库页城里的百姓和亚庭湾留守的部队的口粮，也都能得到满足。

完全是马耕的库页城，每个居民的耕耘面积比之内地实在多的太多了。虽然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要比内地的精耕细种少上一截，可这里面积基数大，几百人耕种的收获，完全能养活四五千人。

初冬很快就来临了，这里的冬天要比中原早一两个月。接下的时间里必然是亚庭湾一年中最为忙碌的两个季节之一。就像原时空中的春运大潮。

会有大量的物资被送到亚庭湾海军基地和库页城的。所以库页城的扩展计划依旧没有半点改变的早计划进行。城中会分出二百来人，前往大图湖。依据那里本来就有的一个转运站，扩成一个居民点。也好让库页城和亚庭湾的联系更见紧密一些。

库页岛上有16000个湖泊。其中少数几个湖泊靠近库页城。旧称是图奈恰湖的大图湖是库页岛南部最大的湖泊，周围环境十分宁静。附近还有被日本人叫做夷丁湖的伊治湖。被一块狭长的陆地从大海中分隔出来。

清晨，两艘百十吨载重的小船靠在了大图湖码头。一箱箱货物装进了船舱，湖面上风浪有些大，因此船只有些颠簸，但这阻止不了运输队的挺进。

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一只海燕在风雨中抖动着翅膀，顺着风向稳稳地飞行着。两艘平底小船随着水波晃荡着。

洪文滨急忙稳住身形，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这是轻度晕船导致的。其实他的情况还算好的。一旁的韩飞是个纯粹的旱鸭子，严重晕船。

来库页岛的时候，韩飞就在船上吐了一路，现在也只能躺在吊床上喘着气**。

与洪文滨、韩飞一路前往大图湖居民点的有十

几人，他们这些人分作两船，全是亚庭湾劳作队里的表现良好分子，同时船上还有几个水手。

最后小船上又下来几个人，是压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蒸汽启动，小船慢慢的离开了码头。

湖面上的波涛逐渐大了起来。两艘船只在波浪中无助地前行着，冰冷的雨水打在船舱里，打在油布雨衣上，打在所有人的脸上。模糊了大家的视线。海天之间一片灰蒙蒙的，视线比之装货时还要差，只有偶尔响起的海燕叫让人精神一畅。

两个小时后。小船到达了目的地，大图湖的北端。这里的水面平静了许多。只有一些轻微的起伏。洪文滨放眼望去，在一片迷茫的雨雾中。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前方与两岸那郁郁葱葱的森林。

水中，一条木质栈桥延伸到湖内二十米远。船长穿着雨衣，站在船头朝这边大喊：“所有人做好准备，准备登陆喽。”

不远处，大图湖边的码头仓库清晰可见。已经有了点时间印记的码头仓库可比身后的居民点更加‘悠久’。它是跟亚庭湾一起见证着库贡城的成长的。

雨幕中，这里的居民点显得非常安静。一点也看不出此处已经汇聚了二三百人。只有汽笛声拉响，居民点内大批的人影赶着马车跑来湖边的时候才能感觉的出人气。

“都别愣着啊，赶快把东西运进仓库，动作麻利点！”

大图湖居民点的长官是一名少尉，如果连上今天抵到的一个班士兵，大图湖据点也有五十名士兵了。

当初开辟水路，是为了给库贡城转运各项建筑生活物资，现在却又为大图湖居民点的建设提供了尽可能地便宜。

两艘船的甲板上变得喧嚣起来，船员将一包包物资从甲板吊到码头上，一辆辆马车装满物资后，向着仓库而去。两艘船很快就卸完了。

自觉身体已经恢复了一些的韩飞，托着发软的两腿上岸。他对船真心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感了，迫不及待地想把双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

下午雨停了。

居民点的劳工、平民以及士兵，在少尉的指挥下立刻就投入近干活当中。

一个月，他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居民点建设出摸样了。等到冬天到来后，这里的大地就会像生铁一样坚硬。

经过连续一星期的奋战，当再一批物资被送到大图湖的时候，最初登陆地点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新修筑的泥坯房屋多出了五十栋，里面还洒了石灰粉消毒。在所有人的辛勤努力下，截止到昨日已经有面积约五百亩的土地被初步清理了出来，这

个主要是清理掉土地上的杂生灌木丛。

外围也多起了一道木质的栅栏，这是库页城要求的。将来冬天到了，只需要在这些栅栏上浇泼上冷水，就会形成一道坚固的防护墙。

这里的人和士兵都多不知道，随着朱平山搞出的那场‘流血冲突’，多林河一代中俄间的气息猛地紧张了很多很多，俨然是要一触即发的态势。

虽然最终打起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图湖的居民点初步计划是要有一千居民的。就像库页城建立的时候，直接把居民定到了五千人。所以在严冬来到之前，这里一直都在不停地忙碌再忙碌。

“库页岛就现在的粮食产量言，至少能支撑五千人生活。而且这里的渔业资源丰厚，土豆泥伴着红薯米，加上一条腌鱼，比内地一年到头见不到两顿荤腥的日子好多了。

这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中生活着数不尽的紫貂、银鼠、伶鼬、狐狸、水獭、棕熊、北极鹿、香獐、野兔和松鼠，他们的皮毛很值钱。

并且这里还有那么丰富的煤矿支援，露天煤矿，有着大量的无烟煤。只要有人，库页岛立刻就能产生出滚滚财富。

国家只看库页岛的战略意义，是不对的。”

当冬天的气息来到时，库页城的守军指挥官，一名少校衔军官来到了亚庭湾海军基地，对着即将带领舰队回国的邓世昌如此的说道。

与精力关注于海军基地建设的海军一系不同，少校更期待库页城的发展。虽然他出身海军陆战队，也算是海军一系。但是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的少校要为自己日后打算了。

他退伍以后如果提出留在库页城，那么库页城开拓区行政长官的位置，这里没人能争得过他。人不为己，会天诛地灭的。何况库页岛真心有着极大

的价值！

时间进入到十月，整个北国已经完全被寒冬吞没。抵到拉萨的入藏部队，刘盛藻自来得及发出一封奏折，大雪就隔断了两边的关系。

今年内蒙草原上的王公贵族，经历了数百年来最惨痛的一次清晰。多少个传承悠久的家族消失在了蒙古草原上，十四个叛徒窃取了整个草原的权利。纵然他们的权利归属于北京的赐予，可对比那些消失了的家族，这些人的‘识时务’就太有价值了。

大秦又要走过一个年头，而每过一年，大秦的根基就会在中国大地上更深一层。

无数的基层官员就像密密麻麻，若天上繁星一样多的触角，伸进整个国家的最基层。

税收部门在册的田地数量比起前清时候真心的不可同日而语，两边那数字相差太大，后者只刚刚超出前者的三分之一。晚清时期，满清的根基被士

绅阶层侵蚀的太多太多了。

工商业初步发威。两广、福建和江南，四省半的地盘的商税、印花税等，已经超出了全国农业税的一半。虽然现在全国的农税并没收起。

盐税、海关和工业利损，全部都算上，新秦四年前三个季度的税额已经超过了光绪元年时候的满清。但前三个季度的财政赤字却半点不见减少，近一百八十亿华元。刘暹真心觉得自己钱包里的金山银海在向着金丘银湖转变。如此剧烈的财政赤字，能不能支撑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彻底完成，刘暹心里头已经在打鼓了。

朝廷手中的不动产在急剧减少。刘暹最近已经在浏览国债方面的知识了。

拜之前的军情处在日本发展的下线所赐，财政部和华夏银行在日本的行动比较顺利，年关前后可见分晓。

成功地几率是非常大的，因为日本东京政府根

本没有半点察觉。

现在的日本两方都在全力以赴的厮杀战场。西乡隆盛前不久又向刘暹提出‘请求自导’了。

第五百三十七章西北新风，政经一体

甘肃，肃州。寒冬凛冽！

这座临近嘉峪关的城市在冬雪之中显得十分安静。天太冷了，城里的人也不想活动。而且原先肃州破烂的城市中的那两条街市，如今在经济上已经被逐渐的被边缘化，城里本来就不多的商户们被吸引到了北门外开店做买卖，老百姓和当地的士绅富户也渐渐的习惯了这个新的市场，不管是买东西，还是闲着无事的散步闲逛，北门集市可买的东西，还有购物的环境上都比老州城好多了。

肃州本来有的几户手工业匠人全部歇业关门了，包括为数不多的铁匠铺。他们的产品和西北百货根本无法相比，甚至在价格上也是完败。所以在为期一年的自由竞争中彻底的落败。但他们现在过的却比原先更好。因为西北百货是有保质期的，这些手艺人大部分都被西北百货给收入编制里去了。而对于这些手艺人本身来说，加入西北百货一是收入稳定，薪水不薄；二是西北百货属于秦氏财团的

下属公司之一，而秦氏财团则是大秦的皇家财团，有‘小内务府’之称，进了西北百货就等于进了秦氏，等于是给皇帝老儿做活，那是很有面子的。

州城里唯一还显得稍微热闹些的地方，就剩下恒康堂了。因为恒康堂的赵掌柜非常识趣的在西北百货进入肃州的第一天，就投诚输纳，让恒康堂异常顺利的成了西北联营药店中的一员。一年来规模是不断的在扩大，还添了许多外来的药工干活。

药材成车成车的运进去，运出去的就是一箱子一箱子的成药。

这些药在肃州本地的销量并不是太高。毕竟这里的百姓贫穷，而且中医中汤剂更多。年中盛夏时候。就在很多人暗地里嘲笑恒康堂得不偿失的时候，一支军队的到来让恒康堂积攒了小半年的成品药全部拉空。原来这才是‘西北联营药店’的底气所在。

恒康堂。发了！

后来传出，恒康堂得到了江南胡庆余堂的一些药方，主攻诸葛行军散和避瘟散等低成本廉价药。这是军中的必备，而且在兰州等地卖得很火，甘肃东部的那些联营药店自己生产的成品药根本是供不应求。特别是价廉物美的避瘟散，在兰州等地许多人是人手一瓶的带在身上，成了盛夏常备的平安药。

在肃州老城中，恒康堂算是惟一的一家除餐饮住宿之外，消息良好的‘企业’了！

那赵老板还成为了肃州下半年开启的谘议局议员。常务委员之一。可谓是春风得意。

也因为这样的‘事实’，肃州本地本来对西北百货和秦氏进入西北抱着排斥心态的当地士绅也转变了态度。

这皇家真是善财童子啊。

县里面脑子活络些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说拿开车马行的林长清吧，原本车马行只是半死不活

的熬着。huihui暴乱对西北经济民生损毁的太严重了，根本不是十年时间就可以恢复的。所以西北的商业也变的很不起眼，很不起眼。车马行是靠贸易发展的，林家的车马行好死不活的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呢。结果靠着西北百货，林长清短短一年已经将车马行全部换成了四轮马车。虽然传闻林家对西北百货欠了很大一笔钱，但林长清真正占到了肃州士绅的顶层，当地人谁也不敢轻视他。和恒康堂的赵掌柜一样，两人成了肃州本地为朝廷鼓吹的号手代表。

很多人的心思都开始活络起来了。一些人已经在想用什么法子可以搭上西北百货。乃至它背后的秦氏了。

肃州的中枢所在自然是州衙，整个冬季里也无精打采，大门紧闭。看门的一队警察也躲在门房里烤火。毕竟这里是民生凋零的肃州，不是繁华兴盛的江南。秋收过去以后。本地的官府只要把眼睛盯向北门集市，不让那里的商家偷税漏税了。一切就ok了！

肃州，不，整个酒泉，整个甘肃，现在的衙门都是在吃财政饭。靠本地的税收税赋，连他们三个月的工资都发不起。

就个人来说，这里的官员无论高地，每个人都过得比东南同僚更舒服的。事太少了！

徐行是肃州教育局的局座大人，他是当地少有的进士出身，西北投降的时候他在兰州当官。作为孔孟子弟，徐行对于现下的大秦朝是很无爱的。

科举虽然还有，却已经不是孔孟弟子的‘专业’了。官府下乡，触角甚至勾到村寨，在徐行看来又是绝对的冗官之举。尤其是新式教育制度颁布下来，那些新式学校就像扎紧肉里的针一样，让徐行痛恨不已。

不过作为州局一级的官员，徐行的小日子过的是很不错的。他的俸禄，每个月是一万华元，再加上补贴等，最终能拿到12000块。

这华元也是徐行对大秦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

在饱读诗书的徐行看来，这所谓的‘华元’就是明时的‘宝钞’而已。一经有变，就将动摇天下。把纸币看作新朝的贪婪罪证。

不过徐行是不会做出头鸟的。虽然不是白花花的银子，可是拿到西北百货是什么都能卖。而西北百货还只认纸币，银子在那里也不能买得到东西。

当然，这在徐行眼中就是一种‘双簧’一样的存在了。

徐行内心里对这种‘伪钞’是不屑一顾的，只把它作为‘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夫人和儿女，爱死了华元。有了华元她们能在西北百货卖到自己所向往的一切！

梳妆台、穿衣镜、香水、化妆品，华丽鲜艳的布匹，美味的糖果……

对于贫瘠穷迫的西北之地，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阻挡的诱惑。

而徐行本人呢，在他喜欢上烟卷这种味道淳厚不冲鼻子，吸取又很方便的东西之后，他手中的‘伪钞’也有了价值的体现。北门集市不管是西北百货，还是别家卖烟卷的铺子，都只收这种钱。

而且徐行还知道他的顶头上司，主管教育、土地、城建、卫生等部门的地二副知州陈云鹏，这位也是进士出身，生性喜爱字画。西北百货开业的当天，陈云鹏就成为了这里的忠实顾客。因为西北百货有全西北最好的笔墨和纸张，有全西北最全的字帖和画本。陈云鹏最初的两个月，不仅手头的俸禄不够花，还成了全酒泉第一个一次在华夏银行酒泉分行兑换一百两纹银的‘冤大头’。

一年的时间，西北百货和华元不断冲击着肃州本身的经济，现在这种纸币已经能够通行肃州绝大部分的镇子了。

徐行作为一个潜藏的‘敌视’分子，也曾经尝试着从新抽回旱烟。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人习惯了生活享受后，再要变回从前就变得很困难。他重新抽旱烟的企图不到一周就失败

了。又辣又苦，还尽冒烟油子，对于抽惯了卷烟的徐行来说堪称折磨。最后直接把旱烟杆一甩，然后老老实实的抽卷烟了事。

西北百货带来的便宜，他没有勇气拒绝，但是接受下来——他觉得自己陷得是越来越深了。不仅是他，也包括全州上下的所有僚属们。

这天，天气晴朗。徐行走出衙门，打算往酒泉书院看一看。

酒泉书院是肃州的老字号书院，鼎盛时候在整个甘肃都能叫得响亮名号。为明嘉靖间副使汤宽创建，后来废弃。前清乾隆初年，肃州知州黄文炜重建于文庙旧址，将其舍一分为二，一课成人，一课蒙童。择州学教官2人为师分教，月课而岁程，每月束修饮食约需银300两。筹资购田买屋，其田租赁资以充膏火。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州徐浩重建。建有敬业堂、乐群亭等。选郡中士人20余人肄业，延师授教。

虽然肃州的新式小学堂和中学堂各有开设，但

是酒泉书院的影响力还在，而且在徐行明显的偏心之下，酒泉书院的软件设施有多么大的提高说不清，但是硬件设施，也就是学田和‘财政拨款’，可是比之历史最高都要高的。毕竟肃州现在是人少地多，多给书院划一些土地，并不惹人眼红。

书院的山长陈舒绍也是个最方正不过的夫子。是徐行从一帮‘当地名宿’中特意挑选出来得。他不是整个肃州文名最盛的一个人，但绝对是最正直严厉的一个人。而且对新学抱着排斥态度，不然陈舒绍就算做不了州官，三个月培训后也能到下面的县里为官。这一点上徐行是很自惭形秽的，因为他内心里虽也抗拒新朝，却不敢有半分反抗。那三个月的培训是乖乖的去了，最后考试成绩还相当不错。

陈舒绍却是直接拒绝！

徐行一切的动作都是想让定位为‘中学’的酒泉书院能彻底的压住新学一头。可是，现实证明，酒泉书院在今年的一年中虽名气还在，还依旧是肃州教育上的大龙头，但它并没将新成立的肃州第一

中学堂彻底给压住。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也要出来了，中学一级的考试没法具体的评价，因为两边的‘课程’有太大的不同了。但是蒙学，也就是小学这一块，国文、数学两科，那就有的一比了。

徐行要到‘自己地盘’看一看，给‘自己人’打打气！

第五百三十八章中国威胁论

海南。

与西北的冰封天地不同，海南依旧是温暖如春夏的美好。

朱和英跟徐行一样是教育局长，他这个昌化的教育局长还只是一个县级，但是看朱和英出入之做派，四轮马车，前后办事员，这架子比酒泉的知府都要大。

朱和英一点都不在意昌化的老县学，他的思想和徐行是两个极端，目光早就从县学转移到新学，甚至已经看向了本地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看向了本地贫民孩子的受教育水平。这将是未来教育系官员出政绩的两**宝！

今天他来到县学的学田视察，完全是走马观花，人坐在马车里能不下车是绝不会让两脚沾地。

昌化县学的学田并没扩大，还是原先的五百亩。不过这五百亩田地已经不完全种粮食了。昌化作为海南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石禄铁矿的所在地，在这里居住的工人和劳动力，其密度就是琼州府城都无法相比。而且石禄港口的开辟也让昌化本地的发展有了无比的推进力。

县学就在昌化老旧的县城里，学田在县城外，靠近石禄港口，用这样的好地种粮食，效益比不得种蔬菜瓜果的十分之一。

所以，边看县学在学术、课程上还抱着前清时候的老一套，在学田利用上可是与时俱进。瓜果蔬菜，一年的收入比县里的拨款都要多出几倍。所以县学虽然不被朱和英重视，但自身经费和耗用上是充裕的。

朱和英最后看了一眼学田北头那片院子，一间间的大瓦房。透亮的很。里面有晒场、有厕所、有牲口棚还有水井，一应生活设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布局的很是合理，使用之方便都是前清时候昌化之地不能想象的。里头住的是学田的佃户。一共有

十几家。

马车咕噜咕噜的往前走，路上遇到了一辆旧式马车，拉车的老马老的都要掉毛了，车上装着两个封着盖子的大木桶。远远得飘来一股说不清楚的气味，朱和英立刻捂住了鼻子，他知道那玩意儿是什么。

……

就在朱和英视察老县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个英国人已经来到了昌化五所小学之一的石禄镇小学。

艾布特来到远东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但他一直都呆在香港。他所在的洋行。每年最大的对华交易除了原先的鸦、片以外，就是把秦军生产的自行车、三轮车等运去南洋和更遥远的印度。

他这次来海南，是因为他听说中国人在海南种植的橡胶成功了。这已经是海南橡胶园的第三个年头，橡胶树苗的成活率还在97%以上，这当然是成

功了。

而如今的橡胶又是高档自行车、三轮车等必需品。艾布特所在的洋行在对华的鸦、片贸易被彻底断绝以后，车行贸易就成了洋行的一大支撑点，是必须要重视的。

所以艾布特来到了海南，来到了昌化。因为昌化的橡胶种植是整个海南第一位的。

作为一个往昔的鸦、片贩子，艾布特对眼下的中国政府是万分反感的。他更不愿意接受中国如今的地位。

英国人在阿富汗的形式十分的不妙，中英即将开启新一轮的谈判。

艾布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几年前还是一群‘猪猡’的中国，现在竟有了跟英国人讨价还价，有了要英国也必须尊重其利益的资本。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在参观种植园后回来的路上。艾布特路过了石禄镇的小学。这个镇子是非常在繁华的，以艾布特的眼光看，石禄镇街面的繁荣比之昌化县城都要胜过一筹。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知识的传承和传播。艾布特走进了石禄镇小学。小学的校长见到一个洋人来参观。还非常高兴的派人给艾布特做引导。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坐下！”

艾布特来的很是时候，他完整的看到了小学上课的全过程。这个石禄镇小学只有四年的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四个年级段，最高年纪更是只有一个班二十多名学生。

但他们是昌化这片古老土地融入新时代的种

子，是海南未来的精英和骨干。

简陋的白坯木，简陋的教师，讲台上的老师最大不超过三十岁，穿着蓝色的土布短装。新式小学的老师很少有穿汉服的，虽然他们家中肯定都会有汉服。但在平日上课时候，那绝对都是短装。

班级里雅雀无声！这让艾布特对于这所小学有了第一个印象，纪律严格！

这所学校里面没有女老师，班级里没有女学生。

在中国，女老师就像女公务员，商场女职员，教育系统的女校一样稀少。中国正在改变，但一步迈不过两千年的束缚。中国需要时间。

这所小学的教师象极了后世天朝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小学。简陋的白色石灰墙面，木制的窗户，没有油漆的白坯课桌椅。连教室后面那块专门用来出黑板报的那块简陋的黑漆木板也那么的神似。

艾布特还看到教室四面挂着画像和宣传语，那是中国的名言名句，但他不认得。他只能认识其中的几个中国字，根本连串不起来。

当这一节下课后，铃铛敲响，艾布特惊奇的看到一个穿着秦军陆军制服的人出现在了学校的操场上。

他走上几步刚想打招呼，但陪同他的人和这个学校的老师阻止了他，并示意他不要讲话。因为下面是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的课件会操。

操场设施简陋，但面积宽广。还有一座旗杆台，高耸着十米高的木质旗杆。

艾布特下一刻瞪大了自己的眼睛，他不敢相信的揉着自己的眼睛，上帝，自己看到了什么？那每一间教室的门口都出现了排成双列纵队行进的学生。一个班就是一个纵队，犹如一条一条长龙，整齐不乱的着向操场中央而来！

各个班级的纵队由班长带队，一队一队的向操

场上齐步前进，所有学生按照班长口中口号的节奏行进。步调一致，队形整齐。看上去完全是一支缩小版的军队。

其中一个班级的排头学生高举着一面红色的三角旗——艾布特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身边的洋行贸易伙伴和老师却知道，这是每周纪律总评分优胜的锦标旗。获得的班级可以在本周内获得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

每个班级按照一定的路线行进。行进中的各班级纵队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操场，队伍在进入操场后合并成一个不怎么规整的方阵。之所以不规则，是因为每个班级的人数有多有少。

艾布特震惊的看着操场，接近二十个班级在同时运动，那么多纵队，而且是多方向的行进，竟然可以在操场和道路上彼此交叉行进，而不相互碰撞扭到一块。就是香港的驻军也打不到这种水平吧？

虽然英军在经过针对性训练以后，肯定能达到这种成都。但眼前的这些人只是孩子。他们最大的

可能才十一二岁，小的才六七八岁。

“这是一支军队！”艾布特在内心里高呼着。欧洲的陆军可刚刚从排队枪毙的时代走出来，对于欧洲人言，队列的整齐与否就能代表一支军队的水准。眼前的这一切如何能让艾布特平静的下来。

所有的新式学校实行的都是准军事化管理，学生有体育课。从上学之初就开始操练他们的队列，就像原时空中的那样，日积月累，每个学生都会被操的很成熟。

列队、齐步走、齐步跑、站军姿，就是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几个月操练下来，现在也很像模像样了。

如果是中学，开学前还会有一场军训。条件允许的话，还会拉到附近驻军营地来次实弹射击。

艾布特如果是到了汉中、广西，秦军的老根据地，看到那里中学生的会操水准以后，跟定会高呼这是军校。

“第一套广播体操！预备……”

随着喇叭里的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几百人跳起了广播体操，瞬间就把刚才艾布特内心受到的震撼给冲淡了不少。这里毕竟是普通小学校，不是少年军校。

下午放学，艾伯特婉拒了校长吃饭的邀请，自己在学校门口看着一个个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校门，然后等候的家长从老师手中接过孩子。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以飞快的速度四散而去。

学校门口的人群说话聊天，很松散，但松散之中也有一种纪律的约束。

艾布特内心里怅然若失。中国新政府刚刚成立三年，如果这个时间变成三十年，如眼前这样的还是遍布中国大地，这个国家的战争底蕴实在雄厚的无与伦比。艾布特很清楚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

一旦全国动员，来一场决定命运的国战的话，那代表的会是以‘千万’来做单位的庞大军队。

艾布特无声无息的来到昌化，又无声无息的离开了昌化。一切都似乎没有变化。唯独艾布特身边的人知道，艾布特一趟海南之行以后，整个人猛地一下不再蔑视、轻视中国了，而转变成了种赤果果的敌视！

艾布特成为了‘黄祸’论的坚定支持者之一。认为中国是比美洲对旧大陆更具威胁的存在。这算是‘中国威胁论’吗？

第五百三十九章成均公学参观记

北京城又下了一场大雪。

整个zn海一片银白，瀛台湖面冰封，被白雪一铺，恍若宫殿坐落在了一片旷野当中。时间即将进入腊月。成均公学不久后就将迎来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了！

翁同龢公学校长的职位做的非常好，可惜的就是公学校长非公职，他把自己头上的顶戴乌纱给弄丢了。国安部好好的盯着翁同龢呢，翁常熟那张半年来不知道哭丧、落寞了多少次的脸，可给了刘暹不少乐趣！

范德榜、张守炎等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让李鸿章、沈桂芬为首的旧官僚一系险些笑破了肚皮。而当初信誓旦旦要献身‘教育’事业的翁同龢先生，也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跑门路，期望着跳出成均这个大泥潭了。

刘暹准备过年后就让翁同龢挪一下位置，成均公学还是让张文虎做校长更合适。

不过翁同龢要想上位更高，首先要给刘暹交出一份好的答卷来。看一看成均公学今年期末考试的成绩。

……

“皇后可准备妥当了？”

“回皇上，皇后娘娘还在打理中。”

刘暹今天准备到成均公学去一趟，皇后自然要跟着去。好见见她那刚离开皇宫不到三天的宝贝儿子。成均公学是住宿学校，无论身份，一周五天都要呆在学校，然后两天放假回家。今个是星期三，或者说是水曜日，后者在中国民间有一定深的基础，甚至原时空21世纪。日韩朝鲜也还在用七曜日表示一周的七天。可刘暹的意思来自后事，习惯了原先的语言表达。只是对于传统不加干涉。

他在成均公学开学之前来过那里一次。参观了休整后的学校。但空荡的学校和运转中的学校是完全不同的。今天，当是刘暹第一次走进成均公学。

马车从zn海驶出。周边数十近卫或是骑马，或是乘坐马车，四周拱护着，暗地里更有大批揣着手枪的便衣活动在周边。

跟随着刘暹周边的臣僚有王闿运、潘祖萌、吴大澂、陆润庠四人，这四个人不管此刻官职身份的高低，在此刻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饱读诗书，文名鼎盛。

潘祖萌在前清兼任国史馆总裁，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三十年。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

王闿运，经史大家，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等10余种，上百卷。同时在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了《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

志》等多处地方志。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同时还是一代诗文大家，当今诗坛头领。

吴大澂。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苏华尤善画山水、花卉，精于篆书。为吴地文坛领袖人物。

陆润庠，能书法。擅行楷，方正光洁，清华朗润。意近欧阳询、虞世南笔法。

刘暹并不知道现在只是自己侍从之一的陆润庠，在原时空历史上连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宣统三年皇族内阁成立时，更担任了弼德院院长。也是晚清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他只是瞧着陆润庠有才。为同治十四年状元，且为人俭朴，所以提他做了自己身边的侍从之一。

他还不知道，如果不是自己的出现，潘祖萌再次两年就会是军机大臣了。

更不知道吴大澂在原时空里也坐到了湖南巡抚。甲午战争时候还自筹部队请命战场。

他只知道今儿自己带着四人来成均公学，就是要借这四人的嘴，公平的评判一下成均公学的水准。

大秦已经一统汉地，在东北、西北和草原上的掌控力也与日俱增。新朝政治上得分失分，不需要这些大臣们来评定。诸多的老百姓，那么多份报纸的评说，足可以看出新朝这几年施政的成功。

清剿土匪，兴工赈灾，救济流亡，开拓新土，兴修水利，修桥铺路，奖励工商，兴建工业，扶助贫农，开拓贸易，兴办学校，普及教育……这些不无都是耗费巨大，对朝廷财政等来说，短期里没有多少收益的事情。

新朝都办了。办的还都很漂亮！

刘皇帝的威严正在一点点积累在所有人的心

底。这是朝臣平民对新朝的认同和拥护。

刘暹现在已经不怎么忙了。政务交由内阁处理，而军事，俄国人正在鼓起最后的一点余力在阿富汗跟英国人顶牛，根本无暇顾及蒙古、东北和西北的大变。或是说他们虽然看在了眼里，要管要插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年皇宫里又多出了两个皇子，一个公主，就似乎也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公学门前，翁同龢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博带宽袖，头顶纱帽，一改基层新式学校那无限近似于中山装的教师工作服。成均公学的老师全部都是这幅打扮，连同学生也多是穿汉服。

因为成均公学地位特殊，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整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稳步改革产生影响。因为外人会把公学老师的短装打扮，看重朝廷的意思。

在中西思想碰撞和冲突激烈的现在，刘暹一点都不想在这点上找茬。而且翁同龢这家伙是一个标

准的保守派，对于政治的改革他不会反对，但对政改的速度却持稳重态度，如此就已经可被说做保守派了。

刘暹要敢下令成均公学的老师一律穿短装，他第二天就会辞职！

在翁同龢的领导下，成均公学老师阶层为彰显师德尊严，那是一律穿着汉服的。即使夏天里一个个热的汗流浃背！

随之而来的还有每天强制性的签到，工作制度和工作量的定量化，上多少课时都有着硬性指标，无特殊原因不得缺课时，除了课时之外，还要有科研工作量和行政工作量的细化考核指标。

总之，翁同龢在意识到自己被涮了一把之后，决定在‘坑’里面继续做花活。

“草民见过皇上皇后。吾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

刘暹与张妙彤下得马车，就见这位翁校长带着身后左右雁翅一样儿一列排开的成均公学四大金刚：副校长张文虎、副校长杨守敬，教导主任张树桢，总务主任姚哲。

两个副校长不需要多说，张树桢则是张守岱的亲儿子，今年刚刚三十岁，是皇后坚持放到成均公学里的人。本来刘暹是想把他调到身边，锻炼两年，外方到中枢衙门里再历练历练，然后就能下到州府做亲民官了。但张妙彤坚持要他去成均公学，而对刘盛一万个看重的张氏，也情愿让张树桢放弃官场，来做这个教导主任。

总务主任姚哲就是刘暹的人了。负责成均公学的一切保卫工作，以及平日的会操、体育等。

这四大金刚和翁同龢构成了目前公学的第一阶层。此外的诸多老师，刘暹事先做过吩咐的，不让兴师动众，自己要看真实的学校。那些老师连今天刘暹驾临公学都不知道。

一进入校门，便见一座半人高的石头基座，上

面树立的却不是孔老夫子，而是一个大大的地球。刻画的极为惊喜，中国的版图自然是放在最中心的，其他各国疆域、位置清晰可见。

同样，这个地球上也刻画了纬度、经度。那么多知识和称呼都学欧洲了，经纬度也不至于另开旁门。

学校里铺着青石板，道路两侧都是栽种的行道树木，一些小松柏虽还不算高大，却郁郁葱葱，给冬季的校园增添上一道亮眼的绿色。

花圃、草地，中间点缀着几块石头，几条长椅，布置简洁又雅致，颇具匠心。

想像一下如是到了春夏，灿烂的阳光下，鲜花竞相争芳吐艳，清风吹拂，坐在这样的校园中心旷神怡。

甬道的尽头，正是拥有400米环形跑道的大操场。为了建设这个操场，当初可是扒了尚衣监不少房子的。

此时正是十点一刻，是成均公学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后的课间操结束收队的时间。各个班在完成了最后几个动作的队操之后，各自收拢队形整队回班。

穿着统一汉服的学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队形严整朝着教室走去。看上去很是像一会儿事儿。只是穿的是宽袖博带的汉服，看起来那气势绝对没有短装时候强烈。

王闿运、潘祖萌等人都习以为常。大秦新式学校，治学如治军，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寻常小学都如此，更不要说皇族所在的成均公学。

而这样做的好处，也不需要多说。培养孩子的自主性、纪律性，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等等，早是耳熟能详。

上课的铃声响了起来，刘暹起身伴着张妙彤走出了校长室，既然来参观，走一走，看一看就是必须的，听课就是必须的。

“到二班去。不要惊动孩子，翁同龢留着，其他人都散了。”

刘暹没去儿子所在的一班，那一班是整个公学最抢手的班级。几乎全部重臣重将家族的适龄孩童都在那个班级。四十七个名额，除了刘盛以外的四十七个名额，当初不知道涉及到了多少位朝中大人物。

第五百四十章《少年中国说》

教室已经经过了改装，在两侧墙壁上都开了两个大大的窗户，一水儿的玻璃镜。

排列整齐的课桌椅的教室给了张妙彤等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对于刘暹，却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还有教室的布置：前后的黑板，黑板上方的大红色标语，后面黑板上图文并茂的黑板报，两侧白墙上的色彩鲜艳的人物画、名言警句，都体现出一种‘原时空’的味道，与这个时代诸多传统昏暗静谧的书斋式学堂完全不同。

似乎是一种更为激烈，也更加蓬勃的气氛，存在于教室中

坐在教室里，可以听到其他教室传来的齐声朗读的声音——但张妙彤、王闿运等人都知道那不是弟子规、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传统启蒙读物。有时候还会传来‘啊’、‘喔’、‘鹅’、‘伊’之类的发音。那显然是已经流传天下的汉语拼音。

教室里坐得满满得，每一张课桌上都坐着一名学生。学生们虽然感觉到了刘暹一群人的到来，对这群人有些好奇之心，但是上课中真心的没谁敢一会儿一扭头的向后观望。

这些人中刘暹还真有认识的，年节时候，zn海举行大宴和晚会，大臣武将把孩子带进zn海，刘暹还是有印象的。张妙彤也有印象，手指点着，指给刘暹看。“这是xx家的三子，那个是xxx家的长子……”

老师讲课也是很活络的。这节是不加入计分的自然课，这老师不但讲，还在黑板上绘图。最后拿出了一套天体来，接着外头射来的阳光。为学生们演示了一次‘什么叫月食’。效果直观易懂。

王闿运等对自然完全不解，看的迥然有趣。张妙彤则因为自己那宝贝大儿子。早就知道了这个原理。

学生宿舍和教师员工宿舍的建筑外形类似，只

是每间宿舍住四个人——待遇是远比不上一人一间的老师宿舍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老师的工作强度大：不但是脑力劳动还有体力劳动，每人每天至少四节的讲课，外加课堂总结、教案，还要批改作业，备课，因而必须有良好的睡眠生活条件。

“这屋子倒还洁净。”

张妙彤对学生宿舍的环境比较满意。王闿运和吴大澂两人也在细细打量着宿舍。四个臣僚中他们两个并没后辈在成均公学里。这成均公学虽然如雷贯耳，两人却是真正第一次进来，更是第一次到学生宿舍看一看。

完全铺着木地板的宿舍比他们俩人家里的房子都要干净。

被子叠的整齐。宿舍陈设虽然简单。但小书桌和靠背椅全都有。并且房间里还有洗簌间和厕所，两个被分开，全部都是自来水供给。吴大澂家里面都还没装上抽水马桶呢。

屋子里打扫得窗明几净，大幅的玻璃窗户使得光线极好，墙壁上还有夜间被使用得煤气灯。

王闿运坐在床上，摸了摸床上的铺设：都是棉布做得，浆洗的干净，洁净清爽。阳台上搭着学生自己动手揉洗的小衣和毛巾、抹布等物。

果然是培养小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富家少爷，豪门公子哥。如果始终长在家里，即使请严师，也最多只在学业上要求严格，那生活上老师还能管着不曾？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有的事都有丫鬟、下人来做。

如此不需要十年，两边的差距就太多了。前者风华正茂，后者五体不勤。五谷不分。

最令参观团的人感叹的是：食堂！

学校的食堂当然是分餐制的。论食物之口味和精美，那是远不能跟家里相提媲美。但学校要求。

拿多少吃多少，不许有剩饭。否则就要受罚打扫餐厅。受罚帮助餐厅员工清晰碗筷餐盘，甚至是打扫公共厕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绅的两首《悯农》，挂在餐厅的四面墙壁上，红色的大字是那么的显眼。

让王闿运、潘祖萌等感叹的还有这里的图书馆。虽然学生才是三百人，但成均公学的图书馆规模有限——翁同龢恨不得把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都给翻印过来。总共藏书超过了八万卷，只是绝大绝大多数的藏书都不是小学生水平的学员能够阅读的。

刘暹已经让人编纂寓言故事和成语故事了，还

有中国流传的神话故事，以及让人翻译欧洲的童话和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

再有就是国朝新成立的自然科学院，下属的文学出版社诸多编辑编纂的科普读物。

不过即使这样，八万卷藏书的规模也已经让所有人瞪口呆了。

潘祖荫是潘世恩的孙子，出身豪门大族，藏书在四人当中是最为丰富的。曾撰《滂喜斋读书记》。曾用三百金购得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册，潘祖荫还对人说：“此世罕见本，我买得便宜。”收藏极富，所藏图书、金石甲于吴下。

但是八万卷这个数目也直接把他砸晕了。

当然，潘祖荫是没见过刘暹的私人藏书，当初刘暹远征新疆的时候就像把敦煌占了，但因为不是自家地盘，这些年对于敦煌一直是严密保护状态。直到去年秦军控制了西北以后，刘暹才命人去敦煌取出了藏经洞里绝大部分的书籍，刚刚搬运回北京

不久。

刘暹秘而不宣，是准备在明年国家图书馆揭幕时候，直接放出一颗大卫星来。

当看到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图书馆大厅里，密密麻麻的柜子上摆满了书后，王闿运也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来。刘暹一行人在这里逡巡许久，翻看着书架上的一本本书。种类繁多，涉及到天文地理，自然化学，人文史书，哲学辩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其中一套还没编纂完成的书籍被张妙彤等人满口称赞，正是自然科学院负责编纂的《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丛书。现在这套丛书进行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只出了十一本书，市面上根本没有，唯独这里有两套备份的。

对于王闿运等大家而言，此书上的内容堪称上通天文，下达地理，各种学识无一不备——更难得的是，虽然文字浅白短小，却能将各种事物因果道理说得通俗易懂，即使完全对自然化学一无所知的

人也能够看的懂几分。

　　中午，在见到自己的长子，不出意外还会是将来的太子和未来华夏帝国的皇帝之前，刘暹夫妇和王闿运等四人还观看了一场利用体育课进行的班级足球比赛。

　　小孩子都喜欢玩。对比还没能力撂高的篮球，小学生已经可以把足球踢得很顺溜了。而足球这个字眼，在今年的一年当中，并不为人陌生。它们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报纸上，刷一下自我的存在感。

　　蹴鞠在中国于唐宋最为繁荣，但到了晚清时候，不知道多少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两个字。所以刘暹把蹴鞠改成足球，完全没有半点阻碍。足球在中国，的确就相当于一个全新的运动。自然的，刘暹发明了‘足球’，那比赛的规则也被刘暹制定。虽然同时间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现代足球已经有着不俗的影响力了。

　　足球自身作为原时空‘世界第一大运动’也的确有着不俗的影响力，短短一年不到，在政府的默

许和引导下，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大小上百支足球队了。北京城富家子弟和从龙贵胄最多，在大批高门大户子弟爱上了马球和赛马的同时，足球的支持者中同样有一批勋贵子弟的身影。

一群还不到十岁大的小孩，在场地上踢球，也不知道经历了几次比赛了，明明上学还不到一个学期，比赛时候却已经流露出一股强悍的斗杀之气。

这股斗杀之气是少年的勃发之气，是青年的骁锐之气，是成年后敢挑战一切的勇气。

“翁卿！”刘暹满意的点头，对一旁的翁同龢赞赏道：“不错。这学校你执掌的不错。小学生能有如此表现，做校长的你属头功。”

翁同龢都要提到嗓子眼的心脏终于落回了原位。皇上终于对自己做出了一个肯定性的评价了。这凭这个，自己也能跳回官场去。

虽然他知道，如果自己安心在成均公学经营下去。等到二十年后，翁家绝对会从中受取到无法估

量的利益。可他的心就是安份不下。翁同龢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一万个不愿意在这所学校里耗去人生最后的时间。

特别是看着李鸿章在外头呼风唤雨，那让他无比难受！

还有，国朝初立，从龙勋臣武盛文衰，正是他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常熟翁氏，可不能在自己这一代上败落下去啊。

二十年的时间太长，翁同龢坚持不下去。

“父皇，母后……”午饭时候，刚刚从教室门走出来的刘盛就一眼看到了不远处自己站立的父母。

午饭，刘暹在成均公学留下了‘平易近人’的‘传说’之后飘然流去。

再不走，他都要控制不住自己的那张嘴了。他好像装逼的把《少年中国说》背出来啊。可惜他背

不全！更怕留下使人‘代为捉笔’的坏名声。

八股文那种‘高逼格’跟刘暹的范儿不搭！

第五百四十一章日本‘地狱冈’

“轰轰轰……”

“轰轰轰……”

福冈城外，隆隆的炮声又一次打响。这是第几次福冈攻防战了？第五次亦或是六次？反正整个福冈都已经被鲜血浸泡了。

此必死之场合，枪丢弃，不得携负伤者而走。沟中湛满鲜血，田中死尸横列。山树弹痕满目，有如蜂巢，地上遗留弹夹，成堆山丘。以至遗弃死尸，触目悲惨，所未见也！

福冈早已经被日本民间称呼做‘地狱冈’了。

西南藩军与政府军在这里进行的一次次会战，都是以无数日本人的生命作为博弈的。

……

远方穿着黑色军服的政府军士兵逐渐出现在了武藤东四郎的眼中！武藤东四郎摇晃着着身上的沙尘甩掉，刚才的一枚炮弹就在他所处的战壕后数米落下，虽然炮弹是落在战壕之外，但是爆炸的巨大声响依旧让武藤东四郎有种耳朵嗡嗡作响的感觉，身上更是落满了一层炮弹掀起的尘土，以及那沾满了半个上身的鲜血。

那个刚跟了他半个月的传令兵，是没能躲过一劫，脑袋在之前被政府军的榴霰弹弹丸给击中，很倒霉是不是？

这也是士兵们进入防炮洞的一大直接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是炮弹爆炸的震动。

武藤东四郎此时半蹲在战壕里，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充满了硝烟味道的空气，脑海有些空白，彷佛整个世界就只有那些隆隆炮声一样。

他是挺身队第三营三大队的大队长。是最早一批跟随秦军淘金的日本人。

尽管已经参军多年，但是武藤东四郎和很多挺身队军官、士兵一样。还是头一回亲身亲临真正的大场面战斗。挺身队不是秦军，能够跟随秦军征战沙场的只有不到四层的人。这其中还要算上担任留守部队的人。真正有了大战争经验的并不太多。

武藤东四郎最早时候是清理湾湾的土著，然后就是打打土匪而已。那些土匪连后膛步枪都没有几杆，更别说火炮之类的，所以剿匪行动最多是让士兵见见血，最难的是如何找到并缀住土匪的尾巴，并不能让他们体验到真实战争的恐怖。

武藤东四郎往日对于战争的印象，与真正地战争有太大的不同了！

当对面的政府军的大规模炮击一开始后，部守在一线的武藤东四郎大队，虽然士兵们迅速而精准的跑回了一个个防炮洞中，但不士兵们真的被猛烈而密集的炮火给打愣了。就连武藤东四郎这个军官也有些愣住了。

在炮火开始稀疏的时候，他冒着炮火巡视自己的战线，鼓励士气，但是自从距离他不远的传令兵在他的眼前整个脑袋被敲碎，还溅了他一身鲜血之后，他的脑海就有些空白。也不敢再巡视战线鼓舞士气了，缩在战壕底儿，直到现在！

也不知道这场炮击打了多久，隆隆的炮声平息了很多。这时旁边的一个中队长弯着腰小跑过来：“阁下。他们要冲过来了。”

武藤东四郎还有些恍惚，但是更多的还是保留了军官的本能，拿出望远镜，小心翼翼的从战壕里探出头去。从望远镜里他清晰的看见数百米外黑色的人影重重叠叠，政府军的步兵确实要发起进攻了。

并且他还发现，政府军的另一部分正在向其阵地的东北方向绕行。

此时。一个士兵也是猫着腰小跑了过来：“大队长阁下，敌军一部三百余人将要绕过东北方向。攻击我中队阵地。”

武藤东四郎认识这个士兵，这是自己大队三中队中队长的卫兵。

“那么。你们中队长需要支援吗？”

武藤东四郎已经恢复了镇定，他很为自己刚才的表现感到羞耻，虽然没人看到，也没人发现。但自己欺骗不了自己！

也因此，这个时候他的脾气特别暴！

年轻的伊东浩二立刻挺直了身子，“大队长阁下，我们中队长不需要支援，我们中队不需要支援。”

“调两挺重机枪转移阵地到一线，加强侧翼防务，不得命令不需擅自调动部队。”武藤东四郎手下有一个步兵中队，一个加强的火力分队，一个警卫分队和一个辎重分队，接近二百人的预备队，正面战场还不需要左右翼的担心。

“嗨！”伊东浩二一个敬礼。

战斗开始打响。对面的政府军出动兵力应该是一个大队。另一侧翼并没日军出现，而正面的日军数量只有六七百。

日军的大队编制一般在一千人左右，是两倍于秦军大队的兵力。但如今可是‘坑道防御战’的时代，如此模式下的战争，两倍于敌军的兵力是很难很难打下敌军阵地的。这只是一个试探进攻！

不远处的两门六十毫米迫击炮，迅速对准向着阵地发起冲锋的政府军，展开了猛烈的急速射，几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那段不过数十米的间距中就落下了将近三十发的六十毫米迫击炮炮弹，那段原野都要被迫击炮炮弹爆炸后的硝烟给遮蔽了。

两个迫击炮小组迅速转移。

这些年来，挺身队对于迫击炮战术的掌握几乎为零，因为迫击炮这东西在最初时候是秦军独有的独门武器。对比旧式的臼炮，迫击炮的便宜和性能

优势不要太大。

刘暹最初因为对挺身队的‘警戒’，根本没有让挺身队接触重机枪和迫击炮，大炮就更不可能了。只是拿挺身队做纯步兵使用。直到日本内战爆发的前夕，挺身队进行聚集，才开始接受迫击炮和重机枪的系统训练，以及一部分炮兵知识。

如今秦军对迫击炮的战术定位以及各口径的迫击炮重视程度已经在发生着变化。早期秦军信奉轻型的六零迫击炮，认为该炮可以有效的充当大队一级的支援火炮，补充火炮数量上的不足。当然，这也有技术限制的缘故。那80口径和120口径的迫击炮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的，那需要特种炮钢。刘暹要的是成熟、实用的迫击炮，可不是打个百十炮就自己完蛋的残废品。

而等到迫击炮已经被清军所熟悉，六零迫击炮的弊端就显映出来了——威力太小。

即使是一些土木结构的堡垒，六零迫击炮打上几炮都没影响。于是秦军转而主攻生产更大口径的

80迫击炮。作为一款中型迫击炮，八零炮打土木工事是足够的。可是对于学会了坑道作战的清军呢？要想杀伤坑道中的清军士兵，八零炮根本没大用。于是120大口径重型迫击炮的战术重要性就给大大提升了一步。

在坑道战壕战的情况下，一百二十毫米的重型迫击炮有着相当良好的效果。一方面是曲射弹道可以让这些重型迫击炮运动到距离目标较近的距离发射，同时还有效保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最重要的，这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弹威力庞大，哪怕爆炸的破片没直接命中敌军，爆炸后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也能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

先前时候生产120大口径迫击炮，更多的是刘暹的一种主观，以及为战场上可能出现的水泥工事准备，它的最初定位绝不是应用在坑道战。

随着战场一步步的变化，轻中重，三种类型的迫击炮算是都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当然，这说到底还是秦军的实力达不到，并且

中国的交通问题是个无解的存在。想想原时空中一战横向的那些重炮？不就是因为中小口径的火炮对于战壕里的敌人效果非常低下，而一百二十毫米以上，尤其是一百五十毫米的重炮炮弹，哪怕没有直接命中，冲击波也能够给予敌人足够的杀伤。一枚炮弹砸下去，甚至都能够直接让防炮洞坍塌。

　　秦军的实力还远不能跟那个时代的列强大军媲美。战壕防御也只是相对而言的。

　　发展数年后的今天，秦军的迫击炮部队已经初步完善，其战术定位明确，口径多层次构成了以六十毫米迫击炮充当中队级支援火力，打击敌人突击力量、前线重机枪火力点，简易的土木工事；八十毫米迫击炮充当大队营团一级部队的炮火支援火力，补充传统火炮的火力密度不足问题；一百二十毫米重型迫击炮充当秦军中缺乏的大口径火炮，以大威力的重型炮弹摧毁敌人的坚固防线。

　　而这个标准到了日本挺身队，那就一尺下降一个档次了。大队一级的部队只有六零迫击炮，而且拢共才是六门，火力分队两门，四个步兵中队各一

门，配合着重机枪这就是每个步兵中队的火力组。对比正规的秦军是弱的太多了，可如此武备标准比起同期的西南藩军却是非常之高档的。

如今武藤东四郎指挥着这两门六零迫击炮，就是他所部大队所能够获得的直接炮火支援力量。两门六零迫击炮的覆盖性急速射，打出了该款迫击炮的最大战斗射速后，短时间就是让炮弹落点的那段原野变得茫茫白白。

刚冲上来的政府军部队虽然料到会遭到藩军的反扑，但是却没有想在短时间内遭到超过三十多枚炮弹的集中轰炸，随着爆炸声的响起，硝烟的弥漫，政府军高亢的喊杀声立刻为之一扼。

第五百四十二章‘天皇万岁’！

“杀叽叽——”

一个日军中佐跨出战壕，大叫声中腰间的指挥刀被抽了出来，向前猛地一挥。在他的身后，足足五个大队的日军士兵跟他一样跨出了那道深深的堑壕。

“蓬蓬……”

在他们的身后，这是炮弹出膛的声音在做响。无数发炮弹在对面的藩军阵地上‘轰轰’地炸出一朵朵火花，硝烟弥散在战场的上空。甚至射出的炮弹还有不时的落点偏差到战场东南方向的一道小河里，每一颗炮弹都在河面上炸裂冰层，炸起十多米高的水柱。

与此同时，二十多挺重机枪在日军阵地上全数摆开，惊天动地的‘嗵嗵’声震得人耳朵都在颤抖呢。一道道火流直指对面阵地，完全压制藩军一

线。

　　五个大队，一个旅团的主力投入到今天一次的进攻当中。政府军还拿出了福冈战场是自己全部的火炮，组成集群以来掩护。只因为东京得到消息，后撤到熊本进行休整的藩军主力，即将完成整修。

　　福冈的政府军接到东京命令，要求他们务必要在熊本藩军主力进援到福冈战场之前，将福冈战场以两个营的新到挺身队为主力的七八千藩军击败击溃，将他们打出福冈。

　　儿玉源太郎一直举着望远镜死死地盯着对面，他作为福冈政府军的参谋长，作为这次政府军作战的总策划者，今天的压力让他整个人都快窒息了。因为儿玉源太郎很明白日军的炮术水准根本达不到自己作战计划的要求，之所以计划还被实施，那是在抱着宁可误伤一千的信念的。

　　儿玉源太郎还不到三十岁。他还不是原时空中的‘明治第一智将’。那‘误伤’的数字如大山一样压在他肩头。

二十分钟的集火炮击之后，轰击线开始向藩军阵地纵身延伸。炮弹落点随之也变得更加零散。战法拙劣的政府军炮兵指挥官，根本做不到让手中不同口径的火炮形成具有强大威力的徐进弹幕！

儿玉源太郎微微摇了摇头。在心底重重地叹息了一下。这炮弹落点前后散开距离足足有二三百米，自己要求却是要部队距离炮弹落点中心不可超过二百米。等到现在的这个距离再向纵身继续延伸之后，炮弹散点自然也会随之扩大，如此……情况堪忧啊。

“天皇万岁！”

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的士兵在疯狂的鼓噪声中义无反顾地冲向藩军阵地。队列已经谈不上什么进攻队形了，日军此刻的队形完全能用零散来形容。他们早在进发之前就被告知有可能被自家的炮弹所误伤，无形中就让日军队列变得更加零散。

但队形零散了，日军的士气并无也变得零碎。

儿玉源太郎的手攥紧了望远镜，看着前方狼烟动地的景象，心里不住地祈祷：精准！精准！

真要是日军进攻部队被自己人的炮火给打灭了七八百。他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枪声传来，但视线被硝烟尘土遮掩，日军的阵地上根本看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儿玉源太郎眼睛湿润，不住地喃喃道：“皇军威武！天皇万岁！”

五千日军彻底没入硝烟尘土之中了，藩军的重机枪还依旧没有打响。日军的炮火在向着纵深处延伸射击。

成功了！肯定成功了！

儿玉源太郎整个人都感觉轻飘飘的，成功了！绝对成功了。第九旅团成功的拿下了藩军的一线阵地，在整个战场打开了一个缺口。

“儿玉君，辛苦了。”

司令官三好重臣面对着儿玉源太郎，郑重的弯腰行礼。这是儿玉源太郎应该得到的。

第九旅团的旅团长三浦梧楼。似是一直都在不动声色地看着战场，但他内心的激动真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前一批挺身队只有区区五千人，这个数字放在日本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但似乎也改变不了西南藩军的劣势。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盘力量就有十万陆军的东京政府。如今东京政府复员原先的退伍军人。又从新组建了两个师团，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十三万人。而这个数目还不是东京政府的全部储备力量。

但是，那两个营的挺身队在战场上却表现出了远超出自身数字的战斗力。第一场战斗就直接面对两个日本师团的进攻。大战十一天，从容后撤。两边伤亡比例高达7：1。而且退后一些的挺身队在接

下为期十七天的高濑之战中，正面击败了两个日军旅团。将战线牢牢钉在了高濑，钉在了菊池川北岸。

挺身队在日本一战成名，被誉为日本‘第一精锐’！

如今西乡隆盛又从刘暹那里求来了五千挺身队，这队东京政府，对于福冈压力很大。同样这也是儿玉源太郎做出这份激进作战计划的最直接导火索。

这些日本人却哪里知道，先前回到日本的第一营、第二营，总人数虽然只占了挺身队的两成，但其中包含的则是有超过八成的挺身队精锐。那些都是经过中国大场面战争，尤其是经历过京津会战和晋北会战的老兵。

现下的这五千挺身队根本就不能同前辈的战斗力相提并论。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不怕死。刘暹把所有的后路都给他们安排妥当了，家人家庭后顾无忧，这些人没有不拼死作战的理由。

幕府刚刚倒下，以武士阶层为主导的挺身队中，儒家的‘忠诚’思想，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很彻底的。

“勇士们的伤亡不会小。但为了天皇，为了大日本军队的骄傲，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是有价值的！有了他们，大日本皇国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也为您自己骄傲吧，三浦君！能指挥如此坚韧、甘愿牺牲之军，是您和我和儿玉君的荣幸。”

“是！”三浦梧楼立正鞠躬。

又一阵‘天皇万岁’的呐喊声响彻在硝烟迷雾当中。那声音中透出的喜悦，将随同而来观战的欧美军事观察团成员们，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日本人竟然敢这样拼命？那一个个被自家炮弹炸的粉身碎骨、残肢断臂的人，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吗？

被震动的还有藩军阵地里的陈敬！他和李焘是

第二批回日挺身队的正副领队，第一批没有设立这样的位置。因为刘暹没想到得了自己这么多资助的藩军面对东京政府，大战一年了，不仅没能占据上风，把整个九州拿下，还两次求援！

　　这让刘暹对藩军的军官指挥才能产生了一丝不信任。所以才有了陈敬和李焘的出现。

　　陈敬面色沉重的看着继续向二道防线蜂拥而上的黑色人浪。

　　这真的是一支出乎了他预料的部队。

　　能打？或许吧。意志坚韧，也可能吧。但富有献身精神，视死如归，不惧死亡，却是真的。

　　“对自己狠，才是真的狠！”

　　陈敬脑子里不觉得想起了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小日本真的是个够狠的民族！

　　“田中君，告诉小泽，可以动手了。”

“嗨！”田中五原立刻命令人去小泽那里传达命令。

就看到一处防炮洞里，灰头土脸的小泽一郎，得到命令后脸上兴起的狰狞和畅笑，他从齿缝中挤出一个字：“第一波，炸！”

一名工兵立即将手中的线头接拢，另一名则摇动着小型手摇发电机，一丝蓝色的电光‘吱吱’在接线工兵手中闪现。

瞬间，无数个闪耀着赤白色火光的炸点突然在一线阵地当中绽放，一阵强烈的震动从数百米外传递过来，小泽一郎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地表的颤动。那无数个爆炸声同时响起，聚成‘咣’的一声巨响，犹如万钧雷霆般降临人间！

残肢断臂，血肉横飞。

一片人间地狱！

潮水一样涌来的黑色人影被粉碎、被掀飞、被撕裂，后阵的一个个日军高官被突然而来的雷霆吓呆，浑然忘记了‘皇军必胜’，再也不会高喊‘天皇万岁’！

这就是陈敬的撒手锏！

“第二波，炸！”小泽一郎的心无比的坚硬，听到爆炸的轰鸣，感觉到脚下大地的震动，他想象着政府军被炸后的惨样，内心真不知道有多么畅快。

但这也要感谢秦军提供的胶质炸、药啊。子弹打中了都不爆炸，完全是超出了他的认知。也因此在政府军炮火的漫天轰炸之下，埋下的炸药根本无碍。这种被秦军称呼为安全炸药的存在，真心是安全。

“第三波，炸！”

……

李焘命令部队，一个大队的挺身队士兵，挺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慢慢的向着政府军触碰去。

一线阵地前后，被炸上天空的泥水此时才如雨点般落下，带着政府军的血肉嗒嗒地落了下来。血肉和泥土融合在了一起，泥土的气息和血腥气、硝烟气混合，一种古怪的令人呕吐的味道弥漫开来。

到处是尸体，是残肢断臂，是破碎的武器，挺身队士兵不少人都吐了，却没有一个回头的，坚定地走向自己刚刚放弃了的一线阵地。

大群残余日军倒卷回政府军阵地。

日军阵地，儿玉源太郎眼中已经没有了生机，三好重臣、三浦梧楼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咬牙切齿地恨骂着……

第五百四十三章山姆大叔的胃口

又是一年的年尾，内阁政府在紧张统计着一年的各项税收增幅和财政赤字之余，所有人心头也在弥漫着海潮涌动一样的高兴和振奋。

英国人低头了，交出了除天津、广州和上海以外的四块在华英租界，同时宣布天津、广州和上海【联合租界】的三块租界的治安权力交还中国，并且在今后三年中归还天津和广州租界。

于上海联合租界成立联合法庭，取消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取消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举国上下是欢呼雀跃！

中英谈判的‘胜利’为新秦四年末尾的中国，增添了一份无可抹去的光辉喜悦。这一刻会铭记在中国的历史史书上。

而英国人会如此‘窝囊’，自然是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大变。英国人为了将中国彻底绑在自己的战

船上，甚至还对中南半岛的利益做出了让步。

中英在关乎中国方面的谈判之余，也签订了一份根本没有通知暹罗的秘密协约——维持暹罗的独立，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在暹罗挑起事端。

刘暹从暹罗身上拿到了不少好处，虽然还没通知主人。但他原本打算将暹罗收为禁脔的算盘也破产了。法国人在中南半岛消失了，中国填补了法国的位置，不想让暹罗又从新回到了自己的原来轨迹。

中英还对缅甸达成了一定协定，中国可以得到缅甸北部，也就是萨尔温江与伊洛瓦底江流域，英国人以此来换取中国对缅甸结局的默认。

刘暹同意了。萨尔温江与伊洛瓦底江流域是缅甸翡翠的主要产区。拿到这里，其他的地儿占时放弃也是能接受的。毕竟现下中国的实力还达不到更进一步的程度。

谈判当中。两边都很有默契的不言滇西南的太

平军。似乎石达开等根本不存在一样。

同时中英就香港问题达成一个框架。对于刘暹提出的贸易自由港，英国原则上同意。两边将在明年下半年就具体事物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已经定了下来。就是曾纪泽。

短短一年的时间，英国人就退让了这么多。刘暹得到协约电文后也忍不住唏嘘。这外交事物上，一步走错就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来弥补和挽回。

去年时候的白厅肯定想不到今年是这么个结果。他们在阿富汗的局势太糟糕了！

今年盛夏，七月里，抗英阿富汗义军2.5万人在坎大哈附近与英殖民军一个旅遭遇，打响了震动世界的迈万德会战。阿富汗义军在兵力和火力上均占优势，战斗刚开始，就首先以炮火压制英殖民军两翼的炮兵和骑兵，掩护步兵前进。尔后步、骑兵紧密配合。乘势发起猛攻，打得英殖民军溃不成军，只是援军赶到才免遭全歼。随后阿富汗义军乘胜向坎大哈进军，喀布尔的英**队也被10万起义军包

围，英殖民当局从印度调集了大量增援部队才把大规模的阿富汗义军镇压下去。但阿富汗人依旧反抗，英殖民军到处挨打，四处碰壁。如果不是顾惜自己世界第一强国的面子，刘暹认为英国人都可能已经全面撤出阿富汗这个顽强的国度了。

俄国人用自己仅剩的力气，挑动阿富汗。给英国人了一次重击！

现在的英国，为了稳定近东、中亚和远东局势，为了继续能钉死俄国这个巨人，他们需要中国的帮助。在亚洲。也只有中国有实力帮助他们。

同样是这一年，四川部队又调集了两千人入藏，刘暹直接将五千入藏部队变为一个旅。由刘盛藻任少将旅长。

刘铭传继续坐镇四川，刘长佑、张树声等声名远播的湘淮干将。在军校高级班的培训学习结束以后，被分别安排到了东北和西北。包括刘松山等，大批的前清名将集结边疆。现在的秦军已经形成了二十二个步兵整编师，六个骑兵整编师，两个炮兵

师，一个中央警卫师，一个海军陆战师，外加十四个独立旅，二十五个地方守备营团，为建制的，总数超过六十万人的庞大部队。

魏明已经横扫了内外蒙古。俄国人虽然卖给了外蒙古部旗不少军火，但有了内蒙的前车之鉴，真正敢起兵反抗秦军的蒙古王公并不多。

爵位土地是很重要，但没有脖子上的脑袋总要。而且刘暹给与的待遇也不低，至少能舒舒服服的过完后半生。所以外蒙的局势较之内蒙反而更平静一些。虽然草原上依旧有些蒙匪在滋生事端，可没有蒙古平民的支撑，没有诸多蒙古王公做后盾，他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好活！可比不得原时空中的同辈！

然后就是移民和国内建设。

后者涉及到东北和内蒙，进入算是都达到归化标准线了，但完成的都十分吃力。

山西的植树、河道工程开始启动，同时已经延

伸到河南境内的铁路，也正式的将山西排到了工作进程之上。

大十字计划推行的比较顺利，比之刘暹想像的要顺利。在他旧有的印象中，国人对于铁路和火车，最初时候是很排斥的。其中缘故众多，破坏风水，搅闹祖先地下之灵不得安宁，是最常被用到的借口。不过刘暹是低估了大秦官员的‘见风使舵’能力了。

什么破坏风水，搅闹祖先地下之灵不得安宁，这些条件有多少是老百姓自个真正想出来得？还不是大批因征地利益受损的乡绅，数不胜数的保守派官员从中作梗，才让铁路的修筑变得那般困难。

而现在呢？大秦官场政治保守、守旧的官员绝对不算小数，但敢在暗中做手脚，推波助澜的人是几乎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呢？一是刘暹自身政治倾向明白；二是军情处旧有的声威和震慑力。

现在民间都把国家安全部和军事情报局传成了锦衣卫和东厂。一般人谈之色变。当官的对这两个

部分了解太浅，也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为自己身边就有坐探。没几个活腻歪了自己找死的。

地方士绅面对没落要完蛋的晚清王朝敢推阻遮拦，因为他们就是权力构成中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们跟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一个刚刚武力夺取了天下，生机勃发，旭日东升一样的大秦，却不敢有太多小动作，唯恐朝廷杀鸡骇猴，抄家灭门。这就是新朝，新生力量的威慑力。

建设兵团已经扩大到了十一个。数百万劳动力的劳动成果是丰厚的，虽然这用去了海量的钱财。

国家建设铁路，休整河道，那官道就有地方官府来负责操纵了。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建立和施展作用，在这一点上的作用是很大的。而且国朝最新颁布的《交通法》规定，个人投资修筑的三级以上规格道路，有相应的收费权。可以与国家相关部门组成联合的运营公司，在规定年份里，收取国家规定下的过路费用。

这个法规直接掀起了今年中国的筑路狂潮。

然后就是国内工商的发展。到统计日起，除掉国营大型工矿业以外，工商部登记的，全国注册的成本在十万华元以上的新型企业，一共达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五家，其中今年增加了六千二百家。这其中注册金达一百万华元的占了三分之二，五百万华元的有近三成，一千万华元资本的超过七百家。这要换算成银元的话，就是十万块银元了。

注册资本高达一亿华元以上的有五十九家。多是股份制的联合企业。

刘暹已经将股票交易所的建立提上日程了！

日本的经济混乱了。财政部和华夏银行在日本的行动大获成功，但因为英法美，尤其是美国的插手，日本政府依旧维持住了局面。这个情况令刘暹的脸色很难看。

不是因为没能竟全功，而是美国人态度的转变。他们显然在加大对日本的扶持力度，而原因是什么？不是日本在夏威夷的退缩，而是美国想用日

本将中国堵在东亚。

中国已经崛起，已经成为太平洋这个棋盘上的棋手。白宫要看不到中国的潜在威胁，那他们的水准就太次了。

华盛顿不想让太平洋再多出一个主人来。英国人的存在他们还能接受，但中国，就免了吧。

山姆大叔的胃口如今并不大。美国依旧在‘苦练内功’阶段。所以他们不想直面中国的压力。对于日本，中国是个绝对的大国，中国的海军正在一步步变强，美国一点也不愿意中国海军的矛头指向北太平洋。

所以，日本在山姆大叔的眼中，地位陡然提升了一截。他们成为了美国应对中国潜在威胁的一张王牌。只要日本东京政府还存在，中国就不可能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太平洋来。他们的海军也就不存在进入夏威夷的可能了。

就像德国人的近海防御海军一样，美国人最想

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海军也是这副样子。近海海军，以防御为主要目的。那样辽阔的太平洋就是美国人的游泳池了。

还好的就是第二批回日的挺身队，在福冈给了日本东京政府军狠狠地一击。一战打灭了福冈政府军的全部算盘，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歼灭了超过三千人的政府军！

令刘暹心情大畅！

第五百四十四章借款vs国债

年末的北京城，天气冷的刺骨。融化的积雪将湿漉漉的地面弄得更加斑驳不堪。

街道上的行人和车马是越来越多了，北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着帝都的元气，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那已经变成了‘大海洪流’一样的自行车大军！

特别是冬天，每当下了雪，早晨和下午上下班的时候，看别人骑自行车摔跤就成了不少人的一大乐趣。

在积雪刚刚融化的大街上，一辆挂着赤色小旗的四轮马车辚辚驶了过来，拐过街口，驶上了西长安街，跟随马车护卫的还有几名骑兵。这是大秦一直以来的规矩之一。因为刘暹实在怕有刺客。

现在朝中的大臣，哪一个位置都似乎不可替代。

阎敬铭靠着车厢内软软的座椅上，闭目歇息着。他现在是去宫里面见刘暹，向皇帝汇报当前的财政工作。

不过说实话，阎敬铭现在是真的不想进皇宫。

财政部的篓子越来越大了，阎敬铭很‘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他现在满脑门的都是那巨大无比的财政赤字，秦军的‘战利品’越来越少了，再过两年，所有的‘战利品’发卖完毕后，那赤字还怎么去弥补啊？

阎敬铭可不认为三五年内，中国的财政岁入可以翻两翻！

秦军的陆军规模在不断扩大，刘暹的目标是保证全国一百万兵力，东北、内蒙乃至西北、兰芳的移民工作，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庞大的教育开支、铁路、公路、水路建设，黄淮、长江工程的治理。以及诸多的国资建设……

明年、后年的财政赤字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随着农税的恢复而变得减少。与庞大的开支相比。农税的基本盘才多少？而且农民士绅交农税不仅可用华元，还可以自己交纳实物，自由随心。对于高额的赤字来将，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阎敬铭这一阵只是闷着心思琢磨财政问题，对于其它的事情毫不关心。财政部的具体事物由他手下的官员负责，递到他面前的只有最终的结果。

中枢财政的节流是谈不上。阎敬铭感觉现在得大秦政府，就是标准的‘坐吃山空’，而他也是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有太多的大事要事需要财政的支撑了。作为财政部部长，内阁排名靠前的大佬。阎敬铭没有办法不愁。

对于这个局面，阎敬铭是束手无策，他能够想出来的唯二应对手段，一就是借款，向外国财团、银行进行国际借款。这是满清常用的招式；二就是发行国债。

国债，欧洲很流行的一个词汇。欧美国家，尤其是列强，极少有没发行国债的怪胎。但阎敬铭对于‘国债’是很陌生的。满清时代，‘国债’这个字眼完全不存在朝臣们的心中。那天下都是人家爱新觉罗氏的。还‘债’什么‘债’？

而且说句大实话，那个时候清廷的信誉早就破产了。拿银子投进水里也能听个响的，而拿去买清廷的国债，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回！连个响声都听不到。

所以。此次前往皇宫，财政部的工作汇报，今年的财政增长和预算、赤字等都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国际借款’vs‘国债’。

中国现在跟德国关系最好，跟英国、法国还可以。法国是高利贷帝国，纵然跟中国跟大秦的隔阂不会真的就掀过去。只要有利益，法国也是不会因小失大的。

对于‘高利贷们’来说，因为国家的问题而损

失了自己的利益，那就是标准的‘因小失大’。

再有就是美国。现在山姆大叔正在憋内功，找他们借贷，不会太容易。这个时候的美利坚可不是一战之后的世界经济霸主。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借款的话向德国借款是最明智的选择。还能加强现在两国中枢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笔国际借款也更可能让国民接受，自己也就不大可能遭到政敌和新闻界的攻击。

《新闻法》，大秦是已经颁布了，可里面可没有不准攻击政府官员这条规定。阎敬铭是很看重自己清誉的。

阎敬铭感情上是比较倾向国债，但心里又没谱，不知道国债究竟还不好卖。中国的商人和传统士绅已经开始了实业投资，他们肯不肯将手里的资金拿出来购买公债，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而借款的话事情就相对简单多了。

“风雨飘摇，国事多艰啊！”

之前拉下的太多。现在中国实力的增进简直是突飞猛进一样的速度，却让人感觉内心很没谱一样。太快了，没个映照目标，很不踏实。

皇宫门口，阎敬铭看到了李鸿章的马车，向守卫一打听，李鸿章比自己早到半个小时，现在还没出来得。

阎敬铭进得皇宫，立刻就有人迎上，将他待到淑清院。

淑清院，位于南海东北角，为乾隆时修建的小型园林，风格类似于北海静心斋。园内有流水音亭、葆光室、蓬瀛在望殿、云绘楼、清音阁、日知阁、万字廊、双环万寿亭等建筑。

今儿刘暹在这里见得李鸿章。

“阎大人。”阎敬铭等候了半个小时，李鸿章施施然的从里面走出来。两人对眼，自然是要打个招呼的。

阎敬铭不跟李鸿章争什么。一是没这个心，二是李鸿章今年夏天时候巡视蒙古，处事得力而稳妥，刘暹对他很满意，倚重每日剧增。阎敬铭也不敢来压李鸿章一头。三是李鸿章什么资格？阎敬铭本身地位就比李鸿章低多了，现在按官面儿排名，他是不低于李鸿章分毫，可一争执起来，阎敬铭免不得就要受人非议了。

“看李大人满面红光。是又有喜事了啊。”

“哈哈，就是盐政整顿的事情。现在川盐已经整顿完毕。盐政公司的眼睛投向了青海的盐湖，需要与当地的蒙藏部族、头人妥商解决。搞了小半年终是出结果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盐业托拉斯’就要出现在中国了。盐湖也被盐政公司给拿下了，那整个中国所有出盐的地儿方，就全归盐政公司了。

阎敬铭知道这件事儿的。而且刘暹让李鸿章主持这件事情。能在年末之际报个喜讯，自然是大好事。

“这可是大好事。明年老夫一定会牢牢盯紧了盐业公司。中枢财政还要靠盐政公司这样的赢利大户来支撑。”

“李大人，这盐款可一定要放在华夏银行啊。”

“哈哈哈……”

两人略作攀交，李鸿章匆匆走出去，阎敬铭见到了一身便服的刘暹。

对于借款还是发行国债，刘暹都没接过阎敬铭准备的资料。这两样儿完全可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么。

早欧美各国借款。但看谁给的条件最优惠。刘暹对借款没有抵触，虽然原时空的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每一次出名儿的大规模借款都是伴随着大把大把的国家利益和主权流失。但这是当政者要负的责任，跟‘借款’本身没搭！

而发行国债对刘暹来说也完全可以消化。现代国家，那个国度没有‘国债’啊？要是能欠债欠到老美那个地步，就牛叉了！

而明年在上海即将建起中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给国债的发行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国债发行数额不妨搞大一些，分出来一部分作为长期国债。”刘暹觉得中国民间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别看这两年新增了那么多现代企业，真正跟中国蕴藏的民间财富相比。那也只是九牛一毛！

刘暹希望可以用‘国债’继续吸纳民间的真金白银。中国像来都是‘家天下’，普天之下的财富都是帝王一人的。从来没有‘国债’一说。

刘暹明年要推出《宪法》，个人合法之财富神圣不可侵犯，肯定能刺激国债发行的。

“今年的财政赤字统计出来了吗？比去年多多

少？”

对借款和发行国债谈了一个多小时。刘暹让阎敬铭回去好好准备。然后问起了财政赤字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财政赤字就达到了200亿华元，他不知道年底了会不会达到250亿华元。

而且对于‘战利品’的具体剩余多少，刘暹有些不清楚。那数字太大，太零碎。他也需要向阎敬铭了解一下。不知道明年的财政赤字是否可以撑的过去。

“皇上，财政统计还未结束。最终赤字预计会在260亿左右。至于地方不动产和田产……”

这两年随着国家大一统的到来，各地的不动产、店铺和田产被地方上的富豪购买去的很快。华夏银行收入了大批的金银，虽然分出了一部分给发展银行、建设银行，但主体还存在华夏银行的金库中。只可惜华元对照的不是储备金银，不然刘暹完全可以通过增发钞票来抹平赤字。

对现代金融知之甚少的刘暹不敢轻易地去这么做。

始终让华夏银行保持着收入多少金银增发多少华元，保持着1：1的比率来维系着社会的财富总额。他很怕触动华元的存在体系，对华元‘价值’造成冲击。

日本人的前车之鉴，是中国的后事之师。

再有个就是，现在的中国财政还能支撑，靠着‘战利品’发卖的获利，到现在为止，财政部账面上还有二十多亿的剩余资金的。

刘暹在这件事上的参照物是各地的粮价，中国的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如果社会流动货币减少，而粮食等一切物资在增加，对应的价格必然会降低。只有看到实实在在的数据，刘暹才会决定是否增发纸币！

第五百四十五章朝鲜高宗中国见闻录（一）

大风呼啸，雪花飞舞，寒冬里的蒙古草原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视线都无法看清百米外的情形。

新秦四年年末的蒙古大草原，遭受了五年来最大的一场风雪。积雪厚度普遍超过了一尺，一些地方甚至接近两尺！

内外蒙古的驻军和地方政府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报到了北京！

“做好赈灾布置。各县的储备粮仓，地方官员在必要时候可以开仓赈灾。然后告诉魏明，趁这个机会，把蒙匪彻底清理了。”

刘暹并不为蒙古的暴风雪感到担忧。即便真的有不少人受灾了，又能损失多大？内外蒙古总共才三百来万人。而且今年开始他已经在全国推行青贮

技术，蒙古地区的推行虽然没有西北、宁夏一代来的得力，但总可以减缓一定量的草料供需的。并且政府还在蒙古大力推行了苜蓿种植，再加上今年一年来羊毛、皮革的贸易，让蒙古的平民阶层收入暴增，这些对暴风雪灾后的影响都有着非常得力的缓解作用。

　　也是在今年秋季，秦军全面换装，国内毛纺织业的发展让国防部和总后勤部有了为全军上下更换军装的底气。

　　不然的话，做毛料军服就要向外国进口布料，就也太逊了！

　　新式军装完全向着原时空中国的71式军服系列看起，减去了这个时代不需要有的种类后，有礼服、常服、作训服，三式组成。

　　陆军是草绿色。领章和军帽国徽下面的帽墙为红色；海军是白色，领章和军帽国徽下面的帽墙为蓝色。

气势非常醒目。带着军人的威严和士气的蓬勃。

在九月一日的《华夏日报》这份大秦政府喉舌，全国发行量比之《大公报》还要高出十几倍的中国第一大报。外号‘邸报’的报纸第一版上，登出了新式军装的照片。正式开启了全军的大换装。

其所有耗用毛料，全都是国内自产布匹。来源自然就是蒙古、青海、新疆的羊毛了。给以上三个畜牧区带来了极大的刺激！

羊毛还能赚钱？

三个畜牧区的牧民第一次感觉到了钱是那样的好赚。往日里他们可只有卖牲畜和皮革的份儿，现在羊毛都可以卖，激增的收益不要把人高兴傻了。

不少在内蒙和西北以开荒耕耘为生的汉族农民，都转而打起养羊的注意了。

这些人对于朝廷的服从是渗入骨子里的，而且

对北京有种现下蒙古人所没有的亲近，蒙古地区和新疆、青海的苜蓿种植多是由他们起头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的。而且汉族是定居的农耕民族，就算是开始发展畜牧。那也是以打羊圈的圈养为主，跟游牧牧民完全是两码事。而这样的生活模式是十分符合刘暹对蒙古、西北的下一步规划的。所以用这些汉人的发展做一个‘公示’，必定能让许多的牧民认识到定居的好处的。

“皇上，李熙已经随朝鲜使团到了天津，但他并没下船，而是直接乘船去了上海。”

勤政殿里，刘暹正在看着安全部的报告。就在两天前，驻朝大使突然发来密报，说李熙很可能已经不再宫中。而是随着来京朝贺的朝鲜使团到了中国。

刘暹立刻就让安全部密切监视即将到天津的朝鲜轮船。是的，很大的一次改变，朝鲜在东北陆路贯通的情况下，使团第一次主动的乘船来华。就是去年时候到华的朝鲜使团还是走东北陆路呢。

然后不出意料，扮成港口海关人员的谍报员在船上见到了李熙的贴身近侍。这样一来似乎也就可以断定李熙是否在船上了。

刘暹现在很不明白，李熙这是打算要干什么？堂堂一国之君。突然抛下国内的摊子，跑到宗主国来。且依旧秘而不宣。连跟中国政府打声招呼都没有。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密切监视。保证李熙的安全。”

安全部的人退下后，刘暹让侍从对汉城发去一封密电。要驻朝鲜的使馆人员对现下朝鲜国内政局、民情做一次总结汇总。

自从朝鲜从新抱上中国的大腿之后。朝鲜国内关于开化和保守之争，依然是喧嚣至上了。但争论来争论去，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因为就是开化一派的内部人员间，都有大大的分歧和争议。

开化，开化的力度要多大？从哪一部分入手？如何平息旧有制度的得利者的不满……

在势道政治强大的朝鲜，不要认为朝鲜国王的权利有多么的巨大。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南阳洪氏、潘南朴氏、达城（大邱）徐氏……，一个个庞大的家族，才是朝鲜的真正主人。甚至你都可以把朝鲜王室也当成一个政治家族。

任何改革都会触动旧体系的利益，也就会出动旧阶层的权势，这当然会迎来旧有得利者们的抗争和不满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嘛！

在朝鲜这么个王权不兴的国度里，政治上的改革尤其难办。

刘暹对李熙的印象很差。甚至他认为如果李熙的老爹大院君成为朝鲜国王，不管朝鲜的政治气氛是保守还是再保守，大院君是个绝对的政治保守分子，但这样也算是政治清明了。不争争吵吵，倒霉的都是下面的老百姓。

或是说，大院君要继位了，刘暹就可以安心的

让朝鲜在一边玩耍了。不用像现在这样要在那边留一个心眼。

“可能是要亲自走一走看一看的吧！！！”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走的是‘开化变革’之路，李熙亲眼看一看现下之中国，内心也会有个谱了。

……

新秦四年十二月初三，李熙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对外窗口和贸易城市。

李熙这是第一次去国外，他连汉城都几乎没出去过几次。对于人口中的繁华、兴盛，真心没太多的概念。甚至困于脑子里的旧有观念，他把汉城拿来跟上海做比。李熙不认为汉城会输给上海了。汉城不如北京他是承认的，心甘情愿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就该如此。但是上海在四十年前不过一个小城，而汉城乃朝鲜三千里河山之首府，李熙内心里

认为——上海顶多就是跟汉城差不多，甚至未必比汉城更加繁荣。

这也是因为他到天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下船，只是在入夜后到夹板上眺望了一下夜色中的天津，那自然是没什么感觉的。

在太平洋的对面，爱迪生的电灯已经发明并开始投入近实用当中。但在中国，连皇宫中都还没电灯出现，甚至99.99%的人都没听说过电灯，就更不要说别的地方了。

唯独在自然科学院，两座发电站输入直流电，让这里的实验室有了电灯的身影。并且按照刘暹的指示，其中一个实验组正在对电灯进行进一步研究——钨丝白炽灯。

只要成功，刘暹就会大规模在国内推行电灯。

这次到中国，李熙选择从上海入境，确实就跟刘暹想象的一样，因为上海声名在外。这座城市眼下已经被洋人在报纸上宣传为远东最繁华的城市

了。李熙在朝鲜都知道中国有这座新兴城市，而这座新兴城市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洋务和变革。结果到了这座城市之后李熙被骇住了。上海港口经过这两年大规模的扩建，相比以往已经大了很多。而就是以往上海港的港口都要比之釜山港大了不知多少。

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言，扩建港口不算什么。过了海关进了上海城区之后，李熙再度受到了震撼。这里跟汉城完全不属于一类城市！

没有了东方城市管有的里弄小巷。两年的城区改造，为上海变换了容貌。展现在李熙面前的是一座巨大的‘现代化’城市。

普通马路基本都是四车道，宽阔的马路则是六车道甚至十车道。马路两边是漂亮的绿化带，虽然没有电灯，但煤气路灯是有的。道路上马车、黄包车、三轮车、自行车与行人川流不息。

看着那些宽阔笔直的大马路，李熙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不好了。

城市真的能变成眼前的样子吗？

李熙觉得中国人简直是把道路修成了广场。

由一条条或曲或直的车道框出的空间上，是一座座三层以上的楼房。这些楼房都没什么特色，但是掩映在植物中的楼房一片片的连绵不绝。与汉城那低矮的木质房屋一比，上海的这些楼房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范儿。

虽然这样的建制毫无美感！

“这就是天朝与下国的差距么？”李熙好不容易整理好了心情，心中默默的说。事实总是能胜过千言万语，不管李熙在大院君和闵妃两人为首的不同政治主张间徘徊犹豫了多么久，他也必须要承认上海的‘非同一般’！

而这个‘非同一般’的城市，让他内心惊悸的城市，无疑就是‘开化’的力量！

“真应该让父亲也来上海看一看。在看到上海之后，他肯定会打消那个固执的念头的。”李熙感慨万分。

这股改变了‘上海’原貌的力量第一时间就征服了他。他甚至情不自禁的就遐想来：如果汉城也有像现在的上海这样的一日，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第五百四十六章朝鲜高宗中国见闻录（二）

“这样的城市比北京都要繁华。”站在李熙身旁的金玉均说道。这位朝鲜开化派的首领人物，乃是安东金氏子弟。青年时代受朝鲜国内实学思想的影响，也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政治主张激进，力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因为偌大的开化派，其成员几乎都是两班名门出身的贵族子弟。如金玉均本人出身安东金氏，出身南阳洪氏的领议政洪淳穆之子洪英植；朝鲜哲宗的驸马、潘南朴氏出身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闵妃的侄子闵泳翊；领议政李最应（李熙伯父）之子李载兢；出身达城（大邱）徐氏的徐光范和徐载弼等。

这群人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对上层阶级的冲击，也看到了明治维新确立以后，日本上层阶级地位之稳固，更看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王权被维

新元老所压倒的现实，这群出身名门的贵族子弟明白朝鲜如果不变革，将来必会落后于世界，却又渴望维系自己、自己家族的权势，那么还有什么比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好的选择呢？

　　中国的变革模式也算自上而下的，但与朝鲜的现实差距太大，而结果也绝对不是他们所取的！

　　朝鲜开化派在原时空中叫开化党，主要构成人物与现下的开化派差不多，金玉均在那个时代里也是开化派的首领。

　　朝鲜开化党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好，因为许多开化党人物都是到了日本‘参观’，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伟大‘成果’以后。而‘开化’了自己的思想的。而日本人为什么支持原时空中的开化党，则是因为朝鲜开化党的教条是：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不要因为‘联日排清，脱离中国’而另一个眼

色看待开化党，也不要因为‘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而对开化党的情怀产生感触。这一切都是要从实际利益出发！

原时空中，1875年朝鲜就被日本打开了国门。让朝鲜上下皆认识到，不改变似乎是不行了。

那么如何改变呢？如何分配蛋糕呢？朝鲜权利的基本盘就那么大。谁多吃一口。别家就要少吃一口。

去看看开化党那帮人是什么出身吧？他们，他们的家族要在这场蛋糕的重新分配中夺取最大限度的利益，那自然的就要压缩王权。这世界上压缩王权的‘口号’，还有什么比‘君主立宪’更深入人心的呢？

而当时的大环境下，满清还如同一座高山压在朝鲜的头顶，朝鲜不先把满清这座高山抛弃，还谈什么君主立宪？

所以谁也别为谁感动，谁也别鄙视谁，乌鸦别

笑猪黑。都是为了利益！

在现时空就不一样了。

给开化派一万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打出‘联日排清，脱离中国，朝鲜独立’的口号来。那样的话，不用朝鲜王室动手。这些人的老爹长辈就会先掐死了他们。

“这样的一座城市，伯温【金玉均字】觉得会有多少人？”李熙问及金玉均。

金玉均用一种带着**的声音说：“至少有一百万人吧？”

而实际上现下整个上海府的居住人口已经超出了五百万！

刘暹本来打算看了上海就去看广州，但在上海看了一日后他决定改变日程。先在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城市参观一下。看看究竟是只此一例，还是普遍现象。

长江下游的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等城市相隔不远。由这些大小城市组成了一个城市群，可以说是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几乎都集结在这里了。如果顺江而山。过了南京就是芜湖、安庆、武汉，也是中国的繁荣之地。

并且决定改变行程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熙和他的随从都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事情全都是真的。他们都很怀疑这是天朝搞出来的面子工程，把重要的上海搞的富丽堂皇，用以装点门面。

于是李熙就带着随从开始了一场江南之游。半个月里周边了大小十多个城市。作为中国的精华之地，在大十字架计划开动的同时间，刘暹也在宁沪杭三角洲构筑起了铁路网。各个城市之间都修了铁路，交通甚为方便。这才能让李熙只花了十五天把上海到南京之间的城市群给逛了一遍。

苏州的园林，杭州的西湖，镇江的美食，南京的名胜古迹，这些本都是赏心悦目的东西，更不用说江南的风景本来就好，即便在寒冷的冬季也不显

得死寂。但是李熙一行人的内心却丝毫没有放在这些往日会让他们流连忘返的景物上，他们看的是这些城市的发展，是这些城市的面貌。

明明是寒冬时节，江南阴冷阴冷，李熙等人的心里面却都感受到如同岩浆在沸腾。

他们沿途见到以及调查的结果证明，上海，包括江南，绝对不是中国朝廷装点门面装出来的繁荣。这些城市中一个接一个的大富大贵之人，应接不暇，是看不到一个缺衣少食一无所有的乞讨之人。后者在李熙等人看来未免是太稀奇了。

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竟然连一个乞丐都没有。中国真的富庶到这个地步了吗？

当然了，他们也见过一些穿着破烂，脏兮兮的中国人。可一瞅就是个人或工作原因，因为这些人脸上没有忍饥挨饿导致的气色问题。倒是有些家伙，黑眼圈，气色不怎么好，非常像是工作太辛苦熬夜导致的问题，与挨饿没半点关系。

白天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潮汹涌，下午下班之后整座城市更是热闹的都要沸腾起来。春节将至，商铺买卖兴隆，晚上**点钟一些店铺都有在开张，有太多的人赶着晚上来置办年货了。

这在李熙看来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奇迹！

而且晚上这些城市还全都灯火通明，至少每一条主街的路灯都是亮着的。

从南京到杭州，李熙半个月游历的面积至少有朝鲜的一半大。这里的安定富裕证明中国这片膏腴之地比起朝鲜来强的太多了。仅仅是这片土地上的工业农业实力就超过了朝鲜全国不知道几倍！

当然，人口也是朝鲜总人口的几倍。

“殿下，这都是开化的力量啊。”金玉均趁热打铁。游历当中不停为李熙诉说着朝鲜如果变成眼前的模样之后，将会怎么怎么着。说的李熙胸潮澎湃。

“寡人听说天朝钢铁产量一年高达一千五百万担，当我朝鲜百年，还以为乃是笑话。但看这一路上诸多城市工地。那些城市建筑都是钢筋水泥，护架也都是钢管。更不用说街上的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和那江上一艘艘的火轮船。此等都需要大量的钢铁，以及足够的钢铁加工能力。寡人是真的相信那一千五百万担钢铁所言非虚了。”

李熙的话音就跟当初金玉均回答上海会有多少人一样带着三分虚幻。

他不是后世的21世纪人，一提到19世纪20世纪前半业的钢铁产量，就下意识的感觉着那就代表着国力。但李熙也不是笨蛋，他也能想到这些钢铁现在会变成脚手架、自行车、钢筋，那么也就能变成武器。

这一点上朝鲜跟中国的差距太大太大。远远大过了李熙潜意识中估量的中朝差距！

就好比，本来认为自己是个馒头的，猛一下变成豆干了！

离开了南京北上，城市就没有江南那么的漂亮和富饶了。这并没有让李熙感到失望。广袤的黄淮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看不到头的农田。远远看去，农田中一排排的树木整齐的仿佛用尺子量出来的一样。虽然这些树木很可能还只是一颗颗不怎么高大的树苗，但那么大平原上的田地也令李熙感到敬畏。

农业在传统的东方国度里是再好不过的衡量国力的尺标了！

无农不稳！对于一个真正地大国，这四个字永远离不开。

广阔的大平原明显经过严格规划，灌溉体系覆盖了整个平原地区，其产量可想而知。

……

新秦五年的春节，朝鲜过的很是闹心。他们的国王病重了，而王太子李坧刚刚七岁。

李熙游历中国，闵妃当然是与大院君，自己的老公爹沟通过的。两人联手镇压政局，再加上诸多知情的重臣大佬，朝鲜别看民间忧心忡忡，朝廷是稳当的很。

他们唯一觉得难以应对的就是大秦驻华大使，后者提议从北京请名医来给李熙瞧病，让闵妃和大院君心里有苦说不出。这个春节大使馆上下过的很是舒怡。朝鲜朝野对大使馆比去年‘奉承’地太多了。

李熙是在元宵节前回到的汉城。沿途路上，袁世凯保镖任务做的很好。

而刘暹在看到国安部为李熙安排的保镖头子是袁世凯的时候，内心的好笑和感慨是一样多的。那原时空里，袁世凯跟李熙可是十多年打下的老交情啊。甚至传闻里的闵妃跟袁大头都有一腿！

现在袁世凯不需要在朝鲜为中国的利益保驾护航了，却要在中国为李熙的个人安全，鞍前马后！

人生就是这么有趣！

第五百四十七章酸溜溜的迪亚歌德

新秦五年开春，上海和北京这两座中国南北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同时间有一所高大的建筑在城市的中心繁华区域启动。这就是中国的证券交易所。

自西历1613年荷兰成立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以来，欧洲大规模大范围的金融交易已经要有二百七十年的历史了，制度发展的很是正规，刘暹是全盘‘拿来’！

他本只打算在上海建一处交易所，但最后被银行界说服了。华夏、发展、交通三大国有银行，只有发展建设银行的总部坐落在上海，剩下的华夏央行和交通银行都落座北京，再有江南、两广和山西三地商人建立的三家私有银行中，晋商建立的隆盛银行总部坐落在天津，只在上海建立交易所明显有些不足，于是建设计划上就又多出了北京的这一处。

两广的南岭银行自然想将这处交易所放到广

州，而且这三年两广地区的商贸发展兴盛，但是拿广州来跟北京相比，广州的份量还是太轻了。

……

时间飞快的流逝着。

五月份，北京城北迎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锦旗飘扬，锣鼓喧阗，金狮狂舞，爆竹声声，一派热闹非常的景象。

原本是落魄户等聚集的北京城北，如今耸立起了一栋极具别样风格的高大建筑——一栋十二层高的大楼。

闪耀人眼的玻璃窗、花岗岩贴片的墙体，比起四周传统的砖木结构的房屋来，真的是威武的太多了。而那超过十六丈的高度更使得眼前这栋大楼在北京城北。甚至是整个北京城中显得鹤立鸡群。

楼前还有一片宽敞的广场，以及中央漂亮的喷水池。更是上海、广州等受西风影响最深的沿海城

市也极少见到这样的风景。也难怪从这栋楼破土动工的那日起，这里便成了京城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要知道北京城东西南北落脚都是有名头的。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可按方位还是有东西南北四个城区。这也是北京俗称“四九城”的由来。明清不同时期，各个城区的居民各有特色，也互有变化。但到了晚清，到了刘暹入主北京的前脚儿，北京城里是有“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俚语在传说的。

“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

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准确。事实上的“东富”不仅指北京的粮仓多在东城，还指这里当时多有巨商大贾和殷实之家居住。居民是很富有的。而西城的宣武门内外以及西四等处，有许多王府，住的多为清朝的显贵，因之称“西贵”。

南贱北贫是说南城多为劳动人民和杂耍艺人。这些人被视为下贱之人，所以有‘南贱’之说。而

北城，因交通不够发达，影响了商业的繁荣，另外，晚清满清财政紧张。多有发不出旗响，或是发的不够的情况出现，八旗中人，家道中落。日渐贫寒。因此是说‘北贫’。

如今改朝换代，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被一扫而空。这些旗人子弟的住宅最初是出租给来京的百姓，很多来北京闯荡的生意人。本钱不是多么雄厚，但好歹手里有俩银子。看不起南城，挤不进东城。住不仅西城，只要来北城。所以这俩年北京城居民阶层结构改变最大的就是北城。这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居民是于新人，属于当今北京城绝对的中产阶级！

但就算是如此，对于那处工地规模浩大的架势，无数的京城百姓也满怀好奇。

北城就算这两年变了不少，也不可能比得上城东和城西。这么大的架势，下这么大的本钱，轻轻松松就能在城东购入一套豪宅，甚至挤进城西也不是不可能。

满清王公贵胄的宅邸，除了一部分封存，为将来刘氏皇室做准备，还有一部分赐给了朝中的重臣大将，被摆到明面上发卖的宅邸也是不少的。

城北如此大的投入，放到城西至少能卖一栋一品大员的府邸，或是贝勒、贝子府。

“倒是是谁家的老爷在城北新盖宅子？”

“莫不是要在城北盖一家酒楼？”

“听说是洋人的商馆……”

“洋人不都是窝到东交民巷吗？我看是朝廷的新衙门。你看还有军爷守着呢。”

随着大楼的一层层拔高，京城百姓议论的内容也在慢慢改变。直到最后‘真情’给暴漏，瞬间中国第四家私人银行——华兴银行的名头就在北京城所有人的口中响亮。打的好一手广告。

山东、河南、河北三地的商人联手组建的这中

国第四家私人银行，资本30亿华元，其中大秦财团占10%，无棣张氏占5%。

不是白占白拿，那是投进去真金白银的。整个张家都给给掏空了。连张妙彤都让人转去了2000万华元的私房钱。

刘暹也不介意！

因为这家银行的筹建是被北京的证券交易所给刺激出来得。背景深厚，有出现在中国经济迅猛提升的阶段，绝对的有赚无赔。进一步加强了张氏的实力，说不定还能促进张氏家族重心转变的速度。

当一切尘埃落定，建筑公司以两班倒的‘诚意’，四个月内将大楼建好，并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将一楼、二楼进行的装潢，三楼进行了简易布置，让华兴银行在五月初一这个几个月前挑好的日子里如期开张。

时间进入四月中旬，华兴银行开始大规模的在报纸上打宣传。上到《大公报》这种在整个中华文

化圈里都有深重影响力的大报，下到北京、开封、济南、天津的城市小报上，华兴银行的广告是连篇累牍。

后来有人计算，光是广告费用，华兴银行的花费就不下四五百万华元。

而开业当天盛大的表演也吸引来了不知道多少京城百姓前来围观。而让老百姓们觉得有趣的是，来参加揭牌仪式的不仅有手执权柄的官老爷，富贾一方的缙绅老爷，还有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洋人，甚至连阁老阎敬铭都亲自到场祝贺。

广场上依旧是锣鼓喧天，底下老百姓们的窃窃私语声却丝毫不比这锣鼓声逊色。虽然这两年新鲜事见多了。银行在普通百姓眼中也不觉得神秘了，但还是有很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更愿意将钱封进罐子里埋到自家的后院去。因为他们相信把钱交给‘土地公’保管总比交给官府保管要可靠得多。而私人银行在老百姓们的印象中就等同于过去的钱庄银号加当铺加高利贷，那形象也就是一个‘奸商’。因此面对这个即将成立的华兴银行，在场普

通百姓大多只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真正关注的还是那些小有资本的商贾、中产阶级，和继续资金扩大产业规模的商人。

　　而从目前来说，这些个‘银行家们’似乎并不在乎那些零散的小客户。在不少银行股东们看来，那些泥腿子存不存钱影响都不大。因为他们这些人底蕴、人脉丰厚，光是他们手中的那些大客户就足以让银行过的有滋有味了。让那些在华的外资银行瞧得眼红不已。

　　自从中国银行业发展以来，外国的在华银行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最显著的就是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为首的英资银行，满清中央和地方在两家银行的诸多借款成了死帐，东山席家被铲平也让英资银行在华的影响力大减。

　　更何况进入上海的发展建设银行对国内贷款、存储等利息和服务比之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都要好的多，尤其是发展建设银行的总办胡雪岩在东南商场上名声鼎盛，发展建设银行背后又有朝廷在撑

腰，至少诸多政府款项就从发展建设银行走过，尤其是随着而来的上海城区扩建工程，真心是有太多太多的便利给发展建设银行提供了。

外资银行在华与中资银行、私人银行竞争，先天条件就大大的不行。

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金钱的利益从来不是时刻排在第一位的。必要时候，金钱在权利面前屁都不是。

晋商的隆盛银行开业，坐落在天津，就已经给在华的外资银行又一次重击了。现在华兴银行又成立了。算上华夏央行和建设银行，以及继续筹备中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如果不改变原先的规矩和态度，他们最终的命运很快就会被注定的。

京津商贾巨子云集于此，大秦官员也随处可见，手持葡萄酒的西班牙商务代表候迪亚哥德以一副酸溜溜的口吻开口道：“唐先生，祝贺你成为华兴银行的行长。”

唐先生者，唐廷枢也。

轮船招商局被刘暹收入囊中以后，再把唐廷枢、徐润等人困在这里就显得浪费了。

这两人在完成了轮船招商局的改组以后，又联手筹办的交通银行，徐润成为了交通银行的一把手。而后唐廷枢受刘暹名组建平安保险公司，如果去年平安保险公司没有爆出内部员工勾结市井奸商联手诈骗的事情，唐廷枢还依旧是中国的第一家保险业巨头。可惜事情闹得影响太大，更总要的是那‘内部员工’是他族侄，他只能从平安保险辞职。

还好，华兴银行正在筹建当中，正好聘请唐廷枢这个在国内商界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做着银行首任总办的位置。

如此幸运，刚黯然离开平安保险，没沉寂俩月，转眼就又入手华兴银行，这那里是栽了，简直是一山更比一山高么。也难怪迪亚哥德说话酸溜溜

的了。

第五百四十八章列强的地位是打出来的！

30亿华元的资金，换成英镑也有六七百万之多，在工业、地产、制造等等行业当中，如此资本都当是一头巨鳄。但是放在金融，华兴银行绝对是小字辈的。

可是洋人们怎会不知道华兴银行背后真真的靠山是谁？那是中国的政府和皇室。

在中国这个权本位社会，政府和皇室都想要做好的事情，会有办不成的可能吗？

30亿华元，再过几年可能就是50亿、60亿了，甚至100亿了！

河南是将来中国的交通枢纽，并且有不俗的矿产资源。山东的发展不需多说，河北的发展有京津来带动，三省东面靠近安徽，西面临近汉中，发展前景真心的很强大。

华兴银行只需要从中稳扎稳打的步步发展，将来就是一方巨头。

尤其是一个月后就将开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那富裕和便利的不仅仅是华兴银行一家，交通、隆盛乃至华夏央行，都会从中获得无法想像的丰厚利润的。

华兴银行的广场上汇集了几千上万人，没人发现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来了又走了。车厢里刘暹闭目安坐。银行在民间的口碑似乎依旧有待培养啊……

……

更早华兴银行开业前的一个月——四月，石达开彻底退让出了滇西南，进入了缅甸和泰国交界地区，也就是原时空的金三角。

石达开只带走了二十万出头的追随者，剩余的三四十万太平军一部分是云贵本地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少数民族。这些人或被秦军收编，或是一

律迁往内地。云南政府和西南军区是不可能把这些定时炸弹放回原地的。接下来的三十万汉人也是被秦军吸纳了一部分精华。组建部队或是加入警察，剩余的全部打散。分散到各地与当地人杂居。

至此，刘暹是完全统一了中华大地。非常幸运的钻了俄国人一个空子，让贪婪的北极熊没力量趁火打劫，不管是新疆还是外蒙，亦或是东北，全都一寸土地没有丢下。

同样是这一个月，兰芳成立特别行政区，级别等同省部级，但当地的政治结构完全不同于内地。主要官员是本地提拔。只需要遵守一下‘异地任职’就可以了。

正如看似沉默的海面底下总是暗潮汹涌一样。刘暹起兵的时机抓的太好了，让老毛子完全腾不出手来。以至于让他这一路走来在外人看来是那么的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偌大国家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的事端，就是那隐藏在海面下的暗潮，无时无刻不再拖拽着刘暹的后腿，阻扰着他的前进。只不过秦军的积累充足，让刘暹在暗潮汹涌当中依旧能够坚定

不移的向目标走进。谁都预测不了明天迎接自己的究竟是凶恶、阴险，还是灿烂、阳光。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在刘暹的旗帜下，至少都可以知道自己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是接受，还是要躲避。

吴炳麟就是一个面对未知命运坦然后退的人。

他是吴棠的大侄，成都在败。吴棠和成都将军魁玉谋求逃亡青海，继而去新疆。结果吴棠在途中病死。

吴炳麟是吴棠大哥吴检的长子，长久跟随吴棠征战。但才能略输，截止到秦军入川。他也才升到了知府了。

同时还坐上知府位置的还有吴炳麟的二弟吴炳仁，他是临清知府。吴棠曾经做过漕运总督。又是慈禧身前的大红人，安排侄子做个肥缺有什么不可？

两兄弟的父亲吴检是因家贫弃学，看清了，是因家贫弃学，那吴棠本人可没有弃学。那时候吴检

以磨面粉养家。吴棠乡试、省试都由吴检陪同，拉一小驴让吴棠骑，另一驴驼面粉换盘缠。每到一旅店，店主都以为吴检是吴棠的仆人，后来见同寝同食，方知道二人为兄弟。

并且吴棠长子早亡，死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二子、三子在吴棠发迹的时候还年幼，吴棠把吴炳麟、吴炳仁两兄弟当亲儿子看待，可惜整个吴家后代没有长进的。

吴炳麟、吴炳仁有吴棠这颗大粗腿来抱，快四十岁了，才是个知府。他二儿子吴炳祥，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人，同治庚午（1870年）科举人，却一直没能再进一步。

吴棠病死之后，随在他身边的吴炳麟直接投降，只望能安生安葬一下吴棠。

但吴家的‘罪孽’不会因为一个吴炳麟的投降就全部打消了的。而且吴炳麟也好，吴炳仁也罢，骨头都还挺硬，对厚待吴家的满清保持着忠诚，被审判他们的法院毫不客气的划入了前朝遗孽当中，

家族的将来也跟着是全完蛋了。

吴炳麟、吴炳仁没有步入官场的两个兄弟还好，还能守在老家。但吴棠的两个儿子和吴炳麟、吴炳仁两家就大米开花，各自被发配东西南北了。

四家人，一家去蒙古，一家去东北，一家去西北，还有一家去兰芳。总之他们今生再相见的可能性是不大了。但比起吴炳经这个一样跟随吴棠的族兄来，四家人的下场已经好多了。后者直接殁在了阵中，连遗骸都没找到。

吴炳麟一家就是去东北的。

其长子吴增倬，已经成年娶亲，生育有一儿一女。

三年中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让吴增倬跟他老子一样面对东北变得很坦然。他今生一定要扬眉吐气，待日后让老爹得赦免，一家人转回老家。

就跟吴炳麟赤果果的要死忠满清一样，吴增倬也是红果果的要效忠今朝。如果不是家中的地位大落，吴炳麟的左腿因伤留下了后遗症，走起路来有些坡，吴炳麟非狠狠教训一下自己这儿子不可！

比起小桥流水，曲转悠扬的江南来，对于吴增倬这样心怀豪气的男儿来说，关东大平原一望无际的原野，色彩斑斓的群山，别有一番风景，更加让他心情舒畅。远离家乡的怅然被关外的大气冲刷去，辽东雄壮的风景让他深深的被吸引住。有景抒情，这是一种振奋的激昂在他内心澎湃。

东北也有军队，吴家属于‘罪户’，直接参军是不能的，但可以加入民兵，更一步加入联防队。

吴增倬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泥腿子，吴家这两年虽然困迫了，但报纸还是买得起的。那《大公报》等报纸上已经不止一次提起要收复前清时期割让出去的土地了。并且说随着蒙古、东北和西北的移民争夺，北面的邻居必然会感受到威胁，中俄两国在边界上必然会有纠纷发生，矛头是直指东北对面的老毛子。

在吴增倬看来，这一个振兴吴家的难得好机会。

中国坚持了两年的人口大迁移，数以百万的人口被迁徙到了东北、西北和北面的边疆，自然的当今朝廷在东北、西北和内蒙的统治就越发稳固。

《大公报》说的很有道理。中国在边地的统治稳固了，俄国人就会感觉到压力了，两边在将来少不了要发生冲突。

不然朝廷怎么会不停的在扩充军队？

而且对外公布的整编野战部队是越来越多。

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朝廷的这种做法就是威慑、震慑。为的是就对外显示军事上的强大，以达到‘和平’的目的。不然朝廷就会隐藏实力了，以达到出其不意效果。

对此，吴增倬嗤之以鼻。

列强的地位是打出来的！

早在刘暹对法首战的时候，《大公报》就开始宣传这个思想。待到去年更赤果果的喊出了‘列强的地位是打出来的！’的这句话。文章中宣扬着‘强国的诞生是踏着另一个强国的尸体站起来的’，举国上下都引发了一阵潮涌的。

并且去年年末，中英之间诸多条约的达成，直接提高了中国人的心气和自尊。就连吴炳麟这个忠清派都忍不住喝了几杯，大感开怀。所以打到一个列强，踏着那个列强倒下的尸体成为当今世界真正地强国，已经是国人公开的一个信念了。

《大公报》的报到让举国信念的矛头直指俄国人。威慑、震慑以达和平，这是何等荒谬的见解啊。

……

zn海皇宫里。

王璐莹拿着手下压着的实木盒子递给了母亲王氏，“娘。这钱您拿回去，过不几天交易所就开张了。你拿钱一半去买国债，另一半去买股票。南北洋船运，开滦鸿基的煤矿，钦南、马鞍山、鞍山的钢铁厂，还有那几个制造公司、船厂的股票，都可以买。”

“这些都是安安稳稳赚钱的门路。咱们家以后靠这个吃分红就足矣。可千万别让大哥的差事做差了。《大公报》的名头越来越盛，大哥就要越来越小心。没什么事，别跟大哥联系。皇上的眼睛一直都盯着那呢！”

“再有就是，让家里的那几个小辈都安份点。中秋的时候皇上就要封爵了。接下这俩月京里头不定要生出多少事儿来。让他们没事不要出去，都乖乖的老实呆在家里。”

也是王家家门不兴，开国的时候没能出来几个干才。现在国家大局已定，已经立下了朝纲规矩，那些小辈就又嫌弃开头当公务员，做小兵，听人差

遗，丢份儿。一个个没个前程，就跟纨绔子弟一样，整天游手好闲，喝花酒，逛青楼。在北京城里都有名了。让王璐莹在宫里头脸上也不好看。

王家后代比起张家的后辈来，真心差远了。

第五百四十九章财富的魔力，金钱的魅力

每年的六月、七月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两月。骄阳似火，暑气炎炎，空气中仿佛流动着一团炙焰，让汗水无时无刻不从每一个毛孔中渗出。

但炎炎夏日也阻挡不了股民的激情。众人对金钱对财富的渴望，比天空的骄阳都更加炙烈！真金白银跟前，高温又算什么？

北京、上海两地的股票证券市场自从开业以后，随着股市的暴涨，几百人、几千人，跟随着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扬，证券交易所内的人流也如芝麻杆一样，节节攀高！

两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各有100股，里头有资本雄厚的国资重企，有效益惊人的矿山资源，有前景美妙的私人企业，以及天南地北的制造龙头。

两座证券交易所肯定有重复的股票，中国如今有资格上市发股筹钱的企业，‘宁缺毋滥’的话还真的找不出二百家来。一共有一百三十六家！资本最低的也有五千万华元！

每家股票都在上涨，区别仅是涨幅的大大小小。其中最受追捧的当然是一批名头早就传遍全国的国资重企，以及私营的四大银行了。

股价最低也是翻了一番！

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紧张的盯着交易所。六月份都还没过，北京、上海就都有了专门的证券报刊出现，并且发行量很不小。连不少的茶馆茶楼，都让人专门宣讲报刊内容。而上海和北京之间的电报更是往来的不知道有多么密集……

大秦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市场。现今还只是一颗幼苗的中国金融，可受不了国外资本大鳄的冲击。政府必须给他们保驾护航！让中国金融证券进入到‘小树’阶段，再让他们经受风吹雨打。

所以。没有外来资本威胁的中国证券市场，这两个月来的情形简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大笔大笔的资金流水一样输入一家家企业，然后企业迅速对外宣布进行扩张。再进一步刺激股票在市场上的受追捧。

如此一些资本不到1亿华元的底层上市公司，也吹气球一样迅速的膨胀起来。

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徐溯徐家的地产公司——万兴地产。

这是一个六月底第二批上市成功的地产公司。在三年前上海刚‘解放’的时候还只是小有资本，并且那个时候所有土地和建筑的所有者还不是徐溯，而是他的堂兄徐润。

徐润早在四五年前就敏锐观察到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于是，他在经营轮船招商局的同时，也开始放手投资房地产业，做起了自己的买卖。经营房地产业需要投入巨额资

本。头脑灵活的徐润就将自己已有的房产全部作抵押，从钱庄和外资银行贷得资金，购置新的土地，再将新产作抵押继续借贷，以层层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投资房地产业。

他洞悉上海租界的拓展趋向，就在未来的交通要区以低价买进土地，待经营至半开发状态便以高价售出，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购置更多的土地。结果秦军起兵。并且势若破竹，不两年便拿下了南中国，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不少建筑在炮火中损毁，地皮也被秦军拿了去。因为当时徐润还挂着李鸿章的。他的资产属于敌资，被一律没收。徐润损失巨大！

只是他名声很不错，随李鸿章投降以后被秦军发回了不少产业。但是随着他进入秦军系统做事。特别是要他和唐廷枢筹备交通银行之后，为了避嫌避险。徐润将自己手头的产业完全盘给了自己堂弟徐溯。

到今年，接着上海改造和开发的福气。徐溯万兴地产的总资本已经超过两个亿华元。拥有四五百

亩土地，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屋1000多间，每月的收租费用就有好几百万。

作为一个传统的华商，把一切都握在自己手心里，是一个渗入骨子里的信念。徐润当初拒接上市，就是抱着这一念头，宁愿发展速度缓慢一些，也要一切自己能做主。

但金钱的魅力是无限的。观望了大半个月，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诸多股票，一支支疯涨，华元跟海潮一样源源不断的流入那些企业的口袋，徐溯的主意变了。然后万兴地产成功上市。一个月！万兴地产的总值超过了三亿五千万华元，徐溯手里的股份变了，但他的腰包里多出了上亿华元，多出了原先的半个万兴地产。并且七成的股份依旧让他牢牢控制着万兴地产！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实业家，徐溯一向关心时事政治，更何况他的堂兄是徐润呢。当国债第一次在上海发行的时候，他就买入了五百万。而随着万兴地产上市，大笔大笔的资金装进自己的腰包，托《大公报》的福，徐溯的名声也传遍了全国，整

个徐家都要人心惶惶了。不知道多少人暗地里诅咒着大公报上上下下！身在北京的徐润也隔三差五的就发电报去上海，全是因为这样的钱烫手，钱多非福！

徐溯的办法只有一个，继续大笔购买国债，这一买就是三千万！

这样才把‘暴富’的名头给压下去了一些。

现代金融制度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的。看着钱生钱，生的还那么快，是会痴迷的。徐溯现在就对发行股票上了瘾，就连徐家的根基，他老爹起家的资本“荣记湖丝”，以及徐润当初一块盘给他的宝源祥茶栈，徐润都准备着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呢。

宝源祥茶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设有多处茶栈，有一批得力的掌柜管理，并不仅仅是一家茶行，更是一个包括了长江中下游的茶业网络。而且当初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有很强的控制力。

改朝换代以后，上海茶业公所的地位大大下降。因为这公所只算是民间组织，而没得到官府的承认。但是徐家在长江中下游茶业方面的名声和地位依旧显赫。影响力很巨大。因为徐溯的父亲，徐润的叔父徐荣村。是上海开埠后第一批来沪闯荡的商人，在英商“宝顺洋行”担任买办多年。他以“货则上品，售之则上价”为经商之道，在上海经营丝绸、茶叶蜚声商界。

老爹留下的资本，徐润现下的地位，足够宝源祥茶栈成功上市。

‘荣记湖丝’则是在1851年英国举办的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万国工业博览会上质压群芳，脱颖而出，独得金、银大奖。在西方留下了大大的资本，要运营上市也轻松的很。【中国参与世博会第一人】

……

实例就在眼前。整个中国都看在眼中。报纸上

连篇累牍，让股票、证券‘深入’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底。

而无数人向往股票，也让这两个月来国资银行的贵金属兑换业成绩直线拔高。

一箱一箱的金银被送到了国资银行，换来一本本银行支票，然后这些支票又跟不值一钱一样，被轻易地投入股市，流到急需资金的工商业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工商业的一次大扩张。一笔笔订单被抛向了海外，中国薄弱的根基所能自产的机器太少太少，英法德美才是这些订单的目的地。它们全都从中受益。

时间就是金钱！在百废待兴的中国，这句话被所有人铭记在了心里。工人两班倒是轻松的，三班倒才是普遍现象。产业规模不断的扩大再扩大……

数据是最能检验一切的！

新秦五年的财政和国民经济统计，会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当然。这是后话了。眼下刚刚入秋，很多人只是已经想到了这一幕！

……

“没钱啦？”

中南海里，刘暹吃惊的看着跟前的老舅。秦氏财团这些年的储备难道短短俩月就都花出去了？

“可不是么。三十多亿的储备都花出去了。而且你还把鸿基煤矿一成的股份交给了阮家。咱家这收益又少了不少。现在金边、南掌那的宝石矿开发，缅甸的翡翠矿开发。都需要大笔资金……”

一旁坐着的霍伟脸上也显出了很不好意思的表情。实在是股票的效益太惊人了。财团一帮高层都赞成把钱往里面投，他也就顺水推舟投了赞同票。

三十多亿的资金就这么的进入了股市。算是为六月、七月证券交易所的火爆狠添了一把火。

而且到了眼下这个时候，这群人还不打算把资金从股市里抽出来，而是盘算着怎么把自家下属的企业给运营上市。以此筹钱缓解压力！

今天王贵生、霍伟之所以出面来见刘暹，就是财团的高层怕受刘暹训斥。到处插手，贪利之心太重了。吃相难看，有带坏风气的危险，可不是真为了哭穷！

以秦氏财团的背景和产业规模，真要用钱了，轻轻松松就能从中外各家银行里贷到十倍充裕的资金。

他们只是借这个苗头，来说服刘暹把财团下属的独资企业也拿出几个来上市！说的好听点是发股筹钱来继续金边、南掌和缅甸的矿业开发。

这些人到没想过把那边的宝石矿、翡翠矿坑给拿交易所上市了，知道这些矿产开发上轨道以后，效益比之股市更有保障！而且那些矿产的开发利益纠葛很深，里面还有金边、南掌和地方土司的干

股。拿交易所来上市并不可取。

“这花钱卖别家的股票，哪有拿自家的股票去卖钱来的更好？秦氏发展了这些年了，工业制造，矿产开发都有相当规模，拿出几个独资产业……”老舅开口的说。

第五百五十章翁同龢的战斗！

上海证券交易所外人潮汹涌。每天都有几千人在这栋高大的建筑中留恋不去。可是给周边的饭店带来了大好商机。

广场边缘，翁同龢目光看着眼前的景象眉头深深的皱起。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子，他对现今中国如此赤果果的追逐利益是十分的反感。堂堂华夏礼仪之邦而今是满地臭铜，那里还有礼仪廉耻，还有淳朴民风！

虽然来这里已经不止一次，翁同龢还是十分的反感，反感。

“大人，纺织、缫丝企业，股票又涨了！张家的鸿达缫丝厂股票涨的17块！”随从转回马车对翁同龢说道。语气中尽是唏嘘。那鸿达缫丝厂发行股票的时候，一股也只是1000华元。现在都涨到2000华元以上了。一天还能涨价17华元，这真是跟抢钱一样。

“欺压百姓，剥削良善，为富不仁。这张家当初就该彻底铲平了！”

翁同龢不屑的说着，两眼中全是冰冷的寒光。随从立刻噤声，低头俯首，只在心头暗自为张家可惜，对工人苛刻的太过了，对比秦氏下属的纺织缫丝企业，待遇相差太多了。而且树大招风，一开始就被自家老爷给盯上了。

翁同龢本来是要被调入监察院任副院长的。但在成均公学被刘暹涮了一回后，今年春天从成均公学跳出来时，位置早就没有了。被刘暹派到上海担任监察厅厅长一职，直接落了两级。

翁同龢要是能安心的在上海呆着，他就不是翁同龢了。

自从四月里来到上海。翁同龢潜伏了一个月，目光就盯向了江南一代的纺织企业。他想搞出来一个大案子。直达天听，为自己再度崛起打下一个结实的台基！

在上海。湘淮一系的力量虽然也有，可自视甚高的翁同龢的目标直接就是李鸿章。他要在更高层，站在更高处，着眼更高点，来与李鸿章掰腕子，找李鸿章的麻烦。可不是在地方上跟湘淮一系的小弟纠缠纠葛！

而在纺织缫丝企业里，翁同龢挑来挑去，发现南浔张家张颂贤是最合适的一个靶子，是最趁他心的靶子。

张颂贤是南浔镇巨商。以经营辑里丝出口致富，然后有涉及盐业。天平天国运动时期浙江沿海动乱不定，盐官逃跑，私盐充斥，盐商所持食盐引票失去统销保障，纷纷抛售，引票价值惨跌。张颂贤趁机廉价购进引票，遂成为引商大户。同治三年，太平军退出了浙江。盐区重新设官统制，引票价格猛涨十倍，为张家的财富聚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总管理处，称恒源总账房。由外甥李惟奎字联仙任总经理，原恒和丝行账房林梅生为协理，又得姻亲的襄助。除占有浙西大部分引盐权外，还占有苏五属（苏州、常州、无

锡、镇江、太仓）等府属引盐权的大部分。在浙北、皖南、苏南的部分大城镇设盐公堂。为统销引盐的基层机构，经营批发业务。兼有查辑和扣押私贩之权。赢利丰厚。张家经营的是浙盐，南浔镇的头把交椅刘家经营的是淮盐，同为盐业界巨头。他的财富也就仅次于刘家，占南浔四象的第二把交椅。

只是与刘镛甚好的名声相比，张颂贤的名声就大大不如了。秦军横扫南国，刘家张家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丢掉了自我在盐业上的巨头地位，但刘家遂即又被中国盐业公司吸入了销售层，张家则被彻底踢出了局。只得依靠辑里丝从新立业！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家有的是银子，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了江南一代规模数一数二的缫丝厂。并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转眼又有东山再起的势头。

张颂贤肯定想不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翁同龢的猎物。几个月的探查摸索，翁同龢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真实资料。鸿达缫丝厂在法律上虽然构不成严重的

犯罪，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拖延工人的工资，克扣伤残工人应有之抚恤这些确实存在的事实。之所以法律上不能构成严重犯罪完全是因为工厂在与工人签订劳资合约的时候，玩了字面游戏，欺骗了工人。

鸿达缫丝厂的劳资合约中这样写着：工资一季一结，最迟年底结清。然后就一直拖着工钱不发，只让工人从账上借支，年底拿工钱抵账时还要记不低的利息。而且伤残甚至死亡工人的抚恤很少，还借口拖延，借口克扣。

鸿达缫丝厂常有工人闹事、罢工。但因为工人中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当初上海的工友会，因为川沙起义，所有的领导阶层和骨干全都被朝廷收编去了，现下上海虽然还有工友会存在，但早已经不能跟当年的声势和实力相比了。

每次工人闹事都是一个结果，张家胜利！

张颂贤当年在苏南、皖南等地设立公局，与淮军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翁同龢一点都不会对他手下留情。收集的大批资料虽然无法至其于死地，但

也能让鸿达缫丝厂恶名远扬，张家声名扫地。然后翁同龢可以借机提出一部正规的《工人保护法》，大刷一下自己在平民百姓当中的声望。借机会一步跨回北京去！

　　翁同龢不是鲁莽行事，他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是参考了大量外国的事例的。英法美德等国都爆发过大规模的工人抗争、骚乱和罢工，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翁同龢认为制定一项专门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然后推行工友会，如西方的工会那般铺展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翁同龢这几个月来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他觉得如果全国的企业都能如秦氏财团下属的独资企业那般照顾工人，中国工业的发展会更快，百姓（工人）会过的更好。

　　这并不是翁同龢‘社会’了，而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对翁同龢骨子里的影响。

“叔父，工友会，保护工人法，此乃巨兽，经手放出，必会如西方一般泛滥，届时恐贪婪心炙，渴求欲多，扰乱国朝啊。”翁曾桂忧心憧憧的说道。

“哦，你是这般认为的吗？”怪不得自己侄子这段日子情绪不高，原来是这般想的。翁同龢捋着胡须饶有兴趣的反问道。

“叔父。人心难测，贪婪无有止境。工人得一，谁敢说他们就不想着二？”

“业主、工人，一体两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叔父推了工人一把，使之声势大涨，侄儿唯恐彼辈得陇望蜀，搀搅着叔父身不由己啊。”

翁曾桂不愧是个‘能吏’，不愧是当初翁同任刑部右侍郎时候的得力干将。这考虑起事情来的确有水平。

“工友会万不能完全操之白丁之手。必须要有

官府监督，免得彼辈仗势自大，胡作非为。自掘坟墓！”

翁曾桂从自己叔父脸上看到了对自己的满意和赞赏。有这样的水平，翁家有后也。翁同龢真的觉得很满意。

“自然不能全操于一群白丁。这工友会和业主都需要敲打。你只看到工友会害处，怎么就看不到商权炙烈的后果？

不仅工友会是头猛兽，商贾之辈更是吃人不吐骨头。都不是好东西！”

翁同龢招呼自己侄子坐下。“现在法院养的不是有批讼棍吗？就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今后劳资合同、契约书，都需要第三方公证，才可以生效。就让那批讼棍去。”

“当然，其他的讼棍也成。看名声和开销了。”翁同龢对于律师还是有歧视，虽然近两年律师的地位和收入大涨，可改变不了他们在一些人眼

中的地位。“需得把合同、契约书订得详细，谁违规了，按照规定办事。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法律上对于张家这种勾当也要制定相应的惩处，不能让这些奸商钻了漏洞。”

“叔父这个法子倒是妙招。让律师做第三方公证，不错，不错！”翁曾桂越想越觉得是个高招。律师是吃名声饭的，国家对律师又做有严格的规定，名声坏掉的律师是有可能被撤销律师资格的。这些人心里的花花肠子再多，也会顾及收敛一二。

当然了，翁曾桂最放心的还是翁同龢的态度。自家的这个二叔并不是对自己的作为没有深刻意识。只是认为自己的建议和朝廷的力度能够掌控住那头猛兽。

但不管怎么说，翁曾桂是赞同翁同龢出手对付张家的。他老爹翁同书就是被曾国藩和李鸿章联手给整倒的。从一方巡抚转眼变成了阶下待斩之囚，最后减罪得以流放伊犁，踌躇四年从新复起，但身体已经垮了，第二年就病死军中。

翁曾桂对曾李恨得咬牙切齿！

张颂贤跟湘淮军联系紧密，把张家满门都剁了，翁曾桂也眨一下眼。至于张颂贤身上带的省谘议局议员的‘防护罩’，府县官员可能那他无法。但翁同龢是上海监察厅的一把手，监察厅本身在政府机构当中又是‘天煞孤星’，之前翁同龢也是身居高位要职，关系众多，酝酿数月，全力以赴的对付一个商人，商人的资本再厚，那也是手到擒来的。

翁同龢身子躺在摇椅里，放空自己大脑。这是战斗前最后的轻松了。搞掉张家只是一道开胃菜，后头的事儿才是重点。如果功成，最迟明年春夏自己就能回北京。而要是失败，翁家复苏的希望就真的只能靠翁曾桂了！

第五百五十一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像黑夜中爆开了一朵烟花。当翁同龢一脚踢出张家，当《大公报》等诸多上海周边的报纸对鸿达缫丝厂进行了跟踪报道以后，整个中国沸腾了！

工人转眼成为了最闪亮的明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待遇，一切的一切，在一杆杆笔下曝光在了无数人眼前。

与农民比收入不低，但环境太差，工作太苦。不知道多少纺织厂、缫丝厂的工人，一双手被热水烫的掉皮脱肉。工资还被拖欠，伤残抚恤被千方百计的卡着不给，生病了也要坚持工作，还有工厂里普遍存在的体罚……

鸿达缫丝厂首先遭了大难，本来飞一样上升中的股票迅速回落。奸商、没人性，一顶顶帽子被牢牢地戴在了张氏的头上。

内阁对这件事关注度很高。自然的刘暹也收到

了一次次详尽的汇报。来自上海府的，来自翁同龢的，来自上海国安局的。没人知道，这个成立不久的上海国安局局座的位子上已经换了一个新人。

翁同龢的提议没被内阁通过。阻力很大。不仅是沈桂芬等，更有张守炎，可以说工友会的推行和《劳动保护法》的制定受到了内阁两大派系的共同反对，倒是对于翁同龢提议的律师介入劳资合同和契约书这一条很赞赏，得到了迅速肯定。

范德榜一直没有表态。实际上这就是最大的表态——他是支持翁同龢的。否则翁同龢的提议就不会在内阁上咣当了半个月还悬而不决，早就被打回去了。

而范德榜为什么会冒着涛涛反对声坚决支持翁同龢，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于全国的滔滔议论。内阁要说没有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对比他们的担忧。以及这两条通过以后将来会形成的麻烦和威胁，诸多内阁成员都感觉得不偿失！

内阁当中仅有的两个持赞成意见的。一个是范德榜，另一个就是阎敬铭。至于为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再添一把火。告诉上海局，这次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请皇上放心。臣等一定把事情办妥。”

国安部的人退下后，刘暹立刻让侍从室的人给上海某人发了个信号。这半个月来《大公报》的力度是不小，但绝对没有全力以赴。至少没有特刊出来。

王庆给刘暹的密电中汇报，《大公报》已经掌握了广东、福建、浙江多家纺织业工厂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工人的收入水平不提，恶劣的工作环境。工资的拖欠和伤残抚恤的拖延、工厂的苛刻等等，丝毫不比鸿达缫丝厂来的优渥。一记特刊的资料和证据，《大公报》已经有了。

现在之所以不爆料，那是引而不发。听上面的命令！

刘暹给王庆打个招呼，就是要他全力以赴。

……

上海，张府。

六十四岁的张颂贤精神萎缩的躺在睡椅上。半个月的折腾让他，让张家都元气大伤。股票大跌，已经装进兜里的银子又被他双手捧着还了回去。还不还不行！因为时机太微妙了，张颂贤如果不想惹来众怒。招来不知道从那里飞来的黑手，他就必须拿钱把市场上抛售的鸿达缫丝厂的股票买回来。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

至于结算工人们的工资，把拖欠的抚恤全部结清，倒是不伤大雅的小事情。那点钱财对于整个张家的损失来说太少太微不足道了。

此刻。张家长子张宝庆正对着缫丝厂的管事破

口大骂，刚刚跟《黄浦日报》的副总编打好了关系的喜悦被冲刷一空：“娘希匹，一群瘪三闹什么闹？真嫌钱少滚蛋啊？老子工钱结给他们了。一天九块的工资还嫌少？加加班一个月三四百块了。这样的工钱还叫少？要十五块一天。真他娘的敢开口，当老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啊？”

鸿达缫丝厂的工人也不是白痴。不趁着这个大好时候多为自己谋福利。那真对不起往昔受到的那么多苦！

所以他们要求涨工资，涨到十五块华元一天。这个条件就太过不可能了。十五华元一天。一个月就有四百五十块。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四块五银元啊！

而原时空的北洋军，在清末几次白银大贬值的情况下，一个月又才几块银元？七八块还是十块？并且这样的军饷中还包括着他们的伙食费等耗用。【北洋军里头士兵的军饷其实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由军队后勤部门直接邮寄到士兵家属手上，一部

分发放给士兵本人，而一部分则是作为士兵的生活费用扣除。

此外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如遇换防、作战、演习等，就不用扣除士兵的口粮费用，由军队直接负责。也就是说，你想要让士兵们行军打仗，就得先给他们供应免费的伙食，这一个人吃饭的钱也许不用多少，但是几千上万人的吃饭前那可就多了。

而这就是北洋军开拔费的来源了！】

所以现在情况下，张家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工人们的要求的。

要知道一行有一行的规定。张家要是涨工资，那影响的可不止张家一家，其他的纺织业工厂要不要也跟着涨工资呢？这完全是在拉仇恨，把张家往火坑里推。

“一群小瘪三。再过一个月，北边招工的回来，就把他们都开革了。这班贱骨头，只想着天上掉馅饼，自己去当乌龟把婆娘拿来卖肉了，来钱才

叫快。”

张宝庆一通怒火发泄完毕，才又对管事的说，“主意一下技工，看那些人老实，到时候留几个人下来。操纵这些机器还要靠他们。再有，厂子里的工头，不需要有什么本事。只要听话，只要听大爷我的话！”

……

“烧吧！烧吧！”

夜色里。一个中年人站在燃起烈火的仓库前喃喃自语。

他身材佝偻，弯着腰。要是肩头上有天大的压力一样。熊熊的烈火照亮了他的面容，平日很老实巴交的脸孔上显露着与相貌完全不相称的狰狞。

中年人的右手断了半个手掌，伤口已经愈合，但他人混的显然很不如意。身上的麻黄色的短衫早被各种污渍染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脚上的一双

鞋子也露着三根脚指头。

汹涌的热浪已经烤弯了他的须发，从仓库大门扑出的火焰简直就撩到了他的脸，但这中年人仍没有挪动脚步，瞪大眼睛的死死盯着眼前吞噬掉他一切希望的所在。

从因贪图工钱高从苏北老家跑来上海做工，到进厂一年后因工伤残。然后整个人的命运就都改变了。没了半个手掌，继续做工当然不可能，但拿不到伤残抚恤他也只好留在上海跟厂子耗着。

虽然上个月鸿达缫丝厂的事情爆发以后，原来的工厂迅速找到自己结清了欠款，但半年来的郁闷、气愤、怒火是一句‘抱歉’就能结清的吗？

再说，仅仅一笔伤残抚恤又能当多少事？

中年人别看憔悴的如四五十岁了，实际上他才三十出头。今后就算还有二十年可活，两千块的中度伤残抚恤顶个屁啊。所以当有人找到他，当一笔三万块的巨款摆在他眼前的时候。中年人毫不犹豫

的从命了。

一条烂命而已。现在三万块，日后家人还能再收到两万块。五万块啊，就算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攒十年的钱才比得上。

中年人是笑着死的。烧吧，值了！把一切全都烧个精光给自己陪葬吧！

………

“烧啊！烧啊！”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左手拎着空空的油桶。右手则刚刚把一盏气死风灯狠狠砸在了地上。清脆的破裂破碎声，伴随而来的就是炙烈的熊熊火焰。

青年脸色狰狞，不远处晃动的人影让他内心紧张又感到害怕。可是人也跟野兽一样。当走投无路无法回头的时候，所爆发出的勇气是无可想象的。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当人无有顾忌的时候。他就是最强大的时候。

黯淡的仓库变得明亮无比，火势轰然。熊熊火焰透过大门和窗户的缝隙向外喷放出。年轻人被大火吞没，他在大火里挣扎着，但就像那个中年人一样，至死他都在大笑！

仅仅两年，失去了父亲，被抄没了家业，原本富贵的家庭破落尘泥，自己现在更是只能依靠短工来维持生计。

年轻人想起自尽的父母，离散的兄弟姐妹，想起自己没有了未来的未来，他心中的火焰就开始炙烈的燃烧。

烧啊，一切全都烧个精光！给热闹的‘新闻’再增添一把烈火！自己对逆秦能做的报复也只有这些了。

……

一处大火的外头。

“烧吧！全都烧光吧！”一个中年人拿着望远镜，满面带笑的眺望着远处的工厂。

烧得好！烧的妙！

刘暹苦心积虑来推行工厂，兴办洋务，转学西人，现在这一把把火就像巴掌一样，狠狠的打到了他的脸上。

不管洋务有再多的好处，一个‘残民’就足够他臭到家了。

秦逆，刘贼——

别以为自己坐了天下，就能一切安稳，一切太平。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

而另一处大伙的外头，一个神情彪悍的壮汉满

意的望着自己的手下。

活儿做的漂亮。人死在里面最好，不然还要费自己的手脚。这下北京的指示是圆满完成了，局座大人的位子也当是坐稳了。

作为跟着上海国安局新任局长来到上海的心腹，壮汉的目的、想法很明确！

第五百五十二章道德绑架，民意绑架

刘暹一统汉地也有两年的时间了，占领南中国更是有三年。

一直以来，他指使着内阁推行的重重变革，在中国全国范围内都没有大的挫折。因为他自身的积威实在太重了。

秦军是他一手打造，全部的对外国战荣耀，是他一手包揽。自身还又挟着‘灭满兴汉’的不世之功，就是老百姓对铁路、电线等洋务措施有所不满意，也只能压在心底里。刘暹的积威不仅仅是针对手下的大臣重将们，更相对于四万万老百姓们。

中国人是傲气的。天朝上国的美梦才刚刚破碎了三十年，国人骨子里就向往着复兴。是刘暹一场场对外国战的大胜让他们从新抬起头的。让他们在洋人面前直起了腰！可以说刘暹拯救了‘中国’的尊严，拯救了百姓们的‘自信心’！

尤其是法国人蔫了之后，现在英国人也服软了，简直是大块人心。

而这些在行政命令实施的时候就会化为实际的作用。何况刘暹兴工代赈，打压粮价，休整堤坝河道，治理黄淮……，更废除了诸多苛捐杂税，减轻了老百姓身上不少的负担。‘我大清’可是有名的‘万万税’的。

于是两三年时间里，新政、改革、近现代工业的发展速度就跟火箭一样，直冲云霄。许多隐藏在暗中，把深深的不满隐蔽在心底的敌对分子就是想挑事，都找不到可乘之机。直到上个月翁同龢踢爆张家以后。

大好机会摆在了他们人面前！

纺织业是国朝大力推动的，工厂大兴更是国家政府鼓励的。

士林沸腾，百姓皆怨。没有真凭实据都可说是子虚乌有，但此番一把把火起。便再不能视而不见

了。

这场火，能直接烧到zn海！

……

一封急电从上海发往北京。时任上海知府的卢乔内心苦涩的很。他在上海的三年任期将满，节骨眼上却爆出了眼下的事端来，真心是对准他的命门来的狠狠一击。

死亡人数十七人，失踪二十五人，烧伤上百人。

前后两天一夜里六处大火，损毁仓库二十二个，厂房三个，生丝、布匹、机械，损失总金额高达超过一个亿！

这两行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损失之大几乎让人心底发冷。

如今的中国可是‘太平时节’，报纸上已经有

不要脸的人拿现在的中国比之初唐时候的贞观之治了。当然其中最主要的‘符合点’就是刘暹和李世民都是所向披靡的名将了。除此之外就是初唐时候的中国被突厥压制，现下的中国被英国压制，但两边在受到压制的同时却又都有强大的反击力量……

这当然是对刘暹的吹捧了。吹捧的连刘暹自己都觉得担不起。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近两年中国国家实力大涨，确实有了复兴、崛起的势头，为一部分人所认可、认同。否则‘妓者’们再没廉耻，也不会拿‘贞观之治’和李世民来比刘暹。

结果就是这样太平的要迈进盛世的环境里，无灾无难，突然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来。而且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故意在纵火。这桩案子足以震动整个天下。就连外国人都被吸引住了眼球。

损失上亿华元，那就是上百万银元，二十万英镑了！

上海知府衙门。卢乔等几名政府头首官员共聚一堂。每个人都是愁容满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卢乔要担领导责任之余。他们也个个都跑不了。

内阁今年开春公布的《政府官员责任追究制》，就像一个金箍。死死地套着他们的脑袋上。让天下所有的官员身上又多了一道枷锁。

“码头再建的事儿，章大人就看着解决吧。跟第三建设兵团的人打好协议后。拿到衙门例会上走一趟，再招呼一下谘议局的人。”卢乔的手向旁边主管建设方面的副手章天放摆了一下，做了个‘就这么定了’的手势，然后政府例会的方向就全转移到‘鸿达事件’这档大难题上了。

鸿达事件——指的就是此次纵火烧厂房、仓库这件事，因为起因是由鸿达缫丝厂引发的，因此被《大公报》称为鸿达事件。

“关键是这件事中有没有人在暗中指使。”卢乔手敲着桌案，继续说道，“如果单纯的是因怒生恨，故意纵火也就罢了。咱们认倒霉。可要是有人暗中指使，那这人有多少？他或他们的目的何在？想要干什么？”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短短两天一夜，六处不同地方的纺织厂仓库、厂房被烧，卢乔应该感到幸运，被烧的是仓库和厂房，而不是宿舍。钱财损失的再多也没人命总要。

如果这次大火被烧死了几百人，卢乔现在头顶的帽子都可以说拜拜了。

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陆续发生火灾，并且有一处成功一处，再连上翁同龢捣出来全国聚焦，不能不让卢乔往阴暗处想像。

左右副手也就是上海府的左右参政，上海府地盘不大，级别可是等同省一级的存在。卢乔光副手就有六个，两个是次一级的左右参政，再有是四个四品的同知。章天放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在座的还有一票五品的厅长。

所有人都提起了精神来。这是上海官场即将面临的一场考验，这是他们即将面临的一次决斗。如果获胜，一切都大有可为。若是失败，除了个别几个底蕴深厚的家伙还有东山复起的可能外，其他的

人就前途到顶儿了。

翁同龢不能装聋作哑，他可不想把上海的同僚彻底得罪个干净。清了清嗓子，开口道：“这大半个月来，老夫不时听有人言这是残民积怨，工厂不仁，夺民口食，故而横遭此报。但老夫想，丝绸何比布匹通用民间？那洋布进入中国几十年，男耕女织之小农局面被冲击的破碎凋零，早不复五十年前之景，何以前清时候不生此般祸端？

六家工厂，只有两家是缫丝厂，另四家为纺织厂。

可见并不是仅仅涉及缫丝一行。

难道百姓在前清时候可以忍受，到了国朝时候，到了国朝大力发展纺织业，把洋布换成我国产的机织布时就爆发了？两天一夜，三家纺织厂库房被焚，一家纺织厂厂房被烧，遭此劫难岂是一个‘报应巧合’能够解释得了的？”

“翁大人认为其中有人主谋？”

“本官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件事其中必然有人在主谋、唆使。此辈为国贼也，不除，国之大患。”翁同龢真的没料到鸿达事件会发展到现在得样子。他所有的打算全部被推翻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小心再小心。

也因此这种考虑，翁同龢就要现在众人面前把‘态度’立下。

“翁大人说得是，其中肯定有鬼。这件事警察局要跟国安局紧密联系，务必寻究其主使之人，绝不容其逍遥法外。”

“方大人所言极是。本官也认为其中有人捣鬼。这等贼子必须要给与严惩！”

……

打算把‘态度’先坚定的并不是只有翁同龢一个。卢乔以下到会的十六人，连同他自己一起，全部都是这样做的。不管以后怎么样，先把好的态度

表明了。

卢乔等人可不认为自己今天的这场例会会有多么保密。可能自己等人前脚刚离开会议室，后脚国安局就知道了全过程。因为鸿达事件，国安局新换了一个局长。此刻的上海国家安全局就跟一受伤的野狗一样，呲牙咧嘴的只欲噬人。

……

北京城里，李鸿章正跟周馥在书房。

“中堂打算如何应对？”私下里周馥对李鸿章的称呼依旧是‘中堂’。而不是李鸿章现下对外的身份——‘阁老’。

“还能如何。鸿达之事尘埃落定，推行工友会和《劳动保护法》通过内阁决议已经在所难免。”李鸿章脸上轻笑。

什么追查内幕？那是国安部、警察局该干的事情。作为内阁成员，他所要关注的是整体层面。那

一把把大火烧起来的时候，事情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而如何恢复六家工厂的生产，如何抚恤火灾伤亡人员，那都是地方官府的事情。没看中枢连督导组都没有派往上海一趟吗。

虽然内阁成员中的大部分都很反对推行工友会和《劳动保护法》，事实却无法改变。现今民情汹涌如潮，报纸上连篇累牍，一本本特刊的文笔已经从纺织业扩展到了整个制造业，再拦的话，名声就臭到家了。

李鸿章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一年前刘暹与他一次闲谈中说道的一句话——道德绑架，民意绑架。那是真的‘身不由己’的！

除非你宁可变成臭狗屎一般让人闻风而避。

“推行工友会和制定《劳动保护法》大局虽定，但要确切的贯彻实施，中枢还要跟法院结合，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律法来。此事后果严重，非同

小可，当防微杜渐。”

“归根到底，还是江南的工厂主太黑心了点。”周馥点头认同之余，如此的说。“秦氏下属的纺织企业规模当属全国第一。工厂十余家，遍布大江南北。雇佣的工人更是倍于江南，为什么秦氏就从来没有过工人烧厂的事？”

“可不是只因为无人主使。”

第五百五十三章巨龙与北极熊

周馥的潜台词是秦氏财团制度明了，劳资按时结算，绝无拖欠，自家下属的学堂、医院、百货店铺，对自家工人还有惠顾。一句话——待遇好。工厂让利工人多。

所以上海的事儿，在秦氏绝对不会发生。两相对比，也更见人心向背了！

江南一带商业气息本来就浓郁，虽然比不上广东，但永远不要高估了资本家的良心。在刘暹主动释放了‘资本’这头野兽出来以后，这里的‘逐利’这一思想变得更加自白，无有遮掩。只追求利润，从不在乎人命。黑心，贪婪，视人如草芥，这是如今中国诸多工厂主矿场主的标准写照。

但是要说真的，这些人虽说黑心，克扣工资、拖延工资、千方百计的推脱抚恤，可在如今这样完全同等的技术条件下进行两边竞争，他们还真不是秦氏财团的对手。

后者对工人待遇优厚，中午工厂里的伙食隔三差五的还有肉吃，工人的向心力，责任感远远比前者的工人要强。得到的回报就是工作效率高，爱护机械，产品成品率高，产品的质量高，并且稳定。

这是很浅显的问题。可‘资本’天生的就带着无可剔除的逐利性，压榨工人是‘资产’是它的先天天赋，乃是成了必然。

对刘暹来说，这样的发展，更是眼熟的很。前世的记忆让他对此苦笑。

所以，工友会的推行和《劳动保护法》的制定是很必须的，它们会给工人赢得相当大的一部分权益。同时也早早的被‘资本’认知。因为刘暹不想‘赤色’在二三十年后于中国大地上泛滥。

与其等到‘资本’有了大的发展以后。或是‘赤色’有了大爆发后，再逼迫着资本妥协。不如现在趁着资本还弱小，就先把活儿做好。

刘暹不是恶人。他大力发展工业，推行资本发展，想的并不只是富人阶层，期望的是全国民众都能从中得到利益。中国现在还没实力对外进行开拓，他原来的设想里用‘富裕的农民’来逼迫‘大资本家们’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准，前者要成功，就意味着对外战争，用战争来为中国的农民谋取更多更广阔的田地，这个道路是很艰难艰辛与漫长的。刘暹心里也没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才能走完这一步！所以，先让工人从‘资本’这块游戏中谋得一席之地，完全是防患于未然。

只是这个心思只有刘暹自己清楚，外人哪能了解他的苦心啊。至于‘赤色’，满朝文武可能有几个听说过的，毕竟‘巴黎公社’还是很出名的。但要说到对‘赤色’的警拒，那真心的不存在。

而在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中，工友会的推行和《劳动保护法》的制定，以及由《劳动保护法》延伸而来的《童工保护法》的制定。那完全就是朝廷对‘子民’的爱护。

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皇帝老儿大都是好的，

有坏事也是被手下奸臣蒙蔽了。而奸臣向下延伸就是贪官和土豪劣绅，也就是现在的黑心工厂主。朝廷当然要爱护、保护处在弱势地位的‘子民’啊。

就是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这么想的。并没联想到‘限制’商权。‘赤色’啊什么的。

上海国安局和上海府政府的来电上都提到了幕后主使，国安局甚至还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初步判断是些满清余孽。现在正在全力查处当中。刘暹也没放在心上，满清煌煌在世的时候都被自己一步步打落尘埃。现在只剩下了一些余孽，能当什么大事？

这就跟前世红朝初建的时候。大势在彼，果党的那么多潜伏特务，那么多‘存亡救**’，顶个屁用啊？太祖不还是把江山坐的稳稳的？

只要手中军政不衰，只要大义还在，民心所向，再多的余孽也是无根浮萍。

盛夏时节，刘暹带着皇室离开了北京城，去到

了承德避暑山庄，在那里接见了来华的西南藩军参谋长渊边高照。

刘暹手头的两万多挺身队已经全部用到了日本，福冈被西南藩军攻破，九州岛全境纳入西南藩军的手中。虽然整体局势上政府军依旧占据着强大的优势，东京方面的陆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十三万余人。如果算上之前交战伤亡的士兵，日本东京政府动员部队已经超过了十七万。

而西南军呢？也就是所谓的西南军政府，大统领西乡隆盛手下有着六万两千人，整编为五个镇，外加西乡隆盛自身带领的亲兵队。

现在两边的战斗主要集中在九州岛与本州岛间隔的马关和九州岛与四国岛间隔的丰后水道。

日本东京政府在水面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日本海军将领几乎完全效忠于东京。

以东乡平八郎为例，他的弟弟就在西南藩军当中，但东乡平八郎在受创战舰被英国人修缮完工以

后，带着两艘军舰毫不犹豫的投进了东京政府的怀抱。当然，身为舰队的总指挥官，舰队遭受了如此巨创，东乡平八郎是必须要负责的。他现在被调离了舰队，在海军省担任大尉文职。军阶也被降了！

而本来就完全掌控着日本海军剩余军舰的日本东京政府，在一艘金刚级铁甲舰，和一艘铁肋木壳战舰回归之后，那实力是更加的绝对压倒了。西南藩军手中仅有几艘今年购买的二三百吨小炮艇，在海面上一点话语权都没有。错非早在战前刘暹就运送了一批150口径以上的岸防炮到鹿儿岛，现在九州岛的港口，包括长崎在内，已经被政府军的舰炮完全轰平抹去了。

就是因为刘暹的这批大口径岸防炮的存在，西南军才能保住九州岛的几个港口，尤其是洋人云集的长崎港，和华商汇聚的鹿儿岛湾。甚至后者的重要性还更重于前者的十倍、百倍。广阔的鹿儿岛湾被大隅半岛和南萨摩包围，广阔的海面上最多时候停留过上百艘的中国商船、货船。

这里是维系西南军命脉的所在。一门门岸防

炮，配备的比长崎港都要严密的多。

战争打了快两年，西南诸藩的财政和物资储备早早耗空，现在西南军一切都赖于中国的支持。西乡隆盛等人在中国面前也早就没有了原先坚持的那股傲气。彻底拜倒在刘暹的龙椅之下。

“你们必须发起攻势，尽快攻入本州，不惜代价的夺去地盘，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英国人已经对朕发出照会，要正式插手日本内战了。

朕可以保证你等的利益不受大的损失，但日本内战也将要告一段落了。现在占得地盘不一定都会是你们的，但朕至少能给你们留下一半！”

刘暹对渊边高照说着。目光在俄罗斯、英国、中东、中亚等多块地盘上扫来扫去。

去年、今年这两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了。英国首相更换，新任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打着反战的旗号竞选成功，指责土耳其苏丹的暴行和迪斯累里的反动政策，因而很搞笑的获得

了‘巴尔干斯拉夫之友’的声誉。但是格莱斯顿就职后全部继承了前任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而且他对外交本就不擅长，不久就把形势搞的一团糟。

今年春天，俄国的沙皇在圣彼得堡遭民意党成员刺杀身亡，这让阿富汗本来已经有了定果的局势再度震荡了起来。英国人有了重返阿富汗的势头和机会，可惜埃及的动荡让英国人神经大痛。

埃及本身就是一块战略要地，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这里的战略意义更是直线拔高，比之直布罗陀海峡有过之而无不及。

1875年趁着埃及政府财政艰难，英国买下了埃及的全部股票，获得苏伊士运河公司44%的股票，取得了运河的控制权。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英法趁机掌握埃及的财政大权，对埃及实行“双重监督”，英国管理埃及的收入，法国管理支出，英法资本也随之蜂拥而入，在埃及开银行、办工厂、经营公共事业和航运，飞快的就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命脉。1878年8月，在英法策划下，埃及成立“欧洲内阁”，英法成为埃及太上皇，埃及总

督成为他们的傀儡。1879年，埃及知识分子和爱**官成立“祖国党”，以陆军中校穆罕默德.阿拉比一帕沙为领袖。祖国党提出埃及独立、反对“欧洲内阁”等主张，利用人民群众斗争的威力迫使总督伊斯迈尔改组政府，辞退外国官员，通过宪法，加强议会权力。英国怂恿土耳其废黜伊斯迈尔，任命他的儿子杜菲克为新总督。杜菲克听从英国摆布，解散议会，逮捕祖国党人。

现今埃及就是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大、炸药包。英国人不能失去埃及，他们的精力随之从中亚转移到了中东。没有了白厅的支持，单靠印度的殖民政府和英印军队，他们是不可能短时间里重返阿富汗的。

英国人无力顾及中亚，又因为新任首相的关系，使得土耳其与英亲密度大跌。但英国人不愿意看到动荡中的沙俄轻轻松松的把中亚吞到口里。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履行一点盟友的义务，先跟俄国人过过招。

第五百五十四章这是下一场‘百年战争’的开启！

因为陇海线还没贯通，兰新线还没勘探结束，中国根本没实力在西北大举动兵，但是在远东的太平洋滨海地区和库页岛，英国人希望看到中国力量的显露。为此他们愿意在日本问题上进行让步！

可怜的小日本，东京政府还不知道英国人已经把他们卖掉了。西南军也不知道刘暹虽然为他们争夺下了一大块肥肉，但日本的将来将会在东西对峙中彻底泯灭！

渊边高照对刘暹对中国还感激涕零！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

“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怪胎！”

刘暹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俄国人的警惕。亚历山

大二世遇刺的消息他在事发后的第四天早上就知道了。对于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怪胎’是他这些日子来对其的第一印象。

　　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父亲被暗杀的阴影，继位以来没住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夏宫，而是躲在了郊外的行宫加特契纳，才短短三个月就被欧洲称为“加特契纳的隐士”。

　　为俄罗斯帝国的第十三位皇帝，作为一个专、制帝国的首脑，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以来无意树立新政，也无意过多干涉实际政务。他采取了类似财团董事长式的治国方法：组织任命了一批有能力的人，形成了一个智囊圈子，让这些人对先国家政务进行研究，拿出几个处理方案，然后报呈皇帝本人，再作出最后决定。

　　这似乎很相似于‘内阁’的一种模式，但两者间真心的有千万的不同。这里的官僚集团是亚历山大三世随意可以任免罢黜的。仅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事实上这群幕僚也彻底扼杀了亚历山大二世扶植起来得俄国民、主幼苗。

由于有亚历山大二世屡遭行刺【不是第一次遇刺】，最后更丧命于人民意志党人的炸弹之下的教训。亚历山大三世和他周围的智囊们一致认为应当加强俄罗斯君主专、制，对社会自由化浪潮加以遏制。

在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之初。就颁布诏书，规定出了一系列强化社会治安，加强君主**的措施，并明确宣布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几种情况。此外还加大了对罢工、游行等活动的惩罚。鉴于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是自由思想的策源地，亚历山大三世取消了亚历山大二世给予大学的自治地位。这些实际上都体现了官僚贵族统治集团的意愿。

他对自己父亲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措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亚历山大三世取消了原有的缙绅会议联席管理制度。本来在俄罗斯的地方，缙绅会议属于地方自治机构，吸收了除贵族和官僚阶层以外的知识分子、商人、乡绅、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哥萨克等社会阶层。各处缙绅会议的长官组成的联席管理有一定的政务处理权。但在亚历山大三世的

统治下，缙绅会议联席制度被地方法院取代，地方法院除司法权以外，还获得了行政权力，警察机关也被划到地方法院管辖之下。这样司法体系基本上控制了地方自治。

亚历山大三世在缙绅会议联系制度被取消后，还进一步开始取消缙绅会议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总督的直接执政，把各地总督的权限扩大到总揽一方军政的程度。本来缙绅会议作为地方自治机构，还负担参政和议政等监督政务执行的任务。很相似于议会，如今随着亚历山大三世的上台，地方总督就有权利推翻或者更改缙绅会议的决定，缙绅会议在实际上丧失了存在价值。

亚历山大三世一手扼杀的俄罗斯的‘民主’。同时把官僚集团与贵族集团融合，栽培出了一个他自己都不可能控制的住，能把俄罗斯帝国的根基给掏空的强大势力。

这就好比中国的文官集团和勋贵相互结合。那完全不可阻挡。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刘暹会不知道吗。一战时俄国的惨败是什么造成的，太明了

了。

可能用不到十年、八年。沙俄就会变得跟现下的奥匈帝国一样腐朽。只因为比奥匈帝国晚‘堕落’了些时间，所以一战的时候沙俄军队还能压着奥匈军队打！

这些都是后话了。

现下俄罗斯还不到那个程度。

“皇上。如今之沙皇俄国不但处于大战后的实力衰弱期，还处于社会变革的阵痛期。十成的力量能发挥出三四成就是好的了。这三四成力量又能有多少可以应用到中亚、应用到东方来，就非常非常的值得商榷了。

所以现在中国挑衅俄罗斯，威胁不大。唯一要警惕的是后患。

中俄都在实力恢复期，即使现在见了兵戈，也是小打小闹。可怖的是三五年后俄罗斯的实力恢复

过来后，他会露出怎样狰狞的面目来。”

刘暹招来手下重臣商议这件事，王闿运虽然是近臣，但没资格参与这个层次的会议。可他算是刘暹的智囊之一，根据刘暹提供的资料、信息，说出了上面的一番话。

真正地威胁在三五年后！

刘暹身为华夏之主，有没有信心在三五年后，与俄国打一场真正地国战？还战而胜之？

英国首相的全权特使考尔克来到北京已经五天了，跟外交部展开了两次密谈。英国抛出了日本的一块利益，在诱使中国与沙俄产生冲突的同时，还希望得到中国的一个保证：兰芳特区只限于婆罗洲一地，不可以继续往南发展。

从去年开始，零星的中国商人出现在了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地，他们手中大多有钱，建立商馆、商栈，与当地的华人合作买地建种植园，涉及海运……

到了今年，只是上半年。出现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就比去年全年还要多。随着中国的一统和实力的逐渐强大，中国必然会涉足南洋。

荷兰人是英国的小弟。靠着荷兰人，英国可以牵制住法国人的一部分实力。但同时英国也担负着保护荷兰殖民地的义务。这南洋就是重中之重。当年的海上马车夫。现在就只剩下巴达维亚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荷兰对于中国的威胁戒备极深！已经不止一次对白厅提出暗示，希望白厅能认真看待中国涉及南洋地区的势头，希望英国能够给中国一定的限制。

不管是当政的英国首相，内阁大臣，还是已经成为日不落帝国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皇，谁也不认为中国跟俄国这两个巨人会短期内决出胜负。

他们更认为——这是下一场‘百年战争’的开启！只要这一战真正能打起来！

英国人默认了日本西南政权的存在，就等于在说以日本牵制中国策略的抛弃。这对中国而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今后只要鹿儿岛西南政权还存在一天，中国就可以漠视日本的一切声音。

这是一个让刘暹垂涎的诱饵。他必须吃！

支持西南政权到现在，中国的耗费也是巨大的。继续打下去。全部的耗费加一块都不知道能造几支现下的中国海军了。

所以英国人不愁刘暹不上钩。而他们也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在感受到沙俄的力量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全心全意的把力量放到荒芜的北方，而不是富庶的南洋。只是现在谈判，英国人把这事儿当成一张牌来打了。

刘暹带着轻松的笑走进庆云殿【瀛台主体建筑涵元殿东配殿】，范德榜等内阁重臣于刘暹见礼，然后各自左右入座。

几句客套唠叨，迅速进入正题。刘暹的考虑跟

手下大臣们的考虑果然有不同，两边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可幸的是目标却都大致统一。对于英国人抛过来的‘带刺玫瑰’，他们都持接受态度。

范德榜、张守炎、沈桂芬、李鸿章等人还认为。中国既有英国在做盟友，秦军还正面打败过法军，那么对付一个俄罗斯，问题不大。

这是内阁大臣们最主流的想法。

沙俄自身是世界强国不假。但名头和震慑力对于中国言可远比不上英法。并且中俄的未来走向战争也符合中国的长远计划。

刘暹对外的态度一直是振兴华夏，重塑天朝的。如果俄国人夺走的那些土地都要不回来的话，那还谈什么‘天朝’呢？

郭嵩焘眼睛微微眯着。就像一个已经瞅准了猎物的猎手。外交部在与考尔克的两次接触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考尔克在南洋事情上的态度并不怎么坚定。郭嵩焘认为这是个可用的地方：

“皇上。考尔克的态度并不坚定。或许英人认为我国只要跟沙俄战争一起，就无力再在南洋掀起风浪。臣以为只需再周磨一二。考尔克就会松口。”

条约这东西在真正的利益面前是很不值一提。可这好歹是‘游戏’规则，擅自撕毁条约是败人品的。能不签订还是不签订的好！而且……

“而且沙俄毕竟是当世列强之一。我国与之若起兵戈，英人当予我国一承诺。”

英国人不插手行，但怎么也要立个字据。

刘暹眼睛都不仅一挑，郭嵩焘还能想到这一招？很好，很不错。可英国人愿意吗？

“事在人为。不试一试，如何能知道不行？”

右手的范德榜这时眼睛闪过一道光，拱手道：“臣附议。”

“沙俄，当今强国，世界大国也。我国与之战争，英人既不愿出力，就当有一诺。”

一帮大臣就像卸掉了一副重担，陡然间神情轻松了许多，又如同找到了宝贝的欣喜，内心里大吐了一口气，是高高兴兴。

只有刘暹的眉头皱了一皱，这还是国家的内阁重臣呢，一个个都没有信心，那国家还怎么能有信心？

第五百五十五章《马关条约》

新秦五年六月。中英就日本问题达成统一意见。七月，中英联合出席日本东西谈判。

是时西南军已经在一月前越过了马关，以一股拼死决战的气势直扑京都。得到了刘暹透漏消息的西南军政府是破釜沉舟了，五镇兵力出动了四镇，人命在战场上就跟草芥一样被高级将官肆意的挥霍。即使是精锐的挺身队也包括其中。

一个月的死战，西南军付出巨大的牺牲，攻克了广岛、福山、仓敷、冈山多做大城，但是在姬路功亏一篑。三万西南军被东京政府军牢牢的挡在了神户大阪这个日本精华商业圈外围。

东京政府已经准备了五万生力军，就等着西南军久攻不下，兵疲师老之时给西乡隆盛致命一击。

结果，在这个致命一击来到之前，西乡隆盛首先发了一封电报到长崎，然后电文再从长崎拍发到

了北京。英国人走上台面，大喊一声‘stop’！

跟随后来到的中国人，一人硬拽着东京政府，一人领着西南军政府，在马关进行和平谈判。时间只用去了三天，《马关条约》达成，西南军释放所有被俘的政府军士兵和倾向于政府的官员、警察等，并且从姬路后退津山，以津山为界线，向西之小半拉本州岛归西南军政府所有，其余之地为东京政府控制。

伊藤博文当然一万个不同意，明治天皇都大发雷霆之怒，只说英国无信，这是他的奇耻大辱。

但当中英联合舰队出现在东京湾的时候。沸腾的江户立刻平静了。

“言而无信？公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到会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事黄遵宪这样的对自己的日本老朋友说：“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西洋逐利成风，外交亦是如此。英人之言岂可全信？”

但不管黄遵宪和他的日本朋友再怎么叹息。日

本和平了，短期内——三年。和平了！中国丢掉了一个大包袱，可以全力以赴的在远东太平洋海滨来挑衅俄国了。

而就在日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的第三天。《华夏日报》上突然宣布了一条军事演习的通告，这条消息并不再头版，但它引起了全国上下许多人的关注，引起了洋人的目光——火车转运，压力测试。

秦军将从淮安、汉中、武汉三个重镇，抽调一个整编旅的兵力，通过刚刚串通在一起的铁路网，紧急运送到北京。

这些部队都是全额动员。全副武装的。不仅限于战斗部队，工兵、马匹、野战医院、后勤兵、重炮，军事条律上规定的弹药、补给、炮弹储备值，全部都要携带齐全。10天，10天之内一个来回。部队到达北京集结以后，迅速集结，迅速解散，坐着火车迅速返回。以此来检验铁路的便利、调度和车头所需量，检验一下现代条件下的部队调动速度。

这是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的。

欧洲的军队很多都有铁路运载的经历，但秦军很少有，更没有过这种‘战争’式的紧急拉练。这就等于是在练兵，以防止事到临头。所有人都没有经验来处置急务。而且现在是铁路网刚刚苏通的时候，运行的火车都还没有多少，如此突来一遭。带来的损失不大，根本无伤大雅。

如果是一辆辆火车头全都上路。整个铁路运输已经铺展开来了，那时候再做这种近机动运。损失的就是天文数字了。

一个整编旅下属三个整编营，配以旅部直属部队和各种附属部队，总兵力为一万人。这是最新的秦军建制，去年冬天才开始施行的。毕竟大秦已经一统天下，野战部队的建制肯定不比战时，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整编旅下属的三个整编营，必须有两个是主力的野战营，旅部直属骑兵部队要有一个标准大队。而一个整编师下属两个整编旅，再连同师部及直属

步骑炮兵，总兵力达到两万三千人到两万四千人间。

其中禁卫师和主力六个整编师，再加上第一海军陆战师，这八个师一级建制是三万人的大编制。地位胜过余下各师一等，各师师长都是配上将衔或是资深中将衔的军中干将。

并且因为秦军大整编的同时刘暹也在大封群臣，因此这八个师的师长，不仅是军中的干将，还都是勋臣中的中坚力量。

八人，六个侯爵，两个伯爵，即使最低的两个伯爵也都是挂着‘开国’的头衔，是能够世袭的贵爵。在整个秦军的文武系统当中，包括了刘暹老舅王贵生、姨夫霍伟这样的至亲在内，能够世袭不将的贵爵也不足七十人。

主要是因为满清太好推了！没有艰苦卓绝的味道。

这样的爵位，即使是伯爵，比之李鸿章、左宗

棠、刘长佑、刘松山、刘铭传等等的侯爵、公爵也珍贵的多了。

不能传承的流爵【终身制】，或是降等以袭的爵位，满朝文武数百上千，占据了整个封爵的绝大部分，可顶什么用？

就是他们自己也不会把身上照着的‘侯爵’、‘公爵’当一回事。

所以，这八个师在秦军当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

武汉火车站。

“怎么尽是些当兵的？”

“北面要打仗了吗？”

“你没看报纸吗？这是拉练。朝廷要试一试火车转运军队倒地有多快。”

“别总盯着杂文趣事看。第一版的正刊也瞅两眼……”

自从北京到广西的铁路通车以后，作为长江中段的标志性存在——武汉，火车站的站台便总是熙熙攘攘的。

火车的作用这两年早就随着报纸传到民众耳朵中了。根本不需要再打广告。武汉火车站是整个中国都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

作为已经往返上海和武汉的英国商人，道森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的嘈杂喧嚣。不管是武汉的码头还是上海的码头，人和嘈杂声总是一切的主体。

今天他来火车站送朋友去广西，火车站的人山人海却是让他这自诩‘见多识广’的人都目瞪口呆。这里至少聚集了上万中国人。

送朋友登上火车，道森没有走出站台。他发现站台上的旅客和送亲友的中国人都在三五成群的聚

集在一起，大声小声的议论着。

那站台的另一个方向，与这边有着一道木栅栏相隔的地方，便是这些议论的缘由，也今日火车站来如此多人的原因。

同样是水泥铺砌的地面，高大的棚架也是一样的将站台遮掩。

可棚架的下面，站台之上，不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商贩、旅人，而是一名名身穿军装，肩背步枪的秦军士兵。

一列火车停在站台边，这群士兵正在排着队鱼贯而入。

一些士兵还背着大大的行囊，里头怎么看都像是一口大锅。军旗、弹药箱等属于随部队移动的物资，被一件件整理好，一起送进了车厢中。

道森还看见那一处的站台上，在一张张涂了绿色染料的油布下，一个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物

体，被人用吊机小心翼翼的钓上落位在几节车厢之间的平板车厢上。那东西不漏一点皮在外，但只要是人又有哪个认不出来？

“啥口径的大炮？那么大个！”

“至少要三寸朝上。”

“一个营配这么多大炮，这肯定是第二师的。”

一个普通的野战步兵营，能有十六门大炮就算好的了。只有秦军的陆军六大主力师，一个野战步兵营才可以配到二十四门到三十门间的火炮。而且这个营的步兵还配有那么多的迫击炮和重机枪。

看到站台上，整整齐齐排列一片的迫击炮和重机枪，稍有些见识的，都知道这必是驻守武汉的第二师的部队出动了。

在华洋人的眼睛全被运动中的中国铁路网和秦军部队吸引住了。

铁路能够给人强大的机动性和运输量，这些东西如果跟战斗力强大的秦军陆军结合一起了，那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把战火烧进中国腹地的可能了。

一支支建设兵团为中国铁路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和速度。这是外国修筑铁路时所不具备的优势。让中国的铁路建设费用大大降低了一截！

照现在各条铁路的建设进程来看，最多再有一年，大十字计划就能完成。而再有两年的时间，广东到上海的线路就可以跟，山东到南京的铁路并合，又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就要形成。

将来五年之中，兰新铁路，东北铁路往，沟通蒙古和内地的铁路、公路建设，都将与已完工。那样以来，中国的实力真的会有一个巨大的突飞猛进。

而且，就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次‘实验’的时候，没有外人察觉到，蒙古高原上的中国

骑兵部队正在调动，东北军区的两个整编旅【建制有缺】的精锐部队，也北上抵到了哈尔滨。

十天的时间转眼就过。‘实验’没有成功，铁路的运行班次搞的一塌糊涂，汉中的第五师所部，迟到了22个小时才返回到驻地。

举国上下都在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言要经常演习，有人说太扰乱火车运营了，影响铁路公司的效益。大十字计划可是公开筹股，之前又发行了大把股票的。

就在这滔滔的争论之中，一封外交照会由东北军区递到了哈巴罗夫卡，也就是伯力。这里是俄罗斯帝国在去年新设的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的中心。

第五百五十六章抛下可笑的念头，准备作战吧！

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是俄国人在结束了第十次俄土战争以后，针对中国在东方的威胁设置的新辖区机构。阿穆尔河就是指黑龙江，中心设在伯力，管辖区内有阿穆尔边疆省、滨海边疆省和外贝加尔边疆省。总督为安德烈.科尔夫男爵！

这三个省都是秦军此次突击的目标！

“俄国人在整个黑龙江流域，一共只有5万人口。当地的土著都被他们杀绝了，要么就跑到了我国东北，原本居住在这里的数万我国子民和些朝鲜人，也被俄国人驱除了回来。这里的的俄国人完全依靠外贝加尔提供粮食。俄国人在这块土地是刚刚才开始耕种，畜牧业更完全没有。每年夏天，航运季节开始后，外贝加尔地区的商人会前往这块地方，为该地区提供所有必要的商品，并购买当地的皮毛等商品，然后在每年的巴月返回外贝加尔。滨海省也就是海参崴一代。这里到还有一些中国人和

朝鲜人存在。另外伯力、海参崴等地还居住着一两万人的旗人，总人口不超过八万。驻守兵力除不堪一击的西伯利亚舰队外，只有一千人不到的士兵。

但我们不能因此小看了俄国人。在外兴安岭地区生存的俄国人，只要是男丁，拿起枪来就是士兵，骑上马就是骑兵。伯力、海参崴，拟定作战计划时，要充分估量俄军的强度以制定作战计划。

这场战争我们不能有半点疏忽和失误！”

就在外交照会发到安德烈.科尔夫手中的时候，刘暹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军区的战前会议。手中有着英国人提供的情报的秦军。对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实力了解透彻。

阿穆尔边疆省，滨海边疆省。外贝加尔边疆省，三个目标地。阿穆尔边疆省和滨海边疆省的俄罗斯人口相加不超过八万。再把迁居那里的旗人、当地土著，至今留在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全部加到一块，也绝对不超过十五万人。

两地全部驻军相加，包括海参崴的那支舰队，拢共三千五百人不到。算上战争潜力，满打满算两万人。并且这其中占据着绝对主力的‘民兵’，其武备和战斗力完全不能和正规俄军相提并论。

而外贝加尔边疆省就是另一番天地了。这里早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前，就被俄国人控制在了手里。经营时间远不是外兴安岭和滨海地区可比。这里有接近六十万的人口，有一万名正规的俄罗斯军队。

外贝加尔的军事长官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少将，与总督为安德烈.科尔夫男爵关系甚好，将来战争打响的时候，卢卡.伊利亚舍维奇绝对是远东俄军的总指挥。这是一个不错的军人。英国人对他的评价是具有一定得指挥才能，性格严厉暴躁。

因为严厉，外贝加尔的一万俄军步骑，有着相当不俗的战斗力。因为暴躁，在外贝加尔待了整整五年的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年龄已经超过了五十岁的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始终不能如意的调回西方，更没有在战争中立下军功的机会。

整个第十次俄土战争，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向圣彼得堡打了六份请愿书。却始终被遗忘在远东，作壁上观。

外贝加尔有一定得军火储备，当地居民普遍拥有马匹和刀枪。但长久来安逸的生活肯定会磨灭俄国人一定得斗志，这里估计能额外加上两万人的民兵。

所以俄罗斯面对东北军区三个整编步兵师。两个骑兵师为主力的十万大军，沙俄在远东真的是亚历山大。他们的这五万估算的军力。战力水分太大。并且在蒙古高原上，一样有中国的骑兵师在活跃。

俄罗斯现在已经提上日程的西伯利亚铁路计划，但外蒙是这条铁路最大的弊害！

它像一把匕首一样顶在西伯利亚的中央。

“皇上，对俄之战，我东北边军共分四路。一

路，打海参崴、双城子；一路进攻沙俄在远东之中心城市伯力，一路进攻海兰泡，最后一路由满洲里进入尼布楚、赤塔。

骑兵师以营为单位，由伯力和满洲里出发，拉网式搜杀敌人，务必使俄人大股部队无法逃脱。

最多九月份，外兴安岭就会大雪降临，冰天雪地。小股人马在外兴安岭恶劣的气候环境之下，很难生存的下。”

东北军区的副司令员之一刘松山坐下之后，出席会议的海军北洋提督杜春站起身来，接过话头继续说道：

“在陆军发起进攻的同时，我海军会在库页岛也发起对俄军的进攻。以我海军之力，摧毁俄人西伯利亚舰队当不费吹灰之力的。然后海军会由海上向庙街进行进攻。同时运载海军陆战部队在丘米坎登陆，封锁住外兴安岭和朱格朱尔山脉的结合部，将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的俄军、俄人，彻底封锁在外兴安岭以南。

我海军还会进攻俄在更北地区的临海城市、居住点，在九月份大海冰封之前，转回南下。”

杜春统带的北洋舰队，实力不及南洋舰队的三分之一。三艘萨克森铁甲舰和一艘英国造的二等铁甲舰全都留在了南洋舰队。北洋舰队唯一的一艘主力舰，法国造二等铁甲舰也常驻地上海，杜春自己的旗舰都只是致远号！

但就是这样的舰队，一边压制日本，一边压制俄国的西伯利亚舰队，都可以轻松的完成战略任务。

杜春说这些话的时候，信心十足。就是陆军在陆地上遇到了麻烦，他们在海面上也是全无敌手的。毕竟常驻上海的‘恒山号’法造铁甲舰，在现下的东亚，完全是个不可摧毁的存在。巴雅级二等铁甲舰，排水量接近六千公吨，配备8座锅炉，双轴推进，输出马力4400匹，航速节，装备有法m1870式239mm主炮4门，侧舷装甲152-254mm，甲板装甲203mm。杜春准备拿恒山号直

接去冲击海参崴的俄军海上防线。

“入冬之前，绝对完成任务！”会议上，向发再一次对刘暹说出了这样肯定的话。

“那朕就等着你们得好消息。可别被蒙古的魏明抢先拔了头筹。”刘暹说话中人站起身来，会议到此结束，只需要等着伯力的回音，战争就可以开始了。

贝加尔湖方向的作战任务不需要东北军区操心，那里是魏明的任务。两万骑兵已经秣兵历马多时，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可以风一样席卷贝加尔湖两岸。根本不给俄军反映和集结的时间。

整个外贝加尔有几十万人，俄国人的战斗底蕴不是刚刚建立的蒙古军区可比的。刘暹又不想千里迢迢的派部队增援蒙古，跟俄国人在冰天雪地里打攻防战。

他就要魏明一个‘快’字！

以有备打无备，打俄军一个措手不及，打俄军一个猝不及防。

魏明的可用之兵只有两个骑兵师不到。对付的又是俄军的主力所在，若是他先拿下了大功，整个东北军区都无颜见人了。

秦军已经子弹上膛，箭在弦上了！

……

伯力，又称哈巴罗夫卡。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的东岸，是如今沙俄在远东的心脏，最大的一座城市。

1858年，俄国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随后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到达，以此地作为俄国西伯利亚第十三边防营的屯营地，建立军事哨所，并以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头目哈巴罗夫的名字将伯力命名为哈巴罗夫卡。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伯力在法理上被沙俄割占。

这座城市的主人，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的总督安德烈.科尔夫男爵，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远东的沙俄政府在秦军出兵库页岛的危机之后，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也是他们强迫满清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开启的第二次紧急会议。

“先生们，中国人正在向伟大的俄罗斯发起挑衅，他们要挑起战争。”安德烈.科尔夫挥舞着手臂。“不。是发动战争！”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上。那是懦夫的表现！而且即便圣彼得堡同意与中国人展开谈判，你们认为他们会去准备谈判桌吗？不，不会的。他们要的是战争，立刻发动的战争，趁着伟大的俄罗斯帝国还没有恢复过战争的创伤之前，用战争夺去属于俄罗斯的宝贵的土地。我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征召民兵，发放弹药，利用着短暂的时间储存粮食，而不是傻傻的浪费这五天珍贵的时间。”

“战争就要来临了。抛下可笑的念头，准备作战吧。俄罗斯不畏惧战争。我们是战斗的民族，让

刺刀和子弹来教训中国人，他们需要对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伟大的沙皇陛下，保持必要的恭敬和礼敬。”

“这是我的决定。安德烈.科尔夫男爵的决定。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最高军政长官的决定。我不管你们内心里怎么想。迅速的按照我说的去做。

每一天我都要看到成果的产生。

明白吗？先生们？”

挥舞的臂膀表现了总督阁下此刻的愤怒和决心。到会的军官、政府官员，一个个恭敬的低下了头。“是的总督阁下。我们会完全奉照您的决定行事。不会出现错误的。”

第五百五十七章我向基督热忱的祷告

伯力与中国现有疆界只有一江之隔。

很近，非常近！

但之前的东北军区为了不过分刺激俄国人，同时也是为了不让俄国人产生戒备，向发只在伯力的对岸部署了一个大队的兵力。

对于居民超过两万的伯力城来说，五百多人的一个秦军大队，显然不算威胁。

第六天清晨到来的时候，当俄罗斯拒绝的电文发到沈阳之时，这个大队的秦军将士，乘坐着小火轮船，从黑瞎子岛迅速向对岸扑去。

而在五艘小伙轮生火出发之前，秦军部署在黑瞎子岛的炮兵与对岸的俄军炮兵展开炮战，经时半个小时，将对岸的俄军火炮彻底打灭。

历经了第十次俄土战争洗礼的俄军，在战争当中已经证实了新的战斗队形——散兵线的必要性，以及使部队学会利用地形的绝对性。

枪炮火力及各兵种协同行动对夺取战役胜利是具有最关键的作用的，必须要有射程更远的火炮，和能够发射重磅爆破弹的曲射火炮，以及各种工程器材装备的工兵部队，并训练部队掌握野战工程学。

有了第十次俄土战争的经验，俄军已经开始彻底摆脱‘排枪’的束缚，向着现代军事领域挺进。

可惜的是，俄国太大了。这么多的经验和教训，光是西面精华区域的改造都远没有完成，更何况是遥远的远东呢？

这里的俄军跟刘暹在新疆时候遇到的俄军没有质的变化。他们唯一的改变可能就是散兵线的应用。

所以，安德烈.科尔夫自己都很自觉的团缩军

队，固守伯力城。在江边上只部署了少量部队和四门火炮。当四门火炮全部哑火，当五艘火轮船运载着两个中队的秦军登上对岸。残存俄军仓惶而逃回伯力。

秦军也没过分向伯力城靠近，他们只有小小一个大队的力量。打得过伯力的正规俄军士兵，也打不过伯力的俄人民兵。

他们需要等待后续兵力的抵到。在富锦，两个营的秦军步兵和三千多名秦军的骑兵，已经出发，正向着伯力急速赶来。

渡河成功的秦军部队只需要守好对岸岸畔，再在河上架起几座浮桥，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海参崴方面的形式也跟伯力差不多。那边的中国边境上倒是有几个小镇可做依托，但双城子和海参崴却并不靠近这些小镇子。

最便宜的是海兰泡方向的部队，刘松山亲自带领两个营的步骑军。早晨打黑河出发，下午时候就

杀到了海兰泡。

而满洲里距离尼布楚也有二三百里路，中间还有一座博尔贾，军队真的杀到尼布楚，可待有几天走。

比如赵统，作为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进攻伯力的部队是他带领的。从富锦到伯力他走了整整五天。

“副座，伯力城的俄人已经全部动员了。昨天还试探着对我军发起进攻。留下了上百具的尸体……”

边防大队长对着赵统报告道。在他报告的同时，江上的五座浮桥正在源源不断的向对岸通行着步兵。五艘小伙轮也正开足马力向着对岸运送着大炮和炮弹。

两个野战营，三千多骑兵，加上边防大队，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

他们的对面。人口两万多的伯力城全力动员了民兵参战。加上本来的俄军部队，部队又处于守势，局势似乎也并不弱于秦军。

前线指挥部。

时间又过去了三天。七月下旬就要来临了。赵统和一群军官们围着桌上的大幅军事地图前，在远方隆隆的炮声中听着作战参谋的军情汇报。

战斗在昨天早晨。已经打响！！

第21旅的作战参谋少校林深用指挥棒指着地图说着："目前第四大队的情况还算比较稳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傍晚时分。侦察兵已经发现俄军有在该地区增援的迹象。

第四大队侧翼的2号阵地是我军目前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从昨天下午两点开始，我军累计投入了三个大队的兵力对俄军防线发起冲击，损失士兵超过了一百五十人。保守估价俄军在这一地区投入了三千人，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火炮支援。

根据胡营长的战报，过去的四个小时里，我军先后发动中队一级的进攻六次，俄军已经在凌晨五点被迫撤离第三道防线，现在俄军在这里就只剩一道防线了。

不过23旅一营的第二大队那边情况比较糟糕，黄副营长和王教习、第三中队的中队长李定生都身受重伤，该大队伤亡累计已达一百人，另外配属该大队的重机枪损失了两挺，还有一门六零迫击炮！

其余部队由于没有发起强攻，目前情况全都稳定！”

林深说罢后，一旁的23旅的副参谋长薛绍接着开口：“目前来说，我军在2号阵地取得突破的可能是最大的。只要那里能够顺利进展，那么俄军在城外的其他几处阵地就都不需要理会了。

我们可以用兵力包围他们。集中主力打伯力城。俄军要忍得住，咱们就跟他们耗下去。要是忍不住，就乖乖过来送死。”

伯力是建在河畔平原地带的一座城市，周边可称作战略要地的地方十分有限。而且纵深很窄。

毕竟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安德烈.科尔夫再果决，困于手中人力的不足，俄军也不可能在城外形成大纵深的防御阵地群。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方转运向前线的重炮和炮弹会越来越多。秦军有足够的时间和实力对付伯力。

……

此刻的伯力城内。

大大小小的宴会一场接着一场。东正教的牧师频频出现在街头。上层社会人士只会竭力地使平民、平民记起目前的困难形势。却不会对平民、贫民们的生活产生丝毫的兴趣。七月二十四日，开战的第二天。

安德烈.科尔夫在市政厅举办了一次晚会，其中的重头戏是主教大人对上帝的祈祷，然后是总督大人亲自出场的宣告：“伟大的俄罗斯，神圣的俄罗斯，顽强的意志，辉煌的荣耀，是我们永恒的挚爱。从南方的海洋到北极的边疆，暴力压不倒我们的心！

让我们对俄罗斯的忠诚给予我们力量吧。让那胆大蛮横的中国人颤抖吧。俄罗斯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沙皇陛下赋予了我们统治东方的权利。我向基督热忱的祷告，求全能的主降福于正义的民族，仁慈地实现陛下的愿望。”

整个市政厅参加晚会的贵族、官员、军人和商人都激动起来了。两天时间秦军还没能攻破伯力城的外围阵地，这个事实给与了他们力量。

当然不可否认安德烈.科尔夫从中起到的作用。亚历山大二世为俄国的远东地区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执政官。

而且十分恰巧的是，当市政厅的祈祷仪式结束后，总督的副官比埃尔被叫出市政厅，收到了前线的一封战报。秦军趁着夜色又发动了两次攻击，俄军一步也未后退，进攻中的秦军损失超过俄军。

这是一场胜利之战。于是，即时即地，就在市政厅，这场胜利成为了基督给与他们的帮助。晚会上的所有人都流露着欢乐的情绪。

外头的秦军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这是个非常好的减压机会。

而且他们对面的秦军，没有刘暹亲自坐镇指挥，面对这种战壕防御线，作为此战术发明着的秦军自身，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绞杀的泥潭。

想要再现刘暹指挥作战时，秦军那干净利索、迅猛快捷的突破，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号阵地。

对面火把通明的秦军阵地上，又有大量的人影在火光之中晃动！

于此同时，秦军一直稀疏的炮击声音也是密集了起来，对面的秦军开始准备第三次夜间的进攻了。

在隆隆炮声中，俄军少校科索洛夫高声叫道：“我去前面看看，米哈尔科夫，你在这里安排炮火，等对面的中国人上来了就给给他们狠狠一击！”

但事实却是另一副样子。当科索洛夫刚走出炮兵阵地不到百米远的时候，他的耳朵里突然听到了几声‘尖锐’的啸声。这是炮弹的声音，他可以肯定，但这声音跟之前秦军的75炮却完全的不同。

“哦，该死。是重炮！”科索洛夫仓惶向着前线阵地跑去。身后巨大的轰鸣声像是给他奏响欢送曲一样。

秦军的重炮，四门120重炮，历经半个月的艰

苦跋涉，终于抵到了前线。

2号阵地不远处那块早已经被秦军锁定的炮兵阵地，成为了四门120重炮刀下的头一个祭品。

市政厅的晚会停歇了。120mm炮弹爆炸那巨大的响动让所有与会者的欢呼和雀跃都锁在了心头。这是跟以往炮声截然不同的声响。

“进攻，进攻！”带队的大队长大声地高叫着。“不准停下。今夜一战，必须拿下对面阵地。”

他就不信对面的俄军意志会这样的坚韧。连续的冲击，进攻的秦军部队都换了两次，对面的俄军虽然也有部队补充。但大队长敢打赌，守军的主力并未更换。他们会不累吗？

这两天秦军进攻打的并不顺利。已经超过三百人的伤亡让整个指挥部都沉默了。

也更坚定了指挥部在2号阵地方向取得突破，避

开其它的几块俄军城外防御阵地的决定。今夜里，他们大队是必须拿下对面的俄军！

第五百五十八章刀光如雪，蹄声如雷

天亮后，秦军直接出现在了伯力城外。

城中所有人的情绪都显得不安起来。官员、商人们苦恼的是得不到具体的前线消息，因而感到难受。平民更是担忧自己家人的安危，坐卧不宁。

伯力城已经限制了居民商业活动，街道封闭，大街小巷有士兵在巡逻。百姓们根本得不到外面的消息。

“具体的的情况会怎样啊？”官员们问。

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赞扬科索洛夫了，安德烈.科尔夫总督也不再称赞他所赏识的科索洛夫少校，当人们谈起军队时，都只保持沉默。

不仅如此，当天下午，仿佛有意要使伯力城的居民惊慌不安似的，事情都凑到一块儿了，又有一条可怕的消息来赶热闹。

有传言说，城外的中**队已经包围了整个伯力，并且用多余兵力分割包围了城外的各处阵地。

……

市政厅。

安德烈.科尔夫的呼吸开始急促而沉重，他的下嘴唇在抖动，眼睛被泪水湿润。

“中校。你带给我怎样的消息？是好消息吗？”

“不，总督阁下。是很坏的消息。科索洛夫少校阵亡了，布置在那里的部队几乎被中国人全部歼灭。”

“其余的阵地呢？”

“其余的五块阵地还都在。但他们阻挡不了中国人。”

“能把部队都撤回城里吗？”

“总督阁下，那样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要至少要损失一半的部队，并且丢掉全部的重武器。包括重机枪。”

安德烈.科尔夫沉没了半响。“中校，我从所发生的一切看出。基督要我们付出重大牺牲来证明我们对俄罗斯母亲的忠诚。不把城外的部队撤回来，伯力城有守住的可能吗？”

“如果无法保证。我将服从主的意旨；请告诉我。瓦西里耶夫中校，只依靠城里的部队，能抵挡住中国人的进攻吗？”

在安德烈.科尔夫冰寒的目光下，瓦西里耶夫张着口迟迟道不出一个‘能’字！一切都不言而喻了。

安德烈.科尔夫闭上了眼睛。“传达我的命令吧，命令部队撤回城中来。”损失再大，城里也能

得到剩余的部队补充。可要是把那些士兵就放在城外，当伯力城丢失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将会被注定。“现在民兵的情形怎样呢？您有没有注意到士气的低落？”

“总督阁下，您允许我以一个忠实军人的本份那样坦白地说话吗？”

“中校。我一贯这样要求。什么也别隐瞒，我要知道真实的情况。”

“那好的，总督阁下。我告诉您：现在伯力城的民兵，从头领到每一个战士，毫不例外地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

安德烈.科尔夫的脸涨得通红，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

“难道我们俄罗斯民族会在失败面前灰心丧气吗？绝不可能！”安德烈.科尔夫用力挥舞着手臂：“你去告诉我们的勇士，告诉伯力城的全体臣民，如果到了我连一个战士也不剩下的时候，我将

亲自拿着枪走上战场。这场战争的胜利注定属于伟大的俄罗斯。伟大的沙皇陛下。我们远比中国人强大！”

“我拒绝耻辱的投降。”安德烈.科尔夫用手按着胸口说。

……

秦军阵地。

大片的空地里，一批批战马安静的在饮水吃草、休息。不远处震耳的枪炮声并不能让它们惊乱。

一骑快马直奔第五骑兵师第十旅的旅部而来。

而此时第十骑兵旅的旅座任化邦，正无聊的躺在行军床上休息。

这位往日里被李鸿章称作‘实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至以项羽相比’的太平军鲁王。捻军中与张

宗禹平分秋色的首领人物，是石达开离开滇西南时主动脱离部队的最高大佬。

任化邦少年成名，二十年前就打的鲍超、刘铭传心生惧意。僧格林沁咬牙切齿。但他的年龄真心不是一半的小。至今才四十出头。

刘暹才不会放着这样的人物归隐田园呢。将来的秦军，对于骑兵可是大有用武之地。任化邦虽是传统型的骑兵将领。但只要到军校呆上几个月，再熟练一下秦军骑兵的武备。刘暹对他的放心还是远超过现下骑兵的某些将领的。

他得天下得的太快了。手下军队历练的不够，将领尤其如此。除了少数几个人，打国战的时候他是放心不下的。

所以，刘暹亲自下旨邀任化邦上京，然后请他出山。在军校里待了三个月，任化邦现在到任东北也是没多长时间。

第十骑兵旅的不少校级军官任化邦都还叫不出

名来。这次他随赵统进兵伯力，点的都是第十骑兵旅中他较为熟悉的军官，那定的打算就是立一场大功的。

任化邦不在中国活动有十年了。并且对于秦军而言，他再大的名头也不当用。空降第十骑兵旅之后，面临的第一危机就是——威信严重不足。

这一仗在任化邦看来那就是他拿军功，立威信的大好机会。谁知道俄国人缩的这么快，一点打运动战的意思都没。

正式开战三天了，骑兵部队的主力也歇了三天了。

“旅座，旅座。”骑兵少尉在旅部外下了马，跑着进了后帐。任化邦已经从行军床上坐起。“旅座，俄国人动了。城外阵地上的俄国人动了。副座传来命令，让我们迅速准备战斗。”

脸上没什么精气神的任化邦听到‘战斗’两个字时，眼睛刷的一下亮度增高了十倍。整个人给人

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就是一把出鞘的战刀，透着一股斩断一切的锋芒。

“传我命令，全军集合！”

七个大队的骑兵部队迅速集结一处。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留下两个昨夜里值勤的骑兵大队做后备。余下五个骑兵大队，各取一处俄军阵地。

步兵腿脚再快能快得过四条腿的战马吗？当撤退的俄军。或是说撤退的伯力城民兵，被秦军的炮火炸的惊慌失措的时候。五个大队的骑兵席卷而下，那杀敌完全会跟宰鸡子一样轻松简单。

一匹高大壮硕的伊犁马上，任化邦用望远镜看着不远处正在炮火中逐渐变得仓惶、混乱的俄军，脸上溢满了杀气。

之前只打过‘内战’的任化邦，对今天能杀老毛子，感觉很好。如果不是战斗条例有硬性规定，

他都想亲自操刀上战场了。

不久，他的一只手缓缓地举起了，身后的骑兵纷纷上马。很快就排列成了三道零散的横队缓缓地策马上前。没有其他的动作，只静静地听着震天的炮声，望着翻滚着的硝烟。

“拔刀！”任化邦噌的一声抽出了自己的佩刀，直直得的指向着前方。身后的旗手立即摇动战旗，齐刷刷的‘铛铛’一片拔刀声，秦军骑兵群中顿时反射出一道道白晃晃的明光。就像水面的银鳞一样，远远望去，耀花人眼。

无数个炸点在俄军队列中爆绽开来。

当秦军骑兵出刀的时候，炮兵炮击的力度和准确度猛地提升了一个层次。

火光闪现。褐土崩飞，一片片俄军民兵被弹片割倒。

任化邦马刀化作狠狠的往前一批，背后的那面

战旗呼啦啦地迎面摇晃了三次。

“冲！”骑兵大队的大队长手中马刀猛地前指，胯下战马被马刺狠狠地扎了一下后。发出一声长嘶，撒开四蹄向前疾驰。

平原炸响一声霹雳。

秦军五个大队骑兵在一声声“冲啊、冲啊”的呐喊中打马飞奔！

骑兵还是一种追求速度的部队。这种策马狂奔，飞骑席卷的情形让所有战士都打骨子里焕发出一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刀光如雪。蹄声如雷，骑马砍杀的快感远不是拿着长短枪远远打人所能比的。

马队席卷着风沙向着俄军队伍猛冲！那千骑飞驰的样子。真的让人明白了一个真理——速度就是力量！

任化邦脸上还挂着凝重的神情，内心却是激荡

起伏。他自从打北方跑去了西川以后。就一直再没用武之地。西南三省是个什么情况？根本不适合骑兵驰骋。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战马老去，任化邦从骑将都要变成步将了。

也正是因为多年壮志难伸，任化邦他骨子里还有一股野性，才那么容易的被刘暹所说服。不然的话，如那鲍超、杨岳斌、彭玉麟等人，任凭刘暹说破嘴皮子，他们也不会抬头应一声的。

千军万马的冲击啊！这是多少年来任化邦做梦都想着的痛快淋漓啊！那呐喊，那马蹄践踏声，足够使任何一个血性的男人勃发出无穷的斗志！

一匹匹战马带着一袭草绿色在黑灰色的人群左突右冲，势不可挡！刀光闪处，总有俄军惨叫着被夺去生命或是肢体。赤色的战旗就紧紧跟随在那草绿色人影之后，随风招展。

任化邦心里真敢三伏天喝了碗冰酿一样，透心的爽。他就喜欢这种场面。策马撞入人群中，肆无忌惮的劈砍、劈杀。这就是骑兵最大的畅快！

阿列克谢神情愕然，在秦军骑兵的冲击下，他手下的民兵已经完全崩溃了。往往一抹草绿色的身影就能轻松的将三四个黑灰色的人影湮灭！他手中的步枪有千百斤重，重的他都举不起枪了。

一个疾奔来的绿色身影在他眼睛里突然放大，当阿列克谢的眼光再也无法囊括这整个身影的时候，一道白光下，一切都变成了血红。

阿列克谢倒下后，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恰好是俄罗斯的三色旗被一刀斩落！

第五百五十九章愿上帝保佑，我们还有团聚的日子

“军队日以继夜的后退，所有的物资军需全部都丢在了路上，丢给了中国人，连吃的都困难。这场战争真是不幸，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也没有受伤，真是上帝在保佑。但我的士兵就凄惨了。

中国人为了这一仗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有充足的物资军火保障，有足够的骑兵来进行追击，我们却什么都没有。

战壕战让我们失去了机动。虽然它确实令中国人损失了一些士兵，但是我们失败了。之前的战果只会让涅尔瑟斯克【尼布楚】的俄国人遭受更多更大的灾难。

望主能宽恕我们。在生死的关头，我们退缩了。

这一仗打的再糟糕不过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样糟糕的败仗，两千人的队伍只三天时间就彻底失败了。这让我感觉我们对战壕战的使用还比不上土耳其人，虽然涅尔瑟斯克确实没有足够多的铁丝网。总之，残酷的战争让人毛骨悚然。

昨天傍晚，当看到自己还活着，且已经暂时脱离了中国人的追击时，我特别高兴。可是晚上安好营地后，太多的熟悉的面孔消失了。

亲爱的伊万诺夫、盖达尔、雅科夫，以及警察局的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年轻的捷尔仁斯基少尉……

我没有特意的去问人群中谁死了，谁还是活着，我的心里在不住的流血。

幸运的是我们距离赤塔只有一百俄里了。柳德米拉少校在那里肯定已经聚集了足够多的战士，并且赤塔有一个连的正规军。

感谢上帝。

一个连的正规军虽然很少，但把士兵分散到民兵当中。能让民兵活的更久一些。

战争，与中国人的战争。是属于最精锐的职业士兵的舞台，民兵不该出现这样残酷的地方的。

他们富有爱国精神。勇敢，不怕死亡。但他们没有娴熟的军事技能和常识。

亲爱的，为我们欢呼吧。我们将拥有一位不错的指挥官，柳德米拉少校是我在土耳其战场的上级，他很能战斗。虽然我即使活到最后也要被罢黜职务，但这没有关系。

伊莲娜，亲爱的，这一仗结束后我就会回到奥伦堡。我们一家人在不久后就能团聚在一起了，祈祷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吧。我一点都不愿意再跟中国人打仗了。

爱你的米洛舍维奇。”

仓皇退缩中的尼布楚俄军，指挥官米洛舍维奇大尉在暂且安定的营地里，向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奥伦堡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不知道这封信会在什么时候才能传送到奥伦堡，但这总是个寄托。

沾好信封口，米洛舍维奇派人快马向着赤塔赶去。他现在不需要柳德米拉的救援，而是希望柳德米拉能够真的做好了准备。而至于这封信，则只是一个小小的附带。

赤塔。

这里本北方游牧民族的聚集地，17世纪被哥萨克占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让这里的整块地区都归宿了俄国。这里的原住民是布里雅特蒙古。一个与其它蒙古族一样。祖祖辈辈都在使用传统的蒙古文字的，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民族。

这里是沙俄农业和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信

奉藏传喇嘛教，这一地区有十多座大小不一的喇嘛寺。总共生活着近万布里雅特蒙古人。

从赤塔再向西的外贝加尔，就是布里雅特蒙古人的最大聚集地。其人口比重占据了整个外贝加尔省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

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到军政统治中心。再到现在的商贸、商业中心。二百年里赤塔更换了好几个定位。这些定位都没有让赤塔的城防有半点的增长巩固。但战争猛然来临的时候，赤塔的弗拉米基市长和柳德米拉少校。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汇集本地最大数量的男人。发放线膛枪在内的全部库存军火，发放子弹、火药。

“我指挥的是一支士气低落的乌合之众。中**队在涅尔瑟斯克的表现吓坏了他们。我没有信心，我想我们不能取得胜利……”

在米洛舍维奇在给妻子写信的同时，赤塔的军事长官柳德米拉也在给远方的妻子写着家信。

他现在的境遇很不好。土耳其战场上的两年激战，给他的身体里留下了太多的隐患。西伯利亚恶劣的气候更激化了这些痛苦。并且柳德米拉肥胖高大的身躯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当然这些都比不上即将到来的战争给他带来的麻烦。

赤塔占据一半居民数量的蒙古人和土著人，根本不听从他的号召。这些天带着马匹和刀枪来到赤塔城的蒙古人都不足三百人。

所以柳德米拉对于战争完全是悲观失望的情绪：

“现在给你寄去全部的积蓄，今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直到一切结束为止。愿上帝保佑，我们还有团聚的日子。

我的身体不好，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不放弃任何一丝机会，我很怕自己面对机会的时候会心力不足，让遭遇的一切艰险和身上的创伤都变得不值得……”

……

当地方上的蒙古人不再听从号令，当中**队带着大炮逼到眼前，赤塔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炮火和鲜血洗礼了整个城市，反抗声伴随着惨叫声逐渐逝去。

……

时间进入到八月。

在八月上旬渐到末尾的时候，东北秦军已经顺利攻克了海兰泡、伯力、尼布楚、赤塔、双城子等多座城市，唯一还在战斗中的就是海参崴。

而同时间参战的北洋舰队。一样很顺利的扫清了库页岛的俄军，拿下了庙街、丘米坎，现在主力出现在了海参崴外海。

坐镇大后方的刘暹还受到了张家口发出来的电报，魏明部骑兵已经顺利席卷了外贝加尔省。俄军在贝加尔地区虽然部署有一万军队，可部队分散在

恰克图、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日加洛沃等多座城市当中，其驻兵最多的乌兰乌德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就被秦军骑兵所包围，隔绝了一切对外联系。偌大的贝加尔湖地区，那么多的俄罗斯城镇、乡村，就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两万秦军骑兵完全是风卷残云！

“我们必须冲破城外中国人的堵截。”外贝加尔省的最高军事长官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少将大声地叫嚷着。他的对面是外贝加尔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伊里奇.谢尔盖夫，乌兰乌德的市长沙廖夫。

谢尔盖夫是个年纪超过六十岁的老人，他的神色很疲惫。“城外的敌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战士有多少？我很清楚。

一个旅的正规军，四千五百名的民兵，其中拥有战马的有两千人。

这样的实力真的能冲破城外中**队的防线吗？

您是知道正面碰撞阵地的损失会有多大的。如果不成功，我们军队的士气会大大的低落、沮丧。市民们会对我们丧失信心。可能，我们就会永远被困在乌兰乌德了。”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神色郑重的点着头。“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还要坚持那样做吗？”

“当然！”卢卡.伊利亚舍维奇的回答坚定不移。他的理由也一直非常明确。不那样做帝国将会丢掉整个贝加尔湖。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取得了这次谈话的胜利。谢尔盖夫和沙廖夫的态度终于软化了。两人将手中的民兵、警察一切力量，全部交给了卢卡.伊利亚舍维奇。

乌兰乌德的民兵素质不高，但再差那也是好几千号人。且里面还有两千珍贵的骑兵。他们的身份虽然在半个月前还是平民，虽然只有三分之一不到

的是哥萨克。这样的素质跟跟全部是哥萨克骑兵组成的骑兵部队真的要相差很多。然骑兵就是骑兵！

要对付外头中国人的骑兵，就必须依靠他们！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对战争前景却并不悲观，他对手中的力量深信不疑。因为据他的观察，乌兰乌德城外的中**队人数似并不太多。

战争打响在黎明。

阵地就在城外的鄂尔浑河畔，地势平坦，景物平淡无奇。

除了大片的原野，就是连片的田地。后者并不便于隐蔽军队，而且骑兵难以通过那里发挥战斗力。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可是能媲美顿河哥萨克的精锐，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的人数太少了。现下主力更是在万里之外的西方服役，为沙皇守卫着中亚和近东。

自从17世纪中叶涉足贝加尔湖地区，二百多年了，哥萨克在这片土地上就是骑兵和死神的代名词。蒙古人、通古斯人，在哥萨克面前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辉煌和尊严。

俄军正规军中有四百多骑兵，加上被五六百哥萨克控制的严严实实的两千骑兵，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战争在双方隆隆的炮声中开启。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首先下来了进攻命令，一队队俄军出现在了秦军阵地的对面。

俄军借着黎明的昏沉和晨雾的掩护开展进攻。他们队列拉的很散，出击部队也不多，因为俄军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的主力位置在那里，他们的进攻点只得盯着秦军在乌兰乌德城东南方向的阵地。

试探进攻！看能否把中国人的主力钓出来。

第五百六十章他们是最好的侦察兵！

守卫阵地秦军骑兵毫不示弱，他们是下了战马，可不意味着就没有了战斗力。

再过三十年，当重机枪、轻机枪普及在列强军队的时候，骑马赶路，下马战斗，才是骑兵最好的作战方式。

他们没有大炮，骑兵部队配备的一律是迫击炮、火箭弹和小口径骑兵炮，后者最大口径才54mm。

但是在东南这块秦军准备依旧的阵地上，守军针锋以对，丝毫没有退却。

俄军最先投入进攻的一个连的正规俄军，和二百人的民兵部队，在秦军的猛烈反击之下，没过半个小时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狼狈退回。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并不在乎，这只是试探。

交战最初时刻的胜负并不能决定整场战斗的结局。俄军向着阵地的左右侧翼派出骑兵侦查，当没有发现秦军骑兵活动的回报送到卢卡.伊利亚舍维奇的手中的时候，两个千人规模的俄军开始向东南阵地的左右穿插。

担任乌兰乌德作战任务的人是徐东山，当年新疆之战时算是刘暹的嫡系。刘暹退出新疆以后，十年过去官职也才爬上了参将衔，但秦军再度杀到新疆，立马那就时来运转了。再加上他又是纯的不能再纯的汉人，不比那勒善，纳入新军系统之后，官儿升的是麻溜麻溜。

如今依然是骑兵第三师第六旅的旅长了。

徐东山并不担心即将受到夹击的东南阵地。他对阵地的布置很有信心。更重要的是，东南阵地的南方临近鄂尔浑河，南面没有纵身。无法展开大部队。阵地北侧又有田地在，俄军无论步骑进攻。都要在速度上打个不小的折扣！

当南侧的俄军对着秦军阵地开火之后，徐东山命令一支骑兵试探着对右翼【南侧】的俄军部队发起冲锋。

进攻中的俄军迅速调转枪口。右翼的炮声也一阵紧似一阵，很快就汇成了一股不间断的轰鸣。越来越多的俄军聚集在那里，卢卡.伊利亚舍维奇觉得自己的试探有了成绩，秦军的主力就要跳到台面上来了。

俄军一个营的部队利用田地里的田垄，企图移动到秦军骑兵的侧翼，但是秦军的迫击炮一阵狂轰猛打，这个营连放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迫向后撤去，营长也负了伤。

接着一个团的俄军再度发起进攻，在身后大炮的掩护下。顺利‘击溃’了秦军的骑兵部队，可是没有实质性的收获。

对秦军的杀伤还不如正面进攻秦军东南阵地的友军呢。那围绕着一道道堑壕展开的争夺，让阵地成了血肉屠场一样。

整整一个上午，俄军发起了五次进攻，才拿下了东南阵地的第一道防线。俄军的大炮对准阵地不时的下起一阵猛烈炮击，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三次攻防战都是以白刃战做最后的收场。

秦军的鲜血，俄军的鲜血，把黄色的土地都染成了黑色。

战斗进行到晌午。远远望去，东南阵地上烟尘蔽日。一批批俄军士兵在战场上蠕动，时而能看到整齐的进攻纵队，不久又变成了散兵；时而能看到一群阵脚大乱的俄军士兵在狼狈往回奔逃。死伤者一个个扑倒在地上，伤病员在痛苦地哀嚎。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俄军队伍向前进入战场。他们不是真正的生力军，而大多是从战场上退下后重新集结起来的。

人流如潮。一张一落，往复不已。

被击溃的团队在向后退却。重新组编起来的团

队又补充上来。炮击、冲锋、白刃战，然后又被击溃或是损失重大不得不后退，接着又是一场重复，重复。

战斗的激烈，连空气都在微微颤动。炮声、呐喊声在田野里此起彼伏，在河面上婉转回荡。

乌兰乌德城里，所有的斯拉夫人和哥萨克，以及支持沙俄的蒙古、通古斯人，都在坐立不安地倾听着外头传来的枪炮声，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站在俄军阵地后默默无言，他心中很是不乐。很难相信战争会打成这样的焦灼，一次次的拼杀和炮击竟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斗志和耗尽他们的精力。

在乌兰乌德的市政厅里，谢尔盖夫肥胖的身体，斜挎着肩带，肥大的脑袋上虽然鬓发如霜，但他沉稳地坐在一把大椅子上，神情静淡，镇定自若。

战场上两军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谢尔盖夫的内心绝对不像他现在的表面这么平静、镇定，只不过是用来遮掩他内心紧张的掩饰。

可是谢尔盖夫能做到这一点，一样有维系人心的作用。

东南阵地上双方意外的打了个势均力敌。短期里兵力占优的俄军给秦军造不成致命的打击。因为那里的第二道防线出现了铁蒺藜，第三道防线出现了铁丝网！

战事的焦灼而俄军一步步兵力的增大，让卢卡.伊利亚舍维奇知道明白了自己对手的打算。中国人就是要用阵地来吸引自己不断的对阵地投入更多的兵力，自己一点点从其他方位抽调兵力，直到自己露出破绽，中国人的骑兵就会趁机发起猛击。

为了让自己不得不加大对东南阵地的兵力投入，手中明明有铁丝网的中国人，把铁丝网布置到了第三道防线，这是东南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冒险，却也很有诱惑力！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即使已经看明白了，也没法拒绝这份诱惑。就像徐东山不认为俄国人能放弃阵地上两个大队的秦军一样，卢卡.伊利亚舍维奇也坚信，只要自己能夺下这块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能看着守军全军覆没的中国骑兵，必会出现！

所以。战争在东南阵地爆发到了白炙化。

“啪啪啪——”

“轰隆——轰——”

枪声像爆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响起，大炮轰击。轰鸣声中还有手榴弹的爆炸。

连续的打击落在冲锋来的俄军士兵身上，一片一片的俄军摔倒在地上。残酷的战争要去了他们的性命。

“乌拉——乌拉——”

可激烈的枪炮声里，俄军的呐喊声依旧嘹亮。尤其是正规的俄军士兵，真不愧自己灰色牲口的名头。驯服，听从命令，不怕死。

付出了六七十人的伤亡，守军收取了俄军半个营的性命。残余的俄军仓惶退却。

一次次激烈的战斗，就像一块块石头投入了波澜荡漾的湖水里，溅起了一层层波浪。这些波浪聚小成大，早晚能掀起惊涛骇浪。将飘荡在湖水里的‘秦字号’小船打翻淹没。毕竟负责守卫阵地的只有两个大队的兵力。厮杀到现在，秦军损失也是巨大的。

……

徐东山手里还有三千骑。8门120mm重型迫击炮，六零、八零轻中型迫击炮五十多门。三十六挺重机枪，与迫击炮一样，每一挺都有着充足的弹药。

六个大队的骑兵始终聚集成一个拳头，在俄军

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的位置与东南阵地之间宽阔的间距上，就是秦军侦察兵与俄军哥萨克来回剿杀的所在。

卢卡.伊利亚舍维奇无时无刻不像弄清楚中国骑兵的主力所在。他手中有哥萨克，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轻骑兵，自然会放出去寻找猎物。与秦军骑兵的侦察部队狭路相逢。那就只有更骁勇者可以胜了。

反正至今为止，哥萨克还没有靠近秦军主力聚集区十里范围之内。

武装到牙齿的秦军侦察骑兵，论骑术并不是哥萨克们的对手。马刀搏杀，可能也不是哥萨克的对手。

而手枪。射程近。骑兵的武器里，随着连发枪的渐渐普及，地位已经在大幅度下降。并且哥萨克装备的也有手枪。这一点上秦军也不占便宜。

真正让秦军侦查骑兵可以跟哥萨克骑兵抗衡的是。他们手中的连发枪和精准的枪法。后者是秦军

步骑侦察兵选拔的硬性条件。

从多个地方，不同方位、角度的缠斗、拼杀。只短短第一天里，秦军侦查骑兵就损失了三十多人。到了第二天黄昏。哥萨克首先退出了战斗。

两天的缠斗，卢卡.伊利亚舍维奇根本搞不清楚秦军骑兵主力在那里，他手下的哥萨克损失就超过了一个连。

第三天清晨。

一个大队的秦军骑兵出现在了乌兰乌德城市的北面。

“冲啊！”带队的少校大队长手中的马刀猛地前指，狠夹一下胯下战马。那匹陪伴他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老伙计发出一声长嘶，速度猛地疾驰起来。

整支骑兵部队都飙飞了起来，从乌兰乌德的北方划过一道笔直的斜线，直杀西南方。那里是城里贵人的聚集地。

乌兰乌德城里敲响了警钟。可是声音不能传达具体的意思。

“冲啊！”

五百骑兵在呐喊中打马飞奔！他们必须在十分钟内到达指定位置，五分钟时间里迅速架设好迫击炮，然后对着俄军的军火库射出部队所携带的全部炮弹。

巴桑巴甲的马脸上挂着无比凝重的神情，内心是激荡起伏。旅座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巴桑巴甲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虽然有着一百多号藏人的第六骑兵旅第二营第一大队是整个第六旅中的拔尖精锐。

舌绽春雷般的大喝，“加速！冲！冲！”

城头上射下的子弹被巴桑巴甲死若不见。他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在规定时间里达到指定位置。

真以为秦军在乌兰乌德城外这些天就只修筑了一个东南阵地吗？徐东山手下可是有着不少跟布里雅特人一样的蒙古人的。他们是最好的侦察兵！

第五百六十一章斯科别列夫步兵中将

奥伦堡。

沙俄的第四任土耳其斯坦总督，俄骑兵上将，宪兵团名誉团长米哈伊尔.塔里埃洛维奇.洛里斯.梅利科夫，正面对着一个年纪不超过四十岁的年轻中将，态度严正的说道：“斯科别列夫，沙皇陛下正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定。这正如你所愿。所以，带上俄罗斯的勇士去实现你的愿望吧。

记住。我只要胜利。

圣彼得堡的沙皇陛下也只需要胜利！”

米哈伊尔.塔里埃洛维奇.洛里斯.梅利科夫今年五十六岁，毕业于拉扎列夫学院、骑兵士官学校。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在高加索战区对土耳其作战。1875年晋升骑兵上将。1877年俄土战争时期任军长。指挥俄军在阿夫利亚尔－阿拉贾战役击败3万土军。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则只有三十八岁，他本身出身名门，早年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侍从，是中俄第一次战争结束以后在中亚迅速崛起的公认名将，他的名言是：“在亚洲，和平的长久与短暂是与你对敌人的屠杀直接成正比的，我认为这是一条定理。对他们打击得越凶狠，他们就安分得越长久。”

“尊敬的总督阁下，您就等待着胜利的喜讯吧。”斯科别列夫脸上流露着自信，强烈的自信。在1873年远征希瓦汗国一战成名以后，斯科别列夫在1875-1876年受第二任总督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派遣去镇压浩罕民族大起义，在人员严重不足。后勤补给不畅的情况下，仅用四个月时间就血洗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在安集延一地。斯科别列夫指挥俄军用大炮猛轰，将安集延整座城市基本被轰平。2万多起义者被埋葬在废墟下。用中亚人的鲜血为自己戴上了将军的金星！那时候他只三十二岁。

1876年2月7日斯科别列夫指挥俄军占领了浩

罕城，3月2日沙皇俄国正式宣布吞并浩罕汗国，改为由斯科别列夫为省长的费尔干纳省，浩罕末代纳斯尔丁汗被送到俄国弗拉基米尔斯克省软禁，他每年领取俄国政府发给的5000卢布的养老金，从而完成了沙俄对中亚三大汗国的征服。其中布哈拉和希瓦两个汗国名义上还被保留，实际上完全成了任沙俄摆布的奴仆。同样在这一年，刘暹起兵反清，斯科别列夫则组织了阿赖远征军。越过了阿赖岭，占领了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额德克纳的领地阿赖谷，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帕米尔高原打开了通道。

“我只会遗憾没有早生十年，没能赶上东方那位伟大的陛下崛起的‘土伦战役’。”欧洲人把刘暹在新疆的战斗称为刘暹崛起的起点，就好比土伦战役对于拿破仑。拿在越南的对法第一战称为刘暹奠定基石的总要一战，好比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

斯科别列夫很不服气刘暹。新疆之战中，俄军的表现太丢人现眼了。

如果不是随后俄土战争爆发，在刘暹起兵之后，斯科别列夫早就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要求对新疆进兵了。

要知道，在斯科别列夫挂着中将军衔从俄土战争归来之后，他曾亲自考察了帕米尔高原北部的喀拉湖和乌孜别里山口，目的何在。不问自知。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人，一个好战的军人。他的一只眼睛始终看向东方，只是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他不服气刘暹的成份居多。还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居多。

斯科别列夫对俄国人彬彬有礼，对中亚土著却凶狠异常。其在中亚的任职时间不长。但凶名已经传到了新疆。斯科别列夫依靠军事手段来维持殖民统治。只要土著居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满情绪，马上便会遭到血腥镇压。若是某地发现了一具被打死的俄罗斯人的尸体。附近的村落便会被烧光。

这样的一个人是很具有威慑力的。斯科别列夫对待中亚土著能够辣手无情，他若是进入了新疆，

对待新疆土著，肯定也会一个模样。现在他得到了授权，梦想着与中国战争的机会就掌控在斯科别列夫的手中。

俄军开始了迅速调动。

本身就处在原浩罕汗国土地上的斯科别列夫，非常容易马上发动战争。同时间俄军

……

同样的时间里，新疆，伊利。

边防军指挥部中，新疆军区司令员王国胜埋头书案，一遍遍推敲着自己的布局。

东北开战了，这压力就全倾斜到西北头上了。

他和副司令员董福祥分别坐镇南疆、北疆，一个在伊利，一个在喀什噶尔，全都在万分警惕着对面俄军的动静。

阿拉木图，这个插进伊犁河谷的城市，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时刻能够给伊利驻军致命一击。

自从第一次中俄战争结束，考夫曼饮弹自尽，俄国人就从新把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的政治中心转会了奥伦堡。阿拉木图作为军事重地，已经存在了十二个年头。

俄军长期在这里驻守有重兵，就是俄土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这里的守军也没少过三千人。如此也给了当初的满清王朝和现在的大秦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前清的金顺，还是现在得王国胜，都在伊利布置重兵。并且在图斯池一线和巴尔浑岭的素玉克，乌孜别里山口，修筑碉堡、阵地、交通线路、永久性混凝土工事等。

现在中俄战争打响，俄国人在东北当然不会是秦军的对手。可在西北，秦军的综合实力却要远逊俄军。后者毕竟在中亚已经经营了几百年，那奥伦堡、鄂木斯克等地，军火军需工厂一应齐全。运输

压力远小于中国于新疆。

刘暹也没指望新疆部队能干净利索的吃掉来犯的俄军。但刘暹要求王国胜，一定要尽可能地坚守国土。

……

乌孜别里山口。

一座要塞式的防御工程已经接近了尾声。

一年多的修筑时间，这座要塞放到欧洲根本不合格。但这已经是新疆秦军尽最大的努力了。

乌孜别里山口是中国与中亚之间萨雷阔勒岭上的重要山口。原名碑博乌孜别里，柯尔克孜族语“马鞍”的意思，因山口像马鞍而得名。山口地处萨雷阔勒岭的山脊线上，有小路通过，谷中有时令河。海拔普遍在4500米以上。

气候严寒缺氧，冬季大雪封山，一年中只有6～

10月份适合人畜通行。山口东面是我方境内，西边是俄军的控制地。是由帕米尔高原腹地进入我国喀什的重要通道之一。

也因为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超高的海拔。这座小要塞的规模和修筑时间才会那样的不成比例。

平日里驻兵一个大队。九月中会陆续撤下大半守军和全部的劳工，山口只留下一个加强中队守卫。

现在时间已经是八月中了，距离撤兵的日子还有不到一个月。山口要塞的守军数目却是不减反增。眼下已经达到了两个野战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

一千五百名劳工也在抓紧时间完善要塞最后一点的尾余。他们很多人在山口都是从头干到尾的。很辛苦，很辛苦。但是也很划算。

六月份上山，九月里下山，一百天的时间算两年的‘服役时间’。等到山口要塞完全建成，他们

五年的‘劳动改造’也就完成了。接下就可以过‘平民’安生的日子了。

所以几乎没出现过劳工逃亡的事情，每人干活也十分卖力。

徐学功此时不在要塞，他第五次带着侦察兵进入了山口西面的俄军控制地了。

实在是内心太紧张了。喀什传来的消息让他浑身都冒汗。

打起来了。中俄又一次打起来了。斯科别列夫出现在了阿拉木图，俄军的兵力在集结当中。那么，乌孜别里山口对面的俄军呢？他们会不会也有动作？

徐学功部是新疆军区辖下的三个守备团之一。

步骑总兵力只有三万人的新疆军区，真正地主力只有一个以秦军骑兵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六骑兵师。剩余的要么是混成旅，要么是守备团、独立

营。

全国的一级军区不需提，就二级军区当中，新疆军区虽然兵力是很多，唯一能和它相比的二级军区只有蒙古军区，但战斗力却绝对排不进前五。

那些混成旅、守备团、独立营全部是新疆的旧军整编而来的。

各式火炮的配比率全国一二级军区中倒数第一。重机枪配数量能排到中等，但连发枪的配属比率也是全国倒数第一。秦军在乌鲁木齐和喀什设立的兵工厂，每月的子弹产量总数都不超过三百万发。其中还有四成数量是机枪弹！

而且新疆的内部，各蒙古王公旗主和新疆土著贵族手中的军队虽然被瓦解，但他们的号召力还在。这些人谁也不会对大秦‘爱戴有加’了，现在中俄战事爆发，谁又敢保证那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就不会伺机爆发？

刘暹已经传令总督甘陕的李楹，要他时刻留

神，做好物资转运、运输和军队行进的配合工作。万一局势有变，花再大的代价，刘暹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援兵新疆的。

　　刚升格不久的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正在紧张制定着方案。

第五百六十二章饕餮的盛宴！

北京，中南海。

一间不大的书房里，刘暹正同手下的重臣商议着中俄第二次战争和如今欧洲的局势。

出现在刘暹面前的人只有不多的六个人，范德榜、张守炎、沈桂芬、李鸿章、郭嵩焘和丁振铎。

一样是内阁大臣，在刘暹的眼中也是有亲有远，有轻有重的。

而中俄第二次战争和如今欧洲的局势有关系吗？没关系吗？

未来三十年的欧洲局势分布，都已经可以在眼下欧洲各国的反映当中看出端倪了。

“皇上，德国国内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争议很大。《柏林会议》还在继续影响着德国媒体。对我

国的态度依旧很友好，中俄战争很少被报刊提及。有说到的也最多是对我国和俄**事冲突突然爆发感到惊诧。”

俄土第十次战争去年就正式结束了。1月里，俄土两个正式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和约规定：土耳其承认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自治，建立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达黑海，西抵塞尔维亚边界的大保加利亚公国，由俄军占领两年。此外土耳其还将黑海沿岸的卡尔斯、巴统和阿达罕割让给俄国。

《圣斯特法诺和约》使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大大扩张，俄国舰队不出黑海的局面肯定会被改写，并且俄军在爱琴海也有出海口了！这让英法的利益都受到了影响，还将使奥匈在东南欧陷入俄军的半包围中，引起了英奥等国的极力反对。奥匈与俄国的冲突激化，两个关系迅速走上决裂。英法奥意等国联合向俄国施压。要求召开国际会议修改俄土和约。

眼看着自己的三皇同盟【德俄奥】竟然趋于瓦

解，俾斯麦不得不扮演‘诚实掮客’于今年四月邀请各方到柏林进行多边协商。解决巴尔干危机。

开会前俾斯麦作了不少准备工作——达成共识，即俄国需裁减‘大保加利亚’，而英国需要保证奥斯曼帝国安全从而获得塞浦路斯，而奥匈仍可在大英帝国保证下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以上的条件在会议上全都通过，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口舌交锋。‘大保加利亚’不但减小，而且一分为三，北部独立，东南部自治，其余仍还给土耳其人。

这种简单的地图操作完全不顾及民族问题。会把巴尔干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俄国各界大肆抨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卖国’，并形容会议是‘欧洲王子俾斯麦率领下对俄国的围攻’。这种使俄国不能‘满载而归’的会议大大打击俄国人对德国的信任。俾斯麦的大陆稳定器---三皇同盟破产。

虽然因为条约限制，三皇同盟依旧还在，但俄德关系恶化和俄奥冲突，已经让这个同盟变得毫无

意义。

驻欧办有消息传来，俾斯麦与奥国似乎重订了秘密盟约，但具体约定无从得知。

反正《柏林会议》的最大赢家并不是德国，而似是毫无得益的英国。没有了三皇同盟，法国人对德国的压力骤增。

而刚不久前爆发的中俄战争。法国媒体不同德国的低调，而是给与了相当大的关注。论调一片对中国的攻击。

驻欧办同样有察觉法俄之间的秘密联络。有消息称法国向俄国暗地里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资金。驻欧办每年一百万英镑的活动经费可不是扔进水中听响的。

法俄vs德奥！

意大利还在打酱油，英国依旧站在岸边鼓掌。如今的大英帝国是支持德国的。法俄那都是大英帝

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

“从明年起，减少从法国的进口额度。加大向英国人的订单！”

“可是皇上。英国人的东西虽然质量第一，但价格贵阿。”

外交部与军情局有着很密切的联系。那驻欧办名义上属于外交部，可实质主导者是军情系统的。郭嵩焘别看现在念稿子介绍情况轻松轻松。这些东西之前可是废了外交部与驻欧办吃奶的力气的。

中国人跟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外貌，先天上就加大了融入其社会的难度。至今驻欧办要得到某些秘密消息。除了用钱去买，就是用钱去砸开关系。真正意义上的王牌间谍。是一个也没有。

诸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靠拢过来的西方人，驻欧办顶多是用他们做些不中用的工作。真正要保密的东西，是不可能让三五年里才归附过来的外国人触手的。

刘暹眼睛在书房后壁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上扫了一眼。“人家是世界第一强国。贵咱们也要买。至少一五计划完成之前，咱们要老老实实表现出偏英国的态度。”

“咱们跟俄国人这一仗能打多久？”

“明年怎么着也会结束吧？”

“俄国现在在欧洲眼尽敌国。又处在国力空虚的档口，他们有多少力量跟咱们一直战下去？”

新疆的战局虽然是俄国人占优。但新疆军区是属于防御阶段的。有地利优势的。

无论是图斯池一线，还是几个山口、要道，俄军想要正面突破那里，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斯科别列夫要是像对付中亚土著一样，只靠炮火就能荡平一切，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新疆有的是适合烧制水泥的石灰石，钢铁产业是不怎么样，或是说整个中国的钢铁工业都集中到了东部。内地的钢铁可以往新疆运送啊。再加上新疆土窑出来的铁条，只修筑工事还不成问题。

永久性工事加上战壕阵地，俄军如果正面猛攻，伤亡之大是中亚俄军担负不起的。

从山间小道进军，那危险性就太大了。而且这些山间小道，俄国人哪里有当地的居民和新疆军区的将士们熟悉啊。

李鸿章两天后会作为钦差从北京出发去郑州，然后转车到西北。陇海线还没全部贯通，不然他就能坐着火车一路跑到兰州了。

随着这两年铁路作用和便利的体现，现在国内要求大修铁路的呼声是越来越大。

晋商甚至要叫着自行筹资修建一条沟通蒙古和内地的铁路线，不然光是运送羊毛，和煤炭的外销，就阻碍太大了，会耗去太多的人力和时间的。

东北同样要修筑铁路，西南也要修筑铁路。中央那里有那么多的财力。

朝中的大臣们对于铁路的全盘私化也有保留。这跟公路不一样，涉及到全国的线路运营的。之前再卖股票，国资还是占大头的。

……

新疆之战在八月下旬打响了。

但斯科别列夫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阿拉木图。他这个时候正在巴尔喀什湖畔的布雷尔拜塔尔，一座斯拉夫风格的三层建筑坐落在湖港不远处的平原上，晴朗的夜空中高挂的圆月，将银白的光辉洒在这栋建筑的圆顶上，港湾的凉风轻轻掠过，带着隐约的钢琴弹奏声和人们轻松的说笑声。

阿列克谢耶夫中校穿着洁白的夏季礼服，胸前挂着一排勋章，翘着二郎腿舒服地坐在沙发上。他的右边坐着一位身着百折长裙的曼妙女郎，正不时

将满含崇敬的目光投向这位斯科别列夫中将的副官脸上。

作为主人的斯卡别列夫中将，此时并不是聚会的焦点，因为他跟这栋建筑的主人——乌赫托姆斯基全都不在人的视线当中。

此刻宴会上的焦点人物是正在钢琴边欣赏琴师技艺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伯爵。这位是一个财力不逊于乌赫托姆斯基的大富豪，而且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巴甫洛维奇一手拿着葡萄酒杯，一手在褐色的钢琴台面上轻轻地敲击着，似乎是为琴师打着节拍。

当然，这样的聚会不会仅仅只有几个人物参加，偌大的厅堂中，错落地或坐或站着一群群军人、绅士和如花蝴蝶一般翩翩穿梭的女士们。

这是一场饕餮的盛宴。

房间里，只有男爵爵位的乌赫托姆斯基面对斯科别列夫毫不落下风。因为他可是中亚俄国商界的

代表。此刻他不仅是自己一人，更代表着背后那股强大的财富，来与斯科别列夫中将对话。

“那么，一个九月，能够看到效果吗？我的将军！您应该知道如何拧断那些黄鬼们的脖子，对吗？”

斯科别列夫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亲爱的先生，战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有自信战胜对面的中国人，就看你们愿不愿意相信我。”

“我们当然相信您中将阁下。不然就不会有今夜的宴会。”

“那么我需要更大口径的大炮和更多的炮弹。我知道你们可以做到。”斯科别列夫两眼绽放光芒。“后勤。这一战的关键点在后勤。只要后勤物资可以得到保障，伟大的沙皇陛下的军队将战无不胜。”

乌赫托姆斯基迈着优雅的脚步走到窗边，站在斯科别列夫的侧后方，轻声地说道：“中将阁下，

我预祝您明年就晋升上将。”

“我们，非常乐意对您要面临的战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希望沙皇俄国的军队能够保护好那些伊利的矿山、土地【犁河谷的铜、金、铁等多种矿产储量居新疆之首，煤炭储量巨大】。将来如果您的军队能够进达乌鲁木齐，可以让我们放心地在那里投下巨额的建设资金。当然，因为有您的照顾，伊犁河谷的矿产您将占有……”

乌赫托姆斯基凝视着斯科别列夫中将：“不少于五个百分点的股份。”

第五百六十三章全世界的欢呼！

斯科别列夫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阿拉木图。

新疆的战事已经打响了，但那只是开胃菜。大餐要等到斯科别列夫亲自出手。

“帝国的军官们，我亲爱的同伴们，睁开你们惺忪的眼睛，都打起精神来！我们将在新疆与中国人真正一战！”

与会所有的军官都挺直了身子。

少将基里连科首先问道：“阁下，我们能够得到多少援军、大炮和物资？”

斯科别列夫目光在所有人的脸上扫了一圈。“我们会得到五千人的支援。虽然这些人算不上英勇和能战，但这会让我们的兵力更加的充裕。至于大炮和物资，我们得到的支援会是整个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的努力。”

“我们要拿下伊利。在两三个月里，在冬季最寒冷的时间到来之前，我们至少要拿下伊利河谷，做出进攻乌鲁木齐的架势来，来为帝国与中国人的谈判增加筹码。”

费罗佐夫少将转头看看地图，整个伊利被三根粗大的箭头包围着，“阁下，您的意见是明智的，我完全同意。整个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的支持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五十门大炮。”至于粮食、弹药、药品等物质就更不用说了。

在俄政府统治基础薄弱的中亚，商人们的力量结合起来会比政府的后勤更加得力。

“所以，我们应当尽快拿下图斯池，解决掉南面的威胁，然后夺去伊犁河。为夺下整个伊犁河谷，打开东方的通道。

一个星期。第一批支援就会送到阿拉木图。”

斯科别列夫的眼睛绽放着光芒。“所以，大家

努力吧。”

“是！”军官们都知道支援是从那里得到的。这是俄军对外作战中常有的事情。沙皇的命令要执行，部队的现实也要照顾。将军的办法是最为正确的。

……

新疆战争的打响是一个显著的标记，他表明着中俄战争的全面爆发。

之前战事全部限制在东北区域，虽然那里的面积是如此广阔，但总算是一场区域战争。

如果俄国人适当的退让，刘暹会立刻按下秦军的势头。

对比俄国恢复国力需要时间，中国增强国力一样需要时间。

但这种美好的可能随着新疆战争的爆发已经彻

底消失了。

亚历山大三世这名‘隐者’，即使知道如今沙俄的状况，也不可能对于一个东方国家低头。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统治阶层都响起了欢呼声。

英国人如愿了。

德国人不再担心沙俄继续进入巴尔干，与奥匈彻底撕破脸皮了。奥匈则觉得自己的压力猛地一轻。土耳其当然更在欢呼。

唯一感到抱怨的可能就是法国。但法国对中国的敌视是不可扭转的。即使两边恢复了正常的经贸外交往来。法国人一边为中俄战争感到痛惜，另一边又高兴看到中俄结下不可瓦解的血仇。

就连‘绝世独立’的美国，也在因为中俄战争的爆发而欢呼。

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跟俄国都是人多地广战

争潜力雄厚的巨人，巨龙与北极熊的战争会是又一个‘百年战争’。两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期里就决出胜负的。如此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海上压力就陡然一小。

还有荷兰和西班牙……

只有中国国内，对于自己国家跟俄国人突然间爆发的战争茫然不已。这是怎么回事？一点端倪、苗头都没有，怎么突然间就在东北大打出手了？继而新疆也战事爆发！

实在是太突然了。

《华夏日报》等官方报刊，随后虽然连续刊登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连续倾吞中国大批土地的文章，也不能全然打消人们心头的惊慌。

还是随着秦军在东北、在贝加尔湖地区连续胜利的消息传来。民间的风头才陡然朝着好的方向一转变。

刘暹自然会关注国内的情况。看到这一幕后，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中国并没因此爆发什么爱国潮流，捐款潮流。民间虽然在风头转变后对着俄国人大加讨伐，但各地设立的捐款箱和增发的一百亿战争债券。可都没什么大的增幅。

这国内民众还需要多教育教育。反应太平淡了！这感觉连英阿第二次战争时候，英国国内的热潮高涨都没。

不过还好没人来给刘暹找不自在。没谁傻逼到在报纸上大喷刘暹‘穷兵黩武’。

……

外蒙，库伦。

八月十六。许琦早早起床，昨个是八月十五。他家里杀了只羊，还炖了两条鱼。在外蒙。后者两条鱼的价值可不比一只羊低。一家四口吃的是满嘴流油，往昔就是过年时候都没吃这么饱过。

去年过年他家也只是割了一刀肉，吃了顿白面饺子。今年夏粮后家里有了积蓄，欠账也还了差不离，更重要的是他的二弟被官府招进衙门里吃上了官粮。家里的底气有了。

今日屯里没有训练，他准备去田里劳动，顺便把自己家田边的水渠修一修。这些水渠修建时由屯里组织大家一起开挖的，分地后那就由各家维护了，农忙后屯里再统一修葺。若是平日维护不善，屯长可能要扣分，分要是扣多了，交粮的时候就要交的多。

许琦到院子里面洗了把脸，就着腌菜吃了两个馍馍，小妹也已经起来了。在官府里吃粮的二弟没在家住，一个月也回不来库伦一趟。上个月回来时，听说他正准备参加什么司法考试，考及格了工资就能挑上一级。等他正式成为巡视法庭的法官了，都有可能被调回内地的。

徐家别看在老家河南穷的叮当响，到了外蒙才算尝到吃饱饭的滋味。但是中国人就是想家，许家老爹到外蒙这两年里。逢年过节都哭的稀里哗啦

的。一会儿念叨亲戚邻居，一会儿又念叨家里的祖坟。

许琦二弟如果真能调回内地。他们一家人是支持的很。

整个库伦一百零三个屯，一个屯一百家。那次选拔考试才选上了五十个人。官府专门在屯门口贴了个大红榜，屯长都登门恭贺了，他们屯就许琦二弟一个人选上了。

包吃包住，每月几百块的工资，还有各种的补贴。许琦二弟的收入比库伦家家户户用马耕田的移民百姓都多，地位更高。

许琦咬着手中的馍馍，腌菜夹在里面。外蒙这地方冬天时候长，没菜吃，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腌菜。

再过一个月。大雪一封，接下小半年里，家家户户就全靠腌菜、干菜了。虽然库伦这边羊肉价钱买的很便宜，到了冬天有冻死的羊后，拿几斤粮食

就能换条后退。但汉族移民终究不能像蒙古人一样靠羊肉为食。腌菜、干菜是少不了的。

许琦体格强壮，性情质朴，从小到大艰苦的生活也让他个性坚韧，农活干的很认真，很努力。就算屯里民兵的训练。他也并不觉得幸苦。成绩在屯里始终是拔尖的。

等到小妹也吃好，许琦带好锄头和铲子，与小妹一起出门。两人还赶着二三十只羊，这是他们家今年才搞起来的副业。

他们家里有块地是专门种植苜蓿的。但苜蓿产量大。单单喂马多出太多了。就也跟着人一块养起了羊。只是才刚刚开始。

许小妹年纪不过十一二岁，穿了一件新的棉布衣，熟练的拿棍子赶着羊群。看到有羊拉了粪。就用夹子夹起来放到背篓中，这些动物粪便晒干后可以当燃料。而且如果拉在屯内街道上，被抓住是要扣分的。

许琦一路上不断与认识的居民和民兵打招呼。也是他家的地就靠近屯子。要是离得远了就会几家人合到一块，赶着马车去。

两人到了田里，许小妹把羊带去了草地，接着到附近转了一圈，先把看到的粪便都捡到了背篓中，又去看田边栽下的小树长势如何，然后才拿着铲子跟着大哥去弄水渠。

外蒙这地方雨水少，年平均降水量约120-250毫米，70%集中在六七月。广种薄收是这个地方农业发展的必须。

但也绝对不能忽视水渠的重要性。

许小妹看着地里就要收获的大豆，喜滋滋的。“大哥，下月俺们家要收那么多豆子，就是交了税，还了款，怕也得剩下三四年的口粮。”对于刚刚脱离饥饿的人来说，口粮的限制可不仅仅是小麦大米。

许琦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脸上也全是喜色。大

豆眼下可不便宜，库伦成立本身就有一个榨油工厂，而且库伦的粮库本身就高价收购大豆。驻守在蒙古高原上的秦军部队，冬天里一样要面临着缺少蔬菜的局面。除了腌菜、干菜以外，豆制品就是部队日常所需的另一菜品来源。

豆腐、豆浆、腐竹、腐乳、臭豆腐、豆瓣酱、豆豉、水豆腐、干豆腐（百页）、豆芽等等，库伦的大豆能就近销售。其收益比之种春小麦都要来得高。

夏粮、秋粮，这就是蒙古高原的几百万移民，尤其是外蒙地区的移民们至今一年到头最大的收益。

他们的土地虽然是国家给予的，但马匹、口粮、种子、住所、农用器具，等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国家‘贷款’给他们的。对于一无所有的移民们来说，那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不先把这笔帐还完，很少有人会下本钱触及其他产业的。许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身那么优越的养殖条件，一家也仅仅养了二三十只羊。

夏、秋两季作物收获，卖粮还款，看到自己的‘欠账’变少，那就是移民们最高兴的时候。

第五百六十四章圣旨

许家人打算分五年还清所有的欠款，今年的任务完成以后，家里面还能剩下三四年的口粮，对于两三年前还是穷的只剩一条命的移民们来说，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啊。

许琦正想说点什么，突然听到屯子里传来了军号声，开始他是一愣，没听清，随后许琦听清了号声后，整个人的脸色就变了。

“集结号？！！！”发生什么事了？

许琦下一瞬间的反映就是一把丢掉锄头，大声对小妹喊：“出头、铲子就丢地里头，你快些把羊赶回去。屯子里吹的是集结号，不知道出啥事了。可千万别是马匪。赶快回屯里去，我先回去。”

许琦是屯里的民兵之一。他家里头都有一杆步枪，一把短枪呢。

许小妹脸上则很不以为然，看着自己大哥飞跑的背影，不屑道：“啥时候有马匪敢来抢库伦啊，当城里头的大兵是假的啊。你就是请马匪来，他们敢来不？”

许琦没听到小妹在背后的说话，一溜烟往屯里赶回去，到了门口他打眼往外头扫了一眼，就见更远的地方，无数的青壮妇孺都在往回赶，好些人的锄头可能连泥都还没碰上。

许琦迅速跑回家，跟刚起来的父母说一声，就忙全副武装的赶到校场。屯里的教官，一个退役的老兵，也是民兵队的队长，正一身军装的站在操场上。许琦一看队长的脸色就知道不是在玩笑，喊一声报告，赶紧入列。

屯里一共有26个民兵。许琦入列后站了快二十分钟的军姿，所有的人才全部到齐。

民兵队长姓冯。单名一个安字。扯开自己的嗓子，大声对他们道：“给你们说个正事啊。今天收到库伦武装部的通知了。北面打仗的部队需要后勤

运输。库伦兵力不够，需要抽调咱们民兵加入。

每个屯十个人，队长带兵，组成一个班。

现在让你们全体集结，就是要在咱们当中选出十个人来，加入运输部队。

每个人在参战期间的月饷、津贴，一律按照正规军标准，全部看齐。另外对咱们自己的家庭，朝廷也会相应的减免欠款。

如果在这期间还出了意外。重度伤残或是死亡的，所有抚恤都按照正规军标准，同时减免家庭所有欠款。”

“现在，大家都说一下，有谁愿意报名上前线的。”

队列中一片吸气声，些许人脸上已经显出了退缩。库伦的日子让他们很满足，他们已经不是当初一无所有的人了。

但也有眼冒精光的，许琦就是这样。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两眼炙热的目光让冯安在人群中一眼就看中了他。

许琦对眼下的大秦有很轻的归宿感。他们一家人能过上现在的日子。在他看来全都是朝廷的恩德。

而且许琦还很明白一个道理——北边的战火距离外蒙并不遥远。如果秦军战败了，那么许家在库伦的日子也就可能没有了。他只担心自己去了，家里的地可能会没有人种，决不是怕上战场和打仗。而且他那颗被自己二弟刺激了好几个月的心。也让他对现在这虽然吃得饱穿的暖，却平淡如水的日子反感。

许琦身强力壮，他二弟向来是跟着他屁股后头的尾巴。许琦从没想过自己不如自己的二弟，那强烈的反差是很伤自尊的。

这一次‘选拔’真的让他很高兴。

两天后许琦一身笔挺的绿色军装。坐在正屋门槛上，小妹蹲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把一圈圈的绑腿捆在许琦小腿上，泪珠一颗颗的滴在许琦的绑腿上。

他爹坐在椅子上闷不出声，他母亲在厨房里面忙碌的烙饼子，希望能给许琦多带些。虽然都知道部队里饿不着。

许琦帮妹妹搽掉泪水，轻轻道："大哥不会死的，在家好好照顾爹娘。"

许小妹哽咽着说："打仗的事哪说得清，那子弹不长眼睛。"小丫头终究年纪小，呜呜哭起来，许琦没有再劝她，只是用眼睛看着自己父亲。

"既然已经定了。那见着老毛子的时候，别怕死。别给祖宗丢脸。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有我呢。"

分别很快就来临。十个民兵集结到屯里的操场上，有冯安和屯长带队上了两辆马车。马车奔到了

库伦的校场，各乡的民兵大队长各自点齐了自己乡【十屯一乡】的人，然后与几名军官一一交接清楚，最后由乡长和屯长签字确认。

许琦站在前排，有些羡慕的看着台上的穿着毛料礼服的军官。

那形象完全是威武帅气。

“各位士兵，今日开始，你们就不是民兵了。在动员令解除之前，你们就是我蒙古军区的正式战兵。

各位都是屯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我相信你们不会丢了自己家的脸。”台上的上校军官咳嗽一声，继续道：“这次动员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后勤，你们得任务也就是押运。把部队需要的军需物资运送到部队手里，这就是你们得最大使命。完成了这一点，你们的功劳就一点不逊于一线的战士……”

声音传进许琦的耳朵，看着周边草绿色的匆匆

人影，许琦脸上露出一个傻笑：“我喜欢当兵。”

……

只两万骑兵，要想完全摧毁贝加尔湖地区是绝对可以做到的。但要想统治整个贝加尔湖地区是力不从心的。

乌兰乌德的战斗平息了。俄军冲不出徐东山铸下的铁壁，但是兵力缺乏的徐东山一样拿不下乌兰乌德。

其他各路秦军的战事虽然顺利，但布里亚特蒙古人怎么办？人数占到了整个外贝加尔省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现今保持着静默的态势。虽然这些蒙古人表现的似乎很驯服，但他们还有着强大的武力。是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蒙古军区出战的两万骑兵真的分身乏术，只能由各地移民聚集地的武装部发布动员命令。抽调地方上的民兵，进行增援。

库伦作为外蒙的最大城市和最大的移民聚集地，动员命令是第一时间发布，任务也是第一时间确定。

……

“科尔帕洛夫回到了基廉斯克，阿亚古已经身死，下安加尔斯克的局势已经重新得到了控制。现在活动在那里的第一旅正在清剿当地通古斯人的残余。阿亚古身亡，战斗里他们又抓获了不少叛兵叛将，审问后就可以顺藤摘瓜了。”

阿亚古是贝加尔湖通古斯人当中的头面人物。是下安加尔斯克的总管。在秦军来到的时候他很顺服的臣服了。但当秦军要解除他的兵权的时候，阿亚古反叛了。并且狗脸了基廉斯克的科尔帕洛夫。

因为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人远没有布里亚特蒙古人那么大的势力，以及相对紧密的联系。阿亚古能成为十万通古斯人的头面人物，只是因为他做了俄国人的一条忠犬。而不是他自身就拥有让俄国

人高价拉拢的实力。

贝加尔湖畔的秦军大营，一个中校参谋正在对着墙上的地图给各位军官讲解着，“根据从布里亚特蒙古人那里陆续传回的消息，他们内部的意见很混乱。俄国人对他们的积压太深，短时间里难以根除。除非我们能够以雷霆手段一举拔掉乌兰乌德。”

作为第一骑兵师第二旅的一名营长，马玉昆起身问道：“基廉斯克只有数百民兵，真正地俄军不到一个连。只要下安加尔斯克做好工作，科尔帕洛夫根本算不上威胁。就算科尔帕洛夫能汇集更北面俄军城镇的力量，但那些城镇规模连基廉斯克都不如，俄国人加到一块。正面交战也绝对不是咱们一个营的对手。咱们似乎不必对北方的威胁太过警惕。

我认为我们应该让第一旅南下，扫荡贝加尔湖西岸。或是集中兵力，就拔掉乌兰乌德。”

马玉昆本来是宋庆的部将。但宋庆投降以后。

所谓的毅军也就无从谈起。连宋庆本身去留都不能做主的情况下，马玉昆能够进入第一骑兵师那是天大的机缘。更何况在努力了一年以后。他成功胜任营长正职。

中校参谋没有回答，而是看着上首的魏明。魏明微笑道：“如果只是区区一个基廉斯克，一个科尔帕洛夫，咱们确实不必大动干戈，但是贝加尔湖地区有大批仇视咱们的俄国人，基廉斯克距离贝加尔湖太近。”所以一定要防止这两者联合在一起。第一旅不能动，反而需要加大在贝加尔湖北端区域扫荡的次数和密度。

至于乌兰乌德。打是肯定要打的。

不然魏明就不会让整个蒙古都动员起来。在九月份结束前，乌兰乌德外围至少能汇集起五千人的民兵。

动员起这么大的兵力，如果只是空耗，秦军的后勤压力会很大的。

……

就在蒙古军区司令，秦军对贝加尔湖地区行动总指挥魏明的目光看向乌兰乌德的时候，北京城里的刘暹眼睛也盯向了贝加尔湖。

二十万布里亚特蒙古人的选择让刘暹也有些以外。然这种局势是一定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的。

秦军必须在贝加尔湖地区确立绝对的主人地位。布里亚特蒙古人要么彻底的臣服，要么就成为秦军的俘虏。刘暹不知道魏明正在计划着进攻乌兰乌德，他只给魏明下了一道命令，让魏明可以在自己认为时机合适的情况下，宣布‘圣旨’，令布里亚特蒙古人南迁。

这绝对会让不安分的布里亚特蒙古部落蹦跳起来，会让真正臣服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乖乖的行动起来。很容易分辨出敌我。只要魏明觉得时机合适，时机成熟，他就能够用出这一招撒手锏。刘暹给他规定的时间是明年的春季。

春季之前扫平整个贝加尔湖地区，明年夏天时候北上扫荡勒拿河流域。如果那个时候俄国人还依旧不肯妥协的话。

第五百六十五章一支在秦军预设的战场上战斗的俄军

九月初三。

中原还是秋日高爽，万里之外的新疆边陲已经下了天寒后的第一场雪。

然而大雪阻断不了俄军的攻势。斯科别列夫的俄军在八月中兵分两路，一路猛攻伊犁河谷，一路则对着图斯池南部的秦军不断施展压力。

汇聚于图斯池南部的秦军当然不怕对面的俄军，他们有坚固的永久工事，有修筑完备的坚固阵地。俄军在图斯池的强攻猛打只持续了五个昼夜就嘎然而止。因为斯科别列夫发现，自己若是坚持铲除图斯池南部秦军的作战计划，他部俄军是要付出惨重的无法承担的代价的。

所以斯科别列夫就迅速调整了之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对图斯池秦军改猛攻为牵制。集中兵力于北

线伊犁河谷。

现在俄军在北线的进展并不缓慢，斯科别列夫纵然后腿上被拴着了一根脚链，图斯池的秦军始终不停的扰袭图斯池以西的俄军控制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阿拉木图后路运输线的安全。

阿拉木图这个俄军桥头堡位于图斯池的正北。从阿拉木图再往北，不多远就是伊犁河水道，随着水道向东，那就是中国的控制区；随着水道向西，一大片沙漠隔壁，那就是俄军的控制区。沙漠戈壁的尽头就是巴尔喀什湖南端！

有着图斯池的秦军拖后腿，斯科别列夫的攻势大受影响，但他的目的坚定不移。下雪也不能让他有丝毫的顾及。而且老毛子本身就是顶冻。只要不是大雪没过腰深，对俄军的影响并不很大。

九月七号，北疆的雪已经停了两天。可图斯池南部到天山南脉间的这块地方却到了七号的中午才渐渐散去了彤云。

本该在喀什坐镇南疆的董福祥出现在了图斯池水畔。

清澈湛蓝的湖面一平如镜，水光照天。岸畔的层层雪峰。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作为世界上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之一。这里显得那样的静谧和神奇。每当风吹来的时候，湖上白浪滔滔，层层浪花扑向岸边……

图斯池是个大暖湖，冬季里根本不会封冻。不然秦军也不会在图斯池南部费如此大的力气去建立诸多的永久性工事和阵地。

站在董福祥身后的是徐学功和李双良，站在徐学功和李双良身后的整整五千人的秦军步骑兵。在八月下旬，董福祥收到了王国胜发来的一封电报，然后今天他站到了图斯池湖畔。虽然董福祥心中对于王国胜的计划保留一丝疑义，他认为太大胆了，太有风险了。但王国胜是新疆军事的第一把手。他的命令董福祥不需要给予尊重。

“胜负就在今后的三五天里分晓了！”望着眼

前图斯池的滔滔白浪，董福祥沉思着。

……

虽然只隔着一个阿拉木图，可事实上图斯池南部对北面伊利河谷态势的掌控远跟不上实际情况。他们只知道俄军在伊犁河谷的进展并不缓慢，并不知道俄军的实际状况堪称是进展神速。

才多长时间啊。俄军已经越过了库陇奎山，已经越过了自《伊利条约》签订以后废除的博罗胡吉尔。这地方距离中**队太近，俄国人在1874年主动退出了库陇奎山地区。

现在，斯科别列夫的部队就从新占到了原先的俄国小镇上。

伊犁河谷的中**队让斯科别列夫很失望。他们在第一道防线——伊犁河上打的很顽强。但当战斗失败以后，中**队似乎就一下子丧失了勇气，大群的败军也难以再组织新的防线。俄军连战连胜。挺进数百里，自付出了轻微的代价。

进军到博罗胡吉尔的俄军是状态轻松的向拱宸城挺进的。因为他们在拱宸城缴获了一批还没来得及被销毁的粮食，这让俄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可能城边的河里，虽然有几艘船。却都已经遭到了破坏。

这个时候的俄军已经完全不把伊利的中**队放在眼里了。指挥官费罗佐夫少将在对斯科别列夫的汇报中这样写到：“尊敬的将军，您已经可以考虑向乌鲁木齐进军的计划了……”那完全是把伊利视为囊中之物。

所以博罗胡吉尔的俄军部队开拔的很彻底。部队全员向着拱宸城进发，并不留守一部分部队在博罗胡吉尔。费罗佐夫的自信心都涨爆了。

“俄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9号区域。”

“俄军侦察骑兵已经开始试图越过我警备【6号】区域。”

“俄军开始降低行军速度。”

“俄军侦查骑兵进入了5号区域。”

“博罗胡吉尔已经确定没有守卫力量。”

俄军自从离开博罗胡吉尔以后。侦察兵就把消息一条条的传了进来，前线指挥部里头的空气也仿佛紧张起来。在大地图。标着俄军的标志背在不断的被挪动到新的位置，大家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形势的最新变化。

“司令。可以开始了么？”军区副参谋长朱国桢问。

战争前的计划与现在的具体形式有很大的变化，王国胜一度认为得靠伊利河道能够堵住俄军的北上势头。但俄军的炮火实在猛烈，王国胜让开伊利河道，只能做新的布置。

俄军马就要到了预定的地点，但是王国胜依旧没有发出进攻的命令。

“国桢，如果我想让俄军先停在原地不动。你有什么建议么？”王国胜问。

“司令是怕迂回部队不能按时抵达博罗胡吉尔，堵住俄军退路？”

王国胜点头。

对面俄军虽然昏了头，但限于中**队伊犁河一战展示出的力量，费罗佐夫对自己的探马是非常重视的。他命令哥萨克们不停歇的四处侦查。这不仅让秦军的侦察兵大大的为难，还让秦军的迂回部队必须绕行的更远。

朱国桢还没说什么话。王国胜又先一步摇起了头。“按计划行事吧！”毕竟这套作战计划是经过整个参谋部精心设计和推敲的。

距离拱宸城上百里的位置，哥萨克们打马从道路上飞奔。这些人的活动范围和密度很大，人马都相当疲惫。但是精锐的哥萨克已经能够迅速发现不

对的苗头。

他们面前道路一边一个坑，坑边散落了两根破木棍。这木棍看样子很普通，但并不是自然断裂的，而似是被人随手随便扔在路边的。木杆呈现出黑灰色，在地上丝毫不显眼。但把头的哥萨克确似感觉到了什么，猛地拉住了缰绳。一片‘希律律’的马匹叫声中，一个哥萨克翻身下马，前方的道路上有着一个半米方圆的陷进，周边还有多个手掌大小的陷马坑。

哥萨克们迅速端起马枪，道路两侧隐蔽点里早埋伏好的秦军侦察兵，对着近在咫尺的哥萨克抢先射击。五名哥萨克被当场击毙，两人被打伤，当了俘虏。一队七个人的哥萨克就此是全军覆没。

猛然间想起的，或远或近的枪声让路的哥萨克们提高了警惕性，但秦军侦察兵的枪法真心很精准。一个连的哥萨克，没到半天时间，就死掉了七八十人，只剩下二十个狼狈的逃了回来。

以至于在这一刻，费罗佐夫的俄军失去了有组

织的侦察能力。

自打枪声响起之后，费罗佐夫几乎本能的选择了比较保守的策略，加强警戒。他要等到哥萨克们把确切的消息带回来，然后再决定作战。

这是一个合格的指挥者。

费罗佐夫没有因为自己对中**队的轻视而妄自行动。不过他根本不知道王国胜打算用什么招来对付他们。他的加强警戒，几乎停滞的行军速度，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利处。

失去了探马之后，费罗佐夫倒是让俄军部队以班为单位步行打探消息。这些步行的俄军谨小慎微的沿着道路前进，但很快就遭到了秦军的侦察兵，甚至是狙击手的猎杀。转眼间又是死亡了五六十人。后面的俄军士兵尝试着和看不到的伏兵对射，很快有死了二三十个。俄军彻底便成了聋子瞎子。

费罗佐夫被这么一轮外围的骚扰给弄懵了。袭击不仅仅来自前方，他也试图派人去向后路传报军

情，派出去的士兵同样遭到了伏击。正在前去伊利夺去胜利果实的俄军部队突然间就被‘前后夹攻’了。若不是亲自遇到了这等情况，费罗佐夫是说什么都不信的。

战争在秦军作战地图标记的7号区域打响了。

这是秦军为费罗佐夫部三千俄军预备的坟墓。各种设计诸元都早有计算。费罗佐夫展开部队，布置阵地，虽然很迅速、正规，可挡不住这块战场就是秦军预设的。

战争根本没有出现大炮对轰的场面。当俄军的大炮肆意开火，轰击周边山林高地的时候，秦军炮兵正在做着饱和打击的准备。

王国胜手里只有三十门大炮，75炮占据了八成，105炮只有可怜的六门。120炮一门都没有。如此火力，对比俄军的开路先锋费罗佐夫部，并不占据太大的优势。后者手中的火炮数量达到了四十门，只不过全部是75和54口径的，超过75口径的重炮并不存在。

俄军士兵还在努力的挖着战壕。坚硬的土地十分难挖，两个小时过去，战壕还只是一条勉强容身的沟渠。同时，俄军步兵还以整齐的排击打的四周树丛拦腰折断，打的地上尘土飞扬……

第五百六十六章这是另一种模式的战斗

　　秦军的炮击干净利索。十五分钟的炮击时间结束，俄军的四十门火炮再没一门可以继续发色。费罗佐夫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他终于意识到事情部队。中**队有了自己意想不到的变化。现在他们要全歼自己！

　　被包围的俄军也意识到了形式对己方的不妙。没有了大炮，俄军就没有了利齿。只靠步兵手中的火力，能够打透中**队的防御吗？之前的伊犁河之战，俄军之所以胜利也是得利于他们那强大的炮群。

　　秦军继而就发起了进攻。炮兵转移炮口，对准了俄军的步兵阵地。节节败退的中**队开始一改往常的色彩，组织起一支支小规模突击部队。

　　同时间，迫击炮和填装着黑火药的火箭弹，都流星雨一样的打向俄军阵地。

在这个秦军预设的战场上跟秦军交战，是费罗佐夫部俄军最大的悲哀。远程打击力量被拔除的俄军，在攻防战开启的第一时间就落入了绝对下风。

当傍晚黄昏降临，秦军的攻势暂停了。但俄军并没好过。秦军的炮兵依旧在开炮，同时秦军的小股部队开始了骚扰作战。他们打枪，扔手榴弹，还在铁桶里放鞭炮。

一夜的时间，炮声一响，骚扰就暂停。炮声一停，骚扰就继续。每一轮秦军的进攻当中，都有俄军的士兵被击毙，被打伤。伤员的惨叫声在夜色里头格外响亮。

于是俄军就下意识的往后缩，谁也不肯钉在前头送死。

整个夜晚，俄军连睡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本来就处在连续行军作战当中。秦军部分军队虽然也在不停的奔跑，但余下的部队绝对是以逸待劳。俄军的体力消耗很大。白天又被骚袭，下午被

包围后又打了好一阵。整晚不停歇的折腾，特别是大炮的轰鸣，让所有人都没办法真正的放松休息。早太阳升起之后，俄军士兵、军官们一个个眼睛肿的跟桃儿一样，被阳光一照，各个觉得眼睛酸痛，泪水忍不住哗哗的往外流。

　　也就在此时，一声沉闷的响声响起来。

　　被称作‘没良心炮’的飞雷炮被秦军运到了进攻阵地上。在清晨的阳光中，那些冒着白烟的丝绸弹药包划着一道道曲线飞进了俄军的阵地。这是新疆军区所能做到想到的——威力最大。耗费最小的攻击。

　　丝绸运进新疆的耗费远不是炮弹、军火可比的。而火药新疆是能够自产的。

　　这种威力巨大，制作简单的武器，对于半永久性的地堡群都有着惊人的杀伤力。眼下新疆军区的飞雷炮虽然不能比历史原版，无法摧毁水泥地堡，但对于浅浅的一道深沟藏身的俄军士兵来说却是极其致命的。

每一次剧烈的爆炸都会掀起腥风血雨，爆炸中心的俄军官兵变成了骨肉混杂的碎块和蓬蓬血雾，外围的人被重重气浪与冲击直接推倒在地，倒下的人要么七窍流血，要么只是嘴角鼻孔里头有少量出血。但是人的内脏已经完全给震裂了。更外围的被高速飞行的各种零碎打伤，打倒。

王国胜在远处的一个高地上用望远镜打量着战场。惨烈的一幕幕在望远镜里头清晰可见。王国胜半点胃部收缩的感觉都没有，有的只是畅快淋漓。虽然距离够远，王国胜听不到惨叫声。烟雾中也看不清俄军士兵脸的表情，但看他们兀突狼奔的惨状，就完全能够想象到俄军此时的恐慌。

今天是绝对要解决掉着三千俄军的。因为斯科别列夫带领的俄军大部队已经快要到达博罗胡吉尔了。

别以为费罗佐夫跟斯科别列夫带领的主力间隔的有多远。也就是二三百里路的距离。

秦军消灭了费罗佐夫以后，还要打扫战场。清理痕迹，再等着斯科别列夫自投罗网。这个时间颇为紧张。所以今天必须结束战斗！

飞雷炮轰击个不停。从清晨轰到中午，光报废的筒子就有二十多个。而俄军的建制和组织在如此猛烈的炸药包攻势下，已经完全混乱。

接下秦军就会面对着混乱的俄军发起进攻，这场冲锋中的杀戮可想而知。经过充分休息，此时士气高昂的战士们是绝不会对老毛子手软的，凡是来不投降或是稍微迟疑的俄军士兵必然被彻底毁灭。

王国胜一点劝降的念头都没有。虽然现在劝降有不小的把握。但世间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不付出代价。俄国人想要东顾，他们就要付出代价。而且如果此时进行劝降，俄军很可能就有了喘息之机，肯定有人愿意投降，有人坚持不投降。不投降者抓住这个时机整顿俄军的话，就会给秦军造成意外的损伤。王国胜内心里对于老毛子是一点妇人之仁都没有的。

就这么一念间，随着冲锋号尖锐的响起，黑压压的秦军士兵冲锋开始了。

为了围歼费罗佐夫部，王国胜调用了手中大部分的军队，总兵力出动了一万人。其中包括着主力第六骑兵师的三千人。

“副座，咱们往那里冲？”孟忠宇从来没想过老毛子会有这般不堪的一天。这个时候要是再叫骑兵去冲击俄军阵地，就太欺负人了。

但是三千骑兵傻傻的站在一旁动也不动也不好看啊。孟忠宇向自家副旅长请教。

徐占彪，楚军中仅有的骑将。现任第六骑兵师第十一骑兵旅副旅长。思索了片刻，说道：“咱们去找老毛子的炮兵阵地去，看看还有没大炮能用的。顺便把再把他们的后勤辎重给夺了。”

“是！”孟忠宇高声回道。

命令传达下去之后，号长立刻就吹起了冲锋

号。三千铁骑席卷而过。

新疆军区战士的作训素质比不得内地。可是好歹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战士们早就把发力模式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习惯了。一步跨过三四尺宽的战道，轻松自如，动作都带有一种轻盈有力感。

冲锋号响起，所有的步兵战士们几乎是在百米冲刺一样，半分钟内就越过了二百米的距离杀到了俄军阵地。那迅猛的速度，让东一堆西一堆，混乱中的俄军根本无从抵挡。

在胜局已定的时候群起冲锋，对于战士而言那是最带劲的。冲锋起来后全都是热血沸腾的，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对于敌人，在俄军士兵跪倒缴枪之前根本没有任何的怜悯，“缴枪跪地不杀！”喊出了这句口号的时候，战士们都在肆无忌惮的开枪射杀。

风卷残云一样扫荡了全部的俄军后，秦军上下立刻投入到了战场的清理工作当中。

尸体抛入弹坑当中掩埋，活着的俘虏、伤员一律送到拱宸城，然后再由拱宸城的政府官员组织百姓、民兵押送到伊利的战俘营。

为了能一举把斯科别列夫给坑到底，秦军连拱宸城都准备让出去。坚壁清野！

所以趁着这回押送俘虏的机会，拱宸的老百姓们也是趁机退去伊利。

……

博罗胡吉尔。

成功夺占了城镇的俄军即将从镇子里出发。斯科别列夫的脸色没有了两天前的轻松。费罗佐夫已经断了好几天的消息，在他率部进攻伊利的时候，博罗胡吉尔却给中**队给占领着。斯科别列夫这个时候若是还不知道费罗佐夫部有危险，他就可以去吃翔了。

从博罗胡吉尔到拱宸城的路上，俄军受到了跟

费罗佐夫一样的遭遇。

哥萨克骑兵被打掉，侦察兵被干掉，时不时的小规模接战，白天黑夜斗不带停歇的骚袭。

俄军对此同样感觉不好受，斯科别列夫也一样没什么好的法子。但是他手下的部队数量远比费罗佐夫要多。作为俄军的主力，这是支超过一万五千人的大部队。

“这是另一种模式的战斗。”斯科别列夫还是能清醒认识到战争的。而没有为秦军的作为激怒。正确的给与了评价。

“中将阁下。俄罗斯帝**队不需要学习这种龌龊的法子。学习这种战术只会降低我们军队的斗志和士气。”

没人愿意面对死亡。这种看似危险的骚袭战，实际上却可以很容易保住性命。如果普及在军队中，对于军人的士气和荣誉感，真的会有一定得冲击。

东西两大文明在一些事情的理解和认知上是很大相径庭的。

基里连科少将义正言辞的话语并没迎来斯科别列夫鄙视的目光。“是的，少将。这种战术只适合哥萨克们，步兵可一定不能学习。”

斯科别列夫继续呓语说道：“如果哥萨克们愿意下马作战。这种战术简直天生就是为他们设定的。只需要东西南北的埋设地雷，配备小股兵力进行阻击的方式。就能让敌人分辨不出外头到底有多少兵力，让敌人迟迟不敢有大动作。”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以及一连串的枪声，却是从东南传来的。

斯科别列夫甚至一听那声爆炸声，就知道这不是炮声、手榴弹爆炸声，而是秦军生产的地雷爆炸了。这种恐怖的武器并不复杂和多么的精巧，威力也不算多大。一次爆破顶多炸倒挨着的四五个人，其中真正被炸死的可能就只有踩中者一个。

但这种武器制造伤员的能力则着实让人厌恶。那每一个伤员可都需要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马车，或是两个士兵的‘负担’。

第五百六十七章伊犁河谷的变化

“懦夫，无耻、卑鄙的懦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中尉对着消失在黑暗中的秦军骚扰部队破口大骂。

“中尉，我们应该追上去。踢这群可恶的黄皮猴子的屁股。”一个老兵叫嚣。

“对的，中尉。就该这么做。狠狠地踢中国人的屁股。这群该死的懦夫。”连队中的俄军士兵七嘴八舌的鼓噪起来。

很快，一队七八十人的俄军队伍举着火把从警备阵地里头跑出来，顺着秦军骚扰部队离去的方向追了去。接着，不到一刻钟，他们就进入了秦军预先设定的地雷阵中。

地面上突兀的喷出了一道小火花，这个时候的地雷还是雷管导火，白天还好，到了夜里看的就很清晰了。

远处埋伏的一个秦军侦察兵，只看到地上猛地爆出一团火光，接着就有好几个黑色的人影被火药推到了半空。自然是地雷的爆炸冲击波了。

坚硬的陶瓷球体烧制的时候，就在外面专门留下了网型刻线。里面还有铁砂、铁片，伴随着气浪，无数碎片在空中四处飞射。或深深刺入人体，或者削掉人一大块肉，或者干脆就穿透了身子。杀伤力比之单纯的爆炸还要更大。

俄军根本没想得到会遇到这样的袭击，黑灯瞎火的，中国人就不怕把自己炸了？一颗地雷炸翻了五六个人。被炸死的到安静了，没死的就惨了。诸多没有受伤的俄军士兵也心惊肉跳，其中些许人吓得魂飞魄散，就跟没头苍蝇一样乱跑。结果又触发了另一颗地雷。在巨响之后，秦军骚袭部队和侦察兵立刻开始射击。把尚且能站得住的俄军一个个打倒。

在这样突然起来的猛烈打击下。这队七八十人的俄军死伤狼藉。能跑回去的俄军顶多三十人出

头。秦军骚袭部队不过一个分队，配合着两颗地雷和一顿攒射。就解决掉了人数比自身数量都还要多的敌人，这样的战绩来的不要太轻松。

没人去打扫战场，不管倒下的俄军是重伤还是轻伤，全留给老毛子照料。而且那一片的地雷真心不是只两颗，黑夜当中别不小心自己踩中了，就笑话人了。

斯科别列夫很快就知道了伊拉里奥诺维奇中尉的下场。这夜间值哨的部队都是他从一万多军队中挑选出的精锐。结果这支精锐连队一半的兵力冲出去，两刻钟不到就被打死了一半，狼狈逃回。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正在此时，宿营地的外面又传出了枪声。这些中**人只躲在黑影里一个劲的放枪。俄军打着火把出去，必伤亡甚重。不打火把出去，连影子都找不到。这夜间实在是被动！

到了白天，俄军的形式好了很多。秦军的骚扰部队更多的是与哥萨克骑兵、俄军先头部队照面，

对于居中的主力并没大的影响。

而且就素养而言，斯科别列夫的这支军队真心是很不错的。

整齐的队列意味着部队的纪律性，除了脚步声没有别的话语声音，也意味着部队严格的军纪。而且人不是放在那里就不会动的木桩子，士兵们要是没有足够的精力与体力。是没法长时间维系队列的整齐的。而士兵足够的精力和体力意味着训练水平，士兵们目光中所蕴含的那种坚定意志，意味着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斗志。这点上做不好，做不到位。士兵们就会想的多,目光自然也就变得散乱和复杂。只有军队士气高昂，士兵对战争充满自信心，眼睛中剩下的就只有极为单纯凝聚的目光。

作为中亚崛起的名将。为俄罗斯吞并中亚三汗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斯科别列夫在部队士兵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俄军主力部队的行进，那哗哗的脚步声听的只令人精神亢奋。汗毛雷击一样树起来。

这就是名将对于一支军队的作用。就像刘暹统帅下的秦军，战场上勇往直前。士兵根本不去考虑失败的可能。

精神的作用，贯穿每个俄军士兵的身体，他们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

就在连续的骚扰当中，俄军一点点靠近拱宸城。而他们越接近拱宸城，周围的景色就变的越异常起来。

斯科别列夫没到过这里，但基里连科是来过这儿的。那时候的拱宸城，给基里连科的唯一印象就是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空置，无人耕种。零星的几块农田也是散落的。但现在呢？土地却连成大块。在田地之间很明显有尚未完工的工程，看样子很像是水渠之类的水利工程。给分成一段一段的，让基里连科一时想不明白，中间的落差到底怎么解决。

这些疑问都只是小问题。基里连科、斯科别列夫等人更关注的是这些田地的总面积。农田多了，

粮食就多了；粮食多人，人口就增加了；人口增加了，城市便更加繁荣了。这块地盘更加繁荣了，也就更能支撑众多的军队驻防了。

　　这就像俄国人在西伯利亚。没有城市做基础，就不可能长久的屯驻太多的兵力。中国人的‘实边’做的很好。这才几年的时间，就大变了样子。

　　斯科别列夫对现在的新疆是知道很多事的。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兴修水利，给无地的百姓划分土地，鼓励马耕。伊利腹地的变化真是中国人这两年一点点干出来的。

　　往日的时候，斯科别列夫还会对‘兴修水利’保持轻视。在他眼睛里，新疆的百姓跟中亚的土著一样都是愚蠢的透顶。俄国人在中亚进行高压统治，很难大规模的发动人民，而光靠政府的努力，做这些基础设施显然是杯水车薪的。

　　秦军在新疆的统治建立还不足三年，比之俄国人在三汗国的统治时间都差。斯科别列夫很难想像在这种不牢靠的统治组织下，能让‘兴修水利’落

到什么实处。直到他现在亲自看到这些农田，见到尚未完成但是规模甚大的水利工程，斯科别列夫才明白自己错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统治能力远不是俄国政府在中亚能比的。他们能组织起人来进行认真的建设，而并非敷衍了事。

而且随着行军，斯科别列夫亲眼看到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并非一处两处，而是此起彼伏不断的出现。大片田地中间的间隔也都是些不适合耕种的土地、高地，并且中国人在这里也没空着，一颗颗儿臂粗细的小树，大片大片的覆盖着这些不适合耕种的土地。

农田的景色不错，但田里面却没有一个农民，路过的草场上也没见到一个牧民。

看得越多，斯科别列夫的脸色就越难看。即便俄国人在新疆的名声并不好，当地人躲兵灾并不稀奇，可躲得如此干干净净的就是很罕见了。

他在中亚的时候，在反抗最激烈的地方，俄军杀到后都没这种情况。

连续的行军，自始自终不见一个人。联想到秦军不间断的骚扰，时不时的小接火，这就未免太令人担心了。

探马骑兵在先头部队与斯科别列夫的大部队之间往来奔驰，两名探马赶到了斯科别列夫的身前。“将军阁下，罗斯托夫中校已经夺下了塔克镇。”

“镇子里有多少中国人和中**人？”斯科别列夫追问道。

两名探马神色有些异样，“阁下，镇子里并没有中**人，也没有中国人。那是一个空空的不见人影的镇子。罗斯托夫中校是直接带着哥萨克进了镇子中的。”

斯科别列夫刚刚有点好转的脸色，刷一下又变得严峻起来。

他看也不看探马们风驰电掣而去的背影，目光

炯炯的看着四周……

俄军在大部队开到塔克小镇之后，镇子四面八方的原野、田地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那不止是一个地方，而是七八个地方同时响起的枪声，让俄军一阵紧张。罗斯托夫带领的哥萨克骑兵检查了镇子里里外外，并没发现异常。斯科别列夫带领着指挥部进入了镇子当中。

袭击带来的伤亡很小。这些人使用的是连发枪，片刻间弹仓里头的子弹就都被打了出去。然后在外围警戒俄军惊慌的目光中，在那枪口冒出的几缕硝烟当中，一些身影一闪而逝，然后就再也看不到别的动静。

哥萨克骑兵当仁不让的再度出击，就像猎狗追捕猎物。

斯科别列夫心中计算着俄军与拱宸城之间的距离，已经决心在塔克镇休息一日了。

在昨天的下午，他们经过了费罗佐夫部的旧战场。在战场上一个个令俄军胆寒的坟头中间发现了一个单独的小坟头，上面写着——俄罗斯帝国陆军步兵少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费罗佐夫之墓。

字是中文。斯科别列夫身边有认得中文的人。坟墓的旁边还放着一把军刀，和一枚二级弗拉基米尔勋章。这两个物件全都是费罗佐夫的珍爱之物，尤其是后者。

这座坟墓应该真的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费罗佐夫的坟墓。俄军的士气受影响很大。

这也是斯科别列夫在下午三点半抵达塔克镇之后，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要全军休整的原因。舒舒服服的休息，消除不好的影响，恢复士气！

他们距离拱宸城只有六十里的路程了。

第五百六十八章岌岌可危的海参崴

仿佛是要给哥萨克指引一样，好几处地方都看到了草绿色的军服的身影。那些人背着步枪，也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位置的。反正那些身影在哥萨克出现不久，就会以熟练的动作跃入了各处尚没有完工的沟渠里头，然后消失在哥萨克们的视野当中。

“追上去。用我们的军刀，砍掉那个中国懦夫的头颅！”罗斯托夫大吼大叫着。

一千出头的哥萨克骑兵，这是罗斯托夫现在手下士兵的人数。但是俄军在越过库陇奎山之前，罗斯托夫手下的哥萨克们足足有一千三百人。

伊犁河谷的平原是一片空旷，但秦军士兵的撤退路线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他们又都纷纷踩过点的。这些人熟练又充分的利用地势以及尚未完成的水利设施的遮挡作用，避开了哥萨克们的直接视线。

但是原野可没有连绵不断的沟渠来一直提供这种隐蔽。跑不多久，这些人的身影就再度暴露了出来。哥萨克二话不说，分头追了上去。其中一些哥萨克还放起了枪。只是秦军士兵在跑路的时候也不是按照直线跑的，总是斜着奔行。哥萨克的射击就没有打中任何一个目标。而秦军士兵在听见射击声之后，就更加玩命的逃跑了。

哥萨克出动了一半。五百余哥萨克分做了八路追击。

马蹄踏在原野上，哥萨克的最急速度很快。秦军士兵虽然跑的也不慢，而且各个身手矫健，那宽宽的水沟一个跨步就跃了过去。但两条腿终究不能跟四条腿比。没过去太久的时间，两边距离就缩短到了百米以内。

斯科别列夫正认真查看着地图。手指头在地图上点着点着，又一次作着推敲。连身边的侍从送来咖啡都没有看一眼。

一直等到塔克镇外出传来的几声沉闷的爆炸声

后。斯科别列夫猛地抬头。

当大队俄军步兵开始出击，几百人一队小心翼翼的来到六处战场之后，俄军看到的是一幕幕极为血腥的场面。要么是地雷爆炸后形成的大坑，以一个个爆炸点为中心，散落着完整或者不完整的俄军死者与伤者。或者是一地的死尸，在死尸堆里头偶尔有几个伤兵和活着的战马在**哭嚎。这明显是被子弹集中攒射的结果！

八路追击，六处战场，罗斯托夫的战果不知道是多少，但哥萨克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他们整体数目的一半人。

连正规的战场都没摸到。一个哥萨克骑兵团就损失了一半人，在哥萨克的战争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敌人出动了大部队的，只是这些部队在一击得手之后立刻就逃之夭夭。除了满地的脚印之外，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极目四望，原野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而俄军仿佛是一小捧沙粒。面对这样辽阔的土地，

斯科别列夫的部队说不上多。中国不比三汗国，这里遍布一座座城市、城镇，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只需要在一座城镇里放上一个连的兵力，那就需要动用至少一个营的俄军去拔掉。三汗国整个算下来又才几座城市？

对比拿下一座不大的城市就等于控制了方圆百里的中亚，伊利是另一个天地。

……

“俄国人骑兵不多。这是斯科别列夫最大的败笔！”

接到战报的王国胜很高兴。打掉俄军的哥萨克，就可以把俄军变成聋子瞎子。从博罗胡吉尔到塔克。纠缠了多少回？一共才干掉了二三百哥萨克。为此秦军步骑侦察兵也付出了很大的损失。结果塔克只是下了一个套，就直接套住了三四百哥萨克。让王国胜完全意想不到的。

与秦军的部队士气饱满的情绪相比，俄军本来

就略有萎缩的士气便更加低落了一截。整个部队像被笼罩在一片阴云惨淡之中。大部队以防御的姿态暂时停止进发，斯科别列夫还下达了命令。部队里头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乱传消息。

　　不过这些禁令用处不大。该知道的还是很快就知道了哥萨克失败的消息。知道了那些冲在最前头，直追逃窜的中国人的哥萨克勇士们，大部分人中了埋伏，那每一路都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可怕的事实如当头一棒给了俄军。

　　斯科别列夫手下的这些俄军，在土耳其，在中亚，与无数敌人打过仗。后者的马匪、土匪们在面对俄军的时候，也是不敢正面硬碰，而是不断的骚扰、骚扰，再骚扰。但俄军何时有过如此惨痛的失败？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跟随斯科别列夫东进的哥萨克都是精锐，战斗经验丰富，发现不对了却连打马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可见被埋伏时中国人的火力有多么凶猛了。

中**队如此干净利落的解决了半个哥萨克骑兵团，不仅让俄军的底层士兵们无法接受，就是斯科别列夫也难以容忍。

他随后亲自查看了两个伏击阵地。阵地多靠着沟渠，田地里草草的挖掘了数量不少的单兵掩体工事，没有战壕，地上的弹壳数量微乎其微。

这些痕迹表明了什么？

这些表明了中国士兵枪打的很准，指挥官很有自信。敢把哥萨克放到距离这些单兵掩体工事那么近的距离上。其中最短的甚至不超过五十米。

在这么近的距离里头，哥萨克骑兵先是遭受到地雷的打击，然后追击部队又突然间遭到子弹狂风骤雨样的攻击。多了，战斗中中国人还使用了手榴弹，也怪不得持续时间那么短暂，哥萨克的死伤那么惨重了。

几处战斗不是同一时间开打的。那么在其他伏击战开打之后，追击的哥萨克肯定是会警惕的，八

路追兵还有两路退了回来，那就是一个明证。在哥萨克追击部队可能已经有了警觉的时候，中国士兵还能打的这么利索，斯科别列夫觉得背后一阵发凉。

这样的遭遇就算自己遇上了，也一样要糟糕。

……

就在新疆之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

海参崴的战斗也快到了最后一刻了。

虽然海参崴作为一个港口所在历史很悠久，但作为要塞的海参崴的历史却只能追溯到1875年。这一年，东西伯利亚军区工程兵司令p.f.温特伯格上校开始筹划在这个远东重要的港口修建防御工事，他的设计方案交给v.p.希罗科夫上校来负责执行。一年后，海参崴最初的海岸防御工程完成。

此后，该堡垒的第一任工程兵司令k.s.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加固了海岸炮兵阵地，但他在构建海参

崴第一个濒海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时候，俄土第十次战争爆发了。俄国全部的精力转移到了土耳其战场上，海参崴的驻军连军饷都不能保证了，就更别说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打算构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了。

这一搁浅，工程就直接搁浅到了现在。

打完俄土战争的俄罗斯精疲力竭，再把最后一点力量投进阿富汗，根本筹措不出资金给海参崴。后者就靠着一条简单的海岸炮兵堡垒来支撑自己的防御了。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秦军北洋舰队的恒山号直接闯进了海参崴的港口，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239mm巨炮就扫荡了俄军全部的抵抗。然后海军陆战部队登陆，夺去了港口的控制权。跟海参崴的俄陆军、民兵部队，一直对峙到秦军大部队从陆路开到。

舰炮是秦军对俄军最大的威胁。239mm重炮的射程覆盖下，那就是秦军可以自由活动的地盘。

再坚固的房子也顶不了一颗239炮弹的爆炸，水泥工事也一样。在这种口径的炮弹面前，海参崴的所有建筑都像纸糊的一样单薄，俄军没有一丁点的抵挡之力！

所以在秦军陆军的攻击面前，三天时间刚刚过，海参崴这座汇聚了俄整个滨海地区八成抵抗力量的城市，就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天亮了。秦军的炮兵阵地，三十门大炮对准废墟样的海参崴再次开始了猛轰。炮兵阵地上腾起股股地黑烟。

伴随着烟柱四起，炮弹掉落的海参崴城内爆炎炸裂。断木栋梁被直甩半空，石块砖头满天飞起。中间夹杂着的惨叫就代表着斯拉夫人、哥萨克、土著、旗人流着的鲜血。

整个海参崴都在爆炸中破碎。人的**在炮弹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血肉横飞，满城嚎啕，整个城市都完全裹卷在了团团的尘烟之中。

西伯利亚舰队司令斯坦丁诺维奇和滨海省军事长官托尔布欣痛苦的闭上了眼。现在他们俩是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最高指挥官，滨海省的省长兼海参崴市长阿尔谢尼.格里戈里耶维奇在中国海军攻夺海参崴港口的时候，就被炮火命中，变得尸骨无存。海参崴要塞的第一任工程兵司令k.s.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也已经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现在整个海参崴就斯坦丁诺维奇和戈洛夫科.托尔布欣两个人说了算。

但他们宁愿早早死去的那个人是自己。

面对着无法战胜的对手，面对着不可战胜的敌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军人郁闷的呢？两个人现在只是死撑，过一日少三顿，什么时候他们手下的陆军、民兵都撑不下去了，那就选择投降或则保持尊严的战死。

所谓的指挥早已经不存在了。海参崴现在的抵抗完全是民众自发的，或是机械的。

这其中跑来海参崴定居的旗人丁壮的斗争意

志，简直比俄国人还要顽强。

第五百六十九章‘敌占’二字很可怖！

一千多枚炮弹又给海参崴来了一次完完全全的洗礼。

前天才抵到海参崴的秦军运输船队，为陆军运送来了最后一趟补给和军需。这已经是它们在这一个月里转运的第三趟物资了，纵然之前的两次陆军都还没到位。

而在三天前，在秦军陆军第一天正式向着海参崴发起进攻的那一天，参加了一次炮击后的北洋舰队战舰拉响了回家的汽笛。他们运走了五千多海参崴的斯拉夫人、本地土著、旗人，乃至稀少的几个汉人。后者们还都一如既往的留着辫子。

昨天离开的运输船队运走了港口最后一队海军陆战队，同时一块运走了三千多平民。

这些人跟他们的前辈一样，跟更早的时候两次

运输船队运走的平民一样，哭，痛哭；嚎，哀嚎。但半点作用都起不到。反而是其中一些表现突出的人会被秦军战士用鞭子教训一通，或是被直接提溜到了一边。

海参崴的脆弱城墙早被炮弹生生撕裂，炮击一停，一个上校军官把手一挥，一个大队的步兵战士就勇敢的冲向了海参崴。

斯坦丁诺维奇是一个勇敢的人。虽然他对陆战很陌生，但他知道自己出现在战线上会给坚持反抗的士兵们勇气。在炮声停下的第一刻，他就带领着自己的卫兵赶往城南走去。

从指挥部到城南前线距离很短暂，算上街道房屋的拐弯路途也才最多五六百米，可就是这短短的屋里百米，斯坦丁诺维奇愣是走了一刻钟还多。

整座城市已经完全变了样。炮击给海参崴带来的是不可弥补的损害。坚固的楼房被炸成废墟，只剩下焦黑的一面墙壁还立着。繁华的街道很难再找到一栋完整的房屋。地面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弹

坑。

莫尼亚酒馆。完全是石头搭起的建筑，冬天的时候寒冷根本投不进酒馆里。这是海参崴男人们最爱的地方。现在呢？整个建筑就像是重重挨了一拳的豆腐渣。糜烂倒塌。

上尉瓦西里正指挥手下士兵和民兵组织防线，抵抗秦军的进攻。枪林弹雨中还有勇敢的人在全力的修补防线缺口。

剽悍的哥萨克人在陆地上一样能够战斗。没有了战马，他们手中还有火枪和战刀，比起召集起来的武装平民，战斗力要好出不知道多少倍。

“轰轰轰——”停歇了一阵的秦军大炮似乎发现了什么，继续鸣响起来。

进攻部队撤了回来，这只是今天第一轮的试探性攻击。因为**，所以草草结束了。上校命人清点部队，战死了十二人。还有二十人受伤。

“城里的俄军还有还手之力，我们应该继续轰击，轰到他们彻底丧失战斗力为止。”上校让人向身后的指挥部传话。秦军手中有大批的军火弹药，运输船队的运载能力比陆地上的马车给力的太多了。在他心里，战士的生命价值要远高出弹药的价值。

瓦西里见城外的中**队停止了进攻，连忙也让手下也去帮忙加固残破的工事，并且清点伤亡。可是才过了片刻，城南的俄军就又被秦军突然回转的炮击给重重打击了一顿。

“好在它们又向城里延伸了。”

自从恒山号扫荡了海防跑垒之后，俄军被大炮压制的时间太久了。当看到招呼城南的炮火向着城中延伸的时候。瓦西里心中竟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此嘀咕着。大批的人员伤亡，许多房屋还着了火，瓦西里已经招呼着人赶快救火了。然后就是利用一块块石头来加固零散的工事，和垒砌一个个可以抵挡枪子的掩体。

第二次炮击跟第一轮炮击一样。现在得海参崴城里已经不存在什么重点打击目标了。过了二十分钟，炮声一停，又一个大队的出击步兵再次向着海参崴发起了进攻。

城南的枪声像是爆炒料豆一样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其间秦军的迫击炮更是时不时的打出去一波，给俄军沉重的压力。

毛胜芳眉头紧皱着。海参崴城内的抵抗力量之大很超出秦军之前的预计。逃亡这里的一万多旗人是城中抵抗力量的支柱之一。这些人打的很坚决，很让秦军恨得切齿。虽然陆军开战来一直是稳打稳扎。并没有表现出急躁。但作为部队的一线指挥官，毛胜芳觉得把城中的旗人全屠光了，也没半点下不的手的。

秦军在火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上风，迫击炮弹不断地轰击着废墟一样的海参崴南城。一栋栋房屋，不管是水泥建筑还是石块建筑，全都像被狗啃了一口的馒头一样，犬牙交错的到处都是参差。

狙击手一个个击毙着伸头露脑的俄军，每一个俄军、民兵的死，就像是一锤锤的重鼓敲打在了抵抗俄军的心房。每倒下一个人就让他们的心神一缩。这些素来瞧不起黄种人的斯拉夫人，正一点点迫近自己的精神承受底线，强烈的死亡刺激让他们肝胆俱裂。

还是旗人表现的更稳定。这些担负着国恨家仇的旗人，自付再没有退路的旗人，不愿意束手就擒，任秦军揉捏，他们就只有决一死战。

瓦西里趴在一睹断墙后头。这几天，城南光是丧命在冷枪下的俄军军官就有十五个之人，普通的士兵就更不用说了。瓦西里的顶头上司都因为这上了天堂，这也是城南俄军力量士气之低靡的缘故之一。现在城南的俄军、民兵也都学乖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龟缩在各处的掩体后头，头都不露一下。

所以斯坦丁诺维奇一行来到南城半个小时都不到，这群人已再也没了之前的整洁了。大多数人的军服上都沾满了泥土、浸渍和血迹，其中几个倒霉还受了轻重不一的伤。这里头包括斯坦丁诺维奇本

人。他的胳膊被炮弹碎片给划开了一道血口。到现在伤口处的血渍还在慢慢的向外扩散，缠裹着纱布的伤口还在不停的出血。

于是前来鼓舞士兵士气的斯坦丁诺维奇，来到城南还没多久，就灰溜溜的跑回去了。

而当天下午，秦军再次攻入了海参崴的城南区域，并且牢牢守住了战果。整个海参崴战局都为之一变。俄国人内心里一直感觉着的‘灭亡之日’，再没这一刻能令所有人如此清晰的感觉到了。

什科托沃。距离海参崴不到百里远的地方。

这里本来有一座比较上规模的城市——大卡缅，有四五千居民定居。是斯科托沃地区最大的一座城镇。但是大卡缅临海的地理位置让它根本逃脱不了中国北洋舰队的炮口。

居民逃往内陆。

失去家园的斯拉夫人对中**队恨之入骨。这个

很好理解。就好比东北地区诸多的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提起老毛子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这都是一个道理。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滨海省的中心。那里有整个滨海省七成的人口。”说话的大卡缅总管杜舍诺夫，正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在阐述着自己的理由。“我们必须出击，利用骑兵的速度进行冲击，不求多杀伤敌人，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多很多，武器装备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我们只要牵制住中国人的一部分力量，给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力量。让符拉迪沃斯克能继续的坚持下去。

时间已经是十月下旬了【农历九月】，大雪很快就将覆盖整个滨海。冬天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援军。只要能够支撑到大雪的到来，中国人就战胜不了我们。”

杜舍诺夫当然知道现在出击很有可能给什科托沃带来没顶之灾，可如果不这样的话，符拉迪沃斯

托克转眼就可能保不住。等到中国人占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后，他们绝不会放过什科托沃，自己一样会完蛋。

那时候，他们依旧会死，而且还会拖上他们的家人。

而如果用现在什科托沃地生命换回这几天时间，坚持到滨海省的大雪来到，说不定滨海省还有一线生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英雄，他们的家人自然会生存下去。

杜舍诺夫说服了所有人。什科托沃的警长十分郑重的向杜舍诺夫敬了一个军礼，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牺牲。

如果能够成功，他们作为英雄就会被人永远记在心中。而要是失败，什科托沃的所有人可能都看不到来年的太阳。

只有历经过殖民的人才会了解‘敌占’二字的可怖。

杜舍诺夫身后的哥萨克首领格罗莫夫也都点头同意，能够英雄的战死在沙场这是哥萨克的荣耀。他们也属于外贝加尔哥萨克啊。

什科托沃一共聚集了超过七百名骑兵，其中近两百人是哥萨克。

这些人前一刻还是一家的男主人，下一刻离开自己的妻儿，拿起武器，跨上战马，他们就是西伯利亚最能令人闻风丧胆的战士。

格罗莫夫的妻子将黑色的斗篷披在了丈夫身上，“愿主保佑你，亲爱的。”

“放心的等我回来。基督会保佑他的信徒的。”

格罗莫夫一身黑色的骑装，黑色的披风，高大的战马，雪亮的骑兵刀，这就是哥萨克。“看好孩子们，我很快就回来的。”格罗莫夫亲吻自己的妻子，随即翻身上马拔出雪亮的骑兵刀。这一刻他就

完成了从丈夫从父亲到战士的转变。

第五百七十章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信号！

秋意渐浓，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铺满街道的枯枝落叶更增添了这种肃杀的气氛。

北京的市井街面已经彻底恢复来了。春夏时候的统计表明，北京城的居民总数已经达到了百万人以上。偌大中国，仅次上海、广州、南京三地。

天气渐凉，夜色笼罩下，街上的行人也是渐少，偶尔几个熟人在路上碰了面，唠两句嗑也很快散了。

只有街上的馄饨摊还挂着灯笼。

在这大冷的天里面，喝一碗热乎乎的馄饨，不仅是为了暖一暖手脚，有时也是为填一填肚皮。随着北京城市容市貌的恢复，物价也打滚儿的向上升。一些还没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深夜时候兜里可没余钱去下馆子。这个时候开依旧开张的馆子，价

格都不便宜。

作为一个兜里没什么钱，也不怎么讲究吃喝的人，此刻詹天佑就坐在一个很普通的的馄饨摊前，捧着一碗热乎乎的馄饨，正喝得痛快。旁边坐着他的朋友欧阳庚，也是捧着海碗大口的喝着热乎乎的馄饨。

詹天佑，字眷诚，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即公元一八六一年，广东南海县人氏，但是祖籍却是安徽婺源县，当年詹氏曾祖一辈为了经营茶叶买卖，于清乾隆年间举族南迁到广东，在广州辖下的南海县定居下来。曾、祖、父三代均经营茶庄，算是半商半儒的小康之家。待家业传承到了詹天佑父亲詹兴洪这一代时碰上了鸦、片战争爆发，国门洞开，詹氏茶庄的生意也遭到冲击。经营不下去了，家道也就此中衰。詹兴洪落魄到以代写书信刻印章谋生。供养詹天佑读书已是非常吃力。

是时，容闳条陈清政府选派幼童留洋以求引进西学。革新社会。詹兴洪夫妇经挚友谭伯（广州香山人，往来澳门经商）劝说，决定送子詹天佑报考

幼童出洋。詹天佑成功获得幼童出洋的名额，随容闳由香港到上海，入上海出洋局预备班，从陈兰斌习汉文，从容闳习英文。1872年，与蔡绍基、梁敦彦等首批幼童三十人赴美。

从1872年到现在，九年时间过去了。詹天佑从一个十一岁的中国普通少年成长为现在的耶鲁大学学士。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现代人才精英。他和欧阳庚于三年前考入了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到今天为止，他们两人是三十名首批留美幼童里唯一两个完成大学学业的人。【这时的耶鲁大学还是三年制】

当然，整个留美幼童里，詹天佑和欧阳庚不是仅他们俩考进了大学。这个时候在美国正上着大学的人多着呢。詹天佑和欧阳庚之所以出现在北京，只是因为他俩大学毕业了，并且各自顺利进入了读研阶段。

两个人正在写论文，回国是要参与京张铁路的勘探。这是他们论文的载体。

这第一批留美幼童多是家境不好的人。那家境较好的人家都不愿让儿子去外国吃苦，1972年不久1912年。

因此，詹天佑、欧阳庚往来中美的船票虽然由交通部铁路局报销，并且两人在北京一边拿着铁路局的俸禄。一边还有京张铁路公司‘津贴’着，但过的依然很‘朴实’。

两人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肚子里饿的咕咕叫。就跑来街边喝混沌，也自然变得很平常了。

京张铁路是北京铁路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现在北京到天津的。北京去东北，下河南的。都已经有了。但北京往西去的，京张铁路是启始。

这条铁路连接北京丰台，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等地至张家口，全程长达四百里。中间隔着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七千余尺的桥梁，路险工艰为他处所末有的。特别是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铁路局探勘汇报中这样

写着：遍考各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难度非常地大！

原时空中的京张铁路是詹天佑人生的一座丰碑。但现在时局不同，刘暹虽然有了詹天佑，还顺便有了欧阳庚，如果有必要他还能召集比原时空满清更多的国人技术人员来扶助詹天佑，可这京张铁路他真的不能‘给’詹天佑来主持修建、设计。

就是詹天佑本人也没这么大的‘野望’。来为中国修筑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还是外国人。

非英即德。

中国已有的万里铁路，总工程师、相当一部分的工程师，都是来自德国和英国。其中英国人的数量比德国人的数量还要多。虽然德国人占据了先手的优势，可是德国这十年自身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的，英国前两年却才从经济危机当中挣扎出来。

1872年，由于建设成本高涨，预期收益下降，美国的铁路线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机车及铁轨订货

开始减少。这些东西可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英国进口的。

美国铁路线增长率连续四年下降，生铁产量由260万吨降至190万吨，船舶下降60%，机车产量下降70%。进口从1872年开始下降，连续四年，降幅达36%，其中铁和纺织品的进口分别减少了82%和45%-55%。

德国受到影响也遭到了创伤。虽然德国内部市场在急速扩大，可生产能力还是过剩。生铁产量连续三年下降，从最高产量的224万吨降至185万吨，一直到1878年产量才达到并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克虏伯等大工厂解雇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工人。直到1879年，车床的开工率还只有50%。当然这也跟这段时间里世界军火市场冷淡有很大的关系。

并且中国这些年能够在工业建设上取得这么大的进展和发展，欧美适时的经济危机算是帮了刘暹一个大忙。在经济紧张的逼迫下，欧美根本不存在不可以买卖的技术和机械。只要刘暹在英德大批的

买进器械，一些技术都是金钱的问题。

就连英国在铁甲舰制造和蒸汽动力上的一些工艺，都被中国拿到了手中。

受经济萧条的直接影响，英国的生铁产量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生铁出口量的降幅更达到了三分之一。

因此与经济有密切相关的铁路建设都像受到了酷寒，完全萎靡。大批的英国技术人员来到了铁路大发展的中国。只是这个‘技术’的团体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工程师当中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多了。

刘暹支持的对外留学可不仅是美国的留美幼童，更多的人去了德国，去了欧洲。这些人是没有留美幼童们这样打小接触西式教育的经历，但他们背后有人，可以直接将他们送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瑞恩.贝拉米，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来到中国

有四年时间，参与了陕西、甘肃境内的陇海线修建工作，主持了塘沽线的修建和设计，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正式会员。

可以说如今在华的一批铁路工程师当中，瑞恩.贝拉米是最顶尖的一个。

詹天佑、欧阳庚现在就在瑞恩.贝拉米这个原时空里根本与中国没有任何交集的一个顶尖铁路专家手下打工。大量的数据计算和成摞的文案汇总，就是两人要做的工作。那忙碌起来真心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

比如现在的詹天佑，一边吃着馄饨，一边还在研究着一张铁路发展草图。作为一个注定会是中国工程专家的人，他就像刘暹一样，希望尽快将铁路修建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而此刻，就在詹天佑、欧阳庚不远处一个黑暗的胡同中。两个毫无气质，也无啥引人注目的外观特征的人，正一刻不放松的盯着詹天佑和欧阳庚。

这两个人很不明白上头为什么要让自己暗中保护两个小年轻。哪怕这两个小年轻是留洋的大学生，但北京城里留洋回来的大学生多了去了，也没见上头这么郑重其事的派人来暗中保护。

当然，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上头的命令就是一切。上头要他俩保护詹天佑、欧阳庚两人，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严格保护两人的安全。

话说，跟着詹天佑和欧阳庚，除了前阵子去京张线勘探，过程苦了一些，现在真心是放假一样的轻松。两个文化人这一阵子天天憋在租居的地方，一天都出不了几趟门，出门也要么去铁路局，要么去京张铁路公司在北京的处所，这保镖日子过的不要太舒服了。

……

zn海里，刘暹正很舒服的泡着热水澡。今天下午他带着威妥玛在圆明园废墟上溜达了一圈。没别的啥意思，就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不满。

这群英国人见到中国跟俄国彻底干上了之后，又想着把香港事宜往后推了。刘暹打招呼让兰芳的民兵动了一下，不是往沙捞越，而是向着婆罗洲东部大大的迈进了一步。现在兰芳已经占据了大约一半的婆罗洲土地，面积比五年前扩大了一倍！

而且刘暹让秦氏财团成立了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南洋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在苏门答腊岛上活动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信号！

今晚上威妥玛肯定要头疼了！

第五百七十一章婆罗洲--文莱！

刘暹现在日子过的是比较轻松的。大部分的政务由内阁处理，只有关系重大的事情才会送报刘暹，范德榜第一任内阁首辅的角色担当的很成功。刘暹的意志多能得到了贯彻和实施，这方面范德榜让刘暹很满意。所以内阁的权利也就越来越重，越来越大。

国朝初立的时候，很多人对于内阁和首辅的存在形式还不以为然。现在第一个五年就要来到了，满朝上下谁还不知道内阁首辅的贵重和权柄？

下一任内阁首辅的位置还是范德榜的。再五年后，范德榜也快七十了，就可以安心的在谘议局，或则那时会改叫国会，颐养天年了。这是刘暹对功臣，也是对自己嫡系重臣的褒奖。

如今张守炎和李鸿章，加上范德榜，是内阁当中的三股势力。范德榜当然一家独大，张守炎和李鸿章却也不是一直联手抗敌。相反，在内阁里反倒

是他们两个斗得更凶，而对于范德榜却都很恭顺。

李鸿章向往着首辅的宝座，但他知道他的身份和范德榜与刘暹的情谊，时间不到时，李鸿章是根本搬不动范德榜的。有刘暹在背后支持的范德榜在内阁中无人敢挑战。就好比当初《劳动保护法》与工友会那档子事。刘暹没有表态，范德榜一人压阵，张守炎、李鸿章等群起反对，半个多月的时间也不能成功的把翁同龢的折子打回。

而且李鸿章还要面临着李楹的强力挑战。后者在秦军系统当中有着广泛的生命力，虽然他也出过漏洞，搞出了张守山这个秦军的大叛徒。但刘暹不计较，谁也就都不会计较这件事的危害和恶劣了。

秦军拿下西北以后。李楹官至陕甘总督，绝对的位高权重。加上他开国侯的显爵，级别和地位上比之一般的内阁大臣都要更风光。明年下半年任期结束，李楹肯定会从兰州蹦到北京来的。在下一个五年之后，他会是李鸿章争夺首辅宝座的又一大阻力。

……

铁狮子胡同，范府。

时间已经走到了十一点，范德榜揉着发酸的眼睛，才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又是一季的财政统计，不久后更是一年的税务总结，忙的时候还在后头呢。而且明年他的第一任五年任期就要结束了。范德榜虽然早就知道自己会继续在首辅的位置上做下去。却也要拿出一份耀眼的功绩来给自己壮颜面。

工业发展，铁路、交通、农业等等发展都算不上‘真材实料’。朝廷金山银海都全填进了里面，这些要是不发展那就怪了。

范德榜想要妆扮自己的‘胭脂’实际上是指香港。

除了俄国人还占据的土地之外，香港已经是中国唯一的一块被外人占据的领土。范德榜一万个想把香港收回。武力收回当然是不行的，那就软的法

儿来，把香港变成一个自由港口，自由市，中英联合组建市政府管理。能办到这一点，他第二任期的内阁首辅就坐踏实了。

但中俄开火以后。英国人又想拖延了。英国人把上海租界的事儿速度加快，把香港的事儿往后拖，似乎很公平的做了个交换。但中国会认他们这一套么？

皇帝今儿下午带着威妥玛在圆明园遗址溜了一圈，兰芳的部队更早前也动了一动。

中国这是在表示不满。这种不满还是由皇帝亲自来表达。范德榜打算等一等看英国人的回应。别以为对大英帝国的‘不满’只有皇帝能表达。自己这个内阁首辅一样有权利，有实力来表达对英国人的不满。

这件事本就是内阁经手的事情。刘暹只是出来站一下台。而且范德榜还期望着英国能够‘不理睬’皇帝的示意，他更期望自己用手中的力量来解决这件事。

……

第二天。

《忆往昔。中英国仇》

《圆明园——中国最大之国耻……》

《皇帝对英国表示不满》

一大清早，诸多在京报纸头版头条上就都印上了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刘暹的行踪是最被报业所关注的。他带着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逛了一圈圆明园遗址。实在是给人太多的猜测了。

还好中国政府的喉舌——《华夏日报》并没有对中英关系表漏半点不好的迹象。

“皇上为九五至尊，一言一行都为举国之关

注。”进宫来的卢纶这样说道。

刘暹笑叹着气。民间的报纸信口开河。他已经从侍从的口中了解到了三五分。

现在市井里都已经有人在说，中英两国出了大矛盾，都要动兵戈了。在京部队南下，就是为了打香港做准备的。

也是军方倒霉，再次进行铁路调运演练的时候撞上了这件事，成了一个大背景板。

传言就是如此无稽，刘暹也是无奈。

“也幸好这一次没有当真调动上万人出京。八千和一万差距虽然不大，但千与万，给人的感觉是大不同的。”

尽管刘暹的确想来一次像样的压力测试，试试看以‘大十字’现有的运营水平，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铁路贯通只是意味着具备了硬件而已，日常的运行才是软件。缺乏足够的运营能力，便是有了铁路，也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和延迟。上一会的运行调度刘暹并不满意。

不过北京是帝都，一举一动都牵连人心。是不可能仓促之间进行如此规模的军事大调动的。而刘暹为了测试军方的应变能力，事前并没有命令透漏给军方。

时间都赶到一块去了。刘暹带威妥玛去圆明园遗址的时候，半点都没联系到军方的事情，却机缘巧合的引带起了民间如此大的猜测。

卢纶很清楚现今中英之间‘友好’的关系。如果中英关系有变，他肯定是第一批得到通知的人。华夏银行中可有一部分业务涉及到了欧洲，现在主要的合作方就是英国的银行界。中英交恶，甚至要爆发战争，会对金融银行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半点中英交恶的消息都没听到的卢纶，对于今早各种报纸上的头条嗤之以鼻。

并且他今儿来zn海，也不是为了这个，他是为了即将发行的对俄战争胜利纪念金币的事儿而来的。

这个纪念金币可不是刘暹倒腾的事儿。这是华夏银行自己想出来的创收法子。

他们已经制了版，准备先弄出一万枚来试试水。如果反映良好的话，这就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条金光闪闪的财路了。

卢纶从袖中掏出一枚金灿灿的钱币，递给了刘暹。“皇上，这就是纪念金币。”这玩意儿在外国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刘暹接住，翻手一看，就笑道，“熊猫？”

足足一公两的总量，中国最精细的制造工艺，沉甸甸的压手，也金灿灿的炫目。

金币的正面图案自然是军人和胜利。背面就是

去年北京动物园开张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诸多北地百姓眼中的熊猫。这名字也是刘暹定下的，圆滚滚、胖乎乎的，看着像熊，却又不是熊，在中国的传说中叫貘，俗名食铁兽。在刘暹的眼中就是后世的大熊猫，现在它们也被叫做熊猫。

外形如熊，性子像猫。在院子里打滚，又懒洋洋的晒太阳，真要说起性子，也的确像猫。

因为韩冈的缘故，比起貘和食铁兽，熊猫之名流传得更广更快。当然了，这中间也有熊猫本身外表就讨人喜欢的缘故在。

现在华夏银行是取了一个巧儿。

金币的背面，一只金色的熊猫趴在金色的竹林，竹叶清晰可辨，眼圈也清晰可辨。

如果纪念币的路子可行，这只金色的大熊猫就会是华夏银行纪念币特有的标志了。

……

十月初，婆罗洲，文莱。

一支打着赤色红旗，由五艘蒸汽轮船组成的船队在，一艘中国南洋舰队炮舰的保护下抵到了文莱港口。这个刚刚被兰芳民兵蛮横侵占的小国，这个刚刚由中国从英国口中强行抢下的猎物。

刘暹大半个月前的一番动作并没出动白厅的神经。范德榜如愿以偿的向东进的兰芳民兵下达了北上的命令。海陆齐发，在两艘南洋舰队萨克森级铁甲舰的‘镇压’之下，只用了两天时间，兰芳民兵就占领了文莱全部领土，苏丹阿都姆汶与兰芳省政府签订了受保护协议。

而且就在兰芳民兵刚接到命令的时候，五艘本来要去纳土纳群岛的移民船只，也被通知改变航线，直接航行到了文莱港口。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范德榜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决心。香港问题必须尽快有个说法，必须尽快得到解决。

这个决定刘暹也不知道会给唐宁街10号带来怎样得震动。反正中国和日本、泰国、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地是给震动的不行了。

中英矛盾突然加剧，两边冲突即将战争化、明朗化的传言，一时间喧嚣至上。

但是，香港本地，市场上没有蔬菜、肉食的半点短缺，码头也没工人罢工出现。广东地方政府和商人似乎没有看到内阁的决定一样，该怎么跟香港往来还怎么往来……

命运唯一被改变的似乎只有那五船移民。他们从环境相对恶劣的纳土纳群岛，来到了条件相当优越的婆罗洲——文莱！

第五百七十二章五十亿土地券

贝加尔湖地区，乌兰乌德。

对于喀尔喀蒙古人来说，战斗已经结束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如草原上的秋天一般短暂。

但对于秦军的官兵来说，这一场大战的前戏足有两个月时间，是整个外贝加尔最受期待的决战。但俄国人的表现却太过虎头蛇尾了。

即便乌兰乌德城内的俄国骑兵在秦军阵线面前撞了一头包，战场前方血腥的场面也清晰的展现了秦军的力量。可所谓的外贝加尔哥萨克们，连冲到秦军阵线面前，逼得步兵刺刀相对的一幕都做不到，只能说勇士寥寥无几啊。

那立在阵线前的铁丝网都没怎么发挥作用。

“足够多的大炮，一里外就能杀人杀马的步枪、重机枪，更密集的火力，更精确地射击。就算

再多的俄国骑兵，在这种力量面前也是灰飞烟灭的下场。”达尔玛充满感概的说道。“属于骑兵的辉煌，真的结束了。”

当年八里桥一战，只是骑兵神话的落幕。现在才是骑兵时代的结束。

达尔玛看着身后一众人那惊恐的表情，心中只在祈祷，自己人里能更多些的明白这一点的。不要再想往日的辉煌和自在，他达尔玛的岳父是怡亲王载垣，康熙帝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的五世孙，其祖先策凌因为帮助清廷平定厄鲁特叛乱有功，被满清封为札萨克亲王，即喀尔喀亲王、超勇王，并且世袭罔替，历代袭封还获得了两次尚主（娶公主为妻）的殊荣。达尔玛世袭亲王家庭。说到对满清的感情，他绝对是外蒙当中最高值的一批人。可是在秦军进入外蒙的时候他是领头投降的人之一。

当第一骑兵师的三千骑兵趁胜追击。重重的撞入俄军混乱的军阵当中时，这一战彻底降下了帷幕。原赛音诺颜部亲王。现任外蒙民政厅副厅长的车林端多布一声低叹：“结束了……”

在达尔玛和车林端多布身旁不远处的一个短衣穿着的年轻汉人，这时的脸色还很纠结："这样就结束了？我这战事纪略该怎么写？几句话就能说完啊。哎，早知道不接这个麻烦了……"

一边达尔玛十五岁的儿子那彦图郁闷地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俄国人也有枪炮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之前贝加尔湖的俄国人欺负起外蒙部落来，表现可不是这样窝囊的。

来乌兰乌德的汉地记者可不是只有一个两个，跟在车林端多布身边的就有一个，还是《大公报》驻库伦的外事记者。随口接道："光有枪炮，没有士气，算什么精兵？老毛子被官军围在城里两三个月了。士气早就泄光了。十成的战斗力能剩下五成就不错了。"

那彦图沉默了好一阵，策马靠到父亲达尔玛身边，低声道："阿爸，我想进汉人的学堂。阿爸，您帮我说说话，我要到北京去……"

成均公学，那彦图是不用想了。但现在的北京城，贵族公学可不只是一个成均。只是成均规格更高，有皇子在。

贝加尔湖地区的战报被秦军从库伦很快发到了张家口。然后转到北京。时间已经到了腊月了。本是就要年节了，加上大胜，朝野上下，帝都内外都是喜气洋洋。

如果不是新疆伊利之战再起。斯科别列夫第一次进攻伊利不成，俄军才见到拱宸城，整支部队精力就要不好了。恰恰这时候后方又传来了阿拉木图的急报——图斯池南部的秦军大举出击。斯科别列夫虽然仍有心一搏，但还是迫于压力率军退回了阿拉木图。

虽然斯科别列夫抽调中亚的骑兵。准备作战物资，在十一月里再度对着伊利河谷发动了进攻。大雪冰天的时候。那些老毛子和中亚骑兵似乎不知道寒冷是什么，现今已经打到了拱宸城，两边正在激战。

如果是新疆的战局大胜的消息传来，满朝文武就真可以过一个安心年了。

……

zn海，宝月楼。

已近十二岁的大公主刘梦瑶歪着脑袋，双掌合什，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看着王嬷嬷。

五十五岁的王嬷嬷抿着薄薄的嘴唇，态度很坚决地道："大公主，除非你拿到了皇后娘娘的手令，当然，皇帝的也可以，不然就算您有王贵妃的签牌，奴婢也是万不敢放您出宫的。"

刘梦瑶摘下能盖着半边脸的墨镜，哭丧着脸道："嬷嬷，我就是要给琴姐姐见上这最后一面，我不捣乱。"

王嬷嬷一点也不为刘梦瑶的'哭丧'动摇，坚定的摇头："皇后娘娘有旨，今天不准你去霍大爷府上。您要真的跑去了霍公爷府上，大公主您就是

跟奴婢有仇，要看着奴婢被打进牢房了。”王嬷嬷很不理解刘梦瑶为什么对霍公爷那三女婿那么的瞧不顺眼，怎么说那位也是军中的后起之秀，结果三次遇到大公主，都被戏耍了灰头土脸。

今个是霍公爷三小姐订亲的日子，皇后特意给宝月楼做了吩咐，不准大公主出宫一步，否则小心自己的皮。

王嬷嬷可不敢违背了皇后的懿旨。

“那我不去找琴姐姐，嬷嬷放我出宫行不行？我要去逛庙会！”

“大公主，您今儿就消停消停吧。霍大公爷的三小姐只是订婚，又不是婚嫁。过了这几天您要见她，随时都能见。再说，三小姐就算是成婚了，逢年过节来宫里给娘娘拜礼，您也可以见她。再不行，咱们找上门去，谁也不会拦着您。今天是真心不行。奴婢们也不知道皇后娘娘为什么会下这死命令，但奴婢们不敢违背半分皇后娘娘的命令。”刘梦瑶贴身的大宫女接过水晶墨镜，边这么的说着。

刘梦瑶垮下肩膀，她心里隐约猜到了一个不怎么好的结果。“阿弥陀佛，老天保佑，可千万别是我想的那样……”现在听了身边最亲近的两个长随的话后，小心肝猛地一揪。

十二岁都还不满的大秦长公主殿下，还不到思春的季节。可自幼被刘暹娇养的刘梦瑶骨子里就有‘打抱不平’的基因。十六岁的霍广正三女霍琴，作为跟刘梦瑶最合得来的表姐妹，在被老爹‘逼婚’之前是心有另属的。这也是刘梦瑶直接看某军中后起之秀不顺眼的最大原因，还更别说两人年龄相差了十岁，后者家里不仅有儿子，还有小妾，唯一的缺憾就是正房夫人两年前病死了。

这样的婚配在刘梦瑶眼中本身就是绝逼的不适合。不过也是因为这一遭事儿，刘梦瑶的娘亲，大秦帝国的皇后娘娘突然间觉得有必要早早的为自己女儿挑一位如意郎君了。

这件事她是绝不会放给刘暹管的。十多年接触，她是真怕了刘暹脑子里的那些‘奇妙想法’，

有时候太离经叛道了。以刘暹对刘梦瑶的宠爱，真要是到刘暹给刘梦瑶选驸马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呢。

当然了，对此此时的刘暹来说，作为一个女儿还不到十二岁的老爹而言，他的脑子里是绝对没有一丁点‘选驸马’的念想的。对于霍广正挑女婿的选择，也没什么话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可没有婚姻自由的土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理。

刘暹现在正在看着张家口到库伦的铁路预算。这条铁路难度不大，但由于地理位置敏感，经过的土地除了羊毛和皮革外似乎也没别的商品了，对经济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根本不能与其他地区的铁路相比。这样的铁路拿到市场上筹集资金也会力所不济，刘暹索性就决定由政府出全资修筑。整条张库铁路绵延两千二百多里，总预算接近十亿华元。

用了三个多小时才看完了全部的汇报。刘暹在上面批了个‘阅’字。

放下笔，刘暹捏了捏鼻根，眼睛都要酸了。

十个亿的预算，即便要分五年完成，每年两个亿的预算支出，也会给明年的财政预算和财政赤字，添上一个重重的砝码。

打天下时候攒下的本钱可给报销的差不多了。现在还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手中最多的资源就是土地。不是关内的土地，而是关外的土地。

秦军现在规模上百万，这些年陆续有老兵退役，政府手中的土地相当一部分都开销在了这一方面。就在三天前，范德榜主持的内阁会议上，得到刘暹示意的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用关外两倍、三倍甚至五倍的土地面积，来换取士兵‘手里’关内耕地。

用士兵来填充边区。就想红朝时候的建设兵团和开发北大荒。

这个数额被暂时定到关内土地面积的三倍！作为一个强力措施推展到军中。刘暹现在还估量不出军队是啥反映。反正骂娘的肯定少不了的。

“皇上。”范德榜说话前习惯性的对着刘暹先微微弓腰，然后才挺直身子道：“东北之战即将结束，黑龙江、吉林成为腹地，大片土地价值陡增。华夏银行已经与一些国债券大户做了沟通，对于用国债兑换关东土地，很多大户都表示可以接受。”

这是zn海的水云榭，刘暹正趁着今天太阳出的好，晒晒暖。范德榜来了。

“所以呢？”

“华夏银行准备发行五十亿土地券……”

第五百七十三章利益的交换

“五十亿？国内有这么大的市场？你们内阁又打算把东北的地估价多少？”

“回皇上，东北土地肥沃。这两年迁居移民的收获有多少，不需要作假。”现下中国，愿意迁居东北的比要迁往南洋的贫民更多。东北土地肥沃，已然是人所共认的‘公知’了。“只要朝廷能够保持东北战事无有反复，把黑龙江、吉林由边地变成真正地腹地。东北地价五百块一亩并不高。”

“那就是一千万亩？”

“是的。辽宁一百万亩，吉林三百万亩，黑龙江六百万亩。”

对于东北的事情，和东北在此刻中国百姓心中的认知，范德榜比刘暹这个皇帝认识的更清楚，知道的更多。

东北土地肥沃。那里的小麦，辽南的大米，全都丰收。尤其是大豆种植，简直是发家致富的法宝。

如今的世界，美国、巴西、阿根廷，可都没大豆种植呢。中国每年产的大豆占全世界大豆总产量的95%以上。

大豆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蛋白质，豆油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随着民生的恢复，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豆油的销量是日益高走。而大豆榨油之后剩下的豆饼，也是很好的一种肥料。含氮磷很高，远远超出堆肥和粪肥。日本早在十年前，在营口开埠之初，就开始从东北大量进口大豆、豆饼。因为日本土壤成份中缺氮严重，急需东北低价的豆饼作为肥料施用，以改动本土土壤贫瘠的状态。在原时空历史上。近代日本的农桑之进步跟豆饼是无时无刻不紧密联系在一切的。豆饼还可以用作饲料。豆饼当中富含粗蛋白质，生物学价值高于任何一种饼类饲料。其中畜禽所必需的赖氨酸含量达2.5%～3%。比玉米高10倍。中国用豆饼做牲畜养料有很长久的历史了，各种忌讳广为农民所知道。

日本人从东北进口大豆。普通都制成大酱、酱油。东北本地人也爱吃大酱，但远远达不到日本人爱好的水平。

就是中国跟东京日本政府早已经撕破脸，可营口的大豆出口生意也是从没断绝过的。之前不管是东京政府，还是西南藩军，在外行军打仗的时候，大豆是日军必不成少的军需品之一。

如今东北移民全都在种植大豆，播种面积比春小麦都要高，并且设立收购处，对东北大豆的生产采纳“粮谷出荷”制度。每家必需将生产的70%的大豆上交。当然收购价格不会像原时空中的小鬼子那样惨无人道。价格一公吨3000达到华元。比最初给华元定价的粮食价格都要高出一半。

只因为大豆这东西真的很重要。秦军饭食上需要大量的油料，战马喂养上需要大量的豆饼。别看这两年东北大豆的产量是翻跟头一样的猛增，实际上对外出口额度却不见什么变大。全都是内部消化了。而且利用大豆还能产出人造黄油，有很高的热

量，

同样也是因为大豆的出现，秦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人，但是军费当中伙食、营养等方面的耗用金额，比之全军六七十万时也没多几个钱。

刘暹沉没思索着。500块一亩地，价格相当于华北平均地价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相当于江南的四分之一，乃至更少。倒是一个比较符合的地价。“倒是可行。”

反正印刷土地券用不了几个钱，稍微卖一些，本钱也能捞回来。

七天后。刘暹看到了印刷出的第一批土地券。从最小的金额500块到最大的金额50000块，印刷之精细，不逊于国债券。

土地券之发行会在来年的正月十五以后。刘暹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这个时候他眼睛正盯着财政部的统计局呢。

一年过去，国税总额增长了多少。地方税总额增长了多少，海关税、商税、农税。分门别类，分各省不同地区，都增长了多少！？

刘暹估摸着今年的税收总额能超过二百亿。但是全国财政支出有多少呢？非常接近四百亿。

庞大的中国，就像一个无底洞，吞没着一批又一批的机械、蒸汽机。国产的机械数量在几何式增高，但对应现在国内的市场需求，就太小儿科了。

大秦五年这一年来，全国上下新开的机器面粉厂就有三百多家。纺织厂、缫丝厂、卷烟厂、制茶厂、制糖厂、造纸厂等，轻工企业五千余家，还有造船厂、机械制造厂、水泥厂、矿厂等重工业二百余家，这需要的是海量一样多的机械。现今国产机器的市场占有率都只百分之十。

大批的订单下到了欧美国家，其中英德美三国最多，法国下半年开始就大幅度减少，随之份额增加的是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可以说，来自中国的订单让欧美各个从经济危机当中新挣扎出来不久

的工业各国，都打了一剂强心针。

甚至中国连续几年的大金额工业器械进口，都为将西方世界从经济危机当中拉出泥潭出了大力。

明年是新秦第一任内阁任期结束的时间，是新秦的六年，是西历的1882年。刘暹觉得国税收入将会迎来一个大爆发时期。几年来连续的资金投入也到了收获、回报的时候了，全年的税收金额明年250亿，后年300亿，将不是妄想。

只要军队数额保持现在的规模，海军力量暂时稳定住，在消减诸多的国家订单以后，国家税收如果能达到350亿，那全国财政将达到差不多的收支平衡。

新秦夺取全中国已经有了两年时间，除了西藏没有进行整体改革，其他的地方的制度改革已经全部敲定。地方和中枢的官府结构和人员也都近乎满编，每年工资开销差不多也都有了谱了。财政部几经计算。在留下一部分教育资金支出空间的情况下，得出了350亿华元这个数额。

刘暹作为一国之君。在‘战利品’倾销一空的情况下，看着国家账面上一年一百多亿的财政赤字。是很亚历山大的。那是一点都不逊色内阁官员所承受的压力！

现在几个在京银行的行长隔三差五的就到zn海报道，那为什么啊？不就是刘暹心里没底，叫卢纶他们来给自己盘算家底的么。

针对财政赤字这座大山，必要时候刘暹都准备增开纸币了。反正中国还没对外开放金融业，刘暹手中的权利又根本不存在外来威胁，他和中国还能够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和威胁。

只是这招毕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不到山穷水尽，刘暹是不会用的。

……

春节到了。每年的春节zn海都是红彤彤的，热热闹闹。

群臣拜贺，刘暹还是很享受这一刻的。他废除了跪拜制度。就是身为皇帝，一年来能够接受文武百官群体跪拜的次数，也仅仅这天的这一次。

皇帝在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行礼，皇后在后殿接受百官夫人的行礼。

看着满满跪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这些人任何一个放到宫外都是响当当的角色，现在却恭敬的跪倒在自己面前，男儿膝下可是有黄金的。只有这一刻刘暹才能清晰的体悟到，在至高皇权时期，帝王为何是孤家寡人。

在年关忙碌的人有很多。北京城到处都是走关系拜庙门的人。刘暹知道国情如此，虽然心里有些介意，却也不便插手其中。倒是又一次感觉在中国根本无需施行党派制度。中国人天生就是扎堆聚群的，君子群而不党。也他娘是结党。最后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受忌讳，还是因为‘结党’俩字后头常常跟着‘营私’。

红朝太祖也说过这句话：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刘暹觉得在一个大统一的制度下。这也跟‘党’没啥区别了。

冰炭这个词汇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却也紧紧退出了一个词汇。

就连刘暹。受下面群臣的孝敬，扩大解释的话不也是‘孝敬’吗？

眼不见心不烦。这些事儿他直接不理会了。

直到过了正月十五。中国皇家银行总部在上海落成开业，年节的气氛才飞快的从朝堂上，从北京城里消失。

中国皇家银行，这是秦氏财团在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后的一大轰动性举动。总部设在上海，分行建立在广州、天津，中国大陆就只有这两处分行，还有一处在香港，而总数多达二十二处的分行，其余的十九处就全部分布在东南亚、欧洲和美国了。

总资本100亿华元，秦氏财团占55%的股份。皇室本身占20%的股份，刘暹却只拿出了5亿华元，谁让这家银行打的是‘皇家’两字的招牌呢。

而为了筹集这么多的资金，秦氏财团不仅跟中国的相当一批大财主做过接触，还把自家财团名下的多处产业抵给了华夏银行。

而中国皇家银行一开业，就要面临着境外资本的窥私和觊觎，还要面临着境外金融资本的围剿和打压。

刘暹为了避开国内的竞争，不然的话对国内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就太不公平了，把主业务放到了海外。南洋华人是现今阶段中国皇家银行最大的目标，自然会对充斥在那里的传统金融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因为有了皇家两字做招牌，中国皇家银行先天上就对南洋华人当中诸多富翁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接下几年的时间里，中国不能真正意义上插手南洋事物，这是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条件。

所以，中国皇家银行在南洋的存在意义是非常总要的。

第五百七十四章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新秦六年，这是刘暹起兵的第七个年头，是新秦占领江南的第五个年头，是新秦统一中国的第三个年头。工业的力量经过这几年时间的酝酿，如同一只出笼的怪兽，嘶鸣怪叫着和新秦政府一起，不断冲撞撕咬着摇摇欲坠的旧秩序。

再顽固的士绅现在也知道工厂比土地赚钱，再顽固的读书人现在也明白中西通学才是官场的敲门砖。一个全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这个新的时代就前途无限，虽然他现在还是一个婴儿，虽然他的降生在带来希望和生机的同时，同样伴随着分娩的阵痛。

但天底下任何一场变革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区别只在于承受这变革成本的人是谁！

中国自古以来的变法层出不穷，但变来变去，往往是一个朝代最弱势的群体遭殃。

雍正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厉害吧？很严重的损害了士绅群体的利益，让这个满清诸多皇帝里刘暹最看得上眼的四爷，名声遗臭百年。

但实际上呢？火耗归公有了养廉银子，有了暗中加派；摊丁入亩则根本解决不了‘分摊不均’的问题，再有‘溢额多征’；最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则直接性的作用在了隐田问题上。当然了，雍正帝活着的时候，这几条政策执行还都算得力的。毕竟刻薄寡恩的雍正帝很有威慑力。但到了乾隆中后期，满清**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士绅们还是把自己的损失推到了平民百姓的头顶。

但是在现在的大秦。外迁边地，打工、做工。国家减轻农税，倒是确确实实的让农民有了一口喘息之机。反正是重地。地主就算把地买了换钱来来投资工厂，那田地还依旧是田地，依旧要有老百姓来种。

当然，想要靠眼下中国的工业力量来松动中国

以亿做单位的农民，那是痴心妄想的。基数太大，工业不可能发展几年就把农业给推动了。

中国的地主对手下的佃户之所以好了一些，同样也不是国家相应的减免了赋税，而是因为移民的传闻越来越多的散布在了民间。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移民不是去送死的。

一船船的移民运往东北、南洋，一车车一队队的移民通过陆路到了蒙古、西北。另有一番天地在等待着他们。在家乡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能去外面奋力一搏。

与这个影响比较，中国近现代企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影响就小多了。

从广西到广东，从东南到东北，一个个崭新的工厂、工业园区出现在了一座座古老的城市内。这些工厂要么靠近水路、海路，要么临近铁路，方便的交通是现今中国工厂布局的第一要素。

与诸多小规模却历史悠久的家庭作坊不同，新

工厂、工业园区里是连片的烟囱。日以继夜的排放着黑烟。现在中国的工厂普遍是两班倒，甚至三班倒，人歇机器不停。至于天空边浑浊，星星变模糊。碧草小河变得黑乎乎发愁，却谁也不在乎。

能被工业污染环境，那也是工业力量的一种体现。

蒸汽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一个过往中国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再加上自我的关税保护政策的存在。使得几乎所有敢于将资金投入轻重工业生产的商人都迅速暴富起来。

在广州的珠江岸边，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在杭州的西湖岸畔，在天津的沽河两畔。一栋又一栋美轮美奂的别墅拔地而起。有钱就有了享受，不管是老板还是高级经理人，手中大把有钱的时候谁还会住趴趴屋呢？

东南沿海各省的官道上，整天都有数不清的精品四轮马车在来来去去。

……

正月下旬，刘暹从宫里向内阁下发了一道手谕。要求内阁加快向西北移民的数量。

范德榜一瞧这个，脑门就感觉着疼。

西北是真的不行，土地贫瘠，缺少水源，气候还恶劣。报纸上对于移民的报道层出不穷，只要长眼长耳朵的，就都知道西北移民日子过的甚苦。虽然西北对比东北和南洋生活环境更加安逸，不存在无时无刻的紧张感。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西北还是下下选。跟东北南洋比起来，那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南方的老百姓都愿意去南洋，去云贵，北地的老百姓宁可去内蒙，也不愿意往西北去捣腾。况且西北的甘肃、陕西两声，全都是人口损失巨大。难以从本地动员百姓往比甘肃更遥远更艰苦的青海和新疆迁移。所以西北移民工作落后了其他方面同类一大截。刘暹年前拿到了统计局的报表，没有立刻

抛出去，因为他也清楚这当中的不容易。

“首辅大人，国家立法不是儿戏，哪有说更改就更改的道理。”最高法院的一把手伍廷芳言辞拒绝道。

范德榜也不恼。“这哪里是要更改国法，这是修正么。皇上有言，依法治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

“现在国家要针对这种情况做另外处理，最高法院对《刑法》规定的某些相关条款做一修正，或是补充几点条例，也是理所应当的么。”

范德榜没再跟伍廷芳做过多谈话，接下就直接说道：“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刑法》相关涉及到的条律修正或是补充，必须送交内阁审议。”

也是因为国家一级的谘议局还没正式成立。皇帝虽然已经着令各省地方加以选拔，但国家级谘议

局的亮相时间是明年，是第二任内阁时期。所以法律草案一类的审核，就直接是内阁来做结论，递交刘暹批复，就ok了。若等到国家级谘议局成立时候，审议这项权利就会由内阁独断变为内阁与谘议局共享了。

于是，伍廷芳就脸色很不好看的从国务院走出来。

……

时间走到三月，新疆的战争依旧在继续着。东北和贝加尔湖的战局已经彻底确定。刘暹已经通过德国人向俄国提出‘和平’，圣彼得堡还没给出答复。

三月的河南，洛阳。

一个不大的操场当中，一个穿警服的三十壮汉大步的走来。这人身上穿的警服可与一般的警察不一样，那规格是高多了。虽然好，长相很不好。

不是五官丑，而是一对招子太渗人。俩大眼睛，不怒也跟虎目一样。操场上的几十号罪犯若不小心对视上了，登时额头就要冒冷汗。

此人一亮相，还有些乱的场面登时就清净了，几个警察纷纷行礼，口称局座。犯人们立刻就明白来人是谁了。正是绰号大虫的洛阳府警局副局长宋大目。

这人就是洛阳本地的人，早年逃荒的时候进了陕西，又从渭水到了汉中，好运气的加入了秦军。现在年龄才刚刚三十岁，就已经是警局这个实权单位的二把手了。

宋大目本命叫宋大眼，听说是军中的贵人给他改了宋大目这个名。

犯人们看着宋大目大步走到，想躲开又不敢躲，犹如被猛虎盯上的猎物，一幅束手待毙的模样。

大概有五十个犯人，很自觉，很整齐的在宋大

目跟前排成了三列横队。

“现在你们该要知道要去大西北了。”声音略有些沙哑，“是朝廷恩惠你们，不让你们劳动改造，而要你们去新疆安家落户。边疆缺人手，要有人戍边屯田。而你们呢？一个个作奸犯科，偷奸耍滑，就是要吃点苦头。反正你们都有兄弟，家中父母有人照顾，已经娶妻生子的，家小现在也已经到了火车站。”

这一帮犯人只是洛阳地区的其中一批，大多数人没脸没皮惯了，被人骂几句，不疼不痒的。如果不是警察和周边的狱警太有震慑力了，如果不是马上就要送去新疆了，很多人指挥打个哈欠，毛事没有。可半点不会伤到自尊，半点不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吕洋，吕大个子，小时候就长得人高马大的，比同龄人高出一头来，家里给他取了个‘洋人’的‘洋’做名字。洋人就长得很高大么。

状似低眉顺眼的听着，实际上眼睛正盯着脚下

的蚂蚁呢。他一点不觉得的宋大目的话让他恼怒、害臊了，他现在心里只有愤怒，愤怒内阁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佬们，长得跟人一样，吃的也是人饭，穿的也是人衣，就是不干人事。

吕洋想到家里的老婆孩子要跟着他万里迢迢的去新疆，今生可能都再也回不到一趟洛阳，内心里就只剩下了愤恨。

“我知道你们这群烂骨头没几个肯认真干活的，也个个不老实。我敢说，你们当中肯定还有人想着中间逃跑。但我告诉你们——别做美梦了。你们当这牌子是做什么用的？”

宋大目缓缓走进犯人跟前，所有的人都低头噤声。

宋大目在吕洋跟前站住。“这么好的身板不用到正道上。”他骂了吕洋一句，然后抓过吕洋腰间的牌子：“看到上面的数字没？十人一个小组。一人犯错，全组连坐。一人逃跑，全组罪加三等，这就是路上的规矩。”

听到这一句，吕洋身子一抖。别说他没心本来就没打算跑，有老婆孩子拖累，他不敢跑。那现在就更要老老实实听头上安排了。

“这一路上行的是军法。犯了事，我有权当场杀人。你们谁要是犯在我的手上，别怪我拿他来祭刀！”

第五百七十五章愿中国和土耳其帝国永远昌盛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国度。

战争刚刚过去一年半，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俨然歌舞升平，繁花似锦，似乎一年半前的对俄城下之屈辱，全然没有发生过一样。

中国全权特使欧阳明在三十年后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对当时自己的感受做了描述：完全感觉不到半点战争的伤痛和战败的耻辱，到处洋溢着奢华和安乐。这种气息与奥斯曼帝国真实的处境之间的剧烈反差，令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南宋林升的那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当然，欧阳明【欧阳庚的堂兄】再对伊斯坦布

尔的气氛不感冒，面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时候，也是恭敬而有理。

他这次来土耳其是开拓中国外交来的。面对同样的敌人，中国和土耳其有理由结成统一战略联盟。并且刘暹需要土耳其海军的战舰！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当皇帝已经六年时间了，历经了第十次俄土战争的惨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能掌控土耳其帝国的大权，靠的全是血腥，而不是政治的智慧和聪明。

他解散议会，将宰相米德哈特放逐国外。恢复**制度，建立恐怖统治，推行泛真、神主义，迫害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

现在才多长时间，就已经被土耳其民间称呼为血腥的苏丹。

刘暹不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得土耳其的民心。还是不得土耳其的民心，

他需要的只是土耳其这个老大帝国的盟友。以及土耳其海军的军舰！

中国南北洋舰队现在的规模已够用了，还不会引起英国人的警惕。也能让美国安心。但是日本西南政府，琉球国、越南、朝鲜等属国，这些国家需要军舰，需要组建属于自己的舰队啊。

靠中国的造船厂来造舰是一个很好的法子，可速度太慢。所以向外购舰就是第一选择了。

如果俄国人愿意和平谈判，把战争搁浅，为了不刺激俄国人神经，刘暹会把目标转移到英国那支规模庞大的老旧军舰当中。但是斯拉夫人不认输，俄国人坚持战斗。依旧想着在新疆取得逆转式的胜利。

甘陕两省去年的财政亏空比往年高了5亿多华元。新疆本省的财政赤字就更不用说了。在铁路不通的情况下，维系新疆军区的长期作战，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疯狂吞噬着中国国库的资金。

刘暹感觉，自己必须给俄国人一个狠招看看，才能人这头贪婪的北极熊不再执拗的注视着东方。

于是就有了欧阳明的这一趟土耳其之行。

土耳其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个大陆军主义者，不信任海军，认为大规模、昂贵的海军在俄土战争里毫无用处，于是在战后就将大部分战舰锁定在了金角湾。原时空里这些战舰会在及后的三十年里逐渐腐烂。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成功以后，联合进步委员会欲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而那时候的土耳其海军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在了地中海的利益舞台上。然土耳其海军在现在这个时候，在西历1882年的时候，它的排名还是世界第五位，总吨位稳稳压过中国南北洋舰队。

土耳其海军拥有着十六艘的主力铁甲战舰。分别是五艘战舷列炮舰【最初的铁甲舰，大炮列在船舷】，十艘中央炮廓舰【大炮安装在中央铁堡里。最初的萨克森级铁甲舰就是这种】，一艘船面旋台舰【炮塔】。总吨位接近七万吨。

拥有辅助战舰24艘，都是巡防舰、炮舰一类。吨位比之主力战舰要小很多。却很适合中国名下几个属国拥有。土耳其海军的结构不协调，主力舰过多，巡洋舰断层，说明土耳其本身对于自己的海外贸易就并不那么看重。

现在又摊上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个大陆军主义者，土耳其的海外利益可以休矣。

刘暹现在就看中了土耳其的海军了。不管是老旧的战舷列炮舰，还是主流的中央炮廓舰，亦或是诸多的辅助战舰，只要土耳其买，他就敢打包带走。

这些军舰的购入开销可以分摊到各个属国的头上，中国海军会协助他们建立起现代化的舰队来。这些舰队的存在，不仅能减轻南北洋舰队的巡视工作，减轻中国海军的压力，在大战暴起的时候还能被中国拿来用。

当然，这也是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海军的态度太过恶劣，刘暹怎么想都觉得向财政紧张当

中的土耳其购买战舰，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性价比很高。

多玛巴切皇宫。

这座填海而造，可以观赏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美景的花园，刚刚落成没有多久。三十年都不到的历史对于一座皇宫来说太短暂，太年轻了。

19世纪中业正是奥斯曼帝国大步幅衰落的时期，可多玛巴切皇宫内部极尽奢华的装饰与土耳其国力的衰落形成鲜明的对比。

欧阳明是听说过关于这座新皇宫的传闻的。传闻里多玛巴切耗资高达十亿马克，内部宝藏令人目不暇接，豪华的水晶灯、象牙、黄金制品比比皆是。比如那世界上最大的4500公斤重的水晶吊灯。

而且据说为了装饰整个宫殿，一共用了十四吨黄金和四十吨白银。整座皇宫占地七千公顷，有43处厅堂、70间浴室及285个房间。装饰新皇宫的大理石是从马尔马拉海运来的，雪花石是从埃及运来

的，红斑石是从贝加蒙古城运来的，而室内装潢和照明都是意大利和法国艺术家设计的。

富丽堂皇的多玛巴切皇宫，欧阳明纵然再为自己的祖国和文化自豪，也很难所出口多玛巴切皇宫不如紫禁城的话来。

雪白的台布铺了起来，法式、英式、意大利式的点心，冷菜和美味的海鲜还有浓汤，土耳其风格的烤肉，另外还有各式的美酒。

这些酒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信奉真、神的土耳其帝国，但是这个国家世俗化的大势早已经不可逆转，即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在大力推行泛真、神主义，那也只是他统治帝国的手段，而不是他个人的真正信仰。

真、神什么的，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里估计已经没几个人在虔诚的信奉了。

多玛巴切皇宫里面的女奴都是信基督的土耳其属国中捕捉贩卖而来的，黑太监则是从非洲买来

的，他们的信仰到底有多真，实在是要打问号的。

而且这座奢华的皇宫是由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设计的，欧阳明身处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宫中，实在感受不到多少宗、教气氛。

凉爽的海风拂面而来，整个花园里面的气氛异常愉快轻松，各人都随意地站着，低声地互相谈笑，内容大多和中国人购买军舰的消息有关。这是个好消息！

第十次俄土战争的鏖战和失败，让土耳其帝国的财政频临破产。军费都要难以维持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把军舰锁定在金角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战舰一动弹就要钱，不动弹，每年只是维修维护也要不少钱。现在的土耳其帝国的财政真心很困难很困难的。

如果能借着机会把军舰卖掉，不仅可以丢掉一个包袱，还能获得一批资金。这是绝对的好事。当

然，对于土耳其帝国的高层们来说，借此机会跟中国人达成对俄的统一战线，才是最大的收益。

去年中俄第二次战争爆发，消息传到了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都在沸腾，多玛巴切皇宫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动手占领突尼斯，英国有对埃及蠢蠢欲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帮助土耳其帝国大胜俄国的两个最高盟友，全队土耳其落井下石来了。这个时候中俄猛地爆发了战争，已经愁眉苦脸多日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高兴是无法抑制的。

现在欧阳明的到来又为土耳其带来了‘美好和友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多玛巴切皇宫举行了这场热闹的招待酒会。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头面人物聚集在此，庆祝这场和他们多少都有些多少关系瓜葛的胜利。

“特使先生，让我们为中国陆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干上一杯！愿真、神保佑中国皇帝、新秦帝国和那些奋战在战场的勇士们！是因为他们的无畏精神，打击了残暴、野蛮、贪婪的俄国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哈哈大笑着，用着不值钱的漂亮话恭

维着中国。

购舰协议已经签订下来了。两艘战舷列炮舰，四艘中央炮廓舰，和十二艘巡逻舰和炮舰，总额近65万英镑，华元土耳其可不收。

二百万两白银的价格并不高。毕竟土耳其的十六艘铁甲舰全部是主力战舰，那五艘战舷列炮舰的吨位无不在5000公吨以上，十艘中央炮廓舰也全是三千吨级的，不然十六艘主力铁甲舰怎么就接近70000公吨了呢。

也是土耳其急着甩掉包袱，又为了跟中国打好往来的基础，同时也为了中国对土耳其的200英镑的货代合同，价格才会搞的怎么便宜。否则这六艘主力舰再老旧破烂，加上十二艘小军舰，也不可能65万英镑就打包带走。

“感谢苏丹陛下的厚意。愿中国和土耳其帝国永远昌盛……”欧阳明举着酒杯！

第五百七十六章电灯，钨丝，什么是电灯呢？

二百万英镑并不是真金白银，而是同等价值的货物。中国的财政窟窿不比土耳其的小，刘暹再愿意交好土耳其，也不可能一见面就撒下去二百万英镑。加上购船的六十五万英镑，数额已经是小三百万了。

但是这个大头若从真金白银变成一船船的枪炮、钢铁、货物，一切就都变得轻松了。

有着欧洲病夫之称的土耳其帝国，自身工业力量理所应当的不发达。大宗货物也是靠着进口，特别是与英法的关系密切之后，土耳其简直成了英法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

所以这二百万英镑的货物送到土耳其政府的手中，也跟真金白银没什么区别。甚至比真金白银还要更赚。同样的枪炮，中国的价格比土耳其自己生产的价格要低的多，算上运费也要差好一截呢。

钢铁、各种工业产品，也都是一样。这二百万英镑的货物，如果人土耳其政府来采购相同数量，溢价一半都是少的。

中国在土耳其的动作立刻就引起了欧洲各国的反映。在苏伊士运河有着巨大利益的英法两国首先找上门来，但外交部没有给出什么具体的答复，只说是一场交易。

而俄国的具体反映是什么，德国人在于俄国再接触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的语气已经稍微的有了点和缓。

不过这对中俄之间的战争并没什么益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拿下伊犁河谷，让中国人主动坐到谈判桌前！”圣彼得堡郊外行宫加特契纳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在对着俄国的重臣们咆哮。

他很不满意俄军在新疆战争中的进度。半年的

时间了，斯科别列夫动用了两万俄军。一万三汗国骑兵，俄军却还是在拱宸城外围打转。根本进不了伊犁河谷的核心精华地带。而图斯池南部的战场上，在中**队坚固的防线面前，俄军也没有半点进展。

如今伊利的态势，只能说是刚刚恢复到1870年之前俄国在伊利的控制区。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远在中亚的时候，圣彼得堡的俄国大臣中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最有尊重的就是俄国老将——陆军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了。六十五岁的年龄让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即将退出圣彼得堡的政治舞台。这样的俄国功臣，军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老将，亚历山大三世也要小心对待着。

“尊敬的陛下，斯科别列夫将军在伊利的进展确实不如意。以他的军队数量，我不认为会有奇迹出现。中国人不是愚蠢、落后的中亚人。他们有足够多的武器和战争经验。俄罗斯帝国想要在伊犁河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必须向斯科别列夫将军

增派部队。”

“没有军费了，米柳京伯爵。新疆的战争已经用去了1300万卢布。这比整个土耳其斯坦总督区两年的财政支出都要高。”俄罗斯帝国的财政大臣维施涅格拉德斯基这么的说。

亚历山大三世没有去看维施涅格拉德斯基，目光而是看着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陆军大臣，俄罗斯必须胜利，斯科别列夫必须胜利。”至于怎么打仗，接下来整个俄罗斯要为之付出怎样巨大的代价，亚历山大三世才不管呢。

北京。zn海。

德国驻华大使巴兰德刚刚离开，勤政殿里气息一片低沉。俄国人在态度有了稍微的松动以后，并没有向着刘暹期望的方面发展，而是又一次拒绝了刘暹递去的橄榄枝。

“皇上。俄国人这是坚决要跟我天朝死战到底了。新疆之战还将有一场大战。臣以为当调动部队

增援新疆。”

……

“臣等附议……”

内阁意见很快就得到了统一。对新疆增兵，增兵，再增兵。继续下血本在新疆跟老毛子打一仗。不打出狗脑子来绝不罢手。

这一战要能打赢。至少五年内不会再有威胁。中国可以安定的发展到五年之后。在列的众臣，只要一想第一个首辅任期当中中国工业的发展。再展望一下五年之后又是一副怎样得模样，庞大的俄罗斯就也不算大的威胁了。

刘暹脑仁生疼的回到寝宫。俄国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又不是没打过败仗。没签过割让土地的条约，这会儿怎么这么梗格呢？

如果中国是白种人国家，甚至如果中国是土耳其那样在欧洲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国度，俄罗斯现在

已经投子认输了吧？

刘暹心里咕咕的火，他一边生气，另一边也为新疆战事即将激增的军费而心疼。

这股怒火让刘暹接下的几天里都很不愉快。因为前世的原因，把气撒到别人身上，怒及旁人这种没品的事儿，刘暹到没做的多么明显。前世一**丝的他，生平最恨的就是被殃及了无辜。穿越后地位日益拔高，刘暹却还牢牢守住这一点。

但后宫里还是多了个因被刘暹拉上了床而出来的妃子。这事儿也很少。刘暹在女色上面于外界、民间的评价很不错。再看刘暹不顺眼的人，也不会说刘暹‘荒、淫’。

夜色渐渐地笼罩在了石景山的上空。

靠近宛平工业区的道路上，全是一堆堆刚刚下班的工人。附近工业区的工厂还在继续的增加之中，高大的烟囱黑烟弥漫，煤灰粉尘飘散在空气中。虽然不至于让天色永远是灰蒙蒙的一片，更不

会这么快的让‘雾都’的绰号出现在中国大地，也环境变恶劣却是不争的事实。

宛平乡下的街道上面，还是随处可见垃圾粪堆，但比刘暹记忆中二十年前的汉中乡下是好多了。这也并不奇怪，虽然宛平的工厂区催生出了数以千计的工人，这些工人多租住在城外的乡下，卫生上面很顶有影响。但现在的官府直接下到乡镇，有人管了，自然就好的多了。

“皇上，这宛平……”和刘暹同乘一辆马车的王闿运捂着鼻子，皱着浓眉，在通过工业园区一段路程后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与两人通行的还有刘暹的长子长女，这是一群孩子里头最受宠爱和重视的两个人。

皇长子，十有**的储君；皇长女，皇帝的心肝肉，注定的长公主！

他们三跟着怒火消去了很多的刘暹来到了宛平，目的地是石景山的自然科学院——钨丝白炽灯

成功了。

　　刘暹很快就能在zn海装电灯泡了，他当然要来石景山看一看！这个专利可是很有价值的。

　　王闿运受不了这样的空气，刘暹也没感觉意外。

　　北京是什么空气？这又是什么空气？而且宛平工业区这一块土地明显就能让人瞧出不对来。

　　“空气太浊了是吗？”刘暹淡淡一笑，“半个世纪前的伦敦就是这样的天气。所以伦敦被叫做雾都。堂堂大英帝国的首善之都也是如此的环境，为什么？那是因为这是工业的力量！”

　　宛平工业园区除了纺织厂外，对环境污染最厉害的就是橡胶厂。并且总体因素考虑，这么点污染远算不上真正地污染。如果把这个工业园迁移，用不了三五年宛平就会恢复往昔模样。这自然不算刘暹认知中的那真正地‘污染’。

“父皇，王先生，听说英国是城里面脏乱，乡村整洁。他们的贵族和富豪，都喜欢住在乡下。而且他们的城市还分富人区、中产区和贫民窟的。”

刘盛过了年又长大了一岁，身高接近一米五，看起来不是九岁的孩子，而像十一二岁的少年。留着一头长发，身上穿着汉服，和一样一身汉服，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坐着的姐姐刘梦瑶，就像是古画中走出来的一双少男少女。

精致的汉服穿在他俩的身上，很得体，没一点的违和感。而刘暹是穿军装更为精神。

“哦，大皇子知道外国的工厂区和贫民窟？”王闿运很乐意跟刘盛多接触接触。

“报纸上看到的，内刊上也见了不少。”

这个内刊是刘暹学天朝的举动，里面罗列了大批帝国主义列强的黑资料。虽然给刘盛看的内刊都是经过特意裁减的。

年纪不大的刘盛很有皇长子的自觉性。对于自然之类的知识虽然很感兴趣，但始终将之放到次要地位。对于数学更是很头疼，他的成绩在成均公学年级段里只能排到五六十名左右。刘暹对成均公学控制很严格，第一次考试后，刘盛全班第四名，全年纪第四十二名，成绩榜一张贴出来，除了已经受到刘暹示意的教师以外，小伙伴们都吓坏了。但这些小孩背后的大人们，立刻就通过这件事嗅到了刘暹的意思。

刘盛对国学也一样不感兴趣，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在国学上下点劲，这点上很不易。刘暹是放任他自己去学，倒是皇后常常管教一二。刘盛不大的一个孩子，现在最喜欢的就是白话文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系列丛书。那删减版的内刊，在他眼中更是一本故事书……

刘梦瑶在一边遐想着什么，眼神都放空了。“电灯，钨丝，什么是电灯呢？”

第五百七十七章与爱迪生比肩的大神

四月里，北京城出了一件新鲜事。

全京城的路灯翻修，那用了才没两年的煤油灯被一个个从灯杆顶上取下来。整个北京城在四月里的夜晚都变得漆黑不见五指。

同时间一个新颖的词汇出现在了大街小巷的众口相传之中——电灯！什么是电灯啊？

自古就对雷电有着深深忌讳、崇敬之心的中国人，从来没想过把日常生活的照明器具与电这个字联系起来。就算报纸上纷纷推出关于电灯的介绍，众多百姓也云里雾里，不懂！

刘暹也不着急，实物拿出来后，百姓们自然就知道了。这就跟上海一样，去年上海的十六浦码头上就亮起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配备的是一台10马力的内燃机发电组，相当于一辆手扶拖拉机的功率。并且上海码头上的电灯是在每根电线杆上装了

闸刀开关，需工人每天人工开启关闭。这一点上北京的电路铺设和工艺设计就比上海的强多了。

整个北京城的准备和改造工作耗时一个半月，北京城大小街头都竖起了全新的或是改装后的灯杆。虽然还没见到电灯是什么样儿，但这些灯杆得到了民间的喜爱。北京的灯杆上设置的灯罩完全是玻璃制品，造型非常的精美。

时间走到六月一日，这一天是整个北京拉闸的日子。刘暹带着满足的微笑看着书房顶上悬起的吊灯，钨丝白炽灯实验成功以后，电力吊灯自然就孕育而生。这将是玻璃行业今后几年中一大利益所在。

刘暹已经让人在英法德美意等欧美诸国注册钨丝白炽灯的专利，还有那交流发电机。用的都是被彻底收买，并拿捏住致命把柄的白人出面。只用了一万英镑左右的金钱，就顺利完成了一切。而这些要是黄种人出面去申请专利，刘暹能保证，现在欧美各国的钨丝白炽灯已经在吆喝着大卖了。

在他前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个被用来说明‘失败是成功他老母’和‘坚持就是胜利’，‘有志者事竟成’等诸多此类的观点的故事：爱迪生发明电灯。

可长大了才知道，爱迪生因为电灯和他的直流电，究竟做过多少龌龊的事儿。幸好，自己很清楚的记得那位大神的百科。在大神还没投入爱迪生的怀抱时，在大神试图在马里博尔找一份工作但没有成功，之后返回布拉格继续学业的时候，驻欧办的人神奇般的出现在大神的眼前，用一份年薪1000英镑的合约，轻松的钓走了大神这条神兽。当然，为了不太过引人注目，同时拉走的还有布拉格另外的十几名中青年学者。

两年多来，大神用自己的神奇让自己站在了石景山自然科学院的顶端。成为了石景山自然科学院里第一个年薪【不算津贴和奖金】超过600万华元，合英镑一万三千元的大牛。至于津贴和奖金，大神的获得之丰厚，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

现今二十六岁的大神。眼睛已经不再只盯着金

钱了，归化中国国籍的他，目光已经看向了中国的爵位。石景山自然科学院中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不仅享受着二品官员的待遇，更被授予了男爵、子爵等爵位。人数已经达到了六个。纵然这些爵位只是流爵，不能传给子孙后代。这也让出身很一般很一般的大神羡慕到眼红。

大神来到中国两年多些，钨丝白炽灯不需要他参与，刘暹直接让大神联合志同道合之人，研究交流电。还把自己知道了点皮毛的大神线圈透漏了出去。

年纪轻轻，并且没有正式大学学位的大神在总数五十多名来华的欧洲学者、科学家中地位是最低的，被绝大多数的‘自己人’看不起。

前面不是说了么，大神的家境很一般很一般。1875年在奥地利的格拉茨理工大学学习物理学、数学和机械学，但他在大学只上了一年的课，第二年军事边境局撤销，他失去了助学金，交不起学费就被迫退学。所以说大神也是没有毕业证的。1877年，大神到布拉格学习了两年，一边去大学里旁听

课程，一边在图书馆学习。1879年，他试图在马里博尔找一份工作但没有成功，之后返回布拉格继续学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国。

而且对于交流电，这批欧洲学者当中并不是没有人在研究。刘暹对自然科学院非常大方，在这里只有研究不成功的课题，没有因为资金紧张而被迫叫停的课题。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华蘅芳大手一挥，来者不拒。谁申请资金做做研究都可以。结果关于交流电的四个研究小组当中，大神一人挑大梁，带着四个中国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毫无疑问的在竞争中站到了最前列。随后四个研究小组合并，由大神来主持研究工作，交流电动机的进程那是哗哗的向前翻滚着。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就有了定型机，今年开春时候，整个科学院的供电都有四个直流发电厂便成了一个交流发电厂。大神的地位也陡然跳跃到科学院的第一列！

现在大神正在进行他早就有的一个设想——双向电流的研究。

作为暗中推动这一切的刘暹，心中很有成就

感。虽然交流电的发明专利不可能给大神享有，但专利申请的发明者第一位填的是他的名字，属于他的荣耀刘暹不会抹去。并且刘暹也不会跟爱迪生一样，吝啬到一毛不拔。只要交流发电厂铺展开来后，大神就会得到一笔让他三辈子吃喝不愁的巨额奖金，同时还有荣誉嘉奖。

刘暹从一开始就对直流发电厂不以为然。那玩意太不经济，也不便利了。

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这种灯在现实生活中的迅速普及使爱迪生本人从发明家迅速转变成为一名成功的大企业家。但同时他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一个住宅区里的照明灯如果和发电站的距离超过一公里，就无法得到足够的电流发出强光，这是因为直流电无法在远距离的情况下传输能量。为了使照明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只好在每隔1公里的地方建造1座发电站，要不然就要增加发电机的功效，或者将若干个发电机连接在一起，以便产生更多的电流。

来自后世的刘暹要是能对这种‘电’感到满

意，他脑子就进水了！

太阳落山，黄昏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广场。就跟后世一样，刘暹同样将将**这个紫禁城正门广场化了。只是现在的**广场没有太祖纪念堂，没有人民大会堂。有的是一样的升旗仪式，一样的英烈纪念碑，和一座陈列着秦军过往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全部战争经历的纪念馆。这里面有秦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俄**旗，法**旗和日本军旗，有俄国的停战协议书，有法国的条约书，有日本人的投降书……

刘暹还在北京西山建立了一座陈列着过十万英烈牌位的忠烈祠。忠烈祠总共落成还不到一年，刘暹已经带着刘盛来过这里三次，范德榜带着内阁重臣集体祭拜一次。军方，就不知道集体和单体来过多少次了。还有将士的遗属，不远千里、万里的来到这里。

能被国家立祠祭奠，皇帝、重臣络绎不绝，这是国人莫大的荣耀。家人前来祭拜，也是悲痛中带着喜的。

略过这个话题，傍晚来临，天色暗下，很快就要到亮灯的时候了。七点半，报纸上说的亮灯时间在七点半。

勃朗德慢悠悠的走在前往**的路上。他是《字林西报》驻北京的记者，一个非常容易应付的差事，又是一个极其难以对上面交代的差事。

说他容易是，只需要隔三差五的在大街上转悠几圈，或是参加两场使馆街的宴会收拢一些消息，就足以把报社交给的任务给应付过去。

说他困难是，一旦报社要对某一政策或是问题做深入报道，勃朗德就要托关系，就要削尖脑袋的去钻营。

今天就有一个很轻松，又很有吸引力的‘焦点’新闻在前面等着他。勃朗德只需要在**广场上拍几张照片，随意的采访几个人，自己再略微的发点感慨，一张很能让上海的中国人乃至外国人，生起骄傲和荣耀感的新闻就诞生了。

电灯？哪有什么好瞧得？

上海码头的电灯早就不吸引人了。也就是北京这个地方，才会为电灯这个名次沸腾。

一片报纸的残片在风的吹拂下，轻轻的挣脱了大地的羁绊，在天空中打着旋儿乱飘，最后一直飘落到一个勃朗德的脚边。

勃朗德弯腰捡起了这片报纸，看着不几步远的垃圾桶，就要走过去丢掉。天知道这是谁撕的报纸，竟然逃过了清洁员和城管的眼睛。

勃朗德对北京的‘落后’很有心理优越感，但也不得不感慨北京城市的整洁。中国政府高出了卫生系统和城管这个见了亡灵的职务，后者真的太有威慑力了。

身后响起了马车清脆的铃声，勃朗德扭头一看，是一辆私人马车。通过窗口他还能看到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人，是欧美人，是情侣吧？

男主人的面貌没有看到，只看到了他一个后脑勺。那年轻的小姐却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金色长发，如金色的瀑布一样美丽。漂亮的容貌，和洁白的如天鹅一样的脖颈……

第五百七十八章朕说，今晚就别关灯了……

“特斯拉，你所说的交流电动机，真的能让电流穿过比整个北京还要大的距离吗？”

“当然了，瑞拉小姐。你难道发现了北京城区里存在发电厂了吗？”

大神，尼古拉.特斯拉脸上散发着骄傲的神光，目光热烈的看着眼前美丽的金发尤物——西尔维娅.瑞拉，一个在京的瑞典商人的女儿。

尼古拉.特斯拉，塞尔维亚裔发明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他在后世被认为是电力商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因主持设计了现代交流电系统而最为人知。刘暹口中的‘大神’说的就是他！

在原时空里，投奔了爱迪生的尼古拉.特斯拉被爱迪生狠狠涮了一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晚期

才打响了名头。但是现在的尼古拉.特斯拉，在自然科学院里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过的不是一半的滋润。本身面相就有点小英俊的特斯拉，添加上今日从内心里迸发出的自信后，整个人还是很有魅力的。

不过显然，他的追求虽有很大的成果——美女都自己喊他名字了，但还没彻底胜利。他却要乖乖的尊称美女‘小姐’。

马车根本进不了**广场，距离广场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马车就听了下。

特斯拉伸出头看了一眼，立刻发出一声惊呼。前面道路两旁的停车线里停满了一辆辆或华丽，或质朴的马车。

“上帝，这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人。”西尔维娅.瑞拉目光看向远处的**广场。他都看到了好多个维持持续的警察。

“斯特拉，让我们要步行过去吧。”

瑞拉不是娇滴滴的大小姐。能跟着父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怎么着也不会几百米路都不能走。而且特斯拉虽然是科学院的大牛。却不是整个中国的大牛，她也不会傻到要特斯拉去玩身份。

这里可是北京，整个中国官最多的地方。

下了车，两个人就看到了不远处一个正在借着最后的光亮拍照的身影。是个白种人，就是不知道属于那个报社。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来到这里。

其中商人和记者是增长比率最快的两类人。

沿途进入广场的道路上，两人接连不断的看到三五成群的欧美人小团体。甚至还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发电站或是发电厂这个词，不停地以英文、德文、法文的形式传入两个人的耳朵中。特斯拉脸上的自豪更浓了！

交流电动机能引发起一场电力上革命。不久后

自己的名字可以响亮世界。

**城楼里，一场西式的宴会正在举办着。作为交流电动机的发明着特斯拉自然有进入的资格。

不是很大的面积。却聚集着近百人，嘉宾中约有三四成是白种人，其中很多都是过往瑞拉只有听闻，或是远远的看上过两眼，却根本没可能真正接触到的存在。

甚至是他的父亲，也勾不到眼下这个宴会的层次。虽然主持宴会的只是工商部商务司的一名副司长。

“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光临**的。”主人举起了酒杯，对着所有人说道：“先让我们一边品尝美酒和美食，一边期待光明的到来。”

侍从端来了酒盘。上面摆满了高脚酒杯，里面都是宝石红色的葡萄酒。吐鲁番提供的葡萄酒并不算特别的出色，但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这个东方超级大国。对于葡萄酒并不挑剔，他们没有需

求高档葡萄酒的习惯和传统。这个国家更喜欢辛辣高度数的白酒！

“唐先生，据我所知。电灯在中国只在上海的码头有出现。并没有太多的灯泡流于市场，贵国的政府是从哪里得到数以千计的灯泡的呢？”有人问道。

演讲一样的客套话说完。整个宴会立刻变得气氛和煦起来。副司长结束了与几个外交官的交谈以后，立刻就被一群外国记者或是商人围着。

“唐先生。贵国政府手中的灯泡是自己自造的吗？”斯特拉在外面看到一个站在副司长身侧的胖子记者在大声地叫喊着。嘴角不屑的撇了撇。专利吗？还以为白炽灯只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专利权吗？这是钨丝，不是碳化的竹丝。

副司长也不是什么都不了解的菜鸟。根本不搭理这个胖子记者的话。如果爱迪生的电灯公司要打官司，那绝对是工商局乐意见到的。

中国的《专利法》已经颁布两年了，但全国有几个人来申请专利的？正要搞个事情来宣扬一样《专利法》的重要性。

不过今天商务司的最要宣传内容是交流电。一种不需要每隔一公里就搞一个发电厂的交流电。一种可以直接把直流电一棍子打翻在地的交流电。

带着自傲，特斯拉带着女伴昂头挺胸的走了。

与其在这里听这些让他不高兴的话，还不如趁这个机会逛一逛**呢。

……

七点半到来了，整个**广场准时亮起了电灯。

一排排灯光将整个**的轮廓勾勒了出来。广场上的路灯全部亮起，整条长安街上的路灯全部亮起，整个北京的路灯全部亮起。而**广场上，与露光呼应的还有那打着彩光的喷泉。整个广场的夜景比之过去好看了不知多少，档次变得更高大上了。

绿化带的那些树木上面，也坠饰着更小一些的五颜六色灯泡，它们在花木间闪烁，就像是繁星降临到了人间。

“真的很梦幻！很漂亮！整个欧洲也挑不出几处比这儿更好的夜景了。但是，整个北京的电力供应都有城市外一座发电厂来供应，跨越二十公里还多的距离，这不是比眼前的美景更加梦幻的奇迹吗？”

“上帝。中国人除了枪炮和钢铁、纺织外，现在连电力也追上，不，直接超越了欧洲最先进的水平了吗？这真是个不好的消息。”

说话者一旁站着的勃朗德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使劲的摇头否认。中国怎么可能超越欧洲？不可能，不可能的。这种技术欧洲也会飞快赶上的。

与平均只有几百个小时寿命的竹丝白炽灯不一样，钨丝白炽灯完全可以支撑到五十年后。也就是

说支撑刘暹的余生。

　　这一夜宫里头有多少人好奇的开闭着点灯的开关，所有的中外记者们，有多少人在连夜赶着文稿，谁也说不上来。反正勃朗德在最后的一个单词后面点上一个小圆点的时候，初生的朝霞已经将他住的小屋的洁白的窗帘染上了一层玫瑰红。

　　疲惫的勃朗德站了起来，用吸水纸吸干了稿纸上未干的墨水迹，然后吹灭了煤油灯，再拉开窗帘，让微红的阳光照了进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现在还要迅速赶到邮局去，将文稿以最高的速度寄回上海。

　　至于电报局，勃朗德也需要去。他要用最坚决的单词，将交流电这个涵义，向报社解释清楚。这是个伟大的发明，发明人是一个26岁的塞尔维亚裔青年——尼古拉.特斯拉。

　　继两年前爱迪生划时代的发明之后，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产生了。虽然发明者依旧是白人，可这个白人现在是可恶的中国籍。

……

同样是这天的晚上，zn海的夜景更加漂亮，而寝宫里。

“皇后，这么黑了，怎么不开电灯，倒把蜡烛点上了？”刘暹不解的问自己的妻子。整个皇宫都装了电灯，尤其是后宫的各处寝宫。许多地方都亮起了灯光，这里怎么还是点蜡烛啊。

“我不敢碰那个开关。”张妙彤有些惧怕的看着头顶上的吊灯。这是个危险玩意儿，所以不仅她不敢碰，连手下的宫女她也不让碰。这种情况想刘暹没有料到的。

“这有什么可怕的？没事的，只要手上是干燥的，拉灯的绳子是干燥的，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就算手湿了，只要那根绳子不和任何带电的玩意儿直接接触，除非你把一盆水倒到开关上面去，否则，这东西绝对不会有电的。”刘暹对电灯是很渴望的。已经二十年没有接触了，也依旧不带有半点

生疏的。

刘暹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拉开灯线。在张妙彤来不及阻止的时候，电灯亮了。

蜡烛被吹灭，刘暹跟张妙彤说了一阵子话，然后去后殿洗漱，时间走过了十点，宫女们退出房间。“好了，该睡觉了。已经十点了！”

“嗯，睡吧。”在刘暹来之前，张妙彤已经洗漱过了，她一边说，一边解开身上的衣扣……

“嗯，灯……，灯还没关呢。”皇后的声音在颤抖。

“嗯……”刘暹应了一声，但一点不见他从床上起来：“皇后，朕现在不想下床。我们难道还要叫宫女进来关灯吗？这不太好吧？我看……，今晚就别关灯了……”

……

天亮，北京城各家报纸都在刊登着昨夜电灯的事情。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新成立的中国电力公司北京电业局，营业厅里门庭若市。整个北京城有多少当官的啊？电灯泡和电费谁付不起啊？另外偌大北京还有那么多的中外商人。

漆黑的夜幕下，灯火辉煌的大街是多么的令人震惊。今天电业局的营业大厅就有多么的人潮汹涌。

第五百七十九章宿务岛的托莱多镇

新疆战场上的枪声停歇了一个多月，这不是中俄要谈判的趋势，而是两边都在蓄精养锐，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即将开始的前奏。

而至此，新疆战事的总开销，已经把蒙古和东北两处战场的军费总额远远超过了！

国内的民众、舆论对于新疆缠绵一年的战争也都是习以为常，目光早从它上面转移。这半年来国内有太多的新闻来抢占头条，不管是国家级的谘议局的筹建，还是朝鲜、西南日本、越南三国建立海军的消息，亦或是中国商人在了吕宋、在爪哇、在苏门答腊等地，破山开矿，发家致富的传闻，对民众和资本的吸引力都远远超过新疆。

爪哇、苏门答腊的油田，经过中国南洋石油公司一年时间的努力，是连续不断的有油井被发现。出产的原油经过兰芳炼油厂的凝练以后，大批的煤油、石蜡、沥青等物资被运回到国内。

国内煤油价格大跌，上海、广州等地都已开始计划建设沥青公路了。

但对于普通的商人们来说，石油开发投入太大，耗时太长，中国南洋石油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发出油井油田来，那是拿的有军情局的绝密情报，是刘暹会议起来的印尼几块大油田，从一般商人如何有这样的条件？

对于中国民间的普通百姓和资本来说，开山开矿更有吸引力。

那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地的铜矿，赚头不要太大。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去国人开的矿山里头做个监工什么的。再不济做个工头，也是一个比当农民更好的营生。

比如刘暹当年的老相识——王昆阳。

作为一个汉中人。即使他与刘暹等秦军上层没有什么关系，当初刘暹拉团练的时候。王昆阳正眼

都不瞧一眼刘暹。但整个秦军祖籍汉中的有多少人啊？里面有多少个跟王昆阳钩钩挂挂的？

秦军弱小的时候王昆阳不瞧一眼，当秦军壮大以后，当刘暹做上总兵，成为名将的时候，他那时依然是整个汉中的骄傲了。那是王昆阳自己主动去跟秦军攀关系，还攀不上顶层存在的一批大佬，却也跟不少中低层秦军军官打上了交情。

现在时势流转，当年的中低层军官，现在也都变成一方大员。所以说。自古帝乡的父母官都是不好做的，不比顺天府尹好受哪去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在汉中之围被解除以后，汉中的工商界是迅猛发展。并且这些人就如当初的晋商、徽商一样，生意都朝着东南临海的方向发展，汉中府的富豪密集如麻，汉中的经济地位在两年却是持续的降低。

王昆阳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年过四十了，还亲自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劈山开矿。

南方远处。几千里之遥的菲律宾宿务岛，虽然天气是风和日丽，穿一层单衣都热的汗流浃背，可王昆阳的心底却是冰凉透顶。

“我到底是发了什么昏。居然听信了王侉子的话，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受这大罪？”

托莱多镇的一家旅社里。王昆阳整个人都要不好了。他在矿山的投入已经超过了十万块鹰洋，可是产出呢？那含铜量少的可怜的铜矿石什么时候才到个头啊？

人就是盲目的动物。当‘眼睛’被金钱的光芒刺瞎了以后。整个人更不会去考虑失败后的可能。王昆阳人还在船上，就下了订单订购大批的机械。这也罢了。他选择矿区的时候也轻率的很，只是在去矿区转悠了几天，拿了几块铜矿石检验了一下含铜量，就甩出了五万块鹰洋，买下了现在手中的这片矿山。

真心是‘盲目’两字最好的诠释了。

托莱多镇是菲律宾华人聚集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总人数超过了三千人，其中光是国内过来的人就有三分之一。镇子周边大小十五个矿区，三分之二属于华人在主导。矿产公司二十六家，若在算上洋人和土著的矿山公司，总数都会超过五十个。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繁荣，只要在托莱多镇站住脚的矿产公司那都是吸金的大利器。

王昆阳是只看到了这些，却不知道在这二十六家华人公司的脚下，倒下去了多少个破产的矿产公司。他们也是华人资本！

开矿山，尤其是国内紧缺的铜矿，只要找到合适的矿藏，这绝对是一门好生意。但要是找不对地方儿，那就趁早罢手，否则再多的银子也填不满这无底洞。

酒杯里的果酒就像他将落的眼泪，这一刻，王昆阳觉得自己是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十万鹰洋还要不了王家的命，可丢了这么大的脸，自己要灰溜溜的回去国内，两三年里还怎么抬

得起头来？

现在他这内心的感受，比之当初眼睁睁看着刘暹青云直上，自己却无福稍微的顺上一程的痛苦、懊悔还要更甚。

托莱多镇里没有清幽雅静的茶馆，也没有香气四溢的酒家，王昆阳所住的旅店虽是镇子上的高等旅社，但也多了是袒胸露臂的洋人，和黑发棕皮，黑不溜秋的土著。一个个操着呜呜哇哇的夷语喧闹不止。

宿务岛是西班牙人非常用心开拓、发展的地方，只是西班牙人并没在菲律宾挖矿的意思，当初有着墨西哥总督区的银子的西班牙人，可能不屑去开采铜矿。如果不是近些年中国的铜矿需求量直线拔高，托莱多镇也不会出现白人或是土著的铜矿老板。

中国人和华人的地位现在在菲律宾，在整个南洋都相当的高。因为西班牙和荷兰都惹不起中国，中国的南洋舰队时不时的就到婆罗洲溜一圈，隶属

于南洋舰队的探险船，是整日不停歇的在整个南洋钻来钻去，甚至澳大利亚的英国人都见到了中国人的身影。

短短几年，华人在南洋的地位已经半点也不低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彻彻底底的占到了土著猴子的头上。就是华人和从大陆来的中国人自己本身，现在也不觉得自己比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低下了。除了面对英国人的时候，还保持着一定的敬意和退让，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他们有法国人厉害吗？那是一点都不惧怕。

对此最显而易见的一种表现就是这两年，无论是马尼拉还是巴达维亚，亦或是泗水、巨港、三宝垄等地，退出天主、教的华人是络绎不绝。道观、佛教寺庙，东南沿海居民最为信封的妈祖庙，在南洋各地都层出不穷！

这种信仰上的‘背叛’和独立现象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华人中的大族和富翁，他们是南洋华人当中无可争议的上层。在南洋，无疑只会是在华人地位真正地大增之后才能出现这样的一幕幕。否则南

洋华人，尤其是上层的华人大族、富翁，那相当一部分都表现的恨不得跪舔天主、教，跪舔上帝。

这是一种文化意识上的顺从、同化和抗拒。南洋华人被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剪羊毛剪到怕了，从骨子里怕了。他们力求表现出最得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认可的一面，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家族生命安全和最大的利益保障。

枪杆子不再手的南洋华人，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很多人信奉上帝，并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基督，而是一种伪装。当然了，装着装着不少人就真的被同化了。也有拿下自甘堕落的狗才！

南洋司这些年的一大任务，就是从经济和**上，尽可能不动声色的消灭掉这些不认祖宗的狗才。并且任务完成的还相当不错。

也因为此，华夏银行发行第一批国债的时候，整个南洋华人认购的金额，两广加到一块的金额还要高。并且这几年每年都有从南洋回到国内的现代化人才，还有大批的南洋青年报告了国内的多所海

陆军校，这其中从属海军的数量又比上陆军军校的人多。

大堂里当然也有不少洋人在注视着王昆阳了。其中还有少数几个在对着王昆阳指指点点，但却没有人敢光明正大的来嘲笑和找茬。

托莱多镇三千华人，几乎人人带枪。那些从国内来到菲律宾的矿场主，手中的监工队伍不仅有枪，还大多数装备着连发枪，再加上手中的六零迫击炮，这样的装备除了没有真正地大炮外，比驻扎宿务岛的西班牙殖民军都要好。

西班牙人在托莱多镇设立的警局，那就是一个摆设。虽然西班牙人在宿务市的港口处常年停泊着两艘以上的军舰。

所以王昆阳王大老爷就是这里的洋人惹不起的那种人，因此他在大堂里伤悲，却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洋鬼子来找他麻烦。

对此王昆阳丝毫没有感觉。便是知道了，也不

觉得是什么大面子。来南洋之前，他王昆阳是汉中商会的五个常务执事之一，走到广州、上海，也都是有身体和体面的。

人的地位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钱，还有政治地位。汉中商会这种跟秦氏财团关系密切的存在，就是很有政治地位。

也是因为这种‘地位’，王昆阳现在才整个人都要不好了。

这开矿资金打了水漂，丢了脸面，两年后商会职务更换，也等于说是没他什么事了。如此来一隔就是两届六年，他王昆阳的‘信誉’在五年后还能剩下几分？

这次开矿简直关系到了王昆阳的未来！他现在整个人能好了才怪！

第五百八十章打劫老美

zn海，勤政殿里一片欢庆的气氛，在场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红光焕发。高坐龙椅上的刘暹，嘴都要乐的合不拢了。

“好！好！实在是好！”刘暹一连夸奖了三个‘好’字。这一回华夏银行联手交通、发展、工商三大国有银行，成功的在美国铁路股市崩塌前抽回了资金，拢共获利超过两千万美元，也就是二十亿华元啊。

不！两千万美元的价值比二十亿华元更重。因为华元拿到欧洲，洋人根本不认可，而美元在欧洲也是硬挺货。

西方世界的第十二次经济危机才结束没几年【1873——1879】，这第十三次经济危机就如期到来了。刘暹是靠着自己前世看过的一片小说，对第十二次经济危机毫无感觉的他却能清楚的知道第十三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和因由。

结果中国在这场起于美国起于今年的经济危机当中，成功的大捞了一笔！

在美国经济全面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两千万美元能发挥出来的价值，能比超过去年的三千万美元，甚至是更多。

想想刘暹就激动！

今年政府的财政赤字，可以肯定不会超过150亿华元。一切都按照计划的算，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只有120亿。真的太幸福了！整个内阁都在高兴的不能自抑。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了，欧洲也不会闲着啊。看看上一回的经济危机，美国一有毛病，整个欧洲也跟着大病了一场。

因为时间走到19世纪70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工业经济总量已经成功取代了英国，达到了全球第一。

1873年美、德陷入危机后。两国政府都大大提高了自己国家的贸易保护水平。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关税即高达47%。战争结束后。主张贸易保护的北方工业集团取得胜利，而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农业集团失败，美国关税进一步提高。1873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继续实施高关税政策，特别是加强了对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保护。与此同时，垄断组织广泛出现，成为非国家的贸易保护力量。在高关税和其他措施的保护下，美国强劲的国内需求成为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动力，主要工业部门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到1878年英国危机加深时。英国制品对美国倾销能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同样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德国决定性地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残余。由于外国农产品的倾销使得容克地主的收入下降，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第一次在提高国家关税上达成一致意见。德国钢铁工业家为抵制英国钢铁制品进入，联合各行业企业主，成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要求提高关税。俾斯麦也积极的推动，希望用高关税来增加税收，增强帝国财政和军事力量。这样，高关税就成为德国上下

一致的利益所在。

这就决定性的促使了贸易壁垒的产生。

美、德两国先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了世界潮流。除英国外，其他各国都纷纷转向。此后的结果就是，美、德等强国的竞争力不断的增强，其国内市场越来越多地为本国工业所占领。英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在明显缩小，甚至英国的国内市场都开始受到美、德等国商品的入侵。

刘暹就说过，“这是一股决定英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大潮。”驻欧办提供的欧洲各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从根本上说。这股潮流得以形成，就是因为英国没有将它的世界经济优势转变成世界政治优势。没有花大力气在各国国内扶植自由贸易派，打击贸易保护派。从而无法决定或至少影响其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内政治。

刘暹很自然的就会拿一百多年后老美来跟现在的大英帝国做比较，老美就比较善于将经济优势转变成政治优势。历史是相信强权的，只有在政治上

统治了各国，经济上的优势才能有保障。

这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后果就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大幅度下降。一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时，另一个国家可能还在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时，另一个国家却还可能深陷经济大萧条。

——这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整个西方在自由贸易时代那都是个经济整体，他们跟中国可没这关系。而且中国的国内需求【包括各属国市场】就完全可以将工业产品消化掉。

再则，以往受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金融投机。英国竞争力强，可以转嫁危机，受危机影响较浅，其他国家则常常比英国更严重。金融投机强的，受危机影响深。此后，贸易保护程度对危机程度也有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活动总量超越英国占据了世界首位，美国的经济周期对其他各国的影响自然就更大一些。换句话说，从1873年危机以后，美国危机的起迄通常主导着世界经济的萧条与

繁荣。

而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俄国在欧洲最大的资助者——法国呢，缘于美国铁路建设退潮，金融市场严重萎缩，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业务坠入低谷，法国也在流行着破产大潮。因为法国是高利贷帝国。

当高利贷碰上了金融危机，法国人想安稳都难。

这怎么能不让殿上的君臣高兴？只要法国人损失巨大，他们就没资金给俄国人玩国民经济、民生复苏。新疆的战事，刘暹就要看俄国人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

外蒙，唐努乌梁海。

蒙古军区司令员魏明受到了一封后方转到的电报，发电人是总参谋部。电文的内容是取消作战行

动，战争不向叶尼塞河流域发展。

已经集结了一万三千多骑兵，准备来大批军需物资的蒙古军区，小半年的努力是都白搭了。

同样是这一天，伊利的王国胜，喀什噶尔的董福祥，也都接到了北京总参部发来的电报。取消进攻命令，新疆战线转入防守阶段。

两个新疆军区的一二把手，内心都惊愕不已。发生什么事了？竟然一下子就全盘推翻了预定战略。从反击作战便成了坚守防线。

三个军事将领都对北京表示了不解。但没半点用，他们也只好遵从命令。让叶尼塞河流域的斯拉夫人和哥萨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中**队在唐努乌梁海明明聚集部队，筹措储备大批作战物资，怎么突然间散了？

这就是军人，军人的命运。你再多的准备，再充分的条件，也比不了一个他们脑海里那根本不存在的认知——大局。

上面一声令下，几个月的准备就全部做吧。军人要服从命令。

……

马来亚，吉隆坡。

这个时代的吉隆坡还不是后世那个马来西亚首都的吉隆坡。这时的吉隆坡还是一座在战争的废墟当中建立不到十年的新兴城市。锡矿的存在让这里成为整个马来亚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华人占据了这个城市人口的九成还要多。

因为这里是对待生命相对温和的英国人的殖民地，更因为这里有一个被称作‘吉隆坡王’的华人领袖叶荣来。

今年四十五岁的叶荣来成为‘甲必丹’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在1869年从从吉隆坡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手中接过棒子，协助管理吉隆坡后，至今已

经有十三个年头，影响力深深的刻入进吉隆坡的每一寸土地。而且叶荣来的权利，在1880年英国人介入吉隆坡以后，依旧不曾动摇，就是英国人对其也保持着很高的尊重，就是因为叶荣来手中握着一支人数超过千人的精锐部队。

最初时这支部队只是用来严惩盗窃，让吉隆坡成了一个夜不闭户的太平市镇，远近闻名。但是在1870至1873年，马来王室因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因素，延续四年的内战当中。叶亚来派兵协助雪州苏丹女婿东姑孤丁与巴生土侯拉惹玛赫蒂作战。战场的范围包括了吉隆坡，使得吉隆坡两度易手，三度被焚。叶亚来一度还惨遭盟友背叛，几乎陷入绝境，但几经辛苦还是在1873年三月光复了吉隆坡。

叶亚来手中的这支军队也在战争中赢得了不俗的声望。等到刘暹把目光看向南洋的时候，叶亚来虽然对刘暹颇有戒备，但两地在经济上的交流从未断绝。待到刘暹兵占南国，大势已成的时候，叶亚来手下的那支部队中已经有了二十多个秦军教官了。这些年过来，吉隆坡华军虽然人数在不断的下降，从鼎盛时候的三四千人变成现下的千把人，但

战斗力已经被外界普遍视为又一支‘兰芳军’了。

1880年，随着英国人的进入，随着雪州苏丹将吉隆坡定位雪州首府，大批的马来人涌入吉隆坡，原先基本都是华人居民的吉隆坡，华人居民比例迅速下降到了八成以下。

然后，每年就有大批的广东、福建移民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吉隆坡了。

同时，十座小学，两座中学也在吉隆坡拔地建成。一批国内精选的教师、先生来到这里，为吉隆坡的教育掀开了新的一叶。

今天，又一批华人移民在马六甲登陆了……

第五百八十一章构陷和借刀杀人

吉隆坡这地方不仅锡矿资源丰富，地处鹅麦河与巴生河交汇处的吉隆坡，东有蒂迪旺沙山脉为屏障，北方及南方有丘陵地环绕，西临马六甲海峡，气候湿润，土地也很肥沃，尤其这里适合橡胶树的生长。

热带雨林气候嘛，长年温暖，日照充足，降雨丰沛，特别是每年的十月至隔年三月东北季风盛行时。气温也长时稳定，最高温大约在摄氏31至33度之间，最低温约在22至23.5度之间。如果不是太过潮湿，这里对于中国的中北部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福地。

自从吉隆坡与当初还是军情处的军情局南洋司有了联系后，橡胶园就成了当地华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增长点。所产的天然橡胶有多少秦军收购多少，价格非常令人喜欢。

所以现在新到的中国移民，只有很少一部分进

入矿厂，绝大部分都是进入到橡胶园。

踏上码头，邓春光心里升起一股不真实感。就这样，自己一家子就来到外国，来到南洋蛮夷之地了？

码头上中文、洋文、土话交织，给四十年这才第一次出过县城范围的邓春光很大的冲击。的确是外国，到处都是红发绿眼的洋人和黑不溜秋的土著。

其中洋人大都穿着不错，衣帽整齐的。土著就不行了，用一个才学到不久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很多人衣不遮体。

其实他家也是一贫如洗，不然也不会移民到吉隆坡。之前在福建老家的时候，机器盐没充斥到市场之前。邓春光一家人从年前忙到年尾，累死累活的干也吃不上一两细盐。直到机器盐充斥市场。驱除了粗盐，而且盐价便宜了好多。邓春光一家这才告别了黄灰色，又苦又涩的粗盐。

愿意离乡背井，跑来南洋讨生活的人，家家都如邓春光赤贫的家境一样。那些拿着大把银子跑来开矿开公司的主儿，就是在南洋买了房产，那家族的根还都在国内呢。就像徽商、晋商，生意做的再大，在扬州、江南置买了多少田产家业，那祖宅还都在老家。跟邓春光这等移民家庭是完全两个概念！

邓春光回头看了一眼北方。这辈子自己怕都是再回不去了。这么想着，一股酸意猛然冲上邓春光的面门。在他身旁，正有不少人上了码头，也都如他这般怔忪出神。望着北面泪流满面。

这是今年第二批来到吉隆坡的中国移民，包括邓春光一家人在内的二百一十二个家庭，共一千人。

三艘移民船上随行下来的还有三名中国官员，一个班的中国士兵，和作为移民主要护送武力的福州长风镖局三十人的镖师。

带队的镖头韩三奇，南少林传人。经验丰富，

身手不俗，更难得的是枪法也很不错。在长风镖局这个福建省数一数二的大镖局中也是拔尖的镖头。

随船的中国官员对长风镖局显然很有信心，一切警备全都交给了韩三奇。这就是长风镖局这几年一次次下南洋得出来的名声。

自从新秦取代了大清之后。官府下乡，朝廷的控制力比之前清时候上升了不止一个台阶，这也就代表着地方的安定。并且国家立法促进商贸和经济。废除厘金和关卡，往昔商人往来南北要遇到的麻烦扫了很多很多。镖局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的行商往来上。那除了关门就是恶牙。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人的适应性很快就让镖局看到了新的生路。去国外，或是往太没彻底太平的边疆去。

几年的时间过去，全国各地的镖局或是联合，或是大鱼吃小鱼，现今还有的上百镖局各个都有二百人以上的武力，又从国家手里买了持枪证，那简直就是佣兵团了。

这些人护送着中国的商队无论海陆，往欧洲、中东、印度、南洋、中亚阿富汗，干的生意不再是往日的‘江湖朋友给面子’，而是真正地刀口舔血，一言不合拔枪相向。

马来亚就是长风镖局的常走线路。中国移民要到吉隆坡，一般会在马六甲下船，接着步行二三百里到吉隆坡，中间要经过好几个地方势力的地盘。如果没人一路护送，只让移民们自己行动，那肯定是会有人员死伤和利益受损的。即使叶亚来手中握着一支对马来亚土著势力很有威慑力的部队。

因为马来亚的老大毕竟是英国人，而马来亚本土土著，单是苏丹、土侯就有十多个。

随着俄国人从东北亚的舞台退出，随着中英达成进一步密切的合作，中国人在整个东亚越来越多的出现。

从国内来讲，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越来越多的海外矿产公司和开拓公司上市。就

像日本东京政府正在权利开发北海道一样，中国也在东北、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以及库页岛上全力消化自己的胜利果实。同时在南洋，在中南半岛，一批批的中国人进到那里，短短几年时间，马尼拉、巴达维亚、巨港、三宝垄、吉隆坡、新加坡等组名的华人聚集地，华人数量都增长了两三成、一半，甚至更多。

不得不说，移民是一个非常好的甩包袱法子。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数以百万的移民转移了出去，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直线下降。

刘暹对于国内已经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发展近代工业，大规模修筑基础设施，大规模促进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减轻农民们的负担，促进经济发展，抬高商人的地位，外加向海外和边地移民。作为前世的一个小白，刘暹除了‘战争’这头猛兽还没释放出去，已经是耗尽了自己的脑汁了。

他还能做的就唯有给百姓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一个相对公平的法制环境。

然后一步步看着中国怎么发展。

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刘暹才大方的放权给内阁，让范德榜等人努力再努力，然后期望着得到比预计更棒一些的成果。就好比已经到了乌鲁木齐的李鸿章，老奸巨猾的手段不是王国胜可比的，跟新疆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自身还有强大的影响力的蒙古王公、土著首领玩耍的很愉快。这些人不管是被逼迫的还是自愿主动地，给新秦出面站台，号召蒙古人和土著们支持秦军的抗俄战争，立马就让新疆地方上的态势安定了许多。

当然，刘暹也需要放眼看着欧美，同时盯着日本的东京政府，这个不会安分的家伙。

自从日本西南政府的舰队组建以后，这两边刚刚安稳了一年的局势有变的激烈起来。尤其是日本西南政府秘密挖东京政府的墙角，企图拉拢几个正式的海军军官，这就更刺激到了东京政府的神经。

“不知道东乡平八郎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他

刚收到的日本来电，萨摩藩出身的山本权兵卫在东京被日本东京政府给监禁了，而东乡平八郎则被刚刚成立的日本海军宪兵给逮捕了。

刘暹真的哈哈大笑来了。

那山本权兵卫在原时空可是大大有名，是日本海军的第一boss，论重要性东乡平八郎这个海军战神都比不得三本权兵卫。这家伙是西乡隆盛介绍给了胜海舟，从此加入了日本海军的，可他跟西乡隆盛的关系却远比不得他跟西乡从道的关系。所以在西乡隆盛起兵的时候，三本权兵卫也做出了跟前世的西乡从道一样的选择，占到了东京政府这一边。

在原时空中，西乡从道就跟东京政府尿的到一个壶里。西乡隆盛一共有三个亲弟弟，倒幕的戊辰战争中，四兄弟同时出马，英勇奋战，真正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二弟战死于战争后期，四弟西乡小兵卫在西乡辞职后也跟哥哥回到鹿儿岛，直到西南战争中都一直追随隆盛。而三弟西乡从道，原来也担任哥哥西乡隆盛的保镖，和桐野利秋一样，是隆盛的得力干将。套句单田芳常用的话

讲‘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品不品的刘暹不知道，反正这个西乡从道从某些方面讲也是厉害角色，颇有军事才干，他在关键的伏见鸟羽一战中身负重伤，后来还是亲身参与扫荡日本东北的战斗，立下大功。在西乡隆盛任日本军队统帅时，从道已经是相当于陆军次长的位置。然而像大多数有才干的左膀右臂们一样(好比李克用手下的李存孝和李存信，德川家康手下的石川数正和酒井忠次)，西乡从道也对桐野很不以为然，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与哥哥西乡隆盛有很大分歧，所以在当年西乡隆盛政治失败，大多数亲信都辞官不做的情况下，他反倒继续留在陆军任职，而且干得非常起劲儿。后来率兵攻打台湾，被刘暹干死了。但原时空里西乡从道可是没死，还在西南战争中完全站到政府军一边的。山本权兵卫也是这么个样子。

不管自己的老家就在萨摩，不管自己跟西乡隆盛有多么大的瓜葛，反正就是不跟西乡隆盛做一路人。

1875年时候，山本权兵卫被日本政府选派到德国留学，回国当年就碰到了西南藩军起兵，山本权

兵卫坚定的拒绝了西乡隆盛递过来的橄榄枝，站到了东京一方。然后在被监禁之前已经是日本海军省的官房主事。

他跟现在再度升上了少佐的东乡平八郎，是刘暹很关注的两个人。当西南政府建立海军的时候，几句流言，几封西乡隆盛的亲笔书信，一个构陷和借刀杀人就完美了……

第五百八十二章一步步强盛起来

一个月后，山本权兵卫被官复原职，东乡平八郎却被开除了现有军职。而且东京政府担心东乡平八郎跑去西南，虽然在东乡平八郎的家中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只有他亲弟和西乡隆盛的手书，但全盘考虑下并不让他自由活动，而是送到了神户的造船厂工作。

刘暹看到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下场后，只能叹一声性格决定命运。

东乡平八郎不管是在原时空刘暹的认知当中，还是今世对他的了解当中，那都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于作秀自夸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工作中的老黄牛！

而山本权兵卫呢？少年时候起就不是个安分的人。

在十一岁时就参加了萨英战争，在弁天炮台帮

着搬炮弹，同时在一起搬炮弹的还有东乡平八郎，而炮手不是别人，就是原时空日本最早的陆军元帅大山岩（这个炮台可谓价值连城）。英国舰队旗舰尤里亚勒斯的舰长和副舰长就是被这个炮台送去见上帝的。

1869年以萨摩进贡生身份进行海军操演所学习。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兵学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时候又是最让教官头疼的学生之一。日本江田岛最早几期海兵学生中和英国人打过仗的不少，除了对过去兵戎相见的敌人那种本能的抗拒以外，还有就是“老子来自战场”的自负，根本就没有把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里，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来了连英国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个绅士”的谆谆教诲对这帮近似于地痞流氓的学生没有任何用处。到后来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开除”方法。仅在1872年一年中被开除的学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权兵卫是第二期中顽劣之首。但却能够逃脱掉被开除的命运，这就可见他的本事了。

那时山本权兵卫的胡闹。还不仅限于酗酒打架。一次和别的士官们一起到品川的娼馆里去喝花酒的时候，看上了一个雏妓。当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几个人做帮手在妓院后墙上架上梯子把那个雏妓从妓院里偷了出来，后来妓院找上门来，山本的一帮狐朋狗友帮他凑份子算是帮那雏妓赎了身。而那个雏妓就是后来的山本权兵卫夫人津泽登喜子。

最后山本权兵卫在同期的17个人中以倒数第二名成绩毕业，转眼却能留学德国，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能混能钻营。

日本东京政府还是有大批的人才的。不会滥杀无辜，中那借刀杀人之计。而且说到底这件事的起因还是日本东京政府的不自信造成的。

人一不自信，就会变得非常敏感；政府一不自信，一样会变得敏感。都要照顾自己那脆弱的玻璃心啊。

在西乡隆盛起兵之初。日本东京政府怎么不担心海军中的大批萨摩籍军官反叛呢？

不就是因为自信自己的实力绝对强国西南藩军么。

结果现在背后大佬不给力，一个国家变成了两个，后者更开始成立现代海军了。而一下子还是两艘三千吨级的中央炮廓铁甲舰，这实力是要赶超东京的节奏啊。

上到明治天皇，下到普通官员、士兵，东京政府内心的承受压力全都濒临爆点。而恰恰在这时，爆出了西南政府要挖东京墙脚的‘据闻’，东京政府整个就不好了。

刘暹拿到日本的电文，也不觉得自己的打算失败了。这不已经借刀‘杀’了东乡平八郎了么？只要这个人离开了日本海军一线。东乡平八郎在刘暹心目中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武器的’战神’还算狗屁战神啊。

至于山本权兵卫，刘暹本就没把他算上真正地目标。这人的政治才能应当还在军事才能之上。如

此‘劫难’只是一个小坎，这是山本权兵卫给刘暹的真实感觉。

　　但不管怎么说，日本西南舰队的成立让日本列岛的气氛大大紧张了一把。但两边都还克制。尤其是东京政府，伊藤博文非常清楚的对日本群臣和明治天皇说：“英国的精力还纠缠于埃及，以及抚平阿富汗战后的创伤。短时间里是没精力顾及日本的。在中俄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万万不能轻起战争。”

　　时间已经走到新秦六年，也就是西历1882年的下半年。

　　刘暹接到了东北大豆再次丰收的消息。接到了库页岛、外兴安岭等地移民冬粮无忧的消息，接到了新疆的战报。俄军在秦军防线面前撞的头破血流，同时也接到了中国钢铁产量超过一百万吨的喜报。

　　石景山，自然科学院一处偏僻的地方。

刘暹手拿着一杆模样不起眼的步枪，轻轻拉上了枪栓。

今天是个很好的日子，风和日丽，天清气爽。炎热的夏季过去了，凉爽的秋天让刘暹感觉分外舒服。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这处偏僻地方的寂静顿时就被打破。刘暹举枪对准五十米外竖着的靶子，不见他在射击后拉动枪栓，就见他不停的扣动扳机，一气儿将五颗子弹全部打光，五十米外的靶子上透着五个一线排开的小洞。

不错！真正地半自动步枪，在无烟火药发明四年以后，在刘暹将自己脑袋里的一点枪械知识掏光以后，这支7.62mm口径的半自动步枪终于艰难的诞生了。

今天是这支步枪定型的日子，只要能过了刘暹的手，下个月这支步枪就会被提交带总后勤部的装备司，来接受秦军真正地验枪。

刘暹脸上露着满意的神色。站在他背后的有警卫、侍从，有总后勤部的军人，也有这支半自动步枪的设计小组的领导人——来自比利时的枪械设计师斯泰伦斯.阿扎尔。

这是一个典型的被丰厚薪水拉到东方的欧籍人才。他原本是符腾堡皇家兵工厂的枪械设计师之一，大名鼎鼎的威廉.毛瑟都是他当年的同事。

从欧洲来到中国，小五年的时间。阿扎尔和他的同伴们，终于尽自己所能的完善了手中的这支步枪。

这几年来阿扎尔小组利用实验室生产的无烟火药来填充弹药。因为这支半自动步枪，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按照无烟火药这个新式火药性能来产生的。

刘暹对火药枪械的了解不多。可大名鼎鼎的无烟火药他若是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儿。那他就真的愧对当初看过的诸多军事历史小说了。

至于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以及按照原来的

历史轨迹就即将出现的马克沁重机枪，那就是利用射击时子弹喷发的火药气体使步枪完成开锁、退壳、送弹、重新闭锁等一系列动作，实现了单管枪的自动连续射击，并减轻了步枪的后坐力。外加帆布弹链和水冷式这两点，这就是刘暹给枪械设计师们的全部‘启发’！

付出了一定得资金和想当长的时间，刘暹好歹等来了这支像模像样的半自动步枪的产生。至于全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各设计小组的产品还很不理想。

现在秦军的兵工厂中无烟火药都可以大规模低成本生产了。但使用它们的枪子，却还严重短缺。

就算是刘暹手中的这支半自动步枪。最终能从装备司得到一个怎样得评价，都说不一定呢。五十米的靶子太不能说明问题了。一支合格的步枪至少也要有三四百米的有效杀伤距离，其精准度、杀伤力，以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枪管的连续射击量，一支枪只有到了装备司手里才会有一个全面又系统的评价。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支在世界上具有先进水平的武器。半自动化吃透了，以后的全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的基础就扎实了。

“阿扎尔。不要有心理负担，朕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刘暹对着阿扎尔笑了笑。然后将步枪交给了旁边的侍从。

阿扎尔内心大松一口气。石景山自然科学院丰厚的薪水和津贴，以及他们在中国社会不俗的地位，让阿扎尔很难升起现在就离开中国的想法。而有了皇帝陛下的满意，对于阿扎尔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就算这支步枪最后不能通过中**方的验证。自己也有足够的体面继续留在中国。

阿扎尔根本不知道刘暹对半自动步枪的重视。即便这支半自动步枪最后的结论是不合格，刘暹也不可能让阿扎尔设计小组的任何一个人离开。刘暹可不相信这群欧洲人签下的那张薄薄协约。利益面前，那就是一张废纸。

看过这支半自动步枪以后。刘暹还接着看过了全自动步枪和机枪的研究，然后就是一顿午饭。刘暹在自然科学院的宴会厅宴请了院里所有的研究员。

下午刘暹接着视察了火炮小组的进程。

他不知道管退炮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新秦是两年前就开始研究管退炮了。而且是液压型的。不是弹簧型的。

刘暹期望着在中英就南洋利益纷争出现兵戈交战前，自家的管退炮能够发明出来。即便一开始不能大口径化，这也是最先进的速射炮。

就跟钦南造船厂、马尾造船厂、江南船厂一样，军舰的生产近乎停滞，但设计人员从来没停下过自己的笔。无论是武器还是军舰，在国势振兴以后，刘暹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去研究，去发展，去实验。

今年开春江南船厂新造的一艘装甲巡洋舰，也

是今年以来三大造船工厂唯一开建的一艘两千公吨以上排水量战舰，预计吨位高达三千四百吨，速度18节，并安装国产的260mm35倍口径主炮2门，纸面上的整体性能已经不弱于英国的同等级军舰。

不管最终效果如何，这都是一种进步。

而国家也就是这样的进步中一步步强盛起来得。

第五百八十三章军区为你这计划全面开放资源

“李阁老回到了乌鲁木齐，伊斯哈克已经身死，托胡迪夏控制了库车的局势，正在剿杀伊斯哈克的余党。李阁老抓了不少叛兵叛将，审问得知，伊斯哈克与俄国人早就有秘密往来，俄国人许了当初阿古柏的位置给他，让他一统南疆，立国称汗。”

伊利的军营中，前土尔扈特亲王，现任新秦的安西伯布彦乌勒哲依图，对着王国胜细细说着库车平叛的过程。

“那去年时候伊斯哈克怎么不起兵？现在李阁老到了新疆，内陆的环境明显安稳了很多，他反倒找死来了？”

“伊斯哈克怕担风险，万一失败，就是身死族灭的下场。去年时候我大军毫无败势，他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现在俄国人威胁他必须要起兵，不

然就公布他与俄国人的往来书信。伊斯哈克是不得不为之。”

王国胜嘴角莞尔一笑。区区一个伊斯哈克，俄国人把这个阿古柏余孽看的太重了。

伊斯哈克早就不是前清时候拥骑四五千的伊斯哈克了，就是自己眼前这个土尔扈特的亲王，手下还能直接掌控的也仅有五百亲兵，挂的名头还是新疆警备司令的头衔，拿的有没有布彦乌勒哲依图的私饷，王国胜不用去知道，但他知道这五百人绝对领的有朝廷每月必给的军饷。

新疆被拿下都三年了，一切早就大变了。

王国胜很快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新疆已经入冬了，北疆一些地方都下起了小雪。而俄军在替换了斯科别列夫这个名将以后，在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亲自指挥下。一场新的进攻正在酝酿。

夏天和短暂的秋天时候，斯科别列夫对伊犁河

谷的攻势再度失败。让圣彼得堡失去了对他的最后信心。斯科别列夫黯然离职。

王国胜用竹鞭指着地图上的拱宸城。“俄军虽然一直没能正式突破这里，但他们的骑兵。几次渗入到我防线以内，烧杀抢掠，给这里、这里，生活、放牧的民众照成了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还掠去了一定的牛马羊。

“这次俄军换帅。听说有到来了一批骑兵！”

王国胜的脸色很肃重。伊犁河谷地域广阔，面积不下内陆一省，秦军的布防虽然很坚固，可以用来绊住行动迟缓，又需要大批量军需补给的步兵，但对来去如风的骑兵。就真的没什么好办法了。

之前多次俄军骑兵渗入，都是用骑兵对骑兵的法子，将俄军赶出去的。

现在王国胜没法不对俄军新增的骑兵数量表示慎重！这个数字可能都关系着这一战的成败得失。当然，对比这个问题，前线部队的军需粮草是否充

足，也是个绝对的关键点。因为俄军骑兵这个不定因素，秦军作战中的后勤运输就并非绝对安全了。所以王国胜对前线部队的军需粮草储备都提高了一个数量等级，要求前线部队具有更久的单独、持续作战能力。

一众军官纷纷点头说前线部队各种储备充足。

王国胜又转头对后勤部长问道：“我军现在有多少马车？必要时候可以一次拉载多少士兵和装备？”

“司令。我后勤部现在一共有一千三百辆马车，五百辆大小爬犁。一旦有大雪。一个星期内可以将马车完全改装成中型爬犁。能够一次投送一个整编旅的步兵和相配的重机枪、迫击炮，运载人均三个基数的弹药，和一个星期的口粮、燃料。但运不了大炮，除非将大炮拆卸开。”

“那就命令新兵营做好准备。万一前线吃紧。就立刻开拔增援。”反正训练营的教员、教习和为首的头头们，全都是军中的骨干，一编练那就是一

支部队。

“另外命令驻哈密的那个混编营。留下一个步兵大队驻扎哈密，其余兵力集中到乌鲁木齐。”王国胜调集了北疆一个可以动用的部队。前清的哈密郡王。现在新疆唯二的伯爷之一哈密伯伯锡尔，在伊斯哈克叛乱一事中没有半点不轨行为。立场坚定。如此再把宝贵的兵力浪费在哈密，就太不值得了。

伯锡尔手下也有五百亲兵，性质跟安西伯布彦乌勒哲依图的五百兵一样。再配上留守哈密的五百秦军，安定整个哈密不成问题。而且哈密距离巴里坤很近。

“两千兵放在哈密确实太可惜了。但乌鲁木齐距离伊利太远了一点。不若把这两千兵放到乌苏。”坐间有名军官提议道。

王国胜摇头否决。“不用。李阁老在乌鲁木齐呆不多久。库车的事情已经平息，李阁老呆在乌鲁木齐时间越长，越会让北疆的地头蛇们担心受怕。

战事一起，他肯定是要到乌苏的。那个时候部队再跟着去乌苏一样。”

王国胜作为整个新疆的军区司令，知道的事情，要考虑的事情，远比手下这些在战场上待了一年的军官们多。新疆这个地方还是地方势力太强大，土著跟汉人间的间隔也比较深。秦军想要真正地在这里扎下根，一是军事上的绝对地位，二就是时间的慢慢演化。李鸿章已经杀了伊斯哈克这只‘鸡’了，不管伊斯哈克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反正满新疆的失势伯克们是噤若寒蝉了。这个时候代表着朝廷政府的李阁老，就应该露出要尽快在伊斯哈克勾结沙俄，起兵谋反一案上，结束结案的意思。如此诸多地头蛇才会安心。

不然，朝廷要是想编罗大案，只需要列出一份名单，说是伊斯哈克的同伙同谋，或是知情不报，就可以将不知道多少个地头蛇家族连根拔起。

不过这些东西也确实不需要在座的军官们知道和懂得。地位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军人不懂政治是很可悲的，但是地位还没达到一定程度的军人懂得了

政治，那这个军人就不再是军人了。

现在的新疆军区，所有人的眼睛只需要盯着俄军，不管政治上有什么变化，他们自己只需要想法子多给俄军造成杀伤。有了人头，有了战功，新疆军区就有了一切！

两天后军区参谋部的一个中校找到了王国胜。“司令，已经能够肯定，伊斯哈克的侄子哈木斯就在阿拉木图。前年哈木斯病死的消息是假消息。”

“能够确认地址吗？”

“能够确认。哈木斯在阿拉木图化名阿哈买买提，对外自称是浩罕商人。俄国人对他非常优待。”中校话语停顿了少许，压低声音对王国胜说道：“司令。俄国人骑兵作战需要熟知新疆地理的人做向导。伊斯哈克已经完蛋了，哈木斯在俄国人的眼中必地位大降。你说，俄国人会不会让哈木斯亲自出马担任向导呢？”

“伊斯哈克是这三年来第一个公开叛乱的土著。在同类人心目中应该有一定得份量。哈木斯是伊斯哈克的侄子，会有一定号召力的。”中校一点也不怀疑伊犁河谷的土著中有着潜藏的‘敌对’分子。哈木斯的身份若公开了，是有一定可能得到这些人认可的。

王国胜沉默了片刻，眼睛看着中校，手搓刀举起，“你想……”

“劈了他。或收为己用！”

“中亚行动队的人能够担任这个任务吗？”

“司令放心。中亚行动队有二百余人，从中挑出一队执行任务的精锐，没有压力。”

中校口中的中亚行动队，是秦军从进入新疆当年就开始筹建的。最初找的是从中亚逃避到中国的中亚土著，现在这类人也是别动队中的主力，占据了总人数的60%。剩余的40%就是这些人返回中亚后寻到的诸多跟俄国人有着血海深仇的同胞。

这支二百多人的力量，本身是秦军要祸乱俄国人在中亚的统治而准备的杀器。结果世事无常，这中亚行动队的第一批人都还没彻底训练完毕，中俄第二次战争就开始了。

随后中亚行动队的一切行动就都被叫停。北京军情局总部的考虑是，等到战争结束，对秦军战斗力信心十足的军情局认为最终的结局必是中胜俄败，如此俄军声威大跌，俄国人自身在中亚的统治就会动摇。那个时候，再放出中亚行动队来，其作用会有十倍乃至更高的提升。

这些人在秦军这里，经历各种磨练，各种刻骨。从赤手空拳的擒拿格斗，到匕首、短刀的近身刺杀，再有就是狙击枪法，爆炸物品的制作、埋设，和自身的伪装、隐蔽，乃至孤身一人在沙漠区的求生训练等等，那简直比军队的侦察兵训练都要严格和高档。秦军已经在筹建的特种部队，其训练大纲就是根据这份训练条例来设置的。

当然，还有这些人的语言学习，俄语和汉语是

必须会的，个别成绩突出的还需要会英语。

也因为如此，这个行动队从组建到今天，都有三年了，很多人却还没有完成训练。

同样，也是因为如此艰难的苦训，中校在王国胜的面前才能如此自信的立下承诺。

——中亚行动队有二百余人，从中挑出一队执行任务的精锐，没有压力。

“好！”王国胜感受到了眼前这个军校的自信。当机拍板定下了这个策略。“你回去就准备一份计划书。挑选队里最精锐的力量，军区为你这次计划全面开放资源。”

第五百八十四章土库曼人蠢蠢欲动

夜幕中的阿拉木图，黑沉沉的城市正在睡熟，微弱的星光下，整个城市那么的安静。

战争伴随着阿拉木图居民的生活，战争又远远的远离阿拉木图居民的生活。因为俄军一直都是攻势，因为战火在过去的一年中，从来没有燃烧到阿拉木图。

即使去年的冬天，秦军蓄谋的一次南线反击，也没有打到阿拉木图。到了今年，阿拉木图的俄国人就更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南疆，喀什噶尔也打了起来，那里的中**队自然被牵制住了，阿拉木图高枕无忧。

这并不单单的居民、商人如此想的，就是阿拉木图的军人也这样想的。深夜中巡哨的俄军许久才能见到一队，对比去年时候，整个阿拉木图的深夜寂静的太多！

十多个俄军打着火把缓缓走过，眼神都没有向左右多瞟瞄一眼，他们走过的地方马上又被黑暗笼罩。

待这一小队俄国人远去后，十个朦胧的黑影分成三批闪过大街，先后进入一处巷道。

“我们有两个小时。时间很充足，大家不要紧张。”为首的黑衣人对聚拢过来的黑影们说道。然后他们向着一座大宅摸去。

这些人都穿着黑色的短装，背着一个背包，腰间有手枪，手臂下，小腿处，绑的都有匕首的鞘。脚上穿着厚厚的软底布鞋，走路没有出一点声音。

领头一人来到院墙下，十人同时蹲下，屏息静气如同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一个黑影轻轻从背包中摸出一块肉干，扔过了墙去。

里面传来了嚼肉的声音。片刻后，一切声音小时了。

领头的人招呼过一个黑影。自己扎马步在墙下，双手搭拢小腹，黑影一个箭步踏脚在领头的双手上，仿佛踩在一块坚硬的大理石上一样，领头之人的马步丝毫没有晃动。

黑影借力身子上窜，另一只脚踩在头领的肩膀上，两手已经攀住了墙头。他向院子内一打量，微弱的月光下一只大狗已经倒在了地上。立刻两臂一撑，人翻到了墙上。

不需要说话。行动表明一切。

十个人陆续翻过了八个人到里面，剩下两个人留在外头警戒。

阿卜拉多轻车熟路的带着队员向哈木斯的住处摸去。早在今日行动之前，阿卜拉多就化身修花的花匠来过这个院子两趟。如果再向前说的话，十年前阿卜拉多的家距离这处宅院本身就不远。

小的时候，阿卜拉多还给这座宅院的原主人干过工。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老爷。

但那是很远以前的时候了。自从中俄第一次战争后，阿拉木图的政治、经济色彩大幅度消褪，大批的俄**队和斯拉夫人进入阿拉木图，阿卜拉多家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阿卜拉多失去了自己的妹妹。阿卜拉多的父母带着阿卜拉多和他的小弟，从图斯池逃入了中国境内，阿卜拉多对俄国人咬牙切齿的痛恨。

三天前他们十个人分作两队，牵着沿途从俄国人那里抢来的骆驼、马匹和货物。从西面进入了阿拉木图，武器很轻松的就压在货物当中进入了城里。

然后三天时间的休憩，阿卜拉多和另一名不久前来过阿拉木图侦查的队员。带着其他的队员熟悉了一下阿拉木图的大街小巷，和俄国人夜间的行动规律。今夜里就下手了！

哈木斯休息的地方十分安静。来过两次的阿卜拉多从没在这里见到过狗。一名队员在门后弄出一些轻微的声音，还是接过墙头扔过去了几块带毒的

肉干。半响仍然没有动静，这里确定没有狗后。阿卜拉多才再带众人翻过院墙，这里就是整座宅院的核心，一小片花圃，和一栋两层的小楼房，其中的一个房间里还亮着灯。

门是关着的，阿卜拉多害怕开门的声音在夜间过于响亮，目光就直接投到二楼阳台。反正房子又不是太高，搭人梯很轻松就上去了。

两个人搭人梯，两个人准备上去，两个人掏出手弩在楼下戒备，还有两个人埋伏在墙角，警备着外面可能突然出现的人。

完全用精钢制作的手弩，可连续三连发，三十步内有很高的精确度和杀伤力，并且声音很小，比阿卜拉多腰间的手枪更适合夜里行动。

阿卜拉多和一名队员上去后，两个拿着手弩警备的队员也陆续通过人梯上到阳台。下面的两个人掏出手弩，做着戒备工作。阳台上的四个人，就半蹲着身体悄悄的向着哈木斯的卧室抹去。

二楼对着阳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客厅，装饰华丽。四个房间，一个房间里传出持续的打呼噜声音，两个房间寂静无声，还有一个房间就是那亮着灯的地方。

一个队员守在亮灯的房间门口，一个队员守在客厅阴暗处，阿卜拉多带着另一个人前往哈木斯的屋子。

这栋西式的小楼房里，房间门果然是带锁的，而不是中式的那种木栓。阿卜拉多几乎是提着心的转动把手，两个耳朵全神听着里面的打呼声。

门开了，呼噜声依旧均匀，睡觉的人没有被惊醒。

门轴转动中几乎听不到声音，阿卜拉多拉开一个足可进去一个人的宽度，闪身钻了进去，后面的队员也跟着进来，他们摸到床边。

床上共有两人，外面一人有扑鼻的香水味道，是女人，呼噜声在里面，阿卜拉多对一个队员比了

个手势，那人轻轻来到床边，手上多出了一个手帕和一个白色小瓶。瓶子里装的就是那种可以让人迅速昏迷的东东，自然科学院实验室里这种东西不少。而阿卜拉多则绕到床的另一边，两人同时动手，在女人猛地挣扎的同时，阿卜拉多整个人也压倒了哈木斯的身上，右手扭住哈木斯手臂，左手猛掐哈木斯的脖子，片刻后女人昏迷，哈木斯被刀子搁在脖子上，动也不敢动，房间里始终没有大的声音发出。

半夜突然被人压住，他自然吓得不轻，脖子被猛地攥住，哈木斯是剧烈的挣扎的。但他手脚在阿卜拉多的压制下都没能抽动，脖子在阿卜拉多铁钳般的控制下也半点声音没有发出来。

阿卜拉多只对他说了一句：“想活命就别叫。”哈木斯立刻就乖觉了。

“你，你们是……朝廷的人？”

阿卜拉多说的是汉话，语言流利，比哈木斯都要熟练。哈木斯第一个反应就是新秦朝廷来斩草除

根的。一股尿骚的味道立刻从被子下传了出来。阿卜拉多和另一名队员眼睛里全都闪过一抹轻蔑的目光。

“不问你的话，就闭嘴。”

哈木斯说话的声音很小，很有乖觉性，但阿卜拉多用刀子划过他的脖颈，还在进一步刺激着他的神经。

果然刀锋那贴着脖子的冰凉让阿卜拉多整个人都生起一股鸡皮疙瘩。“大爷，两位大爷，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我有钱，就在床底下。我真的有钱，一万卢布！一万卢布！求二位大爷放了我吧……”

哈木斯在伊斯哈克的死讯传到阿拉木图的时候，整个人就几乎要绝望了。简直比原时空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美国爸爸不再准备掀翻兔子了的常申凯还要绝望。

就如军情局猜到的一样，俄国人确实准备拿哈

木斯来做骑兵的向导，准备榨干哈木斯的最后一点用处，而哈木斯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再去中国。

他的意志本就到了要崩溃的边缘，阿卜拉多现在一来，哈木斯只求活命，其他什么都不在乎，不保密了。

阿卜拉多的匕首向着哈木斯脖子压了压，割破了哈木斯的一层皮儿，哈木斯求饶声立刻一顿。

“俄国人是不是要你做他们的骑兵向导？”

随着阿卜拉多的想问，哈木斯竹筒倒豆子一样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

俄国人不仅要拿哈木斯做渗透骑兵的向导，还准备找一个小孩，继续打起伊斯哈克的招牌，哈木斯则是俄国人推到前台的幌子。

并且为了给这个所谓的伊斯哈克儿子状威风，还挤出了两千浩罕骑兵给哈木斯来‘领导’。要哈木斯继承伊斯哈克的遗志，继续新疆土著的‘圣、

战’。

俄国人这回从中亚抽调了很多骑兵，数目超过了一万骑。里面不仅有三汗国的骑兵，还有哈萨克的骑兵。并且过不多久，就会有一支外贝加尔哥萨克抵到新疆，数量应该在三千人以上。

阿卜拉多心理面沉甸甸的。新疆军区这些日子来虽然开始了动员，也确实有不少本地人参军，可骑兵的数量并没见什么增长。在与俄军骑兵的反复厮杀里，新增的骑兵并不比第六骑兵师牺牲的士兵多哪里去了。

现在俄军的骑兵陡然又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伊犁河谷的压力太大了。

不过从哈木斯这里，阿卜拉多得到的倒也不全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

——土库曼人蠢蠢欲动。

近些年来一直被俄国人欺压，土地不停的被俄

国人夺占的土库曼人，似乎已经不能再继续的忍耐下去了。俄国人为了与中国打仗，已经恨不得能把土库曼人剥的一丝、不挂。在已经被俄国人控制的里海一线，大批破产的土库曼人逃去了南方那最后一块还聚集着大批土库曼人的阿哈尔.捷金绿洲【汗血宝马的产地】。

第五百八十五章愿肝脑涂地，以报皇恩！

北京，外交部。

排名第一的常务副部长曾纪泽，笑着在一道折子上批了个驳回。“真是看到一处想一处！”土库曼人距离印度和波斯近在咫尺，中国如若从中掺合进一脚，英国保证要神经过敏。而且谁处在土库曼人的位置上不会在‘蠢蠢欲动’之前先跟英国人取得联系啊？

于是，由新疆产生的传递到北京的波动，连外交部一把手郭嵩焘都没见到，就被曾纪泽给镇平了下来。

有这个功夫去操心土库曼的问题，不如趁着中土关系走近，在中东地区尽快扎下根，另外还有自家总boss交代的南非之事。不知道皇帝是发癔症了，还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秘密情报，命令外交部利用已有之资源，在不惊动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

的前提下，悄悄的买下比勒陀利亚和瓦尔河之间的白水分水岭地区。

中国跟非洲，尤其是南非，完全没有联系。去欧洲的船只走的是苏伊士运河，南非，在外交部列位大员的思维中都是那么的遥远和偏僻。但皇帝陛下的意志不可违背。刘暹下的是死命令，而且允诺，一切资金可以走内帑。所以，这对外交部来说就是个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zn海。刘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关注外交部于南非的进展了。他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新疆的战事上。他真的想亲自出现在战场上，俄国人的那些渗透部队，那些骑兵。会跟傻子一样钻进秦军预先设置好的埋伏圈里。而不是像现在这般，打的王国胜疲于招架。

俄国人在伊犁河谷战场。接近三万的骑兵数量，确实不是分散在天山南北的第六骑兵师可以招架的。这支新疆军区唯一的主力部队只有三个骑兵营在北疆。确切投入近伊犁河谷的有六千人，确切投入进一线战斗的只有五千人。五倍的差距，第六

骑兵师打的很苦。

“告诉李鸿章，让勒善出面，组织第八建设兵团中的旗人和清兵俘虏。明白的告诉他们，打赢了新疆这一战，朕赦他们全家无罪。还有告诉勒善，这一战出彩了，朕就给他一个整编旅的建制。”

只要那些旗人、战俘用心、效命。大战之后，在新疆军区里组建一个整编步兵师，两个整编旅就分出一个给他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在新疆这个地方，拼现有骑兵，确实难以抵挡俄军的渗透和烧杀、袭扰。但步兵呢？俄国人在中亚的补给就轻松自如吗？辽阔的中亚草原可还没一条铁路呢。

刘暹不信俄国人在支撑了三万骑兵作战的同时，还能维持多大的步兵力量。他要打反击，用步兵消灭俄军的步兵，那是俄军的骑兵自然会退出骚扰渗透的战场。出现在正面战场上了。

“皇上。这会不会太过冒险了？”齐大林对旗

人和战俘先天上就不信任。东北军区攻夺伯力和海参崴的时候，老毛子本身打的都没那儿的旗人坚决。

“有什么冒险的？天下都在朕的掌中。区区战俘，何惧之有？”刘暹充满了自信。

第八建设兵团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旗人和战俘，老弱妇孺加青壮男丁。总共有十万人。男丁有两万七八千。这些年干的最累，受的最苦，再多的妄想也早就消磨没了。

现在刘暹许诺赦免他们的家小。这就是给了他们明天和希望。这些人上了战场，他们的家小还握在后头的新疆政府手里。根本就万无一失。

而且刘暹也没让李鸿章一下子就把小三万青壮全部编练完，以营为单位。第一次只编练四个营，随后一批批加到战场上。

这些人就是秦军打反击战的炮灰和替死鬼。这一点他们肯定也清楚。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北京的命令通过电报很快就送到了乌鲁木齐。李鸿章拿到电文后没说什么，只让随他来到新疆的长子李经方【过继的】，亲自上勒善家中邀请勒善前往省政府一行。

勒善刚过了五十岁生日不久。虽然是旗人，但因为当年的经历，谁也不敢得罪他。谁敢说勒善跟王国胜，乃至跟北京就没啥联系的？所以他日子过的倒很自在。

可日子过的舒服自在的勒善，内心里却不痛快和发愁的很。

他看不到家族的前程！！！

再大的人情能够支撑家门多久？一代、两代？

家族先天上受到限制，没人能出人头地，这就太危险了。

勒善的家境很好。家产田业并没被进疆的秦军

给没收了。现在家族又迫不得已的向着商业和棉花种植上发展，但以勒善的眼光和观念，自然是认为家里再富有，产业再大，官场上没人照应，那也是一场空。

“谢皇上给我等一个机会。吾辈……必肝脑涂地，以报皇恩！”

从李鸿章手里拿到原本电文以后，勒善啪唧一下跪在地上，对着东面磕了三个响头。他或许是有些故作，但内心里绝对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旗人，至少是新疆的旗人，‘解放’了！只要打好这一战，新朝的官场就位他们这些旧朝的老人裂开了一条缝隙。

勒善三年时间的担惊受怕，三年时间的重重忧虑，瞬间全部消散。站起身时，满脸泪水都是情不自禁。

“李阁老也请放心。我辈就是全部战死沙场，也绝不会有一个临阵脱逃的。”勒善精神抖索，状

态比来时都要好的多。

李鸿章很理解勒善这个时候的状态，把手往旁边的座椅哪儿一引。“来，咱们坐下说话。”

“你部暂编为**立师，由你任师长。新疆军区会派出一批军旗骨干，但主要的军官还是要你们自己人中来发掘。”李鸿章这话说的就很透明了。要从旗人、战俘当中选出相当一部分的军官。勒善可也有不少旧部，是用自己的旧部呢，还是用第八建设兵团中的人呢，这就是勒善自身的问题了。“朝廷给你的时间不多。你要在一个月内，整编出四个营的兵力。十月份时，必须开往前线。”

“我丑话先给你说在前头。部队不能乱，如果乱了，老夫第一个要你的脑袋。”

“同样。对俄的战事会很残酷，你们的伤亡……，会很大。招兵的时候给人都说清楚了。不愿意的，千万不要招来。到时候有个好歹，吃亏的是你。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种人就让他死在建设兵团！”

两人细说了小一个小时，勒善感恩戴德的走了。李鸿章在勒善退去后，突然间笑了。这个勒善，真的‘老古董’了。言辞里竟然隐隐透出拜在自己门下的意思。

李鸿章在新秦已经待了三四年，新秦的规矩已经取代了那前清时候的旧印痕，猛然遇到勒善这么个‘老旧’的人，内心一时间真感慨良多，好笑又笑不出来。但最终还是笑了出来。

过不多久勒善就会学会新规矩地。他就会知道刚才自己隐隐拒绝的话，并不是什么避讳，而是自己真帮不上他什么。

军政分离。内阁中的国防部职责比起大权在握的总参、总后勤来差的太多了。

前清时候，地方提督、总兵拜在中枢大佬的门下，以门徒学生，甚至是走狗自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看看现在整个国务院，只有担任首辅的范德榜能够对军队内部产生一点影响，但范德榜的弟

弟范德彪，背着少将衔可是好几年不动弹了。自从京畿警备军区被调去了上海警备区任副司令，他在军队里的前途就到顶了。

也只有皇帝的亲戚，霍广成、霍广正兄弟，能够分别在军政两块阵地上都发展的如火如荼，尤其是霍广正，担任工商部一把手以来，一手主持了多少家国资企业的设备采买和建设？

但就是如此，霍广成也从京畿警备军区司令的位置上被调任，被调去了西南军区任副司令，兼新建的一个山地步兵师的师长。

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李鸿章才不会在这一块上栽跟头呢。

而离开了省政府，上了外面一辆马车后的勒善，很快也收起了满脸的感激。他对李鸿章的拒绝是有担忧的。但想起那道圣谕的内容，脸上立刻就笑开了花。眉宇间积累的郁气也完全散去。

人逢喜事精神爽。勒善此刻觉得自己浑身轻飘

飘的，要是有阵风吹来，他都能飞上天去。精神的力量太巨大了！

虽然圣谕只为旗人推开了官场，尤其是军队里的一道小缝。但从军卫国，无疑是最能洗刷自己等辈身上前朝痕迹的路径。并且令勒善尤为感激的是，刘暹竟许诺了一个整编旅的旅长之位。那徐东山现今也不过是如此！

“接下来就要看旗人争不争气了！”

勒善靠在马车后壁上，脑子里已经将李鸿章的‘拒绝’忘在了脑后，活络的盘算起四个营的建制能够安插多少军官，要怎么分才能在兼顾自己人的同时，也让建设兵团的那些人激情迸发。

当然，这还要看新疆军区能够为自己送来多少军事骨干了。

一时间勒善脑子里百千个念头闪动，带着他翘起的嘴角。

第五百八十六章第八建设兵团的旗人们

拱宸城正西四十里的地方，和尔郭斯河畔。一场俄国骑兵与中国步兵的遭遇战正在进行着。

两边的人数都不多。俄军有二三百骑，中**队则是一个满编的中队。

狂放的俄国骑兵从左右山岭上冒出，然后高喊着‘乌拉’，对着小道上的中国步兵就席卷而去。

后者立刻依靠队列中的三辆马车组织防御阵势。两挺重机枪，两门六零迫击炮，向着呼啸而来的俄国骑兵疯狂的喷射着怒火。

枪声响起，手榴弹炸响。人的惨叫和马的哀鸣，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回荡在天空……

这不是仅有的只一战，这样的战斗之前有很多，之后一样会有很多。

秦军在血泪中学会了变革，部队出行带着马车，马车上安放着重机枪和迫击炮，安放着一箱箱的弹药。

占据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的俄军骑兵分外猖狂，他们依靠着自己强大的机动性，在中方前线和后方之间广大的空地上来回驰骋。如果不是大批的牧民已经被迁移到宁远城以东地区，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遇难遭劫。

就如王国胜战前预料到的一样，俄军以这种法子来阻断前线的运输补给。如果不是各防线部队储备了大量的军需弹药和粮食，现在前线的部队已经要慌乱了。

王国胜急需兵力。刘暹给了勒善一个月的时间，他则直接派人告诉勒善，能提早一天就是一天，能提早一天他就给勒善一个进入新疆军事学院的名额指标。

不过。同样是战争一方的俄军，这个时候也不

好受。

秦军的巡查部队、运输部队。侦察兵放的很远，侦察兵的素质也很高。俄军的骑兵很难近到中国部队的五里之内埋伏。这些都是当初血的教训后。新疆军区主动做出的改变。尤其是现在中国部队中都有拉载迫击炮和重机枪的马车，遇到俄军埋伏后，中国士兵往往依靠马车拒敌。

若是人数相差不多的时候，俄军骑兵往往很难击破秦军的抗拒，就是依靠着人多势众堆死了被伏击的秦军，也会付出深重的代价。

秦军有着丰厚的待遇和战死抚恤。或是说伤残都没有战死更划算。作战意志坚定，很难抓到俘虏。一次‘胜利’的伏击战，往往也会让俄军骑兵得不偿失。

还有，俄军现在的骑兵多是中亚骑兵组成。不是纯粹的哥萨克骑兵。这些人在冬季伊犁河谷的大批牧民迁移以后，没有了屠、戮欺凌的快感，没有了实质性的收获，作战激情在大大的降低。现在每

次遭遇都要伤亡惨重，就更让中亚骑兵提不起战斗的精神了。

俄军骑兵部队的作战效率正在大大的下降！

“我们必须在骑兵的作战效率下降到危险线之前，拿下中国人的这些防线和阵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对着面前的四位陆军将军大声的咆哮着。

冬季里的战斗他必须胜利！不然斯科别列夫在圣彼得堡遭受的羞辱，就会原样的落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头上。作为俄国皇室的重要人物，作为第十次俄土战争的功勋之臣，作为俄军的宿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我命令，五天后，对奎屯河一线发起猛攻。烘郭尔山一线和察林河【头勒克地区，原名叫布察林河】一线。严密监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目光犀利的看着诺切尔斯基和基里连科两名陆军少将。监视者的任务交由他们俩个完成。这

可不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歧视他们。与中**队对峙了这么长时间，俄国人早就明白，监视中**队并不比进攻战来的轻松。

“希罗科夫中将。”

“战争即将走入关键时刻。哥萨克应当在战斗中表现的更突出一些，带领中亚的那群骑兵。完成割断中国人各条战线、阵地与后方联系的任务。”

“我相信你能够完成！”

“是的，元帅。我能够完成任务！哥萨克对战斗的热情和坚定。就像我对陛下和帝国的忠诚一样。”

自觉不能继续这么下去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拉开了又一场血战的序幕。而此时的王国胜，还在热烈的期盼着后方到来的独立师。

……

吐鲁番，博罗图山下。原本的荒草沃野处已经立起一座屋舍粗陋的城镇，看起来跟任何拓荒新城没太大的区别，可这城镇外围着的一圈木栅栏，还有一队队来回巡游的丁壮，显露出这座城镇的不同来。

这里就是第八建设兵团第十营的营地，一共生活着六七千人。而整个第十营管辖着四五千户家庭，男女老少接近三万人。

镇里一座屋舍外，一个穿着绿色大衣，戴着厚棉帽，蹬着长筒皮靴，看上去像是军人的男子，正操着一口汉中话，对一个倚在门边，低垂头颅的女子训话。

“有什么心结早早消了，跟老王低个头，说声软话，我李全还能帮着递递。娇滴滴的大姑娘，老是闷在这苦营里也不是什么好事。这次选兵若是真能选到你家，不管是你爹，还是你兄弟，豁出命去干，这一家老小今后也就有个奔头了。”

李全并没说什么狠话，更没让远处待着的打手

直接抢人。只是这么说了几句话，转身就走了。他相信这女子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毕竟原先也是四品官的大家闺秀，这档子事儿心里有谱。

“王大队对这婆娘百般照顾，竟还是油盐不进，太不识趣了。正好借着机会杀杀她的气焰。让他乖乖的自己送到王大队的床上去。”

“这小娘皮就是太傲。现在让她还傲去？一家人的前途都担在她身上。这些天里为了让自家男丁选上军，买身子贴闺女的多了……”

李全也不反对。有啥可怜的？换做二十年前，自己这样的人人家连瞥眼看一眼都不带有的。一条命连这些满人的一条狗值钱都没有。就更别说满清初期的杀戮和罪孽了。现在是在还账，朝廷没把旗人，男丁全部押进矿山，女的全部充作官、妓、营、妓就是大慈大悲了。

博罗图山下的这块地方素有风库之称，一年见不到几滴雨。就算是第八建设兵团中，第十营也是最遭罪的营头这一。

汉人劳工还好，他们吃喝不愁，还有银子拿。旗人和战俘就不一样了，吃穿对比汉人劳工低了不止一个等级，薪资更是只有汉人的三分之一。还发一半，扣一半，留着劳改结束了一块清。

如果是一半的监狱，或是劳改营，逃跑、捣乱的事儿绝对不会少。但是第八建设兵团一样是汉人多，旗人少，战俘跟旗人也并不是全部一条心。

兵团的武力只会从汉人中选拔，第十营拢共小三万人，两千杆长短枪，全部被汉人掌控着。而且战俘也好，旗人也好，都被秦军给打怕了。就算是跑，又能跑哪里去？这满天下都是新朝的。且只要一逃跑，抓回来就是重惩，劳改年限向上翻一翻，期间有伤人行为的，更是直接枪毙。

而要是能一直待到期满，就可恢复自由。期满后愿意留在当地的，还会有待垦田地、置业银子，或是固定的矿场工作。如果不愿，也有工资拿着去外面闯荡。就为这份前途，汉人劳工干的尽心尽力，战俘干的也有奔头，旗人们再不情愿，也不敢

闹事。男人修路耕田挖矿，女人洗衣做饭，终日忙碌却有次序。

最后就是，这里时新疆，方圆几百里都荒无人烟，跑也没处可跑。

最后一招就是兵团从战俘、旗人当中选拔出一批‘叛徒’，用一年时间做为考察期，期满后就大胆的用。这些人压制起自家旗人、战俘来格外用心，有心作乱的旗人、战俘也难以成事。

对于有着漫长的‘劳改期’的旗人来说，现在参军，用一条命换回整个家庭的新生，那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了。

没用几天的时间，整个小城的骚动就平息了下来。

约莫五百来战俘、旗人在几千人的注目下，一步步走出了城外的操场，拖着长长的队伍向西面行去。

送行的人群中一片呜咽之声，多少个旗人眼角发红的跪在地上咚咚的叩头。这一去极可能就是永别，永别……

又是三天的时间。

两千多旗人、战俘的家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出了这座小城。

“来新疆快两年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

张玉春叉着腰，向这座新城发出了悠悠感慨。他是景廉的嫡系部下，当初刘暹战新疆的时候，张玉春就已经是总兵了。那个时候的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十年后成为刘暹的俘虏。然后又被送到了新疆这个他混了半辈子的地方来吃沙子！

这次招兵，张玉春的年纪太大，都五十五了，而且这人在新疆的时间不断，官声还挺不错，勒善不假思索的就把张玉春从‘提拔’名单上划了去。是张玉春的儿子参的军！

“是啊，终于离开了。”李全站在城头望着开出的队伍，眼睛里竟然闪出了一抹羡慕。

一入建设兵团，这辈子怕都难出去了。谁又想在这鸟不拉屎的地儿过一辈子？

第五百八十七章305高地

“进攻，进攻！你们的使命只有进攻。赢下这场战争，不惜伤亡，不惜代价的进攻！”

俄军的进攻在九月下旬开始了。数以千计的士兵扑向了奎屯防线。

安德烈不知道他会不会死，他的耳朵里，他的脑海里，回荡的全是战争开始前波洛诺夫少校的吼叫。没有任何怜惜和和缓，只有强硬、生冷和无情的要求——进攻！用无数条生命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前日马拉耶夫斯基少将的军队攻克了奎屯，夺取了中国人奎屯防线的桥头堡。安德烈不知道马拉耶夫斯基将军的部队死伤了多少，他只看到了连片的尸体，和一车车向后方运输的伤病。而后，今天就轮到了他所在的科科林将军的部队，对着奎屯河防线展开进攻。

上帝保佑，现在是冬天，奎屯河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撒旦的眷顾，中国人在冰面上布置了炸药，轻而易举的让冰寒的河水吞没了二百多士兵。

安德烈所在的营，从上午九点开始进入阵地，到下午三点开赴战场。那时候俄军的工兵部队已经在奎屯河上修起了三道桥梁。然后安德烈高喊着‘乌拉’，和整个连队的士兵踏着桥梁冲向了对岸，他被一颗炮弹炸晕了过去。

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一辆马车上。鼻子里是浓重的血腥气和臭气，他的旁边是**的士兵。

安德烈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伤有多么的重，他浑身都疼得要死，不能动弹。骨骼一定是断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因为他感着自己正在死去。并且已经死了一半了。因为恍惚中的安德烈有过一种错觉，似乎自己的意识离开了**。他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

因此信奉着基督的安德烈不惧怕死亡了。‘灵

魂’的存在让他在这一刻无比坚信仁慈的主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死了会进入天堂，会享受安乐祥和的日子。这可比他还活着的时候幸福多了。所以**的疼痛也抹消不掉安德烈内心的幸福和高兴，他不着急不慌张地等待他要面临的时限。那威严的永恒的未知的遥远的主宰，他在自己逝去的生命不断触摸着他的存在，此时已迫近了！

安德烈曾经害怕过死亡。在这次重伤之前他还体验过一次死亡，一样是炮弹的轰炸，在俄土战争的时候。一颗炮弹的冲击波让他像旋转的陀螺一样飞上了天空，死神向他扑来，幸运的安德烈又挣脱了死神的怀抱。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安德烈脸上祥和。疼痛也不能让他叫喊，他不惧怕死亡，也不去想它。

恍惚中安德烈做了一个梦，他到了天堂，四处都是鲜花，圣洁的天使飞在天空，果树上挂满了甜蜜的果实，清泉甘冽。他出现在一个不大的欢迎宴会上，主持宴会的人是他的老祖母。美酒，烤肉，松软的白面包，鲜美的鱼子酱......

……

战斗还在继续。两边的军人不会因为伤亡就退缩。

305高地上面，艾尔帕提抱着脑袋在壕沟里面蹲着，满头满脸都被硝烟熏成了黑色。挨炮炸的时间真是能用度秒如年来形容。短短二十分钟的轰炸，在这些蹲坑挨炸的新疆军区官兵们看来。却好似过了半辈子一样。不过俄国人的炮击一停，这些抱着脑袋缩成一团动也不动的中国官兵就立即恢复了战斗的姿态。一个个起身上到各自的射击位置。

作为大队长。艾尔帕提跳起来后就拎着手枪，从堑壕的这头走到那一头，一路上嘴巴还在大声嚷嚷着：“准备战斗！都给我起来，准备战斗！”看到谁还没有反应过来，一脚就踹了过去，嘴里还会骂上一句‘阿馕死给’，好像他现在还是基层的一个小队长或是中队长一样。

“大队长，你下去吧，这里有我！”一个上尉

中队长一下拉住艾尔帕提就劝，结果先被艾尔帕提骂了娘，“阿馕死给，营座和沈廷秀都在下面呢，我去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老子今天就盯在这儿！”

挥退了中队长，艾尔帕提呸呸的吐了几口吐沫，满嘴都是硝烟味儿。举着望远镜朝对面看，一开始硝烟太重，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对面传来的莎莎脚步声。但待到北风吹散了硝烟，艾尔帕提看清了对面的阵势，人大大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儿。

俄军这次进攻的兵力绝对超过了一千人。同时间俄军还在防线的正面，也就是305高地的西北方向，发起了牵制性的进攻。目的自然是好让从二十里外绕道过河的部队，能够放心大胆的向着305高地进攻。

山坡下面的场面，可以用满天星来形容。俄军灰黑色的军装在遍地枯草的战场上，很显眼。但俄军的密度绝对不大。

前后左右，每名俄军与战友之间都至少隔着一

两米，所以上千人的俄军就把305高地整个战场给占领了。

俄军的战斗还有欧式风格的传统，一个个俄军军官举着指挥刀，挺直了身子，大步引领着士兵前进。虽然从望远镜看，这些军官全是尉官，并且绝大部分是少尉和中尉，上尉、大尉几乎没有。俄军士兵也一杆杆步枪上好了刺刀，士兵们埋头向前。反正对面的中**队还没开始打枪。

艾尔帕提立刻传下命令。“不要开火！不要开火！放近了再打！100米内才能射击！”

作为一名大队长，艾尔帕提知道战线现今的情况。俄军骑兵截断了前线跟后方的通道，后勤补给运不上来，战地里固然有大批的储备，但要节省的还是必须要节省。

俄军队列分散，离远了打，太过浪费子弹。拉近了打，才会更划算。

身为一个老兵，艾尔帕提是清楚战士们的心理

的。说不怕死都是在逞强！真打起来就没有不怕死的。对死亡的害怕会让他们一心把敌人阻挡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所以，上头若是没有命令，他们就会在尽可能远的地方开火，而这样的射击自然会造成精确度的下降。当初的清军，就是这样的德性。

这种思想若是在军中泛滥了，发酵了，而又没得到军官的清除和管理。那就会演变成惧怕与敌人近距离接战，最后变成惧怕与敌人的白刃肉搏。

清军作为反面事例，那是秦军的前车之鉴！

好在305高地的守军都是跟俄国人打老了仗的老兵了，一个个将步枪架好，没有一个人擅自开火的。倒是对面的俄军士兵线上，不时的冒出点点的火光！他们在用步枪开火射击，不时的有子弹击中堑壕的边缘，激起一丛丛的土沫。

“好好打，打完了老毛子，咱们大家就都有田有地了！”

“想想日后的好日子，想想家里的爹娘妻小，

想过好日子，就要靠咱们手中的枪。守住阵地，咱们大队能立个集体二等功，家家户户多三十亩的地。”

大道理讲也没有，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再好的道理也让人提不起激情了。对于这些去年时候就跟俄国人干起仗的老兵们来说，说的再好听再激昂的道理，也比不得拿到手中的土地券让他们高兴。

刘暹今年开春的时候就给新军军区下了命令。所有上前线的士兵，没人的分配土地都提升到100亩，战争中立下三等功的加10亩土地，二等功的加30亩土地，一等功的加50亩土地，特等功的分配土地翻倍——100亩。

305高地的守军，现在身上土地券最少的也有一百三四十亩，高的两百亩可能都不止了。但是这些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新疆军区要打赢这场对俄战争，要守住伊犁河谷。因为这些士兵的土地券，90%都是划在伊犁河谷的。

就在艾尔帕提大声呼喊鼓舞士气的时候，奎屯

防线中**队的大炮开火了。十几颗炮弹直接把正面战场俄军搭建起一大半的两座浮桥给打断了。

305阵地上的迫击炮也开火了。一颗颗炮弹落在若一张铺满整个战场的黑色地毯上，腾起的烟柱落下，黑色的毯子上就多出了一个缺口，但转眼间又被填满。

但迫击炮的杀伤力到底有限，弹片四下呼啸飞舞，也收割不了几条性命。根本不足以阻挡俄军进攻部队的势头！

俄军越来越近，开火射击的俄军士兵越来越多。子弹咻咻的从头顶上传过，高地战壕里的守军士兵依然沉着冷静的等待命令。

150米。俄军前进的速度变缓，后续士兵开始压近到先头的部分，俄军士兵的队列不再如之前那般疏散，单位面积的密度至少增长了一倍。但高地守卫的中国官兵依旧保持沉默。

直到俄军慢慢的接触到100米的时候，艾尔帕

提举枪扣动扳机，打到一名俄军士兵的同时大喊一声——“打！”整条战壕线上直接掌握部队的中队长、小队长还有班长们，纷纷下达了开火的口令。305高地堑壕线上顿时闪起了一排排枪口爆起的火光和一道道炙热的火链！

305高地的争夺战爆发了。俄军第一次在奎屯防线发起了一千人以上的进攻。可以说，就是随着今日305高地攻夺战的开始，整场战争进入了真正的白热化。

战争到了**！

第五百八十八章10月21日

9月25日，俄军对奎屯防线发起了开战来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俄军死伤两千人，守军伤亡超过一个整编大队。

9月27日，察林河防线的中国守军突然对基里连科将军所部俄军发起了突袭，激战两日夜，中**队损失过千，俄军伤亡三个营。

10月3号，从拱宸城出发的**立师和两个大队的第六骑兵师士兵，在和尔郭斯河畔遭遇了俄军骑兵一部。战斗一个小时，歼灭了八百多俄军骑兵，俄骑兵残部溃逃。独立师在和尔郭斯河畔建立了营地，5号早晨大部队继续向着奎屯防线进军。路途遭遇了俄骑兵中将希罗科夫带领的俄军骑兵的阻击。一日激战，独立师损失愈一个大队，部队后退到尔郭斯河畔的营地。

俄军骑兵损失则接过两千骑。希罗科夫手中没有大炮，只能用骑兵猛打猛冲，或是要中亚骑兵下马作战，人数虽然比**立师多，战斗过程却是**立师反压着俄军骑兵打。那造价低廉的飞雷炮威力惊人，错非**立师的战斗力也说不上多强，俄军骑兵的损失会更大。

希罗科夫不敢放这么一大股中**队进入奎屯，那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计划就会全盘泡汤。他只有一边跟后方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联系，一边召集临近的骑兵部队。

结果，10月9日的时候，在希罗科夫带领一万六七千俄军骑兵与勒善率领的**立师还在对峙的时候。集中起了三千兵力的第六骑兵师，在两千新疆陆军的配合下。一举破开了俄军骑兵对烘郭尔山一线的分割包围，两股中**队汇合后。在次日就对着兵力处在弱势的俄诺切尔斯基将军的部队发起了反击。

11日，当奎屯战场两边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希罗科夫中将，分别得到诺切尔斯基少将的

急报的时候，诺切尔斯基将军的部队已经被整个击败。败退的俄军部队又受到了第六骑兵师部队的沿途追击，于13日中午彻底溃败！

伊犁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大逆转。俄军的总指挥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限于奎屯战争迟迟无果，烘郭尔山一线又遭遇大败，破釜沉舟的命令希罗科夫骑兵中将带领部队脱离于对面中**队的接触，利用骑兵的快速。绕过这支人数众多的中**队，绕过拱宸城，到西北面进攻伊犁九城中的广仁城。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认为，中**队连续冲动了两支反击部队，其内部必然空虚的很。希罗科夫的骑兵部队只要在中国人虚弱的侧面插上一刀，就可以一举杀到中国的心腹。

根本就不晓得独立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部队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盲目的把独立师当成了中国新疆军区原有的部队了。而新疆军区究竟有多少部队，他自己又很清楚。于是顺理成章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就以为现在整个新疆都是空荡

荡的。那伊犁九城更是一个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的贵妇人，正等着希罗科夫的骑兵军团去蹂躏。

10月16日，俄军骑兵兵团，超过一万五千人出现在了广仁城下。

“老天爷真是帮忙。这场大雪下得真好！”广仁城里。马进福和勒善手下的头号干将费扬古两人站立在城头，望着城外万马奔腾的俄军，脸上全是自然地笑意。

希罗科夫真的进入了‘宝地’吗？广仁城更是一块血肉磨盘。而整个塔勒奇山南麓。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口袋。俄军既然已经杀到了广仁城，那么想必烘郭尔山的骑兵部队也已经到了和尔果斯河。他们只要把塔勒奇阿瞒和大西沟锁住了，希罗科夫的这批骑兵就是秦军的囊中之物了。

至于这一万五千人以上的骑兵会不会对广仁城造成压力。马进福和费扬古全都嗤之以鼻，不带有半点的担心。

再多的人能怎么样？没有大炮，甚至没有足够多的子弹，手榴弹怕也很少。这样的部队能够打破有一个秦军骑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以及费扬古手下六个整编大队兵力驻守的广仁城吗？这可是五千军！

王国胜确实是掏空了手中的兵力，还把费扬古手下的三千多第二批组建起来的独立师部队拉上了前线，俄国人如果真能打破了广仁城，整个北疆且不去说他，整个伊犁九城到确实可供俄军骑兵任意纵横的。

但是希罗科夫能打破广仁城吗？3比1的兵力，前者却都是骑兵，没有大炮，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马进福和费扬古已经将希罗科夫所部当成死人了！

俄国人在广仁城下唯一的希望就是费扬古所部突然反戈。但让这三千多旗人、战俘出身的独立师士兵突然的不顾家人死活，起兵造反，那比战斗中全杀了他们还要更难。

五天！

五天后的10月21日傍晚，一片白雪地里，俄军希罗科夫骑兵中将对着大西沟中**队的最高指挥官孔才上校，正式宣布俄军投降，递交了自己的军刀。

五天的时间，俄军在广仁城和大西沟奔波了一个来回。头两天，他们在广仁城下撞得头破血流，毫无一丝能够突破的法子。后三天，他们迅速后撤到了大西沟，被孔才率军死死地挡在了大西沟的东侧。

两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冲杀，成片成片的俄军士兵被机枪、迫击炮打到在地，撕成了碎片，哥萨克们胆寒了，中亚的骑兵更是没有了战斗的意志。

希罗科夫在广仁城下进攻受挫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中了圈套。可恶的中国人在开战的第一天还有意压制了兵力和火力，不然希罗科夫当天就回率兵返回西去。正是他在第一天的时候被中国人的假象所迷惑，队伍才在广仁城下多留了一日，除了白白

付出鲜血和牺牲，一点好处也没有。

然后就是大西沟！

令人绝望的大西沟。一个用人肉和鲜血铸就的地狱！

希罗科夫现在只要一闭眼，‘眼前’出现的就是一个血的世界，血色的天空，血色的大地，血色的高山，血色的湖泊，血色的人、动物、植物，血色的一切……

“懦夫！希罗科夫，你这个懦夫！”

“你不配是哥萨克！”

就在希罗科夫正式向孔才投降的同时，他的副手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是的这位是俄国皇室的人，还是一位尊贵的伯爵。

作为坚决反对投降的代表人物，希罗科夫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命令手下逮捕了尼古拉.伊凡诺维

奇。现在这位尊贵的，身体里流淌着沙皇血脉的俄罗斯伯爵，成为了希罗科夫对孔才表示诚意的礼物。

因为在另一边的战场上发生的战斗，真的跟希罗科夫没有关系。

一千多哥萨克骑兵，这些对沙皇和俄国有着绝对忠诚的人，或是这些不甘心拜倒在中国人脚下的哥萨克和斯拉夫人，伴随着还受他们控制的上千中亚骑兵，对着大西沟中**队的阵地，正进行着最后的进攻。

雪亮的骑兵刀斜斜的高指着，奥尔洛夫高声叫吼着，“勇敢的哥萨克们，为了沙皇陛下，为了我们自己，冲锋——”

“冲锋——”

两千多骑兵发动了冲锋，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死亡冲锋。

“乌拉——”

“乌拉——”

嘹亮的口号声在哥萨克中间叫响。

这群人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挥舞着骑兵刀，催促着胯下的战马飞速的奔驰。

而他们对面的中**队呢。孔才去受降了，带走了相当一批军队，却并不意味着战线就虚弱了。老天都在帮着中国的，一场大雪让雪橇、爬犁派上了用场，那物资转运和人员输送的速度远比马车要快。

尚扎尔执掌着炮队，在孔才离去后，他是防线的最高指挥官。他本来叫桑扎尔.马克沙的，但进入了汉地的军事学院学了两年以后，桑扎尔主动改命尚扎尔，桑变尚，尚就是他的汉姓了。

八门八零中型迫击炮首先开火，接着是六零迫击炮，“嗖嗖——”一通尖锐的啸声中，一声声震

耳欲聋的爆炸在哥萨克骑兵和被裹挟的中亚骑兵群中接连响起。

‘嗖’地声音在耳边响起，一颗子弹擦着奥尔洛夫的脸颊划过，他立刻感到自己满脸胡子茬的左颊上一热。

“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中国人就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撕成碎片。让他们全都下地狱……”奥尔洛夫毫无畏惧，满脸挂着鲜血，依旧向身后的哥萨大声叫吼，并始终冲锋在前沿。

枪声炒豆子一样响起，盯着炮火冲在锋线的俄军骑兵一排排倒下，鲜血尸魂扑倒了一地。

奥尔洛夫身前几个哥萨克突然似被抽去了全身的骨头一样，哼都没哼一声就直接从战马上跌了下去。

哒哒的马蹄声还在继续靠近。

“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扫射的火链跟死神的镰刀一样，擦着了就是死亡。

黑色的乌云没能遮蔽白色的天地，反而要被草绿色所吞没。

“伯爵。看到了么？这就是你坚持的后果。至少五百名勇敢的小伙儿倒在了战场上。他们本来是可以回家的。”

第五百八十九章我对上帝发誓，我会复仇——

“上帝啊，这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悲哀！”

圣彼得堡郊外的加特契纳行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看着东方发来的电报，一脸的憔悴和悲伤。是的，憔悴和悲伤，而不是火山爆发一样的愤怒！

希罗科夫兵团的全军覆没给俄军带来了致命的创伤，和尔果斯河畔，勒善指挥独立师也顺利进入了奎屯防线，然后对久攻不克，兵锋、士气都有严重挫伤的俄步兵军团发起了反攻。

前线总指挥官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指挥俄军退到了奎屯，这个中**队的凸出堡垒，但后者在俄军进攻的时候受到创伤太重，至今没有半点修复，完全起不到堡垒和防御的作用。

如今结束了大西沟之战的中**队已经汇入了奎屯战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纵然亲自抵到了

战争前线，也挽不回俄军的败势。

亚历山大三世头疼死了。俄罗斯已经无法再向中亚派遣部队，无法再大批量的为中亚作战的部队提供军需弹药，俄罗斯的财政在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他们最大的金主法国人，因为美国引起的新一轮经济危机，损失惨重。

“俄罗斯要在我的手中遭受中国人的耻辱。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亚历山大三世对自己的皇后，丹麦公主玛丽.苏菲.弗雷德里卡.达格玛这么的说道。他的神态很低沉，国内紧张的财政本已经将沙皇搞得疲惫不堪，中国战争的挫败，更为帝国雪上加霜。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婚后的丹麦公主，眼神饱含着柔情的看着自己的丈夫。

虽然十七年前。加入亚历山大三世的哥哥尼古拉不去骑马，从马背上摔下来。重伤不愈而最终去世，丹麦公主一样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皇后。因为俄罗斯皇室和丹麦王室在这一年，本就已经计划好

了尼古拉与玛丽.苏菲.弗雷德里卡.达格玛成婚。尼古拉在离世前不久，自知来日无多，特意嘱咐二弟亚历山大要娶达格玛公主为妻。亚历山大本已有了意中人，但是为了哥哥的遗愿，他只好做出许诺。最终亚历山大迎娶了形同路人的丹麦公主，但婚后两个人颇为和睦。至今已经育有四子两女。那第一个长子就是原时空中将整个俄罗斯帝国葬送的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无法抵挡中国人吗？帝国在中亚要战败了吗？”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吗？费奥多罗芙娜不敢想象。

俄罗斯帝国在中亚，可不是法兰西在越南。俄罗斯可以在中亚战场上投入数倍于法国人的兵力，去跟一样鞭长莫及，兵力、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中国新疆部队作战。

费奥多罗芙娜从没把目光投向哪里，她今年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刚刚出生的小公主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身上。这是她与亚历山大三世的第六个孩子，第二个女儿。

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是亚历山大三世的亲叔叔，他是尼古拉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但亚历山大三世在妻子口中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神色并没有表现出对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应有的尊敬。虽然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是第十次俄土战争时名义上的统帅，又历经俄军骑兵总监。军事技术委员会总监等职，获得陆军元帅军衔。但其人极其好色，有很多情人，时人评论大公说他“除了妻子以外世上其余女人都喜欢”。甚至公然和情人同居，这让亚历山大三世非常不满，再加上他这个三叔权柄过重。又有受贿的丑闻，亚历山大三世对他的态度绝对没有面对二叔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时候那么的尊重、尊敬。后者可是克里米亚战争过后。俄罗斯新时代海军的奠基人和缔造者。是整个俄罗斯海军中最受尊重、尊敬的元帅，是俄国1860农奴政治改革的重要推手。

在那场影响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政治改革中。50名重要人物当中，有20人是从俄国地理学会走出去的，而这个俄国地理学会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老师在1845年一手创建并交给他来领导

的。

“皇后，不要因为叔叔是陆军元帅，就认为他的军事水准有多么的高超。第十次俄土战争的统领者和指挥者是前陆军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元帅。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只是名义上的统帅。我认为他的军事才干还不如斯科别列夫。”

亚历山大三世对于斯科别列夫还是很看重的。所以，斯科别列夫在圣彼得堡虽然成为了无数人讥笑嘲讽的对象，但他的职务是禁卫军的骑兵师师长。

“这一次与中国人的战争只能结束了。帝国的财政经不起高额军费的消耗，中亚的土库曼人又在跃跃欲试。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跟英国人打成了协议。”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已经结束了他们在埃及境内的干涉。9月份，英军突袭了泰勒.凯比尔，只40分钟，装备落后又有人当带路党的埃及军就大溃而败。9月15日开罗沦陷，埃及抗英运动的领袖奥

拉比帕夏被俘，整个埃及已经掌控在了英国人的手中。亚历山大三世很怕英国人会借此机会在中亚搞起事儿来。所以，战争已经要到结束的时候了……

“十二年前父亲受到的耻辱，俄罗斯帝国受到的屈辱，再次来到我的面前。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数万士兵的生命和被俘，付出了几千万卢布的军费，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怒火会像火山爆发的烈焰吞噬我的心灵。这痛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我会永远铭记着这一天，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让中国的皇帝品尝到像我今天一样的滋味。我的心灵在烈火中煎熬，我对上帝发誓，我会报复，我会复仇——”

费奥多罗芙娜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丈夫，一双碧蓝色的眼睛蕴育了泪水。“是的，亲爱的，伟大的沙皇，你会的，你会的。”结婚已经十七个年头，费奥多罗芙娜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亚历山大三世。

坚定的，誓言一样的声音在行宫中消失，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决定了战争不久后的命运，但同样时间里的中亚俄军，还在为挽救自己的败局做最后的努力。

两千俄国骑兵和一支步兵在天黑以后于指定地点集合了，夜晚行军，这是一个有着明亮月光的晚上。地上的积雪依旧，地面坚硬，比夯土都要结实。军队无声无息地行进着，只是偶而可以听到马儿的微弱的鼻响声。

士兵不准高声谈话，不准吸烟和打火；尽量不让马嘶鸣。行军的隐秘要达到最严格的要求。有些警卫部队在沿途上的一些高地停下来，架起枪，卧倒在冰冷的土地上。

俄国人一点疏忽大意都不敢。还没发生战斗，就时刻为即将可能的失败做着阻敌准备。

杰尼索夫上校带领一队哥萨克在指定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这是一座森林的边缘，靠近一条小路

上。

快要八点的时候，还在睡梦中的杰尼索夫上校被惊醒了。然后他看到了一身狼狈的格列科夫上校。这位俄军的步兵团长。

“为什么你这么的狼狈？你遇到了什么？”杰尼索夫上校表情那样的惊恐。他面前的格列科夫上校可是这次作战的两支主力步兵中的一个。

眼下他如此狼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那答案只会有一个。

“我遇到了中国人的偷袭。”

就在凌晨的时候，格列科夫还睡的正香。

“冲啊——”

中国人的喊声响彻了整个营地，惊慌醒来的俄军士兵都还没能端上枪，营地的外围，一队跟着一队的中国骑兵，就像从一条口袋里倒出来一般，飞

快地越过驻地旁边的小溪，旋风一样向俄军的营地冲杀过去。

第一个看见中国骑兵的俄军值夜士兵发出一声绝望的惊恐的叫喊，所有的人还没来得及全部穿上衣服就朦朦胧胧地扔下大炮、枪支和马匹向四面八方逃跑。

如果中国骑兵不顾及他们身后和周围的东西，乘胜追击格列科夫，他们是有可能生擒格列科夫上校的。这次中国骑兵以几乎微乎其微的代价，就一次俘获了一千五百名俘虏，二百匹左右的骡马车辆，许多旗帜。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最后的努力也遭遇了惨败。他布置的两股步兵，三股骑兵，全部被追击的秦军侦查部队发现。然后一股骑兵部队和一股步兵部队遭遇了惨重的打击，剩余的三股部队慌忙逃窜。

中**队已经收复了博罗呼吉尔，勒善带领的独立师部队，以豪勇、无畏的势头，横扫了败退中的

俄军留下的沿途阻击部队。他们自然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这种代价也令独立师渐渐融入了秦军这个大家庭，大环境中。

　　现在俄军已经退入了库陇奎山地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没有脱离部队，先走一步。但是俄军依旧站不稳脚，在追击的秦军部队的攻击下，俄军退出库陇奎山地区是指日可待。

第五百九十章小脑瓜挺聪明

zn海，瀛台。

火墙烘烘，偌大的宫殿里热气熏腾，暖和的人可以直接穿单衣。

刘暹坐在椅子上，身前桌案上摆满了水果、甜品、点心和米酒。刘暹不喜欢喝茶，他没那个雅性，品不出其中的味道来。白酒可以喝，但这玩意儿喝多了要醉人的，并且也伤身体。刘暹最钟爱的还是米酒，有酒味儿，发甜，度数低，就跟喝饮料一样。他现在正饶有兴趣的看着宫女们舞蹈。则是原汁原味的汉家舞蹈，放到他穿越前的那个时代里，眼前这二十多个宫女个个都能称得上是民族舞大家了。

在这个电视还没出现，电影还没声音的年代，刘暹的乐趣是很少的，尤其到了晚上。也因为此，宫内的歌舞迅速昌盛起来，刘暹他不爱看戏，唯一能让他干点兴趣的就是古乐演奏，然后就是很有传

统滋味的舞蹈。这水平，比后世朝廷台的春晚上捣腾的民族舞是味道多了。

还有小品、相声，前者直接就是刘暹捣弄出来的，后者是去年才开始组建的皇家艺术团的成员，主要来源于天桥。

刘暹宫里头折腾歌舞，本来是只供皇帝一人欣赏的。后宫妃子对这东西恨不感兴趣，那些舞蹈的宫女不少都长得貌美如花的。她们才不会放到眼前灼心呢。

而后随着每年皇宫大宴的规模、档次不断提高，她们这些人也都陆续登台，不觉间转变了身份。到了去年艺术团成立以后，刘暹让人在北京城里寻了个地方。盖起了一栋很上档次的剧院。今年夏天开始，皇家艺术团的人开始登台亮相。很快就名满京津。到现在，刘暹依旧有了将艺术团独立出去的念头了。

这么多美女一直拢在宫里太浪费了。他可用不了那么多！

刘暹旁边坐的是王璐莹，年纪到了四十岁，王璐莹纵然一直享受的是荣华富贵，无一点的操劳，那也是风华不在。若是在新秦之前的王朝后宫当中，王璐莹在这个岁数已经可看着孙儿辈，想着身后事了。偶尔皇帝能来寝宫坐上一坐，就是不忘旧情了。

也就是刘暹，旧有的思维根深蒂固。对女人绝对做不到狠辣无情。前提只要那女的不自找死路，不触了刘暹的底线。当然，刘暹后宫的女人数量有限，比不得之前王朝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点，刘暹要‘雨露均沾’也是不想出什么后宫丑闻，别哪天一大清早醒了，就被手下报告头顶绿了。

“皇上今儿兴致很高，莫不是有大喜事？”王璐莹王贵妃剥了一颗荔枝喂到刘暹嘴边。

刘暹很喜欢吃荔枝。兰芳那地方也老早就引入

了荔枝，还有南洋，反正是北国飘雪时节，南面也依旧会有新鲜的荔枝挂在树上。秦氏财团麾下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运输舰。从在南洋摘取新鲜瓜果，到运到天津，然后装上火车直接开到北京。总共时间不超过七日。

那些运输船的载运量比起普通的运输船是小的多得多，可那相对应的也是几千吨的基数量。只装运瓜果那是完全够整个zn海放开肚皮吃的。刘暹除了自己吃还大批大批的赏赐给手下重臣，还有拿到四季轩去买。不然那运输舰就是只有投入无有产出了。四季轩八家连锁店遍布津京保。收益丰厚，用来补贴运输舰自然是不行，可至少够煤炭钱和人工费了。

“是大大的喜事。新疆战事可期也。王国胜一举歼灭俄军骑兵一万六千骑，还在烘郭尔山打的俄军溃不成军，新疆战局逆战，大势已定也。”

“哈哈哈……”刘暹说着就大笑了起来。这一场仗，王国胜、新疆军区，居功甚伟，真的是太给自己争面子了。

那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俄国人是想也别想再从刘暹的嘴里掏出。这一战，打来了整个欧洲对于中国评价的再抬高一截。

在鞭长莫及的新疆都能打的兵力、物资、补给，全部都占优的老毛子损兵折将，节节败退，中国之汉地精华地带，谁还能伸手来碰一碰？

刘暹今个接到王国胜的捷报后，心里面就跟吃蜜了一样甜。这王国胜在新疆这些年，有苦劳也有功劳了，再让人扛着两颗豆就不好看了，年后给他加一颗豆子，金豆。全国又一名崭新的上将！而话说现在的秦军里头，也就刘暹一个元帅！上将已经是他以下最高的军衔了！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王贵妃脸上立刻绽放出了一朵花。新疆开战一年多了，宫里头谁不知道刘暹为了新疆的战事，伤了多少脑筋。现在拨开云雾见天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还能有别的说法吗？必须要恭喜恭贺啊！

“跳，接着跳！”整个殿里的人都俯下了身子给刘暹行礼道贺，那宫女连舞都不跳了。刘暹大手一挥，赏了殿里所有人一个月的工资，然后点着艺术团的宫女要她们继续的跳。

人逢喜事就是精神爽。当天晚上滚床单的时候，刘暹就是精神焕发。第二天王璐莹起来，觉得自己腰都是酸的。

“皇上，这……是不是再缓上两天？等到王司令打过库陇奎山了，我们在通过德国人给圣彼得堡抵消息？”范德榜对于刘暹的‘急切’略有点不同意见。如今王国胜在新疆战场彻底扭转了局势，时间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皇帝这么早的就要向俄国人传递橄榄枝，有点掉价，也显得自家太过心切，谈判时难做啊。

“这有什么？咱们向俄国人传个消息就能让新疆的战局再反复吗？我们向俄国人抵橄榄枝，可不一定都要两边先停战啊？这和平协约一日不签下来，王国胜就打一日！”

“咱们不能停着不动。反而是要抢时间。争取在王国胜步步紧逼的时候，把这协约搞定。”

“不然等到王国胜打不动了，再谈判，那时候朕觉得会对咱们更不利！”

刘暹说服了范德榜，接下来范德榜自然会去通知郭嵩焘。这件事情大体就这么定下了。中国的底线就是西线——新疆战场，维持现有的两边控制线，必要时候中方可以退回库陇奎山，但博罗呼吉尔这地方必须要拿下来。

而东方，中国要全取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也就是勒拿河的上中游地区。南起中国现有边界，向北随着勒拿河和西北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朱格朱尔山脉与上扬斯克山脉平行的地方。当然要价的时候可以直接说全取勒拿河以东地区，然后退一步到切尔是基山脉，把亚洲的东北角，也就是白令海峡的那一块地方给俄国人。俄国人肯定不会同意，因为秦军在北线的脚步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迈过恰格达。这恰格达是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中游的一个俄国居民点，距离刘暹所想的地方——朱格朱尔山脉的北端

尽头，至少有六百里！

中国不需要俄国人的赔款，刘暹知道俄国现在的财政，后者的国债三个月前在欧洲市场上就已经渐渐有卖不动的迹象了。

俄国的财政比中国都要更加危险。

刘暹跟亚历山大三世要钱，那绝对是个谈不拢的价格。毕竟中国已经从俄罗斯身上咬掉了一块很大的‘肉’了。

中国可以无偿的释放俄军的诸多战俘，还可以全部遣返北线全部的俄国居民。

俄国人当然也要交还中国战俘。这个数目不会太多，但总是会有的。还有一些被掳掠的平民，这些人多是牧民。

刘暹本人的意志就是这个，外交部拿着刘暹的要求去谈判，能否谈的下来，若没有新疆战场王国胜军的咄咄逼人，是很困难的。刘暹就等最后的结

果了！

打胜仗的人就跟手中有粮食的人一样，面临谈判心中不慌。如果真的谈不下来的时候，就战场上再见真章。必要时候中国还会邀请英法德奥四国列席会议，到时候就是法国人怕也帮助不了俄国。

德国人与俄国已经翻脸，虽然德俄之间还有盟约，但俄国和奥匈的利益纠纷是不可调和的。再有英国人压阵，一个法国的分量可不够给俄国撑腰。另外法国现在的经济很不景气，联合总银行，里昂和罗尔银行这些资本雄厚的著名银行的倒闭，震惊了法兰西全国。且仅限于危急爆发后的四个月里，法国企业倒闭达5000多起。法国下半年的出口共下降25个百分点，进口共下降了30个百分点。煤、铁的产量，棉花的消费量都在大幅度下降。

这些情报并不难收集。驻欧办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趁着危急开始搜罗欧洲的科技人才，不需要是尼古拉.特斯拉这样的天才，一般的科学家都是中国现在所需要的。

各所大学，全国各地的工厂工程，需要大批的高知、识高技术人才。

“父皇，公学的全国地图更改了。是我们在新疆打胜了吗？老毛子输了？”

三天后的周五，刘盛蹦蹦跳跳的跑到刘暹跟前问道。

“小脑瓜挺聪明。新疆咱们打赢了。这一仗，俄国人输了！”

“那么大的一片地盘，俄国人会忍下来吗？是不是过几年还要打？”

“嗯。这就跟你在学校踢足球一样。输了的不会今后都认输，只会接下来苦练，憋住一口气后再来跟你挑战……”

第五百九十一章强力政府与贸易自由

ps：今天九月初三！

在国家把这一天炒起来之前，肯定有一些人不知道历史上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后都记着吧！

在汽笛声中，一艘客轮缓缓地驶进了码头。

随在人群中，莫里斯提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辛苦的下了船。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莫里斯可不是两眼一抹黑的来到中国的。

在码头外面的广场，他见到了自己多年的好朋友，利和洋行驻天津的商务代表狄克.马里昂多。“欢迎来到中国！我的朋友。”

狄克夸张地张开双臂，朝站在身边的莫里斯开怀大笑了起来。

是的，这里是中国首都北京的门户天津，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京津这个经济圈的告诉发展，天津的工厂不仅越来越多，天津港的地位更是越来越多重要。

去年一年，这里的进出口额就超过了一百五十亿。

“狄克，你说的很对，中国真的不同以往了。”

莫里斯十年前来到过中国，来到过天津和北京，那个时候的天津跟眼前这个城里城外道出都是烟囱的工业发达城市，真的完全不一样。

天津的烟囱，就是中国这些年工业发展的最直接证据。

“我可不会欺骗自己的朋友。莫里斯。”狄克

把手朝着那些烟囱一挥，“每天的天亮之后，每天的黄昏傍晚。那些烟囱就开始喷着黑烟，遮天蔽日。天津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城市之一。这里有世界最先进的船坞。有大规模的机械厂，兵工厂。机器局，钢铁厂，还有无数轻工业。”

前者的诸多重工业是奠定天津工业化地位的关键。但后者也不容小觑！

如今的中国就跟之前的美国、德国一样，强大的内需是拉动自身工业化，尤其是贴近民生的轻工业化的最大动力。

现在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市场还相当封闭，欧洲市场依旧拥有雄厚的根基，那些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产品，除了外销朝鲜、日本【西南】、越南和南洋以外。绝大部分还是中国市场的自我消化。

偌大之中国可是有着四万万五千万民众的，原先的小农经济又近乎全部被摧毁，以纺织业为龙头的轻工业产品，通过铁路或者轮船转运开，利用新

秦政府的自我保护政策和相对低廉的价格，不仅抢占了诸多的市场份额，更扩大了整个市场的规模。

因为新朝鼎立，国势安定，民生恢复。经济复苏，这个市场本该就比晚清大的多。

南方各省在轻工业上抢占了更多的先机。无论江南还是浙江、广东，民间资本雄厚，人的思想和眼光也较北方更佳。更重要的是南国是秦军先行安定下的地盘，他们开始试水进入轻工业市场的时候，北国都还没能给秦军全部打下。如此南面的民营资本当然是更胜一筹了。

加上广西、台湾、越南北圻这一块本身就是秦军重工业的集结地，如果没有一统天下后大把银子流水一样在北方各省的投入。北方的经济真连望南方各省项背的资格都没有。

天时、地利、人和，全在南国。那广州依靠这些优势。即使现在都还牢牢占据着中国第一经济重心的地位，把隔不多远的香港压制的只有小弟弟的份。

即使现在香港变成了自由港，经济地位和城市地位也远不能跟广州媲美。无论国人还是外国人，对香港的重视都更多因为这里是英国从中国身上要下的一块肉！

只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过不多久广州这个‘第一经济重心’的头衔就会变成南方经济之重心了，有着国家全力扶持的上海发展速度远远比广州快。

工商业既然发展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服务业的大发展。在天津，中国旧式的茶楼随处可见，也一样有了全新的咖啡厅，只是生意似乎很一般，莫里斯一路走过，见到了三个咖啡厅全都门可罗雀，里面仅有的几个客人也全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天津的娱乐生活是很不错的。太多的来自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投机客以及最普通的谋生手艺人给天津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消遣方式和娱乐手段，这里面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既有东方

色彩的，也有西方色彩的；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座城市里，你既能看到希望，也能看到社会的阴暗角落。

任何一个来自西方工业化城市的人，来到天津这个城市，他都会发现，这座东方工业城市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狄克眼睛看着莫里斯，手指在鼻子前摇着，“一股似乎相同的味道。”

“在巴黎、柏林、伦敦、纽约街头上演的一幕，在这座城市里也能够看到。所不同的是，中国人有相对强大的工会组织，以及充满地方色彩的乡友会、同乡会，和这座城市的执法者——警察。”

“中国的警察制度要求严格，内部审查机制也非常严格，虽然免不了警察与黑涩会的勾结，可加上他们这里特有的居委会和街道办，上帝，天知道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层的政府机构，但中国的治安比起伦敦要好的多了。这一点所有的英国人都感同身受。”

纸醉金迷，工业的喧嚣迎来一个满是憧憬的时

代，浮华背后，是人们对金钱的无限渴望与疯狂追求。在天津这座大城市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发财和破产。道德与信仰，在金钱光芒的笼罩下已经看不清楚了，真正维系这个城市社会秩序的是新秦严格的法律。

现在，莫里斯看到的天津跟他在英国见到的纽卡斯尔完全没有区别，天空不再是碧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煤烟味；侧耳倾听，可以听见一家家工厂当中轰鸣的机器声；街道很宽阔，街面上很干净，这点到完胜纽卡斯尔。

偶尔可以看到两个配着短枪提着警棍的警察出现在大街上，而每道街面上都有穿着黑马甲，带着红袖巾的城管。这些是没有配枪的警察！莫里斯这样理解着‘城管’。

“这个国家的变化真快啊，当初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似乎是中世纪的模样。现在，一处工业化的城市。”莫里斯摇头赞叹着。他看到了一个强国的兴起，一个大国就要真正的站立到世界的东方来参与地球的利益大餐。

三十年来，美国人追赶上来了，德国人崛起了，法国人经历过衰败重新站起来了，俄国人去掉了自身的枷锁，意大利也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现在中国有出现在了世界的东方，他们距离大英帝国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印度，那么的接近。

一个个竞争对手出现在了大英帝国跟前。如果这些国家都是奥匈帝国一样该有多好？卡尔一世虽有雄心，却没相对应的能力，奥匈帝国的一班上层，也多是非常平庸非常平庸的人。

“是的，你之前来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连后膛枪炮都造不好的国度。可是现在呢？拿到那边的那片厂房了吗？那是一座年产量一百火车头的机车厂。质量不比英国的逊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通过关系介绍你去采访和参观。”狄克在天津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前后跨越十三年的时间。担任利和洋行商务代表这个高级职务也有两年的时间，对于天津真的很熟悉。利和洋行再是不出名，那也是一家英资洋行，认识的熟人很多，就连天津

商业协会的会长都有交情。

“那就很感谢了，狄克。说真的，我对于中国的铁路发展很感兴趣。中国中枢政府现在刻意发展东南、两淮、华中、西南、华北、东北，好几处工业中心地带，我对这种做法非常钦佩的。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节约资源，避免浪费，还可以带动全国范围内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而不是将经济重心挤在一起，变成国民经济的‘毒瘤’，既毒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对让战时的国家经济安全存在莫大的隐患。”莫里斯非常有感触地说道。

“中国人的这种做法需要完善的交通和统一的规划。如果没有欧美铁路建设方面的诸多人才的帮助，中国人也不可能短时间里就实现他们的这种铁路交通布局，自然地工业规划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个当然。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中国人的雄心和浑厚的经济基础。

大十字计划，京广铁路，京津铁路，京沪铁路，东北铁路，北京到蒙古的铁路……

这是长达数万英里的铁路建设。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建成通车，这需要多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这需要多么强硬的政府铁腕和行政手段支持啊？以为我不知道愚昧的中国人对铁路的看法和恐惧吗？

这些才是中国现任政府最可怕的地方。

虽然在我看来，这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力干预似乎有悖于自由经济原则。但是中国工业的成就恰恰来自于这种出自政府的强力干预行动。”莫里斯口中充满了感叹。

短短几年，中国就有了这样大的发展，对于欧洲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伟大成就。

一举从传统的农业国家步入初步的工业化国家。想想都让人浑身激动地颤栗。

第五百九十二章环球旅行的国王

狄克看着莫里斯挑起了眉。

他知道，莫里斯对于中国强力政府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英国内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那让人非常头疼的彼此关系，而不是中国这几年工业建设的成就。

在莫里斯眼中，中国近几年工业发展上的高速度只是中国政府的能力强大，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这一份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这还不值得莫里斯对其产生好感。

之所以有好感，真正的原因是——中国这么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如此庞大的地域，国内局势如此安定，与中国中枢政府的强势是分不开关系的。

非因为强势而具有凝聚力！是因为强势制定了中国的主力民族——汉族，他们自己人也不敢轻易逾越的界限。

英国政府自然也很强势，但那是英格兰的强势，就像汉人在中国政治上的力量一样，英国政府的大权握在英格兰人手里，可英国政府在应对苏格兰和爱尔兰上，尤其是后者爱尔兰上，手段太差劲。

37年前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持续了超过五年，爱尔兰人失去了自己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中国政府呢？法令之下，对汉人和各族少数民族，一视同仁，那他们就在大体上做到了这四个字。这几年多少外国媒体记者深入到海南黎族，广西壮族、土家族、西北huihui，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乃至大西北新疆的土著。东北的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群体中间，依照这些外国记者的尿性都没能掏出什么干货。可见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真的做的非常好。

莫斯利自己就是记者，他很清楚这种情况表明了什么。这样的中国政府怎么能够不让他心生敬意呢？在英国。国会的那帮贵族老爷和整个帝国的上

层，从来不会自我控制自我的手，让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一定程度上与英格兰人真正的平等。

没有‘平等’的基础，苏格兰与英格兰就始终会有矛盾，爱尔兰的动乱更不会停歇。

在莫里斯之前与狄克的诸多书信往来中，狄克清楚的看到了莫里斯的想法。

“好了，莫里斯，不要太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政府。虽然我也承认，这几年他做的真的很棒。就像他们的那位皇帝一样。但你也要清楚的看到，中国人并没有在国际市场上掌握到定价权利。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国家那强大的内需，并且有东亚这个东方文化圈来供他们出口，这个东方国家不会在工业建设上取得如此让人诧异的进步。

当然，另一个方面，我跟你一样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工业建设上的行为非常赞同。在我看来，这种政府高度干预经济的做法，恰恰正是这个东方国家在工业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没有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设计，现在我们恐怕也不会在

天津这里看到这么多的现代化工厂。或许。这里最多会出现一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就像东面的日本一样，而且它们只能依附于外国资本下，不仅不能掌握定价权。连他们的生存都维系在外国资本的意志闪转间。虽然我也坚信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会导致经济的僵化，这是需要经过仔细权衡的。”

狄克一本正经地为自己的朋友分析着：“世界还是掌握在我们西方人的手里的。中国走出自身文化圈影响范围的那些货物。除了生丝、大黄等他们本身的特产物品以外，真正的工业化产品寥寥无几。更多地是被我们用低价收购。他们给我们运到印度或更远的地方。然后自己再在那里采购大批的货物。

中国人的皇家银行不是发展到了南洋、中东、近东、欧洲和北美了吗？这给中国商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不过中国人的物品真的很便宜，他们的人工太过低廉。自从中国政府与土耳其搭上联系以后。中国人就趁着大英帝国跟土耳其关系生硬的机会，

硬生生的用纺织产品挤进了土耳其市场。至于中国国内市场，那就不需要多说了。低廉的货价让越来越多的中国货占据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我在天津担任洋行的商务代表职务不过两年时间，英国的布匹、煤油之类的轻工产品在本地的销售额就下降了一半还多。

那些中国的商人，吝啬的家伙们，简直太讨厌了。

如果不是洋行每年会从中国政府手里得到一笔不小的订单，我这个商务代表可能就要失业。现在天津的英资洋行，很多都是依靠着中国人的机器订单来维持高额的收益的。”

莫里斯脸上很肃然。“我知道帝国正在逐渐的失去中国市场，但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严重。依靠中国政府的订单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两年？三年？中国的工业正在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机器他们会自己制造出来。”

一时间莫里斯游逛天津城市的兴趣也没有了。

他是自由撰稿人，但文稿主要是供给《每日电讯报》，连这次的中国之行莫里斯都接受了《每日电讯报》的资助。而《每日电讯报》是保守党的喉舌。英国现任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却是自由党人，《每日电讯报》是抨击格莱斯顿最厉害的一封报纸。

同时这也就是说，莫里斯是反对格莱斯顿政府的，至少他对格莱斯顿是不感冒的。

可是格莱斯顿与保守党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是殖民地的定位。

1873年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要求加强殖民掠夺。和莱斯顿的对手迪斯累里根据资产阶级这一需要，提出“帝国主义”口号，把托利党改造成为能够满足贵族地主、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扩张野心的保守党。

换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在丧失了工业垄断地位和国内垄断组织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越来越把殖民地看成是不列颠帝国存在的

生命线了。他们已经没有雄心壮志去在美国、法国、德国人的地盘里。跟美货、法货、德货去竞争了。

个人政治倾向于保守党的莫里斯却为这一认知黯然神伤不已。因为这意味着大英帝国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其国势国力的巅峰已经到来了。龙虾兵们还能依仗着大英帝国强大的国力去争夺殖民地。但这个对象，实际上却转便了目标。

现在英国最大的殖民目标是黑非洲。他们的对手是什么人？是黑非洲的黑蜀黎。

而在这之前的时代，大英帝国争夺殖民地的对手是谁？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人，是法国人。

作为一个英国人，一个以大不列颠为荣的英国人，再没有什么认知比看到这一点更让莫里斯悲哀和沮丧的了。

狄克在天津两年的时间，英国轻工业产品的销

售额下降了一半还多。别以为这是小事，市场里交易、利润最大的就是关乎民生的轻工业。这方面被中国本国的工业产品逐渐驱除市场，那就是在丢失市场。丢失这个四十年前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大市场。

“好了，我的朋友。不要再为这些事情烦恼了。今天是我们时隔两年后相见的日子，是一个高兴愉快的日子。爱莉弗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午餐，让我们高高兴兴的去品尝美酒美食。

你要先休息几天？两天？三天？之后我会带你周边整个京津。我们去紫禁城游玩，去长城游玩？再有不到一个月，中国人就要过他们的圣诞节了。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是热闹，都是红火，都是溢满了节日气氛的。”

朋友的话让莫里斯也从叹息中拉了回来。“说得对。我需要先休息，休息。今年的圣诞节我都是在船上渡过的。我要轻松。轻松。养好了精神才能更好地工作不是？”

狄克哈哈笑着。“当然。你是全英国最好的自由撰稿人之一。你的笔，对得起《每日电讯报》为你开销的每一便士。”

莫里斯来到中国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现在来中国的外国人实在太多了。

欧美在闹经济危机，中国人却开出了高高的薪水，很多生活贫穷但有一技之长的欧洲人都来到了中国。美国的却是很少。只有华人在陆陆续续的回国来。

那太平洋中心的檀香山。汇聚那里的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简直可以做三国演义了。而作为那里的先天统治者夏威夷王国，倒还保持着一定的权利。其现任国王卡拉卡瓦一世正在做着环球旅行。他先是到了美国旧金山，美国以皇室规格款待他。随后他又到日本。面见日本天皇，现在正在鹿儿岛徘徊。年节之前肯定是要来中国的。

中俄第二次战争就快要决出胜负了。谈判桌上的俄国人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想必一份让刘暹满

意的协议会在不久后达成。那么就也不会耽搁二月份要举行的大阅兵了！

卡拉卡尔一世肯定会在年前就来到中国。

莫里斯之所以这个时候赶来中国。也是有这个原因的。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大阅兵，这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这个还在日本夏威夷国王，卡拉卡尔一世的中国之行，同样吸引着英法美的目光。

1843年英国政府公开宣称英国拥有夏威夷的主权。

1849年法国政府宣称占领夏威夷，拥有部份夏威夷的主权，虽然这项宣称的当时在夏威夷引起居民的不满。

1873年，美国国务卿主动表示不允许其他国家并吞夏威夷。

这个不大的地方，以其优异的地理优势，挑动着中英法美四国的神经。尤其是中美两国！

第五百九十三章被人羡慕的琉球王

卡拉卡瓦一世说到就到。新秦在上海港口，以国王的礼仪接待了他。

至于他为什么不直接在天津登陆，是因为卡拉卡瓦一世想要在面见刘暹之前先看一看中国。

夏威夷王国是个非常非常弱小的国度，土著人口稀少，军队近乎于无。但它又非常的富庶，早期因檀香木贸易和作为捕鲸基地而兴起，现在开始种植甘蔗和咖啡，夏威夷适宜甘蔗的生长，其从1876年开始，所生产的蔗糖开始免税进入美国大陆市场，糖业发展进入兴盛时期，糖业收入也自然而然的取代了檀香木出口，成为岛上经济最大的财源。现在夏威夷蔗糖已经占据了全美每年食糖总消费量的20%。可以说是非常有经济价值的。而这么一块肥肉本身又具有北太平洋无可争议的地理优势，那简直是让美英等列强垂涎欲滴。

美国之所以没有一口吞下夏威夷，那是因为他

的身边站着英国，他的对面站着日本。而且美国自身地‘西部大开发’还不到开化结果的时候，洛杉矶才刚刚建市三十年。所以美国忍耐了下来，不但忍耐，还跟夏威夷王国相处的比较友好，直到卡拉卡瓦一世去世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原时空里中日甲午战争的期间，美国才一口吞并了瓜熟蒂落的夏威夷。

至于英国人之前为什么没有吞下，那当然是怕刺激着了美国人。美国东邻大西洋，西邻太平洋，不管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还没开通】。还是开通之后，先天上就把美国的海军力量一分两半了。如果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就要以一部分的海军力量来应对敌人，这中间的危险多么的大是可想而知的。

原时空中。美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人渐渐从夏威夷群岛上收回注意力后，依旧跟小日本‘睦邻友好’，在夏威夷保持着激烈的竞争态势，也是为了不挑起美日矛盾。那个时期的美国海军可是渣的不能再渣！

而这个时空里，紧接着1873年美国人的宣言以后，小日本就自寻死路入侵了台湾，被刘暹一顿狠揍打了个半身不遂，英国人趋于稳定北太平洋局势的方面考虑。开始逐步的返回了夏威夷，在1881年的时候，更是指使日本东京政府与夏威夷王国订定航渡条约，大量的日本劳动人口涌入了夏威夷。只是这个群体中并不单单是指东京日本政府，还包括着西南日本政府，夏威夷王国不敢厚此薄彼，在跟东京签订条约以后，又跟鹿儿岛缔结了同样的协定。

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更不敢对夏威夷王国轻易下手了。

也因为这种相对复杂的态势。夏威夷王国也相当于是在鸡蛋上跳舞，卡拉卡尔一世的环球旅行才会显得这么吸引人目光。

“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卡拉卡瓦一世很清楚中国现如今的份量。上海的繁华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接风宴席之后，卡拉卡瓦一世到了上海政府为他准备的住处，洗了个热水澡。裹着厚厚的棉睡衣，身材肥胖的他就舒服的躺在了房间摆放的奢华沙发上。

卡拉卡瓦一世是一个生活方式很西方化的人，虽然被尊称为快乐的君主。还恢复了19世纪早期被教会视为伤风败俗的夏威夷传统舞蹈呼拉舞，但他并不传统。而是非常的西方化。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火奴鲁鲁建造了一座欧洲风格的王宫——伊奥拉尼宫。由于对新科技的爱好，这座王宫在原时空中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王宫，但现在它会排名第二，落在zn海的后面。王宫里还有许多家俱、装饰乃至建材，都是卡拉卡瓦一世在欧美订制的。

而正是对外国了解的很多，很通透，卡拉卡瓦一世才会面对美国，面对中国，甚至面对分裂中的日本，都会显得这般逊和。

“是的，陛下。中国是个庞大的帝国。只说国土面积，那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能够跟中国相提媲

美。再说土地的富饶，俄罗斯也要落在中国的后面。”

“中美英，甚至是日本，面对他们，夏威夷就像一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而他们却是纵横大洋的海洋巨兽。”

卡拉卡瓦一世的语气不能说沮丧。但这个问题是既定的事实，不能更改。他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夏威夷王国的命运。

“亲爱的埃弗拉，我非常为夏威夷王国将来的命运感到担忧。周边的国家太强大了，夏威夷却太弱小了。我感觉，必须要为夏威夷找一个真正的盟友，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日本人，他们在夏威夷的动作越来越大胆了。

我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秘密的站在一面势力当中，这样才可以维持夏威夷王国的存在和独立自主。”卡拉卡瓦一世顺手从茶几的果盘上取过一串葡萄。

埃弗拉是卡拉卡瓦最亲密的朋友，虽然他是个欧洲人。但作为一名离开欧洲二十年的佛罗伦萨人，埃弗拉更可以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现在的意大利王国根本不认同。他是卡拉卡瓦一世的私人顾问，是卡拉卡瓦多年的好朋友。

但今天的话，他却是第一次从卡拉卡瓦一世的口中听到。“您说的是真的吗？您真的在这么想吗？”

“是的，艾佛拉。我是认真的。看看琉球，这个小小的国家，跟我们夏威夷王国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但现在他们过的很舒服不是吗？中国人罩着他们，就是英美国家的船只到了他们的港口也要老老实实的缴税，对不对？

这就是找到可靠的盟友的美好！”卡拉卡瓦说道琉球的情况时，眉飞色舞的。这些年琉球的发展并不快，中日彻底开放贸易后，琉球往日赖以为生的‘转口贸易’立刻就下降到了历史的谷地。但没有了日本人的剥削，琉球自家的小日子过得却很安逸。对于卡拉卡瓦一世这么个坐在火山口当王座的

君主来说，琉球王的舒心生活是他非常位置向往的。

“那样的话，陛下，夏威夷王国就只有站在英国人一方了。”埃弗拉迅速给出了答案。“无论中国、美国，还是日本，都可以对夏威夷群岛的领土构成直接的威胁。唯独英国人，他们的势力和国土距离夏威夷群岛太遥远了。

并且要顾及中美两大国的反应，英国人不可能直接废除王国，进行殖民。他们会像在马来亚做的一样，依旧靠着王国来维持夏威夷的安定和英国人在那里的影响。”

“不过琉球王国的情况，您还是不要去想了。欧洲不是中国，西方与东方对于宗主和藩属的概念是完全不同。像中国这样靠文化的影响力和他们自身的强大来吸引藩属国，这在西方世界是不可能看到的。西方世界是赤果果的强权夺利。王国如果纳入英国一方，国家大笔的收入绝对是会被英国人给撷取的。”

“如果您真的一定下了决定。那就先把国库里的存款都花出去吧！”埃弗拉是知道卡拉卡瓦最初时候的打算的，在他还没继承夏威夷王国王位的时候，那时的卡拉卡瓦困于夏威夷王国的困境，梦想着有一天要建立一个波利尼西亚帝国。甚至在继位之初，他就已经派出了代表秘密出使萨摩亚王国。

后者面积要比夏威夷王国小一些，但是人口不少。更重要的是，通过萨摩亚王国，卡拉卡瓦一世的波利尼西亚帝国，或者说是波利尼西亚大联盟，可以一直向南延伸。

同样是这个时候，遥远的北京。

一场宴会后，莫里斯回到了住处。虽然他喝了不少酒，但莫里斯感觉自己的脑子却越发的清晰了。今日宴会上他成功的从中国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口中知道，北京欢迎卡拉卡瓦一世的仪式，以及之后的大阅兵仪式上，任何新闻工作者，也就是记者，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证明和报社的出具证明，到新闻出版总署设在北京的工作处去申请登记，只要通过中国政府的审查，就可以拿

到通行证。而且审查标准仅仅限于这个人的身份核实和是否有黑材料。

莫里斯神经亢奋，难以入眠。

他是自由撰稿人，但相信让《每日通讯报》给出一个证明，在英国大使馆找人开一份材料，绝对是轻轻松松的。

钢笔莎莎的在纸张上书写着一行行文字，莫里斯翻开日记本详细的记载着今天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和内心的全部感受。

这是他从英国出发之前就给自己定下的一项任务，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自己都要细细的观察沿途的一切，细细体会自己的这趟长途旅行，细细的品味中国，观察那里的人和事，观察那里的社会，观察那里的一切。

他的日记已经写满一个笔记本，这是第二个笔记。相信回到英国了，这是一个很好地纪念。甚至自己如果在中国做出了好成绩，这些日记经过整理

和修改，还能得到出版的待遇。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

　　这样的想法就给了他更大的动力。就像当年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一样，详细的日记可以让西方人认识到现在的中国，自己甚至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痕迹。

第五百九十四章英国人敏感的神经

“王上，卡拉卡瓦今日上午九时，已经乘坐火车来京。两日后可到！”

年节就在眼前，卡拉卡瓦一世从他刚刚抵到没几日的上海动身北上，刘暹也正在‘受训’的烦恼之中。

自己真要疯了！

接过侍从递来的电报，刘暹扫了一眼，就扔到一边。然后四名礼仪师傅再次涌了上来。

卡拉卡瓦一世在上海这几日是要接受新秦派出的两名礼仪官指导的，刘暹在北京更要接受这方面的教导。他对此根本无甚了解，连当年登基大典都很简了的就办了。然后不管是越南也好，还是朝鲜也罢，都是属国，礼仪好应付。卡拉卡瓦一世却不一样，这是外国元首，从来没在大中国文化圈范围里出现的一名国君，礼仪绝对不能等同于藩属。刘

暹就只有受苦了！

没办法。中国的礼仪在变更，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变更。

两汉时，诸侯王或一年一朝，或数年一朝，或长期滞留京都，没有严格的制度。同姓诸侯王来朝，常以家人之礼相待，有时燕饮言谈还不大讲究君臣礼数。

唐《开元礼》有藩主来朝礼。由通事舍人引导藩主自承天门至太极殿阁外。鼓乐齐奏，皇帝即御座。藩主入门，亦用鼓乐，乐止，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侍中宣读制书，宣敕命，引藩主升坐，劳问藩主。

明代设会同四夷馆，负责接待藩国及外邦使节。朝贡之日，文武百官在殿内两侧侍立。朝贡后。礼部官员奉旨赐宴于会同馆。除朝见皇帝外，还要在东宫朝见皇太子。

清初对一般藩使亦沿用明制。

那个时候中国有实力也有底气视藩主为臣下。来见中国皇帝，你就要遵循中国的礼仪。下跪是理所当然的。

可现在呢？晚清对西洋各国使节的礼制逼格不停地在下降。

还好刘暹没在1900年以后穿越。八国联军与满清达成协定后，各国进一步要挟清廷更改礼仪，提出各国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独觐见，必在乾清宫；递交国书，必由清廷派舆轿接送，由皇帝亲自接受；设宴乾清宫，皇帝必躬亲出席等。这他娘的只是使臣。不是国主元首亲到。

中国皇帝什么时候在外国人递交国书的时候，要派舆轿接送，由皇帝亲自接受；设宴乾清宫，皇帝必须躬亲出席？

所以这次会见卡拉卡瓦一世，一切礼仪礼制都必须玩新的，且中国对卡拉卡瓦一世规格视为‘国王’，礼仪等同藩主，而不是视为‘皇帝’，等平

相待。这点也必须跟卡拉卡瓦一世说明白了。别到时候闹的不愉快。他要不愿意，就从上海直接去南洋吧！

当然，礼制这东西绝不仅限于刘暹接见卡拉卡瓦一世的这一节口，更多地还是迎接卡拉卡瓦一世入住国宾馆的规程、奏乐。对卡拉卡瓦一世下属的安排，对夏威夷使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总之很复杂的。

年节一天比一天接近。中国对新年佳节的庆贺，绝对不低于西方人对圣诞节的期望。早在腊月中旬。满北京的酒楼、旅馆、商铺外就开始张灯结彩，红彤彤的灯笼遍街都是。

这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中国已经在崛起。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高。而想要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就必须先了解他的历史、民风、民俗。

因为西方人已经没办法用手中的枪炮来覆灭这个文明的抵抗，当武力的作用消失后，像晚明时候的利玛窦这样的西方人越来越多。这些‘利玛窦’不一定是自己主动对中国的文化、民俗民风产生兴趣的，他们背后各有强大的力量支持。

所以这两年西方世界的汉语言学者很吃香。威妥玛现在就算不再担任驻中国大使了，回到英国也能在自己的母校找到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他毕业于剑桥大学！

莫里斯只是一个先行者，作为一个撰稿人，一个半专业化的新闻工作者，中国历史这个大课题不需要莫里斯去钻研、但民俗民风，和中国人现在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就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了。

他对英国已经发回去的四封电稿，针对的就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中国外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力量，普通中国平民对于外国人的态度，以及上帝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每日通讯报》总编的大力好评。

而莫里斯私下的日记更记载了自己在中国这些天里看到的一切，从百姓的吃喝穿戴、生活，到民俗民风民貌，从节日宗教信仰，到科教文化卫生。

北京的大街小巷他去过不少，市井文化，市井繁荣，莫里斯是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经历的。

把伦敦与北京作比较，把英国人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作比较，物质上的差距并不十分的明显。中国人的收入要比英国低上不少，但中国的物价也更便宜。

尤其在医疗上，莫里斯虽然对古老的中医感到匪夷所思，但即便新式的西式医院的诊疗费，也远远比英国医院便宜。还令莫里斯无法忘怀的是，中国的医院在整洁上甩掉英国医院三条街！

住宿、吃饭、衣服，以及中国人口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价格全都比英国便宜。

精神上，至少北京的中国人精神很饱满，娱乐很丰富。

这里的庙会，这里的公开演出，一场接着一场。莫里斯固然听不懂戏剧、相声，但他知道中国人高兴看这个就可以了。他在对英国发回的第一篇生活水平上就提到了这一点，丰富的娱乐生活是让中国北京的平民们精神饱满的一大原因。在电文中，他把戏剧比作了西方的歌剧。

而且中国也有足球的存在。规则跟英国足球大体一样，但细节规划上，却比英国足球要完善很多很多。这一方面中国的那位皇帝陛下显然是抄袭了英国足球。

莫里斯最初的时候还为之骄傲，但很快他就从与人的聊天中听到了‘蹴鞠’这个词。了解之后的莫里斯不得不发出‘鞑靼人阻断了中国文明的发展’的感叹。而亲眼观看了京津联赛最后一场冠军争夺战的比赛后，莫里斯觉得中国人的足球水平要远高过现在的英国。

莫里斯在到北京的第二天就从狄克那里看到了专业的体育报，上面足球版块占了好大一块。当时

莫里斯的心情是很不以为然的。毕竟足球这项运动在中国才兴起不几年，能有多高的竞技水平？然而西方人哪个能有刘暹的脑子呢？前世刘暹对足球再小白，听到的名词、了解到的战术，也远把现在的英国足球甩出十万八千里。于是，英国本土那原本在莫里斯眼中对抗激烈的比赛，跟中国人的足球一比，显得就那样的野蛮粗暴，没有技术含量了。

除了足球这项影响力逐渐扩大的体育运动外，北京还有赛马协会，马球运动，射击协会，以及本身在河北圈子里就流传甚广，有着很不错民众基础的摔跤。

中国摔跤三大流派都有登台亮相。并且从本身各玩各的，现在已经逐渐形成竞争模式了，只待一套新的，能顾及三大流派，得到三大流派认可的摔跤准则制定下来，那又一个比赛联盟就会形成了。

再有就是武盟！

秦军战无不胜，军威赫赫，用战争打下了中国当今的地位，民间民风是很尚武的。刘暹也喜欢武

术，虽然他自己是严重的麻爪，但这项赛事的发展只需要刘暹的认可就成。

北京武风炽烈，比武擂台赛层出不穷，国家去年刚举行了一届的武林大会，更给这把火儿吹了一股大风。

而这些对抗激烈的运动，放在莫里斯眼中，那就是国家精神的旺盛，人民精神的旺盛。是一个国家民意沸腾最直接的表现！

腊月二十四日，卡拉卡瓦一世抵到了北京车站。

莫里斯一大早就到了车站外等候，跟他一样等在车站外的还有几十个中外记者，每一个人脖子上都挂着改了钢印的通行证。

“皇上，卡拉卡瓦一世9点30分可抵达车站。在国宾馆安歇休息后，下午四点来宫里觐见。”然后晚上刘暹就可以赐宴了。

“接待准备，朕是放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一定要做好保卫。”

中国现在没力量在夏威夷上跟美英较劲。要是卡拉卡瓦一世死在了北京，美英联手另立新主，完全可以把中国排除出夏威夷的权力结构当中。

随着埃及彻底落入英军的手中，大英帝国的爪牙再度有了张舞的力量，这份威胁可不仅法俄体会到了，中国也一样是会有压力。

据驻欧办所报，现在英国国内媒体已经形成了一股增强英国远东舰队战斗力的舆论。让刘暹内心是只想骂娘。

他已经命令驻欧办去活动了，但效果如何，究竟能不能如了刘暹的意思，还未可知。

联想到近期中国与英国就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地区的谈判过程，实在是叫人不能不怀疑英国媒体这个时候捣出这场戏来的用意。

英国人对于土地的贪婪虽比不上俄国人，可他们对印度的宝贝，却表现的太过神经过敏了！

第五百九十五章《中俄再勘分西北--东北界约记》

从进入西历的1882年12月，英国先是路透社，后是《泰晤士报》，先后发表文章指责英国远东舰队的船舰，不但大部份陈旧失效，而且迄今尚为采用1860至1870年代的前膛炮，实为英国海军的耻辱。为了保证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两家报纸都极力要求英国政府向远东派出新式铁甲舰！

随后英国海军部的某个中级军官也在报纸上匿名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英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将“远东舰队”的船队汰旧换新，把那些苍蝇级和宝石级的老船统统淘汰掉。诸如swift，cockchafer，espair，firebrand，lin，merlin，rambler，以及所有老船舰，比如那些千吨级的机帆快船，全部淘汰掉。以新式的船舰取而代之。

至于其它二艘重装甲舰“orion”与“wyvern”，虽亦属陈旧，但因其具有厚甲及重炮仍可留于新加坡港内作为防守之

用。其它如“constance”虽然装置旧炮，但其性能尚为不错。至于剩余之船如alacrity，cordelia，her0ine，leander，mutine，porpoise，rattler，satellite，wanderer，性能还算尚可，在远东地区还能表现出一定的威慑力，配合诸多新舰，以维持英国在远东的海军优势。设使英国政府能再添加一艘二等铁甲舰和一艘新的四千吨级穹甲巡洋舰。就像是“mersey”号那样，当为更佳。

这股猛然间从媒体上爆发的舆论。随着时间的发酵，进入到西历1883年以后。在英国的声势是越发强大了。刘暹当然是只想骂娘。

英国人的远东舰队在香港变成自由港之后，主力就转移到了新加坡。现有一艘二等铁甲舰，吨位超过六千五百吨，两千吨以上巡洋舰四艘，三艘三千吨为上排水量的重装甲舰，共八艘主力战舰和诸多的快船、炮艇组成英国人在远东的海军力量。

现在要是四艘老舅的巡洋舰和两艘重装甲舰全部换掉，再配上一艘二等铁甲舰，和一艘四千吨级的穹甲巡洋舰，英国人的实力已经能够给中国的南

洋舰队造成致命的威胁了。

刘暹这个时候还不骂娘。留在什么时候骂？

可是骂人有如何？英国人就有这样的实力。

纵然1883年的大英帝国海军在后世人的眼中是处在一个‘黑暗期’，英国皇家海军授权建造的主力舰远远不能满足英国保障世界海权控制的需要，法国在此阶段大力扩充海军舰队，差一点超过了皇家海军的实力而跃居世界第一。

虽然现在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里还有很多老式的舷侧列炮铁甲舰，是在1864－1872年间建造的，实际战斗力已经比较低下，巡洋舰方面还以铁壳护卫舰和巡逻舰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新型巡洋舰的曙光只是刚刚崭露，一等巡洋舰和二等巡洋舰才刚刚开始装备了四艘。皇家海军钢壳快速巡洋舰遍布世界海洋的时代尚且没有到来。但60万吨总吨位的庞大舰队，其实力超出中国海军的想象。英国皇家海军依旧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巨兽！

刘暹只能憋屈着！

喜马拉雅山走廊的利益不可以让出去。不然藏南的大片土地早晚要被英国人觊觎。不丹、锡金两个国家的‘独立’，很有存在必要。

当然，英国人现在对不丹和锡金两个国家并不怎么看重。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廓尔喀。

西历1769年，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的玛拉王朝，建立起了沙阿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过程中不断征战。领土不断扩张，鼎盛时期领土面积约为后世尼泊尔面积的三倍。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让廓尔喀人的野心大大膨胀。企图染指我国西藏。

1788年和1791年，廓尔喀因为与西藏盐税银钱纠纷和在白教祖古夏玛巴的唆使。两次入侵西藏，意图抢掠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中的财富。

第一次入侵，清朝派遣四川成都将军鄂辉、副都统佛智、四川提督成德等率领官兵3000名出兵西

藏。不久，成德率领一支官兵赶赴日喀则时，侵入协嘎尔的廓尔喀侵略军撤退。之后，廓尔喀提出议和。驻藏的官员最后私自接纳了议和的办法。第二次入侵，由于清朝在西藏驻军不多，廓尔喀军队一度占领了后藏地区，并在扎什伦布寺大肆抢掠，**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相继向乾隆皇帝求援。乾隆闻讯后急调福康安率1万多名清军收复失地。

福康安从青海、甘肃、四川筹调部队，星夜兼程的赶往西藏，四十天杀到，每天皆强行军，其迅雷一样的速度和行动大大出乎廓尔喀军的预料。结果清军六战六捷，杀敌四千，收复后藏，并乘胜打过喜马拉雅山，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城下（今加德满都）。绝望中的廓尔喀国王不得不求和，表示愿意臣服清朝，向清朝每五年朝贡一次。这一从属关系很稳定，在原时空里一直持续到1908年尼泊尔彻底为英国控制，英国禁止廓尔喀向清朝朝贡。后世的廓尔喀因此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藩属国。

但廓尔喀的满清的忠诚，不见得他们对新秦也这样的忠诚。在新秦以不可抑制之态，飞快的取代了满清的统治地位之后，廓尔喀虽然一样的对新秦

表示了臣服，但态度可生硬的很多了。

更别说秦军入藏以后，刘盛藻在廓尔喀建立了跟北京的联系之后，第二年就迫使廓尔喀放弃了西历1856年与西藏签订的《西藏尼泊尔条约》。

廓尔喀在19世纪的中前期是敌视英国的。1816年。廓尔喀吉尔达国王不幸染天花去世，2岁的尤金德拉继位。由王太后拉利塔和首相比姆.森.塔帕执政。为了夺回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比姆开始了尼泊尔第一次近代化改革。为了对付英国人。比姆联络了英国人的死敌——法国，在法国人帮助下，尼泊尔建立起近代化的军工厂，并且改革军制，大力发展贸易和建立工业。也于是，这一切自然就遭到英国人的嫉恨，英国人选定了廓尔喀大将军忠格.巴哈杜尔.拉纳作为其代理人。在他们的煽动下，1846年忠格.巴哈杜尔.拉纳发动政变，杀害首相比姆.森.塔帕。以及将军、大臣400多人，夺取了廓尔喀的军政实权，自封为首相，废除了尤金德拉国王，别立苏伦德拉国王作为傀儡。廓尔喀的对英态度自然也一改之前的敌视，转而变成了亲附。

1855年，政变后的尼泊尔在英国的唆使下再度入侵西藏，当时的清廷正在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故急于息事宁人。遂命驻藏大臣赫特贺出面调解。1856年，在赫特贺的调解下两边签订了《西藏尼泊尔条约》。条约虽肯定“尼泊尔对中国皇帝，一如历来，加以尊重”。但却规定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向廓尔喀方付一万尼币的“馈赠”，尼人在藏享有治外法权，尼人在藏经商有免除商税、路税及其它各税之权。该条约是清政府直接导演的有关西藏地方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给清朝在西藏人心的争取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中央皇权的威严因此大大降低！

刘盛藻早在入藏之前就详细了解了西藏的过往、历史，这《西藏尼泊尔条约》简直是一个完美的触入点。废掉廓尔喀人在西藏的一切特权。废除那一万尼币的“馈赠”，不仅可以维护中国的利益威严。更可大大提高新朝在西藏的声望和权威。

当时正是中英苟合，英国人连小日本就轻轻松松的卖了，为了遏制俄国，把廓尔喀拿来涮一把又能怎样？更何况这本身对廓尔喀的影响也不大。廓

尔喀的经济交流更多是对于印度，可不是进入西藏！

如此的作为让廓尔喀对中国的感觉更不好了。即便此次北京大阅兵，刘暹直接请的是拉纳家族的第二任领导人乌第普.辛格，这也被廓尔喀干净利索的拒绝了。此次大阅兵，廓尔喀只派出使臣来到北京参阅。

所以必要时候，刘暹可以如英国人所愿，断掉与廓尔喀的宗藩关系。

“皇上，廓尔喀人骁勇善战，如能掌握手中，喜马拉雅以南之地可高枕无忧也。”范德榜、张守炎都不同意刘暹的想法。

“今我大阅兵在即，两万将士，军伍雄壮，将士骁锐。廓尔喀人观我军威，必受震撼，自当臣服，退去桀骜之色。”

他们两个人都只想着安稳西藏局势，从来没有过对南亚次大陆产生过不可抑制的野望。这两位都

是绝对的稳健派。踏踏实实的干工作，老老实实的建设国内，中国现今的实力和势头，让他们根本没生出过挑战英国的念头！

但刘暹就不一样了。他的愿望要实现，与英国人的冲突就是必不可免的。廓尔喀真不识好歹了，那就能作为一个很好的摩擦借口。

再说了，拉纳家族跟廓尔喀沙阿王室，权利纷争上那就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点。拉纳家族死抱着英国人的打退，刘暹就要攥住沙阿王室啊！

到时候打灭了廓尔喀，灭了拉纳家族，翻手捧出沙阿王室，一个忠心的小弟不立刻就有了？完全不用担心历史遗留问题……

“并不一定要放弃廓尔喀。这要看廓尔喀人自己的选择。英国人那里咱们继续拖后。照四五六七轮的谈判去谈。”

“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英印殖民军要是敢动，让刘盛藻也对着动一动！”

另外，腊月二十七，新年到来前的三天，西北传来了《中俄再勘分西北——东北界约记》。

第五百九十六章新春佳节，牛鬼蛇神

辉煌宫殿，华灯金碧，整个瀛台都沐浴在了璀璨的水晶灯光下。

华丽璀璨，炫花人的眼睛，最上品的东海水晶，配合着技艺精湛，能被称作大师的雕琢师傅，合而得出的这夺目的杰作。

一盏盏水晶灯为瀛台更增添了几分瑰丽，也让东海水晶短时间里就名满天下。

“于此新春佳节之际，中俄建好，罢战平戈，乃国家之大喜；我华夏大秦，一战东收外兴安岭故地，北纳北海圆图，西退俄国人兵锋于库陇奎山外，亦是天大之喜。双喜临门，再见佳节，三喜同贺，与国同庆。”

“诸君，请满饮此杯！”

“祝我华夏气运，兴盛蓬勃，日月普照，金瓯

永固！”

新春大庆的晚宴上，刘暹举杯向下遥遥一敬，满殿群臣以及卡拉卡瓦一世这样的外国君主、属国使臣等等，都站起身来举着酒杯念道：“为陛下贺！”

今夜刘暹心情很畅快。俄国人瘪气了，中国真的能得到几年时间安安稳稳的发展了。

待到二五计划结束了，中国的钢铁产量至少能提升到六百万吨，兰新铁路贯通，东北铁路、京库铁路贯通，青藏公路、川藏公路贯通，俄国人再敢蹦跳，他就有的是力量一巴掌拍死。

当晚，刘暹喝的醉醺醺的被送回了寝宫中。洗澡都没有，带着一身酒气就抱着皇后摔倒在了床上，可是把张妙彤给‘熏’坏了。

第二天醒来。张妙彤早就起身了。见刘暹醒了，就催促着他去洗澡。刘暹伸手一捞，软肉入怀。眼睛也不去看二度受到‘毒气’伤害的皇后那

一脸的嫌弃模样，直愣愣的看着纱帐顶儿。相似能通过去看到蓝天一样。

“皇上，快去洗澡吧。熏死人了都！”

已经是十多年的老夫老妻了，张妙彤在刘暹跟前可没什么惧怕和忌讳。而能在一个还是皇权至上的封建皇朝中，让皇后这么顺便对待的皇帝，可见刘暹对后宫做的是多么好了。

“俄国人泄气了，大庆一结。我这心里头也松下了一口气。”刘暹就感觉身子现在懒洋洋的，就想在床上这么躺着，躺着。放松身子。放松手脚……

但可能吗？张妙彤把头猛的一昂，下巴在刘暹胸口狠狠摁了一下。当然，是她的‘狠狠’，实际上一点也不疼。女人又能有多少力呢？

“快起来。过会儿小辈就要来叩头了。还有姐妹呢。都要来呢。你给我起来！”

刘暹无力的一耷拉眼皮子，穿越前他年纪还不多大，就对过年时候亲戚往来，是很不感冒。那个时代四轮的、两轮的不缺，再远的亲戚火车、飞机也不是不能见，完全没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反而觉得耗时间，年假本就没几天，走个亲戚又要用去一半。

穿越了之后呢？刘暹对过年也不感兴趣。他开始时地位低。没道过年前一个月就要绞尽脑汁的给上头准备礼物孝敬，而到了他地位高起来的时候呢。那他头顶还有很多地位更高的呢。更别说北京城的那几位boss了。

再把这些交给手下人去准备，刘暹也是会挂心的。

到他反清起兵以后，就轮到别人来给他送礼，他不用给别人送礼了。这年味才算过的舒坦。

可这舒坦的年味也耗时间啊。再者先前的感触还没全部抹去，而且今年又偏巧赶上刘暹心劲大泄的档口，刘暹若是对接下来的一幕幕有积极性了，

才叫见鬼！

忍着宿醉后的头疼起身来，刘暹刚梳理完，一群儿女就都涌了过来。几个年纪小的被奶妈抱着随在队伍的后头。

摁了摁眉心，刘暹看着堂下一群儿女，笑容也不仅浮现在了脸上。儿儿女女拢共也十四个了，最大的刘梦瑶这个宝贝女儿，已经十三岁了，长子刘盛也十岁了！

“孩儿给父皇、母后叩头。”

刘梦瑶、刘盛两人分别大头，一身后头跟公主，一人后头跟着皇子，进到大殿里很自觉地按照年龄大小排成两列。

“都起来吧！”刘暹叫起儿女，把手一挥，一旁十多个宫女一人捧着一盘来到一个公主皇子跟前。里面就是给他们的年礼，也就是压岁钱。

这是每年都有的一幕。

刘暹平日里对皇子是比较‘苛刻’的，对公主就很大方。但往日再大方，跟过年的压岁钱比也是小儿科的。这一盘子不仅有珍珠宝石，寓意吉祥的金银锞子，还有一份礼单。这才是重点。上面一大溜儿的奇珍异宝，撷取了满清皇室大部分财富的刘暹手中从来不缺这些，纵然一部分拿出去卖了，剩下的也堆满了仓库。

对于公主们来说，每年‘压岁钱’还至少有一座漂亮的庄园，或是占地几千上万亩的农庄。这份奢华和大方，足以让欧洲同期的那些公主羡慕到死。

而皇子们的压岁钱就相对要可怜了。穷养儿子富养女，这句话刘暹很认同。

儿女还没走呢，一帮女人就都拢了过来。中午一场家宴是少不了的。到了下午刘暹才算真正的轻松了下来。但还没完，明天，朝臣们，属国的使臣们，就又都要入宫觐见了。

刘暹已经免了各地的皇贡，但过年的时候，臣子们送礼是没办法免的。中国几千年送礼的传统，臣子对皇帝称呼是‘君父’，送礼怎可能不给‘老爹’送呢？这点要免了，那免的就是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文明了。

刘暹免跪礼，免皇贡，他可不是砸破一切旧秩序的红朝。再加上他也要到老舅、姨夫和老岳家去拜访，这一忙活转眼就过了初六。

北京城里年味还正浓。过完了新年过元宵，不到正月十八以后，北京城是安静不下的。

“北京真的热闹极了。我喜欢中国！”换下了君主礼服的卡拉卡瓦一世喜欢极了这种喜庆的气氛。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君主，天生就喜欢热闹。虽然听不懂中国话，但有热闹瞧，热闹凑，就足矣！

而年节当中的北京城有多么的热闹，看看卡拉卡瓦一世周边那些累的，都快哭了的暗中保护他们的军情局特工就知道了。

“这狗日的真能跑啊。哪地儿热闹，他往哪里钻。”袁世凯摸了摸头上的汗水，望着前方百米外一身红色汉服，看起来跟妖怪没两样的卡拉卡瓦一世，恨得牙直痒痒。这可比当初李熙那趟差事更累人了。

“娘的，恼了老子，直接把你药虚了。看你还他娘的怎么蹦跶？！”

袁世凯正在这咬牙切齿。一个年纪不比他大的青年跑了过来，穿着一身便服，面貌无奇，不知道的绝对不会怀疑他会是干特、务这一行的。“科长，卡拉卡瓦要去看舞狮！”

“通知第三小组，立刻去警备！”袁世凯脸颊抽了抽，咬着牙命令道。目光抬起看那个大红色的背影，圆滚滚的身子能比普通人两个宽，这么胖的人怎么就有那么好的精力？不觉得累？

……

就在刘暹被淹没在群臣的拜访当中，就在卡拉卡瓦一世快乐的游玩时，别府晋介和伊藤博文也在北京渡过了今年的春节。

两者还都参加了大年三十的那场大宴，区别是别府晋介在初三那天还进宫拜见了刘暹，伊藤博文则没有。因为日本东京政府至今还没有跟中国恢复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伊藤博文站在二楼窗口，冷风透着敞开的窗口吹拂着伊藤博文的脸庞。鞭炮声，热闹的市井声音也水涌一样灌入伊藤博文的耳朵。

“柳原君。”

“当年的北京城跟现在相比，会是腐朽沉沉，暮气哀哀的吧？”

柳原前光作为伊藤博文的副手，再次进京。虽然他是明治天皇的小舅子，可在东京政府中的地位，是远比不得伊藤博文的。“是的，伊藤君。”

“眼前的北京和前清时候的北京完全的不一样。一个如初升的旭日，一个是落山的夕阳。”

柳原前光对新秦可谓是恨得咬牙切齿。但对于中国近些年工业发展上取得的进展，那也不能昧着良心来否认。

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了一百六十万吨，正向着二百万吨迈进。依照中国钢铁产业增长的速度，和去年钢铁建设的投入，今年二百万吨规模绝对是能达到的。而即将开始的第二届中国内阁，据传闻二五计划的钢铁产业展望，数额是六百万吨！

日本呢？在英法美等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现今也才建立起三个钢铁厂，钢铁总产量不到十万吨，其中钢产量才五千吨。这跟中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刘暹统治下的中国，目光早已经看向了世界列强的宝座，是越来越让日本（东京）绝望了！

“皇国残破，我等大敌已经从中国皇帝陛下，

变成了西乡大将阁下。”

“是的。大久保阁下在去年就断绝了八成份额的对中国之特别经费。高桥君的任务已经变成了收集中国的经济情报和军事情报。”

伊藤博文良久不再发生，两眼直直的看着远方一栋高大的高楼，那是北京证券交易所。

柳原前光也没有了声音。高桥不久前还在天津港同他们见过了一面。这几年的艰辛和折磨，只看年纪还不到四十岁的高桥君，面相已堪比六旬老人，满头花白，就可见一番了。

最后，伊藤博文和柳原前光眼前，似乎都闪过了别府晋介在大宴上碰头时那一脸灿烂的笑……

第五百九十七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二月的春风吹去了冬日的苦寒。

正月十五，第二任内阁正式登台亮相，李楹不出所料的从地方蹦进了内阁当中，并且成为了排在范德榜、张守炎、李鸿章、沈桂芬、霍广正之后的第六人，尚在郭嵩焘之上。

整的来说，这第二任内阁与第一人内阁变化不大，主导者还是那些人。这也让天下个阶层都能安心、放心，内阁主体不变，也就意味着朝廷的主题不变，这尤其让诸多新起的中下层资、产阶级们高兴。

但对于诸多的一般人来说，内阁不内阁的还真比不上大阅兵更有话题性。

中国自古就有‘阅兵’的传统。《通典》记载：“尧舜之时，五礼咸备。”这就说明仪仗礼仪早在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见雏形了。

到了春秋，《春秋.桓公六年》中有这样一则记载：秋八月，壬午，大阅。解释《春秋》的《谷梁传.桓公六年》中阐释道：大阅者何?阅兵车也。

统治者定期阅兵，其用意除了检查军队兵员素质和战备状态外，更多是为了向百姓和外夷炫耀威风、武力，以威慑人心。另外，战前或战斗间隙进行的阅兵，叫做‘观兵’或是‘观师’。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了。

如今新秦的大阅，算不上‘观师’，1941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才是真正的观师。

魏文帝曹丕的《广陵观兵》中所描写的阅兵场景浩大雄浑，蔚然壮观。令人心神惊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

而众所周知的长城嘉峪关，就是古战场里一个能容纳几十万兵马的阅兵大校场，其大校场至今还保存完好无损。

刘暹的此次大校阅准备了近两万名将士，全军以整编师、独立旅团为建制，每部选派一个方阵的代表，加上英雄部队和军校生、炮兵、海军，能不能‘不战屈敌虏’他不知道。却绝对能——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

曹丕《广陵观兵》的最后一句话是真正说明了阅兵的根本目的。但这些也并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国家的阅兵都能够做到的。

现今的地球。除了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大校阅以外，就是德国人的阅兵，也不可能爽快的让他们的对手低头。可不能做到就不阅兵了吗？只要展现出国防的实力、彰显出军队的风貌、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爱国豪情，也就足矣了！

西方同样有许多关于阅兵的文字记载。西历18世纪时候。西欧不少国家阅兵式盛行于军队。尤其是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将帅检阅部队是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而前世的刘暹，天朝五十周年大阅兵，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势，雄壮之势，是看的他热血沸腾，豪情满胸。

尤其是五十年大阅兵，那时刘暹还是个少年。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这等雄壮、威武的阅兵，脑子里第一次有了‘大阅兵’这三个字的概念。其影响力。对刘暹的冲击是影响至深的。

此次新秦大阅兵，虽蕴含目的众多，但于刘暹看来，依旧是激昂人心之力第一。

也所以，他对此次阅兵的‘表现’关注之极！

他要搞出来一个亮瞎所有人眼的完美阅兵来。要以最强大，最刺激的视觉冲击，折服每一个大阅兵的观众，折服整个北京城。

全军各部抽调来的受阅部队在三个月前就全部来到了北京，其中除新疆军区外，各部受阅部队都是从军中的一线部队中抽取出来的，一共组成了二十四个陆军方阵，六个骑兵方阵。而再加上海军陆

战部队一个方阵，海防部队一个方阵，海陆军校生各一个方队，后勤工程兵一个方阵，海军一个方阵，步兵阵列一共是三十六个方阵。

接下就是炮兵。从54mm口径的小炮，到75mm口径的野战炮，然后是105mm口径的重炮，120mm口径的重炮，最后是150mm口径的重炮，五个不同口径的大炮，或山炮，或榴弹炮，一共为十个方阵，400门！

而四十四个方阵，总兵力超过了两万人。

这些人从年前就开始训练，腊月的严寒也在战士们激昂的士气和沸腾的鲜血面前退却。

一举手，一投足，整齐划一，简洁明亮！

笔挺的军装，饱满的士气，蹭亮的武器，明亮的军靴。他们将在全世界人的眼中正式竖立起重工军人新的形象。

德法的步操各有各的特点，秦军随自解放军的

步操，在刘暹的眼中更比德法胜过一等。至少这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所谓的欧式鹅步，还是让欧洲人去踢吧。中国人走的是正步———左脚向正前方踢出约75厘米，腿要绷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面约25厘米，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此法动作，向后摆臂时左手心向右，右手心向左，手腕前侧距裤缝线约30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0~116步。

刘暹的眼中，中国解放军的正步踢得是最漂亮的，军姿是最威武的。他虽没有当过兵，但他受过军训，论坛上灌过水，当年嘲讽朝鲜那夸张的阅兵式时，对于正步颇有些了解。

反正从汉中走出来的秦军，如今大一统的华夏百万精锐，就是被他这么的操练出来的。

排面如刀切，摆臂似流光，踢腿像射箭，落地镇雷霆。

横看、纵看、斜看，都是一条线。线线笔直。整个队列整齐划一的美让人震撼；势如雷霆的足

音，踢腿带风，落地砸坑的铿锵步伐。力量的美能冲击人的心灵；绝对标准的步幅，绝对均匀的步速，绝对正直的走向，绝对准确的读秒，还绝对协调的配合，给视觉带来的完全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

　　解放军检阅部队的每个战士，都是一尊秦俑。受阅者个个胸怀壮烈，观阅者个个心潮澎湃。大阅兵，军威震撼。兵行壮阔，步履强劲，齐勇若一，让人目不暇接。让人美不胜收。

　　刘暹要的就是自己的军队能像后世的解放军一样威武雄壮。虽然有时代的差距。可阅兵和精神面貌这东西，是能够用训练和不同的激昂亢奋来替代的。

　　对于现在的国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感慨并不比原时空的1949减少了去。

　　天朝上国的光辉刚刚陨落，还能追忆，刘暹继而复兴，国人心胸中的澎湃激情就也同样被迸发了。

然后就是苦训、苦练，苦训、苦练，苦训、苦练……

刻苦。刻苦；努力，努力！

总能够让刘暹看到满意的。

两者碰撞在一起。那激发的效果也并不比后世的解放军精神面貌差。

总之，他要此次大阅兵四十四个方阵官兵，全部体现出后世解放军大阅兵中的那种如海浪拍岸，似松涛阵阵，随大地共鸣的力与美的统一，威武与庄严的展现，纪律与意志的凝聚。

……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鞑虏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华夏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河北中原次第平。

雄师铁军出关外，蔽天神骑荡胡尘。

……

新秦七年，二月二十日，激昂的歌声响彻宏大的**广场。

原时空，里八年抗战，国难危急之时的远征军军歌，稍作修改，就成为了这个时空中的新秦帝**歌之一。与红巾军战歌，还有《重回汉唐》等几首前世皇汉耳熟能详的歌曲一起，是传唱天下。

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歌声刚落，第二首军歌即起。广场外，观阅的数以万计的百姓被这一曲曲催发精神的歌曲，激励的昂情振奋。呼啸声，欢呼声荡掣九霄。

“轰轰轰——”九十九门礼炮齐鸣九响，震耳欲聋的炮声使原来渲染的**广场变的安静下来，炮声中带有的威严肃穆之气扑面而来。

礼炮声后，总参谋部部长，陆军上将军齐大林宣布诏书：“阅兵开始！”

黄钟大吕声立即响起。

伴随着滚滚如雷的炮声，三队仪仗兵首先掣旗而出。第一队，正当中一名掣旗手双手向前倾举着新秦帝国国旗——五星红旗！

身后两名护旗手，一着陆军礼服，一着海军礼服。

国旗过后，分别为陆军军旗和海军军旗，陆军军旗还是当年的赤色红旗，海军军旗则已经演变成了另一幅模样，赤色军旗下方镶嵌着三蓝两白五道细带，掣旗手后更有两名着本军种军礼服之仪仗兵护卫。

第五百九十八章赫赫华夏歌

刘暹很激动。这是新秦新的国旗——五星红旗第一次登台亮相。

就是在去年，第八建设兵团的一队劳工在和田地区一处尼雅遗址的古墓中发现了大批华丽的织锦。

该织锦来自汉代，出自蜀地。是中国千百年来丝织精品的代表蜀锦！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更有其中一块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青底白色上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令世人震惊，被皇室收为国宝，影响广泛。

刘暹也趁机更换了国旗，改赤色红旗为五星红旗，前者专门作为陆军军旗。

实在是太‘幸运’不过了。刘暹姓刘，当初建立国号时，很多重臣大将都倾向于‘汉’！刘暹是

怕太狭隘了，所以否了去。

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最早可见于《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在中国古代，五大行星的星占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因此五大行星星占关涉的均为军国大事。按照中国古代星相学和阴阳家的说法，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五星，如果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有利。恰恰在汉元年（前202年）时，此五星同时出现于东方井宿中。被认为是汉朝兴起的祥瑞迹象。

现在这个‘祥瑞’应在了刘暹头上，若不顺势利导一下，刘暹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废这么大的劲。虽然不单单只为了改换一个国旗，但这也是他的目的之一不是？

在他的前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典故’不要太有名了。这祥瑞的含金量实际上是很低

廉的。刘暹就知道和田那地儿有着块让人心醉的宝贝在。

国歌在三队仪仗兵通过**城楼的那一刻响起。

“赫赫华夏立东方，人文初祖数炎黄，三皇五帝遗厚德，夏商两周拓土疆。

祖龙一统文轨同，汉武奋烈四边空。魏晋风流今犹在，大唐气魄尚未终。

仓颉落笔鬼神哭，蔡侯造纸天地动。孔孟老庄墨韩孙，百家争鸣百花红。

有屈子涉江，有苏武牧羊，为飞将军箭。为岳武穆枪。

汗青留丹太史笔。精忠为国放翁诗，太白醉狂成剑气，东坡豪唱随大江。

曾随定远入虎穴，曾与散朝灭敌国，犯我虽远亦必诛，岂容宵小做歌舞。

五岳接天何其高，三江连海何其广，丝路花雨通绝域。茶道铜铃动蛮荒。

五千载日月，八万里家乡。倚天有长剑，卫国当自强。

我辈青年郎，立志乘少壮，勿学痴儿女，老大空惆怅。”

【圣者晨雷大才】

《赫赫华夏歌》！

奏乐一起，上至刘暹，下到观众中的一员，全都肃穆而立，和声而唱。

或许这首歌的歌词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太过直白了。但刘暹喜欢！

并且《赫赫华夏歌》也以自身直白、大气的魅力，在民间传播飞快，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三队依仗兵过去后，就是三十六个步兵方阵中的第一个亮相者——帝国禁卫师。有当代御林军之称的禁卫师，为此次大阅兵，在队伍里特意精挑细选了五百名官兵和两名营级正副指挥官，全都是一米八的大个。排成20*25的步兵方队，正看一条线，斜看一条线，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步法整齐如一，矫健有力，落步声响亮整洁。

观阅前的校场演练，刘暹和军中各上将看过后都是赞不绝口，还多言禁卫师方阵尤为醒目。当然是有拍马屁的嫌疑。可另一个侧面也证明，禁卫师方阵的水准绝对不差。不然那么多的军中重将可不会拉下脸皮来拍这个臭屁。

高大的身材，脚下明亮的长筒军靴，钢枪倾在胸前，枪口向外一条直线，雪亮的刺刀直指前方，在春日的阳光下闪耀着逼人的寒光。

如此的亮相，如此整齐的队伍，在方阵还没有抵达**城楼时，下面的百姓和中下级官吏就已经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声。当士兵们走到**城楼东

侧的那条白线时，随着一声响亮的口号，“向右看！”

“一二……”

齐步走瞬间变成了更加威武阳刚的正步走，军靴踏在青石板面上，踢腿带风，落地砸坑，发出了一声声整齐利落的鸣亮。

**城楼上观阅的诸多帝国勋贵、大员，各属国国王、使臣、来宾，无不看的是目瞪口呆。这样的队伍实在太有冲击性了，在这个时代太具视觉感观了。

阮福膺禛手扶着**城楼垛墙，两眼看着下面的禁卫师方阵直冒金光，不经意间都快要探出去半个身子。吓得旁边伺候的阮朝太监和随从连忙把他拉回了去。

作为正式被嗣德王，便是在阮朝国内，嗣德帝的称呼也成为过去式了。阮福膺禛在两年前正式被嗣德王立为王太子。嗣德王如今的身体很不好，他

本来就不是什么有为之君，在阮朝的外患彻底被秦军消灭以后，嗣德王就又回到了‘安乐死’的状态，吃喝玩乐，开设集贤院和开经筵，亲自与儒臣研讨典籍或吟诗作对，还组织编撰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阮朝真正的实权和王权，在这两年中已经转移到了阮福膺禛的手中。

刘暹现今对阮朝非常的放心。阮朝上到王太子，下到实权大臣，领兵重将，全是亲中。红朝当年所遭遇，眼下之时局新秦是绝对不会重蹈覆辙的。

伊藤博文震撼过后，两眼中就只剩下犀利和担忧。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国家来给西南诸藩做靠山，东京何时才能统一皇国啊？

伊藤博文的立场在中国的对面，自然中**队表现越优秀，他的心情就越沉重了。

中日之战已经很遥远了。非是时间过去的太久，而是强大的中国超过日本太多太多。东京政府目前最大的敌人是西南军，只有一统日本，统一后的日本才有资格抬头看世界。

被西乡隆盛等人夺取了九州全岛，还割去了本州的一部分，在东京政府的高层们看来，这简直就是最大的耻辱！特别是东京政府‘失败’的那么不甘不愿，如不是英国人，西南军政府早就不复存在了。

《马关条约》之签订可谓丧权辱国，战后东京政府一系列的洗牌自然不可避免。但东京的主体意志是没有改变的。

伊藤博文现今已经是东京政府中第一等的重臣，他的进步很快。

此次北京大阅兵，联系向日本东西两政府都递发了邀请函。从日本到北京，三个多月时间还来得及。明治天皇不敢来，更不愿意来，其他的亲王也

是一样，他们深深的敌视着北京，大久保利通等人还要负责统筹东京政府军政务，这一差事就只能落到了伊藤博文的身上。

伊藤博文军事上并不在行，但也有一定的眼光。眼前的中**队，可不是百无一用的银样镴枪头，这般精气神，这些是绝对的精锐。或者说，花样能练到中**队这么个地步时，部队本身就已经是绝对的精锐了。

伊藤博文对照内心中的日本军队，这一比……，差距就太明显了！

与伊藤博文一样心中只有震撼没有喜意的还有暹罗、缅甸两个中南半岛大国的使臣，还有英法美德俄，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匈等欧美诸国的驻华大臣、总领事、特使。

就像刘暹想要的那样，这些‘见多识广’的西方精英们，一样为中**队表现出来的风姿给冲击了信心。

没人愿意自己的‘邻居’是一个实力远超出自己的存在，缅甸与暹罗，现在对于新秦帝国的态度无形中已经达到了统一。他们惧怕这个强大无比的宗主国！可同样处在西方人威胁下的两个国家，也万万不敢跟中国真的翻脸。

没人愿意十几年前还是自己尽可鱼肉的殖民地，转眼变成了一个能够跟自己掰腕子的强国。西方列强，西方各国，面对中国时虽依旧传统的低看一眼。这内心里却是在挠腾无比，因为他们必须眼睁睁的看着中国一点点强大起来，而他们自己根本做不到阻止。

“哒哒哒……”一个个步兵方阵过去后，是六个骑兵方阵，三千精骑列队走过。

他们没有西方骑兵的高头大马，没有西方骑兵的艳丽军服，只有着属于骑兵的彪悍和英勇。

六队骑兵都是六个骑兵师精心挑选出来的百战精锐，杀人饮血似家常便饭，那锋锐的眼神，惊人的气势，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相对简单的武备就小瞧

了他们。

“赞美上帝，这是一支可以媲美哥萨克的精锐。”莫里斯由衷的赞叹道。

装备好不意味着战斗力强，个人战斗力强也不意味着整体战斗力就强，比如近代游牧骑兵。只有顽强的精神和严格的纪律相统一的时候，这样的骑兵才是真正的强军。

西方骑兵作为战争中单一兵种的地位正在不断下降，同样的，各种分类的骑兵也越来越多的汇集为一。

当冲锋陷阵不再是骑兵的主要任务后，哥萨克骑兵就成了世界骑兵的标杆。中国骑兵现今所表现出的就是这种极有必要的统一。而激昂的战斗意志，彪悍的神情，严格的纪律，正是评价近代骑兵很重要的方面之一。

第五百九十九章冰山才一角，任重尚道远

“呼隆呼隆……”骑兵过后是大炮方阵了。

每一队5*8编队。拉炮的驮马少的两匹，多的六匹，炮兵在炮车上直身敬礼。那一路走过，身形都不带有动的。

马蹄踏过石板，发出嗒嗒的轻响；炮轱辘压过石板，就是闷雷一样的声音了。

从几百斤的54小炮，到几千斤的150重炮，由轻到重，表现得却是中国火炮的种类齐全。

车轮碾过石板，发出隆隆的响声。黝黑泛着金属光泽的炮筒在阳光下闪耀着肃杀的冰冷。

当最后一门大炮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时，许多的使臣和来宾都还没有回过神来。而城楼下，广场上的老百姓们的欢呼声也是丝毫没有降低。

刘暹心头充满了自得和自豪，有如此军队在握，他有理由去得意，也有资本去自豪。

军事就意味着力量，力量就意味着强权，而强权代表的就是霸主。这是一个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不会失效的真理!

两千年富裕的土地和文化束缚住了中国人的野心，北国的草原永远是中原皇朝最大的敌人，西南的‘穷山恶水’让整个帝国从上到下都没有了去开垦的意念。久而久之，中原就变成了全天下；久而久之，中国就变成了天朝上国；一层层束缚凝固住了中国人的热血。直到四十二年前户门外的炮声，中国人才知道世界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广阔。

刘暹埋葬了满清。也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儒学的垄断，重新塑造华夏的尚武。

王者天生，不怒自威。拥有超强的实力。繁盛的文明文化，一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就是‘不怒自威’，树立起了自己东方宗主国的地位。

可是，时代变了！

现在的世界，‘威风’更应该展现在外表，实力武力更在文化之上。一个真正的强国就应该展现在超强的武力之上。要对外展露出一种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就体现为——征服。

虽然很不想承认，刘暹也知道。这个世界还是西方人掌控的世界，盛行的法则也是西方人的法则。他们的老祖宗，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等，无不是如此。

征服。这就是西方的文明。凝聚着西方文化的血腥。也凝聚着西方文化的精华！

所以刘暹也只能够顺从。主动的加入进这场瓜分世界的浪潮中，还要让中国在这个血腥、残酷的近代丛林中变得最强大、霸道，变得最具有扩展的野心。因为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站到整个地球丛林食物链的顶端，才能重新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天朝上国！

在东方，国家的意志，首先要体现的是国家首脑的意志。国家首脑的意志经过遗传复制，代代相传。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传统意志——大秦、蒙元的扩张意志，与沙俄、罗马的扩张意志没什么两样。这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扭转不是不能做到。只要你能让国家的各阶层看到利益。

威信和威望，是一个国家建立的霸权的必要条件。因为威信和威望，是令人‘自觉和从内心服从’的先决条件。但要建立威信和威望，武力就是其中之最重要的手段！

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获取威信和足够的威望，这是最实在、最可靠的威信和威望。

西方有句名言：狮子难防陷阱，狐狸难防饿狼。一个优秀的君王不能只有狮子的凶猛，也不能永远像狐狸那样大脑发达，四肢无力。而是要具有双重性格——狮子一样的凶猛，狐狸一般的狡猾。

英明的国君知道什么时候当狮子，什么时候做狐狸。

刘暹的野心甚至说比希特勒都要大，他不仅要瓜分地球，还要打压下整个西方文明。他希望中国的文明能结结实实的压在西方文明的头上，并且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

他要培养中国的扩张之心，就首先要让整个中国变得澎湃和尚武！

儒家推崇三代圣王以仁义为先，却也不看三代圣王推行的均是王霸之术，均是以武行仁。而儒家千年的衍变之后就只空谈仁义，不谈攻伐，实在大谬特谬。

刘暹要鼓起中国的尚武之心，所以他砸破了儒家的枷梱。这个枷梱就是儒家对官场的独霸。儒家没有了在科考场上的绝对垄断，那地位下降的速度令人震撼的。

今后这样展示军威，亢奋人心士气的大阅兵，

也还会继续，并且会成为中**队的一传统。

冰山才露一角，华夏尚武军魂还任重而道远。当今的中国也还需要苦修内功。

整整三个小时的爆喊，现场气氛热烈的能把人浑身的血液烧开。刘暹最可惜的是现在电影还没发明过来，不然他一定会记录下这场好大的阅兵仪式，拷贝出几百个几千盘录像，全国各地的到处去放映，那会是现在时代最好的‘爱国教育’！

二月二十日，太阳落山，这一日终究是要被时间落在身后。中国掀开了新的一页，大阅兵就似开国战争最后的一抹光辉，在激昂到顶点的时候，开国之战的帷幕就缓缓的落下了。

结束了与俄国的战争以后，全局范围内中国就再无战争了。国家会开始更全面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更大胆一些的政治革新。

首先在教育上动手，刘暹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建新式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数量，要彻底把旧有

的那一套传统教学体系踢下神坛。

每个县至少要有十所小学，两所中学【初中、高中合一，四年制】，然后每个府里要有一所综合类专科，一所初等师范类学院，每个省里要有一所综合类大学，一所高等师范类大学。

虽然为符合国情和更为百姓所接受，学校还依旧是男女分校，但近代教育是到初步普及的时候了。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小学老师国内还是能够满足的，中学就有缺陷了，老师之间的水准很不均衡，到了专科和大学，要想办得好，必须大规模聘请外教。

现今中国的大学总数还不到二十所，这其中都包括了陆海军校，现在规模猛然翻了一倍好要多，教师资源的紧张无需多说。反正中国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人口，没有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国内的教资空白是无法彻底弥补的。

而除了正规的院校之外，国家还需要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等，以及文教部新令在

杭州、南京、北京、西安、成都五地开办的艺术学院，这个倒是所有大学里最不会出现师源紧张局面的大学了。

四月，在继全国教学改革完毕之后，刘暹再度颁布了恩科，本来该是明年进行的科考，今年就插了一科。

新秦定鼎汉地已经有五六年，进入北京城都快五年了，除了开始的两年里是年年科考，然后就再次纳入三年一科的老范畴了。

恩科的时间定在了八月份，预计倒是的北京城会多出至少一万名举人来。

但这件事情绊不住刘暹太久的目光。这一年的六月里，秦军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退役开始了。全军二十五岁以上的士兵，三十岁以上的士官，四十岁以上的尉官，五十岁以上的校官，除极少一部分优秀人才以外，剩下的全部退伍。

全军至少能塞出来二十万人。那些年纪超标的

士兵、士官，都是这些经年磨砺出来的精锐，可以说秦军的精华。但他们的年纪太大了。

　　中国下一场战争还会隔上几年再开打，军队进行新陈代谢，那是很正常很应该的。

　　所以，谁要是把中**队的大退役看成是中**队从此刀枪入库，放马南山了，那就是大大的笑话了。

　　虽然有大批的军人纷纷退伍归乡，但是秦军的规模却并没有因此消减分毫，老兵退伍的同时也有大批新兵入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始终在时刻不停地增建中。

　　民间办学也在兴起，当然，这些学校规格都很低，能评的上中专都是出类拔萃的了。够得上大专资格的只有香港的西营盘学院。

　　这所学校是香港首批官办英文书院。最初是走‘伊顿公学’路线，但时代变幻了，西营盘学院作为英国人在香港全盘掌控的几所有限学校之一，

已经成为了英国人保持在香港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之一。

同西营盘学院一同建立的几所香港西式学校，甚至是比西营盘学院建立时间更早的几所西式学校，比如拔萃女书院，比如那几所知名的教会学校，前者限于时代原因，根本无法做大做强，后者有可能引起中国政府的反感。所以西营盘学院就成了这几年英国人最用力支持的学校，师资力量不断增强，学校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资格评比的时候，文教部人员严格把关，却也不得不为它挂上了大专的牌匾。

在整个中国因为教育方面的事情，争论、议论不已的时候，秦军也没有直接归于平淡。他们正式更名为国防军，把大阅兵后的激昂变成一种更扎实的平实。

海陆炮步骑后勤诸科，二十所士官院校和十所各兵种专业军官院校，就要在今年时间里相继建成的。军中大批军官的退役，为军事院校的成立提供了极大的师资支持。这些军校，将会为未来的华夏

国防军打下比现在更加扎实的根基。

第六百章亚洲又一支新式海军

与军官士官院校一起建立的还有警察学校。跟各省要求的综合类大学一样，每一个省至少也要有一所正规的警察院校。

建学所需的刑侦和法制两方面，军校是无能给予，人员都是从各地方抽调的老手填充的。但是警察学校所需要的擒拿格斗和射击方面的教官，所需要的跟踪、侦查等学科的教官，军队是能够给与提供的。那些军中的军事骨干和侦察部队的精锐老兵，用在警察学校不正好是物得所用？

新秦七年的腊月，恩科结束了，刘暹也拿到了内阁的财政总结。今年全年财政支出共是四百二十亿华元，财政收入则强强超过了三百亿，那海关税收且不去说，农税也就是平稳上升，主要还是商税增长的太过惊人。

全年财政赤字是一百一十八亿七千六百万元，可真正的财政赤字，则连八十亿元都不到。因为新

秦朝廷的岁入除了国家税收以外，还有大大小小那么多的国企呢。

四十亿的盈利上交，把今年的财政赤字兑消了好大一块。这还是为各国企留下了足够的发展资金和储备资金呢，如果全年的利润全部都上交，都有可能把一年的财政赤字给消平了。

光各地的钢铁厂一年都能赚多少盈利了？还有纺织业和造船厂、铁路，盐业、运输业……，最后还有几家国有银行的盈利。后者财政部都没让它们向上头缴纳利润。

国家的财政赤字第一年降低到了百亿以内，刘暹这个年过的十分痛快。何况当年的留美学童陆续归国。一个个都被用到了最关键的岗位上。刘暹记在心头的詹天佑和欧阳庚这两个人，更是一回国就受到了铁路司的邀请函，两人直接挂着交通部铁路质量检验小组的牌子。下到一线去监督铁路工程质量去了。

不过纵观整体的财政赤字，军费支出和官员的

俸禄支出，真是两个不可小觑的方面。新秦现在的各层级别官吏和官员数量大大增加，俸禄支出自然也大大增加，要知道新秦朝廷可是高薪养廉的。如此各个方面综合一块，为八十亿亏空赤字是贡献了好大一块金额来。

冗官、冗兵、冗费，北宋中期才遇到的三大、麻烦。新秦立朝之初就可以说是遇上了。

不过眼睛不需要全盯在赤字上，在看财政问题的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到帝国今年的财政岁入。超过了三百亿华元啊，就是三亿银元。合前清两亿两白银了。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一切朝堂岁入金额。

刘暹对于逐渐增高的财政赤字岁入唏嘘，可对于帝国的财政，他绝对是持赞赏态度的。

几年时间下来，中原、江南经济的迅速复苏和恢复是保证帝国财政岁入的最基础根基。新秦提高商业税率。降低农业税率。改整食盐贩卖，一步步提高了帝国的财政岁入。让刘暹再次对收支平衡那一天的到来强大了信心。

三百亿绝对不是帝国财政岁入的顶点，这个数额还会持续扩大，继续扩大。

时间走到新秦八年，西历1884年的六月份，中国没有受到任何外敌的入侵。只有英国人跟缅甸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同时两淮和河南地方急降暴雨，随后一个月内更是雨水不断，大雨引发的洪水并没有将修缮、贯通之后的黄河、淮河堤坝冲垮。但也牢牢的牵动了刘暹和整个内阁的心。

如此地方，一经堤坝决口。洪水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而当帝国内部的水患彻底消退之后，秋粮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遥远的暹罗北方，清莱府。

首府清莱，一座规模壮丽的府邸当中，年过半百的石达开正静静的看着后壁墙上悬挂的一副巨大地图。这是整个中南半岛包括滇桂一部分的军用地

图。

太平军占据的地盘，在上面只是一个不大的红色斑块。而它的北方，石达开是不敢觊觎，去年的北京大阅兵，石达开就站在**城楼上，国防军之精锐，精气神之饱满激昂，让他内心大大的震动。

这些年太平军也在进行军队改组。当初过三十万人的大军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个个却都装备了一流的武器。纯粹的肉搏军队彻底从太平军的序列中退出了。

十万人，石达开直接就掌控了三万人，手下重将又是三万人。所以对盘踞在暹罗、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的太平军势力来说，石达开依旧是他们坚固不可动摇的领导人。

但是这片地方粮食产量不足。整个太平军系统可是过百万人口的啊。自从占据了清莱府后，每年向缅甸、暹罗‘收粮’就成了太平军的必修课。

如今太平军是怎么样的存在，所有人都心知肚

明，虽然谁也没说白了。

石达开现在还可以过的悠悠哉哉，那一定是甩了英国佬，又抱住了新秦的大腿了。

有新秦在背后撑腰，太平军自身的实力又强横的让缅甸、暹罗不敢吱声，那两个国家受欺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何况太平军也不是渴泽而渔，‘收’的粮食对比暹罗、缅甸和老挝三国的粮食总产量来，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的。

缅甸一直在整军备武，但他们的矛头对应的是英国。为此，缅甸王锡袍还要对太平军多加巴结，以指望必要时候太平军能救缅甸一命。至于新秦就算了，最初时候是缅甸主动疏远中国的，现在舔着脸就是去贴冷屁股，也只会把热脸变亮，而不会是把冷屁股变热。

暹罗呢？这两年新式军队发展神速，眼下已经有三万人马了。那是朱拉隆功背后的有英法的支持。但可惜的是，暹罗人太不能打仗了。太平军年年去收粮食，两边多少有些摩擦，无一例外都是太

平军的胜利。而且其中不乏以寡击众的好戏上演！

所以，暹罗虽是有了三万新式军队，对于太平军却依旧忍受、忍耐的很。

今年，石达开有了任务，刘暹直接给他发报下达的任务——扩大于暹罗的摩擦，瞅准机会给暹罗一次不重但也不要太轻的教训。

拿到刘暹发来的电报，石达开第一时间就会意了。这肯定是朱拉隆功搞了什么猫腻，让刘暹不顺眼了。这是要自己来敲打敲打暹罗。

石达开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这绝对会让太平军今年下半年的收获暴增的。早已经接受了事实的石达开一点也不为给刘暹当枪使而感到羞愧。羞愧换不来太平军的生路，换不来军需粮草，枪炮弹药。

石达开拿到电文，当天就传下去了命令，他要知道暹罗因为什么惹得刘暹不高兴了。自己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曼谷，却一丁点消息都没得到，反而拿

到了北京的电文后才有意识，这一点反映出了很多事儿。可这都不重要！

完全放低了自己姿态的石达开，更关心朱拉隆功搞了什么事情，给暹罗惹来这场灾难。

然后今天消息有了反馈——朱拉隆功准备建设起暹罗的现代海军。有传闻说，朱拉隆功已经在英国订购了一支小型舰队，但开销只有少少的一万泰铢！

五千块大洋能搞什么海军？这完全是扯淡。如果传闻是真的话，只能说暹罗要跟英国人搞在一起。这北京若是能忍受才叫怪呢！

石达开手中的竹编狠狠地在地图上的某个点敲了一下。“朱拉隆功脑袋昏了么？他忘了暹罗之所以能存在的原因了吧？导向英国人？自己找死！”

石达开确定了战斗目标！

……

上海十六铺码头。

“麦可先生，这位是顺昌公司的陈老板……”

“哈哈，麦可先生，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你好，陈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受迎接者十分的高兴，顺昌公司的boss能亲自来码头迎接自己，这表明了顺昌公司的重视。

“麦可先生，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黄老先生的代表……”

“欢迎你，麦可先生。我代表我的祖父。”

“特利奇，我地老朋友，见到你太令我兴奋了。布莱尔先生还好吗？……”

“亲爱的米莉安娜。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远渡重洋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谢谢你的关心，布莱尔先生的身子还不错。”

这似乎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来华商人。虽然麦可是个法国人。而在华的法国人现在远没有在华的英德美三国商人多。

“布拉特先生发来电报，说你们公司要在中国收购大量地苯酚，价格方面好商量。只要能卖给他们就行！”特利奇说了几句客套话，话语就直接问到了交易上。

“是的，我的朋友。我们公司需要大量的苯酚。”

“可那东西不是做染料用地吗？法国会缺少苯酚吗？需要你们公司来到中国大量的收集这种东西？”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的法国，苯酚在市场上十分走俏。价格已经上扬了30%，并且有价无市。”麦可耸着肩膀。他不是在隐瞒什么，而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苯酚猛的在市场上走俏开来。他唯一能断定的只有——这时

一个可以捞取很大利益的机会。对于一名商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或许苯酚还有别的什么用处，但这关他什么事？

他带着妻子来到中国，要的是赚钱和一场完美的旅行，可不是钻研、研究。

第六百零一章比兰芳更南的地方

马辰港，婆罗洲东南沿海港口，再向东不远处就是望加锡海峡。是依旧掌控着荷兰人手中的为数不多的婆罗洲要地之一。

马辰港背靠着巴里托与马塔普拉两河，洪水频繁。当地布吉人的大部分房屋都是柱上之屋，建筑在木桩上，以小船出入。港口很优良，可航行大型轮船。主要输出胡椒、木材、藤条、绳索纤维、油脂、黄金和煤。虽然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却是周围地区当之无愧的产品集散中心。就是望加锡海峡对面的苏拉威西岛，也不时的有船只往来马辰港。

港口的控制权牢牢掌控着荷兰人的手中，当初情况最紧张的时候，荷兰人在这里布置了两千多殖民军士兵。但随着中英关系的贴近，婆罗洲的局势慢慢缓和了来，荷兰人为表示善意，主动撤出了部署在这里的军队。

中国南洋舰队也从来不派军舰巡航望加锡海

峡。就跟当初荷兰人在马辰港修筑的工事，全是针对陆路的，而没有面对大海的。

中国在婆罗洲的行动，只限于陆地摩擦还能被西方接受。如果动用海军登陆作战，那就是真正的战争，而不是摩擦走火了。

黄昏，马辰港的西北海面，一支由三艘商船，一艘炮舰组成的编队出现在晚霞照映的海面。

这是一只移民的队伍，稍微对国际局势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支打着中国旗号的编队那一定是去东帝汶的。

16世纪前，帝汶岛曾先后由以苏门达腊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和以爪哇为中心的麻喏巴歇王国统治。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帝汶岛。1613年，荷兰势力侵入，于1618年在西帝汶建立基地。排挤葡势力至东部地区。18世纪，英国殖民者曾短暂控制西帝汶。1816年，荷兰恢复对帝汶岛的殖民地位。1859年，葡、荷签订条约，重新瓜分帝汶岛。帝汶岛东部及欧库西归葡，西部并入荷属东印

度。然后到了去年，中国跟葡萄牙签订协议。用1亿华元和相应的一些优惠条件够得了葡属东帝汶和欧库西地区。

去年下半年，中国就开始向东帝汶组织移民和构筑基地，这一波已经不知道是第五波移民。还是第六波移民了。

“发信号，准备靠岸！”

从兰芳出发到东帝汶，一路上虽并不太平，这里的海盗始终剿杀不清。大大小小的岛屿太多太多了。后世印尼‘千岛之国’的称誉一点都不假。不过岛屿多。沿海港口自然也多了，三天靠一次岸，移民不时的能下船来活动活动筋骨，根本不会太辛苦，更不会出什么病疫。

为了南方的移民和开垦，苯酚这种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的化学物品，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印刻进了每一个国人的心中。因为这东西消毒杀菌最好！是南洋移民和开垦离不开的必需品。

编队总指挥，安澜舰舰长刘冠雄放下了望远镜。对着大副高先云下达了指令。

二十分钟后，完成编队后的四艘船只向着正前方偏北30°直直的驶去。

马辰港虽然没有作为军港被使用过。但优异的天然条件，让只经过简单开发的马辰港不带有半点压力的‘装’的下六千吨大船。

刘冠雄站在舰桥上，迎面传来的海风让他心胸开阔。少校，舰长，自己终于迈过这道坎了。打此也是进入了海军的中层了。

他很羡慕比自己早两届的邓世昌、方伯谦等人，只两年的差距，现在就是云泥之别了。还好自己总算脱离了地面，化成小鸟飞起来了。刘冠雄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一样成为鸿鹄！

“舰长，有情况！”

可是桅盘上的瞭望员在编队距离马辰港还有四

五海里的时候就发出了警报：在马辰港似乎被清港了一样，码头几乎没见着人。并且码头上还挤着十多艘船只，可不像是货船，而像是出没在岛屿之间的海盗船。

　　刘冠雄脸色大变，立刻利索的爬上了桅杆。黄昏晚霞下，马辰港的一切在望远镜里是清晰可见，的确不正常！

　　码头虽然挤满了船，却不见多少人。而且那些船的桅杆上挂的是黑色旗帜。

　　警钟猛敲。一级战斗警报让许多认为这次作战根本就是一场旅行的海军官兵和镖局武师们都猝不及防，纷纷狼狈地从甲板仓盖中跑出，乱哄哄地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后者在应付紧急状态的表现非常不错，就像军人一样，虽然动作不标准，但时间、武器，战斗素质表现优异，让商船上的军人都暗暗的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似乎对手更是被吓了一跳，远远望去，对面那些疑是海盗船的船上的桅杆开始爬上水手，烟囱也冒起了黑烟，更有很多的人解下大船的小船放下海中，要乘船向着陆地跑去。

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两边间距只有少少的四五海里，半个小时不用安澜舰就能抵到，而那个时候这些船只还不见得能开动起来呢。

“不是荷兰人，是海盗！发旗号，让商船拖后！准备炮击！”刘冠雄的神态很兴奋，今天竟然要开荤了，哈哈！真是天大的好运气啊。

高先云肾上腺素又大增，他自从参军就没真正的参加过战争，唯一的一次跟着军舰进杭州，杭州湾的楚军也不战而降了。他就一直暗暗不服自己同期的好些个同学比自己要高一级，混的最好的都跟刘冠雄同衔了，自认为自己是时运不济。所以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只觉得自己是否极泰来，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了。

如果能全歼了眼前的这股海盗，甚至是大半歼灭，那也是一场不小的功劳。

安澜舰全力开动，十多艘海盗船，这至少也要有五六百人。多的上千人也说不定！刘冠雄对‘建功立业’的期待一点都不逊于高先云。

距离迅速拉近！

大概已经知道身陷绝境，此时的海盗船居然开始了炮击。这些海盗船最好的也只是机帆船，纯蒸汽动力船只根本没有。大多数还是老旧的帆船！

东印度群岛，岛屿星罗棋布，港口与港口间的间隔较少，老式的旧帆船在这里还大有市场。

橘红色的炮口余焰撕破了逐渐暗淡的黄昏之色，震耳的轰鸣在港口海面回响。五六艘海盗船在一千米开外，就把炮弹打了过来。

安澜舰继续逼近。

排水量1250吨的安澜舰可以装煤400吨，速度为11.5节，原本装备62磅炮一门，40磅炮四门，但在经过改动后变成了190mm炮一门，150mm炮四门，120mm炮四门，还有40mm口径机关炮六门。对比这些老旧的海盗船，可谓火力强大到了极点。

安澜舰始终憋着不开炮，就是海盗船的舰炮打到了船上，也始终笔直上前。顶着炮弹向前突进了三百米，海盗们的炮术很差，安澜舰又有做避弹曲线运动，三百米也只被打中了两炮，伤了一名水兵战士。

“轰轰轰……”

安澜舰抵近到七百米距离时，炮舰上的大炮顿时火力全开。从190mm主炮到40mm机关炮，炮弹像雨点一样望着海盗船打去。当然，这雨点的主力是六门40mm机关炮。

一发发炮弹在海盗船四周砸出一道道水柱，在

一艘艘木质的海盗船上暴起一朵朵火花，自知没有活路的海盗们在甲板上歇斯底里的嘶哑吼叫着，疯狂抵抗着。

　　中国对于海盗的打击，那手段是严厉到冷血的。他们被抓了就是个死，还是在矿场坑井里受尽折磨而死。倒不如拼命死个利索干净。

　　双方距离还在接近，可谁都清楚，随着距离的拉近，死神也离对手越来越近。就海盗船那薄弱的身板，六门40mm的机关炮都能把整个甲板上层建筑给扫空了。何况机关炮的炮弹里添加的还有纵火的磷元素。

　　一颗主炮炮弹落到了一艘机帆船的舰首，高爆炮弹爆炸掀起的奔腾热浪，瞬间撕烂了整个船首，将船头甲板完全摧毁，巨大的窟窿黑烟滚滚，如同一张燃烧的血盆大口，大块的木制残片漫天飞舞。

　　紧跟着，120mm副炮也以直射姿态打中了一发，这次的爆炸更加猛烈，机帆船的锅炉爆了，几乎半个船体都在高温风暴中被摧毁。

歇斯底里的海盗们不是不惧死亡的革、命志士，当他们心头的那股蛮劲消下去之后，恐惧又深深的攥紧了他们的心。

船上的海盗乱成了一窝粥，遂即局面就开始崩溃。不断有人抱着木桶跳进海，或是直接跳进了海中。

“我们不需要俘虏，继续炮击！”刘冠雄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抓些俘虏送到东帝汶去。所以这群海盗还是全部消灭的好。

又一发炮弹命中了一艘甲板已高高翘起的海盗船，炮弹穿透上甲板，直接打进了船体内部。

“轰隆……”一声无与伦比的巨响。

一团膨胀的火焰光团将这艘海盗船整个涨爆了开来。

在刘冠雄的眼中，这就是火云一样的炙炎跟飓

风一样将整艘海盗船由内而外肢的解开。景象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

　　方圆上百米的海面似乎都被暴起的烈焰席卷了，几十个海中的海盗在海面被爆炎笼罩的那一刻，发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惨烈呼叫。

第六百零二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炮击停止了，除开安澜舰上的官兵，三艘商船上的搭载的所有人都在默默看着眼前的一切，对自己的海军炮火不到半个小时内创造的人间地狱感到震惊。

“这就是坚船利炮！当初道光爷、咸丰爷就是被这东西打破了江山啊！”一个镖局的武师，年纪看着就不小了。岁月的刻刀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沟壑。看着眼前的一幕，眼光迷离，似乎脑海里想到了什么……

挺进号上，二副马卡洛夫张大了他本就很大的嘴，呆呆地看着远方的火海。似乎被安澜舰这么一艘千吨级的老旧炮艇能有如此强大的火力给震惊了。

广州南海镖局的总镖头宋钦眼里印着远方的火光，嘴里冷冷地说着。“做好战斗准备。马上就该咱们上场了。”他没当过兵，可这些年武馆变成了

镖局，他在中南半岛，在兰芳，手下沾染的鲜血可半点不少。

“嗨！”一个外表看起来跟国人没半点差异的日本人点头应道，“最后一次检查装备，马上就要轮到我们了！各小组组长让手下人打理装备，多余的东西都卸下，免得妨碍登陆！”

挺身队出身，高木在中国还多年了，一口汉话说的纯正的很。

安澜舰有一百五十人，刘冠雄组织起了三分之一的人，由高先云带领着，登岸配合镖局武师队伍陆地作战。

几艘小木舟从船舷放下，二十个水兵作为第一波登陆兵力出发，然后在划行百米后。木板搭上码头地面，发起了登陆作战。

“注意保持身体平衡。步枪举起来！别落水！”

“上岸后，按照陆战训练那样。三人一组，就地散开！”

高先云亲自带领的先头部队很快就登上了陆地，天已经黑了，只有远方两百多米外的破烂木质房屋还在燃烧着。

等到一百名武师和五十名水兵以一个较大的扇形慢慢接近已被轰成一个硕大火堆的港区时，火光下，印入眼帘的，是一片焦黑和碎石瓦砾，以及散布四周一段段已经烧得不成形的尸块，空气中弥漫着一阵诡异的糊炭与焦香气息。

一个年轻的水兵直接喉头一酸。一股混合着晚餐的胃液吐了出来。

高先云气的脸都红了，见多识广的武师们不知哪个发出了嘲笑的笑声……

高木见惯了生死，踢了下脚边两截烧糊的断臂，又看了看几具遗体，“上尉，这些本就是死人。在我们炮击他们之前，他们已经被海盗杀死

了。”

高先云一点也不在意这点区别。现在还是19世纪。“分成三队，扇面搜索，发现有海盗武装分子。就地射杀！”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或许19世纪晚期这个时代里有所谓的人权斗士，可这个‘人权’绝对不包含海盗！

一杆军旗被插在了码头边，数十个火把也亮了起来。官兵们在士官的指挥下，以班为单位。分成三个集合队，开始在四周占据有利地形。

安澜舰上，刘冠雄举着的望远镜里除了火把和那杆火光下照映的军旗外。已经看不到什么东西了，此时他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马辰港被海盗洗劫了。荷兰人的这里建立的秩序也就崩溃了。偏偏这档口给自己赶上了。真的是天助我也，让自己建立功勋啊！

这马辰港明日就算恢复了。那也会中国的马辰港，不再是荷兰人的马辰港。借此机会，兰芳甚至能够把势力越过丛林中顽固的布吉人，直接在婆罗洲的东南角建立基地。

自己这场功劳可谓立大了！

马辰港口处在两条婆罗洲大河的入海口，地势那叫一个平坦。周边最高的高地，也只是一座海拔不过几十米的矮坡。

港口区的火焰渐渐熄灭。略微休整后，三十名水兵伴随着六七十人的武师开始朝着港区方向前进了，不过十几分钟，有着一座小教堂就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马辰港有着一定数量的荷兰人，教堂是必不可少的。荷兰人一直想把教会传入布吉人当中，只可惜效果近无。

教堂前面还有几栋房屋，但这里明显刚刚经过了一次洗礼，火把照耀下，没有一座小屋的房门是

完整的，部分房屋四周还洒落着已经干枯的血迹。

“大军，你带一组人从那边去，占领那边那个两层小楼。豹子，你的人在附近把火升起来！其他人跟我来，大家保持警惕！”

高木看了前方几十米远那座黑乎乎的木制小教堂，紧了紧手中的手枪，当头走去。

“镖头，里面有人！”

三五个武师靠在小教堂的门边，其中一个人耸了下鼻子，悄悄指了下里面。

可惜，小教堂那几扇木窗都紧紧地关闭着，黑灯瞎火的，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即便手下人打包票里面有活人，高木也不敢贸然让部下冲进去。

“要不用这个？”一个水兵士官想了下，从腰间掏出了手榴弹，表情逐渐狰狞。

高木摇头，按下对方的手，“吆喝一声。没人

吱声再用手榴弹。”

对着那水兵士官等人比划了一个眼色，又轻声嘀咕了几下。几个人都齐齐点头，然后悄悄地摸到了门边。

“我们是中国的海军，路过马辰港，发现不对，所以派部队上岸。如果里面还有人，就喊一声！”见同伴已经到位，高木深吸一口气，用汉话大声喊了起来。

“中国话？上帝啊，快来救救我们……”

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倒是几声女性的哭泣声终于打破了寂静。只是高木根本听不懂里面的女声在说些什么。只趁势手一抬，将火把捅开一窗户丢进了小教堂，只听见里面一片惊呼。

门被撞开了，几个火把也扔了进来。然后几个武师顺势滚进了教堂，又纷纷抬起枪口，死死地对住了眼前拥挤在一起的男女老少。

“镖头，全是平民。哦，这几个大洋马的柰子可真大，还白……”一个二十来岁的武师看了离他最近的一个欧裔年轻妇女那露出大片抹白的胸脯，情不自禁的咧开了大嘴。

一座小小的教堂。居然拥挤下了接近20名欧裔平民。一些人还受了伤，衣服上沾着血迹，其中几个还拿着短枪。

水兵士官大步的走进教堂。用英语说：

“谁要敢乱来，我就枪毙了谁！”脸上全是可怕的严肃。“现在把你们的武器交出来。如果你们是平民，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马辰港有一百多名欧裔，其中三十人为马辰港警卫队的人。但教堂里的这些欧裔老弱，是部队搜遍整个马辰港区所找到的仅存的欧裔，全部都是荷兰人。

在部队‘搜遍’整个港区的期间，打死俘虏海盗一百余人，这些海盗的头领和主力，已经望着婆

罗洲的内陆跑去了。

十六艘海盗船是三股海盗的联手，一共有小七百人的兵力。猛然间突袭马辰港这个警备队都不到二百人的港口，连个海防大炮都没有的港口，已经被买通了警备队里的一部分布吉人的港口，那是太容易，太简单了！

算上海盗船里、海里被打死的海盗，七百人的队伍应该被消灭了一半。

但是否继续追击，那就必须等到天亮后进行侦查才能做出决定了。虽然三四百人海盗正面作战的时候，完全不会是装备了重机枪、连发枪和六零迫击炮的水兵+镖师联合陆战队的对手，可若是钻进了丛林当中，若是把距离的太远了，那就又有很多变化了。

天亮了。

大批的移民下到马辰港，迅速围着港区挖掘了一条堑壕，挖出来的土则合着港区的废墟残渣砌成

了一圈围墙。找到的荷兰人和布吉人，刘冠雄还在组织文员进行区分。

反正他手中有的是壮劳力，也不缺这二三百人口。马辰港本来生活着至少两千布吉土著，这一次浩劫，是十不存一啊。

这天的下午，一艘空出的运输船就掉头向着西面的普廷角奔去。马辰港到普廷角的距离远比马辰到泗水的距离要近。那里有南洋舰队的一个兵站，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电报。

这件事越早让北京知道，刘冠雄自身的功劳和中国的利益就会越大。

自从上次兰芳骚动以来，这都多长时间了？兰芳省的领土面积一直不见大的进展。这荷兰人跟着英国佬的屁股后面，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三天后，刘冠雄收到了南洋舰队的指示，他的层次还不够资格直接接到北京的命令。之前向北京通报消息，也是刘冠雄先报给了南洋舰队，然后南

洋舰队再通往北京的。

三船移民全部就地安置，近最大可能的恢复马辰港。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字眼，刘冠雄看了后脸上却盛开了花。这明明就是朝廷要自己占了马辰港么！

此时的北京。

一辆插着荷兰旗帜的马车缓缓地驶入外交部。

荷兰驻中国大使克莱斯.亨特从马车上下来，他的面色很严肃。中国的外交部突然来找自己，是什么原因？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亨特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的脸色非常严肃，腰背挺得笔直。

郭嵩焘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迎接亨特的到来。面无表情的亨特内心都要爆裂了。上帝啊，世

界上出了什么大事吗？中国的外交部长竟然这等有礼的对待自己一个荷兰的大使？

第六百零三章悬而未决马辰港

坤甸码头，仍然如往常一般，满满当当的都是进进出出的车子。

作为南洋有名的商品聚集地之一，背后有中国在撑腰，坤甸的地位已经越过了陈旧的马尼拉和巴达维亚，泗水、巨港、三宝垄等城市更不能与他相比，唯有英国人花大力投入的新加坡能牢牢压过坤甸一头。

码头一个通道口，两个码头巡警和三五个大汉才吃完晌午饭，挑着牙花子来换班儿。这码头是警力布置的重地，兰芳省在这里单独设立了一个警察局，级别只比坤甸警局低上一级，可比得上普通的府级警局。

并且码头警察是绝对的肥缺，看看这两个来换岗的巡警，腰间配的不止有一把警用的左轮手枪，还有一把属于私人的大口径11mm左轮手枪，这可比警用的6.5mm口径手枪威力强大的太多了。

身边的几个大汉看似跟俩巡警没大关系，实际上这些人跟巡警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他们更像是一种外编的警察。只是没全力配枪，更没全力拥有私人强制，手中提溜的只有一根短棒。而他们的任务就是码头往来的灰色好处费。至于这笔钱最终怎么跟警局分，那就是另外谈的了。

十几辆装满酒桶的平板大车排在门外一角，押送酒的人坐在第一辆马车上，悠闲的吸着烟。直见到两个巡警中的一个起来往他这里走来了，才屁股一囤从车板上下来。

“老郑，辛苦辛苦。”脸上堆起一点笑容。手中一盒刚拆的卷烟就直接砸到了巡警手中。

“十辆车子，关税手续齐全。你来看看。”

话说得亲热，同时暗地里一张百元大钞。叠成了三角，递得也不慢。

这他娘就是规矩！

这些巡警在码头的权利自然没有税务和管理上的权利大。但也不能得罪！否则下次再过关的时候，他们只要稍微动动手脚，就能把货延误上两三天！

“吕先生真是好生意。这是这个月的第三趟了吧？”巡警的职业操守很合格，三角一入手，人就整个变得和蔼可亲了。

“小本生意，小本生意。”作为一个刚开张没俩月的酒铺，吕先生表示手中银子不多，不然他怎么会隔三差五的就进货？他又不是傻子。不知道一次多进上几百车？

两个人攀谈了几句，那姓吕的小老板又掏出一盒烟来，到剩下那名巡警跟前散了一圈，然后余下的半盒烟很自然地被他放在了桌子上。

做生意的人很少有不会来场面事的。几句话闲谈，吕老板就要告辞。他时间是不怎么急，可也不想浪费在跟这群人的闲扯淡上。

可就在吕老板告辞的时候，就听几声中气十足的吆喝声传来。这些刚吃饱了没事干，正想找乐子的大爷们儿顾不得跟吕老板客套，就伸长脖子扭头往后去看。就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人正大踏步的向门口走来。这人穿着常服，头上戴的也不是大檐帽，而是布帽，但整个人腰板直挺。远远看去就像一根钉！

直溜！刚硬！带锋芒！

当先巡警擦擦眼睛。一拍大腿叫："丁四哥！"

这是个他的大熟人。这码头巡警，丁波的资格比他俩都还要早。可是俩月前丁波被抽调去了马辰港，上个月传来消息说被编入了开拓队。怎么现在穿上军装了？

三十出头的年纪，五尺高的个头。来人正是巡警们熟悉的丁波丁老四。当初在码头一样到处瞎逛的主儿，穿着一身被民间骂做'狗皮'的衣服。到

处端着肩膀和人置气儿、充大头。在码头边的小饭店里喝茶吃饭全部‘霸王’的一个无赖汉，这才两个月，现在却军服笔挺，两眼精光直冒的回来了！

中国跟荷兰关于马辰港的纷争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但中国海军从海盗手中取得了马辰港的控制权，道理上也能站着点根脚。这两个月是源源不断地派遣移民进入马辰港，现在那里的汉人至少也有一万人了。

所以警察和军队也从兰芳省抽调了不少去。

中间有从马辰港回来的人，满嘴的吹嘘他们‘经历’的战斗和厮杀，满山遍野的土著，凶残野蛮的布吉人，还有荷兰人从中的搞鬼……

不少警察和丁壮都是第一次见阵仗，就吹得那个地界险恶得跟修罗场似地。毕竟兰芳的地界一直在向着东面扩张，现在半个西婆罗洲都属于兰芳的领地，那些个土著，以及布吉人这个土著中的大族，就被压缩到了婆罗洲的东部。现在马辰港被中国人拿下了，这些土著若是不紧张才叫个怪哉！

最重要的是，他们背后还有荷兰人的插手。

所以，马辰港这俩月的日子挺苦的。

“丁四哥，真的是你啊？你怎么穿上这身军装了？”

丁波大步已经走到门口，闻声一怔，定眼看了看。“曹长宽！！！是你小子！”

当初在码头平平常常，跟普通老农一个模样的丁波，现在真的不同了。不仅身体健壮了不少，腰杆笔直。腰里挎着一把手枪，站在那儿和一座山一样。经历过了血火考验的人，看人都自然有一种森然之气。几个无赖打手和他眼神一碰，忍不住都退了一步。

“长宽啊？”

“整好撞见你。告诉老兄弟们，四哥回来了。明天咱们寻个时间，坐坐聚聚，痛痛快快的喝上一

回。都算四哥我的！”

瞧着老朋友从马辰港那个危险地界里滚出来，曹长宽等人也是很高兴的：“那用得着四哥请客。请也是我们兄弟请四哥。就明个，咱们兄弟喝个痛快。”

曹长宽等人目送着丁波走远。人，真的是不同于以往了。那身子一绷紧，仿佛像豹子要一下扑出来捕食。他在开拓队里可不止是见过一次、两次杀戮了，看他身子一直紧绷绷的，让人发寒的杀气不时的漏出来，就该晓得这两个月的生活对丁波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那几个无赖打手，看似身强体壮，人高马大，感受到那杀气后，脸下意识的就白了。

北京城里，原来礼部衙门所属的东直胡同的会同馆，已经成为了人人侧目之地。

这个地方本是安排四藩朝贡使臣的，换藩国使臣在北京都开始建立大使馆，这地儿了也就空了下

来。现在这里成为了中荷的预定谈判场地。

荷兰驻华使节没办法代表整个荷兰的利益来跟中国谈判。荷兰派往中国的特使正在向着中国赶来途中。中国人拿到了马辰港，大海对面就是华人势力鼎盛的泗水、三宝垄，就是荷兰在南洋殖民利益的中心——爪洼岛。

中国占据了马辰港之后，不仅对兰芳在东婆罗洲地界扩张的助益巨大，完全还可以把手伸进爪洼岛里。

或是说，在外人的眼中，马辰港就是中国土地扩张脱开婆罗洲束缚的一个点。拿到了这个地方，短期时间，中国的眼光会全部聚集在婆罗洲东部，但很快的中国就会‘得寸进尺’，把眼睛看向对面的爪洼岛。这是荷兰绝对不能允许的！

荷兰这个没落的国家，可不能允许有一丝对爪洼、苏门答腊两大岛觊觎的目光。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从南洋舰队的护航炮

艇以一种惊喜的意外之方式夺取了马辰港的控制权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刘暹这里历经了西洋各国使臣‘群情激愤’的**，也过去了一个来月。

郭嵩焘和南洋舰队的行动让英法美荷，外加一个神经敏感的西班牙，五国使节嗷嗷叫的直蹦跶。他们不接受郭嵩焘的解释，最后更是拒绝与外交部对话，直接前来zn海找刘暹抗议。

荷兰驻华使臣五次请见，五国使臣团体请见两次，那个时候zn海真叫一个热闹。加上打酱油的德奥意比葡诸国，和置身事外的俄国人，刘暹耳朵边上真的是天天有人说外语。

“克莱斯.亨特？他怎么来了？”在一处亭子里吹风的刘暹惊讶的问道。荷兰人这一个月都没来烦他，现在荷兰的特使已经进入阿拉伯海了，他又要起来折腾了？

“让他进来吧！”

反正是闲来无事，刘暹把手中的鱼饵都扔进水里，净了净手，就在亭子里等着亨特。

“见过尊敬的大皇帝陛下！”洋人们对刘暹的称谓保留着原先他们对满清皇帝的称谓——中国大皇帝。

“亨特，今日你前来又有何事啊？”

“朕见你，不是要听你有什么不满的。你不满可以对外交部去说。朕是感觉着咱们也打过好些次交道了，中国有句老话——一回生两回熟，咱们算半个朋友。所以才让你进了zn海。”他绝对不会说自己是因为无聊了，想找个乐子来看。反正亨特再反应事儿，也能甩给内阁去处理。

现在的内阁，李楹、李鸿章、张守炎三人，你挣我多，勾心斗角的时候是更多了。

今年初夏，沈桂芬一场大病，身体垮掉了，只能告老，折损了旧派一系一员大将。

现在三派人争夺激烈，有什么事儿了，只要有能力处理掉，他们绝对会争相的去处理。因为这都是政绩和功劳。是再也不会出现第一人内阁时，那为了‘不揽权’而推脱政务的事情了。

第六百零四章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尊敬的大皇帝陛下。荷兰政府非常的想知道，最近贵国报纸上的那些涉及到中荷友谊的言论，是否代表着大皇帝陛下您自己和您的政府的意志？”

“如果是，我国政府将不认为中荷两国对于马辰港问题还有谈判的余地和空间。”

“如果不是，我国政府希望贵国内阁能尽快督促贵国的新闻出版总署，清洁报纸舆论上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不要让这些文字掀动起不好的浪潮，伤害到中荷两国的友情！”

亨特的话说的非常‘外交’。并且除了这几句话以外，他此次求见刘暹只带了几分言辞过于激昂的报纸，别的再无事情。

亨特很快就从zn海里走了出来。马车边一名年轻的小伙子为亨特拉开了车门。“先生，中国大皇

帝有所表示吗？”

“呵呵，沃姆，怎么可能得到表示？这可是涉及国家的利益。”亨特笑了。他要给眼前的小伙子上上一课。“国家的舆论是不能背弃国家的利益的。”

“中国现在已经吃定了马辰港，就算我们背后有着英国、法国、美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也不能改变马辰港现在在中国人手中的事实。”

“而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国家的至高权利掌握在中国大皇帝的手中。如果他没有吞下马辰港的心，中国人这两个月的行动会如此的快捷吗？”

“作为中国利益的代表，大皇帝会因为一个轻飘飘的抗议，就改变自己的意志。退让国家的利益吗？”

“我今天来到宫中求见大皇帝，只为了表达荷兰政府的意志。并非是要得到大皇帝的答复。这是两个完全不搭的事情。”

“现在明白了吗？我可爱的小伙子！”

亨特在马车里哈哈笑。

自己在这件事中的任务早已经告一段落，自己所需要做的只是等候奥耶尔伯爵【特使】的到来。然后将自己手中掌握的一切转交给奥耶尔伯爵。

zn海里，刘暹根本没把亨特的抗议听进耳朵里。人一走，他把手一挥，所有人又都退开了亭子十米开外。自己一个人躺在亭子里的摇椅上，吹着凉风，眯缝着眼睛，好舒服啊！

最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刘暹突然间享受起了‘静’。

半点人声也没有，只有风吹动的声音。水浪波动的声音，虫鸟鸣叫的声音，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呆着，他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对于国家大事，尤其是繁琐的政务，越来越不

上心了！

反正刘暹是明白了为什么唐玄宗会半生英豪，半生酒色了。这政务处理时间一长，实在令人想要懈怠。尤其是国家成果明显，蒸蒸日上。就更有疏远政府的潜意识了。

刘暹他最初还是为了树立内阁的威信，可是渐渐地，他是真的不想处理政务政事了。

如果国会已经成立一年，税收和法律明文。国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情权和审核权。刘暹感觉内阁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制约，只要慢慢扩大国会的权益，用不了十年。国内政局就会变成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两条腿走路。而扩大国会的权益则只需要时间就行了。时间会让国内的资本经济愈发扩大、变强，谘议局的根基愈发深厚。时间是站在刘暹这一边的。他觉得大体已定，即使不高枕无忧。也差不多完成了国内政坛上的布局，这似乎又是刘暹怠政的原因之一。

反正除了军伍，对于政事，刘暹现下已经做到

了不过问细节，只看内阁呈文的地步了。

……

时间过得很快。农历九月，西历1884年的10月份，荷兰特使奥耶尔伯爵乘船抵到了天津港。

中荷关于马辰港问题之谈判，正式开始！

北京城的人多要来瞧个热闹，眼睛盯着会同馆，这一场谈判可是给北京城的茶馆茶楼、街头巷尾，提供了不少的谈资。

但出了北京城，关心这点的就不多了。即便是距离马辰港最近的兰芳，这里的百姓和官府关心最多的也是如果去马辰港周边开荒，如何把马辰港变成一座座巨大的橡胶、胡椒种植园！

婆罗洲中间是山地，四周为平原，南部地势很低。这里的土地可以说是贫瘠的，除了少量火山地区以外。本岛的土著主要食物为稻米，另有玉米、木薯、黄瓜、南瓜。

如今华人大批涌入，一个个上规模的橡胶种植园在政府的扶持下建成，此外还有兰芳华人原本就大规模种植的胡椒。并且婆罗洲的糖胶树胶在国际市场上也受到欢迎。并且新开发了卡奇染料(自红树皮提取）及高地烟叶种植，和咖啡、可可和大、麻种植。

加上婆罗洲的传统出口支柱——木材，这里华人的人均收入已经比汉地的农民高出太多了。

婆罗洲的东南部是热带丛林，木材资源可谓是丰富的不能再丰富了。马辰港到中国手里这才几天呐？港区内大大小小的木材厂就成立了不下十家。并且家家都有蒸汽烤房。

或许这般的砍伐在21世纪人眼中是绝对的破坏森林。可在西历1884年的时代，这大片大片看不到边沿的森林，那就是苍天赐予的财富。

中国这些年木材需求量是疾速增多。除了用在造船业上的，更多地还是民间消耗。这当中婆罗洲

产的那些珍贵木料，可是价格飙升！

因为国家安定了，国势增强了。换一句话说，天下太平了，民生恢复了。生活处居方面的要求自然就水涨船高了。

而木材买卖的兴盛，伐木业的旺盛，也确实在第一时间就吸收运来的移民。

而这些来到婆罗洲的大陆移民，即使再穷再贫，进到伐木队，努力干上一年时间，也就有家底在新地方生活过日子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何况兰芳人口的基本盘已经超过了百万。这里头不可能全都是踏实能干的老实人，那些二流子、痞子、混不吝的，可一点不少。这次马辰港开荒，移民多从兰芳迁移去的，为兰芳政府提供了一次大扫除的机会。

可是当这些平日里被人看不起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兜里塞满了钱，趾高气昂的重回故乡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眼红的能喷火！

在马辰港进行开拓，只要胆大敢玩命，赚钱的机会是大大的。虽然不会是全部的二流子混不吝的发了财，可十个人里总有两三个捞到了实处。这回到兰芳老家一宣扬，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发财的传言了。

所以这时候的兰芳，人人都在谈论着怎么在马辰港发展，可没谁去关心中荷谈判！

因为在兰芳的百万民众眼中，马辰港那就是中国的。吃进了肚子里的肉，谁也抢不走。

“在过年前必须整出一支两千人的民兵来。吕伯平我告诉你，完不成任务，你就给我脱衣服滚蛋。”

坤甸省府衙门里，现任兰芳总督的刘铭传这样对着手下的一个中年官员这样的说道。

吕伯平，就是当初台湾因反对村官考试而被抓去监狱蹲了三月的那个秀才。出来后改弦易帜，最

初在兰芳做村官，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从四品的大员了。是坤甸府知府的四个副手之一，主抓的就是刑事治安。那民兵归他管！

偌大的兰芳省虽然有着上百万人口，两个半河南省大的地域，但是真正上规模的城市，还是寥寥无几。人口唯一超过十五万人的，更仅有坤甸一处。

整个坤甸府有人口四十五万，常居人口超过五十万。吕伯平要整出两千人的民兵来，特别是在新的移民不断的情况下，要搞出两千民兵来，真的不是一件太过艰难的事。

“可这也是有很大困难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吕伯平对着手下文书大叫。刘铭传行事真叫一个霸道。手腕也强硬的很！入主兰芳不到一年的时间，整个兰芳省没有不怕他这各总督的。所以刘铭传下达命令的时候，刘铭传越级下达命令的时候，吕伯平根本不敢吱吱一声。一肚子郁闷只敢回到自家地盘才发泄！

“大人。一号、二号的移民营的男丁大都跟种植园和木业公司签订了协议。三号移民营拢共不到五千人。适龄的男丁只一千出头。总督大人要您招两千民兵，这剩下的缺额可怎么办？”

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寂静了下来。对吕伯平来说，眼下完成任务才是第一位。他吴家从台湾搬到兰芳，这些年确实是发了财，但对整个吕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吕伯平头顶上的这顶官帽。

“通知各警局，把那些不学好的地痞绺子全部给我列上名单。还有拘留所里的人，看看罪轻的，快要放出来的，也给我记上。统计一下看还缺多少人！”

吕伯平很头疼。坤甸城里的地痞流子不算少，可这些天里这群人跑去马辰港的很多，如今算上拘留所的人，能有二三百就是好运气了。

监狱里的人倒是更多，可吕伯平不敢动那啊。在新秦，在中国，监狱是监狱，拘留所是拘留所，监狱和拘留所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坤甸四五十万人，看起来不少。但偌大的坤甸府地盘顶的半个河南省，四五十万人撒胡椒面一样，根本不显眼。城区里有十六七万，但哪个又没有营生呢？

民兵不是当兵，薪水不高。连码头装卸工的工资都远不如。城里面的人谁愿意干这个？

“哎呦！”吕伯平扶着额头，口里**……

第六百零五章整个地球一盘棋

“特使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夏威夷吧？这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风景很美，空气很好，城市繁荣，还特别干净。比起美国，这里更适合居住。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富豪权贵都在夏威夷购买土地修建别墅了，檀香山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富人区……”

正在滔滔不绝向着华盛顿特使威尔.查理斯介绍夏威夷的是一个美国海军中校，名叫布鲁斯，是美国公使馆的武官，之前还一度在日本海军的江田岛担任两年的教官。

他之所以能来夏威夷担任公使馆武馆，江田岛的经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田岛可是日本海军的脊梁，日本的海军一系，大权都在江田岛出身的一派手中握着。而布鲁斯来到了夏威夷后，还确实沟通了美日之间的‘友好’关系。

如今的夏威夷，美国能同东京系日本侨民合作

无间，能跟西南系日本侨民保持稳定的关系，布鲁斯居功至伟！

坐在马车里面，通过市区的查理斯忽然发现这里几乎所有的日本商铺都张灯结彩，有些还打出了‘万寿节大酬宾’和‘庆万寿大减价’的广告，以及‘明治天皇万岁’、‘大日本皇国万岁’的横幅。

“万寿节？这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日？”查理斯有些不确定地问身边的布鲁斯。

“是的，明天正是明治天皇的生日。”

布鲁斯的神色有些哭笑不得。“在日本，天皇的生日并不是国家重要的节日。但是在中国，皇帝的生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被称为万寿节。政府机构都会放假一天，所有的属国和国家重臣都要准备丰厚的贺礼送往北京。为中国大皇帝祝寿。”

“那么……日本？”

“跟中国人学的。实际上日本东京政府并不承认万寿节的存在。您该知道的，在大中国文化圈中。只有中国的君王可被称为皇帝，其他的最高只能是国王。日本就是有万寿节的存在，称呼上也当是千寿节。日本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可都是中国的属国。”

“因为中国跟日本东京政府的冲突。夏威夷这里的日本侨民，背后支持的财团又大都有着日本政客权贵的支应。他们看到中国人过万寿节了，就也搞出了一个‘不弱日本士气’的日本万寿节来。也就是您现在看到的……”

查理斯也笑了。争这点面子有什么用？日本人的这种作为怎么看都有一种小丑一样的滑稽。你要真有实力了，比如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自己去说，一切自然会被列强记在心头。

查理斯去年还到过中国。正巧赶上刘暹的圣诞，连美国大使馆都跟着休息了一天。这才叫做影响力！

如今南太平洋纷争有渐渐平息的迹象。智利以一国之力痛殴玻利维亚和秘鲁。但随着外患的结束，智利内部对伊基克喊打喊杀声与日俱增。今年中国在夏威夷群岛的投入猛的增多，连续在码头附近修筑仓库，大批物质一船接着一船的运入进去，让美国也被迫在夏威夷投入越来越多的力量和资金，中国人显然就是为了预防南美的华人危急而做的准备！

众所周知，在1874年以前，有大批的华工被当做猪仔贩运到了南美。其中主要集中在秘鲁和古巴。西班牙人在和秘鲁人的较量中赢得了胜利，所以秘鲁做了出头鸟，早在刘暹反清之前就被李鸿章多次敲打。

刘暹反清以后，外扩的军情处在南美布置情报网络的时候。自然把目光投向了秘鲁，当地情况刚刚好转了的华工得到了军情处暗中巨大的帮助。实力由此急剧增长！在硝石战争爆发以后，智利牛劲爆发。以一敌二，打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节节败退。实力不弱的华工们也趁机举兵，一举拿下了秘鲁南

部重要的出口海港伊基克！

智利在最初时候为拉拢当地华人军团。许诺会给予所有的华人军团战士及其家属智利国籍，并表示战争结束后将伊基克交给华人军团和他们的家属。但是当智利人在战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和优势之后，他们立马就变得反悔了。

去年，也就是西历1883年10月20日，秘鲁与智利在利马北部安孔城签订条约，结束了这场持续了四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其中就包括伊基克，并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地区交给智利管辖10年。玻利维亚则在今年与智利签订了《瓦尔帕莱索协定》。玻利维亚丧失了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沿岸之间的大半领土。

现在智利外患已消，目光自然而然的就聚集在了伊基克这个让智利政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港口地区上了。

作为秘鲁有数的重要港口之一，伊基克港口靠

近阿卡塔马沙漠，地理因素十分优越，是南美重要的硝石出口港之一。还有着一定的船业修补基础，和多个大型船坞！

中国人在夏威夷的一系列举动，时刻牵动着美国人的心。卡拉卡瓦一世又还在欧洲，整个夏威夷‘思想’十分混乱。查理斯此次来夏威夷，就是要务必保持夏威夷‘航线’不偏离！

当然，在另一边，美国还在示意智利尽可能的按捺。世界诸国，谁也不会认为弱小的智利会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对手。即使中国龙距离智利有着一个太平洋。但有了夏威夷作为转口，中国的舰队就可以很顺利的抵到墨西哥或中美洲地区。那里的美洲国家是绝对不敢拒绝一个世界强国的靠岸请求的。

智利真要对伊基克动手了，务必会牵扯出中国来。智利绝对不会是中国的对手，那中国人就可以更进一步插手美洲了。

在美国人的眼中，智利按兵不动，中国人在美

洲就只是一块小小的飞地，没什么发展前途。可要是把整个中国牵扯进来了，让中国人打硬仗了，占据了伊基克整个地区，情况就大不妙了。

那时中国在美洲就不再只限于一块飞地了，而是直接伸进去了一只手！

风险太大。纵然中国打输的可能也存在着，白宫也不敢冒这个险。

英国人同样不愿看到中国在南美落子成功。想想现在的中国，他们在中东有据点，在南洋有据点，在夏威夷有据点，在美洲有据点，整张大网已经在太平洋+印度洋上铺开。如果美洲的一颗棋子变成了一只大手，那真的是太危险了。

……

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内。客厅当中，已经错落着坐了几个人。威妥玛、赫德、戈德，都是在华英国人中顶尖的人物，这时候却都非常郑重的对待着他们对面的人——荷兰奥耶尔伯爵。

这是一位跟英国王室都能牵上亲戚的人物，在欧洲政坛的地位绝对不是威妥玛、赫德可与之相比的。虽然放到中国这一亩三分地，奥耶尔伯爵的‘威势’似乎根本无法与威妥玛、赫德等人相比！

“尊敬的伯爵，继续在马辰港问题上纠缠，已无实际效用。我认为，您应该把目光放到整个南洋，以荷兰全面推出东婆罗洲为交涉条件。”威妥玛有些疲惫，66岁的人了，他的身体让他无法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于夜间9点钟后还继续保留着旺盛的精力。

“这是退避，是退让。是绥靖！”

“这不能阻止中国人贪婪的胃口。今天将东婆罗洲让给他，明天中国人的爪子就会抓向苏门答腊，抓向爪洼。荷兰不允许这种状况的发生。”

奥耶尔伯爵脸色十分的生硬。

“伯爵阁下。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已经是世界列强中的一员。站在丛林食物链顶端的中国必须要猎取猎物，因为现在中国猎取的食物远远不能填饱他的肚子。”赫德放下手中的酒杯。

“这是每一个国家崛起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葡萄牙、西班牙、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所有的帝国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你不可能让一个强壮无比的恶龙该吃草。”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物种！”

“而偏偏可悲的是，中国地处东方，距离西方世界十分遥远的东方。这里除了中国再没有第二个强国，这里没有能够制衡中国强大的国家存在。”

“俄罗斯？那只是羁绊中国的一道绳索。中亚也好，新疆也好，西伯利亚也好，东北也好，这些地方都不是中俄两国的核心利益区。两国巨人在这些地方的碰撞，终究不是倾力国战。”

“所以，中国的强大已经是势不可避免。伯爵

阁下请正视这一点！”

赫德说这些话想要告诉奥耶尔伯爵什么？奥耶尔听了心里明白。赫德就是在告诉他，大英帝国无力限制中国的发展，在东方没有那个势力能够阻挡中国的前进。所以中国的‘胃口’始终是填不饱的。中国始终是要掠夺土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两边都不想把事情搞僵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小国，荷兰人要有牺牲的准备。

荷兰是以东印度群岛的利益为先决条件，站在了英国这一边的，帮助英国限制法国。可现在的问题是，英国已经无法完全保障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利益。而荷兰却不能以此来做威胁。因为有英国人给他们站台，中国只能一点点蚕食东印度群岛，可要是没英国人为荷兰站台，中国三两口就能吞下整个南洋！

第六百零六章瓜分殖民地的狂潮

英国人的不同意见，让奥耶尔伯爵在谈判之中落到了下风。因为他的底气不足，不自觉间面对中方的强硬就表现出了软弱。中国外交部自然不是吃干饭的，趁势猛追猛打，第三此会谈结束以后，奥耶尔脸色很难看的离开了会同馆！

英国人虽然跟荷兰的立场有些迥异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是为荷兰站台的。至少白厅不能看到荷兰这么轻易的就丢掉了东婆罗洲。在谈判进行的期间，威妥玛、赫德等英国在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积极活动着，

赫德最早去就见李鸿章。两人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也是交情多年的老朋友。但却吃了个闭门羹。李府的管事告诉赫德，李鸿章最近工作忙，经常没有时间回家。在表示歉意的同时，很有礼貌的告诉赫德，他会把赫德求见的事情转述给李鸿章。如果李鸿章抽出时间的话就会立刻通知。在此期间，请赫德耐心等候。

这样的排场自然让赫德万分恼火。当年他就是求见慈禧的时候，慈禧也没这么大的威风！

但是时世转变，赫德虽然依旧在中国海关税务体系当中任要职，地位却已然变化重大。

要知道，李鸿章现在是内阁大佬。而即便是海关总署的boss，面对他的时候也要毕恭毕敬。赫德自身却只是海关总署的第二把手都算不上的第三、或第四把手。

中国人讲面子，地位变高了，也不好对往日旧人耍威风。免得惹来非议。所以往日见到赫德的时候。还都是很热情的。现在论到实际上了，赫德就真心感受到了这种不可扭转的巨变。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他也只好认了。

就在赫德大感颜面受伤生闷气的时候。中国正在和德国代表就一笔贷款问题进行磋商。德国是欧美诸列强中受经济危机损害最小的一个国家，因为

德国有高关税的贸易保护和国内工业卡特尔化。德国工业的竞争没有出现大规模投机浪潮，受外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影响小。只有对美国出口的钢铁和机器下降幅度较大。所以容克贵族们和银行家们手头的资金还依旧很充裕。

德国愿意贷款，刘暹愿意借款。这贷款的利率都还没有国债高呢。这就达成了意向型协议。蛋想把这个意向变成可操作的内容，就需要更多艰苦细致的谈判。

中国这边先由许景澄领队，留美归来的周寿臣和留德的文琦两人做副手，德国方面则由一名叫做弗朗茨.冯.马特乌斯的中年人出面，驻华大使巴兰德担任副手进行谈判。

弗朗茨.冯.马特乌斯的背景相当深厚，他既是容克贵族，也是一家钢铁企业的老板。还是一家银行的董事，更跟奥匈帝国有着割不断的亲缘。而在具体事务的谈判中，弗朗茨.冯.马特乌斯也体现出了自身精明强干，思路清晰的特点。

贷款不是全都是金钱，德国人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玩的是左手出右手进的把戏，就像中国对土耳其一样。德国现在经济形势相当好，但少了美国这个大买家，钢铁和机器方面的产量无可避免的还是下降了。

中国对钢铁的需求不多。需要也是特种钢、炮钢这些高技术含量的钢铁，而这样的钢铁偏偏都算不上大量。这样的钢铁德国本身的产量也是有限的。

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器一系的。虽然不是钢铁业这般弗朗茨.冯.马特乌斯的强项。但钢铁厂和机器制造厂的关系也是无需说明的。在他的记载中如此回忆对周寿臣和文琦两人的印象。

“中国的谈判代表是三个人，一个中年人带两个年轻人。中年人一般不说话，只在谈判的最后做决定。协议细节是我和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谈下的。即便身为官员，两个年轻人依旧对钢铁行业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某些方面他们更像是一位谨慎又聪明的大富豪。他们并不对任何事情直截了当的

提出赞同或者反对。而是对其中的关键细节相当在意。我根据他们的思路梳理下，发现这两个人对如何尽快的得到设备，并且将其投入运行非常在意。这是两个出色、务实的优秀青年。他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个留学于德国。中国正在用新式的人才充斥着自身。”

周寿臣和文琦在谈判桌前跟弗朗茨.冯.马特乌斯多次交锋。两方人就机器价格上的一个小数点都能推拉三五回合。然后就是中国的抵押品了！

德国人想要中国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几块油田。这是中石油前年在尼日利亚投资，去年成功探发油井。然后刚刚上规模的开采原油不到一年的时间。德国人现在就盯上了！

刘暹知道是为什么。去年德国的戴姆勒（daimler）创制成功了世界第一台立式汽油机，它的特点是轻型和高速。当时其他内燃机的转速不超过200转/分。它却一跃而达到800转/分，特别适应交通动输机械的要求。前景可谓光明的闪瞎人眼！而这汽油，就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整个世界的

石油价格虽然还没什么提高，可日后会怎么样就太容易分辨了。

德国现下一口油井都没有。整个欧洲的石油开发被英法将之与德国隔绝开了。

现在德国人想要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油田，未尝没有‘未雨绸缪’的缘故。当然，最重要的是尼日利亚就在几内亚湾，距离德属西非殖民地喀麦隆非常的近。两个国家是邻国！而且英国人虽然已经伸手插进了尼日利亚，却还没有完全吞进口里。如果这几块油田落入德国的手中，德国就也有理由插手进入尼日利亚了。

脑子连转了几个圈，刘暹问道：“不知道贵国政府是怎么看待与俄国的关系的？”据他上辈子所知，德国人跟俄罗斯彻底翻脸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刘暹现在都不敢确定，当中俄打破脑子的时候，德国的选择到底会是哪一方？

zn海紫光阁里，刘暹宴请了弗朗茨.冯.马特乌斯。

德国人想要拿走中国手中的尼日利亚油田可以。反正这几块油田购买的时候成本廉价，而德国此次的贷款却高达了两千五百万英镑。

如果德国人真的能在德俄关系上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让刘暹心中有底儿了。那么把那些油田让给德国人也未尝不可。几内亚湾距离中国太过遥远了。

刘暹开发尼日利亚的石油，本身就是在挖坑，能坑到谁是谁。中国要是真有力量投入欧洲，倒不如投进南非的白水分水岭地区。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金—铀砾岩矿床，现在已经握在了中国的手中。工商部下属的矿产企业已经开始进入那里，进行着所谓的‘探矿活动’！

在这个人迹罕见的兰德盆地，土著居民很少生活。这片超级金矿在原来的历史上还要等到西历的1886年才被发现。中国的一系列活动肯定会招惹外国人的瞩目，这片金矿想要把消息彻底瞒住也是不可能的。但趁着消息走漏之前，先捞一笔却是真

的。

白水分水岭地区不是只一个兰德金矿，只是这里最出名。而单单就一个兰德盆地的兰德金矿，到了二十一世纪，130年的开发就开出了黄金达3.5万吨。不算130年来冶金技术的发展，就是现在的冶金手段比之百年后的差距再大，一年时间也能开出百吨黄金来。并且这里有那么多的天然狗头金！

只要明白彼此间的利益高低和难度高下，就能明白刘暹为什么舍尼日利亚，保白水分水岭地区了。要石油？南洋有的是。往来中国的运输也方便。况且将来还有中东波斯湾呢。

弗朗茨.冯.马特乌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他有权利答复的。遂把话题巧妙的转到另一个问题上——新几内亚！

今年，欧洲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原历史时空上，是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俄国、西班牙、瑞典、挪威、土耳其和美国等1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

此次会议，召集者为德国首相o.von俾斯麦。现在这项会议则还多出了中国这么个新成员参加。虽然中国跟美国差不多，在会议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但中国还是借此机会巩固了自己在白水分水岭地区的‘主权’！

现在柏林会议还在激烈的进行着，中英德关于新几内亚岛东部的分割也在积极沟通着。英国人想把中国排斥出新几内亚岛，因为这里距离澳大利亚太近了。他们想把这块鸡肋一样的土地抛给德国人。但德国的威廉一世头脑还很清晰，俾斯麦更没有因为这点蝇头小利而得罪中国的打算。

就像中国距离尼日利亚太遥远了一样，德国距离新几内亚也太遥远了。

弗朗茨.冯.马特乌斯无法就德俄关系致词，但在新几内亚岛东部问题上他是有说头的。德国国内就此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只要中国表露出渴求的愿望，德意志可以将这块鸡肋让给中国。弗朗茨.冯.马特乌斯期望着这一好消息能够冲淡一些适才尴尬的气氛。

并且。荷兰人没有把马辰港问题倒腾到柏林会议上，也说明了荷兰政府现下无意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意思……

第六百零七章读书无用否？

会同馆，这已经是中荷间的第五次会谈了。

两边口舌交锋，你来我往。

黄遵宪头都疼了，对着奥耶尔伯爵开口道："黄某人实在是忙。体制所关，也不能老和伯爵先生见面，下次再见，双方就该落笔签字儿了。货到地头死，马辰港现在姓秦，伯爵先生，你们打算怎么个和法儿？我大秦都接着！

中国向来是维护东亚地区的平地，也向来谦和恭逊，不为己甚。奥耶尔伯爵，你们的打算。到底是个什么？"

黄遵宪的言辞中似乎透着一股不耐烦，但脸上很平和。

奥耶尔眼角飞快的闪过一抹亮光。对手急躁了！按照西方的谈判技巧来说，这样的对手就很好

对付了。

“马辰港现在确实被贵方实际控制。但是在公平公正的国际公约面前，马辰港是属于荷兰王国的。这就像暹罗、缅甸北方的太平军。他们占据着暹罗、缅甸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属于暹罗王国和缅甸王国的。

这还像你们中国，图斯池以北以西之地被俄国人实际控制。难道你们就认为那些地方天经地义的就应该被俄国人管理吗？在国际公法上，那些土地就属于了俄国人，而不属于中国吗？”

奥耶尔的言辞是非常犀利的。他提出太平军这个例子，黄遵宪可以不用在意，甚至内心里会洋洋得意。谁不知道太平军现在是听北京的命令啊。但他搬出图斯池的事儿来，国际公约就真是要被人遵守的国际公约了！

可是黄遵宪若连这点攻击都承受不下，他的脸皮也让他成不了外交官。

黄遵宪摇头笑了笑。“奥耶尔伯爵好犀利的口舌。可惜这化不成枪炮战舰。奥耶尔伯爵还是认真的想一想，我大秦对外的耐心是有限的。”转过话头就结果了上面的言辞。还落下了威胁。

奥耶尔伯爵整个人身体一僵，半响整个人才铁青着脸站起来。

刘暹在宫里头详细了解了整个谈判过程。不以为然的呵呵一笑。威胁？谈判中要没有威胁那还是谈判吗？小孩子过家家才没威胁。

“继续。接着给我跳！”

敦煌都启封这么多年了。敦煌乐舞到今天才给编排出来。刘暹前世的时候就感觉敦煌乐舞好看。姿态漂亮，有种诱惑力和圣洁交织的感觉。可不纯粹是敦煌舞蹈衣着那个啥……

到现在这时候，看起来就更有视觉冲击感了。而且如今的敦煌乐舞编舞很长的，不跟前世的电视里一样，一个节目就几分钟。

只是本着‘还原’两个字，这一世的敦煌舞蹈服装也相当的那个啥，刘暹没打算把敦煌乐舞放到戏剧院去，估计现今的中国还接受不了。即便舞蹈服最保守的那几场！

“朕倒是绝对，现在朝廷更应该关注一下国内的情况。”当晚。一帮内阁重臣来拜见刘暹。刘暹丢出了一摞报纸。这些报纸来自四面八方，有大报、小报、中报，档次不一。可这些报纸的头版头条，文章中都透漏着一个意思——读物无用论！

这些报纸拿基层公务员的薪水跟技工、医生、律师等高薪职业对比，后者拿到的财富要远远高出基层公务员。然后又分析了现今新秦官场的不好混，之前有人说谁谁年纪轻轻就官场有为，除了平乱起兵仗这特殊时间段，其他太平年景里，那都是三十岁不到就居四品以上高位的存在。可现在的官场的有为青年呢。三十岁能做上一地父母那就是大大的才俊了！

文章分析，随着新朝定鼎的巩固，时间越长，

官场的‘规矩’就越定格。二十年后。怕是四十的知县，五十的知府，六十的巡抚。才是官场的常规！

谁要能三十郎当就知县，四十岁知府。五十左右成为省部大员，那内阁的宝座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所以。读‘书’无用啊。苦囚于科场，还不如另通他路。

手下送上这些报纸，刘暹看了倒是很认同其中一些观点的。但是‘读书无用’这个论调是万万不能认可的。

这些报纸以这个论调来上头条，只能说明，在中国，在现在的中国，很多人还是把读书跟做官挂上直接关系。那医生、技工、律师等等，不也是读书读出来的吗？

刘暹把自己的意思给底下人说一说。尤其是管着新闻出版总署的文教部，这些报纸上掀起的舆论

虽然没成什么气候，可也要提高警惕性。

中国的新式教育正在推广中，谁要起幺蛾子，刘暹手下可没情面。

夜里回到府邸，范德榜掐了掐眉心。年纪大了，真的是懈怠了。皇帝都知道的消息，自己愣是放过去了。招呼过唯一还待在家尽孝的小儿子来，问到‘读书无用’这个论调，结果小儿子也不知道。

范德榜吩咐道：“你明个去寻一个城里的平民和城外的农民来。为父要问一问他们。”

“皇帝提及的事情，再小，也要当成天大的要紧事来办。况且这风头跟朝廷有悖背！”

“儿子明白。”小儿子郑重的应承下，第二天用一上午的时候，从北京城和城外农庄里就寻到了五个底层百姓，年纪还都是四五十岁的。

“这些年朝廷兴修水利，减免农税，老天爷又

照应，田地里多收了几斗粮食。又恰逢万岁爷圣明，开了工厂，小老儿俩个儿子都在厂子里做工，工钱也不少。俺们这些小民们日子过得宽松了不少。……”

老头五十岁了，最大的孙子都十一岁了。对新朝的日子是满口称赞，可待范德榜提及上学俩字的时候，就一脸的不以为然了。

范德榜坐在上首，心里也是生气啊。教育是坏事情吗？合着大字不认得一个，当文盲，当睁眼瞎就是好事情？

自己是怎么混到今天的地步的？

若不是年轻时候爹娘老子拼了命供自己读书，认得文章字词，自己能有今日风光吗？别以为当年的汉中老人都是风风光光，混的一般的也不少。没能力！

自家这皇帝再念旧情，也是讲‘能力’为先的！

现在国家普及新式教育，城市里还开办夜校，范德榜眼中这都是名垂青史的大好事。

“上学怎么就是坏事情了？”范德榜的嗓门好像快刀裁纸一般冷厉。

下面做着的老头登时就是一个激灵，心里暗叫坏了。这办学校是朝廷的意思，那自然也是首辅大人的意思，自己这不是找不自在么？！

当下也不敢抬头看范德榜了。只是事到如今，他也不能闭口不谈，只得抖着声回道：“回……回首辅的话，俺们寻常小民，识得几个字儿，会写自己的名儿就可以了，读太多书真没有用……”

“首辅大人，我等寻常小民又不考科举，读书真是没有用。”第二个是北京城里的小民。说到上学之事，一样排斥的很，“一个小学就是五年，虽然学钱不要了，可书本费用还是要给的，五年就是三四百块。还有笔墨纸，上学了这也免不了。

一年就是一百块的开销。最主要的是，谁家都不会只有一两个小的，男娃六七岁就能帮着收拾东西，看护小弟妹了。再长两年入学，学完就要十三四，可耽误了学手艺的时间。”

“首辅大人，俺家不指望娃娃们当官。上啥子学么……”

“首辅大人……”

五个人全部过了一遍，范德榜脑门疼了。

读书就是为做官，不想做官就不读书了！这群愚民就是这个理！

范德榜皱着眉头一言不发。看儿子把人全都送走了，才气呼呼道：“愚蠢，愚昧！”

“读书无用，好一个无用！”范德榜看着自己小儿子，“静淹，你也是读书人，你觉得这些升斗小民读点书可有用处？”

“父亲，孩儿觉得升斗小民读些书对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大用，但是对国家是有用的。”

“读了书，至少报纸可以看得。将来有新的法律了，可以认得。那谘议局若有一天真的改作西人选举之模式了，这些小民能懂得议员之宣传。”

听了小儿子的话，范德榜心中的怒气才消退下了一些。

但他对小儿子的见解也略有些失望。范德榜认为，通过新式学堂教育，学生们学会到遵守纪律，会学会到最基本的军事操列，这是为他们在日后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或是士兵打下了基础。而且小学的教育就是认字，通晓一般的加减乘数，通晓一般的自然规律，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邪教的传播。而且没有一点文字数学功底，过去那些只识得几个方块字的半文盲，是根本没有办法掌机器技术的。

这是为整个国家竖立未来！

“父亲。看这些报纸，以宁沪杭、珠江三角洲

和京津为多。这些地方是我中国工业之精华地段，大城市密集。许多家庭的小孩都出来做童工。那也是一笔收入的。”范德榜的小儿子认为，这些地方之所以对‘上学’产生抵触，跟童工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据他所知，民众家境普遍富裕的广西和汉中等地，对上学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很有热情。

“父亲。这报纸上面只提及小学，父亲不放命人探一探中学和大学的情况，还要探一探各地夜校的情况……”

第六百零八章北洋军阀

一个国家，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事情从来都是千头万绪的。

上位者，顶层的上位者，从来都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专门关注于一件事情。就像现下的中国，一边同荷兰谈判，一边同德国谈判，另一边还要宣传教育，继续的组织移民，继续的修筑沟通内蒙、西南、新疆与内地的铁路，继续征召新兵，继续推行电力……

……

河南陈州府，周家口。

在明清时期，周家口是西北与江南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曾被称为河南四大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到了新朝，周家口的兴旺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壮大。

前年，也就是第一任内阁最后一年的任期当中，经河南省政府特批，周家口由镇升级为县，成为了陈州府最新的一个县城。

而周家口级别一升格，这里立马就出了个幺蛾子！

在人口密集，人均耕地不到三亩地的陈州府，周家口赫然组成了一个合作农场。这是农村合作社制度在中国被提倡以来，河南地区第一个民众自发组成的合作社性质农场。

加入农场的有大地主两个，小地主七个，自耕农三十五户，佃农一百零三户，农场总面积一万一千亩，牛马总数量接近四百匹，车辆六百多，农用具等百套！

农村合作社是第二任内阁就任之后提起的一项农村新政策。可以跟红朝的合作社挂钩，只是并不像红朝时那样是政策推行的，新秦这里是自愿参加。

以土地连片为前提。将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较大型农具、耕畜，投入集体所有。由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各尽所能。并且有农业税收上的一定优惠额。也就是说合作社性质的农场税收跟个人的农业税收是完全不同的。

只有一个前提。一家只准入股一个农场，并且合作社性质的农场，单个股份不得超过30%，且必须由五家人以上。

刘暹这么做，对，这法子还是刘暹想出来的。他还是从促进大农业发展的基本点出发。眼下‘农场’发展的还是很缓慢。刘暹想到日后的机械化农业心理面就有些着急，就想出了农村合作社这么一出来。反正也不是强制性推行的，根本不会发展到红朝时候的地步。

像周家口这里由九个地主出面组合合作社，因为基本面积和成立速度。这事儿直接就惊动了刘暹。换句话说，这周家口的河北农场是直达天听了。刘暹甚至知道这河北农场做头头的人叫杨万同，自身家底并不丰厚，在九个地主当中排名最末

尾，可他是前清的举人。前半生为人处世又很厚道和公正，在周家口，在整个陈州府都享有声名。自己不仅是陈州府的府谘议局议员，还是省谘议局的议员。这河北农场由他来担当带头人，不管是两个大地主。还是最底层的佃农，都信服的很。

农场下属还有一个农产品公司，有蒸汽磨坊和榨油作坊，还有一个养殖场。主要是养猪羊，现在这个时候，鸡鸭大规模养殖太容易得病了。就是猪羊如果不搞好卫生。也容易得瘟病。杨万同虽然是前清举人，但头脑灵活。直接跟陈州府的农业局挂了钩，后者不仅管着农业。也一样管着畜牧业。河南不比塞北，畜牧业不算发达，没必要单独成立一个部门。这农业局中有一定的农业、养殖方面的技术力量。

如今才两年都不到的时间，河北农场兴兴向荣，勃勃生机。

去年，河北农场分块种植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和红薯，小麦能磨成细面，玉米和红薯主要是自己吃，秸秆还能做成青饲料，喂养猪羊。

大豆和花生却是用来榨油，剩下的豆饼等依旧能用来喂养牛马猪羊。棉花能向外卖！

产量比起没合并前并没大的增长，但是农税降下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增高了。只是河北农场自家办的粮油店，利润就比之前要高。

有了第一年打底儿，第二年杨万同很有自信的在银行贷了款。购买了水泵，在田间地头打深水机井，沟通农场的各道水渠，修建蓄水池，还准备铲平了三个完全包裹在农场中的村庄地皮，在五个点建造了统一规划的新房子，老地皮收回农场用，虽然今年农场的耕地面积减少了，但到了明年春天，农场就会一举多出了五六百亩土地。

“分房啦！”

“开始抽号啦！”

“大家排队！”拿着大喇叭筒的农场管事站在高处，对着人群大声喊道。在他们身侧不远处还站立着周口县的副知县徐世昌。

这位袁世凯的老朋友，现在已经走到副县长的位置了。

他不知道河北农场已经直达天听，可是作为整个河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河北农场还那么大的面积，县政府乃至府城，对河北农场都是必须要关注再关注的。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河北农场分房子了，全国各地都来了不少记者，其中不乏《大公报》这样的报业魁首。知县不好亲自出面站台，徐世昌原先是周家口镇的镇长，自然就他出面了。

底下的百姓们一听到这个，也顾不得不远的地方站着那么多记者和副知县大老爷了，立刻争先恐后的冲向选房的桌子。

这房子可是不要钱的。砖头瓦房，比原先家里那破烂土坯房好出了太多了。虽然院子比原先的地儿也小的太多了，但没谁不愿意的。

在中国内地的农村，就是一般的富农，或是一二百亩地的小地主，家里的房子也是半截青砖半截土呢。

“谁再抢就给拽到最后去挑房！”大喇叭里头传出了吼声。不仅仅是口头的威胁，负责维持秩序的农场安保们也开始把众人给强行推进一列长队里头去。

这些安保也都是农场的人，那些不愿意好好排队的，差不多每一个都是自己认识的。这里头除了跟‘包工’差不多的佃户以外，还有自耕农，甚至是地主家分出来的儿子。谁也不好得罪。他们堆着笑脸说：“给咱们往前安排一下。”安保们可不好对这些人发脾气。只能也和颜悦色的说：“这之前咱们都试过多次，一家只能抽一次。那个号在箱子里你也看不见，抽的早可不一定抽得好。”

然后这次选房实在是一件大事。何况中国老百姓‘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潜意识里就觉得全让农场上层安排，就会有弊病了。怕好的房子，地理佳的房子，都给地主的儿子们给抽走了。那么他们

怎么办呢？就是排队靠前！

百姓们想不出农场这种抽号的法子怎么作弊，他们潜意识里就觉得抽的越早越好。所以对他们说排队靠前也未必能抽到靠前的号，纯粹好话说给了聋子。人类的习惯性思维就是如此！感性上总是觉得选择多的时候得好的几率就大。

徐世昌这时候对着记者打着官腔，“大家要看看啊，老百姓对分房是多么的踊跃。百姓们越踊跃，就说明他们的心越热，就越会记着农场的好，农场就越会有凝聚力。我相信，河北农场今后的工作也会越做越好，让农场内的家家户户都越过越红火！”今年河北农场的耕地面积虽然减少了，可赚的比去年还多。因为农场对外收购小麦、花生和大豆，磨成细面，榨成花生油、豆油，那卖的价格可比收进的价格高多了。

就跟东北的大豆产业一样，随着中国经济、民生的复苏，首先就体现在生活物资的需求上。河北农场不仅卖粮油，还有养殖场，再加上农场中小河、水坑里散养的鸭鹅，不知不觉间这个河北农场

在整个陈州府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时间这还短短不到两年！

徐世昌已经打算在今年农场的收益统计结束后，总统写上一份详细的文章，跟县里一把手联名后，看能不能得到府衙的推荐送到省政府去。若是能在省报上刊登了，今后对自己的仕途是大大有利的。

年纪刚过二十八，徐世昌就坐上了副知县的位置，虽然这根袁家有一定的渊源。家族中除了省部大员的项城袁氏，在现今的陈州府里影响力不是一般的大。更别说徐世昌自身能力就优异，又恰好赶上周家口镇升县的档口，年纪轻轻就成了副县长，将来只要不犯大挫，前途远大。

所以，徐世昌现在也在展望更高的舞台。

现场的抽号在进行着。虽然有着紧张、期待、担心。虽然百姓们都希望能够排的更靠前，但到底是按规矩来了。实际上老百姓想排的更高前来的目的也未必全是认为——能更高前就能拿到好的号

码。只是房号早点拿到受的话就意味着可以早点去看房，心里头也能早点的安定下来。

　　腊月稍晚的时候，刘暹看到了徐世昌写的那份文章，甚至知道了这份被联名的文章实际是徐世昌自己一人完成的。但对这种做法，也没发表啥意见。官场中有一条路，就是四面八方都是朋友；官场中还有一句话——不吃独食！

　　徐世昌，这个很熟悉的名字，第一次映入了刘暹的眼睛。他恍然悟到，时间已经快1885年了，原来北洋的那班军阀大佬也已经到了要出人头地的时候了……

第六百零九章又是一年春节

河北农场的照片在刘暹桌子上堆了一大堆。还有河北农场今年的财政报表，这东西是直接从当地的税务部门拿到的。

刘暹重点看了税务报表和往年的比对报表，很满意。杨万同很不错。然后就是河北农场统一盖得房子，以及河北农场自行建设的仓库、榨油厂、面粉厂、养殖场，真的很让他满意。

“这文章发到华夏去。让全国当官的、地主们都看看。”

刘暹最后看了河北农场的下一年计划，杨万同都已经计划着创办识字班了。“这杨万同下一届选进国会来。”

“陈州府和周口县的官员盯紧了。才能不错的，没有受贿徇私枉法的官员，都要着重任用。这个徐世昌，下一任让他扶正！”周口县的知县还有

一年的时间任职期满。

但刘暹对周口的关注也只有这么多了。年底了，太多的时间涌过来。不需要他拍板，但各部门的年度报表刘暹是必须亲眼过一遍的。

今年中国的全年财政收入增长了近百分之十三，财政收入达到了340亿，财政赤字再度减少，回落到了55亿，而等到各国企的上缴利润划到，刘暹欣慰的看到自己的设想的实现。全年财政赤字只有10亿了。

果然岁入350亿的时候，全国财政收支就能达到平衡。等到国家大规模建设告一段落，等到国内的机器生产逐渐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时候，还账就可以提上日程了。

同时，对德、对荷的谈判全都取得了相对圆满的成果。新几内亚岛东部属于中国了。加上东帝汶，中国在那里的根基很厚实的。甚至为了清缴新几内亚岛里的土著。那些让人听了就不是滋味的猎头族和食、人族，秦军还特意从日本新近招募了五

千挺身队。加上从原有的挺身队中抽调的三千人，组成了一个旅团，专门负责剿杀那里的原住民。

当然了，这支挺身队进入密林中作战之前，也好先熟悉一下热带雨林气候和作战方式。三千日本老兵都是这方面的老手。

马辰港属于了中国，荷兰人用放弃东婆罗洲为代价，与中国签订了一份外贸约定，实际上就是一份和平条约。中国人在东印度群岛完全享有西方人的一切特权！

德国人则把贷款金额提升到了三千万英镑，也就是一亿五千万银元。刘暹知道未来的时间里银价会大跌许多。所以在签订贷款协定之中就做了规定，还钱的时候以银子，或是跟银子等同价值的黄金来偿还。

德国人可没那么能未仆先知，能知道银价在19世纪末的十几年里能连续出现大滑坡。对于中国以真金白银来偿还还十分的高兴呢。

至于中国拿去的抵押，当然就是尼日利亚的那几块油田了。

德国人看到自己期望的石油拿上就落到了自己的口中，很高兴的加大了中国与克虏伯公司之间的合作。中国的火炮研究，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瓶颈。炮钢不合格，300mm重炮的铸造很困难，管退炮的研究也停滞了半年。如果能从克虏伯得到一定的技术支持。那么对中国的炮火发展是有巨大的推动的。这是往日有钱都买不来的技术！

而作为回报，刘暹就把成熟的无烟火药制造工艺无偿赠给了德国。虽然这套技术以德国人的科研力量，顶多半年就能完成，但也绝对是一门先进的技术。何况刘暹同时给德国看的还有中国那很性能成熟的新式步枪。不是半自动步枪。也不是机枪，只是跟汉阳造性能差不离的小口径新式步枪。

在1885年还没到的时代，这样的步枪绝对是先进的。

无烟火药燃烧后没有残渣。不发生烟雾或只发

生少量烟雾。使用无烟、火药可以增加弹丸的射程，提高子弹出膛速度、弹道平直性和射击精度。无烟火药的诞生可说是为弹药的开发铺平了道路。

原时空中。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里，欧洲国家的军用步枪、弹基本上从大口径黑火药、枪、弹演变为较小口径无烟火药、枪、弹。

其中德国的1888式委员会步枪。就是因为受到了法国1886式勒贝尔步枪的刺激而推出来的抗衡性步枪。但无疑这种步枪是比较失败的。存在着装弹退、弹困难、抽壳可靠性不佳、容易炸膛等问题，但就是这样，德**方也一直使用了十个年头，直到经典的毛瑟98将之取代！

现在中国拿出的‘汉阳造’，在原时空中就是根据1888式委员会步枪设计的。但没有了枪管的套筒，以上护木取代，刺刀庭改在前护箍下方，还改进了照门，通条改放在护木之中等。

总体而言性能还是很不错的。就像1904年二次改进后的汉阳造一样。

所以这份礼品一定程度上比无烟火药的工业生产流程更被德国看重。德国人是十分满意的。

这种情况下，刘暹这个新年过的不要太舒服了！

……

北京西城区护国寺庙会市场。要过大年了，对于这里的商家们来说，这可是一年中最幸福的一段好日子。

北京衙门多，当官的多，大官多，小官和公务员更多。前者且不提，后者们的手中都多少有些钱。趁着办年货和放假，也是趁机轻松出来逛逛，护国寺这里就是个好去处。

这些领工资的人是庙会真正的消费主力。所以年前年后这一段时间，护国寺和平时工作日里稀稀拉拉的客流是全然不同的。

护国寺庙会的商家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打扫店铺内外的卫生，在柜台里备足了茶水，然后待天亮了，卯足了劲拼命吆喝着。若是一天下来挣得多了，伙计们也能得个几块钱的额外奖励。而那些没有店铺的行脚小摊贩们，更是天没亮就来这里的街边抢位子，指望着今天能发个利市，多赚些钱回去养活一家老小。

而且因为这里的兴旺和名气，北京市井回暖以后，一批批商贩不断在此云集后扎根，很快就填充完了空缺。这些商贩中挣了钱的，便立足于此地，购买、扩充、修缮店面，商品种类也随着商贩的增加而日益增加。

今天的护国寺庙会人头唧唧如川流中的鱼群，老的带小的，小的扶老的，大多数人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来，只是裤兜里踹了一点钱，过来带着孩子散散心的，顺便买点吃食让孩子高兴。自己也随口问问价钱领领行市，估摸估摸年货办完以后，能给家里添置点什么器具。

如今随着东西交流的增多，西式的家具在中国

也渐渐有了市场。其中买的最好的就是沙发。然后就是种类繁多的吊灯！这东西虽然中国也有，但说实话，样式、种类吸收了太多西方吊灯的优点了，说它是西式器具，一点也不差。

现在中国的有钱人，真正有钱有门路的就要水晶吊灯，一般的就是玻璃吊灯。后者的产量是完爆前者。也同时让水晶吊灯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高大上’的代表！

并且秦氏财团下属的家私公司还发明了席梦思，这种弹簧床垫一问世，就迅速打开了销量，还直接出口到了欧美。虽然美国早就有席梦思了，甚至刘暹所说的席梦思都是按照美国的那个发明商的名字直译的。

可是，simmons虽然在1876决定把工厂业务改变成大量生产钢丝床垫，从此改革了整个床垫生产工业。但simmons没有在中国申请专利啊，尤其中国的席梦思一出场就直接是以螺旋形弹簧的钢丝弹簧床垫，比美国的还要更适合更舒服！

这东西也是近来中国对外出口的家私产品中，唯一能跟跟水晶吊灯相提媲美的优质产品。

一大清早，护国寺里最大的一家布庄，富锦布行早早的就开门了。这是一家刚刚在北京出现不过三年的新招牌，现在却成了护国寺周边最大的一家布庄。

因为这家布庄根本就是天津富锦纺织厂的直销店之一。

店伙计们的积极性比前清时候高多了，因为富锦纺织厂有李鸿章的背景，经营理念十分的西方化，提成是明明白白亮出来的。每月那个柜台得了第一，也有名额标价的奖金，是自己的就再怎么着也跑不了。店掌柜也是一打工的，却没资格克扣员工的工钱，因为富锦布行是家连锁店，他们的头顶上富锦集团的销售部！

老板没法克扣，这如何不令伙计们干劲十足呢。这奖金可比以前老板掌柜的打赏丰厚的多。而且工作具有稳定性，伙计干的再不好，也没老板一

句话就直接滚蛋的，必须等到集团来的人核实之后才能开除。那时候干得好，也没有奖金之说，顶多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个红包，里面多包一点钱。

刘三顺是北京城的老户了，当初也颇有点家当。可是可惜，满清临走的时候家里遭了乱兵的祸害，连媳妇都没了。现在他头顶有爹娘，虽然旁边有兄弟帮衬着，底下还有三个儿女。同时他自己腿上挨了一刀，人是瘸了。

刘三顺腿脚不利索，做工就轮不到了，但好在他有门手艺，做个衣服，当个裁缝没有问题。去年还买了一台脚踏式的缝纫机，家境是又起了来。

富锦布行是他固定的三家布庄之一，十天八天就会过来看一看。一看有没新料子，二是自己买些布料回去。

第六百一十章阮朝求婚

“这料子真漂亮啊。这布面真滑溜，颜色，这颜色，我以前都没见过啊！”刘三顺看着店里面突然多出的毛料呢绒，眼睛都花了。

“老刘，这是花呢。你拿的这块是中厚的。”柜台上人数刘三顺的伙计立刻凑上来。“你看着料子，呢面光泽自然柔和，色泽丰富，鲜艳纯正，手感光滑丰厚，身骨活络有弹性……”

刘三顺笑的憨憨的，“见过毛料，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他抬头看着，店铺里半面架子上都挂满了各种颜色的毛料。没的说了，这肯定是富锦刚出产的新品。

“不瞒您说，我们富锦在张家口新办了个厂子，专门生产毛料的。各种精纺、粗纺毛料我们这里都有。花呢、华呢、华达呢等等，种类多着呢。而且不仅有羊毛，还有驼绒。”

“知道什么是驼绒吗？就是骆驼腹部的绒毛，制成的驼绒色泽杏黄、柔软蓬松。再有两天，俺们店里就能上货了。”

毛料这东西，自从中国自我的毛纺织业出现以后，市场上流传很多。

最初时候是因为军人，尤其是北国的军人，粗纺呢绒制成的大衣在秋冬季节里挡风御寒。很直接的就为毛料做了一次宣传。

然后就是军装，毛料制成的军装不是棉布可比的。它的弹性、柔软性、独特的的缩绒性及抗皱性，都高出棉布不止一点。尤其是毛料在吸收湿气或汗液后还具保暖性。毛纺织品面料做成的成衣，坚牢耐穿，长时间不变形。且外观显得庄重，质地滑爽。触感丰满，等有着多处优点。

在中**装选择了毛料以后。毛料两个字就正式的印刻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底了。毛纺织品就跟棉布、麻布、丝绸一样，成为了中国人发自心底里认同的布料之一。

然后就是毛料大批流行到社会上后，它的好处就更多的广为人知了。也就更加的巩固了自己已经打下的地位。

而毛料被广大国民所认同，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蒙古高原和青海、新疆，养羊的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养的全是绵羊。

中国国内的绵羊品种有不少，青海、新疆、蒙古以及中原内陆，都有绵羊品种，但是产毛质量与西方的绵羊相比就显然逊色了一等。

中国人自古就没有毛纺织业这一行。养羊主要就是为了吃肉，另外羊皮可以做袄、裘等。所以，后世的中国滩羊、湖羊等等都是享誉世界的裘皮面料。可是在羊毛上面，不管是新疆的羊、还是蒙古的羊都不行。按照欧洲来的毛纺技师的话说，这些都是粗毛，都是地毯毛，最好的也就只能做粗纺呢绒和中低档毛线，价值比是最低的。

因此为改良国内的羊毛品质，自从欧洲大批量

进口战马之后。中国又从欧洲购来了更大批量的细毛羊。

跟战马改良长周期不一样，短期内羊毛品质改良就是可以见到良好成效的，只要能选配出足够多的母羊。短短两三年就可以看到成效了。而且近期时间，国内的毛纺织业才刚刚有所起步。一切都是政府财力推动的，想要民间资金进入毛纺织业，主动的去帮助政府改良羊种。那就必须让民间看到养羊的好处、益处。

市场的诞生很快，但要市场强大就需要时间的孕育了。

富锦集团投入近毛纺织业。算是民间第一批进入毛纺织业的企业之一。这就是因为毛料的市场在一点点扩大，人们在快速的接受这一种布料。资本家只有看到了利益再会行动！

伙计把毛料夸赞的那么好。刘三顺心意大动，然后立刻就想到了价格问题上了。迅速抬头看着店里挂着的水牌……

“新品精纺呢绒上市，华呢每尺8毛，花呢【薄】每尺6.5毛……”刘三顺看到这里几乎要跳了起来。虽然毛料比棉布贵多了，但一人一套衣服能用几尺布？算一算，再想西装店里西服西裤的价格，那群洋裁缝真的是在宰人啊！

纵然中国式短装在中国已经很有市场了，可西服还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服装市场插进来了一脚。主要是年轻人，或是事业有成的商人，他们要么在赶时髦，要么是经常与洋人接触。

就像在华的洋人学穿汉服一样，中国人学穿西服，说起来都是一个道理。

zn海里。

刘暹背靠在软椅上，耳朵里听着皇后的念叨。张妙彤现在的情绪非常激动，对越南阮朝的敌对情绪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里，是直线提升到了极点！

阮朝为他们的王太孙请婚了。

没直言对象就是大公主，只是露出了这么点苗头。昨天消息才传到刘暹手里，今天皇后就找来直言反对。她可不想自己的宝贝女儿嫁到国外之地。越南跟中国跟的再紧，它也是外国。那王太孙和王太子自然会说汉话，旁边的宫女太监都可不能全能说汉话。嫁在那个地方，以自己那宝贝女儿的性格，怕憋也能给憋死。

女儿已经要十五岁了。在现在这个年代，却是到了要找婆家的时候了。这也是因为中国现在把女子结婚的法定年龄给提升到了十八岁，要是依照前清，她都已经出嫁了。

刘暹被皇后吵嚷的头疼，但是阮朝的求亲，他也真的不愿意放弃。“皇后，梦瑶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我也不想让他远嫁。但是阮朝求亲，这个脸面不能不给。你如果不想让梦瑶嫁出去，就从后宫里选出个合适的女儿，我许给越南。”那好歹也是一国之后啊，并且有着中国在身后撑腰，就是阮朝国主也要让三分。碰到一个有能耐的，两代人后越南彻底并入中国也不是说笑的。

现在越南高门子弟，求学上军校都到中国来，毕业后大多留在中国工作。尤其是军方，在中国入伍，些许有志气的还请求分配时到边疆苦寒之地历练，甚至一些越南青壮都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跑来广西应征入伍。

越南国内设立的现代学院、军事学校，对口学生完全是中层出身，中层出身。这些人毕业之后，其中的军校生也都削尖脑门的往中国钻营。只因为越南从民间到朝廷，对中**队都信服的五体投地。在中**队转过一圈后，那就是镀上了一层金。回到越南以后，那份资历尤其的好用有用。

越南军队现在长期保持在四万到五万之间，之中两万人分作八个越南营，在秦军序列服役。来到中国的越南军官、军校生，在越南营中服役是下下，在联合军队中服役是中等，只有在秦军序列中服役才是上等。而谁要是像武仲平的孙子一样服役在禁卫师里，那就是真正的上上了！

张妙彤看不上一个越南国王女婿，但刘暹能肯

定，宫里头几个生下女儿的嫔妃里，却绝对有认为那是一门好婚事的。

甚至刘暹已经能想到不久后的将来，朝鲜可能也会向中国求亲。

那传闻中是个在幼年因被宫女下毒暗害而阳痿的朝鲜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李坧，现在已经十二岁了【朝鲜计法，中国来说是十一岁】。而且闵妃活着的第二个儿子李垠，现在也十一岁了，只比李坧这个现存的长子小一岁。

刘暹等着这一天。如果朝鲜真的来求亲，就可以看出下一任朝鲜国王是谁了。

虽然他不记得李熙跟闵妃还有第二个儿子活到十岁大，但历史已经被改变了，这波动都波及到了朝鲜。现在李熙麾下不仅有长子李坧、次子李垠，还有三子李堣和四子李堉，以及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长公主。

这里面出自闵妃的就有三个，四个儿子中的三

个。

刘暹女儿当中有的是跟这些朝鲜王子适龄的公主。并且刘暹丝毫不怀疑朝鲜会是继阮朝之后第二个对中国请婚的。现在为了争夺谁是中国的第一属国，越南和朝鲜可是你挣我多的很厉害。

朝鲜拿历史说话，越南就拿现在说话。两个国家的国力是半斤八两，现在朝鲜北部矿产开发初见成效，利润之大不下于鸿基煤矿。而且朝鲜没如越南那样被中国实际控制了河内以北地区，但这点优势又被越南丰富的粮食产量和较朝鲜得益的地理优势抵消了。

张妙彤疼爱自家女儿，但皇宫里如刘梦瑶这样获得自在滋润的公主可就这么一个。刘暹对大女儿的爱，连皇子都比不上。用心之深厚，也就刘盛超过了。

并且张妙彤自身是皇后，娘家很硬朗，最重要的是她剩下的儿子，俨然就是无冕太子爷。

这种姿态下，张妙彤只想为女儿求一个如意郎君，让女儿‘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过的圆圆美美。可不愿意女儿的一生都葬送进另一个宫殿里。

所以当她把目光转向后宫之时，很轻松的就寻到了两个适龄的公主。其中之一是王碧云的大女儿，另一个是丽妃的女儿，这是刘暹拿下福州时纳的嫔妃，女儿今年也有七岁了。

年后正月的二十二日，阮朝王太孙的求婚正式有了结果。阮朝求娶了新秦帝国的四公主，丽妃的女儿。而到了三月份，新秦皇室的又一份婚约也达成了。刘暹的三公主，明贵妃王碧云的长女许配给了朝鲜王子李垠！

这也意味着朝鲜的下任王位正式有了定论。长子李坧被抛弃！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出了正月，刘暹还望东北走了一趟……

第六百一十一章全世界饕狗的垂涎

新秦十一年，西历的1888年，第二任内阁任期的最后一年。转眼就到了！

1885年到1888年，这三年来中国的发展很好很顺利。全国铁路超过了30000公里，钢铁产量超过了400万吨，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达到了410亿，当岁入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想往上提高就不容易了。中国能在1884年全国岁入340亿的基础上提高到现在的410亿，是比200亿提升到340亿还要困难的一件事。

加上国企的盈利，中国已经开始偿还部分国债，同时继续加大在教育、医疗上的投入。

欧美列强也纷纷走出了前几年的经济低谷，再次迎来了一波经济工业的发展高峰。因为电力这项新能源的被应用，这在历史上被称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世界从此进入了电气时代。

而中国手握着交流电的专利，不仅完全赶上了这波工业发展浪潮，还从中大赚了一笔。尼古拉.特斯拉由此被刘暹封做了子爵，虽然不能世袭。特斯拉凭着子爵的身份也顺利的在朝堂一帮勋贵当中寻了一门亲事，至于当初那个金发美人他是怎么安置的，刘暹就没那个心去管了。

中国向来不承认多妻制，却是承认‘妻妾’和‘平妻’的！

新疆、内蒙和东北的铁路全部畅通。六年的时间，内地向西北、北方和东北边疆迁移了数以百万移民。同时整个国防军扩充到了120万，骑兵扩大到了十个骑兵整编师，总兵力达到了25万。

新几内亚岛东半部的开发也初见成效。那里的日本旅团这三年中至少剿灭了五万土著。从去年开始。总参谋部就调整日本旅团的结构，抽掉了六个大队的兵力进入到东婆罗洲。

步兵全面换装小口径步枪。每个班配入半自动步枪，军中也全面换装新式的水冷式重机枪。并且

炮兵部队出现了八联装的火箭炮，虽然依旧十分的原始落后。陆军还新添了装甲列车和列车炮，但部队的运输力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依旧是骡马化！

汽油发动机这个东东，石景山这几年也在全力以赴的研究中，在充裕的经费支持下，汽油发动机的动能固然是直线拔升，但最高动力也只能达到10马力。只做家用小轿车自然够了，但要做刘暹需求的客车、卡车。还远远达不到要求。

所以现在国防军依然是骡马化。

而海军，三年来并没有增加任何一艘主力铁甲舰，南北洋舰队只是各增加了两艘国产的装甲巡洋舰，吨位都是3500~4000吨之间，然后就是一批运输舰和诸多小型的驱逐舰、鱼雷艇、炮艇、巡逻艇。这样的行为让英国人非常的安心！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种外在体现！

这几年中国加强陆军建设，忽略海军建设，那就是在向外人，尤其是向自己表明中国的态度——它的最大敌人和针对目标，还是俄国。

刘暹自然也不会主动的去告诉英国人。中国已经能够自产35倍径的300mm以上口径的大炮了。那几年前让中国海军一直神伤的大口径舰炮，还海防部队一直头疼的大口径岸防炮，如今之中国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中**工跟克虏伯展开的那一段密切合作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德国人真的是为中国的火炮发展插上了一双翅膀。

南洋、日本、中南半岛这三年也都很安稳。西班牙也好。荷兰人也好，面对中国根本不敢吱喳一声。这几年，每年都有从南洋来的大笔款子购买华夏银行发行的国债。因为祖国的强大。南洋的华人真切的感受到了这股力量，这种保护。根本不需要去宣传。去苦口婆心，南洋华人自我的就回归了大陆怀抱。

很多南洋的青年。学业有成后也纷纷回国。

如果说，五年前中国民间说起南洋的华人还有

些隔阂的话，现在无论是民间舆论还是官方宣传，两边全都是一家人了。

特别是去年夏天黄河、长江、珠江全都出现大面积降雨，虽然早就巩固、疏通了河道，加固了堤坝，还是有几个地方出现了决口。受灾人数近百万！结果南洋的华人主动发起募捐行动，两个月里对国内捐款3亿多元，以及一批粮食、药品和衣物。

就连原本心底对南洋华人一直存膈应，存着一分利用之心的刘暹，也感觉着南洋华人真心不错了。前世那么多的隔阂和恶心，只能说造化弄人吧。立场不同，奈之如何啊。

如果没有俄国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一番举动，这三年来刘暹日子过得不知道要多舒服。

法国经济在1884年就开始恢复了，俄国再次得到了鲜血供应，开始了自己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铁路修建，这种间自然是中亚的铁路便易修筑了。俄国人只用了两年就把铁路修到了安集延。至于西伯利亚铁路，则才见一个开头，连鄂毕河都没到。

同时，大批的俄军汇聚在中亚和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尤其是在今年初夏，一个军的俄军进驻了浩罕，如果不是新疆军区这三年来也实力大增，王国胜剩下有两个骑兵师和一个整编步兵师，加上一个独立旅和三个地方团，估计马上就要向北京告急。

反正，中俄第三次战争的号角声已经将到。这一战刘暹是会亲自出马的！

北京帽儿胡同，李府。

李鸿章、郭嵩焘、阎敬铭、沈葆桢、刘长佑、潘祖荫、陈宝箴等旧派一系的中枢重臣，是全都聚在了一处。范德榜马上就要退了，这第二任内阁就要到时间了，李鸿章与李楹、张守炎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

该怎么办才能力压李楹、张守炎一头？李鸿章之城府之深，现在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李楹倒是不足为虑。此人刚入中枢一任，内

阁排名靠后，对地方掌控有限。少荃要压倒之并不难。为难的是张次辅。这人根基深厚，能力出群，又极得皇帝的信赖。只在实事上用功恐难以压下他的风头。”

刘长佑话说道这里就停住了。他实在是想不出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张守炎。这人是皇帝起家时候的从龙之臣，长久以来跟皇帝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联系，这方面的情谊比之单纯的亲戚关系更超出许多。为人不强势，能调和各部门意见，能抚平人心，官声也非常好。

“除非现在就打起来，否则少荃兄的可能……不高！”

又是一场无颜以对的聚会，沈葆桢在告别的时候，很低声音的在李鸿章耳边悄声说着。

战争！战争！

在沈葆桢眼中，只有现在，只有今年就爆发第三次中俄战争，李鸿章争夺首辅的宝座才有希望。

不然，张守炎登上第三任内阁首辅近乎是板上钉钉！大臣们还都不知道刘暹有御驾亲征的打算呢。还以为这次中俄再战，依旧如上回那样，内阁坐镇中枢，遥遥调遣物质，支援军队的一切所需。

　　李鸿章偌大的名头，一半是靠发展洋务得来的，另一半就是平定太平天国得来的。虽然他不是名将，但在战争期间，民众对李鸿章的信任是绝对超过对张守炎的信任的。张守炎最大的缺点就是跟军队撇的太干净了！

　　而且他温润而雅的对外形象也会让朝野上下对他这个战时宰相不放心。

　　沈葆桢虽是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不是湘淮一系的核心。今天这样的聚会他参加了两次，却都是一言不发。这一次在临别前竟能说出这句话来，让李鸿章心脏猛的一停。继而就是满心的喜悦！

　　沈葆桢的法子好不好？好！这几乎是李鸿章翻盘的唯一可能。但这样的主意从沈葆桢口中道出

来，是不是就意味着沈葆桢要在下半年的首辅之争中，全面的倒向李鸿章一系呢？

自从沈桂芬全面退出政务以后，内阁有了一阵不小的动荡，沈葆桢被调整到了民政部一把手的位置上，虽然时间还不长，表现的并没多少强势，毕竟沈葆桢也六十好几，就快退了。但他在内阁中的分量是真的不轻啊。要是能得到沈葆桢的全力支持，李鸿章不说多出一分胜算，也绝对是给自己增加了一枚重级别的筹码。

同时间的南非。

中国正值炎热的盛夏时节时，南非这边则是一年中寒冷的冬季。

白水分水岭地区的金矿去年时候被曝光了。不是那个原时空中发现德兰金矿的探矿专家，而是一个普通的欧裔白人冒险者。这个叫做哈里的人打算徒步穿越分水岭地区，结果在后世约翰内斯堡城址北面的山区里，发现了一块露出地面的金色石头，这是一块纯度相当高的天然狗头金。发现金块的哈

里本人在狂喜之后，携带着狗头金立刻跑回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比勒陀利亚，按惯例向比勒陀利亚的官方管理部门报告这一发现，并希望取得了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金矿发现者所有权证书”。但是白水分水岭地区是属于中国所有的。

这一情况曝光之后，中国立刻发表了义正言辞的——严厉警告。可兰德盆地依旧像一块流油的肥肉吸引着全世界的淘金者。并且随着兰德盆地一个个巨大金矿被发现，中国是不可能全部遮盖住消息的，白水分水岭地区也吸引着全世界鬣狗们的垂涎。

第六百一十二章铁将军把门--关门闭户

“水手们离开了军队，商人们关上了店铺，职员们走出了办公室，农场们主抛弃了土地和牲口，他们全都如饥似渴地奔向奥兰治河和瓦尔河两岸。”——《泰晤士报》

……

西方人对于金矿的渴望是疯狂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有三万人进入了白水分水岭地区。这些人中有超过一半是给中国矿产公司打工，剩下的分散在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淘金公司的旗下。他们按照比例给中国交税，可同时中国也要向德兰士瓦共和国缴纳重税。因为白水分水岭地区是属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领土。当初的柏林会议，中国固然巩固了自己对这块土地的占有权，但主权依旧属于德兰士瓦共和国。

就像对待塞西尔.罗德斯的德比尔斯统一矿业公司一样，一直穷得发疯的德兰士瓦政府，面对这块

肥肉，自然不会放过。乱收税、狂收费。从去年到今年，即使别有用心的刘暹，面对德兰士瓦的得寸进尺，也恨不得把这个“贪得无厌”的布尔人小国给灭了。

“皇上。这是河间城发来的电报。”侍从将南非的电报发来。中国在那里几年的辛苦，也建立了一个不大的城市，城址在两条河流之间，所以取名河间城。

刘暹接过电报迅速看了一遍，脸色变得铁青铁青。他现今目光多是投向俄国人，河间在他心目中除了是一个埋坑的火药桶外，就是一头金色大奶牛。这几年国库里增添了整整五百吨黄金，可全都因为那里的金矿。

现在布尔人竟然要对河间下手了！？德兰士瓦政府宣布定居在白水分水岭地区的外国侨民要缴纳全额的赋税。但不得享受参加总统和立法会选举的权利，除非在德兰士瓦住满14年并归化国籍。此外。所有的外侨都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其子女不能上政府资助的学校。更重要的是。德兰士瓦共和国

竟然要在这片土地上设立城市！

“得寸进尺！他娘的，布尔人在找死！”

白水分水岭地区是中国买下的土地，发现了金矿也是属于地主的，虽然要向德兰士瓦政府缴纳一定的税金，但这个比例绝对不高。

德兰士瓦政府去年就要提高税额，被中国直接顶了回去。到了今年，德兰金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刘暹感觉这个时间还不是两边起冲突的时候，要再等几年。所以就诸多的多向德兰士瓦政府交纳了一笔税金，当做缓和两边矛盾的润滑剂。结果布尔人是怎么回报刘暹的？

提高税额，还要在白水分水岭地区设立城市？这是要作死！

中国派到南非的首脑人物，除了民政和管理上的外，安保工作是由韦昌俊的二儿子韦承恩负责的。说起这兰芳韦家，韦昌俊待在兰芳这么些年了，谁都知道他究竟是谁了。但事情也过去了那么

多年，再大的仇怨也消的差不多了。石达开可没对他喊打喊杀！

说起当年的天京事变，韦俊跟石达开都是受害者。虽然韦俊投清之后的作为。让不少人膈应，但就他个人而言，一个‘可怜’也说的上的。里外不是人吧！

韦承恩跟他老爹一样，没上过军校。只读过基本传统的兵书，入军后最多看了战斗条例等，能走到现在的地步。完全是兰芳密林当中拼出来的。三十出头的中校，来到河间提上一级。现在是上校团长！只是手下的士兵数量空缺的多，只有两个大队！

“不交。一个子都不交。”

“告诉外交部。发表声明，让德兰士瓦别蹬鼻子上脸。”

刘暹的怒火已经降下去了一些。脑袋清明了，反倒觉得这样更好，德兰士瓦急了。现在金矿的利

益至少八成是入了中国手中的，剩下那些中的大部分也在淘金者和淘金公司手里，落到德兰士瓦共和国手心的利益有一两个百分点就是好的。这会让德兰士瓦政府比原时空里的英国人更焦心，更急迫！

这人心头一有火，神志一被欲、望蒙蔽，那就会行事冲动。政府也是一样，财迷心窍的影响下总能干出些令世界震惊的事情。

到时候，这个埋了好几年的火药桶就到爆炸的时候了。刘暹只需要向英国人使个眼色，盎格鲁-撒克逊人就会像鬣狗一样扑过去。

前世，第二次英布战争可是大英帝国衰落的标志！英国人为了对付总人口都不到五十万的布尔人，前后动员了四十四万军队，从向南非运送各种军事武器装备物资共达13.74亿吨，动用了1027艘舰船。耗费了2.5亿英镑，历时两年七个月，才完全打赢。虽然这场战争让英国将南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一片，控制了通向非洲腹地大湖区的走廊。好望角地区以广袤的南非内地为依托，成为英属海外帝国最重要的前哨基地之一。经济上也随着世界上最

大的兰德金矿被英国人把持，英国得以控制全球的经济命脉。来自南非的黄金使得伦敦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业和黄金交易的中心。但是，第二次英布战争也标志着英国的海外扩张史的终结。

刘暹不知道这个时空的南非战争能够将英国拖到哪个地步。但以前世布尔人的尿性，即使这个世界的南非战争提前了个几年，布尔人的抗争依旧会一样激烈的。这对胃口贪婪的英国终究是一记大坑！

“皇上，王司令明天中午能抵到北京。”

“让他歇息一下，晚上赐宴。”

忙完了南非的事儿，刘暹又看了南美的电文，伊基克情况照旧。智利是抵触中却又离不开这个得天独厚良港，如今这里的华人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同时又吸引了秘鲁、智利和古巴的不少华工迁移到此，人口数量已经从最初时候的两三万人增长到四五万人了。并组织起了一个守备团，足足两千人，枪炮配置在南美绝对一流，同时还有几百人的警察

队伍。且这里的华人家庭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枪。

只要抵抗坚决，依照智利陆军的水准，怕伊基克就是没有中国的支持，智利独自也啃不下来这块肥肉。

伊基克去年还在城市周边和港口修筑了炮台，安装的岸防炮都是十吋、十一吋的。

就智利那两艘破烂军舰，真打起来了，找上门去那就是找死的。

刘暹已经准备在拿白水分水岭地区跟英国人做交易的时候，要英国在夏威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支持。这几年下来，夏威夷这个果子捂得已经够熟了，是到摘果的时候了。那卡拉卡瓦一世，什么时候死，都是北京的一句话。

然后就是今天抵到刘暹跟前的走后一档子事儿了。新疆军区司令王国胜要回北京了。

刘暹可不是卸磨杀驴，这是要在大战前听一听

王国胜的意见。他即使要御驾亲征，也不可能在战事刚起的时候，就直接去新疆。总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这就需要王国胜来支撑了。

这可是一场大战！

规模和意义都不是前两次中俄战争可比的。作为前期的作战指挥官，王国胜要有一种铁将军把门——关门闭户的气魄。

也是因为新疆战事关系重大，刘暹也想亲眼见一见王国胜。

**年的风沙寒苦，王国胜的照片，才五十出头的人，面相却跟六七十老头一样。刘暹看了暗暗不是滋味。这可是他嫡系中的嫡系。这一战打下来，表现好的话，王国胜的上将衔是绝对会给的，爵位晋上侯爵，人调回北京也歇息两年，调养调养身子。

晚上吃过饭，刘暹也没心思再看鼓舞，下棋一类的。而是自己一个人进了书房，拿起他最宝贝的

一个东西，那个很富有科幻色彩的银匣子。

刘暹用檀香木做了一个大点的匣子，外面上还上了锁，这些年也安安稳稳的把秘密隐藏了下来，外人倒是知道刘暹有个银色的宝贝，却都以为那是啥奇珍异宝，根本想象不到真实。

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东西了？很快就要再上战场了。这些年一直在默默的储存能量，现在的扫描半径都超过了一千里。点亮了多个分项，清晰度提高了n多，简直就是一个小卫星！所以，刘暹对将要到来的战争丝毫没有担心。

战争的胜利一定属于自己，属于中国！

七月过去了，八月过去了，第二任内阁的最后任期只剩下三个月了。中俄在西北的气氛越发的紧张，可还没有擦枪走火的迹象。

李鸿章、李楹两个被张守炎老老实实的压在身下，这位皇后娘娘的堂叔，勋贵里头头面人物之一，继任下一届内阁首辅，简直是众望所归。

刘暹不管这事。虽然内阁首辅要皇帝点头，但刘暹也立规矩了，给了内阁推荐权，当然，人选不能是一个，至少也是五个，多则不限。且待到下一届国会，国会还会有个弹劾权。如果对内阁首辅的候选人不赞同，可以直接面对皇帝起诉，至少不是无的放矢，有真凭实据，那就划掉被弹劾的候选人，另选一个。

将来啊，当是下下一届国会的时候了，内阁的推选人名单，每一个人都要从国会里过一遍，满意度超过50%了，才能上候选人名单。而要是国会捣蛋，有意让候选人不通过，内阁可以解散国会，重新组织国会，若最后超出了时间限制，刘暹就会直接人命内阁首辅。

反正，宝座只有一个，任何一人能做上首辅的人，脚下都踏着无数官员的‘尸体’！真要是最后关头掉了链子，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第六百一十三章父子公孙三状元

初冬，南方天气特有的一丝潮寒，直直能渗透进人的骨子里。全国上下的目光都在关注着北京，关注着第二任内阁，因为他们的任期就剩俩个月了！

但事实上随着第二任内阁任期的临近，国家大事绝非是只有此一件。第一任国会的换届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时间往后推个二三十年，中国人怕都不会相信，煌煌国会换届，竟然这么的悄无声息。连刘暹都有些失望全国各大媒体的反应——愣是没见一个关于国会的头版头条。二版、三版倒是能见得到。

举国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盯着内阁换届呢。并且到下个月时候，已经被选报上来的五名候选人，需要人人撰写一篇自己如果能当上内阁首辅，今后五年的施政纲领，公开发表在《华夏日报》上。

等到下一任，这施政纲领虽然还会在《华夏日报》上刊登，但时间会提前，在他们接受国会审核的时候，就首先要在国会上宣讲自己的纲领，以博得国会议员的认同。

中国现在的国会，全体代表有五百多人，按照省份的人口和经济规定代表人数。比如广西、山西两个省，人口不比陕西的多，但经济比陕西发达，两省的议员人数就比陕西多，其中广西的议员数量更是能与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河北、湖北这一些一线省份等同。而河南、四川、山东三个人口大省，经济过去还没有迅速起飞，但靠着人口基数。也位列一线省份当中。

而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外蒙和东北四省，这些省份的议员数量就少的多了。连一线省份的一半多都没！

同时这个时期的中国，省份之间的‘地域’区别很大。国会又才刚刚一届，他们自己内部各府之间都有矛盾，想要在内阁与国会当中形成后世老美那样两党基本盘，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初也就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刘暹才没给第一届国会太大的权利。这种一盘散沙的国会，若是拥有了太多的权利，只会让他们内部斗的稀里哗啦。这不是刘暹不给权的全部原因，但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只是令刘暹也意想不到，国会的影响力比之内阁会小了那么多。自己把这一届国会当橡皮章用。老百姓也顺着把国会当空架子来看。果然，群的眼光是雪亮的！

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书社里面，一个清峻的老夫子安安静静的在看着自己手中的书。他身旁有一个小火炉，散发着热气，火炉上热着一壶清茶，茶香芬芳，在他看书的这件屋子里浮动。却闻不到一丝儿烟火气。

铁琴铜剑楼原名恬裕斋，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避光绪帝载恬之讳改称“敦裕堂”。

改朝换代之后。铁琴铜剑楼的主人，常熟的大地主瞿家，也没再将楼名改回来，毕竟瞿家是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清高和骨气。

大清一倒，他们就开始换命牌，太趋炎附势了。瞿家人拉不下这个脸！

瞿家人只是随后把铁琴铜剑楼改作了图书馆。诸多刻印版本摆在前堂，公开为人往来取读。他家这铁琴铜剑楼号称清代四大私家藏之一。其中之藏书。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数代。传至于现在。其内宋元明本及旧钞批校诸书，多不胜数，包罗万象。

瞿家家主就是这位清峻的老夫子——瞿秉渊。

现在瞿家的瞿秉清、瞿启甲叔侄在外地做官，瞿家的家业也渐渐从土地转移到了纺织业上，这些年收获丰厚。所以，瞿家是常熟为数不多的几家历经改朝换代，依旧富贵荣华的家族之一。是翁氏的铁杆盟友！

如今翁家是常熟在官场上的代表人物，翁同龢已经坐上了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还同时兼任着监察院的副总监，在整个监察院中也是仅次一把手的

二号实权，待到这次换任后，不说做上监察院的一号，地位肯定也会更牢固。

瞿家的瞿秉清、瞿启甲叔侄，现今仕途顺从，多有受翁同龢的照应。

铁琴铜剑楼这个文雅之地，由是也成为了翁家一系人员聚会议事的地方。因为这里人流触入大，不引人瞩目。又主要是文雅之地，即使被旁人诽议了，都能推倒说是文人聚会。

不过今日的却没有什么聚会，楼下和前楼往来的人虽一样多，但没人会做这里大声喧哗的。瞿秉渊这间房子听不到一点杂音，周围安静得只听见茶水在炉子上翻花吐泡的声音，真是安静清闲到了极处。

看书的老夫子突然放下手中的书卷，侧耳听听，就听见脚步踩在楼梯上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哦，是仲渊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老夫子看到来人后，立刻站起了身来。这可不

是因为瞿家在官场上要靠着翁家，而更是对眼前之人表示的尊重。

人常说翁家是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父子公孙三状元。这三状元中的最后一个状元，就是在历史上名声不显的翁曾源翁仲渊。他是翁同书次子，咸丰六年由监生恩赐为举人，同治二年中状元。可惜身体不好。改朝换代以后，人也就彻底的淡薄官场仕途之心，回到了常熟故居，擅长画花卉，乡里得片纸以为宝。【张之洞就是翁曾源那一科的探花】

翁曾源长得英俊潇洒，容貌出众，当时年仅二十多岁，中状元后，人称“美状元”。

据说，他的辞官并不是真的身体不好，而是因为现在在拘禁中衰老沧桑的慈禧。

当时咸丰逝世还没几年，慈禧单独召见翁曾源。以李商隐的《无题》后最著名的两句出题让他对上联。用“灵犀一点有心通”来表明自己心迹。按照诗词格律，一改就成为“彩凤双飞无身

翼”。“无身翼”在太后面前说是大不敬的，再一想，灵犀，有心；彩凤，双飞，这是什么意思呀？翁曾源不敢往下想，呆若木鸡的跪在那儿。

最后翁曾源猫着腰倒退这出了大殿，背脊早已冷汗湿透。回到家，第二天翁府就传出了美状元突发狂疾的消息，随之翁曾源上书辞官。慈禧恩准。

当然，这绝对是传言。翁曾源虽然体弱多病，却也在官场打浑了好多年，历官翰林院修撰、国史馆纂修。

翁曾源比翁同龢小四岁，今年五十有四，相貌还依旧儒家温润。身穿一袭汉服，这满清被灭了，长袍马褂是没人敢穿了，就是诸多表示不仕新朝的人，也不敢传出来找死。这些人所以都穿上了汉服，并且很快就喜欢了上这种峨冠博带长衫广绣的风雅。

对于这些人来说，汉服穿在身上有种与古人神交之感，并且一股韵味生成，真真不是长袍马褂能比的！

翁曾源比瞿秉渊矮上一辈，但两人相交的时候确实平辈相交。

一个状元头衔给翁曾源披上了一层永远不会掉色的霞光。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向传统的家族。虽然这些人都不会明着干什么，全是书香世宦之家，皇帝老子最大的道理还是知道的。可他们的行为怎么都带着一股‘阿三不抵抗运动’的味道。

翁曾源这次来找瞿秉渊是为了商议常熟籍议员的事儿。不久前上头下了一道政令，非特殊情况，不准再有兼职议员的情况出现。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县议员就是县议员，府议员就是府议员，省议员和国会议员就是省议员和国会议员。

这条规定当即就给地方的富豪、名宿们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谘议局议员，不管那个级别的那都是一套颜面和一张有价值的护身符。往日是县议员兼职市议员再兼职省议员乃至国会议员，如此之事层出不穷，现在这么一规定来，不仅把名额实质上扩大了，更能让一些人拿捏不准自己究竟要瞄准哪

一级！如果选差了，那就要做‘光棍’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议员的成员资格进一步降低，只要年纳税10000元以上者，即可有资格参与其中。这个标准可真心很低。

常熟属于苏州府，这里可是自古以来的天堂地。就是刘暹前世时候，太湖周边也是中国最繁华的区域之一。要在整个常熟县找出年纳税10000块以上的人，多的不说，一两千人是有的。

可常熟籍的议员有多少呢？县议员不过五十人，乡镇一级的谘议局不入翁曾源的眼，他来寻瞿秉渊，谈的是府一级、省一级和即将开始换届的国会一级，连县议员都只是过了一两句话。

府一级议员，常熟县只有十个，省一级议员常熟县有三个，而国会议员，整个苏州府才有四个指标。常熟县需要跟别县去争夺。

这些才是关乎常熟士绅的关键利益和颜面所在。

“没把握。是真的没把握！”翁曾源神色忧愁。往日，士绅能够成为封建王朝的基础，能够在地方有着巨大的话语权，不是因为士绅读书了，而是因为‘士绅’两字‘士’后面还缀着一个‘绅’字！

第六百一十四章掘断‘文名’的根基

过去，田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士绅占据着生产资料的主体，所以他们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可现在呢？商业气息本就浓厚的江南地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早就认可了工厂比土地更赚钱的真理。工业、商业取代了土地成为了这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

翁家、瞿家早就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在下降，而诸多纯粹的商人的影响力在增高！但他们没办法去抑制和阻挠。

之前可以不同级别议员兼任的时候，那府一级和省一级议员全被常熟的顶层家族垄断。因为那个时候圈子基本盘小，各家族和利益团体彼此间的利益交换和友谊交还，能够保证名额不向外流失。可谁知道国家一下就把县级以上议员的选举资格从之前的年纳税50000块标准，降到了现在的10000块。

常熟本来只有一二百人甚至更少的人来搀和这个盘子，几乎家家都可以拂照到，现在却一下扩张到了一两千人。那压力陡然就剧增！

还有之前推选的方式也变成了选举，只要年纳税在3000块以上的，或者年收入在10000块以上的男女，都有选举的资格【包括一切公职人员和退伍立功军人】。

今年内阁换届，国会换届，苏州的府谘议局也在换届。对于常熟而言，就是要在分配好府一级议员名额的同时，还要全力拿下一个国会议员的名额。这次绝对没有上次那么轻松达成的。甚至可以说，这次的两级别——选举，尤其是府议员的选举。其过程就是将来常熟各级别议员选举的一次预演。

翁曾源拿不住盘了。这个局势他稳不住了。一些中小商人已经联合了起来，拒绝了他的招安‘收编’。他们不敢期望国会议员。但都瞄上了府议员。

翁曾源和瞿秉渊坐了下来，脸上都露出了为难神色。“仲渊先生。这个议会选举一出来啊，这规矩对我们的确是很不利。”

他苦苦一笑：“家里头的管事也下去打听过，有联系的，够得上选举资格的，还愿意老老实实听咱们招呼的人家，只有三成。”

“浮华逐利，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

“你我交情，不需说这些套话。”翁曾源吐了口气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人家凭什么听咱们的？”

“这大秦律法苛刻，直追先秦。这么多年来，可没听过哪家大户豪门，再敢明里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报纸此物，谁敢小觑？”

翁同龢自己就是监察院的，翁家怎么会不知道新秦对鱼肉乡里，执法枉法之徒是怎么样个辣手狠心？怎么会不知道国安局在全国上下都布了一张大

网。

早就不存在一纸私文递上衙门。顺心所欲的事了。这些年‘坑爹’这个词在中国流传甚广。其中之事例，令每一个官场中人都警惕万分。

当然，国安局不是锦衣卫。大秦虽然不至于‘不杀一士’，却也没听说有谁因为说错了话。开罪了皇帝，就被拉去砍头的。而且新秦还废除了连坐法。你儿子就是打算起兵谋反，只要当老子的没有参与。也没有隐瞒不报，那就不会把你这个老子怎么着。

瞿秉渊说大秦律法苛严。倒不如过政治清明，当官的不敢知法犯法。执法枉法。法律的公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体现和保证。

那国安部和军情局，跟前明时候的锦衣卫还是大有不同的，可不是很凶残的模样。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之下，被满清压迫了二百多年，小心翼翼不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们，也渐渐胆大

起来。到了眼下，那些忘不了老一套的腐儒们都发展到了隔三差五的会聚众，妄议朝政的地步了。也没见有人把他们拿去杀了。

可惜，这种宽松的环境映衬的却是儒生士大夫们那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因为所有的人都清楚，现在的大秦，士子们地位还不错，但那士子指的是科考取中的人群，而想要被科考取中，你就要学朝廷要你学的东西。此士子，非彼士子也。

文官也不能凌驾军官、杂官之上，官吏都没界限了，更没有什么以文制武，以文御武的事情发生。连商人们在政治上的地位，都爬到士人头上来了。而且不是指某些大商人，而是一般的小商贩都如此，因为他们挣的钱比公务员多。

“一年纳税超过3000块就有投票权，常熟县城里大半的商贩都是可以投票的！到那上海滩，连赶马车的，拉洋车的，怕都有投票权！还有那些当红的女表子，怕也有投票权。可是乡下诸多饱读诗书

的士子们，却得不到一张选票！这不只是有辱斯文，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

翁曾源脸上的苦涩比那生柿子都涩。他很清楚翁家影响力的来源。除了家族中连续的出现高官达贵，还有就是翁家的文名。甚至比之前者，翁家的‘文名’都要来的更重要。

如果这根基被决断，世上的文名彻底被朝廷踩在了脚下，待到翁同龢一告老，翁家从江南名门也就会一落到苏州大户，常熟大户。因为整个翁家，除了翁同龢现在在中枢部委站稳了脚跟，余外最有前途的人——翁曾桂，现在都才是四品。

二十八岁的翁斌孙是翁家的另一名后起之秀，在原时空历史上17岁就进士及第，现在还在文教部里工作，虽然级别是七品，可没有下地方基层的工作经验，如果不下定决心到基层务实工作上十年八年，这一辈子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在中枢部委里打滚了。

翁家后继乏力！

所以，翁曾源才说是断他们的根基。这样的措施施行上三五年，这个世上谁还拿过去的文名功名当一回事啊。

“斯文扫地。无可奈何啊！”瞿秉渊也叹息着。

他瞿家跟翁家一样，一样是靠着文名在常熟站稳了脚跟。然后一路站到了顶上。区别之在于翁家的‘文名’是科场功名，是爷叔孙三状元。是那一个个起居八座的一品大员。而瞿家的文名就在于他们现在所在的铁琴铜剑楼上。

想象着这处象征着文化的铁琴铜剑楼变成一个纯粹的‘图书馆’，瞿家是万万不愿看到的。

可是他们能怎么办呢？胳膊拗不过大腿。常熟这点力量与朝廷的力量对比，那可比胳膊与大腿的差距更悬殊无数倍了。

如今翁家、瞿家，早在议员选举改革前就在发

愁，该怎么办才能挽回败势？却还没想出来行之有效的法子，就被朝廷再给了一次重击。

翁曾源想争取到国会议员的名额，翁家要保持影响力，在翁同龢没几年就要告老的情况下，必须还要有人能站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来看问题。

但这谈何容易！

翁曾源要想拿下国会议员。他首先就要摆平常熟。在选举法出台之前，在受选举资格和选民扩大化之前，翁曾源靠着翁同龢的面子，还能比较轻松的摆平常熟。但是现在，各家各户自己兜里的名额都自身难保了，翁家想不吐出点真东西，就像得到支持，那哪么轻巧！

翁曾源今天来找瞿秉渊，就是要跟这个翁家的铁杆支持者。商量商量。看该吐出去什么，该吐出多少，最主要的是该吐给谁。

万幸的是，与国会议员同期选举的是府议员这级翁曾源看不上眼的角色。他要是图谋国会议员不

成功。还有明年的省议员这个退路。瞿秉渊作为翁家的支持者，对翁曾源要亲自出面竞选国会议员虽然有些吃惊，却也转念了然。

这个问题两家人确实要好好地合计合计。一朝府议员选举出错。常熟乃至翁家在苏州的盘子就得砸了，要是接着翁曾源国会议员选举失败。两家就真要从山顶往下做滑梯了。

朝廷的选举改革，让翁家和瞿家紧紧地绑在一起。

时间又慢慢过去了一个月。常熟在一派风平浪静之下。内部是波涛汹涌，稍微不注意，人都给卷进去冲个没影。但很快，常熟人的目光就从自己身上移到了广西，移到了刘暹之前的根据地柳州。

柳州出事了，出大事了！

柳州的一个县出现了贿选，大规模大面积的贿选。一共五十名县议员选举，一百二十名议员候选人，结果二十七人在选举的档口被《柳州日报》爆

出有贿选的嫌疑。

一瞬间，举国哗然！

很快《大公报》就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一连七天，有三天是柳州的头版。

二十七名有贿选嫌疑的候选人，最终查实的是有十九人。这十九人累计开销的贿选金额高达300万。以三百到五百块不等的金额收买了超过五千票，并且拖了当地一些官员下水。如此大规模的贿选，头上没当官的照应着，也很少敢做的这么大的‘事业’的。

朝廷在颁布选举改革的时候，相应的《选举法》就已经被司法部颁发了。这批人可谓是头一批撞墙的傻瓜，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警告。

全国的人都在谈论着这十九人将要面临的刑罚。柳州，扩大说是整个广西，大财主没几个，大财团也不见影子，这里是跟随刘暹最早的地方儿，是受到秦军集团影响仅次汉中的地方，但历史底蕴

决定了这里的商业没有广东、江浙家底深厚。广西唯独最多的就说小中产阶级。

　　选举改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广西和汉中，有候选人资格和选举权的人口基数都是几十倍的增长的。所以柳州贿选的事件爆出来一好，整好可以杀只鸡给猴看！

第六百一十五章李楹快要呕死了！

柳州贿选之事曝光以后，没人知道那几日翁家内的气息有多么压抑、凝沉。往日温润而雅的翁曾源那几日发了多少次脾气，然后常熟平静的表面下那诸多的暗涛汹涌一下给平息了大半。

时间又不紧不慢的走到了下一个月。第二任内阁真正的临近了尾声，北京城的气氛越发的低压低沉了。李鸿章这些日子暴瘦了有十斤！

这可不是因为压力过大，而是他猛的发现，自从上个月起，总有来历不明的家伙在自己的上班路上，在自己的回家路上，在帽儿胡同周边，晃荡啊晃荡啊。

李鸿章让自己暗中准备的动作全都停了下。他怕了！这他娘的是什么人啊？

国安局？不可能。要是国安局的人，皇帝肯定会给自己一个招呼。

那要不是国安局的人……，事儿就更大了。这是有人顶上自己了。而且是个实力完全超越了自己的人。

李鸿章自从同淮军撇净瓜葛以后，在军事上实力锐减，私人武力上更是差劲的很。连一般的旅长、营长都不入。这些人好歹也有退伍的旧部，招呼一声，那就会有人来卖命。可李鸿章呢？连家里的保镖都是雇的北京镖局的，干净的都让人忘了当初淮军里那建制庞大的亲军系。

现在盯上他的那个人，在私人武力上是完全碾压李鸿章，李鸿章的那些保镖完全捉不到对手的马脚，就跟一柄利剑时刻悬在头上，如芒在背。李鸿章的十斤肉就是因为这个瘦下的。

李鸿章自然就下令停止了一切小动作。他可不想自己一头扎进陷坑里，到时候遭殃的都不止自己一个。年纪已六十五岁的李鸿章。早就没有壮年时候‘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那强烈的冒险拼搏精神劲头了。

而李鸿章一熄火，事情就简单了。五个首辅候选人。张守炎、李鸿章、李楹、霍广正、阎敬铭，其中后两者缺陷太大，霍广正年纪太轻，阎敬铭太有局限性，根本就是陪太子读书的。李鸿章蔫了，李楹则似乎是一直都很有自知之明，他是几个人中最最老实的，一直以来真的是没做任何的小动作。而张守炎呢，就是那个暗中碾压李鸿章的人。

四个对手里。李鸿章被张守炎视为最大的敌人。他料定李鸿章在要紧时刻不会束手以待，却像李鸿章这种老奸巨猾之徒，要想在暗中使坏，他还怎么法子阻拦或是肯定找到证据。张守炎于是的想法就是打草惊蛇！

结果，效果很明显！

李鸿章蔫了，到了腊月初，张守炎顺利的被确定为下任内阁首辅，李鸿章跟着递补为第三任内阁次辅。

新秦即将迈入一个新的纪元，范德榜。大秦的

鄚国公，满朝文武勋贵当中最为顶级的存在，全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世袭国公贵爵之一，即将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他会到国会担任议长！

年纪已经快到七十的范德榜。岁数比李鸿章都要大一岁，身体精力却没有李鸿章好。尤其是进入今岁下半年，知道自己就要退出政治中心的范德榜。往日整天肃穆的脸上多出了几分和缓与安详，人也变得乐呵了些。但人也一下老了许多。

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这样的情况，职务一去。人就老的快得多了。范德榜只是更快了些。

这算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固然中国上下文武重臣还都是开国战争中走出来的‘功臣’，可新鲜血液正在缓缓注入朝中也是无可扭转的大势。连刘暹都马上五十了，其他开国功臣的岁数就都也清楚了。

李楹位置也向前挪动了好几位，他的年纪也不小了。这一任没有争得过张守炎，下一任也不要去想往了，而两任之后的1899年，让他去争内阁首辅

的位置，他也没那个雄心和精力了。到时候他也要退了。

坐在家中的一个小隔间里，身前小桌上摆着酒菜，整个房间中就李楹一个。

现在他的表情没有在外时候那样平淡，身上的气质也不像在衙门时候那般宠辱不惊。李楹现在很沉寂。远点看去，人就跟一具尸体一样，散发着浓郁的‘极静’！

“失算了！失算了！”

好半响，李楹抬起手，将酒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可很快，整个人变得有没生气了。

李楹的心就像他现在的人一样，想死！他觉得特别的窝心，塞心。

自己不争，不抢，不勾心斗角，安安分分的完成自己的工作，表现自己的能力，李楹用自己的表现让自己在内阁中站稳了脚跟，在手下部门中树立

了威信。

内阁首辅的宝座，他也想往的很，一点都不想往外推。对于李鸿章、张守炎等人间的勾心斗角，彼此碰撞打压，李楹相信皇帝都看在眼里，自己的‘默默耕耘’，不叫苦叫累，严守本分，皇帝也都看在眼里，这是李楹争夺内阁首辅宝座的定策和为数不多的期望。

李鸿章名气太盛，并且是真的有才有能；张守炎才华出众，温平和气，威严或不浓厚，但极得‘人和’，自身又是皇帝的亲戚，多年相伴情谊远超过自己。不出奇制胜，那场内阁首辅的争夺战李楹根本笑不到最后。

所以他想出了这一招！

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这次李楹虽然没什么损伤，相反还得到了刘暹多次奖赏和赐宴、相伴游玩等恩赏，并且在满朝文武当中博得了‘厚道’二字的评价，但张守炎笑到了最后，刘暹似乎对臣子们间的下绊子，勾心斗角，结党攻击，没什

么反应！

　　李楹都快要呕死了！

　　……

　　暹罗清迈，城南大街。

　　这座昔年暹罗的国度，往日繁华的景象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太平军的炮弹一片片的耕犁，几乎让这里所有的房屋都成了破烂和废墟。

　　可也就是这样的地形，尤为的让太平军难受。

　　断壁残垣中，再多的部队也摆不开架势来，散兵前进却是正如了暹罗军的意。他们早就清楚正面对抗不是太平军的敌手。所以，射击在城区战斗中成为了辅佐的手段，刺刀见血和火药包、手雷才是这些天两军厮杀的最主要手段。

　　这是很寻常的一次太平军与暹罗之摩擦走火事件。

这三年暹罗的陆军增强到了十万人，他们得到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虽然暹罗不敢在政策和立场上偏向于西方，对中国的商人，居住在暹罗的华人，都一视同仁。但暹罗陆军却始终在挑战着太平军。

这一次暹罗军攻打清莱府大败，直接被石达开杀到看清迈。

一队太平军散兵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前方，他们不敢有半点的疏忽大意。这几天的城中巷战下来，有太多的太平军战时无必要的倒下了。

暹罗兵这帮子孬种，在被太平军包围在清迈以后，也鼓起了最后的血勇，表现更是阴毒的要死。火药包这样的大杀器就是他们事先用出来的。

虽然太平军早早的把大口径迫击炮用到了攻城战中，但因为清迈城中还有不少百姓存在的缘故，太平军并没有无节制的狂轰乱炸。石达开更是明白的下令，要尽量减小对老百姓的误伤。

可是暹罗军不在乎。特别是在城破以后，守城的暹罗兵纵然感觉清迈的攻防战，他们这方是要注定失败的结果，就完全的丧心病狂起来，把城内的百姓都拉出来给他们做挡箭牌。

昨天的对战中，暹罗兵就先用小股人马引诱了太平军两个中队的兵力去追击，然后在太平军追击过程中驱赶了大批百姓阻挡过来，他们自己则躲在墙壁废墟后面，毫无顾忌的开枪射杀。

四五百暹罗人安全逃脱的只有二百人，两个中队的太平军也损失了三分之一。

现在清迈城里的暹罗百姓都转变态度，两不相帮了。还有少数人主动为太平军引路、带路。朱拉隆功十五年前收回了清迈城的控制权，这一仗是把清迈城民对朱拉隆功，对暹罗，的心给打烂了。

并且暹罗兵现在还学会了用地雷，把大号的炸药包或是陶罐装上火药埋在废墟里，等到太平军赶到时候，引线一点杀伤力不可小瞧。

“啪啪……”

几声枪声响。散兵分队立即匍匐地上。暹罗士兵打冷枪很平凡，但他们的枪法很一般。

可是突然的，一个太平军散兵从地上跳了起来，“地雷……”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然话音还没有落下，他旁边空地上就轰的一声爆出了一声巨响。

细碎的瓦砾雨点般打出，这个散兵就像是后世战争中被机枪扫射了一样，整个身体上爆出了无数个小血眼。

人被冲击波抛出，没有落地就断了气。

“炸掉堵破墙。”散兵队长眼睛迅速看着四周，立刻对着手下的吼叫道。手指指着右侧前方二三十米外的一堵破墙。

火药不是什么稀罕物，清迈作为暹罗仅次于曼

谷的第二大城市，又长时间屯驻有重兵，这里的火药储备肯定是极充分的。可是引线呢？

不管是火药引线还是导火索，太长的话不仅埋起来很麻烦，不保险性也会很高。尤其是火药引线，在竹管内燃着燃着它自己是有可能会灭的。

所以，暹罗兵在战场上埋设地雷时都不会把距离放的太长，有个十几二十米远就足够了。而埋伏在地雷引线边的那一位，多半也是伤员或是死忠。

第六百一十六章战争

太平军跟暹罗的‘擦枪走火’，北京根本连一个眼神都不撇过去。就跟那‘狼来了’一样，年年这样闹腾，一次两次还都关注着，三次四次，谁理会阿。

现在，大批的国防军已经开始毫不遮掩的向着新疆调动了，一辆辆火车在铁轨上呼啸着，满载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一门门大炮，一节节装满军需弹药的车厢，长龙一样的火车飞驰在新疆和内地之间，飞驰在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

二月的新疆依然是滴水凝冰的季节。江南已经是春江水暖了，这里，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还远没有过去。转运站外凛烈的北风夹着雪子，扑得人脸上生疼；地上枯黄的蓬草都往南倒伏着，就连天上偶尔飞过的寒鸦，也仿佛被这森冷的天气压迫得不敢出声，扇动着漆黑的翅膀，极快的朝东边的一处咸水湖投去。

这里是阿拉山口东的编号疆.0027转运站——东山口站。

阿拉山口位于雅玛图的东北角，介乎于西部的阿拉套山和东北部的巴尔鲁克山之间。山口宽约里，长三四百里，西接阿拉湖，东连艾比湖。古往今来两千余年，阿拉山口一直都是联通新疆与中亚的交通要道，以这个时候的地理名称来说，是伊犁至塔城的必经之路。

在后世的中国，稍微了解新疆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举世瞩目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桥头堡。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集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现在的阿拉山口虽然热闹，却还远不能同后世相比。

中俄停战以后，新疆的物产和民生随之大幅度恢复来。阿拉山口作为联系伊犁河塔城的交通要道。自然就成了新疆正规关口之一。新疆政府用第八建设兵团和第九建设兵团各一部，耗时一年的时间将阿拉山口的山道从东到西的整顿了一遍。

伴随着道口收税站一块建成的还有筑路哨所和军需转运站。这俩单位，山口内外各建的有一个。口外的不说。口内的筑路哨所和军需转运站分的很开。筑路哨所是靠近山口建的，同收税站挨得很近，军需转运站则在艾比湖最西头。

现在是新疆贸易的淡季，且战争又一次来临了。阿拉山口边上的收费站、筑路哨所全变成了物资转运道上的中途休息站，而艾比湖西头的军需转运站则一直由一个加强分队来负责驻守。

作为一个标准的三级军事中转站，东山口站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别看它只有一个加强中队来驻守，但这个加强中队装备了四挺重机枪，虽然里头有两挺是老式的多管重机枪。还装备了两门六零迫击炮和所有人都配置的小口径步枪。且这个中转站所有的建筑全都是石料搅和着钢筋水泥砌成的，小号的炮弹都打不动，一丈五尺高的围墙，让这个中转站像一块不可动摇的山峰耸立在阿拉山口东。

寒冬凛冽，大雪纷飞。阵阵狂风刮去残雪扫打在脸上，就像是一把把割肉的刀子，可是军法如

山，轮到你站岗了，谁也揭不下这责任。

张建勋今年二十五岁。军校毕业还不到两年，伊犁城边上长大地汉人，祖籍是湖南。祖上是官宦人家，祖父做过道光年间的侍郎。犯了事后全家被流放千里充军到了伊犁。到了他这一辈，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可能跟林则徐都做过邻居。

祖父是六部侍郎，张家当然算的上书香门第了。虽然已经落魄了，可张建勋这些后辈打小起还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区别只在于条件好坏。在伊犁九城，像张家这样的还有不少。当初整个伊犁一二十万汉人。

直到新疆hui变起来。伊犁汉人十去其八。张建勋的父亲和小叔，都是在那场动荡中失去的。他的大伯，在刘暹进兵伊犁之后，响应号召，是第一批投入秦军的伊犁百姓中的一员。在战场上作战勇敢，又识文断字，在刘暹离开新疆的时候都做到了千总。等到新秦相隔九年卷土重来的时候，张建勋的大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的就欢喜喜的投了秦军，后升任大队长，在中俄战争中被炸断了三根手

指，不得已才退伍到了地方。

张建勋同辈堂兄弟只有三个，他排老二。老大是做学问的，现在正在搞新学，老三跟他则在当年中俄打到最关键的时候，在新疆军区兵力紧缺的时候一块报名参军，现在在地方上当警察，只有张建勋留在军中。并在五年前考入了军校。

可惜他三年的军校生涯结束以后，天下太平，新疆连土匪都销声匿迹了，张建勋先是被分配到东山口站实习，到去年年尾接了原站长的班。现在是中尉！

“啪咔。”一声响。中转站前一个土岗子下的前沿哨卡，拉开了门，小屋子里走出了俩人。头上戴着厚厚地皮帽子。身上地军大衣裹得紧紧地。手上也带着一双皮手套。“李才、王文珂，你俩回了。我们来。”

正冻地嗦嗦哒哒地李才和王文珂一听这话马上来了精神。“好嘞，站长。”王文珂立刻就把身子一直，向着张建勋和身边的班长敬了一个礼。但是

他跟李才刚从岗子上下去，还没走进小屋子里，站在岗子上的张建勋突然叫了起来。“全员警备。”

“有人过来了。”

来得早真的是不如来得巧。张建勋和班长杨复刚走上岗子上的哨位，打眼往前方瞅了瞅，就感觉着似乎有道黑影若隐若现，举起望远镜再一看，可不就是一队车马。

铺上了碎石子的大道上白雪已经积了半尺多厚，早就看不出原先的摸样了。前方大雪纷飞，透着片片飘舞地雪花一面火红的军旗从风雪中露了出来，接着一组车队也缓缓地从东边驶过来，车队最后飘扬的，是一面血色红旗。

“是新二十二师的吧？”杨复用张建勋的望远镜打量着军旗，在靠着旗杆的一溜儿，写的似乎是‘二十二’这三个字。

这个整编师是前年新建的，已经全员开到了乌鲁木齐。因为建军时间太短，所以被人叫做新二十

二师。事实上，国防军陆军新扩建的五个整编师，就是整编第二十师以后的五个步兵师，那都是被叫做‘新xx师’的。

“注意警备！”张建勋还是没掉以轻心。中俄再一次碰撞就要来临了，谁知道新疆内部有没有狗东西给俄国人当狗的。军区年前就下达了一级战斗警备通知，张建勋可不敢轻心。

“是。”

今天轮值的守备班全部拎枪出现在了岗子上，枪口对外，严阵以待。同时张建勋还用信号旗向中转站发出了信号。

“大队旗也没有，估计来地最多是个分队。”杨复没张建勋这么高的警惕，放下望远镜后还不忘跟边上的李才说笑。

东山口站里还有一个副站长名字叫张赟言，挂地是少尉衔。听了属下的报告，张赟言是很惊讶的，这大雪的天气怎么还有辎重队到？真是不要命

了。“他们是哪部分的？打地什么旗号？”

“没有大队旗，只能是新二十二师的中队级队伍，押队的该是个分队长。”来报告的士兵快速的将信号旗警报报给了张赟言。

“吹号。全员集结！”跟张建勋一样，张赟言第一个反应也是有备无患。然后才传令伙房，今晚上加菜加餐。如果来人真的是新二十二师后勤部队的，那可要赞一声‘尽职尽责’了。

张赟言起身除了宿舍，还到了隔壁敲了下门，“老田，下去了，有车队到了。”

“好叻。稍等，马上。”屋内响起一声响亮的声音。

“哪个部分的？”房门打开了，一个身材不高，却极为精神的汉子走了出来。田英杰，东山口站的又一名少尉，火力组的组长。昨夜站了夜岗，正在宿舍里补交。“这鬼天气都敢上路，了不起啊。”

“呵呵，是新二十二师的。押队的是个分队！”张赟言一边回答着，一边缩起了脖子。阿拉山口寒冬最冷时候能令下三四十度，现在也零下十几二十度，真的很冷。

轱辘碾响积雪，和现在所有押送军需物资的辎重队一样，眼前这支部队中的大部分人，根本算不上军人。

这次运粮的主力，就是民兵或是朝廷征募的丁壮，这些人大约有百十个，年纪都是正当年。其次的就是一个分队的辎重兵了。步枪被紧紧的用棉套包着，腰间配着手枪和短刀。这大冷的天气，步枪长期露在外面，刮了风雪进去，片刻的工夫就结成了冰冰。不能用的步兵还不如根烧火棍顺手。

这批物资是粮食和罐头。一个个木箱，上面都盖着封条，在平板车上码的整整齐齐。

运粮的牛车都是满满的，从地上深深的车辙就可以看出，这些粮车绝对不轻。而所有的运输队人

员，无论士兵还是民兵、丁壮，所有的人员都蓬头垢面，脸蛋冻的青白，嘴唇发裂。

“整编二十二师044旅辎重营三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孙平，奉命押送粮草前往勒布什，这是批文，还请查验！”

第六百一十七章又一次军事变革的开始

伊犁河，阿拉套城。

这座位于伊犁下游，两条支流汇入伊犁河的交汇处，也是伊犁河即将进入沙漠的前沿。往日的一片平地变成了现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坚固要塞。这是中国在库里克河以西唯一的军事要塞。

“轰轰轰……”

俄军炮兵集群的轰击又开始了。不计其数的炮弹划过天际，将中国国防军驻守的前沿防线淹没在一片火海的当中。这在刚刚抵达前线战场的新疆军区司令员王国胜，新二十二师师长陈镗，新疆军区参谋长陈敬他们看来，对面俄军的战役准备完全是肆无忌惮的。不再像上一次战争中的那样，竭力保持战役的突然性，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作战企图，以力求打敌人一个猝不及防。

俄军很有自信！

不过按照陈敬的说法，现在中俄战争的规模比上一次大出了许多，这样规模的战争讲的更多的是实力，真正的实力！将来一场场摆开来打的会战，没有什么突然性可言。双方之间的战线都是整然一体的，而且在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去开展，那是谋杀士兵。而大量的弹药物资储备一集结，战略意图怎么都遮掩不住。想要进行什么突然袭击根本不可能。

双方的部队集结，炮兵集中，物资调动，越来越会明目张胆的进行。

顶多是在部队规模上进行一些隐真示假的手段。可能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中俄西线战场上，双方的固定防线都经营日久，全是非常坚固的永久性工事。配置了大量的重机枪、大炮，想要打破阵地必须靠真本事！

现在新疆军区的一个营和一个地方守备团上万

人的兵力防守着阿拉套城。在他们背后的契利克还有新二十二师的两个营，和联合军队的一个营。这一个营的联合军主要是朝鲜人。

现在朝鲜新军有两万人。五千人守护汉城，五千人部守地方，剩下的一万人则编入了国防军当中，大半人是在东北军区服役，来到西北战场的也只有眼下的这一个营了。

和三个营的后备军差不多同时到达的，还有用数万辆次的马车，源源不断从伊犁城沿畔公路运送到前线的大批军需物资。被服、弹药、粮食、医药、枪炮器械，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年来，新疆的备战一直都在积极进行着。最近半年。更是全力以赴的来对待这场战争。倾一国之力所能集中起来的战争物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数量。各种的指挥部、仓库、医院和交通网络，在工兵的辛勤工作下迅速建设完毕。各样的物资被分门别类的储备着。

这场战争才是中国崛起以后所要面对的第一场

工业时代战争。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一场最好的工业化的战争实践课。这样的经验，会被系统的总结起来，成为新的军事改革的依据，特别是后勤部分。

而在这场战争中所出现的各种战争组织和进行的方式，也将在未来的世界战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是要想得到升华和完善，可能还需要有中俄第四次战争，中俄第五次战争。只要你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帝国还愿意奉陪，还依旧能够存在。

这场战争的炮声就是未来战争模式的预演，也将会预告着一个和原时空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的出现。

炮声隆隆。

王国胜和陈镗站在阿拉套城的瞭望塔上，用望远镜看着城外阵地翻滚的火光。在阿拉套城的对面就是俄军的防御阵地。现在被浓浓的硝烟一遮挡，什么都看不见。

很显然，俄军的炮兵超乎想象的强大！爆炸的火球不是一团团。而是一片片的腾起，且看口径也多是75mm及其以上的。其中一些炮弹的爆炸威力尤为的惊人，释放出的响声震天动地。爆裂出的火焰都直接将一旁炮弹爆炸的火焰吞没。这绝对是重炮，150mm的重炮！

其中王国胜亲眼看到，阵地上的一处钢筋水泥浇筑的防御墙被轰中，十米的围墙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这个场面，对于这个时代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毕竟是1889年，而不是1914年。几个刚刚从西南日本、朝鲜、越南赶来的属**官们，还有不少跟着来实习的军校生，都举着望远镜的手都微颤了。苍白着脸，半张着嘴，看着前面火山爆发一样的景象。

半晌，王国胜放下望远镜，大声的朝陈镗道：“怎么样？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海防司令，也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吧？”

陈镗在当初选择了海防营，结果刘暹起兵的时候，他困于职责，根本没捞到什么功劳。在曹怀亮转为炮兵司令以后，陈镗顺利接位海防司令，中将军衔，按理说也可以了。熬到退役之前，刘暹怎么着也会给他一个‘上将’的安抚。但陈镗坐了四年海防司令后，选择了进入陆军，选择了当一个新建部队的中将师长。

隆隆的炮声将王国胜的话音撕裂得断断续续的。但陈镗还是听清楚了，扭头看了他一眼，苦笑道：“何止是没有见过。简直是想都不曾想过！海防要塞的炮火再强大，炮筒子再粗，没有敌人怎么打得出眼下的激烈？”

陆军150mm的重炮在海防上根本就是小弟弟级的。然心情不一样，这里是真正实战的战场，陈镗觉得这些150mm重炮比昔日自己手下那260mm以上的重炮犀利多了。

不过陈镗的认知在当天下午就被俄军推翻了。下午时候，俄军的炮击当中赫然出现为威力还要大过150mm重炮炮弹的炮弹。200mm以上的重炮，

俄军真的是把海军的要塞炮用到了陆地的阵地战场上了。而且他们的要塞炮数量还不少。

“本来以为铁丝网加堑壕加重机枪加炮兵就是难以逾越的天堑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在这样的强大火力之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堑！而且10年、20年以后呢？大炮的威力该会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吧？想想二十年前老子在新疆跟老毛子打的时候，那大炮才屁大点力。”

王国胜、陈镗都是国防军的高层，尤其是陈镗，前任海防司令，可是清楚中**兵上正在研究的液压型管退炮的。这玩意儿是什么样的威力啊？要是真研究成功了，大炮的火力和准确度，将会得一次飞跃式的提升。

“防守从来就不是万能的！”陈镗别看在海防部队里待了那么多年，看这个问题却是很透彻的。他对于现在欧洲军事理论发展出的‘防守制胜’论，很是看不上眼。用他的话说——岸防炮从来不是对敌舰真正的威胁，真正能让敌人害怕的是岸防炮身后的己方军舰！

“应该是八吋的要塞炮！”陈敬皱着眉头登上瞭望塔，看了一眼战场，眉头又拧紧了三分，“我们倒是不怕。阿拉套防线也有200mm以上口径的重炮。只是想着隐而不宣，给老毛子来次痛击的。现在看倒是不能再瞒着了。不过俄国人的数量确实是多了些，不知道阿拉木图周围他们又会部署多少门这样的重炮？”

陈敬心头充满了胜利的自信。刘暹此次御驾亲征，简直是举国沸腾。新疆的部队更是士气爆棚，一个个眼睛里都能看到沸腾的热血。

皇帝是中国的战神，是举国上下胜利的象征。纵然刘暹已经相当一段时间没上过战场，也没谁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

“或者有二十门吧！”王国胜微微苦笑。新疆军区对俄国的评估低了，俄国人对这一战是绝对下够血本的。“看来我们是低估了俄国人的工业实力！只在一块阵地就部署了这么多大口径重炮，俄国人的准备很充足啊。”

“不过……，我们的准备也不差！”王国胜振奋了一下精神。看向陈敬，“参谋长，命令重炮开火。不能光让俄国人来露面子，咱们不比它差。”

“是，司令！”

陈敬上塔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想跟王国胜商量一下，是不是也亮一亮自家的炮。不然一直让俄国人这么轰，对阵地守卫的士兵来说，是会掉落士气的。

王国胜现在直接下了命令，陈敬自然俸从。一旁的通信员迅速升起了表示命令的信号旗，同时瞭望塔里的电报员拨通了暗堡炮垒的电话。陈敬亲自发出了开炮指令。

电话！是的，电话！

自从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了电话，自从爱迪生改革了电话，这个事物已经具有了传播开来的基础。而刘暹对通讯设备的发展向来是极其关注

的。所以在中国，电话也很快就进入了军中、政府和富贵人家。

尤其是斯特拉在爱迪生发明的共电式电话机的基础上，用一年的时间发明了自动式电话机。
为‘中国电’的发展又立下了一大功勋。

至于中间会涉及到一些发明专利，刘暹也不胡搅蛮缠，拿钱去买么。那爱迪生的竹炭白炽灯和直流电业务在因钨丝白炽灯和交流电的出现而遭受重挫的时候，爱迪生不也是用大价钱来买了么。虽然出钱的主要是爱迪生背后的美国大亨摩根。

第六百一十八章 Ятвойротебалнахуй……

浓雾弥漫，寒风刺骨。

“锵嘁——锵嘁——”

一列火车缓缓地驶进安集延车站，滚滚黑烟和白茫茫的蒸汽弥散开来，使得站台本就不高的能见度更差了。

还没有等到车完全停稳，站台上的监工就骂骂咧咧地将那些蜷缩在火炉边的苦力们喊起来，一边喊，手里的鞭子还一边抽打。

“蠢货，蠢货，都给我起来！卸货了！”一个一米八多的中年大胖子怒吼着，红红的酒糟鼻是那么的刺眼。

站台边一阵骚动。苦力们都站起身来，拢着袖子等在站台上。这些人中根本没有一个是斯拉夫

人，全都是浩罕汗国的土著，而监工里却有八成都是斯拉夫人。一旦列车停稳，便可将那些闷罐子车厢打开，从里面卸下各种各样的货物。

俄罗斯在中亚的铁路修筑很顺利，因为中亚地势好。几年的时间，俄罗斯将铁路直接修到了安集延。跟中国将铁路修到伊犁城【惠远】一样，但又都没更向前一步。

俄军的物质就跟抵到伊犁的中**队军需物资一样，还需要无数量车马，蚂蚁搬家一样的向着前线运送。

火车头‘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停了下来，那十八节闷罐车厢像死蛇一般瘫在了轨道上。令人很惊讶的是，这列火车的车厢格外的多，算上载重，已然是达到了这个时代火车头动力的极限。

苦力们急忙走上前去，将那关着的车厢滑门拉开，这时他们才发现。那滑门上根本就没有上铅封，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却从车厢里传来了俄罗斯味道十足的‘国骂’：

“rtвonpote6алхyntвonpote6алхyn……”

“mehr3ae6алуже。mehr3ae6алуже……”

一个个穿着暗绿色军装的俄国士兵从车厢里跳出来。俄国的军装已经不再是老式的黑灰了。中俄第二次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外战争的失利，促使其进行了一场“回归传统”的军服改革。自1882年起，除沙皇的近卫骑兵外，全军都换上了宽大的新式制服。这套制服由暗绿色上衣、圆顶羊皮帽和黑色高筒靴组成，从样式上看，更接近于俄罗斯传统民族服饰。新军装最大的特点是用钩襻代替了钮扣。而这样的设计有两个好处：一、上衣可以收放自如；二、取消钮扣后，军装上没有任何发光的东西，有利于军事隐蔽。

当然。这种军装，尤其军官们的军装，没有原先时代的华丽。

亚历山大三世让‘扣子’离开了俄军的军服，还取消了绣线、纹边和艳丽色的装饰。

……

苦力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闷罐子车厢里装的根本就不是普通货物，而是一个个的人高马大的沙俄士兵。而且不只是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需和重机枪、迫击炮。

知趣的苦力立刻噤若寒蝉，不需旁人提醒，所有人便纷纷的闪躲在一边。拢着袖子，互相咬着耳朵说话。

中俄真的是又要打大战了！

前日就一连过了五列俄军，现在又有带兵的军列抵到，俄国人这是在不停的在向前线调和筹集运兵力啊。苦力们当然有了骚动。

因为中**队是打俄国人的。虽然中**队在浩罕汗国的名声也不是多好。这些年俄国人宣传的么。浩罕人再不相信，俄国政府持之以久的宣扬，也能在浩罕人心中种下一个对中国的恶劣印象。何况当

初中**队还杀到过浩罕……

可再坏的中**队能有俄国人坏吗？

这些年俄国人在种下修筑铁路。那无数个枕木下躺着的就是无数中亚土著的遗骸。为了节省开支，俄国人对待那些劳力可不比当年美国人对待华工强。

再有俄国统治中亚这么些年。对土著的剥削、压榨也确实太重了。

苦力们压抑的心情现在都好了许多，虽然没有人敢在嘴上说。但是心里都巴望着中**队能够早日击败俄军，杀过来，让他们这些人都好好地松一口气。

苦力们躲在一边，监工们也傻了眼，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催促苦力们上前搬货。正转着眼珠子发呆的时候，总监只觉得腰上一痛，已经被一个俄军少校用军刀抽了一记。

“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些车厢都装有军火，小心地卸下来，放在站台上。我们还要清点。若有闪失，军法处置！”少校军官指着挂在最后的几节车厢说道。

“是，是！”总监哪里敢说半个‘不’字，满满的谄笑。等那军官满意的转身走开后，这才挥舞鞭子，指挥那些苦力拉开车厢，搬运货物。

众劳力正在忙碌的时候，那些车厢里的士兵已经纷纷跳下车，在站台上列队。这是一个团的俄军。

苦力们很快就从二头的嘴里得知，这支被闷罐子装来的军队正是草原第二军的部队，这只是一点先头，大部队还跟在后面，只今天一天的时间，就会有十二列满载士兵的军列抵到安集延。他们是第一列！

“这么说，俄军一天的兵力投送，至少能达到一个满编师？”

“这些刽子手似乎都是俄国人的精锐，那精气神真的很不错。军容整齐，装备精良，看上去不比咱们的军队弱啊。”

“那都是用钱堆出来的。看到他们手里的步枪了吗？全都是法国的勒贝尔步枪。这种八毫米口径的步枪也不比咱们的零八式步枪差劲。”中国的小口径步枪在新秦八年正式装备部队，故而被命名为零八式步枪。

“炮弹箱还挺沉的，感觉里头数量不多，怕都是大个儿的。”中国既然已经肯定要与俄国打第三次战争，自然早早的就把中亚行动队一点点的洒了过去。这些人利用自己土著的面貌，在整个中亚都发展很快。安集延是俄军在伊犁河流域作战的后勤大仓库，行动队在这里进行了重点部署。而火车站这是所有部署当中的重中之重。

……

苦力们抓紧时间干着活，浑然没有觉察到人群中有几个人不知不觉的凑到了一起，在嘀咕了一阵

后又不知不觉的散开了。

时间平平安安的走到了下午，安集延车站一点问题都没有出。一列列军车抵到，一批批俄军汇聚，无数箱弹药军需被转运走，今天的安集延车站表现出了绝对一流的井然有序。

但是同样是下午的塔拉曼干车站，却出了一场令俄军震惊的事故。

塔拉曼干位于纳曼干和安集延之间，是一个小站，警备兵力并不多，警备更是松懈。

阿卜拉多受到了安集延打来的电话之后，就立刻召集了手下的行动队。“副座下达了命令，咱们要在车站，把俄国人的军列炸翻了。至于德拉大桥的行动，改变行动方针，咱们用火车来炸掉整个大桥。”后者是纳曼干和安集延之间的一座铁路桥梁，如果炸掉了，将会对俄军的调动产生致命的威胁。俄军自然也看到了大桥的重要性，在那里布置了一个连的兵力。但俄国人绝对想不到飞驰而来的火车会出现问题，所以只需要几名死士，德拉大桥

就会伴随着轰鸣巨响，崩塌、粉碎。

这些人商议了一阵，随即分散开来。下午三点，行动开始，毫无戒备的车站守兵被行动队的人轻松干掉，他们的军装迅速被剥下，又被这些青年们麻利地换上。

短短十余分钟后，那些正在准备着煤、水的苦力们便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俘虏。

“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绿教的信徒。”一个浓眉大眼的中亚青年站在水箱上挥舞着手枪。“现在劳烦大家暂时安静一下，一会儿我们将会放你们离开。只要不捣鬼。我对真神起誓！”

年轻人的面貌和信仰赢得了这些苦力的配合。

一些蒙面持枪的青年押着苦力到了车站的一处仓库躲藏，整个车站完全落入了青年们的掌控之中，这里头当然也包括了调度室。

随着一声汽笛，火车重新启动，拖着十六节车

皮缓缓地驶入了火车站。

一声声轰然的巨响，整个塔拉曼干车站被浓烟笼罩，整个塔拉曼干城都被这声惊雷震撼了。

不久之后，塔拉曼干东北方向又传来了一连串的巨响。然后不到两天消息就传开了，塔拉曼干的火车站被叛乱分子给炸了，同时炸毁的还有一列满载俄军的军列，整整一个团的俄军几乎全部完蛋。因为那爆炸的时候火车都还没停下，巨大的动能对车厢里的俄军士兵的伤害并不比炸弹来的小。

负责伊犁河攻势的俄军骑兵中将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被这两次巨响惊得目瞪口呆。他呆呆的看着电报，继塔拉曼干火车站被炸，俄军士兵损失惨重的消息被证实后，又一个让他胆战心惊的消息传来：通往安集延铁路的必经之地——德拉大桥也被炸毁了。一列火车带着十节车皮崩塌了整座大桥。

苏克霍姆利诺夫要崩溃了。他的作战计划完全被打乱！

后方还有四万人和大批的军需物资没有汇聚到安集延，一辆辆军列被迫停在铁路上和车站，七河州的铁路交通已然瘫痪。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人策划的一次袭击。显然跟已经开始的阿拉套战役密切相关。

第六百一十九章历史性的时刻

铁甲锵锵。一辆外表泛着铁青色光泽的装甲列车在前后八列双车头二十七节军列的拱护下，飞快的疾驰在通向新疆的铁轨上。

这就是刘暹及他的禁卫师！

五天前，刘暹离京，现在整个行营和护卫部队已经行驶到了甘肃地界。再有五天的时间，他就能跟赶到乌鲁木齐了。

他本人所在的专列，恐怕是这个世界上现今制造水平最高的一辆火车了。包裹的钢甲，对外宣称是钢面铁甲，75炮都轰不动，实际上却是这个时代绝对领先的镍钢装甲，经过气态碳元素进行表面渗碳硬化作业后的镍钢装甲，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克虏伯装甲。

这东西是中国造船业所掌握的仅有的几项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先进技术。自然是在刘暹的‘瞎指

挥’下，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这些年石景山为了研究这个，耗资上亿元，然绝对的物有所值。

刘暹的‘华夏号’专列绝对能顶得住105mm口径大炮的轰击。

四面无死角全周包裹，全力开飙，速度能提升到每小时50公里。双车头，有十五节车厢。餐厅、会议厅、书房、多出豪华卧室，发电车厢、后勤车厢，成员宿舍等等，从外表看全都一致，外人就是想搞各‘皇姑屯’，也掐不准刘暹在那一节车厢。因为刘暹在哪个车厢，哪个卧室休息，完全是他登车以后自己决定的。中间还必须得变幻位置！刘暹‘大业’还未成，对自己的小命宝贵的不得了。

刘暹人在列车上，北京城交给了张守炎。同时命令将满十六岁的刘盛监国。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暹之前去东北、去蒙古巡视的时候。就是留下刘盛监国的。可以说，刘盛现在不是太子而胜似太子。行的是太子的职权。受的是太子的尊敬，还不必去担负太子的诽议。他还不满十八岁，在中国法律上还没成年，想正式的拿到皇太子的帽子，他

还需要再等两年。

不过该转发刘暹的报告，还是一个不少的转给刘暹的。上面只是多了刘盛的签字，或是简单的批文。这是一个有权势**的主儿，也是一个脑瓜聪明的主儿，刘暹之前打的注意没有成功。但儿子的成长还是令他满意的。

以后的事儿。就让他自己折腾吧。‘制度’如果健全了，就该轮到皇室来张牙舞爪的保护自家的利益了。一个太过平凡的君主虽然可以把国家整体过渡到‘虚君’的地步，但也要防人得寸进尺。

五天后的下午，火车准时停靠在了乌鲁木齐东站。

铿锵的军乐声中，刘暹第一个走下车厢。一只脚踏在登车板上，另一只脚踏在站台的水泥地面上，一身元帅军服的他，被一群记者由士兵们‘保护’着，用架在面前的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远东的胜利者！”

二次中俄战争后。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四大列强同时用这么个标题来形容刘暹。看看现在中国的国势和工业化建设，真的是没有什么标题比这个短句更为合适的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现在，第三次中俄战争爆发了。刘暹‘胜利者’的光环是否还继续。他‘名将’的英姿能否依旧挺拔，一切都是个未知的迷！

前来迎接皇帝的人很多，集结在新疆的各地部队的首长。除了那些已经就位的，剩下的一个不少。新疆本地的官府大员。原来的地方贵族，和新疆的两个伯爵——土尔扈特王、哈密王。

当然还有在新疆的各国观察团的长官。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记者。

刘暹这会没有拒绝各国的战地观察团。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一些消息瞒是瞒不住的。倒不如直接敞亮了，也能更让中**队的战斗力显亮在全世界的

眼前。

一连串的欢迎仪式，宴会、会议，用去了刘暹两天的时间。

第三天，刘暹带队赶赴伊犁，他的目的地不是伊犁城，而是奎屯。这里地方本来是厄鲁特蒙古的牧地。当初新疆正式建立行省，天山南北的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专门从事军政公义信息的传递；奎屯驿是其中之一。

同时奎屯也距离阿拉套山也不远。那里还是伊犁河流域除去九城以外，比较大的一处城镇。

刘暹在那里可以直接指挥阿拉套战役，还能够顾及到塔城方面，他那歇息了n年的虚拟地图，直径可是很惊人的。更重要的是，在进入前线之前，他还需要会见一下乌苏的土著。这是他从北京动身之前就做好的决定。巴里坤、哈密和吐鲁番，刘暹都停车见了几名地方上的土著代表，不然从甘肃酒泉到乌鲁木齐怎么也不会用去五天的时间。乌苏这里自然也是如此。

最后当刘暹赶到伊犁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三月份。新疆的战争开打已经一个月了。

阿拉套战役的形势已经变成了僵持战。王国胜不想在无谓的进攻当中浪费兵力，他的任务只是要在前期稳定住形势。而俄军则困于后勤的疲软，虽然俄军汇集在阿拉套城对面的兵力达到了八万余人，可他们在后勤不能保障的情况下，真的不敢再继续强攻阿拉套城。

此时，就在刘暹抵达伊犁的时候，七河州霍罕，一场高级别的俄军作战会议正在进行着。

此会议到会的有中亚俄军的总统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他是尼古拉一世的最小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现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又一个叔父，陆军元帅。

前线指挥官骑兵中将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参谋长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中将，亚历山大三世的堂弟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

公，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军人，并且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不像他的老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上次中俄战争的负责人，傲慢自大，搞得谁也不耐烦他。

叶夫根尼.克列尔中将，草原第二军的军长，一个硬朗的老头。头发灰白，面颊厚实，额头上布满深刻的皱纹，但灰蓝色的眼睛很仍然很有精神，高大的身躯如木桩般竖立。

另外就是十多个位置相对次要一些的中将、少将。如果这个时候这里被炸弹夷为了平地，那么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二三十万部队也就乱成一团麻团了。

长长的会议桌，放眼望去，一片的将星闪耀。制作精细的沙盘和巨大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都放在它们应该放的地方。整个会议厅里面鸦雀无声。只有低级军官们穿梭往来为这些将领倒咖啡的轻微响动。

这次会议的重要程度，可以说是十分的高规

格。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最大的对手来到了。东方的拿破仑，胜利者，不可战胜的战神，中国大皇帝。”

“诸位，真正的战争来临了。中国人会发起反攻。王上将在战线的后头正集结着部队，我相信，这更应该是中国皇帝的意思。”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话赢得了到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中国的皇帝来到了前线，中**队的士气必然是鼎沸的，就像沙皇来到了安集延一样，他会让所有的军人都英勇强悍，不畏死亡。

王国胜在阿拉套城的背后集结着部队。这也肯定是中国皇帝的意见。俄军在阿拉套战役一线虽然有着八万军队，但是后勤距离畅通还遥遥无期。塔拉曼干火车站的修复很容易，德拉铁路大桥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修复完成的。至少半年时间里，俄军不能再通过火车向安集延调动部队和运送物资。

俄军的后勤部和当地政府，正在全力筹措马

车，一点点从霍罕向安集延运输弹药物资。然军队日耗用弹药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运输补给的能力。尤其是中亚内部，还有一群可恨的叛乱者没有被清除。

军队这一个月来的弹药储备在急速下降，中国人如果发起进攻，这将会是重创当面俄军的一个好机会。

“我们在喀什噶尔，在伊犁，发起了两处战争。我们掌握着战场上的优势，中国人的军队没有我们的多，但我们到现在却都一无所获。伤亡超过中**队，胜利似乎一直掌握在瘦弱的中国人手中。

尤其是喀什噶尔，沙皇的军队在战场损失惨重，好像陷入了一座血肉磨坊！”

“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挥舞着手臂，语气铿锵有力。

“塔城，我认为是到了在塔城开辟第三处战场的时候了。”

“趁着中国人的目光集中在阿拉套的时候，我们在塔城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

俄军开战后的进展几近于无，还损失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中俄在喀什噶尔打的很惨烈，这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圣彼得堡的斥责。

中亚俄军需要一场胜利来告诉圣彼得堡自己的信心。

“但是我们在阿拉湖只有两个师。而中国人在额嫩河和塔尔巴哈台至少有一万人。”

“那就调动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调动部队。同时迷惑中国人，让斋桑泊的哥萨克骑兵对萨里山北的中国土地进行骚扰……”

第六百二十章卷土重来的希罗科夫

哥萨克对萨里山以北地区的骚扰很成功。情报很快就报到了刘暹的手中。当然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谁也没手握虚拟地图的刘暹更清楚。

在‘萨里山以北地区受到哥萨克的突袭’这一情报从产生到认知，再到当地守军反击失利，核实战报后不得已向吉木乃发电求援，然后战报迅速变成电文发到了刘暹手中，一共用去了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上万的俄军军队已经从卡拉干达汇集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而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就可以乘水路抵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然后进到斋桑泊，十分便利。

俄军正在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地驻扎的一部分军队做佯动，以生成俄军正在源源不断的增援斋桑泊的哥萨克军队的假象。真相是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俄军会乘坐火车直下阿克斗卡。

阿克斗卡是俄军铁路在巴尔喀什湖东端的节

点，俄军到了那里就需要步行杀到阿拉湖了。

虚拟地图上，大群的俄军士兵正跟辛勤的蚂蚁一样准备着作战军需，他们的动作十分清晰的告诉刘暹——阿拉湖边的俄军正在做着战斗准备。

阿拉湖才是塔城地区俄军进攻的真正主力。斋桑泊只是迷惑己方的幌子。

“命令勒善，做好额嫩河和塔尔巴哈台的防御。不得命令，不需后撤。”

在参谋们都还没形成统一意见的时候，刘暹乾纲独断，直接下达了军令。命令第十五整编师迅速向塔城增援。福海一带的第八骑兵师一部直接杀向斋桑泊。那里的哥萨克骑兵拢共不到一万人，现在还分散了开来。只要第八骑兵师能够赶上。只要任化邦彻底执行命令，大胆的进击。一万中国骑兵对战一万哥萨克，在两边人数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任化邦能赢个开门红！

刘暹把他摆到第八骑兵师一把手的位置上，不

服气的人可是有很多的。任化邦要用自己的战功来向所有人表明刘暹的英明。

参谋部的人对刘暹的‘乾纲独断’当然有不同的意见。但刘暹把斋桑泊的俄军当做幌子，认定俄军会趁机猛攻塔尔巴哈台，倒也有一定的可能。

塔城也是国防军布置战场的要点。虽然那里的军队不多，却储备着大量的军需。这一点，是跟阿拉湖边的俄军一样的。他们在阿拉湖也没有布置多少兵力，却也储备了海量的军需物资。

两边都在为一个战略目标努力着。而吉木乃的孔才。却因为萨里山守军的丢人而愤怒着。

他很愤怒。这种丢脸的事情竟第一个出现在自己的防区。

“饭桶！一帮饭桶！区区几个骑兵就把你们弄得如此狼狈！你们手中拿的是烧火棍吗？”

孔才拍着桌子咆哮。当年第二次中俄战争的最

关键一战，就是他带着部队堵住了大西沟，迫使俄军希罗科夫骑兵中将投降，还俘虏了一个有着沙俄皇室血统的伯爵，那是孔才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刻。他的光荣建立在俄军的骑兵尸体之上，今天却被俄军的骑兵毫无保留的羞辱。面前站着五个紧挨在一起的校级军官，个个都缩着脖子，连大气也不敢出。

见没有人应话，孔才没有熄火。将手一抬，指着其中一个中校军官的鼻子，喝道：“张著，你跟我说。你的骑兵营是干什么吃的？是咱们的战士真的打不过老毛子。还是你自己无能！？”

张著一脸冷汗，这个问题不能回答，那是怎么回答都是错。迟疑的转移话题说道：“参座。请您放心，以后俄军再来攻袭。卑职肯定不会放过他们。这次，卑职真的是疏忽大意了。”

孔才已经是新疆军区的副参谋长了。少将军衔。今生上将可能有危险，但中将是稳稳地。

这次哥萨克袭击萨里山一带，来的非常快，看

样子也极为的熟悉地方形势，真真的‘来无影、去无踪’。再加上他们是天不亮就发动的攻击，干一票就走，而守军也确实松懈了，这才给其可乘之机。

“行了，行了！少跟老子废话！你记住自己说的话就行。再出错了，你给我滚回老家去。”

孔才对张著非常不客气。但谁也不认为这是孔才看不起张著。而是因为两人的交情太深了。当初新疆兵乱的时候，张著就在孔才的手下。半辈子的交情了，如果说话还瞻前顾后的，那这还算什么兄弟、朋友？

张著从孔才指挥部出来的时候，额头上尽是汗水，顺着下巴直往地上滴。

斋桑泊的俄军骑兵将领实际上是孔才的老熟人——希罗科夫。被释放之后希罗科夫并没有遭受太大的责怪。俄军半数骑兵的覆没，罪因根本不在他这个领兵者，而是在尼古拉大公。所以希罗科夫在骑兵学校沉没了两三年之后，再度进入军中。这一

次作战，更是出现在了孔才的对面。只是这一点孔才还不知道。

一支骑兵大军正浩浩荡荡的沿着俄浓河向南方推进。

黑色的披风，传统的切尔克斯卡袍，头戴哥萨克高筒皮帽，那泛着绿色的土地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色盘。

部队所过之处，黄尘漫天，远远望去。犹如一股杀气，滚滚而下，直向南边扑去。

希罗科夫卷土重来了。他杀了一记回马枪，却并不知道上万中国骑兵正也在疯狂的向着萨里山飞奔过来。

人喊马嘶，一片沸腾。

希罗科夫就骑在一匹白马之上，立在一道用马匹碾出来的道路边，带着自信傲然，俯视着从面前开过去的那些部队，身边簇拥着他的参谋和副官。

一名骑兵策马飞驰而来，将一封电报交给一名副官，然后又拨转马头，策马飞驰而去。

副官立正敬礼，将电报交给希罗科夫。

“哦，是大公的命令。中**队已经开始向萨里山增援了。殿下命令我们务必要黏住中国人的军队，待到阿拉湖部队攻克了塔尔巴哈台以后，大部队就会向东切断萨里山中**队的退路和运输线，然后要我军配合着全歼萨里山的中**队。”

希罗科夫畅快的大笑着。“非常不错的作战计划是不是？我已经能够看到我渴望的那一幕了。殿下允许我来接受中**队的投降，以此来洗刷身上的耻辱。”

希罗科夫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一丁点的笑意都从中找不到。“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的去作战，绝对不可以出现偷奸耍滑的事情。我们要以闪电一样的快捷再给萨里山的中国人一击。”

“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士兵和军官，如果今后作战，谁还敢不努力、英勇、忠诚，我会要去他们的生命。”

“传令下去，哪个团先赶到萨里山，我允许他们随意活动三个小时。”

萨里山除了张著骑兵营的两个大队外，还有三个步兵大队。塔城的地盘太大，孔才负责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北地区，也就是萨里山南北到福海之间这三四百里之多的防线，手中却仅有一个骑兵营和一个地方守备团，连勒善都不如。

虽然这根福海边上就停着第八骑兵师一个旅游关系，却也真的很棘手。

就在希罗科夫的部队距离萨里山只有三四十里的时候，孔才收到了刘暹发给他的电报，要求他提高警惕，特别是萨里山南北的一线阵地，务必防止俄军杀个回马枪，再被打个措手不及。

然后，大概有十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他就收到

了萨里山发回来的电文，那里又受到了俄军骑兵的突袭。万幸各阵地严阵以待，谁也没继续捅篓子。俄军虽然人多马壮，却半点没占到便宜，跟前一阵比来可差的太远了。

本来么，以秦军的火力，只要警惕心够高，准备充足，火力弱小的哥萨克骑兵根本没机会偷袭得手。不然骑兵的战略地位怎么会下降的这么快呢？

这件事情在后来的军史研究上成为了刘暹军事才华的一次小闪光。因为以后世人和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刘暹在接到吉木乃的电文后，短短时间就做出如此恰当的布置，并且接着再次提醒萨里山守军要注意俄军杀一记回马枪，中间间隔的时间都很短暂。

刘暹总领的是整个新疆作战，甚至还要关注东北与蒙古的战事进展，对于一个萨里山来说，投入的精力很有限。中间间隔时间也很正常。

而就是这有限的精力投入，都能引导着萨里山守军让哥萨克吃个小亏。自然算得上是一次小闪

光。这叫料敌于先，无论中外，军事将领能做到这一点，那都是受人尊崇的。

“要做一个大口袋，博乐那里必须堵住。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骑兵的行动速度还要更快一些。两天内必须埋伏到位。”

博乐就是前清的精河直隶厅。清乾隆二十九年移察哈尔左营驻此，设领队大臣，俗称大营盘。《西域图志》称博罗塔拉。统治十四年属精河直隶厅。

这里是阿拉套山的北端，也就是阿拉山口的所在。阿拉山口就是介于阿拉套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关于宽约40里，长约180里的一个宽阔、平坦的通道。【前篇数据错误，改正】

阿拉山口西面属于中国的土地不多。只有一小片。但国防军在那里设置了一道防线，并且从山口西侧通往塔城地区的道路十分通畅。

第六百二十一章泯然众人的历史名人

四周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旷野中也看不到什么人影，只有那黄土地上纵横交错的战壕、散兵坑在时刻提醒人们注意，这里是战场，不到必要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地面之上。

这片土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树木草丛，所有的树木在开战前都被砍伐，作为加固工事的材料消耗在了这个阵地上，就连树桩都派上了用场，变成了坑道底下的小桌和原始化的凳子。

现在，中队长段祺瑞就坐在这样的一个树桩凳子上，一手拿着本子，一手拿着铅笔，以膝盖充当桌子，用心地的做着战地记录。

这是军校老师布置下的作业。作为乌鲁木齐军校速成班的一名在职学员，如果不是此次大战的话，他现在还依旧坐在宽敞明亮的军校教室里，听着教官讲授的战术课。

段祺瑞今年二十四岁，安徽合肥人，十六岁投军，在庐州守备团当兵。三年后考入淮安陆军指挥学院，两年前毕业被分配到了新疆。然后在去年的下半年被选入北疆陆军军官学校速成班，级别也被提拔为上尉中队长。

中俄第三次战争开打后，段祺瑞迅速回到了原先部队——驻守南疆的新二十四师47步兵旅。段祺瑞部现在的阵地位于巴拉唐河的北岸，国防军在这里只有一个营，而对面的俄军至少有一个满员师。

因为两边的地势都不平坦，运输艰难，所以炮火方面跟北疆的阿拉套战役是无法并论的。

这里打仗靠的还更多是士兵。是人命。不然怎么会两边伤亡数倍于阿拉套呢。不然这里怎么会被外国记者说是血肉磨坊呢。

段祺瑞牢记‘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国防军口号。轮到他部上前了，那一上阵地就立即带领部下修补加固野战工事。战壕、交通壕、防炮掩体、散兵坑等等，一切都严格按照作战条令完成，

一丝不苟，认认真真。

清晨的时候上级传来命令，对面的俄军已经开始集结了。新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要前线各部队必须做好迎战准备。

接到命令，段祺瑞立即命令部下做好迎战准备，在阵地上严阵以待，等着俄军放马过来。

可是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上午。眼看大中午了，俄军却仍然没有发动进攻，段祺瑞心里有些急躁，为了使平复心情，也是为了尽早赶出‘作业’，同时也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就拿起了小本和笔。

不过精神始终集中不起来，写了数行字之后，段祺瑞就再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于是将笔记本装回了军装口袋。将那杆铅笔插到了那个树桩凳子的裂缝里。站起身来，举着望远镜向西方张望。

对面还是不见一点动静。

吃过了中午饭，直到下午三点钟。“检查武器！”的叫喊声才在国防军阵地上响起。

段祺瑞在战壕，扯着嗓子朝左右喊了两声。

士兵们沉默着。各自检查着手里的武器。火力分队还要注意一下弹药箱和水桶，国防军的重机枪都是水冷式的，要是没水了。可就遭大殃了。

阵地上只能听到士兵们粗重的呼吸声，以及枪栓拉动、装填子弹的铿锵声。

段祺瑞悄悄探出脑袋。举着望远镜向对面一打量，倒是能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俄军这确实是要进攻了。而且身后防线也陆续有小顾兵力进入到阵地。其中的一些人正跳进了段祺瑞中队所在的战壕里。还给他扛来了十多个沉甸甸的板条箱。里面全都子弹和手榴弹。

“都不要紧张。要沉着，要冷静！炮弹是不长眼的，打过来就打过来，天晓的会飞到哪去，落到北边是北边，落到南边是南边。落到咱们头顶算咱

们倒霉。枪支也都不要怕，咱们往战壕里一躲，子弹也是打不着的！”

段祺瑞捏了一把手心的汗，他手下的这个中队可是有一些刚补充的新兵，上次论战他的中队死伤了小三成，五天头里部队才给他补充了二十个新兵，他要给这些新兵打打气。

现在对面的校射气球都升得老高了，俄国人的炮击要来了。

扭回头再向西边望去，那旷野上空空荡荡，刚才那些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模模糊糊的人影全都消失了，仿佛刚才是他的错觉一样。

阵地上静得诡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

细面的天空似乎突然间一震，地平线上一阵闪光，轰鸣的炮声第一时间里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中。

“注意隐蔽！”

段祺瑞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声。人却依旧呆在坑道里，连往防炮洞看一眼都没有。实在是这个战场的炮击太弱了。

对于战壕里的士兵威胁一直很小。士兵们也自私抱着脑袋蹲了下去。

数秒钟后，他们就听见了那从空中传来的‘嗖嗖’声，然后，大地猛地抖动起来，空气被强大的力量撕裂了，裹挟着灼热的气浪从段祺瑞阵地的左侧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俄军的炮兵射击开始了。

由于第一轮只是试射，这一轮炮击的准头较差，大多数炮弹都落到了国防军前沿阵地南翼，对于一线守军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不过却意外地打断了前沿连接营部的野战电话线。国防军这里立刻派出工兵去修理。

“轰！轰！”

“嗵！嗵！”

在炮声与爆炸声中，战壕里的所有人都蜷缩着身子，只有段祺瑞例外。他在军校里和新疆都参加过演习，俄军的这点炮火跟国防军大兵团演习时的阵仗根本无法比较。虽然战场上比演习多出了n倍的真实感和紧张感。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俄军的炮击了。他第一次经历俄军炮击的时候也是紧张过。那时候就觉得，炮弹爆炸后刺鼻的硝烟味儿让他直喘不过气来。

在硝烟的刺激下，战壕里的士兵也有开始咳嗽的，几个新兵攥着枪杆的手都用力用的发白。只是这些新兵里还没出现把手里的武器都扔掉的孬种！

就在这时，爆炸声突然停歇，四周顿时安静下来，只能听见人的咳嗽声，间或夹杂着几声叱骂，士兵们开始抱怨己方的炮兵为什么没有开火反击。

段祺瑞身子站的直杠杠的，望远镜扣在眼睛上往对面大量。只是远处的地平线上一片雾蒙蒙的，不知道是火药的硝烟，还是大炮冲击波激起的尘埃。视线非常模糊。

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对面俄军阵地上一阵阵的闪光。而且俄军的炮击准头正在提高。至于国防军的反击，有是有，却不多。在这片葱岭高原，中**队的后勤比之俄军还要紧张。

迫击炮倒还行，体积重大的大炮尤为珍贵！

只是俄军这样的轰击并没持续多久，拢共十几分钟。就见距离战线两里多地的地方，旷野中出现了许多暗绿色的东西。正在向东边快速移动。

可不就是穿着新式军装的俄军士兵！

他们正以散兵队形发起冲锋，都猫着腰，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以慢跑的姿势向南边的阵地冲了过来，而且速度正在渐渐加快。

显然，俄军是趁着炮击的尾音发起冲锋的。而炮步协同这个战术，俄军依旧做的不是很好，就更别说弹幕徐进了。

“老毛子上来了！”

有人在不远处高喊，这前线不止段祺瑞一个队俄军的炮击充满了不屑。

“放近了打！放近了打！”

段祺瑞冷着脸，高声命令着。但是他自己的耳朵里却听不到这喊声。

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

国防军阵地上的枪声响亮了，尤其是一挺挺重机枪，冲着冲锋中的俄军士兵是猛烈开火。

“啪！啪！”

“砰！砰！”

“哒哒哒，哒哒哒……”

枪声像炒豆子一般响了起来，与那开始还击的迫击炮炮弹一同收割着俄军的生命，贪婪而又冷酷地将生命之火一个又一个地掐灭。

一个个俄军士兵倒了下去……他们有的是胸前中弹，有的则是脑袋开花，不同的中弹部位，相同的战场命运。

此时，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了，一些俄军士兵不知道是惧怕了，还是真的有战术头脑，他们停止冲锋，趴在地上匍匐着开火，却被俄军的军官们赶了起来。在这样近的距离上交火，吃亏的只能直身进攻的一方。

当一波如雨的手榴弹将眼前的视线完全变成火海的时候，俄军退下了。

战场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战死的人，另一种

是活下来的人。当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仅在为各自的祖国作战，也都在为自己而战。

成百上千的步枪投射出密集的弹雨，一挺挺重机枪扫出的火链，在子弹的攒射下，多少俄军的士兵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就连带领他们冲锋的下级军官也不例外。

国防军更是在最后靠着手榴弹才将俄军的这波进攻彻底击退。战场上的气氛顿时为之一滞，无论是防守方还是进攻方，战后的瞬间大脑都是一片空白。

“轰！轰！”

天空中很快传来的炮弹撕裂空气的啸叫声。灼热的弹片四下纷飞，气浪裹挟着泥土小木屑扑天盖地而来，耳朵里再次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呼吸也变得更困难了，整个阵地被硝烟和尘埃笼罩起来。

第六百二十二章钓一条大鱼

额嫩河，巴克图。

大批的中国守军正在趁着俄军暂停进攻的间隙向后方撤退。俄军的进攻打的很猛。勒善是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水，命令部队撤退，是真的感觉要顶不住了。

所以，这是一次‘败退’。准确的讲，是勒善守不住阵地。

也因为如此，阵地最前沿的部队全都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相反，他们接到的命令更为简单：坚守阵地至明日晨时六点！

这其中就有张楠所在的那个大队。当初独立旅初建，他老爹张玉春的名字被划掉，张楠顶了张玉春的缺，成为了国防军中光荣的一员。很难能可贵，张楠在几次与俄国人的作战中毫发无伤，还在战场上被火线提拔为班长。

这些年张楠努力发奋，三次考军校，终于成功，一跃成为了国防军的中尉军官，之后又顺理成章的升做了上尉，现在更被第二次火线提拔为副大队长。他们大队的副大队长牺牲了，大队长也受了伤，需要助手帮忙。

而在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张楠所在的大队已经打退了这天俄军的第三次进攻。

“我们有重机枪、大炮、迫击炮，一定能够守住阵地！”

张楠手拿着营长派人送过来的命令。站在战壕里，向那群同样有信心的部下打着气。因为他他还不知道，他们大队已经实际上成为了掩护主力撤退的后卫。此战之后，这个大队能有多少人幸存下来，没有人能够保证。

军人。许多时候总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也总是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

深夜里。冷枪仍旧在不时地响起。子弹头拖着长音划过漆黑的夜空。远近各处火光闪烁着，偶尔传来一两声爆炸。沉闷又悠长。

一切还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战场。

傍晚时候，战斗打的极为激烈。多个阵地都拼起了白刃战。俄军多如蚂蚁，手枪都杀不完。入夜后俄军又发动进攻，留守的断后部队是真的支撑不了了，只得向后边站边退，战争的遗迹比比皆是。

两军战死将士的遗体布满整个战场，那些折断的步枪、散落的子弹壳、带血的刺刀，都在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战争的冷酷与无情。

夜幕黑沉沉的。天上一片繁星。这地方雨少，夜空是那么璀璨。弥漫在整个战场上空的硝烟已经散去，大地上闪烁着一些光亮，有的是仍在燃烧的工事废墟，有的是提在士兵手里的马灯。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当夜晚的猛攻没能彻底拿下防线后，俄军也丧失了进攻的**。因为时间晚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即使能够在下一波进攻中彻底击溃断后的中国部队，也来不及趁胜追击撤退的中**队主力了。

不过俄军倒是确实俘虏了一些独立旅战士。从他们口中问清楚了额嫩河一线中国部队的具体兵力。真真切切只有一个独立旅。或许最紧要关头塔尔巴哈台能够挤出一两千人的青壮，可这根俄军五个师的兵力相比，还是差的无以复加。

指挥这五个师的是国防军的老熟人——斯科别列夫。当初遭受了人生最大挫折的斯科别列夫回到圣彼得堡，靠着自己在沙皇面前的情分。靠着自己家族的势力，与希罗科夫一样，沉默了三年后卷土重来。为俄国削平了中亚土著的最后一股抵抗力量——阿哈尔.捷金绿洲的土库曼人。

当时沙俄已经修筑了从里海东岸到阿哈尔.捷金绿洲的军用铁路，斯科别列夫还征用了20000头骆驼。使俄军远征的后勤补给有了强大的保障。1885年夏天，斯科别列夫率领11000人的大军。带着97

门大炮再度大举入侵土库曼。

　　土库曼人在武器上并不落后，他们的背后有英国人。可是在对现代化武备的应用上，他们比起俄国人就差的太多了。在俄军重炮连续轰击下，格奥克.帖佩坚持了3个星期。俄军以死伤过两千人的代价攻占了格奥克.帖佩。然后不分男女老幼，疯狂残杀了没有来得及撤离的8000名土库曼帖克人。接着俄军继续进攻占领了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掠走了大批阿哈尔.捷金纯种马（汗血宝马）作为俄**马的配种。到了秋天，斯科别列夫攻占了通往伊朗和阿富汗的枢纽，土库曼人的最后一座重要城镇梅尔夫城。然后从梅尔夫城，沿着穆尔加布河和库什卡河继续向南推进到阿富汗边境的库什卡河谷。由于库什卡离位于里海、阿姆河、印度河之间的战略要地——英国控制的赫拉特仅70英里，英俄矛盾一度紧张。

　　斯科别列夫靠着这一场远征顺利回到了俄国名将的序列中。现在他还是中将，而非原时空历史上那位38岁就军功赫赫的步兵上将。

点点星辰在夜空闪烁着光芒，伊犁的夜空冷风依旧。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钟，刘暹的指挥部仍是灯火透明。作为整个西线作战的中心，光是参谋就有四五十人，深夜里依然人声鼎沸。军官们手拿着文件、电报，在那电报收发室传出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中出出进进，将所有的情报、消息在第一时间汇总到刘暹的办公桌上。

“报告！塔城来电，独立旅已经退守第二道防线。俄军攻势凶猛。”

刘暹挥挥手表示知道了。虚拟地图上显示的很清楚，这一战独立旅损失了俩大队。虽然俄军损失的更多，可俄军的数量也多啊。五个满员师，六七万人了。

第二天又是凌晨深夜，塔城继续发来军报，俄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够得到塔尔巴哈台的火车站了，大股的俄军依旧在源源不断的涌过来。

再一天！再一天！再一天！第五天的时候……

“报告！塔城有线电报局已经落入俄军掌握，他们已经通过电报网拍发明码电报，宣布攻克了塔城。”

从阿拉湖的俄军开始进攻，到他们拿下塔城，一共就五天时间。真的是非常快的速度！

独立旅损失了三千多人，一封一封的军报拍发到伊犁，不知道的还以为勒善有多着急呢。

指挥部所有的参谋这些天都是忙到深夜。作为总指挥的刘暹也熬得双眼通红，全靠着一杯杯浓茶提神。而皇帝不睡觉，其他人自然不敢偷懒，所有人都在撑着眼皮为赢得胜利而努力。要一口气全歼五个师的俄军，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敌我兵力近乎相当的情况下。

端起茶杯，刘暹把浓的发苦的茶一饮而尽。俄军入瓮了，该收网了！

“命令第四整编步兵师，玉门守备团，第八骑兵师第十六旅……”这股军队是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了。而第四整编步兵师的师长石东来，也绝不会让自己失望。

石东来接到刘暹的命令后，半点没有迟延。当即命令早已准备的部队出击，并下令第十六骑兵旅先行进击，一、配合独立旅余部打击俄军趁胜追击的势头；二、切断塔尔巴哈台俄军与阿拉湖的联系。

这仗都打了五天了，也都知道阿拉湖的俄军只有少量的骑兵部队。是绝对的步兵主力！

而刘暹这些天制定下的作战计划，也是先把俄军围困在塔尔巴哈台，断绝俄军的补给。用远程重炮轰击俄军，消磨俄军的士气，然后一举解决。期间还要看看俄军有没有来救援的打算。如果有，那就围点打援！

塔尔巴哈台是一个不大的小城，就是在后世，算上乡村民众，一共也才十五万人的。这个时候的

塔尔巴哈台还不到五千人口呢。整个塔城地区有没有十万人都说不准。这中间还有近年来五万多人的移民。

放到内地，小小的塔尔巴哈台根本就只是一个小镇。

所以俄军打塔城的时候很容易，国防军在谋算这一战的时候，刘暹也从没把塔城当成一座真正的‘城’。那里更多是一个地理名词。

勒善在退出塔尔巴哈台的时候，整座小城就是一片废墟。不要说粮食，就是木头都没几根，城外的树木、庄稼全部被砍掉、烧掉，城里城外所有的水井也全被填实了。虽然塔尔巴哈台距离额嫩河不远，但要重新挖井取水，也是要费一阵工夫的。更重要的是燃料。没有足够的木头，俄军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

也因此，石东来的出击必须迅速、凶猛。让斯科别列夫想走都走不了。

当然，俄军也极可能将这些手段当做中国阻挠他们的手段，会依旧大步的向前追击。那就要看第十六骑兵旅的水准了。能不能当头给俄军一棒，机会掌握在副师长兼旅长刘锦棠手中。

刘锦棠，六年前就是少将军衔了，现在做到实职中将，在一帮前清降将中混的是定好的了。当初跟自己叔父刘松山一块投降，叔侄俩就都乖乖的进了军校。在清朝颓势无可挽回之后，刘暹开始放任降将们领兵作战，刘锦棠才重新出山。因为刘暹对他良好的印象和刘家叔侄很不错的毕业总结，刘锦棠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一出来就是营长。在北疆作战的时候，专职骑兵的刘锦棠发挥的很好，六年前就升做了少将，供职禁卫师骑兵营。在第八骑兵师逐渐的时候，自然就上升了一级。

第六百二十三章太阳一般耀眼的皇帝陛下

“看报看报哦，老毛子轻兵突进，七万人跳进了我国防军设下的埋伏圈，被围塔城啊……”

“看报，看报，昔日捻军悍将，今日国家柱石。任化邦萨里山之战五战五捷，大败哥萨克骑兵啊……”

……

“大军汇聚，塔城大会战一触即发……”

“皇上御驾亲征，昨日登车前往塔城，预计两日后可到达前线……”

“外媒体宣扬，沙俄大公，俄军主帅汇聚十余万人，亲到阿拉湖！”

……

时间从来都是那么雍容，不因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脚步。

二十天一点点流去。整个新疆的战局却发生了决定性的大变。斯科别列夫的七万大军完全被保卫，俄军数次突击都只是在送死，这七万人俨然已是砧板上的鱼肉，能够任由国防军来宰割！

萨里山之战也有了逆转。俄军损失超过了八千人。希罗科夫虽然逃脱了生天，但他接下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中俄战争的变化惊动了整个世界。无论是阿拉套战役那超大规模的炮击，还是南疆葱岭高原上残酷的拉锯战，都攥紧了全世界的眼球。一片片新闻稿飞向了世界各地。

中国的形象在慢慢的提高，因为那一片片新闻当中，你可以看到中**队的强大。

国外的记者们用夸张的语气赞叹着战争中的双

方，他们采访民众，他们采访士兵、军官。他们采访俘虏。而中**队至今战俘还不超过百人，也为中**人在世界人的心中树立了一座——忠诚、奉献与牺牲的丰碑。

战争到现在。中国对外公布的牺牲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人，伤亡接近1.5万人。而只有百人不到的战俘，这是个什么概念？

俄国人对战俘的数量一开始并没有敏感。他们好不容易抓到了战俘，都显摆一样晾在了所有人的眼前，数字根本没有进行保密。结果事情都上报了，都被西方媒体拿来跟俄军被俘人数做对比了，俄国人才知道事情不妙，却根本挽回不了什么。

任化邦只在萨里山一战都抓了三千多战俘，南疆的拉锯战中也俘虏了一千多人，阿拉套战役倒是没有多少俘获。可伊犁河进行的战斗并不止阿拉套一个战场，其他战场汇聚的战俘也超过了六百人，最后再算上塔城战役。

刘暹只用战俘，就让俄国丢尽了脸。

……

伊犁，如今整个西线战场的中心点，国内外上百家媒体汇聚的城市。每天每时每条街道上，你都能够看到挂着相机到处乱逛的记者。其中不少是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跟老毛子长得没什么区别。

伊犁的民用电报局是整个伊犁城最繁忙的地方，比设在伊犁的皇帝行在都要繁忙热闹。因为刘暹那里有二十个往来发收电文的电报机。而电报局里只有两个。那么多的记者要向自家报社拍发电文，繁忙和紧张度可想而知。

甚至一些记者都在电报局的隔壁安了家。伊犁电报局的周边，短短时间内多出了两家在之前的整个新疆都没有出现过的咖啡店，这简直就是专门为那些老外记者们准备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专门挣那些老外记者们钱的。

卜雷德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感兴趣的看着左手边一直趴在咖啡桌上写写画画的新朋友——美国

《纽约时报》记者斯杰尔.亚克。“亚克，你在写什么？已经一个小时了，那么的专注？”

卜雷德终于开口了。他感觉着亚克不像是在写新闻稿。也不是在梳理通讯记载。这两样儿是记者这一行当里最重要的东西，就算是朋友。也绝不会去关注，更不会去问。

可是亚克这一个小时不只在写。他还画，画着斜竖的长线，而非平直的重点标注。

亚克抬起了头，他看了卜雷德一眼，没说话，而是用力的摇晃着头。脑袋勾的太久了，他有点头晕。

“一个小时？上帝，这么长时间了。”咖啡都凉透了。“真的抱歉，卜雷德。”把朋友丢在一边，只忙自己的事情，无论中外都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

“用不着说抱歉。我们是朋友。我只是很好奇你在做什么！”卜雷德抿了一口咖啡。

“如果是关于工作的事情就不要说了。我问，是觉得你……刚刚不像是在整理工作。”

斯杰尔.亚克招呼服务员换一杯咖啡。人向着背椅一靠，“当然不是工作。我是在好奇进行中的塔城会战。中国人和俄国人都是怎么调集军队的呢？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隐蔽人的眼睛，调集了如此多的士兵。”

亚克说着把自己写写画画的那张纸递给了卜雷德。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

《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流大报，对于中俄第三次战争，派出的可不止他一个记者。只新疆就有他其余的两名同事，另外在俄国人那里，也有《纽约时报》的四名记者，其中一个是刚移民一代的俄国人，一个是斯拉夫裔。他们在俄国人那里肯定更能打听到一些消息。但亚克汇总了总部发来的一些对面的消息后，两边的信息放在一块，竟也找不出明显的关联来。

阿拉湖三个师的俄军和小五万人的中**队，两边的调运兵力，都是那样的隐秘。

刚才亚克就是按照日期将两边的信息一一在白纸上罗列了出来。对照着看，在战争爆发前世也找不出痕迹来。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总部那里对自己有所隐瞒。

“哦哦……”卜雷德首先叫了起来。

塔城战役的热度已经持续半个月了，他也很关注这一点，毕竟现在的新疆，南疆战场虽然一直是很激烈，很残酷，却是缺少大场面。北疆战场，萨里山之战俄国先胜后败，希罗科夫带着十不存一的残兵败将逃脱了生天，但谁都知道，他再没有第二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斯科别列夫带着五个师的俄军，也是先胜后败。他率先占领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重要城市，却不料那是中**队的圈套，五个师的兵力随后被中**队紧紧包围在了塔城。中国人还用骑兵趁机扫荡了阿拉湖地区，捣毁了俄军的两座补给仓库。

现在俄军已经在阿拉湖群涌聚集，中**队也一样汇聚了十万人，两边的统帅，俄国大公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神奇的中国皇帝陛下，将在不久之后，在这里，进行第三次中俄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大会战。

而阿拉套战役已经是消停了。俄军在优势兵力下都打不透阿拉套城防线。同样的中国人也没用生命去堆砌俄国人防线的冲动。挑起了第三次中俄战争首轮**的阿拉套战役，到现在已经没入尾声了。

如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塔城。

如果亚克能够从自己罗列的那张表格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加以分析、大开脑洞，那写出来的新闻稿绝对是会受到欢迎的。

卜雷德是英国记者，美英虽然现在的国际关系很不好，但这并不妨碍他跟亚克成为朋友，也不妨碍他也来插进一脚。

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和一些秘密的小道情报。卜雷德拿起笔，把自己知道的消息，一一补充在了上面。然后把纸张放到他和亚克的中间，两个人头都要凑到一起了。这一刻，如果用后世的话来形容两人，那就是——基情满满啊。

“哦，该死。还是有一些不能确定的地方。”卜雷德摇着头。作为一名在中国待了两年的老手，他知道的一些消息，是亚克这个新手根本接触不到的。这不仅因为英国人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是美国可以比的，更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而处‘人情’是很需要时间的。

亚克掐了掐眉心，将手上的咖啡一口喝下。“如果要全部弄明白，我们要去找德国人。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是新闻工作者，不是历史学家。新闻虽然要求公正、符合事实，但也允许出现一些不重要的错误。”

“嗯哼！”亚克面对卜雷德的目光耸起了肩。

“好主意。”卜雷德呵呵的笑了。是啊，自己

刚才在想什么？自己只是一个记者，不是历史学家，不是军史学家，有必要弄这么清楚吗？只要有引人瞩目的新闻稿就可以了。

事实是什么？关自己什么事。只有报社的英镑，才是真实的，才是被主赞美的！

“我们需要好好地准备准备。但必须尽快赶出新闻稿。”卜雷德这么的说。

现在塔城的决战一触即发。要是塔城决战都结束了，自己才整出稿子来，新闻价值性就差的太多了。

“当然。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来赶出来稿子。我定了明天晚上去塔城的火车。”

亚克说着站起身来，深吸了一口气。他看着咖啡桌上的纸张，语气有些唏嘘。“今晚上是一个动脑子的夜晚。让我们赞美上帝吧，他让中国这个古老国度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俄国人的行动完全在中国皇帝陛下的预料之中。”

“突然地，我不看好塔城之战俄国人的胜利了。”

“我认为胜利应该属于中国人。属于这个伟大的皇帝陛下。”

亚克语气充满赞叹，只有理顺了中**队的调动时间，才能看出中国皇帝的军事才华，那真是太阳一般耀眼。

第六百二十四章上帝保佑，保佑伟大的俄罗斯……

四月二十日，塔尔巴哈台之战已经进行了快一个月，被包围的俄军已吃光了自己携带的粮食、豆料、马匹、牲畜。他们没有可以引火的木材，俄军士兵们拆掉了运输车、弹药箱，拆掉了枪托，拆掉了一切可以生火的木头。他们生吃马肉，喝生水，疾病在俄军当中蔓延。

石东来一直没有对俄军发起强攻。当胜券在握的时候，如何减少自己的伤亡增大自己的战果，才是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事情。而且利用塔城被围俄军，‘围点打援’，也真正成功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带领十一个师的兵力聚集到了阿拉湖。刘暹则带着身边的禁卫师士兵和第九、第十五两个整编步兵师，两个整编步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旅，十万人站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对面。

俄军的主力部队悉数汇聚在眼前了。

刘暹还是能大致掌握俄军的兵力的。二十五万超出，但绝对不到三十万人。

论兵力比国防军要多出三四万人的。援疆的国防军连同新疆军区的本地部队，拢共能有二十二三万人。但这个数字是不连民兵和所有的潜在兵源的。

二十二三万人马，主力布置在北疆，南洋董福祥手中只有一万出头的部队，加上李焘和徐东山两部，和聂士成、马玉昆两个地方守备团，拢共也就四万出头的兵力。但是靠着这些年中国在葱岭高原修筑的一道道防线和一群群永久性工事，俄军威胁很小。

而北疆汇聚的主力，除了伊犁河流域的新疆军区部分部队和萨里山的任化邦、孔才两部外。其余的部队也是全部都汇聚到塔尔巴哈台了。

“皇上，这里的不需要担心。臣只需要两万人

就能把斯科别列夫看的牢牢地。”石东来在与刘暹单独会面的时候。语气十分斩钉截铁的做着保证。

不是他自傲自大，而是对面的俄军现在情况实在太差劲了。这几日石东来让部队在前线埋锅造饭。香气远远地送到对面，就靠这一招，两天里就诱引过来了五六百战俘。这样的军队还怎么能让石东来看得起。

不过被围俄军手中还握着一定数量的弹药，强攻是要付出代价的。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三天。

三天的时间里，两边都在调整部队，布置火力。决战要开打了，而且还在俄罗斯的领土上。

刘锦棠带领骑兵横扫了阿拉湖一带，随着俄军的陆续抵到，骑兵虽然离开了阿拉湖。却不是说直接返回了国界。国防军的前线是直接摆到阿拉湖一北一南，两条夹湖的大道交汇地的。

当年阿拉湖还没有割给俄国人的时候，塔城地区的土著牧民赶着牛羊在阿拉湖趟出了这一南一北两条大道，在俄国人占据了阿拉湖之后，他们更对两条大道进行了维修，还在其沿途修筑了两个兵站。

现在刘暹把战线直接摆到此处，是不愁俄国人不主动找上门来的。因为俄军要偏离大道行军的话，那就是偏离了额嫩河，第一大麻烦就是沿途上的水源补给。再有运输也移动困难。

四月二十四日凌晨。

阿拉湖战场上枪声零零落落的响起，俄军的先头部队开始与国防军阵地上的警戒部队接触。

这是一个以兵站为核心的阻击阵地，并不是国防军的预设决战战场。

占领这里的是国防军陆军第九师的一个营，营长李佐昌。是李士恩的长子，字平山，今年三十三岁。是正宗的军校生出身。且和现今国防军里大部

分的中上层军官一样。经历过开国之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并无太过出众的军事才华。否则早就是将军了！

他所在的陆军第九师虽然不是陆军六大主力师之一。但也是国防军中的老前辈，是由鸿基城的第五师分离出来的。师长伍金柱。下属旅营指挥官全都是文武双全的实战派战将。

李佐昌营抵到兵站阵地已经有十一天时间了。这些天，全营上下在李佐昌的带领下，就像发了疯一样的在干活。每个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用于挖掘战壕，修建工事，抢运各种各样的物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宝贵的时间在战争真正打响之后就再也无法得到了。不论他们再怎么鄙视俄军，十多万人的俄军部队不是他们一个营可以招呼到的。那时候，他们打得一定一定很苦很难。

现在整个兵站已经面目全非了。原本的房屋要么被拆毁，建筑材料用于外面的防御阵地的修建。要么被加固再加固，成了一个个火力点。

李佐昌营所有堆放弹药和补给的仓库或者各级指挥机部都在地表数米之下。弹药和补给还都分散放置，以放置有个万一，全部完蛋。

营里的炮兵部队只有六门75mm火炮，全部用于直瞄射击，都放列在第一线阵地后面经过伪装和加固的炮兵掩体里面。不是大炮稀少，而是真的觉得在这里放置多少门大炮，都改变不了敌我火力悬殊的事实。

一个营的阵地面积并不大，真的按不下十六门火炮。

因为李佐昌营在这里是已经打一场真正的硬仗。

俄军要想从阿拉湖东进塔城，这里就是他们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俄国人在这个紧要关头是不会玩什么围困战术的。所以李佐昌营面对的注定是俄军的疯狂火力，如果大炮炮位无法形成一定的安全保护，那么安置再多，也是没用的。

这些天的忙碌下来，李佐昌已经熬得眼睛都通红了。正坐在一堆木头箱子上和同样显得疲惫不堪的副营长洛虎说话。

洛虎是原先警卫团的中队长，禁卫师成立后他升做了大队长，但缺少战功，现在熬了好多年也只是个副营长。

“老毛子真的来了。兵多的像潮水一样从西面涌过来，只先头部队，起码有万人！”

“不早有准备么。接下这个任务，那就是过来拼命的。人死卵朝天，不死，咱们全营就都富贵。你我就能顺顺利利的跨过那道坎。”

洛虎喝了一口浓茶。语气寥落啊。李佐昌也面上露出唏嘘。在仕途这一行，他们两人全都是不顺利的。

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了。直到外面传来了几声沉闷的爆炸声音，这是俄国人的大炮在开火！

洛虎猛地站了起来，朝李佐昌敬了一个礼，道：“老李，你在这里盯着，我去前线。”说着话，就拿起桌子上的望远镜，带着几个参谋和传令兵大步走出了自己营部。刚才的炮击一定是俄军炮兵的骚扰性射击和试射，更猛烈的轰击和随后的步兵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

“第五团、第六团、第十七旅和第十八旅都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了吗？弹药是否充足？士气是否高昂？他们要面临着苦战，他们是我们劈向中国人的第一刀。他们必须成功！”

俄罗斯陆军第四军，步兵中将阿比亚滋.涅莫夫，挥舞着手臂，对着手下的军官发出着强烈到极点的号召。这种夸张的动员在含蓄的中国人看来完全是神经病，但在这里却得到了军官们热烈的回应。

“非常好。但是第六团的动作还要更快一些！磨磨蹭蹭的，以为这里是中亚，是对付那些野蛮的

土著吗？现在是俄罗斯帝国和中国的较量！是白种人与黄种人的较量。派人去催。明天天亮时候，我必须看到第六团出现在战场上。”

“和大公殿下联系上了没有？尊敬的元帅阁下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前线？我没时间去迎接了。告诉格瑞洛夫斯基，让他代表我们去迎接尊敬的元帅。”

阿比亚滋.涅莫夫端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面，面沉如水。没有了那夸张的动员姿态以后，他还是一个举止镇定的俄军宿将。他的脑海中正在努力的构建着自己部队的分布图，一名军官，要想打赢胜仗，必须全盘掌控自己的部队，并且以简短的命令控制着他们做出最正确的行动。

这可是一场有着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战。

虽然这样规模的战役在欧洲并不稀罕，可也不常见。尤其现在部队都装备了小口径的步枪。

还有，这是一场决定着俄罗斯命运的会战。如

果失败了，伟大的沙皇俄国就只能在东方趋于守势，一点点的在中国人的进攻下丧失着俄罗斯用三百年时间建立的‘帝国’。

更重要的是，如果东方的大门对俄罗斯关闭了。那么俄罗斯就只能调转过头向西方觅食，那里可是比东方残酷的多的血腥密林。

德国人、法国人、奥匈帝国、土耳其人，还有意大利人，和在欧洲的一切地方都无法回避的大不列颠帝国。如果俄国一头扎进去，那简直是在一个火药桶底下塞进一根燃烧着的火把。

俄罗斯多少年的国策，就决定了一个事实——西方吃亏了东方补！

可从来没有说过在东方吃亏了，从西方来补。

第二次中俄战争结束后，法国人的大力援助，英国人的纵容，也是为了让俄罗斯休养生息以后，好好地来跟中国人掰一次手腕。

“上帝保佑，保佑伟大的俄罗斯……”

第六百二十五章灰色牲口VS中国军人

俄国人的炮弹准确的落在了国防军阵地上。

五六十门山野炮排列在阵地正西面的旷野上，声势比不得当初的阿拉套战役，但因为高、爆炸、药威力的增大，声势也是非常的让人震撼。而且炮弹打得也比较准，眼看着国防军的第一线阵地上就升腾起了一条条青黑色的烟柱。不时有残破的肢体被炸裂开来，四下乱飞。

洛虎已经上了第一线，手里捏着望远镜阴沉着脸在观战。老毛子真的是厉害，光大炮就排列出了至少五六十门！应该还有大炮，甚至是一批重炮在后面没有开火，或是还没有及到。但这样的火力已经只要绝对的优势了。己军的大炮一轰击就会暴露出炮兵阵地，就会立刻招来俄军大炮的覆盖轰炸——这空中可有他们的校射气球。

黑夜里**，目标不要太明显了。对面那五六十门大炮轰击开来，暴起的明光好似把阵地变成了雷

池一样耀眼放光。

也因为六门75炮炮垒坚固，还是半地下式的，目标小，被击发炮弹击中了，也没形成大碍。洛虎已经下令所有的大炮不准开火，他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恰机，给老毛子狠狠一击！

三十分钟的炮火准备转眼结束，阵地上被硝烟所笼罩，不过谁都知道，炮火之后步兵冲锋就将开始！洛虎赶紧传令，命令各部队进入作战位置！俄军就要上来了。

“为了沙皇，为了俄罗斯，士兵们。前进！”

第五团的中校团长谢尔盖.日尼科夫高喊着口号。这是一次全团规模的进攻。对于中国人的攻势就是以团为单位的，连试探性进攻都不用。日尼科夫勇敢的走在第一线。

听到他们团长的怒吼，更多的军官也从胸膛里面挤出来同样的呐喊。第五团一千三百名士兵挺直了身躯。人人紧握住上了刺刀的步枪，随着挥着指

挥刀的军官们大步向前冲锋。

士兵如潮水，奔涌沸腾。一边前进，一边拉开阵型，摆出了一个标准的进攻散兵线！

夜色为进攻的俄军披上了一层掩护，国防军只能以照明弹来观察俄军的‘线条’。站在国防军一线阵地的洛虎和几个同样经验丰富的军官，面如凝冰的看着这一切！

冰是冷的，是沉重的，也是坚固的。是镇定的。

“以迫击炮进行阻拦射击！”

二十四门隐蔽的六零迫击炮在得到命令后亮出了炮口。一箱箱炮弹被开起，一枚枚炮弹从炮口落入，从炮口喷发。

三百枚炮弹在短短两分钟里打个精光。然后迫击炮部队迅速转移。

俄军报复的炮火遂即赶到，但已经晚了。

迫击炮比之大炮要灵巧轻快了不知多少，而打几炮换个地方的战术，更是迫击炮作战的最基本战术。所以停不到三分钟，又一批炮弹落到了俄军士兵的头顶。

第五团十分的倒霉。

这些迫击炮的射程本就近，在照明弹的照耀下，俄军的冲锋队列又十分的清晰。那么大的一块‘散兵线’，几乎闭着眼睛都能将一发发炮弹发射到那些俄军士兵的头上。则顿时就让进攻中的第五团陷入了一片火海地狱。

虽然迫击炮弹威力不大，可顶不住它们密集和迅捷。呼啸的弹片几乎就将战场变成了一个吞噬人命的停尸场。哪怕第五团的阵型非常松散，还是在第一时间蒙受了不少损失。不过那些没有被击中的第五团士兵还是多数的。他们全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匍匐射击，或是寻找可以遮蔽单片的地形地物进行掩护，还有干脆就地卧倒一动不动。

国防军的炮击根本无法持久。俄军的炮群威力远在这些迫击炮之上。所以每次射击，时间绝对不超过两分钟。之后迅速转移。而第五团也在迫击炮部队移动的间隙趁机跃起接着冲锋！

如此，直到距离接近了二百米间距。国防军的士兵开始射击了。俄军又是三轮的炮弹急袭。然后第五团的剩余士兵就在谢尔盖.日尼科夫中校的大声命令中开始了最后的冲锋。

“冲啊！为了俄罗斯的荣耀！”

“为了伟大的沙皇陛下，为了神圣的俄罗斯帝国……”

口号声中，俄军的重机枪也一起运动前进着。就在靠近国防军阵地五六百米的地方架设了起来，然后‘咔咔咔咔’地射击着，用侧射火力向前进中的俄军提供掩护。

乌拉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战场。虽然俄国人因

为迫击炮的数次炮击和长距离的冲锋，此刻冲锋的步伐都变得踉踉跄跄，有的身上还染满了鲜血，像是地狱里面冲出来的一群凶神恶鬼！他们坏事很快就靠近了国防军的阵地。

俄军的炮火准备已经破坏了不少设置在阵地前面的障碍物，为步兵清出了一条进攻的通道。现在拦在彼此之间的除了距离，就只有三道带着蒺藜的铁丝网了。

“打！”洛虎高呼着，抄起一支零八式步枪瞄准一个挥着军刀的俄军军官就是一枪！

堑壕里面的重机枪、半自动步枪和步枪同时打响了。无数细红的光线，或是单独，或是连成串的，以极快的速度向着两百米开外的俄国人飞去。俄军第五团的冲锋队形遭到迎面一击，士兵们顿时惨叫着纷纷倒下。十挺重机枪的布置啊，冲在最前面的第五团士兵几乎被全部扫倒！但是后面的人还在义无反顾地往前冲着！

这就是俄罗斯帝国，这就是罗曼诺夫王朝赖之

以震慑欧洲的‘灰色牲口’。

而且俄罗斯的底层军官们，也非常的英勇，一个个军官挥舞着军刀，昂首挺胸的带队冲锋。他们是整个俄罗斯帝**队的基石。

当然，俄军士兵也有一部分停止了前进，或是单膝跪倒，或是匍匐卧在地上，用步枪瞄准国防军的火力点就是一阵猛烈开火。密集的弹雨在几个重机枪阵地上激起一道道小烟柱。但丝毫没有作用。

重机枪是李佐昌营仗之抵抗俄军人海的最重要利器，比战术地位迫击炮都要重要。其重机枪堡垒的坚固也是不逊于炮垒的。

俄军士兵不断的被打到，又不断的冲上。

一百五十米，一百米，五十米……

“投手榴弹！”

洛虎一声令下，一线阵地的军官们纷纷大声地

下令。上百颗手榴弹脱手飞了出去，爆炸声在战壕前面响成了一连片。被放到阵地前的第五团俄军士兵再一次遭到重创，一片片的被手榴弹给炸倒！

虽然沙俄的‘灰色牲口’很前赴后继，很视死如归！但第五团还是狼狈的逃了下去。

俄军的第一次进攻到此为止。洛虎举着望远镜，目送俄军狼狈的退出战场，这才一屁股做到了战壕底下那个空空的弹药箱上。

“让后勤多准备一些手榴弹。命令各部队继续警戒，小心俄军二次进攻！”

子弹擦着洛虎的脸颊划过去，留下了一道血痕。战斗中洛虎一点都不觉得疼，这老毛子退下了，他才猛的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副座，你脸上有道口子。我给你包扎！”卫生员来的很快。李佐昌也出现在了一线阵地，各处都在抓紧时间统计伤亡数字，还派出一部分人到战场上，收集俄军遗弃的步枪、弹药等。

天亮了，满天繁星都消失在晨曦当中。

战地上的厮杀声却一点没见停歇。这是俄军的第三次进攻，由第十七旅的一个团和第十八旅的两个营，两千人的兵力湮没了国防军的子弹，淹到了国防军的阵地上。

李佐昌已经为一线的守军增添兵力了。可俄军一夜里三次的攻守战，一线守军无论是精力还是注意力上都消耗严重。这次就让一部分俄军给冲上了阵地。

手榴弹也没能挡住俄军的冲锋。一群群的俄军士兵终于涌入了国防军的战壕！

肉搏马上就在这条战壕中展开了！

双方都是敢于刺刀里见红的精锐。俄军士兵在体格上还占了些优势，数量还比国防军的士兵要多！随着俄军越来越多的跳进堑壕，一些地段胜利的天平渐渐就像俄军方面倾斜。不过国防军第九师

官兵的顽强也是罕见的。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撤退，也没有地方可退！

二线阵地督战队的重机枪就在身后压着呢！而当俘虏也是不用考虑。不说死伤惨重的俄国人会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俘虏而放过自己，就俄国人对国防军战俘那‘态度’，国防军将士从报纸上看到后可真心没人敢当俘虏了。

这照片、姓名、籍贯啥的，能给报道的全部报道出来了。

这以后就算能活着回国，脸皮、尊严也都丢尽了。连家庭都要受此连累。

国家的军饷和田地不是那么好拿的。要是因为怯战而被俘，或是主动投降，回到国内甚至都要上军事法庭，接受惩处。

所以他们是拼了性命在战斗，完全是疯狂的姿态，挥舞看手上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心中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置面前地人于死地，不管用什么方式！

至于俘虏……

战壕里还不时的传来手榴弹爆炸的声音。那是已经到了受了重伤，或是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国防军士兵拉响身上的手榴弹，在和对方同归于尽！

死也不当！

第六百二十六章我还是不看好俄国人

李佐昌挥舞着军刀又砍死了一个俄军大尉军官。他的身上已经挂了几处彩，胳膊上被炮弹碎片咬了一口，腰间本来配着的两把左轮手枪都全部打光了子弹，而来不及装填！

白刃肉搏！

手枪和步枪的射击声渐渐地从战场上消退，国防军的三角战术小组一个接一个被俄军的优势兵力给冲垮。战场上现在就是绝对的白刃厮杀。

何文秀，营里的教导，大腿上和后背都挨了一刺刀，年纪还不到三十岁，永远的躺在了这片土地。虽然李佐昌对教导、教习全都不耐烦，跟何文秀‘搭伴’的这两年时间中，没少拌嘴争吵，处的并不是多么愉快。但看到何文秀的尸体时，李佐昌这内心也真跟捅了一刀一样。

虽然负伤四处，李佐昌却完全没有疼的感觉，

现在的形势也不容他去想到疼。

一线的两个大队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可他营后头放置的两个大队更比前面这两个要支撑不住的大队还更早一步伤亡惨重。

一个主力营有四个野战大队，激战一昼夜，打退了俄军六次进攻，四个主战大队损失全都在三成以上。俄军虽然在冲进战壕前被炮火、重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杀伤了很不少，但对比国防军守兵还是能形成兵力上的优势的！

李佐昌六门火炮急袭打掉了俄军的一处炮兵阵地，然后就亮开位置的猛攻俄军。现在还剩下四门。无数的炮弹落在炮垒附近和之上，炮垒还没塌，里头的人就先完了。而没有了数量的炮兵朝中。大炮也没个卵用。

就在这时，隆隆的炮声又一次在李佐昌耳边响起。炮弹的落点还在两军阵地的中间儿。这是为了封锁住了俄军后续部队增援的通道！但也就是三分钟的劲儿，然后迫击炮部队就要迅速的转移去。剩

下的四门75炮。就是拼死老命，也不可能封锁住阵地正面的那条通道啊。

所以这场白刃拼杀足足用了一小时。

待到其他位置的俄军再无战斗意志的时候，一名俄军上校才指挥着部队慢慢退出了战斗。多年的战场直觉告诉他，这一波攻势已经到头了，是时候带着自己的手下撤退了。

和中**队打仗，不能想着一波冲锋就大获全胜的事情。中国人不是土耳其人。他们要是这么不经打，就不会有现在的战争了。

欧美世界的饿狼们早就把他扑到在地，分尸嚼食了。

不过，这次冲锋能够顺利杀进对方的堑壕和中国人展开肉搏。还是让压力山大.阿布托上校感到非常的满意。

“快。快隐蔽，进防炮洞！”

李佐昌看到俄军撤退，丝毫没有要追击的意思，大声下达命令要部队隐蔽。准备迎接俄军下一轮的炮击！这就是现在的阵地战，冲锋和炮击轮番上演，不断地用炮弹、子弹和刺刀消耗双边的血肉！谁的血先流干，谁就会输掉战斗。

“轰轰轰……”

早就准备就绪的俄军炮群又一次开火了！现在俄国人的炮群已经不是一开始的五六十门了，而是足足上百门。

天空中闷声响亮，真就像是在雷池一样。

适才俄军撤退的时候。几枚信号弹就被打上了半空当中，那就是在给后方的炮群发信号呢。俄军炮群猛轰国防军阵地，还能让国防军少在背后打他们的‘黑枪’。

望着被炮火淹没的国防军阵地，阿比亚滋.涅莫夫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前的一幕完全在他的预料

之中。两边实力悬殊太大了。

两个步兵旅加两个步兵团。人数达到了万人，再有强大的炮兵襄助，根本不是眼前的这么点中**队可以抵挡得住的。甚至可以说。对面的中国人能坚持到现在还继续在顽抗，已经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沙托夫准将。第十八旅组织第八次进攻。不要停歇，不要间歇。进攻，进攻——”

“您的命令会得到第十八旅用尽一切力量的实施。中将阁下。”

奥格尔基.沙托夫对着军长阿比亚滋.涅莫夫中将严肃的一个军礼，转身下了土坡，下面他的卫兵和侍从正牵着马匹在等待着。

开战的第二天下午两点二十分，李佐昌营完全退出了兵站阵地，小三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了一千三百人不到。这其中还有二三百人是无法自己移动的重伤员。

那情形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李佐昌丢了两根手指头，万幸都是左手的。洛虎重伤昏迷，挨了炮弹炸，半边脸都给撕扯着了，脑袋跟血葫芦似的。能不能最终醒过来，谁也说不准。

李佐昌营营教导战死，四个大队长死了一对半，副大队长死了一个，重伤了一个，大队教习走了一半，营参谋长轻伤，因为他只在最后时刻拎起了步枪，其他时候都是在协调部队。少尉以上军官以及军士长，阵亡率超过60%，此次撤下后，李佐昌营俨然是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

俄军因为这场攻守战，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一开始准备的两个旅、两个团根本不顶用，当天夜晚就都趴窝打不动了。还是涅莫夫遂即调集的第四军部队接手，才在第二天下午两点二十分拿下了兵站。

俄军死伤超过七千，其中阵亡者四千。

这样的战果，现在为止还仅仅刘暹一个人清楚。对此他是比较满意的。俄军毕竟是占据了那么多的炮火优势。李佐昌营能打成1：3的伤亡比例是挺难得的。

而半个师数量的伤亡让俄军的总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肉疼不已。虽然俄军的进展依旧很快，马不停蹄的向着稍后的国防军防线逼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本人把自己所有的部队协调的更加紧密了。

之前要说俄军是一张开的手掌，现在俄军就是一个五指内扣的爪！

俄军的先头部队还是一万人上下，但左右翼皆是两个满员师，后头的大部队锁紧一圈，时刻准备着‘爪’向目标。

刘暹设下的还有第二道阻击阵地，就是俄国人在阿拉湖最东面的那个兵站。这又是一个吸引着俄军大打出手的地方，却也是刘暹定下了决战之地。

“第九师残了一个营，老毛子就能好过吗？他们是不惜伤亡的轮番进攻！那一战起码是搞掉了他们两个旅。至少一比二的敌我伤亡，这买卖有什么不能做的？咱们的这个桥头堡不就是个血肉磨坊吗？再放老毛子一管血，决战开打也不迟。”

然后塔城决战就又向后推辞了三天。

俄军废了老大的劲，拔掉了国防军的第二道阻击阵地，伤亡五千余人，比之上一阵少了些，因为俄军动用了自己压箱底的150mm重炮。

国防军的那些防务工事，能顶得住75炮，甚至是105炮，但120重炮就不行了，150重炮更承受不起。国防军用一个营的损失才拼掉了俄军五千余人，其中阵亡者才两千出头。

可国防军的指挥部里丝毫没人认为这一战打的不止。俄国人的150重炮性能还是很好地。刘暹直接以肯定的语气断定——俄军还有真正的王牌200mm口径大炮。因为俄国人似乎比较‘轻

率’的就亮出了150mm重炮。

这中间的道理并不怎么说得通。可现在刘暹说出了这话，那就是什么了。

距离阿拉湖一百三十里地的一片平原上，这里有一座湖泊——扎尔布拉。

中俄两方的大军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一场对决。

无数的记者和战地观察团蜂拥而入，而风景不错，水源有保证，被中俄两方面划为中立区的扎尔布拉湖就成了这些人云集之地。

就在亚克和卜雷德经过千辛万苦，骑着骆驼，带着通行证，在国防军的护送下，进入扎尔布拉湖营地的当天夜晚，鏖战在中俄两军之间全面展开了！

炮声在原野上回荡。国防军的阵地上面，全是高高低低升腾的烟柱。俄军的炮群就放置在旷野

上，拼命的向东面国防军控制的阵地倾泻着炮弹。

两边的阵地南北相连三四十里地，将扎尔布拉湖边的这片平坦的旷野，竖着分成了两大一小的三块。俄军趁着黑夜发起了进攻，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普遍进攻的当中反复攻击第四整编步兵师——第七步兵旅第二营的阵地，却又被守军一次次的打下去。

第二天天亮，旷野之上除了一个个黑乎乎的弹坑外，到处都是俄军士兵的尸体，国防军粗陋的防线上到处都是激战厚的痕迹。国防军仓促修建的野战工事已经差不多被打平了。

“非常猛烈的炮击。俄国人直接动用了150mm口径的重炮。很古怪，中国人似乎一直在忍受着挨打，而没有主动的去反击。”

“中国人的大炮并不比俄国少。我在乌鲁木齐待了两个月，有太多的大炮和炮弹被运进新疆来了。可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反击呢？”

记者们只能呆在湖边看风景。他们跟战地观察团不一样，后者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而且军官们在战争方面更专业。对于记者们的疑问根本不屑回答。这是很明显的是么，中国人在蓄力反击，这个过程中，俄国人亮出来的东西越多，暴露的实力越强，对俄军就越是不利。

“我还是不看好俄国人。他们太急切了！”德**事观察团团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说道。

第六百二十七章施利芬的咆哮

炮弹的爆炸声中，徐明义爬在一个黑乎乎的弹坑当中，举着望远镜小心的观察着对面俄军的动向。今天的风特别大，观测气球无法升空，一切就只能全靠望远镜。

徐明义是陈镗的老部下，当初在凤县随着陈镗一块投效刘暹的刀客小头目之一，一路走到现在也坐上了旅长的位置。他这人个头不高，有些精瘦，两日的苦战，硝烟扑面，让他又黑又瘦，只是眼神依旧还透着些许锐利。

徐明义现在人就在前线上。他的指挥部距离最前沿的阵地不超过两里地，而他常待的地方是比指挥部更靠近一线的二线阵地。

炮弹溅起的尘土劈头盖脸的打在了他的身上，徐明义却毫不在意。望远镜里，他已经看到一大群的俄军正在对一线阵地发起攻击。而他部的右翼阵地，大约有两千人左右的俄军部队正死死的钉住那

几道破碎的战壕，不管国防军怎么用手榴弹，用迫击炮，用大炮，去轰去炸，他们就是死死地守在那里。后续的俄军部队还在一点点的透过秦军的火力封锁，向着那个地段增援兵力。看得出，俄军的进攻收到了成效！

同时还有其他的两处阵地，俄军也都取得了突破。而绝大多数继续僵持的战场正面，双方的火力还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对射，似乎两边都有充足的炮弹可供挥霍。

29旅一营的副营长蔡文松这个时候被几个医护兵抬下来了，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官也是参加过上一次中俄战争的，那时候他在东北军区。作风强硬。贯彻命令坚决，上下人等对他的评价都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铁汉。可是现在。这位铁汉却已经残缺不全了。他被俄军的炮火扫中，左腿小腿不见了。浑身上下裹着纱布，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

“文松，文松，还听得见吗？”徐明义是很看重蔡文松的。这是29旅拔尖的几个年轻军官，都还不满28岁呢。

蔡文松奄奄一息，还有一口气在。剧烈的疼痛让他还保持着一丝清醒。“旅座，太惨了，真的太惨了。整整一个营，这才两天就一半都没有了。旅座。给我们一营留个种吧！”

徐明义对蔡文松的话无颜以对。给一营留个种子，他能办到。可谁又给29旅留个种子呢？

决战都进行到第三天了。国防军的整体布置，徐明义都稀里糊涂的。只知道刘暹握着至少八万人的兵力，放在后手，不知道要干什么用。炮兵方面的一切准备都已经齐全，八门千辛万苦拉到塔城了203mm加农炮，全部部署到位，虽然具体位置在那里，徐明义并不知道。但他看的出来。刘暹在下一盘大棋。很大的可能是，自家的皇帝老子在谋算着俄军的炮兵布置。可具体怎样的战略部署，他真的不清楚啊。

29旅负责七八里宽的战场正面，两天时间了。伤亡重大，却一个援兵也没有。同样也没有要论战替换的消息传来。徐明义内心很没底。虽然他会坚

定不移的执行着刘暹的命令。

“不止你一个营，全线都是如此啊。”29旅旁边的是整编第四师的第七旅。两天两夜就打退了俄国人三十多次冲锋。已经快没有战斗力了！

右翼的那块阵地之所以被突破，不就是因为第七旅伤亡过大。被俄军趁机打透了第七与与29旅的结合部吗。

还有战线最中央的第十七旅，俄国人一个小时一个进攻的频率比第七旅都要大。作战那个惨烈的呦，营长都战死两个了。

徐明义还想说些什么，战场上已经传来来铺天盖地的呐喊声和炮弹呼啸爆炸的声音，在一面三色旗的引领下，至少一个团的俄军兵力冒着国防军反击的炮火发动冲锋了！

这群灰色牲口，的确跟牲口一样听话和能力。

俄国人这两天里与一线的国防军反复激战，完

全是用人命填出了一块块的阵地，在给国防军造成沉重伤亡的同时，自身也一样是死伤枕藉。经常有整个整个建制的步兵连步兵营被完全打垮甚至被消灭。但是新的部队还在不断的朝上涌来！

后方，圣彼得堡已经再度动员了七个满员师在向着中亚挺进。

俄罗斯帝国的后勤运输是无法供给小四十万部队集中在中亚一片开战的。可谁让俄军开战以来死伤众多呢，这就给新兵提供了位置。而最重要的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真心的感觉到手中的部队不够用了。

俄军二十多万部队分布在四个战场，帕米尔高原【葱岭】，伊犁河流域，斋桑泊地区，以及主力汇聚的阿拉湖地区。

现在帕米尔高原、伊犁河流域到还情况可以，斋桑泊地区就局势扭转，大大的恶化了。最重要的是这阿拉湖地区。开战这两天，俄军损失了三四万人。他本来十五六万人的队伍，这眼看着就只有十

万出头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内心里要不紧盼着援兵，才叫怪！

这天天黑，俄军凶猛的势头下去了，一夜里只发动了两次进攻，其中一次还雷声大雨点小。跟前两夜做对比，真是大不一样。

刘暹是笑了，他知道自己等待的机会来了。

两天三夜的战斗，这个时候自己点出俄军的重炮集群的布置位置，也不那么的匪夷所思了。而接着根据俄军的炮群布置，来‘假想’俄军的兵力分配，这方面还有这两天三夜里俄军数十次的进攻做参照，也显得不那么匪夷所思。

所以，明天天亮后，国防军的大反击就能够开始了。

凌晨四点钟，刘暹召开了全体旅以上军官的作战会议，而列席会议的还有中国方面的德国观察团的团长，大名鼎鼎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美国观察团团长，也是美国西点军校的第二十三任校长约

翰.派克；奥匈帝国的观察团团长，是刚刚接任了奥匈帝国皇储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英国的观察团团长，是曾经在爱尔兰镇压过当地起义的雷德弗斯.布勒中将；而法国的观察团似乎遗忘了中国，只出现在了俄国方面。

这些在各自国家当中都有着深重影响力的大人物们，目瞪口呆的看着刘暹在一个‘假想’的前提下布置着整个战役的作战方针。是的，他一个人口述，一群参谋在沙盘和地图上为他标出命令的行动路线。

施利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认知中，中国的皇帝陛下从来都是一个有着决定战争智慧的名将，他不敢相信面前的一幕是真实的。这让他无法接搜！

“这是对国家的背叛，对万万千千信赖你，崇敬你的士兵的背叛！”施利芬愤怒的向刘暹咆哮着，作为德国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一名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原时空一战中德国施里芬计划的制定者，施利芬简直恨死了刘暹的这种‘草率’！

这是对战争的不负责任。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这是对万万千千生命的不负责任！

刘暹笑了笑，一挥手，卫兵们就将激动的施利芬请下去冷静了。一切，很快就有分晓。

列席的所有人都不能离开指挥部，他们要在这里等待决战的结果。

“诸位安心的在这里等待。用不了多长时间，朕会带着胜利，请你们喝酒。”刘暹就是要用自己的‘不可思议’，彻底坐实自己不可动摇的军事地位。

这也是一种威慑！

就好比当年的拿破仑。引领一个时代的风云。他的自身，就象征着胜利、士气和军心。

刘暹在国内的地位也几乎等同拿破仑。虽然近些年他没下过战场，名声弱了一些。而在国外军界

的眼中，这个下降幅度就更大了。

可这一次，塔城决战之后，今日作战会议上的‘匪夷所思’就会化作无穷巨大的光环，将刘暹一举捧上战争的神坛。

清晨，五点二十分。天空还没有亮白。国防军上下已经吃完了早饭，做着战斗前的准备。

刘暹要趁着天还不亮，将部队调集到突击阵地去。

虽然这一刻的国防军部队已经换上了土黄底色带黑灰斑块的迷彩服，但观测气球上的瞭望员若认真负责一点，还是能发现迹象的。除非全体士兵一个个都待在原地不动，然这是不可能的。就像要俄军观测气球上的瞭望员不认真负责一样。

刘暹亲自登上了一个观测气球，今日的战斗是火海加人海。

他先用重炮敲掉俄军的重炮集群，然后八门

203mm加农炮就可以点名的清理俄军零碎的几个小股炮兵阵地。剩余的120/150重炮，就可以跟75炮、105炮一样来全力轰炸着俄军阵线上的四个薄弱点。

这是个薄弱点全都是看着兵力雄厚的，实际兵力也确实不少。真正准确的说，这四个点都算不上什么薄弱点，而是薄弱部分。打透了这外面的一层硬壳，一个突破点直接向北斜切两里地，可以占据俄军的一处沟通南北阵地交通中心；一个突破点直直的向西杀去，能打掉俄军的一个军一级的前线指挥部；一个突破点面前是一片平坦大道，只需要杀透前途上俄军薄弱的几层阻击，就能够切断俄军南战区的补给道路；最后一个突破点，刘暹告诉带队将领要向北30°斜角直切，能够沿着两个师的结合部，将俄军北战区大半前线部队给剥离出来。途中还能遇到一处俄军的75炮阵地……

第六百二十八章‘耕耘’着俄军的阵地

此刻突击阵地中的日本营里，西南日本的战地观察团正副团长——西乡小兵卫和桐野利秋，正在给即将上战场的日本营士兵们鼓舞着士气。

两天三夜的‘挨打’，西乡小兵卫和桐野利秋焦急的心都要碎了。此刻，终于等到大反击的时候了，两个人高兴的心情比国防军将士都半点不差。如果不是身份的原因，两人甚至都能申请亲自带队进攻。

这，只因为中国对现下的西南日本军政府，实在太过重要了。

当然，没有参加四点钟的那场会议的两人，还并不知道那场会议上刘暹表现的有多么玄乎，不然此刻两个人的内心就绝不止只有兴奋与高兴。

“武士的荣耀由你们来绽放。不要害怕牺牲，

不要畏惧死亡。”

“嗨！”

没有半点物质上的许诺，只有空虚无比的‘武士的荣耀’。这话要是对国防军讲，除非是那些从少年军校一路走出来的毕业生，或是禁卫师这个充斥着n多童子军一系军官的部队，放到其他人身上，都会觉得是一举空空的套话。

可是对于日本营的这些日本士兵，就是务必的激励和荣誉。自己来到异国当兵，还能体现武士的荣耀，这是多么光辉、荣誉的一件事啊。让日本营所有的士兵都情绪激昂，士气高亢。

……

突击阵地的背后数里的地方。国防军三个炮兵阵地，集结了100mm以上口径大炮133门，其中包括八门203mm重炮。75炮202门。120重型迫击炮和80中型迫击炮210门，八联装的火箭炮36辆。这样的火力可真不是一般的强大。尤其是八联装的火

箭炮。那炮口可都是120mm的直径。

虽然它的射程短，只有三里地。准头还差，一次齐射，全部装填一次弹药需要10分钟左右，而一次齐射击却仅需7～10秒。但那强大到极点的火力是无可争议的。

清晨六点。天蒙蒙发亮，当炮兵指挥军官看到手上表针的荧光点到了战役规定时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对不下发出了同一个命令，“开火！”给我打——

下一瞬间，一片火龙拖着长长的红橙色尾巴，如同一道道流星雨，向着俄军阵地方向飞去。

……

轰鸣的爆炸声中。哧溅的鲜血在高温下迅速变成了干涸的黑色痕迹。

俄军第四军11师指挥部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大口子，如果有活人从里面看出去，就能够

看到外面的天空上，一道道绚丽的火焰犹如流星火雨一样，疾快的向着俄军阵地落下。除了每一道火焰都代表着战争的死亡和杀戮，当火箭炮无害的飞翔在空中的时候，倒是很有一种绚丽的祥和感觉。

火箭弹的战斗部位装的是高、爆、炸药，剧烈爆炸的高温顷刻就把俄军11师指挥部的一切都粉碎了。爆炸触及的墙壁更是整个粉碎，化作无数碎块。将里面的人打成了一个个筛子。所以这里没有一个活人在活动，除了外面传来的火箭炮那独特尖锐的嗖嗖声之外，就只有火箭炮落地时候发出的巨响和冲击。

俄军在阵地外也布置了一些地雷，但不多。因为俄军还是把自己放在强者的地位上。放在进攻的位置上。

一颗火箭弹落地，周围十几米内就化为一片火海，巨大的冲击波和高温同样有着可怕的杀伤力。俄军士兵很大一部分不是被炸死的。而是被震死的和憋死的。

憋死的是因为高温燃烧了空气中的氧气，而震死的那些俄军外皮完好。只静静的蜷缩在战壕里面，口鼻流着血痕。外表看就跟睡着一样。

三十六辆火箭炮只是国防军火力的一部分。对于俄军来说，这一轮火炮的猛烈射击，前者的损失远远比不得后者。五百多门各式火炮的猛轰，只是第一轮炮击，俄军的各个炮兵阵地就跟炸开了锅一样的热闹，剧烈的爆炸声中，俄军各个部队从睡梦中惊醒，在军官们发狂的叫喊声中，纷纷抓起了武器，可接下来干什么呢？

去阵地挨炸？反击冲锋？这是不可能的。

悄悄国防军现在的炮击，剧烈的震动让所有的俄军士兵感到一种乘船的感觉。他们的重炮集群被摧毁，他们的轻炮集群被毁灭，一颗颗炮弹犁地一样耕耘着俄军阵地。

一个个火力点被炮弹击中，化作了废墟。弹片、火焰与疾飞的碎石，把所有人都给撕碎。

当一个接一个的俄军炮兵阵地被摧毁，当俄军阵地上的无数炮弹被引爆，半个天空都被照射的像白天一样明亮。毁灭性的爆炸，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施利芬像一只被卡住了脖子的老鸭子一样，嘎嘎的说不出话来。俄军炮兵的反击没成什么气候，他们那强大的炮兵集群被国防军的一阵猛轰，给一波流的带到地狱去了。

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刘暹‘假想’的前提是正确的。

半个小时的山摇地动般的炮击从头到尾都是一样迅猛，而又戛然而止。

三分钟！

各炮兵集群大胆的停了三分钟。他们等待着俄军炮兵的反击。可是没有。无论是威力弱小的75炮，还是威力凶猛的203mm重炮，俄军都没有反应。

刘暹在炮火开始的第十分钟就彻底放下了心。俄军的炮兵集群完蛋了。从203重炮到75轻炮，全部完蛋了。这一场仗，最危险的关头完美渡过，接下来他就可以悠哉悠哉的宰割十万俄军了。

“给施利芬他们送几壶咖啡，还有甜点、水果。告诉他们，静静的欣赏俄军的覆没。”

指挥部里，看着周军，看着张忠奎，看着伍金柱，看着所有人，刘暹睁开了他闭着了半个小时的眼睛。脸上表情不变，仅仅将目光放的更加犀利。

接下的一切就像是刘暹在指挥部里布置作战时的口气一样轻松。四个突破点，在数百门大炮的覆盖下，突击的国防军部队没费太大功夫，就成功取得了突破。

俄军现在正是胆寒。他们害怕国防军那凶猛剧烈的炮击，更恐惧为什么己军那一样强大的炮群没有反击！？

那些120炮，150炮，12门沉重的203炮……

现在一声响动都没有了。为什么？答案所有人都知道。

……

“迫击炮呢？！过来，轰了他们！”一个中尉军官大吼着，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愤怒。即便是这样歇斯底里的声音也没能传出去很远，他对面不到两百米外，两个俄军的地堡里面，重机枪的怒吼声，以及战场上更高分贝和音量的杂声、噪声、爆炸声，紧紧压制住了军官的吼叫声。

“真他娘的该死！”一名少尉恨恨的一拳打在了地上。

这块俄军阵地挨了那么多炮弹，可还是有两个俄军的地堡幸存了下来，还好死不死的形成交叉火力。两挺重机枪直接阻断了自己中队的前进道路。

中尉一样的破口大骂，骂的比最泼妇的老娘们

都要难听、恶毒上十倍。但他没让部队发起进攻。要是只一座地堡，他自己都敢带着炸药包，把地堡给炸了。可现在是两个地堡，交叉火力，去的再度也是个死！

鼻子里是浓烈的恶心气味，那混合着硝烟与血肉的味道，令人呕吐。

……

“杀啊……”国防军在战场正面发起了全线进攻。南战区牵制的性质更多一些，北战区就是真正的猛攻了。不趁着穿插部队割断了他们的后路，补给缺乏后续，火力更处于绝对的弱势，猛打落水狗，刘暹还更待何时！

……

战场外，扎尔布拉湖地区的那些记者们都感觉自己脑子不好用了。为什么俄国人突然的就不行了？之前两天时间他们打得不是很凶很猛吗？怎么突然的就被中国人摁倒了地上，一通猛打？

亚克十分的兴奋。他一直坚信中国能够胜利。虽然之前两天时间里，他是提心吊胆，唯恐一夜醒来中国已经败往了塔城。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俄国的排犹一直都是出了名的。

所以，在中俄战争这个赌局中，他坚定地站在了中国的这一方。

今天，战局猛的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一直来都强横、霸道的俄军炮兵彻底的被中国人摧毁，然后是一场浩大、全面的大反击。

中国人完全占据了战场的上风。虽然俄国人不是说败局已定，但现在的俄军军队绝对的是承受着煎熬。“没有了大炮，这对俄**队的信心，绝对是一次重击。”

卜雷德口中叼着一块煎饼，手里捧着一杯红茶，面色十分悠闲的晒着太阳。“我到是非常好奇，中国人怎么就判断出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难道是间谍？”

卜雷德很不解。他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新闻性’的新闻。因为再没有军事常识的人，也清楚炮兵阵地位置的重要性。

看看之前俄军炮群轰击的效果，看看现在中**队轰击的效果，两边巨大的战果差距就是炮兵阵地位置的重要性。

“你是说……，俄国人那里有奸细，他背叛了俄罗斯的利益？”

“不。奸细这个词太笼统了。战斗这么激烈，时间这么短暂，就算是奸细又怎么能够查明所有的炮兵位置、坐标，然后安全的把信息送到对面呢？”

沉没了半响。“不要费脑筋了。或许上帝在保佑中国人。我们等到战后，总能知道的。”

第六百二十九章叛徒！他这是背叛！

五月二日，英国《泰晤士报》的头版：在完全漆黑一片的夜空当中，突然亮起一片赤红，一道道火红从天空划过，就像是燃烧的流星。然后就是一片暴风似的雷电！沿着中俄战场，从南到北，几百个上千个闪光样儿的闪电将黑暗驱散、照亮。大地剧烈的颤抖，闷雷一样的轰响传来！

这是中**队西线主战场的炮兵集群。至少有三百门100mm口径以上的重炮在怒吼着。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的估计。

巨大的轰鸣声已经响成了一片，在俄军阵地上形成了飓风刮过一般的呼啸声音。大地剧烈地颤抖。炮弹爆炸的旋风裹挟着尘土直上云霄。这是战争之神的怒火，他让一切一切，都在颤抖。

这象征着全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力量，这种的力量，现在就掌握在三十年前被我们轻易攻夺了首都北京的中国人的手中！

我远在数十里外的扎尔布拉湖畔，都得听到闷雷一样的轰隆声在耳边不停的滚动！

……

俄军的阵地上面腾起了一片片爆炸的火光。炸点几百个几百个的同时出现。大大小小的闪光以没有间隔的频率在俄军的阵地上面连续爆发。尤其是那三十六辆火箭炮。

这东西你要说做精确打击，那纯属扯淡。可是朝着俄军的阵地内部做延伸射击，只要求落在俄军的头顶上就成，那就非常犀利了。犹如无数的燃烧的流星从九天之上猛然落下，将北战区一线的两三万俄军一片片淹没在了火海当中！

随着重炮兵的开火。用直瞄射击支援步兵的75炮。和随着步兵前进移动的六零迫击炮，也都在开始轰鸣。在每一颗重炮炮弹激起的巨大烟尘、火球的周围。又点缀上了数目更多的小闪光和小火球。

北战区俄军的土木工事被炸上了天，他们辛辛苦苦布置的地雷、铁丝网、堑壕。都被炮火巨大的威力扫荡得所剩无几。

那些地堡和火力点也全在爆炸当中灰飞烟灭。当然，最惨的还是蜷缩在战壕中的俄军士兵。俄国人修筑堑壕的时候还是直线为标准的，直通通的一条，跟后世那种修得弯弯曲曲的堑壕不一样。一旦有一枚炮弹落入其中，往往能造成很大的伤亡！

还有就是，这些士兵被炮火压的头都抬不起来。进攻中的国防军也根本不冲下战壕跟他们肉搏拼杀，腰间的手榴弹是对付战壕战的一大利器。还有配速到分队一级的霰弹枪！

全都是堑壕战的利器。所以俄军比他们在地表上修筑的工事更悲催。

人的残肢断臂四下飞舞，武器被炸成了零件状，通讯网络被炮火摧毁。打成火墙一样的炮火在俄军阵地内部反复的耕犁。无数的炮弹破片就是收割生命的死神的镰刀！

北战区前线的俄军完全抵挡不住。

这样巨大的火力直接把他们给打懵了。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在国防军大部队随着炮火席卷北战区的时候，所有的俄军都像受了惊的鸭子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四下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一个个校级、将级军官拿着被炸断了电话线的耳机听筒在大吼着："增援。前线需要增援。中**队的火力超乎想象，援兵必须立即赶来，否则我们守不住阵地。"

可惜，全都做了无用功。随着国防军四支突击部队的之一，夺取了俄军一处沟通南北阵地的交通中心以后，那是上帝下凡也拯救不了北战区了。

"叛徒。指挥部出现了叛徒！"俄军总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面对这糟糕的局势束手无策。他愤怒，愤怒自己的炮兵集群这么轻易的被中国人打掉。愤怒中国四路出击，每一路都打到自己的要害。

现在前线阵地南北交通断绝，补给断绝。北战区前沿部队被剥离，更有阿比亚滋.涅莫夫中将的阵亡，整个第四军一片混乱。没有了指挥。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第一时间就整顿第四军没被分割的部队，他梳理南北的交通和运输线路。他调整前线的军火运输，他组织力量想要重新打通南战区的物质输送线。可这一切都是那么棘手和困难。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多少次高呼‘指挥部有叛徒’了！甚至这句话都得到了俄军指挥部全体人的认同。

指挥部内确实有叛徒。而且是职位很高的叛徒。不然他怎么能掌控所有炮兵阵地的布置和坐标呢，不然他怎么就能洞悉俄军的四个软肋呢？

说句真话，这四个要害，连指挥部内大多数的俄军高官之前都没有注意到。

“该死的家伙，这个该被送上绞刑架的犹大，他背叛了俄罗斯！”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等人，是完全没把刘暹‘推理出来的这个可能计算进去的。因为这是真实的现实，不是小说中虚构的荒诞奇谭。

他们根本不认为有人能凭着两天来俄军的无数次炮击的炮弹落点和兵力组织的位置、速度，就将俄军的战略部署‘估量’个**不离十。当然，这种可能在军事史上还真的是不可能存在。刘暹这是作弊。也所以，战后刘暹给世界留下的印象肯定是极深极深的。

但还好，俄军后方也有三个师的后备部队的，加上一些撤下来休整的残兵败将，人数拢拢，也在四万人之上。这些人这两天时间里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白歇着，他们也构筑了一条防线。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目光紧紧的盯着地图，盯着地图中央部分的一条细窄的黑线。这就是那条很粗糙、简单的防线。可是防线再粗糙、简单，它也是防线。配合着四万来的军队，配合着众多的重机枪，也不是薄纸一样被人一捅就破的。

之前的一系列战斗中，俄军自己就在国防军的防线上碰了个头破血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那巨大的伤亡数字记忆犹新。

现在换成中国人来进攻了，俄国人来防守了。纵然俄军现在的防线不如国防军的防线坚固，一条重兵把守的防线也不会轻松的被人正面突破的！

反正这一场会战俄军败势是已定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多的保全俄军的实力。

北战区前线的兵力给剥离包围了，南战区前线的兵力可还在，要尽快撤回来。这么再加上后备兵力，加上之前送回阿拉湖西侧的诸多伤兵，俄军勉强还能保持着开战前一半的士兵。

当然，指挥部中所有脸皮发青的高官们，现在也都在奢望着，能眼睛一眨，看到俄军的二道防线前面趟满那中国人的尸体。现在该轮到他们来送死了吧？！

第四步兵师配合着**立旅，趁势对北战区的俄军被裹兵力发动进攻，进展很顺利，有望下午时候就结束战斗。

俄军南战区的情形就好了很多。虽然被雨点样儿的炮弹炸得头都抬不起来，两三天里修筑起来的简陋防线根本抵挡不了火云一样的爆焰。但他们毕竟建制还在，能保持着统一指挥。而弹药补给困难，一时半会儿也体现不出来啥子危害来。

前后整整两个半小时的攒射似乎很快就过去了。国防军三处炮兵阵地上，是满是堆积如山的炮弹铜壳。所有的炮兵们都是大汗淋漓，一个个光着身板，肌肉颤动，在阳光下汗珠晶莹。这些官兵，每个人的耳朵都被震出了血来。就这样，大量的马车还在不断的向各炮群阵地补充弹药，等待着第二轮炮击的开始——如果第一轮炮击没有能达到预期目的的话。

随着国防军炮兵的沉寂下来，已经被炮弹炸得晕头转向的俄军才喘过一口气来。中下级军官们指挥着士兵拼命的修复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的工事，

高级军官们紧张商议着接下来的战事，南战区还要组织人力修补已被打得支离破碎的电话网线。

俄军南战区残存的一线步兵好容易挺过了这一轮炮击。堑壕里面到处都是发散着焦臭味道的尸体碎块，一些士兵被震得神智不清。吱哇乱叫着，在堑壕里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所有的俄军士兵都知道，他们必须守住阵地，守住一线，阻挡住接下来会进攻的中**队。但是信心呢？战争不是表决心就可以的。北战区已经要完蛋了，南战区也在悬崖的边脚，随时都有可能被国防军一脚踢下深渊谷地里去。

俄军一线残存的士兵们，从哪里去寻找抵抗住中**队的凭靠？

刘锦棠骑在一批雄骏的黑色大马上，这是他的新坐骑，在之前战斗中从阿拉湖旁边的俄军营地里缴获的一匹宝马。这些天的相处下来，黑色大马已经乖乖的低下了头颅。

“最后笑的人，笑的才最美。老毛子就跟我屁股底下的这匹马一样，不狠狠地教训几顿，是不会低头的。”

“告诉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马上，皇上就该用到咱们追剿残敌了。”作为新式的骑兵将领，刘锦棠最烦的就是打正面阵地战，最喜欢的就是痛打落水狗。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最好的体现出骑兵一直以来的那个优良传统——追击！

第六百三十章刘暹和亚历山大三世

“殿下，中国人从北战区向着二道防线发起进攻了……”

“殿下，南战区前线部队被中国人死死的咬住，撤退艰难。坎切尔斯基将军请求支援！”

“殿下，中国人的炮火在向指挥部靠近，这里需要转移……”

……

俄军的指挥部乱成了一锅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却束手无策。不仅是他束手无策，整个指挥部的俄军将军、参谋们，也全想不出什么遏制态势继续恶劣的法子来。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沮丧的坐在椅子上，看着指挥部的俄军卫兵、参谋们，进进出出，慌乱着收拾各项物品。他的内心如被一座大山压着一样，

眼睛闭上，直想撒手一抛，放弃这场不可能再赢的战事。

但是他不能。“尤里，告诉坎切尔斯基，不惜一切代价的后撤，后撤。我没有援兵增援他。南战区要自我努力。”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看着自己的贴身副官，嗓子眼充满苦涩的说道：“记住，要对他说，时间不多了。或许三个小时，或许半天时间，也可能是一天的时间。我就要收紧防御，放弃南侧阵地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那条第二防线，守住第二道防线才是守住了俄军残部的命运线。与之相比，南战区的两个师俄军还真是在次要地位。如果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两边就是要舍弃一个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保的当然是第二道防线。

……

刘暹站在观测气球上。高高遥望着对面的阵地。国防军进展真的很快。北战区的俄军已经完全

被肃清，南战区的俄军断尾求生。但脱离战斗了的人还不到总兵力的一半数量。

现在第四师和第十五师一部已经进行着二道防线进攻战的战前准备了。大炮炮口震天，无数炮弹密点一样的在俄军阵地上炸响。

刘暹没有再干涉部队对俄军第二道防线的攻击。张忠奎作为前线的总指挥。这点困难要还摆不平，就真的白瞎他战场上打滚这么些年了。

反正在大反击的第二天凌晨两点，南战区前线残存的俄军投降了，一个半小时后统计结束，约有五千二百人。然后刘暹放出了养精蓄锐已久的禁卫师一旅……

战争还在进行着，刘暹的目光却已经从战场转移到了巴尔喀什湖，转移到了斋桑泊，转移到了哈萨克，甚至更遥远的奥伦堡。

他并不知道十万俄军的援兵正在向着战场挺进。因为这十万人还没出现在他的警戒范围里。刘

暹现在想的就是接下该怎么横扫千军如卷席，马踏万里定烟尘。

中俄第三次战争的主战场——新疆~中亚，会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而走向落幕。这场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人的大战，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似乎真的短暂的过分了。那蒙古军区和东北军区的战事，虽一直连战连胜，可距离达到最终目的战略目标还遥遥无期。

刘暹却不关心这个。因为在西伯利亚，俄国人跟蒙古军区与东北军区的实力相差的太大了。后者在战场上完全就是平推。只因为西伯利亚的地盘太大，平推也要下狠劲的闷头猛干一阵子。

所以。刘暹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圣彼得堡。不知道得到了塔城战役惨败的消息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会是个什么样态度呢？！！

炮声正烈，战场上依旧惨烈的厮杀着。俄军拼死顽抗，国防军气势如虹。粗陋的第二道防线上，两军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白刃战。两边战士的作战

意志都很顽强，两边作战意志顽强的战士的心情却有截然的不同。俄国人只有绝望，中国人则看到通向胜利的大门已经对他们敞开！

此时圣彼得堡外的加特契纳行宫。

亚历山大三世面前的俄国重臣和他的近臣们。一副嚣杂慌乱和低沉的气氛。那些几天前还意气风发的政要、军官们，全都在板着一张脸。或者是围着地图脸红耳赤地争论。

那幅地图就是塔城战役的示意图，地图上面一个象征着国防军色彩的巨大红色箭头已然穿透了俄军的阵地。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经请求全线撤退，电报在这一天的清晨发到了圣彼得堡，整个沙俄宫廷一片哀嚎。连政府都陷入了一片惶恐当中。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而俄国若是丢掉了这次战争，他们的损失会多

么的巨大，将无可想象。

亚历山大三世不愿意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罪人，丢掉了俄罗斯三百年开拓成果的罪名。这个罪名只要想一想，就让他整个人都敏感而暴躁。

可是这场战争还要继续下去吗？

11个师溃败。这么大的败仗，让所有的俄国高层都纷纷想到了——克里米亚战争。

第三次中俄大战继续进行下去，是不是会成为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呢？

所以，俄国宫廷和政府军界的高官将军们，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都噤若寒蝉，只有亚历山大三世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嘴巴才会高谈阔论。

“现在还没有打败！我们还没有输！只需要十天，只需要十天，十万军队就可以抵到霍罕。尊敬的陛下，哥萨克骑兵已经汇聚了三万人，他们已经从高加索出发。只要我们能在阿拉湖，在巴尔喀什

湖，再坚持一段时间，局势就会被扭转过来。虽然不可能打败中国人了，但至少可以有个平局。”

“否则，俄罗斯将会损失掉帝国三百年东进的成果。”

“尊敬的陛下，请您慎重，慎重的去思考，慎重的去做出接下来的决定。”五十九岁的陆军元帅斯塔尔什伊公爵，坚定的站在主战派的一边。他是俄国陆军当中第一个对亚历山大三世挑明态度的人。虽然这个场合是亚历山大三世与他的喝茶时间。

亚历山大三世带着笑的将这个身体并不是很好的陆军宿将送出了客厅。这是很高的礼节了。就像是御宴上，皇帝亲自给一个人布菜，完全是给了最大的面子。

然后亚历山大三世会见了苏沃洛夫学派的帝国名将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古尔科，前任维斯瓦河边疆区总督和华沙军区司令，现任的俄罗斯陆军大臣。

古尔科也是一名俄陆军元帅。在第十次俄土战争的时候，他率领的俄军先遣队1.2万人越过巴尔干山脉哈因克伊和希普卡山口两个难以通行的隘道，占据了保加利亚南部的大部分领土。

在最后一次的普列夫纳会战当中，古尔科先后指挥西支队骑兵和一支由禁卫军组成的部队，连续攻占了土耳其的重要据点戈尔内杜布尼亚克和特利什，完成了对普列夫纳城的合围。切断了奥斯曼.努里帕夏军困的后方补给线。他还率军向埃特罗波利—奥尔哈尼耶发起进攻，将土军赶至巴尔干山脉。并且在当年的12月率部7万人，历尽艰辛，翻过被认为冬季无法逾越的巴尔干山脉，占领索非亚，并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盟军协同下，先后在塔什基森和菲利普波利斯大败土军，未经战斗就攻克了阿德里安堡。

古尔科无论是真正的战争智慧，还是军功与资格，都不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所能比较的。他在军界的分量很重！

“陛下，我认为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决定很正确。阿拉湖方面军确实已经无法坚持，如果再不立即撤退，我们将会有可能失去整个阿拉湖方面军！我们不能失去他们，绝对的不能。

伟大的俄罗斯在东方被中国人全歼了一个方面军，这将是我们的军队永远也洗刷不去的耻辱和黑点。

而且，他们是俄罗斯保住哈萨克的希望！”

“我的元帅，取得胜利才是保住利益的关键。一旦后退，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全力追击。到时候整个方面军依旧会覆灭！而且让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不，不会的，陛下。只要足够果断迅速，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手中的部队还是能保住大部分的。即使中国有不少骑兵，也是一样的结果。”

“并且帝国在阿拉湖南北都修筑有工事，在阿拉湖西更有一条坚固的防线。我们会失去巴尔喀什

湖，失去之前从中国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但中亚能够保住。”

古尔科与斯塔尔什伊公爵的意见完全向左。一个认为继续战斗，结果依旧会是失败，尤其要求立刻从阿拉湖撤退。另一个却是跟亚历山大三世的想法不谋而合，坚持打下去。用时间和生命让中国人主动的坐到谈判桌前。从而保住俄罗斯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利益。

“陛下。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战场上支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有了大炮，中国人雨点一样多的炮弹会将整个方面军粉碎的。如果继续呆在粗陋简单的阵地上。”

“只有立即撤退才能保住一部分兵力。”

“不需要多。三四万人就行。靠着阿拉湖的防线，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就完全可以坚持到援军的抵达。这样才能让中国人知难而退，同时让他们在谈判桌前，不要狮子大张口。”

亚历山大三世脸色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密布乌云。古尔科却还在继续说着：

“陛下，阿拉湖方面军有11个师的兵力，四百三十门各式火炮，都抵挡不住中国人的攻击。靠着新增援的十万士兵和百门都不到的小炮，他们赶到了阿拉湖战场，就真的能如愿抵挡的住中国人吗？”

第六百三十一章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香风飒来，神清气爽。刘暹还没睁开眼睛，手臂间绵软如滑脂的温暖触感就告诉他，今儿清早自己的神清气爽是怎么得来的。

昨晚上是一个挺值得纪念的夜晚。他第一次收纳了新疆土著女子进后宫，且一收就是两个，摘采了一对姐妹花。这是迄今八年来刘暹唯二纳入后宫的女子，多长时间了，宫廷乃至整个国家上下，都是以为刘暹已经不再纳妃了呢。现在刘暹为了拔高新疆土著对北京的向心力，而破了这个‘传言’。

虽然这个说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而这个举措，是不是还表示着新秦皇朝将要对绿教放缓高压，也是一个令西北、华北隐隐骚动的问题。

刘暹晨起的很早，外面的天还灰蒙蒙的，晨起锻炼，这是他的生活习性。

房间里亮着一盏暗灯，刘暹能够看清帐子里沉睡的一双美人。人一上了岁数，心态似就会发生了点变化，他本来是没什么色心的，纳下这对姐妹更多是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不想到了床上后，女人年轻活力的娇躯真的让他兴致大盛。

他想把自己的手臂抽出来，低头看着两边躺着的姐妹，阿依慕、阿娜尔，真真的绝色佳人。目光就不由自主的顺着脖颈那嫩脂一样的肌肤向下看，小弟不由得就再次兴奋了起来，晨、勃的力量是伟大的。阿依慕、阿娜尔姐妹很快就被他冲动的能量搅醒，一男二女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

一个半小时后，太阳已经升起。刘暹在晨光中跑了四五里路，微微疲惫的感觉就上来了。虽然还没气喘吁吁。

“人这一上岁数。自制力都变差了！”刘暹快五十岁了，晨起运动之后再来跑操。立刻就感觉到

状态比之前时候差多了。他不感慨自己年纪大了，体力就没年轻时好了。而是从自制力上挑毛病，把这微微的疲惫感归类到晨起的那番床上运动。

才五十岁的年纪。刘暹可不认为自己岁数已大了。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上位者的黄金时期，想想前世那些五十岁的大官们，政治、心智和手段上的成熟，一个个生命勃发，澎湃激昂，劲头还旺盛的很呢。

在到了房事上，这个岁数的男人。却是肯定需要节制的。

塔城之战结束了。五万多俄军在第二道防线上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防军用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和犀利的步兵突击，给彻底击溃。刘锦棠率骑兵出击追杀，虽然没能抓到俄军的总指挥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没有抓到小尼古拉，却抓到了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和参谋长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中将。

11个师的俄军全军覆没。整个中国都在为这一

胜利欢呼。遂即，斯科别列夫率残部五万余人在塔尔巴哈台无条件投降。

历时一月有半的塔城之战，就此就以中国国防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刘暹在这一战中。以一万五千人阵亡，两万余人受伤为代价，一举全歼了十六个俄军师，二十二三万军队。俘虏俄军敌前总指挥和参谋长以下十万余人。单中将就抓了四个，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及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和他的副手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库捷波夫。少将二十三名，校级军官三百余人。击毙俄第四军步兵中将阿比亚滋.涅莫夫以下十二万。

但是打扫战场。就用去了十天的时间。刘暹很大度的命令部队将所有的俄军阵亡士兵入土，扎尔布拉湖平原成为了斯拉夫人今后长久时间里的伤心地。也成为了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人的悼念之地。战场上的弹坑变成了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坟头，大大小小的坟头，琳琳满目。

而阵亡国防军将士的遗体则全部运回伊犁，新疆政府将组织人力在伊犁修建一座规模庞大的烈士陵园。

……

十天的时间，足以让塔城战役的结果传遍了全世界。

中国人举国欢庆，朝鲜、西南日本、越南阮朝、南洋华人……无不是欢呼雀跃，喜大普奔。中国人踩着沙皇俄国的肩头真正的站到了世界顶级列强的行列。

二十多万俄军被全歼，这个战果是让人恐怖的。

波兰、土耳其、奥匈帝国，这些处在俄国人兵锋之下的国家们，此刻的欣喜半点不让中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更是向着北京拍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文。

而暹罗、苟延残喘的缅甸、东京日本、南洋的土著、廓尔喀尼泊尔，内心里却非常的苦涩，真的百般滋味在心头。西班牙、荷兰、美国、法国、英国等地，一边神情复杂，另一边无不感到压力山大。

甚至遥远的南美，智利军队也从伊基克市周边退走了一半。

同时英国的埃尔斯维克造船厂。

这个阿姆斯特朗公司下属的造船厂，五年前设计、建造了极具创新意义的新型防护巡洋舰，并以船厂之名命名为“埃尔斯维克”型巡洋舰，也就是相对成熟的穹甲巡洋舰。

这在海军舰艇发展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刘暹虽然对海军舰船了解不深，但穹甲、装甲巡洋舰他还是有过听说的。当初在某点上也看到过这方面的小说，有着一定的印象。尤其他知道，进入19世纪尾期时候后，英国的私人造船厂发展神速，其技术和

底蕴积累，并不逊色朴茨茅斯等几家皇家造船厂。

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海军的所有大型舰艇均在设立于朴茨茅斯、德文波特、查塔姆以及彭布罗克的几家皇家海军船厂内建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皇家海军逐渐将造船合同下发给一些民间私营船厂，以减轻皇家船厂面临的沉重压力，但是，私营船厂承接的造船合同数量相对较少，只能被看作例外之事。在早期由民间船厂建造的战舰中，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海军第一艘铁甲舰“勇士”号，于1860年在私营的泰晤十钢铁厂下属船坞中竣工，其引擎则由另一家私营企业佩思公司生产的。她的姊妹舰“黑王子”号同样出自私企造船厂之手，其舰体和引擎都由纳皮尔公司完成。

随着英国海军步入蒸汽钢铁时代，私营造船厂对于战舰建造的贡献逐渐增大。1884年，埃尔斯维克造船厂设计、建造了极具创新意义的埃尔斯维克”型巡洋舰。坐落于犬岛的亚罗造船厂则建造了英国海军第一批远洋驱逐舰。这些私营公司虽然需要自己承担研发新技术或设计新战舰所付出的成本，但只要这些设计如上述两个例子那样足够成

功，那么公司就能通过来自国内外的大批订单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现在的埃尔斯维克造船厂，是中国在英留学的船舶设计、制造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实习基地。

而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大型船舶制造工厂，英国的技术员和设计员的骄傲也无处不在。这种‘骄傲’体现最明确的就是那红果果的歧视性。即使中国现在是英国很重要的盟友，是当今世界一股强大的新兴力量。但很多英国人还是以旧有的眼光去打量中国实习人员。这就跟前世的情况一个样，你中国有再大的发展，我就是不承认。

而且眼下是19世纪的晚期，是‘白人至上，余皆劣、种’的种、族决定论和种、族、主、义政策最盛行的时期。纵然美国没有如原时空那样推出‘排华法案’，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和排斥也依旧大有市场。

毕竟，中国的两次对法战争和对俄战争的胜利，全都是小规模的战斗。虽然这其中第二次中俄战争的规模也不算小。能够打赢了这些战斗，中国

的实力自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是想靠这些战斗就挤进世界一流列强，大多数的西方国家能够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工业化成果，政府是承认的，民众却不这样认为。

甚至这些年的欧洲还流传起了‘黄祸论’，以中国庞大的人口为基论，散布、传播谣言。

这些情况都让刘暹想到了原时空的共和国，那个时候的中国跟现在比何其的相似！

黄祸论vs中国威胁论！

黄白肤色vs国家道路！

21世纪的中国强大了起来，被老美视为最重要的对手之一，欧美政府重视中国的强大了，但民间西方人对国人的歧视就少了吗？

能让刘暹欣慰的就是，这个时空的中国能够不以外国人的认知，而继续不断地强大；这个时空的中国人，能够不以外国人的认知而就去卑微的崇洋

媚外；这个时空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没人在学成以后留在外国，他们无不以报效祖国为人生的第一信念！

中外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不是这些留学生抛弃故国，选择留在国外的原因，而是激励着他们更向往的回到祖国，提高祖国科学力量的澎湃动力。

现在，塔城战役，中国以弱小的伤亡代价，一举全歼了二十多万俄军。比之前四次对法俄战争的总计战果都要多得多，比很多西方国家的军队总数都要多得多。谁还敢认为中国不如俄国，中国不是这个世界上一流列强中的一员？

虽然这一战后，西方世界的‘黄祸论’肯定会更加的喧嚣质上。

第六百三十二章人的命，有不同

　　刘冠同不是刘冠雄的兄弟。他们俩毫无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虽然两个人的名字让人一看就感觉是兄弟，虽然两个人都是福建船政学院的第四届学生。

　　他们两个一个学的是船舶设计——刘冠同，一个学的是海战——刘冠雄。各自的命运也是截然的不同。

　　刘冠雄因为当年的马辰港事件，现在是官路亨通，俨然海军中一个后来升起的明珠。刘冠同也是中国船舶设计上的优秀人才，可惜中国的船舶设计师的地位跟海军后起之秀的地位差的比天都高。刘冠雄因为一个马辰港，全国闻名；刘冠同却默默无闻，知悉他姓名的连从事造船业的人中都只是一小部分。

　　三年前刘冠同被政府选派去了英国，两年的学习期结束后，他来到与中国政府签订有合同的埃尔

斯维克造船厂实习、磨砺。这个时间只有一年。刘冠同按理说是要塌下身子，认认真真，纵使是受到了同事和工人的隐隐排斥，也要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去学习，去充实的。但是，非常意外的，他却很无意很轻松的勾搭上了一个生活在造船厂附近的华裔女子——安晴。

安晴是造船厂旁边一个很普通的华人家庭的女儿，家中经营着一个不大的杂货铺，住的地方是当地的华人聚居地。

安晴长得很漂亮，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他父亲打安晴小的时候就常说，闺女长这么漂亮，不如全家回国吧。意思是说以安晴的美貌在国内绝对能找一个富贵家庭。不管是做妻还是做妾，那自然地他们一家子的生计也就能有保障了。安老爹也不贪心人！、

而如此美人倾心自己。这让年近三十的刘冠同十分的兴奋。他是过年的时候去拜访了安晴父母，决定实习期满后。就带着安晴回国。虽然他家里老婆孩子是都有了，可这并不耽搁他再娶个小老婆。

开春后，刘冠同把一笔礼钱交给了安父，简单的办了桌酒席，刘冠同就算是纳妾了。接下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刘冠同同学日子过得是不要太舒坦。

昨日，塔城大捷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英国，这里的华人们跟过年一样的高兴，刘冠同更是觉得周边洋人们看自己的目光都变得不同了。晚上喝了几杯，精神不是一般的兴奋。

早晨醒了，刘冠同怀里抱着一个光溜溜的大美人，兴致不减，两人又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安晴娇*喘连连，两手撑着刘冠同的胸膛，妩媚的大眼睛似张还合，春、潮泛滥。而刘冠同看着在自己身下婉转承欢的安晴，那入眼的硕大雪白。和上面的两点红缨，让他浑身都在燃烧。

当激情达到顶峰的那一刻，安晴的胸脯仅仅的‘包裹’着刘冠同，然后眯着眼睛微微喘息。似乎在回味刚才那一束滚烫的激情。

两人房事从没安全避孕这么一说，但可惜的是安晴至今也没一点怀孕的迹象。刘冠同已经彻底迷上了她，而安晴似乎一直隐隐怀着一丝忐忑。虽然安晴从没有表达出来。

刘冠同自认为是遥远的中国。和自己的家人，给安晴带来的压力。他的反应永远是紧紧地搂住她。吻她的额头、嘴唇，一边感受着胸前的绵软弹性。坚定地对她说：“我保证，我会爱你一辈子。”

激情过后，两人又温存了一会，刘冠同见太阳已经高高的起来，透过蓝色的窗帘把屋子照的甚亮，便起身要去上班，今天并不是他的休息日。安晴快速的披上睡衣，服侍刘冠同穿戴整齐。这是刘冠同对安晴最喜欢的地方。

作为一个二鸦后没几年就来到中国的家庭，安晴自身都是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却一点不带有英人妇女的风格味道，无论行事还是思想，一如国内的少女一样。

安晴倚在刘冠同的背上，搂着他撒娇说：“我好舍不得你走。你这一走，我就是一天见不到你。”唯独在感情上表现的炽烈一些，但这对哪个男人，那都是享受，不是厌恶。

刘冠同刚才还瘫在安晴的身上呢，现在却精神抖索。往日他有些排斥的下工厂上班，今天却渴望着早早见到自己的同事、造船厂的技工，那些普通的工人。

想想报纸上报道的塔城战役的辉煌胜利，刘冠同人都是飘乎乎的。

不再欧洲，你就不知道二十多万俄军意味着什么。整个克里米亚战争里，俄军的损失也才二十六万人，这中间还包括着大批的伤病员和因外表条件染病的。真正在战场上直接‘损失’的人怕一半都不到。而且那个时候是英法奥土等多国围攻俄国一国，英法部队手中的武器也明显高于俄国人，虽然那个时候的军队医疗条件很差，受伤重一些就等同意味着截肢和死亡。

所以，中国的军队在公平、正面的较量中，以略处劣势的兵力，在中国皇帝陛下的指挥下，仅五分之一的伤亡做代价，十分之一不到的直接阵亡率，全歼了俄国的二十多万军队，立刻就让中国的印象在很多的英国普通人眼中有了颠覆性的变化。

就算无数的英国普通民众还依旧视中国为一落后、野蛮的国度，这个落后、野蛮的国度也是个强大的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世界，这个印象就足够中国站到世界一流列强的序列中了。

刘冠同整个人都被安晴的嗲弄得酥软了，他握住安晴贴在他胸口的受说：“我也会想你的。不过工作就是工作，耽误不得，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在一起。”

刘冠同走后，安晴立刻掩上了门，静静的坐在梳妆台前。长时间以来，她心里一直感到无助和孤独，自从她来到刘冠同身边之后，她是每日里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楼道里的脚步声都能让她的心悬到嗓子眼，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太难熬了。

可这一切在当初她被父亲送到那所教会出资主办的华人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给注定了。英国的教会不会那么好心的出资办学教授华人知识，隐藏在这所华人学校‘慈善’的表皮下的是冰冷残酷的——间谍选拔。

学校高层会从一届届的学生当中选择一批有‘反秦’政治倾向的和外貌漂亮帅气的男生女生纳入他们的计划。这样的人数并不多，至少安晴在接受‘课外培训’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多少属于一类的‘同仁’。当然，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她们、他们的家庭家人，都在英国，都在英国政府的掌控之下。

安晴拒绝不了这种强大的外力。不然等待她的就是整个家庭的毁灭。

这种连最至亲的父母都不能告知的秘密，一直在安晴心里埋藏了三年。一千个日夜，她不知道多少回渴望回到当初的那一刻。在这种煎熬一样的日子和上不学之间，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的。虽

然三年中的‘课外辅导’也并没多长时间，统计的话安晴受到的训练都不超过两个月。

她受训最多的就是一系列暗号接头，和一些化学品的应用。这些化学品也不是毒药之类的，而是如何让字迹消失，如何让字迹显现，这种简单的化学把戏。

然后，中学背后的人给她们这些女生的唯一指示就是潜伏下来，等待时机，等待指示。此外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不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必须保持贞洁，不能嫁人。

安晴在家里待了大半年，才接到了她至今唯一的一次指示——接近刘冠同，嫁给他。

安晴很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或许作为一只风筝，她太需要一个寄托了。并且年纪不大，相貌堂堂的刘冠同也确实比她之前接触的当地华人青年，和诸多浑身是毛的英国青年，更符合她的‘如意郎君’！

反正安晴现在对刘冠同是真的很有感情的。这也让她更加的恐惧和害怕。

安晴知道刘冠同的身份的，船舶设计师，被中国政府派来英国留学的精英人物，安晴不是什么都不懂不知道的愚昧女人，她很清楚刘冠同这样的设计精英在回到中国之后，很难不差于军舰的设计。那么自己上头的那些人要自己靠近刘冠同，嫁个他的用意也就清明的很了。

自己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爱的人往火坑里推！——当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安晴内心的恐惧、不安和忐忑，那是成倍的向上翻。她有时都渴望着与刘冠同能去一个再没有外人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过两人世界。或是上峰把她忘掉了，那么自己就是安全的了，再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自己从今往后重新开始，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但这可能吗？

一边是父母亲人，一边是自己的爱人，安晴的

心都要劈成两半了。可她也不能向外表露出半分，这不仅会让刘冠同感到不同，还会让她上头的那些人察觉到不对。对于现在的她，那些隐藏着黑幕中的英国人才是最大的威胁。

　　多少次夜梦中惊醒，浑身香汗淋漓；多少次噩梦在身，泪水浸湿枕头。

　　为今之计，安晴只有继续潜伏，等待着人出了英国，回到中国的那一刻。到那个时候，她的生命才有了保障。不管是继续服从命令，还是向刘冠同坦白，至少生命不再是英国人手心里任意把玩的傀儡了。

　　她一次次告诉自己，刘冠同是真的爱自己的，只要自己能够不对不起他，他一定能保护自己的。所以，她日常非常喜欢听刘冠同表态，说自己爱她，会一辈子爱她，保护她……

第六百三十三章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拿回前清丢掉的土地，而是越过巴尔喀什湖，打到更西面去。只有我们在中亚把俄国人真正的打疼了，打痛了，打的受不了了，我们在西伯利亚的诉求才能落到实际。”刘暹看着座下的一班军将们，毫不遮掩的说。他就是要夺取更多的土地，从老毛子身上割下更多的肉来。

“俄国人的援兵已经进抵到巴尔喀什湖一线。他们现在不敢来阿拉湖，那咱们就主动的打过去。把这十万人吃掉。再接再厉，再下一城。”刘暹的目光扫过座下所有的人，犀利的眼神让所有将军全都腰身一挺，满脸的义气凛然。

到此，这次军事会议就彻底结束了。会议总结了塔城战役的得失和战果，己军的损失，消耗的弹药物资，然后决定了对新到俄军展开进攻的决策。

而当十万国防军拖着一门门重炮缓慢的向着巴尔喀什湖前进的时候，刘锦棠带领的骑兵队伍先行

西去。七个满员师的俄军兵力虽多，却全是步兵，只要刘锦棠有心，就靠着步兵那缓慢的速度，在平坦宽阔的巴尔喀什湖沿岸，是根本贷不到刘锦棠的。

刘暹也随军前往巴尔喀什湖。他现在还不知道这里的俄军总指挥是谁。但不管是谁，都阻止不了他的再次胜利。因为俄军除了一条巴尔喀什湖防线外，就只有百门左右**火，其中九成还都是75炮和口径更小的54炮。俄军配置的迫击炮也不算多，只是重机枪不算少。

这样的火力配置，面对国防军的重炮集群和火箭炮部队。完全不是对手。而火力占据了绝对性的优势，即使刘暹不插手这场战争。俄军输的可能也远超过中国。

五月的中亚已经没有了早先的寒冷。刘暹站在巴尔喀什湖边极目遥望，碧蓝的湖面让人心旷神怡。这个从前清手中丢掉的土地。这一战之后就会重新回归中国了。

刘暹很可惜自己穿越的时间是1862年，而不是1802年。要是到了1802年，中国反攻中亚的时候还能从哈萨克找到一些带路党，可现在，真的全是俄国狗了。

俄国人二百年的努力不是白瞎的。他们在哈萨克的统治根深蒂固，远不是新建没多久的七河州等地可比的。国防军进攻哈萨克，底层的哈萨克民众，不需要理会，也不需要报什么期望。他们早就被俄国人杀怕了。如果看不到俄国人真正的露出败像，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哈萨克底层民众是不会有动作的。至于哈萨克人的上层贵族，更别对他们报什么期望。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刚签署那几年，巴尔喀什湖附近还不时的有受不了俄国人压迫的哈萨克部族，越过塔城逃入中国境内。但最近些年，已经不见了这种情况了。

刘暹可不认为是俄国人对边界管理的严格了。那是对中国怀有情谊的哈萨克人没有了。

所以，在塔城战役结束后，他就拿定了主意，以后从俄国人身上在中亚割掉肉之后。就直接设省建制，半点不需去考虑当地哈萨克人上层贵族的反应。因为这些上层贵族，在那之前已该被清算掉了。

俄军的防线在阿克斗卡，位于巴尔喀什湖的东头北岸。距离俄军铁路已经不远了。这些天里刘暹都看着呢，俄军在倾尽全力的向着阿克斗卡运送军需物资，还筹措了十四门75炮和大批的炮弹给送了过来。是全力以赴的给阿克斗卡增补实力！

十万俄军也有一半人汇集到了这里。另外一半人，分守在阿亚古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以及巴尔喀什湖周边最大的一个火车站所在地——巴尔喀什城。

俄军不可能把全部的兵力都放在阿克斗卡的。这不是俄军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没有信心，而是在塔城战役结束之前。萨里山的国防军骑兵就已经在任化邦的带领下，席卷了斋桑泊，并且向西打下了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

如果十万俄军全部集中在巴尔喀什湖，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国防军骑兵只要马蹄南下，夺取巴尔喀什城，切断俄军的后勤，十万俄军就会跟杀进了塔尔巴哈台的斯科别列夫部一样变成瓮中之鳖。

“皇上。东北军区来电，其部已经夺取了上扬斯克，预计在六月份能够将勒拿河以东地区的沙俄力量全部清除。”

“蒙古军区来电，魏司令亲自带兵拿下了新叶尼塞斯克，叶尼塞河的上游区域已经完全纳入我军的掌控之中。”

“河南省政府来电，今年河南夏粮有可能减少。许州、濮阳两地连月大旱，不但夏粮大幅减收，当地还有蝗灾出现的迹象。”

“南非新河间城电报，布尔人不稳，有用强之趋势。英国籍淘金客四月份涌入河间地区有三千五百余人……”

……

巴尔喀什湖的战争还在准备着。大批的国防军已经到位，但大炮还有许多落在后头，尤其是大口径重炮。对于俄国人在阿克斗卡的防线，这些大口径的重炮才是真正的克星。所以国防军即使已经主战部队都开到了阿克斗卡前，战事却并没立刻爆发。

大炮，与大炮相配的炮弹，子弹、手榴弹、粮食、蔬菜等等，一切军需都需要时间来运集。

为此新疆省政府在塔城地区招募了一万多当地青壮民众，有男有女，全都赶着马车在抓紧每一秒钟的向着前线运送物资。

其他方面的事情还在一刻不停的向刘暹这里通报，也幸亏大军西进的途中，工兵已经沿途架设好了电报。

“轰轰轰……”

勒拿河支流维柳伊河边的上柳伊斯克城外。国防军的大炮正在轰鸣着奏响。虽然这些炮都只是威力一般般的八零迫击炮。可用来对付上柳伊斯克这种修筑历史已经超过二百年的古城墙来，还是轻松的很的。

俄军已经一点点的被压迫到了勒拿河的下游。虽然五月份还是盛夏正当时，这里的气温却像入秋了一样凉爽。

上柳伊斯克的守军不多，算上参加抵抗的斯拉夫民兵，总数也不超过两千人。而城外的国防军呢，进攻总数也一样不超过两千人。

——补给线太远太长，运输太困难太艰难。你别看这支进攻部队还不到两千人，维系他们作战的耗费却不比在新疆一个旅作战的经费少了哪去。倾尽整个东北军区之力，如此规模的进攻部队在几千里之外，也只有四支而已。总兵力八千出头！

白天时候一阵炮击，国防军试探性的发起了两

次进攻，损伤了三十多人。武思朗，也就是归化前的日本挺身队武藤东四郎，现在他已经是中国人了，还是无加世袭的伯爵，名字自然就要改成中国化的了。

他是很被军中信任的一名将领，风格就是强硬强硬再强硬。上柳伊斯克外的这支国防军就是由他带领的。

这一战真正的进攻在夜里。白天的试探性进攻，一是让俄国人‘安心’，二是试探俄军的火力点和火力配置。

凌晨一点，外面的天空一片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这个一个阴天。

武思朗自然没有睡觉，进攻的时间定在凌晨两点中，现在正是战斗前。

外面突然远远传来了一声闷响。接着，在距离更近的地方，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俄国人开炮了。

“部队被发现了？”武思朗登时紧张起来。不过他很快就听出，俄国人的炮击位置与部队的出发地相距甚远。更不是先头部队的位置。但是这声炮响过之后，很快就有了新的巨响。武思朗立刻就明白过来，俄国人这是采用了炮兵夜间执勤火力的方法。

两次与中**队的战争，教会了俄国佬不少东西。这炮兵夜间执勤火力就是其中之一。针对的是以夜袭为预计，向敌人大概会经过的地区，在大概的时间里头发射炮弹。能击中敌人，那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就是打不中，这种没有规律的炮击也能够非常有效的打乱敌人的部署，给敌人以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以俄国人的实力，即使现在很落魄的，也有这个本钱搞这种‘炮兵夜间执勤火力’。

这一战术现在在国际上都是通用的。

“更改进攻时间。命令部队立刻开始进攻。按

照一类战斗标准执行。” 舒了口气，武思朗下达了开展命令。而所谓的一类战斗标准就是通用战斗标准，也就是战区无平民的思路。凡是部队认为有威胁的，就以消除威胁为首要目标。按照后世比较通俗的解释方法，就是‘先开枪，再喊话。’

武思朗命令刚下达，耳朵里就听到了八零迫击炮的声音。然后有通讯员来报告。“报告支队长，我军火炮开始还击！”

指挥部里已经忙成一团。时间更改了，一连串的作战步骤就要提前。参谋们正在用野战电话通知各部队注意时间，开始进攻，这个时候总指挥武思朗倒是可以难得的轻松一些。他起身快步走出指挥部，能看到的已经是火箭炮射击的最后一个阶段，只见十几道明亮的火焰在空中高速运行着。随即在俄军的城外阵地剧烈爆炸开来。一道道明亮的闪光，甚至让人有种天要亮了一样的感觉。

这是陆军装备的另一种单兵火箭炮！

第六百三十四章真天生刘元渡！

后面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炮弹炸起来的灰土和沙石，雨点一样的拍打着散兵队列前进的国防军士兵，其间夹杂着受伤的人员的呼痛声。

“不要喊！”领队的少校军官立刻喊道。如果士兵受伤了后就大声呼痛，只会暴漏自己部队的位置。这是强调过很多遍的事情。可是强调归强调，人真的受伤以后，每个人都会忍不住的喊出声来。“卫生员，赶紧包扎。部队继续前进！”要把伤员抬下去，就只有等到担架队上来了。

少校心头乱搅的很，俄军连续几炮的火力检验，让他这一支突击部队不得不几次改变方向，大家跟没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已经跑的都晕头转向了。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为止，因为期间没有碰上其他突击部队的队伍。少校是知道今夜的突击队数量的，有三支！每一支各百人上下，都是支队中的精兵强将。

但是能到大队长的位置上，这军官绝对是有着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他一面催促部队继续前进，一面又亲自过去看了受伤的士兵。幸好离开炮弹的位置够远，所以弹片、碎石打在背上没有造成致命伤。不过少校内心里也是凉了半截。如果刚才不是他催促的紧，这一炮会正中整支队伍的中间，怕那时半个队伍都要给交代在那里。

就在这个时候，又是一声巨响。这次的声音更近更大，却不是从后面，而是从部队的前面。少校军官再也没有任何心烦意乱的感觉了。他立刻起身来，向着爆炸的方向跑去。果然。这次的炮击让部队接近的前列伤亡颇大。如果不是部队始终是散兵纵队行进，部队伤亡只会更大。

这次前后距离不到一百米。部队直接就伤亡了一个班的士兵。其中两个重伤员必须尽快的送回野战医院，所以又要用去四个人来抬着两个重伤员返回。他部今夜出击半个小时了，还没有接敌，就损失了两个班的人员。可是少校军官也只能接着喊道：“其他人，加速前进。”

连续两炮都有伤亡，支队的士兵在这炮火中都有了些惊慌失措，可被少校这么一喊，几乎是下意识的服从命令，聚集起了精神。少校自己跑到队伍最前面带队。部队越过沾染着血腥气的炮击现场，绕了一个小弯，向着俄军阵地方向继续前进。

只是凌晨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俄军夜间的部队还是发现了悄悄摸近的国防军。战斗首先在上柳伊斯克城的南面打响，接着东面也响起了枪声，三支突击部队只剩下少校那支懵懵中被一南一东两支人马夹在中间的这一支，还没有被俄军察觉。

……

漆黑的夜晚中战斗打的惨烈异常。俄国人知道城外阵地失守后，上柳伊斯克是个怎么样的下场。那面积狭窄的城池，那破旧的不堪一击的城墙。呆在里面就是在等待着死亡。所以他们一定要坚守住城外阵地，不让国防军靠近上柳伊斯克。

这里是国防军突击部队已经攻下的一座堡垒，堡垒的脚下除了炮弹留下的弹坑之外，战士们的尸

体在好几个位置几乎要堆积起来了。被炸开一个缺口。而整个熏得漆黑的碉堡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俄国人在主碉堡侧面很不起眼的位置上设置了几个暗堡，形成了交叉火力网。这张火力网跟主碉堡合二为一，再与牺牲战士们的尸体一联系。一切都能看得明白。

每一个上过战场的军人，都能知道这种东西的可怕。你除非是用大口径加农炮做拔罐器。直接给碉堡开了口，不然就只能用素质精熟的战士的生命去堆！

“季庆才！”

“到。”

“你中队还有多少战力？”

“报告章大队长。还有六十人。”

“立刻带上部队跟我来！”章姓的少校大队长眼睛里面跟要喷出火来一样。

“报告章大队长，我们没有接到命令。”

“我说的话就是命令。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带领部队跟我进攻！”

“可是我们大队长……”

“老黄在哪儿？你知道你大队长在哪吗？老子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呢！你去还是不去？！”少校大队长眼睛里面闪动着慑人的光芒。

虽然没有什么理由，但是季庆才这个中队长要是敢拒绝的话，保不准章姓大队长就真敢掏枪毙了他。纵然到了战后这位大队长也要受到军法审判。可是在战场上，在这个打的都红了眼的节骨眼上，不敢掏枪毙人的人绝不是军人。

“俄国人在前面有三个碉堡，已经上了一个分队，死伤惨重，一个都没能拿下。”

“那该怎么打？”

“上去你就知道了！”

不久后，国防军的迫击炮猛烈了起来。大队长调集了四挺重机枪掩护进攻。

三个碉堡里的俄军士兵向着爆破组来的方向疯狂的喷吐着火焰，国防军的迫击炮、重机枪，步枪，也在猛烈的还击。

越过了一道坎的时候，一个战士只是肩膀高了点，就被俄军重机枪的子弹削去了半个肩膀，血红的肌肉和雪白的骨头让人不忍目睹。剧痛之下，这位士兵痛苦的大叫一声，忍不住挺了挺身子，接着就被子弹削去了半个脑袋。

战场的一幕幕是血腥的。当炮兵不足以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的时候，攻坚战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伤亡。武思朗耳朵听着战场上一个接一个消息的汇报，看着一个又一个中队丧失战斗力，内心里面并不为战士们的牺牲而难过，他的思想很有日本的特色，为国捐躯，那是一种光荣。

武思朗只在可惜单兵火箭炮的缺陷和不足。它装填困难，它射程短，它目标体积大，在发射的时候人必须是半跪姿态。在战斗激烈的战场上，这完全就是找死。

不然自己绝对会轻轻松松拿下上柳伊斯克城，为自己的征战再添上一笔不错的功勋。

……

战场某个进攻点。

“第二中队负责进攻！”

“我亲自带队上。”上尉中队长语气坚定地说。

“需要多久时间准备？”大队长语气冷若冰霜。

“十分钟。”中队长答道。

十分钟后，“我亲自带队！咱们分三组。我先上！”中队长牺牲前最后的声音飘扬着战场。他在距离堡垒只有二十几米的地方触动了地雷，整个人在爆炸的硝烟中变成了碎片。

不过一切的牺牲当赤色的红旗插在上柳伊斯克城头的时候，也都是值得了。从勒拿河下游西侧到叶尼塞河下游东侧，这块在后世被命名为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地带，几乎没有俄罗斯居民点的存在。这里是一片空白。

拿下了上柳伊斯克城，国防军就能算在大致上完成了勒拿河谷地的作战目标了。就可以把大部队撤回到贝加尔湖地区，只留小部分骑兵扫荡勒拿河的更下游。而撤回贝加尔湖的东北军团西伯利亚远征军主力们，汇合了蒙古军区的骑兵，就可以通过叶尼塞河上游向着鄂毕河，向着西西伯利亚平原扫荡了。

而这也是西伯利亚作战计划的第二阶段。

当刘暹接到上柳伊斯克被拿下的消息时，他已经踏步走向巴尔喀什城。

五万俄军防守的阿克斗卡防线，在准备就绪后的国防军面前不堪一击。刘暹在命令部队做了四次佯攻之后，再次‘闪瞎了众人的钛合金狗眼’。指挥部队三路齐发，一举突破了阿克斗卡防线。五万俄军只有三成不到的残兵败将逃回了巴尔喀什，余下三万多人被俘两万，余者被歼灭。

中国国防军的军事胜利再一次通电全世界。只是两天不到时间的战斗，五万俄军就兵败如山倒，大部被歼灭。而此战中国国防军的战损伤亡总数都不超过三千人。

这是一个彻底巩固了中**队地位的战例，虽然战斗的过程被曝光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对刘暹的军事才华都保持了沉没。但东方世界，中国国内，朝鲜、日本、琉球、中南半岛、南洋，可真真将刘暹看做战神再世了！

对于绝大多数的西方人来说，塔城之战和随后

的巴尔喀什湖之战，就像是在映衬着一句话一样：现实比小说更传奇。

而对于东方世界，尤其是自古就把‘智慧’与‘战争’紧密的相连在一切的中国人，有传说中的诸葛亮这么个形象在，也就比较容易的接受了刘暹‘神机妙算’的形象。也因此更多的人，那些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家大政的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刘暹是一代名君，英明神武，算无遗策。

一直对第三次中俄之战热心非常的日本东京政府，比朝鲜和阮朝都要更早的得到了第一手详细资料，上回塔城之战国防军胜利之后，他们在新疆的人手也是第一时间就把消息传回了东京。

中国的国防军竟然只用两天就摧毁了五万据防线固守的俄军，其中第一天的进攻还是试探性的进攻，第二天才是动真格的。结果五万俄军连一个白天都没能顶住！

如此彪悍的战绩，让一直敌视中国的日本东京政府，日本东京政府的陆军，连评价的力气都没

了。

“真天生刘元渡啊！”——明治天皇语。

第六百三十五章朕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情绪很颓废，这几天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想见。就是往昔最喜欢的漂亮女人，大公殿下也半点都没兴趣了。尚好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颓废没有到酗酒的地步，不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承受不了打击，每日酗酒如命，彻底颓废的消息可能都已经传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了。

　　当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上俄军西线总指挥的职务已经被亚历山大三世罢免。沙皇换上了现任的土耳其斯坦总督——步兵上将普罗佐罗夫斯基为俄军的新任总指挥。

　　可这根本没用。普罗佐罗夫斯基有再高的战争智慧，他手中没有部队，没有大炮，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依旧被迅猛西卷的国防军打的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普罗佐罗夫斯基为了弥补俄军在哈萨克地区的劣势，直接停止了伊犁河流域的俄军的攻势，从中抽调部队，急速增援北上。却根本于事无补！

特别是刘锦棠带领的骑兵部队俘获了多列火车以后，配合着巴尔喀什城的缴获，国防军进军速度大增不说，紧张的后勤也终于有了一丝宽绰。

俄军的子弹炮弹跟国防军是不通用的，但粮食、糖类、盐、牛羊等食物必须用品，是绝对能通用的。这就给国防军的后勤减轻太大的压力了。况且夺取了巴尔喀什以后，国防军就拥有了铁路，拥有了火车。只需把俄军故意破坏的铁轨修复了，铁路就是国防军最可靠的供血大动脉。

这一点。刘暹要感谢俄军只拔了铁路的铁轨，而不是将路基都给炸掉。

如今国防军兵分两路。一路是直直的向西席卷过去，这一路是国防军的主力，有三分之二，六万多部队。可以时刻跟夺取了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任化邦相互照应，后者的任务是再接再厉拿下塞

米巴拉金斯克。总指挥为张忠奎！

第二路是余下的部队，三万出头的兵力，主要是第四整编师加**立旅，敌前总指挥自然是第四师的师长石东来。

伍金柱负责善后事宜，塔城之战的伤病员和巴尔喀什湖之战的伤病员。可是个巨大的数字。这些人现在全都留在塔城将养，伍金柱要留下来安定军心。而且这么多的伤员，每天只需要的补给、伤药和粮食、肉食等，就是个天文数字，可不能出错。

并且这里还是维系十万大军后勤补给的命脉，没个能统善全局的人坐镇，刘暹也不放心的。

周军则赶回了伊犁。刘暹下一个目标就是阿拉木图，他会带着第二路军向南拿下楚河平原。楚河平原？是不是感觉这是个很有中国色彩的名字？

实际上这里却没有生活着一个汉人，虽然在一千多年前这条河流跟中国确实有着一段不浅的渊源。楚河平原在吉尔吉斯山脉的北麓。楚河古称碎

叶水。而碎叶，指的就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大唐时候的西域重镇碎叶城，李白的出生地。

楚河平原的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原野。它的南部是巨大的莫因库姆沙漠，这里年降水少，冬冷夏热。气温年较差大，沙漠北部边缘有楚河。而内部河流稀少，径流量少。植被数量稀少，覆盖率低，非常不适于人类经济活动。

因此，当刘暹拿下楚河平原，就等于是将阿拉木图部分，也就是在整个伊犁河流域的俄军，跟他们身后辽阔的中亚完全隔绝开了。

因为阿拉木图的南面是天山和吉尔吉斯山，北面是巴尔喀什湖怀抱的巨大沙漠，东面是坚固的阿拉套城防线和一系列的伊犁河防线，西面一被隔断，那对至今还留在阿拉木图地区的小两万俄军来说，那是致命的伤害。

在阿拉套山，在伊犁河，俄军有一处接着一处的阵地、工事、防线来面对国防军。可在他们的背后，那叫片甲皆无，国防军能一路畅通的杀到阿拉

木图。

总数超过三万人的国防军杀奔而来，阿拉木图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江布尔山，国防军南下第二陆军驻扎地。

刘暹指挥部队停留在了这里，不再继续向东，因为再往东去就是楚-伊犁山了。刘暹只需要第二陆军驻扎在江布尔山，就能让俄军锋芒在背。

阿拉木图方面在这次局势变动之中的应对很缓慢而无张。刘暹带领部队从巴尔喀什南下到江布尔山，用了六天的时间，阿拉木图竟然没能形成一次上规模的变动。看看现在阿拉木图俄军的军事布置跟七天前的军事布置有什么不同？

变化只在于阿拉木图多出了三千多俄军，多出了两千多民兵。前线各处俄军分别减少了一个连队到一个营不等。俄国人这样的应对简直让刘暹好笑。而且一天、两天，刘暹停兵江布尔山都三天了，俄军的军事布置还依旧半点没变。

刘暹知道他在江布尔山跟俄国人耗不起。阿拉木图的军需储备至少能让两万俄军支撑上半年作战，他举兵占据楚河平原，进抵江布尔山，更多是给俄国人精神层面的打击。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在后路被断的情况下，也会惊慌、恐惧。

刘暹可不愿意在江布尔山白等上半年。特别是阿拉木图的俄国人这么愚蠢的情形下。所以他需要进一步把部队压到库尔图河去。那里是伊犁河的一条支流，距离阿拉木图不超过百里距离。

但是江布尔山与阿拉木图间隔六百里，中间还有一道四百五十里的楚—伊犁山，想要压到库尔图河，且不让俄军跑掉，刘暹就必须分兵两路。

第四天，刘暹带领**立旅和第四师一个旅从楚-伊犁山北麓向库尔图河挺进；石东来就领着第四师的余部，从楚-伊犁山南麓向库尔图河挺进。

若阿拉木图的俄军指挥官是一个有着一定军事水准的将领，刘暹还会担忧他能迅速集结起全部俄

军，对着南北任意一路，发起猛攻。那样，刘暹即便能拿下阿拉木图地区，彻底收回当初前清丢掉的土地，也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毕竟伊犁河流域是俄军的布置重点，一处处阵地中炮火众多，其中还有一些是大口径重炮。俄国人要是‘舍得一身剐’了，国防军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但之前十天里阿拉木图的应对法子，让刘暹彻底杜绝了这一顾虑。

五百里地的楚-伊犁山，刘暹南北两路部队就算走上十天，以俄军指挥官的水准，他也不可能将各阵地防线的俄军都集结一处。他们对面的国防军也不是傻子，不可能眼睁睁看俄军空壳的。

所以主意一定，刘暹就放胆的兵分两路，向着库尔图河挺进了。至于阿拉木图方面会在什么时候得到消息，会在什么时候做出应对措施，他们又会做出怎么样的应对措施，刘暹一概不管。

打仗不能没有‘主动’。干什么事儿都想着对手的反应，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跟着对方的指挥棒跳舞的。现在主动权是握在刘暹的手中，只有俄国人根据他的布置做出应对的，没有他还要绞尽脑汁的去想怎么应对俄国人举措的道理。

而事实的结果也就像刘暹预计的一样。他兵分两路挺进东向，进军都三天了，阿拉木图才开始有了反应，他们疯狂的抽调前线各部队，大踏步的放弃阵地和防线，爆破一处处的堡垒和军火库，损坏大炮、水源。但这一切在反应过来后的国防军攻势下，进行的并不顺利。

阿拉木图方面还尝试着派出部队去楚-伊犁山南北进行阻击，但部队还没行进到库尔图河，就打道回家了。当国防军南北两军在库尔图河会师的时候，阿拉木图的万把人军队才在哈什柯楞河两岸布置防御阵地。

阿拉木图就在哈什柯楞河的上游，这也是一条伊犁河下游地区的支流。

“先毁掉俄军的一个前沿阵地，然后派人去阿拉木图，见俄军的总指挥，要他们就地投降。朕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刘暹放下了望远镜，手指着前方命令道。望远镜中，俄军的防御阵地设置的相当迅速，几天时间防御阵地就设了起来，机枪架了起来，沙袋垒了起来，路障加了起来，铁丝网也拉了起来。所有的军事部署都相当标准。

刘暹的这道命令很快就得到了实施。

而此时的俄军正在继续加固着阵地。防御阵地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力，打阵地战，更需要指挥官手中握着足够的预备兵。添油战术是阵地防御战的真理。

此刻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团团奇怪的火焰。

一个俄军少将举着望远镜都追不上那飞行物的轨迹，他索性放下了望远镜用眼睛看了起来。空中飞行着一个个说不清颜色的东西，在那些东西尾

部，喷吐着明亮的火焰。这绝不是炮弹。

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名俄军少将就发现这些古怪的玩意儿，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曲线，然后向着地面坠落下去。接着从落地点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被这爆炸声震的一激灵，俄军少将才意识到，这坠落点是他们河西防线的一处前沿阵地。

他忙操起望远镜观察，就看到方才的防御阵地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爆炸的焰火的将防御阵地彻底笼罩。一个连队的俄军士兵的身影完全消失在爆炸的剧烈闪光与浓烟中。

第六百三十六章朕要的是……

国防军谈判小组骑着马，高擎着红十字旗接近了俄军的西岸阵地。俄国人好歹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尽管当面的俄国士兵举着步枪，如临大敌般瞄准了谈判小组。却还没有人脑残到向谈判小组的成员开火。

可这样的场面看起来也是丢人的。国防军的谈判小组拢共就五个人，领头的是刘暹的侍从之一——张之洞。而举枪的俄军士兵却有十倍的人数还多。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一名俄军大尉问道。

“我们是来和你们交涉的。我要去阿拉木图，我要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

张之洞身边的翻译，俄军说的非常地道。

“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让我过去。那我就在这

里向你们正式提出诉求：我皇帝陛下要求，尔部俄军在后日零点之前向我军投降。在后日零点之前，我方暂不发动进攻。如果贵方在零点过后还没有与我军采取联络，我军会认为你们是拒绝投降。我军将随机展开进攻。”

随着翻译的话，张之洞觉得身前的俄军大尉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所有的俄军士兵的脸色都变得越来越难看来了。作为行事霸道，可现在却明显处于弱势的一方的俄军，无论军官还是士兵，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可是国防军的正式代表，大尉内心里虽恨不得掏枪把眼前的五个人全毙了，却也不敢把这个责任都给揽下来，“请稍等一下。”大尉说完立刻招呼人手几乎看押张之洞等。自己向着西岸主阵地跑去。这个消息需要上面的人拿定主意。

……

库尔图河东岸。刘暹的营在所在地，距离国防军阵线都只有二十里远。

这个距离是很近的。可对于俄军来说，跟天堑没什么两样。他们连反攻的勇气都没有。如何能穿过整个国防军防线，杀到刘暹的跟前呢。即使刘暹左右只有两个大队的禁卫师士兵。

形势进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刘暹的目光已经观揽全局，他觉得这次中俄战争要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等到他拿下阿拉木图之后，兵下浩罕，夺取了安集延、霍罕等地，夺取整个费尔干纳盆地，再大军直逼塔什干，到时候西路军怎么着也能杀到哈萨克的中部。夺取巴浦洛达尔，俄国人在整个中亚地区就一败涂地了。

除非亚历山大三世有把奥伦堡变作前线的勇气，不然俄国只能谈判。

刘暹这时候的心情就跟大西北那高穹空廖的夜空一样，浩瀚广远，精神的一塌糊涂。再有一个月，再有一个月，这场准备了多年的战争就能宣告结束。

在开战之前，刘暹纵然对战争有一百个信心，也没想到会进行的如此顺利。四个月，只四个月就能收尾。

现在他很迫切俄军的反应，毕竟这里信息不通，俄国人的电报线只扯到了奇加纳克。巴尔喀什湖西段顶端的一座小城。从奇加纳克转到库尔图河至少要两天的快马加急，所以这些天里消息从转到他手上时，最少也落后了两天。很多时候都是三天。刘暹迫切的攻下阿拉木图，那样他就能够直接转会巴尔喀什。统筹整个中亚战事。

在阿拉木图攻略进攻的这些天里，准确的说是楚—伊犁山进军后的这段时间里。刘暹已经丧失了对整个战局的指导和统筹。中间差了两天的时间，这在战争中是不能容忍的拖延。

“砰！”

一只漂亮的骨瓷水杯被砸在了地板上，骨瓷与木板接触的瞬间，发出了一声悦耳的脆响。

阿拉木图的州议会厅里，伊犁河流域俄军的最高指挥官——骑兵中将奥普曾科里诺维奇，前任阿拉木图方面军最高指挥官骑兵中将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的副手，对着季米特里.阿列尼切夫斯基暴怒的咆哮着：“拒绝，拒绝，拒绝！”

“俄罗斯拒绝投降。俄罗斯的军队绝不会投降！”

“去告诉中国人，不用等到后天的零点，他们现在就可以进攻。我等着他们！”

“斯拉夫人没有懦夫！没有懦夫！”

暴怒的骑兵中将让整个州会议厅都瞬间寂静了下来。季米特里.阿列尼切夫斯基更是在瑟瑟的发抖。他作为前线指挥官阿尔金耶夫少将的副官，前来报信的信使，却只能承受着这股压力。

良久，七河州州长亚力山大.扎哈罗夫的一声叹息才打破了这股寂静。奥普曾科里诺维奇转头怒视着扎哈罗夫，后者则似乎没有看到一样，站起身来

就直直的走出了会议厅。

论分量，七河州远不能同一个骑兵中将相提并论。论实力，七河州动员的民兵拢共才三千人出头，而奥普曾科里诺维奇手握两万正规军。在电线已经被中国国防军的工兵切断的情况下，阿拉木图的一切由奥普曾科里诺维奇当家做主。

奥普曾科里诺维奇的决定就是阿拉木图对中国皇帝陛下的回复——拒绝投降！

而这个消息在当天晚上九点钟，被张之洞回报到刘暹手中。可刘暹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继续等了下去，一直到后天的零点，拉后的炮兵和炮弹全都到位了，这才对准俄军的西岸防线发起了一阵猛轰。

一天的时间。哈什柯楞河防线就被国防军拿下了。从零点开炮，到晚上八点拿下，天在那时候还都是亮着的。因为国防军用的都是北京时间嘛。

一万出头的俄军被俘虏了六七千，击毙了两

千，剩下的逃回了阿拉木图。国防军损失一千出头。主要是扩大突破口的时候，俄军在防线被打穿的那一刻，发起了拼命式的反扑。国防军的死伤一大半都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等到俄军的拼死劲头落下去，俄军也就大势已去了。

这次国防军没有再进行休整和准备，刘暹集中军中的马车，连夜运送一个营的部队和全部装备、军需向着阿拉木图挺进，反倒是把溃逃的两三千俄军给拉在了后头。

第二天中午就拿下了士气全无的阿拉木图。州府顶上飘起了红旗，叫嚣着坚决不投降的奥普曾科里诺维奇逃向了伊塞克湖。还不如在战场上战死的前线指挥官阿尔金耶夫少将呢。

七河州的州长亚力山大.扎哈罗夫出面劝降了塔尔加耳和哈什柯楞河的俄军七千人。而被截在了阿拉木图和哈什柯楞河中间的两三千俄军，也乖觉的选择了投降。至此，整个阿拉木图方面的俄军，就只有随着奥普曾科里诺维奇逃向伊塞克湖的两三千人了。

但这两三千人也是瓮中之鳖，釜底游魂。想要收拾他们，只要把路口掐着，过不了几天他们自己就会钻出来。那是两三千人，不是二三十人。手中没粮食，靠打猎，靠手里的马，他们能撑几天？

“朕要的是巴浦洛达尔，必要时候还要继续往西往北，夺下鄂木斯克，夺下库尔干，沿铁路向奥伦堡逼近。”

“让任化邦继续进攻。不需要在地方上留守兵力。部队所需的食物、马匹等供给，地方上的大户、贵族，家里不都是嘛？留几个名声好的就行了，其他的随他料理。”

当刘暹彻底拿下了阿拉木图，他就立刻回到了巴尔喀什，坐镇指挥整个中亚战局。连伊犁河流域的国防军迅速挺入，与第四师、**立旅会师后，向费尔干纳盆地推进，都不管了。

“告诉张忠奎，加快进度。俄国人在哈萨克没有多余的兵力。让他迅速挺进到图尔盖河，然后再

小心翼翼。”

土耳其方面已经向北京发出了警报，俄罗斯抽掉了高加索方面的一些军队，抽掉了不少哥萨克骑兵，刘暹估算着时间和俄军的速度，觉得现在还用不着担心。任化邦和张忠奎这两路军还能放心大胆的向前挺进几百里。

刘暹已经让人在伊希姆河河岸的小城——阿克莫林斯克建立新的指挥中心，这里是原时空中哈萨克斯坦的国度阿斯塔纳，现在这里叫阿克莫林斯克。已经有六十年的建城历史，但在不管是在草原总督区，还是在原先的奥伦堡总督区，这个小城都是籍籍无名。

刘暹身边汇聚了四千多人的禁卫师士兵，另外的禁卫师部分已经从张忠奎部分离开，向着阿克莫林斯克挺进了。

中亚这个地方毕竟是‘外国’，敌对势力始终猖獗。在击败了俄军进入哈萨克之后，尤其是来到了巴尔喀什湖的西侧，来到了哈萨克传统意义上的

富饶之地后，那个啥，杀人是常有的。

就跟前文说的一样，这里的上层阶级已经全被打上了俄罗斯的痕迹。固然会有一些人掉转头来对中国献媚，可绝对还会有一些人表面驯服无比，内心对中国痛恨不已。对于这样的人，一经发现就是立下杀手的。

俄国人在中亚血腥统治的建立，曾经是以一个俄国人在某地死亡或者失踪，就不管不顾的杀尽周边的所有哈萨克人而得来的。

现在进入这里的中**队，施行的差不多也是这个规矩。唯一改变的是，国防军会因为士兵的死亡和失踪向周边的哈萨克人询问。用刺刀逼着哈萨克人主动交出凶手或是替罪羊，并将这个凶手的邻居、亲人来个‘株连九族’。只有在哈萨克人死憋着抗拒的时候，才下狠手，不分老幼的狠杀一通。而两三次之后，所有的哈萨克人就都乖觉了。

第六百三十七章法国的爱舍丽宫里

人都是怕死的。用那种法子可以很大程度上瓦解哈萨克人自我的‘信赖意识’。当哈萨克人彼此之间都没有信赖基础的时候，他们就算有反抗，也是癣疥之疾了。何况真正仇视中国人的只是哈萨克人当中的那些上层阶级，众多一无所有的贫穷牧民们，反而会感觉中国人。至少他们的来到让他们这些家庭少交了一些税钱。

俄国人被打跑了，中国的统治还没建立，可不就没收税的了。这一点刘暹还特意的明文告发了所有地方。省的俄国人没收，中国也没收，却被那些哈萨克人的上层阶级给收去了。

“对待那些人没必要仁慈。我们统治这里靠的是民众，不是这些头人、贵族的支持。他们现在的力量对于我们只会是阻碍。”

营在里，刘暹对着身旁的曾国荃说道。边说着，还边抵去了一块哈密瓜。要说着新疆、中亚究

竟那里好了，除了注定要发展起来的棉花种植外，更多的就是瓜果了。这里的瓜果、葡萄实在是甜。

曾国荃是刘暹任命的新建安西省总督。他这个人性格在一班督抚大员中属于暴戾的，整好用在中亚这块新据之地。在大军要跟俄国人的援兵对上的前夕，曾国荃乘火车来到了这里。

曾国荃来的路上就看了厚厚的一摞资料，从早前前清时候的存档，到近来军情局对中亚的调查、侦查，这里的成分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复杂的是想要长居久安。简单的是如沙俄一样凶恶粗暴。

中亚这里不管是有过多少个国家，以民族而论。现在就只是后世中亚五国那五个主体民族。把这一点理顺了，再把这里的宗、教理顺了。税收放轻一些，收复这里就也顺理成章了。

可是这里离着土耳其近，别看土耳其这百十年来不停地衰惫，一次次被俄国摁在地上狠揍，一次

次受英法的欺负，但在真神教里，苏丹还是很有威望的。刘暹可至今还记得当年阿古柏与土耳其的联系。

但现在中国是土耳其最铁，也最重要的盟友。中国对土耳其的作用已经超出了英国的作用。道理很简单，非是土耳其与中国政府的国家贸易。而是中国跟俄罗斯的敌对，而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屡次胜利。

就说第二次中俄战争结束以后，土耳其在俄国人身上感受到了的压力就大大的减小。因为俄国人的首要敌人变成了中国。所以，宗、教方面，对持‘信仰自由’政策的中国来说问题不大。这一点一顺当，刘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力量阻止浩罕与巴尔喀什湖西面的一大块土地纳入中国的版图。

……

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

法国总理夏尔.德.弗雷西内陪同法国总统玛利.

弗朗索瓦.萨迪.卡诺正接见着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这位大英帝国现任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外甥和政治继承人，伦道夫.丘吉尔最好的朋友。以游刃有余的高超手腕闻名英国政坛的外交大臣，现在带着重要的任务来面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具有权力的两个人。

“沙皇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资助。他依旧有着十分炙热的战斗**。”夏尔.德.弗雷西这样的对亚瑟.贝尔福。后者脸上不动声色：“这个当然。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至少还拥有80万常备军，以及不少于二百万人的预备役。只要有金钱的支持，俄罗斯的战斗力是无穷的。”

英国最惧怕俄罗斯的就说这一点。庞大的国土面积。众多的人口，驯服、数目众多且不惧死亡的灰色牲口，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罗斯依旧稳居世界第一流列强的依靠。

“但是中国的人口更多。并且在常备军和预备役上面也不比俄罗斯少。尤其是中国还有着一位战神一样的皇帝陛下。”

亚瑟.贝尔福摊开了手。他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兰西。带着的任务就是与法国商谈借款于俄罗斯的事宜。亚瑟.贝尔福是认同这一点的。

中国在迅速强大。已经威胁到了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利益。现在大英帝国不仅需要中国来牵制俄罗斯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俄罗斯来牵制中国人的力量。最好把中国人的目光牢牢地吸引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千万别让中国人转过头来看向碧蓝广袤的海洋。

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笑了笑，接上了贝尔福的话："亲爱的贝尔福男爵。正是因为中国是如此的强大，我们才更需要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战斗下去，不是吗？"

"与国家的利益、收获比较，金钱上的'牺牲'是完全可行的，可接受的。这比让我们的小伙子流干血要强的多。

法兰西已经决定头一批借款三亿法郎给俄国。

只要沙皇陛下表现出相应的举措，法兰西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借款准备着。我们的会面不是法兰西在征求英吉利的意见，而是告诉你一个既定的事实。”

二十年的恢复，如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仅有着规模庞大的陆军，还有着位居全球第二的海军，更重要的是法国海军的主力铁甲舰比英国也少不了多少。现在的法国人，面对英吉利可有的是说硬话的底气。

亚瑟.贝尔福脸上轻松的表情退下去了。在来之前白厅就着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法国和俄国的结合。

——比如这一次对俄借款英国若不参与，那么法俄两国极可能就真正的走到一块去了。不再是现在这种相互照应，而是签订协约式的盟友。

这对那么被夹在他们中间的德国、奥匈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对大英帝国的旧大陆外交政策会有很

大的影响。其带来的改变太难以预料了。

毕竟德国人也一直在积极地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且海军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白厅现在还不能做出决定性意义的决策。所以不能让大英帝国面临着这么艰难的抉择。英国内阁会议上已经是同意了这次借款的。亚瑟.贝尔福只是想在法国人面前找一找优越感，可惜强硬起来的法兰西半点面子也没给他。

亚瑟.贝尔福自然地一笑。他可是‘游刃有余’的贝尔福，脸皮绝对是厚实的……

就在刘暹期望着四个月内结束第三次中俄战争的时候，英法却对俄国输起血来，所以刘暹的打算注定是要落空的。

当然，这些还不是刘暹立刻就能知道的。驻欧办在欧洲大陆活动了这么些年，也只是在德奥两国扎下了些根基，意大利好一些，英国就是很不怎么样了。法国和俄国更不需多说了。

而这种秘密借款的事情，绝对是国家间的最高层次机密。

刘暹现在正在指挥着咸海地区的战事。俄国人的十几万援军已经气势汹汹的杀到，很有眼光的直奔咸海地区而来，没有关注任化邦的那一路军，直盯上了张忠奎部。在石东来那一路军还没抵达咸海的时候，俄军短时间里形成了二比一的兵力优势。

这个却是刘暹有意形成的。不这样的话，他很难相信这么快就杀过来的俄军新兵会乖乖的送上门来。刘暹并不担心这一仗输了，或是由此看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决心，而是更加的认为——这一战要是赢了，俄国人就是连裤衩都输掉了。

当面的俄军步骑有十三四万，如此算上之前的部队，俄军在整个中亚战场已经投入了五十万军队，这可比沙俄1888年全国的常备军数量的三分之一都要多。

所以刘暹很期望能把这支部队一样灭掉。然后

在谈判桌前，狠宰俄国人一笔，让亚历山大三世想起来都疼得吐血。

而且国防军背后有着铁路的运输，军需补给相对便利。刘暹根本没提醒俄国援兵的抵到，张忠奎发现俄军援兵还是因为中亚行动队的报告，那个时候俄军的先头部队——三万哥萨克骑兵，距离国防军只有三百里不到了。

刘暹接到张忠奎电报后，立刻命令刚刚越过咸海南下的张忠奎军北返咸海地区，组织修筑防线，等待俄军的抵到。他也迅速带着禁卫师部队，乘坐火车来到了咸海边上的阿克斯佩。

张忠奎麾下有五万多部队，加上刘暹的亲卫，国防军总兵力超过六万五千人。其中骑兵还是刘锦棠带领的一个骑兵旅。但人数只有**千了。

俄军步兵也是乘坐火车从里海和奥伦堡两个方面赶来的。途中因为中亚行动队的袭击，制造了一点小麻烦，却并不耽搁俄军的整体速度。

黑云一样的哥萨克骑兵抵到国防军防线前，也没鲁莽的发起进攻。他们在等待步兵的到来。刘暹也在等待石东来部的行动。这一战他要打的还是防守反击。但具体的应对，还要看俄军是怎么个打算。

反正刘暹不准备让第四师直接增援阿克斯佩，而是让石东来领兵进到萨特帕耶夫，然后进军图尔盖河，联系上任化邦部，两军合力向奥伦堡挺进。为此连塔什干的攻略，都变得不完美了。

“告诉王国胜，按原计划打。继续进攻费尔干纳盆地。”原先的两路进军变成了一路，可攻势不能停。

第六百三十八章《新西学中源》论

北方、西疆的战争还在继续，国防军一次次的胜利鼓舞所有人的精神，塔城大捷、巴尔喀什湖大捷让军人真正的成为了中国百姓心目中‘英雄’的代名词。

好男不当兵——彻底成为了过去式。

当兵，金钱、荣誉、地位，应有尽有。国家的重武，果然短短时间里就扭转了民间的舆论。

但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切都围绕着一场战争来转悠，在边疆的枪炮轰隆中，其他的事情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不停地前行。

比如新儒学的问题！

现今的中国，致力于糅合新旧学说于儒学一体的学者绝不只是三两个人。而是一大群，一大批。中国国内还是有太多太多放不下儒学的大家在。其

中一些人还都相当的有名望，比如侍从室的王闿运，比如顶着侯爵帽子的左宗棠，比如刘蓉……

中西之争，中方的旧学落败了，引进西方科技，建设工业和制造枪炮战舰，已被国人上下视作理所当然之事，所以在旧学彻底落败之前，新学早就有萌芽。现在更随着旧学的败局而逐渐占据了儒学的主体地位。说到底新朝建立已经过十年了，工业发展的成果，众人可见。事实胜于一切的滔滔雄辩。

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通盘全收西方文化。很多的儒学大家一面心痛旧学，一面又不得不在继承传统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将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衔接。而更多的儒家学子，则是在打着拟古、溯根的名义。肆意曲解科学定理，将其牵强附会地与中国的传统学术相联系。一时间。有关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儒家‘勾勾搭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术界，后来这群儒家学子眼看一个儒学都要兜不住了的时候。就毫不迟疑的把道家、佛家，先秦百家，一切有能兜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搞得刘暹是目瞪口呆。只能大叹‘文人无齿’，感叹后世的‘砖家叫

兽’不是师出无门。

“荒谬！真是太荒谬了！这样的书竟能刊印！这样的谬论竟也有人追捧！”

一声愤怒的咆哮，打破了成均公学向来肃静的氛围。往来路过的老师和学生均忍不住向着咆哮声的发源地——总监办公室，张望起来。他们很难想象有什么事会惹得向来温文儒雅的张文虎发如此大的火。

此刻端坐在会客厅的翁同龢望着面前怒不可遏的公学总监，不由清咳了一声劝慰道：“孟彪兄息怒。这不过是写无知之徒胡乱的揣测，孟彪兄何必为这等小事动肝火呢。”

翁同龢神情很尴尬的。因为翁家那响亮的科场名头。那些令人咋舌的‘考据’者们，跟翁家多少都有些瓜葛的。

“既是无知之辈的胡言乱语，那又怎能刊印成册在市面上发行？竟还拿出黄宗羲、方以智的‘西

学中源’来以论调，恬不知耻。”

“荒谬可讥！误人子弟！”满脸怒容的张文虎一点也没有因为翁同龢的话而息怒，说罢将手中的书册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

“翁大人，这等邪说，流传一气，士林被玷污，文名已扫地。这让他人如何看待我等儒家？新儒还谈何立起？

彼辈书商。见此有利可图，将其中畅快人口之言论汇集成册，编成了这本《新西学中源》，是贻笑大方。您瞧瞧。短短一章五千言，引注六家之言，这等庸碌之徒不通西学。又不精国学，断章取义。闹出如此笑话，传扬国外。华夏三千载文明尽毁矣。”张文虎是知道翁同龢的尴尬之处的，翁同龢跟儒林旧学的渊源太深了，想甩都甩不干净，所以给翁同龢留了一丝颜面，将这本《新西学中源》的罪过一半归结到出版商的身上。

但这个面子买的，翁同龢也知道是怎么来的。今天他到这里，不就是因为这本狗屁不通的书给人

传进了成均公学了吗。

这成均公学是什么地方？多少个小祖宗在这里呆着的？让人教坏了可是天大的祸事。

翁同龢都听人传出来消息了，皇长子已经准备就这本书想问责文教部了。把翁同龢吓得心脏病都要犯了。因为这本书出自苏州这个往西文教昌盛之地，那出版的书商也好，传进成均公学的人也好，跟翁家都有瓜葛。今个他来上门，就是为了摆平这个事儿的。他知道，张文虎在成均公学威望很深，他不是整个在校老师中学问最好最深的，可绝对是最有威望的。

处事公允——这四个字就是张文虎这些年在成均公学的写照。

而在成均公学这么个权贵子弟云集的地方，要多少年如一日的处事公允，可绝不是嘴皮子碰碰就能得来的赞誉。

皇长子很敬重这个大师傅。刘暹对张文虎也很

满意。如果张文虎愿意出面，皇长子这事儿很大可能能给摆平了。

翁同龢叹息一声，声音中满是场上，脸上也显露愁容。“盂彪兄。我中原天朝历来都以‘教化’蛮夷引以自豪。可现今却西盛东衰，枪炮器物、工艺技法，皆不如人。彼辈看似不肖，实质却也是想为华夏争一口气。故有识之士才会重提‘西学中源’之说，证明西法虽优，但源出于中国，不过青出于蓝而已。以求一扫现今儒林颓废之气，重拾华夏文明之尊严。”

“不想华夏之学尽出西人，那就应该虚心请教，踏实治学，力求推陈出新，走在西人之前。就如我朝之枪炮犀利，零八式步枪不久更早于西人吗？

而五十年前，西人可就是用超出中原不止一筹的枪炮巨舰，打的前清屡屡打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

“如今这般用神话、传闻和伪书，将别人的东

西改头换面归在自己祖宗名下，占点口头上的便宜，真不当为人子。”张文虎一脸的肃然正色。

翁同龢低垂的眼眸中闪过尴尬、不甘与失望。张文虎这呆子，怪不得有一身不错的学识，却混的只能得一个温饱。难道就不知道这‘西学中源’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其间还夹杂着华夏士人心中难以抚平的心结？

这是出于汉民族的自尊心，也是对传统的向往、自信。你可以说它是种自欺自人抱残守缺，却不能磨灭了士子们内心的那一抹悲悯的‘骄傲’。朝廷要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天朝自居，以上国自居的中央帝国，要以维护其统治的神圣。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西学中源’说，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解脱办法。虽然这很阿q。当然，现在还没谁知道精神胜利法！

想来这也是文教部会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的主要缘故吧。

翁同龢也知道，这样做是对文化的一种亵渎，

更是对传统国学的不尊重。但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都在透着股不忿。

张文虎怒火平息下之后，当下便换了个口气，心平气和的说道："翁大人，不必灰心。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金虽不足赤，我之文明有自己的薄弱之处，但今日西学恰恰能补足我之弱项。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摆正心境，取长补短。我华夏文明断不会因为一两处弱项就变得一无是处，华夏文化的尊严自会得到弘扬。"

最后，张文虎看着翁同龢离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他会出面恳求皇长子的，但中西之争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停息。今后只会更加炽烈！

张文虎坐回到书案前，桌面上摊开着一本书——《管子》。

中西文明之争里，不合拍的东西太多了，那些被强扭在一起的论调，叫怎一个牵强附会啊。张文虎是不屑一顾的。倒是他现在看的《管子》，还是能与西洋的政治勾连一下的。《管子》有云："量

民力，则无不成。不强其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这在张文虎的理解中，跟西洋的议会，现下国朝的国会，都有同工异曲之妙。

可惜，现今中国研究《管子》之策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就是张文虎本人，如不是被选为了国会议员，都不会拿起这本在许久前翻阅过的书。

富国强兵，乃《管子》之旨也。

……

同时间的交通部铁路司。

“大人客气了。能得大人一席教诲实乃下官的荣幸。本想在大人手下再历练两年，可惜天佑是没这福分了。此次部里派遣下官前往西南主持成昆线铁路工程，下官明日就要启程了。”詹天佑站在交通部部长兼职铁路司司长的季锡良面前，态度十分严肃的保证道。

季锡良看着手下这名爱将，十分欣慰。“成昆铁路是朝廷今后三年里的一项重点建设工程。西南山峻地险，眷诚此次可谓是任重道远。”季锡良颔首嘱咐道。

“请大人放心，下官定当全力以赴，不负陛下、朝廷的重托。”

“好！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早日将铁路修到全国每个角落。”季锡良离开钢铁厂后，就转入了中枢，任部委大员可有段时间了，而他担任交通部长的同时还要兼任着铁路司的司长，可见他对铁道建设有多么的重视了。

而他专任交通部一把手以后，成昆线是他推动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项目。

第六百三十九章这不合规矩啊……

六月，正是盛夏时节。刘暹在阿克斯佩正跟俄军对峙着，成昆线这条贯穿大西南的铁路命脉终于正式动工了。

工程总负责人詹天佑，同时也是总工程师，而另外两名总工程师一个是詹天佑的至交好友欧阳庚，一个是比利时籍的铁路专家马克.希福。

虽然比利时是个小国，跟中国的交往也不是多么的友好，但比利时的工业还是相当发达的。其现任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比利时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说，可称的上是极有作为的君主。马克.希福是随着德国的工程技术专家进入中国的。现在在中国已经呆了五年！经历了多处铁路建设，已经是中国铁路建设中响当当的外籍专家了。

希福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中国话，现在他十分的好奇。成昆线那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国家拨款竟然只有35%，其余65%全有四川、贵洲、云南三个

地方省来支付，这太不可思议了。

希福可是个中国通，很清楚这三个省份的经济发展的，四川是很不错的，云贵却是中国最贫穷的几个省份之二，他们哪来的这笔钱呢？

希福来到中国这五年时间，修了五年的铁路，却也看清楚了五年里中国巨大的变化。那一条条贯通千里的铁路，耗资虽然重大，但一经建成，立刻就是全国经济的命脉。一条条铁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那就是一条条能够源源不断生出鲜血的大动脉。

“不过……，真的不是太苛刻了吗？”希福担忧的问道。身为总工程。又是工程副主管的他可不希望工程款方面出问题。

“希福先生搞错了。工程款的六成五确实是由地方出，但不是完全由政府承担。”欧阳庚笑的很轻松。

“不全部由三省政府承担。难道说挂牌出售股

票了吗？”希福晃了晃脑袋。想了一下问道。

“这笔钱确实来自民间，但不是挂牌出售股票。而是工程建设基金。”

欧阳庚很唏嘘这个工程建设基金。在他看来这东西完全就是换了张皮的包路费。西南三省这是嫌弃原先的名儿不好听了。这次的成昆铁路建设，动工和准备资金都是由今年财政部拨下的第一笔工程款，同时云贵川三省也会由省财政厅拨下一笔建设资金，但西南三省三年里拢共承担的资金份额也就只有15%，那剩下的50%将会在接下的一个月内依照施工地域，划分出十个标段公开向民间招标。

这一消息是前天才由三省省政府联合签署了提议，昨天三省省谘议局全部顺利通过了提议。希福到底是一个外国人，消息没送到工程总部，他就没渠道提前知道事情的细节。可不跟欧阳庚这样的嫡系，消息畅通。

明天时候，这份提议就会送来工程总部，而在这提议被云贵川三省政府联合签署的时间前，三省

乃至全国各地的商会、大豪，早已经得到了消息，现在怕是连钱都准备好了。

　　无论是前清时候就富甲一方的商会，还是依托海运、工业迅速窜红的经济新贵，亦或是在国外赚钱的国际倒爷。所有的人都很少要单独投标的。

　　那一份就是整个成昆线整体资金的5%上下，这是一笔庞大的金额，从投入到收回，从收回资本到赚取利润。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循环是很长久的。谁也不会用自己的全部、或是大半身家来参与一项这么长循环周期的巨额资金投资，很多人都是凑到一块。投一标！

　　西南本地的资金也在积极地参与。相比外来的那些大鳄，西南三省的本土经济团体实力明显要寒酸一些。他们这地方当初祸乱了那么多年，现在只是刚休养生息。有所恢复，比起外来的资金团体来说弱的太多了。但他们面对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时却丝毫没有怯懦之心。反倒是在各方势力间四处游走起来。

“二伯，咱们真的要去向银行借钱吗？”大街上一个脸上带着两分稚气的年轻人匆忙地赶上了一个身材富态的中年男子追问道。

“宗敏，你不待在客栈，跑这儿来干什么。”中年男子一皱眉头怪道。此人便是近些年四川新兴的酒业大亨苏家的二子，苏明泉！

身边的这个年轻人是苏家在省城读书的侄子。显然苏明泉并不想让侄子介入买卖的事。

可苏宗敏却毫不介意二伯的责问。苏家上一辈兄弟五个，每个人都妻妾成群，可至今唯独老四——苏宗敏的父亲，生下了两个带把的来，在四川大学读书的苏宗敏和他在上海经贸学院读书的大哥苏忠秀，两人将来的道路是一从政，一经商，都是集家族宠爱于一身的人。

苏明泉房里有九房姨太太，生了七仙女，就是没一个带把的，别看刚才是责问，实际上是把苏宗敏疼到骨子里了。

苏宗敏抹了一把汗嚷嚷道：“二伯，我都听说了，府里的分行没答应咱家借钱的事。您来这儿是想向省行借钱吧。省行肯定有钱！”

眼看着苏宗敏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毫不避讳的大谈贷款的事，哭笑不得的苏明泉二话不说，一把扯住了这小祖宗的胳膊将他拽进了一旁的茶社。在找了一处僻静的位置坐定之后，苏明泉板起了脸呵斥道：“不是让你待在客栈准备应考之事嘛。你跑来搅什么局呢！”

“可是二伯，王家、赵家、孙家突然宣布退出。以我们和钱家现在的资金根本不够应标。出了这么大事，你让我怎么放得下心安心备考。”苏宗敏紧锁着眉头说道。

苏明泉则拍了拍侄子的肩膀，是个好孩子。宽声安慰道：“生意上事有叔伯在，自会有办法解决的。你只要好好念书就行了。大不了这铁路咱家不做了，靠着川贵的酒厂，云南的烟厂，咱家一样富甲一方。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念书，将来做大官，光耀门楣。”

苏宗敏被他二伯踢回学校了。“二哥，你二伯也太落伍了。而今这世道，功名值几个钱呢？只要生意做得好，做得大，大官也要敬着，可跟前清时候任人宰割不一样了。”苏宗敏宿舍里八个人，他的年龄还是排老二。

“五儿说的不错。就你那家世，有这个时间读这些文章，还不如跟着你叔伯学做生意，多长些阅历经验呢。”宿舍的老大也这么的说道。虽然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都没离开过手中的书本。

苏宗敏笑了笑，他们宿舍里八个人，这科八个人全都报名要考秀才。可不是除了他苏宗敏，其他七个人全都小家小户子弟。或许家世不如苏家，却也是一方豪强。那为什么也要考秀才？

苏明泉一脚踢回了侄子，自己很有自信的登上了华夏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大门。

但是跟苏明泉不一样的是华夏银行四川省行的行长罗镐。苏明泉这么上门了？那府上的分行拒绝

了苏家的贷款申请，这不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了吗？苏老二现在登门是要干什么？

罗镐有些头疼了！

可罗镐还是要客客气气的将苏明泉听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切他都心知肚明，一切他都清清楚楚，可就是因为这他才为难。

那成昆铁路就是一块香馍馍，谁都想咬上一口。现在出真金白银，当然是肉疼，可等到铁路修通了，那就是引了一条银河到自己家仓库。

政府许诺二十年，可能十一二年本钱就回来了。甚至还会更快更早！纵然投资很大，却是翻倍的利润。所以当苏家纠集的四川本地势力散伙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暗中就偷偷用力了。罗镐接到上头和各方面打来的招呼，他真心不敢贷款给苏家。

“明泉兄，实不相瞒啊……”罗镐不想得罪了苏家。现今西南的好几种名酒产地、配方，都握在苏家的手中，那中间的茅台镇的茅台酒，更被当今的

皇帝陛下钦点为国酒。

所以他实话实说，在不透漏对方姓甚名谁的情况下，希望苏家也不要记恨于他。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即使罗镐感觉就算得罪了苏家，苏家也不能真正的把他怎么了。可要能得到苏家的谅解，那就再好不过了。

苏明泉不感到以外。官商，官还是在商的上头。如果有求于当官的，商还是‘孙子’。苏家在府行碰壁之后，就有了心理准备。

苏明泉微微一笑对罗镐说：“罗行长，我今天来是递交贷款申请的。你不需要给出什么明确的答复，苏家只是要你对幕后的那些人带一句话。”

“苏家做不成这笔买卖，川贵间的这一段，谁也就别想做到！”

“你再告诉他们苏家说这句话凭的是什么。”

“凭的就是苏家这些年在川贵之间往来打下的关系。凭的就是苏家在川南和黔北的人脉！”

“玩阴的。老子看他投标中标，老子看他完不成工程建设。”

“不信？”

“那就都走着瞧。看谁笑的到最后！”

嚣张霸气。苏明泉一席话让办公桌对面的罗镐整个人都傻了。不带这么玩的吧？直接砍掉桌子一条腿。这不合规矩啊……

第六百四十章为日本崛起而读书

“小田君，中国西南的成昆铁路开建了。”

北京一所校园中，两个剪着短发，穿着短装的青年坐在草坪的石凳上，其中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报纸。一份发行量并不怎么大的报纸，其头版头条就是成昆铁路的招标。

“中国的铁路正在向着四万公里迈进，我日本皇国之铁轨，不知何时才能超过三千里……”那个小田君说话中，眼睛已经饱满了泪水。

“不如西南逆贼，皇国无振兴之日！”

“同样奋起革新，我皇国尚胜清国……，何以让中国出一刘……”

斋藤清一和小田三郎同时说话，但话语中的意思和格调，却截然不同。

“小田君，中国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出错。日本只要统一，发奋图强，终有一日会追赶上中国。万世一系的天皇陛下，早晚会站立在世界东方的巅峰！”

斋藤清一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小田三郎，皇国里就是这样的人太多了，虽也爱国，却被打消了士气和追求。“小田君，你应该振奋，振奋，振奋！”

“你要坚信，日本早晚必胜中国。”如同打了鸡血一样，斋藤清一精神激昂的说话，手臂都挥舞了起来。

而他对面的小田三郎，则始终闷头不出声。

日本必胜中国！

在十六年前刘暹带领军队打下了东京城以后，日本民间就有了这么说法。并且还有实据论证——日本通晓西学的人才比中国多；日本人识字的比例比中国多；日本政府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清国则还垂垂老朽；日本政权

上下一统。而中国一片糟糕；日本建立了新式大学制度；日本发展了新式交通，比如铁路；日本改革了军事。全国陆军先法后德，海军参考英国。日本建立了预备役制度；

那时的日本有太多的地方胜过中国了。可是，中国就那么出了一个刘暹，以一提督之力，横扫了日本半数军队，打进了日本的国都！

在日本人看来，这是比英法联军入北京让中国承受的耻辱更大的羞耻！

可是日本的个性就是佩服强者。中国明明一副破烂摊子，短短十来年就变成了今日的强大。那塔城战役，一战覆灭了二十多万俄军，这在日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强大。而后的巴尔喀什湖战役又斩获那么多，刘暹本身就是‘东方第一名将’，现在就被称作世界第一名将了。

中国的强大，更多的衬托了刘暹的强大。而当一个人被诸多的日本人认为超出自己太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跟刘暹划等号的中国，也就变成了与众多日本人划等号的日本，不可战胜的对象了。

小田三郎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感叹中国工业建设取得的成果，悲叹日本现今的落后。甚至悲叹日本今后的命运。

日本得不到统一，谈何说什么将来？但西南日本占据着东瀛四岛四分之一的土地，这么算还是把荒凉的北海道算了进去，背后有近在咫尺的中国撑腰。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两次在东北滨海地区和西伯利亚战胜俄国人，东京政府的背后全都是中国人的刺刀了。而且还有卑劣的朝鲜人，趁火打劫占据了竹岛……

小田三郎会为日本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真的看不到日本的明天。

现在日本的青年有不少留学中国。属于西南日本的日本人，当然是没什么不方便。中国对属国历来都是很友好的。可是斋藤和小田这样的东京政府

的人呢，尤其是东京政府的官派留学生。那简直是被人‘另眼相看’，在学校里也被人当贼似的来防着。可就像原时空清末民初的中国在日的留学生，即使生活在一片歧视的目光中，也始终显得兴致昂然。一个个如过江之鱼，不断地往中国窜来。这里面京津和上海是两个中心。

日本人似乎很爱激动。而进行了城改建设的北京城，很多建筑以及新鲜事物在他们眼中都是那么的令人激动，似乎那每一个物件都能让他们惊为天人。动不动就惊叹“这是该跪着欣赏的艺术”、“堪称世界第一流的建筑”、“走在世界最前的准则”……

这点上朝鲜人跟日本人堪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那都是喜好夸张的性格，却很好的迎合了国人好大喜功的脾胃。虽然国人面对此副景象时会常常自谦、干笑，显得颇不好意思。所以朝鲜人和西南日本的留学生，甚至是某些东京日本的留学生，这群萝卜头俨然成了不少人眼中知书达理的模范藩夷。

然而众多国人却不知晓在这一张张谦卑的笑容背后，无论来自东京还是西南，很多日本人内心怀揣着的是一副怎样复杂的心理。当他们在赞叹北京、上海现代文明的繁华时，又是怎样一种矛盾的心态。

因为中国附加于日本头上的那场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怎么的粉饰，都是比黑船来袭更加惨痛的悲哀。并且随着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大批的机织布从中国转入日本，而日本的生丝、茶叶、蚕种及大米等原材料，也在大量的出口，造成其国内纺织业之发展举步维艰，粮食价格飞速上涨。其东京日本治下的领土上，米骚事件是一处接着一处。

最后还是英国人为了维持日本东京政府的稳定，从泰国等地购入了大批大米贩卖到日本去，这才将日本的粮食价格满满压制了下来。也让大米出口在日本对外贸易上划了句号。因为这些被外资购买的大米，那本就是中国的资金。为什么这么做？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而在日本本国粮食缺口都很大的情况下，为什

么还能搞出大量的原产大米对外出口，也一样能脚趾头可以想象。

金钱的魔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或许不是万能，但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面前，它就是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在日本开战前那几年和战后的最初两年里，日本的经济发展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不管是丝织业、纺织业，还是一些低级的工业产品，面对中国‘减价大促销’式的打压，都是悲惨的不能再悲惨了。

即使东京政府提高了关税，筑起贸易壁垒以后，东京日本四周海岸线，疯狂的走私活动也让东京头疼不已。手工作坊倒闭、失业人口暴增，社会治安自然混乱。而社会治安混乱又让企业变得更加艰难，这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生活的日渐困难使得日本不少农民、城市居民沦为赤贫阶级。若不是东京政府背后一直有英法美等国的支持，说不定前几年都要生乱子了。

与东京日本内忧外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而今蒸蒸日上的华夏帝国。眼看着繁华似锦、灯红酒绿的北京、上海，联想到本国家乡的悲惨情景。相信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血性的人都会在心中蹦发出发奋图强的干劲，同时袭上他们心头的还有面对中国的无力。

就像中国的领土与日本领土的比例一样，日本的力量面对中国太弱小了。

诸多的日本留学生将这股干劲化作为一种坚定的意念。这些在中国留学的日本青年门，抱着一股‘为日本崛起而读书’的意念，也跟原时空中清末民国时候的中国在外留学生一样的。

刘暹对这幅逆转有的只是洋洋得意。因为这是强者才有的傲然，和弱者必须背负的发奋。当初他派去外国的留学生们，在德国、英国时候，可也都是一样的心情的。刘暹内心的爽感超过其他的全部国人，只因为他来自原时空，铭记着中华百年耻辱。

“中村君，三浦君，你们今天拜访了中国的皇家自然科学院，感觉怎样啊？”

“酒井君，你今天没能随我们一起去真是太可惜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学院，虽然不能进入他们的中心实验室，但也观看了外围区的实验室，还亲手进行了一次操作。观看了他们的图书馆、资料馆，里头的藏书包揽万象，真的不是帝国大学可比的。若是能留在这里学习上几年，真是此生无憾了。”东京大学诞生于1877年，初设法学、理学、文学、医学四个学部，是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最早的西制大学之一。学校于1886年被更名为“帝国大学”。

“竟然得到亲手操作的机会，真的是万分难得。但是留在那里学习，就不要抱有希望了。”酒井龙一叹息着说道。中国石景山皇家自然科学研究院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并且数量众多。在这里有着一批有些的科学专家，很多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最顶级的名誉。而且石景山还以科研经费充裕闻名世界。

这里只有走到死路的研究，而没有因为经费耗用大而被叫停的研究。在这里工作是全世界因研究经费短缺而举步维艰的科研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机会。这里是科研者的天堂福地。

但是很可惜，石景山皇家科学院的科研基金虽然已经将申请范围扩大到了东京日本，甚至允许日本的一线科学家、研究者来石景山走一走，可在这里长期工作研究的机会，中国是不会给与日本人的。

至少现在是绝对没这个可能的！

“把这句话送给那些小鬼子。”前线的激战当中，刘暹都不忘日本来华科学参观团的事宜，手书八个大字——为日本崛起而读书！

“或者把‘读书’俩字改成‘努力’更顺口些……”

第六百四十一章昔日王谢堂前燕

宽阔的操场上，数千新兵正进行分列操练，在各自教员、教习和中队、分队、班长的带领下，训练军姿、队列、射击、拼刺、投弹、操炮、筑垒……，脚步声、喊杀声、口令声，乃至是喝骂声充斥了整个操场，尘土带着滴滴汗水在阳光下一阵阵地飞扬而起，浓烈的汗水味道随风消散。

俄军在不住的向中亚调遣援军，新军的援兵也陆续的向伊犁汇集。这其中就有一支支心怀决死之志的旗人军。

天下平定已经十年了，前清战俘陆续都放回了故乡，或迁移到了边地。唯独旗人和那些在战场上为满清拼死效力的汉人后人们，他们还继续艰辛的活在日日夜夜的劳动之中。

尝够了这种累死累活没有什么自由日子滋味的旗人们、汉奸们，对战争是向往的，用自己一条命换来全家的新生，是值得的。更别说这中间怎么说

也有一丝生机！

现在的新疆，南疆、北疆汇聚了十七个自旗人、汉奸当中选出的新兵营，总数接近五万人。这中间有去年老早就开始招募，已经有接近一年的作训时间的老兵，也有战争爆发前夕，甚至是爆发后才招募的绝对菜鸟。但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招募进军队的，不管他们都经受了多长时间的训练，他们的命运都只有一个——战场上的炮灰！

可这样的命运，也能让他们甘之如饴。

“预备！”操场上，一个少尉教员高声一叫喊。一个中队的新兵都以右侧位六十五度角挺枪立正。

“注意，脚跟用劲。重心快速前移，用力蹬脚跨步发动腿力、腰力、臂力。右手抬枪托于右胸侧下方两寸，左臂作30度旋转快速前伸。突刺！”

“杀！”一百人的声音汇聚成一声，一百把寒光闪闪的刺刀猛地刺出，声势确实骇人。

“两臂向目标用力推枪，用左手掌握方向。同时要以右脚掌的蹬力，腰部的推力，让身子向前突……”

“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踢出一大步，踢的时候，脚距离地面不要超过二拳，别抬得高。高了没办法再迅速变力。刺中敌人的时候，左脚着地的同时右脚自然地向前滑动。”

“自然，要自然。要刻进自己的骨子里。你故意的去做这个动作，本身就拉慢了你的速度。”

“突刺时，一要“快”，二要“狠”。”

““快”，就是对准突刺点后迅速刺过去，不能引枪，也就是不能把枪往后拉一下再去刺。引枪就等于告诉敌人，我要刺你了，对方有了准备，当然你就刺不到了。”

““狠”。就是要三力，两臂的推力、腰部的推力和右脚的蹬力，都合成一股力。狠狠地刺向敌

人……”

这名少尉军官走进队列中，检查新兵们的脚位、腿形、刺杀后枪声的角度。一一纠正到满意后，才行出队列。大声道：“左臂回缩，右臂紧贴枪托快速击出，扭腰、右腿发力跨步，格挡托击！”

“杀！”

“左臂前伸，右臂回缩，左腿跨步，摆枪挑刺！”

“杀！”喊杀声还是那样的铿锵有力。

已经抵到新疆的曾国荃在旁看的是频频点头，而他身边的周馥却是满脸的惊讶。这个昔日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现在也坐上了正三品的安西省参政了。

周馥是个标准的文人，对于军队，尤其是现代军队是真的不了解。

“玉山啊，可别看不起这几下。这可是真功夫。拼刺中最基本的动作，正面突刺、格挡托击、摆枪挑刺，每个动作中脚步都会向前跨出一步，做好了那就是一般的练家子也不是对手的。动作之间衔接流畅，更可以循环反复，是白刃战中最有力的拼刺动作。”

周馥年已五旬，当年李鸿章从编练练军和新军的时候，他是跟军队打过几天交道，但对实质并无了解。这些动作在他眼中就是几下非常简单平常的刺杀训练。现在听曾国荃评价真的高，不由疑惑道：“如此简单也能制敌？”

“哈哈哈，我国朝军队，屡胜外夷。扬我国威，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对于不懂军事的周馥，曾国荃也不想解释太多。

烈日下的操场上，官兵们个个汗流浃背、衣裳湿透，时而有体力不支者晕倒在地。

曾国荃不会看不起这些旗人。当年他们老曾家

能名扬天下，靠的可就是满清的赏识。即便到后来是时势造英雄。

曾国荃很清楚当初的八旗大爷们有多么颓废和废物，要是当年的旗人们能够吃得下如此的艰苦，这大清会不会亡掉，都要两说。

刘暹即使起兵灭掉了前清，天底下谁也不会认为刘暹天生就有反骨，只会说是满清自己不争气，让人瞧出了机会来。

所以现在的曾国荃非常的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再来！连续突刺！前进！前进！”少尉教员的声音嘶哑地吼叫着。

受训的旗人新兵们喊声依旧嘹亮。“杀！杀！杀！”

黄尘漫天，汗水滴了八瓣，后面几排士兵的身影几乎已经看不清楚了，只有那反射着阳光的刺刀

依然清晰可见。连续突刺，连续跨步向前，带给新兵们的不仅仅是体力的消耗和对突刺动作的更深体会，还有一往无前的气势悄悄地浸润进他们的骨髓。跨步前进，前进，前进，再前进！只有前进！长期训练后形成的本能造就的是决不后退的习性，这就是钢铁的军人意识了。

刘暹不迷信精神力量，但哪一个指挥官都会欣赏精神力量带来的高昂士气；他也不迷信武器制胜，却会跟全世界的军官们一样喜欢集中绝对优势的火力摧毁对手。白刃战在他眼中是很重要的一种军事手段，可更重要的是铸就军人发自骨子里的无匹气势！

喊杀声中，尘土不可避免地席卷了旁观的曾国荃和周馥，两人的岁数都不小了，忍不住连连咳嗽。但谁都没在意，更不会干出呵斥这种丢份儿的事儿来。

“大帅，不如您回驿馆稍息片刻，等这热劲儿下去了，玉山再陪您来看？”

曾国荃挥手驱散尘雾，坚决地道：“继续！继续看下去。老头子就是想知道，当今队伍是如何调教出一支天下强军的！今后咱们地处边界，少不了触及军伍，可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啊。”

“立--定！”一排人墙滚滚向两人所站之处压来，步履铿锵有力，严正威武，最后在距离曾国荃十几米元的地方随着口令停止了前进。

爱新觉罗.载泽身穿军服站在最前排，双眼在正视前方的同时，脑袋却想尽力去看那两个年老的身影。年轻的载泽并不认识曾国荃和周馥，但他知道，能够身穿便服进入训练场的人，绝对都不是一般人。

作为这支大队中的排头兵，他身处的排头兵位置不允许他转头，甚至眼球的转动也不允许！所以他只能用余光来观察曾国荃和周馥。

所有人都汗流浃背，军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了他们的严整队列滚滚向前又遽然而止的气势。

曾国荃和周馥的目光同时集中到了载泽身上，这个排头兵实在有些醒目。身体壮实，相貌俊挺，双眼中蕴含着的神光，掩饰不住的自信、坚毅，让他从第一列二十二人当中脱颖而出。

“排头兵，出列！”

载泽向前小跑了三五步，在曾国荃面前五米的位置站定，然后是一个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严格军礼。

曾国荃也站定，立正，举手行礼道：“姓名、年龄、家世！”

“新兵爱新觉罗.载泽，二十二岁。圣祖爷第十五子愉恪郡王爱新觉罗.胤禑之五世孙！”

曾国荃眼睛眨了眨，跟周馥对视一眼，都明白这人是谁了。愉恪郡王爱新觉罗.胤禑是无子的，载泽的亲爹大名叫奕枨，他本来也不是叫载泽这么个名字，是奉旨过继给绵愉做后嗣之后，改命载泽

的。光绪三年袭封辅国公，可惜啥福也没享到，满清就倒了台。

没想到自己俩无意中竟点出一个前朝的皇亲国戚了。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走出训练营后，周馥脑子里回荡着这么一句诗。载泽，旗人军，这里真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明证了。

周馥一时间心里空荡荡的。满清宗室子弟的落魄和下场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一天周家也落魄了，子孙后代会是怎么个样子？而且周家虽然跟李鸿章交情没的说，可谁敢保证未来就没惨淡的那一日？

曾国荃更是在苦恼着。他已经快七十了。安西总督这一任后，就该告老还乡了。可能他都等不到那一日，人就不行了。那么今后的曾家就只能靠一个曾纪泽吗？

这倒不是说曾家后人里没有人才了，全是纨绔

了，而是除了曾纪泽以外，曾家没有第二个能挑起家门大梁的人了。

两人本是兴致勃然的来看一看新兵训练，却怀着一肚子的郁闷不乐回去了。而且他俩还没时间去先消火气，刘暹发电报让他们俩赶紧西进到巴尔喀什湖，那咸海地区的胜负就要分出了，安西省的架子要尽快的拉起来……

第六百四十二章让我们向主祷告吧！

咸海战场。

这个时代的咸海还不是21世纪那即将消失的咸海，此时的咸海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之一，面积相当于一个斯里兰卡大小，大量的湖水用于农业灌溉项目，这里是整个哈萨克斯坦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在这里打仗，不管是对面的俄军，还是己方的国防军，对于粮食那都是不操心的。俄军是怎么收集粮食的，刘暹不知道，他只是把这事儿交给了张忠奎安排。然后听说张忠奎派兵请了周边百里方圆内的哈萨人大户、头人，抄了其中两成人的家，再付出了很少的一点银币后，刘万余国防军就再没有口粮之忧了。而且牛羊鱼肉不断，吃的极好！

现在战场已经不在阿克斗卡了，而是向东转移了四十多里，到了一个叫科拉卡尔的小镇子，国防军早在这里修筑了防御阵地，刘暹直接进驻科拉卡

尔小镇，指挥部距离前线只有十里地。

国防军的后退似乎让对面俄军激情澎湃，他们随后的进攻是更加凶猛了。可巨大的伤亡不是区区两倍的兵力优势就能忽略的，即使俄军随后又有几万人增援赶到。但是在俄国人作死之前，两军已经有小十天没有发生激烈交火了。

炮兵不算。

咸海之战，中俄炮兵表现都不突出。俄国人是因为他们现下手中真的没有大炮了。之前塔城战役中的损失，和阿拉木图之战的损失，加起来简直是丢掉了俄国炮兵一半的家当。俄国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还是要重兵部署的。短短一两个月里根本抽调不出几门火炮来支援咸海地区。

而国防军呢？炮兵弱的原因谁都知道。铁路运输能力有限。

所以两边表现的是旗鼓相当。每日都是不停地用炮声表达自己的存在感。俄军确确实实是真的炮

兵力量有限，而国防军那里。这些日子里刘暹根本没有调集部队增援咸海地区，那一列列火车运载的就是一门门大炮。只是在引而不发！

“皇上实在是神机妙算！非我等可比！”指挥部里。张忠奎看着巨大的咸海地区地图，满脸的感慨之色。

这由不得他不佩服。刘暹的先见之明再一次被证实。他说俄军会通过咸海绕道己军腹部或没有防御的背后，狠捅一刀。张忠奎感觉很无稽之谈，因为这么做俄军要冒的奉献就太大了。结果俄国人真就这么做了。还一上来就运送了足足两个师的兵力！

“咸海是能通航的。”刘暹对此没有多说。他不需要显露自己多么高明，除了他自己以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了战神一样的人物。刘暹能保持眼下的‘平静’，只因为他有几分自知之明。

对面的俄军统帅叫卢金.索科洛夫，步兵上将，在正面派兵进攻。牵制国防军的同时，陆续筹集和

赶制了数百艘渡船、扑鱼船在咸海西岸。刘暹是一直看着他作死的。所以，这些日子根本不去想‘大捷’，只要坐在家里等着肥肉进嘴里就是了。

虽然时间等的久了一些，可俄军横渡咸海的作战还是到来了。并且第一批就是两个师。

俄军的登陆地点是一片无名滩地，距离那里最近的是一个叫梅塞的小村庄。此地距离国防军的腹地——也就是科拉卡尔防线的侧后方，有五十里地。如果刘暹没有虚拟地图，大军作战当中被一直敌人摸到了这里来，那将是致命的威胁。就算这两个师的俄军重火力不足。只两万多杆步枪也能打的总兵力才六万多的国防军焦头烂额。

可是当国防军有准备的时候，这两个师的俄军那就是送到嘴里的肥肉。

刘暹看着虚拟地图里显示着大队的扑鱼船、渡船在将俄军士兵送到浅水区后，一个个俄军就下饺子一样跳进了水里，然后船只是立刻抓紧时间往回跑。

看那股紧张劲儿。刘暹就感觉着不会只有这一批。这应该是头一批，后头至少也有第二批。那样的话就是四个俄军师了，四万多人了。

咸海西海岸人数众多。并不全是军队。因为这些捕鱼船和渡船之前还向前线俄军走水路运输过物资，只是没被国防军发现罢了。刘暹当然是看在了眼中。

“或许一部分空间会装备弹药军需吧。”那样的话就是差不多四万人了。

绝对是一块令人垂涎三尺的大肥肉。并且这块肥肉在整场宴席上也有的是配菜。那防线正面的俄军，在观察气球看不到的地方。大批集结的俄军士兵和那些哥萨克们，正等待着国防军阵脚大乱的时候，迅猛出击呢。

对于刘暹来说，这些是一块更大的肥肉，只是这肥肉当中有几根骨头，而且肉里面有筋，吃了塞牙。完全没有无名滩岸的俄军嚼着顺溜可口。

“下去布置吧！”刘暹挥手让张忠奎去。

俄军今天是不会动的，明天白天也不会动弹，咸海船只东西打一个往来，怎么着也要三四十个小时。这还是因为俄国人的运船都是蒸汽火轮，要是老式的帆船……，呵呵，那就笑了。

刘暹接下来就没再管国防军的布置。这些事儿，随便哪个营团长就能搞定。刘暹手里握着炮兵集群，只等着正面战场的俄国人上门来送死呢。

……

“帝国的勇士们，是到了洗刷耻辱的时刻了。俄罗斯母亲期待着我们的胜利；沙皇陛下可盼着我们的胜利；俄罗斯的人民仰望着我们的胜利。

胜利，胜利，胜利！让我们握紧手中的步枪，挺着刺刀冲进中国人慌张的阵地——”卢金.索科洛夫亲自站在突击部队的面前，做着让人肾上腺激升的动员。“来夺取我们即将要得到的胜利……”

一位仪表端庄，衣着整洁的老人在念祷文。他温文尔雅的神情是那样的庄严，感动了无数俄军士兵的心灵。所有的士兵、军官都肃然起敬。因为这个人是东正教中地位极其崇高的莫斯科牧首。

就像天堂的大门敞开了一样。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神秘的低语声，连一个个即将进入战场的士兵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胸中充满感动的泪水。而且有一股既喜悦又苦恼的感情令他们激动。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的开始跟着高声地朗诵祷文，一些人还把脖子里的十字架掏出来，放到自己的胸前：

“让我们向主祷告吧。”

“让我们全体在一起，不分等级，没有仇恨，以兄弟般的爱连结在一起--向主祷告吧。”

“为了升入天堂，为了拯救我的心灵而祷告吧！”

“为天使的世界和住在我们上方的主。”

“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主基督。”

身份尊贵的卢金.索科洛夫上将此刻也在跪着。这是刚从圣彼得堡拍发来的祷文，祈求把俄罗斯从敌人的入侵下拯救出来。

“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世主。”牧首开始用清晰、质朴和温和的声调朗读，只有斯拉夫教士在诵读经文时才有这样的声调，它是那样的不可抗拒地震撼着俄罗斯人的心灵。

“权力至高无上的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啊！今天请你以怜悯和祝福的心对待你卑微的下民，请宽大为怀，听取我们的祈祷，宽恕并可怜我们吧！敌人在骚扰你的土地，并企图毁灭世界，敌人在与我们作战；彼等无法无天。纠集在一起，图谋推翻你的王国，毁灭你圣洁的耶路撒冷和你爱的俄罗斯；玷污你的庙堂，倾倒你的祭坛。亵渎你的圣龛。主啊，歹徒们要横行到几时？逞凶列何时？”

“上帝啊！听听我们对你的请求，请倾听我们：请伸张你的神威。帮助我们那最笃信上帝，最有权威的仁君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陛下；望念其正直和文弱。赐予你理所应得，使他能保护我们。保护你所选定的以色列。为他的智慧、创举和事业祝福吧；请你用全能的手加强他的王国，支持他战胜敌人，就像你使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歌利亚一样。请保佑他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并以你的名义全力准备战斗的人们，请赐予他们铜弓，用你的利矛和坚盾来助战吧，让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遭到诅咒与羞辱；愿他们在你忠诚的武士面前，如风中尘埃，愿你强有力的天使使他们溃散而逃，愿他们在毫无察觉中陷入圈套，愿他们因暗施诡计而自食其果；让他们跪倒在你的臣仆脚下，被我们的军队一扫而光。主啊！你能拯救强者和弱者；你是上帝，世人不能胜过你。”

“上帝，我们的父亲！记得你历来的恩惠、怜悯和仁爱，不要不理睬我们……

……

啊，上帝，我们的主，我们信仰你，依使你，不要让我们仰仗于你赐予怜悯的希望破灭，请赐予奇迹，让那些憎恨我们，憎恨东正教信仰的人，蒙受耻辱和失败，使万邦皆知，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臣民。

主啊，请今日就赐予我们你的仁慈，让我们得救，让你的臣民因你赐予的仁慈而欢欣雀跃，打击我们的敌人，让他们在你忠实的臣仆的脚下迅速毁灭吧。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的保护神、救世主和胜利之源，一切光荣属于你，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无尽无休，直到永恒。阿门。”

……

战争开始了。

四万俄军在向着他们以为毫无察觉的国防军腹地进攻，正面战场上超过五万名步兵和两万五千名骑兵整装待发，即将在突如其来的战火照亮中**队战场侧后方天空的时候，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凶猛

迅捷的扑杀上去！

第六百四十三章活捉中国皇帝

傍晚的咸海像一位深邃的老者，静静的睡在暮色里。无风、无浪，与天空默默的相对。

刘暹宝贝在手，能够预知天文气候，能够看到千里之外，却无法感知苍茫的天与浩瀚的水，在黑夜降临的这一刻，彼此会与对方诉说什么。战斗就要打响了。

四万俄军在科拉卡尔镇侧后五十里外集结。大炮没有，只有数量不多的迫击炮，和四万把刺刀。俄军的第二批运载就如刘暹想的那样，只有一万多士兵和一批弹药军需。俄军的子弹和手榴弹应该很充沛。

正面俄军阵线的后方二十里处，五万名俄军和两万五千名哥萨克也做好了准备。卢金.索科洛夫做好了进攻准备。他的眼睛中现在应该充满了对黎明的期盼，因为若一切进行顺利的话，当明日黎明到来的时候，俄军已经胜局在握。

刘暹看远方的天空，看着近在咫尺的咸海海水，目光在海与天之间徘徊。没人打搅他！

外人的眼中，刘暹正在思考。

天渐渐黑了下来，夜色笼罩了海空，水面隐在夜色里，只有偏偏银鳞样儿的闪光闪烁其上。那是月光、星光，和附近军营的灯光、火光。

静谧的夜色很温馨，没有路灯的路很自然。如果没有战争，在这朦胧的夜晚，人与夜空与广袤的水融在了一起，那种味道儿必是极享受的。在大自然的怀抱下，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听到轻轻地风声。还波浪拍打岸边的哗哗声……

夜色模糊了水面与陆地，人的肉眼就是那样的狭窄。水边的礁石掩盖在夜色里。刘暹双脚踏在礁石上,手摸着礁石，还是湿漉漉的。听着脚下‘哗……哗……’的声音。脑子里在想，这一次打赢了之后，差不多又是一场塔城大捷，甚至效果还

会比塔城之战更好。因为两边相差甚大的兵力比例。那么亚历山大三世，会不会要继续打下去呢？

刘暹感觉自己的胃口在一点点扩大。不是他自己要扩大的，而是俄国人一块接着一块的肥肉扔过来，把刘暹的胃口给撑大了。

若是塔城之战结束后，中俄就议和。刘暹顶多要求半个西伯利亚，外加中亚这里的收回前清丢失之国土。拿下半个浩罕，拿下巴尔喀什湖往西一二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就两国息兵了。要全吞西伯利亚和在中亚取得更大的扩张，还需要等到第四次中俄战争！

因为英国又一次增强了远东舰队，并且正式动手进攻上缅甸，美国人也宣布创建西海岸警备舰队，刘暹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前身了。但很明显的，在夏威夷的美国人开始不安分了。

虽然大局还是安稳的，刘暹却还是熄灭了跟俄国人一决雌雄的念头。那时候他就想尽快结束这场

战争。然后调转头来调整一下海军的发展战略。他准备宣布一次海军的两年扩军计划，以此作为对英美两国的回报。

　　但俄国人显然不打算让他如意，显示巴尔喀什湖战役，然后是现在的咸海之战。俄国人的表现是要继续战斗的意思。

　　而驻欧办也传回了一些传闻。英法似乎暗中有一个对俄国人的贷款计划，具体多少钱，不知道。有没有英国人参与。也不那么确定，可法国人是肯定这么做了的。

　　刘暹气的咬牙切齿！

　　所以这一战结束后。俄国人如果想议和，那中亚这里至少要割掉他整个浩罕和小半个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那边国防军也要望见叶尼塞河。这都是亚历山大三世自己作的。

　　夜里11点。战斗打响了。

四万俄军出现在了科拉卡尔镇二十里处，被早有准备的国防军给堵在了那里。国防军烧了一片小树林，远处望去夜空亮堂堂的，就像是枪炮大作，打亮了天空。

二十分钟后，亮光开始向科拉卡尔镇迅速挺进。这些都是国防军点燃了早准备下的木材和隔离开了的小树林。但隔着几十里地的俄军肯定不那么看。

科拉卡尔镇距离前线就只有十里地，而战火距离科拉卡尔镇初开始时只有二十里，虽然这是直线距离，而实际上沿着海岸线要曲折上一些。但距离俄军也就是三十来里，这的动静那么大，当然是瞒不住俄军的。

正面阵地的国防军开始混乱了。一支支部队被调回，一开始开做着掩饰，最后都是赤果果的不加遮掩了。

‘进攻，进攻，进攻-- ’

‘上帝保佑俄罗斯-- ‘

卢金.索科洛夫下达了战斗命令。他整个人激动非常，因为他即将击败不久前被誉为了世界第一名将的中国皇帝。那么，他卢金.索科洛夫是不是即将取代中国皇帝登上新一任的世界第一名将的宝座呢？

只要一想到这个，卢金.索科洛夫就两眼散发无尽的光芒，整个脑子都要被遐想给撑爆了！

荣誉、金钱、地位，他将成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会成为下一个欧根亲王，成为整个西方世界都尊敬的人。只因为他击败了中国皇帝，击败了这个给整个西方带来压力的战神！

‘上帝保佑俄罗斯，上帝保佑斯拉夫战士。‘

‘上帝恕我们的渺小，他以宽大慈悲的胸怀宽恕我们的错误与罪过。为我们创造洁净之心，复活我们正义的精神，坚定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希望，以团结的精神武装我们，保卫赐予我们世代相

传的家园，上帝赐福参加这一战的所有俄**人的命运！阿门！‘

莫斯科牧首再一次秀了自己那张嘴。

12点，只一个小时的时间，战火距离科拉卡尔镇就只有六七里地了。俄军阵地升空的观察气球都能清楚地看到那边的战场上亮起的弹药火光。更能够借着国防军阵地上的灯火，看清楚无数国防军在疯狂的向科拉卡尔镇和战场涌去。

卢金.索科洛夫下令正面俄军发起进攻！

“乌拉……”

俄国人的呐喊声震天动地。五万名俄军挺着刺刀凶狠的扑杀上来。口中爆发出的呐喊不知道能不能传到几十里外在真实的战场上碰的头破血流的四万俄军耳朵里。这些人甚至排着密集的队列，狂涛京浪的冲锋着。俄军十足的勇猛，不惧伤亡，不惧死亡！因为所有的俄军士兵都对胜利充满了信心，都相信对面的国防军就是一张一捅就破的薄纸……

而现实是他们是对的。他们正面的国防军防线真的跟薄纸一样，轻轻一捅就破了。

那抵抗的都不知道有没有两千人的兵力。偌大的战线上到处是丢弃的弹药，甚至是整箱整箱的子弹、手榴弹，笨重的重机枪，虽然像是被堵住了供弹口，还有整箱的迫击炮弹。不过却没有步枪和手枪，也没有军旗等。

但这却更让俄军突击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信服。因为俄国人已经把中**队看做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即使是紧急撤退，这样拥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不会跟乌合之众一样，把步枪、手枪和军旗这样方便携带的武器和器物，给丢弃的到处都是。

不少地堡和堡垒中都空荡荡的，里面的重机枪却都是被破坏了的。

所有俄国人放心大胆的继续向着科拉卡尔镇继续冲去。哥萨克骑兵见到前方被步兵打开的道，也挥舞着骑兵刀，催促着战马，高喊着‘乌拉……乌

拉……’，激情澎湃的冲了下去。

卢金.索科洛夫在哈哈的大笑。他看到了荣誉和地位在他向献媚，他看到了权势和金钱在向他招手，内心火热的跟喷发的火山岩浆一样，最后自己亲自带着一个团的警卫部队跟在哥萨克骑兵群的后面，冲进了刘暹布下的这大口袋中。

俄军在欢呼着胜利。

而科拉卡尔镇的指挥部里，刘暹就跟西方人信仰的上帝一样，以‘上帝’的视角来看着一场屠杀的即将到来。牺牲者真的是带着笑容走向屠杀的刑场。他们似乎真的很愚蠢和无知！

五万俄军步兵和两万五千名哥萨克骑兵随着不断地向科拉卡尔镇突击，在黑夜中和一个个面积不大却异常坚硬的国防军阻击阵地面前，宛如滔滔洪水涌进了一片卡斯特地貌区里，无匹的浩荡洪流在不知不觉间被分割成了无数股小的水流。七万多人的步骑集群变成了数十股几千步骑的小股部队。而卢金.索科洛夫一点都没意识到，所以俄军也一点都

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五里地。

从一线阵地向后三里地开始，到科拉卡尔镇前方两里地前，这五里距离的区域内，俄军碰到了一个个坚固的国防军小阵地，让以‘师’为作战的俄军部队被分割成了以‘团’为作战建制的无数股部队。当越过这片荆棘之地的几十股俄军部队，在科拉卡尔小镇前方两里地距离重新汇聚起来的时候，俄军的建制混乱了。

但俄军的军官和士兵们都不在乎。他们认为就算是这样，也能顺利的拿下科拉卡尔镇。卢金.索卡洛夫带头喊出了——活捉中国皇帝的口号。

这个口号在战后显得是那样的滑稽与可笑。但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对于无数俄军官兵来说，再没有这样的口号能让他们鼓舞起这么高的士气和斗志了！

第六百四十四章装满了人头的大口袋

标高142米的三号土坡若是方在阿拉木图地区，那就是一个根本进不了人眼的土旮旯。但是在地势平坦的咸海地区，在咸海岸畔，海拔142米的山坡拔地而起，在辽阔的平原地区上就显示出了一股不凡的气势。所以这里成为了国防军的狙击阵地之一，所以这里成为了俄军中校伊万.亚历山大诺维奇的伤心地。

伊万.亚历山大诺维奇是个团长，他集中了手中几乎所有的迫击炮，以最猛烈的轰击向着142高地开火，然后组织病理发起进攻。一个营级规模的攻击队伍拉开队形，在一片‘乌拉’声中冲向142高地的一线阵地。然后就在国防军完善的火力配系打击下，留下两百多具尸体溃退下去。

当刘暹指挥炮群准备收网的时候，142阵地外的俄军正在准备的新的进攻。

负责142高地守卫的也是一个中校，第九师的

一个营副，手下三个大队，配置了40门六零、八零迫击炮，和几十挺重机枪，修了二十多个机枪堡垒和碉堡。

其指挥部在142高地的背面，顺着土坡挖了一个半地穴式的大洞，里面用木桩、木板加固着，休说是迫击炮，120炮弹炸过来也不会有事。

中校从前线阵地下来，钻进指挥部的时候，国防军的炮群开火了。五十六辆火箭炮和二百多门轻重大炮，前者除了塔城之战时的三十六辆外，还有二十辆是新近从内地运送到前线的，然后就是大炮了。里面过半的炮位也是这些日子从后方运过来的。这其中重炮占据了总数的**成。

东方的天际真的爆亮的如同白昼一样。两刻钟里，“咣咣”的爆炸声几乎没有停顿过。整个142高地都在爆炸声微微颤抖，指挥部头上坚固的支撑顶也不断“簌簌”地向下掉着泥沙。很快就铺满了桌案上的地图。

但中校一直守在指挥部的电话机旁。他需要等

待一个命令，一个出击的命令。不然一个142高地怎么就配置了三个野战大队。而且四十门迫击炮至今为止他只用了十二门还击。所有的八零迫击炮都在等待着这个命令，它们好立刻开炮灭掉对面的那点炮兵。

都不需要六零迫击炮帮忙，一个五连射，就能直接报销他娘的！

但是中校围绕着桌上地图转了又转，还是没等到炮击命令。142高地的东面，都已经能够看到稀里哗啦涌来的俄军败兵了。中校相信，此刻的科拉卡尔镇前那两里地长的平坦空地上，肯定已经堆满了俄军步骑兵的尸首！

五华里远的距离。二三十华里长的正面，国防军大小狙击阵地有二十二个，里面隐藏了一万六七千人，完全是一个整编师的战斗力，除了大炮。

这142高地就是其中隐藏兵力最高的那一层次的。

整个142高地的兵力隐蔽得很好，按照三线连通堑壕加避弹所、火力支撑点布局构筑的防线，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守军被俄军炮火杀伤的可能性。同时也方便兵力出击！

只需要电话响起，三个大队的兵力除了一个大队留守外，另外两个野战大队就能入猛虎一样扑向溃散的一败涂地的俄军。

人的血肉是不能跟炮火比美的。再多的人。面对着绝对优势的火力，也是白搭。不然在原时空一战时的索姆河战役，英军怎么会一天时间就阵亡了六万人？

在毫无遮蔽的平地阔土上，接受五十六辆火箭炮和二百多门轻重大炮的洗礼。还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轻重迫击炮，俄军不管是人还是马，都是一个相同的命运——死！

如此血腥的洗礼过后。本就散了架的俄军怕再也难保持任何连以上的建制了。

国防军的炮火还在缀着猛轰。这些炮弹不会落在自己人的头上，那些阻击阵地的坐标。炮兵集群早就烂熟于心。

炮击逐渐消停下来，密集的枪声和阵阵呐喊穿透黄土传进了142指挥部。落进所有人的耳朵里。中校站了起来，一只手已经把住了电话听筒，身边的几个营参谋也转眼看着中校，等待着命令的传达。

“……，你部自主决定！”

中校脸色激动的对着电话连下保证。命令终于等到了，而且还是很有主动性的命令，这让中校激动非常。

……

科拉卡尔镇的西面原野，到处都是弹坑，到处都能看到燃烧的树木，到处都弥散着呛人的硝烟味道。**声不时的响起，还有那凄厉到极点的惨叫，但老毛子那震天的的呐喊声却齐齐地消失了。

刘暹没有冒险进入战争，但张忠奎不介意冒点小险，在让禁卫师清理了一遍战场之后，他亲自走了一遍这两里路，具体看到了什么，刘暹并不知道。他只见到大半个小时候转回指挥部的张忠奎脸色有点白，而鞋上和裤腿上，沾染着黑褐色的血迹。那鞋底儿在指挥部地面上留下了一连串的血印子，从深到浅，就像外面下大雨人刚进屋儿一样。

而第二天等镇子外所有的俄军伤兵全被送入战俘营后，刘暹上午时候才走了一片战场。弹坑已经全被填平，看不到一颗植物，不论是树苗还是一颗小草。

地面全是新土。

这是下面的人不愿让刘暹看到炮击后的那一幕啊。刘暹就也不提了。这是底下人的心意。

俄军的防线已经垮了。正面出击的七万五千步骑被直接留在了小镇的就不少于万人，五里的荆棘之地又让俄军流尽了鲜血，等到他们自以为已经清

理完毕的国防军前线阵地里突然爆出一个个隐蔽在底下的重机枪暗堡的时候，俄军就只有用人命去堵抢眼了。

七万五千俄军步骑逃出这最后一道铁索的人怕一万人马都不到。

而随后蓄力依旧的五万国防军就在大炮的支援下，趁着俄军失魂落魄，军心大乱，还丧失了总指挥，卢金.索科洛夫是真不知道死到哪去了，反正是没回到俄军阵地。国防军就是趁着这个档口，发起了猛烈进攻。所谓痛打落水狗，莫不是如此。

至于顺着咸海杀过来的那四万俄军，这些人被国防军放到了距离科拉卡尔小镇十四五里的距离时，几百门迫击炮和数量不下五十门的单兵火箭炮，轰轰的这么炸了二十分钟，密集如惊涛骇浪样儿的俄军溃散了。

刘锦棠带着五千骑兵部队趁势杀出，四万俄军到了天亮时候已经收拢了小两万人的俘虏了。而俄军的尸体从国防军开始反击之初地，一直拖出了一

二十里。

刘暹从虚拟地图上看的清楚，俄军跑出去了六七千人，但真正向着他们的登陆地点奔去的，还逃过了骑兵的追杀的，是一千人都不到。剩下的五六千人那都是往东跑去了。所以刘暹命令刘锦棠分出一个营的骑兵，尽快向东扩大搜索范围。

若是拖延几天，等到这批人彻底分散了，刘暹可也分不出他们哪在哪了。地图上的人都是小点点，咸海周边还有不少哈萨克呢。

俄军正面的防线已经被彻底打下了。此战总数十七八万的俄军，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了一两万人，然后就是凌晨的一战，十万大军飞灰湮灭，可还剩下不少呢，那说真的俄军剩下的部队，若是组织妥当了，依旧不可小觑。有五六万人呢！

可是失去了总指挥，又受到了惨败的影响，还要面对国防军绝对的火力优势，并且这五六万俄军是分散布置的，他们的布置从卡拉科尔小镇一直拖到最初时候的阿克斗卡镇，然后从阿克斗卡再拖到

原先防线，绵延六七十里地，正面前线的部队只有两三万人，汇合了万把人的残兵败将也没有得到一点的好处，反而被扰乱了军心和斗志。

毕竟在此之前，俄军一直是强烈相信自己即将胜利的。巨大的反差几乎摧垮了俄军的心理。所以俄军的抵抗力直线下降的飞快。

国防军还有绝对的火力优势，俄军防线就跟之前的国防军防线一样，脆弱的一捅就开。然后就是俄军的溃败，彻底的大溃败，俄军的炮兵阵地都被丢弃了，只被粗暴的破坏了一通，结果被国防军从其中抢救出了三十多门75炮。

“皇上，凌晨一战我军共俘获战俘七万四千余人。其中一万九千余人在南线，四万人在口袋里，部队突破俄军防线以后再度俘虏一万五千俄军……”

“俄军主力已经彻底溃败。我军骑兵部队正在追逐败兵向着阿克斗卡靠近。预计今日下午会有战斗发生。”

“南线歼灭俄军在三万人以上，残存俄军只有小量人逃回了登陆地，现在俄军的船只已经全部离开了那里。其大部分残兵都在向东流窜。我军一个营的骑兵部队正在往东收剿。”

“命令张忠奎尽快夺下阿克斗卡，然后继续往西进军。”

“向北京明文发报。我军已经击溃咸海之俄军，全歼主力十二万余，现正在追剿残敌。”

刘暹希望这封电报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伦敦白厅，出现在英国女皇和首相的办公桌上；它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巴黎爱舍丽宫，出现在法国总统和总理的手中；它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华盛顿白宫，被总统府的办公人员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美国总统的办公桌前；它会成为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成为全世界无数人口中交谈的话题。不论这些人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第六百四十五章中国牌保护伞——老字号

“如何定义中国，已经成了欧洲各国和美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要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

“中国，撬动世界格局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哗哗的印刷机器声，无数份报纸在咸海之战的结局传出之后，不约而同的将中国焊死在了这场中俄两个巨人的战争胜利者的位置上。

或许中国的总体实力并不比俄国强。至少不比战场上表现的如此之悬殊。可谁让中国有了刘暹这样的于军事上为绝世天才的人物呢？于是俄国人屡战屡败，前后丧师五十万，失地几千里。

当然，俄罗斯依旧强大。俄国国内施行了多年的预备役制度，沙皇手中还有数百万的预备兵，这

是令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栗的力量。只要有着英法大笔资金的支持，亚历山大三世能够轻易地拉出百万新军，虽然这上百万士兵的战斗力可能无法跟之前失去的精锐相比。但源源不断地兵力才是俄罗斯震慑整个欧洲的根本不是吗？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八十年前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谁不承认他的强大？谁不承认法国超群的地位？这不是应该纠集了整个欧洲共同打败了法国人之后，就可以否认掉的事实。

还有原时空里的德国，第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失败者，可谁敢用轻蔑的眼光去看待它呢？

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

俄国人即使靠着英法背后的支援，用源源不断地兵力，发动起一场比一场更大规模的会战。最终停止了中**队前进的步伐。中国也依旧强大。

再换个角度看，中国的人口比俄国更多出n倍。去年的人口普查。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四万万五千万。俄国才多少？

若是说俄国人在源源不断地资金支援下，能够拉出几百万把刺刀。那么中国就能拉出几千万把刺刀。

俄国人强大的人口优势让他们保持着对欧洲大陆的巨大威慑，他们被称之为‘欧洲巨人’，‘欧洲压路机’，那么基本盘更大出俄国十倍的中国，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压路机，现在已经有报纸将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王冠戴在了中国的头上。

经过这场战争，中国再一次提高了自己在世界丛林中的地位。中国即使不再依靠‘地理’优势，也能真正站在世界最顶尖强国的序列。东方世界对此是一片欢呼，尤其是朝鲜和阮朝这两个属国。

已经完全将自我的国运挂靠在中国身上的两国。是真心的为中国的强大而欢呼。现在中国又一

次证明了自己军事的强大，又一次巩固了自己新兴强国的地位，两个国家也就彻底放下了心来。它们是中国最忠心和恭顺的属国，是中国必须维护和保护的国家，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文明留下的一笔带着枷锁的政治遗产。

中国用整个封建史向外国证明了自己的‘文明’，只要对中央皇朝恭顺有礼，中国就会对属国应有的回报。这是有信誉保证的。

他们不需要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一口吞并了他们，只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恭顺而崇敬的对待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宗藩关系，一笔很实惠。却带着枷锁的‘遗钵’！

当然，刘暹也从没想过用武力去强硬的吞并朝鲜和阮朝这两个有着独立的民族意识和传统的国家。纵然阮朝和朝鲜在历史上都有一部分国土是属于中国。可人不能总看着历史！要讲求事实。

所以这些年刘暹就一点点的将北圻交给了阮朝政府，同时鸿基煤矿的股份又给了阮朝王室两成，

现在两边的控股比例是平等的。只是经营和掌控权依旧属于中国，还有鸿基港也属于中国。自然举措自然让阮朝王室对中国感恩戴德，现在在阮朝官员平民士子的眼中。中国真的就是他们的亲爹！

亲爹是不会图谋儿子的。

于是，当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会有自我的危机感，这两个国家不是一早就有了龌龊的暹罗。他们只会欢喜不已的为自己再也不需要受西方人的威胁而高兴雀跃了。今后不会再有西方人的军舰无礼的闯进两个国家的港口和海岸，不会再有红发碧眼的西方人举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叫嚣着让他们必须签署了。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最最安全的大保护伞。

自从塔城战役结束以后，阮朝和李朝的贺表就一封接着一封的拍到了前线。刘暹只看着文章就能感受到了万里之外的他们的兴奋。说真的，刘暹自己那时也在兴奋。

他很清楚之前中国在世界的定位——21世纪的

印度！

那个时代的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一霸，说也不能说它弱。印度的实力不错，实力真的不弱。但谁也不会说它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印度的地位只是一个区域性强国，并且是很狭窄的一个区域内。它的东方是中国和东南亚，那个局盘不是印度能插手的。它的西方是波斯湾，更不是印度能够介入的，它的北方是阿富汗和中亚，也同样不是能参合的，虽然美俄似乎都在拉拢印度，似乎都将它看的很重要。印度的地位就是这么的‘狭小’。跟之前中国的地位如此的相似——中国被牢牢限制在了东亚和西北太平洋。

但是现在呢？五十万俄军成为了中**队的枪下游魂，中国这个‘巨人’就是一个强壮的足以掀动欧亚局势的金刚了。

以现在中国的工业实力，以现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陆地上的战争是完全令人绝望的。中国的战争潜力足以对抗整个西方世界。而西方那强大的舰队，一艘艘主力舰再怎么威武雄壮，它们也跑步

到岸上去。

对于没什么雄心壮志，比起暹罗的朱拉隆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阮福膺禛和李熙来个国王来说，这真的是天底下最可靠不过的保护伞了。他俩再也不需要为‘国破家亡’的担忧了。

所以，在巴尔喀什湖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阮朝就联手石达开的太平军，狠狠地将趁机蹦跳的朱拉隆功镇压了下去。时隔多年，越南的军队再次踏上了暹罗的土地上。

朝鲜也不让阮朝专美于前，李熙派出了五千新军增援东北军区的西伯利亚远征作战。虽然这些朝鲜兵去了后也是充当押运队的命运。但只要不让阮朝一家冒尖，如此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阮朝和朝鲜两个国家已经暗暗变的有些不对付了。两个国家都自我标榜为中国的最忠心、忠诚之属国，相互看对方不顺眼，很是有种争宠的味道。

刘暹也不从中间调和。这两个国家一个在东北和西伯利亚【亚寒带、寒带】有用，一个于将来的中南半岛和南洋【亚热带、热带】有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相互不对付了，对于中国那都是好事情。这是很简单的一种驽下之道！

当然，这两个国家也可以作为一对活生生的‘比例’来让中国细致的观察。

阮朝很早之前就跟西方世界有过来往，阮朝也比朝鲜早很多年的受到了法国人的殖民威胁，所以他们对于西学排斥不大，官员、士子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西方科技的认可度比较高。于是这个国家就以中国为师，跟随着中国的改革而改革。虽然步子迈的没有中国大，走得也没有中国快，阮朝到底是一个百年王朝，各方势力和各种关系对于改革都是阻碍。而中国是新兴之皇朝，大军在战争中扫荡了太多的陈旧。但阮朝跟的很紧，他们走得慢，却一直在走。比如中国的科举改革，阮朝也在搞，推广新式学校，新式教育，一步步一点点的终在三年前彻底完成了科考改制。而朝鲜李朝就显得陈旧的多了。其他方面就不说了，只科举改制，到现在已经

五六年了，还继续的停留在朝堂的一次次廷议之中，停留在重臣的争论之中。

即使朝鲜的身边就有中国这个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例在，他们还是更多的原因停留在旧制中。

这个曾经自诩为‘小中华’的国家真的学足了历史上前清的模样，尤其是在外在威胁变小和没有的时候，那就是一堆陈旧**的烂泥。

朝鲜这些年的新政和开国，走得不是中国的道路，而是与前清的‘洋务运动’有着同工异曲之妙。令刘暹啼笑皆非的同时，内心里对有朝一日自自然然的吞并朝鲜，让无数朝鲜人自己哭着喊着要求‘并入华夏’的信心更大了。

这才几年的时间？阮朝在整体国力上就已经慢慢的拉开了朝鲜。现在的阮朝已经能够自行建造小型的民用蒸汽轮船了，就跟当初的黄鹄号一样。而朝鲜呢，那是那样的浑浑噩噩。大院君和闵妃的斗争还是那样的激烈，李熙在当年的开国之争上雄起了一把之后，又缩回到了闵妃的裙子下。

没有了外来威胁的安逸环境，连朝鲜原来的开化党人，都有一些人回归了原路。

如此也难怪这个国家的王室统治时间都可以那么的长久了。因为这整个国家都似在不思进取……

第六百四十六章在俄国的为官之道

中国农历六月十八日，鄂木斯克。

到早晨九点钟，当守军已经离开了鄂木斯克的时候，再也没有谁来向拉斯托夫市长请示了。所有能走的人，他们自己都走了；留下来的那些人，他们自己也会决定着该怎么办。

拉斯托夫吩咐仆人套马，准备到城里转一转，看一下情况。他的手中握着现今鄂木斯克唯一的军事力量——一百名警察和两百三十名哥萨克组织起来的一千三四百人的民兵队伍。

拉斯托夫皱起眉头，月前还白皙富态的脸庞现在变得蜡黄，抱紧胳膊默不作声地坐在办公室里。

他现在是一生中最虚弱的时候。贵族出身的拉斯托夫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了叶卡捷琳堡市长的行政助理，现在三十五岁成为了鄂木斯克这座城市的市长，下一步他的目标是鄂木斯克省的省长。

每一位官员在世道太平时，都觉得只有靠了他的勤政，他治下的平民百姓才过得自在，蒸蒸日上。他的脑袋中有一股非我莫属的意识，这是他们对自己‘劳苦和勤政’的精神奖赏。你可以理解成，在局势安定平和的时候，作为统治者的行政长官，会认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自己每一个决定和任何一个考虑都在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平民的未来。他们漠视一切民意！

而当乱世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民意是那样的波涛汹涌，完全不可理解的暴戾。自己的手和脚全被束缚着。被这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向前，因为他丝毫不敢违背这股力量。比如先前几日里市民们的外逃潮，拉斯托夫根本不敢派人阻拦。官员们统治者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从掌权者，力量的源泉，一切的主宰，转变为渺小无用的虚弱的人。

拉斯托夫感觉到这点，这让他无比的恼火。

警察局长来到了拉斯托夫的办公室，和前来报告马车已套好的副官，一起走进办公室。两人脸色

苍白。因为鄂木斯克城里剩下的市民汇聚在了一起，正向着市政府涌来。

拉斯托夫一言不发，起身快步走进二楼那豪华明亮的客厅。走到了阳台门边，抓住门柄，又松开手，朝窗户走去。从那里更能看清市政府外面的人群。果然是平民们骚动了。市政府外面至少有五六百人，透过关闭的窗户，可听到闹哄哄的声音。

“他们有什么要求？”他问警察局长。

“阁下，他们说离开的军队不是奉命去打中国人的，是逃跑，是在抛弃鄂木斯克，又在喊叫着什么叛徒。这些人都是一群暴徒。阁下，您不能对他们报以宽容的仁慈……”

拉斯托夫很生气。“一群暴民，暴民！”拉斯托夫感到心里头升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的算了。中国人还没有来到，他还需要在鄂木斯克城待上一段时间，他不能容忍这段时间里自己市长的尊严被一群暴民踩在脚下。他要找个人发泄，要用这个人来警告那些不安分的平民。告

诉他们——这个城市，即使现在也是他在主宰！

毕竟过半数的鄂木斯克市民已经逃离了城市了。而拉斯托夫的手中有着一个团的民兵。

“把那个高个子拉出来。这群贱民，平民的败类。是他们的愚蠢把这些败类和贱民鼓动起来了，他们需要一个牺牲品来清醒清醒。”像肝火旺的人常有的情形，愤怒控制了拉斯托夫。

十分钟后，随着市政府外的噪音猛的增高了数倍。

“阁下。您下令如何处置奥加尔科夫？他已被费多洛维奇警长带来。”副官上来说。

拉斯托夫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他迅速拉阳台的门，大步走上阳台。市政府外的噪声突然静止，所有的眼睛都抬起来望着走出来的市长。

“你们好，市民们！”拉斯托夫的声音很洪亮，“谢谢你们的到来。我马上下来看你们，但

是，我们得先处置一个坏人。我们必须惩办一个为中国人做事的坏人。请等着我！”拉斯托夫快步地返回室内，快步的走下楼，走出市政府。

人群里传遍了愤怒的声音，所有人都看到了奥加尔科夫被警长逮捕，拉斯托夫这是要干什么？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奥加尔科夫是个老实的人。我不相信他会被中国人收买。”

“看着吧，市长阁下很快就会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在奥加尔科夫的头上。这个可怜的人！”人们这样说着。没有人是现实摆在眼前也当做不存在的傻子。

几分钟后，从正门匆匆走出一位大尉军官，说了句什么命令，于是拉斯托夫手中仅有的二十名正规军两排长列。拉斯托夫跟着就从门口大步的走出来，穿过二十名俄军中间。

“他在哪儿？”拉斯托夫问道。警长把手一摆，两个警察夹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从屋角走了出来，这人身材不高，人也比较瘦弱，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的上衣，脏兮兮的麻布裤，裤脚塞在露着脚趾头的靴子里。

拉斯托夫眼睛都没瞄去一眼，指着门廊的最下一级台阶。“带他到这儿来。”

那年轻人被拖到指定的台阶下后，赶紧活动了一下被俩警察攥的生疼的胳膊，又扭动了两下脖领，眼睛略带着愤恨的偷瞄了拉斯托夫一眼，结果正跟副官明亮的眼神碰个正着，人一下子激灵了。愤怒的神色消退了，剩下的全是害怕。

阿拉湖输了，巴尔喀什湖输了，咸海输了……，中国人现在都快打到鄂木斯克了。结果军队却在这个时候撤走了，还说着什么去打中国人。中国人从东面来，军队难道要去西面打中国人吗？太荒谬了。自己愤怒又怎么样？

似乎面前的数百市民给了青年勇气，很快的害

怕的神色又退去了。面上是一派‘硬气’！

拉斯托夫看到这个青年竟然没有向他下跪求饶，脸上的冷笑变成了阴沉。他给了他机会，但他没有抓住。

“市民们！”拉斯托夫洪亮的嗓音说道，“就是这个人，作为俄罗斯的叛徒，他是中国人的奸细。他是鄂木斯克毁灭的灾难之源。”

奥加尔科夫脸上的硬气在听到拉斯托夫头几句话后，完全消失了。他缓慢地抬起头来仰望拉斯托夫，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和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就是中国人的奸细了？自己热爱俄罗斯母亲，怎么就成了叛徒了？他的眼睛里冒出怒火，他要跟拉斯托夫对视，他觉得这样的话，他一定能从拉斯托夫的眼神中看到躲闪。

但拉斯托夫不看他。

年轻人的脖颈上，一根根青筋像一条条绳子那样鼓起来，脸色喝醉了酒一样通红。“污蔑。我没

有……”一个站在他身边的警察突然恶狠狠扭曲着脸，举起枪托砸在了奥加尔科夫的头部。

“啊！”奥加尔科夫惊恐和震惊地叫了一声，脸上浮现出恐惧。然后就是一阵不能承受的剧痛。他满面流血，人还没倒下就被另一名警察抓住。

“哦，上帝！”人群中不知谁发出悲伤的叹息。

拉斯托夫满意的看着人群的骚动，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惊惧。拉斯托夫从来不认为做一名令平民恐惧的官员有什么不好的。在他的认知中，官员就是让平民感到恐惧的。甚至他还很享受这种恐惧。在这一刻拉斯托夫已经忘去了过去三天里他的恐慌。全城大半的市民逃去了更西方，鄂木斯克近两万市民，现在只剩下了六七千人。

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他。拉斯托夫一点也不觉得心虚，他清楚地知道手边这个年轻人的无辜。

“他背叛了伟大的沙皇和自己的祖国，他效忠

中国人，他玷污了斯拉夫人的荣誉。”拉斯托夫从容地大起嗓门高叫着，就像他在诉说的都是真的一样。“现在杀了他。让这个卑贱的叛徒去地狱赎罪，不许他损坏俄国人的名声！斯拉夫人是战斗的民族，我们不会屈从于任何侵略者。我们永远享受上帝赐予我们的自由。”

浑身是血的尸体倒在了台阶下。目睹这一情景的每一个人，此刻带着恐怖、惊慌的神情纷纷朝后边挤去。

鄂木斯克南面的一座桥头，这是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

上千名俄**队拥挤在这。天气还很热。阴沉忧郁的少将指挥官坐在桥边的一块石头上，眼睛珠子不停地乱转。阻击战失败了，彻底失败了。中国人的骑兵像风一样掠过了他部的后尾，然后行进中的部队就崩溃了。

少将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一支丧失了信心的部队，怎么能够阻挡一支士气高昂的部队呢？

中国皇帝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俄军，圣彼得堡为了保卫里海和奥伦堡，抽掉了西西伯利亚本来就不多的部队。两千人的部队能够留下一半，已经是上帝在保佑了。如果不是中国人的骑兵数量有限，只有两三个连队，这应该是中**队的先头。那么自己都会屈辱的成为俘虏。

“将军阁下，拉斯托夫市长派人来问候您！”副官的声音在少将的耳边响起。

“好了，告诉他，做好防守的准备。我不会不战而交出鄂木斯克的。”

第六百四十七章维也纳的政治智慧

“皇上。我军将士士气依旧高昂，我们还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只要后勤保障能够维持，攻打奥伦堡有如何？”

“奥伦堡的防御是燧发枪、滑膛炮时代的产物。面对现在的炮火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那里虽然是俄国在中亚的重心，却不见得有阿拉木图城十分之一的防御力！”

……

随着咸海之战的结束，一个很直观的选择也摆在了刘暹前面——怎么对付俄国人？

是跟亚历山大三世顶上牛来，坚定的打下奥伦堡，固然不可能一举颠覆俄国人在中亚的整个统治，却能够给与偌大的中亚地区广泛的‘运动’蕴育时间。以中亚行动队为核心，只需要拉起几支反俄抗俄的队伍来，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届时己方

再对此运动表示一些支持，那么第三次中俄战争战后，即使中国退出现有于中亚的诸多占领区，无数支的抗俄队伍也会让俄罗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麻烦众多，焦头烂额。

亦或再次向俄罗斯递去和平。这样于中国虽然有些扫颜面，但更有实惠。因为中亚太大了，这里不像西伯利亚那么条件恶劣，无有几个人口，中国借着屡次大胜俄军可以吞下半个，甚至更多的西伯利亚，却吞不下半个中亚。

刘暹必须尽快的做出决断。因为俄军正在不顾一切的向奥伦堡增援。这座建于1735年的古老要塞，正在被俄国人抓紧每一秒钟修缮巩固着。

并且俄国人还在海拔六七百米的古别尔林斯克山垅岗设立防御阵地，在东南方向——咸海的位置。设立防御阵地。奥伦堡的东南部有许多内陆湖，要是悲俄军真的准备妥当了。可是会有不小的麻烦的。

不过还好就是，国防军要彻底清剿咸海地区的

溃散俄兵。刘暹还有几日的时间来思考。

但同样的事情对于圣彼得堡，对于英法，也一样的迫在眉睫！

英法的钱财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座座金山银山送到了俄国人手里，撂进大海中都能听个响，撂进俄国人的手里，却全轻轻松松的打了水漂。

俄国人拿着英法给他们的钱，挥舞着支票从全欧洲购进大批的小口径步枪，购进各口径的大炮。还有无数的军需物资，俄国不知道多少官僚从中上下其手，好在这个时候的俄军士兵军饷还能得到保障，所以圣彼得堡已经组织起了第一批近二十万人的新军，并且用新军替换旧有的老部队，十几二十万旧军现在正在分头赶赴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路上。只是路程有远有近，有的已经看到了乌拉尔山的影子，有的则还没到莫斯科。

但是这些部队就能够把战争打赢吗？如果再输下去，俄国还要继续的战斗吗？

跟刘暹考虑的实际利益不一样。俄国人现今考虑的是他们的国运。几十万军队的损失，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上都是要伤筋动骨的。即使人口众多的中俄这样的大国。

俄国人一场第二次中俄战争，把他们刚从土耳其人身上赢来的威风，丢得一干二净。现在又来了一场损失更多了十倍的第三次中俄战争。这对俄罗斯绝对是比克里米亚战争更重的创伤。当初的尼古拉一世可是在绝望之下服毒自尽了，现在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压力有多么的巨大，想想就能掂量出来。他可不是他老子亚历山大二世那样的明君。亚历山大三世只是一个守成之君。一个很平庸并且胆小的人。

英法的高额贷款是有利息的，是要还的。不是俄国人拿来花了之后就花了。英法两个国家放到一块。俄国人是赖不掉帐的。

即使短时间里英国、法国都没有朝俄国人追账的诉求，俄国面对两个债权国也会低眉顺眼。心里没底气的。那样的话，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还如何保障？俄罗斯在欧洲的利益还如何保障？

现今的德意志帝国跟大英帝国的关系还是非常的炙热的。把德意志第二帝国带进地狱的威廉二世才把铁血宰相俾斯麦一脚踢回家，德意志也才刚刚确立自己的大海军计划，威廉二世内心中对英国已经有很不好的印象了，但英德‘友谊’还是很棒的。

西历1888年3月9日，德皇威廉一世逝世。威廉二世的父亲被加冕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二任皇帝腓特烈三世，但99天后死于咽喉癌，同年六月，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成为皇帝。由于腓特烈三世是被庸医误诊而死的，当时威廉曾经愤怒地说过：“英国医生杀了我的父亲！”

威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所生的大女儿——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路易丝公主。因为威廉二世身体有残疾，在出生时发生臀位生产，且患有厄尔布氏麻痹，以至左臂萎缩。是以自幼对威廉二世的管教太严格了，不断强制要求威廉二世要勤加运动，导致威廉二世与其母亲关系

非常恶劣。另外，由于腓特烈皇后出身英国王室，她常常向儿子灌输英国地位至上的概念。她坚持只称呼儿子的英语名字：威廉在德语作“wilhelm”，但她称之“william”；次子之名字是“heinrich”，就被称为“henry”。于是现任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从小就对英国有种极为复杂的感觉，也可能因此改变了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

只是现在威廉二世上位的时间还短，英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破裂。现在两国的友谊依然是很稳固。所以有德国这张王牌在手，英国对付俄国人的法子很多，很有实质威胁。并且德国还有奥匈帝国这个好哥们，后者跟俄国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纠纷是很严重的，当然英国也插手了巴尔干地区。所以俄国人真的很担心万一自己在资金上受制于人，会不会继而让自己的命脉也被英法掌控了？因为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你很难相信对付是纯良的。谁知道英法会不会在俄国急需军费的时候，借机拿捏俄国人，让俄罗斯吐出一些自己在东欧，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

“中国皇帝陛下又取得了一场值得称道的胜利，但是离打败俄国还非常遥远。”奥匈帝国的特使莱斯来到唐宁街10号后，向着索尔兹伯里侯爵这样的说着。“俄国是个强大的国家，但当他们的精力都转移到东方去的时候，他们在西方的力量就不可避免的减弱了。”

“我们不需要在东欧触动俄斯拉夫人的神经。但在遥远的巴尔干，我们难道不能斩断俄国人那令人生厌的触手吗？”

奥匈帝国近些年的扩张方向全在东南欧，在巴尔干半岛。如果只是土耳其人，奥匈帝国并不畏惧，但是除了土耳其他们还有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敌人。

莱斯脸上笑的十分的温和。“首相阁下，大英帝国难道不希望为了东南亚的和平，组织荷兰与西班牙，跟中国人达成一个长期的协定或者是条约吗？”

“当大英帝国看向巴尔干半岛的时候，我想中

国的大皇帝陛下不会拒绝大英帝国这个友好的请求的。”

“这是一件除了俄国外，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交易。”

莱斯笑的异常的灿烂。1881年柏林会议召开，签订的《柏林条约》让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大减，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交由奥匈帝国管治，虽然名义上它们还属于奥斯曼土耳其。

柏林会议让德奥与俄国的关系迅速走向了恶化。那个时候俾斯麦为了防止俄、法联合，使自己两面受敌；而俄国也想联合德国在近东和两海峡与英国抗衡，因而在在柏林会议结束后，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又签订了三国协定，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但是随着第二次柏林会议的召开，随着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加剧，这场滑稽的三皇同盟用最快的速度走向了‘有名无实’。这个期间俾斯麦的外交策略也出现了混乱，为对付无法阻止的俄法接近，他一边竭力维持俄德的关系，另一边却又盘算着一旦有变先发制人，谋求与奥匈缔

结反俄同盟，在维也纳与奥匈订立了秘密攻守同盟条约。并且很快罗马尼亚与奥匈也在维也纳订立了同盟条约，主旨在反对俄国对巴尔干的扩张。同日德国声明加入。这样便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国同盟对抗俄国的局面。

刘暹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俾斯麦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里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他根本没有弥补德俄之间的裂痕，反而是一步步的扩大了双方间的距离。

同时也为了这次奥匈帝国特使的伦敦之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你说，要是德俄分歧不明显的时候，奥匈的特使能这么大大咧咧的跑到伦敦，盘算着拉着英国人算计俄国人吗？

而且还把中国给算计了进去。

——英国人在巴尔干地区拖了俄国人的后腿，那正跟俄国人打的激烈的中国就要承英国的这

个‘人情’。英国顺水推舟，也就有了在东南亚跟中国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这是一件对英法德奥加西班牙和荷兰都有利的事情。对中国也有好处，只对俄国有坏处。

第六百四十八章人类依旧凶暴！

七月中旬。奥伦堡的战事已经有零星战斗打响了。刘暹也接到了军情局中亚司的军情报告：中亚行动队一共组织十二支队伍，分别以哈萨克、大玉兹、小玉兹、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乌斯别克、塔吉克、土库曼、突厥、东、突厥等民族色彩浓烈的名字为队伍的旗号。现在准备完毕！

刘暹立刻就批准了计划。

俄国人在国防军进抵到奥伦堡的时候，源源不断地向奥伦堡汇集军队，现在整个奥伦堡地区已经有**万俄军了。再加上当地政府组织起来的民兵，总兵力不下十万。

驻欧办也传来了大批精锐俄军正在从俄国的西欧部分转向东去的消息。这些年他们也收买了不少的欧裔男子，虽然地位都比较的低级，但侦查一下‘大军转移’这种完全无法屏蔽的消息，还是可以做到的。

刘暹至此也算是绝了主动找俄国人和谈的打算了。同时他也深深的为俄国的灰色牲口感叹，这他、娘的要多驯服、多粗神经的人啊，才能在损失了五十多万同袍军队之后，依旧任劳任怨的来到前线打仗。中俄战争的地方还都是两个国家的边角，不是真正的精华腹心。俄国人都能拼到这个地步，也怪不得原时空的二战，初开始的时候被德军揍得那么狠，却依然能缓过一口气来。

这群老毛子果然是耐操。不愧战斗的民族！

这种事情要是放到现在的中国。五十万？开玩笑。损失个十万八万，朝野上下就全是投降派了。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也要操练。操到神经粗大了，能够承受百十万伤亡面不改色。那时刘暹就是对抗全世界都有胆子了。

从咸海到奥伦堡的铁轨就是西北东南走向的，靠近奥伦堡后。沿途的湖泊一个接着一个。哥萨克骑兵仗着自己熟知地理，多次偷袭国防军的护路部队，还破坏铁道。把战斗的时间从六月下旬一直拖

延到了七月下旬，两边的主力部队才算接上了仗。

俄军正规军、民兵加在一块十万冒尖，国防军则是有小八万。咸海之战后，勒善的**立旅加三个营的旗人军来到了军前，不算炮兵、工兵和后勤部，一共是六个野战大队的兵力，和相应的警备部队。被刘暹编为一个边防支队，统一由勒善带领。

那中俄主力碰撞的第一战就是由他们打响的。

安西边防支队作为护路部队，跟俄军的交锋次数是最多的，等到抵进奥伦堡后，他们又被安排到了前沿凸出阵地。阵地还没完全修好，就受到了两个俄军师的夹击。勒善迅速做出了反应，命令两个旗人营新兵分别抗住俄军的进攻，然后集中原来独立旅老部队，猛攻两个俄军师的结合部。跟刀子一样把俄军的进攻部队分做了两半。

后方的主力部队立刻就扑了上去，两路出击，跟螃蟹的俩大螯一样，死死地夹住了俄军的这两个师。而俄军的主力呢。也跟饿狼一样扑向了独立旅老部队。这一仗打的极其血腥！

边防支队七八千人扛着至少五万人的猛攻。

阵地都是很简单的战壕，因为整个阵地只有三个小时的修筑时间，是完全由一个个单兵掩体扩展出来的战壕。而防炮洞、交通壕、地下掩体啥的。什么都没有。

俄军来的很快，并且一开始就发疯一样向着阵地冲锋。他们不打穿独立旅的防线。两个师的进攻部队怕就要被国防军包饺子吃了。而边防支队也在拼命地顽抗。这一战若能全歼了这两个俄军师，所有参战士兵头上的帽子都能变个色。

塔城之战打完以后。独立旅里至少一百名以上的中低级军官被抽调去了军校培训。等他们从军校出来的时候，就再也不用受自己原先身份的拖累了。还有四五百名士兵被调入了其他部队，那今后也不用再受原先身份的羁绊了。同时独立旅中更多的士兵也被改了档案，不知道多少人夜里为了那简单的几笔，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而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在眼前。那两个旗人营新军为什么敢毫不犹豫的一营顶一师？不就是为了这个么。只要家人头上的帽子被摘了，真是自己死也甘心了。

安西边防支队开战头一个小时就死伤千人，战死了一个大队长，一个副大队长，伤校级军官七人。但最残酷的阶段还不是在这头一个小时。而是发生在战斗打响的第三个小时。那个时候俄军已经发动了四次进攻，边防支队两次阵地被攻破，其中据守一处阵地的第三营一大队一中队，撤不下来，淹没在了俄军的进攻洪流当中，该部一百名官兵全部战死，无一生还。

其部的炮兵在头一个小时就打出去了一半的弹药储备，到第三个小时，最激烈的战斗打响的时候，大炮已经只剩下了零星几十发炮弹了。支队所属的迫击炮和火箭炮也因为弹药告罄而哑了火，重机关枪有三分之一因弹药停止了激射，很多地段发生了短促而血腥的肉搏，双方士兵用刺刀，工兵铲互博，手枪子弹打光了都来不及重新装弹，在决死关头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的现象不胜枚举。

这一战结束之后，《华夏日报》的战地记者到了战场走一圈，然后向北京拍发文章中这样的写道：“很难想象那么狭小的地域里会聚集了那么多的尸体。层层叠叠地堆积着，填平了战壕。鲜血把脚下的土地染成了黑紫色的泥浆，你随处可以看到被爆炸和刺刀撕裂的残肢断臂和碎肉。比屠宰场还要血腥十倍。

这样的景象让人呕吐。

我不怕看到俄国人的尸体，但我怕看到安西边防支队战士们的尸体。那一日晚我回到住处，整夜都不得入睡，只要一闭眼，一具具我军战士的遗体的画面就在我面前浮现。

安西边防支队，前身**立旅。我想所有国人都知道这支部队的兵源出自哪里。但我想，这一场战斗后，谁也不会再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敌人。他们今后是满族人、蒙古族人、汉族人，而不再是旗人、汉奸。

安西边防支队为这场战斗付出了七千人伤亡，其中战死者超过三千。牺牲少尉以上军官四百余人，全支队支队长勒善少将以下，全体军官伤亡75%。

这就是为期只有14个小时的阿克布拉克战斗！

除了刘暹，没人知道俄军为了这一仗付出了更为惨重的损失。两个师被歼的同时，为了攻破了边防支队的防御阵地，俄军的伤亡高达一万五千人。

如果不是俄军炮火犀利，压制了边防支队的火力，这个数字还会提高一大截。

以至于此战过后，本来气势汹汹的奥伦堡俄军一下没有了精气神。前后接近四万人的损失，只有十万兵力的奥伦堡那里承受的了。俄国的草原总督区总督杜塞罗多夫后悔心都要滴血了。

虽然为了尽快全歼两个俄军师，国防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加上边防支队的损失，总伤亡也达到了一万两三千人，但跟俄军比来就差的太多了。

并且两万六七千人的损失，一下就抹掉了中俄两军原来的差距。现在刘暹手头的兵力反倒比奥伦堡守军更多。

阿克布拉克战斗的照片在半个月后首先被《华夏日报》刊登在了首页，于此一块刊登在报纸上的还有一具具排的都看不到首尾的俄军尸体，还有战俘营里每日清晨集结跑操的时候的一个个方阵。那每一个方阵都代表着一千、三千或是五千名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战俘们。

同时国防军对外公布的战俘数量上再增多了一万多人的数字。

《华夏日报》连续三天释放这些照片，那三天里，华夏日报的厚度增高了三分之一。而《华夏日报》已经登载了，《大公报》还会远吗？

当这些照片被全中国传的人尽皆知的时候，它们登陆南洋、日本、中南半岛，登陆欧洲和美国还会遥远吗？

当这些照片飘洋万里的在晚秋时节来到俄罗斯的时候，刚刚接受了奥伦堡战役失败后的又一场会战失败——奥尔斯科会战失利的消息的亚历山大三世，简直都要疯了。

到现在为止，俄国的损失已经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至少五倍。这些失败和损失不仅体现在战斗上，还有经济和声誉上。

圣彼得大教堂扬起了沉暮的钟声，连续半个月亚历山大三世都是在沉静的钟声和肃重的教堂吟唱声中渡过。总数已经达到了七十万人的损失，拿破仑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这么巨大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刘暹终于让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军队、文官们感到害怕了。

以俄国调遣军队的速度，除非大面积放弃土地，不然他们已经很难在最新的那个阻挡着中国皇帝进军的城市里汇聚上十万人规模的军队。

奥伦堡战役是如此，奥尔斯科会战也是如此。

后者的俄军只有八万人。而中**队那里，用在前线的部队却在不断地争夺，中国皇帝手下的军队已经超过了十万。虽然根据英国人的情报，这些新增的部队很多都是满清的残余分子。

亚历山大三世在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还万分的兴奋，但是奥伦堡的攻防战和奥尔斯科会战结束之后，他对这些军队已经不有抱一丁点的好感。这是一群比之前的国防军更拼命和凶残的队伍。

人类已经摆脱了野蛮和愚昧，但人类依旧残暴！

第六百四十九章两面通吃的大不列颠

——19世纪末的俄罗斯是一个表面欣欣向荣，内里蕴育风暴的炸药桶。

……

俄国人是跟刘暹想的很一样，他们不在乎六七十万士兵的败亡，因为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有着一亿一千多万人口【并非只是俄罗斯】。但沙皇代表的俄国统治阶层害怕失败带来的不好影响，害怕失败带来的动荡。

因为整个俄罗斯帝国不是只有一个俄罗斯！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俄罗斯是中间的主体，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芬兰等等，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都是俄罗斯人这个战斗的民族二百年来的‘丰功伟绩’。他们一个个拜倒在沙皇脚下，不是因为圣彼得堡的仁慈，而是因为沙皇手中强大的武力。

如今东方战场上的一次次失败，就是在一次次消弱沙皇的威慑力，消弱俄**队的震慑力！

这场遥远的战争半年时间来一次次被俄国人拿来跟克里米亚战争做比较，俄军一次次失败的消息让斯拉夫人愤怒、激情，让不少的乌克兰人、芬兰人、波兰人等等惊喜雀跃，到最后斯拉夫人的愤怒又归于平静。因为俄军失败的次数太多了，习惯了，就自然了。

这对于圣彼得堡是一个很大的重创。一场场失败从根基上动摇了沙皇在民间的影响力。但是俄罗斯底子厚，如果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能安心休养三五年，俄罗斯还是能够很快恢复实力的。这就像当年克里米亚战争后期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一样。

他也是一片风雨飘摇中登上了沙皇的宝座。然后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开启了俄罗斯又一页新的篇章。但可惜亚历山大三世不是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才能很平庸的人。更是一个因为父亲的遇刺身亡，而对‘自由、皿煮’产生恐惧的人。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以来的高压政策本来就让俄罗斯内部孕育了动

荡和风暴。现在危急更催发了这些种子的发芽生长。

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初期采取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实施地方长官制。破坏地方自治。限制大学自治权，对待异族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俄化政策)。这些都是能够激起矛盾的决策。只是亚历山大三世手中握着军队，没人敢在他面前反对罢了。

现在两相结合，俄国内部局势慢慢就起了波澜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国防军拿下奥伦堡之后距离欧洲就只剩一步之遥了。这是很让俄罗斯震动的事情。

战斗发生在遥远的亚洲，无数的俄罗斯人还能够有种隔岸观火的架儿，现在战火要烧进欧洲了，那立马的就能感受到热焰燎面。

这同样也是让俄罗斯国内局势产生波动的一大原因。这就跟前清时。战斗发生在东南沿海，还好。要是一烧到天津，就举国紧张了。

刘暹接着攻下了乌拉尔城，并且派第四师顺势南下席卷了乌拉尔河下游流域，但是没能完全的拿下古里耶夫，因为俄国人的那支里海分舰队。古里耶夫的守军有着舰炮助阵，石东来没有硬来。

国防军进入到伏尔加河流域以后，可以攻击的重要城市太多了。比如萨拉托夫，比如萨马拉。比如察里津【斯大林格勒】，比如阿斯特拉罕。而且进入到了这里以后，地方上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多了起来。现在刘暹必须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看守后路。因为这片地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产粮区，是俄罗斯的粮仓之一。这里生活着大量的斯拉夫人。主体民族不再是哈萨人和鞑靼人。

刘暹手中握着大量的军队，可能用在机动进攻的只有六万人不到。第四师镇压乌拉尔河下游流域，乌拉尔城、奥伦堡、奥尔斯科、阿克纠宾斯克。等等城市，都需要兵力驻守。镇压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是补给线拉的太远太远了。从巴尔喀什这里发送火车，一路顺顺当当的送到前线就需要七八天时间。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十天以上。而从新疆将

足够的军火冲到巴尔喀什，那用的时间就更比十天多了。

　　刘暹先进的军火补给是要用一个月时间的。如果不是粮食、盐类、糖类等食用物质可以就地征集，刘暹的这场远征在进入奥伦堡后，就可以直接宣告结束了。

　　代价太大！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但同样的，俄国人现在也难受的很。自己的粮仓时刻就在中国人的枪口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圣彼得堡紧张的呢？

　　守卫莫斯科地区的部队都自己调往了伏尔加河。

　　中俄两国在这里大的战斗没有，小的冲突连绵不绝，还有骑兵的博弈。

　　国防军越靠近俄国的欧洲地带，哥萨克骑兵就变得越多。现在刘锦棠所部已经完全变成了机动性

防御作战。握在刘暹的手心里，听刘暹的指挥，跟步兵配合，是常能有斩获。可单兵种的突击作战已经消失很久了。

九月中旬的俄罗斯已经是寒风凛冽，前几日还下了一场雪。刘暹带着五万军队抵到了一个马波茨克的小城，位于萨拉托夫城的正面，间距百华里。第四师则还在不停地向着古里耶夫施压。利用单兵火箭炮威力大，发射速度快，轻便灵活的特点，日日夜夜对着古里耶夫炸个不停。守在那里的俄军人数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俄国人的里海分舰队在保卫古里耶夫的同时，还连带着转移那里的平民和军队。

刘暹知道中俄之间还会有一场大战发生。这一场战争之后，中俄的第三次战争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俄罗斯不可能容忍刘暹踏足在他们的南部粮仓上，而俄军要是能打败了国防军，他们也清楚自己依靠的是什么。只会趁胜求和，而不会趁胜追击！

刘暹把部队放在察里津、萨拉托夫和萨马拉这三座城市的中间，也是为了能全面洞悉这三座城市

的虚实。现在俄军在察里津的布置兵力做多，已经有了六万人出头，萨拉托夫的是五万，萨马拉的跟萨拉托夫的也差不多。但在离萨拉托夫二三百里的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的上游喀山、基洛夫、彼尔姆等地，都有少则一两万，多着三四万的俄军队伍集结，俄军在这里的总兵力不下三十万。

刘暹手下的这五万军队，光是没人权没地位的旗人军就占了一半。安西边防支队被刘暹安排在了奥伦堡，一边休整，一边整肃地方。这些人下手可不是一般的狠。

所以靠着五万军队来应对俄军是不可能的。这是刘暹在钓鱼。他带着五万部队摆在里萨拉托夫不远的地方给俄国人看。看，就这么点军队，你们眼馋不眼馋？

俄罗斯的冬天是寒冷的。估计再有个十天半月，整个伏尔加河就要封冻了。厚厚的冰层足以让马车顺利的通过。寒冷的天气也是俄国人最好的朋友。那个时候俄国人还会有更多的军队汇集过来，那才是出击进攻我们的最好时机。

刘暹怎么能让俄国人如愿呢。

他就把部队变成一个喷香的诱饵，来引诱着俄军早日出击。而伏尔加河对面的俄军要真的能静得下心，沉的下气，坚持不动的话，刘暹会主动出击，透过萨拉托夫和萨马拉的中间，越到伏尔加河的西岸去。

反正要打赢接下来的战斗，一定要主动地调动起敌人。

同时也是这个时候，刘暹接到了北京拍来的紧急电报：英国、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做起了小动作。有挑动俄国后花园的嫌疑！

刘暹一下喜出望外，但头脑冷静下之后，又感到十分的古怪。英国人有那么好吗？在这个时候主动地找起俄国人的茬来，是为了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俄国人的精力要向巴尔干分散一部分了。刘暹对于年前结束战斗，也变得更加有

信心了。

“国内已经没办法再向西线调动火车头和车厢了。咱们眼下的补给就是这么多。以后打起仗来都省着点用。别拿子弹、手榴弹不当回事。”

萨拉托夫的俄军出击了。战斗即将来临，刘暹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如此说道。

“这会俄国人来了三万。但我认为萨马拉和察里津方面的俄军也会有动弹。所以我们至少要照十万人的数量来估计俄军。所以我们不能守在这里不动弹。我们要主动出击，跟俄国人打野战，打遭遇战。”

“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是其一，以出其不意的战斗尽可能快尽可能多的歼灭敌人是其二。”

部队在迅速动员着，刘暹没有告诉手下的将军和军官，英国人联手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搞出小动作的同时，已经连同西班牙和荷兰正式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政治要求了。他们希望跟中国签订一份可以公

开的东南亚条约，时间为期十年，目的维持东南亚现有之政治格局不变动。

刘暹是接到这份电报才明白了英国人的‘好心’。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货色。不吃任何一点亏欠，甚至他们还会是两面通吃。

刘暹不认为俄国人敢在这个时候与英国人翻脸，只要英国和奥匈帝国不在巴尔干搞得太过分，英国人就能先吃了俄国人一口，再拐回来吃中国的。

第六百五十章伏尔加河上的军队

冷冽的寒风吹着，夹杂着冰凉刺骨的雪花不停地打在人的脸上。天地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冷库，露在外面的鼻子和面颊冻得都要僵硬了。凛冽的空气更加频繁地灌进皮套里，即使战士们已经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

军队在默默地行进，不时的还有战士滑倒在地，因为寒冷的天气早已经将伏尔加河河面冻成了大冰块。这里是十月份的伏尔加河，这里是一片冰雪的天地。

那萨拉托夫开过来的俄军，被刘暹利用两个营的旗人军打了两场阻击，然后又用骑兵割断了他们与周边的联系，一时间三万俄军变成了聋子瞎子，是真真的神经紧张了好一阵。因为他们摸不准刘暹接下来要干什么。唯一能够做出的举措就是就地防御，全力警备。结果等他们跟外头联系上的时候，刘暹带着部队都在萨拉托夫打过一仗了。击败了一个师的守军，夺取了城外的多个物资储备仓库和军

需转运站，让部队好好地发了一笔大财。这些物质本来是萨拉托夫方面为支援出击的三万俄军准备的。结果大半落入了刘暹的口袋。

因为俄国人准备了大量的马车，刘暹带走的时候也很方便。

现在刘暹是沿着伏尔加河往萨马拉奔去，骑兵已经破坏了萨拉托夫链接南北和西面的铁道，还切断了那里的电报线。并且两者之间距离也不算远，天还下着雪，能够淹没踪迹。一时半会儿也能晃点一下萨拉托夫的俄军。

等到他们回过神来，疾奔萨拉托夫的时候。刘暹应该已经能把留守兵力还不到万人的萨马拉给拿下了。

虽然冰面上盖了雪花变得更为嗤滑了，连脚上过了干草也不当用。可车轮在光溜溜的冰面上辘辘滚过，也省去了战士们很多力气。并且沿河紧急萨马拉，不仅道路平坦，而且路途最短！

整个天地都是一片雪白。不仅是河面，河畔两边的阔野，全部都被冰雪淹没。

雪地也亮的刺眼，仿佛有一种强烈的光照耀着雪白原野，晃得人眼睛流泪。刘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活了，上会那是在当年的西征之战。

随着距离萨马拉的临近。河面的宽幅也大大开阔了。从开始时的不到一公里，变成现在两俄里也阔绰。而且陆续碰到不少的江心洲。屏障一样的河畔‘消失’了，四面八方只看见落雪形成的一条条白色斜线。在荒野里，风执拗地把一切都往一个方向吹。可是在河道里，风儿一个个打着旋儿的乱转，右边，左边，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相同景色。

刘暹现在真感觉着了绿色的好。他晚上睡觉，眼睛一闭。脑子里就是白茫茫的一切。什么也看不见，天地到处是白雪。

寒风吹着雪花迷糊了眼睛，不时的用冰雪抚摩着战士的脸；大衣棉绒军服裹得更严密一些，落在

领子上和帽子上的雪还是从脖子里滑进去。冷得战士们瑟瑟发抖。

这一支心怀昂扬斗志，人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前进也不会叫一声苦的队伍。严寒把整个亚寒带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也阻止不了这支向着目标前进的军队。

刘暹对胜利充满信心。取得了萨拉托夫城外的大批补给和车马之后。刘暹必要时候甚至可以将大批的补给一把火烧了，然后用那一两千辆马车直接载运一个旅。快速挺进。大雪冰封的天气里，他手中的牌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变弱，反而会变强。

萨马拉只有七八千人的士兵，之前三万俄军从萨马拉开出，现在还在包抄马波茨克后路的路上艰难跋涉着。这就是电报联系断绝后，大雪冰封打来的影响。

气候让军队的侦查能力大大消弱，也让军队之间的联络变得异常艰难。所以刘暹不担心那三万俄军会调转回头，也不担心三百多里外的乌里扬诺夫

斯克的俄军突然来到萨马拉，他是吃定了萨马拉了。

刘暹在路上走了五天，后续部队距离萨马拉还有两三天的时间，他亲自带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抵到了萨马拉城。并且根本没等后续部队，立刻展开兵力，对萨马拉展开了进攻。

萨马拉城是个繁华的城市，虽然这里的城市人口并不是很多，总共还不到五万。但要知道，现今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城市居民比例只有4%，所以萨马拉城已经不小了。

在刘暹的调查中，萨马拉城里有二十多家工厂，工人超过一千人。这里是全俄罗斯小麦产量最高的地方，所以这里贸易兴隆，全城有三四百家商铺。一年中有三次大集市，秋天一次，夏季两次，每次都要持续10天。而且这里还有五个储存了至少六万公吨小麦的粮仓。因为萨马拉是伏尔加河流域的铁路、水路交通要地，诸多通往中亚的物质都是从这里过的。那一座座桥梁，乃至横跨伏尔加河的铁路桥，就跟一张蜘蛛网，沟通着铁路、水路，沟

通着俄罗斯的交通。

前头部队只有一个整编旅，还缺少必要的重炮，只有大量的迫击炮和单兵火箭炮。但萨马拉的守军面对国防军表现得很惊慌失措，他们急忙在城外布置防线，靠着伏尔加河。并且派出骑兵部队来呆滞国防军的进攻。结果一个团的骑兵部队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返，被刘暹步了个圈套，轻轻松松的吃干摸净。

失去了一个骑兵团的萨马拉守卫部队似乎更加大的谨慎，部队可着伏尔加河沿岸布置，完全是防守模式。刘暹打起了自己的旗号，身边的禁卫师士兵做出将要进攻的样子，却另外命令一个旗人营披着白色披风，悄悄的转移到了后面，然后自带轻武器，滑着雪橇，绕到了萨马拉城的东面——俄军守卫部队布置力量最弱的地方，突然进攻，一举打开了破口。

俄军当然是拼死反击。但俄军主力正面的禁卫师趁机用迫击炮轰击俄军防线，掩护步兵展开攻击，牵制俄军调配部队。战至天黑，俄军阵地被进

一步压缩，已经全部被驱除回了萨马拉城。两艘停靠在码头的小型炮艇也被击沉了一艘，俘虏了一艘。

等到后续部队完全抵到萨马拉，萨马拉的城墙已经被国防军击中火力轰开了多个缺口。这里的城墙防御力就跟奥伦堡是一个级别了，都落后时代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古董了。在高爆弹的面前脆弱的跟豆腐渣一样。

俄军城防第一线的火力点基本被打哑，战士们还用炸药包连续清除了俄军抓紧时间修建的多个地堡工事，进展之顺利连刘暹也未曾料到。待到主力部队抵达萨马拉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突破城垣，正向城市的纵深发展。

已然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了，老毛子却展现出了其特有的顽强。他们没有突围，也没有坐等着覆灭。他们将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都改造为阵地、堡垒、工事，跟杀进城来的国防军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巷战。

刘暹夺下了萨马拉城，国防军却直接战损了两个大队，加上重伤、中伤，反正是受伤了的，短时间里不能战斗的士兵，刘暹损失了一个营。

这代价令刘暹直牙疼，也再一次坚定了他打野战的决心——攻城战，尤其是残酷巷战，代价太大了。

中**队出现在萨马拉城的消息已经随着电波传到了四面八方。虚拟地图上，刘暹就可以看到大批的俄军从各个方向，向着萨马拉围来。

这里面有萨马拉原有的守军，有喀山、乌里扬诺夫斯克的部队，有萨拉托夫的部队，有顿河的骑兵部队，每一支兵力和实力都不足以跟国防军单独较量，但他们的总兵力相加则超过了十万人。

刘暹遂即让刘锦棠带领骑兵，带着一车车军需、粮食，当做步兵，在雪地里留下‘大部队’行进的痕迹，杀向乌里扬诺夫斯克，自己带着主力则准备打萨马拉原来的那三万俄军和萨拉托夫过来的那部分俄军中间蹿过去。

他要再打萨拉托夫！而至于刘锦棠被发现了以后的问题，刘锦棠到时可以一把火将全部的军需和马车都烧掉，然后率部骑马奔到伏尔加河东岸，直接奔着萨拉托夫来就是了。为此刘暹在萨马拉城里是征集了所有的马匹和马车。

那五个储存着四十万吨小麦的大粮仓，因为根本搬不走，也吃不了多少，被刘暹付之一炬。只这把大火，就肯定能让圣彼得堡的那些沙俄大人物们心疼的滴血。

粮食问题始终是困扰俄罗斯的一个头疼问题。就跟之前的中国、日本一样，产的粮食不够自己吃的。所以，四十万吨小麦在俄罗斯的价值绝对不是8亿华元可以相比的。

刘暹在眼睛盯着伏尔加河流域的同时，眼睛也在盯着乌拉尔河方面，他不知道石东来现在有没有拿下古里耶夫。这个地方冬季的平均气温在零下10°到20°之间，港口是会封冻的。俄国的里海分舰队会回到阿斯特拉罕过冬。想必那里也不会有几个俄军

在了，石东来果断一点，现在已经拿下这里了。

第四师的任务一直都不是只维持乌拉尔河下游地区的安定，石东来的任务是积极地与里海边缘的卡尔梅克人联系，说服他们回国祖国大怀抱。如果这些一直信奉着藏传佛教的卫拉特蒙古后裔们能够拿起刀枪跟国防军站在一起，国防军在这里的形势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

第六百五十一章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

第四师的任务一直都不是只维持乌拉尔河下游地区的安定，石东来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积极地与里海边缘生活着的卡尔梅克人联系，说服他们回归祖国的大怀抱中来。如果这些一直信奉着藏传佛教的卫拉特蒙古后裔们能够拿起刀枪跟国防军站在一起，国防军在这里的形势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

里海边上的卡尔梅克人有着将近二十万人口，这些人是当年渥巴锡东归的时候，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人。当时在西岸没能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

现在的卡尔梅克人就是当年那两万卫拉特蒙古后裔们的子孙，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着近二十万人口的小型民族。可以拉出两万正当年的青壮战士，而并不影响整个部族的繁衍。

这可就是两万骑兵啊。能够给刘暹带来太大的帮助了。

……

这场雪断断续续下了半个月。原野上的积雪能够没到人的小腿肚，俄军是怎么行进的，刘暹不知道，虚拟地图还没bug到毫发可见的地步。国防军这里却是一水儿的雪橇，诸多马车也去掉了车轮，钉上了加宽的雪橇板，大炮则是用宽大的前翘的木板载着，变成一个个爬犁一样的存在。却是给行军赶路节省了太多的力气和时间了。

靠着这比俄军行进速度快上不少的进军，刘暹和能顺利的从两股俄军中间穿插了出来，并且一直赶到了萨拉托夫城外四五十里的地方时。才被守城俄军察觉。

刘暹立刻组织兵力进攻。先拿下了萨拉托夫城周边的雅宾斯克和瓦尔托夫两个城镇，截断了萨拉托夫通向西部和南部的道路。主力则从北逼近伏尔

加河，牵制着萨拉托夫城内守军的主力。如此是彻底截断了萨拉托夫的一切对外联系。

但是萨拉托夫城外出现中**队的主力，这消息肯定早就传到了察里津等地了。刘暹虽然对萨拉托夫城进攻攻击，目光可紧盯着察里津和北面的那一支支部队的。

他是要围城打援的！

冰天雪地里千里奔波，没有休整，再强的军队要稀疏。刘暹军需物资充沛，将士在吃穿上条件良好，且有雪橇助力，自然也就能保持着比较好的体力。尤其现在的攻城战，是彻头彻尾的佯攻。士兵手中拿着的枪都是缴获的俄军步枪。别看打得热闹。子弹似乎也废了不少，却根本没有动用国防军真正的家底。官兵们更是没有用心用力。部队与其说是在战争，更像是在休息。

如此等到俄军急急忙忙的跑回来，刘暹就整好以逸待劳，在野外干净利索的吃掉他们。

“围城打援。我们是围城打援，不是攻城阻援！”

“而什么是围城打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必须是速决立断的。”

“我们不要把俄国人想的多么无能。我们也不要把俄国人想的多么充满。”

“萨拉托夫是俄国人在伏尔加河上最重要的几座城市之一。它是沟通伏尔加河上下游的水运枢纽。俄国人是不可能放下它不管的。”

“我们只需要放出侦察兵，认真的盯着东西南北的动向就可以了。”

“我们等着敌人上钩。这回可能都不会只有一波。”

有着虚拟地图，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刘暹处理了这些之后，才有空看一眼萨拉托夫。这座位于伏

尔加河右岸高地上的黄色山城。

　　城里的守军足足有两万人，现在也顾不得冰天雪地里土地硬如生铁了，全城动员的在城外修筑防御阵地。而这座帝俄时代全俄罗斯最为著名的粮食贸易及锯木工业中心。包裹在萨山阿尔金山和乌维尔山所环绕的低地地区。

　　地势并不算多么险要，城防也垃圾的不用多说。且因为萨拉托夫全俄的木材交易中心之一。是以城内的木质建筑很多，其后果是火灾不断。虽然这些火灾同时促进了萨拉托夫新城的建设，但一座城市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现在的萨拉托夫城里，至少还有三四成的木质房屋建筑。

　　而进攻这样的城市，最好的法子不是强攻猛打，而是用燃烧弹，趁着冬风放上一把大火。

　　而刘暹也是这么做的。燃烧弹这东西技术难度并不大，当然以现在的科学水平，成本是不低的。刘暹早就命人捣腾出了燃烧弹，那时候还特意给按了一个特种弹的名头。

现在这些燃烧弹不再是炮弹了，而是单兵火箭炮的火箭弹。但一百多发加料的火箭弹被发射出去之后，萨拉托夫城就变成了一片火海了。

这场大火直接烧掉了三分之一的萨拉托夫城，因为雪刚停不久，城内不少房屋的顶上还有冰雪存着，似乎给萨拉托夫的灭火创造了不少条件。

但就算如此，整个萨拉托夫也乱的不可开交，刘暹也确实趁机指挥部队真打了一阵。结果没能打进去。俄国人在外头的阵地上四面布置了上万兵力，城里虽然火光冲天，俄军虽然军心晃动的直打颤，阵地上的俄军则半点没有被调动，后来城里还调出了三五千兵进行支援。刘暹见进攻部队虽然占了一些便宜，可敌我伤亡比例太接近了，也就停了攻势。

刘暹对此倒是高看了萨拉托夫城俄军守将一眼。是个能决断的。在全城都要被大火吞没的档口，能忍着不动城外的军队，待到火势稍微有了控制后，更迅速抽调部队增援城外阵地，真的是很不

错了。

刘暹见这么好的机会都没能拿下萨拉托夫，心里也就熄了短时间里取城的念头。国防军也在萨拉托夫筑起了防线，刘暹还命人烧融雪水，浇筑冰墙和加固堡垒。在现今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情况下，冰水加固真心的算给防线加上了一层铁甲了。很结实的！

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个时候却是一脑门的官司。作为俄罗斯皇室的近亲，小尼古拉即便混吃等死，也必然是有一个公爵的头衔的。但小尼古拉跟他的父亲一样，都对战争一往情深。早早的就进入了军校学习，1876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俄土战争时期，在其父所任巴尔干战区俄军总司令的参谋部工作。后任禁卫军骠骑兵团长、旅长和骑兵师长。

塔城战役之后，小尼古拉深深的沉寂了一阵。但在刘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小尼古拉又一次返回到了军队指挥官的位置上。现在挂着少将的军衔，负责萨拉托夫城的守卫。

作为萨拉托夫的城防司令，小尼古拉在昨日的表现是合格的。可作为萨拉托夫城现在最高的指挥者，他又对接下来的善后工作头疼不已。

三分之一的城市被焚烧，一切都化作了灰烬。财产和人员损失先不说，之说因之而诞生的难民们，他该如何的安置？

伏尔加河可不是巴尔喀什湖，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斯拉夫人。当国防军带着战争的光环来到这里的时候，大量的斯拉夫人逃向了城市。而萨拉托夫城这样的大城市是那些乡村里的斯拉夫人的最爱。

“秩序，要保卫萨拉托夫，就首先要稳定城市的秩序。想要稳定秩序就需要足够的粮食，和可以让难民们居住的房屋。”

“奥斯塔普先生，我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作为萨马托夫省的省长，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妥善处理完这一切。”

“我已经厌倦了城市里的杂乱和痛苦声音。”

“我还需要面对中国皇帝这个强大的对手。这些都会让我分散精力的。”

特亚.奥斯塔普苦恼的走出了小尼古拉的办公室。还没有走出城防司令部的大门，嘈杂的声音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里。超过四万人的难民，还有本来涌入称重的诸多斯拉夫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负担。

可面对小尼古拉的时候，奥斯塔普一个反驳的字都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小尼古拉是不允许他反驳的。那不是小尼古拉的要求，而是战时的城防司令的命令。

“给我请来弗朗索瓦先生、萨姆索诺夫先生和伦南坎普夫先生。我现在需要他们的帮助。作为商业行会的会长，他们现在也有义务来承担责任……”

奥斯塔普对身边的所从说着。他现在应该庆幸城里的粮仓还有两座没有烧，里面充裕的粮食储存

能够支撑整个萨拉托夫走过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小尼古拉已经‘要’安定整个城市的秩序了，那奥斯塔普开仓放粮也顺理成章了。

艰辛的是如何维持这个秩序。如何为这些难民寻找安身之地。

现在可不比夏天，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时候睡在露天的外面，那是要死人的。而且废墟也需要清理，至少那些尸体需要清理。

国防军的再一次出现对萨拉托夫依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比上一回更大上许多倍的灾难。因为万一应对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会输掉自己的所有的。

第六百五十二章抹抹嘴，接着吃！

清晨，萨拉托夫西北方五十六华里处的罗斯达尔小镇，完全淹没在了一片茫茫的浓雾之中。湿沉的雾气就像三月江南的蒙蒙烟雨，如烟细雨轻拂着青青杨柳一样打湿人的脸庞。透过浓雾笼罩的大地，肉眼只能隐约看到罗斯达尔的轮廓，又仿佛这个小小的镇子和驻扎在以它为中心的五里方圆内的两万多俄军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当浓雾散去，刘暹遥望前方，更远处的山峰时隐时现，群山与浓雾似乎融为了一体。

刘暹的指挥部就设立在距离罗斯达尔二十里的地方。昨夜傍晚就起了大雾，俄军根本就不知道国防军趁着天黑和大雾，已经悄悄摸到了他们的眼睛下面。

西方传来几下轻微的爆炸声，声音显得很遥远，并且浓雾未曾彻底消散，这声音好象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又沉又闷。

刘暹很清楚，这是包围罗斯达尔的国防军正在用炮火轰击敌人阵地。隆隆炮声中，刘暹站立在晨露当中，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在他的发丝凝结，然后缓缓淌落。

发布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外围的侍卫有点小骚动，很快就又稳定下来了。刘暹身后的将领站成两排目视着前方。很快就见一骑迅速来到刘暹身前三十米的位置，一拉缰绳勒住了战马，从马背上一跃而下，下马步行到刘暹跟前，这是通讯兵。

“启禀皇上，正北五十里处，发现哥萨克骑兵活动痕迹。”

这个通讯兵来报告的不是罗斯达尔的战斗。而是背面的那队离着罗斯达尔最近的俄军。刘暹略有惊奇，国防军撒出去的侦察兵。侦查范围跟哥萨克的活动范围只是稍微的擦了一点边，竟然就十分好运的找到了哥萨克的活动痕迹。

通讯兵下去后。刘暹脸色丝毫未变。对身后的

一帮将领说："五十里地，加上哥萨克的活动范围，那就是七八十里地。至少要两天的时间。而两天时间，我们已经干掉了罗斯达尔。"

"到时候俄军要真赶来了，咱们抹抹嘴，接着再吃！"

天明，太阳出来了。雪水融化，沿着屋檐落入摆在房角外的瓦缸中，瓦缸里面的水冻的结结实实。当水滴落在水面上，发出清脆的滴答声。

这是处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庄园，自然是俄国贵族的家产，被刘暹毫不客气的充作了指挥部。

在指挥部的院子里，络绎不绝地走动着国防军官兵。所有人的面色神情都十分的轻松，因为罗斯达尔的歼灭战进行的很顺利。俄军的炮兵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国防军给端掉了，然后两万多俄军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案板上的猪羊。

俄军仓促中组织起来的防线已经在国防军的攻势面前直接摧垮，现在罗斯达尔的俄军只剩下了一

半人不到。军心大丧。刘暹继续组织部队猛攻，到明天中午前绝对能够拿得下来。

现在俄军的防御圈拢共就只有三四里地，尤其是国防军主攻的南面，子弹已经能打到罗斯达尔了。不过俄军的防御越被压缩。抵抗力就越强大，刘暹手头的炮弹又是有数的，否则根本不需要用士兵进攻。只用炮弹轰击就够了。

刘暹都命人去做那很土的飞雷炮了。因为他要劝降被围的俄军残部，飞雷炮是个非常可行的法子。但这要等到夜里。

萨拉托夫距离莫斯科只有一千四百俄里。而刘暹离自己的大本营则已经五六千里了。现在他手上紧缺的不仅是弹药，还有人员。

身后陆陆续续调集来的部队。刘暹都让他们停在了里海北部，因为他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一旦这里有了啥意外，使得战事不利，他还能收拢部队退到里海地区，再准备二次复起。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现今的条件下，刘暹要向从各路俄军当中穿插而过，纵然有虚拟地图做bug，兵力也是有限制的。他现在的兵马几乎到了极限。并且随着刘锦棠的那次分兵出去，刘暹手里本来是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在靠近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地方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新调集来前线的部队要是补充进刘暹手头了，怕是连分兵前计算好的粮食、肉食、盐糖等物资就都均少了。

说真的，对比行动缓慢的步兵，刘暹还是更喜欢带骑兵。如果此时他手中能有了两三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国防军骑兵部队，他能杀的亚历山大三世再吐一次血。

就是可惜了，石东来虽然跟卡尔梅克人取得了联系，可卡尔梅克人自己内部没有统一意见，现在还在吵架当中。那两万让刘暹期盼已久的骑兵，还是水中月镜中花。

“现在包围圈里的俄军不超过万人，之前作战中，他们败得狼狈，伤员全丢给了我们。所以这不到万人的俄军倒都是能打的。可他们没有大炮，我

们要吃掉他们并不难。”

“等到入夜了，用那飞雷炮向俄军打一阵。然后派人劝他们投降。”

那北面的那支俄军现在距离罗斯达克只有不到五十里，人数虽然只有一万多人，但怎么说也是块很肥的肉。何况里头有三千多人的骑兵，如不让他们在自家身后缀着，麻烦就大了。所以刘暹就想做个‘假象’把他们引进罗斯达克的包围圈里，继续开吃。

一系列的布置都不需要刘暹再去操心，随军的参谋根据他的指示，一个小时不到就做好了全部策划。刘暹听了很满意，计划就立刻的被确定实施。

被围的俄军现在就跟一个被打落了胆子的狗，纵然看到国防军在他们阵地不远处捣腾，也只会用枪远远地打去。可些许子弹那里能挡得住飞雷炮的假设。等到晚上九点，天色黑的是看不到伸手五指。

“轰轰轰……”一声声闷响顿时就在阵地间回荡。

被围的俄军突然受到了如此猛烈地轰击，那是无不吓了一跳，都以为国防军要趁机夜战呢。结果片刻后就看到，那些炮弹的炸点全在俄军前线阵地距离五六十米的地方，又全都糊涂了。

“中国人竟然有这么强大的炮火？”亚历山大.莫斯卡联科刚刚喝了点酒，有了红润的脸庞现在变得雪白雪白。他的手都在颤栗。

“这么大的威力，这至少是120mm以上口径的重炮。该死的，中国人又有了新武器了吗？这种天气里竟然能随军移动？”

莫斯卡连科的副手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神情中满是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

中国人大威力的炮火已经有了一种移动迅捷，发射疾快的火箭弹了。现在这爆炸的炮弹没有看到火箭弹那标志性的赤色尾焰，这说明它绝不是火箭

弹。

俄罗斯还是有能人的。见过几次火箭弹的飞行之后，圣彼得堡很快的得得知了答案。毕竟火箭这个东西在欧洲还是被很多人爱好和研究的。

莫斯卡连科和克雷洛夫对于火箭炮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现在这飞雷炮……

“难道是一种大口径的曲射武器？竟然能打到这么近的距离！”莫斯卡连科果然是看到了飞雷炮射击时候的火焰，但他没有去想——这种炮只能打这么点距离，而是认为这是一种大口径的曲射武器。

——只所以认为是新式武器，而不是120重型迫击炮，是因为着爆炸威力远胜过120重型迫击炮的炮弹威力。

“中国人这是在示威？”莫斯卡连科沉没了半响后，眉头皱得紧紧的。中国人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多炮弹如果落到前线阵地，可能现在前线都已危

险了。中国人没把炮弹用在战斗上，而是如此的‘挥霍’？

“中国人这是要我们投降！”莫斯卡连科不是笨蛋，脑筋很快就转过了劝来。中**队就是要逼迫自己主动投降。

可是……

莫斯卡连科和克雷洛夫不由自主的看向了对方。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怒气勃发，誓死要与敌人战斗到底，而是脸上浮起了为难的表情，把目光看向了对方。

国防军指挥部里。

刘暹这个时候让侍从送最后通牒给被围俄军。考虑时间截止到明日七点！

“告诉他们，要是不投降，朕就干净彻底地灭了他们！”

“罗斯达尔不是萨马拉。朕也不会带着成千上万的俘虏、伤兵累赘上路。要是他们选择顽抗到底，明日再战，朕是不会留下一人的。”

说了这番话刘暹就回房间休息了。壁炉烧的火热，刘暹躺在被窝里不久人就睡熟了。他身体还不错，可昨天着凉感冒了，身子有些乏力。这睡觉前都喝了一碗小柴胡。

美美的一觉睡到天色微亮。看了看表已经七点过半了。刘暹精神一凛，没有听到枪炮声，这就是说战场上没有打响。那么也就是说俄国人投降了……

他们要不投降，战斗肯定是要打响的。刘暹必须尽快的消灭了被围俄军，让部队扮作俄军继续做出一副被包围的样子，来引诱北边的那支俄军部队上钩。

现在向着罗斯达尔聚拢来的俄军部队不止北面的那一支。它也知道自己兵少，一定是联络了其他的各部队，现在已经有四支部队掉转过头，向着罗

斯达尔围拢过来了。但还好的是，萨拉托夫的俄军依旧老实！

第六百五十三章卡尔梅克骑兵

“皇上，萨拉托夫的城防司令是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沙皇的近亲堂弟。这位沙皇近亲在塔城之役的时候吃过咱们大亏，变得十分谨慎。虽然只守不出落了下乘，但防守真心了得，机枪火炮协同布置的不错，在萨拉托夫城外修筑了多条战壕，都把萨拉托夫变铁筒了。”

刘暹在罗斯达尔一口气吃了三块肥肉，抓获的俘虏超过三万，却是吃的有些发撑了。可俄军还在继续围拢过来，并且冰雪融化后，俄军的骑兵部队速度大涨，那顿河来的骑兵要不了日都能进到要害位置了。

到时候刘暹若还留在罗斯达尔，那俄军顿河的骑兵军团不管是挥兵萨拉托夫，还是直击罗斯达尔，都变得很有威胁。刘暹自然不会把主动权让出去。三万俘虏、伤兵只留了五百多军官提溜在军中不放，其他的人有伤的就算了，没伤的在大腿上补上一刀，就也扔到了罗斯达尔。然后迅速带着部队

回到了萨拉托夫。

对付眼前萨拉托夫的这种堑壕战，解决办法就是进行土木作业，将己军的战壕直接挖到敌人的鼻子低下，发起试探性进攻，找出敌人的火力点，同时用火炮消灭敌人的各个火力点。最后发起进攻！

只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张忠奎见刘暹对萨拉托夫的战局了解通彻了，就说到起第四师的事儿来。他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还不是出自石东来的手。“乌拉尔河方面也传来了消息，乌尔达、热特巴依的俄军已经被第四师击溃。石东来带领部队南下阿斯特拉罕，里海西岸的俄军已经向察里津告急求援。”如果不是侦察兵捉到了几个察里津方面过来的哥萨克骑兵口舌。张忠奎也不会知道这些。

他现在希望能够对萨拉托夫发起一次真正的进攻，如果能够。那就将眼前的城市真的拿下。

“咱们现在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不管拿没

拿下萨拉托夫，就都要走人。不然咱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你觉得就萨拉托夫的守卫，咱们三天里能不能拿的下？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罗斯达尔一口气吃了三块肥肉，干掉了六七万俄军，刘暹肚子已经要消化不良了。再啃萨拉托夫这块硬骨头，刘暹是完全没胃口的。

不过这天临近天黑的时候，国防军的炮火再度响起了。虽然不密集，不猛烈，可一枚枚炮弹隔三差五的落到俄军头上。也让整个萨拉托夫的俄**民胆战心惊。他们已经知道刘暹的回归了，那代表着刘暹的皇旗令他们心里抽抽的。

黑色中，生硬的泥土被炮火炸飞到天空，飘飘洒洒散落四处。被夜色笼罩的萨拉托夫城中，不知道多少处建筑里躺满了**着的士兵、平民。每一颗炮弹都代表着破坏和杀伤，那些受伤的人，无助地露天躺在阴寒的地上，任凭身上的血液一点一滴流淌、凝固。

夜色暗下，偶尔的炮声吸引去了俄国人全部的

注意力。他们根本不知道，刘暹已经调动了五个野战营悄悄地向南面运动去了。

三天后，当最后一批国防军虚张声势的借着夜色从萨拉托夫城外撤离南去的时候，没人知道刘暹已经带着上万先头部队到了距离萨拉托夫城二百多华里外的塔拉干达。

沿途并没有遇到多少俄国平民。这阵子伏尔加河战火连天，老百姓早就向着西面逃去了。尤其是这塔拉干达还紧靠着伏尔加河。属于绝对的重灾区。刘暹一路行军过来，拘束着的俄国平民也不过三千人。这些人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刘暹的速度。不然他三天急行军，至少能突进三百里。

大炮等重型器械和诸多的后勤物资都从伏尔加河上过。只有士兵沿着河岸走，那速度飙起来日行百里不是难事。

前后四部分部队扫过来。从萨拉托夫到塔拉干达这一路上真心是找不到俄国人的影子了。

天在刘暹离开萨拉托夫的第五天下起了大雪，让第三批部队赶了个头，最后一批部队到还保证了行程日期，没有延迟时间。只是在中间用上了雪橇！

在他们的北面，五支俄军越过萨拉托夫，向着南方继续气势汹汹的追来。这些俄军合计超过了十万人，他们的总数高达十三万多，可里头有多少是征用的民力，刘暹说不准。毕竟这里不比中亚，这里是俄罗斯的要害之地，根基深厚，军中招募民丁帮忙是有可能的。

刘暹不动弹了。汇合了刘锦棠的骑军后，他部现在还有四万出头的兵力，刘暹准备在塔拉干达跟追了一圈又一圈的俄军做个了结。因为察里津的六七万部队被第四师吸引着，连之前赶赴萨拉托夫的队伍都撤回去了，还派出队伍往里海西岸赶去，现如今城内兵马只剩下三四万了。自然是不敢出来寻刘暹麻烦的。那他就能在塔拉干达，安安心心的等待俄军上门了。

且这一战之后，他会召集奥伦堡和乌拉尔河流

域的兵马全都赶来。俄军要还能凑到十几二十万军队来，那就大打一仗。而要是不能，察里津、萨拉托夫、萨马拉等城市，刘暹会挨个打下一遍，就看那时的老毛子还能否在圣彼得堡坐得住！

至于第四师南下阿斯特拉罕，刘暹可不认为石东来真的会猛打阿斯特拉罕，那地方冬季不上冻，是俄国海军里海分舰队的主基地，虽然它跟古里耶夫就只离了三四百里。

同时间的里海。

俄国人现在神经十分紧张。察里津本来派去北上的部队都给拖了回来，步兵中将列昂尼德.伊里奇分出自己手下一半的军队向南，就是为了牵制第四师。也为了让生活在里海西岸低地地区的卡尔梅克人感觉到俄罗斯的力量！

这群卑贱的鞑靼人，竟然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再一次背叛了俄罗斯。还是在俄罗斯艰难的情况下，选择了背叛。在伊里奇步兵中将眼中，这样的民族就应该全部送进地狱。当初的叶卡捷琳娜二世

就不应该对他们施出仁慈。

不然……

伊里奇步兵中将愤恨的在对圣彼得堡的电文中写道‘要抹去这个民族存在的痕迹’，他现在真的恨卡尔梅克人恨的咬牙切齿。两万骑兵，他们为中国人提供了两万骑兵！

伊里奇必须派兵南下，否则伏尔加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整个都将沉沦在中**队的铁蹄下。因为之前为了应对中国人的威胁，圣彼得堡几乎抽掉了高加索地区全部的精锐。

卡尔梅克人倒向了中国！

这个消息对于圣彼得堡是一个噩耗，对于石东来却象征着显赫的功勋。有了这些卡尔梅克人的帮助，他们可以明确知道这里复杂的地形。卡尔梅克人生活的地盘虽然处在里海边缘，却是一片夹杂着草原、荒漠和沙漠的土地，面积庞大，相当于半个河南省，但地表水极少。如果不熟悉那里的地势，

带领军队一头扎进去，苦日子就可来临了。

而为了平息自己的内部纷争，在一个平平常常地日子里，土尔扈特台吉阿木哈、首领翰齐尔斯，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杜尔伯特丘切伊台吉，火并了和硕特台吉车尔贝丘缅涅夫、杜尔伯部宰桑【宰相】巴图尔、和硕特部宰桑巴德巴、领主纳德木特、扬德科。

这些人是整个卡尔梅克部族当中地位最高的一批人。他们执掌着卡尔梅克人的一切权利。

其中杜尔伯部的丘切伊台吉，还是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被沙皇赐给了旗子、马刀、马枪、貂皮大衣和帽子。但他并不从心底里倾向于沙俄。

事实上只从他们这些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谁最对沙俄有‘感情’。车尔贝丘缅涅夫，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俄罗斯化的名字。他的心偏向于俄国，也就不让人感觉意外了。

而在卡尔梅克人自己之间的争吵、争辩的时候，车尔贝丘缅涅夫也一直都是亲俄派的代表。不杀了他，不清算他的同党，卡尔梅克人就不能得到统一。

然后就是那一日的火并，就是真格卡尔梅克公署持续了三天的火拼和追杀。亲俄派在卡尔梅克人当中彻底失势。

至少一千个青壮在这三天中死于非命。但是，这就是部族前进的代价。整肃完了自身的卡尔梅克人为第四师提供了一支三千人的骑兵，然后组织起了两万人。这几乎把卡尔梅克人中最当打的一批人给抽干了。

而卡尔梅克公署中的俄国人，除了之前见势不妙就逃之夭夭的以外，其他的俄国男性，全都是一个死。连俄国人在这里设立的学校的老师，都被杀了个干净。

刘暹还不知道有两万卡尔梅克骑兵就要归入自己的麾下了。卡尔梅克人为了动员这两万三千人的

骑兵，用了几乎半个月的时间。再加上石东来要为这群人配置军官，不是整编建制，还是让卡尔梅克人按照传统自己组成队伍，可要能够听从命令，他们当中还需要一批出身蒙古族的国防军军官。

不然连交流都是麻烦的。

第六百五十四章激动的俄国、军人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上校！”

谢苗.库尔科特金少将气冲冲地跑向土丘的后面，站在哥萨克骑兵师师长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面前，狠狠地道：“为什么你的骑兵还不出击，为什么？中国人在这里没有大炮，没有骑兵，只有一些该死的堡垒和步兵！”

“你的骑兵部队呢？刚才为什么不出击？”库尔科特金气的要发狂了。刚才多好的机会啊。如果骑兵适时出击，切断国防军外围阵地与主阵地的联络，让国防军的增援部队不能及时抵达，现在他已经可以将俄罗斯的三色旗立在对面的阵地上了。

“懦夫！你是个懦夫！……”库尔科特金喷火的大叫着。如果不是资格不够，他非常的想掏出枪来，把眼前的这个人给毙了。

列昂尼德维奇面无表情地看了库尔科特金一

眼，扭过来头继续盯着前线的战场，“库尔科特金将军，你现在应该回去组织部队，制定新的作战计划。而不是来这里指手画脚！”

作为哥萨克骑兵的师长，列昂尼德维奇有着自己的骄傲。他的判断让他在那一刻选择了停兵不动，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步兵少将可以‘诋毁’的。库尔科特金气的脸色都黑了。

俄军进攻阵地纵深处，十二门火炮向前推进着。大批的步兵在炮兵的前方移动着，左右两个营的骑兵队伍呈冲击队列缓缓前进。

而步兵的火线上，六挺马克沁轮式机枪也在向前移动中。有了这六挺重机枪的填补，俄军进攻一线的火力将会比上次更重。

五路大军汇聚一处。俄军总兵力超出了十一万。但是在冰天雪地当中，十一万俄军。两万被俄军征发的劳工，人人疲惫不堪。部队十成的战力剩下的不足三成。

库尔科特金手下是一个师的部队，向着中**队的外围阵地进攻，守军可能只是一个大队，一个师的部队却以团为单位几乎轮了一个遍，才强强震动了国防军的阵脚，结果后面的增援部队一上来，很快又稳定了防线。而那增援兵力顶多是一个加强中队。俄军战斗力下降的多么剧烈就可见一番了。

库尔科特金的作战准备，列昂尼德维奇说不出什么话来。能够被亚佐夫骑兵上将任命为先头进攻部队，库尔科特金的能力还是有的。他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指挥官。绝对不是那种依靠拍马屁博取高位的货色。

“列昂尼德维奇上校。我希望这一次进攻当中的你不要胆怯。哥萨克是勇敢的象征。它在你手中受到的玷污，希望也在你的手中拭亮。”库尔科特金一点都没味列昂尼德维奇找到台阶下。

列昂尼德维奇依旧板着一张脸。

看着列昂尼德维奇打马嗒嗒的跑远，库尔科特金对着地上吐了口吐沫，举起望远镜，向身边的参

谋军官命令道：“开始！”

——这是俄军对前方的阵地发起的第二波进攻。上一波进攻真的是很可惜的。

“蓬蓬！”十二门75毫米野战炮喷出了黑烟和火光，以近乎直射的方式将炮弹砸向第一次进攻中观察到的国防军的诸多火力点上。同时，处于后方的火炮集群再次炮击国防军的整个阵地。

炮弹的爆炸闪光中，似乎有人影在慌乱地躲避炮击，那确实是国防军的身影。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俄军的第三次进攻会来得如此之快！

库尔科特金抿了抿消薄干燥的嘴唇。看着远处的硝烟又一次下达命令：“步兵，向前推进。要小心中国人的炮弹。”

库尔科特金希望看到对面的射击，那样他会很容易找到国防军的火力点。他可不认为刚才的一阵炮击，就全部把国防军的火力点给消灭了。

灰色的人潮开始涌动起来。这是俄国人的冬装，他们又回归到了灰色的序列。性格坚毅，神经粗大的俄国农夫们在血腥面前是勇敢的。或许他们中有一些是新兵，他们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并不严格。也不标准，却不妨碍他们奋勇的扑击上去。尤其是刚才的进攻。他们已经看到胜利的希望了。

当刘暹给俄国人带来一场接着一场失败的时候，能够打动中国人的阵地，就已经是一件令俄**人士气大振的消息了。

所以，纵然在之前的进攻里俄军战士们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这些生命在库尔科特金眼里，都只是赢得胜利和荣誉的工具，是自己踏上更高一层宝座的垫脚石。而且很显然，眼前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中国的皇帝陛下，当今世界最为人瞩目的军事家，他的战争智慧无可争议。但是没有了强力的军队，当初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失败了，现在的中国皇帝也一样要低下高昂的头。这场胜利，在中国皇帝手下赢得的胜利，无疑会为库尔科特金的升迁带来确实的保证。库尔科特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败在对方的手中。因为从接到的情报汇总，和从趁

乱逃跑的被俘军官口中，俄军已经确切知道了中国人的兵力——三万来人。连俄军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虽然他们停在塔拉干达已经好几天了，已经恢复了一定的体力。对此时的战争是以逸待劳。库尔科特金则更信任三倍还多的兵力优势。

俄国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很快接近了国防军的第一道防线，一时间不知道有多少挺马克沁嘟嘟啦啦的响彻不停，一条条火链鞭子一样抽打着国防军的阵地。在一阵突然爆发出来的‘乌拉’声中，俄军步兵的冲锋速度提高了。同时间两个营的骑兵也发动了！

六七百名骑兵在两翼各三百米宽的攻击面上展开成一双飞速移动的羽翼，如雷的踏蹄声让地面都在微微颤抖，雪亮的戈尔洛夫1881年式骑兵刀散发着冷光，马枪的枪口总是在最后时刻才露出犀利的锋芒。

库尔科特金的脸色因为激动而变得涨红，发红

的酒糟鼻端更是一片艳红。将军握住望远镜的手指关节发白，整个手臂，不，是整个身体都在微微的发抖。

军人的价值就是在战场上，就是在一次次亲手策划的进攻上，尤其眼前的这幅令人激情澎湃的一幕还关乎着他的荣华富贵，他怎能不激动？！

国防军的抵抗是顽强的，灰色的人潮大军上去了一波又一波，全都跟海浪拍在了礁石上一样儿，散的粉身碎骨。但骑兵的进展十分的顺利。他们迅速占据了这块外围阵地的左右侧翼，掩护着涌过去的步兵开始修筑阵地。

枪炮火力从这左右阵地打过去，能够对国防军阵地的后方造成很大的威胁。

库尔科特金迈着胜利者的步伐走上土丘，再次用望远镜观赏着自己的成果。此时，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也终于出动了手下的哥萨克骑兵，他们要隔断国防军阵地与后方主阵地之间的联系。但是一种惊悸始终在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心中徘徊，所以他

只动用了两千骑。

他命令进入战场的哥萨克骑兵里的一部分下马作战，要修筑防线和布置火力点。

二十分钟后，两千哥萨克骑兵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战斗部署。他们中间得一部分人已经不情不愿的下了战马，拿起了手中的工兵铲。

库尔科特金在心里呐喊着：胜利了！自己胜利了！

中国人的阵地已经完全被自己包围，虽然这只是一个外围的小块阵地，可意义不同。这对自己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胜券在握了！

此时，库尔科特金的心中，中将、上将的肩章似乎已经被他扛在了肩头，荣誉和富贵在向他招手……，当然这也需要他再接再厉！

作为一个师的指挥者，只拿下中国人一千人都不道的防御阵地，可是不怎么样的功劳。他至少需要再打两次这样的……

“轰隆隆……”骤然间雷鸣一样的爆炸声象闷雷一般滚动过来，传进了满脸美好遐想的库尔科特金的耳朵里。

少将惊愕地看到两千哥萨克骑兵所在的位置腾起了无数道烟尘，火光乍现的同时激起高大的黑色烟柱，灰色的人群和马群在火光和硝烟中被撕得粉碎！

“不可能！”他大吼一声，铁青地着脸的狂叫着。库尔科特金内心的一切憧憬全在这一阵炮火之中烟消云散，一时间竟然无法接受。

只能两眼通红，眼睛瞪的像牛眼一样的大吼。还是他的副手迅速向参谋下命令，“先前！让哥萨克骑兵向前！不能后退——”

可身边的参谋还没将这样的命令传达下，他们

的耳边就响起了炮弹由远到近的破空声。

所有的人都本能地趴到地上，包括刚才还在大叫中的库尔科特金。一个前扑趴在地上，一点也没顾忌他步兵少将的身份。

“咣咣……”一连十几声猛烈的爆炸淹没了山丘上所有人的身影，库尔科特金和他的副手，附近的参谋、卫兵，全被冲击波当场撕碎，又或被弹片击成了血葫芦。等附近的俄军官兵冲上山丘寻找指挥官时，只能在某个弹坑边找到一些焦臭的、穿着将军制服的肉块。

“打得好！给炮手记功！”

国防军主阵地里，刘暹举着望远镜看着镜头里那座小山丘被一连十多发炮弹完全淹没，满意的笑了。

第六百五十五章旗人

人和战马的尸体铺满了战场，更多的骑兵挤在这块狭窄的地方无法提速也无法迅速展开——那外凸的国防军阵地只有一个大队的守兵，一个大队守军的阵地能有多大？——还没法子突破炮火和前面重机枪火力的封锁。向前冲锋根本就是扯淡！最后还是不得不拨转马头，朝两翼斜着落荒而逃。

刘暹满意地看着这场攻防战，很不错。两千哥萨克骑兵至少留下了三分之二。

不过这只是这场大餐的开胃小菜。真正的大场面还在后面呢。

到了下午，刘暹就看到至少一百门火炮出现在了进攻阵地上。刘暹手里已经没有了120重炮，连105重炮都没有。否则105重炮往前移动一些，就能够得到大半个炮兵阵地了。

刘暹干净利索的命令阵地的国防军撤军。那阵

地太小了，上百门炮轰下去，可承受不起。再则，那阵地的战略位置并不重要。其之所以被凸出设立的原因也是刘暹想伸量一下俄军的水平。

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轰轰轰……”

都还没过半个小时，整个阵地就被炮弹爆炸的硝烟笼罩。

二十分钟的炮击以后，灰色的人潮涌满了整个阵地。刘暹还在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他要继续看着，看那片刻儿后阵地上即将盛开的‘烟花’！

就在距离刘暹小五里的位置上，一口口单兵火箭炮正在战壕里‘整装待发’。只需要上峰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人立而起。把所有的火箭弹嗖嗖的一同发射出去。

这里是距离外凸阵地最近的一处国防军阵地，之前的援兵。退兵。都是从这里发，从这里收。同

样。这样的间距也大大限制了国防军的炮兵力量。因为手中都是些75炮，射程有限。

果然不多时，国防军的一招反制，效果良好。刚涌入国防军阵地，正在欢呼的俄军士兵被炸得哭爹喊娘。三十多发火箭弹至少要去了两个连的人命。

可这一切都全是开胃菜。真正的大菜、硬菜都在后头呢。

当十万俄军三面夹击着塔拉干达，所有的炮火全部用上，对着国防军狂轰猛炸。刘暹举着望远镜的手也紧张的出了把汗。

现在没什么便宜可趁了。炮兵射程不够，想要够到俄军的炮兵阵地，必须小心运筹。而之前时候。就是两军你来我往真刀真枪大干血拼的时候了。

一队接一队的俄军涌了上去、退了下来，再涌了上去、又退下来，一次一次的冲击着国防军的防

御阵地，或是攻破敌人的阵地，或是在一次次的进攻中流干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两边的伤亡比例始终保持着1:2的比例，国防军在两天的激战中损失了小一万人，俄军则丢掉了两万。军中的将领、中层军官都有人心浮动了，这一天四五千人的损失真的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底线。只有刘暹、张忠奎等少数几个人意志坚定如初。

刘暹手中有着一张伤亡报表，这张报表的最下方附带了一个以一小时为时间单位的这两天作战损失的伤亡图表。

从图标上谁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国防军在第一天大战开始的前三个小时是伤亡最大的，而后就是入夜前一个小时，这是伤亡图表里的第二座高峰。等到今天再战，头一个小时的伤亡人数比昨天两个高峰还要高。但这一个小时过后，伤亡比例就持续走低，如果不算上临近天黑的那两个小时的血拼。第二天的战损统计比第一天至少要减出两个大队来。

这样的情况在刘暹看来，那就是一日不胜一日。是俄军的士气、意志、战斗力在逐渐下降。可能到了明天。伤亡数字就会有一个大大的下降了。两日的时间已经足够俄军耗去自己的血气之勇。而且之前还有那顶住了两次进攻的外围阵地。

这些就是挫敌锋芒！

当俄军的士气、斗志消退的时候，他们的疲惫就该升上来了。之前的俄军不是不累。而是见到了刘暹的皇旗，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脑子里只想着击败刘暹，击败这个让俄罗斯品尝了一次次失败的苦涩的中国皇帝。如果能在战场中抓到他，这完全就是一场可以媲美‘色当战役’的伟大胜利。

精神力量压过了体能的疲劳，激发了俄军最后的一点锐气和精气神。

可现在，持续进攻的不克，大量士兵的伤亡，一点点消磨了俄军的精神力量。当这股精气神彻底消磨完的时候，后遗症可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精神

松懈、挫败、懊恼，斗志丧失引发的身体疲劳，可是很严重的。这就像人在长跑，跑了几十里地，疲惫欲死，这个时候就该好好休息了。可偏偏一堆黄金放在了十里地前，那人就鼓起最后的体力去奔跑，跑到了跟前却发现黄金是自己的幻觉，那之后的发作，是能让人整个瘫痪的。

刘暹就等着俄军什么时候瘫倒了。他不觉得这个时间会有多长。而那个时候，就整好是他反击的时候。

刘锦棠脸上全是笑。再没有比疲劳瘫软的步兵更对骑兵的胃口了。他盼那个时候可多时了。自带着部队从北面绕回来，手下的马匹跑死了不知多少，若非之前缴获了不少顿河马，而蒙古战马又是出了名儿的皮实，他的骑兵都要变成步兵了。

连马匹都能累成这样儿，人靠两脚在南北奔波，又该累成什么狗样？

是以，刘锦棠是笃定了这一仗能胜。俄军现在蹦跳的越欢实，他还越高兴呢。

所以第三天是个关键。俄国人很可能会发起最后一次疯狂，刘暹可不信俄军的那些将军能看不出他们手下队伍的真实状况。

但让刘暹意想不到的是，俄军第三天一开始时那气势汹汹的轰击和排山大海的攻势，是那样的脆弱。炮击半个小时，步兵进攻二十分钟。上万俄军倒下了几百具尸体就狼狈的奔逃回去。这一幕可能连俄军自己都意想不到。

俄军的总指挥——骑兵上将亚佐夫几乎气的要吐血了。这还是俄军吗？还是自己印象中的高加索军团的精锐吗？他们竟然这样的……，丢人~！

“混蛋。混蛋。一群混蛋。都是该死的贱民——”

亚佐夫气的破口大骂，但却没法扭转局面。这一刻他心里是多么懊悔发起的这场进攻啊。如果没有眼前的这一幕，他在昨晚上直接命令部队进行防雨布置，暂停上五六七天，一切都还有翻盘的余

地。现在却直接把自己的老底儿显给了中国人！

“命令部队做出诱敌深入的布置。”亚佐夫迅速下达了一连串的调兵遣将的命令，他的反应很快。“希望能够骗过中国人。”亚佐夫心里念叨着‘上帝保佑’，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架。他希望自己真的能唬住中国人，让中国人以为他这是在故意吊他们上钩。

“把炮兵阵地前移到这三个位置，向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里，这是个坐标进行炮击。”

“突击部队准备。炮击开始后三十分钟，步兵进行冲锋。”

“命令炮兵计算好坐标。步炮协同配合，弹幕徐进……”

刘暹一道街一道的命令发布下去。整个国防军迅速依照他的命令进行着布置和调整。最后他又专门下令给了旗人军，“告诉他们，此战中只要立功。朕不吝厚赏。”

意思是什么，不问也知道。刘暹的信誉还是很好地。在立功受赏这方面，二三四年里做的都相当公允。立刻的，几乎是肉眼看得到的激昂，刘暹就见到旗人军的方阵，先是一阵波动，接着就是一股决死杀气的冷冽升起。

这样的军队进攻时的气势是不同的。亚佐夫举着望远镜的手颤抖了。他看到了国防军士兵，在随着整齐的弹幕奋勇突进的中国国防军士兵。他们的英勇绝不是依靠着中国炮兵那高超的炮术技巧，在弹幕向俄军更深处延伸的时候，那气势滔天的杀气和勇气才是他们奋勇突进的根本。

亚佐夫立刻就明白自己的打算落空了。中国皇帝没有上当，他反而在第一次进攻中就拿出了自己全部的本事。跟捅透一张薄纸一样破开了俄军的防线。

“命令左翼部队，反击。进攻中国突击部队的侧后。”亚佐夫进行着最大的努力。

但是精疲力尽的俄军能够抵挡刘暹蓄谋已久的反击吗？

“弟兄们，跟我冲啊——”旗人军战斗意志顽强的像一块钢铁。

“噗嗤……”刺刀插入胸膛的声音也没能让他们产生一丝的害怕。自己死了家人就好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怕就不会参加军队了。

被亚佐夫严声训斥了的帕什科维奇停住了自己后退的脚步。上将阁下已经用‘枪毙’这个词来命令自己了，自己真的不能再退了。那么，白刃战就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自己的师承受的起残酷的白刃战吗？帕斯科维奇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雪亮的刺刀就是没有阳光照射也一样耀眼，犀利的刺刀在阴寒天气里一样闪烁着令人胆寒的白芒。国防军没人惧怕拼刺刀，这个残酷的代名词更能让他们热血沸腾！

“杀啊……”

“冲啊……”

一支支的旗人军作为先头部队冲进了俄军的战线，并且迅速向纵深、向左右翼展开……

第六百五十六章冲，继续往前冲--

一刀砍下敌人头颅，来不及把战刀重新扬起，胸口就已经被敌人刺出的刺刀给捅没；

一记突刺扎进敌人的胸膛，刺刀还没有重新拔出，自己就已经被另外的敌人给捅穿身体；

跟之前一场场的白刃激战一样，手枪很快就因为子弹射空变得无用。在激战中可靠的只有手中的步枪加刺刀！

帕斯科维奇的队伍都没有支撑到一个师，就彻底溃败了。不过其他的俄军也赶到了，重新组成一道新的防线之后，帕斯科维奇才带领着残存的部下退出战斗。可一个师的兵力，收容了半天也只剩下了五六千人。

国防军全线反击，打的俄军倒退不已，但到底兵力短少，没能一鼓作气彻底打垮俄军。刘暹也本没报这种期望。

“从今天的反击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军还是有拼命地。”反击战打到了下午，刘暹就掩旗停兵了。可时不时的炮击没有停下。开战前的半个小时炮击，摧毁了俄军大部分的火炮，但因为俄军的炮兵阵地布置问题，还是没能彻底摧毁。而俄军经过‘抢救’，也抢回来了一部分大炮。

现在阵线往前移动了七八里地，一举超过了之前的外围阵地，刘暹在地图上点了五个位置作为炮兵阵地，明天如果有可能，他会彻底了解俄军的火力。

“所以咱们要收一收。今天晚上动一动佯攻，但不要真打。明天上午发起两次小股部队的进攻，让俄军上下始终绷紧神经。下午再开始反击作战！”

身体疲惫到一定程度之后。光是休息后的酸痛，都能让昂昂大汉抬不起手脚来。这个时间段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消除的。刘暹有的是时间来炮制俄军。

至于这次的反击作战，国防军当然大赚了便宜。但绝不能说成功。无论是进攻战还是防守战，都是消耗战。刘暹打‘笨仗’，也是因为俄军的战斗力剧烈下降。这就像原时空里的八年抗战，小鬼子屡屡以少打多，就是仗着自己战斗力强。

如此的消耗战，两边将士们都是成片成片的倒下，两军的士兵就像是陷入了泥潭的两个巨人一样，纠缠厮打着抱在一团，无法分开。

在二度反击战开始之后。伤亡越来越大，每时每刻都有伤兵从前方运下。而俄军的形势是越来越不好了。

亚佐夫还清楚地记得——对面的中**队只有自己的三成。整个中国，这样规模的部队还能找来无数。就算自己真的用人命把这支军队堆垮了，中国也能轻易地从大后方拉来一支又一支这样的部队。而俄国人，如此重大的伤亡是真心的承受不下去了。

塔拉干达之战俄军的形势很糟糕。亚佐夫已经部队战争保有胜利的期望了。在他看来，这一战最好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而要把国防军拼的拼不下去的时候，十一万俄军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万呢！

这一场战争，俄罗斯流了太多的血了！也背上了太重的负担了。

亚佐夫作为俄军中的高层将领，自然知道这些日子里俄罗斯在军事上增开了多少军费。这根本不是俄罗斯的财政能够支撑的。是英法两国贷款得来的。可这贷款是有利息，要还的。

只是局面到了如今的地步，亚佐夫也必须坚持下去。看谁在一次次的激战当中第一个撑不住，那么胜利也就分出来了。

刘暹要没最终打溃了俄军。亚佐夫虽然依然打了个败仗，圣彼得堡却可以宣传为——战斗的失败，战略的胜利。俄军虽然付出巨大的牺牲。却遏制了国防军的‘前进’！

如此亚佐夫已经能够对上面交代了。

而刘暹要是最终打溃了俄军，一切休提。亚佐夫跟已经关在了俘虏营里的一连串俄国将军们一样。下场都是悲催的。

雪彻底的停了，当天晚上就出了大好月亮。亚佐夫用钢笔向圣彼得堡写着电文。内心里非常之苦涩。这场中俄战争，本是发生在距离俄国核心地带几千里以外的边边角角的，对于中俄两国虽然关系重大，却都不是致命的利益。两边的打算也全是局部战争！可谁想到局势竟发展到了这一步？

俄国眼下赫然已经是倾起全国之力了。而中国呢？亚佐夫绝对不相信中国用尽了全力。一个绝代名将的存在，就让一场本来就势均力敌的局部战争，变成了一方一只手，另一方却施展出了浑身本领的不对称战争！

可悲啊，俄罗斯！

一场战斗让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丢尽了颜面和矜

持，也丢掉了大国之间的一种‘默契’。

尤其是一天的清晨，被亚佐夫藏起来的哥萨克骑兵出现在了前线。六个哥萨克骑兵团，整整四千七八百骑兵，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是如此的威武。

他们是一种威慑。毕竟对于步兵来说，骑兵的速度和杀伤力都是惊人的。六个团的哥萨克骑兵游荡在外头，怎么着刘暹也要有顾忌。

刘暹这是也把自己的骑兵摆了出来。刘锦棠手下的兵力自然没有多面的骑兵多，所以面对这六个哥萨克骑兵团，刘锦棠只派出了一个营。

“冲，跟我冲啊——”上校营长站在全营的最前面，挥舞着手中的马刀吼叫着。

无数的国防军骑兵打马冲锋着，他们在马背上开枪，他们被俄军的子弹一个个的打到，后面的战士依旧毫无畏惧的迎头冲上。

“啊呃——”闷吭了一声，一名少校高举着马

刀的右臂无力垂下了，刚才他右臂上猛然一痛就再也持不上半点力气了。

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右臂骨头。入眼处鲜血淋淋，胳膊像是被野兽咬了一口一样，一大块血肉和那断掉的骨头一样都不见了。鲜血不住的往外流。

“冲，继续往前冲——”

周边的几名骑兵看到后不由得慢下了速度。那少校左手抽出了一把备用的马刀，双目怒视着脚步停顿的骑兵，大声吼叫着。

骑兵就是杀伤力。这股杀伤力不仅是对于敌人，也对于自己。

伤亡越来越大，每时每刻都有伤兵从前方运下。刘暹嘴角翘着微笑，亚佐夫满脸严肃。这场骑兵的对决成色十足，十分关键！因为关系重大，亚佐夫满脸的严肃，显然是很担忧。刘暹则完全不同，他可不认为自己手下养精蓄锐这么多天的骑兵会比不上长途跋涉，筋疲力竭了的俄国哥萨克们。

“哥萨克的勇士们！这是一场具有着重大意义的战斗。它会被历史牢牢地铭刻。而我们今天，就是作为其中的一员走向残酷的战场！”

“你们害怕吗，你们恐惧吗？”

骑兵群中漫天响起了‘乌拉’声。

“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因为这场胜利关系到俄罗斯的荣誉，伟大的俄罗斯需要哥萨克们来为他捍卫尊严！”

“它会能给我们带来一切需要的东西：富饶的土地、高额的奖励和沙皇的荣耀。”

“你们要自己的先辈们一样，光荣、英勇的去战斗。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骄傲地回忆你们今天的功绩。让他们在提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可以自豪的对别人说：我的父亲、祖父，参加过光辉的塔拉干达之战。他们取得了胜利！捍卫了俄罗斯！”

在哥萨克骑兵部队出击前，亚佐夫还对自己手下的士兵们发表了一段简短有力的演讲！作为动员，这样的演讲很能提高哥萨克骑兵们的士气。

“冲啊--，为了俄罗斯！”一名哥萨克军官扬起马刀一声高呼，战马四蹄飞扬中，人已经冲在了最前面。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马蹄声奔雷一样响起。

战场上正在激战中的俄国步兵爆发出了一阵嘹亮的欢呼声，疲惫的神情消失不见了，战斗力陡然上升了一个台阶！

“顶住，命令部队……”刘锦棠神情一震，命令不假思索的从他口中脱出。平坦的伏尔加河河畔，谁也不会对骑兵视之不见。

他们早晚是要投入战场，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决战到来之时。

“冲锋……”刘锦棠带着骑兵部队出击了，在一

片的欢呼之中。这使得进攻中的国防军跟打了鸡血一样，个个士气如虹的更加斗志昂扬。

“轰嗵……”几名国防军骑兵在冲锋中突然马失前蹄一样栽倒了下来，其余的骑兵却看也不多看一眼，子弹嗖嗖的从他们身边划过去。这些都是骑兵冲锋要付出的代价！

周铭**着往外爬出，他的一条腿被摔倒的战马压在了下面，很痛，应该是断掉了。但是对比被他压在下面的那些已经没有了气息的同袍来说，周铭的幸运值已经高的爆掉了。

他们一个骑兵分队被两颗炮弹打下了一半人，其中六七个人已经死得不能再死。还有三四个人也在口吐鲜血，奄奄一息。还能靠自己行动的，也就只有周铭等有限的两三个。

如此的场面在这一个大队的国防军骑兵的冲锋道路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一路冲杀过来，这个大队的骑兵连俄国人的面儿都没照到，就已经在枪炮的夹击中损失了六七十人。周铭能活的一命就是

幸运了，他正在强忍着痛苦往外爬！

第六百五十七章向圣彼得堡汇报一切

隆隆的炮声就是部队最坚强的后盾。战争进行到了第五天，俄军已经没有什么阵地一说了。连连后退的他们都来不及布置阵地，亚佐夫只能是趁着前方开在抵抗的档口，调派部队到后方依照地势组织防御。俄军靠着人多势众，靠着亚佐夫非常出色的组织能力，就这么节节抵抗下来。

国防军则一直在进攻。且因为是以少打多，一切都摆到了明面上，刘暹能掺和的余地也不多。因为炮兵的射程实在有限！

现在的炮火还都是硬性炮架，不好好布置炮兵阵地，会严重影响炮兵的效率。而布置炮兵阵地却又严重的耗费时间。亚佐夫就是取了一个巧，在这冰天雪地当中，一直把战斗支撑到了第五天。真的是非常难得了！

当然，亚佐夫最难得的还是他在辛苦支撑战事的同时，还能抽调出一万步兵和三千骑兵一直留在

战线的大后方，按兵不动。显然亚佐夫也是想让这部分人马趁着这几日的时间，全力休息。却不明白这批人早就在刘暹的监视之内。当这支俄军在最危险的关头气势汹汹的从北面朝南来，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踏入一个巨大的伏击圈中了。

一处完全被白色的篷布遮盖的炮兵阵地上，当电话响起了之后，一切就都开始动作起来了。只是短短五分钟，篷布收起，弹药箱打开，炮弹搬出，炮口调整好了射击诸元。一个配着少将军衔的中年将官把手一挥，吼声大喝：“开火！”

足足56门大炮组成的强大火力顿时发出一阵呼啸，炮弹按照精确标定的射击诸元。准确地落在俄军行军队列之中，爆绽出朵朵要命的火花。同时。俄军序列当中也暴起了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响动，这是预先麦色下的地雷。短短时间里不知道多少人在连串的爆炸声中化为齑粉。

短短十分钟的炮击后。埋伏下的骑兵像洪流一样浩浩荡荡的席卷去。迫击炮、重机枪和马枪的子弹如暴雨般洒进惊慌失措的俄军人群，手榴弹更是

不断地爆响起来。

这些伏兵埋伏的距离真的很近，最前沿距离俄军的行军都不到二百米。国防军炮兵要是稍微不注意就能把炮弹落到他们头上去。所以当这些骑兵的战马从卧倒模式变成站立，他们发起冲击以后真心就没给俄军留下什么反应的时间。

重机枪和迫击炮设置在三百米到五百米这个距离，都处在高地上，射击面旷阔。

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俄军伤亡惨重，在十分钟的炮击和连串的地雷当中，整个队伍都散了架，步骑损伤两三千人。因为他们排的密集。等到五千国防军骑兵呼啸杀来的时候，整个队伍毫无还手之力。

或许有俄军军官能冷静地观察战场形势。可四处都有绵密的枪声，炮弹就象长了眼睛一般，专门落在俄军能够依托的地形上，给他们造成大批的伤亡。这很显然的就是国防军瞄准了的地方，一切地形地势都在人家的掌心之中。迫的俄军官兵是趴下不是，不趴也不是。

骑兵和绝对优势的火炮配合，在完全平坦的雪原上，等待这支亚佐夫赖之救命的俄军的命运只有覆没一途。

喊杀声一浪高过一浪。那是绝望的俄军在倾力的抵抗，企图以白刃战的形式抵抗骑兵部队的横扫。但那里有这么容易？马克沁重机枪的射击声和不时腾起的爆炸烟柱，让俄军根本就组织不起密集的人群来。散乱的步兵面对成规模的骑兵群，除了死。只有死！

“上帝保佑，该死的东方人，他们要统统下地狱——”哥萨克骑兵团的中校团长叶夫多基莫夫步上了之前他手下无数士兵的后尘。被炮弹炸死了马匹，炸伤了自己。对于始终冲锋在前排的他来说。人没有当场毙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叶夫多基莫夫内心仍旧充满了懊恼。

他不知道缺少了自己的带领，骑兵部队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决死的斗志。因为这样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哥萨克很勇敢，很凶残，也很怕死！当

伤亡过大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失去斗志的。但是冲击中的骑兵部队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倒地就勒住自己的奔驰中的战马。

“哦，疼死我了，卑鄙的东方人。”叶夫多基莫夫胳膊没断，右腿没事，可左腿就没那么好运了，感觉杀人一样的痛，还被战马的尸体压在身下，拿肯定是断了的。

“中校，我们需要赶快离开这里。”团长毕竟不同于旁人，叶夫多基莫夫挨炸了之后，还是有一小队骑兵往外散了开，勒住了战马后重新跑回叶夫多基莫夫跟前。这些哥萨克士兵迅速翻找着轻重伤员。领头的少尉则快速跑到叶夫多基莫夫面前，神色紧张的说道。

炮弹不住的在战场上落下，叶夫多基莫夫深深地点了点头，他确实需要赶紧离开这里，如果他还不想死的话。“少尉，帮我一把——”人要走也必须先把战马尸体移开。

战场的形势在叶夫多基莫夫受伤到被救这么短

短的时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哥萨克骑兵溃散了。他们冲锋的时候很英勇，即使前面出现了四挺重机枪，他们也毫无畏惧的纵马前冲。但结果是悲剧的。尤其是炮兵将注意力转移来。

随着哥萨克骑兵的溃散，这支被亚佐夫当做底牌的俄军部队也彻底的完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多些，一万三千俄军步骑只跑了千把丧胆的哥萨克，其他的不是死了就是被俘虏。但这个消息传到了岌岌可危的俄军主力中时，亚佐夫彻底丧失了斗志。

他本来期望着这一万三千步骑能顶得住国防军的猛攻，那么这场战斗也就结束了。虽然他败得很难看，但部队到底没有全军溃散，而且也给了国防军不小的杀上，对圣彼得堡还有的说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亚佐夫额头上皱纹深深地聚集在一起，失了血色的脸上眼眶深陷，面部却是一副寒冷的、毫无感情流露的表情。他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悲哀了，因为这么多俄国人的生命面前自己没有资格去悲

伤。“让多罗申科坚持住防线。至少要顶住三个小时。然后他可以选择投降。”

“再传达命令给拉辛和扎波罗斯，还有舍卢佳克将军和叶列梅耶夫将军，命令他们放弃一切伤兵，迅速回缩部队，撤往库图莫夫。”

亚佐夫计算着这四位少将、中将手中能有多少部队，加上自己直接掌控的后备部队，能有四万人吗？部队撤到库图莫夫就是要死守待援的。就期望着上帝能保佑自己，让自己坚持到援兵来到吧。

亚佐夫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只丢弃伤员这一条就能让他丧失全部的名誉，彻底的退出军队。甚至还会牵扯到自己的家人和子孙的前途。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去考虑了。

“冷血的秋尔特”、“史上最无能的俄国上将”、“俄罗斯的叛徒”……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称谓会在将来一股脑的灌在他身上。但是现在他真的只想竭尽全力的挽救战局。

毕竟丢弃伤员对于一名从军几十年的骑兵上将来说，该比要了他的生命更困难的事情。但亚佐夫的内心即使在被一条毒蛇痛噬着，他也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只希望中国人是仁慈的，让自己手下那些不幸的士兵可以得到稍微好一点的治疗。

“愿上帝保佑他们！”最后看了一眼战场，亚佐夫打马向着库图莫夫奔去。

国防军没有让多罗申科步兵中将支撑过三个小时，只两个小时，俄军就彻底溃败了。刘暹留下步兵抓捕俘虏和看押战俘，命令现在战力只剩了四千多点的骑兵部队急追库图莫夫，他带着总兵力还不到两万人的步兵主力随后追击。

当天晚上。刘暹派出了一名在罗斯达尔俘虏的步兵少将和着多罗申科一起来见亚佐夫。刘暹要他们无条件投降。不然等待着他们的就是彻底的消灭！

亚佐夫脸色灰蒙蒙的可怕，但一双眼睛明亮的吓人。亚佐夫估量的四万俄军没能全部撤到库图莫

夫，但库图莫夫也有着三万来人。国防军只追到了外面，没有趁势对着库图莫夫发起进攻，所以俄军在这里倒是得了小半天的安稳。

三万多俄军里单是准将、将军就有十多个，虽然直接领兵的只有拉辛和扎波罗斯两个步骑兵少将，还有舍卢佳克和叶列梅耶夫两个步兵中将。但对于亚佐夫在战场上抛弃伤兵，抛弃后卫部队的做法，这些人普遍都是抱着很大意见的。只是几个握着军队的将军都很听亚佐夫的话。

因为这一战终究是不好了。有着亚佐夫在上面顶着和承担着责任，他们的压力就轻多了。这个关头才不会自己出头呢。

同时呢，亚佐夫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反正战争打成现在的模样，亚佐夫还做出了抛弃伤员的决定，他已经彻底坠入了深渊。要知道，在部队撤往库图莫夫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派人快马赶去最近距离的城市，好用电报向圣彼得堡汇报一切。

第六百五十八章别逼朕痛下辣手！

“萨兰斯克夫？……他不是在罗斯达尔投降了中国人了吗？他现在不舒服的享受着中国人给他的优待，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多罗申科将军竟也把这个丧失军人荣誉的混蛋给带来了？！”

库图莫夫，俄军新设立的指挥部里。叶列梅耶夫正在大声的咆哮着。似乎他听到‘萨兰斯克夫’这个人的名字对他就是一种耻辱一样。可身边指挥部里的所有将军、参谋、卫兵们都能够一百个确信——这位中将阁下是绝不会战死殉国的。

多尔戈鲁科夫将军面带着冷笑，在旁边为萨兰斯克夫说话：“不，萨兰斯克夫将军是被中国人彻底割断了对外的一切联系，他被中国皇帝彻底包围了。在我们无法援救他的情况下，在坚持了一晚无法突破重围后，为了不让部队全员战死才投降的。我想，他已经尽到了作为军人应该尽的义务，叶列梅耶夫将军还是不要责怪他比较好。”

“是呀。叶列梅耶夫。”卢舍佳克将军也很平静的接上一句话：“我们不久后可不见得能比萨兰斯克夫将军做的更好地。”都是投降或是被歼灭俘虏，区别只在于萨兰斯克夫是一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而他们确实亚佐夫上将的手下。

至于亚佐夫本人，看着叶列梅耶夫只是无奈的一笑，说什么也没用，旁人都是嘴皮子，他要面临的确实真枪真炮，战局逼得他走到这一步，还必须一步步的走下去。“让多罗申科将军和萨兰斯克夫将军过来。”叶列梅耶夫冷傲的站在一旁。对亚佐夫和一切都不置可否。

没多久，军容不整的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两个人就出现在了亚佐夫他们眼前。脸色也是很灰白的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一见亚佐夫就下意识的举起手来想对自己的司令官行军礼。可举了一半见亚佐夫看着自己的眼神实在不怎么好看，又举不下去了。手很尷尬地停在了半空。

他们两个人的军服很完整，但是已经没有了帽子，同样没有了肩章和勋带，军装上还沾染了不少

泥。皮靴上也有很多的泥。跟指挥部里的这些俄国将军们一比，很相是退伍的老军人与战友的一次‘茶话会’。

从内心讲，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他们是并不想过来执行这个看起来很难完成的使命。亚佐夫是一个很不错的军人，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土战争中都立下过功勋，威望不低。而性格更是坚韧、强硬。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实在很难相信这样的一个军人会选择无条件的投降！

可是中国的皇帝陛下很希望见到亚佐夫上将一面，这几日的连续战斗让中国皇帝很欣赏亚佐夫上将的组织能力和坚韧的毅力。所以他们俩不得不来！当然他们也觉得自己身上还担负着三万多俄军士兵的性命。只是这个‘责任’的动力远没有中国皇帝手中的刀枪有力量。

“萨兰斯克夫将军。你的军队呢？你把一万五千名俄罗斯军队送给了中国人，战斗时间仅仅是一天零两三个钟头，这可真为俄罗斯光荣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笔啊！”亚佐夫瞧着面前的萨兰斯克

夫，虽然心底一个劲说要冷静，可一开口还是忍不住将积压已久的怒火暴发出来。

但这怒火也只有向萨兰斯克夫这个刚刚从准将晋升步兵少将，又搞得自己全军覆没的家伙发泄了。

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额头都有冷汗渗了出来。萨兰斯克夫的因由不用多少，多罗申科只抵挡了国防军两个小时就被彻底击败，也是能为人说道说道的。

两个人再为自己找理由，也找不出合适的挡箭牌来。这时候多罗申科将军的好朋友多尔戈鲁科夫将军再次站出来揭过了这个话题。“阁下。没有哪一位将军希望受到命运之神的敌视。战败对于任何军人都是痛苦的。我只能够说，两位将军都是尽力的。”

“不过二位将军，你们不是被俘虏了吗？为什么又回来？”

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的身躯更加佝偻了，脸上的神色紧张而难堪。头垂下好半晌才小声嘀咕般道：“我们是被中国皇帝陛下释放回来的。”

“中国皇帝陛下对于这几日里亚佐夫上将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超高的组织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表示赞叹。他希望亚佐夫上将能够率军无条件投降。他希望见到亚佐夫将军本人，承诺绝不因为战争而伤害任何人的性命。”

两人这话一开始说的是底气严重不足。这是能让人羞死的劝降。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军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可说道刘暹对亚佐夫的欣赏的时候，一股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又不由自主的从心底里升起了。

刘暹可是当今世界上威名最盛的名将啊。在他手下吃过败仗的俄军元帅不是一个两个了。连斯科别列夫这种公认的名将都在他手下大败了两次。并最终俘虏。亚佐夫在军队里的威望虽然有一些，但在俄国人的眼中是绝对不如年轻的斯科别列夫能战斗的。结果现在亚佐夫在刘暹口中得到了非常高的

评价！这让被失败压得都喘不过气来的俄**人们内心怎么不兴奋？

就好比原时空二战里的中国战场。一个小日本侵华总司令突然点名赞叹某一抗日军将领非常的能打了得，那真的会让所有国人都振奋精神的。

亚佐夫人都愣住了。回过神后他就是哈哈的一阵狂笑。有了刘暹的这声赞叹。自己之前说想的那些就改变了。可是这赞誉是怎么来的？是这几日自己拿几万俄罗斯将士的生命堆出来的。老将军笑着笑着，满面泪水横流。

“你们回去告诉中国皇帝，我是不会投降的。但是库图莫夫的士兵又愿意投降的，我都可以放他们出去。”

亚佐夫没想过活着走出库图莫夫，就是为了家族，为了自己的子孙，他也只有战死在这里，才能洗刷去身上的一些污点。

现在刘暹的极高赞誉能让他的行为得到另一种

解释，但污点还是存在的，亚佐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俄罗斯帝国不应该存在一个主动投降的上将！”老头子最后恶心了一下斯科别列夫。这个军旅生涯一路顺坦到天堂的人，实在令亚佐夫羡慕的很。

“走吧。你们自己去考虑。时间还有三个小时。够自己做出决断的了。”亚佐夫最后挥了挥手，让身前的这些将军全都下去。自己的命运自己决断吧。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纯良的。亚佐夫之前必须顶上一个包袱，现在刘暹派人来劝降，却给了他丢掉这个包袱的机会。亚佐夫何乐而不为？就算是要死了，能死的轻松一些也是好的。所以也不去看自己话后拉辛、拉斯罗夫、叶列梅耶夫、卢舍佳克这些将军们难堪到极点的脸色，直接眼睛一闭靠在了椅子上。

“自己真该感谢中国皇帝啊！”亚佐夫心理面这样想着。把眼角的泪水给止住了，但心里面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也确实要好好地感谢刘暹。看刘

暹让多罗申科和萨兰斯克夫过来一趟给他解脱了多大的负担？

那拉辛、拉斯罗夫、叶列梅耶夫、卢舍佳克等人本还是指望着亚佐夫来替他们顶缸呢，结果现在全坐蜡了。而老子头却轻松了一大口气。虽然这会让眼前的将军们恼恨自己。那也要等他们将来渡过这道关卡再说了。

到了第六日下午，黄昏伴着雪原，萧萧寒风。塔拉干达之战结束了！

亚佐夫骑兵上将死在了库图莫夫，一同为俄罗斯殉国的还有多尔戈鲁科夫骑兵少将，比留佐夫骑兵中将，叶廖缅科步兵少将，以及另外两名准将。上万俄军的生命和这些将军永远留在了库图莫夫。然后就是主动投降的和被动成为俘虏的两万俄军，成群结队的耷拉着头，满面丧气的走在东去的路上。他们周边全是荷枪实弹的国防军战士看押。

“这次朕相信，这场战争真的就要结束了！”

如此艰难的一仗刘暹都顺顺利利的走了下来，俄军现在就算反击，刘暹也底气充足。真当这些日子里连通乌拉尔河与巴尔喀什湖的铁路上奔驰的火车里，装的全是弹药军需吗？乌拉尔河流域至少有着十万军队，石东来敢放心大胆的带着第四师去打阿斯特拉罕，可绝不是因为卡尔梅克人站到了国防军这一边。算上刘暹带回的部队，加上集结到奥伦堡的一部分部队，算上卡尔梅克因为大雪延迟了行程的两万骑兵，这里至少是十五万大军。

“派人去通知卡尔梅克人。要他们加快速度。我们手中的俘虏需要押回乌拉尔河流域去。”

“我们要让那些斯拉夫人、哈萨人、鞑靼人都看清楚我们的力量。我们比俄罗斯更强大，更厉害。战俘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据！”

“我们不可能趁着这一场战争倾吞整个中亚，但我们需要在斯拉夫人心头筑起一座不可战胜的丰碑！”

“再有，就是让地方上那群跳蚤们，安生一

些。别逼朕痛下辣手！”

第六百五十九章中国红

“看报啦看报啦，我朝圣上伏尔加河再破俄军……”

“寒风雪原，千里奔转，二十万俄军灰飞烟灭！”

“以逸待劳，四万虎贲全歼三倍俄军……”

“六万俄人做战俘，战俘营再添新人……”

当塔拉干达之战的结果传出之后，整个中国再次一片欢呼喜悦，声势竟然不比塔城之役的小多少了。国人都是很了解自家情况的，没人认为自己能跟英法两国比力量，虽然也都自认为自家陆军战力无双。可这些年的开国开化，英法两国庞大的殖民地和世界排名一二位的舰队，还是让国人惴惴不安。

不管是没啥见识的老百姓还是有着一定文化基

准的士子、官僚，地盘越大，财力越足的认知都是根深蒂固的。人家英法的地盘加一块十倍于俄国啊，并且还都是富裕之地。有英法两国在背后跟俄国人撑腰，那老毛子的兵不是要源源不断啊。并且《华夏日报》、《大公报》都都开有战争专栏，专门介绍各场战事和地理，国防军在皇上的带领下已经杀到欧洲了，杀到老毛子的腹心位置了，那伏尔加河就好比中国的黄河长江，是老毛子的核心精华地带。无数中国人为国防军和自家皇帝骄傲自豪的同时，也很清楚地知道——离人家核心地段越近遭遇到的力量就越强。

不少报纸还由此分析了在伏加尔河流域作战中俄两军后勤的利弊，中国国防军从后方往前线部队运送一箱子弹的消耗完全在俄国人向前线军队运送一箱子弹的十倍以上。活脱脱的就是《孙子兵法》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的现实体现了。

国朝上下至今为止已经非常信任国防军的战斗力和刘暹的不可战胜了。但因为这诸多认知。对塔拉干达之战却都提心吊胆的。实在是双方的兵力、物力悬殊太厉害了。可现在刘暹又一次漂亮的完

胜，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赢得干净漂亮。国朝所有人的心头就跟掀掉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轻松地要飞起来了。

所以整个中国再次表现出了可比塔城之战时候的浩大欢庆。这红喜喜的庆祝落在现任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和法国驻华大使李梅眼中，是那么的令两人难堪。

窦纳乐。1852年出生于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加入英国陆军，1884年入英国外交部工作，现在担任英国的驻华大使。在原时空历史上他也曾在中国担任过驻华公使，但时间要推后好几年。

李梅的资历和在中国的时间则要比窦纳乐强上许多许多。他在1855年就入驻法国在上海的领事馆任翻译，并任法租界违警裁判所审判员。1859年在驻广州领事馆任翻译。次年任法国在华远征军司令部翻译。1861年获荣誉勋位团骑士勋位。1865年升任驻北京公使馆一等翻译。1872年任驻福州领事馆二等领事。1875年4月24日署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在1875年之前，刘暹的出现并没有打乱这个人的人生历程。如果刘暹知道李梅的话，就明白在原时空上他也是这么走过的。

1878年李梅再度署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第二年升任一等领事。但随着中法之间的矛盾冲突，法国在战争期间关闭了他们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李梅被调任到了日本任二等公使。1886年3月获荣誉勋位团军官勋位。同年4月。任划定国界委员会法国政府代表。1887年7月开始任驻北京的全权大使。

与窦纳尔相比，李梅可谓是经历了法兰西在远东的荣耀和低谷，他自内心里很敌视现在的中国政府。跟懦弱只知道退避的前清相比，现在的中国政府太不友好了。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种反、华情绪就比窦纳尔要强烈。窦纳尔从本质上讲，也是李梅的一丘之貉。这两个人在反、华这个立场上是相同的，是一致的。这些年来英法驻中国公使也好，大使也罢，再没有像他们两个相处的如此友好的了。

“真是让人心情糟透了。遍地都是红色，讨厌的红色！”李梅眉头皱的能夹死一只蚊子。他讨厌中国红。讨厌中国的胜利。

窦纳乐双手扶着阳台栏杆，这群中国人跑到东交民巷来庆贺，这是故意做给英法两国使馆的人员看的，是故意来气他们的。也是来扇英法脸的。他当然也愤怒的很。但是在愤怒之余，他和李梅也必须要商讨一个结论，一个对伦敦/巴黎回复的电文。

“这场战争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皇帝陛下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战神。而中国人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以后。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勇气来面临失败！”

“一个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失败的民族、国家。并不可怕。一个能接受成功，也能直面失败的中国才是真正可怕的。”

窦纳尔最近与中国交涉关于南洋局势的意见。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中国不吃这一套。直接表现出了一种对英国人在巴尔干地区动手脚的不以为然

的情绪。

虽然趁着俄国人跟中国激战的时候，英法和奥匈确实在巴尔干咬了俄国人一口肉，但对于英帝国来说，最重要的布置还是在远东，在南洋这一块。这里才是缚住中国这条恶龙的铁锁，只要大英帝国能在这里稳得下形势，中国人的发展之路就等若干掉一半了。

“该死的中国人！”怎么同伦敦交代，窦纳尔想想头就疼得厉害。

于此同时的圣彼得堡。加特契纳行宫里，俄国宫廷和中枢几乎全部的重臣、大贵族都集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面前。

亚佐夫骑兵上将战死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们的手中，十一万俄军在伏尔加河畔全军覆。两万多丁壮也被中国人抓走了五千多人。

算上之前的损失，这一场在后世被称为伏尔加战役的战斗，俄军真的是损失了二十万军队。

但是亚历山大三世等俄国的顶层权贵却都不能说亚佐夫的不好，把责任推脱到亚佐夫的头上。就算之前接到了亚佐夫军中将领诸多电报的亚历山大三世，在看到新的电报之后，也必须迅速的改口，将之前的打算全盘抛弃。

只因为刘暹那么高的评价了亚佐夫骑兵上将。只因为这一声评价让整个俄罗斯帝国都能感到与有荣焉。

可是荣耀归荣耀，亚佐夫死了，也能被沙皇拿来当丰碑立一下，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事实——中国人在伏尔加河大胜，俄军在那里兵力大大的空虚，刘暹带着部队返回到了乌拉尔河流域，可他手中多了两万名卡尔梅克人，这是能毁掉整个伏尔加河下游的力量。俄国面临的难题是：要么迅速增派兵力，将顿河、喀山等地的兵力都集中到伏尔加河下游，连同那里剩余的力量还能凑出十多万来。要么直接向中国皇帝求和！

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危险是失去整个伏尔加河下

游，失去俄罗斯南疆的精华。这是亚历山大三世和整个俄罗斯帝国都决不能接受的。

亚历山大三世必须迅速的做出决定。因为卡尔梅克骑兵的速度并不比哥萨克慢了。他们很快就会在刘暹的指挥下扫荡整个伏尔加河下游的。

可派兵增援伏尔加河，二度组成防线，又谈何容易？！

刘暹靠着五万部队分口吃掉了二十万俄军，带走了六万战俘，给俄罗斯也留下了差不多数量的伤病员。这战绩太让人惊悸了。谁敢说中国皇帝就不能杀一个回马枪？

要是这二道防线再度失败了。俄罗斯南疆粮库在中国人面前就再没有任何的遮拦，俄罗斯在谈判桌和现实中会失掉更多利益。

“陛下，俄罗斯的失败可以归结于陆军的无能。和谈吧。帝国现下真的找不出一个有信心抵挡中国皇帝的将军。陆军辜负了陛下的信任，辜负了

无数斯拉夫人的期望。我会辞去战争大臣的职务，退出军队和政府……”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军人对亚历山大三世这么的说着。他的脸上还浮现着坚毅，可目光中全是失败的沮丧。因为在今天的会议召开之前，他就发电讯问了诸多驻守西欧和圣彼得堡的陆军将领的意见，问他们有没有人愿意去伏尔加河，去指挥和组织那第二道伏尔加河防线。结果自然是让他失望的。

且也是因为这场失望，让老人明白了现在俄国陆军的状态——失败气息彻底吞噬了陆军。

“陛下。帝国陆军的信心已经被中国皇帝粉碎了。只要是面对中国皇帝，陆军将军的心灵就在刻印着失败。这场失败的战争确实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亚历山大三世整个人作战沙皇的宝座上一动不动。他并不是一个坚定地人，也不是一个容忍失败的人。在战争开启前的一年，沙皇一家人外出旅行游玩，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一个名叫博尔基的小站

附近，因铁路工作人员失误，造成亚历山大三世的专列出轨。事故造成23人死亡，19人受伤。沙皇全家安然无恙，但亚历山大三世在帮助家属脱险时受风，加上事故造成的心理阴影，让他开始暗中酗酒，并且开始疏远国政。特别是战争爆发以后，亚历山大三世除了坚持战争继续下去以外，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了中枢政府和他的侍从们。从借款到征发新兵、调遣部队、委派指挥官……

现在又到了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了。是继续的将失败的战争进行下去，还是承认战败呢？

第六百六十章曾纪泽大怒！

“朕……”

高高的宝座上，亚历山大三世半天说不出下面的话来。他笔直的身姿萎缩了下来，于是所有重臣将军贵族都知道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选择了。

“罗拔诺夫，告诉中国人，我们开始谈判！”

“不要把战争继续下去了。俄罗斯流了太多的鲜血了……”

亚历山大三世相信自己的外交大臣，他应该能在现今的条件下取得一个足够好的结局。毕竟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还有英法德支持。

“不，陛下。您不能报着太过美好的友谊去这样的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和高卢人。他们绝对不希望我们跟中国人结束战争。尤其是英国人。不久前他们联手奥匈在巴尔干地区撷取了俄罗斯的不少利

益，可英国人更大的目的是借此诱惑中国人在关于远东整个政治格局和南洋地区的利益划分，与英西荷三国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下一个长期的条约协定。

英国人希望看到中国来遏制俄罗斯，同时也希望看到俄罗斯来牵制中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这么的说着。然后就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他只用了简单得两句话就彻底破灭了亚历山大三世对于英法的美好希望。俄国现在欠英法两国的贷款金额和为之而开通的经济市场，如今英法货物占据的比率。

亚历山大三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统治俄罗斯的这些年中，俄罗斯虽然是在总体上持续了繁荣和高速发展，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得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各项具有划时代意义改革政策的余荫。亚历山大三世自己反而没能把此前的各项经济、行政和司法制度改革推行到底。面对庞大的贵族官僚集团。被迫采取妥协态度，单方面加强集权统治。最终导致社会隐患不断放大，成为了原时空里俄罗斯帝国崩溃的最深层原因。

中国农历11月初六。英法驻华大使窦纳尔和李梅联合欧美各国驻华使臣领事，一同向中国提出了调停中俄战事的要求。

中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外交部里喜大普奔。这一场国战，中国是赢了，而且从头赢到尾。可是这赢得不轻松啊，单单是军费，已经抛出去小200亿华元了。当然战争债券卖的更好，随着一次次战斗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在挣购战争债券。华夏银行靠这笔买卖至少卖出去400亿华元的券子。

但借了钱要还，而且还有利息。这笔债对于财政收支还很脆弱的中国来说是个负担。能早一点结束战争，这是财政部梦寐以求的事情。只是在这件事儿上，财政部没有发言权。

同时，俄国人被打的真正主动求和了，这让近些年里已经没再受过屈辱，开始扬眉吐气的无数国人也都潸然泪下。这是国战，真正的国战！跟之前中法、中俄之间的战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和层次。

国防军的军靴已经踏在了俄国人的‘母亲河’上，刺刀已经顶在了俄国人的胸膛。一个世界顶级大国真正的对着中国低些了自己高傲的头颅，只有经历过屈辱的人才懂得其中的滋味。甜美的让人沉醉！

外交部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内阁首辅和次辅，请求决断。因战费问题焦头烂额的张守炎自然喜出望外，同时以内阁名义发出的电文也飞快的向刘暹传去。

刘暹拿到电文后并不吃惊。也不觉得以外。他之前盘算中俄还有一站，这场战争就能彻底的结束，但显然俄国人也不笨。不会把自己弄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再服软。人家早早的拉下这脸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刘暹没表现出北京那样的喜悦神态。

“和谈是可以的。朕也早就盼着和谈，好结束掉这场战争。但如何谈。我想更多的要听一听咱们的意见。中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俄国人要想结束战争，那就必须有一定的割舍和准备。告诉俄国

人，谈判不是挺火，谈判期间战争继续！”

刘暹才不会放着大把时间去跟俄国人耗着玩谈判呢。那是要用严峻的形势来逼迫俄国人尽快下定决心，‘割肉饲虎’！

“至于谈判中的态度，外交部就更不需要担心。自古能战方能言和。今天的局面是成千上万的烈士用性命换来的，我们的谈判必须要对的起这些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第一次见面就要让俄国人明白我们的坚持和强硬。不愿意放血，打不赢就想和，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吗？”

刘暹已经下令卡尔梅克骑兵进入伏尔加河流域了。虚拟地图里，眼看着骑兵群都要到位了。刘暹才不急呢。手里攥着有俄国人的命根，由不得俄国人不割肉。

俄国人的态度确实转变了。本来还叫着要从圣彼得堡派出特使前往中国谈判，现在直接任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作为全权代表。这突如来的变故是个什么情况，人都清楚。

窦纳尔和李梅二度向外交部提出意见——中俄暂时停火。不需要多久，一个月即可。

跟着急上火的俄国人完全不同的是，这场谈判的时间在中国一边。

农历11月11日，中俄在天津开启了第一次双边会谈。中国人可以等，俄国人却等不起。他们的伏尔加河地区更等不起。两万卡尔梅克骑兵的破坏力堪比蝗虫。每耽搁一天，俄罗斯就要多一份损失，要是一个月也没能解决，等不到后方的部队进来，两万卡尔梅克骑兵就能把伏尔加河糟蹋的一塌糊涂，其中之损失绝对够俄国人喝一壶的。

窦纳尔和李梅都接到了国内的电报，英法政府要求他们不需要在谈判中出力。俄国外长的脑子还是很清晰的，英法都渴望着俄国跟中国继续干下去。

站在英法的立场上，中俄两国一直打仗，打一场真正的百年战争才是最好的。

在这第一场会谈中，俄国特使伊拉莫维奇再次要求中国停止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军事活动，要求中国停止在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军事活动，要求两边正式达成停火协议，为期一个月。

曾纪泽严词拒绝。“我两万骑兵部队在伏尔加河一直保持着有限度作战，一直保持着克制状态，这已经足以表示了我方对于和平的诚意，希望俄方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用和谈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但是和谈的协议一日不尘埃落定，我们就一日不会停止战斗。这是为了防止俄方进行拖延，好为自己争气调动后方兵力的时间。”

“其次，战争的责任问题必须澄清。这是一场俄国公然违背国际公理正义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为了保护国家领土的安全和主权的完整而发起的自卫反击战争。”

“我们中国历来讲究师出有名。不讲清这一

点，政府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第三，战争的善后问题。这场战争进行了半年有余，给中**民造成了巨大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笔账必须清算。”

郭嵩焘已经告老还乡了，外交部里曾纪泽是第一把手。板子拍的时间长了，人身上自然就有了一股霸气。更何况曾纪泽自从入仕新朝以来，就在外交部工作，就身居高位，作风、气度、气势都在一点点中发生了变化。就跟中国的国势一样，水涨船高。现在这么义正言辞的一番话，真就唬住了伊拉莫维奇。

“既然是俄方主动求和，那么你们总应该有个章程吧？”曾纪泽腰杆挺的很直，外交就是跟国势休戚相关的。国家实力越强，外交表现就会越发强硬。现在中国前方的仗打赢了，谈判就变得容易的多。

伊拉莫维奇脸色很难看。中国态度太强硬了。但是没办法，谁让俄国输了呢。并且还几次拒绝了

中国递来的橄榄枝。纯属自己作死啊！

伊拉莫维奇看了看坐在另一边的副手舍列梅杰夫，希望舍列梅杰夫先说话。自己到底是俄方谈判最高负责人，把话说僵了，以后就不好缓解了。

“在谈判前我们已经收到了圣彼得堡的指示，这场战争我们不会隐晦什么，俄罗斯承认战争失败。我国将退还在前清时期撷取的一切中国土地和权利，并割让七河州地区给中国作为补偿。但同时我国希望中国能够释放所有战争中获取的战俘，包括所有的军官。俄罗斯帝国将会为这期间所有战俘的衣食费用负责，并且赔偿中国100万卢布。

我国沙皇陛下希望贵国的皇帝陛下带领着贵国的军队能够在年前退出草原总督区，在来年的夏季之前，彻底退出现在所占据的俄罗斯领土。……”

曾纪泽听了这一系列的条件内心并不动怒，谈判就是这样，除非彻底的被动，否则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但是脸上就是一副怒气冲天的表情了。

什么100万卢布？归还所有战俘和军官，只给吃饭钱，打发叫花子呢！？

退出全部俄国领土，只割了七河州，这够塞牙缝的吗？

还啥玩意承认失败，你们老毛子就是不承认失败，全世界的人的眼睛也不是瞎子！

曾纪泽大怒！

第六百六十一章中俄谈判

北京谈判进行了第三轮会谈后暂停了，伊拉诺维奇必须等到圣彼得堡的决定以后，才能就谈判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中国人的胃口太大了。

他们在西伯利亚要以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中分线为标界，以东地区完全归属中国，以西地区依旧属于俄国。只这一点就是圣彼得堡不能答应的。在西伯利亚问题是，俄罗斯的利益是必须保证西西伯利亚平原的完整的，也就是可以容忍以叶尼塞河为边界，再向西就不行了。可中国人不仅继续相信了，还要一口吃掉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一半。

同时中亚问题上，中国人要求以东经70°线为分界线，可以说也将中亚一劈两半了。而且这还是中国人缩口后的诉求，之前可一张嘴就要以咸海为分界线的。

最后就是战争赔款上，中国人要求5亿金卢布的赔款，这太让圣彼得堡惊悸了。5亿金卢布是什么概

念？四个金卢布能换三个国际流通的银洋，在中国的价值也就是300华元，5亿金卢布这绝不是俄罗斯能够承受的。

如果圣彼得堡把中国的全部条件都承诺了下来，亚历山大三世可以直接学自己的祖父了。

所以北京的谈判暂时陷入了停顿，圣彼得堡需要时间来紧急磋商。而中国方面毫不在意俄国人的态度。卡尔梅克骑兵还在伏尔加河流域肆虐着，刘暹怕什么啊！？

另外，随着战局的彻底稳定，新闻也逐渐开放。尤其是战俘营。在对国内外记者开放新闻管制后，外资报纸派出的记者也陆续被允许进入战场、战俘营观察和采访了。这根之前只被留在一边看戏是截然不同的。

于是关于中俄战事的报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各大报纸的版面上。其中包括俄国报纸。带给中国各界狂欢的同时对俄国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外资报刊更多地关注就是战俘营的状态。数以千计的军官，拉出来能组成半个连的将军【含准将】。这些都不再是《华夏日报》和《大公报》的‘独门秘籍’了。

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外媒记者能够进入察里津、萨拉托夫等地的允许。只是诸多记者想从中亚尽快的跑去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域，却是需要时间的。卡尔梅克骑兵在抓紧时间肆虐着，战场西面的俄军也在抓紧时间增援着，这些都需要时间。

刘暹等了五天，虚拟地图上已经能够看到大批俄军增援部队了，于是他下令第四师，命令石东来彻底拿下阿斯特拉罕。同时做出大举整军再度进攻伏尔加河的样势！

他就不信圣彼得堡不紧张。这每拖一天时间，伏尔加河地区就要遭受一天卡尔梅克骑兵的蹂躏和践踏。亚历山大三世能不心疼吗？

而事实是，圣彼得堡在刘暹做出兴军再战的架势之后，第三天就返回了消息。伊拉莫维奇当天通

报了中国外交部，双边第四次会谈在明日开启的请求。

俄罗斯释放出了自己和谈的诚意，刘暹的部队继续在集结，可卡尔梅克骑兵就在后退了。这些日子里国防军的工兵修补了沟通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流域的电线，电报又能用了。所以双边联系迅捷，他的指示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能通到卡尔梅克骑兵的耳朵里，刘暹也放出了自己的善意。

只是俄罗斯不可能全盘打赢中方的要求的。

他们在西伯利亚坚持以叶尼塞河为分界线。在中亚则以塞米巴拉金斯克为点，以萨彦岭为分界线，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萨彦岭以南的土地全是归属于中国。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萨彦岭的位置在哪里。但是只要知道萨彦岭是唐努乌梁海的北面边界就明白这块土地的位置了。这是俄国人担心中国不服西伯利亚的划分，毕竟之前西西伯利亚平原的南方精华地带近乎全部被国防军给攻克了，现在靠着叶尼塞河划分。那些西伯利亚的西部精华就又都全部回到了俄罗斯的手里。中国不同意的可能性很

大。

同时在中亚，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塔什干之间一条直线划下来。东边的全是中国的。最后就是1亿金卢布的赔偿。至于5亿那是谈都不用谈的事情。

刘暹拿到北京发来的谈判纪要以后，感觉着这应该就是圣彼得堡的底线了。可他并不同意。在中亚。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塔什干之间一条直线划下来可以，但那只能放在哈萨克，到了中亚南部地区，克孜勒库姆沙漠以南地区都需要交到中国手里。

毕竟沙俄一直在中亚向南发展，最大的目的是在印度洋上取得出海口，是威胁英国的印度。可随着现在的大败，英国变成了俄罗斯的金主之一，英国人手握着俄国的债权，轻轻的敲一敲，俄国就要捆手捆脚。除非他们要赖账，那样的话国家信誉也就完蛋了。同时也等若被彻底孤立！俄罗斯还想再度崛起，还想继续在世界上混，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不可能做。自然地克孜勒库姆沙漠以南地区对他也就不重要了。

俄罗斯现在需要的是躲在暗处舔舐自己流血的伤口，可不是继续把眼睛盯向印度、伊朗，盯向英国人十分敏感的近东。这块地盘对于俄罗斯已经处于很次要的价值了，刘暹要拿下它！

同时在西伯利亚，俄国人要以叶尼塞河为分界线的要求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至少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东南部中国需要拿下来。不然，中国在中西伯利亚高原无从驻军，也就无从谈起防御了。

赔偿金额刘暹降到了两亿五千万金卢布。这个并不是强制的，还有的谈。反正刘暹的眼中，土地远比赔偿重要。现在的中国又不是原时空里甲午战争后的日本，200亿华元的军费能够换取这么多的成果，足以告慰国人了。

圣彼得堡，冬宫。

很稀奇的，亚历山大三世陛下走出了那座郊外的行宫，入住了这里。如果没有战争发生，这件事情都能成为一个很好地谈资出现在高贵的沙龙、舞会，底下的酒馆，平民众口相传的口舌里头。这位

伟大的沙皇陛下可是有着“加特契纳的隐士”的称誉的。

可没人知道，现在这位俄国的沙皇陛下手里正攥着一个很小的小瓶。

“皇太子殿下到。”

门外传来侍从的声音，亚历山大三世把小瓶放进了抽屉里。

他的长子，俄罗斯帝国的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一身军装的大步走进房间。

22岁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是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虽然他的头发更近于黑色，跟沙皇家族流淌的日耳曼血统并不一致，灰蓝色的双眸中有的只是高傲，但是亚历山大三世非常喜欢这个长子，未来的沙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没有丰富的理性和睿智，但他非常重视家人。亚历山大三世在同

长子的交流中能够清晰的体会到这一点，并且他心爱的长子总能非常顺从的聆听他的教导，以他的意思来要求自己或是改正一些‘缺点’，这让‘隐士’沙皇非常的温暖。

亚历山大三世从来没想过这是儿子耳根子软的原因。知道历史的刘暹可以很负责任的对亚历山大三世说——你的儿子是一个比你自己更平庸的君主。他认为他的君权是“天赐”的，而他个人只须对上帝负责。他不喜欢同臣民有密切的接触，更妒忌那些出色的、有能力的、有主见的大臣，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智慧居于自己之上，总是担心有朝一日大臣们要夺走他的君权。所以，尼古拉二世逐步抛弃了当初为他效劳的那些有能力的大臣。一些敷衍塞责的、但又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却轻易得到他的信任。这种人向他反映某些虚假的情况，往往比官方的报告，更容易得到他的称赞。在沙俄的末期，各色各样的骗子、冒险家，利用尼古拉二世的昏庸、无知，混迹于沙皇宫廷。还催生出了拉斯普廷这个‘神奇的人’！

“尼古拉，你对如今的时局怎么看？”亚历山

大三世问道。

“父亲，十分糟糕，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帝国的利益都受到了挑战。”尼古拉顿了一下，又道，“但是，我认为当俄罗斯利益遭受重挫的时候，为了让我们牵制住中国人的力量，不管是英吉利还是法兰西，都不会再纵容奥匈等国在巴尔干地区再度有挑衅的动作了。帝国的危险还是来自东方。如果还有第四次战争，帝国再次战败，中亚和西伯利亚就都将不复存在。当中国人的兵锋就停在乌拉尔河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都会颤栗的……”

尼古拉对于第四次中俄战争，口中说着‘如果’，语气却是坚定异常。那一定是会有的。可就是内心中对着中国充满了记恨的他，也不敢说到那时俄国针就能够打赢中国。

所以尼古拉坚信，英法，德奥，土耳其，整个欧洲都不会在今后来找俄国的麻烦。因为整个欧洲都需要俄罗斯把矛头指向中国，需要俄罗斯把中国的矛头引来陆地。

“父亲……，对于谈判条件有了……决断吗？”

第六百六十二章欢欢喜喜过大年

房间里一遍寂静，就比野外的雪原，一丝儿音也没有。

亚历山大三世脸色不只是一个寂苦就可以形容的，尼古拉觉得只能用‘心若死灰’这个中国传来的词语来形容，整个人这一刻里就是个空壳，没有了灵魂。

“决定了。明天的这个时刻，和平就该到来了。”亚历山大三世脸上渐渐有了一丝活气。

“这场战争让我们失去了大半个西伯利亚，失去了半个中亚，还失去了一亿五千万金卢布。所以第四次中俄战争一定会存在。俄罗斯不会放弃前任留下的财富，俄罗斯不会忘记曾经受到的耻辱。”

“俄罗斯虽然广大，却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

尼古拉认真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父亲，我想您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是吗？”

“是的，已经有解决的方案！不然我死都不会甘心。”亚历山大三世重重点了下头，“我们是俄罗斯人，是贪婪的俄罗斯人。就让整个欧洲都相信我们的不甘吧。从英法，从美国，从西方文明的任何一个地方，尽可能多的取得援助、资金，来壮大我们，武装我们，强大我们。”

“然后……，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里去复仇！去洗刷我们受到过的耻辱。”

尼古拉在房间里跟自己的父亲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坚毅，映衬的自身气质也符合其那一身军服了。但这些根本没有引起俄国宫廷人等的注视。因为沙皇父子常有这样的长谈，而每一次长谈之后太子殿下的作风总会坚韧犀利一些，只是这作风完全维持不长。

时间进入到中国的新年。刘暹已经在绵延万里的夹道欢呼中，风光无限的回到了北京城。

那日。当刘暹带着禁卫师乘坐火车停在北京火车站的那一刻，整座北京城似乎都是颤抖的。无数百姓的欢呼压过了鞭炮的声音。压过了礼炮的声音。刘暹的声望也在这无尽的欢呼当中，正式走向了‘神位’。

也因此，新秦14年【西历1890年】的新春，整个中国都洋溢着令人澎湃的喜悦。刘暹在宫里召开了一场规模堪称浩大的宴会，到会的嘉宾包括皇亲国戚，功勋重臣，中枢大臣、国会议员、外国驻华使臣、来使，工商界名流，京津大学教授、学者。总人数超过了五千人。大年初一，带着皇室全体六岁以上皇子、公主并中枢重臣、军中重将，功臣勋贵，祭拜了西山忠烈祠，然后在新秦14年的二月初二，举行了一场规模更盛先前的浩大阅兵。

这场阅兵被永远铭记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不仅因为这场阅兵的象征是那让中国彻底站在了地球最前沿的第三次中俄战争，还因为电影的出现。

没有等到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

这个东西就首先被石景山研究了出来。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是在活动的形象。再配上录音机，效果就更完美了。虽然那声音跟影响总有违和感，无法做到真是的同步。可这项发明一出现，还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中国。继而飞向了世界。

新秦14年开春的这场大阅兵，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被影像记录下来的阅兵仪式。就是时光流逝上百年，也时常出现在各类的影片、剧作、纪录片当中。

当然。也是在这次浩大的阅兵仪式上，一身军装的刘暹和儿子刘盛。也同样第一次出现在了影视资料当中。之前父子合照的照片是有很多，但电影还是第一次。

刘暹对电影没什么指导的。现在的这种原始化的电影。你就是吧斯皮尔伯格拉过来，他也玩不转。这东西对刘暹来说更多是一个记录家庭儿女的玩意，一个很好地玩意。

明年，他的长子就要满十八岁了。按照现在新秦的法律规定，这个岁数就是大人了，可以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户主单独出现。刘盛也就可以结婚了！

当然，刘暹不可能让儿子这么早就结婚。这些年里他早就对外公布了皇室成婚的年限，女子18岁，男子20岁。

现在的新秦皇室，二代中唯一成亲的就是刘暹的长女，他最喜欢的刘梦瑶。刘暹没出人意料的给她挑个平民驸马，也没让她自由恋爱，只是选驸马的时候让她亲眼见到了一众真人，让她自己去挑。当然之前也肯定把这些人的详尽资料给宝贝女儿看了。

去年的时候，中俄那场战争开始前，新秦长公主正式嫁出门。驸马不是张家的人，而是范家的人，范德榜的五儿子，嫡子，虽不是长子。

小伙儿人长得不是多么英俊，只能说是小帅，毕竟范德榜那张脸在那搁着呢，他那正房夫人也只

能说是端正。年龄比刘暹宝贝女儿大了四岁。不进官场，因为接触西学接触的早，现在走的是建筑师的路。

人品格很端正，不倨傲，不迂腐，性格不是多么灵活，但透彻，知道好歹。

刘梦瑶有自己的公主府，皇帝女儿出嫁了，当然不用到婆婆跟前立规矩。刘暹给自己爱女好大一笔陪嫁，金银珍宝，田庄土地这些都不算，刘暹还把自己从西班牙手中买来的塞班岛，太平洋上的多个小岛和小型群岛封给了刘梦瑶。

或许这些小岛现在还不值什么钱，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可只要新秦不倒，中国能够始终的发展下去，到了百年之后，这些小岛将会给刘暹那宝贝女儿的后人来带无价的收益。

而更让刘暹高兴地是，在刚出正月的时候，已经有几年没皇子公主诞生的皇宫里，再次传出了皇妃怀上了的喜讯，还一传一双。喜的刘暹喜不自禁，大撒了一把银子，还把这两个庶妃娘家人的位

置从一个从四品，一个从三品，纷纷转正。如果这两个庶妃能安然的把皇子公主剩下来，可能来年皇宫里就多出两个正妃了。

　　刘暹的后宫制度不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没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那么多的等级，有的只是嫔——妃——皇后三个等级。只是这‘妃子’这一等级又分做了庶妃——正妃——贵妃三个级别，但这只是宫里面自己这么说的，放到礼仪制度上，三个等级的妃子都一样，相差不大。

　　庶妃是没有加号的妃子，直接以本人姓氏前缀，比如李妃、唐妃、陈妃；

　　正妃是有了加号的妃子，不再以本人姓氏前缀，比如丽妃、良妃、宸妃、宜妃；

　　而贵妃就是不仅有加号，还手掌一部分内廷大权，协助皇后料理后宫之事。这样的人，在新秦自始至终都只有三个。王璐莹是其一，柳婉舒是其二，王碧云则不在当中。

而皇后当然从始到终都是张妙彤的。

刘暹这一年的春节当中还享受了一把当‘舅太老爷’的滋味。他的大表哥霍广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已经出生了。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暹脸上的脸色就跟调色盘一样，说不出的怪异。他可还记得他老表兄最大的孙子今年才十六！

霍广成比刘暹大三岁，儿子生的早，当初同治元年刘暹起兵拉团练的时候，他儿子刀舞的都虎虎生风了。等到刘暹坐稳了天下，霍广成的儿子霍贤早已成亲生子了，其长子霍春阳过了年才满十六岁！

虽然霍家当中，霍春阳绝对不是这一代的第一人。可是这挡不住刘暹只认霍伟这一支当姨表至亲，其他的姓霍的真有才华了，也就是高看一眼罢了。这就跟刘暹的老舅家，也是他母族王家，他也是只认老舅王贵生这一支。说起来刘暹的舅家第一代、第二代都没啥大出息，大才华，倒是第三代教育抓得紧，似乎有几根好苗子。

说起这仅有的两家亲戚，刘暹是很感慨老舅和姨夫的。都是老实本分人，刘暹坐了天下后，也是老老实实的不惹事，不串联，不揽权。这对于皇帝来说就是最好的亲戚。

所以当知道霍春阳这该受教训的小子才十六岁就要当爹了，把自家侍女的肚子搞大了，且跟正月里皇宫传出的喜讯一样，也是一双之后，刘暹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这果然是有道理的。

霍家是皇帝的至亲，且霍广成也坐镇一方，霍广正更是将来要稳定首辅的人物，霍家一门两公，富贵荣华和权势比之没能出来人才的王家都明显更盛。最重要的是，刘暹对霍家的态度。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所以霍家的‘富贵’已经到了除中国之外的第二家了。这样的家族富贵权势有余，底蕴道德不

足。霍春阳明明看起来很不错的孩子，被霍家一门即以厚望的长房长孙，小小年纪就把贴身侍女搞大了肚子，不能忍声色，怎么看都给刘暹一种不堪大任，难成大器的印象。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老祖宗的话说的言之有理。虽然不能就此给霍春阳这小子下定论，但色字头上一把刀，只这件事他就把自己在刘暹跟前的印象、情分给斩去大半了。

刘暹已经到了半百年纪，平时很关心子孙后代的。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就是——自己的长孙长孙女不是从长子媳妇太子妃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第六百六十三章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刘暹把宫里头的皇子们看的很好，但再神奇的皇帝也不可能把手伸进重臣亲戚们的后宅。看着霍春阳这小子搞出来的破事，不知道将来定亲的时候要在暗地里遭多少嫌弃呢。也怪不得人说——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

管中窥豹，现如今国勋贵戚家中如霍春阳这样的二代、三代肯定不是一两例，全都是‘贵有余而气不足’。至少这样的主儿，跟刘暹期望中的世家子弟是不一样的。

因为‘女色’这个东西，在刘暹眼中的诱惑力比之金钱、权利都是不如的。有了美女不见得就能有金钱和权利，可有了权利有了金钱，要什么样儿的美人没有？特别是一个出身富贵荣华的勋贵子弟，打落地就含着金钥匙的人，触目所见估计连个粗使婆子都长的端正，这种环境下生养出的人连这一关都过不了话，那绝算不上‘国家之才’。

而且随着诸多勋贵大臣子弟的争夺，刘暹考虑着北京城里应该再多少几所贵族学校，不一定非要向成均公学那样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但这些学校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管理必须是绝对严格的……

时间在进入了新一年之后，中国也迎来了新一波告诉的发展。战争让中国损失惨重，战争也让中国收益极丰。广袤的西伯利亚或许没办法迅速转为经济效益，但是西伯利亚的南部，不论是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东南地区。还是水草丰茂的贝加尔湖地区，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财富。拿到市场上立刻就能取得巨大收益的利益。

还有那中亚。不管是巴尔喀什湖地区，还是难免的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地区。全都成了国内各财团跟进和窥觊的地方。这些国朝新生的土地，各方势力一片空白，谁先抢占了先手，谁就能在那里分一杯羹。只要他们不对抗政府，跟当地那些苟延残喘的旧势力勾勾搭搭，那么获利就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所以，伴随着西历1890年而来的近代历史上第十四次经济危机，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前进的脚步。

1886年以后，世界各国的铁路建设再一次掀起了高涨。从1885年到1890年。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长度是上次**的近一倍。其中单一个美国就修筑铁路7万公里，比上次**多一半。这一时期还开始了电气革命，电灯、电话、电车、电动机等不断问世，形成一个又一个新产业。但这一轮产业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德国、中国。

在铁路建设和电气革命的推动下，全世界都在兴建了大批煤井、铸钢厂、炼铁炉，仅美国新建成的煤矿生产能力即达年6000-7000万吨。并且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移民入境和新土地开拓。使美国的国内市场再一次猛烈扩大。就像中俄战争结束后的中国一样，大量空白土地的建设让美国的国内需求远超出了英法。同时间在在欧洲，当英法的目光一边注视着殖民地，一边留神盯着中国的时候。德国的工业建设规模跃居第一位，钢的生产能力扩大

了一倍，新增采煤能力1800-2000万吨。当然英国也在发展。铸钢工业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半倍，采煤能力也继续增长。可是法国仍然是以轻纺织工业发展为主。打1882年以来，纺织工业设备的增长速度比采掘、冶金工业中的增长速度快了许多。其发展远远地落在德国后面。

但是德国太小了。全面开动的德国生产力很快就撑爆了德国市场。就在中国新秦14年还没出正月的时候，驻欧办传讯——德国股票市场全面暴跌，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就此展开。

这是老天爷又一次帮助了中国。让中国再次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用便宜了许多的价格从欧美各国进口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同时间中国国内的工业发展因为新领土的大规模开发，国内市场的又一次膨胀，各工厂企业生产处的产品设备、机械根本不用愁无处销售。

这等于是在让西方世界的工业发展陷入了停顿，上天再度给了中国一个同西方缩小差距的绝好机会。

不过刘暹对于这一次经济危机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能够预测出上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因为他看过的一本小说里写到过这方面的知识。而第十四次经济危机那小说里根本没写到，他自然的也就半点印象都无了。

所以刘暹根本不知道这次经济危机会持续两三年的时间，德国的股票股价此后还会连续下降两年多。德国一个国家里，从1890年到1891年，破产事件约1.5万起，铁路建筑规模缩减了60%。还恰恰适逢农业歉收，让德国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而美国的危机是比较曲折，但却更为严重和漫长。1890年，美国也随着德国一样发生了金融危机。1891年上半年，生铁、钢、铁轨和机车，以及轻工业的生产都下降了，但下半年又迅速好转了。然后是1892年里再次陷入危机。并从1893年的1月到8月，工业股票平均市价下跌近一半。一年内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各类破产事件超过1.5万起。1894年，94条铁路被拍卖，资本总额达11亿美元。在这场波及了美国四年的经济危机中，

美国国内的钢产量下降了18%，生铁产量减少了30%，铁轨和机车产量分别下降了47%和70%。金属和金属制品价格指数下降了44%，纺织品价格指数下降了26%。萧条一直到1895年，美国经济才进入复苏阶段。

英国的危机也是随着德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迅速开启的，就驻欧办来报，只上半年这短短俩个月里，英国的采煤量下降11%，生铁和钢产量分别下降9%和8%，船舶吨位减少12%，出口缩减8%，进口减少8%。

法国上半年的纺织品出产到受到了严重影响，其纱锭的增长速度直接下降了70%，出口同期下降了13%。但因为还没涉及到法国各工业部门，所以对经济来说总体影响不大。只是法国国内开始有人叫嚣着抛弃自由贸易，提高进口关税，施行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呢？中国正在大量的吸收欧美国家的工程师、技工、科学家。反正每到这样的年份里，总有大批的高技术人才失业、困难，虽然相对于中国，

美国才是这些人的第一选择，可大网撒下去总能捞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并且老美的形势现在也不咋滴！

但是中国的进口总额增长不大，因为这样经济危机不可能短短半年就消散。刘暹纵然对这次经济危机半点也不知，也清楚时间拖得越久，欧美市场上的各类机器设备的价格降幅就越大。

刘暹准备在新疆的南北各建立一座钢铁厂，扩大新疆的军火生产能力，当然连同新疆和中亚的三条铁路线路已经在铁路司立项，下半年就会进行施工。

同时新疆和中亚的矿产开发以及冶金工业，还有新疆与中亚的棉花种植产业，也都在一步步的策划和展开当中。今后的岁月里，这里是中国的又一个发展重地。只要这里发展的好，北京就可以大规模的从东北、外兴安岭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撤并了。这对国防的稳固和对国防力量的布置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战争中从俄国人手中夺取来的大片土地，已经被刘暹下令分作两个省，用安西和北庭两个盛唐时候的都护府名称来命名，这也代表着刘暹涉足中亚的坚定意志。

同时获得大发展的还有中国的各个属国，大批的朝鲜人涌入外兴安岭，或经中国政府参与引入到了比外兴安岭更向西的地方。这些人在中国生活个几年以后，可能都称不上是朝鲜国人了。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还没能把朝鲜和平兼并了，他们也会变成华夏的朝鲜族人。然后在时光的流逝中，变成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穿着中国服装，施着中国礼仪，除了一个民族外，完完全全的中国人。

而之所以有数以十万的朝鲜人陆续不断的从朝鲜跑出来，不是因为天朝上国的名号对这些朝鲜平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是这些年朝鲜国内的局势实在令人蛋疼。让刘暹看了摇头不已。可能就跟原时空中——清末的一些仁人志士看待满清的目光一样了。

没有了外来压力的李氏朝鲜，真的很磨叽，很

守旧。那些十年前意气风发的开化派人，这些年一个接一个的落马。即使他们当中有闵妃的侄子，有闵妃势力的中坚，可闵妃‘开化’只是为了争权夺利，绝不是为了强大朝鲜。如果这‘开化’的结果是让闵妃失去权力，很自然的，闵妃也就决然的抛弃了‘开化’。

朝鲜开国，政治改革，一项项权利斗来斗去，却全落到了守旧派的手中。真就跟原时空的事态发展一样儿。李氏一点点失去朝鲜国内的人心，政治**，权贵**，民怨沸腾！

并且在这个中间，闪烁着一个个中国财团和商人的身影。

第六百六十四章汪洋上的华租界

原时空中，西历1876年日本就以武力打开了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朝日《江华条约》，随后列强纷至沓来，到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朝鲜的门户被迫全面对外开放。由此引发了朝鲜深重的民族危机。

在朝鲜开国后的二十年里，日本是朝鲜最大的掠夺者。

但是现在日本早早的被刘暹一通王八拳摁在地上揍了个半身不遂，1876年的时候当然不敢再用武力逼迫朝鲜。于是中国就新秦一统天下之后，诸多财团、商人就顺理成章的补替了原历史轨迹上日本人的角色。

在新秦3年到13年这十年间，中朝贸易额占了朝鲜对外贸易额的90%以上，中方以相对廉价的价格收购朝鲜的大豆、棉花等经济农作物，然后运到国内高价出售，从中牟取利润。同时，这些原材料

经过现代工业的二次加工之后，变成食用油、酱油、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返回到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中国的银行不分公私的都对朝鲜进行了大量投资，一些朝鲜本土的工厂看似赚取了极丰厚的利润，实际上利润的大头却属于背后的投资者。利用这样的手段，财大气粗的中方银行、财团相当轻易的控制了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华元也在新秦8年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朝鲜的官方货币。

　　对于中国的传统属国来说，拿中国的钱当自己的钱来用，是天经地义并且有着悠久历史的。那结果除了东京日本和欧美的报纸叫嚣了一阵。说中国包藏祸心以外，朝鲜国内根本连道波纹都没有荡起。

　　这种可称得上掠夺性的贸易引的朝鲜物价飞涨。除了粮食大米价格大大的下降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涨价。谁让朝鲜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没有关税这一说呢。所以这些年里朝鲜民众的生活质量是在不断下降的。虽然很多人能吃饱饭了！

还由于中国工业产品的大量倾销，导致了朝鲜的城乡手工业开始解体，朝鲜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加剧，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这对朝鲜国内局势的影响可谓是雪上加霜。但因为中朝两方官府的引导，和中国政府、皇室每年向朝鲜资助、捐赠的资金、粮食、物资等，中国在朝鲜的影响非常正面而高大。

这几年朝鲜的东学道在飞速发展，声讨的矛头直指汉城的当朝权贵，对中国却从不带有说半个字的。刘暹还让人提醒了朝鲜政府，结果李朝把东学道的第二代首领海月神师崔时亨给抓了起来。这就更加的激发矛盾了。

如果中国不直接插手干预朝鲜国策，刘暹认为历史上的东学党起义在朝鲜爆发，将是在所难免的。民间生活困苦也是这些年源源不断地朝鲜底层民众越过边界，逃亡东北、外兴安岭滨海平原地区最大的原因。

刘暹当然不会傻到去主动干涉朝鲜的朝政。反正现在朝鲜也建立起了新军，不会像历史上东学党

起义以后，被起义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打的官军抱头鼠窜的情况再现。刘暹乐的看戏。

……

夏威夷群岛。檀香山。

一艘挂着‘盘龙云海’旗帜的游轮刚靠港，一群等候多时的中国人就哗啦啦的围了上去。

所有人眼中全都是这艘三四千吨级的游轮。而根本没有看到跟随这艘游轮一块到来的两艘穹甲巡洋舰。

看看这些欢迎的人群中都有谁？

有中国驻夏威夷王国的公使、参赞和武官，有中国财团在夏威夷的负责人，有在夏威夷建立糖厂、开辟甘蔗种植园的中国商人、种植园主，一水儿的全是华人中头面人物。

游轮舷梯搭在了岸上。先下来的是一队全副武

装的士兵，然后是一双年轻的夫妻。中国新秦皇朝的长公主和大驸马夫妇。

现今东方世界除了皇帝皇后以外，最尊贵的一对夫妻。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尊贵的长公主殿下和大驸马来夏威夷度假游玩，纵然跟国事搭不上关联。那对于檀香山的众多国人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誉和责任。

他们第一要招待好长公主殿下和驸马爷，让她们在檀香山玩的高高兴兴的。话说檀香山的风景也确实绝佳。第二，当然是要保证这两位主子的安全了；第三则要让这两位主子感受到了自己等人对他们的尊崇和敬意。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皇帝老子对长公主的疼爱。自古以来有哪个皇帝女儿出嫁要配送土地的？虽然那些岛屿加在一块，也不如一府之地大，但真的了不得的啊。天南地北的都有。或许下次中俄战争结束后，国朝完全占据了里海了，皇帝

也会把那里的小岛挑出两座封给长公主殿下。封和赐是很不同的！

也因为长公主殿下这些年受到的宠爱世人皆知，皇后娘娘的位置才固若金汤的令所有人从没想着去挑战。这种象征意义甚至比皇长子的存在都要大！长公主所受的宠爱，是直接笼罩和巩固皇后娘娘与皇长子的地位的。

而以眼下的态势看，皇长子那是一定的太子爷了。现在伺候好了长公主，也就等于间接讨好了一样心疼长女的皇后娘娘和尊爱姐姐的太子爷，将来的第二任华夏帝国大皇帝。

刘梦瑶得体的应付着眼前诸人，驸马爷范宁脸上也全是和熏的微笑，但是话不多。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但这句话套到长公主府就不好用了。

长公主刘梦瑶没有被刘暹的宠爱给宠坏了，为人端庄大气，温惠秀毓，出嫁之前随从皇后打理后

宫事务两年，接人待物上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但是驸马爷呢？性格内向，因为是家中的小儿子，并没因此受什么特别的关爱，反而行事低调。

他年龄太小了，范德榜内阁首辅任期结束的时候，他还在大学里苦读。范家留下的诸多政治资源全掌控在范宁几位兄长手里。范宁虽然本身就无意进入官场，但也知道避嫌。毕竟他是最小的嫡子，是很得父母宠爱的。

就这么一来二去，范宁气度翩翩，但不善也不喜跟生疏的人言谈取笑。所以他与刘梦瑶成婚以后，家里的对外接待更多是刘梦瑶来应付。虽说就地位上，驸马爷是‘依附’公主的。

如今成婚一年有余，两人感情不能说是如漆似胶，但举案齐眉，以包、办婚姻的角度来看，已经是天成佳偶，很不错的了。

终于可以舒喘一口气了。来到公使馆准备好了的海边别墅，范宁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后，神态大大的放松。

嗯，除了那熟悉的海腥味，还多了一股树木的清新，这感觉还是不错，比单纯的大海的味道是好多了。这三个月来，他们小两口从中国到朝鲜，到日本，还去了一趟白令海峡，然后一路来了夏威夷，沿途上万里，行程三个多月，范宁可是第一次离开中国，游经这么远的地方的。

作为一个建筑师，范宁不喜欢漂在大海上，他喜欢脚踏实地！

话说，在大海上飘了这么长时间的人，任谁这个时候都喜欢脚踏实地的。

当然，范宁这个时候面对大海能够闻到树木的清新和大海的味道，也真的能说明公使馆的那帮人认真的找了好地方。这些年里夏威夷糖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檀香山所在的瓦胡岛，这是夏威夷群岛中面积第三大的一个岛，可比得上汉地内陆的一个大县，人口也能比得上一个大县，有二十五万还多。

而这么多的人口，在一个多山地的火山岛上，在一个制糖业发达的岛上，公使馆能为范宁、刘梦瑶小两口找到这么一个环境优美的临海别墅，还是在中国租界，也是费心了。

说道这里，就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租界。这是新秦10年，西历1886年，中国在瓦胡岛南岸的科劳山脉和怀阿奈山脉之间平原的最低处——强行以1亿华元的价格从夏威夷王国卡拉卡瓦一世手中租下了这块土地。这里自然就是后世的珍珠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但在此之前这里丝毫没有任何的军事设施，甚至这里都不是一个正规的海港，与其相邻的火奴鲁鲁港才是夏威夷最重要的深水港口。

反正中国在夏威夷的第一块自留地是这么的就产生了。老美倒也针锋相对的从瓦胡岛割去了另一块地盘当做美租界，但这一切都不被刘暹重视。中国拿下了珍珠港这么个天然港口，当然不是立马当做军港来修建使用，可至少就去掉了美国舰队拿来用的这一威胁。只这一点就足够了！

也是因为珍珠港现在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在这里建的只有一个小型的舰船修理工厂和两个船坞，使得这里还能保持着一片自然。并且华租界内的卫生管理很是严格，街道市井比之火奴鲁鲁港是强多了，这似乎也为空气增添了两分自然清新度。

从阳台遥望侧翼的港口，似乎整个华租界都是水泥铺成的平坦地面，雪白的线条画分出一格格的不同职能和工作的片区，整齐的码头仓库建筑错落有致，中间镶嵌着若干块草坪或树木绿化带，路灯柱也被漆成雪白色，上面挂着漂亮的点灯……

第六百六十五章中美擂台

檀香山华租界是整个夏威夷王国内最整洁，最漂亮的街区。这个陆地面积超过十万华亩的租界区，生活着各类华人超过三万人，除去码头部分的那个小型船舶修理厂，还有大小三十三家现代企业落户在华租界。其中60%是从事的制糖业。

整个华租界的人口接近六万人，这里除了一半的华人以外，还生活着大批的日本人，后裔和当地土著。范宁夫妇从火奴鲁鲁港口一路行到华租界的这所别墅里，过掉檀香山区域，只看华租界里的情形，就随处能够看到穿着不同款式租界劳务制服的欧裔或则土著工人在推车牵马，或打扫卫生，指挥交通。除了租界的警卫力量中看不到欧裔和土著的身影外，其他的各类岗位上都能频繁看到他们的存在。

就连公使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那家华租界最有档次的餐厅里，都有不少欧裔和土著侍女、侍童，来回穿梭。

别墅位于一片公园当中，树林绿地中开辟了道路，点缀着三五做雪白的小洋楼。范宁和长公主所住的别墅就是其中最完美的一处。两人一组的租界警察腰间挂着警棍、手枪悠闲的在不远处走过。向着树林眺望，偶尔能见到身穿干净漂亮礼裙的欧裔家庭主妇在公园开放区里一闪而过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东方人面孔。

晚餐，长公主夫妇是自己用的。就着晚霞，伴着大海，虽然西式晚餐在这两位主儿嘴里真不觉得怎么好味道。但只意蕴就够了。

用过餐后，整个夏威夷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华租界的夜景可没有上海的漂亮。但顺着宽敞的街道朝前方看去。华租界那如棋盘般的街区掩映在绿树葱茸之中，街道边。石子水泥修筑的排水沟与立在绿化带上的一排排路灯，在整个鸟瞰图上组合出了几道漂亮的图画。

而朦胧的夜色和灯光之中，位于港口区域的那片繁华之地和更北面一些的那片高档市井区，则更

显得神秘了许多。

刘梦瑶、范宁两人从没到过夏威夷，刘梦瑶之前最远也就是去南洋玩了一圈。也是因为到过南洋那些岛屿之地，刘梦瑶才更加的诧异夏威夷的繁华。可以说如果新加坡没有英国人近些年大力投入的那些资金，它完全比不上檀香山。

范宁对夏威夷的繁华一样感到惊讶。他之前是没出过国，可作为一名建筑师，一个有了资格认证的建筑师。一个有着大背景大后台的建筑师，他到过的中国港口可不止天津、上海。事实上中国诸多‘有名’港口中比不上天津、上海、广州和香港的多了去了，相差甚远的也多了去了。范宁自身最熟悉的就是山东和辽南的港口。那些地方身后都有一个省，至少是几个府的经济区域来支持，却比之夏威夷相差甚远。

不过如此繁华的檀香山，如此兴盛的华租界，却一点没有拥挤的感觉。这是因为檀香山的兴起和兴旺中国人在里面掺和了太多的自我因素了。现在中国的城市设计很大！

刘暹受够了后世蜗居、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现代城市病后，也受不了眼下时代中国城市那狭窄的一条小道，两边面铺鳞次栉比的布局。按照他的‘城市理念’。任何一座新兴城市的建筑布局都要清晰地考虑到日后的发展。如果有条件，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是理想中的园林化城市。这却是执念深重了。

所以中国的建筑学极好的贯彻了他的这一思想，华租界在立项的时候，仅仅最初一座只有几千人生活的小城。其规模面积就能赶得上这个时代数万人的城镇了。

范宁的知识更倾向于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所以对于西方要比自己的妻子了解很多。夏威夷的风景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了。而且作为一个有着原始土著存在的社会，这里跟定会有不少令人感到惊奇的新鲜玩意。

第二天。长公主夫妇就去了威基基海滩。这里是整个夏威夷群岛最美丽的海滩。尤其是那一段三

四百米场的白色沙滩，细致洁白的沙滩、摇曳多姿的椰子树以及点缀其间的木屋。，这一段海水宁静开阔。真的是度假休闲的理想地点。

刘梦瑶、范宁夫妇几乎一到这里就喜欢上了这儿。

她们没去正式拜访夏威夷王国，因为国王卡拉卡瓦一世已经身染重病，现在正在美国洛杉矶治疗中。而夏威夷王国又不是世袭制的体制，那些有着继承权的土著贵族们可不住在卡拉卡瓦一世的欧式王宫里。他们的身份也真够不上新秦帝国的长公主殿下夫妇去亲自拜访的。

“恒芝【范宁字】，我们在这里买下几栋房产，再置办一个新庄园怎么样？这里太漂亮了。我都想在这里常住了。咱们办些产业，以后有空时来这里玩一玩。”刘梦瑶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很小女人的贴紧了自己的丈夫，嘴里撒着娇。

这是她跟历史上诸多皇帝公主最不一样的地方，甚至跟宫里的一些姐妹都不一样的地方。她会

很给自己驸马面子的将他摆在第一位，虽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刘梦瑶内心里已经决定了这样办了，但她这么的对范宁一说，一撒娇，一种‘当家做主’的自信就在范宁心里升起了。所以两个人成婚一年多，感情能一直在一点点的加深。

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智慧，也同样是一种‘经营’！

“当然可以。我也很喜欢这里，是个轻松自己的好地方。”范宁脸上带着笑的答应说，然后把手一挥：“咱们让人寻一块好的地方，除了海边，你看那边的山，那个卡哈拉山，山顶平坦，是瓦胡岛的最高峰。我们在上面也建几座别墅，修一座庄园，到时候整个瓦胡岛的景色都尽收我们眼底。”

尊贵，富有，有礼貌的长公主夫妇，就是一双耀眼的明珠，短短时间内夺去了整个夏威夷的目光。不仅这里的华人高高兴兴，当地土著也与有荣焉，因为这里的华人报纸上已经说了——人家长公主殿下和驸马是专门从远东滨海地区赶来夏威夷度假旅游的。可不是要去美国，中间在夏威夷落落

脚。这让当地的土著们十分高兴。他们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尊重！

而就在美国人、日本人的眼睛全都看向刘梦瑶和范宁这对小夫妻的时候，在外人不知道的时候，一辆马车也缓缓驶进了华租界的公局。

公局一把手范西庸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看着缓缓停下的马车，举步迎了上去。

马车打开，出来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是的，商人。一个不管是打扮还是气质，都给人认知是‘商人’的人。他现在的脸上正带着夸张的笑容，身边是一位身穿西式礼裙的欧裔美女。没人会把眼睛盯着这辆普通的马车上，跟随着长公主殿下来到夏威夷的普通中国人不下二百人。其中很多都是商人，还有一部分是中国的权贵子弟，这些人来公局很平常。

两日来有太多的中国人要在夏威夷买地置产了。其中很多都是有范西庸本人亲自接待的。对外的解释也是——来历深厚，惹不起。

“哈哈，高平兄，欢迎回来！”范西庸伸出双手，抢着握住了中年商人的手，使劲摇晃着。对于陪在商人身边的那个欧裔美女，则眼睛都不瞄一下。这就是个‘场景道具’，属于随时可以替换的廉价品。而那欧裔美女也很有自知之明，站在一旁做透明人。她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这样的路是她自己选的。

“我的房子都弄好了？”朱高平一边对着范西庸身旁自己之前很少打交道的现任华租界警察局长姚浙微微一点头，然后毫不客气的对着范西庸这个老朋友问道。

“当然弄好了。庄园、店铺、工厂，还有种植园。一切准备妥当。趁着这波置产浪潮，没人会注意到你的。”范西庸手中有详细的资料和照片。“我敢保证你会喜欢上的，庄园就像花园一样漂亮。”

姚浙这才有了机会上前。虽然他跟眼前的两个人都不算上一路的，可任务将他们三个牢牢地拧在

了一块。

“辛苦了，朱兄，有两年没见了。”

“是啊。两年前我还是个探长，你也只是个旅客，现在你是过来夏威夷投资的富翁，我是华租界的警察局长。”一切变化都是各自的命运，现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夏威夷！吞并夏威夷。在美国佬伸手的那一刻，干净利索的斩断老美的爪子。将这一块标着北太平洋战略优势的地方，牢牢地护在中国的手中。

比如卡拉卡瓦一世的妹夫——利留卡拉尼的美国丈夫约翰.奥云.多明尼斯，他的病逝中间，就有公使馆和华租界公局的推波助澜。虽然多明尼斯是确确实实的患上了重病，这个中间没有任何中国的阴影存在，只是在治疗的时候略微的有点小动作。因为多明尼斯和利留卡拉尼虽没有任何子女留下，可两人结婚了二十多年，感情不错。利留卡拉尼一直以来都是亲美的！

第六百六十六章北京南苑

　　19世纪晚期的夏威夷政坛，中美交锋，英日摇旗呐喊。因为两边都不想挑起战争，所以双方的动作都相当克制。就像原时空中在英法中间跳舞的暹罗，夏威夷王国靠着中美的彼此相争而维系住了自我相当一部分权利。

　　这个时空的西历1887年，夏威夷没有诞生政变，卡拉卡瓦一世没有被迫在美国人的协议书上签署了——刺刀宪法。

　　教会党为主的美国人当然对卡拉卡瓦国王失望。因为卡拉卡瓦一世自始至终都在为建立一个波利尼西亚帝国而努力，在卡拉卡瓦一世重病之前，夏威夷王国与萨摩亚王国的结盟之议刚刚获得萨王马列托阿的首肯。那个时候是西历的1886年！

　　原时空中，美国人第二年就发起了一场近乎于政变的逼宫，美国人以林业与商业人士为主，力求在政治与经济上控制这个王国，完全终结夏威夷王

国的君主制，并由美国并吞夏威夷群岛。他们组织了核心的军事团队，则由美国在夏威夷的政府官员领导，并在同年完成武装集结。那时的卡拉卡瓦一世受到武装力量的惊吓，被迫改组内阁，并签署一部刺刀逼迫下的宪法。

　　而现在这个时空，中美两国却不由自主的都送卡拉卡瓦一世去养病了。卡拉卡瓦一世的病症时好时坏，经过了两年多的反复后，最终人去了洛杉矶。不出意外的话，他人也会死在洛杉矶。

　　是以，现在。新秦14年，西历1890年。这一年是中美两国争夺夏威夷的关键。珍珠港里已经停了四艘中国海军的战舰，现在随着长公主夫妇的出行。又来了两艘穹甲巡洋舰，此长彼消，由不得美国人不对长公主夫妻一行全神贯注。

　　万一这对尊贵的夫妇在夏威夷出了点什么小意外，中国人的借口就有了。虽然就刘暹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拿女儿女婿的安危来搞这个事情的。可这在美国人看来，不是不可以的。谁让刘梦瑶、范宁夫妻在这个关键时刻来夏威夷呢！

北京南苑。

这里是元、明、清三朝帝王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形成大片的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所以南苑又被称做“南海子”，清朝皇帝多次到南苑打猎和阅兵。但到了新秦国朝，这里变成了一个由重兵把守的演练基地。

每个月里这里至少要进行五场不同规格、规模的军事演练，从最小的班级进攻，到最大的旅一级会战，国防军的新式装备在这里得到了‘战争’的考验，同样是在这里，‘战争’也符合了新式武器的节奏！

刘暹绝对不会让军队拿着新式武器上战场的。因为一种战争的形势总是配合着武器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武器的改变不仅是改变自身。它还在改变战争。

从鸟枪时代走过来的刘暹和国防军，对这一点的了解十分透彻和清晰。

而国防军一直以来强盛的战斗力，除了高强度的作训演练和旺盛的求胜欲、望外，适当的作战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个‘适当’。就是由一场场演习而从陌生到熟练地。

……

秋天尚未正式来临，但吹过来的风已经带了一丝凉爽的气息。一处演习场的观台两侧临时搭起了观礼棚，一批官员穿着或红或黑的官袍在绿色花斑的顶棚下面随意的走动着。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情轻松。南海子虽然不再是皇家园林了，可能在这么个夏日炙热依旧的时候来到这里。也不失一件乐事。

华鼎发动机公司的总工程师梁谨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轻松，他的眼睛甚至都顾不得看身后的皇帝。只一脸严肃的立在观台右侧，眼睛直直的看着演练场入口方向，不断地掏出怀表来看时间。虽然腕表早已经在中国流行开来，可不少人依旧喜欢怀表。

终于，入口处传来一声喇叭声音，然后一辆黑色的轿车迅速开入场中。这就是华鼎发动机公司下属的汽车厂制造的国产汽车，无限逼近于奥本8-88的外壳和色彩，时尚的外观，透着艺术装饰灵气，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喜欢新颖的‘二代’们喜欢。

现在已经成功的打入欧美市场了。每辆车国内标准售价80000华元起，绝对是贵族的玩具。

秦金廷从车子上下来，对着梁谨比了个一切妥当，可以开始的手势。梁谨这才长呼一口气，转过头来对着皇帝请示。

“让天狼一号上来吧。朕等这一天可等了许久了。”刘暹点点头，起身两步走出华盖荫护。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上，整个观台都一片寂静，两侧的观礼棚也遂即安静了下来。皇帝起身了，那么今天自己等人来到这里的目的也就要出来了。

梁谨向刘暹再度致礼，转过身对着一旁的通讯兵：“演练开始！”，一片红色的小三角旗随着滚滚热风被通讯兵升上了半空。

呜呜呜，呜呜呜……

一股比刚才的轿车声音大出百倍的响动从入口外缓缓靠近。五六分钟后，第一辆天狼一型轮式装甲车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一大票身穿黑色官袍的将军们跳了起来。他们看到了什么？一辆比轿车大，比轿车高，比轿车威武百倍的机动车，从入口中呼呼的奔来。

阳光照耀着这辆威猛的机动车上，那披挂的钢甲闪烁着让人胆寒的冰冷。还有那车子上露出的重机枪。那是重机枪吧？一挺重机枪竟然安装在了车子上，这太令人惊奇又惊喜了。这样的车子，只要不被大炮直接命中，战场上就是纵横披靡的怪兽啊。

一行文武大员这一刻全都激动着。就算离着战场再远的人，看着奔驰而来的装甲车。也能想象得出它们在战场上的威力。毕竟他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当初的开国战争的。

观礼棚和观台上布置好了了的有桌椅茶水，可这个时候谁也没有落座。一个个都举着望远镜看着用二十公里时速奔来的装甲车。虽然这样的装甲车还不能载人。也不能跟真正的坦克一样，钢筋铁骨。在战场上横冲直撞。但它已经站到了地球的最巅峰了！

天狼一型装甲车，全重3200千克，车长：5.45米，宽度：2.10米，高度：1.95米，最大速度：30公里/小时。能够乘坐四个人，装备一挺7.92mm口径重机枪。

五辆天狼一型的装甲车呼隆隆的驶过来，隆隆轰鸣声令很多人都不适应。并不是声音太大，而是没听过这种声音。

“这种装甲车要是转动机枪的时候再轻松一些就好了。”第三次中俄战争后。如愿获得了上将军衔的王国胜看着半手动的机枪转动略有遗憾的说。

刘暹很知足。在1890年这个时候就能搞出这样

的东西来，已经是绝对的艰苦卓绝了。何况这只是天狼一型的成熟体，稍后还有陆虎一型的出现。这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坦克。虽然现在的它连英国的水柜都不如。

水柜在历史上再被诟病，那也有28吨的大个头，武器也配备了2门57mm短身管炮和4挺重型机枪，装甲厚度也一样达到了6毫米。而刘暹让人研制的陆虎轻型坦克，重重量只有7.8吨，就个头而言可比小鬼子的95式。但性能上是绝对没法比的。

小鬼子的95式轻型坦克配备有一门在300米的射击距离上可穿透45毫米厚的钢装甲的37炮，2挺仿捷克造的97式7.7毫米重机枪。还能达到公路/越野：48/26km/h的最大速度，和250公里的最大行程，在如今的技术而言完全是奇迹。当然，只有三名驾驶员的95式轻型坦克还能装得下120发炮弹和3000发的机枪子弹。能爬上30-40度的坡度，通过垂直0.60m的墙高，越过2米宽的战壕。涉过一米深的水泊，在此时来说就是神迹了。

刘暹此时的陆虎一型轻坦克只配了一门37炮和

一挺7.92mm重机枪。炮弹40发，机枪子弹1000发。坦克的最大速度只有28公里。越野15公里，能攀爬坡度不得超过25°，通过的垂直墙高更才30公分，通过战壕能力倒是不错，1.8米，几乎赶上了95式，但涉水60公分深的时候一定会趴窝。

五辆迎着阳光奔来的’陆虎’还有一个重大的毛病是老熄火，维修频繁。

这要是真上了战场，敌人可不会给你时间教你去细细的修理。轻坦克那最后只有10公分的装甲厚度，也顶不住任何一炮。

不过就是如此，刘暹也大大的对梁谨和他身后的华鼎发动机公司表示了祝贺。时间还长这的么，日后一定会有更好地。

“不错不错。以现在的技术，以咱们的水准，做到这个地步，难能可贵。”刘暹笑着看着一众文武们的反应。他今天带这些人来，就是为了给他们提一个醒，也是给他们一个信号。

——中国要休养生息，要尽快抹平上场战争的创伤，要尽快的积蓄实力，要毫不畏惧的准备着下一场战争。

今天看到的装甲车，今天看到的坦克车，就是刘暹给他们预备的‘底气’！

啥时候感觉敌人强大了，就想一想今日看到的这些，然后心理面肯定就有依仗了。

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该是要着眼下一场战争的时候了。

刘暹下一场战争，陆地上就靠装甲车和坦克车，如果真有必要的话。而大海上，也是这句话——若真有必要，真正意义上的潜水艇也不是吃素的！

第六百六十七章装甲部队

文官一系的大臣们过了新鲜和兴奋劲后，很快就退去了。他们今儿还有别的事情。在隔着不远的另一处演练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砻谷机、卡车、水泵、推土机、叉车、翻斗车、压路机、回转挖掘机等，一系列的内燃机器械正等待着登台亮相。

这些机械并不是世界首创，欧美世界早就有它们的身影出现，只是欧美的发明家们因为自我的局限性——主要是资金问题，多没有寻到合适的内燃机而不得不使用了蒸汽机作为动能来源。中国的这些将要出现在文官大臣们眼中的机器却无一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内燃机。

刘暹可以放胆对全世界说，中国自产的这些机器性能，绝对都称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先进水平。算上价格，综合性价比比欧美世界生产的同类机器高多了。这一切全都是靠着内燃机的一次次革新、突破而实现的。

石景山自然科学研究院联手华鼎，这些年投进去了数亿华元的研究经费，可没有白打水漂。无论是汽油机还是柴油机，不管是体型重量还是性能马力，亦或是工作时间，全都是世界巅峰之水准！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强力心脏，机械的性能才能表现得如此高好。

文官大员们撤退了，演练场里就地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实战演习。

以十二辆轻坦克，二十辆装甲车，配合一个大队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进攻一个满编营守卫的防御阵地，后者的阵地设置标准是配置最高的。120mm的重炮轰到防炮洞上都伤不了里面的人。阵地前方布置了三道铁丝网和沟壕。机枪暗堡、火力点、碉堡，应有尽有。

按照之前的演习结果。如此一个阵地，守军没有援军的话。能扛得住一个旅的进攻。也就是说，这一个国防军野战旅的战斗力打光了，这个阵地还能守得住。

而要三天内拿下这个阵地，需要一个师的兵力，集中所有的炮火，不计代价的强攻猛打。攻防两军伤亡比例最低也没少于2:1的。

但是今天，12辆轻坦克即使有三分之一在战场上趴窝，坑洼不平的野战战场可不是刚才观台那平坦的阔野能比的。更别说现在的陆虎一型轻坦克本身就爱熄火。可剩下的八辆轻坦克和二十辆装甲车还是顺利的通过了考验，顶着守军的机枪、迫击炮冲到了阵地上。期间有两辆轻坦克分别被迫击炮弹和地雷摧毁，九辆装甲车被火箭弹、地雷和迫击炮弹摧毁，损失很大。但剩下的轻坦克和装甲车都顺利的冲进了守军阵地，那让步兵头疼的铁丝网和沟壕根本阻挡不住他们。

随在轻坦克和装甲车身后的那个大队的步兵，只付出了不到百人的伤亡，就彻底击垮了整个满员营的守军，而不仅仅是占据了阵地。

部署在阵地后方的炮兵部队连大炮都来不及销毁，阵地就被装甲车给占领了。虽然相对于骑兵的

冲击速度，装甲车和坦克车都比较的慢。可这速度比起人的两条腿来可强多了。

　　步枪子弹、重机枪子弹都打不透他们外面的那层壳。火箭弹能够摧毁装甲薄弱的装甲车，但打不掉轻坦克。更别说即将进入试验场来做野战测试的陆虎二型中型坦克了。

　　步兵唯一能够威胁坦克的就说他们手里的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但只要坦克身后跟随的步兵注意一些，勇敢一些。地方的步兵几乎不存在威胁。人、肉、炸弹的作用还不如地雷。在实战测试中，普通的制式地雷也是能给坦克链造成创伤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研究者们刚刚接触到坦克悬挂系统，效果自然谈不上好的。

　　75炮对于移动中的坦克车和装甲车也几乎没有杀伤力。后者只要一直开动着，最多在行进中做一些“s”型躲避。炮弹的威胁力就迅速锐减。都还不如射击快速的八零迫击炮。只要集中起三五门，对着坦克车也好。装甲车也好，集中射击，那很快就能取得斩获。当然，这只是用来对付装甲薄弱的轻

型坦克和装甲车，若换成陆虎二型中型坦克，就没什么用了。

“刘公，这么一辆装甲车要多少钱？还有那坦克。算上日常维修和燃油耗费，编一个装甲营待要多钱？”最后一辆轻坦克也在视线中消失不见了，宋祚先两眼放光的看着身边的总装备部部长刘典问道。

“南海子这里是不是已经组建了上建制的装甲部队？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在全军普及？”

“哈哈，宋将军真是聪明。南海子这里已经组建了两个正规的装甲营，各装备陆虎一型上百辆，天狼一型二百来辆，还有机械化的步兵大队。”刘典已经七十岁了，过了年就要从军中退下去了，而且是干干净净彻底的退下去了，连国会都不参合。这是湘淮系的一大损失，刘典可是迄今为止湘淮一系中唯一的国防军上将啊。手中握着军中要害的总后勤部，地位关键。但是用刘典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年近六旬，圣上不以臣老迈，许以军国之要冲，能有用武之地，已是鸿福了。不敢消望过多！

所以刘典在军中还是很受尊重的。虽然这根他接手总后勤部以后，国防军在武器上几次三番的有重大突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也只能说他是运气好。

宋祚先在军中也沉溺了很久了，虽然他是北京卫戍军区的司令员，明显的刘暹心腹，也是上将军衔，侯爵贵勋，但真论及功劳了他都比不过王国胜。

宋祚先早年随刘暹进新疆，骑兵征战上是一把好手。建国后任骑兵副司令，仅在魏明之下。但开国之战结束后的两场有大功劳的对俄战争他都没有捞得上手，他被刘暹放到了跟前。先是禁卫军，然后接替霍广成的北京卫戍军区司令的职务，一直在京中，虽简在帝心，可军人论及地位荣耀——军功才是第一位。

王国胜现在军队里的威望能一点点漫过他宋祚先，就是因为两次对俄战争，王国胜都不仅参与了，还立了大功。宋祚先却自始至终都窝在北京

城。但之前的宋祚先都要认命了。

他的脑子很聪明，眼睛不瞎，怎能看不出骑兵的地位和战斗力在一点点减弱？！

现在轻机枪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还没有普及到军队，但这一天早晚会来到。到那个时候，谁还会怕骑兵啊？他赖以成名的兵种注定是一个要一点点退出战争舞台的兵种。就像火器时代消灭了弓箭，就像骑兵时代消灭了战车。

可今天看到了装甲车和坦克车之后，宋祚先的精神陡然一振奋——这不是‘装甲车和坦克车’，这是将来战场上的骑兵。

宋祚先看到了‘骑兵’的希望。虽然战马注定会消失，但‘骑兵’不会。

“一辆装甲车的制造费用比一辆轿车的费用都高。要是配上维修零部件和燃油费，一辆华风汽车也只能顶半个装甲车。至于坦克就更贵了。”

刘暹的声音从宋祚先背后传过来。“皇上！”刘典、宋祚先向刘暹致礼。

刘暹眼睛正望着远处的青天。他脑子回忆着先前总后勤部递上来的那份绝密报表——一个装甲营的花费比装备一个步兵师也差不离。

不管是轻坦克还是装甲车，以百辆为单位的数字，都让人看了心里流血。更别说每个装甲营里配备的机械化步兵大队了。那可全是汽车载运人员、武器、装备、物资的。

一个五百人的步兵大队需要卡车五十五辆，拉人的用不了多少，拉装备，拉物资的可很多。

而且一个装甲部队从组建到训练完成，这个期间耗费的资金也是贵的令人牙疼的。反正以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一年能编练两个装甲营已经是吃力了。

刘暹初收到那份绝密报表的时候，都恨不得去挖坟掘墓，把清东陵、清西陵以及明十三陵都清理

上一遍。因为接下来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一场波及全球的海军军备竞赛就要展开了。

德国继续在蠢蠢欲动着，威廉二世一边跟英国人期期艾艾，一边加快速度清洗俾斯麦在德国政坛的力量和影响力。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元帅，德国人的大洋舰队之父——提尔皮茨，现在已经是德国海军的参谋长，进入了海军高级指挥层。他正在致力改变德国海军的战略思想，他的大舰队战略思路还没得过德**界的认可，可他已经受到了威廉二世的赏识。

而且意大利人的装甲巡洋舰设计已经较为成熟。这个果实是到了中国该要摘取的时候了。

距离上一次海战已经过去了十二年的时间，当初的主力舰早已经沦为不起眼的小军舰，中国的主力舰变成了萨克森级铁甲舰这样的大家伙。但是没有一艘过万吨的主力舰，这也是中国海军的现状。牛，也只能在北太平洋和南洋这一块地方牛。

刘暹绝对不想刺激美国人提前爆出——大白舰

队，但是英国远东舰队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压得刘暹心里沉甸甸的。已然到了不得不正式扩大海军的时候了！

第六百六十八章西海岸舰队

还记得美国的西海岸舰队吗？之前文中有提到过的。这是中国海军在北太平洋上最主要的对手，英国人的威胁还是在南洋这个后花园里。

随着夏威夷中美矛盾的逐渐激化，两边的军舰在广袤的大洋之上照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美国人把军舰开到了东京湾，中国的军舰虽然没有造访过旧金山和洛杉矶，却也在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湾游荡了不止一回，更去到过西雅图门口的温哥华岛。

美国的西海岸舰队成立以后，洛杉矶和旧金山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基地，至于阿拉斯加，就是完全弃守状态了。

但是别把美国人的‘弃守’当做他们的势弱，就在去年中俄激战正烈的时候，华盛顿调拨了田纳西号和缅因号两艘二等铁甲舰进驻了洛杉矶和旧金山。

这可不是那些无防护的巡洋舰，这两艘二等铁甲舰因为设计的原因远洋作战能力有限，但在近海防御当中可都有不错的战斗力，而且都算是大个头。前者排水量6500公吨，装备有2门12寸35倍径主炮。6门6寸速射炮，12门6磅炮和4个14寸鱼雷管。主装甲带和炮塔厚度12寸【虽然非常的窄】，输出功率8600马力，航速17节，1885年才服役，从年份上讲属于新锐战舰。可从战斗力上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但也非常不错。

缅因号的排水量则更大，有6900公吨，装备有2座斜连双联装10英寸口径后膛炮。副炮为6门单管6英寸炮，7门6磅炮。4门“哈乞开斯”1磅速射炮，另有4门1磅“德里格斯施罗德”炮。载煤量896吨。双轴推进，9293匹马力，8座锅炉，2台三胀蒸汽机，10节船速时续航力3600海里。4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全舰水密舱室214个。巡洋舰形艉、撞角形舰艏。船腰装甲厚度12英寸，甲板2~3英寸，主炮塔装甲8英寸，装甲司令塔10英寸。舱壁6英寸。船体中心线设纵向水密舱壁分隔左右机舱，并设双层船底及舭龙骨。在19世纪80年代里，

这是美国海军引以为豪的主力舰。称得上“美国版的萨克森”。

可不要以为这么说是美国人在妄自菲薄。这个时代的美国海军和他们的战舰设计，确实连一条腿走路的德国人都不如。要知道，美国的海军战舰是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二十多年的停工间断后重新开启的新路程。美国人有钱不假，但在军舰的设计上面他们现在就这么大的能耐。

田纳西号二等铁甲舰，该舰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中国版的“萨克森”级铁甲舰。如双桅杆、双烟囱、斜连炮台、上层建筑居中布置，主炮可向舰首尾方向开火，适合船头对敌作战队形。1884年10月17日铺设龙骨。1886年11月18日下水，1887年9月17日正式服役，由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建造。司令塔航海舰桥以及鹅颈式吊艇杆的布局使得“缅因”看上去要比“定远”更“现代化”一点，干舷高度似乎比“定远”略高一些。更适合远洋航行，但也有限。这两艘二等铁甲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划入近海岸防铁甲舰的。

再次之前的美国西海岸舰队的主力舰是两艘所谓的一等防护巡洋舰，也就是哥伦比亚级防护巡洋舰。相对于其它的美国战舰。哥伦比亚级的2艘战舰显得是十分另类的，他们的火力相对同等级战舰来说很弱。只有1门8寸炮，2门6寸炮和8门4寸炮。12门6磅炮。外加4个鱼雷管，防护能力也中规中矩。但是却有着高达2万1千马力的动力，最高航速21节，可谓是美国舰队中跑的最快的战舰！

一号舰“哥伦比亚”号四烟囱，二号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双烟囱。续航力极大，属于典型的通商破交袭击舰。这也是美国政府面对中国海军的策略，西海岸舰队建立之初时的定策！

此外西海岸舰队还有“丹佛”级小型防护巡洋舰，“辛辛那提”级的改进型，“辛辛那提”级小型防护巡洋舰和“蒙哥马利”级小型防护巡洋舰，各两艘。吨位一屡没超过2000公吨的。

以及一艘“奥林匹亚”号防护巡洋舰。这是美国在夏威夷感触到了中国的威胁以后赶工建造的两艘军舰。1884年就下水服役了。是在西海岸舰队成

立之前就游弋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之间的两艘军舰。他们的制造商是旧金山的联合钢铁公司。

排水量5200公吨。是美国的舰船设计师根据威廉.怀特爵士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设计的veinticinayo号穹甲巡洋舰改良而来。都是双桅双烟囱平甲板布局。舰主炮沿着中轴线布置，上层建筑非常高大巍峨。“奥林匹亚”号上共有4门203mm/35倍径火炮，安装在舰艇中轴线上艏艉炮塔内，每枚炮弹重250磅，内装115磅的炸药，威力惊人。此外还布置了10门40倍径的127毫米副炮。14门6磅炮，14门1磅炮，均布置在舷侧，这很符合海战中抢占t字形横队的战术需要，便于一侧的火力充分发挥。军舰舷侧装有滑动的铁门，只要将其滑开，炮口就会探出去，然后即可进行射击。

此外，舰上还有4挺国防军十分熟悉的转管机枪——加特林机枪。甚至还有一门山炮用于登陆后在陆地上使用。完全是一座海上的炮库，火力非常强大。以及最后的四个14吋鱼雷管。

美国的西海岸舰队如此的实力谁要还说弱小，

整个东方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军舰全都绑在一块都会比不上。就这样的实力了，美国人还不放心的加来了两艘二等铁甲舰。

刘暹真的只有集中起全部的中国海军主力，才能有决胜西海岸舰队的希望。毕竟这些年中国在主力舰上根本没有突破，只有那五艘主力铁甲舰。

而且刘暹已经接到军情局传来的消息——美国很可能已经在暗中制造大型的装甲巡洋舰了。刘暹是不得不跟进！他不可能看着美国西海岸舰队强大了以后，在夏威夷搞政变。

“这几年咱们跟意大利在军舰制造上合作不错。埃德阿尔特.马斯第奥手中的那一套装甲巡洋舰设计图海军已经拿到半年了。也没挑出什么毛病来，那就先制造两艘试一试。一艘维持原图，另一艘做适当的调整。像水管锅炉和飞剪艏，都装上。还有外表钢甲。用那最好的镍合金钢。”

刘暹对海军的扩建始终都握着决定权。拿那些三四千吨的小型巡洋舰练手，积累的经验已经不少

了，是到建造大家伙的时候了。至少从设计图纸来看，这加里波第级的装甲巡洋舰零部件，中国国内是都能够自产自造。

刘暹在对此作出决定的时候并没有回避刘盛。他十八岁的生日已经过了，刘暹考虑着年后就给他正式册封太子。但接下来的战争他是不会要刘盛进入陆海军的。

这不是在培养帝国的继承人。刘盛本人呢，因为刘暹自小的有意‘规劝’，对于陆军和海军也都不怎么热情。按理说，自己的父皇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怎么光辉的痕迹，刘暹的儿子应该对军事和战争充满兴趣的。

就像刘暹的第三子、第四子和第五子，诸多儿子当中，这三个是最热情战争的。而且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钟爱陆军。倒是朝中有些陆军名将的儿子报名参加了海军军校。

“父皇看看儿臣的这次实验结果。”侍从离开后，之前安静的待在刘暹身边的皇长子，欢喜的拿

出了一页纸，上面附带的有一张飞艇的照片。纸上则写满了一组组的实验数据。从飞艇的大小到发动机马力的不同，再到由此而产生出的不同飞行速度、承载重量。

刘暹没有培养皇长子对于海陆军的兴趣，他培养的是空军的兴趣。刘暹给了他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人手、物力，让自己的大儿子大胆的去试验、制造飞艇。

现在这个时代，飞艇在中国的出现时机已经成熟。应用到军事上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它们会是飞机出现前的代替品，会是最早的轰炸机。

早在1884年，法**官路纳德和克里布就制造了一艘“法兰西”号飞艇，长51米，前部最大直径8.4米，用蓄电池供电的电动机作动力。8月9日凌晨4点，在法国科学院观察员的陪同下解缆试航。飞艇先向南飞行，然后向凡尔赛宫飞去在离开出发点4公里处返航。在高度300米处打开放气阀门排氢降落，在降落中多次前后转动，以对准着陆点。飞艇到达80米高度时，丢下缆绳由地面拉降固定。试飞

历时25分钟，飞行速度最高达每小时24公里。这是人类第一艘能操纵的飞艇。

刘盛作为中国的皇储，现在的皇长子，他手上有着一切适用于飞艇的资源。刘暹可不认为菲迪南德.格拉夫.齐柏林这个德军的退役将军，手心里能握着比自己大儿子还要多的资本，

所以他就慢慢的等待。等待自己的儿子把爱好变成一个个巨大的飞艇。刘盛大学毕业后会进入军队，进入那时候已经组建起来的飞艇军队。他会作为这支军队的缔造者出现在国人的眼前。

第六百六十九章发展中之中国

时光流转，转到了1892年，转到了新秦十六年。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个中国已经再也看不到第三次中俄战争留下的痕迹了。遥远的西疆，大地播种，人们的脸上留露着欢喜的笑，这些已经归化为国人的中亚人，脑海并没有忘去战争，只是把战争和沙俄带给他们的创伤深深的迈进了心底。

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税赋再度有了一波增长高峰，现在一年的国税收入已经达到了500亿元，加上地方税，全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会超过700亿的。

可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国家财政赤字却丝毫不减减少。中国在今年秋季，国家财政赤字破550亿，现在依旧朝着600亿的高度一路狂奔。

因为国家收入高了，开销更高。这两年国家在

不停地更新换代着陆海军的新式武备，这两年国家始终在大跨步发展的地方的新式学校、新式教育，这两年国家军队的总兵力在飞速的增长，这两年地方上又一次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发电站，这两年所有国家财政人员的工资在一路拔高！因为白银的价格在1891年又一次迎来了一波世界性的大滑坡。

银价在19世纪后半段不住的在往下滑，这个事实只要对晚清历史了解一些的人就都知道。刘暹也清楚地很。所以他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货币价值跟粮食挂钩，都要跟白银脱开。

香港交易所的银元与英镑的交易价格。在70年代开始，一英镑还只能兑换四块银元。可到了70年代中。一英镑就能兑换三两白银了。而三两白银兑换银元的话，是价值4.5块银元的。然后世界银价进入了一段平稳期。一直在一英镑对三两白银或是五块银元这个位置来回晃荡，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货币国家中国一直对外保持着胜利。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次中俄战争结束，白银

价格很快就世界性的下跌了11%。中俄第三次战争开始以后，白银价格有了一年多的短期回升，因为那个时候兰德金矿被发现了。但在1891年，再度迅速跌幅超过15%。原因是什么不问也清楚。

现在能够操纵世界金银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人还不是老美，而是欧洲的那些古老大鳄。

中国是他们瞄准的一块肥肉。可是这些玩金融玩了几百年的人也没有见识过把货币价值跟粮食挂钩的政府，所以他们在国家权力之上的中国根本没有赚取到什么便宜。

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后，他们为什么还不知悔改呢？这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收割不了中国，实际上还有大片的硕果可以供他们享用呢。

现在世界各国多是金银双本位制，国家规定了一个金银互换的比例，而民间市场显然也有这样一个比例，国家制定的比例明显缺乏弹性，也就是说不能快速按照金银间实际价值进行调整。

从而导致了大家都去争抢金币，熔化后收藏，从而让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而银币则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导致其价值不断贬值。从而有了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之后国家实行了跛行本位制，自此银币沦为金币的附属货币。

欧洲人喜欢黄金，所有人都喜欢黄金。当金银同时流通时，人们对黄金的喜爱也会导致金银实际价值的失调。如果政府控制不当，银币泛滥，白银也就在人们的心底变得不值钱了。

中国的纸币跟贵金属之间是不能直接兑换的。但100华元可值一块银元的概念已经印入了所有国人的脑子里。甚至外国人也拿这个比值来带入华元与自家货币的比率当中。现在银价暴跌。华元自身是不可能跟着暴跌的，但外国人还是趁机调整了华元与国外国币的兑换比值。虽然这些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可一些进口到中国的外国器械就以此为依据，纷纷提高价格。本来一万块就能买到的。现在要价一万一。

国内的银价、金价也跟着进行了调整的，自然

是调低金银价格的。金银的价格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并不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中国人早就从心底里接受了华元，接受了纸币，许多人家里即使还握着真金白银，也慢慢的把真金白银同‘钱’这个概念脱离了等号。真金白银是过重物品，能卖到很多钱，但它们不是钱。

所以金银价格的调整并不能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反而是进口商品的提价引得诸多国货跟着提高了价格，从而在国内引起了一波涨价**。政府也就只能顺应潮流给公职人员提高薪水了。

反正国家七百亿的财政总收入是不够花的。即使国家又多了一个电力总公司，这么个纳税盈利大户，但要把电网铺开全国，投入也是令内阁肉疼的。

黄河已经开始建立水电站了，珠江流域，淮河流域，岷江、长江等等，这些水利项目的投入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纵然国家敞开了口对外招募民间资金参与投入建设，那发展银行、建设银行的水利债权也是成打成打的往外卖。

两年时间的变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砻谷机、卡车等工农业设备已经在全国省份出现。这些现代农业机械，速度快，犁的深，省时省力，给中国的农业真的是插上了一对腾飞的翅膀。

尤其是在东北和新疆，前者真正的成为了中国的北大仓，只看这两年北地的粮食价格不断在下降，朝鲜的粮价也跌落了近10%，就知道这个‘北大仓’的厉害了。

在新疆则是棉花种植。这是刘暹对新疆的‘农业定位’，这里的棉花在后世的中国可谓赫赫有名。2010以前，那每年涌入新疆的采棉大军都是数以十万计。当然，棉花种植也少不了乌兹别克的，这里可也是赫赫有名的‘白金之国’啊。中亚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棉花产量占前苏联的70%，并且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类似于新疆棉，马克隆值为3.5-4.9，马值比较好，纤维长度长，内值比较好，短绒率低，光泽好，可纺40支以上的纱。

当然，对比中亚，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投资更

大。这里已经成为腹地了么。新疆省的面积扩大，新疆的瓜果随着火车的运载，一车车的涌入内地。现在就是两广地区，都有新疆的哈密瓜、干果买了。且除了棉花，新疆还有油料、甜菜、麻类、烟叶、药材、蚕茧等众多经济作为。

国防军彻底统治新疆的这些年里，蚕茧的产量已达120吨，比之初增长了5倍。——别以为新疆没有丝绸，“传丝公主”的传说在新疆流传了两年前。古老的木版画上，一位来自未央宫中的少女，把蚕茧藏在发髻中，躲过卫兵的盘查，远嫁西域于阗国。

新疆和田养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开辟之初，其植桑、养蚕、缫丝等丝绸生产技术均来源于中原。甚至从编织技巧来看，新疆的‘艾德莱斯’很有可能是“丝绸之府”杭州蒲绸的“近亲”。

而且这两年新疆的粮食产量也连年破表。小麦、玉米为大宗，全疆大多数地区均可以种植，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90%以上。尤其是现今

彻底安全了的伊犁谷地。这里气候温和，雨水较多，土地肥沃，更宜谷麦生长，之前就有“新疆粮仓”之称，现在更是新疆粮食的主要产地。

反正对比1889年的人口大普查来，现在全国的在籍总人口超过了五万万伍仟万人，比之多出了七千万，但人均粮食不降反升，从1889年的人均一年290公斤增长到现在的人均一年320公斤。这可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

毕竟经济以农为本，农业以粮为重，百姓以食为天。

在新秦一统天下的初始——1880年，全国统计的人均年平均粮食只有200斤。其中包括的可不只是细粮。

原因很简单，长期处于刀兵战火之中，人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环境不安定，粮食自然就不能自给，温饱难以解决。那个时候若非国朝大力从阮朝、暹罗等地进口大米，中国的复苏都要迟缓上两三年。

那河南省，作为后世闻名的农业重地，国朝成立初期，全省粮食总产仅有一千万石，看起来很多很多是不？你要想一想河南有多少人口。虽说那时候正遭着灾。可到了1880年，灾情彻底消失了，大局也彻底稳定，河南那年全省的粮食产量一跃就蹦到了九千万石。勉强能糊住一省人的嘴了，虽然它还是粮食调入省份。可这也能见到战乱、兵灾对地方经济的危害了。

刘暹还让农业部组织专家着手做‘杂交水稻’，这个他认知中并不复杂的研究，但他显然是想当然了。好几个年头过去了，农业部根本没能拿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成果来。

中国的铁路建设正在向着四万里迈进，最多后年，目标就会被重新树立在五万里的高度上。再有中国的钢铁业这几年中也有了极大发展，去年的产量已经超过了七百万吨，张守炎在当初的自己的施政报告中说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他要把中国的钢铁产量推过八百万吨！这个目标很显然是要实现了！

第六百七十章追赶的日本！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是让刘暹高兴地。

现今中国的钢铁产量排在世界第四，次于美国、德国、英国；煤炭产量排在世界第三，低于美国、英国。

国家的经济总产值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已经在经济体重量上超过了英国。当然，这个英国并不连带它那庞大的殖民地。要是算上了这点，休说是英国，法国也能压得中国死死地。德国也可以跟中国佼佼真！

这一年，意大利人的加里波第级装甲巡洋舰也终于开始铺设龙骨了。但他们只建造了一艘，明显是在练手。同时也在跟美国人购买哈维装甲的使用权！

哈维装甲是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最好装甲。在1891年和1892年横扫了美英的所有穿甲弹，并在

德国的试验里打败了克鲁伯穿甲弹，炮弹都被破碎掉，相对之前的最好的复合钢甲，具备2.0的系数优势，也就是把之前萨克森级的装甲带换成哈维装甲，同等防护力的情况下可以厚度降低上一半！

于是哈维的专利迅速在装甲垄断机构内流行，英国的5大装甲商，意大利的terni，奥国的witkowitz，还有法国的装甲厂商都购买了哈维的专利。

没人知道中国人搞得镍合金钢并不比哈维装甲弱，也没人知道中国人现在正和克虏伯一起出大把的资金资助汉斯，研究自己的渗碳表面硬化的镍铬合金钢工艺，研究刘暹所熟知的克虏伯装甲钢。那是6英寸的克虏伯钢甲相当于16英寸的熟铁装甲。那是相当于2.66倍厚度的系数。

用最浅白的语言来表示：

美国哈维钢。渗碳表面硬化的镍合金钢，6英寸的哈维装甲防御能力相当于10英寸复合装甲。

德国克虏伯钢。渗碳表面硬化的镍铬合金钢，6英寸厚的克虏伯装甲防护能力相当于7.5英寸哈维钢甲。或是12.5英寸复合装甲，或是16英寸的熟铁装甲。

这东西真的不是你知道个名字，有资金就可以做出来的成果。这更需要底蕴和足够的科研力量！不然刘暹脑子傻了才会去跟克虏伯合伙搭班子。

所以这些硬实力，配上国防军大破沙俄的实例，中国这两年的声势是越发威隆。

中国下饺子一样爆出了四艘加里波第级的装甲巡洋舰，全是七八千吨的大家伙，特别是今年的这两艘改进型，一艘排水量7800公吨，另一艘直接跨过了八千吨门槛。排水量达到了8200吨，满装排水量直往8700吨飚。

飞剪艏的效应得到了良好体现，速度比之原版的加里波第要快上一点。水管锅炉的效应更不需要多说。突破压力限制，可满足2.5mpa以上的供汽要求。与火管锅炉对比，唯一的缺陷就是体积大了

些。在同等出力下，外形与设备重量均低于火管锅炉，可体积较大，要更多的空间用于布置过热器。

中国海军两年时间建造了四艘如此吨位的装甲巡洋舰，刺激的美国连忙推出了自家的大型装甲巡洋舰。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又一次掀起了反、华浪潮。在欧洲，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交相辉映，不时的出现在报纸舆论中。

中国海军的下一艘装甲巡洋舰。也是第一艘突破了万吨级的铁甲战舰，还在紧张的设计当中。不出意外，到了明年的夏天时。在今年的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全部建成下水的时候，就该铺设龙骨了。

刘暹还在命令石景山抓紧研究蒸汽轮机。在欧洲。1882年时，瑞典的c.g.pde拉瓦尔就制成第一台5马力（3.67千瓦）的单级冲动式汽轮机。并解决了有关的喷嘴设计和强度设计问题。1884年。英国的c.a.帕森斯制成第一台10马力（7.35千瓦）的单级反动式汽轮机。这台汽轮机的功率和效率在那个时候全都占据着领先地位。

刘暹还没异想天开到这个时候就搞出适用于军舰上的大功率蒸汽机轮，干什么都要一步步的来，一步步的走。19世纪最后的十年，科技的大发展为世界海军的下一步突破性革新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没这十年时间积累下的技术，横行大洋三十五年的无畏舰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的医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刘暹手中有钱了，他在知道银价会跌的情况下，秦氏财团要是还赚不了钱，真就是废物了。何况南非的黄金这些年头也在补充着国库，别看中国财政赤字有着六百亿的大亏空，这却并不意味着国家没钱，更不意味着刘暹本身手心里没钱。只现下的秦氏财团的资本，超过1000亿绰绰有余。银行、铁路、电力、机器制造、进出口贸易，什么赚钱，秦氏财团做什么，对了还有地皮。现在资产超过1000亿华元真心不多。

可是，皇室的钱是皇帝的，国家的钱却不是皇帝的。这个性质和概念都是不一样的。

中国皇帝虽然一直来就自诩天下都是朕的，但内帑的设立却在秦汉时候就有了。而中国朝堂如何

判断一个皇帝是否英明，看皇帝是从内帑自己的口袋里拿钱犒赏大臣、军队，自我开销，还是从国库里尅钱拿给自己花，就是一个很明白的衡量。

刘暹不会从国库里拿钱的，即使那年财政收入百分之一的皇室合法收入，皇室都长长不领。但刘暹一定要国库里开张白条。他手里有钱！

皇室的钱虽然不会给国库，但刘暹成立的希望慈善基金会，每年却播撒大把的真金白银在教育和医疗上。刘暹建立了多座医学院、卫校，并组织国内的中西医大拿们合力编撰《基层医生手册》。他是知道新中国初期那本发行量仅次于《毛、太祖选集》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赤脚医生手册》的。那本先后被翻译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21世纪，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图文并茂。堪称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清晰

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

刘暹都还记得度娘是那般评价这本宝书的——那时候。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本书，很方便。当时小孩子经常犯一些小毛病，家长大人就习惯从手册里找对策，像积食了怎样捏脊；出水痘了怎么办；得了口疮用什么药，都是从手册里学的。

在近半个世纪里，它不仅在极度贫困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

极其高的评价，极其有价值的一本宝书。可惜刘暹不是学医的，只看过目录。还是度娘百科的时候随着瞅了一眼。

这时，刘暹召集了一批中西医大拿。让这些人依照他列下的一个表录，来编撰内容，也要求图文并茂，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

一章常见症状的诊断与处理

二章小儿常见病

三章急病处理

四章怎样预防疾病

五章怎样认识和治疗疾病

六章针灸与推拿

七章西医疗法

八章常用中草药

九章意外伤害救护与注意事项

十章传染病

十一章寄生虫病

十二章内科疾病

十三章妇女病和接生常识

十四章外科疾病

十五章伤科

十六章眼病

十七章耳鼻咽喉病及口腔病

十八章皮肤病

十九章附篇

这个表录可不是刘暹一个人能列下来的，这还包括着他身边的御医。也是和几人之力，把这个搞了出来，囊括甚是全面，覆盖了日常几乎能够遇到的全部问题。

这本书的编撰用去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在新秦16年，就正式成为了全部医学学校的通用书籍了。且还真如原时空的《赤脚医生手册》一样，迅速在

全国范围内都销售火爆了。

定价只有十二元的一本书，有几个家庭是买不起的？可不要轻视了刘暹在中国的威望。这本书是他召集人手。出资编纂的，那天然的就等于做了大大的广告。就好比后世央视一套天天19点58分搞宣传一样。一上市，第一版印10万册。就被百姓们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200万册还要多，这就是后话了。

刘暹该拨款二十亿给下面的省府地方。专门用于建卫校，日后他还会拨款给地方乡村建立农村卫生站、卫生点。他虽然不会因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疗力量集中在城镇而勃然大怒，却也挂心数亿乡村农民的医疗卫生。

还有那乡村小学。举国五万万伍仟万人，每年该上学的适龄儿童至少有六百万，即使一所学校三百人，也需要两万所学校。可现在全国上下的新式小学有五千所吗？可能有。但绝对不会达到一万所。中国的文盲比率还依旧很高。而英国现在已经施行小学阶段的全国义务教育了。

这就是中国跟英法等老牌帝国的差距所在。虽然这些年中国的文盲率在一路走低，已经降到了70%以下，但刘暹看了一边小日本的新式教育进度之后，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早在刘暹修理小日本那一年，1873（明治6）年，日本就有新式小学12558，教师25531，学生1145802。适龄儿童入学率接近30%，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去年东京日本政府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超过了50%，其中男性适龄儿童数学里为66.72%，女性的为32.23%。这两个数字可是远超现在的中国的。当然了，在总体上和高端技术上，日本是远不如现在的中国。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

别看现在中国已经彻底压制了日本，但照如今这情况发展下去，一百年后的南北日本，如果还没有统一的话，真有可能变成亚洲的荷兰和比利时。

第六百七十一章一场持久的文化战争

随着新式教育全面铺开的还有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普及工作。这两样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前者早在中国就有，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楷书的减笔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期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由是被称之为俗体字。

刘暹很清楚繁体字有多么难写，那复杂的笔画用毛笔来书写，是能死人的。这方面他最感觉鲜明的例子就是他自己，那当初穿越后，直接变成了一个半文盲。一手毛笔字跟龟爬的一样儿。穿越两三年了，一应文书都是要范德榜代笔。他自己在军营里的文书往来，是他特意招来的石墨制成的简易铅笔。

简体字比繁体字有太多的便易了。唯一的不好之处可能就是在书法美观上，亦或是某些文字真的

能够观出文化传承、演绎来。但这点好处跟百姓的扫盲运动和学生的学习开展比起来，就变得不值一提。简体字让这些比繁体字变得更加高效。只此效应，简繁之争就胜负已定。

但是推行依旧由很大的阻碍。毕竟如今社会的成功人士们，都是写着繁体字成才成人的。

山东济南某公立小学里，一位老师正在黑板上写着简体字，边写边向自己的学生介绍简化汉字：“同学们，以后‘上課’、‘上學’就可以写成‘上课’、‘上学’了。大家看，是不是简单了很多呀？”学生们眼睛全部发亮，高兴得鼓起掌来。

“今后啊。咱们再写字，就要写这样的字。朝廷颁布了法令。简化字体笔画，大家。以后就能更方便轻松的学习和写字。”

“现在老师在黑板上会抄下《简化字总表》，同学们也跟着每人抄写一份……”

整个简化汉字的推行过程当中，北方和西南是比较容易的，广东、湖广和江南是很艰难的。艰难的让刘暹有种打仗的感觉，虽然这确实是一场‘文化的战争’。

这些地方很多的文人墨客和大儒学者，对于简化汉字很不感冒。他们认为繁体字是中国祖先几千年来积累的精华，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字都是有含义的，而简化汉字时。把一些有意义的繁体字简化的没有意义了。所以简化汉字在这些地方学校里的推广力度是有限的，报纸上就更不用多提了。报业是讲效益的，他们可不敢冒着销量大跌，影响力大挫的风险来支持国家的号召。倒是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的‘无、产阶级’真正的保持了自我的先进性。上海浦东某一夜校的学习班里，里坐满了参加扫盲补习班的工人师傅，说道这简化汉字，不止一位工人师傅站起来，高兴地称赞简体字。其中一人更是举了例子，说：“‘體、慶、巖、關、盡、邊’这几字。学了半年总记不住，现在简化成‘体、庆、岩、开、尽、边’，轻轻松松就记住了。”

“可不是，之前俺一晚上才学会十个字就高兴地了不得了。现在这才一个小时。我就记住了二十个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儿也高兴的对教员说道。

这些干工吃饭的劳动人民，不会讲什么文化精髓和传统，他们讲的是实效。那一种字能让他们最快的学习、使用了。他们支持的就是那一种。

但是这些人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微乎其微的。就连成为了半公半民性质的工友会。随着这些年工人、童工、女工各方面福利、伤病、保护政策和法律的一一下达，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随着政府机构的严密与强势，也再没有先前时候的威风了。

刘暹在举国上下的威望，可能真的不逊色于红朝太祖多少，但是整个朝廷，整个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比之红朝开国时期差的就太多了。简体字推广工作还有的时间要用。

倒是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普及工作展开的很好。出现已经小二十个年头的汉语拼音早就用事实证明

了自己的‘能力’——先学拼音的孩子一年能认识1000个以上的汉字，后学拼音的孩子只能认识600多个，而不学习汉语拼音的孩子一年能书写二三百个汉字就是不错了。几乎是一半一半的向下差。

还有那些标记了拼音的课外阅读书籍，一年下来，学拼音的孩子课外阅读量能够达到5万字，而不学拼音的孩子只有1万到1.5万字。

拼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国家各处的图书馆也采用了拼音的编序和检索方法，工作效率很是提高了许多。这比那偏旁部首和笔画来编序可好多了。它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检索方法。据一个图书馆统计，在同等熟练程度的条件下，过去按汉字笔画编排1000张书签的时间，按拼音字母可以编排3500张；过去按笔画查200种书名的时间，按音序可以查700-750种。总之，编排书签和使用书签查书的效率都提高了至少三倍。而且，由于拼音字母的规律性强，不易排错，在同等熟练程度的人员操作的时候，编排的错误率能减少了70-80%。

就是188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就第一次加入了汉语拼音检字法，受到了一致好评。江南之地诸多的文人墨客也没在这上面起嘀咕，原因刘暹很清楚。汉语拼音等同朝廷现今提倡的官话——普通话。

刘家的新秦，可没有什么南直隶、北直隶，没有什么南京官话做国语，一切以普通话为准。而对于诸多的文人墨客们来说，不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官话，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汉语拼音在南方推广很快，简化字则相对缓慢的多。

刘暹又不准备用强硬手段，就只这么一点点来了。最多到下一任内阁的时候，修改一下新闻法，规定所有出版书籍、报刊、文字等等，一律要规范用字。是的，规范用字！

……

吉尔吉斯山下。

一个去年夏天才新设立的县，一个全县人口都没有五万人的县。

这是一个崭新的县，却也是一个复杂的县。因为这里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五万人口，有当地的吉尔吉斯土著，有些许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南疆的国人，占了总人口将近四成的汉人，上万名从建设兵团中出来的旗人和原汉奸，现在他们被统一归类为满人。放到一百年前，能成为一个满人在大清朝可是有个大说头的，那叫做抬旗！是一族人的光荣。可现在，那只是说明他们不配再为汉人了。

然后就是万里迢迢从东面大汉上送过来的几千和族人。和族——这是新秦帝国对国内那些愿意归化的日本人确认的民族命名。本人是准备叫倭人的，刘暹也打算这么命名，结果被手下劝阻了。‘倭’这个词虽然是小日本的老号，但确实不好听，文意不好。如此命令的话日本人可谓是一种折辱，中国没必要这么做，也不应该这么做。这些愿意归化的和族人可都是为新秦立下过功勋苦劳的。

刘暹想了想，虽然内心里膈应的啧，但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不管他前世对日本抱有再多的痛恨和杀意【看看那些当年留下的照片】，今世的日本人对中国可一点没有作孽。

中国的对手早就不是小鬼子了，而是整个西方世界。日本彻底的被踩在了脚下，刘暹若一直把前世的情节耿耿于怀，在外人眼中不但显得很不讲理，他自己也觉得这么做不好——自己也太把小日本当一回事儿了。

在外人看来，刘暹如此的对日本‘念念不忘’，真就是太看得起日本了。所以，倭人就变成了和族人。

现今归化中国的和族人大概在四十万人，几乎都是挺身队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另外在南洋和夏威夷被中国收拢在手中的日本人也有十万人上下。这些中都没算上在中国做工和学习的日本人数。这些日本人的数量并不太多，但却是日本的精华。

吉尔吉斯山下的这片土地是一块很肥沃的土

地，水源也充足。每年春夏时候，山上融化的雪水都能滋润着这片土地。这里本来是一片牧场。但在占据这片土地的中国人看来，这么好的地方当牧场太亏了。

所以中国政府在这里设县，所以这个先才少少的五万人，还分了这么多民族。

也所以，这个被命名为明石县的地方需要白手起家，把一切都空白开始建设。

就在明石县一条大河边上，县里的县令正在一群老百姓面前做着动员，他站在一块石头上，用最真挚的感情对齐聚于此的乡亲们说道：“乡亲们，别说每天出工都有补贴钱粮，就是没有补贴钱粮大家伙也都要上！所有人都上工地，大家一起都干！好好干！干好了，幸福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这修好了水坝，得利的是咱们自己！

咱们干活不是为别人干的，是为我们自己干的。

大家的地就在这条河边上。今年的春汛、夏洪，大家都看到了，不建这道堤坝，乡亲们的日子就不会好过。咱们把这条河给治好了，我们将来的日子就好了……”

第六百七十二章日不落帝国的荣光

明石县令功名不高，只是一个科场最基层的秀才出身。自身出自农户，不善夸夸其谈，不然也不会被人扔到了明石这里来。说话语句之间没啥文采，可是字字都落在了百姓的心坎里。

“余大人，别磨叽拉，你说干啥就干啥，俺们听你的。这破烂河沟子，今春可是把俺们给祸害了，俺们清楚着哩。”一个汉人村长说道。

整个明石县单独民族的村落没几个，多是多民族混居。就像刚才余保国说话的时候，就有县里的干事在用哈萨语、日语、乌兹别克语、新疆土著语分别大声叫喊着。

对于这些边疆新土，别说推行简化汉字了，很多人连汉话都不会说呢。这里的‘移风易俗’更麻烦。

余保国没跟这说话不恭敬的村长较真。这村长

虽然没品没阶，可却是退伍的战士。说不定军中故旧，就有是自己惹不起的呢。边疆省份的村长可都兼任着民兵队长的。这些村官都是明石县最基础的武装力量的一线指挥官。

“对，朝廷说咋干俺们就咋干。朝廷总不会拿出钱粮来让老百姓白忙活。”

“余大人的话说的有力。这活儿是给咱们自己干的，谁家要是不出工，俺老王和他没完！”

“谁家敢不出工？！不怕日后招人戳脊梁骨啊……”又一个半百老头开了口。余保国脸上带满了笑。有这些老人开口，汉人就没问题了。汉人没问题，整个就都没问题了。

“县令大人。是仁慈的皇帝陛下给我等小民分了田地，给各家各户分了农具。粮食，牲畜。良种，布匹，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一切。吉田家万分感激至仁至慈至高无上的大皇帝陛下的恩德。

昔年在东瀛，吉田一门人费心劳力，辛苦一

年，不得年末一饭每餐。今日与明石，得皇帝陛下的恩德仁慈，吉田家五口人终尝到饱食之味，皇帝陛下之恩德倾尽所有不能报答。

分八十六亩地。两马一牛五羊，有恒产也。忆昔年家无立锥之地，天高地厚之恩德也。

吉田家五口男女老幼全部上堤，不求一文一粮，只求尽自己一家的微薄之力回报皇帝陛下的仁慈恩德以万一。”

余保国看着眼前这个年纪也在半百的和族人，满脸泪流的和族人，内心里觉得和族人爱夸大和激动的传闻果然是真的。但同时内心里也非常受用这归化之外族人的感觉。眼前的吉田老人汉话说的还不很清楚，可话语中的坚定，真让余保国心里烫慰。皇帝的好没有白给自己外人。终究是知道感恩的。

“县令大人尽可放心五一三村。这里谁家敢不出力，敢散言诋毁皇帝陛下和朝廷官府的，吉田五月必一刀斩其首级，然后剖腹于县令大人身前。”

“这种人良心大大的坏了。杀叽叽——”

“杀叽叽——”

十几个和族人涌到人群的最前面，一面叫嚣着对着余保国表忠心，一面用凶恶恶的眼睛扫荡着身后的人。

“对！都去。都去！谁不去先砸了他狗头！”汉人们沸腾起来了。余保国也就忽略了和族人这略有些‘狐假虎威’的用意。他眼睛可是看到了，那些和族人用眼神凶恶的扫视着那些土著的时候。后者人群中可是有不少横眉怒目表示不忿的。对压制这些土著相比，和族人就是忠犬了。

明石县只是一个缩影。这时的安西、北庭两省，所有村庄、乡、镇、城市都是这样的一派干劲冲天的场面。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儿，不需要动员，他们自己就会赶着来干。

而与西疆边界省府热火朝天的干劲不同，南洋地区这个时间里却是一片风声鹤唳。

因为吉隆坡甲必丹，年纪刚刚五十五岁的叶亚来死了。这个年龄是非常轻的，所以传出了叶亚来是非正常死亡的传闻。即使英国殖民政府对叶亚来的死表示了非常郑重的致意，政府停止办公并下半旗致哀。出殡之日，衙署各部停止办公哀悼，高级官员全体参加殡仪行列，居民莫不同声痛惜，参政司罗郲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亚来，其中谈到："由于甲必丹叶亚来之死，使政府失去一位最忠实的干员，而本人则失去一位敬佩的良友"。可这并不能消去叶亚来之死全部的坏的一面的影响。同时对于吉隆坡今后的控制权，中英两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困于当地的华人团，英国殖民政府和殖民军并不敢硬来。他们于是出动了停留在新加坡的远东舰队——封锁马六甲海峡！对中方商船频频找茬，甚至直接扣留。打算以此作为资本逼迫中方退让。

这是很正常的谋算。虽然英国的远东舰队就单

独战力而言并不比中国的南洋舰队强大了，但安达曼群岛那里游弋的可还有英国人的东印度舰队呢。

只是英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现在情绪极为的烦躁，昨天中午他就接到了槟港发来的消息——一艘中方的鱼雷艇在槟港外海停留了一个小时之久，然后向着正北方向驶去了卡里马塔海峡。荷兰人派出快艇尾缀，那艘中方的鱼雷艇确确实实朝着北方一往无回了。

英国人在坤甸的眼线回报，坤甸港口并没有发现新的鱼雷艇出现。

于是，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就严令菲利普斯必须扑捉到这艘小小的鱼雷艇——这是对大英帝国尊严的挑衅。不严厉打击，只会让中国人小瞧大英帝国。于是菲利普斯和他手下的军舰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整晚持续的搜索让他一宿没睡，直到天明，疲惫不堪的舰队已经将周边海域都搜索了个底朝天，别说鱼雷艇，就连小舢板渔船也没能发现一个不对的。

菲利普斯感觉很没面子，但他真的觉得总督阁下的命令并没有错——在吉隆坡争议期间，真的任何疏忽大意都要不得。中国人的任何挑衅都必须严厉的镇压下去！

而且他是上半年才刚刚履新上任的新人，接替了李查理中将担任远东舰队的指挥官，这样的判断失误，对他在舰队中树立自己的威信是个不小的挫折。但是这也同时激发了他的强烈好奇心，中国人的鱼雷艇到哪了？难道他们能够取得对远东舰队的精确定位？菲利普斯中间百思不得其解，对此纠结不已。

当伦敦白厅的指示通过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辅政司传达而至之时，菲利普斯迅速下令，远东舰队全军组成战斗编队，通过卡里马塔海峡，直入坤甸！

他现在奉命封锁中国人在南洋的第一大港口坤甸。

同时，新加坡的海峡海峡殖民地辅政司威廉.爱德华.麦士威总督在新加坡的报纸上还公开做了‘提

醒’：

“大英帝国的军舰始终是保卫大英帝国利益的永恒之枪。任何打算和已经侵犯大英帝国利益的‘敌人’都将被永恒之枪射中。在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面前化为粉齑！”

——永恒之枪，北欧神话中传说的神器，北欧诸神的主神奥丁手中的银枪，。传说只要投出此枪，边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都将在枪口下被贯穿身体而死。而在射杀敌人后，这把枪又会奇迹般的返回主人奥丁之手。

威廉.爱德华.麦士威的这两句话自然是威吓，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话在两国博弈的大环境下并不怎么管用。海峡海峡殖民地辅政司是一个份量很重的位置，如果是对暹罗，之前的越南，日本，威廉.爱德华.麦士威的身份已经足够了。可他现在面对的是强大的中国！

虽然这番话充分表现了大英帝国作为世界霸主的骄傲与自信。但在威廉.爱德华.麦士威看来，自己

这番话不被中国人看在眼中的几率要远远大于真的威吓住了中国人的几率。所以他需要菲利普斯中将表现出远东舰队的实力。他要让中国明白，区区远东舰队，一支大英帝国海军当中最弱的分舰队，就拥有着不比他们海军主力弱的实力。

什么是世界霸主，大英帝国为什么称雄地球，这就是资本！这就是大英帝国不可战胜的海上霸权。

这是一种并不盲目的自大。中国这些年来不见大发展的海军实在不是英国人的对手。纵然在南非中英现在还是盟友。但南非是南非，南洋是南洋。大海之上，大英帝国完全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傲娇。

中国两年来连续建造了四艘装甲巡洋舰，大英帝国一边担心的同时，另一边正在极力向中国表明一种毫无压力的傲然姿态。

英国殖民地遍及于五大洲，“日不落帝国”之称并不虚假，且其雄厚的海洋实力凌驾于世界各

国。

1.大西洋舰队，2.地中海舰队，3.南非舰队，4.东非舰队，5.海角舰队，6.东印度舰队，7.西印度舰队，8.北美舰队，9.太平洋舰队，10.远东舰队。

每一支舰队的成立都非随随便便就设立的，这些是从十八世纪逐渐演变而来。其兵力的大小和军舰的多寡，也是依据世界环境而定，并无定制。这些才是刘暹这些年对英国始终保持克制的根本！

第六百七十三章他要战，那就打！

坤甸，中国在南洋最大贸易口岸，最大港口城市。但这个港口并非是临海的，而是在婆罗洲岛西岸卡普阿斯河汊流与兰达河合流点，离河口23公里，河阔水深，可直通海轮。

现在卡普阿斯河与兰达河已经被更名为澜河和昆江。因为之前的名字是荷兰语的叫法，现在婆罗洲归了中国，自然就要换成中国的名号了。

卡普阿斯河地属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店铺降雨丰富，没有明显的旱季，年降雨量在2600mm以上，又因为河面宽阔，所以命名为——澜河！

兰达河被唤作昆江则是因为它河心处有个小岛被命名为了坤岛，坤通昆，所以就有了昆江。

此处炮台林立，防守森严。虽然坤甸是整个南洋经贸里都十分重要的一个港口。

但就比如今天，当河口炮台拉响了战斗警报以后，飞快的各个炮台的海防兵们就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当菲利普斯带着大英帝国远东舰队的主力军舰一个接一个的从海平面下跃出来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就是刺猬一样竖起了防御的中国海防兵。

拢共十四艘军舰，最大的巨人号铁甲舰，标准排水量9150吨，舰长100米，舰宽20.7米的巨人号铁甲舰，跟一座小山一样耸立在了河口正中央。

两座305mm25倍径的双联装主炮塔，黑洞洞的炮口也笔直的对向了坤甸。大英帝国的海军旗帜在桅杆上高高的飘扬。

作为兰芳总督的刘铭传非常的愤怒，万分的愤怒。英国人这是要干什么？

公然封锁坤甸的海路，英国人要掀起一场战争吗？

“派人去问清楚。他要战，那就打！”来到南洋有几个年头的刘铭传绝不惧怕战争。即便真的开

战了。英国人的海军很有可能会隔断兰芳与大陆的通道联系。刘铭传也没一丝儿的恐惧！

“告诉韦师长【昌俊】，他的用武之地到了。不要动用正规军。用巴罗的民团，我要明天这个时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古晋的布鲁克王宫顶上。”

古晋，沙捞越王宫的首府，布鲁克家族的大本营。婆罗洲二十年前的第二大城市，现在已经落后到了第五位。

早在上次风波之后的第二年，国防军就彻底拿下了东婆罗洲，能比7个浙江省面积的婆罗洲，如今入了沙捞越的布鲁克王宫外。就完全归属于中国了。布鲁克家族背后是英国人在撑腰，刘铭传虽然对布鲁克王宫的实力不以为然，更不以为意，但他真心的没拿下沙捞越的盘算。倒是韦昌俊等一批老人，始终念念不忘一统婆罗洲，梁路义、王坤、李永飞、刘康生等人更是从没忘记过父辈的血仇。

但之前不管他们再怎么记恨，也始终保持着极

大的克制。而现在英国人来这个，刘铭传不好好回敬一下怎么能咽的下这口气？敲掉沙捞越，一举双得。

北京很快也接到了消息。刘暹不解英国人发的什么疯，他可不知道有一艘南洋舰队的鱼雷艇赶在气头上戳了下英国人的肺管子。刘暹觉得英国人这么做是很没有由来的。责令外交部立刻通报英国大使馆，态度要强硬上一些。刘暹对英国人保持克制，却见不得把英国人顶在自己头上！当初在香港之事上。他可半点没有让过英国人。

现在英国人不想承认华人在吉隆坡的利益，还封锁了坤甸海路，刘暹等待着外交部的回复。如果不理想的话。他会让石达开放手去打暹罗，大大的干上一场。

现今的暹罗已经拥有了一支在数量上堪比东京日本的海陆军。四十岁的朱拉隆功精力正旺，他健全财政。改革机构，设立军校，整顿军队，组织国防部，发展交通和新式教育，各方面改革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1884年开始，朱拉隆功仿效欧洲，对国家行政组织进行重大改革，把中央原来的6个部改组扩大为12个部，除原有的内务部、军务部、宫务部、农务部、财政部、市政部外，新成立外交部、司法部、教务部、建筑工程部、作战部和御玺部，各部的首脑均由国王亲自任免。皇权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随后他还建立了新式法院，制定刑事法和革新民事法，废除传统的酷刑制度。规定政府官员都领取固定的薪俸，废除过去按封建等级由国家赐予禄田的制度。政府还从英、美、丹麦、瑞典等国家聘请了许多外国专家作为各部的顾问,以协助改革事业的进行。

到了1886年，朱拉隆功按照西方内阁制度建立起了——“格龙”，并取消了原来的内务大臣和军务大臣这二个总理大臣的职务，各部的行政首脑一律称为大臣。到1888年，又把原来的12个部改成10个，将作战部和御玺部降为厅一级的机构。各部都有明确的分工，从而成为一个现代行政组织的雏形。

取消了封爵搜田的封建制，改为发放薪俸，地方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和调动。一套近代化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

1873年，拉玛五世成立了税务厅，颁发保护税收条例，统一规定全国的税率，严格管理中央各部的税务工作；废除由国家召人包揽的办法，由政府派官员直接收税，从而有效地制止各种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从1888年开始，国王的预算同国家的预算分开，避免了王室成员任意挥霍国家财产。在1882-1892年的10年中，在没有增新税的情况下，国家收入却从850万株（70万英磅）增长到了2200万株（170万英磅）。这么多的财政收入还是在清迈等大片土地暹罗太平军手中的情况下得到的。如果没有压在曼谷北面的太平军，如果没有暹罗特殊的存在意义，英法美虽然对暹罗的支持不会如现在这般的巨大，暹罗的发展速度肯定不如现在如此迅捷，但暹罗的整体发展可能也不会弱到哪里去了。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上升，再加上很多华侨涌入暹罗，暹罗人口从拉玛五世登基时的500多万增加到700万【不算清迈府等失地】。由于医

疗条件改善，暹罗的人均寿命提高了5岁多。

军队方面，暹罗的新军多年前就达到了十万人，现在更超过了十五万人的，被编做五个军，二十个师。还有一支在亚洲国家里只逊色于中日的现代海军。

而新式军队和现代海军的出现就需要大量的现代化军官，朱拉隆功在丹麦人里舍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批军校，并重点加强了海军。而为了让这些军校招收到足够多的的合格生源，暹罗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巨大发展。暹罗政府对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学校采取宽容态度，并之行创建了一批世俗学校、专门学校，如绘图学校、文官学校、师范学校和医学院等。学校的课程也作了一些改革。拉玛五世还下谕选拔留学生，派往国外学习。到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平民教育在全国开始形成了热潮。此外，又设立图书馆和博物馆。卫生方面，新建了医院、精神病院和孤儿院，成立了红十字会和卫生局，建设了自来水设施。

单就西化程度而言，暹罗并不落后于日本。

朱拉隆功还真切认识到了铁路等现代交通的便易。在暹罗，进入80年代之后，铁路、公路和邮电等交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使边远的地区和首都曼谷连接了起来，有利于边远地区的开发事业和国防安全建设，使整个国家联结成比较紧密的经济整体，促进了全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朱拉隆功能把一个佛教势力和影响力根深蒂固的国家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刘暹虽然对暹罗有些不屑，却也不能否认朱拉隆功的才华和能力。虽然暹罗的改革也因为欧美国家不停地渗入，让诸多权利握在了外国人手里。比如总顾问和外交政策的顾问是美国人；财政部和海关顾问是英国人；海军顾问是丹麦人；陆军顾问是德国人和瑞典人。其它各部和一些机构也都聘有外国顾问。到如今暹罗政府中的外国顾问竟多达二百多人。他们大权在握，实际上控制了泰国的各个部门。以至于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泰国的财政部长，在送别该部外国顾问时问道:“在您离开后，谁来负责部里的工作？”

刘暹并不惧怕暹罗继续的发展壮大下去。可他

担心暹罗再壮大的话，石达开的太平军可能就要兜不住了。后者已经六十有二了。如今盘踞在缅甸、暹罗、万象三国交界的太平军，首府设立在了清迈这座当初攻克的暹罗第二大城市。领军的将领已经看不到当年老人的身影了。

　　但是，陈榕、曹大磊、黄鹏飞、曾明、韦达，张琢者、张琢瑗，马桂霖、蓝思成、周贺虎、牛楚群……，从这些一线带兵军官的姓氏上，你依旧能看到他们的来历。

　　刘暹可以信得过石达开，信得过陈得才、赖文光、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曹卧虎，信得过马融和、蓝成春、梁成富、蓝朝柱、周绍涌，可他信不过陈榕、曹大磊、黄鹏飞、曾明、韦达，张琢者、张琢瑗，马桂霖、蓝思成、周贺虎、牛楚群……

　　如果太平军的威风因为这群小将砸了招牌，中国在西南就要被动了。

第六百七十四章放开恶犬的绳索

“张大人【张荫恒】，我并不认为菲利普斯将军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接到了秘密的消息，有一些激进的人要对在坤甸的英国公民做一些不友好的举动。菲利普斯将军封锁坤甸港口并不是不友好的举动，更不是对中国的挑衅，这只是一场很平常的护侨行为。”

“在这里我很荣幸地向您转达来自大英帝国首相先生的口信，大英帝国的海军是为了保护大英帝国子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利弊，严格约束贵国的公民和武力，不要做出有损害中英友好关系的举动。

那沙捞越事件，是一件严重损害中英友好关系和利益的恶劣事件，我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快做出合理公正的处置。这是白厅的诉求，是女皇陛下的诉求，也是大英帝国民众的意志。

我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中方不会让我们失望

的。”窦纳尔按照白厅的指示，加上自己的理解，用英国绅士式的高傲，一点不看张荫恒越来越难看的脸色，翘着下巴把话说完。

张荫恒冷着一张脸进zn海把窦纳尔的话回禀给了刘暹。自然狠气了刘暹一把。那个放任太平军大干一场的念想在心底里盘桓了好一阵儿，终于让他脱出了口。

清迈。

暹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繁荣程度仅次于首都曼谷。可惜随着太平军的杀到，清迈已经难有往西‘北国玫瑰’的盛景了。

清迈的天然环境很优美，平均海拔300米。是暹罗少有的高原城市，气候凉爽。是其国内著名的避暑胜地。东部为坤丹山脉，西部为英坦昂山脉。山峰多在2000米以上，主峰英坦昂峰是暹罗全国最高峰，海拔2576米。中部为宾河流域。森林面积16700平方公里，占全府土地73%。所以这里风景秀丽，遍植花草，尤以玫瑰花最为著名，有‘北国

玫瑰’的雅称。

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清迈曾长期作为暹罗王国的首都，至今仍保留着很多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迹。城区内遍布着代表暹罗历史文化的古老寺庙。那一尊尊古老、尊贵的佛像在太平军占据此城之后的年景里，已经随着沟通中国西南的商道运到了中国境内。

不管是最为单纯的古物收藏，还是敬献佛庙佛门，在中国这些佛像都是难得的珍物。

新秦又不搞‘破四旧’什么的，佛门不管是在南北，都还是比较兴盛的。尤其近些年刘暹倡武，不是军伍，是武艺，少林声名远扬。更为佛门增添了一圈光环。再一个就是因为国家繁华了，这些宗教山门的兴衰跟国家的兴盛衰败总是有联系的。石达开等人因为那些古物可是狠赚了一笔钱财。虽然这让帕烘寺、布帕壤寺、柴迪隆寺、古道寺、素贴山双龙寺、普拉辛寺等，诸多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佛门圣地，全都遭了秧。

那普拉辛寺正殿莱甘堂内供奉的被暹罗人视为泰北最具灵性的三尊大佛像。就全挪了位置。普拉辛寺和素贴山双龙寺大金塔也都被拆了，但那里面相传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圣物（舍利子），却没见石达开等拿来贩卖。

反正太平军在暹罗、缅甸这两个崇佛的国度里。名声是很糟糕很臭的。

同时，清迈的丝绸、纺织品等也著称于世。每年都有一批生丝和纺织品出口，虽数量跟中国相差拂远。便是素有口碑的质量同辑里湖丝比也是差的很多很远，但这是一笔不小的收益啊。

生丝这玩意儿在这个年代用到的地方太多了，市场从来都是很大很大的。

太平军把自己控制区里的生丝和一部分丝绸运到边界买给中方，然后走水运到阮朝，或者是他们自己走运水，自己贩卖，反正对于太平军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益。而且清迈产的烟叶很是著名，产量也高居暹罗第一。其他的大宗交易产品就只有木材

了，上好的柚木，同时太平军还组织人手开采那里的银矿、锡矿等。石达开在中国的扶持下，也立起了两家有着一定规模的兵工厂，其中一家还能制造小吨位的内河炮艇。

太平军控制区域内的物产钱粮还是能够养活五万正规军的太平军的，是的，石达开在1891年初又一次裁军了。总兵力只剩了五万人。编做五个师，外加一支独立炮兵和独立水面巡逻队。

清迈与北京没有直接的电报线，电文消息需要先发到昆明，然后再转发。但时间也不过拖后了半个小时而已。石达开接到刘暹的指令之后，清峻的脸庞泛起了一阵赤潮。“传本王军令，明日10点，各部旅以上军官悉数到王府议事。敢延迟不到的，重惩！”

然后石达开立刻命人请来已经退出政务，不问世事的谋主曹卧虎和身体不好了的陈得才。陈得才的年龄比石达开大了将近十岁，现在已经年逾七十。身体衰弱，昔年的旧伤隐患并发，如果不是真的大事，石达开都不会请他。

北京放开了手中的羁绊，松开了太平军脖子上的铁链，让石达开放开手的在暹罗大打出手，这是太平军立下再世基业的大好机会。

之前太平军握在三国交界的深山老林里，一窝就是十几年，好容易拿下了清迈府，算有了块真正的落脚之地，可只凭这些地方建制立国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北京开口了，只要有本事，就一直朝南打吧，北京在后头给他们撑腰。这对始终存在再立天国这一宏愿的石达开等人是何等的惊喜和激动啊。

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终于等到了，等来了！那接下来，他们就必须抓住了。

太平军与暹罗军队交手多次，暹罗军战斗力差强人意，即使军队里有着相当一批外国教官，比起太平军来也差得多。可暹罗到底有七百万人口啊，随便拉一拉都能搞出一二十万兵力，背后又有世界霸主和工业第一强国，金融帝国，英法美的支持。要是战争打成了僵持战，太平军这么点人可跟暹罗

耗不起。

“联系阮朝，万象和金边，一同夹击暹罗。此外还需注意缅甸。”陈得才第一个反应是无限之惊喜，第二个反应就是这样的打算，拉拢盟友，对暹罗一块用兵，再注意占据缅甸的英国人。

琅勃拉邦、占巴塞分列阮朝南北，留下了中间那一节可供阮朝进攻暹罗的途径，这些年太平军与阮朝联手欺负暹罗不是一次两次了。琅勃拉邦也夺取了万象和川圹高原，占巴塞则拿下了南屯河以北地区，留下了一个南屯河来供阮朝新军出入。

金边，也就是柬埔寨，这些年也有所发展。但就跟历史上的大清朝一样，东方王朝的任何一次政治革新都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金边那里还有着那么悠长的传承，利益格局、陈旧势力，局面之复杂比之当年的大清朝都要更胜三分。所以以上三国的革新西化速度远远落后暹罗。

如果没有太平军，也没有中国在头顶压着，以此时暹罗国的实力，真可能横扫了中南半岛。

“把这张地图带去顺化。告诉阮王，南起豆蔻山脉，被盗琅勃拉邦山，这暹罗东半面我们全都不要了。”曹卧虎凝视着地图，半响拿出笔来从暹罗南北把之整个一分两半。

面对石达开、陈得才骤然色变的样子，曹卧虎不急不缓的道：“咱们想再立天国，就必须紧紧抱住北京的大腿。这回北京松口让咱们大干一场，那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北京真的看暹罗不舒服了，而是英国人崩了出来。”

“英国人把坤甸封锁了，还不打算在吉隆坡维持华人的利益，咱们就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臣以为，我军南下之后，不该把攻城掠地，席卷暹罗当做第一位。而应该把南下马来亚当成第一要务来做。”

石达开、陈得才的目光再次汇集到地图上，这地图上的暹罗国就像是亿多扎在水里的花。

马来半岛以北的暹罗土地，也就是去掉了中南

半岛的暹罗国土，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而碧武里往南，暹罗国在马来半岛上的土地，虽然有一些是割给了英国，但整个从地图上来看，那就是一根托着鲜花的蒂柄。

缅甸在马来半岛上也有一部分国土，其与暹罗隔着比劳山脉而据东西。后者是中南半岛向着马来半岛延伸的一条山脉，缅、泰两国的国界以这条山脉的延伸为天然分割线。为西注安达曼海和东注曼谷湾各河的分水岭。包括几条南北纵列的山脊，最高点1531米。中间有深谷交错。多森林，有钨、锡等矿。

“如果我们能拿下了那里，然后将碧武里以南之地一脱手买给北京。我再立之天朝在暹罗这片佛国之土上就能够牢牢的立着。”曹卧虎到不愧是石达开的谋主，一眼就看清了这场风波的根本——中英之争。而太平军作为中国这些年去圈养的一条恶犬，必须时刻想着身后的主子，让身后的人满了意，他们的日子才能真正的好过。

“王爷不用担忧我军土地之少。咱们旁边的缅

甸可也是一方沃土啊。”

第六百七十五章南天国立国之战

　　暹罗是一个热带国度，气温气候跟国内有大大的不同。由于受热带季风影响，泰国全年可明显分为三季：

　　3月～5月气温最高，平均32c～38c，称为“热季”，空气干燥。

　　6月-10月下旬，此为“雨季”，全年有85%的雨量集中在雨季，月平均温度维持27、8c左右，但是泰国的雨季又有它独特的一面，也就是一天的下雨会较集中在某一个时段，过了这场雨后，今天一天将是非常凉爽的。

　　雨季过后，泰国迎来一年之中最佳的季节——“凉季”，此为11月至次年2月，平均气温为19c～26c。虽称“凉季”，温度并不低。

　　所以，暹罗士兵的军服跟国防军的大不一样，他们没有冬装，其中也只有少量的高级军官的礼服

才是用毛料做的，更多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军服是廉价可又透气的棉麻布。

这不仅是因为暹罗地处热带，气候炎热，更因为暹罗财力有限，做任何开销都始终在精打细算着。一名士兵一年下来至少要三四套礼服吧？这个数字自然不大，可要再乘以了十几万之后，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而且暹罗军队的军服其实还是没能摆脱了旧式军装的束缚。一身的土黄色并不能在四季常青的热带雨林中起到过多的掩护作用，头上戴的也是老式的藤帽，就像清兵的凉帽，毫无一丁点的防护力。整个暹罗军队里。只有曼谷的少量精锐又可靠地部队才配备了铁质的头盔戴。脚上是布鞋，也不打绑腿。穿梭雨林当中的时候，光是毒虫蚊蝇叮咬。就够暹罗军受的了。一样是只有曼谷的少量部队才奢侈的配备了长筒皮靴。

而太平军呢？军装是标准的短装，料子产自两广的细部，颜色为青绿色，脚上是草布鞋，但打的有绑腿。头上的凉帽里面包着自产的桐油布，再见

每人都斜挎着一个油布包，里面装的是火柴、药品、行军干粮，以及人手一套的短装雨衣。太平军没有肩章，军种识别标志位于衣领处。附加在它旁边是部队的序号。军帽是土八路式的软布帽，领章底面的颜色表示军种。步兵红色，炮兵黄色、工程兵黑色、信号兵紫色、骑兵蓝色、宪兵红色、医疗兵绿色、后勤兵白色。

暹罗军队还没有完成全军范围的换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军队还依旧拿着单打一。而太平军是跟随着两广的部队一起换装了小口径无烟步枪，并且多次参与了西南军区的演习。所以在上次与暹罗的冲突当中，太平军继续保持着战斗力上的绝对压制。

此次石达开在清迈召集全军高级军官开会，在会议上第一开始就亮出了北京的指示。瞬间，本来平和如温水的气氛就变得滚烫热烈起来。与会所有军官们的眼睛里都冒出了冲天的战意！

多少年了？他们这些漂泊在外，苟延残喘的太平军余脉们。终于又看到再立天国的希望了。这真

不是一个欣喜、激动就可以形容的了得。

人在吃喝不愁之后，总会看向下一个目标。所以说人性贪婪！

太平军当年在秦军的兵锋之下危如累卵的时候，所有人都只期望着自己可以有一块落脚之地。所以当几十万太平军拖家带口的进入金三角地带后，全军上下都非常满意。

这里虽然是一片荒蛮。可雨林之中有的是能开荒立足之地。尤其是秦军还允许他们南下攻伐暹罗，更让百万太平军军民有了立根之基石。那个时候的太平军上下，就算是石达开都没想过能再立天国。只是打算当秦军的一把刀，他要自己怎么干。那就怎么干。好歹为后人留一条活路！

结果太平军在这雨林当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们攻取了暹罗的西北。拿下了整个清迈府，现在更看到了再建万世之基业的机会，也就是说——不仅他们的身后事有了指望，就是子孙后代都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激发在座人的斗

志和心气的呢？

石达开划开了地图一布置，那所有军官都是无不从命。各部军将返回到部队之后，立刻就开始了整军备战。石达开这边的一有动静，曼谷当然就接到了消息。清迈府的泰族人还是很多的，太平军就算知道其中有细作和奸细，也查不胜查，防不胜防。

朱拉隆功一阵紧张，同时也感觉为时早了些。按照之前的规律，太平军最早明年下半年才会跟自家开打。之前不都是两到三年间隔吗？现在可才两年不到。

朱拉隆功迅速的开始布置兵力增援西北，任命自己的弟弟洛罗那帕莱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西北战线的部队，而部队的实际指挥权则掌握在国防部顾问德国人凯特尔手中。因为洛罗那帕莱虽然是暹罗军队的上将，但并不通晓军事。而让外国顾问执掌部门实权，甚至是指挥新军作战，在暹罗那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当然，全部的军队实权也不可能唯凯特尔一人执掌，朱拉隆功的亲信将军披汶.颂堪中将当然西北暹罗军队的前线指挥官。

同时，朱拉隆功向北京派出特使，他希望北京能够对太平军约束一二。但这只是应付了事，朱拉隆功很清楚这些年自己实际上已经站到了英国人的一边，而现在英国人正跟北京在顶牛！派人去北京根本屁用没有，但暹罗说到底还是中国的属国之一。面子功夫不费钱，朱拉隆功做起来很得心应手。

只是让朱拉隆功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战争根本不是之前的小打小闹。石达开乃是存了灭国之战的决意。

比如那披汶.颂堪，前一刻还在为在彭世洛防御工事的坚固和众多而感到自豪，在看到对面田野里升起的一大堆仪仗大旗后，瞬间就从幸福的顶峰一下滑落到绝望的深渊。

“那…那…，那是石……，石贼亲征么？”

彭世洛防线对面的野外，看着远处田野里升起的一堆仪仗大旗，还有一些明黄、色的如宝盖般的东西，披汶.颂堪的腿肚子软了，说话也哆嗦不定了。处在中华大文化圈里的人，谁都知道明黄、色代表的是什么。

那意味着石达开亲到了！

由披汶.颂堪不腿软。他是个什么东西？暹罗与太平军接战多年，他都没打过一场胜仗。只是一水儿的败仗当中，他的损失最小罢了，由此为朱拉隆功看重。

披汶.颂堪往昔连太平军的普通小将都打不过，现在面对石达开这个在暹罗威名鼎盛的中国反王，心里面先就是怯了。

之前以为依然足够坚固的彭世洛防线，这一刻披汶.颂堪也感觉不牢靠了。

历史上跟着老爹一块如清军大营，在石达开被

凌迟而死之后，也一样被清军用石灰捂死的石定忠，现年三十二岁，正是正当年。

这些年他领军跟暹罗交手不止一次，本人更在大陆的军校中学了五年，换了三个地方，骑步炮都有涉猎。上次战争中，用一个旅四千人正面突破了三个暹罗师的防御，打出了他在军中的威望。现在石达开把一个整编师交给了他。石定忠要面对的就是彭世洛防线！

太平军的建制中已经没旅了，一个师中三个大团，然后是一系列的配备军队，比如炮兵、后勤兵、工兵、医疗兵，人数在8500人到9000人之间。

同样，这一次作战石定忠也正是打起了自己幼翼王的旗号，他被石达开正式确立为继承人了。不在战争后看战功如何再确立，而在战争前就早早立下了，石达开的做法给了他很大压力。

石定忠手中兵力有限，他可不会把珍贵的兵力耗费在彭世洛的攻坚战上。这太平军与暹罗的整个

战场也不是只有他这一部——石定忠准备把彭世洛围起来，切断这个点与外围的一切联系。以彭世洛为诱饵，引诱暹罗的其他部队前来支援。即使不能顺利的打一场伏击战，只要能调动其他部队，就也给其余各部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机会。

石定忠在军校上学时最喜欢玩兵棋推演，还翻阅过大量的实战报告，那凡是涉及到了攻坚战的时候，进攻方的损失往往是重大的。

太平军现在实力有限，真的在这方面耗不起。如果暹罗国面对太平军的时候能一直坚持这么防守策略，就像西南军区参谋部总结的那样——以防守为主，在暹罗西北建立一条三百里宽的防御线。等着太平军自己往坚固的防御阵地上撞，这才是暹罗对付太平军的最好办法。

但很显然，朱拉隆功面对太平军的态度一直是力求消灭，反攻西北，收复失地！

石定忠分出一个团的兵力，大张旗鼓的渡过了难河，然后一路向南，去兜彭世洛的屁股。这彭世

洛城在难河的右岸。是暹罗国内的一座历史古城，旧称“二河城”，为大城王朝时改今名，曾建为其陪都。

城里面的披汶.颂堪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对面的是幼翼王石定忠，而不是翼王石达开。见到太平军分兵了，又因为那一个团的太平军大张旗鼓，看起来至少有一个师的兵力，是连忙往后方求援和报警。

让坐镇披集的凯特尔都一阵紧张，赶紧调了一个师的暹罗兵赶去邦加统增援，就此拉来了南天国立国之战的序幕……

第六百七十六章与英对抗，分道扬镳

太平军对暹罗的战争打响了。

阮朝在快速的动员中，其中准备出动的部队就有去年刚刚从中国返回的一万精锐；

金边王朝的禁卫军正在向亚兰移动，那里是柬埔寨与暹罗东南唯一的开口通道，亚兰城南是豆蔻山脉，北是甘烹山脉和扁担山脉。金边王朝禁卫军的战斗力如何还不可知，但只要他们动作了，那么至少就能牵制着暹罗一个师的兵力。

琅勃拉邦和占巴塞也都在动员着手中的兵力，这次对暹罗的大围攻，有北京在后头撑腰，这些国家劲头很足。

可是……，中国跟英国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吉隆坡情形继续紧张，南洋的情形继续紧张！

对于北京来说，如何解决南洋的紧张情况是他

们面临的第一要务。

“等到石达开杀到曼谷，黄花菜都凉了。”刘暹是这么把话说的，“战争不是过家家，那是立国灭国的大战。曼谷是会倾尽全部力量来大这一战的。我们要有耐心等一年两年！”

现在根本指望不上暹罗的战事来威胁英国人，估计曼谷的朱拉隆功和英国人都还依旧认为这是一场跟之前战争一样的短期冲突呢。

而沙捞越已经被刘铭传彻底占领，可英国人不来谈判，态度依旧强硬。

“吉隆坡位于马来半岛，我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如果继续加强的话，中英一朝反目，我军可以随时饮马马六甲。兵进新加坡。对英国人来说，吉隆坡的华人武装是一根眼中钉。他们时刻都想着要拔掉的。”

“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吉隆坡！”刘暹在曾纪泽话音落下后，态度坚定地说。在这次朝会之前。

曾纪泽私下里已经向刘暹禀明了他的意思——吉隆坡现有的实力不能放弃，但可以对英国保证不再扩大那里的武装力量。

这些年吉隆坡的华人数量持续保证，一半一千来人的华人团也扩张到了三千人。

曾纪泽的意思是就以现在的士兵数量为限定，不再扩大吉隆坡的华人武装，以此做条件来跟英国人谈判，化解了这次危机。最多，就等到石达开打到曼谷了，英国人急了的时候，两边再来探一探吉隆坡。

曾纪泽如此盘算不可谓不好。可他没考虑到国内的民间情绪。随着叶亚来中毒的论调在国内泛滥而起。随着英国舰队先封锁坤甸，后又在马六甲海峡找茬子，国内已经掀起了一波针对英国的反对浪潮。

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对英软弱了，对民心民意的打击是很大的。

“英国人想拔掉吉隆坡这颗钉子之心，是由来已久。叶亚来骤然暴卒，令我们措手不及。”张守炎自从朝会开始就一直在沉没，现在刘暹目光看向了他，是终于开口了。“如果我国朝与英人彻底翻脸了，要震慑着英人不要轻举妄动。并非难事。我们只需要与阿富汗联系一二，送一批武器过去，就足够英人收回爪牙了。可我们现下与英人并无彻底翻脸，在这个限制下。想要寻出令英人退让之策略，除非拿南非河间城之地来与英人换置。否则断难让英人放下吉隆坡。”

“皇上。让英人白白放下吉隆坡是断不可能的。就像是当初的香港，皇上也是态度坚硬一场。这吉隆坡与英人之利害关系。何止香港与我华夏十倍。以己度人，就可知矣。”王闿运已经六十了。可精神头不是一般的好。甚至最近还扒了个老妈子！

刘暹初听闻时还不相信。王闿运什么身份？年轻漂亮的女子要多少没有，怎么会好一口老妈子？可命人查了查。还真是扒了一个叫周妈的。

因为此老年纪虽大，却有寡人之疾，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跟这个时代的士绅官宦一样，也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闿运，也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就是一个周姓寡妇。当然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梳头也非周妈亲手不可，不然就不舒服。

刘暹看了国安局的报告后也只能表示叹服了。同时也觉得再用王闿运十年丝毫没有问题。

“如此和路不通，皇上就当不得继续容忍了。老朽听闻我海军有多艘新锐鱼雷艇，航速疾快，超出当今之水准。皇上可不让这些鱼雷艇露露面呢？”

“以武力威慑之，也是一条迫英人退让之路啊。”

软的不行了，那就来硬的。王闿运并不认为英国人现在就想跟中国撕破脸。两边都有顾及才对，都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自从两年前那场经济危机开始以来，英国的采煤量下降15%，生铁和钢产量分别下降23%和20%，船舶吨位减少35%，出口缩减26%，进口减少12%。经济可谓是遭受重挫。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在打着南非战争，并且之前刚刚结束了缅甸战争。

如果不是中国念着与英和合，没有收留流亡的缅甸王族之人，现在直接命人打着缅甸王室的旗号，就能给英国人添不少的麻烦。

不过真要走了武力威胁之路，刘暹肯定是不会放弃缅甸的。

英国人刚刚征服这里不久，在上缅甸的民众之

中毫无基础，要是在这里搅事儿，那是再简单不过了。更别说整个缅甸就是一个大大的热带雨林，打游击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可是要刘暹下这么个决心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从此走上与西方越来越对立的道路。直至发生战争！

刘暹脸色沉寂了下来！

“皇上，我华夏欲要登顶全球，终究会与西人一战的。”王闿运不说‘英人’，而说‘西人’，他对刘暹心里把握的真的很准。“今日我国朝已强。或许积累尚有不足，但是兵强马壮，正是初露锋芒，与群雄争锋之时。”

“何惧英吉利？”王闿运眼中，俄国人只是陆地一强，海军舰艇虽有，却远在数万里之外的欧罗巴。英人才是当世的第一强国。中国要登顶全球，面对的敌人是整个西方世界，要是连一个英国人的压力都承受不了，那个愿望还是趁早放弃吧！

刘暹沉默着，整个大殿都沉默着。现在就跟英国人走上对抗道路，除了内心有了准备的王闿运这只老狐狸外，所有人都寂静了。

刘暹从势力初成之后，似乎对外一直就十分的强硬，可那都不是面对英国。即使是实力、底蕴跟英国人都有的一拼俄法国，也是在1870年的大挫之后，实力还处在恢复期。而且两次对法战争，巴黎爱舍丽宫能够用到远东的力量只能算是一根手指头。

对于英国，刘暹的强硬始终是不站在英国人的对立面为前提下进行的。现在如此决定，就是分道扬镳了。说真的，在王闿运提出这提议之前，刘暹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他自己来说，这个时候还不想跟英国人翻脸。

刘暹脑子里无数个念头在翻转着，耳朵里还在听着大臣们的议论声。

曾纪泽是坚决反对的，对世界认知越深刻，你就越能知道大英帝国的底蕴和雄厚的实力。曾纪泽

作为外交部的一把手，那自然是对世界认识深刻的。他不认为现在的中国跟英国起了冲突，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后刘暹就听到王闿运问：“那曾大人以为，我们什么时候才该跟英国人真正强硬？”

刘暹本来转的疾快的脑子瞬间停住了，王闿运的喝问就像黄钟大吕，一下子把他震的认清了自己内心的胆怯——自己是在拖延。而拖延的原因就是惧怕英国那强大的实力。亏得之前自己还拿装甲车来给手下大臣们壮胆，自己竟然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萎了！

刘暹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胆怯，竟然拿英德还没真正交恶来推脱，来潜意识的说服自己。真的是懦夫了！

中国要发展到那个时候才能全面硬憾英国？若真有这个时候了，届时自己可能又会把追赶美国当做下一个理由吧？

刘暹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变得脆弱！

“朕要感谢王卿。”刘暹一挥手停住了朝会不少重臣对王闿运的逼问，“王卿这一问问的好。黄钟大吕把朕给震醒了。朕要感谢你的这一问！”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对英国真正的强硬！？”

“吉隆坡的利益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一滴汗一滴血的艰难干出来的？这是不是属于我们国人的正当利益？”

“英国人现在侵犯我们的正当利益，还封锁坤甸港口，我们还不能以此据理力争？我们还与前清何异？”

刘暹态度骤然转变，连番的喝问让满殿重臣一片无声。所有人都明白，自家的皇帝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做出了决定。而自己这位皇帝陛下一旦做下了决定，那就是绝对的金口玉言，言出无悔！

“英人实力绝霸世界，我新秦也不弱。来日与

群雄会猎天下，今早就先与英人一较高低！”

第六百七十七章袁大头再度出场

上缅甸，南渡河。掸邦高原的第一大城市腊戍！

作为掸邦高原汉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里是新秦帝国在掸邦高原统治权力的具体具现——掸邦府城的治所，同时也是沟通云南与缅甸的唯一一条铁路的所经地。

铁轨路基旁，工兵们正指挥一辆上半部蒙着帆布的华鼎一型履带式拖拉机下火车，钢板支架被这些重达数吨的大家伙压得咯吱作响，厚厚的履带沾上泥土后立刻卷起无数碎泥。

对于从未离开过缅甸和雨林的明壮王子和密克耶王子的两个儿子苏耶南和苏耶邦，以及他们身后跟随的那些缅甸抗英军将领们来说，这些大型机器在面前开动的感觉真就仿佛是山崩地裂一样的可怕。

明壮王子和密克耶王子都是敏同王的儿子，也就是锡袍王的两个兄弟。这两人当年能从锡袍的手下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而现在他们就是缅甸抗英武装斗争的两面旗帜。同加囊亲王的两个儿子昆岳、林彬，以及缅甸土司谬都纪波瑞，高僧吴欧德马，六人是整个缅甸抗英斗争的精神象征。

现在明壮王子的武装力量有2000多人，是六人当中兵力最多的一个，曾他们多次进攻曼德勒附近地区，甚至派小分队潜入曼德勒。

在实阶【曼德勒附近】附近，苏耶南和苏耶邦领导的抗英武装也在发展当中，现在已经有近千人。他们一开始在实阶一带地区活动，但迫于英军的威胁。在两个月前也转入了掸邦南部。

掸邦高原毕竟是中国的土地，英国殖民军还没胆子跨过边境。进入掸邦追击敌人的。

昆岳在1891年12月占领瑞昌，在当地组织了

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可很快因为受到了英军的集中围剿而惨败。现在还剩了三四百人，与加囊的另一个儿子林彬汇合，现在已经进入了南掸邦地区。今天腊戌这里没有看到他们两位，是因为通知太紧太急，不然缅甸六大首领当中就有四个汇集于腊戌了，并且都是出自缅甸王族。

至于谬都纪波瑞本人则是敏巫地区的封建主，今年已经57岁，依旧起兵抗英，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现在敏巫地区已经被英军攻破了。正率众转战各地。

而高僧吴欧德马年纪事实上并不大，刚刚三十出头，都可以当谬都纪波瑞的孙子了，但精神可嘉，斗志昂扬，和吴沙威联手领导的队伍鼎盛时候发展到1500人。两次沙林之战中，击毙英军上尉邓斯福和少校阿迪克森。也因此尤其的遭受英军痛恨，得到了昆岳那样的待遇，被英军集中兵力围剿。现在军队遭受了重创，躲进了雨林之中。这两位自然也不可能现在抵到腊戌。

“这是……拖拉机吧？”

“快看，那大铁铲……”

“看那大铁轱辘.....怕有上万斤吧？”

来自热带雨林的这群土包子，面对清一色的最新型华式筑路装备犹如看西洋镜般窃窃私语。每个人都被震撼的无以加复。

一直都是以水稻出口和柚木出口为重心的缅甸，何时见过这般现今的器械？他们的军队连大炮都没有几门。当初的敏拉要塞之战，英军遭到守军3000人的抵抗。但在第二天。英军就轻松的凭借优势的火力和兵力攻克敏拉要塞，仅付出了死3人。伤24人的轻微代价。旁边陪同的情报员嘴角微笑，这点就傻眼了？要是去钦州、成都、武汉、广东、上海等地看了看。去见见那里规模已经不输给欧洲的工业集团，是不是整个人都要吓傻了？

在情报员不怀好意的臆想缅甸人的时候，明壮王子真的是满脸震惊，没有一丝儿做假。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

三十二年前还被英法轻易的攻破了国度，掠夺去了无数珍宝，打折了脊梁。然后举国就掀起了一股洋务狂潮，再过了十二年，他们的一省提督就能击败法国人，就能攻破一个有着五六万新军的国家的国都！将全世界对着东方文明掀起的瓜分狂潮猛的一遏，在全世界都感叹中国衰败，列强找各种借口来搜刮东方各国的时候，猛的在所有人心中打下了一根镇海神针！

可就在缅甸等周边小国还没来得及放下内心的欣喜的时候，那个一省提督就反了，这个打击就跟当头一棒一样，把缅甸都要打蒙了。

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堂堂天朝，十多年的洋务改革，几十万的新式军队，数以百门的新式大炮，数不清的洋枪子弹，愣是没一个能挡得住那个提督的。就跟摧枯拉朽一样，提督用一场接着一场的胜利，飞快的夺取了整个国家的政权——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当塞北草原上的最后一声枪响结束，这个国家似乎又一次掀起了洋务的浪潮，各式各样的大型机器从西洋一船一船的运回来，中国钢铁、铁路、机械、民生、金融、电力，一次又一次的建设浪潮远比洋务运动时期更为火热！中国发展的也更为壮大！

一直到两年前中国一举掀翻了俄国这个令大英帝国都头疼的陆路强敌，不仅彻底收回了当初被前清割让出去的土地，还夺取了半个中国那么大的新土。膨胀的国内市场令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根本就没影响到中国，如果，如果英国人能再晚动手一年，那时自己就是劝说锡袍举国内附中原上国，缅甸和王室遭遇的境地也一定比现在要强许多许多。

想到这里明壮也不禁感慨，说到底还是这个国家太大了，大到不是区区几个列强在沿海打几场战争就能吞并的了的。只要解决了内乱，保持国家的稳定，财富对这个国家的诸人来说就只是一串数字。而有了财富就有了先进的机器，有新式的洋枪大炮和纵横大海的军舰。依靠这些，中国转眼就能成为一个不逊于西洋列强的强国大国。

而地小民疾的缅甸呢？那是正相反。英国人一口就咬掉了半个缅甸。自己父亲和王叔多年的辛苦改革，可缺乏资源、缺乏金钱、缺乏纵深，甚至缺乏粮食，缅甸依旧是在一片水深火热的灾难当中。尤其是加蓬王叔的死，更让本就危险的缅甸一只脚坠入了深渊。

中国人现在都能够自己制造这些大型的先进机器了，可缅甸国内连制造局都没几座……，想想都让明壮更加的伤悲。

“哪位是明壮王子啊？”

当明壮和俩侄子以及一帮缅甸将领们被各式各样的工程机械弄得目眩眼花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后传来。扭头看去只见十几位上**人拥簇着一位身材短粗，相貌却很清秀的中年军人。明壮转过身来，距离近了些，再看。这人的军装上并无军衔，脚下是暗光的高通皮靴，却不是军靴。中年人大大咧咧的走过来，见到他明壮立刻意识到是谁，连忙走前几步拱拱手：“小王明壮，见过袁先生。”

——袁世凯！

一个去年时候还在缅甸籍籍无名的中国人，最近一个月却是小母牛倒立——牛b冲天！

刘暹主意拿定了，那就说干就干。

“王子不用客气。”袁世凯圆圆的脸上笑的人畜无害，不知道他的人，见他那面相，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在军情局挂上了号的得力干将。

袁世凯也在细细打量明壮王子。不比他高的身材，皮肤偏黑，鼻子微挺，眼睛凹陷，是典型的缅甸人相貌。这些缅甸人，除了牙齿都是很白的外，以中国人的审美观点真心找不出多少俊靓的地方来。

明壮王子自称是“阿朗帕雅（贡榜）王朝的子孙”，“第五代佛王敏同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的目的是“驱逐异教的、野蛮的、无法无天的外国人”，“恢复缅甸王权”。而他不远处，身材比明

壮要高大一些的苏耶南，也自称是“生命的主宰敏同王的孙子”，他的目的是“恢复王位和王权”，拯救“佛主的宗教”。

袁世凯很清楚这些人反英抗英的缘由是什么。这些缅甸的封建贵族们领导抗英斗争的目的，不外乎恢复王权和复兴宗教——佛门。包括吴欧德马这个高僧也是如此。

现在缅甸反英武装众多，大概有3万人。但基本的武器，还是刀、矛、弓，箭和原始的火枪。更为严重的是，抗英武装力量分散在各地，没有统一的领导，彼此之间缺少合作和必要的信任。

领导现在缅甸抗英斗争的人物主要是各地的封建贵族和权势僧侣。英国人的入侵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权利，他们自然反抗。所以眼下缅甸的六大精神象征也好，其他的不出名的头领也罢，他们在本质上是代表着缅甸的过去，而不是缅甸的将来。这是一致命的弱点，用红朝的理论来宣讲就是没有发动起人民大众，他们所领导的反英斗争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是腐朽势力的反扑，所以

他们所得到的支持也难以持久。

六大抗英精神领袖，拔下光辉的外皮，内里就是贡榜王朝的传统势力。刘暹用脚趾头去想，没有外援的他们，注定不可能成功成事。就如历史上的结果一样——缅甸终会成为印度殖民地的一个省。

第六百七十八章明码标价——一个英国人值多少积分？

圆胖胖的一张脸，鼻梁上还夹着一副金丝眼镜，如果换上‘蝗军’的屎黄色裤子，再套上一件黑色的绸大褂，那妥妥的就是一位汉奸翻译官啊。

袁世凯的外表很容易给人好感，令目标放松警惕。

当然，他现在在缅甸的名气虽然大，却都是跟枪炮军火有关。这些只能说明他后台硬朗，是中国推倒台面上的一个代言人，这根厉害不厉害是两码事。所以现在的袁世凯是很有欺骗性的。

明壮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见到袁世凯的第一眼，直接就放松下了这趟接到通知时就提调起来的心。

作为一名缅甸王子，明壮好歹是‘一方之首’。能不离开自己控制范围的时候，他是绝不会

轻易冒险的。虽然明壮的部队眼下在掸邦高原，是捧着中国的一碗饭吃，但对于中国，他是有着绝对的警惕的。

缅甸依然是这个样子了，英军在不断增加自己在缅甸的兵力，现在中英虽然气氛紧张，可谁敢保证下一秒钟两边不会和好？中国人不会拿自己买给英国？

作为一个大贵族，明壮很清楚国家交往利益第一的特性！

这次他来腊戌的时候，是交代了自己的儿子的，小心警惕，一旦发现国防军有动作，不要顾及自己，赶紧走！

这颗心一直都提调在嗓子眼的。可见到圆胖胖的袁世凯，紧张感一下消去了许多。

“王子大名不仅在缅甸、掸邦响亮，连我国云贵之地都时有耳闻。再下是一个买卖人，那里热闹那里凑。听说你们现在的情况不太好啊，能不能为

袁某人介绍下？‘

情况不太好？明壮苦笑了一下。岂止不太好，是很糟糕！

说起缅甸现状他都眼泪汪汪的。今年的1月1日【西历】。英印政府根据伦敦白厅的指示，公布了吞并缅甸的决定。通告说，“奉女王陛下的命令，过去由锡袍王统治的全部地区，现在已成为女王陛下领土的一部分，将按照女王陛下的意志，由英印总督委任官员进行统治”。这一通告在伦敦、加尔各答、仰光和曼德勒同时公布。

这样，从1892年1月1日起，缅甸就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次日。英国侵略军总司令普伦德加斯特亲自来到王宫，下令流放锡袍王和王后素浦叻雅。45分钟后，缅王和王后就被押出王宫，送上“太阳号”军舰，被流放到印度西海岸的特纳吉里。

然后英国人在上缅甸施行了与他们在下缅甸一

样的经济政策，他们下令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然后谋求发展林木业，也就是开采缅甸的柚木资源。

在英国人控制了下缅甸的过去二十多年中，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缅甸的大米、柚木源源运往欧洲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就是下缅甸的发展模式，也是英国殖民地的发展样式。

英国人不会在殖民地发展高技术的工业，而只会让自己的殖民地出产原料，运回英国本土。然后再从本土运入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一进一出这就是大英帝国的维系荣光的根本。英国人的强大与德国的强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下缅甸海路贸易量急速上升。1855/56年度，下缅甸的海路贸易进口额为1070万卢比。出口额为370万卢比，到1878／79年。进出口额分别为4910万卢比和7085万卢比。在短短的23年间，进口额增加了4倍。出口增长了18倍。且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口一直超过进口。而这种的外贸出超的地位，并没有给下缅甸地人民带来物质利益和技术进步，因为缅甸的对外贸

易几乎完全由殖民地政府和外国公司、商人所控制，出超所得全由他们独占，而输出的物资却是缅甸的资源和人民血汗创造的劳动产品。对于英国人干出的这种丑陋贸易勾当，中国国内早就有学者称呼——‘在这种殖民地人民两头受损的贸易中，英国人的殖民地“就是一支两头都点亮的蜡烛”。’据中**情局统计，下缅甸的海路贸易总额1855/56年为1440万卢比，1883/84年已达到1.6亿卢比，在不到30年时间里增长了10倍。【11卢比大概值1英镑】

更重要的是在下缅甸的输出品中，占第一位的是稻米，其次是林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后，这两项产品占输出总值的80%以上，完全是贸易结构的极端畸形。

这种贸易结构，再不动发展的人看了也知道不对头。只是缅甸人无力去改变状况。

人口只有350万的下缅甸，长年在押囚犯的数量都超过了五千人。这对于缅甸这个信仰着佛教的国家来说是极高的犯罪率。并且英国人已经在下缅

甸施行了实质意义上的灭佛——到19世纪80年代，下缅甸至少有一半的村庄没有寺院。

这就跟西方人的村镇里没有小教堂，中国人的农村里没有土地庙一样。

现在英国人杀进了上缅甸，以英军的蛮横，缅甸现今的情况可想而知。明壮王子只要想到现在缅甸的混乱和英国人采取的高压政策就两眼泪水直流。

袁世凯眉毛不经意的挑了挑。明壮之流的缅甸人只想到英国人对缅甸造成的伤害，却根本不知道英国为了缅甸花费了多少精力。

去年下半年的经历使得印度殖民政府和战场上的英**人认识到，缅甸人的反抗要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广泛和顽强。英印殖民政府不得不增派军警，镇压缅甸人民的反抗。1890年11月，在缅甸的英军约1.1万人，到1891年战争结束。英军已增加到2两万，进入1892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2万人。另外还有宪兵16400人。军警总人数将近

5万，而当时上下缅甸的总人口还不到800万。军警与居民的比例竟达1：160。

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的军费开支不过50万英镑，而1891年度的军费开支已达110万英镑，今年至少又要翻上一倍。

如此大的人力财力投入，对于缅甸这么个小国家，尤其是仅仅一个上缅甸，殖民统治若还不算高压，那什么程度的才能算是高压呢？

这面积，这比例，不算伪军。也都能赶得上抗战时华北的小鬼子了。

“对于贵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我国是一向支持的。不然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是不是？”袁世凯的话再度打消了明壮内心的沮丧感，也同时又一次赢得了明壮的好感。

“袁某人不才，在来缅甸之前还亲见过圣颜一面。皇上反复关照鄙人，要携手友邦。不过我觉得你们目前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是啊。”苏耶南和苏耶邦凑了过来，叹气的是苏耶南：“我们的武器太落后，装备严重不足，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大炮，我国也不至于被英人如此欺压。”

“大炮当然是好的，可你们会用吗？”袁世凯见到苏耶南说怪话。立刻不惜颜面的驳了回去。“再有，你们缅甸多雨林山地，交通困乏，有了大炮就能随军移动吗？”

“那是几千斤的东西。陷进了淤泥当中，你们真弄的动？”

袁世凯毫不客气的几句话说的苏耶南脸色讪讪。一旁的明壮先是微楞，然后嘴角微微翘笑。

缅甸这些贵族。虽然反英的立场很一致，可他们自己内部。彼此之间也是有龌龊的。明壮跟苏耶南的老爹密克耶，虽然在锡袍时代都一样的苟延残喘。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但是现在，那真是没什么兄弟情谊的。

这些王族中人都很明白，中国的这次召集，很可能就是为了在他们中间确立一个重点扶持的对象。这更是“不是东方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的关键时刻了。

苏耶南在袁世凯面前自讨没趣，明壮乐的看着。

“大家都是东方人。咱们是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跟那群白皮猪不一样。更何况中缅相交源远流长，缅甸早就是我华夏属国。可惜，前清败朽，前事不堪回首。”

“但现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我们是丧失了正面介入缅甸的机会和理由【之前放弃了，没理由现在国势强大了就要再找回来】，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幕后为缅甸的独立事业贡献力量。”

“我家圣上已经说了，只要各位在战场上拿出成绩，枪炮金银，有的是。”

袁世凯说着从背后的文书手中拿过一个皮包，掏出了一捏文稿，递给了明壮、苏耶南等。

这是一套标价清明的兑换表。你部队有多少人，战斗力达到哪个程度，你就可以先领取多少的武备和资金。然后打掉一个英军的警局能得到什么’奖励’，消灭英军一个班能得到什么样的‘奖励’……，消灭英军‘一个团’能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全都标明。

简直是明码标价，货币就是文稿上写着的——积分。然后他们可以用积分去兑换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枪炮子弹到军装、布匹、药品、粮食、盐糖，等等一切生活物资。而一应的物资供给都是无偿支援的。

当然了，这些战绩都是要经过袁世凯的人核实的。要是弄虚作假，就又要扣积分了。

明壮等人看了愕然不已。但袁世凯嘴巴很紧，只透出了看年底‘成绩汇总’，这条似乎不算是消息的消息。再有袁世凯带着他们去见识了重机枪和

已经完善了制造工艺和性能的轻机枪，然后是昆明兵工厂按照严格生产程序制造出的飞雷炮！

　　可以把炸药包投到三百米的距离，能够承受的主120次到150次的发射。

第六百七十九章中英交恶带来的影响

“皇上，英国人提高了印度棉花的出口税率，这两个月我国棉花进口额数下降了12%，国内棉布生产成本提高了3%，棉花价格提高了5%，布匹价格隐有浮动。”zn海里，张守炎向刘暹进言着说道。这还只是中英对抗带来的后果之一！

中英僵局接近三个月了，北京下了两场大雪，眼看着又要到年底了。这一阶段是中国一年中平均开支最多的时间点，看来布匹价格经过十多年的连续降价之后，终于是有一次提升了。而且是比例不低的提升。

刘暹不觉得布匹价格还有压下去的可能。在新疆和中亚的棉花种植产业形成规模之前，在国内的棉花需求能够满足之前，布匹价格的回升是难以抑制的。

“只是一布匹而已。”刘暹摆了摆手。英国提高了出口税率，中国不也跟着提高了生丝、茶叶等

方面的关税了么。刘暹已经决定将中国带向‘贸易保护政策’的大船上了。就也做好了承受代价的心里准备！

中国真正的踏上了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道路！虽然如今撬动的只是远东这么一块区域，虽然中国成为了德国的‘探路者’，刘暹也不后悔！

英国人既然如此的强硬，那就等着印度也乱搅起来吧！

刘暹早就下令军情局在藏南地区招收和联系反英的印度人和组织了，虽然这个数量对比印度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来只是九牛一毛的微小，但搞一搞恐、怖、袭击，扰乱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秩序还是能做得到的。

现在的印度也确实有让刘暹重视的份量：首先它每年都为大英帝国提供海量的资金。印度是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第二、它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中国的茶叶生产国。虽然印度的茶叶品种单一。红茶占据了产量的95%以上，可欧洲人喝茶喝的就是红

茶。绿茶只在中日朝越这几个国家里流行。印度茶叶这些年已经成为了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最大竞争对手；

现在中英交恶，英国从中国的茶叶进口量必然大大减少。还有美国，可能也会大量引入印度茶叶。再加上早就断绝了的俄罗斯，中国茶叶出口来年遭受重创是必定的。刘暹怎么会没有扰乱印度社会秩序的理由呢？

暹罗的‘凉季’就要过去，高温就快来临，可还不是雨季，大规模的进攻战还在进行着，金边、万象和占巴塞以及阮朝的军队已经对着暹罗展开了围攻，英国人的军舰长久徘徊在金边和阮朝的沿海，以作为威胁。还派出使者要求这些国家立刻撤兵，退出暹罗地界，全被各国否决。现在的曼谷王朝已经丢失了自己一半的国土，朱拉隆功要变成稀里哗啦了。

刘暹就等着太平军兵临马来亚，到时候看英国人还继续硬不硬了！

“陛下，皇后娘娘回宫了。”处理完了政务，刘暹躺在椅子上闭目冥思，脑子里一遍又一遍的过滤着明年国家将会遇到的那些麻烦。侍从进来禀报，刘暹这才想起来。自己正房老婆今儿御花园‘设宴游玩’了。请了满京贵女！

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冬天的御花园有个毛好瞧的？即使御花园真心的绝佳，园内青翠的松、柏、竹间点缀着山石，四季长青，在现在这个大雪刚晴的时候也别有一番景色。可冷飕飕的天气也不是‘游玩’的好时候。皇后娘娘这是给太子爷瞧太子妃去了！

刘暹已经拟定了几家的儿女，皇后需要自己去看一看。同时去的还有后、宫里那几个有儿子的妃子，他们年纪也只比太子小一两岁。太子大婚之后，他们的喜事也跟着要提上眼前了。

……

再看缅甸这里。回到了自家根据地的明壮一脸的得意。这一次他从袁世凯手中得到了左轮手枪一

百支，小巧轻便易于隐藏。口径11.43mm，很大，大的确保能一击毙命。随行的国防军教官演示的时候直接抓起枪对一头野猪轰出一枪，子、弹在野猪背上打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深洞。野猪是当场毙命！

这就是大口径左轮手枪的威力！若再配合着空尖、弹，固然破甲能力弱了些，精确距离很短，飞行稳定性也差，但威力绝大。同时空尖、弹也不是什么难做的特殊、弹！反正这威力不输于达姆、弹。

所有没跟着明壮一块去腊戎的抗英军将领们和明壮的儿子，都惊呆了。而还没等他们收回眼珠，教官又拿出一支双管猎、枪，对准野猪的尸体连续两枪，把整个野猪皮肉都打的千疮百孔。

明壮、得意的很。这种能够打铁砂的双、管猎枪，在他看来比正、规的步、枪都好用。因为用它、培、训、射、手的要求很低、级，稍微训、练，就能拉去打仗。这种猎、枪对于射、击、水准的要求很低，铁砂覆盖面很大，很适合教官讲的那种打近距离伏击战的作战需求。

最后他又走到一个斜竖的钢桶前，不用国防军的教官来讲了，自己亲自作了介绍：“这是飞雷、炮，又叫没良、心炮。威力巨大，可确保杀死半径20米的所有人。除非是水泥钢筋筑成的永久式工事，不然一炮可以解决。”介绍完后，明壮召集起全军的将领和士兵，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国防军教官们进行操作放炮。只听到嘭的一声大响，炸、药、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到了二三百米外的距离，然后爆发出一阵惊天巨响，等硝烟散尽后，爆、炸点半径二三十米内的草丛茎藤全都不见了，泥土翻起，地面上更是出现了一个深深地大坑。

明壮看着手下所有将领、士兵都直接傻了眼，乐的又是一通大笑。飞雷炮就是这么大威力！一炮下去有死无活，不然上国、军队怎么会叫它没良心炮呢。

“果然是飞雷！”明壮的儿子拍起手大叫，“没良心好，对付英人，还要什么良心！”

“造此杀孽，护国护、法。佛祖也会宽恕我们

的！”

儿子的话让明壮笑的更加舒心。“传本王的命令，从今日起整训部队，听从教官们的教导。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熟练使用各式武器，在最短的时间里形成战斗力。然后去打击侵占缅甸国土的英国人！”

越早的开展攻杀，就越早的能得到积分。而积分就是武器、弹药，就是药品粮食，就是自己对付发展壮大的源泉。明壮已经急不可耐了！

“我们的队伍会很快的发展壮大。我们会有两万人、五万人、十万人，所有人都装备着新式的步枪和大炮，有着足够多的子弹，有着吃不完的粮食和药品。我们要将英国人彻底的赶出上下缅甸。恢复我贡榜王朝往日的荣光！”

发源于瑞波的贡榜王朝，一度称霸中南半岛，并四度击退中**队，东进攻打暹罗大城王朝的首都阿瑜陀耶，并最终占领之，虽然没能长期具有，被郑信【曼谷王朝名义上的缔造者，实际上现在的暹

罗王族是郑信手下的大将反叛篡位得来的】彻底驱除出了暹罗国土，还侵入掸邦和老挝王国，还攻打了印度的曼尼普尔王国，最终引发了清缅战争。前后四次击退清军的进攻，虽然国力大衰，可也让贡榜王朝骄傲不已。

在第六代王孟云执政期间，贡榜王朝还处于黄金时代。可短短的五年过后，再孟既王的统治时候，英国东印度阿美士德总督于1824年发动第一次侵缅战争，贡榜王朝一下子从黄金时代坠落入了灰铁时代。

五年前缅甸还雄霸中南半岛，五年后就一蹶不振。并在1852年的第二次英缅战争中丢失了下缅甸，去年结束的第三次英缅战争中彻底亡国。

明壮王子不会忘记贡榜王朝光辉时候的荣耀的，他更牢牢地将王朝衰败的耻辱刻记心里。只要有机会有可能，他将会用最狠辣恶毒的手段来回报英国人！

所以之前就是再困难的时候，明壮面对英国人

条件优越的招降也无动于衷，就是因为这点。现在中国的登场给了他实现愿望的机会，在漆黑的黑夜里看到了一抹白皙的亮光，明壮完全忘记了他去腊戎之前给儿子吩咐的那些话，现在的他对中国一百个一万个感激涕零！

　　很快的，二十名抗英军的将领和年轻军官就被明壮送去了腊戎军事学校。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四个儿子，全部都送了过去，一个没留。

　　在完全绝望的时候，给人一丝希望，会赢来的感激和忠诚就是这么的大！

　　对于那时的明壮来说，生命都可以为之抛弃，就再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了。只要能报复英国人，报复毁灭了缅甸和他的家园的英国人，明壮能够付出一切！

　　因为再恶劣的情况也顶多如现在这样了。

　　刘暹也等着缅甸报来的好消息，他觉得那些武器完全是一教就会用的东西，缅甸那里肯定很快就

有好消息传来的。结果暹罗的又一次会战先一步吸引了他的目光……

ps：切了二三百字。我tm的就不知道了哪里有非法关键字了，我废了两个小时，试了二十多次，也还是他娘的含有，真的要疯了！

口胡，口胡，口胡……………………

第六百八十章国防军的徒弟

太平军与暹罗军的决战位置在那空沙旺。这里是暹罗的中部，是平河、汪河、永河和楠河汇集的地方，并且形成了泰国最重要的水路——湄南河。是难河和宾河的交汇点。也是暹罗国内铁路西北方向延伸最远的地方。

那空沙旺在暹罗的北下部地区，位于北部和中部地区之间。它被称作“北部的大门”，并且是北下部的交通运输中心。这不是因为城市通了铁路，而是因为那空沙旺位于湄南河畔，而湄南河是暹罗最重要的一条水路运河，是暹罗中南部的交通命脉。这个地方距离曼谷不到五百里！

这一场战争石达开真的亲征到了战场。太平军汇聚了接近三万人，可谓是太平军的主力了。而暹罗军呢，依旧是原先的配置——朱拉隆功远远的待在曼谷，总司令洛罗那帕莱亲王也待在曼谷，实际的统帅是一败再败的德国人凯特尔和披汶.颂堪，再加上印度来的所谓的雇佣兵——英军陆军上校团长

查尔斯。

这是暹罗曼谷王朝历史上第一支外籍雇佣兵，有四千人。一水儿的英印殖民军，里面有一千人的英国人，五百人的廓尔喀人，以及五百人的锡克人，剩下的一半人才是战斗力相对低弱的印度人。

没办法，印度人给英国的认知，给印度周边国家的认知就是如此。廓尔喀人的战斗力绝对完爆印度，锡克人也比信仰的印度教的印度人骁勇善战，英国的红虾兵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队伍，查尔斯有着三十多挺重机枪。数量差不多的迫击炮，和两个炮兵连组成了炮兵营。他们是英国人应朱拉隆功的祈求派来的军队。进入暹罗以后。所有的军饷和军费开支都有曼谷王朝承担。

这样的一支四千人的雇佣军，和总数高达五万人的暹罗军队。就是这一战中太平军的对手！

暹罗军队依照河流与有利地形布置阵地，但最

前沿的凸出阵地是那支雇佣军。狂傲的查尔斯根本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那是一支腐朽、落后的军队，他们是很勇敢，但也只是如此罢了。祖鲁人也很勇敢，不是吗？”

查尔斯面带挑衅的对凯特尔说，“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打仗的。太平军不是中国国防军。因为一群上帝的伪信者而恐惧，会是让天主蒙羞的耻辱。”

战争就此拉来序幕。暹罗军摆好了饭桌，石达开没有不敢吃的。这两个月战事打下来。石达开对暹罗军的战斗力心知肚明，对整场战争的胜利信心百倍。

而眼下如此规模的大会战正是他梦寐已久的。大战好，打赢了战果多，一仗能顶十战！

不过战争的武器虽然发生了划时代的革新，可战争的打发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第一点就是知敌，就是侦查。

日后当科技继续发展之后，侦查会有飞机和雷达来进行，现在这还是两边的骑兵，以及观测气球。这点上不管是英国大兵还是师承国防军的太平军。都没有创造出什么本质上与众不同的玩意来。

战前两边的快马都是你来我往，时不时的还要碰撞一二。等到两边兵戈交锋的时候，就又都升起观测气球和操起望远镜来。

两边都要进行炮火准备，也都在极力观察着对方的炮兵阵地。英军的炮兵实力是不弱的。四千人的队伍有两个六炮的炮兵连和三十多门迫击炮，而太平军呢就更不用多说了。三万人的主力部队配炮超过五十门，而且都是最新的后膛炮！

液压式管退炮已经有了成型。弹性炮架依然被用到了实处，但距离最终定型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不过中国新建的军舰主副炮已经被留出了空位。所以现在国防军的大炮开始刚性炮架！

两边的火炮轰轰隆隆的一通对轰之后。步兵进攻终于开始了。

太平军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太平军了，石达开在三角地带窝了十多年。几经整顿，眼前的太平军是一支真正的以国防军为榜样的现代军队。

国防军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大名鼎鼎，被誉为东方最强步兵，可以跟德军一较高下的军队。

欧洲人要颜面。在刘暹最初连胜俄军的时候，中**队被一家家奉为‘天下第一强军’，但到战争结束了，之前的劲头下去了，欧美国家的媒体就又把德军捧了出来。反正中国要不跟德国干上一张，领教一个德国鹅步的厉害，这个话题就是无解的。

但外媒的如何评价并不能真正拉低国防军的战斗力，也不能减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现在以国防军为榜样建立的太平军，就要先国防军一步的跟英国人干起来了。

或许装备和补给上，太平军不能跟国防军媲美，但他们的作训也十分严格刻苦的。

有上进心的部队从来不是一个‘穷困’能阻挡的了的。再贫穷困苦的环境下，这样的部队也能最大限度的使用当前的技术，最大限度的使用已经掌握的武器，然后最大限度的去发挥出它们的作用。

太平军从来就是一支有着上进心的部队。早在四十年前，他们就通过挖地道塞棺材的爆破手法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的城墙，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的地盘。现在的太平军，武备上跟自家先烈们比已经面貌一些，可精神头不减。

战斗开始了。太平军从事先前发掘好的延伸地道中冲出，部队冲锋队列零散中带着规律，太平洋以班级单位为作战单位，每个班里的士兵或许站位乱七八糟的，可整体上班与班之间的距离和位置，全都是三角。

查尔斯第一眼可看不出门道来。他只觉得太平军的冲锋队列是那么的零散，就跟暹罗军队逃跑时候的样子一样。他下令放缓了炮击，准备放太平军到近处后，用子弹却射杀他们。

战斗最初的损失都是在这样的试探中产生的。查尔斯把太平军放近了打是一种试探，太平军首先发起进攻也是一种试探。

毕竟即使是在冷兵器时代，先锋部队也是精锐部队，太平军的队列或许一般，但战斗力不应该像他们的队列一样稀松。之前英国的战地观察团也从战斗力上肯定了太平军的武力，那真心不是暹罗的军队能够抵挡的了得。

除非在曼谷外沿修筑上一层又一层的永久式防线，拼人命和消耗，拼垮太平军！

英军的步枪、重机枪开始射击了，一个个的太平军战士倒在了冲锋的道路上，一批太平军士兵匍匐在了地上，端起步枪开始还击。轻机枪开火射击，英军的迫击炮也跟着发威。两边的伤亡数字都在猛的增多。

太平军装备的全是零八式步枪。这款步枪装弹量达到10发，射速高，弹道精准，挺合适风格悍勇，爱猛打猛冲的太平军的。但今天太平军吃了大

亏。英国人手中的李—梅特福弹匣式步枪，有着跟中国的零八式差不多的特点，装弹量大，初型达到了8发，改进型是10发双排弹匣。这样的双排弹匣在历史上还在今后成为了李氏步枪的标准配置。

然后是他们的重机枪，马克沁重机枪。英国是欧洲大陆最早向美国够买这种专利的国家之一。一挺挺重机枪打出的子弹简直像是劈头盖脸泼下的雨滴。

冲锋中的太平军可没有重机枪、支援，他们有的是轻机枪。7.92mm口径的通用【步枪弹】弹匣供弹轻机枪，能够使用零八式步枪子弹，射速可以达到一分钟500发左右，初速度达800米以上，性能大致等同于捷克式轻机枪。

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武器绝对是超级先进的。国防军不会放着这等拳头装备不外卖，但价格并不比一挺重机枪低多少了。虽然从火力和持续性来讲，轻机枪根本比不上重机枪。但你挡不住他轻便灵活，在山地，在滩头登陆，在雨林地区，这样的武器比笨重的重机枪好用多了。

“士兵们，上刺刀！勇敢的冲上去，把这群矮小的大、烟、鬼统统杀死！”英军的前线指挥官拿出了屡试不爽的刺刀冲锋。

在现下时代的战争当中，刺刀战依旧是一种被每个国家都列在重要训练科目名单表上的作战手段。这个时代还不是五十年后的二战，就是最先进发达的欧洲地区的军队，也都时刻为刺刀战做着准备。原时空的一战，那一次次肉搏战，就是很好地说明。

英军在不久前的缅甸战争中对此屡试不爽。现在的‘雇佣兵’们挺着刺刀从战壕中爬出来向着太平军冲过去，他们希望能够延续之前的荣光，一举用肉搏战干掉自己的敌人。

距离越来越近，枪口几乎面对面的射击，两边的士兵都跟被处决的囚犯一样，被近在咫尺的枪口打的血肉横飞。太平军风格像来悍勇，有的是一鼓作气的悍勇。眼瞅着英国人就在跟前了，顶着伤亡硬是冲上了去。

两边士兵呼啦一下搅合到了一块，变得密不可分。

肉搏战像来都是混乱的。这里子弹和刺刀横飞，谁也不敢保证自己防住了面前的刺刀，就不会被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结果了性命。

所以要打赢肉搏战，不需要害怕和恐惧，只需要勇气和果决。冲，冲，再冲——

一旦突破了敌人的阵地，那一切旧都有可能。指挥官你不需要预留后备队，你需要做的只是干一锤子买卖。是非成败交由老天来决定！

第六百八十一章你们没被皇上看的那么重

国防军平原作战经验丰富，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冰天雪地里作战经验丰富，骑兵作战经验也丰富，但在闷热潮湿，蚊蝇滋生的热带雨林区域里作战的经验就少的可怜了。

兰芳的部队和战事，一直以来都是国防军诸多军校关于热带雨林区域作战之素材的来源地。可兰芳的战争多是小规模的冲突战、游击战，大规模的热带雨林作战并没多少。

所以太平军此次战斗打响的时候，一个由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副校长亲自带领的战地观察团就已经到了清迈。这个领队的副校长是石达开的老熟人——郭松林。当年的湘军悍将，十几年前差点死在了秦军手里，现在却还要乖乖的给刘暹卖命。

郭松林本人是不常上前线观战的，做工作的都是他带来的那些青年军官。人老了，也祥和安逸

了。郭松林这些年的太平日子过下来，人早已经失去了十几年前的彪悍了。或是说，他自己主动抛弃了他为之成名的悍勇。时局已经不允许他再蹦跶了。

所以他从最早的高级将官班，到国防部的冷板凳，再到总参谋部的挂职，最后来到了南京。五年时间成为了军校领导班子中年级最大的一个人。从来没有过抱怨！

深夜里郭松林曾不止一次的自叹，应该正是自己的这种老实苯酚，才能在老朽之际再度握到一点实权。像那叶志超和潘鼎新之辈，不任命，不老实。十年前就是任人宰割的平头百姓了。

今天这场战争打响的时候，国防军的战地观察团早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出现前线的成员们一个个举着高倍望远镜，细细的打量着战场。

虽然今天这样的会战并不属于他们一行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太平军在暹罗作战途中诸多的注意事项和准备，才是他们记录的重点。可今儿太平军

对面不是有了英国人么。既然条件允许，战地观察团的年轻军官们还是想要亲眼见一见英国人的战斗力的。

看着太平军战士冒着弹雨真的冲进了阵地，那相隔十几二十米的枪、弹对射，简直让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想到了军史上讲的排枪击毙时代！

很勇敢，很有勇气！很蛮，很男人！

“好！太平军果然骁勇。士气昂扬，斗志高亢！”

“本色二十年不变。翼王真当名将，调理军伍。名不虚传！”

国防军在勇气这一项上从来都是点满的。是军队训练的重心之一。这些军官就是受着如此思想的灌输成长起来的，对于战场上勇敢不畏死亡的太平军自然是一百个满意、赞赏。

“英国人也不差。”

太平军战士挺着刺刀冲进了英军阵地，英军没有被一下冲垮，而是纷纷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立刻发起反冲击。两边的厮杀极为惨烈，攻入阵地的三四百太平军全军覆没，英军阵地也被搅得乱麻一团。若不是英国人发疯一样用炮弹轰击太平军的后路，打断了太平军后续部队的跟进，这批牛气冲天的英国佬怕只这一次攻防战都撑不下来。就会给太平军击垮！

“不见得是英国人。廓尔喀的雇佣兵更精锐。”一名青年军官在另一人的话音落下不久，这么的反驳着。

“可惜咱们不能到英国人的地盘上去看一看……”队列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少校军官连忙插话把楼歪了出来。

“不真刀真枪的跟英国人斗一斗，只用一双眼睛来看，瞧不出真材实料。”楼继续歪下来。

一场可能出现的争辩就被这么的抹消了。

太平军的阵地上。陈榕气的猛拍自己大腿。他见到第一波攻击得手，立刻就命令后续部队向突破口跟进冲击。而两翼部队加大对英军战线的压力，试图创造出更多的突破口。眼看只需要后续部队跟进。这第一次进攻就能打出彩来了。英国人竟然这么的就放了大招。

‘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假，但血肉也不能跟炮弹去硬碰硬！所以。功败垂成！

不过有了第一次进攻的成果打底儿，陈榕也不怕对面的英军了。战斗力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而此时的滨河岸畔的太平军总部这里。石达开也在暗自可惜第一波攻势失去的机会，郭松林就在那隆隆的炮声当中起床了。

作为一个不怎么理事的团长，郭松林最近的日子过得十分舒逸。纵然没有数钱数到手抽筋，也能睡觉睡到自然醒。洗脸刷牙，郭松林一边听着侍从汇报前线的消息，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然后抹抹

嘴去找石达开聊天了。

别看石达开人是在指挥部，实际上这场战争更多是小一辈的人在打仗。在石达开所在的指挥部下面还有一个幼翼王石定忠负责的前线指挥部，那里才是这场那空沙旺会战的中心。

郭松林跟太平军的小一辈交流不多，也没什么投机之处可谈的，他更多地是与石达开、陈得才这帮老人唠叨，至于事情，他带来的那么多观察团军官都不是吃素的。这些人全是国防军里的后起之秀，就算是将来不在军队发展的，搞军事理论研究，也绝对有一把手。

所以，在他们这里，是年轻人聊年轻人的，年老人聊年老人的。石达开也很愿意跟郭松林聊天唠嗑，因为他总能从郭松林的话语里发现一些之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国防军校生这些年的待遇变化，和郭松林言语里子孙后代的一些事。比如他儿子工作时遇到的一些新鲜事，比如他孙子们的上学，比如家里

的仆人丫鬟的工钱，国家法律的保障，等等。都不是单单报纸就能全面感悟的。

石达开可以从中看出新秦根基的一点点稳定，新秦社会的一点点变更，再一对比他自家的事儿，感触尤深！

谈话跟交情一样，从来都是由浅入深的。交浅言深是古来大忌！

石达开跟郭松林的谈话唠嗑也是这样一点点加深加意的。而且说话的时候，周边围着的人也越来越少。毕竟谈话么，人越多就越冠冕堂皇，人少的时候才会直指核心。

今天石达开和郭松林先看着地图比比划划，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中午摆酒，就不需要人再在边上伺候了，一桌饭菜就三个人——石达开、郭松林外加一个赖文光。

这也是老人，当年风云一时的太平天国遵王，天下有名的名将！

三个人都是老油子，几句话絮下来，酒桌上气氛和谐的能蜜里调油。而且人年纪一大，就念旧。不管是当年的老伙计，还是老对头，见了面有种出自内心的亲近感。不然石达开与郭松林这才一个月不到，交情也不会进展到这地步。

所以在这酒席上，石达开问起了郭松林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国内对他们感观如何？

石达开一直都很揪心这个问题的。因为太平军对比国防军来太弱太弱了。刘暹只需要深处一根手指头，就能把太平军给摁的粉身碎骨。因为至今为止石达开也没能建立起一座炼钢厂，兵工厂虽然有，但材料一切来源于大陆。这种身家性命系于人手的感觉，太不美妙了！

石达开剥心掏肺的一番话让郭松林笑的哈哈的，“翼王殿下多虑了。别的不说，只看任化邦等人之前程，贵军之地位，固若金汤！”

赖文光停了后大大摇头，“郭兄说笑了。鲁王

【任化邦】毕竟是捻军，非我太平军也。当年率军南下归入翼王殿下麾下后，也多少有些龌龊生出。真到了要起刀兵的时候，是没用的。”也因为知道感情一般般，所以太平军这些年跟任化邦那些北上的人几乎没联系。

郭松林对这些事接触也是很少的，他老实本分啊。而且郭松林出自湘军，湘淮再同声一气，也是有差异不同的。对于任化邦等人的事情了解真的不多，只是看着任化邦一入国防军就是少将旅长，现在更是蒙古军区的副司令，中将骑兵师长，风光的让人炫目。自然认为是好的了。

如果按照常理推断，皇上对于任化邦如此看重，付以重任，那对于太平军当然是放心的。

可现在听了石达开、赖文光的话后，郭松林心里也往着更深处想了起来。

他没有什么秘密的渠道获得秘密的消息，他想到的只是国内的舆论，想到的是《华夏日报》和内刊。

“太平军在国内被提及的次数不多。之前你们与暹罗打仗的时候，还能在《大公报》等报纸的头版上看到相关你们的消息，到清迈之战结束后，全国媒体对你们的关注就不断在下降。两年前的战争几乎就没人提及，除了西南三省的一些报纸外。”

“即便是这一次大战，舆论报纸更多关注的重点也是中英两国的对峙，和暹罗战争可能引起的哪些国际之变化。”

“说句不好听话，你们没被皇上看的那么重。比如这次的那空沙旺会战，我估计除了西南的报业，都不会有几家报纸把你们放到头版上。”

“别看你们在暹罗打的这么激烈，也用上了全部的力气，对于你们是意义重大。但在中国舆论的关注上，都不见得能排上前三。”

第六百八十二章就是一把尿壶

郭松林说的话很伤石达开、赖文光的自尊的。但这绝对是实话。

“现在国内最关注的事情是太子妃人选，皇后娘娘不久前设宴御花园，对于新秦国朝，这才是第一关键的！不尘埃落定，全国的当官的心就落不下来。”

“然后是明年的换届。张首辅年纪还不到线，且身体尚好，肯定能连任一届。但是李次辅，也就是李鸿章李大人，今年就七十整岁了，明年是肯定要走人的。这么一来内阁就空出了一个次辅的位置，也是吸引着不知道多少目光呢。”

“再然后就是中英交恶。英国人是世界霸主，影响力巨大得很，我国与之交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好的影响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这是十分受新兴的工厂主们关注的。他们关注了，媒体方面自然也会跟着关注。现在哪家报纸没有办工厂的那

些人做的广告啊……”

“拿人钱财，就要急人所急！”

郭松林说的这些跟太平军都挂不上自己的联系，但是从侧面却凸出了一个问题——太平军在国内舆论和民间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了。当年掀起惊涛骇浪的太平天国，真正的成为了过去式。

而一支根本不为国内舆论民意关心的队伍，一支在国内绝了根基的队伍，一支对着北京还有着不小的作用的队伍，皇上会突然间对其痛下杀手吗？

“说句实话，我是觉得，国内各方势力根本就没把您们看在眼里。或是说。你们在国内那些大佬看来，已经是国外人了！”

“今后只要听从皇上的吩咐。要干啥干啥，南天国真会有立国的那一日的。”

郭松林话说的痛快。也不管石达开、赖文光俩人是什么感触了，balabala说的欢快无比。郭松林

酒足饭饱，回去休息，只剩下石达开和赖文光相视苦笑。

“外国人？只此二十载，我石某人就成外国人啦？”石达开倒是想过自家这点实力不被北京的那些大佬们放在眼里，可他从没想过自己变成外人了。

赖文光内心的涌动要轻一些，毕竟这事儿石达开承受的压力、担负的责任最大。压下心中的诸多繁絮，赖文光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新秦立国以来，中国不断强大。又两胜俄罗斯，外夷不敢欺辱，一扫前清四十年之晦气。那第三次中俄战争的全面胜利，不但给国内的百姓们带来了太大的振奋，就是我等也惊诧之极。几十万兵马一口吞下，何等神威？！！

天国全胜之日，也无有此半分风采。

有了清妖做对称，新秦可不尽得中原人心。”赖文光说话中本是安慰石达开一二，但这话说起来后是越说越觉得就是这么一会儿事。

“而我等屈居边角多年。后又南走外域，国中久不闻我等音讯，自然声势不显。几次与暹罗作战，攻城掠地。也有了三分军威，但暹罗何须国也？华夏一属邦。哪比的沙俄万分之一？”

“翼王。此战暹罗，我军最终目的乃是杀入马来。迫英人退回抢夺吉隆坡之爪牙。这正是我军再扬威名之日啊。如今日之战。那凸出暹罗防线的四千英军，若能一举全歼。或是吃掉过半，大胜英人。何愁国内亿万子民不仰视我天**威？”

“这英吉利与国内声名之盛，比之俄人尤胜出很多！”

石达开与赖文光在这里真心的研究起了这件事。而对于郭松林来说，眼底无私心地宽，回军帐里好好地睡一觉，舒服舒服才是第一位的。他可没说假话，在南京的时候，市面上多达十几份儿的报纸，能够提到太平军石达开这帮人的，真是少得可怜。

太平军这完全是一支被民意舆论拉在了角落里的存在。而且在郭松林看来，这石达开一伙人就好比那尿壶于北京，用得着的时候，补给、粮饷哗啦啦的都送过来了，用不着的时候，那根本就是理都不理。

眼下的这场暹罗战争，暹罗人、英国人，绝大多数的国人，可能都还不知所以然，但郭松林好歹是中将啊，即便他这中将很不值钱，一些消息儿也是知道的。

这那里是打暹罗啊，纯粹是打‘狗’给主人看，是扇英国人耳光的。至于军事目的，占领不占领暹罗完全是次要的，首先是准备兵进马来半岛，好让自家的手能够伸入马六甲海峡。也是为了更大的给英国人威胁，迫英国人让步！

郭松林真的很可怜暹罗的。这倒霉的朱拉隆功，连选择立场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刘暹钉在了‘英国人走狗’的位置上。可怜的暹罗啊，之前每年还都卖出大量的稻米给中国，虽然一直在扩充武备，一直在接受西方列强的扶持，也一直在受

着‘中国走狗’的欺负，但立场上，明面上，还是很公正的。

可惜，这回他们碰到了一个‘不讲理’的人了。

当然，郭松林也不会觉得朱拉隆功真的冤屈了。开化十多年，郭松林这么个不怎么讲政治的人也知道什么叫‘独立’！

如朝鲜、阮朝、琉球这样的国家是不能成为独立国家的。之前的暹罗也一样，它也是中国的传统属国之一。其受中国影响之大，比之缅甸还要重的多。

朱拉隆功就是想让暹罗脱离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想要暹罗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步。可能在很久以前他就后悔了，可事实推着他不得不走。

暹罗走那条‘巧路’，是在刘暹打第一次对法战争之前就开始的，也是刘暹打第一次对法战争的

结果决定的。

那个时候‘我大清’没能趁胜追击，强硬的为阮朝讨回丢失在法国手中的全部国土，让暹罗依旧处在英法两大列强的夹缝之中。

等到刘暹举兵树起造反大旗。那个时候除了已经绑在了秦军战船上的阮朝以外，虽还敢坚定的站在秦军的背后呢？暹罗又经过了两年的拖拉。朱拉隆功丧失了最后的机会。然后就只能一步步看着中国强大起来，迫不得已。也是压力之下，一次次接受英法等国的扶持，骑虎难下，最终害了整个暹罗，也害了他自己！

不过这些都不是郭松林要去操心的，从酣睡中醒来的他，看了下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半了。中午的那番话被他抛在了脑后，“怎么样？战事有进展吗？”穿上军装，一副军人肃穆威严的形象在他身上浮现。

“将军。英军凸出布置的阵地已经被攻破了，现在太平军正对着右翼的暹罗军发起进攻！”

起床就有好消息，郭松林高兴了。忙问战斗经过！

“上午10点三十分，太平军孙榕将军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太平军分做了三路，吸收了上次进攻的经验，火力布置更加有序。炮兵打出了弹幕作为掩护。

英军也吸收了教训，重机枪随即就开始射击。太平军进攻部队匍匐前进、还击，又用迫击炮集中射击打掉了英军的一部分重机枪火力点，一步步靠近英军阵地。最后用炮兵攒射。趁着英军火力被压制的空档，全体起立进行冲锋。

英军第一线的部队依旧凶猛，立刻以刺刀战发起反冲锋，与太平军进攻部队杀作一团。此次太平军三路进攻。两路得手，英军阵地更加混乱。

后续的太平军部队立刻开始跟进。英军自然以凶猛的炮击再次阻击太平军后续部队，结果为太平军的炮兵所趁。被太平军在步兵进攻当中提近阵地

的炮兵一部反制。英军的炮兵的轰炸还没展示几分钟，就被迫中止。太平军的后续部队顺利跟进英军阵地。靠着人多势众，赶着一线英军的败兵向着二线冲击。再有炮兵的助阵，英军阵地的两道防线陆续失守，截止到下午两点钟，英军全线溃败。”

“太平军伤亡和战果都是多少？”郭松林脸色变得很严肃。从随从的言语形容中，他感觉不出英军有多么高的战斗力，就跟中午时候他受到了前线观察团的军官们返回的报告一样。但这个事情还要看实际的伤亡比例，这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太平军战死一千人，伤一千三四百人，击毙英军一千五百余人，俘虏一千人。其中英国红虾兵三百人，廓尔喀拥兵二百来人，锡克兵四百多人，几近被全歼。”

少校副官手中的资料很完全，立刻报出了答案。

郭松林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大英帝国……”口气在这一刻是说不出的轻佻。

“我似乎可以往回发一次电报了。”对英国人的战斗力作一次评估，至少精锐的英印军队就这么多能耐。国防部也好，总参谋部也好，更定会感兴趣的。

“也不知道太子妃的桂冠花落谁家了。我可在金陵赌场下了五万块呢！”心情轻松起来的郭松林，脑筋不由自主的就落到了他本人的事儿上。而国内这个时候最能牵动他心神的事情，莫过于太子妃一事。

五万块不算多，他压得是曾广珮，文正公的孙女，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二女。其母郭筠，时为当今有名女诗人，曾广珮与长姐曾广珊自幼即耳濡目染，也爱吟诗填词，同时受酷爱数学的父亲熏陶，也学了不少西学，通晓法语和德语。

长相也胜过其姐，端庄秀美，年纪十八，正跟太子爷相配。

虽然这只是郭松林一类人的一厢情愿，可整个

湘淮阵营里，当初受邀游玩御花园的也只有曾广珮与李鸿章的孙女，郭松林当初再跟着淮军混了阵子，这个时候他也绝对会压曾广珮！

第六百八十三章中国第一金龟婿

太子妃之人选对于整个中国至关重要，不管是勋贵一系，还是湘淮为代表的前清降官一系，亦或是以侍从室为代表的的新贵一系，都眼巴巴的看着‘太子妃’垂涎三尺！

因为太子的位置稳若金山，太子本人也不是刘荣、李承乾、胤礽这类自寻死路的前辈。他宫内有皇后娘娘撑腰，朝外有嫡亲大姐跟着固宠，外带还拉上了前任首辅范家，同时朝堂还有一个门生遍天下的叔祖首辅大臣，自身又敏而好学，端在元良，极得皇帝的宠爱。现今的太子妃那板上钉钉的就是日后的帝国皇后千岁！

因为众臣文武看好太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年岁日好，今年已经五十有三了。没人会认为青年起兵，征战半身的皇帝陛下能变成活人瑞。即使他现在身体还好的很。可越是如此越令人担心，中国历史上有太多身体好好地却一病呜呼的主儿了。

皇帝不是一个暴戾的人，他不杀功臣，也不杯酒释兵权，对臣下仁和宽优，可这不是因为皇帝是个圣主，而是因为他在权利构架当中添加了太多的制肘。每个官职左右都跟着好多个副手，且法令规定下了每个副手必须承担起的责任，也就是每个副手都有一定的实权。光是内斗，彼此间的监视、制肘就足够人费精力的了，就别说是挤兑他人，大权独揽了。

再有一个是文武分家，整个国朝除了少量的几个边疆总督还挂着将军衔，能调遣部队外。内陆省份已经全是只文不武的巡抚了。再加上财政拨支，财权大头归属中央。那些地方税能养活地方上的官员就谢天谢地了，连逢年过节慰问驻军的开支都没有。他们还怎么指望去拉拢军队？

国防部可早就不是当初的兵部了。军队大权更在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

在国朝现今的情况下，即使是内阁首辅大臣，也完全变不成堵塞圣听的跋扈权臣。当今皇上完全

可以对臣下放心，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国朝鼎立十余年，看看又几个开国功臣犯事儿的？不仅是他们自己都老老实实的安守本分，就是家族后人也乖觉的很。

皇帝手中的国安部和军情局，加上遍布各地的新闻媒体，和那一大批不怕死也不怕事的监察院官员，还有似乎各个都是强项令的法院人员。就跟一张密不通风的天网一样，从所有人的头上垂下来，罩着了全国的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所以，现在中国的皇权还是那么的至高无上，太子妃的荣耀和权势自然也至高无上。

郭松林作为一个湘军老将，当然希望自家人能登上那个闪着光芒的宝座。甚至于他对这件事的急迫比之他现在的工作都更甚。

这种心情根本不是那五万华元可以匹敌的。而他为什么要去金陵赌场下那五万块钱的筹码，并不是想赢钱，或是别的什么。根本原因不过是想为自家人壮一壮颜面。因为太子选妃的事儿，普天下都

知道。赌坊里开出了赌局，郭松林不可能看着曾广珮名下的赌金比其他人选差的太多。

话说这些开赌局的人也是胆大包天！

心里面挂念着这样的事儿的郭松林，也难怪对暹罗战事不上心了。但是很明显的。北京方面对暹罗战事很有一种迫切又不想给太平军压力的焦急心情。北京非常关注暹罗战局的变化，对于刘暹来说，选个好的贤惠有能力的正房儿媳妇。是一个大问题，可同样暹罗战事的关系也相当的严重。

作为皇帝。永远不可能只面对一件事，也永远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只做一件事。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是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常态。

刘暹还要关注海军造舰的进度。还要关注西北、蒙古地区的雪灾，还要关注今年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还要关注东北和外兴安岭滨海地区的移民，中亚地区的移民，以及今年全年的财政岁入和财政余额，再有军队的扩建和装甲部队战斗力的形成……

现在已经是年末了，整个国家都有大把大把的事儿等着刘暹，他的精力怎么可能全放在选太子妃上？这事儿，皇后和太子本人的意见也占着不小比例。

明年太子的飞艇就差不多可以定型了，然后就能开始组建飞艇部队了。当太子从京都大学毕业之后，整好就能进入军中，把握住飞艇部队，把握住将来空军的前身。

所以你要说刘暹心里究竟有几分注意力是钉在太平军身上的，这个比例还真的会很小很小。可刘暹绝没有拿太平军当尿壶。在他构造的势力结构上，太平军是中国力量的一种向外延伸，在中国韬光养晦，苦修内功的时间段里，太平军就肩负着蹦跳和显示武力的作用，外交上是有着很重要的定义的。这绝不是‘尿壶’可以拿来比的。只是很多联系都不放在表面，在不知内情的人眼中可不就是用着了超前，用不着了丢一边的尿壶么。

腊月的北京城一片冬季的肃杀。寒风刺骨，真

心比前世的冬季要冷得多。

　　老天爷又下了一场雪，但不大，田里的积雪只有半尺。可是李鸿章李次辅病了。

　　刘暹在宫里接到消息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李鸿章要搞什么鬼！？他可不信李鸿章真的会病的请病假，原时空里这家伙到1900年还有劲的呢，还搞出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

　　要不是局势所逼，抱病从南方跑来北京，有受气背黑锅，人再活两年也不稀奇。

　　虽然感觉奇怪，李鸿章这个性喜弄权的人怎么就自己主动告病了呢？刘暹还是派出太子出面去瞧一瞧病号。

　　但太子并不是第一个去李府探望的人。李鸿章是什么人啊，湘淮系的首领，隐隐代表着全部的前清降官，身居次辅，位高权重，声望更是高隆。

　　两年前刘暹才给他封了贵侯，之前差劲的爵位

这也能拿得出手了。身居一派之首，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一告病，震动的整个朝野。对于其派系内的成员来说这是个很糟透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们当然要去探病，不仅是在京的，就是河南、山东的外地官员都有派人搭乘火车赶进京城的。而朝中诸臣，不管是敌——对方来试探的，还是中立——对方来好奇的，抑或是有求李鸿章的，也都齐齐聚到李府的大门前。

　　没有人会想到李鸿章这一病，完全是拜太子所赐，在所有人（包括刘暹）看来，李鸿章与太子走得距离适中，太子对李鸿章谦和有礼。这完全就是一个不涉政的太子爷与朝中大臣标准式的亲密度。即使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去年就被调入了东宫的詹事府。

　　李鸿章有意与太子拉近距离，那还是在李经方嫡女被招入御花园之后，才兴起的热情。那安分守己的太子是怎么吓着了李鸿章的呢？

　　这就要从李鸿章的二儿子李经述说起了。李经述是李鸿章的二儿子，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大儿子，

那李经方是李鸿章从自家六弟李昭庆那里过继来的。李经述生下来就长有两颗牙齿，眼睛很有神，亲友们都感到很惊奇，认为不同凡俗。曾国藩见了对李鸿章说：“此公辅器也”，预言将来必成大器。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其父固亦如此，此子必肖其父。”李家上下的喜气洋洋可想而知。

但长大了之后的李经述却跟李鸿章完全的不一样，他是很有才，不然刘暹不会把李经述点入东宫的詹事府，可他的才不是李鸿章的那种才。李经述的才华更属于传统的文人墨客。他的诗写的很好。

《蜂》：

大义君臣重，辛勤日两衙。

积香成世界，工酿度韶华。

假子春分粟，真王晓课花。

专房竟腰细，岂独楚宫夸。

《蠹鱼》：

谁复知鱼乐，游行此大观。

以书为性命，于古得波澜。

粗涉千篇易，遥传尺素难。

从残殊厌饫，枵腹笑儒冠。

同时为人极孝顺。这一点十分的为刘暹看重。李经述的母亲赵氏，常年患肝病，经年不愈，发起病来剧痛不止。每逢这时，李经述总是衣不解带地服侍在旁，亲尝汤药，无微不至，想方设法为母亲减轻病痛。他到处打听治病良方，年幼时有次听说这种病要用亲生儿子的肉和药以进，病才能治愈。李经述信以为真，真的从自己的手上剪下一块肉来，和进母亲的中药里煎熬，呈送老母。可惜赵氏的病并未好转。

太子对父母自然也是孝顺的。虽然学习西学，

中学也不曾放下，而如今之时，诗词凋零，能写的如李经述这般好的并不多见。太子与李经述接触较多，而李经方的大女儿相貌也确实不错，品行有李经述这个活例子在呢，太子根本不考虑李氏品行有差的可能。可以说因为自己的二叔，李氏先就在太子的眼中得了一个好印象。

李鸿章心里很有谱，感觉自信满满——自己孙女就算不能被选作太子妃，退而求其次，也能求一个侧妃的位置。将来李家一门的富贵就有了依靠了!

期望值很高。一时间老头神清气爽，意念通达。

可就在这时儿，赵小莲，就是他的继室夫人，李经述的亲母赵氏，因为今年冬季天寒受了冷，旧病复发，眼看就要不好了……

第六百八十四章被参观的李鸿章

李鸿章神经很有韧性，为人也确实老而弥坚！没被突如其来的噩耗给搞崩溃了。

他一边是心疼自己的老妻，两人已经陪伴着走过三四年了。李鸿章的原配夫人是周氏，并没有为他留下一儿半女，否则李鸿章也不会去抱自家六弟的儿子来养了。咸丰十一年的时候周氏病逝，李鸿章隔了一年，纳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赵小莲为继室，两年后赵小莲为他生下了嫡子李经述，不久又生了嫡女李经璹，小字菊藕，人多称其李菊藕。嫁给张佩纶的那个。

李鸿章从内心里讲是感激赵小莲的，可赵小莲发病发的真不是时候。要是选妃能尘埃落定，也就是了。可要是赵小莲撑不到那个时候，李鸿章的孙女等若是自动出局了。

赵小莲再是继室，也是李经方的嫡母、长辈。赵氏病逝，李经方就要跟着丁忧服孝，下面的孙子

孙女也要跟着带孝的。那里还能参与皇室的选妃呢。

李鸿章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妻重病，孙女前途大败，儿孙仕途遇挫，这些压力压得他是直直的喘不过起来，最终也是一病不能起了。

李鸿章是真的病了，所以接见也是挑人的，官太小的就干脆拒绝接见。放人到前堂坐一坐，有儿子代为喝杯茶，说两句客套话，也就是了。本系的重要成员是他想见的，自然被允许入内。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是要先见一些他不得不见的人。

比如，张守炎就派了儿子先期来探病。张守炎与李鸿章也就是个点头之交。关系平淡得比白开水还清，甚至还有些互瞧着不顺眼。张守炎自己不来。派来的却是长子张树桢。张树桢出身侍从室，现在已经是内阁秘书处的科长。看似官不大，却是正三品的顶戴，来探个病，是很能拿得出手了。

他领了父命，递了名贴，帖子上写的就不是秘书处科长了，而是张府，很快就得以近距离参观据

说病了的李次辅李大人。作为在内阁秘书处任职了两年有余的张树桢，可是见识过李鸿章的威风的。也当然知道之前选太子妃时，李家孙女是占着优势的。

如果太子开口了，皇后娘娘不会做决断，事情抵到皇帝跟前，皇上十有**会应允。让李鸿章这么个降臣在眼前晃荡了那么久，又拔入内阁任职次辅，皇上肯定是满意李鸿章的。

之前皇上为太子妃选家，圈的范畴里就有李家，这至少七成的几率是不会驳的。张树桢一边想着这个。一面由李经方亲自引领着往里走，非常不厚道地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李鸿章真要大病了，那还不得呕死啊？！

入得室内。结果却是大吃一惊，李鸿章以前不管碰到什么事儿，都是一副淡定的宰相度量。胸有成竹的样子不客气的说，比自己老子都更像宰相。现在好像真的被病魔给击倒。眼睛深凹，脸上的褶子看着都极明显了。

张树桢先执了晚辈礼。见过李鸿章。李鸿章苦笑道："峙轩（张树桢字峙轩）来了？恕老朽多病，不能相迎了。"说着还作势要坐起身来。

张树桢那里敢真让李鸿章这样，抢上一步，扶着李鸿章的胳膊让他躺下，脸上不带斑点表演成份地吃惊道："老大人怎么病成这样了？前阵子您和家父一道儿伴驾巡视辽东南，您还挺精神很呢，回来的路上……也硬朗。怎么才几日就……"

李鸿章的苦衷怎么能对外讲？现在他病了，遮住了赵氏病危的消息，外人还都不知道。不然……，李家的苦日子就要到来了。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唯有含糊地道："老了，不中用了。"一句话说完，就想起自己的年岁来，今年已经整七十，来年任期一结束，是肯定需要致仕的，而老妻若真的病危了，儿子丁忧三年，连自己的余荫都承不上，一时间真是怎一个心酸了得啊。

张树桢不敢再待下去了。他看这样儿不对，心里没谱。李鸿章叹老？这开什么玩笑！他还小的时候，李鸿章就已经名满天下，等到变成青年，李鸿

章又以满清的护国柱石的形象遮挡在他眼前，那时儿真心觉得李鸿章了不起的。等到他入仕了，李鸿章的声望也一样不低，纵然受了身份的制约，可‘能臣’两字就像是给他配的一样。而且李鸿章在新疆一手捞起了‘旗人’的念想，让他声誉更高了一层。等到李鸿章与自家老爹夺起首辅大位的时候，自己父亲虽然胜了一筹，可张树桢的心理硬生生的能生出一种——老爹胜之不武的赶脚来。

似乎自己老爹能踩着李鸿章登上首辅宝座，完全是自家老爹跟对了人，又有亲戚关系，而李鸿章就是那一切的反面。

张树桢那时候可已经从侍从室里出来了，当了几年官，深知道能给自己都做出并做成这种‘赶脚’的人是多么的厉害。最近两年他又在内阁秘书处工作，就更能体会李鸿章的了不得了。这个被张树桢从内心里认定‘了不得’的人，这会儿跟遭霜打的茄子似的，真是太反常了。事有反常即为妖，人有反常要遭殃。他还是先撤为妙。

想到这里，张树桢果断地说：“老大人何必担

忧，想是连日奔波劳累所致。又值隆冬，天气也不好。您静养些日子也就是了。”

两人这不怎么长的说话时间里，李鸿章已经咳嗽了两三回了。张树桢就跟小孩儿坐不住了似的，屁股在椅子上来回移磨了两下，觉得真心不能再待了。不管李鸿章的这场病是因为出了什么幺蛾子，反正他是不好奇的。面上略带懊恼：“是晚辈打扰您了，看您老没有大毛病，我也好回去向家父复命，好叫家父不要太过牵挂。”

李鸿章实际上也没心情留他联络感情：“已经到了年底，朝中事物众多，正是忙碌的时候。老朽却抱病在家，真的甚感汗颜。代我向首辅大人问好。”

张树桢不敢说：“朝中之事，自由安排。老大人只管安心将养。”这样说的话，就跟挤兑李鸿章一样。他只能弯腰一施礼，老老实实的说：“小子会替家父转告。老大人请安息，晚辈告退了。”

李鸿章在张树桢退下后叹了一口气，张家人才

济济，后继有人啊。李家，一个月前看似还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现在……

李鸿章叹口气：“今儿还有谁？”

李经方偷看一眼他的脸色，咽咽唾沫：“还有……翁安孙，代他祖父来看您了。”

“哼。是看我是不是要死了吧？”翁字一入耳，李鸿章脑筋里的警报雷达就立刻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笛，声音阴恻恻的，听得李经方不由得一缩头。自家人跟翁家的仇，这辈子是不用想着化解了。

“还愣着干什么？请他进来啊！”李鸿章坚持着挺起了身子，李经方连忙在他背后床头塞上了枕头和靠背。

翁安孙是翁曾翰的大儿子，咸丰年间的人，现在也步入中年了。他老子翁曾翰是翁同龢三哥翁同爵的三儿子，道光十七年的人，只比翁同龢小八岁，但因为是翁家兄弟中年岁最小的侄子了，没有

后的翁同龢就过继了翁曾翰为子。

后来翁同爵病逝，翁曾翰回籍处理生父翁同爵丧葬之事，事后途径淮安感染伤寒，以至于不幸早逝。所以翁安孙跟着翁同龢的时间更长一些，面上一团和气，像极了他那个道貌岸然的祖父大人。当然这是李鸿章说的，腹诽完毕，他还要作慈祥长者状：“还要你跑一趟啊！你祖父还好么？”三十多岁的人了，连个官身都没有，翁家也是要败的底子。李鸿章内心里继续诅咒着。

而翁安孙呢？这时正紧张的看着李鸿章的面容。这老头儿看着像是真有病啊，自己要不要立刻去通知六叔【翁曾桂，翁同书的三子】。要是这老李头真的死了，六叔肯定会高兴地放上三天的炮仗！但面子上翁安孙还要口不对心地关切道：“老大人怎地如此消瘦了？”

那声音和做作假的很。李鸿章这会儿没心情跟他计较。长年的条件反射下来，让他在面对翁家一派人的时候恢复了一些战斗力，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继续焦恼、无措下去。打起精神与翁安孙周

旋：“上了年纪了，就是这样。你祖父的身子如何了？说来我是有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别跟我似的也病了。这都要到年底了，朝中的事情大把大把的，这时候病了可不好。”

“劳您挂念。我祖父大人身体安健着呢，还能为朝廷效力。倒是老大人您，要好好安养啊。这朝中的事儿多，少了谁，也不能少了次辅大人您啊。您可得宽心安养，早些儿好了才成。”

一来一往，明讥暗讽，却都不能说破了。无趣的很。在李鸿章又咳嗽了两回之后，翁安孙也无聊地告辞了。

接着，一些碍于情面的人也来了。探病也是有讲究的，李家见的人也是按照一定顺序排的。先亲后疏，先尊后卑。李鸿章这回要用着一副病容把一切都给打发了，可以想得出来，来日，不，用不着来日。只今天下午和晚上，李鸿章大病的消息就能传遍整个北京，甚至通过电报传到更远的地方……

第六百八十五章女主人

时间转眼就到了新年。李鸿章继续病着，刘暹恩准他不用在新年这一天进宫大朝。这不只是因为李鸿章有病在身，也是因为李家腊月里出了丧事，黄氏终究没能熬过寒冬的催命，新年前八天病逝了。李经方、李经述两个成年入仕途的儿子纷纷告官丁忧。

自然的，新春元宵节公布的太子妃人选不再可能是李家女儿，倒是两个要晚半年再进宫的侧妃中中有一个是姓李的。可人家的父亲不叫李经方，而是叫李楹。

太子妃是丁振铎家的三女丁梦，两个侧妃一个出自李楹府上，一个出自张忠奎家。

李鸿章什么也没捞到，心中有多么的窝火可以想象的。婆娘没死对时候啊，还让两个儿子就此告别了官场。三年时间，三年他就都不再北京了，儿子复起时还要遭难！

这场太子妃人选事宜若变成一场战争的话，李鸿章就可比赤壁之战的曹操，有着一把好牌，前期占尽优势，被一个措手不及的事儿，惹得运气空转，输个底儿朝天！

但偌大朝堂，整个国家该怎么运转，还怎么运转。正月过后，宫廷里就开始筹备起太子的婚礼了。这并不困难，一切史书上都有记载，对比一下汉唐宋明历朝历代太子大婚的仪式、服饰，需要准备的各道程序，这个事儿就能敲定了。

刘暹的眼睛也随着太子妃和新年的尘埃落定，再次空出了一部分精力分配到了暹罗战场。

太平军已经同琅勃拉邦的部队汇合，距离东面的阮朝部队和占巴塞部队也仅隔了一百里地。四路大军现在离曼谷都不远，紧跟1945年欧洲战场上的美苏军队一样。都在抓紧时间的向着敌人的老巢挺进。

而灭国的危险之下，朱拉隆功彻底导向了英

国。刘暹需要看一看英军是否要真的来支援朱拉隆功，同时朱拉隆功也开始在曼谷展开排华的举动，超过十万华人一无所有的被暹罗军队驱赶到了北面的太平军控制区里，这大大影响了太平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但这无疑也给了中国插手的借口。现在刘暹就看英国人的选择了！

短短的正月很快就过去了，二月过去了一个开头，刘暹还没等到英国人的反应，宫里面先生出来一些事儿，把他的注意力又给全拉回去了。

他的六皇子刘盎骑马率了下来。病危了。一下子就把zn海的气氛给带紧张了，他母亲丽妃哭天抹泪的，恨不得没日没夜的守在刘盎身边。

刘暹的心也揪了一下，然后接着就是生气。刘盎坠马，这中间可没乱七八糟的腌臜事，是这小子自己没本事。十四五岁的半大小伙儿了，一个马都骑不好，很丢刘暹的人。但心里要说只是气恼，没一丝儿心疼那是假的。

紧接着。丽妃本身的寿辰也了了的过了。今年

她的寿辰本是要大办的，不是因为整岁，是因为她的大女儿，就是刘暹的四公主刘梦珂。下半年就要嫁去阮朝了。

刘暹可以让自己的儿子都等到二十岁过后再成婚，但他不能霸道到要属国的王子皇孙也顺着这个规矩来。从新秦九年【1885年】订婚，八年时间过去了。四公主已经满十五周岁，虚岁都十六了。再不成婚，刘暹那个阮朝女婿的庶子庶女都要成串了。

这就跟去年完婚的三公主一样。朝鲜的王太子李垠一拿到北京正式册封的上岗证书，那边立刻就打了结婚的申请报告。

也因为刘暹对外嫁的公主没有摁到20或18的基准线，所以阮朝和朝鲜的宫廷都乖乖的一个女人都没敢跟俩女婿身边进。

三公主嫁到朝鲜的时候，刘暹给朝鲜了一个允诺——济州岛的归还年限。

　　这里作为中国海军的外海军港之一，存在会长久的存在下去的，但济州岛其他地区的控制权，刘暹当做陪嫁给了自己女儿。

　　要吞下朝鲜这个马上就要起乱子的国家，一丝儿强硬手段刘暹都不会用。中国的国际信誉比一个朝鲜更重要。他会用利益和光明的前景让朝鲜人自己屈服，他可不想被骂做杨坚，欺负自己的外孙。还让女儿也担上不好的名声。

　　同样的对于四公主，刘暹陪送去了鸿基煤矿的剩余股份。阮朝是他要立起来的‘牌坊’。这些年国防军已经从北圻地区退出了，至今还未国防军所控制的只有鸿基港和岘港，那大片的土地不比一个煤矿的股份更有价值么？

　　肥肉都舍弃了，一个骨头大大方方的还回去，只会换来阮朝上下的感激和民间对中国更更好更佳的印象。

　　刘暹本来已经让钦天监算好了日子，要是没老六这件事，整个宫廷都会快快乐乐的一直过到下半

年。结果刘盎的坠马把这一切都染上了一层阴云。

对六皇子的强求和极力照顾一直持续到三月里，人总算脱离了危险。宫廷的气氛有了一丝儿活跃。丽妃脸上有了笑容，四公主就也高兴地笑了，皇后大松了一口气，刘暹儿子没事，也都跟着高兴了。

但这个高兴真的太早了些，就在暹罗的太平军已经对着曼谷发起攻势的时候，之前一两个月里太平军已经把逃难的华人都给安排好了。曼谷地区往北辽阔的区域里都是太平军的地盘，他们一路打下来，也一路杀下来，那些暹罗的传统贵族和势力被一扫而空，大片无主的土地成为了太平军兜里的战利品。现在这十万华人，猛一看是太平军的压力，但到明年后年时候再看，这十万华人绝对是太平军的助力。太平军本身人数不多，且多数并不同暹罗语，他们握在三国交界和清迈府的时候，就像满清、蒙元入住中原时候一样，汉语成为了这些地区的首要语言。所以要太平军自有的百姓去融入或去大规模的影响暹罗社会，是很不容易的。有了这些主动来暹罗人社会打拼的华人襄助，那效果完全不

同的。

刘暹就要看着太平军对曼谷的攻势，看着其他几路部队的作为，看着英国人的反应时候，又一个恶讯传来了——皇太子在南苑试验飞艇，结果一艘升空的小型飞艇突然燃烧，急坠地面，皇太子和刘暹家的老三刘盈都受了伤。

甚至要不是刘盈在紧急关头拉了自己大哥一把，刘盛就不止被余焰烧焦了头发，烧出了身上的多个虚泡，以及惊吓下的退避——摔倒地上，磕伤了膝盖，还擦破了几块肉皮。

刘暹没有对刘盎坠马产生过半点怀疑，可这次他却对飞艇的突然着火，以及急坠落地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立刻让国安局全力去查探。

“要是让朕知道是谁敢在其中捣鬼，朕会让他后悔生在这世上！”刘暹对自己的继承人是很满意的，有一定的能力，人善逊和，不执拗和贪权。这样的继承人会去跟朝中的内阁，以及国会去争权夺利，但不会恼怒之下掀桌子，重开新局。

刘暹一直来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培养着长子，这是他二十年的心血，人没了，鬼还知道他能活几年，还能否再养出这样一个皇太子来！

要一个有能力，有心劲，却没有决然勇气的普通人很容易；要一个有能力，有心劲，却没有决然勇气的皇子很难。尤其这位皇子的老爹是一个绝对大权独揽的君主。刘暹要养出这样的皇子就更困难。

皇后跟皇帝爆发了新秦立国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这次的飞艇爆燃事件吓坏了她，她再也不想让太子去碰那个飞艇了。那个之前在她眼中很稀奇和有着一丝敬畏的东西。刘暹当然不愿意。

“你不是一直想让太子介入政事，介入军事吗？这就是朕给他铺的路。想想看，一百艘，一千艘飞艇铺天盖地而来，把一个个巨大的炸弹雨点般从头顶落下，这是怎样的场面和威力？”

“世界上还没哪个国家有成建制的飞艇部队出

现。朕要做第一个大规模使用飞艇的人。太子就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当这支飞艇大军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的时候，你知道这对太子是多么的重要吗？”

刘暹说出了肺腑之言。可惜这些很有理性和着眼长远的话在一个母亲母性光辉的爆发面前，都败退了。刘暹只要留下让皇后冷静冷静的话，自己也败退了。

但他是不可能因为一次争吵，因为皇后一次对自己的反对，就下皇后的颜面的。这些年来，刘暹从来不为宫廷内帷阴私操心，也从来没被后妃争宠倾轧和宫妃流产、病重，以及今个死了儿子，明天死了公主，后天死母妃这样的腌臜事儿烦心，这都是皇后的功劳。

刘暹给儿子取名刘盛之后，特意翻过字典，查过皿字底儿的字有多少。发现‘皿字底’的字并不多，其中字意吉祥的就更少。但那时儿他根本不为这些担心，只把这些字意吉祥的字留下来做备用。那时的刘暹就没想过自己的儿子会有用完这些字的

那一日。

结果，皇后大度，从不在私下里做腌臜勾当，没有因为自己儿子的地位而用肮脏手段，刘暹的儿子和公主不说生下一个活一个，成活率也绝对完爆满清宫闱。

眼瞧着当年备下的字儿都要用完了，刘暹对皇后的感激就跟他对自己众多儿子的惊喜一样。所以是不可能因为这次争执就落皇后的颜面的。

第六百八十六章咱们也别客气！

再一个就是此次太子妃人选。皇后老早就发言——张家女儿不在考虑范围内，可谓是深明大义，让刘暹满意的很。

无棣张氏是一个大家族。张家不仅有张守炎这个当今的内阁首辅大臣，还有张守训和国舅爷张树平。另外张守岱的恩德刘暹也没忘记，其两个儿子现在也是省部大员，再有其他各支子弟，整个张门四品以上大员超过三十人，家族中多的是年龄适合，长相端庄体面，人品贤淑，行事沉稳，父兄品阶又合适的女儿。而且他们还有皇后这个靠山。

所以，张氏的主动退出，为王家和霍家都起到了一个好的榜样作用，刘暹对皇后的满意度刚刚达到一个新的巅峰，怎么可能因为一次争端就冷落人呢。

“你母后虽是妇人之见，却更是爱子之心。为父怎么会因此怪罪了你母亲。”刘暹笑着安抚自己

的宝贝大女儿，手里抱着自己的大外孙。

“先让你母亲冷静冷静。待到太子完好，你再于她细说。此事关系重大，太子更为之付出了多年心血，一次事故就把一切付之东流，岂不可惜？”

“你看看太子和你母亲去吧。”

“太子受伤，你母亲更担惊受怕。又跟为父吵了一架，心绪不免郁结，昨日太医回禀说有些抑郁。加上这几日照顾你弟弟，昼夜难眠，肯定还会担忧飞艇事宜的后续，可别伤神了。你去好好地劝劝她。”

“让你母亲好好看看这小家伙~”刘暹抱着外孙轻轻地摇了摇，看着孩子无意识张着的小嘴。要不是怕胡子扎人，真想很亲上两口。

等到大女儿抱着孩子走了后。刘暹回到桌案后，从桌案上摊开的暹罗地图下面抽出了一封奏折——国安局没有查出丝毫的不对的地方。一切似乎真就是个意外。

可这真的是一个意外吗？

关系到刘暹的继承人和另一个儿子。关系到飞艇军的计划，一切都必须谨慎再谨慎。

“但愿如此吧。”刘暹想了很久，最后把奏折扔到了案上。飞艇的性能已经很不错了，一切转入暗中也不是不行。整好可以借着这次事故，来做一个障眼法。

太子还有一年半就可以从大学毕业，这点时间刘暹等得起。而一年半后，飞艇军成立的那一日，也就是自己迈向征战世界的那一日！

苟延残喘的亚历山大三世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那一日。他输掉了俄罗斯的未来，这两年千夫所指的滋味肯定不好受。而且俄罗斯国内的民党和穷党活动日盛。

而欧洲地区这一阵子倒是安稳的很。就是德国在进行的大海军计划，似乎也没被英国人察觉到不

对。提尔皮茨已经被威廉二世任命为帝国海军大臣，但是威廉二世还没有就南非问题发表让英德关系破裂的发言，帝国议会也只是拨款3000万马克用于修建海军战舰。这点钱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太小儿科了，对于海军建设而言也太小儿科了。但刘暹相信德国人的野心已经开始膨胀了，当中国出头率先挑战英国的时候，威廉二世坐不住了。他已经急不可耐的要跟进了。

反正德国就在英国人的鼻子底下，只要德国人的大舰队计划真正实施了，那不一样的味道就算隔着十万八千里也会让英国人第一时间嗅觉到。

刘暹桌案上摆着暹罗的地图。事实上人是半点心都没用在这上面的。曼谷之战的结果早有定论，其关键在于英国人出不出手。

英国人要出手，就是太平军、阮朝、琅勃拉邦、占巴塞和金边五家全力出手，也不可能把曼谷这么着了。要清楚。曼谷是靠海的。

而英国人要是不出手，只靠着守卫曼谷的那些

暹罗军队，那些已经被打的没了胆的部队。一支太平军就能将他们横扫了去。最后区别只在于伤亡如何了。

现在，刘暹的眼睛还是看着宫内。他有些怕孝顺的太子拗不过自己老娘。先答应了下来。那样一来儿，事情就不好办了。

此时zn海的东宫。原来的丰泽园，新秦帝国的太子殿下还正在经受着自己老母‘念叨**’的折磨。但是太子真不愿意就此放弃了飞艇。他很清楚飞艇将来在军事上的地位，了解这种‘地位’对自己地位有多么的重要。他不想放弃！

所以这几日他常常陷入老母的‘声波功’进攻中。知道今儿他大姐带着他外甥来到，才把太子的耳朵给暂时解救了。

人，再内向、腼腆、胆小，身上还是会带着一丝表现欲的。这就跟‘人性贪婪’一样，是天生的。在自己擅长或者喜爱的领域鸡血一下，很正常。

何况太子本身又不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皇室子弟，千般宠爱集于一身，怎么可能培养成一个内向、腼腆的人？他也爱出风头。在玩飞艇之前，也就是进入大学之前，他组织过北京各所大学、高中之间的学生（足球）联赛和无差别自由搏击赛。高中的三年里，他是整个北中国媒体的宠儿，超高的曝光率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他。

所以，对于飞艇这项既酷又有大用的玩意儿，刘暹一个介绍于他，没两个月他就真正的喜欢上了。

太子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不止一次在脑海里想象——自己有朝一日指挥着成百上千艘庞大的飞艇，遮天蔽日一样笼罩在敌人的头顶，一声令下，千万颗巨大的炸弹从天而降，所有的敌人都飞灰湮灭，变得脆弱的仿佛薄纸，不堪一击。

这种由现实延伸出的期望，两年的时间里早就刻进了太子的心底。皇后的‘声波功’固然厉害，太子也坚持到了自身痊愈的那天。然后皇后在老

公、爱女、爱子，三方的围攻之下溃败了，妥协了。

“虽然这次事故没有查出人为的蛛丝马迹，但你更要加强小心，提高警惕。”

“飞艇是新鲜事物，是危险事物。你现在已经议亲了，还是太子，身上肩负的不仅是你一个人的生命，还有更多更重的责任。”皇后这次吓得魂飞魄散，刘暹也惊的不轻。

“父皇放心，儿臣明白的。”刘盛扛过了母亲的唠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危险就不怕了。躺在东宫的病床上，他脑子里也不止一次的想过——加入当时的老三没有及时拉自己一下，那可能就要重伤了，甚至小命都有危险。

中国秘密研制的飞艇，经过两年的试验，内中气囊骨架已经用上了铝材，北京南苑诞生了世界上第一艘硬式飞艇。它的最大特点骨架，由一根腹部纵向大梁和24根长杵及16个框架构成，并使用了大量纵向和横向拉线，以增强结构强度。艇体构架外

面蒙上防水布制成的蒙皮。艇体内有17个气囊，总容积达到1.2万立方米，总浮力达15吨。比这个时代最大的软式飞艇大5至6倍。由于多气囊还能起到类似船上隔水舱的作用，所以大大提高了飞行的安全度。

当然，价格也不便宜。如此一艘飞艇总造价高达500万华元。这还是一切用料、人工均由军方拨调的价格，如果是在民间做如此飞艇，价钱即便不翻倍，也要八、九百万。

现在太子于飞艇上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压低造价。至少在军方大规模生产飞艇的时候，价格能够降低到三百万，甚至是二百万，否则这般昂贵的价格要做大规模化，真心是要抢陆海军的军费的。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太子脑子里想了很多，应该是人受刺激以后，大脑迸发的激情。反正现在的他浑身都是干劲，有太多的事儿，他要去办去做了。

刘暹能感觉得出儿子浑身冒起的那股干劲。乐意看到太子少有的这般富有工作激情。他也要专心去看着曼谷的占据了。因为英国人真的插手了。他们走海路，从新加坡调运了两个英军团进驻了曼谷。让本在太平军等四路大军围攻下摇摇欲坠的暹罗军防线，一下变得巩固起来。

这不是两个英军团所起来的战术作用，而是英国人公然插手，所起到的精神作用。对于暹罗国的旧有权贵们来说，这太给他们撑腰打气了。

而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那就是公然打脸，就是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又一次施压。其结果不是中国的退让，而是中英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和两国更加透明的对抗。

“皇上，石达开来电说，他们联军的攻势还能保障的住。英国人没有多少兵放在曼谷，他们还要保新加坡港的。现在暹罗军只是趁着一股虚火，在回光返照。”

“窦纳尔已经向外交部提出照会，希望就暹罗

的战事和吉隆坡事宜展开新一步的商讨。就中英近期来的对抗，展开缓和矛盾的对话。”

“内阁认为与英对话能够解决问题吗？”

“皇上的目的早已经不是一个单单的吉隆坡，而是整个马六甲。英国人会放弃他们在吉隆坡的诉求，但绝不会放弃马六甲的。两边开展对话并不能缓解目前两边的紧张局势，也产生不出好的效果来。”

“那还谈什么谈。直接拒绝了。”

“让吉隆坡、泗水、三宝垄和巨港的华人民团、社团都做好准备。加大对石达开等的军火支援，让石达开加紧进攻曼谷。”

“还有夏威夷。美国人要敢动，咱们也别客气！”

第六百八十七章世界剧变，东西翻脸

新秦17年，西历1893年的上半年，国际上发生了两年很有震撼性的事儿。

第一、中英两个东西方的顶级大国对上了。

先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吉隆坡，然后一团大战后，填进去了一个暹罗国，最后英国人发现自己的马六甲海峡不安全了。英国人果断不能忍受，自己拉来了东印度舰队的一部分兵力，在南洋，在马六甲，耀武扬威。最直接的目的是震慑中国！

第二、夏威夷王国完蛋了。

美国人发动了政变，卡拉卡瓦一世逝去一年多了，继位的利留卡拉尼女王并不能让美国人满意，于是美国决定趁着中英对抗的关头，抢先下手夺了夏威夷。结果那里的华人就跟他们的皇帝说的那样——咱们也别客气，在美国人发动政变之后，翻手弹压了骚动，然后用枪口逼迫着利留卡拉尼女王写

了一份请求内附的文书。

　　这份‘请内附’的文书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电报发送的内附文书，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封。

　　北京在接到这份文书之后，迅速批准了下来，并且册封利留卡拉尼女王为县主，然后风卡拉卡瓦一世的儿子为顺德伯。在真正的文书还飘扬在大海上的时候，夏威夷就这样在法律程序上被中国一口吃下了。虽然不为西方国家所承认，但在东方世界，就是这样的规矩。

　　而如此做的后果就是中美两国的军舰在夏威夷海域上进行了为期十七天的海上对峙。最终美国人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纵然中国海军的主力真的被英国人所牵制，美国人也狠不下心来。

　　这在五十年后的西方世界史上。被称作‘美利坚最大的错误！’盖因为，夏威夷的地理位置对于整个北太平洋来说。太重要了。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北太平洋。夏威夷之变是美国厄运的开

始。是整个美国历史的转折点。只是这就是后话了。

上半年发生了如此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下半年事情就开始发酵了。

英法美俄四大国因为各自与中国的矛盾，不由的就勾连在了一起。如此加上没落的西班牙和荷兰，西方世界明确的站在中国对立面的就有六个国家。且其中的四个国家是当今顶级列强，西班牙和荷兰也是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灿烂一笔的重要国家。

中国的压力可想而知。进口方面有着德意志和意大利做后盾，还依旧可观。这两三年里德国股市持续暴跌，工业制造业除了克虏伯这个大军火商外，是连续低迷，更雪上加霜的是这段时间德国天气不好。农业歉收，危机更加严重。

所以，德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落井下石。中国将本来要分在英美国家的份额、资金都挪到了德国来，这对德国低靡经济的刺激绝对是十足

重要的。

所以中国对外贸易输入这一块的问题不大，大的是输出这一块上。除了生丝这方面，西方国家必须要在中国进口以外，其他各类出口金额都在大幅度下降，英法美俄西荷六国简直是贸易封锁了中国。

国内的物价即使政府有了准备和预防，也发生了好一阵混乱。江南一带。注册资金在10万华元以上的中小型企业，上半年的破产数目超过了一千家，江浙和两广地区的上半年经济统计表上能清楚的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

还好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广大，同时中国经济圈又笼罩着阮朝、朝鲜、东南日本和琅勃拉邦、占巴塞、金边等属国。外围还有土耳其这个大市场，偌大的市场到是能满足现在中国工业的生产力。

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依然令国内诸多媒体和某些著名人士担忧不已，就连很多官员也有骚动。毕竟刘暹决定打仗的想法还只有内阁中枢的那些大员们

知道。

刘暹此时也真正的燃升起一股——独自挑战整个世界的感觉。这让他很有激情。很自豪——国家不强大到一定程度，谁鸟你！慈禧老佛爷倒是对十一国列强宣战了。可那更是一场闹剧。

但要说刘暹内心真就没有担心，那是假的。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中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只要安安稳稳的走下去，在德国继续挑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不会被蝴蝶了——爆发之后，中国绝对会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假使日后还有二战，只要中国不二，老毛子就可以从世界大国的位置上退休了，中美双雄或是中德美三国争霸，这将是日后的世界格局。

中国的命运已经改变，即使在百年之后的21世纪，中国也不会被西方人所蔑视，只会被西方人恐惧和畏惧。

刘暹放弃了这样的道路，而走上了一条独自挑战整个西方世界的‘死路’。因为他等不及在德国挑战英国之后才着手南洋，等不及一战之后才能吞下整个南洋和澳大利亚。

因为刘暹对美国的领土有着深深的觊觎。

因为刘暹恐惧美国那超强的工业能力。

现今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顶两个中国。用不了几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会达到一个巅峰——老美如果不是内功练到家了，他们也不会发动美西战争。但那之后美国的发展依旧在继续，只是速度有所减慢罢了。

想想那支震惊了整个世界，确立了美国大国地位和海上霸权之初的大白舰队。从无到有，才用了两年时间啊。老美这样强大的工业生产力，英国那超强的军舰制造业都甘拜下风，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要干掉老美，就必须抢在美国进行武装之前，

抢在老美的工业生产力转向军事化之前，一波流的推平半个美国。然后用一场场会战，彻底摧垮美利坚！

现在的美国可是个人口在6000万人以上的大国。他们的陆军微弱，但民众普遍持枪，有着一定的射击经验，也就算是准预备役了。战争打起来之后，美国至少能动员三百万军队。到了危机关头，这个数字还能变得更多。

而中国的陆军，到今年为止也才是二百万。刘暹已经签署了新一轮的扩军命令，到今年的年底，中国陆军规模将会达到300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艇军加开始组建的空降部队，也会有二十万人。

能让他压力变得小一些的只有德国、奥匈和意大利了。这三个国家现在跟中国依旧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

英国、法国和俄国三个国家近乎结盟，这样的效果对于德奥来说太过惊悸了。而英国、法国和西

班牙三个国家近乎结盟的关系也让意呆利几乎吓尿了。

于是德奥意三国抱团取暖，一个‘邪恶’的同盟国就出现在欧洲大陆了。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偏离了轨迹的‘世界’又一次扶回了原来的轨迹之上。刘暹当然还不知道德奥意三国的高官已经秘密的见了面，并签署了同盟约定。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万分危险的道路，且有进无退，那么刘暹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六月底，屯兵班赖高的石达开让部队大胆的翻越了比劳山脉，从山脉的另一面一举跨越了克拉地峡，直接拿下了帕多。接着英国人的抗议没被太平军放在眼里，曼谷作战的时候，连英国正规军他们都干净利索的打了，何况只是走了一下英国人的殖民地。

到了七月中旬，二十天的时间都不到，石达开就在宋卡港把朱拉隆功和他的追随者们赶下了大海。

这一天朱拉隆功万分惆怅，他一直都是千般努力的，一直都是百样心机的，却落得如此之悲惨下场，这一天朱拉隆功十分后悔！

如果世上真的有后悔药，他会倾尽自己的一切财力去买上一颗，让时间会转到二十年前，他会跟阮朝一样，死死地抱住当年还是一个提督的中国皇帝的大腿。

这一日传承了110年，历经五代君主的曼谷王朝破灭了。朱拉隆功被允许流亡新加坡，他还带着不小的财富，同时英国人会那他当个招牌，会很好地照顾他，但朱拉隆功没有了灵魂。这个自从‘懂事’以来就立志发展、强大暹罗的拉玛五世，三十年的君王生涯，一手埋葬了自己明明发展的很不错的国家。

同样是这一天，石达开安详的笑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从1864年开始，至今二十九年的夙愿完成了——南天国立起来了。他被刘暹册封为南天国国王！

不过刘暹也招呼了他，要他不要再想着当年太平天国的那老一套，在暹罗，佛门的地位是顶尖一流的，想让他们都弃了佛门而信仰上帝，还是太平天国搞出来的那个上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是做的不好，会搞得暹罗全民反乱的。

《天朝田亩制度》更是要改良。圣库神马的，不要也罢。

刘暹是希望石达开能在暹罗立稳脚跟的。这片土地要是没有了太平军，中国就必须捋了袖子亲自上阵，吃相太难看了，还会让琅勃拉邦、占巴塞、金边，乃至阮朝等国家升起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

并且现今之中国，对比一块短期内不能迅速融入国家的领土，更需要一块政治稳定的市场。

当五个国家瓜分了暹罗之后，刘暹给各国头首下达的命令，第一条都是要稳定。现在跟西方世界打对立的中国，一个暹罗这样大的市场，也是很客

观的。

第六百八十八章朝鲜军——一群废物

新秦17年九月，朝鲜爆发了东学道起义。

这一年的一月，数千东学道徒在全罗道参礼驿集会，展开了“教祖伸冤”运动。、3月，东学道徒麇集首都汉城，在王宫景福宫光化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东学道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的外国人（除中国人以外），禁止西学在朝鲜的传播。

这个东学道并不是什么代表民众切身利益的政党或团体，它更多是一个道统——在朝鲜流传了几十年，融合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一个宗教。

其主旨是提倡东方之学，与几十年前在朝鲜流行的西方天主教相抗衡。当然东学道还是有他们‘先进性’的一面的，以“人乃天”为教条，反映了反封建的平等思想。所以东学道从1860年创立起始，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

加禁止，可在民间、地下却是迅速传播。

1860年到1875年之间的这十五年，朝鲜的国际局势是很危险的。西方殖民者不止一次的想打开朝鲜的大门，于是适时而生的东学道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宣传，提出了“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很好地迎合了朝鲜国内的斗争需要，因而在民众中具有极大影响。

同治二年，西历1864年，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被斩首示众。此后崔时亨继承教主之位，完善东学道的教义体系和组织系统，并不断在地下发展东学道势力。而朝鲜政府则恣意迫害欺压东学道徒。东学道徒常遭到逮捕和拷问，财产亦被地方官员、吏胥掠夺和没收以饱私囊。使政府和东学道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

将之换到中国，可以把东学道徒当成白莲教徒来想象。一个被禁止的邪教。其教徒被官府瞄准了，当然是抓起来没二话，这谈不上欺压啥的。而家产自然也被官府上下其手，这都很正常的不是吗？

到了今年的4月，上万名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公开揭起“斥西洋倡义”的大旗，后来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解散。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体**件在表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爆发已酝酿成熟了。刘暹也通过正式渠道告诫朝鲜政府，要正视、重视这件事情，并下令东北军区和东西伯利亚军区抽调下属的朝鲜军队。整编归国。

王太子是上国皇帝的女婿，上国皇帝又主动抽调服役的朝鲜军队归国，这明显就是支持朝鲜王室和政府的么。自持背后有人撑腰，又真的是反感东学道，没有了外力欺压的东学道，没傻到把矛头指向在朝鲜民间名声还不错的中国，而是只指西学，这让诸多的朝鲜重臣也不能忍受。

都已经要跨世纪了，谁还不知道国家要发展。必须兴洋务，学西学啊。东学道实质上已经有义和拳的性质了。排洋排外，排斥一些改变。

但朝鲜是小中华啊，儒家学说在这里有着不可

动摇的影响力。整个国家到处都散布着儒家的忠实子弟。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学说。不被朝鲜的上层权贵和高官们认可，却很的这些没有发言权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到了五六月份，整个朝鲜就像一个炸药包。气氛紧张的一触即发。

恰巧的是全罗道古阜郡守出了赵秉甲这个吃相忒难看的贪官。这家伙上任后就上任后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郡内民怨甚重。在去年时候，赵秉甲征发数万农民在原有旧洑的基础上毫无必要地另建一座新洑——八旺洑。

古阜郡是朝鲜的主要产米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是国有洑，农民从万石洑引水浇地，要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而这个八旺洑是农民修建的，即使还要收水钱，价格也要放低一些不是？毕竟老百姓都处理了。结果完

工后的赵秉甲不但增加了水税，还将水税收入完全攫为己有。百姓们不服，找他论理，赵秉甲闭门不见。百姓又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反遭逮捕。于是，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又有了东学道的搀和，古阜郡的朝鲜百姓就揭竿而起了。

在原时空的历史上，这次起义被称作东学党起义，是引发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而现在，这场起义只是一场普通的朝鲜农民起义。那小日本儿，早就痿了。

朝鲜有五千禁卫军，三万新军，之前接近两万人在东北和东西伯利亚效命，主要用来清剿俄人流匪，和看管各处城镇防御，外加军垦。

现在这些人全被刘暹调回朝鲜了。以刘暹的看法，朝鲜的这场动乱闹不大，最大的后果只是让李朝在朝鲜民众心中进一步丧失人心，以及让大批的朝鲜民众向着东西伯利亚逃去。东北地区眼下已经不接受朝鲜难民了。

刘暹还让身边的侍从辜鸿铭出访朝鲜，目的就

是让朝鲜官府少造杀孽，必要时候拦上一二。

结果辜鸿铭还没赶到汉城呢，古阜郡的东学道起义就席卷了整个全罗道。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白山举行大会，提出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西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此所谓之“白山倡义”。

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武器也大有改善。不久，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自称“将军”，金德明为军师，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

那个时候辜鸿铭刚刚从北京出来，天津港都还没到。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全州驻防新军六百人连同旧式的1000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对起义军发起反攻，结果却大败而输，朝鲜官

军退守全州城。整个全罗道都成了起义军的地盘。

“辜大人，彼辈虽然愚昧，但拳拳之心，却天日可表。”

“东学军非是乱匪，纪律异常严明，不准吸烟，不得奸淫妇女，不能损坏农田，违者严厉惩处，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

“如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齐整，服从命令，也赢得了民众的人心。

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

驻汉城大使馆的唐绍仪这样的对辜鸿铭说。人总是同情弱者的，尤其这个弱者的道义不坏，就更让人心生同情了。

再有朝鲜官军军纪败坏，其旧军尤甚。对比东

学军的军纪严明，就更让人另眼相看了。

辜鸿铭对此又能说什么呢。他吃的是新秦的饭，拿的是刘暹的俸禄，就要站在刘暹的立场上来处理事情。李朝的太子是皇帝陛下的女婿，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国的立场始终是稳稳的站在李朝的背后的。

“皇上，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在朝鲜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并且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和丰沛楼。朝鲜国王已经急派禁卫军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1000名京军和2000归国新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朝鲜海军的苍龙、汉阳、平江、抚威四艘军舰及五艘海轮船，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0名忠清道的驻防新军从陆路攻打东学军。”

刘暹久久不语。手中握着三万五千新军的李朝，论实力完全可以轻松平定这场动乱，可为什么他心里总有些不安呢？

七月底，朝鲜官军的又一场败讯传来了。全罗

道观察使金文铉见大批新军来援，以为东学军即将崩溃，便抢先发动进攻，打算立下功劳，免得日后被清算，却没占什么便宜，反折损新旧军五百余人。两日后的拂晓，东学军趁天还未亮，在全州城外的战略要地黄土岘组织了一场袭击，官军大败，死伤800余人，领兵官李璟镐被击毙。东学军在黄土岘战斗中缴获枪支600多杆，大炮四门，炮弹三百余发，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也大大提高。

“一群废物，废物！”刘暹在zn海破口大骂朝鲜的官军，那就是一群猪。但是这群猪现今的作用对于他的计划来，那是比一群狼、一群老虎，强很多的。

“去电给汉城使馆，让唐绍仪告诉李熙，尽快灭了东学军，以免座大。”

再催一催。让李熙更急，而上的boss一急，下面的领兵将领就急，可军队、战争都不是急的事儿，一急，再稳当的局面也会变得面目全非。

刘暹现在催李熙，就是要朝鲜急，以此来给东

学军一点便利。毕竟要东学军闹大，闹得让李朝更加丧失人心，就必须打败这次朝鲜组织的进剿。一场有轰动性的起义，要是连一次官军的进剿都支撑不下来，就太滑稽了！

第六百八十九章南巡河南

该到秋收的时候，刘暹带人南下巡视河南。

粮食，始终是新秦朝堂放在心头上的头等大事。即使现今暹罗这个稻米出口大户也落入了新秦的餐盘当中，国内粮食的产量依旧牢牢牵引着朝堂上至皇帝，下至小官的心。

刘暹时隔多年，又一次巡视河南。不让河南的地方官员们负责接驾，一应开销都出自内帑。皇帝下来走一走，看一看，需要的不是官面文章，而是眼睛看到最真实的情形。

中间他还去郑州和洛阳看了看驻守在这两地的那两个机械化混成旅。这是新秦15年开春时候组建起的最早的一批机械化部队。

卡车、拖车、装甲车、坦克车，从士兵赶路，到后勤输送，再到战备托运，一切都是机械化完成。这两年里，从这两个混成旅中走出了五个将

军，全被提拔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一线指挥官。

这里是仅次于北京南苑的机械化部队军事主官的培养基地。

刘暹从两个混成旅的演习中看到了一种‘气吞万里如虎’的昂扬气势！这两支部队没有辜负了两年前刘暹为它们的题词——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皇帝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惬意的，在惬意中甚至还带着一点儿得意。得意中更多的还是自信，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他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这颗心！坚信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击垮所有的敌对力量。坚信自己会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引领这个国家走向世界巅峰。

如今的地球，大英帝国的霸权正在摇摇欲坠。一超多强的局面就要化为群雄并起。中国就将踩着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尸体，走向至高的宝座！

就带着这样儿惬意的心情。刘暹踏上了继续南

巡的征程，去豫中、豫东南地区视察。检查一下秋收的成果，特别是周家口的合作农场。刘暹在周家口耽搁了足足一天时间。见了个熟人——徐世昌，召开地方座谈会，夸奖了杨万同。因为字儿没骨没神儿，刘暹就不献丑留下墨宝了，但跟杨万同合影留像，也够这座近来发展越发兴盛的农场当‘门神’的了。

陪同刘暹南巡的还有多个内阁、中枢大员，此次河南之行，工业、水利、农业，是三个重要方面。这三部尚书自然都在的。然后是对应的内阁大臣。

现在国家的部门是越分越多了，从最初的十二三个，那时是个个入阁，到现在的二十多个部以及数量差不多的但级别差了半级的司局，内阁大臣就只能选择性提拔了。一个个人头顶上从一部尚书变成了农林水牧大臣、文部科学体育大臣、国土交通运输大臣等等。现在农林水牧大臣吴大澄就陪在刘暹的身边，这人手下就管着农业、林业、水利和畜牧四个部门。

而此次南巡的队伍，也总共使用了五列火车，首尾相连，浩浩荡荡。这气势也是颇大的。

现在，刘暹就坐在中间一列火车的一列车厢里，拿着从河南巡抚手中拿到的河南农业报表，正一页一页的细细研读。可离他不远的吴大澄却没把心思放在手中一式一样的报表上。他正烦心着来年选举的事儿呢。

眼看着时间就一路奔到年尾了，第四任内阁的候选也要来临了。这一任内阁的首辅早就尘埃落定，那是非张守炎莫属。但是次辅呢？李鸿章肯定要退休的。次辅的人选就跟一块流油的肥肉一样被所有有资格的人都盯着了。

在说还有内阁大臣呢。

换了内阁首辅。内阁的大臣们也一样要换。前者是举国公认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后者也是比之前清军机大臣更加有地位的国之柱石啊。

首辅、次辅注定只有少数几人能够期望的。内

阁大臣的受众面就广的很多了。已经入阁的，希望能保住自己的位置。然后再有小进步；没有入阁的，自然就希望能够跨进那道门槛，也享受一下被被人恭敬为‘阁老’的滋味。

吴大澄是苏州吴县人，是江南所出的为数不多的中枢重臣之一。当然，他也是前清遗臣。在内阁中一直紧跟李鸿章左右。这人有才华，在金石上，书画上都有很高深的造诣。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但也通庶务，跟很多才华横溢，却也只是在文化上优秀的官员有很大不同。

他为人认真负责，留心细节，并且在治河方面有研究。他之所以能入刘暹的眼，然后一路高升进入内阁，那就是因为吴大澄在淮河、黄河治理过程中，出力甚多。

两年前沈葆桢病卒，吴大澄进入内阁，一年后补农林水牧大臣职位。

吴大澄对于次辅的位置当然保着希望，但他知道自己真的没有那个可能。不管是功绩还是资历，

都太浅薄了。这次能登上次辅宝座的人很可能是皇帝的那个表弟——霍广成。李楹李老大人年岁也差不多到点了，并且他那小女儿被皇上点为太子侧妃，家族后继有望了。

如此，吴大澄就不由的要哀叹前清降官一系人员凋零了。先是沈桂芬，后是郭嵩焘、刘典、阎敬铭、沈葆桢，一个个大员相继凋零。现在李中堂也到点了，更新换代的时候真的到了。

今后还在朝堂上支撑着前清降官，支撑着湘淮声名的，就变成自己和潘祖荫了，外加两个个不偏不倚的孙家鼐和张之洞。潘祖荫也是苏州吴县人，可惜跟湘淮系关系不厚。而湘淮一系在外的刘坤一、刘铭传、曾国荃、袁保恒等封疆大吏，看皇上的意思却是不想让他们回京的。同样的云南三岑，岑毓英已经病亡，他弟弟岑毓宝现任广西巡抚，儿子岑春煊又跳到了侍从室，虽然官位最显赫，声名最大最高的岑毓英已经死了，可岑家跳上岸了。今后岑春煊就是侍从室出身，谁也不会把岑家与前清降官再搅和到一起了。

吴大澄很惆怅，但他内心的惆怅如何比得了李鸿章呢。李鸿章道光27年中进士，至今四十六个年头，太久太久的时间忙活在官场和权势上了。现在他年龄七十，可身体尚好，就要必须致仕，彻底的退出权利的舞台了，偏偏他老伴儿死的不是时候，不仅吹飞了孙女的太子妃宝座，还吹飞了俩儿子的官帽。现在的李鸿章，在家中长吁短叹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月底，刘暹折返北京的时候，又去了一趟陈州府【河南周口市】，这里的项城县就是袁大头的老家。他被叫做袁项城，就是基于此。同时徐世昌也是在这里跟袁大头认识的。袁大头那个时候还没进入军情局，待在家中无所事事，两个在原时空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重要一笔的人物，就在豫东南这么的相遇了。然后一见如故！

现在，袁世凯早已经是军情局的干将了，徐世昌打拼多年，也坐上了一县之长的位置。比起历史上同期的他们，官职当然是小了许多了，却对应的此时的中国是那样的美妙。

刘暹在陈州【河南淮阳】祭祀了人祖伏羲。这里有一座太昊陵，是当年朱元璋建立的。一应建筑都是对和了那时的南京明皇宫——缩小了尺度比例。

陈州的太昊伏羲陵还是有些名头的。人族伏羲公认的出生地是天水，那里的伏羲庙建于明成化——原名太昊宫，俗称人宗庙，规模并不算小，面积有二十亩地。但对比陈州这里的太昊陵就小巫见大巫了，太昊伏羲陵占地875亩，规模宏大，肃穆庄严。

如果是前明时候，每年的祭祀之时，规模浩大，天水和陈州两地都由朝廷颁发祭文，采用太牢规格，一年两祭之，一祭三日，隆重神圣。但到了清代，自然就简化了祭祀程序，仪礼简略。

刘暹倒是没有重新恢复这两地儿国祭的意思。那天水的传承祭礼还相当的完整，陈州这里就退化的太多了，据徐世昌说，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庙会，完全没有了《诗经.陈风》里的描述。

刘暹也不认为恢复了这两地陵庙的国祭，对维护民心，凝聚民意有什么旁的好处。看现今之华夏，刘暹得国纵然比不上朱重八之正，可添上刘暹抗外的功勋，那也就不差多少了。这样强盛的国家要还不能让海外华人归心，让国外华侨凝聚，那样的‘华人’、‘华侨’不要也罢。

但人从这里过了，刘暹不来对人祖爷敬献一炷香，也有点说不过去。洪武四年的时候，朱元璋是亲制祝文致祭的，明清两朝52次皇帝御祭，这些都是压力啊。

献上三牲，然后刘暹敬了三炷香。“人祖爷在天有灵，就保佑我带领中国走向世界第一吧。”把自己从21世纪拉到这里来的那位神圣，也肯定是这样想的吧。

刘暹从来都是敬鬼神而远之的。

然后复置守陵户五，设庙祝，复陵园内的岳飞庙，诏示陈州地方三年一祭，牲用太牢，造祭器。

对的，这太昊陵内还有一个岳飞庙，里面也有四个铁铸跪像。前清时候，这里被锁了。

祭祀完太昊陵，刘暹又去陈州府境内的鹿邑县，去拜了一拜老子的上清宫，这里是老子故里。然后打道回府！

没有拦驾喊冤的，没有告御状的，有微服私访，可没有游龙戏凤的。

第六百九十章英明神武的皇上

回到北京的刘暹迎来的就是又一年的年底总结，并且今年还是第三人内阁任期的结束，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应去年的留底，更要跟五年前的老前辈来做一下比较，同时间拿出来亮相的还有张守炎五年前上台时宣讲的工作计划。可以说，这是一次对首辅的工作评比！

这是一件绝对的大事。整个中枢各部委衙门都陷入了紧张的忙碌之中。刘暹不担心张守炎会因此出丑，中国这五年来的发展他心知肚明，不说能远超张守炎当年的‘工作计划’，超额完成是绝对不会假的。然后让他不高兴的事儿追星赶月的就来到了他跟前，又是一批大臣上表修陵！

刘暹已经年过五十了，依照现下人较低的平均寿命，十年前刘暹下令修建陵寝，都不会惹人诟病。但刘暹不想再走之前的老路子，以他的思想来看，修建一座明清帝陵那样庞大的坟墓太奢侈了。难道要自己开一个延承旧式的头儿，等到百年之后

的新世纪，新秦后代帝王也人人修一座如此这般的陵寝？那时候必会惹来物议的。

他想搞简单一些，在北京找一个好风水的地方，规模就按照现在那些高官大员的样子来建一处也就行了。但地方要大，后代帝王怎么样且不说，他作为开国之祖的陵寝一定是要有重臣大将陪着的。也给后人做个榜样不是，杀一杀当今的厚葬之风气。

而一座如他所想的陵寝，绝对是不为现在国情可接受的。刘暹也不用四五十岁就急着修陵。

“唯立功德，可以不朽！”

黄帝、炎帝也没有特意的去修筑陵寝。现今规模庞大的黄帝陵、炎帝陵是怎么来的？不都是后世帝王一点点下令修建的？而之所以能如此，不就是因为炎黄二帝功在千秋么。

刘暹直觉的自己也是靠一己之力将华夏民族从烂泥塘里拉到乔戈里峰的。现在还处在向珠穆朗玛

峰攀登的期间，这功劳也是大大的啊。后世人不会忘记的。即便新秦没有传承几代人。到了21世纪已经成为了过去式，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可比肩，乃至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就像红朝太祖一样，不管再怎么受某些人的诋毁，也永远像太阳一样闪耀在历史长河上。

年前新秦朝堂顺利完成了政府换届，第三任内阁退出了历史舞台，李鸿章告老还乡，刘暹照例挽留。在国会里给他加了一个副议长的闲职。

内阁首辅大臣自然还是张守炎的，但是内阁次辅不是如之前预料的那样归了霍广成，这人得刘暹的招呼，主动退出了次辅的竞选，次辅是李楹的。

霍广成继续狠抓重工业，因为来年的战争就要开始了。国防军将主动向俄国发起进攻，刘暹要跨过欧亚分界线，不把俄罗斯那庞大的个头削成萝卜丁，他怎么能对西线放心呢。

所以。重工业在将来的战争时期是重中之重，

霍广成必须为大军供应上汽车、飞艇、坦克、装甲车、拖车和大炮、石油。并且霍广成是刘暹的表弟，年龄比刘暹还要小几岁，耽搁一届不要紧。只要能力有了，功绩有了，下一任直接上正位。

飞艇军已经成立了。第一批次的制造任务正在紧张进行中。刘暹以支队、联队、团。三级构架为飞艇部队的结构建制。

一个支队有十艘飞艇，一个联队有五个支队。一个团有两个联队。

而飞艇的规格，在考虑到造价和性价比之后。剔除了载重20公吨和10公吨的两种飞艇，而保留了载重5公吨、载重15公吨和载重35公吨的三种大中小飞艇，这三种飞艇也分别被命名为喜鹊、白鹭和鸿雁。

一艘喜鹊的造价是150万，一艘白鹭的造价则已经压缩到了350万以内，一艘鸿雁的造价就超过了600万。

现在的飞艇部队，刚刚组建起了六个喜鹊支队和两个白鹭支队，鸿雁飞艇总共才造出来五艘。巨额的经费让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的将军们面无血色。

自从卡车、装甲车和坦克车出现以后，陆军就已经多了三个吃金喝银的‘无底洞’，现在这所谓的飞艇军，比之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也不遑多让。

“飞艇部队的军费批额是15亿，占去年海陆总军费开支的12%。这是很大的一笔钱，有了这笔钱，陆军能多出三个机械化混成旅，海军能多出五艘万吨级战舰。他们现在对飞艇的价值认识并不高，自然是一肚子抱怨了。”

“想让这些人不抱怨，那就只有战场上的胜利。”

“开春后，朕已决定在燕山地区举行军演，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你们飞艇军，空降兵，都要登台亮相。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把握好。做到

一鸣惊人！”

刘暹对太子的吩咐要是让外人听了，肯定会说他偏心的。这完全就是拿一场花费不小的大规模演习来给太子铺路么。但在刘暹看来，自然是值得的。

时间飞快的过去，三月里，燕山演习开始了。

飞艇军会参加蓝方阵营的消息很早的就通知给了红方。后者是由两个机械化混成旅、两个骡马化的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以及五支装甲部队组成核心战力的强大军团，总兵力接近十万人。光是这些部队的动员，就用去了一个多月。

蓝方部队则只有一个机械化混成旅，一个普通的步兵师和两支装甲部队，外加飞艇军，兵力还不到对面的一半。

但是战争打响之后，当一艘艘飞艇飘上了天空以后，红军的指挥官们猛的发现，自己的一切举动都暴露在天上的那双眼睛里了。

他们只有靠夜色掩护和比飞艇更快的速度来躲避蓝方的侦查。后者兵力还不到红方的一半，演习开始后却打得有声有色。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频频出击，功绩红军的骑兵部队和普通步兵部队，还频频得手。

指挥部里，一个个挂着中将、上将衔的国防军名将、宿将们张大了嘴巴。他们知道飞艇能飞到天上，却没想到战场上的作用能这么的大。即使风力强上一些，飞艇也能升空；夜间黑灯瞎火的，飞艇还能在天上飘。

它们的作用比校射气球大的太多了。那演习开始的第三天，红方的一个步兵师好不容易堵住了蓝方后退的一个步兵旅，只需要红方部队能够缠住蓝方部队一天时间，红方的后续部队就能涌过来，将蓝方轻易的解决。

可‘战斗’一打响，有着飞艇指引目标的蓝方炮兵轻易的干掉了红方炮兵的凸出部队，轻易地打掉了红方前线的集结兵力，红方全部的计划、动作

简直没有遮掩的暴露在了蓝方眼中。后者虽然只是一个旅，兵力远比对面要少，也反守为攻，打的红方部队节节败退。最后轻松的甩开了红方步兵师的纠缠和追击。

可以说，演习刚刚开始，飞艇军就露出了峥嵘。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的将军们再也不对飞艇军占用军费过高指手画脚了。

待到演习的第七天，两边主力彻底对决的时候，飞艇军用自己的最主要的作用——下炸弹，而且是重量全超过100斤的重弹，炸得红方演习部队灰头土脸。进攻根本没有打成就转为了防御，还伤亡极大。

轰炸！作为轰炸机的替代物，飞艇下炸弹，德军在一战初期想到的‘妙招’，才是飞艇军被组建最重要的作用。载重最少也有五吨的飞艇，可以轻松运载重量500斤甚至更重的炸弹，它们对于战列舰也有着极大的威胁。只要天气晴朗，老天作美，一轮针对港口的空袭，绝对能将一支规模不小的海军舰队送入海底。

飞艇现今最大的缺陷就是速度。演习开始的时候刘暹就发现了这一点。它们能升在天空，监视着大地，可发现敌情了之后，却常常因为跟不上速度而丢了敌人。那个时候刘暹已经意识到自己飞艇军的一处缺陷——只想着下炸弹，没想侦查方面。飞艇军还需要一种小型的快速飞艇。

而飞艇轰炸舰队的短处也是一样在速度上。当舰队航行在大海上的时候，飞艇很难跟得上舰队移动的速度。现下这个时代，军舰的速度已经向着20节迈进了，而飞艇的速度则才超过了15英里/小时。

可即使有速度上的缺陷，飞艇也彻底征服了国防军。不需要刘暹再说什么，太子就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所受态度的不同。待到第八日夜晚，空降兵神兵天降，占领了位于红方前线部队后方的总指挥部和切断了红方前线部队与后方运输线的联络之后，国防军所有人都忍不住高呼万岁了。

现在的飞艇在他们眼中，简直是神奇的不能再

神奇的制胜法宝了。在飞艇从未出现在战场上的时代，谁能想到飞艇有如此的妙用和神奇？

法国人发明现代飞艇都多少年了，也没见他们把飞艇用在打仗上，这种思维上的限制，真心的就是觉识障。脆弱的能够一捅就开，可你要不去捅它，过的再久，你也想不通那条路！

自己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英明神武的皇上，真心是自己的幸福啊，是整个中国，整个东方的幸福！

第六百九十一章杀手锏就在一个‘新’！

“中国四百州郡，非如此之大国不能出皇帝陛下这等神武天授之英雄。武思朗，小国野民，生幸能为陛下效劳，驱除鬼畜马鹿于东土，荣誉之至，幸甚至哉！”

演习结束后，面对武思朗这种归化的日本人的表忠心，刘暹乐呵呵的享受着。虽然夸张的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基于前世的情节，听到小鬼子如此赤果果的赞美赞扬，刘暹内心比听国人的颂扬都要陶醉。

“战争就要开始了。”可能是很突兀，很突然的开始！

刘暹笑着看太子得体的应付着宴会上的将军们。刘暹让他下去赐酒。

“平静的生活，和平的日子，都要打破了。或

许于某些人来说，这样的战争太突如其来了。但对于东西方来说，在去年中英矛盾未曾缓解，而是更加加剧之后，战争就已经注定了。”

当曼谷王朝战争失败，中国没有见好即收，继续指使太平军翻越比劳山脉，跳过克拉海峡，打下了马来半岛上的暹罗五府之地后，英国就该已意识到中国的不同寻常之用意举动。

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如此之举动是强大起来的中国要伸展开腿脚，要扩展地盘了。中国是想‘恢复’往日自己东方霸主的‘地位’——并不只是名义上的最强国，而是整个东方世界的统治者，就像过去的两千年时光一样。中国还要夺取南洋地区的利益，这就是中国挑战大英帝国胜利者的战利品！

这一天来的出人意料的快。

这才短短的二十年不到。中国就已经强大到要挑战英国的地步了。而遥想当年在新秦建立之初，白厅也有人说，刘暹会让中国变得强大。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挑战英帝国在遥远东方的利益。可是并没

有被白厅纳入真正的国策范畴。

他们明知道在刘暹的带领下，中国会焕发生机，会成为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但却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强大到让英帝国视为对手的地步。

大英帝国这些年的全球战略布置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当去年时候，当白厅意识到了不对的时候，他们也束手无策。帝国如此运转了这么多年，巨大的惯性让英帝国继续的运转下去。白厅很难抽调兵力去真正的守卫南洋。

相反，为了在陆地上牵制中国，他们还需要去主动地联络俄国人。

大英帝国从来不是陆战的强国。虽然英国陆军的战斗力一点也不弱。可是英国人少。白厅没有那么多的兵力去打仗。原时空的一战，不就直接打瘘了法国，打残了英国吗？要不是老毛子真的耐操，和美国那强大的战争机器开动。欧洲大陆谁能抵挡强大的德意志铁骑？

中国的人口在向着六万万迈进。损失一百万兵力。以现今之中国，根本不会伤筋动骨，国内大乱。可是少了一百万军队于英国人呢？整个英国差不多都要家家戴孝了。他们现在还不到四千万人。

所以英国人想要牵制住中国，想要真正的重创中国，就必须支持俄国。只有这个依旧庞大的欧洲压路机，才有可能在陆地上痛击中国，才有可能让中国遭遇转折性的失败。

但是大英帝国也肯定要坚守东南亚的。他们汇聚了东印度舰队与远东舰队，可能还会从波斯湾以及东非抽调几艘战舰来。加上敲边鼓的荷兰和西班牙，以及绝对会落井下石的美国人。真正让刘暹重视的不是陆地战争，而是东面临海地区的海战。

论水面舰艇，那是绝对不够格跟英国人硬碰硬的。刘暹靠的只有飞艇和潜艇。前者是始终在紧张的建造当中，后者规模已经扩大到了26艘，全部是柴油动力的现代潜艇，并且安装了有着里程碑作用的通气管。

刘暹对军舰的知识了解甚少，对潜艇更是如此。所知道的那点东西很多都是度娘来的，也不知道准不准确。通气管就是他关于潜艇技术方面所知不多的有用项之一。可是给中国潜艇的发展做了大贡献。

他当然是不知道具体的通气管是怎么设计的，但他知道通气管是如何工作的，说出来一个大框架，让手下的科学家、研究专家们逆向推理，也没用多长时间就搞出了通气阀这个并不具备时代科技难关的东西。

现在中国潜艇的性能绝对远超世界别国同行，在刘暹自己看来也不比原时空一战时候的潜艇弱了哪去。鱼雷也得到了改进，无论是射程还是速度，亦或是爆炸率，都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说，现在的潜水艇，现在的海上狼群，战斗力真心是爆表的。

刘暹四月时候携太子驾临旅顺，虽然这里是中国海军本土六大海军基地里面积和规模都比较小的一个，可这里洋人没几个，保险系数比之舟山、青岛是好多了。

中国海军的各处基地，自从第一波的十个基地建好之后，这些年里海军的本土基地没有再举兴建，倒是海外基地多有新设立的。比如朝鲜的济州岛基地，其最大作用就是威慑东京。

潜艇部队是海军的秘密武器，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对外宣传和曝光过。年年大笔金额的投入，大批科学家和专家们的辛勤付出，现在的海浪五型潜艇可谓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整好把示君！

“我们的实力，综合国力，工业产值，都绝对比不上英国，更比不上英法美俄四国的联合。但为父还要坚持打这一场战争，并且有赢下来的信心，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新式武器。他们就是杀手锏。

能够一棍子把英法美俄都打懵了。然后咱们就打赢了！”

“所以父皇这几年一直要求保密，宁愿降低产量也不准泄漏了。”

“当然。杀手锏就在一个新！你的东西都让对手知道了，你还怎么来杀手锏？”刘暹迎着海风，看着海上的落日，口中丝毫不放缓对太子的说教：“这些东西跟轻机枪不一样。轻机枪的出现对步兵作战虽也大有好处，但这并非致命的改变。”

“坦克也好，飞艇也好，将来在战争中的存在地位都不是一挺轻机枪可比的。而且技术方面对西方而言难度不大，若不保密，再开战时，没准英法美俄的比咱们的还多。”

“不过飞艇的限制和缺陷还是太大，且几乎不可弥补。我给你说过的，把发动机、螺旋桨和滑翔机相结合，搞出一种真正能飞上天的机器来，这件事儿你要当一项要务来办。”

太子连忙点头。面对自己的老爹，他现在也唯有点头的份儿了。刘暹不让他正式的切手朝政要务，万幸他一帮兄弟们也都在上学，没谁早早的入朝当班，不然他非急死不可。

刘暹从没对儿子说，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宪法

皇帝’。现在之中国，君主立宪制和总统制、内阁制，西方皿煮早已经不再是新闻。虽然新秦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帝国。

太子就算再孝顺，他也是个年轻人。有朝气，有干劲，这样的人谁会愿意去当一个实权受到限制的皇帝？

哪个年轻人不是豪情万丈的？特别是皇子们。怕谁都有一副‘描绘’天下的雄心壮志。

刘暹是培养儿子，不是圈禁儿子。让太子左手飞艇军，介入军队，也未尝没有让太子安心这一方面的考量。

四月中旬，在旅顺刘暹接见了朝鲜和西南日本之使臣，这两个还是当年的老人——金弘集和西乡小兵卫。刘暹是专门召见他们的。不为别的事情，为了东京日本的事。

刘暹可不信东京日本会老老实实的等着中国跟英法美俄分出胜负来。他们肯定会趁着机会发起战

争的。而这个战争的矛头，不管是朝鲜还是西南日本，都是必须要招呼打到的。

在西线陆路战场上，英国人需要拉着大块头俄罗斯上。在东线的陆路战场上，英国人就必须紧着东京日本上台亮相。

日本有四千二百万人口，比英伦三岛上的英国人都要多。纵然一分为二了，东京日本的人口也在2500万——3000万人之间。只要武装到位，拉出几十万军队还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英国和东京日本真的达成了协议，英法美俄等列强全力武装东京日本，后者完全有实力两线作战，一边痛殴朝鲜，沿朝鲜半岛兵进辽东，另一边压着西南日本打。

刘暹自然是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尤其是日本兵进朝鲜，后者国内的局势还没稳定，去年掀起的东学道起义，余波持续到今年的开春，至今一些山区树林中都还有残存的义兵。东京日本要是在这个时候进军朝鲜了，还真的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横

扫三千里江山。

刘暹没有跟金弘集、西乡小兵卫说的太多，只是隐隐提醒他们东京日本有可能跟洋夷勾搭，让他们回去各自转告上峰，小心戒备。上国近来会为他们送去武备的。

响鼓不用重锤。金弘集和西乡小兵卫当即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这是要两个提高军事戒备啊。再往深处一想，呀，上国要跟洋夷开战了，自家可不就要提高警惕了。毕竟东京日本的实力是超过他们两家的。

而东京又老早便跟洋夷勾搭上了，这要是再得了洋夷的支援，肯定会趁机生事。

“金大人好。”

“西乡将军好。”

“不知大人近来可有空闲，在下也好拜访一二啊。”西乡小兵卫脸上笑的仿佛是一朵花。

“哈哈，不胜荣幸。将军若来拜访，鄙人幸甚。”

第六百九十二章狂妄的中国人

“中国皇帝陛下至俄罗斯沙皇。”五月开始，刘暹一封国书坐着火车经过了几万里远途，送到了俄罗斯的新任沙皇尼古拉二世手里。这是一封近乎于宣战的国书。刘暹的胃口大开，直接向刚刚从皇太子升级的尼古拉二世索要西西伯利亚平原和中亚剩下的西半截！还语气含着威胁，要是尼古拉二世不给，就别怪他去抢了！甚有曹阿瞒——‘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的豪情壮志。

国书抵到圣彼得堡的第二天，中国特使就被尼古拉二世提溜进了夏宫，尼古拉二世言辞极为的激愤和激动，严词拒绝了刘暹的要求，就差喊出——‘你要战，那就战’的口号了。

特使从夏宫里出来，向着北京拍发了一条明码电报，内心里却没什么愤慨。人家尼古拉刚刚死了老爹，亚历山大三世并没有如历史上那样活到1894年的年底，而是刚开春人就挂了。还没成婚的尼古拉二世就晋级成功，但刚刚接手沙皇宝座的他显然

还没把位置做安稳。刘暹就在这个时间头儿上来找俄罗斯的麻烦，尼古拉二世没气的发疯已经很有理智了。

沙皇根本是不可能答应刘暹的索求的。刘暹也本就没半点不打仗的准备。受到圣彼得堡发来的电文之后，中国正式对沙俄宣战。这还是一鸦以来，中国首次主动的对外宣战。随着这道命令开动的就是如今整个西线的近百万大军！

齐林、周军双双坐镇西线南北，向发坐镇京津，张忠奎去往东南。南洋攻略交给了刘铭传，马来半岛之战有刘永福这个在热带山地雨林钻梭了半辈子的人去帮手太平军。

孔令仁坐镇西南。霍广正从北京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淞沪！

海军全部动员，所有沿海基地、炮台。一级战备。特别是夏威夷和兰芳！

短短的五天里，整个中国就开始围绕着这场战

争运动了起来。虽然西线的部队要发起真正战争还需要再协调上半个月时间，战事该在六月初爆发。之前国防军倒是一直在准备战争，可说到底不能红果果的进行战前预备，这些都需要时间调整！

刘暹继续留在北京，他短时间内不会去西线的。不把东面的战斗料理了，到了西边，他也坐不住。再说了，有了飞艇、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齐林、周军就算是榆木脑壳也能打的沙俄哭爹喊娘的了。

当初跟随刘暹起家的这些老人，年纪是大了，但作战思想没有固化。随着国防军武器的更新换代，战争思想和模式的改变，这些人也都在进步当中。

而且军中有了参谋制度，他们的背后还有刘暹。一线的战斗指挥，可能已经不行了。但把握全局，操纵大局，稳定战局。各个都是合格的。

五月下旬，英法就中俄第四次爆发的战争调停宣布失败，接着法国宣布对中国宣战，接着俄法之

间的所谓密约。

然后荷兰对中国宣战。西班牙对中国宣战。

中国也毫不畏惧的反过来对法国、西班牙、荷兰三国宣战。

五月底，中美舰队在夏威夷海域发生冲突，中方沉没了一艘五百吨级的护卫艇。死伤海军官兵二十三人，中国第二天对美国宣战！

北洋舰队主力开赴夏威夷！中国七艘主力舰。一艘是当年购自法国的二等铁甲舰，一艘是改进型的加里波第级装甲巡洋舰——8200公吨排水量。

旗舰是新近下水不到半年的小型战列舰。排水量达到了11000公吨，是中国海军当中排水量第三位的存在。也是现今中国所能制造的最强战舰。说到底还是国家底子薄，接手了德国、意大利那么多的技术和经验，自己也积累了十几年，可制造上万吨的大家伙时候，依旧难以把握。

这三年海军大扩建期间，中国纵然经费充足，也只下了三艘万吨级的大家伙，另外还有一艘排水量达到了12500吨的战列舰停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坞里。

这艘被命名为定海号的小型战列舰，舰长是方伯谦，同时他也是现今北洋舰队的右翼统带，舰队副司令。

接下的四艘主力舰就是四五千吨的装甲巡洋舰和穹甲巡洋舰了。然后是一批补给舰、运输船和护卫艇、鱼雷艇、高速驱逐舰。后者们，中国海军拥有的数量是不少的。这次出击的北洋舰队带出了自我编制中的一半来。他们的对手是美国的西海岸舰队，去年刚刚入编了一艘休斯顿号装甲巡洋舰的西海岸舰队。

那是美国最新一代的装甲巡洋舰，虽依旧是处于探索阶段，可装备有六门203mm/l-35主炮，除了舰艏舰尾各一座双联炮塔，舯部两舷还各有一座单装炮架。火力是很凶猛的。

只有英国还在拖拉着。就在刘暹以为英国人可能不会赤、裸上阵的时候，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关于婆罗洲沙捞越王国复国和暹罗曼谷王朝复国的提议，被曾纪泽以严词拒绝。然后东京日本与西南日本的战争开始了。东京日本发布了募兵通告，数额是惊人的三十万！

北洋舰队留守的军舰汇合了朝鲜舰队和南洋舰队拨分出来的一艘萨克森级铁甲舰，云集于济州岛海军基地和朝鲜釜山，给东京日本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五月的最后一天，在对马海峡，不期而遇的朝鲜军舰与日本巡逻军舰展开了一场炮击，双方都没有沉船出现，但朝鲜对东京日本政府宣战，接着中国自也对东京日本宣战。英国人这个时候跳出来了，挥舞着‘英日条约’，叫嚣着东京日本为大英帝国之盟友，中朝对东京日本宣战，即是对大英帝国的挑衅，大英帝国决定对中超宣战。

然后在一天的时间里，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就接到了六封宣战书，分别来自琉球、阮朝、金边、琅

勃拉邦、占巴塞和南天国。

刘永福带领着广西驻军，汇合阮朝一部分新军后，向着马来半岛进发。西藏的刘盛藻开始集结入藏之兵力，总数只有三千的藏军也被动员了起来。前者在西藏已经呆了十五年了，国防军中比刘盛藻更有能力的中将能挑出来一大把，可说到对藏印边界地理地势之熟悉，估计一个都不会有的。

十五年的时间，刘盛藻上校变成了中将，是踏遍青山人已老，只将地理烂熟心。而且跟两位活佛关系友好亲密，在藏民心中也有不错的名声。

只是西藏未通铁路，边界地区只有石子公路。运输主要开始靠牲畜，汽车性能还次了一些，在这高原高压地区太容易熄火了，尤其是爬坡的时候，那是要出人命的。

刘盛藻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藏印边界可能出现的走火摩擦，但英印军队要真的挑事，就必须狠狠地还回去。然后第二任务是看着廓尔喀，必要时候拿下它。

"中国人疯了！"

中国农历的六月初一，伦敦《泰晤士报》的头条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十分的吸引人眼球。英国很多的普通人都知道中国要跟英法美开战的消息，所以这个时候英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消息十分走红。

待看到《泰晤士报》的头条新闻之后，'中国竟然对大英帝国宣战？'的惊叹满足了所有人的心，然后这道消息旋风一样传遍整个英伦三岛。《泰晤士报》是英国举足轻重的大报，它是全国全欧洲发行的。

"拿下南非的金子！"来自民间的欢呼迅速让整个英国沸腾。是啊，借着中英宣战的机会，可不就是英国拿下兰德金矿的天赐良机？

那里虽然有不少的华人，有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护矿部队，但在大英帝国面前全都不是问题。

兰德金矿是让人疯狂的，中英平分金矿收益，已经让结束了第二次布尔战争的英国人不满意了。他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伤亡和开支，只得到了兰德金矿的一半，这让英国人不能接受。

在他们看来，没有大英帝国发动的这场布尔战争，中国的河间郡就不可能继续存在在大分水岭地区。中国人虽然失去了一半的金矿收益，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掺入战争，只是为英**队提供了一部分军需物资。中国坐享其成！

这就像是中英关系的一个禁忌。在中英关系友好的时候，谁也不能触碰这个禁忌。可现在中英关系破裂了，这真是让大英帝国全取南非黄金的天赐良机。

“还有中南半岛。暹罗、金边、阮朝……”英国国内从来不缺少殖民主义者。

而中南半岛本也就是英国人觊觎的地方。当初，他们在缅甸发动战争，法国人在阮朝发动战争，虽然窥视的都是中国的西南，甚至为了让彼此

安心——他们在两国的中间放着一个两头受气的暹罗不动，就是为了让之充作两国的缓冲带。

但是中南半岛丰富的物产英法两国都是眼红不已的。英国人每年从缅甸能够收到百万英镑计的财富，而暹罗和阮朝是比缅甸更加富足的地方。

没有哪个欧洲人现在敢去觊觎中国本土的国土，可暹罗、阮朝这种于中国属于仆从国性质的外围小弟，却是能够吃下的。这就跟没有哪个欧洲人会怀疑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属于英法美俄西荷六国一样！

中国人太狂妄了。他们在挑战半个西方文明！

第六百九十三章维多利亚时代

“五十五年前，我就站在这里，我那时对眼前的人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于是国会通过了战争提案，爆发了中英第一次战争。

那场战争道德与否，我并不准备在这里宣讲、判断。正义对于国家利益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君主来说，它更加的不值一提。

只要战争对大英帝国的利益有帮助，那就应该去发动它。

塞舌尔群岛的首都、非洲最大的湖、维多利亚瀑布、英属哥伦比亚的首府、澳大利亚的两个州、还有中国香港的维多利亚港，这些都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是的，我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

和印度女皇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这一连串高贵的头衔，这一连串的‘维多利亚’，都是战争的结果。

作为大不列颠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君主之一，我的名字，被冠以时代的称谓，这是一个荣誉的象征，象征着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1837年～1894年，我的57年统治时期，是大英帝国全方面的巅峰时期。

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得来的。

55年前，中国的林总督向我写信，想让我出面停止鸦片贸易。真是无稽之谈！我个人极度鄙视那些瘾君子，但是鸦片与国家有利，不然我们用什么从中国拿回失去的银子？所以跟那位林总督的愿望相反。我在议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

于是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帝国在远东的殖民更进一步，胜利到来的格外容易。掠夺也随即开始。55年来。帝国从中国获取了无可想象的利益。

并且不只有中国，大英帝国在苏伊士运河及新西兰等众多地方插上了米字旗。我们不要忘记了日不落帝国建立的根基。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地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全球四分之三的人为大英帝国服务。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而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不要忘记战争，要永远铭记战争，保持着清醒的大脑和一颗理智的心，铭记帝国的崛起之路！”

农历六月初三，刘暹看到了驻欧办转发来的一纸女王演说。这是当天《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卫报》、《太阳报》等多家英国重量级媒体，齐齐发到头版头条的女王国会演讲——《日不落帝国》。

“真不愧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缔造者。”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地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全球四分之三的人为大英帝国服务。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刘暹羡慕极了。这是多么炙热的自信和伟大的功绩才能塑造出来的演讲啊。瞧瞧这气势！？哪个君王不心往神怡？刘暹突然有了一丝遗憾。穿越到这个时代里，没亲眼见一见这位欧洲老祖母，真是可惜了！

只凭这一段话。这位女王就不是个橡皮章。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如今确实辉煌的令人耀眼。维多利亚女王不是英帝国的掌舵者，但她绝对是英帝国的精神领袖。

在立宪君主制的格局下。她只做正确的引领，而不是铁腕统治。让大英帝国走向巅峰，这是一个君主最为自豪的事情了。

不过这个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已经在走向衰败。一场布尔战争让他们耗费了太多的金钱，一场中俄战争，让英国掏干了国库。英国社会革新的脚步已经停滞了，它被远远甩在了以美德为首的新世界的后面，大英帝国在历史上的失败就败在固步自封对技术革新的缺乏上。就像是被前清的坏毛病传染了一般，一味地自大，自傲！

刘暹从赞叹中走出来，心神恢复了平静，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要发表一通演讲，虽然现在还没有广播，就跟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写在报纸上也能鼓舞一下士气。可肚子里文采有限，想了再想，还是拉到。

六月间，战火已经点燃。从咸海到西西伯利亚平原，几千里距离上，超过六十万国防军水涌一样漫过了中俄边境。

而这些一线部队的身后，是两支总兵力三十余万的后备军。这些才是国防军三年多建设的真正精华。不论是飞艇军、伞兵，还是机械化部队、装甲

部队，全都集中在这批军队中。因为那超级多的装备和诸多必须最大限度遮掩起来的装备，这三十多万军队不仅集结缓慢，向着俄国国境挺进的速度也缓慢。

那飞艇只在夜里飞行，天不亮就落到预定的飞行场处。那一辆辆装甲车和坦克，既然要动手了，一路之上当然不可能真的做到绝对保密，却也是在做着最大限度的防范。还是那句老话——杀手锏就在一个新字。一切为了突然，一切为了新式装备发挥出最大化效用。

可刘暹的注意力根本就没在西线，他的眼睛始终都盯着新加坡的联合舰队呢。那是一支军队能把南洋舰队打残了的庞大舰队——英西荷三国联手，拢共有两艘战列舰，两艘万吨级铁甲舰，五艘二等铁甲舰，再加上五艘大吨位装甲巡洋舰，一共十四艘主力舰。这且不算那些上吨位的穹甲巡洋舰和防护巡洋舰。

而且作为主力的英国海军真的很有威慑力，虽然他们也很长时间没动过真家伙了。可刘暹对自家

的海军就是没啥自信，总感觉真的拉到海面上打一仗，输的有可能是自己。总感觉中国的海军太缺乏战争经验和时间了。

联合舰队这支庞大的水上军舰群，此刻就停在新加坡港，刘暹是没本事让飞艇飞到新加坡玩轰炸的。飞艇都没在深海里试飞过，顶多是岸边。海上的风力太大，也太变化无常。

刘暹不知道那支庞大的舰队什么时候才会北上，那里的英军也只是在用力肃清新加坡城内的华人社团和小股的武装，大批华人从新加坡逃离，英国人也不拦着。刘暹直觉得英国人是做铁王八了，难道要南洋舰队主动的去挑衅一阵？

不敢！就只能拿兰芳来做文章。刘铭传已经兵分两路，分头一路北上进攻吕宋群岛，已经登陆了棉兰老岛。另一路则只是一个营的部队，称作五艘美国籍商船登陆了三宝垄，在当地华人民团的配合下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的控制权。

部队也吹气球一样扩大到了六七千人。

但距离不远的新加坡和巴达维亚全都按兵不动，刘铭传手头的主力，也只能留在坤甸和古晋两座城市了。他用于吕宋群岛攻略的部队都只有五六千人，主力也是只有一个营的正规军，剩下的都是兰芳的民团义勇。

新加坡的联合舰队不动弹，巴达维亚的荷印军主力也不见出动，刘暹只能下令马来半岛和兰芳要两地部队再接再厉。

前者必须逼近新加坡，给英国人造成压力，同时以太平军和部分云南驻军进攻下缅甸，呼应掸邦高原那里的抗英军起事。

后者需要在吕宋群岛以及爪洼岛掀起更大的波浪，让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都紧张兮兮的，也是为了给西班牙、荷兰两个国家的带头大哥英国以压力。

他自己也乘坐专列，带着禁卫军的官兵们，南下抵去淞沪。在北京城里，他也是坐不稳了。

战争就是这么不可估量。本以为，以英国人的嚣张，这战争一打响，还不该军舰压进，立刻来一场旨在重创甚至歼灭南洋舰队的大战啊。结果那么强大的联合舰队愣是守在新加坡不动弹，这边的北洋舰队就要抵到夏威夷了。

刘暹只能盯着马来半岛和爪洼岛的战局来看，同时也瞅着苏门答腊岛的战事，华人在那里也有不弱的力量，秦氏财团和中国政府在苏门答腊岛更有多块油田和多处的海港码头。

实力一般的荷印军真心平不下爪洼岛和苏门答腊岛，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巴达维亚的主力军。

英国人也有了举动。随着国防军与太平军一步步向着马来半岛的南端逼近，新加坡的英军开始出动北上，在吉隆坡外集结，并很快对着吉隆坡发起了进攻。

吉隆坡有一支完全由本地华人子弟组织起来的民团，之后又接受了国防军教官的调教，兵力有三

千人，强大不强大？

很强大。

整个马来半岛，除了英国人以外，吉隆坡华人靠着这三千民团能够横扫所有的土著苏丹。

可是面对新加坡杀出来的两万英国龙虾兵，三千民团实力再强，也要歇菜。为首的头头直接放弃了吉隆坡，反正英国人的纪律还是不错的，抢掠当然少不了，杀人却不多。很多华人还特意把自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送到了城外隐秘处，或是藏在了家中地窖啊什么的当中。

他们才不会跟英国人硬抗呢。要不了几天，自家人的大部队就要杀来了。到那个时候再好好地干一仗就是，现在拼命完全是赔本买卖。英国人单大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实力强出吉隆坡民团太多了。

第六百九十四章游弋在新加坡海峡的幽灵

冷月森森。清冷的月光刀刃一样投射在海面上，将起伏的海浪切割成一块一块。此刻放眼望去，海面上伏波荡漾，没有半点异常发生。

但是没有过多久，这片如常的海面上就诡异的突出来了一根漆黑、细长的物体，物体一边向上抬升，一边向西北方向移动，好像海怪伸出了触角一样。

这当然不是海怪，这只是一艘潜艇，一艘中国海军的潜艇。

联合舰队持久的不动弹，刘暹却不能在东线一直耽搁着，僵持进入七月以后，马来半岛的战局已经命令话，英军和土著军队连连败退，用不了多久，刘永福和太平军就可以兵临柔佛海峡，新加坡的联合舰队依旧是纹丝不动。刘暹决心让兰芳的飞艇部队和潜艇部队，联手对新加坡港里的联合舰队

展开袭击。

现在这艘偷偷摸摸跑来的潜艇，就是搞侦查的。同时南洋舰队也在不加遮掩的向着兰芳移动，这不仅是为了偷袭之后好痛打落水狗，更为了让联合舰队安分老实。

他们一直呆在新加坡不动，不就是为图一个存在力么。现在主动的吸引住了南洋舰队过来，那任务完成的是200%了。

这跟已经缩回美国西海岸的老美军舰不一样。老美的西海岸舰队实实在在不是北洋舰队的对手，所以他们缩回洛杉矶和旧金山。联合舰队这里更多是一种牵制加震慑。

他们知道中国众多海港的防卫情况，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就是一条长满了经济的防护带。与其去真正的触碰那条扎嘴的防护带，还要先打灭了南洋舰队。那不如牵制着南洋舰队，让两边暂时都陷入静坐。英国人许多等待更多的军舰从世界各地调集而来，当他们的舰队占据了绝对优势以后。再对南洋

舰队出击，打灭他们，击退他们，控制制海权，这是一个更好地选择！

英国人不想要一场两败俱伤的搏斗。他们需要在打灭对手的同时，自己也更多的保留一部分力量，以用来分割南洋和切断中国大陆与西南日本、夏威夷的联系。

英国人不动弹，说到底就是感觉手中的牌还不够占优。而时间拖得越久，他们就会拥有更多更好地牌。英国人的军舰正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中。

刘暹对这种情况自然是知晓的。所以他现在就必须动手。因为他手中的底牌有限。无论是潜艇还是飞艇，它们的制造都需要时间。中国海战上现在的胃口就这么的大，英国人军舰再来的多一些，刘暹怕自己的胃口吃不完而给撑着了。

505号潜艇是中国最新一代的潜艇，水面排水量五百五十吨，水面速度达到了12.5节，水下速度为八节，装备有四具鱼雷发射管，携带16枚鱼雷。最大下潜深度100米。水面续航力1200海里，水下

续航50海里，绝对是超时代的性能。

505号潜艇的艇长是何二水中校，是中国第一批潜艇兵出身。与现今潜艇司令刘洋一艘潜艇里当过兵。是刘洋的老部下。也可以说是刘洋这些中国第一批的潜艇军官手把手的帮带出来的潜艇部队嫡系！

现今中国的潜艇部队，依旧是隐藏在海面之下的不存在部队，如刘洋在明面上的职务是海军后勤部的一名没实权的少将。而何二水是某海洋关系研究单位的副主任。

这些人从一开始原始态的精英蛙人，到人工动力的木壳小潜艇。再到现在完全机械化的现代潜艇，等于是陪伴着中国的潜艇走过了自己的整个历程。他们很不容易。他们得偿所愿！

终于到了抛头露面，光明正大的亮出名号的那一日了。所有的潜艇兵老早都盼望着这天。

现在，何二水就站在505的指挥舱里，抱着潜

望镜，指挥着这艘大型潜艇缓慢上浮。

夜间的新加坡港没有往来船只，也没有巡逻的护卫艇和驱逐舰，英国人认为他们现在安全得很，丝毫不为庞大的联合舰队感到担忧。

这样一来何二水的压力就减弱很多了，时不时的指挥着潜艇进入港内侦查一番，然后再瞧瞧溜出港口，到了外面上浮换气。

潜艇里光线昏暗，就靠几盏红色的灯泡照明，但何二水仍是在这个期间集中全副精神，仔细的用潜望镜的目镜观察着四周，时不时的还原地抱着潜望镜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转。确实是没有半点的危险！

海面上好好的月光，周围没有看见任何可疑的水面物体，于是，刘洋利索地下达了上浮阶段的最后命令。

‘一号、二号水柜全速排水！全体艇员注意，潜艇即将上浮！ ’

刘洋话音一落，潜艇里立刻变得更加安静了，每一个人都侧耳倾听那坚硬艇壳上传来的任何一丝响动，各舱室的指挥官也认真做着最后一次检查。然后，众人就都听见了艇壳上传来的砰砰声音，这是海浪击打艇壳时所发出的响声。这表明，潜艇已经安然的浮出了海面。

刘洋收起了潜望镜把手，将头上那顶白色海军软帽戴好，然后通过艇内的铜管下达了下一个命令。

‘全体艇员注意，即将打开水密门，注意各舱的情况，随时报告！ ’

这时已经有一个少尉军官第一个爬上了登舰梯，将指挥塔上的舱门打开，并用力向上推开。立刻的，一股清新的空气立刻灌了进来，将这污浊不堪的艇内空气冲淡了少许。

就这样工作了整整一夜之后，505号潜艇趁着黎明的白皙，向着新加坡港的对面驶去。在新加坡

海峡某一固定的海面处，在一艘瑞典籍商船的旁边上浮，很快的这艘排水量高达一万五千吨的巨轮左侧船舷就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一艘不到百吨的快艇从中被放下了海面，然后迅速向着兰芳疾驰去了。

旭日东升，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炙热的太阳让新加坡持续了多日的高温又上升了一点，还不到八点，这房间里的温度已经快到三十三摄氏度了。

英国海峡殖民地辅政司的威廉.爱德华.麦士威总督饶有兴致地研究着手上的这挺轻机枪，这是昨天才到的一种新式装备。是英国人从暹罗战场上得来的一种新式武器。

它轻巧，灵活，容易携带，容易更换弹匣和枪管，却有着重机枪的杀伤力和火力密度。这是一项堪比马克沁重机枪的伟大发明。

英**队在暹罗战场上，在马来半岛战场上，都吃够了这东西的苦头。

现在大英帝国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代轻机枪也出世了，并且被白厅第一时间送到了新加坡。

虽然各方面性能，英国货都不比中国制造的低一些。总督阁下的爱国心也让他认定自己手上的这支轻机枪不逊于中国货。但是麦士威总督阁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货是不错的。至少，它是这个东方古国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小小证据。

从心底里讲，麦士威是很尊敬那个战争皇帝的。这是一个有着长远目光的英明君主。

不过短短两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工厂已经开始小成气候，已经能够生产各种各类的工业制成品，来在东方和世界上与西方同类产品争夺市场了。这挺轻机枪或许不算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但谁也不可否认的是，它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

如此凸出的结果，不能不让人佩服那个东方古国的主导者。没有那位皇帝陛下的高瞻远瞩，这个

国家的工业绝不会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就像去年退休的那位李大人，他也办了十几年的工业，结果却在皇帝陛下面前一败涂地，没有半点抵抗能力。

连续三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必须承认，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计划，由中枢政府出面，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对本国的轻重工业发展制订出一个明确而详细的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个于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性计划里的所有重点工业项目无一不是相互配合的。这很像是在建造房屋，在施工之前，先设计一份蓝图，然后按照蓝图进行建设。并且在建设中吸取经验，对原计划的某些不足之处做出修改，但是基本的框架是不变的，目标不变！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另一条工业发展路线。中国人用短短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就赶上了西方百年发展的成果。主持这一切的，都是那位被世人奉为战神的中国皇帝。

对中国了解越多的人，‘五年工业发展计划‘，越能够认识到皇帝陛下的超凡。麦士威甚至觉得，这位令全世界人憧憬的战争之神，其工业建设上的能力和长远目标，对于中国那个老旧落后的国度，是远比他的战争才能更加珍贵的财富！

“如果这位皇帝陛下的胃口再小一点就好了。”麦士威遗憾的想着。如果中国不贪图南洋，不企图独霸南洋，而是一直在荒漠的中亚和西伯利亚与俄罗斯帝国争夺土地，那对于大英帝国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有利。

那样的中国将会是大英帝国最好的盟友。而中国对俄战争的胜利越多，其自身的越强大，大英帝国的利益就越大。可惜，这位皇帝陛下不仅富有才华，而且野心勃勃，他想恢复中国往日的荣耀，成为整个东方世界的领袖和主宰。

这就是大英帝国的利益所不能容忍得了。

第六百九十五章新加坡港的警报声！

偷袭的这一日终于来到了。刘暹还在淞沪停着，他不可能亲自到兰芳去，所以那里的天气情况就只有好国内的气象学家们来预料了。

偷袭当日和前日，晴，微风！

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一艘艘飞艇满载燃料，为了渡过那1100长的飞行距离，他们不得不牺牲掉一部分空间来装带燃料。飞艇巨大的气囊中填充了大量的氢气和氦气。就跟军舰、轮船的水密舱一样，为了最大限度的消减成本和提高安全，中国的飞艇气囊分成了内外两部分，里面的气囊填充便宜又十分已得的氢气，外围的气囊则填充珍贵但不容易着火、爆炸的氦气。

后者放到原时空21世纪是十分容易得到的一种气体，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代，这种气体只有开采天然气和用硫酸处理沥青铀矿时才能得到的一种不

活泼气体。在室温和大气压力下，氦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它在干空气中的体积含量为5.24x10-6。密度是0.1786g/l（0°c、0.1mpa），是人类发现临界温度最低的物质。

如果只是靠用硫酸处理沥青铀矿才能得到，中国是绝对没资本做到大规模使用的。还是在南洋的石油开采公司，中**方才能得到大批量的氦气。但是这些氦气从南洋运回到中国或是兰芳省，成本也要增加不少。因为这东西还没能做到液化，它自身的质量又太低太低。

六十艘飞艇在下午5点的时候飞了起来，用自身最高的25节速度。最快的向着新加坡港飞去。这是第一批飞艇，第二批飞艇部队在时隔一个小时候。趁着日落的余晖飞上天空，同时启程的还有南洋舰队的全部主力！

整个坤甸施行了封闭。任何船只不得离港，任何人不得使用电报。这是一个没有无线电，没有无线手机的时代，隔绝了电报，隔绝了船只，隔绝了跨海电话，就是某些人知道了不对，急死他们也没

办法迅速的将情报适时的送达新加坡。

飞艇的速度每小时能有九十里以上，十二个小时可以飞到新加坡港的上空。也就是在明天的黎明时候，可能还会接着朝阳的第一抹阳光，将一枚枚三五百斤乃至更重的炸弹扔到洋人头上。已经抵到新加坡港外的十多艘潜艇，会配合着飞艇军一块进攻。肯定能让自大的联合舰队损失惨重，最好是受创的船只能把出港口给封住。

接下一个小时就是第二批轰炸，之后再过不久就是南洋舰队的到来。那些轰炸结束的飞艇不会再飞回坤甸的，而是继续向西飞去马来半岛那已经准备好的飞行基地。最多上午十点钟，第三波轰炸就会再度落到新加坡的头顶。到了天黑时候，伞兵就会出动了。一个个伞兵从天而降。夺取新加坡守军的海防炮台，夺取新加坡守军的物资仓库，甚至是麦士威总督的府邸，要拿下新加坡根本是水到渠成！

刘铭传亲眼看着两批飞艇部队起飞。亲眼目送南洋舰队离港。他知道，明天一天将会是一个让世

界震惊的日子，同时从明天开始。西线的国防军们也会用出这场战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杀手锏式武器——飞艇军+伞兵。

可以从头顶扔炸弹的飞艇军太不可思议了。战争的模式从地表发展到了天空，从二维发展到了立体的三维。想想看。当一批批伞兵降落到俄军毫无防备的身后时，那带给俄军的将会是怎样的一场噩梦？

刘铭传是国朝重臣。手中能够拿到最高级别的内参，知道俄国人在西线集结了多少兵力。那是不少于国防军的力量。开战一个月来，国防军并没有表现出势如破竹的势头，那西方的各国媒体已经在高呼——东方军队神奇不再了。不知道明天过后，他们还能否承受得了那如此巨大的反差？

夜色沉沉，海风卷着细浪拍击着海岸，冷冷的月光下，海面并不平静。

这里是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马来半岛，刘永福的脚下就是柔佛海峡。宽度只有1.2～4.8公里

（0.75～3哩）。似乎可以举步跨越。可是柔佛海峡的对面，却有着五万名——由英军和马来土著士兵组成的联军。

刘永福很擅长雨林作战，但他的部队也因为主要用于热带山地雨林作战，而没有太多的重装备。他所率的第19师是一个标准的轻步兵师，大炮只有常规步兵师的30%，且几乎没有100mm口径以上的重炮。这支部队就跟四川、西藏的两个山地步兵师一样，都是装备了大量轻重机枪和半自动步枪，却缺少重炮。在国防军的序列中，其火力密度是与海军陆战部队和伞兵部队并肩的弱者前三甲！

当然，第19师这样的武备也是比之太平军不弱的。可靠着这样的装备去强渡柔佛海峡，那明显就是让手下士兵送死。既然朝廷有统一的安排，刘永福才不会去争着跟英国死磕呢。

他今晚难以入睡。内心激动的他精神十分亢奋。他想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场空袭作战的诞生。他要亲眼看着一艘艘飞艇落到自己的跟前。

石达开对于飞艇和轰炸也十分感兴趣。但他年纪大了，可撑不住熬夜，干脆在司令部里架了一张行军床，也就就睡在这儿了。等到四五点钟再醒来看风景。而他的卧室隔壁就是指挥部的电报室，飞艇轰炸的消息可以第一时间传回国内，绝对不会耽误时间。

现在，石达开就睡在那张行军床上，几名19师的参谋则坐在门外，就着一盏马灯研究地图。自从昨天起，马来半岛的军队就开始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的人都不敢马虎，也都清楚，对新加坡的战争要打响了。其中指挥部的两军参谋们尤其谨慎，干脆值班就坐在门口研究地图。

时间很快就到了凌晨三点三十分，离黎明还有好一段时间，石达开醒了。问到刘永福在哪，得知刘永福在凌晨两点时候去了离指挥部十里地外的飞行基地。

石达开没打算去飞行基地，而是洗漱过了，喝了一碗小米粥，就登上了海峡附近一处阵地的观测气球上。快了，轰炸就快要来临了。

就在这时候，刘永福也离开了飞行基地，正乘坐一辆汽车向着海峡阵地赶来。偌大的飞行基地里装满了东西，除了那块广大平坦的降落起飞场外，其他的地方，水池、维修车间、储备库、宿舍，等等。

连场外一些地方都堆满了许多铁皮油桶，这些油桶里装着石油与棉絮的混合物，只要塞进去一颗小炸弹，等它们从天空上落下，那就是一颗颗大大的燃烧弹。

四点过去了，石达开、刘永福都紧张了起来。但是天空漆黑，他们什么也望不见。

此时负责这趟空袭作战的飞艇军2团团长李鑫就坐在他的座驾里，不停地将头扭来扭去，透过高倍望远镜向前方的天空和陆地张望。虽然天色还依然黑暗，视野并不是非常良好，但是在这个高度上，无论是陆地的灯光还是天空中的灯光。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李鑫是李士恩的长孙，前者已经退出军队多年，并且在去年下半年病逝了。

李士恩可谓是开国一班功勋中最早离世的大将。但在军中人脉依旧丰厚，李鑫今年还不到三十岁，就挂上了上校军衔，还进了有太子撑腰的飞艇军当中。

前方，黑色的海岛地线已经遥遥在望了，从望远镜里看过去，李鑫判断一些大小、位置，不差的话就该是宾丹岛了。这是一个跟新加坡位置相差无几的一个岛屿，面积比新加坡岛要大些，北临新加坡海峡，距新加坡40公里，东滨南海，海岸线246公里。面积近1100平方公里，东西、南北最长各约50公里。

但这样的一个岛屿却是被英国人放弃的一个岛，因为这里没有新加坡岛那样优秀的深水湾，同时它的存在也是新加坡的一个屏障，为新加坡岛挡住了东面大海上的风浪。

航线无误。剩下的事情就是飞到新加坡了。李

鑫大松了一口气，“向后面发信号，一个小时候我们就在英国人的头顶上了。”

五点也快要到了。

石达开和刘永福全都紧张了起来，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晨曦，当偏偏红色渲染着那么鱼肚白的时候，一个个黑点终于在那抹白皙之中出现了。

六十艘庞大的飞艇，在一千米的高度上，还就像是一群小黑点。

新加坡到了，目标就在眼前。李鑫通过高倍望远镜已经能够看到停靠在新加坡港湾里那些军舰了。这些冰冷的庞然大物，此刻看起来就像是小二手中的玩具一样小。小到李鑫甚至辨认不出哪艘军舰是战列舰，哪艘军舰是巡洋舰。

李鑫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腕表，五点10分，现在是五点10分。

“告诉所有人，目标就在前方，准备战斗

——”

信号兵在飞艇尾端打起了信号灯，命令传达下了，李鑫感觉着飞艇的速度像是又快了一些。

5点30分，新加坡港拉起了刺耳的警报！

第六百九十六章划时代的一页

“上帝，是飞艇。这些全是飞艇……”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吃惊的望着天空。

60艘巨大的飞艇，它们把早晨的阳光都遮蔽了，一个个巨大的飞艇漂浮在天空中，就像一座座飞起来的堡垒悬在所有人的头顶。他们在地面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也就如此之大的阴影都在了人们的心中。整个新加坡似乎都在惊慌。

“是的，中将先生。这些小玩意儿是飞艇，脆弱的不堪一击的飞艇。你需要去担心他们的威胁吗？中将先生？”东印度舰队的威廉.萨莫维尔上将用严厉的目光和口味对着菲利普斯。这是菲利普斯的上级，也是整个联合舰队的司令官。

“你应该相信我们的战舰，相信钢铁的战舰不会受到这些脆弱的小玩意儿半点伤害。”

“他们能干什么？除了监视我们的动作。哦，

是的，这是军事史上的一次进步。我们不光能用热气球来观测和校射大炮，还能用飞艇来把这项工作做的更加完美。”

萨莫维尔对于菲利普斯的‘大惊小怪’很气恼。他感觉到了菲利普斯的惊慌，他很不理解这种情况来自于何处。中国要进攻新加坡了吗？不拥有一丝一毫的害怕。联合舰队的水兵们已经全部起床，警报声正在拉响，所有的水兵都在向自己的岗位奔去。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战争就算开始了又怎么样？只要有一艘艘巨大的钢铁军舰，有战无不胜的英国皇家海军，新加坡就是大英帝国永远的坚盾。就是一处永远也不会沦陷的堡垒。他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可怕的！

新加坡里没有英国人的飞艇。李鑫指挥飞艇部队，开始下降。现在他们的高度有800米，可以再下降300米到500米。氦气的稳定性可以得到信赖。只要不是高射炮那种东西，就是大口径的马克沁重机枪也打不燃飞艇。当然，重机枪的子弹可以打的透吊篮。

“下降到500米！”李鑫下达了命令，下意识的再看了一下手表，正是上午5点40分，世界上的第一场空袭作战爆发了。

“开始，攻击！”李鑫的座驾02—01号飞艇上升起了一面血红色的小旗。

“哒哒哒，哒哒哒……”首先一挺挺重机枪就从天空中降下了一条条死亡的火链。像死神的鞭子一样抽打在水面和军舰表面。

萨莫维尔上将脸色变得十分的惊奇，竟然是重机枪。“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设想。”

“快去命令部队，在高处架设重机枪，对准天空射击。”萨莫维尔迅速传达着命令。飞艇降落的速度很慢，一挺挺重机枪向身下播洒着弹雨，同时没过多久，他们也迎受到了弹雨的洗礼。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白鹭、鸿雁们的攻击勇气。还是02-01号飞艇，李鑫座驾率先拉开了吊挂蓝的下口，一颗安装好了引、信管的炸弹从下口落下了去，重量

达到了三百公斤重的炸弹在空中划了个微微弯曲的小弧线后。落到了一艘装甲巡洋舰附近的海面上，强烈的冲击立刻引爆了敏感的引信，炸弹轰然炸响，激起高达数十米的水柱。战斗场面是立刻火爆起来。

　　萨莫维尔和菲利普斯两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的难堪。尤其是萨莫维尔，前一刻他还那么的自信，现在就是无比的惶恐。那可炸弹的威力绝对能够给战舰创伤的。甚至萨莫维尔感觉，便是皮糙肉厚的战列舰被这样威力的炸弹连续命中的话。也会大大的不妙。而这说明了什么？

　　飞艇这些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小玩意儿，真的能够在高高的头顶上给纵横大海的钢铁巨兽们以致命的威胁了。

　　“快！快！让所有的军舰都开动起来。让它们驶向外海！”

　　萨莫维尔不是个孤陋寡闻的人，他知道飞艇的毛病，只要军舰航行在广阔的海洋之上，只要军舰

能够动起来，飞艇给战舰的威胁力就要降低太多了。

速度、变向，飞艇的缺陷是不可弥补的！

扔下炸弹之后，李鑫并没有立即退出攻击航线，而是立刻将瞄准具再度调整，然后真跟下蛋一样呼啦啦的丢了五颗二百公斤、三百公斤的重磅炸弹。

其中有两颗炸弹准确地扔到了那艘装甲巡洋舰的甲板上。轰然炸响，炽热的弹片横扫甲板，所有船面上的水兵都遭了秧，司令塔的玻璃完全粉碎，正面窗口的装甲都变得微微扭曲。

船首中央被炸开了一个直径四五米长的大洞，铁皮外卷，露出了里面损毁的炮塔转轴、供弹系统等。同事另外三颗炸弹虽然没有命中目标，其爆炸后掀起的波浪也让这艘六千多吨的西班牙籍装甲巡洋舰发出一阵阵龙骨叽咯声。

红黄红的西班牙国旗被爆炸风暴燃烧城了灰

烬，爆炸还引起了战舰上的火灾，一股浓重的黑烟直冲上天空。

这艘军舰的上校舰长一边庆幸自己没有待在司令塔里，另一边急的哇哇大叫，恨不得蒸汽系统能够立刻就蓄满动力。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还要继续接受头顶的炸弹。

“再降低一百米！”李鑫神情激动地很。自己第二次‘下蛋’，就有了两颗命中，李鑫已燃起了争夺第一击沉荣誉的欲、望。对于刚刚成立才两年时间，第一次面对正面战场的飞艇军，如此荣誉足够李鑫载录军种史册。

投弹手稍微的再调整了一下瞄准具，嗖嗖嗖，三颗三百公斤重的炸弹第三次从02—01号飞艇的下口落下。一团巨大的火焰从那艘西班牙籍装甲巡洋舰的后甲板上冲天而起，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爆炸声——弹药舱被引爆了吗？

李鑫屏住了呼吸，也忘了下令飞艇迅速上升，现在的02-01号飞艇气囊上已经被打穿了十多个小

洞。氦气正在缓慢的泄漏中。

整艘装甲巡洋舰的后甲板已经变成一片火海，安置在船尾上的两门副炮被炸飞落去了海中。炸弹的爆炸引爆了堆积在后甲板上的一些炮弹，造成了爆炸，对该舰造成的破坏远超那颗从天而降的三百公斤炸弹。

后甲板燃起了大火。海水汹涌的灌入船尾部分，李鑫一整艘飞艇的成员肉眼看着装甲巡洋舰尾巴慢慢的沉入了海中，最后整个军舰都翘了起来。

李鑫再看了一下手表，时间5点52分，战斗开始开始12分钟以后，02-01号飞艇创造了这次空袭的第一个战果。李鑫取得了漂亮的开门红。而整艘飞艇的炸弹还没有用去一半。

半个小时后，一艘飞艇上升起了绿色旗帜，艇长拿出信号枪，向天空发射了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这是飞艇炸弹告竭，攻击结束的信号。五分钟后，又有七艘飞艇就此结束了战斗。它们迅速升高位置，在天空1000米的高度上聚拢在了一起，然后在

一艘挂出了蓝色信号旗的飞艇的带领下微微调转航向，向西方陆地方向飞去。

这场空袭总共持续了一个小时。但在军事史上却掀开了划世纪的一页！

英西荷三国联合舰队一共十四艘主力舰，在这场空袭当中挂掉了三艘，一艘装甲巡洋舰，两艘二等铁甲舰，另外损失大吨位的穹甲巡洋舰和防护巡洋舰各两艘，一共沉没了七艘军舰。因为六十艘飞艇全都是盯着大家伙来的，那些护卫舰、驱逐舰，小型的巡洋舰等等，根本没被飞艇军看在眼里。

两艘两艘战列舰和两艘万吨级铁甲舰一共被一百五十三枚重磅炸弹击中，其中最多的一艘复仇号一等战列舰，一共承受了70颗炸弹的击中，其中不乏五百公斤的重弹。

主炮受损，尾舵受损，动力受损，完成成了一艘摆在海面上的死鱼。

这艘前年刚刚下水的一等战列舰，是英国著名

的君权级战列舰的第二艘战舰，本来一下水就被排入了海峡舰队，但因为中英矛盾的加剧，去年时候被掉入了东印度舰队。这次他作为萨莫维尔的旗舰来到远东，是准备耀武扬威的，却不料新加坡港都没出，就彻底丧失了作战能力。

　　联合舰队此一次损失惨重。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空袭丧失主要的战斗力，如果没有潜伏在新加坡港口的那群水下恶魔，萨莫维尔还有足够的时间命令已经蓄满了动力的军舰们赶快驶出新加坡港去。

　　正是因为有了那多达十七艘的水下潜艇，因为它们的浑水摸鱼，联合舰队的沉没、重伤的军舰不仅增加了40%，连新加坡港的出口水道直接被坐沉的战舰给堵死了。

　　“向那里射击，那里！”福布斯大声的命令着，愤怒的叫嚣着。他看的清清楚楚，集中了奥斯丁格军舰的鱼雷就是在那片水域射出的。

　　“轰轰轰……”连串的炮弹落到了那片水域。

“抛出杂物、垃圾，快，快——”水底的潜艇里，何二水感受着潜艇的剧烈震动，一边大声的下达着命令。

新加坡港水深只有十三米，只被轻巡洋舰的炮火轰击，短时间里还没什么问题，但要是引来了大吨位穹甲巡洋舰或是装甲巡洋舰，被200mm口径以上的重炮轰击了，那么505号的所有潜艇官兵们就都要准备殉国了。

第六百九十七章轰动世界的新闻！

“撤出去。我们撤出去……”连续的偷袭，已经让英国人明白过来问题了。所以潜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反正就何二水来说也捞足了功勋，在刚才的混乱中，他击沉了一艘英军的轻型巡洋舰，击沉了一艘大吨位的运输船，还跟其他潜艇配合击沉、重创各一艘四五千吨的防护巡洋舰，为堵住新加坡港的出口水道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加坡，这个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的重要所在，经过了这一个小时的轰炸和偷袭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作为一个海军基地的反击能力了。

“少校，快看。”一名水兵突然指着炮击方向大叫：“那里飘起了杂物和油花。”

福布斯的愤怒难以平静下，他脚下战舰的东方，看似是一片平静的水面，实际上却沉默着一艘五千吨级的防护巡洋舰，三百多名水兵因为突如其来的打击而罹难，整艘军舰的官兵除了没有登船

的，就只有二十二个人获救。

福布斯恨死那些该死的、卑鄙的、无耻的潜艇了。

“非常好。非常好。”

“继续向周边水域进行射击，射击——”

“这群该死的，卑鄙的小偷，用羞耻的手段偷走了胜利的小偷，统统都该下地狱。”

“但是舰长先生，我们更应该向司令官发出警报。用整个舰队的力量来对付这群卑鄙的潜艇。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弱了不是吗？”

大副在战斗中摔断了腿。现在二副站在福布斯的身边。已经丧失了冷静的福布斯竟然忘记了向舰队最高处回报潜艇警报，这是个很低级的失误。福布斯狠狠地拍了自己的脑门。

萨莫维尔和菲利普斯很快就接到了警报通知，

潜艇？两个英国海军高官并不陌生。在八年前的英国，他们建造了“鹦鹉螺”号潜艇，使用蓄电池动力推进，航速6节，续航力约80海里。可是能够发射鱼雷的潜艇两人都是闻所未闻，两个已经被糟糕的现实搞得焦头烂额的海军将军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他们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样的武器能够给大英帝国的钢铁战舰造成多么严重的损伤。

飞艇军在出发之前。就早早的接到了一捏照片，上面是联合舰队十四艘主力舰的模样，这十四艘军舰是他们空袭的第一目标。飞艇军完成的很漂亮。击沉三艘。重创两艘【复仇号和另外一艘英军的装甲巡洋舰】。外围的潜艇虽然击沉战舰数量和吨位都远超飞艇军，但很显然不能算在战斗力上，那些在港口外和水道中被击沉的军舰，都是过时的。老旧的防护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和小号铁甲舰，以及运输船、护卫舰、炮舰等等。绑在一块也没有一艘君权级的一等战列舰威力强大！

但两者间相辅相成，让这场袭击的效果和影响

力，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世界，也重重的摧残了新加坡英军的斗志和信心。他们发现，自己手中的武器根本威胁不到那些飞在天空的怪物。

重机枪的子弹能够打透它们的气囊，但无法击毁它们！

“或许，集中更多的重机枪。对准一艘飞艇射击，可以做到机会他们。”阿尔杰.范.萨塔中将这样的说着。他是荷兰远东舰队的海军司令。今天的空袭当中。就荷兰舰队的损失最轻微。

他们的一艘5000吨级的岸防战列舰只遭受了轻伤，另外非主力军舰也只损失了一艘3800吨级的荷兰级防护巡洋舰。

是的，联合舰队里的十四艘主力舰，那是一艘也没有荷兰人的事儿。就连一样落魄的西班牙人还贡献了一艘六千多吨的装甲巡洋舰呢。这是西班牙人新近从欧洲拨调过来的军舰。中英矛盾迸发以后，没落的西班牙担心自家菲律宾的安全问题，从牙缝中抠出起来打法国人那里买了一艘下水不到三

年的装甲巡洋舰，命名为马德里号，派向了马尼拉。结果就在刚才的空袭中，马德里号光荣的成为了第一艘被空中打击力量击沉的大吨位主力军舰。

萨莫维尔垂头丧气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他只有这样做了，这是这场战斗联军唯一能做到的反击。“一艘，我们只要能击落一艘，这就是胜利。”这就能重铸英军的信心。只需要一艘！

于此同时，几万里之外的中亚战场。这里是沟通咸海防线和鄂木斯克的阿尔卡雷克要塞。位于哈萨克的中部，这里有着丰富的铝土资源。

上一次战争结束以后，沙俄为了保障咸海部分和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东南割让地区的联系，为了在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之前构造一道坚固的防线，花费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在阿尔卡雷克构筑了一片要塞式防御工事。

这片工事非常之坚固。国防军推进到这里之后，前线指挥官立刻就熄灭了夺取要塞的打算。在不暴漏新式武器的情况下，夺取这座防御坚固守军

充足的要塞，那要付出太大的伤亡了。

于是，中亚战场北战区的南路军攻势就戛然而止。他们在阿尔卡雷克要塞前顿足了将近一个月，也就是说这十多万国防军在战斗开始以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果。整个欧洲都振奋、兴奋了。

沙皇军队挡住了中国国防军的进攻。即使俄军依靠着坚固的要塞，但这也说明了中国国防军并非真正的无敌。他们一样有无法应付的对手。尤其是随着南北两战区各路军队的进攻纷纷面对着俄军的要塞选择了停下脚步，这一个月的时间整个欧洲都要疯癫了。

尼古拉二世的沙皇宝座猛的一下变得牢固不可动摇，英国的军火，法国、荷兰的志愿军，俄国的一些都瞬间变得好转，一切都想着美好进军。

一直到今天！中国农历的七月八日，中国版情人节刚刚过去一天。

如果没有爆发战争的话，那么对于世界上的绝

大多数多数人而言，这一天都应该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可是这一天飞艇在南北两个战场上的出现，却让1894年中国的农历七月初八变得意义那样的非凡特殊。

比如莫里斯，英国驻天津领事狄克的好朋友，《每日电讯报》的资深撰稿人。现在的他依旧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每一篇新闻稿依旧是投给《每日电讯报》，但因为他这一天就在俄军的阿尔卡雷克要塞里，所以1894年中国农历的七月初八就成为一个让他余生难以忘怀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他成为一名历史的见证者。

英俄两国可是非常好的盟友，当俄军用要塞阻挡住中国国防军的进攻的消息传开以后，欧美各国的记者都蜂拥一样赶去了俄罗斯。就跟当年一个个急匆匆的来到中国，来到新疆一样。

现实跟预料的反差太大了。

战争开始后，没人认为俄军会是中国国防军的对手。三四年时间过去，俄军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国防军的力量却变得更强大。他们的后勤保障，他们的军力，他们手中的武器，对比当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可是本该俄军连连退败的消息猛的一下变成了两边势均力敌的僵持战，这让多少欧洲新闻记者兴奋啊。

强者打败弱者，从来不稀奇；弱者打败了强者，才能引来无数人的瞩目。

中亚和西西伯利亚平原上发生的战斗就是如此。莫里斯也成为了这样人群大军中的一员。还因为自己较高的知名度和英国人的身份，而被俄军允许进入前线，进入到阿尔卡雷克要塞的核心城区。

结果，莫里斯不虚此行。他在这里见证了军事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这一天早上，莫里斯被房间外陡然高涨了n倍的嘈杂声给吵醒，起床后的莫里斯走到窗户前，一眼就看到了如同乌云一样遮蔽了天上阳光的飞艇军。

明亮的天空变得昏暗，如同大片乌云被风吹过来一样，遮挡了阳光。那不是真正的乌云，而是飞艇，大群的飞艇。一艘艘巨大的飞艇，映衬着阳光的照射向着阿尔卡雷克要塞飞来。就像是传说中被神魔施展了魔力的飞行堡垒。整个阿尔卡雷克要塞都在惶恐和紧张当中。

莫里斯所在的旅馆是阿尔卡雷克城区里所存不多的几家旅馆之一，每一个能住进这里的人，身份都非同一般，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俄军前线专门用来安置贵客的所在。位置高，视线极佳，站在窗户边，就几乎能望见城外的风景。所以能够住到这个旅馆的人也都是俄军绝对信任的人。否则谁若在这里咔咔的连拍几卷照片，整个阿尔卡雷克要塞也就都曝光了。

若非莫里斯对着《每日电讯报》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只是普通记者的话，他根本就住不进这所旅店。《每日电讯报》在英国影响力巨大，在欧洲也是知名报社，是属于俄军要拉拢和认真对待的对象。

“上帝啊，是飞艇，全部都是飞艇。”

“中国人要它们干嘛？只是侦查吗？”

“吊篮里可以安放机枪……”

“还可以装炸弹！”

“说得对，伙计。这是个好主意。”

莫里斯努力的平静下心情，然后就听到了无数声议论，兴致勃勃的议论。因为整个旅店里的住客没几个人是俄罗斯人，都是西欧国家和美国的记者。他们可不会为俄军的前途而忧心忡忡，这些人眼中只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注定要轰动世界的新闻！

第六百九十八章三个不同的战场，三场不同的战斗

每一艘飞艇的气囊上都涂染着巨大的五星，这是中国在世界上的标记！

莫里斯举起望远镜，向那群飞艇张望，真的是一个个庞然大物。他内心里兴奋着，很快，很快的这些大家伙们就该表现自己的破坏力了。哦，还有。气囊上除了巨大的五星以外，还有一组数字——01—0x。莫里斯连续看了几艘飞艇，能够确认这确实是它们的编号。

“真是一群空中怪物啊。”

一旁传来了一个法国人夸张的叫喊声，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莫里斯的观察，他还举着望远镜，留心这中国飞艇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它们的吊挂蓝。

枪声突然响了。

“哒哒哒……哒哒哒……”

开枪的似乎俄军前线阵地的士兵们，但是枪声并没有影响到那些空中怪物的飞行。莫里斯预测，这些飞艇的上升高度至少有一千米。这根本不是子弹能够威胁得到的。

很快，寂静的阿尔卡雷克要塞就被一阵低沉的发动机轰鸣声吵翻了天。无数艘飞艇缓缓降低着高度，莫里斯站在窗户边看着天空中的那翻奇异景象，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景象。

要塞真正的混乱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首先是一个支队的喜鹊飞艇，高度直接下降到三百米，二十挺重机枪从上到下洒出了一片密集的弹雨，二十条火链交织在一块，如果没有掩体阻挡，任何人也不能冲这样密集的弹雨中活下命来。

就在莫里斯倒吸凉气的时候。就在无数记者惊讶于中国的飞艇怎么不怕子弹射击的时候，一连串的炸弹从这十艘飞艇的下口脱落。

“轰轰轰……”剧烈的爆炸震动着整个要塞。站在窗口手拿起照相机的莫里斯只感觉自己是来到了飓风的海岸一样。扑面而来的气流让他整个人都无法呼吸。

弹药库！阿尔卡雷克要塞的五座弹药库之一，被炸了。冲天的硝烟似乎让天空的罪魁祸首们也受到了波及。巨大的飞艇第一次有了震荡，可是这样的‘风波’摧毁不了他们，十艘飞艇在迅速的向上攀升。

旅店里响起了掩盖不住的惊呼，莫里斯的叹息落下之后，就看到又有十艘个头更大的飞艇向着要塞西面的指挥部位置飞去。

此刻空中的所有飞艇都像是有了各自目标，纷纷四散分开，一时间整个要塞的上空到处飘荡着庞大的飞艇。

指挥部、军火库、仓库、炮兵阵地，甚至是诸多坚固的永久性工事，全都在重磅炸弹的滥炸袭击

之下。整个阿尔卡雷克要塞一片混乱。

　　莫里斯的耳朵里听到了巨大的炮鸣声，他走出房间，走到旅店的最高处，然后爬上楼顶，看到楼顶上正有不少人在忙碌着。他们正在用白色的床单铺成一片白色，莫里斯没有去帮忙，而是拿着望远镜去关注城外。

　　中**队在今天也发起进攻了么？

　　俄军在阿尔卡雷克要塞和周边防线、阵地共布置了二十余万军队，他们对面的国防军则连十五万人都不到，莫里斯来到要塞有半个月了。他从来都没怀疑过俄军能够最终赢得要塞保卫战的胜利，并且重创中国国防军。可是现在，兵力小了十万人对于中国的军队来似乎并非不可弥补的大问题。

　　一切都在飞艇投下炸弹的这一瞬间改变了。

　　就像火枪让骑士退出了战争，飞艇和重磅炸弹也让旧式的要塞成为了过去式。

战争的形势改变了。战争的速度也加快了。

当天，国防军的兵锋就突破了俄军在要塞外布置的两条防线，杀到了阿尔卡雷克要塞跟前。同时。这天的下午。新加坡港遭遇飞艇空袭和潜艇的夹击，联合舰队损失惨重。且被牢牢地被堵死在了港口，这样让人惊悸的消息也随着电报传到了遥远的中亚。

阿尔卡雷克要塞内的所有人都如丧考妣。这些记者和军人太了解新加坡之战的意义了。而他们对面的国防军，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用最兴奋的热情来迎接久违的胜利。

遥远的夏威夷战场，战斗已经在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港口展开了。四艘美**舰在岸炮的支援下，艰难的对抗着中国的定远号小型战列舰和杭州号装甲巡洋舰。

在炮声轰鸣的海面上，美国人没有发现距离他们的缅因号二等铁甲舰只有短短的三百多米的距离处，突然海面上生出了两道白色的水痕。

就像有两条巨大的剑鱼在海中飞速游动一样，那是两枚鱼雷。

老美军舰上的观测员一直到鱼雷都接近一百米距离时才看到。“上帝啊，鱼雷，左舷的鱼雷。还有不到100码的距离……”整个人都吓得语无伦次了。

缅因号的舰长和美国西海岸舰队司令官都要发疯了。

100码的距离，自己把观测员的位置交给了哪一个愚蠢的笨蛋？舰长罗伯森中校风一样往指挥塔跑，“右满舵，快，快右满舵~”焦急的吼声却挽救不了军舰，两枚鱼雷距离里的实在太近了，缅因号的右转，一枚鱼雷都没能躲得过去，反而是把脆弱的船尾交给了其中的一枚鱼雷，而另一枚则击中了缅因号的中部。

一刹那间，四周仿佛又恢复了寂静，罗伯森和杜威都屏息凝神，522号潜艇的艇长也屏住了呼

吸，眼睛死死地站在潜望镜上。

三百来米的距离，以鱼雷的速度顶多是二十秒，可这二十秒对于522号潜艇上的所有人来说确实那么漫长，像是几个小时，几天时间一样。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们的舰长。

实际上不过十几二十秒钟，522号潜艇的艇长触电一样蹦了起来，那艘美军的主力铁甲舰的左舷突然迸起两朵巨大的浪花。“漂亮。打中啦……”

一枚砸烂了缅因号几乎整个船尾，另一枚在缅因号的中部位置开了一个难以弥合的大洞。巨大的浪花几乎超过了军舰烟囱的高度。整艘军舰似乎只是微微地一抖，可甲板上。整个军舰上的所有人都在不由自主的翻滚着。然后，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缅因号铁甲舰仍旧稳稳当当地航行在大海上。只有甲板上的美国水兵们在慌乱地跑来跑去。

“轰！轰！”

“砰！轰——”

这一刻缅因号铁甲舰似乎被时空单独的分割成了一部分，罗伯森和杜威人都呆住了，然后两个人黯然对望了一眼，都在内心里祈祷起了‘上帝保佑’！

缅因号只是一艘不到七千吨级的铁甲舰，而不是还在船坞上继续建造的过万吨级印第安纳级战列舰。两枚鱼雷命中后，缅因号铁甲舰绝对不会轻松过关的。

1894年中国农历的7月初8这一天，是永远被载录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天。

中国国防军在后世被称为‘第一次东西战争’的这场绝世大战当中。在这一天里，从三个不同的战场发起了三场不同的战斗。

南洋新加坡之战，中亚阿尔卡雷克之战，北太平洋洛杉矶炮战。

并且分别在三场战争中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即使斩获最小的洛杉矶炮战，也留下了美军西海岸舰队的主力舰缅因号铁甲舰，和奥林匹亚号防护巡洋舰。美国西海岸舰队司令，原时空中老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海战明星，美国海军特级上将杜威，与缅因号共沉于洛杉矶港口外。

【杜威。美西战争期间带领美国舰队以微弱代价消灭了马尼拉的西班牙亚洲舰队。美国历史上仅有三例的最高特殊荣誉军衔——特级上将的拥有者之一：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一战时期陆军将领约翰.潘兴以及美西战争时期海军将领乔治.杜威。

老美的特级上将高于五星上将】

新加坡。

整个城市变得异常喧嚣，枪声与炮声交织在一起，宣告了战争又一个进度的到来。

在昨天的晚上。中国一千名伞兵利用夜色空降新加坡，并在天亮前组织起了建制，向英国那些胆

战心惊却又丝毫没有防备身后的英印殖民军发起猛攻。

柔佛海峡对面的第19师和太平军也趁机发起了渡海攻势。顺利突破了下载的柔佛海峡，接着非常轻松的席卷了新加坡的半个西面。并在下午时候对着新加坡城区发起了炮击和试探性进攻。

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的心脏——辅政司里。

“快！快！我们躲起来！我们躲起来！”一个中年英国人拉着一个小女孩一边高叫着。一边就往房间外头跑去。他们像是一对父女，中年人的手中还提着一个皮箱子。

而同时间辅政司的走廊里。已经有不少殖民地雇员和军官像他们妇女一样，如同没有头的苍蝇一般到处乱跑乱叫。相比之下，这位父亲还知道用箱子收拾一些东西，反应倒是比较镇定的。

“派克，派克，停一停，停一停。我认为，我们应该往远离港口和西面的方向跑，最好躲进南面

或东面郊外的树林里，不过在跑之前。我们最好拿几件衣服和一些食物。”

“不，不。亲爱的，不要犯傻。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华人街区，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去郊外是送死，那里会是新加坡最混乱的地方。听我的。那里没有一丝安全的保障！”

“可是，可是……”

“不要犹豫了。敏安娜。我们没有杀死中国平民。除了一些社团成员外，我们手上没有沾染中国人的血。我们到周的家中去，我想我们会得到帮助的。”

混乱当中的一对小鸳鸯。

第六百九十九章登陆美国前夕

　　四日后，阿尔卡雷克要塞沦陷了。二十多万俄军被彻底击败，国防军俘虏和打死俄军超过十五万人。俄军第一道防线被从中突破，伴随来的就是整天防线百万俄军的大溃败。

　　中亚战场上的国防军靠着飞艇的狂轰滥炸，靠着伞兵部队的‘跳跃式’进攻，打的俄军节节败退。他们的炮兵阵地被飞艇威胁，他们的后勤线路和薄弱点被伞兵威胁，俄军无奈的只能加大后勤线路上的守卫力量，并且将炮兵分散使用。这就像是把一棵大树变成了无数根筷子、牙签，面对着铁磨盘一样的国防军，一棵大树还能顶着铁磨盘，筷子和牙签就只能被滚滚而来的铁磨盘碾成碎末。

　　中路快速挺进的国防军，一点机会都没有给俄军留下，半个月都不到就杀到了阿克托别。接着利用铁路向南面的里海区域紧急运送兵力，再依靠着强大的空中力量，沿途迟缓咸海地区俄军的撤退行动，在咸海地区的俄军还没能完成撤退的时候，一

举封堵了里海北头，将咸海部分过三十万的俄军堵在了国防军南部军区的口袋中。

整个中亚战局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已经变得迥然不同。百万俄军遭受重创，南部战区范围内的俄军主力面临着被全歼的命运。国防军甚至都没让装甲车和坦克露出来一个照面。一切都靠着飞艇军的力量。

这些日子里，飞艇军自然也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损失。一共有三艘喜鹊飞艇和一艘白鹭飞艇被俄军的机关炮击毁，他们把高度落得太低了。然后是五艘飞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坠毁或是被迫停飞。但这些损失对比后方大模大样的补给到前线的飞艇数量来。少的太多了。

西线战场，主要是集中在南部战区。本来只有一百一十五艘飞艇，损失了九艘之后。眼下之数量却已经增长到了一百五十二艘。尤其是鸿雁级飞艇，从最初的一个支队编制，增长到了现在的二十六艘。国防军的空中打击力量不仅没有消弱，反而更加强势。

五百公斤重的重磅炸弹，即使俄军最坚固的防御堡垒也顶不住一颗接着一颗的炸下。所以，这一阵子里的国防军能一路向西，所向披靡。

西线北部战区暂时的没有大规模的飞艇编入，同时他们也始终在按兵不动，只是牵制着对面的几十万俄军。齐林对于周军负责的南部战区也半点没有妒忌。谁都知道。当南部战区的歼灭战完成以后，大部队继续越过里海，席卷乌拉尔河，那么就能够侧翼的威胁北部战区当面的俄军，切断后者的补给路线和退路。待到飞艇部队缓出手来，就该轮到他们北部战区发财了。

南洋的战斗现在也彻底明朗化，中国动用的兵力不多，只要就是两个轻步兵师和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部队，太平军杀透了马来半岛之后。刘暹就让他们回军了。暹罗之前在马来半岛上的地盘也全数给了他们。

太平军现在需要面对的敌人，只有西面的缅甸英印殖民军。后者在缅甸抗英军和云南驻防部队的

进攻下日子也不好过。

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在联合舰队覆没，新加坡沦陷不久，就对刘铭传提交了投降书。他们识趣。刘暹也不为难他们，承诺保护在菲的西班牙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爪洼岛跟苏门答腊岛的荷兰人倒是在拼命反抗，可他们手中的荷印军拢共都不足五万。战斗力虚弱，连之前登陆爪洼岛的那个国防军先头营都消灭不了。如何会是刘铭传手下精锐兵马的对手？如今就只剩下一个巴达维亚还在荷兰人的掌控里，整个苏门答腊岛和其余的爪洼岛都是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的。

新加坡港的船坞、造船厂和轮船修理厂都没有遭受打的损失。飞艇部队在轰炸的时候留心着的，刘暹要炸得只是军舰，可不连带巨额资金投入的造船修理业。新加坡要比阿尔卡雷克要塞还早一天的落到国防军的手中，现在小一个月都要过去了，这里的国防军人员却始终在做这一件事——将沉没、自沉的联合舰队军舰打捞上来。有价值的，送入船

坞进行修理，没价值的拖到海滩搁浅，等待以后有时间了，再细细拆分。

这其中就包括了复仇号一等战列舰。虽然它的甲板上层建筑几乎全部被毁，英国人在投降前也将这艘飘着的大棺材管饱了一肚子海水，坐沉到了新加坡港的最深处。但这艘大棺材依然是中国造船业和设计专家们梦寐已久的宝物。

只是个头太大，打捞不易。只凭新加坡现有的力量难以如愿。国内的造船厂正在紧急生产一批大吨位的打捞船和打捞平台。

在美国的西海岸，北洋舰队已经数次跟美西海岸舰队交锋，在潜艇的配合下，当然战无不胜了。西海岸舰队的实力根本不能跟北洋舰队对拼，尤其沉没了两艘主力舰之后。所以美国人就改变了策略，西海岸舰队在海军部次长西奥多.罗斯福的直接干涉下，改‘对抗中**舰，保护港口’为‘保存实力，偷袭中国舰队补给船’。

西海岸多座城市这段时间里都受到了中国北洋

舰队的炮击，可怜当初刘暹建立中国海军的时候，还有着大批的美国海军军校毕业生和退役军官的加入帮忙。那个时候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却直接兵戎相见了。即使一直以来都跟刘暹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迈胜洋行，也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商栈大门。

刘暹继续坐镇淞沪，命令焦文斌秘密集结海军陆战队，下令征集全国的海运轮船、运输船，南洋地区缴获的诸多海船也一艘艘的开回过来，同时归来了一部分海军舰队。

欧洲列强在大海上的攻势、威胁，短时间内是不复存在了。当巴达维亚攻战之后，刘暹还会派出一支部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夺取安达曼群岛，并且进攻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沿海游玩几圈，还要光明正大的对外宣布他对澳大利亚感兴趣，要派兵登陆澳大利亚。

这也是为他大规模集结海运轮船找借口。

估计眼下的全世界，除了中国顶层的少数人物

以外，没人会想到刘暹敢兵进美国。间隔一个巨大的太平洋，两国的间距太大太大。而老美的军事实力虽然很弱，但人口有六千多万，还有着地球第一的工业制造力，这是一个强大强盛的国家。

中美之间的战斗，现在规模还远称不上大，只要两边有心，很快就能缔结和平协议。没人会认为中国放着与美和平不做，反而会登陆美国本土，惹的美国全力以赴。

为了进一步迷惑美国，再北洋舰队又一次炮轰了洛杉矶港口后，中国正式对美派出了特使。只是现在这人还没有到达美国。这被西方世界看做是中美缓解矛盾的起点，所以这几天英法等国也坐不住了，纷纷派特使启程赶往华盛顿。他们一定是要拉着美国，不让老美不下船的。

中国亮出了飞艇这种新式武器，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势。英俄在南洋和中亚战场上都遭受了重挫，并且可以预见，这种重挫一定程度上在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英法俄西荷五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和力量。法国现在已经派遣了二十万军队增援俄

罗斯，西班牙、荷兰、英国也纷纷派遣了人数不一的兵力进援俄罗斯。尼古拉二世火速达成了与德国黑森一达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的婚约，这是为了安抚住德国，不让德国这段时间里胡乱蹦跶，而德国安分了，奥匈帝国也就安稳了，整个欧洲就安全了，英法俄西荷五国就可以全力以赴的应对中国人了。

中德也趁机公布了南非德兰金矿股份交易的协议书，中国将南非德兰金矿的部分拥有权转交给了德意志，后者必须保证在南非中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里的华人部队会放弃重武器，但拥有枪支持有权。德国支付给中国新秦帝国一亿马克【值五百万英镑】。

德兰金矿50%的权益啊，区区五百万英镑，德国人便宜占大发了。英国却也不能说什么。现在的欧洲需要和平和安稳，现在的德国需要纵容和忍让。

所以战争的一切都让刘暹满意。美国人相信了中国方面给出的‘迷惑’，他们很有自信，自信自

己的强大。又因为国家制度的原因，当西海岸的美国公民们大呼惊恐的时候，华盛顿就必须去考虑。纵使北洋舰队多次对西海岸城市的炮击根本就没造成几个美国人的死伤。

美国东海岸的各大造船厂正在全力生产着军舰，美国人也明白这个时候只有军舰才是真正的依靠，可是这两边中间隔着一个南北美洲，几万公里的距离呢，巴拿马运河现今可是没有开通。

所以，美国人丝毫没意识到中国东南沿海集结的大量运输船和军队，那是为他们准备的！这就是华盛顿的愚蠢了。

中国还在继续的扩充军队，军费债券的销售在全国各地正在创新着一个个新记录……

第七百章战争中学习战争

“这是东方与西方的对决，而不是中国与英法俄美四国的对决！”

当俄军的咸海军团被国防军彻底全歼以后，当上百艘货轮、运输船经过夏威夷而被西方世界得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爆掉了。

先前欧洲一直为澳大利亚担忧，为美国的可能推出战争担忧，现在整个欧洲在为美国担忧！中国人根本没有好言相劝将美国请下场的打算，相反，他们要用军队让美利坚低头。

整个欧洲各家影响力巨大的报纸上全都打出了如此字样的标题——这是东西方的对决，是东西文明的对决。而不是单单几个国家之间的争霸！

英法俄美四国如果输掉这场战争，就意味着西方世界输掉了自己的霸权，输掉了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握在了手中的世界霸权！自然的，西方文

明也就要在东方文明面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了。

便是战局大逆转以后，时不时说起英法俄笑话和幸灾乐祸的《北德意志汇报》、《邮报》、《日尔曼报》、《柏林日报》等在德国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官方或私人报纸，也都换了个口吻，貌似的站到了英法俄这一边来。

大批的英法西荷军队涌入俄罗斯，虽然西班牙和荷兰很被欧洲报业无视，两个国家也很积极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八月中旬，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走向的乌拉尔会战爆发。

俄军集结了一百五十万军队部署到战场上来，其中三十万人是精锐的英军和法军，在他们背后的地方。还有五十万生力军，或是说新兵在抓紧时间训练、休养。

尼古拉二世命令西西伯利亚的俄军集团后撤。调集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预备兵力，动员了整个俄国

一半以上的兵力。莫斯科及周边区域的守军被抽调一空，还允许军队就地征集新兵和鼓励预备役、退伍士兵入伍。

俄罗斯用上了自己全部的力量，来运送这些兵力、武器和补给。

赶在国防军再次发起进攻之前，在乌拉尔河流域，从阿特劳到乌拉尔，上千华里的距离上组成了一条宏伟的防线。并且俄国动员起了整个帝国西部的军队，正在抓紧一切时间的向着乌拉尔地区增援。

八月下旬，伏尔加河流域的五十万军队进入了乌拉尔地区，俄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80万。

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面对着国防军的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尤其是大炮和后勤列车，就像抗美援朝时候老美玩儿的绞杀战一样，一艘艘飞艇无限制的空袭，炸毁列车，炸毁桥梁，炸毁铁道，让每一颗粮食都带着鲜血的运输到乌拉尔前线。同时制空权的完全丧失，让俄军本来堪称强大的炮兵变得

只能躲躲藏藏。

整个欧洲的飞艇都在向俄国汇集。欧洲人希望用同样的武器能够制约一下中国飞艇部队的猖獗。可惜根本不是对手。

同类的欧洲飞艇，气囊中多是充斥着氢气，并且承重力和速度都比不上中国的同类。当重机枪、轻机枪被平放在飞艇吊挂蓝上的时候，一艘艘的欧洲飞艇都变成了大号火鸡。在空中盛开朵朵艳丽的火花。

当然，他们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一艘艘欧洲飞艇用自己的存在延迟了不少次国防军飞艇部队的轰炸。而短短的时间里，俄国的技术条件当然是研究不出高射机枪和高射炮的。但是英法有技术啊，德国甚至有现成的气球炮。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9月，普鲁士派重兵包围了法国首都巴黎。切断了它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法国政府为了突破重围，决定派人乘气球飞出城区，同城外联系。10月初，内政部长甘必达乘坐载

人气球，飞越普军防线，在都尔市进行宣传和鼓动，很快组织了新的作战部队，并通过气球不断与巴黎政府保持联系。普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研究对策，决定首先击毁这些人的气球。普军总参谋长毛奇下令，研制专打气球的火炮，以切断巴黎与都尔之间的联系。

不久，这种打气球的炮就制造出来了。它是由加农炮改装的，口径为37毫米，装在可以移动的四轮车上。为了追踪射击飘行的气球，由几个普军士兵操作火炮，改变炮位和射击方向，打下了不少气球，并由此得名“气球炮”。它完全就是高射炮的雏形。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才是最快速的。

在英法德的帮助下，在整个欧洲的帮助下，俄军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迅速出炉。同时间英法美德意等欧美海军强国，也在自家的一艘艘军舰上面安装上了这些高射防空武器，甚至不惜占用某些副炮位。

联合舰队的覆辙可以说是让整个西方世界，让所有的海军强国，甚至是所有拥有现代军舰的国家，都警惕万分。

区区一艘飞艇，造价再高在一艘军舰面前也微小的不值一提。还用不着一艘飞艇去兑换一艘军舰，只需要飞艇上多装一些炸弹，一些大‘吨位’的重磅炸弹，就可以让那些纵横大海的钢铁巨兽乖乖的沉入海底。即使现在的飞艇在投掷重磅炸弹的时候，还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比如那五百公斤重的最重炸弹。其总量站到了喜鹊飞艇承重力的十分之一，如果以喜鹊飞艇承载这号的重磅炸弹，在炸弹投下的下一瞬间，陡然减轻的称重反作用到气囊，就能让整艘喜鹊变成母鸡！

五百公斤重的重磅炸弹只能用鸿雁型飞艇来投掷。白鹭型飞艇可以投掷三百公斤到三百五十公斤的，而喜鹊型飞艇只能投掷一百公斤到一百五十公斤的。再小一些的炸弹就不是针对军舰和防御堡垒的了，而是针对人和建筑物，用那五十公斤重的‘子母弹’，杀伤力惊人的大。

面对俄国人倾尽国力的抗战，刘暹还是没有用处装甲车和坦克这个杀手锏。他很清楚，俄国人一定会将越来越多的军队堆积到乌拉尔战场上的，自己每晚一天时间动用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尼古拉二世就能把更多的人送到战场上来送死，俄罗斯的军力就会消弱一部分。尼古拉二世和整个欧洲都希望能够尽快的将中**队击败，并且把战场反推到中国的土地中去。

刘暹能够再忍耐十天到半个月，在九月中下旬发起进攻。用半个月或是更少的时间来摧毁整个乌拉尔河地区的俄军和英法西荷联军。然后用机械化部队、装甲部队沿着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向西推进，推进到发动机彻底被俄罗斯的寒冬给冻住了为止。

当然了，刘暹会命令部队向南扫平高加索地区，然后沿亚速海，向乌克兰推进。在今年的寒流席卷北欧之前，彻底扫荡俄罗斯的粮仓。

乌克兰这个俄国的粮仓在刘暹眼中比莫斯科的地位更加重要，向莫斯科进军的命令可以交给骑兵部队。

国内的军队已经越过三百万人向着四百万人迈进了，中国这些年生产储存下的武器有了主人。中国的总兵力也大步的朝着五百万这个天文数字前进。

未来的欧洲战场和美洲战场，所需投入的兵力都是百万规模的。登陆美国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真托了美国人那发达的铁路交通。国防军轻易的就越过了落基山。

海军陆战队还随着轮船与军舰登陆了西雅图和温哥华。大英帝国也对中国宣战了，所以加拿大这块英国人的林场也属于可进攻范畴的。

后世的西雅图许多人都知道，那是全美太平洋西北区最大的城市，但是这个时代的西雅图还是一个人口不到五万的小城市。

西雅图1869年才建市，之前是一个小镇。在1889年，因为油漆匠的胶锅着火而把整个木造的城市焚毁，西雅图在大火後迅速重建，建材则使用了

更多的石头、铁及水泥，到了1893年，第一条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连结到了西雅图，海上交通也和亚洲各大港口及美国东部海港连接成形。西雅图才真正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如果历史轨迹依旧，三年后，在加拿大西北部育空地区【克朗代克】的淘金热兴起之后，短短几年里西雅图的市民人数会增长到六倍。但是现在中国人来了，中**队来了。

哦，对了。这里还是美国西海岸的一个造船中心。

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部队经过两天的战斗后粉碎了当地国民警卫队的抵抗，在西雅图市政府的办公楼上升起了赤色的红旗。

千万别以为美国陆军袖珍，美国的军事实力就真的那么弱小，陆军只有两三万人。他们还有各州的民兵部队，也就是国民警卫队呢。

这些国民警卫队的人数说真的也没多少，跟美国的个头和国力来讲都严重的不符，但总人数绝对比现在的美国陆军规模要强。就跟西雅图是美国西

海岸的造船中心，拿到中国绝对是顶牛一级的存在，但跟老美东海岸的那些造船厂比来也就一般般。

　　中国进入美国最大的困扰就在于他们的民间。美国是个枪、支泛滥的国家，美国人手中多是有枪的，美**队容易击败，可如何安定地方，让美国人老老实实的听话，就很困难了。所以刘暹会不停的向美国增援部队。反正那里工业发达，加利福尼亚州一占领，除了必要的军火以外，军队作战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就地征集和获取了……

第七百零一章钢铁怪兽们

中亚的冬季来的也很早，并不比新疆北部的冬季暖和了。才进入农历九月，大地就被冻的硬邦邦的。不过还好，鲁道夫.狄塞尔的柴油发动机性能保障还是很好地。也不愧十年来刘暹大笔资金对其的资助了。

有了中国资金的资助，鲁道夫.狄塞尔的道路要比历史上的原途顺利上很多。至少他不用耗尽资金以后无以为继，得不回到制冷机工厂谋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实验，一步一步的完善自己的机器。

可是鲁道夫.狄塞尔的柴油发动机还是没能在战争开始以前出现在市场上，这是刘暹给他设置的‘障碍’。没能将这位大牛请回中国，刘暹就只有用时间来呆滞柴油发动机在市面上出现的时间了。还好鲁道夫.狄塞尔本身更多的是一名研究者、发明家，而非爱迪生那样的‘商人’。手中不缺资金的情况下，他并不拒绝暂缓推出柴油发动机，他

还可以借此机会更多更全面的去完善这项发明成果！

刘暹之前就在外兴安岭和新疆地区做过实验，不到农历的十一月份或是寒流突然袭来，装甲车和坦克的发动效率还是有保障的。如果不是这样的结论拿在刘暹的手心里，他又怎么干把战事一拖再拖。为了更多的歼灭敌人，就十天半个月的大把迟缓。

这样的考虑是普通国防军高官都不知道的，对面的敌人就更不清楚了。他们只以为是自己雄厚的兵力和还没冻结的乌拉尔河让国防军头疼，所以中国人暂缓了进攻脚步，他们一边要等待后续援军的开到，另一边在等待冬季的到来。

寒酷的冬季是俄罗斯天然的盟友，可俄罗斯的敌人要是做好了确切的准备，俄罗斯依旧要头疼的很。况且中国这几年在安西、北庭两省可是招募了不少土著士兵。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和鞑靼人中也招募了好几万士兵，这些人可是俄国人一样耐受的住寒冷的，也大多是非常优秀的骑手！

两边的僵持和颤抖从八月持续到九月十二日，刘暹下令抵达前线的装甲部队出击。目标定在巴扎尔托别。这里是链接阿劳特和乌拉尔防线的节点之一，俄军驻守部队超过了十万。但这里也是整条乌拉尔河水文条件最好的地方，水面不是最狭窄的。但水流是最平缓的。并且这里有着乌拉尔河上仅有的三座铁路桥之一。是去年夏天刚刚竣工的。

俄国人在这里部署了两辆装甲列车和一辆搭载着10吋口径重炮的列车炮，在战斗之前已经被国防军的飞艇部队炸毁了，后者也牺牲了一艘白鹭级飞艇。

这天天刚刚亮，攻击就开始了。比之前的炮击要猛烈数倍的火力，被国防军炮兵们倾泻到了对面的俄军阵地上。就是有了战车部队，拉开战斗序幕的仍旧是猛烈的炮击。炮弹带着啸叫从天空落向阵地，剧烈的爆炸使整个战场都沸腾起来。

连连的轰然炸响，一道道黑色的烟柱升腾起来，地面上的大坑一个接着一个。坚硬的泥土跟石

块一样抛飞出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砸在人身上了也能造成挨石头砸的效果。

仅仅蜷缩在战壕里并不安全，俄军士兵们又一次挤到防炮洞和简陋的放炮掩体里。这样的事儿已经不止一次了，当面粉一样的泥土变成石块一样坚硬时，俄军士兵就不得不寻找一切可以提供掩护的掩蔽物以抵挡额外损伤了。门板、木头、床，几乎所有能够盖在战壕上头的东西都被架了上去，然后再在上头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泥土。这就是阵地上最简单的防炮掩体。躲在这里，可以将炮火造成的人员伤亡降到最低。此外就是用铁锅扣在脑袋上了。

俄军并没装备钢盔！

一片机器发动的嘈杂声从国防军阵地响起。当炮击告一段落以后，一辆辆的坦克和装甲车从国防军的阵地中冲出来。展开进攻的不再是如潮涌一样的人群了，而是它们。人会跟随在他们的背后。

地面非常坚硬。这样的路况更适合装甲部队的挺进。

炮击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俄军阵地那边就听到了一阵奇怪的轰鸣声。俄国人纷纷支起耳朵，这不是他们的错觉，他们的耳朵的确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从中国的方向传来，低沉又清晰。

“就像是汽车发动的声音，但要比汽油机响亮很多。很多……”一个贵族军官这样的想着。

北风不多久吹散了战场的硝烟，当视线清晰以后，所有的俄军士兵们和军官们都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什么？一个个庞大的身影，钢铁的外壳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泽。这是一辆辆机器驱动的钢铁……战车。

很多军官和士兵的脑袋里都显出了‘车’字。因为眼前的这些东西有让人把它与汽车联系到一块的n多神似处。不过这些战车伸出的那一根根炮口能让俄军们明白这些东西的杀伤力。每个车体上都插着中国人的红旗！

俄军官兵们惊恐了。特别当一辆辆战车毫无顾

忌的压塌路碍，压过沟壕。压过铁丝网以后，它们的强大不问而知。

——一种履带驱动的奇怪战车。它威力只从那地面传来的震动就能够看出来。

俄军一线的惊慌立刻向后蔓延去。就是见多识广的贵族军官们也从没见过，或是想象过这样的武器。那些有着优秀职业素养的俄军精英指挥官们也都慌了手脚，举足无措。至于诸多的从乡下征募而来的士兵当然更加的不知所措了。

“混蛋。还等什么？射击，给我射击——”

一名少校军官终于反应了过来，抬腿踹了一脚身旁的重机枪手。

“哒哒哒……哒哒哒……”

重机枪很快就开火了，但是子弹打过去后，那些钢铁战车依旧在向前推进，子弹头撞在车体之上，根本就打不穿那厚厚的装甲。只能像滴在石头

上的水滴一样，无规律地四下乱飞，四处四溅，成为一颗颗跳弹。但这还是引得更多的俄军士兵开枪射击。

“轰！”

中国国防军的反击随即展开。一辆坦克车嘎然刹车，顶部的那座炮塔开始扭转角度。数秒钟后，那门三十七毫米口径的短管火炮就开火了，炮弹准确击中了前方俄军的一处火力点。一挺上个瞬间还在喷吐着子弹的重机枪被炸得抛飞出十几米。射手和弹药手当场阵亡。

但是俄军的悲惨才刚刚开始，就跟他们适才的开火一样，在第一辆坦克开火之后，更多的坦克上的火炮和装甲车的机枪开火了。尤其是装甲车，速度比之坦克要快上一些，在眼下似乎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开战来一直老老实实的跟踪坦克车的后头，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是轮式装甲车难以自行跨越沟壕，必须等坦克挡在了前面后，在沟壕上铺设工兵桥，装甲车才能顺利的通过。

现在两道沟壕都已经过去了，前方依然再没可阻挡自己的障碍了，一辆辆装甲车就加速从坦克车的后头冲了出来。用车上的机关枪向无处躲藏的俄军士兵进行无情的扫射，那些跟在他们后头的国防军步兵也躲在车后，用轻机枪和半自动步枪开火射击。只一转眼工夫，俄军的战线就被捅开了一个大窟窿。完全是一边倒的杀戮，让俄军完全没有了抵抗的勇气和斗志。

负责巴扎尔托别方面军的是俄国的步兵上将列夫.托维斯基，他当然不可能直接站在战斗的第一线，负责前线的伊万.冈察洛夫少将。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来阻挡那些钢铁怪兽们，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带领剩下的俄军士兵向后撤退，希望第二道防线可以阻挡住那些喷着黑烟与炮弹的怪物。

不过人的两条腿还真的很难在平原上跑过四个车轱辘。

“哒哒哒……哒哒哒……”装甲车上的重机枪在肆无忌惮的收割着俄军士兵的性命。在俄军奔逃的人群中，火舌喷吐，弹如雨下。

“轰！轰！”

火炮的轰鸣声中，一颗颗的炮弹啸叫落地，爆炸声震耳欲聋，弹片四下横飞。大片大片的俄军士兵在弹雨与弹片交织成的火网中倒了下去，一些人当场就死了，另一些人着惨叫着发出对生命的哀求。

一个又一个的俄军士兵精神崩溃掉，他们扔掉了步枪，跪在地上，将两只手举过头顶。

在钢铁战车面前，人的血肉之躯是极其脆弱的，如果不想死，俄军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降。

所以，短短的两个小时了，宽幅三十多公里的防线彻底崩溃。三个师的俄军被彻底击溃，超过五千人直接死去，有两万两千人被俘。三个师的俄军前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国防军部队没做丝毫的停顿，继续向着俄军的二道防线进攻，一切还都如第一道防线一样。

当成规模的俄军炮群在飞艇的威胁下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俄军完全没有对付大批装甲部队的手段。俄军士兵很英勇，一些人也确实想到了集、束炸弹和炸药包，但别当跟着坦克后头的步兵们是傻子，保护坦克不受集、束炸弹和炸药包的威胁是他们在战斗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第七百零二章史上最大歼灭战

远处的乌拉尔城，炮声隆隆，一场攻坚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齐林的司令部里却显得格外寂静，中国国防军西线部队总指挥兼北部战区司令的齐林上将，此刻正抿着嘴角站在地图前，身边全是他的参谋。

战斗在三天前就打响了。装甲部队所向无敌，齐林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彻底扫荡了乌拉尔河东岸俄军全部的阵地，挺进八十余里，歼灭俄军过十万人，其中俘虏就抓了六万多。然后，今天的国防军开始进攻河西岸的乌拉尔城，可一直到现在也没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俄国人炸毁了这里的一切桥梁，拖走了全部的船只。

齐林现在之所以还能气定神闲，只因为巴扎尔托别方面传来好的消息——宋祚先已经率部攻克了

那里，歼灭俄军十五万人，还俘虏对面俄军总指挥列夫.托维斯基步兵上将。

宋祚先发来电报，后日其部整顿之后，就会迂回包抄乌拉尔俄军。

巴扎尔托别距离乌拉尔的距离只有四百多里，迂回线路距离会远上一些，但依照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以及骑兵的移动速度，顶多十日，乌拉尔方面的五六十万欧洲联军，这里可不单单只是俄军，还有英法西荷等国的精锐部队。就都将成为瓮中之鳖。

南部战区在阿特劳的攻势一样陷入了停顿。装甲部队所向无敌，可也只能限制在陆地上，面对着乌拉尔河，周军的希望一样寄托在了石东来对泽廖诺耶的攻势上。

后者所率的部队并不多。兵力不到七万人，但五万余是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骑兵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其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的数量占据了整个南部战区装甲机械部队的一半。战斗力之强是不

能用这个时候的军队数量来衡量的。

泽廖诺耶的俄军守军有一个师，这个地方远没有巴扎尔托别来的重要。因为距离阿劳特并不很远。只二百里左右，周边的博尔斯基、格雷等地都部署有俄军，更况且它的身后是雷恩沙漠，可通路途只有沿乌拉尔河上下，博尔斯基、格雷等地堵住了泽廖诺耶的北路，阿劳特收住了泽廖诺耶的南口，在俄军的部守战略当中，泽廖诺耶的战略地位根本就可有可无。南头战区最重要的是阿劳特和雷恩沙漠最靠乌拉尔河北的格雷。俄军在后者可是布置了两个军的兵力。

很快，石东来就传来了好消息。其部顺利突破了乌拉尔河，占据了泽廖诺耶。已经掉头向着南面攻来了。以如今纵横无敌的装甲部队的进军速度，最多两天时间，战斗就会在阿劳特城的北面打响。

战役开始到现在，才短短四天不到的时间，整个乌拉尔战场俄军已经损失了四十万军队。而如此的战斗经过和结局也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世界。

可以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出现又一次让西方世界惊掉了眼球。

那强大的威力令整个西方世界都不由自主的颤栗。

强大的装甲不畏子弹，超强的动力让以吨位计数数量的钢铁怪物比马车还快的速度驰骋。它们可以越过战壕，可以碾压路碍。除了整好命中他们的炮弹，它们无所畏惧。可是能够直接命中钢铁怪物的炮弹太少太少了。

俄军倒是已经发现弹道平直的加农炮更适合用来打这些钢铁战车。可因为他们头顶的飞艇，俄军根本无法把大量的加农炮集结在战线上。中国的飞艇部队现在又出现了一种体积更小，速度却更快的飞艇。它们是飞艇部队中的侦察兵，中国人每次发起进攻前，都会用这样的小型飞艇一次次的侦查俄军的阵地。用几十斤的小炸弹一次次试探每一处可疑的地方，倾力寻找俄军的炮兵阵地。然后让中国人一样强大的炮兵力量或是飞艇部队去摧毁它们。

战至现在，不管是装甲车还是坦克车。战斗中被击毁的数量都还不到十辆，远没有自己趴窝的数目零头多。也更一步让西方世界为这两种神奇的武器惊叹了。

在英法德意奥匈等欧洲大国的各大报纸头版上，装甲车和坦克车是这几日讨论的中心。一些科学家已经根据中国装甲部队的作战性能和战车提及逆推一些性能数据，现在已经研究到发动机上了。

因为柴油发动机的未面试，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大功率发动机存在的欧洲科学家和学者们，否定掉了蒸汽机，目光就全投向了汽油发动机。可汽油发动机的功率摆在那里呢，要这些钢铁怪兽的心脏上真的装备的是汽油发动机，那么中国人在汽油引擎上的步伐至少超过了欧洲20年。

住在奥格斯堡的鲁道夫.狄塞尔也是至此方知道自己发明的巨大作用。可惜，他的周边，他的研究室，他的家人，他的助手们的周边，全都被中国人所控制。

领头的人拿着鲁道夫.狄塞尔与中国方面签订的协议，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这份有着法律效应的文件。文件上规定，最早也要到1897年，鲁道夫.狄塞尔才能拿着自己的柴油发动机出现在世界大众们的眼睛前。否则，鲁道夫.狄塞尔将要交出的是一笔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大额支出的赔偿金额，以及自己手中对于柴油发动机全部的专利拥有权。虽然柴油发动机至今还没有在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世界强国申请专利。

现在战局对于将要返回北京的刘暹而言，只需要等待最后胜利的结果就是了。眼下之西线，是在用前线八十万人的兵力，兵分两路围歼乌拉尔和阿劳特两个俄军重兵集团的主力至少一百二十万人兵力，堪称至今为止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歼灭战。胜券已经在握，刘暹只愿己方的伤亡能够小一些，战果能够圆满一些。

是俄国人自己把乌拉尔防线打造成一副杠铃的，如此被分割包围也怪不得他人的。待国防军打下了乌拉尔河流域，趁着俄罗斯寒冬最冷的时候还没到达，装甲部队至少能突破伏尔加河流域，然后

就一个劲儿的向西席卷了。至于乌拉尔和阿劳特两个重兵集团中间的大片地区和二三十万人的俄军部队，就留给国防军的后续兵马了。

五十万人的生力军已经从伊犁进入了安西和北庭地区，此刻正在乘坐着火车疾速向着乌拉尔流域赶到。这支生力军和滞留在作战兵团后面的十几万部队，是放置中部俄军狗急跳墙，越过乌拉尔河反击河东的底牌。有它们在，这场战役国防军方面就万无一失。

“轰轰轰……”炮击不停的落在乌拉尔城内，但守军依旧坚持着，一个师一个师的俄英法西荷五国精锐部队填补进了国防军的血盆大口当中。国防军化作了饕餮，血盆大口跟无底洞一样，再多的生命似乎也填不满。但是俄英法西荷五国的指挥官们谁也没想过放弃乌拉尔。

不是他们把乌拉尔城看的有多么重要，而是见识了装甲部队的厉害和速度之后，他们都没有信心脱离了乌拉尔城后能够在旷野上摆脱和阻挡住国防军。有乌拉尔城在，有城内的街道和建筑在，至少

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钢铁怪兽们的肆虐和杀伤力。

在前连续的作战当中，飞艇和炮群配合，已经连续给城内的联军部队以重大杀伤。飞艇部队更是付出五艘飞艇为代价，击毁了一座隐藏很深的弹药库和两座粮库。

前者的殉爆不仅让联军作战受到了影响，自身都给联军部队以不小的杀伤。因为乌拉尔城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是乌拉尔河中段和乌拉尔山南部区域的贸易中心，已经是相当繁荣的地方，但居住人口一样不超过五万。

当本来不大的乌拉尔城里填满了两**队的时候，一处隐蔽的弹药库被殉爆，影响力是很重大的。那剧烈的爆炸声，产生的一瞬间里都让国防军以为碰到了地震。

飞艇部队随后继续展开轰炸，一颗颗炸弹从天而降，根本不做啥精确打击。只是划定了一部分范围，然后就是不停的下炸弹，在高高的一千五百米的高空上。这是现在飞艇部队能够爬升的最高高

度。

这样不计成本的轰炸给联军的调配和军事布置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守军越战越疲，无论是从兵力上还是从火力上来衡量，联军部队都越来越像是‘强弩之末’。

当然，联军这样的表现也极可能是因为西南面宋祚先部的渐渐靠近，一共才四百多里的道路，对于普通军队来说，也只是七八天的行进路程。对于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而言，这个时间还能消减上一半。

宋祚先手下有十三万军队，装甲部队、机械化部队就有七八万众，数量比周军、齐林手头的都还要多，余下的五万军队也都是骑兵和马上步兵，行进速度很快，战斗力很强。

如果这个时候站在指挥部的人是刘暹，那就一些就都能明白了。联军之所以在乌拉尔城的表现越来越弱，抵抗力越来越差，不是真真的被打怕了，那因为从西南侧后方包抄而来的宋祚先部吸引去了

联军太多太多的注意力。

第七百零三章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超过二十万俄英法西荷军队在乌拉尔城西的伊尔库尔设下防线，他们挖掘了一道又一道三米宽的沟壕，这是这些日子里五**队所察觉到的装甲部队为数不多的缺陷之一。

——一般宽度的沟壕拦不住履带式的装甲车和坦克车，但要是这个宽度被放大上两倍三倍，再履带式，装甲车和坦克车也要完蛋。

再有一个就是障碍的高度，半米不行就一米，30°不行就60°、90°，坦克车一样要趴窝。

所以联军动用了手头预备役近乎的一半力量，力图将伊尔库尔打造成一座铜墙铁壁。

这也是宋祚先部已经切断了乌拉尔跟后方的联系，否则一车车的火车早就拉着一台台挖掘机、推土机、铲车来到乌拉尔了。现在俄军被围部队的形

势该说是很不好的，乌拉尔比之阿劳特更甚很多。

后者毕竟还有退路，因为沙漠，石东来部无法绕道阿劳特背后，堵死俄军的退路。可是乌拉尔的联军是真的后路断绝了。

几十万现今已经是被合围在乌拉尔城。他们现下是还有不小的回旋余地，甚至在乌拉尔城西面的阔野上，联军也在抓紧时间，用上一切人力挖掘沟壕，堆砌土坡，构筑防御阵地，以用来在乌拉尔城陷落后抵挡国防军的诸多钢铁怪兽。

但他们要想逃脱，终究需要主动出来进攻，那就是自投死路。所以他们全面被动。

也所以说，现在之乌拉尔联军。已经彻底被合围。

想想，要是乌拉尔城真的守不住了。弹药、粮食、燃料、帐篷，几十万大军待在冬季俄罗斯的旷野上。需要准备和筹集的东西太多太多。前景不美妙的很！

但是，乌拉尔之战的结束，绝对要比打成了击溃战的阿劳特战役要早。

就在阿劳特的南部战区军队一一吃掉了俄军溃败中被分割包围的十几二十万军队后，再加大马力向着二三十万溃不成军的俄军追击当中，乌拉尔城西面的旷野上，二十余万被包围的联军部队已经选择了投降。

他们从一片废墟的乌拉尔城内退出来，退到西面十多里外那片准备好的了简陋阵地上，靠着低矮陡立的土坡和宽大的沟壕，还真的暂时阻挡住了国防军装甲部队的进攻。

可是没有房屋、树林的遮掩。二十来万人洒在空旷旷的土地上，这不是等着挨炸吗。从联军打算构筑城外防御阵地，到乌拉尔城完全失陷，拢共才几天时间？联军哪可能一边挖沟壕，构筑阵地的同时，还一边跟土拨鼠样儿朝着底下深处挖地下仓库？

最重要的是二十多万人住哪？！现在不是夏天，没有遮风挡雨的藏身之处，哪支军队也不可能在旷野上坚持太久，即使现在乌拉尔城西的这二十来万联军部队。90%是俄军士兵。

所以，当一场小雪不期而至，当一顶顶帐篷，一处处只能做些防护隐蔽的仓库被国防军飞艇部队用汽油桶和重磅炸弹给炸翻了以后。这些人彻底没有对抗下去的勇气和斗志了。他们选择了投降。

然后伊尔库尔的联军部队也选择了放下武器。

那加宽的沟壕和低矮陡立的土坡是能阻挡住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可他们挡不住国防军的人。有着强大的炮火掩护，有着一个个能够作为移动碉堡的装甲车、坦克车的掩护。国防军人数是没联军多，可要打赢联军也不少很困难。

战斗进行到九月下旬。北部战区的乌拉尔联军部队不是被歼就是走进了俘虏营，俄军全部损失超过八十万【连上巴扎尔托别】。齐林指挥部队开始扑向伏尔加河流域。

南部战区在追击的路上也歼灭了俄军败兵十三四万人，跟着十万许俄军败军的脚步围住了阿斯特拉罕。同时石东来部增配了两个步兵师以后，开始向着高加索地区攻去。

在今年俄罗斯寒冬最冷的月份来临之前，南部战区的任务是肃清整个俄属高加索，并且尽可能的攻略乌克兰。那伏尔加河，只北部战区的力量就足够横扫了。

进入农历十月，北京的天气也冷了下来。刘暹在京接见了几名前线下来的伤残军官。

这里头地位最高的是一个营的副营长，王忠武，三十二岁的中校，如果不少了小半截左腿，战争后这人至少也能爬上旅级少将。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准备，可见到军中最受崇敬的皇帝，军官们还是一个个非常之激动。语无伦次，词不达意，脸红脖子粗，甚至激动地多不出话来，都是常见现象。

刘暹关切他们受伤后受到的待遇，询问他们有没有接到国防部的通知，现在是战争时期，每一名有着作战经验的军官都是国家宝贵的财富，这些人短时间里还不会离开军队，他们会被安排到新兵营或是地方守备部队，充任教官和军官。

然后就细细询问前线部队的想法、士气和内心真实感受。刘暹现在接触的都是中上级军官，几乎没有少将一下级别的，这些人的想法跟下级军官，跟低层士官、士兵们的想法可不尽相同。刘暹虽然派在军队中有耳目，可还是要从这些伤残军官口中，得到一个映照。

反应很好。没谁认为刘暹狂妄自大，穷兵黩武。反而将士们心中都有一股难言的快感，自己也能欺负洋人了，终于轮到自己来欺负洋人了。再加之战斗进行的顺利，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让国防军上下都拥有着一股无敌的气势和强烈到极致的自信。

士气昂扬，斗志高涨，军心稳固，意气风发。

这就是此刻中国国防军的写照！

刘暹笑的很开心。这些军官口中说的自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这样的马屁他愿意听。

王忠武所在部队是乌拉尔城攻夺战中的功勋部队，他也就是在那场战斗中丢掉了小半截左腿的。在激烈的巷战中倒下的国防军数量远多于野战时的伤亡。每一栋房屋背后都可能射来子弹，每一片废墟当中隐藏的可能都有敌人，联军还用上了地雷。

战斗中王忠武所在营，直接战死士兵超过三百人，死伤少尉以上军官近五十人，重伤亡超过七百。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力战斗力，作为尖刀部队的王忠武所在营，拢共也只损失了二百多人，直接战亡的才五十七人。

士兵在他面前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里头很多人都是王忠武的老部下，甚至是老乡。

城市的攻坚战，尤其是巷战，太残酷，太惨烈。国防军将所有的伤亡都放到一块做一下比较，

乌拉尔河阿劳特两座城镇的攻夺战之伤亡绝对能占据国防军总体伤亡的一半以上。

如王忠武所在营这样的部队，在整体参展国防军当中，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建制，即使他们是某主力师的拳头部队。在乌拉尔城内的战斗也只是较好的完成了上级布置下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任务确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这个道理，战士们都懂的。他们进入军营的第一天就被灌输着为了国家的复兴，愿意作出牺牲和奉献。

他们的牺牲注定会载入史册，却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

……

华盛顿，白宫。

格罗弗.克利夫兰和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面面相坐，他们代表着美利坚最大的权利——美国总统和国务卿。

现在两个人的脸庞上都堆满了苦涩和无措。

刚刚在爱达荷州进行的斯内克河会战，太平洋西北大区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十几万民兵又一次一败涂地，只有三万多人乘坐上了南下犹他高地的火车。那块摩门教徒的聚集地，一块还不是美利坚联合国领土的土地。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得到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但要等待犹他高地成为美利坚的新的犹他州，按照原时空轨迹还需要再熬上两年。而现在，美军直接控制了犹他。

1869年，太平洋联合铁路theunionpacific和太平洋中央铁路centralpacific在大盐湖北边的普罗蒙特里会师，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金道钉。从此，美国大陆东西变通途，美国国内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系统就此形成。

这里可以说是沟通美国东西交通的枢纽，也是国防军下一个攻略的重地。

斯内克河会战胜利以后，爱达荷州已经落入国防军的掌控中，但是北美的国防军也越来越感受到兵力的不足。比如刚刚结束的斯内克河会战，国防军虽然赢得干净漂亮，但参战兵力只有美军的60%，如不是装甲部队强悍，士兵素养和战斗力也远超老美民兵，会战绝对不会赢得如此迅捷利索。

向发已经从福建启程了，带领着新一批援军前往夏威夷，而往来夏威夷和北美西海岸的轮船这些日子里，从没有间断过。它们就像一只只蚂蚁，辛勤的将一船又一船的国防军将士运上美国的海岸线。

老美的海军已经从东海岸出发，汇合了英国人的北美舰队后，向着南美挺进了。在中美洲它们还将跟英国人的西印度舰队汇合，这会又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所以，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七百零四章向莫斯科进军

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那支庞大的美英舰队绕着南美洲，航行到太平洋西海岸的巴拿马一带的时候，中国的运输船和轮船就再不能肆无忌惮的，连一艘护卫军舰都没有的，就大胆往来夏威夷和北美西海岸了。

中国在北美的战斗在那个时候也才真正的开始！

可对于白宫中的格罗弗.克利夫兰和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来说，一场接一场的失败，真心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可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联合舰队上，英国人不是好鸟。否则他们的北美舰队和西印度舰队早在中国人占领温哥华地区的时候就会出动了。只所以一直不动弹，不就是图着让中国人尽可能的吞吃美国的利益吗。这些年美利坚的工业能力一点点的超越英法，当然令英国人警惕。这龌龊的盘算只是没有拿到明面上来罢了。

而且中**队实力强悍，即使他们的后方海路运输断绝，已经拿下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爱达荷、华盛顿四州和英属温哥华地区，又将俄勒冈州紧紧地包裹在占领区域内的中国国防军，完全可以利用美国的工厂，自行生产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质。

美国西海岸地区是没有说得出名的军火制造厂或公司，这几个州除了加利福尼亚外，工农业制造生产能力也都很一般很一般，甚至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以外，其余地区人口都不超过五十万，可老美发达的工业产业只要能够完成组合。生产子弹、炮弹和简单得步枪、手榴弹不成问题。

至于复杂的大炮和机枪生产线，国内早就向加州运送来了。

不过这些工厂缺少工人。另外这里还缺少油料。现在登陆北美的所有装甲车和坦克车用油，都是之前美国的中国资本用钱从墨西哥买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国内运送来的。

不从美国撤资，也是迷惑老美的手段之一。而购买下的石油，经过几经转手，在美国政府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妥善的掩藏在了加州和华盛顿州。

反正依照国内的能力，北美作战的装甲部队只要一迈过密西西比河，油料供给依旧跟得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现在登陆北美的国防军还不到四十万，用于作战的部队，用于一线的部队。更少得可怜。在美英联合舰队抵到巴拿马之前，按照总参谋部的策略，海军运输部队不仅要向北美大陆再运送十万人以上的部队，还要运进去数以十万吨的军需物资，以及至少三万名工人。

这样，当海战影响到了夏威夷至北美的运输线路以后，国防军至少能够有五十万人的兵力，和五万人的工人力量。这其中至少包括五万日本挺身队士兵以及一万名日本工人。几乎全是从西南日本招募的。

随着南洋战局的骤然扭转，随着西线战争的天

翻地覆。东京日本已经蔫了。

他们跟西南日本的战争只持续了两个月不到，就以割地的屈辱形式，主动结束了这场他们自己挑起来的战争。西南日本在本州的国界线，又向着京都推进了一大步。

西南日本也见好即收。他们很清楚自身实力的不足。对比这些年有着英法美等国资助的东京日本政府，无论人口、财政还是工业，西南日本统统居于下风。即使东京日本的‘兴盛’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以贷款的模式‘借’来的。可东京政府手中就握着那么强的工业和兵工生产能力。

当然。这些年西南日本政府的小日子过得也不差。中国人开发南洋，除了从福建、两广招募老乡和引入移民外。也给西南日本政府减轻了一定的人口压力。招工、移民，以及始终存在编制的国防军——日本挺身队。分别对应着西南日本的农民接触和武士阶层。

在西南政府的领导下，他们所属的底层武士，

总算是有口饭吃。加入了挺身队、西北、西伯利亚垦荒队的很多日本人，虽说都千方百计的留在了中国，却都在接出家属的同时，也大把的寄钱回老家。因为没几个人能像武思朗一样，有能耐把自家的父母儿女外加兄弟姐妹，全部的亲人都带来中国，都加入中国国家，并且户口本的民族上写着——汉。

武思朗不仅在西南日本，包括东京日本在内的整个日本，都成为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尤其伴随着中国的越发强大，武思朗的‘传说性’就越高，也越为更多的日本人羡慕和向往。

西南日本底子薄弱，刘暹也不可能在国内工业建设资金都紧张的情况下，拨款加速西南日本的工业建设，所以十五年过去了，西南日本跟东京日本工业建设方面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加大了。

西南日本政府所拥有的兵工厂和钢铁厂，只有当年刘暹在钦州所建的钢铁厂一期那么大点规模，只靠他们自己，根本完成不了自身军队的武备建

设。

东京日本政府是负债累累，债台高筑。可好歹他们建立起了诸多的现代化工厂，还修起了多条铁路，沟通各县，在造船业、军火制造和钢铁产业上的增长瞩目可见。

只是运转一直很艰难。因为日本没有了中国和朝鲜的市场，连他们国内自己的市场都只剩下三分之二，还要面临着中国制造的竞争，日本的工业发展有着先天性的限制。

在19世纪末的年代里，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脱离市场而兴盛自己的工业和制造业的。

之前日本的工业制造品，出口对象只有主要是南洋和暹罗。可现在，南洋、暹罗全成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地盘，东京日本的工业化发展已经走到了死路。

质量差，技术落后，还成本高，价格贵。这些就是日本货在市场上给人留下的印象。东京日本政

府现今的实力是强过西南很多，可他们要一直照着现在的道路向下走去，不是自我毁灭，就是抱着决死之心的发起一场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最后的结局还是灭亡！

而西南政府呢，没钱发展工业，那就先不发展着。他们成为了中国制造的占领市场，却也将自己绑在了中国这条大船上。用牺牲工业作为代价，换来了随着中国一起玩耍的机会。

西南日本发展生丝产业，在中国各大丝行和纺织公司的指导、资助下，与西南日本的农民签署收购协议，规定产品质量和价格，让日本不少农民的收入暴增许多倍。

西南日本发展生丝产业，不自然的就影响到了粮食生产，可背后有中国做依靠的西南日本，这些年粮价却在持续的走低。这也进一步让日本农业向着经济作物方面转变，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弱，粮食产量不断降低！自然就让西南日本政府更加的贴近北京，让北京更轻松的掌控西南日本的命脉。

……

十月中旬，北京下起了今年入冬的第二场雪。西线战场相继传来了好消息，南部战区军队已经攻克了阿斯特拉罕，这个伏尔加河三角洲上的城市。飞艇部队夜袭重创了俄国的里海舰队，现在俄里海舰队的残部已经退往了巴库。

而石东来领导的南下部队，现今也快要逼近了巴库。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先前时候全部抽调一空，只剩下寥寥两三万人和当地俄罗斯政府紧急组建的，差不多数目的民兵，这样的对手石东来还是还打的有困难，他已经可以拍拍屁股回北京了。

国防军的目标是巴库。现今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油田，欧洲最早开采的油田，现代石油产业的诞生地。这里一年的石油产量几乎是中国石油公司和南洋石油公司合起来产量的两倍，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一半。其所在的南高加索工业中心是俄罗斯的石油基地。

这个地方是中国必须拿到手的。而且动作要快，不但要保住油井，还要保住炼油厂。国防军的诸多装甲车、坦克车、卡车，今后的用油可全指望这里了。

十月二十日，石东来的电报传到了刘暹手里，国防军兵不血刃的占领巴库，俄里海舰队残存军舰投降，巴库所有油田油井和炼油工厂、储油仓库，都保存完好。还缴获原油上百余万桶，柴油、汽油、润滑油等成品油过五万吨，今后的装甲部队再也不需要为油料发愁了。

拿到电文后，刘暹当晚兴奋都要睡不着觉。他感觉自己完全就是‘天命所归’，俄罗斯人脑子进水了也好，被驴踢了，被门夹了都好，反正东西已经落到自己的手中了，这是事实！

只要想一下，明年时候，再也不需要为装甲部队的油料发愁了，他的心就也冲飞上天空了。

伏尔加河流域的作战也进入尾声，国防军的战斗力根本不是那里的守军能够抵抗的，何况守军数

量还那么的少。而过了伏尔加河以后，空虚的顿河平原，空虚的俄罗斯腹地，就再一次敞开在了国防军眼前。

北部战区的下一个目标完全可以定在莫斯科——向莫斯科进军！

第七百零五章又一个战场的胜利

“或许……”，11月、12月这两个月的作战计划，直接就可以将莫斯科囊括进去。寝宫里的俄罗斯地图前，刘暹沉没了良久，然后拿起了尺子在地图上比比划划，随后一个蓝点标记在了莫斯科位置。

已经要到11月份了，这两个月对应的就是西历的12月到1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在原时空的二战，德国战车都要在这两个月里大受影响，何况是现下技术的发动引擎。鲁道夫.狄塞尔是个天才不假，却也不能超越时代。

装甲部队肆虐的时间已经要到头了。可能明个一早起来，夜间一场大雪不期而至，温度骤降十几二十度，所有的装甲车、坦克车和卡车就都冻的无法动弹了。

可是这两个月也不能白白空费，那等于白让俄

英法西荷等国两个月的准备时间，甚至两个月后欧洲人的坦克车也会出现在战场上了。国防军必须把这两个月时间充分给利用上。除了后方源源不断的向着前线输运补给、军需和战士以外，还需要国防军发挥吃苦耐劳的精神，从机械化时代回归到19世纪末，用自己的两条腿，用雪爬犁、马匹去夺取一个又一个城市。

装甲部队趴窝以后的下一场作战计划早就拟定好了，国防军会马不停蹄的继续向西进攻。

内地已经运送了五十万生力军抵到中亚，后续的部队还在运输当中，这些军队加上原有的作战部队，总兵力已远远高过现在俄国的军队数量了。

乌拉尔河会战的失败，一百五十万军队的损失，抽掉了整个俄军的脊梁。即使圣彼得堡能够飞快的再度拉起一百万、两百万的军队。这些部队也都是新兵，也都是连步枪可能都配不全的新兵。指挥带领他们的军官也远比不上之前的精锐。用这样的军队来跟国防军作战，后者即使没有了装甲部队助阵，也能横扫敌人！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趁你病要你命，不能给敌人留下喘息之机。这是刘暹一直来所信奉的人生信条。

俄罗斯肯定在颤栗。在恐惧。尼古拉二世不是斯大林，罗曼诺夫王朝不是苏维、埃，要是自己的敌人换成了二战时候的苏联，刘暹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兴奋。因为胜利还早着呢。斯大林是铁人，真正的铁人，他领导下的俄罗斯才是耐操的俄罗斯，真正的战斗民族。

尼古拉二世这个废材能跟斯大林比吗？不管从个人能力还是韧性、精神，他都是战5渣。

尼古拉二世现在绝对在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负担，刘暹要逼到他崩溃。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用从不停歇的胜利。

当年拿破仑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莫斯科，并占领了它。刘暹用半年的时间，还不够吗？

看看从伏尔加河到莫斯科之间这片广大的区域里，俄国人还有多少军队把？有十万人吗？没有。绝对没有十万。这一年里即将到来的最冷两个月，莫斯科最可靠的依仗只有严寒的天气。

而同样是这个时候的缅甸，虽然也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可气温怎么着也在20°以上。

冬日也炎炎，很有一种秋老虎的赶脚。此时一支长长的队伍卷起尘烟。气势汹汹的向着仰光挺进。这是追击英印殖民军的云南国防军和太平军一部。

驻扎在缅甸的英印军队先后在曼德勒、内比都与中国国防军和抗英军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会战，尤其是内比都战役。英印军数量前所未有的提高到了十二万人，可还是败在了国防军的装甲部队手中。十二万人损失超过了五万。

这场大败让英印军队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机会，也让印度总督府丧失了打赢缅甸保卫战役的信心。这不是中国的国力有多强，而是中国的军队战斗力

很强。就跟二战时的德国一样，一个刚刚摆脱枷锁没有几年的国家，一个丧失了全部殖民地的国家。纵使兼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总体实力又怎么可能比得了英法呢？

真正让德国横扫欧洲，对抗全世界的原因，只有他们的军队。这就跟眼下的中国一样。西面同大半个欧洲作战，东面也压得美国灰头土脸。可论综合的国力，一个单单的老美就能彻底压到中国。

现在的战无不胜，现在的势不可挡，更多是新式武器带来的虚火。

明年开始的战斗才是真正的战斗。中国能不能保住战果，能不能保住南洋、缅甸、暹罗，能不能在俄罗斯和老美身上咬掉一大块肥肉，明年的战斗才是最关键的。

没人知道国库已经干净的养不起老鼠，没人知道现在的军费完全是靠战争债券、国债和国民捐款来筹集，没人知道秦氏财团已经开始处理产业，大笔的资金都直接划账到财政部，变成了一堆不能当

钱用的国债。

英法还没伤筋动骨，中国已经倾尽全力！

20多度的天气让士兵们一人人一身臭汗，伴随着装甲部队挺进的是一批骡马化的部队，而不是西线战场上的机械化部队。因为缅甸的交通条件太差，河流众多，实在不适合坦克车的作战。这里的装甲部队那真的是装甲车部队。

可就是这百十辆装甲车，就帮助总兵力只有英军三分之二的国防军、抗英军打赢了意义关键的内比都战役，太平军是在内比都战役之后，才新加入的。

这支装甲车部队的番号是第七装甲营，西南军区的几支装甲部队多是装甲车，而非坦克车。指挥官叫杜举，草根出身。祖上并没什么地位和出众的人物，上述三代，全是农民，连小地主都算不上。

部队现在行驶的地方是勃固省，位于该国中南部的平原。如果把勃固省向南走到头儿，也就可以

望见仰光瑞大光宝塔的灿灿金辉了。

不过对比仰光的瑞大光宝塔，第七装甲营和配属的一万多步兵更注重的还是追剿落后的英印军残敌。他们不是一支进攻部队，而是一支追击部队。

这支装甲兵部队是从内比都直接开出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追击溃败的英印陆军部队，与步兵配合，尽可能多的消灭落荒而逃的英军。

几百里的追击道路上，被他们吃掉的英印军队没有一万也有八千。眼看着仰光就要到了，而此刻仰光的英印守军似乎还不到三万人，自家的追击效果大大的有。

至少还有两万英印军队流落在外头，或是说被追击部队抛在了身后，英军除非是不想要这支部队了，否则他们就必须在仰光组织起一场防御战，以等待零散的残军好从别的方向抵到莱河和勃固河。仰光就是位于伊洛瓦底江入海口附近，莱河与勃固河交汇处。

河流的的入海口处和仰光港处都停留着大批的英国船只，除了军舰，就是运输船。他们将会运载着战败的英印军队和搜刮来的财富离开缅甸，通过孟加拉湾，回到印度。

但现在英属缅甸省的首席专员不得不下达部队就地防御的命令，准备以仰光正北二十里的永盛为依托，建立防御阵地，以呆滞中**队的进攻步伐。同时全力派出小股骑兵，联系各地零散的英印败军。

南下追击部队距离国防军和太平军的主力最近也有一百五十里，但英国人从没想过包吃掉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军队的士气低迷，斗志败坏，士兵们已经半点战斗的意愿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打阻击战还靠谱，去打歼灭战，只会自寻死路。可能军队在运转当中，自己就会崩溃瓦解掉。

不过，在零散的英印军队没有赶回来之前，这里的英军就只能依靠他们自己来扛，还必须要坚持的住。不然，主导这一切的长官、将军们就要背负上主动丢弃两三万英印军队的耻辱了。

永盛不过就是一座缅甸小城，一万英印军以此为据点，准备跟围上来的中国国防军来个‘鱼死网破’，这就是‘困兽犹斗’。

对于英国人的企图，追击部队的主官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战斗一打响，国防军那就是在全力以赴。

而被自家长官和对面的敌人逼到绝路的英印部队，上上下下也都变得疯狂起来。

想想看，他们从内比都一路溃败的逃来仰光，还没安下心神呢，中国人追来了，他们又被上峰丢出去送死，人不疯狂才怪呢。

也是因为现金仰光的英印军都是对英国比较有忠心的部队，不忠心的人早就在半路上逃跑、溃散了，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部队的军官发挥了作用。

这些直接掌控部队的中基层军官90%都是英国人，他们不愿意对中国投降，即使现在被逼上了绝

路。这些人的反应也不是希软的投降，而是拼死的抵抗。

　　失去了全部的重武器不算什么，永盛有的是小河。最重要的是永盛城太小了，小的让英军部队只能把绝大部分的主力拉到野外，依靠野战工事与中国国防军进行战斗。一切的努力也不过是暂时的推迟了他们的覆灭而已。

　　一万多英印军队在永盛只坚持了两天一夜，当第二天太阳偏西的时候，中国国防军发起总攻之后，两个小时永盛的战斗就结束了。一万多英印军队，只溜走了三四千人，余下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虏。

第七百零六章希望和前途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眼看太阳就要落山。夕阳映照在海面上，把海水渲染的如鲜血一般红。

这里是伊洛瓦底江口，他们面前的就是大海。

从内比都战役失败到跟随败兵逃窜，路途跑了二百多里，终是在一次战斗中被中国人打散。这支三四千人的英印军队没有再向着南面的仰光跑去，而是岔开了道路，沿着伊洛瓦底江跑到了大海边。

英军跨不过大海，他们只有召唤英国人的舰队。伊洛瓦底江口平原是标准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没什么好的港口。现在这支英军所在的地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海港，一千吨级的军舰都过不到，平日走的全是缅甸人的老式海船或是破旧的小火轮。

现在，战火烧到了伊洛瓦底江口平原，这个小港自然就变得空荡荡的了。没人敢把自家的船只放

到英国人的眼皮底下，谁不知道这些日子里英国人一直在吃败仗，大批的军队狼狈逃回了仰光，英国人要坐船跑回印度的消息早就在下缅甸沿海传开了。

所以这支溃军来到海边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只余几艘小渔船的海港。甚至连港口的仓库里，都几乎被搬空了。只剩下半仓大米和一堆木头。

负责这支英军溃兵的人叫尼尔森，尼古拉斯.尼尔森，苏格兰人，英国陆军中校。带领着一个团的骑兵部队，可在内比都战役中半点作用都没有发挥出来，就被装甲营完全粉碎。

尼尔森一点都不敢在路上停留。纵然他已经听到了消息，知道中国人的追击部队是去仰光方向了。但他还是不敢停留。因为在追击部队的背后还有中国人的主力部队。而缺少重武器，甚至步枪都配不起全的他们。若是被中国人发现了，除了投降和战死，将再没第三条路可走。

尼尔森只想早日去到安全的地方，这种睡觉时候都要睁只眼睛的日子他过够了。他需要去印度，去到安全的印度。所以尼尔森带领部队直奔大海，直奔港口。结果自然是失望，看到港口里一条像样的船只都没有，他很失望。

可是在接到博格离传来的电报后，他心中又充满了庆幸。因为他熟知的布拉德利少将阵亡在了永盛。英军在那里至少损失一万人。

“应该感谢上帝，让我们这个时候在海边，而不是可悲仰光。”

中国人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拿下了永盛，数百里的奔波似乎根本就没有疲劳着中国人。他们都是怪物，一群怪物。就像不死军团，无有疲劳和痛苦的骷髅军团。

尼尔森胆颤心寒，他一点都不想再跟中**队作战。曼德勒战役他没有赶上，内比都战役却打碎了他一声的骄傲。看到成百上千的骑兵部队被屠、杀一样倒在了装甲车前，尼尔森的尊严和意志也永远

留在了那里了。

“中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等来船只？”博格离距离仰光可没有多远。三四千败兵，不需要几艘轮船就能装得下。英国人想的很美好，仰光那里只需要派出一小队的船只来这里，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送回印度。不然，吉大港也是可以的。

“不要急躁中尉。我们现在需要等待，静心的等待。”也只有等待。只能去等待。尼尔森安抚着手下人，自己内心的咆哮始终在肚子里蕴育。

或许是因为都知道中**队正在进攻仰光。博格离的这群败兵都真的很安分，很能平静。直到天空中多少多出了一个小黑点来。

“上帝。我们被中国人发现了。那是他们的飞艇。”

尼尔森举目望去。看见了天空中的一个小黑点，那的确是中国人的飞艇。在从内比都撤退的时候，在跟随主力部队往南逃的那段路程里，英国败

兵就不时的要受到中官飞艇的骚扰和侦查。那段日子真的是举步维艰，中官飞艇并不惧怕黑夜，他们像幽灵一样始终悬在所有人的头顶，时不时的扔下几颗炸弹……

虽然侦察飞艇，中官有叫它翠鸟飞艇，载重并不大，根本装不了几颗炸弹，威胁很有限。但这个东西来到头上，等到明天可能就是一群黑压压的白鹭、鸿雁，尼尔森手中没有一挺重机枪，更没有高射炮，真被中国人的飞艇部队轰炸了，也只能挨着、受着、挺着。没有一分还手之力！

所以，这艘飞艇给了英国败兵们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

“该死的飞艇。”尼尔森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天空打了两下，当然是毛也没有摸到。

再没有别的枪声响起了。谁还不知道飞艇是什么样的啊，那根本不是步枪可以威胁到的。下面枪声乱响，除了让头上的人恼火，什么作用也没。

就现在的情况，头顶的这艘侦查飞艇如果大胆的降低到三五百米的高度，然后用承载的重机枪哗啦啦的向下扫荡，所有的英印军士兵只能抱头鼠窜，躲着逃命。但显然这艘飞艇没被激怒，也没有大胆的去冒险，轻悠悠地掠过天空，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就向东北方折返了去。

“中校先生，我们要不要先离开这里？继续呆在这儿，说不定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中国的炸弹就从头上落下来了……”又一个军官向尼尔森说道。尼尔森沉没着。

然后在半个小时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官来到了他面前，一声声意思差不多一样的问候，让尼尔森烦恼的要死。这时，一声突然从海面上传来的汽笛声解救了尼尔森，所有的士兵都欢呼了起来。

“上帝，赞美杜布瓦拉先生。”杜布瓦拉是英属缅甸省的首席专员。

“看哪！是东印度舰队的克伦邦号巡洋舰！”

“这是接我们的！我们马上就要回印度了！上帝啊，我们得救了。感谢伟大的皇家舰队，赞美他们！”

“哦，疼死我了。我的腿伤得非常重，可能回去之后就要退役！我要先登上军舰。”

“我头上的伤也非常的重，我都要看不清眼前的一切了，我才需要最先登上军舰。”

“都不要吵！所有的伤员按照军衔排好队，等小船过来，我会先让伤员们登船，按照军衔的高地上船！”

……

听着那帮不争气的军官们的叫嚷，尼尔森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顺着鼻翼淌了下去——这一回印度，自己的尊严和荣耀就彻底的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就跟前一瞬间那些争吵着谁先登船的人一样，作为军人最宝贵的品格，已经丢失了。

尼尔森再为自己可悲。当初的第三次英缅战争里，他也是一个英勇敢战的勇士。现在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可恶的中国人，他们怎么装备那么多的装甲车？骑兵，骑兵的将来在哪里啊……”

或许尼尔森的痛苦，还真的有两分是为了自己服役了十多年的骑兵。历经了毁灭性的内比都战役，尼尔森对骑兵的未来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找不出来骑兵的希望和前途在哪里！

太阳落山了，天色迅速黑了下来。随着一声汽笛，军舰上的夜航灯亮了起来。

克伦邦号巡洋舰是大英帝国一艘老式的防护巡洋舰，舰龄超过了十五年，排水量五千公吨，速度则只有十四节。如果真的有海战爆发，克伦邦号巡洋舰已经无法再担负战斗的需要了。

在英国的东印度舰队中，它早在几年前就成为了二线战舰，退出了主力巡洋舰行列，成为了老旧

的代名词。如果暹罗曼谷王朝不倒的话，这艘巡洋舰还很有可能成为暹罗海军的旗舰，两边都已经达成增舰协议了。结果曼谷王朝先一步成为了过去式。暹罗海军的那几艘小舢板在新加坡也一块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

　　现在克伦邦号巡洋舰的任务就是保护运输船队安全抵达印度，不能让中国人的潜艇得手了。那些该死的水下幽灵，就像真的幽灵一样神出鬼没，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就给出了致命一击。

　　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甚至更远的印度洋，都有中国人的舰队在游弋。如果没有一两艘军舰护航，那些中国潜艇就敢直接付出水面，就他们的那门120炮来一一干沉全部的运输船。

　　可惜，几个月过去了，除了一个深水炸弹，白厅还是没拿出好的方法来预防它们。

　　这也让潜艇在最快的时间里成为了海军界的宠儿。

它价格便宜，威力巨大，富有威慑力，甚至是一定意义上的战略意义。如今欧洲各国海军的造船厂里，都在制造着相同的事物——潜艇。

几个月里，从非洲、地中海、波斯湾增援到印度的英**舰是一艘接着一艘。而中国人的南洋舰队则在向着北美调派，为什么英国人还不进攻安达曼群岛，收复马六甲海峡？不就是因为中国的那些潜艇吗。

万吨巨舰也挡不住两艘潜艇释放出来的四枚鱼雷。

中国人的鱼雷跑的比白头鱼雷快，威力比白头鱼雷大，射程也远了很多，中国人同时又在马六甲海峡内布置了很多的高速鱼雷艇，英国海军的战舰吨位即使数倍、十数倍于中国现今的海峡舰队，也不敢轻易地闯进去。

第七百零七章美梦and警惕

灯光微微的寝宫中，龙床上的新秦皇帝额头浮现着一层薄汗，面上带着于睡梦中显得很怪异的笑。那确实是笑，肌肉都跳动着，人也有些微动，把身旁的皇后都惊醒了，但刘暹本人似乎半点没有醒来的样子。

“皇上，皇上……”张妙彤觉得刘暹是做梦了。

但刘暹根本就没听见，他这个时候正站在克里姆林宫，看着沙皇跪倒在自己面前，看着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跪倒在自己面前。

他跟西方签订了和平条约，却不连美国。他占据了俄罗斯大片的领土，包括整个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他把俄罗斯分做了三分，一个沙皇俄国，一个皿煮俄国，一个穷党俄国，他还占据了乌克兰的一块地区，他让乌克兰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诸多沙皇俄国占据的外国领土纷纷独立。

英国人、法国人黯然接受现实。因为在之前的基辅和华沙两次战役里，中国国防军消灭了过百万的英法军队，英法两国彻底丧失了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

英国人还要在印度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屈服了。整个南洋成为了中国的后花园，中个中南半岛成为了中国的大粮仓。中国还占领了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在印度洋海战中，中国的潜艇部队打垮了大英帝国集结到印度的全部军舰……

英国人承受不住巨大的损失和失去印度的危险，他们退出了战争，自然也让中国海军赢得了北太平洋的控制权。北美大陆的国防军大跨步的迈过了密西西比河，攻占了芝加哥等五大湖区。把老美压得只剩下了建国之初的十三州……

中国成了全世界的王者，地球上的绝对霸主。

刘暹坐在高入云端的宝座上。欢笑着，高兴着，美滋滋的，享受到了极点。不过心里总有一种忘记了哪一点的感觉，这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刘

暹的心在徘徊着，是继续享受胜利的荣光，还是去思考自己究竟遗忘了哪一点呢？

　　这时，他听到天外传来的声音。很熟悉很熟悉的声音：“陛下，陛下……”

　　被皇后轻轻地推了几下，刘暹醒了，从美梦中回到了现实，看着床榻的帐顶，“呼……”长出了一口气。“朕，是做梦了。”我刚才是在做梦啊，做了好一场美梦。

　　“下去！”把擦拭了皇帝额头薄汗的毛巾丢回去，皇后轻声让人都退下。

　　“陛下是做好梦了。刚才美的皱纹都笑出来了……”张妙彤声音里带着笑话。她实在很难想象平日沉稳端穆的皇帝。究竟被美成了什么样，睡觉中都能给笑的那样甜。

　　“哈哈哈……”刘暹一阵轻笑，遮过了这个话题。美梦里的那些他可真不好意思对外说。

十几分钟后，寝宫里又陷入了平静。刘暹耳朵听着皇后均匀的呼吸声，慢慢睁开了眼睛。明亮清澈的眼神中哪里还有一丝睡意，他的脑子在全力转圈着。想着自己梦到的那些。

把俄国的主题——俄罗斯分作三个国家，不错。很有见地。现在俄国境内皿煮和穷当都有一定的存在力量，看来这个冬季里军情局可以跟这些人联络联络感情了。

那原时空的一战。德国人不也支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了么。自己也可以啊。

1895年，历史中的这一年，乌里扬诺夫就是在这一年于彼得堡将各穷当小组统一组合起来，建立了“穷当协会”，掀开了穷党发展史上的新一页的。

而皿煮在俄国就更不需多说了。从十二月党人到亚历山大二世到再亚历山大三世，皿煮在俄国的力量或许不大，但是影响力不同凡响。

更重要的是，立出来一个穷党做靶子，可以让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穷党俄国身上，无形中就减轻了太多中国的压力了。

睡梦中的刘暹是个陶醉在胜利当中的人，醒过来的刘暹则是一个脑袋清醒的帝王，他很快就明白了睡梦中自己那丝不安来自哪里，自己究竟遗忘掉了什么。

——法兰西。自己遗忘掉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英国人的海陆军实力都在俄国和南洋战场遭受了重创，大英帝国丢失了自己远东的利益，丢失了缅甸，丢失了自己在印度的权威，所以梦中的英国人已经遭受了重创。

可是法国人呢。他们的殖民地和海军可没有什么损失，损失的只是几十万军队。这点损失可不能让法兰西伤筋动骨。

若一切都如梦中的那样顺利，或许战争挺不到两三年，法国人、英国人加上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人，以及可能依旧存在的美国人，就会发起再一次的世界战争。

那个时候，西方世界也有飞艇，也有坦克、装甲车，可能比中国的还要更厉害。到时候自己改怎么办？即使自己亲自到战场上，地图全开，就一定能赢得大战吗？

那极有可能是一场拼到最后一口气的战争，消耗的就真的是双边的国力了。就中国的国力，怎么可能熬的过全欧洲？

“必须加大穷党俄国的实力，让它这个靶子变得更加鲜明。皿煮俄国不需要存在。而鲁道夫.狄赛尔也不需要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了。柴油发动机的意义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重要，必须全力保守这个秘密。”

刘暹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起床后就立刻命令侍从向军情处传达了秘密指令。先踢出鲁道夫.狄赛

尔的助手，寻找机会把鲁道夫.狄赛尔一块解决。后者在德国属于默默无名型的，甚至在受到中国资金资助之前他都待在了瑞典、法国好些年头。而且中国这些年在德国资助的研究者、科学家们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百人。各类有用没用的技术出了很多。加上鲁道夫.狄赛尔的实验室也没多大，其中一些助手还是在德的中国籍留学生，要不动声色的干掉鲁道夫.狄赛尔和他的德国籍助手们，难度系数不是一点没有，可也不至于让驻欧办为难。

为了保守秘密，就做掉了这么一位对世界都有着最大意义的科学家、发明家，刘暹这还是第一次。但为了下一个梦不梦到成千上万的欧洲装甲席卷华夏大地，数百万机械化的欧洲军队紧紧地包围北京，刘暹也只能如此。这样就是能多拖延欧洲一个月时间都是意义重大的。

11月里，军情局沟通俄罗斯穷党、皿煮都还没准确的消息传回的时候，西线的战斗也不那么刺激了，在大雪冰封的俄罗斯，国防军行进速度连之前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国内的目光更多是盯着北美，和对孟加拉邦的攻势。

北美大家都是熟悉，而孟加拉邦就没几个知道的了。只知道这个地方一百四十年前就被英国人彻底统治了，盛产黄麻、稻米、小麦、甘蔗，经济严重不发达，以出口黄麻为经济命脉，相当于缅甸的大米出口。

但这个地方人口不少，有近两千万，居民多信奉绿教，而且人口都是所谓的孟加拉族，人种单一。这样的地方要给英国人添麻烦很容易，只需要喊出‘孟加拉独立’五个字即可。事实上现在的国防军也是这么做的，就大张旗鼓的张罗孟加拉王族，让整个孟加拉邦的土著贵族们无不心痒难耐。只要舍得放权给这些土著权贵，国防军就是孟加拉人民的大救星，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就能得到孟加拉地区最好的协助和帮助。这将会给国防军带来很大助力！

不然就以孟加拉邦那多河流的地理地貌，国防军会有大苦头吃的。

坐落在南亚次大陆东北部三角洲平原上的孟加

拉邦地区，85%的地区为平原，只有东南部和东北部为丘陵地带——很好地隔开了缅甸。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型气候，湿热多雨。境内有大小河流230多条，内河航运线总长约6000公里，全国约有50至60万个池塘，平均每平方公里约有4个池塘。被人称为“水泽之乡”和“河塘之国”，是世界上河流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没有当地人的驯服和帮助，国防军在孟加拉地区，会陷入一片泥潭的。

同时，11月中皇太子筹备了半年的大婚终于到了吉日。这也是吸引全国眼球的大事。整个北京都被染成了通红。

刘暹从紧张的资金中抽出了一个亿来筹办这场婚事，也说明了他对太子大婚的重视。

如果明年太子妃能传出身孕，最好年底时候就给自己诞下一个皇长孙，这将会给新秦皇朝带来一股推动人心的激情。刘暹还下令加倍本月军饷官俸，名义就是庆贺太子大婚，这是一笔远超过一个

亿的开销，算是为太子‘收买’了一下人心，也好让将来皇长孙的‘诞生’变得更加惹人期盼。

一年的年底又要来临了。今年的各方面统计汇总工作回避往年要多得多。南洋也好，中亚也好，大片的土地被纳入了中国的控制范畴，各处选官的派遣，让一个又一个省份府县筹备了来，整个官场都来了一次大升迁。顺着潮流，不知道有多少二把手、三把手会被扶正，镇长、县局长会跨步高升。可带来的一大影响——就是统计部门翻倍增长的工作量。

转眼三十二个年头过去了。刘暹还在艰难的攀爬当中，他面前的敌人也一个比一个强大！

第七八零八章马岛

万顷波涛，浩瀚大洋。这里是南美西岸的南太平洋，往北六七百里的地方就是伊基克。后者早已经成为了国防军在南美的前进基地，大批的潜艇汇聚在南美，以伊基克为后勤补给站，频频出航，抓紧每一天时间，竭尽全力的熟悉着南美洲西岸的海洋水况地形。

伊基克早就为华人控制，这些年来跟智利政府处的并不好。但是中国这些年来国势渐强，智利也不敢捋其虎须。特别是这一场战争开始，智利简直是吓呆了。它完全想不到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底气和实力敢同一时间对着英法美俄四大国开展。在这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中，昔日的美洲霸主西班牙和落寞的海上强国荷兰都只是打下手的小弟。

智利政府骚动了，他们不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打算借势敲掉伊基克，把这个现今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港口拿下来。可是，天方夜谭一样的战绩一次又一次的传到了智利，震雷一样

炸的智利政府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赢了，赢了，又赢了。

强大的欧洲压路机在他们面前脆弱的像是跟石头磕碰的鸡蛋，几十万、上百万的兵力损失，直接吓尿了整个南美。

小小的智利全国总人口才有几个百万啊？

转眼的功夫，智利政府的眼光再也不敢看向伊基克了。即使英美西荷等国联系智利等南美国家，智利政府口头上也答应了英美西等国的请求——借口岸给英美联合舰队停靠，并负责相应的粮食、水、蔬菜、肉食、煤炭等物资的供给。但对于西方列强要他们攻打伊基克，拔掉华人楔在南美的那颗钉子。却是万万的不答应。

伊基克西邻太平洋，东靠阿卡塔马沙漠。如果没有海军，要进攻这里确实很难。这地方可是世界有名的旱极，一年两年不下一滴雨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不是靠着安第斯山脉的水流，这里根本就成不

了城市。

如今的智利政府，吃饱了撑的了，才会进攻已经汇聚了两万多华人民兵和近万国防军陆军的伊基克。

可是，就跟英国人、美国人视伊基克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样，刘暹看马岛也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马岛的全名叫马尔维纳斯群岛，又称福克兰群岛。是一个位于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亚大陆架上的群岛。主岛地处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岸以东约500公里，南纬52°左右海域。整个群岛包括索莱达岛、大马尔维纳岛和776个小岛，总面积12200平方公里。

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海外领土，英国于1833年重申了其殖民统治，阿根廷仍宣称拥有岛上主权，但是没用。1833年初，英国未开一枪就把剩余的阿根廷官员驱逐出岛。1841年英国指派一位文职副总督至该岛，至1890年，岛上已经有一个2000人左

右的英国社区已能自给。到了1892年。马岛正式成为英国海外殖民地。

阿根廷一贯反对英国占领该群岛。可胳膊拗不过大腿，现在阿根廷不但要眼睁睁的看着英国人在马岛停留休息，在英美联合舰队南下的一路上，路经的阿根廷港口还要一路招待。

群岛首府是斯坦利。位于索莱达岛。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一直都只作为一步闲棋制衡着南美和美国，但是到现在。这儿绝对是联合舰队几万里路途上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点+停靠地。在联合舰队还没有抵到马岛的时候，这里已经能时不时地看到美英轮船和小型军舰往来了。

现在。大马尔维纳岛西北三十海里的海面之上，一艘不大的军舰正在破浪而行。

孤零零的舰炮。低矮的舰桥以及指挥塔围壳都在表明着它的身份——这是一艘潜艇，而不是一艘普通的军舰。

522号潜艇，之前中美海战中的功勋潜艇，此时已经游弋到了马岛海域。

522号潜艇不知道距离自己多少公里以外才有自己的友军，没有无线电的日子里，就是这样的糟糕。它已经再马岛附近海域捕猎了五天，击沉了两艘五千吨级的的货船，缴获了足够的燃料和食物、水源，当然也引来了英美小型舰艇的注意。

522没有对这些小型军舰动过手。太小了，不值得浪费宝贵的鱼雷。552很重视自己的鱼雷，之前捕捉了两艘五千吨级货轮，就是直接用舰载120炮击沉的，而不是鱼雷。

只有把大吨位的军舰送入海底的荣耀才能与鱼雷并联，522很小心的在注视着猎物。

现在，522号的艇长就站在120甲板炮前，看着数名水兵清理炮膛，以便为火炮试射做准备。

那不远的地方，一艘满载威尔士白煤的货船正开足马力的向着马岛挺进。或许它现在还根本就没

发现522。所以当这艘英国轮船的船长看到552上发来的‘立刻停船’的旗语之后，惊的简直要灵魂出窍了。

黑色的潜艇在黄昏的大海里，不认真观察，真的有可能错过。更别说，民用货船的瞭望手完全不能跟军舰上的瞭望兵相媲美。反正这艘船是被逮着了！

英国船长立刻下令逃跑，“轰……”一颗炮弹就打了过去，而且正中货船船舷的吃水线部位。于是第三个被捕捉的猎物吃进522的肚子里了。

五十多个船员被放生在了四艘救生艇上，然后522就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沉进了大海中。如果不是自身的处境，如果不是海面上还留着尚未彻底沉没的运煤船，所有人都不会相信自己刚才的遭遇。

待到太阳彻底落山了，海面远处闪过一道雪亮的灯光，一艘巡哨的炮舰发现了这四艘小小的救生船。待知道一切后，一声狠狠地咒骂破口从上尉舰长的口中拖出。

这已经是第几艘满载物资的轮船沉进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如果不是美国人的军舰要在沿途进行测试。进行大炮校射，甚至进行一些改装。英美联合舰队早就越过麦哲伦海峡，甚至已经可以到西海岸的巴拿马了。

但必须承认，凡事都有两面性。美国人虽然严重拖延了时间，但他们军舰的战斗力也在直线的上升。现在的损失只是在为日后的胜利夯实基础。

英国人可不认为如今的老美还有退出战争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拖得越久美国自己损失的就越惨重，白厅何乐而不为？

置于中国潜艇在马岛的游猎，落在白厅眼中，根本就是不值一提。即使一艘艘货船的沉没让整个欧洲对潜艇的恐惧又加深了一步。

在距离522号潜艇五百多里的圣豪尔赫湾。一艘英国的铁甲舰正趁着月光航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就像是主人巡视着自己的后花园，速度不很

快，带着股悠闲的味道。

铁甲舰的主人们并不担心自己会遇到潜艇的偷袭，这里距离马岛有那么远的距离，距离伊基克就更远了，他们不认为中国人的潜艇会出击这么远。

“哦，像是北美舰队【英国】的柏勒洛丰号……”一根章鱼手腕一样的黑细条出现在海面上，静静的看着越来越近的英军战舰。

“虽然老掉牙了，但还是铁甲舰。七千多吨的大家伙可是顿每餐。”艇长收起了潜望镜，脸上的笑的异常的灿烂。

柏勒洛丰号是破烂不假，服役年龄几乎已经有了三十年，可吨位摆在那里呢。标准排水量7550吨。这都比的上一艘萨克森级铁甲舰了。

艇长才不会放过这顿每餐。拿定主意要干掉这艘老旧的铁甲舰，于是，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下达下去。

“潜艇转舵20度！保持航向。航速提高至10节。鱼雷兵准备鱼雷！”

“……目标航向25度，航速9节。潜艇转舵。保持航速10度、航向右转25度！”

“艇首两枚鱼雷装填，间隔两秒。依次发射！”

“鱼雷兵装定鱼雷，最大射速。一号鱼雷，方位角xx度，回转角xx度。二号鱼雷，方位角xx度，回转角xx度！装填鱼雷！预备--发射……”

一连串的命令让整艘潜艇陷入了空前的忙碌和紧张当中，舰长抱着潜望镜，亲热的眼睛恨不得都跟潜望镜长在一起。

整个潜艇此刻也寂静的好比深冬的深夜，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耳朵里都能清晰听到两枚鱼雷发射时的声音。他们的脑海里都能想象的出，被发射出去的鱼雷在大海上拖着长长的尾迹，以三十节的航速扑向那艘英国人的老旧铁甲舰。

所有人都在心中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十、十一、十二……

十余秒钟后，潜艇里的潜艇兵们听到了第一声爆炸，紧接着又是第二声爆炸，潜艇里顿时一阵欢呼。舰长在兴奋的挥舞着手臂，干的真漂亮，两发全中。

半个小时后，老旧的柏勒洛丰号铁甲舰沉进了广阔的圣豪尔赫湾。海面上只有杂乱的碎片和各种杂物漂浮着，还有上百号逃过一劫的水兵。

“上浮。看看这些水兵里有没有大鱼。”顺带给这些落水的水兵留下几个橡胶艇，还有一批水和食物。这是人道精神，也是刘暹为给潜艇部队刷印象分的规定。

威力大，有仁义道德，这样的武器再厉害也不会被人‘另眼相待’。可要是威力大，还半点讲仁义的地方都没有，潜艇在世界人的心目中就由恐惧变成邪恶了。

连续扑捉了多艘货船，总算有了一艘像样的战绩了。7550吨的柏勒洛丰号铁甲舰！

整个潜艇都非常兴奋，非常满意。

第七百零九章拉开大序幕的——北欧之春

南美的尽头，一支庞大的舰队正航行在海浪滔天的麦哲伦海峡。

这就是英美的联合舰队，由三十五艘战舰组成，其中战列舰就有五艘，一等、二等铁甲舰、装甲巡洋舰十四艘，穹甲巡洋舰、防护巡洋舰、小型铁甲舰六艘，然后是四艘高速巡逻舰和六艘万吨级的补给船。

整支舰队的吨位超过二十万吨，正面作战的话，瞬间完爆北洋舰队。可这么强大的舰队勾不到敌人，他们再强大也是白搭。

这支筹措了将近半年时间的舰队终于走到了麦哲伦海峡，全世界的眼睛都在关注着他们。

科林.迈克尔拉斯上将作为这支联合舰队的司令官，自然也小心再小心。在马岛附近，舰队多出遇

到中国潜艇的伏击，战事还没开始就损失了一艘二等铁甲舰，一艘装甲巡洋舰和一艘穹甲巡洋舰，外带两艘装满了补给的运输船，也让原数四十艘的舰队变成了现在的三十五艘。

眼下舰队进到了麦哲伦海峡，进入了最狭窄水面只有3.3公里，最狭窄航道只有900米的麦哲伦海峡，迈克尔拉斯肯定一万个提高警惕和小心的。

他命令两艘高速巡逻舰和两艘防护巡洋舰在前面开道，两艘高速巡逻舰和两艘穹甲巡洋舰在后面垫底。就是为了防止中国人的潜艇。并且所有军舰的副炮都时刻待命。

三艘主力战舰的损失让整个舰队的人都担惊受怕，潜艇的威力为所有人深刻的认识。岂能不防？岂能不尽心竭力？

麦哲伦海峡主航道大部分航段水深都在30米以上，部分航段水更深达几百米。能够满足大型战舰通行。可航道上的浅水区域也面积广阔，从海峡东部第一狭水道向西南端延伸10海里至bancotriton

海域。此航段南北两侧有诸多浅点存在，水深20米以上的航道宽度仅有900米。船舶吃水超过13.7米的船舶经过此航段时必须小心再小心。

主航道内大部分海域无碍航物存在，但在近岸仍有许多图注的浅点和礁石，迈克尔拉斯手头的测量资料出于1874年，可不能排除存在没有标注的碍航物存在的。特别是在20米等深线以内的海域。

所以在这种地方要受到了潜艇的伏击，整个舰队就真的糟糕了。

迈克尔拉斯命令所有的船只都尽量的拉开间距，除了先头和断后的八艘军舰，并且在桅盘上放置了三倍标准数量的瞭望手，两个小时一换人，保持瞭望手的精力和体力。

麦哲伦海峡一年中就1、2月最‘风平浪静’。六七级的风浪大吨位的渔船都能够通过。这也是英美联合舰队一直拖延时间的原因之一。要是敢在11、12月进入麦哲伦海峡，这里的风浪至少是10级、11级的。

而且出海峡西口进太平洋的时候，风浪会更大。

海峡两岸海岸线迂回曲折，海峡被中部的弗罗厄得角分成东西两段，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段南北走向，东段又从西南折向东北，自西至东，拐了一个直角弯。所以海况可想而知。只能说比合恩角要好一些。但跟大西洋、太平洋海域的海况相比，是要恶劣不少的。

中、西段的海岸很曲折。两侧岩岸陡峭、高耸入云，每到冬季，巨大冰川悬挂在岩壁上。景象十分壮观。每逢崩落的冰块掉入海中，都会发出雷鸣般巨响并威胁船只航行。东段开阔水浅，主航道最浅处只有20米。两岸是绿草如茵的草原景观，海峡处于南纬50多度的西风带。强劲而饱含水汽的西风不仅给海峡地区带来低温、多雨和浓雾，而且造成大风、急浪。潮高流急，多旋涡逆流，海上还时有浮冰，是世界闻名的猛烈风浪海峡，不利于航运发展。所以这里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即使沟通着大西洋和太平洋，沿途也荒凉的很。

绵延1200里长的麦哲伦海峡，不是一天时间就可以通过的。这里的岛屿见颇有一些深水良港，水深普遍在15米以上，可以停靠大型军舰。这也是让整支舰队神经绷紧的最大的原因。

就算有英美情报人员发出的安全信号，也不能排除中国潜艇甚至是军舰潜入麦哲伦海峡的可能性。所以在夜间，整个联合舰队都是不停船的。在港口里外进进出出，活动范围很小，但三十五艘船没一个停泊的。

“这真是一种耻辱。皇家海军的耻辱！”兰斯洛特.摩根愤恨的说着。他是英国北美舰队的副司令，海军少将。虽然他有个很有诱惑性的姓氏。

迈克尔拉斯默然不语。他也觉得屈辱。如此强大的舰队，纵横七海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被中国人用那些卑鄙的潜艇，搞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让自大自傲惯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难以接搜。却又不能否认眼前的事实。

“最迟三个月。帝国的潜艇也能像幽灵一样出没在北海。可要想肆虐中国人的沿海，要等它们出现在北美，最迟还要半年。我们可没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必须在北太平洋给中国人最大的压力，让他们停下伸去印度的手。”

作为大英帝国的顶级海军将领，迈克尔拉斯有着足够的消息来源，很清晰的意识到现在的他最需要做的是什么，现在的大英帝国最需要避免和保证的是什么。

“两个月，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中国人占领莫斯科，继续向圣彼得堡进攻并拿下圣彼得堡之前，我们必须击败中国人的北洋舰队，切断北美大陆上的中**队和他们本国的海上通道。”

摩根惊讶了。“两个月？”

“难道俄罗斯只能再撑两个月吗？这……”太出乎摩根的意料了。那可是欧洲压路机啊，有着一个

亿人口的俄罗斯。

迈克尔拉斯没有解释自己的消息来源，整个人陷入了沉默。俄罗斯，遥远的俄罗斯，他的两个侄子可都在那里作战，作为两名英国陆军的军官。

莫斯科在大雪冰封的气节里被中国人攻下了，俄罗斯的象征之一又一次沦陷。这回守军可来不及放火烧掉整个莫斯科，中国人在莫斯科里缴获了足够自己吃上一年的粮食和大批的军需。他们现在正窝在暖暖的房间里烤着火，等待一年里最严寒的一个月过去，然后就会再度露出锋锐的爪牙，将虚弱的俄罗斯彻底杀死！

中国人在接触俄罗斯的皿煮主义者以及穷党，英国的情报部门都能清晰的查清双边往来的时间和地点，可俄罗斯乱作一团的政府却半点也没察觉。俄罗斯已经完了！

从开战以来，超过二百万军队的损失敲断了俄军的脊梁。即使尼古拉二世在圣彼得堡附近聚集了超过五十万军队，在基辅也汇集了七十万大军，在

明斯克，在华沙还有数以十万的军队，整体俄军的数量还超过二百万，但人再多又怎么样？俄罗斯连士兵的步枪都保证不了。武装新兵们的枪炮大多数英法德奥等国送去的，所以更别求俄罗斯自己生产出装甲车和坦克了。

现在整个欧洲的眼光都集中到两种武器的研发：飞艇和装甲。

前者颇有进展，现在过百艘的飞艇已经聚集到了俄罗斯，但是后者，各国的研究都陷入了困难。迈克尔拉斯甚至都清楚原因是什么——发动机。动力不足！

装甲车不是铁皮的堡垒，它需要防御和火力，更需要足够的动力和速度。

“中国人占据了巴库，有了充足的油料。他们派出了大批新军进入中亚，他们跟土耳其苏丹合作，土耳其已经在准备战争，准备对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动战争。中国人在巴尔干有了一个愚蠢的盟友。

现在欧洲的土地上，欧洲的战场上，中**队已经超出了一百五十万。

在中亚还有他们几十万的后备军，在中国还有几百万的后备军。俄罗斯没有希望了。”

迈克尔拉斯闭上了嘴。因为这一切，英美联合舰队就要背负起巨大的责任。他们必须帮助美国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美国跟着俄罗斯第二个倒下去，世界上就真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遏制和打败中国了。

英美联合舰队必须为美国赢得时间，好让美利坚东部地区全力发挥出自己的工业实力。只有完全释放出美国的力量，才能打败中国，遏制着中国。

农历新秦19年的春节，刘暹对全世界发表新春讲话：先是感谢全国人民的奋斗和奉献，祝福军队，怀念阵亡将士，展望更美好的未来。继而号召欧洲受到俄罗斯欺凌、剥削和压迫的各族人民起来

反抗沙皇的暴、政统治。建立本民族皿煮、自由、平等的新国家。中国将会是他们最坚固最可靠的后盾。

宣布东乌克兰政府在今天成立，号召西乌克兰的人民，号召波兰的人民，号召波罗的海沿海各民族的人民，不要畏惧沙皇俄国的强权和杀戮，勇敢的站出来，以赢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

在后世的历史中，无数‘砖家叫兽’狗腿的美化着刘暹的这番讲话，把之誉为‘北欧之春’。称正是这道演讲，才拉开了北欧各国民族独立的大序幕，拉开了反抗沙皇暴政的新篇章。

那个时候，中国国防军的驻军基地就在黑海和顿河，北欧各国跟中国利益相关，绑在一块都超过百年了，谁会不自在的抗议‘北欧之春’的说法？

第七百一十章狼群——海上伏击圈

风高浪急，夜色沉沉。夜空中漆黑一片，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星星，整就是一张大黑幕。漆黑的海面与同样漆黑的天空彻底的融为了一体。

在德索拉西翁岛的北方，在麦哲伦海峡的西出口，漆黑一片的海面上，至少二十艘黝黑的潜艇正在破浪前进。由于风浪太大，潜艇的艇艏不时的高高翘起，然后又没入水面之下，但始终顽强地向着东南方向航行着。

这就是中国海洋上的的狼群。中国海军现今最犀利的武器。

它们此次的目的就是麦哲伦海峡，完全撇开智利政府的眼睛，多饶了上千海里才到这里。

二十多手潜艇的后头是五艘巨大的运输船，最小的一艘也有五千吨级，然后是六个组的鱼雷艇，加上两艘驱逐舰，一共二十艘。远远地看去也是一

支规模盛大的舰队。

二百多里的道理很快就到，二十三艘潜艇会在麦哲伦海峡西口外布下一个大大的埋伏圈，它们自身会在赶到地方后迅速寻找暗礁，这些地方中国海军的驱逐舰和巡逻舰以及一些潜艇都进行过战略侦察，对这里的海域状况并不陌生，暗礁还是找得到的。

在天亮之前每一艘潜艇的电池舱都会充满电，然后下潜到潜望镜深度，潜伏在一座座的暗礁之上，等待‘猎物们’的自投罗网。

运输船远远的离开那片海域，十八艘鱼雷艇和两艘驱逐舰寻找岛屿、海湾、礁石隐蔽起来。

这叫作‘守株待兔’，也叫‘群狼扑食’。

刘洋很清楚自己对手的实力，五艘战列舰，不说其他的，只这五艘战列舰。就能轻松消灭整个北洋舰队，如果潜艇部队都浮出海面的话。

但是对眼前的一战他却十分的有信心。只在教科书和演习中玩过的群狼战术，虽然没真正的应用到实战上，可威力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对比自家只需要二百来里的行程，英美联合舰队却需要通过一千二百里的麦哲伦海峡，肯定是他们轻松的提前赶到。然后鱼雷艇和驱逐舰就会赶到海峡西口顺着海流去释放一颗颗水雷。

刘洋真心希望英美联合舰队能顶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冲出麦哲伦海峡，不然他就白辛苦了。而且联合舰队如果后退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在海峡的东口还有同样的待遇等候着他们。区别是没有西口这么猛烈罢了。

所以，只要英美联合舰队踏进圈套里，刘洋就有信心给之一记痛彻心扉的重创。

越过圣伊内斯岛港口已经一百多里的海面上，在前方开路的一艘英国新式高速巡逻舰正迅速没入水中，侥幸从巨大爆炸中逃生的英国水兵不得不浸泡在冰冷的海水当中，而在他们前方不到2000米的地方。之前被击中的那艘防护巡洋舰已经早不见了

踪影，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同样在为生存而挣扎……

为了躲避正在下沉的友舰，后面一艘美籍装甲巡洋舰紧急转舵，但航道两侧那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让整艘军舰上的人都在紧张兮兮。而在这艘装甲巡洋舰的舰桥上，衣着光鲜的美军上校舰长显得异常愤怒。

“该死的，一群愚蠢的笨蛋。那么多人都没看到鱼雷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吗？”

“上校先生，没人在海面上看到过鱼雷航迹！这海面上也实在太暗了，而且有不少浮冰。我们的每个瞭望兵都瞪大了眼睛！”一名少校军官辩解说。

“上校，也许它们是碰上水雷了呢？您看。巡逻舰是舰首爆炸，难道中国人的潜艇会从正面发射鱼雷吗？到十分相似碰到了水雷……”另一名军官也在一旁帮忙分析着。

“到也是有可能！但这附近一定不安全，该死

的中国人！”年逾四旬的美国上校坚定的说：

“传我的命令，打开舰上的探照灯，密切注视海面情况，尤其是两舷500到1500码这段距离内的海面！所有人都给我找睁大了眼睛。也许此刻那些该死的中国人正通过潜望镜看着我们呢。”

“让小伙子们都打起精神来。”然后才命令放下救生艇去抢救那些落水者！

仅过了一分钟，这艘八千吨的装甲巡洋舰上的探照灯就打开了。强烈的光柱在附近海面上来回移动，不仅照着那艘舰首朝下，舰尾朝上，离开水面都三四米高的巡逻舰。也照着那些仍被求生欲驱使着拼命在冰冷的海水中冬泳的英国水兵们。

此处的情景只能用一锅翻腾的饺子来形容，可美籍装甲巡洋舰上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场面十分的滑稽。

一艘军舰打开了探照灯，整个舰队的战舰都打开了探照灯。一时间麦哲伦海峡当中，就从朦朦的

灰暗回到了光明。两艘探路军舰的遭遇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身后的战舰纷纷以为是中国的潜艇来了，各个紧张万分。

政治舰队的航行速度也猛的慢了下来。

“哦，上帝啊，是水雷，是水雷。看，看……”

哥伦比亚号装甲巡洋舰，也就是美国的那艘战舰，如愿的在探照灯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枚黑黝黝如同一块浮冰一样的水雷。整个军舰上立刻又忙做了一团。

……

不说三百颗水雷让距离西口不远的联合舰队吃了多少苦头，英美联合舰队终究是转出来了。

迈克尔拉斯这一瞬间感觉天也宽了，海也宽了，自己的心也一样跟着宽了。“这是只有的味道。美妙的令人陶醉。”大口的呼吸着，迈克尔拉斯根本想不到自己正在踏向埋伏圈的路途中。

还剩下三十二艘军舰的联合舰队向着北方驶去了。中国人的鱼雷炸沉了两艘在前方探路的非主力舰艇，炸伤了一艘夹在中间的运输船，后者已经折返去海峡当中的港口停泊。余下的三十二艘军舰运输船则气势汹汹的向着北面飞进，半点没有胆怯的意思。

英国人、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在抢着去投胎，刘洋如意的在潜望镜中看到了一艘艘的英美军舰出现在视野里。

“1号鱼雷，2号鱼雷。发射！”

刘洋打出了这场狼群伏击战的第一‘炮’。在下达这个命令之后，他‘啪’的合上了潜望镜手柄，“收起潜望镜，以5节慢速前进，下潜至25米！”

这两枚鱼雷只是诱饵，不把英美联合舰队的队列搞乱了。伏击效果会很小的，伤亡可能会加大。所以狼群捕猎前最好是让猎物变得慌张、无措。

二十秒之后，接连两声爆炸从水面传来，听起来就像是人在耳边擂鼓一样，咚……咚！

但是这真的是命中了吗？

谁也不敢保证。伏击圈距离太平洋出口已经有六七十里远，但海面上依旧由浮冰，只是体积小了很多罢了。这要是命中了浮冰，也不是不可能的。

整艘潜艇像是一条死去的鱼儿一样坐在礁石上没有半点动响，艇员们静静聆听着来自海面的声音——有零星的爆炸声传来。这该是敌人在**了。

和这水面下的安静相比。这个时候的海面上现在一定非常热闹。

“角度！”

“右35°82！”

“角度！”

“右0°75！”

“目标已确定，1号目标距离600米！2号目标距离470米！艇首鱼雷全部做好发射准备，定深3.5米！”

就在刘洋打响了第一炮的同时，一根潜望镜贴着一块浮冰深处了海面。它的主人眼睛不离潜望镜半分，口中不停的下达着一系列命令，在没有雷达和声纳的时代，能够看到水面情况的只有艇长一人，而舰艇的其他人也必需将全部的信任甚至生命寄托在艇长的身上。并忠实的、毫无折扣的执行他的命令。

“1号鱼雷发射！2号鱼雷发射！”

艇长跟刘洋一样的迅速收起潜望镜，马不停蹄的下达了又一个指令：“速度5节。潜艇右转10°航进！”

这一艘潜艇距离目标较近，发射出去的两枚鱼

雷才13秒，一个巨大的爆炸声便从不远处传了来，不用说，那一定是鱼雷击中了目标、艇长在发射鱼雷之前可是看过海面的，视线之内没有浮冰。但当第二个爆炸声迟迟没有传来之时。所有人不免有些遗憾。

潜艇很快有发射出去了3号和4号鱼雷，这回艇长的急切更甚，发射之前就已经合上了潜望镜的手柄。

“收起潜望镜！下潜至海底！”刚才的一枚鱼雷命中了一艘铁甲舰，而且除了自己以外，别的家伙也都开张了。

一条条鱼雷在大海上滑过雪白的痕迹。向着一艘艘军舰冲刺过来。二多条鱼雷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射，交织成一张大网，简直是要把联合舰队的前部军舰一网打尽。

因为这些鱼雷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靠着优秀的指挥和操纵，一艘艘巨大的军舰可以在海面上跳起了芭蕾。要是只三四枚鱼雷，可能真的会没

有结果。但现在不仅前面来，左左右右也都有鱼雷，并且都不是同一时间发出的，抵到战舰附近的时间自然就也不同。让一艘艘联合海军的战舰如何全避开？分明就避之不及嘛。

虽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狼群战术，只是一种删减版，毕竟现在这个时代，无线电是已经有了，可尼古拉.特斯拉还没能把自己的新发明实用性，距离只有百十里地的无线电算什么无线电？信号还时好时坏。

刘暹要的是能穿越万里之遥的真正无线电。所以没有无线电的联络，狼群战术就只能做到现下的程度。虽然潜艇浮出海面充电容易暴漏目标，速度太慢，赶不上联合舰队的速度等也是如此的重要原因。

第七百一十一章上帝今天闭上了眼

头顶上的爆炸声一阵紧过一阵，但对这对刘洋所在的501号本身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这么多鱼雷一同袭来，英国人光是应对危险就足够他们手忙脚乱的了，是不可能立刻锁定下潜艇位置释放深水炸弹的。

501号更是下潜在45米深的洋面之下，只要没被深水炸弹击中，海面上的爆炸再激烈十倍，也半点伤害不了它。

501号潜艇以3节的缓慢速度慢慢脱离战圈，它需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浮，然后观察海面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进攻。而且他还想知道鱼雷艇是否已经出现。这些速度普遍在35节以上的高速军舰，正适合这个时候乱中取胜。

3节的速度向外形势10分钟后，潜艇速度立刻加快，20分钟后，三公里外的501号潜艇悄悄的伸

出了潜望镜，然后刘洋就看到了眼前的世界一下明亮了许多，他看到海面上升起了两团高大的火球，它们是那么的耀眼和璀璨，方圆数海里之内都被它们照的如同白炙！

自己竟然整好赶到了观看战果！

足足有十秒钟后，潜艇的人才听到那两声巨大的爆炸声音。然后就在刘洋要扭转潜望镜观察鱼雷艇是否出现的时候，又一个火团出现在他眼前，并且火团在一瞬间后就增大了数十倍不止！新生的火团伴随着连环的爆炸声越冲越高，简直要直上云霄，体积也随着高度的增加在迅速的膨胀扩大，最终就像是一朵种下蘑菇的蘑菇云一样呈现在刘洋的视线中。

“这次中大奖了！”刘洋眼睛红了，忍不住叫了出来，他一把将身旁的副手到潜望镜这来。“看，我们击中了军舰的弹药库。这至少是一艘一等铁甲舰，或者直接就是战列舰！”

副官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的时候，艇员们已经

兴奋的叫了起来，一艘一等铁甲舰或是战列舰，这完全是潜艇兵的荣耀。要知道在之前潜艇神秘的身影出现在战场的这一系列战斗中。可还没有潜艇兵确定击沉或重创一等铁甲舰、战列舰的战绩。洋人的报纸上还拿这个事儿来宣扬潜艇威力的有限。现在，可以用事实向全世界正面，潜艇的厉害是无所不能的。这一刻没有人在乎自己是不是正处于战场边缘，所有的人都大喜的欢呼！

“将军，这至少是一艘万吨级铁甲舰。我们真的打下了个大家伙。”副官只定神看了一眼就能确认这是弹药库殉爆造成的火焰，而如此剧烈的爆炸只有一等铁甲舰或是战列舰了。

刘洋率先止住了内心的躁动，“好了，我们还在战场，我们还在战场。大家都不要忘了我们还在战斗。”

“现在。潜艇速度五节，前进2公里。准备战斗。鱼雷舱立刻装弹——”

二十多艘潜艇组成了四个环环相扣的伏击圈，

范围之大也囊括了航行中的大半个联合舰队。刘洋现在不知道落在埋伏圈外，也就是舰队尾巴处的联合舰队的战舰敢不敢进入伏击圈去‘拯救’自己的同伴，但他知道自己刚刚上浮就看到的那一幕一定不是上天特意的青睐，那是在巨大战果的基础下才会存在的瞬间可能。联合舰队现在肯定损失惨重了。而他刚才连鱼雷艇的影子还没见到，那就是说——现在的战果全部都是潜艇做下的！

作为潜艇部队的指挥官，刘洋现在真是再舒爽不过了。

但是徐永泰很不高兴。作为鱼雷艇的指挥官，徐永泰此刻的脸色冷的能刮下一层霜来。

“加速。加速，加速——”

潜艇部队的一枚枚鱼雷已经重创了英美联合舰队，爆炸的硝烟和声音隔着十几海里都能听得到，徐永泰一开始只是高兴、兴奋。可短短半个小时，越来越多的爆炸声就跟鞭子一样打在了徐永泰的脸上，他可不愿意鱼雷艇部队和两艘驱逐舰变成了打

扫战场的清洁工。

“水面舰艇。是鱼雷艇……”

高速接近的水面舰艇部队立刻就引起了英美联合舰队的注意。“轰轰轰……”连串的炮击落在了鱼雷艇部队中间。但六个组的鱼雷艇部队和两艘驱逐舰谁也没有避让退缩，加速，加速，再加速，s弯道航行。这就是鱼雷艇部队和驱逐舰们的回应。

迈克尔拉斯痛苦的抱起了头。“上帝啊……”水下的潜艇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这些高速的鱼雷艇就又涌了上来。联合舰队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了，战舰的安全变得更加危险了。

“开火，开火。给我打掉那些讨厌的苍蝇！”美国印第安纳级战列舰的首号舰——印第安纳号上，西奥多.罗斯福大声的咆哮着。鱼雷，他现在讨厌鱼雷！

强大的印第安纳级战列舰奈何不了那些水下的耗子，但绝对能让中国人的水面军舰接受大大的教

训。只是可惜主炮不能发射。

印第安纳号战列舰作为美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战列舰，虽然在舰船设计上他们接受了英国人的大力资助，可整艘战舰的设计图还是以美国人为主体来完成的。被定位为小型的岸防战列舰的印第安纳级战列舰，火力很强大，它安装有4门13吋35倍口径的主炮，安置8门8英寸35倍口径的副炮（203mm）。在左右舷的炮廊里还安装了4门6英寸（152mm）炮，12门3英寸（76mm）炮，20门6磅炮和6门1磅炮，全舰可谓武装到了牙齿。可是基于这是为近海防御设计的战列舰，为了减低排水量而把干舷设计的很低。海况稍稍变差，前甲板就会上浪，即严重影响舰速也严重影响主炮塔作战。而在眼下的这片海域里，海况是出了名儿的差的。

四门威力强大的主炮不能开火，印第安纳号能够依靠的就只有副炮了。

8门8英寸35倍口径的副炮（203mm），4门6英寸（152mm）炮，12门3英寸（76mm）炮，

20门6磅炮和6门1磅炮，五十门各种口径的大炮雨点样对着潜艇部队喷射出一颗颗炮弹。水浪滔天，黑色的硝烟也笼罩了大半个舰身。

除了印第安纳号外，其他的主力舰、非主力舰，只要能够射击，也全都在疯狂的将炮弹对准鱼雷艇部队击发出去。

现在整个联合舰队的境遇太糟糕了。要是再被这多达十八艘的鱼雷艇和两艘驱逐舰接近释放了鱼雷攻击，整个联合舰队都可能全军覆没。

这个时代的军舰可没有什么防雷装甲，更不可能把主装甲带与之拼接为一体，并结合多重水密隔舱构成水下防鱼雷系统。每一艘军舰被装药量500公斤的鱼雷命中，那水下瞬间产生的空腔效应都将给万吨巨轮以致命的重创。

老美的印第安纳号战列舰挺强大的吧？中国的四艘战列舰，单挑的话都不见得是印第安纳号的对手。可它要是连续被两到三枚鱼雷给命中，这艘造价昂贵的钢铁巨兽也就要跟世人说‘拜拜’了。

七艘鱼雷艇在冲击过程中中炮，当中的五艘直接沉没，另外两艘变成了两条瘫痪了的死鱼。可剩下的两艘驱逐舰和十一艘鱼雷艇都拼命接近到了各自目标的500距离，接着，几十条鱼雷被瞬间释放到了大海当中。

它们加入了战局，这场海上集体猎杀战就也彻底没有了悬念。海面上随处可见大滩的黑色油污、各种各样的漂浮物、正在下沉或是倾覆的船只，还有数以千计的落水者，海面上的光线被浓浓的硝烟笼罩，人们的视线被各种燃烧物的浓烟所阻隔，以至于潜艇部队的偷袭变得更加的如鱼得水。

联合舰队的编列早已不在，幸存的战舰只能依靠自身的航速尽快离开这片死亡之海和躲避那些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突然射出来的鱼雷！

在射出了艇上最后一枚鱼雷之后，刘洋和他的501舰所有官兵，默默在退出了舞台，在战争一角的海面下窥视着战斗的场面，窥视着那些无助的英美舰船。如果，是说如果，参加围猎的水面舰艇能

多出几艘吸引敌人火力的主力舰来，让鱼雷艇的牺牲减少一半，或是再增加一批潜艇和鱼雷艇，刘洋感觉这一战甚至可以干掉整个英美联合舰队。

当太阳升到天空的正中时候，战斗结束了，十四艘美英联合舰队的战舰逃脱了生天，其中有三艘战列舰，六艘一等、二等铁甲舰和装甲巡洋舰，两艘补给船，两艘穹甲巡洋舰和一艘高速巡逻舰。

中国海军用十一艘鱼雷艇、一艘潜艇和一艘驱逐舰，换取了英美联合舰队各类军舰18艘，总吨位超过十万吨。这是绝对的完胜。十一艘鱼雷艇、一艘潜艇和一艘驱逐舰才值几个钱？几百颗鱼雷又能值几个钱？能有一艘战列舰值钱吗？

上帝他老人家这今天闭上了眼。

英美联合舰队一共五艘战列舰，这一战中直接沉没了两艘，又被重创了两艘。

逃脱升天的十四艘英美军舰可不是全都完好无损的，里面至少有四艘军舰遭受了重创，带着一肚

子的还水，都不知道他们能否跑到智利的港口。

刘洋紧急发出了信号弹，要补给船赶紧过来补充消耗，他要继续往北追去。说不定路上就能碰到掉队的英美战舰呢。

而剩余的七艘鱼雷艇和一艘驱逐舰，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打捞落水的几千英美水兵。然后去询问一下，舰队另外的三艘舰船都到哪里去了。进麦哲伦海峡的时候舰队是35艘军舰的……

第七百一十二章焕然一新的美洲局势

一艘高速巡逻舰，一艘防护巡洋舰，一艘补给船，在海峡中触雷沉默了，还是撞冰山了？

要是前者一切ok。若是后者，那船只是当场沉底了，还是去了海峡内的港口待援了？七艘鱼雷艇，一艘驱逐舰，还需要担负着铲除后患的任务。

徐永泰笑着答应了。鱼雷艇部队在这一战中损失惨重，可战果也是杠杠的。他们从潜艇部队嘴中抢下了一艘战列舰、一艘一等铁甲舰，如此两个万吨级的庞然大物，更重要的是还救护了一艘被迫上浮的潜艇官兵二十二人。因为此，鱼雷艇部队补刀了一艘二等铁甲舰的事儿，抢了潜艇部队的战功，刘洋等人也都不计较了。

对于小家小业的潜艇部队，一艘潜艇的军官士兵，那都是重要的很的。与那二十二条人命相比，鱼雷艇部队只是抢了一艘二等铁甲舰，算的了什么。

所以，鱼雷艇部队这一战是损失惨重，可也功勋卓著，绝对赚大了。

徐永泰笑着站在驱逐舰上，看着潜艇部队和运输船离去，这一战过后，高速鱼雷艇也能在世界上亮一亮像了。他不求鱼雷艇能有潜艇这么重的分量，可现在的问题是鱼雷艇的名头太小太小了。全世界的人提起鱼雷艇似乎唯一能想到的战绩就是遥远的1880年——俄土第十次战争，俄国鱼雷艇首次成功使用白头、鱼雷，在70米距离上击沉了排水量2000吨的土耳其炮舰英蒂巴号。

可是现在，再提起鱼雷艇的战绩，就要换成击沉万吨级战列舰和一等铁甲舰了。

徐永泰出身李鸿章的北洋水师，1875年被选派去德国学习操纵杆雷艇，然后改为鱼雷艇。至今在这一块摸爬滚打已经二十年了。能提高一下鱼雷艇在海军中的地位，是他今生梦寐之所求！

且不提徐永泰南下麦哲伦海峡，就说北上追击

的潜艇部队。往北追了两天一夜，中间果然遇到了两艘歇菜的英美军舰，一艘是英国人的二等铁甲舰，另一艘却是老美的印第安纳号新锐战列舰。这艘一万一千吨级的战列舰被发现时已经只剩下一个甲板还露在海面上了。

13吋口径的四门主力舰炮一发未出。战舰就先一步沉进了大海，印第安纳号也可谓是时乖命蹇的典型了。

发生在麦哲伦海峡西口向北不到百里距离的这场战斗在两天后，伴随英美联合舰队的残余战舰抵到智利港口，随着电缆的传输，飞速传遍了整个世界。

北美一片哀鸿，美国人从没想到自己庞大的军舰就这么轻易的便给中国人送进了海底。英国伦敦也是沮丧透顶。那么庞大的一支舰队，就是拿来修理德国人的海军都可以了，却在汪洋大海之上被一群小小潜艇和一堆鱼雷艇给轰掉了过半。潜艇对于万吨主力舰不存在威胁的荒诞言论像泡沫一样被彻底粉碎。而鱼雷艇的存在价值，也正如徐永泰所盼

望的那样。在随后的日子里跟着这场战斗不断高涨的议论和热度，水涨船高。

“一艘艘战舰的甲板部分都没有半点伤害，一点战斗的痕迹都没有。可它们的吃水线部分，巨大的窟窿吞吐着海水，扭曲的装甲，变形的龙骨，无不在诉说着它们悲惨的遭遇……”

智利当地的报纸上飞快刊登了这一新闻。智利政府本身更彻底下定决心——无视伊基克。从今以后就无视伊基克，就当自家的国土上没有这块土地存在。硝石什么的。在那里被中国人收税就收税了，老子咬牙交税。

小小的智利。没人再敢把战争的目光投向伊基克。而整个南美，都对‘中国’两个字充满了恐惧和敬畏。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洲更是美国人的美洲！

内功已经大成的美利坚，如果依旧按着原时空

的轨迹走，过不两年就开始显亮一下肌肉，痛殴西班牙这个欧罗巴破落户。来真正的谋取自己的殖民地了。

现在老美和西班牙成为了盟友，可这并不是说南美各国就感受不到美国人带来的压力，只是这个压力还没到释放出来的时候。

而现在，这个美洲霸主，陆地上早早的被中国人摁在了地上。一顿痛揍。之所以还能坚持，仅是因为美国地盘大，同时老美的人口损失不大，美国西部才是他们人口的聚集地，工业发达的美利坚还有继续抵抗的本钱。

他们用超越认知的速度制造着枪炮和军舰，以此来维系着自家人的信心，维系着南美各国的驯服。所以中国人之前在南美并不能吃开，那些南美国家面对中国态度谦和中带着坚持，而不是对欧美那样直接跪了。

就是因为那支庞大的舰队，无匹的舰队。

直到今天，舰队破碎了，‘光环’破碎了，南美各国的信念也破碎了。

刘暹在北京刚刚笑了一个畅快淋漓，外交部就送来了墨西哥的秘密协定，这群战五渣的墨西哥人愿意对中**队提供数量充裕的原油。是的原油，而不是燃油。

作为世界石油出口大国的墨西哥，国内很可惜的却没有几家像样的炼油厂，一应所需燃油还要从美国进口，价格几乎是美国国内价格的十倍。中国国防军需要从墨西哥人手里接过原油后，再自行在东部的炼油厂里进行提炼。

墨西哥人的要求是只需要中国做出公开保证——不南下墨西哥。现在统治墨西哥的迪亚斯，可是一个绝对的老油子。老而不死是为贼，说的就是他。

今年已经66岁，统治墨西哥几乎有二十年了。这是一个标准的独、裁者！墨西哥国内被他搞得一片混乱，社会矛盾尖锐的厉害。但波菲里奥.迪亚斯

之前是积极的向美国人靠拢的，他把铁路延伸到界外与美方铁道接轨，给美国人以特别优惠。美国商人自然纷至沓来，成了墨西哥的座上客。美国政府对迪亚斯的靠拢十分满意，对他也是赞口不绝。美国的国务秘书埃利胡.路特甚至很没牙齿的说迪亚斯是“人类崇拜的英雄”和“一个大伟人”。迪亚斯能够一直紧握权利，就是因为他在之前得到了美国的庇护，自然就排除了其他列强对墨西哥的武装威胁。也巩固了他在墨西哥国内牢不可破的地位。

但现在迪亚斯的靠山美国人都挨揍了。迪亚斯可不敢应美国人的命令出兵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牵制中国的侧翼。

墨西哥国内有太多太多的势力对迪亚斯不满了。要是动起军队，惹来中国人的敌视，难保没人铤而走险，引中国人为外援，来颠覆他的统治权。

迪亚斯对于中国只是敬而远之，维持他独、裁政权的统治，才是中美开战以开，迪亚斯最重要的事情。万幸的是，美国人在墨西哥的影响力和震慑力实在太大了，之前几个月里都没人主动找上中国

国防军去谈’买卖‘，刘暹也只好吩咐北美远征军部——必要时候可以派出一支部队威胁墨西哥交易原油。

直到现在，英美联合舰队的失败让美国人在美洲的统治权遭受了撬动根基的重创。

迪亚斯等不少美洲人惊愕发现，他们自以为强大的美国佬，在中国人面前似乎并不真的强大无匹。中国人真的有可能在北美安家落户。

迪亚斯瞬间就给中国跪了。

在秘密协定中他请求中国对他的政权予以扶持和维护，因为只有稳定的政权才能让墨西哥生产出足够多的石油。

同时请求——墨西哥在中美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墨西哥的军队可以给中国国防军以协助。以此为功得到德克萨斯州南部沿海地区的一部分领土。

刘暹爽快的应允下了。虽然德克萨斯州南部沿

海地区是藏油丰富的墨西哥湾，可对中国来说——军需燃油才是最重要。没有了燃油供给，中国持之横行大地的装甲部队就会个整体大罢工，中国国防军就丧失了自己最锋锐的爪牙。

墨西哥，这本来就是北美远征军预定的油库，其意义之重大，就跟巴库于西线大军一样。关乎性命之交！

智利紧跟墨西哥之后，也发出了一份秘密协定递交给了中国外交部。是商谈伊基克归属问题的。智利以放弃伊基克港和周边地区的归属权来换取中国不对智利其他地区权益之侵犯的保证。同样是要求中国公开保证。

它这个国家绵延那么漫长，海岸线不是一个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除了海岸线，就没别的地方了。所以中国海军对它的威胁最为致命。

“可以答应。但是我们需要智利政府提供英美联合舰队残存军舰的创伤……”

刘暹不知道多少回真诚的向老天爷祈祷，祈祷惨败之后的英美联合舰队的剩余船只能够停摆上一年半载。最少也要半年时间，那样北美大陆上的中国远征军将会得到质的增强。而且北洋舰队还能直接封锁港口，炮轰英美军舰啊。要是所有的战舰都伤的很重的话。南洋舰队的主力也是可以东调的么。

第七百一十三章德国的态度

德国，汉堡港口。

一艘从波兰来到德国的轮船在汽笛声中靠上了码头，没过二十分钟，波兰民族同盟的创始人和领袖r.德莫夫斯基就在多名保镖和党内高层的陪伴下下了悬梯。早在码头等候的中国驻欧办人员迅速应了上去，至少二十名人高马大的德意志壮汉将r.德莫夫斯基和他的同志团团围了起来。

这个关键时刻，驻欧办必须小心。俄国人可能已经顾不得来料理这个，但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他们可有的是精力来给中国找麻烦。

伴随着r.德莫夫斯基的到来，波兰境内的四个主要革命、党派：波兰国家民主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部分高层全都汇聚到了德国。

而此时德国的汉堡市长正面对着找上门来的英

国驻汉堡领事格兰特爵士。义愤填膺的英国爵士可谓气势汹汹，一见到安德森.斯塔克就大声的质问德国为什么要破坏欧洲的局势，质问德国难道要站在中国人的那一边吗？

安德森.斯塔克哈哈一笑，“格兰特爵士，你能代表整个大英帝国吗？你父母和老师没有教导过你做人要有最起码的礼貌么？你现在正站在代表着德意志第二帝国尊严和权益的汉堡市政厅，在这里，还轮不到你这么的无礼和粗野。你现在的表现和伦敦街头喝醉了酒的流氓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大英帝国外交官的素质吗？”安德森就差指着格兰特的鼻子问他算老几了，跑到自己的地盘来对自己吆五喝六。

格兰特是做梦也想不到安德森.斯塔克会这么说的，他登时就愣住了。安德森.斯塔克也没有撵人的意思。他继续笑道：“格兰特爵士，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要求你们的情报人员在三天之内完全撤出德国去。如果你们不走。就不要怪我们采取强制措施了。”

看着格兰特爵士目瞪口呆的样子，安德森.斯塔克继续笑着道：“德意志帝国欢迎任何正常的商业行动。所以你们的人在我们的国土上不会受到任何违法的侵害。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让他们找我们的政府以及司法机关。但是德意志只有德意志的法律，没有任何外国治外法权的存在可能。

英国的情报人员不应该在友好的德国领土上活动。在这点上，希望你和你背后的大英帝国能够想明白，想清楚。”

中国人要鼓舞波兰人搞俄罗斯，但中国人也说了，他们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的驻扎于俄国的腹地，只要战争结束，很快就会退回里海、黑海的。兵锋顶多止步于乌克兰，不可能直接的接触华沙。将来的波兰会是德意志的势力范围和保护国。

否则安德森.斯塔克一个小小的汉堡市长怎么会这么强硬的嘲讽英国人？更如此清晰的察觉到英国人的活动，派出了警察去光明正大的监视他们？这背后有着德意志国家的力量。

格兰特爵士毕竟是外交人员，即便被安德森.斯塔克当头的闷棍打得有些发懵，他依旧保持着最起码的冷静，嘴唇稍微有些颤抖的问道：“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人想要做什么。这是对俄罗斯的重击，是对欧洲的背叛，你们德国人真的想加入中国一方么？”

“哈哈，格兰特爵士。你在说笑了。我们德意志是中立的。从来没有加入战争的打算，更不会站在英法的对面。否则就不会敞开铁路让法国人的部队迅速北上了。”

“我们既不会加入中国一方，也不可能加入英法俄一方。我们自始至终追求的是绝对的中立与和平。除非，哪一方想要把德意志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格兰特爵士饱含愤怒前来兴师问罪，德国人的突然插手，直接让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中国人汇聚了波兰人。可以想象，不久后的波兰肯定会掀起一番滔天骇浪。而整个帝国都要崩塌的俄罗斯。只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拒。

“我个人认为，如果大英帝国真的想对俄罗斯有所帮助的话。就尽快的向华沙等地聚结兵力吧。只有武力才能在将来保持波兰的稳定。”

冬季两个月最寒冷的月份里，英法等国向圣彼得堡运送了至少二十万军队和海量的军械军需，尼古拉二世手中集结了至少二百万人。可惜俄罗斯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到了极点。

而且在坦克和装甲车的研究上，英法等国虽然继续很发达，可没有柴油发动机，他们的研究进展缓慢，距离研发成功的那一日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至少今年的上半年，刘暹不需要担心西线战场上会出现大批的英法装甲部队。而半年的时间，足够西线国防军推平整个沙皇俄国。

而半年之后，当两个新的俄国出现在北欧大地，当芬兰、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一个个崭新的国家出现在欧洲，刘暹可不认为英法能组成联军，在北欧与中国

开战之前，先发动一场干涉俄国内政的战争。

刘暹会很毒辣的清除各地的亲俄贵族和领袖，在让芬兰、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等国家独立的同时，还会帮助他们建立起一支支相对独立的国家武装，并且会让它们建立一个整体的对俄联盟，以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和利益。同时再领它们之中的某些国家建立一个个相对的小型联盟：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联盟，比如乌克兰和波兰的联盟。

战阵中被俘虏的俄国士兵，刘暹是不会那么轻松的放他们回家的。这些人将是最好的苦力，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中的矿场才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葬身之所。

开春的北京城气温迅速暖和了起来。

刘暹连连接到好消息，海军在南美洲的大胜，国防军在西线、东线和南线的不断胜利，以及军情局沟通波兰、芬兰、乌克兰等地区贵族和皿煮geming者们的顺利，接着在二月中旬他又收到了太子妃怀孕了的大好消息。

整个初春刘暹就是在一片喜乐当中渡过的。

二月下旬，国防军停摆了两个多月的装甲车、坦克车已经再一次在北欧的大地、阔野上奔驰起来。西线南端的基辅战役和北端的圣彼得堡战役几乎同时展开。

一百三十余万国防军，对阵至少两百万人以上的敌军。

而最先得到战果的是基辅会战。

基辅这座城市位于第聂伯河的东岸，也就是处于国防军可以直接进攻的位置。没有了第聂伯河这条大河的阻拦，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可不会跟原时空中苏德战争里的德国战车那样被一条大河停滞下进攻的脚步。

首先十余万国防军从北面拿下了切尔尼戈夫，切断了基辅北路的铁道。也从侧翼威胁着了基辅的安全，俄军调集一部分部队部守第聂伯河的支流杰

斯纳河。

国防军的主力则直指基辅的东大门布罗瓦雷。四十万国防军靠着飞艇坦克装甲车的掩护，在布罗瓦雷跟两倍于己的俄军激战五天，一直都是压着俄军痛揍不已。

俄国人也有了飞艇，英法支援他们的。如此基辅会战上也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飞艇战。

五日的缠斗，国防军飞艇部队陨落了二十七艘不同型号之飞艇，也击毁俄军飞艇六十余艘。让后者的空中力量近乎全丧。

能取得1比2的优秀战绩，不是中国飞艇兵的素养优秀，而是外面包着一层氦气的中国飞艇从安全角度上考量就超过了欧洲那些完全以氢气充囊的飞艇。

可这也是中国飞艇部队第一次遭受如此大的损失。消息传来，太子很闷闷不乐了一阵子，然后就更加专注的去领导飞机研究小组了。

后者在飞艇部队确定下型号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太子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上心。而刘暹对飞机的认知也仅仅限于发动机+滑翔机+千百次的试验改动。所以进展极慢。

对太子的不伤心刘暹也不着急。飞艇这玩意儿在战场上早晚要露出破绽的，等到那时，太子自然会上心、用心。

五日的激烈战斗，让两边军队都付出了不小的损失。国防军暂时停下了战斗，北部切尔尼戈夫的国防军部队开始大军南下，同时石东来也带领十几万部队从第聂伯河的下游近到了第聂伯河的西岸，开始向着基辅背后的白托米尔和法斯托夫挺进。

战争再是千变万化，武器不断更新，归根究底也脱不开它根源的本质。

正面打不透，就来侧击，就来背后包抄。

只要你能够做到，从侧后威胁和切断敌军的对

外联系与通道，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武备，这都能让敌军动摇，这都能领敌人军队的士气挫败。

俄军要不想被包围被切断后路，他们就只能分兵抵抗，或是也用偏师进行大规模穿插，威胁中国进攻部队甚至是主力部队的侧翼和退路，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

这就是战争！

在电报还没出现的年代，这种大规模穿插和迂回的距离会短一些，因为这样做会冒很大风险与主力断绝联系，容易孤军深入和一头扎进敌人口袋里。也就是随着联系方式的发展，穿插和迂回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远，规模越来越大。

基辅的俄军不敢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没有那样的勇气来一场反穿插或是运动伏击战。他选择了最稳定的分兵抵抗，也埋葬了自己全部的希望……

第七百一十四章强弩之末

基辅之战总共进行了不到二十天，打成了一场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跑到日托米尔的俄军败兵还有四十万，同时大量的残兵游勇也散落在了乌克兰腹心之地。

不过这个时候一支打着东乌克兰皿煮共和**的队伍出现在了中国国防军的仆从序列当中。这是一支乌克兰军。一支刘暹对乌克兰历史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做出的决定的具现——分乌克兰为东西乌克兰。

刘暹从来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乌克兰还分东西的。他印象中的乌克兰从来是一个国家，而此时的乌克兰，连乌克兰这么个民族也才短短诞生不足一个世纪。

西历17世纪中叶，乌克兰的大部处于波兰贵族统治之下，在乌克兰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多次参加波兰军队同土耳其作

战。当时的乌克兰还有一神教的内部斗争，天主与东正。1648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因老婆被波兰贵族所抢，长时间申述无门，愤然率领8000名哥萨克在第聂伯河下游起义，起义迅速席卷乌克兰全境。

同年底，起义军攻占基辅城，赫梅利尼茨基成为全乌克兰统领。并在第二年的8月，与波兰签订了《兹博罗夫条约》，波兰承认乌克兰为独立行政区，实质上是同意赫梅利尼茨基建立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公国。

两年后，波兰背信，战事再起，乌克兰军队战败。9月，签订了《白教堂条约》。波兰军队重新占领基辅，重新统治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请求俄国出兵联合抗击波兰。在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同俄国代表于基辅城外的小镇佩列亚斯拉夫签订了乌克兰同俄国合并的条约，并在乌克兰哥萨克代表大会（大拉达）上通过并宣布合并的决定。从此时到1991年，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赫梅利尼茨基承认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权不包括乌克兰的西部，也就是西乌克兰。

到了18世纪，俄罗斯又相继把西乌克兰和黑海北岸大片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到1795年，除加利西亚（属于奥地利）以外，乌克兰其余地区均在沙皇俄国统治之下。

在刘暹看来，东西乌克兰应该就是因为战争和被俄国政府时间的不同。而产生了隔阂。

1795年之后，盖特曼政府被取缔，乌克兰人拥有的一切自治权被彻底废除。沙俄在乌克兰取消了波兰语学校，推行俄语教育，对乌克兰的民族语言及其教育，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

俄罗斯要将乌克兰完全融化，可实际上却恰恰如此做催生出了‘乌克兰’这个民族。在之前的几百年中，乌克兰更多是如印度一样的地理名词，而不是民族。

19世纪初。乌克兰出现了民族主义启蒙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他创作了大量唤醒民族意识，批判沙俄的作品。为‘乌克兰’这个民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798年，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撰写第一部乌克兰语著作——长诗《埃涅阿斯记》。

世纪30年代，乌克兰学者马克西莫维奇通过与俄语诗歌对比。正式提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是两个民族，在给朋友的去信中。他开始使用“一个老乌克兰人”的落款。在乌克兰高级知识分子圈中打起了“文化研究”的旗号，而沙俄政府未予留意。

民族主义火种在东部乌克兰播下。接着在西部熊熊燃烧起来。这归因于奥匈帝国较为尊重民族多元，允许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发展乌语教育。也容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学社和党派。

值得玩味的是，东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具有反俄色彩，西乌克兰（加利西亚）最初的民族主义却有亲俄色彩——是离得远反而容易有亲近感吗？

反正刘暹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并不是后世的那个乌克兰，它只是东乌

克兰加一部分西乌克兰。并且现今的东西乌克兰根本没有半点融合的迹象。

这位兵锋盛于世界的新秦帝王并不知道，历史上东西乌克兰的融合是始于乌克兰人痛恨异常的铁人大叔。后者对乌克兰农业的压榨让东西的分界线变的也平淡了。

乌克兰人感伤于当年的大饥荒，700万人饿死的悲惨让乌克兰人减少了四分之一。而这股无以复加的民族悲情，也催生了更多民族感情。

如今中国仆从军序列中东乌克兰共和军有了，不久后更多的旗号还会出现。周军统帅着南路大军继续往西追击俄罗斯败兵，清剿俄军败兵的事儿就交给了东乌克兰共和军，国防军只是作为压阵、监督的存在。

而北部战区圣彼得堡的战斗这个时候则打的最是白热化。

两军都是在围绕着一条铁路作战，没有这条沟

通莫斯科的铁路，国防军根本供应不了充沛的军需物资。同样俄军没有这条铁路也没办法将无数吨的弹药和粮食、药品运输到前线。

在这里的天空上，中国飞艇部队也一样迎来了强劲的挑战。而其结果也跟基辅会战差不多，中国飞艇部队靠着安全性和数量的优势，在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各种类飞艇后，牢牢把持了辽阔的天空。

而伴随着俄国飞艇部队的落败，丘多沃失守，俄军的防线一下退到了距离圣彼得堡只有咫尺之遥的科尔皮诺。这是在涅瓦河支流伊若拉河畔建立的一座城市，位于圣彼得堡东南26公里处。

丘多沃成为了齐林的指挥部，国防军的攻势似乎依然不减，可真正的情况只有丘多沃总指挥部的人才明白，现今国防军的军需补给有多么的艰难。

俄国人走一路毁一路，没有给国防军留下一座兵工厂、钢铁厂和大型的机械制造厂，现在还在俄罗斯腹地活跃着的工厂老板全是英法商人。国防军的补给线已经长远的要变态了。

从内陆、新疆运抵中亚，再从中亚运过伏尔加河，然后进入俄罗斯腹地，再来到俄罗斯的最西端，俨然就是一条‘欧亚大陆桥’。直线距离都超过了5000公里！

就是一颗最不起眼的子弹，从新疆生产出来，都不说是内陆生产来得了，要运抵到战争前线，都至少要在火车上渡过半个月。也幸亏是之前的两三月里，国内在不停的向前线部队输运弹药物资，不然北部战区是绝对没能量从莫斯科一口气打穿上千华里，杀到圣彼得堡的。

可怜尼古拉二世的大婚刚刚举行，蜜月都没有过，这位沙皇陛下就在准备着流亡国外了。

虽然他现在还坚持在圣彼得堡，但那些收拾财务，转移财宝、财富的举动又能瞒得过谁呢。任何一个权贵都瞒不过去，被瞒的只有平民和士兵。

所以，事实证明，下位者最好愚弄。他们永远都是上位者的棋子，手中任意被把玩的东西。而被

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从很多时候和实质意义上，说的都是这些下位者。

即使是中国这边，战争伤害更多的还是平民，得利最多的则是权贵与刘暹。即使刘暹自己都是在不觉当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他个人，他的家族撷取的权益、财富太多太多，而分给每一个士兵和平民的则太少太少。

但不管怎么说，国防军与新秦皇朝还是能说的是——上下同欲的。就这点上来讲，国防军的将士比之俄军士兵强的太多太多了。

因为下位者的贪欲从来是不能跟上位者比美的。刘暹即使分出的只是小小的一点利益，就已经令他们满足了。可他们的对手，他们的敌人，一直以来就是连‘温饱’都是奢侈、渴望的。

中国的一句老话：上下同欲者胜。

这句话在莫斯科攻城战中表现过，在圣彼得堡会战的最后阶段也表现过。所以国防军最终赢得了

这场战役，这场持续了43天的激战。

在坦克、装甲车因为缺少油料纷纷趴窝的时候，在子弹、手榴弹、炮弹都要精打细算的时候，国防军用自己的坚韧和刚强，赢得了对俄罗斯帝国最后的一击。他们占领了圣彼得堡，重重一脚踹塌了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根支柱。

整个俄罗斯帝国彻底倒塌的背后是这一战中国防军付出的十万伤亡。那圣彼得堡会战的最后阶段，不用尸山血海不足以形容战斗的激烈。

一个大队直接打空，一个营上午拉上去，到中午就打不动了。

面对着俄军坚固的堡垒和防御，国防军是一个个用炸药包开道的。战争打到最后，储备物资消耗一空，后方运送到的弹药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集中在子弹和手榴弹上，重磅炮弹严重奇缺，齐林都命令飞艇部队来运输弹药，而不是去狂轰滥炸了。

一具具残破的尸体，血色的肌肉，发白的脂

肪，惨白的断骨茬，甚至是淡黄色的脑浆。背后有着英法支撑的俄军从来不需要估计弹药耗费。

当圣彼得堡会战进行到第三十天的时候，当齐林第一次向刘暹打报告，说请求撤退的时候，刘暹也是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打向欧洲的两个拳头其中的一个竟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了。

然后国防军就在刘暹的绝对严令之下，打了一场‘解放军式’艰苦的战斗。

第七百一十五章住在圣彼得堡的列夫托尔斯泰

刘暹不敢冒险。老毛子的韧性，他是知道的。想想希特勒在苏德战场上的悲剧，就令刘暹万分惊惧。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必须一棒打死。绝对不能给它喘气的机会！

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杀的时候，肯定也在后悔当年的战略失误。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莫斯科战役就是德军失败的前兆。如果那场莫斯科战役，德国能够继续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会打的那么艰苦和长久吗？二战的走向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所以在齐林向他请求撤军的时候，刘暹做出了希特勒式的选择——坚决反对。严令北路方面军克服困难继续进攻，务必要一鼓作气拿下圣彼得堡。还好那个时候的北路国防军并没有跟莫斯科战役中的德军一样已经后退了三四百华里，天气也不是酷寒难耐的严冬。装甲部队虽然缺少燃料和炮弹，挤

出仅有的一点柴油，也能让一辆辆坦克开到战场去做自走掩体。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敌人——沙皇军队和英法联军，连战连败之下的士气低落，在意志和刚强上比之铁人大叔手下的红色军队差的老远了。

国防军在刘暹的严令下，继续发起了进攻。发起了一趟步兵攻坚战式的艰苦战斗。而在这之前，国防军在圣彼得堡会战中的阵亡数字还不足三万人，在这之以后，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内外倒下了差不多七万国防军将士！

中国国防军的‘闪电战’没有因为圣彼得堡破产，中**队的神话依旧闪亮耀眼。沙俄军队没能获得胜利，也没能去鼓舞俄罗斯人民和全西方人民反、华战争的胜利信心。

尼古拉二世在战斗结束时的前三天带着家人离开了圣彼得堡。他那时已经对战争的结局彻底绝望了。大批的沙俄权贵和大臣也蜜蜂归巢一样拥挤在圣彼得堡的码头，一个个急着逃往国外。他们带走

了大量的财富。但更多的财富依旧留在了圣彼得堡。

尤其是俄国国家银行保险库里的黄金储备。那是一笔绝对令人垂涎三尺的巨额财富。可千万不要以为俄国已经穷的吃英法资助好几年了，国家就真的没钱了。那财政上没钱和银行没钱是两码事。黄金储备是任何一个金本位国家必不可少的积蓄。

可能都还比不上‘高尔察克黄金’来的多，会是三百吨，二百吨，甚至更少。而这些对于中国的财政来，已经是一笔天降横财了。

下午三点多钟，国防军的入城部队进入圣彼得堡的宫廷广场。前面行进着一队克里米亚征召来的鞑靼骑兵，后面则是大批的国防军步兵。

这里是圣彼得堡的城市中心，沙皇的冬宫就在这里。这儿也是圣彼得堡少数几个没有被战火摧毁的地方。在进入到宫廷广场的时候，国防军步兵停了下来。并迅速占领附近各区域，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李沃夫大公和小尼古拉大公，以及冬宫卫

队的队长面对国防军前线副总指挥宋祚先低下了头，卫队长还很恭敬的交出了自己的指挥刀。

1150名卫兵整齐移交枪、支，然后被鞑靼骑兵押送出城外。那里有国防军建立的战俘营。宫廷广场上聚集着不少未走的居民。他们全都以胆怯又仇恨的目光，望着长相跟他们完全不同的国防军战士。

随军的翻译得到宋祚先的示意后，对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李沃夫大公这个俄国国内地位最好的社会皿煮党人嘀咕了几句，这是一个宣传政策和意志的好机会。作为接下的皿煮俄罗斯政府很有可能的第一任政府总理，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李沃夫也到站出来面对大众的时候了。

后续部队很快穿过了这里。在参政院广场、海军广场、伊萨广场、战神广场等等，一个又一个相连的广场上囤积了部队，这就是圣彼得堡久负盛名的广场群了。涅瓦大街、阿尼奇科大桥、莫依卡河、格利巴耶多夫运河以及喷泉河，一个个已经被国防军占领。或是俄军投降的战略要点被国防军收

入囊中，超过三十万俄军走进了国防军的战俘营，大批的国防军开始合拢清剿还有零星枪声响起的圣彼得堡街区。

尽管军服褴褛。精神疲惫，不少入城部队人员锐减至原有数字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国防军士兵仍以整齐的队列进入圣彼得堡。这是一支精力疲惫、体力虚弱却仍能够艰苦作战，奋勇牺牲的威武之师。这是刘暹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组织和淬炼出来的一支钢军。他们用生命和血肉击败了俄军铺天盖地的火力和一个又一个碉堡群。顺带也击垮了俄军的意志和斗志。

现在这支胜利的军队带着无限的荣耀踏进了沙皇俄国的首都，踏进了一个世界一流列强的心脏。就像1870年的德军进入巴黎！

不。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打击比之1870年德军对法兰西的打击更重。

法兰西只是没有了一个皇朝，俄罗斯却可能丢掉自己的脊梁，丢掉几百年努力奋斗得来的土地和

权益。而且国家还有可能陷入分裂！

陆续走进圣彼得堡的宋祚先、赵统、齐林等国防军战将并不知道，就在宫廷广场数万圣彼得堡民众当中，又一个文学上的高大巨人正在用复杂的眼光看着他们，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学巨匠！

“这不是拿破仑的军队，沙皇永远也回不来了。”列夫托尔斯泰看到一队队士气高昂，却严守纪律，没有抢劫掳掠，更没有杀人奸、淫的中国国防军，内心失望又无比的复杂。

他是一个热爱俄罗斯的人，虽然他对现实有着诸多的不满和批判。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祖国的热爱。而且他是一个有着服役和实战经历的人，他参加过战斗，作战勇猛，还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虽然只是很基层的士兵，但他很清楚纪律对于一支军队的重要性。就好比三十年前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中关于精锐威武的法军进入莫斯科后的那段描写：

各团队的人马一旦解散、住进空荡荡的或富家宅第，部队便永远毁灭了，而成了既非居民又非士兵介乎二者之间的，即所谓的兵匪。

五个星期之后，在撤离莫斯科时，同样是这些人，但已不再成其为军队了。他们是成群结队的兵匪，其中的每一个，或运载，或随身携带一大捆他认为值钱的有用的东西。在撤离莫斯科时，每人的目的，已不像从前那样，是为了征服，而只是为了保住掠夺来的东西。正像一只猴子，把手伸进窄口罐子里去抓了一把坚果，不松开拳头，以免失掉抓住的坚果，因此而毁掉了自己，法国人在走出莫斯科时，显然也会遭到灭亡。因为他们随身背着抢来的东西，他们同样不能扔掉抢来的东西，就像猴子不肯松开那一把坚果那样。法军每个团队驻守莫斯科某条街道，只要过十分钟，便不再有一个像士兵和军官的人了。房屋的窗户里，闪现着穿军大衣和短靴的人们，他们嘻笑着出入于各个房间；在地窖和地下室里，这些人喧宾夺主地款待自己；在院子里，这些人打开或砸开披屋和马厩的门；在厨房，则点燃炉灶，卷起袖子和面，烘烤和煎炸，恐吓，调笑和爱抚妇女和儿童。这样的人到处都多得很，

塞满店铺，充斥住宅；而军队却没有了。

在历史上的1812年战争，在历史上的法军占领莫斯科，同一天里，法军各部长官接连几次向部队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城内闲逛，严禁骚扰居民和抢劫行为，宣布当晚要总点名等等；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从前组成一支威武之师的法国士兵们，仍然分散到拥有大量物资储备的富足而空无人迹的莫斯科各处。正如饥饿的畜群在不毛之地挤做一团，一旦踏上肥美的牧场，便无法遏制地分散开来一样，这支军队也就这样无法遏制地分散到了这座富城的各处。根本不是一道命令就能够遏制的。

可是中国的国防军呢？不需要上面对着他们发布命令，国防军将士就自觉的严格遵守起了战斗条例。没有人开小差去抢劫一栋栋一样没有了主人的豪华房屋，甚至不少财富都便宜了圣彼得堡的地痞流氓和小偷们。

直到第二天，中国的占领军才开始扫荡城市的财富。他们洗劫冬宫、夏宫，洗劫一切宫殿，他们洗劫市区和郊外一处又一处贵族、大臣们的庄园和

官邸。所有敢反对和阻挡的人都没打死或是送入城外的战俘营、集中营，后者是关押俄罗斯的权贵的。可一切都进行的那么有条不紊！

他们炸开了一家家银行的保险库大门，他们封印了一家家工厂和一处处堆满了机械和弹、药、军需的仓库。

整个俄罗斯都沦陷了。俄国人自己毁掉了一处处工厂，在损毁机器的同时，也运送了大批精贵的机器来到圣彼得堡。

但这一切都是无用之功。

如果这些机械都能得到良好的应用，现在的沙皇陛下肯定不会狼狈的坐船逃亡英国。

第七百一十六章第二个的‘潘多拉’

因为，在这场宏大的战役进行当中，不仅后世的诸多军事家、军史家、事后猪哥亮们评论的很一致，意见很肯定——圣彼得堡战役是整个第四次中俄战争中，俄国、军队击败、打败中国、军队最好的机会。就连俄军自身，在圣彼得堡战役进行到第三十天的时候，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感觉，尼古拉二世亲自在前线走了一圈以鼓舞自己的军队，他在宫廷广场举行战地阅兵，他自己都能清楚的感受得到这丝机会。只需要再坚持再坚持一阵，都不需要打反击，竭尽全力的中国人自己就会崩溃掉。但最终是鲜红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了圣彼得堡冬宫的顶上。

三十万俄军士兵和英法军队的士兵放弃了手中的武器，没有了灵魂一样走进了中国人的战俘营。在钢铁与血肉的碰撞之中，拥有者钢铁的他们败给了血肉之躯的中国、军人。而尼古拉二世等权贵们的逃走，湮灭了他们最后的斗志和士气。

列夫托尔斯泰把这一切都看的很清楚，当见到中国人连洗劫都非常的有秩序和纪律之后，他觉得这些军人简直比德国人还像德国人。

这样的军队让失败的圣彼得堡少去了一番痛苦，少去了一场劫难，也让沙皇彻底断送了翻盘的希望。因为如此可怕的军队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不可能还让人翻盘的。

作为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矛盾的，你不能说他思想落后，是保皇党。可他的作品中确实是有一些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在。这种矛盾的思想正是之前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具体反映，是列夫托尔斯泰。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所以，面对沙皇政权的覆灭，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对俄罗斯的劫难感到忧心，内心中却也有一丝喜悦存在着。这一丝喜悦在他接到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李沃夫大公亲自送上门的邀请函时更达到了

顶点——俄罗斯皿煮代表大会。

列夫托尔斯泰激动鸟！

与列夫托尔斯泰一样激动的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现年刚刚二十五岁的这位穷党缔造者。眼下还没有原时空1917年的成熟和坚韧，但他对沙皇政府的仇恨和自身理念的坚定却是毋庸置疑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有个哥哥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曾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民意党人青年小组的成员。1887年3月13日，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沙俄法庭很快判决，所有参与者被判绞刑。但亚历山大三世宣布，将要对忏悔者实行大赦，赦免他们的罪行。这期间的用意不需要多少。十五名被捕的人中三分之二得到了赦免，但还是有五名人民意志党人拒绝忏悔。主动走上了绞刑架。其中就包括一个名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年轻人。

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对沙皇政

府的痛恨是由来已久的。而他自己又已经在圣彼得堡建立了穷党的同盟组织，虽然年纪轻轻，刘暹还是继续着自己的打算。要把赤色的东俄罗斯扶持上马。

将来的俄罗斯会分作两个，沙皇被踢出局了。最初定策的时候，刘暹还期望着沙皇能够识趣的主动乞降，那样他会拿沙皇做个靶子，挂起来。

尼古拉二世的骨头比刘暹想象中的硬朗一些。所以立宪俄国就变成了皿煮俄国，将会以圣彼得堡为首都。穷党的赤色俄国则会在莫斯科建立国家。虽然现在正筹备着俄罗斯皿煮代表大会。

俄国的形势进行的相当顺利，国防军是沾满了血腥，可并不残暴。只要不是不长眼的或是身份直接被划入了敌册的人，国防军也不打扰多少。对农业、粮食等很爱护，除了征集车马的时候凶恶了一些，无故的烧杀抢掠外带奸、淫是从来没有的。现在又宣布中俄达成和平协议。俄国要成立皿煮政府了，只要你们俄国人把该有的赔款、赔偿都给交了，就像当初的高卢公鸡一样，国防军也是可以顺

利的退出现今的俄国国土的。

在时间的消磨中，俄罗斯各地针对国防军的反抗越来越弱。尤其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北部、立陶宛、芬兰等国宣布独立建国以后。整个斯拉夫人的反抗烈度就垂直下降。

俄罗斯人看到了美好的将来，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很多很多人，是只要有一丝之希望就能够无限的忍耐的。

尼古拉二世的号召力被严重的消弱。

英法联军占据着华沙，但他们没能阻挡波兰皿煮共和国的出现，反倒还成为了入侵者，被波兰人叫着要赶出国家的土地。德意志和奥匈在一旁欢快的敲着边鼓。中国人果然有信义，说打垮沙俄了后就不动弹了，那就不同谈了。德意志和奥匈在波兰都有既定利益，现在就更好过了。

当然，波兰的大半利益还是归结于实力更强的德意志的。可巴尔干地区没有了俄国人的存在，奥

匈的既得利益也是不需要多说的。

英法本来决定的在波兰华沙竖旗尼古拉二世的大旗，继续跟中国国防军鏖战下去，却因为波兰一连串的巨变，直接夭折了。

现在整个欧洲除了关注北美的战事和中国人在印度给英国造成的麻烦以外，目光就全聚集到圣彼得堡的全俄罗斯皿煮代表大会上了。

因为这场会议上除了众人广为知道的俄罗斯皿煮力量以外，还多出了穷党这头猛兽。但万幸的是恩格斯已经病入膏肓了，而穷党内部也出现了大分裂——在这场大会上，布孟之争公开透明化了。

激进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党，在底层工人、市民和农民中很有蛊惑力和号召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刘暹的有意提醒下，倒是一定程度上顾及了俄罗斯农民的利益，于是这个年轻的党魁就变得更有战斗力了。

可穷党中的缓和派更人多势众。他们才是俄国

穷党的“正统”。俄国穷党思想的鼻祖，原时空里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就是缓和派。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穷党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成员。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皿煮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现在的也多是缓和派成员。

短时间里，激进派穷党还看不到做大的可能性，但欧洲各国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派的思想极为的警惕。

刘暹在一边呵呵笑着。要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如此轻松的就能被穷党内部的缓和派给溶解了，穷党思想也不会在后世那样光辉了。这位激进派党魁在原时空的1917全俄民众参加的选举大会上，可是用枪和刺刀逼着戴表们跪了的。

在缓和派穷党还都纠缠于圣彼得堡，纠缠于与皿煮党派成员争权夺利，相互妥协的时候，激进派

的一部分人在莫斯科已经建立了一支军队，成立了自己的地方政府，还在国防军的纵容和协助下，迅速向周边蔓延。

在几十年之后的世界舆论中，刘暹的此举被称为可媲美‘揭开宝盒的潘多拉第二’的恶名。

当然，中国势力范围内的人不敢这么说的，但是他所建立的新秦帝国，他所建立的大华夏帝国和联盟，也因为他这样的举动而受到了不少困扰。

——穷党的geming输出是比千千万万的枪炮炸弹都要更具威力的。特别是几十年后之华夏，已然是全球最强之工业国。刘暹撒手放出的猛虎，可令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头疼不已。一定程度上他也算是自食恶果了。

中西这场争霸战争，俄罗斯战场的结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标注着中国可以缓过手来将精力投放到北美或是印度了。

英国人立刻就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三线作战

都没有拖垮中国，现在两线作战了，中国人还会自己垮掉吗？

俄罗斯战场罢兵，中国就有了二百万兵力腾出手来。如果他们接下将矛头对象了印度，大英帝国该怎么办？

都不需要二百万中国国防军，只需要十万、二十万，整个印度都将不复大英帝国所有。

消除了俄罗斯这个陆地大敌后的中国，真的有资格来领导整个东方文化圈了。他们还跟土耳其有了良好的关系，一丁点都不想着二十多年前，刘暹在新疆做下的那些事。

大英帝国已经来到了一个抉择口上，是把战争继续打下去，还是就此跟中国签订和平协议，至少自己先退出战争，保住印度这块最最富饶的殖民地。

白厅和国会因此开始了一次次的争吵。而维多利亚女王人也病下了。想想开战之初的她的那番演

讲，不知道维多利亚的这场病是真的病了，还是羞刀难入鞘！！！

第七百一十七章英国人的选择

原时空的20世纪三十年代，英法为何绥靖德国？为何一次又一次的放纵希特勒这头猛兽？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就真的看不出这样做的坏处和后果吗？这可能吗？真当张伯伦和阿尔贝.勒布伦是白痴啊！

英法之所以一次次的放纵德国，除了他们自身经济和力量的下降和北方穷党俄国的影响和实力不断增大增强，英法想要祸水东引，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清楚——自己即使摁下了德国，拿下了德意志，巨大的消耗也只会让世界霸权本就摇摇欲坠的两个老牌帝国，彻底的从王座上掉落下来！

这就像老大拼了老二，结果便宜了老三一样。英法不愿放弃既得的利益，自然只能放纵德国的复兴，何况有着穷党俄国在一旁，就祈祷希特勒真的把矛头对象穷党俄国，而非是自己了。

同样的考虑，同样令大英帝国极其的不舒服的事实，现在也摊开在白厅和国会们的眼前。

大英帝国也只有两个选择：一、砸锅卖铁，拼干拼净家底儿的跟中国血战到底，就像这个世纪初围剿拿破仑一样，不屈不挠，做好了屡败屡战的准备；二、暂时媾和中国，承认中国在中亚和北欧的既得利益，承认中国在南洋和北美的已得利益，自己在明面上退出战争。

至于暗地里支持美利坚，支持法兰西，那就不用多说了。

印度的重要性于大英帝国就是如此之重大。

西历1895年4月12日，伦敦国会举行投票决定大英帝国未来的走向。上议院和下议院赞成与中国达成‘和平协议’的票数都以绝对优势的数字领先于‘战争’。

虽然第二天《泰晤士报》上刊登的社评直

言："从投票结束的这一刻起。大英帝国就失去了头顶的皇冠。因为大英帝国的精英们丧失了无畏的勇气！"但这并不能阻碍中英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这不能阻碍法国和老美对大英帝国无比的痛恨和诅咒。

这里头怨气、怒气最深的当然是美利坚。

中国人已经打到密西西比河了，有了墨西哥的原油支持。北美西海岸炼油能力虽然差劲儿，可到底能保持住国防军一部分装甲部队的燃油供应。而后美军就接着失败了。

但是老美的工业制造能力实在强悍的惊人。在南路军刚刚结束的丹佛战役中，美军总兵力八万人，就装备了各种火炮一千二百余门，各式飞艇百余艘。简直吓尿了国防军北美远征军的现任总指挥向发同志哥。

虽然老美还没能造出合格的装甲车和坦克车，可他们在炮兵军备和空中军备上，正在以超乎中国、军队想象的速度飞跃发展着。所以，远征军的

北路军在丹佛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急不可耐的向着奥马哈发起进攻了。

这场战斗本来是要再等上半个月二十天的，北路军需要再准备再休整一阵，然后才会再向着密西西比河之东。其流域范围之内最大最长的支流密苏里河地区发动进攻。正是美军在丹佛战役中表现出的强大火力和发展速度，让远征军总指挥部当即改变了计划——这每停顿一天时间，奥马哈的美国人实力就增长一截啊。

80000人，1200多门各式火炮，多少人合一门炮了？这密度都要比得上国防军了。北路军上个月打响的那一场南达科他之战，美国十五万人才一千三百来门各式火炮。

向发的记忆力一向很不错，他记得战斗总结中记述的，在远征军登陆北美西海岸之初，美国人的军队里大炮都见不到几门。那个时候他们的主要作战对手是各州的民兵。什么时候美国人的火力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

纵然丹佛的美国抵抗军是得到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堪萨斯、俄克拉荷马等多个州的鼎力支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老美军工业的迅速发展。

当美国东部那强大的工业能力，哪怕有一半，有三分之一，转变的战时工业体系。也将让国防军对老美的攻战上升布置一两个难度。

而中国的国防军既然已经打到了密苏里河地区，距离密西西比河跨步就到，整个美国也可以说被他们攻略了一半了。

南部还有几个州的控制权没有掌控。但国防军已经分出南路军去进攻扫荡了。这些州的人口基数少，远不能跟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人口来比较。所以。每一次的战争之后，美国人的抵抗就会减弱一分。他们的人口根本支撑不起一支常常打败仗。兵力还一如既往那般多的部队。而与此同时，这样的战争也是国防军消减原住民青壮比例和数量的最好，最正当，最不引人口舌的一手段。

那些上了战争的美国人，那些在战场上被俘虏的美国人，总数已经有多少了？每一百万也有七八十万人，至今可还没有几个能够获得自由和回到家乡的。他们全被关进了战俘营，然后送入了场产区。

战斗进行到现在，美国人的武装力量已经扩充到了二百万人，但充满智慧的高级军官和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中下层军官们的严重短缺，是影响美军战斗力的最大因素。

老美不是二战时的老美，甚至不是一战后的老美。南北战争的硝烟早已经在美国上空消散，面对着陌生的现代战争，美国人显得手足无措。所以，他们需要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支持。所以，英国人的突然退缩会沉重的打击到美国人的信心和斗志。

格罗弗.克利夫兰在白宫中向着欧洲大陆发出愤怒的咆哮。

英国人突然的退出战争和俄罗斯战场的彻底平静，让美国抵抗部队的斗志受到了重大挫败，在奥

马哈，20万抵抗部队在人数只有自家一半数量的国防军进攻部队面前一败涂地，短短五天里就丢掉了这座密苏里河中游最重要的城市。

　　而且英国人就要退出战争了，那么英美联合舰队功绩西海岸，切断北美国防军和中国大陆的海上联系的计划也就此泡汤。英国人再卑鄙无耻，也做不到转手将它的北美舰队和西印度舰队的主力舰卖给美国人的事儿来。而单靠美国一家的力量，切断海路的计划就是标准的镜花水月。

　　农历三月二十日，晴，原美国怀俄明州某地小镇。中国北美远征军第十三号军医院。

　　随着一声刺耳的叮当声，王利群迷迷糊糊地伸出手把床头的闹钟摁下，好一会儿才坐了起。眼睛迷迷糊糊，神志还不清楚。只过了两三分钟了，目光中才闪现出清明。

　　王立群脑袋上裹着厚厚的白纱布。他起床后的迷糊跟头上受伤可能也存在着一定关系。

他猛地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一把掀起枕头，将藏在枕头底下的一个红布包打开，又一次拿出里面的那叠‘钞票’仔细数了数后，没少，这才放心地咧着嘴笑了。

这一张张万元、千元数额的汇票，没看到一次，就深深的刺激了王利群一下。一共三万五千七百元，全是华夏银行的记名汇票。事实上这东西王利群就是丢了，只要拿着自己的军人证也能在华夏银行把钱取出来。天爷啊，咱老王家啥时候也能这么有钱了？

这就是王利群来北美走这一趟所有的收获了。士兵不可能带着缴获继续打仗，每次战斗后的‘战利品’都会有部队里专门的人来记录，兑换成华元，记录在每名士兵的名下。

王利群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没有发好运气的找到什么宝贝，也没有第一个发现仓库、窖藏什么的，就是一路随大流的走过来而已，名下的金额也能打到35700块，这只能说老美国家的富裕和繁华。

傻笑了一阵后，王利群给自己披上了件棉布单衣，然后套上一双布鞋后就下床了。他这个病房里就只摆两张床，军医院不同于野战医院，后者那是每一寸地儿都要利用上的，而这里的伤员更多是将养。

屋门大开着，不时从门外吹进来一阵清冷的晨风，另一个病友看来已经出门了。凉风让王利群打了个激灵，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尿壶，同房的老胡果然没去倒，真是让人扫兴，王利群打了个哈欠，然后掂起尿壶施施然走到门口，去病房北头的卫生间倒掉，再洗刷干净。然后人懒洋洋的靠在门框上。手里拿起一根昨日剩下的烤红薯，小口的吃了起来。

人啊，就不能惯着。就说这王利群，早个十几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打小从记事起儿就没吃饱过肚子，有一顿好面馍馍就是过年过节了。

红薯窝头，红薯米，红薯饼，烤红薯、蒸红薯、煮红薯，吃的胃里吐酸水。那个时候他是绝不

想着吃红薯的。想起来口里就范酸。

　　可新朝来了，秦军铲掉了先头的大清朝，甭管当今的刘皇帝是不是奸臣，是不是得国不正，反正民间的日子是真真切切的变好了不少。

第七百一十八章痛嚎的北极熊

刘皇帝要求地主老财们减租减息，给老百姓放松了不少的压力。公家的那么多田亩也招租，税赋更低更少，让老百姓有了更好地选择。然后国家开疆扩土，开发兰芳、台湾、东北、蒙古，接着是外兴安岭和新疆、中亚，大批的老百姓移民实疆，逐渐兴盛的制造业也大批量吸收农民，王利群家的日子好过了。

等他十七八的时候，家中已经能够吃饱饭，还每隔个十天半月能有个鱼肉味。

王利群家就是新秦建立后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家对于刘家的忠诚和信任是满满的。刘皇帝被王利群的爹娘哥哥当做万家生佛来恭敬。待到国家扩军招兵，要对外开战，本着‘回报’这一最朴实的农民理念，王利群的老爹送他去了兵营。

“好好干，好好效忠皇上，报效朝廷。”当然，王利群不是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

弟，家里不缺传宗接代的人。

王利群当兵两年多，军队的伙食要比他家里的伙食好的太多太多。所以，嘴巴养的都能津津有味的吃起粗粮了。

军医院的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这边上有水，有湖，有山，有林，还有一片广阔的绿草地，在自幼生活在湘西山区的王利群看来，这比洛城【洛杉矶】和金山城【旧金山】的疗养院更加的舒服、舒坦。

他喜欢大山和林地，喜欢河流和胡泊，但不喜欢海。就连如今餐桌上不时出现的海味海鲜，王利群也吃不惯。军医院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放松机会，虽然脑袋还不时的眩晕，伤口只刚刚合上，王利群本人却已经盯上了不远的山林。准备带伤口愈合以后，就去山林打打猎，好好地轻松轻松。

整个军医院就像一个大大的居民区，王利群就是当中的一个居民，除了要定时接受大夫的检查和护士的换药外，吃饭、睡觉、下棋、聊天。日子过

得不要太舒心了。

这里拢共有着近三千人，其中医生、护士、服务、警卫人员有五百人，剩下的全是王利群这样的伤病员。在军医院的外围，驻守着一个大队的兵力警卫。

北美远征军面对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可他们打下了小半个美国，获取的物资也丰富的太丰富了。所以对于战争中受伤的伤员，那优沃的待遇能让西线的国防军的中级军官都感到眼红。

遥远的俄罗斯境内，西线国防军南路军的某师营长罗春生正坐在营地的办公桌旁，卫兵往桌上铺了一块雪白的毛巾。然后将今天的夜宵端了上来。

是的，美国时间吃早餐的时候，俄罗斯正在用夜宵。并且时间已经是深夜。

喷香的饭菜味道立刻让罗春生的肚子生出一种饥饿感。伏尔加河流域已经不算是战争区了，可到底属于战区，饮食方面自然没法和在国内时相比。

厨房是拿出了现有条件下最丰盛的一份夜宵：新鲜的烤闪光鲟——自古以来这种鱼就是全球最重要的鲟鳇鱼类渔业生产对象，伏尔加河的产量位居整个俄罗斯之首。

肉、卵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本草纲目》记载：“其肝主治疮疥，其肉补虚益气。浴血淋，其鼻肉作脯补虚下气。其籽如小豆，食之健美，杀腹内小虫。”

而鱼卵所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俄罗斯名闻世界的美味之一。对于后世的中国，这堪称是与土豆烧牛肉并列知名度的俄罗斯两大‘美味’。

罗春光先是慢条斯理地将新鲜的烤鱼吃掉，一条并不很大的闪光鲟。吃完后端起瓷质的大海碗，往里面倒了点胡椒粉、麻油和酸醋，拌了拌后优哉游哉地吃了起来。勤务兵把油灯的亮度调低了一些，这使得室内的光线变得柔和了许多。

吃完夜宵后，罗春光拿清水漱了漱口。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不知名的红酒，这东西味道还不错，

是他手下从某个俄罗斯贵族的酒窖中找到的。每天晚上小酌一杯，似乎对身体有好处，至少自己睡的更香甜了。

这场对俄罗斯的战争，异国他乡的风俗和食物，改变了不少军人们的生活作息。没办法，战中期间铁道运输万分紧张，每一列火车上都装着俄罗斯生产不了的东西，那粮食和肉食、蔬菜等类，完全是就地筹集。

现在的国防军中都有一些军官吃起了西餐，还有人吃上瘾了鱼子酱。罗春光喜欢上了红酒，也只是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例罢了。

罗春光睡意渐渐上了来，起身走去卧室，却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突然亮起了一团火光，然后便是轰隆隆的闷响。

“哪来的炮声？”所有的睡意一瞬间里都从罗春光脑子里消失的干干净净，他一个箭步蹿出到窗口，朝发出动静的地方看去。那里一片漆黑，看不真切。也没有爆炸声接着传来。

“营座。哪个方位我们也没有布置哨卡啊。是不是派人去看一看？”副官一边说着，一边将望远镜收了起来，天太黑了，完全看不清楚。但他记得爆炸闪起的哪个方位是一处斯拉夫农庄。

罗春光此刻脑子里可没有关营闭守的概念。他此时手下直接听令的还有两个大队，外带后勤兵，如此力量还怕可能出现的小股反抗武装吗？

营区里的部队已经开始集结，罗春光立刻向三大队大队长下来，带领部队立刻出击侦查。那大队长二话不说，带着手下已经集结的二百人就开出了营地。

一个半小时后，三大队派来的通信兵回禀事情经过，那个俄罗斯农庄里的确有反抗分子，适才的爆炸是他们在屋里制造炸药的时候不慎引燃了炸药，那一家子人和里面的另外抵抗分子已经全部粉身碎骨了。根据遗体依稀分辨，除了那一家五口人外，还有四个中青年。

罗春光听了后把手一摆，全部人机会回去睡觉。这事儿，整个俄罗斯占领区里产生的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虽然俄罗斯皿煮代表大会召开的相当成功，穷党缓和派和皿煮分子联手成功，已经在上月建立起了俄罗斯皿煮共和国，并且宣布承认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波兰、立陶宛等国的独立。总体来说，俄国人的反抗情绪和势头都在大跨步下降。俄罗斯的精英们现在一边跟中国讨价还价，希望中国能够释放战争中俘虏的俄罗斯战俘，另一方面正在对以莫斯科为首的穷党激进派地方政府展开舆论和政治上的攻击。现在正是这两派人大博弈的关键时刻。

但即使如此，罗春光也半点不为今夜里发生的爆炸感到稀奇。

在这块沙皇影响力深厚的伏尔加河地区，俄罗斯平民的反抗情绪一直是比较高涨的。因为这里的俄罗斯农民生活普遍要好一些，而且他们不止一次经受过中国、军队的蹂躏，本身就有很多青壮参加了俄罗斯军队。他们对于中国不止有国仇，还有更难化解的家恨。

而在更多的人看来，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人抵抗情绪如此的剧烈的另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贪婪——自从《圣彼得堡条约》达成以后，伏尔加母亲河就不再属于中国人了。这里和顿河流域的一部分，整个俄属高加索和乌拉尔山南部区域加乌拉尔河流域，全部都归属了中国。这里的俄罗斯人，已经是中国人了。

这样的结果伏尔加河流域若能忍受的下，他们就不是斯拉夫人，不是战斗的民族了。

俄罗斯损失了自己三分之一的领土【欧洲部分】，还是最最富饶的，被称为南部粮仓的领土。没有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连最基本的粮食供给都支撑不下，整个俄罗斯皿煮共和国的根基都是不稳定的，可想而知这一分割对俄罗斯的伤害有多么的大了。

生活在这个区域里的斯拉夫人至少有一千万，加上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区南部生活的俄罗斯人，六千万俄罗斯人不见了四分之一。

俄罗斯这个人口唯一超过一亿的欧洲大国【不算殖民地，波兰、乌克兰等地对于俄罗斯是属于国土】，一下被大落尘埃，变成了人口强强五千万的存在。欧洲压路机的庞大身板没有了。

俄罗斯从国土和人口上来讲，相对于欧洲国家，他依然强壮的很。但俄罗斯不是之前的俄罗斯了，这个以东正教为国教的国家，这个三百多年前不断扩张的国家，彻底成为了过去式。

在一个月的日子里，已经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向着自己的祖国奔过去，尤其一些年轻人。这些人的内心中无疑充满了对中国的痛恨，他们奔向莫斯科，奔向圣彼得堡，都是怀着满满的热血。

而对于这样的人，只要被国防军抓住和确认，等待他们的就将是炼狱的生活。乌拉尔山去里正缺乏苦力。

一批武器被国防军移交给了圣彼得堡政府，就像他们之前转交给莫斯科的一样。但是被俘的士兵

是一个也没有。这一点上，中国半点也不松口。

那是二百多万俄罗斯青壮啊，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比之俄罗斯的战争赔款——2.5亿英镑，更重出许多倍。

第七百一十九章要赚钱必须先投资

农历四月中，中英孟买谈判宣告结束。经过五轮会谈，两国在西历1895年5月18日，达成了关于中英和平的一致意见：《中英孟买和平约记》！

约记中，英国人承认中国在南洋和中亚、俄罗斯的既得利益，北美问题搁浅。而中国全面从印度撤退，并且退出孟加拉邦，此地将成立一独立邦国，作为两国的缓冲地。中国退出安达曼群岛的北部列岛，交由英国人手，可以说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依旧能处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中国的少量船只和先头部队从已经登陆的澳大利亚撤退，这个是刘铭传的个人行为，现在要为国家利益让步了。

中国正式承认大英帝国对廓尔喀尼泊尔的独立宗主权，中国、军队不进入阿富汗和伊朗，但大英帝国也需要承认两国在主权上的独立。并且在土库曼南方的国防军向北回撤一百公里，此间距范围内不再屯扎兵力……

中国交还被俘的英国士兵，两边没有谈什么赔款和赎金问题。双边为了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都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

英国人算是彻底退出了东亚，还让中国解决了自己在陆地上的最大麻烦，从此腾出了手来，可以想象未来之中国海军的高速发展了。

而中国呢，为了保住南洋和西线的土地、权益，吐出了已经吞进口里的孟加拉邦，还要断绝与这些日子里才密切勾搭在一起的印度反英势力的关系，同时也要隔开都已经主动靠拢过来的阿富汗与伊朗。让这三个国家作为彼此间的缓冲区！为此还要顾及到距离印度最近的土库曼地区，和南洋兵锋已经杀上的澳大利亚。如此牺牲，不可谓不大！

所以，谈判就是一场相互妥协的过程。当两个谈判对手都握着强大的实力和底牌时，只有彼此的相互妥协。才能让谈判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这场谈判中，英国人卖掉了东京日本，中国卖掉了孟加拉邦和一小撮印度人。相互的取舍不切

身经历体会一场的人，是想不到有多么复杂的。何况两边还搁置了北美问题。

在北美的问题上，中国以吐出温哥华等所有加拿大占领区为条件，希望英国人承认中国在北美的既得利益。被大英帝国坚定无比的拒绝了。

所以，这场谈判之后，英国人只是退出了与中国直面刀枪的战场，身影转入幕后去了。也因为英国人的这种态度，中方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恢复英方于香港之利益，一样严词拒绝。

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的退出和中英和平协议的达成，也给美法两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谁也没想到两边的和平协议竟然达成的如此迅捷。难道大英帝国就这么急切的退出吗？

西班牙和荷兰直接被世界人民忘在了脑后了。

中**队开始大步的从印度后撤，欧洲区域的国防军部队后撤节奏跟着加快了许多。因为退出战争的英国人。组织了一大批银行家和金融家，转手贷

款给了俄罗斯大笔的资金，让俄罗斯尽快恢复经济以及偿清对中国的赔款。俄罗斯不偿清赔款，中**队是不会完全从它的国土上撤军的，就跟普法战争后的德意志一样。你把该给我的钱结清了，我当天就拍屁股走人。可要是接不清，喊出上帝来大爷我也不动弹。

无论是从恢复国家秩序和政府信誉上，还是从恢复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尊严上。尽快的将中国人礼送出境，都是绝对有必要的。英国人用自己的作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虽然退出了与中国人的直接战斗。但我还是站在西方欧美的利益上的。

那么多的国防军从俄罗斯国土上全部撤军不是三五天时间就能做到的。到了7月份，英国人又玩出了另一种把戏——他派出了一支五万人的志愿兵和超过三千名军官去了美国。对外的宣讲上很光明正大：那是民间的自发性行为，不再政府的约管范畴之内。算是给欧洲各国起了个好头。短短一个月，至少二十万欧洲正规军出现在了北美的东海岸。

……

“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增长也会跟着变得更多。”

内阁办公厅里，张守炎在内阁扩大会议上脸色很严肃的说着话。接下来在北美的战争要怎么办？是继续的打下去，以中国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西方世界；还是瞅准机会。两边休兵和谈。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境况，也是要好好地想一想了。

与会的内阁重臣和各部尚书每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财政部是一万个愿意休兵和谈，但代表军队利益的国防部就是另一个极端了。而工商、农业、矿藏等等部门，就又是一个考量。

“话不能这么说。”财政大臣的话说完后，军部大臣兼国防部长站起来表示了反对。

“我们的战争只有耗费吗？俄国人的赔偿是怎么来的？西伯利亚和中亚是怎么来的？南洋和欧洲的土地又有多少利益？而且我们还控制了缅甸和乌克兰。

战争带来的不是创伤和耗费。而是利益，极大的利益。”

“我们的国际地位因为战争再次的拔高，我们的农民因为战争拥有了更多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也因为战争让自己的面积增加了一倍还多。”

“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国际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产品的海外销售可能受阻。但我们国内的市场扩大了。看看中亚和伏尔加河？看看里海、咸海还有黑海？整个西伯利亚等待着我们去建设，中个南洋握在我们的手心。就像二十年前的美国人一样，只靠着内需，中国的工业就不会停滞。”

“至于对海外的贸易销售，工厂和资本家们还是先把国内市场填满了再说吧。”

对于军方来说，国家财政还能继续支应，这就应该接着打下去。今年的税收等各项指标下降，那只是短暂的，只是暂时的。现在的牺牲是为了将来的更加美好。

等到战争真的该要结束的时候，俺们给国家打下了这么大的疆域，一个国内市场就庞大的让自家的制造业应付不及了。还有什么能比这对于工业、商业、税收、财政的发展更好地事情吗？要还想着对外贸易，就太得陇望蜀了。

一句话——干啥事儿，不能只想着回报不想着付出。做生意还要先投资呢！

不过在这次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受支持率最多的并非财政部或是国防军，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这两家观点都太极端了些。

无论是战争还是谈判，都应该在到达一定度之后才能坐下来。北美战场的这个度就是‘打不动’的时候，两边都是进攻无力，防守稳固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坐下来谈判。否则就都是虚的。没谁会在自己部队节节获胜的时候主动的大让步，那是想被‘掉脑袋’的。所以，在不少与会人等的眼中，这个时候说谈判还为时过早。

至于首辅大人的意思，他们也是明白的。就是看到欧洲各国都开始动军队支援美国了，想趁着自己还连连得胜的时候，先一步提出和谈，省的日后打败仗看，损失更大。外交部也是这么个想法，但国防军一年来的一次次胜利，实在太让人振奋和鼓舞了，张守炎的意见根本没得到到会众人的支持。因为没人认为国防军会打败仗，还是张守炎想象中的大败仗。即使是财政部和它的支持者们，也仅是因为财政问题，反对‘穷兵黩武’而已。

而这个问题在刘暹的心底里，也是被反复考虑过的。他万分的想一榔头敲死美利坚。可老美的地盘实在太大了，人口基数也那么多，现在背后又有了欧洲人的支持，想跟俄罗斯那样一举颠覆，可能性真的不大。

刘暹多次考虑过要怎样停战。打到两边都打不下去了，那时确实是一个很好地时机，就跟原时空的朝鲜战争一样。但中国可以接受的停战线——密西西比河，至少划到密西西比河。如果这条线再往西挪移，刘暹是不愿答应的，他是不满意的。

而要想美国人答应将分界线划到密西西比河——那样老美近乎就只剩下开国时的13州了，他们要乐意才有怪——就必须真正的打的老美痛嚎不易。国防军的军靴必须踏到密西西比河以东，甚至从某个点上打穿美国东海岸，这样才能让老美屈服。

要北美远征军集中一点上进行长途突击吗？这危险性可是很大的。要知道，欧洲虽然已经开始大力资助老美，可眼下中国远征军在北美战场上的进展依旧是神速的，南路军已经进入德克萨斯州境内了，北路军在圣路易斯和密歇根湖地区也是连战连胜，顺利攻取了圣路易斯、芝加哥、密尔沃基等多座重要城市。

这其中的芝加哥市是全美第二大的城市，世界上第一幢以钢构架建造的摩天大楼就在这里，150万人口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在整个世界都排的上号。加上流亡、逃难这里的美国人，总人口达到了200万。

第七百二十章如何维系庞大若斯的帝国统治？

芝加哥一战是远征军在北美打的最艰苦的一战。

美国在这里直接动员了5万人入伍，加上密歇根州组建的民兵部队和退到这里的老美正规军，抵抗力量超过了20万。更麻烦的是芝加哥这座城市的建筑，这里没有多少木质结构的房屋，尤其是城市的中心区域，全部都是砖头水泥的现代建筑。

在24年前，那个星期天的夜晚，一头倔强的奶牛踢翻了放在草堆上的油灯，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火灾——芝加哥大火。30小时的恶梦几乎摧毁了当时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据官方统计，这次大火使10万人无家可归，300人丧命【很多人都尸骨无存，而且不算诸多居无定所的流动人口和下等人】，死伤牲畜不计其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火灾，其损失不能用美元或房屋多少来估计的。具体统计数据也仅仅是按照当时被焚毁的房

屋和家具的价值来计算，间接损失一律没有记入。即使这样，按当时最保守的货币价格，其损失也不低于10亿美元。

受到了一次重创的芝加哥市，因为其自身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和超强的城市活力，没有几年就在一片废墟当中重新建立起了一座更具现代化的城市。

在这样的城市中进行巷战，与抵抗军鏖战在接头，17万远征军奋战20天，以伤亡两万人为代价，才彻底拿下了芝加哥。

此战中，国防军击溃了二十多万美国人的抵抗。也让芝加哥这座到处弥漫着现代气息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墓。

8万美国人被俘，10万人直接丧命。在战斗中被误伤致死的美国平民超过3万。7000幢楼房、房屋被毁，整个城市化作了一片大废墟。而只是在两年之前。这里才刚刚主办了世界哥伦布博览会，并获得极大的成功。

张守炎的想法和顾虑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场芝加哥战争给打出来的。一个芝加哥就是两万伤亡，高的吓人啊。

远征军现在越来越向东，已经进入老美真正意义上的精华地带，面临的是一座座现代城市，他们是没有芝加哥市区大，楼房也没有芝加哥的楼房高，但他们也是砖头水泥，甚至是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攻城战一起，必然会大大增加国防军的进攻难度和伤亡数字。

只是，现今的中国真的没有几个人去考虑北美远征军战败的可能性，全国的上上下下都早已经被国防军一次次的胜利刺激到了亢奋。

“国防军手中的枪炮正在为帝国的百姓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间！”

“军队的武器是在为农民的犁争夺土地。”

这就像是希特勒说过的那句话：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在‘人均占有量’这个名词已经广为人知的中国，以上说法，深入人心。军队就是在用战争为国内的百姓、农民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争夺更广阔的土地。

而老美的密西西比河，又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偏偏另外的两片黑土区分别是祖国的东北和已经划入中国势力范围的乌克兰大平原。这样一来就更加的给国人以刺激了。谁让现今的中国连最没见识的乡下老农就都知道‘地大未必物博’的道理呢。

国家公布的人口统计和预测。中国的人口已经越来越逼近六亿了，而五十年后的中国，只要以现在的人口增长率发展下去，突破十亿那是妥妥的。然后全国上下再给算一算那个时候的人均土地能有多少。到时该怎么养活这么多的人……

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对土地的渴求根本就没有减弱，相反还更加剧了。

而北美远征军在血拼了一场芝加哥后。也丝毫没有因为巨大的伤亡产生出避战、厌战的情绪来，他们的士气一如既往的高涨。每一名士兵还为征服北美大业大进了一步而高兴。

全美第二大城市，那不就比得上国朝里的上海啦？再不济。地位也比杭州、福州要强，就跟近些年里又被北京反压了一头的广州一般。国防军拿下了这里，可是给黏牙的美国佬们好好地上一堂课了。

而对于国内的众多中下层官员和基层官员，他们也跟广大的普通百姓们一样，希望自己国家的地盘能越来越大。因为广大的地盘早晚会变成一个个省、府、县镇，那就需要n倍于此的各级官员，那可就是他们升迁的一条捷径。

就像当年入兰芳的官们，刚到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不两年就是镇长，然后是县长，待到兰芳正式设省制府县以后，一个个的官职坐火箭一样往上升。真正的平步青云啊。

而国朝鼎立以后的两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从俄国人手中夺得的外兴安岭、西伯利亚和中亚，也都是现成的好例子。朝廷直言——镇以上干部支边，级别立刻提升一等（不是一级），只要五年时间，期间不违法贪赃，就可调回内地或是依旧留任原地，后者级别调升一级。

一条绝佳的晋升捷径就摆在全天下所有当官的人眼前。别以为这些当官的都是小胆儿，有的是破份拼命的。国家只要给出足够人动心的奶酪，就有人一头往里面扎。

想当年张骞凿孔西域，打他之后，看看西汉出了多少探险+外交家？不都是给张骞的封侯给刺激的红了眼了么。

现在国家正召集老百姓奔赴新土，不管是南洋还是西北，亦或是隔着太平洋的北美，朝廷向北美运送的不仅有士兵，还有一批百姓和工人，他们就将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组织的北美移民。

此外，为了更吸引百姓主动移民，国家对于北

美的移民还特意放宽了限度，人均授田达到了100亩，交农税的最低界限提高到了300亩，可是很吸引人的。

而且内华达州还爆出了金矿的消息，就更令国内老百姓们心动了。事实上，若非北美的战事还没有结束，而且轮船运力有限，早就有几十万上百万人涌上往来太平洋东西的太平洋航线了。

“大哥，民间对北美的期望度很高，官场上那些当官儿的，对北美的期望度也很高。”太子跟前，他的救命恩人，新秦皇朝的老三刘盈，正目光闪烁的看着刘盛。

刘盛也不会回答，只好整以暇的看着眼前的老三，这小子到底要说什么？今儿一到自己跟前，话一说来，就闻到了一股别的味道。刘盛不急，他要看看自己这个三弟的耐性。反正刘盈是早晚要把地盘亮给自己看的。

“大哥，弟弟定说，咱们父皇有意要分封藩国……，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盈很快就投降了。他所急切的事情关乎着他的将来和子孙后代，可没功夫来跟太子较劲。

太子的脸色微微一顿，说道："你消息够灵通的啊。父皇也是上个星期才叫我去说了几句。"说着起身从一旁的书柜中抽出一个卷筒来，从里面倒出一张细致的地图。

"过来看……"地图上红黄黑蓝，用各种颜色渲染了大大小小十几块地儿。

刘暹不打算让自己其余的儿子都当猪养，也不想让他们留在国内进入各行各业，甚至是各部门，那样都会极大的加强皇权力量，也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再加上现今中国的地盘真心有些太大，即使有电报，该不稳还会不稳。因为那些新土上生活的土著数量都很多，南洋的土著、俄罗斯人和老美的人，对于中国都没有归属感。

如果一直维系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么完整的统治下去，太累，太危险，当世界民族独立的大潮席卷天下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些地方会不出事。偌大之帝国也早晚会崩塌。如此，分封藩国就成了他能想出来的一大解决方案。

即使到了民族独立大潮席卷的时候，各个国家彼此牵制，再加上他们国内的华人力量，刘暹思来复去，想也能安稳的渡过吧？

而就眼下局势来说，这么做，第一，就会先天上切断那些土地上不同区域的反抗者彼此之间的联系。

比如，刘暹打算把已经占有的欧洲地区的地盘，分作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土地上现在都存在着不少斯拉夫反抗者。当中国一直这么统一统治这片区域的时候，这些反抗者也是统一的。

他们的目标统一，他们的针对对象统一，他们也就是统一的——至少很容易做到统一。

现在那片土地要被分成两个不同的属国了，这两个国家土地上的反抗者，彼此之间再想做到整齐如一，还会有那么容易吗？

刘暹可不会立傀儡玩，要真的册封了后，那就按照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在远离中国的北美和伏尔加河，立下一个又一个国家。藩国和藩王都绝对会拥有各自的独立性！

刘暹要的是一群‘卫星国’来拱护中国。可不是一群需要中国来无微不至照顾的傀儡‘省份’！

他还会在一些藩国里直接施行王国立宪，这样还能’返照’一下自身的缺失，为将来做打算。再一个也是隐隐的加强皇室的稳固和地位。

第七百二十一章为子孙后代谋

如果那张地图上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国家真的在北美、欧洲、中亚和南亚建立起来了，新秦皇室该有多么大的家业和分支亲戚啊。当它们彼此都站稳脚跟时，有如此多的国家攀枝错节的牵制在一起，那除非是有一场席卷整个华夏宗藩体系，掀翻了天地的大、革命、大风暴扫过，否则帝国皇室和各藩国王室的生命与财富将都稳定无比。

因为没谁敢冒与十余国翻脸的节奏来推翻王室、皇室，即使那个国家的王室、皇室已经没有了实际权力，国内之人也要恭敬着，高捧着，让君权之家平安着陆。

你也可能会说，要是好几个国家同一时间发难，他们联合起来呢？那刘暹就别无他法了。

如此之小的几率都可以碰到、发生，这是天灭刘氏！

刘暹对未来君权再不自信，也不能把事儿从这个角度来出发，那样的话除非各国都保持独、裁君权，不然就没啥万全之策。而保持君权强势，这从根本上就与刘暹的策略对立，也更是一种取死之道。

刘暹能做的只是从平平出发，尽可能的为将来的子孙后代披上一层保护衣。那就是封建藩国，分建国家，让将来哪个盘算着要对自家王室动手的人仔细考虑考量一下那巨大的影响力和后果！

这是刘暹为自己家族后人设计的最好保护。但也可能是他想差了。毕竟这事儿不足为外人道也，只有他自己来打着小算盘。一人计短，什么地方有看不到的，也属正常。

现在的刘暹真不是当年的刘暹了。年轻的时候，家族啥的在他心底真的不占多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目标是复兴中国。然如今不一样了。功成名就后。人就变了。你说他随波逐流也好，你说他受到了大环境的潜移默化也好，反正刘氏皇族的位置在刘暹的心底是越来越重要，

他也越来越多的为皇室的日后做起打算。

他要看到华夏如浴火重生的凤凰，越飞越高。也要看到刘氏，与越发辉煌的中国一样。富贵永享，与国同休。

所以，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隔着太平洋的北美，里海南端挨着伊朗、印度的那块土库曼，以及南洋，都将成为刘暹分封藩国的地方。也就是未来将要夺取的澳大利亚不会册封藩国，因为那里的先天自然条件就决定了澳大利亚很难生存太多的人口，但凭本地的力量也很难反抗中央的统治。澳大利亚将会成为中国的矿场采集地！新西兰也一样如此。这两个地方独立建国的最大限制就是粮食产量。

而其他的四大块土地里，这第一等的美地自然是北美，真正意义上的天眷之国，无论气候、地理，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渔业，都是优异的不能再优异了。其次是伏尔加河流域，这里也很不错。虽然这里生活着上千万的斯拉夫人，但在建国之前。刘暹肯定会逐渐的解决掉他们。而最次的土

库曼和南洋就相对的要糟糕一些了，前者是发展前景有限。除非是去争抢伊朗以及后世的巴基斯坦的土地，否则没办法扩张，而国内气候干燥，沙漠、荒漠面积广大，它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唯一可取的就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而后者的弊端也很明显。在南洋建国要面临土著这一大难题。整个南洋的各地方土著加到一块有至少五千万！几个大岛、半岛当中，只有婆罗洲的土著最少，但这地儿也不可能封建藩王，兰芳早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能够分封的只有马来亚、菲律宾、爪洼岛和苏门答腊，新几内亚就不要想了。刘暹分封藩国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儿子享福的，可不是要儿子受苦的，那个见鬼的地方到了21世纪都荒蛮里的很。

南洋能够封建的土地只有马来亚、菲律宾、爪洼岛和苏门答腊，而这些地方的土著都是几百万上千万，而且多信奉绿教……，同化起来艰难。杀又杀不完，遗患朵朵，且会影响国家声誉。更重要的是如此做，会令国内的诸多少数、民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所以，封建藩国不是真的让你们啥事儿没有

的去享福的，你们就藩之后，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重重的责任。”

太子跟刘盈说了很多话。可刘盈会不会听得进去，太子不知道。因此此刻的三皇子正全神贯注的盯着地图，心中默默盘算着除了北美以外，哪块地盘最大最好。

刘盈心里很感觉可惜，可惜北美还在打仗，那个天眷之国没了自家的份儿。不然，自己说什么也要混到北美封国。而现在剔除了北美之后，土库曼第一个被刘盈踢开了，打死他也不去那个鬼地方。那么剩下的就是伏尔加河流域跟南洋。

“大哥，您说弟弟我是去伏尔加呢，还是去南洋？”刘盈问起了太子。现如今刘暹成年的皇子已经有三个，就是太子、刘盈和二皇子刘盘，刘盘是开春后成的婚，刘盈是两个月前刚刚成的亲。而新秦的规矩也很像朱明，或是说刚刚被刘暹定了如此的规矩——皇子就藩就是以成家为准线的。

如今的新秦皇室就是刘盘和刘盈两个皇子需要

封国！

“去南洋和伏尔加没什么区别，都非常的危险。这两盘土地上充满了对我们怀有敌意和恶意的人，在眼睛看不到的暗地里有着繁多的反抗势力。这两个地方是父皇准备的封国之地中最危险的土地，需要的君主是有能力和担当的俊杰。否则父皇是不会把人派去那里就藩的。”

在太子的眼中，刘盈接受新事物很快，有一种探索精神，但性格不够稳重。从太子的观念考虑，他实在无法判断自己的这位三弟是否有资格去欧洲或是南洋。

在跟刘暹那次长谈以后，太子也常常把自己代入藩国当中，他绞尽脑汁的去想想着自己如果在南洋或是伏尔加河，该当如何的去处理两地那么多的，可能还都怀着敌意的土著居民。

没有想出任何的好法子来。

所以太子很清楚就藩南洋和伏尔加的皇子身上

需担负的重任。

刘盈在太子这里待了快两个小时才行色匆匆的离去。而皇子就藩和封建藩国的事情就如同大海掀起的波浪，越卷越大，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

以至于北美的战事都被国内舆论和民众给遗忘了。所有人都在讨论封建藩国是否有益和可行，各色杂论和言谈充斥着街头巷尾。

而民间乃至官场的关注力为什么会如此巨大呢，当然是因为利益。

藩国也是国。是国那就是一个利益团体，就跟一国大大的不一样。如果所有的地盘都是新秦帝国统一统治，那么此刻国内的诸多利益团体和财阀，就完全可以用平常的投资手段，抢先进入市场，撷取那些新土的利益。

可要是这些新土变成了一个个国家，国内的诸多利益团体和财阀一开始自然也能撷取不少的财富利润，可时间一长，必然会受到那个国家的抵制。

它们是藩国，不是洋人的殖民地，到时候国朝也不见得会帮他们。

　　除非他们从宗主国投资商的身份变成藩国本国资产阶级，不然这种抵制早晚就会来到。这就跟前世的日韩与老美的关系一样，政治上、国际上，两国都要严格的依附于美国，可是在商业利益上和市场经济上，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而于官场来说，到本国的边疆搞支援和到藩国就官那是大大的不同的。在藩国当官，当着当着，一个不足以可能就被永远留在藩国了。很多当官的都相信，这等事儿，自家皇帝是干得出来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本来没有的顾虑！

　　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深深的影响着这些官员，从感情上来讲，许多当官都过不了这道坎。

　　之前欣喜如潮的喜悦情绪顿时就被冰冻了。

　　这些消息在接下的日子里不断地反馈到刘暹的手中，也让他很是苦恼。当官的数量要都满足不

了，这还怎么汉化土地？

他已经让伏尔加河一代屯扎的国防军放出口信了，也让军情局帮忙，说中国政府不久后就要用强硬手段来强行迁移本地的斯拉夫人了。要迁移到中国的内地去，完全打散、分散开，每个县，每个府里只安排几百千把人，要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同化伏尔加河的斯拉夫人。

如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原住民正在蠢蠢欲动，只需要一个信息，这数以百万的斯拉夫人就会像奔涌的洪水一样倾泻到国界线的另一边。他们在刘暹的计划中也将会是扰乱俄罗斯的一大缘由，而因为数以百万斯拉夫人的涌入而免不了发生混乱的俄罗斯，正是穷党俄罗斯崛起的极佳时刻。

刘暹已经打算将自己的两个成年儿子封到伏尔加河，结果不想国内也闹起了一场风波，让他很是措手不及。

“罢了。大浪淘沙，始见真金。把封国伏尔加河的消息公布出去吧。这样愿意去伏尔加的，才是

打算把根脚扎在那片土地上的人。”

第七百二十二章重新的生活

菲律宾，新秦19年6月1日，已经被正式更名吕宋。

1895年的菲律宾总人口已经高达700万，华人在里面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如果算上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儿，这个数量在吕宋总人口中已经达到了15%。

百万华人和血液中流淌着华人血统的混血儿，60%生活着马尼拉大区。吕宋的情形就像整个南洋，因为华人的存在令国防军的统治建立便易了很多很多。而国防军驱除了当地的白人，大片的种植园和土地用一个绝对廉的价格转移到了当地华人手中。国朝也利用这种交还获取了大笔的钱财以补贴军费和政府开支。这样做也更多的获取了当地华人的支持。

但是，占据了绝对数量优势的土著，依旧是大大的麻烦。是天性使然？还是几百年时间的演变后

果？吕宋的土著，整个南洋的土人，可以毫无廉耻的跪舔白猪皮，却对中国始终抱着一种敌视和抗拒。

想想后世东南亚各国土著掀起的一次次排华？要不是真的很难灭绝所有的土著，耗时和后果又会非常严重，刘暹早就下令突突了他们了。

北美战争进行的依旧激烈，欧洲志愿军们纷纷走上了前线。而这个时候的东南亚，大波的中国移民正在纷纷迁移当中。

以南方百姓为主，福建、广东的人口最多。这些人本身就有很有老乡、亲戚在南洋，心理上就有着慰籍，属于迁移主动性较强的。然后就是土地的吸引力，中国人对土地是没有抗拒力的。大批的百姓为了一百亩天地而选择了背井离乡，远漂南洋。

新秦19年农历7月，大雨。

移民船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新来的815个移民已经在朗布隆岛忙碌了开来。这个面积小小的岛屿

是锡布延海中米沙鄢群岛的一部分。位于民都洛岛的东面，南北长39里，东西宽16里。是火山岛，地势较低，土壤肥沃。可以种植麻和水稻，产椰仁干。

本身这里是有土著的。西班牙人也在港口建立了一座小镇，现在土著和洋人都被国防军给驱除了，移民自然而然的就入住过来了。港口位于该岛的西北岸，位置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与佛得岛航线上，这个小岛位于吕宋群岛中部诸岛的正中间，地理位置优异，往来船只还是相当多的。

移民船已经两次光顾了这里，送来了两千福建的客家族人。

现在这座已经被更名为湖中镇的港口已经生活了上千移民，被西班牙人废弃的小船坞和修理厂重新开张。并且正在扩大当中。港口的门面大换，不习惯欧式建筑和样式的客家人正在积极发挥着自己的手艺，在不破坏房屋整体坚固的大前提下，将之尽量的向他们习惯的方向休正。

而且现在正是吕宋群岛的雨季，移民到朗布隆岛的大部分居民都停止了户外活动。他们移民的时候带的有国家的补助，带的有自家的家当，一两年时间不干事儿也能支撑的下来。不过这并不代表大家都没有事做。

除了下刀子也不能停的港口扩建和灯塔的修建外，椰树林边的木材加工厂内。湖中镇外的砖窑厂，这地儿缺少石灰岩。一应水泥和石灰都需要从外面运进，码头仓库的扩建也不能停。至于船坞所在的修理厂，到处是忙忙碌碌的移民身影。

这些从福建过来的移民，在修养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已经开始被组织起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了。他们白天在各处‘工地’干活，晚上还要上夜校被统一教授一些汉字拼音。在所有的殖民地里，推行的汉话都将是以汉语拼音标注的普通话，那什么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啥的，都可以洗洗歇着了。内容则主要是卫生常识、热带生活注意事项以及政府律令等课程。

这样的集体学习生活可能将伴随他们最长几个

月甚至一年的时间，直到这个居民点彻底的能够达到政府要求。并且可以自行运转起来，这个在政治级别上仅仅是一个镇的小岛，才能结束如此的生活。而负责教导和指导他们的教员，就是这个镇政府和港口关口的政府人员，以及镇上学校的老师。

　　此次大移民不仅是国人的一次大迁移、大扩张，也是一次大规范，大整顿。

　　常保不紧不慢地走在厂房内。此时时间已近中午，但外头已经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幸好制作砖坯的厂房建在了地势较高处，周围排水设施也一应俱全，倒也不虞厂房遭到雨水浸泡。

　　厂房是砖木混合结构，部分承重墙体或柱子由砖石砌成，其中的一些用料是直接打镇子里拆下来的。而砖窑厂其余的建筑就简单得多了，由劣质木板和茅草草草而就。房顶上铺满防水油布和茅草，供工人歇息和摆放砖坯用。四周的墙体上开了很多小窗，也是通气通风用的。外头连连的大雨并没有阻碍砖窑的工作。

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窗上，声音大作，只感觉要把玻璃打碎了一样。厂房内很多地方都洒了石灰，这自是为了吸收空气中的潮气。雨季就是这么讨厌，空气湿度极大，对蒸汽机的保养也没好处。

整个窑厂并没有占用多少移民，满打满算一百人都不到，这还连着运输砖头的车队。可出产的砖头，却不仅供应着自己这小岛，还照顾着周边多个地方。

这些日子移民不断地涌入吕宋，砖头是绝对的需求品，这家窑厂之所以被建设在郎布隆岛，除了这里左近小岛就有一个小煤田，也是因为朗布隆岛地处吕宋群岛中央部位的腹心位置，方便货通八方。

常保随便看了几眼，并没任何在意，他虽然是这家窑厂的厂长，但也不能随意的训斥工人。现在任何一家员工超过三十人的厂子都建设的有公会，郎布隆窑厂有着九十三名员工，自然是有工会的。

作为一名打小生活在距离香港很近的广州的旗人，常保是很了解工会的力量的。当年香港的工友会是很给力的，虽然常保发怒的时候也会冲着工人大骂几声‘扑街仔’，也不管手下的福建工人是否理解的了。但那都是事出有因，绝对没有随心所欲的。

洒在各个角落的生石灰很多都受潮反应掉了。空气实在太潮湿了，就连厂房内部的墙壁都湿漉漉的迷起了水雾。可天上的乌云依然没有一丝要消散的意思。常保却不觉得这比广州的日子有什么难熬的地方。唯一让他时不时品起来不是味道的是，他当初为什么要从广州跑去福州？干嘛不干净利索的在广州就投降了？那样的话自己可能就会跟着广州人分到马尼拉了。

人都是向往大城市的。对比马尼拉这座南洋名城，朗布隆岛太小，湖中镇太烂。

在距离这座窑厂七八里的地方，那一片椰树林的附近，一个一两百人的村庄也在从无到有。那是

小岛的一大特产椰仁的产地，而且建造、改造整个小岛必须要木料。椰树就是岛上木料最大的来源。

这可是椰子木。一种在很不错的木材。纹理直，结构粗而均匀，重量和硬度中等，强度高，干缩小。刨切面光滑，略耐腐。是拼花地板、家具、雕刻、嵌板、矿柱、参差及海岸设施，艺术装饰制品的优秀用料。

这里的小村庄就是朗布隆岛的五个农业村庄之一，除了照看椰林，采摘椰仁，耕种是他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每家每户每人都分配着土地，当然不会是人均一百亩，因为分给他们的还有椰林的么。但人均三十亩的耕地，如果耕种得利，丰收的话，只这里一个村庄的粮食产量就足够整个小岛全年的食用了。

人说‘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这话放在如今也一样适用。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能不懂‘华夷大防’，不懂‘忠君爱国’，却绝对懂得饭都吃不上了的后果。懂得是谁让自己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有房子住，有田地耕。

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在移民当中十分牢固和深厚。这些移民到南洋的人，很快就会因为既得利益和居住环境——周边很多的土著，态度不好，眼神凶恶的土著，而对政府百般的依赖和拥护。

竟然让老百姓变得更加依赖政府和信任朝廷了，这可以说是搞移民搞出来的一项额外福利，是意外之喜。

无数家媒体也跟着移民潮到处乱跑，一片片报道着移民境况的文章不停的在一家家报刊上刊登。中间有好的，很多都是好的，对于少地的东南百姓极具诱惑力的正面消息。可也一样有坏的恶的。比如移民到棉兰老岛的人，移民到爪洼岛的人，不少移民点都出现了热带病疫。这些热带地区的常见病疫对猛然乍到的移民们还有着不小的伤害力。

不过，这些热带病还是能够遏制的，毕竟这些地盘都是熟地，欧洲人、华人在这里都生存了这么些年，‘水如不服’还不是普遍现象。在说，移民南洋的百姓都是出自东南，中国东南的气候也是温

热潮湿的。固然比不得南洋，可也能让百姓拥有一定的抵抗力……

第七百二十三章恶毒的谣言

初秋的伏尔加河，天气已经越过凉爽，向着冰冷转变了。顶多再有一个月，这里的气温就会下降到零度左右，然后顶多接半个月，雪花就会飘飘飞落来。

新秦国朝这几个月里没有大力的向着伏尔加河地区迁移百姓，这些日子中国政府的主要运作目标除了南洋就是北美，伏尔加河在大动作上就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但对于伏尔加河本地的斯拉夫人来说，却无时无刻不从中国政府的一项项政策当中感受到那掩不住的恶意。

自从农历六月以来，已经有三百万斯拉夫人向着国界线往西逃去了。中国人在努力的登陆本地居民的籍贯，他们搞出了一种叫身份证的东西，并且要求99%的本地斯拉夫人每个月都要向籍贯所在地的警局登记照面一会。连续三个月空缺的，就被划入潜逃序列，抓住了就要判刑。能够往来地方的商人帮工们，要想出外县也需要先在本地警局备案和

开来一封证明，不然到了外地连住宿都没法子。因为中国人要求全部的旅馆住宿都需要登记身份证号。并且恶毒的中国警察会不时的突击旅馆，进行大检查。抓住违例的，倒霉的不仅是住客，更会有旅馆的老板。

报纸上的社评说明了这一套政策的来历，这是中国人古代就施行的路引--一种很传统古老的户籍政策，上面记载着出身、籍贯、相貌等诸多信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中国政府把这项古老的政策从陈旧的历史废堆中拿出来，删除相貌叙述，贴上了照片，就成了现在的身份证。

中国施行的这种身份证制度，用意和效果都十分明显。如果只是如此。根本不可能让三百万斯拉夫人舍家弃业的逃向西方去。那是因为自分迁内陆这个传闻之后，伏尔加河地区流传除了更恶毒的谣言，说中国人登照身份证，不是为了控制当地的斯拉夫人和抑制伏尔加河一代的反抗力量，乃是为了记录斯拉夫人中成年男人的数量，然后都要拉去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去开采矿产。

这些日子中国矿产公司和相关的国家部门。组织了大批专家、探矿队进入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地区，后者还没什么重大发现，前者却喜报连连，让整个中国的钢铁业和重型机械制造业都蠢蠢欲动。

乌拉尔山脉东、西两坡都埋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东坡有储藏极大的磁铁矿、大型铜矿床、著名的镍矿区。也有大片的铝土矿、铬铁矿、金矿和铂矿床。非金属矿有石棉、云母和耐火土等。西坡的矿藏则有钾盐、石油与天然气。这里完全就是一座宝藏！

几大钢铁企业和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主要是采矿业方面】以及矿产公司，已经向国家发起了产业扩建通报，准备明年就动手在这片地方建立工厂和开发矿场。那么这些地方当然就需要大批的丁壮、劳力了。中国人登记户口，就是为了给来年的建设提供苦力。

倒没有传言中国要屠戮了这些斯拉夫人，可这样的留言也足够斯拉夫人纷纷弃家而逃。所以伏尔加河流域的土著人口，到了此刻已经只剩下五百万

出头了。刘暹准备接下去让人散播禁止东正教的传言。想必会让更多的斯拉夫人逃往西面。

现在俄罗斯穷党控制的莫斯科地区和顿河流域，人口大增，因为诸多逃难俄罗斯的斯拉夫人都跑去了这两个地方。并且很多人都留在了这里，给当地刚刚平稳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动荡。

如果穷党背后不是有中国的支持，而大批的中国国防军还盘踞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俄罗斯钱没还完，方便往来运输物资，中国还真做不到大批量是和物资于穷党的暗地里运送。这是为了让穷党激进派收拢人心。并且数百万人口的难民，所激发出来的社会矛盾以及对前途的渺茫。也方便穷党激进派理论的宣传和激进派武力的扩张。

就这么说吧，这些逃难的斯拉夫人对于刚刚平静下的俄罗斯就是一个无法负担的重压。圣彼得堡的皿煮政府根本照顾不了这么多的难民。这些人的存在，自身就大大激化了俄罗斯社会的内部矛盾--皿煮俄罗斯政府可不会当掉自己最后一条裤衩来赈济和安顿这些难民，那些资本家和权贵们，也不会

消减自己一口吃食来补贴这数以百万的难民。放到中国，民变、造反就是肯定要爆发的。激进派的穷党在这种环境下，混的不要太过如鱼得水了。

据军情局估计。在政治面上越来越窘迫的穷党激进派，除非真的不反抗的交出手中所有的权利，不然顶多到冬天，他们一定会在莫斯科起兵竖旗的。

中国现在实行的身份证政策，也是一种防范‘逃难的斯拉夫人在俄罗斯混不下去了。再跑回来’的手段。那个时候，斯拉夫人敢跑回来，刘暹就敢把他们抓起来。遣返回俄罗斯都是轻的，不乐意了直接送进集中营，关起来先，待到明年开春后扔乌拉尔山当苦力、当矿工都是可以的。

伏尔加河和南洋情势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并不能归类一处。斯拉夫人到底还有保加利亚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来依靠，南洋的土人呢？他们毛的依靠都没有。若不是南洋复杂的地理地势，以及他们人太多，刘暹才不会为他们废这么大的脑筋呢。

现在国家于南洋能做的就只有在文化和生活上，两方面齐齐铲断土人们的根儿，一点点压缩他们的旧有生存空间，一点点同化了他们。

刘暹在后世曾经看过一篇报道，为什么南洋各国华人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而土著人口比重越来越高？文中的重点放在了绿教信仰上。因为绿教是鼓励生育的，而且绿教是一夫多妻。

中国施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妻子只有一个，小妾却没限制，实质上也跟一夫多妻没太大区别。刘暹在南洋问题上关注绿教，更多的是绿教教义中蕴含的排他性。所以，刘暹会在南洋地区一点点清除绿教。

而南洋土人95%都属于穷困阶层，如果不绿教了，这群土著娶一个老婆都难得，人口基数慢慢的也会下降吧？

南洋土著没有发生暴动，没有闹腾独立，刘暹没借口狠下辣手。不然，就跟收拾当年同治hui乱一

样，也能给土著大放血，顺便把绿教给禁了。现在就只有在细节小处着手，慢慢的来做了。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了。今天的月圆之夜，zn海过的很热闹。

尼古拉.特斯拉第三次该进后的无线电发报机成功的将信息传送到了上海港口停靠的云海号运输舰上，然后云海号上的返回来的信号也被zn海的尼古拉.特斯拉成功捕捉并完成接收。两边的信息通过有线电报证实，完全正确。

刘暹喜不自禁，当初册封尼古拉.特斯拉为世袭伯爵，赏赐京郊西山庄园一座，金钱500万。

“爱卿博学，不负朕望，不负朕望！”刘暹真的是很感激尼古拉.特斯拉。有了无线电，有了可以投入到实用的无线电发报机，中**队的战斗力将立刻的再提升一个档次。尤其是他安排军情局特工已经悄悄搞死了俄国的**夫和意大利的伽利尔摩.马可尼，直接扼杀了西方世界短时间内搞出无线通讯的可能性。虽然这东西并不是原、子弹那样高的困难

度，但没有深深的研究和灵机一动，短时间里真的捅不开那层膜。

尼古拉.特斯拉立下了大功，一个世袭的伯爵，他有着绝对的资本戴在头上。而脑子里已经完全把塞尔维亚和奥匈忘在脑后的尼古拉.特斯拉，对于自己爵位的提高有的只是无尽之惊喜，和对刘暹无比的尊敬。

作为一个塞尔维亚裔的奥匈帝国人，尼古拉.特斯拉对奥匈没有什么感情，对从来都没有生活过一天的塞尔维亚更谈不上感情——尼古拉.特斯拉出生在克罗地亚斯米湾村的一个塞族家庭，从小都没有感触到什么是对塞尔维亚的爱。

是中国的支持，让他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发明，让他成为石景山科学院的带头人之一，声名虽然还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彻底承认，但名字绝对被西方各国的诸多大拿认知。尼古拉.特斯拉在中国得到了安定、富贵的生活，得到了绝对的尊重，得到了不敢奢望的爵位，现在尼古拉.特斯拉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来到了中国，他早已经将自己视为新秦帝国的

一员。

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代表事例。偌大的中国，成千上万为新秦帝国服务的外国人，除了罗伊，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和爵位超过尼古拉.特斯拉的。就像刚刚独立的波兰曾来函邀请罗伊回国，波兰政府将以全军总司令的职位虚位以待，而被罗伊毫不客气的拒绝。他们就是外国人归化中国最成功的代表。中国给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他们也给了中国一片赤红的心！

第七百二十四章请注意，孙汶出没

斜阳西下，迎着落日，一辆火车缓缓地驶进了北京西站。火车停下，汽笛伴随着蒸汽嗤嗤的施放着，车门打开，已经等待在门口的乘客焦急的挤下车。

混在乘客中，孙汶也走下电车，在站台上伸了一下懒腰，抬头望了一眼落日，然后将拿在手里的那顶凉帽戴回了头上，疲惫的脸上显出了一抹兴奋，快步走出了火车站。

出了火车站，孙汶还没有走上几步，身后传来叮叮当当的电车铃声，等那辆有轨电车越过他，拐上街道，孙汶扭头打望了一眼，电车车厢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让他一时之间有些眩目。

少年随父母移居檀香山，孙汶比较系统的接受过西学教育，但因为时局与历史的截然不同，现今的孙汶对于新秦国朝没有半点异志，反而与有荣焉，深深的为国朝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强盛的国势而

感自豪。

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没有如期的在香港西医书院就学，而是考入了广东省立岭南医学院，毕业后返回到家室所在的夏威夷檀香山，从医就诊至今。

孙汶这次之所以来京，是因为他是夏威夷特别行政区的国会代表。孙汶即使真从医了，嘴巴还是那张嘴巴的么，从区【县级】议员，几年时间就爬到了国会代表，那张嘴是帮了他大忙了。

没有跟着其他代表一块坐船来到北京，而是先去了一趟广东老家，然后乘火车来到了北京西站。因为时间富裕，沿途好好的逛了不少名胜古迹。到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是洛阳，然后一天一夜来到北京。没能卖到卧铺，硬座坐的这整个人都是腰酸背痛的。

孙汶这一趟可谓是把祖国大地从南到北看了个遍了，说句实在话，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短短数年时间，国内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从广州岭南医

学院毕业，广州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城市当然是繁华的，可几年前广州那样的繁华现在在南昌、芜湖、无锡、苏杭、南京，都变得完全可以看到了。而广州比之几年前市容市貌更是又上了一个台阶。这里依然出现了立交桥这种创新式的现代交通建筑。孙汶心中激动异常，因为这明显代表着中国的国力更上一层楼了。

受过西式教育的孙汶对帝制当然不感冒，但是中国的帝制在慢慢的给皇权松绑，先是内阁，然后是国会，只要不傻，都能看的出来。如此自然就让孙汶这种并不能算是真正革、命者的皿煮分子满意了。

社会在改良中，宪法的制定，司法权的独立。立法权渐渐转交国会，这已经很让国内的皿煮分子们感觉满意了，欣喜了。

孙汶感觉自己看得很清楚，中国只要继续这么走下去。大英帝国的王室就是新秦皇室未来的榜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新秦皇室的皇家财团比之英国王室要富有的多。

但与国家大权相比，区区财富算的了什么呢？

更况且当今的皇室还是领导着中国走向复兴。走向世界巅峰的领袖。本就该给与举国之尊崇和敬爱。想想满清手下的中国是怎么一副狗屎样？怎么受洋人欺负的？北京都被人家占了，圆明园都给洋人烧了。何等的奇耻大辱？是为国人即不能忍之。可再看看现在之中国是何等的雄威！

破英吉利，灭俄罗斯。扫平南洋，净荡欧亚，现在北美的大军还跨过了密西西比河，大踏步的向着纽约和华盛顿挺进。就是再皿煮的人也不能对于当今皇帝说什么独、裁独夫。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很乐意拥有一位这样能干胆大的独、裁独夫呢。

有轨电车车皮上花五六哨的广告只能证明北京这座帝都商业的繁荣和发达。不然哪有商家会在电车上做文章呢。

檀香山到现在都还没有一条有轨电车呢。孙汶想起檀香山的麻烦事来，不禁叹了一口气。

檀香山是夏威夷群岛中最著名的一个城市，也是最大的港口。夏威夷群岛作为太平洋中心，是太平洋航运的枢纽，可以被成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了。现在国防军在北美干仗，夏威夷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位置越来越重要的夏威夷群岛，地位越来越高的檀香山港口，却留不住追求财富的人。从国防军发起北美战争的当月开始，夏威夷就不住的流失人口。鼎盛时候全夏威夷的人口超过三十万，华人接近七万人。可现在呢？全夏威夷各岛人口综合只剩下了24万，华人和有着华人血统的人群比重更是从30%的巅峰骤降到15%出头，也就只剩下了一半人。

人口全都流去了北美！

孙汶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北美的条件远比夏威夷更好，那里地广人稀。一片片土地和牧场不知道让多少华人眼红到冒血。也不说逃走的老美在那里究竟扔下了多少家当，只说被国防军做废物处理

的一家家工厂和成堆的设备，只说国防军那一连串的订单，只要你能拉起人马开动一个厂子，你就发财了。

而在檀香山呢？打这里的檀香木资源在几十年前被英国人砍伐一空之后，夏威夷拿得出手的特产就只有制糖和一些热带作物了。在中国正式夺取夏威夷之后的那一年里，因为中美贸易影响严重，夏威夷两条支柱产业——港口优势和利益近乎瘫痪，整个群岛的经济只靠糖业来支撑着，那段日子实在是艰难。

孙汶也怪不得夏威夷有那么多的人跑去加利福尼亚了。

可这个趋势要扭转不是？国朝已经拿下了夏威夷，华人的比重不说在夏威夷占据绝对优势，怎么着也要比土人的数量多吧？不然你怎么扭转当地的文化和社会，怎么来易俗移风呢？

想起这愁人的事儿，孙汶来到帝都的兴奋被一扫而空。

跨过路面的轨道，走到了街道的对面，孙汶叫了一辆等客的黄包车，吩咐车夫拉着他赶去电报局。到了北京了，先给檀香山的父母兄长发个电报，再给老家的亲戚一个信儿。

车夫是个河南汉子，在京只怕已经有数年的光景了，京片子说得非常溜，只带着一点轻微的豫南口音，人是非常的健谈。孙汶上车后，车夫就一边拉车，一边大声地跟车后坐着的孙汶吆喝。

“先生，看你的打扮，是个文化人儿？”文化人，中国新出现的名词，统一代指知识分子，等同过去意义上的文人墨客。

孙汶现在没心听车夫溜嘴皮子，淡淡一笑，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现在的心思还放在怎么在国会上提出倡议，移民夏威夷呢。

“先生，今天朝阳门过大兵呢，都是北美战场上的战斗英模，四九城好多人去瞧热闹去了，学生、老师更多，您怎么就没有去呢？”车夫显然没

有意识到孙汶的心情，也一厢情愿的把孙汶当成了高校的老师一类人。而北京城的高校师生是思想最活泼也最具有爱国热情的一批人，战斗英雄来北京了，他们肯定要夹道欢迎的。就跟几个月前西线战场的功臣来京授勋，下着大雨几千上万人围在德胜门。

“哦？那你怎么也没有去呢？你们车夫怕也不差这片刻工夫的生意吧？”孙汶在广州的时候了解过车夫们的收入，很不低的。

“俺们昌义车行里也有不少人去朝阳门，不过俺没去，俺还想多攒几个钱呢，等钱攒够了，我就自己买辆三轮车蹬，拉客就更容易了，挣的钱也都是自己的。”车行的黄包车就跟后世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一样，每天车夫都要上缴一定额度的份子钱的。而车子要是有了损坏，一切也都归在车夫自己头上。

“买三轮车？好志向。不过与其买脚踏车，不如一步到位买辆机动三轮。这以后啊，脚踏三轮会越来越不成的。”

黄包车还好，方便，个头小，掉头转向溜缝都容易，在都市中依旧有着一定的市场。可脚踏三轮在孙汶眼里是真没啥前途。

“机动三轮贵啊。一辆机动三轮都能买五辆脚踏三轮了，还喝油。再加那玩意跟汽车一样，要在警局里上牌照，还要考驾证，麻烦着呢。对俺这样小老百姓说，还是脚踏的三轮更划算。”车夫话头一转转到了机动车驾证考试上来了，说那个驾驶证考下来有多难多难，且拿到了驾证之后还有多么麻烦的注意事项。“连喝酒都不能的哦……”

很显然，孙汶跟前的这个车夫是好酒的人。

被车夫这么一打岔，孙汶先前一脑门的犯愁也都断了思绪，消失不见了。他心情一变，就有了跟车夫聊天的兴趣了。

“我在南面的亲戚，一个表弟，也是拉黄包车的。他人在广州，一个月能赚七八百块，辛苦是辛苦，这钱挣的可是真不少。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

一辆大号脚踏三轮也就两千块，三个月就够喽。你京片子说的那么顺流，来北京一定必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了，莫不是骗我？”

第七百二十五章原来已经受招安啦！

“先生说笑了不是。我哪里会骗你。俺们一家五口的吃食开销全靠着我一人赚钱的。每个月能有一千块的收入，看着不少，可两个大孩上学要用钱，房租要用钱，孩他娘在家里带那最后的小子，出不了工，只能糊纸盒，赚点菜钱。再扣了去人情往来，这一月做下来能存个一二百块就是多的了。若是那天有个发烧感冒，来个小灾小病的，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就是白干了，一个子也攒不到。”

北京很繁华，居住大不易。

“在俺老家许昌，府城讨生活，一家五口一个月用不了二百块钱，饭菜里还能时时能见到肉腥，可是在北京，一月没个五百块，裹都裹不住的……”

“那报纸上都说北京城的物价高，比别地儿的都高。就跟那大唐时候的那长安城一样……”车夫几天前才还看过一篇关于民生方面的报道，京城里的柴米油盐、蔬菜瓜果、走禽水鲜，价格全都比外地

要高出至少20%，其中一些例价格更是翻倍不止。作为一个在北京讨生活多年的老北漂，深受其害的车夫像是找到了愤怒的根源了一样，一张嘴balabala的不停。

连孙汶就感觉着，车夫一家人的生活真tm很坚信。“那何不移民实边？你一家五口，若在西北、东北边外，至少可得授田两百亩……”车夫既然是河南人，就没有移民南洋的道理，往海外迁移的多是南方几省的百姓，往西北、东北、西伯利亚迁移的则是北方人居多。

孙汶的这一句话立刻让车夫沉默了。半晌才道：“我家媳妇有时也这么说，不过我算了算。还是留在京城的好。一来这里挣钱容易，门路多。只要手中有了闲钱，多的是挣钱的法儿；二来京城的乐子多，不像别的地儿，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孩子都养木了。现在京城里每到晚上就有电影、歌舞、戏曲儿看，有钱人看电影院、剧院，穷人就看露天电影、露天舞台，那乐子可多了，也长见识。

尤其是这几个月。国家放西线、南洋和北美那

打仗的纪录片，俺可看到那大炮了，一列几百门，好家伙，打起来震天响地的，那炮口冒出的火柱子比大年三十的烟花都好看。几十万大兵，那阵势，可算知道现在仗是怎么打的了。

也是当今万岁爷圣明，把咱国家治理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昌盛，这要搁在前清哪会儿，哪有现在的阵仗？

过去都说洋人厉害，那俄罗斯大鼻子是洋人那边一等一的强国。英法三十多年前还打进了北京城，才一两万人就打的满清皇帝屁滚尿流，丢了国度。让洋人抢了、烧了圆明园。

可是现在知道了，嘿嘿。感情不是洋人真的厉害，而满清的皇帝不中用。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当皇帝的没能才就累死全国。看看现在的中国，看看咱们现在的大兵，真正的能打仗，是真正的能打仗。这洋人一碰到不也就银样蜡枪头了？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货！”车夫言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孙汶在后头也听得笑了。可不是么，满清无能

腐朽，国朝锐气澎湃，中国就是发生了这般翻天覆地之改变。外国人都称赞‘中国之崛起’是为‘奇迹’！本国之人当然就更加的沸腾了。

孙汶少年时候就到了檀香山，对于此中改变带来的影响，体会尤深。

约莫二十分钟，电报局到了。孙汶提着皮箱下车，径直走进了去。京城里的电报局足足有三个之多，而每一个都是人潮如涌，日日不觉。因为京城有证券交易所，有一家家银行，有诸多紧要的消息。尤其现在是国会召开期间。

孙汶一走进电报局就立刻感受到了一种迥异与檀香山的气息，后者市区里自然也有电报局，可远及不上这里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热闹。

看着眼前人来人往，可以用‘拥挤不堪’四字来形容的电报局，孙汶一时间都找不到落脚的地儿。他也只能等！

国会议员是很高贵，但电报局也不会给他们单

独开出一条线，玩个贵宾vip。孙汶只能在大厅中等着，一点一点的向前挪动，还好大厅一角摆满了书报，还有热水供应。孙汶也拿起了两份报纸，一个是有‘国报’之称的《华夏日报》，另一份是声名丝毫不比《华夏日报》逊色的《大公报》。

两份报纸上可以看出各自的偏重点来，《华夏日报》除了即将召开的国会商讨，报道重点就是南洋的移民和北美的战事，《大公报》相应的政治色彩就淡了许多，虽然对即将召开的国会和南洋移民、北美战事也有报道涉及，可版块里还有经济、民生，眼下江淮流域夏洪过后的尾巴，和英法俄的一些国外经要。

“俄罗斯……，这是吵崩了，要干仗的节奏吗？”孙汶眼光突然一呆，目光死死地被一块手掌大的豆腐文给黏住了。上面是一道关于俄罗斯刚召开的第四次皿煮代表大会的报道。穷党激进派和缓和派、皿煮分子在大会上争执极端尖锐，已经有人在叫嚣用武力解决问题了。

孙汶是从来没有想过皿煮代表大会也能开出这

幅狗模样的，看那文字的描述，两边人在大会上都动手要打出狗脑子了。这还是皿煮吗？这还是他心中的理想政治吗？美利坚式的皿煮在孙汶心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这几年来一直为他推崇，即使现下的美利坚被中国欺负的都要跪了。但在孙汶的眼中，美利坚式的皿煮政治依然是最和他理想和观念的政治体系。所以当中国宣布会从俄罗斯撤军，并且主动帮助俄罗斯的皿煮分子举办了一次皿煮代表大会，孙汶就觉得又一个文明昌盛的皿煮国家就将代替野蛮粗俗贪婪暴戾的沙俄政府，在不久之后的时间里出现在中国的西方了。所以，看着眼下的报道，孙汶很失望很失望的。

召开皿煮代表大会，选举内阁、总统、国会代表，确立国家皿煮政府之国体，定国家政治，这样美好的事情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皿煮就代表着争论，谈不拢可以接着继续再谈，怎么能叫嚣着用武力解决争分呢？这不是皿煮，而是独、裁，而是专、政。

孙汶一时间怒气冲胸。他直想着奔到俄罗斯的

圣彼得堡，在那个全俄皿煮代表大会上痛斥这群披着皿煮的外衣的独、裁分子。“皿煮之路，何其难矣。”

“俄国之事，操之急也。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晚上，回到国宾馆的孙汶在与夏威夷国会代表的欢迎酒宴上，谈论起了俄罗斯的事情，是如此的说道。他认为俄罗斯的皿煮还不够普及，思想解放还没有达到足够支持社会改良的程度，大批被权利腐蚀的蛀虫，守旧的贵族，披着光鲜的外衣混入进了皿煮的队伍当中，这群人的思想腐朽而堕落，他们贪婪和卑鄙，热好争权夺利，无不败坏着俄罗斯皿煮道路的希望。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这一刻孙汶的思想发生了一些的改变。他从光嘴皮子的宣讲皿煮大道理，晋升到了如何发展皿煮阶层，也就是如何促进社会进步，民生富裕。认识到了社会皿煮的真正根本不在于皿煮思想是否得到宣讲，而在于皿煮力量有没有得到发展。没有后

者的支撑，前者毫无意义。有了后者的支撑，前者将变成真正的改变！

不过孙汶的改变并没有引起夏威夷籍国会代表团的认真对待，乃至于认知。夏威夷国会代表团一共七个名额，每个人关注的重点都是怎样扭转华人人口下降这个真正的大事上，都在如何说动国会通过移民夏威夷的倡议。就连一下午都在义愤当中的孙汶，一番发泄之后，几杯酒下肚，也迅速把思维转移到振兴夏威夷华人人口的大问题上来。

三天后的国会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夏威夷代表团的提议被正式列入了讨论归案。自然的，这消息也就落入了刘暹的眼中，当看到夏威夷代表团成员当中‘孙汶’这个名字的时候，刘暹的眼睛真的是凸出来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大炮啊这是。刘暹穿越就算是三十几年了，对这个名字也是记忆深刻的很。现在这孙大炮成为了国会代表，是被自己‘招安’了吗？

刘暹砰砰直跳的心好一阵才安定下。这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过的事儿了。可对于一个封建帝王，面对这么个名字的压力感就是如此。

刘暹让人招呼国安部，重点查一查这个‘孙汶’。然后大松了一口气，这个炮党领袖原来真的被自己‘招安’了呀。对自家的感观和从警度竟然这么高，果然很有一种成就感。这就跟一个资本主义政府里的某个国会议员赫然是‘东方红毛太祖’，就让人大感压力的同时，也会升起一股不可抑制的成就感、兴奋感。自己用自己的努力和国家的成就征服了一个坚定地反对者，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刘暹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了。

第七百二十六章请父皇赐下密卫

为期半个月的国会召开，顺顺当当的过去了，似乎除了在报纸上争夺了一些北美新闻的版块外就再没引起什么风波。刘暹露面了五次。各地代表提议的种种问题，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依旧难办。可至少身份上些档次的人就都明白这场为期半月的国会私下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交易和内幕。

刘暹不会在这方面费多少心，因为一切的交易和内部围绕的都是一个大方向进行的，而这个大方向就是刘暹自己制定的。国会的事儿有内阁协助国会自身组织操办，一切问题提交内阁参议和论证，可挨不到刘暹本身。不然新秦之政体与满清的军机处+皇帝体制、朱明的内阁+内廷+皇帝体制，等等有什么不同？

新秦内阁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至今，早已经将皇帝与普通的国家政务得失剥离开了。哪项政策或是哪方面百姓不满意或是满意，坏处归类不到皇帝的身上，好处自然也有很大情分归类不到皇帝的身

上，但这已经足够了。

于刘暹来说，坏了有个挡箭牌，好了他也最终能赢得声望和爱戴，那些内阁重臣，和首辅、次辅劳累的再狠，最终也只能赢得一个名臣、名相的称谓，最终的好处还是归类到刘暹的。国家强盛了，他有资本打仗了，一场战争集天下之众望，所有臣工的声名、声望在皇帝面前都是不值一提。

所以，半个月的国会过去了，刘暹只是发表了一次演讲。拢共二十分钟。

内阁重臣和首辅、次辅大人才是国会的主角。

时间很快就近到了十月，寒冬初上。北美战争结束的日子遥遥无期，眼看着就真的要在老美这里打成消耗战了。德国那边传来情报。英法已经造出了一种定名‘小游民’的履带式装甲车。块头很大，重量必定远超国防军的轻型坦克，只是还不知道性能如何。

刘暹还没拿到装甲车的确切照片，不晓得这

个‘小游民’是否就是历史上英国人造出的那个‘小游民’，虽然时间上它们相差了二十年。

还有此刻的北美远征军，部队已经分南北两路为左中右三路了，中路主力部队二十余万人被挡在了夏洛特，美军还在亚特兰大集结了十几万民兵，随时可以侧击北路军。或是增援夏洛特的美军。南路部队倒是还在亚拉巴马州攻城略地，美国人要主要力量集中在了北方，南面各州抵抗力较之北面差了俩档次。而集结兵力最多，拥有超过四十万人的北路——主力军，在里士满被老美的‘血肉长城’堵得死死的。可怜里士满这座城市，这座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联邦首府，现在却为华盛顿政府拼死血战！

然北美之战局慢慢变成僵持，已经态势明确。国防军的兵锋不能说已经顿挫，美军的实力直线增强确实肯定的。现在就从德国传过来的消息。美军加各州民兵加欧洲各国的志愿军总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五十万。

这可是个绝对惊人的数字。全世界的军队，除

了中国能压老美一头，数量是美利坚已经是世界第二了。而且品质，至少在装备上很不错的。眼下美军的火炮和轻重机枪数量对比。绝对的是全世界第一，比之中国的还要高出一些，飞艇也是如此。虽然质量和性能上没法同中国的飞艇相比美。数量是却在直线上升。

国防军在夏洛特和里士满两座城市被堵，跟制空权的不完整有着绝对的关联。

所以。刘暹已经在考虑着自己是否要亲自去一趟北美，不然那里就会是一个无底洞。不停的在吞噬着中国的国力。

“明年正旦，朕会在大朝贺上正式宣布为你二人立国，出了正月，你们就去伏尔加就藩。”刘暹看着跟前的两个儿子，问：“你们可有治国之策啊？”

这些年朝政方面刘暹从没让儿子涉及，即使是太子爷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发明’上。二子、三子关于政治接触最多的就是国会，每次国会召开和选

举的时候，刘暹就会把自己的儿子们拎出来瞧热闹。潜移默化的，这些皇子对于君主立宪接受力都比较强！

毕竟他们的老子在头上压着，虽然私下里对于皇室皇子没有满清时皇子的风光和实权，但这些话永远只会在私下里说。面对着刘暹这么个可以留名青史，堪称真正的千古一帝的老爹，皇子们一点反抗的心意都没有的。

这次刘暹要册封二皇子刘盘为燕王，三皇子刘盈为赵王。两个封国也是把欧洲的那块地盘一分为二，北面的东面界限饱含着乌拉尔山、部分乌拉尔河地区和一块西西伯利亚平原，由此向西横推同一纬度的伏尔加河流域；南边的国家这是以乌拉尔河中下游为界限，国土除了横推同一纬度的伏尔加河流域外，就是里海西岸大片土地和高加索地区。顿河流域的一部分，乌克兰东部的一块土地，以及克里米亚半岛。

这两个国家乍然一看十分的不公平。北国根本不能同南国相比，后者国土多是平原，丰沃的平

原，还是俄罗斯的重农业生产区。而前者呢？国境里70%属于山地，除了乌拉尔山去的矿产资源外，再没什么奔头了。

但就是北面的这个国家，落在两位皇子眼中，诱惑力远远超过南国。

欧洲又不是东面的美洲大陆，美洲那里到处都是软柿子，欧洲这边到处都是硬骨头。国家册立，想要再度开疆拓土，根本不可能，能够守住现有的土地，熬过欧洲人，尤其是俄罗斯的窥视和复仇，就是上上的结果了。两个皇子都清楚自家老子把哥俩分封到伏尔加的用意是什么，那就是隔断俄罗斯！

所以，南国虽好，压力却重。不管是里海、高加索，还是克里米亚半岛，亦或是黑海沿岸，这些都是战略重地，南国的压力比之北国要超重十倍。

刘暹的儿子都不是笨蛋，他们可能谈不上明君之才，但却很有自知之明。在新国那样烂的底子和那么危险的环境下，刘盘、刘盈都不认为自己有开

疆拓土的本事，如此倒不如选择了北国，安安稳稳的挖矿，开采石油。至少过的安稳。

现在伏尔加河地区还在持续流失的斯拉夫人应该还有300万，70%以上的人口在南国，北国的地盘里可能只有八、九十万人，将来还会更少。而对于新立的藩国而言，原住民数量当然是越少越好消化了。

“藩国能立，但毫无根基。一切都需国朝襄助。儿子对于藩国如何治理没做多想，此事有内阁承办。儿子只以为该当于新土设立一张紧密的情报网络，时刻注意斯拉夫人中的**力量。最好暗中策反、收买当中的一批人，竖立标杆，让之聚拢力量，使之举兵起反，然后才好汇聚大军一举灭之。”

刘盘是哥哥，第一个如此说。

“照你所想，那情报部门该当如何设立？你且说来一听。”刘暹不置可否。

“自然是父皇赐下。儿臣手里哪有这等人才。听说国朝在中亚有个行动队，可从其中抽取人才。而且乌拉尔河流域有多处战俘营，从当中选来一批可拿捏住的精干，比如说他们的家人亲戚还没逃向西面的，先扣下来，驱之为我效力……”

刘暹不做声，但他听出了自己次子的意思。这小子是决定明面上彻底放开朝政，但暗地里要保持着一直属于他的情报力量。应该是对藩国的朝政和官场内阁都不放心。

“刘盈，你有是作何想的？”没回答自己的儿子，刘暹把话转到另一个儿子身上。

“儿臣与皇兄同意。儿臣知道父皇的心思，要推行君主立宪制，君权垂拱而治，至于政治之上，不沾染民间恶诽。儿臣愿意放开国政，但儿臣跟皇兄一样对这样的朝堂内阁跟国会不放心，愿请父皇赐下密卫，以做儿臣防身之利刃。”

两个儿子被自己强摁着接受了君主立宪制，但他们骨子里对朝臣的不信任和对大权旁落后的不安

感，从话语中的意思就表露无疑了。密卫，防身之利刃……刘暹心有戚戚然。

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不然他干嘛一直死死地握紧权利，握紧军权，不就是这种不安感使然的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多少个皇帝君主，多少家王室、皇室，就因为大权旁落而身死族灭？有着前生经历和见识的刘暹都对此不敢放心，又怎么可能让儿子们个个安心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暹爽快的答应了两个儿子的请求。来年正旦，二皇子刘盘，就藩燕国——南国；三皇子刘盈，就藩赵国——北国。这一趟里，父子三人这藩国的问题也敲定了。

“还有最后一百天，你们两个可以放纵的玩一玩。但朕要告诉你们，趁着年前的档口，最好把没敲定的事情都敲定了。”要就藩了，那就需要有自己的家底。日后燕国、赵国的官职刘暹会空出一部分来给儿子留着。反正头十年里，这两个地儿都不可能施行什么皿煮的。今后的大移民不结束，这两个国家还是休谈皿煮！

第七百二十七章第一是忠诚，第二才是能力

任哪一个权贵之家都不会只有一个后代男丁，可爵位、财产的继承人却只能是一个。那剩下的儿子该怎么办？

是给一笔钱打发出去？

是一直留在府里，直到老一辈全部病逝？

还是求人情给某一个好差事、前程？

这些次子、庶子、幼子里未必没有人才，且比之袭爵的兄长们，这些人的进取心还会更重，心思也会更加活络。把他们留在国内，那就是家族的开枝散叶，一个个权贵之家从单独的一家人慢慢的变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历史上的各朝新贵皆是如此。而现在刘暹给儿子封国，却给了这些苦逼的二代们一个更好的机会——从两位皇子远赴万里他乡，开辟属于自己的家族！

一个国家的建立靠的可不只是底层移民，还有知识分子和权贵。燕国、赵国比之得到大众百姓们的拥护，在建国之初的阶段更需要有大批拥护、支持国家的资产阶级、权利阶级。

现今燕国、赵国的当官的名籍可都归属北京啊，刘盘、刘盈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基本盘，要在一个移民的国度里用最快的时间来建立稳固的统治，这些次子真的会有很多的机会的。

两个月的时间，刘暹任凭俩儿子去折腾，真有心去万里他乡闯荡的人，这么长的时间也足够他们跟刘盘、刘盈搭上线了。刘暹还要忙着给儿子挑拣一些真正的有用能臣干将，需要家族没根基的，自身负担小的。个人意志坚定，性格顽强的。两个月的时间要挑出一批这样的人来。主要是圈定了名字后让人去暗中核实、盘查，那是绝对不够了。事实上刘暹在七八月间就已开始了。现下只是要加快些速度。再加上军队的事情和国家的走向，忙忙碌碌的能一直到年底。

而他的两个儿子回到自个地盘不久，也就三五天的时间，二位皇子封国已定，要招揽功勋权贵之家的次子、幼子、庶子，一同前往封国，筚路蓝缕，手胼足胝，开辟自己一番基业。满京城满中国该知道的人家也都知道了。

到了十月底。燕王刘盘率先向刘暹抵表，他所认同的密卫首领已经找到了，现年三十六岁的赵秉钧。原公安部三处机要科科长，河南汝州人。自幼是个孤儿，早年丧父，不久母亲又病故，家境极其贫穷，小时连名字也没有，说起他的姓。赵是百家姓之第一姓为姓，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生日是他自定的正月初一，其真实性究竟如何早已无从可考。

小时候给人家做书童。因为生性慧黠，强悍而有胆识，颇得主人欢心。因此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得以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新秦三年国防军打进河南的时候投军从戎。七年退伍回到老家做一警员，很快就以“长于缉捕”而闻名汝州。由此入了上峰的眼。在新秦10年由基层被选拔入中国公安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学习，毕业后留在了京城公安

部，并且在随后时间里稳步高升。

　　赵秉钧的材料第二天就到了刘暹手上。这个人在刘暹脑子里是有印象的。可看了赵秉钧的生平记载后，没发现袁大头有跟他产生交集的痕迹。但赵秉钧能放着公安三处机要科的位置不做，跑去刘盘那儿毛遂自荐，可见是歌有决心和报复的人了。因为就他现在的轨迹，到老死也不可能秉国之钧。整个军情、国安外加警察系统中，比他有能力有背景职位还高大上的人多了。就说袁大头，他跟赵秉钧就是同一年生的，但职位和功绩早已经超出赵秉钧不止一个档次。而那内务大臣的位置可只有一个！

　　很快，有心人就知道燕王领着一个叫赵秉钧的人进了zn海，相谈了半个小时，燕王去拜见自己的母妃，刘暹留下了赵秉钧这个新鲜出炉的燕王密卫首领。正式对外称呼是秘书室副秘书长。

　　“既然燕王密卫正式成立了，就谈谈你的想法吧。”刘暹审视的目光看着赵秉钧，这人性格确实不凡，第一次见到皇帝还能保持镇定和冷静，脸面上恰到好处的表现出了对自己这个皇帝的敬爱、尊

崇，却又没半点失礼之处。

“回皇上话，第一是人手，不仅是国人，还要有白人。”

“你现在没人手？”

“微臣无有人手。”

“谁说的？那个从汝州来到京城的樊涛不就是你的人吗？还有海淀警局刚刚辞职的陈其业，不也是你的人吗？你手下的这些人能力都不错，有些小毛病也无伤大雅，都给燕王看一看。你回去给他们说，朕挺满意的。”刘暹笑呵呵的说着，像在唠家常一样。对面坐着的赵秉钧额头却愣是生出了一层明汗。

不过他见刘暹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心里还能压下那惊涛骇浪般的翻滚。赵秉钧在警察系统里打浑了多年，马上要干的也是密探工作，既然毛遂自荐，怎么没几个家底？皇上不会因为这点问题就削自己的。

赵秉钧心理安慰自己，可再看刘暹的和祥的笑脸，却感觉一股不同于先前的压力山大。刚才心情激动，浑身热血沸腾，是因为见自己的皇帝陛下，是一手把国家从烂泥堆里拉出来的皇帝陛下。赵秉钧不由得不激动。现在却是感受到了皇帝这个人的绝大压力。

“微臣定将陛下的话转到。微臣几个兄弟能得陛下褒奖，死而无憾。”

赵秉钧额头上的明汗汇成了两滴汗水，终于从鬓角留下。刘暹揭过这个话题问起了他即将要开始的工作。

“已经跟警察系统有了沟通，具体情况还未知道。”

“上一封情报是大前天前来的，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下一封情报应当在三天后送到。”

封国确定之后，刘暹就允许燕王、赵王跟伏尔

加的官府、驻军进行一定的沟通和联系了。还吩咐内阁和总参谋部予以配合。

“嗯……”也就是一个周一回往来，不亲切也不疏远。刘暹似乎想起来了自己月前接到过这个汇报，只是没在意。手指有节奏地轻敲着桌子，“嗯，接着说，说说除了人选，你还有什么想法？”

“想法很多，但比较乱，没有整理好。”

“那就乱着说，朕听着。只是内宫，又非朝堂内阁大会。”

赵秉钧喉咙耸动了一下。“这第一，微臣以为在从现有谍探挑选精员之余，还当再另起一班人马，培训新人，尤其是貌似俄人之白人。情报系统是包罗万象的一张网，而非是零碎杂乱的不成体系。大的方面呢，微臣有两个想法，另起新炉为根本，然后分谍探一明一暗，明中吸引反抗势力之注意，暗地里仔细侦查，不求小功，只求可逐渐接近其核心。”

“尚可。出了宫，你就与燕王商议商议，先把现有的挑了。情报么，要先将架子给搭起来。干什么工作都要用人，你刚才说的不错，第一就是选人。外面设情报站是一方面，家里也要有人坐镇。今后你一般不要亲自出马，要学会掌总。朕知道你擅长侦缉，公安部把你从重案组调入机要科，也是为了培养你的大局观。做上位者，不需要门门都精，但必须门门都懂一皮毛。”

“微臣……，对……几位大臣，感激涕零，不敢忘。”赵秉钧虽然比不得袁世凯等人，但他作为一寒门子弟，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蹦跳的如此快，他真心的对几位老上级感激的很。

“其次微臣以为，密卫当不求急功。安下心来，缓慢经营。国家正面上还有内务部和警局，乱也乱不到哪儿去。如没必要，就尽量不跟官府搭上关系。我等密卫只归属燕王一人。”可不能听燕国内阁的差遣。赵秉钧吞下了最后一句话。

赵秉钧话中的意思简直是要跟燕国朝堂分家

的，恨不得直接就说国家再乱也是朝廷的事儿，跟他们密卫没关系。

刘暹眼睛暗了暗，这是赵秉钧本人的意思呢？还是燕王的意思？如果是后者，自己可真是把儿子养的够呛的了。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赵秉钧他是认同了。密卫就是给燕王用的，赵秉钧的意思不管是燕王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有心，明白人，就足够了。

“好了，时间紧，朕就给你几条原则，剩下的，你自己揣摩吧。”

“赵卿，你给朕记着，从现在起，你就是燕王最贴身的一把刀，一层保护伞，如果你干的好了，燕王淳厚，将来必亏欠不了你。燕国的历史上也会记下你的名字。”

“燕国地处欧洲，临近敌国，情报战线的重要性用什么词形容都不为过。它不仅是燕王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也是军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你们不仅

要在国内生根发芽，在国外也要有所建树。只有这样，密卫才能真正的站稳。

不然永远只能是上不了台面的探子。”

“赵卿，情报战线的残酷不亚于正面战场，那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是经常的事。你既然要入此行，就不要有任何的心存侥幸，情报者从不相信什么偶然和巧合，情报者不惮于以最坏的最恶毒的猜测去推断他人的动机。他们可以被称作最冷酷最可怕的人。”

“所以，情报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忠诚，其次才是能力。这点你与我记清了。”

第七百二十八章中国人统治的北美

宁朗和大卫一起走到天津，在码头分手，两人一个回欧洲，一个要去北美。两年友情，这日一别后，怕就没有再见的时候了。

欧洲人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大卫的父母去年就回国了，要不是大卫学业还没有完成，早就应该回葡萄牙了。

宁朗自天津登船去北美，同行的还有自己的妻儿。二十五岁的青年远赴万里之外，宁朗心里面要是不苦才有怪。可是没办法，谁让他有个臭名远扬的祖上呢？宁完我。宁朗是宁完我的第九世孙。这个老祖宗在前清的时候还有点用处，到了新秦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没人会喜欢一个汉奸的后代，即使国朝政策上对于宁朗这种一二百年后的子孙完全没歧视，可放到底下，就有的说头了。这种家世，成事不足，败事却有余。一样的条件，一样的成绩面前，甚至宁

朗的成绩还要更好一些，都比不上这个祖宗的破坏力大。

可别看宁朗刚刚二十五岁，他十七岁就在石家庄巡视法庭当差，如果不是家世牵累，如今的他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庭长法官了。现在却需要跑去北美才能如愿的升级，而北美的落脚地还是一处最让法院系统头疼的荣军农场。哪里的主儿，可没一个好伺候的。法庭上胡搅蛮缠，耍横放刁的，宁朗可是见识过，更听闻过。

“宁朗，你到了北美一定记得给我写信，我会给你寄来所有的法典的。”

大卫的汉语说的挺标准的。眼下中国国际地位日高，会说汉语的欧洲人在欧洲可是很吃香。尤其大卫还在中国拿到了学士学位。这更是一块金子做的敲门砖了。

宁朗脸上挂满了笑送朋友离开，而等到自己登船的时候。泪珠连下，止都止不住。与他同乘这艘客船的多数军队家属。恐怕里面很多就是北美各处

荣军农场那些伤残军人的家眷。这些人除了个别身份不一般的可以回国，绝大多数都被国朝就地安置在了北美地方，家人自也都一块打包送了过来。

荣军农场是标准的机械化作业，平均二百亩地一辆拖拉机，五百亩地一辆农用收割机，还有机械磨坊、播种机等等。被安置在其中的伤残军人，人均授田皆在三百亩以上。再加上北美是刘暹准备封建之土，这里的土地允许不限制买卖。如今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在北美购自田产了。而且因为北美地广人稀，买了田地也不像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佃户。最适合他们的模式就是构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农场。其农业机械化进程，被历史推着一步跨越进了机械化时代。

所以，美国的乡村，就是一个农场接一个农场，这里的巡视法庭工作量绝对没有国内的大，但更辛苦，更危险。远征军进入北美的一年多来，已经有不少中国公务人员和单独的士兵外出失踪、被杀、被袭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之后的美国佬都受到了占领军严厉的报复！

但是美国人的反抗意识并不比俄国人逊色。何况他们手中还有不少枪、支。之前的收缴枪、支活动进行的再严厉，也没人相信会真的将所有的民间枪、支收缴干净了。

等到宁朗一家人在洛杉矶港口下船，时间已经临近农历年的年尾了。宁朗带着家人冒着雪花乘坐着火车在腊月二十五日赶到了新墨西哥地区的阿尔伯克基，当然。现在这里叫做新州德城！

城市里，西方色彩浓郁的建筑见却挂着红彤彤的打灯笼，街头巷尾到处张灯结彩。红色的炮纸扑面街面，浓浓的中国年味扑面而来。

这里是北美西南大区里远征军统治力比较强的地方。因为整个新州的原住人口还不到二十万，而新州的面积堪比两个河南省。这里作为远征军征发德克萨斯州的基地。属于移民倾斜对象，至今迁移过来的中国移民已经不下五万人，还有三千多安置在新州各地的伤残军人。

宁朗是新州的十二个巡视法庭的正职法官之

一，地位自然不低，虽然整个新州的行政级别只是府级，人口更比不上一个县。可宁朗作为正式到职的法官之一，刚刚办理了手续，就有了参与新州议会的资格。而整个新州议会的议员有八十七名，其中三十一人为伤残军人，他们的资历介绍上全都标注着荣军农场。

“我们就是要从原住民身上抽血，不然就凭国内的那点拨款，就是十年时间，我们也疏通不了德清河【原格兰德河】。”

宁朗腊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参与了议会大会，会议上唯一讨论的事情就是疏通南北贯穿整个新州的德清河，而一切的费用该怎么的从原住民身上拿到手。

会议的议长，毫不遮掩的用出了‘抽血’这个名词。赤果果的表达了自己对原住民无穷的恶意和敌意。

与会诸人都很担忧公开的搞河运公司股东招募大会，会让入股的成员成分复杂，如果是为了抽血

让原住民大力的参与其中来，到头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制肘。毕竟他们对原住民再富有敌意，也不能不按规矩来办事。‘规矩’是游戏的规则，没有了规则，游戏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的事情，至少北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我们正在一点点的统治这片土地，那就必然对原有士绅阶层进行一次大清洗，从**到精神都予以彻底的消灭！而现在这种募股本质上等于在向他们销售免死金牌。”

“这是他们的投名状。”

“要是连这次机会都抓不到，什么时候身家性命没了，也是活该！”

新州最高法院的院长在会后如此坦白的对宁朗说。至于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制肘，院长脸上的笑容很冷酷：“无论是公开募股，还是发行企业债券，本质上都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服务。想通过购买股份、债券来控制整个水运，从而获得在我们之上的经营话语权乃至控制权，这种事情只有西方世

界国家才会发生。”

“新州是什么地方？是一切都握在我们手中的地方。真正的政治与军事的结合，这样的强权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会屈服于金钱？

这样的事儿本土没有发生过，新州、北美更不会发生。我们从来都是游戏的仲裁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可不是参与者游戏者。”

“美国人肯定是不习惯这样的游戏规则的。但他们没能力去改变。”

“宁朗啊，我要你记住一句话：当你没能力去改变环境的时候，不要执拗的抗拒、反抗，而要尝试着去适应它。”生活就像强女干，当你没办法反抗的时候，那就去享受。

宁朗很不理解院长给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这跟他学到的法律精神是完全违背的。但是很快，宁朗就理解到了院长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水运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很快就在德城搞起来了。股份，一万华元一股，美元的价值占领区是不承认的，债券以三年为期，年息二分。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所有股票、债券均不记名、不挂失。这等于是认可了股票和债券可以私下转让，同时还能在到期后私下里去兑换。

由于是新州政府出面担保，国内来的移民和伤残退伍军人，很快就认购了3000万华元。而这件事对于新州的原住民来说，更是一场巨大的轰动。

原住民有两个声音，一、中国人完全不懂得金融，这是鄙视；二、这是中国人为自己开的一条福音之路。这是脑袋聪明的。

许多人挤破了头都要把股份和债券买到手。很快的，水运公司的资本就从政府拨下的100万华元涨到了15000万华元。

宁朗绝对没有想到在一年之后，当德清河南北

疏通，北勾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两州，南连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州，最终在布朗斯维尔汇入了波斯湾，让新州因为地利而迅速成为北美中南部的炼油中心，为远征军的战争做出了绝对的贡献。

那新秦20年初，水运公司公开召集的股份和发放的债券，水涨船高，前者市价至少暴增了一半。就这一直还有价无市。可是广大下层阶级都不知道的是，当初商定这件事的那些议会会员们，常常能用比初始价格还低的价钱轻易地卖到这些股份额。因为总有一些急着等钱用的原住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认真的讲，这当然是违法的。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宁朗深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周边都是一片黑的时候，清白是坚持不下去的。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永远是失意的。能够在政坛上搅动风云的人物，从来都是和光同尘，与时舒卷的。

不过那个时候远征军已经占据了战争的优势，弗吉尼亚州的失败，让美国残存地带遭到了远征军的拦腰砍断，他们已经在准备着和谈了。

而新秦20年2月的时候，华盛顿方面的百万美军针对远征军北路部队发起的大反击，此刻正激战酣烈！

第七百二十九章可恼的欧洲志愿军

全部都是150mm重炮，如今的北美战场，105mm火炮已经退出了重炮的行列，只有120mm以上口径火炮才能在陆战中称得上重炮。而美国人以自由女神为代名的列车炮，口径全都在260mm以上。此刻，超过400门150重炮和四辆自由女神级列车炮，正在用炮弹不停地捶打着远征军的防线！

巨大的轰鸣声震得耳朵都麻木了，说话，连自己说的自己都听不清。

一道道巨大的烟柱简直湮没了阵地。特别是那自由女神列车炮，一颗高爆炮弹重达240公斤，一个穿甲炮弹重量接近400公斤，射程也远远超出了远征军所有的装备火炮。

“轰……”

风沙席卷，大块破碎的混泥土被风暴席卷的如

大风中的纸屑一样。足足一尺厚的钢筋水泥建筑在自由女神级列车炮面前脆弱的如同沙子堆砌的城堡。

西历1896年3月27日凌晨，美军的反击战来临了。因为阴天有雨的原因，两边的飞艇部队都不敢轻易出动，战斗一下从三维立体作战恢复到了二维地面战争。

已经有三个美军师在进攻中伤亡惨重。美陆军司令n.a.迈尔斯再也压不住胸中的怒火，严厉训斥了前线指挥官美陆军第5军w.沙夫特中将，“如此强大的重炮集团，为什么压制不住中国人那薄弱的炮火？你是怎么指挥炮兵的？已经有多少英勇的士兵倒在了中国人的炮火当中？这是对美利坚的犯罪，是对美国人民的犯罪！”

w.沙夫特中将甚为羞愧，只能向n.a.迈尔斯连连道歉。保证尽快的消灭掉中国阵地的炮火。

但是进攻受阻，才短短四个小时。就有三个美军师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使得n.a.迈尔斯上

将对此次的反击攻略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在，n.a.迈尔斯在大批参谋官的陪同下来到了距离前线只有2.5公里远的一处碉堡中，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场的情况。辽阔的旷野笼罩在烟火之中，根本看不清楚。炮兵阵地猛烈地向中国人的阵地喷吐着炮火，那四辆自由女神级列车炮每一次射击，都让n.a.迈尔斯心底震颤一次，感觉到重炮的威力。

整整经历了一个小时，远征军阵地的反击火力已经被打哑。望远镜里，大批的美军士兵已经布满了旷野。但仍有炸点在美军当中炸响，每一发炮弹都会带走陆军士兵的生命，n.a.迈尔斯忍不住又咒骂起来。

“司令官阁下！”副参谋长萨缪尔.杨少将来到迈尔斯的身边。“15分钟前，第二军和第六军已经在东线发起了进攻。”

“很好。”迈尔斯点点头，“就让梅泽思中将按照既定计划行动吧。”美国人手中有充裕的兵力，此次他们策划的大反攻，进攻点可不是一个两

个。

“让梅泽思中将时刻转告北线的进展。”迈尔斯补充一句。

作为美国的陆军总司令，迈尔斯需要考量的可不止眼前的这一出战场。整个战线从北到东南蜿蜒超过500公里，光是前线指挥部就设立了五个。

“司令官阁下！”一名中校参谋跑到他身边。“第五【东南】战区的我军部队遭遇了中国人的重炮压制。阿德纳.查菲少将战死，进攻部队伤亡惨重，阿瑟.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自由女神级列车炮支援，以压制中国人的炮兵……”

“混蛋！”迈尔斯恨恨的骂了一声。

“立即通知沙夫特那个笨蛋！再明天上午10点以上。我会调走至少两辆列车炮。”迈尔斯觉得自己需要给沙夫特更多的压力了。好让沙夫特感受到压力的紧迫感，好把战争打的更漂亮快捷一些。

美**队的炮兵力量已经超过了中国人。这一点上向发十分的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他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曾经任由远征军揉搓的美国佬变了。变成了一个扎手的刺猬，变成了一个锋利的铁蒺藜。而现在美国人的反攻。让他们更变成了一头猛虎，他们亮出了獠牙。无论是天空、大海还是陆地，他们有战斗的精神，也有反击的手段。只要这次美国人的反击战能够得手，他们就会真正的完成自我的蜕变。

第六军的第20师是美陆军的一支精锐部队，英雄部队。在下午四点钟开始，随着东南战区的美军从远征军当面的防线上打开了缺口后，就大胆的朝纵深去发展，部队开始遭受伤亡，元江州部署在纵深的火炮迅速密集起来，严厉地打击了其前锋第108团。

两千人的一个团，全部阵亡在了密集的炮火之中。满编1.7万人的第20师，退下战场的时候只剩了4000人。整个部队都要重建了。

“莫非中国人的重炮都集中在了东南？”碉堡

内的参谋们嘀咕起来。

东南防线的远征军第3、第4、第5三个重炮团的上百门重炮在半个小时内发射了千余发重弹，配合着其他位置的炮火，不仅全灭了108团，更打残了美陆军第20师。炸死了其少将师长。

这里的阵地属于美陆军的第三战区，位于东北方。雨终于下起来了。

在远征军防线后方的公路上，到处是不同兵种的士兵，这点是从他们的军装佩斯上很容易分辨，一些路段已经被炮弹破坏了，工兵们正在填入了黄土，汽车勉强可以通行，拖着大炮一刻也不停歇。同样还有一些工兵正在往地下埋着炸药，自然是要等断后的部队撤走，就将这条公路彻底破坏。

“怎么还有伤员没走？”一辆卡车停在了路上，跳下来一名中尉军官，冲着一旁的工兵就询问到。那公路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至少一百名伤兵正北医护人员和士兵抬着往前走，撑起的雨伞和雨衣为伤兵们遮挡着雨。

“报告长官，这是最新的一批伤员。救护车辆还没有回来。”

撤退才是最考验一支军队成色的时候，国防军各条战线本就陷入了跟美军的僵持之中，得不到当地物资的支援，各方面设施大大落后。这点上自从军队里到处充斥着的马车就可见一番。老美的后勤运输已经全部的视线机械化了。

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是严重的不足。

此刻的指挥部里，远征军副总参谋长林深正在对着向发介绍说：“现在情况大体明朗了。”

“美军并没有重点进攻，他们兵力充沛，是把一二百万大军平铺在五大块上，至少现下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全歼我军，只是为了将我军从华盛顿一线破退。如果五个战区有那一部分取得了突破进展，以美军海量的预备部队和方便的运输条件，他们肯定会迅速围绕突破点投入重兵集团，进行猛攻的。”说到底，这次老美的大反攻就是仗

着自己底子厚，来以实力压迫远征军的。

两边缠斗都小两年了。不是向发他们看不去老美的指挥官，而是美国人在战阵上的表现真的无能。一开始还有理由来做借口，他们准备不足么。可远征军的兵锋迈过密西西比河以后，美国人的指挥还是乱糟糟的。

这跟美国人强势的地方州权有很大的关系，却也更让向发鄙视。这算什么皿煮文明，简直是乱扯淡。军队只需要一个声音说话，美国的地方州政府算什么身份？打仗的时候怎么没见到州长跟议员冲锋陷阵啊？在很多场战役、会战中，他们起到的破坏作用简直是远征军赢得胜利的最大帮助。

而战争时间都快两年了，美国人竟还没有统一的结合起来，美国的这个整体在向发眼中绝对是无一是处，万不可行的。

就跟这次美军的大反攻，战争意图过早的暴露，虽然打断了远征军对华盛顿的进攻，却也让远征军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和巩固防御战线。连他

们的报纸上都能时不时的看到相关信息。

这要放到中国，立马的就会被冠以间谍罪或泄密罪，给警察抓起来，报馆、报社封掉。

“可惜咱们在北美东岸没有支撑点。不然放出去几十艘潜艇，够洋人苦头吃的。”

一个上校参谋目光凝聚着北美漫长的海岸线上，眉头皱的紧紧地。国防军海军去年上半年就派出了水面舰艇在麦哲伦海峡出入口以及合恩角巡逻。还不时的会放几颗水雷。至于先前那队半残的英美联合舰队，破损的军舰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南美根本得不到修补，加上英国人的退出，剩余的区区几艘美**舰根本连港口都不敢出。中国人的潜水艇都时时刻刻的等在外面。很多的美国海军已经辗转陆路回去了美国。

可是美国人背后有整个欧罗巴在支撑，粮食、物资，种种类类，全都不缺。而且欧洲志愿军入美参展的数字已经累计达到了五十万人。这是五十万精锐部队。他们脑子里的作战观念可能会落后，但

人绝对不会怯战逃避，贪生怕死。美军近些日子里实力逐渐变强，跟这些欧洲志愿军有着分不开的因由。

当然，美国人这一两年里逃去欧洲的数字更多。那么多艘船只从欧洲过来美国，返回去的时候多半是拉满了人。

老美开战前七千多万的人口，现在还掌握着美利坚合众国手中的人口至少还有五千多万，落在远征军占领区的人口却还不足一千五百万。除了参军入伍战死和做俘虏的，更多的就是乘船离开美国返回欧洲的……

第七百三十章唯一的例外

战争的残酷远不是温室中的花朵可以理解的。

开春过后，二皇子、三皇子封国就藩，刘暹带着接下的几个儿子去了北美，同时跟着他一块前往北美的还有四个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和尼古拉.特斯拉。之所以还叫上尼古拉.特斯拉，是因为随船的还有多部无线电台。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东西要真正的投入进实战中。

伴随刘暹一块远渡重洋的还有禁卫军十万人。这支中国装备最好，人员选拔最精锐的部队也要投入进北美的战争中去了。

德国传来的情报，英法已经把不少小游民装船运去了美国。很有可能，禁卫军还会跟这些小游民交手一场呢。

两年的战争，西方世界制造出了高射炮、高射机枪，也搞出了专门用来对付装甲部队的加农炮和

火箭弹。现在坦克也要提前二十年被西方人运用进战争了。如果到今年年尾，北美的战争还不能结束，中国就真的要掉进泥潭了。

这会耗去中国太多的国力，而欧巴罗却利用这些时间来积极地拉近与中国武器装备的距离，也就拉低了中国的威慑力。时间越久，对中国就越发的不利。

最可怕的是，北美的战争让中国政府的重心偏移，从而不能好好地消化掉南洋和中亚、欧洲部分，这会在整体上扯垮中国的后退。就像二战时的德国一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却没能好好地消化掉这些地盘的营养，反而要受这些地方的拖累。不得不分散宝贵的兵力。

刘暹现在就怕欧洲人，尤其是英法。一边在北美支援美国人，拖住中国的精力。另一边再回到南洋，怂恿当地的土著人来反抗中国的统治。

刘暹必须在今年之内，彻底的结束掉北美的战争——或是彻底灭亡美利坚，或是打的老美不得不

求和以苟延喘息。

“皇上，国安部发来密电。”中途船队停留夏威夷，刘暹接到了国安部的密奏。刘暹眼睛眨了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没译错吗？”

“已经再三确认。”

“呵呵……”刘暹怒极而笑。财政部的国库司里竟然有了叛国之人，而为之牵头的是两个伪装成国人的日本人，还有两个一块做局的人。根本就是纯正的不能再纯正的国人。一出自香港，一来自南洋。“猪狗不如。”

“三个挨千刀的狗贼。”

“迅速回电北京，要国安部马上动手。”可是，财政上的紧缺以及军费的动向和预算，怕是瞒不住他们背后的人了。

前者只能算是一般机密，后者却是真正的绝对机要。任何人拿到那份预算和开支表单，对着中国

的近期行动与兵力大体布置，都能推算来今年中国、军队要有什么大的动作和打算。

刘暹简直想剥了他们的皮！

北京国安部。

副部长袁世凯和国安五处的处长陆建章做好了吩咐，一支又一支精锐干成迅速从京城各处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向着目标人物扑上。

“走。老陆。咱们去瞧瞧国库司的那个笨蛋、蠢货。”袁世凯真心的瞧不起这个叛国之人。简直完全没有脑袋。也不看看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不是积弱的前清。你跟外国人勾搭，反而有可能让你止步青云。

跟外国人比起来，现在之中国才是真正的大树。遮阴蔽日，供人纳凉。竟然只转了两手就入了外国细作的套儿了。本人可见就是蠢的。

财政部库藏司档案管理处的副处长周成英怀着

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司长的办公室，见屋里坐着好几个人，除了司长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王城外。还有两个不认识，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人看上去有些面熟。就是想不起是谁。

“周成英，你认识这两位大人吗？”木着脸的司长指指那两个陌生人对周副处长说。国安局的处长。可等同于他这样的厅级，都是正副四品的官衔。对于周成英一个从六品的官儿，当然是大人了。

“回司长话，卑职不认识。”周成英说着话，表面十分平静，但是内心里却似猛的被紧攥了一把。他干过亏心事，怕的就是鬼敲门。陌生人，还是大人，好可怕的。

司长寒着脸，颜色看着就是对周成英严重不满，“周成英，你的面子很大啊。给你介绍下，这位是国安部的副部长袁大人，想必你是听说过的。那一位是五处的陆大人，他的部门是负责国内反间谍的。”副部长，不等同与左右侍郎，级别与之正职尚书差了一等。一些重要的次级部门主事人资

历、功劳到了，都会被加副部长职。这就跟天朝不入常的副手对比一把手一样。而左右侍郎就是如常的副职，或是常务副职。

国安部，反间谍？宛如一个炸雷在周成英头顶炸响，他的脸刷地白了。

“害怕了？”袁世凯将手里的茶杯放下，脸上冷笑，“既然敢做，就要敢当。程司长，您可以忙去了。留下周副处长跟我们唠嗑就行。”

“不要脸的东西！财政部的颜面都让你丢尽了！”程远榷站起身，一双眼睛怒的喷火，“老实回话，不然，后果你心里清楚。”新秦立国之后，对于叛国罪定的可是九死一生的。程远榷一点也不认为周成英还有活命的机会，这家伙近乎掌握着整个财政部的机密。他个人是死定了！但是他的家人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就有很多种了。

司里出了间谍案令程司长恼火不已。因为，程司长是绝对爱国的，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数典忘祖的败类，更虑及自己的前程，心里对周成英是恨透

了。

国安部的人不是善类，但这几年的事实证明，这个被官场闻之色变的情报机关，比类朱明的锦衣卫、东厂的权力部门，却极少出冤案。既盯上了周成英，他就肯定有问题！而以周成英的位置和级别，这家伙一犯事，就肯定要掉脑袋。

国朝鼎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严格说并不能算太平盛世。这种不平静不在民间而在官场。主要是对官员的整肃不断，各类的新颖事物从出不穷，从法院到副职的设立，从监察院大权森严，到议会、国会，然后就是贪腐。连高层中人都有一些人因为贪腐丢官罢爵，中基层就更不用说了。大批的官员被摘掉了乌纱，也万幸新朝的官多。这些人里不少都掉了脑袋，更多的却全家都被发配了边疆。

可贪腐跟叛国罪完全不能比。后者极受皇帝的记恨，但涉及卖国就没有了回旋余地，即使不判死刑，此生大概只能在监狱度过。《刑法》对卖国罪的量刑极重，能够保住命的极少。

“说吧，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袁世凯轻声说。

“卑职，卑职不明白……”周成英拼命平复地慌乱的心情。但他的心脏依旧狂跳不止，似乎要从腔子里蹦出来。

“把照片给他。看看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场。”

陆建章身后一人从随身皮包里摸出几张照片丢在桌子上。

周成英万分不想去看，但必须上去。他凑过去看了一眼，禁不住啊出了声。照片是一个人受刑的场景，那个人已经被打的面目全非。脸浮肿的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了，浑身上下全都是血色的伤痕，一些伤口皮肉反卷，被照片清晰地记录了下来。他的十根手指全被插进了竹签，只这么的看上一眼，周成英就两腿哆嗦的软了脚。而另外几张照片上一个人的手，两只手被钢环固定在桌子上，一半的手指已被砸扁了。白森森的碎裂骨茬，混在模糊的血

肉中，清晰可见。

“这个人周副处长该认识的吧？”陆建章从身后随从手中接过一张照片，又递了过去。

“啊？！”周成英惊叫起来，照片是他的密友滕刚。就是从接触了这个人之后，自己就慢慢的沉入了泥潭，再也挣不开了。

“他不是去南洋谈生意了吗？”周成英失口惊道。

“他马上就要回老家日本了。”陆建章语调平淡地说，“这七八天他都在城南酒店住，你怕是不知道吧？还有，你肯定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你只知道滕刚比较喜欢日本文化。”滕刚建一还是很硬气的，直到敲碎他的第五根手指才开口。

周成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大人饶命，二位大人饶命啊。”

袁世凯更看不起眼前的周成英了。“蠢货。这

个时候好敢妄想饶命？真是一壳猪脑子。”

“周成英，本官可以告诉你，你死定了。但如何死倒是可以选择，你的家人也可以保全。假如你能让人满意的话。”

陆建章说话慢声细气地，“说吧，都往外面拿了些什么？慢慢说，全部说出来，想仔细了，可别忘了。”要不是在电报局蹲点的人从化名田忠的中田明德外发的电报里感觉除了不对，想要挖出周成英这个大老鼠，真可能要推后一些日子。

北京的天气已经转暖，周成英整个人却若掉进了冰窟窿一样，浑身刺骨的寒冷。“我说，我说。小的都说。只求大人放过小的一家老小。”

新秦的律法上已经废弃了连坐和连诛，但叛国罪是唯一的例外。

第七百三十一章御驾亲征

刘暹的眼睛近些年里已经从日本这个国家挪开了。中国不再是当初的中国，日本这个被刘暹仇视了二十年的国家，在第二次中俄战争结束后，就在刘暹眼中彻底不存在威胁了。

刘暹只想着让日本继续的分裂、对峙下去，用一种很自然的法子来呆滞日本的发展速度，最好在百年之后这会是俩‘北朝’。

所以，日本只要不蹦跶，他俩就不会被刘暹放入计划里。即使战争前期的东京日本政府那般的蹦跳，在战局大逆转之后，在东京日本政府瞬间安分守己之后，刘暹也没将东京怎么着。就像没看到东京日本政府的反逆之心一样，就是出自这个考虑。

好不容易把日本分作两边，他可不愿再用自己的手把小鬼子‘归一’。

国安部收网之后，滕刚和田忠两人的资料、照

片只是被外交部递交了东京日本政府首相官邸，并且义正言辞的对着伊藤博文大加抗议和威胁，吆喝着要东京政府乖乖的交出所有潜伏中国的谍报人员名单。却并没有对东京日本进行实体上的小手术。

中国现在没能力对东京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毕竟是一个能短时间里拉起五十万军队的小强。虽然持久力就像日本人的身高那么短。但中国真的没精力、没余力了。

连南洋，新秦国朝都暂时的以安抚和维稳为主。没有借着统治权交替的动荡期，让人暗中搞鬼，怂恿南洋各地的土著起兵造反。然后国防军痛痛快快的收割人头，清理地方。

这就是因为中国有些力有不逮！

北美的战争对于中国就是这么大的影响。

……

洛杉矶。

“陛下。远征军北路军激战至今已经损伤将士七万余，向帅求援兵了！”

刘暹人在洛杉矶才歇息两天。随行的十万禁卫军和装备刚刚全部登陆上岸，就第一次收到了向发拍来的求援信。

北路军的形势必然是很严峻的！刘暹的脸色很严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向发不至于发出这么迫切的求援信。他是中国第一批被晋升元帅的人，国防军五帅之一，刚刚拿到元帅礼服，也是要颜面的时候。这还是远征军登陆北美以来的第一次求援呢。

皇帝的行营已经到了北美，远征军的指挥权就自动的回到皇帝的手中。向发一边把密西西比河一带的驻军进行抽调，一边急切的请求刘暹支援。

“宋祚先的第一装甲师不已经有一个旅完成整编了吗？现在就蹬车。朕也过去。让任化邦领骑兵沿途巡视线路安全。”

“去通知运输部门，调整好线路。明日正午前。部队出发。”

刘暹已经等不及禁卫军全部整编妥当，再浩浩荡荡的开去前线了。洛杉矶这里也没人会劝阻刘暹安危为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因为刘暹才是全军的精神图腾，他前来北美，也不是做做样子，肯定是会前临前线，坐镇指挥的。

一万多点装甲部队，第二天中午就上路了。而七千多跟坐骑配合的似乎还不是多默契的骑兵，早在昨日就出发了。

任化邦这个时候正打马疾驰在铁道两旁的旷野平原上。这儿才是他喜欢的生活。之前坐船漂洋过海，茫茫的无垠海面，让他腿肚子都多说，更别说晕船的难受了。可是让他受罪了。

一万名骑兵只站起身了四分之三。还有两千多人身体虚的骑不得马。晕船不是任化邦一个人的苦果，那是涉及整个禁卫军的。还有他们此刻屁股地

下的高头大马，全是远征军登陆后就地缴获的。人手双马，还绰绰有余。

这是横穿整个北美大陆的进兵。从洛杉矶到弗吉尼亚，三千五百公里的路程。前后三次换车，日夜兼程，用了十二天抵达前线。

“陛下！”看到刘暹从火车上走下，向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皇帝来到的真太是时候了。

“别这么多虚礼。给朕说一说前方的战事，现在的战线还能支撑多久？”军乐声中，刘暹把手一挥。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进到一线了。但这种感觉，不会忘。

“五个战区，属东南战区的形势最好。西北、东北两战区的形势最恶，正北、正东次之。”

这五个战区，分别对应着俄亥俄河、摩根敦、温切斯特、华盛顿和弗雷德克斯堡。从北延续到东南，再隔着百十华里就接上中路军在里士满的战场了。

向发之前已经从中路军抽掉了一师一旅的兵力了，再加上从后方征调的两万余人，让如今的北路军还能保持着四十万人的规模。但是他们的对手——美国人在刘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的同时，也有三十万欧洲志愿军再度登陆了纽约和华盛顿。他们的主力是一百多年前让美利坚成功独立的最大功臣法国人。现在高卢公鸡又一次成为了美利坚的救世主，领兵的总指挥官是约瑟夫.加利埃尼上将——前法属马达加斯加任总督。前年才刚刚被晋升中将，现在因为对志愿军的统率，被爱舍丽宫授予了上将军衔。

这是一位在历史上留有名字的法军统帅，‘马恩河战役得胜者’这一称号最名正言顺的人。

也是这三十万欧洲精锐的陆续参战，让向发的压力更加重大。要不是刘暹的到来给了向发坚持的底气，他都要指挥部队彻底的退出华盛顿大区了。

“我们手中有多少飞艇？都是什么级别？”刘暹所在战区直面的是华盛顿。战区所属兵力只有两

个整编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两个装甲营，他们要面对的却是超过三十万人的美军和至少十万人的欧洲志愿兵。

无论在炮火还是在飞艇数字上，美国人都占据了上峰。更可怕的是，近期里美军进攻序列中已经出现了小游民坦克。这种速度很慢的坦克皮糙肉厚，75炮直接命中，都不会一击必死。要不是国防军对于装甲部队早有应对，各部都配备了不少单兵火箭筒以及配套的穿甲火箭弹，北路军的形势会比现在更差。

“陛下。北路军现今一共有二百三十二艘飞艇，其中翠鸟级侦察飞艇二十二艘，鸿雁级飞艇五十艘，白鹭级飞艇七十艘，剩余的就是喜鹊级的了。”

“我军现在的飞艇部队并不比美军逊色。数量上或许有些差距，但墨西哥早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石油和氦气的出口，德克萨斯州也于去年被我军攻破，美国人的飞艇都是以氢气充囊，在安全性上始终落后我军一截。”也就是说制空权上并没落美军

的下风。可能还是落了一点，但决不至于丧失，两边是旗鼓相当。

“把其他战区的飞艇部队，都给朕集结起来。”

“一二百万军队的高强度作战，美国人的物质储备只能是华盛顿。只有这里才可以西向俄亥俄河、摩根敦、温彻斯特，以铁路补给物质，南用海运向弗雷德克斯堡运送军队军需。”

手指狠狠地敲在地图上的华盛顿位置，刘暹厉声说道：“北路军久战兵疲，已经至不能战之地步。要想在战略上彻底挫败美军的这次反扑，地面战场希望不大，我们只能在空中想法子。”

“朕此来带了一些特殊弹，飞艇部队可以在这、这、这，三个位置投放特殊弹，最多十五分钟，就可以瘫痪美国人就华盛顿的外围保护层。然后重点轰炸波托马克河与其支流阿纳亚河的交汇点。”

‘地图’大开，刘暹还有什么不知道的？美国人的防空阵地和高射炮的重要布置点全了然心中，再计算此刻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的风向和气候，飞艇部队不需要跑到防空阵地和高射炮射击范围内去找死，就轻轻松松的可以瘫痪掉美国人的全部布置。然后波托马克河与其支流阿纳亚河交汇点就成为了一块案板上的肥肉了。

华盛顿这座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城市，全区总人口至今才只有十万人，虽然它很重要。但那更多的是政治意义。华盛顿城于1790年被美利坚政府选定为首都建立的地点。城址选择在和莫斯科一样处于两条河的交汇处，这里是波托马克河航段顶端，在波托马克河与其支流阿纳亚河的交汇处。其城市中心有一系列起伏微缓的小山岗，“依山傍水”之势与莫斯科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华盛顿城还很明显很强烈地建立在轴的关系上。以国会大厦为轴心，而侧有“独立”、“宪法”两条林荫大道。

所以，这座城市不是大纽约，没有那么多现成的混凝土仓库和足够安全的地方来给美国人储存物资。这座城市在阻挡着北路军进军的同时，也很大

精力上牵制了美国人的空中和防空力量。大批的飞艇和防空力量被牢牢限定在了华盛顿，因为这里储备着海量的作战物资，这里是美军反击作战的军需储备库。

美国人宁愿制空权不足也不会撤掉部守在这里的上百艘飞艇，也不会撤掉这里驻扎的数百门高射炮。

整个华盛顿都是一座巨大的储备仓库，向发不是没尝试着轰炸华盛顿，但飞艇部队限制于自身因素连美国人布设在华盛顿市外围的防空防线都过不去。美国人十分重视空中防护，而且他们多的是机械化车辆，发现目标后用一辆辆卡车拉着轻便的高射炮追着打，远征军飞艇部队两次尝试轰炸华盛顿，折损了三十艘各类飞艇，无一所获！

第七百三十二章空中霸主

刘暹的眼睛近些年里已经从日本这个国家挪开了。中国不再是当初的中国，日本这个被刘暹仇视了二十年的国家，在第二次中俄战争结束后，就在刘暹眼中彻底不存在威胁了。

刘暹只想着让日本继续的分裂、对峙下去，用一种很自然的法子来呆滞日本的发展速度，最好在百年之后这会是俩‘北朝’。

所以，日本只要不蹦跶，他俩就不会被刘暹放入计划里。即使战争前期的东京日本政府那般的蹦跳，在战局大逆转之后，在东京日本政府瞬间安分守己之后，刘暹也没将东京怎么着。就像没看到东京日本政府的反逆之心一样，就是出自这个考虑。

好不容易把日本分作两边，他可不愿再用自己的手把小鬼子‘归一’。

国安部收网之后，滕刚和田忠两人的资料、照

片只是被外交部递交了东京日本政府首相官邸，并且义正言辞的对着伊藤博文大加抗议和威胁，吆喝着要东京政府乖乖的交出所有潜伏中国的谍报人员名单。却并没有对东京日本进行实体上的小手术。

中国现在没能力对东京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毕竟是一个能短时间里拉起五十万军队的小强。虽然持久力就像日本人的身高那么短。但中国真的没精力、没余力了。

连南洋，新秦国朝都暂时的以安抚和维稳为主。没有借着统治权交替的动荡期，让人暗中搞鬼，怂恿南洋各地的土著起兵造反，然后国防军痛痛快快的收割人头，清理地方。

这就是因为中国有些力有不逮了！

在北美战场维系百万远征军始终于进攻之状态的情况下，在几十万精锐部队屯兵伏尔加河的情况下。国内已经分身乏术。

北美的战争对于中国就是这么大的影响。

……

洛杉矶。

“陛下，远征军北路军激战至今已经损伤将士七万余，向帅求援兵了！”

刘暹人在洛杉矶才歇息两天，随行的十万禁卫军和装备刚刚全部登陆上岸，就第一次收到了向发拍来的求援信。

北路军的形势必然是很严峻的！刘暹的脸色很严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向发不至于发出这么迫切的求援信。他是中国第一批被晋升元帅的人。国防军五帅之一，刚刚拿到元帅礼服，也是要颜面的时候。这还是远征军登陆北美以来的第一次求援呢。

皇帝的行营已经到了北美，远征军的指挥权就自动的回到皇帝的手中。向发一边把密西西比河一带的驻军进行抽调，一边急切的请求刘暹支援。

“宋祚先的第一装甲师不已经有一个旅完成整编了吗？现在就蹬车。朕也过去。让任化邦领骑兵沿途巡视线路安全。”

“去通知运输部门，调整好线路。明日正午前，部队出发。”

刘暹已经等不及禁卫军全部整编妥当，再浩浩荡荡的开去前线了。洛杉矶这里也没人会劝阻刘暹安危为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因为刘暹才是全军的精神图腾。他前来北美，也不是做做样子，肯定是会前临前线，坐镇指挥的。

一万多点装甲部队，第二天中午就上路了。而七千多跟坐骑配合的似乎还不是多默契的骑兵，早在昨日就出发了。

任化邦这个时候正打马疾驰在铁道两旁的旷野平原上，这儿才是他喜欢的生活。之前坐船漂洋过海，茫茫的无垠海面。让他腿肚子都多说，更别说晕船的难受了。可是让他受罪了。

一万名骑兵只站起身了四分之三。还有两千多人身体虚的骑不得马。晕船不是任化邦一个人的苦果，那是涉及整个禁卫军的。还有他们此刻屁股地下的高头大马，全是远征军登陆后就地缴获的，人手双马，还绰绰有余。

这是横穿整个北美大陆的进兵，从洛杉矶到弗吉尼亚。三千五百公里的路程，前后三次换车，日夜兼程，用了十二天抵达前线。

“陛下！”看到刘暹从火车上走下，向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皇帝来到的真太是时候了。

“别这么多虚礼。给朕说一说前方的战事。现在的战线还能支撑多久？”军乐声中，刘暹把手一挥。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进到一线了。但这种感觉，不会忘。

“五个战区，属东南战区的形势最好。西北、东北两战区的形势最恶，正北、正东次之。”

这五个战区，分别对应着俄亥俄河、摩根敦、温切斯特、华盛顿和弗雷德克斯堡。从北延续到东南，再隔着百十华里就接上中路军在里士满的战场了。

向发之前已经从中路军抽掉了一师一旅的兵力了，再加上从后方征调的两万余人，让如今的北路军还能保持着四十万人的规模。但是他们的对手——美国人在刘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的同时，也有三十万欧洲志愿军再度登陆了纽约和华盛顿。他们的主力是一百多年前让美利坚成功独立的最大功臣法国人。现在高卢公鸡又一次成为了美利坚的救世主，领兵的总指挥官是约瑟夫.加利埃尼上将——前法属马达加斯加任总督。前年才刚刚被晋升中将，现在因为对志愿军的统率，被爱舍丽宫授予了上将军衔。

这是一位在历史上留有名字的法军统帅，‘马恩河战役得胜者’这一称号最名正言顺的人。

也是这三十万欧洲精锐的陆续参战，让向发的压力更加重大。要不是刘暹的到来给了向发坚持的

底气，他都要指挥部队彻底的退出华盛顿大区了。

“我们手中有多少飞艇？都是什么级别？”刘暹所在战区直面的是华盛顿。战区所属兵力只有两个整编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两个装甲营，他们要面对的却是超过三十万人的美军和至少十万人的欧洲志愿兵。

无论在炮火还是在飞艇数字上，美国人都占据了上峰。更可怕的是，近期里美军进攻序列中已经出现了小游民坦克。这种速度很慢的坦克皮糙肉厚，75炮直接命中。都不会一击必死。要不是国防军对于装甲部队早有应对，各部都配备了不少单兵火箭筒以及配套的穿甲火箭弹，北路军的形势会比现在更差。

“陛下。北路军现今一共有二百三十二艘飞艇，其中翠鸟级侦察飞艇二十二艘，鸿雁级飞艇五十艘，白鹭级飞艇七十艘。剩余的就是喜鹊级的了。”

“我军现在的飞艇部队并不比美军逊色。数量

上或许有些差距，但墨西哥早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石油和氦气的出口，德克萨斯州也于去年被我军攻破，美国人的飞艇都是以氢气充囊，在安全性上始终落后我军一截。”也就是说制空权上并没落美军的下风。可能还是落了一点，但决不至于丧失，两边是旗鼓相当。

“把其他战区的飞艇部队，都给朕集结起来。”

“一二百万军队的高强度作战，美国人的物质储备只能是华盛顿。只有这里才可以西向俄亥俄河、摩根敦、温彻斯特。以铁路补给物质，南用海运向弗雷德克斯堡运送军队军需。”

手指狠狠地敲在地图上的华盛顿位置，刘暹厉声说道：“北路军久战兵疲，已经至不能战之地步。要想在战略上彻底挫败美军的这次反扑，地面战场希望不大，我们只能在空中想法子。”

“朕此来带了一些特殊弹，飞艇部队可以在这、这、这，三个位置投放特殊弹。最多十五分

钟，就可以瘫痪美国人就华盛顿的外围保护层。然后重点轰炸波托马克河与其支流阿纳亚河的交汇点。”

‘地图’大开。刘暹还有什么不知道的？美国人的防空阵地和高射炮的重要布置点全了然心中，再计算此刻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的风向和气候，飞艇部队不需要跑到防空阵地和高射炮射击范围内去找死，就轻轻松松的可以瘫痪掉美国人的全部布置。然后波托马克河与其支流阿纳亚河交汇点就成为了一块案板上的肥肉了。

华盛顿这座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城市，全区总人口至今才只有十万人，虽然它很重要。但那更多的是政治意义。华盛顿城于1790年被美利坚政府选定为首都建立的地点。城址选择在和莫斯科一样处于两条河的交汇处。这里是波托马克河航段顶端，在波托马克河与其支流阿纳亚河的交汇处。其城市中心有一系列起伏微缓的小山岗，“依山傍水”之势与莫斯科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华盛顿城还很明显很强烈地建立在轴的关系上。以国会大厦为轴心，而侧有“独立”、“宪法”两条林荫大道。

所以，这座城市不是大纽约。没有那么多现成的混凝土仓库和足够安全的地方来给美国人储存物资。这座城市在阻挡着北路军进军的同时，也很大精力上牵制了美国人的空中和防空力量。大批的飞艇和防空力量被牢牢限定在了华盛顿，因为这里储备着海量的作战物资，这里是美军反击作战的军需储备库。

美国人宁愿制空权不足也不会撤掉部守在这里的上百艘飞艇，也不会撤掉这里驻扎的数百门高射炮。

整个华盛顿都是一座巨大的储备仓库，向发不是没尝试着轰炸华盛顿，但飞艇部队限制于自身因素连美国人布设在华盛顿市外围的防空防线都过不去。美国人十分重视空中防护，而且他们多的是机械化车辆，发现目标后用一辆辆卡车拉着轻便的高射炮追着打，远征军飞艇部队两次尝试轰炸华盛顿，折损了三十艘各类飞艇，无一所获！

第七百三十三章苦逼的飞艇部队

瓦蓝的天空中点缀着几朵淡薄的白云，今天是一个绝佳的好了天气。随着飞艇的上升，本就淡薄的白云渐渐变得全无，再抬头仰望远处的天空，那如是一潭清澈的近乎见底的碧溪。甚至抬起手指，都仿佛指尖被染成了蓝色。

俯视脚下，蔚蓝之中悠闲的漂游着几片云朵，三艘蓝色色的飞艇正缓缓移动其间，从上方望去，它们仿佛根本就没怎么动过。如同在靛蓝的湖里微波涟漪间飘荡的小船。

米歇尔手中拿着一支望远镜，仔细的观察着下方地面，他不求能直接观察到中国、军队的行进，只要看到一些痕迹也是完成任务的。

在他侧面是飞艇的正牌观测手，观测手的侧面是这艘飞艇的艇长——奥尔兰特。已经晋升为中尉的奥尔兰特，身体明显被恶劣的睡眠所影响，脸色不健康的发白，举着望远镜打量着飞艇侧面的空

间，不用怎么细看就可以发现中尉举着望远镜的手一直在不受控制地哆嗦着。

昨晚在米歇尔少校那里喝了几罐啤酒后，因为他的身体不健康，上司和同僚们有意避免了他的多喝，回到自己的住处又抽了加料的香烟，这样不健康的生活加上低劣质量的睡眠，正一点点的吞噬着他的健康和生命。比如那晨起后的十公里轻装越野，奥尔兰特已经渐渐地感到吃力了。偏偏他又只是一尉级军官，并不能如米歇尔那样减免晨训。

五艘飞艇已经从基地飞出了一个多小时，形成三十公里，距离目标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所有人都已经做临战准备了。一旦发现中国人的飞艇，他们会迅速抛落沙袋和水箱。让飞艇快速拔高，以占领最有力的的位置。

华盛顿大区上百艘飞艇，三个飞艇基地，能够力保华盛顿无失，却是还因为华盛顿大区有多个防空阵地和市区郊外那几百门可迅速移动的高射炮的缘故。若单靠飞艇部队来比斗，远征军飞艇数量虽然少上一些。却能半点不逊美军飞艇。也就是说，

单比个体飞艇的战斗力，中国飞艇是要强过美国的飞艇的。

米歇尔分队今天的任务就是来搜查中国远征军可能会发起的反攻。如果有，那么敌人是否会从他们的侦查区域通过，兵力规模如何，他们的行动速度又怎么样，这些都是华盛顿方面所急需了解的。虽然昨日中国的皇帝来到了战场了呢？刘暹的威慑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望远镜下除了苍翠的树林，黝黑的土地，静静流淌的河流。什么动静也没有，道路上一点大军行进的痕迹都不显，但这些并不足以让米歇尔放下一直悬起的心脏。

中美战争进行了两年，中国远征军的善战和狡猾，就跟棕熊是凶猛的印象一般，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中。米歇尔可不敢因为没有发现痕迹就以为中国、军队没打这儿过。

这么掉以轻心的人，不可能在飞艇部队这个急需要细心的兵种里爬上少校指挥官的位置。而当了

飞艇兵之后还不细心，粗心大意的人。也活不到现在。

有多少美国飞艇就是因为一个‘不注意’，被从云彩或是头顶突然闪现出的中国飞艇轻易击落。最初时候两边的飞艇气囊都是雪白雪白的颜色。现在变成了蓝色，连吊篮都是如此，就是两边斗狠斗勇的缠斗中慢慢摸索出来的。这一点就是刘暹最初的时候都忽略了呢。

米歇尔今年还不到三十岁，参加飞艇部队之前他只是一个滑翔机爱好者。也就是说一年多前，米歇尔还只是一个平民。他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爬到少校的位置，运气不错是其中之一。细心就是另外一个原因了。

这并不是说他不勇敢，米歇尔的所乘坐的飞艇之所以叫新野牛号，就是因为最初的野牛号历经了三次被中国飞艇创伤，这对于米歇尔来说是幸运，三次被打的稀里哗啦的却始终没有爆炸。活下了命来，野牛号就是米歇尔的幸运号，他现在的分队就是野牛分队。可对于接任艇长的军官来说，这就是

噩运号了。因此才加了一个‘新’字!

在最初的时候，美军的飞艇因为大小和性能全方面的落后中国飞艇，美军的飞艇部队是严禁空中格斗的。要求所有的飞艇只能在绝对优势或是无法逃脱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空中战斗。在美军飞艇的性能上来之前，在这道命令被取消之前，米歇尔在天空不下十次与中国的飞艇遭遇，并且四次展开过激战，到现在为止，米歇尔的两次击落敌人飞艇，三次轻重伤对方飞艇的战绩，一大半都是在之前取得的。这也怪不得他能够在飞艇部队里爬的这么快。

飞艇并不是几颗子弹轻轻松松就能击落的。否则刘暹也不会要兵工系统去开发高爆弹和装了白磷的燃烧弹了。这两种子弹的威力比之普通枪弹来自然是要强的，单独的打在飞艇气囊上，也很少能见到效果，就更不用说普通枪弹了。

——之前的空战里，不少飞艇气囊上上下下被大了近百个枪眼，不着火，不爆炸，平安着陆。

所以，空中格斗，轻伤飞艇容易，重伤和击落

飞艇就十分空难。

能从一次次的苦战中活下来，谁敢说米歇尔不勇敢？但对于一名优秀的飞艇军官来说，他最大的优点是时刻保持着警惕，他总是让自己指挥的飞艇尽可能的飞的最高，并且会轮流让手下的飞艇做诱饵，飞在七八百米的高度引诱中国飞艇上当。

最好让飞艇摸到上帝的屁股——这是米歇尔最常说的一句话。而中国飞艇部队的作战守则中也有一项规定——尽可能的抢先占领高空优势，只有高度才能让你在遭遇到敌人的时候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之就是你被敌人予以沉重重击了。

奥尔兰特和新野牛号的观测员一直在进行着搜索，不管是一分钟前刚观察过，还是一秒钟前刚刚扭转望远镜头。一次又一次，重复再重复。他们的职责比军舰的瞭望员还要重要。纵使天空碧蓝的让人头眩，还连只鸟影都没有。

可这就是飞艇部队。中美两军全都认同的飞艇第一准则——只有时时刻刻的警惕才能让人一直舰

艇的活下来，那些只顾头不顾屁股的蠢货现在都成了大地杂草的肥料。

放下有些僵硬的手臂，米歇尔又习惯性地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周围空域只有他身边的一艘飞艇，然后是脚下的三艘诱饵，三艘飞艇成三角形正朝南方漂移过去。至于中国人的飞艇，还是一点影子也没有见，脚下的大地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中国人的飞艇遭遇了。米歇尔盼望着今天也不要碰到。他不管中国人的飞艇都跑到哪里去了，自己不让自己碰到就行。

中国人的皇帝来到前线了，就如大队长说的，中国人肯定在酝酿着反击。中国的飞艇部队要是出现，保不准又会是一场大混战。就像去年华盛顿战争之初，中国飞艇部队连续两次进攻华盛顿，一二百艘飞艇缠斗在空中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人损失了二三十艘飞艇，美军飞艇部队即使有下方的防空火力支援，也掉落了十几艘之多，米歇尔是万万不想再经历一回那样的战斗了。

他盼望着飞艇赶快飞到侦查区域，这时时刻刻保持着临战状态，是很容易令人疲惫的。他去年开始就已经神经衰弱了，每天晚上不喝酒就没办法入睡。

在晴朗的天空上，拿着望远镜可以放眼百里之外。甚至米歇尔还从空中打望到几十里外的一处战场，那是一块中国远征军的抵抗阵地，一团团雪白的烟雾冉冉升起，黑灰色的阵地中不时闪现着一圈圈的气浪，浓黑的烟柱冲天而起，完全被炮弹的硝烟笼罩。而在离不远的地方，几只美军的侦查飞艇在高空上荡荡悠悠，下方无数火炮整齐排开，正朝对面猛烈地射击着。

米歇尔甚至可以感觉到那枪炮齐发的轰鸣声，士兵一次次发起冲锋的狂吼声，还有濒死的士兵绝望的喊叫……

“发射信号弹，提醒下方的人打起精神。我们就要进入侦查区域了。”这里更容易与中国人的飞艇部队遭遇。米歇尔十分了解中国、军队的狡猾。假使中国人根本不会从这片区域进攻，他们反倒会

更容易放出飞艇在这片区域游荡，给人做出一种假象来。这是中国人传承了至少两千年的兵法！

在中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很多书籍都被人翻译成了英文在欧美时间传播。这个速度和力度是之前十五年里的n倍。米歇尔还花钱买过一本叫《孙元帅的军事理论和对应的三十六场战争实例》的书，很令人惊奇的战争举例，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一本书竟然是中国儿童的课外读物！

于是米歇尔又掏了半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本刚刚翻译出版的《孙子》，也就是《孙元帅的军事理论和对应的三十六场战争实例》的原本兵书，他感觉这本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军事著作并不比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逊色。

比起俄国人，中国人才是真正的战争的民族！

第七百三十四章天空上的战斗

“上帝保佑，我们没有遇到中国人的飞艇，但是很糟糕，我们也没有在侦查区域内发现任何的迹象。司令部又要头疼了……”米歇尔掏出怀表看了眼，又收了回去，时间已经下午一点了，他们8点半出发，至今已经四个半小时了。“发信号，让我们回去。作战口粮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吃！”

至少五千万人拥挤到只有美国原来面积三分之一不到的东部沿海各州，美国还丧失了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密西西比河流域，粮食已经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又一大难题了。

现在从欧洲、南美来美国的船只，至少三分之一的货船装运的是粮食、奶酪、罐头和活着的牛羊。

中国因为北美战争甚至抽不出力量来整理南洋，美国人也是物价飞涨，生活水平飞速下降，生活负担大比例提高。要不是背后整个欧洲的支持，

美国人即使不灭亡，现在已经对中国求和了。

没有哪个资本皿煮国家在七成的国土被占领，30%的人口成为流民，65%的粮食产地和50%的工业力量被夺取之后，还能够坚持战斗，并且大举发动反扑的。

对比穷党或独、裁制度的国家，皿煮国家的承受能力像来是脆弱的。

跟随米歇尔的速记员飞快地将分队长所说的话记在了本子里，今天他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如果不出意外，下午三点就能回到基地，然后就舒舒服服了……

“格兰特。调转方向，我们回去了。快。快！离开这里！”

空中的五艘飞艇缓缓调动着方向，动能被开起到最大。飞艇一改之前缓慢的飘荡，速度加快。

一倍热气升腾的咖啡被奥尔兰特抵到了米歇尔

手中，张口说话间一股甜腻的香气，米歇尔一闻就知道那是什么，但并不意味有什么大不了的。在飞艇部队这个危险的兵种里，沾染毒、品的人不要太多。反正吊舱中有密室。虽然这种情况有一定几率会引起失误，造成莫大的危险，可只要不是毒、瘾深重的人，并不会有啥麻烦。至少美军飞艇部队城里来的一年多里。米歇尔从没听说过有哪艘飞艇是因此而坠落、战损的。再说了，部队里也有考虑。一艘飞艇中沾染毒、品的人不可超过两人，毒、瘾深重的人更会直接调离部队！

新兵训练营、基地地面工作，美军飞艇部队有的是搪塞这些人的位置。

毕竟你不能随便拉人就上飞艇不是？任何一名飞艇士兵在正式入编之前都需要历经训练。飞艇士兵需要的不仅是乘坐飞艇上天战斗的胆量，你还不能在吊舱里吐的一塌糊涂；能在空中辨认方向，而不是一上天分不清东西南北，连大地是在头顶还是脚底都无法分辨；在空中能让机枪对准目标猛烈的开火，而不是闭着眼瞎打，打到什么东西就只有天晓得。多项训练都通过了。才算是一名合格的飞艇

兵。对了，每一个飞艇兵还需要对机器有所了解。不是气囊尾面的推进器装置，而是吊舱中驾驶操纵系统和发动机。

飞艇当中从来都是不断热水的。发动机的余热轻轻松松的就能把水烧开。特别是到了冬天，没有热水。飞艇上的人都要冻僵了。那段日子是每一个飞艇士兵的受难日，耳朵、手指头，冻伤的比比皆是。

可惜。人生不如意者十**。就在野牛分队距离基地越来越近的时候，就在米歇尔说说笑笑的时候。身边的观测员突然惊叫：

“少校！两点方向有一个黑点！”米歇尔和奥尔兰特同时站直了身子，朝东北方望去。

肉眼只能隐约看到一个黑点。眼睛一眨似乎就不见了一样，两人用了望远镜才看清楚。“是中国人的还是咱们的？”

“靠上去。”米歇尔下令。“应该是咱们的飞

艇。中国人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东北方！”

可是，那艘飞艇却几乎在野牛分队发现他们的同时，也改变了方向，垂直的向南去了。米歇尔内心里咯噔一跳。因为这艘飞艇明显是发现了野牛分队，却又没有释放今天美军飞艇部队定制的信号——黄色的烟雾，三股。

这是今天定下的识别信号，明天就是另一种颜色，另一个数量了。永远不要忘记改变识别信号，然被敌人的飞艇引诱着飞近，可就糟糕了。这一点同样是两边部队在缠斗中碰撞出的智慧火花。

“上帝啊，为什么我们的前方有那么多的中国飞艇？奥兹尔、皮米艾尔河的防空阵地就瞎眼了吗？”追击不到一个小时，米歇尔被前方涌现的至少二十艘中国飞艇给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少校，那不是飞鸟，是中国人的飞艇。它们冲我们飞来了！我们必须掉头！马上！”奥尔兰特紧张死了。二十多艘中国飞艇，被他们给包围了，

自己绝对会完蛋的。

野牛分队只有五艘飞艇，万幸的是它们的飞艇都是速度最高的侦查飞艇。看到前方的飞艇群后，米歇尔立刻发出了撤退的命令。新野牛号向着东南方就飞了去。那里飞到陆地的尽头是切萨皮克湾，顺着大海向北就是华盛顿市。

可惜，野牛分队到底还是跟远征军的飞艇部队给碰上了。对面的中国飞艇只有四艘，位置已经十分靠近切萨皮克湾的尽头了，米歇尔搞不明白部守这里的原有飞艇部队都上哪去了。但他绝对不允许破坏力巨大的中国飞艇闯入华盛顿市。更不能让中国飞艇破坏了波托马克河港口和更北方更重要的巴尔的摩港。

这座海港城市，在中美战争打响以后，已经成为与纽约港并驾齐驱的重地了。

侦察飞艇速度快，但体积小，吊舱小，只安装了四挺机器，其中两艘还是轻机枪。

随着米歇尔的命令，野牛分队五艘飞艇迅速的向着四艘中国飞艇冲去。他们的速度比之四艘白鹭级中国飞艇确实快了不少。

野牛分队是美军飞艇部队的精锐，这里的每一个士兵都久经战阵。五艘侦查飞艇对阵四艘白鹭级飞艇并不吃亏。火力是弱了些，可速度快。只要拖延一点时间，或二三十分钟，或个把小时，反应过来的美军飞艇部队肯定会把这四艘中国飞艇给爽快的吃掉。

自以为距离自家老巢近在咫尺的美军，反倒打起了立功受奖的念头。如果他们的算盘能够如愿以偿，这至少是八百英镑的奖励。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了，米歇尔肉眼都可以辨认出对面正在爬升的飞艇决不是美国的，他们的气囊上没有美军的标志——白头鹰，而是一个硕大的红色五角星！这是中国人的标识。

空中九艘飞艇彼此靠拢，距离越来越近。米歇尔内心感觉古怪，四艘中国飞艇发现了自己之后，

不仅没急着向华盛顿跑，然后迎头杀向了自己，真好生奇怪。

四艘中国飞艇缓缓将队形拉开，在空中摆出一条直线，向着野牛分队的侧面驶去。野牛分队的五艘侦查飞艇也排成了一溜长龙。现在的空中格斗，就像是大海上的舰队决战一样，除非是单对单的单挑，否则绝对不能逞匹夫之勇。要是夹进了敌人的火力中间，纵使自己的火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一艘艘飞艇之间也彼此拉开了长长的距离。在空中交战中，只有白痴才会保持着密集的队列，在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下，一艘接着一艘排列整齐的飞艇只能成为人家绝佳的靶子，只有彼此拉开三四百米甚至更长的距离，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野牛分队位置在南方，正午眩目的阳光是一种很好地掩护，美国人有着优势的。他们的速度快，中国飞艇摆脱不了处北的格局。

“哒哒哒……”间距还有一千多米时，美军的马克沁重机枪首先开火了。弹雨如同白色的道道炙电朝对面泼去。

两边间距继续在靠近。

马克沁重机枪的理论射程超过2000米，射击面接近90°，落点为一椭圆。

从枪管发射出去的子弹在空中乱窜着，没个准确的方向，但是飞艇那么大的提及，即使射击距离远，也总能打到气囊上。中国方面也遂即开火了，两边都是以2000米为界限，感觉上过了这个点，就可以开火射击了。而最近距离不超过五百米。在这个距离上两边都太危险了，重机枪若是被高手操纵，很能一个弹链打下来，推进器或是吊舱就能给打烂了。

抢先开火的米歇尔遗憾地看到对方没有一艘飞艇在自己猛烈的火力打击下被创伤。虽然他很清楚在这种打出子弹四处乱窜的距离上，想要击落敌人飞艇实在需要极大的运气。

就在美国飞艇准备调转过头的时候，

米歇尔突然看到自己前面的铁拳号飞艇吊舱上突然的破开了一个大大的烂洞，紧接着几撮火苗从铁拳号吊舱上方不到十米的地方冒出，很快，气囊体积堪比一艘战舰的铁拳号飞艇就在米歇尔少校发疯的目光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巨大的火焰迅速的将整个气囊吞没，飞艇开始如同一片落叶打着旋朝下方坠落。

这个期间没有人从吊舱内窜出，米歇尔就不觉得铁拳号飞行组的六名成员还有生还的可能了。

“该死的。中国佬的运气真好！”

第七百三十五章被腰斩的‘反扑’

“上帝啊！这不是华盛顿！”一个小时后，新野牛号飞艇出现在了华盛顿市区的上空。到处都是燃烧的熊熊大火，浓浓的滚滚黑烟，帝国大厦变成了废墟，白宫变成了废墟，一切都满目疮痍，这是怎么了？

艰难的从中国飞艇手中逃生的米歇尔发出绝望的尖叫，苍白的脸上充满了惊恐。

“中国人，中国人毁了华盛顿！”奥尔兰特只有负责吊舱的舱壁身子才能不瘫坠到地上。这时他和米歇尔才知道那四艘中国的白鹭级飞艇为何会出现在离华盛顿波托马克河码头那么近的地方，而且为什么始终看不到一艘美军的飞艇！

中国已经突破了华盛顿强大的外围防空火力网，他们肯定还重创甚至是全歼了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的飞艇部队。中国人新式的枪、弹太厉害了了。之前的交手，第一回合就损失了铁拳号，第二

回合再一次的交错而过，野牛分队剩余的四艘飞艇掉落了一半。中国人肯定是发明了新式的子弹，可以非常轻易地将氢气囊打成大火鸡！

幸运的逃得一命的新野牛号向另一艘飞艇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后，头也不回的向着茫茫大海逃去，绕了好大一圈后，看不见中国飞艇的影子了，才切向华盛顿市区，然后就看到了现在这悲惨的一幕！

“上帝啊，汉普基地，那是汉普基地……”观测员都要哭了。他看到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最大的一处飞艇基地——汉普，兼职飞艇新兵训练的汉普飞艇基地，现在整个变成了火海。

米歇尔感觉那熊熊的烈火已经把自己都给吞没了。大地在将自己往无限的深渊拉进，他感到自己已经发疯了。“怎么会这样？防空阵地呢？高射炮呢？飞艇呢？全完了吗？”

“上帝啊。您让美利坚去往何处……”

当新野牛号飞艇在一片空地上完成降落以后，

出了吊舱的米歇尔简直崩溃了。作为军人。他当然知道华盛顿的物质对于这场反击战争有多么的重要。本来华盛顿市区的防御是万无一失的，不管是地面，还是空中，中国人根本打不进来。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难道除了新式的子弹外，中国人还有别的什么新式武器？直接打开了防空铁锁？

“是毒气。中国人在防空阵地的上风向释放了毒气，趁着防空阵地的混乱炸毁了高射炮和车辆，接着空袭了华盛顿！”一名陆军中尉这样的对米歇尔解释说。

“飞艇部队？华盛顿的飞艇部队已经彻底完蛋了。中国人的新式子弹十分厉害，一艘艘昂贵的飞艇就跟玩具一样，转眼就让人打的变成了一只只大火鸡。”

中尉对于战争的前景十分的不好看。态度沮丧。“即使这些新式武器，我们很快也能拥有。即使各地的进攻部队还有大批的物资储备，足够支撑他们不短时间的作战。华盛顿这数以亿计算的军需物资被毁，也让美利坚损失惨重。”现在的美利坚

不是两年前的美利坚了，家底儿早已经打空，这么巨大的损失可能会让美利坚这一阵亢奋过后，一年半载里都缓不过劲来。

为了筹集这批足够支撑二百万大军奋战的物质，不仅是欧洲，就是南方的军需和储备也被大批量的调回了华盛顿。而现在全完了……

“全完了！”说着话的不仅仅是一个陆军中尉。飞艇军少校，还有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当美军飞艇部队全军覆没和防空阵地被毒气和炸弹摧毁的消息传来时，克利夫兰总统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他赶忙命令白宫和国会大厦的所有工作人员避散，所以美国中枢的伤亡几乎没有。

但是这场前后持续了5个小时的轰炸。却葬送了克利夫兰所有的雄心壮志。他再也鼓不起勇气和精力来组织筹划这么一场大规模的反扑作战了。

敌人的悲哀就是自己的畅快。当一张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交到刘暹手中的时候，看着满目疮痍的华盛顿照片，瞧着在空战中绽放的一只只美国大火

鸡。刘暹哈哈笑的畅朗。

这下就齐了！一切难题迎刃而解。美国人的反扑作战被这场轰炸付之一炬也！

刘暹得到确切消息后，立刻让人给各地战区发报。告知他们这一大好消息。美国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们只要熬过眼前这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往后至少半年的时间是舒服的。

至于接下来的战争，刘暹不会把矛头对向华盛顿的，他要先拿下里士满。在陆地上切断美国南北的交通往来，也好为万里迢迢跑来游水的潜艇部队找一处安全的补给地。再说了，下面的进攻，刘暹要针对的就是美军的有生力量了，而不再是城市。

美军在东北大区的二百多万军队，威慑力实在太大。要是美国人也发明出了高爆弹和燃烧弹，要是远征军的飞艇部队又一次丧失了制空权，再要对付这二百多万军队就十分困难了。

今日的作战当中，一共有大小五艘飞艇被美军

击落，虽然都报之说坠落飞艇皆发生了爆炸，可谁也不敢担保就没有一两颗高爆弹和燃烧弹遗留了下来。只要被老美拿到实物，他们很快就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同类产品的。

高爆弹和燃烧弹对于氦气威胁力不大，中国飞艇在天空上的战斗力依旧可因为这两项新子弹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可这到底是威胁！

在清楚了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的美军飞艇后，刘暹已经下令手头的飞艇稍作休息后，散往各处战场，去寻机消灭美军飞艇和炸毁美军的飞艇基地，乃至飞艇工厂。

手中剩余的六十多艘飞艇在今夜里也会继续起飞向着华盛顿更北的费城和巴尔的摩飞去。在美军失去制空权的这段时间里，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港口，将会是他们轰炸的重要地区。

刘暹还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图上标注了不少注重点，其中有防空阵地，有美军的秘密基地，有美

国的重要兵工厂和工厂，还有老美的物资储备库、粮库，当然很多地方都是无有意义的平凡之地或是美国人的普通城区。这是为了日后好掩盖！

刘暹要是只凭一堆资料和一张地图就全部找到了美国人的战略重地，他就不是战神而是妖怪了。

……

“尊敬的舅舅，中国皇帝凭借他们的新式武器，又一次完成了翻盘。华盛顿的物质和交通被炸毁，美国人的反击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是下个星期，还是下下个星期，或者就是在这一周里，美国人的反击一定会停止。”

伦敦白厅，亚瑟.贝尔福对着自己的舅舅——现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叹声的说道。

“你很失望？”

“当然。”四十八岁的亚瑟.贝尔福是索尔兹伯

里侯爵的政治遗产继承人，他当过英国的特使，他做过爱尔兰的总督，还是一位令人胆怯的、技巧娴熟的辩论家，更是英国下院的保守党的领袖。现在他是自己的舅舅在工作上的副手，虽然这个‘副手’属于私人性质。可这也说明了，他已经有足够的资历和资格与自己的舅舅——大英帝国的首相，平等交流了。

“世界的皇冠从白人手中落下。中国人的崛起就像是七百年前的蒙古人，黄祸又一次席卷了世界！”

索尔兹伯里侯爵语气坚定的说：“美利坚不会倒下。整个欧洲都不会允许他倒下。五千万美利坚人是制衡中国最重要的王牌。”

“那么您就要好好地整顿一下大英帝国的兵工系统了。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一次次的拿出足够让自己翻牌的新式武器，而科学、技术和资金无不在中国之上的欧洲，在中国之上的大英帝国，却一步步的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像小丑一样去让人捧腹的模仿？”

“那么多资金和资源投入。搞出的小游民陆地巡洋舰，完全就是废物。他们根本比不上中国装甲部队的速度。”

亚瑟.贝尔福为美国人的‘抗战’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大英帝国对美援助的负责人，脑袋上挂着一个民间‘美英慈善总会’会长头衔的亚瑟.贝尔福，真的不希望看到美利坚就此倒下。

北美问题的归属早就不是一个美国的事情了，这代表的是整个西方文明和整个白种人的利益。所以亚瑟.贝尔福现在非常的恼火德奥为首的一帮东北欧国家。这群见利忘义的小人。是他们对中国的纵容和帮助，令掌握在白人手中四百年的世界霸权就此掉落。

“舅舅，要让中国人暂停自己的脚步，我们必须把德奥拉拢过来。大英帝国正在流血，德奥的威胁却在一点点的增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我们不能让他们——坐在山上观看两只老虎搏斗，中国人的这句话很有智慧。也很

符合德奥现下的作为！”

“俄国已经在战争触发的边沿。根据陆军部的报告，圣彼得堡赢得胜利的机会不大。”

“我们一定要让德奥涉进俄国战争。覆灭穷党激进派是必须的，让德奥在东北欧力量大增也是牵制中国人的办法之一。中国人本来要俄罗斯、乌克兰作为他们和欧洲势力的缓冲，圣彼得堡如果变成了亲德政府，中国人的打算就落空了。就像之前的暹罗。”

“中国人会因为俄罗斯的变化而被牵制不小的力量。法国人却能因为德奥陷入俄罗斯而压力大减，从而可以抽调更多的兵力去增援北美……”

第七百三十六章你弱他便强

詹姆斯河西岸弥漫着一片白色烟尘，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硝烟味。

三百多门大炮部署在河边的阵地上，隆隆的炮声中，雨点样的炮弹砸落在隔河的里士满市区。

守卫在这里的数十万美军已经在几番野战中被彻底击败，只需要跨过这条詹姆斯河，远征军的战车铁骑就能一泻千里的将残余的二三十万美军部队彻底歼灭。

没有了美军的飞艇碍事，毒气弹顺风又能很轻易的威胁到美军的防空炮火，远征军飞艇部队这些日子里就跟刚刚登陆北美的那段风光一样，八面的威风。连指挥官赵海山说话的强调都大了几分！

三艘侦察飞艇频频往来阵地，河边的这个炮兵阵地打出的炮弹跟长了眼睛一样，不停的落在美军的头上。有了无线电之后，双方通讯变得精准、迅

速太多了。

隆隆炮声中，美陆军马里奥中将站在一处隐蔽堡垒的顶层面色严峻地望着对面。里士满市区的情况很糟糕，整个市区都笼罩在黑褐色的滚滚浓烟中，冲天的火光中不时升起橘红色的大火球，整个市区都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况且他们的头顶还有飞艇在来回抛投着炸弹和空降兵。中国人炸毁了水陆交通，炸毁了铁路，他们的空降兵一次又一次的切断里士满的补给线。自己在进行的完全是一场必输的战争。士兵的流血牺牲，为的仅仅是时间，尽可能的拖延时间，让身后的诺福克市完成全部的防御！

——后者是美国大西洋岸最大海军基地。

在最近两年时间里。诺福克发展迅速，相继建立庞大的陆海空军设施和配套的工业。这里有造船、船舶修理、食品肉类加工、汽车装配、木材、纸张、化工、建筑材料等等产业。与朴次茅斯【非英国的】、纽波特纽斯等组成汉普顿罗兹港。是美国大西洋岸极重要的军贸港口。

所以，里士满的战争要继续的持续下去。这里的战斗进行的再残酷。马里奥也没有退缩的理由。他只是没有想到自己面前的敌人居然如此之顽强。

城外野战时候还好说，中国人的装甲部队确实不是缓慢的跟蜗牛一样的美军坦克所能比的。而且中国的单兵火箭弹对小游民来说威胁很大，完全一打一个准。野战几战几败，并不意外。可是詹姆斯河西岸的城区里，中国人疯狂的攻势，让马里奥可谓感触极深。这种不惧死亡的进攻，不是美军可以打出来的。

在詹姆斯河的西岸，马里奥指挥部队抵抗了两天，而今天一天还没过完。中国人就发起了三次进攻，虽然都被自己赶了回来，可美军伤亡惨重。

刘暹没有亲临一线，向发依旧留在北面，宋祚先才是这场战斗的总指挥官。看着詹姆斯河上到处漂浮的红色血迹，和阵亡将士的遗体，宋祚先内心如同刀割。三次进攻用的都是远征军中的最精锐部队，一共五个营的兵力，死伤数额占去了三分之

一。

远征军将士的遗体随着波涛在河中浮沉。就跟他的心一样。也起起伏伏。

詹姆斯河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可里士满对面的守军却有一二十万，四千远征军精锐的伤亡换来的也至少是两万美军的性命。因为丧失了制空权的老美，沿河布置的防御工事和阵地。早被空中的炸弹和长眼了一样落到头顶的炮弹给炸得七零八落的了。美国人今天阻挡远征军的进击，靠的就是自己的血肉。

马里奥也是知道这道血肉防线究竟让美军崩溃、败散了多少个建制团才熬到现在，才会对进攻坚定。作战意志顽强的远征军称赞。

宋祚先心疼五个尖子营的死伤，却更清楚美军不顾伤亡的将自己所部坚持堵在詹姆斯河西岸。为的是什么！里士满东面不多远的地儿就是诺福克地区，那里的船舶制造业占据了北美整个大西洋沿海造船业的40%。美国人最终要将中国驱除出北美，

造船业是必须要保障的。

现在诺福克的船坞上有建造了一半的万吨战舰，有一艘艘货船或是小吨位军舰，还有潜艇。它周边的朴次茅斯和纽波特纽斯也是美国重要的海运和造船中心，且北美土地上仅有的两个战车工厂之一，也被布置在这里。诺福克地区要是失去了，对美军的创伤必是极大的。

里士满就是诺福克的大门，打开了大门能否将里面的东西完全的占为己有，还是两说。但不管能否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占了，打不打得开大门才是第一位的。

詹姆斯河这是这条大门的铁锁。这条弗吉尼亚州最大的河流，长达547.160公里。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东流注入切萨皮克湾。上游流经蓝山山脉地区，多为急流陡谷。直到里士满以下至河口160公里长的河段才适于航行。河口附近的城市诺福克、朴次茅斯和纽波特纽斯都是海运和造船中心。

在河口地带，没有有强大的内河炮艇，如不是

顾及远征军的飞艇，成群结队内河炮艇可是不怕远征军的大炮的。即使现在詹姆斯河上没有一艘艘的炮艇游弋，偶尔出现的炮艇也给了渡河部队很大威胁！

不管是大规模强攻，还是从其他地方小部队的偷渡，都让美军赶了回来。美国人几十万败兵把这条河流防守的十分严密。

“我们现在这有趁着夜色，用飞艇将空降兵和一部分陆军精锐空运到美军的背后……”

宋祚先感觉自己脸色一定铁青色的。现在他不仅要对付面前的美军，还要对付小股的美国民兵，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队，是美军拖延远征军进军速度的主力。他们意志顽强，枪法准，且有很好的民众基础，远征军已经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围剿，却斩草不能除根。

里士满地区每一个青壮白人或是黑人，都有可能是深怀敌意的游击队员。

“那就继续进攻。战争就是拼伤亡的游戏。哪一方首先支撑不住，哪一方就会失败。”司令部里，刘暹安慰着宋祚先，“现在美军的伤亡数字是我们的三四倍。他们都是败军，士气低迷，持续重大的伤亡会更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只要突破那条线，詹姆斯河东岸的美军就会彻底崩溃。”

“飞艇部队当然也不能闲置。不要因为汉普顿罗兹港即将成为我们的战利品，就对汉普顿罗兹港手下领情。该炸的还是要轰炸的。那个地方毕竟还没有拿到手。”

没拿到手的东西就不能算是自己的东西。刘暹虽然也为汉普顿罗兹港心痛，但谁知道接下的战争会进展到那个程度呢？说不定诺福克就要攻下了，几十万欧洲志愿军浮海而来。随着东西武器差距的日渐缩小，刘暹即便握着金手指，也不敢打包票赢下每一场战争。

就好比眼前的詹姆斯河。他能够看清楚美军在河对岸的每一处布置，可这有什么用？老美现在就是人多势众，詹姆斯河沿河防线根本没什么明显的

漏洞和弱点。远征军要的只有面对面的碰撞。只有把某一处的美军打疼了，打的老美手中德预备役一点点全都消耗光，美军才会抽调其他地方的部队来填补，这样才会造成兵力空白和防守漏洞！

战争规模越大，兵力越多，可乘之机就越少。两边的厮杀就越来越看重——实力！

这就像中国、军队打的异常顺利的对俄战争，装甲部队要真的不能在战斗力上对沙俄军队造成碾压式的绝对优势，即使刘暹去亲自指挥，也打不出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的歼灭战、围歼战！

现在中美两军在这条詹姆斯河两岸，就形成了一次正面碰撞的平台。这就是要远征军真正表现实力，表现斗志和精神的时候。

“轰轰轰……”

橘色的火团在詹姆斯河对岸一排排的亮起，三十艘飞艇从头顶对着那片土地倾泄着炮弹。

詹姆斯河上，一艘艘小船正在奋力的划向对岸。一个大队的先头军，又一次向着尸横遍野的登陆场发起了进攻。远征军已经是第三次在这里发起攻势了。美军的暗堡和隐藏火力全部被清除，驻守这里的一个美军团早被打的七零八落，马里奥向这里调入了两个师的兵力，到如今也只剩下了六七千能战士兵。

没有的炮火的美军，能够依靠的只有机枪。即使每挺轻重机枪打不两分钟就要迅速换一个地方，美军还是靠着自己的优势兵力死死地拦住了远征军。

瓢泼的子弹在进攻部队登陆的第一刻起倾洒了下来。之前根本就看不到身影的美军士兵，一个个从隐身之地钻出来，举起了手中的枪。

枪声大作！

一颗颗迫击炮弹随着枪声响亮在滩头阵地。泥土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泥浆，先头大队的士兵或趴在弹坑里，或半身没在水中，甚至不得不用阵亡战友

的尸体堆砌掩体，他们不需要着急着反击，身后的炮兵阵地比他们手中的长枪更加有用，何况头顶上还悬着飞艇。

　　远征军连续发起了四次进攻，每次的投入兵力虽然不大，进攻横面却拉的很开。逼得老美不得不暴露出更多的隐蔽火力和机枪暗堡。然后成为了炮兵激射和飞艇轰炸的目标。美军也到了强弩之末了……

第七百三十七章他可以马上将我解职

“龟儿子的，顶住，顶住！都给我顶住——”

当美军的河沿阵地即将崩溃的时候，马里奥再次调遣了一个师的生力军赶来支援。虽然这个师也只是新编师，同之前的两个师一样归属于美陆军第四十四军。内中的士兵都是之前战争里打散了建制的士兵，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很一般。然而这到底是一万多人呢。美军摇摇欲坠的阵地转眼又变得坚固！

“曰他个先人板板，打啊，打啊！”四川籍的大队长破口大骂。美军的变化再没有他们这些一线的战斗指挥员更能够体察了。

叫声、骂声、枪声、炮声，战斗的第一线从来都是不平静的。

“石韫，死了没有？”

“报告大队长，没有！”

“没死就给老子打，瞄准了打！把那边的机枪手给老子打掉。”大队长大声下达着命令，然后看着前方影影绰绰的美军反击部队，“龟儿子的，这群白皮猪又上来了。大福，大福，你娘个人呢？”

“轰”的一发炮弹在不远处响起，掀起的尘土一下把大队长掩埋在了土里。周边的士兵忙扑上去将大队长从土里挖出来。

“组织一个中队，准备发起反冲锋！”大队长刚刚从土里被挖出来，就一把抓住了大队里的教习，也就是被他叫做‘大福’的富隆！

副队长已经阵亡，他本人又需要指挥作战，组织部队进行反冲锋的事儿，只能又富隆来做。这些年的一场场战争打下来。国防军中的教习早不同当年的秦军教习了。他们的专业指挥技能或许比不上正牌子的军官，可绝不是不会打仗。

现在一些精锐部队里的教导、教习、教员。领

兵打仗也都是一等一的厉害了得的。

方陶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举起了手中的狙击步枪。他是大队部下属的侦察分队的狙击手。整个侦察分队都已经分散填充在战斗一线。他和另外一名同伴被大队长留在身边。方陶还活着，只有腿上被炮弹碎片划了道口子，另一个同伴却在美军的炮击下粉身碎骨多时了。

瞄准了，还是之前那个火力目标，然后，方陶稳定的手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声响了！

方陶到准星里套着的那个美军士兵脑袋一歪，身子就往边上斜着坠下，立刻就笑了来。但很快的又一个美军就递补了上去。刚刚停歇的重机枪立刻又响了起来。

方陶也没换位置，重新压上子弹，拉动枪栓，再度瞄准了那个火力点。

微微调整了一下角度，枪声第二次响了！

对面的美军重机枪射手再次倒在了他的枪口下。可是递补的美军射手一个挨一个，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方陶也没敢真的久留原地，没几分钟，美军的迫击炮弹就哗啦啦的向着他那位置炸了下来。方陶人要还留在原地，必死无疑。

“好。打得好！”大队长对方陶狂呼乱叫，好像这几枪是自己打的一般。“龟儿子的，只要撑过这一阵，老子给你请功。送你去猎兵学校！”

刚刚二十的方陶听了笑起来。猎兵学校整个中国只有五家，哪一个都是狙击手们梦寐以求的圣地。

压子弹、拉枪栓、瞄准、射击！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一名接着一名的美军成为了方陶枪口下的牺牲品！里面有轻重机枪手。有底层的士官，有冲锋陷阵的军官……

每一个倒在血泊中。都是方陶的一份功劳，都

是为远征军减轻一份压力。

美军的进攻终于被打下去了。大队长疲惫的躺在战壕里。拿出一只卷烟叼在了嘴里。还没抽完，美军的又一波进攻发起了。

他们没有炮火和空中的优势，美军有的只是不计其数的人海。

迫击炮是美军现在最值得信赖的武器，因为这东西便易移动。一便易移动，自然就不容易被飞艇的炸弹炸毁。劈头盖脸的一阵火力覆盖之后，十六辆小游民坦克出现在了战场之上。

“娘希匹！飞艇部队的都是瞎子么？十六辆坦克都到了前线了，他们还没发现？”二中队的中队长气怒的大骂。他是浙江籍的。

可是炮声淹没了一切。对岸的炮兵阵地已经得到了消息。密集的火力向着几百米开外的坦克打去。

然而距离太近了。这些炮火可能会打掉其中的一部分，但想把十六辆坦克全部打掉，可能性渺茫。

“组织敢死队。干掉他们——”

大队长大叫着，十六辆小游民坦克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也只剩下了六辆。可就这六辆坦克，对于苦战多时，伤亡惨重，已经没有一颗火箭弹反坦克火力的先头部队来说，还是一样如同噩梦一般的存在！

第一个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就冲了上去。

他们表现的是如此英勇，他们不顾坦克上咆哮着的机枪，不顾下雨一般泼来的子弹，翻爬滚打，闪转腾挪，用最快的速度向着坦克车冲去。

但是在六辆美军坦克不断旋转着炮塔和机枪下，在坦克车后频频射出的子弹和投出的手榴弹下，第一批十名战士只冲到一半就全部倒在了途

中。

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

一个个战士倒在了半道上，但终究有人冲到了近前。敏捷的匍匐前进，灵巧而快速的翻身滚爬，一点点接近距离自己最近的那辆小游民。

小游民坦克速度非常慢，时速只有5公里，装备有1挺“马克沁”7.7毫米机枪和几挺“刘易斯”7.7毫米机枪，在战斗一开始，在十六辆坦克一登台亮相，每辆坦克上的7.7毫米重机枪就在那里疯狂的叫嚣。子弹雨点一样向外挥洒。再加上背后的美军陆军士兵，时不时的射击，想要接近它们，真的很难。

横着翻滚到坦克车正前方十多米的地方停止了自己的所有动作，这名士兵默默的趴在地上，安静又耐心的等待着，等待着坦克车的到来。

被拉掉了导火索的手榴弹在那“滋滋”的响着，当坦克的履带即将压上自己的那一瞬间，那名

士兵把一捆手榴弹闪电般的朝履带下一放，然后一个身子如同一只灵猫一般滚开。

“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方才还不可一世的坦克，瞬间停止了一切动作。

一名士兵抱着炸药包在头顶的子弹停歇的档口迅速起身，敏捷的冲上了十几米。眼看就要接近一辆坦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一头栽倒在了血泊中。

背后的阵地上响起了一片痛惜声，六辆坦克已经炸毁了四辆，美军坦克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那么守军就只能用自己的努力将全部的坦克都送上死路。

又一批敢死队正想冲出去，忽然看到，血泊中的那名士兵又开始缓缓蠕动起来。

他一点一点的向前爬着，任凭子弹在他的身边飞溅，他一点一点的爬着，任凭身上流淌的鲜血把路面染得通红。就像沾着鲜血的毛笔在大地上狠狠

的‘捺’了一笔……

爬着，爬着，不断的朝前爬着。这名士兵的身子在渐渐发冷，鲜血正在急速流逝，他的生命在一点一点的流逝，终于，他再也爬不动了。

他翻过身来，仰面朝天的躺着，手里依旧还死死的抱着那个炸药包。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坦克车慢慢没过他的头顶，感觉到履带碾压地面的震动——“轰……”

一声爆炸响起，一切都归于平静，战场上的枪炮声，似乎一下都消失了。

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大的轰鸣，美军最后一辆坦克也挂掉了。

“冲啊……”富隆抓住了这个全大队激情澎湃的瞬间，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大吼着向着败退的美军发起了反冲。

“龟儿子的，冲，都给老子冲——”大队长胳

膊上挂了彩，可吊着一只胳膊的大队长，另一只手操着手枪，站在战壕上杀气腾腾的大喊着。

“将军……”美军河沿阵地的后方，心里憋了一肚子气的约翰沃克.里根一回头，就见是里士满司令部的一名少校参谋正从下面跑过来。也许是路上跑的太急，参谋的脸色有些苍白，他在里根面前大口喘着粗气。“……少将先生，司令官问将军还要多少时间能够将中国人赶下詹姆斯河。对将军资金也未能击败中国人的进攻部队，马里奥将军感到极为失望。”

“‘尊敬’的马里奥中将应该亲自到前面看看士兵们是怎样艰苦的战斗的。我们用生命和鲜血来抵抗中国人的炮火和炸弹。新编189师已经损失了一个团，其他的部队只能整编出一个旅，我们在这里倒下了一万五千人还多，我们损失了全部的重火力和坦克车，难道马里奥中将认为我们第四十四军还不够卖命吗？我无法给出准确的答复。中国人的战斗意志是坚定而顽强的，说不定到晚上的时候，我还要向司令部请求支援。”里根紧握双拳，对司令部的参谋咆哮着，脑门上的青筋直跳。这幅失态

的模样让参谋吓了一跳。

“至于马里奥中将的‘失望’？还是算了吧。里士满的将军，就没有不对战局感到沮丧的。司令部只应该庆幸詹姆斯河不是中将家的水池子！中国人被这条大河拦住了疾驰的装甲车。”

“对马里奥中将说，司令部要是真的失望，他可以马上将我解职，让其他人或是部队替换下第四十四军。我会对他表示感谢！”

第七百三十八章出了大问题！

“真是一场尸山血海的战斗。这让我想起了塞瓦斯托波尔！”约翰.弗伦奇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两只眼睛中闪烁着亮眼的精光。中美这场战争的技术含量和军事意义远较中俄战争更具有意义，尤其是中美两军对于装甲部队的应用。

作为一名优秀的骑兵军官，约翰.弗伦奇非常欣赏中**队对于装甲部队的应用。

“听说中国的宋上将就是出身骑兵部队？如果我去拜访，会不会得到接见？”约翰.弗伦奇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他亲自率部突入奥兰治自由邦首都布隆方丹，占领德兰士瓦的首都比勒陀利亚，还负责清剿布尔人的游击部队。所以这场战争后，他从一名骑兵团长连续跳升，成为了如今的骑兵师长。然后是英国陆军少将，和北美战争英**事观察团的团长。

“将军，我认为您最好还是不要去拜见中国

人。我想……，我们不会得到中国将军的欢迎的。”道格拉斯.黑格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这么的说道。

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他是约翰.弗伦奇的参谋长，可惜半途去了印度，离开了战争。现在又一次跟约翰.弗伦奇在一块工作，不能不说是缘分。只是成为了军事观察团副团长的黑格，军衔却比约翰.弗伦奇低了两级，他现在只是一名上校。军人的价值果然只在战争中才能得到绽放！

“走。我们回去。让人收拾行李。我们很快就要去诺福克了。”

“将军认为美军马上就要崩溃吗？”

“不是吗？我的朋友？”约翰.弗伦奇不相信黑格连这点都看不出。

“或者是明天，或许是后天，美国人守不住詹姆斯河。就是不知道美国人在诺福克地区的防御工事做的怎么样了。这段日子整个詹姆斯河下游都在

中国飞艇的威胁下。美国人的日子很不好过！”

连他们观察团的补给都端掉了。约翰.弗伦奇派人前往诺福克，结果那人在诺福克被中国飞艇的炸弹炸断了退。派人回信说诺福克的情况很糟糕。

中国人有毒气弹，这是一个很恶劣的攻击手段。对于集群防御的高射炮集团威胁很大。虽然诺福克地区是海边，风力很大，能给毒气攻势造成很大麻烦。可有一利就会有一弊。大风一方面可以吹散毒气，让其杀伤力锐减，另一方面也会迅速扩散毒气，在很短时间内令大片区域慌乱不已。

毒气弹毒不死人也足够扰乱防空阵地了。而慌乱的，连射击都无法进行的防空阵地，面对数以百吨的炸弹就跟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

整个诺福克地区。没有一块称得上绝对安全的土地，港口、码头和停泊的船只，全被飞艇的恐怖笼罩在阴影里。

所以，英**事观察团上上下下四十七人，哦，

现在是四十六人了，对于美军最终的命运都持悲哀的态度。“我认为伦敦应该继续加大在坦克和飞艇上的研究。我们需要跑的更快的坦克，需要飞的更快防御更强的飞艇。小游民糟糕透了，氢气飞艇也糟糕透了。知道吗？看到美国人的一艘艘氢气飞艇在天空上变成了一只只大火鸡。这感觉……非常之恶劣。”

以上是英**事观察团正副团长之间的一番对话。

跟这番话对应的就是，战场上激烈的枪炮声，是远征军炮兵地毯式的轰炸。当美军沿河阵地的交通壕和暗道，经过远征军飞艇部队连续的重弹轰击终于崩塌了之后。美军的苦日子就真正来临了。他们要冒着远征军强大的炮火支援前线，一个团的人马拉上去能有一个营的抵到一线，就是上帝保佑了。美军的伤亡急剧增高。

马里奥已经亲临前线。征调了第五十六军全部兵力赶来支援。但是缺少了制空权，美军空有强大的火力。却根本无法发挥。宋祚先背后有刘暹在，

岂会让美军的防空火力来建功！

所有的飞艇指挥权全都握着刘暹手里。真的是把第五十六军招呼的欲死欲仙。

现在阵地上虽然激战依旧，但双方的死伤比例已经从早起了美军三个人换远征军一个人，变成了现在美军十个人不止来换远征军一个了。

这还没进行到天黑，里根的第四十四军就彻底残废，最后一个师也打光打残了绝大部分，整个第四十四军，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全都变成了空架子。

马里奥已经决定在天黑之后让第四十四军全部撤下，换第五十六军上去。后者在白天的调动中损失也不小，尤其是重武器，可整个五十六军毕竟还有三万多人呢。

太阳落山，夜色慢慢遮蔽了天空。战斗似乎也随着天色的暗淡而缓和了起来。只有远征军的炮兵集群还如同发癔症一样，随着刘暹的指挥，有一阵

没一阵的轰个不停。且这一夜，詹姆斯河下游的炮艇编队也没有跑过来。

刘暹指挥炮兵集群的轰击，十可中六七，这当然是他依靠着虚拟地图来敲定的，若不是明面上的遮掩十打十中也是轻而易举的。但在明面上，刘暹依靠的只有飞艇部队夜间的侦查和一张被他不停的捣腾的，写写画画的军事地图。

这种妖孽一样的事情，刘暹做的多了。虱子多了不怕痒，也不在乎了。所以，今夜的这场炮击就只是他注定要留在历史长河里的那座高大丰碑的点点光辉。但刘暹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炮击却让他一瞬间里征服了整个英国战地观察团，尤其是黑格。

远征军靠着毒气弹和两种新式子弹快速扭转了战局，这只是技术上的胜利，就好比之前的装甲部队一样。当初中国人横扫俄罗斯的丰功伟绩让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栗。可当小游民、a7v等坦克纷纷在英法德等国出现之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畏惧感瞬间消除了绝大部分。

毒气弹这东西对于欧洲的技术水平来说绝对没有困难的，两种新式子弹也是小case。只要有时间，一切都不成问题。甚至欧洲的各国飞艇部队还会认真的学习中国人的飞艇作战方法，比如那在上风向投射毒气弹……

这些改变对于英国的战地观察团更没有黄钟大吕一样的震慑，令他们肃然起敬。

但今夜的这一场炮击就不一样了。英国人在詹姆斯河对岸也有人驻扎，整个观察团一分为二，所以他们很清楚远征军的重炮集团那发癔症一样的炮击，究竟给进入阵地的美陆军第五十六军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两个团的兵力可以从第五十六军的建制中划掉了。刘暹这一刀，完全扎在了马里奥的肺管子上。老美都要心疼死了。

第二天一大早，刘暹刚从睡梦中醒来，帐外面等候的侍从们在他洗漱的时候就笑着报告了昨夜炮击的成功。飞艇部队来报，昨夜的十七轮炮击，十二轮命中了敌军，根据现场遗迹看，至少报销了美军两个团兵力。

天亮后，两军再战。美军一线的兵力自然比昨日傍晚高出了许多，可远征军一夜中也没消停。两个营的部队渡过了詹姆斯河，还在对岸设立了一处炮兵阵地。

重火力严重吃亏的美军一开打就陷入了苦战当中。而有了两个精锐营在对岸和一夜时间休整、准备的远征军，在头顶飞艇部队的配合下，那真的就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利索极了。

“马里奥不应该停止夜晚的进攻。更不应该痛惜他们的炮艇，就停止了夜间的炮战。在里士满，美军只有用不停的进攻才能打断中国人的节奏。用炮艇牵制中国的炮群和渡河的部队，用精锐的小分队阻扰中国人搭建的浮桥……”约翰.弗伦奇眼睛中满是遗憾，他不知道马里奥是什么样的想法，竟然一改之前的策略。难道他真的以为一个第五十六军就能够阻挡住中**队吗？

“现在一夜过去了，中国在詹姆斯河对岸站稳了脚跟，他们有至少两个中国营的兵力用于进攻，

在大炮和飞艇的配合下，就是整个第五十六军都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谁让第五十六军现在缺少大炮呢！

果然，战争没能出乎约翰.弗伦奇的预料，只战到中午，远征军就向着东面挺进了十余里，突破了美军三道防线的抵抗，美第五十六军损失惨重。昨日还在激战的沿河地段完全变成了阵地大后方，大批的远征军正在随之渡河。而在这样的要紧关头，美军的内河炮艇编队依旧没有露面，约翰.弗伦奇和道格拉斯.黑格都明白了，不是马里奥心疼内河炮艇，不舍得拿他们来顶炮弹，以至于让远征军有了一晚上的安静时间，而是内河炮艇编队，甚至是汉普顿罗兹港……，出了大问题！

“司令官，第五十六军辛格将军再次发来撤退请求。”

司令部参谋报告的对象德怀特.威廉.马里奥目光犀利的看着眼前的地图，对于参谋的报告充耳不闻。“第78师到了哪里？我需要雷蒙德将军在两个小时内进入战场！”

“第19机械化师又到了哪里？”

“要他们继续撤退，向诺福克切斯特防线撤退……”

“仓库？烧掉。全部烧掉！所有的库存物资……”

第七百三十九章移民大‘负翁’

南太平洋西海岸，智利沿海。

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正劈波斩浪，向着麦哲伦海峡挺进。他们就是月前接到调令，向着北美东海岸挺进的潜艇编队和鱼雷艇、驱逐舰编队，跟随的还有10艘补给船。

远征军已经打到诺福克了，所有人都相信远征军一定能拿下汉普顿罗兹港，拿下整个诺福克区。从陆地上真正实现切断、分割美国南北的意图。

舰队的航行并没有遮遮挡挡，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如果里士满还没被远征军拿下，中国舰队的这次行动只能说可笑，潜艇的威力很强大，在声呐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情况下，潜艇简直是海洋战争的bug！但它需要强大的补给能力来支撑自己的战斗力。否则就依靠潜艇自身承载的燃料、鱼雷、食物、水源等，现今技术条件下根本没能力进行长期的远洋作战！

说到底，一切之改变还是缘由陆上的远征军。拿下了诺福克、朴次茅斯、纽波特纽斯等一连串的詹姆士河口城市，远征军在北美战争的天平上为自己增添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远征军军事会议上，刘暹一手拿着鞭子重重的打在地图上的北卡罗来纳州，另一边眼睛犀利的扫视着再做的所有人。

此次大会，刘暹要对远征军的编列来一次大手术，南北中三路变成南北两路，其中北路主防御，南路主进攻。因为老美北方地区还有着强大的兵力。军需上他们可能会困难，但防御作战的消耗比之进攻战可小的不是一点、两点。二百多万。甚至三百万人组织起防御，会比生铁都要硬。

远征军要是聚集起力量真的一锤砸过去。不惜代价的进攻，刘暹能拿下华盛顿、费城乃至纽约。可牺牲太大了。刘暹不愿意把自己手中最精锐的一支步兵葬送在一次又一次的城市、防线攻坚战中。

虽然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往北一直到五大湖流域，这片土地是整个美国的精华区域，五千多万美国人中的70%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刘暹也舍不得几十万将士的命！

相比而言，南方就好拿下的多了。

尤其是下一个重点进行目标——北卡罗来纳州。沿海平原占全州面积的45%，大部分地区起伏平缓，排水良好。这里是美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百年之后这里都是美国农村人口最多的州之一。当初因为乔丹和夏洛特山猫，刘暹对于夏洛特和它所在的北卡州。还进行过百科。但现在他对北卡州的最主要和最真实的印象是来自于远征军和之前的驻美国外交人员的信息收集。

“南方诸州有着1500万人口，消灭了他们，我们就再次斩断了美国人30%的人口基数。”其中的意义之大不需要刘暹多说。

“年前把所有的南方州都给朕灭掉！”

刘暹就不信没有了南方诸州之后，美国人还能硬气的跟自己继续拼下去。

半年的时间，整好能出了北方美军的‘养精蓄锐’时间，可用这个时间来换取整个美国南方，是占便宜的。战斗持续的越长久，国内感到的负担就越重大，尤其远征军一分为三。后勤补给从西海岸登陆，还要捣腾了几捣腾，才能分别送到各自的部队中，期间难免就有出错的。

如果跟华盛顿再次开战。届时能把所有的补给都归为一路，也能大大提高远征军的后勤运输效率。

开完这次军事会议，刘暹就离开了前线。他来北美名义上是御驾亲征，却从没打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送到战争里去。扭转之前的战局是一方面。巡视北美地方，查看移民生活和行政建设。就是另一手打算了。

夏天的北美气温要比北京低不少，刘暹都有种在避暑的感觉了。他要去密西西比河，这里是中国

移民的数量最多的地区。当然，这里也是北美土地最肥沃，最适合农牧业发展的地方。

任何一处移民，粮食都是重中之重。只有粮食充足了，才能去发展工业。

现在的密西西比河区域的中国移民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几乎占北美移民总数的一半。

清波荡漾的密西西比河畔，一座座崭新的村落，如雨后春笋一样飞快的冒出。一百户居民为一个村落，五十万移民，就是十万余户，至少一千个村落。

这些充斥着中国移民，并编入十几二十户美国原住民，再加入几乎退役的伤残士兵的村落，当然不可能全是崭新的，很多也是利用了原有的旧村镇。但日后的发展当中，村子是否依旧是村子，镇子是否还能是镇子，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

前方还在打生打死，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安详了。才半年时间不听见枪炮声！

小小的村落十分安静，不仅有农田，还有大片的草场。愿意移民北美的人，不管老幼男女，没人分给的土地都远远超过移民东北、岭外和大西北的。

如今的移民村落，每家每户都有四五百亩的田地、草场，在农业机械还不能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家家户户养的牛羊马，不仅是耕田的最大劳力，它们的粪便更是农田肥料的最大来源。连同国内的豆饼和鸟粪石粉，这些就是如今中国工业的‘土化肥’！

世界上并不是没有现代化肥，1850年前后，劳斯就发明出最早的氮肥，之前还有钾肥出现。但限于技术因素，根本没办法大规模生产。石景山自然科学院对于氨合成法的研究投入了数亿资金，但成果了了！

眼前的小村落叫官路边，因为这里临近一条大道，沿着这条大道可以直接通向现成。

一大批人从大道上赶来，官路边村立刻就敲响了警钟。

美利坚的原住民反抗意识是很强烈的，即使密西西比河地区，这样的大后方，脱离战争已经半年时间的非治安区，到处抢劫作恶的土匪、马匪也未曾断绝。所以刘暹才会把退伍军人安排到这里，他们或许已有伤残在身，可战斗经验在，且军人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十分崇高，也就是有威望。很多村落的村庄现下都是有退伍军人充当。让他们平日中训练移民青壮，有事时组织指挥战斗，能很大程度上保障移民村落的安全和利益。

官路边村的民兵很快就集结了起来。但是掉了四根手指头的村长不认为这大模大样赶来的一批人会是马匪、土匪，如果这里真的有如此规模的匪寇这般大模大样的行动，消息早就爆出来了。官府也早就会让各地村落小心戒备了。

官路边村方面很快便有数骑冲了出来。领头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奔出七八百米，站在村外路边的一处小土岗上，汉子手中的望远镜终于看

清了来人是谁了。那支人马中奔出来的几个人他们都认识，可不就是镇子上的警察和他们乡的乡长黄柏嘛。

他们终于放下了心来，领头的一名中年汉子从马上一骨碌滚了下来，朗声笑着欢迎："黄乡长，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

黄柏这个时候可一点跟中年汉子打哈哈的心都没有，嗯了一声，摆摆手让中年汉子近前来。"你们村的地整的怎么样了？告诉你，有大人物来视察了。要是出了篓子，县里都兜不住。"黄柏不敢擅自透漏刘暹的消息，虽然刘暹那张脸整个中国没几个人会不认得。

果然，官路边的民兵和移民村民们，一见到刘暹，就立刻激动起来了。都认得那张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兴奋的呐喊声震荡的不远处的密西西比河的水鸟都飞起了一片。

"平身吧！"刘暹立刻叫起。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过大朝了，而且百官们制式的拜贺，跟老百

姓们发自内心的拜贺能一样吗？骤然之下，很是得意了些。

年纪高了，时间长了，心性越来越讲‘排场’了。

“回万岁爷的话，村里如今田地最多的是老张头，他家里有三个儿子俩闺女，外加一双老人，一共九口人，把一部分田地换成了草场，现在家**有五百亩田地，八百亩草场。人来得又早，地也是不需要怎么拾掇的好地，眼下他家种的粮食已经熟了一季，瓜果蔬菜长出好几茬子，都卖到河对岸去了。还养了一百多只羊，二十头牛，和十多匹马，今年的进项是不少。不跟我们，到现在还在吃救济粮，还得向银行借贷买种子农具牲畜啥。”官路边村的村长就是一个老兵，右手少了位置，左手掉了中指、食指和大拇指。就地安置在北美后，因为伤残和参军年龄、功绩，一共分给他了三百八十亩地，他家中有一个老母和妻儿四人，但是母亲不远万里迢迢的来北美，在家跟着他大哥，妻儿是俩月前才到的官路边，这样就又多了四百亩地。作为一名老兵，他在银行里是有一笔无息贷款的数额的，

而且军饷津贴加战利品分润，也攒下了一笔钱，可惜要经营一片农庄大小的土地，需要添置的家当太多太多。不仅那笔无息贷款全额贷下了，还另外在银行贷款了50000块。

眼下属于是标准的负翁！

第七百十四章日本治安军

中**人95%的都是农民出身，官路边村的村长别看在军队里历练了多年，一被刘暹询问起村里的农事来，立刻就变成了个老农民一样絮絮叨叨了起来，话语中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外，以及对老张头的羡慕。

老张头原名叫张五宝，今年已经过五十了。十二岁出来讨生活，当过太平军，当过淮军，跟秦军打过仗，码头上混过苦力，煤矿上挖过煤窑。一生走南闯北，四十好几了才求人说了个寡妇。张氏带着两个拖油瓶，年纪比老张头小了二十岁，两人接着又连生了是个孩子，长成了三个。其传奇经历简直可以写一本书了。没想到临老临老了，竟然拼了一把，买了家当跑来北美，而且在密西西比河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来到了官路边定局，短短一年时间，家业就兴旺起来了，时间之事之神奇莫过于此。

“张五宝去年就跑来这里扎根，几百亩地种的

多是大豆、棉花、粮食，还分出一块特意种些瓜果菜，托老天爷的福，风调雨顺，长势大好。尤其是那些大豆、土豆、红薯、玉米啥的，长势尤其好，老张头自家吃不完，捐了一批给县里劳军，剩下的大多给县里买下了。很赚一笔的！”

杂粮，容易活，适应性好，而且都是军队里继续的。那大豆、土豆、红薯、玉米啥的，有多少官府收多少，价格不但不会比国内低，反而会高出五六成来。而且玉米杆、红薯茎藤之类的，都给做成青饲料。一点也不浪费。扣除了收获庄稼时请人用去的钱，老张家背负的贷款金额。至少能偿还三分之一。而且在去年年底时候，张家的草场还有一批牛羊出栏。

张家的收益对于各行各业的大佬们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移民们来说，已经是梦寐以求了。或者说，能过上如此之生活，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农人的期盼！按照国内的宣传，这才是真正的奔小康！

刘暹一边听村长的介绍，一边朝田地里走去。而在他们远远地打望田野，地旷人稀的北美果然不

是国内的景色可比的。在中国大江南北，所有的田地都是一块一块，用土垄分割的明明白白。可是在北美呢，一片无垠，刘暹都有种见到21世纪中国农业的假想了。

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限量，注定会阻碍机械化农业的进程。北美虽然现在是落后的，以后谁强谁弱就真的说不定了。刘暹也不在这一点上多费心，北美日后再发达，这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如此足矣。

“发达的农业是一切社会维稳的基本！”官路边村一个只有六百多人口的村落，明年的粮食更重面积就达到了30000亩。虽然其中有很多的杂粮，虽然耕种、照料远没有国内精细，但粮食产量绝对够满足一村人畜的消耗，还绰绰有余。

官路边村已经决定集资建立一座机械磨坊和一处榨油坊了。目前村子里靠的都是畜力，也幸亏远征军一路来缴获了太多的牛马，而前来移民的国人到了安定点之后。每家每户都会购买些牛马。要是换做在国内偏僻的山区，畜力都无法保证。变成人

力了。

中国人的地盘吃饭还都是中国味道，美国人喜爱的黄油、奶酪、面包什么的。完全没有影响到国人的吃食。反倒是一些中国的菜肴，尤其是烩菜，在日积月累中正侵蚀着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肉都不煎熟喽，一切咕噜噜的血水子，看了就让人呕。还能让人吃么？一群不尊教化，茹毛饮血的蛮夷罢了……”

中午用餐，刘暹提到饮食方面，在座的地方官员、侍从、军官、移民代表，提起美国人的食物来都是一脸不加遮掩的鄙夷。

刘暹哈哈大笑，牛排什么的他也吃过。但是三分熟、五分熟的实在无胆挑战，吃了份儿七分熟的牛排也没觉得特别好吃。至于什么‘口感柔嫩，肉汁鲜味’等等啥的，刘暹是一丁点都没感觉，也自觉无福去消受。

又是一天好天气，南美马岛外海。

吕文忠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前方的那艘货船。法国人的大船，看吨位没有一万吨，也有七八千吨。这样的货船竟然跑到了阿根廷，难道阿根廷、巴西的粮食和肉畜就富裕了？

吕文忠是103号驱逐舰舰长。也是北洋舰队水面舰艇再一次奔出麦哲伦海峡东口的第一艘军舰，他的任务是侦查敌情，英美联合舰队遭殃之后，美法联合海军又冒了出来。他们找不出对付潜艇的法子，不敢轻易的奔出麦哲伦海峡西口，却在东口一带布下了严密的巡查网。

103舰是利用黑夜的掩护，以及自己高达37节的速度，才冲破了防御网。其中的消息都已经让电讯员用无线电台告知了海峡另一边的主力编队。

“真是一只好肥羊！”吕文忠放下了望远镜，觉得自己很有福气。这么一艘七八千吨级的运输船，里面的物质不说，只说船上储备的食物、水和煤炭，就足够在马岛周边游荡了三天的103舰吃饱喝足。

“发信号，让对面法国船停下来，接受检查。否则我方会将之立刻击沉。”

听到命令的众人立刻轰然应诺，因为这种‘抢掠’性质的活动，他们这些船员和水兵，总能得到不少的好处。而且击沉的货船日后都会变成奖金和资历发到他们的手中和填写到他们的档案上。

法国货船当然不会乖乖的停下来。所以二十分钟后，这艘冒着浓浓硝烟的货船，被登船的103舰水兵完全控制，船长、大副、二副等一些领导者，全被枪决。

这是一艘运载粮食的船只，船舱里装满了小麦和成桶的牛肉。还有一批黄油和奶酪，103舰押着这艘货船上的几十名船员。加上一部分103舰的水兵，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淡水、肉桶、黄油、奶酪，一些粮食和二百多吨煤炭吊上船舱。然后一枚鱼雷送这艘补给船进了海底。几十名剩下的法国水手被送到四艘救生艇上，发放了一部分水和奶酪后，放‘归’大海。

当然，船上的全部‘货币’和一些收藏品，也成为了103舰的战利品。

海面上艳阳高照，103舰满船上下神采飞扬，兴高采烈。肥羊果然很肥，而人也确实无有横财不富！103舰这几日的消耗。除了弹药，别的全部补给到最高准线了。

临近天黑的时候，两艘法国巡洋舰出现在了战场，但货船早已经沉进了海底，海面上连破碎的遗物都飘走了大半。

而此时在距离这里一百多里外的一处海道上，一艘法军的运输船正冒着熊熊烈火。

法舰反抗了。

他们不是普通的水手，而是法兰西共和国正儿八经的水兵，是世界第二大海军，是全球海洋上不可轻视的一股力量。所以。运输舰纵然只有十分微弱的一点火力，也坚定的对103舰进行了还击。

结果半个小时后，法军运输舰的上甲板整个燃起了大火。

大火继而引燃了船舱里运载的弹药，整个五千吨级的军用运输船。就在103舰全体成员面前变得飞灰湮灭。但吕文忠眉头却皱了起来，法国人装满弹药的军用运输船怎么来到阿根廷了？法国人要在这个档口向阿根廷出售军火吗？

……

九州岛，熊本海军兵学校。

“板载！板载！板载……”

1896年7月9日下午的时候。海啸般的欢呼声音忽然在熊本市的海军兵学校里响起。自从结束了上回南北战争之后，军政府终于下达了召集军兵的命令。同时下达的还有备战令。

“东乡君，东乡君……要打仗啦！”

正埋头于一堆军事书籍的东乡平八郎忽然听见自己的下属日高壮之丞兴奋的叫嚷声音。日高壮之丞也是萨摩藩出身的日本海军籍将领。1879年日本内战爆发的时候，他还是“乾行号”的船员，兼海军兵学校炮术教官。

在内战爆发的最初阶段，他和东乡平八郎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分裂派，立场稳固的站在东京天皇政府那一边。结果，南北战争打成了南北僵持，而后随着东京政府对萨摩籍海军军官越来越忌讳，尤其是东乡平八郎带领舰队归国的新加坡事件，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多的萨摩籍海陆军官被迫退出了日本军队，最后因为实在看不到日本的统一的希望，或是出国，或是投奔中国，或是回归萨摩。

东乡平八郎在被屡次猜忌和打压之后，最终也退出了东京政府的海军，回到了故乡。最后困于生计在萨摩藩自己举办的海军兵学校担任了战术教官。日高壮之丞是他的助手，一个性格勇敢，却被局势困锁的猛将。

“战争？难道军政府要主动跟东京、跟天皇开战？”

“不是。是中国人。中国要从南洋抽回兵力，但南洋的局势并不安定，所以他们要招募一批治安军，作为他们军队的替代品，来为中国政府靖安南洋！”

“呦西！”东乡平八郎明白了。中国人在北美应对吃力了，要从南洋撤军，但为了维持南洋的稳定，就拿钱来在日本招募军队，来替他们维持统治。“又是拿大日本武士来做雇佣兵！”

“但这也是机会，不是吗，东乡君？”日高壮之丞可没有东乡平八郎的淡定，“治安军是有军舰的。虽然不是战列舰，也不是大铁甲舰。但是我们的机会不就到了吗？军政府的海军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毕业生，与其让他们到商船去当水手，治安军的战舰更适合他们。”

“说不定，治安战结束后，中国还会将这些军舰赠送给我们……”

第七百四十一章改变——无刻不在

早在刘暹启程赶来北美之初，他就在内阁上通过了组建治安军的提案。初步招募十万陆军，一万海军或是日本水手。中国会拿出相应的机器和一部分粮食、物品来作为雇佣金，并且中国政府不会同日本治安军产生直接的经济挂钩，后者的薪水和全部开支、耗费是由西南军政府来支付。

私下的协定中，中国还会放开一部分南洋市场以‘养活’西南日本的现代工业。但是，日本治安军在维持治安的过程中的一切行为，也跟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中国承认有关系，但不是最直接关系。要是治安军变成了大日本蝗军，倒霉的东南亚人民就去怨恨小鬼子去吧。

西乡隆盛等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出那些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还是答应了下来。

因为日本必须走出去，因为日本太小了……

这两年西南军政府的压力还算小一些，因为他们抱的粗大腿，彻底牛逼了起来。就算现今西南军政府只有七万海陆正规军，东京日本政府也不敢贸然的兴兵打过来。可是要发展，在弹丸之地的日本本土实在没空间给他们伸展腿脚。日本必须走出去！

历史上日本用战争给自己开拓出一片空间，这个时代自然是不能的，那就只能蝇附骥尾，死死地跟着中国捡剩饭吃了。之前而十多年里，西南军政府勉强沾点小便宜，可挺身队只是挺身队。跟现下受军政府直接控制的治安军是完全两个性质。

治安军靖安南洋，军政府控制着治安军。就等于军政府在中国政府的监督下，实质上控制着南洋的诸多土地。那可搜刮的机会不要太多。

就算这个治安军只有一两年的‘生命’，也足够西南日本吃饱喝足了。

为此，背负一些不伤大雅的罪名，西乡隆盛丁点都不在意。

这个‘治安军’对于广大生活穷困的退伍军人而言，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如果能借此机会在南洋迁移一些侨民，将对军政府的统治力和凝聚力以很大的增幅。

中国对于西南军政府态度一样很友好，甚至可以说比较大方的。日本移民只要不过分，不跟中国移民发生强烈冲突，在造成既定事实之下。中国政府极可能就不会计较。

这是政治、经历、军事三方面交错的利益，军政府根本无发拒绝。

所以，在中国北美远征军开始进攻诺福克地区的时候，第一批规模两万人的日本治安军，也开始登船前往南洋。随行这批运输船的有一支五艘高速巡逻艇和一艘炮舰组成的护卫舰对，领头的日本海军将领就是刚刚被任命为南洋治安军水面第一巡逻队司令的东乡平八郎。他的副手，也是那艘千吨级

炮舰的舰长，当然就是东乡平八郎的老朋友日高壮之丞。

“呦西。大日本海军，终于有突破30线的一日了！”日高壮之丞看着港口上送别人潮的汹涌。高兴的大笑着。30线，就是琉球群岛最北端的纬度位置——北纬30°线。琉球国早早的抱上了中国的大腿，琉球王室虽然早就丧失了对国土的控制权，但琉球王室受到了新秦皇室和朝野的厚待。尚家优秀的子孙后人早就融入了中国。现在就是让他们再次回到琉球岛上横行那一亩三地，恐怕尚家人都是不愿意的。

在中国这个‘大海’上遨游过的尚家人，根本看不上琉球这个小窑窝。

而对于南北对峙的日本。东京日本政府的海军是根本不能越过北海道的最北端，西南军政府的海军是根本不能越过琉球群岛边界。这两条线就跟后世的三八线一样，牢牢地将人才济济又雄心勃勃的日本海军禁锢成了今日这番模样。

日高壮之丞今天这么的兴奋。就是因为日本海军终于能光明正大的越过琉球了。即使他们身上披着一层叫做治安军的虎皮，但水面第一巡逻队的所有军官和水兵全是西南日本的正牌海军官兵。

东乡平八郎的脸上也露出了兴奋的笑。他已经彻底认识到了新秦帝国的强大和对日压倒性的优势了，青年时所有的妄想都一扫而空，快要五十岁的东乡平八郎将自己的理想屈服于了现实脚下。所以，这时候思想已经转变了的东乡平八郎，并不以日本海军外出南洋却披着中国人给出的外皮为耻了。

以他为代表的这批日本维新人杰，就在现实的屡屡打压之下融入了现实当中，也彻底的失去了那股令当年的刘暹深深忌惮的‘威胁’！虽然这一切刘暹都还不知道。

……

乌拉尔河中游，和煦的清风轻轻拂过大地，25°左右的气温在清风的吹拂下，令这里的人丝毫感觉

不到夏日的炙热。

青罗江，乌拉尔河的支流之一，两年前它并不叫这个名字，现在很自然的被中国化了。

两岸是蔚为壮观的各色果树林，刚刚从马车里下来的郭怀轻嗅着清新的空气，微微有些陶醉。

周围是大片地势平缓的草原，经过半年时间的蓄势——之前这里是战场，住在这里的哈萨克也好，哥萨克也好，全被国防军给打扫了——青草嫩芽将平坦的地面装扮成了一副绿得炫目的大地毯。在这么一片很美，却略显单调的风景中，偶尔还有一些红色的砖房掩映在绿草蓝天之中，房前几匹马儿在悠闲地吃着野草，几个脸上脏兮兮的蒙古族孩童追逐着一群小羊羔、小马驹，砖房顶上的一支烟囱内正向外徐徐冒着袅袅炊烟。

“猛一看，还以为到了蒙古……”郭怀轻轻呢喃了一句，然后又仔细的检查起了脚下的土地。看得出来，这些土地都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谈不上多肥沃，但也不差就是了。至少，前几年用来种一种

苜蓿、大豆还是相当合适的，足够支撑一定规模的畜牧业。

是的，郭怀今天来青罗江，就是来这里实地考察的。国防军全面占领乌拉尔河流域，经过几个月时间的适应和深入，发现乌拉尔河流域一些农牧业区域划定是相当的不靠谱。俄国人应该是土地太多了，不少本可以耕耘农业的土地都给变成了放牛放马的牧场。

眼前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例子。一块能够发展农畜混合农业的土地，在俄国人手里完全变成了一片养马的牧场，以至于迁移过来的蒙古人很自然的就被当地政府分到了这片土地。

“关内似如此肥土，只需细细收拾一下的话，不需三年就是一片可传家立业的熟田。”郭怀是本地的正牌县令，弯腰抓起一把泥土，放在手里细细看着，很是叹气的说。外面的世界很广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华夏屹立东方几千年，称王称霸，唯我独尊，却真的是有点坐井观天了。

乌拉尔河流域就有这么多的闲置肥土，那乌克兰和北美的密西西里河又该是多么的广阔啊？如果中国能早几百年抬头看世界，当年的朱明皇朝也不会豁然倒塌，被一群野猪皮捡了便宜。

不止是一个朱明，前清更是如此。清末局势颓废，除了政局外力因素外，国内也是混乱不堪。太平天国起义为大清王朝敲响了丧钟，而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搞得风起云涌，说到底还是无地无业的老百姓太多太多了。要是那时候中国能多出一个乌克兰，一个中亚，甚至满清能正式的开放东北，局势都会大大不同。又何至于因一个可笑的拜上帝教而糜烂于此？

跟随郭怀一起出来的县农畜局局长温平一对上司的感叹很有赶脚。一个中国人，再没有什么比看到大片的土地被‘糟蹋’来的更痛心的了。

所以，这些日子里他跟着郭怀走访地方，就是要迎合县里的要求，全盘归化县里的农牧业。

他们这一个县位于原奥尔斯克至乌拉尔斯克之

间，属于乌拉尔河的中游地带，年降水量小于300～400毫米，是森林草原和草原之间的过渡带。这样的气候不可能成为农业大县，但是单纯的畜牧业就太扯了。可行的话这里还是施行农畜结合的混合农业最有前景。

现今之中国，食用黄油的人口不多，长期食用奶酪的人也不多。可奶粉、奶糖、牛奶饼干、夹心饼干的销售量与日俱增。

再加上一直以来都快速发展毛纺业，其产品毛料在市场上的份额可是不断增长的。

如今不仅蒙古人开始老老实实的养羊放牧，就是内地的不少财团和普通百姓，都跑去蒙古大草原上。他们没法做到蒙古人那样的四季游牧，却可以进行定点养殖，搞牧场养殖。青饲料技术已经完全普遍了，让中国畜牧业有了大步发展。大大降低了养殖户的成本！

郭怀在来赵国之前，只是一个县里的财政局长，现在一跳成为了一县父母官，做出成绩来是他

最渴望也最期盼的事儿。一个畜牧业为主的县和一个农畜混合农业为主的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能有个十万人口就谢天谢地了，后者轻轻松松就能有二三十万。而在当今的赵国，所处辖区人口的多寡当然就正面的反映着官员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第七百四十二章穷党俄国的工业援助计划

“为了保证俄罗斯不再经受上一轮战争所经历的耻辱，俄罗斯必须发展工业，大力发展工业。我们还有广阔的土地，我们还有足够多的矿藏。只要下定决心的去完成它，不怕困难，不惧险阻的去完成它，俄罗斯不需要二十年就能重新屹立在世界。中国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强大，也不过用了二十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被办法跟一群皿煮党人‘志同道合’，但他希望在战争到来之前能够统一穷党。无论是激进派还是缓和派，都可以搁置分析，共同保卫穷党在东俄罗斯的利益。

“上帝，你也希望看到俄罗斯重新强大吗？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仿佛听到了一个巨可笑的笑话一样。他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大一岁，是俄国第一代穷党思想

者、最早一批社会皿煮党人、俄罗斯穷党缓和派的领袖之一。

“是你在蓄谋挑起战争，挑起俄罗斯的内战。”波特列索夫仿佛一头愤怒的雄狮，“现在竟然在我面前高声呐喊俄罗斯的重新强大，这是不是太过可笑了？”

“乌里扬诺夫，我最后一次称呼你——朋友，我诚恳的请求你，如果你真的希望俄罗斯重新强大，洗刷上次战争遭受的耻辱，那就放弃战争把。”

“从没有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可以完成真正的工业化的。那种一边打着内战一边就把工业化给办了的想法是非常的无知和可笑的。是不可能在现实当中实现的。”

“如果你真的热爱俄罗斯，那就停手。别去挑起战争。”

“圣彼得堡可以默认你们在莫斯科的利益，我

们的矛盾慢慢的来解决。千万停止战争爆发！”

“可以吗？乌里扬诺夫。”

波特列索夫根本不是在恳求，语气完全是呵斥是斥责。那愤怒的感情一点都不去遮掩。

乌里扬诺夫自然不会被压到，他眼中的波特列索夫更是一个背叛了信仰的犹大，真正的穷党主义者怎么会跟一群皿煮党人搅合在一起？波特列索夫这么做了，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穷党主义者。

乌里扬诺夫最后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内战在七月底爆发了。

刚刚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皿煮俄国变成了一东一西两个国家：皿煮俄国vs穷党俄国。并且在满目苍夷的东欧大地上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两个俄国在决一生死的同时，他们的背后，各有一股强大的实力在支撑着他们。

中国vs欧洲！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是中国人把穷党这头凶恶之极的猛兽放出了牢笼，穷党俄国背后自然是中国人在支撑。否则乌里扬诺夫靠什么来拉起四五十万大军呢。

皿煮俄国背后靠的当然是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

中国人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他放出了穷党，就吸引住了太多太多欧洲人的目光。对于如今的欧洲，穷党是他们的天敌！如此，中国的压力就消弱多了。当乌克兰彻底拜倒在中国人的脚下时，当中国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和要塞修筑完毕之后，中国人就高枕无忧了。

到那个时候，欧洲人再想从陆地上真正威胁到中国，就只有以印度做大本营了。且偏偏印度的阿三哥们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阿三会打仗。老母猪都能飞上天！

北京城里。

监国的太子刘盛送走了穷党激进派的特使。对身边的侍从笑着称赞起穷党的治国方针。他们跟刘暹的工业发展路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替工业化筹集足够的资金，全都是从农业。农民身上吸血。

中国当初有大额的‘横财’，但还是要用生丝、生胶、茶叶、黄连、大豆、猪鬃、桐油等农产品赚取外汇。来维持国内的通货平衡，遏制贵金属外流，然后用工业剪刀差和粮食、盐业来收割国内。特别是农民的财富！

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营重工业。兴修水利，开垦西北、蒙古和东北。尤其是发展东北的大豆产业，做到出口、内销两不误。

这一系列的措施比单单的轻徭薄赋，或处置贪官，肃清官场吏治，对于国内的刺激性更大。

现在东北的农业已经成型，因为东北三省的人

口在去年的户籍普查中，依然有四百万户，两千万人。十多年如一日的迁移和鼓励移民，让东北三省从鸟不拉屎的生荒之地，变成现今中国的北大仓。

不提东北的大豆产业，只说东北的粮食产量，那就直接给华北上亿人口松了绑。没有东北的粮食，即使每年从暹罗、阮朝、南洋运送海量的大米到天津来，华北的粮价也不会如今日这般便宜。

东北的大开发令江南等主要粮产区肩头的压力大减轻，并且粮食价格下降，也让人多地少的江南、岭南农民渐渐减少稻米的种植面积，令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为中国纺织业、生丝、茶业等出口农产品和轻工业的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穷党俄国此次对华提出的工业援助方案十分的具有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符合的线路——重点发展重工业，其中钢铁业和兵工业是重中之重。放弃轻工业，一应的轻工业所需的产品皆从中国进口，并以粮食和牲畜、奶制品、黄油等食物类产品作为交易物。

可以预见的是穷党俄国会拿那些生活必需品【轻工业类产品】，来收割国内俄罗斯人的财富，用这些财富运营整个穷党政府，或挤出来贵金属货币来进口更多的机械，发展自己的重工业。

这就是赤果果的吸农民血，剪农民的羊毛。如果这一切让刘暹全盘清楚了，他会第一时间想到历史上的穷党施行的‘余粮收集制’，再没有什么制度比这个更剥削和压制农民了。

就跟现在的中国的各大国营、私营银行一样，都不加限制的给开荒、迁移的移民进行贷款，让他们用田地做抵押，贷出大笔的资金用来购买牲畜、良种和农用工具，尽快尽早的将属于自己的土地开发出来，产生经济效益，然后偿还贷款。不仅赚到一笔不小的利润，更在这个过程当中促进了国内畜牧业的发展和农用工具相应企业的发展。

也是在用工业产品来收割农民的财富。只是中国国内局势稳定，国家掌控力强，并且中国还有足够多的宝贵时间，刘暹用十多年的功夫打造出了现

在的新秦帝国！这一切穷党俄国有吗？

波特列索夫说的那句话很正确——从没有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可以完成真正的工业化的。战争中的穷党俄国，一边应对皿煮俄国，一边进行自己的工业化建设，看起来真的很疯狂、很扯淡。刘盛认可这份援助计划的可实施性，却不认同计划的实施时间。

穷党激进派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平是第一位！

同时间的内阁办公厅。“经济发展方案？”张守炎接过文件，翻看起来。

“加强对重点出口农作物的扶植和管理，一方面加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方面通过这些经济作物引导国内农业的下一步发展。”张之洞道。“加强对国内急需经济作物的培养和扶持。”比如新疆、中亚的棉花产业，南洋的橡胶产业，国内本就处于领先优势的生丝产业，这些都有广大的发展前景。

“成立国有农产品经济公司。国家出资，建立农场、种植园，出台相应优化政策，促进这些经济作物的推广。”

张之洞的计划需要很大的财力来支持。无论是橡胶产业还是棉花产业，亦或是传承几千年的生丝，这都需要极高的人力资源。可在南洋和新疆，国朝最缺的就是可靠地人口。江南人口倒是依旧密集，他们还是南洋移民的大本营，再发展生丝业，也不能耽误移民这档子大事！

可是太子知道，近两年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的生丝已经完全的从出口转内销了。甚至今年还可能要从伊朗进口一些生丝。

重炮的发射药包都是丝绸包的，这东西在炮膛内爆燃后颗粒状成形的灰烬很少，对再次发炮及身管维护很有利。所以，重炮的开销是很大的。而不管是已经结束了的中俄战争，还是现在仍然进行中的北美战争，120及其以上口径的重炮比比皆是，且一轰炸就是几十发、上百发。

一场战役从头到尾，一门重炮打出三五百发炮弹很正常。

况且还有飞艇部队和规模不断扩大的空降兵。这些都是丝绸耗费最厉害的几个重点！而中国这么个历史悠久的生丝产业大国，竟然觉得自己的生丝产量不够用了，需要从国外进口，这让内阁的不少大臣和各部门尚书很感觉不是味道。

所以这份由农业部分和经贸部门联合提交的方案上，除了国内急需的棉花和橡胶外，还把生丝产业给添了上去。

中英交恶，印度的棉花告别了中国，国内的棉纺织业遭受重创，棉布价格几次升高。南美的橡胶也在开战之后断绝，南洋诸多的橡胶种植园更被失败的英荷军队毁掉了很多很多。

现在中国国内的雨衣、胶鞋价格都翻倍了好要多，橡胶十分重要！

第七百四十二章休斯顿港口的中国海军

北美的八月一样烈日似火，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刘暹人都恹恹的。

年纪越大，就越吃不了苦。昨夜刘暹让人在房里摆了五盆冰，还自己打开了窗，结果夜里降温，下了一场小雨，刘暹感冒了。

到了白天，天一放晴，烈阳再度高照，刘暹人都要蔫了。

刘暹要御厨进了一碗母鸡汤，天气太热了，等他将一大碗的鸡汤连肉带汤全部吃完，额头都起了汗。因为夜里受了点凉，身体不舒服，怕病情加重也不能用冰，可偏偏德克萨斯州的夏季非常炎热，气候又非常潮湿——刘暹人在休斯顿，这对刘暹来说特别的难熬。

如果不是要首先在这里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军编

队，刘暹早离开德克萨斯了。

身边的侍从看着刘暹恹恹的样子，又一次说道走吧。“皇上，要不去山上住两日吧！山上，肯定比港口这里凉爽一些。”或是说，只要离开德克萨斯的海岸线地带，气温就会大大的降低。刘暹已经不是壮年的身子骨了，56岁的人了，平日保养的再好，也保不准被一场小病给拖垮。

现在的新秦帝国可离不开皇帝的掌舵。

刘暹早就厌恶了休斯顿的气候，也可能是到北美之后的这段时间太过忙碌，都没时间休息，天气一热他就烦闷的难受。可自身性质又不是那种那人发作以发泄情绪的人，结果憋着更难受了。身体自然就好不了了。即使不是生病，也属于亚健康。

刘暹喝了两剂药。感冒好了，还好没有发烧。潜艇编队和驱逐舰、鱼雷艇大队也来到了中美。用不了几日就可以到休斯顿。整个行营的人都大松一口气！

眼下这日子，行营的所有人也都够了。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北方人。这种炙热又潮湿的气候，压的他们都要喘不过气了。所有人都数着日子盼望着海军编队的到来。

一周后，鱼雷艇首先来到了休斯顿港口。

又等了三天，二十五艘潜艇和五艘驱逐舰以及相应的运输船，在休斯顿港口靠岸。北美东海岸的原住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令他们闻之色变的中国潜艇！非常有威慑力的一种武器，因为他们的存在，美法联合海军都不敢出动大编队军舰进行拦阻。

从北美西海岸到北美东海岸，几万里远洋，一路上只损失了两艘驱逐舰、三艘鱼雷艇和一艘补给船。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即使这些损失没能留下一艘法美的袭击巡洋舰！

美国人和法国人不敢出动大规模的舰队来围剿这群他们看来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伙，但两家敢出动高速的巡洋舰，埋伏在编队的必经之路上，进行突袭。

战斗短、快、准！

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准确的炮击，给与中国舰队以杀伤。

首要目标就是潜水艇，然后是鱼雷艇，最后才是驱逐舰和补给船。只可惜的是，多次伏击楞是没能留下一艘潜水艇。

当天刘暹举行了一次大宴。宴请海军编队全部舰艇主官。宴会上，刘暹微微多喝了两杯，当天晚上回到下榻住处就睡了。到第二天才接着看海军编队呈上来的作战计划。

鱼雷艇配合一部分潜水艇和驱逐舰负责德克萨斯州海域的安全。二十五艘潜水艇分成五个编队，一队留守。另外四队前往美国东北沿海，猎杀一切往来的船只。并且派出一部分高速驱逐舰游猎大西洋。

作战计划从整体上讲一点新意都没有。这种打

算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能想得出来。这本作战计划最有价值的是各编队的部署和前后承接的时间、次序，以及海面下的战术演练。

这批潜水艇可是中国海军第一批装备了无线电的潜艇。这样一来。潜艇部队旧有的战术就都将打破！

“一个月的时间！”顺利的话，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中国潜艇部队就能让美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而在此之前，中国也会对西方世界事先发表一个声名。一切对美贸易和援助的国际船只。都将成为中国潜艇兵的猎物！

二十艘潜艇和几艘高速驱逐舰，这并不能让北美与欧洲的往来海运彻底隔绝，可这至少能给两边的往来运输增加成倍的压力。北美远征军已经拿下了南北卡罗莱纳，现在正在进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会战已经进行到第五天。

这佐治亚州如果也被远征军贡献了，美国南部诸州就只剩下大半个亚拉巴马和一整个佛罗里达州

了。

美军一百多万南方军现在一半都不剩。而远征军的南路部队一直在增补当中，现在兵力不但未减少，还反增到了六十万。就算里面大部分都是骡马化的步兵，要推平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也是够了。这将是结束北美战争的一个契机！

只要美国人愿意暂时的和平，刘暹可以留下佛罗里达州。北美远征军现在有二百万人，虽然粮食和一部分弹药以及衣被都能够在北美就地解决，中国也筋疲力尽了。

反正要一鼓作气消灭美利坚已经不可能了。欧洲人不会看到美国彻底失败。密西西比河和华盛顿会战也让远征军丧失了彻底胜利的机会。

机会一旦丧失就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有了欧洲人全力支持的美国，不会就此灭亡。在刘暹看来，既然这场战争无法做到彻底击溃美利坚，那么让美国多保持一块土地也不扰大局。

两线作战的危害性他很清楚。却更清楚现今中国的‘疲惫’。只要能让中国早一日休息，早一日可安心的消化已占有利益，这个危害性中国能够承受。

休斯顿的事情结束以后，刘暹立刻离开了那里。但他没有返回北方。而是继续南下，在拉雷多见到了波菲里奥.迪亚斯。墨西哥的独、裁者，现任墨西哥总统。

这个傍着美国大腿站起来的独、裁者。现在变成了一头撕咬着美国在墨西哥利益的野兽。

随着远征军跨过密西西比河，随着美军丢失了里士满和诺福克地区，被远征军在陆地上一分两半，迪亚斯对美国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之前，墨西哥就跟历史上的满清一样，一等‘洋人’二等官，美国人是墨西哥的太上皇。但现在美国战败了，没有了美国人的实力做靠山的美国商人，迪亚斯只会视他们为一头头肥羊。才不会继续供着他们敬仰的高高在上。

待到南北卡罗莱纳州都被远征军贡献，迪亚斯面目一边，大肆的倾吞起美国人在墨之利益。

现在的迪亚斯自我的小金库里，正到处洋溢着金子的光泽。墨西哥上千亿比索的外国资本中，美国至少占据了70%，而迪亚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至少倾吞了其中的一半。

而这当中的一部分是需要他们‘上交’的。上交的对象自然就是让美国没落的中国！

现在的刘暹对于波菲里奥.迪亚斯了解很透彻。这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枭雄。困于实力和外界因素，迪亚斯于墨西哥的独、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唯我独尊，而是利用利益绑架了以往在政治上制造混乱的大庄园主、教士、军人、地方酋长、土匪等，让这些往日的麻烦制造者。都成了自己【迪亚斯】的拥护者。

亚斯在首届任期里小心行事。墨西哥自1821年独立以后经历了美国和法国两次外国入侵，半个多

世纪的内战和混乱，人民迫切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局面。针对这种情绪，迪亚斯采取一些和缓的政策。不急于改变他前任的一些政策。不管是胡亚雷斯的还是雷多的，甚至远至改革战争（1858—1860）前法里亚斯总统的反教会法令等等，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还在起作用的成文法、习惯法。均暂时维持下去。对雷多派、胡亚雷斯派及波菲利奥派都给些好处，这就在政治上稳住了自由与保守的各派势力。并鉴于以往军人干政的教训。迪亚斯把将军们的兵权削去，给予优厚的俸禄。然后派到地方上去。利用地方长官和军事长官之间的矛盾，互相抵消力量。在政治上，迪亚斯还搞了一点的民主，报纸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司法保持“自主权”。让墨西哥这个国家比从前稳定多了，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大多数人逐渐对迪亚斯产生好感。

1880年，迪亚斯第一任总统期满，如期卸任。他的好友冈萨雷斯当了总统。迪亚斯虽然表面上赋闲在家，实际上仍操纵着政局。冈萨雷斯系草莽出身，不会理政，国家的一切政策均按迪亚斯的老谱来办事。但迪亚斯仍故意毁谤他，使他威信扫地，无法维持下去。1884年，冈萨雷斯在一片反对声中

下了台。迪亚斯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再任总统。

迪亚斯第二次上台后利用他已取得的威望，施行欺骗和高压手段，逐渐实行独裁统治。他上台后主持了修改宪法，先是允许总统连任两届，然后又取消了所有限制。他在其后以操纵选举，暗杀选举对手等方式维持他的统治。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知道如何引导民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面包或是棍棒”。即服从他统治的给饭吃，抗拒者付以棒喝，严厉镇压。迪亚斯说过：“一个嘴里有骨头的狗，既不会乱叫，也不会乱咬”。

当时在墨西哥政治舞台上还残存各种政治势力，如胡亚雷斯派、雷多派、波菲利奥派等等。由于迪亚斯从中离间，相互不和，常常发生矛盾。派别斗争不但削弱各自的力量，还转移了针对迪亚斯的视线。各派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想依恃迪亚斯，迪亚斯就坐收渔翁之利。在他的拉拢、分化和瓦解下，一切政治势力都彼此倾轧，却对迪亚斯的统治造不成足够的压力了。

迪亚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下属造反，

常在割据的各州行政长官和驻防将领间制造不和，让他们互相监督，彼此消耗。引发起来的种种争端却又由迪亚斯来仲裁，使他掌握了左右下属的主动权。他允许地方军政长官连任，甚至可以将官职转让给其亲友和部属，条件是必须向他效忠。这个独、裁者用一种封建的从属关系，牢牢地控制住了墨西哥。

第七百四十四章墨西哥的作用

虽然从中国的政治理念和传统权术上看，迪亚斯的这种统治完全是下三滥。然在墨西哥这样的一个殖民国家里，在不存在皇帝的情况下，已经是十分的了得了。

“迪亚斯很注重‘知识分子’，他扩大墨西哥的官僚机构，让大批的知识分子到政府各级机构中去任职，并给予高额薪金。教育由政府控制，从事教育的人也可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报刊领受政府的津贴，是迪亚斯的宣传工具。“反对派”报纸也私下接受津贴，他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迪亚斯不喜欢或准备摒弃的人。谁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就要坐牢或杀头。”

“看一看，与赵宋安天下士子的手段是否一致？”

“1881年，51岁的迪亚斯，娶了内政部长鲁比奥年轻的女儿卡梅利塔为妻。卡梅利塔是一个虔

诚的天主教徒，婚后迪亚斯在鲁比奥家族的沟通下与墨西哥天主教达成了妥协。今后墨西哥天主教教职人员的委任必须经迪亚斯的同意；政府则取消对宗教进行改革的法令，发还教产，设立寺院和女修道院，允许教会积累财产等等。通过这项协议，教会成了支持迪亚斯的精神支柱。”

“这就跟往日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一样，掌握着知识，掌控着引导力，在民众当中拥有极大的号召力，这样的人全都安抚起来，利用起来，不让他们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反对者，而让他们成为协助自己统治的助力！”

“中国科举始于隋唐。然隋唐科举取士极少，兴于赵宋。始取代门阀。而论书香……”

在去往拉雷多的路上，刘暹给自己的几个小儿子详细的讲述着迪亚斯这个人。讲述着迪亚斯的手腕和统治。迪亚斯的‘统治’刘暹是看不上的，他的儿子们也都看不上。中国自古讲究的就是‘大一统’，上位者讲就的就是‘强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才是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理念。

历史长河中，因为这个理念，有多少人在削藩、削权中，房倒屋塌，身死族灭？

刘汉、曹魏、司马氏，五代十国南北朝。因此而翻船的数不胜数。

当然，也有成功的。赵宋、朱明、清康熙，只要能够完成，那就能奠实一家皇朝的根基。

……

拉雷多。北美与墨西哥边界的一座小城。

迪亚斯早就来到了这里，虽然现在的他也等同出国了。可这毛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在如今的墨西哥人看来，是一个比英法还要强大的帝国，是一根再粗不过的粗大腿了。

“欢迎您的到来，伟大的中国皇帝。我代表墨

西哥。代表1500万墨西哥人民，欢迎您的来访。”迪亚斯说的可不是客套话，中国已经代替美国成为了他的后台靠山，他是万分真挚的欢迎刘暹的到访。刘暹这时来墨西哥。这是为他来站台的。

因为老美的倒台，墨西哥上上下下都吃了个肚圆。一些不安分的势力，有了资本后。就开始蠢蠢欲动了。特别眼下时段是美国混乱，枪、支弹药的约束力很差。而英法等国又无时无刻不再盯着与老美近在咫尺的墨西哥，地方势力只有手中有钱不难卖到军火。迪亚斯这段时间在大发横财的同时也是深感压力的。

现在，这一切的乌云都随着中国皇帝的到访消散开了。

拉雷多城市面积不大，但豪华别墅还是有几栋的。被刘暹选中的一处庄园自然就成了行营所在。从车站到庄园，一路上刘暹都在跟迪亚斯说着话。通过翻译，详细的了解着墨西哥现今的局势，了解着英法在墨西哥地方诸侯中的影响力。结果，刘暹很放心的对迪亚斯说，他的‘江山’固若金汤！

迪亚斯在墨西哥的‘独、裁’非常稳固，如果有没中国的乱入，刘暹赶脚至少十年内不会出问题。墨西哥的诸多地方诸侯之所以会表现得蠢蠢欲动，一个方面当然是有人受到了英法的怂恿，另一个方面就是大部分的势力看到别家在增强，他们要是维持原样不动，就等于是看着自己落后。

在政治人物的眼中，金钱从来不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墨西哥这样的环境，手中实打实的实力才是第一位的。到了关键时刻，钱半点用处都没。

“总统可以在墨西哥国内举办一次中墨通商会，朕会放一批武器给你，全部是美式装备。长短枪、轻重机枪，各口径大炮应有尽有。只要你们愿意要！”

这是一个转手买卖，刘暹转给迪亚斯，迪亚斯在增强自己军队实力的同时，多余的部分再加价转给下面的地方势力。这样一来不仅能赚取一部分利润，更能够对地方势力增强的实力又一个数。

迪亚斯立刻就想到了其中妙处。赚钱只是连带的，增加他的军队战斗力，显露中国对他的支持力度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此举可以让迪亚斯详尽的控制到地方势力的增涨，顺带打击了英法在墨西哥的影响力，真正的是一举五得！

“睿智的中国皇帝陛下，您是智慧的化身！”

迪亚斯在墨西哥还能安稳的掌控住大局，他起头号召来的中墨通商会，会在墨西哥地方势力中造成极大的影响力。而且地方诸侯当中虽然是对这次商会表现得异常抗拒，那么迪亚斯也就不需要再顾及什么面子了，直接发兵灭了这家或是几家地方势力，以来杀鸡儆猴。反正刘暹此次前来墨西哥，火车上带着的就有大批的军火，尤其是墨西哥军队梦寐已久的大口径美式、英式、法式重炮。

不过墨西哥经济的发展也的确困难重重。自从墨西哥上下撕咬了老美的利益之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投资商们是纷纷撤退，这才短短俩月不到。迪亚斯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墨西哥经济的衰退。

迪亚斯手下又一批结果过欧美教育的经济型人才，这些人在墨西哥被称为‘科学家派’。主张在墨西哥发展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黎曼图尔。他通过卡梅利塔家族与迪亚斯接上了关系，劝说迪亚斯实行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化的治国方针。迪亚斯同意了。1893年黎曼图尔被迪亚斯任命为墨西哥的财政部长。开始在墨西哥国内进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建设。

在科学家派的努力下，1895年的墨西哥成了世界主要产银国，铜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没有之前的那场瓜分盛宴，墨西哥国有资本已经开始跟欧美资本联合进入石油业了。

近些年石油的作用早从提炼煤油这一块发展到了多个不同的产业，价格日益走高。而墨西哥正是一个漂浮在油海上的国家，简直是老天爷给的一碗饭。

但是墨西哥的工业化随着欧美资本的本瓜分和退避，算是彻底葬送了。

科学家派是很有雄心壮志的，迪亚斯把科学家派给他的一份经济发展大纲呈给刘暹看，翻译做好后刘暹浏览完。表示墨西哥也是有人才的。重工业就是采矿和冶炼，然后是石油，并发展墨西哥自己的炼油产业，最后是蔗糖、棉花、毛纺、化学和酿酒等现代轻工业的发展。

如果按照这群科学家派的理论和思路发展下去，墨西哥的经济肯定会位列中南美前茅。可是墨西哥国内现在还有大量的庄园主，他们是墨西哥国内占地最多的一批人，庄园主们不满意科学家派，他们想保持封建的债务农奴制度，不愿意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迪亚斯一方面希望墨西哥农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同时可以减少对美国资金的依赖。如此就需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加强国内的工业化和资本化。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违背庄园主们的意愿，因为他还要依靠这些庄园主的支持。实际上他任命的省长们都是用当地武装警察来支持庄园主们逐渐蚕食农村的集体土地的。

资本、主义，每一分金钱当中都透着肮脏。别看庄园主们贪婪无厌。科学家派们也不是啥好鸟。

在科学家派管理的墨西哥国资现代工厂，工人每天要劳动12到14小时，每周的工资却只有4到6个比索。罢工是绝对禁止的。松诺拉的坎那尼亚铜矿工人和委拉克路斯的里奥.勃朗库纱厂的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遭到当地政府的严厉镇压。被杀者达几百人。

在农村里，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科学家派们大量掠夺以印第安人和以印第安混血种人为主要成分的墨西哥农民的土地。无论是印第安公社的公地还是农民们世代耕种的土地，由于无法提出合乎法律手续的证据。被地方政府官员、庄园主和土地投机商无偿地强占去。土地的兼并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下加利福尼亚的3000余万亩土地归4个人所有。全国1/5的土地集中在17个人手中。全国超过50%的农民没有了土地。耳被赶出了家园的农民大都只能沦为大庄园主的农奴。一个农奴平均每天只能从他主人那里领得25分到40分钱（每比索100分，约值半美元）。可物价却在不断的提高，农奴的收入还不如殖民地时期。眼下墨西哥农奴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1800年的1/4。科学家派把墨西哥的农业弄得粮食都不能自给，大量的农民挣扎在

死亡线上。

“也是够有本事了！”

一平方公里平均只有10人的人口密度的墨西哥，竟然有着多达几百万农民没有一寸土地，不得不沦为农奴。就算科学家派把墨西哥的经济搞得再好看，农村政策的失败，也注定了科学家派和日后的迪亚斯下台的定局！

而一方面国内的粮食不能自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麦、玉米却源源不断地出口向北美。

看的刘暹也是醉了！

他可没本事帮助迪亚斯改革墨西哥。反正刘暹也没想过永远的帮助迪亚斯，只需要墨西哥的局势能够暂时的安定，能够保持石油供给和制止大群的墨西哥人私自越界，也就够了！

第七百四十五章感谢皇帝陛下

迪亚斯个人很有钱，迪亚斯政府的高官们很有钱，但是迪亚斯政府本身没有钱。

这就像晚明、晚清时候一样，朝中显贵和地方疆臣一个个富得流油，只穷皇帝一个。墨西哥的‘穷皇帝’就是迪亚斯政府本身。

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在迪亚斯二度上台后变得十分糟糕，贪腐和庞大的政府开支使得国家财政陷入破产的境地，明面上看简直完全是依靠美国和英国的贷款扶持，但英美所有的贷款都是又附加政治条件的，必须以墨西哥进一步开放市场作为回报。因此伴随贷款而来的是来自英美廉价的工业品——墨西哥本国低廉的关税根本不足以保护国内的弱小的工业。而且墨西哥国内的地方势力非常强大。复杂的阶层、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又成为了国家前进的绊脚石。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或是建立在剥削底层人民富裕了上层阶级的改

变——科学家派，他们的‘改革’看似已经有很大的成效，事实上却让迪亚斯政府的根基慢慢的枯萎，直至凋落！

“……尊敬的皇帝陛下。了解过墨西哥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墨西哥政府和人民最大的敌人不是西班牙，而是北方的美国人。1848年结束的那场战争，让墨西哥失去了一半的土地，美国人则通过这场规模不算很大的战争夺取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完成了在此之前的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抢夺恶行。美国成为了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声势大涨。墨西哥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国际地位，元气大伤。美国还从此获得在美洲的主宰地位。”迪亚斯用‘忆苦’来勾连着墨西哥与中国的同仇敌忾！

“在中国与美利坚这场正义的惩罚战争之中。墨西哥是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的。1500万墨西哥人期盼的看到美利坚得到惩处。”迪亚斯嘴巴里的谎张口就来。扯淡的让刘暹都想哈哈笑。

“但是因为先前美国的强势，墨西哥政府在很

大程度上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意图。美国以及遥远的英国为了加强在墨西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会大笔的资助和贷款于墨西哥。如今美国受到了惩罚，英国人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到了美国身上，墨西哥断绝了外来的资助和贷款，而美国资本在墨西哥国内的消亡，也让墨西哥的税收大受影响。现在一年时间刚刚过去一半，墨西哥政府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我仅代表墨西哥政府真挚的恳求中国对困难中的墨西哥伸出援助之手……”

迪亚斯向刘暹交保护费和现在他代表墨西哥政府向中国政府借款，这是完全的两码事。前者的钱财是从迪亚斯集团乃至一些其他势力的自家口袋里拿出的，后者却是算在公账上的。

“要借钱？”刘暹还是第一次从迪亚斯口中听到这个意思。先是愣了下。接着想了想，也不是不能考虑。只他从迪亚斯手里拿到的墨西哥比索价值就相当高了，如果迪亚斯借的不多，右手换左手就是了。

只要能帮助迪亚斯暂时的稳定住墨西哥，一切

旧都好说。

虽然在他的眼中，墨西哥的状况已经糟糕透顶，无可挽救了。

想到这里，刘暹脸上浮出了温和的笑容，点点头道：“可以。中国完全有能提替代美国和英国在墨西哥政治上的地位。”响鼓不用重锤。接下来在刘暹表示可以将那笔钱转贷墨西哥的时候，迪亚斯的老脸都笑成一朵菊花了。

“父皇，这群人可真够贪的。”刘暹的儿子们不可理解。他们完全想不明白，迪亚斯等墨西哥的政治寡头们。在家中的钱库里堆满金银的时候，怎么会让国库一个子儿都没呢？

刘暹心中暗笑。还未成年的儿子虽然在接受学校教育之余，还要读史。并接受一些权谋之术，但怎么能理解一群政治、军事寡头的心呢。他们会只贪图个人的享受。自家的富贵，而完全不在乎其他的。国库里没钱。他们不会掏出来一分。而国库里要是有钱了，却会千方百计的想法子淘换来自己口

袋里。

放到中国，这种人就‘非明主’！

“1000万银比索……，尊敬的皇帝陛下，仅仅这笔钱的话……似乎不够！”迪亚斯脸色有些尴尬的看着刘暹。墨西哥政府现在财政赤贫，下半年的税收可能比之上半年都有不如，要运转整个墨西哥，一千万银比索是绝对不够的。虽然这也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迪亚斯期盼地看着刘暹，心里面盘算着用什么额外的条件吸引对方——迪亚斯丝毫不觉得石油是一个多么关键的因素，因为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州沿海开发的油田油井，现在已经全部被中国人占领。即使那些油田油井已经遭到了美国人的破坏，墨西哥的石油也不复往日的地位了。

要想从中国手中继续拿到真金白银，墨西哥政府必须在别的方面做出让步。迪亚斯盘算着是否能够给中国一个最优惠国，或是在财务、军队等相关部门中聘请中国籍顾问……

“500万英镑吗？”刘暹做沉思状，500万英镑就是接近25亿华元，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不过也不是不可以借的，毕竟墨西哥还是有还款能力的——石油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了！

在说，远征军登陆北美以来，一路横扫过后，手中是储备下来大量的外国货币的。把已经成为了废纸的美元除去，还有大批的英镑、法郎、马克。毕竟北美西海岸的很多家银行都做着国际货币兑换和汇款、贷款的业务。

远征军只在北美西海岸，或是说只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英镑、法郎、马克就收缴了百万计。

中国现今与西方的联系几乎断落，除了德国还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外，其他的已经彻底断绝。并且跟德国的贸易也多是出口多少，进口多少。德国需要中国出产的稀有金属和大批的大豆，之前还有生丝，可随着中国自家用都有不及后，生丝贸易也就搁置了，还有的大宗对口贸易就只有稀有金属、大豆、猪鬃毛、黄连等。中国是出口多少就从德国进

口多少。维持一个贸易平衡！所以，在北美缴获的外币始终留在北美远征军手里，并没有花销出去。

　　原因当然是为了便易与美洲各国进行交易了。中国的华元在美洲可没有国家愿意认的。美洲各国认同的国际交易货币，除了原先的美元，就只有英镑、法郎和马克了。甚至就连法郎和马克，都有不少国家不以为然。

　　“年息10%，期限20年，一次还本付息。不过这笔贷款如有用在大笔物质、机械进口的时候，必须用于购买大明帝国生产的物品，当然这价格不会高于欧洲的同类产品。”刘暹的这个‘不高于’的意思，其实就是‘不低于’了。

　　欧洲买入墨西哥的工业产品价格可都不低，比美国货要高不少。除了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地势上有着天然的有利因素，美国人在墨西哥能有那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力，美国工业产品的对墨倾销也是不可忽视的元素之一。

　　墨西哥虽然会对中国开发市场，但中国货要想

打入墨西哥也是需要时间的。要是墨西哥政府出面进行的大笔金额采买，那就能让中国货的新市场开辟轻松许多了。

“就这些？”刘暹不要求墨西哥政府聘请中国顾问什么的，他现在没兴趣插手墨西哥内政。迪亚斯脸上浮现出一丝喜色，10%的年息不低了，借1000万银比索和五百万英镑，也就是700万英镑的总额，20年后要还2100万英镑！但是二十年后迪亚斯早就不在位了。他还那里需要去考虑二十年后？至于大笔的工业产品要购买中国货也根本不是事儿，买谁的不是买呢？反正墨西哥自己的工厂是生产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嗯，就这些。”刘暹对于墨西哥实在没啥大需求。现在如此照顾，权当结个善缘吧，反正有墨西哥湾的时候，中国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国势，怎么着也吃不了亏的。

“那就太感谢皇帝陛下了。”迪亚斯兴奋地很。有着这一千万银比索和五百万英镑，墨西哥不仅是今年，就是明年运转的资金也有着落了。而一

年半的时间，迪亚斯相信墨西哥也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他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彻底压下地方势力的骚动，也会大力支持科学家派，大力发展墨西哥的经济。尤其是海湾的油田。未来的墨西哥还是他波费里奥.迪亚斯的天下！

“尊敬的皇帝陛下，我们可以立刻签署正式的协议，将贷款的事情敲定下来，墨西哥政府现在急需这笔资金来运转整个国家。”

身材并不算高大的波费里奥.迪亚斯，这一刻站立起来的时候似乎浑身都散发着金光。语气不算多么炽烈，却似乎蕴含着一种强烈到极致的自信和成功。

迄今为止一直表现很平平的墨西哥独、裁者，在刘暹面前总算展露了自己的一丝风采。这才是一个国家掌控者应该有的自信和风华！

第七百四十六章举报信，是内斗吗？

八月中旬，在北美烈日下响亮的号子声、嘹亮的歌声、倾泄石沙的轰然声中，诺福克码头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着。机器、人、牲畜，各式各样的声音在汉普顿锚地上空交织出一首雄伟浑厚的交响乐。站在灯塔上可以看到下面的人头涌涌，整个汉普顿锚地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工地上五万人以上的苦力再加上近万远征军将士，正在为建造一个牢不可破的海防要塞努力着。

——扩建和修缮损毁的诺福克码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报告！吴总指挥，何副司令跟后勤部的朱部长来了！”

吴德凯正带着警卫在工地上转悠监督着，太过专业的知识他不懂，可检查一下混凝土质量，督促一下工作效率还是能够做到的。在外面担任警戒的营长，匆忙的跑了过来。

皮肤完全成了古铜色的吴德凯从脖子上解下毛巾用力擦了把满头汗水。“哦？他们过来干什么？走，带我看看去！”说着就跟着拿营长疾步朝外走去。

“哈哈，吴总指挥，你还亲自出马了啊？真不错，不错！有股子干劲！”何青和朱国桢对吴德凯的态度十分满意。

吴德凯见何青和朱国桢两个军中的中生代柱石在一帮警卫的陪同下走过来，高声欢迎道：“副司令、朱部长。哪阵风把你们给吹来了？这大热天的，不在凉快地方享福怎么跑到我这个鬼地方来？”

吴德凯是国防军里的老人，年纪已经不小。之前从陆军转为港口海防司令，霍广成在沪担任警备司令的时候，他就在吴淞口担任岸防司令。现在来诺福克码头监督着修工地，不出意外的话，日后的诺福克警备司令就是他的了。

何青与朱国桢扫了眼工地上忙碌的人们。对吴德凯道：“吴总指挥，我们这次是奉了司令的命令过来看看你们这里的进展如何了，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要有困难赶快告诉我们，过不几天海军编队就要到底儿了。”

“不怕。没什么困难的。战士们士气高着呢！至于这些苦力，每天管吃管穿，干得好的再给他们一点小酒。日子比战俘营里的好多了，高兴都还来不及，谁敢不奋力干活？！”

吴德凯对于按期完成码头建设信心十足。最多再有一周，诺福克码头的泊位就能彻底完工的。而刚刚到达休斯顿的海军编队，想要来到诺福克，连休整带赶路至少要半个月。

“走吧，我们打圈儿走走，看看你这个要塞到底建设的怎么样了。”何青与朱国桢简单得与吴德凯聊了几句，就带着笑容朝工地走去。

沿着码头仓库。一条简易的铁轨从仓库入口直接延伸到码头，另一边跟诺福克的铁路接轨。这为

的就是能够快速的运转物资。外堤和码头用巨石、水泥、钢筋框加高了的，坚实的外堤如同一堵厚实的城墙，拱护着诺福克港口的安全。

在诺福克港的海防炮台上，何青满意地看到海防部队正喊着号子将两门笨重的大口径火炮吊入炮位当中，210mm的重炮，在陆地上来讲是威风八面的杀手锏，对于大海上的炮战来说。却只是很一般很一般的口径了。诺福克港口真正的镇海利器是八门260mm重炮，和两门305mm重炮。黑洞洞的炮口仰天张开口子，时刻都能将携带死亡和破灭的炮弹吐泻到敌人的头上去。

“按照要求，诺福克先建立三个炮台群，全部要求有配属的地下军医院、弹药库、食物库、储水池，相互之间可以以坑道进行联系。堑壕前面是铁丝网，外面还有地雷阵。并设置有机枪暗堡。”远征军是已经把大片的北美东海岸线拿下了，这是个大好事，却也给了远征军更大的负担。美国和法国人的舰队不断的对海岸线发起进攻，上千里的海岸线只有诺福克等几个有限的地段因为被重点防御而免受了进攻，远征军现今的架势是绝对招架不住

的。

几十万兵力撒胡椒面一样部署在了距离海岸线和港口最近的地方。远征军还全力疏通了南北卡罗莱纳州的铁路线路。调集了三百多火车头和五千节火车皮，以求能在危急时刻尽快的抽调兵力。但即使如此，也吃了不少亏。要不是刘暹出手，指挥飞艇部队给了美法联合海军两次创伤，击沉击伤战列舰、铁甲舰、重巡洋舰多艘，诺福克肯定也要受到他们进攻的。

十多艘战列舰和万吨铁甲舰，几十艘各式巡洋舰、炮舰，大炮口径一次投送弹药能高达万吨，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将诺福克港毁于一旦。

不然，北美远征军也不会求那个时候已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视察的刘皇帝干劲回里士满。

吴德凯一边走着一边跟何青、朱国桢介绍自己修建的炮台阵地。对比陆地上的所谓防御工事，眼下的海防炮台实在是坚固的太多了。所有的混凝土

厚度，就没有低于过一米，并且中间还夹着大把的粗钢筋，炮位顶上还要覆盖着钢板。

也是因为标准高，工作量大，刘暹才会从战俘营里调拨小六万人的战俘来这边当苦力，再加上一个加强旅的部队，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才有了诺福克港口今日的模样。

何青朝前方望去，前面到处都是人。“海上栈桥架起来了吗？”

“主体已经架设好了，工兵部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吴总指挥，你们干的很快啊。有什么困难吗？”

“主要是后方运上来的水泥无法保证工程建设进度。铁轨现在也已经造好了，可答应运来的火车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到！”

码头上一直延伸到栈桥的铁轨并不能全通火

车，栈桥十米宽，用石头水泥和石灰打的路面，上面铺设的轨道只能走跑轱辘马(专门装货物的车子)。但就算如此也比人力推拉要快捷许多。

“水泥不用担心，我会让后面工厂抓紧生产。迅速将生产好的水泥先运到这里。”朱国桢负责的后勤部不仅仅主管全部的军需运输，更管理着占领区内所有还开动中的工厂。水泥是战略位置，被远征军控制的水泥厂自然少不了。

吴德凯感激地说道：“那可真是多谢了。”

何青这时看了看周围，小声对吴德凯道：“走，先到你的工地指挥部再说。”他和朱国桢两个大员不可能仅仅为了视察诺福克的建设，就千里迢迢的跑来这边。肯定有机密事要说。

吴德凯脸色沉了沉，问道：“怎么？战局有变了吗？”

何青摇头，安慰道：“没什么大事，只是有些事情让下面人知道不大方便，是关于你的。先告诉

你，可不是什么坏事，别磨磨蹭蹭的了，快走。”

吴德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脸迷茫地带着何青、朱国桢向工地指挥部走去。一行人骑着马。也很快就到了。

进了指挥部，在安排人给何青他们倒了茶水后，吴德凯让随从在办公室外面守着。“现在可以说了。保证安全！”

“吴总指挥，实话实说，你被人举报了。有人告你挪用建筑物资，我和朱部长这次来，就是要清查刺史的。不要见怪，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弄清的。要是有人诬告。何青还吴总指挥一平白之后，再来向吴总指挥致歉！”

“哪个王八犊子诬陷我老吴！”吴德凯一听是被人告状了。立刻叫起撞天屈来。“天大的冤枉啊！”

“何副司令，朱部长，我哪敢啊？！真要贪污了那些物资，先不说我卖给谁，就是这工程质量检

测小组也早把我告了！”吴德凯表示很冤枉。这工地里虽然他最大，却还有工程质量检测小组这一班‘御史大夫’呢。这群人职位不高。权利很重，并且能直通远征军总指挥部。

诺福克的所有工程都在工程质量检测小组的监督之下，最后的检验报告也需要工程质量检测小组的签署才算数，吴德凯若是挪用了物资，那肯定会消减工程质量的硬度。工程质量检测小组不可能不察觉到。

“但肯塔基和田纳西两州的黑市上这些日子突然多出了一大批水泥和不同型号的钢筋。这两种物资可是归军管的。”

何青不认为吴德凯这个老将会真这么没出息和胆大的在诺福克工程中捣鬼，但是这批突然出现在市场上的水泥和钢筋，让总指挥部得不得正视那封举报信。只能说吴德凯的运气很背！

吴德凯了解了经过后起了个背仰。总指挥部接到那封举报信都大半个月了，之前根本没有当一回

事。要是因为一封不值一钱的举报信就去轻易地彻查一方大员，中国官场军队还怎么搞？这根后世天朝的‘八分钱’一样。

外人看来或会认为是包庇，实际上这是真理！

没有真凭实据，就一封举报信，这本钱下的太低了。

总指挥部倒是更像找出写这封举报信的人，可惜查了半个月没有找到丝毫的线索。这个时候的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黑市里，却突然出现了大批的钢筋水泥物资，一下子让总指挥部紧张了起来。但吴德凯是贵爵，世袭的伯爵，也是国防军里的老资格，职位虽然不高，影响力却很深远。向发钦点了何青与朱国桢联合办案。如此高规格的调查团也是配的是吴德凯的身份的。

“何副司令，您把那封信给俺老吴看看。”吴德凯要找出来那个龟儿子告的状，他非剥了那家伙的皮不可！

“这事儿，总司令已经报给皇上了。吴总指挥请放心，只要您是清白的，黑水就泼不到您身上！”

第七百四十七章美奸的生活

举报信，是真心为国，还只是为了内斗？

人还在美墨边界的刘暹接到消息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有人搞鬼！这不是他感情上相信老部下吴德凯，而是早在二十年前，还是秦军的时候，刘暹就发不过一道命令——匿名举报信一律无视。

你要真是愤慨、正义凛然，就光明正大的向军法处告了目标对象，拿不拿得出真凭实据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光明正大’！

想当初刘暹当上了山东提督，秦军势力壮大，各部之间兵力的多寡、武备和矛盾逐渐增多，举报信这种玩意儿就开始出现了。而且都是匿名的。

刘暹本着小民**丝的心，在最初的时候还接到一封命人去特意查一次，结果接下来匿名举报信就像雪花一样朝着军法处飞来。可信度和真实度也随着数量的增多，直线下降。

到这个时候他才算明白为何前世天朝的纪检都不把‘八分钱’当一回事儿。也总算知道什么叫——花上八分钱，让你忙半年了。举报信果然只有在目标对象事发的时候才拿来说事。盖是如此的因由啊！

不过吴德凯这档子事儿着实令人不得不上心。黑市里出现了大批的钢筋水泥，对应着诺福克地区的施工建设，令人不由自主的去怀疑。总部派人来查吴德凯，可以说是这些年里唯一的一次匿名举报信事件。

何青和朱国桢两人都是思维细腻的参谋出身，朱国桢离开新疆之后更做了多年的后勤工作，对物资核算、账本熟悉得很，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把总指挥部的底案和工程质量检测小组的存档做了对比，完全没有出错。何青也‘友好’的询问了工地不少负责人，还带人抽检了工程质量。完全合标。可以说只这一天的时间就洗去了吴德凯身上大半的污水。

“吴总指挥，这就是那封匿名信，出处就在诺福克。这笔记你可认得？”

何青、朱国桢这个时候已经相信吴德凯是清白的了，何青就拿出了那封举报信。信上笔记幼稚，就像五六岁的小娃写的一样。明显这是为了掩藏痕迹。

吴德凯看了后也感觉着一头雾水，这样的笔记。总指挥部里的头头脑脑，就是做假也做不到这个份儿上。他起身拿出了一摞文件，里面就是工程建设大小头目的签名和笔迹，三人连夜里对照，第二天天亮，熬了一宿的三个人也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电报室送来了一份电文，是刘暹发来的，电文上没有安慰吴德凯的话，却说了一句令三人茅塞顿开的话——笔记幼稚。似稚子弄文，非下职诬陷，即防新人搞鬼！

一个‘新人’令何青、朱国桢和吴德凯直拍大腿，这么幼稚的笔迹，可不就有可能是那群刚投来没多久的洋鬼子搞得假？

中国海军中本就有大批的美国人，中美开战后，很多人都从军中去职，其中一部分人还回到了美国参加海军。这就不说这批人的爱国热情了。只说留在中国的那一部分。和依旧选择留在了中国海军中，却都纷纷被调到了南洋舰队的那些美国人。现在大部分又都回到了美国，成为了中国占领区政府的各级官员。他们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彼此的矛盾，或是说形势比人强，这些人就是一个给美国原住民下的台阶，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投靠了中国政府的美国本地人——用中国的话说这些人可谓是‘美奸’了！

既然投效了中国，学说汉话。写汉字就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了。这群老外普通话说得古怪得很，笔记可不也是这样的幼稚。

“皇上还是信得过总指挥的。”何青拍着吴德凯的肩膀。吴德凯因为熬夜而充满血丝的眼睛，这时变得更通红了。

吴德凯平复了心情的涌动，吩咐底下人把诺福

克工地上诸多的老外干员的笔迹收集一下，送到他办公室来。三人虽熬了一宿。这时却半点也没睡意。不多时，底下人把收集到的第一批笔迹文本抱了过来，三人就又忙碌了起来。

如此前后用去了五天时间，三人忙忙碌碌也没能查出根由来。因为这些老外的笔迹简直如出一辙，都幼稚的很。

这期间消息自然不会瞒着刘暹，刘暹就又向着诺福克去了一封电报。老外们有心搞鬼，那就换掉这一批，另选新人过来。整个诺福克工程可长远着呢，并不单单是一个诺福克港口。刘暹就让吴德凯趁着诺福克港口竣工，把老外都放出去。那些个有嫌疑的，就给他们放一个危险的地儿，老实本分的就选给好地。

这电文又让吴德凯眼睛通红。何青、朱国桢也打道回府，路上谈起皇帝的两分电报，话语中都甚是羡慕吴德凯。皇帝念旧人，吴德凯这种都要快退的人了，因为这事儿可不又入了皇帝的眼。

吴德凯的办事效率非常快，三天以后二十七名在册的‘新人’就都有了去处，这其中又一个叫迈克尔.皮尔斯的人，他的调令是去维加斯。那可是个临海港口，又不再诺福克防御区内，随时都面临着美法舰队的威胁，稍微有些门路的，都不愿意去。

皮尔斯夫人知道这个消息，当时就晕过去了。维加斯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了那里可不就是去送死。

一旁的仆人忙将皮尔斯夫人掐醒，说道："夫人别着急，这事情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呢！"皮尔斯家族是最早归顺中国的一批人，当家的皮尔斯先生已经做到了吉恩府【弗吉尼亚比奇】的税务局长，是知府副手的有力竞选人之一。自家先生职位不低，认识的显贵更多，只要皮尔斯先生肯周旋，肯定没问题。

皮尔斯夫人眼泪刷刷地落，却是比仆人更有一分见识，说道："委任书都下来了，哪里还有回旋的余地。迈克尔去维加斯是去定了。"若是刚得了消息他们去走动，这时肯定还有回旋得余地。可现

在委任书都下达了，也就是在省里，甚至是总部都备案了，皮尔斯先生可没这么大的能耐再更改了。

迈克尔.皮尔斯自己也不愿意去维加斯，他倒不是因为维加斯的危险不想去，而是去了维加斯那跟薇妮小姐离得就太远了。迈克尔找着自己的父亲，说道：“父亲，我不想去维加斯。”

皮尔斯先生冷着脸说道：“不想去也得去，除非你以后不想再参与政治了。”对这件事，皮尔斯也是一肚子的火。儿子被派去维加斯这么个危险的地方，他竟然是在事情定下来后才知道的。

迈克尔低着头说道：“父亲，真的没办法了吗？维加斯随时都有被美法海军攻破的危险，到时候我的生命肯定要回归上帝。”眼下的美**队最喜欢杀投靠中国的美国人，这在原住民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皮尔斯先生刚想开口，出去打听消息的仆人就回来了。他当着儿子的面问了来人：“是谁做的手脚？”

心腹仆人说道：“先生，是吴中将。”

皮尔斯先生愣了一下，说道：“怎么会是吴中将？”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政敌使的阴招呢，却没想到幕后人是吴中将这样一个自己根本无法抗拒的大人物。

望着白着脸的迈克尔，皮尔斯挥手让仆人下去，冷着脸问儿子：“你什么时候得罪了吴中将？”中国人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只要不是深仇大恨，皮尔斯归顺中国已经有一年半了，还没有见过谁这么明目张胆不加遮掩的下绊子的呢。

吴中将肯定是没去遮掩自己的手笔，不然自己不会这么轻轻松松的查到痕迹。

迈克尔矢口否认，“父亲，我见都没见过吴中将几面，怎么可能得罪吴中将呢！”其实这一刻迈克尔的心里很惶恐，他认为吴中将一定是知道他爱慕薇妮小姐，所以才会让他去维加斯送死。那个三年前就被迈克尔爱慕的拉蒙娜教会女中之花，即使

从北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来到东海岸的弗吉尼亚，也一样挡不住迈克尔心头的爱情之火。

都吓得不成样子了，竟然还敢说没得罪吴中将，当他老糊涂了还是眼睛瞎了？皮尔斯冷着脸问：“还要撒谎！说，你是怎么得罪吴中将的？”

迈克尔除非疯了，否则决计不敢将自己爱慕吴中将小妾的真相告诉皮尔斯先生的：“父亲，我真的没有得罪过吴中将。”

皮尔斯先生真的很想一巴掌拍在儿子的脸上，不过想着儿子这几日就要启程，肿着脸很难看，也会引来人的怀疑，才压下了怒火。“没得罪吴中将你白着一张脸做什么？你当我老糊涂了？”皮尔斯先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知道——儿子若只是言语之中的冲撞，当面跟吴中将道个歉，吴中将不是那种小气的人，这事也就过了。所以，皮尔斯先生不用想也知道儿子定然是做了极大的错事。

迈克尔一口咬死了说自己没得罪吴中将也半点用没有。皮尔斯先生喊来了儿子的贴身仆人，一顿

严厉的呵斥和恐吓，迈克尔的仆人就说了实话。皮尔斯先生这才知道自己儿子犯了多大的错误，不仅爱慕吴中将这种大人物的情人，先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举报信竟也是儿子做下的手臂。

“混蛋，愚蠢。你是要将整个家族都送进地狱吗？”

第七百四十八章战争史上的玩笑

吴德凯匿名信事件是中国北美经略过程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历史谜案的事件，令中国占领军和中国政府一改原先对归顺原住民的百般拉拢和信任、重用。原住民求取官路的难度在这件事情之后陡然上升了不止一个等级。

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皮尔斯家族，一个本来在政治上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原住民家族也在之后的几年中不自觉的没落了下去。皮尔斯先生以病为缘由退出了弗吉尼亚的政坛，重回故乡的皮尔斯先生在今后的三十年人生中再没有走出弗雷斯诺。而迈克尔，皮尔斯先生最因为骄傲的长子，在法**舰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在了维加斯。

其中的缘由除了皮尔斯家族的少数几个人外，再没有外人知道。连吴德凯也不晓得平日里对自己毕恭毕敬的皮尔斯一家人，竟然就是匿名信事件的罪魁祸首。

他打发迈克尔去维加斯是因为维加斯的危险性在那二十多个被打发的老外去处当中只属于中等，而并不是怀疑上了迈克尔。皮尔斯先生却是真真认为吴德凯已经知道了事情始末，至少吴德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儿子爱慕他的情人这件事。再加上大环境的变化，皮尔斯只害怕事情暴漏了自己会成为所有归化原住民的公敌，心里夜里担着这么个大秘密，还要忙碌工作，人整个就不健康了。最后直接在迈克尔的噩耗传来之后辞职归乡，但愿长子的一死能熄灭了吴德凯的怒火，面的自己一家人被所有的人厌弃！

吴德凯匿名信事件短时间内对北美的政局影响不大。其中的内情更是没人清明，但这件事却让刘暹上了心。自己拉拢原住民归拉拢。可却不能养大了这些人的心。之前进入北美的都是军情局的人，现在也到了把国安局引入的时候了。

这美国的大半个地盘。自己不能始终当敌国来治理。

他人从墨西哥回到弗吉尼亚后，特意到诺福克

地区走了一朝，期间还调动飞艇部队扑捉到了两艘来袭的装甲巡洋舰，击沉一艘，中创一艘。

这军舰速度快，只要有足够宽阔的空间，即使被几十艘飞艇围攻，也不容易给炸沉。要不是刘暹还招呼的有潜艇，根本不可能把装甲巡洋舰重创了。更别论击沉一艘了。

时间就这样走过了夏末金秋，到了初冬。

一场大雪下来，南北两处战场都消停了起来。南方的美军如今已经只剩下一个佛罗里达了，人数也不及三十万，更重要的是被中国的潜艇部队在大海上这么一封锁，军需补给日渐困难。这可并不是一个以工业发达的地方。

佛罗里达州以农畜业为主，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全州大部地区属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平原，平均海拔不到35米，最高点在西北部的沃尔顿县，海拔也仅105米。森林覆盖率为70%。盛产松木、柏木和松脂。畜牧业以饲养良种马著称。沿海和内河渔业发达。鱼类和贝壳类总有700

种以上。残兵败将的二十多万美军残部退到这里后，连弹药供给都得不到满足，更别提重火力上的补充了。

整个佛罗里达州。除了吃的可以保证外，其他的全部都难以为继。生活在这里的三百余万原住民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刚刚接受了二三百万的难民——这里是农业大州。有粮食，安置都还没能完全吸收。就有跑过来了二三十万美军，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就算是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陛下，美国人的态度已经不那么坚定了。佛罗里达州他们损失不起。”

里士满的行营里，刘暹听着向发、何青介绍着北部战场的局势，然后是外交方面美国的回应。在南方诸州只剩下一个一马平川的佛罗里达州之后，美国人果然急了。他们变得坐不住了。佛罗里达州再丢失，美国就只剩下东北大区这一块地盘，中国北美远征军的主力就可以全力以赴的针对东北大区，这样的后果和可能引发的灾难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所无法承受的。

所以美国人一边软化态度，一边竭尽全力的组织起了一次艰难的反扑。他们动员起了一百二十艘新式氦气飞艇和上百万军队，对着华盛顿一线的远征军北路军发起攻势。同时美法海军还在倾尽全力的在悠长的北美海岸线上展开了急袭，并附带掩护美法的海军陆战部队进行登陆。

声势非常浩大，可惜未能调动南路军的主力撤回，更没有让总部和行营慌手慌脚。

南路军几十万部队进攻的这段日子，北路部队虽是在养精蓄锐，却也加固了阵地和防御。特别是刘暹在美军进攻的前夕突然下令各部重炮部队在凌晨四点实施火力反击，直接打乱了美军的进攻步骤。以法军为主的欧洲志愿军所属的小游民坦克集团，还没有见阵仗，就被火炮反击打到打坏了57辆。

“这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战了！”刘暹看着地图内心里道。

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西侧。

以法国外籍兵团为主力的欧洲志愿军第二集团军，虽然因远征军的突然火力反击给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于出击计划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小时。但还是在损失36辆坦克后，艰难的越过了远征军的雷区，猛攻第67整编师的防线，面对至少五倍于己的敌军进攻，第67兵师难以抵挡被迫后退，第三十三军的李佐昌于是把预备队第68师调了过来，以期能把敌军挡在防线外。但对面的法国外籍兵团还是在防线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并强渡了谢南多厄河。

由于法国外籍兵团的进攻比预计的要猛烈的多，李佐昌被迫取消了原定反攻，而将计划用于反攻的第11装甲旅的部分坦克布置在防线后方以支援步兵进行防守。部分坦克布置在侧翼打击敌军。这一天的时间里，美军的飞艇部队出击了超过400架次。完全压制住了第三十三军配属的飞艇部队。高爆弹和燃烧弹对于氢气飞艇是一打一个准，对于氦气飞艇就杀伤力锐减了。两边飞艇部队的坠落比例重新回到了之前。

只是万幸的是。美军的氦气飞艇数量很少。半年前的那场大战，远征军飞艇部队依靠着弹药的厉害是扫荡了全美的天空，利用机会击落击毁美军飞艇超过二百五十艘。

如今美军的飞艇也全面舍弃氢气，转为用氦气了。可是老美的石油天然气产地和墨西哥地区的联系已经断绝，氦气又除了石油天然气开发之余可以产出外，就只能利用硫酸处理沥青铀矿时产生，数量稀少，有价格昂贵。特别是氦气的液化工序根本还没有发明，运输成本昂贵。

美军的氦气飞艇产量始终无法得到提高。

经过一天激战。双方空中部队也好，地面部队也罢，都受到了很大损失。

傍晚，李佐昌向总部请求增援，向发在得到刘暹的同意后，立即把机械化第5集团军的第12和第20两个装甲旅233辆坦克调往第三十三军。同时刘暹下令禁卫军的第一装甲师前往谢南多厄河西面的贝塞尔！作为李佐昌部的后备军！

当天李佐昌还接到了刘暹给他打的电话，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美军在谢南多厄河以西地区的突破。第二天的在战斗中，法军里最精锐的外籍兵团只向前推进了数公里。未能达成突破远征军第二道防线的任务。第三天，法国外籍兵团仍然顽强地继续他们的攻势，而李佐昌也在计划反攻，为此他向刘暹请求把禁卫军第一装甲师和不远处的第128整编师调给他来指挥。他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但这些部队要运动到合适地点至少也需要三两天的时间。如果被美军的飞艇部队发现，这个时间还会翻倍的增长。

这就跟二战时的坦克装甲怕飞机一样，眼下的装甲坦克部队也恐惧飞艇。一颗高空炸弹就能把地面扎出一个无法逾越的大坑。并且装甲部队的移动还比较缓慢，如行进当中被飞艇给缀上了。是极头疼的。

谢南多厄河只是美军整场反击作战的一部分，李佐昌指挥部队继续在正面抵挡w.沙夫特指挥的美军。但在同时其他位置的远征军向着美军连续发动

了反击，虽然这些反击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失败，但却使美军的进攻计划受挫，使得美军无法全力以赴的攻击他们的主要目标。已经是美军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的阿瑟.麦克阿瑟见无法从正面打开缺口，便决定先从右翼突破，他命令美第18、19两个机械化师和第5、7两个装甲师对着远征军第三十三军的侧翼发起突击。头一天里，美军的进攻还比较顺利，他们攻到了艾斯比城，然后在通往贝塞尔道路上与禁卫军第一装甲师、机械化第5集团军的第12装甲旅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坦克大战！

　　中美双方共有700辆坦克和装甲车加入了这场坦克大战。战斗打响，中美双方几乎同时发动了进攻，在战斗中西方的小游民坦克的防御优势明显，它的装甲让只装备了一门37炮的路虎坦克完全啃不动。但是小游民坦克的武备连37炮都不如，几挺7.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也打不穿陆虎坦克的装甲。

　　所以这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就显得很搞笑了。

　　三百多辆陆虎坦克用尽一切办法也只让40辆小

游民坦克停下了脚步，37炮打断了小游民的履带。其中被真的击毁的则只有13辆。而被小游民摧毁的五辆陆虎，则全部是受到了大块头的撞击。

坦克没能成为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主角，随行的步兵和因有了无线电联系而及时赶到的中国飞艇部队成为了贝塞尔坦克大战的另两位主角，或是最关键的两个主角。两边随行的步兵使用火炮、火箭弹击毁的双方坦克数量十倍不止于18辆。错非美军还有能让陆虎坦克捡回颜面的装甲车，这场坦克大战就真的成为战争史上的玩笑了。在陆虎坦克的37炮下，百余辆美军装甲车很轻易的就被摧毁殆尽。

美军侧面突入的四个精锐师，在步兵集团彻底被击溃后，速度缓慢的如蜗牛一样的小游民坦克集团还残存的65辆坦克不得不举起了白旗。

第七百四十九章战争就是一头吞金兽

贝塞尔坦克大战的结果让谢南多厄河地区的美军顿时丧失了尖刀力量。阿瑟.麦克阿瑟只靠手中的常规步兵，根本无力正面突破远征军的防线。尤其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飞艇赶到谢南多厄河地区之后。

刘暹频频让外交部同美英做私下的非正式接触。这两个国家的态度是越来越软化。

于是，远征军二十多位中将以上军官就都知道了一个事儿——再狠狠地揍老美一顿，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可是，以远征军现在的兵力，要组织大规模的反攻是不可能的。六七十万大军很多，撒在了一千多里场的防线上后就很一般了。再加上远征军的阵地都是大纵深之阵地，小规模的也有四五道完整的防线，前后十几二十里长，重点地段就会有六七道更坚固和严密的阵地，前后达三四十里。

所需兵力是极多的。

北战区六七十万军队，预备军却只有禁卫军和两个机械化师和一个骑兵旅，十五万人！靠这点兵力怎么来打大规模反击，顶多是用锥子扎老美一次。

“就让他们知道知道疼！”美军攻势持续了半个月后沉寂了下来，刘暹也做出了决定。努力筹措了半个禁卫军和一个机械化师，一个混编师，总数强强十万。

反击在西弗吉尼亚的温切斯特展开。那里是美军部署兵力最空虚的一个点。

成千上万颗炮弹爆响在阵地上，炙热的高温驱除了初冬的寒冷，战壕里酷热。干燥，空气中几乎没有一丝风。只有那浓烈的硝烟味儿混合着些许的汽油味在凝固。

阵地之间的那条通往华盛顿的铁路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了，即使是那路基也被炸成了一段一

段。枕木与铁轨散落在路基两旁，看不见一颗小树，枯黄的野草也早被炮弹引发的大火烧个精光。在阵地的大后方，一匹匹拉着辎重车的驮马，在鞭子的挥舞声中，埋头用力的向前走着。

侧翼阵地上的枪声与炮声还在持续，不过听上去已经没有上午的时候那么激烈了。

这里就是温切斯特郊外的火车站旁边，中美两军当初谁也不愿让对方掌控了火车站，这这里发生了多场激烈的战斗。你争夺我，火车站多次换手。但现在，如果不是那一片废墟中还能找到了一块火车站的路牌的话，没有人会相信这里以前曾经是一座规模不小的火车站。这儿完全就是废墟！

对面的美军正在组织后退，因为上午的时候，美军的右翼阵地已经被远征军的装甲兵部队给突破了；与此同时，从左翼阵地打过来的一支远征军步兵也已经切入了美军的防线之中，再不撤退的话，对面美军阵地的守备部队就会陷入远征军的重围了。

太阳落山十分。正面阵地的美军守备部队是向正东方向撤退了，远征军的步兵紧随其后攻进了美军阵地，并对撤退的美军守备部队进行了必要的追击。虽然没有重创，更没有全歼。但是至少使撤退美军放弃了层层固守的打算，顺着铁路线一路东奔，龟缩到了马丁斯堡防线。

在确认美军后撤部队并非是诱敌深入之后。远征军的机械化部队和装甲兵部队疾速向东方进军。

结果自然没占到什么便宜。美军的撤退很有条不紊，真不是匆匆忙忙撤退的。阵地上的一切物质都被搬运一空。一个个门口打开的仓库里空荡的能跑老鼠。一些被遗弃的受损辎重车上夜几乎都是空空如也。美军撤退的时候拿走了辎重车上装载的一切可以拿的走的东西，甚至连套马的索具也拿走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美军对于撤退早有准备，搬空整个征地的物资储备可不是一天的时间能够做到的。美军在撤退的时候甚至封堵了阵地后方的所有水井。

此刻的马丁斯堡防线后方，

一列运送油料和弹药的火车抵达了火车站，从火车上卸下来的不仅有装甲兵部队的油料和弹药，还有一批钢罐，上头都画着骷髅图案；一些随车一起运到的重型迫击炮弹的弹药箱上也画着同样的骷髅图案，绿色的弹药箱上引着白色的骷髅头，看着就令人感觉诡异和阴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奇怪的面具，看上去有些像猪脸。但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防毒面具！

毒气在战场上出现已经半年时间了，以欧美的科学技术和底蕴要是拿不出防毒面具，才是笑话。

押送这批特殊弹药的是一支很特殊的部队，他们每个人都穿着绿色的橡胶外衣，带着猪脸面具，外形之古怪引人瞩目，一路走来引起了无数美军士兵强烈的好奇，就连火车站的站长也忍不住向该部队的指挥官打听一下这些特殊弹药和士兵到底是什么来头，只是对方却守口如瓶。

既然是‘高度机密’，一半人当然就不晓得因有了，也就打消了‘刨根问底’的念头。只有美军的高层才知道这批特殊弹药究竟谁什么。

半年的时间，欧洲不仅发明出了防毒面具，也制造出了毒气弹。

第二天下午，远征军就赶着撤退美军的尾巴追到了马丁斯堡。立刻的，炮声绵密。紧张的气氛变得凝重压抑。

宋祚先的指挥部随之移到了前线，此刻他正一脸阴沉地在地图前转来转去。

美国人的行为不算多么迥异，但总是透着一丝古怪。让他有些拿捏不准！

宋祚先不敢冒险，他手中的部队不仅是远征军里最精锐的十万人，也是现在北战区所能调动的最大机动力量。一旦遇挫，皇帝的打算就要泡汤。宋祚先半点不敢大意。

可是不投入更多的力量，想要突破马丁斯堡防线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突破不了马丁斯堡，宋祚先的任务就无从谈起完成。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远征军发起反击，就是为了扎老美一下，现在你连马丁斯堡都没打破，就等于是油皮儿都没破，这有个屁用啊。

在飞艇部队压制住了美国的飞艇之后，远征军也投放了一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的人到美军后方，但他们给美军捣一点小乱还成，比如切断铁路运输，袭击后勤车队，再大的事儿就办不到了。

这种情况下，急需要大部队在正面的攻势配合，给美军一沉重的压力，才会更让美军部队感到惊惶失措，如鲠在喉。

不知道过了多久，宋祚先停下了脚步，眼睛死死地顶在了地图上，这时他才发现，外头的炮击似乎已经停了。

“美军的炮击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宋祚先向身边的一名参谋询问道。

“在五分钟前停止的。”参谋谨慎地回答道。

“司令，我军是否应该发起反击？让美国人看看帝国远征军的厉害！”另一名参谋这时建议。

“暂时不动！”宋祚先还没拿定主意。

不过他身边的不少参谋都建议他立刻进行反击。远征军在北美两年的战争打下来，真的是有股子傲气了。美国人的炮击让他们有种被捋了虎须的感觉。

但是，还没有等到宋祚先和参谋们说明自己的忌讳时，司令部的一部野战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名参谋急忙去接电话，从话筒里传出的是前线某位指挥官声嘶力竭的叫喊。

“美国人……美国……发射了毒气炮弹！……阵地药失守了！”

虽然坐得离那部野战电话比较远，但是宋祚先

还是听清楚了那名前线指挥官的叫喊，于是拿起会议桌上的高倍望远镜，就走出了这座侧面斜坡处的防炮掩体，登上掩体顶部的土坡，举起望远镜，向东面的阵地上眺望。

在正东方向，一线阵地上，炮火已经停下，可阵地上飘荡的不仅有黑色的硝烟，还有一种宋祚先熟悉的黄绿烟雾，由于今天的风小，整个阵地上的烟雾云里雾里的不山区，现场的情景非常诡异。

“毒气！美国人放毒气啦！”生死关头的时候，而且是这种没办法阻止的时刻，不少人歇斯底里的叫喊了起来，军纪这一刻都抛在了脑后。

防毒气需要防毒面具，这玩意远征军根本没有普及装备。军官们倒是知道毒气战这么一种战法，然而第一次真正的面对毒气战，内心里要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不少人头晕眼花，肺里面极为难受，呼吸越来越不通畅。整个前线阵地都陷入了慌乱之中。

美军接着对远征军一线阵地后展开了饱和轰击！

“战争真的是一头吞金兽。”美陆军司令n.a.迈尔斯叹道。仅仅是眼前组织的三十分钟覆盖式炮击就打出去一万多发炮弹，一发炮弹按照30英镑计算的话，这就是三十多万英镑。这还不算之前释放的炮弹和那轮毒气弹，总投入已经扔出去了五十万英镑。

而这么一笔钱的作用在那里，n.a.迈尔斯现在还没能看到。希望这次毒气弹能够给中国人一个刻骨的教训。美军这半年的时间里被中国的飞艇部队用毒气弹可给祸害的不轻，现在也轮到中国人自己来尝一尝被毒的滋味了。

第七百五十章悲催的马丁斯堡

进攻部队遭受美军毒气弹攻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总部。刘暹痛惜不已，自己只稍微的有些了疏忽，就让前线部队吃了一个不小的亏。

马丁斯堡前线的远征军迅速用火炮轰炸黄绿色的毒气烟雾，剧烈的火焰爆炸能够燃烧毒气，这是校级以上军官都必须掌握的一种知识。八个火箭弹大队此刻正洗地一样轰炸着刚刚占领了远征军阵地的美军部队，反击作战的远征军一线的所有步兵也都佩戴上了防毒面具。这个时候再没有人声讨防毒面具的沉重和不方便了。

接到消息的中部也立刻向全军下达了警告通知，所有的防毒面具都要装备上一线。即使那个大铁罐子挂在腰间真心的很不方便和累赘。

只间隔了不到一个小时，从一线阵地退下的远征军将士从重新收复了自己的战壕。重炮集团和火箭弹大队继续向着美军阵地轰炸，飞艇部队于空中

展开配合，他们从头顶上落下的不仅有炸弹，还有特殊弹和烟雾弹，后两种炸弹还是远征军第一次用他们落到步兵阵地上的。这前这两种特殊炸弹都是用来打击高射炮阵地和掩护坦克进攻的。

美国人自然也防备了远征军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的一线部队大部分都装备了防毒面具，可是马丁斯堡这条防线里最没技术含量的就是那第一道防线，在后面的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第五道防线，任那一条都要比第一道防线有着更多的碉堡、暗堡和半地下攻势。

中国飞艇部队的炸弹不仅仅是落到了第一道防线上，还落到了马丁斯堡整体的全部防御工事上。

一线部队因为装备了大量的防毒面具而不在乎毒气攻势。它们后头的四条防线却都因为毒气而损失不小。因为那四条防线的美军和欧洲志愿军缺少警惕性，当毒气蔓延进攻势后。他们意识到不对了，却也晚了。

宋祚先投入了手中最精锐的禁卫军和70%的装

甲力量。一辆辆装甲坦克掩护着步兵夺下了美军一个接一个的暗堡和堡垒。装甲部队损失不小。美军防线中的火炮口径再不打，击破陆虎也够了。可装甲部队的牺牲换来的是步兵牺牲数字的大大减少，他们用自己的单兵火箭弹，用炸药包、用集、束手榴弹，一个接一个的拔掉了路上了钉子。

远征军一鼓作气拿下了马丁斯堡的前两道防线，战斗在中午之前就完全结束了。虽然阵地上还能听见零星的枪声，但是那只是少数美军残余部队的冷枪，根本就没有人在意那些冷枪，多数人的注意力都盯在第三道防线。而随军记者们的目光则都被战场上的那恐怖景象吸引过去了。

站在一座碉堡的顶上。胡润芝举着望远镜，向前方的一处阵地上望去。那满眼的中美两军阵亡士兵的尸体真的令人是触目惊心，即使作为资深战地记者的胡润芝早已见惯了战场上惨烈的景象，现在也仍然被那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着。

那是阵地么？看上去更像是血肉磨坊！

但胡润芝很快就平静下了心情。他想到了自己在此之前在军医院看到的那一幕，被美军毒气弹攻击后撤下阵地的那些伤员。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胡润芝根本不敢相信造成那副凄惨的景象竟然是某种或者某几种气体造成的。可实际上，即使是现在，由于那些气体的杀伤力，且质量比空气重。在通过阵地的时候，他们也会被告知要避开低洼处，尽量的站在高处或是上风处，以免中毒。

现在战场上已经看不见那种成团的黄绿色烟雾了。但谁都清楚，那些毒气中的某一部分仍然聚集在阵地的低洼处。或许就是深深的战壕底部。由于战壕底部几乎没有什么风，谁也说不清楚那些致命的毒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消散。

只有穿着防护服的化学武器部队的官兵才会在那里忙忙碌碌。他们在逐个地清理阵地上的尸体。将那些尸体集中起来，然后进行焚烧。

胡润芝单纯的从一名记者的荣誉感出发。他现在很鄙视美国人。

中国也有毒气炸弹，却从没有对着步兵阵地进行轰炸。他们将毒气投放到防空阵地的上风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杀伤防空阵地的美军士兵，而是为了驱除他们。半年的时间里，远征军一直坚持着这一点，倒是美国人，首先将这种东西用到了阵地作战。胡润芝很莫名其妙的为自家军队感到了一种荣誉感！

下午，美军发起了一波反扑。

当美军士兵的身影从炮弹的硝烟中时隐时现，震耳的机枪声和迫击炮声立即响成了一片。然后一线的远征军官兵就满意地看到弯腰跑过来的敌人不断的跌倒，尚未进入手榴弹投掷的距离，美军就撤下去了。

……

就在刘暹亲自赶往马丁斯堡的时候，在马丁斯堡的守备司令部里，防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约翰.派克正在召集一场军事会议。他是曾经的西点军校校长，而再做的美军将军中有一半会跟西点军校车上

关系。

不过与列车上刘暹、向发、何青等人召开的军事会议相比，美军方面的这场军事会议多少显得有些气氛压抑，甚至是悲观。

他们能不悲观么？

五道防线组成的马丁斯堡防御体系，只一天的时间就失手了两条，那第一道防线在开战前，约翰.派克可是准备至少坚守五天的。可是现在呢，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不但丢了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失守了。这样的速度下来，是不是再有两天，耗费巨资和海量物资人力修组起来的马丁斯堡体系就要全线垮塌了？

而且一线指挥官斯内克.胡佛少将已经阵亡。二线指挥官托尼.凯恩少将重伤。所有剩余的将级军官都要高喊上帝，主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啊！？

法国少将丹茹在会议上闭口不言。这场战争打

到现在早已经不是单单中美两国的较量了，整个西方世界除了德奥两国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志愿军部队入美参战，其他各国已经组织起了百万精锐。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公认的陆军强国，在德国退避的情况下自然挑起了欧洲志愿军的大梁。前前后后已经组织起了至少五十万法军入美。

丹茹少将本是法国第五军的副军长，入美之后他是欧洲志愿军第七军的军长，眼下的马丁斯堡战场，志愿军第七军只有第22师一个师的兵力，但丹茹还是亲自到了这里。

他来给手下的志愿军部队鼓舞士气。这场战争打垮了整个欧洲军队的自信。上百名将军战死，更多的将军被俘，不管是准将还是上将，阵亡名单上都能找得到。其中不乏一些公认的欧战名将！

他们登陆美国的时候，是带着高昂的士气和昂奋的心情来到的。他们看不起美**队，认为美军白瞎了自己那么多的数量和那么好的装备。他们不认为中**队真的有那么可怕！

俄罗斯倒在了他们的车轮下又如何？那本来就是一个腐朽的国家。

三四百年的荣耀和扩张，欧洲人的‘天朝上国心’就跟一鸦战争前的中国一样根深蒂固，他们看不起自己以外的所有国度和文明。中国即便用战争表明了自己的强大，众多的欧洲军人也下意识的将俄罗斯从强大的标识上拽下来。

‘强大的俄罗斯’从欧洲人的心目中消失，取代的是‘腐朽的俄罗斯’。就是因为俄罗斯彻底的败在了中国人的手中。

可是一年多的战争下来，再也没有人看瞧不起中国远征军，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军队的将领敢大夸海口说，自己能够轻易地击败中国远征军。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心中确实非常的不服气。他们认为中**队的强大更多是装甲部队的厉害，是飞艇的厉害，是武器的厉害。而与官兵的士气、勇气没有太大关系。

可是五十六年前被英**队打破了国门，三十六

年前被英法军队打进了北京城的中国，那时的他们不就是因为武器上的全面落后，才输给了欧洲的么？

丹茹早已经过了不服气的阶段了，他是第二批登陆美国的欧洲志愿军军官，一年的时间太长久了，长久的他都忘记了不服气，只铭记了中国远征军的强大。

再说了，你再不服气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不能改变。现在的事实就是，马丁斯堡防线摇摇欲坠，他们必须扭转这种颓势。而且马丁斯堡一垮，中国远征军就可以再度杀进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这会不会又是一场将持续一年半载的大战呢？

会议的气氛很低沉，原因不仅仅在于战场的颓势，还在于兵力的匮乏与弹药的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短时间内孤立无援。中国人的飞艇部队轰炸了马丁斯堡周边的铁路，短时间里隔断了马丁斯堡的交通。

如果增援部队只靠一双腿赶路，如果后勤运输

只靠马车来支撑，那情景将是极可悲的！

　　但是纽约的命令又是让他们坚持到底，绝对不能后退和投降。这是要让他们在马丁斯堡拼死啊。

第七百五十一章只有上帝让他信任！

美国政府暂时无法迅速的增援马丁斯堡。但是他们又不希望看到中国远征军不战而克，他们希望看到美军在马丁斯堡一战中能够以一种‘悲壮的姿态’将欧美联军的作战意志发挥到极点，尽量挽回一些西方陆军的面子，不要输得那么的难看，尤其不要使欧美各国国民对自家的陆军产生鄙视情绪，对中国的军队产生畏惧情绪。

约翰.派克可是知道这段日子里外交部正在跟中国人做着紧密的非正式接触！而且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在列的所有人怕都有所耳闻。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够明白约翰.派克和他的将军们为什么都板着脸参加军事会议了。众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一旦马丁斯堡攻坚战再度打响，他们要么坚守到中美和谈举行，要么就战死在马丁斯堡，根本没有其它的选择。

中国古代的兵法认为‘哀兵必胜’，但是约翰.

派克却没有办法从他的部下的神情中看到哪怕一点点胜利的希望。所有的人都非常沮丧，非常悲观，也包括约翰.派克这个守备司令本人在内，都对马丁斯堡战役的结局非常不乐观。

此战万难获胜啊。

“诸位，都振作起精神来吧！纽约已经下了命令，那么马丁斯堡之战，就关系到整个西方文明的荣誉，关系到全体白人的荣耀！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哪怕战死在战场上，也是光荣而闪耀的。我们要发扬华盛顿会战的顽强精神，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绝对不能放弃马丁斯等之坚守的职责！

我希望每一名将军都时刻铭记着自身背负的使命和责任。我希望每一名将军都首先把自己当成一名战争中军人，然后再去考虑自己的职务。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我会作为普通一兵加入战斗，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

或许是见现场气氛过于压抑和沮丧，约翰.派克

决定给众人‘打打气’。话说的很重，但也有效果。所有的人都神色一凛，腰板刹那间挺得笔直。

“中国人在这场战斗中并没有出现新式武器。不管是那些薄皮的坦克，还是中国士兵。他们的武器并不比我们先进。”毒气弹早就有了，胡润芝可以自认为‘中国的道义’，可在欧美看来，防空阵地是比步兵阵地更重要的存在好吧？但这不是美军溃败的理由，一线的美国士兵装备有大量的防毒面具，毒气战不是他们失败的理由。“中国人靠的是坚定地作战斗志，和不畏惧死亡的勇敢精神。那么我们呢，战场上的我们呢？之前是没有做到，之后一定要做到。”

新式武器。秘密武器，在这场世界战争中，中国、军队总能在关键的时刻拿出让人防不胜防的秘密武器来，让战争的规则一变再变，让前一刻还是世界顶级的一流军队瞬间变得落伍落后。整个西方世界都怕死了中国人的新式武器、秘密武器。

可是，中国的新式武器、秘密武器却又是一个极好的盾牌，遮掩了自我战败的不堪。

马丁斯堡战争没有出现新式武器，美欧联军一败再败。这才是真正的颜面全无的难堪和丢人。

没有了任何可推诿借口的马丁斯堡守军注定是要受到诽议的。将军们自然也明白这件事，虽然腰板还挺得直直的。却面色更加难看，会议的气氛更加低沉。

约翰.派克还要再说什么，一名参谋突然冲进了会议室。

“空袭！中国人的空袭！”

也就意味着毒气弹！

所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当其他军官迫不及待地冲向防炮掩体的时候，约翰.派克却漫步走出司令部所在的那栋三层楼房，向天空望去。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全是城堡一样大的中国飞艇，至少有五十艘。整个空袭过程持续了二十分

钟。三四百吨炸弹落到了美军头上，造成的破坏自然不小，对于守军士气的打击更显而易见。

等中国的飞艇部队飞走之后，约翰.派克望向西边。那里，落日殷红。映红了天边的晚霞，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血色的外衣。

伟大的美利坚，从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值，从一个有着绝佳地理优势的天选之国，变成如今落日余晖一样的垂危国度，只是用了两年，两年啊……

约翰.派克从来不相信有奇迹，上帝只救自救之人，所谓的奇迹从来都只是给努力的人的回报。但是中国这两年战争中的举起和强大，不相信奇迹的约翰.派克也不能不为之感叹这是真正的奇迹！

他一次又一次的祈求上帝的庇佑！因为失望透顶了，只有上帝让他信任！

……

日本神户。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投射进了屋

里。已经是上午八时三十分许了。

中江兆民走到窗户边上，拉开窗帘，明亮的阳光让他的眼睛一时之间有些不太适应。他虚眯起眼睛，向窗户外面望去，街上有些冷清，巡逻的警察反倒比行人多。

这里是神户东滩区的甲南町，距离港口较近的一家私人小旅馆。东滩区是神户市最东端的一区，距离神户市中心比较远，但彼此间的交通很方便。

往昔这里的一片繁忙的景象，短时间里是难以再见了。神户可是东京日本最大最忙碌的商业港口。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形势比人强。中国人把‘治安军’交给了西南日本，西乡隆盛故意放松了关口，引得关东地区【日本】成千上万的无地、赤贫民人蜂拥而入南洋。结果半年的时间过去，开辟的农田已经收割了一季稻子，西乡隆盛一下扎住了口袋，不仅不再放一个关东之民前往南洋，还把之前逃过去的三万多民人开辟的田地全部没收，人塞进英国人的货船里，一船船的全拉回来神户港！

中江兆民是前天才住进这家私人小旅馆的，他是西历1847出生于日本高知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里。自幼学习汉学，特别爱读《庄子》和《史记》。幼名竹马，继而改名笃介，先后用过的名字有青陵、秋水、南海仙渔、木强生、火之番翁等，最后专门定在“兆民”两字上。“兆民”两字出典于《诗经》吕刑篇“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为“亿兆之民”，即“大众”之意。从17岁起学英、荷、法等国语言，到1865年，中江兆民以土佐藩藩费留学生身份去长崎，会见过维新志士坂本龙马。1871年被政府派往法国留学。潜心研究哲学、史学和文学，深受法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皿权运动理论家、政治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1874年中江兆民归国，随后即投身宦途，始任元老院书记官，继任外国语学校校长；不久辞职，从事教育工作，开办法兰西学塾，讲授法语、政治、哲学等。前后受教育者达2000余人。1881年参加自由党，投身于政治斗争，创办《东洋自由新闻》，开始进行理论活动。奋力抨击藩阀政治，对自由民权运动理论上的影响极大。1882年出版《政

理丛谈》、《自由新闻》，宣传自由民权学说。这时他用汉文译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译著发表后给日本社会以很大的影响，许多青年都是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皿权运动的。中江兆民也因此在日本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他反对君主世袭，公开鼓吹“君民共治”、“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子。

这样的一个人注定是不能容于日本南北两方政府的。1887年12月日本东京政府在东京都部署了警察和军队之后，公布了《保安条例》，并立即在东京实行大搜捕，以“阴谋内乱”、“防害治安”等莫须有之罪名，勒令片冈健吉、中江兆民等民间政治活动家560人离开东京，否则予以逮捕。

中江兆民由此离开了日本，前往南洋新加坡定居。

新加坡是南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这里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华人，报业在南洋，乃至在中

国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中江兆民以自己名字的最后两个字为笔名，累累发文抨击日本南北政府，说东京政府的二元君主制不文不类，是西方国家的一条看门狗；说西南政府的‘军管’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骂西乡隆盛是独夫民贼！骂西南军政府是中国的狗腿子，是祸乱日本的罪魁祸首！直言武士阶层是注定要被世界抛入垃圾堆的破烂！

　　中江兆民偶尔也抨击中国的政治，说刘皇帝一边加强国内的皿煮力量，另一边却死握着军权不放手，是典型的摇摆不定，当断不断，将来必受其乱。但中江兆民主要抨击的还是日本。

　　不管是东京日本还是西南日本政府，都对他恨之入骨。

　　之前两个日本政府都怎么不着他，他们的力量勾不到新加坡。也不敢轻率的去派人刺杀中江兆民。一直到现在，西南军政府有了‘治安权’，接着清理关东非法移民的当口，南洋治安军的将军们把手一挥，中江兆民就被打包送回了神户！

第七百五十二章战争该结束了

作为一名从南洋‘被撤侨’的侨民，中江兆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他安安全全地返回到了日本国内，在乘船返回日本的旅途中，没有染病，也没有被同舱的‘被撤侨’者给打死、揍伤。

虽然他的家产被治安军几乎没收一空，但他的妻子，他的一双儿女，和他一块平安的抵达了神户港。中江兆民不敢两名身份的在神户公开亮相，他让友人将自己的妻儿送到乡下，自己一个人留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防的就是东京政府不要脸皮了，把他抓紧监狱。那样也省的连累了妻子和儿女！

反正中江兆民是一百个瞧不上东京日本政府，对于蛮横的西南军政府也很是痛恨。他已经决定见机行事了，看东京政府的动作再应对，伊藤博文等辈若是能容的下自己，自己就待在神户，继续传播自己的理念。若东京政府容不下自己，那就西行中国，去上海、去天津！

可是‘人生境界’已经达到了中江兆民这个层次的人，考虑问题从来是向着国家的，甚至小家还要放在大国之后。中江兆民是有了容身之处，却不能不想起大海上那些失声痛哭的日本侨民，那些绝望之下从船上一跃跳海的日本侨民，那些到了神户后家无余财身无冬衣，流落街头，饭都没得吃的日本侨民……

想到这些，中江兆民的心就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看着眼前萧条的神户港，两日前的那场大乱还清晰地闪现在他的眼前。一百五十条人命倒在了大街上，五百多人被神户军警逮捕。但这样做有个屁用啊。你不让老百姓吃饱饭。你不让老百姓穿暖衣，你不让老百姓住安乐。你东京政府就永远别想安稳！

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抑制，中江兆民却更相信那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安宁。由于东京日本政府与欧洲各国贸易的近乎中断。由于这两年英美输血管的断绝，日本国内经济运转艰难，政府日常运转艰难。小小的半个日本市场完全被日本工厂制造出来的商品撑爆。这使得大批的日本工厂不得不关门歇业，

甚至是倒闭。日本的生活类日用品紧缺，价格高涨——在这个时刻日本的工业掌控者们，是不可能减低物品的价格的，那样的话买的是多了，可买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赔钱。只有把价格拉高。拉高，他们才有利可图。这根欧美经济危机的时候，平民一边没有饭吃，另一边却又成船成船的粮食、肉类、牛奶被销毁。——民怨沸腾；倒闭、歇业的工厂以轻工业部门的厂子最多，这些工厂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众多。现在那么多的工人失业，无事可做，整天在街上游荡，前不久神户地带又汇入了大批的‘被撤侨’者。这两个局面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两天前神户港的大混乱。

就是昨天，东滩区内也发生了饥民抢米的骚乱，神户的军警不得不又抓了百多人进监狱。今天还依旧出动大批人力严密巡视整个神户。

中江兆民心里面只流血。米骚、民乱都在神户这种重地发生了，那么整个日本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子？日本国内的局势正在迅速失控，严重的失控！而原因似乎只是西南日本得了中国人一个做保镖的买卖。

原来东京日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脆弱到这个地步了！

……

马丁斯堡。第三道防线。

进攻是在夜间发起的。两个师的兵力对着马丁斯堡的第三道防线发起了猛攻。禁卫第三师从左，新五师——步骑炮装甲混编师——在右。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机械化师在后垫卫。

进攻的目标就是守卫第三道防线的美军与欧洲志愿军的各处结合部，可能是欧洲志愿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吧。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支单独的由纯粹的美军组成的敌人了。而且美欧军队似乎真的被一视同仁，美军的指挥官们很喜欢将他们混杂着部署。也不知道是信不过美军呢？还是信不过欧洲志愿军！

两边阵地间距不足5公里，美军埋设的地雷已经

全被远征军炮火给引爆，进攻发起之后，远征军的进度并不缓慢。再考虑到兵力对比的优势，更考虑到重炮数量的多寡，夜袭的远征军完全是占据了优势的。

约翰.派克万万没有想到远征军会在夜间发起进攻，而且是大兵团的全面攻势。这完全违背战争的常理。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守军，一开始就处于了被动。

他们迅速的组织兵力增援第三道防线，结果部队在通过地表调动的时候遭受到了中国人的重炮轰击，两个师的部队丢失了7000多人。于是美军只得从地下交通道里调动军队增援第三道防线了。这样一来援兵的进度是大大的被迟缓。

出其不意永远是兵家致胜秘诀。靠着这四个字，远征军奠定了这场战斗胜利的最终基石。

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年，美军的师从最初的三旅12团慢慢的变成了2旅8团，甚至是6团2营，总兵力从最初时跟中国师旗鼓相当的两万多人，变成了

现在的一万出头。经历了之前两条防线攻夺战的一系列战斗后尚未得到充分补充的美的64师和欧洲志愿兵117师，面对禁卫第三师的猛攻立即呈现败象，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远征军的进攻是刘暹亲自敲定的防线薄弱点，果然是被第三师打穿了。

而对手——中国数百万国防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为严格、士兵底子最强的禁卫军，无论是单兵火力还是远程火炮都超越了美欧军队，特别是夜间作战的禁卫军攻击完全不同于欧美军队依赖火炮支撑的战法，令美欧军队陷入了极大慌乱。

远征军的攻击是在夜间突然发起的，没有惯常的炮火准备，而是用精锐部队以分队的方式悄悄的摸了上去，当敌人前沿发现他们的身影时候，距离已经很近了。在枪声响起的时候，远征军强大的炮火开启了猛烈地轰击，直接掩护了远征军先锋部队的攻势，在先锋部队逼近了战壕后，炮火立刻停止，两边军队很快进入了残酷的近距离肉搏。

远征军的攻击又不是全线铺开，而是集中于几个结合点，当先锋部队突入美军阵地撕开了一个小

口子之后，后续的部队便蜂拥而入，顺着这个口子继续朝纵深攻击。

夜战始终是中国、军队的拿手好戏，是经常性的训练科目，有着一整套成熟的战法，而欧美军队却严重的不适应。炮兵无法有效的支援，还必须注意对手的火力压制，夜空中不见一丝儿月光，星星全都躲在了阴沉的黑幕下，飞艇部队可以升空作战，但效用也有限的。战斗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双方步兵的对决！

激烈的夜战打至凌晨五时，从左右两翼发起进攻的远征军都撕碎了美军的防线。约翰.派克急切之下顾不得部队地面调动再受轰炸，忙将手中的三万预备军全部调上去增援。然后打电话到第三道防线的指挥部命令那里的部队必须守住阵地。但这时的守军已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每个营，每个连都与优势的远征军纠缠在一起，跟上级的联络都几乎断绝。不要说是抵挡到底的命令了，就是撤退的命令，指挥官都没办法传达。

战斗在上午九点左右结束，除逃去第四道防线

的人外，守军至少有三个师基本被歼。超过5000名美法意西等**队被俘。

在马丁斯堡战斗发生的第六天，约翰.派克在一线的抵抗战斗中被子弹命令胸部，还没来得及抬上手术室，人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死也同时标注着马丁斯堡的战斗帷幕降落，第七日上午10点，残存的三万多欧美军队向东北逃窜而去，马丁斯堡城内只给远征军留下了超过万人的伤兵员。

前后十天的时间都没有，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的东大门就被远征军蛮横的一脚踹开。

战役的收获是巨大的，只从物资方面来讲，马丁斯堡的诸多永久性仓库、地下仓库里储存了海量的粮食、肉类、副食品、油料、军需物资，这些现在都落入了远征军的手里。这些东西也都是远征军急需的。特别是大批成品油的缴获，极大地缓解了后勤压力。逃窜的欧美军队竟然没有将这些毁掉，这可能跟守备司令官约翰.派克的猝死有着很大的联系。

战役的后果对于欧美世界的打击是严重的。这绝不止损失了十几万军队的问题，而是战争继续僵持下去还有没有希望的问题。

这场矛与盾的较量，美国人费劲了新式和无数物力构筑起来的大盾，效果并不理想。

“是再来一场华盛顿大会战，美国肯定会很快的就要丢掉佛罗里达州；还是就此两国和谈，远征军南战区部队后退，美利坚还能保持着自己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州。”

“选择权掌握着纽约的手中。”

刘暹对从纽约赶来的英国特使——前英驻美大使，这样的说着。

“美国已无力继续战斗下去。如何和平真的可以到来，那将会受到全世界的祝福。”

“两年的战争，该结束的时候了！”

第七百五十三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

“阿拉斯加是美利坚的合法领土，我们拥有那里的一切主权和利益。中国无礼撷取阿拉斯加，不仅违背公平与正义，也违背了你们中国自身的国际交往法则。”

发生在华盛顿的中美和平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中国不会退还老美一分一毫的土地，还要美国额外赔偿巨额军费外加一个阿拉斯加。这让实力巨损的美国无法答应。

出席和平谈判的是远征军副司令何青。持续了八天的谈判让他这个非专业人士伤透了脑筋。今天的会谈上美国人再次拒绝了割让阿拉斯加，更将三亿英镑的军费赔偿还到了五百万英镑。何青没耐心了，五百万英镑，当中国是要饭的叫花子么？他决定放狠话了，反正身后有皇帝背书，何青还怕个毛！

“不割让阿拉斯加，那就把佛罗里达州划过

来。美国现今的三块国土，你们只能留下其二。”

“三亿英镑最低可减至两亿英镑！”

“要么，咱们就继续战斗！”

何青将手中的中方协议草案书扔到了新任美国国务卿，也是此次美法谈判首席代表理查德.奥尔尼的面前。“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谈判就是利益的收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欲割取之，贵国如何能够拒绝？”

“此次会略，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

“美利坚要么接受，要么战斗。你们只有选择的余地，而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难道不准分辩？”

“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看着理查德.奥尔尼和列席的英法驻美大使完全

变得僵硬、铁青的脸色。好一口郁气从何青胸中喷勃吐出。爽，好爽。真tm爽爆了！

从会议厅转回到住处后，何青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在如此之场合上。自己被陛下授意的那些话，将来可能都是要被写进史书的。那几句话实在漂亮的很！何青立刻让人发电报给温切斯特，刘暹这个时候正在温切斯特！

“攻势要更迅速，更猛烈。战场上的胜利，是外交过程中最可靠的武器！”刘暹这样的对宋祚先说。只有把仗打赢了，打好了，谈判才能进行的更快更顺利，中国撷取的利润利益才会最大。

……

1896年农历的十一月份，在中美和平谈判已经悬而未决的时候。另一个揪住了全世界眼球的消息已经产生了——穷党俄国在莫斯科正式宣布建立俄罗斯社会皿煮共和国！

俄罗斯的内战已经进行了不断地时间，两边都

是有胜有负，英法德三大列强都抽调了不少精锐军官进入皿煮俄国的军队中。但相应的中国也有很多的指挥军官进入了穷党俄国的军队中。两边军队的武器又大致相同，补给也相对充分，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双方还都进行了不少次的彼此进攻战和野战。但过了这个开头期之后，一条条战壕与铁丝网、暗堡、雷区等组成的防线就都在各处战略重地出现了。

防御战渐渐成为了双方战场的基石。大规模的进攻战和野战逐渐消失。直到坦克装甲渐渐出现在俄国内战的战斗中，堑壕战的作用和重要性才慢慢减小。

欧洲人为俄**队装备了大游民坦克，中国也相继向俄国战场投入了成型的陆虎二型坦克和在陆虎一型轻坦克基础上加以改进的陆虎三型坦克。俄国战场简直成为了东西方新型武器的试验地！

然后在冬季来临的时候。冰天雪地的俄罗斯恢复了平静。零下二三十度甚至更低的气温下，没有那支军队在装甲、坦克都趴窝的情况下，还能保持

着强盛的攻击**。俄国东西两方都在抓紧时间征集和训练军队。

而且两边还都要忙着清洗地方。

那圣彼得堡附近有着穷党激进派的隐蔽支持者，莫斯科内外更有无数皿煮支持分子。对于这两个新生政府来讲。消灭各自内部的敌对分子也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乌里扬诺夫还不到三十岁，穷党激进派顶层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年前的他们，心气昂扬。士气勃发，最看不惯反对者的存在。

所以。手段惨烈的清洗首先从莫斯科开始，接着圣彼得堡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双方激烈的阶级矛盾让两边在较劲和报复的种种情绪的催动下。不断地拉升清洗的残酷性。

甚至这种清洗活动直接影响到了前线军队的稳定和士气。

特维尔。这座城市坐落于伏尔加河上游流域的西部，特维尔山的北部。城市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铁路和公路干线上，距离莫斯科西北160公里，距离圣彼得堡484公里。伏尔加河自西向东将城市分成东西两部分。市内还有伏尔加河的左侧支流特维尔查河河右侧支流齐马卡河。

这是穷党俄国支撑前线军队作战的补给城市之一。

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见不到多少市民了，二十多万居住人口的一座城市啊，现在顶多还有五分之一。整座城市里可以看到的更多是东倒西歪满脸迷惘麻木的穷党俄国士兵。他们抽着中国产的劣质香烟，喝着高度数的中国二锅头、烧刀子，吃着被称为中国特产的淀粉午餐肉，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是从中国西部某家工厂订购的。

穷党俄国完全是靠着中国在背后支撑，才能把这场战争打的有声有色。可别以为这些都是免费的，除了少部分是无偿支援外，绝大部分都是要用钱去购买。刘暹想榨干穷党俄国手中的最后一克黄

金！

没人想做被垄断的生意，中国和穷党俄国的交易是赤果果的卖方市场。但凡有另一条路可走，穷党俄国就不会如此的被动。但现在莫斯科从外部通往西方向的道路已全被切断。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国！

即使有部分欧洲商人还在铤而走险，价格也贵的离谱，货量也小。所以只能更依靠背后的中国。但该死的中国人非常刁钻，政府和军方在这种采购上只做大方面归化，与穷党俄国直接洽谈的是中国的商人。

这些黑心的商人资、本家！不会放过没一个多赚取一分利润的机会。以至于莫斯科的很多穷党军政要员都十分的感谢中国政府，若不是他们在大方面和价格上制定了大框架，莫斯科会被这群黑心鬼给榨干，搜刮净最后一分钱的。

连最痛恨穷党的皿煮俄国士兵都用上了莫斯科管用的词汇，贪婪地中国商人走乌克兰的铁路向皿

煮俄国倾销大批的棉衣、午餐肉、工业品和土豆、高粱、小麦等粮食，他们人人都有着一套刮地三尺的本事，用廉价的物资大批大批的换走他们从各地搜刮来的东西。精贵器械、钻石、黄金、白银、油画、银器甚至铜器、锡块等等，只要能用的他们全要，就像捡破烂的乞丐，没错过一个易拉罐！

但他们从来不向皿煮俄国走私军火，至少在明面上没有任何人听到过一丝双边军火贸易的风声。不过就是这些工业产品和粮食，也对皿煮俄国起到了极大的帮助。这些东西较之西欧运来的英法德意诸国的货物，价格低廉、皮实耐用。唯一的缺陷仅仅是个头大一些，或技术落后五六七**十年！

以至于这半年里，已经有大批的俄罗斯姑娘坐上前往中国的火车了。

白俄罗斯，戈梅利。

站台上段祺瑞很无聊，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士兵如同守财奴般巡视即将运回国的黄金白银和俄罗斯的珍玩古物。国内想从俄罗斯手中榨取的到

底是真金白银和古物珍宝，可不是一台台笨重的机器。北美远征军打下了大半个美利坚，要多少机器会没有？而且更先进。而俄罗斯早两年前已经被搜刮过一次了，现在还能入眼的精密机器拢共也没多少，更实惠的还是金子和银子。

段祺瑞很不屑俄国人拿来的那些油画。都什么东西啊，哪里有国家的意境。不过圣彼得堡到底有欧洲在背后撑腰，跟中国的贸易量远比不得穷党俄国。

莫斯科可是小到一个银币，都是需要拿来从中国买货的。经历了两年前的大扫荡，又连续被穷党搜刮两年，整个乌拉尔以西都跟狗舔过一样干净。

段祺瑞现在是中校军衔，当年战争还没打结束，他就升上了少校大队长，这两年积累，就又往上爬升了一级，成了此刻戈梅利支队的支队长。冷笑几声，刚抬起头就见副官急匆匆跑来："报告，司令部刚刚传来的情报，让0112b号列车暂停发车！"

“怎么回事？乌克兰有变动吗？”

“一部分乌克兰境内的敌对分子在波尔瓦塔发生暴动，主力已经被东乌克兰政府军击溃。但还是有一部分流传到了第聂伯河地区，极有可能影响0112b号列车的安全！”

“总部怀疑这次暴动是由西方国家策划，目的并非真为了暴动，而只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们的真实目的很有可能0112b号列车。”这辆列车中可是装运了一百吨黄金和二百多吨白银的，另外还有大批沙俄的文物和珍玩，总价值3000万英镑。

段祺瑞的脸色立刻变得凝重起来。国家外交都是冠冕堂皇的，面子活做的再漂亮，也拦不住私下里做的手脚。这种阴私勾当，只要不被当面抓到真凭实据，一样是不被承认的。

0112b号列车万一真的在途中被劫，只能是掩护护送部队没本事，可怪不得得益者得手。

第七百五十四章德国皇帝残废的不止他的左臂，还有他的脑子！

燕国首都长宁，也就是原先的察里津。现在这里是刘盘的国度，王宫都建的差不多了。一年多来涌入的移民和大大小小的官员加速，让察里津这座刚刚被战火摧毁的城市繁华了新的生机，现在这里长居人口已经小二十万人，80%是华人。

燕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大厅里，人头汹涌，一千个平米的厅室，挤进来了二三百人，全是中外记者！

燕国可谓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两个国家之一，燕国的地理位置又非赵国可比的，所以中外媒体多在长宁设立了新闻站，关注着燕国的每一点变化。

在这座城市，会发生一场最激烈的东西方文明对决，这里将会是比新加坡、比香港更加东西结合的地方。每一天每一刻，都有不为人知的奥妙在发生。文明的碰撞可不是街头巷尾都竖上汉字的标识

就算大功告成了的，人们的语言，饮食习惯，娱乐习惯，民俗节日，这些才是更重要的。

“呦，这不是文大记者吗？知道今天是什么事吗？”

“留老弟，我也正纳闷呢，昨晚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可问了一圈都不知道啊。”

“洋人那边呢？”

“更不会知道。这燕国背靠大树好乘凉，可不是没下限的前清。什么都敬着洋人。看到那边没？宫署长都被包围了，连他都不知道今个到底是什么事。”

“宫署长都不知道？他可是新闻署一把手啊。这可真邪门了！”

新闻发布大厅刚刚开门，就哗啦啦的挤满了记者。他们都是或昨天晚上，或今天凌晨接到的电话而匆匆赶来的。谁都没有更早一步的接到消息。不

少人一边做准备工作还一边交头接耳，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这群神通广大的经营记者们。愣是没人打听出来外交部为何会突然宣布开新闻发布会。

19世纪末的传媒当然不像百年后那样发达，但是长宁有自己的特殊性么。是中外媒体聚焦之地。消息传出后。到上午九点为止，所有该知道的媒体就都知道了。以至于平昌【萨拉托夫】、河口【阿斯特拉罕】两地的个别地方媒体都连夜乘坐火车，赶来长宁了。

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能引发关注，刻意封锁消息的做法吊起了所有胃口。所以当燕国外交大臣唐绍仪稳步走入大厅讲台的时候，厅堂数百人被瞬间引爆了，刺耳的闪光灯中尽是咔嚓咔嚓的快门声。还好唐绍仪经受过不少锻炼，没被这阵仗给吓着了，扬起手让记者们稍安勿躁后，然后笑道：“拍我可就白瞎了。我的照片绝对值不回你们的胶卷钱，还是让我来介绍今天的贵宾......”

唐绍仪手一扬，指向从侧门走进来的埃德加斯.施泰因迈尔：“德国特使，施泰因迈尔先生。”

德国特使？！

大厅里的噪声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瞬间有一个拉高。谁都知道，德国是中国在欧罗巴最坚定的盟友。自从中国崛起之后，中德关系就不断地拉近，日益密切。

即使中国干倒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享受了大部分的利益。也给德意志第二帝国留下了非常鲜美的一块血肉。顺带着还让出了他们在南非的利益！德国人借着卖军火物资的机会发了一笔大财不说——这个没人能嫉妒的来，人家德意志是欧洲第一工业强国，这笔钱就是英法想独吞也吞不下啊。——顺带着还吞吃了中国人碗里的两块肥肉。无论是南非的兰德金矿，还是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都是令英法嫉妒红了眼睛。他们出了那么大力，花费了那么高的开支，得到了什么？一块土地也没有。美国闭关苦修几十载。刚刚出关，还没来得及打天下。中国的大棒就一棍敲了下来。英法损失巨大，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美国人手中还握着大笔的黄金白银。不到最后时候，他们才不会拿给

英法呢。几十亿的欠账也只停留在账面上的欠账而已。

所以，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中国一家全吃，不如说中德双赢，德意志就是另外一个赢家。

即使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德国国内的工业制造力量，也因为俄国和美国的‘需求’而扩大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完全丢掉中国市场，而世界上有没有了美国货来跟德国货抢市场。

德国眼下的工业实力，绝对远超原时空中历史同期的那一个德意志第二帝国。而英法的力量却削弱的有限严重了。

反正，此刻的欧洲虽然还统一在‘黄祸论’的这面大旗下，可德奥与英法的矛盾并没有丝毫的缓解。北美战争结束，中国会养精蓄锐，尽快的消化自己的战果。德国若是想跟英法争夺欧洲霸权，东亚和北美以外的世界空间，这两大军事集团早晚会剑拔弩张。就是不知道有了中国这么个巨大威胁的

外部环境下，英法会不会跟德奥继续干上呢？

刘暹这一点就说不准了。世界发展到眼下，他所知的历史对中国的帮助已经越来越小。

中德瓜分世界的言论早在去年时候就在欧洲诞生和流传，虽然很荒诞无稽，但对于某些国家却是不得不提防着。中国的爆燃崛起是欧洲国家没能很好地控制东方的反噬，但要是西方列强内部也崛起一个如此的军事强国，英法日后还有何地位可言？

记者们的胃口更高了，中德真的凑到一块去了，他们纷纷将镜头对这位神秘的德国特使。

面对眼下这么多记者，施泰因迈尔脸上挂起了得体的微笑。连续几天的谈判耗尽了他所有精力。更沮丧的是，面对底牌丰厚的对手，他在谈判桌上显得那么的无能，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咬牙在支持。

幸好自己的坚持有回报。柏林经过讨论，终于认可了中德经济圈的设想。施泰因迈尔深吸口气，

从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文稿，当着记者们的面念道：“德国和中国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为了世界的和，两国应该贡献自我的力量，在一种和平的基础上，维护世界和平和他国领土主权，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历史，都应该享受自由皿煮的生活，任何政权都不得把自我的一切强加于别的国家或民族头顶。……”

“所以我今日来到长宁，是特意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全体的德国人民，承认《中德和平友好条约》所附的一切条件。加强中德之间的沟通，引导周边国家的贸易自由，共同走向繁荣富足，走向美好明天。废除国与国之间一切不平等的特权，放弃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片面最惠国待遇，……废弃德国商人在东北欧和中国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德国官员、牧师今后都不得干预他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依法受当地法院的审判……”

“德国政府已经准备与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波兰、立陶宛等国就双边外交关系展开会谈，并希望尽快恢复双边的贸易自由，各国之间缔结友

好和平条约，互相从边境裁撤军队，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享受和平的美好……”

嗡……

施泰因迈尔短短一篇发言稿念完后，整个大厅如炸开了锅一般的沸腾！几乎所有人都惊诧的瞪大了眼睛，似乎还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内容。直到几分钟后中国记者们才率先击掌相庆，每个人都非常之激动。德国人这是明火执仗的表示自己对中国以战争撷取到的利益的认同了。简直是给了英法两国一个响亮无比的大耳光。还重重的向着倒塌的沙俄废墟踩了一脚。今后如果没意外发生的话，俄罗斯的实力即便恢复到世界列强水准，也难以再将波兰、乌克兰等国重新收入囊中了。虽然俄国早已经没落，想恢复沙皇时代的俄国只能说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这种认同来自于一个欧洲强国，无疑是让所有国人都高兴开心的。

另一边的欧洲各国记者团就不那么高兴了。无论是英法还是意大利，都对中德之间突然的紧密感觉不可思议，对于德国这几乎称得上背叛的行为痛

恨不已。全世界都知道中美谈判已进行到了正关键的时刻，中国坚持不吐出任何吃到嘴里的东西给英法美，还想获得巨额赔偿和再从美国身上割下阿拉斯加，德国人却在这里跟中国签署了什么和平友谊条约，公开给中国人站台。英法这一刻从心底里恨死了威廉二世这个残疾人！

“德国皇帝残废的不止他的左臂，还有他的脑子！”

当天下午英法两国的各大报纸就纷纷推出特刊，法国的报纸上更直接将‘脑残’这个词汇扣在了威廉二世的头上。

但德国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们却在哈哈大笑，他们得意，他们很得意。皇帝陛下用自己的承诺敲开了整个东北欧的市场。从这一天开始，德国的货物就可以像中国货一样畅通无阻的发向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立陶宛，所有从俄国人身上切下来的土地上了。甚至可以通过中国的渠道消亡中亚和穷党俄国，销往燕赵两个世界上最新的国家！

第七百五十五章可敬的小人物

新秦20年尾，1896年年末的中国是一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官民群中欢天喜地到极点的时刻。农历12月12日，一个世界历史长河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先后跟美国签订了《华盛顿条约》，与法国、西班牙、荷兰签订了《哥伦比亚公约》，西方文明世界在无可奈何之下认同了中国已占有之利益。中国北美远征军退出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区，并将军队向后撤退一百公里，割掉了美利坚的阿拉斯加，还有两亿英镑！将温哥华地区换给了英国。

这两个条约在历史上被称做《双十二和约》，是东西方世界史研究学家们公认的历史转折点。就是这一日，欧洲人失落了握在自己手中数百年的世界皇冠。虽然中国此刻只将半个象征着世界霸主的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但西强东弱的世界局面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世界从西方白种人一家独大，变成了东西方黄

白两个人种的双雄对峙。只有非洲的黑人和南美的棕色人种，依旧还维持着自己那原先的世界地位。

这个消息当天就传回了国内，立刻就引起了举国上下的轰动和欢呼。两年的北美战争，中国人民坚持了两年半的整个战争，终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中国铁拳打到了沙俄这个庞然大物，踩着美利坚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走向了与英国人并肩的世界巅峰。中国陆军就像大英帝国的海军一样在全世界拥有了不可战胜的威名！

天朝上国，现在的中国才是往昔的天朝上国！

无数人在这天哭了又醉。醉了又哭。他们不需要喝酒，只要品味着五十六年前中国受到的那些屈辱。只要品味着现今中国的强大，人就都醉了。

两年半的时间。中国战争债券一共卖出了4600亿元，其中国内筹集资金4400余亿元。人均贡献700华元，可谓是掏空了整个国家民众的全部储

蓄。是全国数亿百姓用自己的一双双手，抬起了中国、军队，走向了胜利的宝座。没有他们的牺牲奉献，只靠着国库的积累，根本不可能把这场前后两年半的战争打到最后一刻。

刘暹由衷的感激所有人，感激那些掏空了自己口袋里最后一分钱的百姓，感激那些日夜加班辛勤劳动的工人师傅。甚至是那些虽然没有穷其所有购买战争债券，反而从银行贷款去还开开荒扩土的移民。这场战争是每一个国人的奉献。

想当初，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战争债券一共销出去了700亿，其中的80%是以‘十万元’为单位对外划出的，15%是以‘万元’为单位对外划出的，真正的百元、几百元、几千元小额购买战争债券的资金累计只占所有面额的5%。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一年的战争债券主要是大商人、大资、本家、大官僚，这样的社会顶层阶级出资购买的。底层小民的力量只在其中占着很小的一部分。

但到了第三年，也就是今年。全部‘万元’为单位划出的战争债券金额只有2700余亿元。只占全

体金额的58.7%。也就是说，社会小民的贡献并不比这些社会既得利益者们——社会的顶层、上层和中层阶级要少，甚至还更多出不少。如果把这个58.7%以百万元、十万元、万元来一次详尽的划分的话。

所以，这场战争是华夏全体人民的胜利。是真正的上下同欲者胜！

也因此。越到年关临近，整个中国就越发的欢喜热闹。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港，两年的对北美战争更是让它的地位得到了绝大的巩固。北边的天津。南面的广州、香港，是再也难以完成逾越了。

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货物。这里的一举一动能牵扯上半个中国的气息。

腊月十六，《双十二和约》传来已经三四天了。上海的气氛不仅没有降落，反而越发高涨。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吃食堆满了市场。张发根吃惊的看着市面上丰富的物质，那一条条轰轰的腊肉是他家人最喜欢吃的，每次做腊肉饭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都能个个吃上三大碗饭。还有那艳红翠绿的棉布，颜色鲜艳的让人挪不开眼睛，他真想给妻子扯上三尺。还有深色的毛料和丝绵，自己父母都年过半百了，都没能穿上过一次像样的衣服。可摸了摸兜里的钱，张发根挪动了脚步，即使街市两边的物品向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他的眼球和脚步，张发根也没上前问一问。

还是去劳动超市吧！那的货最便宜。他存了三个月的购买卷，能在超市里购买300块钱的东西，这个年也就有的过了。张发根一边走着，一边臆想着明年过年的时候，不，不用等到明年，就是过了年后这两个月，自家就能缓过劲来。他可是江南船厂的一名中级钳工啊，每个月拿钱可不少，两个月时间足够他家缓过劲来。

在青山路劳动超市旁边有一家华夏银行的分点，身上还穿着工作服的张发根轻车熟路的走到黄阿发的柜台前，这人的名字叫阿发，张发根也被人

叫做阿发，所以这两年多里买战争债券的时候，他一直都在黄阿发的柜台上买。虽然黄阿发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对于张发根这个每月都会定点——16日，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二天，都会到来的人也是熟识了。

“张先生，又来买债券啊？”

“三千块。老规矩！”

张发根从怀里掏出一个本本，这是他家的户口本，是购买战争债券的必用证件，户口本里有个小册子，就跟银行储存用的存折差不多，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存折。每笔战争债券的开支都有底儿要留下的。

小册子夹了5张500块面值的华元，以及5张100块面值的华元。

黄阿发却没有接过来，而是把户口本从窗口推了回去。“张先生，别买战争债券了。国家已经停止战争债券的发售了。这前您就拿回去，过个好年

吧！”黄阿发内心里对眼前这个中年工人师傅非常的尊敬，两年多的时间，这位师傅每月都来买战争债券，金额从没低于3000块的。而他本人不是钱多的超级富裕，他常年穿着船厂的工作服，脚上的一双鞋子破破烂烂，抽烟从来都是最便宜的大炮台，价格只有一块钱。这样的人不值得尊敬，黄阿发就找不到能尊敬的了。

位卑未敢忘忧国，黄阿发绝对眼前的这位张先生就是陆放翁这句诗最好的写照。

张发根有些晕乎的从银行点走出来，外头已经亮起了路灯，冷风拂面，张发根昏昏的脑子瞬间清晰。自己真是昏了头了，只看这几日船厂的工作突然减轻，夜里加班的按排量大大减少，就该知道情形变了。国家在十三那天就宣布停售战争债券了。因为战争已经打赢了！

自己真该是抬起头看一看社会了。张发根拍了下自己的脑袋，决定从明天起开始订报，开始把这项中断了两年多的消费给接上。当初的他在香港码头做劳工，工友会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上夜校，

学文化，每天在码头可是最热衷给合盛劳务公司的工友们读报的啊！后来因为文化学的快，被工友会选中提拔，然后完成了从香港码头的苦力到广州造船厂的学徒工这一质的转变，然之后因为技术过硬，考了中级钳工，被调入了江南造船厂。

张发根眼下的工资一个月是两千出头，算上加班费，每个月可以拿到2500块。这在中国的工人阶层绝对是高收入水准了。虽然这笔钱换成美金英镑，在之前的美国和英国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但是在中国最繁华的上海，即使这里的物价是全国最高水平，2500块也能让张发根一家老小过得滋润舒坦。

可张发根的邻居们却都知道，这一家的生活十分简朴，甚至是吝啬。

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张发根一家七口，两个老人三个孩子，他妻子也在纺织厂做工，一个月也能有千八百块的收入，阿爸阿妈在家里糊火柴盒也能赚个几百块，总收入至少达到4000块，每个月的全部开支费用总数却都不超过五百块钱。在张家，

一个月只有初一十五这两天才能吃到肉，而且多是便宜的鱼类。但是张发根在中国这场对外战争开始之后的每个月，却都在华夏银行购买三千块以上的战争债券。

张家人都支持张发根。因为人都是知道感恩的，张发根一家能在上海买房，能过上舒逸的生活，靠的都是国家，可以说是新秦皇朝的出现，是新中国的出现，才改变了张发根的命运，改变他们一家的命运。

如果没有刘皇帝，就不会有‘前工友会’这个已经被公开‘秘密’的前秘密组织，张发根不会认字，只会任劳任怨的在香港码头卖苦力，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场病，或是一次受伤就夺取了他的命，毁掉了他的家。

张发根不会被送到广州船厂做学徒工，不会变成中级钳工，更不会来到上海江南船厂。自然，整个张家就不会有现在的生活。他的父母可能早就死了，他的孩子即使不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窗几明亮的教室里，接受教育。所以，整个张家都是

感恩的。

第七百五十六章4000万平方公里

整个中国像张发根这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所以才有了1900亿战争债券的小金额发售。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7年3月，中国历新秦21年二月，刘暹在天津码头登陆。先是禁卫军登陆上岸，然后刘暹从排水量超过20000吨的豪华皇家客轮——宝船，舷梯上前呼后拥的走下来。

整个天津港拥挤了过二十万人，加上登陆的禁卫军和四周负责警卫的军警，三十多万人齐声高呼，大海的波涛在这一刻都平静了。

刘暹站在舷梯口向港口群众军民挥手致意的照片，成为了记录他这一生光辉最闪耀的历史瞬间之一。几十年后，当年一名记者的后人，拿出了他爷爷留下的那副照片的底片，虽然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的记者很多人都抓拍到了那一幕，可还是拍出了上亿华元的天价。

“他就是中国的上帝。他的声望和对国民的凝聚力，是历史上任何一名伟人都无法相比的。”

英国的《泰晤士报》在一个多月后的头版上，刊登了这幅照片，并且为这幅照片配上了一句欧洲人永远无法攀比的评价。

将一个异教徒比作上帝，这在欧洲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即使宗教的影响力在欧洲已经消弱了很多。很多。梵蒂冈的利奥十三世教皇当天就发表了针对《泰晤士报》不恰当言论的抗议，和要求报社正面道歉、消除负面影响等要求的声明。

可是，整个欧洲似乎都沉默了。根本没有几家报纸跟随利奥十三世教皇摇旗呐喊。

相反。法国巴黎的《晨报》在第二天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带着中国龙袍的胳膊从东方长长的伸到了欧洲上空。那只大手的阴影笼罩在整个欧洲头顶，遮蔽了天堂的荣光。

这就是欧洲各国对于中国此刻最直接的独白！

中国没有欧洲那么强的科技和资本。但中国人口众多，有着可比肩甚至超过整个欧洲的兵源。中国人能打仗，能吃苦，战争的胜利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缘由中国的各式新式武器，但承载着这些新式武器的底基是中国的军队，没有这些新式武器，在远东那个远离欧洲的地方，中国人也是稳立不败之地。

整个欧洲都在中国阴影的笼罩下颤栗。德国人跟中国人合流，但威廉二世内心里肯定也对中国深怀着戒意。中国。尤其是在不败的刘皇帝领导下的这个国家，完全强大的令人绝望！

因为要打到中国，就首先要打倒他们的战神皇帝，要打败中国的皇帝，就首先要打败崇敬崇拜着他的数亿中国人。这是集整个欧洲的力量也无法做到的事。

……

战争结束已经有段时间了，美国人赔款的两亿英镑才刚刚到账五千万，剩下的还需要五年的时间来偿还，但这五千万英镑也让中国的财政得到了彻底的缓解。因为这笔钱是纯收益，跟战争债券得来的资金性质完全的不一样。

国内的物价、粮价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就是布匹。《双十二和约》一达成，大批的英国轮船就运载着棉花和布匹来到了中国。年节前五天，国内飙升了三年的布价有了第一次大回落，降幅超过15%。到出了正月十五。全国布匹价格大跳水，

当然，大批军人的回归和退伍。在过年之后，在刘暹回到zn海之后。也展开了来。中国现在有的是土地可以分给他们。

北美远征军二百万将士就有一半人就地退伍，然后被划分了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地。在北美辽阔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剩下的人，一部分择选精锐归国，接着部队也开始大整编的当口，组织起全新的精锐部队，也借机打散了战争中形成的一个个小山

头势力。另一部分回国退伍，他们会被放置在东北、中亚，燕赵两国，甚至是南洋。

没有了战争，今后的中国，十年内都将会是一个以移民迁移为主题的社会。

国内的人口将会以‘百万’为单位的向四面八方扩散。就是那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都会有几十万国人涌入过去。那地方有整个东三省那么大，却只有五六万人口居住。并且在《双十二和约》签订后，很多人还逃去了加拿大，现在阿拉斯加怕是连两万人都不到。

刘暹现在非常喜欢看中国的新地图，这是怎样一个广大的帝国啊。不算北美，不算南洋，中国俨然就是一个却了小角的等边三角形。4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是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了！

其面积之辽阔，其敌人之强劲，其战争之广大，古往今来也就蒙古帝国可以与之相媲美了。

相对于34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敌人就太弱了。其成色和硬度远没有新秦帝国鲜亮。人口的限制，让大规模陆地战争，始终是日不落帝国的一处死穴。还有，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与新秦帝国这种全方面的占为本民族己有，也有着质的区别。

刘暹这才是用中国的剑去为中国的犁争夺土地。打下一个地方就大规模的移民，这才是真正的扩展民族生存空间。即使百年后这些地方再度独立，那么这些土地上的主人也只会是华人。

新秦21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动了起来。

二月十八日，国家发布正式通告——战争债券可在新土抵土地券使用。西北、中亚、东北【外兴安岭以外】、西伯利亚、北美和南洋分作五个档次。

西北土地，100块战争债券，也就是100华元，当值1亩土地券。

中亚土地，120块战争债券，即120块华元，

当值1亩土地券。

西伯利亚土地，同值西北土地。

东北土地【外兴安岭以外】，125块战争债券值1亩土地券。

北美土地，250块战争债券值1亩土地券。

南洋土地的价格最贵，400块战争债券值1亩土地券。

除了阿拉斯加外，国家正式宣告废除国资移民。但是每个移民依旧保持着最基本的土地分配。除了南洋是10亩地外，北美是三十亩，其外地方为五十亩。

中国的国家资本还公开拍卖大批的机械和机动车辆，以战争债券抵消的话，可在价格上消减20%。所以，华夏银行虽依旧停止了战争债券的售卖，可在市场上的战争债券，却比以前还要火热。

连朝鲜、西南日本、阮朝等属国国民，甚至是达官显贵，都开始大笔的用高价收购战争债券了。他们要是移民到新秦新土，虽不会有国民基本土地分配，却可以用手中的战争债券购买下相应的土地，一样可以在外立足。

这是一个绝对大的大便宜，用不多的钱，就可以在外面轻而易举的变成一个个大地主。这是一次添置产业，或是安排分支、庶子，乃至嫡次子的大好机会。

每个当老子的都想给儿子们留下一份厚厚的家产。这个家业越大，就越是如此。

然而要保持家族的兴旺，产业是绝对不能平分的。不知道中国人的老祖宗是不是就因为这个道理而把庶子的份量‘排’的如此轻。所以，中国人的分家，更多的是分父母的私产。祭田和族产不在此例！

庶子分到的资产很少，即使当世权贵之家，分出去的庶子如果自身没能力，妻族还平平，一家人

也顶多为一中产。当然，特别受宠的庶子不在此例。

　　嫡长子和次子、三子……分产业——一般是父母全都去世后，父母有一个还在，多是不分家的。例子就是《红楼梦》中的荣国府。荣宁两家是分了，但贾政和贾赦因为母亲还在，就没有分家。

　　如果荣国府富贵安享，不被抄家，贾母去后安礼分家产的时候，也是七三分，长子占七，二房为三。要是嫡子为三五个，长子也至少会有一半的家产，剩下的几个嫡子平分。

　　但作为父母辈，更希望是让每个儿子都有一份可传承家业的产业。可在国内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土地无法集中的中国旧地，你很难寻到一门稳赚不赔的买卖。再兴旺的生意也有冷却的时候。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执念于土地？除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农业社会，土地为根本外，就是因为土地是一门——很大程度上能够只赚不赔的买卖。

这个机会国内旧地没有，新土却赤果果的晾在众人的面前。谁不想趁机置买下几千几万亩土地啊。即便现在哪儿的人很少，佃户都找不到，并且离得几万里，非常的远，这也依旧令人神往。

4600亿的战争债券，眼下已经没人再去考虑战争债券的利息问题了。想要钱，拿到交易所去，转手就是比利息高得多的收益。这笔钱真的会等到日期截止兑换成钱的怕是十中无一。

虽然这让国家‘失去’了数以亿亩计的土地，但这何尝不是驱使着国人向外迁移的动力呢？

别的不说，单单美国的一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就有三百万平方公里，其中属于肥沃的黑土区的面积更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为一百公顷，一公顷土地可算15华亩，也就是一平方公里土地为1500华亩。那就算一算单单在北美，中国政府就有多少亩土地吧！

第七百五十七章可怜天下父母心

北京夜里下了一场小雨。非常小的雨，仅仅打湿了路面。青石板上雕刻的图纹卧槽中，甚至都没有积水。可北京城还是如同来了场大清洗一样，褪去浑身的尘土。

天地一新，呼吸的空气也伴着雨后的清新。

花草枝叶上凝聚着一颗颗水珠，晶莹剔透，在朝阳的照射下，一种自然地美感油然而生。

刘暹在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中结束了今天的晨练。浑身大汗的他被宫女迎入浴室，照例洗了洗澡。但这已经不再是他年轻时候的冷水澡了。泡在浴池中的刘暹脑子里一点政务也没有，新秦21年的今天，是他享受生活的最美好时代。

战争结束了，巨大的胜利让他成为了国人心中的神祇，并且今年也不是内阁换届的年份，新秦23年才是第四任内阁的告别日。所以，现在的刘暹不

需要为换届头疼，不需要去关心太多的政务，就像他离开中国的这一年时间，内阁所做的那样。刘暹离开中国的这一年，是再次扩大了内阁权利的一年，是隐晦的消弱了皇权的一年。而刘暹返回来后，并且将交给内阁的权利再从内阁手中夺回来，后世中国不少的历史学家都把这一年的空白期，看做中国迈进‘宪政’至关重要的一年！

在监国的太子全副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小天地时，在威望不可动摇的皇帝远离中国，去到万里之外的时候，内阁除了不能掌控军权外。完全独揽了新秦帝国的一切政治权利！

而为了限制内阁不一家独大，将国会正式提溜到台面上来。大大加强了一番国会的力量也是正确的。刘暹不再中国的这一年，中国‘宪政’力量简直比过去五年时间发展的都要快。

无数的人为刘暹从海外归来欢呼不已。但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心吊胆。他们害怕刘暹将权利要回去，他们不敢拒绝皇帝的索求。但是刘暹没这么做，看着权利从皇权中分割，他并没任何的反应。

中国很多的资产阶级皿煮分子更加的对皇帝高呼万岁，因为他们从这件事上真正看到了皇帝的‘决心’！

所以，现在的刘暹日子过得很轻松。内阁送到他桌案上的奏折比之往昔至少减少了70%，这让他有了大把的时间来休息和跟家人在一起。

又过了一年，儿子女儿又长大了一岁，距离嫁娶、封国的时候就越来越近。刘暹要认真的为自己的女儿挑选驸马。为了自己的儿子挑选老丈人，还有设定封国。把北美究竟分割成几块才够自己的儿子用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内阁对他在南洋进行分封提出了异议。认为南洋距离中国近在咫尺，这片土地和海洋完全可以纳入中国的直辖范围。而皇帝的儿子可以全部扔到北美去！

刘暹从没想过把几千万南洋土著纳入中国，他觉得把几处战略重地占据了，控制着整个南洋，也就可以了。结果这种设想被内阁反驳的挺干净——

陛下如只求南洋安定，只需分封土著，扶持亲我之国可。挑拨土著内在之敌意即可，何必分封诸子！

弄的刘暹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陛下。”霍广成想为自己的幼子求取一位公主，进宫来找刘暹不是一次两次了。但霍广成的小儿子确实有些不成样，而且明是嫡子。其实是继室所生，跟几个嫡出的兄长关系并不是好。这也难怪！从来都是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霍广成四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宝贝的很。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矛盾！

他为了自己百年以后，小儿子不要被自己的嫡出大哥踩进泥土里。就想为儿子找一门好亲事，于是便求到了刘暹跟前。这天底下还有哪个妻族能比得上皇室的？小儿子要是尚主了。自己就是明天便暴毙，幼儿也能富贵荣华的过完一生。

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后，霍广成再度回到北京，组织北京卫戍部队所属军队的裁减精编工作，完成任务后他将是新一任的京畿卫戍军区司令。

刘暹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自己的老表说了。霍广成的小儿子被惯的有些厉害，文不成武不就，女色上还早早的开了荤，他是真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去配这样的一个驸马。而且两家还没出三代。但霍广成是他的亲表哥啊，多次求上门来，不答应的话就太扫脸了，还伤感情！

“陛下，臣知道小儿不成器，吃不得苦，耐不得劳，将来官场上难有大作为，可此乃老臣心肝。望陛下体谅一二。”在刘暹面前，霍广成说话很直接，明白的表明自己就是疼小儿子，才求的尚主。而且对刘暹说，他在北美已经为自己的小儿准备了二十万亩良田。只要公主一进门，立刻就分家另过，加上其他的一些财产，小儿子的产业怕是掏空了霍广成的小金库了。

“虽然官场上不会有大作为，但远离政治，清闲高贵也是不错。”刘暹对自己的妃子们说道，这些妃子都是育有适龄公主的，一共三个，刘暹让她们自己考虑。难保有眼光奇特的，自己瞧不上眼前的，别人看来却是宝！真要是有看对眼了的，刘暹

也认了。

结果别说，霍家的这位还真被丽妃给看中了。

转天丽妃求见刘暹的时候，道明了来意，刘暹脑子转了转，才猛的想起丽妃的出身来。丽妃姓王，出身湖南，长辈是楚军的一份子，家族并不兴盛，之所以能被刘暹纳入宫中，是因为长相着实出众。这点上从她的封号‘丽’就可以看出。

楚军一系早年是完全并入了湘淮这个大集团中，但随着李鸿章的退出政坛，楚军一系越来越有独立一派的苗头了，同时建国二十几年，功勋派内部也有纷争，必须其中的侍从派，近些年越发的强大。如今中国之政坛，简直是群雄争霸。王家在上层根本无人，她本人诞下一儿一女，女儿年过十七，儿子却还是一幼童，王家以后靠着她儿子就足够富贵了。是万万不想在这个时候搅入政坛分斗的。

这个心理下，真就没有比霍家子更适合的女婿人选了。一个清闲贵人，有着一定的军方背景，将

来在皇子就国的时候会大有帮助，霍家又属于皇亲国戚，是皇帝最基本的力量之一，这样的女婿对于丽妃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刘暹就只能感叹自己那外甥的好运了。下旨到霍府，并着令霍广成今后两年里好好的教育小儿子。

那天晚上，就寝的时候他还跟皇后念叨起国朝的功勋之家，一些家族今后的没落，在这个时候已经都可以看到了。那半路投过来的谢继贵、李士恩，这两家后人的官职和前景，远不能跟霍家、曹家【曹怀亮】等比美。尤其是谢继贵那几个儿子，就没一个成器的。李士恩家好歹还能有俩撑门面的。可再想跟他们的老子一样成为军中大将，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成均公学每年的学生评比都会抄录一份纳入宫中的，刘暹从中发现了不少人才，但不成器的纨绔子弟也不少。你不能说这些表现不堪的人当中日后就不会出几个弄潮儿，但刘暹对这些勋贵高官子弟的印象实在没办法好起来。

勋贵之家最出色的子弟是在曹家。建国过程中，曹怀亮的功劳不大，最后刘暹给他封侯，都有不少的水分和情分。曹怀亮也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对儿子要求极其严格，尤其是建国封侯之后生下的儿子，那是打小就抱着顶立门庭的信念发奋努力的。

二十年过后，曹怀亮本人已经早从将星闪耀的国防军中退出了。他的三个嫡子，六个庶子，却出了四个将军，其中之一还是装甲部队中将。

世界还是会打仗的。德奥与英法的矛盾是西方社会最危险的导火索。原时空中，这两大军事集团是毫无避让的爆发了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大战。更为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可这个时空里，东方出现了中国这个巨无霸，在中国的外部压力下，英法德奥是会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呢？还是依旧会爆发一场大战？

刘暹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威廉二世是

个让人无可琢磨的家伙，他脑子一抽筋，欧洲真的会自己打成菊花残满腚伤的。而且俄国的压力不存在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矛头就会毫不客气的指向大英帝国。

法德矛盾又是无可调和，英德矛盾是否还会愈演愈烈呢？一切都是未知。刘暹看不透这层迷雾。

他现今能够肯定的是，西方世界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这场战争让中国获得了太多太多的好处了。西方人除非全体缺了钙，不然他们绝不会认下这个亏。

所以，不管西方人内部会这么样，英法德奥的战争不爆发的话，东西方就会接着再有一场世界战争。而欧洲内战若是爆发的话，刘暹即使不出兵欧洲，也会在两大军事集团打的筋疲力尽的时候，出面调停。并趁机攻取此时的美利坚，彻底的消灭这个国家。

曹家子弟争气，日后的战争中再立下了功勋，不难继续出几个伯候贵爵。到时候，曹家满门勋

贵，可能连霍家都能压过一头的！

第七百五十八章富足不是剩出来的

五月里，刘暹连去了南苑三次，每次都是轻车简行，一共在里面呆了七天。外面一个字的信息都没有透漏出去，谁也不知道皇帝和埋头南苑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太子殿下，究竟在做什么，看什么。

这消息是不可能出现在公开报纸上的，但私下里却没办法禁止官民们的议论。各种说法都有，声音最大的是——新式武器。南苑又有新的新式武器。联想到太子殿下这段时间的作为，无数人都相信中国在飞艇制造上又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进步！

一架还很简单的双翼飞机翱翔在半空中，它离地只有一二百米，它还非常脆弱，可能在上面加载一挺机枪就能将整个飞机震散，它飞行的时间很短暂，多次试验没有一次超过20分钟的。可它意味着航空史上崭新的一页。

“父皇，飞机前景之优越，确实非飞艇可攀

比。只是来日要试验飞机，区区南苑就太小了。”

太子不知道自家老爹的一番作为是否会让欧洲的眼睛全都盯上飞艇，但他此刻对飞机这一脆弱的新生事物有着无比的信心。只要给他两年的时间，他就能让现如今的空中霸主变得不堪一击。

“未来的天空属于飞机。这个新事物我们可以隐藏到新疆、外蒙，可以隔绝大部分人探视的目光，可要想保守全部的秘密，是不可能的。”

国家地位不同了。现今的新秦可不是之前的中国，作为块头上的世界第一大国，新秦的一举一动都莫不受到西方列强的注视。尤其是武器上面！

前车之签后事之师。吃过大亏的西方人是不会在一个坑里栽两次跟头的。

而且中国也不可能彻底的杜绝汉奸、卖国贼的存在。不是中国人素质低劣，没有爱国心。而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完全的杜绝背叛者。法国人且不去说他，英德两国在中国国内都有着深

厚的底蕴和根基。它们国家的洋行、企业在华曾经拥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员工，同时跟官场不少官员有过亲密接触，这些都是‘背叛者’的潜在人群。飞机这东西要完全保密，太不现实了。

不过，刘暹对自己儿子还是很满意的。他似乎生就在航空方面就有才能和运气，这才多久？飞机就造出来了。刘暹一点都不介意这个时候的飞机性能差，他再历史小白也知道，飞机诞生之初的那些年头里，其性能提升的有多么的快。两翼飞机可不是单翼飞机。提升它的性能对于眼下拥有不俗科技力量的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件小儿科问题。

全力以赴下，三五年里中国就可以拥有原时空一战中后期水准的战机。笨重的飞艇在这些灵活的小蜻蜓面前，就像待宰的猪羊，会变得不堪一击。

刘暹已经没有别的‘新式武器’可供发明了。除了飞机这东西外，就只有战列巡洋舰和无畏舰的理念还藏在他心底，但制造无畏舰必须拥有先制造前无畏舰时代战列舰的能力和疾速。中国还在积累！

刘暹转回zn海才五天的时间，国安部就上折子报告说抓到了三个在南苑边上鬼头鬼脑的家伙。刘暹知道这才是开始。今后紧张的反间谍战不仅会发生在军方，还会发生在全国各个方面。

内阁正在进行紧张的夏粮统计。刘暹在等着全国夏粮的汇报。现在的内阁数据统计，不止限于国内，北美、南洋和燕赵两国，即使往来通讯比先前方便了很多。耗时却更见长了。

同时内阁要交到刘暹手中的还有全国上半年的经济发展总结，中国这半年时间的恢复是肉眼可见的。别的地方不说，只京津地区。工业园就新开了三个，注册资本十万元以上的新增小型企业就有一千多家。注册资本上亿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十多家。从生产烟酒火柴，到副食品、自行车、机械零配件、机械制造和汽车制造。以及投资巨大的远洋捕捞和运输公司等等，是百花齐放，让人看着欣喜不已。

国内各类的工业制品是连续降价，以家家必备

的菜刀和铁锅来讲，两项商品的市场价格较之去年普遍降低了20%。而且战争时期布匹价格的上升似乎催促了短衣短裤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用布甚多的汉服，工艺复杂的传统服饰在两三年的时间中一点点从社会上消退，就跟男人头上的头发一样，慢慢的留短发变成了社会大众现象。

短衣短裤的二度普及也让成衣制造业有了新的发展。即使战争结束后，汉服穿着率又有了一次反扑，短衣短裤在中国社会也彻底占据了主体。各种号码的成衣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摊和商店里，专门出售成衣的专卖店也有很多，这是中国服装业的一次大爆发期，全国注册品牌的服装公司有一百三十五家。尽管这些成衣服装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非常的简陋寒酸。衣服的款式也非常简单。汗衫、t恤、长袖、短裤，相继面世。但成衣主要的销售对象还是男人和孩子，女子服饰占有比率很低。

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因为战争，罐头、饼干、火腿肠这些方便食品和糖果，这四种产业发展迅速。不管是口味还是密封，比之战前都有很大的进步。

本来中国的炼糖业都有些自给不足，东北的甜菜种植业还没形成规模，但现在中国有了南洋，大片的甘蔗种植园为中国提供了海量的干蔗糖。国内高水准的制糖厂再用这些原糖制造出洁白的白砂糖和各式各样的水果糖、奶糖、红糖、冰糖。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糖类消耗是很恐怖的，即使人均比不得欧美白人，总数也可以晃花人眼。以至于甘蔗种植园迅速的成为了南洋继橡胶种植园和水稻种植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

整个糖类各种产品的价格都在哗哗的向下掉，但丰厚的利润还是让甘蔗种植园主们赚翻了。

刘暹四月的时候收到过柳州糖业公司敬献过来的一箱贡品，就全是各种各样的糖果。

各种口味的水果硬糖和奶糖、巧克力糖，以及柳州糖业公司最新的一项新发明——水果软糖。

水果软糖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土耳其软糖

几百年前就在欧洲享有盛名。在中国软糖也早有出现，可它之前更多是作为一种甜品，出现在饭桌宴会上，而不是作为商品。柳州糖业公司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很不错的财富之路。

刘暹一直等到六月上旬，才拿到了全国夏粮统计表。说起来这是一个表，实际上这是一本厚厚的大册子，里面记载着全国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粮食产量对照书。今年、去年、前年，一应俱全。就是哪个县的粮食产量降低了，也把原因附录上。

今年中国的夏粮总收益是万吨，也就是2400多亿斤，全国人均口粮大概在400斤上下。比去年的数据增长了11%。接下来一年三熟的南洋还会有大笔的收获，然后是秋粮，农业部粮食署预计，今年的人均口粮应该会达到700斤。等到明年移民们开垦出的土地也收获起粮食，中国人均口粮超越1000斤，指日可待！

饥荒离中国渐行渐远了！

接到这份统计表的当天，刘暹喝的有点微醺。

他怀里搂着禧妃，刘暹后宫中最年轻的一个妃子，还没有育儿育女。年纪刚刚二十二岁。

“朕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华夏称雄世界。让太平洋成为我中华之内海，让英法德俄美，让整个西方匍匐在朕的脚下。”

“两次鸦、片战争之耻辱，朕痛心疾首。奇耻大辱，日后必令英法偿之。”

“所以朕自建国以来，屡屡兴兵。就是为了争雄于地球。可是朕也不愿意看到国内黎民困苦，穷兵黩武非朕所望也。”

“朕的国家要是地球第一强国，朕的子民也当时地球最富庶的国民。”

“这要一点一点来。朕知道。所以朕兴修水利，开垦东北、西北，就是要首先让朕的子民吃饱肚子。让饥荒远离我华夏大地。”

禧妃的一双漂亮大眼睛充满着崇敬的目光看着刘暹，眼睛眨啊眨啊，眼睫毛就像两把小扇子一样一开一合。“陛下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伪清康熙，给陛下提鞋都不配。”

刘暹哈哈大笑。女人的崇敬和爱慕真的是会让男人肾上腺飙升的。不过禧妃这话，他喜欢。搂住了就是一阵猛亲。亲亲我我的好一阵，刘暹才继续把话进行下去。

“爱妃知道丁戊奇荒吗？朕那么容易夺取天下，满清无能是第一位的，丁戊奇荒也大有作用。”

“妾身知道。皇后娘娘多次以丁戊奇荒告诫宫中姐妹，自简节约，不得挥霍浪费。”

“你们再自简节约又能简朴到哪儿去？不过是少几道菜，少几件衣服首饰罢了。没经历过饥荒的人，是永远不会明白粮食的重要的。”

“朕没经历过饥荒，也不算真正的节俭。待过

上两年，朕还准备把圆明园修复起来。那里节俭了？”

“天下富足靠的是国朝，是施政，不是剩出来的。你们内宫女人，做做样子罢了。以皇后之贤惠，你还真以为她会相信自己一番话，就让你们自简节约了？哈哈哈……”

第七百五十九章宗、教局

“真是的，年纪越大越肆无忌惮了。这般说话，不是给本宫……”拉仇恨么！

zn海永寿宫里，张妙彤正在准备就寝，被身边的嬷嬷附耳嘀咕了两句，一张保养的还如三四十徐人的脸上登时露出了哭笑不得的神色来。

“娘娘话可不能这么说。陛下是敬重娘娘。”嬷嬷服侍着张妙彤安寝。

“敬重。也只有敬重了！”年纪大了，皇帝虽然在永寿宫过夜的频率依旧不低，一个月至少有七八天是在她这儿安寝的，但过夜不等同鱼水欢，纯属盖着被子聊天。张妙彤心里要说不失落是假的，可岁数不饶人，到底是老了。

至于刘暹刚刚在禧妃那里说过的话，疾快的就传到了她的耳朵里，那就是张妙彤的本事了。二十多年来，从没有人在后、宫中撼动她的地位，这可

不是单单刘暹的重爱就可以保证的。这还需要张妙彤自身的手腕和精明。禧妃是刚刚进宫三四年的新人，脱离庶妃的时间才只一年多点。她身边的人，怎么脱的过执掌内宫大权的皇后的眼睛，可不止两三个人为张妙彤传递消息。

刘暹对这些都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也不会介意。皇后又没把手伸向他的儿女，也没用辣手对付内宫的诸妃，只要这两点不触及刘暹的底线，其他方面他才不管呢。甚至他还会认为这样更好，省得妃子中人心大了，搞出些腌臜事来。

别以为刘暹的后院安安静静几十年，就以为内宫的这些女人们都是一副好性情。那只是因为被张妙彤狠狠地镇压。让她们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可动摇皇后地位的可能，让她们内心所有的野望都被皇后无匹的威压撕碎粉齑。这才换来了几十年的安安静静，和和美美。

刘暹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这种情势！

第二天晨起。刘暹照例一番晨练，然后他召集

了一班勋旧老臣，对他们宣布自己要北巡，要去承德避避暑，然后再往内蒙溜达溜达。他当年的功勋老臣，手上无差遣的，就都回去打包收拾行李，过几日跟他一块去旅游吧！然后又说了几道微不足道的命令。

被册封为济安伯的罗伊，从宫内出来后回到家。稍作休息，换了身装扮，就乘坐汽车出门了。

他已经退出军队四五年了。年龄大了，再一个是儿子都成年了。他的退出能够更好地让儿子们在中国政治军事两大块上长远的发展。毕竟他是外国人，即使投靠了刘暹，行为举止各方面也都带着深重的西方痕迹，在军队里始终受‘另眼相待’。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是自小接受中国式教育和生活习惯的熏陶，除了相貌上还带着一代东西方混血明显的特征。言谈举止和思维思考，那都是纯正的不能再纯正的中国人了。他们能很好地融入中国政治军事中去。为了不让他们因为自己的父亲受到‘另眼相看’，早早的退出军队，罗伊一点也不失落。

说真的。他的四个儿子与其在国内，更适合去

燕赵和北美。只是罗伊认为，中国本土才是一切新占土地的基石。罗伊家族只有在本土扎下根，他们才会真正的融入到中国的上层社会。

这一点上。毕乃尔与他做了一样的选择。毕乃尔本身是一直跟随者刘铭传，但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籍贯，从来都还在安徽。

西什库救世主堂，哥特式建筑，在北京被俗称为北堂。对比一神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个教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教地，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由于两位一神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代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救世主堂的前身。

到了清朝中叶，民间反对一神教的势力与一神教教会不断发生摩擦，清政府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直到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教会归还教堂的土地，并在同治三年（公元1868年），主教孟振生主持在北堂原址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

由于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不悦，经过与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的交涉，教会同意将教堂迁往西什库，由清政府出资修建新的教堂建筑。结果教堂只建了不到一半，清政府就完蛋大吉了，所以这座教堂一直持续到新秦13年，也就是1889年才正式落成。

然后很快的，中国就跟英法美俄等彻底撕破了脸。这几年一神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完全被停止，教徒数量连年萎缩。甚至连一些教堂的自我开支都要支撑不住了。

罗伊本身是一个一神教教徒。西什库救世主堂是他常年做祈祷的地方。自然地，罗伊也成为了一神教现今在中国高层当中的仅存不多的影响力量。

高大的尖顶教堂耸立在西什库，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大多是洋人。随着东西和约的递达，诸多的外国人又一次涌入了北京，这座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信奉一神教的洋人们到教堂祈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堂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他们信奉的神灵需要肃穆的环境。可惜，这些都不是西什库能

给的。

中国人太多了。这些年北京人口增长迅速，城市人口突破了400万大关。哪地儿，都住满了人。连带紫禁城边上，都有一座座小房子，一条条胡同出现。在前清时候相对寂静的西什库，也是人潮如涌。

整个教堂都被四周依旧没有平息的喧闹包裹着，往来的不少西方人都下意识地皱眉摇头。

“真不明白中国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天天就像在过狂欢节似的。他们如此放纵，追求酒水和美食，不知有多少灵魂浸泡在享乐中向着地狱坠落。主啊，赐予他们怜悯！主啊，赐予您虔诚的仆人力量，庇护您的仆人，能引领这些迷途的羔羊，投奔我主的怀抱，尽享我主无上的荣光。”

一个神父在教堂门口握着十字架低声嘀咕着。以至于一辆汽车驶近他都没有注意。但西什库教堂有的是有眼色的人，一个神父快步从他身边越过，姿态恭敬中甚至带着一丝谦卑的迎接着从汽车中走

下的人。罗伊，一神教在中国的最强大支持者之一！

“安拉神父，快去请卢新平主教。我是来传达皇帝陛下的口谕的。”

“皇帝陛下的口谕？”安拉神父脸上浮现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古怪神情。太出乎预料了，那位战神竟然有一日把目光投向了渺小的‘自己’身上？！

“您先请进。”安拉立刻拉过刚才那个发愣的神父，是的，那位在祈祷着为主多多放牧羊群的神父，在安拉的眼中就是发愣。“快去请主教大人。”

罗伊跪倒在十字架面前，默默地祈祷。这是他的生活本能，波兰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是一个宗、教气息深厚的土地，至少95%的人信奉着一神教。罗伊在没有投靠刘暹以前，他只是其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

“伯爵大人。”棕红色头发，蓝灰色眼睛，鹰钩鼻，这个有着一个中国人名字卢新平的主教，是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欧洲人，确切的说他是一个法国人。

“主教，皇帝陛下已经决定将主的荣光纳入宗、教局的管理下。今后在华的一切宗教行为和神父、主教的任命，离职、都需要在宗、教局备案，并且得到宗、教局的认可。”罗伊脸色平静的像一块冰。

而卢新平这个时候的表情就像是布满了裂纹的瓷器，随时都有可能崩裂。“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卢新平眼睛闭了起来，浑身的气质都陡然一变，无言的倔强和周边几位神父同时肃重的神情，就跟一股有形的力量一样，压得罗伊神色都是一滞。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的归西方，东方的归东方。”

“实在无法接受，那就回意大利吧。皇帝陛下

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

罗伊的神色变得很和缓，脸上却充满了可惜。这本是中国一神教发展解禁的大好机会，都有可能抢在绿教的头上，成为仅次佛道两教的第三把交椅。但是这些神父、主教果然是拒绝了。

罗伊很想质问卢新平，你究竟是将一切奉献给了上帝？还是奉献给了罗马教宗？

别把中国的信徒看的多么脆弱了，有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卢新平等人前脚才离开北京，后脚就有人入主西什库，他们才踏上返回欧洲的轮船，就会有中国新任宣布认同国家的一切宗教法则，甚至断绝跟梵蒂冈的一切联系。

中国人很实际。他们中的虔信徒很少，狂信徒更寥寥无几，最多的还是泛信徒。甚至他们在除了教堂大门后，转眼就能钻进寺庙里烧香拜神佛。

“我来只是跟你们传一句话。至于怎么选择，就你们自己拿主意了。你们可以跟梵蒂冈先进行联

系。我只要你们别忘了——公教和正教！”皇帝陛下更想把中国的一神教自己拿来把握，建立一个中国势力范围内的大教区，甚至自己立一个教宗来做样子。

这不是皇帝一时兴起，而是他早就有这样的念头，只是之前顾及西方世界的反应，没去实现！

第七百六十章一切都是‘意识形态’

一神教传教士就是洋人侵略中国的先头兵。刘暹对这些人从来都是敌视的。即便他早年的时候从广州请来了伯丁.斯坦福和舒伯特.杜克，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的根基。但这也不能抹消了他对传教士们的恶略印象。

就如罗伊猜测的一样，把一神教纳入宗、教局的范畴，甚至自己搞一个大中国教区，自己竖起个教宗，这绝不是刘暹的一时兴起，而是在他肚子里打滚了n多年的想法了。

他之前不这样干，就是怕影响不好，让西方世界兴起敌视来。即使跟英法美俄撕破了脸，他也一直引而不发。直到战争彻底胜利，国内有了喘息之机，发展越来越好，他才‘旧事重提’！

现在局势不一样了，物是人非，刘暹有足够的资本和底气来搞这件事。先纳入宗、教局的管理中，然后再一步步的来，中国的子民怎么能把忠诚

和灵魂献给一个万里之外的糟老头子？刘暹想起来就介意。

再说了，一神教里还有公教和正教两大分支，安拉主教和他背后的罗马教宗，如果不把握好这个机会，一神教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地位堪忧。

但罗伊不会再去管了。信仰归信仰，他的利益是牢牢地黏固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一点他从来没忘记。罗马方面一直希望罗伊能够在中国的高层为一神教‘添砖加瓦’，罗伊却从没主动地去做过。就跟那算盘珠子一样，拨了才会动。而且拨珠子的手从来不是罗马，是zn海里的那位皇帝大爷！

罗伊回家就让老婆收拾行李。这次公费旅游，不仅有罗伊。还有他老婆。纵然他老婆这个时候正抱着一个小孙子不想撒手，罗伊也由不得他。立刻打电话让三儿子回家来。还有在卫戍军区里的小儿子，并且接着打电话给在南京的长子，开封的次子，分别叮嘱他们，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别过问宗、教之事，老老实实的办自己的差。

罗伊一家人都被他带成了一神教徒，虽然他老婆和几个儿子、儿媳都是浅信徒，但难保这个关键时刻一神教不会找上门来。罗伊可不能辜负了皇帝的一片心。

罗马教宗很快就向外交部发来了抗议声明，事情闹得很大。因为一神教在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最发达的西欧、中欧，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么。事情以电波样迅捷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地球。以至就连宫内都有了耳闻。皇后还亲自问刘暹，“怎么突然的就对一神教下手了？”

刘暹呵呵一笑，“我早就想对传教士下手了。这群人就是洋人侵坏我华夏文明的先头军。前清时候更是恶行多端。如非之前有顾忌，我早就把他们赶出中国了。”

“真不是因为佛道？”皇后信奉佛教，zn海里的万善殿是刘暹入主后少有的几座没有变更的大殿。殿内供奉的七层千佛塔，佛光长明，酥油从没断绝过。

刘暹也是敬神佛的。他谈不上信仰。只是敬鬼神而远之。龙虎山、武当山、少林寺等天下出名的佛道名山古刹，该有的恩典从没少过，且从没有针对性的打压过。就算是剥去田地，手段也比较温和。这在天下人看来。就算是礼敬神佛了。现在他出手打压一神教，这么的赤果果，也难怪有人怀疑是为了佛道了。

“没有的事。他们外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敬鬼神而远之，却谈不上信。对付一神教只因为他们作恶过多。还唆使教民为虎作伥。自然要让他们全都滚出中国。”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咱们中国要玩一神教，那就让国内的信徒自己搞么。我看哪个敢不爱国。而爱梵蒂冈的。”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中国的外来传教士们，都没几个好东西。

再说了，信仰也关乎到意识形态。

这两种都是人类的精神现象。在刘暹的眼中，这二者有着紧密的关联和相类似的本质功能：信仰

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成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意识形态则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的信仰，是强化政治信仰的重要依据。在此同时产生的精神信仰并不大。

意识形态和信仰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建构方式和侧重点也不同。

意识形态应建立在社会成员共同政治信仰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们在选择信仰的过程中经常表现出社会整体的价值倾向，即是信仰意识形态化。

刘暹不愿意看到一神教在中国横行，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真的很有相关性。他不能说信仰了一神教之后的人，思想上就一定会追求西方式的资产皿煮，只能说信仰了一神教的人在思想上就比较容易接受西方式的资产皿煮。刘暹觉得西方多、党、制的政治体系从根本上就同有着‘大一统’思想的中国人是抵触的。刘暹一直就不认同西方的多、党、制政治体系，自然的他就不愿意看到一神教在中国本土有大发展了。

可别以为他是杞人忧天。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在去年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片在西方世界影响力巨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一神教的教义能够产生相应的伦理思想，而这种伦理思想又能推动世俗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在一神教公教伦理的基础之上，这种伦理对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起到规范作用。人们以忘我的职业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体现自己的一神教信仰和伦理，并且把劳动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并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将劳动成果坐吃山空或挥霍殆尽。

这种一神教伦理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

刘暹唯一感到万幸的就是他的儿子、女儿们没一个信仰一神教的，所以外界闹的议论纷纷，他自己耳朵边是清净非常。

实际上，这却是刘暹的忧虑过度了。要清楚，

信仰了一神教的人是不能祭拜祖先的——拿一束鲜花，那是去怀念，去缅怀。跟中国式的祭拜是完全不同的——而刘暹的诸皇子公主，又有哪个敢不去祭拜祖庙和忠烈祠的？是不想混了吧！

但不管外面世界闹得有多喧嚣，刘暹过了六月十九的观音诞辰——皇后信奉观世音，在江南还是千里一碧、万木葱宠，北京烈日当头，高温依旧，塞北却是凉风阵阵，秋日凉萧的时候，即发大驾幸临承德，现在避暑山庄停留了几日。然后所有人称作前后二十五列火车，径直去了内蒙！

没有人敢在刘暹面前给一神教说话的。也没人在刘暹面前念叨起一神教的事情风波的。

在中国，刘暹就是掌管一切的神。他的意思下面的人只有尊崇！

不两日，队伍到了赤峰。火车站外石破天惊般炮声做了八十一响，鼓乐大作，一个欢迎仪式聚集了三万多民众，而整个赤峰的人口都还不到50万。

刘暹已经三年没到过蒙古了。现在的蒙古大草原上一共生活了将近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外蒙地区有百万之多，内蒙人口则更是增长了十倍，超过了一千三百万。

蒙古族人口比率从十五年前的30%，下降到现在的3%，具体到人数就是从十五年前的六七十万下降到现在的四五十万。这不是刘暹下辣手了，而是太多的蒙古人迁移出去了。

那贝加尔湖和燕国、中亚、西西伯利亚，都有蒙古人的身影。现在的蒙古族，吸纳了鞑靼人和布里亚特人之后，加上这些年他们自我的繁衍，总人口已经超出了二百万人。并且蒙古人的汉化十分迅速，以内蒙的四五十万蒙古族为例子，新生代的蒙古人，也就是三十岁出头或以下年龄的蒙古人，几乎都会说汉话写汉字，穿短装，留短发。

越来越多的蒙古年轻人走进了军营，或是来到了牧场成为一名工人。自然地，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开始定居生活，因为青储饲料已经普及了么。这项技术给蒙古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上铁路运输越来越快捷，甚至是内蒙的罐头工厂越发的争夺，羊群、牛群、马群，蒙古的畜牧业就像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一样。其总体人均收入水准远超过汉地的农民！

而也正是收入的增多，让蒙古地区的商品消费额越发激增，越来越多的各类商品涌入蒙古，以至于让蒙古牧民的生活越发富足，蒙古的牧民们就越想定居生活。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简难。

他们之前辛辛苦苦的讨生活，在蒙古贵族跟前，渺小的就像一个小虫子。能活命就是好的了。而现在呢？有吃的，不只是牛羊肉，有大米、面粉、鸡鸭鱼肉，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有喝的，各类酒水，劲大的、劲小的，葡萄酒，甚至是啤酒、甘蔗酒等等。只要你有钱！

有蔬菜，有糖果，有茶叶，有盐巴，有各式的调味品，随时供你选择。病了还有医生。

谁也不会跟美好的生活过不去。所以，越来越多的蒙古牧民定居在了城市里或城市边。而接受着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蒙古族青年，他们的不光也早就不局限于草地，天地那么大，他们也想出去看一看。而雄壮威武的国防军战士，更是男性青年的偶像！

最多再有一代人，内蒙的蒙古人就能全部汉化。等到他们的老人全部死去，这儿的蒙古人跟汉人就没啥区别了！

这儿也算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演变！

第七百六十一章草原之花

赤峰府今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高达1050万亩，粮食总产量35.02亿斤，比上年增长15%。其中谷物类是31.95亿斤，增长18.4%；豆类0.62亿斤，下降17.6%；薯类（折粮）2.45亿斤，下降14.3%。经济作物的产量值在普遍提高，当中油料产量1.3亿斤，增长28.6%；甜菜0.53亿斤，增长43.5%；蔬菜2.54亿斤，增长了2.5%；瓜类2.03亿斤，增长24.2%。

“赤峰府牲畜存栏863.19万头（只），比上年同期增加106.84万头（只），增长5.8%。牲畜良种及改良种率50.4%；牲畜出栏率26.2%，比去年同期增长2个百分点，其中，猪出栏64.11万头，牛出栏32.78万头，羊出栏144.96万只；能繁殖基础母畜存栏377.59万头只，比上年增加64.5万头只。今年截止到现在，肉类总产量10.46万吨，增长2.07%。猪肉产量3万吨，增长1.9%；牛肉产量2.53万吨，增长2.1%；羊肉产量4.93万吨，增长2%；禽肉产量1.9万吨，增长3%。奶制品2.28万

吨，下降25%【战争结束了，奶制品少了军队这个大客户】；禽蛋3.31万吨，增长2%。”

赤峰知府岑春煊在刘暹面前大大的露了一会脸。一应数据烂熟于心，陪同刘暹走访赤峰各县的小十日里，岑春煊的表现赢得了‘旅游团’一众高层所有人的赞许。

“岑毓英后继有人！”刘暹是不会对这样的官员吝啬夸奖的。岑春煊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彻底扭转了他在刘暹心中的印象——屠官嘛！清末三屠他据其一，刘暹记得很清楚。‘屠民’袁大头可早早的就在刘暹跟前晃荡了。‘屠财’张之洞更曾经是他的侍从，岑春煊的名字早就记在了刘暹的小本本上。只是刘暹一直那他当‘监察院’的料。不想施民政，岑春煊做的也是极好。

离开赤峰到通辽的路上，通辽府就是原先的科尔沁。刘暹在火车上掉看了岑春煊的资料，虽然只是他在赤峰府为官两年的档案，但也炫目的令人拍案。这人任赤峰知府两年，民众满意度五次调查都在80%以上，最近一次的民调满意度更是超过了

90%。绝对的难能可贵！

这两年中赤峰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总产值，增长率都在整个内蒙名列前茅，不仅如此。赤峰府这两年中还新增中小学43所，职业培训学校一所，青年参军比例全内蒙第一。二级和三级公路修建1200多公里，位居全内蒙第三，仅次包头和**。

岑春煊加大对赤峰初等医科学校的财政投入，今年夏天赤峰初等医科学校升格为中等医科学校，兴建大小医院十七所，组织流动医疗站59会次。当然，他还协同监察部门查处各级违法乱纪官员77人。没收违法财产5000多万元。

“是金子，果然放到哪儿都会闪光。”

在大批开国功臣和前清老臣都要陆续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就需要岑春煊这样的中生代来顶替。刘暹也再一次感慨‘历史’的了得，能在青史上留名的人。甭管他是美名还是恶名，果真都不同凡响。但时局扭转的时候，人生也在扭转。就好比袁大头现在就正忠贞不二的为国家锄奸除害，哪里还

会如原时空那边恶名昭彰的出卖皇帝加屠民呢。

刘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大草原。

蓝蓝的天。碧绿的草，清新的空气。成群的牛羊和奔驰的骏马，确实让‘旅游团’的成员们过的欢快高兴。北京炙热的夏天和秋老虎，也在这一天天的‘旅游’当中变成了过去。

八月里，大草原上已经冷凉了。刘暹来到了内蒙西部的重工业基地——包头。这是中国少有的几处煤铁联合体之一，包钢的产量和地位在中国政治版图上越来越高，是一朵真正的草原之花。它是中国主要的钢轨生产基地之一，无缝钢管生产基地之一、炮钢、特种钢的生产基地之一，华北地区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世界上稀土工业的发端和最大的稀土科研、生产基地。

包头的北郊就是中国第二个装甲车生产基地，全力生产，一年产量可达到两千辆坦克、装甲车。

东郊则是北方最大的军用汽车生产基地，东风型的载重车辆和悍马牌军用汽车，70%出自这里。还有中国排名第六的军工厂，第二的铝合金生产基地。以及北方重工的两大生产基地之一和内蒙第一机械生产集团。

整个内蒙的经济产值和工业产值，包头能够占据45%。

国防军在这里驻扎了整整一个满编师和一个骑兵旅，这里的工人总数高达10万，是内蒙地区第一个居住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

数百辆陆虎二型坦克在自己的眼前纵列而过，会让你生出怎么样的情怀？

在行营抵达包头的第四日，燕山北麓，广阔的平原上，一辆辆重达十多吨的陆虎二型中型坦克，加足马力的从自家的皇帝陛下眼前驶过。震耳的机器轰鸣声，让人面对面说话都可能听不到对方说了什么。巨大的震动，连看台都在颤栗。

“这就是朕的铁甲雄师！”

战争，永远是男人不可遗忘的豪情；军队，永远的令男人热血沸腾！

当一支强大的军队握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天地都不再可怕！那主宰一切的快感，让你知道：世界就握在我的手中！

从战争中走到现在的功勋老臣们个个仿佛都年轻了二十岁。一个个不自觉的挺直了腰板，目光炯炯的看着一辆辆阳光下闪烁着寒光的钢铁怪物。就是随行的家眷和贵女们。看着眼前奔驰而过的钢铁军团也没有一个露出惊惧、害怕的模样，有的只是振臂欢呼。

“中国万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所有的装甲部队划过。当队列整齐的骑兵部队、炮兵部队、辎重部队，从看台前一一走过，群起响亮的呼声令刘暹都有些飘飘欲仙了。山呼万岁的快感，真的能令人陶醉。

“陛下这一生怕是都离不开军队的。”张妙彤能够感受到刘暹身体内热血的兴奋和精神上的满足。这个人是发自身心的爱着军队。

刘暹不否认。今日的观兵之后，他的精神就无比的亢奋。强大的装甲洪流，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雄壮的钢铁部队必然会让中国、军人始终站立在世界的巅峰上。让中国始终强大无匹敌！

一定是这样！必须是这样！

刘暹的心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脑海中回荡的一幕幕坦克奔驰的场面，让他很安心。

“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全球无敌了，朕才不会去盯着军队不放。”拍了拍皇后的手。刘暹话语中的未尽之意十分明显，他关心军队的建设，就是因为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全球最强啊。

“陛下何处此言？之前那大战，被洋人称为世界大战，我华夏之强横，力敌大半西方世界，世人

皆有目共睹。”

“那是因为我们新式武器频出。打了洋人一个措手不及！”

“那也是陛下的本事。”张妙彤对刘暹的说法不以为然，“那么强的洋人都研究不出那些新式武器，我们研究出来了。我们就比洋人强。”

“况且现在大半个美国都落入陛下手中，整个俄罗斯的工业精华都被抢掠一空。只需静心等待几年，我国之工业力量当远超英法德奥诸国。”

“华夏有六亿人，很快还会变成七亿。加上阮朝、朝鲜、日本、南天等属国。人口超过八亿。能征召几百万、上千万军队，还不影响国民生产。整个欧洲才多少人？

英法本国民众加一块都不足1亿。英法德奥、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等等，这些个欧洲国家加在一块。能有三亿人就不错了。就算我们两边武备水准相当，他们又凭什么能跟我们

耗？”

“何况陛下在阿拉伯世界不是援助了奥斯曼帝国吗？现在俄罗斯对奥斯曼的威胁消失了。陛下何不就让奥斯曼去对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那些小国家去。或是再武装一下伊朗，让之去跟英国人较劲去……”

皇后对国际局势的了解很片面。她以为中国对奥斯曼多有帮助，奥斯曼就一定会抱中国的大腿，听中国的指挥，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了俄罗斯威胁的奥斯曼帝国，虽然重新将精力投放到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地中海，但短时间里奥斯曼帝国绝对不会轻易地掀起战争，更不会将矛头指向英国。这点上只看今年初，奥斯曼帝国向英国订购了四艘潜艇和十艘鱼雷艇的交易上就能看明白。短时间内，土耳其人不会得罪英国人的。

至于伊朗，国内矛盾激化，皿煮立宪的呼声很高，而卡扎尔王朝的沙阿们显然是专、制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为了对抗国内日益高涨的立宪呼声，他

们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给过去的英俄，现在的英中！

　　让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去寻英国人的麻烦，刘暹还不如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给英国人上点眼药水呢。刘暹对伊朗没有野心，他对绿教戒备很深，也很头疼。中东那片鬼地方，除了地下的时候是中国必须要的，其他的一切利益，甚至是苏伊士运河，刘暹都没有野心！

　　他有这闲工夫和资金，还不如考虑一下巴拿马运河才是第一位的！

第七百六十二章中美洲大运河

巴拿马运河，横穿中美洲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是世界上重要的两条人工航运要道之一，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

在刘暹生活的前世，巴拿马运河由巴拿马政府拥有和管理，但谁也不能否认美利坚对巴拿马国的莫大影响力。那个时候的巴拿马运河是一条水闸式运河。从一侧的海岸线到另一侧海岸线长度约为65千米（40英里），而由加勒比海的深水处至太平洋一侧的深水处约82千米（50英里），宽的地方达304米，最窄的地方也有152米。

它是世界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两条人工水道之一，另一条自然是已经贯通了的苏伊士运河。行驶于北美东西海岸之间的船只，原先不得不绕道南美洲的合恩角，使用巴拿马运河后可缩短航程约15000公里，也就是8000海里。由北美洲的一侧海岸至另一侧的南美洲港口也可节省航程多达6500公

里，即3500海里。以现在轮船普遍十节出头的速度，这是能节省一两个月时间的。更别说合恩角和麦哲伦海峡的危险度了。

原时空的拿马运河全长81.3千米，水深13米~15米不等，河宽152米至304米。整个运河的水位高出两大洋26米，设有6座船闸。船舶通过运河一般需要9个小时，最大可以通航76000吨级的轮船。

而这条极具价值的运河贯通时间是1914年。

现在是1897年。时间还有漫长的17年等待，并且最终修通巴拿马运河的是美国人，不是现在拿着运河开凿权并且动工了的法国人。

这个时候的巴拿马运河，这条已经被法国人开始动工的运河，正跟一堆恶臭的粪便一样堆在法国人手中。虽然在不久前的华盛顿谈判中，法国人极力维护自己手中的巴拿马运河开凿权。英国人不遗余力的帮助法国人维护这一权利，但这并不能阻碍‘粪便’在一点点的腐烂和发酵。

巴拿马地峡是热带雨林气候，潮湿闷热、丛林密布、交通闭塞、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起码的施工条件。

1883年，因规划组织开凿苏伊士运河而声名鹊起的法国著名外交官费尔南德.德.雷赛布。从全世界的55个国家带来了4万施工大军进驻了这里之后，人们才发现那里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参天的密林中毒虫遍布，令人难以容忍，炎热的天气使可怕的疫病快速蔓延，夺走了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生命。在加通水闸附近的希望之山上，林立的墓碑令人不寒而栗。

而比炎热气候和恶劣环境更可怕的是人为的失误，起初，疏忽大意，被苏伊士运河的成功迷住了双眼的雷赛布。照搬苏伊士运河的经验，认为可以利用巴拿马地峡众多的湖泊修建一条海平式运河。谁知施工四年之后，傲慢的法国人才发现巴拿马地峡临太平洋一端的海面，要比加勒比海一端低出24厘米，张潮之后更是相差5、6米之巨，根本无法修建海平式运河，这个过迟的发现给法国洋际运河公

司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那时最令雷赛布烦心的还是美国人的拆台。运河的设计走向与美国人经营的巴拿马铁路平行。这主要是为了便于运输物资，但美国人根本不予配合。这点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巴拿马运河对老美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有多么巨大。他们排斥法国人的心就有多么强烈。

所以，当初老美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人为美国背书，欠了一屁股的债，还成为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那真都是白瞎了。

美国铁路部门对运河物资的配送百般设障。消极对待，最后逼得法国运河公司不得不以2550万美元的天价买下这条仅值750万美元的铁路，但留用的美国员工继续捣乱，破坏怠工，致使这条铁路根本无法正常运营。

最后。法国运河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也出现了问题，以雷赛布为首的高管层在工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却利令智昏的大肆侵吞起公开发行的运河股票

资金；为掩盖真相，还继续增发债券，公司动用大笔金钱贿赂官员，法国政府先后有多名部长级高官和一百三四十位议员接受了贿赂。但纸包不住火，在1889年，法国运河公司山穷水尽，不得不宣告破产，雷赛布本人也上了法庭。

巴拿马运河开凿的失败让法国付出了20亿法朗的代价，许多法国投资人血本无归，酿成了著名的“巴拿马丑闻”，雷赛布也因此面临着5年的牢狱之灾。虽然1893年最高法院因“老迈”裁决他无罪，但雷赛布声名扫地，深受打击，不久去世。

1894年9月，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法国政府牵头另组了一家公司，接手运河工程，决定将原来的海平式运河改成水闸提升式运河，这个设想是对头的。但是由于雷赛布的工程仅完成了三分之一，预算还超出原计划投资资金的一倍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二又是最艰难的地段，而距离原定的竣工日期只有6年了。法国根本无法按期交工。

特别是随着中国史称的第一次东西大战，外国称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政府的资

金哗啦啦的流向了俄罗斯和美国，巴拿马运河建造工程近乎停摆。

直到今年年初，法方不得不请求哥伦比亚政府将工期宽限至1912年10月，为此法国愿意支付2000万法郎作为补偿。3月里，哥伦比亚政府派代表尼科拉斯.埃斯格拉来到巴黎，哥方充分体谅法方的困难，提出只要补偿500万法郎即可。让法国人就以比较有利的条件得到了延期4年竣工的权力。但即使如此，眼下法方完成巴拿马运河仍然是杳然无期。

去年华盛顿谈判的时候，刘暹眼睛就盯向了巴拿马运河。他对谈判代表何青指示：中国必须把巴拿马运河控制在自己手中，决不能放弃这种控制而将运河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但是这遭到了英法的坚定拒绝。

刘暹一点也没准备放弃将巴拿马运河拿到手的打算。可他清楚这件事有多么的困难。法国的经济成果非常灿烂。之前的那场战争顶多让法国人棘手

两年，不可能真正的绊住高卢公鸡的脚步。

而且法兰西背后还有英国人的身影，甚至是德国、奥匈和意大利、西班牙的身影，他们的背后有着整个欧洲。白人丢失了北美，可不想接着丢掉南美。巴拿马运河对于欧洲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有限，但对于占据了半个北美的中国来说。比之马六甲海峡的利益和意义更甚。

中国现在就面临着原时空老美的纠结。沟通北美的东西两岸是组织起北美海上防御，是组织起整个中属北美土地的整体防御战至关重要的一点。它关乎着中属北美地区究竟是一个整体，还是东西两大块的决定权。中国在美洲必须拥有一条运河的！

历史上美国人是怎么把巴拿马运河从高卢公鸡手中夺走的过程，刘暹已经记不清了。他只知道美国人先结局了英国人，然后又压下了法国人。

结合原时空的历史，刘暹到不难猜出英国人为何会退缩。约翰牛那个时候正在南非打第二次布尔战争，他们需要美国在国家事务上的支持。而且老

美那个时候已经拿下了西班牙，踩着西班牙的尸体，登上了世界一等列强的宝座。不管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是地位，都大幅度提升。英国人在中南美洲又没有过大的利益，退出反倒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

　　但法国人是怎么退出的呢？刘暹一点都没印象。

　　再有一个就是，此刻的巴拿马还属于哥伦比亚，而不是后世那样一个独立的国家。

　　刘暹不知道巴拿马是什么时候独立的。但他知道，一个地方成功的独立——如巴拿马这种情形，不仅需要外力的强压，也需要内部的配合。刘暹已经命令军情局去探查巴拿马的消息了。这个弹丸之地。是不是有一股独立势力存在。

　　不过内阁对于自家皇帝打算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巴拿马运河开凿权的前景很不看好。他们更愿意换一条道——尼加拉瓜运河。从尼加拉瓜国着手，在加勒比海侧的蓬塔戈尔达河切入。沿杜乐河进入尼

加拉瓜国内最大的胡泊尼加拉瓜湖，再到太平洋岸的布里托河口，全长约276公里，是巴拿马运河长度的三倍。

投资当然会比巴拿马运河多，但是尼加拉瓜的地势更容易开凿，航道规划的底部宽度可以放大很多。同时水深也远胜过巴拿马运河，航道的通过能力当然会比巴拿马运河强劲，可以通行的最大吨位船舶也远胜过巴拿马运河。

最主要的是，尼加拉瓜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力较少。这个国家在1821年‘南美独立战争’中就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的枷锁，宣告独立。1822~1823年曾短暂加入墨西哥帝国。1823~1838年加入中美洲联邦。1839年。尼加拉瓜建立共、和国。

西方人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人来的深厚。但现在美国垮台了，缩在东北区舔砥伤口的美利坚根本无力再去影响尼加拉瓜，虽然尼加拉瓜也没有像墨西哥那样没品的瓜分侵吞了美国人的资产，但这个国家短期内无疑是处在一个‘政治空白期’的。

以中国现今的‘影响力’，主动接触这个国家，未必不能‘友好相处’。

中国现在赶的是时间，是用最快的速度打通一条沟通美洲东西的水上要道，而不是要讲究如何的‘利益最大化’！

第七百六十三章牵一发动全身的黄金水道

“不，不，不！”法国外长韦德里纳对中国驻欧办总负责人摇着手指，“法兰西从来没有出售巴拿马运河开凿权的打算。我们半年前刚刚跟哥伦比亚政府达成谅解，运河可以缓期四年竣工交付使用。法兰西一定会把巴拿马运河修建成功的。”

中国驻欧办是级别位列驻欧各国大使之上的外交机构，现任的总负责人黄遵宪，级别是外交部侍郎。但法国外长韦德里纳很显然的没有在他面前遮掩自己半点的敌意。

黄遵宪转回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立刻向北京拍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法方的坚定态度。

而韦德里纳在黄遵宪离去后，笑容狰狞的对自己的秘书说道：“就算是把巴拿马运河白白的丢在那里十三年不挖一厘米河道，法兰西也不能把运河交给中国人！”

韦德里纳的秘书严词厉色的附会道：“是的，部长先生。中国是法兰西的第二大敌人，一切对中国有利的举动都是法兰西坚定拒绝的。”

这不是单单的法国外交部两个人的想法，而是整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想法。

——对中国有利，就是对法兰西有害！

黄遵宪是外交上的老手，但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的法国，也是毫无办法。

他的电报很快就被送到刘暹的手中，刘暹并不感觉意外。要拿下巴拿马运河，重点当然是法国人，但法国人是要最后一个解决的对象，再次之前刘暹必须先搞定了哥伦比亚。这个混乱的国家。国内局势无比的紧张，已经触在内战的边缘了。

哥伦比亚是南美很有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它位于南美洲的西北部，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东通委内瑞拉，东南通巴西，南与秘鲁、厄瓜

多尔，西北就是巴拿马。他是玻利瓦尔的政治遗产，当初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晃一晃身子，就能让整个美洲震动。至少是南美！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有玻利瓦尔！

有着南美华盛顿之称的玻利瓦尔。在独立运动结束以后，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粘合起了一个巨大的怪物，这就是大哥伦比亚。它的国土面积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还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

当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在玻利瓦尔去世后纷纷宣布独立，哥伦比亚就只剩下自己的本土和巴拿马了。六十多年里，哥伦比亚国内局势紧张，保守党与自由党争权夺利，兵戈相见，内战频繁。政局长期处于不稳的状况里。

1884年大选时，保守党候选人r.努涅斯当选总统。保守党政府为巩固大地主专政，恢复天主教会的权力，于1886年制定宪法。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加强了总统的权力。自然就引得自由党的严重不满，两边矛盾激烈。一场内战眼看着就要爆发了。

刘暹甚至怀疑，哥伦比亚政府对法国那么的好说话。是不是法兰西已经允诺在暗中支持保守党了。

否则岂有人把口袋里的钱往外推的？2000万法郎和500万法郎，这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该怎样解决哥伦比亚的问题呢？派人联系其国内的自由派，支持自由派打一场内战，统一全国，然后xxxxx，这tm太麻烦了，也太耗费时间了。鬼知道这场内战要打多长时间。要是跟‘解、放战争’一样一干三年，甚至更长，黄花菜都凉了。

五年时间，五年时间里竣工一条沟通美洲东西的运河来。而算上之前的‘准备’工作，1899年以前必须动工。1905年的时候，刘暹希望自己的太平洋舰队能够通过运河快速的进入大西洋。运河建成之后，周边的配套设施，比如港口和海军基地，也需要多年的建设和修筑，1910年以前，刘暹可说不准会不会爆发战争的。

他的计划表就定在了十年后，十年之中，把一切都搞定！

“派人联系哥伦比亚，再放出消息，说我们要另开一条运河——尼加拉瓜运河。立刻让人正式接触尼加拉瓜政府。”

刘暹在命人接触法国的时候，并没正式的让外交部接触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政府，只是让军情局进去挥舞着支票打探情报，秘密情报。

现在外交部正式出面接触哥伦比亚政府和尼加拉瓜政府了，军情局迅速的将手中情报递交给外交部。

重点是哥伦比亚，尼加拉瓜政府很好摆平，美国拉美政策从“门罗主义”向“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转变还没有完成，就被中国一棒子打个重残，现在尼加拉瓜政府真的是一个‘空白期’。

难得是哥伦比亚，当政的保守派是严重的亲英

法，而自由派的领导人们也很多是留欧出身。他们主张废除奴隶制和政府专卖制；取消教士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制定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宣布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皿煮派！

　　但中国还是要接触哥伦比亚。已经占据了大半个美国的中国，有能力，有实力，代替美国在美洲事物上的地位和位置。中国也必须‘凿空’拉美国家，展开与拉美世界的交往。这‘走出去’战略，哥伦比亚就是第一炮！

　　10月，中国政府正式接触哥伦比亚政府。并派出一个以霍广正为首的高级别团队来到巴黎，公开与法国政府接触，探寻转让运河租让权的可能性，郑重提出收购法国运河公司的要求。

　　11月，中国以自己的土木工程专家组成了一家技术委员会，开始对巴拿马运河沿线进行考察，同时外交部在哥伦比亚政府内部展开大规模游说活动，为收购法国运河公司制造舆论。然后放风说要与尼加拉瓜合作，另建一条运河与巴拿马运河抗

衡！

这个故意散布的假消息收到了奇效。吓懵了的哥伦比亚驻美大使马丁内兹.席尔瓦。是的，这位爷这个时候待的地方上美国的纽约。而不是中属北美地区的东部首府里士满。

这位智商堪忧的外交官一边招呼哥伦比亚国内，一边在未请示本国政府的前提下。匆忙来到里士满，发表公开声明——认为由中国代替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或许他只是想拖延一下中国，敷衍一下中国，可是他的身份跟他的言论，让他一瞬间成为了整个欧洲敌视的对象。

很快席尔瓦就遭到了哥伦比亚政府的严厉批驳，席尔瓦因此被撤职。但对于尼加拉瓜运河，哥伦比亚政府确实颇有忐忑。为了给哥伦比亚政府继续施压，11月下旬，中国北美驻军副司令何青造访尼加拉瓜。受到了尼加拉瓜政府热烈的欢迎。并且中国国内临时召开国会，由内阁提议商讨拨款建造

尼加拉瓜运河的问题，这对哥伦比亚政府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巴拿马运河的股票价值也一跌再跌！态度强硬的法国运河公司总经理于坦辞职，新任总经理莫理斯.博则继续坚持抗拒态度。谁让他的背后有法国政府撑腰呢。

远在北京的刘暹时刻关注着哥伦比亚政府的态度，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巴拿马地峡区域倒先一步于哥伦比亚政府更早的有了反馈。那里的巴拿马人，对哥伦比亚政府严重不满，他们中的上层精英们做梦都在渴望着巴拿马运河的贯通！

巴拿马地峡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但这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独立倾向。1821年，当巴拿马最终脱离西班牙独立时，是并不情愿地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一起成为了大哥伦比亚联邦共和国的一员的。这里的巴拿马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精英阶层。对于大哥伦比亚联邦这个纯粹由玻利瓦尔的个人魅力拼凑起来的国家缺乏认同感，为此，波哥大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多次用武力镇压巴拿马的独立运动。其结果就是更一步增加了彼此的仇视和膈膜。

1830年，当所谓的大哥伦比亚联邦共和国烟消云散时。巴拿马成了新格拉纳达共和国【1831年－1858年】，也就是现在哥伦比亚政府的一个省。

作为一个刚刚建国不久的新国家。新格拉纳达自然希望自己的地盘上能多出一条黄金水道，巴拿马运河几百年前就有西班牙人注意到，只是高额的耗费和成本让西班牙人望而却步。新格拉纳达其有限的财力自然也无法支撑如此浩大的工程、于是，借重外部力量就成为了很合理的选择。然拉美民族天生的敏感，使得新格拉纳达政府小心地规定开凿运河的租让权只能交给民间公司，而不允许外国政府介入。

英、法、美、荷、西等所有在美洲享有着利益的国家都参与到了这场竞争中来，直到1846年12月12日，美国才与新格拉纳达缔结了《美国、新格拉纳达和平、友好、航海及通商条约》，也称《彼得拉克－马利亚里诺条约》，条约共36条，其中第35条规定美国获得以下权利：

美国公民、船只、商品在其境内可以享有新格

拉纳达公民所能享有的种种权利（全部免税、特权和豁免），通过巴拿马地峡的美国旅客、邮件和商品也应给予同等优惠，将来在巴拿马修建任何交通设施时，其通行权或过境权应对美国政府和公民自由开放，新格拉纳达政府不得向美国公民征收高于新格拉纳达公民的通行费用，对美国商品也不得征收进口税。

考虑到新格拉纳达政局动荡，为防意外，美国人也还留了几手。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后，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掌握了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开凿运河的权力，1849年，又与尼加拉瓜签订《斯夸尔条约》，取得了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特权。

后者在中美战争结束后，被强行废除。因为《华盛顿条约》中规定，美国在拉美享有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均为中国所有。

1850年，美国耗资750万美元在巴拿马地峡修建连接两大洋的铁路，历时五年完工。这就是那条被美国人用三倍的价格卖给法国人的巴拿马铁路！

第七百六十四章要跳反的巴拿马人

“巴拿马人不老实？”

“是的，陛下！”

“巴拿马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独立倾向。因此屡次受到哥伦比亚政府的严厉镇压，以至于巴拿马人跟哥伦比亚政府愈发的离心离德。”

“在巴拿马人眼中，运河是关乎着他们切身利益的黄金水道。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期望运河能早一日疏通的人。所以当我们放出要另修一条尼加拉瓜运河的消息后，巴拿马人对哥伦比亚政府和法国人的不满直接就迸发了出来。现在地峡地区已经隐隐有些骚乱迹象。

在巴拿马人眼中，法国人愚蠢而无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哥伦比亚**可欺加**，任由法国人拿着运河开凿权迟迟无功，而不想法子另请他人来开凿。”

外交部和军情局的人将一切都摆在了刘暹的面前。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方案：

“现在哥伦比亚内部两派纷争日益公开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如果能在暗中与巴拿马人取得联系，鼓动巴拿马宣布独立，就能直接撇开哥伦比亚。然后再让巴拿马政府宣布废除一切由哥伦比亚政府代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协议，这样就可以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拿到手。顶我们赔偿法国人的损失就是！”与巴拿马运河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相比，再多的钱也是小case！

“巴拿马人跟美国人的关系怎么样？”刘暹的记忆中，巴拿马完全就是美国的一条宠物狗。

“美国人在巴拿马起初的印象很差，现在是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因为美国和新格拉纳达时期哥伦比亚的协约，巴拿马人的精英阶层认为哥伦比亚在与美国的条约中出卖自己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那片地

区。巴拿马城这座城市的经济，又确实因为美国人的大批涌入而受益。”按照美国与新格拉纳达签订的条约，从1846年起，美国公民获得穿过巴拿马地峡的权力，潮水般涌来的美国探险者和游客为巴拿马带来了大笔美元，但在对北方强邻怀有恐惧的巴拿马人看来。这种经济上的输血却几近侵略。美国人在与墨西哥战争中表现的太狠太贪婪了。

“1856年的4月，一名美国人在巴拿马火车站购买西瓜时与摊主发生纠纷，拒付货款，双方遂起争端，由于围观的巴拿马人和美国人情绪激动，冲突很快演变成一场持续数小时的枪战。作客的美国人自然难讨便宜，死伤31人，巴拿马方面伤亡15人。”

“这年7月，2艘美国巡洋舰“独立”号和“圣玛丽”“号驶抵巴拿马。9月19日。16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占领了巴拿马火车站。”

“美国用实力逼压着新格拉纳达低下了头。”

“接下来两国开始谈判，巴拿马城与科隆城成

为了自治的自由港，两国共管以巴拿马铁路为中心的宽约40公里的地峡，巴拿马湾的某些岛屿也割给了美国，赔偿美国公民在事件中的一切损失。”在中美战争爆发后，那些岛屿就有哥伦比亚重新收回。

“到了70年代，美国人的影响力就慢慢的渗透到了巴拿马地区。尤其是巴拿马城和科隆的巴拿马人上层阶级，这些人中很多人都跟美国政府、财团有密切的联系。”

“巴拿马的人口现在超过了三十万。巴拿马铁路和自由港让这里的人受益匪浅。所以运河工程的展开让巴拿马的精英阶层对未来充满了幻想。黄金水道在巴拿马人眼中就是他们的财路。”

“我们现在困于法国和哥伦比亚国内的阻拦。宣布要修建尼加拉瓜运河，这让巴拿马的精英阶层很忧虑，他们担心外部压力和哥伦比亚内部的爱国情绪会使运河开凿成功的前景变得暗淡。再说了，现在法国运河公司因经营不善陷入了困境，股票一跌再跌，这让巴拿马人深感自身利益受到的巨大威

胁。”军情局和外交部的人都有到过巴拿马城。区别只在于公开的和秘密的。

巴拿马运河对巴拿马城来说，那就是与世界贸易建立纽带的最好机会。这座城市里地段最好最雄伟的建筑是“中央宾馆”，它就是法国运河公司的曾经总部所在地。美国巴拿马铁路公司的到来也创造了巴拿马城不少的新贵，他们或是铁路公司的高级职员，或是随铁路投资而新兴的当地银行、保险公司或船运公司的老板。但自从法国运河公司在1889年宣布破产后。整个巴拿马城都陷入可怕的退化：街道肮脏危险，教堂的钟楼摇摇欲坠，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到巴拿马修建运河的劳工在破旧逼仄的木屋里时常遭到火灾的侵袭；没有外国商业，几乎没有国内贸易，风景如画的西班牙式建筑内居住的都是贫穷和被忽略的人。

法国人在巴拿马惨遭了一次巨大的失败，这次失败更令巴拿马再次之前生机勃发的经济遭受重挫，这是一次‘滑铁卢’样的惨败！

“所以，巴拿马人对于法国人现在并不感冒。

对于哥伦比亚政府更是意见满满的。”

“现在只有依旧运转中的巴拿马铁路维系着巴拿马的一线生机。如果不再有什么波折，让巴拿马能慢慢的恢复，再有个十几二十年，巴拿马的经济能够重现光明。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是——尼加拉瓜运河绝不能修通。否则巴拿马铁路的意义将荡然无存。”

“而且随着美国战争中的惨败，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在酝酿着把巴拿马城和科隆城重新收为国有。废除两地自由港的地位。”这也是巴拿马本地利益集团与哥伦比亚政府短期内矛盾迅速激化的最大原因。

“想独立的都有些什么人？”刘暹心里直起嘀咕，难道巴拿马这个小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段里独立的？他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看哥伦比亚政府的举措，以及他所知的1914年运河通航时期已经是独立国家的巴拿马，应该就是这个阶段。

原时空里应该是美国人在背后做了金主，而现

在这个时空，巴拿马更像是要被哥伦比亚政府给逼反。废除巴拿马城和科隆城自由港的地位，巴拿马人不跳反就见了鬼了。

“巴拿马独立运动的主要首领是大庄园主何塞.奥古斯丁.阿兰戈父子，还有托马斯.阿里亚斯、费德里科.博伊德等人。何塞.奥古斯丁.阿兰戈曾经是巴拿马铁路公司的律师，与美国人关系密切。现在巴拿马铁路的总经理克伦威尔与阿兰戈家族交情非常好。”

“那就给他们想要的一切支持！”刘暹对外交部和军情处的工作非常满意。简直是把一切恩恩怨怨都摆在了他的面前，要是再做不好适合的决断，那就是刘暹的脑子进水了。

……

刚刚进入腊月，北京城下起了一场鹅毛大雪。

孙汶披着厚厚的皮衣，揣着手在大街上溜达。他这次来京自然是开会来的。内容很简单，商讨尼

加拉瓜运河的疏通之事，作为夏威夷的代表，孙汶等人全都是举双手双脚赞同。

美洲如果也能有一条若苏伊士运河这样的黄金水道，夏威夷也是赚便宜的。很多走欧洲穿大西洋到北美东岸的船舶，就可以直接从东南沿海穿过太平洋走运河进入大西洋了。不仅节省了路途，航行安全更有保障。

而夏威夷作为太平洋的中心，即使不可能全部的船只都经过这里，只要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对夏威夷的经济刺激也将是难以鼓励的。

如果年前这笔钱真的能给批出来，当着运河公司在交易所上市的时候，他会毫不犹疑的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买运河股票的。法国运河公司的破事半点也不会对中国运河公司产生影响力。一个是民间，一个是国资，能全都相同吗？

腊月的北京城已经有新年的味道了。街道两旁的商店都挂起了红灯笼，当然这灯笼不是真的灯笼了，里面装的都是电灯泡。很多商店服务员的衣着

也变成了喜庆的大红色，有的大商店，或是逼格高的地方，服务员的衣着甚至都是织着富贵花纹的大红绸缎。这样的衣服，在孙汶小的时候，就是地主家也没几件。现在却都穿到了‘店小二’的身上了。

而且半年时间没来北京，孙汶发现北京变得更漂亮了。上次走的时候还在修建的几栋大厦和立交桥，如今已经完全投入了使用。但可能是立交桥建的太少，孙汶并没感觉着北京的交通有什么变化。

“滴滴滴……”

北京大街上的马车越来越少了，汽车越来越多了。除了大量的私家轿车，还有很多公交车和往来运货及运钢筋水泥石子的大卡车。这点改变是夏威夷这个海岛永远也追赶不上的。

现在的夏威夷，更多的交通工具依旧是马车，倒是海湾边上停靠起了越来越多的游艇。夏威夷没有炼油厂，也没有油田，一切燃油全部都是从南洋运到夏威夷的。

只是社会物质水准还远没有到全民旅游的阶段，夏威夷的风景倒是越传越有名，可始终是属于富裕阶层先生、太太、小姐们的享受。

“冰糖葫芦哦，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

第七百六十五章租界换贷款

北国寒风刺骨，大雪冰封，同时间的南洋却仿佛还处在早秋八月，二十度上下温度，让这里的人穿着单衣就舒舒服服的渡过了冬天。甚至一天正午太阳最火辣的时候，人还需要摇几把扇子，避避太阳头！

南洋如今已经成为岭南各省最好的迁移之地了。他们在这里有早早就迁移来的前辈，在心理上感觉着亲近，有大体上相同的气温气候，有强大的南洋舰队为他们撑腰。所以，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不算兰芳的五百万人口，整个南洋华人移民已经超出了七百万！

中国没有计划生育，近几年也没有遭遇过不可抵挡的天灾，可广东、福建两个省份的很多府县，人口不增反降。原因就是很多人移民到了南洋！

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两湖、江南、中原、华北。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从中国各个省份迁移去了东

北、西伯利亚、中亚、蒙古、伏尔加河，最新的人口统计表明，中国汉地——关内地区的人口总计已经只剩下四亿五千万了。而中国的总人口——不算新占之地的土著，也有六亿五千万。

两亿人分散在了东北、西北、南洋、北美和蒙古、西伯利亚。

中国现在需要的果真就是和平与时间。再有时间的时间，华人在南洋、西北——甘肃之外的整个西北地区，包括中亚和燕赵，和北美就都将在人口上对土著形成多数优势。那个时候，白人再想将中国人从这些土地上赶走，就是不可能的了。

而至于人迹罕见的外东北和西伯利亚。就是现在，华人都已经形成了绝对人口优势。成为了当地的主体民族！

……

北京。zn海。

从铺着地龙的宫殿里走出来，刘暹立刻就感觉着浑身一激灵。挥手招来一旁候着的侍从陈雷，问道：“人可都到齐了？”

“陛下，诸位大人都已经到了。”陈雷回答着。他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现今却注定要爬上中国最高舞台的人才。广东人，十六岁就成为公务员，二十年时间里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有着丰富的基层简历和工作经验，为人谦和中带着坚持，入侍从室不足两年。就赢得了刘暹的青睐。

“那就走吧。”刘暹一马当先，举步向着勤政殿走去。

大冷天的，能行的话，刘暹都不会召集内阁开会。但今天商议的事情很重要，内阁成员必须在场，另外还通知了国会常务处，范德榜已经退了，现在担任国会议长的是老当益壮的李鸿章。这个在内阁消失了多年的名字，随着国会权利的绽放。重新回到了中国权力的舞台中心。

勤政殿是zn海的正殿，刘暹入主zn海后把之改

为了极光殿。那个时候刘暹召开大朝会并不在这个地，接见朝臣的地儿也不固定，反正zn海面积很大。宫室众多。还是他从北美回来以后，将极光殿重新该回了勤政殿，并将处理政务和接见朝臣、举行大朝会的地点都放在了这里。

李鸿章这还是退下之后第一次来到勤政殿。国会权力再大，现今也只是一个‘审核’部门。当不了国家大事的家。他们可以驳回内阁的决定。但当家做主拿主意的还是内阁。

但即使如此，李鸿章也红光满面。当初李氏死的不是时候。李家遭受重挫，政治上简直是一败涂地。李鸿章现在的心情有多么舒烫，他当初在阁最后一年的心情就有多么的灰暗。这一切都掀过去了！

他是内阁众人的大前辈，一番唠叨，用去了有二十分钟，李鸿章屁股才做到椅子上。

刘暹大步赶到时，勤政殿东阁中已经安定了下来，很明显对于最近的政事内阁已经大致有了决

策。

见到皇帝驾到，所有人全都离座鞠拜。喝一声‘吾皇万岁！’

东阁内所有人一律都是汉式官府。黑色的官袍，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

刘暹是很喜欢汉服的，虽然他也不是每天都穿汉服，穿起来自己也感觉麻烦。但他喜欢看。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官袍改革是肯定会进行的，但这不是现在。

刘暹不会为这个事情去耗费脑筋的，最近搅扰中国的是两件事，这才是他要仔细考虑的。第一、奥斯曼大使正式向中华朝提出租界换贷款协定——奥斯曼帝国以科威特酋长国为‘租界’向中国再次借款1500万英镑——实物贷款，无息。并且中国要允许奥斯曼帝国之前与中国的3000万英镑实物贷款偿还日期向后推移5年；第二、波斯王国特使同样向中国提出借款500万英镑。也是实物贷款，主要用于购入军火和诸多工业机械。

这两件事冒然看去好似是一回事，奥斯曼与波斯这两个往西天方世界的双强，早就没有了二百年前的杀杀打打，面对俄罗斯的压迫和英国人的蚕食，两国在暗地里甚至是一种比较靠谱的盟友。这次实物贷款，乍然一看都有种两国在增补实力的感觉，可实际上却大有不同。

奥斯曼帝国虽然依旧垂垂老朽，可俄罗斯的倒下让他多了一口喘息之机，并且这些年来与中国的交好让帝国的财政有了一些恢复，尤其是奥斯曼的陆军，现在已经有了至少五十万装备很不错的新军了。加上英法这两个国家之前在北美战场的损失，甚至是意大利在北美战场也损失不小，奥斯曼地中海和南方的压力也大大减轻，老朽的帝国竟然焕发了一丝新的生机。

奥匈帝国近两年一直力图巴尔干半岛，但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巴尔干都远不如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的压力还不足以形成强力的威胁。在东西方打的热热闹闹的这两三年中，奥斯曼帝国就跟一颗受到了雷劈的老树，焕发了一颗新的绿芽，但也

只是绿芽！

这1500万英镑的实物贷款如果一个不少的交到土耳其手中，刘暹觉得届时的奥斯曼帝国至少能站起来身子。对英法，尤其是英国在南方的侵蚀蚕食，形成不错的抵抗力。

而且一个科威特，要换取这片飘在油海上的土地，不要说是4500万英镑的实物贷款，就是一个亿英镑的实物贷款也不要太便宜。

4500万英镑的货物，就国内来说，生产成本连2000万英镑，甚至是1500万英镑都不会到。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买卖，一本万利！

可是波斯就不行了。波斯王国无法解决内部的皿煮葛明问题，这500万英镑的实物贷款，更多是波斯沙阿要武装自己手中的军队用的。

而波斯政局上有英国人插手，中国借此机会插手进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500万英镑只靠波斯沙

阿来偿还是绝对回不了本的。但波斯就是后世的伊朗，这也是一块漂浮在油海上的土地。如果波斯王国能把境内的石油开采权明确的让出来……

刘暹需要在事情是咨询内阁的意见。

张守炎作为内阁首辅大臣自然是第一个言的，“启奏陛下，臣等商议后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借款可以答应。”

看了看刘暹没什么异样，张守炎继续说道：“奥斯曼乃大国也，底子雄厚，又以科威特为‘租界’，即使逾期无力归还欠款，有科威特在手，我国也有利无弊。”

特威特可是一个有着一府之地【汉地】的酋长国，即使地处荒漠、沙漠当中，农业无力，可他处在波斯湾最深处，位于奥斯曼与波斯的接壤地，对于中国，不是一般的有利啊。

“臣等，拟了个折子。”张守炎从袖口掏出一道奏折，“请陛下预览。”这是一篇立足在科威特

地理位置上，加大对奥斯曼和波斯影响力的战略分析。

现在这个世上，除了刘暹，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中东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多么惊人的财富！

而自从巴库被中国占有后，整个欧洲就只有罗马尼亚还产石油。因为随着战车的发威，石油产业就越来越为世界重视。欧洲各国都在自家地盘里勘探石油——俄罗斯除外，这地儿现在正打的叮铃咣当，结果除了罗马尼亚外，德意志和奥地利境内的石油资源少的可怜，完全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可能性。一时间整个欧洲的眼睛一只看向了罗马尼亚，另一只就瞅向了德意志的西非殖民地。

当年因为中国，德意志得到了尼日利亚的大片油田，那个时候德国人仅仅是想着弥补一下国内的资源空白，哪能想到短短几年后，石油的地位就飞涨了那么多。

直接从一种便宜的商品变成了军用物资。

德国人在尼日利亚的油田上赚了大笔的钱财。北美战争中，这片油田不仅支撑了整个欧洲地区的用油，开采石油、天然气顺带产生的氦气还为战场上欧美飞艇的升级换代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样，一辆辆小游民坦克和无数量车辆的耗油，相当一部分也来自这里。特别是墨西哥跟美国彻底撕破脸之后，油料来源断绝的美国依靠的就只有这里。

英法意大利等国家早就妒忌的眼睛都红了。如果这些国家知道中东地区有大片的高品质高产量油田，他们肯定会开足马力的一头撞进天方世界！

第七百六十六章中东有石油

中国需要先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石油的利益中国不能也不可能一口独吞的下。奥斯曼帝国作为东道主必须要享有一部分利益，而且比例绝不能小了。还要再分出一部分利益给西欧各国，尤其是英法这两个强盗国家，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缔造‘和谐社会’的保障。不然的话，欧洲人会掀桌子的！

巨大的利益肯定能让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又强大一分，这两个国家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内在的皿煮独立和皿煮葛明，而是他们国家的财政危机。国库里没钱，连政权和统治都不能运转下去了，还谈鬼的皿煮葛明啊。再皿煮的国家，放到这种情况也要完蛋大吉。所以给他们钱才是第一位的。

他们强大了，就能为中国多分担去一分压力……，反正刘暹是不担心天方世界会与英法等西方列强合流一处的。一神教和绿教根本尿不到一个

壶里。更别说英法在南边和地中海侵蚀着奥斯曼的利益，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根基。

那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时，不就是因为英国人的欺人太甚，和他们与俄罗斯的血海深仇，而义无反顾的站到了同盟国一边来了吗。

现在俄罗斯倒下了，奥匈帝国还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人的矛盾并不减弱多少。而且他们还有了中国这个大靠山。很难想象奥斯曼会跟英法合流！

波斯王国也是一样。打到了沙俄这个贪婪的北极熊，中国在天方世界的声誉可不是一般的好。之前因为刘暹征伐阿古柏和扫荡新疆而产生的龌龊被一扫而光。即使是国防军南下南洋，清荡了马来亚、苏门答腊岛等多个苏丹国和首领，产生的众多异议也在天方世界清净一空，再也听到一丝儿的杂音。

那巨大的石油利益只会引诱着欧洲人更加贪婪的垂涎中东的土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都面临

着机遇与危险并存的大危机。在这场大危机中，他们唯一能跟依靠得外力只有中国！

“陛下。中东有石油？”东阁里所有人都惊诧了。他们从没听说过中东有石油的，怎么皇帝却态度这么坚定地说？

“中东当然有石油。”刘暹老神在在。至于为什么，扯开嘴巴朝着地质学、生物学乱喷一通，还攀扯到了海陆演变和环境变异。但这些胡扯的话，东阁里的所有人包括刘暹自己都听不懂，内阁重臣和李鸿章用敬佩的眼神看着自家的皇帝陛下。真tm不容易，年龄这么大了，竟然还能与时俱进的学习地质学、生物学来了。但接下来刘暹举起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采集天然沥青,用于建筑、防腐、粘合、装饰、制药，古埃及人甚至能估算油苗中渗出石油的数量。而考古所得的楔形文字中也有关于在死海沿岸采集天然石油的记载。“它粘结起杰里科和巴比伦的高墙，诺亚方舟和摩西的筐篓可能按当时的习惯用沥青砌缝防水”。

西历5世纪，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susa)附近出现了人类用手工挖成的石油井。最早把石油用于战争也在中东。荷马的名著《伊里亚特》中叙述了“特洛伊人不停地将火投上快船，那船顿时升起难以扑灭的火焰”，极有可能就是石油。当波斯国王塞琉斯准备夺取巴比伦时。有人提醒他巴比伦人有可能进行巷战。塞琉斯说可以用火攻。“我们有许多沥青和碎麻，可以很快把火引向四处,那些在房顶上的人要么迅速离开，要么被火吞噬。”这些都是例子。

还有那著名的罗马火！

这些都是中东有石油的现实例子。

当然，刘暹也做好了一两年内找不到油田的准备。再说了，现今的钻井设备是远远不能跟百年后媲美的。那原时空的小日本在东北时期不就没找到石油么！虽然这是因为小鬼子当时相信海相石油理论，并根据这个理论在勘探过程中把后来的大庆和松辽等地方都排除掉了，但小鬼子技术落后也是一大原因。可是20世纪30年代的小鬼子，钻井技术再

落后。也不会落后到现在这个时代吧？

在刘暹之前的那个时空中，中东直到1908年才首次发现石油。当年在伊朗发现马斯喀特苏莱曼油田,成为中东第一个石油生产国。1927年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出油，这是中东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而30年代，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相继发现石油。石油宝库，世界油阀的称谓才正式在整个世界范畴里叫响。

所以，前期赔本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刘暹准备再多的钻探专家，再能干的钻井小组。也不能避免。可他无疑是说服了东阁里的所有人。

外交部迅速对波斯王国和奥斯曼帝国做出了回应。就在刘暹抱着孙子欢欢喜喜的过大年的时候，中东传来消息，奥斯曼帝国将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转封’到了也门地区，科威特埃米尔穆巴拉克.本.萨巴赫在这个时候正哭丧着脸，带着族人和忠诚于萨巴赫家族的武装。赶去也门。而科威特酋长国被奥斯曼帝国直接收为苏丹直辖区了。

也门也是天方世界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有3000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西历元年前14世纪到西历525年，也门地区先后建立了麦因、萨巴和赫米叶尔三个王朝。

7世纪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16世纪初葡萄牙人侵入，1789年英国占领了属也门的丕林岛，1839年又占领了亚丁。1863—1882年英先后吞并哈达拉毛等30多尔酋长领地，组成“亚丁保护地”，将也门南方的大部分领土分割出来。并在当年九月在这里建立殖民地。英国也在亚丁周边地区建立以松散联盟型成的缓冲区。

萨巴赫家族在波斯湾尽头那一带影响力深重，但是在混乱的也门，萨巴赫家族只能泯然众人矣。至少他们是越过不也门王室的。即使这个王室也只剩下一个空虚的头衔。

次年正月还没有出，西历1898年，新秦22年，中国与奥斯曼帝国，中国与波斯王国，先后递交了贷款协议。波斯湾尽头的科威特，这块被奥斯

曼苏丹用五万新军的蛮力清除出来的酋长国，成为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一块租借地。

大批的中国籍船舶满载着货物和员工，在中国舰队的护送下，向着波斯湾驶去。

同时，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也面向全世界招募石油钻探人才。很明显，两个国家对于中国的‘意见’都非常信任。再说了，这所有的费用完全是中国来买单么。只要他们不做冤大头，一切费用中国掏腰包！

中国与天方世界的互动顿时在整个世界掀起了一片哗然。

太突然了，太保密了。英法等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都有着深厚的人脉，他们竟然一点事前的风声都没有听到。可以想象，这两项交易绝对都是两国君主的最忠诚嫡系精瘦亲办的。只有这样才能一点消息都不外传。可笑的是，白厅一帮人还在为萨巴赫家族和科威特酋长国的变故而惊诧莫名，原来这纯粹是为了给中国人腾出地方来啊。

真的太打脸了！

这也是只北美战争结束后，中国第一次对外插手，可谓是以崭新的形象介入国际事务的第一弹。

“中国为什么选择科威特？”——《泰晤士报》

“中东联手对世界的影响！”——《华盛顿邮报》

……

中国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一动弹，直接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风头之盛大连先前炒的沸沸扬扬的‘中东有石油’的谣言都压过去了。

这只能说在上次战争里，中国给西方世界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整个西方世界的人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举

动，中国人来到了中东，来到了旧世界的中点，他们是否将会‘重返非洲’呢？这完全是一个战略级的问题。

只是隔了两天时间，驻欧办就向北京发回电报。德国人很正式对驻欧办发出了咨询——中国是否要重返非洲？

刘暹让外交部联络了奥斯曼和波斯，三国意见交流了之后，中国外交部举办新闻发布会，宣称中国只是相信中东土地下埋藏着储量丰富的石油而已，从来没有对非洲产生过正当意义以外的兴趣。

至于老外们信不信，反正中国是信了。

中国的政治地位和实力早已经不需要对欧洲有问必答了。一切都还要看中东地区的石油勘探。只要能打出一口大油井，发现一块超级大油田，一切都将迎刃而解。然后中国就可以大把大把的用开发权来收割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利益了。

很自然的，“中东有石油”的‘谣言’就再度

喧嚣质上。这句‘谣言’甚至已经不算是谣言了，因为这句话有了中国这个超级大国来背书，有了中国皇帝的个人名义来背书。西方世界掀起的不再是对谣言荒诞性的讥讽和抨击，而是真正的讨论起中东这块地方会不会有超级油田，中国人的血本投入有多大可能全部打上水漂？有多大可能赚的盆满钵满？

第七百六十七章奥斯曼使团

奥斯曼现任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才智平庸，又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君主。

1881年在土耳其对俄作战失败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乘机解散了议会，停止实行宪法，以作战失败的名义将很能干的宰相米德哈特放逐国外。从此，他深居君士坦丁堡的伊尔迪兹宫，依靠秘密警察维持了十多年的独裁统治。

如果历史没有变化的话，这个漫长的黑暗还将再持续二十年。尤其是现在的奥斯曼帝国，再拥有了中国的实物贷款后，国力增强了不少，很有可能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真的能在苏丹的宝座上一直坐到死。

刘暹为什么对奥斯曼的前景那么不乐观？就是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个人是真正的不成大器。

奥斯曼在推行现代化的同时接受了不少西方流行的皿煮、民族主义，因而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区企图分离，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只要镇压就行了。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进行的镇压确实以奥斯曼军队为刽子手，以里通外国的名义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第一次的屠杀。尽管面临着国际上的强烈抗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些暴行。对于天方世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企图推行泛真神教主义，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天方世界的精神领袖，借以提高奥斯曼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这是再愚蠢不过的愚行！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平庸的才智不足以领导土耳其走出困境。人们称他为血腥的苏丹。把他跟暴君和凶残画上了等号。

刘暹曾经动过心思，在奥斯曼内部颠覆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另立新的苏丹继位。但这太困难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奥斯曼内部的实力很强大。最主要的是，奥斯曼的新军——陆军。也支持这位血腥的苏丹。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海军极度的不信任，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陆军主

义者！

奥斯曼现在有几十万训练有素的新军。他们只要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怀有信心，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苏丹宝座就固若金汤。以现在的世界形势来看，除非是发起奥斯曼与西方的战争，不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地位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动摇。刘暹也就抛开了那个无稽的念头。老老实实的求石油就是了，反正中国对中东的土地没有渴求！

不过，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相信自己对中东和非洲没有渴求了。就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都不相信这一点。在《科威特协议》里，奥斯曼明确规定，在科威特的中国陆军不能超过一万人，如果部署的是装甲部队。还需要先征得奥斯曼方面的同意，才可以部署。而波斯王国，则要求在波斯境内勘探石油的所有中方勘探队不得允许有护队武装出现，一切防卫措施皆有波斯王国提供。

中国方面干净利索的同意了这一点！

中国才不会把宝贵的装甲部队部署到万里之外

的波斯湾呢。那片到处都是荒漠和沙漠的地方，骑兵加机枪还能够顶上二十年。

但这依旧不能让奥斯曼与波斯王国放心，两国在双边协议签署和公开之后，纷纷派出了国内高层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奥斯曼要比波斯王国速度更快，在波斯王子穆罕默德.阿里.沙决定启程赶来北京的前一个月，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已经决心派出自己的弟弟——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乘船前往东方。

随同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赶来中国的还有侍卫官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和副使艾哈迈德帕夏。帕夏就是将军的意思，这位艾哈迈德帕夏是奥斯曼新军里的将军，他的出使绝对不是仅仅以单纯的军人身份来表达谢意的。他更一步代表的是奥斯曼新军的意思。

奥斯曼人需要坦克，需要大炮。需要潜艇和鱼雷艇。后者就是那位大陆军主义者苏丹，也默认了这一点。潜艇和鱼雷艇的存在能有利的保护着奥斯曼在地中海的利益和安全。这也是奥斯曼陆军所需

要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奥斯曼军方还是有点能力的。他们没有纠结于门户之见。能从整体上考量！

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没有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去，他的任务更多是去‘看’。是去观察中国人对新占领土的‘占领’。所以，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东向的第一站就落脚在了缅甸仰光港！

中国在整体上已经兼并了这个国家。那些曾经对中国感恩戴德的抗英军领袖们没有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帜重新回到大山中。因为当英国人离去后，当中国还没考虑着吃掉整个缅甸的时候，那些抗英的缅甸英雄们自己先打了起来，而且很激烈。

缅甸人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没办法‘立’出来一个公认的缅甸王，而这些抗英英雄的眼睛中也不存在皿煮政府，于是缅甸的事情就一拖再拖，直到中英苟合了，缅甸也就被中国一口吃下了。中国不可能在放开了孟加拉之后，再接着放

开缅甸。这个国家内部也是有着大量的亲英分子的，一场战争根本就清洗不完，刘暹乃至整个内阁都不愿意看到缅甸再度变成内战国家，或是冒着让缅甸变成第二个暹罗。

于是缅甸就成为了中国西南的一个省。那些抗英军的领袖们，都成为了中国勋贵中的一份子，只是爵位低了一些。然后一个个被迁去了北京城。

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很清楚缅甸的这段历史，他知道中国人在缅甸的影响力很薄弱，那散布在南洋每一个角落里的华人。在缅甸很少很少，英国人在缅甸的根基都远远比中国深厚。才短短两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地方的‘征服’，显得太短暂了。可越是这样的地方。越能够显露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显露中国人的对外策略！

他们是如何对待缅甸，缅甸人的现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就照应出了中国对外征服的‘热度’！

奥斯曼帝国现在担忧的不就是中国人的野心么，担心中国也会如英国一样，一点点的蚕食奥斯

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很需要对中国人的‘野心’和‘实力’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嘴巴上说的根本不能信，必须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这点上，与奥斯曼有着同样顾虑的波斯王国，选择了派人经过陆路进入土库曼斯坦。然后横穿中亚，进到中国西北，一路陆行的穿越整个中国，从最西面来到中国的东方国度所在地。

波斯王国认为中国在土库曼，在整个中亚的举动，才能更好地说明中国人对于天方世界的态度和‘野心’。这个比奥斯曼更加腐朽和不堪的王国，似乎完全相信中国的实力可以轻松的自土库曼发兵，灭掉波斯王国了。

这种不一样却先放到一边。

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在港口区的旅馆里舒服的睡了一晚后，第二天就带着侍卫官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和两名侍从。在一名使团随行人员的带引下出了旅馆，他要自由自在的逛一逛仰光这个缅甸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只留下了副使艾哈迈德帕夏在旅

馆接待肯定会到访的当地中国官员。

仰光，缅甸的财富聚集地，在经历了英国人统治和如今中国统治的两年时间中。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已经早超过了曼德勒，就是很多缅甸人，现今一提起曼德勒和仰光。第一个反应也是仰光更大、更富裕、更繁荣。

话说，中国统治缅甸的这两年里。缅甸人的生活和收入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水稻种植面积在不断地增大，因为粮食贸易令整个缅甸都赚足了钱。

虽然利润的一部分被中国政府撷取了。但跟99%的利润为英国人撷取的时候相比，缅甸人获取的利润就太多太多了。这些利润大部分被缅甸上层的地主和贵族们瓜分，即使后者人多不在缅甸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产业留下来。

那一部分利润都将是以百万、千万、亿华元为单位计算的。缅甸的稻米输出额去年是130万吨。

再有一点，缅甸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输出国，但缅甸人均的大米重量并不高。这些英国人手中都有统计的，1865/66-1870/71年人均大米产量为145公斤，1871/1872-1880 / 81年人均大米产量为249公斤，这反映出水稻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出口大米占生产量的比，1871-1875年平均为62%，1876-1880年为58%，1881-1885年为55%，商品率是相当高的。

在这一时期内，缅甸大米主要输往欧洲，特别是英国。在1885年前，输往欧洲的大米一直占出口的70%以上，输往东方主要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的，从未超过30%。以1876-1880年为较高，达26.4%（其中一半输往印度），1881-1885年有所下降，为21.9%（其中印度为4.1%）。

但是现在，缅甸的大米几乎都运往东北亚，中国和朝鲜、日本是缅甸大米的主要消费国，去年运往印度的大米只占输出总量的5.2%。

缅甸的大米会同阮朝和南天国的大米一块往东亚运，输出价格上跟往昔比似乎不占优势，但是缅

甸地区内部的大米买卖价格却直接翻了一番。这些好处可都落到了缅甸人的口袋里！

第七百六十八章更新了的拜上帝教

所以，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和马赫穆德.谢夫凯特非常惊奇的看到，仰光城内一只庞大的‘河蟹巨兽’八爪横行的景象！

“这怎么可能？”缅甸不是一个存在了很久很久的独立国家吗？这里不是有着悠久的王朝历史吗？怎么会变的眼前这般平和？

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主导的城市，仰光城也似乎被注入了中国的文化气息。国人谦和、温平，会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不是没有，却绝不占据多数，那种人更会被国人自然的排斥和鄙视。用刘暹的话说，中国在北宋以后，被犬儒腐朽了七八百年，自身已经忘记了侵略性，还没学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殖民者，或是占领者！所以在中亚、伏尔加河流域，在北美，刘暹会安置上大量的退伍军人，并让这些退伍军人涉入村镇基层管理当中去。那为的就是加强国人的骨头硬度！

但是在缅甸，在佛教为主流的缅甸，国人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好处，中国人在缅甸与当地土著‘河蟹共存’的很不错。配合着隔壁南天国那佛陀也成为上帝兄弟的犀利一幕，缅甸人每每都会抚胸感叹自己的幸运。真的是有比较了才会有幸福感！

所以，仰光城这处缅甸的财富汇集地，全缅甸最最富裕的一座城市，中缅相处的就更加河蟹了。即使缅甸地区也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力量，这些人在国防军的围剿下，不仅人数稀少。本身也大多钻入了缅北的热带雨林中。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摆脱国防军的追击。中国的国防军中有的是专门应用在热带地区作战的部队，其编制下的侦察部队。就是这些反抗力量心中的魔鬼！

置身在仰光这座城市的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一点都感受不到‘征服者’的痕迹。就是苏丹力量最强大的伊斯坦布尔。都没有这样平和的气氛。随处可见的华人和缅甸人，除了他们的衣着大相径庭外，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是两个民族。

事实上，在仰光城里，民族冲突最激烈的是缅族人和克伦人，而不是缅甸人与中国人。

作为一个传统的佛国，英国人给缅甸带来的创伤不仅在实体财富、主权上，还在思想信仰上。

因为他们是信奉一神教中的公教的。

约翰牛的殖民统治首先使得最初的400万下缅甸人的居民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了。殖民统治前，下缅甸的主要居民是缅族人、孟族人、克伦人和若开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信奉佛教。仅有一部分克伦人信仰原始宗教，一些若开族居民信奉绿教。仰光也有一些印度人和少量的华人与欧洲人，但他们在全体居民中的比例非常小。英国人在下缅甸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印度人大为增加了。1872年，仅在仰光一地的印度人就有2.5万，比缅甸本地人还多1/4。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也大为增加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居于统治地位。居民的宗教信仰更为复杂了。在缅甸的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信奉绿教。欧美人信奉一神教。欧美传教士

在克伦人中颇有成效地传播了一神教。1881年，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克伦人成立了“克伦民族联盟”。所以说，在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之前，下缅甸就长期存在着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如缅甸人同印度人的矛盾、缅族同克伦族的矛盾，这些都是肇始于英国统治的这一时期。

缅甸传统的宗教——佛教，在殖民统治下的下缅甸衰落了。到19世纪80年代。下缅甸至少有一半的村庄没有寺院。一定程度上，英国人的犀利统治就像‘为王前驱’一样。为中国的入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谦和的中国人没有用横征暴敛来刺激缅甸人的民族心，上缅甸不去说。只在下缅甸，大批的印度人离开之后，缅族同克伦族的矛盾，依旧是当今下缅甸最激烈的民族对峙。因为中国施行的是信仰自由么！

“马赫穆德，这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像是来到了一个单纯的天方城市。”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震惊于自己看到的一切，这座城市里不是没

有争执和叫骂，但整个城市的氛围非常平和，一切争吵都没有越过‘正常’的范畴。“中国人占领缅甸不是才刚刚两年吗？是我记错了吗？还是中国人真的拥有神奇的力量？”

奥斯曼帝国内部尖锐的民族矛盾，是奥斯曼帝国自衰落以后就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致命威胁。跟眼前的城市相比，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觉得自己的祖先做的太失败了。

马赫穆德脸上带着笑，目前中国人的表现让他多少有些相信了中国人的话。“殿下，这里只是一个富裕的海港，并不能真正的代表问题。真正能够反映真像的是贫穷的乡野。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缅甸的农村去看一看，所以别过早的下结论，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来细细观察我们接下路程的每一块土地。

缅甸人信奉佛教，或许他们的性格就像印度人一样怯懦、驯服。我们不能过早的妄下决定，马来亚、苏门答腊那些信仰着真神的土地才更具有鉴证价值。”

“而且我始终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我们就必须到中国的本土去。”

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是第一次到达奥斯曼以外的地方，他从奥斯曼出发，越过阿拉伯海，越过印度，这一路来所停留的地方几乎都是欧洲的殖民地港口，都是英国人的地盘。以至于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本身，在这段时间里对于大英帝国的强大都又有了一次更新的认知。

一座座港口的建筑模式和苏伊士的港口没什么区别。仰光港甚至是他这一路上第一次见到的非全欧式建筑的口岸，纵使中英‘和平’以后，不少的欧洲商人和商会重新返回到了这里，重新从中国人手中买回了当初英国人置下的房产，这里的欧式建筑也相当广泛。但主导者毕竟是华人了，中国海关不可能让自己的衙门外形全盘的西方化，而很多来缅甸贸易的中国商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店铺、房屋完全的西方化。

现今民族自尊心暴涨的中国人，只会用比以前

更加热烈十倍、百倍的心去维持自我的传统，不管是生活上的，建筑上的，还是文化上的。这股复古‘逆流’只有最后一项被新秦政府有限的进行了打压，其他的新秦国朝只会乐的见到。可不会跟三十年前那样一律的唯西方第一。

人就是这样。被人踩进泥土里时就会自我否定自己的一切，而雄踞众人之上的时候，就会自我膨胀，自我肯定自己的一切！

华人的到来填充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离去后的空虚，缅甸最大的两项贸易——粮食和木材加工，已经几乎被华人所垄断，但中国式政府所需要的大量官员、公务员不可能全由中国提供，这是一块有着七八百万人口的土地，要完全复制中国式政府结构所需要的官员和公务员数量，会让本就行政人员紧缺的中国政府变得更加棘手。于是，很多的缅甸人就得到了参政的机会。先声明一下，缅甸省暂时是不实行议会制的。这里是很传统的金字塔模式，高居一切之上的就是缅甸的总督府。现任的缅甸总督是吕伯平！当年的台湾小乡绅，兰芳的小村官。吕伯平在兰芳摸爬滚打二十多年，还不容易做到了兰

芳首府的一把手，又因为在南洋战争中调遣物质辎重及时得利，在去年缅甸结束军管的时候，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任缅甸总督！

在中国的温和政策下，缅甸的宗、教习俗得到了尊重，中国政府虽然不会牵制人信仰佛教，但也绝不会再有人跑到乡下去抢掠捣毁寺庙了。

佛教在缅甸的发展进展不多，但已有势力却得到了很大的巩固。下缅甸大片的空白区没被绿教占据，也没被一神教钻空子，无神论在这个时代的缅甸很难兴盛，只要局势不再发生180°大转弯，佛教总有一日能恢复往昔地位的。吕伯平对于佛教没有啥歧视，他信仰的是妈祖，但很多妈祖信徒也都求神拜佛的。吕伯平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出于一种渗在骨髓里的警惕性，让他潜意识的想抑制佛教的恢复，所以他从隔壁的南天国引来了拜上帝教！

南天国，也就是之前的暹罗国，这是一个不输于缅甸的佛国。但是现在，乌七八糟的拜上帝教全面取代了佛教在那里的地位，释迦摩尼都成了上帝的小弟了。南天国领导阶层的这般搞法，让中国大

陆的佛门纷纷痛斥石达开等人为邪端异教。但屁用也没有。中国人里除了那些居家的老太太外，你很难找出几个真正的虔信徒来。n多家里供着南无观世音菩萨或是弥勒佛的中国商人，开船跑到南天国，两边生意做得不亦乐乎。

但在下缅甸，缺少了行政力量干预和刀把子撑腰的拜上帝教，能否跟佛教竞争胜利，就是谁也说不准的事儿了。南天国的拜上帝教，如今在国内留下的都有分子，还主动的申请纳入了宗、教管理局。它现在是打着上帝旗号在中国汉地传播信仰的第二大派。次于罗马一神教，胜过公教和正教！

第七百六十九章他们是最好的狗腿子！

“…………，缅甸的土着佛教徒跟外来的中国人正在进行着平和又快捷的融合。中国人放出了一些利益收拢了缅甸的中上层人，包括佛教势力。中国人也信奉佛教，佛教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很大。所以缅甸人并不反对中国人的统治，有了英国人做对比，中国人的统治就像是在真神的乐园中。

尤其是缅甸中上层人中掌握着知识的一批。他们成为了政府的行政人员，中低层官员，成为了中国统治力的组成部分……

………这里的中国人缺少侵略性，性格温和、谦逊，很少有主动向土着挑衅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而不是去掠夺、抢夺缅甸人的财富……”

仰光城的深夜，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还没有入睡。他在写着东西，写着自己的东行日记。这样

的笔记已经有了厚厚的一本，这里是第二本。里面用文字记述了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东行以来看到的一切和感悟到的一切。上一本笔记中，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感叹语欧洲的强大，感叹于英国人的强大，羡慕英国人能够拥有印度这块驯服的土地。而现在，他正在赞叹中国对缅甸的同化速度。这让每一个奥斯曼人都心向神往。如果奥斯曼帝国也有这样的手段和同化速度，整个欧洲哪里还会视奥斯曼帝国如待宰的猪羊！

冷月的光辉照射在窗口，把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的身影在背后的地板上拖出了长长的一溜。

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不能在仰光停留多么长的时间，就在今天下午。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电报，波斯王国的穆罕默德.阿里.沙王子已经从德黑兰出发。正式向北出使中国！

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必须加快速度了！

奥斯曼帝国的使船离开了仰光，向着马六甲海峡驶去。在那里他们将体会到一把全新的感受。与

缅甸地区完全不同的感受。

真神教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这一代人都不会遗忘。虽然南洋的绿教似乎没有真神教那么的极端，可仇恨是不会区分他们间的差别的。中国在南洋的统治远较缅甸手段森严，法律苛刻。

除了不会灭绝性的屠杀外，驱除和捡杀在过去的两年中是频频发生的。刘暹的手并不软，只是手段相对的平和一些。战争中的中国没有太多的力量投入到南洋，来自日本的治安军心甘情愿的为中国背了黑锅。现在日本人的名声于南洋真的是迎风臭出十里远。

可能很多人都明白什么是驱除，而不知道啥叫‘捡杀’？

捡杀就是有选择性的杀戮，就像捡人头一样。所以被叫做捡杀。那些被杀的对象都是过去几百年中，与南洋华人‘怨源流长’的土着人群。刚刚入住的中国人不会立刻痛下杀手，最多只是杀了些土着中的头人和首领。但在日本人来背锅之后，治安

军相对要糟糕一些的军纪立刻就引起了土着的极大反感和痛恨。军情局再在暗中略微的挑动，一场接着一场的杀戮就开始了。

有的是土着主动跳反，有的是贪婪的日本军官主动挑事。比如治安军的军官会突然一天来到土着聚集区说，一个士兵在这里失踪了，明日时候要求全区大搜查。这明显就是找死找茬的。土着情绪一激动，还没等中国政府的调和人到来。两边就大打出手了，然后全区的土着就被小鬼子剁吧剁吧的给收拾了。然后这支日军的军官就会被降职，被处分，甚至名义上被枪毙。实际上到外面转一圈。改个名字，就重新回来了。只有极少部分回到了日本去。这是已经赚够了钱的。

南洋绿教土着的生活是一片水深火热啊。可是那些在过去的日子里与华人友好往来的土着人群，日子过得就不要太好。人为地在土着当中区别对待和形成阶级隔阂。是统治和分化土着的第一法则！

这就跟驱使战俘和劳工一样。对待战俘、劳工最狠的不是监工，而是从他们中间挑选出来的工

头。

以亿为单位的田亩被中国政府用各种手段笼络到手中。当大迁移的序幕再一次拉开的时候，当南洋的华人以一年三四百万的数字迅速增长的时候。国朝从整个南洋撷取的沃土似乎也不怎么多了。

但是偏偏的，中国人把自己洗的很干净，他们有一个脑袋十分清醒的小弟乐的给老大背黑锅。如今总数已经高达二十万人的日本治安军，是南洋地区仅次于中国驻军的军事力量。他们中的士兵成分也不再只是来自西南日本了，东京日本政府的人马在治安军去年夏天第二次大扩招的时候，也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人群当中。

苦逼的日本东京政府，现在真的穷的只剩下一条命了。没有了外来支援的他们，工业、农业双双受到重挫，财政危机转眼袭来，更大的麻烦是国内米价在月月升高，东京政府手中却根本没有资本来平息持续高涨的粮价。

日本人已经从东北大量的进口粗粮了，就是玉

米、土豆和红薯。可是东京政府手下有三千万张嘴啊。食物消耗上不时一般的量大。为了弥补农业不足，东京日本除了更加过分的剥削日本农民，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就像天朝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一样，剥削农村填补城市物资所需。大量的稻米从日本农村转移到日本城市，但米价高涨，很多日本城市居民一天的劳苦都不足以买上一斤大米。米骚日益严重。同时在日本农村里，过分的剥削让越来越多的日本农民变得一无所有，整个东京日本政府地盘里，就是大量的日本平民——不管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沦为赤贫阶层，骚动日益严重。中**情局还落井下石的向着东京政府地盘中传播激进派穷党的理论。是以，从前年到去年开春，东京就不是一般的热闹。

这中间少不了西南政府的‘添砖加瓦’，那次的‘大遣返’，三万多一无所有的前日本侨民，一上岸就把神户给废了。东京政府真的撑不下去了！他们面对着西南日本这个昔日里被斥责为‘叛逆’的集团献上了自己的卑躬屈膝，北京的外交部也收到了一份署名明治的外交文书。充满了祈求的文字，整篇文章，语气不是一般的卑微，身段放的

不是一般的低下，完全是一副待宰猪羊的样子。

刘暹当然知道东京日本政府眼下的卑微只是做一做样子，日本这个国家，再贫瘠再混乱，有着武士、道作为信仰的他们，反抗力也不是大中华文化圈内其他的地方和国家可比的。

刘暹是很高兴看到东京服软的，那样自己就可以不对东京下手了，让日本南北对峙始终的保持下去。做做样子，他还是先去给西乡隆盛去了一封电报，并转述了明治的那片乞文。刘暹这是再向西南日本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重视。

西南军政府的各大巨头接到消息后，倒是真真的考虑了一番趁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结果不言而喻，大批军力陷入南洋的西南军政府，有心无力，财政还有些宽松，军事力量却绝不是东京日本的对手。

刘暹允许了东京日本政府的‘归顺’，至于明治的要求，北京就让南北日本自己去谈了。反正为了搭上西南日本的顺风车，东京日本是割了不小的

一块肉的。

只是有舍才会有得。东京政府舍弃了自己的尊严和一部分利益，换来的就是更大的利益。第二批扩招的十万治安军中有一半来自东京日本，领头的是还是一个刘暹有点印象的名字——北白川宫能久亲王！

跟随五万北日治安军抵达南洋的还有数万赤贫赤贫只剩一条命的日本移民。南洋这个地方资源丰富，菲律宾的铜矿、金矿，苏门答腊的石油，都需要大量的劳力。再有遍布南洋的种植园经济，不管是水稻种植还是橡胶、胡椒、蕉麻、油棕等不同农作物的种植，需要的劳动力数量都是天文数字。

中国的人很多，但中国人很少进种植园做苦力。他们可以轻松地在南洋获得土地，耕耘自己的产业。那么各地严重缺乏的劳动力怎么办？只有用土着人。就跟之前的南洋经济一样，华人开办的种植园中，充斥着十倍、几十倍数量于华人的土着人。往日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一旦发生排华大屠杀，华人都损失惨重，其中就有这样的原因在。

现在跟之前相比，南洋华人的最大变化就是上头都是清一色的自己人，真正的自己人了。握着枪杆子的自己人！同时南洋的华人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但整个南洋上千万华人看似很多，跟土着一比依旧是少数民族，华人外来力量帮助他们更好地镇压、管理、约束当地土着人。性格凶狠的日本人在很多华人看来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让日本人当监工、当护卫。他们是最好的狗腿子！

随着第一批日本治安军来到南洋的西南日本移民，在第二批日本移民登陆南洋各地的时候，小日子过得已经不要太舒服了。

第七百七十章一样的绿教，不同的世界

“这群该死的日本小矮子！”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气的脸都涨的通红。可是，他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奥斯曼亲王的头衔放到南洋可半点都没意义。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可以向当地的中国政府反映和抗议，然效果如何，所有使团的人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殿下，请镇定。别把仇恨给了杀人的刀，握着刀把的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副使艾哈迈德帕夏面色很平静的说。眼前的这一幕幕对于奥斯曼帝国是多么的熟悉啊。这才是‘征服’的节奏！

“果然，仰光的那一幕是不可信的！”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之所以如此激动，不仅仅是因为绿教徒在南洋受到的迫害和欺压，更因为他内心中有种被欺骗感。

人都有自己的骄傲和自尊心。即使阿卜杜勒.默

罕默德.加奇在奥斯曼并没什么实权。

但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也不允许自己要遭受愚蠢的欺骗。只是他头脑中的清明让他知道把仇恨的矛头向着日本人释放，而不是对着强大不可力敌的中国。

“帕夏。中国和日本人可不是凶手与凶器的关系。那是高高在上的贵族与税收官的关系。中国人内心或许阴私，但他们顾虑很多。他们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不允许他们的政府作出太过于残暴的行为。而且中国人从来没有否定日本在南洋的一切行为与他们间接地关系。”侍卫官马赫穆德.谢夫凯特认真的看过中国在南洋颁布的一些法律和条令。他最初时候也气愤过，现在则已经没有了。

来中国的使团所有人，哪一个不知道三十多年前中国的西北地区曾经发生的那一幕呢。这是天方世界与中国之间不可揭开的一个伤疤。是必须两边有默契忽略的禁忌。

当初的奥斯曼苏丹是站在了真神教暴军的立场

上的，册封阿古柏。甚至派出军官和一部分军火支援阿古柏。中国人没有拿这个问题来对奥斯曼兴师问罪，已经是非常善良了。如果奥斯曼这时儿对南洋地区绿教徒的遭遇表达公开的不满。两国的关系怕很快就会走到终点。

　　而缺少了中国支持，还要受到中国逼债的奥斯曼帝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境遇，使团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很。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从来就不相信真正有对自己土地不感兴趣的国家存在，他对中国一面微笑，一面抱有极高的警惕。这次使团出行的目的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正副使臣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和艾哈迈德帕夏对南洋的情况气愤之余，颇有敢怒不敢言的架势。他们对于中国迅速产生着敌意。而侍卫官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就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现在，至少是在短期内对于奥斯曼没有过多撷取的一个证明！

　　中东地区到处都是绿教徒，中国在南洋都以这样的手段来‘镇压’绿教徒。在中亚，在绿教蔓延的哈萨克大草原上，中国人的手段会更加残酷，原

因不需要说明。中国在中亚的统治根基会更加的不稳，维持稳定统治的时间会更漫长。这个时间可能需要二三十年。

中国人需要时间来消化大片的土地，消化成果。他们的名声会通过民间的声音让天方世界对之产生更大更剧烈的抗拒和敌意，中国显然不可能立刻对奥斯曼的土地和主权构成威胁。相反，为了让中亚和南洋的绿教徒们变得驯服和温顺，为了尽快的消化既得利益。他们还可能会有求于苏丹陛下。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可是整个绿教整个天方世界的哈里发！

与正副使臣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和艾哈迈德帕夏单纯的气愤和忍耐相比，侍卫官马赫穆德.谢夫凯特用自己的智慧迅速赢得了众人的认同。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和艾哈迈德帕夏不是小气和嫉妒的人，丝毫没有感觉马赫穆德.谢夫凯特让自己丢了脸，而是对他更加的赞赏。因为他的智慧有主意使团更好地维护奥斯曼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让这二位迅速抛弃了对南洋绿教徒

的怜悯。而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可不也是这么做的么！

马赫穆德.谢夫凯特也正式的从一名单纯的侍卫官，奥斯曼帝国的中层军官，使团武力的领导者。变成了使团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号人物。他的智慧让他在使团对中国事物上发出了属于他的声音。

“那就让我们放下成见，认真的观察中国在南洋的所有举动吧。日本人。很有意义的一个存在。他转移了当地绿教徒对中国人的仇恨。这跟欧洲人统治东印度时对中国人的应用有着一样的巧妙。区别只在于欧洲人时代的中国人撷取财富，中国人时代的日本人撷取权利。”这个说法并不是绝对的。但马赫穆德.谢夫凯特没有过多的去解释说。奥斯曼帝国从中吸取的是政治智慧，奥斯曼帝国的土地里有着大批的非绿教信徒，他们跟西方的欧洲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跟国内那些与一神教徒勾结起来的贵族一样，他们都是奥斯曼帝国几个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奥斯曼使团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国的严密监视之

下，就在使团‘三巨头’各自发表自己的一番言论的不久，这些话就已经顺着军情局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刘暹手中。

因为老早刘暹就能肯定南洋的情形会让奥斯曼人大大的不满意。所以在印度的时候，军情局的人就已经用金钱买通了使团内的多个不同位置的人。他们有正常的使团成员，有保护使团安全的士兵，有正副使臣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和艾哈迈德帕夏身边的随从和侍卫。军情局花费了近万英镑，但绝对的物有所值。

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中亚，发生在波斯王子穆罕默德.阿里.沙带领的使团呢。这里的行动比之奥斯曼使团更容易。因为穆罕默德.阿里.沙带领的波斯使团一路走来是靠的火车与骆驼。陆地上的行动总是比大海上更容易和方便的。

刘暹对奥斯曼了解少少，前世的他根本就没注意过这个国家。除了知道这个国家对于‘东、突’似乎有过支持，以及凯末尔和这是一个90%还多的国土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外，再有的就是土耳其

烤肉了。

像现下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副使臣阿卜杜勒.默罕默德.加奇和艾哈迈德帕夏等，根本就半点印象也没。在当年的军情处没有对奥斯曼进行过调查之前，刘暹只在地图上看到过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而已。当初他因为要面对俄罗斯的威胁而联络上的奥斯曼帝国，随着沙俄的倒下，其政治地位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已经下降了一个等级。

这个国家太被西方世界所重视了。中国如果想在这个国家里撷取利益，不仅要投入众多，还要随时面临着奥斯曼的反噬和西方世界的反击，倒不如把目光放在波斯。撷取波斯的利益也顶多是触动一个英国。

历史上，一战后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方人彻底瓜分，而波斯王国在一战前就被英俄瓜分。如今的中国，即使在波斯玩砸了，也能顶替沙俄伙同约翰牛平分了波斯王国。

所以，马赫穆德.谢夫凯特说对了。为了更好地

消化南洋和中亚，刘暹真的需要奥斯曼苏丹的公开表态。纵然这苏丹的哈里发只是一个空头！

但是马赫穆德.谢夫凯特的话也不是全对。中国对于中亚土著的待遇可远比南洋绿教徒优厚多了。因为这里的土著们人口少，而除了个别追随过阿古柏的民族，其他的对于中国并无伤害。相反，他们对于中国充满了敬畏。

不提推到沙俄的那一战，只说同治年间的中俄第一次战争，刘暹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吊打俄军，就已经在整个中亚竖立起了自己响亮的名号。不过这只是刘暹个人的声名，与中国整体实力不搭。可是随着第二次、第三次中俄战争的结束，中国，一个强大的胜过沙俄的国家的印象已经通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深入了每个中亚人的心中。

所以，第三次中俄战争后，吞并了小半个中亚的中国人，在中亚遭遇的抵抗远没有俄国人厉害。等到中国人在第四次中俄战争中彻底推到了沙俄，豪取整个中亚和高加索、以及伏尔加河之后，中国战无不胜的印象根究一个信念一样扎入了如所有中

亚民族的心。

中国在中亚的统治还是比想象中轻松地。中亚人少，中亚人在此之前承受的是俄国人高压式的统治和严苛的压榨，这点上中国比沙俄好多了。当然不能否认有抵抗者存在，但中亚的情形与南洋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俄国人的残暴和压榨不是荷兰人所能比的，物产丰沃的南洋也不是相对贫瘠的中亚所比的。南洋的土著们在荷兰人的剥削下依旧活的很快乐，而中亚的土著们在俄罗斯的压榨下，连吃饱肚子的食物都没有。

中亚有什么？除了土地和地理优势以外，这里的人只有放牧，上规模的农业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一样罕见。俄国人占据这里，除了处于对土地的贪婪，更是因为俄国有一个向往印度和印度洋出口的心。

他们的种种残暴和倒行逆施，直接的为中国对中亚的统治提供了绝对的支援。

穆罕默德.阿里.沙在土库曼，在塔吉克，在哈萨克，看到的全都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在奥斯曼使团进到吕宋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沙也进到了已经被国人熟知和接受了的安西省！

第七百七十一章大西北经济区

伏尔加河流域茨纳河的左岸，春天里的坦波夫是一座古老、宁静、美丽的俄罗斯城市。

它始建于1636年，虽然多次经历战火，但这里仍保留着许多古老建筑，这些建筑大都是17~18世纪的建筑。沿兹纳河畔的很多座教堂，它们都是18世纪早期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典范。同时这里也是莫斯科政府与燕国的国境交界处，交通便利。从这里乘坐火车可以直接到达莫斯科，只需要短短十几个小时的路程。

所以，这里也就是中国与莫斯科往来的交通重地，每天都有几十列火车从这里经过。

“嗨，市民，为什么急匆匆的，难道你家里失火了吗？”

鲁本斯基是新调来坦波夫的一名政府会计文员，论地位要比眼前这个急匆匆的赶路撞到他的小

伙子高很多，何况他腰间还配着一把手枪。莫斯科政府内外都有敌人，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允许佩戴手枪。撞人的市民连忙解释道：“是这样的先生。刚刚有列中国人的火车蒸汽锅炉出现了故障，停在了坦波夫火车站，车上拉满了粮食和物资，他们被莫斯科就地分配给了我们这座城市……”

“你急着去买东西？”

“是的先生。我需要食物。前日里坦波夫的面包又限制配给了，我必须趁着机会去购买一些土豆和面粉，还有黄油和熏肉。我可爱的弟弟、妹妹已经半个月没吃到肉了。”

“哈哈，祝坦波夫好运。我们有了一列火车的物质，中国人的熏肉味道不错。”鲁本斯基哈哈笑着。食物都已经对市民开放了，那么对于政府人员更定会准备的更充分。一直在市政府吃食堂的鲁本斯基已经回味起了熏肉、熏肠的美味了。

在理发店剪了一次头。鲁本斯基返回市政府的时候，看到距离市政府不远处的一个公营商店门前

已经排起一条长长的人龙。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不停的从四面八方赶来。

　　战争中的俄罗斯。失去了乌克兰这个主要粮仓的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方面都严重的缺乏粮食、黄油、肉食、奶制品等一切食物。圣彼得堡自然是由大半欧洲的支援，而莫斯科就由中国的支援了。一切都记在账上，中国可不是无偿提供。刘暹趋于历史上俄罗斯穷党激进派的强大，不认为在外力无法大规模介入的俄罗斯战场，穷党激进派会败给皿煮派。他对于收回这笔账信心十足！

　　小麦、土豆、肉类和奶制品，当内蒙的奶制品因为北美战争的结束而开始减量的时候，整个中亚和燕赵两国正在因为俄罗斯的战争而迅速积累着财富。

　　华元成功的取代了中亚地区全部的货币，大量的金银币被收入国家储蓄。整个西部的制造业都在拼命地生产着产品，因为他们有整个中亚——包括阿富汗，和燕国、赵国、乌克兰和半个俄国作为市场。这些地儿都不怎么富裕，人均消费比之中国内

部市场和欧洲来要低很多，但他们人多啊。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向着美好发展的利益循环。中亚和燕赵两国大批的肉类、奶制品、小麦、土豆和酒类的出口，以此赚取利润，然后再拿着这样的利润来购买诸多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生活必需品很多都出自西部的制造产业，后者销售额在扩大。利益在增多，就自然的反哺到了它们的所在地。从而吸引当地更多的财富主动投入到制造业，投入到新兴工业，就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国的工业力量！

一个利益不断循环中的大西北经济圈！

因为所有的对俄、对乌出口都需要政府力量在中间插一到手，华元就成了统一的支付货币。这扩大了华元的影响力，当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因为莫斯科那边打的多是欠条。中国财政就是有点小钱，也不可能支撑起整个俄罗斯的消费。中国这所以这么做。内阁之所以这么做，刘暹之所以认同这么做。说到底还是为了放出利润收买整个中亚，以方便中国政府更好地吸收、消化中亚地区。

反正战争债券90%以上都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变成了以亿做单位计算的土地券。移民的迁移费用又在大大降低，大迁移从之前的政府主导变成了现在的百姓主导。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典卖家当后主动迁移到北美和南洋去，中国财政要面临的战后压力几乎兜不存在了，如此情况下要担负起一个莫斯科政府，还算力所能及！

穆罕默德.阿里.沙带领的波斯使团踏入中亚的时候，整个中亚就是如此‘辉煌’的场景，看的所有的波斯人没一个不眼红垂涎的。中亚这样的‘美好’，对比波斯国内的暗无天日，穆罕默德.阿里.沙作为波斯沙阿的儿子，虽然还没被立为王储，内心想不震撼也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土库曼。波斯王国的邻居就是土库曼，如果说波斯国内对于中亚的其他地方了解不多的话，他们对于土库曼是极有认知的。在进入中亚落脚的第一站——阿哈尔绿洲，很靠近波斯的地方，土库曼人的生活简直亮瞎了穆罕默德.阿里.沙的眼！

只能说是太富裕了。这里土库曼人的生活完全超出了穆罕默德.阿里.沙的认知！他都要以为这里的土库曼人全都是贵族了。

还好穆罕默德.阿里.沙很快就搞清楚了原因所在——阿哈尔捷金马。阿哈尔绿洲是阿哈尔捷金马现今的最主要产地。中国人称阿哈尔捷金马为汗血宝马，因为阿哈尔捷金马皮肤很薄，一剧烈跑动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就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马出汗时往往先潮后湿，对于枣红色或栗色毛的马，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给人以‘流血’的错觉，中国人称之为汗血宝马！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皇帝就曾派大军征讨中亚，以索求阿哈尔捷金马。现在中国的皇室、大贵族和富豪们极为推崇阿哈尔捷金马，一匹马在阿哈尔绿洲就可以卖出上百万华元，如果带到中国的腹地，或是去参加中国的赛马会，利益还会更大，价格还会更高！

阿哈尔绿洲有一万多匹纯血的阿哈尔捷金马，当中国国防军出现在阿什哈巴德城【绿洲中】的时

候，虽然带走了大批的阿哈尔捷金马——他们属于一部分选择抵抗的土库曼贵族所拥有，还有一部分是被选择了顺服的土库曼人敬献的——但还是留下了五六千匹的。中亚全部的土库曼人数量都只有五六十万，阿哈尔绿洲是土库曼人很重要的一处聚集地，也只是有二三十万人，这么少的人口对比阿哈尔捷金马巨大的利益而言，生活自然是像穆罕默德.阿里.沙看到的这样富足了。

现在土库曼人已经在阿什哈巴德城周边建立了三座繁殖场，他们把阿哈尔捷金马当做了自己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来经营。今年里他们还准备着举行第一届阿哈尔捷金马赛马会，选出马群中最优秀的一批马来，这样会让马匹的价格变得更高。他们要将这样的赛马会年复一年的举行下去。

穆罕默德.阿里.沙的心直到进入了布哈拉才算松了一口气。这个乌兹别克人的城市，昔日布哈拉汗国的心脏，如今只是中国还没结束军管的中亚地区诸多普通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乌兹别克人的生活虽然也是波斯国内平民所不能比的，但也不再像土库曼人那样富足的令波斯使团感到刺激。

可是，乌兹别克人那一望无际的耕地和安定祥和的气氛，还是令穆罕默德.阿里.沙暇望。他的国度——波斯也有肥美的土地，可却许久年都不见安定与祥和了。

穆罕默德.阿里.沙还在布哈拉看到了很多纺织厂，这些工厂或是政府投资国营的，还是当地的贵族，外来的中国富翁投资的，因为中亚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人的棉花产量年年激增，大批到来的中国移民还纷纷种植棉花，简直是跟新疆正迅速发展的棉花种植业一样，生机蓬勃。自然地，纱厂、纺织厂就纷纷来到这里了。

穆罕默德.阿里.沙当然也关注到了信仰，绿教在中国的统治下是不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压？结果波斯人看到了宗教局这个怪物。他就跟所有信仰的皇帝一样高居在所有教派的上头。中亚绿教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派别纷纷受到了它的限制，但大多数还是得到了自由的。

波斯国内的高层们也是清楚的知道三十多年前

中国绿教搞出的那一幕的。当年平定中国西北真神教暴乱的人虽然不是当今的中国皇帝，但平定新疆和阿古柏的人却是中国的当今大皇帝陛下。那个时候中国国内的绿教徒受到的‘迫害’传闻，至今还有一些流传在天方世界。那是两边解不开的一个死结！

　　中国政府还能够让大多数的绿教派别自由的传教，广大的绿教徒只有的做礼拜，聆听真神的声音，这已经是相当的宽宏大量了。中国人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放下了昔日的恩怨！穆罕默德.阿里.沙从中亚走到新疆，从新疆再来到甘肃，他内心里对中国的好感已经满满的都装不下了。

　　一个字——好！

　　两个字——满意！

　　三个字——很放心！

第七百七十二章强取豪夺的‘红色时代’

就在中国与天方世界不断靠拢的同时，在遥远的中美洲的巴拿马地峡，一场酝酿了好一段时间的暴动也终于爆发了。

年轻富裕的大地主托马斯.阿利亚斯，在他巴拿马城外的农场上邀请了20位巴拿马当地重量级的贵宾参加午餐会，在宴会上他毫无遮掩的发表了自己支持自由巴拿马的演讲。在场的还有中国驻巴拿马领事和巴拿马铁路公司的总裁助理。前者脸色很好看，后者的脸色是铁青铁青！

每个人都明白，巴拿马人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中国的支持力度，更具体地说，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巴拿马人最大的靠山。托马斯.阿利亚斯敢这么的肆无忌惮，“巴拿马爱国者小组”肯定是得到了中国人的承诺和秘密的支持。有中国人在，即使巴拿马叛乱失败，他们这些巴拿马上层阶级的利益依旧可以得到绝对的保护。

参加宴会的还有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这个人在巴拿马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曾经任科隆省长，并长期在美国巴拿马铁路公司任职。没有几个巴拿马人不想从哥伦比亚政府中独立出来，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参加“巴拿马爱国者小组”后很快就成为了其中的首领。但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头脑很清醒，他知道与中国人联系最密切的巴拿马人是阿兰戈父子，所以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对阿兰戈说，他应该成为巴拿马的第一任总统。而作为对褒奖的回应。也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阿兰戈用胳膊搂住比自己年长了不少的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诚恳的说：“不。我认为你才应该成为巴拿马的第一任总统。”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立刻回答说：“好，那就我来吧。”

虽然这个分裂团体内中就你争我斗的。但在大敌面前，他们总归是暂时忍耐住了自己的野心。

巴拿马的独立不仅需要中国的明面支持，还需要一笔不小的钱财。巴拿马人需要用钱去收买哥伦比亚政府军的军官，需要用钱来组织起一支属于自

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向中国要价100万英镑。这显然太多了。

驻巴拿马城的中国领认为根本用不了100万英镑。这场叛变500个人就够了，每个人20～100英镑，总共不会超过5万英镑；再加上收买哥伦比亚军官的钱，5万英镑也够了。如果巴拿马人想多要点，那就是15万英镑、20万英镑，100万英镑纯粹是想要自己也大赚一笔。

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倒是拿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对仅仅宣布巴拿马和科隆独立的目标不太满足。他认为反叛者都有的很多农场遍布哥伦比亚，如果仅仅是地峡一片独立出来，那些农场就会被哥伦比亚政府没收。

中国驻巴拿马领事彭鑫回答说："如果独立成功，巴拿马运河条约顺利签订，你将得到200万英镑，用于发动战争，收回其他省市。"这场在马斯.阿利亚斯农场里发生的对话，在后世被巴拿马人称为"巴拿马共和国的摇篮"，也被哥伦比亚人和欧洲人成为"犹大的誓约"。

事后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本想让你来见见彭先生。我在他面前提起过你。他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你会在运河公司获得好职位。……如果你不想去，他会在北美帮你谋得个职位，他在这里很有影响力。”

新秦22年三月。巴拿马独立。当地的银行家菲里克斯.伊尔曼拿着曼纽埃尔.阿马多.格雷罗给的2万英镑贿赂了哥伦比亚的将军，以让他们撤军。仅仅3天后，中国宣布承认巴拿马共和国。次日彭鑫收到了北京外交部新的任命通知。成为了中国驻巴拿马共和国全权大臣。仅仅10天后的3月18日，《巴拿马运河条约》签订。在这十天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很大程度上定义了20世纪中国与巴拿马充满争议的关系。

“巴拿马共和国给予中国所有的权利、权力和权威……中国可以像在主权领土上一样行为。……赋予中国的权利与特权不应受到任何外界条约和领土的干扰。”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评论的：“如何还能说运河区是属于巴拿马的？如果巴拿马人在

那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获得权利的前景？”

但巴拿马政府草草成立的最高法院。还是在三月底悍然宣布废除一切哥伦比亚政府附加于巴拿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约定，法国人从哥伦比亚政府那里取得的开凿权是无效的，并转手把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给了中国。然后巴拿马政府收到了一笔来自中国，数目为200万英镑的无偿贷款！中国巴拿马运河公司紧接着宣布将会承担法国运河公司的全部损失，作价1500万英镑。

中国绝对没有占法国人的便宜，法国不算自己作死搞废掉的公司股票，只说在巴拿马运河上的投入，包括那条巴拿马运河在内，1000万英镑也足以弥补损失的了，中国开价1500万英镑，扣除掉政治意义外，法国人反而会赚上一笔！

只是法国外长韦德里纳看着眼前递交文书的中国驻欧办负责人，脸上的表情是咬牙切齿的。

如果不考虑政治意义，法国干嘛还坚持要捧着巴拿马这个烫手的山芋？

巴拿马运河放到法兰西手中，就是十二年不开工，一直把它废在那里，也比让中国人控制了强。中国的太平洋舰队与大西洋舰队合二为一，将大大增加中国人在北美东海岸的防御力量和抵抗力量。

欧洲各国对于反攻北美的胜利念想本就很微弱，现在又出了巴拿马这档子事儿，简直是一盆水浇灭了所有的希望。北美西海岸还有北美的腹地，那些遗留下来的工厂和机器，最多五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一系列钢铁产业和军兵工业的恢复和大规模生产。况且他们的背后还有中国！

当中国、军队的一切所需都可以在北美本土生产，数以百万的中**队摆放在北美战场，面对火力充足的他们，欧洲要流出多少鲜血才能恢复北美？要拼上整个欧洲的年轻一代吗？

中国可是有着六亿还多的人口啊。这基本盘比整个欧洲的人口都要多。真真的让人看不到反扑胜利的希望。现今的欧洲各国，对于中国人，法国是麻杆打狼，虚张声势中内心未尝不感觉到害怕。之

前支援北美的欧洲志愿军就是法国人挑得重担，结果他们在北美战死了三十万人，扣除了其中的外籍兵团，至少还有二十二三万是法兰西小伙儿。死伤之大可比普法战争还要多。

而且战争发展到现在，欧洲军界也早早抛开了旧有的老印象，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战争只能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了，真正的大战，那是以百万为单位的。

整个法国能凑出几个百万？

并且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还有德国这个死敌。德国人、奥地利人的大军不动弹，法国的主要军事力量绝对是不会动的。如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常备陆军已经达到了百万规模，编制了数百辆小游民坦克，并且正在积极的对装甲部队进行更新换代。

而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他们脑子进水了？才会主动对中国、军队发起战争！

只要中国不介入乌克兰以南，不侵害他们在波

兰的利益，也不从高加索地区向南进入巴尔干地区，这两个国家就不会跟中国急眼。

而德法这两个欧洲主要陆战强国和大国要是不参与北美反击中国的战争，英国人就是全民皆兵，陆地上他们也奈何不了中国、军队。

而除了英法德奥四国外，欧洲大陆的强国就只剩下分裂中俄国和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了。或许从人口上来说，还有新出现的大**，但这三个都是被废掉的国家。

外观实力最强的意大利，在1889年获得意属索马里兰和意属厄立特里亚后，为了更进一步向着苏伊士运河靠近，于1890年开始介入埃塞俄比亚，排挤英国势力，宣布埃塞俄比亚为意“保护地”。并在1895至1896年间对埃塞俄比亚发动过一次进攻，也就是趁着中国挑起世界战争的当口，借着英法无力在这一刻对意大利形成强烈约束，想给自己夺取一块利益。

结果被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利尼克二世率兵在阿

杜瓦大败意军！被迫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

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也借此被整个欧洲国家有了一个真切的认识！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如果能在对中国战争中起到顶梁柱作用，老母猪都能上树。

在北美战争结束一年多后的欧洲，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进入了一较固定的稳定期。德奥的观望，英法的敌视和力不从心，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打酱油，俄罗斯的战火连天，整个欧洲形不成一个统一的意志来与中国’交流’，自然的他们想要压制中国，就是不可能的了。

巴拿马运河就是一块试金石。整个欧洲只有英法使劲，是扳不倒巴拿马政权，扳不倒中国人做下的既定事实的。所以，中国对于巴拿马运河的强取豪夺，成功！

巴拿马运河属于中国的‘红色时代’开始了！

第七百七十三章这是要发财的节奏！

“张队，你说这里会有石油吗？”钻头轰隆中，一个晒得黑不溜秋的人问身边的队长。

“那当然。勘探队不就说有石油嘛。那里面的可都是专家，学问大着呢！”队长一边擦着汗水，回答着说。这已经是西历1898年的六月了了，阿拉伯半岛正是炎热的时候，中国勘探队进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半岛三个多月了，正式工作也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专家们兵分三路，走访了阿拉伯半岛多处地方。根据现在的海相生油理论他们实在找不出这里有石油的可能性。但皇帝陛下的命令是必须遵循的。

皇帝特意划定了科威特和利雅得这个城市，说这两处地方很可能有石油——主要是刘暹记不清了加瓦尔油田的位置，它是在沙特首都首都利雅得以东呢？以南呢？以北呢？还是以西呢？——勘探队必须要各分兵一路来到这两个地方转悠转悠的。

钻井装备也跟随而来，张队就是这个钻井队的负责人。利雅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钻井队。他们在打下这里的井口之前，在利雅得的南方和北方已经各开过一次工了，打了九口井，井深个个都超过了两千米，其中的六口没见半点动静，有三口见到了油浆。这些油浆每一次都令勘探队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所有人都拥挤在试油池边，一双双眼睛炯炯有神，死死的盯住试油池。含油泥浆从地下2000多米的深处不停地往外涌，却始终形不成令人振奋的工业油流，以至于他们一个个望眼欲穿。又最终都败兴而归。

不过也不是全部做了无用功，看到油花了。至少能证明这里真的可能出石油。而有石油是肯定的了！所有人的干劲都非常的足。欧洲媒体的冷嘲热讽没有打消他们的干劲，反而让这群从南洋各个油田里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这些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好的一批石油工人们，憋足了一口跟欧洲人争锋的气！

钻头一点点的向下，手臂粗细的石头圆柱不停地被取出来，2200米，2250米，2300米，2350

米……

“砰！”就像是半空放了一个大炮。黑色的液体宛若雨点样漫空洒落下，所有的人都被挥洒的石头淋湿了全身，但每一个人又都是那样的高兴和振奋。石油，这是石油！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东的所求！

“哦哦哦……，出油啦，出油啦……”后世的世界第一大油田加瓦尔油田，发现了。粗壮的黑色工业油流源源不断的靠着自身的压力喷涌而出，中国中东勘探队在历经了三个多月后终于交出了一份可以让所有人无话可说的答卷！

石油人们围着喷薄汹涌的油井，唱着跳着，欢呼雀跃。

几名钻井队的领头人互相拥抱，涕泪纵横。

而远处听到消息赶来的勘探专家们。望着直冲天上的原油喷泉，心中已经在暗暗地估量出油量了，日产3000吨是绝对超过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

达到5000吨日产。甚至更高！反正在南洋，这样自主喷发几十米的油井是万难看到的。

中国在阿拉伯半岛利雅得城东发现并开采出石油的消息迅速从沙特地区传到了北京，这个消息也以同样飞快的速度从沙特传到了英法德奥意欧洲各列强的首都。

中东真的有石油。而且是产量很大的自喷井！

一时间中东那滚烫的沙漠似乎变得更加滚烫，全世界的目光让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苏丹敏锐的感觉到自己将来真的可能有不为钱发愁的那一日。

按照他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当石油开采成功的时候，当欧洲人相信中东地下真的埋藏着石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拍卖石油开发权的方法大笔的赚取金钱和利润了。而这笔钱会分作三分，中奥各取其中之一，剩下的一份作为两边接下来投入油田勘探、开发和炼油厂、石油管道的启动资金！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于中国描绘的美好半信

半疑，他渴望中东的底下真的埋藏着时候，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对此抱有太大的期望。结果现在‘美好’真的就来到跟前了！

就在沙010井成功出油不久，另一口历经了大半个月下钻的沙012井也同样成功出油。产量可能比不上沙010井，但目测日产油量也不会低于3000吨了。按照当今石油的价格，一桶石油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五十华元。一顿石油一般说等于7.35桶，也就是350华元/吨，日产量不低于三千吨的油井，可以算算它的价值是多么的巨大了。

只这两口油井，当它们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需要两月生产，迄今为止中国中东勘探活动的全部投资就都可以收回来了。这绝对是要发财的节奏！

就在利雅得好消息传出的时候，科威特008号井同样喷油的消息也越过半个阿拉伯半岛传到了利雅得工作队的耳朵中。三个工作队两个工作有了成绩，勘探队的人员彻底不存在负担了。

这时候着急的反而是波斯王国的国王穆扎法尔

丁.沙。科威特和半岛都探出了石油，怎么波斯至今一点好的消息都没听到？他命令地方政府对中国勘探队以更好地待遇和保护。务必让中国人不受丁点外界的干扰，全心全意的去勘探钻井石油。

但波斯王国上上下下都清楚，石油勘探是一个看运气的行业。

他们要想早日听到好消息，不但要对中国勘探队以更好地待遇和保护，还要求他们的真神保佑！

北京城。

刘暹瞧着中东的欢庆和越来越蠢蠢欲动的欧洲笑而不语，慢慢来吧。等到波斯那里也打出油井来，等到越来越多的自喷井出现在中东，欧洲人肯定是坐不住的。而他，就不仅仅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下了资本，在中国中东勘探队出发去波斯湾的同时，另一批人也带着装备前去了北美。

墨西哥湾可是一处能够跟波斯湾齐名的财富之地。

之前这里的开发很有限，美国人更多是在自己的地盘里跟土拨鼠一样到处打洞。最初的堪萨斯州、密西西比州，然后的宾夕法尼亚州，再就是俄亥俄州、路易斯安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

美国人第一波石油大开发是源于自身铁路的建设，西部、中部、然后才是东部。产业时间挺悠久，但产量并不很高。只是之前石油的最大作用是分离煤油，点灯照明，电灯的出现和普及给了石油产业沉重的一击，但汽油产业的出现给石油带来了更鲜活的生命。在中美战争爆发之前，美俄石油商人在1894年还在进行着一波“赔本赚吆喝”的全球价格战，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战争的爆发令石油产业变得更加夺目，却给了美俄两国致命的打击。

1893年，标准石油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诺贝尔兄弟公司三巨头商定，由标准石油公司掌握东亚地区除外85%的世界石油市场控制权，剩下的由罗思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兄弟公司支配。由此就可见当时美国人石油产业的发达和强大。虽然这项提

议由于美俄两国中小竞争者的反对，再加上标准石油公司中途利用巴库流行霍乱之机，违背协议蚕食俄国石油市场，导致了协议的流产。这却也说明了，欧洲人还没怎么正视的石油产业，老美已经早早的走上了正轨！

　　但商业的发展在战争面前又显得不堪一击。当年的三巨头，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了。不管是老美的标准石油公司，还是老毛子的诺贝尔兄弟公司，全都在战争中成为了过去。【这个诺贝尔指的还就是大家认知的那个诺贝尔。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现在中国占领了大部分的老美地盘，美国后世几个出产石油的重地——据刘暹所知的，全在中国的掌控之中。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斯加州。

　　后者现今还不存在石油开采的可能性，但德州和加州不要太方便了。

刘暹派去北美的人手，就是一边要恢复加州的石油开采和炼油产业，另一边赶往德州，赶往，墨西哥湾，联手墨西哥政府，投入更大的资金和人力、物力去开发墨西哥湾的底下黄金！

将来北美地区的油料供给必须实现自给自足。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年间，大陆本土的燃油能够靠着东南亚实现自给就不错了，再去万里迢迢的支持北美和已经提上进程的巴拿马运河工程，就太紧张了！

刘暹已经命令内阁筹备石油储蓄，至少保证本土在东南亚石油产业遭受没顶之灾的时候，一年时间里的全国石油供给。当然，国内也正在大江南北，东西踏遍的在勘探石油。可惜除了玉门油田有着一定的可开发性，其他几处都太小太小。那陕西延长的油井，打到八十多米就出油了，埋的是极浅，产油量一天只有十桶！被勘探队的上级部门国家资源总局直接甩给了延长县政府。后者自己筹资建了一个作坊式的小加工厂，来年倒是能够为延长县的经济增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暹不准备在本土大规模开发石油，但为防万一，国内必须保证拥有着一定的石油生产能力。哪怕是油井打出来了，立刻封存呢！

第七百七十四章另一种意义上的军女支啊！

转眼中秋节又到了。

这年的八月，刘暹又有一儿一女婚配。女儿在南洋有几个风景优美的小岛做封地，再有一副好嫁妆，就可以了。但儿子是要封国的。四子刘孟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才能平庸，还有些小心眼爱记仇，把他分封到土库曼那一块，将来能不能过得好还真不敢说定。

但现在刘暹的儿子们一个个都学精了。谁也不能让他们出去顶缸。

西面就三个封国，南洋暂时搁浅了，很可能南洋就不封了，内阁一个劲的反对，民间似乎也有了反对的声音，都赞同把南洋留在疆土上，那就意味着达老四往下的小子们都可以去北美了。

天眷之国，多好的地方啊。可比去土库曼吃沙

子，到南洋晒太阳好多了。

新秦皇室在北京生活了十好几年，皇子们个个都可以说是北方人，对于气候湿热的南洋真心没好感。这就跟国内北方的移民要么向北向东北向西北，或是去北美，而少有下南洋的，是一个道理。

跟封国之事一样需要刘暹操心的还有巴拿马运河的开工，运河公司至少需要五万基础劳动力和一万名技术水准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后者可以从国内或是军队里直接调配，前者刘暹就舍不得拿五万中国壮劳力却浪费在巴拿马了。

“陛下，日本人已经同意了所有条件。日本劳务输出公司三日后就会在熊本正式成立。”

“他们要了什么？”

“一万户日本家庭的移民指标。不限于南洋，外东北、西伯利亚、中亚都可以。”

刘暹捋着胡子的手顿了一顿，“允了。”

“你告诉他们，有功不赏，非朕之道。只要他们今后把劳务输出这件事干好了，朕在南洋给他们划个岛。就这个罗地岛。除了不能驻扎军队外，一切权利等同日本国土。”

刘暹不是穷大方，或是不恨日本人了。他现在对于东京日本政府依旧充满着敌视，只不过日本人现在很有用，而且西南日本与阮朝、朝鲜、南天国等似乎已经被列为了新秦帝国的传统势力了，困于影响力上的考虑。刘暹至少是不会动西南日本的。

消灭日本的有生力量，最好的办法不是中国出兵打小鬼子，而是让小鬼子自己开内战，搞对峙内讧。刘暹现在要做的就是人为地拉大南北日本的社会财富，让东京日本政府一点点的承受不住这股压力，最后也屈服到中国脚下，或是自己主动地去挑起南北战争！

罗地岛位于帝汶西南约16公里处，之间隔有狭窄的罗地海峡。西为印度洋，东临帝汶海。岛屿西南——东北长80公里。宽约23公里，面积1210平

方公里。中部丘陵覆盖著硬木森林。河流从中部高地流向沿海平原。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潮湿，有大规模种植水稻的有利条件，周边渔业资源也比较丰富。当地土著人口稠密，总数量在十万人以上，主要宗、教信仰是绿教。

这么个有着一县之地的岛屿，条件按理说是很好地。可岛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土著。存在价值就大大的降低了很多。刘暹拿它做个诱饵，足以驱动日本人在接下的几年里尽心尽力的完成劳务输出任务！

历史上的巴拿马运河工程究竟吞噬了多少生命。刘暹说不准。日本人如果做得好了，去掉十万南洋土著的青壮年该不成问题。

刘暹许诺罗地岛的消息从北京反馈到鹿儿岛之后，整个日本西南政府都沸腾了。

他们跟随中国十几年，终于从中国手头的缝隙中看到土地的身影了。

已经七十二岁高龄，在两年前退出了西南军政府，躲到背后操纵着西南政府的西乡隆盛。浑身都散发着无穷的生命力，似乎他不是七十二了，而只是二十七岁！

“用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完成五万劳工之输出。一个月内。我要看到成果！”小鬼子果然是疯狂和狠毒的，一个月里就要在南洋土著中招募到五万青壮劳力。“告诉所有人，谁若是敢在这件事上不尽心，他就会品尝到一千五百万西南人的怒火！”

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日本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百年，西南日本一千多万人向着外东北、西伯利亚和中亚，乃至中国都移民了一百多万了，还有一部分去了夏威夷、南洋甚至是北美，但人口数量还是直线超越了一千五百万大关。

西南日本全年的农业产量都只够养活一千万人口。即使有了豆饼和鸟粪肥做肥料，对农业产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但这两样儿东西中国本土都招呼不过来，哪有多少出口去日本！西南日本

如今每年都需要卖出大量的优质稻米到中国去，然后用卖出稻米的资金去套购大批来自南洋的劣质三季稻，及产自中国大陆的土豆、红薯、玉米等杂粮。

　　粮食自给率只有70%不到是西南日本政府最大的痛和最致命的短板。所以，罗地岛对于西南日本的吸引力是完全疯狂级的。

　　西乡隆盛甚至一边命令现下的日本西南政府全力去输出劳工，另一边已经派人前往罗地岛探查去了。那些人中包括着日本现今最顶级的气候、病疫和农业方面的专家。而本就驻扎在南洋的日本治安军在得到消息后也迅速的展开收集工作，并立刻将自己对罗地岛已知的消息、情报全部传回鹿儿岛。

　　西南政府的动作让刘暹很满意。日本人的重视表明了他们对罗地岛的渴望，也证实了刘暹‘手段’的妙用。小小的罗地岛对于中国现今的版图面积来，微不足道，却成功的变成了一根胡萝卜，吊在变成了一头驴的西南日本面前。这代价完全值得！

从分裂日本，到吸收部分的日本精英为中国征战，最后再用蝇头小利牢牢地控制着日本。刘暹感觉自己的对日政策完成的是很成功很不错的。

“告诉南洋，接下时间里都提高警惕。日本人的动作如果太狠毒了，我们可以出面缓和一下。”刷一刷自己的印象分。但绝不能轻易地介入其中。

只是出乎刘暹预料的是，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刚过，他就接到了军情局传来的消息，日本人打着移民美洲的招牌在吕宋岛和三宝垄、巨港、泗水、巴达维亚等南洋主要城市公开招募起了劳动工。说是只要在美洲劳动三年。就可以移民南美洲去，且中国给出的工钱对比南洋当地的经济还是很高的。纵然这些工资注定是会被日本人抽取一部分。他们劳务输出公司输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劳工，更有工头和监工。日本人在巴拿马运河工程中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分包公司，主营业务就是全部的体力劳动。就跟南洋治安军一样，中国直接把工钱结算给劳务公司，然后劳务公司再来给南洋土著们结算工钱！

小鬼子为中国背黑锅真的是背到家了！

同时这也是事实在证明，中国真的离不开小鬼子做打手。都看看中国其他的几个传统小弟吧，朝鲜正跟宅男一样窝在自己的家里，动也不动。整个朝鲜朝野。对于外界似乎都没有野心和欲、望存在。他们就像一个安贫守道的‘君子’，牢牢地蹲在自家的小窝里。

刘暹最初时候还真有打算用一用朝鲜人，让这些棒子好能名副其实。结果发现，整个朝鲜社会就跟一滩死水一样，要是没有巨大的外力直接打破朝鲜的社会秩序，这里整个民族都将没有半点活力。

而阮朝呢？这是个消化能力薄弱的家伙，跟南天国一块愉快的‘进餐’以后，这都多少年了？还没有彻底的将那些土地吞吃消化了。预计将来的十年中。他们对中国也很难提供帮助。

最后一个就是天南国，这个用全面更新系统了的拜上帝教在世界人民面前秀奇葩的国家。是这个

时代国内宗、教气息最为浓烈的一个国家了。刚刚独立的大**都比不上他们。

所以南天国也没办法来给中国背黑锅。他们一边忙着在中国国内传道布教，吸引国人移民南天国去，另一边就是继续、继续、再接着继续的在南天国国内加强信仰渲染。这可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改变几百万人的信仰。以至于大批的暹罗人都跑去阮朝和金边了。

“不够，不够。西乡阁下有命令，一个月。一个月内必须把这群猪猡送出东亚。五万人，一个都不准少！”巴达维亚原荷印总督府，现在的日本治安军总司令部，现任日本劳务输出公司社长的大山纲良愤怒的对着电话咆哮。五万人，这是硬性指标。只准多，不准少！

电话里连连传来了‘嗨嗨’的声音。诚恳的态度让大山纲良的怒火消散了一些。他接着问道：“女人都召集够了吗？”

“是的，阁下。一千名南洋土著女人已经全部

召集完毕。现在正给她们剃发和检查身体……”

“呦西。”大山纲良满意的点头，脸上似乎不经意的露出一丝淫、荡。

北京这里也接到了日本人招募了一千名南洋土著妇女的消息，年龄不准超过二十五岁，不准小于十五岁，身体健康，无残疾和大片疤痕。

在这个时代里呆了三十多年的刘暹一开始都懵了。日本人这是要干啥？没让他们招募女人啊？难道这群小鬼子连‘女支女’的钱都要赚吗？不过很快的南洋方面传过来的消息就让他推翻了这一设想，这些女人是小鬼子拿来‘犒赏’工作努力的劳工用的。是他们将来奴役劳工群的手段之一！

刘暹大骂卧槽，这他娘的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军女支啊！

第七百七十五章蛀虫

伏尔加河浩浩荡荡的依旧流淌着，即使换了一个主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分毫。就像时光过去了千百年中一样。

但是立足于伏尔加河的燕王国和北面的赵王国，这两年的形势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当地还遗留的数百万斯拉夫人，绝大多数变成了温顺的顺民。隔壁莫斯科政府对待农民，对待富农、地主、官员和一切的资本阶级那犀利的手段，让他们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俄罗斯内战的爆发，和燕赵国内，尤其是燕国国内发达的媒体报业的宣传，让留在这里的数百万斯拉夫人彻底熄灭了西向的心。谁也不会对一个对‘自己’下死手的政府抱有感情。而西面的圣彼得堡政府，太遥远太遥远了。

当然，这也跟这短时间里燕赵经济、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几百万俄罗斯俘

虏的开山辟路下，燕赵两国的矿产产量连续爆表，依然成为了整个大西北矿藏开发的龙头力量了。这里产生的钢铁、煤炭和各种金属、非金属资源，源源不绝的运往东去。

还有农业，这里出产的粮食和肉类、奶制品也是中国出口俄罗斯两方的来源之一。到今年为止，燕赵两国的农业产值已经能够跟肥沃富饶的伊犁河谷比拼一下了。

生活的转变和旧日怀念的破灭，让很多很多的斯拉夫人臣服在了两国政府的权威下。这可不是说两国力就没有反抗组织了，反抗组织依旧存在，尤其是有着诸多战俘、矿场、山岭和河流的赵国。这里环境复杂。到处都是莽莽的深山老林，非常适合反抗力量躲避和隐藏。

民意是个好东西。用得好了，可以事半功倍。所谓‘上下同欲者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斯拉夫人被邻居的惨样吓惨了，感情上就倒向了燕赵，他们变得老实起来了，燕国跟赵国的根基也一下就变得稳定了。剩下的些许反抗力量只是癣疥之疾，

何况他们中间就有军情局和国安部的人，还有燕王、赵王密卫的人，组织屡次受到打击，而领导力量鲜少受损，死掉的和被捉到的都是极端分子。这本就不正常。只是没人意识到罢了，那些人还都以为自己受到了上帝的保佑呢。

两国政府可以随时端掉这些人，留着他们只是为了竖起一杆大旗，招纳更多的抵抗分子入伙，方便燕赵两国政府更好地掌握情况。

不过在燕国和赵国的发展路线中，燕王与赵王先后都忍不住插手到了内阁甚至是地方中去。他们在两国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而燕王与赵王为了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自己的国土上走一走转一转也是必须的。

不管他们究竟如何想的，做的是什么样的打算。缩在自己的王宫里都是不可取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名声为什么那么糟糕，“加特契纳的隐士”的绰号为这个坏名声添加了不少重量。

燕赵两国都放着反抗力量头领们不动，最后一

个方面就是为了燕王、赵王出行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全！

就像这次燕赵要联合在伏尔加河上游——卡马河修建水库和发电站，这项工程由两国共同投资。燕王和赵王在就国两三年后也终于有了第一次兄弟相见。

这件事情就像糖蜜落到了蚂蚁堆里，立刻令燕赵两国的反抗力量彻底的活动了起来。

新河，过去的彼尔姆。沙俄在乌拉尔山西侧地区重要的一处重工业城市，现今的燕赵分界点。

落日的余辉下。整个新河市都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芒中。

由于燕王、赵王的‘历史性’会面就要在新河产生，这里打一个星期前就施行了宵禁。天一黑下来。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就难以见到人影，赵国国防军开始在城内各个街道路口戒严，城里城外交通断绝，整个夜里不许任何人无理由外出和夜行。所

以，这天还没彻底黑下来，新河城里的小商小贩们就急着收摊往家里或是城外撤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上是车水马龙，行人来来往往，一时间就跟正午时候一样的热闹。

城里的大小茶馆也在抓紧这天黑前的最后时间算账、关门，一些住在远处的伙计也提前放了工，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别为茶馆在伏尔加河的出现感到惊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表现之一，这里的茶馆却已是很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了。打着‘茶馆’的幌子，实际内容已经大大不同于汉地的茶馆了。

你能想象的出，中国本土的茶馆里卖咖啡，卖大盘大盘的蛋糕、烤饼、馅饼、甜面包、饼干、糖块、果酱、蜂蜜等等吗？在中国汉地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种混居的国度最容易产生文明的碰撞！

中国人喜欢喝茶，而且是不同于欧洲人口味的绿茶。中国人饮茶一向是香茗一杯，细品慢饮。可俄罗斯人不一样，俄罗斯也有饮茶的习惯，前清那会儿，茶叶是满清出口俄国的最重要大宗物品。但俄罗斯人的饮茶文化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更喜欢一边吃着大盘的糕点一边喝着茶。

中国人饮茶带着一股意境，饮茶并不是纯粹为了解渴、提神亦或消遣、待客；俄国人喝茶则完全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饮茶是俄国人三餐外的垫补或往往就替代了三餐中之一餐；并且俄国人在喝茶之际谈天说地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把饮茶当成一种交际方式，饮茶之际达到一种最好的沟通效果，很像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样子。但时间不限制。

俄罗斯人喝茶的历史不长。历史上，茶从中国经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这一过程没有西欧国家的介入，据一些史书记载，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是在1638年；当时，作为友好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沙皇之命赠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貂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4普特(约64公斤)的

茶；品尝之后，沙皇即喜欢上了这种饮品，从此茶便堂尔皇之地登上皇宫宝殿，随后进入贵族家庭；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莫斯科的商人们就做起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

清朝康熙皇帝在位的167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国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但是，从中国进口茶叶，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数量也有限；因此，茶在17、18世纪的俄罗斯成为了典型的“城市奢侈饮品”，其饮用者的范围局限在上层社会的贵族、有钱人，喝茶则一度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直到18世纪末，茶叶市场才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如当时的马卡里叶夫，如今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到19世纪初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始盛行。

从饮茶的品种来看，俄罗斯人跟英国人一样酷爱红茶，有趣的是红茶在俄语是“черныичan”，直译为‘黑茶’；原因一来红茶在没泡入水中时呈黑色，二来俄罗斯人喜喝酽茶【即浓茶】，浓浓的酽红茶也呈黑色。

俄罗斯已经成为了过去，俄罗斯人也变成了现在的斯拉夫人，但是省会习惯不会变。商家是最聪明的人，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将纯粹的中国茶馆变成了现在东西合璧的茶饮店。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酒铺的小伙计提着一个小背篓行色匆匆，穿过僻静的几条小巷，走过一片透着暮气的俄罗斯式建筑，在一间破破烂烂的瓦房前停下，敲开了房门。

开门的是个纯正的东方人，二十出头的年纪，后头还有一人，像是他父亲，看见那伙计手里的酒篓，二话不说，一把抢过，顺手递了一扎票子过去，然后又将那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那个面相才十六七岁的小伙计，站在门口，一边数着钞票，一边用眼睛关注着四周。这里可是汉藩混杂区，住着有汉人，更有的老毛子。自己手中的钱，节省一点，够一家五口过活三四个月了。再侧耳倾听屋里的动静，毕竟这是要关大牢的罪，贩卖枪支只要被警察抓到，没个十年八年就别想出来。但他耳朵贴着大门听了半天，什么也没听见，

于是啐了一口，扭头去了。

等那个伙计走远了，站在门后两个东方人才提着酒篓，一前一后地进了里屋，将酒篓最上边的一包熟食拿出来，再将底下的酒坛捧出来，都放在了屋中间的一张方桌上。

那桌边早就坐着另外两个人，却不再是东方面孔了，而是纯正的不能再纯正的斯拉夫人。一见酒坛，两个人紧锁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

中国式的酒坛子，就像中国的烈酒一样，这几年已经被没一个斯拉夫人熟悉。揭开封口，提着酒坛向桌面上一倒，哗啦啦酒水横流的同时，两包用油纸和橡胶皮密封的包裹也从酒坛中脱落。里面包着两把左轮手枪和一百发子弹。

四个人都是用枪的老手，飞快的，两把左轮手枪就被检查了一遍。质量值得信赖。

“巴格拉米扬先生，武器准备好了。你们可以带回去了。我们父子不参与行动，就在这里就祝你

们旗开得胜，一击得手！” 马建成向着两个斯拉夫人抱着拳，儿子马鸣也抱起了拳头。这对父子内心里对新秦的痛恨不下于对面的斯拉夫人抵抗组织，但惜命的原因让他们从来不站在第一线。

马建成原名马佳盖山，前清镶黄旗人！

第七百七十六章目的

前清完蛋大吉后，旗人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不少人因为参军打仗换来了自己和一家人的新生，就是剩下的人也都在大迁移中被扔到了中亚和燕赵来了。比如马建成父子就是。但十几年的艰苦生活岂是轻而易举的能够忘记的？荒漠戈壁喝风吃沙子的滋味不亲身体验是无法想象的。

而且就分田来说，这些被释放的旗人也比不得正牌的移民，授田只有后者的一半。

绝大部分的人还都是老老实实的过活的，且随着满清老一辈人的逝去，当年被刘暹俘虏的那些满清上层人物的子孙们，也有一部分被迁到了边地。刘暹可不想让这些遗少占了北京户口的光去。

可终究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对于当今的刘家天下依旧痛恨不已，夺国之恨和十多年苦难被他们始终记在心间。马建成父子刚来到新河不过一年半时间，分给他们父子的三十亩地被他们租给了一户斯

拉夫人耕种，自己拿了租金跑来城中讨生活。实际上也是过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有了自由之后，就像舒服的享受享受安乐。

父子俩最初经营一个杂货铺，收益倒也能在城里过得下去，也因为交往面广大了，最终跟反抗组织搭上了线。只是他们从来不表露政治倾向，只作为一个‘做生意’的灰色中介。直到燕赵二王要在新河相会，马建成才正式的表明了自己的痛恨。并出面购买了两把手枪！

燕国、赵国成立已经不是三两天了，大批的枪、支被他们从民间搜走，还允许举报。私藏枪、支者，重惩。举报者重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在大体上清除了民间流通的军火。

但伏尔加河经过之前的多长战争，民间普遍存在枪支。想两三年里全面清除民间的军火，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移民来的华人当中，一些蛀虫走到哪儿都是蛀虫。他们的出现、从中参与，让当地的禁枪变得更难以实现。一些人还利用自己身份上的便利更进一步加快了军火的流通。

比如那个背着小娄给马建成父子送东西的小伙计，以及他背后的人。

这次新河的双王会一下让燕国、赵国蹦跳起了不少人！很有一些甚至是之前军情局、公安部、密卫都没有注意到的。

“这群王八蛋！非我族类，果然其心必异。早知道朝廷就该把他们全砍了！”马家父子的消息很快就通过密卫传到了新河警察局长的手里，后者破口大骂！

可是，随后的日子里马建成待在杂货铺里依旧安安稳稳的做着自家的买卖，生意反而更好了些。一些新近的生客。一回、两回的都变成回头客了。马建成丝毫没有察觉不对，反而因此而乐呵呵的。

燕赵二王此次的会面意义重大，作为两国元首他们会详细洽谈彼此的投资和占股比例，人员配置和劳动力配置问题。这个卡马水库的建造，标志着燕赵两国已经度过了最基本的政权稳定时期，进一

步跨入了大工业建设时代。两国政府也都有心借此机会给两国的反抗力量一次重击，以免在水库建设期间发生不好的意外。

结果没想到还顺带的挑起了不少‘潜伏’不错的灰色分子。这些只贪图钱财，不顾大局大义的——小伙计和其背后的人，一心对国朝存有反意。念念不忘前清的敌对分子——马建成父子，都需要一扫而光！

燕赵二王会面如期在新河展开。

当二王肩并肩的挥手向周边百姓们致意，然后就要坐进马车当中时，“啪！”

“砰！砰！”

突然现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和沉闷的枪声。人群在这一刹那里有了死一样的寂静。然后惊乱的叫喊声和惊吓的尖叫声就混杂在了一起。

赵王被一枪打在了胸部，鲜血很快染红了他整

个前胸。燕王被子弹打在了手臂上，整个袖口都不住的滴下鲜血。

虽然有些难以分辨是什么枪。但二王遭遇刺杀，赵王受了重伤。燕王胳膊上挂了彩，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是无数在场中人和记者们都亲眼见到的。甚至运气好的还拍上了照片！

两国政府全都大怒，立刻开始普查天下，穷搜抵抗分子，截止到这一年的年末，两国政府共抓捕各类敌对、反抗分子四百人，不法分子五百余人，内外近一千人。其中汉地移民占了一百多人，剩余的全是斯拉夫人和中亚人。

他们中50%都被判处了死刑，连无期徒刑打入劳役营这一步都剩了。剩下的五百人里倒是有四百人享受了服苦役的判罚，且年限不一，最长的被判处了二十年，剩下的百十人罪责最轻，才算是这批人中真正有可能活得下来的。因为那服劳役就是慢性中毒，虽还能多活些时日，也只是一日一日的劳累而死罢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了。中国的刑罚这些年也被西方人认知了一些皮毛。如劳役营

这一项，就被不知道多少家西方媒体宣扬为暴政！

燕王、赵王的遇刺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中国庞大无匹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似乎猛的变小了一些。原来在广大的新土上，中国人还有着坚定地反抗力量存在。

也因为燕王、赵王这次浑身鲜血的模样，使得燕赵两国的这次大清洗，半点也没有遭受外人的口舌。赵王、燕王虽被猪血染红了半边身子，还要在王宫里藏猫猫一阵子，付出却绝对是值得的。

外人只看到燕赵两国有五百人被判处了死刑，四百人被摺进了劳役营，却不知道在抓捕这些人的过程当中，已经被两国政府力量借机干掉了多少人。

之所以燕赵两王要在全世界面前演出这么一朝戏，纯粹是为了给中国抹一点黑。让中国强大、无敌的形象变弱一点。

因为巴拿马运河和中东正在喷发的石油，中国

在过去的一年里捞到的好处似乎太多了一些。随后中东的利益还要进行一次大分润，可中国整个国家的形象还是显得太强势了。

连法国人都要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吃个闷亏，几百万英镑的利益跟他们过去二十年间为了巴拿马运河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太微小了。从整个法兰西的利益上看，只1889年法国运河公司的信誉危机，公司股票暴跌，法国人就损失出去了多少个1500万英镑？

但法国人现在完全没办法阻止中国在巴拿马的行动，他们只能认同了这一点。

中国许诺在中东问题上对法国让步，但这种秘密协定是不公开的，在外界，尤其是西方平民阶层看来，那就是法兰西吃了闷亏。

黄祸论的声音再次喧嚣质上，刘暹要为整个国家的外在形象降降温。

两个分封国王的遇袭，足以完成这么个任务。

而且燕赵的斯拉夫人大体已经顺服，即使出了国王遇刺这种大事，这里也真正的乱不起来。这里的局面跟南洋和北美是完全不同的。

南洋有四五千万土著，北美也有一两千万土著，他们的反抗意志比现在的斯拉夫人强烈多了。因为他们旁边没有莫斯科这样的政府当邻居，他们的生活也比之原先差劲了很多，他们有着反抗的动力，所欠的可能之时一个火苗！

刘暹绝不会玩火**的。西北、北美和南洋，他果断地选择了燕赵。

事情的发展也不出他的所料。当燕赵二王遇刺的消息一传开，整个西方世界的报业就发疯了一样不住的报道这件事。然后是各种抨击，甚至是不顾事实的捏造传闻。一篇篇荒诞的文字都透漏着一个信息——中国人太苛刻了，逼得伏尔加河上的斯拉夫人都活不下去了，他们只能拿起武器反抗。甚至英国的《太阳报》直接高呼全欧洲的上帝子民对伏尔加河地区的斯拉夫人发起捐助，说那里此刻已经遍布硝烟，中国人正在大肆的屠杀着斯拉夫人！

一个国家的良好形象之竖立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一个国家形象的毁灭可能只需要三五天，一件不大的事情一经放大，就能让这个国家受到全世界的唾弃。

何况中国本就与西方文明有着‘解不开的渊源’，新仇旧恨之下，慢慢的西欧、中欧都飞扬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和千百条与中国现实根本没有半点联系的谣言。

刘暹成功的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这一张张报纸就比一辆辆坦克都厉害，飞快的摧垮着中国形象的同时，也迅速的为中国‘强势’的外观感降温。到了新的一年，欧洲人再提起中国来，有的只是嘲笑和鄙夷，虽然还认为中国的战斗力强大，却有着一种文明人看野蛮人的赶脚和自持！

对中国的恐惧情绪真的在大大的降低。

年底的时候已经有英法报纸在叫嚣着夺取中东石油利益，把中国人赶出波斯湾，赶出中东！欧洲的各国政府肯定也发现了这种转变，但他们全都置若罔闻，甚至是进一步的去引导之。

这样做，对于整个西方文明来说当然是正确的。中国是他们眼中的敌人么，消除了国民对敌人的畏惧心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只是，欧洲人的政府可千万别也这么相信了，不然他们会哭死的！

第七百七十七章每逢佳节倍思亲

新秦22年的最后一个月，西历1899年二月初，北京已经冰雪覆盖，巴拿马地峡则继续的炎热高温。

二十六七度的气温足以让人只穿单衣上工就ok了！劳动起来，浑身大汗时，单衣都不需要穿。

五万南洋劳力已经进入巴拿马有段时日了，这两边的维度相差不大，都在赤道附近。所以这些南洋劳力真的挺能适应的，除了因工死亡的人外，他们五万人因病死亡的人口数字都还没有仅仅一万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群体里因病死去的人多。

这不能不说是人种原因！

巴拿马工地这里可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反正信奉绿教的南洋土著们也不过年。中国人和日本人一切俭省，除了宿舍窗户上贴两个窗花，最近饭食变得更好更丰盛一些外，还没别的什么明显的变

化。

这里所有人考虑的都只一件事——加紧进度！

自从开工到现在，满打满算三个月，一万六七千中日军工，完全扣除因公伤亡，只是生病和被毒虫、毒蛇咬掉住院的，总数就达到了2700人，死亡800人，死亡率30%。这简直日了狗了了！

只是三个月时间，除开始时的一万名左右中国技术工人现在就剩下了6000出头，再高的工钱没命去花也是白搭，4000人或则死了，或则打报告退出，他们宁愿去最危险的南洋或是弗吉尼亚州，也不愿意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所有去巴拿马地峡的人签的都有合同书，这些人的申请退出报告。运河公司可以完全不予答应的。不过因为日本人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且他们的伤亡抚恤金还远低于中国人。运河公司还可以用未履行合同的名义扣除大把中国籍技术工人的工资，于是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下来。

日本人于是在工地的数量暴增。从最初的一千来人——工头、监工——直线增长到现在的五六千人，人数都比得上在这里负责安全的武装力量了。

日本人不怕死吗？他们也怕。但金钱的吸引力让他们忽视了死亡的威胁，又因为生活条件比之中国籍技术工人要差一些，三个月下去，死亡的800中国人和日本人，后者的数量占据了总数45%。

因为死亡率太高，中国现今又根本没办法彻底杜绝疾病，石灰、明矾、黄连、柴胡等等大批大批的往巴拿马地峡运，但在现代医学刚刚起步的19世纪末。这些只是尽人事听天命。

现在的运河工地上，佛教、道教，日本的神道，以及一神教和南洋土著信奉的绿教，全都大行其道。

中国人在来到工地的第一个月就建立起了一座土地庙，接着又用飞快的速度建立了瘟神庙和一座佛庙，供奉着佛教的东方琉璃药师光如来和南海观世音菩萨！

工程的总负责人在上个月调派了数百人为日本的神道教，土著的绿教，以及少数人信奉的一神教。全都竖立起了庙宇、教堂。自己更把所有的神佛全都拜了一遍。只是然并卵！

在发往北京电文中他这样说：超高的死亡率给整个工程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恶劣的影响沉重打击者劳工们的劳动热情和工作情绪，宗、教信仰可以抚平他们内心的恐慌和心灵的彷徨……

更提到了南洋土著劳工们内部流传的一些不好的谣言——中日两国人超高的患病死亡率被南洋土著们视为真神对中日两个人的惩罚。因为南洋土著虽然也病死了三四百人，但比例远低于中日两国。这些人现今虽然对巴拿马地峡的自然环境也很恐惧。却因为有中日两国人惨重的损失、遭遇做对比，而乐呵呵的情绪高涨，这是标准的幸灾乐祸。

运河公司以传播流言的罪名抓捕了上百南洋籍劳工。并按照二抽一的法子，让他们先自己推选愿意死的人。这个当然没有成功，然后用抽签的法子

选出了被吊死的那一半。短期里是打压下了这股恶劣谣言的势头。

运河公司指挥部过的很不容易的。工程总指挥。之前的汉普顿锚地工程的总负责人吴德凯中将，不但要操心进度和技术问题，还要关怀劳工们的‘思想’。甚至为了反迷信，也就是之前的那股性质很恶劣的流言，他还放国内中小学生卫生知识宣传影片和请军队的文工团来排演戏剧、歌剧等等。

如果不是吴德凯还想着再立一份功劳，而且这个任命是刘暹亲自下达的，让他有种特殊的荣誉感，赶脚自己就要背负起责任，年纪已经六十好几的他都要撂挑子了。

清凉的夜风吹拂着黎元洪的脸，这个前世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今生根本就与军队不搭边。他现在是运河公司的工程师，一个在当今的巴拿马运河工地处在中等的阶位。

1879年，十五岁的黎元洪随父亲移民到了百废待兴的天津。多年经营，黎家生意不断扩大，他们可能算不上富贵，但绝对能称作富翁。

黎元洪十九岁那年考上了天津本地新创只有两年的——天津大学，报名了土木工程系。四年之后，成功拿到毕业证书的黎元洪当年就娶了一个美娇娘，然后入职华北第一建筑公司在天津的分公司，担任建筑技术员职务。

家境富有，学识丰富，职务体面，老婆漂亮。这黎元洪的前二十几年人生简直就是一个赤果果的人生赢家。

到现在多年过去了，黎元洪本人早从建筑技术员升格为土木工程师。结果在运河公司筹建期间，华北第一建筑公司对运河公司输血，一批新锐精英当中就有着黎元洪的名字，从繁华安定的中国本土来到巴拿马这个鬼地方，可以说是黎元洪人生最大的劫难了！

在这里，喝一口凉水可能就会打摆子，然后一

病呜呼；被蚊子叮上一口可能就会传染上一种疾病，在虚弱中死去；更别说诸多的毒蛇，那种冷血动物是黎元洪最怕的。只要想想蛇曲曲连连扭曲弯折的样子，他就不寒而栗！但这里到处都是蛇，还是致命的毒蛇！

　　黎元洪唯一对工地满意的就是这里的日本艺伎，虽然他对小鬼子的‘舞蹈’和那脸上全都涂满的白粉不感兴趣，但艺伎洗了脸以后还是很不错的。

　　没办法，国内的女支女们根本就不来巴拿马运河工地，即便是巴拿马城都极少见到她们的面孔。黎元洪和绝大部分的国人又都对南洋土著女人提不起兴趣，就只有把钱撒给小日本的艺伎和女支女了。尤其是黎元洪这种身份不低的高收入人群，更喜欢艺伎而非女支女！原因就不需要多说了。

　　至于身份再高一些的人，那就直接把小妾或是情人带到工地里来了。比如工程总指挥！

　　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人的家永远是

他们的根。

　　在巴拿马这样的鬼地方，新年将要到来之际，所有的中国人真的都禁不住对着西方眼泪汪汪。

　　明天是黎元洪半月一期的休息日，按照之前时候的‘生活’，今夜黎元洪肯定会醉眠花丛中，放荡一夜去，这也是释放压力的方法之一。

　　而今夜黎元洪没有去艺女支馆，他就一个人坐在房间的窗前，抬头看着天上半圆的月亮，手边一瓶酒一捏家里人这些日子里寄过来的信和电报。拆开的一封信口露出一张照片，那是他妻子和三个孩子两个月前的合照。那天是他的生日！

　　眼眶中泪盈盈的，黎元洪从没有像这一刻一样想念自己的家，他突然发现他真的很爱自己的妻子，发现自己往日里对她的尊敬绝不是因为妻子为自己生下了三个儿子。

　　但是他还要在巴拿马待上两年八个月，三年为期，这就是他的任务。普通的技术工可以抛下一切

的跑回本土去，虽然等待他们的肯定也有刑罚，比如扔到南洋、中亚或是北美去，不可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回到本土汉地。但这种事决不能发生在黎元洪这种中层阶级的身上，那样的话整个工地的人心就要乱了。

　　黎元洪要想撂挑子回汉地，等待他的除了严厉的惩罚，比如剥削掉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以及钱财上的重罚，还很有可能被直接下大牢。

　　巴拿马运河对于中国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黎元洪要接受的惩罚就会有多么的重大。这里是现今国朝的核心利益啊。谁摸了老虎屁股，会不付出代价？

　　黎元洪根本不会冒这个险，脑袋里一点这样的念想都没有，想老婆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年假期间——不是过年放假，是一年中放一次长假——让妻子带着孩子来美洲，不要来巴拿马，留在洛城或三藩市就成。从巴拿马乘船去北美西海岸，只需要一两天时间就ok！

谁让年假时间太短，在美洲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回中国大陆。光是路上往来的时间都不够！

视线从黎元洪这一个点慢慢拉高，整个庞大的运河工地慢慢出现在‘眼’前，虽然是深夜了，大部分的工地陷入了黑暗中，只留有零星的几盏灯火，但在距离河道工地不远的一片地方——一座如同小镇一样的集市正是热闹时分。灯火通明，人声喧嚣，歌舞酒乐中让人忘记了死亡的阴影和工作的疲劳……

第七百七十八章梁国

时间翻到了新秦23年正月，皇四子刘孟被封为梁王，就国土库曼地区。为了补偿刘孟，土库曼这地方太干旱了，这里是整个亚欧大陆的中心，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虽然矿产资源丰富，可还都没有开发。现在那地儿唯一能拿的出手的特产就是汗血宝马，刘暹就把里海地区剩余的大部分土地划入了梁国，使得梁国与燕国的陆地交界处只有不到一百华里远。

在刘孟就国前夕，刘暹交给他了一张水利工程图，这是中国占领土库曼这片土地后最大的成功--一条绵延两三千里的大运河。

‘卡拉库姆，也就是突厥语中‘黑色沙漠‘的意思，因为这片大漠的岩石为棕黑色，岩层沙化后也是黑褐色，所以有了黑色沙漠之称。这是世界伤第七大的沙漠，介于里海和阿姆河之间，面积大概有35万平方公里。‘

卡拉库姆是土库曼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广布龟裂土和盐沼，昼夜温差可从零下20摄氏度上升到零上36摄氏度，年雨量不到150毫米，即使下雨也是干打雷不落雨滴，或被沙暴吸净刮走。

但这片大沙漠是土库曼地区的主体，整个梁国都才五十万出头平方公里的面积，一个卡拉库姆大沙漠就占了70%。他是刘孟必须要攻克的地方，不然他这梁王就彻底的要喝凉风吃沙子了。

‘卡拉库姆虽然是一片大沙漠，但上面的点点绿洲是千百年来土库曼人的乐园，南部靠波斯边界的山麓还有大片草原牧场，几十万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息。这里的沙地相当肥沃，地下很可能还蕴藏着石油、天然气。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这片土地引来足够的水，让沙原变成良田和牧场。’

农历二月。梁王出现在了阿什哈巴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整个土库曼地区的长老、头人和绿教的阿訇们，以及驻军军官们来阿什哈巴德见自己。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大会！

在农历三月初一召开的大会上，刘孟首先宣布自己的统治，这标志着土库曼地区多年的军管时代的结束，大批的政府官员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将陆续抵到土库曼各地。刘孟希望与会的诸多土著代表能够跟移民们一样积极地面对新政府，和参与到政府机构的建立当中。相当一部分中低层职位。梁国政府将会面对广大民众进行招募。只要通过行政考试，你就能成为一名梁国政府的中基层官员和公务员。

这引起了整个会场的喧哗，到会的土著精英代表们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落在自己的头顶上。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孟不等土著们消化上个消息，就又宣布了梁国建立后的第一国家工程--卡拉库姆运河！

‘卡拉库姆不是没有水。一条全长2500公里的阿姆河发源于阿富汗高原，流经卡拉库姆沙漠的北端，拐进了我们东面的乌兹别克地区，最后注入了咸海。这条河的平均秒流量是1520立方米。略少于中国内陆的黄河而超过淮河，足够浇灌卡拉库姆沙漠。’

会场内的气氛随着刘孟的声音在不断地加热当中，一个个土著代表头顶似乎都冒起了蒸汽，激动的不能自已。

刘孟平静的声音在继续着：‘中国水利部门的诸多专家经过多年的勘察设计，已经正式提出了卡拉库姆沙漠灌溉系统的蓝图。在我们的南部，起自阿姆河上游左岸博萨加镇，向西经穆尔加布和捷詹绿洲，沿科佩特山脉北麓平原经格奥克捷佩抵达卡赞吉克。最后注入里海。它的总长度是1400公里。‘简而言之，就是运河东起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山区。引来阿姆河上游的水，向西穿过卡拉库姆沙漠的南部；最后一段沿着靠近波斯的科佩特山脉的北坡--阿什哈巴德就在这一块，通过土库曼干旱的农业产区，流入里海。

‘我们不可能短短几年里就把所有的工程量做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除了疏通水流，还需要在沿线建有一系列的‘蓄水池‘，和一些容量巨大的大型水库。整个工程的时间可能需要二十年、三十年来完成。但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是百利

而无一害的。是功在千秋，泽被后世的伟大工程，是能让我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朽业绩！‘

刘孟的一番话不仅让整个会场的土著代表和少数移民代表们热血沸腾，就连他自己说到最后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激昂的情绪了。

这条常常的运河如果真的开通了，整个梁国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会承担相当一部分建设基金和技术工人、专家团队。刘孟知道，这是父皇对自己的补偿和扶持。这真的是够了的！

有了这条运河，信仰问题可能依旧难以轻松，但是整个国家的人心全都会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就算今后的岁月里，自己对于政事、内阁完全放权，甚至是军队也都抛开，刘孟的王位和权利依旧会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至于阿姆河的水流量被运河大量夺走，会使咸海的来水量大大减少，水位明显下降，给当地和周边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不利的影响。刘孟也好，刘

暹也罢，甚至诸多的水利专家们，全都一点不在意。19世纪末的年代可不是要考虑生态环境的21世纪！

这场国民大会是胜利的，是意义重大的。刘孟，刚刚入住土库曼的梁王，一举赢得了整个土库曼人的支持。在大批的工程机械还在从国内运往土库曼的时候，土库曼大地上已经有几十个劳工队开始招人了。各地的土库曼青壮纷纷报名，截止到五月份运河工程正式开工前，四万余土库曼青壮走到了工地前。这对于总数才五六十万的土库曼人来说，完全是规模破表的一个数字！

中国财政部为卡拉库姆运河工程拨出了10亿华元，然后为梁国贷款20亿华元，再加上梁国未来几年里自行筹措的资金，总的来说能把运河第一期工程完成。情形再好的话--就是股票能卖得动的话，第二期工程也能建起来。然后头十个年头里就差不多了。梁国要彻底完成卡拉库姆运河工程--第三期运河工程和第四期运河沿途水利设施配套工程，还要看梁国今后一二十年里的经营情况。

人总是要靠自己的人。

梁国虽然是中国的属国，但它本身也是一独立国家，除了外交权和暂时的野战军队除外，梁国与燕赵两国跟朝鲜、阮朝和西南日本没什么两样。

中国再帮助、扶持梁国，也首先需要梁国自己能够立起来。

前世的卡拉库姆运河废了老毛子多少钱刘暹不知道，他只是在查看世界之最的时候看到了卡拉库姆运河的名字——古代最长的运河在中国，现代最长的运河在土库曼【苏、联】。

这才对其有了点印象。否则刘暹脑子进水了，才会没由来的给儿子找这么大的一件事来做。

梁国的根脚立的超乎想象的快，当卡拉库姆运河如期开工后，土库曼人对于梁王和‘梁’这个新颖的国号似乎无条件的就接受了。连在当地推行进度一直很缓慢的普通话教育都跟着一块变快了。

媒体上都说什么抓住了土库曼人的人心，国朝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的伟大节操被当地土著认知了，所以这才这样这样。刘孟看来实际上都是放屁！

普通话推进速度一下子变快，纯粹是权力上和经济上都要通过普通话做桥梁——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会说普通话，土著官员和公务员有一年的缓和期，但归根到底还是要会说普通话，并且要更进一步的话还要会写汉字；而在金钱和利益上的具体化就是与卡拉库姆运河工程的开始有关了。工程的启动极大的促进了梁国境内的贸易、市场，因为这条运河，大笔的金钱汇聚了过来，这些利益都跟运河工程有着扯不开的密切关系，而执掌这些利益关系的人多是中国人，即使有一批中亚土著人士，也个个会说汉话，而不是全都会说土库曼语。土库曼商人要想尽快的做生意赚钱，会说中国话也是一个极有必要的‘技能’！

两大方面的共同促进，梁国的普通话推广那里还不会快呢。

这就是‘利益’的作用。就跟之前的一些土库曼马商成为土库曼人群体中第一批努力学习汉语普通话的人一样，都是金钱利益的作用。欲、望驱使着土库曼人自我的去努力，欲、望才是人最好的老师！

卡拉库姆运河工程的启动也吸引来了很多外国人的眼睛。各国记者纷纷而来，这已不再是只有西方人目光的燕赵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的目光也留神的看着中亚。

之前两国使团之行，分别从海陆两方面感受到了不同的感触。这种‘片面’的感触没有欺瞒他们多久，两国使团在北京城有多各自的接触，很快就知道了彼此一路行程的经过。这让他们很不理解，为什么一样的绿教徒，中国人却要分别对待？难道南洋的绿教徒对中国的‘危害’会比中亚的更甚吗？

这种疑惑和不解连中东屡屡被发现自喷油井的喜讯都没能打消。

天方世界太弱了，弱到他们必须警惕任何一个进入者！

第七百七十九章利益都是中国的

震耳的汽笛声响彻青岛港，一艘接近万吨排水量的巨大轮船缓缓驶入大港码头。庞大的身躯占据了码头上最大的一个泊位，这座自从1882年建成后，十七年来已经经过了多次扩充的码头空间依旧一下变得局促无比。

建国二十年的发展，大海上奔驰的一艘艘中国船舶，吨位、体积在不断的增大、增大。

十年前，三四千吨的海轮已经很可观了。而现在，五六千吨级的轮船都被认为不是远洋船舶，万吨轮才是后者的代名词。

巨大的轮桨缓缓停转，看着舷桥放下，码头上的劳工、商贩们立刻拥挤上前。喧哗声似乎比刚刚的汽笛都要响亮。

从轮船上走下来的人一个个都衣冠楚楚的。他们中有衣锦而还的外海移民，有外来求学的学生，

有身价不菲的商人，有职位不低的政客，海运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早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

如果有人从广州到上海、北京，兜里面不缺钱的人都不愿去做火车，即使是条件较好的卧铺，也远没有客轮来的舒服。除非你是赶时间，那么走海路确实没有火车快。即使海上的高速客轮时速超过三十节，时间上也比不得火车。因为火车是走直线的，客轮是走弯线的。

青岛港口的电灯杆上、墙壁上、乃至厕所中，还像过去几年一样贴满了告示，内容全都是招募移民或是外海劳工的。这两年北方有太多的人移民到北美去了，但那里仍然是地广人稀。而且环境相对不安全。有时候邻家或是手下能多出一个值得信赖的华人。可能一家人就能免去一场灾难。

随着局势的发展，当人们发现招募佃户已经是不可能的时候。一些大地主就开始用补偿土地来招募移民，这些人到了北美以后。除了可在政府手中拿到一块地外，还能从大地主手里拿到一部分土

地，但是他们也必须居住到大地主所在的村镇。

再有就是海外劳工，去了北美不是真的当劳力、当工人，而是更多的座工头和监工。监视着大批的北美土著或是战俘，努力地工作。

一句话，一个事实，这一切所有的所有，全是缺人造成的。

中国本土汉地的人口已经不满三亿两千万了。每年至少两千万的人口流失。还相当大一部分是正当年的劳动力，国内的人口的再生比例根本补不过来。就是这三亿两千万的数量也是把东三省给算入进来的。早个十年、十几年，东三省还一片荒野，它们算什么汉地啊。

这些张贴在港口的告示，只不过是尽人事罢了，早就不像当年流民、无地农民拥挤的时候那样。那时，这些告示对于挤在这里的流民来说，每一份都是一根救命稻草，是一扇通向新生活的大门。

而现在。完全无感！

青岛在去年的经济统计中，人均上可是击败了省城济南进入全山东前三强的。

这儿的老百姓，可能家里真的没有一亩地，但绝对都有自己的店面、房子和生意。不管规模的大小，每个人的月收入普遍是超过农民很多很多。

就是那来回卸货装货的苦力们，往昔日子里被人看不起。地位最底下的这些人，现在的人均收入都绝对完爆农民。

因为劳动力少了。特别是空闲的劳动力少了，他们就显得非常弥足可贵了。而且港口的劳务公司也都在与时俱进。工作模式早就与之前纯粹的卖苦力大不相同了。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汽车司机、是小火车司机、是铲车司机、是吊车操作者……，都很有技术含量的。

但即使如此，在码头到城区边缘的街巷两侧，也多多少少有着十几家开拓公司或劳务输出公司存

在。他们各自门口都有操着标准普通话的人在高声吆喝着，实际上这些门面的存在更是一个接收站。想这种需求大批量劳力的公司只在港口招人，一年能招到几个？他们自有人分散到广大农村去招人，这儿更多是一个汇集据点。那些店铺里很多都只有两三张书桌，几个板凳，在书桌上面堆着一叠叠表格和一台电话机。除此外就再没别的了。里面坐着的人中会有一个是头目，比外头揽客的伙计地位要高一些，整日里不是睡觉就是跟伙计合伙打牌。

“南加州拓荒公司，诚召身家清白，健康有力之男女！去北美！去北美啦！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北美大陆啊。黑黝黝的土地，都是攥一把能流出油来的好田。去了就有地，我们公司出钱给你补足三十亩地啊。贷款也多，我们公司无息贷款，到了那里亲手挣出来家业，不必为银行卖多年苦力，去北美啦！”

“西雅图！西雅图啊！美丽的西雅图，富饶的西雅图。年龄不超过四十的都要啊，要田地的给田地，有手艺的给房子，还贷你本钱啦！贷款最高能有一万块！天底下哪里还能这样的好地方啊。

西雅图，安家置业的上上之选啊！”

“黄金，黄金！淘金喽，北美的黄金哦！”

“大金矿，大大的金矿就在那里哦。努力干三年，丰衣足食一辈子啊！”

“千万别犹豫，千万别害怕，你一考虑的时间，就有几十人、几百人，捷足先登啊……”

“凤凰城，凤凰城。建设发展中的凤凰城啊。到哪就有土地，前五年免税，再五年半税哦……”

“千万别被他人的谣言所骗，北美地界上，咱们中国人最大腕。大家想不想看看低眉顺眼的洋人是什么样子？想当年洋鬼子压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不想见一见洋鬼子们现在是一副什么孙子样吗？到北密苏里啊……”

非常非常引人耳目的叫喊声。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真的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在新秦23年的今天，

这些老生常谈早已经引不起中国人半点的兴趣了。

国朝鼎立已经二十年，整个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中，很少再能找到一家没一亩地的农民了。一年就有一两千万的移民，如此规模的人口大迁移，早就像耙子一样搂去了广大农村中所有的无根之草。老天爷对刘暹最好的恩赐就是先有兰芳，后有旷阔的东北和人口稀少的西北。

刘暹自从起兵以后，总是有空白土地来安置数也数不清的赤贫百姓和无地流民。

第一次世界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推动海外移民措施来接纳了国内更多的百姓，自然就更加安定了中国南北的农村和城市，稳定了社会统治基础。短短两年时间，七百多个日月的努力，中国汉地在完成了又一次大瘦身之余，南洋和北美以及更遥远的中亚、燕赵两国，也都有了脱胎换骨的飞跃。

新土百业兴旺，对移民的需求也更加旺盛，刘暹和当朝内阁早就不用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感到烦恼了。现在他们感到担忧的只会是中国人力的不足！

因为从内心里讲，刘暹和他的大臣们，都不愿意自家军队辛苦打下的大片土地，白白开放给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及阮朝人。利益都是中国的才好！

在明面化的政治氛围里，这种话和真实的心思是不允许公开讲出口的。但内心里，刘暹和他的重臣们心照不宣。幸好，阮朝消化不良，这个时候不可能朝外迁移宝贵的民力；朝鲜则是个大宅男，始终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西南日本倒是有外扩的**，然他们的第一威胁始终是北方的东京日本。本来就兵力、兵源上逊色于对手的西南日本，在陆陆续续向外东北、西伯利亚、中亚和中国本土汉地倾泄了一二百万人口后，生存压力不大，对外迁移的**不很高。真正急切着向外迁移人口的是东京日本。

但他们不属于中国的属国，现在只是暂时的缓解了双边矛盾。东京政府要臣服于中国，彻底的臣服，明治头顶的‘天皇’帽子先天上就是一个大障碍。

刘暹可不是对小鬼子深有好感的宋太宗，以至北宋欧阳修《新唐书》的时候，正式将“天皇”一辞写入正史。他所要建立起的‘大中华体系’，不管是正式官方，还是非正式的民间，在称谓上始终要保持中国皇帝的唯一性！

反正日本那块人头攒攒的土地，刘暹也没**去占有。甚至于即使没有日本这个市场，对现今的中国而言也无伤大雅。没必要特别对待小鬼子。

这些开拓公司、劳务输出公司，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一种偷渡作用。不少在国内犯事了的人，都想着往外面跑，而且因为南洋太近，外东北、西伯利亚太冷，中亚等地遍布都是国朝大兵，很多人都跑去了北美！

新秦并无株连制度，也免了很多人的后顾之忧，只求着到海外讨生活，等富贵了，再找人代为将家属迁过来。如果家中只有父母、亲戚，而没妻小，那就更方便了。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就行了。有立足之地了，每年向家中亲友父母寄上一笔钱做孝敬就是了。

国家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是犯事犯大了的，一般也查不到这些对外输出公司身上。甚至于这些公司本身与官府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哪一个要是犯了杀官、贪污或是强女干、滥杀无辜的罪过，自己跑去拓荒公司、劳务输出公司了，真就是自投罗网，自己找死！

第七百八十章全装重型火炮战列舰

时间提前两个月，新秦23年农历三月，西历1899年五月初。爱琴海边的伊斯坦布尔！

各路豪强汇聚于此，除了英法德奥意欧洲五强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小国政府。以及诸多实力强劲的财团、家族的代表。全部的来者都是手提着大笔的真金白银走进了伊斯坦布尔大学。这所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将成为此次追逐战的最主要战场。因为，为期一年的中东石油勘探工作已经结束了，硕果累累，一个接一个的油田被发现，一口又一口的自喷油井冲天而起。中东，更准确的说是波斯湾周边地区，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不容任何人否认的事实！

而此刻，就是欧洲的鬣狗们追逐成果的时候了。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应之前的允诺，在伊斯坦布尔公开拍卖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开发权，就连中国最先发现的利雅得油田【加瓦尔油田】，都在此次的

拍卖当中。中国人看样子是要全力回缩科威特地区和波斯地区了。

整个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被分做了五十三个地区以作为拍卖，入场费五万英镑，这个是不退回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公开宣布，价高者得。所以私下里的‘外交努力’效果不说没有，但是不大，因为所有权方除了奥斯曼还有中国人。是以，主要的战场就是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大礼堂里。他们所能利用上的武器就只有大笔的真金白银！

奥斯曼人接受实物付款，中国却只要真金白银！

华元已经成功的成为了大中国文化圈中合法流通的货币，可是对外贸易，欧洲、南美、非洲全不承认华元的价值，一切还是要靠外币储汇——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或是真金白银！

对比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中国自然更喜欢真金白银了。

“尊敬的陛下，您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着无数的钞票落到您面前就行了。”负责此次拍卖的奥斯曼帝国一方的负责人满脸都是笑容。只一个入场费就收到了一百多万英镑，中奥一家分了五十万，剩下的作为对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回报。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于入场费这项规定真的是满意的很，五十万英镑。这笔钱可以完全的放入他的小金库，自从他放逐了宰相米德哈特帕夏，自己独掌大权以来，他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多钱流入自己的口袋里了。

很多人没当皇帝前，都会以为整个国家都是皇帝老子一人的。只有坐上了那张宝座的人才知道自己会有多么的苦逼。尤其是在帝国江河日下的没落时期。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为50万英镑的收入欣喜不已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刘暹根本不以为然，接下来的收割才是真正丰收的时候。而即使如此，这笔钱对于此刻的新秦帝国来说也是一般般。这就是旭日东升的帝国与江河日落的帝国最大的不同。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整个拍卖会期间都无时无刻不关注着金钱的每一分跳动，刘暹却根本不理会这一点。而只关注着梁国的动静和中国即将下水的第一艘“全装重型火炮”的战列舰——泰山号！

这是中国海军对于无畏舰门槛的一次成功攀登。五座12吋35倍径的双联装炮塔，舰首两座，舰尾两座，舰体舯部锅炉舱后一座，布置在舰体中心线上，全舰侧舷最大火力10门主炮，向前火力理论上6门主炮，火力投放量提高。并且弹道性能全一致的主炮。使采用统一火力控制系统成为可能。副炮仅保留了3英寸以下口径火炮和诸多高射炮用来防空和抵御小型的鱼雷舰艇。

不过泰山号上的动力机构使用的还是老式的复式蒸汽机组——两台三汽缸立式三胀式蒸汽机，三轴双舵。石景山努力多年研究的蒸汽机轮还有待继续发展——可在小型军舰上使用蒸汽机轮已经有了，但用在泰山号这样大型战列舰上就相对见拙，体积太大，马力也不足——石景山还需要开发出马力更大、体积更小的蒸汽机轮来。所以泰山号为此

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大限度的马力输出下动力是11000马力，泰山号最高航速也只有16节，差强人意。强压通风时为13500指示马力。最大航速17.5节。

泰山级战列舰的排水量是14500吨，满载的情况下会超过15500吨。中国造船业在吸取了四艘小型战列舰的制造、设计经验——最大排水量12500吨，又有多艘的铁甲舰、装甲巡洋舰改装作为练手，终于解出了海军造船业上代表着至高荣誉的一朵鲜花——大型战列舰！一艘性能先对先进的大型战列舰。

虽然还没有下水进行过试验，可理论上的泰山号战列舰。单挑绝对不输于英国的君权级！

在这个时间点上，“全装重型火炮”理论在欧洲已见雏型，中国实际上只是向前一步走在了最前头。这肯定会进一步的刺激英国人。刘暹赶脚，这个时空的无畏舰应该等不到7年后再出现了。

就是以中国现今的技术水准，只要蒸汽机轮的

性能能够得到进一步突破，下一艘制造的战列舰就能爆出正牌的无畏舰来。所以，在泰山号下水之后，中国将会暂时停止战列舰的制造，转而开展高速装甲巡洋舰的制造和大讨论，然后借机引发出——战列巡洋舰的这一概念来。

要是德国人能对此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刘暹‘呵呵’，他真想看看那时候的英国人，眼睛还怎么一个劲的盯在中国身上。

当然，这也有战列舰太贵了的原因在。一艘泰山级战列舰，以中国现在廉价的人工和物价，由政府出面调控的情况下，单独的开工这一艘泰山号的总耗费就无限接近6亿华元，按照英镑计算，以现今国际认同的华元对英镑比值，造价也达到了85万英镑。

但是这艘泰山号照完以后，价格也很明显了，如果有三艘，最好是四艘泰山号一起开工，单艘战列舰的造价就能降低到5亿华元左右。折合英镑也就70万上下。

　　这个造价在目前世界战舰市场上来说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英国人制造的君权级战列舰，全世界第一艘全钢制战舰，造价也达到了110万英镑。虽然这里面含有很多‘创新’的因素，一些英镑都属于交学费的冤枉钱，但即便到了现在，时间过去了七年，这样的一艘外销型的君权级战列舰也至少要卖到一百万英镑。何况英国人就没有对外

　　若是英国人自己生产地话，估计成本价还可以降低二十万英镑——不能不说战舰交易利润丰厚。

　　中国之前没有本钱+资源在这个大圈子里玩，刘暹对这一块早就涎三尺，一直就是跨不进门庭，现在有了拿得出手的敲门砖——泰山级战列舰，战舰交易这块大蛋糕上自己也就可以分吃上一口了。

　　伊斯坦布尔的拍卖会进行了十天时间，中国和奥斯曼政府一共收入了1300多万英镑的拍卖费，平均每块土地的开发权费用达到了25万英镑。而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还有大片的土地‘有待开发’。

　　算上之前的50万英镑收入，中奥两国一家能分

的700万英镑。

英法等欧洲列强和西方世界的财团、家族等利益团体还期望着奥斯曼帝国和中国能够更大范围的拍卖出剩余的土地开发权，但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首先坚定地拒绝。因为经过了这次的拍卖会，他算是看清楚了，已经明确谈查出油田的土地远远比那些凭空划下的土地值钱。比如利雅得城东的那片土地，拍出了一百二十万英镑的高价，几乎占据了总体收益的10%。而很多并没有进行勘探，只是挨着有石油的地区划定的土地，其中一些的开发权都只是以底价5万英镑成交，这相差的太悬殊了。

在拍卖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新成立的能源部门长官艾沙德帕夏就开始接触探勘工作队，表示奥斯曼帝国可以出高价聘请他们，希望勘探队成员能够同意。同时伊斯坦布尔还发电北京。

刘暹表示疑惑，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石油开发权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都已经交给中国了，奥斯曼方还有必要自己雇佣石油勘探队吗？刘暹可不认为奥斯曼帝国有了要踢中国出去的念头。阿卜杜勒.哈米

德二世才能再平庸，也不会自寻死路。

伊斯坦布尔很快就发回来电文，奥斯曼帝国在希望石油勘探队能在波斯湾海面上进行一次勘探。他们的苏丹陛下认为，石油是埋在几千米深的底下的，陆地底下有大量的时候，那海底肯定也会有大量石油。因为波斯湾的水深只有几十米！

而且这海面下的石油开发权，奥斯曼帝国是没有交给中国的，也即是说这是属于奥斯曼方所独有的。即使海上石油的开发价值远没有陆地高，可对于现在的奥斯曼帝国来说，任何的收益都是有必要争取的。

刘暹看了回文后不禁挑眉。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看来要比他所想的聪明的多。就是刘暹自己，都选择性的遗忘了波斯湾海上石油，因为他印象中的海上钻井、平台属于高科技，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技术所能攻克的……

第七百八十一章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娃

伊斯坦布尔，多尔玛巴切宫。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今天的情绪非常兴奋，中午沐浴的时候，皇宫里的女奴在为他清洗头发的时候，弄疼了他，都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大度的宽恕了，一点都没受到惩罚。要知道往日的苏丹陛下可不是这么宽宏仁慈的，身边的女奴他丝毫不怜悯，一旦犯错所受到的惩罚往往就是死亡！

苏丹陛下这是怎么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身边的大臣们，他后宫的妃子们，全都感到奇怪。昨天和今天早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值得喜悦的事情啊？苏丹陛下这是……，怎么了？

时间一直到了晚上，好奇者才有了答案。

事实在证明，当奥斯曼苏丹没有特别的意志时，多尔玛巴切宫里是不存在秘密的。

一个下午都不到的时间，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军政重臣们，以及伊斯坦布尔的上层人士就都知道了苏丹陛下心情喜悦的原因。苏丹陛下在今天早上接到了中国人递来的外交书，是值得尊敬的中国皇帝陛下亲自发来的电文，对于波斯湾海面下存在石油的问题，中国皇帝陛下称赞苏丹的聪慧，赞叹他是一个富有智慧的聪明人！

这就是今天苏丹陛下特别的高兴的原因！

他受到了中国皇帝，东方的主宰，行走在人间的战神的嘉许。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了。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陛下而言更会有一种别样的胜利感觉。很多奥斯曼帝国的上层人物都知道的，在700万英镑被中国人拿走之后，苏丹陛下一直在心疼自己的‘大方’！

这些金钱都属于奥斯曼的。只是深深的埋在了底下。中国人将金库挖了出来，拿着一把钥匙打开

了金库的大门。拿走了里面的一半！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很清楚没有中国人，连金库里剩下的那一半金币。奥斯曼都拿不到手。但该心疼的他还是心疼的。700万英镑，这能够让帝国的财政变得更加宽绰和富裕。或是能够建立起一支精锐的装甲军团，一支强大的重炮军团！

现在中国皇帝坦诚自己没有想到波斯湾海面下，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想到了这一点，亲近苏丹的大臣和贵族们都知道，这会让苏丹陛下有一种胜利感觉的。

只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绝对想不到，刘暹根本就不在意奥斯曼帝国从石油上取得多么大的利益，因为他对中东地区中国利益的定义就是从中分一杯羹，如此足矣了。

奥斯曼帝国能够吸引到更多欧洲人的目光。这就是对现今中国最大的帮助。即使中国全面丢失了在中东的利益，现有土地上的石油资源——西伯利亚与中亚，和另一片油海——墨西哥湾，都可以轻

松的弥补掉这方面的缺陷。

中国现在最急需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石油利益，而是时间。

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帽子戴到奥斯曼帝国头上之后，大笔的资金会让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变强大，也会让奥斯曼帝国更加的变成欧洲列强垂涎三尺的肥肉。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或许能因为石油的黑色资金变得强壮一些。但它绝对抵挡不住英法德奥意诸强的觊觎和爪牙。

刘暹执掌下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卑鄙的无耻之徒，在自己吃饱喝足‘消化不良’，无法发挥出最强战斗力的时候。就拼命地推出盟友——奥斯曼帝国，作自己的挡箭牌。抛出盟友的利益——一块肥肉，暂时转移了盯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当中国的敌人们分享完了这块肥美的鲜肉后。中国‘消化不良’的情况肯定已经大大的好转了。

所以，对于中东。中国更重要的是要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和深入的影响力，而不是过多的在这里

去撷取石油的利润和金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这点小心思如果被刘暹知道了。只会让刘皇帝心生怜悯。这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娃啊。

只是刘暹不知道。甚至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洋洋得意，自诩胜利的波斯湾海上石油，也只是随口的一句话罢了。他现在已经出了北京城，在天津乘坐定海号战列舰，在一帮海军重将的陪同下南下上海。他要在下个月亲自出席泰山号的下水仪式！

这艘军舰在今年时间内就要完成舾装、适航，年底交付海军使用，到明年春天里要完成战斗训练，然后它将与定海号小型战列舰以及另外的两艘装甲巡洋舰，多艘驱逐舰、运输船一块西行马六甲海峡，远航欧洲，在英法德意眼下的这四个欧洲海军强国的眼皮子底下转悠一圈，再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东海岸，入编中国北美东海岸舰队。

刘暹对于泰山号寄予厚望，他希望这艘与众不同的军舰能让中国海军的名号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加响亮和耀眼，希望能够引起南美三小强的注意力，为中国的海军舰船制造业迎来‘美味’的订

单！

在定海号上，刘暹听取了海军将领们对于战舰未来的设想。结果发现，中国海军的将军们打仗还有些能力值，在军舰设想和需求上，真的在战五渣。

很多人对于泰山号，甚至是脚下的定海号小型战列舰都满意的不得了。似乎已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舰了。让刘暹唏嘘的同时，只能再将层次下放到校级海军军官的层次。这些人多是系统军校生培训过来的，除了驾驶和作战外，对于军舰的性能和海军发展史多有了解，这些人对于军舰在未来的认知和自我希望的战舰要求，果然比上一代将领们要多很多。

火力、速度！

刘暹很欣慰的看到众多的校级军官都希望拥有更高速度的战舰和更强火力的战舰。他们对于防御力的要求普遍微弱，这是他们战斗精神和欲、望的很好体现。没有旺盛的进攻精神，海军的中级军官

们是不会去寻求更快的速度和更强大的火力的。

“在泰山号的设计方案中，我们在舰首、舰尾平台都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它的炮塔座圈空间很大。为什么会表现如此呢？原因是为了日后好更换炮台。朕的设想便是将来能用一座三联装的炮塔来替换现在的两联装炮塔。”

“或许这样会使得大炮的口径变小一些，但这点不怕。只要我们能够研究成功十吋口径45倍径的主炮来，其射程和威力就就不会比12吋口径35倍径的主炮弱小。三联装炮塔的威力更是胜过两联装炮塔。”

“当然，朕也知道，三联装炮塔在经济和设计上肯定不会轻轻松松就让咱们被跨过门槛的。但国家有钱财投放到海军上，祖国的海疆需要强大的海军去保护。江南、天津和武汉三处重炮研究所都在大胆的去做尝试和突破，国家也在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三联装炮塔在未来的不远时刻，必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全装重型火炮战列舰才是未来海洋的霸主，英法德意甚至是重残的老美，只要他们建造的不是全装重型火炮战列舰，现在建造的越多，将来无畏舰时代来临时的阵痛就会越激烈。事情发展到现在，刘暹并不惧怕跟欧洲人拼军事竞赛。他手中握着的还有一个大杀器——航空母舰呢！

虽然现在中国秘密研制的轰炸飞机，载弹重量还不能超过一百斤，但战争还有的是时间。

再说了，轰炸飞机除了撂炸弹以外，还能悬挂鱼雷呢。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想要造出载弹两三吨的战术轰炸机太困难了。可是要制造一种载弹量只四五百公斤的鱼雷机，却并不难。而且一颗鱼雷的战术威慑力比之一颗炸弹要强多了。双方配合使用，再有战斗机来清洗舰艇表面的水兵，甚至暗中再辅以潜艇，对于将来大海上会出现的强大的无畏舰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

“航速对于军舰来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我们的实验证明，蒸汽轮机可以让战舰在最高航速上获得比普通复式蒸汽机更长久的航行时

间，但是锅炉和蒸汽轮机都需要极大的空间，这就要战局更多的舰艇内部空间，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锅炉和蒸汽轮机占据军舰内部过大的空间会给战舰的防御力安全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蒸汽轮机机组，然后才能安装上战列舰。根据在驱逐舰和巡逻舰上这几年的试验，如果大家不希望主力战舰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进一次船坞去修理，蒸汽轮机现有的问题不得到解决，就决不能装在大型军舰上的。”

“国家下播了这么大的本钱，投资组建蒸汽轮机验室，还拿小马力的蒸汽轮机放到驱逐舰、巡逻舰上进行试验，你们就都该清楚这种意图的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在海洋中，个大的战列舰的航速本来就是最慢的，一般航速都在十四五节左右，战斗中最高速度也只能达到十六七八节，但是海战持续的时间可不是哪一方所能够预定的。一个小时还是四五个小时，或是更长的时间，这些都有可能。复式蒸汽机没能力让战列舰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航行，蒸汽轮机是必走之路……”

第七百八十二章清扫

造价几十万上百万英镑的战列舰，这东西对于梁国是一点也不存在作用和意义的。

已经全面施行了中国农历的梁国，各地绿洲、半干旱区域，都在为卡拉库姆运河的修建而欢欣鼓舞，当地的国防军也开始了拉网式的马匪大清除活动。

环境恶劣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盛行马匪。尤其是1870年到1890年这二十年间，始终处于俄国人威胁的土库曼人几乎是全民武装。他们背后有英国人在怂恿和支持，为了保障印度的安全，英国人极力期盼着土库曼人能够创造奇迹，遏制俄国人的南下。

所以在土库曼地区，国防军开过来的初期，到处都散布着枪、支军火。抵抗失败的土库曼部分贵族、头人军队，战败的士兵们纷纷逃回自己的家中，也罢枪、支军火带回了自己的部落和家里。

军管下的土库曼地区，当然不允许民间大规模拥有军用枪、支。可那里能全部收缴呢？即便当地军队开出了高价来购买枪、支，还是不可能完全禁绝。再说，哪一个民族都有一部分思想迥异的族人，你可以说他们脑筋古板，拼命抵抗着中国国防军的进入，也可以说他们野心勃勃，或许背后还有某只黑手存在。反正总人口只有五六十万的土库曼人，在这片顶的了三个河南省的土地里，也很零碎的分布着一点点反抗力量。这些被国防军称作马匪的武装，个体力量都不到，上百人一股的都几乎不存在。

驻扎在土库曼地区的国防军骑兵部队。通常都是以中队的规模在追逐、清缴着抵抗武装。

就像燕赵两国在卡马水库将要进行建设的时候，先一步清理了两国国内大多数的反抗力量。梁国这里要进行卡拉库姆运河工程。为了防止劳工骚动的可能性出现，当地驻军也担负起了剿灭反抗武装的任务。

风沙漫天的大风天气里。卡拉库姆南部沙漠中的一处绿洲。这是一个南北东西都不超过一公里的小型绿地，但它却是附近方圆五百里范围内最大的一支反抗组织的大本营，和众多反抗力量的汇聚地。

近期，因为国防军拉网式的清剿，卡拉库姆沙漠南部区域已经有十多支反抗力量被打散和剿灭，上百人做了中国人的枪下鬼。眼前的这个位于沙漠当中，远离中国人军队控制区的小绿洲，就自然的成为了整个卡拉库姆南部沙漠区域内反抗力量的聚集地，所有幸存的反抗力量都逃到了这里来。这个叫卡曼的小绿洲一时间成为了卡拉库姆南部地区‘黑夜里的明灯’。

现在已经有至少一百名反抗力量成员逃入了卡曼。连同卡曼本来拥有的武力和在国防军动手前就已经感觉不对跑到这里来的人，整个小绿洲已经有了不少于二百名的反抗力量成员。

作为这可黑夜里的明珠的主人，也是卡曼小部落的首领，库尔班古力十分兴奋的看到自己的实力

在不断地扩大，即使这些外来者的到来让卡曼绿洲的粮食消耗大大增加。眼中只有武力的库尔班古力一点也不觉得那是负担。

他根本不知道，就在这些日子里，已经有五只不同方向的鸽子，在不同的时间放飞到了天空。所以，库尔班古力很自然的就也不知道卡曼绿洲的外围。夜色里已经有一支国防军骑兵来到了边上。并且这支国防军骑兵正在打算趁着今天晚上风沙漫天的气候，悄悄地摸进去，一举端掉这个黑窝。

“情况怎么样？”距离绿洲二十里外的一处沙丘背风面，昏黄的灯光照不清屋内人的面孔。一个灰头土脸都看不清本来面目的大汉掀开行军帐布帘走进来，侯在里面的骑兵营长沉声说道。

军帐里几个头戴皮帽子的军官看见来人之后纷纷站起身来行礼，这个可是国安部在卡拉库姆南部地区的坐探总头子。多年前就是中亚行动队的一员。

“陈营长放心，马匪们至今毫无察觉。今天晚

上我们一定能一举成功……”

“你摸进绿洲了？”营长脸色一变。

直觉告诉他对面人说话口气的把握十分大。那么，他是进绿洲了吗？

大汉用手将眉毛胡子上的沙子都抹下来。说道：“当然没有。我就是到绿洲边上打了一圈。库尔班古力连警备的人都撤掉了。可能还留有暗哨吧，但我绝对不会惊动他们的！”

帐内一个参谋军官笑呵呵的说着话，缓和了一下陈营长适才严厉的口气造成的紧张气氛：“外面这么大的风沙，连个鬼影都见不到，绿洲的马匪是绝想不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出击的。要真的有暗哨，过会让侦察中队的人用刀子解决了。”

“就是失手了，也不怕。咱们已经到跟前了！”自然就没有放过这帮反抗分子的道理。区别只在于进度稍微的缓慢了点儿。陈营长带来的是完整的一个大队，再加营部的警卫部队，小六百人马

呢！

陈营长认同这话，脸色也缓了下来，“我再说一遍，这一次不只是要拿掉卡曼绿洲，还要把里头的反抗力量一网打尽。不得漏下一个！”至于什么时候进攻，这就要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了。如果下半夜的风沙依旧这么大，或是还更加见大，那就只能等到明个天亮了。

但陈营长真的一点都不担忧失败的可能，他最怕的是人趁乱逃走了。这里汇聚了卡拉库姆沙漠南部地区绝大多数的反抗分子，除了已经被策反的，剩余的都是相当强硬的敌对力量，属于必须要减除的。跑一个都是祸害，里头的人，每一个都是可能让外界再度兴起一支反抗力量的种子。

这次陈营长领下的命令不只是剿杀整个卡曼绿地的反抗力量，还要彻底迁移了卡曼绿地的土库曼人。这些人大多数反抗分子的家属，即使不是，也全都通匪。放任不管的话，要不多久，这里就会再度兴起一支反抗武装。

所以，全部的人都要迁走。卡曼绿地会成为卡拉库姆沙漠南部地区驻军的一个点，一个步骑混编的中队会驻扎在这里。整个卡曼绿地至少有六七百亩良田，种粮食和草料，迁移来二十户汉地移民，足以打理了。或许这个小小的绿洲放在汉人手中还会慢慢的变大呢！

这几年国家花了不少力气用在沙漠植树植草上，改良土壤，减少沙漠侵蚀，减少绿洲的农田盐碱化。不停的做着维护生态体系和改良生态体系的努力，整个新疆的绿洲面积已经停止了“沙逼人退”式的恶化，面积扩大了1.2%。

1.2%，这当然是个很小很小的数字。可放在沙漠化防御和治理这个大课题里，却是进了一大步。

配合着国家的技术指导，配合着汉地移民勤劳吃苦的品格，还有一个中队的驻军，卡曼绿洲在未来时间里能扩大到哪一步且不去说它，至少能保证它不会消失。

时间往前推移个百年时光，那个时候的卡曼绿

洲可是卡拉库姆沙漠南部地区的一个明珠，面积数十平方公里，聚集了近万人在这里生活。那是卡曼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记忆。

是沙漠毁掉了这一切。在时光的演变里，绿洲的越来越小，沙漠不断侵蚀着宝贵的耕地和泉水，最终变成了现今的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绿洲，一个匪窝！

库尔班古力的老巢装饰相当豪华，也非常的具有土库曼气息。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银色装点着墙壁和头顶的吊灯，没有见到多少金子色，墙壁的花纹和桌案上的饰品，楼梯的扶手，镂饰的多是银子。但对于库尔班古力这么一个小小绿地的首领来说，眼前这不逊于土库曼一半上层阶级的‘家’，当然就是豪华奢侈了。

国防军彻底控制下这个小绿地的时候，被堵在老巢的库尔班古力选择了投降，而不是拼死抵抗。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国防军还找到了一部无线电台。

无线电这东西没能保密多长时间，在战争结束的第一年里英国人就发明了这个。很快，美国人也根据中方坠毁飞艇残骸里的无线电台残迹‘复原’了这个利器。

“这家伙背后果然有人。让他交代密码本。还有谁是电报员，找出来。”坐探总头子看着电台脸上那叫一个高兴，挖出一个地老鼠来了。顺藤摸瓜，只要敌人还没意识到卡曼已经出事了，就能试探出一些蛛丝马迹来。那么待他们反应过来前，自己就能抓起一条线了。

陈营长则更多的是关注战斗本身。反抗武装的战斗意志还是比较顽强的，打下卡曼，他手下的士兵死了十四个，伤了二十多个。而二百来武装匪徒，被当场击毙超过一百人。这种间还要算上十多个主动来投降的内奸。

在遮蔽物密集的地方打歼灭战，伤亡的确远比旷野作战要大。

跟着上百名武装匪徒一同被击毙的还有三十多

个当地土著，里头妇女儿童老人都有。陈营长也不觉得有什么，这些都是正常伤亡。真要怪，就去怪你们自己，谁让你们通匪的？

第七百八十三章金钱的力量

阿什哈巴德。

“大王，截止到本月二十日，我国防军南北剿匪作战，一共击毙贼匪五百三十人，俘虏三百五十人。抓获匪徒家属和通匪者，四千七百人。现今我国境内不说马匪已被全部清剿完毕，也只是剩了些零零散散的小股残匪，无力对我国接下来的运作造成任何威胁。”

“内阁已经联系了华夏、工商、农业、建设四大国资银行，下个月四大银行就会全面入驻我国的各大中城市。因为运河准备工作的慢慢展开，大批的资金和物资已经沿铁路运到，现在政府也正在筹建梁国中央银行。在业务和人才上都需要母国的支持……”所以，梁国与四大国资银行的结合，是郎有情妾有意，**，一拍即合。

刘孟此刻的神情非常轻松，国民大会即将落幕，他已经把握到了整个土库曼的人心了，母国又

有雄厚的资本来支援，这个国家根基已立，真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轻松的太多了。

一条卡拉库姆运河，作用竟是如此的巨大！

而且梁国中央银行一旦筹备完毕，就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货币发行权利。那时候，日子不要太好哦。太子也答应在财政部帮忙一把，争取在年尾就正式发行卡拉库姆运河工程的第一批建设债券，然后运作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可以说，只要卡拉库姆运河今后真的能够回报来相应的利益，资金方面梁国的压力真的会很小很小。

只是国家一切都从零开始，百业虽然开始兴旺。税收工作却是一项要耗费大量精力和人力的工作。梁国需要建立自家的各类专业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也必须跟母国的各个大学、学院达成毕业生引入合作。刘孟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在希望工程里参合一脚。不然自己就可以号召那些接受了希望工程捐款和扶助的各类毕业生来到梁国了。就像燕国、赵国这些年受到的‘利益’一样，燕王、赵王虽然早些年里手头缺钱。吃了一些‘苦头’，可种瓜得

瓜，现在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令人眼红啊。

梁王两年前看到‘回报’时就后悔了。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实在无颜再去攀希望工程，就跟另外五个一样没在希望工程里投过一分钱的弟弟，一块搞了一个助学基金会。可以说是拾人牙慧了，但为了将来自家属国的更好发展，也只能如此了。

到了今天他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家老子的‘强大’。十年前只以为是块招牌的希望工程，现今依然成为了皇子就国的一大助臂。这是当初谁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些背后拿钱给儿子往希望工程里投的母后、母妃们。谁敢说她们就料到了今天这一日？那时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儿子在父皇面前刷脸罢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刘孟唏嘘着。想起了那时才刚刚十岁的自己！

……

新秦23年五月，科威特。

沙滩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海面也是一样。还没有收到过工业污染的波斯湾，还是清澈干净，海浪轻轻地拍击着海岸，一座正在兴建的港口就在海浪的包围中一点点的‘成长着’。

三万多名劳工忙碌在这片庞大的工地上，老旧落后充满着阿拉伯气息的科威特城，正在用一种让整个天方世界都惊讶的速度更换着自己的妆容。

这才多长时间？庞大又现代化的码头群已经初见雏形，一栋栋十层以上的高楼立起了五座。还有中国人的科威特特区行政大楼，整个科威特城到处都是工地，随处都可以看见施工机械，以及那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这些工人当中。可以看见中国人，也可以看见当地人，他们在用自己劳动和汗水将科威特这座阿拉伯半岛东岸最重要的深水港变成整个波斯湾数一数二的大型商港。

一旦港口建成。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很快在码头货栈堆积起来。而这里也将成为中国制造征服天方世界和眺望非洲和欧洲的‘前哨’。

最多的时候，科威特城里拥有着超过五万名劳动工人。其中80%来自科威特本地和周边地区。中国人将整个科威特地区的男丁都一网打尽，这还不算。他们还雇佣了相当多的波斯人和库尔德人。

因为在萨巴赫家族带着自己的支持者离开后，整个科威特的人口下降到都不足五万人，其中能劳动的男丁可能只有两万。

本地人口稀少的科威特，已经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被中国人渲染上了自己的颜色。知道截至到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科威特吗？

除了两个营的军队外，有两万多名的建筑工人和石油系统工人，后者包括了炼油系统，以及不少于这个数字的工人家属。中国人的数量在总数上已经能跟当地科威特人并肩了。

现在科威特城的工人总数从最高峰五万多人降落到眼下的三万多，但是整个科威特地区的劳动工人已经达到了十万，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波斯，剩余的来自科威特周边地区。

中国政府组建的科威特发展公司，在去年冬天时候正式成立。起始价1000华元一股的一百万原始股，一经传出消息，就受到了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追捧，短短十天的时间都不到，就被国资银行、私人银行和各大国有企业瓜分完毕。财政部只是搞起了一个虚头，把科威特做资源，总投入不到一百万华元，短短时间里就召集到了10亿资金。

到了今年时候，发展公司在北京和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立刻就受到了全国、全东亚资本的欢迎。一百万原始股不可能够的，那些国内金融大鳄们争夺分享求的也是利益，怎么会昨天才拿到手，今儿转手就买了呢。

一百万原始股立刻增发翻倍，市场上抛出了80万股流通，二度筹集资金。大头还牢牢握在国内那些利益集团的手中。

80万股股票两天时间都不到就被各方利益集团抢购一空。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从初始的1000华元上涨到了2400华元。随后日子里虽然起

起落落，但总体上是上升趋势的，到了眼下股票价格已经上升到了3500华元一股。

科威特的工程一个都不曾停歇过，在这里工作的人也从来不需要考虑领不到工钱。

而且中国制造在天方世界本来就有不小的名气，奥斯曼帝国都拿了多少次实物贷款了？他们用中国的工业制造品在中东民间可是抽了不少血。

科威特港口码头扩建工程都才开工的时候，大批的中国货物就涌了进来，当地的阿拉伯劳工很少领取银币【薪水】的，而是拿着购物券去超市里倾己所有的采购一切用得到的好东西。

刘暹手下的秦氏财团当然也拿下了科威特发展公司相当数量的一块股份，科威特已经出石油了，那么这里就是一块未来百年里取之不尽的宝地，虽然他也不敢保证中国能够独享科威特利益几年时间，但有赚无赔是肯定的。

再大的财富也是一点点汇聚起来的，秦氏财团

作为当今中国最大的资本团体，作为整个东方世界的资本no.1，就是有一块块来自不同位置不同领域的利益汇成的。科威特发展公司产生的股份红利不可能与整个秦氏财团相媲美，但刘暹也没有白白把钱放过的理由。

　　未来的世界，秦氏财团将是支撑皇室地位的一大保障。现今举国上下的人都看到太子不接触政事，可很多的上层都清楚，不接触国家政事的太子爷除了在国防军飞行军部队里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外，还在多年前就介入了秦氏财团的领导阶层。现在，已经成年并诞下皇孙的太子，正一点点主导着秦氏财团这艘巨大战舰在大海上的航向。

　　刘暹把整个秦氏财团都留给了太子，这个规模巨大到令寻常人难以想象的经济体，一分一毫都没有旁落到别人的手中。张守炎今年乐呵呵的等待着下台，甚至连议会都不想去了，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放心？他背后的张家为什么会这么放心？真的是相信了刘暹了吗？

　　那只不过是看到了太子力量的巩固。

秦氏财团，这个平日中隐藏着面目的巨大经济体，它的力量一点也不逊色于一个内阁首辅。

金钱比不过刀子，纯粹的金钱即使庞大到破表了，在强力面前也脆弱的不堪一击。但是这‘金钱’若笼罩着了数百个行业，牵连着了几十万甚至更多的人口经济的时候，金钱的力量就一点都不比刀子弱。

这就是金融与实业的最大差距。

秦氏财团从来不是一个金融公司，虽然它有自己的私人银行，有信贷公司，但那些只是秦氏诸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实业化才是这个经济体最强大的地方。

刘皇帝把这个大杀器传给了太子，张家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已经是刘皇帝这个数亿民众眼中的‘战神’还存在的情况下，太子所能‘承受’的最安全模式了。

难道太子要全部取得了军权才算安全吗？那又置刘皇帝于何地呢？

如果刘皇帝真的不满意太子，要换一个继承人，就算太子介入国政，介入军队，也一样会被翻掌拍为粉齑。皇帝强大的个人威望和超巨的影响力，整个帝国内部不存在任何可抗衡的对手。拿到秦氏财团，就是太子最大的安全！

第七百八十四章造舰

“魏瀚，你做的很好。朕把造船总监的职务交给你，没有看错人！”

江南造船厂的船坞中，刘暹脚踩在泰山号庞大的身躯上，内心也是感觉着一阵激动。这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五艘万吨级战列舰，更是海军史怎么也越不过去的一座丰碑——这是全世界第一艘下水的全重型火炮战列舰。虽然它距离无畏舰的差距还很遥远。

魏瀚脸上的笑容比菊花都灿烂，身边跟着笑的一样灿烂的陈兆翱、郑清濂，他的两个好友、同班同学兼副手，这三人主导的海军造舰局，这些年真的为中国海军造舰业的大跨步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午用饭时候，刘暹感叹着说，“马尾船政了不起啊！”

“左宗棠功在千秋！”

三个当今中**舰制造上的顶级专家，全部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前学堂制造班第一期。算上当今海军的将领军官们，虽然早没有福建帮的说法，可福建人所占的比例也非一般的大。

早期在秦军海军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石清岩、杜春、王福友、李正辉四人，现在个个还都是海军当中的宿将，是军衔最高的一批人，但实际上他们早就落伍了。不说是组织战舰进行战斗，就是让他们指挥一艘军舰远航都不成。

海军当中真正能打的、有威望的一批人，还是船政学堂毕业的，又经过了留德留英淬炼和战争磨砺的那批干将。参谋、后勤系统，以及支撑军舰运行的中基层军官，很大一部分则是出自天津、福州、青岛等各海军院校的毕业生。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根本不想原船政水师那般，士兵、军官全都来自福建。自然就形不成‘系统’，像福建帮这种有着清晰地域划分的势力在海军中一点都没有存在土壤。

所谓的福建帮、广东帮。在现在的中国海军根本没存在。等到再过几年，邓世昌、方伯谦、许寿山、萨镇冰这些老一批人纷纷退下后，整个中国海军包容着全国各地的人，就更不会有地域之分了。

第二天，下水仪式举行。整个船厂都沉浸在节日样儿的喜悦之中，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在船厂周围，船台早已披红挂彩，连大型的龙门吊，也披上了盛装。

船台的右侧。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也装饰满了鲜花绿草，左右升起两个大大的氢气球，下面挂着写着大字的红绸，隆重而华美。主席台的上方，红底金字，写着：泰山号战列舰下水仪式。主席台的一侧，船台上巨大的泰山号战列舰船体被红色的绸缎和鲜花彩带装点一心，尤其是舰首，一个硕大的花盘被红色绸缎悬吊在正中央。对应着下面会场的彩旗如云，锣鼓喧天。喜庆的气氛烈火一样燃烧着所有人的激情！

掷瓶礼是要进行的。作为学生，即使国情不

同，也没必要在这点上标新立异。“掷瓶礼”和为船舶祈祷的赞美词不仅被中国无改动的继承了下来。而舍弃了之前的敬龙王，而且也难得在性别上让步，依旧由女性来完成。

刘暹没让随行的后妃出面。造船局方面也绕着弯子做过这样的请示，被刘暹拒绝了。魏瀚他们找了杜春的夫人出面。“甲五号战舰，今天我命名为你‘泰山号’战列舰。祝福你在今后的时间里能平平安安，遇难成祥，为祖国三万里海疆的安全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台下一片掌声，杜氏在司仪的引领下走到敲香槟的台前，拿起小斧，在身前轻轻一挥，斧落绳断，香槟酒瓶高高的摔在船头，粉碎声中，洒下一阵红雨，醇香扑鼻的酒味溢满船艏。大红绸布随即落下，花盘落下，“泰山号”三个强劲的大字昭然天下！

军乐队跟着齐奏国歌。在国歌声中，船体开始缓缓地滑入黄浦江那波光闪闪的水面。这个时候，典礼进入了**，四处掌声雷动，锣鼓声，鞭炮声喧

天，刚才退在一边的舞狮和龙灯又再一次飞舞起来。周边的工人纷纷将自己准备的三牲、美酒等贡品投入进黄浦江，奉献了属于他们的由衷祝愿。这是传统的力量，十多年了，就这么默许式的流传了下来。

在这沸腾的船厂里，泰山号平稳地下水成功，中国向着海洋又迈出了庄重有力的一步。

主席台上，刘暹跟大家谈笑风生，聊的正开心时，一个侍从从外面挤了进来，脸色有些难看。见周围人多，侍从眼神闪了闪，对刘暹道：“陛下，刚刚接到中东的消息，我们是不是到其他地方说？”

刘暹不知道中东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侍从的样子就知道，这消息绝对不好。跟着走到一旁，周围的人也很识趣地让开了，该知道的陛下自然会让他们知道，不该知道的，至少现在不该知道的，要是听进耳朵里了，后果会有麻烦的！

“中东怎么了？阿拉伯半岛上的部族武装，奥

斯曼帝国还没镇压下去吗？”自从拍卖会结束，大批的西方勘探队和石油工人来到半岛和两河流域上，很快的各处地方就都有石油油井被开发出来，中东‘油海’的名头是彻底的戴在头上了。巨大的利益当然的就让英法等国生出了别样的打算，上个月末半岛上的部族武装就频频闹事，西方人也频频越过‘合法’的石油开发区，向别的地方‘挺进’。不过两河流域倒还是安稳的，闹事的都在半岛上。

“是不是英法正式插手了？”欧洲强国和小强虽多，但在中东地区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英法。刘暹只能这样揣测。

“欧洲人组织了雇佣军支持部族武装。消息严密，之前没有听到一丝儿风声。直到前天，奥斯曼军队在内志高原北部的哈伊勒跟部族联合武装发生大战。四千奥斯曼军队被一万七千名部族武装和两千雇佣军彻底击败，损失惨重。奥斯曼派驻阿拉伯半岛的总督阿里帕夏被炮火击成重伤，生死未卜。”也正式这一战的发生，中东地区的军情局才发现了‘欧洲雇佣军’的存在。

刘暹脸色微微阴沉，哈伊勒距离科威特可是相当近的。

“部族武装和雇佣军损失如何？”

“总共损失不到一千人。其中雇佣军部队伤亡越有三四百人。哈伊勒之战的失败和阿里帕夏的重伤，让奥斯曼军队心无斗志，他们决定放弃内志高原的东北部分，退守到了东部的赖斯。并且向我科威特驻军发出邀请，希望我军能够进驻哈夫阿巴廷，保卫半岛北部沿海。”

“这也太没吃相了。”刘暹想着中东发现石油，好歹也要等上一两年，英法见到了巨大的利益，才会按耐不住的去挑起阿拉伯地方势力对奥斯曼苏丹的战争。这没想到拍卖会只过去了三四个月，这群人就已经忍不住扑上来了。

“分出一个营驻扎在哈夫阿巴廷。向伊斯坦布尔发电，要求奥斯曼政府尽快扑灭半岛的反抗力量。给他们说，这种反抗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下一

批开发权拍卖的影响就越大。”万幸中国的勘探人员都集中在了科威特和波斯湾周边，阿拉伯半岛的内部已经没有人了，否则一个多月的混乱，阿拉伯人背后又有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怂恿，勘探队要是被他们抓住了，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中东奥斯曼政府军的这一败，简直是给整个半岛部族势力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些部落武装的气焰会更加嚣张，野心会更加高涨。

虽然他们中间也会有内斗，比如阿齐兹家族和拉希德家族，这两边就是死敌。后者家族势力范围内现今最大的财富——利雅得油田，以及利雅得这座半岛上数一数二的城市，几十年前就属于阿齐兹家族的。

阿齐兹家族现任族长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父亲阿卜杜勒.拉赫曼原是纳季德地区——利雅得所在区域的埃米尔。后来由于拉希德家族的入侵，被迫流亡科威特。

在奥斯曼政府军卷土重来，清扫科威特的时

候，阿卜杜勒.阿齐兹也跟着科威特萨巴赫家族一块离开了那片庇护地。

如果那个时候的奥斯曼军队能够稍微的拉拢一下阿卜杜勒.阿齐兹，肯定的，之后奥斯曼军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行军就会变得更加‘合法性’。但想着吞吃一切的伊斯坦布尔，可不会拿眼去敲一下落魄中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奥斯曼军队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游行一样重新在阿拉伯半岛宣示了自己的主权。也把几乎全部的阿拉伯地方贵族、部族势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英法能够这么快就挑动起双边的争斗，一是半岛人很清楚英法等欧洲列强的强大；二是土耳其的没落众人皆知；第三便是土耳其完全撷取了石油的利益。七百万英镑全部归了伊斯坦布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哪怕拿出来一百万英镑给这些部族和地方贵族，半岛的反抗力度就不会这么强，这么凝聚！

但是单纯的雇佣军和部族联合武装，刘暹是不担心的。奥斯曼帝国现在好歹有五十万以上的现代

化陆军，要压平一个半岛，还是轻而易举的。奥斯曼真要怕的是英法等国会借机会插手进来……

第七百八十五章古怪

刘暹在上海的活动还有参加上海商品交易所的揭幕。这儿是中国第三家期货交易市场，以石油和贵金属、橡胶为主，不同于郑州的小麦、大米、棉花、白糖等农产品期货和大连的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格上讲似乎高了一层。实际上只能说各取所得！完全是靠地理区位优势。

中国大陆大步发展已经二十年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自我的就找完善成长，像证券交易所早就不是北京、上海两家了，只要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需求达到了，相应的金融机构就自然而生。

比如那郑州！

随着郑州中国地理中心位置的确定，作为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电力、邮政等主枢纽城市，郑州的发展速度简直高速的让人瞠目结舌。

从二十年前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小城市，现今已经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的no.1，就是开封和洛阳这两座中原传统重镇，也不得不落在郑州的身后。

于是，五年前全国第二家商品交易市场在郑州出现。这完全是经济的主导。

上海成为第三家商品交易市场的承载城市，还一口吞并了规模不小的上海黄金交易市场，只能说黄金在中国的地位真的下降了。至少石油和橡胶这两项重要资源的重要性已经不逊于黄金。而且上海作为整个长江经济区的龙头，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贸易窗口，显然很适合作为石油与橡胶资源的交易市场。

这也算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后的一种具现化。对于上海。对于中国，这都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刘暹也是脸上挂着和熏的笑参加完整个揭幕仪式的。可背过脸去。刘暹脸上的表情一点高兴的意思都没。

半岛上的部族联合武装，没有在哈伊勒停下脚

步。也没有向着东部继续追击奥斯曼政府军，而是向北朝着哈夫阿巴廷开进了。这些人要干什么？刘暹可不信他们会不知道中国一个大队的先头骑兵已经进驻了哈夫阿巴廷。

在参加今天的揭幕仪式的时候，刘暹时刻都准备着接到中东战争的消息。他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就让侍从通知外交部，继续向奥斯曼帝国施压，他们必须迅速扑灭阿拉伯半岛的反抗焰火！在这场西方人主导的烈焰即将烧向科威特的情况下，刘暹半点也不能容忍！

但是，法国和意大利人的军舰出现在了埃及，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巴尔干蠢蠢欲动，大批的奥斯曼新军被牵制在了西线战场。然后一部分军队守卫伊斯坦布尔，英国人还派出军舰和运送部队登陆了南也门。

1789年英国占领了也门的丕林岛，1839年又占领了亚丁。1863—1882年英先后吞并哈达拉毛等30多尔酋长领地，组成“亚丁保护地”，将也门南方的大部分领土分割出来。并在当年九月在南也

门建立了殖民地。同时英国人也在亚丁周边地区建立以松散联盟为主的缓冲区。

现在至少一万名英国陆军登陆了亚丁和南也门。而依靠着一万名英国陆军士兵，南也门和亚丁地区至少能拉起一支两万人的附属军队。加上本来就造反的半岛部族武装，这个数量可不是小数目。奥斯曼帝国以必须慎重为由，暂缓了原本制定的即刻出击计划，他们一边紧张联络英法政府。另一边抓紧筹集军队。反正半岛的东北部低地区——波斯湾南岸——和半岛的南部——挨着红海的汉志地区，还控制在奥斯曼政府军的手中。而内志高原从来都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拥有着一个接一个的埃米尔和部族。只要南北精华地区还控制在手里，情况即使再恶变。一两个月的时间奥斯曼还是有的。他们打算筹备到五万军队以后，再谈进军半岛的计划。

阿拉伯半岛发生的叛乱战争直接影响了科威特开发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走势，到泰山号下水仪式的第二天。哈伊勒之战的消息传动东亚，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价从3350元直落到3270块。然后反反

复复，才最终爬升到3300块。如果哈夫阿巴廷的战事爆发。科威特将要面临战争的威胁，股价会再落个几百块甚至更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一切就要看半岛战争的走向和当地中国驻军的表现了。

心中怀着忧虑，刘暹返回到住处后，神色就显得比较疲惫。奥斯曼帝国的选择他可以理解，但科威特所要承受的威胁他却不能忍受。看着中东地图足足一个小时候，刘暹发了一道命令去北京，中国可以从波斯借来助力啊。刘暹要内阁考虑他从波斯借兵的提议。如果内阁认同，那就向波斯‘借’五千军队。

如果敌人只有半岛上的部族武装，两个营的国防军保证科威特的安全将半点也没意外。可要是还多了一支欧洲雇佣兵，事情就是两说了。

驻守科威特的中国、军队只有五千人，一个营的步兵，一个营的骑兵，火炮的最大口径都只有105。英法若是真的在后面重重的推一下半岛人，

科威特就是危险的。之前开发公司解散大批半岛劳工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些半岛人的抵制，程度很轻微，事情很恶劣！直接让刘暹对于半岛人缺失了信心。最重要的科威特城里，数千居住在那里的科威特土著已经被整体拘禁！城市管理层和军队严禁他们随意外出。一批的建筑和石油工人也被迅速的武装起来，只是科威特军火储备很差，竭尽全力了也只武装了两千许。

同时大批的建筑材料被挪用到科威特城外和油田区域，紧张构筑起一座座防御工事和堡垒。如果不是波斯籍的劳工还比较可信，那里的情况还会更见严峻！

整个中东都因为半岛上突然抱起的战争而震动着。但是伊斯坦布尔却似乎依旧平和，就像依旧沉浸在七百万英镑的喜悦当中，整个社会秩序并没有因为半岛的反叛而产生一丝波动。

这幅景象令中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非常不解。内志高原上的阿拉伯部落纵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直属国土，可看之前奥斯曼大军开进来，各地俯

首称臣的样儿，看奥斯曼帝国干净利索的把科威特打扫干净的样儿，看奥斯曼帝国心安理得的分割半岛的石油开发权的样儿，很显然的没有半点勉强，奥斯曼帝国还是拿这块土地当自己的的，他们在当地也还是有着不少的利益和一定影响力的。

现在这幅‘安定’的景象是不是太平淡了？

奥斯曼苏丹就不怕引起连锁反应吗？现下的奥斯曼帝国虽然强大了不少，但欧洲和非洲和亚洲很多地方省份都不安定，如果英法策动的这一场叛乱成功了，很难相信会鼓舞起多少民族分子站起身来！

两年前克里特岛起义者宣布克里特与希腊合并，希腊首相德里吉安尼斯得到了议会和国王同意，支援克里特独立政府，并于1897年2月派出希腊军队占领克里特岛。4月王储康斯坦丁率领的希腊军队袭击在色萨利的奥斯曼帝**队，1897年希土战争爆发。整个战斗只持续了三十天，希腊军队遭遇惨败，不得不赔款400万里拉，并割让色萨利的部分土地给奥斯曼帝国。英法德意四国对这场战争进

行了强力干涉，但克里特岛依旧留在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也没有取得他们期望的自治。

奥斯曼军队在与希腊的战斗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斗力，干净利落的击败希腊军队，也让自第十次俄土战争以来，奥斯曼军队灰暗的色彩焕发出了一丝新的鲜亮。

对照希土战争中奥斯曼人的表现，再看眼下，驻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外交人员冥冥中就觉得有股古怪！虽然他们也理解奥斯曼帝国对话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确实需要时间和慎重。可伊斯坦布尔的表现真的太平淡了！

几天之后的大海上，就在刘暹乘船返回北京的时候，他接到了中东传过来的急报。半岛部族武装进攻哈夫阿巴廷了。在遥远的波斯湾，在鞭长莫及的波斯湾，中国力量时隔不久，再度与西方社会产生一场必须要激烈的碰撞了！

虽然是已经有心理准备的事情，可刘暹的心情还是感到郁闷。

“陛下。半岛部族武装进攻哈夫阿巴廷，那就意味着他们要跟我国进行战争。英法等西方列强必在他们背后支持。那么，奥斯曼人会不会也在顺水推舟呢？”

“战争爆发，我国与英法等列强就是在实质上进行角逐。自然会吸引整个西方世界的瞩目，这会为奥斯曼帝国减轻一些压力。同时，这也造成了我国与半岛土著部族、势力的隔阂。战争就有死亡，半岛部族武装的死亡注定要远远大于我国的。

只需要死个三四千人，就半岛部族的实力来看，这就是化不开的血仇了。”

“而且战争中，要是我军支撑不住了，这也能更一步显示出奥斯曼帝国对我国的支持，于我国立足中东战略的重要性。”

这种猜测对于奥斯曼这个盟友来说是很不友好的，可是战争都爆发了，中国势必要在接下来的中东变动中变得更加艰难。张守炎不加恶意的揣测盟

友也是迫不得已的。

第七百八十六章角逐

“近失弹！调整方位角xxx，高低角xxx！……预备，放！”

“轰！”

一声炮响，一颗75mm野战炮的炮弹飞到五六里外，准确地击中了目标，一股黑烟腾空而起，将那座漆黑的建筑遮蔽起来。

本来这座碉堡是水泥本色的，被太阳晒得狠了，远远看去发白。可挨了进攻方十几颗炮弹的轰炸后，整个碉堡已经像烟熏一样的漆黑。

整座碉堡就是哈夫阿巴廷城西一小块战场的支撑点，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碉堡配合着地堡和战壕防线，就练成了中**队在城外的整个战场。

因为时间问题和运输不方便，哈夫阿巴廷城外只有两条防线，第一条很简单，就一条单单的战壕

线，第二天防线就是眼下的地儿，战壕、铁丝网、土木工事、钢筋水泥工事、防炮掩体，诸多现代军事防御设施在这条防线上都能找得到。

如此的布局，也就是中**队入主哈城以来，这些日子里的成果了。

可惜哈城与大后方的科威特没有直通铁路，不然会有更多的钢筋水泥运到，摆在部族武装和欧洲雇佣军面前的也会是一条更加难啃的防线。

一名棕红色头发的欧洲士兵匍匐在前沿阵地一个未完工的散兵坑里，举着望远镜观察炮弹的弹着点，放下望远镜，向身边一名通讯员说道："传令，所有的野战火炮推到阵地前沿，集中火力，猛轰敌碉堡。争取将它完全摧毁！但是必须记住，不能浪费弹药。现在对每一颗炮弹都必须精打细算，没有你们上尉的允许。哪怕是实心炮弹也不准打！"

通讯员将命令记在笔记本上，匆匆地跑去传令，但是刚直起腰来，还没有跑出散兵坑，整个人

一个踉跄，向前扑倒，同时，从远处传来一阵‘哒哒……哒哒……’的轻机枪点射声。

“上帝保佑他还有一口呼吸。快把他拖回来！”观察员叫喊了一声，自然有阵地里的半岛土著去做。他自己则迅速翻转到另一处已经挖好了的单兵掩体里。举着望远镜继续向敌军阵地搜索，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出现的轻机枪火力点。

那个机枪火力点架设在对面战壕的右翼，从点射声来判断，枪手绝对是个老兵，从这么远的距离都能够将人击倒，了不起！

“啪！啪！”

部族武装开始了还击。就在观察员身后十几米的战壕里，响起了零星的步枪射击声，似乎是在壮胆。观察员可不相信，自己身后的那些愚蠢的异教徒已经比自己更快的找到了对方的火力点。然后用零星的步枪射击去试图压制中国人轻机枪的火力。那更愚蠢了！

“后背中弹，已经阵亡！”一个穿着白色布袍的人摸到这名棕红色头发的观测员身边说道。他说的是荷兰语。

观测员回头看了那个通讯员一眼，心中颇为痛惜。他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省的同一个市。对方太倒霉了。而且这已经是他自从进入战场后损失的第二名通讯员了。自己是不是也被撒旦诅咒了呢？毕竟自己在帮助愚蠢的异教徒打仗。

压下心头的怒火，观测员抬起手来。向对面的阵地一指，大声地说道：“炮兵上来后，就告诉他们。集中炮火，一个急速射。先把那段战壕炸毁！”那里并不怎么长的一段距离，已经出现三个火力点了。

“我去传令！”一个半岛人刚站起身来。还没来得及跨步，就闷哼一声一头栽下。胸膛被打了三个枪眼，汩汩的鲜血从栽倒地上的身下流出来，后背也很快被血浸湿。是贯穿，整个身子都被打穿了。

“neuken，neuken！”观测员用自己的母语破口大骂，他就知道自己肯定已被发现了。他一个标准的翻滚，离开散兵坑，在机关枪的点射声中，敏捷地翻滚进了身后不远的战壕中。

部族武装和雇佣兵的数量远远超过哈城里的国防军，并且这支国防军还是以骑兵为主力，如果不是部族武装的战斗力实在太烂，敌人的火炮数量也不算太多，火炮口径更没有上升到100mm以上，还不能对钢筋水泥工事形成直接影响，哈城就已经危险了。

欧洲人的战斗力不弱，特别是他们具有火力优势的时候，这仗打起来格外吃力。

不久之后，欧洲人的炮兵阵地转移完成，前推至一线阵地后方，在国防军守军的炮兵射程之外建立起新的阵地，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炮声隆隆作响，雨点般的炮弹飞了过去，落在那一段战壕前后，泥土纷飞中浓烟滚滚，三个火力点哑了片刻，但是不久之后再次吼叫起来，继续向部族武装和雇佣军的前沿阵地倾泻着弹雨。

“哒哒……哒哒……”

敌人的炮火当中，国防军已经暴露的火力点纷纷用激烈的枪声作为回答，但肯定是没什么卵用的。只是给己方将士壮壮胆，告诉将士们自己的依靠并没消失。

雇佣军炮兵继续向那段阵地投射着火力，最终使三个火力点彻底哑了下去，但是三挺机枪是否已经被消灭，还是人家挪换了位置，谁也不知道。

“轰！轰！”

在战壕经受着炮火的考验时，那凸出的碉堡更在接受炮弹的蹂躏。一颗颗炮弹直接或是间接地爆炸，让这座碉堡恍然变作了一块烧红了的铁，承受着铁锤一次次的重击。

75口径的炮弹真的很难对永久性工事造成直接损失，可持续不断的轰炸对碉堡内的很多士兵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和痛苦的折磨，很多士兵

的耳朵已经流出了鲜血。头晕目眩也是普遍现象！

“轰！轰！”

国防军的炮弹也飞了过来，他们的还击从来没有停止。炮弹在联军——部族武装+雇佣军——的前沿阵地上掀起泥土和黑烟，然而威胁很小。

之前安排科威特驻军的时候，刘暹考虑到不能暴露新式的速射炮，液压驻退复进机构的成功对于火炮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刘暹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法国人是不是如历史中一样发明了75小姐，可如此之秘密绝对不能从他这里泄漏。

驻科威特国防军的炮火都是上场战争中使用的老炮，无论射速还是射程，与新式野炮比都是渣。这种安排自然杜绝了泄密的可能，却也让此刻的国防军陷入了重火力上的绝对劣势地位。

敌军的这一轮炮击持续了整整十五分钟，国防军前沿阵地被炮火硝烟整个笼罩，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不过联军也没有趁机再发起冲击，到让国防军

指挥部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夜幕里，国防军发起了一阵反击。

这里的国防军军官不相信半岛人的武装有什么严格的纪律，而夜袭，就是最能检验一支部队的纪律和勇气的。自古以来，兵家最忌讳的就是夜袭，如果组织不好，一场仓促的夜袭就有可能成为惨败的开始。因为黑夜不仅是攻击方的盟友，同时也是逃兵的好朋友，一支士气低落人心不固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发动成功的夜袭的。

而要组织得力，那就是制胜的法宝！

所以，这支夜袭部队全部征募志愿者，有着精神和物质双重奖励。不可能直接给钱，而是全军通报表扬，记大功一次，提升军衔。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国防军本就是一支精兵，一百名突击队员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凑齐，已经是摩拳擦掌，就等营指挥部的一声令下了。

大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手榴弹、炸药包，

这是夜袭部队的四**宝。即使在最‘现代化’的北美战场，肉搏战双方都打过不知多少次。大刀或砍刀一类的，不仅是骑兵必备的武器，很多陆军士兵也喜欢带上一把。

黑沉沉的夜幕不时地被那炮弹爆炸的闪光撕开，隆隆的爆炸声有如春雷一般，让人心神俱震。

当夜袭部队在靠近敌军防线二十来米时被发现，国防军的炮弹立刻落到了敌人的头上。夜袭队纷纷从地上跃起，呼叫着、呐喊着，直冲联军阵地。

守卫一线真的联军士兵果然被这突然的打击打懵了。没有严格编制和军纪的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迎上去，而是向后跑。雇佣兵当然也有人在前线，但是国防军的突破点并没有选择在他们守卫的地段。当联军防线被夜袭队顺利突破后，雇佣兵们一边破口大骂着，另一边却也不得不向后撤退，否则他们会被保卫聚歼的。

因为他们的数量比较少，少到连级建制都没

有，夜间留守阵地的都是排一级编制。

几十号人不是上百人，黑夜当中被四面八方围来的国防军轻轻一刷，就会全没了的。

凌晨三点，这场夜袭圆满结束，国防军成功的收复了正面丢失的第一道防线，追着联军的败兵跑出三四里地。当天亮到来，清点战果后，整个营指挥部都弥漫着欢快的气氛。

部族联军被打死了二百多人，俘虏了一百三十多人；雇佣兵打死了二十多个，俘虏了二十多个。

战果很显赫啊。

而国防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夜袭部队三十人伤亡，后续部队五十人伤亡，真正的阵亡只有敌人的一成而已。

第七百八十七章后悔的苏丹，得意的沙阿

“奥斯曼，其心可诛！”

科威特地区的艾卜赖格，整个科威特西南方向最向外的一座城市，距离哈夫阿巴廷最近的一座城市。国防军驻科威特外派司令韦承恩气怒的在记忆最深处为奥斯曼标注上了一个‘白眼狼’的铭牌。他恨得想一刀砍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他为中国对奥斯曼这些年的帮助叫屈，这样一个不知道感恩的国家，就该沉沦到世界的最底层，就该被西方世界切肉一样瓜分。

奥斯曼的按兵不动直接将五千中国驻军推到了悬崖边上，他们的敌人可是至少一万五千人部族联军，和不少于三千人的欧洲雇佣军。随着哈夫阿巴廷战事的僵持，内志高原上有一部分部族武装和雇佣军赶了过来，还带了好几十门大炮和相当数量的一批弹药。

韦承恩是韦俊的二儿子，当年中国插手南非的时候，他就是南非河间城的守备司令。这是一个兰芳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官，应该有一个很好地前程，如果不战死沙场的话。结果韦承恩却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的时间里，始终陷在南非。他维护了中国在非劳工和移民的安全，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也错过了激烈庞大的东西战争！

当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大陆时，韦承恩对于自己在军队的前途已经不抱有希望了。可是韦俊，南洋战争中晋升为中将的韦昌俊，刘铭传那时候最得力的一员干将，用自己的退役换来了韦承恩的‘新生’。他不仅没有被排出现役。还更上一部变成了少将。

此次来科威特外派，韦承恩视为自己的第二次机会。发誓一定不让退养的父亲失望，一定顶起韦家的门庭。结果。现在的势头来看，却要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奥斯曼帝国坑进马里亚纳海沟。

他向伊斯坦布尔多次请求援兵，中国驻军已经

介入了半岛战争，他们应邀入主哈城，可以说坚定地站到了奥斯曼人的这一边。伊斯坦布尔的回报就是——拒绝。

没办法，韦承恩一边向中国打报告，另一边要求奥斯曼帝国的半岛军队进攻部族联军，以分担哈夫阿巴廷所受到的压力。

奥斯曼人的半岛驻军以总督阿里帕夏重伤未复为由，三度拒绝了他的请援。韦承恩真的恨死奥斯曼帝国的一切当权者。恨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了。

他们毁掉了韦承恩的一切理想和最后的希望，毁掉了可能是五千国防军将士的生命，毁掉了中国在中东的诸多努力。

韦承恩不认为五千国防军真的不是三倍部族武装的敌手，他怕的是欧洲人的火炮。可即便事情发展到最恶劣的那一幕，韦承恩也能保证，自己会让半岛人付出更惨重数倍的代价。这是赤果果的血仇啊。

本来中国在半岛，在中东的印象分还是可以的。结果这一来，彻底毁了。

作为科威特驻军的司令，少将军衔的韦承恩可是知道中国在中东的战略的。这场战争影响巨大。或是说在部族武装向着哈城发起进攻的那一刻起，中国的战略布局就输掉一半了。他身为驻军司令，所要肩负的责任已经毁灭了韦家最后的希望。

韦家再想真真的立足军中，必须等家族的第三代了。韦承恩真的恨死奥斯曼人和半岛人了。也很是西方人了……

驻军司令部有不少后台硬朗的人，当然清楚自己司令的‘霉运’。可能英法指使部族武装进攻哈城，指使大国博弈的一小步。但对于置身其中的小人物来说，这一小步的余波就彻底震碎了一个家族的期望。这些日子里不知道多少明了因果的军官暗地里为韦承恩感到可惜。

韦承恩在期望彻底破灭后。还剩下的期望就是

保证科威特领区内一切太平、安全。奥斯曼人自己断绝了韦司令的所有希望，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算死一百次。在韦司令眼中也是不足惜！

“司令，国内虽然已经派出了援兵，还向波斯发出了请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里我们能靠的还是只有自己。哈夫阿巴廷不能再守了，敌人已经向艾哈迈迪派出了偏师，直接威胁到了大布尔干油田，那里是万万不能有失的啊。”

科威特的这场战争，韦承恩如果应付得体，力保国家利益不失，虽然前途没有了，回国后却也能得到一个比较体面的位置座。可大布尔干油田要也保不住，皇帝陛下的怒火先不去说，只想一想科威特发展公司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就可以预料到后果的严重性了。整个科威特发展公司可是凝聚了半个中国金融界的利益的。谁让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就能让谁永世不得翻身。

与大布尔干油田相比，哈夫阿巴廷算什么？丢了它，韦承恩半点害处都没有。这里之前只是起到了一个门户作用，哈城不失，敌军武装就不可能威

胁到艾卜赖格，威胁到科威特。现在这一作用随着部族武装分兵绕道三百多华里去进攻艾哈迈迪，就已经变得没有了。

参谋长的退兵提议，可说是真心实意的为韦承恩考虑、着想。

“退兵！虽有的弹药全部带走，物资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全烧掉！大炮不能有失。如果布置撤退，参谋长，由你去前线负责组织。”

“是！”

参谋长身子一正，打了个军礼，然后快步走出了指挥部。中国驻军的最高层用很短的时间解决了取舍问题。而此刻多尔玛巴切宫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奥斯曼帝国整个上层，正在为中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递交的一份外交书而头疼。

意志不坚定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已经隐隐的为之前的打算和作为后悔了。自己怎么就忘了波斯的穆扎法尔丁.沙呢？

波斯的实力和地位虽然远不能跟奥斯曼相比，但也不是半岛的那群部落野人能媲美的啊。不要说五千人，穆扎法尔丁.沙为了跪舔中国，就是派出五万人他都愿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可是知道的，最近波斯国内与中国签订了一连串的利益条约，穆扎法尔丁.沙得到了中国赠送的大批军火，随同的还有很多中国籍的军事顾问和教官，组建了三个师的王室直属部队和五座级别不等规模不同的现代军事院校。中国与波斯的关系较之去年密切的太多太多！

奥斯曼的帕夏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们也忘记了波斯，因为这个国家比1882年结束了与沙俄最后一次战争后，地位大跌的奥斯曼都还不如。当今的国王穆扎法尔丁.沙，甚至要依靠英国人和之前俄国人的力量才能抑制住国内的皿煮派。这样的国家实在令人提不起考虑的劲儿，很容易被遗忘。

结果，就是这个被遗忘的国度现在给奥斯曼找来了一个大大的麻烦。

“现在改怎么办？”

“科威特虽然是帝国的领土，可按照之前我们与中国签订的协约，那里的一切权利都归中国。我们没理由也没权利不允许波斯的军队进入那里。除非我们要跟中国正式撕破脸皮。这是万万不行的！”

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利益，奥斯曼帝国在拉中国下水之后，就在中国最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一脚将中国踩得更低；为了利益，一年前对中国还充满恐惧和警备的波斯沙阿穆扎法尔丁.沙，可以毫无压力的派出自己掌控的所有军队来帮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的话。

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也一口道出了现在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根本性国策——不可能与中国翻脸，两边必须保持着准同盟关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然认同这一点，如果说之前中东大规模发现石油，自认为有了一个聚宝盆的他还有些洋洋得意，把奥斯曼与中国的‘友

谊’看的也不那么重了。但现在他的头脑就已经清醒了。奥斯曼帝国还跟中国有着盟友一样坚定的友谊呢，英法就干直接捣腾半岛部落造反，奥斯曼帝国要是再丧失了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他们是不是会直接发兵朝着奥斯曼开战呢？

就是因为这种心理，当波斯王国从另一边冒出来的时候，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才会隐隐后悔。这件事情肯定会破坏中奥友谊的。即使中国短期内不会跟奥斯曼拉开距离，两国实际上也已经有了间隔。要重新弥补，不知道需费多大的劲儿和多长的时间呢。

越想，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越是后悔。自己当初怎么就那么短视呢，打着小算盘要逼一逼中国人，结果现在好了，逼中国人逼到了自己头上，追悔莫已啊。

同样的这时候，波斯王国的穆扎法尔丁.沙，现在就笑眯眯的对着儿子穆罕默德.阿里.沙说：“跟中国人打交道，老老实实的就行。中国人的文化对他们的国策和外交方针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中国人自

己限制住了他们自己的胃口，是不会同英国人那样贪婪的要吃尽一切的。所以，千万别学阿卜杜勒.哈米德耍低级的小聪明，他现在肯定后悔死了。”

第七百八十八章对英报复

今年北京的天气有些热。八月下旬了，秋老虎还在继续肆虐。

中东的战争牵动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股票市场风云皱起，哈夫阿巴廷的失守，艾哈迈迪的威胁，让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票直降到了3000元以下。

这家最高时候股票价格突破70亿元高位的新兴公司，牵动的可是无数人的利益。不知道多少家报纸这段日子里都在呐喊着出兵中东，荡平半岛。

以至于让已经高调展开的下届内阁选举都受到了影响。那些首辅、次辅以及阁臣们的候选人羽翼群，如果在地方——府一级——议会、省谘议局大会上，不宣讲两句他们的支持者对中东战争的关注和对半岛部族的惩罚态度，这些人都很难争取到地方代表的支持。

中国第四届内阁都要走完时间了，二十年‘宪政’的发展，即便始终慢慢、慢慢的前进，回望身后，也走过了太远的距离。

第五届整个内阁成员都被国会选举纳入了‘管辖’范畴，而不再只限于内阁首辅和次辅了。

每一个内阁大臣都是一场‘选举’，每一个位置可都可以说牵动无数人的目光和利益。因为内阁的选举可投票者还只限于国会，即便这个国会的成员规模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满满增加到了2000多人的规模。可这还是非常非常之小众！

中国的内阁选举距离全民还有着太大的间隔，甚至下一个百年过完，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刘暹不允许西方式的政党的出现么。整个政府就相当于一个专、政的政党，中国现下的内阁选举模式很像刘暹前世的大天朝。只不过是内一个位置‘选举’两字的意义落到了实处。国会代表们不再是举手机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拥有者。而且内阁每一个位置上的候选人都不低于三个，不会出现天朝那样的单个候选人，而且还允许了‘独立候选人’的

出现。

刘暹不是在否认前世的大天朝。而是真心认为大天朝渐渐有点‘既要当**,还要立牌坊’的意思。

他们本来就是一党、专、治么，那就像太祖爷时期的红朝那样专心致志放心大胆地搞独、裁就是了。讲究毛的皿煮啊？

对于前世的政府，刘暹就觉得他们最初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拿起‘皿煮’这个幌子的。可到了新世纪，却越来越把‘皿煮’的‘意见’看重了。至少舆论外观上，给他的赶脚是这样。

那时的网络上，为什么说起太祖爷的时候。比如中国都是用红朝。而时间挪到当世，比喻中国都是用大天朝。除了国力增强而政府真信度却在大幅度下降外，意识形态上的一定改变也未尝不觉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存在着太多的美分党和带路党了。

刘暹已经‘离开’了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代

一切都不存在意义，甚至于他都把美分党的老母给打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也没毛的用。最真诚的祝福，只是希望另一个时空大天朝的头头脑脑门千万别常凯申——“搞皿煮无量，搞独、裁无胆”。真要到了哪一步。中国真就危险了。

　　这是刘暹内心中最坚定的理念——军政难以分家的中国，文化思维党同伐异的中国，政治分裂就意味着军事分裂，就意味着国家的分裂！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所以他始终认为中国就要专治，要排除政党。

　　可是中国没有了政党，还有乡党和同党。每一名内阁成员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同时为了扩大胜券。就需要羽翼们分散到各地去拉支持，尤其是那些影响力巨大的地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武汉等等，这就需要大批的人手和相当数量的金钱支持。到了地方也不能空口白牙的，光说嘴边话，必须许下一定的诺言，对地方发展有利的允诺，不然人家凭什么支持你？

　　经过了第四届内阁选举的‘模式试验’，在第

五届内阁选举大扩开的时候，每一个目标候选人似乎也都套用上了这个模式。只是时间还短暂，利益集团还有没跟这些候选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形成前世老美总统选举时那样的盛况了。

但将来这一幕是注定会出现的。政治和利益的结合，官与商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如出一辙的。只要‘市场’发展到那一层次，一切就都水到渠成。

刘暹不管底下人怎么倒腾，只要不使出暗杀一类的手段，他是不管的。即使某个竞选人受到了恐吓，作为当选后就能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一批人之一的他，要是没能力处理这件事，这个人也很难让人相信他能担负起整个国家的责任。

事实上，竞选中的种种恶劣攻击手段，也是一种优胜劣汰。政治人物没有真正清白的，下作狠辣的黑暗手段是他们的另一面保护层。

真正的政治家就应该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刀光剑影中脱颖而出，而不是一路坦途的顺风顺水，后者

只是温室里经不起风浪的太平宰相罢了。

中国的政治力量很分散，随着老一辈人的陆续退下，‘二代们’和侍从系，诸多官员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大大的减弱，因为没有了强大的外来压力，侍从系大体上还在官场上保持着这个名头，实际上则已经四分五裂了。

内阁成员连同汉地各省一把手，分门别类的能够归纳出七八个派系，派系下面又有小山头，现在全都动了起来，一切关系都利用了起来。几十个‘宣传队’流窜全国各地各大城市，

就在中国国内‘宣传战’打响的时候，国家的正常运行也始终在保持着平稳。刚刚有那么一点后世湾湾拉选票规模声势的国内舆论宣传，根本影响不了大局。

8月20日，中国宣布35%的英国贸易商品提高关税额，其中很多都是交易量低少的小项，真正的大项只有一个，可是就这一个就让英国人感到了真心的疼痛——印度出口的棉花被提高了15%的关

税！

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对于中东战争发起的报复。

信息清晰无比。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的迎来了一波关税提高，但其中最多的就是英法。

法国人与中国很少有直接的贸易往来，但英国不一样。除了之前战争期间间断的几年外，中英之间的贸易金额一直都是位列前五，甚至是前三的。

别看印度棉花被提高了关税似乎只是一项惩罚，英国人可是知道，在中国的西北部，中亚和新疆的棉花种植业正在蓬勃发展，这两个地方的棉花质量也非常优异，尤其是新疆棉。这才几年时间？全世界都打响了名头。

中国自产的棉花增多，从外进口的数量自然就在减少。而且最近两年北美也得棉花产量也在恢复，虽然运输费用要比印度棉高出很多，可北美的

变化不需要关税啊。那属于中国的内部交流。都在不断地挤压着印度棉的市场占有率，现在又提高印度棉的关税，实在令英国人不能不联想到整个棉花市场。中国人极有可能是借机生事，提高印度棉的价格，减少印度棉的市场份额。

如果英国人因为气恼或是短视、自高自大，认为中国离不开印度的棉花，以此跟中国展开贸易战争，别的商品种类前景如何，现在还没谁说的准确，可印度的棉花，一旦这时儿离开了中国市场，很难想象它们是否还能重新回到这个国度。

眼下之英国，不愿意正式中国的实力和地位的人依旧有很多很多，但是在白厅，这种人绝对是小数。大英帝国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即使在之前的战斗中他意志坚定的支持俄国和美国，和中国为敌，但谁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头脑不清醒的人。

保持着清醒和理智的大英帝国的大脑，清楚的认识到印度棉花站在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在国会上他用犀利的言辞痛批了一小部分议会代表针对

中国发起反击的提议，坚定的通过法案，减小印度棉花的出口税率，降低成本，尽全力维持它们在中国的市场。另一边让英国驻中国大使萨道义爵士，向中国政府提起外交抗议。

中国不为所动，到了25日，再度就中国出口到英国的一部分商品进行了限制，其中包括生丝、黄连、奎宁、清肺止咳的枇杷类药物和新兴神药——阿司匹林。

生丝的作用不需要多言。现在军事和民间有太多的东西要用到它了。而除了中国以外的别的几个生丝生产国，日本、波斯等等，或是要巴结着中国，或是中国的小弟，而且它们的产量加在一块还没中国产量的三分之一多。中国绝对是生丝世界的主宰者。

黄连则是中国出口欧洲的传统商品之一，只是之前的数量都不大。但自从这种药品和黄连素在巴拿马运河工地表现出了明显的治疗效果之后，欧洲人再一查探消息，接着发现黄连还是中国进军南洋和雨林作战的必备药品，一下子就在全世界打响了

名头。

第七百八十九章掀起反英浪潮

枇杷类药物是坐上了黄连的顺风车，一块在欧洲出的名。

巴拿马运河就算是再地处热带地区，雨水丰富，工地中狼烟动地场景也是少不了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占据着领导岗位的中国人，就将大量的止咳糖浆和枇杷膏待到了巴拿马，很快日本人也受到了影响。当西方人的眼睛关注着巴拿马运河的时候，顺带就让枇杷类药品一块进入了西方世界的眼睛。

欧洲的工业绝对是发达的，而越发达的地方空气质量就越不好，枇杷这东西清肺止咳，在欧洲工业发达的区域里有不小的市场。

这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在强大，世界形象的改变让中国本土一些本来不被西方世界看在眼中的物品，如今有了全新的价值。医药类是其中之一，很多丸剂、丹剂、散剂和煎膏剂的，能够外敷口服的

中医药，都成为了近几年中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

全国的医药业也都在发疯了样的把中药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的汤剂类药品，做成具有同等效用的口服型药品。不需要保证同等的功效，只要具有相应的功效就行。而且还需要适合大众。

中医药对病人的关注是方方面面超级多的。一样的药，一样的病，只要人不一样，治不好病，甚至让病人病情变的更恶化，都不是啥稀罕事。能够适应大众化，这才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最大难题。

所以，现今中国的中医药出口药物，要么是已经解决了这一点——枇杷膏。要么就是黄连这种直接的药材，跟南洋出产的奎宁。也就是被康熙当成神药的金鸡纳霜，是一个性质。

金鸡纳霜原产地是美洲秘鲁。是防治热病，尤其是疟疾的特效药，为欧洲人开拓一个个殖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南洋的金鸡纳霜，准确的说是东印度群岛上

的金鸡纳霜，其产量是什么时候远远地将南美原产地甩在身后的，刘暹不知道，他也不需要知道。他只要能确认全世界至少80%的奎宁产自南洋，这就足够了。

英国人在印度和非洲地区有着大量的利益，他们离不开这种东西。

而阿司匹林就是近两年才在中国市面上出现的神药了。中**队里则已经出现了将近七年，是军队中常备的镇痛解热药品，另外对抗风湿，促进痛风患者尿酸的排泄，抗血小板聚集及胆道蛔虫治疗都有良好的效果。

这自然是在刘暹的主导下产生的又一项显赫的发明成果了。之所以拿到市面上来，是刘暹记得这东西就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集的这段时间中发明的。具体是谁他就记不得了。

刘暹除了组织人力物力研发阿司匹林，还让人研发了青霉素，至于在青霉素之前大规模流行的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品磺胺，刘暹是真心不知道那玩意

儿是什么。他化学超差的。那青霉素看名字就知道。而且多次出现在小说当中，让刘暹好歹有些印象。阿司匹林更是与柳树皮化了等号，刘暹对于这种药物的贡献，就特么这一句话了。只是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和大量的研究者。就提前七八年搞出了阿司匹林。

到了1897年，为了不让外国人赚了便宜去，他这才公开了这种药物。在化学医药刚刚起步的这个时代里。阿司匹林绝对能称得上——神药。

只是现在都1899年了，眼看19世纪就要过去了。欧洲方面怎么半点也没见这东西被发明、投入使用的消息？难道他是记错了吗？还是蝴蝶的翅膀把这玩意给扇没了？

反正生丝和药品对于大英帝国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形不成质的威胁，但绝对能给白厅添一添堵。

这更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要是英法在半岛发动战争了。中国却还平平静静，对此一点反应也没，

这必会令中国的威望下挫。所以，中国连续的贸易‘措施’，明显就是针对英国人的报复。

而就在25日当天下午，距离对英关税提高的命令被宣布不到五个小时，文教部直属的长城电影厂，跟北京、上海、广州三家地方国资电影公司，联合宣布他们要合力拍摄了一部《鸦、片战争》的电影，资金总投入1亿华元。

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在电影诞生之初期，这个成本完全是疯狂，是不讲回报的投入。

与此同时，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获得了帝国世袭伯爵爵位的塞尔维亚裔尼古拉.特斯拉，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最新发明——有声电影，将会随着《鸦、片战争》这部影片的诞生而面试！

如果没有中东战争，如果没有中英贸易纠纷，尼古拉.特斯拉的发明肯定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因为在电影诞生后，飞快的就传遍了全世界，欧洲、亚洲、非洲——殖民地，不是黑叔叔，南北美洲，全部都有它们的身影。在中国，更是诞生了

国资、私人等二三十家电影公司。

在短短的时间里，全国25%的戏院被改成了影院，加上新建影院，电影的存在已经很大程度上积压了戏剧、戏院的生存空间。

尤其是战争时期的战地纪录片，从俄国到北美，从西伯利亚到南洋，空中、陆地、大海，三十三部战地纪录片整体被命名——伟大的国防军系列，引起了举国上下之轰动，直接让全国百姓都知道和接受了电影这个新鲜事物。

至今这一系列战地纪录片还有在地方影院里上映。

即使那时的电影还是一个“伟大的哑巴”。为了弥补这个“哑巴”的缺憾，电影人想了种种办法让它“说话”。刚开始，电影院在放映影片的时候让配音演员站在幕后说话。但这种方法采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有人又想出一个办法：在电影放映现场进行音乐伴奏。比如伟大的国防军系列就是如此，每一部在放映当中都伴随着震耳的枪炮声和冲

杀呐喊声，刺激的观众们热血沸腾。这个办法比较受欢迎，在之前风行了东方和西方。

但电影人和广大的观众们依旧期望着声音正式的荣辱电影里，而不是电影+留声机。对于刘暹而言，有声电影更才是真正的电影。留声机和唱片只是弥补了观众的听觉缺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观众对影片音色配合期望的问题。这个任务他交给了无线电发明后彻底的功成名就的尼古拉.特斯拉。

尼古拉.特斯拉设计了一种很巧妙的声画同步方法，将动作和台词同步起来，利用压缩空气来扩大声音，能使集聚在一个大型影院中的所有观众都能够听见。

这就是他的有声电影。

发布会上，拥有伯爵爵位的尼古拉.特斯拉理所应当的坐在最中间，面对闪成一片大海的拍照表现得信心十足。回答的语气坚定且昂扬自信，让在场的记者们都欢喜的感觉到有声电影的时代真的来临了。

没人知道从发布会回到家中的尼古拉.特斯拉，一点也没休息的时间，跟妻子孩子打声招呼，就迅速赶往了石景山，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实验室中去。因为他所谓的‘有声电影’，所发出的声音始终带有着浓重的鼻音，而且同步方法仍不完善。演员必须将他们嘴唇的动作同留声机唱片“重现”的声音设法配合起来。这是不成熟、不成功的发明！但是为了配合政府的策略，为了他最尊敬的皇帝陛下的命令，尼古拉.特斯拉拿自己一声的荣誉投入了这场拼搏中去。虽然在中英的两国较量中，那部号称要投资一个亿华元的电影仅仅是一个昂贵的工具，他尼古拉.特斯拉的发明，更只是这个工具的一部分。尼古拉.特斯拉的信誉和声望，在这场两个世界帝国的博弈中只是一个比指头尖还要小的小不点。

尼古拉.特斯拉必须努力，不仅为他自己的荣耀，也为了让有声电影真正的出现在世界上，让《鸦、片战争》上映的时候不存在丝毫的瑕疵。

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科学家，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在电磁学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尼古

拉.特斯拉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他也真的不想失去自己的信誉。虽然皇帝陛下肯定会有补偿的，而且这也半点不会影响到他在中国的地位。可尼古拉.特斯拉还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就像身后有一把刀在追着他。

《鸦、片战争》规模巨大，不尽人员涉及众多，还要有海战场景和战争场面，整个拍摄、准备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尼古拉.特斯拉预计自己还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一定要解决了自己‘发明’的全部缺陷！

而这个《鸦、片战争》发布会的出现，落在英国人眼中，也能得出一个很确切的认知——中国人不是在开玩笑的。如果在中东，英国人继续针对性的进攻或是对科威特造成威胁，大英帝国在中国也将面临着贸易额锐减的回报。并且整个中国境内因为《鸦、片战争》这部影片，在不久后的时间里肯定也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潮流。

这是有很大可能会演变成波及整个中国各个行业的社会现象的！

第七百九十章卖报卖报啊……

“虽然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外行，但是我知道季家的人来到湖北意味着什么。对于曾派的人来说，这种作为似乎有些欺人太甚了。不过我也必须承认，那个大人物真的非常的有眼光，看到了交通对于武汉发展的限制。一座武汉长江大桥注定会让湖北的代表们浮想联翩，难以取舍。即使最后事情不成，他似乎也起到了分化湖湘的作用。”

“这里的湖湘可不是指湖湘学派的‘湖湘’，而是湖北和湖南。地理因素的原因，湖南被湖北抛下的越来越远了，经济上的不对等地位，湖湘早晚要分家。随着曾大人瞄准首辅的位置发起冲锋，这一举动会让湖北与湖南的分化更早的到来。

因为湖南人不可能保证湖北的利益，九省通衢，被立为华中正心的湖北省，有着太多的外来因素使他们不得已而屈服了。”

“或许在不就的将来，当湖北人真正抬头注视

着国家最高政坛的时候，以湖北为代表的湖广集团就将正式的取代湖南为代表的湖湘集团了……”

胡润芝正写到兴头上，客房的门却被人从外头敲响了。

“请进！”胡润芝放下笔，起身站立着望去。

旅馆的伙计领着一名身材笔挺的年轻人走进了房间，从那人的身材和气质上看，胡润芝敢断定这人是一名军人，或是说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那笔挺的腰板和昂然的自信，都跟军队中的军人如出一辙。而胡润芝本人可是战地记者出身。

来人叫毛饴昌，北美战争结束后退出了军队。曾任大队长，少校军衔。所以没有留在北美，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韶山。他没有再做官。但也没有离开政治。用从军多年的积蓄办了一家农产公司，另一边则成为了韶山当地的府谘议局的议员。

毛饴昌是一个精明的人，多年军队生涯的教育和南征北战更是让他眼界大开，很快就在地方上崭

露头角，而他退伍少校军官的身份也让他这个人拥有一般商人所有没有民众信任。公司的经营从稻谷和猪牛生意开头，很快就涉及到了大米的加工和猪牛养殖，资本两年里翻了一倍还多，很是兴旺。

现在毛饴昌政治上的身份还是湖南乡老会的一名干事，此次来武汉。是作为现存湖湘派有数的大佬之一刘坤一的晚辈，他以这个身份来给胡润芝下帖的。

走到胡润芝跟前，他敬了个礼，说道："胡先生，刘老有请。如果您现在就方便的话，就请跟我来，我带您去见刘老。"

刘坤一两年前病退归乡，没有留在北京国会，就算是湖南省谘议局都没有任何任职。可作为曾国藩时代的仅存不多的遗老。刘坤一不管是名望还是实际上的地位，在湖南政坛上都拥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人家是没有进入内阁，跟刘长佑、刘坤一叔侄，十多年里辗转各地。清一色的督抚大员，拥有

的人脉和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可不是一般大员能够比的。就算是内阁的阁臣，说道地方影响力。逊色于刘氏的也大有人在的。

说完，毛饴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帖。交给了胡润芝。

这是刘坤一的专用名帖，里面还带着一张名片。一般只送给特定的人。这是因为名片在眼下只中国，更代表一个人的脸面，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联系方式。

现在的中国，绝不存在名片满天飞撒的事情。有资格印名片的人，都是有地位的人，很大部分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名片所交非人，犯了事儿了，那人拿出名片叫嚣，丢的只是名片主人的脸面。因为中国传统中就有‘名刺’、‘名帖’，其所代表的含义绝不是姓名地址，而更是这一个人。具有一定的化身意义！

胡润芝看到帖子，笑着应了下来。

毛饴昌在门外等他，胡润芝照着镜子打理了衣装，又擦了擦皮鞋，这才拿起家伙，不慌不忙地跟着毛饴昌离开了旅馆。

让胡润芝感到惊讶的是，刘坤一竟然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他。虽然不明白刘坤一这般的地位为什么对一个记者这么客气，即使这个记者有着不小的名气，不过胡润芝还是大大方方地上了车，被毛饴昌送到了刘坤一在武汉的落脚地。

“刘老！”见到刘坤一当面，胡润芝表现的十分礼貌。

但是胡润芝的那一双眼睛，却是对着房间里挂着的一副对联一瞄再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皇帝陛下的《捣黄龙》之中的一句。当时，秦军占据了半个江南，李学鸣、伍金柱、李士恩三位将军兵据南昌，剑指九江，江北的淮军大局渡江增援，皇帝陛下依旧坚持马上向九江发起进攻。说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句极有气势的诗句来。

待到整个江南都落到了陛下手中时，江北的满清和西方国家都希望双边能够和谈，然后中国一南一北，隔江而至，再现历史上的南北朝。皇帝陛下旋即用整首诗做了答复！诗名‘捣黄龙’，寓意坚定！

现在这首《捣黄龙》已经被文教部收入了小学的课本上。是十分的拍马屁。

但胡润芝才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想这首诗的文学历史价值，他现在思考的是刘坤一将这一句诗挂在客厅里，是什么意思哩？这表明着他所代表的湖湘派绝不会对着季锡良退让吗？

刘坤一笑了笑，他并不在乎暴漏自己的态度，湖湘派是落魄了，可对比一堆散沙的侍从系，对上季锡良这一支，湖湘还不至于低头！

况且推选人是曾纪泽，是文忠公的儿子，有文忠公站在背后，李鸿章、刘铭传等淮军一系也全都要卖个面子。甚至于曾老九若是已死，帮忙的人会更多。可惜曾国荃这个家伙，好死不活的，还没有

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之前得罪的人太多了。

“胡先生，请坐。”毛饴昌在旁边迅速递来一杯茶，刘坤一笑着道：“不是什么好茶。”他自己并不怎么嗜茶，“我这里也不是茶馆，泡茶的时候没那么多讲究，这味道你得包涵了。”

胡润芝连道‘客气’，落座之后，将茶杯放在面前的茶几上，脸上的神情有些古怪。

“刘老，我非常好奇，您将陛下的这一句诗放在客厅里，是在表达自己的态度吧？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刘老是不愿意跟那一位讲和的。您从内心里来讲，是不愿意示弱的。你的意思是想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去，但是湖湘派，算上淮系的整个湘淮系，走到今天，还有这个力量吗？武汉长江大桥对湖北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之下，如果湘淮系要强硬对待的话，难道您不怕湖北跟湖南的疏离吗？”

听到胡润芝这样的询问，刘坤一淡淡一笑，说道：“胡先生，显然在你看来，现在的湖湘派，现

在的湘淮系真的不如从前了。老夫也承认侍从系的强大，可是侍从系的短处我们也都清楚。在不解决内斗、内耗这个问题前，单一的季锡良还不至于让整个湘淮胆怯。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句老话，叫‘成王败寇’。只要曾劼刚拿下这一届的内阁首辅，一切还大有可为！”

“胡先生很快就要成为湖广日报的主编了。老夫代表三千万湖湘子弟，表示欢迎。真诚的希望先生能在接下的日子里，与我湖湘一派建立起值得考验的友谊。”

在最后临别的时候，刘坤一递给了胡润芝一个文档袋，里面是资料，厚厚的一捏湖北湖南两省这些年里米歇相关的工农矿产工程和营销网络。刘坤一是要说明一个事实，湖南湖北是一家，在国家确立了武汉为华中中心之后，这些年武汉的大发展，这些年湖北的高速发展，背后都有湖南的强力支持。

如果湖南湖北分裂，政治上湖湘派当然受创甚重，可在经济上，似乎是湖北失去的更多。因为一

个内阁首辅的取决于否，其利益价值和隐藏影响力，绝对会主导湖南的民意和工农经济走向的。

湖北人要是在这上面反戈一击，湖南必定闹情绪的。

刘坤一不是放口炮，也不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就真的一见面便可以彻底说服胡润芝，他必须拿出真凭实据来的。两湖利益关联密切，湖北为了一座长江大桥就抛弃湖南的话，真的会得大于失吗？

胡润芝是怀着比较轻松的心情回到住处的。刘坤一是讲究人，没有强压着他表态，这就行了。至于以后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那还要看事实发展。竞争首辅宝座的人又不是只季锡良和曾纪泽两个人，霍广正的威胁更大好吧？

这位领导了中国工业建设n多年，在全国各地方和利益集团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是陛下的表弟，他在当今民声中的风头才是第一位的，对于曾纪泽和季锡良都有不小的赢面。

胡润芝回到住处后就打开了文档袋，将里面的资料全都拿出来，一直看到了傍晚，房间里视线都暗下来了，胡润芝正要起身去开灯，突然窗户外传来了一阵兴奋的喧哗声：

“卖报卖报啊，中东战局二度扭转，半岛部族武装勒兵边界，不越雷池一步啊……”

“卖报卖报……”

第七百九十一章股民与买办

上海，浦东区。

路灯还在明亮，天上都飘满了星星。一处临江的小区里，漆黑的窗户随着屋内点灯的亮起而明亮来。叮叮啷啷的闹钟声音里，男主人还在酣睡，女主人已经拉明了点灯，带着满脸的睡意推嚷着自家男人。

“他爹，醒醒，快醒醒。四点钟了，快起来！”

男主人已经被明亮的灯光刺醒，被自己婆娘从床上拉起来，眼睛迷得一条缝，真的困得了不得了。这种感受相信很多人都体会过，太痛苦了。

张发根去了卫生间，直接用冷水洗了一把脸，精神才猛的变好。

裹上一件大衣，张发根在四点一刻都不到的时

候，骑着自行车出来小区，足足骑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才抵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前的广场。

这个时候，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

张发根赶紧把自行车在停车区安放好，人小跑着一路感到证券所门台前，长长的队伍排出上百米，张发根安静的排上了队。

昨天傍晚《大公报》增发了特刊，攻占了哈夫阿巴廷的半岛部族联军在抵到科威特的边界时，停了下来，没有再向里面推进一步。并且威胁着艾哈迈迪地区的偏师在几次进攻碰壁之后也停止了战斗，并且退出了科威特的南部界限。

整个科威特地区的威胁并没有解除，但所有人已经可以预料，明天股票市场里，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价将会迎来一次大反弹。

有人说这是中央贸易摩擦引发的影响。英国人服软了。也有人说，这是国防军战斗力强大。哈城一战后半岛部族联军软蛋了。

但不管那一种，反正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价必定上扬是绝对的。

部族武装的这么一停下脚步。科威特的危机几乎已经被消除了，因为最多再有两天，波斯王国的五千军队就会开入科威特境内，波斯王国还郑重的对全世界宣布，只要中国需要，波斯王国将竭尽一切的维护中国在科威特的利益！

所以，也有人说，半岛的部族联军是被波斯王国给吓尿了。

波斯王国在中国国民心中的印象分因此大大的增高，股民们有多么痛恨奥斯曼。就有多么感激波斯。

张发根两年前因为坚持不断的购买战争债券而大发了一笔。他们一家人没有选择去北美、南洋当大地主，而是把战争债券拿到交易所买了个高价换回一大笔钱。如今的张家房子有了，存款有了，车子也有了，虽然是自行车和三轮车，但整个家庭的

生活、资产，一步跨入了上海的中层阶级是肯定的。

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票张家也卖了很多，这两个月股票价格不断降低，张家舍不得割肉。结果就不断地烂在自家锅里。现在好消息传来了，张家昨夜里就跟过新年一样的高兴。并定下‘策略’，要男主人张发根明儿大老早就赶去交易所，船厂的工作直接递条子请假。这个月的全勤奖没了也在所不惜！

“老哥。您也是来看发展股的吧？”

男人堆在一起，聊天是必须的。张发根前面的中年人大概四十来岁，口音还带着一点北方味儿。张发根甚至敢判断说这人是河南的。因为他在船厂工作的工作组中就有两个是河南人。说话口音一模一样的。

“老弟也来看发展股？”一听到‘发展股’三个字，前头中年人立刻笑了。结果张发根递过来的烟。自己划开火柴先给张发根点了上。“这里排着

的几百号人，十个里面有九个半是看发展股的。不然谁tm半夜里起来跑着吹冷风啊？”

交易所八点才正式开门营业。而发展股这个词，在现今的中国特指的就是科威特发展公司。

“都是半岛那群野人闹得。这俩月是不足的往下掉，把我魂儿都快掉没了。”张发根进场的时候，发展股股价不过1500，就是哈夫阿巴廷失守，情况最恶劣的时候，发展股股价也没掉下2300去。总体上张发根还是赚这钱的，而且是赚大了。

但谁也不会嫌弃自己赚得多。之前股价可是3500的，一下子低到了2000多，这在很多张发根这样的股民看来，那就是割自己的钱。股价3500的时候，那钱就已经被他们算进自己口袋里了。

“国防军的运兵舰和战舰已经开到马六甲了。要不是奥斯曼这孙子限制，咱们大炮坦克飞艇全都运到科威特，一万国防军也分分钟教那群野人重新做人。”中年汉子就跟这个时候的众多国民一样，对于自己祖国的军队战斗力，一万个信服，一万个

有自信心。

而张发根这样的铁杆新秦支持者就更不用说了。观点一致，一样的遭遇——中年人花了自己家全部的积蓄买入了200股发展股，这俩月股价掉的也让他是失魂落魄了，两个人聊得就不是一般的投机了。很快的就说到了各自的职业了，中年人在上海海关工作，退伍兵，姓梁，叫梁国臣，豫东农村人，当年跟老乡一块逃难逃到了大上海，最初在码头做苦力。而张发根虽然是广东人，最早的时候也是逃难去的香港，也是在香港码头做苦工，两个人到了八点证券交易所营业的时候，已经相互交换了自己的住址和联系方式，真正的称兄道弟来了。

“哦，上帝。中国人都疯了吗？”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翻译马利看着人潮拥挤的跟沙丁鱼船舱一样的交易大厅，痛苦的都要苦起来了。

他在痛苦自己失去的财富。如果他能早一步入场，更早一步见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就能让自己的合作伙伴用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购买更多的发展股。这简直就是在从地上捡钱。没有看到发展股的价格

已经冲破2800块了吗？很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就要翻过3000大关了。

　　中东战争还没有平息，但科威特的危机在他们这些外交人员看来，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有了安全的环境的科威特，那简直就是财富的源泉。大布尔干油田是可以跟加瓦尔油田相媲美的存在，有着码头经营权和一系列的炼油工厂和储存设施的科威特发展公司，将来必会成为不逊于南洋石油一样的怪物。

　　现在投入一英镑，两三年后就会回报给自己两英镑、三英镑。发展股是中国最抢手的股票。在80万股的初期发行以后，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们陆续的又分批放出了19万股，每一次都像石头落入了大海，瞬间就被股市吞噬不见。

　　就马利所知，中东战争爆发之前，很多中国的金融集团和大富豪，都已经期盼着科威特发展公司再度增发股票了。是中东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个势头，但随着科威特战争威胁的远去，马利相信，发展股的春天很快就会来到。所以他现在苦痛死了！

他在看着英镑哗啦啦的从自己面前流逝！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事情吗？

　　在场的外国人绝对不仅仅马利一个，剥除了朝鲜、日本和阮朝、南天国等各处属国的资金后，整个上海股市里仍旧充斥着大把的西方资金。虽然中国的法律拒绝了西方资金的入场，但中国的法律没有规定中国的个人不能借贷西方资金，这种金融买办在战争之前的年月里就已经代替了原有的买办阶级，成为了刘暹最痛恨的角色之一。

　　可这也是中国股市的繁荣所必须经历了的。已经下了一个铁框架了，一把利刃悬在股市头上，刘暹不好也不可能继续强硬的对待西方资本，而且他所求的只是中国金融股市不为西方人所操纵，而不是真正的杜绝西方资本。

　　当初中国与俄国发生第二次战争的时候，还有银价大下降的时候，都有大批的西方资本入场，他们可以用自己成熟的手段和理念赚取一部分金钱，但这些资本即使再多再大也不可能真正的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中国政府始终是可以掀桌子的！

中国的法律中有一条‘金融诈骗’罪，另外针对个体的还有一条‘不明资金来源罪’，这两条都可以用到金融买办的身上，虽然要给这些人定下真正的罪名并不容易，可人抓起来了，资金立刻就要被冻结，股市价格会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了。甚至于中国政府可以轻易地介入整个股市的运转，必要时刻直接拿下某支股票，罪名找一个套上去，有的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达到目的。虽然影响会是很恶劣的。

西方资本在吃过几次亏后，双边政府也在幕后展开多次谈判，明白了中国的底线在哪里，战后这两年大笔的西方资金重新返场，也给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复苏带来很多好处的。

反正这一天，整个中国的目光都在关注着股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武汉……，一座座城市里的一处处股票交易市场，无数股民的心都牵挂在了发展股的下一秒价格上。虽然对于庞大的股市和诸多的股票来说，发展股只是其中沧海一粟，但这颗中国股市的明珠自身就已经是中国股

市的代表！

　　中东战争的爆发，举国民众的关心和愤怒，赋予了它这个特殊的地位。它的下跌、上涨，在中东战争爆发两个月的这时候，已经能影响着一系列拓荒公司、土地开发公司，以及石油成交价格的走势了。

第七百九十二章世界运动大会

“萨道义先生，中国由衷的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严重影响双边友谊的事情。中英都是世界大国，彼此都有着巨大的互助利益，中国不惧怕战争，但也不希望被没有来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北京外交部3号会议厅中，中国外交部现任左侍郎何如璋这样直接的对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说。

就如外界猜测中的一样，半岛部族武装勒兵科威特边界，南部的部队退出科威特境内，就是因为隐藏在他们背后的英国人就双边经贸利益和中东的一些问题与中国达成了秘密共识。

英国主子喊一声‘停’，半岛酋长们自然要听话了。中属科威特也真的脱离了战争的威胁。

萨道义脸上挂着虚假的笑容，他的内心里正在流淌着耻辱。作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萨道义能够清醒的认知到中国的强大和对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

威胁，他能正确的正视这一点。可是当他与中国政府真正的签署了这份非常公平，甚至是大英帝国处于略微的劣势的秘密协约之后，耻辱感还是伴随着来到。

至少萨道义他这一代白人，不可能真正的正是黄种人地位的改变。‘白人、至上’四个字，已经化作一股执念，深深的扎入他们的骨髓里了。中国越强大，不会促进这股执念的消融，而只会让这股执念更加的歇斯底里！

这就像一鸦之后的大清，一方面惧怕着洋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愿做出改变。只愿继续生活在天朝上国的虚幻美梦当中。

想想当年拿破仑形容中国的话：一只沉睡的狮子。

刘暹前世刚刚听说这句话的时候，很简单的把这句话当做天朝想要的意思来理解了。——中国只要觉醒了就会变得十分强大。因为中国自身的条件就极为的强大。而这个十分之重要的觉醒，就是赤

党式的觉悟、觉醒！

根本就不知道拿破仑实际上的意思全然不是这个味！

这就像爱迪生的那句影响了无数中国孩子、少年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标明，这句话可能也是错误的，想了解真相，就去看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天朝还是有点良心的】

无数中国孩子只知道前半句，而根本不晓得有后半句，拿破仑这句话一样是这样的梗！

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1814年被欧洲反法联军击败后。东山再起，于1815年组织30万大军向欧洲反法联军发动进攻，结果在滑铁卢遭到彻底惨败。6月22日，拿破仑被迫退位，不久被英**队押送到遥远的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监禁起来。在他被监禁的第三个年头，阿美士德——继乔治.马戛尔尼之后又一位出使中国的英国外交家，垂

头丧气地从中国返回。在回国途中，他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当阿美士德听说这里正关押着名震世界的拿破仑一世时，很想见一见他。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征得小岛总督同意后，阿美士德见到了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才能使中国**统治者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当时。拿破仑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他对于英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提法发表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接着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但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后，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

应，“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迅速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可这句话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呢？不是中国要经过觉醒，而是中国本身就拥有极强大的实力，他们只需要‘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就可以了！

就是这种在后世的中国人看来也十分理所当然的想法，被满清统治者彻底抛开。让中国彻底掉入了百年耻辱当中，也让他们自己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遭受了一场接着一场的羞辱！

今天的萨道义就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表明，缩头乌龟的尿性不止在东方，也一样存在于西方。

在中国外交部里憋了一肚子火的萨道义出了大门，没有回英国的驻华大使馆，而是直接去了城北的跑马场。在英国，du马可是约翰牛们的传统挚爱。后世的中国人大都知道香港人好du马，不管是从香港的电视剧还是电影当中，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对du马的爱好。这都是跟英国人学的。

刘暹不喜欢‘dubo’。前世他‘majiang’都不会打。但他知道‘dubo’是禁不了的，这东西在中国太普遍太大众化，和太有根基了。如果不是他对于caipiao，liuhecai，suangseqiu什么的都了解不多，也不像多造孽，bocai业收益肯定会成为中国财政的一个新支柱力量的。

而去除了liuhecai，suangseqiu之外，刘暹只又把du马树立了起来。因为du马必然会引发天下富户养马的兴趣。也许能够最终上场、参加各级赛事的赛马为数寥寥。也许只有几百匹，或者更少。但作为基数群，养在富户家中的马匹。必然是几十倍上百倍于正式上场的赛马，而且都是经过训练的优良马匹，只是在训练的过程中被淘汰了而已。这东西虽然也是‘dubo’，可带有一丝激烈和昂奋，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马种的改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北的跑马场发展到今日就跟北京的足球联赛一样，成为了休息日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不仅是上层贵族、富翁们喜爱，就是广大的中下层也喜欢了上。甚至一些人每月发了薪水后都会从中拿出固定的一部分度du马。所以说，影响力巨

大。完全不弱于群众基础深远的足球！

而跟跑马场一块出现的马球，到今天为止，已经一定程度上落后于赛马和足球了。

嗯，规模、收益和影响力，跟篮球差不多。或许到明年、后年什么时候，就已经被篮球超过了。

反正中国政府大力推广体育竞技，是很有希望在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后，迅速组成全国联赛，以形成前世西方世界、足球、篮球、橄榄球等各种职业联盟的。

而且三年前的雅典。就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年，首届现代夏季奥运会已经举办了。应邀参赛的有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波兰、英国、匈牙利、德国、丹麦、美国、法国、智利、瑞士、瑞典和东道主希腊14个国家的323名运动员，刘暹的出现和其掀起的强大风暴并没有掀飞了奥运会。与历史相比，这届奥运会除了进程在时间上退后了几个月外。反而多出了一个参赛国波兰和12名参赛运动员。

而当然的，这一届的奥运会也跟历史上一样，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出现。至于它的新闻。在中国的舆论上也几乎看不到。

可刘暹却起了别样的心思，他要举办属于中国。属于东方的奥运会——世界运动会。

之前中国政府虽然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可刘暹真的没想过举办什么运动会。脑子里缺少这方面细胞的他注定要落后于奥运会。但是中国有强大的国力和影响力，有政府出面组织的各色运动团体，北京更是拥有整个世界上最多最大最完善的一系列体育设施。

刘暹等待着第五届内阁的诞生，然后1900年，就在第二届现代奥运会举办的时候，第五届内阁也将正式对外宣布举办中国主导的第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简称世运会。

这根奥运会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奥运会还是民间组织，他们没有强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支

持，第一届举办的时候，连经费都差点凑不齐。

很多国家的运动员都是自行组织、自筹经费参加，而且一些还是抱着观光的目的参加的。

中国主导的世运会则将拥有行政上的一切便利和强大的经济支持。比赛项目也远比奥运会来的多，雅典奥运会只有田径、游泳、举重、射击、自行车、古典式摔跤、体操、击剑和网球9个大项。

世运会则会在这个基础上加入篮球、足球、自由搏击、铁人三项、射箭、马术、网球、桌球、羽毛球和举重十个大项，让比赛项目增加到19个大项，各个小项会更多出一倍还多。并且大部分的项目允许女子参加，尤其是马术，甚至不分男女，同场竞技。

中国已经就世运会给日本、朝鲜、阮朝和南天国都打了招呼，还通知了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等不少的美洲国家。中国不会以一个国家的行事参加这项运动大会，而是分成以省或是江南、华中、岭南等地区参加世运会。这消息在世界上已经

是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不过这根萨道义来跑马场没什么关系，扯远了。

第七百九十三章得刘皇帝眼的人物！

“陛下，这是英国人的《泰晤士报》，已经做了翻译。”

刘暹从侍从手里接过一捏同样规格的报纸，这是英国的《泰晤士报》，而上面的文字是清晰地汉字。侍从室不需要进行翻译工作，他们负责的工作是把一片片文章还原成报纸的原样。每日阅读西方各大报社报纸的‘传统’，这是刘暹的必备工作。

书万里之外的驻欧办驻地，它的电报室里，有一个轮班倒的房间，每日的任务就是向北京发报。当然也负责着外文的翻译工作。这里有中国最好的一批翻译学者。

“洋人对咱们内阁选举的平静过渡不满意啦！”刘暹笑着对霍广成说。霍广成在第五任内阁的选举前就中途退出了，刘暹只是拿他做幌子，要看一看底下人的成色，未来几年时间里，霍广成的工作地点不是中国本土，而是太平洋对岸的北美大

陆。他是中国下一任的北美总督！

成为第五任内阁首辅的是曾纪泽，季锡良没能竞选成功，侍从系太分裂了。自然地，季锡良也没能成为内阁次辅，因为首辅和次辅的选举是最先开始的。但他的工作毕竟得到了全国阶层的认可，在随后的阁臣选举中接替了霍广成的位置，成为了工业、能源、矿藏等多部门的一把手——重工业经济大臣。成为次辅的是不久前从南洋总督任上退下的刘铭传。

整个过度平静而顺和，即使在之前的争斗中再分毫不让，当一切尘埃落地时候。那就只有认命。

交接工作的过程中，整个内阁没有出现任何‘意外’。这让英国等西方世界国家十分的遗憾。作为皿煮在欧洲的两大制度体现——英国和法国。他们的国会当中都无时无刻不再起伏着汹涌的波涛。

在前后任交接工作的过程当中，不配合是很正常的。很多刚刚上手的内阁首相、大臣。总统、总

理，都要为一份详细资料的查找而耗费大量时间。

中国在内阁换届过程当中的争夺一点也不比英法和遥远的美国逊色，但是新一届内阁上台以后，内阁办公厅显的是那样的平静。一大批人离开了办公室，下放到基层，另一部分人补充进了来。双方的工作交接也十分清了。

“黔驴技穷！”霍广成从侍从手中接过另一份报纸，眼光从头版快速扫过，待到刘暹文化时候，是冷冷的一笑。只有最无助的人才会期盼着自己的对手主动去犯错。

“说得好！”刘暹从霍广成的声音从听到了一股对自己的自信和对敌人的轻蔑。而霍广成本人做事从来都是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这声音里的轻蔑，是对敌人战略上的藐视！

英国人真的是没办法了，才会在报纸上蹦跶。但凡国内政坛上有一丝缝隙可供他们钻营，约翰牛们就不会在报纸上这么的赤果果。

华夏终究不是真正的皿煮，只要刘暹还活着一天，他的地位和权利就不可动摇。有这一尊大神在头顶上压着，也很少有人感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皿煮也只是‘相对’而已！

霍广成这次没能更进一步，这是刘暹压着的原因。他想让霍广成在北美一段，系统的整合一下北美现有的工业力量。而能最好的完成这件事的。现今中国只有季锡良和霍广成。这两个人种，霍广成年纪要小一些，他还没刘暹大，尚不到六十。季锡良则已经六十三。这一任内阁之后，他的政治生命也将结束！

当然了，为了要给明年的世运会造势。霍广成到了北美以后也不成而成的变作了中国在美洲的代表，要尽最大努力的扩大中国在中南美州的影响力。较好南美各国。还有巴拿马运河，这也需要北美的直接照应和资源输入。

霍广成未来几年的日子不会太舒坦。但整体好了美洲利益。他的资历和能力将会让整个朝野都俯首下拜。中国的首辅已经不再需要范德榜式的政治

型臣工了，张守炎和已经上任的曾纪泽，各自为首辅大臣的定义做了全新的注释，除了政治，一个合格的首辅还要懂经济和外交，将来霍广成还会给首辅印上懂工业的又一定义。

霍广成才是刘暹理想中的首辅大臣，有这样一个懂工业的臣子打理国家，刘暹可以放心的走向战场。只是下一场战争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爆发，霍广成乃至刘暹自己，还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就都是未知了。

今天是霍广成临别前的最后一次面觐，明天再停顿一日，后天一大早就要启程赶往天津，次日坐船前往北美。刘暹留霍广成在宫里吃饭。

这并不是什么殊荣。新秦的皇室跟前清是绝对不同的，太多的人太过频繁的在宫内吃饭了，以至于让御宴的说话直接跟皇帝日常饮食分离了开，现在中国意思中的‘御宴’，那是跟大宴群臣一个道理。皇帝日常单独吃饭也不过四菜一汤，与妃子、皇子、公主合餐，六菜一汤，与皇后合餐八菜一汤。有前清做着对照，如此规矩，很为刘暹搏下了

一个简朴的称誉。

　　而做皇帝的只要一跟‘简朴’二字挂上钩，就很难再有多坏的传闻了。

　　刘暹今日留霍广成吃饭，特意的让太子过来作陪，待要离宫时，皇后过来作别，这就立刻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了。外朝很多人当天下午天没黑的时候就知道了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霍广成不仅是天下有数的重臣，国朝重工业的奠基人，他更是刘暹的表弟。

　　中国的内阁交接平稳的过渡了去，中东的战火也就此停止，叛乱的半岛部族在奥斯曼军队的进攻下损失惨重，英法等国并没有立刻跟奥斯曼动刀子的意思，所以关键时刻半岛联军就hold不住了。

　　六个酋长的脑袋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大批内志高原上的部族逃向了南也门，但是内志高原实在不是奥斯曼人愿意长久停留的，奥斯曼人在自己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向内志高原进行真正的征服。整个阿拉伯半岛，奥斯曼人索要的地方只是波斯湾南

岸和红海北岸，也就是半岛的左右两边低地地区。

这一次，内志高原上的半岛部落头领、贵族、埃米尔等等，一样用金钱和自尊，以及一些人的生命，让伊斯坦布尔满意的收回了自己的军队。

半岛再次和平，内志高原很快又回到了半岛人的控制下，可奥斯曼帝国也不是没有付出。驻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大使馆，金钱开道，在苏丹的政权中可是买通的一些关系的。奥斯曼帝国与英法分别签署了秘密协约，而想要知道内容，还需要更大笔金钱和时间的投入。

中东战争的平息对于国内也有着重要的刺激作用，科威特彻底的安全了，再没有任何可以威胁到发展公司的因素了。发展股的价格在腊月里就恢复到了战争前的水准，只要更多的石油打出来的，3500块绝对不是发展股的封顶！

而同时间传出好消息的还有波斯湾上的海上钻探队，波斯湾海面下确实埋藏着时候，并且储量丰盛。

等到年后，正月十五都还没有到，刘暹就接到了外交部传过来的消息，奥斯曼把波斯湾海上的石油开采权卖给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留给中国的只有科威特沿海的小块区域。

刘暹赶脚，这极有可能就是英法与奥斯曼秘密协约中规定的一条。只做了指示，继续抓秘密协约这条线儿，其余的不作反应。但中国民间和报纸舆论，对于奥斯曼帝国却再度掀起了一轮抨击热潮，国人对奥斯曼的印象再一次有了跌落。

出了正月，中国世运会组织委员会还是如计划中一样对奥斯曼帝国发起了邀请，中东地区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波斯和埃及，后者虽然在1882年被英军占领，几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可国家的名义还在，依旧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且现任苏丹阿拔斯二世是一个态度明显的反英斗士，为人还相当的有能力。在1892年继承其父陶菲克一世在埃及的统治权的时候，就已经是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试图让埃及摆脱英国总领事克罗默勋爵的控制，自己独立统治埃及。那时候英国在埃及的势力

增强也引起了埃及广大民众的不满，民、族、主、义者支持阿拔斯二世。到了1894年他批评了英军的效率后，克罗默勋爵采取措施削减他的权利。那个时候，阿巴斯二世虽然不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但仍为泛伊斯兰的反英日报《拥护者报》提供财政援助。到了去年，也就是1898年的时候，阿拔斯二世重新征服苏丹，将其收入埃及版图。由埃及本土通至苏丹首府喀土穆的铁路也在今年里完工，从而巩固了埃及王朝对那里的统治。同时，阿拔斯二世统治下的埃及还在努力建设着第一阿斯旺水坝。虽然英国实际上已经完全主导了埃及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埃及的实力太弱小了，阿拔斯二世仍不失一个入得刘暹眼的人物！

与埃及一同受到组委会邀请的还有阿比西尼亚，也就是后世的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存在就像是专门在应证‘意呆利面’真的很面一样。他们的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就像是第一次中俄战争后的刘暹一样，因为阿杜瓦战役的辉煌胜利，奠定了自己在北非崇高的地位！

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有绝对的独

立，并赔款1000万里拉。这是意大利人的答卷。也是自马哈赞河之战以来非洲对欧洲最大的胜利！

第七百九十四章奥运世运大pk

“这并不不是一场运动会不运动会的问题，更不是比赛不比赛的问题，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争夺，是对整个世界的支配权的体现！”

当中国要举办第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的消息正式传播开来后，法国巴黎，一场激烈的辩论也在展开中。说话的人是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他在原时空里有一个很知名的称誉——奥林匹克之父！

而现在，这位一手设计了奥运会会徽、奥运会会旗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正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最爱的‘孩子’被一把来自东方的剑顶在了咽喉上。

中国举办的世运会有强大的中国政府在背后做支撑，如果奥运会始终在旧有的道路上发展，必会大大落后于世运会，最终在寂寞当中黯然死去。

皮埃尔.德.顾拜旦说话的对象是现任法国总统埃

米勒.弗朗索瓦.卢贝。

虽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实权已经过渡到了内阁总理手中，但曾经当选过第26届法国总理的卢贝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了。【高卢公鸡实在太乱了，内阁总理很少有能任满一年的】

1892年出任总理并组阁。同年8月，法国南部卡尔莫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他在其中担当仲裁人的身份，在许多方面给予工人更多的权利，使得罢工获得平息。今年西历4月份即将举行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也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成功举办。

皮埃尔.德.顾拜旦认为，奥运会这样的体育盛会。卢贝比总理勒内.瓦尔德克.卢梭更应该热衷。卢梭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法国工会合法化’的问题上。

西历1899年6月出任总理的卢梭，面对社会要求重审德雷福斯的浪潮。提出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以总统名义宣布赦免德雷福斯。9月19日。德雷福斯获得自由。卢梭本人由此获得了

很大的声誉。为他的这一任内阁执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眼下的法国工会合法化问题，就是他所面临的又一个惊涛骇浪，皮埃尔.德.顾拜旦实在不认为总理阁下这个时候还会对奥运会产生出兴趣！

————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9月26日，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寄给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考本的没有署名的“便笺”，上面开列了法国陆军参谋部国防机密情报的清单。陆军参谋部怀疑是德雷福斯所为。10月15日，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重要的军事情报仍不断地被泄漏，这引起军队一些部门的警惕，并开始重新审视德雷福斯案件。1896年3月。情报部门截获了施瓦茨考本写给一名法**官费迪南.沃尔申—埃斯特拉齐少校的信。

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后来在查阅埃斯特拉齐的档案时，看见了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那张便笺一模一

样。皮卡尔是军队中少数信奉新教的军官之一，为人正直。他立即将这一发现向副总参谋长贡斯汇报，并敦促军队重审此案。

1896年11月14日，皮卡尔被逐出参谋部，派到突尼斯边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战。1897年4月2日，他在突尼斯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注明：“万一本人去世。请交共和国总统，此件内容惟有他应该知悉。”在借回巴黎休假之机，他将信托付给挚友勒布卢瓦律师。

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对埃斯特拉齐的控告。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整个法国震怒了。

1月13日，敢于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政府。2月。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公诉，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德雷福斯事件对法国的影响是从上到下的，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

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因为争论反目；夫妇之间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卢梭的举动虽然不乏和稀泥的意思，可是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顺应了至少一半法国人的心愿。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家，一切行动都讲究政治利益。皮埃尔.德.顾拜旦自己当然万分宝贝自己的孩子，可他一点也没信心要卢梭也爱上奥运会。

卢贝沉默不做声，顾拜旦说的有一定道理，世运会、奥运会同时开幕，自然就有竞争，又因为各自的主导者/主导国，以及东道主的不同，参加这两处运动会的国家无形中就相当于一次站队。真的是东西方各自影响力和支配权的表面化对决。

顾拜旦希望三个月后的巴黎奥运会，他们能够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如果可以，顾拜旦将会让这一届的奥运会与巴黎万国博览会紧密的结合起

来，两者的时间长仅仅一个月不到，博览会在前面。

与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相比，本届奥运会取消了举重和摔跤，新增加了射箭、马术、水球、赛艇、帆船、足球、橄榄球、高尔夫球等。正式认定为18种82项，其中60项为正式比赛项目，剩余的是表演性质。参赛的国家比上一届多出一些，为21个国家，欧洲区域外的国家有印度、海地和加拿大。其中印度选手仅限于一名，是一位就读于英国，名叫诺.普理查德的学生。

顾拜旦希望法国政府能够出面为奥运会站台，这样即使不能使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也可以让比赛表现得更加有厚度和正规。当然，一切都需要金色的法郎的支持。

有了金钱，奥组委可以准备更好地比赛场地和条件，可以给运动员提供更多的方便。就像世运会宣扬的那样，他们会报销运动员一切往来路费，比赛期间解决运动员和教练的饮食住宿问题，甚至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口味的运动员准备了各

式各样的饭菜。中国人还真正意义上制定了统一的金银铜牌，直径为70毫米，厚6毫米。奖牌正面为一只鸽子托起的地球，鸽子的翅膀化作一双手，下面印刻着世运会的标志——五连环，一个在后世非常为地球人熟悉的图案。代表着地球上的五大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

没错，这就是在原先时空里完全跟奥运会划上等号的五环图。世运会也需要一个标志，当刘暹发现，雅典奥运会的标志完全不是奥运五环后，心安理得的就把五环图拿来了给世运会用。

原历史时空中，这个图案要等到1913年才会出现。所以，没有一个人以为刘暹是在剽窃，只会大大的点头、赞同以及赞美。五环代表着人类五大洲，和平鸽与手托住地球，边缘装饰着橄榄枝，这些一出现，立刻就把巴黎奥运会的一切的一切都彻彻底底的踩入泥潭。

奖牌的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中国的长城。

这世运会标注着和平，中国的长城也完全与入侵扯不上关系，任何人来看长城，都会将之定义为防御和抵抗，跟和平以及当今中国的声势、实力，立刻就有了种意味！

奖牌也不会仅仅金镶玉，银牌、铜牌与金牌一样模式。单人比赛也好，多人比赛也好，中国准备了充足的奖牌。一切多人比赛，如足球、篮球和一些团体赛等，除了金牌还有一个纪念奖杯。

对比巴黎奥运会的奖牌都还不知道在哪里，顾拜旦内心要是不捉鸡，他就不是奥林匹克之父了。

“总统先生，人是很盲目的一种动物，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物的影响。想想看，如果汇集了整个白人运动精华的奥运会，比赛记录，比赛场地、条件，样样儿都不如中国人的时候，对于现今欧洲的自信心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啊？”

东西方的对抗，当今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的全方位对抗，已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了。顾拜

旦索性就直接拿来己用。他真诚地希望得到卢贝的帮助。

中国人声势搞的太大了。除了东亚范围圈内他的一帮小弟和自身庞大的国土外，还有美洲的墨西哥、巴拿马、尼加拉瓜、秘鲁、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六国，加上中东的波斯、埃及、奥斯曼三国，和北非的阿比西尼亚，已经有十个国家了。

而在欧洲，燕赵两国就不用多说了，两个俄罗斯全都应下了世运会的邀请，俄罗斯的内战让这个昔日庞大的帝国变得虚弱不堪，战争打到现在，两边全都是失败者，谁也没能灭掉对方。莫斯科方面在战场上略处上风，战线整体向西推进了上百华里，并且稳固住了形势。可惜后劲不足，自从过了1899年的夏天，皿煮俄国和穷党俄国就再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作战，甚至师一级的短促战斗都寥寥无几。两国打的都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次世运会将会是他们‘和平接触’的开始！此外就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芬兰等国。是中国将他们从沙俄的手中解救了出来，参加世运会是他们对中国的回报。

中国人如今在东欧的力量和影响，可一点也不弱！

第七百九十五章感叹、对比、黯然……

“东欧各国是我们必须要失去的力量。我们的军队不会踏入乌克兰以外的东欧国家半步，这就决定了我们注定会丢失掉在东欧的控制力。但是我们的影响力要始终存在，要比穷党激进派的思想还要更厉害，更顽固的留在那片土地上。”为什么用这样的词形容穷党激进派的思想，这就要看东京日本了。泛滥的穷党思想已经成为了东京政府必须重视的一大问题了。”

“他们是表现我们意志的最好舞台。中国每一天都要在这里挥舞着‘不西进’的旗帜。只要这个舞台还存在一天，德奥就一天不会跟英法正式的达成谅解。我们要正式的成为世界帝国，正式的将英国人从霸主的宝座上一脚踢下，这面旗帜，这个舞台，就不能丢掉。”

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中国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的成为世界霸主。刘暹很清楚欧洲人的海上力量，在中国的空军力量彻底成熟之前是不可

能在万里海波上击败一艘又一艘的钢铁巨兽的。欧洲人潜艇上的发展可一点都不比中国差。对于中国，潜艇战一样是个无解的难题。

要想有必胜的把握，还需要等待空军力量的成熟。只是这个时间太过漫长了，似乎过个十几二十年也看不到希望啊。

刘暹最怕的却是三五年里，或是七八年中，就爆发第二次东西大战。欧洲人的底蕴太深厚了。而中国就欠缺时间的积累。

所以，东欧舞台在他的构思当中地位极为重要。在这个舞台上，他要让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彻底的相信中国没有西进的企图。因为中国正在一点点的失去东欧各国。只要中**队的脚步始终停止在乌克兰黑土地上，只要德国的影响力始终在波罗的海沿岸发展壮大。奥匈和德意志就永远摆不脱中国的‘友谊之手’，永远的站在英法的对立面。

“用最好的待遇。展现我们的态度！”刘暹言辞犀利的对着太子交代着，将自己的打算一层层剥

析在儿子的面前。世运会接下来将有太子接手，负责全部一切的事物。

“父皇放心。儿子不会让您失望的！”意气风发的太子回答的斩钉截铁。

指挥调度一个世运会，各种事情当然繁多，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意外，能让人一片烂额。即便是知府、省级的地方大员，都不敢保证自己做的一切完美。但这是太子必须要经历的。刘暹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从一开始的两眼一抹黑，到现在统领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处理各类政务上即使比不了专门的官员，但也很难让人忽悠、蒙骗了去。

统筹大局的能力刘暹需要，他的儿子也需要，日后新秦帝国的皇帝全都需要。再虚君，君王本身也不能把脑袋跟心灵‘虚’了！

时间很快就转到了农历三月底，与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时间相差不过三天，整个北京城随着世运会开幕式的临近，气氛似乎变得也有所不同了。

在整个三月里，北京城涌入了五万两千余外国人。扣除掉正常人流数据，还至少多出了三万。这三万人来自美洲、东欧、中东，以及欧美，后者是个概念词。泛指整个西方世界。他们国家的运动员当然不会参加北京世运会，可记者必须要到的。

两方的报纸也纷纷开始关注即将开始的奥运会和世运会，论开幕式的规模和规格。前者与后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第一个超大型体育场。刘暹用了记忆中十分深刻的这个名字，有八万张座位。加塞的话，轻轻松松上十万，一点也没问题。

世运会有盛大的表演，不仅是中国文化，还有东方其他国家和东欧、美洲的歌舞，有似乎十分高逼格的各国运动员代表入场仪式——体育场外的广场上，随着一国运动员的入场，也同时间升起一国的国旗，奏国歌或是代表歌曲。等等的一切，绝逼的高大上。早了三天的巴黎奥运会的入场仪式，与北京世运会比起来，就像是土的不能再土的土老帽！

“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足，有着丰富的物质和娱乐生活，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皇帝的眼光十分的超远。”《莫斯科红星报》的记者叶戈罗夫用笔写下了今天一天喧闹过后的感慨。

精神文明建设，包含了教育、文化、科学、娱乐、卫生、体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国第四届内阁的第二年被正式的提出来的。北京世运会的比赛场地无与伦比的宏伟和正规，可这些却绝不是单纯的为今天这一场比赛而建设的，这些比赛场馆本身就是中国人运动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说，世运会的出现除了奥运会的刺激以外，余下的就是中国的体育运动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力，这是食物在发展到瓶颈之后必须做出的突破。

“不容易啊！”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突破，可想而知这里民众物质生活上的富裕了。叶戈罗夫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莫斯科。那里……，也

有精神文明建设，大段大段的穷党理论教育和宣讲如果也算是精神文明的话，那么莫斯科也是有建设的。可莫斯科更缺乏的是物质上的，geming战士精神硬如钢铁，两日不吃饭一样会耳朵呃爬不动。

叶戈罗夫的家在莫斯科，作为红星报的编辑，他的生活在莫斯科已经能排入中等了。但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人的口粮，一天也只有一俄磅。黄油、牛奶和肉类，一个星期的配额都只够一家人一顿吃的。那时候为了孩子着想，叶戈罗夫的妻子不得不拿着面粉去换土豆和红薯，再或者是用肉类、罐头去换硬邦邦的黑面包。

一俄磅只有400克出头，叶戈罗夫一家人有四口啊。可这已经很幸福了。那时很多莫斯科的普通市民，每人一天只有一个红薯，要不就是两个土豆。

现在莫斯科的粮食危机当然缓解了，战争的阴影已经退下了么。但物质生活已经谈不上富裕。叶戈罗夫手中有卢布，但在莫斯科的国有百货商店里根本卖不到自己需要的商品。所以来中国的路上，

他在中俄边境城市逗留了整整两天，购买了5000卢布的商品，并托运火车送回了莫斯科。这是家中全部的继续，可钱在换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再多的钱也只是一捏废纸。

俄罗斯物资最丰富的地方不是莫斯科，而是中俄边境口岸！——因为大批的走私物品会出现在这里的地下市场。整个莫斯科政权笼罩的土地里，地下市场有很很多多，但能够提供任何一种大量货物的市场只有这些边境城市存在。他们跟中国人直接挂钩，或者本身就是中国人在搀和。不管多么大的需求都能轻松吃下。

与叶戈罗夫一样感叹中国的富饶的还有巴拉圭人。30年前结束的三国同盟战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对阵巴拉圭一个国家。这场血腥残酷的战争几乎造成一个国家的灭亡和种族的灭绝。巴拉圭人损失惨重之极，不仅失去了大片国土——巴西和阿根廷瓜分了巴拉圭约11万平方公里国土，其人口也从战前的52万多减少到不足22万，其中成年男子不到2.8万，战后的巴拉圭，满目疮痍，土地荒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种生产活动均由妇

女承担，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

所以，在中国人进入美洲事物之后，巴拉圭是第一个向中国靠拢的南美国家。

这次来到北京的乌拉圭代表团只有三十名运动员，参加的项目只有两个大项——足球和田径。

“上帝啊，这草坪真的是太棒了。我从来没有在草坪上踢过足球。”安东尼.克鲁斯抚摸着草地神色中充斥着兴奋，脚下的感觉告诉他，这草坪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样的碍事。

巴拉圭足球队的练习场，北京东区某足球队的训练场地，这里的设施简直完爆所有的巴拉圭足球场。

“哦，阿吉拉尔，慢一点，你撞到我了。按照中国足球的纪律规定，你这是犯规。”

刘暹按照自己记忆中的足球规则制定出的《中国足球规则》，与当今足球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身体

接触上面，但是中国打起了保护球员的旗号，顺利的赢得了所有参赛国的认同。

也所以，巴拉圭等拉美、东欧国家的足球队需要抓紧时间联系，并且进行比较认真的预演。

克鲁斯被队友撞翻在地，本以为这次要糟糕了，没想到草坪的防护力这么强，他就像摔在了一堆沙子里。身上只有两处硬伤。

“这里条件真好，克鲁斯一点都没受伤。”巴拉圭没有队医，整个代表团也没有随行的医生，在填写报表的时候，队医名号后的方框里写的是球队主教练的名字。他对着克鲁斯的身子摁了几下，语气肯定的说。

两个小时候，训练结束的巴拉圭球员们纷纷躺在了松软的草地上。“这里真好。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条件呢？我真想一直在这里踢球。”

第七百九十六章伊藤博文在zn海

夜色里，zn海大门敞开，一辆汽车从里面缓缓地驶出来。宫门前方的广场明亮如白昼，汽车的牌照清晰可见——国00078。这是皇室的专车。

整个中国打着国字号的汽车拢共不超过一千辆，这其中的头一百辆全部属于皇室坐车。虽然50号以后很有可能就只是礼仪上用的贵宾车了，但能够被这样的小汽车接待，也是极其值得荣誉的事儿。透过明净的车窗，守卫着皇宫大门的中**人看到这辆车后座上坐的是一个很脸生的老年人。大概五六十岁，头发已经秃了半截，花白的胡子。这群黄昏时候换过岗的‘大内侍卫’们，并不知道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眼前的老头子是乘坐着太子殿下的专车，一块进入皇宫的，换句话说，他是被太子殿下亲自迎接的。

虽然根本不晓得眼前之人是谁，可这人满面红光的坐在后座上的架势相当有气质。检查了司机的证件和另一份责任书后，大门放行，司机载着客人

很快驶到了日本东京政府代表团驻中国的驻地，一处装修高档的日式酒店。

司机口中叽哩呱哇的说出流利的日语，老人是会中文的，在下午与皇帝、太子的会谈中，在晚上招待的御宴中，老人都能说出一口流利而标准的中文。可作为应有的礼节，送人回来的皇室专车司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东京话。

“阁下，樱花酒店就要到了。是停在酒店前，还是直接进入酒店后门？”

“张桑。请你停在酒店门前。我已经看到我的同伴了。”

老头满面红光那是多喝了几杯酒的原因，可不是因被中国皇室接见。一直兴奋到现在。他伊藤博文也是做过一国首相的人物，即使初接到请帖时。他确确实实的激动了好一会儿，但这早就平息了。

国字号牌照的汽车平平的停在樱花酒店的大门前，在灯光的照应下，这辆由皇帝亲自设计外形的

皇家超光汽车，散发着一股别样的魅丽。

中国皇帝陛下的审美观一直代表着全世界人民，这句来自《泰晤士报》的表扬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世界汽车产业的第二次大发展，就是由中国皇家超光汽车的诞生而带来的。这跟后世的普桑一模一样的外表太符合东西方人一致的审美观了。

车门打开，今年六十岁的伊藤博文，两年前因预算案和消减地税案。被议会自由、进步两党议员联手搞下台的伊藤博文，稳稳地走下汽车。他的脸红通通的，这因为饮酒而发红的脸庞被灯光一打，更加‘流光四溢’了。

“阁下！”

“阁下……”

等候在酒店大厅多时的一批人哗哗的涌了过来，将刚刚下车的伊藤博文团团围了起来。这些人一部分是代表团的领队，另一部分是伊藤博文的嫡系。

自从下台来，伊藤博文痛感“雇佣兵不可靠，必须有自己的御林军。”因此他在辞掉首相后，不顾明治天皇和其他几位元老等的反对。不惜辞官纳爵，也要亲手建立一个政党。因此号召了很大一部分人追随着他。

此次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仅仅是为了与一样会到北京的西乡隆盛会见，他带着明治政府的使命。要与西乡隆盛展开非正式的接触。可以说是发出了——南北和平的一个信号了。

结果就连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如此崇高的待遇。太子殿下亲迎，皇帝接见。昨日下午接到请帖后，联想到中国皇帝之前都还没接见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内心里就禁不住的澎湃激亢。

今天下午的会谈伊藤博文说了很多，刘暹亲眼见了这个历史上的中国大敌。也对中国之现况询问了他的看法。伊藤博文到不愧是坚定地皿煮立宪派，刘暹面前也态度无一点之改变。对于中国的现况。也道出了自己的一番看法，结果让刘暹非常愉

快的是，这些看法全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而不是中国真的出现了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的‘失误’。

伊藤博文对于年岁与自己只错了半年时间的刘皇帝是万分崇敬的。引领者东亚，引领者黄种人，走向世界巅峰，似乎也是伊藤博文年轻时的梦想。

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在伊藤眼中，只要再有十年时间的夯实，帝国之基业就牢不可破。这让刘暹非常的高兴。敌人咏唱的赞歌才真的悦耳！虽然小鬼子早早就不在中国的敌人范畴之列了。

伊藤博文很坦诚的向刘暹叙说了最初明治政府的打算和心理。连接西方，抗击中国，保证日本本国的独立、自主。

刘暹问说：“难道日本就没有对朝鲜，对中国，产生野望的想法吗？”

“有！”伊藤博文不掩饰的说。“但在第二次中俄战争后，这个想法就被我彻底抛弃了。”

“在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强大，尤其是陆军的强大，就不再是日本可觊觎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野心。”

第二次中俄战争的规模毕竟还小，东京日本那个时候已经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他们必须抱着希望，希望看到第三次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能损失惨重，或是遭遇到失败。那样，东京日本依靠自己相对强大的陆军力量就可以对朝鲜这个可笑的国家提出利益诉求了。

在伊藤博文的眼中，全世界的国家，除了遥远荒蛮的黑非洲外，朝鲜是第一等愚蠢的国度。七十年代在日本、沙俄的威胁下，还好歹出现了政治改革的意向。但在进入了八十年代后，特别是俄国的威胁大大消减之后，这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保守又一次压倒了革新。

“只能庆幸这个愚蠢的国度有着大皇帝您的保护。否则，它将彻底沦为西人和我大日本的猎物！”

“毫无一点还手之力的猎物！”

伊藤博文认为，朝鲜人的堕落和愚蠢，刘皇帝自己是要担负一定的责任的。中国把朝鲜保护的太好，刘皇帝更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了朝鲜的王太子，这更给了朝鲜人一张万金不换的护身符。他们觉得自己彻底没有了外来威胁，如此社会改革的动力立刻就变得虚无。

纵览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无数次的政治改革，其中都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权本身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朝鲜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西洋人和日本，已经被中国都摆平了，各阶层自然就没有了动力。因为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变革，而朝鲜的两班和王室贵族、士大夫已经是朝鲜利益的最大占有者，能不掀起改革的话，盘踞着利益本身的他们万万不会让改革发生的。

看看朝鲜的政坛，为什么那么多进入开化派的门阀子弟和贵族纷纷退出，甚至反戈一击呢？开化派与保守派斗争之失利，很大原因上也是由于自身

力量的分化。其原因就是以上。

伊藤博文在刘暹面前毫不留情的贬低朝鲜是一个没药可救的国家，是一个坠入了世界最底层的民族。伊藤博文并不知道，就在他一墙之隔的另一边，朝鲜的王太子，刘暹的三女婿李垠，正把他恨得牙齿直痒痒。李垠身边坐着明贵妃王碧云的长女，刘暹的三公主，此刻正握着丈夫的手温声安慰着。

这是伊藤博文万万没想到的。所以在几日后的开幕式上，他对于朝鲜王太子还露出了一个和熏的笑。李垠呢，也不是三岁小孩，不开心全都写在脸上，对于伊藤博文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而他们以及西乡隆盛出席开幕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大会应邀嘉宾。

北京世界运动大会不像这次的巴黎奥运会，世运会的所有比赛在22天里将全部完成。北京有足够多的体育比赛场馆可供运动员们使用，组织委员会对于比赛过程也做了详细而周到的安排。紧凑但不过分！

刘暹没有出席，只让太子做了代表。很多西方媒体还专门的提到这一点，中国的皇太子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镜头前了。这是不是有着别样的用意呢？里面少不了添油加醋的无中生有。刘暹看了后只是冷笑。这种狗屁文章都能光明正大的刊登是欧洲的一流大报，洋人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陛下，马术比赛、足球、篮球、自由搏击、网球、射击、射箭这七项比赛观众的平均上座率都超过了80%，其中足球、马术和自由搏击的全部比赛皆是100%的满座。上座率最低的是自行车、体操……”

世运会经过了一个精彩的开幕式后，所有项目都进入了比赛阶段。中国很财大气粗的印入了录像，在比赛结果上近最大可能的做到公平。

刘暹关注的却是各项赛事的观众参与度。参与观众数量越多，这就证明体育产业的明天会更加光明，也证明了北京的发展程度。因为1900年的现在，还是一个物资不发达的时代，能够有闲心闲钱

去看比赛，这至少能证明他们的吃喝不愁。

另外这个时间段来京的人群流量也明显增大，当然，这个数字远不能跟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可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北京的旅游业，对于各行各业都有不小的刺激作用。刘暹看着数据统计，再想到要加上的卖广告的收入，这一届世运会即使财政要赔钱，也不会赔个底朝天了吧！

第七百九十七章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

正午时分，骄阳似火。中国农历的四月中，西洋历法已经进入六月了。街上人流明显少了很多，一些偏僻的小巷子，更是看不到什么行人，只有几个报童蹲在街边一家饭店的屋檐下，聚在一起数硬币，看看今天谁的买卖更好一些。

街道口儿还支着一个卖烤章鱼丸的小摊，摊主懒洋洋地翘着腿，靠着墙壁坐着，身前放着一个空碗，一旁隔着半个吃剩下的饭团，这就是他的午饭了。从旁边的饭店讨一碗面汤，两个饭团。对于现在的北日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两个饭团至少能填饱肚子！

摊主时不时地张开眼去看那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街道，然后再闭上眼睛，埋下头去，接着打起眯缝。

这里是东京的文京区，是日本教育精英们聚集的地方。集中了日本不少的国私立大、中、高等学校，包括东帝大的本部校区，因而在北日本得有文化教育之区的美名。

这一个月是东京比较平静的一个月。因为伊藤博文与西乡隆盛在北京的非正式接触，为了释放诚意，西南政府向东京低价格抛售了一万吨大米。直接让东京的米价降低了两成。最主要的是有了足够多的米，给广大市民了信心。

东京市区一直以来的骚动立刻平息了很多，市场焕发了生机，犯罪率大大降低。街头巷尾也重新出现了摆摊的小贩和卖小吃的摊位。

终于，炙热的太阳转向了西面，下午三四点。整个东京似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报童们开始沿街叫卖，小商小贩们也开始扯起喉咙。

东京的火车站里。一列客车正停留在站台，黑压压的人群从火车上涌下来。

“号外！号外！南北达成和议在即！两方军队正在奉命后撤！”

“让战争在日本彻底消失。人民需要和平！”

“大日本决不能对一群叛逆妥协！”

“忘记就是背叛。当年的耻辱要用血来清洗！”

在这些吆喝声中，一份又一份的报纸被人走下火车的人买去，火车站里的报童们个个眉开眼笑。

一辆四轮马车从火车站里驶出，在街口停了下来。马车上的一名中年男子将头探出车窗，向一名离马车最近的报童喊了一声，报童分块的向着火车站冲去，然后手里拿着五份不同的报纸冲回来，从中年人手中兴奋地接过一日元硬币。

马车上这个买报纸的中年男子不是寻常人物，这个人名叫秋山好古。是日本新生代的中坚人物。现年四十二岁，已经官拜少将。他的弟弟秋山真

之，更是日本参谋部的明亮新星，曾经以私费身份留学美国，就读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导师是著名的海权论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明治32年1月前往英国视察，8月归国。明治33年（1900年）入海军省军务局第1课，成为常备舰队参谋。并兼任海军大学校教官。

马车里除了秋山兄弟两个外，还有他们的好友正冈子规。一个诗人、散文家。

马车里一遍寂静。三个人都在细细看着手中的报纸，连车夫都不敢将马车赶的太快。以免影响到车里的三个人。

过了至少半个小时，秋山好古才抬起头来。五份报纸他已经浏览过了一遍。报纸上的内容除了那些世运会比赛，和他根本不想去关心的经济问题外，最大最重要的版面都刊登了关于伊藤博文与西乡隆盛非正式接触的评论。有好有坏。赞同或者反对，但前者已经远超后者了！

马车里的三个人都一片唏嘘。记得就在新年时

候。东京朝堂上反对与南日本议和的还占着过半，就是秋山兄弟自身也无法忍受两个日本的概念。

他们也知道东京政府的难处。认同和平能够给东京政府带来许多好处，能让底层的民众喘上一口气。但他们坚决不同意两个日本，一南一北的概念！无论是东京政府还是西南政府，都是日本的一部分。这就像湾湾的‘一中一台，台du’一样，是秋山兄弟绝对不能认同的。

此次秋山好古从前线返回东京，跟眼下的争论有着很大的关系。秋山好古可是兵权在握的实职少将，所带领的骑兵部队是日本陆军仅有的一支成建制骑兵，地位完全高出别的少将。在东京政府眼中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所以提议让他返回东京，聆听他的意见。

秋山真之也与朋友正冈子规前来迎接秋山好古。他对自己的大哥是万分尊敬的。秋山一家因为是足轻家庭出身，家庭贫困，因此大学预科的时候秋山真之一直接受哥哥好古的接济。他哥哥秋山好古打小时就帮人家澡堂子烧开水，一天挣一个铜板

来补贴家用，避免了秋山真之因为养不活而被迫出家的命运。秋山真之现在也算出头了，但在这样一位哥哥面前，还是规矩的很。只要秋山好古不发话他都不敢坐下。

“哥哥，报纸上的评论不能完全相信。权利还是掌握在元老和天皇手中的。”秋山真之担心自己大哥受到打击，他明天就要进宫面见天皇的。

“那么，天皇和元老都什么态度呢？真之，你一直在东京，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秋山好古不是看高自己兄弟的。秋山真之的军衔只是少佐，虽然他在参谋部声名很响亮，被誉为‘天才参谋’，但地位远不上自己。若单从这一点出发，秋山好古适才询问天皇与元老的态度的话真是疯了。秋山真之真正的资本是他在海军里结识的诸多朋友，比如大山高，阵亡的大山岩阁下的长子，比如现任海军部次长的山本权兵卫少将。身份不高的秋山真之能够接触到很多秋山好古都接触不到的消息和情报。

“赞同派以伊藤阁下和西园寺阁下为首。反对派是桂太郎阁下和黑田清隆阁下为首。天皇陛下暂时还没有表露倾向。但西园寺阁下对于天皇陛下的影响力。绝对超过海陆军的。”

桂太郎是陆军的第一代表，黑田清隆代表着海军的力量。在大久保利通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代表着东京日本的海陆军。只是现在东京日本的海军实力太弱。根本不能与陆军并列，在政坛形成单一的力量。当年那场改变日本命运的战争之后，政治上海军就完全成为了陆军的辅助力量。新加坡事件的发生更彻底毁灭了海军二度崛起的希望。

现在的情况就是，军方不赞同议和，而政治力量中的皿煮一系赞同议和，不惜代价的议和。其余势力暂时处于中立。

“民间（特指东京地区）已经有高骂伊藤阁下与西园寺阁下国贼的声音了。陆海军中，当年战争阵亡将士的遗属后人，很有一部分人在秘密运动着。”秋山真之的声音突然放小了。秋山好古理解的点点头，弟弟跟大山高关系密切。知道这一点并

不意外。

“哥哥……”

“不要为我担心。我的意志从来没有改变！”秋山好古坚决的不认同一南一北。

但熟悉哥哥的秋山真之从闭目养神的秋山好古白板一样的表情中却能看出，他的心情绝不像脸上的表情那样的平静。自己的哥哥越是内心复杂，脸上的表情就会越发冷峻。

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正冈子规，则对秋山好古的坚持很不以为然。不过刚刚见面他不好太坏人心情。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正冈子规目光看着秋山好古，如看一名屠夫一样，不客气的问他：“秋山君，你是皇国的将军，最了解军事。敢问。南北战争真的爆发了，东京方面真的有胜算吗？东京真的能在中国的眼皮底下，完全的扫清叛逆吗？”

“我们需要阵亡多少英勇的武士？十万还是二十万、三十万？”

正冈子规的出身要比秋山兄弟好很多，家境富有的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留学欧洲，还到过中国游览参观，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两国巨大的完全无法扭转的国力差距。思想上对于军方早期的野望嗤之以鼻，更认同伊藤博文的皿煮派。

他不等秋山好古回答。接着往下说：“没有忘记二十六年前的那场战争吧？皇国付出了数万勇士的阵亡，也没有阻挡住当时还只是一省提督的中国皇帝陛下。帝国损失有多么巨大？那些阵亡将士的遗属生活有多么困难。秋山君真的知道吗？就是真之口中的‘遗属’，也不过是一小小部分高级军官的家属后人，你知道那些普通士兵家庭的困难吗？”东京政府集团的‘面子工夫’做得还是非常到家的，只可惜有些厚此薄彼，只记着优先优恤阵亡军官，然后将大笔的资金投入到军兵工业和重工业的建设上去，而很大程度上忘记了那些为皇国战死沙场的普通士兵。

到1894年中国发动战争之后，俄国战争形势的大扭转让东京政府和天皇不得不放弃战争的打算，

那之后日本就再没得到过西方人一英镑的资助和贷款。工业市场大幅度缩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多少妇女为了家庭的生活不得不放下尊严和羞耻走向女支馆？

随后五年时间里，日本南北两方是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却也剑拔弩张的，时不时有边界冲突发生。那些阵亡将士的遗属们又是在受着怎样的待遇？

东京日本财政亏空严重，军队本身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连保证现有部队的军饷都成问题，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抚恤那些阵亡士兵遗族？

国家已经到了要派军队给敌人‘打工’的地步了，高级军官们还想着战争，正冈子规只感觉可笑！

第七百九十八章游行和变革

桂太郎，在原本的历史中是日本的九元老之一，山县有朋的弟子和继承人。今天在大久保利通沉默不出声的时候，他就是整个日本军队的代表。作为军人的他坚决的反对议和。这不仅仅因为耻辱感，更因为议和后的东京日本政府，第一个要下手针对的肯定是规模高达三十余万的日本海陆军。缩减军队的规模，消减军队的开支，然后将军队牢牢地关进政治的框架内，这些都是桂太郎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的事情。

所以，为了内心的尊严也好，为了军队的地位也好，桂太郎坚定地反对议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桂太郎直接都把自己的恩人，早年对他有着提携之恩的山县有朋的家人都拉了出来当牌打。

“甲戌之变【1874年甲戌】，血仇不共戴天。多少大和勇士死在中国人的枪下？兵入皇宫，这是日本永远也洗刷不掉的耻辱。与西南叛逆妥协就是与中国妥协，就是对大日本皇宫的背叛。

天诛国贼——”一个年纪三十上下的日本人在怒吼着，脑门、脖子上血管凸起，整个人的情绪激动的已然不能控制。

“天诛国贼！”

“天诛！”

“天诛！”

就在秋山好古抵到东京的当天，一场蓄谋已久的游行请愿活动也在东京轰轰烈烈的展开了。退伍军人和穷的只剩下一条命的狼人是这次游行的初始主力。带头的则是大山岩、山县有朋、西乡从道、胜海舟、赤松则良等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海陆军大员们的后人。

游行一发动，东京就迅速变得群情汹汹。日本人非常喜欢夸大和激动，并且也真有一些死硬分子。坚持的不认同议和。现在有人发起了，只要撺掇了几句。很多人就会一拥而出，口中叫喊着那些

阵亡海陆军高官们的名字。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就发动起来了。

游行的队伍从陆军省大门前走过，守卫的士兵们个个神色紧张，站在窗口的桂太郎面色却平静得很。

“阁下，这次游行必然能见到效果。如此一闹，伊藤阁下总不好再跟西南眉来眼去吧？”其中一个军官在桂太郎身后小声地说道。

“毕竟都是忠良遗族。今天利用他们，汗颜涂地，汗颜涂地啊。即使目的达成，也无半点欢喜。”

桂太郎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望着远处要消失在视线里的游行队伍，心情异常的沉重。

日本发生的一切当天就传到了刘暹的手中。刘暹不怎么在意，甩手让人把消息传给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这不是要表达他的什么意图，而只是显露一下自己的存在。游行的队伍对于中国，对于刘皇

帝本人，可是赤果果的恶意昭彰的。

……

波斯湾，科威特港口向内四五十里的位置，成排的大型储油罐如巍峨的巨人。整个科威特境内长几百公里的输油管道，让这块贫瘠的土地正散发着金钱的魅力。

去年自战争平息之后，科威特发展公司投入了更多的资金铺设输油管道和建设储油罐，整整三个营的国防军将整个科威特城完全的掌控在手掌之下。城里和周边区域任何一丝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此刻码头已经被国防军完全封锁，二十几辆崭新的国产军用吉普擦得锃亮，彻底上硕大的12.7毫米重机枪冷冰冰地指着可能有危险的每一个方向。

这玩意儿不属于装甲车。可是在中东这块土地上。这样的军用吉普车要比装甲车更具有威力。

一看中国人的这幅戒备，就知道。十天一次的运油又开始了。一次就要三天的时间。如此高度的警备十分令人乏味，可为了保证安全。中国人不得不如此。甚至于为了防止敌人从水下过来搞破坏，每当油轮要抵达前，他们还会在码头区域的海面下布钢丝网和安排执勤蛙人。反正很夸张的！

半岛的战争平静了，半岛人却没有彻底平静，他们开始反抗奥斯曼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强权。他们袭击、进攻一切外族人在内的油田、油井和勘探人员。

科威特大布尔干油田没有被半岛部族联军损伤一丝一毫，却连连被这些零碎的反抗武力袭破了两支车队和一处管道维护站，中国籍工人被枪杀了十七人，二十辆汽车和一处管道维护站彻底被摧毁。

看到中国人遭殃，英法等西方国家通过报纸大肆抨击嘲讽中国，将中国直接跟贪婪无度的恶魔划上了等号。结果整个西欧还没乐上两天，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三支勘探队和两处油田就都受到了同样袭击。

英法等欧洲国家自己把自己的脸抽的啪啪作响的同时，一个极端的zongjiao组织圣月在中东出现了。他们高举着《古兰经》的旗帜，要求独立自主，不接受任何主权受到侵犯的行为，以赶走全部外国侵入者，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为最高目的！

这个外国侵入者，包括了中国，也包括了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乃至阿拉伯半岛上活动着的全部外国人。所以，中东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平息而退出了全世界的眼睛，相反，因为圣月，中东始终活跃在全世界的报纸版面上。

因为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油海，比墨西哥湾还要多的石油；因为那里距离欧亚都不很远，因为波斯湾所在的位置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

橡树号轻巡洋舰的甲板上拉起了厚厚的遮阳棚，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和水兵们无所事事的趴在栏杆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两艘中国海军战舰缓缓驶向海港。

“中校，快看！那后面是什么船？”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软绵绵的沉闷。水兵们纷纷向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当舰队后面四艘如同小山般的巨轮缓缓从他们面前驶过时。每个人都倒吸口冷气。

巨轮，大英帝国的水兵们见多了。虽然现在最大的军舰也没超过两万吨，可是邮轮、货船、客船的吨位早就达到了三四万吨级。

这四艘小山般的巨轮再大，吨位也达不到两万公吨。令英国人全部感到惊讶的是，这四艘巨轮的样子太怪了！

几乎取消了甲板以上全部的建筑，除了三根巨大的烟筒之外，就只有一个舰塔。单独的船桥呈扁平状位于甲板最后面，船桥向前一直到舰艏都是密布管道的封闭式宽阔甲板。从体型和布局来看，这四艘中国油轮完全是全新设计的新式石油运输船。

“把我的照相机拿来。快去！”爱德华中校命令道。直接告诉他，自己应该将这种新式油轮的外表拍下来寄到伦敦去，虽然这种外观的油轮照片很

可能已经抵到了白厅，毕竟从中国航行到波斯湾，这么长的距离曝光度太大了。但爱德华还是要拍下来！

看那高高悬空的吃水线和整体造型，这样的油轮满载后吨位起码达到三万吨。也就是说，这样的油轮至少能装载一万吨油料。在1900年的时代里，如此大的承载量，完爆英国人的所有油轮。何况一万吨的载油量也只是爱德华大体的估算，实际上应该比他的估算更多。

“上帝！”爱德华连续拍下了七八张照片后，**了一声。四艘巨轮一趟，每个月三趟，就是十二艘巨轮，至少能向中国运送十二万吨成品油或原油，这比整个英国目前的油轮总承载量也不低多少。虽然大英帝国的石油运输业才刚刚开出了一个脆嫩的小绿芽。以大英帝国强大的造船能力，最多到今年年底，就能超过中国的油轮总承载量。但中国的强大在于陆地，英国的强大在于海洋，谁会拿中国的海洋力量来与大英帝国比呢。

“真该让国内的白痴过来看看。”爱德华是一

名骄傲的海军军官，难以接受任何一方面对比的落败，撇撇嘴角，望着眼前的四艘油轮不知道是羡慕还是担忧。帝国虽然取得了加瓦尔油田的开发权，但是怎么去应用他们，似乎已经落到了中国人的身后。

　　现在的大英帝国，正在造的一艘艘豪华邮轮，其投入似乎远比油轮还要多。中国却已经悄悄挑战新式的巨型游轮了，他们更加务实，其全部的投入换来的都是实用。

　　不仅仅是英国水兵，就连港口的国防军和公司代表也被这四艘靠港的巨轮弄得神魂颠倒。这每一吨运回国内的原油、成品油可都是可爱的金钱啊。运输量越多，这就代表着发展公司的利润越大。

　　失神仅仅是刹那，满港口就响起了欢呼声音。

　　四艘油轮全都在泊位停下，甲板上的防水布被拉开，一个个规格统一的集装箱显露了出来。这是国内对科威特驻军或是公司的补给。而集装箱这一发明，无疑也是新兴的中国对于欧洲传统的海洋霸

权发起的一次冲击。

这种被中国人称作集装箱的运输器具，相配应的还有集装箱船，都是中国的那位皇帝陛下想出来的点子。能够快速的装下船，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装载更多的货物。一经出现就很快速的推翻了远东地区老式的运输方式，中国政府手中控制的两大海运集团和中国皇室手中的中国皇家运输总公司，全都以最快的速度运用了这种方法，然后强力积压旧式运输船的生存空间。现在整个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海运，集装箱运输已经占据了总份额的70%。这一发明还迅速的对西方的运输业展开了冲击。

第七百九十九章别说是小人之心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我喜欢这场盛大的运动盛会。但是很可惜，我的祖国需要我回去。”

一样为出席世运会开幕式而来的波斯王子，哦不，现在应该说他是波斯王储了，穆罕默德.阿里.沙带着遗憾的对刘盛做着告别。

就在前天，最后一名波斯选手荣获了男子射箭个人赛铜牌，结束了自己在第一届世运会上的比赛，至此整个波斯代表团就彻底结束了自己本次世运之旅的征程。不管有没有获得奖牌，都带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礼物，今天由穆罕默德.阿里.沙要带着他们回去了。

刘盛来送别穆罕默德.阿里.沙：

“这是我送给您和沙阿陛下的礼物。轿车的材料都是特质的，可以抵挡近距离发射的子弹！里面的也空间很大，他们可以连续跑上两百公里不熄

火、不抛锚，更不需要加油。”

一连五辆加长版的豪华轿车被起吊机运上火车。

穆罕默德.阿里.沙脸上露出兴奋的惊愕。波斯王室因为信仰而显得很保守，但是年轻人，怎么可能对汽车一类的先进、时髦的交通工具不感兴趣呢。穆罕默德.阿里.沙在北京可是表现的很适应的。

刘盛微微一笑。他需要的就是穆罕默德.阿里.沙的这种惊讶。连续跑上二百公里，这是欧洲人的汽车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就算是中国的普通汽车也一样无法保证。眼前的这五辆汽车都是精心制作的，很多零配件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个个人工加工出的。他就是要给波斯王国传达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强大丝毫不弱于欧洲。甚至比欧洲更强。

这是中国培养波斯这个内定小弟的一步。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中国已经用利益把波斯绑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么接下需要的就是一点点增加波斯的信心和忠诚了。

穆罕默德.阿里.沙带着兴奋与高兴。离开了北京。对于这次的北京之行，他感到很不错。中国人无论从大面的招待规格上。还是细节的饮食、生活习俗上，都令穆罕默德.阿里.沙感受到了尊重。他对中国的印象变得更好了。哦，对了，他还喜欢上了跑马，他要在德黑兰搞一样的赛马会，他还喜欢上了足球，那个令人容易疯狂的运动！

如果不是足球比赛的决赛在昨天就有了结果，京津代表队2:1小胜中原代表队，穆罕默德.阿里.沙还会在北京继续呆下去。

被中国太子殿下邀请着观看一场足球比赛的穆罕默德.阿里.沙。已经爱上了这项运动。

京津队、东北队、西伯利亚队、蒙古队、中亚队、大西北队、大西南队、中原队、江南队、华南队、岭南队、南洋队和北美队，一个庞大的中国就分出了一、二、三、四、五……，一共十三个代表队。而足球比赛的八强，被中国自己人包揽了六个席位，只有南美的巴拉圭队和燕国队从中国人手中

分了一杯羹。而到了半决赛的时候，那两个仅有的外国代表队也被全杀。

对比美洲的足球，中国足球上的发展完全是超越性的。昨天穆罕默德.阿里.沙还兴奋的与冠军队京津队全体球员以及教练合影留念，并且冲洗出来的照片上还让京津队所有人签了名。很有种追星的赶脚！

但美洲、欧洲的足球运动员真的就那么不堪入目吗？不是，绝对不是。

中国队【整体】强势无比。不是球员个人技术上占多么大优势，而是中国足球的战术发展。现在欧洲美洲的足球比赛，可以说哨声一吹，没有前锋后卫都哗啦啦的一哄而上了。这样的散兵游勇。面对着职位分明，作战阵型运转娴熟的中国球队当然不堪一击。可在个体技术和体力上，很多外国球员还是很强的。

就在世运会的这一年年初。中国足球协会正式的发布了一条应规定——一支中国球队中最多拥有

五名外籍球员，一场运动比赛里。最多只能有三名外籍球员上场。这就是在赤果果的提醒这些球队的教练和老板，注意外籍球员这个市场。

反正现在没什么转会身价这么一说。东欧、南美的足球球员都更多是足球爱好者，踢球是他们的兴趣爱好，而不是谋生职业。收入外籍球员几乎不存在什么成本。而中国国内的足球运动员的工资，也大致跟公司中层职员差不多。现在毕竟时间太早太早，足球比赛虽然能制造不小的利润，可跟后世传媒发达时候的经济利益作比较，差的还太多太多。即使各个球队中最优秀的明星球员，也只能拿一份经理级别的高级雇员薪水。

所以，现在的球队老板们的负担都很轻松，根本不存在‘引进’几名球员，一个买亏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球队和俱乐部的经济运转之类的情况。所以，老板们都敢出手，尤其是京津附近的几个强队。这些不差钱的款爷们，开出的薪水和待遇完全不是外籍球员们能够抗拒的。

想想李惠堂他们那群球员的职业，有几个高大

上的？体面的都没几个。千万别把此刻的球员与百年之后的球员划等号。

世运会巴拉圭代表团的下榻旅社里。巴拉圭队的头号球星安东尼.克鲁斯躺在宿舍的凉席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望着城外的月亮，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自己竟然在遥远的中国得到了一份薪水那么之高的工作。这里一个月的收入比自己在巴拉圭做一年工的工钱都要多。自己在巴拉圭只是橡胶种植园的一名割胶工人，在这里却成为了受到追捧的明星！

今天足球赛第五名和第六名的角逐赛之前，克鲁斯在涿州达丰队的合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份周薪达到十英镑的工作在世运会比赛彻底结束之后就成为他的了。

中国人派人在接下的时间里教他学习汉文，尽可能的在下半年赛季开始前，让克鲁斯听得懂一些坚定地命令式口语，当然在此之前，达丰队所在俱乐部还会派人跟随他一块会巴拉圭老家，去接他的家人前来中国。一切费用都由俱乐部支付，俱乐部

还为他找了一处住房，距离俱乐部训练场馆很近。

克鲁斯只是喜欢踢球，但他从没奢望过有一天自己竟然凭借踢球找到这么一份饭碗。在俱乐部给出的计划当中，结束了搬家后的克鲁斯还需要随同球队球员一起训练和听战术讲解，培养球队球员之间的默契和配合度。

“自己可以留在富饶的中国，继续在绿色的草坪上踢球，接受最好的照顾和很高很高的工资……”

想想都让克鲁斯幸福的睡不着觉的兴奋，充斥着他的全身上下。

巴拉圭队此次一共有六名球员被中国足球队签下，克鲁斯的待遇和薪水是最高的。

谁说拉丁人懒散？荣誉和利益的刺激下，克鲁斯为达丰俱乐部卖命的冲动都有了，绝对一百个忠心赤胆，满脑子想的都是几个月后自己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绿色的球场上为达丰俱乐部冲锋陷阵……

……

刘暹并不关注着一点，他前世也顶多是个伪球迷，只要发展脉路还在他的框架内，他就不想再去过多的关心了。他现在关注的更多的是世运会的影响力和欧洲方面的舆论报道。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北京世运会已经接近尾声，巴黎的奥运会却才刚刚起了个头。大会的组织着们，为了衬托卢贝一手促成的巴黎世博会，非常别出心裁的将奥运会各项的比赛场地按照博览会的工业类别分在16个区域进行，如击剑被安排在刀剑制造工业区，划船安排在救生系统展览区等。实际上，奥运会成了博览会的一部分，成了展览会招揽观众的体育表演。以至于比赛日程不得不松散零落。两边一对称，顾拜旦的奥运会固然在欧洲变得更加出名了，可也因为出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被更多人拿来与北京世运会做了对比，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这对于奥运会和顾拜旦的影响究竟是好还是坏，谁也说不清！

刘暹并不知道原时空中这一届巴黎奥运会被称作‘马拉松式的运动会”，整个比赛过程持续了六个月零8天之久，匪夷所思的漫长。如今对此半点也没记忆的刘皇帝，看了巴黎方面奥运会的进展乐呵的哈哈直笑，他只能说顾拜旦真的碉堡了。这都过去快二十天了，整个比赛过程进行的才只一个开头！

刘暹不管这个过程怎么的漫长，他只为自己目的的达到而高兴。经过这次双边报纸的努力，世运会与奥运会这对双子星一样的体育盛会，出现在了全世界大部分人的眼睛。而世运会靠着自己优秀的组织能力和良好的条件保证，也就是财力上的丰裕，完全压倒了顾拜旦的孩子——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过……，“还要防备着法国鬼子在比赛成绩中做假！”万一颜面丢了个一干二净的奥运会组委会，为了挽回自我的声誉，直接拿他们那边的比赛成绩来说事，甚至是宣扬白人zi上论，给自己脸上涂金粉，以此扳回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

千万别说刘暹是小人之心，这个事情关系很不小。

“吩咐驻欧办，全力盯着奥运会！”

第八百章泰山号在欧洲

时间过得飞快，当泰山号战列舰抵到法国马赛港口的时候，巴黎的奥运会还没有结束。可全欧洲政经力量的巅峰人物这时却一个个已经把眼睛看向了中国的钦州造船厂。

因为之前出现在中东的新式油轮！

那一艘艘承载重量在一万吨以上的油轮，甚至船体甲板上还能再放置一些集装箱，这样的船比之旧式的运油船，效率不要高出太多。当连续的新式油轮出现在中东，然后满载石油安全的返回到中国时，整个欧洲的力量都坐不住了。

作为地球上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普遍进入‘电气革命’时代的欧洲地区，对于石油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偏偏欧洲本身又不产石油，巴库的石油产量又主要应用在燕赵、中亚和中国的大西北地区，而剩下的一些份额也全部给了乌克兰和两个俄罗斯为首的东欧。

欧洲所需石油的90%份额都需要从外输入，之前是德国的西非殖民地和美洲为主体，但随着战争的爆发，最主要的美洲石油产地美国完蛋大吉，所剩的墨西哥依附于中国，所产原油80%输入中属北美，剩余的份量再分出一部分来由他们自己的炼油工厂进行加工，供墨西哥本国居民使用，最终输入欧洲的连墨西哥石油产量的10%都没有，再加上委内瑞拉等南美产油国，中东石油被发现之前，整个欧洲已经快被石油荒的阴影所笼罩了。所以中东的土地开发权轻轻松松的就拍出了1300万英镑。因为这笔钱对比整个欧洲发展的致命性缺陷来完全不值一提。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固定下来后，资产追逐最大利益化的本性让欧洲各国和各大石油集团想方设法的缩减石油运输成本。虽然整体看似海上运油成本真的很低，但这石油的运输量若是从一年几百万吨一下变成了一两千万吨甚至更多的时候。眼下的海运成本在资本的眼睛中依然高昂的很。而就在这个档口，就在原时空中新式运油船种子要被种下的时候。中国的新式油轮出现在了整个世界的眼睛中，

一下子就吸引了欧洲各国和各大石油利益集团的注视！

对于现今的时代。中国的新式油轮是完全超脱旧式油轮的里程碑式发展。其速度和性价比完全征服了欧洲世界。这也是中国方面没有特价保密的放纵下，被欧洲人拿到的内部消息。

欧洲人不笨，他们很清楚中国在保密方面的能力有多么强悍。这次如此轻松的把目标拿到手，这是中国人想给自己看的。也就是说，中国有外销和向外输出制造技术的倾向。

于是，在巴黎奥运会和世博会还在散漫的举办的同时，法国政府高层的注意力就全部转移了。可怜的顾拜旦甚至都还不知道。

法兰西作为对中国态度最坚硬和敌视的国家，也从没想过在中国有对外输出技术的时候，自己硬憋着一口气搞出自己的新式油轮来。纵然法国的造船专家们通过照片能够发现很多很多新式油轮的特点。甚至已经构造出了新式油轮的结构图。但高卢

公鸡们也依旧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倾向。

因为自己试验着搞自己的新式油轮，时间太漫长了，风险性也太大了。有结构图算什么？轮船的制造图纸跟结构图可完全是两码事。以中国的油轮船壁厚度来论，泰山号战列舰跟它们比起来都是渣。大海在油轮满载的时候，给它们施加的压力太大了。法国人要想自己搞新式油轮，先抱着作废几艘试验品的心再说吧。大海巨大的压力很容易就让满载油轮的船壁变形或是裂开。

而就当整个欧洲都在与中国交涉着新式油轮技术输出的时候，泰山号的到来又让欧洲海军界的眼睛一亮。这艘战列舰对比欧洲现有的战列舰，速度并不占据优势，但‘全重型火炮’让它的战斗力发生了绝大的变化。

就像中国油轮一样。泰山号行驶到印度的时候，它详尽的照片就已经被各国的情报人员送回到了各国首脑和海军部门的手中。而待到泰山号抵到法国的马赛港了，欧洲人也还不能确认这艘战舰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了。理论上讲，这艘火力强大的战

列舰实战能力不能小觑。可这只是理论。泰山号的实际战斗性能可能中国人自己都有些没把握。打靶和实战，那是两码事啊。

但即使如此，泰山号的出现也给整个欧洲的军舰制造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火力。“全重型火炮战列舰”的理论派瞬间声势大涨。实力大涨！

奥运会已经被这些头头脑脑们彻底的忘在脑后了。对于欧洲的主要列强们来说，石油和军舰才是第一位的。就在这年的年底。意大利，近几十年来欧洲军舰制造的先锋军首先宣布。来年上半年，意大利将首先建造一艘新型的小型战列舰。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德国紧随其后也宣布了自己的新型战列舰造舰计划，而且没有了‘小’字。

一下子英法就艰难了。

英国人且不去说，法国人在这个时空里也进行了一段绿水海军战略。

19世纪下半叶时，法国政局却动荡不安，总理更迭频繁，又因为对中国作战失败，彻底丧失了远东殖民地，因此国家政策也有些朝三暮四，虽然保持着世界第二的海军吨位，铁甲舰也相当的吓唬人，法国自己本身再建海军的雄心壮志也几次三番的遭到挫折。以迪拜.德.罗姆为代表，法国当时对于舰艇设计不乏人才，也时常有技术突破之处，比如船体的鼓出设计、炮台炮以及断纹螺栓式炮尾闭锁装置等等，但是舰艇建造工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明确的方针，效率低下，以至于赶不上技术的发展，建成一艘军舰后，由于为了迎合新技术，不得不将下一艘军舰重新设计，和英国相比虽然看上去吸收了最新技术，但是却造成了统一性欠缺，不但使造船周期延长，在作战中也影响统一行动。

到了1884年法国海军青年派代表人物亚森特.奥布海军上将出任法国海军部长，他更认为新兴的海上力量鱼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旦法国拥有100艘雷击舰，就是对英国海军的最大威胁，况且鱼雷舰艇的建造和主力舰相比，花费的代价却是微

不足道的，因此，他上台以后立即下令取消了所有的战列舰建造计划，这一做法对于业已败落不堪的法国海军而言，无疑又是致命一击。

并且中国潜艇和鱼雷艇的战绩让亚森特.奥布的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90年代后，法国人本来已经有所悔悟，认识到了自己发展方向上的错误，捡起了工期拖了差不多7年的3艘“马索”级，可遗憾的是，这三艘军舰等到建成之时已经显得老态龙钟。法国人继而接着设计建造了“夏尔.马特尔”级、3艘“查理曼”级等等，也难以支撑起法国海军的架子。

从1891年起下水了“若雷吉贝里”、“查理.马特”、“马塞纳”、“卡尔诺”及“布维”等5艘12000吨级战列舰。受种种因素制约，这些早期法式前无畏舰无论在适航性还是攻防能力方面均逊于老对手英国海军，不适合量产，因此被冠以“样本舰队”的称呼。

可更要命的是，恰恰‘查理曼’级战列舰的首

舰查理曼号刚刚要下水的时候，战争爆发了。英国的远东海军在中国飞艇的打击下如同待宰的羔羊，毫无反手之力，法国人立刻将接下的两艘查理曼级战列舰的制造延后，组织设计人员为战列舰添加布局合理的防空武器，同时法国的全部军舰也都开始了忙碌的防空力量改造。

这个时候，法国海军舰队早已远远落后德国和意大利了，更不要说老对手大英帝国，在欧洲大西洋上沦落成为一支无关紧要的力量。

然潜艇的出现和它们那辉煌的让人炫目的战绩，让亚森特.奥布的理论重新大行其道。

只不过是把雷击舰派改换成了潜艇加雷击舰派。法国人这几年战列舰上的投入大大的减少，却连续下水了十多艘潜艇，其制造水平在整个欧洲都属于先进行列。因为这一工程的后面有着整个法国的支持。

如今中国人搞出的新式战列舰又出现了，法国人要不要跟进就变成了一个难题。他们也清楚，缺

少了大型且先进的军舰的法国海军，很难在话语权上形成威慑力，法国人到底是受到过教训的，他们对于战略威慑和实战的区分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并且法国也有着面积广大的殖民地，靠着潜艇是无法保障这些殖民地的利益的。

最最关键的一点上，法国人发展绿水海军战略，最初的出发点是针对老对手英国。可现在老对手变成了高卢公鸡们最可信赖的盟友，英法团结对抗德奥，意大利在一旁打酱油，这就是现今欧洲的局势。法国人要是再抱着绿水海军之战略，脑袋就太笨了。

可是要跟着意大利、德国去搞什么新型战列舰，法国人又觉得浪费。他们跟英国人一样感觉害怕，全重型火炮战列舰，如果真的可行，如果实战能力真的强大，那自己之前建造的那些……，就都是破烂了！

第八百零一章《海军法》

德国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驻欧办总部不再柏林，而在汉堡。

一间不大的放映室里，十多个中国人、德国人静静的做着，观看者荧幕上炮火激射的‘战斗’记录。这就是泰山号打靶的录像。靶船有三艘，其一是一艘六千吨级的二等铁甲舰，其二是一艘七千吨级的装甲巡洋舰，其三是一艘一万吨级的旧式战列舰。中国从新加坡重新打捞上来的英国货。

影像播放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最后一桢结束，热烈的掌声在放映室内响起。

“sehrgut,sehrgut！”德国的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拍着手掌，对中方也对纪录片上表现优异的泰山号，奉上了衷心的感谢。

虽然中国人是在德国宣布了造舰计划之后，才拿出了这一珍贵的记录。可同时，中国人也透漏出

了可技术输出的可能。

提尔皮茨在观看了打靶记录片之后，对于全重型火炮战列舰已经非有信心，自然的，对于中国的人制造技术也更为迫切。同时他也清楚，中国需要德国在欧洲为他们分担大英帝国的压力，而德国也需要在东欧获得中国人更多的支持！

对比海外殖民地，尽可能的扩大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无疑更好。因为德国的港口太有限了，并且全部被英法所封锁。只是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已经达成了和解，在东欧，俄罗斯人才是地主。又有着穷党激进派这个大大威胁，圣彼得堡很可能会与德意志争夺东欧的利益。而且东欧各国中。除了波兰与独立的芬兰对于俄罗斯人排斥非常，其他的国家还有着普遍的亲俄派。并且实力弱小。在之前的战争中，这些国家不久为圣彼得堡掏干了自己国库里的最后一分钱了么。虽然这是在穷党莫斯科的威胁之下。

提尔皮茨现在是越来越对中国人的布局感到佩服了。放出一个穷党，立马让整个欧洲都不安生。

再抓住乌克兰和巴库，西欧、中欧都不去说，南欧与东欧、北欧真就要大大的受中国牵制了。

当然，提尔皮茨现在也不知道，对于德国，北京也没怀什么好心。接下来的德意志，面对圣彼得堡。恐怕很难再从东北欧取得啥利益了。因为圣彼得堡不但有英法的支持，背后还有中国的支持。

刘暹怎么可能看着德国一直在欧洲大陆上发展呢。德意志不朝外谋求利益，他们跟英法的矛盾就不可能真正的被激化，那倒霉的就是中国了。

刘暹把波兰给了德国，只是为了让德国的战争潜力变得更加雄厚，让德国能够在战争爆发后与英法鏖战的更久一些。以及战争爆发后，中国能够直接的对德国运输物资。

刘暹已经连续两年消减陆军兵力了。当年超过五百万的中国陆军，现在兵力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其中有着相当数量的架子师。就是在向外传递着中国‘爱护’和平的心意！

谈判进行了五日。对比全重装火炮战列舰的意义来说，这速度简直神了。德国人用自家高精密的机床和大口径炮钢的配方换来了他们继续的泰山号制造技术。双边对比，都不亏。

中国海军方面当然有不同意的声音，可在刘暹眼中，泰山号的意义远不能同真正的无畏舰相较量。现在的这批军舰。只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前无畏舰，待到蒸汽轮机技术成熟，估计也顶多两年。有了德国最先进的高精密机床，对于蒸汽轮机的生产很有帮助的。那时候才是无畏舰时代的开启！

驻欧办多年探寻欧洲地区的蒸汽轮机的发展。结果欧洲各国用事实表明了自己雄浑的技术底蕴，似乎都不比中国的差劲。也怪不得前世英国人的无畏舰刚下水一年。德国人就扑通扑通的下水了四艘无畏级战列舰。他们本身就有这个技术，仅仅是缺乏创意罢了。

中国的底蕴距离这个地步还差的一大截呢。

白厅很快就接到了中德秘密接触的消息，柏林

可一直都是约翰牛们的重点关注地。提尔皮茨这样的大人物突然进了中国大使馆，是不可能瞒得住所有人的。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德国人的造舰准备工作突然加快，那结果就是很显然的了，德国人肯定是拿到了中国的造舰技术。

“大英帝国也需要制造属于自己的新式战列舰。我们不必要害怕失败，因为我们有绝对充裕的资本去挥霍。再大的失败，来换取一个成功的可能都是值得的。”

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这样的对海军部说的。

“战争的本质是暴力，战争中的中庸就是低能！”这是无畏舰之父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几十年前就立下的人生信条。他的一生任何一项措施都是忠实地履行着这个格言，而那些措施中的任何成败，以及他由此获得的赞誉和非难，也全部源于这句话。

作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司令，费舍尔在英国皇家海军中还是有着重要地位的。而地中海舰队也是要直面意大利的，在全重装火炮战列舰问题上，费舍尔的发言权谁也不能无视。

以大英帝国的家大业大，拨出一笔钱来制造一艘全重装火炮战列舰却是不算啥问题。要知道，如今的大英帝国可没有一场布尔战争等着他们。当年的南非之战，约翰牛们虽也废了很大力气，花销军费几千万英镑，但跟原时空中军费开支直接达到了两亿英镑相比还是轻松了许多许多的，当然，这么轻松的结果就是英国人只抢到了半个兰德金矿。

可是大家都不要忘记了，原时空第二次布尔战争那短时间，大英帝国还在与德国暗自较劲呢。

提尔皮茨刚刚担任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大臣，公布了他所组织完成的新的《海军法》，要总耗资4.08亿马克，预计在1905年完成，开始了德国海军重新组建的过程。造舰计划包含着17艘战列舰、9艘大型及26艘小型巡洋舰和其他小型舰只。

在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到处拦截援助给布尔人的船只，深深的刺激了德国人。随后的1900年，提尔皮茨再次修订《海军法》，开始了新的造舰计划。他要在17年之内（1900-1917)使德国海军成为一支包括2艘旗舰、36艘战列舰、11艘大型和34艘小型巡洋舰的舰队。提尔皮茨雄心勃勃，毫不掩饰他想建设一支足以与英国皇家海军匹敌的舰队。他声称：新建“这支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优势遭到破坏的危险。”

本时空里，提尔皮茨的上台要比原时空更早，德国海军的复兴要比前世更厉害。英国人现在一样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只是因为中国的存在，两边还都比较克制。而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这些年里，大英帝国的财政也得到了恢复。现在的情况就是，大英帝国可以不用从紧张的财政中扣掉两亿英镑用在南非的战争，财政压力虽然不小，但并不存在财政紧张的状况。而这么一来，自然的大英帝国的财政在保证原定支出的同时，也能很轻松的拿出上百万英镑来试验一下全重装火炮战列舰了。

时任保守党议员的温斯顿.丘吉尔支持海军部提出的造舰计划，只不过刚刚进入政坛的丘吉尔还仅仅是一个小虾米，他的声音完全淹没在了诸多相同意见的声音当中。经过议会批准，英国人在西历1901年的10月也开始了自己的新是战列舰计划。

在这种关乎着战略态势的交锋中，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就跟一阵风儿一样，吹过就聊无痕了。

时间来证明，顾拜旦并没有刘暹想的那么猥琐和无耻，整个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过程，长达190多天，犀利的让刘暹想起来就dan疼，但组织委员会并没有从中搞小动作。

刘暹也知道，想要消灭奥运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东西方还在严重对立一次，奥运会要彻底湮灭，可能性就很小。

但世运会的地位俨然已经超出了奥运会一头。这种品牌效应只要持之以久的坚持下去，世运会即使不能彻底取代奥运会的地位，也能与之平分秋

色。这便已经是刘暹的根本目的了。

这一年的11月，奥斯曼帝国举办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东的地下石油开发权拍卖会，为期九天，一共取得了一千七百万英镑的收益。奥斯曼与中国继续的二一添作五。

一座座油田，一口口油井，星罗密布的出现在中东。于此同时，埃及、阿尔及利亚两个英法控制的北非国度也陆续发现了石油资源，欧洲人更加大了对自己土地的探索，可惜还是一无所获。

中国依然没有在半岛和两河流域拿地，中国力量始终在经营者科威特。到了1901年底，科威特地区已经有至少十万名中国人，数量远远多于当地的阿拉伯人。大多数都是工人及其眷属。

欧洲五大强瓜分了半岛和两河流域大部分的石油产地，其中英法又在中间拿了大头。于是刘暹很高兴的看到意大利在向的奥靠拢，同时意大利面添干了自己身上因阿比西尼亚而迸溅的鲜血，把矛头对向了北非的利比亚！

第八百零二章再次来华

1900年至1901年的日本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南日本继续与中国拉近距离，继罗地岛之后，刘暹又将苏门答腊岛西岸外的明打威群岛中的锡波拉岛交到了日本手里，这又是一个跟罗地岛大小差不多的岛屿。土地肥沃，有丘陵地势，西岸陡峭，最高海拔285米，周边海域多珊瑚礁。

这个岛上至少有30%的区域属于原始的热带雨林，同时原住民，一种喜欢纹身的民众，人口不足两千。交给了西南日本之后，大喜过望的西南日本政府当即组织了一支勘探人员进入了锡波拉岛，同时开始在国内大肆招募开垦农民。这座岛屿至少能给西南日本减轻二三十万人口压力。

所以从1900年到1901年这一年的时间里，西南日本因为喜事而高兴和热闹。

而北日本却是由于政治上的折腾而引发的全国

沸腾。

从中国返回日本的伊藤博文，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嫡系’计划。他巡游日本各地，发表演说28次，阐述他的举国一致主义和建党宗旨。1900年9月15日，以伊藤博文为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该党以官僚政客为基干，刚一成立，就瓦解了宪政党（前身是自由党），分裂了宪政本党（前身是进步党），拥有会员100万人，成了势力最大的保守政党。在建党大会的致词中，伊藤号召“从事农、工、商者”入党。其目的就是，以宪政为招牌。尽可能地联合地主、资产阶级，共同面对当今日本的困局。和抑制军队势力的发展扩大。10月，伊藤博文再次出山。以政友会骨干为班底，组成“政友会内阁”。正像他希望的那样，此次内阁提出的以增加非直接税为特点的预算，在政友会控制的众议员顺利通过。果然有了‘嫡系’就是不一样。

但出乎意料的是，预算案却被一贯支持政府立场的贵族院所否决。伊藤奏请明治天皇命贵族院休会。这是内阁组建以来首次命令贵族院休会。接着

伊藤故伎重演，再次请出天皇圣旨，迫使贵族院接受了‘预算案’提案。然而新建立的政友会还不能尽如人意，总裁的绝对权威很难得到真正的确立，政友会内阁也没有真正的做到意见统一。身为政友会副总裁的大藏相渡边国武。反对政府募集公债的政策，坚持削减乃至取消募集公债，并主张放弃国营企业。伊藤无力调解内阁分歧，只好再次辞职。1901年的夏天，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日本首相的位置由代表军队势力的桂太郎接位！

二次来到中国的伊藤博文依旧得到了中国皇室的热烈欢迎，刘暹看着伊藤博文的时候，内心中会涌起一股非常之极的成就感，就像能灭掉沙俄，毁掉老美一样。如此彻底的打压、分割日本，对于刘暹本人而言，其内心之畅快一点也不比灭俄毁美来的少，甚至还会更多！

小日本。那是刘暹前世所有中国人内心永远的痛！

“黄先生，我对中国的财政十分不解。日本连年为财政赤字而苦恼，为什么中国就能以粮食作为

货币的本位币？想让你详细的讲一讲。” 伊藤博文真的不能理解这一点。中国的华元完全是凭空发售，那粮食虽然重要。可全世界都能购买来，那岂不是说中国人能无限制的发行他们的货币？然而这些年里中国人的财政又丝毫的没有崩溃！

“伊藤先生。我们中国财政最基础的根本因素不是黄金白银，而是举国百姓的劳动力。陛下曾说过，劳动创造财富，生产力是第一要素。所以，中国财政的核心概念就是，货币应对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

伊藤博文走在黄遵宪身边，后者可谓是东京日本现今在中国交情最好最深的中国高官了。“黄桑所说之道理，伊藤略有说得。可中国那么大，一年中创造的财富那么多，你们的银行、财政部，是怎么计算货币发行的多少的？我很是好奇，不知黄桑能否讲述一下。” 伊藤博文的学识渊博，但是他与这是个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知识很丰富，认知却缺乏。不然怎么说理论家也是一种家呢，甚至是一个zuyi发展壮大的极重要因素。

而即是如此，伊藤博文与其他人相比，已经是相当拥有专业素养的了。虽然对中国的很多做法都是不解，特别是刘暹一力主导的财政政策，更让他觉得很神奇。东亚国家，不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进入近代后，财政始终是个大问题。而新秦夺取天下的时候，手中按理说是不缺钱的，可诸多的真金白银都被中国政府拿去卖技术、机器了，国内使用的却是凭空发行的华元，这实在是伊藤说不能理解的。

日本也经历过因为国内贵金属大笔流失，财政紧缺，而增发日圆。最高的时候，日本流通的日圆比之日本政府手中的真金白银和外汇高出十倍不止。对此，日本的办法是国家组织外贸结算，所有的对外出口都是国家收取外汇，然后转交给国内商家日圆。用这个很巧妙的法子解决了问题。可中国呢？国内根本不流通外币，华元又全部由国家掌控发行，并且根本不能同真金白银进行最直接的银行兑换，不仅是伊藤，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财政好奇极了。

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法子刘暹完全是拿来主

义，而原时空的红朝为什么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说到底还是让对手给逼得。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如果依靠真金白银来发行货币，那根本扯淡。而且那时的中国，粮食也真的非常非常珍贵，于是rmb应运而生。刘暹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舍弃银元和金银本位，用粮食做货币支撑，说来说去还有一种害怕西方资本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顾虑在。

反正，新秦鼎立以后，中国连战连胜，在此基础上，让华元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稳固。最终经过多年的推行，一举替代了银元和金银。这样的经历，整个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国能够实现了。

“华元这种东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陛下鼎立天下之前，刘氏农庄以及柳州、钦州等地就有代金券出现。凭此券者可以进入百货商店任意购买物品，并且价格比之真金白银要便宜5%~10%。这在实际上讲也是一种根据劳动力和生产力调配的财政制度。

百姓、工人拿到‘钱’之后，注定是要花的，是要买入生活必需品的。‘钱’只是一个替代物，并不需要必须是真金白银。”

黄遵宪的话伊藤博文都听得懂。作为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对于货币的概念认知很清晰。

“这种财政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强有力的政权。能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各行各业的强大政权。就是现金的新秦国朝，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皇权不下乡的惯例。镇政府，行政村，大队，组，直接控制最基层的农民的一举一动。自然地，我们也就从中国旧的社会体制中剥夺了大批原本属于士绅、地主和宗主自治的权力。可以说，在新秦国朝，地方的权力是极度萎缩的。”

“有了控制权才有行政权。否则再好的政策都是一句空话。落实到实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好政策！”

黄遵宪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适用于日本，后者

是政阀、财阀、军队和藩阀的天下，明治天皇的权利似乎不小，可手下的大臣们要是不甩他了，天皇也没个毛用。当然，皇权也是资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伊藤博文不久屡次依靠明治天皇来压制议会和贵族院么。

黄遵宪现在很认同刘皇帝的观点，多dang制的国家，其政府是不可能如中国政府样的强大的。所以他也不认为伊藤博文会真的从中国的整体中吸取多么大的养分，顶多是借鉴一点皮毛。

“伊藤先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税收说白了都是要收取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但是呢，政府与民众中间是存在着层层的中间阶层的，官吏、士绅、地主，这以层层盘剥之后，原本一成的税收落到人民头实际最少得有二成甚至四成的盘剥。所以中国的新财政核心就是消除所有中间阶层。政府直接与民众接触，基层政权直接建到乡镇村里。然后再以强大的监督力量监管者‘官员’这一阶层！”

“中国地大物博，可中国也人口众多。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全国平均下来，在中国旧有的耕地

面积下，人均只能有三亩。为了保证社会不乱，要想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只靠从外界输入是不成的。中国本身也在发展新农业，培育新种良种。

而且因为有东北这个泄洪区，在统一天下最初的几年时间中，东北移民和东北的发开，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农民耕地矛盾。就像你们日本这些年一直在大力开发北海道一样。”

“然后就是大力发展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的吸收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市场，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内需，就是中国工业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工业离不开市场。老百姓们也能通过劳动来挣到钱。因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我们国内产品价格普遍很低廉，特别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家庭基本家用品。如此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并且我们国家银行有农民小额贷款，最大限度挤压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这么一个大循环慢慢的形成和运作起来，一个蓬勃的国家就诞生了……”

第八百零三章打改了的‘学生’

伊藤博文听明白了黄遵宪话里的意思。中国政府通过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吸取广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处的产品普遍是民众生活的必需品，中国政府控制、打压这些种类产品的价格，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民众的手中。这是一种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同时也能让国人与这些工厂产业形成一个好的循环。百姓在工厂干活，参加生产，挣了钱，再用这些钱购买日用品，购买粮食。华元自然而然的就融入了社会，因为中国各地都有大量国资的百货商店以及大型超市，使用华元在最初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价格上的折扣优势！

当华元融入了社会之后，中国政府的根基也就深厚了。而中国的军队与俄国人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对于新秦帝国的认同感，华元的存在价值就更一步得到了巩固。当然，这也因为中国控制了南洋相当一部分的粮食贸易。而且东北是一座宝库，来到那里的移民，粮食自给普遍只需要一年时间。中国人还趁此推行机械大农业，进一步降

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扩大了个人的农产量……

“社会财富的丰富与积累能最大程度上安定民心。百姓们满心的想多打粮食。所以油料、布匹、日用品都很是匮乏。国家在东北种植大豆，在西北推广棉花，另外还有麻、油菜、花生、竹子、苜蓿、树木，这些都是可供工业生产的经济作物。农民种了出来，卖给厂家。然后用拿到的钱去购买食用油、布匹、家具等等，这也是一个小循环。

民众为了购买生活用品、铁器。就必须弄到钱才行。慢慢的，钱就成为了一种产品的替代物。老百姓会遗忘了金银，而把钱只当做钱来。

在推广华元之初，很多人既然能靠劳动赚取华元，他们就不肯用金银来换华元。可是当一样有一样的工业产品出现在大家眼中，当大家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华元不够用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拿出金银来到银行去兑换华元了。于是政府就不用再担心，华元不被认同的情况了。”

“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华元背后有一个强大而

有力的政府在做支撑。”

“新秦夺取的是前清天下，后者对国内百般压榨。对洋人卑躬屈膝，而我皇陛下屡胜洋人，声威振奋于天下，从根本上就得到了举国万民的拥护和信任。这是华夏在历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是沉浸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骄傲和尊严决定的。”

“诸般因素缺一不可。这是天降我皇，复兴我中华上国。”黄遵宪说着说着都有些跑题了，可那意思伊藤博文很明白。黄遵宪这是说——中国的一切，日本是无法复制的。两国的政府和国情差距太大。日本人对于天皇是非常崇拜，和对于日本政府却完全的不同。

因为，天皇在日本象征的是国家。却不是日本政府。

财阀实力强大的日本，想要让这群经济上的主宰主动让利给普通日本民众，少减一点农民、工人的羊毛，那根本不可能。否则日本的米价也不会连年暴增了。中国可早就做出了实例来的。制定了基

本的国家交易法则，谁要敢囤货挟价，等待他的就是扰乱市场罪！但日本的议会和贵族院里面。谁当政，也都没有想过通过一部这样的法案。

从权利上而言。日本与中国就有质的差距。

“中国是通过半强制的手段，以国资百货商店乃至超市。来强行扭曲价格，只要我们自己能够保证生产的商品盈利，这个体系就能持续的循环下去。同时，外面的商品也很难打进中国的市场。尤其在大宗贸易商品上，这是一个不是贸易壁垒的贸易壁垒。”

“扭曲价格！”伊藤博文神色很寂寥，中国政府拥有这般强大的力量，但这样的力量不存在于日本的政府，因为日本政府本身代表的就是财阀的利益，扭曲价格就是扭曲财阀的利益。而因为扭曲价格而产生的无形的贸易壁垒，甚至跟整个日本当年靠拢欧美的大政策是背悖的。因为，一个积极向着欧美国家靠拢的日本，怎么能够抗拒英美的货物呢？

伊藤博文对比这两边施政的得失，越品就越感觉后悔。当初的维新英杰们，一个个欲要皇国称雄于亚洲，称雄于世界，个个野心勃勃，视中国为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而坚持靠拢欧美，对抗中国。怎么大局就不是顺服中国，像西南政府那样位置鞍前马后呢？

“都是野心啊！”日本数百年积累迸发的一代精英，用自己的野望将北日本推到了今日的绝境。

国家没钱，市场萎缩，工厂倒闭，农业堪忧！内有强敌，外无援手。整个国家的政策已经到了要推到彻底更新的地步了。

“伊藤先生，对于日本的政治，黄某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说句话，不中听的，还请您包含。”

“黄桑请直言。”

“老夫以为日本政坛的力量太分散了。现今的日本，可以说民不聊生，穷党思想传播激烈，已经到了最最关键的时候。整个东京必须用一个声音来

说话，你们要集中起全部的力量剿灭穷党激进派，小心谨慎的经营着你们的国家。就我个人而言，是万万不想在身边的邻国里看到一个穷党国度的。”有莫斯科这个bt已经够让中国的不少政治精英们看不顺眼了，对于一个个身家巨富的中国勋贵们来说，穷党是最最可怕的敌人。这北日本要是也跟着赤化了，穷党激进理论就成了一个摆在中国门口的发光体，能无时无刻不吸引着中国目光的祸患了。

虽然莫斯科政府的背后就是中国在支持的，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没一个喜欢看到穷党理论在中国国内传播的。北日本一赤化，肯定会影响到中国的少部分人。

莫斯科距离中国太远，日本却就在中国一水之隔啊。

政治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再热情洋溢的政治家、改革家面对政治理念上的敌人也会变成比寒风更加冷酷的杀手。这两者从来都是没法共存的。

伊藤博文在第二次中俄战争以后，占据着日本政府的高位，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起构造了现在的日本政府，一直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努力，并且利用极为现实的手段去保证这种理念的执行——依靠天皇的皇权去为宪政开道。其拥有的智慧和才能，真不是一般的中国政治人物可以比拟的。此刻的他在黄遵宪面前跟一个小学生一样的‘听话’，更多原因是时代的束缚。黄遵宪入新秦政坛十几二十年，思想、理念上早被新秦同化，所以看起来似乎比伊藤博文更高大上。

国力证实一切。在黄遵宪眼中，现下的日本唯一能入他眼的就是日本的教育。东京政府在国民教育上的投入不少中国能够对比的。虽然只论资金的话，东京要被北京完爆，但东京的口袋里只有三五块钱，北京的口袋里却有一张百元大钞！

北日本在财政那么薄弱，又没有大笔外快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的向教育方面投资，东京对于教育的重视和认知，又怎么会不令黄遵宪感到佩服呢？

去年的统计，日本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超过

了90%，而中国才刚刚跨过75%的门槛。就这个数字，都没有严格的把云贵川山区和青藏地区的儿童算进去。不然的话，能有70%的入学率，文教部就呵呵笑了。

中国实在不是北日本的取经之地，就像前世清末民国的日本也非中国的‘老师’一样，刘暹对伊藤博文很照顾，可伊藤博文在中国究竟能得到什么，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而北日本的情形，随着伊藤博文的离开，桂太郎担任首相，并且短短一个月内就坐稳了这个位置。然后在1901年的七月份，东京开始了一连串的动作。

首先他们裁减了军队，陆军缩减到20余万，至少裁减了五万军队。海军退役了大多数的老旧舰船，但也向中国发来了询问，希望能够从中国订购两艘驱逐舰和四艘高速鱼雷艇。

这是东京政府第一次向中国购买军械。意义象征着什么，谁都清楚地。刘暹也没有想到，桂太郎

这个日本军队的代表，本应该对华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代表人，一上台的施政却是对中国大幅度软化。

　　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就答应了东京发来的购买意见，甚至两边的交易只用了三天，中国驻西南日本的大使就在东京与桂太郎签署了协议书。只所以用了三天的时间，都是因为中国驻日大使在途中赶路。

　　刘暹在伊藤博文南下‘考察’之后，带着人去了承德。他年纪大了，有些不扛热了。西历六七月的北京气温高的像在下火一样。而这一年的下半年，刘暹又有一位公主要出嫁，又有两个儿子要娶亲。

　　南洋封国暂停了，那么在北美封国就迫在眉睫。

　　一晃眼的时间都已经过去四年多了，整个中属北美总督区，尤其是总督区的中西部，数千万中国移民已经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深深的扎下了根！

封国的基础是存在的！

第八百零四章鲁王

中属北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

中国汉地的面积有多大？

提起这两个问题，很多人都不能确切的回答出来。甚至不少人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俩结果应该差不多。而实际上，前者却是要比后者大的很多很多。

中国960万km2国土是后世人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的，那么去掉东北150万km2，去掉新疆160万km2，去掉内蒙古118万km2，去掉西藏120万km2，然后再减掉青海72万km2，再算一下吧，看看中国传统的关内汉地究竟有多大？340万km2而已，只占了全国面积的35%。

而眼下的中属北美呢？

前世的老美面积为多少？刘暹小的时候说是930多万，刘暹成年的时候发现老美的面积已经比

中国还要大了。当然，也不多，而且中国的960并没有算上麦克马洪线以南区域。那就也按960来算吧，减去阿拉斯加的170万，减去夏威夷不到2万km2，老美的本土面积高达790万km2。眼下东北大区还缩搭着一个美利坚，割去7、80万km2，中属北美总督区的面积至少有700万km2！

刘暹要把儿子全封过去，似乎每个皇子也能占一块跟法国、西班牙本土差不多大的土地。但老美的国土也有肥有瘦，划定的时候很费很费时间。

今年老五、老六成亲之后，刘暹明年、后年都会有儿子女儿成亲，1882年往后的两三年中是刘氏皇族发展壮大的最集中年份。每一年都有好几个儿子、公主落地。刘暹会如数的把他们分封到北美去，从北美西海岸开始。逐步向东推展。反正要给几个小儿子留片地皮，最东面。直接面对大西洋和老美的那片土地始终控制在国防军手中，等到下一次战争爆发的时候，究竟是龙是蛇，就全清楚了。

刘暹喜欢八月这个时候，所以儿子尽可能的都在八月成亲，然后在来年出了正月，便去封地。而

且今年的两位皇子婚事，办的规模格外的大，比二三四要强的多。虽然品格上要比太子低半等。外界人只以为刘暹是很疼爱第五、第六两个儿子，却根本不知道，自从这一年开始，往后的岁月里，新秦帝国皇子们的婚事规模，就像新秦帝国不断夯实的根基，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不是刘暹的个人生活上依旧比较的简朴不奢侈，日后的史书上就免不了一个‘年老奢靡’的恶评了。

　　秋末冬初的时节，秋收秋赋全都结束了。地方也好、中央也好，都闲了下来。

　　北京的天气转冷，足球联赛走近尾声，可赛马却半点影响也没有。刘盉看着过年的日子一日日临近。心情就紧张加满满的不舍。北美能有什么？就算父皇把自己封到西海岸最富有的加州，那日子怎么就能比的了北京城？

　　赛马场离京城近十里，原本还不在大路上。离得还挺远，至少是二十里。可随着北京人口这些年的不断增多。面积飞速的扩大，这场地距离京城的间距就只剩下十里了。当年仅仅是一片农田。现在

凭着赛马场，此处已经聚集了数百户人家，远远地看望去简直是一个小镇子。

刘盍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赛马，他自己也常常到南海子跑马，现在的王府里养了十多匹好马，最次的都是千里挑一的顿河马。坐在车中，向石氏说着赛马的种种趣闻。言辞间，真爱极了赛马。

石氏就是他的王妃，出身南天国，是石达开嫡亲的孙女。在一众皇子当中，出身可谓是最好的。

石氏蹙着她那一对线条优美的秀眉，很无奈的看着自己的丈夫。她自从嫁给了刘盍之后，人生观真心是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男人给刷新。如此好的出身，将来那样显赫的地位，怎么就养成一副贪图享乐的性子来呢？

对赛马，她可没什么兴趣。这刚刚成婚半个月，就被新婚丈夫拉来这个地方，只因为刘盍想趁着临走之前‘及时享乐’！

这种思维和人生观实在让石氏感到无语。不过

石氏人生的前十几个年头都是在天南长大的，也就是去年下半年才得的中国，也没有到北京，石达开在婚事上的观念还是很传统的。石氏人在广州待了大半年，今年初夏到的北京，然后就是准备成婚了。

没成婚以前，石氏也听说过五皇子比较好动，进了门后才晓得，这哪里是好动啊，这是爱玩！

石氏满脸的忧心，这样的丈夫到了北美之后会不会变的更加离谱啊？父皇肯定不满意。要是父皇发怒了，石氏可不想自家的王位没过几年就被削了啊……

新秦帝国现今如日中天，而只要中国不败，刘皇帝所封的封国就固若泰山。这是一直能传承的爵位，百万金都不换的金饭碗！

刘盉是最早插手赛马总会的皇室子弟，因为他喜欢跑马，因为他喜欢享乐。作为皇子当中打下就很‘标新立异’的存在，堂堂皇子插手赛马总会似乎也不怎么令人意外了。

虎父犬子就是新秦朝野诸多大佬对五皇子的一致评价。这表现不是刘盍伪装的外表，而是他真正的个人本色。在刘暹一帮儿子当中，数最不争气，最不靠谱的，非他莫属。

“唉，再过百来天，就要去北美了。今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回京师啊……”刚才还在兴致勃勃的说道着赛马的刘盍，情绪突然低落了起来。石氏一看连忙安慰，这表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成婚才十几二十天，石氏就已经被习惯了。刘盍不想离开北京，这距离过年越近，他本人就越紧张，越亚历山大。

石氏最初还劝说着希望能化解丈夫内心的紧张，还担忧他忧思过虑，有了不好。现在么，瞄都不瞄又忧伤起来的丈夫，伸手在果盘里抓了一撮瓜子来嗑。这房车的确是舒服，比轿车内里空间大的太多了。

汽车开到目的地，下车了的刘盍情绪又飞快的好转起来了。伸手指着赛马场周边的诸多街道和商

铺，“看到没？这块地皮至少两成是咱家的。一年的收益比本王的年俸都要多的多。”不然刘盍哪来的钱四处玩乐，还全世界的收集宝马呢！

“千万别小瞧了这里。如果把地皮、店面全部出手，咱们至少能拿到五个亿。所以，咱们家留下一个管事，在京料理房产、地产还是对头的。今后这儿肯定还要再涨价，现在出手卖太亏了。再说咱们也用不到那么多钱。父皇拨的资金加上王府账面的资金，足够应付了。”这金额比老二、老三、老四的都要多很多。刘盍在他的一帮兄弟当中虽然不成器，可做生意似乎很有眼光，几次投资全都收益不菲。

当然，他花钱也超厉害，万幸不是个只会花钱没本事做营生的人。那样的话，刘暹就头疼了。

“两成的分子别看不多，这整个场地里，单人单家而论，还是咱家的最高。建设银行才拿到了一成地皮，秦氏财团也只拿到了一成五。若不是本王插手快，就咱们这点资本，进都进不来这个圈子。我悄悄给你说，你可不能向外传，知道不？

太子哥几年前也想投把钱进来分一杯羹，结果被几家银行和财团联手顶回去了。”刘盉说起来捂嘴窃笑，这事儿是有些年头的旧闻了，但说起来还是让他心里爽。太子的人生太让他下面的那班小兄弟们羡慕妒忌恨了。“可千万不能外传，知道不？！”

刘盉看着石氏认真的点头，这才满意的挺直身子，大步的向着比赛场走去。

整个赛马场占地30余顷，也就是三千多亩。最中心的自然是场地，周边有大小一二百家店铺。各行各业的生意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就业人员总数超过一千人！每个月向北京市可缴纳正常商税2000多万，而赛马总会本身所缴纳的税金更是一个以‘亿’为单位的数字。

繁荣的比赛和众多的人流，让这里的地皮坐火箭一样直冲云霄，地价完全能够跟北京城内最贵的地皮相提并论。连水电费都比北京王府并要贵上一倍！

刘盍陪着石氏边走说着话，街道里人来人往，男女一对的很常见，两人的穿着也不少金碧辉煌的，所以一点也不引人眼。但赛马总会的副会长还是很快就来到了刘盍夫妇的面前，很谦卑讨好的说道：“殿下、王妃，小人有失远迎，赎罪赎罪！

前面转过去就是入场口，小人在前面为您两位引路。”

赛马总会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刘盍知道，今年春天开始，赛马总会就已经在上海、广州两地选派人手前去购地了。只要一解决地皮问题，最多一年，中国大地上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吸金兽。可惜赛马总会内部的利益团体连骨头带肉的把好处全占了，不然刘盍非要从中分上一杯羹不可。而且他人也要走了。没时间与总会的这群老油子扯皮了！

刘盍和石氏都不知道，就在入场口不远处的一家茶楼的二层，一个他们很熟悉的身影正半眯着眼睛，听着底下的说书先生讲着第一次中俄战争的评

书。

孙禄堂悄悄走到刘暹身边，俯在皇帝的耳边禀道：“陛下，鲁王、鲁王妃到了……”

第八百零五章苦逼欧罗巴

鲁王，鲁！

刘暹封刘盉这个王号，就是抱有期望的。因为他是刘暹接下的儿子当中的老大。当年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以周公之子伯禽为鲁王，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刘暹当然希望鲁王也能像历史中的鲁国亲近大周那样亲近中国，同时也希望鲁国能做好自己的老大哥。北美诸国能够像兄弟一样，诸侯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诸侯，以团结一致！

虽然鲁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是一个没有丝毫政治才能表现的‘长子’，被赋以这样的重任，也是赶鸭子上架，自己够悲催了。但他性子油滑，地位够高，母妃是皇后，自己是太子和长公主的亲弟，王妃还是石达开的嫡孙女，如果持身正的话，是能作为一个调解者压得住下面的兄弟的。

从统治的角度上讲，北美各国间的纷争早晚会到来。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刘暹希望这一天来到的越晚越好。手足相残是一个家族最悲痛的创伤！

刘暹已经很少微服私访了。今天出来逛一逛，打算散散心，他想把废墟一片的圆明园修复起来，总投资将达到30亿~40亿华元，他手中也有这个财力。但跟上会一样，被所有人反对。

三四十亿建一处皇家园林，却是奢靡了一些。皇后还说他：是不是打算把这些年的简朴一下子都捞回来，竟然要花费那么多资金去修一座圆明园！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太子也不支持，还伸手向刘皇帝要钱。双翼飞机的性能已经相当成功了。太子就像向着单翼机发展，这需要他老子的鼎力支持。

刘暹‘家里’得不到支持。人就跑出来遛一遛。结果侍卫就发现了鲁王夫妇一行。

“不用管他。朕不想去看马！”人走进这栋茶

楼的时候，刘暹还想着买哪一匹马能赢的。但屁股往凳子上一座。慢慢的，他内心里就对赛马没那股欲、望了。

刘暹闭目背靠着椅子，下面说书人的声音在耳边环绕，而脑子里想的却是前天驻欧办发回来的密电。欧洲又有一场经济危机要爆发了，真心很苦逼，并且正式的将去年经济形势还一片大好的德国拉下了水。

他眉头皱了一皱。今天出来本就是散心的，可人往椅子上一靠，脑袋刚刚放空，深埋的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蹦跳出来。

德国经济于1893年开始复苏。但刚刚开始，战争就打响了。德国倒是趁机把工业和制造力扩大了再扩大。然而美国的战败让他们欠德国的大笔钱款变成了坏账，1897年全世界都不在打仗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却迎来了一场金融风暴。不过随后的几年里，德国还是成功的扭转了颓势，短短几年间，借着煤铁技术大发展的东风，德国的煤产量增加65%，生铁产量增加70%。而钢产量增加将近两

倍。钢铁价格大落！

德国1898年的时候，全年钢产量为427.7万吨，去年达到518.8万吨。由于提炼技术不断进步，钢轨的价格从1873年的每吨40英镑。降到1898年的5.6英镑。而德国的钢铁公司还依然利润丰厚。钢材价格的不断下降，使得欧洲一切钢铁制品，如机器、工具、铁轨、桥梁、机车、轮船等的需求都迅速扩张。从而带动了新一轮经济繁荣。

特别是圣彼得堡与莫斯科达成正式停战协议后，欧洲的经济复苏达到了巅峰。圣彼得堡的国土面积对比沙俄时代是小了很多很多。但也有上百万km2，几千万俄罗斯人。内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沙俄工业经济上的精英。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圣彼得堡迅速进入到了大复苏的过程当中。这个速度比之有中国支持的莫斯科还要迅猛！

毕竟此时的穷党不同于历史原时空。不仅国家领导阶层年轻不成熟，施政上漏洞频出，也没能完全的统一俄罗斯现有国土，致使战争期间大批的知识分子、贵族和旧时代的精英都逃亡去了圣彼得

堡，莫斯科在科技上几乎被打落了二十年。

但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在俄罗斯被点燃了。因为圣彼得堡政府那脆弱的金融，他们被犹太人集团给盯上了。圣彼得堡政府这几年的发展很迅速，粮食、渔业、煤、石油、冶金业都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圣彼得堡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资本和进口机器、钢铁进行的。1901年上半年，外国资本在圣彼得堡全部股份资本中约占25%。主要投资者依次为法国、比利时、荷兰与英国、德国。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是圣彼得堡政府相对辽阔的土地和资源，看重的是圣彼得堡重要的政治、地理地位。

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时，就把目光投向了圣彼得堡。因此，这一轮欧洲经济复苏的高涨既是圣彼得堡大规模开发的开始，也是圣彼得堡经济上的进一步殖民地化。迅速而持续的扩张自然引来狂热投机，空头企业，虚估前景，股票和债券高溢价发行。结果在犹太人举着刀叉下手的时候，一场金融危机席卷整个圣彼得堡，随之这里的工业生产就陷入了危机。

在圣彼得堡有大量投资并向俄国人大量出口的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最先跟进，德国尾随其后。在今年上半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值就已经开始下降，市场信心开始失稳，5月里汉堡股市暴跌，但很快又上涨了回去。而1900年到1901年上半年，德国的固定资本投资还在继续，生铁、钢和煤的产量依旧有所增长，德国人对于圣彼得堡和波兰这两个大市场似乎非常的据有信心，结果犹太人的突然一击，不仅毁灭了圣彼得堡的经济复苏，还波及到了更加脆弱的波兰。德国全面爆发经济危机，形势急转直下。

到现在，德国的失业率高达6.7%，工资降低了10%-20%。在失业增长和在工资降低的情况下，房租等生活费用却反而出现上涨。这是德国的垄、断组织哄抬物价的结果。而这么做的后果只能让工人的购买力进一步缩小，危机也就更加延长了。

是不是跟日本的米骚非常的像？

——局势越紧张，大米的价格就被抬的越高。民众的情绪和不满就会越激烈，然后米骚动乱就会

越多和越强大。

而从中推波助澜的人也是那样的相似，一个是垄、断生产贸易的资产、阶级，一个是掌控着全部粮食的粮店粮商。从德日两国的社会结构上看，这两个不相同的群体处在同一个位置。

最为追求更大的利益，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毫不顾忌‘大局’，毫不吝惜的将千千万万的人往更艰难的处境踩去，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刘暹执掌中国二十多年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次经济危机。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消化经济危机的最好办法，他相信这一次的欧洲经济危机应该也不会波及到中国。

至少在国内市场饱和之前，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小。

这几年中国的橡胶种植和生丝产业发展力度很大，可是国内的胶鞋、雨衣依旧销售很好，尤其是胶底鞋的诞生，更是生胶产业的一次扩展，生胶需

求量更见增多。这玩意儿即使不能出口欧洲了，内部消化也不成问题。胶鞋、雨衣等等一系列橡胶产品也该降降价格了。

生丝更不用说，中国自身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生丝使用过。中国人对于丝绸衣服的追捧，不是西方人能够想象的。并且随着汉服逐渐的从日常衣着中退出，这种传统的服装也渐渐被列入了‘传统礼仪’，成为了清明、中秋、新年等重大节日时的固定穿着，就像前世的韩国一样。

自然的，价值低廉的棉布等就不再是汉服裁制的首选了，丝绸，相对珍贵的丝绸才是制作汉服的第一选择材料。从最近五年的价格调查里看，这玩意买的已经很偏高了。

生丝产量，国内也能消化一部分，剩余的销往南洋和朝鲜，中东和东欧也可以了。

加大对外出口的拳头产品里最麻烦的就是茶叶。英国人早就缩减从中国的茶叶贸易了，印度的红茶替代了中国茶的地位，如果这几年不是先有战

争，后有俄罗斯顶着，中国茶叶已经遭受重创。

现在圣彼得堡的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西欧、中欧又有印度茶叶的插足，来年南方的红茶危险了。这东西可不是说内部消化就能内部消化了的。中国人更喜欢绿茶，前世的刘暹就从来没自己泡过红茶喝。倒是夏天的时候，卖过很多瓶冰红茶。

对于不少的中国人来说，冰红茶的印象更直接是一种饮料，而不是茶叶。大脑中往往把冰红茶和红茶当成两码事。

“于朕把那逆子叫来！”刘暹睁开眼说道。

孙禄堂立刻对着下手的侍卫使了个颜色，他是刘暹的贴身护卫，zn海警卫处的副处长。手下有的是人手，可不用刘暹一句话自己就急腾腾跑一趟。

刘暹说了话后，眼睛又闭了上。把这事儿交给老五，让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打开红茶的销路，是难度大了点。这小子的性格又有点无利不起早，要让他真正的下劲儿，还要下点饵……

第八百零六章做大

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京城的赛马场，一开始简陋的一逼。就是一个碗状，中央凹陷四周凸起的土围子，四周是用夯土垒起来的看台地基。铺着一层薄薄的混凝土，即是台阶也是座位，夏天的时候，太阳一晒，滚烫烫的屁股都能烧熟了。

那时候的赛场只备了东西南北四个门，没有留沟槽，下雨过后，台阶上往往存在积水。没有灭火防火措施，他们完全想不起来这一样儿。大部分的时候，那个‘一代’，那个能容纳上万人的大赛场，里面的观众都是站在台阶上冲着场中狂呼乱叫。至于座椅，在看台上的人们心中根本不存在。对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排座位号码，出现了很多逃票行为。就连位置最好的两排包厢，也是薄薄的一个木壳子，里面简单的放着几把椅子和一张茶几。

是此之后十几年的时间教会了赛马总会如何防

备一切隐患，如何最大限度的保证自己的利益，如何最大努力的让自己的贵宾们感到满意。

现在的赛马场至少能装三万人，八个出口，一切台阶和根基都是钢筋水泥铸就。有沟槽，有喷水枪，有安保，有引导员，每个位置都有固定的号码，每一片区域都有买烟买水卖报纸和吃食的移动摊位。

场地中有扩音喇叭，有方便买注的点，有赛马的专用通道，各个区域之间布置的有防护栏和铁丝网，所有的位置全都是木头结构，又靠背。一水儿的红蓝黄白色，没有黑色。因为现下中国三岁的小儿都知道黑色更吸太阳光。为了夏天的时候不被烧的屁股不能挨位儿，黑色必须舍掉。

贵宾间全都是钢筋水泥。是能拿到战场上做工事的质量，还隔音，门是铁门，玻璃是钢化玻璃，里面有自来水，有电灯，有沙发，有靠椅，有茶几。有电话，和有专门的服务人员。

虽然价格不菲，但是能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在赛马场享受的就都是真正的贵宾级待遇。

石氏第一次来赛马场，从贵宾间望下，真的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攒动的人头。

“好多的人啊！”耳朵听的和眼睛真实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石氏知道赛马在京师很火爆，现在亲眼目睹了才感觉真正的人山人海。

“从四年前起，这里每场比赛的观众就没有低于25000人过。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地方。”

刘盍指了指周围。

一二百家店铺。有的是酒馆饭庄，几条小巷深处，还有一些花红柳绿，让中了马票的赢家能将他们赢来的钱全都花出来。至于输家，可以去酒楼里借酒浇愁。

手中输的没钱了，也能去私人钱庄借钱。现在中国的钱庄也就只剩下这点生存空间了。或者说他们是借贷公司更合适。再有就是直接去当铺当东

西。或是名气大的，那就去银行刷脸。

“喝酒吃饭有酒馆饭庄。清净优雅有茶楼曲院，有说书的、杂耍的、演戏的、放电影的。还有卖咖啡的，想去什么地儿都有去处。到这里来的人可不是只du马，更有些是为了打发时间。”

刘盍觉得自己为赛马场的兴盛也做出过一份贡献，所以说起此地的兴盛和繁荣来，甚是振奋。

说话间刘盍拿起了电话，“还是老规矩，还是浮光！”鲁王一嗓子就投出去了100万华元。浮光是他今年年初才从中东买到的一批阿拉伯马。通体纯白，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真的是漂亮死了。

这匹卖相极好的浮光经过半年的训练和调养之后，两个月前在赛马场一登场，立刻就引起了轰动。阿拉伯马是世界名马，京师这处赛马场中至少有二十匹短程赛马来自中东，不少也是白色的。但从没有哪一匹能够有浮光这么漂亮。洁白的马髦，长长的马鬃，阳光照射下恍如剔透晶莹，闪耀着银光。

中国人从来对于白马就有特殊的喜爱。浮光的战绩与赛场上其他的马匹比，并不占太多的优势，但就是这通体的卖相让它从未了整个赛马场最耀眼的明星。

“真的好漂亮！”举着望远镜的石氏，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浮光，立刻挪不开了眼睛。

“漂亮吧？我跟你说，你还不信。浮光是天底下最最漂亮的马驹。太子哥都想用父皇赐给他的赤云来换浮光！”后者是土库曼敬献的汗血宝马马王，浑身通红，火龙一样。被刘皇帝赐名赤云，赏给了太子。

比赛倒计时10分钟，整个赛场的气氛已经热烈的能烧开沸水了。鲁王和石氏站在玻璃前，两个人的情绪都相当紧张。鲁王是真的喜欢赛马，而石氏是喜欢上了浮光的漂亮，自然希望自己喜欢的浮光能赢。

霍元卿在赛马总会安保队队长的带引下进入了

赛场，轰隆的人声，高昂的呐喊，让这个出身军旅，又因为自己四哥的关系进入了警卫处的年轻人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样混杂人多的地方，是警卫处所有人都最不喜欢的地儿。虽然他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倒计时五分钟，鲁王额头已经浮起了一层明汗。两只眼睛死死的盯着赛道，这一刻再没有别物能够分散他的注意力了，就算是边上的王妃也不行。这就是du徒心理！

“大人，王爷就在003号贵宾室。”

霍元卿的军衔只是一个小小少校，但出身决定了他非同一般的地位。更别说他此来所代表的的人了。赛马场安保队队长年纪已经过四十了，河北沧州人，武林地位能与霍元卿的老爹比一比。这个时候也小心的不能再小心。竟然‘接待’了zn海的人，这感觉与鲁王等勋贵重臣的赶脚是完全不一样的。

“啪啪……”毫不客气的叩门声立刻让刘盍气恼

起来。这是谁啊，不知道比赛就要开始了吗？

“五少爷，老爷寻你！”霍元卿平静的声音从门外传出。

愤怒的刘盍立刻跟一盆冰水浇头一样，一旁脸色也浮现出不满的石氏，同样刷一下怒气尽退。夫妻俩对视了一眼，四个眼球里满满的不可思议，竟然是父皇？

刘盍甚至还听出了门外的声音是谁的，霍元卿，父皇贴身侍卫霍元甲的六弟。再加上一个霍家老二霍元善，他们就是警卫处里唯一的三兄弟。

“老爷子在哪？”刘盍印象里，自家老爹已经有两三年没来过赛马场了。

“五少爷，老爷子在赛场外的铭心茶庄。”

刘盍、石氏夫妇头也不回的跟着霍元卿离开了赛马场，赛道里的浮光再得他的喜爱，他老爹面前也是浮云。

鲁王这一动，周边诸多便衣侍卫随之而动，一大群人在这个时候离开了赛马场，自然地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然后皇帝陛下来到赛马场的消息很快就有很多人知道了。

“儿臣【儿媳】见过父皇。”

刘暹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放着一壶祁门红茶。见到儿子儿媳到了，把手一挥，刘盉、石氏坐到了一边。

“父皇寻儿子来……，有事要教导吗？”因为打小就不长进，刘暹在这个五儿子面前很严肃的，也致使刘盉到现在对刘暹也亲近不起来。

“朕叫你来，是要问你一问。冰红茶要是交给你，你能做多大的规模？”

刘盉表情一懵。他从来不做茶叶的生意啊，北京、天津倒是有他开的两家咖啡厅，可不是茶叶铺和茶馆。而冰红茶这东西在zn海也出现的有些年头

了，方子当然是刘皇帝灵机一动搞出来的，这是皇家饮品，刘暹又不缺钱，自然没去大力去推广，至今也只流传在宫内和一部分顶级勋臣家中。

刘盉早几年时打过冰红茶的注意，跟自己老爹的口味一样，他也觉得冰红茶很好喝，比红茶强多了。结果刘暹还没说话，就被皇后一顿训斥，直接打消了念头。

“冰红茶？”刘盉更搞不懂自己老子是什么意思了？“冰红茶是很好喝啊。但……，做多大规模是什么意思？父皇要冰红茶做很大规模吗？”对政治也无意了解的刘盉干本不清楚欧洲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刘暹没生气。这点事儿他就生气，刘盉早就被他冷落到冰窟窿里了。他又不是康熙，非要把底下的儿子个个培养成才。语气平静的将红茶来年要大批量滞销的前因后果给刘盉解说了一边。

刘盉表情开裂了，他受不了了，自家老爹太异想天开了。“父皇？”

“你不是要把来年滞销的红茶都制作成冰红茶吧？谁能喝的了这么多？”

“制成瓶装，全国全世界销售也不成吗？”刘盍那一脸不可思议和多少有些不敬的眼光，让刘暹很不满意和开心。

可口可乐在美国已经出现十几年了，发展势头很好。刘暹不信，一样的模式就不能复制到冰红茶产业的扩大上来。后世之中国，饮料行业除了果汁就是碳酸饮料和茶饮料平分秋色，不管是绿茶、红茶、茉莉花茶，还是随后涌出的王老吉、加多宝，茶饮料抢夺了碳酸饮料太多的市场份额了。

刘暹不信，一百年后中国人喜欢的茶饮料，放到一百年前中国人就不喜欢了，口味就大变了。

第八百零七章全面高杆

“来年红茶注定是要滞销。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三四年，对我国茶叶影响太大。所以我们国内必须把茶饮做起来，内部消化了这些茶叶。如果你能做起茶饮这个行当，朕也不会要你明年一年就消化完所有的剩茶，朕给你三年的时间。做好了，朕会再给你十年的专营权！”

“宣传上你可以打出皇家的名号。就是朕跟你母后，也能拿出来用。”

对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年代，饮料时代距离它似乎太远了。刘暹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搞茶饮料。这都是给逼得，不得已而为之！

刘盍脸色变了几变。他知道这是老爹对他的信任，信任他的经商才能，也是自己老爹对自己的一次考验，如果失败了……，如果成功了……

“嘿嘿，哪里用得着父皇、母后的声名，只皇

家的招牌就足够了！”刘盍语气轻松的应诺道。似乎之前脸色变了又变的人根本不是他。

有什么好怕的？三年时间呢。自家老爹三年的时间就从团练小头目变成总兵了，自己这么好的条件下还做不大一个茶饮品牌吗？况且皇宫里的冰红茶确实很好喝，夏天的时候加上冰块，爽爆了。

刘暹回到宫内后，立刻招来侍从，询问了国内玻璃行业的发展。冰红茶要做大，瓶装是关键，易拉罐装的以现在技术，比知道能否大规模的制造出来。说起来这个技术并不困难，中国的铝工业发展也很好。用铝制罐盖本身的材料经加工形成一个铆钉，外套上一拉环再铆紧。配以相适应的刻痕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罐盖。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刘暹对这个信心不足。但是瓶子的问题就简单多了。

如果茶饮料真的能就此发达起来，这对中国的玻璃业发展也有着莫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茶饮料在这个堪称‘远古’的时代，真

的能够盛行吗？刘暹是已经做出了决定，但他内心中一点把握也没有。这纯粹是脑袋一拍做出的决策，毫无市场调查做依据！

刘暹于是下令内阁，让他们系统的进行一次商业普查，刘暹因为冰红茶的事儿，突然的十分渴望知道现今中国各行业发展到哪一步了。

时间进入冬季，欧洲经济危机的风波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同时，龟缩在五大湖东部的美利坚。也十分干脆的拒绝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要求他们调低关税的要求。这场经济危机当中，美国人并没有对欧洲有任何大的帮助。因为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已经初步恢复了自己的工业产业链，特别是钢铁业，依靠本土和加拿大地区的铁矿石，美国人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摆脱了对欧洲人的钢铁需求。到现在即使是粮食，三四千万美国人也大体上实现了自给。因为美国人有富饶的五大湖和宽广的大西洋来发展渔业。

甚至以美国人还组织起了纽约、迈阿密、波士顿三个造船业中心，今年夏天已然下水了一艘万吨

级的小型战列舰。美国人的实力恢复了很多很多，他们的力量可能还比不得英法德。但对比意大利和奥匈，胜利者绝对会是这只白头鹰！

美国人还与哥伦比亚拉近了距离，有着老美支持的哥伦比亚保守党在与自由党的战争中，现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若不是哥伦比亚森林密布。自由党早就彻底失败了。

这绝对不是单单要保证自己在美洲的国际地位，美国人这是把目标标准了紧张开工中的巴拿马运河。

他们没办法从中国手中夺走巴拿马共和国，就只能将对象打在了哥伦比亚身上。后者的保守派与之一拍即合。坚决拒绝中国插手哥伦比亚内政与内战的自由派，败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刘暹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再去找哥伦比亚自由派的。

整个拉美世界。很少有国家能够真正的拒绝美国。统治着拉美不少殖民地的西班牙，更是美国重返拉美最重要的一个伙伴和盟友。美国这两年钢铁

产量迅猛发展。除了加拿大外，靠的就是巴西的高品位铁矿石了。

除了与之彻底翻脸的墨西哥和巴拿马这个死死抱着中国大腿的国家以外，1900年后，拉美所有的国家都断断续续的跟美国重新有了联系。前世就是老美一脚将没落的西班牙彻底‘踩死’在了伊比利亚半岛，这个时空美西两国却渐渐有了一丝铁杆盟友的赶脚。这不是老鼠给猫当伴娘，而是，同是天涯沦落人！

不过美西两国的结合，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的。如古巴、波多黎各，西班牙动摇的统治重新得到了巩固，美国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从这两个地方大批量进口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材料。这无疑为美国的复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负面影响就是，美国与西班牙的结盟让委内瑞拉为代表的一大批拉美国家都对之产生了一定的抗拒。毕竟这些拉美国家一百年前都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而且美国的衰落也给了德国人和英国人以机会。早就对南美垂涎欲滴，尤其是对智利的硝矿

石、铜矿石渴盼已久的英德两国，这几年都在大力插手南美。智利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着入点。这个狭长之极的国家，与秘鲁、玻利维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阿根廷和巴西存在着争夺南美霸权的纷争。小强一样的国家，但也挡不住英德两国的插手。尤其是1891年海军军官j.蒙特发动内战，夺取政权。此后，地主阶级联合大进出口商通过国会控制政府，开始了所谓“国会共和时期”。这给了英德两国太大的插手空间了。

于是，现今的南美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调色盘，谁也不知道它究竟会变成什么颜色。

巴拿马的运河工地上，在这里辛勤劳动的日本人已经超过了五万，南洋土人超过了十万，在这里，仅仅沿河驻军就有国防军的一个整编师，而过去的年月里，至少两万五千名日本籍劳工、中国人和南洋土人永远躺在了这里。

就这事一张永远也填不满的血盆大口，不住的吞噬着血肉和无尽的金钱。但同样的，这里也很锻炼人，在恶劣的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的施工工人完

全可以编做无数个业务水准一流的施工队。

　　刘盍捣腾出的冰红茶，第一批就送到了这里，售价五华元一瓶。被一同送到巴拿马的还有一批冰柜，冰红茶冰红茶，不冰算什么冰红茶。

　　而销售人员完全是聘请工地要‘退休’的残疾人员。毕竟这东西简单得很，一套简易的小房子，纺织一台冰柜，通上电，就坐等着客人上门来。缺货了也用不着自己跑一趟，打电话去销售部，或是设定一个固定了的送货时间，每个月2000块的基本工资，加上销售提成。这待遇往外一抛出，巴拿马工地虽然苦的很，也有很大危险，可还是有的是人来应聘。

　　按照规划，第一期只设立了三十个销售点。刘盍本钱下得很大，光冰柜就一次性运来了一百台，还在巴拿马设立了分公司，但实际销售如何，他也一点没谱。

　　他的这第一波攻势重点就放在巴拿马和南洋，外挂在岭南搞一搞试点。巴拿马和南洋这两个地方

临近赤道，都属于热带，常年高温，正适合买冰红茶。

反倒是北京和天津、上海等地，并没见刘葢有什么大动作。刘暹全都不管，他只要看销量。看这第一个月究竟能销售出多少！？

秦氏财团已经正式涉及了茶业。但不做太高高档的精品茶，此刻中国人概念中的精品茶，不是你包装多么精美就是精品了，而是茶业的质量。精品茶就是名茶的代名词，而名茶在对比整个茶业产量中，永远是小份额的。秦氏财团的茶叶公司做的是袋装茶。在现今之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袋装茶。反正刘暹为茶业的市场开拓是尽了最大努力了。如果局面还不理想，那也没法了。他又不是万能的神佛。

现在的中国各行各业，千千百百。很多行业刘暹只是从报表上看过一眼，根本没去深究过。他能为茶业的发展费这么大的心思，可以说是‘茶’这个字在中国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也可以说刘皇帝眼下纯粹闲得无聊，没事干了。这才费心思的花在茶

业上。

政务有内阁料理，军队短期内也没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刘暹越来越拱垂而治了！

国家的一切都在向着好的一面跨步发展。粮价已经低到了八毛，新粮上市的日子里甚至会低到一斤七毛。人均粮食产量不住的拔高。即使每年依旧从阮朝、南天国大笔的进口稻米，尤其是一些优品质大米，但全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700斤。去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也超过了50000亿元。

刘暹对于国家的发展十分满意，内阁制定的农机补助都让秦氏财团辖下的洛阳农机集团掺和了一脚，从拖拉机到打谷机，再到收割机、水泵等十七种农业机器，一律减免3000元或10%金额。

做梦都想着在中国发展机械化农业的刘皇帝，自己还没提农机补助，内阁就主动制定了政策，还与国会形成了良好的沟通，一举通过。这代表着中国政府在行政能力、眼光和手段上的全面高杆啊！

第八百零八章1904

1904年五月，第二届世运会如期在上海举办。而相隔不长的时间，第三届奥运会也在英国伦敦开幕。可惜，顾拜旦等人的运气太糟糕了。1904年的夏天，英国政府根本就没时间来理会奥运会。

——1904年4月，英法签订秘密协约，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无疑眼中侵犯了德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利益。所以这是一项秘密的约定，也算是英法巩固双方友谊的重要鉴证。

就在一年前，法国人在亲眼看到英德意大利的全重装火炮战列舰后，终于也开始了自己的造舰旅程。但是法兰西的造舰规模无疑是很小很小的。对比英德的规模，法国仅仅两艘的战舰制造计划，简直不值一提。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03年的下半年，法国人突然停止了小游民坦克的生产，转而推出了各方面性能更强的施纳德突击坦克。虽然这种坦克的最快速度依旧没达到十公里一小时，可越

壕宽度、过垂直墙高度、涉水深度和最大爬坡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还装备了1门75毫米低速短身管野战火炮。这种相对而言比之小游民强大不少的新式坦克，正在以月产三百辆的速度，迅速替换着法军当中的小游民坦克。

法国人似乎把该用来造军舰的钱投入进了陆军装甲兵团身上。

刘暹并没有拿到英法秘密协定的样本儿，但这不妨碍他把英法同盟的消息放出去。圣彼得堡可一直都跟英法走的近亲，德国人也向俄罗斯投了不少的钱，但卵并用。

谣言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然后7月份，德国人的情报机关证实了英法之间有一份秘密协约存在。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就还不曾得知。这样模棱两可的消息却让德国人更受刺激。

以至于德国高层们再看英法各自的动作都有的新的诠释：好啊，英国人发展海军，法国人强大陆军。

瞧，配合的多好啊！

而就在英法德奥因为这个问题而气氛紧张的时候，意大利人很完美的躲过了这趟浑水，他们走进了一个更浑浊的泥潭。

在1904年的六月。第二届世运会结束后的第五天，意大利借口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和昔兰尼加地区意大利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以此为借口，于1904年6月11日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入侵上述地区。奥斯曼帝国呼吁各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企图，可是欧洲五强中的另外四强正在彼此角斗在一起，根本无心也不会理会奥斯曼帝国。反而都劝奥斯曼帝国接受意大利的要求。于是乎，意土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中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声援，《华夏日报》称这场战争是意大利为夺取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剩余的属地——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而发动的一场不正义不文明的邪恶战争。是应该得到世界各国谴责和反对的战争。

然后又宣扬，意大利企图夺取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是为了做其在北非扩张的前进基地。

但是英法德奥都不理会！他们依旧在为那个秘密协约较着劲！

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就是后世的利比亚，是北非的一片荒漠地区，如果不是刚从中发现了石油，经济价值非常有限。可是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对峙，可控制地中海中部那段最狭窄的海面。

1881年在瓜分奥斯曼帝国波尔泰政府占有北非领地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法国于1830年开始侵略逐步使之沦为殖民地）和突尼斯（1881年）先后沦为法国的保护领地。因此奥斯曼帝国帝国在北非的名义上的属地也归西方殖民者所有，法国一直都有意以此为由兼并奥斯曼帝国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两省。但这样的打算遭到欧洲列强。特别是早就想在北非建立殖民地的意大利的反对。意大利联手英国让法国人的设想变成了遐想！

意大利积极进行政治外交活动，与各列强达成协议和默契，英法德奥都承认了意大利在北非的存在。但是要这四个欧洲强国默认利比亚属于意大利的势力范围，那就不可能了。一切还要意大利自己动手！、

为了作好吞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两省的准备，意大利在1880年至1904年期间，不断向两地移民和派遣商人。购买土地，积极扩充势力；派海军军官换上渔民的衣服，以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捕捞为名，进行海岸测量；指使意大利天主教神甫以传教为名，深入利比亚内地收集情报。可以说在战争之前。是做了大量准备的。当初阿比西尼亚惨败的教训，可是让意大利人疼痛不已的。

欧洲的局势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英法与德奥的矛盾近两年愈发的激烈了，此次‘密约危机’只不过是是两大集团矛盾的一次小迸发，但这也在提醒着意大利，当英法与德奥的矛盾在日益加剧的时候，意大利也需要收回注意力，将自己的视线完全投放到欧洲本土。

而在此之前——

意大利断然发动了战争！他们认为再不行动将可能永远失去机会，而且意大利的工业和军队需要大量的石油，需求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石油源泉！

在后世的利比亚，土耳其的驻军仅仅是一个师，一个装备二流的整编师，人数不足两万。奥斯曼人现在军队上的事情很多都学中国，什么主战师，甲等整编师，乙等整编师，很多年轻军官也输往中**事院校进行学习深造。

中国也来而不拒。不仅敞开大门招收奥斯曼军官，波斯的、阿比西尼亚的、墨西哥的也一样在招收，甚至还有个别的埃及人。中国是把他们归拢到属**事留学生一个等级上了。所学的东西，可是半点也不含糊的。师资力量上完全跟中国本土军校生没什么区别，唯一落后的地方就是实践的机会要比中**校生少很多。中国国防军每年中都有大量不同规模的演习，很多在校生都可以随军得到锻炼，这就是外国留学生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了。

只不过是奥斯曼军的师长奥马尔.穆赫塔尔并不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将军。并且利比亚的奥斯曼人缺少空中力量，飞艇这种投资巨大，且不形成规模难以形成威慑的空中打击力量，不是奥斯曼军队玩得起的。尤其在奥斯曼本土还遭受着英法意大利海军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奥斯曼最重要的一支飞艇部队始终驻扎在伊斯坦布尔。而这支包含着近百艘飞艇的空中力量，一大半是北美战争后被新式飞艇换掉的老中国飞艇，外售价格上只有原装的25%！当然，在性能上也大大的落后于新式飞艇。后者的速度和防御力比前者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中国的眼睛现在就盯着利比亚，因为为奥斯曼探查到地下石油的勘探队都是中国人，因为这是中国仔细瞧一瞧奥斯曼成色的最佳时机！

近几年的发展，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不仅大炮、潜艇、鱼雷艇有了，飞艇、装甲车、坦克车也都有了。从中国、军校进修返回奥斯曼的军方将领们，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组建起了奥斯曼人自己的装甲部队。

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在迅速反弹中，可奥斯曼人真实的战斗力有多强呢？他们究竟是什么成色？小小的希腊可做不得数。

只有一个强国，真正的强国，才可以伸量出奥斯曼帝国的实力。英法德三国太强了，意大利和奥匈，给刘暹的感觉倒是与现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处在一个水平线上。

奥匈在巴尔干地区与奥斯曼有着尖锐的矛盾，意大利却一直有向北非发展的倾向，这两个国家谁先跟奥斯曼起了冲突都不意外。果然，在利比亚的石油冒出来之后，意大利人第一个坐不住了。

“让伊斯坦布尔派出几个人去黎波里塔尼亚。给奥马尔.穆赫塔尔好好地参谋参谋。要近距离的观察奥斯曼人的战斗力，北京需要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总参谋部已经根据军情局传来的情报估算了奥斯曼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动员起来的力量。利比

亚驻军一个二流师，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他们还可以组织当地的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来进行抵御，至少能凑集三万人。如此就是小五万人的力量。但武器严重落后于意大利面！

　　而意呆利们先期投入的军队是20000人。这丫呸的宣战都六天了，有着绝对海面控制权的意大利军队还没能登陆黎波里，倒是先用飞艇玩起了轰炸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官员正在游遍整个欧洲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没有组织援兵增援利比亚。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意大利人用自己的舰队封锁了地中海，奥斯曼军队不可能飞到利比亚去的。但一个这么做的样子都没有，奥斯曼政府也让人醉了！

　　时间过得很快，这都1904年了。欧洲的经济危机进入了尾声，意大利人发起的这场战争甚至跟这场危机也不无关系，今后的几年里，至少三五年中欧洲会再次不如高度发展阶段，东西方的第二次战争是不是也要来临了呢？

第八百零九章无畏出世

“嗦嗦……”

一架双翼机呼啸着俯冲而下，盯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在距离地面高度300米作用投下了一颗炸弹。飞机飞快的被拉起向上，在空中绕了一个半圆后平平的向下降落。

本来雪白雪白的机身已经被空包弹打成了筛子。

“报告！中弹35发！”

一名中尉在电话里大声的说道，整个主席台上的人都能听得见。站在主席台中间的刘盛脸色平静的像一面镜子，可周边诸多飞机系统的军官们却知道，太子这是生气了。

多少年的接触了，大家都是老熟人。这些飞机系统的军官们怎会不知道太子的一些脾性？且他们

甚至心底里还松了一口气，太子能把怒气表现在脸上，这就说明他没有真正的发怒。

喜怒不形于色，这可是每一个上位者都必须掌握的一种能力。刘盛学的是还不错的。他要真的较起真来，是绝不会让人看出他的一点想法的。那样反而会令底下的所有人提心吊胆。

“再测！”

刘盛的不满意透过声音散发出来。他是八天前离的京，来到了内蒙的飞行基地。是他老爹把他派出来查勘飞机的，因为就在他出京的前两天，zn海陆续收到两封电报，首先意大利人的飞艇在利比亚被奥斯曼军队的防空炮火打下来了四艘。而移驻在爱琴海北部利姆诺斯岛的一支奥斯曼人飞艇部队，在驱逐意大利海军两西西里号装甲巡洋舰编队的时候，虽然从利姆诺斯岛海岸线一直追出了三十里。却只是轻创了两西西里号装甲巡洋舰，和另外一艘四千吨级的轻型巡洋舰。自己反而被两西西里号编队——三艘轻重巡洋舰四艘驱逐舰的防空炮火打落了五艘飞艇。

这场战斗似乎为飞艇部队的神话画上了句号，虽然谁也不否认飞艇部队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军事效用。可它不是无敌的了。这让刘盛的老爹更加关心起飞机的发展进度了。

刘盛领命出京，但是内蒙的飞机制造所并没有给他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飞机的速度提高缓慢，时速110公里的速度远超飞艇不假，可飞机的敌人不是行动缓慢的飞艇，而是高射速的枪子炮弹。

轰炸机满载下时速135~150公里，这是刘暹对轰炸机/鱼雷机速度上的最低要求，载弹量要超过300~500公斤，也是最低性能的要求。这样可以配备一枚中型的鱼雷，或是一枚二百公斤炸弹和两枚五十公斤炸弹。再不就是三枚一百公斤的炸弹，对于军舰都有着不错的威胁力。

至于战斗机，现在速度已经达到了150时速，争取向200推进！

刘盛在主席台上待了整整一天，新制造出的飞

机从最开始的一机轰炸，变成两机轰炸，然后是四机从不同位置不同方向的突击俯冲，最后是一个中队十六架飞机的联手进攻……

多达12次的测试，刘盛回到住处。只用了一碗汤，人就躺倒床上了。他现在一闭眼睛，满脑子的都是飞机俯冲的样子，耳朵眼里都是哒哒哒的机枪声和轰轰的炮鸣。有外人的时候。他撑着架子一点也不显，但回到住处了就真的感觉疲惫支撑不住了。

12次测试的全部数据都被整理好放在了床头边上，刘盛一眼都不想看。他要睡觉。睡不着闭着眼睛放空大脑也好。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睡了。

刘盛又在基地留了两天，然后带着失望回到了北京。那测试结果。他早就通过电报发到了刘暹手上。

刘暹知道，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已经摸到瓶颈了。容易的入门阶段已经走完了。六年的时间，中国的飞机已经发展到了原时空一战时期的中前期，

不，比一战中前期的同性能飞机还要好，因为中国的飞机更坚固，防御更强，而往后的路就难走得多了。

刘暹现在最担忧的还是西方国家有没有人发明飞机，这东西技术含量并不高，没了莱特兄弟还有莱特兄弟，谁也也不能保证西方人真就会断绝了飞机的道路。毕竟有能力发明飞机的人，在西方世界太多了。尤其是滑翔机早几十年就在欧洲流行。

现在1905年的影子已经可以看到了。放到前世，离一战也只剩下十年，刘暹在为战争做着准备。

飞机，他会再等一段时间，如果到了1906年的时候，飞机已经不能再有大的进步，中国就要大规模的生产飞机了。现在的飞机太少，整个中国，各式飞机加在一块都不足百架。现在的飞机性能再不好，也必须进行一定量的战略储备。并且进行飞行员的大批量培养。

当然了，驻欧办和军情局也会睁大眼睛，盯着

整个白人世界。所以，这次意大利与奥斯曼的战争，对于中国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打破了飞艇的神话，也证实了军事上不存在不可战胜的兵种这一事实。中国的威慑力会有一定的降低，因为当年就是中国将飞艇推向了巅峰。而坏处是飞艇神话的破灭，会让全球的军政首脑、发明家甚至是军事家，不可避免的去寻找一种更完美的替代品，很可能会促进飞机的诞生。

刘暹不可能关注人家脑子是怎么想的，他能做的只是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也是在1904年的下半年，中国制造的一艘全新的战列舰舾装完毕。18500吨的排水量，21.5节航速，续航能力：10节时7000海里。装备有305mm45倍径三联装炮三座，75mm50倍径高射炮24门，14.5mm二联高射机枪18挺，75mm副炮12门，外加两具450mm水下鱼雷发射管！

舷侧装甲280mm，甲板装甲110mm，炮座装甲260mm，炮塔前装甲280mm，司令塔装甲340mm。

21.5节的航速绝对是完胜现今时代所有的战列舰的。这艘军舰被刘暹亲自命名为无畏号，自然是抢了英国人的招牌。

而就在中国的无畏号刚刚完成海试的时候，英国人去年开始秘密建造的一艘新式战列舰也在在普茨茅斯海军船厂下水。这是一艘前所未有的大家伙。虽然还没有进行舾装，可完成之后的这艘战舰将远超现今英国皇家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

刘暹早就知道这艘军舰的存在，这完全就是历史上提前了的那艘无畏舰。英国人的技术储备远比中国底蕴深厚，在全重装火炮战列舰的价值得到一定的认可后，他们立刻就开始了这艘军舰的图纸设计。用蒸汽轮机代替复式蒸汽机，通体装甲采用表面硬化处理，重要部位的装甲厚度达到11英寸，提供了全面的防护能力。舰体舱室水线下水密舱取消横向联络门，加强水密结构，提高战舰的抗沉能力。

历史上这艘军舰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海军时

代的来临。是战列舰建造技术的分水岭，在无畏号之前的战列舰被称作“前无畏舰”。

刘暹都是在这艘军舰在朴茨茅斯海军船厂铺设龙骨两个月后才接到驻欧办的禀报，而且不是确切的禀报，只是一个怀疑。这艘军舰在英国皇家海军内部被命名为胜利号，是现任英皇爱德华七世亲自命名的。

英国人显然将他们的胜利舰看的非常重，整个建造过程捂地很严实。并不像中国，虽然一样严格按照军事保密制度在执行，但力度和绝密程度比英国人的差远了。

估算着时间，到明年上半年胜利舰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中国的无畏舰不能说明问题，等到英国人的胜利舰海试结束，欧洲人就会发现他们手中那厚厚一沓的战列舰全变成旧货了。

中国地无畏级战列舰从计划到建造，从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数年时间了，光是验证舰就建造了两艘。在泰山号之后，先后建造了华山号与嵩山号，

个头一个比一个大，华山号上应用了三联装炮塔，并且使用了45倍径火炮，嵩山号更是使用了那个时候性能最强的蒸汽轮机，只是困于技术的原因，两者的主炮口技都是280mm的，速度也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一直等动力系统和三联装新式炮塔技术验证完毕之后，中国才开始进入了无畏级的正式建造环节。

前前后后废了多长时间？资金、资源流水一样用去不说，中国造舰系统也无时无刻不在努力的进行一次次的考试，只有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考核，中国造舰体系才能彻底完成无畏级的国产化。每个环节无一不精益求精，力图打造完美无缺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也算是标志着中国海军向另外一个时代转变，因为接下的几年中，国家势必会缩减海军的支出。中国海军的海面战舰今后要走一条精品路线，无畏级战列舰正是划分中国海军发展的标志性‘建筑’。

算起来按照英国人胜利舰现在的舾装速度，想要进入海试环节还需要八个月到十个月地时间，注定要落到中国的身后，虽然这种名声跟在国家上最

多是提高一点中国的声望，实际意义毛也没有。可刘暹还是牢牢抓住了这点，开启‘无畏时代’地荣耀注定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就像《海军法》实施之前的德国，中国的海面舰艇力量与中国强大的国力严重的不符。中国也到了追求海军地位的时候了，就是不晓得英国人会不会变得更紧张……

第八百一十章影响力的释放

如果实力不够，还一味的追求名列前茅，与目前国家的国力不相称，这就会在军事和政治上受到外来因素的双重牵制。就假如1894年战争没有爆发，甚至是第三次中俄战争也没有爆发，刘暹始终守着中国一亩三分地，没有对外大幅度扩张，那样的保守型中国国情下——刘暹认为中国的‘无畏舰’能够吊在英国人公开无畏级战列舰之后的几个星期或一两个月后公开，会比率先公开效果要更好一些！

这就是国力【影响力】与追求地位的不相称！

中国虽然在造舰思想上保持和英国同步，这对于急切获得更先进战舰的德国会更有吸引力，德国人肯定会连船代技术一起买走，这可以让‘保守型中国’的造舰产业走向更良性循环的道路。

可现在之中国不是假设里的保守型中国，而是将扩张发挥到极致的扩张性中国。四千万km2的国

土配得上‘无畏时代’奠基者的地位。这第一艘蒸汽轮机为动力的全重装火炮战列舰，出现在中国，一点都不会违和。这是国力【影响力】与追求地位的相称！

不可否认，相比欧洲，相比英国和德国，中国在火炮、结构设计等多项技术上要落后不少。中国在无畏舰制造上的技术，英国人可以达到，德国人也完全可以达到。后者最欠缺的是没有紧跟先进造舰思想的觉悟----全装重型火炮战舰地概念早就被提出来了。英国人通过全装重型火炮战舰，自觉的将历史上本该等到两年后才出现的无畏舰，提前两年建造了出来。而德国人却抱着‘全装重型火炮战舰’理念制造了一艘又一艘的标准前无畏舰。

只是四年的时间，德国人下饺子一下建造了五艘全装重型火炮战舰。同时船台上还有没建完的两艘，德国人在军舰的设计理念上差约翰牛太对太多了。也缺乏一种冒险精神！

德国人到现在对于‘全装重型火炮战舰’也没有任何的‘发展’。驻欧办和军情局都能发现的情

报，刘暹不信德国人会全然不知道。可至今也没有看到德国人有这方面跟进的打算。如果中国无畏舰不出现，等到英国人的无畏舰一出，德国人就会意识到自己又次在大海上被对手甩开了老大一截。

中国海军造舰的大时代从来没有来到过，自然不会去冷却。中国不会贸然的在同一等级战舰上去建造许多艘，最多是制造一些高速驱逐舰、轻巡洋舰、鱼雷艇和潜艇，万吨级以上战舰满打满算都不足十艘。与原时空疯狂建造无畏舰、战列巡洋舰的英德两国完全不能比。中国海军主力舰的发展道路从来都是走精品化线路，去尽最大努力的建造一艘战列舰，下一艘己用的战列舰就肯定要比前一艘有进步。

也因此。中国的造舰工厂将会面临很多问题——单独建造一艘大吨位的主力舰，会造成莫大的浪费，并且是纯粹的无回报投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寻求外来造舰订单。

让整个世界侧目的‘泰山号’是一张非常好的名牌，当意大利、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宣布建造

同类战列舰的时候，中国的造舰业终于敲开了世界战舰贸易圈的大门。

首先光顾中国的是巴西。19世纪末的巴西只是一个近海防御的海军小国，当智利人与阿根廷人上演着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海军竞赛的时候，巴西人只能成为观众。所以当新世纪到来，橡胶贸易热度激增。巴西经济大为好转的时候，一向自视颇高的巴西人开始了向大海进军的行动。

他们成为了中国第一艘外销战列舰的买主。在巴西圣保罗号战列舰上，中国应用了那时最强的技术——三联装炮塔。这实际上与中国自己的‘华山号’没有区别，都属于无畏舰的试验品。只是巴西人绝对不知道的。

1902年末。圣保罗号回到了南美，海洋话语权增强的巴西制定了强大的海军计划，因为这几年橡胶贸易的兴盛。巴西政府的财政是富裕的。但1903年和1904年的上半年，巴西政府都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还疏远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美国回来了。有着西班牙和欧洲做后盾的美国。一重返美洲事务，

巴西政府就选择了疏远与中国的关系。这种疏远尤其是在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

1903年底，第一艘中国巡洋舰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了大西洋，立刻的英美西三国就宣布要举行一次海上的联合演习。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在东西两大势力的对立当中，巴西自然地选择了英美。

然后美洲的局势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到1904年末，持续到中国的无畏舰登台亮相！

这次首先来到中国的是南美三强中的另外一强——阿根廷。

阿根廷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国内有着大量的欧洲移民，政治上也是疏远中国的。甚至其繁荣的经济也一直在从属着英国。从1880年上任的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开始，经济自由政策得到连续多届联邦政府的加强，政策激励下的欧洲入境移民潮重塑了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从1870年到1900年，移民潮和死亡率的降低使人口翻了四

番；铁路里程从503公里陡增至23104公里；小麦年出口从10万吨增至180万吨，海上冷冻船的应用促使牛肉年出口从2.5万吨增至26.5万吨，令阿根廷跻身于世界出口十强国之列，并且排名居中！免费的公共义务教育系统，让阿根廷国民的识字率从22%激增至65%，比大多数拉美国家五十年后的水平还高。1904年，阿根廷成为世界第八经济大国，人均收入与德国比肩。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从“大农村”转身成为国际化的“南美巴黎”。

但是，大自然的馈赠无法长久地掩盖阿根廷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大地主、寡头垄、断了广袤的土地，使阿根廷的财富集中现象比上次战争前的美国还要严重得多，也使其在单一出口的老路上越走越远，偏离了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严重的依赖英国。即使英国人占据了马岛！

阿根廷国内新兴的中产阶层反对原有的寡头统治集团，要求政治皿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特别是激进党俄成立，让阿根廷国内武装起义频发。

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刘暹不能理解阿根廷这个

时候追求无畏舰的心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仅仅因为几年前与智利发生的那场小规模摩擦吗？

可阿根廷的报价真正的摆到了刘暹的面前，大笔一挥，刘暹毫不犹疑的批准了外售。

新建的里瓦达维亚级战列舰，根据设计图纸，标准排水量将无限接近20000吨，满载则能达到21500吨。装备有6座305毫米/45倍口径双联装炮塔，12门120毫米炮，16门50毫米高射炮。舰体前、后部各两座主炮塔，呈背负式布置，舯部主炮塔两舷布局，前后错开布置。装甲要比无畏舰低一些，水线装甲229毫米；炮塔正面305毫米，顶部76毫米，炮座229毫米；指挥塔305毫米；甲板装甲51毫米。舰员900人。

这两艘里瓦达维亚级战列舰的总售价是380万英镑，对比英国人180万英镑的无畏舰造价，中国外售一艘190万英镑，绝对的业界良心价。虽然中国自己建造的成本价刚刚10亿出头，换算成英镑不超过150万。

阿根廷人在1905年下得订单，最晚1907年就可以开着军舰回南美，两艘无畏舰完爆巴西和智利的一堆破烂货。而阿根廷这个国家，也将继中英之后，领先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先一步成为拥有无畏级战列舰的国家。

巴西人当年的举动并没有打破南美大陆的平静，阿根廷人的动作才是搅乱南美的真正举动。就连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国家。与阿根廷有着一定利益矛盾的巴西和智利另外南美二小强，纷纷紧张起来。

最近因为咖啡市场严重不景气而困扰的巴西人十分震惊，并且深深感受到了来自阿根廷的威胁！阿根廷政府在订购了两艘无畏舰后，腰板也硬了，其政府外长在美洲国际会议上甚至一反常态的不再追随英国的尾巴，而是提出了‘南美洲是南美洲人的南美洲’的新门罗政策，这是国家策略上的一种改变，让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了阿根廷的声音。于是巴西国会立即批准订购新舰的海军发展计划，没有了咖啡，巴西还有橡胶、可可等。特别是橡胶，在南洋橡胶牢牢控制在中国手中的情况下，整个欧美

都依赖于巴西的橡胶。即使巴西橡胶价格贵品质也没有南洋橡胶好，但南洋橡胶每年首先要供应着中国需求，剩余的产量才会投放到欧洲市场，相当有限。

巴西海军高层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英国、德国的大型船厂，并且迅速排除了德国。后者虽然有丰富的‘前无畏舰’制造经验，但这跟无畏舰完全的不同。就像中国在无畏舰下水后宣扬的那样，没有使用蒸汽轮机，不能保持强大而稳定的马力输出，只有一样多和统一的火炮的战舰，根本不是无畏舰！

第八百一十一章鸡肋！鸡肋！一块鸡肋！

中国人为的给‘无畏舰’画下了一条线——大功率蒸汽轮机，航速可长时间保持20节以上。这一点跟厚重的装甲，统一的大口径火炮一起，成为了无畏舰的三个基本要求之一。

因为刘暹还很清晰的记得，德国人和美国人那强大的立式三缸三胀/四缸三胀往复式蒸汽机。原时空的德国人和老美有能耐把复式蒸汽机搞到蒸汽轮机的同功率动能，但中国没这个能力啊。或是说要达到这一标准还需要走想当长的一段路。刘暹是早早就确立了蒸汽轮机的研发项目的。

所以，中国仗着自己第一个搞出‘无畏舰’，人为的给‘无畏舰’套上一套标准。反正英国人的胜利号战列舰应用的也是蒸汽轮机，并且使用的锅炉还是b&w式混燃水锅炉。

刘暹宣扬的无畏舰三标准，对于大英帝国来说

完全没半点不适应。倒霉的是德国人！

因为国内煤炭资源丰富，燃油资源全在海外，德国海军为了安全起见，之前的一系列战列舰使用的全是燃煤水管锅炉。而中国一步到位，搞得是燃油锅炉。

即使只有一丁点的优势，也要争取拿到。这是刘暹对于无畏舰的第一要求！

德国人肯定有能力弄出自己的蒸汽轮机，但再强大的技术底蕴也需要时间运用。当1905年初夏，英国人被命名为胜利号的新式战列舰进行了海试以后，德国人又次向中国购买了全部的无畏舰制造技术，并且下了两艘无畏舰战舰的订单。中国借机得到了与德国合作开发‘合成氨技术’的机会。

德国人那合成氨来军用。中国则需要合成氨民用。硝矿石这东西，中国有的是。新疆的吐鲁番市乌勇布拉克小横山、若羌县大洼地、鄯善县红台等地区到处都是钾硝矿和钠硝石矿。除用于制造硝酸、炸药、烟火以及冶金和玻璃工业外，其中钠硝

石可用作氮肥和制取其他含氮化合物。钾硝石也可用作肥料(硝酸钾)和含氮化合物。因为广大的耕种面积和巨量的人口，中国很迫切需求德国人的合成氨技术。

不然从新疆运到华北、华南，再运到北美、南洋，太遥远了。以至于中国多年来为之努力的无畏舰建造技术，根本就没换来几个大钱。合成氨对于德国那是有着根本利益的先进技术。德国国内缺少硝石矿，而全世界的硝石矿【中国除外】大部分又掌控在约翰牛的手中。德国人这几年那么用心的与英国人在智利掰腕子，连连吃瘪，还矢志不渝，为的是什么？那图的就是智利的硝石矿！

好在威廉二世脑子还不傻。德国顶层的大佬们也明白中国对他们的重要性，在技术交换的同时，又下了两艘无畏舰订单给中国，对外宣称是价格上与阿根廷一致——380万英镑。实际价格只有350万英镑！

于是，中国造船业就陷入了打鸡血一般的亢奋之中，四艘这个地球上，此时此刻最最强大的无畏

舰，在中国的造船台上同时间开工。这是多么的让人振奋啊！而中国新一代的战列舰也在计划当中，主炮的口径和倍径可以保持不变。但三座炮塔需要向四座炮塔迈进！同时航速必须提升。刘暹的要求是尽可能的向23节迈进！而这艘还停留在图纸上的战舰，其吨位彻底完成后将超过22000吨！

就在中国与德国的交易达成不到一个星期，英国人也拿下了巴西的两艘无畏舰订单。米纳斯吉拉斯级战列舰！直接以英国下一级柏勒罗丰级战列舰为蓝本，承建厂方根据巴西海军的要求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每艘战舰造价200万英镑！

战舰标准排水量：19300吨；满载排水量：21500吨；最高航速：21节；武备：12门305毫米/45倍口径主炮。12门120毫米炮，14门47毫米高射炮。

火力、吨位以及速度上，丝毫不弱于中国为阿根廷建造的里瓦达维亚级战列舰。

智利始终沉默着。南美三小强中两小强都了无

畏级战列舰。被称为南美的英国的智利，历史上曾经凭借自己劣势的海军多次击败阿根廷而受到瞩目的智利。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智利的综合国力与阿根廷、巴西相比差距巨大，当巴西与阿根廷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智利人只能远远观望。巴西与阿根廷两国的海军强兵政策打破了南美三国的均势，但好在智利现在有欧洲大哥、二哥照着。智利向英国、德国以及中国，各自订购了两艘潜艇和一艘高速轻巡！

巴结着欧洲大佬的同时，也万万不肯得罪中国。这是拉美大部分国家的国策。即使他们已经站到了西方世界这一边，不到万不得已，或是压根与中国就有怨仇——如哥伦比亚，拉美国家谁也不愿意与中国撕破脸。

中国现在的风头很盛，泰山号与无畏舰的出现让全世界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中国的海军，这比潜艇有影响力多了。即使中国的海面主力舰还没有经历过真正大战的考验，而中国的潜艇早已经威名震四方。

中国在北美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几千万中国人的到来让中属北美快速的中国化，鲁国、魏国、陈国、楚国四个封国的陆续建立，让中国在北美的统治力更上了一层楼。

中国就如欧洲一样，是拉美任何一个国家也得罪不起的。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站中间，可是走钢丝的线路是最不容易走的。同时西方世界在拉美的影响力也不容置疑。即使这些拉美国家的民众对于欧洲和美国半点好印象也欠奉，可对于黄皮肤的中国，他们下意识的还是选择了欧美！

所以到现在中国在南美的影响力也进展不大，除了墨西哥与巴拿马两个小弟外，再没有哪个拉美国家真正的要绑在中国的战船上。

阿根廷人叫嚷‘南美洲是南美州人的南美洲’，刘暹只能说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阿根廷总统，有一定的见识和长远目光，却又太过自信了一点。

阿根廷人明显想中立，想从英国人的队伍中退

出来，但这真的能如愿吗？即使阿根廷人捣腾的那个南美联盟实现了，他们就真的能同心合力的对抗外来压力吗？

胡利奥忘了自己国家内部还有一支支的起义武装力量。真要让英国人感觉到威胁了，英国人是能掀桌子的。金钱开道，武器武备的支持，胡利奥根本对抗不了大英帝国。

对于中国，南美算不上多么重要。就好比二战前和战争的前期，南洋地方势力对于小鬼子而言，你能说他们重要呢？还是不重要？

鸡肋而已！

缺乏重工业能力的南美，原材料资源再丰富，再去高估他们，也只是一块鸡肋！而且这些国家内部都是一团麻烦。即使是智利，表面看政权还算稳固，可掀开面子再去看，就像是蚯蚓、鼠妇（西瓜虫），表面看不到，把石头一翻开，下面藏着一堆。

所以，刘暹根本不指望将来发生的战争中，南美能帮到中国什么。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内政，中国就从来不插手，甚至没有寻求过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租界啥的，持身很正。如果南美要中立，真的能成的话，损失的只会是西方。

中国就要韬光养晦了。无畏舰的风头，不久后战列巡洋舰的风头，甚至是将来超级无畏舰的风头，都会随着中国海军的‘精品化’战略而迅速消退。技术再先进有什么用？战舰的多少才是第一位的！以中国现下的建造速度，中国永远不可能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海洋霸权。甚至中国人自己给自己的定义都是区域性海军强国——北太平洋霸权！

但英国人肯定也不会就此放松下心。德国才是这几年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存在。1904年爆发的那场危机让他们看到了德国人的力量和威胁。

在那场风暴当中，意大利与奥斯曼的战争从来不是主角，英法与德奥的较量才是风暴的核心！

整个欧洲都在围绕着两大集团的争斗而转圈，

就算意大利的高层，也是一样。另外的说一句，那场战争意大利人又一次丢干了脸面。前后三次动员了二十万军队，上百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两支飞艇部队，才最终让利比亚的奥斯曼人低下了头。而战争一结束，意大利人为了防止奥斯曼人给他们背地里下绊子，立刻就开释了被俘的七千奥斯曼军人。

可以说这场战争，意大利人不败而败，奥斯曼不胜而胜！

除了空中和海面力量，现在的奥斯曼帝国陆军，在欧洲人眼中已经算的上‘强大’了！

中国向德国开放了无畏舰制造过程中的全部技术，这样可以让德国迅速拉近自己与英国海军之间的差距，一样的交易还有意大利人，他们也拿到了无畏级战列舰的大部分技术，可以为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研发设计时间。

而英国人如果不能在海军力量上一枝独秀，那带来的后果将会是极为严重的。原时空的一战，就

是这一后果最好的写照！

英国人肯定十分的想制止中国的做法，可他们拿什么来制止呢？刘暹甚至都好奇英国人接下的做法，如果真的在遏制中国，约翰牛们从哪点着手呢？刘暹准备的可还有战列巡洋舰呢！

第八百一十二章蓝色二重奏——战巡出世

1906年，旅顺！

两艘舾装完毕的战列巡洋舰即将展现在世界大众的眼前。刘暹御驾亲临，登上了这两艘被命名为洞庭湖号与鄱阳湖号的新锐战舰。

高大的船体半点也不小于无畏舰，站在船舷，刘暹连上止不住的挂满笑。他已经记不得战列巡洋舰是前世什么时候出现的了，反正英国人是又一次落在了中国身后。

想必，能狠狠的讹诈英国人一笔了。想着，刘暹嘴角的笑容更盛。

中国不需要太多的战列巡洋舰，中国不像英国，有着广布全球的殖民地和漫长的海上航运线，并且恰恰是这种漫长的海上航运线和大英帝国自身的商业网络相互联系，彼此难以分割的形成了大英

帝国现下最关键的殖民利益。大英帝国需要强大并且可以快速集结的海军舰队保护。中国，不需要！

广袤的太平洋上已经布满了中国的海军基地，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中国数量众多的潜艇和飞机，将严密守卫着中国本身的利益。

只有飞机还不能替代飞艇的大英帝国，或是压根就没有发明发迹的大英帝国，才需要其皇家海军能够有一种火力强大与高机动力相结合的战舰，不仅可以有效的打击敌方的袭扰军舰，还能够快速部署应付突发**件。

现在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可是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将战列舰主炮的火力和巡洋舰的高超的速度相结合。用以充当战略机动力量，完成驻外分舰队性质的快速部署和战略支援任务；于世界范围内保护英国海上航运。并剿杀敌方的海上袭击舰队，这可是费舍尔的理想军舰！

用一句俗话来表达战列巡洋舰。就是：打得过我的，没我跑的快；跑得比我快的。打不过我！

战列巡洋舰的主炮口径比装甲巡洋舰大。从主炮口径大小和威力方面战列巡洋舰等同战列舰，但防护装甲比战列舰薄。装甲方面省下来的重量被用在更强大的驱动装置上，这为战列巡洋舰提供了超高速度。设计战列巡洋舰的主导思想就是——其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毁巡洋舰，而它的高航速使它可以逃避敌人的战列舰，或在海战中袭击对方已经被损坏的战列舰。

中国海军的将领们普遍对于战列巡洋舰有着极大的兴趣。就像历史上的英国、德国海军军官们一样。海军将军们总希望自家的舰队的火力越强大越好。即使他们中的高层都晓得了航空母舰和轰炸机、鱼雷机的消息。但对比木头、帆布制成的反击，这些人更信任大炮和战舰！

现在是1906年了，德国人最早制造的无畏舰已经快要海试，英国人第二轮无畏舰——柏勒罗丰级战列舰已经临近下水，不过在刘暹御驾亲临旅顺的第二天。一件很快令全世界惊讶地事情发生了。中国人突然宣布自己又有一种新型战舰即将海试，将

公开面向全世界。然后是一番对自家战舰的吹捧，比如什么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啊，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业文明结晶啊……，等等！

这是让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惊奇，又一种新式战列舰，中国人的脑子真那么好使吗？

无畏舰的出现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造船史，甚至是改变了将来的战争局势，德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与大英帝国与之相同起跑线上的机会。无论对‘无畏舰’如何推崇，其都能毫不退让的一一受用。现在这种即将出现的新式战舰却被中国人吹捧的比之无畏舰还要优秀，这是真的假的？

整个西方的目光从英德对峙，迅速转移到了中国。转移到了中国的旅顺。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参赞乃至各国在华的记者，一窝蜂的跑来了旅顺港。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如此高调的用意是什么，中国人又准备卖船了。按照中国地以往惯例。任何一种型号的新式军舰，只有在想要对外销售的时候

才会如此不加遮掩的公开。最早时候的泰山号。不久前的无畏舰，皆是如此！

　　而且之前的时候。中国旅顺造船厂建造了两艘大型军舰的消息虽然也没严密至极，可外国人能知道的也仅仅是两艘大型军舰罢了。

　　甚至有西方国家和媒体怀疑这两艘大型战舰是不是无畏舰。中国会不会一边用虚假的外表迷惑欧洲，一边自己在秘密建造两艘同等级甚至是更强的无畏舰。只不过因为这两艘战舰的保密级别不高，很多欧洲媒体和国家都持否定态度。如果中国真的要秘密建造两艘大型的无畏舰，两艘比无畏舰更强大的无畏舰，旅顺船厂的保密级别肯定会提升到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的。即使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地墙。

　　大多数关注中国海军展地欧洲海军专家认为这是一个谣传---无畏舰作为海军战列舰地一个跨时代地标杆战列舰，想要短期内超越它基本上是不可能地。而中国的尿性，配合着旅顺造船厂的保密级别，也意味着传言的不可信。

不过中国现在这么搞，还大大方方的让欧洲媒体和外交官前来参观——这简直是在给自己贴上外销型战舰的标签。

“爵士。大英帝国对于今天的事情就没有一点……，秘密的消息吗？”法国驻华大使巴斯德举着自己的右手，食指和大拇指紧紧地摁在一起，对着眼前的萨道义细声的说着。

“我亲爱的朋友，我可以对上帝发誓，我知道的肯定和你一样多。”萨道义摇着头，“在中国这些年你应该清楚，这是一个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国度。像旅顺这样的地方，这里的工人要么对中国充满热爱，对他们的皇帝陛下充满狂热，要么就无时无刻的不处在一个封闭又安全的环境里。”旅顺造船厂是中国海军直属的造船厂，规模完全比不得江南和天津，但是在技术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天津、江南、湛江、钦州、马尾等多处中国造船厂的技术都是对旅顺厂公开的，而旅顺的技术却是绝对保密的。所以，这里的工人不仅个人经历要严格勘察，连他们的家属、父母长辈，也全都要细细的

检验，并且全都处在国安局的视线之中。

萨道义不是没做过努力，但半点用也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是中国人想让他知道的那些而已。

德国驻华大使，历史上作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线之一的克莱门斯.佛雷赫.冯.克林德男爵，至今还活的好好地，他现在才五十三岁。正是一个政治人物精力旺盛的黄金时代！

看着与萨道义在那里絮絮叨叨的巴斯德，克林德自得的笑了笑。如今欧洲各国论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人早早的走在了最前头。尤其是随着飞艇、坦克等一系列先进武备或是普及，或是失去了他们的‘无敌魅力’之后，整个欧洲突然发现中国人的威胁大大降低了。即使中国庞大的人口已经让他们对欧洲保持着绝对的威胁，但就如原时空的冷战时期一样，再巨大的威胁也不等同不可战胜！

要知道，德国的新式坦克在去年公开亮相的时候，时速已经达到了12公里，德国人用自己强大的技术首先在发动机上取得了突破。

而中国国防军现有的多种坦克，除了那高绝的速度以外，论防御和火力，都远不如欧洲坦克。在德国的国内，甚至因为新式坦克的出现而掀起了一阵‘拨乱反正’的狂潮，一些脑子被狂热烧昏了的德国人，认为‘世界第一陆战强国’的头衔随着德国新式坦克的出现应该重新被带回德意志的头上！

作为一名头脑清醒的外交官，克林德认为国内那些纠结于‘世界第一陆战强国’头衔的人全都是一群没脑子的笨蛋。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让这几年德意志与约翰牛们的竞争中，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战略优势啊。竟然还有人在这个时候来纠结‘世界第一’？完全是猪的表现！

今天的这次‘公开’，克林德虽然也没得到过多的消息，但他从陪同人员的口中得到了‘绝对会令您满意’这样的保证。他现在对于旅顺港码头那两艘全新的战舰充满了无比的兴趣。对于萨道义和巴斯德，也有着一股绝对的心里优势。

“上帝，这是两艘无畏舰？”跟随着旅顺港的

警卫人员来到码头，远远地，两艘山峰一样巨大的战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那庞大的躯体至少有15000吨以上，舰首——背负式的双重炮塔，舰尾——一座跟无畏舰主炮塔完全一致的三联装炮塔。除了烟筒的数量和位置不一样，甲板以上司令塔等建筑的布置也不一样，这完全就是两艘无畏舰！

“不！诸位先生们，这不是无畏舰，而是一种全新的军舰。最强大的炮火和最快的机动完美结合的工业奇迹——战列巡洋舰！它有着25节以上的速度。它最快可以跑到27节！”

“先生们，你们说，这还是无畏舰吗？”

牺牲了装甲，增加了锅炉数量。这两艘战列巡洋舰的锅炉全都在28这个数字以上。而无畏舰的内部只有18座。

第八百一十三章坐山观虎斗

在参观过这艘下水地新型战舰后，即便没有完成海试，但对于各国的海军专家甚至是专业知识比较强的媒体记者们来说，他们已经明白中国该型主力战舰是干什么的了。反馈到各国政治家的手中后，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突然高调的宣传这么两艘战舰的原因也被人猜出了七八成----政治讹诈！

中国对外宣称该型战舰为——战列巡洋舰，其实就是来担负破交任务的主力舰，它的武备完全是战列舰级别的，而航速则介于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之间，至少从数据上来看，目前世界上的海军主力战舰还没有比它更合适担任破交任务了，而这种新型战舰针对的目标只会是英国。

当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这样的一艘艘战舰活跃在大西洋上，活跃在印度洋上，活跃在非洲两岸，活跃在南太平洋上，这对于大英帝国的伤害将是难以预计的。

与人们在背后猜测的结果差不多，刘暹拿手里的两艘战列巡洋舰却是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三年内中国不会接受来自德国对该型战舰的订单，但是英国要保证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收到伤害，并且双方公开的递交关于中东方面的意见书。

刘暹半点也没有透漏着自己对于澳大利亚的兴趣！

他的要求被白厅完全接受——这是一次典型的讹诈，能有如此结果，已经很好了！

战列巡洋舰并不是秘密，英国人自己也在捣腾。只不过是它们落在了中国的后面。而且比之大英帝国的极其重视，战列巡洋舰在新秦帝国的主宰者刘暹眼中。那纯粹是海军用来套银子的利器。不能卖给德国可以卖给奥匈啊，还可以卖给南美啊。

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国全部是出口型经济国家。如果海运货船连连被袭击，这对于三国的伤害将是致命的。如此看来，战巡似乎比无畏舰更适合三小强！

甚至于这玩意，都可以卖给英国本身。全世界对这种新型战舰需求的国家有的是，当然这样的破交利器在德国手中远比在其它国家对英国地全球网络威慑更大，也更让英国人紧张。

英国人还要防备‘中介商’。左手迈进战巡，右手交易给德国，对于这样只认钱的主儿，英国人一样白瞎。

没过多久。《中英中东问题新约》就达成了。消息一出，全世界哗然，德国与奥斯曼国内的民族情绪都进一步高涨。不过奥斯曼国内的情绪是被苏丹政府强力压制着，毕竟奥斯曼的综合实力还远比不上那些老牌列强。而德国却是轰轰烈烈的。这几年随着圣彼得堡政府的复兴，德国人在波兰和东欧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再说波兰好歹是主权国家，再跟随德国，也比不得殖民地完全收割的利益。尼日利亚的财富可是很引人瞩目的，让德国因波兰市场暂时得到满足的胃口又饥饿了起来！

并且德国的统治阶级不仅仅是工商业。还有容

克贵族，虽然两边已经开始结合，可对土地的祈求是所有容克贵族的最炙热的追求！

对于德国和奥斯曼的反应，英法意大利等时若不见。而此刻的中属北美则以更加稳健的脚步开始建设它地现代工业体系。十年的时间了。中属北美比之战争之后的样子已经好了太多了。在这里华人的人口超过四千万，有着产量和技术算不上全球最好，但体系很完整的工业。鲁国等陆续的封建也没让这片土地掀起任何的波澜来，一切都往着好的方面发展！

至于龟缩到东北角的美国。十年来的发展当然更加厉害，之前的战争让他们丢失了大量的土地。但美国政府始终有着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东北大区也保持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还始终保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

或许此刻的美利坚完全不够资格与英法德三大列强比个高低，但它的实力完全能够跟意大利、奥匈比肩，甚至更胜一等。因为英国人在加拿大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北美丢失了自己的产油地，还

与墨西哥保持着尖锐的敌对关系，却半点不需担忧石油的问题。美国人在战舰制造和坦克制造方面有着不下于欧洲的发展。其最新式的福特1905式坦克，就跟德国人的坦克一样，能够很轻松的在泥地里以每小时超过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美利坚的恢复和发展比两个俄罗斯强的太多了！

早在泰山号抵到北美东岸的时候，中国曾经向美国发出了照会，提出了一个《北美海军限制条约》，被美利坚无情的拒绝了。在白宫眼中，美国最最值得信赖的武器就是大海上的战舰。中国人的军舰始终在防备着印度洋，防备着南太平洋，十分力气也只能用上一两分气力在北美的东海岸。

而且随着反潜技术的发展，随着防鱼雷技术的发展，随着防鱼雷网、防鱼雷舱，防鱼雷突出部，防鱼雷装甲的陆续出现，潜艇的威慑力纵然依旧巨大，却也显得不那么不可战胜了。中国的杀手锏就又被废掉了半个！

中国近几年是越来越褪去‘无敌’的光环，国际外交方面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可也让美国等西方敌对国家越来越升起内心的一种‘奢望’。美国人干净利落的拒绝了《北美海军限制条约》，就是这种‘奢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刘暹当时只说了一句：“美国人会后悔的！”待到无畏舰出现之后，美国人真的后悔了。这艘划时代的战舰让美国人看得心惊肉跳，开始有些后悔拒绝中国的提议了。但这种事情历来都是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中国即使为自己的国家颜面和尊严，也不可能对美国再次提出内容相同的意见书的。

美国的第一级无畏舰大华盛顿号战列舰已经在去年的十月开始开工建造，不过要想等它服役美国海军至少还要等上两年才行，这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中国新一代的战列舰建造完工服役海军，并且远渡重洋来到北美东海岸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忌惮不是一点半点，尤其美国现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号称世界各国首脑中最懂海军的政府首脑。泰迪熊为此不得不攒足了力气跟美国的国会讨

要来第二笔资金，在大华盛顿号的龙骨刚刚铺架两个月，同级别的第二艘美国无畏舰五大湖号战列舰同时在纽约船厂开工。

可于此同时，他也在万分小心留意着中国方面的反应。

美国在北美东海岸增添了两艘无畏舰，这对于中国在北美的统治有着很大的威胁。泰迪熊感到非常的庆幸中国似乎对海军军备竞赛真的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自顾自的以持着一种从容的步伐建设自己的海军。即便如此罗斯福也感觉锋芒在背。

罗斯福乃至整个美国，都不敢继续加大在海军上的投入。他们万分担心中国的针对性反应。

在整个美国看来，最好的结果就是这么的‘淡化’下去，不了了之。最好全世界都当美国没有这两艘强大的无畏舰！

整个1906年的上半年，美利坚都在提心吊胆。直到战巡的出世！

西奥多.罗斯福一眼就爱上了战巡。就像德国迫切需要战巡来威胁大英帝国的全球利益一样，美国也迫切的需要战巡来威胁辽阔的北太平洋。

未来战争若是爆发，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绝对会是整场战争的焦点之一。

罗斯福游说美国国会，然后美国的国会又追加了一艘战列舰的拨款，这笔钱将会交到英国人的手中。美利坚需要得到一艘不在中国人视线之内的战列巡洋舰！

白宫宁愿用‘买’的方式来花掉这笔钱，也不愿意让中国受到刺激！

但这一切怎么可能长久的瞒得过军情局与驻欧办的眼睛呢？

开工一艘战巡是很大的事情好吧？涉及到一万多吨钢铁，涉及到几千个岗位。

也可能美国人本身就没想着隐瞒多久，他们只是不想在已经开始建造两艘无畏舰的今年，再用处一艘战巡来刺激中国。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中国的‘精品化’发展线路绝对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中国海军中再多对此表示反对的声音都半点没用。刘暹做出的决定，天王老子也改变不了。

而当时间来到1907年的时候，全欧美的各国首脑都知道了一个事情：中国海军就自己现下的发展线路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海军军官们一致要求放弃‘精品化’路线，扩大舰队中无畏舰和战巡的数量，而中国的战神皇帝却强硬的予以了压制。

中国皇帝坚持海军走‘精品化’线路，而目的是为了不过分的刺激欧洲，是为了不激发中国与英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矛盾。中国皇帝不希望几年后双方无可避免的爆发一场战争！

但全世界对这个说法的用意严重的表示怀疑。欧洲人不相信这个很‘和平’的说法，他们更愿意

去相信刘暹在包藏祸心。相信刘暹已经认识到了英德之间的矛盾，认识到了英法与德奥的纠纷，他现在是想坐山观虎斗！

第八百一十四章中英德法大博弈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走过，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逐渐的接近尾声。

同时，国际矛盾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剧烈。1908年，英法与德奥在多个方面都形成了很赤果果的竞争和公开冲突。尤其是在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后，声称摩洛哥苏丹是“独立君主”，列强在摩洛哥的“地位绝对平等”，公开反对法国把摩洛哥变为其保护国。法、德关系紧张到爆。

刘暹甚至已经抛开了欧洲关系的细节，他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行了。因为年纪上完全可说是一个老人的他，精神受不了这种复杂多变的政局构思。想的太脑仁子疼！

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暹跟那些七八十岁了还精力旺盛头脑清晰的政治家们比，可真没得比。

英法与德国继1904年爆发的政治危机之后，再

一次杠了上。法国人以控制摩洛哥重要港口的关税、聘用法**事教官和开矿筑路为条件，向摩洛哥提供巨额贷款，促使其在法国的监督下实施“改革计划”，眼中的侵犯了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甚至于法国还在摩洛哥取得了警察权！

威廉二世突然对摩洛哥进行的国事访问，可以看做是对法国人的反击。要知道，与威廉二世一同来到摩洛哥的还有德意志帝国第一艘无畏舰——腓烈特大帝号。

德国人的无畏舰竟然出现在了直布罗陀海峡，这是英国人万万不能接受的。然后就是英法与德国打出了狗脑子的一阵你压我榨。这都两个多月了，双边局势一直不得缓解。法国人更派出了军队在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了非斯及其他城市。

而要说这远在几万里以外的政治危机还挨不到中国什么事儿的话，那么近在咫尺的阿富汗与英国人猛的走近了一大步。这可直接触及到中国的敏感部位了。

中亚始终是中国统治力的薄弱环节，辽阔的土地。这些年再努力的往那里移民也塞不满。

所以中国就十分关注阿富汗，这个国家是作为中国与英国——印度的中间国存在的。按照中英约定，阿富汗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可就像当年的暹罗一样儿，阿富汗为啥子也倒向英国了呢？

刘暹就很不解。

中国并没有从阿富汗以及之前的暹罗撷取什么利益，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威胁和主权伤害，中国远比不上英国，那为何这两个国家先后都倒向了英国呢？阿富汗甚至在上个世纪还与英国大战了两场。两次让英国人在阿富汗丢尽了颜面。

后世历史上将阿富汗称作‘帝国的坟墓’，就是因为英国人先后三次在阿富汗遭遇了惨败，然后穷党俄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直接导致了那个红色帝国的崩塌！

所以刘暹对进军阿富汗保持着绝对的谨慎。他不希望阿富汗也成为中国国防军的伤心地。

这些年中国对于阿富汗持保守政策，并不积极的进入阿富汗内部，仅仅是暗中接触了一些部族首领和军政要员。可以说对于阿富汗主权和利益并不实质意义上的‘侵犯’，相反，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发展还带动了阿富汗经济的起飞。哈比布拉汗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实行社会改革。设立国务会议处理部族事务，提倡学习现今技术，并且引进电气、汽车、机械、医药和外科等技术，创办多所学校。建立一所用现代教育方法管理、适应阿富汗需要的军事学院，出版新闻周报。中国都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刘暹眼中，中国绝对比英国更有可能赢得阿富汗的‘友谊’！却哪想到后院起火了，这次中国能这么快的收到英阿秘密接触和达成秘密协议的消息。过去暗中接触的那些人功不可没。

哈比布拉脑子进水了吗？刘暹气怒交加。

刘暹命令外交部就此事件正式向英国发出照会。同时让阮朝与德国接触，如果英国人坚持阿富

汗的既得利益，刘暹就把一艘战列巡洋舰‘卖’给阮朝。然后由阮朝出面跟德国达成交易。一报还一报，他是半点不会退让的。

“父皇。我们是否再让人跟哈比布拉接触一下？”太子跟刘暹一样，对阿富汗王室的选择充满了不解和不可思议。哈比布拉难道忘了英国之前是怎么对待阿富汗的吗？这几年阿富汗的好日子。又多少成分是因中国而来？竟然选择了英国，如果哈比布拉就在zn海，刘盛非用巴掌来好好地问他不可。

“还有什么好问的？哈比布拉既然做出了选择，他就要有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让军情局支持纳什鲁拉【哈比布拉的弟弟】，他想要什么全部给他提供。英国人想把阿富汗拿到手，没那么容易！”这对哥弟俩性格和政治倾向可大大的不同。国王哈比布拉一心世俗化，发展现代科技和工业，热衷于欧美的物质文明，弟弟纳什鲁拉却是阿富汗国内一部分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领袖！

“朕不问经过，只要知道结果！”看着眼前的

袁世凯，年纪还不满五十岁，就已经爬上了军情局一把手的宝座，只要继续的干下去，内阁当中的内部大臣的位置保准是他的。

起于基层，历经锤炼，国安军情两头跨，不犯错误的话，谁也挡不住他再上一步的希望。对于现在这个袁大头，刘暹是很喜欢的。

中亚地区的国防军驻军相应的也有了动作。虽然调动的部队规模不大，却让阿富汗和它背后的英国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英国人并不想如此的刺激中国，他们很清楚阿富汗的存在价值，那就是中英两边的一道隔离墙。他们现今的做法很危险。

法国人与德国人在摩洛哥闹的太过火了，简直要一触即发。白厅希望用一些事情了提醒一下这两个欧洲陆地大国，现在的世界不是欧洲人一手主导的时候了，东方的中国是一个实力更强的旗手，也已经占据了棋盘的一块地盘！

那么如何让德法两国立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威胁呢？大英帝国必须亲自上阵，捋捋中国人的虎

须，刺激一下中国人，来自东方的龙吼才能让高卢公鸡和双头鹰变得冷静！

中国人的强大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股力量在，欧洲列强之间发生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都有可能引得世界主导权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从欧洲人手中——彻底的沦落。

不要把别人当傻子。英法与德奥要真的来一场大战，偷笑的肯定是中国人。他们将更加轻松的从欧洲手中将另一半地球的‘王冠’夺走。

英国人虽然一直重点防备着德国，却从没对中国掉以轻心。按照白厅的意思，英法与德奥的争斗始终都要停留在嘴皮子上。一日不解决中国的威胁，就一日不能在欧洲内部真正的爆发战争。

选来选去，英国人把目标放在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哈比布拉，这些年的表现虽然严禁中立，但在文化和享受上，显然是更青睐西方，而不是身边的红色巨龙的。

大英帝国以一系列比较‘大方’的条件来与哈比布拉进行了秘密的接触。果然哈比布拉倾倒了。大英帝国用五十万英镑的费用换来了英**事教官和经济顾问进入阿富汗军队与宫廷的机会。以后每年大英帝国还将继续付出二十五万英镑。

这项交易乃至密约当中的全部条件很快就被人转到了军情局的手中。刘暹的报复紧接而来。

首先，中国的国防军开始了调动，然后中国总参谋部县城要在中亚举行一系列的实战演习。

第二，近乎封锁了中亚与阿富汗的所有商品贸易出口。这点上波斯跟进很快。

第三、派出阮朝接触德国。

第四、直接让外交部质问英国人。

第五、发动自身在阿富汗的全部力量。阿富汗的宝座上该当换一个新人才好。

第五点当然不会喧嚣的沸沸扬扬，只前面的一连串动作，就立刻吸引住了整个世界的目光。在中亚这个时候突然举行一场实战演习，这是吓唬谁呢？再看中国突然对英国发起了外交照会，一切也就‘真相大白’了。

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各国的新闻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研究起了‘中亚问题’。特别是当英国与阿富汗签订了秘密协约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大英帝国这种摸老虎屁股的精神为整个西方世界所赞赏。

中国与英国成为了整个事件的中心，阿富汗却被所有人都忽略了。

没有人知道哈比布拉现在已经联系不到英国人了。之前在哈比布拉的王宫里随时都可以见到的英国人似乎突然消失了一样，哈比布拉找不到他们了。

“该死。这群没有信誉的异教徒，该下火狱的英国人！哦，真神！请引领我，我该怎么办？”哈比布拉再迟钝也知道，英国人是遛了。他

们‘怕’了中国人，见到中国愤怒的反应后，毫不迟疑的跑了。却留下了哈比布拉来顶缸。

恐惧深深的攥住了哈比布拉的心脏，巨大的压力之下，哈比布拉在儿子面前显得语无伦次。“阿曼努拉，我被他们骗了，我被欺骗了……”

哈比布拉不想失去阿富汗的王位，更不想丢失性命！

第八百一十五章让阿富汗富起来

英国人似乎憋着一口气一样，死扛着不出声。就在全世界都以为中英会杠上一阵的时候，阿富汗内部起了冲突，哈比布拉的弟弟纳什鲁拉秦王站出来公开要求哈比布拉下台，哈比布拉的冒险政策和政治倾向危害到了整个阿富汗王国的利益和主权，中国站出来为纳什鲁拉站台的时候，英国人沉寂了。

这个时候全世界的人才恍然大悟，英国人之前的‘不出声’不是不服输，而是已认输！

中国看到这一幕后，立刻加快了自己在阿富汗境内的‘运作’，在哈比布拉坚持不退位，甚至这个退位是以他儿子阿曼努拉继位为前提，还要动用武力逮捕纳什鲁拉，纳什鲁拉立刻逃亡到贾拉拉巴德，在那里在当地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在中国的支持下，自称为埃米尔！

阿富汗内战爆发了！

没有人人为哈比布拉会赢得最后的胜利，纳什鲁拉汗身后可是有庞大的中国做后盾的。他在贾拉拉巴德迅速纠集起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军队，发放高饷，装备中国枪炮，由中国教官和顾问指挥。这支军队按照中国国防军的标准来看，只能算是最烂的民兵。但在阿富汗内战中，表现却十分优良，最初的两战全部获得胜利，只用一个月时间就消除了国王军对贾拉拉巴德的直接威胁。

但是想反攻喀布尔，只靠着五千人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短期内击败哈布拉比，尊敬的大汗，您必须与青年阿富汗展开紧密的合作。不要担心那些贵族和宗教首领的反对。如何您一直怀着这样的一个心理，即使不久后您最终登上阿富汗的王位。您也只会成为贵族和宗教首领手中的傀儡。

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并不会介意麾下政治势力间的你争我斗。因为他们的争斗就意味着平衡和裁决的至高权利归属于您个人。反倒是手下的人铁板

一块，才会让上位者真正的头疼。”马天理，中国驻贾拉拉巴德大使，正在竭力说服着眼前的纳什鲁拉汗。

谁都知道绿教徒在中国的政治上并不吃香，马天理作为一名绿教徒，能够爬上驻外大使的位置，除了阿富汗的宗教背景以外，个人的能力也是不容置疑的。在成为驻贾拉拉巴德大使之前，马天理是西海省【里海以西的大片土地】宗教局的局长。兼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现在又向上蹦了一级！

长久与中亚的宗教领袖和部族贵族打交道，马天理很清楚这些人的愚昧。整个阿富汗，他最最欣赏马赫茂德.贝格.塔吉尔，青年阿富汗的创始人，因为马赫茂德.贝格.塔吉尔说了一句道破天机的大实话——绿教的传统教育不是知识，知识必须包括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这句话让马天理对塔吉尔引为知己。他就可惜的慌，这样的头脑、理念、才华没有缺陷的人怎么就是阿富汗人，而不是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人呢？他要是在中国的官场里，绝对是中亚地区和

梁王万分紧缺的高才大能！

马赫茂德.贝格.塔吉尔现年四十二岁。出生于阿富汗加兹尼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古拉姆.穆罕默德是阿当汗贵族政权中一位要人，以擅长书画、诗歌而著称。塔吉尔是他发表诗歌时用的笔名，后来这个名字也就成了他儿子马赫茂德.贝格.塔吉尔的名字了。1884年，古拉姆在阿富汗贵族政权的争权夺势中失利。被迫流亡国外，先到伊朗后至叙利亚定居。

在叙利亚，塔吉尔接受了严格的教育。掌握了多种外国文字，并在诗歌写作方面显露了超群的才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塔吉尔更多地受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影响。开始关心社会问题了。他的诗歌兴趣也开始转向政论文章。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三大洲旅行记》中，用流畅、感人的手笔,倾述了自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探讨了阿富汗落后的原因。这部书在塔吉尔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1892年。二十七岁的塔吉尔同一位叙利亚姑娘

结婚。

1901年，塔吉尔得知父亲的政敌阿卜杜尔.拉赫曼国王去世，就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1903年，他来到了喀布尔。当时阿富汗的新国王正是哈比布拉。哈比布拉汗上任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改变阿富汗闭塞落后的局面，这正符合塔吉尔的心愿。因此，他多次向哈比布拉汗建议，吸收皿煮思想和先进技术，改革阿富汗的内政，加速阿富汗的世俗化。在塔吉尔的影响下，哈比布拉汗倒是真的开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建设，如安电话、建电台、架桥梁等。塔吉尔还被任命为国家翻译局局长，负责介绍引进外国的进步思想和科学技术，成为国王改革的主要顾问之一。然而，哈比布拉汗改革的主要兴趣却是放到了宫廷内部，十分有限的资金被大量地浪费在皇室的衣食住行“现代化”上。这使塔吉尔感到仅仅依靠国王来实行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利用自己翻译局长的有利身份,在阿富汗人民中间进行广泛的启蒙宣传。

1905年，塔吉尔创办了《光明新闻》杂志，并担任该刊物的主编。在这个刊物上，塔吉尔发表了

大量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唤起阿富汗人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抨击英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要求获得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和进行现代化改革。对中国也有相当幅度的提及，但敌对感很单薄，因为塔吉尔创办杂志的背后有着中**情局的身影。

在宣传和评论有关国内政治生活时，塔吉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尽可能保持《光明新闻》这个合法的宣传工具。但是随着哈比布拉汗政府的日益**和哈比布拉汗本人的昏庸荒、淫，塔吉尔在几篇文章中，不指名的批评了哈比布拉汗，这使得哈比布拉汗十分恼怒，两人关系骤于紧张状态。哈比布拉甚至声称，如果塔吉尔再敢攻击国王，就要查封《光明新闻》，把塔吉尔处以死刑。然后时间就走到了英阿接触的时间点上，然后《光明新闻》因为抨击哈比布拉汗的外交政策而被直接查封，哈比布拉倒没把塔吉尔本人怎么着了。由于塔吉尔的正确办报方针，使《光明新闻》在阿富汗国内和周边诸多地区都有很大影响，在印度的西北地区，在中亚，在波斯，《光明新闻》以后会永远被记录在绿教的历史上的，这份杂志在整个中亚绿教徒的世俗

化进程当中，在传播介绍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塔吉尔在阿富汗国内多年的努力已经让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立志改变阿富汗贫穷、落后面貌的仁人志士。刘暹不希望百年后的阿富汗依旧是‘极端’组织的温床，而要改变这一点，与其
用‘杀’和铲除宗教势力的血腥法子，不如让阿富汗变得富足起来。阿富汗虽然没有中东地区的石油，但它本身就是世界金属矿藏储备的奇迹，整个阿富汗国土下埋藏着令全世界感到颤栗的金属资源！

只要阿富汗走上开发利用的道路，即使光卖矿石，也能让阿富汗从一片穷乡僻壤变得富的流油。

而只要阿富汗富裕起来，极端思想的温床就没有了。就像后世的中东那群大富豪们，他们当中不少人也支持极端思想，但最多是用钱和精神，除了拉灯，自己可没有披甲上阵的。

而阿富汗的极端、组织为什么令世界各国头

疼，还不是因为阿富汗复杂的地理？如果换成别的地方，只要下定决心，哗啦一下就可以推倒。危害性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更别说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是那么的重要了。

这片土地整体上讲位于西亚、南亚和中亚的交汇处，属中亚国家，沟通东西方，连接中亚、西亚和南亚，在历史上老早就被称为通向南亚大陆的“锁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印度在历史上遭遇的多次外族入侵，一大部分都是阿富汗或是经由阿富汗土地进入的！其地理优势是几千年的时光证实了的。英国人几次三番的渴望主导阿富汗，原因也在于此。

纳什鲁拉并不是一个多么有才能的人，用‘志大才疏’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但志大才疏不等于脑残，马天理说的话很在理的。而纳什鲁拉自负自己拥有中国的支持，贾拉拉巴德的贵族和宗教领袖再是反对，也不敢真的掀桌子。他的身边可有一支精锐的卫队，由一百名中国士兵和二百名阿富汗人组成，而距离他的王宫不远的中国

大使馆，也有一百名中国士兵在。这股力量至少能保证他的安全！

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丧失了贾拉拉巴德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纳什鲁拉背后还有中国人，有钱有枪有炮，跑出去后用不多长时间就能拉出一直不弱的军队来。他还怕什么呢？

上位者不怕底下人乱，而怕底下人铁板一块……，贾拉拉巴德的贵族和宗教领袖不就是铁板一块么。

“傀儡！”

“摆设！”

“平衡和裁决！”

一个个词汇在纳什鲁拉的脑子里翻滚着，马天理看着脸色渐渐严厉起来的纳什鲁拉，心里面笑起来。

第八百一十六章有仇就报

“张兄，我等你都等得可是望眼欲穿啊，天天算着日子呢，今儿个总算是把你给盼来呢！”身为贾拉拉巴德军的总顾问，段祺瑞对张和的到来显得很热情。

要知道张和这一来，来的可不是一个人，或是一小队教官、顾问，而是一支由一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为主力的近两千部队。这些人全都是中亚面孔，100%信奉绿教，是中亚军区特意抽调出来的战士抽出来的。也是中国对纳什鲁拉汗最直接的支持！

贾拉拉巴德现在的局势有些动荡，塔吉尔的到来令纳什鲁拉原先的基本盘起了敌意。风波吹到前线军中，段祺瑞这些日子视察军队的时候，都感觉有锋芒在背！

正估摸不定呢，张和带着队伍终于到了，段祺瑞，乃至整个军中的中国籍教官和顾问，一下都大

松了一口气。自从贾拉拉巴德的局势紧张来之后，段祺瑞暗中下令所有军中的教官和顾问，小心行事，夜间千万别出门，背静的地方不准去，俨然是把整个贾拉拉巴德军的土著都当做了防备对象。

可现在两千人到了，贾拉拉巴德的人要再敢咋呼，老子一挥手全灭了他！——段祺瑞内心此刻是何等的畅快啊。这两千人的到来是定海神针式的，不是能极大的缓解他和马天理乃至纳什鲁拉的压力，而是直接的解决掉这股压力。

张和也是面带笑容，客套道：“段老弟这些日子里受累了。”张和是1854年人，比段祺瑞大十二岁。但两人军衔、军职在中亚军区都是相当的——旅长少将。张和从军太晚了，27岁才入伍。之前在军区会议上两人也有过几次见面。所以称兄道弟的。“老弟千万别怪哥哥走得慢，这阿富汗的路太难行了。哥哥我是日夜兼程。想早些来好助老弟一臂之力啊！”

段祺瑞合肥人，张和江西人，如果放到内地，这样的‘间距’绝对拉不上友情来。可是在中亚，

就感情上显得很亲近了，先天上就有股子好感。

张和27岁从军，坦率直白、敢作敢当，却也用了足足三年才步入了军校，进入军官阶层时年纪已经三十朝上了。而段祺瑞十六岁投军。在庐州守备团当兵。三年后考入淮安陆军指挥学院，两年前毕业被分配到了新疆。然后又被选入北疆陆军军官学校速成班，级别也被提拔为上尉中队长，年仅二十四岁。一路走来比之张和顺坦的不要太多。

年岁相差一轮，地位相当的情况下，张和能不对段祺瑞生出嫉妒之心，反而两人有着点头之交，这也是张和一步步能走到少将位置的原因了。心胸开阔，性格爽直。

两人客套一番后。张和道：“这段时间打的怎么样了，我前日接到大使馆的电报，对面的国王军比前段时间还多了不少啊！”虽然两次进攻失败，兵力损失了不少。军队依然处在了守势，但哈比布拉汗到底掌握首都喀布尔政权，控制着国家金库、国家军队和兵工厂等诸多有利条件。而且之前英国人为了取信于他，也打印度运来了不少军火。哈比

布拉汗这才两个月就爆出了一万军队。并命名为首都守备军，以阿曼努拉为司令官。

说到这。段祺瑞又是郁闷又是感怀，“谁说不是呢，我们这你是援军，但那边的国往军也有援军的。喀布尔有了哈比布拉新招的一万军队，整个阿富汗的军队就都赶过来了。这几天天天都有部队抵达，还有大批的军火，之前被我打残了的国王军第一师没几天功夫呢就恢复了过来！”

然后压低声音道：“也亏得这些日子对面不停地增加援兵，让贾拉拉巴德感到有压力，不敢有大的动作。否则小弟我还能不能见到老哥哥的面，都说不定呢。”段祺瑞手下有一个班的警卫兵，要是贾拉拉巴德的人真的动手了，段祺瑞宁愿战死，也不愿意被抓做俘虏给人当谈判筹码的。如今以中国之声势声威，除了一个被抓的少将，那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啊，兄弟我真的谢谢老哥了！你是救了大难了！”

随着两千顶着‘雇佣军’名头的国防军的到来，这些事情全都不用再提了。张和只是疑惑的说

道：“阿富汗的兵？这就算人多了些应该也不顶用吧！”段祺瑞之前用五千来人痛击阿富汗国王军一万余人，以贾拉拉巴德军的烂素质都能做到的事情，对面的阿富汗国王军战斗力可想而知了。

“再烂也是老兵啊。虽然战斗力差劲，可再差也比新兵强。阿富汗这里可跟咱们不一样，我们都是招收了新兵先训练，不从新兵营里出来就算不上真正的兵。他们这儿呢，拉到部队的新兵纯粹是群老百姓，不操练上俩三月，根本顶不上用！‘

张和对这事自然知道，贾拉拉巴德是什么一副破烂样？搞国防军一般的新兵训练，那也要有钱搞得起才行。段祺瑞手下的五千人，至少三分之二来自于贾拉拉巴德的贵族和宗教首领，从根本上将就是一群小军阀，打起仗来惜命的很。如果不是段祺瑞大炮玩的不错，打仗的时候集中使用所有的炮火，之前两次战斗想要痛击国王军，也不会这么轻松，伤亡这么的小。

张和来的路上收到过多封大使馆拍来的电报，对贾拉拉巴德军内情知道的甚多。就话头一转绕过

了这个无解的死结。学中国的法子是好，能很好地控制军队力量，但是耗费极大。再说以纳什鲁拉汗的性格，他手下要是能够训练出几千上万的新兵出来，肯定是直接成立新的部队而不是直接补充到下面各部当中。这是个无解的难题！除非那一日纳什鲁拉彻底掌控了阿富汗的一切大权，他才会把军队从私人向国家层面带进。

“不过现在咱们的队伍来了，这事情就好办多了。你我合力的话一起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一鼓作气把对面直接拿下来！”段祺瑞说话间脸上露着狞笑。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这群王八蛋前些日子把他气得胃疼，今儿，他非要这群孙子还债不可！有两千精锐在手，这群王八蛋哪个敢不卖力打仗？国防军先推平了他！

段祺瑞可不想再接着这么耗下去了，他打算一鼓作气承受一些伤亡为代价，直接拿下对面的阿姆拉。只是这‘伤亡’必须是放在贾拉拉巴德方面的头上。他就要逼着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这些人去拼命，并且乐意看到他们违抗命令的不去拼命。

“有仇就要报。咱们还需要顾及一群土著？！”张和对段祺瑞的做法感到很畅快，国防军就要这么做。“我会就下令各部队做好准备，明个咱们开会，这两天就拿下阿姆拉。”

“就这么说定了！”简单的两句话，就把事情敲定了下来，同时敲定的还有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这就是强弱的差距，也是最赤果果的现实。

此刻贾拉拉巴德军的军营内，被段祺瑞记恨于心的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正很不愉快的各自散去，在得到一支2000人的‘雇佣军’突然抵到的消息后，所有的人就都清楚，大势已去！事情的主导权已经从他们手中转移到了段祺瑞的手中！

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平日里也有彼此倾轧，甚至在这一过程当中不乏与段祺瑞联手，打压对手的一幕幕。不过这一切随着贾拉拉巴德风波的吹到，改变了。段祺瑞代表的中国从一个巍峨高耸的大靠山变成了一个需要极度

警惕的防备对象。于是段祺瑞的‘苦难’就开始了，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组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之间彼此虽然有内斗，对于段祺瑞却态度很一致。以至于中亚军区派了的上百名教官和顾问这段日子过的全都战战兢兢。

他们背后的势力也怕自己的作为引来中国的愤怒，所以段祺瑞等人这段日子里的人生安全没有受到半点侵犯。但所有人都想不到中国的速度会这么快！

一个月都不到，中亚军区就完成了‘雇佣兵’部队的组建和驰援。

张和带领的两千人是打着‘雇佣’的招牌进入阿富汗的。虽然很快全世界就都知道这两千人是中国的正规部队了。但一张遮掩用的皮还是很有必要披一下的。

措手不及的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没有等来贾拉拉巴德的指示，就主动的坐到了一块，商议起接下来的困难。有人主张对

抗到底，坚决抵制中国的侵蚀；有的人主张顺服，因为他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抗拒中国的正规部队。谁也说不了谁，结果不欢而散。

主张妥协的人鄙视强硬分子死头脑筋；主张强硬的人鄙视妥协分子的软弱，认为这是背叛！

“阿什拉夫团长，这是司令部下达的会议通知，请在明天上午十点准时到达司令部开会！”这天傍晚时分，一份份会议通知被发送到了有资格的人手中！

第八百一十七章英国终于走在最前头了

第二天，西历1908年5月17日，这是一个必须铭记在阿富汗历史上的日子。不是因为贾拉拉巴德军在这一天决定对阿姆拉发起进攻，而是在贾拉拉巴德，纳什鲁拉召开了一场决定了阿富汗历史的会议。青年阿富汗借着这场会议正式进入了阿富汗的政坛，其首脑人物马赫茂德.贝格.塔吉尔成为了纳什鲁拉汗的政治顾问见内政部长。

就是这场会议，结束了阿富汗长久以来王室各个亲王、王子分掌政权，各自为政的落后局面，实行了政府事务与王室活动相分离和选举国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宣布在一统阿富汗的时候，建立起统一的大臣内阁制。不过塔吉尔也对贾拉拉巴德的贵族和宗教首领进行了妥协，在为期十二天的会议中，封建贵族和宗教首领们争得了进入地方政权的渠道与各自属于自己的利益。

会议决定了统一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将召开大

国民议会，制定宪法，用法律的形势确立了王室不可动摇的地位。大国民议会将是阿人民意愿的最高体现，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由人民院（下院）和长老院（上院）以及各省议会议长组成，负责制定和修改宪法，批准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有权决定涉及阿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等问题；审议总统提交的内阁组成名单；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和**官可以列席会议；会议不定期举行。

这里面人民院议员不超过250名，由来是根据各地人口数量平均分配，但保证每省至少有5名议员在。长老院议员就是在王室、地方贵族与宗教首领间选举产生。国民议会有权弹劾首相。但须召集大国民议会获得2/3以上多数通过才可免除首相的职务。

塔吉尔可以说是一步将阿富汗的政治格局从落后的部落王朝上升到了英国的位置。

人民院是为青年阿富汗和阿富汗平民阶层准备的，长老院是为阿富汗的旧有阶层准备的。这两者

间日后肯定还会有冲突，并且阿富汗的权利旧有阶层明显占据着优势。那人民院可没有说不准地方贵族和宗教首领们参选。青年阿富汗的声势、影响力虽不小，可跟地方贵族，也就是很多部族的手里，以及影响力更大的宗教首领们比较，无疑是处在弱势。但塔吉尔已经很满足了。他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知道权力斗争和政治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能让自己领导的青年阿富汗一步跨进阿富汗政治的核心舞台，塔吉尔已经心满意足。他的力量毕竟还很微弱，更没有直接的武装，可以从政坛大蛋糕上划掉这么一块蛋糕。完全做的漂亮！

而塔吉尔的识时务也让马天理更加可惜他生的不是地方。如果在梁国，现在他就会被梁王一步带入内阁和宫廷。

在阿富汗的历史上，5月17日的这场会议被称作阿富汗民族的新生，这一天也成为了百年之后阿富汗的建国日被隆重纪念。

不过在1908年的现下，这一日堪称是贾拉拉巴德人的受难日。军前会议上，没人敢不到场，张和

列席了军事会议，段祺瑞一人乾坤独断，命令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准备好军队。明天起猛攻阿姆拉。没有一个人敢抗命！即使离开的时候拉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全都哭丧着一张脸。这其中的一部分人昨天夜里可都连夜造访过段祺瑞的。

但卵并用！

一声军令，所有人都要上。还好段祺瑞没把事情做绝，他自己统一指挥炮兵，尤其是新到的一个大队的炮兵。为进攻战里的贾拉拉巴德军提供了很大帮助。

阿姆拉的攻坚战持续了三天，国防军在最后关头给了阿姆拉国王军致命一击，踹断了国王军防线当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阿姆拉防线轰然倒塌。贾拉拉巴德军付出了上千人的代价，苏尔亚尔、加尼、阿什拉夫、法扎尔.哈迪等人乃至他们背后的人却在战后大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件事就这么的掀过去了。

阿富汗的中英与摩洛哥的德法，四大强国的你来我往构成了贯穿1908年一整年的主题。尤其在中国卖给德国的那艘战巡被英国人拒在苏伊士运河之外时，整个世界都以为又一场大战要爆发了。

“不，不！战争还不会爆发。因为我们和德国谁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刚刚接任英国首相就挑起了中英阿富汗纠纷的人，眼光果然非常的犀利。无畏舰才出现不过四年，战巡出现只是两年，英德即使加班加点的制造军舰也远不能抵消前无畏舰的巨大存在感。

现在无畏舰的数量还太少，发生战争，得利的只会是大英帝国，因为他们的皇家海军中诸多落后了一个时代的前无畏舰还能派上大用场。所以德国除非是疯了，不然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挑起战争。

时间是站在德国人这一边的。更不要说还有中国的威胁和存在，威廉二世再疯狂也绝不会忽视中国！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

所以英国做出了将德国人的战巡拒之门这一近乎挑衅的事情，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要表达大英帝国的态度和意念。反正战争打不起来，德国人叫嚣的再狠，也就跟被拴住了脖子的看门犬一样，没有威胁！

　　相反，这样做还能提升英国进来因为阿富汗问题落下去的士气，还能借着德国人的威胁，好通过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酝酿很长一段时间的增加海军预算法案。大英帝国不能不认真对待德国海军的威胁了，德国人下饺子一样下着无畏舰，英国不仅要跟上速度，还要反超德国。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德国人，大英帝国还有中国这个强大的对手呢！

　　阿斯奎斯很顺利的说服了内阁，接着在议会上说服了上下两院。

　　威廉二世简直要气疯了。伦敦真的要挑起战争么？英国人十分无礼的将德国的战列巡洋舰挡在了苏伊士运河外，现在还一步通过了追加海军预算法案，英国皇家海军立刻就宣布提高明年的造舰数量，至少两艘无畏舰和两艘战巡会在明年英国人的

船厂内开始建造。

德国人的陆战能力绝对比英国人要强大，可是论到海上的造舰能力，即使现在德意志多了波兰这个小弟弟，北方也没有了沙俄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也一样比不过英国人的。

不管是资金还是资源，比起英国人在海军上的投入，德国始终处在下风。

中国的无畏舰已经达到了四艘，战巡一艘，这实力比起原时空同期的日本来可要强大很多。但远不能跟英国人比。而且整个中国对于海军的信任感低迷，尤其是海面军舰，在国民新一轮的调查中，民众信任度还不如潜艇部队。

中国海军不想原时空的日本海军，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舰队的战斗力和精神都得到了战火的考验和淬炼。与那群小日本相比，这个时空的中国海军很像原时空二战前的美国海军，依靠强大的战舰在世界海洋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却只是温室中的一盆花。

1909年4月，法德两国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并把喀麦隆北部部分领土让与法国(今乍得南部)；法国则把法属赤道非洲辖下的法属刚果中南部(今刚果共和国北部)及邻近地区转让给德国，以作赔偿。

阿富汗的战争也临近了尾声，在中国前后三批雇佣兵的协助下，纳什鲁拉这个时候也回到了喀布尔，成为了阿富汗真正的国王。哈比布拉和他的家人逃亡了印度，虽然在英国人的支持下组织起了流亡政府，筹集了一部分军队，似乎很顺利的反攻夺回了阿富汗南部的一些地区，但是坎大哈牢牢掌控在纳什鲁拉军的手中。纳什鲁拉没有继续选择进攻，他背后的中国明显跟英国又达成了暗地交易，兵锋进到坎大哈后屯而不前，再向南的大片沙漠和小部分绿洲就留给了哈比布拉存身用了。

对于纳什鲁拉来讲这当然不好，不彻底铲除哈比布拉，他的统治就大有隐患。然大势已去，根本不是他可以动摇的。至于哈比布拉，他要比纳什鲁拉更郁闷，一个决定丢掉了一个王国。如果中英不

真的爆发战争，他和他的儿子日后将很难再重返阿富汗的政治舞台了。

中**队随后全面退出阿富汗，虽然阿富汗政府遂即就与中国达成了全面的贸易伙伴关系和签署了通商条约，但这显然是中国应得的利益。

东西两个政治危机的解决，让1909年的世界乍然一看平和了很多。但谁要认为中英法德意大利奥匈六强国之间真的平和了，那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就连美国和圣彼得堡都在蠢蠢欲动的时候，这六大强国怎么会真正安分呢。

6月，实际上第一艘超级无畏舰，或者说是超无畏级战列舰，在英国的朴次茅斯海军船厂诞生了。

猎户座号，标准排水量22200吨，满载排水量25870吨；10门双联装13.5英寸/45倍径主炮，航速21节！

第八百一十八章潜伏爪牙

“看报啦，看报啦。《火烧圆明园》剧组大选角啊……”

“看报啦，看报啦，皇上重修圆明园啊……”

盛夏的大上海，烈日当头，许多人要么上班，要么躲在家中，正晌午的档口，就是小商小贩也都躲在了建筑的背阴里。只有这些‘勤工俭学’的报童，还冒着酷热的太阳沿街吆喝着。

他们肯定也热，但没人叫苦。能够免费进学，在师资力量一流的希望学校吃上免费的午餐，用上免费的书本、作业本还有铅笔，甚至针对优益生还提供奖学金，只是要他们在周六周日放假期间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没有一个孩子叫苦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报童个个都清楚机会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大上海几百万人，适龄的上学儿童几十万，贫

困生至少十万，希望学校却只有六所。每所希望学校一个年纪两个班，标准的一班五十名学生，而六所学校中只有两所是连带初中，一所连带高中的，一样是一个年纪两个班，每班标准的五十名学生，也一共才三千九百名学生，比起十万这个数字来太少太少。进入希望学校的机会太珍贵太珍贵。

现在全上海没有不知道希望学校的。每次全市联考，希望学校都成绩优异。毕竟师资力量好，学生努力肯下劲，成绩自然就优异了。至于社会劳动课，这些希望学校的学生们更是个个优异，跟其他同龄学生相比，缺的只是在才艺上。可是考大学，才艺根本不重要。分才是第一位的！

全上海都没有不知道希望学校的，也因为知道希望学校，所以对这些星期天出来做工的孩子。上海人普遍都十分照顾。

今天这群卖报的希望学校学生就特别的忙碌，因为上海本就是报业发达的地方，人均报纸消费高居全国榜首，比北京还要高出一筹。这些做报童的学生报纸买的普遍就比报摊要快，而且还正赶上了

大新闻。皇帝竟然要重修圆明园了——

消息一出必然是举国哗然啊。

整个上海现在都在议论纷纷，诸多没有买过报的人。听了消息少不了要买上一份来看了。只听人说，哪有亲眼看一看评论好！所以今天的小报童们注定要非常非要之忙碌！

圆明园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同时那一把大火也让圆明园成为了国人心中‘奢侈’与‘富丽’的代名词。

重修圆明园这五个字一在国人脑子里蹦过，立刻的就让所有人联想起了‘奢靡’这个词。尤其是英国人刚刚造出了超无畏级战列舰，给国人的信心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在这个档口皇帝要重修圆明园，怎么看都觉得有种‘皇帝要不靠谱’了的感觉。

而刘暹的形象一直以来在举国上下的臣民心中是珠穆朗玛峰式的存在。他巨大的影响力和无可比

拟的功绩让他的形象完全被神化了。就像红朝太祖在那一年代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一样，完全被神化了的皇帝陛下突然做出了一件这么不合时宜的事情，反差感就太大了。有种形象倒塌的感觉，一时间令举国百姓都接受不了。

“事情要一分两面的看。国人是会一时间不能接受，但这真的会影响到朕吗？会影响到我皇室吗？”zn海里。刘暹正教育着儿子。现在德国人要雄起，英国人通过了海军预算案法案，这是要发狠了爆军舰。中国出头干嘛？正要韬光养晦，刘暹都恨不得在中国的名字上贴张路人甲！

“只要英国人看在眼里了，德国人看在眼里了，整个西方世界看在眼里了，我中华将来，才会更远大勃发。”虽然刘暹也知道。他的这一招不见得能瞒过多少人，但这是一个态度。中国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和英国若能够认同了，中国的压力就会大大降低。毕竟一战爆发前，那两大军事集团谁也没想过战争能打的这么惨烈和长久。

原时空里，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是唱着歌曲，兴

高采烈的赶赴战场。他们双边都不认为会把战争打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屠杀。所有人都认为这会是一场豪迈的、勇敢的又短暂的进行曲！

德国政府称："战争会迅速结束！"他们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战斗力，认为这场战争还会向1870年一样的顺利和短促。在运输德军士兵的火车上写着'去巴黎吃早饭。一刺刀挑死一个法国人'的字样。结果开战一个半月，德国人打光了自己的全部弹药储备。

法国人也一样乐观，他们无比期盼着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的运兵火车上写着'圣诞节回家'的字样，无数法国士兵们高唱《马赛曲》。兴高采烈地从火车站出发，"枪尖上插着鲜花"，脸上露着微笑，把这场战争当成'从巴黎到柏林令人振奋的旅行'。结果七五小姐吃炮弹的'威力'远远超过了法国人的想象，开战不到三个月，法国人自认为绝对充足的弹药储蓄被吃个精光。

那场战争是谁也无法预料的悲剧。欧洲人手中的霸权从开战的那一日起就交给了美国人。但是与

一战前几乎人畜无害的美国相比，与一样是白色皮肤上帝文明的美国相比，如今的中国显然是一头噬人猛虎！即使刘暹再‘做作’，在西方人眼中也只是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罢了。

现在历史已经完全改变，世界战争模式一变再变，尤其是1894年战争，更让整个欧洲知道了什么叫做整体战。灭国战争的损耗究竟有多大。中国、美国和沙俄用各自的结局为整个西欧、中欧好好地上了课。刘暹不认为英德法诸国要真的爆发战争的时候，各自还会表现的那么愉快。这个时空的一战如果如期爆发的话，那样过程肯定跟前世是不一样的。

只是这些都是放在国家层面上的，老百姓小市民有多少真正懂政治的呢？更多的是自认为！

“岂有此理！皇上岂是尔等小民可以诽议的？！可恨可恼之极。我……”一个四旬中年男子拍桌而起，茶桌上放的茶盏都被震的滚落地上，可狠话还没放出来，中年男子就被边上的两个同伴堵住了嘴。一人拉扯着中年男人向外走，一人结了茶

钱。

“几道先生为何拦我？这等无知之徒……”中年男子绝对是刘皇帝的忠实粉丝，对茶馆里那些听得刺耳无比的言论愤愤不平。

“学乘老弟。何必跟这些小民计较？这些人哪知道陛下苦心，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孙汶笑着在背后说。严复严几道，余杭章学乘，都是他在京多年的至交好友。前者是当世极具影响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海军风雨二十年的传奇经历更是给他戴上了一层炫目的光环。现在中国，军人最值得崇拜与尊敬。而章学乘呢，年纪虽然不大，却是绝对的国学大师，现任京师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虽然不入政治，但屡有文章发表，其社论锋矛尖锐，刺骨三分，在中青年人群中很有号召力。

但是没有历经原时空清末外国欺凌年月的中国，在文人墨客这个古老的群体消失之后，文化人这个继承了前者衣钵的群体又一次出现，并且占据了一部分的民间话语权。这些‘文化人’并不像原时空新文化运动后的那些先行者们那么注重‘叫

醒’民众，而是以一种‘老师’的姿态在告诉着民众什么。两者之间没有了一种历史赋予的‘使命感’，有的却是一种优越感。章学乘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样的人都是很多的政治人物热衷结交的对象。

而严复、章学乘、孙汶三人这样的态度，也代表了中国精英阶层对皇帝毫不动摇的支持。

上一场战争之后，中国得到的好处太多太多，到现在也没有消化完。真的说起国内情绪和需求，中国没有发动战争的迫切和理由。就像内斗上台的hei帮老大一样，谁也没他更希望局势能稳定，因为他拥有的已经够多了，再让他冒着失去一切的可能去战斗，十层的劲儿能使出七层吗？

中国只要安安稳稳的发展，二十年后英国根本就不会再有战斗的勇气。背靠着整个中国【中属北美】的市场基本需求，中国的工业和经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莫斯科的一五计划已经完成了，二五计划都进

行两年了。等个几年，这头肚中饥饿的猛兽就会脱笼而出，基于前世红色帝国的印象，刘暹愿意相信莫斯科会真正赢得与圣彼得堡的战争。英法德奥要真的打起来，这将会给莫斯科最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这个时空的战争不可能拖到莫斯科三五计划结束，英法德国都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英德已经开始全力爆舰，这样拼，最多五年，两个国家就会不得不发起战争。因为新一轮经济危机已经在欧洲爆发，英国人和德国人这么拼的造舰，未尝不是在给这再度袭来的经济危机背书。而在这个时候，德国人总是看着英国人眼红不已。殖民地的重要性也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显重要！

第八百一十九章战争必然爆发！

危机复危机，危机何其多！我生待复苏，万事成蹉跎。

欧美的经济危机帮过刘暹的大忙，中国一统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就是趁着欧美经济危机的档儿，购入大量的机械一举夯实了中国基础制造业的根基。现在经济危机又来了，在英法德奥对立越来越尖锐的时候来了，让殖民地变得更加重要和显眼。钢铁、铜铅等基础金属的全方面滞销，绝对是英德这个时候决定大手笔造舰的一个重要因素。看问题要系统的、全面的来看，阿斯奎斯为什么要通过增加海军预算案法案？他是首相，经济问题为一国重中之重，阿斯奎斯肯定要想法解决的。而制造军舰需要耗费大量的钢铁、铜铅等一系列基础材料，会缓解一下市场的压力的。这一决定绝不仅仅是单方面从军事角度上出发的！

所以欧洲究竟会否发起战争已经不需要置疑了。英德这样的大爆军舰，几年后如果战争不挑

起，他们自己就会承受不了。但几年之后的战争英德是内斗？还是举兵一起东向呢？刘暹内心中就没个谱了。世界变得太多，记忆中的‘往事’早就不堪参考。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今年在欧美爆发的第十六经济危机，影响非常的犀利！美国人自己没能稳住盘子，就拖着整个欧洲一块走向了战争。

1903年，美国完成了自我的工业体系重建，就像摆脱了亡国危机一样。经济发展重新转入高涨。这一次高涨不仅时间长，而且强度大。所以欧洲资本投机程度很高。而且在这一时期，美国雄厚的技术积累迸发出了力量。一些新兴工业崛起，如电力、汽车、化学等。

从1902年到1907年，美国的发电量从8亿度增至46亿度，增长了近5倍多。1900年至1907年间，其国内汽车产量由7000辆增至18.4万辆。同时在德国，化学工业的从业人数从1900年的15.3万人增至20.8万人。法国的汽车工业一样引人注目，1907年，法国已经生产了15.5万辆汽车。而带动这

一轮经济高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打美国开始的铁路和重工业建设。1905年至1907年，美国建成了12000公里铁路。五大湖东北大区和佛罗里达州成为了全世界铁路交通最密集和便捷的地区，这当然也能够从军事角度上进行观察这一事实。这些铁路同时耗用了620万吨钢轨，英美两国生产了1.5万台蒸汽机车和49万节车厢也大部分运到了美国。

有这么多新兴工业的崛起和旧项目的复苏，这一轮高涨来的是何等猛烈就可想而知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直接带动了欧洲经济的复苏。而资本的本性也再一次不受控制的泛滥，创业投机猖獗起来。毕竟现下的美利坚还是一个国土面积接近70万km2的‘大家伙’，有着三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口和之前近乎整个美国贵金属底蕴的积累，要爆发可并不比德国的力量差劲。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美国除了没有德国人那么强大的武力以外，在制造业和技术上都不逊于德国。这个十多年前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还有着很雄厚的资本。

战争和不利的态势让很多美国的精英重返欧洲，或是直接去了南美，但更多的人还是留在了美利坚。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腾飞起来的影响力。把欧洲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还不是小case。

在美国，为了取得欧洲的资金，大量的个人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公司。其中少不了一些搞投机倒把的，发行掺水股票。从中牟取暴利。大量欧洲资本通过提供短期信贷来资助创业投机，收割巨额利益。1906年。吸金融投机吸引到美国的资本总额达3亿新美元，美国信贷机构投入的资金约为2亿美元。这段时期，英国新设企业2.24万家，德国新设企业的资本额达15.54亿马克。美国和德国两个新兴技术活跃的国家成为了经济活动最剧烈的地方，大笔来自英法的资金被卷入在其中。在英国和法国，70%-75%的有价证券是外国债券。因此，美国与德国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这一轮高涨的新建生产能力大部分是在1906年到1907年建成投产的，由此带动原材料价格的飞涨。1907年铁的最低价比1901到1905年间的最低价上涨了39.2%，铜价上涨了一倍，铅价上涨了92%。

这样大幅度的基础材料价格上扬，都带动了中国钢铁和矿业开发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吕宋与赵国都有几十亿华元的资本涌入。中国的钢铁出口数量还创纪录的达到了23个月持续增长率超过2%。最顶峰时候的港铁月出口额达到了15.5万吨。

可如此高的价格是很难被有限的需求接受的，当热潮消退，当被认为操纵的‘急需’恢复平静，当大笔的金融巨鳄饱食之后缓缓从市场上退出，经济泡沫破灭的时机就又成熟了。1908年到1909年，美国破产的信贷机构超过200个，负债达1.6亿美元，大多数银行则停止支付现金。10多家铁路公司倒闭，他们拥有股票和债券2.1亿美元，铁路长度0.45万公里。还有1.34万家工商企业登记破产，共负债2.2亿美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高涨的经济和发展速度被直接抽掉了梯板，不得不玩上一次自由落体。

以今年春季季度数字统计来计算，美国现在最大最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匹兹堡的钢产量下降了60%，生铁下降45%，机车下降70%，货车车厢下

降70%。全美新建铁路量50%处于停工状态。新建建筑合同减少35%，社会失业率接近6%！

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英国首当其冲，危机深度仅次于美国。1908年下半年，黑色金属消费量就已经减少了20%，到了1909年，生铁产量下降24%，钢产量下降25%，新建民用船舶吨位减少30%，纺织业消费量下降15%。生铁价格下跌25%。

然后就是新工业和钢铁业这几年发展一样爆棚的德国，危机也也十分严重。1908年下半年，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20%以上，钢产量下降13%，已竣工商船吨位减少三分之一，建设业损失惨重，业务量缩减了25%。而进入到新的一年后，德国人期望的经济复苏没有来到，相反是钢筋水泥等建材工业产量下降近于一半。轻工业损失也不小，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减少18%，棉布价格下跌23%。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但由于该行业垄断程度高，背景深厚，黑色金属的价格反而提高了14%。

1908年下半年的经济恶化，让法国的工业生产也下降了0.5%。别小看这个很小的数字，这是个负数，去年法国的工业产值增长率可是接近10%的，这样一转就小的是多么大的一块了吧？！其中丝纺工业危机最严重，丝织品出口减少了24%。危机不但使工人生活恶化，甚至教师与国家公务人员的生活都受影响，工会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到1909年4月，巴黎邮电职工大举行罢工，一时全国电讯中断。

如此惨重的经济滑坡，英国、德国乃至法国、奥匈和意大利，全都不由自主的选择了军工业作为重新激活经济的重点。所以，欧洲几年后必然要爆发战争。

刘暹也很正式的甩出了手中的又一张王牌——自由轮！

原时空中的自由轮，不是‘自由轮’这个名字的本身，而是它的制造方式——人类流水线工业的巅峰之作，刘暹毫不犹豫的抄袭了原名。

——革新焊接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

一艘万吨级货轮从安装龙骨到交货，原来要200多天时间建造。二战时的美国商人亨利.凯泽，用这种流水线式的方法，一开始就把生产时间减为40来天，而且船只质量上乘。半年之后，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创下24天下水的世界纪录。

——中国的自由轮，还不是最初原始化的那种自由轮，是外形、质量等经历了多次改造、革新后的全新自由轮。已经很接近胜利轮了。只是现时空技术的限制，让改进型自由轮的性能比不了胜利轮。造船工业也算不上真正的分段造船法。

刘暹对轮船制造工艺唯一做出的贡献就是自由轮的‘理念’。中国各家造船厂秘密进行构造，结果因技术问题，这些用‘自由轮’理念快速建造出的轮船有着颇多的缺陷。

首先，它外观难堪，甚至可说是丑陋；其次船体坚固度不足，寿命大受影响；第三，航速缓慢，

只有12节。而经历了多次改造后的自由轮呢，它们的航速在15节-17节，比原始自由轮的12节速度更快，同时有更远的航程。因为最初的三胀式蒸汽机都给换成了蒸汽轮机了，还进一步将全部的锅炉改成燃油的了。这能更进一步增强船只的航程，也方便了燃料补给。由于之前建造的原始自由轮经过一段时间的海试后，会出现船体断裂问题，改进型自由轮还在原始自由轮的基础上加强了船体。为了改善船体弹性，也是为了减少钢铁用量，进一步压缩成本，骨架从36吋减少到30吋。同时，为了保持高航速，改进型自由轮采用前倾式船首和巡洋舰式船尾，这些让改进型自由轮的外观漂亮了很多。

第八百二十章中法和平友好协会

几年时间的默默努力，中国的造船技术又上了一层楼。这样的一艘货轮吨位在7000吨到12000吨间，制造时间只有两个月。这本来是刘暹还想握着两年在关键时刻再打出的一张王牌，现在因钢铁出现过剩的危机，也只得提前甩出去！

自由轮是一个造船理念，而不是固定的货船制造方式。中国已经开始建造的大批自由轮，除了货船、运油船外，还有许多的远洋捕捞船。

当填饱肚子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如何吃好吃满意，就成了满足‘中国胃’的最大问题。

大洋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好的馈赠，可是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人依旧是以近海捕捞为主，依旧是集中在大陆沿海和南洋。现在推出自由轮，第一个要求大力发展海军远洋捕捞的不是刘皇帝，而是内阁！

中国二三十年的兴盛发展，让近海捕捞业发展迅速。但是近期近海渔业资源的萎缩已经引起了海洋部门的关注，制定了休渔期的保护方案，那么要改变僧多粥少的局面，发展远洋捕捞就是必须的了。

远洋捕捞不仅能缓解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压力，还能够拉动沿海地区民间的渔船修造、水产品加工、渔港贸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去年中国就已经制定了《全国渔业发展规划》，文件提出，统筹发展可持续的捕捞业，一方面要严格控制近海渔业捕捞的强度，另一方面要扶持壮大远洋渔业。如何提升远洋渔业装备和相应企业管理水平，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远洋渔业企业和现代化远洋渔业，再次政府的重中之重。

要知道。中国全年的海洋捕捞产品达210万吨，这个数字是算上北美的。其中远洋捕捞渔业只占其中的17%，并且最近五年的年均增幅只有1.2个百分点；远洋捕捞渔船数为1100来艘，增长比例不

到0.1个百分点。

210万吨渔业捕捞，看似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真的平均到全体中国人身上呢？21亿公斤而已，六亿中国人。每个人只有3.5公斤，也就是七斤。虽然中国还有数字巨大的淡水渔业和猪羊牛肉，以及禽类，但也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数字是绝对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

1909年3月，春天的日子里，东部沿海所有的渔民通过报纸和国家宣传告示，就都知道了一个消息，一个对于沿海渔民们来说。谈不上好不好的消息。

国家出台了一项补助措施，项目是远洋捕捞船，每一艘可以得到国家补助的11%金额，并且能就购船款进行贷款，只要能够拿出20%的首付资金，这艘船就是你的了。接下来三年中，分期付款，每月按揭。一直到把所有欠款付完。

这项政策对于渔民和船老板们来说，绝对十分的有吸引力。一艘艘远洋捕捞船的下海。肯定会增

加许许多多的岗位的，但同时市场上大大增加的鱼获也会冲击着沿海各省鱼类交易的价格。

中国还是把‘经济政策’搞得轰轰烈烈，似乎远比军事武备更加重要。

这几年长留京中就没离开过的孙汶忙碌了起来。他现在是夏威夷常驻北京的议会代表，而远洋捕捞船这种政策无疑对发展越来越单一的夏威夷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随着北太平洋航线越来越繁忙，夏威夷的海港也越来越繁荣，眼下已经与上海、新加坡并且为中国三大港口了。整个夏威夷才多少人？土著、华人、日本人、白人全加一块也不到五十万。越来越多的人从繁忙的农业种植中解脱了出来。并且这几年夏威夷的旅游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服务业暴增。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停地消弱着夏威夷的农业产值，连续11年农产品生产总值下降，夏威夷也给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做了个好榜样。

孙汶并不是抱着农业不撒手的死脑子，相反。

对于农业他并不怎么看中。可是当夏威夷五十万人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种植已经满足不了五十万张人口的时候，渔业市场完全被外来的渔业公司所包揽的时候，孙汶觉得真的要改变些什么了。

夏威夷适合生长甘蔗、菠萝、咖啡、香蕉等经济作物，夏威夷人的年人均粮食耗量只有一百公斤，发达的服务型经济给夏威夷人带来了高收入。夏威夷人在渔业捕捞和肉类养殖上毫无建树，人均肉类消耗却名列前茅。肉类带来的高营养和高能量大大降低了夏威夷人的粮食消耗，尤其这里还有丰富的水果。

作为一个性格上有些偏执的人，作为一个幼年生活在大陆的人，孙汶始终认为夏威夷应该自己保证自己的食物来源，五万吨的粮食产量不需要太大的面积，夏威夷群岛周边更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一个地方要保证长久繁荣，不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粮库么？不说粮食对外出口，烂满仓库，至少自己种的要够吃的。

孙汶这一思想观念是很淳朴的一种国人传统观念。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现在国家出台捕捞船补助，孙汶就瞬间激动了。他看到了夏威夷让渔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绝佳机会。

地处北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地理位置不要太好，如果发展期远洋捕捞了，不仅自身的鱼获可以得到满足，还能顺利的返销东西大陆。当然，比起北美，现在还是西面的价格更高一些。

行动起来的不仅是孙汶，东部沿海地区的国会议员们全都活动了起来。这明显是好事啊，能够赢得不少民众的支持。而且民间要真的吃不了这么多‘肉’，他们这些人可以代为吃掉么。

就连外国人，也就是南北日本、阮朝和南天国也被惊动了。这么便宜的价格，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

中国速产的捕捞船，五百吨到一千吨的，一二

十天就能下线一艘，质量绝对有保证。因为是要发展国内的远洋捕捞的，本身定的价格就是不高的。100%的价格购买放在国际上也是低价。

以至于半个月不到，国安部就向内阁反映了一个问题，有国人拿全款购买了船只以后，转手以95%的价格销售给日本、阮朝以及南天国，甚至是朝鲜，自己反而还能赚上一笔钱。国安部提醒内阁，迅速做出防御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这一消息还很快就被报纸曝光，刘暹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也只能感叹中国人的小聪明。偷奸耍滑钻空子的人始终少不了。

“马萨林，我的朋友，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中国真正在做什么？他们是你说的一场骗局吗？”

汕头一处捕捞船交易市场，不大的营业厅以及一栋三层小楼，拥挤了上百人，加上外面等候的人群，至少有三四人。

“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

点，厦漳泉三角区、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广东汕头是近些年来广东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人均收入在富饶的广东省也名列前茅。所以国家推行的补助政策一出台，加上国家大力宣传的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前景，整个汕头府购订的远洋捕捞船已经超过了一百艘了。而且还有大量的潜在购买者，在犹豫不决。

欧洲虽然已经陷入了紧张的军事竞赛当中，可还是有很多目光在打量着中国的。在欧洲抓紧每一秒钟制造军舰的时候，中国竟然在大力发展远洋捕捞业，这让很多欧洲人不能理解，甚至不相信！就像《巴黎人报》的记者马萨林一样，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

马萨林.莱威尔紧紧的抿着嘴，看着眼前热闹的一幕，他不仅表情没放松，反而更凝重了。

“阿尔芒，我的朋友，不要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了。中国人肯定有更多的战舰隐藏着眼睛看不到的背后在紧张制造着。”马萨林.莱威尔的眼睛闪烁着坚定无比的信念。“我坚信这一点！”

“可是中国人现已推出的捕鱼船、货船、油轮吨位已经超出了他们全年制造能力的120%，你还要坚信中国在背地里偷偷的造军舰吗？”

“阿尔芒。中国人的造船吨位已经超出了正常范畴，他们现在推出的捕鱼船、货船、油轮吨位已经超出了他们全年制造能力的12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是中国人突然发明了新的造船方法了吗？能够让一艘油轮两个月或更短的时间下水？这正是证明中国人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船舶制造能力的最好证据。”

世界上有一些人是不可理喻的，偏执狂就是其中之一。马萨林.莱威尔显然就是一个偏执狂，疯狂的敌视着中国。阿尔芒并不是他真正的朋友，作为《巴黎人报》驻广州的记者，他在中国已经三年半了，他与马萨林.莱威尔这种刚刚从欧洲跑来中国的人有很大的区别。

阿尔芒能够很清晰的认识到中国的强大，能够很清醒的意识到法国与中国爆发战争的灾难性。所

以他是坚定的‘中法和平友好协会’成员，是举双手双脚赞同中法和平，忘记过去，开展将来的。

第八百二十一章感觉吃了一坨翔

克里姆林宫内，乌里扬诺夫突然有种吃翔了的感觉。

他手中拿的是德国穷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回电。自从俄国穷党早早的取得了阶级政权之后，激进派虽然跟缓和派分道扬镳，但也吸引到了一定数量欧洲穷党主义者的向往。

尤其是俄罗斯内战结束后，圣彼得堡皿煮分子开始排斥穷党缓和派，以至于整个欧洲大陆上，皿煮分子彻底掀开了他们对待穷党温和派那温情脉脉的面具，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了所有穷党人，皿煮分子的和睦友好，永远是层虚假的伪装。

1901年到1903年是整个欧洲穷党最困苦的阶段，莫斯科政府的出现让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对穷党都充满了警惕，乌里扬诺夫为代表的穷党激进派，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不成熟的政治手段和各种不‘文明’的毁灭政策，让整个欧洲上层力量都对

之恨之入骨。

以至于马克思在海格特公墓的都受到了侵扰。要知道，1883年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整个英国社会反应冷淡无比，马克思一生的挚友恩格斯伴随他左右，《泰晤士报》的讣告仅有一段文字，而且行行都有谬误，比如说马克思“出生在科隆”，“20岁时移居法国”，等等。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提到了马克思可能会留名后世，这家报纸写道：《资本论》虽未完成，但它未来会对各阶层中关注社会问题的人士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然后就是一个凄凉无比的葬礼，马克思的遗体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一个偏僻的角落下葬，同他的妻子燕妮埋在一起。参加这位伟人葬礼的只有11个人。

后世人常见的马克思墓的标志石雕，实际上是英国穷党于1954年为他建了一座新墓，选了墓区最醒目的位置，包括中国穷党在内的各国穷党都为修建这座墓捐了款。

这个平日里只被穷党记忆的墓地。在莫斯科政权成立后没多久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等到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结束了战争，重新抬头看世界的时候，墓地已只剩下了半块残破的碑石。

欧洲资本的力量让穷党中的温和派迅速消失。此刻的欧洲穷党绝对比原时空同期的组织更有战斗力，但他们还是太天真了。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穷党确立了不武装反对德国政府的议会线路，这让乌里扬诺夫怎么不感觉吃了一坨翔？

而欧洲另外一名富有声名的穷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她虽然在德国出名。实际上却是波兰人。1871年，就是普鲁士国王变成德意志皇帝的第二年，出生于俄属波兰边界附近的扎莫什奇一个相当富裕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在家里五个孩子中年龄最小，却最聪敏。

她在十六岁时就已经是穷党小组的成员，但是19世纪晚期的沙俄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对穷党打击力度最强大的一个国家，1888年10月，卢森堡所在的穷党组织遭破坏，不少成员被捕。她曾幸运的流

落外地。然后很快离开了波兰，到达瑞士苏黎世。卢森堡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她就读于苏黎世大学社会政治系，是该系的正式学生。起先学习生物学、数学和法学，后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最后还完成了论述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学位论文。在22岁的时候就创建了波兰穷党。

但是因为不能重新返回华沙，卢森堡到了德国，在德属波兰地区展开活动。频繁的活动在德属波兰地区与柏林之间，然后1894年战争爆发。1895年沙皇王朝倒塌，灭亡的多年的波兰王国在战争未曾散去的硝烟中赢得了新生。

结果卢森堡的态度也飞速来了个大转变，从一开始的武装斗争，变成了走议会路线。

这或许是德国政治对待穷党略显温和的原因，但肯定也少不了德**队强大的威慑力。让波兰穷党赶脚走武装斗争走不通。

可不管怎么样，对于那时还在俄国内战当中的莫斯科政府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时间是最棒的大魔术师。当俄国内战结束，圣彼得堡皿煮分子翻脸，欧陆各国的资产阶级开始施力，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代表的德国、波兰穷党开始从资本的温存中惊醒，前者迅速的就坚定了武装斗争的路线。可第二穷党国际中力量仅次于莫斯科的德国穷党，却始终在犹豫不决。并且激烈的思想冲突让他们自我的分裂成了社民党和穷党两个左翼组织。穷党站在了莫斯科这一边，社民党则始终坚持会议线路。

莫斯科没有放弃社民党，即使后者公开宣讲不阶级zuan政，改工人代表为人民，爱德华.伯恩斯坦是这个组织的精神领袖。社民党的低姿态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政党的地位，但始终受到德国统治阶级的敌视。

这个时空里，至今还依旧活得好好的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陆军元帅，多次要求对社民党人进行**。社民党在背地里加强了与莫斯科的联系自然也就毫无意外了。

社民党从来不搞暗杀，李卜克内西等人对此没什么兴趣。乌里扬诺夫很清楚德国那帮社民党人是什么一副德性，所以在李卜克内西等社民党领导人苦恼的时候，只是建议他们在国会里与军方势力针锋相对，尽最大努力团结组织德国群众力量。

而如果团结组织德国群中力量呢？第一、组建自己的武斗队，以防备为主要目的的跟其他政党的街头暴力行动进行毫不退让的斗争。第二、以德国人民能听懂的，寻找真事实例的方式，曝光德国统治阶层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第三、社民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尽最大可能的维持失业群众的生活与生存。

乌里扬诺夫没有半点敷衍德国社民党的。这些认知都是他这些年执政得来的真知灼见。可是今天看到李卜克内西以社民党党魁的身份的回电之后，乌里扬诺夫心里面是别提多恶心了。

这回电里，李卜克内西对于乌里扬诺夫提议接受的还是多部分的，那第二条和第三条都非常的认可，但是对于第一条不屑一顾，认为是街头流氓斗

殴式的行径，与穷党主义为人民的思想是相背悖的。反而以德国穷党领导人的身份对乌里扬诺夫提出了‘警示’，还老话重提的要求莫斯科政府在今后处理不同意见时，手段请温和一些。

德国社民党里大部分的人可都很坚定的认为——欧洲各国穷党组织如此受政府的打压，与莫斯科政府处理不同意见不同声音时的辛辣手段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莫斯科的手段是一种geming恐怖！

乌里扬诺夫已经40岁了，执政多年，历经磨练，就个人城府与素养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李卜克内西的这封回电却还是要他气怒不已。以往的一些言辞，他们私底下说说也就罢了，现在竟公然写到回复里面。这是想干什么？而且最最让乌里扬诺夫气的可乐的是，李卜克内西在最后竟还伸手向自己要钱？请求莫斯科的经济支援？这是什么样的大脑啊！

“一群脑袋坏掉了的家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大声的怒叫着。时势造英雄，俄国穷党的执政权来的太快太早太轻松了，历史上本该出现在莫斯科

政权顶层的很多人就像中国民国的诸多大佬一样，或还是辛苦的攀爬在中下层，或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乌里扬诺夫的帮手还是他组建组织时候的那些支持者。就比如眼前的这一位——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以及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等，这些莫斯科政府的中央委员，刘皇帝一个也不认识。

“资产力量和所有的国家政府在反穷党这一理念上早就达成了一致共识，作为德国中坚力量的国防军又根本不待见德国穷党。现在德国经济遇到了大萧条，正是德国的穷党力量千方百计的去扩大自己在群众中间的影响力的时候，这群人还要去走议会斗争道路？他们还是穷党吗？”德国穷党的力量太弱，那场大分裂中，站到德国穷党这一边的力量还不足整体的10%，否则莫斯科干嘛要死皮赖脸的拉拢德国社民党。谁不知道德国穷党才是莫斯科真正的自己人！

十多年的执政生涯让这些原本仅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合格的领导人，或是说政客。不管是乌里扬诺夫还是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

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等人，怒火消褪之后，还是捏着鼻子，忍着恶心，一致在中央局会议上通过了对德国社民党资金援助的议案。

莫斯科现在的局面并不能让克里姆林宫内的这些领导人安心。他们除了西面圣彼得堡这个死敌以外，对于现今莫斯科最大的靠山中国，也很难不保持暗中的警惕。中国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是燕国与赵国，这些年来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双边关系如果真的迅速恶化了，可能都不需要中国出手，只燕赵两国与乌克兰这条中国人的走狗，就足以将莫斯科撕碎。

第八百二十二章皇上的身体？？？！！！

意识形态的区别让莫斯科很难真正的投靠中国，也很难真正的融入进中国的势力范围圈。偏偏强大无比的中国根本就不是现在的莫斯科能够抗衡的，这就像一个悖论，始终让乌里扬诺夫等人锋芒在背不安感与恐惧紧紧地攥住了他们的心！

即使这些年大力发展工业的莫斯科实力强大了很多很多，甚至成为了大中国圈西部的一个工业产地。莫斯科政府出口大量各行各类的工业产品，经过中国人的手销往中亚、燕赵梁三国、乌克兰、东欧甚至是波斯，反馈给莫斯科政府的就是海量的粮食、肉类、奶制品和更高级的工业产品！

莫斯科政府靠着‘代工’，解决了自己境内粮食短缺的问题。还偿还了一部分中国的外债！对比圣彼得堡的发展，甚至更好。至少莫斯科政府贪污**的迹象很微少。擅长**毁灭的莫斯科政府，对于贪污和犯罪完全是零容忍。辛辣的手段时刻提醒着

所有莫斯科政府的公务员。在1905年的政府印象评比中，莫斯科政府95的平分甩了第二名中国大陆三条街，后者的政府印象分才刚刚过80。

现在的莫斯科政府给刘暹的感觉，很像前世兴盛时期的东德。工业制造业发达！社会福利高！

而十多年的统治，一次次的整肃，让莫斯科政府的统治基础变得非常稳定。三千万斯拉夫人被穷党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是的，三千万斯拉夫人，现在莫斯科政府辖区里还有三千万。

没有了乌克兰这个大粮仓，没有了波兰，俄罗斯的粮食产量绝对不够自己吃的。莫斯科现在能做到保证全国人民的粮食和肉类、奶制品充足，这次一点就比年年饿死几千人甚至更多的圣彼得堡政府要强。

但是主导欧洲舆论的资本力量。意识形态的迥异，莫斯科是万难在英法德奥意等国的报纸上听到一句好话的。相反，这些国家的报纸只会把目光聚集在莫斯科土改当中杀了多少人，莫斯科整肃运动

中杀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被枪毙，有多少人被流放到极北寒地。而从来不会写莫斯科政府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多少。莫斯科政府人均收入增长了多少，莫斯科工业制造业规模扩大了多少。

倒是中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咽喉还能凭着良心为莫斯科唱两声赞歌，当然北日本是除外的。但是对于莫斯科政府处理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粗暴手段，也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太粗暴，太残暴了。莫斯科政府军在战场上杀掉的圣彼得堡政府军可能都没有他们自己内部搞自己搞掉的多。这样的手段真的在中国内部，在中国的统治阶层当中，起到了极恶劣的影响。

现在之中国顶层，完全找不到莫斯科真正的朋友。所有的人都把莫斯科视为一条自己豢养的恶犬。可用而绝不可亲！

莫斯科正式很了解自己的处境，所以他们对波兰、对德国。才那么巨大的付出。卢森堡等波兰穷党的领导人们，长年往返波兰和莫斯科之间，在波

兰境内有着一定根基的俄国人+穷党，花大力为他们构筑了一条条方便快捷又安全的通道，还有一处处安全的隐蔽点、情报传递线。

总之，莫斯科契卡这些年水平飞速成长，与他们在波兰、在东北欧、在德国的诸多活动密切相关。

当然，他们的死敌——圣彼得堡也没有闲着。已经有苗头显示。白俄罗斯很可能要重归圣彼得堡。那可是一块两个浙江省那么大的地盘啊，地处东欧平原。河流密布，湖泊众多，农业畜牧业相对发达，圣彼得堡要是能够一口吞掉白俄罗斯，将会对他们本国人口的粮食自给提供极大的帮助。

可惜这样的美事，莫斯科不可能重现。因为它的四周全是招惹不得饿狼猛虎。背后更有一条恶龙在给他们撑腰。

莫斯科唯一能跟做的就是积累力量，并尽最大可能的在波兰取得geming成功。最理想的计划就是波兰geming成功，德国爆发geming，然后莫斯科

与波兰两面夹击圣彼得堡，击败这些反动力量。统一伟大的俄罗斯西部。到那个时候，穷党联盟才能真正的拥有对抗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力量。至少那时的莫斯科不会再为缺粮而苦恼。穷党联盟内部就能够形成农业与工业的有机循环。

眼下欧洲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德国与英国的军事竞赛，让整个克里姆林宫都振奋不已。所有的莫斯科高层都清醒的认识到——穷党久候的机会来到了。

如果德奥与英法大打出手，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力量都将遭受不可弥补的重创。这也就是穷党大兴欧洲最好的机会。

乌里扬诺夫倒没想过英法德奥能够最终合流，一起进攻中国。两边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从陆地上看，欧洲力量进攻中国的两条路，一走东欧，从波兰向乌克兰发起进攻，占领乌克兰后，就会面临燕赵二国。在一路走巴尔干，走东南欧，进攻燕国的油库巴库，也就是高加索地区。但这两个地方距离中国的本土何其遥远？在欧洲人殊死奋战的时候，

中国那庞大的人口基数只需要动员一小部分，就能够牢牢地将敌人挡在燕赵，挡在亚洲之外。战争当中中国人的腹地甚至都可能感受不到战争的影响。

而且北美也需要欧洲的帮助，很难想象没有了欧洲做后盾的美国人，还会不会有勇气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中属北美。到那时，可能加拿大都要变成中国的了。

再或者集中兵力和海军战舰到澳大利亚，那里最近发展的很不错，已经有二百多万人。英法德意奥可以动员整个欧洲的舰队将几十万、几百万的军队运到澳大利亚，然后用来进攻中国的南洋。

南洋对中国很重要，可中国的工业力量始终在他们的腹地，在他们原先的本土。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地旧土！

在根本找不到清扫潜艇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计划，完全是在找死。战争爆发后，无数的潜艇会活跃在大西洋上，活跃在印度洋上，活跃在南太平洋上，那会是整个欧洲的噩梦。

乌里扬诺夫早早的就对欧洲合流下了‘不可能’的结论。整个西欧与中欧、南欧的力量联合起来，是能够跟中国人抗衡，但只要英法德奥意五大强国内部的殖民地分配不达成一致，这一合流就不可能达成。要英国人和法国人吐出自己口里的殖民地，那是比要他们首相【总理】的小命还严重的事情。

乌里扬诺夫早就拿定了主意，莫斯科政府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前，绝对会老老实实。在争取波兰geming胜利之前，在成功的统一俄罗斯之前，对中国将听话无比。

现在国际局势变化，那是在酝酿着一股打破旧次序的力量。莫斯科倒是不敢想妄着将红旗遍插寰宇，可也想真正的成为主导世界的一股力量，尤其是主导欧洲世界的一股独立力量，现在莫斯科最受欧洲舆论乃至第二国际其他参与国组织抨击的两件事，一是处理问题粗暴，二就是莫斯科是中国人豢养的一条狗。这对于自尊心普遍强烈的穷党geming家们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对于莫斯科处境和力量有清晰认识的乌里扬诺夫等人知道，想要改变一切，就必须等候着这股力量的迸发。

所以，拿到李卜克内西回电的克里姆林宫，忍着气把一笔50万马克的资金通过瑞士银行转移到德国社民党的账户上后，整个莫斯科政府继续沉默着。就跟这本书中大部分的时间根本不存在莫斯科一样。

北京，zn海。

勤政殿，一次正常的朝会正在举行。

海洋局与管辖各大造船厂的重工业部联合递上了一份奏折，实际上这内容已经两天前就由内阁转交刘暹了。三个月里，中国各省府共销售出大中型远洋捕捞船3120艘，现已经交付1190艘，预计到明年开春，这些远洋捕捞船会全部交付。毕竟千吨级的大型远洋捕捞船现在也就半个月就ok，两千艘远洋捕捞船吨位超过了150万吨，中国现今的造船

规模，在保证军舰、大型民用船舶建造速度的同时，半年的时间也足够用流水线作业爆出这些小吨位的捕捞船了。

财政部的国库因为这次政策来了一回大出血，但国家的积累摆在这里呢。刘暹对于远洋捕捞船的销售情况只有满意，没有二话。

现在的朝会越来越有做样子的嫌疑了，至少除了监察系统外，80%的事情都是先由内阁报于刘皇帝知道的。而对于监察系统而言，每月三次的朝会就是他们声讨内阁和各重大事件的主要阵地。这是打翁同龢时代开启的风格，至今也没变。

只是今天的朝会开的所有人都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皇帝的脸色太难看了，这，……这是怎么啦？

与上次朝会时候满面红光的样子相比，刘暹蜡黄的脸色，而猛的消瘦了一圈的身材，无不显示着他正患着病，而且是影响很厉害的病。在场所有的大臣都不由得响起了近来几日太医院突然忙起来的

事儿，连照例的义诊县城都找不到一个名医了……

皇上的身体？？？

第八百二十三章惊动全世界

皇上的身体怎么了？

就在波澜泛起，连总部位于上海的《大公报》都在报纸上腾出一小块来隐隐影射的时候，八月里刘皇帝出现在了全国人，不，是全世界人的眼中。

气色看起了很正常！

很快的，一打打的照片乃至交卷，就从北京飞向了世界各地。

白厅、白宫、爱舍丽宫、霍夫堡、卡塞塔王宫、夏洛登堡宫……，这些世界列强的大脑，每一处都有厚厚的一打从各角度拍摄的刘皇帝照片。

“看起来很正常不是吗？”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说着，他的手中就拿着一张刘皇帝的近照，应该是在二十米外的距离拍摄的，可以说是全部的照片中距离最靠近的一张。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病态，

脸色隐隐的失望。

虽然刘皇帝即使依旧健康，大英帝国也无所畏惧。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最最具有威慑力的敌人。他的健康与否，他的存在与否，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的军人，对于世界而言，都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不，不。首相阁下，人是可以化妆的。让病容遮掩，不在照片上显示出来，是一项很简单的技巧。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地就下结论，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探究这件事。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

同事间的夏洛登堡宫。

要说整个欧洲谁会比英国人更关心刘皇帝的健康问题，那必须是德国。威廉二世紧皱着眉头看着手中的照片，嗯，就像他照相的时候总把萎缩的左臂用身体遮掩起来一样，眼前的照片丝毫看不出刘皇帝是在得病中。但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密电显示，上个月刘皇帝真的病了一场。

是已经病愈了？还是……。一种技巧的遮掩？

“命令霍斯特，不惜代价，务必搞清楚这一事实真相。我要知道刘真实的身体状况！”

“陛下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金钱！”

“时间我等的起，金钱德意志从来不缺。我只要结果！这关乎着帝国的命运，关乎着世界的未来！”

威廉二世的声音有种别样的激动。

美国、法国、奥匈、意大利。甚至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就更别提汉城、顺化、曼谷与东京、鹿儿岛了，燕赵梁鲁……，东西两面全部的封国了，此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着北京。消息和传闻实在是太恐怖了，让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全都慌张了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才惊恐或是惊喜的发现，中国皇帝已经要七十岁了。

人到七十古来稀！中国可是有这句老话的。而整个中国历史中能活到七十岁的皇帝，就寥寥无几。

整个大中华圈的上层阶级都不敢想象，万一刘皇帝真的病了。且一病不起，在眼下这么个风刀浪口，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中国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威慑力就将下降一个层次。有没有刘皇帝的中国，差别太大。全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都会从压过大英帝国一头，变成中英旗鼓相当。

但是一直到腊月，也没有大坏的消息真的传出宫来。让很多人都放下了心来。可是有心人已经发现，这期间刘皇帝总共公开露面了五次。他的身材似乎一次比一次消瘦了。

zn海这段时间里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异样。但是还有人能够从不经意间发现十分隐秘的信息，比如1909年下半年中国皇帝出现在政治上的次数比以往少了一些。召集内阁入宫的频率低了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太子殿下出现在报纸上的次数多了很多。

新年元旦，刘皇帝再次露面，咔嚓咔嚓照相机的拍照声，荧光的爆闪，简直成了一片海洋。有心人发现。刘皇帝的身子更消瘦了。但是他的精神似乎很振奋很振奋，精神抖索的参加了整场大庆，接受了新一届内阁的朝拜。身姿挺拔，步伐有力，任谁也看不出他有病的可能。可刘暹一次比一次消瘦的体型总是让人不由自主的产生些不好的联系。尤其是正月十五刚过。刘皇帝突然下诏。大意上就是说，现在政府官员都七十岁退休，自己老胳膊老腿的也想歇歇了，就在明年七十岁的时候退位，新年正旦举行禅让大典。

真的是一石激起了千层浪。正月十六这一天的《华夏日报》与《大公报》都要卖疯了，后者直接创下了一个在现时代里似乎无可超越的日销售记录——860万份。

整个大中华圈都爆炸了。一份份电报雪片样飞向zn海。尤其是燕赵梁鲁等封国国王，自家老子当皇帝与自己兄弟当皇帝，能一样么？这一切太突然了。

距离较近一些的燕赵梁三国，也就是老二、老三、老四，都打电报要求回国。

此刻zn海寝宫里，刘暹放下了筷子，一个还没巴掌大的小碗中一粒米都没留下来，被吃的干干净净。桌子上一荤一素两小碟菜也被吃的干净，一旁还有半碗清汤，一样一滴儿都不剩。

这就是刘皇帝的食欲，还是很能吃的。只不过是不让吃这么多罢了。那放菜的小碟子就跟餐碟差不多大小，乘米的小碗还没茶盏更装货，对于刘暹来说，这样的食量根本吃不饱。

而整个中国，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谁敢不给皇帝吃饱饭呢？这是刘暹自己下的御令，不然他怎么能一天比一天瘦呢。要想得到就要先付出。刘暹想造出假象欺骗西方世界，自己就首先要付出几十斤肉来。这种日子他已经坚持半年多了，接下来还要继续坚持一整年。等到禅让大典结束，才能重开胃口！

老天爷和穿越大人知道他这些日子里的辛苦，早期为了造出病样来，他泻药都吃了好几次。整个计划因为作用和意义，国安部在计划开展的第一刻起，就全面监控起了介入计划的所有人，连同他们的家人和亲密朋友。

这个圈子数量当然重大，但对比zn海整个系统人数来说还是要小的多的。现在皇宫里很多宫女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她们只晓得皇帝的身子确实不太好，食欲大减，外出走动也变少了。

圆明园废墟早就清理完了，重修工程已经开始不短地时间了，刘皇帝却一次也没过去看过。这本身就不正常。

对于这些皇宫宫女来说，想要知道些蛛丝马迹，不要太容易了。

但一切秘密还都限制在皇宫大内。谁都清楚这里面的水有多深，谁也不敢轻易涉足。

对于诸多的西方国家而言，就跟中国在对西方

世界的渗透一样，人种的不一让西方人也很难在中国培养出得利忠诚的暗谍。

现在他们攻略的对象又是守备最严密的地方之一——皇宫，没有相应的时间去下水磨工夫，是不可能见到成效的。在这一问题上，德国人比英国人、法国人又方便了很多。中德这些年的友好，让德国人在中国政治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就像中国在德国的政治上也有着不俗的号召力一样。

1910年4月，威廉二世终于等到了自己渴望拿到的东西。但这封电报里描述的只是刘暹的饮食起居，并没有真正的结论。可这也让威廉二世非常的满意，他甚至能断定刘皇帝真的病了，而且病的不轻。

“每天只吃这么一点饭，说他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上帝都不信！”年后的两三个月里，刘暹频频露面，是的，这七八十天里他公开露面了八次，表现的都很健康。声音洪亮，精神旺盛。很大程度上安定了中国的人心。可是现在一对照手里的这份电报文字，威廉二世就替刘皇帝感觉着痛苦。表演

的再像也是虚假的啊！

“这就是中国兵法中的‘不能而示之能，远而示之近’吧！”威廉二世渡过《孙子兵法》的德国版。对于‘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段话印象极深刻。以至于他已经都在用这段话了。

“告诉霍斯特，继续努力。帝国不会忘记他的贡献的。”

身边的书记官退下去后，上任已经一年半的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向威廉二世进言，“陛下，我想我们不能一味的去依靠情报战线来获取我们需要的真想。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方面对中国进行试探。”

“比如说呢，我的首相大人？”

“如果中国皇帝真的病重，中国就会更加重视与德国的关系。他们需要德国对英法的牵制，以来巩固和维持自己原先的地位。那么，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向中国人提出购买他们超无畏级战列舰——昆仑号的全部制造技术。并且向中国人提出坦克技术的交流。”

德国人对于中国坦克的‘心脏’，早就垂涎三尺了。眼下欧美世界的坦克全部都是汽油机，这也是欧美坦克速度缓慢的最大原因。老天爷保佑中国，在军情局把鲁道夫.狄塞尔搞死之后，这十多年来竟再没有第二个狄赛尔来发明柴油发动机了。至少公开的全部坦克类型，其动力系统都大有问题。

“中国人如果同意了，不言而喻。”

“如果不同意，或是同意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也能看出中国的重点倾向……”

第八百二十四章老子做皇帝与哥哥做皇帝的问题

因为刘暹的‘病’，这一年过的似乎非常的快。转眼就又来到了腊月。刘暹决定内禅的时间越来越近，刘盛就跟拿了一颗烫手山芋一样越来越坐不住。他几次三番的劝说自家老子，很有几分真心实意的求情刘暹收回成命。

刘盛肩膀上的压力太大了。就像历史上的唐高宗李治一样，有一个李世民这样英明神武的老子在前头，实在亚历山大。而刘暹的声望和威名，将来史书上的地位和评价，只会在李世民之上而不会在其下。

就跟婚前恐惧症一样，刘盛也‘恐惧’了！

“皇上今天就与我一同用饭吧？”皇后眼睛中露着心疼，刘暹的身子现在完全瘦成了一麻杆。

“为山九仞，岂能功亏一篑！也就剩下最后一

个月罢了。”小两年的功夫，刘暹用节食、锻炼、吃药【压制食欲】等多种方法来持续的消瘦身子，为的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登台亮相’，‘技’惊群雄。可不能毁在这最后一步。

话说这一两年的坚持下来，刘皇帝的身子骨并不差。他每每公开露面时表现的旺盛精力，不是吃药刺激出来的。

“快啦。就最后一个月了。到时候朕是太上皇，你就是太后了。”

刘暹的声音中没有半点感慨，甚至听不到一丝儿的感怀，有的只是轻松、轻快，以及解脱。

张妙彤是很了解刘皇帝的，也知道他这段日子过的真的很苦。但皇位太重大了，作为太子的母亲。一些话她必须说的：“皇上身体康泰，盛儿年岁尚轻。不如再过几年内禅吧。”

“这段日子，盛儿多出来找妾身。让我再劝一劝皇帝。他现在压力很大很大。”

“不必再等几年。”

“再等几年欧洲人就坐不住了。”刘暹探吐一口气，道：“朕为这个天下操劳了三十多年，转眼就人古稀之年了，难道不应该享几年清福？”不过了两三年，一场大战可能就要开始了啊。如果那个时候刘暹的身子骨还可以，上战场就是注定的！

再说他也真的累了。刘暹倦于政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从内阁的权限一点点扩大到现在的地步上看，就能知道他是多么的烦日常政务和诸多琐事。

“那陛下……，要不要把诸王都召回来？也趁着机会。大家聚一聚。然后再行内禅呢？”

潜意识的话意很清楚，就是怕封王们会有不满。

“有什么好担心的？封国都给他们了，看那个敢不知足！”刘暹半点不在意。

新秦太祖皇帝统治天下的最后一个月，各属国的使臣、各封国的使臣、欧美各国的特使，全都陆陆续续抵达了北京城。然后所有的人就很惊奇的发现，本该一年中最最热闹的腊月，北京城这个新秦帝国的心脏，市井气氛竟是意外的萧索。

京城老百姓们似乎全都没了过大年的欢快气氛和心劲。有的店铺甚至连红灯笼都没挂。

农历的最后一天，除夕。

西面的燕赵梁三国国王打着家庭聚会的招牌齐齐的聚拢到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动听的音乐和舞蹈并不能让三位尊贵的国王露出笑颜。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最真诚的心祝福着他们的父亲——刘皇帝能长命百岁。

同时间的洛城，鲁王、魏王、陈王、楚王、齐王、蜀王、曹王、吴王，被封到了北美的八个兄弟也全打着家庭聚会的幌子齐齐的汇聚在洛城。这八家封王前后历经七八年，各国实力悬殊是比较大

的。

以形势最好的鲁国来论。地处原加州，面看大海，地理位置和土地的肥沃等等就全部需要说。只说鲁王手中握着现今世界最大的茶饮公司，多年的专营让他赚的盆满瓢满。于是鲁国国内除了会得到母国的援助外。还有鲁王个人掏腰包建立起来的诸多工厂，经济发展在整个北美封国当中都是独领风、骚的。

现今鲁国不仅有了成规模的军工体系。还建立了十三四万的鲁国国防军，而最晚封王就国的吴王，现今手里的近卫部队才强强一个旅。

就跟西面的那三个哥一样，北美这边的八兄弟也都在深深的担忧。所有人低落的心里头都在翻滚着一句话：这哥当皇帝能跟爹当皇帝一样么？！！！

就连鲁王这个太子的一母同胞都这么担忧，其他诸王就全部用说了。

刘暹的打算是瞒着所有外封的皇子的。由于刻意隐瞒和故作迷障，再加上时不时的故弄玄虚，刘暹病重的消息简直是得到了证实一样。这些就国的皇子被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正式消息搅得心神不宁……

“父皇的身体怕是真的不行了，不然怎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内禅呢！”

“父皇早就准备着打大战，原本一定是想着打赢了下会大战再举行内禅的，现在竟然提前，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身子骨要好好地，父皇怎么会内禅？”

大厅里一片万马齐喑的景象，所有人的心情都坏的要死。然后所有人都如燕赵梁三个哥哥一样，用最真诚的心来祝福着自己老子能够长命安康。

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刘暹不让他们现在回去，诸王只有熬过今年一整年，年底才能进京。说真的，这些儿子们现在都想不明白自家老子是啥打

算了。按理说要太子地位安稳，得到他们所有人的认可，不是应该让自己等全都回去，当着老爹的面，拜倒在新皇帝脚下么？

刘皇帝却给出了一年的缓和时间，让所有封王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是老头子的身子骨真的不行了，连给太子保驾护航的时间都没有了，还是老头子能笃定自己还能撑到明年啊？

所有人都期望是后一种。没办法，利害关身，谁也不能免俗。

这一天，大年夜食不知味的还有朝鲜、日本、南天国、阮朝等地，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以及勋贵旧臣。皇帝变了，一切也就都要变了。新皇帝能否保持中国强盛的势头，对于他们能否像老皇帝一样呢？谁也说不准。可以说除了张氏一族，以及太子的那些嫡系力量、基本盘，这一天就没几家开心的。连很多的老百姓们都心神惶惶的没了喜庆。

但是在大中华圈外，在英国，在法国，在俄国，在美国，在德国，在意大利，在荷兰、西班牙等等一起的欧洲国家，这是很平凡一天的夜里，不知道有多少人举办了宴会，乐的睡觉都笑出声来。

一块压在头顶的大石头被搬走了。刘盛的影响力、威望，尤其是威慑力，哪能跟他老子相比啊。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就像之前说的一样，有着刘暹的中国是一个无可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而没有了刘皇帝的中国只是一个比德国强出一筹的世界大国罢了。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缺少了刘暹的中国并不比大英帝国强大。前者陆军无双，后者海军称雄。连德国这个有着欧洲第一陆军的强盛国家，似乎也有了能够挑战中国，并战而胜之的可能了。

这就是刘暹的力量！这就是一个人的重要性。

如今伴随着刘暹的‘退位’的来到，就连圣彼得堡都活跃了起来。其国内大国沙文主义迅速复兴，其速度令中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人感到无比

的诧异。难道中国没有了刘皇帝，就是眼下的圣彼得堡政府可以觊觎的吗？

简直可笑！

拿到圣彼得堡大使馆传回来的消息时，刘暹很不屑。因为他知道为啥子圣彼得堡政府的那些头头脑脑们突然间高调起来了。因为明年是他们的选举年。为了拉拢人心，为了表示自己的志气，也是为了满足斯拉夫人内心中的那一场梦，他们还有什么方法能比现在更容易的收拢人心民意的呢？

至于来年做不到之后，斯拉夫人民的愤怒也卵并用。反正眼下的这些头头脑脑们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了。这就像湾湾的阿扁一样，也跟小鬼子的小犬蠢一狼、小三一样，用引导意识形态的方法谋求自己所期望的支持。毕竟对于皿煮们而言，支持率意味着一切啊。

1911年，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北京**。

“今国朝七十年而退，朕亦奉之。幸邀穹苍眷

佑，太子品行纯良，深肖朕躬，可继基业。朕寿已七十也，传位太子，归政退闲。”

内阁首辅大臣霍广成、国会议长张守炎，钦奉皇帝传位诏书，宣示天下。

遂即zn海勤政殿内，瘦的似乎成了一副竹竿的刘皇帝举行内禅大典，太子刘盛正式加冕称帝！

这是刘皇帝三个月来第一次的公开亮相，所有看到他模样的人，内心都禁不住升起恐惧。皇帝真的病了，怪不得主动内禅，皇帝真的要不行了……

内阁重臣，各属国使臣，各封国使臣，几个还没有成年的皇子，一群功勋老臣，各国驻华使节，每一个看到刘暹那竹竿儿一样身影的人，都禁不住内心一阵动荡。因为一个时代就要落幕了！

19世纪最后的三十年，20世纪开始的前十年，一个搅动世界局势，引变世界风云的豪杰，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流逝，也要退出世界的舞台了。

中国在今天之后要重新掀开新的一页，世界也将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第八百二十五章中国失去了未来！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皇权也发生了新的变革。

对于诸多屁民们来说，除了新皇帝的威望远远不如老皇帝外，似乎没什么变化。但对于中国的官场，对于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来说，中国政治上的变革一点都不比换了个皇帝的影响力弱。中国皇权正在承受着一次极大的削弱。

刘皇帝‘病’的这一年多时间，内阁彻底掌控了政务，手抓财政大权，联合议会直接能制约着军方。而军队里，一边国家主义在大力的宣扬着，另一边握着枪杆子的人始终是强势的，更何况他们是最受国民崇拜和拥护的中国国防军。

皇帝还是全国最高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总参谋部的‘战争’地位在大大加强，刘暹的‘皇权’越来越跟明治相看起了。只不过是在中国内部，他有着明治拍马也追赶不上的崇高威望。

刘暹始终牢固的掌控着军权和政权，但这种权利是建立在他巨大的威望上的，当皇位上的人从刘暹变成了刘盛以后，新皇帝没有自家老子那无人可匹敌的巨大威望，自然的手中的权利就从军政决策者向军政沟通者演变里。

接近两年的时间，刘暹在前后两任内阁交接的档口，给了政府太多的权利与机会。现在刘盛想把权利从内阁那里拿回来，就对会动摇整个中国政坛的，再说他背后还有他老子在呢。

刘盛很有自知之明的默认了现下中国的政治格局，而内有霍广成的支持，外有空军的鼎立。还有实力强大的陆海军一部分将领的拥护，刘盛的皇位很快就坐稳当了。

然而。一些东西失去了，就永远的失去了。再也没办法重新找回。

《大公报》在小刘皇帝坐上龙椅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刊登了一篇社论：“当新年的钟声敲响，

中国彻底失去了更美好的未来！”

作为近些年中国民族主义发源地的《大公报》，对外态度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积极性，屡屡鼓吹中国争夺世界霸权。也因为这个原因，《大公报》的名号在整个白人世界都响亮的很，全世界想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的人，手中都不会少了《华夏日报》和《大公报》！

刘暹为王璐莹的大哥授了伯爵勋位，不是贵爵，算是为他不能表明身份做出的补偿了。

所以《大公报》的影响力不容置疑。在越来越多的秘密随着时光的流逝永远掩埋了起来之后。也怪不得王庆最终选择了《大公报》。

现在《大公报》也终于唱衰了中国的未来，就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得了‘传位恐惧症’的中国媒体们一样，终于开口认定——换了皇帝，中国的注意力就要重点关注中国国内和外围的大中华圈，肯定要减少国际上的对外竞争力，在眼看欧洲局势紧张的今天，中国却要消减锋芒，平稳

自己内部第一。无疑是束手退出了地球霸权的争夺战。

将来的中国肯定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大国之一，但却达不到之前百年中大英帝国的荣光了。也就是说：中国世界霸主的梦想破灭了！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印象中瘦若枯柴，垂垂老朽的刘皇帝。此刻体重已经从135斤增长到了143斤。这才是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对比他一米八还要多的个头，143斤依旧是消瘦。但只要看看现今刘皇帝红润的脸色就能明白，他的身体身材恢复到正常状态用不了多少天。刘皇帝本身的身子骨，更是还硬朗着的。

二月中旬。皇室对外透出了一个信息，太上皇希望有朝一日看到圆明园能重复往日之荣光。皇室将再增加10亿华元的投入，以加快圆明园的修建进度。同时中国皇室联合中国政府，向英法两国提出收回圆明园被掠文物，然后大价钱公开向全世界包括中国民间征求精美文物，以便将来装点圆明园。

然后中国皇室正式向全国宣布，圆明园修复之后，圆明园将作为公园加博物馆，分步对全社会公开。

就是英法德奥权利加强武装的时候，中国的皇室与政府不仅没有加强武备的意思，更大规模的反哺民间和兴师动众的修复起圆明园来，刘皇帝的‘退位’不出现前，怎么都会给人一股违和感，但刘暹这么一病重退位，一下子就全都有一种新的解释了。

所有人都清楚一个事实——属国也好，封国也好，终究是一股独立的力量。是独立的力量就会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和经济需求，他们在一个相对平衡甚至吃亏一些的状态下，能够维系着自己与中国利益的步调一致，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准线，就像现在的大**对于德国也有一定的‘底线’，这些地区同殖民地终究不一样的。

中国可以从属国、封国收割一期一期的利益，这是因为中国也付出了自己的‘保护’。这就是一

个相对的平衡，万一哪天平衡被打破了，利益受害方就会诞生出不满，这种不满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多，直到彻底跳反！

中国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要照顾的小弟太多了，属国还好，封国却大部分还处在‘要输血’状态。刘皇帝对自己的儿子很够意思，可小刘皇帝对自己的兄弟们是否够意思呢？这些全是制衡中国步伐的因素。

可以说时间走到1911年的时候，英法德奥意美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已经放下了一半心了。要他们彻底对中国忽略，可能性极小，但就战争矛头指向上，英法的兵锋肯定不会坚定不移的直指中国。德国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铁，正在吸引着他们。

而且，中国的巨变也给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巴尔干同盟成立了！

自14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各民族长期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压迫。到19世纪，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先后获得独立或自治，但

仍有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处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

后世的土耳其在欧洲地区的国土只剩下那么一丢丢，不是没有原因的。几百年的统治没有换来任何意义上的同化，奥斯曼就是个文化上的废材。

当这个时空的奥斯曼帝国在中国的支持下慢慢走向军事复兴的时候，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也先后受到了欧洲列强们的支持，主要是英国和奥匈帝国，然后这几年复兴的俄国人也出现在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随后意土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巴尔干各国建立反土联盟的步伐。

紧接着，当英国与德国的矛盾公开化的时候，当中国传出皇帝可能病了的时候，德国的小弟奥匈帝国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胃口，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本地居民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省份，也算是德奥对于意大利的支持。按照当年的《柏林条约》，这两省由奥匈帝国代管，但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顺带也阻碍了塞

尔维亚在该地的扩张，自从沙俄倒塌之后，经济军事发展迅速的塞尔维亚成为了斯拉夫人的带头大哥，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人中，影响力重大。奥匈帝国吞并这两个省，作为他们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的基地。对此塞尔维亚感到非常不满。圣彼得堡政府就此向维也纳提出抗议，塞尔维亚甚至动员了军队。波、黑两省民众也反对奥匈帝国的统治和奴役，强烈要求与同种族的塞尔维亚合并。

奥匈帝国依仗德国的支持，拒绝召开国际会议，并在奥、塞边境集结军队，进行威胁。1910年5月，奥斯曼帝首先退缩，在德国的支持下，与奥匈帝国签订了协定，以400万英镑的代价放弃了波、黑两省名义上的宗主权，这使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对圣彼得堡和塞尔维亚的态度更趋强硬。

最近几年在北欧和东欧问题上，德国与圣彼得堡政府闹得很不愉快。圣彼得堡政府越来越表露出自己对英法的倾向。

6月，德国向圣彼得堡发出威胁性照会：要求圣彼得堡政府促使塞尔维亚承认奥匈帝国兼并两省的

既成事实；如圣彼得堡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德、奥将对圣彼得堡进行严格的经济制裁。圣彼得堡被迫让步，并对塞尔维亚施加压力，强迫其放弃反奥战争的动员和停止一切反奥行动。7月11日塞政府被迫声明取消抗议，一场几乎导致战争的危机趋于平息。

可这就像是一场战争的预演，波斯尼亚危机使圣彼得堡与德、奥以及塞、奥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它加剧了德奥同盟和英国、圣彼得堡在巴尔干的争夺，也使巴尔干地区脚下堆积的火药越来越多。

塞尔维亚恨奥匈，塞尔维亚恨德国，所以塞尔维亚与亲德的保加利亚不对付，但是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和希腊，在面对奥斯曼人的时候，却轻易地达成了一个联盟。

去年下半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经过多次谈判，于8月13日签订了《塞保同盟条约》，双方互相保证各自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如其中一方遭到他国侵犯时，另一方应全力予以支援；同年9月29日，保、希两国签订了《希保防御同盟条约》。

条约规定当奥斯曼攻击缔约国的一方领土或者破坏根据条约或国际法基本原则所享有的权利时，双方以它们的一切武装力量彼此帮助。10月，门的内哥罗和塞、保也达成共同对奥斯曼帝国作战的协议。至此，一个以塞尔维亚为核心的巴尔干同盟遂告形成。

1911年5月，巴尔干战争爆发！

第八百二十六章东西代理人战争

承德避暑山庄。

在外人想来应该已是奄奄垂死的刘皇帝，脸色红润，消瘦露骨的脸颊已然长出了肉来，他的体重已经接近150斤，一米八多的大个子一百五十斤，是瘦了一点，却绝称不上消瘦。在一支名医汇聚的保健队伍的尽心调理下，刘暹的身子很不错！

他正站在一张详尽的东南欧地图前，面色有些怪异的望着地图。

巴尔干战争！

当这个他早就忘记了的名词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时候，刘皇帝还真的在脑子的沉淀中发掘出了一丢丢印象来，但要说到具体内容，那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甚至都不知道‘巴尔干战争’是东南欧一撮小国自己打的仗，还是与奥斯曼人打的仗。

“这是大战前，奥斯曼人要经历的最后一次考验。”

“回电北京，让外交部出面正式支持奥斯曼帝国。告诉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中国依旧是他们最坚强、可靠的后盾！”

刘暹觉得与眼下的阵仗一笔，奥斯曼人之前与意大利交火的那一阵，似乎也算不得啥大事了。

这希腊背后明显是英国在撑腰，门的内哥罗，也就是后世的黑山，这个巴尔干地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被奥斯曼帝国征服过的地方，在沙俄崩塌之后也迅速倒向了英国人，保加利亚是德国人的忠实小弟，对于距离更近的奥匈帝国却有着一定的抗拒，塞尔维亚在沙俄崩塌以后‘孤苦伶仃’了一阵子，但很快也与英国人联系了上。待到圣彼得堡复兴之后，塞尔维亚重新回到了斯拉夫人‘二哥’的位置上。至于斯拉夫人另一极莫斯科政府。早就被整个欧洲排斥着了！

这次四国对奥斯曼宣战，刘暹很清楚。这是英

德要转移彼此矛盾的一次试探。

如果奥斯曼不争气，英法德奥意五大欧洲列强肯定会蜂拥而上，分尸了奥斯曼帝国。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可不比原时空的奥斯曼帝国，黑色的石油就像软黄金一样迅速积累着财富，往昔荒凉落后的阿拉伯半岛，也像一块最最肥美的肥肉，散发着无比诱人的香味。而这块肥肉又恰恰就落在欧洲人的嘴巴边。

若不是有中国的震慑，欧洲人这些年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早就对奥斯曼下手了。

现在中国政坛发生了巨变。新皇帝接位还不到半年，北京中央政府与东西各封国之间就已经在财政上起了n多次口舌纠纷。可中国还是那一个强大无匹的中国。

欧洲人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清楚此时的中国正在收敛着自己外张的爪牙，但是谁要以为中国就软了，这个庞然大物肯定不会介意‘杀鸡儆猴’一

次。

如果因此‘急切’就去触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敏感神经，那无疑是最最愚蠢的行为。所以，他们推出了自己的小弟来，这场巴尔干战争，与其说是民族矛盾激发的战争。不如说是一场东西代理人战争。

奥斯曼军力很强大，尤其是他们的陆军，其炮兵火力丝毫不逊色于欧洲列强。也就是装甲战车方面有着一定的欠缺。

对于欧洲列强们而言，与意大利战争中表现出不俗战斗力的奥斯曼人。是一个相当有份量的对手。是一个值得他们重视的对手。奥斯曼人的陆军作战承袭中国人的战争思维，即使行动力的脆弱，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的机动性能。中**队强大的协调性奥斯曼人只要能学的一半，他们的战斗力就不可小视。何况奥斯曼人的新军在五年前就彻底代替了旧军。陆军的总兵力达到了百万规模。

奥斯曼人有自己的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和总参

谋部，拥有着完整参谋体系的奥斯曼军队。怎么去估量他们的战斗力都不为过的。

尤其是近些年，中国人扩大了他们的军校留学指标，为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乃至埃及人，培养了一批很不错的军官人才。

其中在意土战争中崭露头角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现在已经从之前的上尉变成了中校。虽然一个人的出现并不能证明什么，但凯末尔从上尉到现在的中校，这至少证明了奥斯曼帝国的陆军还具有鲜明的活力。

刘暹的意思传到北京，一系列的会议召开和多项决议在国会表决通过，当中国人的支持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气奋发的奥斯曼苏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更加放心大胆的命令部队反攻巴尔干联盟四国了。

事实证明了奥斯曼人的战斗力。他们的空军很微弱，但他们拥有大量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这些高平两用的枪炮在二维间距的战斗中也能发挥出很

大的战力。

而飞艇部队那样的无底洞，连奥斯曼人都不敢大规模发展，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四个东南欧小国又怎么可能大规模的拥有？即使他们背后有着欧洲五列强的支持。四国的飞艇部队也是微弱的很。

所以巴尔干战争是二维战斗，其技术含量比之十多年前的北美战争都要逊色。

完全出发在地面的战斗正适合眼下的奥斯曼人，靠着强大的炮兵力量，奥斯曼人的马其顿集团军首先挫败了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两军针对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进攻。希腊军队在爱琴海诸岛的攻夺战中也苦战无果，倒是保加利亚在伊斯坦布尔西面的攻势取得了一些进展，其方面军右翼的第二集团军率先击退了奥斯曼边境守军。在左翼作战的保军第一、三集团军，在多次的苦战后也击退了奥斯曼帝**队，于5月14～17日在基尔克—基利塞附近遭遇奥斯曼帝**队第三军，三天大战后，保加利亚方面军奥斯曼帝**队的坚守反击下，没有取

得半点进展。而奥斯曼帝国的第四军这个时候已经在中将指挥官纳兹米尔帕夏的指挥下赶到，只一日时间奥斯曼军队就彻底击败了保加利亚军队的攻势。

虽然直到22日，奥斯曼军才彻底的将保加利亚军队驱除出自家国土，但是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全世界的人都已看的分明，巴尔干联盟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介入，将再无半点获得战争胜利的可能。

被奥斯曼人战斗力震惊的不仅是欧洲人，连小刘皇帝就乘坐专列来到承德见自家的老子。他也有种被吓着了的赶脚。

巴尔干联盟四国汇聚了二十多万兵力，才半个月，奥斯曼人就大局已定。这战斗力妥妥的强大啊。

“父皇，欧洲传来消息，英国人怂恿意大利人有要插手的迹象。儿臣觉得我们应该向奥斯曼人赠送一批飞艇。”

地位大增的奥斯曼帝国，用自己的战斗力证明了自己足够担当中国在西面的一块盾牌。小刘皇帝不想要这块好铁被糟蹋了，想趁着意大利人调集军舰的档口，也给奥斯曼人送去一批飞艇。同时通过高加索地区，一大批炮弹也会迅速填充着奥斯曼人空虚了的军火储备仓库。

液压式管退炮的吃弹能力显然超过了奥斯曼人的预料，从75mm到105mm，再到120mm，这三种炮弹是奥斯曼陆军主要野战炮——150mm大炮的体积太重，奥斯曼陆军没能力将这些体重超过6吨的大家伙迅速移动起来，所以奥斯曼人的陆军炮火中150重炮是作为最后的杀手锏压箱底的。与巴尔干联盟的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动用。也就是说，战争里奥斯曼陆军打出去的炮弹最大口径是120mm的。——炮弹储备量都是在五十万发以上，75mm炮弹更是高达一百五十万发。

这样的储备数字让整个奥斯曼陆军高层都赶脚十分的放心，认为就是战争打响了，这样的储备量加上奥斯曼人自我的生产能力，也绝对可以满足战争的需求了。

结果这一战的炮弹耗费数量清晰的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天真。

短短半个月的战斗，奥斯曼人拥有数量最多的75mm火炮就打出了12万发炮弹，而奥斯曼人的兵工厂半个月的炮弹制造能力还不到3万发。

对面的敌人只有二十多万，奥斯曼陆军面对的力量还要扣掉走海路的希腊人。就是这样的战争，液压式管退炮就整个耗费了20万发以上的各式炮弹。他们一共才击毙、俘虏了多少敌人啊？

四发炮弹还轮不到一个敌人，况且还有数百万发的步枪子弹的耗费呢？这跟奥斯曼军的官兵们脑子里自以为很简单的一个数字题——一颗炮弹至少消灭一个敌人吧！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

现代战争，随着热兵器发展的一步步加深，弹药耗费与战果间的比例也在一步步加大。这个事实每一名军人都是有认知的，但不经历真正战争的考验，谁也不会想到比例已然拉开了这么大的！

奥斯曼人通过与意大利人的战争本该意识到的。可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奥斯曼陆军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参与了战斗，又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第八百二十七章隔岸观火

远山晚照红，秋季的北京香山万山红遍层林染，映照着天边的晚霞分外艳丽。

这里是北京附近为数不多的几处依旧被皇家留为己用的皇家园林之一，刘皇帝打从承德返京以后，人就始终驻在了香山，以至于让宫里面的太后、太妃们，很多也都打包跟来了这里。zn海现在可以说是小刘皇帝的地盘了。

小刘皇帝经常到香山来跟自己爹请安，但除了个别老臣，几乎看不到过来捧老皇帝脚的大臣。似乎老皇帝真的不能理政治了。但没人知道北京城到香山的电报线实际上终日都在忙碌个不停地，刘暹人在香山却半点不耽搁他尽知朝堂内阁乃至天下事物。

刘皇帝的侍从室已经完成了更新，除了几个老人外，剩下的全是二三十岁的毛头小伙。

一处三层的小楼，这就是刘皇帝在香山的住处，从zn海里出来了的刘皇帝可不愿意再去住老式的宫殿型建筑，他住进了一栋别墅式的小楼里。

小楼二楼的房间就是电报室，侍从室派来的副官每个半个小时就会过来取一次电文，如果有紧急电文来到，电报室主任会亲自给刘暹送过来。

又到了递电报的时候了，侍从室派了一名副官在门口等候，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很快就由副官带到了刘皇帝的侍从室。现今老皇帝侍从室一把手的名头还是由退休好几年了的季锡良担任，但实际主持工作由徐世昌负责，这位国安部部长袁世凯的好朋友。官途走的还是很顺分顺水的。现年只五十五岁的徐世昌不可能一直留在刘暹的侍从室，可只要放出去。那就必会是内阁要员。

当徐世昌走进刘暹办公室的时候，刘皇帝正好阅览完桌上的全部公文。

“呵呵。菊人啊，你来得可真准啊。”

刘暹没有多啰嗦，接过递过去的黑色公文包，从里头取出几份文件，一份接着一份翻看了起来。比起电报室里刚出来时沉甸甸的份量，现在的公文包已经减重了太多。因为这些东西侍从室要先过一遍，普通的朝廷决意和事儿，刘暹已经不想理了。他没有要把自己儿子当傀儡的意思。徐世昌已退出了门外，跟侍卫队长孙禄堂等人一起。候着里面随时可能发出的传唤。

十分钟后，刘暹合上了全部的文件，背着手在办公桌前来回踱了几步，然后走到角落，看着拜访在角落里的那个大大的地球仪。

军情局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意大利人才一有动作，消息就立刻返回到了北京，那边的行动，军情局确实做得非常好。事情的发展也完全在中枢的预料之中，甚至超过预期，比中枢预想的还好。因为英国人没有亲自下水不是？他们只是把意大利人推入了与奥斯曼人的战争当中。下一个应该是奥匈帝国，但德国人还在犹豫当中。

意大利人集中了自己过半的主力舰。他们的加

入将会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绝大的压力。谁让奥斯曼人这些年一直在陆军上投资呢，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要为自己的偏见买单。而且说到底这也是奥斯曼人自己的胆怯为意大利的插足提供了时间。在巴尔干联盟的攻势被粉碎之后，陆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奥斯曼人不立刻进行强有力的回击。而是转向巴尔干联盟背后的英法德奥意欧洲五列强寻求解决冲突的外交途径，这把奥斯曼人不愿意打仗。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际局势的心理显露无疑。

这也是个愚蠢之极的决定。奥斯曼人白白浪费了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让意大利人与英国人达成了相关协议。让意大利人调集了自己过半的主力舰，其中包括三艘强大的无畏舰——意大利人的第一艘无畏舰撒丁号，有着地中海骏马之称的但丁号，这是除中国以外第一个将三联装炮塔搬上军舰的无畏舰，速度可以达到23节。最后是意大利刚刚建造完毕的加富尔伯爵号超无畏舰。一艘体重超过了22000吨的大家伙，1909年计划建造，一共三艘，还有凯撒号和达芬奇号，加富尔伯爵号是第一艘完成海试的。

如此强大的三艘战舰带领着一票前无畏舰，包括着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主力舰多达十一艘，这绝对不是奥斯曼人的海岛防御链可以抵抗的了。

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道防线——达达尼尔海峡，将会完全暴露在这支舰队的炮火之下。

“电命……”刘暹召唤了门外的侍从，一封命令很快就从北京发向了伊斯坦布尔。刘暹沉积的大脑皮层因为意大利海军的动作泛起了新的记忆，他的记忆中，奥斯曼，也就是土耳其人，在一战中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战斗似乎跟现在的模式有些相同啊！

印象中凯末尔就是在那一战中展露了锋芒，赢得了巨大的民望，为战后他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最结实的基础。

刘暹招呼侍从向总参谋部发去一封电报，意大利人要是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并且随从大批陆军登陆，这一行动需要怎样的组织能力？这算是一个课题，刘暹要总参谋部认真的去考虑，并且带入自身了！

然后刘暹就是耐心的等待了，等着奥斯曼人的反应，等着接下一战的结果！

……

缅北的原始丛林当中，炎热统治着大地，高温无处不在，即使是在那几乎见不到阳光的原始森林里，也不能让人感觉到一丝的清凉。相反，这里潮湿的环境更让人发闷，更让人容易生病。

邓华带领着他家的这支巡逻队，在这片原始森林里艰难地跋涉。他们虽然可以躲避那些致命的毒虫，但是却躲避不了那些随处都是的高温与炎热。

汗水早就已经将邓华的衣裤浸透了，而为了在原始森林里安全的行走，袖口与裤腿却必须扎紧，这更增加了高温所造成的痛苦程度。可巡逻队员既然拿着邓家高额的薪水，就也必须要忍受这常人难以忍耐的痛苦。

汗水从邓华的脸上不住的滴下，邓华半点苦也

不叫。这日子再难熬能有军队时候的日子难熬吗？汉中邓家自从上两辈的邓凯邓二爷开始，就在国防军的特种部队里扎下了根。邓家子弟从军入伍的目标从来都是特种部队，而不是巡查的野战军。

自然地，邓家也笼络了大批从特种部队退伍的战士。邓家有把握承包下这一大片原始森林不赔本钱，巡逻队是邓家最信任和依赖的根本。这片邓家包下的土地有三百多平方公里，可比内地里半个县那么大，森林中生长着很多珍贵的木材，但这不让邓家倾其所有投入的原因。真正让邓家倾力投入的是，这片森林当中蕴含的那片翡翠矿床。

不远处一处村庄已经不远了，所有的巡逻队员都鼓起勇气，加快了脚步，想尽快赶回村庄，喝上几碗解暑的凉茶。

此次巡逻，邓华的管理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也就是偷伐盗伐的迹象和少量缅族敌对分子的痕迹。这使邓华完全放下心来。自从上个月他们联合周边的三家开发公司，组织巡逻队合力围剿了一直在周边区域打转的反对武装之后，邓家就一

直担心敌人会卷土重来。但是现在看来，那支被赶走的反对武装似乎被四家巡逻队手里的强大火力和战斗力吓住了，这都大半个月了，也没见报复。

要说在原始森林里生活，这里的四家开发公司，除了邓家的巡逻队外，另外三家的武装根本不是土著人的对手。那些反对派，可以单枪匹马地穿越那片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而邓家之外的那三家巡逻队却只能依靠团体的力量在这片原始森林中生存下来。甚至如果不是依靠手里的指南针的话，他们自己都可能会在原始森林里迷路。

“加把劲儿！大家都加把劲儿！后头的人不要掉队！前头的人也不要心急！保持队形！保持警惕！”

邓华站在一棵树下，一边取下斗笠，一边向队员们鼓着劲儿。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掉队，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即使邓家的巡逻队60%都是退伍军人组成，其中的精干更是退伍的特种兵，很多人专门就受过热带雨林地区和原始森林区域的生存训练，但人是群居动物，能行一点的话谁也不愿意离开群

体。

又走了二十分钟，邓华口中的村落已经清晰可见。这是邓家乌北开发公司最东面的一处居民安置点，里面生活着二百多华人和十几户温顺的土著。他们不能说是村庄，而应该说是伐木工居住地。所有人的收入来源都是他们周边的这片茂盛森林。

与其它村庄一样，这座村庄也处在高度的戒备状态，村口有哨兵，并建有了望哨。哨兵远远就望见了自家的巡逻队，于是，在邓华率领巡逻队员们走到村庄的时候，村头已经为巡逻队准备好了解暑的凉茶，以及补充体力的食物。

邓华在村电报室里向矿场拍发了一封安全电报。他和他所属的五十名巡逻队员，就现在开始，可以在这里歇息上三个整日了。

一个民族的强大就必定要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缅北的翡翠矿和大片生长着珍贵树木的森林，就是这一真理最好的诠释。

第八百二十八章不打则罢，打则必胜的奥斯曼苏丹

“尊敬的苏丹陛下，奥斯曼军队现在十分有必要加强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工作。意大利人强大的舰队不会白白浪费在几个小岛上的，那是希腊的利益，不是意大利人的利益。”中国国防军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罗顺强反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强调着意大利海军直接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可能性，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明显不认同这一观点。

只是限于之前奥斯曼一方没有听从中国‘趁胜追击’的建议，白白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本该敲定的战局有了彻底的颠覆，大大的没了脸，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早就不耐烦的起身走人了。现在他却必须要给罗顺强这个面子。

事实证明了，中国人那个时候的建议是正确的。即使这个建议会大大加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矛盾，为正在收缩的中国人赢得一些利益，但那个

建议再糟糕的后果也不会直接引来意大利人的主力舰队！并且奥匈帝国也在蠢蠢欲动，英国人开出的砝码还没让奥匈与德国人彻底心动，但英国人要是加大砝码了呢？德奥还能坚持的住吗？

眼下除了英法还没有直接参展，时局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已经是最恶劣的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绝对的笨蛋，固执的大笨蛋，他不相信任何人。”返回到住处的罗顺强对着自己的副手大刀阔斧的讨伐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但并没什么卵用，奥斯曼军队没有调往达达尼尔海峡，甚至于国防军刚刚抵到伊斯坦布尔的飞艇部队。也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死死地扣在手中。

并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在向马其顿等奥斯曼集团军下达了反击命令。这已经不是一个多月前了好吧？你这个时候命令部队进攻，就是要奥斯曼军队去跟敌人的坚固战线做硬碰硬的较量。而奥斯曼本身还有一处白肚皮就暴露在意大利人的眼中。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像原时空里1915年的奥斯曼三巨头一样。根本想不到达达尼尔海峡会成为意大利海军的攻击点，这是一个正确、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

因为这似乎太疯狂了。达达尼尔海峡是伊斯坦布尔的门户。是奥斯曼帝国海防建设的重中之重。进攻这里就是拿军舰与炮台做硬拼，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将军会做出的选择。

“那就让奥斯曼人再吃一个教训。达达尼尔海峡左右各有一个整编师驻扎。意大利人动员的陆军总兵力不会超过三万人，没那么快就拿下整个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代表团的副团长姓范，从实质上来说他更属于一名文职官员，对于作战一窍不通，工作任务更多的也是集中在情报收集上。

对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范华达比罗顺强更不以为然。这个无能的庸主，二十多年宝贵的时间，没有为奥斯曼帝国打下任何好的根基。他除了用钱武装和加强了奥斯曼的陆军外，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工业建设投入很小。

奥斯曼帝国的钢铁产量不超过二十万吨，他们似乎拥有一套完整的军工体系，能够生产从子弹、刺刀到重炮的全部产品，但是产量令人担忧。而且特种钢近乎于无，高baoza药一样产量有限。在政治**的奥斯曼政府监管下，他们的军工体系也到处弥漫着**的气息，枪炮子弹所有的成本价比中国近乎高出了30%~300%。是的，300%。这不是瞎编的，奥斯曼帝**工厂出产的重炮每一门都至少有一个作为废品的同胎兄弟出现，浪费极其严重，并且射程和炮管寿命都比之中国的要低上不少。

所以。奥斯曼军方宁愿出钱从中国买炮，也不愿意拿有限的军费去扔进军工厂。

奥斯曼的种种现象让中国国内都提出了疑议，这样的国家怎能成为帝国的盟友？《大公报》更是在刘暹的唆使下。刊登了——假使满清没有灭亡！这篇在当年引起了轰动的社评。

假使满清没有灭亡，现在的奥斯曼。是否就是那时的中国！？

那时候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浩大的讨论场景，报纸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比之刘暹宣布传位的消息后的报业反应也不逊色。

奥斯曼帝国拖拉、繁琐的作风和暮气极重的官僚做法，让国内的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当年的大清朝。中国社会是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地步了，可许多七老八十的老家伙还没死绝，满清是他们的人生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对于当年的大清朝和现在的奥斯曼，两者有那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甚至于一些地方奥斯曼帝国还比大清朝要做的更好。至少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知道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知道武力才是维持自己统治的根本。

于是种种假象与推测又汇聚成一句话，如果满清没有灭亡，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可以说刘暹在中国国内‘神’一样崇高无匹的地位，有这一场大讨论不可估量的作用。要是说在

这场大讨论之前的刘皇帝，更多是‘战神’，一个当年法国人看拿破仑一样的形象存在在国民心中的话，那么这场大讨论之后的刘皇帝，就真正的变成了全国上下民众心中的‘神’了。

这可惜《华夏日报》从这场大讨论中分润了很多的好处，不然《大公报》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高一些。

说过了奥斯曼帝国的军工业后，还要说说它的一些国资工业和民营企业。前者主要集中在纺织等轻工业上，工业、金属冶炼乃至机械制造都规模很小，水泥、机电产品和汽车等完全没有。后者更是95%集中于小投入快回报的轻工业，比如面粉加工和香烟。棉花和烟草是奥斯曼最重要的农业出口经济作物。

所以奥斯曼帝国的贵族和官员们，在中国的物资贷款取消后，每年自发的向中国投去巨额订单，都能够利用销售工业产品的机会赚取海量的资金。

奥斯曼帝国现在国内市面上流传的轻工业产

品，60%来自中国，重工业产品，更是有75%来自中国。甚至于价格更低一些的日本货在奥斯曼都有了一点市场。

最最重要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任何政策，他在奥斯曼国内还是以一种严重高压的恐怖手段统治着权利，用**消灭的法子来抹去反对者。奥斯曼帝国这些年国力明显增强了，但其国家内部的皿煮分子却有增无减。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恐惧战争也是基于这个认知，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利维系于军队。如果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战败，或是可靠的力量损失惨重，这就会对他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动摇。所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竭尽一切努力的去抗拒一场大战的爆发！

只是意大利人不随他的心意发展，1911年8月，意大利舰队绕过了萨莫色雷斯岛，驶入了萨罗斯湾。

意大利人的十一艘主力舰是一艘新下水的超无畏级战列舰，两艘标准的无畏舰主力舰，四艘前无

畏战列舰，四艘大型的装甲巡洋舰，加上十几二十艘轻巡洋舰、炮舰和高速驱逐舰以及补给船，舰队总吨位达到20万吨，意呆利真的是拿出了自己一半的家当了。

自从加里波第级装甲巡洋舰诞生以来，意大利海军一直是欧洲比较活跃的一支力量，三十年的积累，让他们成功的在英法势力交织的地中海上谋取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历史上的一战，奥匈帝国的海军被意大利人联合法国海军一部，牢牢的锁在了奥特朗托海峡以内。意大利的海军力量绝对不能小觑！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等到猴子打到凌霄殿了，才会去叫如来的废物。当意大利舰队驶进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将附近的外炮台打哑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才如梦初醒，一边紧急调遣部队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另一边让人措词恭敬的把罗顺强请到自己的总参谋部去。

意大利人的突击部队上岸把奥斯曼军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大批的意大利士兵开始登陆，而强大

的意大利舰队则分散开对着附近的其余炮台展开了猛烈轰击。

意大利人的正式参战标志着这场战争的更一步激化。军事代表团建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趁机展开民族主义的宣传，将对外抗战的重要性凸出出来，压到内部的民族分裂和皿煮倾向。以便安定国内局势，更好的集中力量进行战争。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一次很乖乖的听从了建议。

他是不愿意奥斯曼介入大规模的战争。可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战争已然来到了他的面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必须要经历这场战争。这个时候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态度就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奥斯曼帝国要经历大规模的战争了，奥斯曼必须要赢得战争！

不然他的苏丹宝座就根本维持不住。

不打则罢，打则必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个时候对中国是最温顺和恭敬的了。

第八百二十九章小刘皇帝

“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大胆的进入奥斯曼市场。趁这个机会，趁欧洲人主动退出的机会！”

“刘董的意见我不同意。如果奥斯曼在这场战争里失败了呢？不说战争期间的风险，就说战后欧洲人可能对奥斯曼施加的枷锁，奥斯曼也是一个不能入的大泥潭！”

现在意大利已经正式的加入战场，它背后是谁在怂恿，全世界都清楚。所以欧洲五列强迅速退出了奥斯曼的市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奥匈帝国的有可能加入不是一笑话。

科威特开发公司现在俨然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地下的黑色黄金让开发公司每年都能对市场交出一个漂亮的‘底单’。而同时，作为中国人在中东的唯一一块地盘，大批中国贸易船只的到来也让科威特成为了中东中国制造的集结地。

每天都有太多列火车满载货物从科威特出发，进入波斯和奥斯曼。其发往奥斯曼的货运量几乎达到了海路运输的80%。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毕竟奥斯曼人北头就是黑海，而在中国完全控制了南洋的情况下，国内的商船再跋涉万里经苏伊士运河抵到伊斯坦布尔，也并不是‘太远’的路。

科威特开发公司下属的远东经贸公司在这一步步更繁荣的双边贸易中迅速成长为一个大鳄，占据了市场相当一部分份额。也是因此，他们才会对欧洲人撤出奥斯曼后留下的市场空白，露出了垂涎。

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九位公司领导人坐在那儿。这些往日喜怒不形于色的大人物，现在正争执的脸红脖子粗。

“奥斯曼不可能败。有帝国为他们撑腰。欧洲人不敢过分！”

“太上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看欧洲报纸联合做的调查，他们民众对于中国的畏惧已经从70%

降低到了43%。”

“那又如何？帝国还是帝国！太上皇一手带起来的国防军。从来不会失败！”

“李总以为，国防军会掺入这场中东战争吗？”

人声沸杂，场面混乱。在距离会议室只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屋子里，科威特现任驻军司令林宝桢无奈的摇了摇头。对于科威特开发公司的这群人，他没发表意见的立场，因为双边的立场都不一致。开发公司是一切向利益看齐，而驻军考虑的却是科威特的安全形势。随着意大利人进入战争，阿拉伯半岛上的部族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当年奥斯曼人斩草不除根，果然埋下了祸患。

半个小时。林宝桢在隔壁又等了半个小时，会议室的嘈杂声才慢慢落了下来。可是林宝桢始终没有听到会议的主持者——开发公司执行总裁张靖的邀请。张靖是无棣张氏的子弟，担任科威特开发公

司的总裁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林宝桢是去年才来到科威特的，与张靖打交道的时间不算多，可他对张靖很认可。这是一个头脑清晰敏锐的人杰！

张靖既然无叫他出来见面的意思，林宝桢自然也不会主动去跟一群商人打交道。

又过了大半个小时，会议结束。张靖脸上带着一抹疲态的来见林宝桢，“林司令，让你见笑了。”

“张先生说的哪里话。开发公司上下全体员工超过三万人。我林宝桢手下可才一万大头兵！”

两边在椅子上落座，张靖说起了为什么已经请林宝桢到了隔壁，会议上却始终没有让他出现。因为他发现自己手下的所有公司高层，已经全部钻进钱眼里了。竟然没人意识到科威特的危机。

“林司令，这些半岛部族……，真的没办法解决吗？”对方都不需要起兵叛乱。以阿拉伯半岛的武装力量也根本不会是奥斯曼一根手指头的对手。

但是一口口油井就存在在这些部族的控制区里，这就像是一个睾丸。被半岛部落紧紧地抓住手中，奥斯曼人根本不敢逼迫他们太甚。而这些半岛部族却敢肆无忌惮的挑战奥斯曼人的底线。而一旦奥斯曼政府选择了姑息养奸。选择了退缩保全利益，整个半岛局势就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到时候科威特所要承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最新消息，奥匈帝国已经开始动员了。德国政府现在全力关注这场战场，总参谋部分析，奥匈帝国的参战已能确定。单单一个意大利很难打败奥斯曼，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非常没水平。奥斯曼人的援军已经抵达到达达尼尔海峡，即使所谓的欧洲雇佣军再次出现，也不可能赢得这场大规模的登陆战。”

“可是奥匈……”张靖不是一个眼睛里全是金钱的商人，出身就决定了他对政治的观重度。而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没有出错，林宝桢将张靖的一些看法提交给了总参谋部，赢得了总参的夸奖。现在奥匈帝国的入场也更加证明了张靖的目光，科威特又要迎来一次重大的冲击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与奥斯曼开始进一步的沟通，以避免事情出来了再寻求解决方案，这比较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

“你说得不错，我也是这么分析的。我回头就跟国内进行沟通。”科威特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在半岛局势没有恶化之前，先跟奥斯曼进行沟通。以便必要时候出兵镇压！

这对奥斯曼人是一个选择题，是彻底与西方结仇——如果半岛部族武装拿油田油井进行威胁的话，还是继续放软态度，那样奥斯曼就需要考虑中国的感受了。

林宝桢回到驻军指挥部，很快一封电报就从中东传去了北京。这封电报又从zn海传到了香山，结果刘暹要小刘皇帝自己解决。他不是拿儿子当傀儡的乾隆，也不需要时刻把权利抓住手中，当他下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属于他的一切还是他的。

三十八岁的刘盛知道这是自己的一次机会，也是竖立微信的一道坎，老爹都放权到这个地步了，自己必须把中东的事情完美解决掉。

拿起电话，他直接接通了总参谋部的电话，接着又打电话给首辅官邸和外交部，最后再叫来了从国安部调任军情处的袁世凯。一次小型的御前会议，将为小刘皇帝奠定解决方案的基础。

没人知道这次御前会议都说了什么，拢共用去了两个小时，侍从室和皇宫的侍卫们只知道，当袁世凯离开的时候，整个人斗志昂扬，而外交部的唐部长满脸的苦涩，还有首辅霍大人一脸郑重。

霍广成最后一个离开的zn海，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但是像多数时候一样，小刘皇帝并没有因为天黑而停止工作，宫殿中灯火通明，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又在挑灯夜战了。

直到深夜时分，寝宫里的灯光才熄灭，而在此之前，皇帝已经一口气从档案室抽调了十几分文件。

第二天，皇帝陛下也病了，太医宣布病因是太过疲劳了。所以小刘皇帝只带了近身侍卫和侍从，轻车简行的就赶去香山配着自己老子一块养病了。在皇帝香山疗养期间，政务由内阁全权处理，国会在一旁负责监督。

没人知道皇帝只是在香山露了一个照面，然后人就秘密的赶往了阴山脚下的一处军事基地。而大权在握的内阁因为中东战事的变化，各方面利益诉求的不一，让原本看上去一团和气的内阁各大臣之间立刻出现了配合上的不协调。尤其是工商部与重工业部为了争夺科威特利益而发生纠纷时，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有了新的话题，特别是外交部突然对科威特安全形势提出警告以后，整个国会都爆了。

全中国的上上下下突然发现自家的油桶又不安全了。因为这场中东战争，科威特竟然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压力，如果奥斯曼帝国面对半岛部族武装的威胁再度软了手脚，奥斯曼帝国就将失去自己在半岛上的大部分话语权，科威特这块波斯湾最深处的土地将立刻变成坐在火山口上的烤鸭！大肥鸭！

中国必须要制止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

没有人能够自信的活在仇人的包围之中，并且活的十分滋润。

如果奥斯曼帝国不能控制阿拉伯半岛的局势，科威特就将成为半岛部族力量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中国人对于这些部族来说是外来人，是纯粹的异教徒。天方世界的排斥力可不是一般的厉害。而科威特在这种环境之下，发展公司的利益不可能得到安全保障。

科威特可是中国60%的石油来源，丢失了科威特的危害性，是个中国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票作为一个愈发庞然的怪物已经牵扯到了太多人的利益。

就像丢失了半岛，奥斯曼还有两河流域盛产石油一样，中国没有了科威特也还有南洋石油来作支撑，但丢失了科威特对于中国自身利益的伤害，那是完全的重创。

当石油管道和油井一口口出现在波斯湾的时候，这些源源不断流淌着黑色黄金的家伙，也成为了支撑一个个帝国的输血管。它们十分重要，它们又非常脆弱。

以部族势力的力量，就完全有能力在一个月内摧毁中国在科的大部分石油输运管道，甚至威胁到科威特城的炼油厂和储油罐。这在21世纪被称作恐怖袭击！

第八百三十章约翰牛敢吗？

这是中国人的自作自受。

当有声电影席卷全世界，当中国的战争片中一个个‘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出现在荧屏上的时候，这种自杀式袭击也就应运而生了。

没有谁去统计第一个玩人手炸弹的人是谁。反正在南洋，在那些恨日本治安军恨之入骨的南洋土著，第一个站起来用自杀式袭击炸掉了治安军一个治安岗哨之后，日本人的伤亡率近几年是直线上升。

军事实力绝对完爆半岛的奥斯曼帝国为什么对于半岛部族存在可能性的退让？那就是因为这种袭击模式的出现，让花费巨资修建的输油管道与油井等等一切设施都变得脆弱无比。

现在是还没有一处实例落在石油工业上，但这东西一旦与石油工业挂上钩，产生的危害就将是毁

天灭地的。那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因为这个时代的监控方式太简单粗暴了。这是逼着石油业对中东这群土老帽们妥协、退让。

因为在半岛，部族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节，这些握着权利的中东贵族要想给外国石油企业找麻烦，太轻松太简单了。然后谁都要合计一下这两边的得失比例，因为动了人的奶酪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土著的半岛部族长老、贵族们，也担心撕破了脸皮之后己方势力会遭受的惨烈报复。

这就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好地达成了一个平衡，两边都有短处握在对方手中，这也就有了交易的底盘。

现在国防军就是要防止半岛部族势力靠着威胁吓退了奥斯曼。那样的话置身在半岛势力的拥簇中，科威特连安稳都难得到。更不用说继续发展了。

如今科威特总体的中国人只有十万，但是来科

威特做工的波斯人就有五万以上。还有不少于此的半岛人。科威特城不仅仅是一座石油化工城，更是一座中东规模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全世界所有的商品，买到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这里的货物吞吐量是80%的奥斯曼海运输入总量加上波斯至少20%的中对外贸易额。可以说这里的货物完全不比伊斯坦布尔的吞吐量小，只是运输业和服务业就要用去太多太多的人了。中国能够将所有的外籍人全都驱除科威特吗？那样科威特还是现在的科威特吗？而不驱除这些阿拉伯人，危险就时时刻刻的伴随着你。那真的就是坐在火山口，提心吊胆着担忧着火山什么时候爆发！

中国的骚动立刻变成一股压力推到了西方来，谁都知道半岛部族背后是英国人在给他们撑腰，现在中国国内一股抵制英货的活动已经有苗头燃起，如果英国人在半岛对科威特动手。不需要真的爆起璀璨的烟花，只需要几个消息，就能搅得科威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中国国内也会立刻进行强硬的反制裁，有国家来背书的‘抵制英货’活动。甚至于中国人还会在别的地方搞些小动作！

军情局在行动！

很快一些约翰牛们根本就认识不到的小害虫就会光明正大的通过轮船进入英国人的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等，因为现在的大英帝国根本就没有‘身份证’这么一说。约翰牛们最早的身份证还是要在原时空的一战中施行。现在的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到处都露着窟窿的烂屋子，随随便便的‘角色’就能从中间杀个三进三出！

科威特真毁了又如何？中国会吐出一口血，但是比中国更缺少石油的欧洲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勇气中国从来不缺！

如果中英因此开战，刘暹一百个相信德奥会欢天喜地的搬着小板凳做在一旁观看。而绝不上前一步。英国人不敢在中国耸立的情况下，对德奥出手，那么他就敢在德奥完好存在的情况下，与中国开战吗？

笑话！

小刘皇帝的办法就是一边布置报复的后手。另一边做出足够的声势，让英国人老实当个观众。

对奥斯曼的战争，有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出手已经足够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承受得了。英国人和他的走狗们。就别想着再来插一脚了。中国不允许！决不允许二十年之力打造出的这张中东王牌被欧洲人联手给废了。在大战可能发生的前夕！

“**，**！”南也门英国人的公使馆里。驻南也门联合酋长国的英国公使亨利.波兰特看着手中这封刚刚转交到他手上的白厅决意，连声爆出粗口来。不如此实在难以消除他的愤怒！

一年多时间的筹划。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那些顽固愚昧的部族首领身上，才让他们答应计划。结果白厅的一封电报就把自己一年多的心血全部废掉，就像丢掉一团废纸那样轻易，亨利.波兰特着实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可是，可是……，这是白厅的决定啊。这是统

领整个大英帝国的大脑做出的决定，亨利.波兰特，小小的一个驻外公使那里敢违背呢？

别看伦敦在南也门的投入越来越多，几年前的总领事馆，在南也门联合酋长国成立之后，也老母鸡变鸭成了公使馆了，外交级别提升了一级。可是再重要的公使也只是一个公使。

对于白厅来说，公使级别的外交官算个屁。能被那群大佬放在眼中的只有地球一等强国的大使，对于白厅，这些人的意见才是真正值得认真考虑与对待的。

“阁下，马赫穆德和穆尼尔两人要带队离开，那些人……”

“不能让他们走。马赫穆德和穆尼尔要走，就让他们两个单独滚蛋。他们手下的队员一个也不许离开……”

“阁下，难道你……”

“不。这可是白厅的命令。我是什么？区区一个二级公使。可不敢违背白厅的命令。但是我铸好的两把剑，我也不想他们连见血的机会都没有，就永远的沉没在大海当中。不过二十六个人罢了。公使馆难道养不起他们吗？”

“是的，阁下！”

“他们可是我废了一年多时间才组建起的。解散只需要一句话，可再想组建的时候呢？”亨利.波兰特眼睛里闪着精光。“留着它！”他就不信中国与大英帝国真的能够和平共处。

此刻人在阴山脚下的小刘皇帝正在用赞叹的目光欣赏着中国最新定型的陆虎五型坦克，重量达到14吨，土路速度能超过25公里一小时，公路速度接近35公里1时，最大行程110公里，装备有37mm火炮一门，7.92mm机枪两挺，这绝对是世界上性能最优良的作战坦克。带有倾斜装甲的设计思路也将对西方的坦克发展有着深远及革命性的影响。这让陆虎五型坦克拥有着超越其装甲厚度的防御力。

这就是中国最先进的坦克技术储备，陆虎五型与研制还没彻底成功的陆虎六型重型坦克是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用来迎接所有挑战的依靠。

陆虎六型重型坦克的重量超过35吨，土路越野速度可以超过15公里1小时，而公路速度能够达到30公里1小时。100公里以上的持续能力，60mm的坦克炮，炮塔正面装甲厚度50毫米，车身装甲厚度40毫米，最薄弱的后部也有20毫米，可以说是现时空技术下一项完美的杰作。尤其是坦克炮，改线膛炮为滑膛炮，还是老刘皇帝亲自拍板决定的。

而在此之前的坦克炮一律都是线膛的，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欧美列强。

就连老刘皇帝一开始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一点，而只是盯着坦克炮口径来看。还是这款陆六，装备47mm坦克炮还是装备60m坦克炮大讨论的时候，刘暹才注意到了这点。

因为支持装备60炮的一方打报告说，尽可能的扩大坦克炮口径是为了增强穿透力。然后一切旧ok

了！线膛炮的缺点是初速低，对于穿甲弹来说，一分快就是一分强，线膛炮的初速达不到要求，那就只能扩大炮口的口径了。要知道脱壳穿甲弹大多是尾翼稳定，线膛炮发射尾翼稳定脱壳弹必须使用滑动弹带，而这样会损失能量，降低初速。

刘暹就是看到这份材料才知道中国坦克的坦克炮全都是线膛炮的。然后立刻就改了。

滑膛炮在后世之所以受各国青睐，其相对于线膛炮自然有很多的优势：首先是滑膛炮没有膛线，其生产工艺简单、价格低廉，同时由于没有了膛线磨损，使其炮管寿命要长于线膛炮。其次，滑膛炮由于没有了线膛炮因膛线根部应力集中、易产生裂纹的问题，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这样对提高弹丸初速和射程有很大帮助，而线膛炮要想获得高炮口初速必须具备更高的膛压、更长的身管长度，而这对坦克炮来说都是有极限的。第三是弹种原因。坦克弹种主要有两种，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破甲弹。随着坦克技术的发展，坦克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技术，破甲弹对坦克的威胁降低了，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便成了最主要弹种。但

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长径比很大，其长杆形弹芯根本不适合旋转，否则在炮管中高速旋转会使其结构强度降低，并且在弹头接触装甲时由于旋转产生切向力而更容易跳弹。因此可以说用滑膛炮取代线膛炮是大势所趋并代表着坦克火炮的发展方向。

对于现在的时空，最后一种原因可以省略，只是前两者因素，就足够说服所有人了。

第八百三十一章巴尔干战争再扩大

ps：1862写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汉风要准备新书了。接下来的更新要减少一些，一天四千！大家体谅体谅！

朝阳下，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波斯湾边儿的那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上，一座座铁塔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好像许多笔直的树木。

那是油田上的抽油机，正是靠着这些俗称为磕头机的大家伙，以及连接这些抽油机和炼油厂的输油管道网络，还有一艘艘往来于大洋上的油轮，现代工业的‘血液’——石油，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业的每一个需要它的地方，以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就是科威特，有‘中国油桶’之称的科威特。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里的石油工业已经成功的超越南洋，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翘楚。无论是产量，还是技术水平，这里的一座座油田的含金量都

可以与世界顶尖水平看齐。

比如这座临近波斯湾的蓝湾油田，现在年产石油四百万吨，正在全力向着五百万吨努力。附属炼油厂可以将油田所产的石油全部‘消化’完毕，这些高品质的轻质原油，炼制油品种类可达十一种之多。从技术角度而言，整个科威特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包括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水电、运输、通讯、建筑安装等等，一系列生产部门和后勤部门，拥有工人及技术人员三万余人。这其中还包括了一所石油行业的进修学校。生源来自国内各地的石油学校，在学业结束前一年抽调优秀学生前来进修+学习。有师生两千余人。

科威特开发公司就是此刻的地球上最庞大无匹的石油业公司，拥有着国外企业无可想象的雄厚实力。数以万计的技术工人资源，整个国家作为其后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培养出足够多的技术、管理人才，为将来国内的石油大发现提供足够的技术保障。

为了使中国的石油工业技术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早在南洋石油时代，政府就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技术专家来华指导，其中尤以美国技术专家的人数最多，技术也最好。原因非常简单，美国的石油工业水平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即便到了现在。英美合作的加拿大石油公司，也是以美国标准在开发着阿尔伯塔北部的石油资源。

欧洲列强国家的石油业现在顶多是赶上了美国的水平，即便是英德也不敢说超越。

最早的中国南洋石油业就是在美国技术专家的指导下，一步步发展到举世瞩目的地步。接着中国石油在中东爆发出了一朵璀璨的黑金之花！

这不仅是在钻井技术上的发展，还有采油技术和炼油技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自由贸易横行的时代，只要肯付出金钱，没有你买不到的技术和设备，没有你聘请不到的专家。何况中国的电力发展和内燃机发展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大量的新技术运用在了石油工业革新上。大手笔的投入，雄厚的技术保障，自然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中国石油业不仅采用了那些已经被证明切实可行的实用采油、炼油技术，还充当着先进技术实验场的角色。目前。玉门油矿正在进行的主要技术实验项目就是注水高压采油技术以及电测钻井技术。现在还是石油工业的‘洪荒时代’，油田的采收率平均只有15～20％，钻井深度不大。观察油藏的手段也只有简单的温度计、压力计等。

但随着电力的一步步普及，以电测方法为中心的测井技术和3000米以上的深井的钻井技术正在迅速发展之中。石油业的发展之路离不开电业的伴随。

自然的，当中国石油工业一步步走到世界前沿的时候。伴随的还有老刘皇帝不尽的满意，以及更大的支持力度。

作为一名历史的穿越者，老刘皇帝太清楚石油对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了，现代化的工业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石油工业的基础上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他宁愿把一部分利益让给英国人、荷兰

人，也要抢时间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产油大国，老刘皇帝从来都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人，他费尽心思的抢夺土地，一切之根本除了皇汉主义外，就在于抢夺那些现在还无法利用到，百年后却能支撑起一个超级大国底蕴的各类资源！

就像现在全国都焕发着勃勃生机的阿富汗，这个地质地理上的奇迹，才多长时候？就吸引了上百亿华元的涌入，一个个矿产被开发，数以十万计的阿富汗人在矿场找到了一份足够他们温饱的工作。整个国家也立刻就变得安稳了。

石油工业也是如此。若不是中国的力量实在难以尽吞中东，你以为他会把半岛和两河流域尽数让出？老刘皇帝对于资源的贪婪一定程度上比之土地还要更甚。他可从没有忘记澳大利亚，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和庞大的面积，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矿产！

老刘皇帝这几年所走的每一步棋都是以战争的

胜利为出发点，而战争胜利之后的成功就是以最终夺取澳大利亚为出发点。

中国人很擅长欺上瞒下，科威特发展公司在科的执行总裁已经明确无比的感受到了公司可能要遭受的威胁，连本土股市里的行情走向都有所下降，但是在科威特，在中东的这片贸易乐土，依旧车水马龙，人流如涌，摩肩接踵，热闹繁荣的一如从前。

因为联合了科威特驻军的发展公司直接掐断了《大公报》等外界媒体的来源，自家发行的报纸上报喜不报忧，三万公司工人、职员和更多的在科华人。根本就不晓得科威特已经触在了威胁之下。就算偶尔的有小道消息流传，不得证实。又能有几个人相信？

总之，现在的科威特华人还在以一种瞧热闹的心态看待着正在发生的巴尔干战争。

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意大利人损失了6000多人和一艘轻巡，一艘装甲巡洋舰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失败之前，中**人就已经正式的介入这场战争了。

意大利人用自己糟糕的登陆战组织水准为中**事代表团全体成员上了一堂课，让他们清晰的看到，在现在的战争模式之下，糟糕的战斗组织水准会让军队遭受多么重大的损失。

意大利人的轻巡和装甲巡洋舰可不是毁在飞艇部队的手中，而是被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军炮台配合着他们非常有限的潜艇给摧毁的。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意大利舰队要用自己的火力去支援和保护登陆场上那些根本就向前打不动的意大利军队，以及满载着意大利士兵的一艘艘运输船。

当舰队被限定在某一范围的时候，再强大的舰队面对炮台和水下潜艇的配合。也会以失败告终。而丧失了海面火力的支援后的意大利登陆部队，在遭受飞艇轰炸，重炮轰击的轮番打击之下，三千二百七十名意大利军人举着双手走进了奥斯曼人的战俘营。整场战役，意大利人一共在四个地方进行了登陆，全部失败，最远的一次也仅仅是向陆地挺进了8公里。意大利人一共总共损失了6500名左右的

陆军士兵。虽然正常战役前后持续了一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每当一次登陆作战失败后，意大利人就会用自己强大的舰队猛轰达达尼尔海峡。强烈的炮击通常会持续五天以上。直到下一场登陆作战计划制定完毕！

中国的军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爆发第十天的时候全面进入了海峡守卫部队。整场战役经历下来，经验体会和注意事项。总结起来能够写上一本几十万字的大作。这场战役为中国总参谋部和所有的军校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课素材。

等总参谋部将系统总结后的报告，足足二百多页的厚厚一摞文稿送到老刘皇帝手中的时候，刘暹只看了个开头就彻底丢下了。落后了，很多的军事术语。刘暹都快看不懂了，而且太费脑子。

刘某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军事家，他的‘赫赫功勋’有太多太多的水分了。也让刘皇帝清醒的认定了一个事实——只要有虚拟地图。一切

就ok！

像现在的这种后勤运输和作战组织方面的东西，跟真正的刘皇帝真的很不搭滴！但是中**事体系的建立和中**事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这一摞摞厚厚的资料。

军事理论家与政治理论家的价值，刘暹早就清醒的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这些人绝不是只会放嘴炮的砖家叫兽。真正的军事理论家与政治理论家引领着军事与政治的最前沿发展，引领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汉的《海权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重大的意义影响着全人类！

他们可以不是孙武、拿破仑这样的百战名将，可以不是克伦威尔、富兰克林、秦皇汉武这样的政治家，但他们能够通过相关客观事物抽象的理念，来处理总结客观事物的规律！

中**事界现在还没有马汉、克劳塞维茨这样以一家之言扭动整个世界的军事理论大家，中国各处

军校，各个兵种数以百本的军事著作大多是集结人力合力编著的。

当然了，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有着老刘皇帝这尊大神已经爆表了，他的脑子完全是地球文明诞生以来军事史上最珍贵的一颗大脑。

是他一手将战争从二维模式推向了三维模式，空地配合，立体打击，这些年可一直是东西方军事理论研究的重点。更何况还有装甲部队。然后是海军方面的无畏舰及战巡！

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刘暹的理论和‘战争思想’实际上完全是空中楼阁，高度很高，很有前瞻性，但没有根基。他自己绝对搞不来这种玩意！真正一点点填充根基、夯实根基的是中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军事教员，是他们才让今日中**界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

而一本本厚厚的军事理论著作，背后浮现的就是一场场激烈的战争。如今中国虽然十多年时间不打打仗了，但一些零碎的小规模战斗可始终在保持

着。不过战争全部发生在陆地上，大海上的战斗，对于国人来说已经很遥远了。

现在不仅外国人不认可中国海军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连中国自己人说起自家的海军来都没啥底气。

潜艇兵地位高过水面舰艇上的水兵，这是因为中国潜艇部队打下来的赫赫声威，海军内部也认同了这一点。可连鱼雷艇上的水兵也似乎比战列舰上的水兵地位高了，这就不对头了。

一切的一切只能怪中国海面舰队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战绩。

中国海面军舰这些年了都没有啥大举动，演习是年年都有，登陆战还是其中的一个关注重点，但演练场上做的再好也没有战场经验来的可靠。这次意大利人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可以说是给中国的海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做一个非常好的验证！

不过对比意大利人在爱琴海上的不给力，随后

进入战场的另一头大鳄奥匈帝国表现就相当强势了。

一出手就是两个方面军，二十万军队。

刘暹很不屑的笑了。奥匈帝国这个实力似乎不弱的欧洲传统列强，就跟原时空的老毛子一样，明明已经败落到二流层次了，却总想充一流的面子，办一流的事！

奥匈帝国以奥地利皇亲欧根大公为战线总司令，此人身世显赫无比，是利奥波德皇帝的曾孙，曾经击败过拿破仑的奥地利名将卡尔大公的孙子，1866年意大利战争英雄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鲁道夫大公的儿子。还是本代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该大团长位置在哈布斯堡－帕尔马家系中世袭，然本人实际上的军事才能非常非常的平凡，但是他很明智，从来不给自己的参谋长，实质上的总指挥斯维托扎尔.冯.博罗耶维奇上将添乱。

二十万奥匈军队的总指挥是斯维托扎尔.冯.博罗耶维奇上将。这是一个对奥匈皇帝忠心无比的塞尔

维亚人！

第八百三十二章猛虎出柙

“轰轰轰……”

狂暴的弹片横扫着战场，橘色的火光当中尘土纷飞，一道道黑色的烟柱升腾起来。

这是斯科达1909年型的10cm野战榴弹炮在作响。100mm的口径，上下射角:+8度~+50度，最大射程7600m，而重量只有轻便的1350公斤。都不需要汽车拉拽，几匹驮马就可以轻松的将它拉着到处跑。

奥匈帝国的装备水平在总体上是不如德国人，比如他们那怪异到极点的自走火炮，但还是有很大的可取之处的。斯柯达兵工厂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大口径火炮和装甲车辆在欧洲可谓是独树一帜。

拥有着这些100mm口径大炮的军队就是奥匈帝国的一波参战部队——二十万奥匈军队！

这个数量并不算很多，对比奥斯曼帝国这场战争已经达到的规模，对比奥斯曼人紧急扩军起来的陆军规模，二十万人是一个绝对的小数。可奥匈帝国背后有着德军的全方位支持，在斯维托扎尔.冯.博罗耶维奇上将的身边，德**事观察团长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步兵中将，正带领着一个人数多达五十多人参谋团，全面介入战斗指挥。

战斗情报在迅速反馈到指挥部手中，奥匈帝国两路出击，可两路奥军的战斗都不太顺利。

奥斯曼人对于奥匈帝国的参战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奥匈军队的面前修筑了巩固的防线，奥匈军队虽然人数、火力皆占优。但想迅速的拿下阵地，就不太可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匈帝国的参战就没有价值。如果这二十万人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的军队，奥斯曼人肯定不会费力去修筑防线工事的。他们只会用一样凝聚起来的拳头硬碰硬的打回去。

是奥匈帝国的‘声威’逼迫着奥斯曼军队选择了防御。这是很清晰的区别对待么！

奥匈不能怪别人，他们跟英国人纠缠的太久了，掺入战争根本不能达到出乎意料的突然性。等待奥匈军队的自然就是奥斯曼人的严阵以待了。

只是奥斯曼人的防线坚硬的超乎了奥匈与德国人的想象。大规模进攻只能在奥斯曼人的阵地前留下一片片数之不尽的尸体，狂轰滥炸对于奥斯曼人的伤害并不大，堑壕战发展到现在，早已经达到了一个超高的水平了。

奥斯曼人的防线有五条锯齿型战壕组成，由一些交通线【战壕】连接起来。交通线与前方战壕的连接点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重地，普遍都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最前沿的那条战壕只有少量守卫部队，这些部队只在清晨和傍晚才进入战壕。70码至100码之后是支援战壕（或叫转移战壕）。当前方战壕遭受轰炸或炮击时，里面的部队就可以撤到这里。300码至500码之后是预备战壕，里面有大量的预备役。

奥斯曼人的战壕标准一切依从国防军，锯齿型

战壕让每一名士兵在壕沟里都无法看到十米外的东西。这种形状的壕沟在敌人从侧方进攻时能很好的保护它里面的步兵，并且防炮弹碎片——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一颗炮弹整好落在堑壕里。

壕沟面对敌人的一侧叫做胸墙，背对敌人的一侧叫做背墙。背墙使士兵们的后背不会为落在壕沟后方的炮弹的弹片所伤。如果敌军攻下了壕沟，那么原来的背墙就会成为胸墙。壕沟的两侧会用沙袋，木架和铁丝网进行加固。壕沟内的地面通常会被铺上木板。

士兵们的掩蔽洞位于支援战壕后部。英国的掩蔽洞通常有两米到五米深。国防军的掩蔽洞一般要更深一些，距地面最近的也有3米5，有时甚至能达到8米以上。士兵们通过台阶走到上方。

为了使一名士兵可以在不暴露头部的同时观察到战壕外面，壕沟的胸墙上会有一些射孔。射孔可以简单到只是沙袋中的一个缺口。但它也可以使用钢板来保护士兵。并且奥斯曼人还装备有可以缩在战壕中观察战壕外部的潜望镜，它最简单的形式只

需要一根木棍与两片镜子。

奥斯曼军队的第四条战壕与第五条战壕间隔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上千码间距的前线交战区里。并不是一片坦途，奥斯曼人在3—4—5三条战壕之间修建了一系列的孤立阵地。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壕沟。而是单独的防御阵地，每个阵地都可以为它的相邻阵地提供火力支援。

而且师从中国国防军的奥斯曼人还很注意战壕卫生。阿拉伯人本来就很注重整洁，这点上奥斯曼人做的比自己的对手好多了。恶劣的战壕环境，再不注重卫生的话，疾病感染的机会会成倍的翻涨的。受伤后被感染的几率也会大大的争夺。现在还是医疗相当原始，救命的青霉素还没有被发现的时代。即使是医疗条件最好的国防军，经过这些年大笔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战场上腿受过伤与胳膊受过伤的士兵也分别有8%和10%的死亡率。这个时代因为受伤而死的士兵，实际数量并不比直接战死的人少。

奥斯曼军队两路迎击奥匈军队，战争进行到现

在，直接丧命战场上的奥斯曼士兵只有五千，但总体阵亡将士已经超过了八千人，还有大批的伤兵等待死亡。一万三千余伤兵中有五分之三的伤者都原于炮火。炮弹弹片造成的伤害通常比子弹造成的伤害严重。炮弹弹片会将一些灰尘带进伤口，这会导致感染的几率成倍的增加。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胸部中了炮弹弹片的士兵死亡率为胸部中子弹的士兵死亡率的三倍，也就是超过了40%。炮弹的爆炸还可以通过引起脑震荡而致死。除了生理上的伤害，炮火还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长时间的炮击经常会导致士兵休克。不过这些奥斯曼军医还没有完全地了解它。只看到了结果，而不知道因由。

防守方的奥斯曼军队都已经付出了近两万人伤亡。进攻方的奥匈军队死伤可以说更多了。

奥匈在进攻当中还投入了上百辆的坦克以及自走火炮。但是这一点奥斯曼军队早有防备，他们在阵地前方都挖掘有又宽又深的防坦克壕。以及一种用混泥土铸造的拖延或阻碍坦克前进的反坦克锥。

一种三棱锥，类似金字塔，半米高的阻碍物。以一定间距摆成一个大面积的网状阵地的三棱锥，但不必要去追求正三棱锥。这些东西能用来很好地阻碍履带式坦克车前进。原理就是，履带式坦克车碰着反坦克锥的时候，因为土地前端滑腻，加上履带式坦克车的动力猛，所以，坦克车很轻易的由反坦克锥的一个平面滑上反坦克锥的低顶端。当坦克车滑到顶端的时候。因为坦克车的底部不是滑腻的，所以很轻易卡死在上面。这时反坦克锥就仿佛一个千斤顶一样，即便是你将它推倒，它仍然有一个尖锥朝上，阻碍坦克前进，唯一的方法只有爆破将其清除。所以遇到这玩意儿，坦克只好拐来拐去躲开它们，能够为防守方赢得更多的时间。与中国古代战争中的铁蒺藜，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防军已经有段时间没经历大规模战争了。只是自己搞演习，虽然搞出了很多成果，但不拿到战场上去试验一番，国防军自己心里是没底儿的。这场巴尔干战争。可以说是一个很好地展示平台。

奥匈帝国完全占据优势的装甲力量在防坦克壕与反坦克锥面前束手无策。奥斯曼人可不是抗战时

候的中**队，虽然他们没有大规模的装备坦克装甲与飞艇，但他们有着强大的炮兵和防空火力。

奥匈帝国地面进攻不成。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在空中形成打击力量，但在奥斯曼人密集的防空火力和一盏盏探照灯面前。不是说没有战果，而是进展不大。他们的飞艇部队。现在更大的作用已经是趁着黑夜，飞跃防线后方空投伞兵和间谍来捣乱了。

伊斯坦布尔，中国大使馆。

罗顺强的房间外，一个年轻军官正在急促的敲着门。“这么回事？前线有变么？”扣子都来不及系，罗顺强就跑来开门。

“不是团长。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答应出动近卫坦克旅了……”年轻军官两眼中全是兴奋，代表团向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建议了多少回，这家伙终于肯把近卫坦克旅吐出来了。虽然不是整个近卫师，可步兵前线的奥斯曼军队不缺，他们缺少的是反击的坦克。

罗顺强紧紧地握起了拳头。这对他来说是太好了。有了近卫师的装甲旅，他就有把握彻底击溃马其顿方向——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主力军了。这两个国家在奥匈帝国介入战争之后，立刻鼓舞起了斗志——英德为他们输入了大批军费和军火，重新组建了四个集团军进攻马其顿！但是因为新军里新兵较多，战斗力不强，被奥斯曼军队的马其顿集团牢牢地拒之门外。

罗顺强不认为一直防守是个正确的选择，他与奥斯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有过商议，认为现在就该发起反击，不针对奥匈军队，而是先剔除奥匈军队的羽翼——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门的内哥罗军队。解决了这些小国之后，再集中兵力破退奥匈，或是击败奥匈军队，从而赢得战争！

用一句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柿子捡软的捏’！

“罗团长，苏丹已经把命令传达到了近卫师。齐亚帕夏派来了自己的副官！”使馆参赞这个时候

也走了过来。齐亚帕夏的动作很快，大使馆刚刚接到通知，他的副官就来到了。

“召集人，我们立刻赶去近卫师！”

奥斯曼苏丹近卫师，这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最为信任的一支军队，师长齐亚帕夏是奥斯曼皇室的近支，算关系，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族兄或是族弟。

这么些年来，奥斯曼帝国一直在努力扩大着自己的陆军，但限于军费开支，奥斯曼陆军的装甲力量还非常薄弱，有限的几支装甲兵部队的最大编制只是装甲营，惟独这近卫师中的装甲部队，不仅在建制上是一个完整的装甲旅，还多配了一个机械化步兵营，总人数达到了一万两千人，在坦克、装甲车的实际数量上，也达到了170辆，这还不算上储备车辆，仅此一点，就足以傲视奥斯曼全军。

整个近卫装甲旅下辖五个营，分两个装甲营，一个炮兵营——内含防空火力，两个机械化步兵营，外加旅部和一个工兵大队、一个侦察兵大兵。

全旅配给卡车500余辆。

　　这样的建制配置，如果换成国防军的话，全旅将士至少要一万五千人。但奥斯曼帝国的现在决定了他们的军队想要达到与中国国防军一样的人员编制，是种奢望，也是一种奢侈。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近卫装甲旅自然也成了近卫师，成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心尖子。能行的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根本不想把这支威慑力巨大的部队派出伊斯坦布尔。

　　它是整个奥斯曼帝国，装备全军最好的，军官全军中最优秀的，包括指挥官戈登帕夏在内，许多在中**校留学，甚至在中国装甲兵部队中实习过的奥斯曼帝**精英指挥官都在这个旅服役，这个装甲旅的作战能力可想而知。

　　在过击的两年时间里，近卫装甲旅每每出现在奥斯曼陆军的对抗演习当中，声威赫赫，连欧洲人都清楚这支军队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那是全奥斯

曼陆军的第一王牌。从这里走出的基层军官与士官，不少人被派往其它装甲混合部队担任基层军官。还有诸多的炮兵、工程兵、机械化步兵军官，走出近卫装甲旅就意味着升职。可以说，从某一种意义上讲，这个旅就是奥斯曼军队的小军校！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卫装甲旅自身背负上了巨大的负担。他们一旦出战，就必须胜利。不然整个奥斯曼陆军的士气都会大挫。

被整体奥斯曼人即以厚望的近卫装甲旅，一旦动起来，便要如猛虎出柙，横扫一切。

第八百三十三章十全大补丸

“在预备反击马其顿之敌的过程中，奥斯曼军队一共筹集了两个主战师，一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四个炮兵营和一支飞艇部队，接近九万军队。”

“分别布置在斯科普里和萨萨。前者是马其顿最大的城市，马其顿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同时这个地方也是奥斯曼军队抵抗巴尔干联军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的蒋百里在刘暹面前表现自如，对着整个马其顿反击战布局图，细细解说着。

他并没有被中国的巨变给‘蝴蝶’没了。蒋百里这个军事人才，在巨变后的中国反而变得更加容易出人头地，闪光点更加耀眼。只能说人才就是人才。五年前他的名字就传进了刘皇帝耳朵中，两年前蒋百里进了刘暹的侍从室。

“萨萨是马其顿很普通的一个城市，奥斯曼人

只在这里放入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但这里距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相当的近。从萨萨向东北方向一百公里的地方，就是丘斯滕迪尔。这里是保加利亚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公路、铁路都能够直通其首都索菲亚。”

“罗团长汇报说，萨萨的奥斯曼军队至少配备了200辆卡车。奥斯曼人从国内抽掉了大部分的机械化车辆投入了这场战役。如果战斗过程理想，那里的奥斯曼军队只需要两天就可以占领丘斯滕迪尔，然后迅速对索菲亚形成威胁。”

蒋百里手中的鞭子再度指回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的苏丹已经同意出动近卫装甲旅。预计十天之内这支奥斯曼帝国最强大的装甲力量就可以调集到斯科普里。这里的攻势才是奥斯曼人的主力所在。”

“击破了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的四个集团军。这两个国家将再没有大建制的军队存在。萨萨方面的奥斯曼军队都不需要真的进入索菲亚盆地，只需要威胁保加利亚退出战斗。奥斯曼人这场反击战就

达到了初步目的。”

“但是奥斯曼军的更大目的是迫使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一同退出战争，我个人认为是不现实的。塞尔维亚很难彻底的退出这场战争。他们不同于保加利亚，他们距离奥匈太近。就像门的内哥罗一样，奥匈军队直接通过他们的国土进入战场，这个国家就完全绑的在了奥匈帝国的战车上。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距离边境战场有着至少300公里的距离，在奥斯曼军队打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奥匈军队完全有时间插入战场。”

“这场战争的规模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奥匈帝国的海军力量很有可能加入爱琴海战场。”蒋百里赶脚这场巴尔干战争十分有可能变成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全面较量。

刘暹闭着眼睛沉默不语。蒋百里的感觉他也有，而且在奥匈参战之后就清晰的印现在他的脑子里。中国要大出血了啊。奥匈要真与奥斯曼来一场全面大战，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定会伸着手向中国要钱要支援的。

9月奥斯曼的反击战打响。

首先是萨萨方向，对面的保加利亚军队只有五千不到。奥斯曼人保密工作做的很好。让保加利亚一直以为对面只有不到万人的一个步兵旅呢。结果被奥斯曼军风卷残云一样，直接横扫。开战第三天，奥斯曼骑兵就已经越过丘斯滕迪尔，向着索菲亚盆地推进。后续的奥斯曼步兵也在拖着大炮、补给乘坐着一列列火车，奔赴索菲亚。

而斯科普里呢，9月11日凌晨3时45分，奥斯曼军队的飞艇部队首先着向保塞联军阵地飞国去，目标不是联军部队的当面防线，而是这道防线背后的炮兵阵地、物资储备地、铁路、公路和桥梁。几分钟后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新军就第一次尝到了体力打击的威力和突然死亡与毁灭的滋味。奥斯曼军防线上千炮齐鸣。炮弹如雨般倾泻到联军阵地。约1小时后，奥斯曼军的地面部队从南发起了全线进攻。

保塞联军猝不及防，他们之前可一支是压着斯

科普里前线的奥斯曼军打的，奥斯曼人为了隐藏自己的作战计划。这段日子来面对保塞联军都表现很‘龟缩’。上百门火炮和大量的军火储备被飞艇轰炸第一时间毁灭掉，一桶桶汽油染红了天空，大量的汽车还没来得及开动就被爆炸包围。奥斯曼人这些日子里早就把保塞联军的情况侦查了个清楚。之前引而不发，现在动若雷霆。至少百名谍报人员袭击了保塞联军的电话线、电线。一时间保塞联军的交通枢纽和指挥联络都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部队陷入一片混乱。

奥斯曼人的近卫装甲旅趁势作为全军的刀锋部队猛烈出击。很快就从几个主要地段突破了联军防线。

奥斯曼军队突破联军防线后，迅速向保塞联军腹地进行穿插。其中奥斯曼军队的主力——近卫装甲旅主力+一个主战师，三万五千人的兵力火速向着卡查尼克挺进。那里是保塞联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同时也是保塞联军的军需总储备处。有保加利亚的第7集团军负责守卫，沿途路上还能攻击到保加利亚第4集团军的两个师，如果胜利夺取卡查尼克，

整个保加利亚军队也就不复存在了。

另一个主战师依靠自己手中的一个坦克营——仅一个装甲大队，二十四辆坦克，十二辆装甲车，十辆自走火炮，直接向着塞尔维亚第5集团军撞了过去。飞艇部队在总攻开启后的两个小时重新活跃在了保塞联军的头顶上。

对于阵线被击破，军队指挥联系不畅的保塞联军来说，这时候的他们，防空力量已经被弱化到了最低点。即使天现在已经亮了。奥斯曼人的飞艇部队又只在受创的联军部队头顶上转悠，将自身的力量发挥到了最大处。

先是受到了突然打击。更因为内部的诸多‘耗子’咬断了电话线，指挥联络陷入了混乱。

无线电台是已经发明很多年了。可那东西一直来都是贵重玩意儿，别以为随随便便就能下发到营连级部队，就算是家大业大的中国国防军和英德军队，无线电台也只能配到大队一级。

保塞联军的兵力僵持在斯科普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的指挥联络都是电话联系，现在骤然间电话不能用了，这对保塞联军的打击是绝对沉重的。特别是他们的炮兵，受影响重大。

而当保塞联军兵种间的配合彻底失去以后，他们还拿什么来阻挡奥斯曼军队的装甲呢？

所以。开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萨萨方向的奥斯曼军队骑着马儿开着火车杀往索菲亚的时候，保塞联军前线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彻底崩溃。这支以新兵为主的部队，以爱国激情团结起来的部队，表现的并不是不勇敢，但他们的战斗力远不能跟他们的爱国热情并肩。

血肉之躯是挡不住钢铁洪流的，十多年前沙俄与美国人的遭遇就一件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抵抗的再激烈，他们死的人就越多。但是话在缩回来。这些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热血青年，与其做了俘虏被奥斯曼人随意整治蹂躏而死，还真不如直接死在战场上呢。

奥斯曼人若是抓到了奥匈帝国的俘虏，他们绝对会像对待意大利战俘一样。严格的遵守日内瓦公约，虽然奥斯曼帝国都不是缔约国。可要是抓着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了，奥斯曼帝国即使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他们也只会当做一页废纸。

这就是强国与弱国的区别！这才是丛林世界的真正‘公约’！

当奥斯曼军队的近卫装甲旅在反击战开始的第五天打进卡查尼克的时候，保加利亚的两个集团军彻底崩溃了。守卫卡查尼克的保加利亚第7集团军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被歼灭俘虏了三万多人。保塞联军指挥部逃窜出卡查尼克的时候，还能掌控的残兵连五千人都不到。

奥斯曼军队没有继续追击。不然的话，他们完全能够彻底歼灭保塞残兵。奥斯曼军队需要封住卡查尼克，近卫装甲旅也需要调转过头来，往南扫荡已经被彻底分割，但还在抵抗的保塞联军。这几日的战斗当中，近卫装甲旅全军阵亡数字只有三百人，伤亡五百人，损失坦克15辆，装甲车11辆，卡

车57辆。可看看他们的战果？保加利亚第7集团军完全就是被近卫装甲旅给横扫了。跟随一起行动的那个主战师都没摸到多打几枪的机会！

随同行动的中**事代表团顾问向北京发出的电报上说：“保加利亚人的勇敢和坚强是不可低估的，甚至是令人吃惊的。但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的损失非常非常的渺小，这完全是因为进攻部队的坦克群发挥了高度威力的缘故。”

这种程度的装甲部队进攻，在当年的沙俄战场和北美战场上，已经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战争理论和理念上并不存在突破，除了更加证实大纵深防御的正确性外，啥子代表性也没有。对于欧洲人来说，看这么一场奥斯曼人的低装甲进攻，价值上还不如反坦克锥重要。

可这样的进攻对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却是毁灭性的。

丘斯滕迪尔的噩耗已经让保加利亚忙作一团了，斯科普里作战保加利亚军队的完败更给慌乱的

索菲亚添了一把火。从丘斯滕迪尔出发的奥斯曼军队已经临近索菲亚盆地边缘了，可保加利亚政府没有士兵能够去阻止他们的挺进。国王斐迪南一世只得派出代表团与奥斯曼军队进行谈判，并向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递达了停战请求！

如之前计划的一样，保加利亚人不能承受索菲亚遭受毁灭的大家，作为保加利亚的首都所在地，索菲亚周边聚集着该国45%的大型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的60%。机械、金属制造、冶金、纺织、橡胶、化工和造纸，全国四分之三的印刷业也集中于此。郊区农业发达。并且是全国的铁路、公路枢纽，费迪南一世的统治虽然比较稳固，他也经不起这样的波折。面对毁灭的危险，保加利亚只能选择妥协！

如期得到的胜利对于战争中的奥斯曼帝国有着十分巨大的鼓舞。

现在意大利对奥斯曼宣战了，奥匈也对奥斯曼宣战了，奥斯曼人面对欧洲两大列强的战争，怎么会不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

即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报》上大肆号召奥斯曼民众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敌强我弱也是不能改变的。意大利人的舰队堵住爱琴海，伊斯坦布尔往日繁忙的港口变成了空港，各类货物价格纷纷上扬，如果不是中国站出来表示了对奥斯曼帝国‘自卫反击战’的支持，如果不是波斯王国一样站出来表示了自己的支持，伊斯坦布尔绝对不会这么安静。

这一切都在等候着接下来的发展。是奥斯曼军队在奥匈帝**队的进攻下迅速的败下阵来？还是两边旗鼓相当，打个不分胜负，再或者是奥斯曼人赢得了胜利，一切事情的发展都需要看战争的结果！

现在奥斯曼帝国的王牌部队出手横扫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联军，并十分轻松的迫使保加利亚王国退出了战争，就像一剂强心针，迅速的恢复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在变弱的底气。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变得疯狂了，到处是宣扬这场战役胜利的标语，到处是宣扬奥斯曼军队的旗帜！奥斯曼这个因为意大利和奥匈两列强的相继入场而变的心虚胆颤

的‘人’，猛然间似吃了十全大补丸一样，‘壮’了起来！

北京香山。

“陛下，这是奥斯曼苏丹的电文。”侍从室机要处主任徐锡麟脸上带着强忍的表情将伊斯坦布尔发来的电文递给刘皇帝。

“尊敬的中国皇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语气很恭顺，这不是写给刘皇帝的，是写给刘皇帝的儿子小刘皇帝的。

第八百三十四章谁动了我的奶酪？！

“…………，保加利亚的退出标注着巴尔干战争从今日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更证明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因为我们的背后有中国盟友的支持，还有着波斯王国的支持，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奥斯曼帝国永远不会落败……

……

阿斯奎斯那个可笑的小丑，这些年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制造着战争，他还无比垂涎波斯湾，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下连一滴石油都没有。自从中东的土地下面发现了石油以后，整个欧洲就都渴望拿起刀叉分割了奥斯曼。

我，阿卜杜勒-哈米德，帝国的苏丹，天方世界的领袖，是绝对要与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的。

我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军人，我已经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最后的

胜利之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宁愿战死也绝不愿屈服在欧洲人的刀与剑下。

当然，这需要中国朋友的鼎力相助。否则奥斯曼帝国即使奋斗到最后一刻，也不能让贪婪的欧罗巴人感受到战争的创伤。特别是英国人，他们就是吸血鬼，渴望吸取整个地球的养分。

阿斯奎斯这个小丑，还有他的前任们，这些年一直希望能找到可以放火焚烧奥斯曼帝国的机会。他们一直渴望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吸取养分滋润着他们自己。

所以今年才爆发了巴尔干战争，所以意大利人才参加了战斗，并在达达尼尔海峡损失惨重。他们撒大谎。使奥匈帝国的民众信以为真地认为，奥斯曼帝国在过去两个月的战争中不堪虚耗。已经奄奄一息了。小丑用谎言欺骗着一个个国家为他们火中取栗，却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在世人眼中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奥匈帝国如他们所愿的掺入了战斗中。但奥匈帝国的军队并没有像他们的自信心一样强大，20万军队在奥斯曼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头破

血流……

阿斯奎斯又让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以残存的士气组成四个新的集团军，认为这样的部队可以打进马其顿，他的阴谋就可以实现了，他可以使巴尔干半岛整个燃烧起来了，事实证明他在妄想！

强大的奥斯曼军队强壮的像猛虎一样凶猛，五天时间横扫了那支破烂的军队，现在更逼着保加利亚退出看战争。盎格鲁撒克逊人吃到了他们自己酿造的苦果，这是必然的。这个恶心的国家永远会受到真神的唾弃！

……

真神知道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感谢真神，它赐给我武力保卫奥斯曼的利益，让奥斯曼在战场上不断取得喜人的胜利，让那群贪婪的小丑不断吞食自己种下的恶果……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我们的未来处之泰然，也极具信心。奥斯曼帝国，不论在力量，军事，经

济。尤其是道德方面，都是世界上最一流的国家之一。英勇的奥斯曼军队，只要有必要，不论何时都不惧怕任何的挑战。奥斯曼人的信心应永远陪伴着他们的战士！”

这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来北京的电文内容。一个单独选段十分激昂有诱惑力。整体却又气氛压抑的表态文。电文里那种要激昂亢奋却又没那放手一搏的胆量，自己主动把情绪拔高却又把高涨的情绪给强压下来的感觉，让人看得忍俊不止。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是一边在对中国表态发誓显忠心。另一边又不敢对欧洲真正放狠话，也就是不愿意与欧洲列强真正的撕破脸。这电文难怪让徐锡麟一脸强忍的憋笑。

“如此长篇大论从伊斯坦布尔发过来，已经可见人家的心意了。拿去在《华夏日报》上露一露。再对奥斯曼提供一笔军费贷款。”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笑，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难道以为奥斯曼不跟欧洲人彻底撕破脸皮，英法德奥意等国就会感谢他么？这种态度太不聪明了。

不过，局势使然，奥斯曼帝国就是中国放在自己与西方世界间的一道王牌，中国只能死顶奥斯曼！不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态度多么的愚蠢和可气。

作为对英国人的回击，就在意大利人掺入战争后不久，军情局已经在做着尼泊尔方面的工作了。

中国现在完全有借口和理由将尼泊尔这个小国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而且用不了多么大的花销。英国人也不可能因为尼泊尔的‘失陷’而彻底暴起，这是‘有来有往’。他们在中东挑事，中国就把印度作筏子，先是阿富汗，现在就是尼泊尔。接下来英国人要继续的话，那就是中国对印度下手了。

1768年，廓尔喀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统一了尼泊尔，建立沙阿王朝。

清乾隆时期，廓尔喀军还曾经入侵西藏，被福康安飞师横扫，从西宁至拉萨，全程四千六百里，

途中步行仅六十天，然后两个多月时间大胜廓尔喀军，兵锋直指加德满都。廓尔喀请和，入中国为藩属。在原时空的历史上，廓尔喀尼泊尔可以说是大清国最后一个藩属国，但在这个时空里，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在新秦鼎立后就彻底断绝。中国与英国人的上一次大战期间，驻藏国防军更多的是在喜马拉雅一线形成战略压迫，主攻方向还是看孟加拉那一块。尼泊尔的地位和其国内局势事实上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

——1846年，尼泊尔国内亲英的忠格.巴哈杜尔.拉纳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国王大权旁落，拉纳家族世袭首相。

现在的尼泊尔依旧是拉纳家族掌控大权，现任首相昌德拉.沙姆谢尔.拉纳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人。

忠格.巴哈杜尔.拉纳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为了防止王室重新得势，因此他设立一种集成制度。传位给弟弟而不是儿子，到第二代时。则按年龄顺序传位给所有兄弟的子嗣。以此类推，据此。巴哈杜尔死后，他的弟弟乌第普.辛格继

位。

拉纳家族采取的是兄弟相承。这样就难免发生争斗。所以，每一任拉纳首相的地位都不稳，对自己家族的人也不信任。他们任期内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可能多的搜刮钱财。尽管这样，他们几乎都是非正常死亡。直到1901年继位的昌德拉.沙姆谢尔.拉纳。昌德拉对继位人普查，将其分作a.b.c.d四档，确定了继位的顺序，使得家族内部纷争少了很多。他受到较高的教育，是尼泊尔国内第一个获得学位的拉纳首相。所以他对内实行了一些相对开明的政策。比如废除了奴隶制、兴建了尼泊尔第一所大学、向英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开始了尼泊尔国语统一工作，并让人建造了一个发电站，为皇家宫殿照明。但他同样没有放弃搜刮民财，他还是把大量的国家财富转为个人名下，并转移到海外，以应对突发的情况——自己好流亡海外。

昌德拉.沙姆谢尔.拉纳对英国人相当的忠诚，手中握着整个尼泊尔的军政大权，同时沙阿王朝的第八任君主普利特维.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已经奄奄一息，这个做了三十年傀儡的尼泊尔国王。即将走完

自己整个的人生。

不出意外的话，拉纳家族会选择他刚刚五岁的儿子特里布万.比尔.比克拉姆.沙阿担任下一任的尼泊尔国王，这中间得好处不言而喻。

现在的尼泊尔国内，依靠拉纳家族的反对势力根本做不到推翻拉纳家族。甚至连动摇都困难。对尼泊尔的‘插手’，国防军的算盘是直接来硬的。军情局之前对尼泊尔所做的诸多工作，只是为了从其国内寻找‘志同道合’之人。联系尼泊尔王室，等到拉纳家族被推到悬崖的边缘时。王室站出来补上最后一脚才是对于中国最完美的结果！

这样的人并不难找，两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军情局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在尼泊尔国内编制一张细密的大网。一切都只等着国防军动手了！

伊斯坦布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在奢华的多玛巴切皇宫内邀集众多的宫廷贵族和政府大臣召开紧急会议，他挥舞着手中的一纸电文，这是北京发给他的，落款是‘刘盛’，现今中国的皇帝陛

下。

“中国不会对奥斯曼受到的压迫置之不理的，中国皇帝已经发来了明确的电文，他们即将对可恶的英国人展开还击，一记凶猛的还击！”

现在塞尔维亚战场上，十多万奥匈军队进入了贝尔格莱德，奥斯曼人最初设想的迫使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退出战争的算盘破灭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需要给手下的大臣们鼓舞斗志，北京发来的这份电文简直是一字千金！

不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有一个疑问，这记凶狠的还击中国人要打在哪呢？“是印度吗？”这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最为希望的事情，一旦大英帝国的睾丸被中国人狠狠的捏上一把，痛苦的英国人是会继续向伊斯坦布尔施加压力呢？还是哀嚎着对中国报复反击呢？

傻子也知道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那样奥斯曼的压力就会飞速的减小着。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大声的对自己的臣工们问出了这个疑问，不是为了寻求真正的答案，而是为了给手下的贵族大臣们竖立更强大的信心。——英国人要被中国拉过去顶牛了，现在奥斯曼帝国面临的战争没有了英国人在背后的搀和，胜利还会遥远吗？

整个伊斯坦布尔都轰动了起来。那一纸电文以电样的速度传遍了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同时也被一些蛀虫用电波传去了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

整个欧洲政要手中都拿到了这个消息，但是它是真实的么？会不会是中国人联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故弄玄虚？或是中国人直接耍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在所有人当中，最关注的自然是伦敦和柏林。

唐人街10号，首相官邸里，一场英国政坛上最高级别的会议正在召开。这场会议在首相阿斯奎斯拿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下去，然后所有的内

阁大臣和军方高层在半个小时中汇集到了这里。

这是整个大英帝国最精华的政治军事精英，他们关注的问题也只有一个——中国人的反击在哪里？

阿斯奎斯可不认为伊斯坦布尔放出的是虚假信号，中国人从来不认吃亏，一报还一报是他们对外态度的最直白表现，当年的阿富汗就是如此，现在中东干仗热火朝天，他们肯定是少不了对大英帝国报复的。尤其中国人的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一定会用最强硬的态度来竖立自己的威信和形象的。

英国人很容易理解什么叫民意，每一个政治家能够登上现在的位置，背后都有着‘民意’的支持。

中国的对外态度就是一个强硬，作为中国代表的皇帝，他的对外态度也只能同国家保持一致。中国人的反应，早就在伦敦的意料之中了。现在他们只是等到了‘答案’的揭晓。

而柏林呢？

此刻的威廉二世当然不可能有与英国人开战的决心，但要说现在的德**队已经有了联手英法对中国动武的倾向，那也是扯淡的。

德国人现在正走在一个岔道口，下一步选择直接能影响整个帝国的命运。威廉二世不会轻下决定的。

从个人感情上，威廉二世严重反感英国，但是从整个白色人种的利益出发，联手英法打压中国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中国人要动约翰牛们的奶酪！这一消息直接让威廉二世高兴地蹦了起来。对于现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最希望看到的无疑是英国人与中国的对拼，如果约翰牛们还能把可恶的高卢公鸡拖下水，整个德意志帝国都会载歌载舞！

这两年的造舰比拼下来，大英帝国给德意志太大太大的压力了。德国人的造船能力和资金投入比

起英国人来明显的不如，虽然边上有中国人在敲边鼓，可两者之间主力舰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

现在伊斯坦布尔的消息就像一股春风一样让威廉二世美得不行。

第八百三十五章喜马拉雅

尼泊尔北方的边境。隆隆的炮声不断地从前线传来。战争开始已经五天了。

五天前中国人的外交部正式对尼泊尔宣战，然后他们的驻藏兵团当天就对尼泊尔发起了炮击。之后又出动了飞艇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开火的第三天中国人的军队涌入了尼泊尔境内。

驻藏兵团是中国国防军中实力最微弱的一个军团，在这里没有120mm以上的重型火炮，没有太过的钢铁洪流，甚至连重机枪、轻机枪的配比率都比他们的友军降低了一个档次，一切都因为这片高原艰难的交通环境。

但是这样的武备对比尼泊尔这个小国，那也是泰山压顶样儿的优势。火力上绝对的占优，后者的武备比较起国防军来就是抗日时的八路对蝗军！

作为尼泊尔的老大，英国人在接到中国对尼泊

尔宣战的消息后，急忙调集了大批的军需物资运往尼泊尔，但这需要时间。为了给尼泊尔信心，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抽掉了上百名军官紧急输往了尼泊尔。

整个尼泊尔王国的军队也只有五万人不到，上百名英**官已经能够将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大部分的尼泊尔军队眼中了。虽然对于这些军官中的很多人来说，尼泊尔是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在这里他们连独立生存都困难，如果丢失了自己的翻译。

布鲁克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甚至会说几句中文，但是对于尼泊尔语。纵然这东西是属于印度语一系的，可整个印度的上层人士都在说英文。

到哪里去找自己的17团二营呢？布鲁克斯一头雾水。他从指挥部里拿到的只是一纸命令。可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方位指示。

正在这时，他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翻译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正跑着向他来，急忙叫了一声："嘿！"但愿上帝保佑，翻译能找到17团二营

的位置。

翻译跑到布鲁克斯的面前，打了一个敬礼：“中尉！”他已经找到地方了。看着大口喘气的翻译一脸的笑，今天布鲁克斯的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笑。

布鲁克斯跟随者翻译步行了十几分钟找到了17团二营的驻地，整体气氛还是很轻松地，因为中国人有前线的尼泊尔军队在抵挡，他们这里最多算是预备役。

再说了，战争、死亡。对于性格彪悍的尼泊尔人来说也不是多么令人畏惧的事情。在战争期间他们的薪水是平常的两倍，上了战场更是再增加一倍，三倍的薪水完全可以让这些尼泊尔人无所畏惧！

所以整个英国顾问团的人都十分无语，这群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下的人，完全能用‘因为无知，所以无畏’来形容。

中国人，这可是大英帝国最恐惧的敌人。特别是陆地上！他们比德国人的威慑力都要大。

“不知道这些尼泊尔人上了战场后，是否还会有这么轻松的心态了！”但不管布鲁克斯内心是否腹诽不已，对于部队的气氛他感觉还是很好地。轻松些也好。总比战战兢兢，一副随时要散架的队伍好领导。

二营的长官马达夫.库马尔用一种十分谦卑恭敬的态度欢迎布鲁克斯的到来。“中尉先生，欢迎你的到来。”马达夫.库马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让布鲁克斯心中的喜悦大大增加。“布鲁克斯向你致敬，少校先生。”布鲁克斯感觉自己的运气也并不那么的糟糕。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眼前的一切对于两天后尼泊尔军要遭遇的悲惨景象毫无帮助，更不会知道自己在1911年的生活只剩下两天的好日子了。

……

两天后。国防军的脚步没有停下，17团被拉上

了阵地。

“轰轰轰……”炮弹爆鸣。大地震动。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似乎一刻也不停歇。布鲁克斯简直要疯了！

在这场无关乎正义或者非正义的战争中，尼泊尔士兵的确表现出来了他们不惧死亡的勇敢。二营在进入战争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已经减员高达30%，这个足以让部队崩溃的数字。全营只剩下了三百六十一个人还能战斗。但是尼泊尔人依旧在默默地承受，没有慌乱，没有叫喊。二营士兵的作战意志依旧很坚定，巨大的伤亡似乎丝毫不影响到他们昂扬的斗志。

很短的时间里，布鲁克斯熟悉了二营营部中的大部分人。

尼帕尔上尉，一个连军事地图都不会看的副营长；拉姆.巴兰中尉，一个勇敢的连长；亚达夫上尉，一个火力点都不会布置的连长，但他也一样勇

敢。玩肉搏的话，整个二营没有能够战胜他的人，他的那把弯刀曾经收割过两头野豹的生命；普拉昌达少尉，这是整个二营中头脑最聪明的人，也是营部的参谋官！

那么，看出来二营的问题了么？整个军官阶层，军事素养严重低下，他们有的只是匹夫之勇！

可是，勇敢不能代替枪炮，也抵挡不了枪炮！

这些头戴布帽的尼泊尔士兵有着一往无前的爱国激情，不管拉纳家族在尼泊尔的统治得不得人心，中国人现在的形象无疑是侵略者。所有的尼泊尔士兵都有着积极的抵抗态度，就像当年他们抵抗英军一样。

“少校，敌人很快就会发动更大规模攻击。”布鲁克斯没有任何的寒暄，直接向营长马达夫.库马尔说道：“弹药方面我们刚刚得到了补给，但是人员却严重不足，一旦敌人发起攻击的话，我担心我们难以有足够的兵力进行防御。”

“所以，我们需要支援！”

“中尉先生，这不是一个大英帝**官应该说的话。”马达夫.库马尔表情严肃的拒绝了他，语气是从所未有的严厉。要知道雇佣军出身的马达夫.库马尔对于英国人可不是一般的尊重，那是尊重加敬畏：“这是懦弱。中尉。你这样的话会在战前动摇军心的。”

“是的，少校。我也认为这样的话在这个时候说并不十分适合。但我必须要把目前恶劣的情况向您汇报。”布鲁克斯是个固执的人，也是个害怕死亡的人，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必须向团部请求增援，起码得先把我们损失的人补足。”二营只剩下了三百六十人，中国人再打过来的时候，这点人根本守不住一道二百七十米长的防线。

“布鲁克斯先生，二营没有什么增援。”脑袋上裹着纱布的副营长尼帕尔上尉神态中满是鄙视：“只有我们自己。要是胆怯的人，可以离开我们的队伍。”在尼帕尔眼中，这个军事顾问纯粹就

是怕死！什么人手不足。兵力不够，全部都是借口。

被尼帕尔的眼光扫中，布鲁克斯像是什么秘密都暴露出大庭广众之下了一样，内心中的羞耻在一瞬间化作了巨大的恼怒，他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脸皮涨的通红：“您不可以如此侮辱我，上尉。大英帝国的军人时刻愿意为自己的祖国献身，但是每一个大英帝国士兵的性命都是无价之宝，是不可以被盲目牺牲的。我相信这一点同样能够用在尼泊尔军队身上。”

“任何盲目的牺牲都是愚蠢的。而不是勇敢！”

“如果我的话说错了，我将向你道歉。”尼帕尔是个粗人，听到翻译的话后，立刻高看了布鲁克斯一眼。眼神中虽然还有些犹疑，但也有几分将布鲁克斯的话当做真的了。马达夫.库马尔却不一样，他在大英帝国的廓尔喀营中当了多年的雇佣兵。很清楚大英帝国的陆军是一个怎么样的军队，如果论勇气。他自认尼泊尔军队会完爆那些英国人。所以

布鲁克斯说的是假话，这是他为掩饰自己的怯懦而找的借口。可是马达夫.库马尔不能把这一切揭穿。这对他本身，对现在的战事都没有一点好处。所以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布鲁克斯说：“中尉，你说的很对。但是我们没有援兵了。在战斗之前，我不想再听到类似的话。”

说完，他把营部的所有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兄弟们，士兵们，今天是我们营上战场的第一天，也可能是我们营在这个战场上的最后一天。中国人的下一次进攻会更凶猛，他们可以随时把我们整个营都碾成粉齑。但是我们依旧要牢牢地站在这里，不退缩，不胆怯。

这里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是我们的尊严和荣耀。我们不可以退缩！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营部的所有人都将随时进入战场，我将带领你们与战壕里的士兵们一起奋战。如果我死在了敌人的手里，那么将由尼帕尔上尉接管指挥，然后是一连的拉姆.巴兰中尉，是二连的亚达夫上尉……”

“我们所有的人，营部也好，外面的战士们也好，所有的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们没有援兵，我们有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鼓起必胜的勇气，抱着必死的信念，全部都勇敢的战斗吧。为了尼泊尔，为了我们的家！”

“为了尼泊尔，为了我们的家！”整个营部的人，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出了整齐而响亮的回答。

“为了尼泊尔，为了我们的家！”慢慢的，星火燎原，终成大势，整个尼泊尔军前线都在响亮着这句十分提气的口号声。

对面的国防军当然有听到。

驻藏兵团88整编师一部，第九机械化步兵大队，副大队长朱代珍听了翻译的翻译后，很不屑的呸了一口。中**队是十分崇尚勇武精神的，但中**队的勇武是建立在强大的武备建设之上的不惧牺牲，对于装备严重落后的尼泊尔军队，在朱代珍看来，尼泊尔复杂的地势才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依靠地理优势打游击战和小规模接战，眼下这种大兵团正面作战，是纯粹的败笔！

白瞎了这群性格勇敢的尼泊尔人了。

“轰轰轰……”炮击再度开始，这是驻藏兵团即将发起新一轮进攻的前兆。

十五分钟后，炮击向尼泊尔人的阵地深处延伸，然后轰鸣的机器声音在对面响起来。二十多辆坦克和十多辆装甲车轰隆隆的向着尼泊尔人的一线阵地压来，他们的背后是大批的驻藏兵团士兵。

尼泊尔人手中根本没有足够多的的反坦克武器。国防军的大炮也让尼泊尔人的火力，尤其是前线的火力，削弱到了极点。当几十辆装甲坦克轰隆隆开过来的时候，尼泊尔人那什么去抵抗他们？他们有的只是人命和炸药包！

“哒哒哒……哒哒哒……”

机关枪的火舌中，弹雨扑面而来。

“轰！轰！”

火炮的轰鸣声中，一颗又一颗的炮弹带着啸叫落在地面，爆炸声震耳欲聋，弹片四下横飞，不断有人在弹雨与弹片交织而成的火网中倒下去，一些人当场就死了，另一些垂死的人发出凄惨的嚎叫，撞击的所有人的神经。

再坚韧的尼泊尔人在纯粹的屠杀面前，在一次次的‘团灭’面前，也不可能再士气鼎沸。

不过下一波敢死队还是冲了出来。

朱代珍从装甲车中钻了出来，仔细观察了下，他对车内喊道：“小王，帮我压制住对面火力！老雷，**瞄准一些！”翻身跳下装甲车，对后头的士兵喊道：“快，手榴弹，你们几个都把手榴弹准备好！”根本没时间做多余的解释，朱代珍大声的说着：“弟兄们——”

“拉开导火索，三秒延时，我数到三就一齐扔出去！”

朱代珍手中握着一颗25年式长柄手榴弹，“拉导火索！”话音落下，导火索被拉了出来。

“一--二--三--扔！”

手榴弹被扔了出去，‘轰--轰’的爆炸声中，一片硝烟弥漫，当中还传来了尼泊尔人的惨呼，很明显他们的敢死队在这波二三十颗手榴弹的爆炸下没能幸免。

就在这一瞬间，朱代珍又有了新动作，他接着硝烟与尘土遮蔽对面视线的机会，一扯身边的两个轻机枪手，三个人冲进了硝烟之中。

清脆的枪声随之响了起来……

第八百三十六章两手准备

中国农历八月，中国国防军驻藏兵团动用了三万人的兵力向尼泊尔发起了进攻，总共用去了十四天的时间，尼泊尔王国的军队就彻底崩溃，首都加德满都只剩下了两千守军不到，而驻藏兵团的先头部队距离加德满都只剩了二十公里！

拉纳家族大祸临头了，不管是现任boss昌德拉，还是拉纳家族诸多嫡系、近支、旁系族人，或是一直来都依附着拉纳家族在尼泊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加德满都权贵们，全都慌乱了起来。

早在五天前就有拉纳家族的嫡系子弟跑路印度了，是拉纳家族自己开启了这个口子，短短五天时间，整个加德满都的权贵就少了四分之一。

这些上层权贵们的跑路直接让加德满都的尼泊尔军彻底丧失了斗志，三千多人的军队也没了小半。

现在，中国的军队就停在二十公里外，不是他们没力气打过来了，而是人家已经不想对加德满都大打出手。战争的胜负已经清晰无比，再继续的打，完全是浪费！

今天，加德满都城里仅有的尼泊尔士兵大部分集中在了城内的首相官邸门口，士兵们荷枪实弹，军服笔挺的守候在那里，严禁一切闲杂人等的靠近。刺刀在阳光下亮闪起一片的银光，耀人眼目。

这些士兵的身材都不是很高，但很粗壮。腰杆挺得笔直，一个个都目不斜视的看着前方，拿眼一看就知道，他们全是特意养成的精兵。可是。就是这一群精兵们，现在从他们的眉目当中流露出来的也完全是深深的悲哀。没有一丝儿必胜的信心，或是战斗到底的凛然。

这些尼泊尔军队。是整个尼泊尔王国中最精锐的一支军队，他们的训练和寄养完全是按照英军中的廓尔喀营搬习的，所以这支本数有五千人的军队是拉纳家族的心肝宝贝，是他们直接掌控的精锐之师。拉纳家族靠着这支军队，震慑着加德满都城中

的沙阿王室，和亲王室的贵族大臣们，靠着这支军队震慑着整个王国的军队和地方，然后用金钱和权谋掌控整支尼泊尔王**。

在与中国国防军的对抗中，拉纳家族派去战场上的五个营被打灭了四个。剩下的军队因为近几日的混乱又跑了一些，现在只剩下了一千五六百人。全部集中在首相官邸，超过三千双眼睛目睹了控制尼泊尔王国大半个世纪的拉纳家族的陨落。

昌德拉要离开了。他现在无意去跟王室，以及那些巴结王室诅咒自己的家族们计较，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他会去新德里，然后到孟买，乘船去伦敦，下半辈子过一个富翁的生活。政治在今后的生活里将远远地离开他而去。

昌德拉知道，拉纳家族中肯定有一些人不甘心失败。他们会主动地或是被动的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听话傀儡，成为英国人插手尼泊尔，给中国人制造麻烦的工具，但这些人当中肯定不包括他自己。

因为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人在陆地上的实力太强了。一个驻藏兵团就有超过十万兵力。整个藏区他们有250万人口，其中70%是汉人，社会基础厚实的很。

而尼泊尔呢？整个尼泊尔也才三百多万人。缺乏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人心不统一。王室和亲王室的贵族大臣们肯定乐意看到拉纳家族倒台。而中国人甚至还能从阿富汗向尼泊尔形成威胁，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以南还有不丹和锡金两个属国。

除非英国人不惜代价的与中国一战。不然拉纳家族没有丝毫的存在可能。昌德拉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今天他安安静静的离开。中国人一直停在二十公里外的地方，不也是等着自己安安静静的离开的么？

昌德拉手中还控制着的这支军队会一直保护着他和他的家人、财产到达印度边上，那儿有英国人的军队在接应，然后这一千五六百人就会就地解散，昌德拉会赏赐他们每个人一笔财富。

为昌德拉服务的奴仆们正赶着装满财物的车马，抬着大大小小的箱子、轿子，鱼贯走出这座记载着拉纳家族往日辉煌的府邸，在军队的保护下向着南方走去。

昌德拉身边有一队英国人士兵，这是英国驻加德满都使馆的卫兵，英国人会与拉纳家族一起撤离加德满都这座城市。如果把这里的视线拔高一百米，就能清晰地望到此刻的加德满都城中，除了拉纳家族外还有大大小小几十条人流在向着城南汇聚，其中就有英国人的使馆工作人员。

昌德拉身后的一群人已经发出了近似于呜咽的叹息，他们是尼泊尔王国里亲拉纳一系的大贵族和一些大臣，昌德拉本人的几个儿子，几个年轻气盛的青年纷纷板着一张脸，浑身散发着冰霜。

没人愿意平白丢掉手中的利益，一个区区富翁的儿子怎能跟主宰一国的首相相提并论？昌德拉的儿子中有四个人叫嚷着坚决抵抗，这四个儿子与他们的老子，和那些上了年纪，已经完全被中国国防军吓倒了的贵族老臣不一样，他们更愿意选择决一

死战！

早在战争开始的当天，昌德拉的长子佩玛甚至请求昌德拉下令全国征召30万大军。但是尼泊尔王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拉纳家族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要不断地向王室和贵族、大臣们妥协，如果拉纳家族真的能够一言九鼎了，当年他们的老祖宗忠格怎么不直接取沙阿王室而代之？

争吵声中，30万大军被轻易地驳了回来。然后不等佩玛再次行动，尼泊尔军队就战场上彻底大败了。一干胆小怯懦的贵族只人人都想着赶紧逃走，根本没有与国同亡的决心。佩玛是一万个瞧不起这些哭丧着脸的贵族和大臣的。

现在知道哭丧了，当日怎么个个都真真有词的反对增兵呢？

军费不够？

现在家家户户都要跑路了。看看丢下来的宅院和土地能值多少英镑？这个时候还心疼不心疼呢？

佩玛已经决定继续抱英国人的大腿了。他很清楚，依靠自家的力量。依靠尼泊尔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抗的住中国。后者太强大了，只需要深处一支小拇指，就能将尼泊尔整个王国碾成粉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印度成立流亡政府，宣布废除沙阿王室，自认尼泊尔政府总统，抱上大英帝国的粗腿，将来或许还有翻本的一日。

当然了，他不能亲自站到第一线领导抗战，他可是拉纳家族最正宗的嫡系继承人。不能有半点生命危险的。不过这没问题，自己不在第一线，自己的弟弟在第一线不就行了？这样一来影响力当然会有减弱，可对比一线的危险度，佩玛也认为可以的。

金钱他还有不少，昌德拉已经决定去欧洲了，佩玛会向自己的父亲要来一笔不小的财产的，就当提前分遗产了。昌德拉自从登上拉纳家族首相的宝座之后，就一直在为日后下台的那一刻做着准备。这些年他搜刮到的大笔财产全部被他存到了英国银行。那可是一笔百万英镑计数的财产！

佩玛很清楚尼泊尔的贫民有多少，只要十英镑，就能买来一条悍不畏死的生命。除非中国人能迅速的扭转尼泊尔贫穷的面貌，不然佩玛有的是法子给他们捣乱。大英帝国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用处的。这就是自己的价值，这就是自己在英国人手下获取政治意义的凭靠！

佩玛越想就越充满自信，蔑视的目光打量着他老爸身边的那一群人。这是一群懦夫！然后用一种带着莫名意味的目光看了一眼旁边的三个兄弟......

就在昌德拉的大儿子心里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见外围响起一阵嘈杂。列队整齐的士兵中间裂开了一条缝隙。一个穿着西方服饰的尼泊尔通事满头大汗的跑了过来。这人奔到昌德拉面前，跪在地上。大声的报告道：

“首相大人，大英帝国的哈里森公使已经上了火车，他请首相大人尽快上车。”

昌德拉唏嘘的脸色猛的一肃，“公使阁下催得

那么急，可是有变故？” 中国人始终在那里停着的啊。

“英皇陛下和皇后决定本月从伦敦出发，访问印度。总督阁下【查尔斯.哈丁】要求大人迅速赶往新德里。”

从伦敦海路赶往印度并不需要用多久的时间，但昌德拉本来的计划肯定是要打破了。他不可能放着大英帝国最尊贵的一对夫妇而不见，自己登船前往欧洲。

昌德拉眉头不自觉地皱了皱，而佩玛兄弟四个的眼睛瞬间放亮了。

……

这时的北京，外交部也收到了驻欧办传来的电文。乔治五世和皇后要访问印度，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消息被外交大臣迅速反馈到了内阁和皇宫。乔

治五世要干什么？对于中国这是个很有需要弄明白的事情。

这位去年刚刚继位的大英帝国皇帝并不是个无能之辈。他的登基之初，正是国际和英帝国国内局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时候。尽管大英帝国的统治仍然牢固，但在靠近英国本土的地方并不安全。爱尔兰人和英国的冲突，是使乔治五世最感到不安的问题。大英帝国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发生内战，这会过多的牵制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今年年初，根据乔治五世的建议，英国政府的代表和爱尔兰以及北爱尔兰的代表，在白金汉宫会晤，试图达成协议。虽然会议没有成功，但创造了进行谈判的良好开端。

乔治五世在这个时候访问印度肯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是很牢固的，没有中国的插手，印度国内的皿煮运动主流是非暴力‘祈求’，就是用合作的态度恳求英国人能发发善心，给印度以自治！这在中国开来是痴人说梦，在刘皇帝看来连完全是软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都不如。话说这个时候的甘地还只是印度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律师。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他，甚至能够用一个废物来形容他。他19岁的时候赴伦敦求学，欧洲的现代文明令甘地产生了很深刻的自卑，并非常彻底拜倒在了它的脚下，可印度教的陈规约束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无所适从。甘地终于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坚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并兼收并蓄其他宗教教义，接受了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律师资格。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却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因临阵怯场而砸锅。半年后打道回府，在家乡拉奇科特靠兄长和亲友的资助维持律师业务。到现在，甘地的律师业务也毫无起色，他现在的名声就像他的人生一样暗淡。

此刻的印度是一个连‘废物运动’都没有的社会，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是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一个刘暹半点印象都没有的人，他的“非暴力”主张与国大党另一领袖蒂拉克所鼓吹的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发生分歧，然后印度人主动的将‘主张同英国殖民当局做一切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的暴力斗争在内，以实现印度独立自主’的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踢出了国大党。现如今，印度自

发性的暴动反抗完全不成气候，零星的武力反抗组织，只能够进行恐怖活动，而不能光明正大的在孟买、加尔各答、新德里等大城市活动一天。

现任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是个很会缓解英国殖民政府与印度民族分子间矛盾的人，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牢牢地拉拢住了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这一类人，给这类人营造了一个相对缓和的生存空间，但对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一类的激进派分子进行强硬打击，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就被他送进了牢笼中，要渡过六年的铁窗生涯。

很快的，内阁的决意就送到了香山。

中国外交部对于乔治五世的访印活动不发表任何意见，但尼泊尔问题，在他抵到之前就要干净利索的解决了。并且英国人要是有所‘表示’的时候，中国外交部也将会对锡金进行全方位的支持，支持锡金对于英国人的土地诉求……

而要是乔治五世是释放善意来的，那么，就又是另一个对策了！

第八百三十七章海洋监察局

孟加拉邦。

如果说中国对尼泊尔动手了，除了大英帝国和印度以外，受到震动最大的那个国家，就非孟加拉邦莫属了。

这个独立才十五年的小国，因为中国放手的干净，其经济和很多的政治人物还是受控于英国人的。当然在明面之上，英国人在孟加拉远不如当年那么嚣张和无所顾忌了。孟加拉邦和英国自己人都必须顾及到中国的感受和反应。

总而言之，孟加拉邦就是一块英国人的半殖民地，政治地位与尼泊尔相差不多。甚至，孟加拉邦的亲华势力还不如尼泊尔的王室力量大。它们两者的区别就是，尼泊尔是大英帝国的兵营，廓尔喀营是英国陆军最精锐的力量，而孟加拉只是一个小钱袋子。

但是孟加拉邦位于孟加拉湾之北，东南方向有一部分与缅甸为邻，中国人可以通过这里直接对印度东部的恒河大平原进行攻击，英国人对于孟加拉邦的重视一点也不比尼泊尔弱。

这些年，大英帝国完全控制了孟加拉邦的对外贸易，虽然他们也必须遵守中国强制定下的‘海关关税制度’，往来税收比之当年要高上很多，但这点税收对比已获的利益来说都是小case。

一条五千吨级的远洋货轮正在劈波斩浪的向着吉大港驶进。

船长德里克站在舰桥位置上遥望着前方，在并不远处的地方，一处小黑点已经清晰可见。

“减速。”德里克眼中波光闪了几闪，他对这个小岛非常的愤恨。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运鸦、片。就是在路过这个小岛的时候，被中国人的巡逻艇拦截了下。然后人被带回了缅甸，接着被执行了枪决。

中国禁毒力度是十分强大的，就像中国的国力那样强大。是任何人也不能触及的禁区！

当大批的贩毒分子畏惧与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层层拦截，而选择了经过孟加拉到缅甸，再到中国的西南这条危险性相对要低一些的陆路通道，很快的就将大批的鸦片运到了中国大西南。但也同样非常快速的触动了中国政府的神经，然后他们无视英国的抗议，派兵在孟加拉邦四周布置了海陆警卫线。

不远处的那个小黑点就是中国人海上警卫线的一个点，任何从海陆进入孟加拉邦的船只。被中国人要求必须沿途经过一个个海上警备点，在通行证上盖下一颗颗印章。然后才能在吉大港等海关进行申报！

德里克对此自然极度反抗，可是英国政府都默认了，他又能如何？而且吉大港只是他东行的第一站，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的上海。更不敢跟中国政府顶牛了。

“现实变化的可真快，才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小岛就已经大变样了。”德里克放下望远镜，心底里感慨着。去年他经过这里的时候，这儿只是一个简单得哨所和一个小型港口。现在哨所已然变成了一座小型的堡垒了。

尼克斯号货船是去年冬季返回的荷兰，船还没有抵到鹿特丹，船上的高档茶叶、骨瓷和生丝、药品以及中国产的高档皮毛，就已经被销售一空。德里克收获不菲。当然，那些货物的老板更是赚了大钱。中国人的瓷器早就在欧洲不流行了，可他们学起了英国人的骨瓷。并且很快就走到了最前面，还适应市场的做起了西式风格的瓷器。这就让中国的瓷器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毕竟骨瓷这东西从来都不是便宜货，做为全世界公认的高档瓷种。不管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都受到人们的追捧，其市场规模还是不小的。中国人的骨瓷质量比之欧洲的瓷器半点不逊色，价格却便宜的太多太多。这些年骨瓷的贸易正在逐渐发展壮大。而高档茶叶和生丝、药品、以及高档的皮毛，这些或是中国的传统优势，或是不缺少市场的奢饰品，销路都完全不成问题。

就像尼克斯号上面装载的欧洲手工艺品、装饰品、奢饰品和高档红酒、高档毛纺面料，在中国也从来不为缺少销路而发愁。当货物将尼克斯号的仓库装的差不多的时候，德里克就结束了自己在鹿特丹家里的生活，和全体船员们再次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沿途路上尼克斯号还在亚历山大港再装上了一批阿拉伯风格的精品地毯，这东西在中国也有很大的需求。

吉大港是尼克斯号必须停靠的一个地方，因为尼克斯号携带的有一批货是吉大港的英商贝恩斯.约翰逊订购的，一年时间的空白期让德里克缺席了东方巨变这一极重要的时间段。他知道东方的变化，却完全没有真切的感受，就是在赶到印度时，德里克还一心想着大上海呢。只是幸运的他在锡兰（斯里兰卡）遇到了自己的同胞，另一艘荷兰籍货轮南尼德兰号。

刚刚满载着茶瓷生丝药品赶到这里的南尼德兰号船长，详细的向德里克等人介绍了这一段时间东方局势的变化，中国与英国发生的摩擦，“中国人对英国非常的不友好，除了德国人，他们对整个欧

洲都十分的不友好。”

“你要注意这一点。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用词。不然会有无妄之灾的。”这段日子里已经有不少欧洲商人因为一些小问题，或者纯粹是口头冲突，而被中国人的司法机关‘调查’了。这完全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歧视’和欺压！

可是为了利益，欧洲人却又必须忍受着。就好比当年远渡重洋到欧美地盘讨生活的华人一样，他们也是在歧视的目光下一点点积累着自己的财富，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心头不愤怒吗？但为了生活，为了利益，他们一样选择了忍受。

受到了同伴警告的德里克决定以最恭敬的姿态迎接着中国人的海上巡逻艇。所以在看到前方的那个小黑点后，他立刻下令轮船减速。反正他的船舱里没有鸦片。也没有军火，心中有底的他并不害怕中国的检查。德里克更多的是感觉着尊严的受损。

“当当当……”铃声响起，接着德里克就听到瞭望手在高声的叫喊，“前方，前方有一支船队，正

在向我们驶来。一大二小，三艘高速快船……”

0117号巡逻艇带着两艘吨位更小的巡逻快艇迅速的向着尼克斯号靠近，70mm机关炮的炮口笔直的指着尼克斯号货轮。别看它还不到五百吨，两边的巡逻快艇更是才二百吨，但是火力强大。三艘军舰一共14门70mm快炮，42mm高平两用机关炮8门，20mm高平两用机枪12挺，火力绝逼强大。

带着两艘快艇，0117号巡逻艇向着尼克斯号直线而来。小岛上的观察哨所老远就看到了尼克斯号，然后电报打到海上的0117号巡逻艇。

赵海丰收起手中的望远镜，挥了挥手，一句话不说，可身后的小兵却已经知道他的意思。boss这是要登船的检查小组做好准备。

望着越来越大的尼克斯号。赵海丰眼睛中闪过一抹炙热，多少次见过这样的巨船了，可他心头却始终不能放下那一抹激动和眼热。因为他做梦都渴望着登上大型军舰！作为一个老海军子弟，赵海丰的父亲是原建国之初北洋舰队某艘主力舰上的枪炮

官。虽然半途转到了海防兵系统，但骨子里对大战舰就有股无比真挚的向往。

赵海丰自幼受到熏陶，脑子里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战列舰。0117号巡逻艇这种五百吨的小玩意儿。在他看来完全就是玩具。可惜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发现丝毫通往战列舰的门路。也因为此。赵海丰十分乐意看到中英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形势，这样的话是有可能触发战争的。而战争要是来临了。赵海丰的机会自然就大了一些了。

0117号巡逻艇带着一股很有压迫性的气势来到了尼克斯号货轮附近，然后左边的一艘巡逻快艇迅速靠上了减速滑动中的尼克斯号。一队中国海洋监察局的检查人员通过软梯爬上了尼克斯号，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检查，当靠在船边的那艘巡逻快艇用二十节的速度迅速离开的时候，德里克手中多了一张盖了一颗红章的通行证。

“艇长，这船是荷兰籍的，名尼克斯号。五千二百吨满载排水量，配有船员五十三人，有五门20mm的机关炮，长短火枪十七支。”年轻的检测

员手中拿的还有中国海关开出的通行证底单，上面盖着个印章，但不是红色的，经过复写纸的印痕变成了蓝色。“船舱内装有大量的高档地毯、毛纺布料和一大批红酒，以及欧洲手工艺品。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

没有违禁品，武器数目也在通行标准线以下，赵海丰点头示意知道了，从自己腰下的一个口袋里取出了一枚铜质的印章，旁边自然有人早早的把红泥准备好。通行证底单上多出了一个鲜红的印记。

尼克斯号要想从印度洋上达到上海，中间如果只在新加坡做停留的话，沿途路上一道道关卡下来，他手中的那一张通行证上就需要盖满八个印章，而中间要是在别的地方做停留的话，一个地方多两个红章，依次累增。

而他要从印度洋前往吉大港的话，手中的这张通行证一共需要盖上五个印章。

在通行证上盖了第六个章后，德里克把通行证从吉大港海关检测员手中拿回来，然后他跟随着检

测小组下了尼克斯号，做着海关的快艇一起前往吉大港的海关进行停泊申报，至于身后的尼克斯号货轮，就必须等待海关的引水员开船过来，再带入吉大港了。

前前后后足用去了五个小时，比之中国人检查德国、瑞典两国的商船来，荷兰籍商船算是中国人的关注重点之一。这些年欧洲的远洋货船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少英法荷兰西班牙的货船都跑去汉堡或是斯德哥尔摩去进行注册了。因为德国是中国待之最友好的欧洲国家，而瑞典在过去的历史中对中国完全无害，双方在满清时候的过百年贸易往来，瑞典人从没有贩卖ya片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海关的记录中表现优良，信誉度很高。

从吉大港外海到吉大港港口。

沿途看到来往的各国商船和孟加拉邦自己的军舰后，德里克眼色中多出一股郑重来。往日他跑东方贸易线路，虽然一直本本分分，不惹是生非，可是对于南洋几个小国海军的战斗力却着实瞧不上眼。

别的不说，就拿阮朝和南天国来说，海军实力连荷兰的一半都不如。要知道荷兰王国自从失去了香料群岛之后，整个国家的财政都几乎要崩溃了。这些年荷兰人在海军上的投资少的可怜，当年还算欧洲二流的荷兰海军现在完全是不值一提的鱼腩！

可就是这样的荷兰海军，要拿来对付南天国和阮朝，也是稳稳占优。

德里克是个荷兰人，他很清楚海军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自然非常鄙视南天国与阮朝了，连带着看不起全部的南洋国家。认为这些小国庇护在中国人的羽翼下，彻底的失去了危机感，他们就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翅膀下的寄生虫。

这些小国并不是没钱，无论是南天国还是阮朝，其经济实力比之日本都要强大，但他们的武备力量比之日本却远远落后几十年。

荷兰人在日本的影响力可是很深远的。即便中间经历了英美乱入，经历了东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一

百八十度大掉头，也不能完全抹去荷兰在日本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凸出在个人，浸透在私人，而不是国家政府。

在德里克眼中，日本是十分可惜的。如果它的旁边不是有中国这么个不可抵挡的庞然大物，即使将日本挪到竞争激烈的欧洲去，现在的欧洲政治上也一样有日本人的一席之地。

“看报啦，看报啦，英国皇帝皇后到印度拉，看报啦，看报啦……”

德里克视若罔闻的从报童面前走过，这小报童叫喊的孟加拉语，鬼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荷兰文，甚至是英文、法文、中文叫喊，德里克会掏出一个银塔卡来购买一份报童手中的报纸……

第八百三十八章冬天到了

香山，大雪纷纷而下，或如鹅毛或如冰霜，一片洁白世界，银装素裹。

在不考虑军事、民生等其他外界因素的时候，老刘皇帝是很喜欢下雪的，他也喜欢下雨，喜欢刮风。卧躺榻上，手捧一本好书，耳朵听着外面滴啦滴啦的雨声，或是呼呼呜啸的风声，那是一种享受。

现在他耳朵里听着外面大雪压枝的咯吱咯吱声，捧着手中内阁刚刚送到的《中英友好条约》，细细的详读着。脸上也是满满的笑！

尼泊尔事情就此结束，英国人也会从奥斯曼战争中抽手，待到来年1912，和平将重新回归世界。

这一阵子尼泊尔王国已经很太平了，而遥远的奥斯曼战场上，奥匈帝国陆军与意大利海军终究也没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四十万奥匈大军在马其顿

——门的内哥罗一线劳久无功，意大利人的海军更是不能突破达达尼尔海峡，战争进行到现在，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奥斯曼帝国背后有中国在输血，除非进行彻底的战争，不然根本不能将奥斯曼逼到山穷水尽。

中英两国在大吉岭的会面，为战争的结束打下了最结实的基础，下一步就会是中英意奥奥五国齐聚的伊斯坦布尔会谈了。

“陛下，外面风雪大，您今天还是不要出去了。”

“呵呵，朕的身子骨还够硬朗。这大雪纷飞时，去一览香山雪景，才更有滋味。”

这就是老刘皇帝在香山的生活。虽然安逸，但时间长了也真的无趣。

明年圆明园主体就会有个完结。刘暹了了一个心愿，就会离开北京。往地方上去的。然后就这么

躲着、熬着，一直待到局势明朗，战火燃起。

这场染遍整个香山的大雪也下满了整个华北，这是北方今年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

北方寒冬飘雪，缅甸却还暖如夏天。

这里的人根本不需要厚衣服，25度到30度之间的气候，如果不是因为空气的潮焖，这温度将是非常适宜的。

中国的农历十月，放到缅甸就是西历的11月中了。雨季结束后的湿润还没有褪尽，这是缅甸热带水果种类最多的时候。

南平，原先印度阿萨姆邦的第二大城市艾藻尔。在战争中为中国国防军夺取，虽然中国退出了孟加拉邦，但是孟加拉邦向东的这片丘陵平原地区，中国是不会吐出的。

这儿要也吐出来给英国人了，缅甸与孟加拉邦的接壤地区就太狭窄了，而且多是丘陵地带。

南平这块地盘再加上更南面的特里普拉邦，一块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被中国并入了缅甸。变成了下缅甸省的一个新区。这里的人多是孟加拉人，如果追溯人种，该邦原住民还属于蒙古人种。居民的皮肤普遍比印度的底层人要白一点。

人口不多，相加一起有六七十万。但是土地肥沃。平原面积约占45%左右，农业以水稻、玉米、薯类和油料、棉花、花生等为主，渔。猎和林业也很重要。

这里的宗教信仰相当怪异。孟加拉人不信绿教而信奉印度教了，印度人不信奉印度教而信奉基督了。但因为人口有限。他们翻不起风浪。

中国国防军在这片土地上驻扎着一个机械化旅和一支飞艇大队、一个伞兵大队。自是牢牢的掌控着这片新土的权利。

迁居到这里的华人，十几年里已经满满赶超了当地的原住民。进来当地设府立县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声近乎全部是移民发出的，原住民权利少的可怜哦。

——谁也不会为原住民的权利发出呼声，能够不歧视性的压迫他们，如对待南洋土著那样，一步步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怜惜了。再说，真的受不了了，可以迁到孟加拉邦去么。

全世界的强者都是这样的德性，中国人已经是很好的了。

任大民、张天惠、周明、洪云生四人从营区里跑出来，天上正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他们加快了脚步，在营区通往公路的专用水泥道上跑起来，冲向公路边的公交站台。站台遮雨棚下，还有几名战友正在等待着，见他们跑来，相互挤了挤，给他们留出了位置。

“这里冬天也下雨么？不是说都旱季了

么？”张天惠来南平才半个来月，这已经是他遇到的第二场雨了，对于一个安徽人，冬天里这么频频的下雨是想都没想过的。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抱怨着道。

“这算什么！等来年三月到了雨季，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下雨了。一个月三十天，二十五六天在下雨，一天二十四小时，十几个小时在下雨，都没有见太阳的时候，又湿又闷，早上起来床头用手一抹，一层子水汽。那叫一个难受。”周明是南平的老兵了，在南平已经两年时间，这样的雨，早就习以为常。拉着衬衣，不让湿了的衣服贴着肉，不停地抖动，想让湿衣服被风吹着快点干。

任大民心不在焉地听着两人对话，转头问道：“雨一般大不大？”

“倒是不太大，就是时间太长，比较讨厌。这地儿放最难熬的就是雨季，每次出操、拉链都是一身烂泥的回来。洗了衣服挂起来，没个五六天时间都不会干……”周明一脸的不堪回首样儿。

“那会不会停训啊？”张天惠又在想着美事。一直没有说话的洪云生噗嗤一下笑了，“停训？你想的美哦。天气越糟糕，拉练的频率就越大。那滋味……，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在南平的时间比周明还要长一年的。雨季的南平驻军过的是什么滋味的生活，他清楚的很。

天上就是下刀子，国防军该拉练的时候还是要拉练。虽然不会真的高频率。但是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在军队高层眼中，显然是锻炼部队精神和毅力的最佳帮手。

洪云生看着张天惠和任大民两个苦涩的脸。最后安慰的说道：“放心吧，上级不会真把我们照死里整的。天天淋雨谁受得了。部队真倒下了一大片，还麻烦呢。雨季的时候是拉练和室内训练相结合，相对来说还是室内运动更多些，要不就进行学习，战术科目训练……，也没那么难熬。各中队也配的有几台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你你是见过的，烘干机给收起来了，现在不是旱季么。用不着那个。总的来说，咱们这儿的生活还是很方便的。”

洪云生家庭条件不好，他老爹死守着自己家里的五亩六分地，不往外走，也不出去打工，洪云生兄弟姊妹九个，活了六个，家里人口多收入少，他是老大。上完小学后才十三岁就跑城里打工了。小时候吃一口肉都能香上几个月，打工六年，过的也苦的很，现在军队的生活对比之前的生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部队再苦再累，他也没半句怨言。

当年他在工地上拉砖头扛水泥，一天到晚儿也挣不了军队的工资高。何况他们机械旅是战备机动部队，部守在南平是有临战津贴的。部队的伙食更是丰盛的堪比酒店，天天都有肉。猪羊鸡鸭鱼。炊事班的人是换着花样的做。对比没当兵前的日子，洪云生现在过得是天堂样儿的生活。

就在月初，他又因为训练刻苦、技能过硬，被提拔为班长。只要继续表现，文化课再过关，日后上军校也不是不可能的。指导员还告诉过他，士官在国防军里已经意味着是一名职业军人了，只要自己不想退伍，在部队里至少还能干十年，这期间提干是很容易的。

洪云生已经是一名上士了，再向上就是士官长或是少尉，只要再向上迈进一步，对于他的人生就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穿上带着上士军衔的军服，对着镜子照一照，洪云生自己都觉得威武神气了许多。

随着洪云生的参军，洪家的生活正在慢慢好转。第一年，洪云生还是把自己全部的工资和津贴都寄回家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去年，洪云生就开始自己留一部分了，不过还很少。因为他二弟和三妹已经高中毕业，二弟还考上了本府的师范学校，三妹在县城里找了一份文员工作，一边也在上夜校。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老二不用花钱了，师范类学校和军校生一样，学费全免，每月还有国家生活费补助。洪云生这个家庭里的老大，肩膀上的压力就骤然轻了不少。

到今年，他被提了班长，工资涨了不少，而家中三妹的工作也从普通文员换成了会计，工资也好了不少，二弟在学校课余时间出去给学生补课，生活费不仅能够自给，还能剩出一点来支援家里，再

加上府里修高速路，占了他家一亩二分地，两万块的补偿款一下子就让洪家的腰包鼓了起来，洪云生留下的工资就更多了。

兜里有了些余钱的洪云生也开始在休假的时候到南平城里转一转，不管东西卖多卖少，他现在有这个悠闲的心情了。那第一年时候，紧迫的生活压力压的他都喘不过气来。每一分钱都不想花，假期时候全泡在军营里，大门都不迈出一步。

今天他们大队的假期是因为中英达成新的友好协定了，南平驻军的警备状态被接触，部队开始轮休，第一个就落到了洪云生他们大队。几个人都是一个分队的，部队气氛紧张了半年时间，终于轻松了下来，自然要好好地透透气散散心。

透过雨帘，一群士兵谈论着彼此感情去的事情，笑逐颜开。受他们影响，站台内等车的五六个移民，也搀和了进来，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言谈间对南平的未来都充满了憧憬。

南平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茂密的竹林，许多河流

和小溪交叉纵横，是东北印度地区最大的产竹区。到这个地方的集市上逛逛，很容易发现竹子在当地的重要性。不仅有新鲜美味的竹笋，在家具店里，桌子、椅子、篮子甚至连床都是竹子做的。

不过这里的竹产业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一直都处在沉寂状态，在印度，竹子被称为“穷人用的木材”，当地的竹产业发展很低等。这种现象直到大批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南平一处处野生的竹海，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就是一片不断生长着的财富。

竹子地板、碳化地板、竹丝板、竹编织窗帘、装饰板、竹凉席、麻将席、编织竹席、原竹家具、板式家具、竹藤家具、竹筷、茶盘、茶道用具、竹子装潢、原竹包装、绿化竹苗、竹盆景、观赏竹、大挂扇、舞蹈扇、礼品扇、竹质高档纸……

中国的竹产业能甩掉南平本地人十条街，就是小日本，都比南平原住民更会发展竹类经济。

移民到南平的近百万国人，已经有很多人发家致富，根源就是在这一片片的竹林竹海上。对于善

经营的中国人来说，这里到处都是金钱，只要肯去挖掘。

说话间，一辆漆白色的公交车从雨幕中驶了出来，缓缓靠上站台，打开前后门。

“前门上，后门下，前门上，后门下啊！上车了要买票啊！”一个坐在前门边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扫了一眼站台，嘴巴里十分顺溜的喊出惯有的调子。

对于士兵们和那几个移民来说，这是不用售票员叫喊都知道的事情。售票员呢也十分自觉，只叫喊了一边就稳坐在椅子上等着买票。

中国人对于军人是很信服的，这种荣誉感十分强烈的人群也不可能做出上车不买票的事儿来。不可能有那逃票的人，钻进人堆里装作早就上了车的样子，任由售票员来回喊得声嘶力竭，也一声不吭。

车票只有两角钱，很便宜很便宜。直接可以坐

到南平市中心公交车站。

车厢里只有三个乘客，站台上的士兵全上了来，还有俩个民众，也不过十几人，整个车厢还显得有些空荡。当公交车启动后，整个车厢里很快又响起了士兵们的交谈声。这些刚刚从战备状态脱离开的士兵，看什么都是兴致勃勃，外面的道路、田野或者是一片楼房，在他们的眼中都是那样的有生气……

第八百三十九章鲸海上的航空母舰

大风呼啸，浊浪滔天。这里是朝鲜以北的鲸海，也就是原时空中的日本海。

日本海本来就没有多长久的历史，它是一个俄国探险家命名的，自然也随着沙俄皇朝的倒塌而永远的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鲸海，这个古老的名字重新被按在了这片海域的头上。

现在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正在这片海浪滔滔的海域里前行着，航向正北，成两列纵队，其中作战舰艇居不多，更多的是运输船与辎重船，所有的船只上都悬挂着中国五星红旗。

一艘模样非常古怪的军舰上，司令塔内，一个曾经令整个西方颤栗的身影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海面。

“这样的海况下，飞机能安全起飞么？”

老刘皇帝对于海战了解无几，大海上的波涛能溅起五六米，在他看来自是大风浪了。

站在一旁的中国海军总司令方伯谦自信的笑一笑，“陛下，今天的浪高在大海上十分常见。飞机当然能安全的起飞降落。”不然的话如何形成战斗力呢。方伯谦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但一股强烈的自信，喷勃而发。

刘暹很欣赏方伯谦的这一点。历史改变了人的命运，不管方伯谦在前世的历史中是否真的留下了不可容忍的污点，在这个时空里，他是中国海军当之无愧的英雄。年纪已经接近六十岁，但还很有生气。

刘暹将航母舰队归入方伯谦个人直接领导，就是看中了方伯谦性格上的这一点。战争不需要谦逊，该‘为人先’的时候就要第一个站出来。

这是中国最新的航空母舰，舰上搭载的是中国性能最强的舰载飞机。对于这支舰队，刘暹寄托了自己太多的希望。就像上次大战里他对于潜艇部队

的期望一样，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就是将来战争发生时，中**队镇压整个地球的一张王牌！

这一艘新式的航空母舰完全看不到烟筒的存在，设计人员设计出了从主甲板下面通向舰尾的水平排烟通道，清除了妨碍飞机起降的最大障碍。所以飞行跑道能够前后贯通，形成了全通式的飞行甲板，极大地方便了舰载机的起降作业。它绝对是世界上第一艘具有全通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

在刘暹的眼中。这种航空母舰已经具有了现代航母的雏形。而他也没有主动插手航母的设计，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的来，只要中国的航母事业夯实了根基，将原始的直通式飞行甲板必为斜角，直通混合布置的飞行甲板，只是小菜一碟！

为了尽可能的保障飞行跑道的长度，以及增加甲板面空间，这艘在中国海军的家当薄中以‘0125号运输舰’存在的新式航母，舰体总长度超过了200米。标准排水吨位达到了23000多吨。装备有6座双联127mm高平两用炮，8门单127mm两用炮，4组40mm防空炮，5组28mm防空炮和30门

20mm防空炮。最大航速25节，可搭载58架飞机——战斗机24架，鱼雷机16架，轰炸机18架。

干舷很高，加装了防护装甲。设双层机库。3部升降机，配备两组拦阻索。分别位于舰首与舰尾，舰上装备液压弹射器，飞行甲板起飞段向下倾斜15度让飞机得以有更高的加速度。岛式舰桥设在舰体右舷。舰首安装一部用以探测敌潜艇的水听器。

这可才是1912年，刘暹有一百个理由相信，这是地球上现在作战能力最强大的航空母舰。也因为各种复杂的机器设备，整艘航母需要操作人员高达1300人。比之超无畏级战列舰都要多！

两个小时后。刘暹被身边的侍从叫醒，他晕船了。海上的风浪对于一个七十二岁的轻易不乘坐船只的老人来说，是有点大的。

但吃了药后，再睡了一会儿，刚刚醒来的刘皇帝头脑还是很清晰的。

战机要起飞了。

今天0125号运输舰要用一场实战演习来展示一些自己的实战能力。攻击目标分为海陆两种。海上的自然是随行舰队当中的两艘旧式铁甲舰了。而陆路攻击就是前方二十海里外的那处小岛。

海军陆战队已经按照作战标准在岛上修筑了一整套防御体系。

“甲板呼叫指挥塔，准备妥当，请求起飞！”航母后勤人员的声音传到了司令塔。

“允许起飞，允许起飞！”

刘暹不说话，他在这艘军舰上的行踪是绝对机密。除了司令塔里的人外，整艘航母1300中1250人不知道他现身的消息。

“嗖嗖嗖……”战机起飞带着尖锐的呼啸，刘暹在司令塔里听得清清楚楚。

一艘艘飞机成功的飞上了天空，司令塔前的红

旗迎风招展，像是在迎送着一道道划破长空的利剑。

八架海鹘战斗机前后左右的护送着十二架轰炸机，向着小岛飞去。

担任轰炸任务主力的是h4俯冲轰炸机，十二架飞机也编成3个小队，各4架飞机。每个小队再进一步分为2个双机编队，飞向目标。

此时的赵普驾驶着自己的18号海鹘战斗机作为中队长的僚机，飞在机群的最前面。由于今天的天气原因，空中水气很重，云层压的比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能见度，给机群的前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二十海里的距离太短暂太短暂了。飞机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当工事建筑出现在机群的视线当中的时候，进攻马上开始了。

机群中的h4俯冲轰炸机迅编成一路纵队鱼贯而下，俯冲着向小岛上的主要军事目标：港口、兵

营、无线电塔、岸炮阵地、高炮阵地、油库、碉堡等进行了无情的轰炸。从天而降的炸弹雨点一样落向了小岛。如果这个小岛真的有敌人驻守的话，这个时候他们肯定会损伤惨重。

炸弹爆炸的声音在海洋上回响着，爆炸的威力把泥土、石块和建筑物掀上了半空。整个小岛都陷入了火海和黑烟之中。

正驾驶战斗机在小岛上空盘旋的赵普突然看到中队长打出了一颗红色信号弹，然后就见中队长的座机猛的向下俯冲了下去，战斗机下面挂着的也有两颗100磅的小炸弹的。

赵普知道。中队长的意思是要战斗机放弃巡航状态，转入对地进攻。

隔着透明的机舱盖，赵普向周边打望了一圈，所有的战斗机都接到了指令，他对着不远处的07号战斗机比了一下大拇指，一推操纵杆。海鹘战机轻巧的就像一只海燕一样，箭一样扎了下去。

在刚才围着小岛警戒巡航飞行的时候，赵普已经留意到了岛上大的目标都已经被摧毁了。剩下的都是些硬骨头不是地堡就是防空掩体。

被赵普盯上的这个目标是一个构筑在小岛上东北角上的一个海岸地堡，虽然也受到了轰炸机的轰炸，但由于没有直接命中地堡，并没有将其完全摧毁。这是一个混凝土和天然岩石构筑而成的地堡，是海岛防御战中十分常见的一种工事构造，简单却十分的坚固，除非是直接命中不然很难把他摧毁。非常受海防部队的喜爱。

要把炸弹准确命中这个地堡，摧毁目标，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赵普心里很明白，自己驾驶的海鹘战斗机左右机翼下各挂了一个1oo磅的炸弹，也就是说自己必须连续两次直接命中才能把地堡干掉。100磅的炸弹威力对于海防工事来说还是太低了些。

赵普控制住战斗机一边下降一边接近目标。鉴于这是一场演习，不存在敌人的对空火力，赵普决定采取最安全的校射轰炸，即正对目标进行低空扫

射以确定间距和位置。然后进行投弹。赵普摆动方向杆调整好战机的姿势，机头呈20°下倾角向地堡扑了下去。八百米、七百米、六百米、五百米开火！赵普心里默默地计算着飞机与地堡之间的距离。并不停留意着水平高度计上的指针。

已经系统发展了十多年的中国飞机制造业，驾驶舱早已经实现了封闭式，内中也还是按照一些电子设备，以及水平高度计之类的对飞行员有重大帮助的仪器。虽然中国的飞机还没有告别双翼，虽然在飞行基地里作为试验品的全金属单翼机已经出现了好几年，但作为舰载机。处于安全性能上的考虑，海鹘可是绝对的双翼机。

最大速度260km/h，最大爬升4700米，航程650公里，武器两挺7.92mm航空机枪。并还可悬挂两枚轻型航空炸弹。

除了这种性能优良的双翼机外。中国陆基空军的主力战机——飞鹰战斗机，论及性能也丝毫不比海鹘战斗机差，更因为体积较海鹘战斗机要大，要坚固一些【自然也重了一些】，所以给装备了更大

口径的12.7mm航空机枪，火力要比海鹘凶猛许多。

随着赵普按下战斗机机枪开关，两道机枪子弹化作的暗红火光射向了战斗机前方的地面上。赵普根据机枪子弹的着弹点进一步调整飞机的飞行路线。当机枪子弹‘啪啪啪啪’地准确射在地堡上时，赵普努力保持住飞机的飞行轨迹，子弹暴雨般射向地堡顶上。

转瞬间战斗机沿着子弹轨迹飞临到地堡前两百米的上空，高度也降到接近两百米。赵普一拉操纵杆飞机由俯冲下降改为水平飞行，直到飞临地堡前一段距离时按下了投弹开关。左机翼下的1oo磅炸弹脱离挂钩借着惯性向地堡斜斜落去。赵普马上拉升战斗机快爬升远去。“轰”地一声巨响。身后传来了炸弹爆炸的声音。炸弹准确地直接命中了被机枪子弹打得开了花的地堡上顶，炸弹爆炸的威力把地堡炸裂了裂纹，放在里面做试验品的十头大肥猪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还有几头活着的。升到足够高度后赵普18o°调转战机的飞行方向，再次俯冲而下对地堡进行第二次轰炸。第二个1oo磅的炸弹又一次

直接命中地堡上顶，巨大的炸弹爆炸威力把整个地堡都炸塌了。

赵普这两次轰炸，完成的绝对漂亮。始终飞在战场所有飞机头顶的一艘大型轰炸机，用镜头准确的记录下了18号海鹘战斗机两次精彩的表现！

“这家伙不驾驶俯冲轰炸机真是浪费了。”大型轰炸机的载重量全都在两吨以上，现在不载弹，挂上了巨大的副油箱，以低速状态在小岛上空巡航，足够坚持六个小时以上。飞机舱内气氛十分悠闲，这些摄影工作者也不是一次两次用镜头记录航空演习的场景了。

任何一种武器的发明都离不开科技力量，要大规模生产它们，更需要群体的力量。为了保证飞机的隐秘性，为了保证航母的隐秘性，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人生活在阴暗中了，并且十几年如一日。

民事、军事档案中，你都找不到他们的记录，他们就是一群现代的‘活死人’！

但是为了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为了赢得与西方世界就战争这一门杀人的艺术，这种斗智斗勇斗钱斗人斗实力的游戏的彻底胜利，牺牲是必须的。因为人类的文明就是由战争推动的社会发展促成的。战争刻画在人类历史中的每一天中。

中国离不开战争，那么干嘛还要抗拒战争呢！？

整个轰炸进行了半个小时，当机群回到0125号补给舰前的时候，天空中下起了小雨。

返航的机群飞行员们心情并不比开始时轻松多少，这种下雨的天气是他们海上航空兵的一大敌人。谁也不敢大意，全都集中精神控制好飞机。在风雨飘摇之中透过机舱盖，居高临下打望着隐约可见的航母。

在风雨中0125号运输舰尽量保持平稳逐一收回返航的飞机。恶劣的气候中最容易出现升降事故。但今天所有的飞行员都做到了最好，一架架战机陆续降落在航母的甲板上，20架飞机安全的被一一收

回。

然后又是第二波对舰进攻。16架鱼雷机和6架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护送下，向着十多海里外漂浮在海上做靶船的两艘铁甲舰飞了去。两艘萨克森级铁甲舰，当年中国海军依为长城的主力舰，现在依然沦为了试验用的靶船。军舰上的武器系统已经被全部卸下来，全部处理给了南天国，作为其海防炮用。说真的，那换来的一点钱扣除了运费之后，也没剩几个。

中国海军再家大业大，也不会拿铁甲舰来挥霍浪费的。这只能说，本次试验，意义重大！

第八百四十章战争迷雾

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一眨眼1912就走过一半了。

世界上的战争消失了，中东重新恢复了和平，阿拉伯半岛上的油田继续在开采，意大利人和奥匈帝国的船只频繁往来这里，一切就像战争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真的是和平了吗？

不，不是！

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对。整个欧洲就像一锅煮沸了的水，被强行的盖上了盖子。这股将盖子重新盖在沸水上的力量就是中国。现在沸水产生的蒸汽力量还不够掀开锅盖，但它们在慢慢的增强，一直在增强，当时间一点点延后，当锅里的压力越过红线，凝聚起来的力量就能让整个锅盖蹦飞出天外，不然就是铁锅爆裂！

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甚至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王国，整个欧洲在军费上的开支太大太大了。他们靠着造军舰，造枪炮，消化了欧洲的过剩钢材，浇灭了欧洲距离最近的这次经济危机，同时也为整个世界埋下了祸根。

虽然不会将自己打磨锋利的宝剑白白空置，剑握在手中除了吓唬人外，更要给自己争取利益。

更何况随着中国的崛起，东方世界从欧洲人的势力范围里生生挖去了老大一块地盘，在西方世界剩余的势力范围中，扣除了英法的殖民地外，真的没有更多的土地给德国与意大利伸展拳脚了。

英法是不会放开自己的殖民地的，即使在如今这般的国际形势下，英法也不会放开自己的利益。德国人必须让世界改变。不然他们自己就会在禁锢的环境中慢慢窒息。威廉二世和德国的军政精英们如果能接受德意志现今的政治地位，在中国高高的耸立在世界东方的时候。欧洲人还能维系着与东方的势均力敌。但是德国人不愿意，他们始终在谋求

自己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德意志帝国不是普鲁士。德意志人也不想再次回到欧洲陆战强国的位置上去，他们的眼光早已经看向了整个地球！

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整个欧洲都知道，在中国存在的情况下，欧洲爆发内战，白种人几百年的世界霸权就将真的丢了，再也找不到了。可是德国人不认同现有西方世界的体系，他们要继续强大，继续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现有的市场已经满足不了德意志对利益的追索。那么该怎么才能改变西方世界的体系呢？唯有战争！

英国针对奥斯曼帝国挑起的这场战争就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一次试探。

如今的奥斯曼不同了呢，不再仅仅有地理无利益。现今的天方世界那是地理与金钱并举。

因为两河流域与阿拉伯半岛的油田，每年要交多少税金到奥斯曼人的国库里啊。如果这片土地属

于西方了，严重缺油的西方世界所获之利益，不次于重新找到一座新大陆。

　　现在全欧洲的无畏舰、战巡都是重油锅炉，连历史上始终抱着燃煤不松手的德国人，因为尼日利亚殖民的存在，也在缓过最初一段的紧张时候之后，开始大规模的对现有军舰的锅炉进行改造，现在德国人的军舰至少40%改烧燃油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海军强国的舰队改烧燃烧比例也半点不逊于德国。

　　现在法国的军队中有上万辆卡车、一千辆以上的重型牵引车和不少于一千辆的坦克。其民间也有大批的轮船和汽车在运行着。每个月至少要从中东拉回百万吨以上的石油。其沿海主要港口土伦港与马赛港，到今天已经成为法兰西最大的两个炼油基地了。

　　英国人对石油的需求更大与法国，谁让英国人的军民船队吨位是世界第一位的呢。而且英国陆军因为人数较少，为了尽可能的提高战斗力。其机械化程度堪称世界第一。连中国的机械化比率都要落

后一截，陆军部队保持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的中国陆军，实在没办法跟三十万人都不到的英国陆军比较这个。

内燃机的出现已经让战争迈过了‘煤与铁的蒸汽时代’的门槛。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石油成了维系战争机器的血液，所以将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看做一个新大陆。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中国强行的将西方世界的试探打了回去。可全世界都清楚，这只是将全面的战争向后推迟了两三年罢了。甚至是更短。

在战争刚刚平息一个月后，中国与奥斯曼签署了新的一系列条约，大批的军用物资和军火从高加索运入奥斯曼，大炮、坦克、装甲车以及弹药生产线，甚至是大批量的炼钢设备。针对奥斯曼帝**事上的薄弱处，中国进行了有力度的强补。

这场战争奥斯曼帝国是逃不过去了，它也不可能投靠西方世界，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命根子就是西方世界垂涎欲滴的目标，要奥斯曼帝国投靠西方，

那是自投虎口。

中国依旧不会迅速的介入战争，要是过两年中东再打起来了。所以在武装奥斯曼帝国的同时，波斯王国也被中国迅速的武装了起来。

这些年，自从石油开发在波斯王国形成产业之后，政府税收的争多和民间大量资本的流入，波斯王室的统治根基猛的稳固了起来。虽然反对派依旧存在，并且很强势，他们与一些保守的宗教势力搅合在了一起，但波斯王室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风雨飘摇，随时欲倒了。

不管是政治还军事上，波斯王室正在竖立自己的优势和口碑。而且更重要的是，波斯王室正在一点点的改变自己，放弃彻底的王权，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得到了波斯现任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沙的认同。这个当年前往中国的波斯王子，现在已经成为波斯世俗化改革的旗帜了。

王室的改变让之前的反对势力发生了分化，还坚持站在政府对立面的那一撮人。现在跟巴布教等

绿教保守势力越来越深的搅合在了一起。势力很强，但在中国方面开来。已经不足为惧。

——只要波斯的经济能够越来越好的发展下去，宗教保守势力迟早会被广大的民众抛弃的。

有几个有钱人想过绿教保守主义理想下的生活呢？中国的电影也随着两边的交流传入了波斯王国。可是很受波斯民众欢迎的。甚至于波斯王国自身已经诞生了自己的电影产业。这可不是早期那为了取悦国王和宫廷大臣而制作的无声电影。那种电影与电影产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迅速扩充着波斯的武装力量，但奥斯曼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完全正义的站出来给奥斯曼以帮助的只有同属天方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就连阿富汗，中国都在做着动员。必要时候，阿富汗会派出自愿战士前往中东，随行的肯定也有大批的中国籍绿教国防军！

事实证明中国是很能收拢人心的。对比西方人那种那种全部利益的做法，中国人和气生财，深受

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政府更喜欢老皇帝创造出的那个新名词——双赢。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所以。乌克兰的农民富裕了，所以中亚的牧民们安逸了，所以阿富汗变富了！

真是有对比才有幸福感，中亚的牧民和乌克兰人想到沙俄时期自己的生活，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中国西陲安定，中国制造横行整个乌克兰市场。

阿富汗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变化，这个‘地理奇迹’所在的地方，任何一个部落的脚下都埋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尤其是贵金属资源。这个地方金矿遍布全境。铬矿、铬矿、铜矿，含量在普遍在10%以上，最好的富矿矿石含量甚至能超过40%。铷矿、铯矿、铋矿、铌矿、铯矿、镍矿等，全都有丰富的储备。

当然了。这里煤矿、石油储量很少，也就是缺

乏能源类资源。但这有什么问题呢？中国有的是煤炭和燃油，中国也从没想过在这里投资大量的冶炼工厂。阿富汗只需要成为一个高品质精矿石提供地，就足以让这个小国富得流油了。就像前世的中东国家。大把大把的出口原油，然后再从外国进口燃油。人家过的也很好么！

现在的阿富汗人过的就很满足，他们才不去考虑‘原料产地’和‘工业加工产品’的区别呢。现在的生活对于很多的阿富汗人，已然是真神的乐园了。

所以，中国对阿富汗与乌克兰两国的渗透并没引起当地原住民的成规模敌视。除了阿富汗的某些保守宗教势力，整个阿富汗对中国的热情堪比后世的巴铁。

阿富汗人。乌克兰人手中有钱了，他们就会消费。不是哪一个民族都像中国人那样，不赚爆了不花钱的，中亚人和欧洲人很少有勤俭节约的念头。而且他们赚的也真多，以阿富汗来论，1906年时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500万英镑，可是到

了1910年的时候，阿富汗四百万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1500华元，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近三千万英镑，大批资金的流入，以及矿场开工需要的大量劳动力，让整个阿富汗变得生机勃勃。更重要的是，阿富汗有了中国的全力支持，粮食、副食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绝对满足式的供应，而且价格与中国相统一，这让阿富汗人手中的华元变成了结结实实的购买力，迅速富裕着阿富汗人民的生活。

如今时间已经走到了1912年，今年阿富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是突破300亿华元。全阿富汗，二十五万矿厂工人告诉会全世界，自己的生产力有多么巨大的！

乌克兰的粮食是阿富汗外购粮食的主要来源，这个拥有着肥沃黑土地的国家，现在堪称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虽然粮食这东西价值很低，但只要数量上去了，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因为粮食紧缺问题从来都是困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难题，小麦也好、燕麦也好，在世界交易市场上都是抢手货。想想英国人早期在缅甸干的那些事儿，你就能知道全球粮食市场的需求有多么巨大了。

而且现在的乌克兰农业不是沙俄时代的乌克兰农业了，过去乌克兰人从事农业，种植小麦、玉米、大麦等，经济作物有甜菜、苎麻、马铃薯、葡萄等。耕作技术落后，用重型木犁耕地。而独立之后的乌克兰有中国在背后做支撑，在中国农业部的主导下，乌克兰政府签署了一大笔贷款协议，用来购买各种农业机械，迅速提高了乌克兰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且工业也得到了不小的扩展发展。他们在采矿、黑色冶金和机器制造上发展速度很快。大面积种植甜菜，发展制糖业，再有园艺业（葡萄生产）和畜牧业（猪、羊）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乌克兰的农民不说能比中国的农民富裕，但其收入水平，绝对不低。而现在的美好日子，在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眼中，都是中国为他们带来的。乌克兰国内免不了有一些亲俄敌对分子存在，但总体上，乌克兰人对中国印象很好，经济上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大西部经济圈！

刘暹现在对于前景很无奈，他完全把握不住欧洲人的心。一场奥斯曼战争，意大利与奥匈先后入

场，英国人在背后怂恿，这固然不能代表欧洲五列强的全部，可是意大利代表着英法与奥匈代表着德奥却是清晰无比的。

与前世里，意大利人先追随德国，然后又迅速跳反不同，这个时空中意大利人与英法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沙皇俄国过早的崩塌，直接导致英国人与法国人对意大利人的用心拉拢，并且德意志又企图进入摩洛哥，这让意大利十分反感。

现在意大利人的屁股依旧坐到英法这一边来了，外头只剩下一只腿还在，或许下一次眨眼，欧洲就传来意大利人与英法签署协约的消息了。

德国和奥匈帝国肩膀上的压力也非常大，他们在二对三，并且因为波兰的问题，德国人与圣彼得堡的友情也半点经不起考验。这种国际形势下，刘暹不认为德国人还能如原时空那样积极挑起一场让几千万人走向死亡的战争。

刘暹也很坚定地认为欧洲人不会蓄意的对中国发出挑战，那么最多再有两三年就要爆发的德国

人、英国人，他们会怎么解决自己的难题呢？

看着欧洲地图上的某一片红色，以及一块白色，再看看奥斯曼，英法意与德奥两大军事集团，会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吗？

刘暹脑子里千头万绪，却理不出个头来。

英德追究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第八百四十一章忙里偷闲得几回

1912年10月，北欧一声震响，世界局势猛然迎来了一场新的地震！

——圣彼得堡与白俄罗斯合并了了。这块有着二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家，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与谈判之后，终究是纳入了圣彼得堡的怀抱。

而重新拥抱了白俄罗斯之后的皿煮俄国，单单从面积和人口上来说，已经是欧洲第一大国了。近乎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四个法国，六千万的人口也绝冠欧洲。不过从国家实力的层面上来说，从工业力量的数据上来讲，皿煮俄国依旧只能被划入二流国家。

但是没人敢小觑这一震动带来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这个民族真正的重返欧洲政坛了，它在对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咆哮，而不再将自己的足迹仅仅地限制在北欧、东欧。

中国来说，皿煮俄国的暴起只是让本就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而已。反正中国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那就随欧洲怎么去折腾好了。

1912年的中国已经停止大规模已经好几年了，本土人口算上全部的少数民族，还有四个亿，而只说旧土+东三省和内蒙的话，大概有三亿五千万，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人口这些年增长一直是很快的。而南洋与北美开发的利润也已经开始回报本土了，别的都不说，只说南洋、北美两亿移民的还贷，就让之前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中国财政猛的富裕了起来。

当年政府牵头几大公私银行对民间移民进行大规模的贷款，然后这些移民带来的钱又拿来购买政府手中的粮食、良种、农畜工具等等。这样的左手换右搜的交易中政府本就大大的剥削了一层的，而对工厂们的货款政府再以减税的形势二度消去一分。中间所得的利润已经不是30%、50%了，而是200%、300%了！

当这些移民在南洋、北美纷纷站稳脚跟。两三

年的经营之后，就开始进入还款期。一年偿还一部分，银行还有利息，虽然这利息率很低很低。可基数巨大的情况下，这又是一笔钱财。

所以别看这几年中国也在大规模的增强军备，主力、非主力战舰下饺子一样出现，各类型坦克、大炮更数不胜数，去年、今年还公开的大手笔支援奥斯曼、波斯和阿富汗，同时还默默地发展起了飞机制造业和航母编队。但在对外公布的财政报表上，外界再好的会计师也看不出来其中的隐藏来。

根本不知道中国良好的财政状况完爆欠账中的英法德美！完爆西方所有的国家！外人看到的只是中国在飞快地消耗自己所余不多的财富，中国的财政也是紧巴巴的可怜。

在1913年的初夏，历时两年多修建的圆明园充裕在遗址上重现天日，大批的珍贵字画、古玩和瓷器、玉雕纷纷从皇家库存中投入进了这座占地五千二百余亩的万园之园。还有从全国全世界各地移植来的各色异木奇草，茗桂花卉。

这里面也包括了大批从英法两国收购回来的稀世文物。中国古玩早年在西方世界根本没有价值，一副在中国珍惜无比的名人字画还不如一锭金子值钱，但是随着中国国力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泛滥。中国古玩的价格也同中国的强势一样飞速的激增。

中国政府和皇室牵头，从英法搞回来一批批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可是花了大心血和大价钱的。但中国皇室有的是钱，而被自家老皇帝瞒着。把重建圆明园当成了老皇帝遗命来看待的中国国会，非常大方的批准了一笔笔的购物钱款，中国在收回古物过程中虽然出了大血。却根本不差钱！何况这方面与政府、皇室一样行动的还有民间组织。

刘暹在中国民间的声威太高太高，很多民间组织和绝大部分的国人。也都像国会议员们一样将重修圆明园当成了他的遗命看待，民间自发的组织起了多个文物收回组织。一笔笔捐款被打到这些民间组织的账上，这两年挥舞着钞票购买中国文物的中国人，让西方人好好地大开了一回眼界，让他们真

真的看到了中国的富裕。

所以，在圆明园的建造和装饰彻底完工的那一天，刘暹看到的是一个让他万分满意的结果。想想前世他穿越时还没完工的横店圆明新园，即使面积比这里大了一千亩，但论到实际价值，圆明园中随处一幢宫殿的价值，都能完爆新园。数以万计的珍贵古玩，看的让人迷了眼睛的字画、玉器、文典，连最普通的家具和门窗，都是用最上等的紫檀、黄花梨所制成，这要是拿到刘皇帝穿越前的21世纪中国，一张桌子都是大几百万！

然后刘皇帝很配合的‘病重’了，在圆明园建成一个月后，大批的游客已经心情兴奋的游逛欣赏着这座万园之园的时候，老刘皇帝适时的病危了。毕竟他退位已经两年了，再不病危就显的不真实了，或者有可能让人以为是他的身体又有好转了。

只是病危不等于死亡，病着病着，只要给人留下一个流连病榻，垂垂老矣的形象就ok了。

“皇爷爷，整日在这里圈着，您闷不闷啊？咱

们出去玩玩去吧。国内不行，咱们去海外小岛上。”

　　刘暹病了大半个月，整个人自然就在香山上被强求，一群儿子出了皇帝没一个在膝下的，连孙子们也是化妆后隔着轻纱见上一面，打发了回去，真正能时刻伴随左右的，除了身边的嫔妃，就是跟前的这个宝贝孙女了。

　　小一辈儿知道老皇帝是装病的人，少之又少。公主、郡主当中，更是只有眼前的一个。

　　16岁的襄阳长公主。

　　这是个小鬼机灵。脑袋瓜按理说是非常聪明的，从她两岁能背诗。三岁会写字，五岁背完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辉煌战绩来看。这小家伙的脑袋瓜儿决定一等的聪明。但谁知道，长大了长大了，人却给长歪了。脑袋瓜是一样的聪明，却都是鬼聪明，学习一塌糊涂。从进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屁股就跟生了蒺藜一样，一刻也坐不住。如果不是身份的原因，很可能这小家伙连高中都上不了。

但刘暹却很喜欢这个孙女。话说当年他的学习也一塌糊涂，孙女爱看小说。也跟他当年的‘堕落’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就是刘暹当年十分坐得住，为了看小说，下了早自习连买饭都要同学带回。

这个时空的中国小说，当然没有21世纪的网络快餐厉害，还属于文学派性质。

就连武侠小说的出现，要不是刘皇帝早年闲着无聊的时候，要手下侍从室里几个笔杆子高明的年轻人拿自己想出来的‘小说大纲’写了几篇武侠小说给自己解闷，大大的促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现在的武侠小说估计还停留在话本时代呢。

刘暹还组织设立了多个文学奖项。就像科技发明大奖——银河奖一样，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奖励丰厚的很。而文学在中国自古又有着很高的地位，中国的小说这二三十年来发展十分的迅速。比之历史同期的中国可优秀的太多了。再加上电影业的发展，刘暹隐居香山，最大的悠闲就是看电影和

看小说了。

刘瑷不爱学习。喜欢看小说和电影，实岁才16岁大。就已经那自己手里的零花钱投资了两部电影了。最喜欢就是刘暹的香山别居，在这儿里。她皇爷爷最大，父皇母后全管不着自己。同时这里有全中国最充裕的小说，来自全世界各地。和全中国最全面的的电影，一样来自全世界各地，很多还被她皇爷爷招人重新配了音，而不是只简单的搭个字幕。

对刘瑷来说，这里就是她逃避学习的一处天堂福地。但是小丫头毕竟受不了约束，这次借着老皇帝病重病危的机会来到香山别居，好不容易松了口气，舒舒服服的过了半个月就有些坐不住了。

刘暹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去海外玩呢。笑着摸着孙女的小脑瓜，“等到了暑假，皇爷爷允许你去外面痛痛快快的玩上一个月。想去海外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想也别想！”刮了一下孙女的鼻子，微微的用力，惹来了刘瑷的一片的骄闹。

而此刻中国的民间，已经有人叫嚷着给老皇帝修史，盖棺定论了。

刘暹样子做得很足，搞得全天下人都以为他要不行了。一时间满中国的报纸都宣扬起了他的件件丰功伟绩，修史及谥号也成了近在眼前的必须之事了。

舆论界搞起的这片风浪，中国政府和皇室是不闻不问，任由民间这么折腾去了。

四十二岁的艾湉，住在北京西水井胡同。他在一所公立高中教语文，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满族，更少有人知晓他就是当年的光绪帝。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权柄辉煌，随着三十多年的风雨尽数的被风吹雨打去。满清的影响力早就飞灰湮灭，半丝儿也不存在了。他们这些当年投降的前清遗老遗少，在二十年前就被政府放开了禁锢。而他的姨母，当年权倾天下的慈禧太后，也在十五年年前死去了。岁月的长河里，一个接一个的当年的风云人

物湮没在了源源不绝的河水中。

左宗棠、曾国荃、刘典、丁日昌、刘长佑、刘坤一、郭嵩焘……，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似乎只剩下了一个老当益壮的李鸿章还坚持在政坛上，即便是年纪小上一辈的秦军将帅们，也纷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比如范德榜、张守炎……

艾湉很喜欢‘历史的舞台’这个形容，他觉得这五个字太有滋味了。

每个风云人物都只是舞台上的过客，永远不变的只有那个舞台，而不是舞台上耀眼的明星。

老刘皇帝，何等的声威赫赫？也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蚀。艾湉心底下是恨刘暹的，就是这个白眼狼覆灭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是的，白眼狼。满清的遗老遗少最喜欢骂刘暹的就是这四个字。而刘暹不管有什么样的原因，他起家于清军，最后反清而代之，如果不是局势使然，在天下悠悠众口里也少不了‘悖逆’二字的评价。

是刘暹将本该独领风云的‘他们’扫落台下，成为了历史中无关紧要的过客。虽然艾湉承认老刘皇帝的伟大，也认为爱新觉罗氏很难将中国带到今天的地位，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是绝对不可能让中国恢复到今日的荣光的，但他内心还是痛恨着刘暹！

艾湉心中有一颗毒药，这颗毒药的名字不是‘权利’，而是‘仇恨’。

因为仇恨，一切都可以视而不见。因为仇恨，敌视变得没理由的顺理成章。

所以，两年多前老皇帝退位的时候，艾湉高兴非常。现在刘暹病入膏肓，就要死翘翘了，艾湉心里就更高兴了。

但是艾湉还是有脑子的。他很清楚自家周边，自己的生活当中，还有着新朝的眼线，如果自己敢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丝儿的高兴，当今位置上的皇帝绝对不会容忍自己活下去的。

艾湉乐意看到仇人的死，但他绝不愿意把自己

也拿去给仇人陪葬，更不愿意拖着自己一大家人一块去见阎罗王。于是这些日子里，艾家不闻笑声欢语，男主人神色很冷淡，偶尔还会露出一份唏嘘的表情。

所以，国安部的目光从没在艾家做过停留。这种已经被扫入历史尘埃中的蛀虫，只要不自己出来主动作死，新朝才懒得管他们呢。不过这样的人也为国安部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很舒逸的就业岗位，国安部用来安置了不少关系户。

家大业大的国安部、军情局有太多的从业人员了，两者加在一起，上上下下的全部算上，怕是没十万也有七八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或是儿子、或是侄辈，这些人进国安部、军情局重要方便两分。可是其中的一些人实在不堪造就，监视这座做落户，简直是老天爷给他们量身打造的岗位。

刘暹的这次病危一直演了一个半月，他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但似乎身体更差了。

“嗯，不错。这电影剧本写得挺有味道的。有

股子搞情报的紧张感。不过这男主角的形象塑造的太高大了，没有人是完人么。军情处的精英再厉害也是人，有血有肉有生理需求，女色上逢场作戏更是少不了的，这点上编辑太避讳了……”

香山别居里，老皇帝在对自己脸皮有些发红的孙女说着话。

第八百四十二章欧陆又起风云

1914年3月。

巴尔干半岛再次笼罩在了一片战争阴云之中。

事情的发展如同预料中的一样，当又一次经济危机的苗头在欧洲出现的时候，英法德奥意五列强同时选择了战争。——用战争将经济危机转移出去！

刘暹并不记得，原时空的1912年底欧洲就有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的迹象，但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掩盖了一切，现在危机如期出现，虽然时间推迟了一些，却依旧成为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欧洲人依旧是故技重施，继续指使巴尔干联盟发起战争，而且这一次的巴尔干联盟还实力更强大了，除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更名为黑山的门的内哥罗王国与希腊外，还多了一些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可不是希腊、黑山这样的小国，这个面积只比白俄罗斯小一点的国家，堪称东南欧一小强。国内常备军有二十多万，武备先进，因为罗马尼亚有着欧洲最缺少的石油资源，它紧挨着奥匈帝国，这些年大力发展石油工业，经济发展迅速，武力自然就增强了许多。虽然没有重型坦克，但是英法系的中轻型坦克有数百辆之多。

巴尔干联盟加上了罗马尼亚的力量，已经够奥斯曼一阵头疼的了。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强大的欧洲五强。这次奥斯曼人的危险更大了！

与此同时，大**跟皿煮俄国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独立后的波兰人和波兰政府，就像前世一战后独立的大**一样的敌视俄罗斯。当然。这其中多少也有一些波兰穷党的缘故，只是大**距离莫斯科离得有点远。只能把仇恨都放到圣彼得堡了。他们才不管圣彼得堡跟莫斯科也是生死对头呢！

对于大**而言，死掉的俄罗斯人才是好的俄罗斯人。

两国剑拔弩张。在各自的边界筹集大军，俨然一副要开战的样子。这个可出乎了五列强的预料。尤其是德国。没人认为波兰会是圣彼得堡的对手。即使那儿只是半个俄罗斯！

德国也是如此，他们在波兰境内可是有着大批的利益的。要波兰政府与俄罗斯为敌，最初定下这个策略的时候，德国人也在中间掺和了一脚呢。但是圣彼得堡这回的反应是不是太大了点了？不过是寻常的一次边境冲突，之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儿，怎么这下子他们就叫起真来了？

俄罗斯人早有打算！——到最后德国人只能想到这一个解释。

也就是说，在欧洲五强把注意打到奥斯曼帝国身上的时候，圣彼得堡也在图谋恢复沙俄帝国往日的荣光。怕他们不会只在波兰生事。波罗的海三国也一样会遭到圣彼得堡的觊觎。

这三个小国地狭民稀，面积加在一块也只有波兰的一半大，总共也不过三百万人口。对比圣彼得

堡的皿煮俄国可以说是个弹丸之地，如果不顾及国际压力的话，圣彼得堡可以轻轻松松的将这三个小国一口吃进肚。

如果能得到这三个国家，皿煮俄国慢慢扩大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可以说行动范围和停驻港口可选性，就大大增多了。

柏林感觉到圣彼得堡的失控，但他们选择了坐视。这个时候是关建中的关键。绝对不能让自己轻易的被拖下浑水。圣彼得堡虽然只剩下沙俄时代俄罗斯欧洲地盘的一半，但人口众多，常备军长年保持在百万规模以上，还装备有相当数量的坦克、飞艇。虽然它被排在欧洲二流国家的序列。可轮到战斗力和综合战争潜力，圣彼得堡即便还比不上意大利、奥匈，也比西班牙、大**强。它和莫斯科的穷党俄国。可以说并列欧洲二流国家的首位。

国际国内的视线全都汇集到伊斯坦布尔与圣彼得堡。现任奥斯曼苏丹艾哈迈德四世现年还不到三十，去年才继位登基。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最小的儿子，曾在中国求学三年。政治立场比他老爹在

的时候可坚定多了。铁铁的亲华派。

现如今整个奥斯曼帝国都清晰的认识到一个事实，他们不可能倒向欧洲的，除非原因将自己最大的利益割让出去，不然欧洲人是不会允许他们的统治继续的。

奥斯曼帝国想要维系原先的利益，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国。

这两年他们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以最大的努力来提升战争资本，尤其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去世，新苏丹继位，中国政府对奥斯曼给出的支持力度，就更大了。

3年前的战争，整个奥斯曼帝国陆军只有三百辆出头的坦克，而且都是轻型的。

现在规模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万的奥斯曼陆军，已经拥有一千辆坦克、装甲以上，其中至少30%是主战类的中型、重型坦克。还有无数的卡车、牵引车，并且飞艇部队也增多了五倍不止。

现在战争已经开打，巴尔干联盟虽然多了罗马尼亚这个好马仔，自身又被五强增补了很多，但是战场上还是半点也不能占到奥斯曼陆军的便宜。甚至公允的说，要不是巴尔干联盟的空军实力完爆奥斯曼，这个时候奥斯曼陆军已经能大举攻入巴尔干联盟国土内了。

就巴尔干联盟的这些国家，除了罗马尼亚因为石油开采的缘故，自身也制造出几十艘的飞艇外，其他国家根本就没能力去筹集足够多的氦气。这些天空中的飞艇，来源自然是背后的欧洲五列强。

“父皇！”当了多年皇帝，刘盛的气度早就出来了。虽然他这个皇帝比起他的老子来权利弱的太多太多。但为人君，立人上，久而处之，气度自隆。这个时候竟然有些沉不住气了。

“事情不对头。不对头。英德支援给巴尔干联盟的飞艇太多了。您说……，他们是不是……有飞机了？”

刘盛坐立难安。眉头里一股子烦躁掩都掩不住。欧洲人的飞艇似乎一下子变得不值钱了，英德简直是甩破烂一样把众多飞艇丢给巴尔干联盟。这事儿意味着欧洲人有很大可能性也发明了飞机！

刘盛对空军是务必重视的。他的一生就跟天空有着扯不断的联系。这个‘发现’让他很受刺激，都要沉不住气了。

刘暹对于欧洲人发明飞机却没什么触动，只是心头微微一点失落。就跟前世时候的他坚信宇宙里除了地球人外还有很多外星人。漫漫星空，总有跟地球环境像是的星球在！

只要中国自己的飞机性能更好，一样碾压欧洲人。而且，在轰炸机、运输机还不能大成的情况下，飞艇的存在依旧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的飞艇早好多年就向着安全与承载量方面靠拢了，至于速度的要求已经是次要地位。所以外界表现出来的战斗飞艇，性能与欧洲人从超越到平衡。已经不占什么优势了。没人知道这是因为飞机

的出现，很多国人反而为此担忧不已。

“父皇，这谁敢保证咱们的飞机就比欧洲人的先进呢？驻欧办一丝儿消息都没传来。我这里心……”刘盛心里已经失衡了。那股子失落和对未知的恐惧，就跟毒药一样腐蚀着他的心。

“谁又不敢保证咱们的飞机比欧洲人的先进呢？”

“回宫去吧。”

“若真的静不下心，就去包头看一看，看一看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飞行基地！”

刘暹将儿子赶出了香山。飞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但他也坚信，欧洲人发明的飞机一定比不得自家的厉害，可能只是一架加了射击协调器的破烂货而已。

中国的飞机。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一战后期，试验用的新型战机更是向着单翼战机迈进，刘暹不

信中国会输在这点上。

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联盟的战争进行到第二个月，大**跟皿煮俄国的战争也爆发了。波兰军队的统帅是大**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名人——约瑟夫.毕苏斯基。俄军的统帅则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利诺夫骑兵上将。

毕苏斯基。这个人是谁，只要对历史上的波兰有所了解，就都该清楚他在波兰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是他主动挑起了1919~1920间的波苏战争。先胜后败，被穷党军队打到了华沙城外。也是他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带领波兰军队在华沙击败了苏方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取得了一场意外的又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大大的创伤了穷党的geming精神。可以说是决定了原时空20年里欧洲历史几乎不自觉地。让初生的穷党俄国政府放弃了国际geming的理念。

毕苏斯基后来成为了一个独、裁者，但是他依旧被后世的波兰人记在心头，认为他是一个伟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利诺夫呢？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因为他的名字太长了。但是只要对一战俄**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这个将沙皇俄国重重的向着万丈悬崖推进一步的苏霍姆利诺夫。

就是因为他和总司令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不合，而造成俄军在坦能堡会战的失利，俄第二集团军被彻底全歼，司令员萨姆索诺夫兵败自杀，前后14万俄军当了俘虏。

不过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五年间的陆军大臣岗位上，致力于俄国陆军现代化改革。他给自己确定了四大目标：第一，缩短三个星期的动员过程，消除德军动员安排超过俄军的差距；第二，实现军队的科技进步；第三，重振日俄战争失败后的俄军士气；第四，改进战时陆军的军需和增援的组织。他使征兵成为真正防卫本土的事业。他裁减过多的要塞驻军，用裁下的军队组建了重炮连、气球兵和无线电通信机构，此外，还组建了额外的6个师。他成倍地增加机关枪的数目，一年一度的征兵额增加了25万人，也增加了军官人数，还改善了俄军士兵

的食物和服装。公平的来讲，苏霍姆利诺夫的军事改革，让俄军的作战能力提升很多，是绝对有历史价值的。

　　这两个人在原时空中根本不存在交手的可能，但是在这个时空，毕苏斯基成功登上了波兰军队总司令的高位，苏霍姆利诺夫也从沙俄崩塌后的骑兵第5师长，先后任柯尼斯堡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和司令，并与1905年起任柯尼斯堡总督。1906年获得骑兵上将军衔，1908年起任皿煮俄军总参谋长。各自成为了自己国家的最高军事将领。皿煮俄国是不存在军队总司令的，总参谋长和内阁战争大臣是军事的最高领导人。其用意自然是防范军队强人进行政变！

　　对于眼下的这场战争，毕苏斯基集中了波兰军队70%的力量，约莫有40万人，超过400辆坦克，3000门火炮，8个骑兵旅，还有六个空中支队，超过二百艘飞艇。

　　皿煮俄国呢，苏霍姆利诺夫调动了一半的力量，在白俄罗斯集结了五十万军队，其中有5个骑兵

师，两个装甲师，四个机械化步兵师，坦克装甲六百辆，火炮4000多门。

怎么看波兰的实力都在皿煮俄国之下，不过波兰政府也不是傻逼，他们已经跟波罗的海三国达成了同盟，在与皿煮俄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抛了出来。这三个国家虽然弱得很，可怎么着也有十几万兵力，能牵制住俄军一部分精力。更重要的是，波兰人对自己的战斗力很有自信。他们有一大群在德国接受军事教育的精锐军官，掌控着一定的装甲进攻理论。他们很自信自己的强大，就像历史时空中那样。

沙皇俄国在本时空的崩溃对俄罗斯的影响比之原时空的一战还要重大。短短一年，强大的帝国就被中国国防军生生打爆，这件事让整个西方世界都怀疑起了斯拉夫民族的战斗力。而且随后皿煮俄国与穷党俄国打了两三年的烂仗，也没表现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除了人口众多，斯拉夫人已经不再拥有往日震慑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了。

可惜，波兰人不知道，近代历史上的大**，就

是一张摆满了‘杯具’的茶几。

刘暹心头有股预感，德国人……

第八百四十三章做战地记者的希特勒

1914年五月中，俄波战争刚刚开打，就迅速进入了高、潮。比奥斯曼的战争还要来的迅列！

战争开始的第十日，别列津纳战役爆发。

一百零二年前从俄罗斯败退的拿破仑，曾经在别列津纳河流域与俄军爆发过激战。现在俄罗斯军队与波兰军队在这里再度爆发了激战。双方一共投入了六十万军队！

这场战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到场的战地观察团包括了当今世界大部分的一二流强国，还有超过百家的各国媒体记者。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

原时空的历史上，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本该是一名一无所有的画家，他的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妹，生活贫穷的一塌糊涂。但是这个时空的希特勒青年时期过的很幸福，他的父亲在某一个选择上有

了改变，然后希特勒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1900年就迁居到德国慕尼黑的希特勒家族用五年时间步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然后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的希特勒被发达的希特勒老爹送进了全欧洲都大名鼎鼎的维也纳艺术学院。

1910年从学院毕业的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然后应聘到当地最大的报社《慕尼黑日报》成为了一名摄影师。是的，早期热爱绘画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艺术学院的熏陶中一样喜爱上了摄影。现在他作为《慕尼黑日报》外派的战地记者，来到了别列津纳河战场。

作为一名德国立场支持者【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是他对哈布斯堡王朝非常反感。主动走进德**营的希特勒曾经以装病的方法逃奥匈帝国招兵体检】，希特勒自然站在波兰的立场上。并且谁也不知道，他对俄国人从内心深处就有着一股反感，很强烈的反感。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反正就是敌视！

希特勒现在距离前线十分接近，他所处的0113

高地，是由波兰的英雄部队白玫瑰旅的一个团防守。这是波兰最精锐的部队，上下军官全是德**校生，自身还是机械化部队。在与俄军的对攻之中，这个团以十分弱小的伤亡重创了当年同等兵力的俄军！

在波兰军队进攻不利的情况下。这个团的功勋就像明星一样耀眼，现在已经吸引了几十家媒体赶到。这个团的团长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的大名，不仅在军队里广为人知，就是在整个欧洲也光彩熠熠。

帅气的外表，知名画家的身份——他的人物和风景画获得过高度评价，现在军事才能也变得辉煌，这样的形象真的比明星还闪耀。

现在他身着军装的照片已经登到了意大利的报纸上，对面的俄军同样知道。

0113高地的进攻战惨败，对于战争开启以来迫占上风的俄国人是一个打击。他们可是抱着恢复往日荣光的意念来进行这场战争的。十多年了，俄罗

斯民族的荣耀被踩踏在泥水当中，这是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没法接受的。他们要让整个世界明白，俄罗斯人依旧能够战斗，俄罗斯依旧是当年的俄罗斯！

所以0113高地的惨败让很多俄军感情上无法接受。他们无法想像一个武装完整的机械化精锐团，一个戒备森严的阵地，居然被对方以全团15%的战损率就给彻底拿下，俄军那个团的伤亡可是高达70%以上的。所有的火炮、装甲都毁于一旦。只剩下二十来辆卡车跑了出来。这份心情就跟一颗虫子在噬咬着他们内心一样。

希特勒很为波兰军队的闪光而高兴，这场战役开打到现在。到处都是波兰军队失败的消息，虽然他们的防线还算稳固，没有崩溃的征兆，但这样持续下去，波兰人早晚要败退，或是崩溃的。

“阿道夫。你要踏实一点，不要想着拍‘战火连天’，那太危险了。去拍一下别列津纳河之光吧。你也喜欢画画不是吗？”

希特勒的朋友，也是此次《慕尼黑日报》派遣

组的成员之一——汉森，这样的对希特勒说。他对于希特勒的神经实在无语了。看看这些天里希特勒拍的都是什么照片吧。炮火，连天的炮火，希特勒最喜欢抓拍爆炎纷飞的那一瞬间。还有坦克，大群的坦克攻击战，他甚至敢冒着生命危险直接上战场。

要么就是战后的夕阳，惨淡的夕阳照射着下方铺满死尸的战场……

现在希特勒又来了。他向汉森打赌，赌俄国人肯定会大大的对0113高地进行报复，大大的报复，在这里他一定能拍摄到最最波澜壮阔的一幕！

而汉森则要对希特勒跪下了。在希特勒固执的要赶往第一线的时候。而俄国人的报复也真的很快就来到了。

俄军的炮火开始覆盖住了整个0113高地，汉森再也顾不得劝阻希特勒了，一溜儿烟的逃进防炮洞，而希特勒扛着照相用的支架，冒着炮火向某处自己早已经瞄好的地方奔去。

波兰军队的炮火也在第一时间还击。

双方对射的炮火在这片几十万人参与的战场上太习以为常了。

两边的士兵们都平静的呆在深深的战壕里，或是防炮洞中，任凭着炮火就在边上发起一声声的轰鸣。那些炮弹直接落到阵地里的情况很难发生，当然也有炮击中血肉横飞的画面闪现。

真正危险的是希特勒这样在炮火中到处乱跑乱窜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则也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他的运气非常之好，这些天里在第一线穿来穿去，愣是毫发无伤。所以，他也成了《慕尼黑日报》战地记者派遣组中出了名的‘受到上帝祝福的人’。

“嘿，阿道夫，快给我说一说。”一个叫史蒂文夫的巴伐利亚记者，看到希特勒再次毫发无伤的返回来，一个箭步窜到了他面前，这位主儿也十分

喜欢炮火爆炸的瞬间画面。只是他的胆子比希特勒小多了。

可是希特勒却不喜欢这个史蒂文夫，因为他是犹太人。希特勒的父亲前半生糟糕透了，生意场上的惨败就有犹太人的缘故。先天上，希特勒对于犹太人就十分的反感。

可是，史蒂文夫的资格比他老多了，而且这个防空洞中的犹太人不是一个两个。希特勒再对犹太人反感。他也不愿意这个时候公开自己的反犹倾向。

希特勒用吟诗一样的口气在诉说："成千上万的炮弹在通一瞬间炸裂，爆炎的火光遮蔽整个眼帘，就让我恍如站在了一片汹涌的岩浆之中……，天空在这一刻都变得通红炙亮……"

但是照片还没洗出来，希特勒用言辞的表达太空洞。

前线的波兰士兵正在紧张的叫喊着："俄国人

上来了，俄国人上来了！”

一挺挺重机枪和一杆杆毛瑟98步枪同时做好了准备。

敌人密密麻麻的，为了洗刷耻辱，俄军看来是在下大血本了。

看到那么多的敌人，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也有些紧张起来。毕竟在这里的波兰士兵实在是太少了。他们只是一个团，打破了对面的俄军机械化团之后，0113高地并没有新的援军抵到，有的只是一定数量的弹药补给。可对面的俄军呢？眼下出动的至少有一个旅吧？！那背后至少就是一个师。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俄国人这次动用的坦克数量要少一些，只有二十来辆。

黑压压的俄军向着0113高地扑来，当俄国人接近射程范围的时候，重机枪开火了！波兰人的加农炮也开火了。

加农炮打坦克。这是缺乏专业反坦克炮的波兰军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幕。

肖恩疯狂的把子弹倾泄向那些企图冲上来的俄军士兵之间，子弹不断的夺取着敌人的性命。暴风雨般的收割着一条条的灵魂。

重机枪，地堡中的重机枪，在地堡不被掀翻之前，肖恩祈求的只是尽可能多的去杀掉敌人。波兰人对于俄罗斯人的仇恨不需要多言。

俄军士兵不断的倒下，他们的坦克太少了，但是斯拉夫人依旧在不断的朝着阵地进攻。坦克与火炮的碰撞。七辆坦克在进攻的道路上被击毁，但是0113高地也损失了自己的十二门加农炮。

凶悍的斯拉夫人在为自己民族的尊严和荣誉而战，他们无畏死亡。

可是波兰人也在为他们的祖国而战，大**的荣誉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无法被剥夺。

毛瑟步枪伴随着重机枪发出可怕的吼声。子弹从枪口飞出，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道的弧线。要么不知道射向了哪里，要么准确的钻进了敌人的身体里。

战壕战永远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进攻方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往往要比防御方付出很多倍的伤亡代价才能够取得他们想要的胜利。

但这有什么关系？对于皿煮俄国的将军们来说，人命是无所谓的，只要有荣誉在，他们可以笑着送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死。

俄罗斯民族粗暴的性格和沙皇俄国传承下来的文化与意思传统，决定着这一点无可改变。

在这一天之中，0113高地波兰守军打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阵地便如同铜墙铁壁一般横在了俄国人的面前。

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局势就急转直下了！

俄国人一次性拿出了过五十辆坦克，炮火疯狂的轰炸着阵地，无穷无尽的炮弹雨点一般的落了下来，简直要把阵地彻底削成平地。

这不仅仅是为了俄军的尊严，在整个战役当中，0113高地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们会遭受到的打击。当波兰军队的进攻被俄军粉碎后，0113高地就从一个进攻阵地转变成为了一块突出阵地，这里是整条波兰防线中距离俄国人最近的三块阵地之一。

所以，不管俄军是否在这块阵地的进攻上吃了大亏，这里都是俄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不间断的炮火几乎要把0113高地撕裂开来，一个叫弗兰格尔的士兵所躲藏的地堡被一枚大口径重炮炮弹击中，‘山崩地裂’的同时整个人都被炸飞到了天空，战后连一片遗骨都找不到......

波兰士兵都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许下一刻就会和弗兰格尔

一样尸骨无存。昨日的攻防战，他们是打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给俄军造成了不小的杀上，可他们自己也损失了不少士兵啊。全团减员超过10%，重武器更损失重大。

今天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看着俄军杀气腾腾的坦克，心头苦涩的很。这太看得起自己了。但他必须坚持，在0113高地坚持。正准备下令防御的时候，白玫瑰旅的旅部传令兵出现在了阵地上。

他带来了格热戈日.谢蒂纳将军的命令：第二团全团撤离0113高地！

“什么？”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中校，您没有听错！”传令兵拉大着嗓门告诉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俄军的22机械师已经突破了我们的右翼阵地，我们必须撤退了！30分钟后我们的炮火将覆盖这一地区！”

“该死的！”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恼怒的叫

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德军战地观察团驻地，奥托.冯.贝洛步兵中将正与自己的信任参谋长鲁登道夫在细细的看着波兰军队的战报。战斗已经快要迈过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了。是的，第二阶段俄军的反击已经取得了胜利，波兰军队放弃了第一道防线，现在正向着第二道防线转进。战局继续发展下去，第三阶段——俄军趁胜大追击，一定会不可避免的到来的。除非毕苏斯基能火速调集十几二十万军队进入这处战场！

北京，香山别居。新秦帝国的新老皇帝都坐在期间的一处书房里

“父皇，皿煮俄国是要赢下战争了。别列津纳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波兰军队如果彻底战败，这场战争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刘盛很简单的将俄波战争归类为当年的俄土战争模式，因为波兰现在是不可能灭亡的，它背后有德意志帝国，皿煮俄国可以借机从波兰领土上割下一块肉，甚至是吞下波罗的海三国，但绝不可能灭亡波兰！

第八百四十四章被考验的奥斯曼人

罗马尼亚马其顿第二集团军司令部。

“将军阁下，我们的炮火已经摧毁了这片地区。”参谋长德治少将指着地图上说道：“但是我们目前暂时无法组织起力量占领这片区域。”之前与奥斯曼军团的战争太激烈了，尽快巴尔干联军的数量和实力远远比对面的奥斯曼人来得多，可他们在战争中伤亡还是相当大的。

尤其是在双边的坦克战中，罗马尼亚第二集团军装甲部队损失很大，对战场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托伊卡中将做出了暂时撤退，并以炮火覆盖阻挡奥斯曼人有可能的反击，尔后再重新组织力量反进攻的作战计划！

炮火成功的阻挡住了奥斯曼人，但是要想集结起新的兵力和足够优势的炮火，罗马尼亚第二集团

军还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是罗马尼亚军队需要的，也是奥斯曼人需要的。打退了罗马尼亚军团之后，奥斯曼帝国马其顿军团的压力大减，若不是陆军重部抽调去了马其顿第二集团军转移到了黑山方向，原奥斯曼陆军副总参谋长，现任马其顿总督加方面军总指挥的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非好好地给塞尔维亚军一个教训不可。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天，罗马尼亚第二集团军筹集的进攻部队大体已经就位，就差弹药补给和一定时间的战前休整了，而塞尔维亚军也在积极做着配合调整——这两天他们时刻不停的与奥斯曼方的马其顿军团往来交战，尽最大努力的吸引着奥斯曼军队的注意力。

但是没人知道。就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马其顿奥斯曼军队得到了一个步兵师的增援。虽然这不是机械化步兵师，只是一个很寻常很寻常的步兵师。只有一个可怜的装甲大队，以及五十左右的大炮。但是奥斯曼人用良好的伪装——所有的部队都用密

闭的车厢装运，上面写着‘燃料’，‘粮食’和‘饲料’等字样。坦克则用稻草加以伪装。，将这个师人不知鬼不觉的送到了马其顿前线。

一个师至少有两万人，对于现在人数才强强过十万的马其顿方面军来说，补充非一般的大。而且这些人都是生力军，坐火车比起打仗来可算不得什么疲惫！

张和狠狠地灌了一口浓茶，感觉精神了一点。目光再回到身前的文件上。一个个小方块字刺得他眼睛直流泪。作为一名六十岁老人，一天两夜不合眼，是很伤神的。张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可是作为中国国防军来奥斯曼的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奥斯曼军队马其顿方面军的总顾问，这几天他要关心和处理的事儿太多了。比如，如果调度坦克部队，对即将发起进攻的罗马尼亚军队展开提前反击。

是的，针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提前反击战，坦克

部队的总指挥就是张和。因为在昨天方面军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张和把乌买尔帕夏的作战计划彻底否决！

“昨天方面军的炮兵司令努里帕夏将炮兵部队调配给了我军。经过我和第11机械化别兹鲁帕夏研究，我们决定将炮兵部队平均分配到各支进攻部队里去，这样便于我们及时地为夺取敌人前沿支撑点的部队提供必须的炮火支援。”

“进攻方向的火炮密度是多少？”那时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问道。

“由于将所有的炮兵都平均分配到了各支进攻部队，我们每公里正面上的火炮密度可以到达七十到一百门。”

“你们打算如何发起进攻？”

“明天的下午五点。先对敌人的阵地进行两个小时的饱和炮击，接着出动步兵发起进攻。”

“那你军配属的那些坦克呢？它们在进攻中，又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同样的。我会将坦克平均地分配到各支部队里去，为进攻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

塔拉特帕夏当时还满意地点点头。夸奖道：“计划不错。”然后就被发言的张和彻底推翻。当时所有的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张和，因为张和进入到马其顿方面军后根本没有任何干涉他们指挥的动作。他所带领的顾问团更多的是做参谋工作。整个马其顿方面军对于中国顾问团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所有的将领都想不到张和会在这个时候发言，并且将马其顿第三军乌买尔帕夏的作战计划彻底否定。

“我觉得，进攻部队应该遵循在主要进攻方向上集中炮火的原则，将炮兵的指挥权交给第三军乌买尔帕夏，而不再由努里帕夏继续指挥。并且不能彻底分散使用，而要保障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每平方公里的正面聚集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门火炮的密度。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结束后，炮兵应根据第三军的推进速度，迅速地转移阵地实施机动，继续为纵深内的战斗提供炮火支援。

同时，坦克部队——"

"假如我们在炮击结束后。步兵才出动发起进攻，从地图上看，我们的进攻阵地离敌人的前沿有差不多五公里远，我们的步兵要花费1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有效攻击距离。而在这么长的时候里，罗马尼亚人早已经从最初被炮击的惊慌失措中缓过劲来。我军势必会遭到他们的疯狂阻击，造成重大的伤亡。"

"我们必须发挥装甲部队的作用。"张和赞同开战两个小时的饱和炮击，对这点他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炮击进行到一个半小时，就应该命令坦克部队出击，前进到离罗马尼亚人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停下来。"这个距离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误伤，这么远的距离，几百米外飞来的弹片根本没杀伤力。

“我之所以要让坦克在炮击结束前。就到达敌人阵地前沿三百米处，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我们后继的步兵部队清除阵地前的地雷。罗马尼亚人的阵地上肯定会布设大量杀伤步兵的地雷，但这些对对坦克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第二。在炮兵结束炮击后，坦克部队可以迅速地冲上的阵地，将敌人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并掩护随即跟上的步兵可以将这个突破口扩大。至于担任进攻的步兵部队，则应该在坦克出击十分钟后，向敌人的前沿推进。”不让步兵和坦克同时出击，是因为坦克的速度比步兵快，即使同时出发，它们也会抢先到达指定位置。而且步兵和坦克同时出击的话。势必会存在一个争抢通道的问题，尤其在奥斯曼军队的步兵还没有大范围适应步坦配合的情况下。奥斯曼不是中国，这里的陆军部队除了主战的机械化师外，其他部队很少有与坦克配合作战/演习的经验。让他们跟着坦克一起出发，容易导致进攻部队发生不必要的混乱。

张和那时做最后结尾的说：“按照步兵的前进速度计算，他们到达敌人阵地时，我军的坦克部队应该已经将敌人的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时他们

就可以在坦克的配合下，肃清战壕工事里的残敌，巩固阵地后继续向前攻击。”

这个法子在中国国内很平常。张和带领的顾问团甚至已经为奥斯曼人做好的一切准备，奥斯曼军队中有相当一批中**校生，张和本以为奥斯曼人的反击计划会如国内那样一流程下来的，结果谁知道奥斯曼人的反击计划这么low！

之前眼睛根本就没往奥斯曼投注过的老张同志。跟本不晓得第三军的乌买尔帕夏是奥斯曼军队中出名的顽固派，至于总指挥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与其说是一名军事将领。现今更不如说是一个知晓一定军事指挥的政客。

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听完后很满意地点点头，因为张和说的这种打法。只要脑子不糊涂，就都能判断出来。将会让步兵部队在进攻敌人阵地时的伤亡大大降低。

于是，这一作战计划的制定就全落在了张和头上，乌买尔在会议结束后直接走人，只留下了一个

参谋在方面军总部，作为两边的联络官。

张和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乌买尔的这一举动是直接的让他给记恨上了。而后果，绝对不是乌买尔可以承受和乐意承受的。

真把中国代表团当摆设了吗？乌买尔扫张和的面子，那就是扫中国的面子。在现在之关头，一个乌买尔和中国的资助比起来算个毛啊？即使他在奥斯曼军队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背后更是有人支持，但比起中国的大腿粗，他也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胳膊。

张和会让乌买尔知道后果的，但现在他必须要完成全部的反击计划，时间还剩五个小时。

整个顾问团都在一次次的核算与推演中紧张工作着，这里面多了像张和两夜一天没闭眼的人。只是这些军官的年纪都很青，二三十岁的他们正是拼搏努力的时候。

战斗开始前两个小时，顾问团的成员们纷纷带

领着翻译下到了第三军部队里。炮兵和坦克兵是他们的重心。张和也结束了工作，在战斗开始前夕进入了梦乡。虽然他只是睡了一个半小时，在战斗开始前半个小时被警卫员叫醒。

　　张和最后电话联系了各处的高炮阵地，当奥斯曼军队炮火响起的时候，罗马尼亚军队再慌乱，乱的也只是前线部队，他们的飞艇部队会立刻起飞向着奥斯曼军队扑来。奥斯曼的飞艇部队自然会迎战，但是双边的飞艇性能大体相当，而数量上奥斯曼人绝对是区域劣势，不然他们也不会被罗马尼亚的炮火切断三天了。这就是考验奥斯曼军队防空部队的时候了！

　　事情完全不出乎张和的预料，即使是黄昏时分，罗马尼亚人的飞艇部队也以极快的速度升空，然后气势汹汹的杀奔过来。

　　“哒哒哒……”高高的天空上，夕阳的余光中，上百艘飞艇搅合在了一起，机关炮、重机枪不要命的喷射着自己的火焰。一艘艘体积巨大的飞艇如同陨落的天神，从高空中坠下。四十艘不到的奥斯曼

飞艇阻挡不了罗马尼亚人，很快就损失了七艘飞艇。罗马尼亚人的飞艇没浪费多少时间便突破了对手的阻拦，

奥斯曼军队的防空阵地迅速开始拦截，甚至还有一辆辆被牵引车或是汽车拉拽着的高射机枪，在对着飞艇穷追不舍。

伤亡是相互的，罗马尼亚人超过三十艘飞艇被击落，奥斯曼方自然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他们也有十一艘飞艇陨落，两个高炮阵地遭受重创，一处炮兵阵地被毁灭性爆平。

但是奥斯曼军队的反击计划完成了。他们的炮击打断了进攻前夕罗马尼亚人的步骤，坦克部队顺利的突破了罗马尼亚军队的两道防线——即将打响进攻战的罗马尼亚第二集团军，先头部队布置在他们的第一道防线上，后续部队主要集中在第二道防线，奥斯曼军队虽然没将罗马尼亚军打爆，却在实际上重创了罗马尼亚第二集团军筹集的三个师的进攻部队。

罗马尼亚军的损失超过两万人，更丢掉了四百门大炮和超过三十辆坦克。

而对于奥斯曼军来说，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打下去了巴尔干联军的劲头。罗马尼亚人受到这一重创后，至少要一周来恢复。塞尔维亚军之前拼命与奥斯曼马其顿方面军做纠缠可不是他们英雄，而是为了给罗马尼亚第二集团军赢得时间。现在自然也要消停了。

奥斯曼军队至少赢得了十天的时间，而十天后决定阿尔巴尼亚命运的战役也将落幕。那里集中了奥斯曼人四十万军队，集中了希腊、黑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四国联军，五十五万兵力。他们还有希腊的海军助阵。而希腊海军在最近两年中实力暴增，虽然没有无畏舰，可前无畏舰却有了三艘，原因是啥，奥斯曼人用脚趾头去想也清楚。

奥斯曼人的北方战线一共分作三个战场，除了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外，还有与保加利亚接壤的那段边境，现在保加利亚的军队全部集中在那里。整条北方战线，奥斯曼人动用了七十万人军队，却只

能保证在阿尔巴尼亚战场有彻底获胜的可能，其他两处都只能以防御反击为主。就是打赢了，也没趁胜追击的多与力量！

第八百四十五章秘不发丧

北京，zn海。一处放映厅里。

当今的中国皇帝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屏幕上闪现的一张图片。

“这就是奥匈帝国的骑士坦克，吨位10吨，属于轻型坦克类。欧洲人应该已经发明了相对成熟的柴油内燃机，骑士坦克的速度比之前英德的同类轻型坦克至少提升了30%。”

“装备有一门30毫米加农炮和一挺7.92毫米口径机枪和一个视野宽广的蔡司潜望镜。车体装甲：正面25毫米、侧后10毫米、底部10毫米；炮塔装甲：正面25毫米、侧后10毫米、顶部20毫米；最大时速：20公里/小时土路，公路上可接近30公里/小时的速度。

车组乘员：车长（兼炮手）、驾驶员、装填手、通讯员。”

“阿尔巴尼亚战场上亮相的这一种轻型坦克，已经赶得上陆虎五型坦克定型之前，中国的主战轻型坦克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倾斜装甲的妙处，在防御力是大大不如国防军的陆虎五型。”

刘盛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侍从官一挥手，荧幕上出现了另一种新型坦克，个头比之骑士坦克可小上不小。

解说员的声音继续响起，“这是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战斗全重7吨，公路最大速度20km/h，越野10km/h，乘员只需要2人，装备1挺8mmmodel1911机枪，弹药4800发，装甲厚6-22mm。”

“这种坦克还有两个改进型。其中之一是机枪换成了一口37mm火炮，可备弹药数为240发。速度没有改变，车组成员三人。体重增大为11吨。另外一种体重则增大到19吨。装备有一门50mm火炮，一挺8mm重机枪，弹药数为200发，装甲10mm~25mm，成员五人。法国人改进了坦克的

机动部分，加大了负重轮的直径，加装带橡胶的履带，采用高弹性的悬挂装置，提高了坦克的行驶速度。其越野最大速度增大到了12公里/小时，行程达到了160公里。”

毫无疑问，法国人是把自己压箱底的坦克都用在了阿尔巴尼亚战场。在此之前，19吨重的雷诺ft-19中型坦克可从没公开露相过。怎么看这都是法国人最好的坦克了。

刘盛脑海里想着陆虎五型的性能，却有些拿不准的嘀咕。这法国佬的和奥匈帝国的同类坦克根本就不是陆虎的对手，欧洲人那么强大的科技力量，这些年发愤图强的追赶，真的就要比中国弱这么多吗？

别看二战时候德国人的装甲铁流横扫欧洲，就觉得德国人的坦克的最强大了。事实是。老美、约翰牛和苏俄都有极佳的坦克亮相。这不是否认德国人的装甲技术，而是相对公平的来说。

特别是对于刘盛这些人而言，他们并不认为高

卢公鸡真的就比德国人差。他们又不是老皇帝，脑子里对德国人的印象已经固定在了‘军事强悍’这个标签上了。现在的高卢公鸡不管从国力上还是从实力上。都绝对是欧洲第一流的强国。在刘盛等看来，并不比德国人弱。

所以，刘盛潜意识里就将雷诺轻中型坦克当做现今欧洲最强大的坦克来做对比。真的差中国好多啊。

这会是欧洲人努力十几年的结果吗？不会是他们故意那出来吸引目光的残次品吧？

皇帝的发问让周边人等一片沉默，他们不愿意去相信有这种可能。但他们知道绝对有这种可能。就像中国一直拿残版的陆虎五在外面吆喝，谁也不知道陆虎五的真正性能。更不会晓得22吨重的改进型和39吨重的陆六早已经生产出来几百上千辆。

放映厅沉默了一会儿，荧幕上的画面再一显，是一家双翼飞机的模糊图像。这是从德国的某处隐蔽基地拍摄的一幅画面，为了这张照片，驻欧办花

掉了至少20万马克。

可是，绝逼值得！

中国终于能够确定，欧洲人果然发明了飞机。纵然不知道欧洲人的飞机达到了何种性能，但这种确认对于中国的帮助意义也是极大的。

一连串的图片很快被送去了香山别居，刘暹最近正准备‘病逝’呢，而且要小刘皇帝秘不发丧，一切为了统治的稳固么。还要小刘皇帝严令呵斥几个闹着要回国看望老爹的藩王，兄弟之间再演一场好戏！

看了儿子特意跑来‘送’的东西，刘暹能明确的感受到儿子的失落。他对空军报以的希望太高了。现在很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咱们的飞机出来已经十好几年了，规模那么大，可比德国人的容易侦探多了。”中国在德国的根基都能用钱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德国人也可能早就拿到飞机的样子了吧。毕竟中国飞行部队的规

模比之西方是大的很多的。

刘暹的言外之意就是德国人的飞机很可能是在中国‘取的经’。刘盛当场就是一愣。他年纪小的时候看到的、听到的、了解到的，全是中国落后于洋人。长大了之后也发现，中国的科技虽然发展迅速，可相当一部分的科研人员乃是从欧洲‘引进’过来的，特别是最出名的尼古拉.特斯拉。

所以刘盛脑子里固有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的科技比之欧美要落后。可现在听刘暹的意思，瞬间思维的逆流冲的他头脑都有些发懵。

刘暹不怪儿子的不自信，实在是现实使然，这些年中国各类技术的飞跃式发展都离不开欧美籍科学家的努力，即使上次战争爆发让大批的欧美科学家离开了中国，但仍然有很多人留了下来。这些人到现在全都是中国发展的功勋人物，即便他们只是一普通老师。也为中国科学的发展立下了大功。

说真的，新秦建立三十余年。中国的科学史能够分为两个阶段，以那场东西大战为标志。在此之

前。中国的各类技术研究与发展都是外国人挑大梁，即使中国兵工系统秘密搞出了坦克、潜艇和飞艇，但上面使用的发动机啊等等，却都来自外国人的发明。也就是战后，大量经过系统教育培训的大学生才渐渐地充斥到各个岗位，掀开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1914年7月，北京城突然有了一道消息被人秘密传播，很快就像大风一样泛滥到整个大中华圈——老皇帝病危了，要不行了。

8月。老皇帝宾天，小皇帝秘不发丧。

政府在明面上一点也不承认老皇帝病逝了，说活的好好地，身体还尚佳，依旧养身于西山别居。可满京城各种小道消息早已经传的有声有色，十个人里头有七个相信刘暹是真的死了，不然小道消息传到这个程度，老皇帝总该出来露露面辟辟谣吧？

没有，什么都没有。

国人已经几年时间没见过老皇帝啦？

所有到八月底。整个世界都相信中国的老皇帝病逝了。

各国藩王叫嚷着要进京，当今皇帝坚决不让，在这场皇室的争斗中，中国政府都路人了。

而看到这个情况。意大利与奥匈帝国还不犹豫的再次掺入了奥斯曼战争。自从奥斯曼军队在两个月前的阿尔巴尼亚战役中获得胜利，整个战局已经向着奥斯曼帝国倾倒，巴尔干联盟完全是靠着空中优势和战略防御在坚持。如果没有外来的巨大的助力，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第二次失败。

奥斯曼帝国已经在谋划着怎么从他们身上咬下一口肉了。

结果中国刚刚出现变动。奥匈与意大利就忍不住跳了出来。奥匈帝国一次性出动三十万兵力，意大利人也调动大批舰队。从‘意大利皮靴’的脚后跟向着阿尔巴尼亚进行登陆作战，很快就拿下了阿尔巴尼亚南部海港发罗拉。

发罗拉位于阿尔巴尼亚的西南部，是发罗拉区首府。在亚得里亚海发罗拉湾东北岸。湾外有萨赞岛作屏障，港阔水深，曾为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军港。但是随着奥斯曼海军的没落，这里已经渐渐变成了单纯的商港。

奥斯曼军队当然在本地有驻军，可意大利人是在战前12个小时通知的奥斯曼帝国，近乎于不宣而战。奥斯曼军方根本来不及调集军队增援发罗拉，结果自然就是发罗拉被意大利人轻而易举的拿下，随后大批的意大利军队开始登陆。

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方面军没有对意大利人展开进攻。意大利人有二百多艘飞艇汇聚在发罗拉，这根本不是阿尔巴尼亚方面军的空中力量能够招惹的。高空轰炸，阻碍其登陆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结果就是短短二十天里，战局大变，奥斯曼军队转攻为守，就这，阿尔巴尼亚还丢了一半。

波斯首先站出来为奥斯曼帝国站台，二十万波

斯军队开赴奥斯曼前线。然后是阿富汗，阿富汗政府组织了三万人的志愿军，然后中国的军事顾问又派去了奥斯曼三千人。非常可笑的是，两边在巴尔干半岛都打出狗脑子了，阿拉伯半岛的油田依旧在安安稳稳的工作，中国与整个西方的贸易也在正常展开。

到了九月份，首先朝鲜人坐不住了，在汉江边举行了一次逼格非常高的大公祭，满朝文武百官都悉数到场，还有王室勋贵和前后超过五十万朝鲜民众。这场公祭因为不可说的原因只进行了七天，以至于公祭结束后还陆陆续续有大量的外地来人跑到汉江边，很无奈的自发的在遗迹处举行了祭祀！

老刘皇帝在朝鲜的威望和声誉绝逼是最高等，朝鲜的朝野民众早就将他与朱明的万历皇帝相提并论，并且随着老刘皇帝的功业越来越大，飞快的超越了万历帝，继续上攀。因为朝鲜是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国家啊。日本人羡慕他们，阮朝羡慕他们，大中华圈的属国们都羡慕这个到现在还能自个玩自个的国家。都是因为身后靠着中国这棵大树啊。

就是西方的欧美，提起朝鲜这个国家，除了将不思进取、顽固保守等等不好的词汇套到它头上以外，对于这个国家至今的运气也全都无话可说。这就像一个封建时代的原始部落，因为有人罩着，所以他们还无外来威胁，一直都安然的存在着，还非常舒逸的存在着。

新秦皇室十分严厉的训斥了朝鲜，刘盛发了一篇四千字的电文狠批了自己妹夫一顿。但是硝烟已起，再难扑灭。小皇帝的做法只是让人更加确定老皇帝真的已经死了。于是，整个九月里，继朝鲜后，日本、阮朝、南天国，乃至中国本土和各地藩国，全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刘暹的祭祠、雕像、庙宇，如雨后春笋，在大中华圈各地不断地冒出，层不出穷。

地方上举行的小规模公祭数不胜数。

还有刘暹的画像和小型瓷像，迅速涌入市场，然后销售量飞速爆表。

这个时空要有21世纪那样的空气质量监测系

统，那么肯定能发现，整个大中华圈内的国家空气质量比之上个月都要差上不少。这个月里香烛的销量简直比堪比清明。

反正在中国，在东亚，在整个大中华圈里，是没人再去关注奥斯曼帝国了。真正还有心记着奥斯曼战争的只有帝国最顶层的那一批人。

奥匈帝国的二次介入出乎了中国的预料，刘暹一直在想着德奥会不会对俄国动手，然后英法意灭了奥斯曼，抢占中东，五家瓜分了波斯湾。结果事情完全不按照他的设想，奥匈帝国就那么的对巴尔干念念不忘么？

波斯王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帮助极为重要，他们的出手不仅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奥斯曼帝国的压力，更给了奥斯曼人一股信心——他们没有被抛弃，更没有被遗忘。

时间流转到现在，波斯王国已经向奥斯曼人提供了自家45%的军队，其中包括着装甲部队的65%，空中力量的60%，炮火的50%。阿富汗也提

供了五万志愿军，还向奥斯曼帝国捐赠了5亿华元。就更不用说暗地里中国向奥斯曼提供多少坦克大炮飞艇与汽车了。

所以，奥斯曼人到现在还能稳定住战线，并且积极扩大军队，集结力量，准备反击。

奥匈帝国也在迅速征召军队，甚至远在慕尼黑的希特勒都收到了奥匈帝国征兵处的一纸通知书。奥匈帝国的常备军从80万人直线升高到接近100万。意大利最新扩军20万，高卢公鸡要把自己的军队扩大到150万……

第八百四十六章脱缰的野马

没有了刘暹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中国政局的动荡，让欧洲人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

德国宣布介入波兰战局，在二十万俄军已经推进到华沙的时候。法国宣布介入奥斯曼战局，强大的法国地中海舰队联合意大利舰队一步，逼近爱琴海。

俄国人要气疯了，奥斯曼人要真的疯了！

欧美各国的外交人员、特使像鸟一样在天空上飞来飞去，穿梭如云，编制着一张脉络清晰的网。

一项项秘密或是不秘密的协议在飞快的达成，德奥英法意，五大列强的交易和盘算越来越清晰的被整个世界认知。

击败奥斯曼，瓜分波斯湾，遏制俄罗斯，留下波斯！

说到底，欧洲五强还是不敢过分的逼迫中国，甚至对于奥斯曼帝国，都只是瓜分波斯湾，而非瓜分奥斯曼，还要留着波斯不能动。

可这样的举动也让整个中国上层气愤不已。如果老皇帝还‘在’的话，中国局势安稳，欧洲人敢这么肆意妄为吗？但更让他们悲愤的是，现在整个中国都没那个较劲的心啊，现在的中国还依旧沉浸在老皇帝宾天的余波之中，根本没心情理会外面的事儿。

只要欧美国家不立刻对中国宣战，他们再瓜分奥斯曼帝国，也挑动不了国人的兴致。

中国自然也飞快的派出外交人员前往欧洲，对英法德奥意五国进行施压，并通过乌克兰迅速向皿煮俄国‘支援’了二百门火炮和五十辆老式坦克车，外带三百挺重机枪。还有大批的粮食物资。

皿煮俄国现今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粮食。他们为什么急切的打波兰的注意？就是因为波兰产粮食。

皿煮俄国绝对不是德国人的对手的，这一战就好比奥斯曼战争一样。当奥匈与意大利、法国下真本事的时候，奥斯曼人背后再有中国的支持。也注定要失败。

现在中国就面临着这个很艰难的选择题，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出兵呢？

中国可以选择牺牲奥斯曼帝国，换来英法德奥意五强暂时的安分，还能换来十年八年的和平，那么下一次呢？下一次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还能忍耐么？

这局面很像原时空的二战德国崛起，英法迫于自身的形势，一次次放缓系在德国脖子上的缰绳，还抱以期望让德国人去进攻穷党俄国，结果自食恶果。这样的错误中国是绝不会犯得。

燕山。某处军事基地里。

已经‘死掉’的老皇帝正在跟儿子通着电

话："国民意志没有凝聚，那就加大宣传，加大宣扬。中国三十年的素质教育，我就不信，整体国民就意识不到波斯对于帝国的重要性。"

中国的机动车和农用机器推广到现在已经是百万为单位计数的啊，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汽油、柴油，也就离不开石油。没看科威特发展公司的股价么，奥斯曼都打出狗脑子了，这股票的价格竟然还纹丝不动的保持在120元一股——科：本公司经过n次增发股票。价格已比上次出现文中时降低了三十倍。

地球离了谁都能继续照样转，世界离了谁依旧会安然的运转。

刘暹在大中华圈的影响力再巨大，'人'死了，过不了多久国民情绪也会恢复的。作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比眼下的国际局势，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悲伤期'。

……

波兰，华沙。

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波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一大城市，位于维斯瓦河两岸。波兰中部，城市人口70万。城市群人口130万，城市面积500平方公里，是中欧诸国贸易的通商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繁华的地方。

这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上次的战火并没有给这座城市增添几分伤痕，可现在的这次就不一样了。二十万俄**队，这是股能将华沙毁于一旦的力量。

俄国完全占据了战事的主动，上个月的俄军推进，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是一次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华沙北部的得博拉谢省及华沙所在的马佐夫舍省大片地区的波军士气都被俄军用刚猛的进攻给瓦解了掉。俄军袭击败退的波军，侧翼包抄，涉水渡河，占领城镇。以如此之条件，在一个月内杀到了华沙城附近，到达了华沙的大门口。波兰军队现在士气低迷，如果德国人再不插手，很难相信毕苏斯基能够再现历史上华沙

战役的辉煌胜利。

在新的一月，波兰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从华沙以北到登布林，他们的部队已被赶回到了维斯瓦河。俄军已把战线推进到从登布林沿维普日河到扎莫希奇和利沃夫一线。华沙桥头堡仍掌握在波兰军队手中，守卫在这里的部队从左到右依次是第2集团军的第2、第4军和第1集团军的残部，这两个集团军共剩下有九万名不到的士兵，而他们满员的时候可是有着超过二十万兵力的。

所有的波兰士兵个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

维斯瓦河正好在华沙以北折向西去，守卫莫德林、普沃茨克以及部署在弗克拉河沿线的波军左翼部队已被暴露，处境危险。第4集团军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3集团军在登布林的南面和东面布防，第6集团军在利沃夫以南布防，而第7集团军则还在南方的加利西亚。所以，包括德国人在内，几乎没有人相信华沙还有获救的希望。战斗力强悍的德意志军队即使增援波兰，也是需要时间的。而华沙一旦失守，就好比一道堤坝的决口，迅猛的洪水定将汇成

滔天的巨澜。

毕苏斯基在努力的尽自己一起的努力，他不敢期望有光明之箭刺破这忧郁的夜幕。但他在以最大的努力收容掉队的波兰士兵，整饬部队的纪律。

而且随着俄军威胁的到来。基于历史的原因，俄国人让所有波兰军民心头的阴影迅速的变大。而这个阴影并没有压垮波兰人的抵抗意志，在毕苏斯基的号召下，华沙民众紧密地团结了起来，军队的士气随之提高，内部的分歧和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放在了一边。所有的波兰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华沙战役做着努力。

华沙桥头堡被精心部署并得到33个炮兵连的保护，普沃茨克、莫德林和登布林的要塞也能对俄**队实施坚固的防御+小规模反击战。

俄军也有自己担心的事情。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波利瓦诺夫带领的部队推进得太迅猛，已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意味着他要么继续前进，要么挨饿，他不可能停下来等候他迫切需要的预备

队。在这次战役中。部队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停顿会使得俄军旺盛的士气迅速下挫。但是，物资短缺和天气的变寒，也会重挫俄军的士气和战斗精神。

正当波军的士气开始恢复的时候，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波利瓦诺夫带领的俄军部队的士气却开始下降。他的部队并不是穷党俄国的赤色军队，许多人在之前积极的参与战争更多是为了恢复俄罗斯民族的自尊心，顺带着南下抢劫一把。结果波利瓦诺夫对军纪的要求相当严格，约束着手下的俄军士兵不能‘自由自在’的活动，士气本来就在慢慢的下挫，尤其是冬季到来后军需物资的短缺。波兰人在撤退的时候沿途炸毁了铁路。开走或摧毁了机车，皿煮俄军军需补给困难。

波利瓦诺夫又不愿意停下了坐看波兰人有喘息之机，所以他选择了继续进攻，但是他现在的处境真的并不美妙。只是波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二十万俄军的背后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力图

与军队保持联系的运输补给队，他们由2万余辆农用马车、手推车和机动车组成，驾车人主要是当地波兰人。那么运输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个因素无疑也起到了支持波兰人的作用。这就是德国人的正是掺入，这给了波兰很大的支撑。虽然德军还没有正式开赴波兰。可大批的军需物资和军火却源源不绝的送到了华沙。对比物资紧张的皿煮俄军，波兰军队的后勤是绝对的充分。

德军还正式对波兰派出了军官团。虽然他们的建议常常得不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波兰军方也不实际照办。但德军那自信的神情和清晰的判断在精神上给了波兰军队指挥官以极大的支持。

毕苏斯基的胆子很大，德**官团又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清楚地判断，毕苏斯基于是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毕竟正面对战波兰军队胜利的希望十分小么，那么还不如拼一把。

他考虑到，部署在华沙正面的波兰守军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至少能遏制住俄军的进攻3至4天，

这期间，他可以率领5个师从维普日河向北对俄军第16军的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这将是一次能引起连锁反应的攻击，因为他估计这次攻击能挫败一些俄军的士气，并且为其后续兵力的进入战场开辟道路。

“毕苏斯基离开华沙，沿维斯瓦河左岸驱车南下，在普瓦维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他的翼侧攻击很可能将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必须强调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他个人头脑里的产物。这项计划风险太大，以致不能向他手下的大多数将领透露。很多波兰将领军事素养匮乏，面临俄军的攻势只会叫嚷着要他回华沙，或者至少要把发起攻击随时间提前，因为波利瓦诺夫已经让部队向华沙推进，执行他签发的进攻命令。”

燕山基地里，蒋百里在一个大大的华沙地图上为老皇帝和边上所有的人解说着已经开始的华沙战役。

俄国人的攻击是分多路进行的。第16军和第3军将分别在桥头堡的南北两侧进攻。第15军将以纳

谢尔斯克为依托渡过弗克拉河进攻莫德林。与此同时，北侧的第4集团军将向西向南推进，威胁普沃茨克，与第15军协同攻击波军的翼侧和后方。拉济明在7日清晨失陷，这样，皿煮俄军到达了离华沙仅15公里的地区内。此时波兰的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上打得十分艰苦。参谋长拉德克利夫的镇静与自信（即使并不真正感到自信，但他至少装出了自信和镇静的样子）对波军总参谋部产生了一种稳定人心的效果，因为一些政界要员正在逃离首都，波兰军队的士气也在动荡中停止了增长。不过，这些紧急情况已送到了毕苏斯基的手中，他因此同意把反击的时间提前到13日。

“在这危急的关头，华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科尔斯基将军，因为他率领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防线打得十分漂亮，击退了俄军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这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虽然波军的第1集团军仍然屹立在华沙面前，但是西科尔斯基的左翼已遭受俄军的迂回进攻，而且俄军第4军在13日，也就是昨天上午，已经开始在普通斯克地区攻击他的后方。当然，昨天的下午两点，毕苏斯基也在维普日河一线按时发动了对俄第16军的反攻，

波军的形势究竟能不能得到扭转就看这一击了。”

刘暹看着眼前画的花花绿绿的地图，眉头皱的能夹死蚊子。不是说俄波军队的运动路线他看不懂，而是波兰的地名和两边指挥官的名字太长，太不容易记了。

现在对于老刘皇帝来说，记忆这些西方将帅的名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他又不能说出来，因为这会显得他脑袋不中用了。不过毕苏斯基整个计划并不是多么的难以理解，尤其是波兰军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对照着他们的军事步骤逆推毕苏斯基的军事计划，十分简单。

波兰人的后备军队正在维尔纳组建组建，就看毕苏斯基的这次反击战打的怎么样了。如果能顺利的打垮俄军的第16军，然后维尔纳的波兰军队再趁势插入，波兰军队不说能赢下华沙之战，至少能在华沙遏制住俄军的攻势！

第八百四十七章日本的响应

中国的最顶层，眼光始终在紧紧地盯着奥斯曼和波兰的每一个变化，没有一刻放松。但是中国的民间因为刘暹‘死’的冲击，还根本没有进入战争的激情。

然后，然后他们等来了国家的一纸通知——油价上调20%！

三年前开始出现在中国市场，并且已经走进很多人家的收音机里，开始大批量的出现关于奥斯曼帝国与波兰的战况报道。没有人知道中国政府已经紧急调动一批三十万收音机发派到民间的茶馆、酒楼。

茶馆、酒楼历来是中国人气最旺最集中的地方，它不比百货市场，人流量大是大，流通性却也极强。茶馆、酒楼的客人只要一落座，少则十几二十分钟，多着个把小时，甚至更多，收音机在商场里没有用，在这里才是真正的用武之地！

中央政府要让自己的声音第一时间里传递到全社会，传递到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三十万台收音机价值虽然不菲，对比它们的效用却不值一提。

油价上调20%就是‘收音机’抢得了第一步先机，很多地方报纸还没来得及报道，收音机就将这一消息送到了民间。要知道，茶馆、酒楼里，尤其是茶馆当中，说书、读报的人可从来都有，几十年了，中国老百姓中很多人已经养成了看/听报的习惯。因为报纸上总有关系他们利益的消息。

但随着收音机的出现，一些茶馆很快就将之也纳入了看/听系统。随着时间的流逝，收音机早晚会进入广大民众当中。中央政府突然派发30万台收音机，只是加快了这一进度。

……

西南日本。夜色仍旧统治着大地。现在是凌晨五时，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鸡鸣声也没有响起。

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西南日本的国会大厦里却是一片灯火透明，一百多名国会议员齐集一堂，正坐在椅子上神态各异，有的人神色紧张，有的人仰着脖子悠闲自得，更多的人则是聚在一起，小声的嘀咕着。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几乎所有在鹿儿岛的国会议员都接到了总统府侍从室的电话。嗯，西南日本的总统府也有侍从室。在电话里，侍从官通知诸位议员务必在凌晨六时整之前赶到国会大厦，参加紧急会议。届时，大总统先生将在国会大厦里通告一项十分重要的决意，需要议员们进行表决。

西南日本的国会只算是一个摆设，重要性远比不得中国的国会的。因为日本传统的门阀制度，因为西乡隆盛当初超高的个人威望和魅力，因为整个西南日本又是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拨人建立起来的。虽然西乡隆盛已经死了四年，虽然当年追随西乡隆盛的很多重要人物已经死了或隐退，但西南日本的军政大权还是牢固的掌控在西乡隆盛的小弟西乡小兵卫和诸多宿老的手中。

这里的国会更多是象征意义的存在，是一个装饰品和举手机器。

大总统将会在国会大厦里发表什么样的演说呢？国会议员们议论纷纷。各有揣测。有的人认为，大总统的讲话导目前的国际关系有关；有的人则坚持认为，大总统应该是受到了北京的意见。来传到指示了。这些年西南日本在南洋可不少搂东西，中国继之前的两个岛屿后。又将阿鲁群岛和苏拉群岛两处划给了日本，这是超过1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整个西南日本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现今。整个西南日本对于中国是一百个服从！真心真意的忠诚！

可是无论国会议员们说得如何有鼻子有眼，只要大总统还没过来发表讲话，那么这一切就都是猜测。

在所有的国会议员中，也有少数人保持着缄默。他们已经知道大总统的这次演讲内容是什么了，但是由于得到了大总统的提醒，他们不得不对

此保特沉默。在这少数国会议员中，以北辉次郎的表情最具代表性。

此刻的北辉次郎是一脸愁容，眉头拧在一起，不时地抬起手摸摸下巴上的那把硬硬的胡茬，然后叹一口气。

北辉次郎是新泻县人，地理位置上属于东京日本辖区，但他这个人倾向皿煮，对于东京日本的政体十分的不满意，青年时候又受到了穷党思想的影响，几次组织工人闹事，被东京政府记上了黑名单。然后北辉次郎就跑来了西南日本，并且靠着自己的身份成功的当上了西南日本的国会参议员。

在西南日本的国会里，北辉次郎是绝对的左翼分子，他最推崇的是中国的制度。穷党俄国的制度对他而言显得太激进，而中国的成功就摆在眼前，中国的皿煮建设也卓有成效，北辉次郎十分推崇中国。

由于自身的的背景缘故，掌权的西乡小兵卫等人虽然对北辉次郎一伙很不耐烦，但是这些人却很

明白‘敌人’的必要性，更清楚一个‘好的敌人’有多么的重要。

北辉次郎虽然对西南日本的政体也不满意，认为应该加强国会的职能，但他脑子清晰，很多政策和理念都是借鉴于中国，对于西南日本的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不像绝大多数的反对派，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是西南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社党于国会里的代表人物，西乡小兵卫等在暗地里与他有很多的沟通。

北辉次郎从最初的抗拒、反对，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接受。毕竟国家大权是西乡小兵卫他们掌控着的，他们虽然需要国会里有一股反对的势力存在，但他们绝不会接受‘叛逆’。北辉次郎代表的是整个民社党，当民社党常委会都接受了这种‘存在模式’的时候，不想离开日本的北辉次郎也不可奈何了。

这次突然召开的国会。北辉次郎是知道原因的。中国政府在昨天突然密电了西乡小兵卫，要求西南日本响应‘中国大陆’的号召。在国内也掀动

起一次‘石油危机’，以阐明‘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性。西乡小兵卫等元老觉得。中国是要掺入战争了，那么西南日本的走向呢？

大总统即将在国会大厦里发表的演讲，内容就是关于西南日本与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首要阐明的观点就是西南日本要坚定不移的以中国为中心，坚定的跟随者中国走，然后就是要全国各地开始宣传石油的重要性，同时提升国内油价——中国卖给日本的石油和燃料一点也没涨价，大总统就要求价格普遍提升30%。

这对于西南日本的燃油业公司十分的有利。北辉次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十分歹毒的一招，一瞬间就能把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石油上。日本是极度缺乏石油的。不管是东京日本，还是西南日本。

这些年日本的石油产业完全是靠着中国南洋石油供应。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贫油国，如果不是他们崛起后占据了南洋，如果不是他们拿下了科威特、拿下了巴库，中国将会为石油的问题伤大脑筋！

之前中国国内的燃油价格陡然提升20%，消息传到日本，岛国哗然。这个提升幅度实在太巨大了。现在大总统要宣布将燃油价格提升30%，会遭受多么大的诽议。可想而知。

果然，当大总统六点时候准时上台演讲不多久，大厅内就彻底的喧哗了起来。30%的价格提升，政府这是想钱想疯了吧？西南日本国内的那些燃油业公司不都是那些元老们做后台的‘惹不得’么？这么苛求也太过贪婪了吧？

大总统关于西南日本紧紧追随中国脚步的问题没人反对。议员们反对的只是燃油的提价和大总统建议的加紧武备的提案。

虽然他们只是一群装饰品，可装饰品也有装饰品的尊严和利益，在中国这颗大树下。西南日本的海陆空三军已经长年维持在十万人以下规模了，现在大总体突然提出了扩军议案。还一次性将西南日本军队扩充到20万人，算上南洋的治安军。这已经超越了西南日本军队数量的最巅峰数字了。

北辉次郎隐隐感觉着大总统有着另外一番的盘算，那南洋的治安军与奥斯曼战场……，这让他内心十分不安。

西南日本这小身板根本没介入奥斯曼战场的实力，但是中国又不可能立刻对欧洲诸国宣战，就像波斯王国、阿富汗王国一样，中国只能靠着一批小弟先顶上去。而在大中华圈里，在中国的一帮属国里面，东京日本与西南日本，即使算上各处的藩国，那也是屈指可数的能战之国。

日本士兵的凶悍和忠诚，南洋十多年治安战的成功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明。如果北辉次郎是中国的顶级重臣，或直接是中国的大皇帝陛下，北辉次郎也会抑制不住让日本介入战争的心。

只要有充足的军费和物资，只要有钱，日本有的是愿意卖命的人。

只看这些年治安军的招募盛况，就能看出日本人对死亡的态度。他们从不畏惧死亡，南洋的治安

战，日本人看到的只有利益，没有伤害。

一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片的海域，丰富的森林资源，里面到处都是珍贵的木材。日本人不算这些年挣下的高额军饷和大批的现今武器，只这些土地他们感觉自己就赚翻了。

近百万的西南日本人转移到了这些新土上，大大缓解了本土的人口压力。并且这些地方上富饶的森林资源让他们赚了很多，还有中国对于日本移民的限制越来越放松，不仅大量的日本移民转移到了南洋、北美、外东北和中亚去了，还有很多人进入了汉地。

就像原时空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中国一样，外出留学生回国的总是没有留在国外的人多，纵然一时半会儿的他们拿不到中国国籍，但谋取永久性居住证还是很轻松的。中国现今对于高学历人才需求量极大，再多的日本留学生放到整个中国的人才市场需求上也只是一条小鱼儿。引带起来的，连各地的属国、藩国也都大张旗鼓的高新引进高学历、高科技人才了。

北辉次郎认为中国现今的地盘确实已经够大了，而且经营的十分牢固。

西面有穷党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还有波斯，东面有墨西哥引以为援，还掌控着巴拿马运河，现在在南美世界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北面全无敌手，直接圈到了北冰洋，南面有一个澳大利亚是个麻烦，就像北美大陆的美利坚一样，都是隐患。可要抡起硬实力来，这两个地方距离‘援兵’的间距可比中国要远的多了。

所以，北辉次郎根本不知道，老刘皇帝的终极愿望是北美扫平了美利坚，南方拿下大洋洲！非洲中国可以完全放弃，必要时候中东的利益也能让出一部分，奥斯曼帝国这些年只长肌肉不长大脑，早晚要崩溃玩完，中国有西比利亚在手，手中还左牵波斯右牵墨西哥，将来根本不需为石油发愁。

北辉次郎则是感觉中国的‘势力’虽然稳固了，但还有进行一场战争，加固加固的必要性。他当然愿意西南日本绑上中国的战车，那战争过后肯

定会有丰厚的回报。北辉次郎根本不相信现在之地球，还有能够击败中国的力量。

——整个欧美全绑在一块是有可能的，但是德国人已经在波兰跟俄国人杠上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也是绝对的助力，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怎么看都没有可能失败。

北辉次郎只是认为西南日本最好慢点进入战场，太早介入的话，损失肯定会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奥斯曼帝国都拉起小二百万人的部队了，皿煮俄国急需扩军，人马也差不多达到了二百万。然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全都抓紧时间扩充兵力，这些列强的总兵力已经超越800万向1000万迈进了。

中国的兵力也吹气球一样扩充到了200万，并且征兵工作还在继续当中，算上属国、藩国的军力，这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

这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北辉次郎手中没有实权，他就只有‘被强权’！

第八百四十八章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

1915年3月，寒冷的北欧大地刚刚露出一点春意。

波德联军的大反攻就开始了，他们从泽格热湖开始，一路向北横扫了波兰境内的三十万俄军，一座座波兰城市被达成了废墟，马佐夫舍省北部和波德拉谢省、瓦尔米亚—马祖理省，被战争搞得满目疮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皿煮俄国在德意志人掺合进来的第一时间就清醒的认识到，谋划不成了。皿煮俄国这些年的力量是恢复了很多，可对比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还不是对手。所以皿煮俄国的统帅部迅速就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计划，利用到来的寒冷冬季做掩护，大量的精锐俄军和精贵兵种收回到皿煮俄国境内，剩余的近三十万俄军部守在波兰境内的各处城市、河流后，用坚定地防守阻碍着来年开春后德军的进攻，也要用坚固的防守让德军尝到死亡的滋味。

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向波兰战场投入了至少五十万兵力！

事实证明，俄国人的算盘打响了。彻底收复了波兰失地的德军已经产生了退却的念头，他们在战争中至少歼灭、俘虏了二十万俄军，可德军自身受到的损失，也不比这个数字小。

战争的防御方永远是处在有利的位置的。更何况俄国人根本就不在乎城市的破坏，波兰人战后应该没力气叫嚣着向皿煮俄国报仇，只战后重建就能牵制住他们全部的精力。

但是不真正的反击到皿煮俄国境内，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屈服于德国呢？威廉二世很清楚，不把俄国人真正打痛了，你根本不可能在谈判桌前从俄罗斯人身上捞取足够多的的好处。

于是1915年的五月，二次抽调兵力和加入了部分波兰军队的波德联军开始了向着白俄罗斯的进攻。

然后他们在俄国人早已经准备好了的防线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在白俄罗斯境内经营了已经有一点时间的俄军防线，可不是波兰境内的那些守卫阵地可以相媲美的。深深的战壕。120mm以下口径的大炮打上去根本伤不了人的一根汗毛，只有130~150mm口径的更具威力重炮才能对俄军的战壕防线造成一定的威胁。

而俄军耸立在阵地间的堡垒，那是用钢板加钢筋混凝土一层层加固的，150mm的重弹打上去都只能伤到一层表皮。在试验中，这样的堡垒至少要500磅的穿甲炸弹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投掷，直接命中。才可以打开那层牢固非常的顶层。

在现今的时代，这样的工事几乎不可能被摧毁。德国人最后调来了列车炮，口径超过300mm的超级大炮，才拔掉了阵地上的那些颗钉子，也突破了俄军第一道国境防线这头拦路虎。只是损失有多大，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列车炮这种大口径超级

重炮，每一根炮管的寿命都是极精贵的，平时他们可能连训练都舍不得开火。

据不被证实的小道消息流传，只这第一场战斗。德军的两辆列车炮就各自更换了两根炮管。

跟何况俄国人又不是没有大口径的列车炮？第一场战斗只是猝不及防，接下来的二战，德军的列车炮不仅没有建功，还被俄军的大口径超级火炮击伤了一辆，德军两辆列车炮赶紧撤离了前线。

然后还有奥斯曼战局的变化，南天国与西南日本、东京日本三个政权先后对巴尔干联盟和意大利、奥匈进行了宣战，第一批三十万援军已经走海路抵到了波斯湾，他们的掺入。再次为奥斯曼战局带来了新的变化。

而且越来越多的飞艇——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和皿煮俄国手中，这些飞艇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波斯王国在三月里还宣布要在乌鲁米耶——临近高加索区域，兴建一处大型的飞艇制造厂。这显然是要近距离为奥斯曼帝国提供大量的飞艇。

“要把欧洲人的飞机逼出来，剑在剑鞘里的时候威慑力最大。亮相了的新式武器，威力再巨大也就那回事儿。”老刘皇帝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小刘皇帝深以为然。

……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乌里扬诺夫召集了穷党俄国的全体领导阶层，聚集在一块研究着地图上的三块红色斑块。

一块是白俄罗斯的东部边界一条线。看着很狭窄，但面积不会小于五千平方公里，另一块是穷党俄国与皿煮俄国的边界地区，面积至少有一万平方公里，最后一块是穷党俄国与燕国的接壤地。一块原属于燕国的土地，也有一万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人想要我们去进攻利沃夫，去夺取加利西亚【西乌克兰，属于奥匈帝国，前文有写】，为

奥斯曼军队减轻压力。他们让皿煮俄国同意割分了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土地划给我们，就是这条狭窄的红线。面积超过五千平方公里。然后我们要把这里的土地赔偿给皿煮俄国。”乌里扬诺夫指着那块属于穷党俄国的土地，“最后中国人把燕国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割让给穷党俄国！”

“中国人对乌克兰人肯定也有补偿，但那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今天召集同志们前来，就是为了商讨这件事，皿煮俄国已经同意了让出白俄罗斯的那一块土地，他们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发起与奥匈帝国的战争。这不仅对奥斯曼帝国有帮助，对于圣彼得堡也一样大有好处。”谁都知道德国人是奥匈的铁杆盟友。

“如果同意置换土地，我们将很快就进入战争。将来很可能还要发生与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但是我们也打开了缺口，打开了向外输出geming的路线。而且我们还有波兰穷党的同志们的协助……”乌里扬诺夫气息喘的很快，这说明他的情绪极其高涨。

也是。穷党俄国已经建成十几年了，但他们这些人始终被紧紧地包裹在原地不能动弹。莫斯科不敢违背中国人的意见，因为整个莫斯科政权在早期都建立在中国人的支持上的。即使1905年以后，初步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穷党俄国。也要深重的依赖于中国的粮食、副食品和轻工业产品的支持。穷党俄国被纳入大中华西部贸易圈的范畴，不是中国强制的把他们带入的，而是莫斯科主动地去寻求的。

身处这个强大的经贸圈子中，穷党俄国只需要生产各种重工业产品，就足够换取全体国民生存、生活的一切所需。莫斯科的穷党高层不是傻瓜，他们当然知道这种间的害处。但是面临整个西方的敌意，乌里扬诺夫等人必须首要发展重工业，这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

现实逼得他们不得不主动将脖子套进中国人手里牵着的绞索圈中。现在，他们已经离不开这种互通有无的循环经济模式了。

所以，中国人的话他们真的不能拒绝。更别说，这种冒险对于穷党俄国充满了际遇性。

在皿煮俄国吞并白俄罗斯的时候，整个莫斯科都侵泡在一片醋海当中，每一个穷党人身上都泛着不加掩饰的酸味。圣彼得堡可以吞并白俄罗斯，可以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可以重新吞并芬兰和波兰的一部分，穷党俄国又能干甚么呢？

他们的北面是苦寒的北冰洋，那里只有大白熊。他们的南面是令人垂涎三尺的乌克兰，但乌克兰背后有着莫斯科惹不起的大靠山，而东面就更不用说了，唯一有盼头的只有西面——皿煮俄国。可是，皿煮俄国的实力并不能小觑，他们背后更是有着大半个欧洲的支持！

西欧与中欧的国家都将皿煮俄国看成遏制穷党主义思想的前沿堡垒。当皿煮俄国与穷党俄国开启大战的时候，英法德奥意等中西欧国家。肯定会全力援助圣彼得堡。莫斯科想要战胜自己这个最强大的敌人，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穷党俄国就是一头被困在绝境猛兽。也因此他们才对皿煮俄国吞并白俄罗斯充满了嫉妒。

现在，中国人为穷党俄国打开了一道裂缝，让他们接触到了外面的一抹阳光，虽然外头充满了危机。可是危险是与机遇并存的。现在就看这些穷党人敢不敢拼搏这一把了！

“同志们，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同意或者否定，一切源于你们自我的判断。”

“现在，举手表决。”

会议室中，所有的穷党中央委员齐刷刷的举起了自己的手。像一片茂盛的小树林。

北京，zn海。

刚刚接到莫斯科回电的外交大臣陆征祥，立刻将消息报给了内阁，然后内阁首辅拿着好消息进宫来禀明皇帝。

“好！”刘盛兴奋的一拍大腿。这莫斯科一参战，就奥匈那小身板，能扛得住两线战争吗？弗兰

茨.约瑟夫一世早晚要将德国人拖下水。那样德国面临的就不是圣彼得堡了，而是近乎一个完整的俄罗斯！

皿煮俄国与穷党俄国如果真正的联合起来，国力上对比德意志也完全有的一批。他爹，老刘皇帝心里头早就估算过，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如果能完成和平统一，其国力不相互消耗的话，国家战斗力和战争潜力将远远超过原时空一战时的沙皇俄国。

人口和寒冬是俄罗斯人对比德意志最大的两项优势，战争真的爆发了，德国人或许会在俄罗斯国土上收获一次惨败也不是不可能的。

刘盛对于莫斯科的乖觉和听话很满意，大笔一挥，专门从皇室内帑中拨调了5亿华元，作为莫斯科的奖励。然后在对皿煮俄国的物资支援表单上，将120mm重炮的数量从80门，大笔一挥改为了120门，150mm重炮的数量从36门挥笔改成了60门。

多出来的耗费全部由皇室支付！

对比现今新秦皇室的资本，这些只是一点小钱。

“我是‘死了’，但中国的国力还稳稳的摆在这里，英德不敢贸然开战。”

“现在欧洲人的力量就分成了两股，一股落在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奥匈，以及背后的英法，都在这一战上下了大本钱。另外一股是圣彼得堡对波兰的进攻引起来的，德国人要控制不住国内的经济了，俄波开战，整好给了他们介入的借口。

现在德国人在波兰的影响力大增，波兰政府已经同德国达成了多项贸易协定，引入大批的军火和机械物资等，波兰政府还调低了不少贸易项目的进出口关税。这让德国内部的高压有了一丝缓和的余地。”

“现在德国人继续进攻白俄罗斯，不是为了彻底灭亡圣彼得堡，而是为了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还有他们想保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自主。

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完全不插话，更不插手，这就可以看出伦敦的用意了。他们就是以邻为壑，引导着德国人尽最大可能的释放自我的压力。放弃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海的利益，以满足德国。”

“对于我们中国，在英德不开战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用奥斯曼将英法意大利的力量扯进去，用俄国人将德国和奥匈的力量陷进来。让英法德奥意五强最大限度的消耗自我力量。

到了他们战争前期的爆发力消耗殆尽之后，才是轮到我们的出场。”

刘暹在奥斯曼战争第二次扩大化的时候，就对儿子小刘皇帝道明了自己的念想。——铲平美利坚，拿下澳大利亚。

而要实现这一梦想，就必须将欧洲击败。欧洲人绝不会看着美利坚消亡，没有了美利坚的存在，美洲早晚会变成中国的美洲。加拿大地方是很广阔，可绝大多数地方环境恶劣，难以生存大量的居民人口，根本不具备与中国人争夺美洲主导权的潜

力。

美利坚的存在就是对中国最大的限制。虽然这些年美国人看起来安稳了很多，没什么大新闻搞出来，可谁都明白他们是中国在北美大陆上最强大的敌人和反对者。

“接下来就看穷党的表现了。”有了白俄罗斯走廊，莫斯科如果真的有战斗力，他们就能通过白俄罗斯走廊直接夺取西乌克兰，然后兵锋就能直接触碰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了。

刘暹坚信，输出geming会是穷党人心头最炙热的一把火，现在他给莫斯科机会！

西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大片的土地等待着他们……

第八百四十九章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要求

自从1914年奥斯曼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局势就变得超乎想象。每当人们感觉到大局已定的时候，总有出乎意料的改变等待着人们的目瞪口呆。

比如南天国、东京日本与西南日本的参战，比如穷党俄国对西乌克兰发起的进攻，一次又一次的改变如同一次又一次的神转折，让人呲牙咧嘴的同时也不得不感慨背后东西大佬们的高超手腕！

如英国人指使意大利、奥匈和法国一样，中国人调遣起波斯、阿富汗与日本、南天国来也半点不会手软，德国人要在北欧强势碾压皿煮俄国，北京打出‘莫斯科’牌，转手就甩了他们的铁杆盟友——奥匈帝国一巴掌。

穷党俄军强大的进攻力瞬间毁灭了驻守在加利西亚驻守的奥匈军队。然后半个月时间夺取了整个加利西亚。奥匈帝国在这里的驻军拢共还不到三万

人，其中还有近万名的哥萨克骑兵，很多军队都自己像对面的穷党俄军投降，只要求能平安的脱离军队。

穷党俄军也知道，要这些人转过头来参加自己部队，是想多了。这些人，甚至是整个西乌克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平分，只是乌克兰西部边界地区，约莫有整个乌克兰面积的的20%】诸多居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都会有很多逃亡波兰、【东】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甚至是向南逃向捷克斯洛伐克——奥匈境内。因为西乌克兰这块地盘是他们工作的盲点。基辅现在一次次吆喝着和平统一乌克兰，东乌克兰与西乌克兰民间往来颇有热度，虽然这要求被奥匈帝国严词拒绝。但在莫斯科看来。西乌克兰已然基辅得到中国认可与支持后圈定的势力范畴了。所以，穷党组织只在那里做交通、落脚点。而从来不去主动地扩大组织影响力。

现在他们在西乌克兰当然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整个西乌克兰越有五百万人口，乌克兰人占60%。波兰人占25%，犹太人占12%，其余包括德国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

人、亚美尼亚人等。波兰人和犹太人大多聚居在城市和市镇，而乌克兰人则住在乡郊。所以别看这里是西乌克兰，乌克兰人还人口最多，但他们的话语权并不强。经济上更是完全受犹太人的主导！境内最大城市利沃夫的居民主要是波兰人，在波兰取得独立之后，这里就被大**视为波兰最主要的城市之一，只是波兰人还不敢去跟奥匈帝国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强国去正式扯淡。

现在穷党俄军已经在猛攻喀尔巴阡山山口了。奥匈帝国紧急调动军队北上，但能否来得及，就谁也说不准了。

穷党俄国的突然冒出震惊了整个世界，尤其伴随着穷党俄国对加利西亚的攻势，波兰穷党在卢森堡等人的带领下，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和西面的小波兰省，都举行了配合穷党俄军的武装起义，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上万人的武装和成立了独立政府。

——历史上俄普奥曾经三次瓜分波兰，第三阶段的进行导致了波兰的灭亡。奥匈帝国占据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地区和马佐夫

舍省一部分。至今也没有还给波兰政府一寸土地。

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俄罗斯夺占的领土约占原波兰领土的62%，共约46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了立陶宛、白俄罗斯一部分，当初的大**是欧洲强国。面积并不只限于21世界大**的领土】；普鲁士夺占约20%，共约14.1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夺占约18%，共约12.18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着西乌克兰】。

莫斯科在这一点上做的很聪明。他们已经预料到了自己与德国早晚会有冲突，为了最大可能的争取波兰的支持力。也是为了向他们背后的中国表明心态——我没有趁机壮大的念头的，莫斯科政府很大方的将小波兰地区交给了卢森堡。

当刘暹拿到这一消息时。他已经能够预料到莫斯科的这一做法能够为他在穷党国际上赢得多么重大的名誉和利益了。

德国人立刻放缓了自己对白俄罗斯的攻势，甚至为了牵制穷党俄国，一部分德军还调整了进攻方

向，将战争矛头对向了原本毫无战略意义的白俄罗斯走廊周边地区。

巴黎爱舍丽宫。

现任法国内阁总理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与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一起接到着，今日才刚刚赶到巴黎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

三人一见面，白里安和普恩加莱就对阿斯奎斯表示了慰问，就在一个星期前，阿斯奎斯的长子，英国皇家飞艇部队的上校军官雷蒙德，在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奥斯曼战争，在美丽的爱琴海上空，一次不期而遇的空中遭遇战中牺牲。

阿斯奎斯仿佛一夜间衰老了十岁。

雷蒙德是他的长子，是他与第一人夫人海伦.梅兰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海伦.梅兰特是一个医师的女儿，与阿斯奎斯相逢于微末，两个人共同走过了人生最艰苦的阶段，

在阿斯奎斯四十岁的时候，当他们在阿伦岛度假时，他的夫人突然去世，丢下他孤身一人和五个年幼的孩子，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阿斯奎斯在三年后与现任妻子结婚，但并不能以此来否定了他与海伦.梅兰特的感情。他对雷蒙德即以厚望，雷蒙德的表现也从没让他失望。结果，碧蓝的爱琴海从此在阿斯奎斯心中变成了悲伤的代名词。

　　“局势正在失控，中国人挑动了穷党俄国，我相信中国人已经没有新的牌可以打了，但是我们也一样手中没有了牌。除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陆军，我们再没有改变局势的力量。”但是大英帝国和法国的陆军是欧洲面对中国的两张王牌。在中国还‘置身事外’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和法国陆军怎么能趟进浑水？

　　阿斯奎斯傻了也不会让大英帝国轻易的介入战争。即使他最爱的长子死在了爱琴海上。

　　“我相信德国人的力量。他们能让俄罗斯人狠

狠地吃到一次教训。但是奥匈帝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穷党俄国的飞艇部队正在反复轰炸着科尔巴阡山山口，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要求立刻动用飞机。不然科尔巴阡山山口就将失守，俄国穷党的军队会直接扎进斯洛伐克。”

阿斯奎斯此次来到法国，就是要与法国人商量是否将飞机公开一事。这东西是他们对付中国人的杀手锏，不然中国人要是将飞机拿了出来，欧洲人还在使用飞艇，那就是大笑话了。

整个欧洲，从1905年第一次认知到飞机的存在，次年真正拿到了飞翔在空中的飞机照片，到现在已经是九个年头了。包括阿斯奎斯所有人在内的欧洲军事家、政治家们都不得不叹服中国人在开发新武器上的聪明脑袋。对比速度缓慢的飞艇。时速很轻松的就能超过一百公里的飞机简直快到让他们幸福！

虽然欧洲人的飞机在第二年时速超过一百公里后，再向上提升就缓慢而困难的多了。但它依旧比飞艇好的多。设计调节器这种东西也在第四个年头

被欧洲人发明出来了，打那之后，飞艇在飞机面前就再没有丝毫的安全性，它们只是一只只飘在空中的大火鸡。

因为飞艇的投弹性能，轰炸机在英法德奥意美六强分家散伙后，迅速成为欧美六强各自研究的重点，结果证明，飞艇的存在已久很有很有必要性。单薄的飞机根本没法像飞艇那样一次装载几吨。甚至是上十吨的航弹。轰炸机将来会远远将飞艇抛在身后，但在当前，飞艇的必要性始终是绝对的。

此次俄国人在喀尔巴阡山山口的进攻战里也如期证明了飞艇军事上的必要性。

但就像刘盛忌惮欧洲人一样，欧洲人更加的忌惮中国。毕竟飞机这东西是中国先一步搞出来的。1904年以后，中国飞机制造业越来越多的试验和越来越大的团队规模，让欧洲人瞅到了钻空子的机会。中国飞机的性能又如何呢？比得上欧洲吗？会不会超越欧洲呢？

所以。飞机这玩意儿，谁先抛出来。谁吃亏。

你根本不能确定，对手紧跟着抛出来的飞机是不是他们最新最好的型号。

如果有可能。约瑟夫也绝不会愿意将飞机抛出来的，但是喀尔巴阡山山口危在旦夕，“奥匈帝国不能承受胸膛挨一刀直捅的伤痛和耻辱。”

——当然，私下里英法都坚定认为，奥匈帝国是担忧喀尔巴阡山山口丢失了后，他们再也收不回了。

喀尔巴阡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东部延伸，位于欧洲中部，全长1450千米，从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多瑙河谷起，经波兰、乌克兰边境到罗马尼亚西南多瑙河畔的铁门，呈半环形横卧大地。

早年在沙皇俄国时期，这道山脉是奥地利与沙俄势力范围天然的分界线。

奥匈帝国已经有至少五十万军队陷入与奥斯曼人的战场中，可就像德国人在白俄罗斯境内遭受到的坚固防线一样，奥斯曼人在自家地盘里修筑的防

线、要塞也一样很多。维了拔掉这一颗颗钉子，奥匈帝国不得不停下脚步从国内调来‘苗条的艾玛’——斯柯达305毫米m.11型超级重炮。这种大炮的口径达到了305mm，分别有着二八七公斤（630磅——轻壳）和三百八十四公斤（850磅——重型）两种炮弹，能够传统2米的混凝土工事，有效射程9600米，最大射程11300米。

用这样的巨炮来打奥斯曼防线，当然拔得下钉子，就像原时空一战的列日要塞一样。但是超远距离大炮并不是只有奥匈帝国才拥有，原时空里的列日要塞会战，德奥占尽了便宜。比利时人的十二座炮台虽然装备的有210mm大炮，但射程绝对不是“德——丰满的贝纱”和“奥——苗条的艾玛”两种巨炮的对手。同时比利时人又没有空中优势，他们只能忍着挨揍。奥斯曼帝国却有中国在背后撑腰，大口径列车炮的射程绝对不比奥匈的斯柯达305毫米m.11型超级重炮近，而且列车炮的设计位置全在安全的隧道之内，几次对战以后，奥匈帝国的斯柯达305毫米m.11型超级重炮损失严重。奥斯曼军队的防线被保下了大半！

没有人愿意拿人命去和要塞做碰撞，这是完全的‘鸡蛋撞石头’，除了大量的伤亡，什么也没得到。

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最初组织机械化精锐部队进行进攻，坦克、装甲在奥斯曼军队的炮火下损失严重。奥匈军队的炮火也密集如雨，虽然他们的炮弹打在炮台顶盖上只会冒出一道烟，里面的人毫发无损，但一道道黑烟也将炮台完全的笼罩住了。随后，奥匈的大规模步兵发起了冲锋。结果，奥斯曼炮台的观察手虽然看不清楚敌人所在，但他们有无线电报，要塞指挥部迅速发来了射击诸元，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再次伸出四面开火，将进攻的奥军精锐部队打得死伤遍地。

费迪南红了眼，命令奥匈军队不顾伤亡地连续攻击。结果当勇敢的奥军精锐，前仆后继地冒死前进，终于有些人冲入了炮台的死角，大炮打不到他们了的时候。这时炮台下面的地堡、射击孔里突然伸出了无数的轻重机枪，一道道火舌喷向冲来的奥匈步兵。立时的人就一片片地倒下，除了付出大量伤亡外，连战果有几个人都不能保证。

费迪南还想到过趁着雨夜进行偷袭，组织了一个精锐的奥匈步兵师，在风雨的掩护下悄悄摸向对面。结果当晚从各个奥斯曼军炮台中射出了一道道雪亮的探照灯光束，将夜暗的旷野照得宛如白昼，正在运动的奥匈士兵全部暴露在旷野里。炮台上的大炮发出了怒吼，一顿劈头盖脸的轰击，将他们炸得人仰马翻。轻重机枪也一齐开火，凶猛地追杀着四处奔逃的奥匈帝国步兵。驻守要塞的奥斯曼陆军也趁着奥匈帝**队一片混乱之际，主动发起了反击战。一个师的奥军精锐四面挨打，伤亡惨重，在丢了一半兵力后匆匆撤出了战斗。

奥斯曼战场上，巴尔干联盟与奥匈和意大利的联军虽然占据了上风，打的奥斯曼人只能被动防御，但这种上风还远不到能转化为胜利的时候。约瑟夫提议拿出飞机来，除了喀尔巴阡山的救急外，肯定还想大规模的用在奥斯曼战场上。

第八百五十章飞机时代

飞机出现了。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二十四架奥匈帝国的战斗力出现在战场上空，然后用2:11的悬殊比例，利索的击败了二十分钟前还在奥军头顶肆意施虐的穷党俄军飞艇。

面对这一划时代的武器，穷党俄军的飞艇部队无以招架，他们落荒而逃，逃进了俄军防空阵地的火力掩护网之后。20艘飞艇只剩下了9艘！

这一战震惊了整个世界！

无分东西南北，所有国家的媒体上都报到了这一消息，一架飞机划过天空的照片成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

紧随着喀尔巴阡山山口空战的落幕，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航空部队也开始大批量的出现在了奥斯曼战场上。只用了三天，就打的奥斯曼飞艇部队不敢再贸然升空露头了。奥匈帝国空军部队掌控了整

个战场制空权。

三天的时间里，飞艇无用论响变了全球。‘飞机时代’的来临将改变整个世界战争的轨迹，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两者间的速度差距太大了，飞艇部队接阵防御还行，要是单对单，它们简直是被飞机屠杀的对象。

虽然还有一些报纸的声音为飞艇张宣，认为单薄的飞机固然适用于空中战斗，但在空中轰炸上却远不是飞艇的对手，但也没几个人去以为然。你载弹量再大，飞不到地方就被打下来，那也瞎白搭！

小波兰境内，某处飞艇基地。突然间的接到了紧急通知，在明天上午十点前。在飞艇起落场清理出一块500x500的空间来。用处未知，只有命令。

而到了第二天大清早。整个飞艇基地的人都惊讶的看到一个又一个大人物的驾临，这是怎么了？

这些大人物里可有很不少都是穷党俄军里的高级指挥官。还有一些人是波兰穷党的领袖人物，比

如卢森堡、瓦尔斯基、伦斯基。

到了九点四十分，所有的大人物全都出现在了起落场周边，一个个都拿着一支高倍数的望远镜。

约莫有十分钟后，这群人中的某一个突然大叫了一声，所有人都向着他目光所看的方向望去，下一刻每个人都举起了望远镜。

飞艇基地的人后知后觉，很多指挥官也忘记了这些日子里的苦闷，举起望远镜看向东北方的天空。

是一群小黑点。像大雁一样的小黑点。但是没有人会真的以为那是一群大雁。这些飞艇军官们对于自己手中的望远镜了如指掌，他们清楚在望远镜中如此距离下显示出的小黑点，到了眼前时会多么的巨大。

“哦，是一群飞机，是飞机！”

所有的飞艇军官们都激动了起来。怪不得这些

大人物早早的就来到基地，怪不得昨日里基地接到这么一个古怪的命令，原来是一群飞机要降落在基地。

没人会傻到以为那是一群敌机，这肯定是自己人的飞机!

“中国人真的有飞机……”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穷党俄军将领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喃喃自语。

那一日的喀尔巴阡山空战后。穷当军队的将领对于夺取山口已经全然不抱希望了。结果莫斯科发来一封电报说，中国人也有飞机，而且比奥匈帝国的更加先进。首批支援来的一个飞行大队已经从燕国启程，要前线等候通知。

然后。中国人的飞机在今天就真的来了。

飞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至少七八十架飞机盘旋在空中。

两个战斗机中队始终徘徊在空中。一个在近地

1000左右的高度。另一个则高升到3000米高空。

先降落的是一个中型轰炸机中队，十六架飞机一次呼啸着降落起落场。这个时代的飞机并不需要多么严格的跑道。飞艇部队的起落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相较于飞艇，哪怕最小的飞艇。中型h3d俯冲轰炸机也远远要小于自己的前辈们，但在场的人没人会轻视它们。比起奥匈帝国空战中露像的战斗飞机，海军上一代主战舰载轰炸机——h3舰载俯冲轰炸机的孪生兄弟——最终改进型陆基h3d俯冲轰炸机可要大的多了。

“这是一种中型俯冲轰炸机，可以装载两枚300磅炸弹，或一枚五百磅炸弹与两枚50磅炸弹。”

“中国人对于飞机的研究绝对是透彻和长远的。我很怀疑英法德奥意等国的飞机是不是从中国偷来的技术。中国人不仅将飞机分为了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三大类，还把轰炸机分为俯冲轰炸

机，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种，和水平轰炸机两大种。”

“顾名思义，俯冲轰炸机就是可以以大角度倾斜直冲地面的轰炸机，投弹精准度非常高，我们眼前的这个h3d俯冲轰炸机可以用-40°角直掠而下，近距离小于300米高度抛投炸弹，然后再迅速的拉升上扬。这对飞机结构和材料伸拉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属于空中手术作业，精准度高，效率高。是中国空军主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水平轰炸机，就是平平的飞在某一高度，然后在机舱里不停地下炸弹。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大，但是精准度不高。据中国国防军传来的表单，水平轰炸机的体积要比俯冲轰炸机大的多。属于重型轰炸机的范畴。”

人群中一个只是中校军衔的军官对着陆续降落的中型h3d俯冲轰炸机开口介绍道。周边的人也没有惊讶的神情，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中校军官属于契卡。

但是所有人内心的自信随着这名中校军官的介绍全都一个劲的上扬。这比单口说‘中国的飞机比奥匈帝国的飞机强大的多了’要效果好的多。

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对于一个刚刚出现在人们视野里不过一周时间的新式武器来说，这样的区分划类很高大上的好不好！

一个中队的中型h3d俯冲轰炸机全体降落之后。一个中队的运输机也开始陆续降落。运输机中队只有12架次飞机，一样是中**方的上一代运输机。这类飞机的最大航程是600公里。双引擎发动机，承重量3吨。可以一次性装载12人，以及相对应的一些物质。

它们当中的成员全部都是飞行大队的技术员，这种飞机在中国也根本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过，12架飞机里有一半是刚下生产线不到两个月，看起来崭新的很，对外很具有迷惑性。同时这也证实了中国空军设想的正确性。未雨绸缪的他们不枉提前生产出这些架运输机来，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12架运输机陆续降落，飞艇基地里早就准备好的牵引车拉着飞机迅速移动到一边的停机区域。然后就是8架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了。

中国的俯冲轰炸机是以h做前缀，远程重型轰炸机则是以b做前缀。老刘皇帝在这里承认。他确实是响起了老美的b17、b29和b52了。而对外解释是，重型远程轰炸机产生于包头基地，包的拼音第一个字母不就是‘b’么。至于为什么读作英语发音，那是皇帝陛下口误了么。

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当然也不是中国现役的主力战机，但是除了中国以外，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绝对是目前世界上载弹量最大、航程最远、威力最强的专用水平轰炸机。

当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在跑道上降落之后。所有在场边关注的大人物们才真正地惊讶发现，水平式重型轰炸机果然比俯冲轰炸机要大的多。超乎了他们想象中的大，这根本不是他们认为的桔子与橙子，而是母鸡与鹅的差距。在b2b双发

远程重型轰炸机面前。人的个头是渺小的，工业时代的威力是无限的。

作为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中队的最高指挥官，同时也是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楠的座机是最后着陆的。当他顺着梯子走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有一名基地的军官在地面上等着他了。

“中校，一路辛苦了。”

俄军军官立正、敬礼，李楠也立刻立正回敬。他可以从对面俄军军官的目光中看出激动。

他们在之前可是被奥匈帝国的飞机打惨了。中国飞行部队的到来，让每一个俄军都振奋不已。因为这场战争对于穷党俄国来说意义重大。现在自己的背后靠山能够制造出这种空中巨无霸的大家伙来。穷党俄国还有什么可怕的？虽然中国不是他们自己的祖国，甚至很多俄罗斯人还仇恨着中国。但在现在这一切都可以放下，先对付了奥匈帝国才是第一的。

“你也是辛苦。请问，我们所有人员休息的地方可准备好了？莫斯科是否发来了进攻命令？”

李楠早年在穷党俄军中当过军事顾问，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他们大队在来前线之前就接到过命令，作战防线尽可能的听从莫斯科的指挥，只要俄国人不过分，就尽可能的满足他们。反正这些飞机都是落后产品，中国要豢养莫斯科这头猎犬，那就把事儿做漂亮了。反正二十四拜都拜了，不差这一哆嗦！

“中校，一切住宿、用餐都准备的万无一失。我很理解你们的疲惫，但是那边……”俄军军官指着不远处的那群大人物，“我们还是去那边说话。他们很迫切的需要见到您。”普通的飞行员是可以去休息，但李楠是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啊。

李楠理解的点了点头，向着一边还等着他的机组飞行员摆手示意了一下，要他们忙活自己的去。在前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斗，飞行员必须时刻保持着精力和体力的充沛。

然后是两个中队的战斗机降落，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吴汉，是第一战斗机中队的兼职中队长。

36架鹞子改b战斗机陆续降落，这种在1910年被中国空军淘汰的战斗机，拿到现今的世界上，也完全是一无敌的存在。飞行时速逼近200公里，最大爬升3500米，航程500公里，武器两挺7.92mm航空机枪。并还可悬挂两枚20磅航空炸弹。

对比奥匈帝国那种速度还在150公里线下的飞机，鹞子战斗机的最原始版本也能完爆它们。

战斗很快就来临了。一样是喀尔巴阡山山口，战斗的双方从飞机飞艇变成了飞机vs飞机。结果，中国飞机完胜奥匈飞机，继上一次俄奥空战11:2巨大的悬殊比例后，这次中国飞机干净利索的全歼了16架奥匈战斗机，自身只有两架飞机受了轻损！

又一次震惊世界，又一次举世哗然。这两个词儿，在这个月里似乎变得很平常了，俄奥战争和奥斯曼战争发生的事情让这两个本不敢频繁出现的词汇屡屡记载在历史上。

奥斯曼战场上。就在喀尔巴阡山第二次山口空战的当天，从波斯飞来的大批量战斗机部队就在伊斯坦布尔痛击了意大利空军。然后两边的飞机，在马尔马拉海，在萨罗斯湾，在爱琴海，在黑海、在阿尔巴尼亚，在马其顿、在亚得里亚海，全方位的展开了战斗和纠缠。

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至少投入了三百架飞机，而奥斯曼方面也投入了不小于二百架的数量。

欧洲人有绝对的证据表明飞机来源于中国，来源于中国在波斯建设的那个所谓飞艇制造厂，他们还有绝对的证据表明驾驶这些飞机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中国人。

这是一场残酷的较量。

短短五天的时间，法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至少200架飞机坠落，奥斯曼方面也被击落重创了30架。这并不全是法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飞行部队的功绩，而是他们的飞机联合防空火力网共同的战

绩。但是天空中飞机的较量，三国飞机的战绩可能只有强强10架左右。

他们的飞机对比中国的飞机相差了一个等级。性能最好的法国飞机，时速也只在160/170公里打转。对比鹞子飞机190的稳定时速，无限逼近200的全速，差了老大一截。而且欧洲人的火力不足，他们的飞机还都是单挺机枪，而中国的战斗机一律是双挺。

战场的局势得到了又一次的逆转，之前龟缩不敢露头的奥斯曼飞艇部队在没有了威胁后，开始大规模出动，成百上千吨炸弹被他们投送到敌人的头上。在一次次的爆炸火光中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第八百五十一章欧美人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

西方世界哑静无声，若万马齐喑；东方世界一片欢欣鼓舞，如同过年一样高兴。

飞机这东西刚出现就打破了飞艇的神话，虽然很快大家就都知道飞机也有不足，在载弹轰炸上面它们比飞艇差远了，但是飞机的前景不需多言，那完全是一片光明。而飞艇就毫无前景可言了。

那个时候别提举国是多么沮丧了。飞艇时代是由中国开辟的一个辉煌，中国对外战争的荣光力永远铭刻着飞艇的贡献。现在飞艇的存在变得如此尴尬，可想而知中国国民内心的不愉快了。

西方世界振奋不已，全都高叫着世界还属于欧洲。他们简直看到了未来欧洲的复兴之路，看到了将来欧洲的辉煌。

结果才隔了几天啊，西方世界压抑了多年的郁

闷刚刚发泄出一丢丢，舒爽的感觉才到达心底，整个人就被中国一巴掌再次从云端扇下深谷。这种清醒的‘痛’让整个欧洲都痛不欲生。让所有的欧洲人在清醒之余对中国更加的恨之入骨.

　　这样先进的武器，划时代的武器，中国人竟然一直隐藏着。他们的心思太歹毒了！

　　倒是并没出现什么中国抄袭欧洲飞机技术的舆论来。因为中国飞机的性能比欧洲强出老大一截，这个话题根本没有热度。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当年激励着中国孩子上劲的话，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就彻底的漂洋过海传遍五洲四海了。

　　这是一句现今欧美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至理名言——落后就要挨打。

　　当年中国落后了，所以中国挨打了。被英法打的好惨。

而现在呢？西方世界落后了，至少在武器上落后了。中国就反过来把他们打得好惨好惨。英国人被彻底驱除出了东亚，美国人庞大的国土只剩下那么一丢丢。俄罗斯人直接忘了国，被中国人任意宰割倾吞。一切的一切都无不证实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正确性。

现在西方世界的飞机在性能上已经落后了，那就没必要争论谁先第一个发明飞机的了。

中国人当年第一个发明了火药，不一样被两次鸦、片战争揍得满地找牙？

所以整个西方世界伤心不已，而东方世界，准确的说是大中华圈和外围的波斯、奥斯曼等国，那心中叫做一个畅快。中国果然是靠谱！

不过飞机这个东西是如何在中国发展的呢？所有人将这个功劳都再次归类到‘病逝’的老皇帝身上。因为欧洲人已经爆料，他们的飞机研究是1906年才开始进行的。中国的肯定要比这个时间更早，不然的话中国的飞机不可能这么的强大。任何一种

武器的发明都需要长时间的消耗。

　　这个说法很快就形成了定论。主要是中国没有否认。那么功劳自然就是老皇帝的了。

　　事实上中国飞机业的发展小刘皇帝是出了大力的，各方面物资的协调，人才的协调，保密工作，小刘皇帝是全盘参与，所以小刘皇帝现在在中国空军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只此一点，就绝对可以保障刘家皇室的稳定和地位。

　　但这个时候不是小刘皇帝夸耀功勋的时候，飞机的影响力太大了，它的出现。它的起伏，调动了整体民众的情绪，产生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这股‘力量’全都加持到小刘皇帝的身上，将会对日后老刘皇帝的复出造成一定的负影响。因为这股‘力量’叫做‘信仰’。因为刘暹最强大的力量不是他的bug，而是举国一心的坚定‘信仰’！

　　对于阿斯奎斯、白里安、威廉二世等人来说，最可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那么他们就要勇敢的面对这一现实了。这些欧洲的顶层人物很期望中国的

飞机发展缓慢，性能不行。或是说只跟欧洲的差不离。但是英法德奥意美这六强在一边‘美梦’的同时，另一边也在制定着彻底相反的应对方案。这一方案是每一个欧美国家都不愿意面对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一方案的重视却绝对是一流的。

从军事冲突时爆发的飞机空战，到全面战争时爆发的空中力量失衡，每一种情况都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所在国利益。比如现在，英法德三国需要启动的就是第一类，他们是在进攻别人的途中遭遇的空战挫败，一时半会儿敌人的‘手’还勾不到他们本土。可意大利与奥匈帝国需要启动的就是第二种了，穷兇俄军的兵力只要突破喀尔巴阡山山口，大军就能直插奥匈帝国国土，甚至可以直接进攻奥匈帝国的一极——匈牙利。而意大利呢？狭窄的亚得里亚海根本阻挡不了飞机的闯入，奥斯曼军方的飞机可以很随意的进入意大利领空。虽然限于飞行航程，他们不可能真正的深入意大利，只能对意大利东侧沿海范畴区域进行攻击，可这也够让意大利头疼的了。

俄奥战争和奥斯曼战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发

生了颠倒式的大转变，可这对于英法德美与意大利、奥匈来说已经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了，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分别进行了针对性的防空，再加上他们背后有英法德国的支持，防空火力网绝逼厉害。所以，战争还能继续的持续下去。

奥匈帝国与意大利本土先后遭受了中国飞机的侵扰和轰炸，后者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奥匈帝国的铁路受到了轰炸，维也纳已经做好了喀尔巴阡山作战失利的准备了。

不过欧洲人从来没有想到，第一个真正承受中国飞机打击的对象并不是喀尔巴阡山山口的奥匈守军，也不是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地的奥匈、意大利和巴尔干联盟军队，而是他们在爱琴海上的舰队。那支地中海区域内规模最大的舰队。论主力舰数量比之英国人的地中海舰队还要强出一筹的强大舰队。

由法国与意大利地中海舰队的主力组成，拥有七艘无畏舰和两艘战巡。十艘以上的前无畏级战列舰。大型装甲巡洋舰，以及一批重巡和轻巡。还有

大量的高速炮舰和驱逐舰。在过去的时间里，这批军舰对奥斯曼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们彻底隔绝了奥斯曼人在地中海的海上通道。如果不是背后有中国的大力支撑，奥斯曼帝国只国内诸多工业类生活必需品的紧缺和价格飞涨，就能让国家陷入困顿。

　　意大利和法国的舰队频繁攻击奥斯曼帝国的沿海城市，他们的高速炮舰和驱逐舰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对面布下了大量的锚雷和反潜网，这些东西不见得能将达达尼尔海峡南口彻底封死，但也给奥斯曼帝国海军方面的潜艇制造了大量的麻烦。

　　而且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主力舰周边都跟随着大量的辅助军舰，比如轻巡和驱逐舰。这些小吨位军舰移动迅速，就像主力舰向外伸出的爪子一样，以主力舰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警戒圈，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在初期还能有所斩获，然后就彻底麻爪了。

　　对爱琴海法意舰队的袭击开始于黎明时分，飞机对比飞艇一个很不好的缺陷就是它短暂的制空时

间，最多三个小时，然后就必须降落重新补充燃料。所以飞机的作战半径普遍是200公里以内。即使是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攻击半径也不超过300公里。

法意舰队的一部分就距离在萨莫色雷斯岛百十海里外。这支舰队是法意联合舰队中的一部分，有两艘无畏舰、三艘前无畏战列舰和五艘装甲巡洋舰、重巡作为主力舰，周边拱护着超过三十艘的辅助战舰，和大批的高速巡逻艇。

欧洲人想到了在军舰上装备无线电。但他们忘了无线电也是可以装载在飞机上的。

中国空军的高速侦察机是引领着中国机群的标识。

映衬着模糊的天空，率先起飞的四艘侦察机，向着广阔的爱琴海飞去。在他们的背后。一批性能与h3d型俯冲轰炸机差不多的鱼雷机正在紧张的挂着攻击鱼雷。一种中**工业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结出的漂亮果实——j5轻型鱼雷。

这是‘剑鱼’的第五代产品，在军方文件上的代号是‘飞鱼’。是一种空投式轻型鱼雷，由洛阳兵工厂制造。这种鱼雷不像上次战争时期自己的前辈那样采用较为保守的冷压缩空气动力。而是用上了已经兴起的热动力——他是一枚蒸汽瓦斯鱼雷。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鱼雷的航速，也提高了鱼雷的射程。在四十五节航速下，j5鱼雷的射程是4500米，而在六十节的最高航速下，j5鱼雷的射程是2700米。对于一种航空鱼雷而言，这个射程完全可以接受。

j5轻型鱼雷有650磅，一架陆基鱼雷机只能挂载一发这样的鱼雷。当然，鱼雷机还能装载航空机枪，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但是这种飞机的机动性很差，跟轰炸机一样，完全不适合空中格斗。它们装配的机枪只能用来自我安慰，投射了鱼雷后，鱼雷攻击机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刻往回飞。

但是j5轻型鱼雷的战斗部装载了80公斤烈性炸药，即使面对的是无畏舰，它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这次针对法意联合舰队的偷袭，中国一共投入了170架飞机，其中战斗机三个中队，170架飞机就是三个机群，每个战斗机中队为每一机群提供护航。而至于跟着捡便宜的飞艇部队，他们现在也已陆续升空。飞艇的速度太慢，到底能不能赶上‘饭桌’是个谁也不能保证的问题。

这次空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法意舰队的位置是否有了新的改变，变动量大不大。如果变动严重的话，整个计划都要随之取消。

以至于四架侦察机虽然没有一丁点的战斗力，但重用性是毋庸置疑的，一切都首先要看它们是否顺利的找到了法意舰队。

天空渐渐明亮，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丝淡淡地光亮。虽然还不能说天已经亮了，但是对于萨莫色雷斯岛上的地勤人员而言，在这种光线条件下，已经用不着开着大功率照明灯了。

整个萨莫色雷斯岛都已经进入了战时管制状

态，这个面积只有积17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已经没有一个平民了，奥斯曼人将这里的土著全部迁移到了半岛。随着这里机舱的密集建设和军火库的修建，这里的警戒级别也被提升到最高程度，没有基地司令的同意，就连飞行基地的内部人员也无权进入机场。现在终于到这个岛屿发挥自己强大战斗力的时候了。

每一快停机坪都停满了飞机，陆基战斗机、轰炸机、鱼雷机，除此之外，在岛屿的海岸边、内陆的山地、高岭，众多的防空阵地也将警惕提升到了战争级别。要是在这个时候被敌人先拔头筹，所有的人都能呕死。

在这些飞机的旁边，还停着许多油罐车，地勤人员正用油泵为飞机加油；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加满油料的轰炸机正在装载炸弹、鱼雷；至于歼击机的旁边，也有地勤人员在细心的做着最后一遍维护。很多飞行员已经坐进了驾驶舱，开始测试座机机翼、尾翼、方向舵、武器系统的工作情况。

整个机场上熙熙攘攘到处是人，但是却听不见

什么人声的嘈杂，除了机器声音还是机器声音。所有人都在用心完成着自己的工作，无论他们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他们都是这一架架正在启动的‘战争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零部件。

空军从来都是高科技兵种，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地勤，对人员素质的要求都绝冠三军。

作为全新的技术军种，航空兵单体素质要求之高尤其如此，而培养一名合格的地勤人员也丝毫不比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容易。且相比飞行员，地勤人员对于专业配合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工作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空中战场的失利。所有地勤职能分类都会想着越来越专业化方向发展，越是高强度、重要性的战争，就需要越专业的地勤人员的配合。空军的功勋章中，永远有着属于地勤兵种的一半。

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在海平面上露出了一抹红牙，第一攻击机群起飞了……

第八百五十二章推向神坛

“目标方位发现敌战舰！目标方位发现敌战舰！再重复一次目标方位发现敌战舰！”就在法意舰队的原定位置上，十公里外的四千米高空处，一架躲在云层中的中国侦察机准确的看到下方远处海面上那支庞大的舰队。

观察手立刻向发报员叫道，声音中充满了惊喜。

“目标方位现敌军舰队，两艘无畏舰、一艘前无畏战列舰，一艘装甲巡洋舰和两艘重巡，二十五艘辅助战舰。”对比原先的情报，这里的法意舰队少了两艘前无畏战列舰和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以及至少五艘辅助战舰。但这依旧是一条肥美的大鱼！

萨莫色雷斯岛上的飞行基地立刻收到了侦察机的电报，待到第二封一模一样的电报从另一架侦察机传来后，基地迅速发电给已经出发的第一波攻击

机群和刚刚出发没多久的第二波攻击机群。这两拨攻击机群中各有一架指挥机，负责与后方基地的联系。事实上在受到后方基地命令之前，指挥机上的无线电台已经接收到了侦察机发出的电文。

“黑鹰收到请指示鹰巢，收到前指示。”第一波攻击机群的指挥官马上要电报员对基地进行回复。

“一分队预备强突，打乱敌舰队防空布置，掩护二分队、三分队进行攻击。”指挥机上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发出了信号，同时机舱下方也垂下了几条三角旗。熟知中国空军指挥条令的飞行员们一眼就能明白机群指挥官的命令。

“掩护攻击敌战舰，一分队明白，一分队明白。”一分队是第一波攻击机群里的护航战斗机。它们的速度最快，突然间的突袭能够给敌军舰队造成很大的错乱。一分队的指挥官在自己的座机上打出了一颗红色信号弹。这是接到命令的回应。

或许也叫现世报吧。就在两天前，法国海军中

将杜布瓦刚刚带走了两艘前无畏战列舰和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以及8艘辅助战舰，去进攻莱斯沃斯岛，前四艘主力舰的防空火力不用多说，保持着现有大型战舰的标准水准，可8艘辅助战舰中有四艘高速驱逐舰是法国海军刚刚下水的新锐战舰，最大的用处就是防空和反潜，水面炮战已经是其次得了。这四艘驱逐舰的防空火力比之四艘主力舰都要强大的多，它们的离去可以说是很大的消弱了法意舰队的防空火力。

第一分队的指挥官用信号旗和信号弹调度起自家的下属飞机，一共分成了两个梯队。其一他所带领的六架鹞子改b战斗机组成雁形队列在4000米高空飞行，另一队六架战斗机在3000米高空飞行，全都处在太阳的位置，这样能很好地起到掩护作用。在他们的背后是一样在3000米高度飞行的第二分队——16架陆基h3d俯冲轰炸机。最后是16架鱼雷机和9架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其中一架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就是整个机群的指挥机。

越飞越近，终于可以从空中用目视清晰地看到法意舰队所停留的海面——色雷斯海上的某一处无

名小岛。整支舰队以这个小岛为中心，因为这个小岛虽然真的很小很小，每天却能补给供应整个舰队的40%用水量。

第一分队的指挥官发出了最后一个命令——双机编队互相掩护目标，最大压制敌舰防空火力！

12架战斗机以最快的速度组成了6个战斗编队。指挥官一马当先。狠狠一推操纵杆，鹞子改b型战斗机由水平飞行改为下降飞行，穿过云层象雄鹰扑兔般向下前方的舰队扑飞而去。作为僚机的战斗机紧随在长机的右后方，利剑一样直冲而下。

一分队的12架战斗机分成6个双机编队在空中散开。从不同角度向法意战舰俯冲而下，为飞行度较慢的陆基h3d俯冲轰炸机吸引着敌人的防空火力。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当中国的飞机出现在天空的时候。桅盘里的警戒兵第一时间便拉响了空袭警报。

这个地方距离战线很近，军舰上的水兵警惕性一直都是非常高的。听到了警报即使迅速扑向高射机枪、高射炮，中间间隔的时间都不足一分钟。

这支舰队唯一的缺陷就是空中力量。他们所靠的那个小岛太小太小。岛屿又是山地，在修筑了一所依山所建的医院之后，飞机场的设想就始终停留在图纸上了。

所以在雷达还没有发明的情况下，这样的舰队水面作战能力固然强大，可面对空中威胁却是个短板。中国倒是已经发明了水上飞机，可欧洲人有没有发明水上飞机却还是个？。在发现了中国飞机后，旗舰立刻发电给五十多公里外的萨索斯岛，那里有一个大型的飞行基地，最多时拥有一百架左右的飞机。现在还有三四十架左右。

之前的空战失利让这个飞机场失血很多。

法意舰队的防空炮火在一分队六组战斗机编队面前轰鸣了起来，一朵朵漂亮的烟花绽放在上空，交织出一道道火网。所有的防空高炮和机枪都在尽

最大射速的向着天空倾泻弹药。

　　如何接近防空炮火猛烈的战舰是对每一个战斗飞行员的技术和勇气的最大挑战与考验。为了避开敌舰左右船舷甲板上的高炮高机的射击，一艘艘鹞子战斗机在空中左右盘旋着，他们尽最大可能的从船尾后方高炮射击的死角区域插入。用战斗机前面的机枪猛烈地扫射着甲板，用自己飞机机翼上悬挂的小炸弹给敌人带来最大的麻烦。

　　飞机从高空中疾速扑下，是很有种一泻千里无可抵挡的暴爽快感的。飞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每一个都深深的爱着这种凌空扑下的感觉，高度兴奋的神经刺激着飞行员的斗志，16架陆基h3d俯冲轰炸机带着一种独属于他们的锐啸。疾速拉近着他们与军舰的距离。眼中的战舰在迅速变大，对空火力的暗红光芒不断地在飞行员们的眼前掠过。有的人成功了。他们直接将轰炸机俯冲到距离军舰不到二百米的距离才拉升，这不是他们不愿意再继续靠近。而是飞机的结构强度和材质不能承受这种巨大的拉力。飞机的发展从来不是只靠着发动机的，飞机结构的设计和材料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它

们看起来似乎不那么重要。

航弹爆炸的冲击波让飞机一阵阵轰动，飞行员加大油门，飞机动机马力全开，用最大的努力迅速拉升自己的高度。它们不是战斗机，左右机翼上悬挂的两颗小炸弹在大海上连泡泡都鼓不起来一个，它们完成任务的手段，就是靠着它们不断的在低空穿梭射击，在舰队的防空火力。在一道道火力网间，用暴雨般的子弹扫荡着敌舰的甲板面。而轰炸机在投弹之后的第一点要素，就是迅速拉升，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敌人的防空火力射程。

一击得手的俯冲轰炸机迅速离开，屁股后面是几条高射机枪的火舌擦身而过。

16架陆基h3d俯冲轰炸机只有11架安然的脱离了法意舰队的防空火力，另外五架有三架被凌空打爆，还有两架在被击伤后直接撞向了军舰。16架鱼雷机开始进入攻击了，法意舰队的防空火力网已经被先前的进攻打出了一个个漏洞，8架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降低到800米的高度。向着法意舰队头上倾泄着连串的炸弹。它们不敢继续下降的，b2b

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的时速只有180公里，太容易被防空火力扑捉到了，纵然它们的防御力在各类飞机中也是最强的。也不能去跟高射炮硬顶牛！

几架大胆的鱼雷机直接突破到离舰队只有500米的距离，才投下了鱼雷，十多条高速鱼雷的出现让法意舰队一阵慌张。军舰太多太密集了也不是好事儿。眼下可不就要有麻烦了？

你躲开了，你后面的军舰也能躲开么？

鱼雷的投射给800米上空的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群提供了很好地帮助。

一枚枚重磅航弹落在法意舰队的主力舰上。每一发都能给军舰造成很大的损伤。一道道黑烟伴随着滚滚大火映红了这片海域，当15分钟过后。所有的攻击全都结束，这片一刻钟前还安详宁静的海面已经完全的狼藉。

只有一艘轻巡被炸沉，轰炸还不到收获效果的时候，第一波进攻更多的是创伤敌舰，消弱他们的

防空火力网。但是鱼雷更建功，两艘驱逐舰被击沉，还有一艘前无畏战列舰侧舷受到了创伤，速度明显下降。

16架鱼雷机有13架安全的飞了回来，12架鹞子改b战斗机有7架飞了回来。加上俯冲轰炸机群的损失。第一攻击机群的损失很不小。

——5架战斗机，5架俯冲轰炸机，3架鱼雷机！

对比之前空战中国飞机的损失，这13架飞机的损落显得尤为的触目惊心。

如果战斗就此结束，高卢公鸡和意呆利面把脸皮踹进兜里后，还能在欧洲宣扬一把他们的‘胜利’！毕竟打下了13架飞机的。

现在飞机这东西在很多人看来还属于高大上，虽然人们理智上都清楚，一艘再小的驱逐舰的造价都能爆出几十架、上百架的飞机来。

可是感觉上不同啊。

一个天上飞的，一个水里游的，层次上飞机就完爆军舰！

这是个跟原时空完全不同的时代，飞艇的出现和巨大作用已经将飞机的地位推到了最顶尖位置。现在的飞机即使简陋，前景却远大的很。

再加上之前那个让整个西欧与中欧都压得喘不过起来的空战战绩，13架飞机完全能让法意舰队的‘领导们’迈过这道险关。

可是第二波攻击机群已经来到了。一百公里左右的距离，照顾了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群，也只需要40分钟左右。所以整个攻击机群分作三部分，完全可以接应的上。第一波攻击机群刚刚退场，第二波攻击机群已经如狼似虎的扑了下去。

第二波进攻给法意舰队造成的创伤可比第一波进攻厉害的多了。两艘无畏舰上全都冒起了黑烟。但在临近结尾的时候，欧洲人的战斗机群来到了。

侦察机早就看到了欧洲人的战斗机群，在确定了法意舰队的位置后，侦察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萨索斯岛的飞行基地，那里的法意残存飞机还有三四十架之多，如果进入战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受到警报的指挥机迅速做出了调整，还剩的10架鹞子改b战斗机勇敢的迎了上去，接着就是提前到来的第三波攻击机群中的护航战斗机分队，十二架鹞子改b战斗机的加入让两边的战斗机数量直接从3:1还多，变成了不到2:1。但是第三波攻击机群的进攻还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其战果都不比第二波攻击机群强多少。

一共三十四架法意战机，它们在空中一共影响了中国攻击机群超过半个小时，最后全员战损在了色雷斯海的上空。这些人的牺牲不是没有回报的，一艘无畏舰和两艘重巡最终逃脱了这场猎杀，整场进攻中国空军部队一共持续了八个轮次，直到法意战舰逃脱了机群的攻击半径。

在原本的计划当中，意大利的但丁.阿利格里号

战列舰，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但丁号’，早就该在第五轮或是第六轮轰炸中沉进海底。而不是一直坚持到第七轮轰炸结束，在第八轮轰炸到来前脱离了中国飞机的攻击半径。如此的拖着重伤的身躯，带着肚子里过四千吨的海水，艰难的返回到了希腊中部的重要海港沃洛斯。

在这场前后将近2个小时的空袭作战中，中国空军一共被击落43架飞机，击伤50架次以上。中国空军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那43名坠机的飞行员当场阵亡的超过三十人，最后被水上飞机救起的只有五个。

但他们击沉了一艘无畏舰，一艘前无畏战列舰和一艘大型装甲巡洋舰，法意海军6艘主力舰被击沉了一半。另外25艘辅助战舰被击沉了12艘，重伤了7艘。2艘万吨级的运输舰全部沉没。法意海军至少损失了5000人，还有34架战斗机！

这是一场将‘飞机’推向王座的战争。就像当年的中国第一次用飞艇空袭新加坡一样……

第八百五十三章押宝

英法德奥美意六大欧美强国再一次聚到了一起。

色雷斯海战像一根沉重万钧的金箍棒当头敲在了他们的头上，让所有的西方列强都瞬间摘干净了内心里的最后一丝侥幸之心——中国的飞机短时间里绝对不是他们任何一国可以追上的。

连轰炸机都能飞出超越欧洲战斗机的速度，两者间的档次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次会面在英国的伦敦，法国的总理、意大利的外长、美国的国务卿、奥匈的首相、德国的皇储，全是极重要的大人物，到会的话题有两个：第一、六国合力推进飞机的更新换代；第二、这场战争究竟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第二点才是重点。

现今随着中国飞机的出现，穷党俄军迈过了喀尔巴阡山山口，皿煮俄军在白俄罗斯境内停滞住了德军的进攻，后者的装甲部队和运输线在飞机的威胁下‘战斗力’直线下降。

奥斯曼帝国方面奥斯曼军更是制止住了各战场局面的恶化，现在的意大利军和奥匈军队之处境，还不如飞艇交战时期呢。

这场战争如果就这样的停歇了，英法美德奥意六列强有把握不吃大亏的‘给地球带来和平’，相信俄国人和奥斯曼人背后的中国人肯定不会过分的逼迫德国。但这样一来世界的话语权无疑就倒向了东方！

欧洲的形势已经与上场战争不一样了。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转入了战时经济，不经过一场高烈度的战争就化为和平，欧洲的损失会大的难以想象的。

六国的首脑都毫不意外的相信。那样做会不会让欧洲经济陷入大幅度的衰退。而要是欧洲经济陷入全面的衰退，不仅东方的话语权会得到大大的加

强。欧洲内部的竞争也会变得更加的激烈。因为战争而遮掩下的英法德奥矛盾，会重现摆在欧洲人的面前！

对于高傲的法国人来说。阿尔萨斯-洛林的‘痛’丝毫不比西方世界的‘地球皇冠’重要性差，其影响力之大根本不是遥远的东方几场败仗就可相比的。

如果没有了‘大局’和‘大意’，伦敦、纽约、柏林、维也纳、罗马都会毫不犹豫的相信，巴黎战争之矛的指向对对着德意志。

想在的欧洲与中国就像原时空一战时的两大军事集团，全都势力庞大，实力深厚，战争爆发后创伤没人愿意想象。但为了争夺地球话语权和赤果果的利益，两边谁也不会退让。

这个对抗赛甚至比原时空都要彻底，原时空的一战还有小鬼子和白头鹰出来捡便宜。而这个时空的对抗赛却笼罩到了全部的强国。

争夺的地盘中北美到欧洲。从北冰洋到非洲的最南端，整个地球除了南极洲和边缘化的南美没有进入这次对抗赛的会场，其他的五大洲已经全部汇入进了‘利益’的果实之中。胜利者可以迎来一场无可想象的饕餮盛宴。

而失败者呢？原时空的德国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个失败者的头衔要是落在中国头上了，在‘蘑菇’没有出现的这个时代，靠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人口基数和战争潜力，中国绝对还能保有自己的那块蛋糕，可世界霸权必定远远的离中国而去。

接下来的战争是否要继续，实际上说的就是英法德美奥意六大强国还有没有与中国争胜的决心斗志！

“自从新大陆开辟，西方在整个地球上的优势就慢慢的超越了天方世界。等到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在武力上欧洲已经彻底压倒了东方。虽然中国还有庞大的经济实力。”

“1840年一定会铭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球有史以来，西方人第一次彻底的将那个庞大又古老的国度踩在脚下。”

“我出生在1852年。在我小的时候。耳朵里充斥着帝国对中国的蔑视和耻笑。我们洗劫了大清皇朝的帝都，洗劫了圆明园这座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就在去年，还有一**的中国商人为了追回那些宝物奔波在欧洲的各个地方。”

“在我四十五岁之前。在我1897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有朝一日会强到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然后更比肩整个欧洲。

欧洲的世界霸权或许终究有一天会散落，但我决不允许这顶皇冠从我的手中交出。

就算中国拥有天空上的优势。大英帝国也绝不会屈服。白厅已经通过的新的扩充军备法案，伦敦的意见是——继续战争，绝不屈服！”

六十三岁的阿斯奎斯并不愤怒，他的声音很冰

冷，他的神情很冰冷。可这样的大英帝国首相更让人害怕。“相信我，这绝不是因为一名英国皇家空军上校阵亡在爱琴海上空的缘故。我是一个父亲，我更是大英帝国的首相。”在唐宁街10号居住了已经快八年的阿斯奎斯，有这个资格向德法美奥意五大国做出这样‘国格’一样的保证。

最后的决定是不言而喻的，到会众人很快达成了一致，再分头给国内做汇报。很快的，六方会谈就有了重大的结果：首先，德国人要暂停白俄罗斯战事，他们要拉拢皿煮俄国。这个沙俄的继承者要说不恨中国入骨，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加大对奥斯曼战场的投入，飞机性能不够数量凑，反正欧洲多的是滑翔机的爱好者，且现在的飞机驾驶还很简单，凸出培训，一个月就能熟练的驾机上天。顶多两三个月一个合格的飞行员就出来了。而且现在的飞机真的很便宜很便宜，千万不要把这个时候的飞机跟二战时相比，甚至跟21世纪时候相比，那是完全不同的价值。

那色雷斯海战。如果萨索斯岛上的法意战斗机能够是满员的数量，上百架战斗机介入战场。战斗

最后的结果法意舰队绝对不会损失这么的惨重。甚至中国空军空袭的后续半程能不能继续下去都是个问题。

　　只要救下一艘轻巡，上百架飞机的成本就都回来了。至于人员伤亡。人家军舰上水兵的命不是命啊？

　　所以，性能不足数量凑。

　　再有，还有严禁触碰中国的利益，严禁挑衅中国。既然中国人要躲在幕后，那就让他们躲去吧。与会六国会趁着这个时间尽最大努力的去发展飞机技术的。

　　不过圣彼得堡真的会这么轻易地就转变阵营了么？

　　当白俄罗斯的战事突然平息了下来，当大批的德军转入白俄罗斯走廊附近，威胁着穷党俄军的‘生命通道’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圣彼得堡。

“我恨中国人，他们毁掉了俄罗斯。毁掉了俄罗斯人数百年的努力。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都该像太阳和月亮一样与中国人永远的对立。”

“但是，无畏的牺牲是可耻的，鲁莽的报仇只会让自己陷入死地。”

“中国人有一个很新的成语，是他们的老皇帝根据拉.封丹的寓言《猴子与猫》创造出的：火中取栗。英国人、德国人现在就是要让我们为他们从大火中拿出栗子。不要让仇恨遮蔽了心灵。”

圣彼得堡隐藏在幕后的大人物之一，皿煮俄国的顶级boss——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这样的说道。也就是说，他反对皿煮俄国倒向英德的。

——不要让仇恨遮蔽了心灵！

整个议会喧热的气氛若冷水泼头，飞快的下降着。

“中国人的实力还非常强大。他们有着空中绝对的优势。不要小看那几十公里的路程。很可能会用几年、十年去走过的。

所有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当年的战争。伟大的俄罗斯倒在了中**队的脚下。为什么呢？

他们的飞艇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今日的飞机就只会在战场上变得更重要。”

“可以炸沉无畏舰的轰炸机，整个皿煮俄国有可以抵挡的防线吗？我们的工厂都转移了吗？我们的运输线和仓库该怎么去抵挡航弹的轰炸？”

尼古拉耶维奇的每一声喝问都让俄国议员们的头脑清醒一次，而这些人中本来就坚决反对跳反的那批议员们的头颅就高昂起一分。

皿煮俄国的力量在中国人面前真心不够看呐。别的不说。只是空中力量，从穷党俄国起飞的飞机就能覆盖皿煮俄国三分之一的国土。真的跳反了，

中国人的空军配合着穷党的陆军。一阵狂轰滥炸，皿煮俄军怎么去抵挡？

　　现在战争打的就是后勤。这是普通的市民都知道的一句话。这群国会议员。哦，俄国人叫杜马。他们又怎么会不明白呢？德国距离穷党俄国可还有一个波兰呢。奥匈帝国的核心奥地利距离穷党俄国的兵锋也远远超过三百公里。皿煮俄国要跳反了，吃亏的只能是圣彼得堡。

　　他们会变成英德手中的棋子和盾牌，会变成一天奇烂无比的烂泥潭，拖拉住中国的脚步。

　　皿煮俄国会变得比上场战争后还要凄惨，所有的工业被中国人的航弹都给摧毁，连子弹日后都会依靠英德的支援……

　　无数俄国杜马打起了一个寒颤。当年战后的俄国惨样给他们都留下了太深刻太深刻的印记，再想眼下的样儿，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坚定地把心中对‘跳反’的支持变作了反对。

或许这真的会让俄罗斯失去一个机会，失去夺回往日辉煌的可能，但这至少能让皿煮俄国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让俄罗斯民族不至于有再一次坠落谷底的可能。

刚刚从谷底爬出来的皿煮俄国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噩梦一样的时光，所以杜马中90%的人都坚定了否决了今日的提案。确实有一定的‘可能’重塑荣光，但对比它的反面——再次坠入谷地，性格蛮横粗暴的俄国人也不得不怂上一次。

你可以说他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更可以说他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的教训！

伦敦、柏林很快就受到了圣彼得堡的回复，皿煮俄国拒绝了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不过皿煮俄军也很知趣的暂缓了调动，并且圣彼得堡方面宣布要与德国就波兰战事以来的纷争做一次充满诚意的和判。

很显然，皿煮俄国虽然不会跳反了，但他们也绝不是忠臣。

对比为中国效犬马之劳，这群俄罗斯人更愿意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话说这皿煮俄国的谈判代表出访柏林的第三天，圣彼得堡收到北京的电文，北京本来要支援圣彼得堡的飞机生产线，战斗机依旧在，水上飞机生产线也继续有，可轰炸机的生产线被取消了。

当然，北京方面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赤果果，轰炸机生产线被取消只是因为组织过程中出现失误，调配混乱，他们是很无奈很迫不得已的把那玩意儿从表单中划掉的。

中国政府方面已经严肃处理了调配过程中犯了错误的官员们，所有涉及的人都受到了自己应得的惩罚。

看的让圣彼得堡直蛋疼！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北京方面对于皿煮俄国的惩罚。不过圣彼得堡却半点也没不高兴的，北京太大方了，只是扣掉了一个轰炸机生产线，这简直让

不少俄国杜马感恩戴德了。

　　而此刻的莫斯科呢，望着西面的圣彼得堡只能遗憾的叹一口气了。乌里扬诺夫等人是多么希望圣彼得堡能够‘二’上一回啊，然后俄国不就能统一了么？

　　说真的，在飞机这梗没出现之前，莫斯科人对于战争的未来还有着不可抑制的担忧，但随着飞机的出现，所有都放下心了。中国的老皇帝不愧是军事奇才，竟然想出了这么多划时代的武器。依照穷党俄国科学院的分析结论，中国的飞机至少比英德这些该被打到的反动派国家要现今上三年。算上两边的科研发展能力，中国怎么说也能在未来五年里保持住自己在空中的优势。何况现在出现的飞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最先进的飞机，谁也不敢下保票。即使从外部渠道以及某些秘密渠道获取的信息来看，这些飞机真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战斗飞机！

　　反正至少五年的优势，只这一项‘胜手’，就足够莫斯科将一切压到北京身上了。

第八百五十四章那群可恶的小矮子

1915年5月低。奥斯曼战争彻底扩大化。在看到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不仅没有退缩，还继续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增派兵力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彻底断绝了‘和平’的念想。

六月八日，两个师的奥斯曼步骑兵突袭了半岛和两河流域。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奥斯曼将对中欧、西欧和南欧地区举行经济制裁，限制石油的出口。

这是要彻底引爆世界的节奏。这也是奥斯曼人铁心一战的节奏！

就在第二天，墨西哥提高了石油30%的出口价格，而中国的南阳石油公司和科威特发展公司，以保证内需为借口，缩减了每日国际市场石油投放量的一半。

英国、德国立刻的就对伊斯坦布尔发起了战争

威胁，尤其是英国人。他们的地盘里，加拿大和埃及是出产石油，但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哪有波斯湾的获利丰厚啊。而且加拿大丰厚的石油储量都是什么类型啊？那是98%以油砂形势所存在资源。油砂属于非常规油气，开采成本很高，提炼也有麻烦，哪能跟中东的优质原油相比。而埃及的石油业呢，并不能说这个国家的石油产量少，而只能说埃及的石油产量根本不够整个大英帝国消耗的，远远不够。埃及的石油即使本国一桶都不消耗，全部送到英国人手里，也只能弥补大英帝国石油年消耗的15%~18%，连20%都没有。

就像法国人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开采一样，产量是很高。已经超越欧洲的主要石油出口国罗马尼亚了，但对比法兰西帝国这个庞大的石油消耗市场来说。它们的产量只能满足所需的三分之一。

就算德国用心经营的尼日利亚，随着德国人国内燃油所需量的日益增加。也渐渐地从石油出口转为保证内需了。并且德国人极力拉拢罗马尼亚，积极在半岛投入巨资，开发油田，一切都是为了石

油！为了这项正在迅速替代煤炭作用的第一资源，工业血液！

八月的一天夜里。

雅典这颗西方世界文明史上异常璀璨的明珠，此刻已经不在像战争前那样闪耀着四射的光芒。

距离这座闪耀着工业文明的城市仅仅八公里远的地方，在萨罗尼科斯湾畔，临萨罗尼克湾，希腊最大最重要的海港和海军基地——比雷埃夫斯港。在这个夜里也像以前那样若一座不夜城一般，飘扬着歌舞和欢乐。

比雷埃夫斯港本是意大利与法国联合舰队在希腊的总部驻地，日常有相当一部分联合舰队的舰船停泊在港口，更有海量的军事物资储备在这个山环岛屏，形势险要的地方。

可以说这儿是法意联合舰队的一个轮换地，一个让法意两**人休息和放松神经的地方。无数意大利和法**人的涌入，让这个港口的‘娱乐业’得到

了充分的发展。

但这一切在色雷斯海战之后被改变了。一艘又一艘法意军舰火烧火燎似的迁往了亚历山大港，无数的军事物资也被运往了亚历山大港。比雷埃夫斯港距离奥斯曼帝国最近的地方只有二百多公里，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将领谁也不敢冒这个险。用宝贵的战舰来测试中国飞机的脚程。

直到中国各类飞机的航程都有了确定后，大批的法意战舰和海量的军事物资才从亚历山大港搬到了克里特岛。

地中海上的海风依旧清凉，由风牵起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港外的礁石。激起的浪花，洒向四方。虽然已是深夜，但是整个伊拉克利翁海港一片灯火通明。

才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这里就完全成为了比雷埃夫斯港第二。

一座座小酒店、舞厅彻夜通宵达旦，无数客人

都是意呆利面条和高卢大公鸡。中国飞机的‘小短腿’跑不到克里特岛来。这些民族本性中就带着‘浪漫风liu’意呆利面条和高卢大公鸡，离不开灯红酒绿。离不开美人风liu。

这也是欧洲水手水兵们的一项古老传统。他们从职业诞生起的那一天，就离不开酒水和美色。

况且今天还恰逢周六，一座座小酒店里的生意特别红火。不少从基地外出的大兵们，前来酒店玩乐消费。酒店的酒吧早就挤满来喝酒的法国公鸡和意大利面，一个个酒吧侍应们穿梭于大兵之间，流水般地把一杯杯的啤酒、白兰地、香槟和红酒递给需要的人。

在酒吧角落的雅座里，男男女女七八个围坐在其中，其中一对男女相拥而坐，一边玩着扑克牌，一边喝着酒。男的剪了个平头短发，军帽别在肩膀军衔之下，身材不算太高大，棕红色头发，淡篮眼睛，面貌挺英俊，鼻子因喝酒有点发红。从他身上的军装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法军航空队的上尉军官。女的也是一个美女，一头卷曲的棕色长发垂在

双肩之上，大而明亮的浅蓝双眼上，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美白的脸庞上泛着丝丝红晕酒意，配上她丰润的双唇，更显娇媚。紧身的长裙，把她傲人的身材衬托得格外分明。

“不玩了。”已连输五六把，男子双手一摊，把扑克牌摔在了桌子上，拿起桌上的香槟就喝了起来。

身旁美女适时的向外一招手，一个侍应拖着一瓶香槟送了过来。对于这些酒吧里的女人们来说，赚的钱不仅来自客人，还有酒吧老板的分成。

“托尼，你就别再喝了，难得一起出来玩一趟，你喝醉了就太扫兴了。”上尉军官边上的同伴，也是一名法国航空队的军官，伸出手来捉住男子拿着酒杯的手腕。

“抱歉，内克尔。我扫了你的兴了。”男子放下酒吧，神色猛的显露出一丝颓然。反手抓住身边美女的手掌，胳膊一用劲把人搂进了怀里。男子脑袋里的酒意更浓了。

“托尼，我知道你很想调到前线去。好为维莱尔报仇。上校为什么拒绝你的申请，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心态。空中格斗，心态很重要。我们的飞机又弱于中国人……”内克尔话里头的意思很明显了。

“你是我们联队实力最强的飞行员，不管是上校还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愿意看到你无谓的牺牲。”

“法兰西每一个飞行员都是祖国最宝贵的财富。你的人生价值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托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样的话这段日子里已经不止一个人对他说了。所以他上前线的申请报告一直不被上面通过。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准确击落中国战斗机的精英飞行员之一，托尼.德卡兹完全是法国空军的瑰宝。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在上面的那些大人物眼中，活着比上战场更有意义。他还不知道，在自己浪费生命与青春的同时。自己的照片早已经传遍

了法兰西报纸的头版，成为了法国重点宣传的战争英雄。

所以，托尼.德卡兹的命是很值钱的。法军高层才不愿意让这个刚刚树立起来的偶像立马倒塌呢！

“中国有一个成语——来日方长，你今年才23岁。未来的日子还长远着呢。”内克尔嘴上这么说的，但整个人的神情已经变得有些恍惚，完全与话中的洒脱不一样。

之前的空战输的那么惨，法国空军的规模在公开之前又非常的有限，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熟人。托尼的朋友死了，整个中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内克尔也死了很多朋友的。

安慰托尼的时候，他也不自觉的想起了从前……

哈哈笑着，内克尔举杯看着托尼搂着身边美人的纤腰摇晃着出了酒吧，向小酒店的大堂走去。在前台开了间客房。拿了钥匙就沿着酒店的木质楼

梯，走向三楼。

打开电灯，关上客房的门后。房间里的双人床在热烈召唤着他们。一对怨女，**。男主角又喝的酒意上了头，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床边临海的窗口都没关。就合为了一体！

白人的肌肤远远地看去真的是雪白如凝脂一样，特别是晚上，在窗外照射进来的月光下，如同披上了柔和的色彩。海风吹来，齐肩的卷曲长发左右轻轻飘扬。看的男人哪里忍得住！

巫山**浓，浪翻红帐湿。百炼钢原是绕指柔，美人怀本该英雄冢。

酒店里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欢歌，即时的享乐。在这个寂静的夜晚，谁也不会为麻烦的战事而苦恼。

“上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啦，害我差点招架不住啊。”美人躺在托尼的臂弯里，轻轻向他的耳朵吹了口气娇笑着说到。

“这么说你还有保留了，看我来彻底将你征服。”清醒后的托尼丢掉了昨夜里的烦恼，看着边上的美人在她白里透红的面蛋上吻了一下，翻身又压在这具傲人的娇躯上。

“我并不介意与你来一场友谊赛，但你要看下现在的时间。可爱的上尉，快穿衣服回基地吧，想征服我下次再说。我可不愿意看到你迟到。”美人推开了压在自己身上的托尼。

托尼心头的浴火瞬间熄灭了，反射性的看了一眼挂钟，7:40，吓得一声叫来，就急忙的抓起衣服。

他必须在8点30分之前出现在飞机场上。他是一名航空队军人。空军与陆军、水兵完全不同，一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他放在了昨天！

7点55分，托尼在酒店门口看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内克尔。两个人精神都非常放松，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放荡，真的想不轻松都难。

内克尔去取车，托尼在门口等着另外两个人，伊拉克利翁港口并不大，十五分钟足够他们回到飞行基地里。所以现在时间还非常充裕。

“看，那是什么。”要了一杯开水的托尼坐在椅子上，眼睛时不时的瞄向楼梯口。并没关注外面天空的托尼并不知道，这时的伊拉克利翁海港稀疏的云层间突然多出了大群的黑点。

这一情况很快被人发现。托尼也被议论声音吸引着要走出酒店去看。

“那是飞机？”

“是飞机吧，那么多。”

“简直跟蜜蜂一样多！”

脸上带着懵愣，托尼作为一名飞行员怎么不知道今天会有机群降落伊拉克利翁呢？

刺耳的紧急警报声就在这一刻响起了。

“上帝，是空袭！”托尼立刻反映了过来，外面的飞机不是自家的，是敌人的。

“嗨，快上来。”内克尔的叫喊从人群外传出。

“快上来，来不及了。”内克尔十分震惊于敌机的到来，中国人疯了吗？还是他们要占领克里特岛？飞机来到了伊拉克利翁，他们怎么飞回去？

可是这并不是这个时间的重点，重点是即将到来的空袭，伊拉克利翁要怎么办？

海港里还停留着大批的战舰，尤其是一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两艘战巡，这是意大利和法国人刚刚调入奥斯曼战场的，之前炮击了梅尔辛海湾，现在回到克里特岛休整。

此外还有前无畏战列舰和大型装甲巡洋舰与重巡，大批的辅助战舰和运输舰，后者才是最最重要

的。海量的物质被他们从法国、意大利、英国送到伊拉克利翁，被他们从比雷埃夫斯港转入到伊拉克利翁，在这个海港里，距离港区只有五公里的地方，十个巨大的储油罐高高的耸立在那里，只需要小小的几颗炸弹就能让整个克里特岛被浓烟笼罩。

无数的军需物资，一座又一座简易的仓库，甚至还有一些被露天堆放在空地上，这样的伊拉克利翁港若是受到了强势空袭，后果将完全无法预料……

黑点迅速的变大，从两人的头上象蝗虫般飞过。坐在飞奔的汽车上的托尼，略一抬头，便能依稀看道飞机翼上印着的红色刺眼膏药标志。掏出手枪，站起来对着头顶飞过的飞机就是三枪。但然并卵！

“是日本人，那群可恶的小矮子。”内克尔也看到了机翼上的红太阳。这可比奥斯曼军队的标志更容易辨认。来到奥斯曼战场的日本人，不管是西南军还是东京军，统一打出的军旗就是红膏药。

至于为什么他们这么的让内克尔和托尼反感和厌恶，只能说日本人打仗十分的凶悍。意大利人在陆地上已经吃过了日本人的亏，奥斯曼帝国现在对日本人的军队十分信任，已经在与远东派遣军的司令部进行沟通，想调一部分日本士兵到马其顿战场去。

第八百五十五章虎！虎！虎！

伊拉克利翁港口响起的炸弹爆炸声，打破了克里特岛周日清晨的宁静。海港基地中的官兵大多数才刚刚起床吃早餐，今天是周末么，对于水兵和海防兵来说，周末是一周中最美好的日子。即使轮值的那部分士兵，也有着比往日更宽松的作息时间。

印着日本标志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就已经呼啸着向港弯猛扑了过去。停泊在港湾中的战舰群中有六七艘战舰第一时间就中弹爆炸，基地中响起的警报声更加凄厉和刺耳了。

当内克尔和托尼驾驶着汽车赶到机场外的时候，飞机场已遭到了日本飞机的无情轰炸，浓浓的烟雾从停在跑道上被炸毁的燃烧着的战机上散发出来。仍不时的还有飞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向机库投下一颗颗百公斤重的炸弹。

飞机场遇袭已经有小五分钟，停在停机坪的一架架飞机已经完全变成了火堆，机库、油库也受到

了严重的打架，知道现在进入机场无疑是自寻死路。内克尔果断地把车驶向位于机场旁的高炮阵地。车一停，两个人就踹开车门直接向着阵地跑去。

一架刚在机场投完弹返回的日本俯冲轰炸机，看到开车而来的托尼和内克尔两人，驾驶员控制着飞机又一个俯冲低飞，机头的航空机枪‘达达达’地向地面扫出一条火链。

真的就像一条火色的长鞭抽打在地上，子弹所过之处，柏油路碎裂纷飞，留下了两行整齐的弹孔。机枪子弹擦着躺倒地上的两人身侧而过。托尼的脸上还被蹦飞的路面碎渣划出了一道血痕。

与死神擦肩而过，内克尔和托尼也不敢有丝毫的耽搁。一溜串的翻滚进路旁的草地里，托尼面色都白了。作为一名顶级的飞行员。要是在陆地上被飞机用子弹打死，那真的死不瞑目了。

不敢作丝毫停留，两个人立即从草地上跳起，飞奔进了一处高炮阵地的掩体里。

半敞开式的掩体，完全由混凝土和沙袋构成，十分坚固。除非是被航弹直接命中，否则不管是航弹掀起的气浪还是溅起的弹片，都对里面的防空人员造不成任何的伤害。武器是一部双管高射炮，42mm口径。这在现在已经是中等口径的高炮了，射速超过500/分钟。

“托尼，快来帮我装炮弹。”

这次空袭来的太突然了，高炮阵地的守军还没到位。内克尔和托尼两个人来操纵一架高射炮也非常的勉强，一门42mm的双管高炮根本不是区区俩人就能操纵起来的。但是他们只能如此，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尽最大的努力去抵抗。

滚滚硝烟漫天际，熊熊烈火遍海港。

托尼取出一排高射炮弹，用力地压入高射炮的弹合中后。内克尔一边瞄准着，一边搅动方向机和高低机，大十字环式直瞄器瞄准了一架从远处掠来的轰炸机，立即踩动脚下射击机关。“嘭嘭嘭

嘭”声中，炮弹急速地射向敌机。

不过一门单独的高射炮要击落一架飞机实在太困难了。

内克尔和托尼打空了一个弹箱，也没能击落甚至击伤一架飞机。然而吸引了一家战斗机的注意力。向着高炮炮位俯冲而下，机头两挺机枪。像喷火的鞭子一样抽向地面高炮阵地。打的内克尔和托尼抱头缩回了掩体当中。

此次过来空袭伊拉克利翁的飞机至少有一百二十架。短短十几分钟，整个伊拉克利翁就陷入了一片浓烟和火海当中。

但是飞机的载弹量有限。二十多架飞机肆虐了飞机场十多分钟后，终于要离开了。

内克尔和托尼这时还不知道第二批袭来的‘日本飞机’已经来到了伊拉克利翁港口，他俩趁着‘日本飞机’离开的机会，紧急火燎的窜回了飞机场。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从被炸烂的围墙缺口中穿了进去，直接出机场入口的西南方进入了机场。步入机场后，沿着路狂奔，四处都是被破坏的景象。远远便能看到停在跑道两旁，那些被炸毁或是被机枪打烂的飞机，冒出浓浓的黑烟，有的还在熊熊的燃烧着，不时的发生轻微爆炸声。

太严重了！

伊拉克利翁飞机场停留着超过二百架战斗机，一小部分是备用飞机，然后是三个航空联队。其中在跑道两边的停机坪区停留的战斗机就有整整一个联队64架之多。现在全毁了！

一些幸存下来的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对飞机跑道进行紧急清理，力求尽快的清理出一条可供战机起飞的跑道来。剩存的两部拖车正在拖拉炸毁的飞机残骸，一部推土机正在填平炸弹爆炸时，在飞行跑道上留下的大坑。

托尼和内克尔两人好不容易来到飞行跑道尽头

的飞机库前，幸运的是，六个机库只有三个被炸毁了，可是机库不远处的两栋基地宿舍楼，却全在轰炸中倒塌。内克尔和托尼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鲜血瞬间冲拥上了头部。

“我们的基地完了，飞行员就只剩下你们了。”一名中校神色无比的悲伤。他面前只有七名飞行员，包括托尼和内克尔。

他们的飞机还至少有五十架，可是中校不会同意让这七名飞行员驾机升空的。对于伊拉克利翁的航空部队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敌人的第二批飞机已经赶到了！

“上帝，中国人用了多少架飞机？我看到他们第一波的攻击机群已经返回了，难道他们要在海上迫降吗？”托尼捧着自己的头，以他的战争理念，这一战他是万万难以理解的。这就是双方战争理念的不同，也是东西方社会观念的迥异。

西方人很难志愿的做出‘自杀式进攻’，所以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国飞机的威胁露出了一个极大的缺口。

而东方人。祖国的号召下，荣誉的激励下。不能说所有的军人都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甚至这个比例绝对不会超过50%、30%。但总会有一批人志愿的走向‘牺牲’。

更何况这些飞机驾驶员真的是在‘自杀式’进攻吗？

现在的西方人或许已经有航空母舰的理念了，但他们绝不会想到中国早已经实现了这个理念。更通过对集装箱运输船的一次次改造和试验，实现了大型集装箱运输船与护航航母一定程度上的互通。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封死了爱琴海，封锁了伊斯坦布尔。所以大批的中国运输船滞留在了奥斯曼帝国。然后在欧洲人根本没有意思到的时候，一艘艘过万吨级的集装箱运输船变成了装载飞机只有十几二十架，最多二三十架的护航航母。

奥斯曼人的造船业并不发达，虽然接受了中方全面的技术，更有大批的中方技术人员援助，可还是废了很长的时间才将十二艘万吨以上的大型集装箱运输船‘变成’了护航航母。他们一共能够装载355架飞机。但合理载机数量只有235架，多出来的120架飞机是绑在甲板面上的。

这点上中国不会学习历史上的小日本，我‘大蝗军’的航母甲板虽然是非常之整洁，非常之干净，但然并卵。飞机数量才是航母战斗力的第一要素，飞机起飞之便捷也是直接影响航母战斗力的关键。

原时空的小鬼子学的是英国人，飞机平时都放在机库里，只是在战时利用升降机把飞机升到甲板上，然后起飞。这种做法做法的优点是飞机不容易损坏。但载机数量少——同等吨位情况下，载机数量少于老美，而且出动时灵活性差。

中国现在走的是老美的路子，全甲板进攻。将甲板作为停放飞机的场所。机库实际上只是充当维修站以及储存备用飞机的场所。整个航母甲板上都

堆满了飞机。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飞机起飞攻击速度快，装载飞机数量多，但平时飞机在甲板上风吹雨打。容易损伤。

　　但这点对于奥斯曼背后的中国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中国的要求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这12艘护航航母的战斗力。它们所组织成的奥斯曼海军舰队主力，将是接下来左右奥斯曼战争走向的胜负手。也是整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不管是隐居幕后的刘暹，还是站在台前的小刘皇帝和这届内阁，以及军中各兵种大佬们，全都无比期望着航母的发挥。而这第一炮就打在了伊拉克利翁！

　　负责这支航母舰队的是现任奥斯曼苏丹艾哈迈迪四世的叔叔穆罕默德.瓦希代丁.本.阿卜杜勒.麦吉德.本.马哈茂德。但是穆罕默德显然没能力真正的带领这支舰队，现在负责这支舰队作战的是一群日本人和少数几个中**官。

年近七十岁的东乡平八郎站在旗舰星月号的司令塔里，他是被刘暹直接标中的。舰队参谋长是秋山真之，他比东乡平八郎小二十岁，是前东京政府海军部次长，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

日本是早已经不放在中国的眼中了，但是东乡平八郎、秋山真之等原时空的日本英杰，老刘皇帝可一刻也不成忘记。尤其是海军方面的人才。

在这个时空，没有了中日甲午战争，更没有日俄战争，东乡平八郎这颗珍珠再光芒四射也只能被深深的埋进黄沙当中。

刘暹也想在余生当中多一丝儿乐趣。他选了已经退休回家养老三年的东乡平八郎，自然地老东乡就立刻出山了。现在中国可是小鬼子的爹啊，中国爹都发话了，小矮子们敢不听吗？

而东乡平八郎本人显然也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很崇拜王阳明，可王阳明要是没有那一身丰功伟绩，只有一股子哲学思想，东乡平八郎应该也不会

将这样的人崇拜进骨子里的。【个人感觉王阳明很有装逼范】何况东乡平八郎是个日本人，是个一直被实施压制着的小**人，那骨子里就有一股‘恨’意。

现在刘暹给他这一个机会，还把中国海军这些年总结出来的航母战术和理念系统的整理了一下，完全对日本海军进行了公开和传授。接下来12艘护航航母能否建功，就全看这群小鬼子的能力了。

伊拉克利翁这次空袭行动的代号也被刘暹给抢注了——总代号：攀登新高山，进攻代号：虎虎虎！

这完全出于老刘皇帝的恶趣味。

当然，别人可不知道这个梗。拿到行动代号的小矮子们，还十分的欢欣鼓舞。这是用刘盛的名义直接发到他们手中的。让小鬼子们这么不鸡冻！

一共355架飞机，其中战斗机80架，俯冲轰炸机160架，侦察机10架，鱼雷机105架。秋山真之

带领日本的参谋部，完美的完成了整个作战计划。

不管是攻击机群的战斗机，还是遇到的抵抗，返回的时间，前后进攻机群交接的时间间隔……，等等一切都进行了完美的结构设计。

选择的时间也定在了周末清晨，这个伊拉克利翁港口最松懈的时刻。虽然这也会让大批的法意士兵因为休假而逃过一劫，可人的命在这个时刻是比不得战舰、物资更重要的。比起别的时间段，空袭可能遭受的最大防空火力密度，选择在周末进行空袭，那本身就是把作战目标放在军舰上，而不是盯着法国和意大利水兵的小命。

第一批攻击机群第一时间里对港口最外围舰船进行了攻击，他们在力争击沉舰船，封堵水道。同时他们轰炸了飞机场，轰炸了大批港口堆放的物资，还轰炸了燃油储备罐。

只这第一波进攻就给了伊拉克利翁沉重的打击。

整个港口都乱了起来，无数军舰拉响了汽笛，一个个恨不得下一秒钟就能蓄满动能，拔锚，下下一秒钟就可以跳出坑爹的伊拉克利翁港口区。但是这不可能的。

反应再快速军舰也需要一个小时！

而第一波进攻才过去了几分钟，大群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就已经再度蜂拥扑来。

整个港口区停泊的数十艘军舰如待宰猪羊，凄惨无比。即使军舰上的防空火力悉数全开，因为慌张和彼此间难以形成配合，漏洞也大大的有。一艘艘的轰炸机和鱼雷机从这些漏洞中穿梭，从容的收割着军舰的‘生命’！

第八百五十六章英国人的竞技神号

中国每一项新式武器的曝光，伴随而来的就是一场辉煌的胜利。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真理’！比如现在，全世界都因为伊拉克利翁的空袭认识到了航空母舰的厉害，认识到了海洋上还有这样一种‘无解’式的战舰。

只要给它们施展的空间，超无畏级战列舰在一架架飞机面前也变得脆弱，不堪一击。

尤其在所有人都认识到，为奥斯曼帝国立下大功的12艘航母赫然是12艘中国的大型集装箱运输船改装而来时，一夜之间中国的海军从‘帝国短板’变成了一条又粗又壮的‘金大腿’。

西方各国的报纸舆论一片哀鸿，中国都已经有余力为奥斯曼帝国准备12艘航母了，用脚趾头去想也知道他们自己更不会缺这些威力巨大的新式战舰。

西方世界在这场战争之中又该何去何从呢？

唯一可以给他们信心的海军也变得不再拥有优势，甚至还处于想象中的劣势，这让西方世界还怎么继续打下去？大英帝国在西方世界的地位都因此而变得不再一枝独秀。

欧美六强和他们的追随者唯一可以欣慰的是，中国的地理地势太独特了，整个太平洋宛如一个封闭的大澡盆，被美洲和大洋洲牢牢地封锁。而英国人又时刻监视着马六甲，他们在大安达曼群岛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战舰，飞机暴露以后，英国人的战机也在大批量的向着印度调运。

中国人的航母向西，想要隔着一个浩瀚的印度洋来威胁地中海和欧洲太困难了。而向东呢。美洲的另一面是广阔的大西洋，隔着大西洋伸手打向欧洲。以这个时代的航母作战能力来言，会十分的困难。

英国人正在大力加强澳大利亚的守卫力量。欧洲人的战略意图转变的十分迅速，以海洋上来讲，

英国人就已经从进攻转变为防守了。

　　中国驻欧办在德奥的活动范围被大大的缩减，往来出入也被德国政府施加了限制，但一些大众的消息，一些公开的秘密还是能收集到的。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全都在抓紧时间的制造小型战舰，以千吨级的驱逐舰为例子，防空火力全都做的极其强大。

　　“欧洲人还没有死心！”小刘皇帝脸上带着遗憾。如果伊拉克利翁的空袭真的让欧洲人丧失了信心，自家老爹就可以顺势‘复出’。彻底压垮欧洲人的战斗意志。这场让中国准备多年的战争就可以就此结束了。可惜……

　　刘暹放下了手中的资料，摘下眼镜道：“欧洲人不会这么快死心的。”这儿就是一个赌桌，两边人都已经坐下来，赌注就是世界霸权的皇冠。欧洲人连输了几把，可他们本钱依旧丰厚，才不会就此作罢呢。

　　“接下来还要看日本人能将航母发挥到哪一

步。看他们玩的溜不溜！”

一场伊拉克利翁空袭给了法国、意大利联合舰队一次重创，比之色雷斯海战还要厉害的一次重创。但法国地中海舰队与意大利舰队依旧实力很雄厚，他们背后的法兰西和意大利也都有着强大的造船工业。而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利翁港的水深并不深。只有10米不到，沉没的很多军舰都是坐沉在港口的。只需要打捞出来进行修复，固然不能全部恢复，也能恢复其中的一部分。很快的重新形成战斗力。

再有，欧洲人吃一见长一智。奥斯曼舰队接下的日子再想搞偷袭，就困难的多了。无论是色雷斯还是伊拉克利翁。能够取得胜利全是因为这两战开历史之先河，是从所未有的。以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有了防范。飞机再想这般顺利的建功，就不太可能了。

就在小刘皇帝跟他老子两个人开小会的时候。英国唐宁街10号也在召开着会议。与会人士也不多，但对比北京只有父子俩的小会，唐宁街10号的

会议规模是大多了。

在这场会议上，英国人第一次使用了投影机。展现给众人看的主要是两组画面，一组来自奥斯曼海军的那12艘航空母舰，另一组来自英国人自己准备建造的竞技神号航母。

学自中国人的全通式的飞行甲板，前后3部升降机作业，飞机库、航空汽油库、弹药库，一应俱全。

以英国人的造船和设计能力，制造出一艘航母来一点也不成问题，有问题的他们的飞机。能够从甲板上起飞的飞机，能够在甲板上降落的飞机，这才是影响英国人航母的最重要因素。

按照图样设计，竞技神号航母的时速至少要达到25节每小时，而奥斯曼帝国的那12艘航母的速度最高也才16、7节，它们毕竟来自运输船，在速度上的要求远不如战舰。

“一切的关键全在于飞机。飞机上我们落后，

战舰再先进也没用。”航空母舰是完全另类的一种战舰，与现有的军舰完全的不相搭。飞机才是他们的战斗武器！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全力以赴的努力，制造出我们现有技术下最先进的航母，最先进的战斗机，为了西方世界的未来，为我们各自祖国的未来！”

会议结束时的气氛十分低沉，欧洲各国又一次处在了追赶者的位置上，而且这次的‘追赶难度’要远远大于上一回的飞艇。所有的人能高兴才叫怪！

而与欧洲人恶劣的心情完全相反的日本人的心情，不管是东京日本，还是西南日本，看到伊拉克利翁空袭的战果和捷报时，那全都是振奋非常的。

他们的民族自尊和文化尊严已经被中国无限的碾压，就像一根弹簧，被压缩到了极点。现在的这场胜利那就是弹簧的完全释放，其掀动起的巨大社会效应让在日的中国人情不自禁的响起了自家的当

年。那三十多年前。老皇帝不就是靠着一场接着一场的胜利，一次接着一次的不可思议。得享天下之望，甚是轻松的就拿下了整个天下。

对外战争的胜利。于一个屡受欺压的民族而言，所起到的鼓舞力是外人无法体会的。尤其小鬼子还是一个动不动就要玉碎的国家，他们的传统文化——武士道，所宣扬的那种思想，与他们之前国情的压抑，有着多么浓烈的情绪，现在就有着多么肆意的释放。

67岁的东乡平八郎一跃成为了整个日本敬仰的‘神明’，舰队参谋长秋山真之也被冠上了‘智将’的名号。这两个字在日本可是很高的评价了。

整个欧洲也记住了东乡平八郎这个名字。艾哈迈德四世授予了东乡平八郎‘赫迪夫’的称谓，在阿拉伯世界。赫迪夫就是总督的意思，要比帕夏还高一级。拿破仑时期，埃及王朝的奠基者奥斯曼将领穆罕默德.阿里，在驱逐法军割据埃及之后，就自立为‘赫迪夫’。然后艾哈迈德四世还将舰队参谋长秋山真之授予‘帕夏’称号，将瓜生外吉、出羽

重远、片冈七郎三人授予‘贝伊’称号。

帕夏是什么意思，大家大致都该清楚，可以理解为‘将军’。而‘贝伊’呢？是突厥语“首领”或“酋长”的意思，是奥斯曼帝国及阿拉伯世界的一种头衔。有“长官”、“老爷”等意。

反正一场伊拉克利翁空袭打下来，日本人是功成名就，主要将领受到了来自奥斯曼帝国与日本本国政府的郑重对待，中下层军官和无数士兵。尤其是那些驾机立下战功的飞行员，荣誉方面或许比不得东乡平八郎等人，但是金钱上受到了奖励绝对不逊于那些高官。这也进一步的刺激了这些日本人的作战积极性。

金钱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人来奥斯曼打仗为的什么啊？除了中国对他们的政府许下的允诺外。不就是自身高额的酬金吗？战场上99%的日本人是普普通通的士兵，他们不可能成为东乡平八郎这样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名将。他们所能获得的除了战争中击落几架飞机、击

沉几艘军舰这样的荣誉外，剩下的就是金钱。对比日本的国民收入完全是超高回报的金钱。对于绝大多数的日本士兵来说。这才是他们为之奋战的第一目的。

每个月的薪酬他们可以选择以金钱的形势寄给远在日本的家人，也可以分出其中的一部分换成大米、盐糖、酒水、肉类【主要是罐头】，中国方面对于远东派遣军十分厚待，军队里士兵们购买物资的价格要比市面上便宜上至少25%。只要在每个月的薪酬表达上打几个勾勾，填几个数字，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就会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为他们处理自己的全部要求，这是完全的免费服务，是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南天国等属国参战士兵的一种优待。

在最初开始的时候，很多士兵都选择了将薪酬的大部分换成粮食等物品，送回家中。因为这样会让他们本就优沃的‘月薪’实质上再进行一部分增资。军队里物资的价格比日本同类物资的价格便宜好多的。但很快的他们在与家人进行电话、信件联系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日本、南天国的物价都在大幅度下降。因为他们的参战，中国政府对南北日

本和南天国进行了各方面的援助和对口贸易，这三个政权境内的各类商品物资价格是一路大跌，直向着与中国同等的价位狂奔不止。

　　比如自行车，中国国内的自行车价格已经降到2、300块一辆的层次了，日本国内的自行车却还保持着5日元以上的高价位。不管是东京日本还是西南日本，民众对此意见早就爆表了，可老百姓不当家啊，南北日本的政府服务对象是官僚、贵族和大资本集团。所以民众是瞎闹腾，一点毛用都没。

　　这次日本国内的各类商品价格大掉价，那是小鬼子们碰到了中国力量。为了让几十万远东派遣军士兵能够在前线安心的打仗，中国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只不过因为中国没有参战，显示不出来。

　　百姓们和一般人并不晓得这一点。可北京城里的那些内阁重臣和中枢总长、部长们，以及国会的巨头们，这些人又怎么会不清楚呢？中国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向着战时经济转动了。

为了维持国内的发展和平和的环境，也因为时局的变故，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小心翼翼的操作着这种社会经济的转变，让时间拉长了很多，破坏力也变得小了很多。

碧海蓝天，巨大的舰队劈波斩浪，正在向着南方挺进。六架侦查飞机以舰队为核心，警惕着一百公里内海面上的一举一动。

奥斯曼舰队是缺乏硬实力的。这里的航空母舰连两艘可靠的战列舰都找不到依靠，所以它们在活动起来后，必须时刻注意着周边的一举一动。要是让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舰队逼近了航母集团，那就十分的悲催了。

东乡平八郎不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十分小心的派出侦察机，以航母编队为核心，东西南北一百公里内警惕着海面上的一举一动，还有两艘侦察机带着两个战斗小队，在航母编队五十公里范围内不住的团团打转，这两艘侦察机上装载的不仅有无线电台，更有现今中国最先进的声呐探测仪。

这玩意儿方面，中国跟欧美该是处在差不多的水平线上，没什么可保密的。

此次航母编队出击，东乡平八郎的目的是利比亚的油田。虽然英国人控制的埃及距离爱琴海更近些，但英国毕竟还没正式的参战，奥斯曼人武装控制了半岛以后，都乖乖的放开了对英国油田的限制，只是对其之外运的石油征收了重税，但这跟没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像法国人、奥匈与意大利人的油田，完全被奥斯曼人收为己有，德国人的则是‘搁浅’！英国人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像欧洲人尽可能的不触及中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现在也不会主动地去触动英国的利益。

中英这两个大国，都在被‘战争’主动的隔绝。这两个国家本身也在尽可能的向后拖延自己介入战争的时间。一切都要看接下来局势的发展！

第八百五十七章俄罗斯战场缺奶了啊

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文化与工业之城科希策。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河霍尔纳德河的东部河段，靠近匈牙利边境。是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科希策拥有三所大学，众多的教堂、博物馆和剧院。同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这座城市有着发达的铁路交通系统。冶金业和机械制造工业是科希策的工业重心，菱镁矿、盐矿、石灰岩、瓷土和铁矿的开采由来已久，东斯洛伐克钢铁厂对整个奥匈帝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此之外还有食品加工，这里生产罐头、糖果、巧克力、啤酒和葡萄酒。科希策是世界闻名的葡萄种植区。

如此的一座城市，现在已经陷入了战火之中，奥匈帝国的颜面被俄国人再一次扫落尘埃。只要穷党俄军拿下这座城市，几十公里外就是匈牙利！

“轰轰轰轰……”炮声轰鸣。不仅是穷党俄军的

炮火，还有奥匈军队的炮火。为了在科希策阻击俄军的南下，为了匈牙利境内不被战火燃烧，奥匈军队在科希策集结了16万兵力。其中匈牙利军队高达12万。虽然匈牙利政府本身对于维亚纳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满，但实质上他们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很忠诚的。

科希策本身就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16万奥匈军队更是让这个城市变成了一座钢铁堡垒。这里的奥匈军队有着足够的军火弹药，他们可以肆意的挥霍着，用成百上千颗炮弹去轰炸一条街道。用成千上万颗子弹去攒射一处掩体。枪声传出百里，密集的炮声连绵不断地传入所有人的耳里。

“进攻！进攻！进攻！”飞机场指挥室里最新配备的接收电台装置里传来了。这次机群指挥官李楠中校的声音。这是一种新的通讯器材，换到民间就是后世尽人皆知的广播。而眼下这个时代，这东西还属于尼古拉.特斯拉的又一项重大发明。接收电台装置的投入，使在战场中的即时语音通讯时代来临，大大减少了对无线电报的依赖，使得战场指挥官能及时了解战况，快速作出决策反应下达命令。

在第一波的轰炸中，攻击机群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双方大炮上刺刀一样的轰击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奥匈军队的对空炮火，中国轰炸机肆无忌惮地对科希策外围的军用设施、碉堡、掩体进行了轰炸。

在经过近2小时的火力覆盖和飞机轰炸后。穷党俄军的装甲部队开始发动第一次进攻。非常轻松的就砸开了科希策的外围防线。奥匈军队没办法抵挡的，他们布置在外围防线的防空火力在俄军的炮火覆盖中损失极大，当俄军方面的攻击机群来到的时候，剩余的零星高炮和高射机枪根本无济于事。

好在奥匈帝国也没把指望放在外围防线上，他们的兵力布置重心是钢筋混凝土建筑随处可见的科希策市城区。现下的战争，沙土工事早就不堪大用，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钢筋混凝土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如果面临重炮的话，还需要钢板特殊加固。

穷党俄军顺利的砸开了奥匈军队的外围防线，然后就在城区工事面前撞了个头破血流。前线的俄军指挥官立刻呼唤后方的攻击机群。

“请求空中支援。请求空中支援，敌军工事位置：xxx，xxx！”接收电台中忽然传来了穷党俄军前线指挥官的申请空中支援的呼叫。电台里甚至还传来了猛烈的枪弹射击声。

轰炸完毕后带队回归的李楠并没有下飞机，整个机组成员也全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待命。接到了命令，加满了油，挂好了炸弹的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立刻起飞。

同时起飞的还有两架俯冲轰炸机。因为他们需要轰炸的工事有着挺强的防空火力，最好是俯冲轰炸机先行开路。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再紧跟其后，才是正理！

二十分钟的飞行。轰炸机群已经来到了科希策城区上空。从空中向下望去，整个科希策市的北半部分都是硝烟弥漫，整个城区已经在炮弹的轰炸中变成了烟薰色。俄军部队正在组织进攻，而奥匈守军靠着城区复杂的街道和一座挨着一座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坚定地抵抗着俄军的进攻。被呼叫的那段

战场，一处街道的咽喉位置，一座两层的小楼，双方猛烈的交火正在持续着。

轰炸机群的到来立刻被俄军注意到，前线的士兵用枪榴弹发射了一颗闪光弹，标出了要轰炸的位置。那处小楼果然在其中。不过最先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这处小楼，而是附近的防空火力。

驾驶俯冲轰炸机的杨元涛拉起操纵杆，h3d俯冲轰炸机开始向上爬升，首先要解决的是防空火力。而那个防空火力在天空上可以大致看清楚，是一处半敞开式的高射炮堡垒，杨元涛可没本事敢保证一定将炸弹扔进那个敞开口的，他能做的只是让炸弹的冲击力变得更足，即使不能直接命中，扎到一边了也能给这个工事造成重大创伤。

杨元涛将飞机拉升到4000米高空，要有一定的直接命中率，俯冲的高度太低和太高都不行，4000米以他的技术能力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高度。

在高空略一盘旋后，调整好机头的方向，杨元涛便一推操纵杆开始了俯冲。冒着对空火力的干

扰，杨元涛完全将生死抛在脑后，只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瞄准锁定上面，一边俯冲一边修正俯冲轨迹。

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俯冲开始，生死抛开。谁也没办法一边俯冲校正轨迹，一边还要留意着敌人的火力轨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作为一名老手。杨元涛的感觉是很平静的，除了身体还是要忍受飞机俯冲带来的压力外。无有多余的杂念，驾轻就熟。和训练没有两样。由于敌对空火力的威胁，杨元涛没有直接俯冲进300米低空，虽然这样一来能大大提高炸弹的落点精度。

在500米的高度，拉起的瞬间按下投弹开关，500磅的重磅对地炸弹垂直落向高炮阵地。

这次当然不会直接命中，但落弹误差赫然在十米以内，在这个没有激光制导的时代，投弹纯粹靠目测的年代，这完全是一个奇迹。

炸弹估计都能钻进地下好几米了才爆炸。高炮

工事就算再坚固，也经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力，整个堡垒都裂开了。里面的人要是能还活着，上帝就真的显灵了。

杨元涛驾驶着h3d俯冲轰炸机，一击得手，然后他的僚机也清理了另外一处双管高射机枪阵地，李楠带领的四架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立刻就下降了高度，从3500米直落到800米。

几十枚300磅、500磅的炸弹哗哗落下，这些重磅航弹彻底清洗着以那幢二层小楼为核心的周边区域。一处处让俄制155mm重炮炮弹都无法彻底摧毁的坚固工事。在300磅、500磅航弹面前变得薄纸一样脆弱。这两边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一枚155mm重弹也只是40kg左右，连一百磅都不到。而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落下的航弹最低也有300磅！

依为屏障的防线被摧毁，这段阵地的奥匈军队也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俄军陆战部队立即对奥匈军队的防线发动冲锋进攻。一举突破敌防线，向科希策城区更深处突去。奥匈守军猝不及防，司令部只

能命令前线部队拼死纠缠。然后迅速调集军队，一时间枪声、手雷声、步兵炮声。如同过年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在科希策城区内响个不停。

“看来没我的事了。”李楠已经带领着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群返回了。杨元涛和他的僚机还在架机在空中盘旋，两个人此刻的飞机上还各有两个100磅的小炸弹。

“上尉，你的右机翼油箱好像被击中了，有燃料外漏。”正当杨元涛准备招呼僚机返航的时候，突然间从接收电台里听到了僚机战友急声的呼叫。

“燃料外漏？”杨元涛大吃一惊，他记得自己不久前有看过油箱计啊，一切还正常着的。可僚机也不可能拿这种事儿来给自己开玩笑。他急忙再向油箱计看去，果然不是假的，耗油量异常地快，指针刻度在不断下降。

“妈的，什么时候中了流弹自己都不知道。”杨元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自从灭掉这里的防空火力之后他有些轻视下方了，飞行高度始终保

持在600~800之间，估计是被底下的机枪给打中了。

“立刻返航，立刻返航！”但愿还能坚持到机场。杨元涛一秒钟也不再耽搁，立刻驾机向回飞。

科希策战役穷党俄国的军队打的相当顺利，在他们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打击面前，奥匈军队虽然抵抗的很激烈很勇敢，却还是一步步丢掉了北半个科希策城区的控制权。

奥匈帝国的飞机在科希策城区上空坠落了超过五十架，匈牙利境内的奥匈航空部队完全打空了自己手头全部的战机。即使他们后方的飞机正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合格的飞行员也在络绎不绝的从一家家航校毕业，可等到两者合一的补充到战场，也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奥匈帝国航空部队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生产链’已然被中国飞机打出了间隔！

除非维也纳暂缓对奥斯曼战场的空军投入，不然俄国人真的要打进匈牙利了。

穷党俄军的前线士兵一片兴高采烈，这群老毛子在杀进波兰，杀进斯洛伐克的时候，可是爽的不行。现在他们已经梦想着明日杀进匈牙利了。金钱、物质、美女，都在向他们招手。可不要高估老毛子们的糙性，想想前世的穷党大兵，就能知道现在的穷党俄**队在喀尔巴阡山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行了。

只有穷党俄军的高层在担心不已着，就像克里姆林宫的乌里扬诺夫等穷党大佬们一样，他们都在万分提防着同一个对象——德意志第二帝国国防军。至少三十万部署在白俄罗斯走廊周边的德国国防军。

乌里扬诺夫不相信德国人会看着奥匈帝国丢尽颜面，还损失严重。他坚信，在穷党俄军打进匈牙利的那一刻，德国人就会对穷党俄军动手。

同样的这一点，北京方面也如此的认定，两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德国人的飞行学校，成绩非常凸出。每个月都有上百名合格飞行员走入军队。只不过他们的飞机还依旧逊色于我们。可我们布置在俄罗斯的飞机数量并不多，同时东西俄罗斯自身的第一批飞行员也刚刚步入军队，只能说是及格分，离完全成熟还早得很呢。

我们现在虽然调动了大批的飞机和飞行员前往穷党俄国，在下个月到来前，算上穷党俄国自身的空军力量，也只能在穷党俄国凑集400架左右的飞机，其中战斗机约有二百架。”而眼下德国的战机数量保守估计也超过2000架了。其中至少有1500架的战斗机！

德国人已经歇火多长时间啦？他们要是准备对穷党俄国发起攻击，现在的航空部队肯定都已布置妥当了。那一出手绝对是雷霆之势啊。可穷党境内的中国飞机呢？虽然也做了针对性调整，但要说完全克制德国的空中战略，那是不可能的。

至少1000架战斗机，德国人至少会准备1000架战斗机。

5：1的数量碾压是很有分量的。欧洲人已经熟知了中国各类飞机的性能，中国飞机虽说依旧是世界飞机业中的no.1，但想再打出最初时候那样超神的战损比来是不可能的了。

就比如奥斯曼航母编队上次对利比亚的空袭，整个作战期间，舰载机前后击落了上百架法国战机，但它们自己也在法国战斗机和法军的防空炮火面前坠落了27架。

谁也不敢小觑德国人战术素养，更不会小看德国人的飞机性能。高卢公鸡能都将敌我战损比例拉近到4:1，德国人还会比高卢大公鸡差吗？

没人这么认为。所以穷党俄国即将面临的局势，北京方面也感觉有些棘手。之前为了补充奥斯曼战场，为了爆出航母舰队，让俄罗斯战场缺奶了啊。

第八百五十八章空军是在为陆军服务

一阵冷风穿过破碎的挡风玻璃，带着一股鲜血的的腥味钻进贝特曼的鼻子里，让原本已经渐近昏迷的曼弗雷德又醒了过来。

“我不能昏过去，机场，机场就在前面了，我已经看到塔楼的尖顶了……”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狠狠的一咬舌头，尖锐的疼痛让他模糊的双眼陡然一清醒，而口腔中浓重的血腥味则丝毫没能让他注意。因为他的头上此刻正滴淌着鲜血，半个小时前的那场搏斗，中国人的飞机用机枪子弹击碎了他的座驾的挡风玻璃，还顺带着打伤了他的头。

此刻德军的某处前线飞行基地里，“飞机应该回来了……”塔楼里，一个面目冷峻的中年军官举着望远镜一边张望，一边低声的说。

“贝特曼中校，今天会不会是……”另一个年纪要轻一些的军官，约莫有三十来岁，手里拿着一份名册，面色十分沉重的说，“您应该对今天的牺牲

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我们的飞机跟敌人相差了近乎一代，小伙子们开着飞机去跟中国人拼命，那完全是跟一群恶魔作战……”他突然抖了一下，仿佛有一阵寒流从他心头吹过，他仿佛又看到那架机翼上涂着红色锤子斧头标记的小飞机在他眼前急速爬升，以一个快得让人都看不清楚的空翻瞬间来到了他的背后。

在白俄罗斯走廊静默战的那段日子里，德国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与中国飞机可不止一次的遭遇在天空上。虽然两边不能真正的开打，可彼此斗上一斗还是正常的，而几乎所有遭遇了中国飞机的德国飞行员都受到了耍弄和绝对的侮辱。

拿着名册的这个三十多岁军官是德国航空队第17联队的副长官。也一样属于被侮辱的对象之一。

他使劲的摆了摆头，把又一次袭上心头的那一幕从脑海中甩出去。再一抬头。军官笑了，“哦。我的孩子们，他们终于回来了！”迎着太阳的光线，一、二、三……十、十一……，一共二十六架飞机透过云层向着飞行基地飞来。那熟悉的外装色令

塔楼里的每一个人都一眼确认那是他们的飞机。

整个塔楼如极地一般的冰寒。二十六架，只有二十六架，第二十七架在哪里？为什么没有飞机了？

难道一个飞行联队超过70架战斗机，只一战就仅剩下了这么些？所有的人内心都像北极的海水永远冰冻了。

一架福克飞机歪歪斜斜的飞了过来，就像喝醉了一样。透过望远镜，塔楼上的人都看到那架飞机的前侧挡风玻璃几乎全碎了。里面飞行员满头鲜血，灰绿色的整个机身布满了弹孔。

主起落架的轮胎重重的碰在跑道上，整架飞机向上猛地一蹦，窜起好几米高，然后又重新落在跑道上，接着又跳到空中，机尾也不受控制的高高的翘起来。所有的人都闭上了眼睛，感觉马上飞机就会翻扣在跑道上，座舱会被倒扣着压在下面。和坚硬的跑道上来一个次激烈的热吻。但今天上帝的荣光庇护着这个年轻人，高高翘起的机尾落了下来，

飞机在跑道上就这么一跳一跳的滑行，像一只活蹦乱跳的蚂蚱。甚至都窜出了跑道。最后在平坦的草地上停了下来。

“军医，快，军医！”地勤高声喊叫着。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已经听不到了。他整个人已经陷入幻觉，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他仿佛回到了一个月前自家庄园里的那场家族聚会，有父亲。有母亲，有姐姐，有弟弟……

血液带着生命正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身体中溜走！

凌晨五点半，满是繁星的夜空就小退去了，时间已经走到黎明前的黑夜。

满天繁星，这预示着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如果是在和平时代，这样的天气会让飞行员们非常满意，他们可以开着飞机没有危险的在碧蓝的天空任意翱翔。但如今，这样的天气只意味着天一亮之后，他们就必将再次迎来与德国人的激战。虽然德

国人的福克飞机是一架接着一架的掉落，但他们打的就是这么凶悍强势。

　　林虎已经坐在福克飞机的座舱里了，半个小时之后，赶在太阳出来前，第一批战机必须升空。因为马上德国人就会来到。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整个白俄罗斯走廊都会无遮无盖的暴露在德国飞机的攻击之下，在雷达还没被发明的此刻，顶着穷党俄军名头的中国空军只能用更多的机动来为地上的穷党俄军陆军撑起一把遮挡弹雨的伞，林虎他们现在就必须就位了。

　　四架福克战斗机拱护着一架侦察机在灰色的天空里慢慢的爬升，座舱外一片灰暗，除了发动机沉闷的轰鸣什么声音也没有。当飞机爬升到3000米高度的时候，第一缕霞光照进了巴登的座舱，他转头向四面望了望，看见茫茫的大地依然沉睡在一片寂静之中，周边的那四架战机都被霞光染得通红。也不知道地上的人能不能看到它们。

　　这时耳机里传来战斗机领队伯恩哈特上尉的声音：“赫尔曼中尉，仔细注意自己的头顶。中国人

的飞机要比我们的飞的更高。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躲在高高的云层中，发现我们后，再像猎食的恶鹰一样凶狠的疾扑下来。”伯恩哈特上尉的意思是，侦察机虽然有了他们战斗机编组的护航，但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如果自己不注意，是有可能被从头顶疾下的中国飞机瞬间击落的。能快的让他们连电讯都发不出去！

太阳越升越高了，大地渐渐在林虎的眼前显现了出来，向下望去，一层薄薄的白雾漂浮在黑色的大地上，一切都十分的平静，除了几片翠绿的如同翡翠般的树林能够完全躲避林虎的视线外。就一览无余了。

时间已经过七点了，林虎还没有发现德国人的战机。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说明今天德国人的进攻方向不是我们这里。咱们的防区连一架德国飞机都没看到，德国人在别的地方肯定投入了重兵。”这是什么容易‘推测’出来的事情。德国人的飞机虽然多。可数量就那么些，这里投入变少了，别的地方的投入就肯定是多了。

距离林虎所在位置至少有二百公里的蓝天上，飞在伯恩哈特上尉左边的雷德拉斯突然摇动起了机翼，他发现什么了。这个二十岁都不到的年轻人，技术还很一般，但他的眼神出奇的好。向着他指示的方向望过去，在蓝天白云之中，两个小黑点隐约可见。

“扑过去！”伯恩哈特几乎是瞬间就做出了反应。带着四架福克飞机直接向云层中的那两个小黑点。而赫尔曼中尉驾驶的侦察机则稍微的将方向偏一偏。迅速的向着地方飞机出现的地区后方掠去。中国飞机已经出现了，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穷党俄军的空中警戒线，越过去就可以看到今天穷党俄军地面部队的调动了。

“维尔特，注意你的7~11点钟方向！”两分钟后，赫尔曼中尉首先打破了侦察机内的平静。侦察机已经越过了纠缠中的六架敌我战机，向着中国飞机的内线直接突入。而侦察机的观察员之一维尔特，必须时刻注意左侧方的一举一动，要是被中国飞机‘偷袭式’的杀到侦察机的左侧了，他们一个机组就全完了。

不过德国毕竟才与‘穷党俄国的空军’交手没两天。根本不知道中国空军的防空警戒有多么的缜密。德国侦察机才向着更深处突入二十公里，两架鹞子改战斗机就呼呼叫着向侦察机扑来了。

接下来没什么好说的，风呼呼的从赫尔曼机组四人的脸庞边吹过，黑色的大地正扑面而来。三朵洁白的伞花在离地一百多米的高度上绽放。仅仅片刻之后，就没入了地上，恍如黑色的地表上盛开了三朵小白花样儿。

为什么是三个而不是四个？那是因为赫尔曼本人一直在驾驶飞机。等到机组三人都跳伞之后，他再想逃脱已经晚了。赫尔曼本人选择了迫降。然后迫降失败，巨大的冲力让接近一吨半重的飞机在田地里像是一个脆弱的小玩具。翻滚当中碎片横飞，整架飞机支离破碎……

这是与大海上完全不同的陆地空战。只要飞机先进，只要数量足够，在地面上遍布两方军队和观察哨的时候，几乎不存在直接偷袭对方机场这种事

情。在这里两边拼得是硬实力！

一方飞机众多，数量占优；一方飞机先进，质量no.1。到底是数量引带质变，还是质量削平数量，德国人与穷党俄国的战争吸引着世界列强各国的目光。

其中双方在陆地上的较量更是被空中的激战彻底压成了路人。

但在事实上，决定一切的还是陆地上的战争。空战打的再激烈，也是为了辅助地面战争的。这可不是21世界空军+导弹主导战争一切的时代。

就在北京、莫斯科、柏林、伦敦等多座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城市的主宰者们，都在趴在一张张报告、文表上计算着空战的时候，第聂伯河支流别列津纳河下游的戈斯科小城，德军第二装甲师赫伯特.恩斯特.瓦尔少将正在聆听着下属侦察营的汇报。第二装甲师的侦察营是打了一个不小的胜仗的，这个装备了20辆坦克，19辆装甲车，17辆运输汽车的装甲营，在三个半小时前的野战中击溃了对面穷党

俄军的一个机械化步兵营，斩获超过300人，击毁俄军坦克、装甲车15辆。但是赫伯特此刻却是越听面色越黑，好半天后才僵硬着脸问道：“你确定没错？”

侦察营的中校营长面带绝对的肯定：“将军，我确定不会有错误。侦察营在击破了俄军那个机械化步兵营后趁胜追击到第聂伯河的列奇察市，虽然不敢靠的太近，但是我们营的侦察兵一样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那里的俄军根本不是只两个步兵师，我们发现了大批的坦克和装甲车，而且还发现了俄国坦克上面的近卫军标志。在第聂伯河的对岸，还有大量的大炮和辎重，绝对不是两个步兵师能够拥有的，那些坦克和装甲车至少能顶一个装甲师！”

侦察营的中校营长退下去后，赫伯特.恩斯特.瓦尔少将面带疑惑和惊惧的对参谋长道：“俄国人的近卫军不是在戈梅利吗？怎么会出现在了列奇察这里？”

奥托.鲍姆上校说道：“我们没有制空权，飞机根本真差不多对面兵力的调动。俄国人只需要耍一

点小戏法，就能把近卫军的一部分偷偷调到列奇察来。当然也不能否认这是俄国人故意让我们看到的。那些装甲部队或许真的是一个装甲师，但也很有可能并不是近卫军。”穷党俄国的装甲部队可不能小觑。一直跟圣彼得堡标着劲的莫斯科政府可不会只组建近卫装甲军一支坦克部队。

赫伯特.恩斯特.瓦尔少将点点头道：“应该是这样了！不然一个侦察营的力量，怎么可能这么顺利的杀到列奇察边上？但是列奇察现在至少有一个俄军装甲师了，我们这一仗怕是难打了！”

这话一出，奥托.鲍姆上校和周边的几名师部参谋都沉闷了起来。德意志帝国第二装甲师看起来番号很可前，满员的话靠着手中的那个重坦克营，赫伯特.恩斯特.瓦尔少将也确实有信心打爆对面的那支俄军装甲部队。但这是在满员的前提下。

眼下的第二装甲师可不满员，它在调来戈斯科的时候，赫伯特.恩斯特.瓦尔手中的那个重坦克营就已经被调出了第二装甲师编列，临时编入了进攻白俄罗斯走廊南部重要城市莫济里的俄第三兵团序列

中。

赫伯特.恩斯特.瓦尔没有了手中的重装甲营，心气也就被削去了一半。

虽然德军跟穷党俄军的装甲部队还没有大规模的交过手，可之前穷党俄军与奥匈帝国可是激战正酣，他们的坦克是什么性能德军一清二楚。不比德国人的先进了，可也不比德国人的弱。

缺少了重坦克营的第二装甲师有能力击败列奇察当面的优势俄军吗？赫伯特.恩斯特.瓦尔心里忐忑。

第八百五十九章穷党波兰，GM输出的成功

1915年的中国已经彻底化身为1940年的老美了！大批的武器、物资、资金，流水似的输入向奥斯曼帝国和穷党俄国，输入向南北日本、南天国、波斯和阿富汗。同时间中国手下还剩有的两个小弟——阮朝和朝鲜，也在积极准备技术性劳工，随时补充到奥斯曼和穷党俄国去。

1914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11亿华元，这建立在多年的国库积蓄被清光的基础上的。而1915年的中国政府财政，谁都清楚这绝对会债台高垒，财政赤字少过500亿华元的几率都没有多大。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发行政府债券和战争债券了。

政府这样的举措按理说会让一部分民众产生不解和困惑的，也会让社会安定产生一定的波动。你国家的舆论控制做的再完美，几亿人口总会有大脑

回路不一样的在。可是中国的社会动荡近乎是没有产生。

因为，小弟们表现得太完美了。

奥斯曼、俄罗斯、日本、南天国、波斯、阿富汗……，这些国家赫然扛下了欧美四大列强的进攻。并且飞机的出现和航母的出现让战争瞬间远离了中国。

不是说中国已经脱离了战争的阴影，而是说短时间内欧洲人根本不敢挑衅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飞机与航母宛如一把大杀器，震慑着整个西方世界。

所以，当战争一点点走到1915年年底的时候，战争爆发已经快要两年了。巴尔干联盟真的要打干了，中国这颗支撑着奥斯曼帝国与穷党俄国的大树竟还没有直接进入战场。虽然苏伊士运河已经对中国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完全没影响。

中国战时经济已经调整完成。海量的各类物资、工业产品、机械类型不断地被运送到各个小弟家里，除了墨西哥等少数几个准盟友国。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几乎已经停歇。至于德奥这两个中国在欧洲的传统朋友，在他们开始与皿煮俄国、穷党俄国开片的时候，对华关系就开始直线下降，双边的贸易额迅速跌落谷底。现下中国的对中东、东欧运输，主要走的是铁路以及黑海。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两个靠着黑海的国家，已经被黑海海域内频频起飞的轰炸机炸得心丧若死。

罗马尼亚的油田、保加利亚的工业，现在彻底玩完了。全被炸得精光。

这黑海也完全成为了大中华圈的一个内湖，无数起至燕国、乌克兰的货轮将一船船的粮食、各类物资、军火和工业机械，以及大批的原油输入往奥斯曼帝国。中国现在向西出马六甲海峡的货轮。唯一的目的地就是波斯湾。

飞机、坦克、军用基普、卡车、摩托车、拖拉机、收割机、火炮、机枪、炸药、建筑材料、火车皮、火车头、大型集装箱运输船、护卫船、药品、鱼雷艇、发动机、粮食补给、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油料、化学物资、棉花、皮革、军服军靴……

中国向奥斯曼与穷党俄国输入的各类物资，几乎是涵盖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所有需求。尤其是给穷党俄国特殊补给的酒类和香烟，这两种奥斯曼帝国不不要的，人家绿教戒这个。但是对于穷党俄国的这群老毛子们来说，只要有酒，一切ok。至于被他们灌进肚子里的白酒是纯正的粮食酿造，还是酒精勾兑，他们才不管呢。

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在迅速上升，小刘皇帝的位置彻底坐稳了。他的声望和威望或许还远比不得他爹。可小刘皇帝至少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皇帝。

中国的暴兵体系开始酝酿，1915年的腊月来临之刻，只中国大陆的国防军数额就已经超过了三百万。算上海外驻军，也就是南洋和北美的驻军。

350万是妥妥的。而根据中国国防部的计划，待到明年夏天，中国就会有五百万大军可以整装待发了。

1916年2月20号。中国的新年刚刚过去。穷党波兰政府在小波兰省的首府克拉科夫市宣布成立，面积大约有65000平方公里。包括小波兰省全省、希隆斯克省全省、圣十字省全省和卢布林省一部分、马佐夫舍省一部分。罗莎.卢森堡任穷党波兰政府的第一任常委会主席。

如果算上穷党俄国拿下的波德拉谢省一部分和马佐夫舍省一部分，以及卢布林省余下的部分和喀尔巴阡山省。整个波兰已经丢失了自己三分之一的国土。这个在面积上本不比德国小多少的波兰共和国，现在正在迅速缩水中。

而这一天对于莫斯科来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天。整个穷党俄国最高层在这一天都是笑着渡过的，他们的寰球遍插红旗梦想，他们的geming大输出的理念，终于看到有望实现的那一日了。

波兰穷党政权是穷党自莫斯科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二个独立政权，卢森堡麾下的红色大军已经汇集了超过五万人，整编为两个军，七个师，虽然没满员是显而易见的，但飞机大炮加坦克，已经被莫斯科武装到牙齿了。可以说波兰的这支红色之军，用来跟德军bb还差火候，但只用来跟重创之后的波兰败军xx，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穷党很清楚自身的尴尬地位，波兰穷党政权要想在欧洲取得承认，是很困难的。卢森堡早就接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乌里扬诺夫说的很直白，阶级敌人们的承认不过是个名义。但是波兰人自身的民族情绪，上百年亡国的‘痛’，还是让卢森堡等人还是决定举行一次‘正规的外交交流会’。

所以，刚刚宣布穷党波兰成立的卢森堡等人就在克拉科夫举行了一次外交酒会，邀请大中华圈的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们。也邀请了圣彼得堡、英国、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的外交使节。欧美六列强穷党波兰只邀请了当今世界幕后两**oss之一的我大英。

不管英法德奥意美六大强和簇拥在他们周边的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和巴尔干联盟承不承认，也不管圣彼得堡、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各国承认不承认。穷党俄国第一个小弟穷党波兰是已经站起来了。

自从当年分裂皿煮俄国，穷党这个可怕的组织默默积蓄力量二十年。终于爆发出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德国人不能将穷党俄国彻底击败，不能把穷党波兰彻底的剿灭，穷党思想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geming输出是成功了的。

波兰从此也形成了两极对峙的态势，克拉科夫一跃成为了世界瞩目的重点。大大小小的各国政府们和上次莫斯科geming时期一样，纷纷加强了克拉科夫方面的外交官员数量和质量。哪怕他们几乎没有在克拉科夫设立自家的领事馆，波罗的海周边的各个国家也会让莫斯科使馆【联络处】的人员去克拉科夫处理相关的业务。

毕竟和一个政权打交道，哪怕是你再怎么也不承认它的合法性，甚至短期内都看不到双方的经

贸、科技、正式外交往来，那也还是有着双方的事务要处理。类似的外交机构不管正规不正规的，是必须要有。这就像原时空的红朝建国以后，大老美和我大英表面当然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权益，撤走了自家在大陆地区的全部外交人员和机构，但是同样也有着所谓的办事处。

穷党波兰需要的就是这种短期内上不得台面的外交机构，毕竟他们的根基还太浅，前景也并不光明，一切还远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穷党波兰政府需要的只是自我跨进对外联系的门槛里。

就在这场外交酒会’准备’的期间里，波兰红色军队开始配合穷党俄军与德国和波兰白军作战了。他们的作战对象很少是德军。90%的对象是波兰白军，马佐夫舍省是波兰红色军队的重要进攻方向，卢森堡等人做梦都想拥抱华沙城！

不过穷党联盟面对的可是大德意志，他们的制空权又不能得到彻底的保证。当德国空军北起穷党俄国南境，南到捷克斯洛伐克，绵延千里的距离上全面出击的时候——时不时的还有奥匈帝国的空军

来配合。真的是让总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穷党俄国‘空军’顾首难顾尾！

战斗空间扩大了，漏洞也就多了。甚至让德军的航空部队在莫济里会战中很秀了一把。上百架德军轰炸机血洗了皮亚季河北岸阵地，以7架轰炸机被击落为代价。炸毁了穷党俄军两个炮兵阵地近100门火炮，还有十二辆坦克，人员损伤总数过两千人。

不过德国人也很棘手的。在这个坦克攻坚能力不上不下，飞机作战性能不上不下的时代，战壕防御阵地的阻挡作用也没有彻底的消失。尤其俄国人很有远见的布置下了大纵深防御阵地。

老毛子在打仗方面是很有天分的，特别是在被中国教训了一通之后，然后穷党俄军又在一片废墟当中跟皿煮俄军鏖战了三年，无数的战争经验和教训让他们的军事思想与沙俄时代有了彻底的不同。在结合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教材的同时，他们自己如期发展出了大纵深作战理论。

前世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是由穷党俄国的军事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强调突击与追击，同时兼顾反突击。

这一世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是由穷党俄国的‘军事家们’在接受被中国闪电吊打的‘磨练’和俄罗斯内战的残酷经验上形成的军事思想。一样的强调突击与追击，同时兼顾反突击。

——即使国运跌落尘埃，老毛子也不缺少主动进攻的勇气。

当然了，这个时候穷党俄军的《大纵深作战理论》虽然跟原时空的非常相似，在1915的时候也一样还没有发展到完整版本，还只能是等同于原时空的初级版本。大纵深战斗的基本原则还是：在兵团和部队的战斗队型中建立突击群、牵制群、预备队以及火力群。突击群用于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进攻；牵制群用于辅助突击方向上作战，其任务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保障突击群的顺利进攻；预备队用以完成战斗进程中突然出现的任务；火力群的主

要任务就是保障突击群的快速突破。

穷党俄军的军事领导阶层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大战役的连续性，他们强调不间断的作战，组织实施一系列在时间上互相联系并能导致全线胜利的作战。就是在实施一个战役的过程中就考虑并准备下一个战役，以防止供应中断和运输堵塞，达成战斗行动的连续性，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署和组织战斗的时间。有点像原时空日俄海战时候秋山真之的‘七段击’。

可连续战役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俄军后勤工作是否跟得上。

对于后勤运输远没有实现彻底机械化的穷党俄军，这样的战术理念太超前了一些。而且一套套一套，让人也感觉太过理想化。其中一环如果出了差错，是不是已经进行的计划就要推倒呢？

俄罗斯人当然明白这套战争理念的缺点，但他们没有放弃。因为穷党俄国没有失败的机会，他们在大兵团作战上要真的失败了，整个国家可能就败

出去了。

穷党俄国看似地盘很大，对比欧洲国家明显要有着很深的战略防御空间。但实际上呢？穷党俄国广大的北部地区都是荒凉的半极地气候。那里有的只是广大的冻土，而没有打仗所需要的广大兵源和强大的军工业。在战略防御问题上，穷党俄国还不如皿煮俄国，圣彼得堡好歹远到了波罗的海边上了。

这套军事理念兴起的时候，穷党俄军根本就没预料到自己会在20世纪的10年代就开团战。

所以战争暴起以后，穷党俄军又见到了飞机的威力，意识到飞艇毕竟被淘汰的事实，他们就开始迅速着手修正着自己整个军队的作战观念。

第八百六十章抱对了‘大腿’！

面对波兰和德国人的皿煮俄军强调防御，坚固的如同混凝土大理岩石的防御，让敌人的军队在自己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满头是血。

而面对奥匈和德国人的穷党俄军呢？他们强调防御中的进攻，进攻中的防御，两相结合，同时兼顾。

德国人在向白俄罗斯走廊进攻，奥匈帝国和波兰白军也在配合着德军的行动，穷党俄军则在立足防御的同时，也在喀尔巴阡山省集结部队【包括波兰红色军队】，以此为中心北上反击华沙，南下越过捷克斯洛伐克攻击匈牙利。

你大德意志的战斗力是很牛逼，并且人多势众，这个时候非穷党俄军打反击的好时机，可遭受重创重新组建的波兰白军，就是个软柿子了吧？趁着德军的参战而顺势反扑的奥匈军队，明显的有些操之过急，各路军队间纷纷脱节，这也正是穷党俄

军发起反击的大好时候。

先掰断德国人的两只臂膀，然后再跟德军好好地较量一番。

只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辉煌的德国国防军，还没有经历原时空一战时期的赫赫声名，德国的陆军虽然早早的被誉为‘世界第一强军’，在中国大兵兴起以后又退为‘欧洲第一强军’，可事实上俄罗斯在德意志手中并没怎么吃亏。俄罗斯人并不怵德国人。大德意志军还没有一战那样横扫沙俄如打狗。所以穷党俄军虽然自认实力上确实不如德国人，可傲横自大的老毛子只认为这个差距差在两边的国力上，而不是军队的战斗力上。

可以说，穷党俄军在教训了一通奥匈帝国之后，现在面对德军一点也不心虚气短，反而有不少俄军将军打算借着与德国人的战争。彻底洗刷掉俄罗斯民族身上的耻辱。

沙俄的倒下不是俄罗斯人不能打，是中国人太厉害了，作战理念和划时代的武器层出不穷，一句

话：非战之罪也！

所以德国固然战斗力很强，但在面对士气、勇气乃至武备都丝毫不怵他们的俄国人后，打的也是很辛苦的。要知道白俄罗斯走廊一共只五千平方公里。也就是三分之一个上海市那么大，若不是德国人手中还握着一部分白俄罗斯土地，直接的就跟穷党俄国形成了一小块的接触面积，等若是拉大了双方接触面积，但这也仅仅是二百公里不到的宽幅。

德国人想要继续拉长两边的接触面，他们就只能继续往北先打败时刻备战的皿煮俄军。德国人自然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跟皿煮俄国已经实行了实质意义上的停战，在将矛头转向穷党俄国之后，柏林的威廉二世再狂妄自大。也不愿意立刻招惹圣彼得堡。

所以德国对于穷党俄国的攻击战线就是只这二百公里。在德国人没有筹集部队进攻穷党俄军波兰占领区的情况下，在柏林始终梦想着切断白俄罗斯走廊，后合同奥匈帝国彻底吃掉南线几十万穷党俄军的战略计划下，德国人在白俄罗斯走廊打的很苦

的。

就二百公里的进攻面，穷党俄国太容易防守了。他们可以在防线的背后——穷党俄国本土，筹集大量的预备集团，针对性的对于德军的进攻打出一次次的反突击，德国人很惊讶的发现。在与穷党俄国的战争之中，自己并没有占据太多的上风。至少短期内。他们占不了太大的上风。

穷党俄军在小细节上比不得德国人，作战计划的精细和军队的执行能力上也要逊色于德国人一些，但是这就跟100分与95分一样，短期内难以让德军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要清楚，在穷党俄军在战斗指挥之中，在战略战术层次上。第一要求就是要集团军指挥中心在选择主要防御、进攻、反击方向时应考虑一系列因素，敌方战役企图、敌军集团防御性质和集团编程、地形条件、己方军队状况和能力等。在选择方面军和集团军的主要战斗方向时，总是力求把实施主要突击的地点选在敌人防御的薄弱处，或能保障最有效地使用各兵种。首先是坦克兵的地形上。此

外，方面军有时也从当时的战役情况出发（如变更部署复杂困难、地形对我有利。拥有便于进攻的基地等），选择敌人防御最强的地段实施突击。有时为了达成突然性，也可选择在地形复杂的地段实施主要突击，但必须做好工程保障准备。

在主要进攻【反击】方向上大量集中使用兵力和重武器，保障突破和发展进攻的顺利和成功率。一般是在仅占方面军地带总宽度5-10%的突破地段上，就集中了50-80%的步兵，70%的炮兵。80-100%的坦克和航空部队。

这一系列的‘硬性’要求，可不是‘一锤子买卖的气势’，而是为了谋取战争胜利而必要的因素。

——是要尽最大努力一举打穿敌人战略防线。

老毛子骨子里就有一股进攻的疯狂，在战局再艰难的时候也不忘记反击做战。

现在的德国人就尝到了这种苦楚，穷党俄军打

的十分有韧性，一次次的反击和反冲锋，总让德军的进攻计划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

而战场上每一细微的变化就能引带起无数的选择，这无数的选择总会让德国人焦头烂额。比如德国人发起的莫济里会战，在这场战役里德军就真切的感受了一把什么叫‘意想不到’。

他们本来是相当轻松地扫平了皮亚季河北岸阵地，敲开了莫济里城区的大门，但是在城市作战当中，德国人受尽了磨练。

德军有现代化武器下的城市巷战经验吗？

你还别说，他们还真有。不管是当年的北美战争，还是之后的俄罗斯内战，德国人都是有一部分志愿者介入的，再说了德裔移民可是美国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美战争后，上百万德裔移民返回了故国。

因为德裔移民相对知识掌握程度高。也就是有文化有技能，德裔在美国的生活水平和层次普遍较

高，有着一定的资产资本，而这样的中上层阶级自然是最恐惧战争的。

他们当中自然也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北美大战，这些人和德国志愿军的回归，让德军积累下了一点城市巷战的经验。但德国人绝对没有想到莫济里的巷战会打的那般残酷和血腥。

一条条街道。一条条下水道，整个莫济里的交通就像蜘蛛网一样密集。这给了守卫这里的穷党俄军太多的机会，熟悉地理的守兵让德军在莫济里市区寸步难行，进入战场的德军不但要时刻警惕着前方侧翼，还要时刻防备着背后射来的子弹。整个莫济里市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血肉磨盘，仗着海口大把大把倾吞着两边军队的生命。

当德军的伤亡数字超过五万人的时候，德国人不得不停下自己进攻的脚步。

穷党俄军的‘进攻思想’与莫济里蜘蛛网一样的地下水道相结合，给德国人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麻烦，让德国人流了太多的血了。而更重要的是。德

国人发现在戈梅利，白俄罗斯走廊地区里最大的一座城市，有情报显示正有大批的穷党军队向那里汇集。

德国人的进攻计划已经失败，在规定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彻底拿下莫济里，他们还在这座城市中跟穷党俄军的守卫力量做着纠缠。那么这些从穷党俄国而来的军队，只需要跨过第聂伯河就能直接对参与莫济里会战的德军侧后形成强大的威胁。

戈梅利发来的情报很清晰的写着穷党俄军的武备水平，这些军队并不是莫斯科的三流部队，而是穷党俄军的一流战斗集团。他们拥有着大量的坦克、大炮和汽车。一排排的装备顺着铁路、公路，绵延不知多少公里。他们在戈梅利至少已汇聚了十万军队。这股并不能算少的兵力若单独放在一个战场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可是在现下的白俄罗斯走廊，不管是投放到列奇察，还是跨过第聂伯河进攻德军的侧后，都能让德国人头痛不已。

德国人没能打出他们二战时候‘闪电战’的成果来，在白俄罗斯走廊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他们面

对着俄罗斯人的顽强抵抗，陷入了困境。这种纯粹的消耗战在北京的老刘皇帝看来，俨然就是武器升级版本的一战西线。

坦克飞机的出现都不能让德国人和穷党俄军迅速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带起来的这波武器升级，只会让这两边军队流血流的更快。但对于‘战斗突破’似乎并没啥子帮助。

当然了。穷党俄军的战线是依靠着第聂伯河和它的支流别列津纳河沿途布置的，重点防御河流沿线的几处重要城市，至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宽阔区域，只有简单的雷区和零散兵力布置。可是德国人不拔掉那些个重点防御的城市，他们是不敢直接透过‘空袭’突入更深处的。

不说这条‘河流’后方不多远就是戈梅利，只从战争角度上看，德军突入，也是大不可取的。

这就好比地方坚城还在，你短期里打不下来，就分兵一部分继续进攻或围城，然后另一部分兵力越过这座坚城继续进攻。

德国人要是敢这么做，对面的穷党俄军在他们眼中该是有多菜啊？

可事实是，穷党俄军战斗力真的很菜么？德国人自己心里有数。

柏林方面在这场战斗中投入了五十万余万兵力，其中70%已经参入进了战争。剩下的一二十万人，德国人除了沿途零碎的驻在在波兰境内，更多的还是作为预备队握在利奥波德亲王【巴伐利亚王国】手中。

这位须发全白的老亲王今年已经七十岁，1915年4月被重新召回现役出任在德国国防军东线的第5集团军司令，并在率军进入波兰后，被重新任命为新组建的“利奥波德”集群司令，执掌着五十余万德**队的指挥大权。

现在担任莫济里集团司令官的奥托.冯.贝洛步兵中将是利奥波德亲王十分重视的一员骁将，但是奥托.冯.贝洛在莫济里的指挥并没有达到德军的作战计

划。

德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却没能打下莫济里，利奥波德亲王手中的预备役，也因为戈梅利俄军的汇集，而被变相的牵制在了莫济里。

可是奥托.冯.贝洛的军事才能是受到德军高层一致公认的啊，他都没能打好莫济里一战，那么莫济里会战就真的有麻烦了。

整个地球也只有老刘皇帝这种手中握着bug的人，才能在莫济里这样的纠缠战中，不断地积累小胜，然后快速的形成战略优胜，最后成功的击垮守军。奥托.冯.贝洛或许很厉害，但他毕竟没bug。

德军地面战争的停滞也跟他们在空中始终不能形成强力制空权有关。穷党俄国的‘空军’虽然一样占据不了上风，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就噼里啪啦的掉了一二百架各类飞机，损失严重，只能处于防御阶段。可德国人的损失就小了吗？

3:1,4:1，甚至是5:1，中国飞机掉了一二百架，

德国的福克飞机就掉了六七八百架。

德国人靠着人多势众，确实在空中建立起了一定优势，但这点优势还远不到压垮对面，独掌制空权的地步。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德国轰炸机群的发挥，也让德国人耗巨资打造的列车炮根本没法抵到战场。所以德国人对于莫济里这样的城区战斗才会久久无法取得突破。

否则的话，占据着制空权的德军，只需要将轰炸机群对着莫济里地区一阵狂轰滥炸，阻断后方穷党俄军对莫济里城区的各类补给，然后将列车炮调到前线，看有什么坚固的防线敲不塌？

所以德国人现在就更加卖力的来跟穷党俄国的‘空军’来换飞机。中国方面抓紧每一分钟的向欧洲调运各类战机，短时间里也没有显示出效果来。

所以莫斯科对于白俄罗斯走廊的战事是很满意的，他们的‘大腿’没有抱错，穷党选择了具有空中优势的中国做boss，使得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竟

然能跟德国人打的不相上下，这对于快十几年没有战争了的穷党俄国，对于当年战争中被中国国防军轻易吊打的俄罗斯民族，真心是打了一剂强心针！

　　俄罗斯人对于自家的战斗力和民族信心，正在迅速的恢复、凝聚中！

第八百六十一章中国百姓的日子

早春的苏州。虽然是江南天堂地，但这里的清晨还是显得有些清凉。灰色的天空于东方天际露出了一抹鱼肚白，几颗晨星挂在广廖的天际，眨着眼窥视下界的芸芸众生。

尘世渐渐复苏。

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将蒙蒙青黛色的天空呈现在人们视野里。

城外寺庙里和尚敲响了钟楼里的铜钟，低沉浑厚的钟声在城市上空久久回荡着，告诉全城的百姓——天亮了。

这处富裕的繁华之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富饶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去质疑。

只是，新秦鼎立小四十年，钢筋混凝土建筑早已经风靡全国，苏州这儿鳞次栉比的房屋却多还是

传统的那个样儿。青瓦白墙，小桥流水人家。尤其是这苏州城区，沿河人家，一个紧接着一个，一片紧接着一片，虽高低有别新旧不一，两边的房屋却都是一样的颜色儿，从远处望去青灰色一片。

一条小河从南面流入，在城里蜿蜒百转又从东面流淌出去。河水泛着一层清澈，是真的清澈，比四十年前的还要清澈。不是那种远看很不错，离近了却直接能闻出一股奇特异味的河水。

在工业时代来临的中国，这样的河水已经有不少出现在大江南北了。

工业污染也真真切切的让所有民众都感受到了‘厉害’！

一家家工厂相继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高大的烟囱整日朝外吐泻着浓浓黑烟，以前湛蓝的天空与人们告别了。一条条干净清澈哺育了无数人生长的河流也日渐浑浊，日渐污浊。

可是苏州是个例外。

苏州有很多的工厂。最发达的是丝织业和纺织业。还有各类的轻工业工厂和机器制造厂，毕竟这个地方紧挨着大上海。比邻中国的经贸中心，发展对外贸易不要太方便了。

二十年前的苏州也曾一度污水遍布，城里从‘小桥流水人家’变成了‘污水横流熏人’。整个苏州城都在天天闻着刺鼻的气味渡过。直到1902年，张家的那位大爷知府苏州，整个苏州才迎来了一次重生样儿的转变。

那位大爷很霸气，什么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环秀山庄等等苏州名园，全被他或压或逼的变成了可供外人游览参观的园林式公园。没人敢不服，因为这位爷在压迫苏州本地人或是功臣勋旧的时候已经从皇帝手中要来了拙政园和狮子林。

这两个苏州最有名的园林之二是当年被没收的遗产，然后成为了皇家园林。诸位皇子、公主南下游玩的时候。或是停驻拙政园，或是停驻狮子林，

一项都是不对外公开的。

由此就可知这位无棣张家的大爷给当时的苏州本土造成多么大的震撼和压力了。

如果只有园林开放，苏州不可能成为现在的苏州。张知府随后又将大量的工厂迁往了常熟、江阴，还关闭了大批的零小工坊，从根源上就杜绝了苏州府城水源污染的源泉。虽然在当时的苏州府是很臭名昭著的一件事，让苏州府城的工农业经济总值在当年的整个江苏省的统计表单中都直线下降。第一次跌出了前十名。排位第十九名，强强保住了头二十名。

但是随着苏州污染的消退，等到这位张知府从苏州离职的时候。苏州的旅游业已经独占江南鳌头。甚至在杭州西湖水质没有改善前，天堂之地的名声上苏州都直接超越了杭州一个层次。

随着天空渐渐通亮，城外钟声敲过之后，整个城市苏醒过来。三两成群衣着整洁的妇女端着各种家什出现在河边青石铺成的阶梯上。她们见到熟悉

的街坊邻居彼此热络地打着招呼，笑声充斥在城市的上空。

与热情招呼的同时，盆、筐、簸箕等等家什里面的青菜、衣服等等。也被这些女人一股脑的泡在了清澈的河水里。苏州人早就习惯了在水边浆洗衣服或清洗蔬菜，若早几十年。不管是前清时代还是国朝鼎立后的二十年里，苏州人的行为就不那么文明了。他们往河里清涮的不仅是衣物和蔬菜，更有无数人家的马桶和夜来香。

还是那位张知府立下的规矩，不准向河道里倾倒垃圾和污水，包括夜来香和清涮马桶。同时在古老的苏州城里修建下水道，全城大规模的铺设自来水，到现在，苏州城已经全都普及了自来水。可是千年养成的古老习惯，苏州的女人，或是说整个江南的女人，还是喜欢在河边浆洗衣服，在河边清洗蔬菜。

当女人离开河边回到自己家里去后，男人们出现在河边，有的提着一个小茶壶刹是悠闲的晃悠着，在青石板上闲庭信步，有的伸个懒腰摸出大烟

袋或拿起卷烟坐在门前石凳上，吧唧吧唧美美地吸上两口，对过往熟人不停眯着眼笑着点头打招呼。还有的三五人聚集在一起，交流着自己道听途说来的各种消息——基本上是些八卦和小道消息。

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苏州府城城市生活节奏在逐步的放缓，至少城内很多居民已经‘回到’了安居乐业的‘上古生活’，他们每个月挣得钱或许不算很多，可绝对足以相当滋润的生活。毕竟旅游业发达的苏州相应而起的就是服务业了，以零售、交通、餐饮、住宿等行业为代表的的服务业可是需要大量的人手的。当然，20世纪20年代都还没到的中国不可能有21世纪那样的旅游热潮，可是苏州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名气太大了，这些有着‘历史气息’的名城只需要稍加宣传，就会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汹涌人潮。

所以在全国旅游业仅仅是初步发展的时代，苏州府城这个已经转型为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的城市，是很少数很少数的。整个中国都寥寥无几。它的成功也具有很大的不可复制性。

淡青色的袅袅炊烟从各家厨房溜了出来，在城市上空汇集成一片淡淡的青灰色雾团。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杂着早饭的清香。小巷里传来女人们扯着嗓子唤夫喊儿叫他们吃早饭的声音，那些老少爷们儿在屋里人三呼过后才结束了自己饭前活动。一个个慢悠悠回到各自家中。

这是一家有些年头的老房子，从外面望去，不大的房子还依旧是老式的江南民居，以木梁承重，注重内采光，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用精细的雕刻装饰着屋顶、檐口。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这就是人口密集的老苏州的房子。绝对的原汁原味。

与周围房子一样，用来挡风遮雨的青瓦早就泛起了黑色，春节贴的春联还留在房门两边，只是原本红色的春联退色退的厉害，上半截还是红的，到下面却变成了黄白色。一只还有些新的竹编晾在门口，淡淡的清香从竹编里飘出来，散发在四周，正是这个时节江南人最喜欢吃的藜蒿。

早晨的阳光透过半开的房门投入房内。照亮半

边房间，光明笼罩着整个房间。这家四口人正围坐在一张方桌上吃饭。米粥、咸菜、炒青蒿、油条，外加几个烧麦和两个切开四瓣的咸鸭蛋。

如果做前清时期，这样的早餐对已一家平民百姓来说绝对是奢侈的。因为除了米粥、咸菜和炒青蒿外，油条和烧麦都要在外面买，有这个钱多在饭锅里撒一把米会更划算。更不用说饭桌上还有两个蛋黄橘红流油的咸鸭蛋了。但是在现在的苏州，这只能说是一般般。

“娘。老师说下周我们要春游，你到时给我点钱吧。”郭峰埋头大口喝着稀粥。嘴里含糊地嘟囔着。一抬头，眼睛盯着坐在一边喝粥看着早报社的父亲说：“爹，你把那个保温杯给我吧，我也好带点水。”他早就瞄准了自己老爹那个漂亮的保温杯了。不仅能保温更好看，外面一层溜瓷，一看就是高档货。那是自己老爹年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奖品。

“不给。”一边喝粥一边看报的郭雄头也没抬的说道。“小孩子家的哪学的好攀比？”小儿子是

什么心事，当父亲的能不知道么。郭雄拒绝的直截了当，“甭想望那个水杯。那水杯是你姐的了。”

在郭雄这个父亲眼中，女儿虽然不能传家，可真的比这儿子要省心争气多了。17岁不到就考上了震旦大学，现在在《大公报》做记者，不管是学历还是职业，说出去都给老郭家长颜面。

“这孩子，要那么好的水杯干嘛？”做娘的也索罗起儿子来了，那水杯商场里要一二百块才能买到，她才舍不得给粗心废疾的小儿子用呢。拿给他了，保管不到一周外面那层漂亮的瓷儿就会磕的坑坑洼洼。

“春游到了，娘再给你钱。”最后一句话直接把郭峰的要求彻底回绝了。

郭峰身边的郭燕抿嘴忍着笑，因为小时候被叫做‘招娣’的事儿，她可是很喜欢看郭峰吃瘪的样的。纵然她比郭峰大了六岁，今年已经22了。‘习惯’还是改不了。

当然，郭燕这次从上海会家来也不是专门看郭峰吃瘪的。这是她出外前的最后一次回家，只有三天的时间。过了后儿，她就要返回上海，然后乘坐快车前往西安，再从西安转乌鲁木齐，然后是中亚、燕国，接着看俄罗斯和奥斯曼那边儿的记者组缺人手，郭燕就会给分配到哪一边。

是的，郭燕就要是一名战地记者了，她的通行证都已经办好了。只需要人到了燕国，补上一个照片。

战争距离中国似乎还很遥远，可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千家万户深深的扯上了联系。整个中国大地上，正有无数家工厂日夜不停地轮班生产着产品，一批接着一批的装车运向远远地西方。

无数工人拿着比往日要多的工钱扫荡着市场和各类产品，刺激着国内消费额的增长。从而有带动起了千千万万家工厂，改变起了百万千万人的命运。

郭峰闷闷不乐的从家里出来，心愿没达成，对

于这个自幼被捧在手心里的郭家独苗来说，自然不快活了。话说自从他奶奶病逝，然后大姐又考上了名牌大学，震旦大学的名头让郭家在整道街里都风光不已，郭峰就清晰地感觉到他大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直线上升。之前什么都排在自己后头，现在绝对跟自己相看起，待到郭燕成为了《大公报》的正式记者之后，郭峰觉得自己已经在家里变成地位最低的一个了。

当然，这小心思再不可为人道，郭峰对于自己大姐名牌大学毕业，《大公报》记者的职业，也是很自豪的。在眼下报业舆论发达的中国，记者已经慢慢的有点无冕之王的意思了。

现在自己大姐又被《大公报》选派为战地记者，那郭峰的脸上就更光荣了。甚至于他都想象到了他拿着大姐给他寄来的战地照片，在学校里‘趾高气昂’的风光了。

不过……，战地记者也是也很危险的。

同样是在苏州。

“陈妈，我爹呢？”郭峰的同学+前桌林伟明从餐桌上取过餐巾纸，快速的擦拭了一下嘴角，扔进垃圾篓里，头也未抬随口问道。

“大少爷，天刚破晓商场里的刘经理就上门来了，说是一批货有点事情，老爷听了刘经理的话饭也没吃就到商场去了。”站在林伟明身后的陈妈在檀木作的餐桌上放了一杯热可可，倒退一步说道。这东西林伟明超喜欢喝。

马上就要七点半了，这个时候林伟明老娘还没起床呢。林伟明有些不满地微微皱了下眉头，手扶着餐桌站了起来，嘴里轻声发着牢骚：“这么早就走了？我还有事情想和他说呢！不过一个批货而已，有那么多人管着，让底下人折腾去好了，哪来那么多事儿？用得着饭都不吃就跑去吗？”

“陈妈，我的书包呢？”

“在呢。我让老王给你拎着。”林家富有，家中轿车就有四辆，其中一辆是专门接送林伟明上下

学。

“不用了，我自己拿着就行。你让人去给王伯说一声，中午就不用再接我了。中午我和同学到外面去吃。”林伟明接过书包朝外面跑去。

第八百六十二章中国绿卡

中国已经不存在奴仆和真正的下人了，陈妈、老王以及这桩林府其他的下人，比如厨房、花匠等等，更应该称为林家的雇佣。他们就像是21世纪的家政服务型人员，只不过是长久的在某一家工作。

只是传统的力量是极大的。只要雇佣自身不出错，或是家庭没有变故，主家没有变故，很多人在一家里做佣人都是一干十几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而富贵人家也总喜欢用一些有年头熟悉的老人。

年轻的时候在内院外堂，如果没有跟老爷少爷们勾勾搭搭变成姨太太，年纪大了就在厨房或是佣人更高层次——妈妈钻进，这陈妈就是一个例子，在林家做了二十一年了，职位从一开始的小丫鬟变成了现在的‘大内总管’，履行的完全是管家之职！

陈妈随手一指房间里的另一个下人，“小李，

快去给老王说。”自己踩着一串小碎步急忙跟着林伟明朝外面赶去，边走还边着急地叫道：“哎呀，我的小祖宗哎，外面的东西可不干净不卫生，万一吃病了怎么办？到时候老爷太太可又要怪我了，还是让老王把饭菜送到学校吧。‘

“我让厨房专门给少爷备上一席？”

“哪来的那么多讲究？真要这么容易生病，馆子里就不会有人了。放心吧陈妈，我爸不会说你的。我走了！”林伟明拐过影壁消失在院门后面，声音还回响在陈妈耳边。

比林伟明上学的还要早上一些的时候，郭峰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门了。

七点钟的太阳已经变成一轮耀眼的金黄色圆盘。晨雾尽数消，阳光洒在人身上照的暖暖的。沿途还有一些人家的炊烟正在升起。苏州城的早点摊子特多，一些人家到了早上会直接给钱让小孩在外面买着吃。家里的大人不按点上班的话就多会多睡一会儿。

众多行人从城里各个小巷中涌出，熙熙攘攘的人们朝各自目的地走去。车铃声声，喇叭长鸣，无数的自行车在汽车周围穿梭，时不时的还有一辆辆汽车从行车道上飞速穿过。

郭峰正骑着车子蒙头往学校赶，身后传来一串清脆的车铃声。

“嗨！郭子。……今儿是怎么了？无精打采的。”

“张晓啊？今儿怎么这么早？？”郭峰一转头见张晓在自己身后，骑着车子脸上挂着嘿嘿笑，心情不佳的郭峰朝着张晓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郭峰与张晓一样是姑苏二高高二的同班同学，还有那个林家大少爷。在整个苏州府。姑苏二高也是屈指可数的一流高级中学，每年高考都能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学生考上全国各地大中专学校，要知道现在整个中国高中生能考上大中专学校的比率也不过百分之五不到。姑苏二高中能有这么高比例，绝

对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作为一般家庭出身的郭峰和张晓，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这所高中的。而郭峰的姐姐郭燕上的是苏州一高，是比姑苏二高更高一层的全省重点中学，姑苏二高只能说是苏州府的重点高中。而林伟明就是拿助学费进来的高价生了，他爹倒是想让他上苏州一高，但人家学校根本不收助学费。

不过和郭峰不同。郭峰的成绩一直是很好地，可是张晓的成绩在高一下学期之后就直线下降，现在已经落到了班级四十来名这个阶段了，而二高一个班级也不过五十人左右。

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生物。主课副课六门课他能挂一半的红灯笼。成绩糟糕的不需要说。

可是张晓体育很好，身体强健有利，是他们整个学校里的体育明星。如果报告体院。张晓别看成绩差的一逼，考上的成功率反而是整个班级里名列前茅的。

“早什么早？再早也早不过俺家旁边那家子吹头怪脑【苏州话。白痴】的啊。一群拎勿清的【搞不清状况、不机灵】，老娘还在医院里躺着的。他们自己就先打出狗脑子来了。都是青肚皮猢狲【自顾自、没孝心的人】，还打搅老子睡觉。”张晓说起自己的邻居来满满的不屑。可见郭峰脸上笑容比哭也好看不到那里去，张晓关切地问道：“倒是你，这是怎么拉，跟败仗的公鸡一样，干吗垂头丧气的？”

郭峰低下头，将前面地上一块小石子用力踢起，灰色的小石子在空中划了一道抛物线，落在了地上，打了几个滚。盯着小石子消失的方向，郭峰有气无力说道：“也没什么……”他此时的郁闷倒不是因为水杯的事儿了，而是想起了他姐上战场的危险，更像起自己更多想着拿着姐姐冒着性命危险拍出来的照片在学校的风光，突然赶脚自己很没有良心。

郭峰与张晓是非常好的朋友，心里的话他也就照直说了，张晓一阵沉默。作为好朋友，他可是晓得郭家的，知道郭峰跟他大姐平时叮铃咣当的。郭

峰不多去考虑他姐的安危，而先想着自己的风光，确实是有些没良心，那是他亲姐，但未尝不也是事出有因。

“行啦，别担心了。你姐是自己主动报的名，这是她自己选的路。”张晓推着自行车说道。他只是一个没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即使想宽慰朋友，嘴巴也不知道要怎么说话。最后只好把话题转向了不久后的春游。今年姑苏二高的春游不是一个年级一起出动，而是以班级为单位自主活动，他们班要去太湖边上。消息确定下后，班级里连学习气氛都消散了不少。所有学生都想着春游。

张晓唾沫横飞说了半天，见郭峰还是一脸落寞，自己说的他好象就没听进去，右手拉了下郭峰角：“嘿……，我说话你到底听到了没有？这事儿是你姐自己决定的。你爹娘同意了的，管你鸟事？”

“你要真觉得难过的话。等日后你姐从战场上回来了，你跟你姐和好不闹了不就行了！”

张晓说的郭峰自然听的很清楚。可他不能告诉张晓就是到现在，他还有三分不忿他姐。这两年郭燕和名牌大学这四个字压得他都要喘不过气来了。对张晓在身边的咋呼，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

“郭君、张君，你们好。”

郭峰和张晓正觉得有些沉闷时，在身侧有个声音响在了他们耳边，一转头，见一名身着整洁的藏青校服，身材不高却十分粗壮有力的人。正是他们班级里的日本人清田佐助。

这是一名跟随叔叔来到中国的日本少年。他叔叔是当年日本老兵，人早就加入了中国国家。姓氏都换成了单字汉姓——田。

可是清田佐助他老爹就没他叔叔的胆量了，一直呆在日本，自然取不到中国的国籍。清田小的时候，日本的日子太难过了，一家人就来到中国投奔他叔叔，在上海、南京多地辗转，最后落脚在苏州，开了一家日式料理店。

钱挣得不算少，清田佐助的家庭条件在他们班级至少能排进前二十。可是没有中国国籍。每年都需要到当地警局办理居住证，这一直都是清田一家人最大的痛。

清田佐助有兄弟四个，他的汉语说的完全地道，但是他的成绩很差。尤其是数理化。同时呢，身材粗壮有力的清田佐助也不是张晓那般可以往体育上面发展的特长生，所以成绩处在二高最底层的清田佐助走上学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

18岁不到的清田已经报名参军了。第一次体检都通过了，最晚下个月他就不会再到学校了。

清田佐助的参军可以让他的家人获得在中国的永远居住权。但不是获得中国国籍。那还至少要等到清田立下大功，或是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国防军军官以后。才可以提出申报。

现在要加入中国国籍比原先更难了。除非是身负大名的，比如那些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的入籍申请很容易被通过，但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尼

古拉.特斯拉的经历羡慕死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但是要这些西方科学家来为中国效力是很难的。

“科学没无国界，而科学家有祖国！”巴斯德的名言一语道破真谛。

另外一条路就是去军队里为中国打生打死，五年时间，那样很多人谋取的也只能是一张永久居住权，中国这些年都没有战争，只在南洋的岛屿上还有零星的枪声。而没有战争如何会有军功？没有军功如何能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国籍？最主要的是，在南洋还有一群治安军来给他们抢功劳。

最后一点是，中国国防军招募标准严格，也不是谁都能报名选上的。很多的中国人，自己屡次三番的报名都没给选上，何况是没根底的外国人？

整个姑苏二高报名参军的并不是清田一个，据张晓、郭峰所知道的，轻易就能说出四五个来。但是外籍人的，只有清田佐助一个。整个苏州府报名参军的青年至少在万人以上，而兵额听说还不到三

千。这其中还有不少份额是技术兵，也就是汽车兵这类的非战斗人员。

承平小二十年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依然非常崇高。军人在中国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

这一次难得国家大扩兵，参军入伍标准直线下降，并且眼看着又是要来一场涉及全球的争锋大战了，缅怀先辈荣光的中国青年踊跃参军的很。这些年里中国培养起来的新一代人，国民意识十足，更清楚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早啊，清田。”郭峰和张晓同时对清田佐助打招呼，张晓的语调显得尤为亲热些。因为佐助跑的虽然不快，也没有打篮球、踢足球的才华，但是身体很强健，更会武功，这让张晓很佩服。

中国的电影发展到1916年已经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了。因为中国电影背后有着老刘皇帝这个穿越时空的bug，可以给出不少富有‘前瞻性’的指导。这些年中国电影业进展‘神速’，票房屡屡高升，整个市场已经做出了规模来了，自然就引得很

多人下水游泳了。尤其是动作片，眼下已经有原时空六七十年代香港武打片的水平了。

这样的武打片很对中国人的胃口，连带着就很自然的带起了武术在民间的影响力，无数的国人以‘习武’为骄傲。不会的人更对会武的人崇拜不已。武术这种东西，虽然在国人的脑海中不再神秘，却被披上了一层魔幻的色彩。

武功、武打、武侠，中国人的成年童话，那真的不是说笑的。也不是一场历史变革就可以蝴蝶掉的，那是中国三千年‘侠’文化的积累，和国人心中的一种情怀或潜在的**。

就像国人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一样，对‘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也是浓浓的期望。

清田佐助是日本武士出身，不然的话他叔叔也没资格早早的就投入秦军怀抱了。清田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挥刀打磨身体，联系清田家祖传的刀术。可等到了中国后，清田一家人还是独自生活创业的时

候，那第一笔资金除了他叔叔的资助外，却就是将祖传的一套日本竹甲和两口武士刀卖给了一个对东洋武器颇感兴趣的中国贵人。

清田佐助也不再学自家祖传的刀术了，决心抛弃过去一切的清田向一很清楚自家的处境。想要安然的在中国生活，让自己的后代子孙彻底的融入进这个强大的国家，就只能抛掉过去的一切。否则的话，他们一家就是有了中国国籍，也只能作为有着中国国籍的日本人在中国生活。社会前景会十分狭窄的。

略有了些余钱后，清田向一宁愿把清田佐助送到当地武馆去学些肤浅的花架子，也不愿意将清田佐助培养成一个标准的日本武士。

事实证明，清田佐助还是很有学武天分的，15岁那年，清田一家人搬到苏州的第二年，就成了苏州当地一名洪拳师傅的内门弟子，然后清田家就愕然的发现自家的生意在苏州似乎有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不仅地痞无赖一流从此不再来了，连警察税务方面对他们家也客气多了。随后清田向一才知道，

自己儿子拜的那位洪拳师傅自身武功可能不怎么样，但是来头很大。他的师兄师弟们多有在苏州警局和太湖驻军里任职的人物。

就是这次清田佐助的参军，他师傅也是先领着他拜见了一些长辈，才会非常之顺利的。而且只要他在新兵训练中表现不差，就十有**能如清田佐助的意，被分配往精锐的野战部队！

当然，清田佐助近乎于走后门的要往野战部队去，战意盎然，也让他师傅在师兄弟面前赚足了面子。

第八百六十三章拼光拼净打下去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无论是前清时候，还是现在时候，‘人脉’在社会活动和私人生活当中都是至关重要。就像清田佐助一家落脚苏州后，能很容易的在苏州立稳脚跟，‘人情’就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日本人，清田佐助想要参军并不是随随便便报个名儿就是的，中国不像高卢公鸡，有什么外籍兵团，挺身队早多少年前就裁撤了。

这次清田佐助的参军，是他师傅先领着他拜见了一连串的长辈后，才会如此之顺利的。而且只要他在新兵训练中表现不差，就十有**能如清田佐助的意，被分配往一线的野战部队！

当然，清田佐助近乎于走后门的要往野战部队去，战意盎然，也让他师傅在师兄弟面前赚足了面子。

林伟明坐着车不过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学校，他

也有些闷闷不乐的。因为他要说的事儿，还没跟他老子说呢。姑苏二高准确的讲一共有十一名学生报名参军，全部16岁以上，并真的都给通过体检了。这十一名林伟明的同学，清田佐助的家境是最好的了。林伟明自然不是要照顾清田佐助家，而是想对另外几家同学伸出援助之手。

十一名学生里有五家是贫困生，他们报名参军，很难说是单纯的‘参军报国’，还是图求中国国防军的高薪。

林伟明想给自己老爹说的就是，让自家的商场雇佣这些同学的家人，不说每个月薪水有多高。至少在那几名同学‘挣钱’之前，让他们的家人有一个安稳的饭碗。能顾着了吃喝。让他的那些同学能够放心的走向新兵营，放心的走向战场！

这就是林伟明的打算。他都已经对同学说出口了，结果他老爹今儿却放了他一个鸽子，林伟明已经无法想象到了班级同学询问自己的情景了……

“校长早上好。”

“同学好。”

姑苏二高的校门口，校长唐广辉和教导主任白卫东一起率领老师列队站在校门两旁，看着自己学生从外面络绎不绝走了进来，进来的学生在经过大门口身边时，纷纷半鞠躬朝老师们打招呼。老师也在校长带领下微笑着点头回敬。

拐角外传来沉闷的马达轰鸣声，声音越来越近，一辆挂着军牌的墨绿色敞蓬汽车从拐角处风驰电掣开了过来。卷起一阵黄尘，停在校门旁边路沿上。

车子停稳了，从车上跳下来一名二十来岁身姿笔挺的军人，古铜色的国字形脸上眼鼻仿佛刀削一般，胡须被刮的干干净净，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平视着正前方，从肩章上看，这是一名上尉军官。

经过的学生好奇地看着这位上尉，这里毕竟是学校。平常军人是不到这里来的。但很多人也露出了了然的神色，二高有学生报名参军也不是啥子秘

密的消息。

唐广辉四十来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人比较消瘦。鼻梁上再架着一副眼睛，远远地看去就是一个文化人，有教书育人的气质。

上尉走到校门口。直接就向唐广辉问道：“可是唐校长吗？”

唐广辉对于学生从军是持反对意见的，十一名学生里面有几个好苗子。如果走上高考考场，考个学校不成问题。虽然当兵保家卫国也很重要。但那这样的好苗子去做个大头兵，唐广辉是觉得挺不值的。不敢这话他也就是心下里自己嘀咕，要是传出外面去了，那就属于屁股不正，思想有问题，姑苏教育局立刻就能教他做人。“你是……？”

上尉在唐广辉面前啪地立正，举手有力地行个军礼：“唐校长，我是南京军区驻苏州人武部的作训联络员，程奇。今来贵校，是将这份文件交给你的。”

十一名学生参军入伍了，他们的学籍和一切资料都要在军中备份的，这一调动需要走个手续。就是程奇上尉现在从公文包中抽出的这一份文件。

唐广辉早有心理准备，虽然在心底里发狠要在来日的州议会上正式提出禁止未成年学生参军的议案，但是眼下的这手程序，那是必定要走的。

接过文件，唐广辉跟程奇寒颤了两句。跟作为学校，要说他与军队之间那是八竿子也打不到的瓜葛，就算是清明节前后由人武部出面请一些老军人到学校来**国主义报告，那也不是跟军队做直接的联系。人武部隶属国防部，里头的人全是在职的军人，但是这个部门也是最不想军人的军人。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联系。

但中国就是这个道道，见面寒颤几句，不然就跟看不起对方一样。唐广辉可不想无谓的开罪人。

看了眼文件，上面接收人写的是浔阳一中唐校长，也就是他自己，而落款是苏州人武部的唐副部长，作为苏州城里的一号人物，唐广辉知道的人武

部当中是有一位姓跟自己同姓的副部长的。

拿好文件，唐广辉抬头对站在面前的上尉道：“程上尉辛苦了，到里面喝杯茶吧？”

“不了，还有一些文件要送到其他学校去，唐校长你先忙。”程奇也没跟唐广辉多打交道的意思，拍了怕自己的公文包，再次举起右臂，对着唐广辉有力地行个军礼，转身大步向边上的汽车走去。接着汽车发动，喷出一溜儿黑烟开走了。

整个苏州人武部现在都因为招兵的事儿忙的不可开交了。程奇一连五天都没有回家了，一刻时间他都不愿意耽搁，进二高跟唐广辉这个以后可能都打不到交道的人唠嗑寒颤，他有病啊。早点把事儿干完，他能早松一口气。

整个苏州那么多高中，他要全转过了一遍的。

而总共不足三千人的兵额中，竟然招募了超过二百名不满18岁的学生兵。苏州府在整个江南也是独一份儿了。

程奇实际上是很不理解这一点的。年龄太小，就算是除了新兵营。也不叫人放心啊。

程奇只能去‘认定’那个很没有跟脚的传言，这些学生兵都是要培养成技术兵的。比如电报通讯班。比如运输部队和书记员……

不是这些要有一定知识水准，并且注定服役时间要长一些的位置，程奇是在想不出这群学生兵还能干什么了。

实现慢慢的从苏州这一府之地拉升开来，整个江南整个中国慢慢笼罩在视线中，就可以发现，这股参军入伍的热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二百万人的大扩军，苏州是富裕之地，仅仅有三千不到的兵额，在相对贫苦的西南和环境严酷的关外、蒙古、外东北。乃至整个西伯利亚和整个大西北，这些地方踊跃参军的热情更是十倍于苏州。

中**人的月薪基本都在千元以上，出了新兵营加上生活补贴，一个月一千二三百块轻而易举。并

且基本工资是以每年一百块为标准递增的，军衔提升也有收益，只要不违反军纪当刺头，在军队里熬上一年半载，每个月的月薪那就能到1500。

如果到了战争期间，上了战场后还有一份作战津贴。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只要在战区就有每天10块的作战津贴，而真正奋战在第一线的士兵，津贴更是轻松翻倍。

所以说。五百万的士兵对于中国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只将士们每个月的薪水就有一二百亿，若再算上弹药、物资等各种开销，中国再厚的家底也养不起这么多军队。所以战争债券、国家债券。已经许久不再出现的土地债券，全部重现在国人的眼中了。

国家在汉地是真的没有多余的土地可出手了。但在南洋和中亚、外东北，在西伯利亚。不仅有土地【主要是牧场】，更有大批的矿山，这些全被拿来做‘本金’了。

当然，北美和燕赵梁各藩国，也要大批的向国

内输入资金。虽然这些国家眼下也在纷纷招兵备武。其中兵力最广的燕国、鲁国和曹、吴、闵三家距离美利坚最近的藩国，各家兵马都不下二十万。

刘暹长成的儿子一共有十五个，也就产生了十四个藩国，这些藩国或是有二三十万兵马，强如燕鲁，或是只有十来万人马，比如魏、陈、楚、赵、湘等。这样的武力单独来看，都不怎么样，跟欧美六大强国完全没有可比性，然而十四个儿子加在一块呢？再加上奥斯曼、波斯、阿富汗、乌克兰和阮朝、南天国与南北日本，穷党俄国，以中国为核心的武装集团真的是无可想象的巨大、庞大！

这是一支能够达到千万规模的军队，并且还有着深不见底的后备兵员，当中国一切准备完毕的时候，刘暹相信，伦敦、柏林、巴黎、纽约会绝望的。

上千万的军队，还不是一战俄国或是光头党那样的豆腐渣，上千万真正的强军，这个数字带来的压力能直接让一个国家崩溃的，更不要说一个并不怎么稳固的联盟。

一切只需要等到夏天来到，等到最后一批士兵进入军营，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全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动作都狠不能放在显微镜里研究，怎么会不知道中**力在疾速的扩张，尤其是他们的本土驻军，那是要翻倍的架势。更重要的是，已经招募了二百万人参军，整个中国民间却丝毫不见晃动，还有更多的人摇晃着胳膊拍打着那扇正在关闭的大门。

这是比整个欧洲都要多的人力资源啊。

不管是伦敦的白厅，巴黎的爱舍丽宫，还是柏林的威廉二世，纽约的西奥多.罗斯福，全都对着中国浑身颤栗不止。

这样一股巨大的无可匹敌的军力如果出现在战场上，自己能抵挡吗？

所以在去年年底，大英帝国的正规陆军第一次达到了一百万规模。法兰西和德国的军队双双向着

二百万努力，美国则已经跨过了二百万的门槛，向着二百五十万甚至更多努力中。

各国大量的年轻人被抽调到了战场上，整个社会突然间像缺失了一代人，劳动资源立刻进入短缺，甚至人力资源最薄弱的大英帝国已经拉响了红色警报，大批的印度人出现在了大不列颠群岛。如此，社会经济怎么不动荡？不波荡？

原时空里很多人都在说，法国人在二战时候之所以公鸡变弱鸡，那是因为一战打的太惨烈了，直接打掉了整个法兰西民族一代人，也打掉了法兰西的血性。

如今得法国一共才四千万人，比之拿破仑时代仅仅多出了一千万，连约翰牛们都超过了高卢公鸡，就更不用说他们北方的生死大敌德国人了。

拿破仑时代只有两千万多些的德国人现在人口超过了6500万，直逼7000万大关，是整个欧洲各民族中除了俄罗斯人第二多的国家。

四千万法国人能招出来多少兵呢？正当年的青壮他们有多少呢？

巴黎的要求是朝着二百万人努力，而整个法兰西社会少了二百万正当年的小伙儿后，整个社会的年龄阶层就断了。20岁到3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十个里面没了六七个。这是驻欧办估量出的一个数字，二百万军队足以抽取法国整个民族青壮数量的三分之二。

驻欧办里就流传着一个玩笑，这几年谁被分配到法国了，谁就有福了。因为啥？法国佬的男人全部上战场了，家里留下的仅是风流的法国女人，那怎么会不爽呢？

虽然是个笑话，但是也清晰的证实了法国人的‘拼命’！

西方诸强这般不丢份儿的撑架子，倒是能跟中国来个旗鼓相当。然而中国丢了五百万，还有五百万。英国人丢了一百万陆军后还能再拿出一百万陆军吗？

印度兵。中国可不是一战、二战中的德国，如果正式介入战争了，喜马拉雅边地的大军和阿富汗的部队、缅甸的部队、尼泊尔的部队，转眼就会多路差劲南亚次大陆。英国人别想从印度无限的刷替死鬼！

法国人在原时空的一战里是被迫无奈的打光了一代人，可现在只是一个增兵就抽空了他们的一代人，当伤亡刷新了法国人的心理底线之后，法兰西真的有拼掉民族未来的勇气吗？

刘暹为什么始终对德国人另眼相看？那就是德国人有这种拼光拼净打下去的勇气。而法国人让他看不到这种‘勇气’！

第八百六十四章玻璃心，惊弓鸟

坎顿。这儿是美利坚西南防线的中心城市。它联系着伊利湖边的克利夫兰和老美的钢铁重工业中心匹兹堡，这两个对于美利坚意义重大无比的城市。它本来只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小地方，完全是因为战争，让上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几时间变成了它的城市催化剂。

坎顿在美国政府巨额人力物力的投资下，吹气球样儿迅速从一个小城市变为了要塞式的防御堡垒群。是整个美军西南防线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和平”时代这里的驻军都始终保持着一个老美主战师的标准，到了1916年的晚春，局势微妙起来的北美大陆阴影笼罩，战火似乎又要隐隐燃起，纽约在这里放置了整个一个军，整整两个主战师和一个普遍师，再有大量的辅助力量，总数超过六万人。

在它对面的是一个叫做陈楼的小镇，一个因

专‘出口’贸易而在十几年间渐渐聚集来的小镇，而非一个同样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集群。这个小镇居民拢共不到两千人，不仅有华人，还有不少的白人、黑人以及棕色人种，来源万分复杂——各藩国的归化民，美国人，少量的欧洲人和拉美人，曹国在这里的驻军仅仅是单薄的一个中队。

这是十分可笑的一个数字，连同镇子上的警局和税务部门的警卫人员，陈楼的华人武装力量不超过130人。对比对面老美的驻军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数字。都成为了一个趣谈，都登陆了欧洲大报。

曹**事力量的布置很充分的反映出了他们政府强大的自信心。很衬托了一把纽约的‘胆颤心惊’。

……

陈楼小镇依旧有不少酒馆、商店在继续的营业，这里的人口比起去年鼎盛时的2000人已经少了很多。都已经不足800人了。这800人全都在

用‘最后一把’的心态在做着生意，战争的阴影并不能让他们恐惧。相反很多人还认为这会让他们的利益更大化。

而陈楼警局的人更坚定地认定，这剩下的800人中，肯定有着不止少数的间谍。

陈楼是专门往老美那边去的的‘对外贸易’点么，多方便消息传递啊。警局都已经敲定了嫌疑最大的一批人了。

而那些即将落入网中的猎物真的就毫无察觉么？谁也说不定。反正萧条的陈楼还在继续的运转着。

中午时分了，小镇里的几家饭店都忙活了起来。尤其是镇子中央的那家淮南老店，主人刘兆星是安庆府城人，打小在灶火间帮杂，吊的一手地道的淮南牛肉汤。而且运气还算不错，他五岁那年曾国荃就拿下了安庆。可以说有一个还算安稳的童年。但是日子苦啊，刘暹起兵打到安庆的时候，刘兆星都三十岁了，还是一个老光棍，所以他是第一

批移民到夏威夷的人。

刘兆星在伙房里做了几十年，除了熬汤外，做菜的水平很普通，并且夏威夷多是闽粤移民，与安徽菜口味不对。刘兆星的生活只能说小有起色，娶了媳妇传宗接代了。

直到当年的那场大战，人已中年的刘兆星鼓起最后一把力到了北美，然后从加州一直来到了五大湖畔。在陈楼这个小镇里安定了下来，就靠着味道独特的淮南牛肉汤，名声响彻一方。

来这里喝汤的人不仅仅只是华人。就是很多从老美那来的白人在刘家这个店里也是人头汹涌。

这人啊，都是随世而动的。

西方气运鼎盛的时候。西方人就不屑于为东方饮食而改变自己的口味。可现在北美这块大地上，是东盛而西衰。就很多的香蕉人、小资儿去无限推崇西餐一样，因为世界的变化，很多的西方人也‘觉得’中国的大餐美味无比了。

淮南老店只是一个微不起眼的小例子。

而从去年年末开始，北美大地上的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第一批担惊受怕离开的人出现在年关。然后是春天陆续的离开，到了夏天里，陈楼剩下的反而全是‘铁了心赚钱’的贪婪鬼了。

刘兆星店里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只有一个帮厨和一批帮工，他儿子、孙子和女眷全都转到曹国的大后方去了。离不开老店丰厚利润的刘兆星却不敢将一家人全部搭在陈楼。至于徒弟和帮工们，还有他的老命，要真的倒霉了，也就认了。刘家有钱财来赔着一笔！

“哼，我天朝兵威赫赫，不主动去寻洋人的麻烦就是了。这些黄毛洋人还敢向我先伸手不成？”

跟刘兆星的思想不一样，还不到三十岁的帮厨是个生在新时代长在新时代的人，骨子里对洋人没有一份的畏惧感，有的只是无尽的自豪睥睨。根本不信缩在两角的美国佬敢主动向曹国发起进攻。至

于店里的帮工们，也是很有一部分一样这般想的。

这些小年轻没有经历过当年受欺压的时代，没有感受过一等洋人的滋味，他们自持背后国势的强大，根本不觉得美国人敢先伸手。就是真的爆发战争了，那也是自家的军队先打美国。

“我们有上千万大军，还有几千万的后备军。洋人有几个人？老美拼了命的扩军，是有二百多万了，可这二百多万打光打尽了，美国佬还能再拉起二百万吗？”

下午两点半，最后一批客人也走了，淮南老店进入了清冷期，店员们开始收拾座椅，整洁卫生。然后就是轮到他们吃饭了。

捧着一碗宽面叶的刘兆星独自坐一张桌子，汤碗里只漂着一点葱花，几根菠菜，没肉，没其他的菜，下面条的汤都是普通的白汤而不是牛肉汤。对于年纪打了的刘兆星来说，早几十年就对牛肉没啥感觉了。现在吃饭更是以清淡为主。

与他隔着一张桌子的地方，两大盆肉骨头被搁在桌子上。老店里永远也不缺这个，一帮来到店里普遍不超过三个月的帮工还远没有到吃腻了牛肉的地步。倒是那个帮厨。一碟油炸花生，一盘炒腐竹。跟刘兆星一样早就不吃牛肉，喝牛肉汤了。

饭店里向着收音机的声音，拨的是评书《说岳全传》。这东西放到以前是绝对吸引人的，可现在对于店里的人都没啥吸引力了。一群小年轻最感兴趣的还是战争，军队，实力，以及鄙视对面的美国佬。

刘兆星耳朵里听着帮工们的讨论声，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脑子里想的跟这些小年轻们完全不在一条杠上。

而此时刚刚从一个冷冻仓库中出来的刘易斯.马西，带着一份轻松地心情向着自己寄宿的酒店走去。生意总算敲定了。100头猪20头牛，今天下午就能随时听从他的召唤。现在刘易斯要先去一趟税务部门把过关税的问题给办了。

坎顿驻扎了大批的美**队，顺带着也聚集了不少的美国平民，战争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和平的时间有点长，军事要塞里也出现了一家家的餐厅和酒店。

又因为美国大兵的消费水准相当高杆，猪肉、牛肉这东西在坎顿是完全不愁销路的。

刘易斯当然可以从宾夕法尼亚州进口自己所需的肉类，但是绝对没有陈楼来的方便，价格上也比陈楼要贵不少。毕竟中国人在北美大陆的生存空间比美国人要大多了。

下午五点，刘易斯带领着车队回到了坎顿。开车的中国师傅在卸下了冻猪肉和冻牛肉之后，熟门熟路的去一家有着熟络关系的酒店停车歇息去了。道路已经关闭，他们必须等到明天上午才能返回陈楼。

刘易斯拿着一口巨大的汉堡，一手握着一杯奶茶。来到了某个他十分不愿意去的地方。

詹姆斯.吉莱斯皮在办公室等待着自己放出去的某一只白鸽飞回。是的，这是刘易斯的另一种身份，见不得光的身份。

“收获怎么样？我的朋友。”

“很不好。蓝蝶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收到新的消息了。不出意外的话。那边的朋友已经遭殃了。蓝蝶希望自己能够撤出来。他现在很恐惧，迫切的希望离开那个地方。他认为自己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中国人抓捕起来。”

吉莱斯皮恶狠狠地咒骂了一句。这是失误，一次巨大的失误。自己应该早早就接受通知的。那样自己会让蓝蝶迅速撤回坎顿，而不是让刘易斯冒着自己也被暴漏的危险去见蓝蝶。

“ok。我会立刻安排。如果一切顺利，明天中午格罗夫餐厅，我们一起为蓝蝶接风洗尘。”吉莱斯皮是作着阴暗工作的美国人，他代表着中国最不可松懈的一类敌人，可他的嘴巴里却很顺理成章的冒出了一个中国词语，刘易斯是丝毫不觉得突兀。

“陈楼中国人的情绪非常稳定，不管是他们的驻军、警局还是税务局，都在照常的工作。我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儿紧张的神情。”虽然没有拿到情报，这却并不意味着刘易斯就毫无所获。

“各类物资价格波动极小。甚至冻猪肉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至少在曹国境内，中国人根本没有大规模的聚集物资，当然，这也可能是中国人做出的障眼法。刘易斯的脚步毕竟只停留在陈楼。

吉莱斯皮送走了刘易斯之后立刻就拿起了电话，在老美的情报系统当中，吉莱斯皮只是一个小虾米。坎顿是军事要塞集群，吉莱斯皮作为情报局的当地负责人，对外的切入口只有小小的一个陈楼。甚至除了陈楼再向曹国内部渗透去，都是另外的人在负责。

情报局之所以在坎顿这个地方放上了吉莱斯皮这个小虾米，原因就是如此。格局实在太小，如何能放置高位？很多情报吉莱斯皮只是过了一到手，

转脸就交给了顶上的头儿们。

就像现在吉莱斯皮紧急向上头禀报的消息，对于汇总了无数消息的情报局而言，可能只是上百份差不多内容的类似情报之一，完全不具备单独的考虑价值。意义还没有纠正某名情报局人员工作失误或是个人态度不认真来的大。

作为老美现下最大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情报局最关心的事儿是打着换防这块招牌大举派兵进入北美的中国国防军，究竟有着多少人和怎样的装备水平，他们究竟会在哪一日登陆北美？

这才是美利坚现在最需要关心的事儿。

美国人还没有大声的向欧洲祈求志愿军，它现在只在呼喊着大英帝国的舰队。以来思考如何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堵死那条该死的巴拿马运河？

这就像中国北美驻军自始至终都将如何保障巴拿马运河的通畅与安全列入第一列考虑要素一样，这一点对于敌我两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16年的夏天，扩军第一目标完成了的中国国防军立刻以部队换防为名义，宣布调运30万军队驶向北美。这对于欧美世界来说简直是明火执仗，赤果果的要加强北美武力了。

这一行为可以看做是中国对于欧美各国纷纷大扩军的一次回击。已经是不可扭转的现实了。

美国人对中国是一百个恨，但现在的美利坚又如何敢单挑过半个大中国圈呢？

中国国防军在北美的驻军超过五十万，再有大大小小十一个封国，轻而易举的就能凑起二百多万军队，这也是美利坚一个劲的扩招军队的根本原因——他们半点安全感都没有。

为了让整个美利坚都能感受到一股安全，美国政府咬紧牙关扩充军队，将国内军队的数量向着一座又一座高峰不停地推进。因为现在的老美，真的很玻璃心，恍如一支惊弓之鸟。他们只有在军力上对整个华属北美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哪怕这个优势

十分的小，才能整个国家上下都感到安心。

而这么做也同样在表示着美国人拼死一战的居心。

毕竟现在的老美人口比之高卢公鸡都要小二百万，抽掉了二百多万青年，他们的社会年龄一样断层。

全西方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中国的‘30万’军队，没有哪个国家真的相信那是30万人。多了三十万国防军的华属北美军队也只是超出对手一头顶儿，可要是50万、60万，乃至更多呢？

第八百六十五章驭人之术

1916年6月4日清晨，波兰马佐夫舍省南部拉多姆。待命室里，一批日本飞行员刚刚结束了训话，一群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军官的带领下向着机场停机坪区走去。

这是挂着穷党波兰第5航空队招牌的日本飞行员，他们在抵达这座机场之前，可能来自南北日本的任一座城市，但是来到了这里之后，他们就是代表着整个日本形象和荣誉的第5航空队。

随着第一道霞光透出云层，飞行员们纷纷爬入了座舱。

一架架飞机接连起飞，麻生一岗坐在一架鹞子战机的座舱里，也在等待起飞，在他的后面是他的僚机石原太郎。起飞的次序还没轮到他们，麻生一岗就回头去看僚机的状况，他看到石原太郎正靠在椅背上。两个人四目相对，都各自的笑了笑。一个来自熊本，一个来自东京，两个在一年前还是敌对

军队的飞行员现在则成为了彼此依靠的战友。石原太郎举起了一个联络板给他看，那上面写着：“武运长久！”麻生一岗笑了，也举起了联络板，一样的是“武运长久”。

指挥起飞的军官挥了挥绿灯，又一架鹞子战斗机直掠升空，冲向白皙发亮的天空。随后，就轮到麻生一岗了。他松开刹车，驾驶着他的鹞子战机腾空而起，石原太郎紧随其后。当基地地勤的齐声欢呼声响亮起来的时候，一百多架飞机已经完全的升空了。

前后15分钟内，两个航空队的128架飞机，在六个跑道上全部升空。它们排在紧密的队列向着北方华沙战场飞去。可以想象的到，不久后的华沙上空。又一场大规模空战将全面展开。

在3000米高度上，一架福克侦察机正孤独的飞行着。现在时间是5点13分。机长康斯坦丁.费伦巴赫中尉刚驾驶着飞机钻出云层。

“瞭望员，三点钟方向！三点钟方向！那是机

群吗？”导航员得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的脸色严肃异常，如果对面隐隐约约的真是机群的话，那么华沙的德国空军就又要迎来一场大战了。

“确定是机群，再次确定！”

“立刻发电报。我们钻入云层里去。”

福克侦察机的出现同样让对面的机群措手不及。两架鹞子战机刚想靠过来干掉这架侦查飞机，他就一头又钻进了云里。让日本飞行员郁闷不已。

显然，行动被发现了。波兰空军的指挥官很明了，对面是一艘德国人的侦查飞机，如果德国人反应够快的话。机群来到华沙上空的时候，就能碰到前来拦截的德国机群了。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麻生一岗、石原太郎等战斗机飞行员却隐隐有高兴。

这是要他们战斗机发威啊！

6点35分，华沙的德军空军基地接到侦察机发来的电报，整个基地拉起了警报，一架架福克战机开始紧急起飞。20分钟后，整个基地一百四五十架战斗机全部完成升空。

德国人不敢让自己的战斗鸡群主动去拦截对手的机群，德军飞机全部停滞在华沙上空，依托地面的防空火力网。以此才有抵挡一百多架中国飞机的资本。

在利用云层摆脱敌人战斗机的纠缠后，康斯坦丁.费伦巴赫的飞机继续向敌机出现的方向搜索。最后他向基地发回了第二封电报，预计敌人的飞机数量在一百架以上。作为一架侦察机，康斯坦丁.费伦巴赫机组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职责。

飞行员汉斯坐在福克f-2a的座舱里。这是德国人现在最先进的飞机了，也是整个欧洲现下最先进的战斗机。它是在第一代福克战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第二代战机的改进型，可是面对对面对手的战机。f-2a战斗机依旧完全不是对手。

现在的北线战场上，德国人用尽一切办法。也只能3:1或是4:1的持续性的与中国人的飞机兑子。用德国飞机的庞大数量和巨大的牺牲来维持着本方一定程度的制空权。

可这种制空权是建立在双方飞机数量悬殊的集出场的，6月4日的华沙大空战。中国飞机的数量并不比德国人少多少。前天才赶到拉多姆机场的一个航空队，只歇息了一天，连给德国人知情的时间都没有，就迅速启动了这次大空战计划。两个航空队的128架飞机中，战斗机数量高达80架，这个数字直接超出了2:1这个德国人完全无法招架的数字。

两边在华沙上空缠斗半个小时左右，德国147架f-2a战机被中国飞机击落了81架，中国鹞子系列战机也有15架被德国战机和德军的防空火力联手击落、击毁。但这个数量对比中国战机的整体而言，只是不影响大局的一小部分，德国人承受不住这巨大的伤亡，仓皇而逃，剩余的66架战斗机直接越过华沙向着更北方逃去，他们退出了战场，也让他们的飞行基地暴露在了中国轰炸机的眼前，顺带着丢失了出了整个华沙上空的制空权。

6.4空战在后世的历史上成为了华沙会战标志性的战局转折点。再次之前，波兰穷党军队和俄国穷党军队并没有对华沙这座波兰的核心城市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可是突如其来的一支航空队，突然间开始的一场大规模空战，6月4日之后彻底占据了华沙地区制空权的俄波联军，在空中优势的配合下，接连向华沙地区的波兰白军和少部分德军发起了猛攻。

先是瓦尔卡，然后是加尔沃林，最后是奥特沃茨克，穷党军队距离华沙只剩一步之遥。多达15万的波兰白军，在人数比只勉强超过10万人的穷党俄波联军面前节节败退，最后德国人只能从白俄罗斯调回一个军的兵力防守华沙。也是防守德军的后路。

俄波穷党联军这才停下了脚步，并且主动退出了奥特沃茨克城。将两边的距离扩大到50公里以上。

华沙会战就此结束，穷党联军没有完成占领华

沙的战略目的。但是他们彻底击垮了波兰白军的斗志，毕苏斯基好不容易重新整理起来的这支波兰白军再次遭受了致命的创伤。而且他们让一个军的德国人退出了白俄罗斯战场，或多或少的为还在激战中的白俄罗斯走廊减轻了一点压力。

随着中**队的大规模扩充，飞行员数量也在几何式的上升，尤其是各国的飞行员开始培训之后，阮朝、日本和朝鲜、南天国都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大批的合格飞行员。

飞机的出现让军舰时代似乎成为了过去式，阮朝、日本、朝鲜和日本这四个属国中，以武力最弱的朝鲜为例，未来的五年中几乎没有了海军舰艇的购入计划。李朝上下全部转进要建立空军。

毕竟飞机与军舰比起来，前者的开销要小的太多了。五百架，八百架，一千架，在中国所有的属国当中，朝鲜这个并不算富，甚至贫苦人口还要远超乌克兰的国度，却是第一个军用战机超过1000的国家。也因此，在奥斯曼战场和北欧战场。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朝鲜飞行员。

这些属国飞行员的大幅度增多和中国飞行员的源源抵到，再配合着大批的战机的抵达，两个战场上的欧洲航空力量都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从天而降的航弹、燃烧弹成为了欧洲列强军队最难以忘记的梦魔。

也因为航空力量的逐渐占优，不管是奥斯曼战场还是北欧战场。奥斯曼人和俄国人全都牢牢地稳定住了防线，用相对少的牺牲和代价换取欧洲列强多的伤亡和付出。

只要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到了明年。英法德奥意五大欧洲列强都会重新考虑战争的前景了。

而中国对美国的进攻时间，在参谋总部的作战计划中。就定在了明年初夏。

刘暹并不像跟欧洲彻底展开大战，但他又想取得利益。所以这个心态是有问题的，他的小算盘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表现，应该还是打开后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基于老刘皇帝这只想占便宜不想大付出的心态，中国现在全力以赴的支持奥斯曼和穷党俄国。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多的消耗欧洲人的力量。让欧洲人能认真的想一想与大中国全面开战的代价后果。

至于奥斯曼帝国和穷党俄国能获得什么？那也是收益丰盛的。只要坚持到最后，在这一连串的战争当中奥斯曼帝国就能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新形象，用赫赫战功凝聚起整个天方世界，成为世界强国会有难度，但成为区域性强国十拿九稳。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的追求！

那莫斯科的追求呢？就是geming大输出了。中国人为他们制定的道路照顾了这一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巴尔干地区，这些都是他们能搞geming输出的地方。而且现在的莫斯科已经有了穷党波兰这第一个小弟了。

所以，奥斯曼帝国和穷党俄国虽然在最初的时

候是被逼着、赶着硬架着来跟欧洲列强对方开片的，但是战争打到现在，重新有了追求的两个国家已经是兴致勃勃的倾尽全力去投入了。

尤其是莫斯科，乌里扬诺夫等人不是白痴，他们早就看清楚了北京的打算，是不可能让穷党一统俄罗斯的，今后的俄罗斯一东一西两相对峙是肯定的了。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一样，说不定下个世纪也解决不了。而穷党的南面又有乌克兰这条北京的忠犬挡着路，如果北京不松手，他们绝对没外扩的机会。

现在北京通过换地的手段为莫斯科打开了一条细缝——白俄罗斯走廊，然后又一路大顺的拿下了小半个波兰，建立了穷党波兰政府，这对于莫斯科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巨大。一个成功的例子已经摆在眼前，第二个、第三个还会遥远吗？

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联盟，虽然北京划定的地盘都没有强国，但这些地盘如果全都受到了穷党思想的控制，莫斯科作为穷党国家的带头大哥就将彻底恢复欧洲强国的地位了。有了这些小弟在，即

使背后不再依靠中国，莫斯科也有了肯定英德开战的底气。更不要说这些地盘就是新的市场，这些地盘中更有着莫斯科急需的粮食资源。

粮食方面受制于人的痛感太糟糕了，莫斯科政府不是想脱离大中华的西北经贸圈的‘束缚’，这种束缚让整个莫斯科政府都欣欣向荣，而只是单纯的想摆脱生存命脉完全受制于人的糟糕局面。毕竟未来还很长很长，谁也说不准哪天中国就变了。

莫斯科这是在未雨绸缪，为最恶劣变局下的穷党俄国谋取一条后路。

至于新建立的那些穷党国家会不会听中国的，而不听从莫斯科命令，乌里扬诺夫等人完全没考虑这一点。只因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穷党政府，是处在敌对阶级力量强大的欧洲和背后国势无可匹敌的中国夹击中的穷党政府，它们【穷党国家】绝对是十分团结的抱团取暖的。而这样一来，莫斯科也有多了一点跟中国提要求的资本。

中国有句老话，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很好理

解。当年刘暹还只是一个小提督的时候，在陈州沙河就被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这么的用上了一回。虽然曾国藩的严词疾语根本不能让刘暹有丝毫的意念动摇，可形势逼人下的刘暹也是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刘暹几十年的帝王经历让他觉得，使功虽然不如使过，使过却也不如驭欲！

以彼心之所求，驭彼之所用。

此刻的中国政府就是在用奥斯曼与莫斯科的‘所求’，来达到为自己‘所用’。

1916年的夏季，就在俄波战场激战不休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横行东地中海的航母编队再次遭受了一次创击，又一艘航母被法国人的潜艇击中，并且十分利落的沉浸了深深的大海中。这可比3月里那个‘第一次’损失要大得多了。那一次航母编队被潜艇击伤，两艘航母好歹都回到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港口，在简单的修补之后，返回了伊斯坦布尔去进行大修。这次却直接沉了一艘，舰上飞机全部损失，有着奥斯曼帝国‘贝伊’称号的日本名将片冈

七郎伴随330名舰艇水兵随船沉没。

整个航母编队像是一头愤怒的公牛，却偏偏没能抓到那个躲在大海中的小偷……

第八百六十六章嗨，嗨你个头啊！

“陛下，这是东乡平八郎提交的报告。”

zn海里，小刘皇帝神态十分郑重的结果侍从递来的这份资料。他现在相当担忧，为什么反潜机和高速护卫舰都没能从大海中发现这艘如此靠近航母编队的潜艇？是欧洲人的潜艇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吗？

奥斯曼战场上区区一艘护卫航母的损失，根本不放在刘盛的心上，可他不能不为中国海军现有的庞大航母编队感到担忧。

“能确定吗？潜艇能靠在货轮底下远距离航行？”

小刘皇帝心头的担忧猛的松掉了，他急切的反问着。如果这事儿能确定，他最担忧的问题就没有了。奥斯曼航母编队被击沉的事情也只能说是一个巧妙地战术。

“十分有可能。”侍从肯定的回答着。“潜艇的噪声完全可以被轮船噪音所遮盖。”

“那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要更加小心。还有，命令军情局，加大对英国的力度，确定这一消息。”小刘皇帝前一刻的沉重神态完全不见了，嘴角上挂着不屑的笑。英国人玩的这种小把戏，也不显丢他们自己的脸。

同时，能逼得一项有着海军传统的欧洲人，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巴西来谋求一次小小的胜利，这显然是中华力量威力的体现。

心头放下了担忧，刘盛的日子就再次回到了一周前悠哉悠哉的节奏了。在内阁权利不住扩大的中国，小刘皇帝的权利比起他老子来可差的太多太多了。当年的刘暹是一点点的将权利塞到内阁的手中，现在的刘盛就是想勤政劳苦也没这个机会了。

刘盛内心深处对于他老子的这个决定究竟是怎么想的。谁也说不准，反正旁人眼中的小刘皇帝真

心是个孝顺儿子。除了不时的关怀一下空军、海军。那简直是对权利完全放手。

内阁向宫中递交的文案，从最开始的还带询问。慢慢的变成了彻底的决定，皇帝似乎整个变‘盖印的图章’了。从老刘皇帝退位，中国的皇权迎来了新的消弱阶段，待到老刘的‘病逝’，刘盛手中的皇权又迎来了第二波的削弱，中国皇帝的权利比之英皇自是强大很多，但比之威廉二世和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已经落在了身后。总体来看，应该与意大利王国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权利差不多。

政务完全由内阁处理，军事也只是站到一旁‘观看’。这样的小刘皇帝有着丰富的时间来干点别的事情。比如继续扩大秦氏财团的规模。整合银行系统，建立依托银行而起的风险投资资金。成立皇家慈善总会，选中了京津足球联赛中的某支队伍冠以‘皇家’名号……

这样的日子过得真心很好。

一个慈爱体育、慈善的形象正慢慢的被他竖立起来，同时小刘皇帝对比他的老子那早早被国民神圣化了的形象，小刘皇帝无疑要显得亲民一些，所以皇室自从老刘皇帝退位后就消退的社会影响力，现在已经停止了继续下降的趋势。

对于这样的一个继承人，刘暹朕心甚慰。

“陛下，海军提议学习英国人轮船带潜艇的故技。秘密遣派潜艇前往美洲。”事情隔了只有三天，小刘皇帝接到了海军的倡议。

……

马其顿首府，最大的城市斯科普里，奥斯曼陆军马其顿第2集团军总医院。

成百上千的伤兵正在这里接受着治疗。这其中就有塔伊普.埃尔多安。马其顿第2集团军某师的一名小小分队长。

埃尔多安伤在那次夜战。刚刚在河南面打赢了

塞尔维亚军的奥斯曼军队，要越过普契尼亚河趁胜进攻对面组织混乱、军心低落、守备力量严重不足，正在处于‘转进’和‘固守’两种决定严重冲突中的塞尔维亚军。

“哗哗哗-——”急促的划桨声响起来。第2营的先锋大队首先出发。

借着照明弹的光芒，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军队很轻易的就发现了对面冲来的大片小舟。没有半点迟缓，枪炮声在河面上激烈的响了起来。

作为分队长的塔伊普.埃尔多安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手上的。奥斯曼军队比不得中国国防军那装备到牙齿的奢侈，先锋大队的突击队用炸药包一个个解决塞尔维亚人草草修筑的土木堡垒。

塔伊普.埃尔多安在一次爆破当中被蹦飞的一段原木直接砸到了后背上，人当场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塔伊普.埃尔多安已经被运回了斯科普里。看到第2集团军总医院军医那熟悉的衣着，醒

来的塔伊普.埃尔多安完全放松了下来。只要是医院，那就等着享受吧。现在的奥斯曼陆军可不是原先的奥斯曼陆军了，那待遇能赶得上贵族。这是所有奥斯曼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完全来自中国的帮助。

塔伊普.埃尔多安回想一下那晚的战斗，似乎自己并不知道战争最后的结果……

“大夫……”塔伊普.埃尔多安向在病房最里面一张床位上查看病人的军医叫道。

回过头来，军医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华人。塔伊普.埃尔多安见怪不怪，奥斯曼士兵早就熟悉了军医中有东方人身影这一现实了，只靠奥斯曼帝国自身的力量，光给贵人富翁看病的医生都有不足，哪里有那么多的军医来给地位不高的士兵瞧病呢。

“问一下，普契尼亚河哪儿打的怎么样了？”

军医作为负责大夫，是知道塔伊普.埃尔多安的

身份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来，“你不用担心，普契尼亚河流域已经没有战斗了，那里的塞尔维亚军队被全部赶跑了。”前来奥斯曼的军医，很多人也会说土耳其语。虽然他们说的很生硬，甚至听的也会似懂非懂。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掌握当地语言。

骨头断了，内脏受创的塔伊普.埃尔多安之前昏迷了整整一周时间。就在这段时间内，奥斯曼军队已经犁庭扫穴的占领了整个普契尼亚河流域。

败退到普契尼亚河流域的两个师塞尔维亚残军，在奥斯曼军队的趁胜追击下，近乎全军覆没。

塔伊普.埃尔多安没有能从军医口中得知己方损失的具体数目，这样的情报也不是一个不相干的军医所能知晓的。可是单单是知道普契尼亚河流一战得手的消息就足够塔伊普.埃尔多安安心了。

斯科普里是马其顿奥斯曼军的大后方，海量的武备和物资储存在这里，更有数不清的医院、联络处、预备兵团这等要点，塔伊普.埃尔多安受伤很重，内脏受创的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静养。前线

的军医院明显不适合他。他昏迷的第二天就上了来斯科普里的路上，比起濒临前线的普契尼亚河来，这里更适合伤病员休养。

塔伊普.埃尔多安是一个勇敢的人，从军三年，大半时间是在战场上渡过了，受伤住院三次，每一次出院都依依不舍，实在是医院里的待遇太好了。比军队的待遇还要好。

伙食上，住宿上。娱乐上，待遇上，全都完爆或是持平军中。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平民来说，军队中几乎没少过肉。尤其到了作战期间，肉类、蛋类、奶制品完全是放开量了的供应，这是99%的平民们所难以想象的生活了。所以奥斯曼人。奥斯曼的平民，对于从军热度很高。

在奥斯曼。军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地位相对平民崇高，更意味着良好的待遇和相对丰厚的薪水。

在中国总参谋部对奥斯曼军队的秘密评比中。

这样描述着奥斯曼军队的性质——这是一支靠着良好的待遇而吸引平民蜂拥从军的军队，国家、民族的定义与思想完全没有起到主导作用。

所以，奥斯曼人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国防军看来，还要排在日本人与南天**，当然还有穷党俄罗斯的后头。

中国国防军的待遇也很高，薪水很丰厚，但是中国国防军是一支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绝不是奥斯曼军队这样用高待遇‘号召’起来的军队可比的。

奥斯曼士兵现在到了医院后，肉类、蛋类、奶制品依旧不会短缺，餐饮味道还会比军队里的好得多，一些重伤员更会享受针对性的‘营养餐’，到了大后方的军医院，军官阶层还能看着菜单点菜，就如同是住在酒店一样。更不要有歌舞的慰问表演，有一场接着一场电影的放映，很多人简直视军医院为真神的天堂，以至于一些军官士兵出现了故意受伤，以图享受在医院里的待遇的情况下出现。这其中很多人还是伊斯坦布尔的权贵子弟，他们的

受伤不只是治疗这么简单，本人还能因为受伤而换来奖励和功勋。没有危险就能得到功勋，代价仅仅是挨上一枪，这不要太舒服了。

奥斯曼军队早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就发现了这种苗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后半年事情再也无法掩盖，其陆军部门就开始查出此类‘违纪’事件，很是处置了一批人，但这只是对于外界平息舆论和愤怒的手段而已。是一张遮羞布！

塔伊普.埃尔多安所在的病房里一共有三张床，他送进来后就全部满员了。三张病床上躺着来自三个国家的人，塔伊普.埃尔多安是奥斯曼人，阿里.哈梅内伊是波斯人，福田英夫，日本东京人。

塔伊普.埃尔多安醒来没多久就知道了阿里.哈梅内伊的身份，然后病房里的气氛迅速下降到清冷的地步。奥斯曼、波斯，同是天方世界，同是绿教的重要国家，但是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怨远流长，显然两个国家民间的敌对情绪是不浅的。要知道这两个国家信奉的教派可分别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绿教攻击性很强，排他性更强，奥斯曼与波斯这不同教

派的绿教徒们，彼此视之不比异教徒来的好哪去儿了。

如果提早二三百年，这两个国家还没被欧洲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彼此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也就是近百年天方世界彻底没落了的缘故，外界矛盾渐渐压制住了内部矛盾，成为了天方世界的最大威胁和主要矛盾。这跟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被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所替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社会矛盾是一个道理。

到现在，奥斯曼与波斯国家方面的紧张关系已经完全削平，自从国际上来讲，波斯简直是奥斯曼的好兄弟，所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一扩大，在中国的指使下，20万波斯军队就加入了奥斯曼战场，让波斯这个国际上很没存在感的小国成为了第一个跟奥斯曼人绑在一起的国家。

可是在民间，只因为一个教派问题，奥斯曼人与波斯人就永远也做不到一块。

去宗教化远没有完成彻底的奥斯曼与波斯这两个国家，上层人物还好，还晓得国家为重，可底层的小民们还是以教派第一。塔伊普.埃尔多安与阿里.哈梅内伊就怎么着也尿不到一个壶里。

好在这里还有福田英夫这个日本人。

对于这群小矮子，现在全世界都不敢轻眼蔑之了。日本人在奥斯曼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声威和名头。不管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日本的士兵都表现除了第一流的水准。

欧洲人现在都有一股声音在叫嚣，叫嚣当年欧美世界对于日本的援助太少了。如果能多一些，以今日日本士兵的表现来看，那个国家绝对会成为中国人的大敌的。甚至因为日本人的牵制，中国都不可能对美国兴起进攻的念头。如今西方文明的衰落，皆出于对日政策之失败！

可是如此的叫嚣能有作用吗？躺在斯科普里马其顿陆军第2集团军总医院的福田英夫，对此丝毫没

有半分多余的感触。年纪23岁的福田英夫，是沐浴在‘中国霸主’之光中长大的日本新一代，他的心中根本就没一丝儿挑战中国的意思，对于当年日本与中国的敌对，更多的认为是政府的愚蠢。何况他已经接到了梦寐以求的那张纸了……

“嗨。福田铭记您的教诲……”

“嗨，嗨你个头啊！”来人啪的一巴掌抽在了福田英夫的小平头上。“你今后就是上国人了，日本的那些陋习要全部改掉。你要做一辈子日本人吗？”

“是。阁下放心，我一定更改。誓死效忠大皇帝陛下！”

第八百六十七章时间在向前

福田英夫在塔伊普.埃尔多安眼中是一个英雄，他驾驶着战斗机击落了11架欧洲人的飞机，不管是法国的、意大利的、奥匈的还是德国的，在那无垠的蓝天之上都不是他的对手。

福田英夫是被六架法国人的战斗机群殴下来的，可就这样他也击落了2架法国人的飓风战斗机。福田英夫不称英雄，谁能称为英雄？

士兵都是敬佩战功赫赫的英雄的，塔伊普.埃尔多安与阿里.哈梅内伊就算彼此不对眼，在前者苏醒过来后的这几日里，除了口头上的冲突外，没有再进一步恶化，就全是福田英夫从中调解的缘故。

可这样的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为了一纸中国国籍，却低下的近乎丢失了自己的人格。

塔伊普.埃尔多安与阿里.哈梅内伊一直都有听闻过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的艰难，也有耳闻知道日本

等东亚各国民人，极度向往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国人。但两人都不以为然，因为文化、文明的迥异差距，几乎不存在阿拉伯人主动加入中国的事情。两人看到福田英夫的这一幕，心中的震撼是极大的。

是怎样一个国家才能让福田英夫这样的英雄抛弃过往的一切去追求、投入呢？

塔伊普.埃尔多安与阿里.哈梅内伊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强大，就如同他们对欧洲列强的认知一样。但中国要是只单纯的强大，他们可不认为能让福田英夫这样的英雄倾倒膜拜至此。这个国家绝对是伟大的。这个‘伟大’的定义与英法等国‘强大’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除了国势强大无匹外，它还需必须拥有吸引福田英夫这等英雄的一切要求和条件。比如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等等。

塔伊普.埃尔多安与阿里.哈梅内伊只是奥斯曼军队和波斯军队的底层军官，那么总结不出怎样的要求和条件能够让福田英夫跪拜如此。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力必须是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征服，如此让一个受无数人崇拜的战斗英雄毫无抵抗的跪倒在它的面前。就像他本人跪拜真神一样。

如果塔伊普.埃尔多安与阿里.哈梅内伊知道中国历史上在东方的影响力。在日本的影响力，就能明白现今已经对中国软了脚的日本为何会如此崇敬的跪拜着中国了。

刘氏鼎立以来，中国大军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无有败绩，上次战争更是以一己之力吊打大半欧洲，简直比盛唐时候的中国还要强盛。日本人骨子里的那种奴性就自然的再度倒在了中国脚下，之前的日本可一直想着脱亚入欧，他们的奴性是跪倒在西方脚下的。

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渴望着变成中国人。福田英夫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很幸运的已经拿到了那张纸，但更多的人还在为那一纸籍贯在战场是拼命厮杀，而无怨无悔……

……

此刻的伊斯坦布尔，已经是中国国会副议长的孙汶一脸疲惫的回到了自己下榻之处。

他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来给奥斯曼帝国送温暖的，但是跟奥斯曼人打交道，实在太难为孙汶了。不管奥斯曼人现下的立场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这个大前提，只说奥斯曼人内部施行的制度，确实够粗暴强权的。

亚美尼亚人对外国来的‘解放军’普遍持欢迎态度。奥斯曼人腾出手来就连驱赶带屠杀，成功的为地球减轻了上百万人口压力，这在孙汶眼中从绝对的残暴政权。以孙汶的本心而言，奥斯曼帝国如此之政权。不支持也罢。

然后国家之间的利益，绝对是不看正义与邪恶的。原时空的天朝，不也在黑非洲支持了不少非议声极重的政权么？天朝难道不知道里面的弊害？还是那句话。一切为了利益。

孙汶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昧着良心来跟奥斯曼帝国打交道的。所以他神态十分的疲惫。他带来的那些温暖，以他的看法那是要有一部分散给百姓的。而且不只是奥斯曼人。但来到伊斯坦布尔，跟奥斯曼人打了一番交道后，孙汶知道，自己的原先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

中国国内是在一定程度上施行了民族平等，可是奥斯曼帝国里是绝不存在民族平等的。

他带来的那些物资和资金，90%的都被奥斯曼政府收为己有，剩下10%又被各级官员上下其手，最后剩下的也只是顾及到了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布尔萨、阿达纳、科尼亚等奥斯曼帝国核心区域里的各大重点城市的市民。孙汶好心累啊！

想他孙逸仙，起于微末，数十年步步高趋，最终走上了国会副议长的高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一颗为善之心，此‘善’先惠及夏威夷，夏威夷虽小，却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孙汶以此为根

基，人也就在国会立稳脚跟的根基。

好大言，空方炮，是做不成事的。只在国会上大放厥词，提议一次被国会否决一次，这样的人赢不到国民的信任。报纸上的位置会比国会里的位置更适合这种人。

孙汶为夏威夷谋福利，那是能够将实实在在的东西握到手里的，好处大家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随着北美大开发，随着北美与本土联系不断地加强、密切，夏威夷的地位就越发重要。孙汶为夏威夷谋了福利，人就坐稳了夏威夷国会代表的位置，也坐稳了夏威夷国会代表团团长的位置，如此他即便在国会一次次的提案与表决中摔了一次次的大跟头，他也有重新站起来的本钱。孙汶自付自己在为夏威夷谋的时候，从未想过夏威夷还有近30%的外裔的。对于伊斯坦布尔的这些奥斯曼权贵和高官，将奥斯曼人与非奥斯曼民族区分的清清楚楚。孙汶心中是很违和的。

中国与奥斯曼的差距，是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全方面的不同。后者直

让孙汶想到了四十年前的前清。那股从全社会各个角落逼压来的气息，让人感觉窒息。喘不过一口新鲜气来。

“钝初啊，孙汶言此国，二十年内必亡矣！”

如果不是中国这些年源源不断地向着奥斯曼帝国输血补肉，孙汶很难想象这样的帝国还能支撑起百万规模的大交战。

而这场战争即使胜利了，奥斯曼帝国的所获也将大大少于所失。几十万甚至是更多青壮人口的流逝，国库干净的饿死老鼠的净光，完全靠外输血得活的财政，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能够长久？何况奥斯曼帝国本身就有着诸多不可平息的民族争分。当战争阴影消退，内忧代替外患成为奥斯曼帝国所要面临的第一难题。那么奥斯曼帝国国内被强权压制已久的怒火，必会想火山一样急剧喷发起来，绝对不可能压制。这个帝国令人看不到一丝儿希望！

它跟波斯王国是完全不同的矛盾根源。在奥斯曼帝国，民族矛盾完全是凌驾在其他矛盾之上，苏

丹的皇权与皿煮geming的矛盾都远远比不上民族分裂的大危机，所以波斯王国王权与皿煮的矛盾可以缓缓地开解、妥协，以至于平息，而奥斯曼帝国做不到这一点。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造成的残局和粗暴的手段对整个帝国影响太深重了，无数非奥斯曼人。对于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已经没有敬畏，也没有再报以希望了。

　　自从与中国接触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国势似乎在飞速的好转，崩坏的财政重新得到了复苏。军队的忠诚度大大的提高，因为军饷不仅按月发足了，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实际上那只是因为奥斯曼帝国中央政权所掌控的武力值迅速提高了。这才让整个帝国的局势安定了。一切都建立在伊斯坦布尔武力高压的基础上的。

　　可是这一场大战之后，奥斯曼的军队已经不再仅仅限于奥斯曼人。也就是土耳其人，半岛人、伊拉克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黎巴嫩人、约旦人……。这些民族全都参与进了这次的战争当

中。那么，可想而知战争结束之后的奥斯曼人即便将这些非土耳其本民族的军官士兵全都驱除出军队，这些民族也有一部分人得到了战争的淬炼，闹僵起来，元气大伤的奥斯曼人还能顶得住吗？

　　中国豢养奥斯曼帝国这头凶兽，就是为了应付眼下这场战争的。等到战争结束，过个几年中国元气尽复，在北美、北欧和中东的地位会变得更加稳固不可动摇，奥斯曼帝国这个老旧的中东霸主，怕是连中国人自己都看着不顺眼吧？

　　宋渔父，湖南常德人，京师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二十五岁投身政治，十年时间就从常德府谘议局走进了北京城的国会大厦。这次孙汶率团前来伊斯坦布尔，宋渔父随行其中。

　　与孙汶相比，宋渔父对于皿煮的向往自信更要盛上不少。他出自中国湖南，出生之日国朝已经鼎立，可以说生长在一个全新的中国当中，历经了中国多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国人内心中的那股‘天朝上国’气如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是绝不会少的，那完全是被中国一次次对外战争的胜利给激发出来的。

所以他享受着中国现今的强大，对外视欧美、阿拉伯，眼睛里就带着一股居高临下。就像原时空的美国人一样，老子生出来就是当‘世界警察’和地球球长的。

　　这样的宋渔父看奥斯曼帝国的一幕幕如何能够坦然释之？他比孙汶更要‘激进’！

　　奥斯曼帝国苏丹权利之大无可制约，只这个皇权至上，就跟钉扎进了他眼中一样，让他瞧着生疼。

　　因为在中国，随着皇权的一步步释放，皿煮不可抑制的在国内就有了传播，于是在很多有皿煮倾向的国人眼中，中国之兴盛未尝不是始于中国两代帝王的主动让权削权，先兴中国之皿煮，后振中国之国运。这种说法在老刘皇帝耳朵里，当然是无稽之谈，纯属放屁，可在中国却是很有市场。而且眼下的中国，举国上下还是一党，大异欧美之政治，在中国国民的心目当中，这却也是老皇帝考量资产与无产之利弊，取之精华，合而为一，由此得来之政体！

中国政坛再是一党，国会的力量先天上就有了欠缺，可对比奥斯曼帝国，还是要好的太多太多的。

艾哈迈德四世这个时候可是高兴得很，一点都不知道二十分钟前还在自己面前说说笑笑的孙汶，回到了住处后直接咒自己的国家二十年里必亡。他现在正十分惬意的看着中国皇室给他送来的礼物，那一件件漂亮、美丽，让人看上一眼就深深的陶醉其中的瑰宝，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品。

纯粹的阿拉伯风格，不管是造型还是器物上面的勾画、图案，完全是阿拉伯风格。艾哈迈德四世能够从中体会到一种被尊重的快感，被当今世界第一大国的皇室尊重，想想就让他陶醉。

珠宝珍玩，一套套景泰蓝、最高级的瓷器，水晶艺术品，玉雕……还有让艾哈迈德四世在炎热的夏季也能过的舒舒服服的空调、电扇、冰箱。孙汶现在的心情有多么糟糕，艾哈迈德四世的心情就有多么的愉快。他一点都不为前线一场场残酷的战争

感到担忧，艾哈迈德四世固然放松了对国内的高压统治，却也用太多的时间去享受了。

这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三儿子，继承了祖辈讲究生活和富贵的一切奢侈享受，但是绝对没有继承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明君的智慧和手腕，单从巩固权力这一点上来看，他连他老子都不如。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再这么着，也牢牢掌控住了军权，在财政富裕的前提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没有像历史上那样把国家玩砸了锅。牢牢掌控着奥斯曼陆军权利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甚至成为了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几位奥斯曼苏丹当中权利最大的一位。即使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权利和威严也不能与他相比。

而艾哈迈德四世呢？两场巴尔干战争，他已经将军队的权利分给了他的帕夏们太多太多。

时间还在一刻不慢的向前走着……

第八百六十八章别了，汉堡；别了，德意志！

1916年12月，距离圣诞节没有几天了。德国汉堡市区里虽然依旧张灯结彩，但是热闹的气氛比之两年前可减少的太多太多了。缺少了年轻的一辈人，整个德国也就缺少了欢乐。

“别了，汉堡；别了，德意志！”

一个东方面孔的青年靠在托斯特桥栏杆上，手中举着一小瓶白兰地，对着天空的月亮，也对着灯光明亮的汉堡，满面怅然，声音中充满感叹和留恋。他是顾维钧，自22岁来到汉堡，在驻欧办总部一干就是七年，现在他终于要回国了。因为整个驻欧办都要撤离，所有在欧的公开外交据点都要彻底，全面的撤离。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这在向外面传递着什么信号！

中国人不满意了，他们要亲自下场了。

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钧是很合格的。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有着很高的修养和耐心，也就是说他不会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同时呢，在他一副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的还有一副不卑不亢的硬骨头，面对对手或无理、或过分的要求，他都会据理力争，有理有节。顾维钧不会忘记了外交是门妥协的艺术，但无底线的妥协绝和无理由的强硬绝对不是他。

中国的外交官早早就成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强盛的国力给了这些外交官们巨大的支撑和依靠。只要有能力，那就能在史书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7年的时间让顾维钧跟汉堡‘情深意重’，他三年前已在汉堡置下了房产。这段日子挂牌出售，因为卖家趁机砍价。彼此价钱上的要求相差太多，到现在人就要走了。顾维钧的房子依旧没能成功出手，顾维钧在汉堡至少金钱上就属于‘难舍难分’的。

这里是他工作开始的地方，是他崭露头角的地方，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发迹之处。而人对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就跟第一个女人一样，总是念念不忘的。

顾维钧在汉堡生活了七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都熟悉之极。汉堡有‘千桥之城’的赞誉，是一个骑在水面上的城市，虽然这一点它不如水城威尼斯有名。但顾维钧认为，这更大原因是汉堡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德国最重要的港口，整个欧洲都屈指可数的进出港，汉堡的地位哪里是早早没落的威尼斯可比。

他现在所站的托斯特桥，位于易北河上，是汉堡年头最古老的一座桥，早在13世纪，这座桥就有了。虽然在六百多年的岁月中这座桥几次毁于兵灾**，但一次次的重新修建，让这座桥梁如同一次次倒下后重新站起来的勇士。充满了历史的气息。

托斯特桥是木桥，不然也不会一次次的被毁掉。顾维钧走在桥板上，皮靴在木质的桥板上嗒嗒作响，凌冽的东风吹着他的面孔。却不能让顾维钧

感到一丝儿的冰寒。

胸头激流翻滚的念头让他整个人都在向外散发着火气，半小瓶白兰地灌下，顾维钧简直想敞开胸膛来面对冷冽的冬风。这一刻再冰寒的冷意也消不散他心头的火热。

次日。顾维钧在一处餐厅里跟自己的几位德国朋友作别。

对于中德关系的破裂，在会的人都感到很遗憾。维尔海姆是靠着中德贸易发家的。他在汉堡的商贸公司80%的利润来自于中国的机械订单，顾维钧还从中为他牵过线。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德国的贵族，有着正式的男爵封号。他也在做中德贸易，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大豆和黄连，前者是他的主要利润来源，虽然不能跟那些巨头们相比，但是对比之前的生活和资产，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已然‘发家致富’了！

海因里希，西门子公司的商务职员，主要任务

就是驻在汉堡与来到德国的中国商家进行初步的沟通，因为中国他有了这个年收入一万马克的职位。

格奥尔格.帕彭、金.路德……

这些人很多很多，顾维钧的圈子不可能全都覆盖，甚至他的这个小圈子都不能作为中国在汉堡的整个‘亲友圈子’的代表，因为他的职务还太低了，交往的对象地位也不算很高很富有，眼前的这些人在前两日的作别酒会上都得不到请帖。

每一个人都非常惆怅，中德关系的破裂标志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谁都不是瞎子，中国人要赤膊上阵谁都能看的出来。如此整个欧洲将要面临的压力就是无可想象的巨大，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德奥意五大列强会彻底的向着战时经济的深渊迈进，而在座的他们，他们往日美好的生活全都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即使德国人与中国的贸易已经间断了不断地时间，可在中国驻欧办的帮助下，他们还能跟俄罗斯做贸易。上帝也不知道从圣彼得堡往返汉堡的诸多货船中装载着多少中国货！

中德贸易破裂了吗？之前裂开的只是表面的一层皮，看起来很严重，实际上毫无舒耐。双边的贸易从彼此的直接往来变成了从俄罗斯通过，即使德国人之前与皿煮俄国作战，现在与穷党俄国作战。

可是在驻欧办撤离了汉堡之后呢？谁都清楚，中德已经不可抑制的走向了对立面。

“这场战争我们必败。”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端着酒杯低沉的说着，他接着对顾维钧说：“在三年前，我不认为中国能够强大到单挑整个西方世界。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我们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陆军，虽然人口比不得中国，但是战争一起，中国至少要两面作战，中间还隔着一个广阔的太平洋。我很自信胜利属于我们。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是奥匈帝国，强大的无畏舰。众多的战巡，这一切都在彰显着我们在海面上的优势。”

“结果飞机出现了。你们发明了飞机。又一次改变了战争。然后你们发明了航空母舰，让我们花

费巨资建成的钢铁巨兽。变成了待宰的猪羊。”

“知道吗？当中国甩开价值贩卖战巡的时候，我还嘲笑你们的政府；当欧洲各国都在抓紧时间制造无畏舰、超无畏级战列舰的时候，我还嘲笑你们在发展自己的捕鱼业，用掉了中国宝贵的造船能力。”

“事实证明，你们又一次赢了。一个飞机，一个航母，对世界改变的太多了。整个欧洲就像傻瓜一样被你们玩弄于鼓掌间。”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狠狠干掉了酒杯里的红酒，眼睛泛着殷红的看着顾维钧，“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绝望吗？海洋和天空上的失利全都不能让我绝望。德国是传统意义上的陆军大国。就像你们中国那样的陆军大国。可是看看我们的国防军，看看我们这支打赢了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的国防军，这支被誉为欧洲第一陆军的军队，他们竟然没能拿下一个莫斯科！”

在座的人都知道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家世，他

的家族是传统的容克贵族，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自己，都在德国陆军中服役过，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在十年前以中校军衔退役，他的四个儿子。两个参加了陆军，一个参加了海军，身边只有最后一个小儿子，还在读书的小儿子。

可以讲。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陆军主义者，他对德国国防军拥有着炙热的感情和强烈的自信。结果现实让他失望了。没能形成空中优势的德国陆军此次无法拿下白俄罗斯走廊，纵然德军配合着奥匈军队已经快将穷党俄军驱除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也配合着波兰白军将穷党联军对华沙的攻势彻底的打了回去，可这些在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眼中依然是失败！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属于希望破灭后的极度失望。之前他对德国陆军的自信心有多么强烈，现在他的失败情绪就有多么严重。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只看顾维钧此刻惊诧的神色就能知道。德军的前景绝对不会这么失败。

“德国陆军、英国海军，这是中国国防军最强大的两个对手。男爵先生，我不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败的想法。但是我可以很郑重的告诉你，中国陆军从来没有对德国陆军产生过一丝一毫的轻视。我可以向太祖皇帝起誓！”

太祖皇帝，顾维钧自然是指刘暹了。虽然到现在皇室也没承认刘暹已经病逝，甚至只是让藩国国王零星的回京看望，但是民间早有定义，老皇帝已经病故了。自然在称呼上就将‘太祖皇帝’罩到了刘暹的头上了。

顾维钧哪里知道，过不几天，他口中的太祖皇帝就要诈尸还魂了。

餐桌上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轻轻的笑了笑，神色却是非一般的苦涩。“顾先生知道德国最近两年中有多少青年应征入伍了吗？”

“一百五十万。一百五十万人。德国陆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20万人。再算上公海大舰队，有多少万德国青年走向了战争？”

“你知道这一年中德国损失了多少士兵吗？这些都是德意志最优秀的青年。他们的军事素质远超过粗俗的俄罗斯人，但是因为战争模式的改变，莫斯科这个残暴的政权，穷党俄军这支没有灵魂的军队，竟然也死死地扛住了他们的进攻。让无数优秀的德意志青年倒在了他们的防线下……”

“还有奥匈、意大利和法国的海军，连同巴尔干诸国家联手，竟然到现在也没能拿下腐朽的奥斯曼。甚至都没能夺取几块奥斯曼的战略重地，这算是势均力敌吗？可笑，可笑！

即使奥斯曼人的背后有中国的支撑，伊斯坦布尔什么时候能够跟维也纳和罗马并肩齐驱了？更别说以一敌二……”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手中的空杯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破碎的玻璃在灯光的照射下璀璨的好似夜空中的无尽繁星。这也跟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碎裂的心一样！

餐桌上的气氛一片压抑。在座的德国人虽然跟中国有着很深的利益渊源，可决不能说他们是叛国者。对于德国，这个从军国普鲁士走出来的国家，爱国热情普遍是很高很高的。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绝对不是叛国者，其他的人也都不是叛国者。这只是一个老兵破碎了的信心。

“奥匈帝国损失惨重，意大利也受创颇重，法国人搭上了自己的海军，再加上德国，你们中国还没有亲自出手，只靠着一群马前卒，就让德奥意法四个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说起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时候，眼睛里满满的都是蔑视。废材，这两个废材。在奥斯曼的战争打成今天的样子，这简直丢光了整个欧巴罗人的脸。

现在的西方世界，还没有介入战争的国家看似还有很多，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当然是带头阿大，然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等，可是这些国家里有多少会跟在英德屁股后面与中国来一场真正的大决战呢？

西班牙么？要是西方联军占上风了，很多人都相信西班牙肯定会加入的。但是现在的局势是西方世界处在西方，六大列强联手的声势也比不过中国的五百万大兵。西班牙只会中立，即使他们在中国手中吃了好多大亏。

葡萄牙更不用多说，地狭人少的葡萄牙现在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国，真正的国力连荷兰、比利时都不如。更何况七年前葡萄牙才推翻了最后一任君主曼努埃尔二世，成立了共和国，现在光国内的混乱和彼此倾轧都还没有摆平，怎么可能来趟浑水？失去了巴西这块经济利益巨大的市场之后，葡萄牙再无复兴的可能了。

瑞士是永久中立国，芬兰是借中国之手才得以独立的，他们更不会插手。整个北欧圈内的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全都会选择中立，除非一方主动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他们。

所有的西方国家里，能够跟着英德一同义无反顾的踏入战场的国家，除了荷兰就只有比利时。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已经死死的跟英德法绑在了一

起……

第八百六十九章中国侵略者

ps：大家新年好，猴年大吉！

冬季又一次来临了。大雪铺满了整个世界，硬币大的雪花渐渐模糊了人的视野，很快的，整个世界变白了。从北冰洋到波罗的海，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到遥远的乌拉尔，一条条或笔直或弯曲的通道上，都跟旁边的大地混淆了一团。谁也不能在白白的雪地中分别出哪里是道路，哪里是田野。

光秃秃的树枝上，高高低低的屋顶上，全都铺上了一床厚厚的白白的棉绒被子……

冰雪席卷了整个北美大陆，却掩不灭美利坚人民心头的热火。在‘灭国’这个极度刺眼的名词的威胁下，二十年前的一幕幕似乎再现在了三千八百万美利坚人的眼前，整个美国犯生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数以百万的人无偿走上了工地和加班岗位，用着倾尽一切的努力，加固、修筑着一条条坚固的防线，牢固的要塞群，和生产产一辆辆坦克、

一门门大炮……

这是亡国危机下产生出的国民力量。

这些情况也很快就通过情报系统传递到了北京。没人会在意。满朝衮衮诸公不会因为美国人突然表现的爱国了，就放缓自己的脚步。中国对北美的攻略早在三年前就提上了日程。

这些涌动起来的爱国激情并不会给美国增加多少国力，大国交兵，靠的是硬实力，激情这东西真的有些虚妄的。只需要一盆冷水，就能让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清醒过来！

此时的北京，刘暹已经小小的露一面了。刘盛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除了内阁和国会一班要人外，各部部长也悉数到场。这些人中有几个是晓得实情的，比如内阁、国会的几个巨头们。但更多地人是不知情的，即使是袁世凯这样情报系统出身的大佬。

所以，当一身便服的刘暹出现在这些人面前的

时候，大殿里立刻一片吸气和座椅歪倒的声音。

“上皇……”

满堂尽是国之重臣，哪个人不是踏着成千上万的同僚前辈走上今天的位置的？哪一个不是老谋深算、城府深重的？可现在看到须发皆白，但气色似乎尚好的老皇帝时，也无不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58岁的袁世凯比原时空活的还要大，在刘暹前世的那个时空。他在1916年时就该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而死了。短暂的袁家王朝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同时也彻底断送了中国再度出现皇帝的可能。

这个时空里，袁世凯还活的好好地，过的有滋有味。身为内务大臣的他，可以说做到了情报系统的最巅峰了，只是历练使然，袁世凯长年在情报系统上打转，所有的才能都偏到了搞情报搞监控上。对于民生经济和工业发展所知不多，对于军事更是寥寥，可以说再进一步的潜力已经没有了。

新秦是一个如旭日一样的蓬勃国家，不是腐朽没落的皇朝。怎么可能让一个对民生经济与工业军事全然不了解的人做上万人之上的首辅大臣职位呢？

袁世凯也很满足现在的一切。他在满清可是连个举人都考不上的，现在却登上了内阁大臣职位，就好比前清的军机处。一切可全是新朝所赐予的，袁世凯半点不该有的野心都没有。现在一心一意的为朝廷效劳效力。也因此，乍然看到‘死’了多年的老皇帝气色安好的出现在自己面前。袁世凯噗通一声跪下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下一刻，激情澎湃的山呼万岁声就在大殿内响荡了起来。所有的大臣跪拜在地，诚心诚意的高呼着这个本来很平常的口头语。

“儿臣拜叩父皇，父皇千秋万代，与国同休。”

刘盛也被突如其来的一股激烈感情击倒，泪水盈眶，神态都不能自控。他这几年过的可不轻松。因为自己老子的事儿，担了泰山一样大的压力，还要时时刻刻不忘记表演，一点点将权力转移给内阁和国会，同时又要注意控制，皇室放权只能是‘皇帝’放给臣下，而不是臣下从皇帝手中夺取。试看中国三千年封建史，有几个权力在握的君主皇帝过的比他憋屈？

刘盛这几年，皇位确确实实已经坐稳了。但是他对老皇帝的‘病逝’秘而不发，就像粘在了豆腐上的黑灰，刺眼无比，受天下人诽议。现在老爹一出，一切骂名迎刃而解，可以想象，刘盛的‘忍辱负重’肯定会给他自己搏来大把的好名声。之前民间对他有多少的不满，现在民间对他就有多少的拥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的皇位即使是成神的老刘皇帝，现在也动摇不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夜里，整个zn海都陷入了不可自禁的狂热之中。

第二天阿尔巴尼亚，都拉斯。

这座奥斯曼帝国西方的重要海港在两个月前又一次落入了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手中。这两个国家动用了七百架战机夺取了都拉斯的制空权，然后他们再夺取都拉斯就是小菜一碟了。

意法联军重新拿下都拉斯之后，立刻在附近修建了三座大大的飞机场，两国在这里布置了500架飞机和大批的燃油，以此来护卫都拉斯港口海军舰队的安全。也是靠着这里的空中力量支援，意大利军队打败了奥斯曼军阿尔巴尼亚第1集团军的反扑，兵锋一度直逼地拉那。

再次有了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的法意舰队，不敢再有丝毫的粗心大意，一应灯红酒绿全部与军队隔离开，水兵虽然还有假期，一舰之兵却是分组错开，那一门门高射炮、高射机枪位置上必定有人值哨，一艘艘军舰时刻保持警惕着。同时，法意舰队在这里的军舰也频频出击奥斯曼帝国的西海岸。将整个阿尔巴尼亚沿海都笼罩在这支法意舰队分舰队的炮火之下。

1917年冬季的奥斯曼帝国就像历史上同时期的沙俄一样，国力耗尽。民生艰难。虽然他们的兵锋似乎比沙俄还锋锐的多，但那是因为什么。显而易见。

阿尔巴尼亚尤其如此，多年的激战让这里民生艰辛，大批难民流亡逃生，往昔富饶的沿海地区人烟不见，只有城市之中还有一些居民。法律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已经崩溃，一处处城市好似一处处聚集地，农田只在城市周边十里之内，这个范围是城市的控制区域，距离再远。就是没有法制，匪徒横行的天下了。

这让每一个来到过这里的华人都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古代中国的乱世。人贱如草介！

奥斯曼帝国越衰弱，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就越高兴，都拉斯这些日子里非常欢乐，除了欢度圣诞节外，就是为了战场上的胜利。

这一日是周末，德布里安兴致缺缺的出现在桅盘自己的岗位上，他是法国帕尔墨号重巡洋舰的一

名瞭望手，这个月的休息日定在了周六。昨天他在禁闭前一刻才满身酒气的回到宿舍，今天一大早起来脑袋还是萌萌的，就被赶来了桅盘。“卜乐特这个魔鬼，他就不怕我一头摔下去么……”德布里安嘴里小声的诅咒着自己的上司。

　　暖暖的海风吹得他整个人都要睡过去了。地中海边上的阿尔巴尼亚可不比冰封千里的北欧。这里的气温四季如春，一年来最寒冷的时候也有10°。所以德布里安的工作一点也不辛苦，有暖暖的海风吹着。有整个桅盘做空间，可要比守在炮位上的那些炮手待得舒服多了。

　　不过德布里安的埋怨。也可以理解。他酒后头还疼着呢，就被上司赶到了一二十米高的桅盘。心中当然会有埋怨的。而且他昨天玩的很开心，今天自然就对执勤有抵抗了。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谁也不用去搭理他们，放着他们自己在外嘀咕一段时间，人就叫干什么干什么了。

　　德布里安在桅盘上一待就是一上午，至于期间他是如何放水的，就不为外人道也了。到了中午，

他与人换岗，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赫然发现情况不对啊。

之前帕尔墨号热热闹闹，气氛轻松，大家说说笑笑。这么今天完全一副亲娘老舅死了的样儿呢？

德布里安去了一份食物，眼睛在餐厅里钻了钻，很快看到了几个熟人。

马尔蒂尼、德卡兹和培力格尔三人都是他的老熟人，其中培力格尔这个瑞典籍家伙还跟他一个宿舍。

“嗨，我说，伙计们，今天都是怎么了？你们一个个为什么这么沉闷？”

“上帝告诉我，我刚才在打饭的时候竟然看到了艾尔迪安，今天可是他的休假日，他竟然还待在船上？这太不可思议了。”

德布里安说话的时候眉毛都挑了起来，他现在是完全的吃惊。你能想象一个酒鬼突然不喝酒了

吗？一个瘾君子突然戒烟了？他在餐厅看到艾尔迪安的时候，心里就是这种感觉。

培力格尔抬起头有气无力的扫了他一眼，“小声点，现在别大声说话。大家心里都不痛快、郁闷又……害怕着很的呢，小心揍你一顿。我现在都想把你的嘴缝上，我一点都不想说话。”培力格尔的神情神态沮丧的很。

德布里安不是个有胆子的人，即使他的工作岗位很需要胆量，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眼睛从马尔蒂尼、德卡兹还有培力格尔三个人的脸上扫过，再看看周边人面部表情的神色，心里虽然急的跟百爪挠心一样，但他真的不敢大声问了。

他都要好奇死了，可在被揍一顿的威胁面前他还是选择了忍耐。德布里安能感觉得出周边人群身上散发出的暴躁，他是真的有种感觉，自己要再大声说话的话，会很不妙，很有可能真的被人群殴一顿。

马尔蒂尼咽下了最后一块烤鱼，拿起餐巾布擦了一下嘴，看着低头吃着东西，眼珠子还在偷偷瞄人的德布里安说道：“中国的老皇帝复活了！”就是因为九点钟传来的这一消息，所有的人都跟死了亲人一样的闷闷不乐。

“噢，呃——”

德布里安的眼睛睁大圆大，面部的肌肉都抽起来了，反应过来后的惊愕声调直能刺破天际。

“闭嘴。你这混蛋！”

一声暴躁到几点的怒喝从德布里安的身侧响起，“咣当”一个木质的餐盘就砸到了德布里安的头顶。而此时的德布里安已经顾不得其他了，他一把抓住马尔蒂尼的手，使劲的抓着，指节都泛白了。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中国的老皇帝已经死三年了，他怎么会复活？”

20世纪的早期不是中世纪了，不然德布里安就该跪倒地上大叫着魔鬼，然后祈祷着上帝，一个劲的在自己胸口画十字架了。

当然，现在德布里安也是跪倒在地上的，他是被人踹倒的，然后不是念叨着上帝画十字架，而是抱头弓背，死死地扛着暴怒的火焰。

……

“我们都上当了，我们都被欺骗了。狡猾的刘，这个魔鬼，让玩弄了全世界的人。”

纽约的国会大厦中，现任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咆哮着向着所有的国会议员诉说着自己的愤怒，还有内心里深深地绝望。那个让中国站立在世界之巅，让全世界都恐惧的战神，竟然没死。

当年那令整个西方世界欢欣鼓舞的消息只是他放出的烟雾弹，他以自己的‘死’给全世界放松了战争的缰绳，他故意让中国显示出了巨大的混乱，让全世界对中国放松了警惕。

现在三年过去了，战争爆发已不可抑制了。他又重新出现，站在了全世界人的面前！

虽然他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但谁敢小看他呢？谁敢将他看做一头垂垂老朽的猛虎呢？东方人都说虎死不倒威，这里他还没死呢！

“不要奢望和平，不要祈求中国人停下自己的脚步。中国人处心积虑的让全世界都陷入了战争，他们对于美利坚的恶意就是瞎子都能看到。”

“所有的国民都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诸国，保卫美利坚人民最后的土地。让我们跟可恶的中国人战斗到底。让中国侵略者们知道，美国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让那个可恶的恶魔看一看，美利坚民族的坚韧与不屈，让那个恶魔真正的下到地狱去……”

第八百七十章不枉穿越一场！

“…………中帝国太祖皇帝的‘复活’可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骗局。他愚弄了整个世界！

那个迄今为止依旧被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深深崇拜的大皇帝，用自己的‘死’为全世界释放出了一头叫做‘战争’的猛兽。整个西方国家都被拖入了战争的泥潭。

……而他在中帝国即将出兵的前夕重新站到了台前，让500万中国士兵，让1000万大中华圈范围内的各国士兵的士气，一瞬间里激增了100倍都不止……

这场涉及了整个世界的战争，在他出现在万千大众眼前的那一刻，中国人就获得了胜利！”

——198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英国人民史》

……

就像70年后的晚辈书中写的那样，在刘暹重新站到世界大舞台台前的那一刻，整个中国疯癫了，整个中国也就在这一刻奠定了自己的胜利。在老皇帝的带领下，他们有信心踏破一切困难险阻，去征服一切全世界！

上百万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汇聚到**广场，那一场规模浩大的阅兵仪式都成了老皇帝登台亮相的配角和衬托红花的绿叶。

整个大中华圈内的各属国政首都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北京，深深地匍匐在中国的脚下。中国老皇帝的复活被激励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他们这些属国也全都激动的不能自已。这些人每一个都坚信，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但是要衬托老皇帝的‘威力’，只是这些还不足够。还要有更刺激的一幕出现。才能彻底重创欧美世界的信心和士气。这是一场战役，心理战役。而不单单是刘暹的‘复活’。

他要借这个机会重重的打压欧美各国的民心，从心理上击垮对手。所以在刘暹付出的前半个月。中国的秘密特使就来到了马德里【西班牙】，来到了哥本哈根【丹麦】，来到了奥斯陆【挪威】，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瑞典】，来到了里斯本【葡萄牙】，来到了赫尔辛基【芬兰】。

中国不会去打古巴、波多黎各等地的主意，只要西班牙老老实实，战争不会将他们的殖民地——仅剩的一些拉美殖民地，牵扯进来。西班牙只需要宣布自己的中立。它甚至可以肆无忌惮的与英法等国做一切赚钱的生意。除了‘志愿军’是必须禁止的外，再没有别的限制。

对于葡萄牙，它在东亚范围内已经没有丝毫的殖民地了。但是非洲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等国，还都属于葡萄牙，它在印度也有果阿和达曼-第乌，葡属印度的存在时间如果依旧走在原历史轨迹上的话，它还有五十多年的生命呢。

中国对葡萄牙的承诺是，如果战火烧到南亚次大陆，只要葡萄牙不越红线。中国可以保证不对果阿和达曼-第乌下手。所以里斯本征服痛快的答应了‘中立’！

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与中国向来没有利益冲突，甚至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中国对于瑞典还施加了一些优惠待遇。而且隔着俄罗斯。中国的手也明显勾不到他们。最重要的是，芬兰因为中国的力主才得以独立，但独立之后中国却没有索要任何的回报。用‘撒手不管’表示出了自己最大的善意。这次北京派出密使，很轻易的就让芬兰、挪威和瑞典这三个半岛国家选择了中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唯有在哥本哈根的密使碰了壁。丹麦这个美人鱼的故乡。与欧洲大陆各国有着很强的利益纠缠。不过丹麦政府也没有拒绝。密使在哥本哈根呆了一个来星期，直到老刘皇帝公开露面的当天。丹麦政府用半个小时与密使签署了《中丹互不侵犯条约》。

然后，刘暹公开露面的第三天，后世欧美历史学家眼中‘压垮了西方世界信心的最后一根稻

草’出现了，马德里、里斯本、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六国，几乎同时宣布中立。这真的是压垮西方人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邱胖子在白厅里大声诅咒着西班牙六国，“这是背叛，这是背叛……”

可又能怎么样？让这六个国家把说出的话再吞回去？还是立刻出兵进攻这六个国家？那是不可能的。

整个中国都在秣马厉兵，西班牙、葡萄牙六国的宣布中立，让中**队的信心和战意都冲破云霄了。所有的人对于战争的胜利都信心十足，英法德奥意美六大强国是很强大，可中国更强大。不然那欧洲六国怎么会这个时候宣布中立呢？而且其中有西班牙这个实力能算得上二流，与中国有着传统意义上的‘恩仇大恨’的国家。这当然是被老皇帝吓的了。所有的中国人心中只有深深地骄傲，而在国防军里，更是战意沸腾的不可抑制了。

“做事情就要趁热打铁。趁着现在军心沸腾之

际，对欧美宣战！”刘暹略施手腕，就把自己捧得高破了天际，当然要趁热打铁了。这个时候对欧美宣战，东攻美利坚，南下澳大利亚，西南伐印度，再遣派一支精锐陆军入欧，足以让整个帝国燃烧起来。

要是别人这么做还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万一大军战败，那就是当头一盆冷水，冰寒刺骨，对于整个中国都有难以想象的打击。可是老皇帝是谁？那是百战百胜的战神，那是攻无不克的盖世名将。士兵们100分的战斗力在他手下也能爆发出150分的力量来。

而且这四路军队中除了北美战事，其他的都无关大局。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印度，英国人部守的力量都根本不会是中国大军的对手。

印度的英国殖民军虽然有百万之多，但90%都是印度人。除了一部分廓尔喀雇佣军外，正牌的英国大兵还不到十万。很难想象这样的力量能够抵挡住中国自阿富汗、孟加拉和喜马拉雅三个方向的全面进攻。

中国打印度不靠海军，只用陆军。配合着政治宣传，完全可以做到手到擒来。

而早被刘暹盯上的澳大利亚呢？现在人口还不到500万，他们能凑出多少军队来？二十万、三十万？还是五十万？

澳大利亚的战役中，中国南洋舰队将会与英国海军爆发双方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决。早已经形成了航母战斗集团编制的南洋舰队，刘暹不信他们会败给约翰牛。但是这里的战争，他会亲临前线。

英国人在整个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仅仅是六百万人的人口，面临着中国泰山压顶的攻势，他们能够提起多大的战斗欲、望呢？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刘暹都觉得很好奇。或许他们会变成当年北美战争时候的加拿大，700万的人口赫然拉起了一支超过50万的数量的军队；也可能会像廓尔喀，轻而易举的就被中国大军荡平，面对中国的军队，几次伤亡重大的交战之后就丧失了反抗的勇气。

澳大利亚，将会是老刘皇帝重新出马的第一战。国防军聚集了二十万精锐部队，海军汇集了南海舰队的主力，还有海军陆战队的五个精锐师，空军也出动了自己仅有的三个空降旅中的一个。和超过600架战机与300艘大型飞艇，不管500万澳大利亚人能拉起50万还是100万的军队，这样的力量足够解决全部的问题了。

整个对澳作战计划投入了50万精锐部队和相应的后勤人员，更有数以千计的船只和几十万被征召的水手船员们。

中国近些年急速发展的航运业。在这次作战中会得到全面的释放。

北美战争是中国作战的主题，国防军和北美藩**队，会先以空军为主要作战力量。大规模的出动空军轰炸袭击老美的铁路、工厂和物资储备地，切断美国人的运输系统。摧毁美国人的工业能力，毁掉美国人这些辛苦聚集的一仓库一仓库的物质。并且彻底的占据制空权。然后大批的地面部队，用强

大的炮兵和装甲洪流，一南一北，席卷整个美利坚！

如果英国人真的把加拿大也牵扯进这场战争中来，老刘皇帝不介意拿下温哥华地区和整个五大湖沿岸区域。

最后是派往欧洲的精锐部队，人不会太多，二十万左右，分别加强到奥斯曼帝国和穷党俄国。中国对于欧洲的战争，放到了次要位置，地面部队最多也就这些了，主要的支援还是物质和空军。中国的空军这下可以光明正大的介入战争了。同时加入战争的还有中国三年前最强大的战机。

中国的飞机马上要更新换代了。

欧美六国这三年的战争没有白打，他们的飞机一点点在追赶着鹞子改战机、中型h3d俯冲轰炸机和b2b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现在只从飞机的性能上讲，中国飞机的优势缩水严重，是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西历1918年1月，中国正式对欧美宣战，当天就宣布要调派1000架飞机前往奥斯曼战场和德俄战场。

1月20日，中国年节将至的时刻，老皇帝御驾亲征，数十万海陆空大军向着澳大利亚进袭而来。

在此之前，早有预备的三路大军已经开始对着印度露出尖牙利齿，而北美大路上，两边更是已经发生了数十次小规模交火。在中国对欧美宣战之后，立刻予以回应的英国人没有空置加拿大这个棋子，因为美国人的流入，以及加拿大自身二十年前的繁衍，人口逼近1200万的加拿大常备军力为30万人，同时还有警卫队等二流军事组织。枪声一响，就开始在温哥华和温尼伯两地聚集兵力，同时隶属于加拿大的五大湖警备队的内河炮艇等船只也全都开动起来，与美国的五大湖内河舰队联合到了一块。【温尼伯地处加拿大南线边界中部位置，临近五大湖】

临近五大湖的一共有三个属国，单独拿来看国力都不怎么样，别说世界二流列强，就是三流如葡

萄牙者也有不如，况且每个国家的人口也摆在那里的。中国本土十几年的大迁移，向北美移民几千万，加上移民们多年来的繁衍生息，以及当年跪地的上千万欧裔、非裔原住民，整个中属北美已经有了一个亿人口。可是上亿人口分成了十一国，还是被他们的后台有意识的调整移民迁移，搞得各国人口相差不多，建国最晚的也有七八百万，建国最早的也只是一千三四百万。

临近五大湖的这三个藩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建设本国的陆军，然后再秘密培养空军，至于整个五大湖的防御——内核舰艇部队，百吨大的巡逻艇要是能算的话，那也就是了。

如今老美和加拿大的内河舰队一动，三国是风声鹤唳，一架架飞机在五大湖水面上转悠了起来，三国可以拿来抵抗美加水面舰队的也只有他们的空军了。

大战一触即发。美国不会白白放着自己前期的兵力优势不用的。中方在北美大陆的兵力虽然丝毫不弱于老美，但老美的二百多万大军是缩在两个角

的，尤其是他们主体缩在的东北角，背后还有加拿大作为盟友存在。而中方的兵力是散布在整个北美大陆的，即使火车运输，也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运输到位。这个空间期至少要三个月。中国对老美的战略方针第一步，是空中力量打压，这也是受这方面影响的。

中方兵力前期的地面战争要打防御战，以空中力量的进压为主，大规模的地面军队进攻需要等时间。最好的结果就是，三四个月的调兵期里，老皇帝正好把澳大利亚收拾干净了，接着跑来北美坐镇。那样的话，北美方面相信自己不需要国内再大规模来援，就能将两个角的老美吃干抹净，顺带再兵进加拿大！

碧海蓝天，庞大的舰队航行在辽阔无垠的大海上。两艘无畏舰，两艘战巡，三个航母集群，数以百计的辅助军舰，这是东亚历史上一支史无前例的舰艇集群！

刘暹站在泰山号舰桥上，扑面迎来的海风将他须发吹拂，年纪快要八十的他这一刻心情是无比自

豪！

中国强大到这个份上了，不枉自己穿越了一场……

第八百七十一章在所不惜！

澳大利亚在赤道以南，季节正好与北半球相反。北国还是冰封千里的寒冬时，在澳大利亚，则正是一年当中气温最炎热的时候。

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还远没后世经济的发达，虽然矿产业已经初步显露了出来，当距离一个个矿产巨头公司‘震动’全球的地步还差的远着呢。

他们与英国人的关系很好是，虽然彼此之间也有着一定的矛盾，但那只是细枝末节，大方针上两边还保持着亲密的吻合度。英国人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规模很大的舰队，有一艘猎户座级超无畏战列舰和两艘尼普顿级无畏舰，一艘不挠号战巡，以及大批的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艇，还有多大二十六艘的潜艇。

这是一支规模强大的舰队，不击败他们，中国舰队就没办法安然的登陆澳大利亚。

所以20万人的精锐陆军就留在了东帝汶，先期的战争是由海军较量开始的。

三个航母战斗编队，每队内都有着两重两轻或两重一中一轻四艘航空母舰，承载着至少200架战机。周边部署有主力舰2—4艘，为无畏舰、战巡或是大型装甲巡演、重巡充任，轻巡、驱逐舰和护卫舰24－30艘，油船2—3艘，补给船4艘，鱼雷艇20—30艘，潜艇4—10艘。

整个航母战斗编队就有着大小船只60艘以上，其战斗方式完全从大舰队近距离炮战转移为战机攻击。

三个航母战斗编队，一个留守东帝汶，控制着帝汶海。一个转头杀向珊瑚海，以几内亚为基地。向着约克角半岛展开进攻。海鹘战斗机和h4俯冲轰炸机可以轻易地教英联邦战机重新做人。虽然这一片区域还远不是澳大利亚的精华地带，但这里是澳大利亚抵抗的最前线。

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编队就直线南下进攻达尔文

港。夺取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地区，它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卡奔塔利亚湾，也就是澳大利亚北海岸线中间凹下去的那个大湾。从这个大湾深处飞起的战机可以直接攻击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线。

1917年的年末，就在刘暹再次站到前台的时候，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全世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费舍就战争发表谈话，他说："澳大利亚坚决地站在祖国（指英国—引者）一边，协助她，支持她，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

在中国对欧美宣战的第二天。澳大利亚就紧随着大英帝国的脚步，对中国宣战。

1918年1月13日，看守政府总理约瑟夫.库克代表政府宣布在战争期间，澳大利亚的海军交由英国海军部指挥，并宣布全国征兵，号召所有的国民都站起身来，用生命来捍卫自由的权利，抵抗中国人的侵略。

1918年1月14日午夜，伦敦向所有的自治领发出了电报。宣布了英帝国的战争动员令。这日的下

午，库克总理在墨尔本办公室召集报界代表宣布："我已收到帝国政府发来的如下电文：动员一切的力量，战争已经爆发。"澳大利亚举国上下一致表示，同意给母国和其他盟邦以无条件援助。甚至很出乎外人意料的是。一贯持反英立场的澳籍爱尔兰人也表示支持英国对中战争。自由党亦表示全力支持母国进行的正义的反中战争，其领袖休斯说道："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正在迎上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澳大利亚各党在参战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分歧。全国各在野党派纷纷表示愿全力支持母国，如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领袖雷德向该州总理霍尔曼（工党）提出停止政党斗争以支持战争的建议。

　　澳大利亚的口号是"拯救帝国。保卫澳大利亚"。其政府在参战后号召人民自愿报名入伍，整个澳大利亚民间报名热度相当踊跃、积极。奥军总兵力很快达到30万人，且80%以上为澳大利亚出生者。澳大利亚政府把征募的志愿兵集中在悉尼附近的利物浦和墨尔本附近的布罗德来多斯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政府还大规模地制造各种军需品，如汽车、马车、马具、制服、枪炮、弹药、船只，准

备粮秣和医药品。

任命布里奇斯将军为奥军总司令。布里奇斯是澳大利亚最有名望的职业军人之一，他曾随英军在非洲服过役，1909—1910年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加设在伦敦的帝国参谋部工作；在澳大利亚创办了军事学院，1914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军事总监。他的副手是怀特将军。这也是一位在南非的英军中服过役的将军，还在著名的英国坎伯雷军事学院学习过，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军官。怀特被任命为澳军的总参谋长。

英国陆军、皇家空军当然也有在澳大利亚驻扎。悉尼就是英国在澳空军部队的大本营，三百多架英国人的索普威斯战斗机，其速度已经超越了180公里每小时。爬升能力更是比之鹞子改战机还要胜过一筹，在奥斯曼战场上，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单机对挑的时候，鹞子改战机被操纵着索普威斯战斗机——骆驼战斗机的英国优秀飞行员给打下了。

当然，这种单挑并不具备普遍性。就好比原时空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的低速活塞式米格战机

打下了美国最先进的高速喷气式战斗机。

可是两边的差距也相差不多了。

英国人对于自己的骆驼飞机非常的有自信，他们的300多架飞机连同澳大利亚自身的一百多架飞机，500架飞机他们相信足以将整个悉尼守护的固若金汤。

可是英国人根本没料到出击的中国战机并不是落后的鹞子改，而是相当先进的海鹘战机和h4俯冲轰炸机。双方战机性能上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拉大了。虽然海鹘战机和h4俯冲轰炸机在中国空军的技术储备当中也已经不算是最先进的货色。但对于现下的欧美世界来，依旧是能让他们完全绝望的存在。就好比当年色雷斯海战之后的情景……

所以。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之战和约克角半岛之战，英军战机和澳大利亚方的战斗飞机。双双毫无还手之力的败下阵来，时速高达260公里的高速战机是骆驼飞机吃奶也够不到嘴儿的。

只是短短一个星期，澳大利亚北海岸线所布置的全部飞机场和海港基地就彻底被毁灭，一颗颗重磅炸弹让英国人费尽心机布置的防御阵线都湮灭在了一次次橘红色的烈焰之中。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小小的不到三十架飞机，其中h4俯冲轰炸机6架。

算上受创但坚持飞回航母的飞机，中方的总损失也只是小小的50架。

两个作战航母编队都不需要返回后方补齐战机和飞行员，一共才50架飞机的损失只后方的运输船，就可以把一切搞定，包括飞行员的补充。

这就是运输船的好处。它们载运的不仅是食物、淡水和炸弹，更有整架的飞机、飞机配件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候补飞行员。

所以，澳大利亚战役在开始的仅仅20天后，数以百计的中方舰艇编队就出现在了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的外海。

战争进展实在太顺利了。丧失了制空权后的澳大利亚陆军不堪一击，而他们的海军与英国的舰队分头从澳大利亚北海岸向东西两边撤退，也可以说是逃跑。伴随着中国海军航母舰队的沿途追击，到今天已经有超过二十艘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被航母战机摧毁。英国人和澳大利亚的潜艇部队也对中国的航母编队进行过袭击，击伤击沉中国海军多艘防护战舰，但是它们始终没能靠近过航空母舰十公里范围。

中国的航母编队防护的太缜密了。外围的高速驱逐舰和轻巡。彼此交错交织的在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三十公里范围内不住活动，20多艘鱼雷艇频频活跃在这些驱逐舰和轻巡的空档之间，它们的速度比之轻巡和驱逐舰还要快上很多，再配合着水下的潜艇和空中的飞机。英澳联合舰队的海军潜艇部队实在是很难很难接近猎物。它们能做的就是在这个大圈子外围伺机的捕猎几艘轻巡和驱逐舰，然后在中国飞机和高速战舰的合围下，九死一生的逃难离去。

中国的航母战斗编队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残酷海战的考验。究竟能否起到金身不破的作用，还很难说。但这总归是一个体系。即使不成熟，那也是一个无数智慧充斥其中的体系。英国人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作战模式。他们的表现更不知所措。

所以，英国人布置在澳大利亚北海岸的海军舰队，加上了澳大利亚海军之后的这支舰队，虽然有着不俗的实力，却在大势面前毫无反击之力，只能分头逃窜，被中国航母舰队最在屁股后面吊打。整个作战期里，英国人的战舰就只有布雷舰和潜艇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给中国海军战舰集群增添了一些麻烦。

“上皇英明啊。拿出了无畏舰、战巡这等空耗国力却又于今日之海战无其大用之物，挑唆德人与英人相较，穷乏其身。我中国默默发展航空母舰，一举奠定海军百年强盛之基业。”第1航母战斗编队的司令官林葆怿，看着已经被随舰的海军陆战队占领的莫顿岛港口那艘坐沉在水道里的澳大利亚轻巡，脸上全是洋洋自得的骄傲。

他才不认为上皇的诈死是什么惊天骗局呢，海军方才应该是上皇的得意之作。

无畏舰、战巡一出，欧美惊诧。欧洲人全去耗费重资的修建无畏舰、超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了。可是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战场上，再强大的无畏舰，也只是飞机‘脚下’的一堆废铁。

轰炸机、鱼雷机配合着潜艇和鱼雷艇的突击与收割，这就是中国海军现在的战术。那一艘艘主力舰和巡洋舰、驱逐舰，已然变成了航空母舰的看家保姆。

中国海军宁愿沉没一艘重巡，也不愿意一艘重型航母被击沉。

只要两边拉开适当的距离，英国人的全部军舰都上来，林葆怿也半点不怕。

如今德国人、英国人空置数十艘无畏舰、战列巡洋舰，在林葆怿看来，是毛用都没有的。

“上皇确实是天纵之才。舍主力舰而取航母，不仅避开了欧洲人的注意力，减轻了征服当年的压力，还把整个欧美海军一举坑死。”

“想我等壮年之时，世界皆以为中国陆强海弱。可现在航母一出，我中国海军称霸全球！确确实实是百年大计啊。”第1航母战斗编队的参谋长黄钟瑛符合的说道。

什么立场决定什么看法。在海军的一班军将眼中，刘暹当年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不走巨舰大炮路线，而取道航空母舰，一举将中国海军的层次拉高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是用多少赞美也无法诉说的绝妙。

欧美那些还停留在巨舰大炮时代的海军强国们，他们可以继续转变思路，但步伐注定是要落在中国人的屁股后面呢。老皇帝的一个决策，为中国海军的真正崛起缩短了至少三十年前时间！

“报告司令官。登陆部队来电，我海军陆战队第2师某营已经成功夺取布里斯班市郊外的英军机

场，全歼机场之残敌。”

一个年轻的参谋军官向着林葆怿报告说。在中国海军陆战队进攻布里斯班市区的时候，城南的一部分残兵趁着包围圈还没扎好口子，逃窜了出去。2师一部奉命追击，英澳残兵退进了南郊的那个机场。然后战斗一直打到现在。

黄钟瑛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下午的3点了，也就是说南郊机场的战斗打了快两个半小时了。

“司令，洋人打的很拼命啊。一支不满千人的残军败兵，靠着破破烂烂的南郊机场，竟然抵挡了我一个营两个半小时。”

“那是。亡国之战，霸权之战么。不管是澳大利亚人还是英国人，都不会轻易地让我们得偿所愿的。海边的战斗打完了，深入内陆后还要仗要打。咱们后面跟着20万精锐陆军呢。

上皇已经下了死命令，澳大利亚即便打成一片白地，也在所不惜。”

第八百七十二章神位不可动摇

澳大利亚战区，当夜幕降临，明月初升的时候，历史的巨轮又向前滚动了一圈。进攻悉尼提上了中国海军战舰集群的作战纲目上。

第2航母战斗编队已经完成了全部物质、人员和油料的补充，司令官徐振鹏已经登上了旗舰牡丹江号航空母舰。这位留美幼童出身的海军将领，抵达美国时才十二岁，在众多幼童在前辈们的影响下纷纷选择法律、土木工程和理科类‘人生理想’的情况下，他独一无二的选择了海军，19岁那年考入了老美唯一的海军类学院——海军军官学校。

返回国内后，徐振鹏自然是加入了新秦帝国的海军，到今日三十余年的奋斗，让他坐上了第2航母战斗编队舰队司令官的宝座。

这次的悉尼攻略，徐振鹏所率的第2航母战斗编队是唯一投入的中国战力。中国海军如期进攻悉尼，只是为了吸引澳大利亚人的注意力，刘暹的目

标早就盯上了昆士兰州——也就是澳大利亚的东北部——的内陆地区，约克角半岛南方的位置。

大批从约克角半岛区域撤退的英国陆军和澳大利亚军队正在昆士兰州的内陆进行着集结，英国人、澳大利亚失去了自己的海上优势和空中优势，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投降，即使是昆士兰州这种缺乏工业做支撑的难守之地。

昆士兰州在澳大利亚有‘阳光之州’的美誉，因为它55%的面积都位于南回归线的以北，气候温暖。阳光明媚。这里80%的土地都可以用来发展农牧业，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粮蔬生产基地。每年的农牧业产品都要大量的出口到欧洲。可是这里的工业十分欠发达。即使到了后世的21世纪，昆士兰州的经济产业也没有工业这一块。除了农牧业，这里只能卖一卖旅游，卖一卖矿产。

趁着夜色，第2航母战斗编队的所有战舰，缓缓驶出了布里斯班港。没有震天的汽笛长鸣，没有欢送人群，也没有亲人的握别，有的只是一颗必胜的信心。即使只他们一支航母编队，无数的中国将士

也十分坚定的相信自己依然能够吊打悉尼守护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在第2航母战斗编队驶出港口之后。间隔不到一个小时，第1、第3两个航母战斗集群也一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布里斯班港。他们的目的地与南下悉尼的第2航母战斗编队正好相反，它们要做的是北上，进入罗克汉普顿，届时，八艘航母上的三百多架战斗机与轰炸机将会起飞深入澳大利亚内陆，在菲茨罗伊河畔的拉尔德市——中**方所能控制的大陆最深处，做燃油补充之后，就继续向西飞临到阿尔法、杰里科、瑟比顿三座城市的上空。去毁灭自己所能看到的一切英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

炸毁所有的仓库，焚毁所有的物质，让英澳联军一个个防空火力点上的射手都惨叫着升上天堂，或下进地狱。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一切。

在昆士兰州，英国陆军还有四万人，澳大利亚陆军则有二十来万。这些部队的分布十分广散，刘暹要是想用空军力量去消灭他们。那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可是要消灭这些军队的物质总储备地，那

就是轻而易举了。

老刘皇帝站在战场的时候。地球上谁能瞒得住他？

虚拟地图上详细展现着英澳联军这些日子来的每一步动作，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

——昆士兰州的战略物资储备地就是在阿尔法、杰里科、瑟比顿这三座城市。

但是他的这般判断还是太神奇了，并不能说服所有的人。

中国国防军部队虽然极度的崇拜刘暹，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些有着真正战争天赋的精英，那些出于阴暗面心理的败类，在这些人数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眼中，老刘皇帝的这一次‘判断’太过武断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阿尔法、杰里科、瑟比顿三地呈正三角形分布在昆士兰州的腹心位置，它们距

离约克角半岛和罗克汉普顿的距离，它们自身的水路、陆路运输条件，再配合着总指挥部收集到的各类情报，以及战神的直觉，刘暹断定这三个地方就是澳大利人和英国人的物资储备地。在那很小很小一部分精英军官看来，这根本就是扯淡。

　　俗话说得好，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能打仗有才能的军人都有一股自命不凡的傲气，虽然老刘皇帝在以前的战场上创造了一次次不可思议的奇迹，可把老皇帝挂起来当神就好了，突然跑到前线插手指挥，这心理上就有着一层古怪感了。

　　特别是眼下澳大利亚作战指挥部所收到的全部信息，包括军情局递来的军事机密，都不能证明那三个地方是就是军需物资储备的所在。那些国防军的精锐军官在‘信仰’和自我面前，还是有一小部分人选择了后者的，虽然他们万万不敢光明正大的提出来。可是私下里就透出话风了，再加上暗中的败类们，以至于这次的战略决定过程当中，刘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判断指挥作战的敲定过程当中，他竟是听到了一丝别样的声音。对比他在整个中国无可匹敌的声望和威名，这太意想不到了。

刘暹没有特意去‘介意’这一点，现实能说明一切。当年解放战争时候，华北野战军粉碎果军的重点进攻的时候，老帅名将不也是被下面的士兵们编排的‘很顺口’的么——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

这些人到不是真的想要拆刘暹的台，而是刘暹给出的理由真心不能让他们信服。只要战果落到实处，一切ok！

而南下悉尼战场的第2航母战斗编队的旗舰上，

一幅大型的悉尼地理图被悬挂在舰桥指挥室的舱壁上。参谋长程璧光手拿一条长长的三截教鞭。站在海图前面。

“各位，都看清楚了。这里、这里、这里，悉尼湾、沃尔什湾、杰克逊港。这三个港口停泊着英国在澳大利亚舰队的多艘主力舰，这三个地方临港的仓库中都储备着大量的军需弹药和燃油，当然，这周边也部署着严密的防空火力。

此次作战我们不需要真正占领悉尼，但是这三个港口是我们必须炸毁的地方。

同时在帕拉马塔河的更深处的罗斯希尔和卡灵福德，以及悉尼港南面的好士围、中西面的帕拉玛塔，西部的布莱克镇、西南面的利物浦、北面的车士活，及位于悉尼港北面的北悉尼，这些地方都布置着有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骆驼飞机。”程璧光手中的教鞭鞭头绕着这些地方划了一个很大的圈。几乎囊括了整个悉尼市区。

“敌人很清楚自己的飞机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将原本集中在北悉尼和帕拉马塔两个机场的飞机分散到了现在的八个机场中，用意何在，非常明了。我们的飞行员在进攻当中，一定要时刻注意侧翼，并且尽可能的将格斗高度拉高。告诉所有的飞行员，不要轻易地俯冲地面，悉尼不但有超强的防空火力网，他们还需要警惕时刻有可能从侧翼高空俯冲插进的敌增援力量……”

第2航母战斗编队的军事会议实在没什么好讲

的。整支舰队必须与悉尼保持着200公里以上的距离，甚至总指挥部有建议。如果可行尽可能保持300公里以上的间距。因为这个距离是短腿的骆驼飞机作战半径之外的间距，英国人的骆驼飞机的航程只有480公里。

　　而中国眼下亮相的海鹘战机，航程达到650公里，如果不在机翼上悬挂小号炸弹。还可以挂上两个小副油箱，航程能够增添到800公里。

　　所以，悉尼一战当中第2航母战斗编队战舰的警惕对象更该是英国人的潜艇和夜间的战舰突击。英国飞机的威胁很小很小。

　　——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对于海鹘来说。完全是有吃过无放过的美食。

　　与悉尼之战相差不过六七个小时，罗克汉普顿港口某栋主人逃之夭夭的大庄园中。现在这里就成为了第1、第3两个航母战斗集群的两个作战指挥部，海军方面的现任南洋舰队副司令官刘冠雄亲自来此坐镇。

三百多架战机已经起飞了。顶多六个小时，阿尔法、杰里科、瑟比顿三地是否就是昆士兰州英澳陆军军需物资储备地就一清二楚了，这次空袭是否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也就一清二楚了。

罗克汉普顿的战事比悉尼之战还要更加无聊，对于作战指挥部的全体人员来说，这一战就是等待。

刘暹这个时候人还在布里斯班，刚刚吃过午饭，在海边散散步。任何人都不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丝儿紧张和忐忑，就像来布里斯班游玩的一样，老皇帝老神在在。这样的表现让微微有一丝涟漪的总指挥部立刻平复了下来。

有什么好担忧的？上皇都不急呢，自己才急不着呢。

就是刘暹身边的近臣和亲随侍从，也将内心的忧虑压了下去。战斗已经进行中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真正的去相信老皇帝。坚信老皇帝的一世英

名不会因为这次小波澜而沾染上黑点。

刘暹没有来过澳大利亚，前世的他就是一个最纯粹的**丝，每个月挣的那点钱除了吃饭穿衣，积攒下的一点一年也买不了一个卫生间。那还只是一个三线城市。

出国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说就是做梦，连国内旅游他都嫌贵。到了这个时空，有权有势的新秦开国帝王，刘暹可以自由自在的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可他没有时间去玩了。

尤其是退位之后，舒坦日子没过两年人就病了，再后人就死了，窝在香山好几年，也幸亏他是个七旬老人了。要是放到年轻力壮时，那绝对憋不住。

现在来到了澳大利亚，看到了成群结队的袋鼠，看到了澳大利亚文明世界的大堡礁，虽然没有潜水。

刘暹如今的心态已经改变了，他现在的人生剩

下的并不是只有战争，还有舒适的生活。

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中国被他搞得如此强大的令人难以置信，要是还不能对西方取胜，他几十年的努力还有作用吗？

现今的战事，刘暹只需要高高坐在亿万国人头顶当神，中国不靠着他的bug，而靠自身实打实的工业实力和人口数量，压平美利坚，打崩英法德奥意，也该毫无意外。

他的插入，只是让战争中的中国损失的更小一些，胜利来到的更大一些……

6个小时后，胜利的喜悦传来。阿尔法、杰里科、瑟比顿三地果真是英澳陆军的军需储备地，一处又一处的仓库在空中都能直接观察到，还有大批露天堆放在火车站、码头的物质，以及三地一百多架飞机和相当数量的一批装甲坦克。此次空袭直接炸毁了英澳陆军大量的军需物资，还击毁了杰里科的一处燃油储备仓库。熊熊燃烧的焰火离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浓浓的黑烟把天空的太阳都给遮住

了。

布里斯班没有爆出‘万胜’的呐喊，也没有人疯狂一样叫喊着‘万岁’，但是所以人再没有丝毫对老皇帝的疑虑，事实证明了一切。

——老将出马，一个顶一群。老皇帝的战神神位，不可动摇。

或许你很厉害，你很相信自己的判断，你很崖岸自高，但这在现实面前都没鸟用。

战争就讲究结果。老皇帝把那三个点划下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你们’的自我就不行。

刘暹一生的戎马生涯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了，罗克汉普顿这一次空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事。刘暹立刻下令那两支航母战斗集群快速南下，悉尼之战就将开启第二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拿下悉尼，澳大利亚的战争潜力将会遭受巨创，因为悉尼是澳大利亚的工业重镇，没有了悉尼，澳大利亚本土的工业就只能指望墨尔本。即使澳大利亚政府学习当年的光头党，拆迁诸多工业机器运往内陆重新组建工业，水利、电力，还有煤，这些东西可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配套齐全的。

所以，澳大利亚之战，不管英国人再怎么努力，不管澳大利人再怎么拼命，结局都已经注定。中国这一战必胜。钢铁不是血肉可以抗衡的。

第八百七十三章二次分藩建国

澳大利亚战争进行到一个半月，继悉尼丢失之后，澳大利人的第二个工业基地墨尔本也宣告沦陷。战争已经大势已定了。

没有了两大工业重地，澳大利亚短期内就没有了工业，本身力量就很薄弱的澳大利亚人，可能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连一门像样的大炮都无法自己生产出来，一发急需的炮弹都没法制造出来。

中国的战机在一次次的摧毁着澳大利亚人的仓库和物资储备地，在刘暹的眼中，这时候的澳大利亚与原时空抗战时期的中国是多么的相似啊。

两边都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都有着广袤的国土，都想要了搬迁工业，退守内陆坚持抗战。

然而澳大利亚人哪里有中国的好运气啊，澳大利亚国土虽然广阔，但其内陆根本就不适合大集群人类生存生活，东南沿海才是澳大利人的主要聚集

地带。海洋气候及南太平洋及南印度洋的信风带让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成为该国气候最为温和湿润的地方,水热配合条件好，自然条件适宜，人口只会越聚越多。悉尼、墨尔本两大经济、工业重地全都汇集在这里。再算上澳大利亚西南的一小块地区，这两个地方的土地上生活着85%的澳大利人。

这与中国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丢了沿海之后，还有华中、西北、西南，诸多辽阔的空间以继续经营抵抗，并且中国的对外国际路线始终没有彻底的断绝，光头党背后有老美在支撑。驼峰航线再怎么困难重重，也将一批批的军备物资运到了中国。

澳大利亚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英国人的船只现在哪里还敢出现在澳大利亚的航线上？！

而除了英国人之外。澳大利亚还能依靠谁？它那稀少的人口与庞大的国土面积完全不成比例，身边更是只有一个百万人口的效果新西兰。在这场战争之中。新西兰人动员起了全国10%的人口进入军队，其中一半人开赴到了澳大利亚，不管是悉尼战

役还是墨尔本战役，俘虏的士兵中都有不少的新西兰人。

丢失了悉尼和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现在是‘弹尽援绝’。在老皇帝的眼中，就是釜底游鱼一样，已经不存在翻盘的可能。

十五万精锐陆军正在悉尼陆续登陆，剩下的五万人会在一部分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在澳大利亚西南的珀斯登陆，澳大利亚灭亡的倒计时已经临街。过不了一个月。澳大利亚人就会彻底丧失反抗能力，他们的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的压迫，其政府最后能掌控着的军队将不得不与中国国防军进行一场决定性又有着绝望性的决战。到那个时候儿，如何维持地方秩序，如何‘统治’诸多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就该成为中国澳大利亚派遣军最大的难题了。

刘暹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澳大利亚了，你可以形容他人在澳大利亚，心在美利坚。

澳大利亚战事进行了一个多月，北美的战事也进行了一个多月。美国人果然抓住了开战初期的自

己兵力上的优势。主动出击，连续发动了多次会战，猛攻国防军一系列的阵线阵地。

可惜多是未曾得手。中国方面的空军优势给美**队造成太大太大的威胁。即使老美将防空火力网发挥到极限，也只是起到了防御危险的作用。而不是消灭了危险。

何况美军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再多，性能再好，他们也不可能将整个美利坚都布置上。中国的轰炸机作战半径是有些小短腿。但在减少载弹，增挂副油箱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轰炸飞机越过美军的防线，反复轰炸着老美的交通线和公路、铁路、码头等一切交通设施。至于临近前线的工厂，美国人有自知之明，大型又重要的重工业根本就不设置在那里。除了匹兹堡这个早多少年就已经形成垄断规模的钢铁联合基地以外。

“高老弟啊，你是空战专家，在我们这里转了一圈，不知对北美当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啊？”新奥尔良，佛罗里达战区的中华联军总司令刘玉刚这样向新到任的空军参谋长高靖问道。

这两个人之前并没见过面，但是彼此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头。因为他们在中国国防军中是勋旧派中坚力量的代表。

刘玉刚的伯父是刘卓，作为刘暹的跟班大将，刘卓的爵位没能挂上国公，却也是排名前列的侯爵。虽然在整个新秦战史上，刘卓的战功甚是有限，然刘卓最大的作用就不是在战场上，而是作为刘暹看家守业的心腹。对刘暹而言，这样的人比之在战场上为他冲锋陷阵的大将来，半点不次。

刘卓自己只有三个儿子，一个在国内从政，一个迁到了燕国，一个来到了鲁国，能在军事上继承他的衣钵的只有刘玉刚这个侄子。

在刘卓不遗余力的栽培之下，刘玉刚在上次大战之中就挂上了少将的军衔。到现在又是二十年前的熬资历，肩膀上上将军衔挂的稳稳当当。

而高靖呢？他爹只是秦军当年的一个中层军官，也没别的叔伯大爷能更加出人头地的。高靖在

整个勋旧派中扬名，成为了勋旧派的中坚力量是因为他的岳家——霍广正。有霍家在背后做支撑，高靖自身又确实有真本领，在国防军里混出名堂来那还不简单的很啊。

高靖比刘玉刚小10岁，现在挂着中将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分量就比刘玉刚轻了。他有年龄上的优势，只要佛罗里达的战事打好了，以霍家的力量，高靖要高升一级是分分秒秒的。

“我确实有一点想法。”高靖说，“我认为，我们的轰炸机、运输机航线。就像是一块肥沃的田地，那些老美的战斗机就是躲在田地旁边山林里的野猪群。它们时不时的会跑下山来把我们的田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可如果我们是守在田地里的话，它们又很少会露头。再说了。我们的人力有限，如果派人守田地，就没有力量再来解决山林里的那些野猪了。

野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始终困扰着我们的空军。让空军不能尽情发挥我们的优势，束手束脚，最终影响战斗进程。”

佛罗里达战区不是东北战区，后者是要做长久坚持站的。而前者更多是碾压战。国防军总部给刘玉刚的期限是3个月到5个月，最迟150天内，必须彻底打扫干净北美大陆的东南角。

“你的意思是我们打上门去？”刘玉刚微微的摇了摇头。“我们试过轰炸美军机场了。效果不大。美国人隐蔽的很好，很难炸到他们的飞机。”

“单单击毁飞机是不够的，美国人最大的弱点不在飞机的数量上。东北大区的工业实力足以让他们在这些年里生产出足够多的飞机。我个人认为他们最缺的是飞行员。要打痛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消耗掉他们的飞行员。”

刘玉刚还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很新颖。

“具体说说。”

“战前，美国是对帝国敌意最明显的国度。所以他们也是最小心的一个国家。他们的飞机是跟英

国人联合研制的，最初的飞行员和航空部队组建都是在加拿大完成的。也因为此，数量并不多。

美国丢失了产油地，一直缺少石油。这使得飞机公开露面的最近三年里，美国没有条件大量的培养精英飞行员，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一群新兵蛋子。美军的飞行员质量在整个欧美六国中都属于倒数。”在英法德奥意美六个国家中，美国也属于对航空力量投入最小的一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是老美没有在飞机上战胜中国的信心；是因为老美的国土距离中国太近太近。

美国缺少战略空间。再发展空军力量。不是中国的对手了，中国的飞机就能轻轻松松的跨越进美国的国土上。老美的生存环境与英法德意奥五国是大大不同的。

所以，美国人把更多地钱和物质投入进防空部队和陆军部队。对比空中。他们更相信陆军的力量。

尤其是佛罗里达，这只是一个州的土地。15万

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1.5个浙江省。虽然生活着几百万美国人。但是中美战争真的爆发了，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把佛罗里达守住。也因此，老美政府始终不在这个州投入巨额资金和人力物力来建设工业基地——应该会有些地下工厂，但产量绝对有限。

可以说战争一爆发，佛罗里达战区的美军就处在了一种只有消耗没有生产的境地。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美国人在佛罗里达虽布置了大批的陆军和潜艇、鱼雷艇部队，还布置了一批战机，整支美军的士气都有一种‘哀师’的气息。他们是被放弃的所在，可他们依旧选择了忠诚。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还拼掉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的性命。

所以，国防军总部对于佛罗里达战区的战事就更倾向于用密集的火力去毁灭美军的抵抗。

“这样一来，我认为消灭野猪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超过了保护我们的田地了。”

“这不是说我们的田地就能让野猪给肆意糟

蹋，而是说相对于我们损失的轰炸机和运输机，可以更多地猎杀美军的战斗机，对于我方战争的总体进程更加有利。短时间内我们轰炸机和运输机的损失量可能会多一点，但我们能够承受。说真的，我们的轰炸机、运输机的速度并不比骆驼飞机差多少了。真在空中碰对面了，逃生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我们，是以此来换取佛罗里达战区的美国人所绝对承受不起的对应飞行员的损失，以来换取整个天空的控制权。”

整个美国对于航空力量的投入都相对的要小，若是在东北大区，那里的美国人当然会有飞行员的生血系统，只不过是速度的一个快慢。可是在被‘抛弃’的佛罗里达州，这里的地下工厂或许能持续的小批量生产飞机，但绝对没办法‘生产’飞行员。

中国空军如果彻底消灭了潜在敌人后，尽情的对着美军的每一个阵地施行高空轰炸，用成吨的炮弹去换取美国人的生命，肯定会对整个战场都有着十分有利的促进的。

“我们以前把战斗机绑在轰炸机旁边，使得我们战机的高速优势施展不开，同时也使得交战的选择权落到了美国人手中，现在我认为该是改变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增加轰炸机的批次数，同时减少直接配属于轰炸机的护航力量，而将这些飞机按照四架、八架一组的方式派往美军经常出没的领空地域游猎，攻击那些出得山林来的野猪。并且不间断的袭扰美军凌空，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战地附近保持存在，逼迫美军增加空战的频率。争取在一个月内，把美国人的战斗机部队消耗干净。”

高靖的这个建议其实就是赤果果的以本伤人。但高靖深信，这一战术能在佛罗里达大获成功。

“这不会让轰炸机损失的太多了些？”刘玉刚有些担忧。

“短期里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绝对不大。最多十天时间，必能大幅度减少轰炸机的损失。”高靖回答说。

刘玉刚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说：“这个建议很有意思，但是否可行，还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些事情你们参谋部先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我给你五天的时间，下周四召开作战会议，你要准备好一切，拿到会上详细研讨。”

佛罗里达战区总指挥部进行对这套方案商讨研究的同时，这份报告也同时被送交到了北美战区总部和远在几万里之外的北京。刘暹也受到了这份作战计划。他没有吭声，这种事儿他无法判断对错，虽然认为是一个有一定可行性的提案。索性就不出声，等着前线自己拿主意。

七老八十的人了，要想全盘掌控整个战事，是不可能的了。刘暹也无意来这么做，他要做的只是在战役的节点上来推国防军一把。

“皇爷爷，这澳大利亚打下来了也分藩建国么？”刘盛的皇长子刘祥随侍在刘暹的身边。他是内定的太子爷，只是还没成年，今后个人不出意外的话，那是板上钉钉的第三任帝国皇帝。

“你想分澳大利亚而保北美？”刘暹人老心不老，一眼就看出了大孙子的想法。这小子想保住北美，尤其是东北大区那块精华地带，他舍不得把那块富得流油的地盘分给自己的兄弟们。而澳大利亚和不远处的新西兰，来自21世纪的刘暹当然明白这两个国家日后的富裕，可在眼下的时代，这里比起北美来就是一片不毛之地。

“皇爷爷英明。”

“哈哈哈，晚了。大事早有定论，岂能出尔反尔！”

第八百七十四章印度战区

佛罗里达战区中华联军总指挥部的作战室里，灯火通明。作战室的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沙盘，地图周围围满了参谋人员。他们有的属于国防军，有的属于属**，有的属于藩**，出身各自有不同。但现在全都在精力集中的忙碌着一场战事的推演。一个个作战参谋小心地移动象征着双方兵力的红蓝两色的小旗子，一个个作战参谋在一边忙碌的用公式演算着……

“参谋长，第二周的预计结果出来了。”一个中校参谋走到端坐在一边的高靖面前，将一张写着一个个数据的公文纸递给他。

高靖低头看了看，就把这张纸递给坐在旁边的副参谋长尹昌衡。

“你看看，第二周里轰炸机、运输机的损失要比第一周要下降55%。”

尹昌衡也是国防军中的后起之秀，四川彭县升平镇人。武汉步兵指挥学院毕业，在原川滇边务军区司令赵尔丰手下崭露了头角，这些年上升势头很高。跟高靖这样身后有背景的人不同，尹昌衡是属于真正被上面看好的种子。

尹昌衡仔细看了看模拟的战果统计，然后再统筹的看了一下两个周内美军的战机，然后再看了接下日子里美军的‘战争潜力’，高靖这位新上任的总参谋长不愧自己空战专家的名头，尹昌衡心里有谱了。

“第一周我们的损失的确很大，但是要看到美国人的损失，他们的损失也很大。到了第二周末，你看看。他们可不就撑不下去了。最多第三周，他们就会丢掉制空权。一个月内完全能把美国佬打的一架飞机不敢上天。参谋长，让作战部继续推演第三周的结果吧。”

“我们的推演完全是按照标准来做的。不是弄虚作假的。真凭实据拿到作战会议上，刘总司令和各军主将，不会看不到的。”

一次战争推演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即使有了第一周和第二周推演的结果，第三周的推演也用去了六七个小时。还是那个中校参谋，又一次把一张纸递给了高靖。高靖看了后再把这张纸递给尹昌衡。

“这一周的推演的结果极其有利，第三周完成任务可能性很大。你看这轰炸机的损失已经非常小了。这说明美国人的空中力量已经被我方消耗殆尽，已经无力威胁我军的任何空中行动了。”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进行第四周的推演吗？”尹昌衡问。

“当然要，为什么不呢。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呢。不过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帮了三天半，下午都歇一歇，明天再干半天。现在都回去休息。”

随着高靖的一声令下，参谋人员们立刻又忙碌了起来，却是带着欢笑的忙碌。他们收拾起笔录，整理好工具和地图，整理好笔尺和规矩，拉开厚厚

的窗帘，打开了作战室的大门。明媚的阳光照撒了过来。

……

刘暹从澳大利亚直驱北美，随他一块行动的只是一支航母战斗编队，另外两支留在了澳大利亚。它们连同本土留守的海军力量，将是接下来印度洋海战的主力。

在中国力量进攻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同时。印度战场的进展也甚是顺利。中国的对印政策是承认印度各邦之独立的，承认印度土著王公的合法性。比如印度西北大区最先被国防军和阿富汗联军攻夺的巴基斯坦区域，中国就在北部扶持起来了一个锡克王国。

这是立招牌的一件事。寻找到的锡克王国后裔是兰吉特辛格的长子卡拉克辛格的后代。性格相对彪悍的锡克人在亡国多年之后重新得到独立的机会，面对卡拉克辛格的后代。俯首听命，再也没有当年对卡拉克辛格本人的抗拒和险恶了。

78年前的1839年。兰吉特辛格驾崩。他死后，锡克帝国马上陷入混乱的局面中。兰吉特辛格的法定继承人，他的儿子卡拉克辛格不受欢迎，短短几个月就被剥夺了权利，后来在监狱中神秘的死亡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被毒死的。卡拉克辛格的儿子瑙尼哈尔坎瓦尔辛格在父亲被毒杀后登上了王位，但显而易见他的王位是非常虚无的。只是几个月后，他也神秘的死亡了。相传，他是在父亲的葬礼返回途经拉合尔时被高处落下的拱门砸死的。

当年的锡克人用自己的内乱将一个相当强盛的王国拱手让给了英国人，现在他们必然会万分珍贵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然，所有的印度人也清晰的看到了查谟新王国【克什米尔地区】的下场。这个出卖了锡克王国的叛逆建立起来的王国一直来都是英国人豢养的一条狗，甚至于一鸦战争时期，这个查谟新王国的创建人古拉伯.辛格还对西藏产生了野望，1841年5月，他组织了一支由查谟人、拉达克人和巴尔蒂斯坦人组成的侵略军分兵三路攻入阿里，西藏地方政

府仓促之间，根本无力抵抗，日土、噶大克、扎布让、托林、普兰等重镇相继沦陷。侵略军首领佐拉瓦尔.辛格率军一直推进到玛旁雍措附近才遇到西藏地方军队的阻击。由于天气的转寒，侵略军的攻势开始放缓，到年底，西藏地方军队完成集结，在噶伦策垫多吉的率领下进驻马攸木山口，1841年12月12日，西藏军队在玛旁雍措附近的多玉查谟侵略军相遇，经过两天激战，佐拉瓦尔.辛格被藏军杀死，查谟军队陷入崩溃。藏军趁胜追击，收复了阿里地区，并向在拉达克克人的支持下推进到列城附近，古拉伯.辛格立即派遣哈里.钱德率领6000人到拉达克【克什米尔地区土著王国，属于中国——西藏的属国，已被锡克王国攻灭】镇压当地起义并攻打藏军。最后双方在边境相持不下，1842年9月。双方议和签订协议，规定拉达克与西藏边界沿用传统界线。双方要固守边界，同时还是查谟大公国的查谟新王国通过条约获得了垄断羊绒贸易的商业特权。这一贸易是当时最发达的商路之一，为古拉伯.辛格日后的建国和扩军提供了相当丰厚的财政支持。

　　现在中国毫不犹豫的将克什米尔地区纳入了自

己的版图之中。并且将古拉伯.辛格的后代完全收监，彻底的没收一切财产。那是赤果果的报复。

印度战争总共开始还不到一个半月，锡克王国刚刚复国，两边的正式分割条约就已经签订。

中国的吃相虽然略有些贪婪，但这种明着要好处的作风，却让更多的印度没落王公们相信了中国之前宣传的对印政策。

英国人当然掌控着了印度的大权，军队的权利绝大部分牢牢地抓在英国人的手中。但是诸多丧失了军权的印度王公对于印度民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根据军情局的统计，整个英属印度范围内，一共有着525个大小王公控制着印度超过1/3的土地，他们臣属于英国的殖民政府，与之签订各种条约，大权在英国驻扎官手中，王公仅名义上保持统治，对外无权与其他土邦或外国发生联系，对内享有很大的自治权。是邦内人民的**统治者。对于底层的印度人有生杀大权，自身虽然没有靠得住的武力，却都拥有大量的财富，生活穷奢极侈。

刘暹自然向分割整个印度。让之形成一个个面积不大的邦国，但是他不会要所有的印度土邦都各自独立的，那样太可笑了。很多土邦连一个县大都没有。而有的土邦却能顶的了汉地的好几个省。

在巴基斯坦的南部，刘暹成立了一个巴基斯坦联邦。政体抄袭后世的阿联酋，政体面积高达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过2000万。刘暹还要外交部联系伊斯坦布尔的艾哈迈德四世，让他以天方世界领袖的地位授予巴基斯坦联邦国内大小十几个土著王公埃米尔的头衔。这些土著王公全部都信奉绿教，中国的这个作为让这些人每一个都欢喜异常。

整个印度区域内，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邦属于绿教信徒区，剩下的全部是印度教信徒区。其中海德拉巴、迈索尔、印多尔、特拉凡科尔、朱纳格特等土邦不但在印度的历史上有着沉重的印记，更有着不小的面积和众多的人口，这些土邦中国的政策是全部独立建国的。整个印度刘暹至少打算分割成十五个以上的国家，彻底消除印度成为中国西南方威胁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也就是因为中国方面‘招牌’立的好，很适宜的挠到了这群失去了大权的印度王公的痒痒处，受他们的影响，整个印度民间对于这场与中国的战争态度普遍不积极。

军情局早就开始与印度的土著王公展开联系，同时网罗到的还有一些印度的暴力geming者。刘暹对后者的态度很友好，与对待当前国大党首领人物们完全是两个态度。这些人将来也是要建国的，就在印度各邦国与邦国之间。就算是他十分不待见的那帮软蛋，刘暹也会留个地儿来给他们施展，或许几十年后的后人们还能跟看到具有印度特色的杂技式大阅兵。那简直能上春晚了！

等到刘暹带着舰队通过巴拿马运河，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月。印度的战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王冠上的这颗明珠赫然有了崩盘的架势。因为啊，在老刘皇帝‘御驾亲征’北美的这半个来月里，印度屈指可数的重镇——加尔各答，依然落入了中国国防军的手中。

整场会战，中国方面一共投入了20余万军队，

英国人则投入了四个师的英国大兵和三千人的廓尔喀雇佣兵，以及接近五十万人的印度殖民军。双边七八十万大军围绕着加尔各答展开了一个月的激战，最终以英印军队的全面落败而告终。

三十万印度人走进了国防军设立的战俘营中，英国人被俘虏了将近15000人。整场战役击毁英军的骆驼飞机超过500架，占英军驻印空军的40%。俘获和击毁英军坦克、装甲车300辆以上，缴获大炮700余门，各类卡车、牵引车一千多辆。一场加尔各答会战打空了英国人在印度的全部机械化部队。

英印残军只有不到十万人逃到了贾姆谢德布尔。四十多万英印军的损失，引发了整个印度的震荡。

任是对英国人最最忠心的印度人也真切的认识到，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不长久了。

大英帝国还有上百万的正规军，可是纵有百万大军的大英帝国也不可能再向印度运送一个援兵。

加尔各答会战的败阵，不仅动摇了印度的人心，也动摇了伦敦的人心。四个师的英国士兵只剩下两万出头跑到了贾姆谢德布尔。大英帝国要保卫一个印度又要填进去多少人命啊？

印度人的人心民意已经不在英国这一边了。伦敦不可能允许印度各邦独立建国，只这一点，印度的土著王公们就不可能再倒向大英帝国。统治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大英帝国的陆军难道还能跟在万里之外的印度与近在边陲的中国人大打出手吗？

所以英国是不可能对印再援兵的。

即使印度是大英帝国维持自己西方霸主地位的至关重要之一环，印度所产生的利益占据着整个大英帝国一年财政收入中很大的一块份额，可是对比大英帝国的存亡，印度这颗英国女王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也就变得不那么珍惜了。

可以说，印度战区的进程超乎了刘暹想象的顺利。他还以为英国人会借着印度广阔的地盘，驱使着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一**的来送死，以此来阻挡国

防军的脚步，也顺带着为中印之间添置上一道血海深仇。可是一个加尔各答，英国人竟然拼命一样调集了五十万殖民军，他们是疯了。

西方的那句话很对，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英国人就是疯狂了。所以他们才会让五十万印度殖民军守卫加尔各答，抽调整个印度半数以上的飞机和一两千门大炮，抽调驻印英军几乎全部的机械化力量。整个驻印英军也只不过十万人多些，一场加尔各答会战英国人就动用了四个师的军力，那是不是下一阵新德里会战，英国人就会把自己手头的全部嫡系都投入进战场了？

第八百七十五章第一次……

1918年11月，雪刚下过，天空已经放晴，广袤的五大湖已经变成了一片雪白的冰雪世界。它像往年一样的冰封，就恍如一片巨大的平原。

10个月的战争让美国人受创巨深，佛罗里达丢了，密歇根丢了，俄亥俄州丢了，华盛顿丢了。

巴尔地摩变成了前线，这个美国最重要的港口，眼下变得半点也不安全了。中国人的飞机已经可以直接穿过美军的防线威胁着费城和纽约了。

而同样至关重要的五大湖区域呢？密歇根州99%的国土失守，美国人唯一还剩下一个底特律城，还在坚固顽强的防守中。

隔着云层，李楠向下张望，茫茫的冰天边际处，出现了一抹地平线。随着距离的拉近，模糊的地平线逐渐变化成高低起伏的一片山丘，拿着军用望远镜，李楠已经能分别出那个湖边小镇上空飘扬

的加拿大旗帜了。

李楠是北美第6轰炸机编队的总指挥，军衔已经从当初的中校提升为上校。他人是今年夏天才从欧洲转到北美的。现在受命的任务就是带领机群去轰炸纽约州的某处水力发电站。

纽约州是现下老美电力的主要输入地之一。这里地形复杂，以高原和山地为主。东北部是阿迪朗达克山脉，其中马西山海拔高度为1629米，是全州最高点。南面大部分属阿巴拉契亚高原，占全州面积的50%。州缘分布有西、北部的滨湖平原和圣劳伦斯谷地，东部的哈得孙-莫霍克低地及东南端的大西洋沿岸平原。是整个纽约州仅有的农业经济区。

湖泊众多。多冰碛湖，湖岸线600千米。哈得孙-莫霍克低地是沟通大西洋岸与大湖区唯一的低通道。水陆交通便利。自然也是中国空军集中轰炸的地方之一，现在已经一片狼藉。满目苍夷。

阿帕拉契高原区是纽约州面积最大的地理区域，几乎涵盖了该州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纽约州最

主要的河流有哈德逊河、莫哈克河、圣罗伦斯河、以及尼加拉河，多发源于这里。密集的河流加上高原山地的地形，可想而知这里的水力资源有多么的丰富。美国人在当年的战争后失去了全国大部分的土地和资源，为了重新振作自己的工业，就开始了转煤炭发电为水力发电，大力开发这里的水力资源。距离这次战争开始前位置，纽约州一地的水利发展量就可以占据全美发电总量的35%。

李楠看了看手腕上的飞行员专用手表，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已经是凌晨2点左右了。回身看了看跟在自己座机后的编号为‘夜鹰’的轰炸机大队，从每架飞机机头亮起的黄色小灯可以看出，飞机队形还基本保持着。李楠的面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深夜利用如此简单的方式，靠着引航员对于星座的认知——从海军部队借调的人才，进行机群跨湖长途奔袭，这应该是人类空战历史上的第一次。能保持较完整的队形，不出现迷航的现象，按预定计划到达目的地附近。这已经是成功了一半。这也为日后的大规模机群夜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

这时黑夜笼罩着整个阿巴拉契亚高原，鉴于眼下的世界还没有雷达出现，李楠率领的‘夜鹰’轰炸机群。隐藏在4000米高空的云层中，悄无人知地就飞越了美军一个接一个的防空警哨，在尼亚加拉瀑布城转向正东沿着尼亚加拉河向微微偏北方向飞去。美国人一点也没察觉到夜鹰们的到来。李楠机群很是有点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

作为李楠已经不止一次光顾着的尼亚加拉瀑布城，他对于这里真的是很熟悉很熟悉的。此地位在美国纽约州的西部。临尼亚加拉河右岸，靠尼亚加拉瀑布。因游览尼亚加拉瀑布而得发展。与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城隔河相望，有桥相通，人口20余万多。

尼亚加拉瀑布城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有人聚居。但整个城市要到1887年5月才正式成立。由于位处大瀑布，极宜水力发电，整个城市以水力发电作基础，发展了一大批重工业。在了十九世纪末，美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绝大挫折，尼亚加拉瀑布城因为电力的原因地位变得就更加重要。

等到这次中美开战前夕，尼亚加拉瀑布城已是一个集机械加工、发电、塑胶、化工、造纸、橡胶等多种工业于一身的工业经济支柱城市。这里也是纽约州第一个受到中国航空部队集中轰炸的地方。一座接一座的水电站和工厂在炮弹的爆裂中变成一片白地。

其化工和橡胶、塑胶等工业的诸多工厂因为离不开大批量的工业用水，被炸平后，无数工业用料还一度造成了尼亚加拉河的水流污染，给下游城市的用水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横跨整个伊利湖来到尼亚加拉瀑布城，可以说是此次空袭行动的一个节点，接下来顺着尼亚加拉河抵达目的地，其难度远比先前要轻松。不过李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了神经，相反，看着下方山地之间稀稀落落的城镇灯光，和幽深黑暗的山脉，李楠的精神绷得更紧了。

行百里而半九十，可不要关键时刻掉链子啊！

机群向着纽约州内陆飞了一个小时，按照事先

的计划，轰炸目标就在附近了。那么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摆在了李楠的面前，如何在黑夜中寻找到正确的轰炸目标？

这是此次夜袭行动最后的一个难题。在还没有雷达的年代，即使引航员对于星象了结再透彻，也只能指引机群到达大概的位置。看着连绵起伏的山头，李楠能够依赖的只有根据计划潜伏在目标附近的间谍，向前来袭击的机群提供的目标识别标志。

只不过在计划当中那个时间是点40分。现在才3点32分！

机群已经来到了目的地，正在4000米高空中盘旋。没有间谍的标记，李楠虽然瞪大了眼睛。也只能瞧到下方零星点点的火光，不知道是不是城镇居民区什么的。

他不敢轻易地压低高度，否则惊动了下面的人，又没有寻到真正的目标，麻烦可就大了。最主要的是，夜袭的威慑力就要降低一个等级了。

8分钟的时间，李楠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只是短短的八分钟，他就看了不下二十次手表，浑身大汗淋淋。现在的天可是大冬天。飞机还是在4000米的高空上，李楠的汗水把**都给湿透了。

李楠现在只能等待着间谍的行动了。他总不能让机群把炸弹向下面的山区乱扔一气吧。下面的山区有好几处有灯光，但在高空中很难断定哪一处是城镇，哪一处是居民区，哪一出是水电站。正当李楠心急如焚，举棋不定的时候，忽然在下方的一处山头上一道亮红的火光映入了他的眼中。这是有人在山上燃起了篝火啊。几乎是同时的，下方的山区中又先后点燃了两堆篝火。

这就是约定的信号啊！李楠的脑中冒出了巨大的惊喜。这三堆篝火构成的三角形的中间位置，灯光比其它地方的数量要少一些。可以说是让李楠最没攻击**的地方，而这恰恰就是目标所在。

“放指示灯，第一、二、三中队按顺序，成一路纵队。跟随我的飞机下降至500米高度投

弹。”心神大定的李楠立刻下达了命令。这次的夜间空袭时间相当紧凑，为了携带副油箱，轰炸机的载弹量都被消减了一些。飞行时间是万分珍贵的。

　　李楠一刻也不耽误。发现目标后，立刻亮起指示灯。驾驶着轰炸机，直接采取俯冲而降。凛冽的寒风也无法掩盖机群呼啸的声音，不过在这个俯冲过程当中，李楠倒也渐渐辨别出了水电站的一点踪迹。虽然在黑夜但依稀只能分辩出来一个轮廓。

　　首选打击的对象自然是水电站的主体部分，一颗颗炸弹落到了水堤前后，“轰轰轰”震动大地的爆炸声连串响起，更为恐怖的是那冲天而起的火焰，瞬间便吞没一切能燃烧的人和物。

　　那是此次轰炸当中配属的一小部分燃烧弹。是一种简单的战术型大范围杀伤武器，技术含量很低级，利用大量的汽油瞬间爆炸产生高爆高温和抽真空的现象，让处在爆炸范围内的人畜皆难以逃生，爆炸产生的烈火还可以波及更广的范围。

　　发电站的身影终于在熊熊大火中显亮了出来，

不愧是纽约州屈指可数的大电站，这规模李楠愣是从没有见过的大，映红天际的大火魔鬼一样在整个电站区域内张牙舞爪。一架架俯冲而下的轰炸机轻松容易地将炸弹落到它们要去的地方。

在睡梦中惊醒过来的美国守军，连忙组织对空火力攻击，但还没等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一架又一架的俯冲轰炸机已经如夜鹰一样飞扑而来，炸弹呼啸着从空堕下，守军只得四处躲避，再也谈不上组织反击火力。

整整一个大队的轰炸机群直接将水电站变成了一个决堤的残破大坝，涛涛洪流从破开的堤坝缺口处倾泻而下，水电站以东的尼亚加拉河水面陡然抬升了一两米高度，如果这里是黄河、长江那样的话水域话，只此洪流倾泄就能让左右岸边的百姓受苦深重。

只是纽约州这里，尼亚加拉河还不足以与黄河、长江水域的人口稠密做比，这一地带更像是中国的大西南地区，山地纵横，陡然间的水坝毁坏也只是给美国人添加一点小小的麻烦。

看着下方熊熊燃烧的烈火炼狱，大火甚至引燃了附近的山林，积雪也不能阻碍此刻山林的火势。

李楠挑了挑眉，得意的欣赏着下方的大火，这就是轰炸机的威力。

整个轰炸用了二十分钟，李楠架机已经爬升到4000米的高空中了，向总部拍发电报，通告喜讯。然后立刻打响了信号，所有的轰炸机全都爬升至4000米高空，从新整队成密集队形返航。

此刻时间才4点钟，距离黎明至少还有两个半小时，足够李楠整个夜鹰机群飞临到五大湖上，到那个时间点美国人的战机才敢起飞升空，不说他们能不能追上夜鹰机群，即使追上了，那个时候中国方面派去接应的战机肯定也已经到了。

整个夜袭行动，中华联军北美战区总部进行了多次缜密的推演，别的方面且不说，只从安全性上言，除非几个引航员一时间全都水准大失，或是刘暹依赖的bug突然间出现了错误，天气不再是晴

朗，下半夜天空从晴转阴，否则，绝对万无一失。

像德国人二战时空袭英国的时候，不顾bf-109战斗机的‘短腿’缺陷，没有缜密安排作战时间，以至于英伦大空战中因燃料耗尽而坠海的战机至少在200架以上。这样低劣的错误，中国是绝对不会出犯的。

最后就是中国还有老刘皇帝这个镇家之宝。在这个没有雷达、没有卫星的时代，刘暹手中的虚拟地图真心是军事史上最大的bug了。有它在，在这个武器因素压倒人力因素成为战争第一要素的时代，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

刘暹在李楠的电报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夜袭的结果了。这封捷报也在第二天上午才转到他的手中。

因为这场夜袭从头到尾老皇帝都没有参与，刘暹生病了，天寒得了感冒。这几天全在静养中。

整个中国都因为他的病况牵肠挂肚，北京城里

最好的几个大夫，乘坐飞机从白令海峡飞临阿拉斯加，然后乘快船奔到已经为国防军占领的温哥华，接着一路飞机的来到还是一片废墟的华盛顿，整个事件不超过七天。

这就是刘暹此时的分量。在战争还没大局已定的时候，老皇帝的影响力和振奋力，是每一个国人都无法离开的。更不要说，老皇帝在军事上真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价值。无论是密歇根战役，还是华盛顿大会战，都是老皇帝的神来之笔，用空军炸毁了美军的物质储备基地，用伞兵占据了美军的运转节点，用陆军的钢甲洪流击穿了美军的薄弱漏洞。虽然他不再像上次大战那般掌控一切，却依然是整个国防军不可替代的‘战神’！北美战区的中华联军将士，因为他的存在，至少减少了50%的战损消耗。

第八百七十六章卖队友的约翰牛

唐宁街10号的气氛一片压抑。美国发来的求援电文，让整个大英帝国的内阁都感觉到窒息。

开战十个月，美军损失无比巨大，多次会战的失败，美军士兵折损超过了百万。固然美军的潜艇部队给了北美东海岸活动的中**舰和运输船只不小的打击，但是他们的水面舰艇和空中战机，简直是下饺子一样‘噗通噗通’的被中国空军击毁击沉……

同时美国国内，大批的基础设施被炸毁，铁路、公路、桥梁、发电站，一座又一座囤积着海量物质的仓库飞灰湮灭，一处又一处斥巨资建立起来的工厂变成白地废墟，同时中国空军还利用燃烧弹，在起大风的时候烧毁美国的麦田、树林等等。

一切的作为都在不停地消耗着美国的作战潜力和总体国力，到现在时候，美军已经不仅无力补充损失巨大的军队，连军火弹药和各类军需物资都快

供应不上了。同时佛罗里达和密歇根、俄亥俄、华盛顿等地的失守，也让美国民间对于战争的信心落入了谷地。民心动荡，新美元的价值也也随之剧烈动荡，随着美国国内物资的渐渐紧缺，美利坚已经走入绝境了。

纽约必须要有支援，不管是军队还是作战物资，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不然的话，美利坚很难再坚持多久的。

如今美国人直白的救援电文摆到了大英帝国的面前，该如何做？大英帝国的主导者们一时间却不能轻率的下结论。

美英之间并不对付。不提一百多年前的十三州殖民地独立，只说少有人知的美英第二次战争。英国少量龙虾兵带着加拿大民兵一路横扫打进了老美的首都华盛顿，一把火烧了美国的总统府——白宫为什么叫白宫？那就是为了粉饰战后的被大火烧过的痕迹。1814年总统住宅棕红色的石头墙被涂上了白色。

在原时空历史上，美英关系一直到一战后。都还没有很好地得到缓解。即使美国人为英法集团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巴黎和会的时候英国人依旧拿威尔逊当猴刷。

可是在这个时空里，美英关系自从上次战争以后，就正式的有了个高低主从，英国人是老大，美国人是英国人的小弟。不管美国人是否甘心如此，他们为了报仇，为了自己的发展，是认同了一直关系。

如此的。美英结合远远已经有20年了，现在美国人有难，当然伸手朝向英国人求援了。

只是如今的大英帝国，丢失了海军霸主的地位，丢失了澳大利亚，还要丢失印度，这个时候的约翰牛们还有能力去支援美国吗？

美国现在就是一个大泥潭，十几二十万人丢进去根本不算回事。要真想短期内制止住美国人的颓势，五十万援军是必须的。而且要准备大量的战机和飞行员。

英国人能拿得出来这笔‘开销’。但这笔开销付给了美国人后，大英帝国自身还剩下什么呢？当数百万中国大军西向来到欧洲的时候，只德国和法国人能挡得住中国人的钢铁洪流吗？

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虽然失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却还有着五大湖沿线。中国人拿下了99%的密歇根州土地，也轮番轰炸了多伦多和渥太华，可是他们的地面部队却始终没有跨越边境一步。这就是用一根头发吊着了英国人的心。让英国人对美态度上有了新的、不得不考虑的转变。

不管是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还是现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一时间都难下结论。那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区别，即使这个‘别人’是自家认了二十年的小弟。

大英帝国已经丢掉了澳大利亚。马上就要丢掉印度，如果加拿大也丢了的话，整个大英帝国就再也难被冠以‘日不落帝国’了。

今日所有到会的人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救美利坚，等于丢加拿大，且美利坚覆亡的可能性极大；不救美利坚，就可能不丢加拿大了，但是美国肯定会灭亡的。

这个选择题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起来。

53岁的乔治五世，下意识的就扯开了自己领口的纽扣，他的胸膛在剧烈的起伏着。就像一个粗俗的煤炭工人，而不是一个高贵的英帝国主宰。

“诸位，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大英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必须面临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战争前发来的通告，覆灭澳大利亚，覆灭美利坚，分裂印度地区，这是中国人的老皇帝在上次战争结束后就已经制定下的战略。

他为中国人消灭了所有的隐患。大洋洲的归属，可以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占尽优势；美利坚的覆灭可以让中属北美各国彻底消去威胁。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加拿大是无法对南方形成真正威胁的。

然后就是印度，将整个印度分裂成一个接一个的小国，中国人的身边就再也不存在威胁了。

中国人说的很清楚，他们的态度也应该无比坚决，我相信就是上帝也阻止不了他们的。”

乔治五世面色比较悲凉的看着内阁重臣们的神情，让他失望的是，所有人的神情都比他还要低沉。

“中国人如果完成了他们的老皇帝的所有战略布局，那么世界上将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中国的统治造成威胁，中国人必将统治20世纪和更长远的未来。所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以及美利坚共和国，不同立场的西方文明国家聚集了起来，然后爆发了这场已经持续了四年的战争。

我们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

在以后的岁月里统治整个地球。可是中国人的实力太强大了。是的，太强大了。我都已经绝望了。他们在空中的优势让我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于是。中国人又来了一封电报，让我们有了第二个选择。放弃这场战争。虽然要将世界的王座让给中国人。虽然会丢失印度和澳大利亚，大英帝国必然要遭受重创。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拥有加拿大和广袤的非洲。甚至还可以保持住我们在中东的利益。”

“只需要牺牲奥匈帝国和更遥远的巴尔干联盟。”顺带着也将彻底败坏大英帝国的信誉和荣誉。

“先生们，你们现在的决断不只是对应美利坚，还对应着大英帝国的命运。是宁愿像美玉一样粉碎，还是像廉价的瓦片一个保全自身，作为尊奉宪法的国王，我将大英帝国的命运交到你们的手中。”书记员在迅速记录在这场会上任何一个人说的任何一个字，虽然这份文档可能要到一百年后都不会解禁。

……

1918年冬日的北京。zn海里一片人头攒动。

不同于老皇帝在北美只需要掌握北美一地的军情，zn海里的小刘皇帝需要掌控整个世界的战事，同时还必须留心着国内的情况。

即使小刘皇帝大权已经旁落了很多。但是每日需要经过他手的文件还是多不胜数。不过很幸福的是，全世界各地汇集来的战报多少好消息，帝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战事尤为的让他欣喜。再多的疲惫被这些幸福的捷报一冲击，也会变得烟消云散；再乏力的身躯经过捷报的洗礼也会变的生龙活虎!

譬如现在，刚刚还眼睛都要流泪的小刘皇帝看到外交部紧急发来的一封电报后，整个人就如打了鸡血一样，全身都散发着旺盛的精力。“快，联系内阁，问一问内阁是否有可能让英国人退出这场战争！”

一个成功的人。从来不会躺在已得的辉煌里去，留恋不舍。刚刚拿到英国外交部发来的电文的刘盛，一万个信息英国人的‘自私’——拿美国的命运换来了加拿大的安危，刘盛在最初的欣喜过后。瞬间就联想到了大英帝国退出战争的可能。

“把这喜报迅速发往北美。”另外刘盛还不忘给自己老爹传一个消息，虽然他能肯定外交部在发电给自己的时候，一定已经同时间向北美发报了。

此时的刘暹。老刘皇帝，感冒已经减轻了的他继续窝在暖暖的总指挥部。手里拿着北京刚刚发来的电报，对身边的侍从说道：“去给北京回电。加大在奥斯曼战场的投入，尽快筹集三十万到五十万军队集中到奥斯曼地区，对奥匈军队展开大规模反击。加大对奥斯曼战区的空中投入。”刘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趁着英国人动摇的档口，更逼一步的显示自己的力量，让英国人内心的小丸丸一点点变成苍天大树。随后刘暹又让侍从发电给北京的外交部，询问外交部对此情况都有什么应对没有……

这真心是一种意外之喜。有着原时空历史作为参考的老刘皇帝，也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一战后二战前的英国政治，无限度的对德妥协——这种措施不管受到了多少诟病，从实际角度上看，也只是大英帝国自我利益的一种维护和保全。

为了维持自身摇摇欲坠的世界霸权，英国人不得不眼睁睁的看着德国人重新站起来。他们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弊，英国人一步步走到世界霸主的宝座，高明的外交方针始终是其帝国霸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是一直为德国崛起背书的张伯伦，刘暹也一点不信他真的就如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窝囊’。

一切都仅是英国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自我的利益维护。他们拼上一把劲或许能够打断德国人的崛起，可那时的欧亚大陆还有穷党俄国这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啊，遥远的东方还有日本这个贪婪的国家啊，更不要说美利坚的‘无冕之王’了。经济、军事、人口，各方面被爆的大英帝国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王冠，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趋于衰落，逐渐被美元所取代，

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大英帝国选择了纵容德国的崛起，因为每一个大英帝国的主导者都清楚，一旦用强力去打断、阻碍德国人的复兴，那对衰落的大英帝国就是一种灾难。

那时候的英国人在‘自己的灾难’和‘整个欧洲的灾难’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法国人也一样，他们还真的寄希望于德国人去跟穷党俄国火并。这就像现在的局势一样，在自己的灾难和美国人的灾难之间，伦敦一样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他们保全加拿大，放弃了美利坚，只承诺美利坚政府退入加拿大领地，再也没拿一个子给纽约。一切在美国境内汇同美军一起抵抗的英加陆海空军，都接到了伦敦和渥太华的电报，不顾美国人的劝阻，纷纷离去。

纽约的失望可想而知，英国人关键时刻的背叛会让美国人铭记一生。但此时的欧洲真的很难拿出上一场战争那样的‘奢侈’来支援美国了。一场奥斯曼战争，让意大利和奥匈筋疲力尽，后者还要应对穷党的进攻，虽然眼下对付俄国穷党和波兰穷党

的压力的人主要是德国人。

法兰西人的大半个海军也加入了战斗中，经年的颤抖，奥斯曼人最初的十二艘护航航母现在只剩下了八艘，但是在黑海对面的燕国已经将新的六艘护航航母和两艘真正的轻型战斗航母移交给了披着奥斯曼皮的日本人和南天国人。

朝鲜飞行员和少量的海军人员在奥斯曼帝国航母编队工作了很短暂的时间，就因为与日本方面激烈的矛盾而全面退出了航母编队，阮朝跟朝鲜走的相当近，他们主要的海军和飞行员都在中国的多支航母战斗编队里历练，派往奥斯曼战区的人本就不多，跟朝鲜人同进同退，让整个奥斯曼航母编队里除了奥斯曼学习的本国人，就只有日本人和南天国人。

对于中国，英国人在北美的退缩，完全可以看做英国人对于战争的动摇。要趁热打铁，让英国人内心里那颗不能为外人道的小嫩芽，迅速的茁壮成长，变成一颗坚固不可动摇的苍天大树。

老刘皇帝当然打算趁着这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世界霸权，但他也不愿意跟欧洲人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血拼。对比双方几百万人的伤亡，他更愿意看到以势压人的一幕。

只要这一战英法德退缩了，波兰和遭受重创的奥匈帝国就会成为穷党的目标，即使最终奥匈帝国不覆灭败亡，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西乌克兰的那部分、以及奥匈帝国对于东南欧的影响力，都将被穷党所代替。下一次再有危机爆发，那也是穷党当头。如果中国能够在三四十年代顺利的搞出小蘑菇来，中国的霸主地位将彻底不可动摇。

刘暹年龄大了，能够为中国筹划的步骤，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了。

刘暹也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能够看到第一颗小蘑菇在中国爆炸了，再安心长眠，但那希望不大。他有种感觉……

第八百七十七章改变的游戏规则

战火完全消褪的加尔各答。一场由国大党召开的，在印度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会议正在进行着。

“如果土邦不加入印度联邦，它与联邦的关系——将必定有一些关系——将不会是平等的关系；我们要求宗主权或最高统治权。”

“我们抗议中国人对我们祖国的分裂，印度领域内的独立土邦对国家来说将是一种危险，每一名热爱着自己祖国的印度人都不允许土邦与任何外国或任何独立政府在防务方面有任何联系。”

这群在中国开展印度战役之后，成为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家伙们，果断的打起了‘一个印度’的旗帜。

国大党的这群人确实算是现代印度最‘现代化’的一批人。他们头脑很清晰，统一的印度才有

未来，分裂的印度只会成为下一个中东。再富饶，也只能收人窥视。

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正式对加尔各答中国占领军提出了抗议：“我们将不承认在印度有任何形式的独立的土邦，任何外国政权承认这种‘独立’，都将被印度人民视为不友好的行为。”

甘地还在这场国大党会议上正式发出声明：土邦的唯一选择是土邦单独或组成团体。和省一样平等的加入印度联邦。甘地宣称，印度土邦宣布独立就“等于向自由的数百万印度人民宣战”。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立即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任何土邦有权宣布自己独立、与国内其他地区分离。

这种与占领军政策针锋相对的‘彪悍’，是很难在印度人身上体现一把的。

而且国大党的这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由独

立”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

在80年后英国人出版的印度文明史中。约翰牛们这样高度评价着本次会议和国大党，“国大党充此由一个少数上层分子主要依靠宪政手段从事活动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依靠群众性直接斗争进行全面反压迫斗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

英国人称赞甘地——一个高贵的灵魂。不论甘地是否在国大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印度独立的象征，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

而事实上，国大党的会议作出政治结论之后，在他们将自己的‘愤怒’递交给中国的第一时间，加尔各答占领军当局就立刻进行了抓捕，以甘地为首的新当选国大党领导人集体被捕。中国可不是英国。20世纪早期的国大党也不是原时空二战后的国大党，甘地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凝聚莫大的民望。更重要是，中国根本不求对印度的统治。

比之原时空的英国人在印度的各种顾虑和厉害。如今的中国是全然不一样。千万不要忘记，二

战后的英国已经失去了自己传统的世界霸主地位，落在了美苏之后，而现在的中国正是旭日东升，光芒万丈。

国大党的被捕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舆论波澜，更没有什么成气候的媒体聚焦。整个印度还在战火纷飞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下，国大党的影响力只能影响到他们自身所被孕育出国大党这个政体的上层精英分子。而这个团体，或是说这个阶层。在1918年的时候还远没有印度王公阶层更加有利。

中国不需要对这些人进行妥协以换取利益，印度的土著王公们能够给中国更多地利益。在自身影响力还没有广泛的扩大到整个印度中下层阶级的时候，国大党就好比甲午之后的炮党，真正的力量刚刚在孕育之中。

就算是他们的英国爹。这个时候也更多地关心起在印英军的命运。国会和内阁在紧张地讨论着一项项的提案，他们要不要增援印度？援军抵到印度后能不能达到预定目的？如果不增援印度的话，是不是就这么的放弃整个印度地区？那样就必须考虑

撤退的问题了。人员和财富的一体后撤。这可是极其麻烦的一个过程。

英印军总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陆军元帅几乎天天向伦敦打电报，加尔各答会战的失败让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整个动摇。随后一连串的失败让所有人都认定英国的统治要结束了。如今他还能掌控着的南印度和西北印度区域，是否应用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就像他在恩图曼镇压马赫迪苏丹军一样，这些都需要伦敦给出一个明确的回话。

以基钦纳的强硬和坚韧也清楚，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结束了。他现在必须为未来着想，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英国人的殖民政府虽然退出了南亚次大陆，但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也一样要退出南亚次大陆。几百年的时间让英国人在印度有着中国不可能比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若得到全面的维护，在战争结束以后就能为大英帝国赢来无数的友谊。或许那个时候临靠着强大无匹的中帝国的印度各国也万分需要大英帝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友谊。这种作风与恩

图曼事后的烧杀抢掠是完全的不同，所以这样的决策权就不是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一个陆军元帅可以拍板的了。

在基钦纳还在想着怎么能够减少英军的损失，尽可能的保存在印英军的力量，为战后的国际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的时候，他所不知道的是，整个大英帝国都因为加尔各答会战的全面失败而闹翻了天。

加尔各答可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象征，是英属印度的首都。是印度近代教育、科学、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别看21世纪的加尔各答只是全印的第三大城市，但在1918年的时候，这里是印度绝对的第一大城市。加尔各答都失去了。印度还会保存吗？印度都是去了，大英帝国还能持续下吗？

要知道。半年前的加尔各答‘沦陷’的消息震动的不仅是印度，还有整个英伦三岛。

加上之后一连串战斗中英军士兵的损失和澳大利亚战区的沦陷。这已经激发了英国民众对政府和

军方的不满。只是两个万里之外的偏战区，大英帝国就已经为之付出了十几万优秀的青年，如果战火烧到了欧洲，烧到了英国家门口，为了抵御中国人的进攻，又需要有多少英国人战死沙场？

整个英国本土才多少万人？应征入伍，从最开始的青年，已经扩展到了青年和中年人了，如果进一步的失败下去的话。那岂不是要把全英伦三岛的男性都送入战场？

所以，此时此刻的整个英国社会都因为印度的战败而动荡不安中。

白厅门前聚集起了上万人的抗议人群，这些人，大都是妇女，还有不少的老人和小孩。他们对于英军的一再失败，感到非常的愤怒，认为这是政府在把他们的亲人送去了地狱。甚至，一些激进的人更是直接喊出了停止战争，和中国人和谈。我们要和平的口号。

英国人自己的情报系统立刻对人群进行了渗透和调查，结果并没有从中发现‘背后的黑手’。聚

集到白厅的这些人主要是被英国人的连连战败和英国人巨大的损失给吓住了。

只是中国一支偏师的北美战场，这还差些日子才够一年的战争，竟然已经吞噬了英国人上百万兵力。来到白厅门前抗议的英国人全都不寒而栗。进而他们还想到了在战争中依旧流了许多血的奥匈和意大利两个国家。多少正当年的男儿死在了沙场上，多少妇女成为了寡妇，父亲、母亲失去了儿子。孩子没有了爸爸？

恐惧让人惊乱。

他们从英国人身上想到了连续战败，损兵已经十多万的英国。如果这个数字后头再多上一个零。上帝啊，整个英国将消失一代人。

他们都不想看到大量的英国男子被送上战场。然后被中国人杀死。他们不愿意送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走上不归的地狱。到最后，英国的男人会不会全部死光，只剩下女人呢？

这些走上街头的人绝对不愿看到这样的一幕发生，因此他们纷纷要求政府想办法，如果不能打败中国人的话，那么就趁早结束战争！

只不过，英国政府的主导者们的想法，和普通的民众是截然不同的。民众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去考虑，而他们这些英国社会的精英们则需要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去考虑，甚至从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去出发。至于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这一点早已经不用多做考虑了。英国必须要战斗下去才行，因为包括国王和首相在内的人都知道，这一次中国人也是抱着‘彻底灭亡所有的威胁’为目的进行的这一场战争。求和对于英国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除非英国人愿意眼睁睁的看着中国人踏着它的头顶登上世界的王位。如果不想英国彻底败落的话，那么这一战他们还必须得打下去。

至少，世界可以是中国人的，但欧洲必须是欧洲的。

虽然欧洲军队现在的表现让所有的西方参战国都觉得非常的难堪。陆军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严重

的打击了各国政府高层领导者们的信心。

到现在也只有是大英帝国的海军还没有遭受彻底的重创，德国与法国的陆军也还保持着强大的战力，这两点‘存在’才让整个西方世界依旧坚持作战不休。

即使英国人已经把美国卖给了中国，欧洲必须是欧洲的这点也是整个伦敦所坚持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将窗帘放下，白厅外那些抗议的人群，让他心里非常的难受。

他自认为成为英国首相后，一直以来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努力。现在的局面，却似乎和他预料的严重不一样啊！他都已经将儿子的死放到了一边，让私仇为公事让步了，可整个西方文明和大英帝国的荣光依旧在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一点都不严重的说，现在的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白厅不是唐宁街10号，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的官邸，而白厅确切的说只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但它连接着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

附近有着英国人的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因此英国人用1698年毁于大火的白厅来称呼这里。

在白厅的路中心，竖立了一座和平纪念碑，是英国主要的战争纪念碑。每一年的荣军纪念星期日，英国人都会在这里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除外还有几座雕像，这些塑像都是英**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霍雷肖.纳尔逊！

此刻本来为纪念英国人赫赫武功的雕像周边和广场上，堆满了密密麻麻的英国人。

英国政府内阁成员们全部聚集在了这里，大舰队总司令约翰.拉什沃思.杰利科上将、大舰队副总司令戴维.贝蒂中将、陆军参谋长伦约翰.登顿.平克斯通.弗伦奇元帅也聚集在这里，还有英国陆军已然准备妥当了的欧洲远征军总司令兼任第一集团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上将。

这里汇聚了英**政近乎全部的要员，只不过所有的人的脸色都非常不好看。尤其是杰利科和弗伦

奇两人，他们能感觉的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俩的身上，谁让他们俩是大英帝国的陆海军第一人呢？这样的目光让两人从心底里都感觉到一种羞耻，深深地羞耻。

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海军随着中国航母的出现声势大落，英国人的陆军丢失了澳大利亚，现在又将要丢掉印度，如今的英国堪称遭受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些大英帝国的首面人物们非常的难以接受。

“诸位先生，大家都看到了白厅外面聚集的大量抗议民众，我相信，除了伦敦之外，整个英国的各大城市这样的抗议还有很多。民众们要求我们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大家认为，大英帝国真的能从战争泥潭中抽出身来吗？”阿斯奎斯的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表情。普通的民众或许会认为，战争打输了，那么承认战败就可以了，大不了再赔偿中国人一些赔款就是了。就像当年的大清国对于英国一样，就算是普法战争的游戏规则也是如此。他们哪里知道，世界早就已经变了。中国要改变的就是西方人早早制定下的那一套游戏规则！

第八百七十八章残破的自由女神像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是英国陆军元帅、喀土穆伯爵，英**界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人物。他功勋卓著，与英伦贵族和内阁的不少人有着深厚的联系，与王室有着密切的友谊。年轻时的基钦纳曾任皇家工程兵军官。1883年在中东服役。1892年成为埃及陆军总司令，然后是布尔战争，他为了很快击败了布尔人，消灭游击队，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并在南非大肆烧杀，摧毁布尔人的农场，建立集中营关押平民（此乃集中营一词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最终征服南非。虽然他在非洲的所做作为受到很多人的谴责，但他依然被英国捧为民族英雄。可惜随后的东西战争，让基钦纳满身的光辉凋落，他在战场上很吃了几次败仗。

英国退出那场战争的时间相当早，可谁都知道那只是面子活，英国人的战争机器一直伴随着战争激转到1897年。战后的第二年，即是1898年，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在恩图曼镇压马赫迪苏丹军，并成为苏丹总督，阻止了法国在苏丹的扩张，被英国

王室封为子爵。

1902～1909年他在印度任职期间，重新组织起了几年前受创惨重的英印殖民军，并将总兵力扩大到百万人规模。因此与印度总督寇松爵士发生分歧，导致总督的辞职。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本人也随之不久一样离开了印度，他担任了一年的埃及总督，爵位晋升为伯爵。

1910年再次回到印度担任英印军总司令的基钦纳一直就在印度工作到了现在。他在印度的根基也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前后15年的时间真的太长久了。印度总督的影响力和权威都没有他来的广大。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必须成为一只‘替罪羔羊’。来让民众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惊惧，让他们将对政府的矛头转向别的方向。

“我赞同惩罚基钦纳元帅，加尔各答的惨败，必须有人负责，我们必须给民众一个交代！”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说着。

谁都明白基钦纳有多么的冤屈。英国民间的震动明显不全全因为加尔各答会战的失利，也不是随后一连串的战斗失利，英**队现在已经退出了整个北印度，只在靠着德干高原的自然地理狙击者中国大军的南下速度。可那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英帝国先前在澳大利亚的失利，英国在上次战争中付出的代价。美国人已经惨淡的前景，奥匈和意大利数十万人的损失，上百万人的伤病，还有德国人在北方与俄罗斯人一场接着一场的拉锯战，一切的一切汇总起来都成为了民众内心里的恐惧，然后借着印度的危局一下引爆了来……

周边的英**政高层们都一阵沉默。就是英国陆军的头号boss伦约翰.登顿.平克斯通.弗伦奇元帅也没有发出反驳。所有人都公认的一件事，现在必须为大英帝国承受的一连串失败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像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都已经更换了两茬陆军的最高指挥官，德国的威廉二世也将小毛奇打发到了后勤运输管理上去了。英国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为英国政府吸引去民间的沉重压力。

基钦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如果伦敦要寻找

一个替罪羊。让民众的怒火找到了一个可宣泄的靶子，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减少政府的压力，那么还有比基钦纳更适合的替罪羊吗？

战争开始之后。澳大利亚沦陷的太快了，而且一开始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再乐观的人对于澳大利亚战区也乐观不起来的。所以英国上下对于澳大利亚战区的英军指挥官只有遗憾而没有太多的愤怒。可是印度不一样啊，印度有巨量的人力物力。基钦纳还几年前就组建起了一支百万规模的军队，加尔各答会战更是顶过了两个月。这就像原时空中国抗战中的淞沪会战一样，全国上下对这一战都充斥着寄托。

整个英国民间可以接受印度的失去。但这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任务’在基钦纳手里完成的太快了。只是一年不到的时间，失去印度就已经步入了倒计时。

基钦纳是英军在印度的总负责人，英帝国在印度一连串的惨败和失城陷地，他有着摆脱不了的关系。如果不是基钦纳本身在英国陆军中有着很大的

影响力，加上内阁和王室的多加维护的话，说不定他早就被调离英印军总司令的岗位了。不管接替他的人是否有能力做的比他还好。

这一次，基钦纳是没有可能再逃脱一劫了！

丘吉尔的‘落井下石’后，连伦约翰.登顿.平克斯通.弗伦奇都没有站出来为基钦纳说话，可想而知这一结论已经为整个英**政界大佬们心不照宣了。

道格拉斯.黑格也保持着沉没。如今的‘败像’确实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而基钦纳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不然陆军要推出谁呢？是陆军总参谋长弗伦奇元帅吗？黑格可不敢这么没脑子，他只能闭上了嘴，保持沉默！

“那么，大家都认为基钦纳伯爵应该为现在的失败负责吗？”阿斯奎斯看了众人一眼，又一次问道。

还是没有人回答，大家都保持沉默。于是基钦纳成为‘替罪羔羊’就如此的被众人一致认为了。

对于这些高官们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这或许就是政治的‘黑暗’所在，可对于这个时候的大英帝国，这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好吧。等到前线的情况‘稳定’下来之后，就让伯爵先生回到伦敦来。”阿斯奎斯语气带着感慨的说着，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印度糟糕的局面绝对不能完全怪最到基钦纳的头上，换做别人担当基钦纳的职务。绝对不会比基钦纳做的更好。至少大英帝国陆军中除了基钦纳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敢早早的在印度建立起百万规模的英印军队，更不会有第二个人拥有在开战前就下令全面扩充英印军的伟大魄力。迄今为止。整个英印军的招募数量已经达到了225万。

英国在北印度得到了一连串的战败，可现今英印军的总数量却并不比开战前少多少，这些都是基钦纳的功劳。他一点都不愧于自己第一任喀土穆伯爵和陆军元帅的荣誉。

“将基钦纳元帅推出来，只是治标不治本，对，这句中国话的意思非常适合形容现在的情况。

我们可以推出来第一个基钦纳，也能推出第二个基钦纳，可只要战场上的败势不得挽回，或是缓解。大英帝国的危机就永远不会消散。”

阿斯奎斯身边剩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这是战争期间大英帝国真正的权力核心。比如丘吉尔，比如伦约翰.登顿.平克斯通.弗伦奇，比如财政大臣安德鲁.博纳.劳。

“丘吉尔爵士，航空母舰和作战飞机，大英帝国需要你最迟在明年下半年拿出必要的成果。”

“弗伦奇元帅，大英帝国，整个西方文明都迫切的需要更先进的战车和飞机。”

“安德鲁，我的财政大臣。大英帝国明年的一切开销全部依靠你来解决。”

阿斯奎斯不信英国人或是西方人真就不比中国人能打仗。一切全是武器装备的问题，飞机和坦克，两边的差距太大了。大到已经不是人的勇敢和拼搏能够抵消的了。这场战争西方唯一的希望就是

在今后的时间里能够近最大可能的将飞机、战车的性能提高上去，至少能够抵挡住中国人的进攻。

“首相先生。驻印陆军的计划是在未来的时间内，将东部陆军主力从默哈讷迪河防线上撤下来，然后利用印度中南部密集的河流和德干高原的地势。节节抵抗，至少在中国的新年到来之前将战线稳定在戈达瓦里河一线。利用那一带密集的河流和德沃迪—蒙达山来阻击中国人南下的脚步。”

基钦纳的来电里说的很清楚。他手中的英印军虽然依旧有着百万人的数量，却士气严重低迷。如果之所以还能成军。完全是靠着基钦纳手中三万多英国士兵的震慑，以及英国人在印度几百年来深重的影响力控制。他们只能依靠地势地理，一步步迟滞中国人的进攻，采取节节抵抗的方式，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这支英印军已经不可能再发起大规模的反击或是会战了。这是一支士气低迷，缺乏勇气的军队。他们根本没有同中国国防军正面对抗的能力。所以基钦纳在组织撤退的时候，会将沿途路上所有的铁

路和桥梁全部炸毁，中国人因为交通而延迟的时间都会比中英交战的过程时间长。

……

在纽约，刘暹前世今生，八十年的人生历程，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只不过这是一尊残破的自由女神像。它高举着火炬的右手只剩下了小半截臂膀，象征自由的火炬凋落到了泥土里。似乎也在象征着什么。

刘暹就特别欣赏这一幕。

断臂的自由女神，让他从骨子里能生出一股舒坦。

想象前世的大老美，多么牛逼哄哄的国家啊，拖垮了穷党俄国以后，真正建立起来整个世界的霸权。

全世界的高科技人才都一窝蜂的跑去美国。他们的欠账要整个世界来偿还。如果前世的刘暹那个

岁数的青年来说，整个人生都活在老美的阴影之中。

虽然他最恨的是小日本，可老美才是那时候的中国愤青们眼中最大的敌人。而如今，时空颠倒，老没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就却要覆灭在即，这内中的酸爽，真真刘暹舒服的都想冒泡。可惜不能为外人道也。

刘暹没有冒险着去看老美的国会大厦，反正在华盛顿已经看过一次了，连白宫什么的，他在华盛顿都逛了一个遍。这个时候的纽约市区还响亮着清脆的强盛，面积广大的纽约市区里还有成百上千的零碎美军士兵在继续做着抵抗。这些人都是美国的英雄，站在一个军人的立场上，刘暹很佩服这些正在做着艰苦卓绝却注定无效的抗争的士兵们。

他们是美国这个国家真正的脊梁，比起那些举着双手走进战俘营的美军士兵来说，这些人是真正的勇士。作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征服者，刘暹所庆幸的也只是这样的美国人并不多。

新泽西战役结束了。中国投入了八十万军队，歼灭俘虏美军43万人，历时17天。美国人丢掉了整个新泽西州，这个面积只有20000平方公里的州，也丢掉了300万以上的美国人。

这个面积很小的州有着全美密度最大的人口。

一个纽约市，人口就不小200万。

战争的到来让成千上万的人逃离了这片土地，但还是有无数的人留了下来。现在这些人全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被征服者。

而且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已经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自己这些人都将正式成为‘亡国者’。

战局的爆发连美国人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了，英国人的背叛，法国人、德国人的置之不理，只有美利坚在单独对抗着中国人的二百多万军队。这是超乎美利坚国力的负担。

随着新泽西州的沦陷，美利坚还剩余的国土已

经只剩下了安大略湖以北那么一小块了，可能再有两三个月，战争就要彻底结束了。美国这个国家也在哪一条灭亡了，应该会有一个流亡政府跑到欧洲去，但这一点用都不会有。

当初的二百多万大军已经七零八落，谁也不清楚转移到波士顿的美利坚政府手中，是否还能凑齐50万大军。这样的力量与此刻的中**团相比，很微不足道。相信就是那群从纽约跑去波士顿不久的人，也不会相信美国还有美好的明天。

刘暹的‘大战略’眼看着就要步入圆满，他相信最多夏天时候自己就会转去欧洲，再在欧洲忙碌上一阵子，就可以安详的转回国内愉快的渡过余生了。

所以刘暹的精神十分饱满，在残破的自由女神像周边徘徊了一个钟头，才乘坐汽车离开港口。

第八百七十九章埋葬美利坚

1919年继续进行着的战争，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是一场彷徨的战争。所有的参战国都信心动摇。

因为，不久后印度战场、北美战场的中国国防军都将收获胜利女神的青睐，那么毫无疑问，被胜利女神祝福的中**队接下来的主战场就是欧洲了。

西方世界在去年的战争中损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美利坚的战斗力即使比不上法兰西，也比奥匈和意大利靠谱多了，他们那强大的工业能力让英法都为之侧目。

然后是印度，英国人在一年的时间丢掉了60%的印度土地，无数印度王公活跃了起来，即使在英国人依旧统治着的区域里，将要获得新生的印度王公们也不再将英国人的话当中神的旨意来尊奉了。比如说海得拉巴土邦，这个在加尔各答会战后就被中国人公开宣扬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土邦，它的统治者人就在德里。

作为一个绿教徒，米尔.奥斯曼.阿里汗手下1500万子民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教徒，长期以来，阿里汗家族都靠着‘温顺’，接受英属印度总督的保护，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追随英国，以换取对其统治的支持。可是在1918年，当代海得拉巴大公米尔.奥斯曼.阿里汗就毫不犹豫的站到了中国人的这一边。并且很有行动力的从英国人对其的半软禁中逃离，逃到了中国人的翅膀之下。

所以，英国人在印度的失败是必然的。这顶王室的皇冠，在中英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就注定要从温莎家族的手中跌落。1918年到1919年的澳洲—印度洋战事是英帝国自建立起世界霸权以来遭受的最严重失败。在这两处面积广大的地域中战斗的英帝**队无一例外遭遇了完败。即使大英帝国称雄全球的的基石和数百年的骄傲——皇家海军，也遭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挑衅和损失。

航母的出现就如同当年的无畏舰一样。一夜之间让所有的大家伙变成了落后货，而且想立刻追赶也十分的不容易。整个东方的战事让大英帝国损失

的作战舰艇并不算很多。虽然说起来有上百艘，可其中无畏舰、前无畏战列舰、战巡、大型装甲巡洋舰等主力舰，数量很少很少。更多地是炮舰、轻巡、驱逐舰、布雷舰、补给舰以及潜艇等，真正的战舰吨位只强强超过12万吨。对比家大业大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总吨位来，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字。

可是航母在这场战争中的发挥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强大，印证了耗资巨大的主力舰面对空中威胁时候的疲软和无力，这一连串实际损失不大，意味却影响力巨大的海战，标注着大英帝国自从无畏舰出现以来所投入巨资和海量的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海军成果’基本上化为乌有了。整个西方世界耗费巨额投入建立起来的无畏舰群和战巡集群。变作了一艘艘巨大的海上棺椁。

西方世界的‘根基’彻底被动摇了。

数百年前由大航海开启的西方文明时代，因为他们在海上力量的转弱，地球的霸权也转入了海上力量强势崛起的中国手中。

它们的时代从海上开始，也从海上结束。

……

相对于大英帝国的损失，中**队的战果虽然惊人可损失却是微乎其微，毕竟英国人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进入到中国领土里去，却失去了大洋洲和印度两块面积巨大的土地。

中国在进攻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同时，还在北美大打出手，而一共动员的力量加在一块也不到中国陆海空军的一半。可以说很轻松的就实现了自己的大战略目标。却也映衬出了英帝国那自以为豪的实力，在中国看来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大英帝国是很轻大，可在东方，已经不配做中国的对手了。这对于称雄世界的英帝国来说是最大的讽刺，可这场战争就是这么走下来的。

第二次东西大战彻底爆发的初期，世界的战局就是呈现着这么一种诡异的态势。大英帝国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多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更为糟糕的是。

战争一起，不管是西欧还是远东。大英帝国都遭受了全面的失败。

这一年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国，分别增加了在战场上的投入，可是三个欧洲主要强国都没有获得自己想要收获的胜利。

那奥斯曼战场上，大批的日本士兵、南天国士兵和波斯士兵，让奥斯曼战区的局势完全没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即使战线上的奥斯曼军队比例越来越少，除了说明奥斯曼人的战争潜力已经越来越接近干枯，也再没有第二个别的意思了。

双方都是n多个国家的军队集合在一起，每一边都有着几十万上百万的外籍军队，这些人的到来让整个奥斯曼战区变成了当今世界最复杂的战场。

奥斯曼一方还好，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大家都依附在中国的羽翼之下，中文就很自然的成为了他们之间的公用语种。可对面的西方联军呢？意大利人可不认为自己的语言比德语差劲，而且整个巴尔干联盟诸国，可都没有学习第二语言的预先准

备。而且里面夹杂的还有高卢公鸡，高傲的法国人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优雅最美丽的语言，而且法语在西方世界有着传统的影响力。可这样的说法，意大利人和奥匈帝国根本就不买账。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西方联军分成了奥匈集团和意大利集团两大阵营。

希腊作为一个临海国家靠上了意大利人的战船，黑山作为一个临近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国家，因为那里是意大利陆军直接登陆的地点，它也不由自主的就被绑在了意大利的战船上。法国人与意大利人是合作关系。他们内部也你争我夺，但在面对奥匈帝国的时候。却保持着总体的一致！

距离奥斯曼战区也不算多么遥远的北方战区，德国人的素质和实力确实比穷党俄国要强。但是穷党背后有中国在撑腰，一应军需物资全都不缺，还有超出一个等级的战机牢牢把持着空中优势，德国人国力和陆军上的领先已经被完全削平了。

北方战区的战斗就像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飞机所代表的空战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国力只是二流的莫斯科政权，军队作战能力明显不如德军的穷党俄国，有了中国人的支持和空中的大优势后，竟然可以直面欧洲最强陆军——德国人，寸步不让。

甚至于穷党俄军还在拿下了战场彻底制空权以后。再度用载弹量巨大的飞艇不止一次的夜袭了德军的阵地和后方，用伞兵空降向德国人的背后投放间谍和小股的作战部队，捣乱德军的后勤和秩序……，那一连串的战术让整个欧洲都觉得别开生面。

欧洲的两处战场全是巨大的泥潭，陷进去就看不到脱身的希望……

新的一年来到了，基钦纳受到了伦敦的惩罚，但是伦敦是要在‘情况稳定’的时候才要替回基钦纳，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现在印度的局势可远称不上‘情况稳定’啊。整个英国陆军的将军们更是明白基钦纳受的是怎样一种糟糕的‘背叛’，根本没人去盯着基钦纳的位置不放。再看一看印度此时的战局。那张写着‘英印军总司令’的宝座可是一

个货真价实的烫手山芋。那就是火山口，保不准就要火山爆发，连人带椅子都会在炙热的岩浆中化为灰灰。

不过就在刘暹越过纽约继续向着波士顿进军的时候，在欧洲的两个战区进入新的一轮激战期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印度战区的硝烟突然消散了。

英帝国在中**队的攻击下失去了整个大半个印度和澳洲，并且损失了上百艘大小军舰，即使还有剩余的战舰。也全都脱离了这两处战场，退去了亚丁湾。事实上。还活跃在印度洋上的英国舰艇只有几十艘潜水艇了。

可是欧洲很多人不知道是，在时间进入1919年以后。中国人在印度的进攻力度突然降低了好大一截。对于英国人来说，1919年将失去印度已经是一个共识。因此在印度的英国陆军和殖民政府最主要最关键的任务就是确保帝国的利益，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大撤退’。

中国的海军在打跑了英国印度洋舰队之后活动

明显减弱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英帝国民间的运输船队并没有受到攻击，在大英帝国失去了东印度洋上的控制权之后。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个信号。

如果欧洲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一消息，绝对会引起轩然大波。英国人的名声会更加的臭上三分！

你之前卖了美国人也就是了，现在竟然有跟中国人勾搭了，真是让人忍无可忍！

几十年后的欧洲，关于这场战争的无数本书籍中，英国人做了‘欧奸’的讽刺还屡见不鲜。眼下繁忙了英国民间船运就是最好的佐证。

但不管怎么说，1919年是世界转变的节点，在这一年里中国彻底结束了自己在北美和印度的战争。大批的精锐军队在下半年里调往西方，同时被一块送去西方的还有数以百万的澳洲欧裔和北美欧裔。前者完全是中国在干活，这些人被中国的运输船蚂蚁搬家一样，络绎不绝的送到欧洲。船队穿过敏感的苏伊士运河，直接在欧洲本土登陆。而后者

60%的人都定居在了加拿大，三四千万的人口除了倒在了战争中的外，超过1000万人留在了原地，老实的接受了中国的统治。真正迁移回欧洲的人，只有以德裔和意大利裔，和一批真正将中国恨入骨子里的美利坚人，这最后一批人也几乎没有迁居到英国的，而是大批的落户在了法国和德国。

美利坚的旗帜在西历1919年5月从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处高楼上落下。美国人在这栋高楼前的广场里签署了投降协议，时间是这天的上午10:30，然后代表美利坚政府签字西奥多.罗斯福在11:10分的时候饮弹自尽。

刘暹已经见过这个罗斯福家族的奠基者了，他能清晰的回忆起看到自己的那一刻罗斯福眼睛中燃起的恨意。他本该是美利坚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现在却成为了美利坚的埋葬者。

听到西奥多.罗斯福自尽的消息时的刘暹，脸色没有任何波动。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死亡更是一种美好的解脱。虽然这也是一种逃避，但西奥多.罗斯福不是他的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已经是一个61

岁的老人了。

刘暹决定为西奥多.罗斯福办一场像模像样的葬礼，然后他知道了罗斯福家族的去向。这个家族的主体在去年时候就远渡重洋去了葡萄牙了，其中的一支分支还南下去了巴西。

刘暹很想亲眼见一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没能出现在他堂叔的葬礼上。

到这个时候了，刘暹还没意识到罗斯福家族与犹太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为西奥多.罗斯福准备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埋葬西奥多.罗斯福的同时也埋葬了美利坚帝国，埋葬了犹太人无尽的努力。

在欧洲受到严重排斥的犹太人，只有在美国真正的站稳了脚跟，他们的触手沟通到整个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

刘暹自从驾欲整个中国以来，从没与犹太人打过交道，也没怎么受到过西方资本巨鳄的威胁，什么欧洲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从来没

有接触。老皇帝当然不是蔑视金钱的力量，可是在19世纪的东方世界，权利从来不属于商人。

他不清楚鼎盛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究竟能有多少钱，刘暹不认为这个家族的资产能比有着一个真正的帝国做依靠的秦氏财团还要庞大。对于他来说，即使强如第六帝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存在，他也从来不站在刘暹的对立面，它还没那个资格成为老皇帝的对手和目标……

第八百八十章我想当官！

查谟—克什米尔，这块面积要比河南省大一些的地方，人口有600多万，首府是斯利那加。地理位置上它位于南亚西北部，东面与藏南交界，西面是刚刚独立还不到一年的巴基斯坦和锡克王国，南面就是传统中的北印度——印度王朝的直属区域了，然后北面与阿富汗接壤。地形主要是高原和山地，与中国交界的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是世界第二高峰。

中国刚刚将这块土地划入自己的版图中，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这块土地历史悠久，作为古印度思想的交汇场所，佛教和印度教都在此地得到发展。首府斯利那加重建于孔雀王朝的城市遗址之上。而600年前绿教传播至克什米尔，更为这里的思想领域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新机。

1834年锡克王国入侵拉达克，拉达克向驻藏大臣求援未果，1835年被击败，之后并入锡克帝国克什米尔地区。再之后的1845年英国击败锡克王国，

克什米尔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邦。大公古拉伯.辛格作为英国的一条忠犬，也重新在印度区域内立下了自己家族的名号。

现在的克什米尔当然没有辛格家族了，占据了这里的中国政府也对克什米尔地区了如指掌。这里虽然多是高原和山地，但是其中的克什米尔谷地土壤肥沃，是克什米尔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居民多信仰绿教，查谟的居民则主要为印度教徒。拉达克的居民文化习俗接近于藏族，信仰藏传佛教。

克什米尔人的生活型态很是纯朴的。对于宗教信仰的差异是宽容的，在南亚次大陆矛盾激烈的绿教徒与印度教徒的碰撞似乎从没影响到他们。居民大多喜好和平。多样化的文化足够反映宗教的多样，却也仅仅是如此。

所以，这块地方是中国在南亚次大陆最容易融合的一块土地。其他的地方，宗教色彩太显眼太刺眼。

拉达克人总人口只有20万，在整个克什米尔地

区属于绝对的少量，但是当初信仰藏传佛教的拉达克土邦能够控制十倍、十几倍于己的绿教徒和印度教徒，并不是个难题。就像海得巴拉的大公是个绿教徒，可他手下1500万民众几乎全是印度教徒。印度教真的很变态，很能创造奇迹。

克什米尔只能是中国现新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里民众的权利跟国内是完全不同的。根据政府指导报告的要求，克什米尔地区在去年时候始终在做着两件事——培养佛教徒干部官员，尽可能的将绿教徒和印度教徒送回他们的老家。

600万人啊，这么多‘外国人’就轻轻松松的拿到了中国的国籍，那会让拼死拼活为获得一份中国国籍，甚至是永久性居住证的日本人、南天国人、朝鲜人、阮朝人气疯的。

可是，克什米尔的人实在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中国主张信仰自由，不能对于民间信仰设置什么障碍，虽然各个信仰的头上也都笼罩着宗教局这多黑云。

中国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政策是。除了拉达克人，所有人可以拥有居住证，但不具备中国国籍。除非你能通过高级汉语考试，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够写方正的汉字。那样你才能获得中国国籍。这样的决定还是给了这些人极大地好处，能够说普通话写汉字，放在日本、朝鲜这些国家的人申请入籍上都只是必备的前提条件。而在克什米尔。这些已经是全部了。

“真给这么多钱的话，我就去报名参加干部考试。报纸上说的清楚，如果参加了的话。即使是临时工都能去新学上夜校。那里头的老师肯定比斯利那加的老师学问更高。我就去当临时工，同时到上夜校！”

列城，一栋藏式民居当中，两个脸蛋红彤彤的齐扎拉抬起头来，目瞪口呆的看着罗布顿珠，他心中非常的诧异，罗布顿珠是列城一个商人的儿子，齐扎拉的家族也是做生意的，两人自幼就非常的熟悉，即使罗布顿珠的人生和家庭因为他父亲的突然亡故而败落了下来，齐扎拉也没有半点看不起这个朋友的意思。但内心深处淡淡的优越感却始终存在

着的。

然而现在，看到罗布顿珠自己决定去参加考试，还要去读夜校，齐扎拉忍不住就羡慕起来了。他的父亲可是给他早就规划好了一切，他的生活固然比家道中落的罗布顿珠要优越，但却没有一丝的自主权。

克什米尔地区的事情并不是刘暹要关心的，主导这一切的是藏省巡抚左天平，一个历史上完全没有任何身影留下的人物。现在的中国就是如此，很多民国时期的‘历史名人’纷纷出现，而且都表现很不错，可组成政府的主体的还是更多地无名之辈，这些新时代的国人占据了更高更多更有权力的职位。

为了尽快的融合掉克什米尔地区，左天平还特意从藏省抽掉了五百名各层官员和公务员，并且向驻藏部队申请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人员有上百名之多。这些人之前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如果没有左天平的横插一刀，这些人今后的道路更大可能是永远的在秘密战线上奔波，最公开的

前途是进入地方政府下属的安全局工作。

但是现在他们就要从秘密战线这一系统中跳出来了。这些人能熟练地使用印度语和英语，能够与克什米尔地区的绿教徒、印度教徒愉快的沟通，他们熟知地方的习俗和禁忌。甚至一些人在北印度地方上，包括克什米尔地区里，有着不少的‘朋友’。这些人介入到政府机关的组成中去，很好地就可以‘团结’地方广大民众。

他们在不久后会成为政府第一线的亲民官，成为当地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只要有能力。前途一片光明，不可限量。

辛格家族以及无数攀扯在辛格家族树干上的无数贵族家庭。已经被国防军很干净利索的处理了。对于这儿的商人阶层，尤其是与‘辛格’这个体系关系不密切的商人们。国防军并没怎么触动他们。所以齐扎拉才能依旧过着他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罗布顿珠能坚信自己报名参加政府的‘临时工’。

左天平不想强征，因为彼此接触的时间还短，

对方固然知道中国强大无比，可被‘强征’了依然会有种别扭的感觉，何况当地的‘知识阶层’本就很薄弱，又很杀大杀了一批，那剩下的人群中又能征出多少呢？

这些人在克什米尔当然会邮箱里，出来当官的话虽然比较有效率。可却也得给他们一些好处。至少暗中要让出一块‘潜规则’给他们。中国政府从老皇帝建国时候开始，就压根不是这样的政府。当年大批投降的清廷官员，能真正坐到实权位置的有多少？可保住家产和人头就是万幸了。

即使那些依旧留在实权位置上的降官们，也是乖乖的按照新朝的规矩来办。断没有新朝对他们的‘利益’进行妥协的理由和可能。

而且左天平对于克什米尔地区的‘知识阶层’评价很低，认为这些人即使有一定的知识，也他娘的全是信仰神学，对于如何担当一个称职的官员，半毛钱作用都没有。这样的人入不了左天平的眼的。不堪藏省的那两位现在都开始乖乖的‘与时俱进’了么，这两人作为国家宗教局的副局长之

二。脑子还是很聪明的。所以给克什米尔当地的知识阶层进行任何的妥协，都让左天平觉得给的很不值。

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整个局面比左天平想的要好很多。报考正式公务员的虽然只有19人，可愿意做临时公务员和政府‘临时工’的却有二三百人报名。

经过两天上下午各一门的考试。四课的笔试就结束了。笔试内容分为文化（含历史），算术，地理。综合知识。文化课还算好，基本的文字功底加上对印度、西藏、中国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对于这些克什米尔的知识阶层来说不算太难。至少他们能写出其中的一部分。而算术，地理。就是两极分化了，有一部分人这两门成绩考的很好，也有很多人答的一塌糊涂。

最后综合知识考卷的答案更是让许多的阅卷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就是国内初中生的水平，回答这些问题也不至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完全就是一群小学生！还是不好好学习的小学生。”

除了有限的一部分人外，亲自阅卷的左天平说了这么一句让整个克什米尔人在未来的二十年中非常无地自容的话。

罗布顿珠早年生活富足的时候曾经到过拉萨，当然，他没有可能去见藏传佛教的两位主宰，而是在拉萨的佛学院学习。那是针对藏省上层贵族们专门设立的一座学院，里面的学生最多时高达800人。

这个数字对于整个藏省贵族家庭来说绝对是非常少的。何况800人中海油罗布顿珠这样的商人子弟，可想而知里面真正的‘贵人’有多少了。

早期的时候，老皇帝为了安抚藏省，别在那里爆出乱子，让英国人看到可乘之机，对于藏省的要求几乎是抄袭了满清的制度。但是随着驻藏部队在藏省日渐根基稳固，随着藏省与四川的交通一点点改善，1885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对藏省彻底动手了。

两位‘转世圣人’非常直觉的放弃了手中的权利，只剩下了与原时空红朝制度下差不多的地位，成为了两个非常单一的精神领袖。可是绝对没有生命危险。既然这两‘偶像’选择了臣服，为了藏地的安宁，老皇帝也要收下他们的膝盖啊。

而这场变动对于藏省的大小头人、贵族们的触动才是最深刻的。

说不清的‘人上人’丢掉了自己的脑壳，近乎红朝的作为，让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世界屋脊上彻底得到了巩固。无数藏民，这些昔日里只知道跪拜头人和僧人的藏民，看到了世界上更伟大的一股力量。何况在青海之地，早早就跟新朝绑在了一起的藏人们，十几二十年的堰边，早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汉化，在1885年的时候已经可以为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新式人才了。由这些人进入藏省各地，正常变动只用了2年时间就彻底没有了波动。

大变动之后还留下头来的藏地贵族数量大大减少，拉萨的佛学院也顺势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很是

吸引了一批不丹、锡金和拉达克人子弟前往求援。罗布顿珠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只在拉萨学习了两年的时间，就因为家庭变故而不得不回到列城，可有这个底子在，罗布顿珠毫无悬念的考上了临时工。

齐扎拉有些畏惧的站在父亲的房门外，实际上他已经在门外徘徊了好一阵子。突然间房门一开，齐扎拉的父亲多托面色僵硬的出现在他面前，带着点不耐烦的语气说道："进来吧！"

齐扎拉觉得身上一阵轻松，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父亲的阴影下一点多余的动作都不敢妄想。齐扎拉想去列城开办的新式学校学习，他应该主动去求见他父亲，向他父亲道明自己的意思。可他真的没有足够的勇气向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在门外徘徊的时候，齐扎拉其实挺希望自己在门外的动作能让他父亲听到看到。

"说吧！什么事儿？"多托问道，对于儿子那优柔寡断的表现，多托实际上很不喜欢。这种表现在他看来就是懦弱。

“阿爸，我有朋友已经出来当官了！”齐扎拉的声音细微的有点像蚊子。

“哼！”多托哼应一声，没有回答。

“最近……，城里的新学校…马上就要开课了！”

“哼哼！”多托的哼声直接改冷笑了。

即便知道自己的阿爸基本不会答应，这个时候的齐扎拉还是忍不住鼓起全部的勇气继续说道：“新学校教新知识，我想学，以后考官！”拉达克人可没有‘科考’这么一说。再聪明再有智慧的人，只要出身不高，一辈子钻营也只能是一个没地位富商，或是老爷们的管家。

“阿爸，我……我想当官！”

第八百八十一章日本国王

印度一年最热的季节，老刘皇帝的座驾终于抵到了印度。即使有着航母编队随行，刘暹也没大胆到直穿大西洋，去皿煮俄国的圣彼得堡登陆。他带领庞大的舰队从巴拿马运河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太平洋，这一期间他受到了五次英国潜艇的伏击。英国人以大无畏的态势直接从航母编队中上浮，以最快的速度发射鱼雷，尽可能的想要给老皇帝以报复性的打击。

五次攻击战，英国人失去了十二艘潜艇，重创了中国一艘轻巡，击沉了一艘千吨级的巡逻舰和三艘三四百吨的小快艇。后者是中国海军航母编队集群中新加入来的新兵。中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战斗之后自觉自身的航母防御圈中依旧存在着不小的漏洞，于是另外生产了一批高速的快艇，每艘快艇就相当于去掉了鱼雷的鱼雷艇，或是缩水了的巡逻舰，吨位不超过五百吨，航速却普遍能超过35节，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节，在20世纪早期时代完全是疯狂的激情。也是因为动力装置占据了太大

的空间和吨位，这些小快艇的船身结构并不结实，撑死是内河炮艇级别的。装备有150舰炮和一定防空炮火，还可以用来布雷。

他们作用并不是炮战和攻击力，而是为航母编队中的巡逻小兵，或随在轻巡和驱逐舰、巡逻舰后面，或单独编队，时刻不停的穿插游弋在航母编队的缝隙之间，最大限度的防备地方潜艇的突击突袭，同时在必要时候也需有冲上去做‘挡箭牌’的勇气。

这次舰队在进入巴拿马运河之前受到的五次英军潜艇攻击战中。损毁的三艘小快艇中就有两艘是主动来为大吨位军舰挡鱼雷，而献身掉的。

除外之外中国海军集群还有两艘驱逐舰和一艘万吨级的补给船受损。

人员损失超过了300人。不管是千吨级的巡逻舰，还是更小的小快艇。在面对潜艇鱼类的时候，全都不堪一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从中弹到彻底沉没，都没有超过15分钟的。舰艇上的水兵只有

极少一部分幸运儿被及时救起。

舰队进入巴拿马运河之后，是彻底安稳了下来，不再会受到敌人潜艇的伏击。老皇帝带着孙子，也可说是下一任的中国皇帝，在巴拿马城接见了墨西哥和巴拿马两个铁杆小弟的统治阶级。

具体的内容老皇帝全都不谈，那些事儿由中国政府来跟两个国家进行沟通。年纪快八十的刘暹已经不想再劳神费力了。双边见面之后完全就是‘家常话’，刘暹很满意的看到两国上层统治阶级的新一代或是下一代年轻人群，不少人能够说几句中文，甚至是啃啃巴巴的来给他对上几句话。这就是影响力啊！

刘暹相信没有自己的时空，墨西哥与巴拿马两国上层阶级的接班人们肯定都会操着美式英语来跪舔山姆大叔的脚趾头，而现在他们却在努力学说着中国话。一切不言而喻！

舰队从运河西头出来，然后沿北美西海岸北上到洛城【洛杉矶】，汇合了大批运输士兵的运输船

一块横渡太平洋，这一过程中非常太平。完全没有碰到一次英国人的潜艇。刘暹所在的战舰是一艘一万六千吨的战巡，万里波涛，稳固如山。没有了英国人的袭扰，老皇帝绷紧的神经很快就变得轻松。人脸上的笑容也愉快了很多。

在那五次舰队遇袭的过程里，他内心是很受煎熬的。英国人的潜艇哪里能瞒得住他，只是为了锻炼航母编队的反潜能力。为大舰队的反潜积累一次次的经验，才忍而不发。可是三百多官兵的死让他心里也很不好受。

这不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的感觉。而是自己就是‘帮手’的感觉。刘暹觉得自己的决定太冷血无情了。

一辈子打仗的人，因为300多人的死伤而心情郁郁。老皇帝是真的老了。快80岁的人了。

太平洋太平的日子让老皇帝的心情得到了舒畅，尤其是到了夏威夷的之后。他最喜欢的外孙——刘梦瑶的独子，带着一家人在夏威夷的别墅热

情招待了自己的外祖父。

夏威夷的旅游业已经有很大的起色，就如前世它在中国的感官中一样，如今的夏威夷旅游也是很高大上的，整个服务阶层几乎都是在为上层人士服务。来这里游玩放松的人群，多出身富贵，财力不俗。

刘梦瑶是早早就在夏威夷划了地皮，在夏威夷旅游业发展的时候也顺带建起了一处海滩+游乐场+码头+宾馆的‘大庄园’，接待逼格是整个夏威夷旅游产业中最高的一处。可因为她的身份，和中国人最喜欢的的‘讲面子’原因，这几年一直由她儿子管理的这块地方，财源不断，非常兴旺。

老皇帝也不以为自家外孙不在军政上发展有什么不好。如果有可能，他希望皇室后代尽可能都向经济上努力。可惜，伟大如他也不能‘一统’所有人的思想。

即使现在广大国民当中，持皇权至上观点的人也占有不小的比例。皇室在各级官员中也一样有着

广泛的支持者，在军队中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在老皇帝的儿子纷纷就国的时候，他的女儿们的儿子，很多一批人选择了一头扎进军政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要跟着第二波封藩建国走出去的，可更多的人还是因为‘保障皇权’。刘暹也放弃说教了，就让时间来教育他们吧。一个权势达到极致的皇室，要完全放平心态和接受现实，确实不是一两代人三十四年就能做到的。

大舰队有上百艘运输船，装载着第一批7个师的国防军精锐。武器没带多少，相当数量的装备都给留在了北美地方藩国。这批人将会在科威特登陆。老刘皇帝首先要狠狠揍一顿意大利人和奥匈帝国。然后再在穷党俄国跟德意志人交一交手，战争如果顺利。明年下半年，硝烟就可以从地球上空消散了。

中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分割了印度，占据了澳大利亚，消灭了美利坚，同时也给英国人在加拿大和印度留下了一点余地。下一步的欧洲战争，刘暹认为只需要在陆地上狠狠给意大利、奥匈、帝国人一次痛，可能法国人和英国人也会介

入奥斯曼战区，那就顺手一块揍了，让整个欧洲都看到中国的不可力敌，相信欧洲人不会继续拼下去的。

那么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刘暹就可以回到中国安享晚年。渡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舰队从夏威夷离开，抵达日本，又是一通热情到极致的款待。因为日本人在奥斯曼战场立下的汗马功劳，中国已经陆续将塔宁巴尔群岛【5200平方公里】、布鲁岛【9500平方公里】、松巴岛【14000平方公里】三处位于东南亚的岛屿【群】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就像中国在南天国北方【暹罗故地】也划了一块不小的地方给南天国一样，这两个为奥斯曼战区立下了大功勋的国家，都得到了宝贵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不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而算是他们的国土。日本人现在南北依旧看不到统一的迹象，南方这些年过的一支很不错，北方也因为对中国献上了膝盖而让国内的困境大大得到了缓解。

因为北美战争。大批量的船只从日本群岛间通过，之前好处都被西南政府独享了，九州岛的港口服务业发达异常，大批的日本普通民众因为往来不绝的中国货船而活的有滋有味。现在东京日本也进入了这个圈子。对于北日本那就是一方好处。

然后就是让北日本彻底得到‘解放’的工业了。中国也不要日本人生产的那些低劣产品，而是选择了将日本企业绑在了自己的生产链上，将日本的工业力量变成了自己的下游零件生产商。日本人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这个‘橄榄枝’。大批的企业由此找到了新的活路。工业的被盘活，才是东京日本这几年社会矛盾缓解的最重要一环。

再最后就是粮食了。

1900年后的中国完全解决了人口吃饭问题。大批人口的外迁和东北等地的大开发。一度让阮朝和南天国对华粮食贸易都大大得缩水。但是中国生存条件一变良好，海量的新生儿在迅速填补着移民的空缺。

根据人口资源局的统计。中国本土人口最少的时候已经跌落两亿五千万了【不算中亚和南洋】，但是到了1915年，依旧不算中亚和南洋，国民人口统计的结果是全国人口3亿6千余万。

并且因为粮价持续的走低，国内农用耕地种植棉花、花生、大豆、甜菜、油菜等经济作物的田亩是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才不管大局不大局呢，赚钱是第一位。粮食不值钱了，那就种值钱的。

一样的地，种粮食一亩地一年收不到1000块，种棉花、大豆什么的，一年能有1500，那老百姓就都去种棉花大豆什么的。国内承平几十年，战乱和流离早就离人们远去，饥荒也不再出现，一场接一场的对外战争胜利，让全国的老百姓都不认为堂堂中国粮食会不够吃。

于是一来二去，阮朝和南天国的粮食出口在疲软了几年后又进入了稳步回升阶段。即使缅甸大米的加入市场，也没能干扰整个大势。

可日本的粮食不够吃啊。特别是东京日本，甚至是分裂前的整个日本国，能天天敞开肚皮吃大米饭，就是无数平民子弟梦寐以求的生活了。西南日本的口碑一点点从叛逆变成比东京日本还要好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臣服，让西南日本加入了中国为主导的那个大贸易圈中。粮食贸易只是其中的一项，却解决了上千万西南日本平民最大的梦想。

现在东京日本也跪了，然后整个北日本的粮价就连续的大跳水。对比当年米骚连连时的价格，真心的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只要肚皮有了保障，老百姓就有了生活的保障，人心就会稳固，社会就会稳定。这一切虽是日本军人枪林弹雨中舍命冲杀换来的，却也是人类最本能的需求。而这一切都是中国给予的。

没有中国的允许，勇敢的日本健儿，就是想去抛头颅洒热血，也没那个可能啊。

去找中国人拼命倒一样是死，可那样的死，一点也换不来南北日本现今的‘安定生活’。

明治天皇在1915年已经挂了。接位的是他的二儿子敬仁，也是明治实际上的长子。他大哥稚瑞照彦尊出生当天即夭折了。

历史上接位的该是嘉仁，也就是那个有点白痴的大正天皇。

刘暹不知道这是偶然呢，还是人为因素。明治天皇一生并非只有一个白痴儿子，可偏偏除了这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全都死了。内中细节很难说清楚的。

西历1877年出生的嘉仁现年已经42岁，人到中年，身体很健康，但看不出人君的风采来。在明治这个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天皇死了之后，嘉仁就去掉了天皇的名号，他现在是日本国王。日本王室也由此失去了手中的权利，在民间的号召力都因此大大减弱。

现在东京日本的权利完全由一班元老掌握。

应该说是中国皇室的放权，给东亚各国带来了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中国国势愈强，这股冲击力就会变得越大。朝鲜如此、阮朝如此、南北日本如此、尼泊尔如此，甚至南天国这个怪胎国家也是如此。

一切全属于大时代的风潮。

而在日本，明治天皇的政权本来就是由这些‘维新志士’们托起的。政府的权利也牢牢掌控在这些‘维新志士’的手中，即使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俊杰现在已经一个个七老八十，但权力结构没有改变。

明治天皇作为‘维新志士’们主动捧起的‘现世神’，‘维新志士’们也不敢毁灭这个形象，两边都有着彼此不可或缺的需要，所以明治天皇自身还是很有权利的。但到了他的儿子，天皇的称号变成了国王，神也就变成了人。

嘉仁面对着政治元老们毫无抵抗的余力，即使在东京政府军政两届都占据着一部分力量的皇族实力，也没有支持嘉仁。被权力阶层彻底抛弃的嘉仁只能落得现在的样子了。

不远千里的从东京来到九州，在老皇帝面前毕恭毕敬……

第八百八十二章英法德三国联合海军

七月底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也是地中海一年中气候比较适合舰队航行的日子。在直布罗陀海峡汇合一处了的英德法三国舰队，在全欧洲人面前进行了一场为期五天的圆满实战的演习。虽然没有欧洲人最渴望的航母加入这支庞大无比的舰队，但是三国海军精锐汇集，四十多艘庞大无比的无畏舰、战巡、超无畏舰排着整齐的三路纵队，横行海洋之上，还是让三国海军官兵的士气激昂，让英法德诸国国民底气一壮。

这支新舰队的调动，完全是因为中国舰队的西来。从北美到东亚，现在中国舰队从东亚，就要越过印度进入阿拉伯海了。欧洲人怎么不震动？

那可是四支航母战斗编队啊，还有大批的运输舰，七个师的中国精锐浮海而来。若是让他们在波斯，或是半岛登陆，苏伊士运河还会是大英帝国的吗？

敞开了这道东大门，整个地中海就暴漏在了中国大军的面前，他们很轻易的就能联手奥斯曼舰队彻底将欧洲人从东地中海驱逐出去。那样希腊必定会灭亡，意大利、法国如何自处？

英国人当然要保住苏伊士运河，保住西方世界的东大门。所以大批的军舰，集结了整个欧洲海军的精华力量出动了。四十多艘无畏舰和战巡，这代表的是无可想象的财富。二百多艘各种型号的战舰，遮蔽了整个直布罗陀海峡。

它们要往东去，去到埃及，去到苏伊士。去到亚丁湾，在阿拉伯海与中国人来一场绝对命运的大战。

与这支巨大的舰队一块行动的还有铺天盖地的战斗机。上千架飞机随从着舰队一块行动，他们在北非和南欧。夹地中海而行。这只是要投入战争的机群一部分。

为了亚丁湾的大战，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以及美国残存力量，还有荷兰、比利时、西班

牙、葡萄牙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们，欧洲人已经投入了2500架各类战机。

用飞机对抗中国人的航母，紧守西方世界的门户，以高速的主力舰队，寻机偷袭中国人的军舰集群。黑夜和暴雨天气是欧洲人唯一的希望，也是他们祈祷的朋友。

联合舰队的总司令是英国人约翰.拉什沃思.杰利科。海军上将。副手是德国人莱茵哈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舍尔，和法国人乔治.莱格。后者是法国人的海军部长，但他并不真的负责指挥，真正带领法国舰队主力作战的是其原地中海舰队副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中将。这个年纪刚刚四十岁的法国人，在地中海战场上声名鹊起的法国人，四年前还只是一个少校的法国人。

约翰.拉什沃思.杰利科当然觉得达尔朗十分的刺眼，可是战场之上，这位经受了战火考验的将军，总比乔治.莱格这个内阁海军部长更加靠谱。

一场战争。一级晋升的神话就是由达尔朗来创

造。他在地中海3年，走过了全世界99.99%的军人都无法走完的路程，从小小的少校晋升为副司令中将。

人生得意的时候并不多，达尔朗的这三年绝对春风得意。

杰利科并不是一个完人。所以他如此想着达尔朗，一点也没看到这几年法意联合舰队战场上连连吃瘪的处境，达尔朗手下的士兵和朋友不知道死伤了多少。杰利科并没半分从‘人文’的角度来看达尔朗。他的目光里全是赤果果的利益。

坐在自己的旗舰伊丽莎白号舰桥指挥室的高脚指挥座椅上，透过战舰舷窗。观看自己的庞大舰队在大海上破浪前进，是杰利科自认为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候。

能够统带三国海军精华。总共四十四艘之多的无畏舰、超级无畏舰、战巡，由自己掌握。这个感觉对于杰利科这个时代的军人来是不可抵挡的。

巨舰大炮，列线对轰，这是无数欧洲老派海军将领最渴望实现的梦想。本来上次大战的时候，是可以发生这种令人神往的海战的，结果潜艇成为了那场战争中大海的主宰。

这一次站起，无畏舰、超级无畏舰、战巡都已经遍布欧洲各列强，数量比之它们的原产地中国要多得多，海上的优势牢固不可动摇的属于欧洲，属于西方世界，却又被中国的新玩意——航母给打落尘埃。

此时的杰利科正一边听取情报官关于舰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时的情况汇报，一边拿着军用望远镜观看舰队各舰之间的排列。经过一场演习，经过近半个月的磨合，三国舰队虽然还是旗帜分明，但彼此间至少不会再出现抢道的事情了。要知道第一次三国海军集合航行的时候，可真出了不少的乱子。

半个月的时间让三国海军的间距越来越小，整支舰队的秩序也越来越稳定。它们彼此间因为不熟悉，因为种种原因，为了不发生碰撞的囧事，各舰队最能把相互之间的间距拉的尽可能大一些，这样

的队列在地中海以西当然没事儿。这儿没有中国的潜艇，也不会出现中国人的飞机。可要是过了地中海，尤其是进入了东地中海，整支舰队散开的所需空间越大，就越容易被中国人的潜艇钻空子，越容易被中国人的飞机打穿防御圈。

在潜艇和飞机的威胁之下，三国海军分散的越散，危险性就越高。这是很清晰的一件事。

所以杰利科在直布罗陀以西的安全海域与德国、法国的舰队磨合了半个月，这才大军东进，向着目标前进。

被杰利科‘另眼相看’的达尔朗，此时也站在孤拔级战列舰巴黎号舰桥上，望着不远处的孤拔号，这就是他直接统带的第八舰队下辖的两艘主力舰了。除了这两艘孤拔级战列舰外，第八舰队下属还有两艘法兰西级超级无畏舰。然后就是两艘前无畏舰。

所谓的法兰西级超级无畏舰，那是法国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设计建造的。正常排水量：26000

吨。满载排水量：29200吨。航速：24节，续航力：8000海里/12节。武备：8门双联装15英寸/42倍口径主炮，12门6英寸/45倍口径副炮，2门76毫米炮高炮，4座双联装4英寸口径高射炮，12门40毫米高射炮；

总体作战性能要略逊于英国人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但比起法国人自己搞的孤拔级，法兰西级要超出不止一个档次。这样的超级无畏舰，法国人一共才建造了三艘，这次出动了两艘，只留下太阳王号看家守业。

这不是说法国人没钱了。也不是说法兰西没有了钢铁。在原本的计划当中，法兰西级一共要建造六艘的，就像英国人那样。但是第一批还没有建设完工，航母已经出现在了整个欧洲面前，强大的战舰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没用的海上钢铁棺材。英国人立刻叫停了最后一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原计划要建造六艘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只完成了五艘。而法国人本来要建造六艘的法兰西级战列舰，只完成了一半。

这几年，英法德意等欧洲海上强国全都在集中力量建造潜艇，海面作战舰艇几乎停工。倒是所有的军舰都回场返工了一段时间。每一艘军舰都增添了一门门高射炮、大口径高射机枪。

虽然整个欧洲海军界的主导者们全都是从巨舰大炮时代走过来的，全都是战列舰的绝对爱好者，可是面对现实的战争，所有的国家都很理智的停工了大型水面军舰的建造。没有旗鼓相当的飞机。没有一艘艘航母驰骋，再多的水面舰艇也不过是海洋上的钢铁棺材。

谁真的以为这次三国海军大联合，是欧洲人自己心甘情愿呢？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已经要夺亚丁湾了。触手就够得到苏伊士运河了，欧洲海军再恐惧飞机的威胁。也必须顶上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海军必须顶到第一线来。

所以。别看现在这支二百多艘的舰队如何的气势磅礴，威严高耸，实际上他们很心虚的。

在联合作战会议上，杰利科就这样的对三国海军将军们说：“中国航母纵然战斗力惊人，但它们承载的飞机数量有限。在大海之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进战斗，我方有四十四艘主力舰，万吨级以上的前无畏舰和重型巡洋舰，也有四五十艘之多。便是让中国人的飞机尽情的轰炸，它们也不可能一战全部炸光。只要我们的军舰能够跟中国人在近距离上交火，胜利就在我们手中了。”

很扯淡的一番话，二百多艘军舰，还有整个舰队中只有最高层的少部分军官才知道究竟是多少艘的潜艇部队，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放到十年前能够横扫整个世界的海岸线，就这么强大的力量竟然说：我皮糙肉厚，敌人的刀子再锋利也不能在被我接近之前放光我的血，然后我只要接近敌人了，敌人就死了！

所以扯淡莫过于此。杰利科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不是他心里真正想到的。这是英法德三国联合舰队，不是一个国家的舰队，做总司令的可以随意调配。这里是三个国家三个所属，他们都有自己的战

巡编队、战列舰编队、重巡编队甚至是驱逐舰编队和鱼雷艇编队，他们有各自的舰队序列，即使他们刚刚换了一个新的马甲，但指挥系统依旧，实质上的问题半点也没得到解决。

这样的舰队不可能做到原时空日德兰海战那样的‘出战’。他们没办法完美的执行命令，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互间谁也无法彻底的信任对方，尤其是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

三国舰队的指挥者们谁都不希望自身受到重要的损失，而全想着损失在别家那里。这样的情况下，率领整支舰队去辽阔的阿拉伯海，与中国舰队作战，那是在找死。

杰利科绝对是一名厉害的海军老手，他只会把军舰牢牢地保护在亚丁湾一带，他都可以允许中国的舰队靠上波斯临海的港湾。只要不失败，保护住亚丁湾，保护苏伊士运河，对杰利科来就是最大的胜利。

正午时分，太阳高悬空中，阳光照射到正在平

静的地中海海上航行的庞大舰队上，钢铁打造的舰船反射阳光，发出闪闪的光芒。巍峨的舰身在望远镜中看来更觉雄壮威武，战舰在大海上航行所留下的长长浪花水流，在阳光的折射下成为一道道雪白的长带。

“传我命令，全舰队从新组成环型密集防御队列。”当舰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杰利科把手上的望远镜放了下来，第一时间向身边的传令官下达了从新整队的命令。即使这里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即使这里就在英国舰队的眼皮底下，作为舰队的司令官杰利科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刚才为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舰队是以一路纵队的队列通过的。一队队军舰通过去后也组成了一个个的防御队列，现在必须把它们从一个个的防御队列改回整体的环型队列。

如同一个硕大的圆盘漂浮在海面上，一块是德国人的铁十字旗，一块是法国人的三色旗，最后一大块是英国人的米字旗。时间太短，彼此间的信任度态低，杰利科只能如此组成防御圈。

不管怎么说吧，这样有利于舰群海上防御。

“所有的飞机都起飞了吗？加强反潜攻击警戒。”庞大舰队在海面上变换队形队列并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这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完成。

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国驻军飞机已经起飞了，杰利科还要再询问一遍。而地中海的东方，一艘艘潜艇已经开路，又有众多的驱逐舰、轻巡组成的预警编队在主力舰群外围巡逻，杰利科还是不放心。下令让巡洋舰上的水上侦察机起飞侦察。

按照军部的指令，达尔朗直辖的第八舰队被布置在了东北方向。四十岁的中将迎风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的天际，脸上尽是肃穆和担忧。

他在爱琴海与奥斯曼海军奋战了三年，占过一些便宜，两次夜间突袭，击毁了奥斯曼人的轻型航母，是达尔朗之所以一路走到现在的最大资本。可也吃过更多的亏，有多少回军舰在敌人的飞机围攻下狼狈逃窜，甚至直接沉没进汪洋大海。那还只是中国人的徒弟们在打仗，用的飞机和军舰更是中国

人淘汰的破烂货，现在中国人亲自来了，他们的战斗力……，达尔朗都不敢去想象！

第八百八十三章水下“狼群”

三国联合联军由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时的纵队队形，改变成为以主力舰为中心，重巡洋舰，轻巡洋舰为护卫序列，驱逐舰为警戒序列的环形多层次防御队列。杰利科的一句改变舰队队列的命令，真的是把各战舰舰长忙了个不可开交。

如果人们可以肉眼看到无线电波，那就能看瞬间里整个舰队二百多艘舰艇彼此之间密密麻麻交错在一块的无线电波网，那可比蜘蛛网密集的太多太多了。

同时各战舰之间的旗语兵也超级忙碌了起来，各自间传递着信息。杰利科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也不知道三国海军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自己的命令。

一架架飞机脱离了人们的视线，整个舰队因为命令忙碌起来，看起来是那么的混杂。但所有的舰队高层都知道，这就是磨合。如一台刚刚开启的机

器，不经过咯吱咯吱的磨合，就达不到最完美的状态。

同时间里，在距离直布罗陀海峡几千里外的阿拉伯海上，一支五十多艘军舰组成的航母战斗编队【不算快艇】正在组建的环形防御圈即将顺利完成。黄海宁脸上露出了一丝笑，这就是他训练有素的第七特混舰队——中国航母战斗编队的正式命名，仅仅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五十多艘大小战舰组成的特混舰队便在航行之中完成了队形转换。而这个时候，反潜飞机在六十多公里外两点钟方向不知名潜艇，肯定还到不了他们这。

潜艇的水下速度很慢的，根军舰比起来。潜艇的水下速度还没有欧洲现在的坦克车跑得快。

六十多公里的距离，如果不知名潜艇只有这么一艘的话。黄海宁就算原地下令作战集群变换位置也是时间完全够用的。但任何一个航母战斗集群的司令官都不敢下这样的命令，谁敢保证敌人的潜艇就都被反潜飞机给发现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作为航母集群的指挥官。谨慎是第一位的。为了保证安全，手边的战果都可以放弃，只要安全。

“警报！9点钟方向发现来历不明的潜艇，方位xx，xx，xx。”就在特混舰队环形防御圈完成不到二十分钟的时候，旗舰电报室突然接到了南面侦查飞机发来的紧急报告，距离舰队只有二十里不到了，战斗警号声迅速在特混舰队的各艘战舰上拉响。

黄海宁并不意外。欧洲人绝对不愿意自己安全抵到波斯沿海的。西来的四支航母战斗集群。一共载有800多架战机，如果能够跟科威特驻扎的空军部队汇合，绝对会给欧洲人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固守亚丁湾，掐断深入波斯湾的海路，将双边隔绝开来。以潜艇对中国海军发起不停地骚扰，用高速战舰扰乱中国海军的后方运输线，祈祷上帝的保佑，让黑夜庇护他们，让大雨庇护它们。给三国主力战舰靠近中国舰队的机会。

只有如此他们才有胜利的希望。

“真的是好胆量。既然来了，这次就别想着回去了。”黄海宁说话中充满了自信。环形防御圈已经布置完毕，他可不相信区区几艘潜艇就能给自家造成威胁。

黄海宁一点也不为这事儿担心，他还要抓住这些缩头藏尾的‘贼子’呢。不管敌人究竟有多少。黄海宁就不信它们能逃得脱自家的大网！

这可是上百架飞机和几十艘快艇组成的大网啊，虽然不可能所有的飞机都装备着声呐，但是所有的快艇上装配的可都有声呐探测仪。留着巡洋舰、驱逐舰看家守业，快艇与侦查飞机的新组合已经成为中国海军航母战术手册中的一页了。

黄海宁没有估计到。这次来袭击他们的不是普通的潜艇，而是在原时空德国海军战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卡尔.邓尼茨中校。亲自带领的‘狼群’。这是一个由13艘最新式u型潜艇组成的“狼群”。在中国舰队离开印度西岸的时候，他们就从地中海一路赶来阿拉伯海了。

在欧洲各国当中，潜艇是任何一个海洋国家都无法忽视的舰种。虽然它们浮上海面之后连一艘最普通的炮艇都不如。但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等诸多欧洲二三流国家，这些年里纷纷花了大价钱在潜艇制造上。求的就是一个战略威慑力。这些小国在欧洲没什么话语权，保护自身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希望。潜艇给了他们‘光明’！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海洋大国也制造潜艇，但没有那些小国那样高涨的激情，只有德国人，像荷兰、丹麦这些二三流国家那样努力的去制造了潜艇。他们的u型潜艇为中国海军所重视，只不过德国人保密性做的很好，始终为u型潜艇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命令驱逐舰第一小队向敌潜艇方位全速靠近，投掷深水炸弹，逼使对方浮上海面。”黄海宁双手一搓下达了命令。

“反潜机中队、侦察机中队轮流起飞升空，担任反潜艇警戒和攻击任务。”

带着‘13’这个在西方文明中现的十分不吉利的数字，卡尔.邓尼茨眼睁睁的看着大群的军舰向着西方继续航进。他的狼群只有区区两只渗透进了航母编队20公里以内，而后也在中国反潜网的威胁下，不得不下潜到最深深度，还有两艘被中国人发现，一艘沉没，一艘很是幸运的才逃脱升天。

邓尼茨是个天才不假，但再天才的军官，面对全方位占优的敌人也无可奈何。这个时空，中国才是玩潜艇战的祖宗，中国海军对于潜艇作战和反潜作战的重视程度是一般国家难以想象的。这在中国军队中就代表着巨额的资金投入和人力、物力、精力的付出。

中国军方最不喜欢的就是嘴皮子功夫，做到实处才是他们的罪恶怕之处。

像英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这些国家在潜艇上也耗费了巨资。但他们的花费是仅仅造出了潜艇来，仅仅招募了潜艇兵。形成了一定战斗力。像中国的海军，一年里就有三四场大规模的潜艇作战演练和

相应的舰队反潜训练。每年演习总结报告就能落起半人高，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各类资料更能塞满一间屋子。这样的大环境下才能培养出现今的海军精锐。

“继续环形密集防御队列，继续保持反潜战斗警戒。”黄海宁对于一艘潜艇的战果安之若素，坐在旗舰的舰桥指挥室里，手指轻轻地在指挥桌上敲打着，眼睛盯着挂在指挥室船舱壁上的中东海域地图仔细观看着。

这时特混舰队的作战参谋们已经在参谋长的带领下，紧张地讨论和分析着即将可能发生的战斗及应对方法，标图参谋开始尽职责在海图上标出代表己方舰队及敌方潜艇遭遇的标记。

潜艇与水面战舰之间的战斗是最复杂的，也是舰队指挥官最不希望碰到的。因其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指挥官不容易分析判断，小小的失误便有可能导致重大的损失。再先进的水面作战舰队，面对潜艇部队的威胁的时候，也需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疏忽不得。

……

夜特别的静，海面上漆黑一片，天空中暗淡的月亮让人感觉不到月光的存在。海面上漆黑一片，能见度更低了。如果不是翻卷的浪花拍打着航行中的舰队。舰船偶然映射天上的星光，在远处真是很难用眼睛发现实行严格灯火管制的特混舰队。

加挂了副油箱的侦察机早在入夜前便起飞出发与警戒驱逐舰、快艇合在看一起，担任监视舰队航行路线附近海面的任务。特混舰队中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鱼类机整齐地排列着。昂首待发。飞行员已经实行战时两班轮值制，值班飞行员已穿戴整齐，准备随时接受命令出发。

“还没德军潜艇的消息吗？”等待最令人无奈和焦虑的。黄海宁已经是第三次向作战参谋询问有关的情况，他不是担忧。而是有些求战心切。

今天下午时候舰队就偏离了航道，以舰队的航速。如果今天夜里欧洲人的潜艇部队还能对舰队发

起攻击的话，那么中国海军对于阿拉伯海的敌方作战潜艇数量就必须要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了。

“报告司令，还没有消息。”作战参谋向坐在椅子上的黄海宁回答。

与黄海宁比起来，作战参谋的紧张才是真正的忐忑和担忧。他才30岁，之前没有经历过实战，也没有赶上澳大利亚战役，他们舰队只在安达曼海与英国人捉过一段迷藏，实战经验甚少。这夜间作战如果出了问题，不仅仅他本人，舰队的司令、参谋长和整个参谋体系，要不名誉的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更会给整个海军带来极恶劣的负面影响。

再说了，他的紧张也是有原因的。黑夜对于幽灵一样出没的潜艇来说是最好的掩护，在没有雷达的年代，用眼睛看基本是不能发现潜艇的。在上一场战争的战例中，中国潜艇经常会闯入护航船队，在船队中发射鱼类后还没被发现的例子。

“该部署的都部署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信任接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他们才是今晚的主

角。”巴嘎班迪自然很了解自己这个下属的心情，在旁边向作战参谋安慰着说。

这位第七特混舰队参谋长是一名蒙古人。

虽然蒙古人只要被提到就几乎跟骏马和羊毛联系在一起，但其中总有特殊的。巴嘎班迪就是其中一个，早年投身海军，后来成为国内第一批航母的指挥官之一，随着海军各支特混舰队的组成，已经在三个司令官手下长期担任参谋职务。

如果接下来的战事顺利，只要他回到军校学习上一年半载，肩章上就可以多出第二颗星了。甚至遇到特混舰队司令员空缺的话，他就很可能被直接提拔。这是一位资深少将，距离中将只隔着一张纸。

“敌袭警报！敌袭警报！发现不明来历潜艇，方位xx，xx，xx。”正当黄海宁和巴嘎班迪谈话时候，通讯器突然传出了电讯室室长的声音。空中的侦察机飞行员发现敌方潜艇！

这样的报告接二连三地从多架侦察机发回来，机载测向仪和声纳，要更早一步发现贴着海面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的德国u型潜艇。急速的战斗警报号声在各战舰上响个不停，各舰的官兵早就在战斗岗位上严整以待。

“命令警戒的驱逐舰编队立即向海水发射深水炸弹，阻止敌潜艇闯入。”黄海宁果断地下达了第一道战斗命令。位于舰队四面环形警戒圈外围的12艘驱逐舰接到命令后，不管他们所在的周边有没有不明来历的潜艇在，都立即向海水投掷深水炸弹。寂静的阿拉伯海海面在驱逐舰纷纷抛掷深水炸弹后，围绕着特混舰队的整个海域海底的海水就像沸腾的开水，翻滚动荡。黄海宁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不惜浪费弹药，也要在战斗初期在舰队外围构筑一道防御水墙，防止欧洲人潜艇快速突破，进入舰队内部。

“打开照明灯光，各航空母舰立即起飞第一波鱼类轰炸机，侦察机密切配合作战。”夜间反潜作战，黄海宁并不指望驱逐舰那乱扔的深水炸弹能对敌人的潜艇造成打击，真正的杀手锏还是航空母舰

的舰载航空兵。

只要能够发现潜艇的影子，就疾扑下去，投下一颗颗致命的深水炸弹。

接到起飞命令的各航空母舰飞行员，立即登上早就加满燃料和弹药，整齐排列在飞行甲板上的鱼雷机，一架接着一架紧急升空。虽然总的数量并不多，四艘航母也只是32架鱼雷轰炸机，但是它们的速度快啊，嗖的一下就从东飞到西，从西转向南了。

夜晚第七特混舰队的防御圈缩的更小了，但整体来看依旧透着严整和奥妙。

——任何一艘军舰都能有足够的空间躲避开从任何一个角度打过来的鱼雷，偏偏这么多军舰拥挤在一块却显得那样紧密。

一艘艘战舰上的灯火打开，方面十几里的海面上都是一片雪白的耀眼。每艘军舰上都有无数士兵举着高度望远镜搜索着海面，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

个可疑的发现……

第八百八十四章半岛上的战争

距离第七特混舰队上千公里外的海面上，一支比之三国联合舰队的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巨大舰队漂浮在漆黑的海面上，老皇帝还没有睡觉。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在舰桥指挥室的大型海图上，参谋们已经在海图上表示出第七特混舰队所要面临的全部敌潜艇数目和位置坐标，并随着侦察机和警戒驱逐舰、快艇的最新报告不断更新图标。

这种图示法在中国海军早就被广泛使用，都已经传到外国了，能让舰队指挥官更直观及时地掌握战斗的情况，据此迅速正确地下达战斗指令。这时海图上已经标出多达六艘的敌方潜艇，它们分别从第七特混舰队航线的正前方、左前方、右前方，围攻过来，并都闯入了30公里的警戒圈。

第七特混舰队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儿，刘暹不知道，他只能看清楚特混舰队现在的阵列，还有大海波涛下的九艘欧洲潜艇。除了已经发现的6艘之外，还有三艘没被侦察机察觉半点，其中距离第七舰队

最近的一艘也突破了30公里的警戒圈，另外两艘则距离还要远一些。

刘暹睁着俩眼整整熬到了凌晨五点，整个战斗才完全结束，欧洲人沉掉了四艘潜艇，他们也打掉了第七特混舰队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快艇。根据这一也敌军潜艇出现的密度，海军方面对于阿拉伯海的整个敌军潜艇数量有了新的认识，从100艘到150艘的估计量提升到了300艘到400艘，已经相当接近真实的数据了。

可惜，双边交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四支航母舰队不可能刚来到阿拉伯海就与欧洲人硬拼上，而欧洲人就更需要时间来磨合自家的大舰队了。

再说。双边的舰队运作都需要海量的物质补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准备。

而在阿拉伯海海战未正式爆起的时候，在中欧双边巨大的舰队围绕着索科特拉岛这个战略位置极为关键的岛屿争夺战还没进行‘第一次亲密接

触’的时候，一个加强师的兵力已经优先通过波斯王国的铁路运送到了科威特，然后一场针对半岛部族武装力量的战役都正式爆发了。

这是一场在现下时候无关大局，在未来的世界却至关重要的战争。中国要彻底打消半岛部族的野望。为中国在半岛上确立自己绝对的控制地位立下牢固的根基。

伊拉克中国是不会碰的，那会触到奥斯曼人的底线。可是半岛不一样，过去的几年中，当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军队从半岛抽走之后，之前活动空间和地盘大幅度被压缩的部族势力们又一次活跃了起来。这就像历史上的一幕幕一样，在奥斯曼帝国存在力强大的时候，半岛部族全部驯服老实，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力从半岛减弱的时候，就是部族势力拿回自己丢失了的一切的时候。

现在谁还不知道半岛地下埋藏的黑色石油就是源源不绝的黄金白银啊。那是一笔不可想象的财富。

所以奥斯曼势力一在半岛上退缩，部族势力就跟闻到了臭味的老鼠围了上去。到现在，多年的战争让奥斯曼人流干了血，整个半岛只有内志一带还存在着一定的奥斯曼军，防备着英国人从西奈半岛北上。对于半岛的部族势力已经完全失去了抑制。

现在，在科威特老老实实安静了多年的中国人终于露出了自己尖锐的獠牙。配合着中国海陆空大军的西进战略，驻守科威特的中国部队也需要用鲜血让所有的半岛部族明白——这片漂浮着黑色黄金之上的土地的下一个主宰是谁！

英印军第13集团军司令官罗伯特中将的指挥部放在巴林。自从在印度大撤退之后，从印度撤到半岛的英**队连同一批继续追随英军或是半强制‘胁从’撤退的印度军队。就正变成了三个集团军，伦敦的陆军总部留下了印度总督区的三个集团军编号：11、12、13。罗伯特所属的部队是最后一个。

将近五万人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巴林这处奥斯曼军队放弃了两年的地方。这里有三处油田，全力开

工每天可以产生3万5000桶石油，也就是五千吨。

一年一百八十万吨石油的产油量让这里成为了战前大英帝国揣在怀里的金母鸡。

即使在战争爆发初期，奥斯曼人的军队虽然控制着这里，可大英帝国的利益并没有受损。半岛和整个中东产油区，是这几年来隔绝在连天战火之外的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战争！

直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彻底扩大化。英国人从巴林撤退到了也门，这才丧失了半岛之上绝大部分的利益。但奥斯曼人也没野蛮到肆意的对这里进行破坏。双方在这方面表现的都非常克制，直到现在巴林已经你来我往的换了好几处主人，三片油田的一座座抽油机、输油管道和储油罐等也依旧安然无恙。

罗伯特中将很清楚自己在巴林的任务，那就是看着对面的中国人。

守在科威特的中国士兵连两万人都不到。但是

那里有超过300架的战机，紧挨着科威特的波斯也始终在边境城市阿巴丹保持着二百架的战机，还有一个满员的波斯整编师。这样的力量可不是英国人在半岛的这些小弟能够安稳吃的下的。不看连内志都是安安稳稳么，英国人在天方世界的力量不算小，但对比起真正的精锐来，不值一提。

原时空所谓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世界却再也不可能存在了。

战争变了，天方世界的地位也变了。

不管是奥斯曼还是中国，还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匈，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愿意看到半岛上一片狼藉。

原时空的天方世界只是一片广袤荒凉的穷乡僻壤，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外，并不存在与其军事价值相当的利益价值。而在眼下的世界，半岛是漂浮在一片黑色的黄金海洋上的岛屿。谁也不会忽视这里。

双边的态度不一样，谁也不能以绝对的优势拿下这片土地，于是这里就成了不为战争所困扰的世外桃源。一直到现在，中国人露出了獠牙，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拿下一切了。

随着一个加强师的达到，整个半岛的气氛大不一样了。特别是中国海军大张旗鼓的西进。任何一个脑壳里还有脑子的人就都清楚，中国人这是要动手了。

罗伯特等三个集团军自然是不能打硬仗的，但是大英帝国的面子不能掉了。罗伯特已经受到了指示，也依照命令做出了布置，颇有些和中国陆军针锋相对的意思。只不过，谁都知道他手下的五万大军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又或者说，这些大体士兵由印度阿三组成的部队，谁都把他们当成了笑话。

英印军第13集团军有两个军，每个军下辖两个师。再各自配有一定的直属部队，一共五万人。巴林是他们的总部，锋线则处在了达曼。

达曼原为沿海一小居民点，自从法国人拿到了

这里的勘探开发权，发现了储量极大的油田后，就遂日渐发展了起来。待到战前，这里已经有三万多居民。法国人有心将达曼建设成半岛北岸【波斯湾】最大的商港，不仅投入重资开发油田。还创办了炼油厂，准备将达曼变成他们在半岛北部地区的石油工业中心。法国人设立了大硫酸厂、润滑油厂以及其他石油化工企业十多家。鼎盛时候这里光欧裔就有三四千人！

1919年7月18日早上6点。中国陆军半岛纵队第一师的阵地上，一个机械化加强营的部队已经秘密的进入到了阵地，离阵地不到两千米的地方就是英国人在达曼设防的最前沿了。

这地方比较缺水，可是达曼本身并不缺水，这也是法国人将诸多工厂建设在这里的最大原因。一个不甚宽的小河将两边一分为二，那条叫做卢拉合尔河的小河也因此变得出名了许多。

夏季的达曼很是炎热。这里临靠波斯湾，时不时的会下雨，但狭窄的波斯湾估计也只够滋润靠海的这一条‘细线’了。卢拉合尔河的水面变窄了很

多，因为这是它的枯水期。河面最多只有十米，四十多米长度的桥梁显得非常扎眼。

桥梁是法国人建造的。非常结实，也因为太具有代表意义，中英两边谁也没控制着这道桥。可供两辆卡车并列通过的桥梁非常干净，两头敞开，但却根本没有行人车辆路过。

罗伯特十分想把这座桥给炸毁了，让中**队要想过河的话就得搭桥才行。然而中国方面严词抗议，兵锋直逼罗伯特眼前，亚丁的英国半岛总督赶忙叫停了罗伯特的行动。

哦，对了。这个半岛总督也是刚出现没两年的新鲜玩意儿，是奥斯曼人从半岛陆续撤退后伦敦升格了亚丁的级别，其总督梅尔斯.罗素是第一人约翰.罗素伯爵的孙子，约翰.罗素则是上个世纪中叶英国辉格党的党魁，大英帝国首相。

所以罗伯特很苦逼。他明明知道对面的中**队早晚会打过来，却不能把眼前的桥梁给炸掉，这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军人屈辱的呢？

防守在达曼的英印军队时刻处于战备阶段。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了这一次的进攻，半岛纵队调集了自己80%的火炮，总共有八十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重炮。另外空军的的战机也做好了准备。战斗一打响，空军的战机就会对英印军空军和陆地展开全方位的压制。

驻防达曼的是英印军第13集团军的第25军的一个师，全师一万余人，编制相当到位，指挥官是新到不久的英国陆军上校菲儿.兰巴特。这位兰巴特上校在奥斯曼战场上已经战斗了三年，从一名本土部队的少校成功升为上校，就战斗经验和个人能力上讲是无可争议的。

战斗打响，只要能挡住对面中**队三天，他就能够晋升为准将。这是总督亲口对他说的。

中国人总兵力才四万多点，英**队则有二十余万，可双边的战斗力实在不成比例。

以英印败军为主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大军，严重

缺乏作训和战斗的勇气，同时武器装备也很一般，缺乏必要的重火力和装甲坦克配置。

两千多架飞机还在赶往半岛的途中，在这个期间，他必须守住半岛。梅尔斯.罗素不求击败整支中**队，他只需要守住现有的土地，甚至可以向后退一些也一样。

——比如退到贾富拉沙漠。那以北的地盘全可以让给中国人，甚至包括雅德利。

对于现在的大英帝国而言，波斯湾已经放到了次要地位，只要守住亚丁湾，守住红海。那里才是大英帝国真正上的要害。

早上6点的时候，英印军大都还窝在被窝里面睡懒觉，无数的印度人即使在英**官和士兵的监督下建立了一条比较坚固的防线，可热带人种的懒惰已经渗进了他们的骨子。这支英印军毕竟是以他们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纯种的英**队，只有那些师级、军级、集团军辖下的直属部队，对于主体部队英国人用的还是老招数——英军担任中高级军官，印度

人作为士兵和低级军官。所以眼下达曼的这个英印师，跟印度的英印军真心没什么两样。

　　英印军和中**队隔着卢拉合尔河对峙呃最开始时候，这些印度阿三还非常的紧张，生怕中**队会打过来。但是现在他们一点都不担心了。只不过，中**队需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在这些战斗力为五的英印军放松警惕之后，正是半岛纵队进攻的好时候！

　　“开炮！”早上6点20分，达曼前线的炮兵总指挥下达了开炮的命令。部署在卢拉合尔河西岸秘密炮兵阵地的中国陆军炮群80多门大口径火炮和数量不下200门的75mm炮，纷纷开火。密集的炮弹划破空气，发出尖利的声音，然后落入英印军的防线当中！

　　同时，刚刚从后方机场起飞的中国战机也像一支支苍鹰一样，迎着初升的朝阳，向着东方疾飞而去。

第八百八十五章决定命运的一战

“轰！轰！轰！”一枚枚的炮弹在英印军的阵地上爆炸。英印军的阵地，在爆炸当中被一点点摧毁。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结构，或是土木结构的火力点被炸上了天。这些英印军的士兵，原本只不过是农民或者手工业者而已，他们加入军队后虽然受到了最基本的军事训练，英军的军官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开枪卧倒，可对于大部分的英印军士兵而言如何挖掘战壕、修建机枪火力点的这种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是根本不会的。或者说，好吃懒做的印度阿三们根本就懒得去做这些沉重的工作。他们只有在刺刀和皮鞭下，才能像一名蠢笨的士兵一样去做那些重劳动。

达曼的英军阵地一点也不脆弱，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对安全的庇护。如果是纯粹的英**队，现在大英帝国的士兵们已经一个个缩退到工事里了。然后这些英印军，突如其来的炮击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几个月前的印度战场，这些毫无一点战斗意志的印度阿三仓皇乱窜，即便是担任

军官的英国人也不能让他们安静、冷静下来。

即使是前线，这些印度阿三也不会老老实实的睡狭窄的坑道和工事中，作为骨干的英**官们更不会去主动受这样的苦。最初的时候他们还很紧张，还像模像样的驻守在坑道和工事当中，可现在，达曼的英印军前线阵地上面，已经很自然的多出了一顶顶的帐篷，大量的士兵和军官彼此分离开的居住在这些相对舒适的帐篷中。然后在这一刻被炸的粉碎。

那些用木头搭建起来的房屋也在炮击当中被炸的粉碎。很多印度阿三和英**官还在睡梦当中就被炸死了，而侥幸没有被炸死的英印军官兵们也惊慌失措的冲出木质房屋或者帐篷。四散逃命。不少人甚至还光着屁股，很多人都没有拿枪。更没几个还有心往炮火覆盖更密集的工事处跑了。印度人的懒散和低落的斗志让这场战斗变得一路坦平。

在蠢蠢欲动的中**队的面前，还敢把大多数的人睡在毫无防备力的帐篷和木屋中，而不是坚固的防炮洞、防空洞和深深的坑道里，这和找死有什么

区别？

上校菲儿.兰巴特在睡梦中惊醒了，当他穿戴完毕，急匆匆的赶到达曼城外防线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那些惊慌失措，如同一群受惊的野马一样向达曼城区奔来的的英印军士兵。

“混蛋！你们这些白痴，快进阵地。快进阵地，那些黄皮猴子要开始进攻了！欧文上尉，赶快给中将阁下发电报，中国人向我们发起进攻了！中国人向我们发起进攻了！”上校师长大声的吼道。

在那些来自英国陆军的军官们的呵斥下，好不容易阻止了那些逃跑的英印军士兵，并且开始阻止他们向阵地冲去。只不过，面对那犹如雨点般落下的密集炮弹，英印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达曼城必须坚守，菲儿.兰巴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多长时间，只要一天的时间，只要能守住达曼一天，就足矣了。只是他的这个愿望随着铺天盖地飞来的轰炸机。变成了彻头彻底的奢望。

此时的巴林，第13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接到了前

线的报告。罗伯特脸上一脸……没表情。

达曼城区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陆军的炮击开始仅十分钟之后，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几十辆坦克在一个营的步兵配合下就对着阵地发起了攻势。飞机在英军头顶盘旋，炮弹在他们背后炸响。

一个在这场战争中被俘。战后才被遣返回国的英国中尉军官，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道：“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单独的一个人。孤单的面对着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飞机是中国人的飞机，炮弹切断了一线英印军的退路，他们前面就是气势逼人的中**队。

对比士气低靡的英印军，半岛纵队的中国士兵们有着太多必须的胜利了。不管是军事还是个人待遇，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他们与英印军都是天壤之别。

轰炸机为进攻的中国部队扫平了障碍，英国人

所有外漏的炮兵阵地都不复存在了。英印军的不少官兵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机群，这比中**队在印度作战时候的空军规模都要大。一百多架各类战机围着一个小小的达曼，对付区区万人的一个英印师，这成本下的太盖了。

尽管之前中国空军的战机也会时不时的越境，侦察半岛的情况。但一次性出动过百架架战机，就是不可能的了。眼下这一百多架飞机全围着一个小小的达曼，这让印度阿们三非常的震惊。当战机上面扫射的子弹让不少的印度阿三倒在血泊里，战机上投下的航弹将他们阵地变成了一片片火海，吞噬了无数的印度阿三的生命之后，这些战斗力低下的英印军崩溃了。一个个仿佛回到了几个月前的印度战场的阿三们，彻底的被恐惧占据了心灵，一队队的士兵开始逃窜去，不顾英**官的威胁。他们大叫着中国人都是魔鬼，祈求湿婆大神保佑的话语，跳出阵地，狼狈疯狂的向后逃跑。

“该死！给我回来！都回来！那是中国人的飞机，不是魔鬼！”由英国陆军的军官出任的中低级军官们，大声的呵斥道。但是，效果为0。

在英印军慌乱成一团的时候，半岛纵队的进攻部队顺利开进了达曼城区。在坦克的配合下，一批批的印度人抱头做了俘虏，他们的上校师长欲哭无泪的看着糟糕的一幕。一个师的力量，达曼只抵抗了3个小时不到，菲儿.兰巴特知道自己的前途完蛋了。

五天后，只是短短的五天后。战争的烈焰已经烧到卡塔尔了。

罗伯特中将坐着轮船逃到了这里。巴林岛已经在飞机的一次次洗礼中竖起了白旗。这面这些年来一直坚定地抵抗奥斯曼人‘暴政’的天方世界之自由圣土，在真正的暴政面前像娘们一样毫无抵抗的跪了。只因为中国不是奥斯曼。奥斯曼帝国不敢彻底得罪英国，而中国现在已经跟英国彻底开打了。

于是南北长48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只有562平方公里的巴林岛，在上百架战机的三天洗礼之下，完全放弃了抵抗。哈利法家族跟随着英国人退亡了阿曼，他们可以一直跑到阿曼，而可怜的罗

伯特将军还必须在卡塔尔经受着煎熬。

英印军第11集团军的一个军已经赶到了卡塔尔，联合了第13集团军的残兵败将，四万人的兵力固守卡塔尔半岛，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营向左突击。拿下那边的镇子，堵住那些印度阿三的后路，不要让让他们跑了！2营和3营给我正面强攻！炮兵注意掩护！”

手中还握着旅警卫部队的旅长大声叫喊着下达着命令。吴佩孚一点也不在意对面英印军的战斗力，对比这些阿三们逃跑的功夫，他们打仗的手艺是臭不可闻。

而现实也确实如吴佩孚想象的那样。他部对英印军的攻击非常的顺利，经过重炮的猛轰和飞机的轰炸之后，对面的第13集团军残兵的士气已经下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地步了，几乎自己就要崩溃了。即便那些英军军官呵斥、驱赶他们，但也无法再让那些印度阿三像一个士兵那样的去战斗。

就跟在基拉那、杜汉的战斗一样。眼前的印度阿三虽然战斗力不强，但逃命的时候却比兔子还要快，当2营与3营的官兵配合着装甲发起冲锋之后，战斗不到1个小时。这些印度阿三就开始逃命了，不少人还连手中的步枪都给丢了！

两边军队战斗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根本就不是靠数量能够弥补的。就犹如在原时空中的抗战时期。日本人一个大队的部队就能够撵的g军一个师的部队像撵兔子一样，日本人一个联队的兵力就能够硬撼g军一个军一样。

而半岛当地。那些随着奥斯曼力量的退出‘卷土重来’的部族武装呢，面对铺天盖地的立体打击。骑着他们的骆驼，转进如风。那些人才不会进入卡塔尔半岛这样的死地的，就连卡塔尔的埃米尔阿勒萨尼家族，也让继承人带领着家族主要的力量‘转进’到了阿布扎比去，只有老埃米尔和少量的力量陪伴着英国人待在卡塔尔。

反正老埃米尔是不会死的，英国人还占据着波斯湾上的制海权，必要时候他们能够通过轮船将重

要的人物从卡塔尔撤出，甚至老埃米尔本身还藏着一架made—in—chain的小型客机。

小飞机只能载八名乘客，但对老埃米尔本人言，这是足够了。

自从开战以来，英国人没有向波斯湾沿线调运过纯种的英**队，没有像波斯湾调入飞机，甚至海军舰艇都没有见增加，谁也不是傻子。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做？这明显着就是要放弃波斯湾。

红海才是他们的命脉！

在半岛的中部地区，也就是内志的东部【南部】，那里是一片荒凉的大沙漠，只有靠着波斯湾的沿海地区还能生存下人类。中国可以一直沿着滨海线向着霍尔木兹海峡挺进，在阿拉伯大海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霍尔木兹海峡，英国人可以放弃。甚至中国的半岛纵队可以打进阿曼。然而从阿曼再要向南，没有海上的帮助，运输线就太漫长了。

半岛上的部族武装可以不堪正面一战，却能够通过荒凉的沙漠，袭击中国进攻部队那脆弱而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只要中国不彻底占据海上控制权，中国进攻部队打到阿布扎比，已经是尽头了。或许他们还能再进一步攻下穆桑代姆半岛【霍尔木兹海峡——半岛人字突出部】，可是要真正的进攻阿曼，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

现代军队的战斗力不是古代军队可比，同时现代军队对后勤的依赖也不是古代军队可比。没有了后勤，中国的进攻部队就是一头没了爪牙的老虎，一点也没威胁力。

依旧飘在大海上的老皇帝对于英国人的算盘也门清的很。中国在半岛上的突然发威，只是为了牵制英国人的精力，为即将面临的东西方海上大决战力所能及的减轻一点压力，同时为战后对半岛统治秩序的建立立一下规矩。

真正决定彼此命运的一战，还要看海上。如果英法德三国联合舰队大败，那一切就是自然而然。可要是中国战败了，或是两边打平，一时间谁也灭

不了谁，那么半岛的局势就要随着结果而改变了。

飘在海上的这些日子里，英法德的三国联合舰队已经从地中海西部进入到苏伊士运河了。主力部队停留在亚丁湾，先头部队进入到了索科特拉岛。

这些日子里，双边交手最频繁的不是飞机，也不是舰炮，而是两边的潜艇。

中国的舰队主力是始终处在欧洲潜艇部队的围猎当中，而东出苏伊士运河的三国联合海军，也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国潜艇部队的偷袭进攻之中。

还有他们彼此间的厮杀。

欧洲人布置在阿拉伯海的潜艇多大436艘，现在减少到了420艘。而跟随着中国舰队而来的中国潜艇有157艘，分作22个编队，加上本来在这一代游弋的25艘，一共182艘，现在还剩下174艘。

这一场大战不仅堪称这个时空历史上最大吨位的海战，也算是双边投入潜艇最多的一次战斗。一

个阿拉伯海里竟然存在了600艘潜艇，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双边的潜艇部队都分做了两个部分，其一是自我保护，作为舰队防御圈的外围警哨；其二是主动出击作战，作为打击对方的有力武器。尤其是欧洲人，潜艇已经是他们对中国海军最有威胁的手段了。

这些吨位不大，投入财力物力也不大的东西，比之高大威武的无畏舰都更有效用。至少中国的航母惧怕潜艇，只要还有一艘潜艇，都能让整支舰队的中国人紧张兮兮。而面对水面上舰艇，任凭你再高大威武气势不凡，航母也都能‘放风筝’放死它们！

黑夜中，一支舰队正迎着月光，劈波斩浪……

第八百八十六章欧洲人做的不坏

“潜艇部队有消息传来吗？”杰利科在舰桥指挥室里来回踱了几步，心里千百个念头闪过。由于受到飞机航程的限制，停留在亚丁湾的三国联合舰队主力只能把潜艇作为主要的侦查武器，这些日子就是中国舰队主力与欧洲潜艇部队捉迷藏的过程。

总面积接近40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海，面积当然不算小，但是当这个海域东头西头都被两边舰队所占据之后，双方之间的实际活动海域面积已经连200万平方公里都不到了。这个面积依旧广大，可对于两边600艘潜艇来说，真心是个小啊。

杰利科拿出了手中七成的潜艇外放侦查，剩余的百来艘潜艇被他密集的布置在索科特拉岛和亚丁湾，空间的距离限制也让中国的飞机难以接近这一片区域，让三国联合舰队的安全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今天晚上8点33分，一艘潜艇侦察到一支向西

挺进的中国舰队踪影，但它的速度根本追不上这批航速保持在20节的舰队。电报发出之后，欧洲的潜艇部队如沙丁鱼中进入了一条鲇鱼，瞬间里都活跃了来。

一封封电报从潜艇部队发出，这支中**舰的位置牢牢地被杰利科掌握，它的周边，已经有五十艘以上的欧洲潜艇，从四面八方包抄了过来。就像闻到了腥味的鲨鱼群！

波浪汹涌的海面上，远远的，在距离中国大舰队好几十海里的位置上，一艘德国u型潜艇浮出水面。邓尼茨眉头紧皱的看着远方发亮的白光。他不能十分的靠近，但也能判断出中国人全力开启了舰队的所有照明灯光。只有如此才能让几十海里之外的光亮在漆黑的夜晚依旧可被观察到。

中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

邓尼茨真的想突进中国人的海上警戒圈里。好好地看一看，看一看！

向西挺进的中国舰队以20节的速度‘吸引’着一艘艘潜艇跟随上来。然后他们在挺进了3个小时后，猛地90度大转弯，从西改为了向南。

恍如一头硕大的肥牛被一群野狼围追，当天色接近黎明的时候，这支中国舰队周边已经有着七八十艘欧洲潜艇，更远的地方还有更多地潜艇在源源不断地赶到。

“阁下，中国人舰队的航速很快，截至目前为止，潜艇部队还没有发来任何关于战果的汇报。”佩米斯特翻了翻手头上的文件。并没有潜艇部队战果方面的报告，但他又补充说道：“不过整个阿拉伯海都布满了我们的潜艇，最迟8点的时候，就会有潜艇面对对其形成合围。”再简单的说，就是会有潜艇编队围堵到那支中国舰队的前方。战果也该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佩米斯特对此十分坚信！

只是作为整场战争的指挥着，杰利科更喜欢能知道这支舰队的目的地是哪里。那样他也就能推算出中国人要干什么了。

“希望能够早点得到有用一些的情报，这样才能为我们即将实行的作战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大舰队的少将参谋爱德华，此时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舰队的这次夜间突然出击很可以：“中国舰队的突然出击已经吸引了我们一半数量的潜艇力量行动了起来。他们选在了黑夜这个最适合潜艇作战的时间点行动，我不得不怀疑中国人的动机。

司令官阁下，因为这一半数量的潜艇部队的追击，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原先的位置。我们的潜艇防御网被完全打乱。如果这个时候中国人的舰队主力突然西向，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力度将要比预想中的威胁削弱的多，或许连30%的原设想力度都没有。”

“你说得对。如果这个时候中国舰队的主力部队突然向索科特拉岛逼近，我们的潜艇将难以威胁到他们的行进。但是中国人的主力舰队依旧待在原地没动不是吗？

天空马上就亮了。这些因为潜艇追击离开后而空缺的位置正在被别处来的潜艇迅速填补，我们不需要为这个问题担心。那支突然出击的中国舰队会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的。可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我十分的好奇。”

机会来了自然就能把握住。杰利科说的话让所有人点头。“通知下去，所有军舰做好准备，周边潜艇部队做好侦查。不管中国人要做什么，我们先要自身准备好战斗。”

“司令官阁下，所有的军舰、战机都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战前检修程序，时刻待命当中。”

指挥室里的声音就此顿住，杰利科目光炯炯的盯着海图，一言不发，其他人也全都闭上了嘴。一个个来去匆匆的作战参谋在不停地移动着大海图上一个个代表着潜艇和中国舰队的标志。

没人能够搞清楚中国人的究竟目的，一切还要要到谜底揭穿，或许天亮后就到时候了。

西奈半岛，这里是英国人针对奥斯曼战区的核心防御区。陆军人数只有百万的英国陆军在这里布置了二十万人，同时还有法国人加强来了的十万人，当然法军在战争彻底爆发前是改头换面了的。

这场战争进行到现在，大英帝国庞大的殖民地固然给大英帝国提供了绝大的帮助，可这种帮助已经走到了末路，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争让大英帝国损失惨重。不仅丢掉了至关重要的印度，还损失了好几十万纯种的英国陆军。

现在决定西方文明命运的一战就要打响了，西奈半岛上的英**队依旧稳稳地守在这里。中国人在半岛上势力的扩张，似乎并没让他们感到半点担忧，几十万军队‘冷眼旁观’！

但对于中国方面，西奈半岛是一个不需要留心的地方。因为中国海军在海战过后。肯定要夺取苏伊士运河，要夺取苏伊士运河就少不了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从地理上来讲是属于亚洲土地。它是

一片广袤的沙漠区域，西滨苏伊士湾和苏伊士运河。东接亚喀巴湾和内盖夫沙漠，北临地中海，南濒红海。东西最宽约210公里、南北最长约385公里。两个海南岛大小的面积让这儿有着足够的战略纵深，干旱的气候和不便的交通也是英国人防御作战中的最得力助手之一。

半岛上广大的干燥地区称为西奈沙漠，与埃及的东部沙漠间隔着苏伊士湾及运河，但东边则连绵进入内盖夫沙漠，地形上没有显著的改变。

要进攻这里，只有沿海岸线而动，最好最短的线路当然是走地中海一线了。整个西奈半岛只有临近海岸线的地方保持着固定水源和一定的农牧业区。总人口二十万人都不到的西奈半岛其产出和环境可想而知。英法在这里的驻军完全是靠着后方的支持，粮食、肉类、奶制品、枪炮弹药等等。

地中海沿线是英国人主动驻守的地方，核心城市是阿里什和费拉迈山。前者有阿里什河流过，是整个西奈半岛少有的水源充裕之地，英国人在那里放置了一个集团军。这可是以英伦白人为士兵组建

起来的集团军，跟英印军是两万不同的概念。

英国人的防御体系构筑的极为严正。在科威特，一副完全照着现实信息制作的大沙盘已经摆在了总指挥部。为了获取阿里什的英军布置的各种信息，科威特驻军这些年没少忙活，眼前的沙盘就是最大成果。

国防军的沙盘做的极为精巧。有专门的沙漠、河流、山岭、机枪阵地、炮兵阵地等模块，在这些小玩意的搭配下，沙盘所展现出来的防御体系是非常直观的。两道相距1公里左右的铁丝网后，是双方的堑壕带。这是最前线的堑壕。对于进攻方来说，最先的障碍是堑壕和铁丝网前的一片片钉板一样的反坦克锥，还有英国人布置的雷区。然后是一条反坦克壕。深三米、宽三米出头的壕沟，里面全是沙子。中东的沙子极细。常常将坦克发动机或者炮管堵住，这些沙子能起到沼泽那样的话作用。而后就是铁丝网了。期间布置的也有数不清的地雷。在这些防御设施后，才是第一条主防御带。

阿里什处于沿海平原地区，它的东侧有很多的

低矮山丘，那是西奈半岛中部山岭的延伸带微端，英国人在那里也布置有一定的军队，主要是防止北方的敌人绕道侧击，但是在阿里什本身，防御地利是十分利的，完全没有起伏的平原地带，英军在布置的时候就只能将堑壕往深里挖，而不是修到什么山棱的背面。这第一条主防御带堑壕一共有三道，相互的间隔以沙盘标尺来看，只有不到百米。第一道堑壕，以及堑壕前部少数几个水泥工事都是观察哨；第二道是火力线，各式各样的机枪掩体遍布其中，有些用夹着钢板、有些则是水泥石头堆砌的；之后第三道主要是藏兵洞，正如第二道也有防炮洞一样，这一道堑壕也有不少机枪掩体和堡垒。

在这条防御带的后方，两公里左右的又是一条堑壕防御带，这样的间距是考虑到迫击炮的射程。2公里远的间距，正好在英军迫击炮的射程之内。这又是一道三堑壕防御带，依然有机枪阵地和藏兵洞；它与第一条防御带之间借助弯曲的交通壕相连，每一个转弯处都有一个防御节点，也就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碉堡。除了交通壕上的防御节点，长达两公里的中间区也布置了不少机枪暗堡和火力点，这些将是击溃掩护前线军队撤退的火力支

柱，越是阻挡敌军步兵进攻的火力支柱。

两条防御带、六道堑壕、间杂着无数机枪阵地，这是欧洲人多年大战打下来而形成的一整套防御战体系，就像国防军倡导的弹性防御理论一样，指导之下建成的标准防御阵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种防守战体系中，最前面那条堑壕防御带真正的作用只是呆滞敌军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配合。这个时代可没有无线电话，在缺少有效通信措施的情况下，敌军的步炮协同只能按照预定的步骤来实施，一旦进攻中的步兵因为抵抗滞后，那步炮协同的优势顿时就会瓦解。而这时，通过交通壕后撤的守军可以用密集的机枪和火炮尽情杀伤这些不再被弹幕保护的步兵。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欧洲人做的不坏。

第二条防御带后面就是炮兵阵地，是阿里什这座城市市区前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其距离离阿里什市区有25公里。五公里之后就是另一道防御阵线，然后再退十公里，就是第三道防御阵线，再之后才是阿里什防御圈。

整个阿里什有着一个集团军的英国士兵，他们有足够的兵力来进行这般的部署。

这就是坦克的出现给这个时空带来的改变。如果不是中国的陡然崛起，坦克、飞机根本达不到现在的性能水准，之前的第一道防御阵线可能就是整个阿里什英军的外围防御圈了。

是坦克部队的提早出现，催化了整个世界的军事水准。时间距离1920年还有不短的时间，而这样水准的战争却已然堪比原时空的二战初期了。

……

天亮了，通红的太阳从东边的水天相接处升起。黑暗在迅速的消退，最适合潜艇部队活跃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上百艘的欧洲潜艇依旧在孜孜不倦的追求着中国人的那支舰队。

一个完整的航母舰队啊。中国人拢共才五支航母舰队。要是能够重创其中之一，对于眼下的局势

将会有着难以估量的大利。

即使把上百艘潜艇全都拼光了，也在所不惜。

虽然没人会真的认为靠着潜艇部队能真正的消灭这支中国人的航母舰队，可只要能给其重创，击沉击伤那四艘航母，那就真的是‘上帝保佑欧罗巴’了！

中国人的算盘已经清楚了，天空上三百多架飞机遮天蔽日，被欧洲潜艇围追堵截了一夜的中国航母舰队也放出了上百架飞机……

四五百架飞机80%都是轰炸机和鱼雷机，每架飞机上都带着深水炸弹，而不是鱼雷和穿甲弹。他们以航母舰队为中心，在下面数十艘轻巡、驱逐舰和快艇的配合下，仿佛一朵鲜花绽放在碧蓝的海面。

第八百八十七章轴心帝国

邓尼茨带着自己的狼群正不怀好意的看着远处驶来的舰队，虽然他根本看不到舰队的旗帜，可他知道，这支巨大的舰队必然是中国人的。

今天他会洗刷自己的耻辱，将血淋淋的惨剧还给中国人。

作为中国海军先遣部队——第七特混舰队的‘交战对手’之一，邓尼茨的狼群损失很大，这在他心里是一道流血不止的伤疤，邓尼茨时刻铭记着。

然后命运之神真的非常不眷顾他，就在他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猎物和复仇对象的那一刻，他的耳边突然传来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这声音距离他的u—44号很近很近。

邓尼茨吓了一大跳，他并不知道，他的‘狼群’在空中侦查飞机眼中是多么的明显，这些潜艇

的下潜位置没有超过五米的，空中即使用肉眼都能看到下方海中的暗影。

“下潜！下潜！”邓尼茨可以肯定周边不存在中国人的快艇，那么敌人来自何方就很清晰了，头顶！只有空中的飞机才能在潜艇毫不知觉的情况下落下深水炸弹。

但这似乎又很难想象。中国舰队距离狼群埋伏的海域还有三四十公里，中国人也不是白痴，行进线路是走‘之’字形的，谁也不会知道他们下一个转弯是向左还是向右。中国人的飞机怎么就会飞到自己的头顶上呢？或是说这支中国舰队的飞机已经多余到在如今紧张环境下依旧维持着50公里警戒圈？

最后要说的是，邓尼茨根本就没接到中国舰队起飞飞机的信息。如果中国舰队的飞机起飞了，那么围追堵截的三国潜艇部队肯定会发消息的。

那么。这飞机是哪来的呢？

邓尼茨还在思考中，耳朵里就听到了更多地深水炸弹爆炸声。潜艇里电铃声再次响起。一个急促的声音高速邓尼茨，他们的头顶上全是中国人的飞机。

u-44号潜艇在迅速的下潜。

“怎么回事？”水兵们还有士官们的紧张忙碌中。邓尼茨一边转动着潜望镜，一边问向副手卢卡夫。

“长官，是中国主力舰队的飞机，它们有几百架之多，它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卢卡夫心有余悸的说，他刚刚从电讯员那里拿到信息，中国主力舰队的飞机起飞了。

“我们该潜到多深？”听闻被飞机发现了，一旁的轮机长有些慌乱，刚才邓尼茨只下令下潜。根本没有说要潜多深。

“下潜30米。排空潜水舱！紧急下潜！注意深水炸弹！”邓尼茨内心的兴奋感已经完全消退，取

而代之的是一股深入毛髓的寒冷，额头上的汗珠冒了瞬间出来。

深水炸弹，这可是要命的玩意儿。在深水炸弹问世之前，水下的潜艇是无敌的，你就算是发现了它，你也摧毁不了它。再强大的战列舰射出的重炮，也不能对几十米海面下的潜艇造成实质的威胁。可是上次战争随着潜艇在世界舞台上的亮相，如何攻击潜艇就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大事。于是深水炸弹应运而生。

这东西对于西方而言根本不存在难度。于是身处海面下的潜艇就变的很不安全了。虽然驱逐舰、布雷舰等等未必能准确的把炸弹扔到自己头上，但每当听到那轰隆隆的爆炸、感受着爆炸带来的剧烈摇晃，每一个潜艇兵都会心惊胆颤。

潜艇是钢铁制造的，但海面下的潜艇就犹如一个装着空气的玻璃瓶。一不小心就会被炸弹的冲击波击碎，到那时候，潜艇兵们连逃生都难。破碎的潜艇只会将所有人带到永远不见阳光的海底！

命令中。潜水舱内的高压空气被迅速排空，海水迅速的涌入潜水舱。可就在潜艇紧急下沉的同时，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在不远处响起。水波忠实的把爆炸的能量传递了过来。艇身不但剧烈摇晃，灯光和少量的水管也开始崩裂，艇内先前的屏住呼吸的潜艇兵们也开始惊慌的喊叫。大副等军官见状不断重复命令着，让水兵们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东西，同时保持镇静。

一阵狼狈的混乱后，潜艇里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直勾勾的瞄向头顶，仿佛在聆听上帝；艇内自然有听音员，但他这一刻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听音针对的是军舰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飞机。

完全躲进了海中的邓尼茨并不知道，此刻的这一片海域已经彻底炸了锅。数百枚深水炸弹被密集的投放在某一块海域，完成了投弹的鱼雷机和轰炸机迅速向已经放飞了战机的中国舰队飞去。他们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弹药补给和加油，然后再度飞上空中。

这一战，老皇帝要做的就是利用飞机的速度和

不计成本的深水炸弹，来给欧洲人的潜艇部队一次沉重的打击。只要潜艇敢露头，他们就有死无生。而不露头，以这个时代潜艇的性能，即使有了呼吸管，大大增加了潜艇在水下的续航力和航速，包括中国在内也不存在水下一憋十几个小时的‘黑科技’。中国的潜水艇也只能水下续航10~12个小时，老皇帝这些年在潜艇制造上砸下了大本钱，可不认为欧洲那些始终一心造巨舰大炮的国家，技术能超过自己。

再说了，今个这太阳刚出头，一整天时间呢，盛夏时候七八点钟天才黑，任哪一艘欧洲潜艇也不可能坚持到天黑才上浮，而且以潜艇水下那坑爹速度，这些潜艇10个小时的航程都不比飞机一个小时飞的远。如今的他们就是进到了网里的鱼，只要中国方面控制好机群的‘链接’节奏，今日必能给欧洲潜艇部队一次终生难忘的重创。

“左满舵，主机全速前进，离开这个鬼地方。”邓尼茨命令道。他的声音很快就被传向轮机舱。柴油机驱动螺旋桨的声音渗入每个人的耳膜。每个人都想要马上离开这个撒旦眷顾的海域。

“轰轰……”又是两声非常近的巨响，邓尼茨啪一下摔倒了地上。顾不得额头的疼痛：“再深。要再潜深些！”邓尼茨死死盯着头顶的潜艇舱，眼睛转动了一下。大滴的冷汗从额头上落下来，没渗水，上帝保佑潜艇没有裂缝。再看着身边的大副道：“最大下潜，我们要再深些，再深些！”

u-44号潜艇再一次下沉，积满海水的潜水舱带着整艘潜艇往海底更深处潜去，可这真的很危险。巨大的水压无时无刻不在挤压着u-44号潜艇脆弱的身躯，艇身开始发出发出叽叽吱吱的响声，更多地水管和灯泡破碎。舰艇舱壁出现扭曲。是被深水炸弹炸死，还是被海水压死，这个令人痛苦的选择真真切切的摆到了所有人面前。

邓尼茨身上的衣服都要被汗水浸透了。两种‘死’在他脑子里的对决直接撕扯着他的神经。

“轰轰……”又是两声更剧烈的爆炸，潜艇里的水兵即便是抓住一切能抓着的东西，还是被晃荡得在艇内抛来抛来，而一些紧闭的阀门也被巨大的水

压崩开，嘶嘶作响的水流从管道的裂缝处喷射。

邓尼茨正要大叫检查阀门时，艇身却又被爆炸激起的海水猛的一旋，一瞬间里最后的几盏灯也灭掉了。潜艇内一片漆黑。然后邓尼茨听到一名水兵的尖叫，潜艇出现裂缝了……

邓尼茨一瞬间里掉入了冰库，骨髓在这一刻都冰冻了，所有的声音在他脑子里消失。潜艇内部的混乱完全被他无视，“排空水柜！排空所有的水柜……，上浮。上浮！”

压力表的表面都崩裂了，可在水柜海水被迅速排空之后。巨大的压力迅速消减，表针飞速一样回转。就像一根扎进了水利的木棍迅速上浮。

邓尼茨拍打着水压表，无比痛苦。往下是死，往上不也是死吗？

飞在空中的伊克，正准备接替前一架友机向海下继续投弹，一艘德国潜艇戏剧般的从海底跃升出来，正好落在他所驾驶飞机的正下方。

“潜艇！”伊克一个惊吓，接着笑容就挂满了脸。这一定是被深水炸弹给逼出来的，这样的潜艇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意自家宰割了。

邓尼茨这个时候却已经平静了下来，看着艇内死里逃生后惊魂未定的水兵们，苦涩的说：“投降吧。属于我们的战争结束了。”他本以为自己说出这句话会很难过，但这时他发现自己并不真的难过。可能这就是人类对生命的想往吧。

“我……我同意。”卢卡夫喉结不安的蠕动了一下，他看了看围着的水兵一眼，没人想再投入战斗，再说了潜艇已经损坏，虽然不是艇身真的破裂了，但船舱多出扭曲，现在的u-44，投降是唯一的选择。

邓尼茨的厄运只是这场‘大捕猎’的灾难之一。英法德三国因为这场战斗损失了62艘潜艇，其中37艘被逼升海面，全艇成为了俘虏。邓尼茨在被运输船送回锡兰的战俘营的时候，可见到了不少熟人。

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海军62艘潜艇的战果真跟‘神迹’一样，注定要被载入世界战争史。这对西方人来讲是很灭很灭他们士气的事情，而对战争的另一面世界来说，这无疑让数以亿万的民众更加坚信胜利的必然。

东方世纪用西方文明产生的武力打到了西方文明，再一次站到了世界顶点。即使这当中有着无数的西方色彩，可谁在乎呢。西方、东方，白人、黄人，本就是一个泛指，具体到某一国家，这才是代表。

……

圣彼得堡，皿煮俄国。

一场内阁会议正在召开之中。他们的外交部刚刚从中国手中拿到了‘分割图’，这张用各种不同的颜色图染的世界地图就是未来世界的‘中国体系’！

巨大的黄色和红色覆盖了中国本土和他的全部属国，这包含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土地。

从顿河到天津，越过辽阔的太平洋，鲜艳的红色覆盖了半个北美；从北冰洋到南极，全部都是黄色所笼罩。

拿下了澳洲，中国国内舆论就开始宣扬‘轴心帝国’。即中国的国土从北冰洋横贯而下，一直向南抵到了南极洲，横贯了地球南北极点，这如何不是今日地球的轴心啊。而这个词汇的潜意思，也在很自傲的表示着一个事实——地球要围着中国旋转！

这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辽阔帝国。罗马人和亚力山大的帝国在它面前不值一提，拿破仑的帝国是那样的渺小，北极熊的国土与蒙古大军的铁骑，在它面前也黯然失色。唯一能够跟它相媲美的就是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但是今日如此之光辉的中华大帝国，可不就是踩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尸体一步步走上王座的吗？

纵览中国的征战史，对俄战争和北美战争占据了绝对的重要意义。这两场战争为中国消灭了陆地最大的威胁和未来最大的威胁。沙俄的倒下意味着中帝国根基的稳固，北美的胜利为中帝国彻底点亮了未来。

自从上一场战争后，大英帝国的霸权只是在苟延残喘，并且欧洲内部还有法国人和德国这个刺头。

西方的失败在上一场战争中被奠定，现在中国人就要彻底夺取白人头顶的桂冠。而便便的，在倒下的沙俄尸体中诞生的两个新国家，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全部站到了中国这一边。

皿煮俄国还算好的，穷党俄国却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与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德国人血拼了好几年。

现在一切都要尘埃落定了，中国的老皇帝论功行赏，未来的时局在这一刻就都已经有了定论。

中国的藩国又多出了几个，美利坚彻底灭亡了。新西兰也被分封出去了。刘盛没有自己老子能生养，就这几个儿子，算是都给找了个好去处了。

而自家人的封赏过去之后，那些为中国立下了或多或少功劳的属国，就各有一番不同的机遇了。

出力最大的日本人不仅在东南亚多了几块上好的土地，还得到了富饶的锡兰岛。当然，锡兰岛上的那些土人们，就需要南北日本自家治理了。

日本人实在为奥斯曼战区出了太大的力了，不以厚赏不足以定人心。算上之前的诸多‘赏赐’，日本的国土似乎已经增长一小半了。朝鲜、阮朝、南天国全都有多多少少的获益。同时为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穷党俄国，一样被中国砸下了巨大的馅饼，他们得到了半个波兰，得到了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向巴尔干扩展势力许可，虽然波兰等地全都会组成穷党政府，但穷党国家先天上就有大联盟的基础，这是他们的根本思想之一。

而血煮俄国呢？因为之前的流血，收益就只有

波罗的海三国和半个剩下的波兰了……

第八百八十八章德国陷入了苦战……

西波兰不可能成为皿煮俄国的一部分。圣彼得堡的地盘已经不算小了，再加上半个波兰，其面积和资源进入新时代后，论单体实力它都有争欧洲头筹的潜力了。所以，就像穷党波兰与穷党俄国的关系一样，西波兰会成立皿煮政府，变成皿煮俄国的一头马小弟，而不入跟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一样并入圣彼得堡政府！

如此相比来，皿煮俄国的声势比之穷党俄国就要小的多了。后者虽然也不能兼并土地，可是穷党波兰是莫斯科一手扶持起来的，匈牙利、斯洛伐克在战后要成立穷党政府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帮手，他们还能进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等地……

在中国统治的世界里，巴尔干地区一分为二，北面是穷党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面是奥斯曼人的势力范围，除了希腊十分惹人意外的还保持一个独立态势，奥斯曼帝国和穷党俄国借着这次战争都有了

一次突飞猛进！

圣彼得堡不关心奥斯曼帝国，巴尔干距离它太远了，会议室内列席的各位内阁重臣，目光第一个关注者永远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只关心莫斯科！

现在的事实是，莫斯科比之圣彼得堡在战后的利益更大。现在圣彼得堡人要不要认可这一态势，如果不的话，他们就要努力了。战争还没有结束，纵然大局似乎一定，但一切还未尘埃落定。如果这个时候圣彼得堡再度介入战争，而不是坐壁旁观，至少捷克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吧？

穷党俄国一直在硬抗德国大军。可是很辛苦的。两者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还能由中国飞机来弥补，但整个国力上的差距。却不是中国的支援就可以拉平的。

穷党俄国者，重工业较佳。其政府特性，组织全国力量重点建设国民军工企业，一应炼钢、煤炭、电力、机械等种类，其产量也就比法国要少一些，还要胜过奥匈、意大利。穷党俄国短腿的是轻

工业和粮食产量，如此就很好地融入了大西北经贸圈。每年小日子过得很是舒坦。

可是这一切都建立在莫斯科政府的重工业有足够产能的基础上的。现在穷党俄国的工业一切向着战争倾斜，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重工业产品来跟中亚等地进行贸易，整个穷党俄国缺口的粮食、轻工业产品，都是靠着中国的大力支持。这总归没先前过的滋润了。

也幸好，中国对莫斯科的‘资助’全是超低价的，连成本钱都不够，不然莫斯科内部必定会有反对声音。因为在战争初期，相当一部分莫斯科政府官员和民众都认为，他们之所以介入战争完全是中国在背后的指使。这个声音即使穷党波兰的成立，都没有完全压下去。也就是乌里扬诺夫从中国手里拿到了‘奖赏’后，这些‘不恰当’的声音才迅速消失。

现在的形式当然是东方一片大好。圣彼得堡固然属于西方，然国家利益不同。他们在战前或许还有反复的可能，现在却早就死死的绑在中国的战车

上了。这几年穷党俄国以一己之力对抗德军，皿煮俄国与德国人虽然没有再发生战争，却始终没有彻底达成和解。在白俄罗斯一线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波兰白军和德国国防军，并且也是穷党俄军的‘资助者’之一。中国直接对白俄拨款！

　　现在东西方的大决战已经来临了，中国消除了美国的威胁。拿下了澳洲和印度，辖制住了加拿大。已经砍掉了大英帝国一半的国力，现在大军西向。胜券不说在握，也十有七八也。圣彼得堡要如何自处？

　　就眼睁睁的看着穷党俄国做大，自己只能成为阻挡和限制穷党俄国蔓延的角色吗？圣彼得堡如果想在今后的岁月里与莫斯科并驾齐驱，就必须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范围，捷克这个面积不大却工业发达的奥匈帝国工业重地，是圣彼得堡极度需要的。

　　而且拿下了捷克，就可以将自家的影响力范畴从德国一地，扩展到整个中欧，匈牙利、奥地利。这个诱、惑可不是圣彼得堡这帮人能够抵挡的。

他们或许并不在乎皿煮俄国是否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但他们绝对在乎自己是否能够跟莫斯科国势相比肩！这两个国家明面上的关系，就像后世的日韩，虽说都是老美的狗，但彼此也对立情绪严重，咬的很厉害。

“那就向波兰进攻！”一个上将站起了身来，挥舞着手臂表现着自己的强硬。战争，那就来战争！

圣彼得堡想要获取更大的利益，只有向德国人展开战争，用鲜血浇灌的西波兰，总比大势所趋下夺取的西波兰更听话，因为皿煮俄军的战争可以让他们更清晰的分辨出谁是自己人。而且在这个时候对德开战，中国总会有表示的，吞下捷克十分有把握！

在那张花花绿绿的地图上，捷克与斯洛伐克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千万不要当捷克斯洛伐克才是一个整体的国家，那纯粹是胡扯。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虽然语言相近、信仰相同，但历史发展却不完全相同。捷克长期从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奥

地利帝国，而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1526年，匈牙利王国大败于奥斯曼帝国，其中心部分被土耳其人占领，布拉迪斯拉发作为匈牙利的首都长达250多年。19世纪后半期以后，斯洛伐克又成了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这过程中，直接统治斯洛伐克的仍是匈牙利人，后者甚至对前者实行过匈牙利化政策。

所以，刘暹一度认为的捷克斯洛伐克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后世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完全是强权分裂所致，是绝对的无稽之谈。

此次东西大战。奥匈帝国是一定要崩溃的，匈牙利、奥地利等全都要单体独立。欧洲的地盘越零碎越符合中国的利益么。捷克与斯洛伐克也会单独的建国，中国把斯洛伐克划入了穷党实力范围。可有着雄厚工业底蕴与高素质国民的捷克，也完全能够单独立国。皿煮俄国则是不在老皇帝的设想中的，他们在战争中后期贡献微弱，把西波兰划入它的势力范围，已经是为了平衡考虑了。捷克，老皇帝是根本想都没想。

“必须要开战，对德开战，用我们的军队为皿煮争夺光荣。”

“尼古拉耶维奇上将，内阁将授予你战争全权。统领皿煮俄国的全部军队。”从被限制的陆军总参谋长，变成了圣彼得堡政府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尼古拉耶维奇这个沙皇皇室的近亲高兴的接受了任命。

别看圣彼得堡政府吹嘘着皿煮，这里是利益的关系，传统的沙俄贵族势力在这个政府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然认命了他作为三军总司令，显然各派别私下里已经进行了良好的沟通，这个决议拿到杜马表决，是100%的会被通过的。问题只在这个支持度比50%高出多少个点。

就像德国人一直叫嚣的那样，用德**人的剑为德意志人争夺更广阔的土地。皿煮俄国现在也是要这样做的。用政府军人的鲜血为明日的政府争取更大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也为在座诸人背后的派系、家族争夺更大更多地利益。

有着传统帝制的国家，一招施行皿煮，会是什么下场？即使圣彼得堡有着莫斯科这个生死大敌，当年太平天国不一样有满清这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吗？洪天王不一样下辣手清洗了杨秀清、韦昌辉么？可见利益之下。大局是靠不住的。

这些皿煮党人先联合贵族派系清洗了温和派穷党，然后又对贵族派系蠢蠢欲动，可惜贵族派力量在圣彼得堡政府根深蒂固。根本不是基础浅薄的纯皿煮党人可以媲美的。而且这些贵族精英们哪个是老实人？皿煮党人想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还想剥夺皿煮党人的权利呢。要知道。沙俄的‘皿煮’初始，就全是贵族使然。十二月党人永远会被铭记在斯拉夫人的历史上。

两边的争权夺利。最终的结果就是贵族力量占据了圣彼得堡政府的上风，然贵族力量占据了上风之后还没来得及对皿煮党人‘赶尽杀绝’，他们自己就有分裂开来，其保皇派和改革派的决裂让贵族势力再没有力量发动攻势，纯皿煮党人由此保住了自己在圣彼得堡政坛的一席之地。

二十年前转眼过去了，保皇派早就不保皇了，而是变成了一个以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等有着沙俄皇室血统的大贵族为核心的利益派别，改革派贵族也不再对‘沙皇’虎视眈眈，二十年前的时光已经让沙皇复辟成为了不可能的事。

如今的这三大派政治力量已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治，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跟军界、金融工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皇派控制着相当一部分陆军力量，改革派控制着相当一部分海军力量，皿煮党人则控制着圣彼得堡政府的空军力量，在武力达到了一定平衡之后，皿煮俄国的皿煮越来越像东京日本，这里的内阁大佬、杜马领袖也越来越像日本的‘元老’。而且是头顶没有了天皇的元老！

圣彼得堡的动作很快就被德军侦查知，自然整个欧洲也就全知道了。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罗马……，成百上千家西方媒体将圣彼得堡政府骂成了狗都不如的叛徒，西方文明的叛徒，西方人种的叛徒，整个圣彼得堡都没有好人，延伸开来就是整个俄罗斯都不是好人！

可这没什么卵用。圣彼得堡政府迅速调集了三十万主力军队，在整个中欧、西欧、南欧还在喊打喊杀的时候，尼古拉耶维奇就挥军向着德国人发起了进攻。

波兰白军根本没被圣彼得堡放在眼里，毕苏斯基已经‘病故’了，这个大**的民族英雄，是一个很坚定的民族分子，怎么可能被柏林容忍呢。没有了毕苏斯基为首的一班民族分子，整个大**就是一块不带骨头的美肉。

皿煮俄军进攻德国人，而不是先拿稀烂的波兰白军开刀，这完全是为了不再增加西波兰和圣彼得堡的仇恨。三十万主力部队加上本身在前线与那部分德军对峙的二十余万俄军，五十万大军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立刻的让德军陷入了被动。

反复的战争当中，德军与穷党俄军的战线接触面已经扩大了好多倍，因为对中国的宣战，让德国人直接对着乌克兰下了手，穷党俄军在作战之初作为仪仗的白俄罗斯走廊要塞群和防御阵地，就变得没了用。

同时对南方的穷党波兰以及穷党俄军，德国人也表现出了压制力，穷党波兰已经缩退到了小波兰省和喀尔巴阡山省南部，国土直接沦陷了一半还多，只靠着绝对的地利以及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来勉强维系着战线。毕竟他们的背后还有奥匈帝国的军队。

现在皿煮俄国也掺入进了战争，整个欧洲北方最强大的四个国家就全部陷入了战争。圣彼得堡、莫斯科、波兰与乌克兰，前两者的实力早就不同于原时空的沙俄，在中国优势空军的配合下，只是一个穷党俄国就让柏林头疼不已，乌克兰更是如此。

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地区之一，乌克兰的农牧业发达，这就有了稳定社会的基础。同时乌克兰作为俄罗斯曾经重要的工业布置区，也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临近黑海，背靠中国，独立建国二十年间，其国力突飞猛进。

这是一个加强版的匈牙利。2000多万乌克兰人有着20万常备军，战事爆发后这个数字又扩大到30

万。作为东西俄罗斯的主要农产品供应商，中国对乌克兰并没太多的军事要求，只要他们尽可能的保证东西俄国的粮食供应，中国一样是给钱的。

现在是德国人主动打上门来了，乌克兰政府坚决抵抗，国内的预备役迅速征召，部队吹气球一样膨胀到100万人。这是一百万有着不错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部队，德国人忽视了乌克兰，为了取得对穷党俄国战争的进展，德军轻易地开启了对乌克兰的战争，还期望着能在这片富裕的地方搜集到足够多的的粮食和物质，德国人踢到了一块厚木板。现在又有皿煮俄国入场，德军俨然陷入了势均力敌的苦战！(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八百八十九章东大门打开了

“司令官阁下，中国又有一支舰队夜间出航……”这是那场海战之后的第三天，分出去的中国舰队刚刚与中国大舰队汇合，当天晚上就……

“司令官阁下，中国有两支舰队夜间出航了……”

自从那一战结束之后，两边的战争就再度归于了平静，三国联合舰队的主力继续驻扎在亚丁湾，索科特拉岛依旧是他们的前沿。而中国舰队停留在大海汪洋之中，时刻都在运动中，不停地运动。

可以想象，时间是绝对站在欧洲人这一边的。他们只需要把时间一点点拖过去，拖得越久，中国舰队的官兵状态就会越差，战斗力就会越弱，甚至中国大舰队还会主动后撤。这样，欧人士气必然大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对大局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大舰队的应对方法，就是先前的那一套

路，不停的在夜间派出舰队出击。从最初的一支特混舰队，到后来的两支特混舰队，最后更有一次整支大舰队夜间西向的疯狂，但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的。

就如同‘狼来了’的那小孩，中国舰队不停地出击，让越来越多的三国潜艇部队********，前后折腾了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也没能收到像样的成果。各特混舰队轮番出击，战机漫天蔽日，白费了那么多燃油和功夫，也只收获寥寥。

“上皇这计策真的能瞒过洋人吗？”中国海军副总参谋长萨镇冰带着忧心的对一旁上校说话。这太小儿科了，计策简单的让人一眼就看的明白。萨镇冰十分的担心。

上校名叫巴振东，是萨镇冰脚下这艘战列舰的舰长。出身船政海军学院，也就是当年的马尾船政学堂。是萨镇冰的学弟。

两人地位很悬殊，在一个舰上则也能说得上话。

萨镇冰的担忧并非只是他一人的。大舰队在海上逗留了一个月，加上先前的时间，两个月都过去了，这可不是说笑的。耗费极大不提，士兵的疲惫和精神的不及，也让人直接感受到了战斗力的下降。

“副座，上皇不是说了么，此计之难在于把握敌心。上皇身经百战，每每料敌于先。有上皇在，我军何忧之有？”

巴振东是自幼听着老皇帝的‘神话’成长起来的一拨人，他们对于老皇帝的崇敬，已经达到了盲目。萨镇冰的忧心在他看来真的有点多余。

老皇帝掌握的是战略，又不是具体的战斗，陆地上横行世界的老皇帝要真的亲自指挥军舰作战，巴振东再崇拜他，以其最基本的理智也知道这是不靠谱的。老皇帝对于战舰指挥一窍不通。可现在老皇帝玩的是战略，是对敌人人心的愚弄。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舰队在萨镇冰和巴振东交谈的期间，依旧在飞速的向着西方挺进。这次又是整支大舰队的整体行动。舰队行驶了2个小时后，随着老皇帝的命令，舰队开始向西南方向偏移。

外人所看不到的虚拟地图里。刘暹能够清晰的看到，舰队路过的海域里，大批的欧洲潜艇并没有急匆匆的聚拢过来。有不少潜艇更是动也不动。这就是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喊‘狼来了’的效果啊。如此，这些被拉在后头的潜艇。即使收到中国大舰队真正动手的消息了，再紧忙去赶路。也是晚了。潜艇的速度太慢了，水下时速6、7节就算高的了，水面时速也绝对不会超过15节。对比舰队20节的整体航速，甚至在必要时候这个速度还能提升到23/4节，它们真心是追也追不上。

大舰队的方向一偏，消息没过多久就反馈到了亚丁湾，杰利科看了眼电报回去睡觉了。又是老一套！他脸上已经没有了冷笑，也没有了嘲笑，中国大舰队的动作频频似乎战果不大，但他的神经也要跟着衰弱了。现在他晚上一定会在指挥室待到凌晨时分，拿到了中国人出击、转向的消息后才能放心

的去睡觉。

就好比‘听楼上的靴子落地’。是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现实就是如此。

中国的大舰队会向西一路狂奔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多，第一次大舰队全体出动的时候就狂奔了四个小时，索科特拉岛和亚丁湾全都拉响了紧急警报，结果在航行了百十海里之后，距离索科特拉岛还有三百海里以上的时候，中国大舰队方向一拐偏向西北去了。

杰利科没有忽视中国大舰队的位置，比起一个月前，它距离索科特拉岛已经缩短了至少一百海里。可这又怎么样？只要他们转向，杰利科就再没兴趣关心了。顶多天亮了起来，接到几艘运气不好的潜艇被击沉的报告，或者是这些海上狼群捕获猎物的好消息。

一个月的时间，欧洲人的潜艇多少有些损失，中国人的军舰也是一样。不过欧洲潜艇部队的战果还受限于快艇、驱逐舰，连轻巡洋舰都没有。后方

赶来的补给船也被潜艇击沉了七艘，但还没造成补给困难，远没到动摇军心的地步。

变了向的中国大舰队在西南方向上行进了一个半小时，这时候舰队与索科特拉岛的间距已经缩短到250海里以内。刘暹可以从虚拟地图中清楚的看到一艘艘回归原位的欧洲潜艇，在他们的认知中，诱敌没有得手的中国海军早晚还要跳出300海里这个安全范围之外。它们还需要安稳的守好自己的地盘，时刻警惕着是否有中**舰从头顶经过。

在一个欧洲潜艇的空档期，刘暹下令大舰队掉头继续向着索科特拉岛前进。今天只要情况允许，他会给欧洲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废掉索科特拉岛。这个英国人控制阿拉伯海的海军基地实在如鲠在喉，太让他不是个味了。

舰队继续向着索科特拉岛航行了近两个小时，也就是凌晨3点钟的时候。大舰队再一次被潜艇发现。可欧洲人还不知道，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刘暹已经下令全舰队的战机起飞了。

上百架战斗机护送着三百多架战机飞行了索科特拉岛。被欧洲潜艇再度发现的中国舰队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方向改为正西。向着索科特拉岛南部行去。

这个间距是很近的。中国大舰队的方向直接延伸去150海里，就能发现这线路距离北面的索科特拉岛只有不到50海里。这样的距离当然是欧洲人所不能容忍的。

紧急电报迅速发现了亚丁湾，而发现中国海军舰队的欧洲潜艇也因为发电报，被徘徊在空中的侦察飞机直接发现，无线电测向技术针对的就是这一方面。

杰利科在睡梦中被惊醒，看到副官递来的电报，这位三国舰队的总司令立刻意识到了不同。中国人竟然切入了索科特拉岛200海里以内，这可不像是先前的佯动啊。

他立刻发电索科特拉岛，要岛上驻军提高警惕。所有的防空火力全部进入战斗警备。然后还要

停留港口的军舰全都生火拔锚，可惜已经晚了！

中国机群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索科特拉岛上空，黑夜给了他们最好的掩护。也同样是黑夜，给了索科特拉岛的各个重要战备位置一样的掩护。

岛上的所有防空火力都拼命的向天空开火，还有停留在港口的三国战舰，在这一刻防空火力全开。并且每艘刚刚拔锚的战舰都在拼命的给锅炉增压，以求在最短时间里开动军舰。

飞临索科特拉岛上空的中国战机第一目标是这里的飞机场和港口，港口很难料理，防空火力很强大。几个飞机场也不轻松。英法德三国在这座十分之一个台湾岛大的岛屿上共驻扎了1200架飞机，分布在四个机场。

但是现在是黑夜么，空军亮度不够的话不可能起飞。而且中国飞机来的又快，大批的轰炸机冒着下方瓢泼一样密集的防空火力。将四个机场彻底摧毁。所有露天放置的战机都被摧毁，所有机库、飞

行员宿舍和燃油库也都被摧毁。

中国海航兵付出了23架战机陨落的代价彻底摧毁了索科特拉岛的空中力量。600架露天停放的战机完全被摧毁，另一边机库中的飞机或许还有存留。可机库已经被炸毁，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再发挥这些幸存战机的战力。

索科特拉岛一共遭受了四轮战机的空袭。前后持续了四个小时，中国大舰队方面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除了那些侦查飞机外，所有的战机都投入进了索科特拉的空袭战中。

在这个期间他们成为了最鲜美的鱼饵，一艘艘欧洲潜艇拼命的向大舰队赶来，可是败之前一个月的效用所赐，大舰队所要面对的潜艇最多时候也没有超过三十艘。只是大舰队也没有像原定计划那样靠近索科特拉岛50海里，位置也不是岛屿的正南方，而是东南方，间距70海里。

三个小时的空袭已经损失了88架飞机，其中战斗机只有12架，据战后情报汇总，这12架战机多是

为了吸引防空火力，给轰炸机创造机会而被敌人集中火力打掉的。就这样鱼雷机、轰炸机还有76架掉落，谁能说这一战中欧洲人没有还手之力？只不过中国投入的进攻力量更大，超出了索科特拉岛的抵御极限。

停靠着索科特拉岛的欧洲战舰沉默了一半，剩下的也是时间问题，他们不管有没有被击伤，反正海港出口是被沉船封堵了，刘暹还特意让一群快艇突进到那里释放了上百颗锚雷。

这些剩下的军舰也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中国方面想要干沉他们太简单了，直接缓一口气后接着堆轰炸机就是了。

老皇帝的心在滴血，88架飞机损失，飞行员一个也没回来。他们在飞机坠亡前即使能逃出生天，也难逃被俘虏的厄运，很难想象他们还能继续活下去。欧洲人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这个时候日内瓦公约算个屁。

至少一艘超无畏级战列舰被炸沉，另外一艘行

驶到了港口的浅水区，说不准是坐沉了，还是还活着。两艘无畏舰被击沉，另有两艘受了重伤，两艘战巡被击沉了一艘，另外一艘只是受了轻伤。接着就是一批重巡和前无畏舰，被击沉击伤不下十艘，再下面的装甲巡洋舰和轻巡、驱逐舰等，就也战果丰厚。这些军舰可远没主力舰耐抗。

如果不是潜艇部队跟不上速度，这次的空袭再配上几十艘潜艇，老皇帝认为可以将索科特拉岛的三国海军战舰一网打尽了。现在中国大舰队也给了索科特拉岛一次重创，只是距离占有这座大英帝国的海军基地还差很远。

这座岛屿有英德两国小三万陆战力量驻守。此次战斗打击自空中来，英国人耗巨资在岛上修建的海防工事起不到什么作用。丹药占领这个岛屿，英国人的投资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了。况且三万英德精锐力量要流多少血才能把他们榨干？这个问题老皇帝想都没有想过。

他会用无穷无尽的轰炸洗礼着整个索科特拉岛，即使要登陆这里，老皇帝也不会从港口登陆，

他宁愿登陆的部队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然后步行几天时间才赶到哈迪布市，再进行一场残酷的较量，也不会那军队直接在哈迪布港区展开硬攻。是不是要下定决心拿下索科特拉岛，并不在中方，一切还要看亚丁湾的三国联合舰队如何应对。

此刻的杰利科正如丧考妣的坐在大海图前，周边是一大堆配着上将、中将军衔的大人物。“索科特拉岛没有被中**队占领，但它的作用已经被中国人干掉了。”

清理航道靠哈迪布港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那就是说没人去救他们的话，哈迪布港就是一个死港了。它内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军舰存在，可出不了港，就等于没有。

“红海的东大门被中国人打开了。亚丁湾成为了下一个战场。”杰利科对索科特拉岛的灾难是需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谁让他是总司令呢。但他总司令的位置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被剥夺。

英国人的力量在整支联合舰队中占据着优势，

杰利科作为英军的海军司令，做上联合舰队总司令是顺理成章，德国人和法国人成为了副司令。如果杰利科下去了，英国人肯定是要重新提拔一个自己人担任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可这样一来法国人或德国人乐意吗？

总司令下去了，不应该副司令接位吗？

第八百九十章空战亚丁湾

除了88架飞机的损失外，中国大舰队还在欧洲潜艇的围攻下沉没了5艘驱逐舰、1艘轻巡和11艘快艇，另外还有多艘战舰受创。

对比索科特拉岛的战果，这些真心不算多。所以老皇帝只看在眼里，没有放在心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总要先种不是？想要有收获，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真心要一艘舰艇都不沉没，一架飞机都不击落，一个人都不死亡，那样的战争只存在人的意象当中。

原时空21世纪的老美要搞定伊拉克都还死了一百多呢【战争中】，何况现在中国对战欧洲。

消除了索科特拉岛的威胁之后，大舰队随之转移到索科特拉岛西侧的阿卜杜勒库里岛和萨姆哈岛，至于代尔塞岛则太小了，是一个连水源都没有的无人岛，不存在任何价值。

阿卜杜勒库里岛和萨姆哈岛，一个一百多平方公里，一个40平方公里，只是大舰队的一个落脚地，这两个小岛上没有深水港口，更不存在航母们可以停靠的码头，大舰队占据了这两地后更多是修建机场，舰队有了水源补给地，同时也给全体官兵们一次鼓舞。

大舰队随行的一艘艘运输船里，不仅有一定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将士，还有更多地战机和飞行员。索科特拉岛之战损失的88架飞机以及相应的飞行员、机组成员，立刻就已经补充齐备了。除了飞行员内部的默契与配合比不上牺牲的烈士外，其他方面再没什么不同了。

这些只是运输船队所携带的一小部分。占据了阿卜杜勒库里岛和萨姆哈岛，尤其是阿卜杜勒库里岛。立刻就能将舰队全部的战斗力释放出来。中国的海航兵有了一处牢固的落脚之地后，整支舰队的战斗力将士一次大幅度的提升。

接下来的大舰队就完全没有了进攻亚丁湾或是

继续轰炸索科特拉岛的意图。大批的工程部队在两个小岛登陆，一辆辆工程车被运送上岸，修建简易的海上栈道，修建飞机场，同时搭建简易的燃油运输管道，将一桶桶的燃油从运输船上运到岸上去。当然，在此之前登陆的海军陆战部队已经完全将两个小岛上的原住民给控制住了。

前后耗费了半个月的时间，都已经到九月下旬了，两个岛屿上的机场才彻底建好。三百来架战机也被部署到了两个岛屿上。大批的运输船被新到的运输船替换回去，在一艘艘护航航母的保护下，穿过大半个印度洋抵到果阿。

这里先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英国人的败退，中国大军的到来，葡萄牙人在这里400年的殖民史也被迫告一段落，只不过中国很绅士的保护了葡萄牙人的‘合法财产’，并且支付了葡萄牙人5个亿的华元，作为购买果阿邦的费用。这点钱对比果阿真正的价值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葡萄牙人除了笑着接受，还能怎么样呢？

比起英国人的‘惨剧’，他们的下场已经很好

了。

所以这块比台湾岛稍微大一点的土地，就成为了中国在印度大陆仅有的一块‘领土’。果阿也是中国此次阿拉伯海战的后勤补给基地。几十万大军和数千架飞机。还有成百上千的船只云集于此。

中国大舰队在海上一两个月的‘停滞’，一切后勤供给全从这里出发。

一架一架的战机，只要天气允许。就会不停的在天空穿梭，监视着海面上的每一寸空间。这里并不是欧洲潜艇肆虐的地方。但一切小心为妙。

护航舰队以轻巡和驱逐舰为主，配合着护航航母。他们的敌人主要是潜艇。

果阿的防备实在太缜密了。不是欧洲潜艇不愿意到那里肆虐，有可能的话谁都会守着这里不停地击沉中国的补给舰队。欧洲潜艇们是没办法这么做，才不得不远离果阿海岸，在大海之中对运输舰队进行针对性的进攻。

因为整个阿拉伯海里有太多的潜水艇了，敌我双方在海平面下彼此交错，三国联合舰队如何派出的破交舰队，根本就走不出多远就会被中方的潜艇叫破踪迹。故而，欧洲人对于中国海军的后勤补给线，所用的武器唯有潜艇。

虽然每支运输舰队的防护反潜工作，都被做到了现有条件下的极致，损失却依旧不能避免。潜艇战终究是一种进攻的游戏。潜艇这种武器在现在科技技术之下，有着太多的优势了。

索科特拉岛之战后的欧洲潜艇部队更是疯狂的绞杀中国大舰队的补给线路，越来越多的运输船被击沉在海洋中，只是半个月时间，就沉没了13艘，比之索科特拉岛之战前的7艘多出了近一倍。护航舰队也损失不小，光护航航母就沉了2艘，驱逐舰、轻巡沉没10艘，轻重伤17艘，快艇出事的数量就更多啦。

这是一切的损失都是值得的。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让大舰队在半个月时间里完成了阿卜杜勒库里

岛和萨姆哈岛两个机场的布置，300多架飞机的存在，以这两个岛屿为中心，飞行半径已经可以覆盖大半个亚丁湾了。

刘暹的下一个计划是要夺取索马里，不是全部夺取整个索马里，而是沿海几个点就可以了。看欧洲人的飞机来不来，他们来，那就看情况而定，打或不打。他们要不来，那就迅速运输燃油，完成一个个机场的布置。以这些机场作为战斗基地，派出飞机扫荡整个亚丁湾。

后续的补给船正源源不断地向着大舰队运送飞机，中国空军十多年的积累，战机的制造和飞行员的培训是绝对不拉后腿。那就看对面会怎么应对了！

杰利科没有让刘暹多等，就在中国飞机刚刚向西进入索马里的时候，归属到三国联合舰队指挥的三国航空兵部队就开始迅速从吉布提东进。显然中国战机进入索马里的动作让欧洲人意识到了不对。

在索马里碧蓝的天空上，东西方最强的航空力

量。迅速而决然的在这片毫无工业能力的大地上空展开了一场规模最大、残酷性最大的决斗。

这是欧洲人主动扑杀过来的，意图将刚刚登陆的中国力量再度赶下海去。第一波飞机数量就达到了500架。刘暹此刻正跟着大舰队从阿卜杜勒库里岛北上，以牵制欧洲人一部分空军力量。立刻就下令阿卜杜勒库里岛和萨姆哈岛的飞机增援索马里沿海。

500架的数量是很多，可这个数字并没有超过红线。阿卜杜勒库里岛和萨姆哈岛的飞机即便留下一部分看守岛屿，也能帮助索马里海岸的基地抗下这波进攻。

三支特混舰队组成的中国舰队主力，至少能为索马里方面减少一半的压力。大批的战机不时的光顾亚丁湾北岸沿海城市，轰炸英军的驻地和一些标志性设施，比如英国人的统治机构和税收机构，那些飘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的建筑，多受到了特殊照顾。

塞拉莱、尼什通、米尔巴特……。大批的半岛沿海城镇受到了中国飞机的轰炸，三国联合舰队手下的航空力量自然就不敢完全拨调到索马里去。

马斯喀特教长国苏丹泰穆尔·本·费萨尔更是一封电报发到了埃及，他是英国在半岛东段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塞拉莱是他地盘内最繁华的城市和港口，虽然这里不是马斯喀特教长国的首都，塞拉莱却是泰穆尔·本·费萨尔的常年驻地。另外再说一句闲话，马斯喀特教长国就是后世的阿曼苏丹国！

作为也门的邻居，作为英国人在半岛势力受挤压时期依旧牢不可动摇的坚定盟友，泰穆尔·本·费萨尔的抗议不单单要视为战争问题。还要看做一件政治问题。

中国人现在已经打到霍尔木兹海峡了，但是中国人没办法再打下去了。如果泰穆尔·本·费萨尔因为自家地盘的损失而对大英帝国的‘保护力’产生了质疑，那最恶劣的后果就是马斯喀特教长国转到了中国的那一头去，这对大英帝国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杰利科等英法德三**官事实上很不理解中国海军为什么不猛拼波斯湾？如果中国大舰队抵到了波斯湾。杰利科等人不认为大英帝国还能跟维持着半个半岛的统治秩序。到那个时候，无数的部族首领会对中国人献上自己的膝盖和卑微。那些骑着骆驼和骏马驰骋在浩瀚的荒漠、沙漠、戈壁上的部族骑兵，为了活命和利益。转眼就会对着英国人发起最凌厉的侵袭。他们从阻挠中国陆军的勇士变成中国人的猎犬，主需要部族首领和长老们的一句话。

杰利科等辈根本就想不到老皇帝对于中东这块地盘的重视。对于半岛这片漂浮着油海上的土地是多么的宝贝。刘暹宁愿走现在这条艰难的路线，也不把大战的战火烧到波斯湾。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存半岛油田油井的安全。

他宁愿多付出一些代价，也不愿意让欧洲人疯狂的破坏半岛各地的油田油井，那样的话损失会更大。

就像原时空的海湾战争，萨达姆在下令撤兵前

点着了732口油井，科威特政府虽然奇迹一样用八个月就扑灭了全部的火焰，但是别忘记了，那是70年后的技术，而当时的西方世界，无数砖家们的估计是科威特这场世界上罕见的油井大火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年才能被扑灭。

要是东西方的海上决战真的被引入了波斯湾，中国海军的处境当然会比现在更好，但落败后的英法德三**队，谁敢保证他们不疯狂的毁灭一切呢？就算是战火波及，也难保陆地上和海上的油井完全安全。

战争进行到现在，科威特出发的中国半岛纵队已经打不动了，先天不足的他们也从根本上就没让英国人投以注意力。但现在中国开始轰炸亚丁湾北岸，要是马斯喀特教长国的立场有了波动，千里黄沙和困难的补给也都挡不住中国人南下的战车了。

杰利科等三国海军的将军们经过一场短促的重大的会议之后，派出了一支有四艘超无畏战列舰、四艘战巡，一批重巡、轻巡等高速战舰组成的快速反击部队，配合着空军的进攻，对亚丁湾海口区域

逗留的中国舰队主力进行反击。

这样的力量不可能消灭掉中国大舰队，三国联合海军的意图只是将中国人赶回去就行。这至少给了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一个交代。

杰利科、舍尔等人做决定很快捷，但要计划实施就不是瞬间达成的了。值得庆幸的是半岛不缺燃油，哪儿都不缺燃烧，三国航空部队迅速向塞拉莱方向飞来。同时快速反应舰队也生火拔锚，冒着滚滚黑烟向着东方挺进。

只是东西两边的大舰队彼此间有着超过700公里的间距，即使这些高速战舰的速度够快，也要一天的时间航行。两边真正的开战，更要等到空军交手的结果。

与索马里方的空战一样，亚丁湾沿海区域的空战也规模巨大，残酷性极高。只是同索马里不一样，直接触身战场的刘暹是能够直接指挥的。

而大规模空战的指挥艺术是什么？不是战机的

空中格斗，那是飞行员要考虑的问题；也不是机群突袭和空袭的战术，那是属于架机升空的中层指挥官们的临战指挥。作为统帅大军的将领，他的指挥艺术就是把握机群降落、补充、再升空的节奏。

错开与敌人针尖对麦芒的锋锐，以少量战机吸引敌机群的注意力，在敌机油量减少到要返航的时机，大队战机猛扑而上。这样的战斗当然有胜无败。

刘暹相信三国飞行员中有个别思想境界高，高到不把自身的安危放在心上，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他更相信大部分的三国飞行员们是没这么高的思想境界的。

每个飞行员对自己的滞空时间都有精准的判断，当以上的情况发生时，这些飞行员内心的压力会陡然沉重到一个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只会想着摆脱中国飞机，尽快的往回飞。才没心事去拼命一战呢。

这对中国海航兵的益处显而易见。

只是这种节奏的把握在正常的空战当中，应该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良机’。但是在刘暹的控制之下，这种‘天赐良机’频频上演在亚丁湾沿海的大空战中。

一场本该很激烈的决战，被老皇帝打成了一面倒……

第八百九十一章圣战

塞拉莱。

英法德三国战机噼里啪啦的从天空中一阵猛坠，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真的有点稀了。他完全想不到空战的结果是这样的一边倒。

明明天空中中国的飞机还不到英法德三国战机的一半，受伤的却始终是‘英法德’！

至少100架飞机被中国人打落。

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沮丧的回到了地下室，这太让他失望了。昨天他接到消息，塔盖、豪夫、米尔巴特等多个地方都有空战发生，无一例外，失败者全是英法德三国。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的心就一直忐忑不安的，结果今天还不到10点钟，他就在塞拉莱亲眼目睹了一次英法德三国联军的惨败。

“派人收拢两边的飞行员，谁也不许伤害他们

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可恶的中国人。”

与其等着埃及方面给自己发电报要拯救英法德的飞行员，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自己就抢先把这样的命令给下了，并且很有小聪明的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整个飞行员团体，包括中国人。

十六架英国人新出厂的野蜂战斗机依次从跑道上起飞了，它们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借此爬升到了2500米的高度上。然后就朝向东方，一边爬升，一边直飞过去。

现在的亚丁湾沿线，对于这些三国飞行员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片区域。那支都还没有抵到到塞拉莱的快速反应舰队，半道上就被亚丁的电报叫回去了。

英法德三国有着数量众多的战机，拥有n多的眼线。可以最快捷的知道中国机群的活动区域和方向，然而在亚丁湾一线的多次较量中。却始终处在绝对的下风之中。情况艰难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远非索马里战场可比的。

布莱恩带着野蜂们在2500米左右的高度上。慢慢悠悠的越过一片又一片金色的沙漠。布莱恩是直接从英伦调到中东来的飞行员，在来到中东之前他从没见到过这么广阔的沙漠，从空中向下俯视，只见太阳把黄沙照得金灿灿的，耀眼极了。

在与中国飞机交战之前，布莱恩最喜欢的的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架机飞上一望无垠的沙漠上。

现在他当然不是这样了。发生在亚丁湾沿海地区的空战让每一个三国联军飞行员都胆颤心惊。频频曝出的大空战，每一次掺入的双方战机都没有低于500架过，而每一次给英法德三国联合部队带回的消息都是毫无疑问的惨败！

布莱恩中队本来有24架战机。现在新补充了3名飞行员，整个中队现今升空的也只有16架，伤亡是怎样的惨重已经不需要多说了。作为战前的一名航空兵少尉，布莱恩绝对没有资格担任中队长的，但是惨重的伤亡为他去掉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

手’，年仅22岁的布莱恩现在毫无悬念的坐上了中队长的宝座。他内心里对此可一点欣喜都没有！

两个小时后，浩瀚的沙漠已经从眼前消失了。下方是绿色的草场，生长着一处处低矮的树丛，当地土著的房间一堆一堆的点缀在大地上。

既然下面已经出现了居民区。那就意味着进入了交战区。

现在大规模的空战已经打不起来了，屡战屡败的三国航空兵们不愿意再打了，杰利科等将领们也不愿意再打了，再打下去他们手中的本钱就没有了。到时候还怎么来守护亚丁湾？

谁也不认为靠大批的无畏舰就能打沉中国人的航母。整个战场中潜艇太多了，舰队一出击就会被潜艇观察到踪迹。继续出击的话，不是另有目的。就是自己找死。

现在欧洲人只能用消极的防守战来应对中国人的机群，英国派出的特使也早就抵到了塞拉莱。劝

说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离开这座危险的海港城市，回到自家的首都马斯喀特去。并且承诺他的所有损失。大英帝国都会一英镑不少的赔给他。

布莱恩和他的机群就将高度升高到了3500米，他们的任务是巡哨，巡查这一点的安全。如果遇到中国战机，数量少的话他们就会猛扑过去。

战斗力还没办法改装携带无线电台，他们能够得到的认知就是地表上阿拉伯人给出的提示。这些配合英法德三国联军作战的阿拉伯人，当然是大英帝国的劳动成果了。

大英帝国用自己在中东地区二百年的信誉做抵押，换来了马斯喀特教长国的支持，换来了泰穆尔·本·费萨尔苏丹的支持。可这种抵押究竟能否收回来，所有的人真心没一个敢打保票。

布莱恩看到了他从沙漠地区飞到农牧区后这一路上显示出的第三堆平安信号，心里大松一口气。前方就是尼什通了，他在之前的战斗中两次在这个地方遭遇过中国人的机群，每一次都是险死还生。

所以在接到今天任务后，他请参谋部的中校堂兄帮忙，查了一下大战结束后尼什通空战的数据，结果发现巡航到尼什通的联军战机有33%的几率遇到中国人，而且在所有遭遇中国战机的战斗里，中国人的战机数量保持在20架以上的几率为50%。

所以，尼什通巡查机群有着20%的几率是全军覆没的，所有的统计数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传递回来的。这是一个让布莱恩毛骨悚然的数据，但他却不得不来！

漫长的飞行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这个时代也没有即时通话的无线电通讯，所以飞行员之间也木有办法侃大山。所有的人都只能一边保持航线飞行，一边或者无聊的四处张望，或者干脆想起了心事。

飞在最前面的两架先导机开始摆动机翼。这是一个信号——尼什通就要到了。布莱恩赶紧集中精神，观察起周围的空情——在这附近。遭遇到中国战机的几率太高了。他发出了信号，一半的战机向上爬升。5000米的高度也接近野蜂战机的极限了。

不过周围相当的平静，在最有威胁的那些位置，并没有中国战机的影子出现。布莱恩现在担心的是中国战机躲在云朵里，或是处在更高的位置。

比起战争初期，飞机两三千米的攀升极限，现在的战机5000米也不在话下。这个高度野蜂战机都能够达到，比野蜂战机更新近的中国战机没理由达不到。虽然他们的飞行高度还是经常保持在4000米高度。

野蜂们开始加速。所有人都将发动机的马力开到最大值，原本就狂暴的引擎声更像是要下一刻就爆炸一样，嗡嗡的让人心惊胆寒。没有人想在看到中国人的战机之后再加高速度。想要活命，你必须在碰到他们的瞬间里就拥有最大的速度。

就在这时候，布莱恩前方的一架野蜂突然打破了沉静，它摇晃着机翼，同时间飞行员向外连续打出了三发红色信号弹，这表示遭遇敌机，这表示情况紧急。

9点钟方向！

布莱恩迅速找到了敌人，万幸，间距还有段距离。可悲剧的是敌人有12架战机，前方8架正气势汹汹的向着自己这边赶来，后头还有4架警备。

8架中国战机就像8个在眼前迅速放大的黑点，飞快的就从知了大小变成了麻雀那么大。这些中国飞机显然是发现了布莱恩他们。所以急匆匆的赶过来了。

他们可没有惧敌这么一说。

相反，逢敌必战，这个同当年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如出一辙的骄傲。深深的刻印在中国飞行员的骨子当中。别说现在他们是12架战机，就算只有两架战机。他们也会义无返顾的扎下来。

“中国飞行员真的……了不起啊。”布莱恩默默地想到。如此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在逢敌必战这么个传统的影响之下。中国人还能留下4架战机掠阵，这样的对手，即便是敌人也不容侮辱。

轻敌是飞行员最大的敌人，谨慎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

不过现在可不是发感慨的时候，作为编队的最高指挥官，布莱恩必须带头迎上去，或是带头往回逃。他必须拿出一个决断！

布莱恩义无返顾的选择了进攻。作为大英帝国核心伦敦市的市民，布莱恩生于俱来的骄傲在这一刻压倒了对他死亡的恐惧。

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布莱恩八架战机全损，只换来了对面八架中国战机两架受伤的战果。

八对八！是的，这一场战争就是8vs8的战争。中国方面压阵的4架战机没有掺入，英国方面飞到更高高度的8架战机连面都没有露。

坠机跳伞逃生的布莱恩脑子到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去考虑：为什么中队的另外8架战机始终没有露

面？

高空中如一朵蒲公英飘荡的布莱恩，这一刻脸色是那么的狰狞可怖，他发誓，只要能活着回去，他一定会报复，一定会让那些懦夫们知道什么是惩罚！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亚丁湾战事，双方的优劣一清二楚。目前看中国海军已经扭转了颓势，正一点点争夺更加明显的战略优势。他们登陆索马里，目的谁都清楚，同时主力舰队出兵亚丁湾，大群的战机不停地轰炸、扫荡亚丁湾北岸，用意也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英法德三国联军在地利和人和上都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优势，还有那么多的战机，却偏偏占不到半点便宜，一次次的空中大会战都是以三国联军的失败告终，局面之差劲比之索马里都不如。自然阻挡不住战局的倾倒。

到这个时候，全世界所有人才猛然发现，属于巨舰大炮的时代真的过去了。英法德三国联合海军

那么强大的水面作战能力，因为无法做到保密的问题，赫然被死死的锁在了亚丁湾。空有强大的肉搏能力而无有用武之地！

日本的《朝日新闻》用大量文字地图和分析详细解读了这场正在进行中的大战，他们把近战强大的欧洲舰队比作了700年前的欧洲骑士，把航母作为主要战斗力的中国大舰队比作了当年的蒙古铁骑。因为认知上的错误，这些日本人把蒙古西征的胜利，当成了蒙古骑兵曼古歹战法的胜利。所以很‘恰当’的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当年蒙古人用曼古歹战法吊打了整个欧洲，现在的中国人用航母飞机吊打了整个欧洲，两者极度的相似不是？

日本《朝日新闻》也只是在东京日本有些影响力，在整个东方世界就一般般的。要是这样的说法刊登在《大公报》或是《华夏日报》上，欧洲人肯定会搬出n多史料，对着东方大喷一顿。可是日本的一家报纸么，就根本不起眼了。

整个欧洲现在都在紧张地关注着亚丁湾的空战，中国人现在已经完全占据了亚丁湾东部沿海的

优势，他们会不会也登陆建设机场呢？那样战争的整个态势就更加不利于三国联军了。

果然，中国战机在较为牢固的掌控了塞拉莱等地的制空权之后，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就兵不血刃的库里亚穆里亚湾。就是紧挨着塞拉莱【东边】的一个大海湾。虽然那里距离亚丁还有上千公里的路途。可只要中国在岸上立稳了脚跟，他们那强大的国力发动起来，源源不断地飞机就会不停地被送到半岛来。

这个‘脚跟’的威胁丝毫不比索马里的空军基地要小。欧洲人不让中国海航兵在索马里站稳脚跟，他们同样也不能放纵中国海航兵在库里亚穆里亚湾站稳脚跟。

“告诉泰穆尔·本·费萨尔，只要他愿意号召部族发动对中国人的圣战，也门以北的土地全部是费萨尔家族的领土。”

英国人开出了大价钱收买泰穆尔·本·费萨尔，他们之前的算盘被全部推平，现在都只有招架之功

了。每日里除了要潜艇部队拼命的进攻以外，就只有尽可能的拉拢当地的土著了。

当然，他们的大后方也在全力的生产飞机、培训飞行员，并且是尽最大努力的向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飞机和飞行员。只是这似乎没啥毛用，英法德三国的工业能力能够制造出足够多的飞机，可他们没这么多的飞行员。

一战时期的航空技术，制造一架飞机比培训一名飞行员简单多了。欧洲人这几年里用尽办法来培养飞行员，可也比不得飞行员损落的速度。

第八百九十二章出击舰队

农历11月的亚丁湾气温一点也不冷，这里是热带干旱半干旱气候，虽然是冬天，气候还在20°以上。已经在亚丁湾北岸站稳了脚跟的中国人，足迹早已经跨越了库里亚穆里亚湾，他们的前沿机场已经抵到了拜哈勒夫，距离亚丁剩下不到400公里。如果这是在中亚，中国人早就将自己的重型轰炸机运来，亚丁已经处在中国战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了。

所以，这场战争中英法德三国联军真心占据着最最优越的条件了。

几个月的时间里，两边的空战一场接着一场，双方都是在持续失血，可有着人力物力全方位优势的欧洲人却首先支撑不住。

他们已经找不到敢架机上天的飞行员了。

海军这段日子的士气且先不说，空军方面欧洲人彻底见识到了中国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先进战机

和受到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补充进战场，频繁往来阿拉伯海两岸的运输舰队冒着威胁也不见半点退缩，中国人的实力越打越强。而西方呢？随着最好的一批飞行员的凋落，战机性能是不差，数量也能保证，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却是直线下滑。

中国人更进一步的前沿机场已经在建设中，三国联军为了阻止中国海航兵就近获得燃油补给，把也门和马斯喀特教长国境内的三家炼油厂不受控制的都给炸了。迫使中国人在自己忙碌的补给线中不得不加入了航空燃油配额的输送。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呆滞了中国人的脚步！

可这并不能影响整个大局。

现在中国人还是在亚丁港东不到250公里的地方建造了前进基地，只待那里准备妥当，大量的飞机就能够从前进基地起飞，直接向亚丁港逼来。

三国联合军队现在酝酿的是一场海陆空三军联合的大反击战。从西奈半岛收掉来的英法军队，会从陆地上对着东面展开大规模反击，所有可以动用

的飞机也将全部投入进这场战斗。同时三国联合舰队也会抽调全部的高速战舰——以25节为标准线，不顾一切的向着拜哈勒夫沿海逗留的中国大舰队主力发起进攻。杰利科不再去考虑消息暴漏的危险了，不这样做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

潜艇部队当然也会发疯一样向着中国大舰队主力发起偷袭和骚扰。

恶劣的局势已经不允许欧洲人继续耽搁下去了，再这么进行下去，他们要么退出亚丁湾，死守苏伊士运河。比如直接堵塞运河航道，要么整支舰队败亡在在亚丁港。

英国人自然不愿意破坏苏伊士运河，杰利科现在要做的就是殊死一搏。

赢的话，这边的局势就还能继续维持下去；输的话，剩下的舰队就老老实实的退回到地中海，用运输船堵塞整个苏伊士航道吧。

当太阳西下，亚丁港响起了一声接着一声的汽

笛，一艘艘航速可保持在25节的军舰使出了港湾。打头的就是大英帝国的伊莉莎白女王级战列舰，这些两三万吨的大家伙和一艘艘的战列巡洋舰。是此次作战的主要力量。

带领这支舰队的人是英国皇家海军戴维·贝蒂中将，他直接指挥着多达13艘的超级战列舰，大英帝国六艘，德意志帝国四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艘，从遥远的北美‘逃难’来到欧洲的前美利坚合众国超无畏舰战列舰两艘，内华达号和俄克拉荷马号。

不同于原时空，这个时空中在造舰技术上得到了英国人大力支援的美国人。无论是内华达号还是俄克拉荷马号的航速全都达到了25节，可比原时空强的太多了。

弗兰茨·冯·希佩尔作为德意志帝国最有经验和最值得信任的战巡舰队指挥官。这次担当出击舰队的副司令，直接管辖着整个舰队的12艘战巡，大英帝国6艘，德意志帝国5艘，法国人1艘。

再往下就是两边的重巡编队和轻巡编队了，当然也有驱逐舰编队和鱼雷艇编队。战争要真的能展开的话，后两者可能给中国人造成的麻烦，或许不会比重巡与轻巡编队差了。

只是在大舰队行动与对战当中，驱逐舰和鱼雷艇编队隶属于整支军队的最底层。

在肉眼看不到的海面下，上百艘特意集结来的潜艇也早早的从亚丁港出发。以东西两支舰队间的直线为中轴，一圈圈的扩散开，以最大的强度驱赶中方的潜艇部队，保证自家舰队航进的安全和秘密性。

只是这保密工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就谁也说不准了。

以西历的月份算，此时已经属于12月中旬，并不是亚丁湾一带特大风浪的多发季节。这场战斗，如果中方不退避三舍的话，最迟两天的时间，双边就会火力全开。

欧洲人在赌桌上推出了自己的一切，此战若实力，奥斯曼战局就无可挽救了。中国人可以轻松的占领整个半岛，隔绝欧洲从半岛获取石油的所有道路。他们可以派出优势的空中力量去摧毁北非的全部炼油厂和油井油田，增大西非海域活跃的潜艇数量，切断西非运往欧洲的石油线路。当然他们最可能直接进入奥斯曼战区，将战斗从奥斯曼人的地盘中反推到东南欧去，奥斯曼人会万分乐意的与莫斯科政府瓜分整个巴尔干，还顺带从奥地利人手中拿到大块权益。

没有人相信中国大军压到奥地利的时候，卡尔一世还能继续战斗。连年的战争已经摧毁了奥匈帝国的一切，摧毁了奥匈帝国民众对于胜利和政府的信心。再说了，作为一名刚刚继位的新皇帝，卡尔一世的根基太浅太浅，他根本就没有主导奥匈帝国的力量。

奥匈帝国被摧毁，一样筋疲力尽的意大利王国和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德意志帝国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吗？意大利且不去说它，中国对德意志可相当不错的，这段时间的隔空喊话从没有听过，而且条件并

不苛刻。鬼知道柏林的那个残疾人有没有正在跟中国人暗通曲款呢。

没有了这两个国家，法国和英国又能怎样翻盘？

而且现在的英法就真的还好吗？英国人丢失了自己除非洲大陆以外全部的殖民地，加拿大已经独立了，其只能算是英联邦中的一员，而不能算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了。

海战的失败又会让他们彻底的丢弃阿拉伯世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帝国已经崩溃。他们在非洲空有那么巨大的地盘，却转化不成战斗力。这一点上他们连法国人都不如，法兰西虽然高傲却还拿出了一个外籍兵团来最大化的利用殖民地的人力。英国人有什么？离开了人口巨大，性格又驯服的印度后，他们的战争实力已经跌落到了谷底。

法国人的陆军战力是欧洲国家中保全最完整的，他们刚刚大规模的投入进奥斯曼战场，然后就是半岛战场，损失相当有限。加上法国人在东亚和

北美都没什么殖民地，论及损失，他们简直是欧洲五国中最小的一个了。

不过这也是矮个里面拔将军。对比意大利、奥匈、英国人和德国人来，高卢公鸡的损失最小，却不是真正的就那么小。法国人组织了一支超过二百万的陆军部队，严重占用了他们的青壮劳力。使得大批数量的妇女不得不进入工厂和田地里劳作，而努力生产出的粮食和机器却一分钱也换不来的输运给奥匈和意大利人，甚至是敌对情绪严重的德国人。

法兰西人力资源损失不大，财政却也差不多难以为继。特别是今年开始，他们的陆军开始大批量的投入进战争。法国人也有些吃不消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只需要有第一个倒下的，整个集团全完蛋。

……

老皇帝将欧洲人的动作全部看在眼里，那强大

的快速舰队不是中国海军可以近战抵挡的，所以大舰队动一动是必须的。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刘暹内心里充满了欢喜，

他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多耗了。海上的漂泊让他这个80岁的老头子吃不消。如果能心想事成的话，他就想下一刻便结束了这场海战，接着平息整个欧洲的烽火，自己打道回北京城。

现在刘暹回家的念想是越来越强，结束战争的意愿也越来越大。唯独幸运的是他还没老糊涂，知道什么事儿才是第一位的。不过刘暹也明白了为什么历史那么多晚节不保的明君了。这人一老啊，不说别的，意志力差到家了。千奇百怪的想法你挡都挡不住！

就以他这个穿越者而言，n多的历史教训在吧？可现在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内心里最期盼的是什么呢？全都是清闲享福的过日子，听着喜讯、好话，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资料什么的，看一眼都嫌死烦，乱七八糟的事儿想起来都头疼。

就以这一场战争而论，刘暹只是起到了一个主导作用，远没有上一场大战那么费心费力。这不是他真的对中国的军政大事彻底放心，而是一个‘不想’去理会。所谓的指挥，全是靠着金手指充13。那一摞摞的参谋报告、汇总和分析，看的不到十一！

他这样高的‘警觉性’都是如此一个颓废，对历史上晚节不保的唐玄宗也可以体谅了。

刘暹脑子里从来不认为人能活千年万年的，也早早就下定决心将大权放出去，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天下第一富翁的生活，人的地位有保障，生活有保障，生命有保障，子孙后代的富贵有保障的‘理想生活’，这样的生活下他唯一的‘念想’就是实现自己‘宏图伟业’的最后一步，这样的心中执念以他自身的复杂经历而言，该是牢固不可动摇的，但现在呢？他对连绵的战争竟然有厌倦了。

刘暹也终于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从来不缺汉武帝、唐玄宗、乾隆帝这样的主儿了。

再强大的意志也会消磨在时光中，再坚强的心智在一复一日的努力中也会懈怠。随着印度的解题，刘暹的‘雄心壮志’已经消磨的接近腐朽了，唐玄宗之辈统治末期的‘崩塌’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只能说，活该刘小猪、李隆基等辈活那么大岁数，若是能跟李二一样五十出头就挂掉，他们都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明君圣主，也不会经历晚年的悲惨。

整个中国大舰队也动了起来，三个特混舰队迎着三国联合舰队来的路上冲去，准确的说这支力量应该是四国，但是美利坚是中国坚决不承认还存在的，伦敦那里的所谓流亡政府大秦帝国眼都不屑多撇一个。

中国大舰队主力突然西进，可以说是大大出乎了杰利科的意料，也超出了整个联合司令部的预料。他们在中国大舰队后方召集的上百艘潜艇，可以说白费功夫了。更不要说向西而进的中国大舰队

走了不过三十海里后陡然方向一变换成了西南，等到杰利科等重新确定了中国大舰队的位置后，所有的人全跟看见了一坨翔一样，是那样的恶心。

中国大舰队主力在的地方正是三国联军整个作战中潜艇布置最稀少的区域，因为那里已经够得上亚丁湾南岸三国航空部队的攻击半径了。可刘暹就是决然的把舰队放在了这个最让三国联合司令部认为不可能的地方，让三国联合海军在潜艇上的布置全盘被打乱。

水面舰艇可以轻松的调转方向，但是潜艇可不行，他们的速度太慢，刘暹这里的方向一变……

陆地上，登陆的海军陆战部队和一部分陆军精锐也在做着战斗前的准备。一处处的工事已经在迅速修建之中，刘暹还要感谢亚丁湾沿海的土地，幸亏这里并不是沙漠地带，否则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陆军部队就完全指望不上了。

——地势全部都是沙漠，防守会很难很难，因为你难以在短期里修筑坚固的工事。但敌人的隐蔽

就更难了。那时亚丁湾北岸的地面战争之胜负就不在于士兵的交锋，而全看空军的力量了，只要中方空军压制住了对面的英法德三国航空部队，英法再多的陆军也是案板上任意宰割的鱼肉。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息，席卷东西两军每一个士兵，中国大舰队意想不到的举动更让每一个出击舰队的官兵忐忑不安。

第八百九十三章莫理循和希特勒

谁也不是傻子。

配合着出击舰队行动的前后过二百艘潜艇，那是多么大的威慑力啊，那是一股多强大的力量啊，现在几乎都派不上用场了。中国大舰队主力向着亚丁湾南岸，更甚一步说，他们向着吉布提猛进，这是逼的三国联合舰队要前去应战啊。

亚丁湾南北距离在250公里上下，两项齐头而进的话，明天白天必须要接战的。对于三国海军的出击舰队而言，这可就扯着淡了。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夜里决战的啊，所以整个计划里潜艇部队的角色很重要。可现在战略主动似乎落到了中国人手里，只要他们不怕吉布提一线驻扎的那些飞机。

如此变动，对于三国海军的出击舰队整体战略是多大的改变啊？这可是临战了。英法德三国海军的官兵又不是都菜鸟，用脚趾头想也明白自身是多么的被动。而这种被动在战争里往往就意味着失

利！

……

吉布提，法国人的殖民地。在苏伊士运河的争夺上，法国人虽然败给了约翰牛，可高卢公鸡的利益盎格鲁-撒克逊人到底不敢全部吞掉，吉布提这块掐着运河脖子的殖民地，牢牢地掌握在法国政府的手中。

吉布提市，法属索马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东非最大的海港之一。位于非洲东北部的亚丁湾西端，面对是红海南大门的曼德海峡，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扼红海入印度洋的咽喉。凡是北上穿过苏伊士运河开往欧洲或由红海南下印度洋绕道好望角的船只，都要在吉布提港上水加油。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西方称为“海上的哨兵”。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原本明亮的天空突然就变得昏暗起来，如同大片乌云被风吹过来一样，遮挡了阳光。但是现在遮挡阳光的确实不是乌云，而

是飞机，大群的飞机，它们以1000米的高度由东北方向飞进海港，然后徒然降低高度，就像一群发现了猎物的猛禽一般，吼叫着从天空中扑下来。

首先进入军港的是两架侦察飞机。它们的速度并不慢，港口军舰与降低高度之后，从南方的天空中又飞过来一群大型飞机，都是拥有双台发动机的重型海航轰炸机。航母不比陆地，四台发动机的大家伙现在还上不了航母。

这些飞机的机腹下都悬挂着沉重的鱼雷、炸弹，它们也不是从高空过来的，而是几乎贴着军港的那几处高地飞进了军港，一进军港，这些轰炸机的高度进一步降低。在几乎贴着海面的高度散开了队形。其中的一架飞机正好从法国总督府的上方掠过，那强大的气流搅得飘扬的法兰西三色旗都要撕裂，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让所有的法国人感到好一阵发呆。

吉布提港别看是东非最大的海港之一。实际开发的年月并不长。19世纪50年代法国入侵吉布提，把它作为海外领地，当时称为“法属索马里”。

1887年法国殖民者把总督府设在吉布提市。直到1895年，这里还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镇。19世纪末。随着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修建，这里的人口逐渐增加。

吉布提港的开港时间是1896年。到现在一共也只是24个年头。

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却也因此受到了某些不能公开宣讲的‘限制’，法国人并没在吉布提港布设大量的海防工事，或是建立大量的军港配套设施。可以说，吉布提港的地位始终被限定在了贸易港的定位上。

即使索马里的战斗使得大批的飞机源源不断地从后方飞到前线，吉布提作为这个枢纽，储存了大定量的燃油等物资，可武备依旧没有多少。甚至在局势危机的时候，还不得不从吉布提港抽调防空部队前往索马里。如今的吉布提港就像是一个只披着一件轻纱外套的娘们，不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间藏着不见人，偏偏站在窗口搔首弄姿，真的是自己找操！

“这是怎么回事儿？中国人的飞机？？？”有着和过世的大文豪雨果同样姓氏的法属索马里总督奥达曼·雨果喃喃自语道。

“非常明显，中国人在与大舰队对阵的关键时刻，空袭了吉布提。”前澳大利亚人，现在的大英帝国子民，曾经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如此的叹息说。

他是一个对中国恨之入骨的人。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中国通，莫理循本来对中国挺有好感，自从脱离了《泰晤士报》之后，莫理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想成为一个政治家。结果澳大利亚的覆灭彻底彻底改变了他的整个人，中国的‘侵略战争’让他瞬间变得对中国恨到了极致。莫理循不能说对自己的祖国是多么的热爱，但是在祖国灭亡的时候，他对于中国的感情就是痛恨至极。

这是一个爱国者对侵略者的痛恨，就是莫理循此刻对中国的痛恨。

只是很可惜啊，莫理循的痛恨半毛钱也没让中国多损失一毛，中国大舰队主力带着三国出击舰队在海上兜了个小湾，距离亚丁港的间距都不比里吉布提多多少，在这样的危险环境下，中国人还是派出了大批轰炸机来到了吉布提，莫理循和雨果是一万个想不明白啊。

靠近了希斯的中国大舰队怎么看都挺有危险的，距离亚丁港不到300公里，英法德三国联合舰队的剩余力量要是也趁机出击，中国大舰队就是两边临敌，而且敌我的距离彼此都顶多六七个小时的路程。

快速反应舰队从昨天下午出击，到现在大半天的时间，他们与中国大舰队主力的间距已经缩短到了一百海里左右。

现在已经快下午2点了。三国联合海军如果全力追击，而中国大舰队又不大动的话。正好能在刚入夜就与中国大舰队碰上。

中国大舰队在现在形势下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迎头而上。但这必须带好飞机；二、就此离开，这一战立刻告一段落，紧张的局势也就得到了缓解。

双边都没什么好，可局面对谁也没彻底的败坏下去。这样的结果对于信心越来越弱的欧洲人来已经是个很好地结局了。总算又延长了一段性命！

现在不少欧洲人对于战争已经丧失了胜利的信心，他们只想祈求一个体面的和平，世界的霸权是中国人的，世界的规矩可以由你来划分，但你不能压榨的太狠了。许许多多的欧洲政治人物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和心理了。

就在莫理循的这声叹息落下之后，那架掠过这座总督府上空的轰炸机毫不犹豫地朝着不远处的那个兵营扑去。偌大的兵营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营的法军驻守。整个吉布提也才一个不满员师，大部分还部署在东边沿海城市。

所以营区是十分空挡的，高射炮没有，有的全被拉东边去了。欧洲人的飞机越来越不经打【飞行

员质量下降】，欧洲战机也不得不越来越依靠防空阵地的帮忙，所以仅有吉布提法军仅有的一营高射炮也被拉去了东边。那些在飞机刚刚来到吉布提时过来布置的数百门高射炮以及更多数量的高射机枪，也很快的挪窝向东边转移了。

营地中只剩下一个连的高射机枪，分散在四角，面对四面八方围攻来的机群。再忠诚的法兰西士兵也没有了战斗的勇气，整个营地一架飞机都没有击落，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与黑烟中。

还有港口。

作为东非最大的海港之一，这里虽不是军用。但也停靠着不止一艘军舰，而商船就更多了。全是从苏伊士运河运物资过来的。自然也跟着遭了劫！

一艘俯冲轰炸机像箭一样斜插而下，在距离巡洋舰五六十米的距离猛地一拉机头。一颗重磅炸弹在下方水兵们惊慌的叫喊中直坠而落。轰鸣的爆炸和黑中带着火红的浓烟中，飞机迅速向高空爬升。

整个海港有大小十七艘军舰。数量不多，分散的更开。最大的一群也只是三艘军舰。一艘重巡，两艘驱逐舰，聚拢在一块。在几十艘轰炸机、鱼雷机的围攻下，半个小时都没有就彻底沉没。

分散的军舰就是分散的火力点，只会让敌人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

大小十七艘军舰，总吨位达到六万吨，全部被击沉、坐沉，总耗时不超过一个小时，战果更是只9架战机，对中国海航兵的战力折损微乎其微。

当然，在十七艘军舰全部完蛋大吉之前，水兵们也很有一阵忙活。每一艘军舰上的防空武器都是火力全开，一些水兵更举着步枪对着飞机射击。

“哒哒哒……哒哒哒……”

“轰！轰！”

“哗啊！哗啊！”

二百多架战机来临，整个吉布提港变得异常喧嚣，枪声与炮声交织在一起，宣告了这场战争的到来。而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更让人心惊胆颤。

“快！快！我们躲起来！我们躲起来！”总督高声的叫着。总督府很不安全，中国人在消灭了最要紧的战备目标之后，肯定会对总督府进行轰炸的。雨果可不想死，高声叫起来，招呼老婆孩子和整个总督府的人，全部离开。

“莫理循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往远离港口的方向跑，最好躲进树林里，不过在跑之前。我们最好拿一点食物和喝的。”

莫理循也算是一个人物吧，雨果总督的座上客，他身边有一个出身《慕尼黑日报》的记者，两个人看着乱成一团的总督府，心里明白，离开这里是必须的。可这两位走南闯北的社会经验跟懦弱慌张的总督可不一样，他们两个很清楚怎么躲避飞机的轰炸，甚至还考虑到了那点吃的和喝的。

莫理循转身飞奔回自己的房间，一分钟都不

到，就拎着一只箱子走了出来。大衣没有系扣，走路中大衣一敞开，就能看到莫理循腰间的两把手枪。

年近六十的他，精力还很是旺盛，身体也很健康。

来到大厅，乱哄哄的仆人和夫人、小姐、先生们吵声响的人头都要炸了，莫理循却一眼看到了那个德国记者，“嗨，希特勒先生。我们快走！”这个年纪似乎刚刚三十岁的德国记者左手也提着一只行李箱，右手则拎着一个大布袋，看到莫理循他露出了高兴的笑，扬了扬自己的右手，脸上露出了得意地笑。

“看我都找到了什么！最顶级的柯纳克白兰地，最顶级的波尔多葡萄酒，还有哈瓦那的雪茄和圣彼得堡的鱼子酱。”

莫理循挺喜欢这个德国记者的，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股旺盛的活力。希特勒似乎根本不知道现在已经到了逃命的时候，他的笑容让莫理循直想到了

野餐。

“竟然是拉图，果然是最顶级的葡萄酒。”莫理循一时间也不再感觉到死亡的恐惧了，他竟然神态轻松的用非常自然的口气跟希特勒这样说。

两个人轻松的神色与周边慌张不堪的先生女士夫人们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这时，整个军港里已经完全乱套了，由于攻击来得非常突然，多数人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往那些有掩蔽物的地方奔跑，一些法**官还试图组织士兵在集中怀集，但是很快就有几架歼击机扑了过去，用机关枪和小炸弹驱散了这些高卢公鸡。港口、仓库、运输站、火车站，到处都是弹如雨下，爆炸声此起彼伏，完全盖住了人们的喊叫声。

莫理循跟着希特勒一直奔进一片树林，然后两人气喘嘘嘘地停止了脚步，转回身来，站在树林里朝港口那边张望，往昔漂亮鲜亮的港口已然是黑烟滚滚，火光冲天。

“莫理循先生，我觉得我们似乎可以离开这里了。”希特勒现下在慕尼黑活的有滋有味，自己的故乡奥匈帝国的‘惨剧’，他永远只会抱着手乐呵呵的瞧着看热闹。他现在对中国的感官也不好，因为他的‘祖国’德意志帝国这几年的损失太多了。现在皿煮俄国的出手更给了德意志帝国极大地压力。

连德意志人估计都想不到，自家青壮劳力紧缺的竟然只能从非洲拉黑人来干活。战前德意志境内的黑人拢共也不会超过五千，现在则已经有了二十多万。

但同样的事情要是落到了法国人身上，就比如现在这样，希特勒面上不会显露出来，实际上却舒爽的很的。高卢公鸡与德意志可是绝对的死敌！就算战争也没有让两国亲近，关系缓和起来。

第八百九十四章呦西，呦西！

“中国人想干什么？他们派出了至少四百架飞机来轰炸吉布提港……”

希特勒手里拿着一只贴着标签的白口铁的罐头罐，这是装熏肉的，吃完了，现在正好用来喝酒。身边放着一支拉图酒庄的红葡萄酒，这样的名酒，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至少要用掉希特勒一个月的薪水。现在他这个不怎么出名的战地记者却可以放开肚皮的痛饮着。

只是拉图葡萄酒那浓浓的烟薰和烘烤气味，还有松露菌、薄荷、黑樱桃的气息，并没有吸引到希特勒的注意力，他的眼睛在全神贯注的盯着远处的天空。

与不善军事也不喜好的莫理循不同，希特勒是一个疯狂的军事爱好者，他曾经不止一次梦到过自己统帅德意志大军横扫世界的场景，德意志的战车、德意志的飞机、德意志的军刀和皮靴……

所以希特勒很不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空袭吉布提？

……

吉布提遇空袭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快速反应舰队，亚丁港的杰利科、舍尔等人当然也接到了电报，每个人无不喜形于色。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人把最具威慑力的武器投向了吉布提，怎么看都是一记大昏招！

快速反应舰队距离中国人只有百十海里，亚丁港的三国联合海军剩余军舰全部出击！

杰利科、舍尔等人一丝儿多余的时间都没有浪费，十分钟里敲定了大致的作战计划，立刻就发出了全体军舰出港的命令。

碧浪翻涛。一百多艘战舰拉响着汽笛，在海面上划下了接连十几公里的白痕。一列列军舰齐头并进。驱逐舰、轻巡环卫主力舰周边，杰利科、舍尔

甚至还带上了诸多的鱼雷艇。

没人知道。此时中国航母的甲板上正在吊送着一架接着一架的战机。从一艘艘运输船上往航母甲板上吊送。

一台台吊机呜呜作响着，一架架飞机填充着空虚的甲板，升降机也在努力着，整个大舰队都在紧张而又精密的运作中。

大舰队在以航速十节的低速度向欧洲人的快速反应舰队迎去。他们根本没有退避的念头，有的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万丈豪情。

刘暹要用自家科学仪器一样万分精密的‘算计’来硬打这一仗。从航母本身所有的大部分战机起飞，到运输船源源不断地将新的战机补充到航母上，算好双方彼此的油量储备时间，也就是飞机的滞空时间，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距离直接进攻追来的三国联合舰队。用最无畏的牺牲精神。不顾一切的猛烈进攻。

中国大舰队主力这边有着超过四十艘的运输船，那每一艘运输船上都装载着至少三十架战机和海量的重磅航弹、鱼雷、深水炸弹等，政治舰队还有12艘的万吨级运油船，燃油充沛。更有超过一千五百名的海航兵，这些人全都受到过严格的飞行训练，航母起飞全都有10回合以上的经验。

这些人只能算是海航兵的菜鸟，但他们只要架机稳稳的飞上天空，就立刻从菜鸟海航兵转变成优秀的战机飞行员。

这些年中国空军征战四方，可是历练出了大批优秀的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

欧洲人脑子里还不存在航母战机、飞行员随时补给这个概念。他们都不会意识到离开了亚丁湾北岸的中国大舰队主力始终保持着雄厚到极致的战力造血能力，只把自己的对手当成600架航母载机的欧洲人，这场战争先天上就处在了失败的阴影中。

中午15点40分。

“东北风，风力3。气温9。4°，晴朗，海上能见度高。空中能见度高。”接到起飞攻击命令的各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的人员立即忙碌了起来，军舰大喇叭上。气象监测哨第一时间传来了最新的天气报告。由于这时的飞机还不能全天候作战，天气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攻击轰炸的效果。

“今个是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正好一战。”刘暹立在舰桥，看着远处准备待发的一架架飞机，声音淡淡的说道。大舰队所处的位置已经被欧洲人的潜艇察觉了，只是数量太少，而且它们的速度太慢，看两边的距离是绝对跟不上了。

中国的战机就要起飞了，1个小时后那第三波、第四波起飞的战机就要回来加油了。这些航母甲板上轰炸吉布提归来的飞机必须起飞腾地方。而这种轮回一样的转动，就是中国大舰队今天保持战力的招数，一波飞着，一波加油、休息，等上面盘旋的机群要加油了，甲板上的飞机要立刻起飞。

这中间有四个小时的间隔，需要留足了起飞、降落、归位的时间，每一个时间数字都必须严丝合

缝，否则等待中国海航兵的就将是一场场灾难。

所以前头去尾之后，一个轮回只有短短的2个半小时。

如今就是又一个轮回的开始，天上巡航飞行的机群要落下来加油了，甲板上的飞机就要立刻起飞了。只是它们现在不需要一个劲的盘旋舰队头顶了，而是立刻向着欧洲人的快速反应舰队扑去。

刚刚一艘潜艇发回了电报，再次确认了敌快速反应舰队的位置，现在它们距离大舰队只有224公里。可同时电报还报道了一个坏的消息，潜艇发现的这支舰队数量只有整个快速反应舰队军舰的三分之一。

整个指挥室一片哗然，只有老皇帝内心有数，欧洲人在知道自己派出机群空袭了吉布提之后，就立刻出动了亚丁湾里的剩余军舰，并且在中午的时候，欧洲人的两支舰队完成了分组，一边三个，一边五个。整个舰队分成了八个舰群向着中国海军大舰队扑杀来，至于为什么这么做？那就太一目了然

了。

欧洲人完全是为了近战。一切都为了近战，不惜一切代价的近战。

他们对于中国海军大舰队的预计只有600架战机。这600架战机出动一次，就会让整个中国大舰队丧失最有威慑力的武器，即使中国人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掉三国联合海军的分舰队，8个分舰队只需要一半跟中国人近身厮杀起来，中国海军就必败无疑。

这些人很清楚中国大舰队的意义，何况老皇帝本人还在这支舰队之中，只要取得胜利，只要能覆灭这支舰队，欧洲人付出再大的损失也是值得的。

所有的军舰打光了又怎样？

整个欧洲收拢收拢家底依旧能组建起第二支联合海军。而中国才有几支特混舰队啊？五支！

整个中国才五支特混舰队。别看他们的特混舰

队已经有所谓的第八舰队了。那中间有空号。中国人实际上的第六支特混舰队还停留在他们的船坞里。

如果能一举倾覆亚丁湾中的这支中国海军，甚至能够活捉中国老皇帝的话，整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整个欧洲就有了谋取体面和平的资本了。

这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啊，伦敦、柏林和巴黎的顶层们自家短暂的磋商，彼此迅速的沟通之后，拢共都不到一个小时，就都不约而同的对自家的舰队司令下达了‘不惜代价，全力以赴’的命令。

这是一把豪赌啊！三国首脑们都认为自己的胜算颇大。如果英国的乔治五世、柏林的威廉二世、罗马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甚至是维也纳的卡尔一世。没有全都口吻严厉的要求各国舰队务必要寻找到活的，最好是完好无损的中国老皇帝陛下。这把豪赌会更干脆！

欧洲人很清楚刘暹在中国的地位，这样的人是不能死在他们手中的，否则极可能是要与中国几亿

人口不死不休了。可他们又不能容忍这样的大好机会白白放过。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很像建文帝对他四叔的‘慈悲之心’？

战机起飞了。三个特混舰队，12艘航母，全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甲板上人的喊声。喇叭里人的吆喝声，飞机的轰鸣声。航母内蒸汽轮机的噪声……

在飞机起飞之前，一艘艘航母可是全部将自家动力开到了最大限。并且航向逆风，这样能给甲板上起飞的战机带来更大的加速度。

现在出击的机群，最多一个半小时【加上战机起飞编组的时间】后就能飞临敌舰队头顶，两边是相对而行的嘛，在天黑日落之前，还有接近两个小时的进攻时间。

至于时间够是不够，要怎么的去打，就要看高层指挥了。小兵们是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海航兵唯一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的战斗力。

第一波攻击机群一共230架，战斗机50架，4架侦察机，剩余全是轰炸机和鱼雷机。第二波攻击机群为220架，战斗机只有30架，没有侦察机，剩余的190架次全是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

连续的战机起飞后，鄱阳湖号重型航空母舰渐渐放缓了速度，天空中高高盘旋着的那支机群还是有飞机向着甲板全空的鄱阳湖号航母飞去，它们要降落了。

12艘航母自然不是全都完成了战机起飞，只有6艘结束了起飞工作，改为了降落。另外6艘还在一个劲不停地放飞着一架接着一架满载弹药的飞机。

当一切都完成之后，6艘航母立刻敞开了怀抱接受一架架降落的战机，一切完成罢，12艘航母再度汇聚到了一块，刚刚因为升落战机而略微扩大了些的防御圈迅速缩进，局面再回恢复到了中国海军最熟练的反潜防卫模式。

此刻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已经远去，第二波攻击机群全部起飞，正在大舰队上空盘旋集结编队，太

阳的光芒都被它们遮挡住了。

“只要还有一架战机飞在我中华的大海上，这地球就只能属于中国。”身临舷窗仰望长空，目睹一架架战机集结的情景，刘暹久经世事的心也有了一丝激荡。人生匆匆不过百年，为祖国为子孙打下这样一块宏大的基业，他已经无憾了。

虽然今天注定是中国海航兵光荣与牺牲的日子，靠着眼下这个时代性能的飞机去冲击整支舰队的防空火力，惨重的牺牲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的牺牲也必定会赢来胜利的辉煌。

进攻欧洲舰队的飞机，第一批或许会损失30%，甚至50%，第二批则只会损失10%到20%，很大可能都不会超过15%。第三批的损失会更小，超过10%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就是海航兵的奉献与光荣。

因为整个航空队里最精锐的一批人大部分都会在第一批队。第二、第三批队中也会有精英飞行员，可大体上的能力要落后第一批队一截。

单薄的飞机，远不如原时空二战飞机的速度和性能，却要面临着比二战军舰可能只弱上一个等级的防空火力，刘暹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浮现漫天弹雨中一架接着一架战机凋落的场景。可就算是这样，老皇帝的心神也要全神贯注的留意着虚拟地图，从这一刻开始，他半点疏忽都不敢有。

以亚丁湾为中心的数千里地图画面，刘暹只把心神沉留在亚丁湾。

一艘艘潜艇，一艘艘军舰，一架架飞机，在太阳就要落山前的两个小时里，就要爆发出一场关乎东西方大战的战斗。

虽然在派出的第一批、第二批战机还没抵达到三国联合海军的分舰队头顶上，第三批、第四批机群已经再度起飞了。并且在这两个机群起飞之后，整个航母集团就开始了流水线式的运作。

运输船上的战机调运到航母甲板上，一个个养精蓄锐了许久的飞行员登上战机，在航母人员的引

导下一架接着一架的升空起飞，以最快的速度组成一个又一个飞行编队。

12艘航母啊，每艘航母上起飞个12架战机，那就能组成一个不错的攻击机群了。

没有见识过这种不断喷吐飞机的场景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壮阔的，而让某些外人更加震惊的是，整个大舰队在如此做的时候，竟然还能保持着很不错的速度和效率。

把一架飞机安安全全的吊送到航母甲板上可不是轻松的事，而一架飞机从引擎发动到战机起飞，中间需要多长时间，而一个攻击机群的数量被定在108架到144架间，让每一批战机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编队，真心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呦西，呦西！”被老皇帝特意从地中海调来任副总参谋长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副总司令东乡平八郎，已经在甲板边站立了好久好久，仰头望着天空，眼神万分的痴迷，口中只剩下了无疑是的喃喃。

第八百九十五章吓住欧洲人！

夜色降临，7点40分。

尹克驾驶着战机向着远方那处光点飞去，那里就是中国大舰队的缩在了——所有战舰都打开了全部的灯光，灯火通明，以千计的明灯照射的方圆数十公里内的海面都亮如白昼。

这是中国特混舰队的拿手好戏。夜晚里的看家本领。

——探照灯、照明灯、快艇、反潜飞机，再加上时不时的深水炸弹。

即使不从高空中望去，在海面上，中国大舰队的防御圈外几十公里远的海上，也能清晰的看到大舰队光照的亮芒。至于在空中，就更加明显了。

突然三枚红色的照明弹从下方海面亮起，尹克隐约能够看到下方一艘军舰的样子，应该是游弋在

防御前外的高速驱逐舰。发现了空中的机群后打起了信号弹，看型号还是北洋重工最新出品的剑鱼级驱逐舰，传说最高速度接近40节的变态。

尹克知道三枚红色照明弹意义是什么，除了指路，还有问候。

一个半小时前，他们经历了一场35分钟的激战。短短的35分钟，尹克所在第一批队230架战机就损落了107架，飞行员们用自己的热血直接砸开了那支欧洲分舰队的铁壳。可很是接近50%的损落率也让人触目心惊。

当然，事情不能只看损失，更要看他们的战果：两艘超级无畏舰重创，一艘战巡沉没，四艘重巡沉没了一半。

这支总吨位20万吨的舰队，12艘主力舰只有一艘超级无畏舰和一艘战巡情况算是好的，另外两艘重巡和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都已经挂彩，谈不上重创速度却不可避免的下降了。

107架战机换取了两艘超级无畏舰的重创，换取了一艘无畏舰。一艘战巡和两艘重巡的沉没，只要认知到这个战果的辉煌，无比崇高的敬意就会从每一个人的心中升起。

那107架损落的战机，至少有20架是在受创之后勇敢的撞向了敌舰，这里面还包括了尹克的表弟。

一个纯种的乌克兰人，一个来到中国十五年。无限热爱中国的乌克兰人。

因为尹克的父亲叫尹雷，他的爷爷叫尹万，本名叫伊万诺维奇·库利克。最初在新疆的时候随着罗伊侯爵一块被俘，进入了秦军后的发展当然是比不得罗伊侯爵了，但也平平安安的活到了建国，在退休前也挂到了少将的军衔，同时也有了一个纯正的中国名字。

随着中俄战争中国的彻底胜利，尹克的爷爷派人回到了家乡，将所有的亲人都接到了中国。所有的亲人很自然也加入了中国国籍。尹克的表弟是他

二姑奶家的孩子。

　　如果是正常的国人，这样的关系按理说已经有点远了。但谁让尹家是外来户呢，社会大环境让他们所有的亲人都异常的亲近，在外表没有初步的东方化之前尹家这样的‘外来户’，多多少少是要受到一些排斥的。表兄弟一块进入成均公学，后来又一起被选入的飞行学院，当初飞机这玩意儿还是个保密武器。

　　血缘的关系，从军的经历。让尹克和他的表弟关系极佳。

　　也正是因为这样好的关系，尹克在亲眼目睹了自己表弟驾驶着着火的轰炸机一头扎在了那艘战巡烟筒处后。内心才那么的痛苦，一直到现在都忘不掉那一幕……

　　当第一批战机全部降落结束后，数字汇报到总指挥部，还在为第一批队机群的战果兴奋异常的指挥部上下立刻平静了下来。107架战机，那可差不多一半的量了啊。

刘暹整个人就如冷硬的大理石，这样的伤亡在开战之初他就预想过了。不然怎么会准备1200架战机。他这么做本身就存在以本伤人的打算。用中国强大的实力对拼这些披着厚厚钢甲的钢铁巨兽。

一架飞机从生产到完成不超过一周时间，如果把引擎、机枪等精密部件的生产周期算上，最迟也不过半个月。可一艘无畏舰的生产周期要多少啊？那是论年的。

大英帝国是全世界造船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他们一次性能建造多少艘无畏舰？中国的飞机生产量每个月可都是以千架计算的。不顾一切的开足马力，月产万架也不是不可能。

这双边根本没有可对比性。

1800架战机中国半个月就能轻松搞定。1800名海航飞行员，半年时间也能训练出来。可欧洲人的大舰队呢？那是他们百年的积累，是整个西方世界倾尽所有，拼上国本国力，前后耗七八年时间才

生产出的。两边要这么拼光了，吃亏的究竟是谁，不问可知。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三国联合海军一共有八个分舰队，第一批队碰上的那个应该是八个分舰队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别的分舰队也不能小觑。第一波打下来，3/400架损失是少的。”

刘暹说话的时候表情没有一丝波动，似乎根本不知道五百架战机代表的还有500名飞行员，以及更多的机组成员的性命。硬下心肠的老皇帝是真的很冷血，一辈子见惯了阵仗的刘暹，并不为这些血洒长空的官兵们可惜，既然当兵，就要想着牺牲的这一天。

这跟他白白看着欧洲人潜艇击沉中国的船只、军舰默不出声，不能为人知不一样。

现在是战争。

战争就要有牺牲。

1800架战机，其中鱼雷机、俯冲轰炸机、侦察机、反潜机等等，不少飞机都不是只一个单单的飞行员就能开走的，那需要整个机组来配合着才能发挥出飞机的最大能力。老皇帝的统筹下，此战一共调集了2122名飞行员，加上3支特混舰队本身拥有的上千飞行员，总人数高达3000多。机组成员也有上万人。这些人的‘价值’可比随行的海军陆战队精锐更高上几倍、十倍了。

整整一个夜里，‘大灯泡’一样的中国大舰队就始终在不停的放飞飞机、收回飞机、补充飞机，整支舰队忙忙碌碌的就不见一刻停息的时候。

伤亡、损失不断地被汇总到手中。战果也不断地被汇总在手中。

欧洲人已经知道了中国大舰队的踪迹，八支分舰队只要还能开动的军舰，全都不顾一切的向中国海军大舰队冲来。虽然时间是在深夜，明亮的灯光却很轻易的就被中国放飞的攻击机群侦察到，然后就是一窝蜂的群攻而下。

一处又一处的海域被熊熊燃烧的大火，被枪炮爆炸的明亮。映红了黑色的夜空。

这是一个被铭记在东西方史书上的夜晚。

两边舰队距离最短的时候都不到40公里，中国大舰队的防御圈外围战舰距离屁股后面的追兵都强强超过10公里，被欧洲人的巨炮击沉了五艘驱逐舰和轻巡，还有两艘轻巡被击伤，然后不得不斜下里脱离大舰队，它们的速度跟不上了。虽然只是被欧洲人的主炮波及了一下。

刘暹也集中了手头的无畏舰去对抗，但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并没有出动战机去轰炸。因为欧洲人靠近来的时候，中国12艘航母正处在回收飞机的档口。

直到炮战了一个小时零七分钟，再度飞上天空的中国战鹰才急扑而下。用6架战机为代价，干净利索的击沉了追上来的这两艘战巡。

这两艘战巡本该有大批的军舰护卫的，它们同

超级无畏舰编列一起，同重巡、装巡编列在一起，但现在它们孤零零的追到了中国大舰队尾巴上，身旁伴随的只有三艘不堪一击的轻巡，除了刘暹以外所有的人都不能判断这支小舰队是某支分舰队的小部队，还是某支舰队现今还能高速追击的全部力量。

战斗结束后。派去搜寻俘虏的快艇带回了德意志海军名将弗兰茨·冯·希佩尔随舰阵亡的消息。也确切了这支小舰队的‘身份’，它们的确是一支三国海军分舰队剩余的全部高速机动力量。

整支舰队经受了两次飞机的攻击以后。一艘艘主力舰、非主力舰或沉没，或遭受创伤，速度无法跟上两艘战巡。弗兰茨·冯·希佩尔毅然带领两艘战巡和三艘轻巡洋舰继续向中国大舰队追击，然后就是大家刚刚经历的那一幕了。

希佩尔中将在德国最强大的塞德利茨号战列巡洋舰沉没的时候，拒绝离开军舰，伴随着那艘28500吨（最大）的海洋巨兽。一块沉进了幽深的亚丁湾海底。与希佩尔一样拒绝离开塞德利茨号的

德国水兵至少有上百人，加上战死的，和被海水吞没的，塞德利茨号战列巡洋舰1244名成员只有不到一半人活着登上了中国海军的救生艇。

两艘战巡和三艘轻巡，中国大舰队的救生船只载回来了一千人。剩余的就看他们自己的好运了。

中国大舰队的处境的确是危险。夜晚并不是战机起飞作战的好时候，这个时代的飞机从根本上将完全不适合夜间作战。也亏是在大海上，刘暹早早做了准备，中国海军一百多艘潜艇大部分布置到这片海域，也不是要他们劫杀欧洲舰队，只是要他们做个‘标记’！

也正是靠着一百多艘潜艇时不时的冒出头来放上一‘盏’亮眼醒目的玻璃大花灯，中国的战鹰们才能在黑夜里分辨出东西南北，找到杀敌的路。

而大舰队的方向有刘暹直接掌控，bug之下，一些小灾小难是避免不了的，比如被撞到的欧洲潜艇击沉一两艘外围警备军舰，比如跟欧洲舰队小规模交手一阵，刘暹还派出一部分军舰伪装主力成功

的引诱了一支欧洲分舰队偏离了方向，自然也就真正偏离了中国大舰队的主力。

总之，中国大舰队一夜里零零碎碎损失了15艘战舰【8艘轻巡，7艘驱逐舰，快艇不算】，但是半点也没消耗了真正的实力。只说大舰队炮战的能力，中国海军的损失只是九牛一毛。

真正让大舰队感到肉痛的是战机的损失，一夜之中，掉了600架，这是什么概念啊？中国海军舰队在索马里跟欧洲人空战连连，打死打生了多少天才损落了几架飞机？可这个夜里就一下子没有了600架？

杰利科、舍尔都不是傻瓜，他们在6点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发电报给所有的分舰队指挥官，要他们立刻撤退，离中国大舰队越远越好，有能力的话立刻向苏伊士运河撤退。

“这场战争失败了。”57岁的莱茵哈特·舍尔在向柏林发去了这封电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2分钟后房间内响起了一声枪响。这个德意志公海舰

队之父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的坚实拥护者，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惊慌的侍从和卫兵们打开房间门，看到的只是舍尔的遗体，还有桌子上一张明信片：是德意志退出战争的时候……

爵士号。伊莉莎白女王级战列舰的第四艘。

杰利科面无表情的看着面前的路易斯中将，没有半点激愤或是反抗的任凭两名水兵将他带走。路易斯打了个寒颤，杰利科上将明明是一个大活人，可在适才那一刻，他只感觉着上将阁下像木头一样，没有半丝人的活气。

杰利科也向伦敦拍发了作战失败的电报，三国联合海军损失惨重，大英帝国的海军精华血染亚丁湾。然后杰利科就被伦敦解除了大舰队司令的职务，并且宣布立刻逮捕他。

舰队是大英帝国最宝贵的财富，杰利科这一战的损失让伦敦所有人都恨之入骨。当然，逮捕杰利

科的决定上肯定也有不可明言的因素，伦敦要推卸责任，要将战败的罪责推诿出去么。那么这世间还有比杰利科更合适的对象吗？

于是，一名大名鼎鼎的皇家海军上将立刻就成了名等待军事审判的罪人。

“上皇，不是一支欧洲分舰队在撤退，是所有的欧洲军舰都在撤退。潜艇部队打来报告，要不要趁机劫杀，延缓他们的后退速度。”

一夜没睡的老皇帝精神很好，闻言一笑，“那有什么用？靠潜艇是留不住几个的，还要冒风险。”

“让他们走吧。我们去运河！”只要卡住这个点，联合舰队再多的军舰也过不到地中海去啊。别以为一夜的激战后，中国大舰队的海航兵们现在还能有多少战斗力。所有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是疲惫的很，负责航母地勤工作的官兵们更是筋疲力尽，还有一艘艘运输船上的官兵们。

中国大舰队还保持着不错的炮战能力，空战却是重度残疾，不修养一两天时间，体力、精力都是恢复不过来的。

但是靠吓，现在的中国大舰队也能吓住欧洲人！

第八百九十六章四方会谈

寒冷的北风从北冰洋吹来，彻骨奇寒的威力让许多第一次冬天里来到俄罗斯的中国人都缩成了一团，太冷了实在是。

你就是哈一口气，气还没出口呢就冰到了嗓子眼了。

一杯热水泼到地上，放下杯子再去看它，地上就已经冻起一层薄薄的冰来。

天空吓着雪，落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见有化的。庭院、路面即使天天有人打扫，也积起了几寸厚的白雪。

白茫茫的大地已经看不到什么美丽的风景，海面上漂浮着一片一片的海冰，海岸上除了积雪，就只有那些被拖上岸修理保养的渔船，再加上被封冻在海港中的那些船只，波罗的海的北部海岸已经完全是冰天雪地的世界了。

亚·费·克伦斯基作为皿煮俄国的代表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日了，中国派往俄罗斯的特使曹汝霖也在这座波罗的海沿岸的庄园里等候了四日。今天，莫斯科政府的代表也终于到了。

这两个国家作为中国制约欧洲的最重要‘手段’，保持他们彼此间的和平是必须的，大战之后整个欧洲格局会有一个大变化，中国可以制定下框子，但也希望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双方能够对此认同，至少战后的三五年间别生什么事端来。

气温非常低，天地一片白芒，庄园立在海边，周遭没多少人，仅有的两个小村庄在这大雪天气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在外面逛游的。可是庄园门口却汇聚起了好大一批人，里面有高额深目的俄罗斯人，也有黑发黄肤的中国人。一群在冰雪中冷的像个冰坨，却偏偏还要做出一副风度翩翩的样，谁让他们是外交官呢。直到一支车队抵达，海岸边的寂静才被打破！

从车里面走下来一些人。都是身着黑色的毛绒

大衣，一半人带着礼帽，其中一部分明显佩戴着枪支。只是所有的配枪人员全并不怎么如临大敌，对于国家这个层次的内卫保镖而言，他们现在的态度明显是非常的放松状态。来人都是典型的斯拉夫人面孔。值得注意的，车队的汽车也都是清一色的中国轿车。

“哈哈。朱加什维利，老朋友，非常高兴见到你。”曹汝霖一口流利的俄语，高声笑着与到来的莫斯科政府代表拥抱在了一起。

曹汝霖在被调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呆了十年的时间，从机要秘书一直做到了正牌大使，与莫斯科政府的很多人都接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加什维利也不例外！

朱加什维利是莫斯科穷党党内的最高层人物之一，在政府中担任着常务总理职务，同时也做过穷党俄军的总政委，绝对是莫斯科政府的实权派大佬。虽然不像克伦斯基已经被圣彼得堡政府确认为下一任政府的首脑领袖。却也是有机会继承乌里扬诺夫大位的几个军政大佬之一。

握住这位另一个时空位面的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苏联最高领袖的手，脑袋里半点没这个念想的曹汝霖下意识地将目光盯在了对方的那只烟斗上。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真挚了两分。这个烟斗他很熟悉，这是朱加什维利40岁生日的时候曹汝霖送给他的礼物，曹汝霖也是在1918年离开的莫斯科。

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曹汝霖今年43岁，比朱加什维利大一岁，很难说他与朱加什维利谁更‘春风得意’些。外交部的副部长，还是排名后数的几位副部长之一。但那是中国。朱加什维利在莫斯科的权威很重，可莫斯科怎么能同中国比较呢？

在全世界眼中。莫斯科只是中国的一个小弟，还不是最重要、最能打的小弟。穷党俄军战斗力不错，南北日本的士兵也不比他们差，而近来北方战场上相继加入了乌克兰和皿煮俄国两条大鱼，莫斯科政府连独挡德军的‘名望’都要没了。

这就像过去的两千年，****一重臣。小国一

王，很难说孰轻孰重。

当然，嘴里叼着烟斗的朱加什维利，气势还是这位原时空的苏联领袖更高那么一些。曹汝霖是外交人员，论气场本来就属于圆润流的。朱加什维利可是统带过千军万马的红色军团总政委！

两人略作交谈，朱加什维利的目光落在了一边等候的克伦斯基身上，两个人目光一对，略微点头。

这次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洽谈，并不只有三方，除了中国还有德国。这波兰可是德意志的实力范围，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从属于奥地利为核心的哈布斯堡王朝，这哈布斯堡王朝准确的来说也是德意志人，中国划定了地盘，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不仅要达成一定的共识，与德国人也要见上一面。

德国来的是他们的下一任首相人选巴登亲王马克斯，只要中德达成共识，德意志退出战争，现任首相格奥尔格·冯·赫特林伯爵就会推出德国的政坛，

接替格奥尔格·冯·赫特林伯爵首相位置的就是与中国人有着传统的‘友谊’的温和派代表巴登亲王马克斯。

马克斯在会场的大门前等候着他们，与朱加什维利简单的见了个面，谁也没耽搁时间，四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第一轮谈判就开始了。

首先，马克斯坦诚的表达了德国人退出战争的意图。

亚丁湾海战的失败，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悲痛。为了沉没在大海中的军舰、水兵们悲痛，为西方即将消失的辉煌悲痛。

而这种悲痛来到了德意志，那就是‘退出战争’的呐喊，那就是现实无比的保存自己。

再打下去，德意志会亡国的，就像现在的波兰一样，就像隔着一个大西洋的美国一样。必须尽快的退出战争，最好是第一个实质性的向中国‘认输’的国家，即使会损失很重很重。

这就是大海战失败带来的影响。

不提亚丁湾周边那些瞬间跪倒的阿拉伯贵族，只是西方力量内部的变化就足以让中国轻松获取胜利。天底下难道只一个德国人聪明吗？卖队友这档子事儿，英国人不比德国佬专业？还有法兰西。整个西方六强当中。现今损失最小的就是法国人。他们人力还在，即使海军丢的一塌糊涂，可整体阵亡数字还不超过30万，美国往了，现在的英德意大利奥匈四国谁家损失的数字比这个更小？

30万青年的性命，法国人光是从美国得到的‘移民’。数量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几年的战争虽然让高卢公鸡这个高利贷帝国金钱利益损失惨重，可殖民地不见大的丢失，人口青壮损失更小，最大的痛莫过于波斯湾的油田，但那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就此停战，高卢公鸡现下的国力完全能争夺欧洲第一的称号。

欧洲五强中，意大利的命运没什么可说的，它

的核心利益距离中国人的地盘太远了。真正倒霉的只有奥匈帝国，就像北美的美利坚一样。等待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必定是统治的分崩离析。

　　而五国中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约翰牛。他们丢掉了澳洲，这个是小意思，但紧接着他们又丢掉了印度，整个日不落帝国彻底崩塌。

　　现在的英国人依旧有着全欧洲最大的舰队【本土留守舰队】，和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殖民地【非洲、加拿大】，人口损失也算不得多少，比起意大利和奥匈、德国来不值一提。他们在山姆大叔的倒下中也夺取了难以计数的利益。美国最顶尖的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50%被英国人吃下。剩下的才去了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加拿大的人口无限接近3000万，还有数以百万的平民来到了英国本土。以富商为代表的美国社会高层阶级也很多来到了英国本土。

　　英国人在印度和澳洲、北美损失的几十万军队，并没有给他们真正的重创。是印度，是亚洲殖民地体系的崩溃，让英国人再也回不到过去那高高

在上的地位了。

最后是信心的崩塌！

大英帝国海军的失败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整体民族的失败。

这样的一个英国在战后依靠非洲和加拿大，依靠众多的美国‘移民’，依旧可以成为一个大国。但再也不可能挟制整个欧洲了。

马克斯根本不知道在自己与曹汝霖等会面的时候，英法等国特使是否已经跟中国人达成了协议，所以他的心情是万分焦虑的。他对朱加什维利十分有意见，这人来的太晚了。曹汝霖四天前就达到了这处海边庄园，莫斯科的代表白白浪费了德意志帝国四天宝贵的时间。因为曹汝霖在这四天里与他做的全是非正式接触和代表个人身份的交谈。

国际上。英国和法国虽然是德国的盟国，可是这两个盟国对德国的恶意与戒备是满满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在全面战争中，意大利人绝不可靠，

奥匈帝国应该算是德意志人最可靠的盟友，但现在奥匈帝国已经完全陷入了烂泥潭中，除非中国人‘大发慈悲’，否则谁也救不了它！

德意志现在没有一点外力的帮助，皿煮俄国都要把整个东普鲁士给攻占了。柏林可以放弃奥匈，也可以放弃波兰，德国人的力量完全可以缩回到德国自己的国土内。但是对于东普鲁士，就像洛林和阿尔萨斯一样，德国人始终坚信那里是他们的国土。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柏林希望能够收回即将沦陷的东普鲁士。

为此，德意志帝国可以付出赔偿，可以承认战败，甚至是宝贵的海外殖民地。

中德之间约定的达成非常爽快，德国很清楚，自己越在这里斤斤计较，失去的可能就越多。在西方文明历史上，胜者全吃的一幕曾不止一次的上演。与其到不得不投降的时候再投降，现在主动的‘退出战争’，损失再大也不会比彻底战败的时候惨啊！

至少现在的德国，还没有被战火燃烧到自己的家乡。

从最早的‘限制性战争’，到白俄罗斯走廊的争夺战，再到德俄全面开打，最后战争彻底爆发，德国人流的血已经够多了。有了中国‘带领’的乌克兰、东西俄罗斯，整体实力比之原时空同期胜过不知多少倍，德国人打的不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而是彻彻底底的消耗战！

多少优秀的德意志青年将生命抛洒在一道道的战壕之间。先进的坦克，并不能彻底湮没一道道战壕，闪击战并不是全靠坦克打起来的，那还需要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和大炮。

德国人的坦克有一定战斗力，德国人的大炮很有战斗力，但德国人的空军完全处在下风，再多的坦克海能逃脱得了飞机群的轰炸么？

趁着鲁尔工业区还没有被中国人的飞机炸平，赶快投降，退出战争，尽可能的保存国力。威廉二世这个在战争中渐渐失去了权利的德皇，也在马克

斯处发现做出正式的承诺——德国如果能顺利地退出战争，他将宣布退位，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并且承诺改革德意志国体。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去掉前面三个字并不是不可以！

曹汝霖很清楚德国的诚意，可是马克斯有另外的要求啊，他们想保住东普鲁士啊。而现在的大半个东普鲁士已经被皿煮俄国吞到了肚子里，圣彼得堡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吐出来啊。

德国是要赔偿的，如果圣彼得堡还想插手非洲，德国人必然愿意拿殖民地来换东普鲁士的。可是圣彼得堡人愿意换吗？东普鲁士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拿下了就等若扩大了国土，殖民地又哪有这样的好处？那一百年也不可能变成自家的国土的。

欧洲人从大航海开始，至今四百来年，除了在空旷的美洲，用杀人灭族的手段害掉了数以千万的原住土著，然后堂而皇之的边美洲为西方，再有一

个是澳洲，澳大利亚差不多是一样的手段，还剩下的亚洲和非洲，又有哪里是自家的国土了呢？

就算是汇聚了大量白人的南非，那里也终究变不成北美。黑蜀黎们的人数还是占据着南非人口比率的优势。

所以，别看东普鲁士面积不大，只要驱赶了上面的小200万德国人和德裔，皿煮俄国就能轻松的将这块差不多有一个台湾大小的土地一口吞掉！

第八百九十七章举国欢庆

这一场大战并没有像刘暹想的那样，还要再来一场陆地上的大战，才彻底的打垮而欧洲人的精气神。亚丁湾海战一经宣扬天下，欧洲人或明或暗的和谈意图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是奥匈帝国。马克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就在他与曹汝霖、克伦斯基、朱加什维利举行四方会谈的时候，整个欧洲还有多个地方正在举行了双方会谈或是多方会谈。

军情局甚至拿到了一份秘密情报，奥匈帝国的皇帝卡尔一世正在秘密转移哈布斯堡王朝的财富。

说来也是可笑，奥匈帝**队里的不少将军还是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可是他们的大臣，那些掌控着民力、物力和金钱的大臣，却已经早不讲卡尔一世放在眼里。

亚丁湾海战败了，油尽灯枯的奥匈帝国已经再没一丝儿的指望了。不过奥匈还算好的，哈布斯堡

王朝再崩溃，中国人制定的欧洲‘规划图’中也有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一席之地。奥斯曼战场已经平静了下来，那早就残破的倒回农耕时代的巴尔干各国，却是连哭地余地都没有。

中国人的那张欧洲地图上，整个巴尔干被红色和绿色所覆盖，两边代表的是哪一方势力，不需多说。整个巴尔干联盟里唯一还明确保存着‘独立’的只有希腊。

而且希腊版图上是代表着中立的空白色。就像瑞士这个弹丸小国一样。永久性中立国！

同时克里特岛被划定为******，由中国、奥斯曼和希腊三国组成联合管理机构，这等于是从希腊国土里割掉了这个大岛。

希腊人在这场战争中流干了血。现在又要被割掉克里特岛，还被立成了永久性中立国。国家武备受到了限制，虽还保持着国家独立。损失也一点都不小啊。

从中国人划下欧洲地图上来看，他们对巴尔干半岛和奥匈帝国是痛下了杀手，但对于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意志等传统欧洲强国大国，并没怎么动刀子。这也是柏林之所以对东普鲁士还抱有希望的最大原因——中国人并没在德国的地图上动刀子，皿煮俄国的动作不见得会得到中国人的认可。

马克斯经过这几天的与曹汝霖沟通，更能坚信这一点——因为中国人也不想继续打仗了。

他们的战利品已经够多了，中国人希望能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甚至不惜为此‘流漏’出对非洲事物的‘莫然’。他们这是在尽可能的保存英法德意四国的利益——马克斯认为。

如此心态之下，中国支持皿煮俄国吞下东普鲁士的可能性很小。想要尽快的平息战争。就必须对德意志帝国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抚——德意志已经表明了态度，宁可主动承认战败，赔偿巨额战争赔款，也希望保存国土的完整。

皿煮俄国在轻工业和粮食上的短缺只比莫斯科

政府好上一点，而并非真的能自给自足，开战前他们有相当一部分轻工业产品进口自瑞典、挪威和丹麦，然后就是德国。大批的粮食缺口除了从乌克兰进口外，还有购至荷兰的。

皿煮俄国就跟穷党俄国一样，背后都靠着中国这颗大树。每年都有大批的轻工产品和粮食从‘大中国经济圈’输运到圣彼得堡，但又因为地理上的因素，让皿煮俄国无法像穷党俄国那样彻底的融入中国的大西北经贸圈，又因为历史原因他们不可能像莫斯科那样彻底的投靠中国。他们背靠的大树是中国，替他们扇扇子吹风的却是欧洲，英法德等国一直都想将皿煮俄国拉拢到他们的那个圈子里去。圣彼得堡政府是头脑清晰。才没有真正的上了这个套，甚至还是他们半主动的挑起了北方战争。

皿煮俄国现在是彻底的绑上了中国的战场。在此之前他们可是一边拉着中国的手，另一边在慢慢加强着自己与欧洲经贸的往来。

此次大战之后。中国想要的无非是一个安宁的环境，能够让它安安稳稳的把战利品全部消化掉，

可以预见的是，5到10年间中国人是不想打仗的。那么皿煮俄国与德意志因为土地的纠纷而产生的矛盾，显而易见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柏林对此有过决断，即使这次会谈不能确切的拿回东普鲁士，马克斯也要尽可能的争取到中国的好感，为几年后会爆发的德俄【皿煮】战争，争取到中国的‘中立’！

波罗的海边上的四方会谈进行了整整一周，曹汝霖每天一份电报将消息发回到北京。这些事儿老皇帝是不关心的，亚丁湾海战结束后，因为大舰队先一步抢占了运河入口，大批的三国联合海军舰艇重新退回到了亚丁港，老皇帝就不再关心军事了。稍后时局的变化让刘暹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之前设想的海战大胜之后，再来一场陆路的大胜，已经全没必要。

所以老皇帝就离开了军舰，入住了吉布提港的总督府，安心的将养起来。只等大局定后，去伊斯坦布尔一趟，然后乘坐火车一路穿越波斯、中亚、大西北等地，返回北京。再然后就彻底的不用关心

时政了。

刘暹现在就躺在总督府的大床上，浑身上下他都感觉是酸痛的。人就是老了，心里的劲一去，身体就小夸了，骨子里都要受不了了。

在军舰上精神抖索的老皇帝，才到总督府不两日，人就焉了。御医诊断说是身子骨乏了，并无大碍，却也吓得所有人一大跳。老皇帝真要在这个时候有了个好歹，大舰队的所有人前途都要蒙上一层阴暗。

北京城里。

外交部的一班大佬此刻正聚到一块，部长唐绍仪看着曹汝霖发回的电报很是感慨，“还是上皇英明。明见万里，早早就料定圣彼得堡利令智昏。会舍不得放开东普鲁士。”

唐绍仪说话中满脸轻松地表情，他身边的一帮外交部大佬也全都轻松自如。似乎一点也不为圣彼得堡与柏林的较劲而担忧。事实上他们也真的不但

有。

东西俄罗斯是中国压制欧洲的杀手锏。而究竟其重要性，莫斯科远胜过圣彼得堡。

因为这圣彼得堡政府是中国为了牵制莫斯科而支持的，皿煮俄国的唯一作用就是防止莫斯科政府变成小一号的苏联。中国支持莫斯科，支持穷党，只是为了牵制欧洲的力量，可不是养大了反噬自己的。

这样一来孰轻孰重可不就清清楚楚了么？

皿煮俄国对于中国因为地理、因为历史，终究是一块羁縻之地。圣彼得堡脱开了中国，很轻易的就能回归到西方世界中去，这样的大环境限制着它得不到中国的彻底信任。它自己也不会全副身心的去信任中国政府。

刘暹在制定欧洲‘地图’的时候就有过推断，与现在时局一般无二。

刘暹压根就没打算压制圣彼得堡，以保全德国人的利益，想要拿回权益，那就用人命去换。德国人与圣彼得堡政府的矛盾可以说中国拿来敲打圣彼得堡政府的一根大棒。战争过后的几年里，莫斯科的影响力急剧壮大，圣彼得堡的影响力也不会差，再加上英法德意等国国势大挫，此消彼长。东西两俄在欧洲也能算得上一流强国了。谁敢保证圣彼得堡人不会自我膨胀？他们收回了白俄罗斯，他们收回了波罗的海三国，他们还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半个波兰，拿到了捷克。刘暹可不认为圣彼得堡人还会乖乖的听北京的话。几年的和平过后，战争的创伤消退，谁敢保证战争里吃了一顿大餐的圣彼得堡人不会对芬兰产生念头来？不会去想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德国人就是北京用来敲打圣彼得堡的大棒。而那捷克、东普鲁士，就是德国人将要受到的战利品和奖赏。

——没人相信德意志跟圣彼得堡单挑。输的人会是柏林。

别看现在德国处于劣势，在西波兰面对圣彼得堡的进攻。疲于招架，连反击都难。但单打独斗的话，再没有了头顶上中国空军的掩护，德国人绝对会教圣彼得堡重新做人的。

“一切算计尽在上皇把握之中啊！”唐绍仪心中感慨道。

同一时间，皇宫大内，现任的中国皇帝刘盛正在给身边坐着的儿子讲述着这件事。最后道：“这不是什么‘神机妙算’。天底下可能会有这样的人物，但他不是你祖父。你祖父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脑子有多聪明，对天下大势多么的把握于心。

我中国走到今日，一切靠的是刀兵，是战争。以武霸世，这才是你祖父擅长的。”

“圣彼得堡与德国人之事，以我等之眼光看，甚是绝妙。但你祖父不一样，你祖父是根本就信不过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仁义道德，全部虚妄。就是日本，你祖父不也狠狠打压揉搓了几十年么？你祖父以恶意推断之圣彼得堡，一切也就简单

明了喽。”

有什么样的爹，不一定就会有什么样的儿子，可这当爹的要是用心去教了，父子总能有三五分相像！刘盛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人表面岸然，背地里对于‘仁义道德’嗤之以鼻，坚定地信奉武力至上。同时也能清醒的认知到什么是武力！

中国真正的武力绝对不是单单的指军队。每一个好搞清楚这种认知的人，都必须清楚什么叫总体战！

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力以赴的投入进战争，一切的一切为了战争服务，在战争过程中利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极端野蛮的手段进行战争。

国内的全部工业、农业、人力力量，所有的经济体系一律向战争倾倒。战争状态下由战时政府全面控制和干预国民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经济部门、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

这就是总体战，这就是大中国的‘武力’！

此刻的北京城，夜色已深，但是满城灯火通明，恍如不夜之地。

中国赢了，又一次赢下了国战，这一回中国彻彻底底站到了世界的最巅峰。回想八十年、九十年前，前清的窝囊和废柴，谁能想到今日之中国已然站到了世界的最巅峰？

八十年前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不能与现在的大秦之中国媲美，这是一个庞大的远迈汉唐的国度。

国人的欢喜无需多说，虽然国家债券已经停发，但就像当年的债权热潮一样，如今政府拿整个澳洲的土地来抵消债权，立刻的就把国家债券的价值再度吵高了三分。

还有那石油业一应股票的高涨，尤其是科威特开发公司，其股票价值简直破表，现在已经有小道消息流传，国家准备二度增发科威特开发公司的股

票了。另外还有传言说，科威特开发公司将会全收了阿拉伯半岛，更为其火爆的股价填上了一把干柴。

金融上的兴盛就是经济的兴盛，经济的兴盛就是百姓的兴盛。国人口袋里有了钱，谁也不知道这几年国家印出了多少华元票子，可谁关心这个呢？

中国巨大无匹的个头支撑了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中直接原材料供给军队的不多，许多都需要经过加工和深加工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没有出现动荡，因为‘大中国’庞大的国土中能够出产全部所需要的一切原材料。

经过相对安全的太平洋，中属北美、墨西哥等海量的物质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输到中国，甚至连南美洲都是这样，而近在咫尺的南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中国的华元在战争的这几年中社会流通量至少增长了两倍，而且出现了大面额，从最初的100块最大面值，先跨越到了500面值，然后就是1000面

值。谁让华元不值钱呢。

一切娱乐场所都成为了国人表达自己愉快的场地，酒楼女支馆通宵达旦，戏院、影院彻夜不休，尤其是到了放战争纪录片的时候，一旁立着的中国拥军协会、中国残疾军人协会的捐款箱，总能飞快的长满。

还有那烟花爆竹，街头巷尾时不时的就会有一大片火红火红的炮纸。黑夜里，美丽的烟花一直绽开到天亮……

第八百九十八章美利坚复国

伦敦，大英帝国的心脏。

颓废的气息充斥着这个昔日的世界之都，大英帝国的辉煌伴随着亚丁湾海战的失利，一去不复返了。当消息传来，整个伦敦的人都知道荣耀从这一刻起远离了自己。他们因海军的胜利而起，他们因海军的失败而败。

中国人堵死了运河的入口，大英帝国没有勇气和力量再组织第二支联合海军去营救亚丁港，在伦敦派出特使赶往乌克兰的时候，伦敦也向亚丁湾的英国海军舰队下令：分散绕道好望角。这等于是告诉他们，分头逃命。

既然伦敦没有办法增援亚丁湾，就只能立即下令船队撤退，以尽可能的保存实力。只是从亚丁湾穿越整个非洲东海岸，过好望角而来到大西洋来，再穿过整个非洲西海岸来到欧洲，沿途有多么远多么辛苦，甚至是危险，谁都知道，亚丁港剩余舰群

必须自求多福了。

……

亚丁湾。

太阳高挂空中，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菲利普斯经过一上午令人胆战心惊的航行后，到了下午两时许，终于指挥着两艘运输船抵达了亚丁港港口。下了船之后，菲利普斯中校就急急忙忙地往司令部赶，希望能够建议麦克阿瑟中将改变原定的增援计划。但是这位将军现在显然没有闲暇时间考虑增援计划修改事宜，因为一封来自美国流亡政府的电报已经完全否决了他任何半岛作战的计划，电报内容如下：

“命令麦克阿瑟将军，从现在起。停止一切在半岛上的军事行动，封存重型武器和装备。所有美**事人员只准保留轻型武器，并且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一旦有中立国家的船队抵达亚丁港地区。所有驻扎在半岛的美国官兵立即登船，前往南非集

结。”

美利坚从没有放弃复国的意图，其流亡政府虽然不被中国看在眼里，但是在西方世界还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他们最先求的是冰岛，这个后世里非常富裕的小国，现在还只是丹麦政府的附属地。只要英国人开口认同美国的请求，小小丹麦是绝对无法抗拒的。

可是伦敦没有答应。他们怕引起中国人的怒火，冰岛位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距离北美洲很遥远。让美利坚在冰岛复国按理说威胁不到中属北美。可这太具有挑衅意味了。伦敦许诺了自己对美利坚复国的支持，但时间并不是现在。

这封电报并不让麦克阿瑟感到震惊，他手中这支‘海军陆战队’规模虽只有五万余人，但却是美利坚剩存几十万部队中最精锐的力量，也是美利坚赖之以复国的军国利刃。在半岛局势已坏的情况下，流亡政府当然不会看着这支精锐力量葬送在中东。

只是让麦克阿瑟吃惊的是，所有的重型武器和装备封存，所有美**事人员只准保留轻型武器，这是只针对海军陆战队呢？还是包裹了亚丁港里的美国海军战舰？

‘一旦有中立国家的船队抵达亚丁港’。又是怎样规模庞大的中立国家船队能直接把五万余人，甚至更多地人，一块装走？

麦克阿瑟立刻向伦敦的流亡政府回电，愿意听从命令。但是他必须知道中立国家船队抵到亚丁港的确切时间。因为他已经把手中的力量布置开了，准备就中国人突飞猛进的半岛纵队，打一次反击战。

很快。伦敦流亡政府的回复电报就拍发过来，内容很简单：抵到时间是最高之机密。不能告诉军队。麦克阿瑟要做的就是服从，放弃所有的战斗计划。而麦克阿瑟如果拒绝执行命令的话。那么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职务将由其他将军取代。

麦克阿瑟愤怒之极，当场就撕碎了电报。美国

海军陆战队团以上的指挥官们同时收到了流亡政府发来的同样内容的电报，他们纷纷派人前来询问，这使得麦克阿瑟更加恼火。幸好他的副官及时平息了将军的怒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班尼？为什么我觉得有种古怪感？那么庞大的中立国船队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来到亚丁湾？”

“将军，或许，我国政府与中国人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吧，或者是某种协议。你知道的，政治就是这么回事，身为军人，你只能服从命令。我们或许会去非洲，在那里建立我们的新美利坚。”班尼耸着肩膀说着道。就他个人认为，以现在美利坚的处境，能够在非洲重开局面，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国家刚刚覆灭不几年，很多人内心中还有着对美利坚的渴望，如果僵持个十几二十年，一代人之后世界上究竟还有几个人铭记着美利坚，就真心难估计了。

麦克阿瑟脸上已经没有高兴地神采，流亡政府下达这样的命令几乎是解除了美**队的武装，不知道是什么变故引起了这样的大变化，也不知道将来欧洲人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菲利普斯匆匆赶往美军司令部，各种消息一入耳后，心中立刻大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不清楚美国流亡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有一点菲利普斯是清楚的：国际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可以转圜的余地已经不多了。或许，放弃一些坚持，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作为一名发誓要为美利坚奉献一切的军人，他只能希望美国政府的选择没有错。至少现在看来是没有错！

中国人南下的半岛纵队实力很强，装备着强大的装甲和炮火力量，还有空中优势，美**队虽然兵力上占据着上风，但打起来真心难说一定会赢啊。更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手下的这五万多军队是美国最精锐的力量，即便战胜了中国人，自身遭受了惨重损失。那说到底也是失败。

……

时至今日，一些小人物的看法是反倒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东西战争大局已定。美国最渴望的反攻故土已经变成虚妄，如此寻一块立足之地。尽快的立起新美国的架子来，才是最重要。至于其他的所有利益，所有坚持，该放手的且放手吧！

而中国允许了美利坚的复国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实力恢复，因为大批转移到这些国家的美国移民，在美利坚复国之后肯定会重回美国的。

中国也不会放任老美随意的选块地，中国给美国划定的地方是摩洛哥，这是中国对法国的惩罚。

这场战争就此结束。高卢公鸡们赚大了，不敲打敲打怎么能行？反正那块土地也要不了法国人的命。

这与美利坚流亡政府的勾当可不是刘暹定下的策略，老皇帝视老美为中国第一大敌，以老皇帝的心情在策略制定之初，就是将美利坚彻底踩翻在

地。

只不过现在时局转今，再看美利坚立足摩洛哥之地，老皇帝平心想想，也觉不出什么大害了。

美国在摩洛哥复国以后，必然对欧洲局势会产生影响。以美国的底蕴，不需要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后，就能力抵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是法兰西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但是摩洛哥本地有几百万绿教信徒，这却是老美最大的难题。

这些人对于美利坚来说还不如黑蜀黎好，后者没什么信仰。也没有文化，同化起来很方便。人种歧视闹得再狠，也远比不上宗教信仰的敌对。

可是美国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丢失了仅有的两块土地后的美利坚。在美洲是肯定无法立足了。在这场战争之后，中国虽然不会对西欧、南欧动手，也不会触动英法德等国在北非以南地区的利益，甚至连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都不会独吞，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英法德三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人是不用想着在欧洲立足了，他们唯一可期待的就是非

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地区太落后了，把老美放那去，等若猛虎置羊群，美国人重新打下一个非洲大美利坚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北非西段成为了美利坚的落脚地！

至于老美的流亡政府为了这个请求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中国方面才不会公布出去呢。反正他们是给西方世界添进了一根真正的搅屎棍，美利坚的复国必定会触动欧洲在非洲的利益。现在什么都不用提，还太早了。二十年后再看，整个西方世界必然不会再像今日这般……

麦克阿瑟可不知道这些细节，作为一名军人，一名从内心骨子里痛恨着中国的军人，他的思维里根本就没有与中国苟且的概念。流亡政府的难处和迫切，他肯定知道一些，但绝对没挂在心上。麦克阿瑟最喜欢的的是战争，是在战争中打败中国人，报自己的国恨家仇。他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就死在了上一场的北美战争当中。他与中国之仇，不共戴天！

麦克阿瑟的‘不知’让他对流亡政府的决定愤怒异常，但这并没什么卵用。联合海军的战败已经决定了整个半岛的走势，那些几个月前还在坚定地抗拒、袭扰着中国部队后勤补给线的部族武装，现在一个个变成了俯首听命的走狗。反过来带引着中国半岛纵队直向南杀来，美国人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中国人拼命。打赢了又如何？区区小胜，不关大局。打败了就惨了啊，美国仅有的一支精锐遭受重挫，那对整个美利坚的复国大业都是一记重创。

……

伦敦，美国流亡政府驻地。

现任美国总统的柯立芝总算可以轻松的喝一杯下午茶了。自从亚丁湾海战失败的恶讯传来，整个流亡政府就跟陷入了灭顶之灾一般，所有人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一切告定，美利坚在摩洛哥复国的决议已经得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的认同，高卢公鸡当然是捏着鼻子忍下的，来日在摩洛哥必然会有n多事端生出，可于大局无补也。美利坚复国大势已

定！

富兰克林·罗斯福安静的坐在书桌后面，看书之中的他浑身散发着一种轻快。美利坚终于复国了，他肩头的担子猛地一下轻快了下。

当初亚丁湾海战失利，伦敦流言，大英帝国准备驱除美利坚流亡政府，整个临时政府一时息声。是罗斯福挺身而出，在伦敦巴黎柏林来回打转了一圈，探听到诸多消息，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基辅，多次中国在那里的特使，见面、会谈，一次次的周旋，总算有了今日的复国之局。对于美利坚而言，罗斯福可谓是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之功。待到美利坚复国以后，他进入政坛，跃居高位，简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晚上，柯立芝来到了罗斯福的住所，对他说了一个最新的情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麦克阿瑟自请离职了。柯立芝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麦克阿瑟将军的勇敢和忠诚值得所有美利坚人敬仰，但现在军队解决不了美利坚现有的困局。为了美利坚的存亡，就算是地狱的恶魔，我们也要同他们达成协

议。”

英国人要驱除美利坚临时政府可不是假话，因为英国人要讨好中国，而讨好中国的举动莫过于抽打美国人的临时政府。美国临时政府面对着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为了稳定下形势，一切都可以放弃。

“麦克阿瑟将军会体谅我们的选择的。当政府重新在摩洛哥成立的时候，他就会明白我们的正确。那个时候，西点军校也会重新屹立在地球上，成为我美利坚军队军官的摇篮。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格来担任新西点军校的第一任校长。”

原时空的麦克阿瑟，打完一战也只是一个准将的临时军衔，可是这个时空的麦克阿瑟，已经是熠熠生辉的中将了。现存的美国陆军军官里，麦克阿瑟军衔不是最高的，但是名气是最大的，功劳也是最大的。特别是他在半岛愤怒的辞职，这一举动在一切平静之后也会成为美国人热爱他尊敬他的由来。这样的人放到西点军校校长这个看似光荣实际上没有实权的职务上，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新生的美利坚需要一个英雄。所以麦克阿瑟可以是一个英雄。可是新生的美利坚政府不需要一个强势的将军……”

第八百九十九章世贸组织

“老美复国！！？？”

悠哉悠哉的在吉布提享受着舒闲生活的刘暹对这个事儿感觉很突然。他从没想过让老美复国，但是北京方面提出的这个方案看着还有那么点意思。

在西北非的摩洛哥！

地理位置就很是耐人寻味，等于让老美直接进入了欧洲的圈子，这必然会大量的牵制老美的精力和力量。而且摩洛哥周边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老美想要扩大地盘就必须跟欧洲产生冲突。这必会让欧洲本就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再次，美利坚的复国，定会吸引大批的美国移民前往居住，会吸取大量的美国精华，不管是资金还是科技，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欧洲的复兴时间。

否则人力、财富和工业都远没原时空一战损失严重的欧洲各国，不见得会等上一代人的时间，再去掀起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无疑会打乱中国的布局。

核武器。中国真正确立世界秩序的杀手锏是种蘑菇。在1920年的时候说这个还非常荒诞，但十几二十年后就不显得荒诞无稽了。要知道，早在第一次东西大战结束后的当年，战争中始终受到军情局欧洲特勤组秘密保护的居里夫妇就接收了一家英国科研基金会的资助，展开了放射新物质的研究。

而外人所不知道的是，在今后的二十年中，同样是这家英国的科研基金会，还资助了德国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东西方矛盾对立的情况下，中国的资金如果光明正大的释放出来。这些名留青史的大科学家们不见得会接受中国的资助。所以必须套上一层外皮！

而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欧洲，愿意当着‘欧奸’以求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的人。并不在少数。

尤其是第一场东西大战结束之后，东西方的矛盾虽然一下子尖锐起来。可同样的，n多欧洲人也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对于某些人来说，种族和国家的利益从来不被他们所看重，自己的获利才是第一位的。

再有，尼古拉·特斯拉的存在也为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位可是中华帝国的侯爵大人了！特斯拉用自己的智慧在中国赢得了科学家在西方世界不可能赢得的地位和利益。他这些年的发明，只专利费的收入就足够他的家族过上全世界最优越的生活，何况特斯拉还将自己很多重要的专利变成了公司股份。他每年的分红、专利费、年俸等收入，就超过1亿华元。特斯拉本人还在燕国、赵国、梁国和北美买下了大面积的牧场和农场。

与特斯拉相比，西方世界最富裕的发明家爱迪生。也不过如此。

所以，在军情局秘属的欧洲特勤组的支应下，中国能够毫无保留的获取整个西方世界最先进的物

理理论研究成果，老皇帝对于20年后种出小蘑菇来信心十足，自然地人就偏执于维系‘历史进程’了。

20年。欧洲人要起乱子，也必须等上20年后再起。

从这个角度出发，削弱英法德意等欧洲强国的实力，再添加一个老美给他们捣乱，北面再有东西俄罗斯隐隐敌对。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法子。

北京发来的电报很长，内容写的很详细，刘暹也不是易爆易怒的人，从头到尾的将电报看完。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

北京的打算就像他适才想的那样，消减英法德意等国的国力，延长他们的国力恢复时间。并且在西北非这个挨着西班牙的地方。关乎着直布罗陀海峡这个欧洲的要害之地的地方，放下美国人这个外来户。未来的欧洲局势必然会很好看的。

战斗力强大的德国人要面临着俄罗斯的威胁。

或许还有法国的威胁，现在法国人已经叫嚣着德国归还洛林和阿尔萨斯了。所以在未来的欧洲事物之中。德国人实力再强，声音也不会有多高。他们处在东西俄罗斯与法国的夹持当中，全身心的力量都用在国内了，那还会理什么欧洲事物？

　　未来的十年里，真正主导欧洲事物的还是英法两国。

　　法国地势得天独厚，位在欧洲精华区域正中央，最大的敌人德国被北方的压力死死地牵制着，南方的意大利，对于高卢公鸡来说不值一提，整个欧洲还能与法兰西抗衡的只有孤悬于外的英国。

　　丢失了印度，这对大英帝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重创，英国人丢掉了自己的皇冠，可是欧洲的王冠它似乎依旧能够戴一戴的。整个欧洲，如今算是真正强国的，只有英法德，德国人被帮助了双臂，法国人实力确实损失不大，但是他们的海军是一个不可弥补的短板。

　　就算亚丁湾海战失利，损失巨大的英德两国海

军剩余的战舰，也依旧牢牢把持着欧洲第一、第二的位置，法国人仅有的主力舰尽数被抽调去了，连地中海舰队都是用前无畏舰来凑数，真实战斗力比之意大利人都要不如，短腿的法国人与海军继续强势的英国人，似乎再度回到了过去。

历史上的法国人没能干过英国人，现在的法国人就能敌得过英国人吗？

而到了十年之后，无论科技还是国力，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将有所跃进，那个时候德国人会怎么样并不好说，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会跳到欧洲的政治舞台上。至少意大利人会把他们的眼睛死死地钉在地中海。

这样的布局能够继续拖扯欧洲人十年的脚步吗？美国人能如中国所愿的成为一根搅乱欧洲局面的搅屎棍吗？以后十几二十年的局势，谁若现在就能看的一清二楚，那真的是妖孽了。

上位者能做的只是把大势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布置行来，在允许的条件下全力堆砌自己的优势。

北京方面明显是感觉让老美复国更有利于自己。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罗斯福允诺的1000吨黄金的因由。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金子啊，不是纸票子。一千吨黄金。价值1.4亿英镑啊，这份量已经是华夏银行金库黄金总储量的七分之一了。

虽然这1000吨黄金首批交付的只有50吨。但白纸黑字签下了协议。大势在手的中国政府一点都不担心老美敢不还这笔钱。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实是穷的叮当响，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没有钱，并不意味着那些老美的大资产阶级没有钱。50吨黄金现在已经被运到了圣彼得堡，罗斯福拿着他与中国欠下的协议，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美籍移民大富翁中转了一圈，轻松的就凑到了这笔巨款。

美国人爱美国。这些从美国迁移出来的大富翁、大资本家，脑袋很清楚，很明白‘梁园虽好。非是久恋之乡’是啥意思。人家英国、德国、法国早就有固定的利益阶层，外人想插足进来谈何容

易？这可不是有钱就是上帝的21世纪。

何况美国的资本很大程度上带着犹太血统，这在欧洲是受到抵制的。

他们当然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了。军情局一起发过来的电报上甚至做了预言，如果美利坚真的能在西北非重新开国，不仅来自于美国的大批资本和人口、科学家等会快速回流，连欧洲本身存在的大批的犹太资本也会蜂拥而入。

战争眼看着就要结束，欧洲地区被压制了好一阵的反犹排犹又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犹太人在欧洲是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以及抵制的，整个世界除了大中国圈和美国不存在反犹排犹，其他的地方犹太人真的很难找到一处安静之地。但是大中国圈的生活、社会、风俗。与犹太人格格不入，处身西方世界的美国就成了犹太人的理想所在。

之前美国在遥远的北美，欧洲的犹太人又不是没法生活下去了，再说了他们的关系、生意渠道和生活社会全在欧洲。欧洲的犹太人主体还是留在了

欧洲。而现在老美在摩洛哥死灰复燃了，两边那么近距离，大批的犹太人涌入美国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很可能给整个欧洲社会、经济都带来大变！

“…………大批的犹太人涌入。也会让欧洲人由此排斥美国……”军情局的电文上写的很清楚，只需要费上一些‘广告费’。就足以让这种事情在整个欧洲传个遍，如果中间再加上一些犹太人在老美社会结构中的高层地位。对犹太人普遍持敌视态度的欧洲民众不对老美‘另眼相看’才叫怪。

随着关系老美这封电报一块发到刘暹手中的还有政府关于‘世贸’的决断，刘暹十几年前对中国制定的策略——区域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

三步走的第一步，现在可以开始了。打着‘世贸’的名头，行的是区贸的实。彻底落实大中华圈与印度、波斯、奥斯曼、皿煮俄国、两波兰、匈牙利等国此战之后的经贸往来关系，还有拉美的墨西哥、巴拿马、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国的双边贸易关系。

提高成员国的生活水平，保证各国民众稳步就业和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

扩大各国间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各成员国应全力促进自身所有原材料等资源的最优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成员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

积极努力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在世贸组织的评价中除分裂的七零八碎的印度是低收入国家外，整个体系里也就玻利维亚是低收入国家了，其国内矿产资源丰富，就像委内瑞拉一样，锡、锑、钨、银、锌、铅、铜、镍、铁、黄金等，矿藏丰富，锡储量115万吨，居世界第二；铁储量450亿吨，在拉美仅次于巴西；锂储量1亿吨，居世界第一。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在南美各国中仅次于委内瑞拉！再有林业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达7000万公顷，木材品种主要有：桃花心木、红桧、美洲橡木、沙箱木、重蚁木、依贝和龙凤植。这些年与

大中国圈双边贸易往来，大批的原材料出口到中国和北美【北美也有大批的原材料，但干这个需要大批的人力啊】，国家收入比之20年前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多了。只是玻利维亚的基础太差。要知道，就算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也只是强强迈过了及格线，涉险过关。

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的拉美四国里，委内瑞拉、墨西哥、玻利维亚皆面积广阔，但全都大而不富，这三个国家里倒是有一批大富翁，但对于国家而言，没个卵用。老百姓穷啊！

也就是弹丸之地的巴拿马，依托着运河，算是整体跃入了高收入国家，其国家人均收入，整个拉美，甚至是整个美洲之中，独占鳌头。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长远政治诉求的组织，世贸是必须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的。

“维护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份额和利益；建立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实质性削减关税等措施，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的、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

以开放、平等、互惠为原则，逐步调降各成员国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并消除各成员国在国际贸易间的不公平待遇。”

……

“在处理该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方面，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努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和政治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

这个世贸的‘宗旨’制定的要比老皇帝所想象的更加冠冕堂皇，这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减税。而没有了海关税之后，最得利的是谁呢？必然是工业发达，能量巨大的中国了。

不过从深远上将，也确实能起到一点调节各国经济发展方向，将一切资源最大优化利用的作用。

只是老皇帝更知道这个‘世贸组织’对于中国的利益有多大，那代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代表着无比巨大的市场……

第九百章奥斯曼变局

在火车汽笛的嘶鸣声中，一列满载的军列驶入伊斯坦布尔车站。火车在站台上停了车，从那凌乱的车厢序列号以及各种用途混杂的车厢挂列在一起的细节来看，这列火车显然是临时拼凑来的，本来用来运送辎重货物、甚至是牛羊战马的车厢被装进了大量疲惫不堪、眼神中充满迷茫的步兵。

这些士兵都是奥斯曼皇家禁卫军的步兵，虽然有清一色的中国制式装备，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精神状态绝对不像身上的那套装备那么好。许多人已经是两天两夜没有怎么睡好觉了，拥挤的火车、恶浊的空气和晃荡的车厢让这些士兵疲惫不堪，当火车进站并在站台上停车之后，一些士兵干脆拉开车门，跳下站台倒头便睡。车厢里的拥挤状况也因此得到极大改善，那些没有下车的士兵舒服的就此躺下睡觉，而在此之前，他们腿都曲卷木了。

原本就人满为患的站台这么一来，就变得更加拥挤了，在站台上指挥部队的奥斯曼皇家禁卫军的

军官们拼命地拿鞭子抽打那些躺在地上睡觉的士兵，可是喊起来了这个，那个却又躺了下去。困倦之极的士兵已经顾不上什么军纪了，至于这趟军列为什么会突然的将他们从前线拉回到伊斯坦布尔，又是谁给禁卫军下达的命令，火车停在伊斯坦布尔战到底是加煤加水，还是终点站就在这里，全都不在这些疲倦士兵的考虑范围之内。现在只有真神亲自降临，才能阻挡他们呼呼睡觉，不然苏丹陛下也不行。

伊斯坦布尔是整个奥斯曼战场的军政中心。整个奥斯曼战区的总司令部毫无疑问的设在了这里。在多年的战争期间，这个以军人为主的部门渐渐成为了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就跟威廉二世一样。不能亲自带兵作战的君主一点点的被手下的帕夏们架空了权利。更重要的是，整个苏丹家族连一个像样的军官都找不到。就像奥匈帝国的卡尔一世一样，而一样拥有皇帝的参战国德意志帝国，好歹还有几个出身皇室和地方王室的名帅大将握着部分兵权。所以，在后战争时期的影响力一点点绽开的时候，德意志皇室毫无疑问的保留了下来，而奥匈帝国的崩溃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纷争就不可避免的

要摧毁旧日的秩序了。

是的，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纷争已经到了极度激烈的地步了，战争的结束让苏丹看到了重新收回兵权的希望，但这种事情受到了整个军方首脑们的反对。当这些执掌着军队大权的帕夏们站立到了苏丹的对立面之后。统治了这片大地六百年的奥斯曼苏丹也似乎一下变得脆弱不堪了。

只不过艾哈迈德四世还没甘心接受失败，他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而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们，也在为彼此的利益分割激烈的谈判和交易着。双方都在为最后的一刻做着准备，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苏丹和帕夏们将只有一个胜利者存活。

“那一刻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末日！”执掌着兵权的帕夏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成为下一个穆罕默德·阿里·本·易卜拉欣【埃及阿里王朝的开创者，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名义上臣服奥斯曼苏丹，实际独立】。而不只是大维齐尔的科普鲁律家族！【科普鲁律时期是指奥斯曼帝国由大维奇尔主政的一段时

期，主政的大维奇尔主要来自科普鲁律家族。】

就连奥斯曼军队中以‘大奥斯曼主义’著称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这个坚定地奥斯曼利益守护者——对中国趁人之危的拿下半岛很是不满，也更倾向于奥斯曼的世俗化改革。对于苏丹主导的政教一体非常不满。不过艾哈迈德四世总还有几个忠臣的。特别是皇家禁卫军团！

这是一支身经百战的奥斯曼精锐军团。当年艾哈迈德四世初登大位的时候，为了加强权力改建了原有的皇家近卫部队，这支军队最初只有一个师的建制。全幅中国装备，是奥斯曼最早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师。虽然重要性不比过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建立的那支近卫坦克旅扩编而来的近卫装甲师，但这支军队在最初的时候是完全掌控在艾哈迈德四世的手中的。其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

它在奥斯曼的战争之中慢慢扩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下辖三个整编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重炮旅、一个工兵团、一个辎重团和一批军团直属部队，总兵力达到了十万！

只是伴随着禁卫军团一块壮大的还有各方各面掺进来的沙子们。战争之中，精金火炼，去伪存真，将士们佩服的是勇敢、有智谋的军官，凭的是战功而不是身份。于是艾哈迈德四世的掌控力就一点点的被侵蚀了去，等到他察觉不对，大势已经不可挽回。

眼下这列火车拉来的有三千人左右，也就是六个大队的兵力，还缺少大部分的火炮，这就是艾哈迈德四世所尽到的努力了。只是忠诚于他的军官虽然带走了部队，却不可能将沉重的火炮一块带了去。这也是为什么一列火车能够装下三千人的原因。这六个大队的兵力也仅仅是人和步枪罢了。

伊斯坦布尔车站是整个奥斯曼帝国最大的火车站，每天从这里出发的车辆数以百千记，一辆辆火车运载着一车车的军火物资输往前线，如果说战争之中的铁路就是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帝国的血管，那么伊斯坦布尔绝对就是人身上最重要的大动脉源头。

整个伊斯坦布尔车站，甚至是整个奥斯曼帝国的铁路，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这不是中国对奥斯曼人的挟制，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战一起，千头万绪。奥斯曼人大修铁路，全国线路沟通还没几年。如此规模和频繁的车辆调遣，根本不是奥斯曼初建才两年的铁道部能玩得转的。他们只能求于中国了。

不过在战争停火以后。中国方面已经抽调走了大批的铁路方面人员，只留下一部分人员掌握着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站。很多在战争中得到锻炼的奥斯曼人走上了更高的位置，但是这些人能力或许有，可政治倾向就万万不敢保证了。反正奥斯曼北部的铁路交通是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混乱，有时候自己人的破坏力真的比敌人都要更大。

北部的铁路交通陷入混乱，眼下这列火车一路赶到伊斯坦布尔，掌控伊斯坦布尔车站的李政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接到，也幸亏这支部队的军官们知道个轻重，火车很快离开了站台。不管里面是否有大量的士兵在呼呼睡觉，火车是腾出了空位来了。而站台上的士兵也被皮鞭抽打着没精打采的出了车

站。

中国政府在奥斯曼政局中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得罪中国人。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小心伺候着，千万别捅了篓子，没死在战场上却被自己的boss给毙了。

车站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又恢复了‘平静’的热闹。李政叹了口气，奥斯曼人现在不敢得罪中国，他又如何敢轻易地对奥斯曼人强硬？他也不知道国内究竟是啥决断啊。一个不足以，押错了宝，自己可能就要跟身上的制服说再见了。

自己从一个无根无据的草根奋斗到眼下的一级站站长容易吗？

就凭李政这几年在奥斯曼的努力和功劳。回到中国最次也要给个一级站的正职，再活动活动，就可以期待省铁道局的位置了。

大好的前程还在前面等着李政呢，他可不想关键时刻掉链子。越是这个敏感时期。越要小心行

事。

因为这列火车的‘加塞’，伊斯坦布尔车站的序列表不得不进行一下调整，何况因为这列军车的抢行。一路上已经让不少列车耽搁了时间。只是列车上没无线电，没办法直接联系的。而沿途各车站的电报线或无线电，早已经一塌糊涂。

李政是亲眼看着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交通线一点点变成现在的模样的。他有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这样的局面是不是政府早就预料到的？早早的把人手调回了国大半，留下空白让奥斯曼人自己抢个够？

中国到现在也没做出明确的倾向。这可不是真的不干涉奥斯曼内政，这完全是要看着奥斯曼自己崩塌混乱，乃至战乱暴起的。北京真的是很邪恶的！

看着士兵离去的方向，李政摇了摇头，国家大事不是他一个铁道站长可以争论的，他还是抓紧时间忙自己的工作吧。但愿这两边人别在伊斯坦布尔

大打出手。李政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两年，也有感情的。再说了，他还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盘下了三个店铺，这些都是钱啊。

枪炮要一打起来，不说伊斯坦布尔的店面价格会掉多少，三个店铺能不能保全都是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一列军车抵到伊斯坦布尔之后，当天下午又有两列军车抵到了这里，之后的几天时间，这样的军车数量越来越多，不过还好，这些军列全都是载兵的，李政没见到大炮，更没见过坦克。

伊斯坦布尔风声鹤唳。这么多士兵突然进入，再无知的小民也能感觉出不对来。而且各地方还不时的有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比如凯末尔带领手下两个师的部队进驻了安卡拉，第九集团军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和奥斯曼帝国第三集团军的上将指挥官纳兹米尔帕夏【原第四军指挥官】带领军队进到了伊拉克，他们是奥斯曼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的得力干将，或是说位在中央的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与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和纳兹米尔帕夏已经达成了同盟。然后在战中替代了齐亚帕夏

负责近卫军团的阿普勒帕夏带领着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进入了叙利亚，而马其顿总督加方面军总指挥的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依靠手中的军队不仅控制了整个马其顿和大半个阿尔巴尼亚，还夺取了一部分黑山领土，以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接触区域，以至于手脚都要够到多瑙河下游平原了。

另外大黎巴嫩【包括巴勒斯坦、约旦等】、汉志地区也被那里的总督所控制。中国虽然趁机吞下了奥斯曼人在半岛北部和东向的势力，但是在半岛的西南部，也就是汉志地区，那个地方因为有着麦加这个绿教的圣地，一直都是奥斯曼帝国总兵控制的地盘。中国夺取了内志高原，夺取了半岛的东端，但对汉志却碰也没碰。

宗教的力量可是难以估计的。麦加那块地盘要真的到了中国的手里，鬼知道阿拉伯世界会爆成什么样儿呢。

现在的局势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非常的糟糕，没有中国在背后全力的给苏丹撑腰，整个帝国的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比原时空一战后奥斯曼

的结局，如今的奥斯曼可谓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再不济，‘造反’的帕夏们也不可能直接向伊斯坦布尔进军，整个帝国虽然崩裂，可只要艾哈迈德四世应对得当，能稳住伊斯坦布尔，特别是不远处的凯末尔，他总是能保住土耳其的。而且还能拥有一个类似于‘区域盟主’的头衔。

就像埃及阿里王朝称总督而名义上臣服于伊斯坦布尔，那些趁着战争握住实权，割据地方的大将们，也多会留着总督的头衔等着艾哈迈德四世‘赐下’埃米尔之类的头衔。然后名正言顺的成为一方主宰！

艾哈迈德四世最关键的是要稳住土耳其，保下奥斯曼的基本盘。但这又谈何容易啊。

从上一次坦志麦特时期一系列的宪政改革结束，至今已经小60年，奥斯曼帝国依旧是********，尤其是艾哈迈迪四世的老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世的时候，秘密警察监视下的帝国，谈不上半丝政治上的开放革新。

艾哈迈迪四世上位以后，议会的召开重新有了定制，议会也真正的拥有了一小部分实权，但对比艾哈迈德四世本人所拥有的权利，议会还远不够看。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艾哈迈德四世的真性情，只要一切安定，局势在手，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放下大权的，更不会改变奥斯曼帝国的********的局面。

第九百零一章苏丹宝座的崩塌

北京城，首辅官邸。

现任中国首辅大臣张克轩正悠哉悠哉的看着一份刚刚送到的报纸。

小花厅紧挨着花园暖房，冬季里的严寒挡不住暖房里鲜花的盛开，花厅里透着淡淡的花香，在这种恬静的气氛中闲坐，面前再搁上一杯清茶的话，那就是一份难得的休闲。身为国家首辅大臣，张克轩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这种短暂的休闲时光，就是他最难得的享受了。

张克轩不是无棣张家人，他是河南人，现年67岁，11岁进当年的刘氏庄园，对算数很有天赋，为人还谨慎自守，从一镇镇长四十年的时间安步当车的走到了中央，现任民政部长，后入内阁，再后在首辅的选举中以83%的国会支持率胜选。

看张克轩根底，虽然还没脱离老皇帝的影响，

但他算是真正的第二届领导人了。他的当选标志着开国时期名臣名将的政坛退出。霍广正已经在人前消失了多年，在两届首辅任期结束后，霍广正就很彻底的退出了政坛，连国会都没去。以他为代表的开国将相，作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报纸的头条自然是关于目前的奥斯曼内战形势发展的，割据伊拉克的第九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联合武装力量在昨天占领了伊兹密尔。那里是小亚细亚半岛上最重要的港口，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控制了奥斯曼帝国西部疆域各类物资的运转。在联合武装力量的炮口下，整个帝国西部驻军都一片安静。

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和纳兹米尔帕夏带领的联合武装力量占领伊兹密尔，这给了继续呆在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极大地支持。不过这样的‘胜利’对比马其顿总督加方面军总指挥的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率军夺取了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来就显得不那么‘辉煌’了。

第三集团军与第九集团军打的是内战。而马其顿方面军打的却是国战，即使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已经开始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了。发罗拉的胜利也是异常耀眼。

　　而且随着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领导的联合武装进占伊兹密尔，安卡拉的凯末尔帕夏赢得了土耳其地方上更多地支持。别看凯末尔帕夏的嫡系武装只有两个师，但这两个师一个是绝对强大的机械化步兵师，另一个是更加强大的装甲师，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凯末尔控制的这两个师是绝对的强大。

　　而且伴随着联合力量的北上，安卡拉附近的奥斯曼军队陆陆续续的向凯末尔输诚，他已经集结起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还有一部分炮兵，和一部分的空军力量。

　　叙利亚的阿普勒帕夏和大黎巴嫩【包括巴勒斯坦、约旦等】、汉志地区的总督。只在一边摇旗呐

喊。他们的力量都不算弱，可比起手掌两个主战集团军的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和一直作为帝国北方主力的马其顿军团的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来，就显得很弱小了。

真的拉起架子开战的话，他们可能连凯末尔都打不过。整个奥斯曼帝国现在真正有实力动摇帝国根基的实权派，只有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和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这两个汉译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主儿。

波斯军队已经退回了国内，中国与波斯重新签订了石油协议，大把的利益让给了波斯。

而南天国、南北日本、阮朝等大批的东亚部队，现在或者撤到了塞浦路斯岛，或者向半岛集结。这场战争南天国和日本都赚取了很大的利益。虽然与中国撷取的权益相比是九牛一毛，可对于他们自身的实力来就是很大很大的了。

朝鲜和阮朝派出了相当一部分的海军人员和空军飞行员，没有牺牲，他们获取的权益比之南天国

和南北日本差的就太多了。尤其是日本。南洋的多个岛屿被收入怀抱，这可不是殖民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土。殖民地中国为他们准备的有锡兰。这个悬于印度大陆海外的岛国，是全世界都闻名的‘宝石岛’。从古至今就以出产宝石而闻名。现代又有了红茶这个名牌，锡兰红茶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在大英帝国没有失去宝贵的印度大陆之前，已经取代了中国红茶成为了英国民众最喜欢的的茶饮。

面积占全日本的五分之一大小的锡兰，耕地面积高达400万公顷，除了水稻，还可种植茶叶、橡胶和椰子等经济作物，这里有丰富的渔业、林业和水力资源，便于开发，便于快速的回收成本。

即使这个时空的亚非民族大解放独立运动如期到来，几十年时间也足够日本在这里赚的盆满瓢满。

在这场战争中南北日本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牺牲，但是中国对他们的回报也值得他们的付出。一个接一个的岛屿，加在一块总面积已经超出了日

本本土的三分之一，何况还有锡兰作为殖民地，还有阿拉伯半岛上分了一杯羹的石油利益，整个日本国内欢喜鼓舞，就没见几个人对此收获表达不满的。

现在洛城和会正在筹备当中，东西方的这场战争已经毫无疑问的结束了，所以奥斯曼帝国紧接着爆发的内战就迅速的吸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连中国的报纸头条都被奥斯曼内战的新闻给占据，洛城和会被妥妥的挤到了后面。

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和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打起了‘政治改革，社会革新’的口号。大军公然的向土耳其境内进军，艾哈迈德四世却没有力量去阻止他们的挺进，尤其是北方，南面好歹还有凯末尔，北面的马其顿军团却根本不是艾哈迈德四世所掌控的那点力量可以抵挡、阻止的。

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和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现在已经开始宣讲政治理念和口号了，阿拉伯社会世俗化是两个实权派共同的观点，然后就是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倡导的英式的君主立宪制，和穆罕默

德·塔拉特帕夏倡导的更加激进的推翻苏丹后的内阁责任制。对于艾哈迈德四世来说，这两种制度全是邪端，他一个也不认同。但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和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两人真的就像自己宣讲的那样吗？他们两个的政治理念真的就跟自己吆喝的相同吗？

那是绝不可能的。

根据军情局的秘密情报，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和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已经在跟艾哈迈德四世进行秘密沟通，他们两人吆喝的那些东西完全是吓唬艾哈迈德四世，目的就是让艾哈迈德四世默认两个人已经取得的利益，正式的册封两人为伊拉克埃米尔和马其顿埃米尔，名正言顺的割据一方。

这也是为什么有第三、第九两个主战集团军支持的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帕夏正好吆喝推翻苏丹，建立民选的内阁责任制的政府，而与伊斯坦布尔更近的马其顿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持的却是英式君主立宪。

这些奥斯曼的帕夏，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存在皿煮，老旧的埃米尔称号才是他们想往和追求的。一旦目的达到，看他们随后的作为，再看看今日的政治口号，你就会感觉到是一场无比荒诞的闹剧。

整个奥斯曼帝**队当中，不是没有想往社会世俗化的精英，可这些人手中掌控着军队实权的，则只有一个——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

艾哈迈德四世也不是什么明君圣主，从他看着穆罕默德·塔拉卡特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活蹦乱跳，连监视都不明着干一次，就晓得他这个人是没魄力的，更没有威慑力。

穆罕默德·塔拉卡特要多瞧不起艾哈迈德四世，才会一边吆喝着推翻苏丹，皿煮立宪，另一边稳稳的待在伊斯坦布尔，活的舒舒服服？这样狗皮倒灶的事儿，要是放在中国，看刘盛不亲自拎刀砍了他！

可是艾哈迈德四世没有，他就想没听到塔拉卡特的叫嚣一样，依旧将他当做帝国的陆军参谋长。

……

一个时代结束了。

伊兹密尔的被占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奥斯曼的历史上，这一天就跟中国历史上刘暹起兵的日子一样，被永远铭记。

伊斯坦布尔苏丹面临第三、第九两个主战兵团的突进，毫无阻挡之力，重镇伊兹密尔的失守，土耳其地方军队的毫无阻拦，一切的一切都在清晰给所有人看清了奥斯曼苏丹的朽弱。苏丹的皇权被彻底的踩在了脚下，连伊兹密尔这样的重地都兵不血刃的被第三、第九两大主战兵团给占领，苏丹不再是苏丹了。

艾哈迈德四世他老爹用一生时间重新凝聚起来的奥斯曼苏丹权威，在这一天被完全的摧毁。

如果塔拉卡特帕夏继续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很难想象凯末尔能不能阻挡他们。但是整个奥斯曼，

整个世界都能看的清楚，艾哈迈德四世本人是不能阻止联合武装的。

那么，艾哈迈德四世除了一个空头苏丹还有什么呢？当一个国家的旧有秩序不再拥有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力量之后，旧的秩序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将是不可避免的。

第九百零二章百年之计

西园寺公望很繁忙的，身为一国首相，东京日本虽小，他却并不比张克轩轻松半点。只一个锡兰岛的分割和占领，就有太多太多事情需要东京方面与西南政府商量的了。

难得有看报纸的时间，通常都是抽空看看报纸，重点是上头的评论和民间舆论。

只不过上述那些都是西园寺公望在自己地盘里的时候，而现在，他就真的有了空闲了，他奉命而来，坐在这间皇宫的会客室里，等待日本国王的召见。

片刻之后，当西园寺公望准备换个报纸版面的时候，听见了脚步声。于是，他取下眼镜，抬头一看，内中侍从又领着一人走进会客室，却是东京政府外务大臣本野一郎。

“本野，你怎么也过来了？”西园寺公望站起

身来打了个招呼。

本野一郎见在座的居然是顶头上司，急忙赶上几步见礼，并解释了他的来意。

“是陛下亲自电话召见，不敢不来。”

东京政府的政局自从明治天皇病逝，眼下这一位嘉仁亲王刚刚继位，就半推半就的摘掉了日本天皇的头衔，戴上了中国大皇帝赐下的日本国王的王冠。无可置疑的，日本国内也不存在年号这一档子事了，他们必须紧跟着上国的脚步。

嘉仁国王面对明治时期众多的遗老大臣，没什么反抗之力的被夺走了全部的权利，日本政治在短短的两年中就从二元政治迈入了彻底虚君的英式君主立宪制。但是嘉仁国王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在军队，在民间。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日本王室保持着敬意的。

“巧了，我也是国王陛下打电话召来的。”西园寺公望笑呵呵的说。“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可

是宫内侍迟迟不将我领去见陛下，听你话里的意思。只怕陛下是打算一起召见咱们。你来了，我也不必用看报纸打发时间了。”

西园寺公望打着哈哈，与本野一郎各自让了座，然后两人就面对面地聊起外务部最近的工作，现在正是新时代拉开序幕的时候，但可惜啊，日本却登不上这个舞台。虽然中国给的赠予已经足够丰富，可那个国家首脑能够抵挡宰割世界的诱惑呢？

两人就这么坐在那里聊天，又过了数分钟。一名嘉仁国王的秘书走到会客室里，将西园寺公望和本野一郎请去办公室。两人跟着秘书过去，发现国王办公室的房门虚掩着，屋里似乎还有说话的声音，两人不便就这么直接闯进去，等着秘书先回禀。

秘书走进了办公室，又匆匆地走出来，招呼两人赶紧进去见嘉仁国王。

西园寺公望和本野一郎走进嘉仁的那间超大办公室，定眼一看。原来正与嘉仁国王说话的人却是

中国驻东京大使田波，只怕刚才嘉仁国王一直没召见西园寺公望并不仅是等候西园寺公望和本野一郎到齐了，还有嘉仁一直在与此人说话的原因在。

“西园寺首相，您好！本野外相。您好！”

见了面，田波倒是热情，站起身来用一口纯正的东京日语打招呼。西园寺公望和本野一郎满脑子的问号，但也是一番客套。心里暗自琢磨这位中国大使的来意。他们俩来皇宫的时候，可不知晓田波也在。

“两位卿家请坐。田大使刚刚向孤王提议。出席洛城的世界东西和会。田大使此次过来，就是向孤王送一份邀请函的。”嘉仁脸上带着喜色，中国政府突然而来的邀请让他很高兴很高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接受邀请，于是便请两位过来，商议一下和会上我国政府的措施、倾向。此事关乎国家大计，不能不烦劳两位卿家了。”

嘉仁的一番话，算是让西园寺公望和本野一郎恍然大悟。东京日本虽然注定会老老实实的跟着中

国的脚步，但这次和会中国政府不邀请东京日本政府而邀请了嘉仁国王，这内中的意思也够绕圈的。嘉仁本人也确实需要首相和外相来给自己把一把关。

“只是不知道上国政府要在哪一天举行会晤啊？”

本野一郎首先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洛城和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关键就看在哪一天了。这个时候嘉仁本身的出国，那是一点都不会有风险的。中国政府突然间的邀请应该是对日本的一种酬劳，而不取东京政府取一虚君，本野一郎认为更可能是中国在表达一种态度：这次和会上没有日本说话的余地。

那就不找日本政府，只拉着日本国王这块牌子，在全世界面前增加增加日本的知名度了。

等西园寺公望和本野一郎走出皇宫，两人并没有分头离开，而是一块坐进了同一辆汽车。西园寺公望很认同本野一郎的想法，东京日本在洛城和会

这场宰割天下的会议上确实不存在说话的余地，但东京日本和西南日本为这场战争立下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政府邀请嘉仁国王到场，那应该就是为了给日本长一长脸面！

实惠不太会再有了，战胜国的光荣则会与日本一同分享。

“听闻中国高层有传言，老皇帝陛下在建国初就制定下了长久国策，其中有‘胜西洋立华盟’之议。今中国二败西洋，国势昌盛，已然霸绝天下。如华盟鼎立，我国当全力掺入进去，取得一席之地。”

“眼下这场洛城和会，只是中国盛世的一个起点，其华盟之为何物，洛城和会当见得到一些踪迹。”

西园寺公望心里念叨着‘华盟’两个字，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大联盟，以当今世界局势来看，这个联盟将会容纳整个‘大东方’势力，其影响力不仅在现在，更在将来。

西园寺公望不再认为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强经过眼下这一败后，还有再度崛起的机会。非洲是很富饶，但跟印度、跟出产石油的中东比来，不值一提。大英帝国永远无法回到鼎盛的那一刻了，整个欧洲力量自然也无法恢复到鼎盛的地步，那么对比更加壮大的中国，他们就不会再有一丝的机会！

中国的这个世界霸主能够坐稳宝座多少年？西园寺公望说不准。但中国的个头太大了，西园寺公望个人认为一百年是不成问题的。而百年之后，中国即便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跌落，那也只会因为各藩国有了自身利益，它是被自身的力量给推下宝座的，而不是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所以，跌下世界霸主宝座的中国十有**依然会是世界第一强国，至少是整个亚洲的霸主。东京日本想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获得生存的空间和增补自身的利益，就必须牢牢地攀住中国的大腿。

本野一郎与西园寺公望交流了彼此对这件事的看法，从长远上看，两个人的思路非常接近。也就

是近期里，本野一郎的思量中比西园寺公望多出了一个‘世贸组织’来！

在本野一郎看来，这个所谓的华盟和世贸组织当是相辅相成的，在以盟国的规矩画圈的同时，也配合着贸易往来的手段挟制各国经济。

毕竟如此庞大的中国，在战争过后，其庞大的内需对任何国家都是莫大的吸引。

老皇帝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吉布提，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金字塔，见到了传说中被拿破仑用炮打缺了一块鼻子的人面狮身像。实际上这是假的，传闻并不可信。早在拿破仑之前，埃及就已经有狮身人面像缺鼻子的记载了。

不过在一片沙漠之中，埃及金字塔真的很醒目。

刘暹是非正式到访埃及的。埃及的阿里王朝虽然早就被剥夺了权利，阿拔斯二世的抗争也没有赢得胜利，他本人更是被英政府罢免了王位，但阿里

王朝依旧是在的。多年的战争给埃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英国触目可见的衰落更给了埃及人信心，埃及国内此刻民族主义情绪正炙热高涨。

在原时空历史上，埃及是1922年独立的，虽然独立后的埃及依旧被英国政府给掌控，英国人依然占据并干预埃及和苏丹的事务，并持续剥夺埃及对苏丹的控制权。以至于苏丹在刘暹那时候不仅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南北分裂成了两个小国。

中国现在不愿意去触动英国人、法国人在苏伊士运河上的利益，这并不是中国怕英法，怕将战争继续持续下去了，而是为了保持中东地区的一个稳定。如果苏伊士运河拿到了中国手里，立马的，埃及人就会对中国‘另眼相加’。如果英国人再顺势宣布允许埃及独立，那埃及民众的怒火肯定全都指向中国了。这还只是非常简单非常粗暴的一种手法，英国人在阿拉伯世界基础扎实，中国则毫无根基，英国人有太多太多的暗地手段让中国防不胜防了。

从长远来看，这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对

非洲和中东没有土地诉求，中国需要的只是石油，而地利问题在半岛大部分掌控在中国手中之后，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很多了。

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埃及是毫无根基，拿下运河之后还要想继续安安稳稳的执掌下去，非常困难。

而且由埃及引起的这股民间反对浪潮会不会一路向西、向南、向北，这可都说不定。这种事情稍微不注意，留下隐患来就会危害到中国的百年大计！

中国没必要那么贪婪，让些利益，留下一个好名声，缓慢的渗透，更有益于中国对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

第九百零三章二十年后……

汽笛声响了起来，轮船即将进港。从轮船上悬挂的旗帜来看，这是一艘意大利的货轮，它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港口的。而现在，它已经抵达了目的地--埃及亚历山大港，而且即将在码头停泊卸货。

这艘意大利货轮就是地中海号，它是航行在整个地中海航线上吨位最大的一艘货轮，一万八千吨的吨位就是在远洋海轮中也是大个头的。在以前，有八艘地与中海号同级别的货船航行在地中海航线上，但是现在，那些货轮要么已经转往北海航线，要么就是已经在地中海航线上遭到击沉。目前，只剩下一艘地中海号依旧活跃在地中海中，一次又一次的为北非地带的德意法联军提供着大军所必须的大量的补给物质。虽然它也曾经遭到过阿盟联合武装力量所属空军部队轰炸机的袭击，但是都有惊无险。尤其是这一次航行一路顺风，根本就没有遭到过任何空袭和潜艇，就顺利地抵达了埃及亚历山大港锚地。

现在的埃及亚历山大港，不仅是埃及最大的港口，同时也是北非地区最为繁忙的港口。而在整个非洲大陆，亚历山大港也超越了南非的开普敦港，将非洲第二吞吐量港口的帽子甩给了它，自己独享最尊贵的王者桂冠。

整个阿盟也在不停地向吉布提输送战略物资，他们的背后还有当今世界的霸主no.1中国做靠山，但是大量的物质追根究底是从黑海、从波斯、从亚洲运送到中东的，终究要浪费时间太多的时间。阿盟【包括奥斯曼、伊拉克、波斯和汉志、内志、也门、阿曼等半岛国家】这个附属于中国麾下的小盟自身因为卖石油财政是很富裕，但工业力量么就比之欧洲差的太多了。

1939年下半年。德国因为同穷党联盟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不可调节，彻底点燃了战争。皿煮俄国立刻宣布介入战争。在1927年，也就是中国老皇帝病逝的前两年，他们曾经因为东普鲁士的缘故单个的跟德国斗了一阵，结果信心满满的圣彼得堡政府战场上连场惨败，被德国国防军横扫滚出了东普鲁士，还外带的丢了捷克。皿煮俄国与德国的战

争因由是新仇旧恨加一块，并不是单单的听中国的话。

在他们与德国的战争之前，圣彼得堡政府的尾巴翘得很高，他们几次三番的与英法秘密联络。英法自然愿意接纳圣彼得堡这个国力不弱的政权，可是皿煮俄国的野心太大了，它想彻底的压过德国。克伦斯基这群人到不是傻子，看得出德意志人因为东普鲁士的缘故，视皿煮俄国为死敌。但英法果断的选择了与圣彼得堡政府希望相反的决断，在皿煮俄国与德意志帝国间，他们选择了德国人。

巴尔干地区的利益纠纷不仅牵扯到了德国人与奥地利为核心的德意志联盟，更牵扯到了马其顿王国和奥斯曼帝国，牵扯到了阿拉伯人的利益。

当年的奥斯曼内战。持续了不到半年就彻底平息了，各地方实权大佬、总督纷纷独立，一下子为不久后的阿盟增添了大小六七个国家。但是保留下了土耳其地区这块帝国核心区域的奥斯曼人，论实力依旧是整个天方世界的老大。

二十年的时光中。波斯王国几度接近奥斯曼人的国民生产总值，但终究没能超过。只是坐稳了自己千年老二的位置。

在波斯王国之下的阿富汗人，经济过于单一。巴基斯坦则底蕴太差。短时间里都还威胁不到波斯王国‘老二’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很快对德奥宣战，然后双边究于彼此的一系列条约。整个阿盟同西欧、南欧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英法两国迫不及待的就对着埃及发动了战争，实力薄弱的埃及人得到了整个阿盟的支持——谁都清楚这背后真正做主的是谁。反正阿盟里的各**队汇聚埃及，意大利和整个欧洲陆军战斗力最强的德国人也很快参与了进来。现在的北非战场上，欧洲军队分作两股，英法美是一波，德意是一波。

只不过欧洲人得一益也有一弊。他们的工业实力是远强于阿盟，可是一切机器开动都需要石油的啊。自从战争开始，阿盟就切断了对欧洲的石油供

给，并且还派出了远程轰炸机轰炸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油田油井，现在欧洲人手下控制的石油产地中只有尼日利亚还不受威胁，整个欧洲就是依靠这四个地方的石油来维持运转。而大西洋沿线还有阿盟的潜艇部队在活动，运油船是他们最喜欢猎杀的目标，整个欧洲的耗油量已经不是他们的产油量所能支撑的了。

当然，英法德意美等国都有自家的石油储备，一时半会儿的还不急。只是从长远来看，很是不美妙。

如今欧洲部队已经在进攻埃及了，还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埃及军队在发动战争的第一时间掌控了运河，驱逐了英法人员，不过才三个月一切就又倒回去了。

由于这二十年来飞机的发展突飞猛进，地中海这个小坑洼，军舰待在这里太危险了，大多数的时候两边都是在使用岸基航空兵和配置在各岛的鱼雷艇编队，协同少量的精干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作战。

战争开始的大半年来，地中海的海战与其说是战舰间的交锋，不如说是对彼此运输线的绞杀。尤其是雷达的发明和广泛之应用，战争的技术含量在不断升级。

意大利、法国以及英国的一部分主力舰都已经避往了大西洋。但地中海并不缺少足够的护航舰艇，只是为了降低损失比例，欧洲的运输船才不得不采取单船航行方式，以躲避袭击。

飞机的性能在不断拔高，飞机的制造难度也随之不断升高，产量自然是垂直性下降。现在就算是国力绝对第一的中国，常备空军也才万架左右。当然，谁都知道，中国人真正的空军力量一直隐藏在不为人知的背后。他们放在表面的战机性能也只是比欧洲战机超出一个小等级。

德国的战机只有两千来架，意大利的才一千出头，阿盟成员国全部加在一块，一万架是可以超过的，但是放到地中海战场上的敌我战机，英法德意美五国相加也才两千多架，他们对面的阿盟空军也

是一个差不多的数字。而地中海对比大西洋、印度洋是小的不能再小，但终究有那么大的面积的，两千多架飞机看似很多，分散布置也不过十来个机场而已。在雷达已经被普遍使用在军事上之后，地中海的小岛上以及一些军舰上面，全都安放的有功率大小不一的雷达，双方战机的大规模出动都十分的有针对性，彼此小心的不能再小心。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单独的运输舰，就相当的棘手了。

因为同一个时间敌我双方航行在海面上的轮船太多了，而无数雷达注视着天空，旦有战机起飞就是几乎没有不落在‘眼’中的，很危险的。谁知道那些轮船会不会是诱饵啊。

今天，地中海号就是单船驶抵亚历山大港的，而船上装载的货物还非常的重要，其中两样东西，一是德军刚刚制造出来的铁十字坦克，二是大量的燃油。现在，非洲战场上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两样东西。

虽然是一艘货轮，但是船上同时也装载了一些人员，其中多数是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人。他们

中有的人是刚刚结束了休假返回战场的军官，有的人则是奉命从欧洲调往非洲战场的军官，人数不多，不过五十余人，但是军衔普遍较高，很少见到尉级军官。

此刻，轮船已经进港，船上的军官们纷纷站到甲板上，向港口上眺望。这批人中有些军官是第一次到非洲战场，因此正在朋友的介绍下‘游览’一样观赏着亚历山大港里的那些建筑。从这些军官的站位看，德**官与意大利军官倒是很其乐融融的。

站在客舱的舷窗旁边，看了一眼甲板上的几名德**官和意大利军官，希特勒角边上带着一丝振奋抖索的笑，然后将头从舷窗里头缩了回去，坐回了舷窗下的沙发上，顺手打开了茶几上搁着的那台矿石收音机的开关。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播送来自亚历山大港电台的德语新闻。与原时空的二战一样，这场战争中欧洲方面和阿盟都十分的注重宣传。

欧洲军队占领亚历山大港一周的时间，英法德意美五国的电台就都建起来了。不仅有他们本国的语言频道，还有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等

等。

可惜并不管用。自从埃及独立，不久后苏丹又独立，阿盟的成立是给整个中东地区都灌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热潮，而英法等欧洲列强之宣传，说到底还是一个殖民。阿盟的广播电台同样声势不小，反驳欧洲宣传是不遗余力，而且与欧洲人干巴巴的宣扬不同，阿盟是有拿得出手的真凭实据的。

中国占据了大半个半岛，转手就扶持起了内志、阿曼、也门和阿联酋等多个国家，除了中国人投入巨资的科威特是确定不被中国人放手了，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建立起了国家的架子和秩序。

天底下谁又是傻子呢？？？

第九百零四章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中国人做的事情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清楚，虽然阿曼、也门、内志、阿联酋等国的军事、经济、海关等大权还完全操于中国人之手，中国人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在各国内政上进行了世俗化，建立起了相当多的现代化学校和改革了一些社会习俗，但各国政教首领和贵族在内政上还是有着不小的权力的。至少地方上的重要官员90%是本地人，地方行政长官更全部是土著担任，中国人更没有在当地传播道教、佛教等东方传统宗教。

对比老美在摩洛哥红果果的排斥绿教，驱赶摩洛哥人去西撒哈拉、阿尔及利亚，拆除清真寺，等等让阿拉伯世界愤怒不已的举动，中国人的做法显然更让阿拉伯世界认可和接受。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的这二十年，正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大搞世俗化、去宗教政治的时代。

中国人在半岛上的举措在不少的守旧派人物看来是很反动的，但对比奥斯曼帝国，对比越来越不

讲究宗教的阿富汗和波斯、伊拉克，一切就变得一般般了。

还是那一句话，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统治阶级主动或被动的‘想往’世俗化的时候，国家就会世俗化，否则就已然是守旧的宗教政治。除非这个国家占据着主体数量的底层民众起来推翻这个政府。

就像原时空的绿教gm！

“……穷党联军和马其顿国民卫队在塞尔维亚北部地区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在联军钢铁般的勇气与信仰面前，腐朽的欧洲军队一触及败。防线全面崩溃，目前正在向着克罗地亚东部退却。至此。我方全面掐断了的罗马尼亚与奥地利方面的直接陆路联系，给欧洲日益严重的石油危机再次重击。

塞尔维亚北部地区反击战的胜利也让巴尔干战区的危急局面得到了彻底的缓和。现今我联军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攻势。要将德意志人的势力彻底干净

地赶出巴尔干这块神圣之地……”

……

“……在非洲战场，德意志帝国国防军与意大利盟军再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英法联军和美**队的攻势也再一次挫败了阿盟的有力反击，盟军拿下埃及将指日可待。

苏丹前线的战斗仍旧在继续，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再次出现在了欧洲联军的眼前。在阿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盟军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直至将所有顽固不化的敌人彻底消灭。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坚强不屈的意志……”

……

收音机里的那名德语播音员带着一丝兴奋播送着这些新闻，就像另一台收音机里半岛电台的播音员带着同样的颤栗。传送着联军胜利的喜悦一样。

整个战争并不是欧洲人单纯的与阿盟之间展

开，阿拉伯人他们还有盟友，中国不出面，还有俄罗斯人给他们出头，强大的俄罗斯人。尤其是普遍完成了两次五年计划的红色联盟。那是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

如果不是这些穷党国家与整个世界都格格不入，并且在轻工业和粮食等生活物资上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自身的经济体系又半接轨的与世贸体系中的大西北经贸圈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还要面对西方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的恶意，中国都不见得能顺利的使唤得动这台强大的战争机器。

从北冰洋到波兰。从波兰到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塞尔维亚，到保加利亚，到黑山和克罗地亚……。穷党联盟就像是一道红色的围墙将整个西欧、中欧、南欧与另一边大陆彻底的分割开来，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扶持穷党联盟这一步棋走的很美妙。

经济受制于人的莫斯科政府。不可能一夕之间就掉转过头来对中国反戈一击，他们要做这种打算的时候不可能全然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只要有不

对，中国驻扎在乌拉尔河、乌拉尔山和基辅等地的强大空军就能直接对穷党进行毁灭性的重点攻击——一举覆灭他们近乎60%的重工业和水力发电厂。

而且穷党联盟要与中国打仗。最先受到中国反击的全部是穷党联盟自己的地盘，中国人不可能越过穷党联盟先一步进攻德国、法国、意大利……

莫斯科政府要有多么伟大的大无畏精神，才会牺牲自己来成全整个欧洲的腐朽阶级呢？或者说现在执掌莫斯科的铁人大叔是个脑残？

中国老皇帝比乌里扬诺夫多活了一年，可能是因为历史改变了，乌里扬诺夫活到了1928年，朱加什维利当年就牢牢地掌控住了政权，历史上他的最大敌人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在这个时空根本没有成长起来，而在时局相对安稳的情况之下，‘根正苗红’的朱加什维利1896年就加入了穷党，然后靠着不凡的智慧和强力的手腕，二十多年里走上了乌里扬诺夫接班人的位置，托洛茨基则还没出现在当年老皇帝的眼中，这不能意味着托洛茨基陨落

了，可能他也在发展，但并没有走到一个相对高的，足可以进入老皇帝的眼睛里的层次。

1929年夏季，老皇帝真的病逝了，享年90岁。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割线。在这之前，中国对下面的属国、藩国和附属国，态度上全盘掌控，全权控制。但是随着老皇帝的病逝，中国还是慢慢放宽了下面国家的自主权利，就算是藩国，也在随后的十年中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意志。

最明显的就是大西北贸易圈，仗着地理优势，在跟国内中西部省份争夺市场——穷党联盟搞大工业的时候，他们能直接消化的订单全自己吃下。而在争夺阿盟市场的时候，从零零碎碎的小商品到几百上千吨的国之重器，又再度跟国内中西部各省的厂家商团斗的不可开交，已经是演变成了一个很标准的地域性商业保护圈了。当然，他们是在不违背一系列法律的情况下进行的。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带着强烈地域性色彩的经

济集团，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燕国、赵国、梁国、大中亚地区【北庭、安西】和乌克兰、穷党俄国这些组成区域的经济利益。否则，经济上终究是区域劣势的他们，必然会被中东部在战争中发起起来的一个个经济利益团体给吸干了血不可。

现在中国境内，除了秦氏这个皇家财团超然物外以外，剩下的四个区域经济体，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东部沿海区域的主流是瞄准了北美，那是一块肥的流油的大市场，至少能吃三十年。以两广、福建为核心的岭南财团最初的发展方向是南洋，现在又有了澳洲，一样是变成了坐地虎，把着大门不放外面的人进来。

再一个就是中西部，这个西包括了大西南，他们先是铺熟了缅甸地区，以此为翘板进入了印度，比起北美南洋，印度地区更是一个现成的超级大市场。虽然中国拿下印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年，而北美、南洋比之印度要找到手了二十多年。但是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比之东部沿海地区和岭南地区要的慢啊。每一个经济集团的兴起，他们最重要的基

础都是在当地扎下牢固的根基来。

那个二十多年，就是中西部地区追赶的二十多年，而且这个期间还有大西北作为他们的自留地。

等到大西北这个市场渐渐的对中西部集团产生抗拒，最终本地货驱除了附加着高运输费用的外来货的时候，中国已经赢得了第二次东西战争，印度拿了下来，中西部集团立刻有了新的市场。

只不过有着地理优势的中西部经济体，在经营南亚次大陆市场的同时，还经常伸手摸向北美、南洋、澳洲和大西北等地，自然的几方间就都有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这个交通始终存在限制的时代，区域性经济体和经贸圈的封闭性与排外性都将是不可避免的。

也亏得中国打下了这般广阔的江山地盘，不然这些经济体在国内的碰撞就不会这样小打小闹了。更大的可能是，随着他们之间一连串残酷而激烈的碰撞、竞争、吞噬，最终不会再形成由无数个厂家、公司、商团，等级分明、资产不一的大小经济

团体融合于一处的经济体，而只会变成一个个庞大无比的跨行业经济财团。最终中国演变成后世老美那样被一个个财团在暗地中掌控的社会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现今中国诸多大商团、商帮的背后，都隐约有勋贵的身影。工商之利与贵族之利，并不矛盾。

希特勒十多年前就开始步入德国政坛了，也正是在进入政治之后，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才发现他最特殊最厉害的本领——掀动的好一把激情。

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希特勒走上德国国会极重要的岗位上了，他现在是德意志政府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希特勒乘坐意大利人的船只来到亚历山大港，是一点都不用担忧安全问题的。因为不久后的希特勒将会代表德意志帝国前去中亚，应邀参加中国人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他这次来亚历山大港所乘坐的地中海号轮船，是保证不会受到阿盟航空和潜艇

部队的任何袭击的，也因此德国和意大利人才会可着劲的往这艘货轮上装载那么多的珍贵物质！

第九百零五章失败的阴影再次笼罩

英法美三国盟军已经差不退推平了苏丹，德意军队在埃及也是横推南北无敌手，这块战场上的作战主力是德意军队，英法联军跑到西奈半岛去了。护食的约翰牛和高卢公鸡到现在都不给德意美三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权益上分一杯羹。但这些都是小问题，阿盟的力量从来不再北非。

20世纪中叶，战争考验的已经不再是人力，而是更重要的工业能力。欧洲人可以在北非一次次的击败阿盟，但是要想彻底瓦解阿拉伯人的抵抗，这个世界上即使没有中国这个球霸，欧洲人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横推西亚。

阿盟主要的参与国，阿盟主要的工业产地，阿盟主要的力量来援，全在西亚。

如奥斯曼，如马其顿，如伊拉克，如波斯，这些国家账面上的国防武装其装备之精良甚至不弱于西欧强国，而半岛上的一系列油霸们，其飞机、坦

克、大炮更是完全照搬中国。只不过这些国家人口少【波斯就是人口态度】，社会富裕程度提升的厉害，国民普遍不愿意打仗。对战争热情极低！

况且欧洲人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东西俄罗斯。

波罗的海联盟和穷党联盟，这是两个很强的力量。有着中国在背后支撑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政府，并不需要为发动机燃油的所需而担心——丢失了整个西伯利亚，丢失了里海，丢失了乌拉尔山西麓和高加索的俄罗斯自身已经没有什么富裕的产油区域了，但是他们背后靠着中国人。高品质的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等，只要老毛子愿意豁出命来跟德国人干。他们需要的一切燃油都会源源不绝的送到。

希特勒很忧心现今德国的情形。如果不知道真实情况的话，或许真的会为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术胜利和战略胜利而振奋。但是希特勒偏偏就是了解内情的人！

北非并不算什么战略重地。埃及战事的重要性还比不得西奈半岛。而北非西亚的战事之重要性，更比不得欧洲。希特勒是德意志帝国政府的顶层人物，了解的是实情，知道北线的战况对于德意志帝国已经有多么大的劣势了。就在前不久，德国和英法军队在明斯克会战中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损兵折将三十万——并不是惨败，而是一次没能达到战略目的的消耗战。

两边在明斯克附近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德国和英法军队的陆军装甲兵部队损失惨重，他们击毁了红白俄上千辆坦克装甲，自身损失的坦克数量加在一起也超过了1500辆。这还没算上整个明斯克会战里的装甲兵损失。

至于非洲战场，盟**队目前已经攻克了苏丹首都喀土穆，且还正在一路高歌猛进，横扫苏丹南北，可这有个毛用。北非战争那是为了对西亚形成攻势和威胁而催生出来的。如果不是飞机的威胁太大，盟军海军部队直接就能把部队投放到大黎巴嫩。再维系住补给线，控制住西奈半岛，战争就瞬间烧到阿盟的经济利益核心了。这不是海军不顶用

了么，飞机主宰天下。俯视海洋大地。盟军就只能一点点的推北非了。

美国佬很聪明，知道自己家底儿薄，人少，大批的陆军部队并没向欧洲大陆派遣。只派去了一批飞行员，主要军力用在了北非战场。

进攻埃及、苏丹的阿盟主力军，清剿镇压地方。本该21世纪才轮到美国大兵们干的活儿。现在提早六十年要他们干了。

这北非战争一起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甚至是摩洛哥本地的绿教徒们。全都变了一个样儿，反抗意识暴增。也就是还留在摩洛哥的绿教徒人太少了。否则老美光是国内就有的活儿干。

背后有着阿盟甚至是中国背书做指导的北非绿教游击队们，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袭击警局，冲击道路上的军事哨卡，一**的自杀式袭击层出不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威力可绝不一斑。

因为中东地区石油过早的开发，这里的石油热

潮直接影响到了北非的石油开发热度，可是战争初期阿盟的一连串空袭轰炸，以及游击队兴起之后的连连对油田油井发起的袭击，如今北非的石油产量真的比之原时空同期的北非也不多出几分。

最让德国高层和军队高级将领们信心动摇的是北线的战争，在中国都还没有正式插手的情况，欧洲的力量竟然不能压制两俄罗斯和阿盟，这太让令人失望和震惊了。

——20年的默默发奋并没有缩短他们与中国集团的实力差距，现实是双方间的差距还被拉大了。

一连串的失败，已经动摇了一些德**政高层的信心和士气。中下级军官和官员或许还不清楚真相，但是高级军政要员却是非常的清楚，随着中国【必定】加入战争，尤其是以中国国防军为主体的联合武装力量的席卷而来，整个欧洲的战败已经不是某些失败主义者的呓语了。这就像原时空的一战，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就意味着德国的最终失败，一切只需要一个时间的过渡。或许一两年，或许三四年！

此刻的欧洲盟军就是如此。

一些还算理智的高级将领劝说德国政府尽快与中国方面进行和谈，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放弃捷克、奥地利，只要能保住德国自个就ok。

希特勒本人是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出现的，所以他准备趁着来埃及的机会，与负责北非战场的德军主帅******·冯·布劳希奇好好地谈一谈。

******·冯·布劳希奇与希特勒是20多年的友谊，在上一场战争中两人就在战场上结缘，那时的******·冯·布劳希奇还只是一个上尉。战争结束后******·冯·布劳希奇的军衔已经升到了中校。

战后的20年对于******·冯·布劳希奇和希特勒都是极重要的20年。这20年里，******·冯·布劳希奇从一个小小中校走到了上将的位置，而希特勒也从一个慕尼黑日报的著名战地记者变成了国家部长。可两个人的友谊没什么变化，甚至于双方在彼此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当中都相互的给对方不小的助

力。

正是在这种战局不畅的背景之下，希特勒与******·冯·布劳希奇就更有加深感情的必要了。为了此次拜访，他甚至亲自挑选了礼物，其中最贵重的莫过于一只来自中国的翡翠雕饰——一只立在崖头的苍鹰！这个玉雕大有来头，是满清时期中国皇宫里流传出的宝物，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最后流落到了欧洲，被希特勒这个三流画师看中。几年前希特勒随同德皇出访巴黎的时候，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古董行里买了下。******·冯·布劳希奇本人确实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但也并不介意为他的妻子卢弗搜集些礼物。夏洛特·卢弗是政裁判所长的女儿，她与布劳希奇本人一个是二婚，一个是三婚。

布劳希奇在26岁时，和同样出身贵族的庄园主女儿伊利莎白·冯·卡莱施泰特结婚，并生有一儿一女。然而对于这段婚姻，布劳希奇显然并不感到快乐和幸福。根据他朋友的描述，伊利莎白缺乏温情。布劳希奇和冷淡而无情的妻子分居达5年之久。在此期间（1925年）认识了与丈夫离异的政裁判所长的女儿夏洛特·卢弗。当时布劳希奇提出了离婚但

遭到妻子的拒绝。夏洛特继而嫁给了一名银行董事（后亡）。1937年布劳希奇从捷克回来时，这对恋人旧情复燃。到了1938年，布劳希奇一再恳求他妻子离婚，卡莱施泰特要求一大笔现金，并且立即结算，然后与当时已经晋升为上将的布劳希奇正式离婚。布劳希奇则在同一年和行夏洛特结婚。

所以，别看布劳希奇已经60岁了，但他与夏洛特·卢弗的婚姻这才刚刚开始，还不到两年。

地中海号很快在港口下了锚，等待卸货，而这个时候，那些随船过来的德国和意大利军官也纷纷开始收拾行李下船。希特勒也收拾了一下，然后带上整个使团的随行人员，拖拖拉拉三四十人，提着差不多大小的皮箱，区别只是一个多少，慢慢的下了舷梯。

作为德国政府派往中亚的代表团，希特勒一行的行踪当然是在德军的掌控之中。码头上已经停了长龙一串的轿车，希特勒一行人刚刚下船，一批德国的宪兵就迎了上来。

住处早已经安排妥当，还绝对的安全，希特勒本人则稍作安顿后，在某位少校的迎接下，径直去了德军在亚历山大港的司令部。这名少校就是布劳希奇的副官。

就在希特勒要跟老朋友相会的时候，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是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一支支由政府高层领队组成的代表团也全部在漂洋过海的路途之中。

不仅是同盟国集团，两俄罗斯、北欧各国、两波兰、匈牙利，阿盟各国，东方各国，美洲各藩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诸多的拉美国家，一支支人数参差不齐的代表团全都在向着中亚移动。中国人在中亚召开的这场国际会议，真正的是将全世界各国都汇聚在了一起！

第九百零六章中国的，世界的

一辆八节列车在广袤的黄海平原行驶着。这列明显比正常车列短上不少的火车上，乘坐的就是此番西南日本前往中亚参加会议的代表团。

北辉次郎用一种痴迷的眼神看着车外一望无际的田野。广袤的黄淮大平原上那一望无际，看不到头的农田，对于山多地狭，还时不时的会地震的日本来说，简直是所有国人都梦寐以求的寄望。

刚刚收割罢的田野没有了金灿灿的麦浪，远远看去，农田中最显眼的反倒是分界上种植的那一排排的树木，整齐的仿佛用尺子量出来的一样。在空旷的原野上，这些繁茂的大树像站岗的一排排卫兵，保护着大平原上的田地。让所有日本代表团的成员都由衷的感到敬畏。

因为广袤的田野代表的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一个国家想要安定就必不能或缺的力量——粮食！

北辉次郎精通中国文化，熟知中国历朝历代的兴亡史，深深地知道粮食对于中国这个庞然大国的重要意义。他到过乌克兰和北美，那里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产粮区，甚至可以说也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见识过同样广阔的大平原。但中国平原上的农业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是高度化的机械农业，而是那明显经过严格规划的整体体系，不论是农田还是灌溉，强力的‘体系’力量覆盖了整个平原地区，其产生的结果——农业产量可想而知。

而且中国现在还有全世界产量最大的合成氨工业。加上中国人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从科学的角度系统的培养优良农业用种，60年的发展，让中国农业技术超越欧洲。走到了全球最前列。而中国自家设立的神农奖，在几十年的时间中，随着杂交水稻、丰收1号【小麦】等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登顶巅峰，影响力也随之笼罩了全球，到30年代已经成为了全球农业类最高大奖。中国政府也随着大势，满满的将神农奖的获奖范畴从中国一地扩展到整个‘大中国’，然后是整个世贸。整个地球。

神农奖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是这些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国力的登顶全球，随着中国影响力的笼罩世界，先是科学类大奖。然后是文学类大奖，中国的‘奖牌’正在迅速的政府全世界，而这种现象说到底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力量。

统治世界的西方文明褪去了霸主的色彩，自然的就让西方文化现象没有了当年那么富有吸引力了。

中国的崛起就是东方文明大反攻的历程。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东方文化的‘反攻倒算’。

熟知‘文化侵略’这一现象的刘暹，早早的就给中国政府的统治阶级普及了这一现象。在有声电影出现的那一刻，中国就树立起了发展电影这面大旗，用电影去宣扬中国的强大，去宣扬中国悠久的历史，去宣扬中国璀璨的文明……

在原时空，乌里扬诺夫第一个将‘电影’提升到了最高艺术的层次，他说：一切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艺术。

在现在的时空。刘暹没有说过此类的话，他却用实际行动和大笔的金钱支持。证明了这句话。

什么戏曲、相声、皮影戏，过往的所有艺术表现模式在电影的冲击下，全都俯首拜倒。中国各省市，一家家的影院雨后春笋一样疯狂的冒出来，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整个中国赫然已经奠定了后世百年的电影界秩序——公立九大电影厂，民营六大电影公司，全国六大院线。

上海电影节、广州电影节、北京电影节，华表奖，星云奖……

在今后的百年时光中，这些电影厂、电影公司、全国院线，固然有中途陨落失色的，但主体已定下，就像原时空老美的好莱坞，后起之秀冲击力再大，第一序列的电影公司依旧是那些老家伙们占据着主体。它们的名字在百年后的中国电影节依旧鲜亮无比，声名赫赫。

作为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北辉次郎就

很喜欢中国电影，尤其是原声电影。他能从这些电影中感受到中国的过去和现代，尤其是中国电影界拍摄的诸多现代电影，用中国的发展来对比日本——虽然日本不管南北，这些年国家和民众的日子都优裕的太多太多了——但比之中国那巨大的差距，总是让他痛心不已。然后这股心痛又会化作巨大的动力。

北辉次郎对中国非常熟悉，也十分推崇中国的政治，可是他上次来中国还是在1923年。那一年东京日本政府辖区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关东大地震，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都受到了天谴一样的毁灭。大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高达60亿日元。

在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西南日本也不能不伸出援手来，当然日本人那是更要指望自己的boss中国来帮助。南北日本自从分裂以后第一次组成了联合代表团前往北京求援，北辉次郎在北京呆了一个月，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到过中国。

1923年的中国刚刚赢得了那场夺取世界霸权之

战的胜利。整个中国都处在战争红利的强烈刺激之下，经济异常的繁荣，城市居民比例从战前的35%，迅速跨进了45%+，进入50俱乐部指日可待。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在北辉次郎的印象里面，中国一些大城市现代化建筑是多了些，却也未必比东京、长崎更加繁荣，反倒是普通的乡间比日本农村要进步许多。北辉次郎在中国的那一个月里，到过河北的一些府县乡村，亲眼看过中国的农村。对比日本乡村的贫困，中国的农村不仅人的精神面貌和穿着胜过不止一筹，住房也普遍是高大的砖房，每个村子里还多多少少有几幢两层、三层的楼房，而且中国农村的机动车数量远不是日本可比的。乡村之间的道路，至少在主干道上，都有休整，一些路面更是铺上了柏油或水泥。

那个时候北辉次郎对于中日之间的差距认知很清晰，中国人的中产阶级【贫困线以上】，是远远超过日本的，贫困人口肯定还会有，但在整体国民中的比例要比日本小的多的多。

联合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贯彻的政策，中国之大发展完全可以理解成一场消除贫困人口的大运动。

如此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即便将中国缩小成一个日本，其国力也远远超过日本。

可是这次到中国，北辉次郎一行不是直接在天津登岸的，作为西南日本的代表团，他们在上海登岸。大上海，大魔都，作为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广州虽然有南洋的力量汇聚，也终究掩盖不了上海的锋芒。自从19世纪末确立了中国第一经济中心之后，这一宝冠就再也没从上海人手中丢失。而且很快的上海府总人口也超越了广州，时到今日这里已经人口超千万，是整个东方第一都市！

20年代的天津和始终保留着古老气息，原城中心——旧城，几乎不搞拆迁的北京城，怎么可能与代表中国现代化都市形象的大上海相比呢。要是那时的北辉次郎能够到上海转一转，他心目中‘中国大城市未必比东京、长崎更加繁荣’的想法就会被彻底的打消。

那一别中国之后，北辉次郎再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所有印象全部来自电影和报纸，或是周边朋友下属们的言谈。而报纸和电影上的中国城市、乡村，很少有不好的，而且中国比日本先进，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这次西南日本的代表团依旧选择从上海入境。对比东京日本在天津登岸，西南日本的老线路就是打上海入境。上海从19世纪晚期就是远东工商业产值最大的城市，再次到了这座城市之后北辉次郎被骇住了。上海港口经过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以前相比大大不同。这里跟北辉次郎印象里的天津港口完全不是一个层次，长崎这座西南日本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对比上海港来也变的那么渺小。

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言，全世界都知道的东方第一港口，甚至现在已经有人把‘世界第一港口’的名字冠到上海头上了，港口区漂亮不算什么。但过了海关进了上海市之后，北辉次郎发现自己记忆深处的那十几年前的中国真的消失了。这里根本不是遍地小巷的长崎、东京可以比拟的，展现

在北辉次郎面前的是一座让他不能想象的现代化城市。最普通道路基本都是四车道+人行道，宽阔的主干道则是八车道甚至十二车道。马路两边种着漂亮的绿化带，道路上汽车、卡车、摩托车与自行车川流不息。

看着那些宽阔笔直的大马路，北辉次郎觉得就是机场的跑道也不过如此了。如果是战争打到了上海，这些道路立马就能当临时机场用。人行道两边，是一座座四五层的小高楼，这些楼房都没什么特色，但是掩映在绿化带的楼房一片接着一片的连绵不绝。与日本很多城市里低矮的木质房屋一比，就充分的说明了中日间的差距了。

第九百零七章现代的中国

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日本与中国的差距似乎没有在这二十年中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南北日本的国民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而中国本土人口是3亿5000万。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向着总人口的50%前进，那也就是1亿7500万人。这几乎是南北日本人口之和的三倍，比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四个国家加起来的总人口还要多。

东西俄罗斯加起来也才比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些——可见对比起原时空同期1.6亿人口的苏联，俄罗斯真的被刘暹给玩残了。当然，要是加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各自的‘兄弟’们，他们的总人口倒是能勉强追的上1亿7500万这条准线。

英法德美再高的城市化比例也弥补不了双边的差距。不算一大帮藩国和小弟，只单单一个中国，

一个比之同期的老美还要强大许多的中国，就不是失去了世界霸权后的欧洲人可以挑战的。

管现在的南北日本还有多少继续做着大陆梦的人，不管他们明里暗里咒骂了多少次南北日本政府的当权派，当他们来到上海一趟，在看到上海的变化之后，他们全部会打消那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

无论是原时空，还是这个世界，长江下游的宁沪杭三角区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精华地段。在这片不大的区域内，集中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镇江、无锡、扬州、常州、南通、嘉兴、湖州等等城市。这些城市链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一半人不可想象的城市群，可以说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几乎都集结在这里。北辉次郎打开了眼界，他从西南日本驻上海的记者手中拿到了不少长江三角洲的工业人口数据。这些东西并不保密，但也不会公开的宣布在报纸上。只要有心，谁都可以从政府那里搞到手，只不过这个时代还不是一切看gdp的时代，报纸上也不会去特意的公开这些并不能吸引人的数

据。

整个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就比南北日本的总人口要多，比欧洲人口最多的工业强国德国要多，国民生产总值在北辉次郎看来也不会比德国要少。只这一个宁沪杭工业区。中国人就能傲视地球。而这个宁沪杭工业区说到底也只是归属于中国四大经济体之一的东部沿海经贸圈。当然，上海的作用并不是单单的属于东部沿海经贸圈，这是全国唯二的直辖市【另一个是新加坡】。上海属于整个中国。除了对外贸易，它的作用更是对内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

单单一个上海，北辉次郎还有理由来怀疑这是中国人拿来装点门面的。是整个中国大陆精华汇聚而起的面子工程。但是整个宁沪杭工业区转过来一遍之后。整个西南代表团里的人都喜笑颜开，兴奋之极。这些人才没有北辉次郎那样讪讪的心情呢，他们全在为中国的强大而振奋，因为中国越强大，西南日本才越牢靠。

1940年，中国的交通已经相当发达，各个城市

之间都修了铁路、公路，交通甚为方便。北辉次郎作为第一次来南中国的日本人。真的大开了眼界。西南日本代表团在江南花了十天把上海到南京之间的城市群给逛了一遍。

苏杭的园林刺绣，扬州、镇江的昆曲美食。南京的名胜古迹，所有人真的玩的开开心心，一年的夏季本身也是江南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这群日本人要不是还挂念着到中亚开会，真的会乐不思蜀了。

如今之中国，是比后世的老美还要牛的存在。等到真正的‘地球村’时代来临，每年涌入中国大陆旅游的人数将是难以预计。就好比后世的国人热衷境外旅游，到日本、到韩国、新马泰、欧洲五日游，老美七天游等等，真的是那些国家的风景比国内更美吗？扯淡。那为什么一个个连国内名胜都没转过来一遍的人会如此的热衷于境外游？他娘的还不是心理作祟。

火车出了宁沪杭，行驶在辽阔的黄海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田野就让北辉次郎禁不住再次为日本感到可怜。对比临边的这个强大无匹的国家，这

个两千年来都雄踞东方霸主地位的国家，上苍对日本是何其不公啊。

日本（南北）的国土面积之和是比英国本土还大，可日本面对的大陆是一块自古以来就有着大统一传统的大陆，哪像英国人，纵观他们的历史，面临最多最强最大的敌人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法兰西。而且英伦三岛上是何其的平静？日本列岛上又是怎样的不安分？

地震、地震，还是地震……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几百万日本人穷家舍命的外奔出海，他们宁愿在南洋、在锡兰讨饭吃，都不愿待在日本本土。日本何其的可怜啊！

而且英伦三岛上有全世界最便易的煤铁联合体区域，英国人不缺高品质的铁矿石，也不缺炼铁炼钢用的焦炭，两者短短的距离为英国人称霸地球的日不落伟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而日本呢？日本（南北）的钢产量之和去年也才勉强达到20万吨，铁产量倒是达到了100万吨，看起来也是一个不弱

的钢铁强国。但这都是建立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的，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焦炭和优质的铁矿石，很大限度的压低了南北日本钢铁成本。否则南北的日本政府即便下大决心搞钢铁冶炼，高成本的钢铁也会在中国便宜的钢铁材料冲击下立不住根脚，陷入那种越生产越亏本的恶循环。

北辉次郎则在北京和马鞍山都见识到了中国的大钢铁工业，去年1亿2000万吨的钢铁产量，顶得上整个欧洲的钢铁业。

当火车行驶到郑州的时候，又一项支撑起中国全球霸业的支柱产业——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合成氨工厂，耸立在了所有西南日本代表团成员的眼前。就这一座工厂的产量，比全日本合成氨工业总产值都要高出三倍。这里出产的氮肥和复合肥料，例如尿素、硝酸铵、磷酸铵、氯化铵以及各种含氮复合肥，以及硝酸、各种含氮的无机盐及有机中间体、磺胺药、聚酰胺纤维、聚氨酯和****橡胶等，供应整个大中部经济体。

在河南这块中国腹地，在郑州这个中国铁路交

通的枢纽，北辉次郎和整个西南代表团的成员们再一次开了眼界。他们本以为长江三角洲已经是整个中国的精华所在了，可到了郑州才发现，中国的工业中心似乎并不只有宁沪杭一个，而中部经济体的强大力量也并不比三角洲要弱多少。

当然，单纯的打个体来看，郑洛工业区是没法和宁沪杭相比的，可是如郑州这样的工业产区整个中部经济体还有好多个，比如安庆、比如武汉、比如重庆，比如成都，甚至是昆明……

越了解中国就会越能感受到中国的可怕。北辉次郎觉得自己真的要从议会中抬头看看周遭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吞噬了他太多的敏锐性。他能清晰的感觉到代表团中不少的成员对中国很是熟悉，面对宁沪杭、面对郑洛，面对马鞍山，面对黄淮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他们根本就没半丝的震惊，有的只是喜悦的兴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些成员是知道中国的情况的，他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只是为其发展的越好而高兴，并不是北辉次郎这般因为突兀而震惊。

往日里北辉次郎是知道中国四大经济体的，但并没太大的感知感官，一度里他甚至以为四大经济体就是四个比三井、住友还要巨大许多倍的财团联合体，后来才知道那更是四个工业联合体。中国的金融界是与四个经济体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的。否则中国岂不就是分割为四个国家了？

以秦氏财团的金融力量和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界，就是整个中国一二三产业的粘合剂，四个经济体看似分割，却只是分割了本土以外的辽阔市场，这跟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分割是两码事，中国本土一样广大的市场可从来都是一个完整体，并且这个大市场还在一点点的做大做强中！

一场中国之行刷新了北辉次郎一次又一次的认知。当火车驶过河南，北辉次郎第一次主动的在代表团成员之间挑起了中国的话题，在不少代表团成员的话语里他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的了解了现代的中国。

……

就在全世界各地的代表团蜂拥向着中亚某片大沙漠边缘的撒马尔罕汇集的时候，撒马尔罕也在进入全方位的戒严。一架架飞机日夜不停的巡航在空中，街头巷尾一辆辆的装甲车和一队队士兵威严屹立。

从撒马尔罕向北，在那片广大的沙漠里——克孜勒库姆沙漠，一片要塞一样的建筑耸立在这片沙漠荒无人迹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一滴水，要建造这样的要塞可是要花费极大地，但是对比种蘑菇全计划所消耗的金额，这片建筑的耗费就不值得一提了。

巨大的要塞里，停留着上千辆装甲车、坦克，停留着上千架飞机……

第九百零八章英雄暮迟，英雄暮迟

寂静的荒漠深处，夜幕统治着大地，点点星辰在夜空中闪烁，半残的弯月挂在天边。凉风从海洋方向吹来，轻抚着那广袤的荒野，也轻抚着荒野上那一座座军用帐篷。

这里就是西奈半岛北部，距离英法联军重兵驻守的阿里什足有五十公里外的一片山脚下。山是朱代山丘这的尾端，并不高，附近还有一片肥沃的溪谷地带，这可是面积太狭小了，根本不足以囤积整支大军。距离这里最近的城市是汗尤尼斯，这里距离加沙很近。

沙丘是这里的主要地貌。蝎子是这里的常驻居民，人类倒是非常少会出现在这片地区，因为这里缺少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只有赶着骆驼从陆路前往巴勒斯坦的商队会经过这片地区。

但是现在，这里却出现了一座座军用帐篷，住在帐篷里的人当然不是普通人，他们都是军人，并

且是一群来自东方的军人，虽然他们的面貌大部分是阿拉伯化的。

对比大黎巴嫩和汉志，对比伊拉克和奥斯曼帝国，这群军人的装备和精神面貌无疑更加优秀。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许多人就呆在他们驾驶的装甲车辆里。

怕是对面的英法联军都不知晓自己面前的敌人突然多出来一波中国人，更不会晓得在这片地方背后的机场上，这段日子已经多出了至少五百架战机，比之阿盟所用的战机更加先进的中国主战飞机。

西奈半岛在埃及独立之后始终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一直到30年英国人才将一部分土地的控制权交还了埃及，而埃及彻底控制西奈半岛还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彻底驱除了苏伊士运河一带的英国和法国人。当然，没过多久英法大军就又杀回来了。

作为阿盟的一员。埃及战场的正面战斗虽然失败了，埃及政府却并没向苏丹、阿比西尼亚方向撤

退。而是转进到了西奈半岛的中部，现在就驻在沙姆沙伊赫。现在的埃及政府只能在口头是呼吁所有的埃及人团级起来，抵抗欧洲人的侵略，另一边积极的呼吁正义的力量加入战争，也就是要中国正式进场。

作为阿盟的正式成员国，埃及流亡政府已经在阿盟的协助下，重新建立了一支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这也就是中国籍中亚军人突然出现在西奈半岛的原因。

埃及流亡政府所属武装力量的组建，可是他们最好的掩护。

从今天下午开始，这片寂静的旷野就沸腾起来了。阿盟的反击作战要拉开帷幕了。有了十万中国大兵的帮助，阿里什前方的这支集结了奥斯曼、伊拉克、大黎巴嫩和汉志等多个国家精锐部队的大军，终于要露出自己锋利的獠牙了。

现在是凌晨三时整，所有的部队集结都已经在零点到来之前完成。而两个半小时之后，所有的部

队就会全部进入战争状态，分布在一条宽达40公里的进攻正面。对着阿里什的英法军队发起最猛烈的攻击。

数千门大炮，连天的爆炸会将黎明的天空都染成红色，而等到太阳来临的那一刻，600架整装待命的中国主战飞机就会分批在不同的机场起飞。向着阿里什，向着阿里什更后方的区域，扑杀出去。而数量更多地阿盟飞机，也一样会紧跟在中国战机的屁股后面捡着大便宜。

英法联军跟没有发现对面的变动一样。阿拉伯人或许真的很团结，几十万部队的大调动都能瞒得过对面的欧洲人。这场大反击战前期的部队集结，也就是战略欺骗。实际上并不复杂，也是白天调动。夜晚返回驻地，到了次日。再次重复前一天的行动。同时在马其顿王国境内，阿盟军队大肆集结，作势要反击德意志战场，算是战略掩护了。但总体效果似乎不一般的好。时到今日，对面的英法阵地都没有半点变化。两边间距最近的哨所，彼此都可以看清楚对方的灯光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是什么动作都没有。

此次进攻，投入首轮突击作战的‘阿盟’联合武装力量，是高达四个作战序列的整编装甲师，这就是上千辆的坦克、装甲车啊，并且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化步兵部队协同进攻。一旦突破了英法军队在阿里什的防线，后续为数更多地部队将迅速投入战斗。而在此之前，一系列的特种作战也将依次展开，以确保进攻部队突击顺利——比如集群轰炸，比如伞兵部队。总之是搞乱英法部队的后勤路线，因为西奈半岛的地理原因，链接阿里什和费拉迈山的运输线非常单一，要截断它是很容易的。

此次反击作战的目的就是将英法军队完全逐出西奈半岛，卡住苏伊士运河，在中亚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给欧洲人一点颜色瞧瞧，让这群前世界霸主乖乖的老实。

战役方案制订得相当周密详细，就等进攻时间的到来了。此次战役，代号“暴风”的反击作战，投入兵力或许不算最多，有了前两次东西战争，几十万人规模的作战并不稀奇，但是技术含量绝对更胜一筹。

1940年的战机性能不是20多年前可比拟的，更不是19世纪末的飞艇能够媲美的，后者在上一次大战中就彻底的退居二线，截止到战争30年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空军【飞行队】都已经完全淘汰了这速度慢的跟乌龟爬一样的玩意儿。即便是安全性挺高的氦气飞艇。

虽然法国和英**队的警惕性也非常不错，可是他们没法派遣侦查飞机向北侦查，英法的飞机一旦‘越界’那必须要被阿盟战机给打下来的。只可惜这种高出欧洲战机性能一个档次的中国主力战机，阿盟手中并没有多少。双方经过一连串的‘交流’后，都彼此有了数儿，两边天空上就也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安静’的势均状态。

阿盟大军一连串的举动很难说英法军队的指挥官一定会上当，但是无论他们是否放松警惕，阿盟联合武装力量都必须发动这场‘暴风’战役，以帮助自家老大渲染一下中帝国不可动摇的世界霸权。

到今天凌晨为止，‘暴风’战役的前期准备工

作已经全部完成，犹如箭已上弦，就等拉弓的那个人松开扣着的弓弦了。

拉弓的人是一个很传统的东方人，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毫无半点外族色彩。但他是信仰绿教的，他就是阿盟联合武装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他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国防军中将。

还不到五十岁的白崇禧属于中国国防军里的保皇派，广西出身的他早在军校时候就烙上了保皇一党的痕迹，这个放到原时空的中国属于绝对要扫进垃圾堆里的‘党派’，在现今之中国却实力庞大，名声非常的好。

中国人确实是习惯了一个皇帝座在头上，再加上刘氏两代帝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病逝刚刚十一年的老皇帝，给刘氏皇族挣下了太多太多的资本，受到了全社会的信赖。

随着老皇帝的病逝，皇室彻底放权，保皇与宪政就不可弥合的走到了对立面。

保皇一党是指坚定地忠诚于皇室的力量。甚至其中的激进一派，还主张皇室重回政治。

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民间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保皇一党在中国也从来不代表着贬义和落后。

白崇禧晋升少将之后在国防军里算是展露了头角，成为了保皇派在军中的后起之秀，现在配衔中将，早已经是保皇派里的中坚力量，且上升势头不可阻挡。只要阿盟战争不出大漏洞，回到国内必须是要升上将军衔的。

在老帅凋零的中**界，上将已经是站在一线的头面人物。年龄还不到50岁的上将，这完全可以作为一派的中流砥柱了。那保皇一党在军中实力强大，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现今的中**界高层很大部分都是被老皇帝提拔的么。

比如朱代珍，比如蒋百里，比如郭松龄，比如蔡艮寅，比如李楠，比如程璧光，比如刘明昭……

覆盖海陆空三军！眼下大批手握重兵的带兵上

将军都是老皇帝一手提拔，或是保皇一党的前身勋旧派大力推出的，其中的刘明昭只比白崇禧大了一岁。三年前却已经就是上将了。

45岁的中国国防军上将军，当刘明昭的晋升典礼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为此轰动。而看他的履历，四川开县人，家族很早就绑上了刘氏皇朝的国防军前身秦军的战车上，在老皇帝‘病隐’那几年，他是老皇帝的亲近侍从，战时成为了老皇帝的机要秘书，并且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被下放到军队，表现优秀。

这样的人，你让他去反对皇室，那怎么可能？？

白崇禧又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五时十五分了，再过一刻钟，战斗就要打响了。而最多半个小时，天就要亮了。到了那个时候，战鹰起飞，最多一个小时，此战成与不成指挥部就都有个谱了。

飞机场里，（福）田英夫信步走到跑道上，凉

风习习吹来，他从军装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拿出一根塞进嘴里，再摸出只防风打火机，点燃了香烟，狠狠地抽了两口。

　　作为一名从国防军中退役的空军少校，战斗英雄，20年前就已经取得中国国籍的（福）田英夫来阿盟担任飞行教官是一个很有钱途的工作。只是作为一个前王牌飞行员，战争来临的时候却不能穿上那熟悉的军装，登机、升空、作战，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英雄暮迟，英雄暮迟啊！

第九百零九章活塞式，喷气式

夜色沉沉，冷风习习，阵地上一片寂静。空旷的沙漠里连虫子夜鸣声都没有，只有偶尔传来脚步声，那是夜间执勤的巡逻队在阵地上穿梭。橡胶质地的军靴底部踩在沙石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士兵们都在沉睡，时间才五点半不到，起床号却是早上六点。日复一日，战士们的生物钟早就固定，这个时候他们睡得正香甜。天已经朦朦发亮。隔着二三十米都看清人影，再远就不行了。

白天碧蓝色的天空此刻一片阴暗，就好似大雨将临，乌云盖顶。探照灯的光柱已经熄灭，阵地上再也看不见其它的灯光。

在阵地的西北角，有一座防炮掩体内，从外头看不见任何光亮，但掩体内部此刻却是亮如白昼，少数值勤的军官就在这座防炮掩体里。

没人在一丝不苟的做自己本该做的工作，比如按时打电话给前沿地堡，比如详细记录各阵地传来的夜警报告，或是做着本该有的夜勤记录，这几名军官全部坐在弹药箱上打牌，虽然人人眼睛熬得通红，但是弹药箱上那大把大把的钞票无疑多少这几个军官弥补了通宵的劳累。

没有人担忧对面的敌人，两边在阿里什的对峙已经超过两个月，除了最初的半个月外，都平平安安，英法军队的警惕性当然还在，但对比最初时候是下降的好一截呢。

就在一群军官‘高呼酣战’的时候，突然听到防炮掩体外头传来了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巨响。

“炮击！”

到底是职业军官。掩体内所有的英法军官瞬间反应过来，一名法军中校更是急忙冲到掩体外头。观察了片刻，然后又跑了回来。对那几名扔掉纸牌已经抢到一台台电话前使劲的拨着号的军官们道。

“阿拉伯人发起进攻了！阿拉伯人发起进攻了！必须立刻投入战斗！所有部队必须立刻投入战斗！”

就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之中，掩体外已经响起了铺天盖地的炮弹轰鸣。另外一个冲出掩体的法**官狼狈的从外面钻回来，双目中全是惊慌失措。

“阿盟在进攻，全面的进攻。”那铺天盖地，映红了整个天空的炮击，不是全面进攻怎么可能达到这个规模？

除了紧张的拨打电话的军官外，除了紧张的报务军官外，除了那些参谋军官外，其他军官们慌慌张张地奔出防炮掩体。赶到战壕。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守卫在战壕，这是他们的职责。

朝阵地的四方打望过去，只见那阴蒙蒙的远方一片红光闪动，而周遭却是橘亮红炙所笼罩，仿佛是处身一片炙热的岩浆当中。

而天空中不时掠过的炮弹和火箭弹带着尖厉的啸叫砸在阵地上，剧烈的爆炸将整个阵地也笼罩在一片闪光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连绵不断，大地也在晃动。

遭到炮击之后很短的时间，防线上的英法军队阵地就完全被炮火笼罩起来。而阵地上各个指挥所的电话铃也响个不停，后方的指挥官纷纷在电话里询问前线发生了什么情况，是阿盟联合武装力量炮击骚扰？还是战争真正的开始了？

要知道中国人正在中亚召开会议，这个时候不应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吗？阿盟这时大打出手恰当吗？亦或是中国人要在开会之前亮一亮肌肉？

最后的问题是国家高层要考虑的。现在阿里什的英法联军需要应对的只是这强大难当的进攻。

“我们需要炮火支援。”

“增援，131阵地需要增援……”

“医护兵，我们需要医护兵。士兵需要医生！”

英法军队炮兵部队的炮火支援很快过来，而且。他们的空军部队也接到了命令，只等天色稍亮。就将起飞轰炸阿盟联合武装力量的炮兵阵地。

但是英法的轰炸机能够穿越防线上空的“死亡线”么？中国这次掉来的战机可足足有六百架。对此，阿盟方面是信心十足。

西奈半岛的天空只会被中国的雷霆式歼击机主宰，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除非英法能拿出他们压箱底的喷气式来，否则雷霆歼击机足以主宰现在的天空。

而欧洲人的喷气式飞机，虽然制造出了一些，但喷气式飞机和喷气式战斗机那是两码事，实验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与实用性的喷气式战斗机更是两码事。中国真正的底牌是成熟的一代喷气式战机，而欧洲人具体走到了喷气式飞机，还是喷气式战斗机，中国还很难断定。军情局能够肯定的是，欧洲

人还没有确定最终版的实用性喷气式战机！

并且还有喷气式飞机所需的燃料问题，也就是航空煤油，这东西需要高品质的轻质原油来生产，更需要n多次的试验和高技术含量的工艺流程。对于欧洲人来说，即使原油补给再困难，从中扣出一部分来生产航空煤油，也不存在任何问题。能够阻挡欧洲人的只有技术和科技。

英国人30年代就开始研究喷气式飞机，最早的一架喷气式飞机在1935年就成功起飞了。英德法三国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厚的基础积累。但是欧洲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什么又叫资本—主义社会呢？那就是利益第一。

英法德都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大批的富有学识和研究精神的科学家，但是飞机制造商们不愿意往这方面发展，他们在活塞式飞机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在利益还没有完全吸纳饱和，也就是没有彻底完成利益收割前，这些控制着飞机制造业的大资本家们是不会跨越新的门槛的。

欧洲上最早提出喷气推进理论的是法国的马克尼上尉和罗马尼亚的亨利·康达。康达还在1918年前后试制过最早的喷气式飞机，并制造出一架原型机。20年代末，当时任英国空军教官的弗兰克·惠特尔提出了喷气发动机的设想，并于1930年申请了专利，但飞机制造商们对此不感兴趣。

直到1935年，英法德美意等几大强国默默进入了军事准备期，事情才有了转机，惠特尔得到一些空军人士的支持和银行家的资助，得以成立“动力喷气有限公司”。1935年6月，惠特尔开始设计制造真正的喷气发动机。他和同事们一起从零开始，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研制，在1937年终于制造出了欧洲第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

几乎与惠特尔同时，德国的冯·奥亨也在研制涡轮喷气发动机上取得了进益，并在1937年9月使他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第一次运转成功。英德法美等国再一次联手，1938年7月，装有冯·奥亨研制的hes3b涡轮喷气发动机的he178号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架真正的喷气式飞机。

但是已经晚了。战争很快就打响，时间已经不够欧洲研究出自己的喷气式战机了。

战争开始后，英法德美意大利等国可以依靠的依旧是飞得更快更高的活塞式战机，550公里到650公里的时速，8000米到10000米的高空攀升限度，欧洲人的战机对比20年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对比中国人的750公里时速和12000米高空界线，依旧弱了一档。

当600架正宗的中国战机出现在西奈半岛的空中时，欧洲人除非立刻搞出喷气式战机，并且搬倒战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拿到制空权。英法的空军部队，任何的战机、轰炸机一旦远离了己方防空高射炮的火力范围，那就是雷霆式歼击机的‘菜’。

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阿西诺少将命令手下所有预备队准备进入阵地。阿盟的炮火打击太猛，后续的部队根本无法上来，前线一处处漏洞必须用他手中的预备队来填补。作为第一道防线的指挥官，

法兰西外籍兵团的少将，阿西诺手下有一个精锐的外籍兵团师和一个高卢公鸡组成的法军师，然后是英国人的一师一旅。

他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命令预备队进入阵地是什么样的后果，但在1940年，这个弹幕徐进早就成了炮兵普遍技能的时代，谁他妈敢不认真防备呢？

这个时候与其心疼士兵的伤亡，倒不如去相信工事的可靠。

阿西诺现在就只有等待阿盟联合武装力量的冲击。

炮火这么猛烈，阿盟的部队随时都会杀过来，而且阿西诺少将也坚持认为，在这样的炮火洗礼之下，自家阵地前布置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并不能当什么用。

阿盟有数量为数的坦克，比起在埃及战场上的装甲力量，阿里什对面的阿盟联军一丁点也不弱。这些装甲当中，或是阿盟自己生产的，或是从中国

买进的，反正阿盟也是世贸成员，其成员国内的武器装备流通性很大，比如马其顿的国民卫队就装备了大批的俄罗斯血统坦克。

所以别看现在炮声隆隆，让预备部队进入阵地等于是让士兵们去送死，说不定下一刻炮击落点后移，滚滚而来的钢铁洪流们就不可阻挡的冲刷而到了。

阿西诺很确信，自己这一条防线终究会沦陷，他所求的只是能尽可能的多支撑一点时间。窄窄的一条防线是没办法阻止阿盟武装的推进的，但他只需要坚持一天，不，只需要半天，他就是英雄！

第九百一十章沉重的历史史册

最多半个小时，双方的战机就会彼此交织在一起。一场残酷的空中大碰撞后，这场突然来到的战争也有让人有个大致的谱了。

谁胜谁败，还是旗鼓相当，都意味着一颗重重的砝码。眼下命运的天平刚刚摆出来，这猛烈异常的炮火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前奏。

二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当天空上的厮杀开始的时候，炮击并没有像阿西诺认为的那样向后转移，然后大量的阿盟装甲部队蜂拥铺上。对面的阿盟炮兵依旧在努力的操纵着大炮，每一分钟都有成百上千颗炮弹在英法联军的阵地上炸响。

阿西诺脸色阴沉阴沉的。阿盟不在炮火延伸的时候发起进攻，只能说他们自信心十足。再确切一点，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空中力量十分的有自信，认定了能够夺取控制权。那样他们就可以在击败英法空军之后定点清除英法盟军的炮兵阵地，随后阿

盟军队再发起猛攻，那他们的装甲部队损失可要小多了。

——别眼睛一直看着英法盟军的阵地，他们的对面，也在承受着炮火的洗礼。

装甲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比步兵更容易通过炮火连连的战场，但损失也会很让人肉疼的。英法盟军的炮火不仅会直接击毁阿盟装甲坦克，他们的炮弹炸出的弹坑也能给阿盟的装甲部队造成巨大的麻烦。

七点，天空已经大白。白崇禧手中拿着空军方面刚刚发来的快电，脸上全是微笑。

“空军干的好。告诉高铭久。继续发扬作风。这一战打好了，我亲自往北京给他请功。”

一个来小时的缠斗。英法战机啪啦啪啦的掉了一百多架。阿盟方面的轰炸机已经开始清洗英法盟军的炮兵阵地了。

噩梦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阿西诺少将两眼无神的看着掩体顶上。他亲眼看到不少于20架的英法战机被追在屁股后面的阿盟战机给击毁在战线上空，那么他眼睛看不到的远方。英法的航空部队又会损失多少架战机呢？

现在才是7点。距离中午，还有五六个小时。坚守至中午，这是后方的司令部给他的命令。他已经将这份命令传递到下属的各支部队，但这有什么用呢？

该顶不住的时候照旧顶不住！

他看了看天空，红崖崖的，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感觉，阿西诺觉得对面的炮火越发猛烈了。在那密集的炮声，可以听出大口径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甚至是超级大炮的炮弹爆炸声。他觉得炮弹的落点时候更密集了。

少将非常清楚，再长的炮击也有停止的那一刻。一旦结束，就意味着阿盟的陆军部队很快就会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到了那个时候，等待他和他

所指挥的部队的才是真正的挑战。而对于迎接这个挑战，阿西诺少将心里没有任何底儿，所以在‘最后一刻’来临之前，他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呆。享受这最后一刻的宁静。

太阳挂在东方，光芒万丈，气温在快速回升。

夏天的沙漠就是这样，白天热的要死。晚上冷的需穿棉衣。

气温已经明显地升起来了，穿着沙漠地形的迷彩作战服，阿盟的官兵们已经感到了不适。还好他们所有人都比较适应沙漠环境。他们要么就是西亚本地人，要么就是中亚人。还忍受这种高温的折磨。

像许多战友一样，马永福端坐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里。抽着一根班长发下来的香烟，舒缓着情绪。他是一个标准的中亚huihui，虽然名字随大流的改成了汉姓，但他一家子人真心没一点东方的血统。

作为被抽调来中亚的一员，马永福说不上高兴不高兴，进入军队前好歹混了个中学毕业的他，又在军队中接受了两年教育，对真神的信仰似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了。所以跟老爹、爷爷知道自己要来保卫圣地的振奋、兴奋不同，马永福眼里更看重钱。

——作战津贴！

这可比工资都要高。并且有立功受奖的机会。

马永福倒没想过当将军，他只想立点功，好能减分，然后考进士官培训学校，那样退伍之后也有一个一技之长，是很容易就能找份薪水不错的工作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已经到来的战争也没有什么可舒缓的。马永福虽然不是真正的老兵，甚至杀人都杀过，但那又如何？人的心头只要有股子拼劲，战场上新兵不见得会比老兵弱，至少他们更有冲劲！

而且最重要的是，国防军中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没到，那就闷在出击阵地上；上级的命令一旦下达，就算前头是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你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冲的话，还能有一切；不冲的话，就算一线的班排长不立刻执行战场纪律，军事法庭也会等着你的。

身边的战友们议论着前线目前的战况，马永福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一边抽着香烟，一边仔细地擦拭着他的那支半自动步枪。这支半自动步枪继承了国产枪族惯有的有点，简单，耐用，更乃操。

枪支埋到了沙子里，拿出来空空照样打，皮实！

在西奈半岛这样的沙漠之地，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枪更适合了。

实际上，马永福所在的突击部队并不是第一突击集群。他们屁股底下的装甲车速度很慢，而真正的尖刀部队现在已经开打了。

水涌的装甲坦克洪流一泻而下，不可阻挡的将阿里什第一道防线撕碎撕裂。英法盟军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漫长防线，在经历了炮击和飞机轰炸后变得那样脆弱，第一集群只付出了微小的代价就在常常的防线上撕开了三个缺口，等到后续的第二攻击集群的抵达，阿西诺的悲剧就无可避免了。

三个师一个旅，阿西诺手下有四万人的英法盟军士兵，但他们的抵挡只坚持到了8点半。两千门大炮（这其中有许多归属司令部直属的炮兵阵地）和数百辆坦克装甲，或者变成了一堆废铁，或者乖乖的做了阿盟的战利品。

被炮片打伤了脑袋的阿西诺昏迷之中当了俘虏，而俘虏了他们的阿盟武装马不停蹄的继续向着阿里什市区攻去，在进入市区之前，英法盟军还有第二条防线等待着他们。

马永福所在的队伍加快速度的向前挺进。

古人打仗，讲究‘一鼓作气’，现代战争，也是一样。此刻正是士兵们斗志最旺盛的时候，军官

们当然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股旺盛的斗志以及必胜的勇气，再创佳绩了。

终于，到了上午九点20，当马永福从装甲车后面跳下，一群人跟在坦克、自走火炮、装甲车身后，用一种散布的速度，缓慢移动着。

马永福的运气很好，他的位置在整个装甲兵团的后方，在他前方至少有两条坦克链。

这样的间距当然躲不过炮群的轰击，如果英法军队现在还有炮兵阵地的话。马永福也不奢望有这个好运，既然上了战场，生命危险就是必须要经历的。马永福只是庆幸自己不用时刻紧张地端着枪，扫描四周了。鬼知道哪个弹坑里会有欧洲人埋伏，不提高警惕，战车的潜在威胁就不需要多说了，自己的小命也是不保险的。

时间仿佛过得非常慢，一些士兵有些尿急，很可能是心理作用，马永福一路上就尿了三回。纷纷解开裤腰带就地解决，此时热气蒸腾，突击部队走过之处不时的有一阵尿臊气扑面而来，让后头的士

兵不得不捂住鼻子，低声咒骂着。

几百辆坦克装甲组成的突击集群，所过之处沙地翻滚，沙尘飞扬，直接遮蔽了天空的太阳，远远望去犹如风暴来袭一般。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闪电战。空地立体打击、配合，虽然通讯上和精准度上还有问题，虽然这依旧可归类于立体化战争，但老皇帝要是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说这就是闪电战。

这是他一直期望实现的战争。只是他没有等到这个时代，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战机和通讯手段远远不能达到他寄希望的标准。虽然他靠着简化版的闪电战依然打遍世界无敌手。

那块很富有后现代艺术感的银色盒子已经伴随着他一块埋进了地底下，可这又如何？早在上一场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力就已经有了单挑整个西方世界的把握。时光流转，到了今日，情形更不会有半点变化。

中国的军队没有了百战百胜的老皇帝，但是它们有了横霸世界的实力，坦克海、飞机海，外加半个世纪来都让西方恐惧的人海，中国的军队依旧不可战胜。它已经完成了从‘常胜统帅带来的胜利转入靠自身实力带来的胜利’这一转变。

更何况穷党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分割西方文明的机会，缺少了俄罗斯的西方文明本身却缺少了一根最重要的支柱——人力资源。

俄罗斯再怎么落后，半个世纪前就一个亿的人口绝逼是强大的。要不是刘暹有bug在手，想要把老毛子推到谈何容易？

而且紧挨着欧洲的阿拉伯世界，这些文化、信仰都相对独立的阿拉伯人，只要有了靠谱的第二选择，谁还相信阿拉伯人会跟欧洲鸟人同甘共苦？

翻开沉重的历史史册，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的怨源流长绝不是他们与东方的仇恨可比的。这些被欧洲鸟人欺负了几百年的绿教徒，用脚趾头想都会背弃欧洲。

第九百一十一章新书被打回了，挠头

两天的时间，十一二万英法盟军驻守的阿里什沦陷了。

在阿盟军队空军、陆地，三维立体化的攻势面前，炮兵阵地被炸，集结力量被炸的英法盟军能够依靠的只有阿里什城区的一座座建筑。

早在上一场战争中，巷战就已经被无数的事实证明，它是最消耗人命和时间的战斗。阿里什攻防战自然不例外。

阿盟军队在野外轻松的突破了英法盟军的阵地，一个上午都没有用就达到了城区。可一个阿里什城，硬生生的阻挡了阿盟一天半。一场残酷激烈的城市巷战之后，阿盟军队的伤亡被直线拔高了五倍！

整个阿里什变成了一座废墟。野外强大无可匹敌的坦克到了这里就麻了爪，就像陷入泥潭的大

象，任何一个方向都随时有可能飞来一枚致命的反坦克榴弹。德国人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从开战以来就像是一个厄运魔环，始终困扰着阿盟与俄罗斯人的坦克大军。

虽然‘铁拳’的射程只有三十米——也幸亏有这样的缺陷，可二百毫米（命中角度三十度）的穿甲能力，让现今所有的坦克在它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即使是强大的重型坦克。

在中国的复合式装甲不暴漏之前，‘铁拳’能够横扫当今世界上的一切装甲车。中国现今摆在明面上的陆虎11式中型主战坦克和陆虎13式重型坦克，正面装甲全都扛不住铁拳。

在野外战场，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因为其射程上的缺陷还威胁不大。可在道路狭窄复杂的城市巷战中，铁拳所能发挥出的强大威力让坦克变成了一个笑话。

阿里什的城区攻防战里。阿盟部队的前线指挥官根本舍不得拿宝贵的坦克部队去拼铁拳反坦克榴

弹发射器的榴弹，只让步兵用优势的兵力在空军部队的配合下。一点点啃掉这个西奈半岛上最重要的城市。

两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整个世界做出了反应。英法等国向中国表示严重的不满和抗议，因为西奈半岛战场上突然多出的那数百架先进的中国战机、轰炸机。英法阿里什之败，说到底就是制空权的失败。丢失了制空权的英法盟军，不论是炮群还是坦克，不管是工事还是集结出发的军队，全都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中飞灰湮灭。

中国人提倡的地毯式轰炸理论，十年前就传遍了全世界。

这理论乍然一看是浪费，可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工业大国，浪费的炸弹比起收到的战果。这样的浪费不值一提。

中国只要开动马力，每年生产处的武器弹药，足够上千万大军肆意无度的去挥霍。

但这也只是针对强大无匹，地广无涯的中国。换成英法德美俄等国，他们倒是想这么做。可没这能耐。谁家有一年上亿吨的钢铁产量？谁家有占据全世界65%的合成氨产量？

西方文明之前的二十年中在非洲捞了不少的好处，但在中国面前，全不值一提。除非他们能彻底有效的统治整个非洲大陆，能够充分利用用全非洲的每一份力量，不然他们就没资格去挑战中国。

中亚和乌拉尔山、高加索地区。半个北美大陆，整个南洋，都已经被中国统治了四十年了，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在那里生根发芽。最早一批迁移的中国移民已经繁衍两代人了，这些土地早就被中国彻底的吞进肚子里了。当中国发动起自己全部的力量，当所有的藩国和属国共同发力。中国皇帝要加冕地球球长也无人敢说个不字！

欧洲人不是看不到中国的强大，他们自从发动起战争。就一直在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那阿盟和俄罗斯人，跟中国关系再密切。也不能代表中国本身。何况这些年阿盟靠着卖石油，富得流油，而

俄罗斯人东边的莫斯科政府组织起了一个强大的穷党联盟，西面的圣彼得堡政府却与北欧诸国关系密切，更公开承认芬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说是放弃了对芬兰的土地诉求，也放弃了皿煮俄国在建国之初——沙皇俄国继承人的立场。

换一句话说，就是东西俄罗斯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都找到了自己合理的定位，都有了不小的发展。尤其是莫斯科政府搞出来的穷党联盟，在欧亚大陆上固是没有了伸展之地，可在非洲、在南美，穷党主义持续的渗透，给了英法德美意几国很大的压力。

而阿盟呢，卖石油的二十年让天方世界的财富大大的增加，虽然这些财富多是被各国的权贵们瓜分了，但社会的整体情况确实好转了很多。

而口袋里有了钱之后的阿盟，颇有些后世中东土豪们的不安分。竟然想让阿盟的势力越过苏丹向中非内陆延伸去，还大力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运动，以及援助利比亚、索马里等地的反抗武装。欧洲人与阿盟的矛盾由来已久，两边开战可

不是单纯的全是欧洲人的缘故。

英法德美意几国事实上已经没有跟中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意思了，他们想做的更多是保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非洲。南美洲只能算是外盘，非洲却是他们的根本利益。

除了阿盟在北非现有的势力外，他们一点也不能忍受阿盟在北非和中非的扩张。

北非的石油已经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石油来源之一，而整个非洲除了埃及、苏丹和阿比西尼亚帝国以外，其他的地方全是欧洲人的囊中之物，在丢失了整个世界的霸权以后，非洲承载着西方文明太多的期望和负担了。

所以，阿盟想要在这方面做手脚，穷党联盟在非洲输出gm，那就是挖西方文明的墙角，就是在窃取西方文明复兴的希望，这是英法德美意等整个西方文明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战争就是最后的答案！

并且在欧洲人看来，非常守规矩的中国人，应该也希望自己来敲打敲打日益强大的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与阿盟的战争，中国应该不会太激烈的反对。毕竟他们也没想着彻底消灭阿盟和穷党联盟，打进圣彼得堡。

英法德美意几国利益集团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击败俄罗斯人和阿盟，遏制住穷党主义和阿盟在非洲的扩散，也顺便帮一把阿根廷、巴西这些潜在的利益关系户。

于是这场战争就这么的爆发了。

英法德美意几国的大军轻易地扫荡了埃及和苏丹，可是他们在北非的油田也因此受到了阿盟的轰炸，石油产量锐减。同时在北线的战争，以德国人和法国人为主力，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展开了一场接着一场的大会战。

那每一场战役的背后就代表着几十万人的性命，和海量的军需物资。大炮、坦克、飞机，一笔

笔消耗从来都是以百千做单位的。而轻重机枪和步枪更是以十万计数。

还有海洋中，英法德三国联合海军彻底封锁了俄罗斯。一艘艘巨大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扫荡着波罗地海沿安，甚至于英法德的突击舰队还绕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北冰洋袭击了穷党俄国的大后方。

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英法德美意等盟军集团会不会北上进攻西亚！这将是战争的一个分割点。

现在外界普遍猜测，中国在中亚搞出的这次会谈，就是一个大调解。意图缓和双边的矛盾，解决掉战争再扩大的危机。

甚至可以说，这场会议完全是中国短期内不会亲自插手战争的一个信号。结果整个盟军都没有料到，转手中国人就卖出了这么多先进战机给他们的对手。以至于在西奈半岛吃了个大亏。

现在盟军集团很犹疑不定，它们不能确认中国要干什么，大把的转卖先进的战机给阿盟有代表着什么。所以以英德为代表的盟军集团所做的事情就是向中国表达不满，并且提出抗议。

这是一种试探，小心翼翼的试探。比原时空兔子党的抗议更软弱无力的抗议。在没有摸清中国人的真实态度之前，盟军集团甚至不敢大声的在国际上叫嚷一声。

就在阿里什陷落的第三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外交部声名，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信念和决心依旧，没有丝毫的改变。中国依然热忱的邀请全世界所有国家之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不久后的中亚会议。

至于阿盟国家突然多出的大批中国战机，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用一个‘贸易自由’轻飘飘的挡开了一切。因为阿盟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么，中国的‘贸易自由’恰恰是世贸组织的第一大宗旨。

发布会一出，整个盟军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中

国的腔调与原先相比一点儿也没变。中国人并没打算立刻插手进来。阿里什之战中突然多出的这几百上千架飞机，只能说是中国要在大会开始前敲打一下盟军，让西方世界认清楚现实。或者，最严重的表示——也就是不想让盟军北上进攻西亚……

这两天忙新书

老书又断了，真心抱歉。不过新书开头又快写好了一个，今个没更新，我把被毙掉的那本开头传在了作品相关里，大家要是有兴致的话，可以去看看。话说为了那本书，汉风下了很多功的！

别订阅，别订阅

传错了，新版的用的还不熟，搞死了！

已经申请删掉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

对订阅的朋友

对已经订阅的朋友，万分抱歉，真的万分抱歉！

第九百一十二章天耀计划

在航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一架客机正在下降高度，并调整机头，很快对准了黄沙大漠之中跑道，放下了起落架，然后，平平安安的降落到了机场的跑道上。

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先走出了机场，这是一个相貌很英俊的青年，身上更有一种迥然众人的气质，他就是大秦帝国现今的第一皇位继承人，秦氏财团第一股东的继承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二代，中国的太子爷刘瞻！

开国皇帝刘暹的重孙，刘盛的孙子。是的，刘盛在五年前也退位了。只是他的退位与当年老皇帝的退位，所掀起的影响力根本无法比较。

这架客机是中国皇家的专机，只看机身上硕大的皇家标志就能知道。

虽然皇室放弃了权利，但是刘氏在整个中国的

影响力不容置疑，他们比原时空英国的王室更受本国民众的喜爱，比原时空二战中日本的皇室更得民众的忠心。

所以在‘天耀计划’即将启动的时候，总指挥部真诚的向皇室发出了邀请，要知道这个天耀计划耗资亿万，其中至少有一半的资金来自皇室的资助。刘家现在穷的也只剩下钱了。

如今硕果即将落地，总指挥部当然要表示自己的感谢了。而且皇室中人到场，也能让这场实验的逼格显得更高大上，因为不久后要公布出去影像，只要皇室的人在录像中露上一面，天耀计划就等同有了皇室背书。

——存在着很大失败奉献的天耀计划，可不是政府脑袋一热的一时兴起。更不是政府不顾纳税者的税金的‘肆无忌惮’。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原时空美日的财团政治，一党一专一制下的政府内部。有着太多太多的山头和派系了。每到首辅大选，甚至是阁臣大选的时候。

各种让人想不到的攻击，没了下限的攻击，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现任内阁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后背着想，一丁点的‘漏洞’他们都尽可能的堵死。

机场在沙漠深处，为了欢迎太子爷的到来，机场里早就已经是人声鼎沸。拿到了特殊许可证的国内外各大报社资深记者与基地的官员、军官们，都在机场等候着。

这些记者到现在还不知道这里究竟在搞什么，他们知道中国人在做实验。可什么样的实验要投入这样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么多的坦克和要塞？要躲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沙漠中？

这些记者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小蘑菇的概念，所以他们想破脑壳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中国人很恶劣的施行了限制通讯。他们想跟外界联系一次都难比登天。不然的话，只今天中国太子莅临试验场，就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好噱头。

刘瞻是知道天耀计划的，更知道为了这个计划中国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试验场的这点投入算什么？跟整个计划相比就是九牛一毛。一个天耀计划，总共耗资2200亿华元，从矿山的开挖、选矿，到矿石的粗加工。一步一步地筛选，一步一步地提取，将半成品送到精密工厂，再由精密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的多家工厂……

最后提取出实验所需要的235。竟然涉及到了全国十多个省，分属二十多个部门，700多家军工民用企业、工厂。

如果某一个情报组织有能力对整个中国本土的几千家高精密度企业。形成产业值小数点后两位级别的严密监控，那么它肯定能发现过去五年间细微的变化。

从理论准备到具体动作。整个天耀计划进行了八年的准备，最后部分的动手阶段。虽然只有三年多，但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眼睛不瞎，拿到五年的企业最终数据，就都能发现隐藏在表面下的秘密。只不过这样的组织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就

算是中国本土的税收部门，也都在无时无刻不同这些狡猾的厂家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何况是外部力量？

间谍的力量很可怕，但也千万不要过高的去估量他们。

刘瞻很清楚天耀计划的内部，对于试验场的投入并不以为意，但是当他亲自走进试验场时，刘瞻才感觉到在他眼中只占据着很小很小一部分资金投入的试验场地，实际上并不小。不说隐藏在地下的工事，只说地标建筑，也不比一座镇子要小。

数量上千的坦克飞机，其中大部分是落后货色，但也有正当打的主战力量。

“小蘑菇种下后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望着西方红色的希望，刘瞻喃喃自语。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身走过一边之后，中国的皇太子殿下对小蘑菇深深地恐惧起来。

而此刻基地的电报室，一群的中外记者拥挤在

这里。

自从太子殿下莅临后，基地的中国官方突然宣布开放通讯限制，时间只有今天。于是所有的记者全部涌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有大把的消息要向本部发送。

所以今晚的电报室，注定要明亮一个通宵。

第二天，刚刚从亚历山大港启程的希特勒，还在地中海中航行的艾森豪威尔，代表着大英帝国的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代表着意大利的加莱阿佐·齐亚诺，还有高卢公鸡的代表弗朗索瓦·达尔朗……

这些各自代表着本国利益，共同维持着西方文明利益的国家代表，在清早一醒来纷纷接到了秘书递来的电报，一封先有中亚发往各国，然后再从各国反倒代表团的电报。

“这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要做什么？”

所有的人看到电报后都发出了近乎相同的疑

问。这些国家的代表团，中国的国民，全世界的人类，没有一个知道这究竟代表着什么。

中国为什么在一片荒漠中投入巨资来建造这么一处军事基地呢？而且这个基地摆满了坦克飞机和大炮，却怎么看都不像是要入驻的。并且中国人在距离这片工事三十公里外还建造了另一处地下基地，中国人要做的是什么实验？

非洲不知道，美洲不知道，西亚不知道，东亚也不知道，就是欧洲也没人知道。

虽然这个时空的欧洲依旧走出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一系列的大科学家，创造出了足够支撑核物理实验的科学逻辑，但是抱歉，中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局势，整个欧洲的目光在上世纪末开始就紧盯着中国，他们的很多出发点都以对抗中国为第一位。没哪个国家愿意在看不到未来的核试验上投入巨资。此刻的西方世界，一切小蘑菇都处于纸面理论阶段。

可能也有个别的大科学家看到了报道，但科学

家从来不是战略家，中国的天耀计划没有走漏一丝一毫的风声，再大的科学家也不会凭着纸面报道就联想到‘想象’中的小蘑菇。

时间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还剩下三天。

三天之后，这颗起爆与沙漠腹地的超级炸弹将彻底的震惊世界，其将成为中国地球霸权完全巩固的象征。

而中亚会议的倒计时，也在这一日走到了倒数第十天。

穷党联盟的代表团此时正穿越里海地区，在这片过去属于俄罗斯的土地上，沙俄时代遗留下的痕迹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当地以哈萨克人为代表的中亚少数民族，已经表现出了很深的汉化倾向。在沿途停靠的火车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已经听不到哈萨克语、突厥语、鞑靼语的叫声了，取而代之的全是中国话。虽然这些中国话的强调与列车服务业的强调还有那么一段差距，但足以说明一切！

是俄罗斯征服中亚的时间太短了吗？还是中国人强大的同化能力远远超过俄罗斯？

莫洛托夫是一个标准的俄罗斯人，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即便莫斯科政府完全没可能去挑战强大的中国，即使穷党政府完全是中国人一手扶持起来的，他们在自我的内心深处也会为当年的中俄战争深深遗憾。

这是俄罗斯人的本性。

如今的莫斯科，不知道有多少穷党军政高官，做梦都向着有朝一日收复旧土。但现在来看，这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梦了。

莫洛托夫内心里不痛苦吗？不痛苦那是假的。莫斯科政府每年粮食不够吃的，而他们左侧一路行来，在乌克兰、在顿河，在伏尔加河，在乌拉尔河，一望无际的田野啊。还有中亚大草原上跟地上的野花一样多的羊群，如果莫斯科政府能够收回这些，强大的红色联盟就有了独立自主的最根本基

础。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此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补充自我短板的关键利益，被外人强横的拿去成为了外人反过来控制自己的一个因素……

莫洛托夫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大田野，看到数都数不过的土豆、小麦、大豆、棉花和一支支被宰割好了的牛羊。他的心痛如刀绞！

所以，这几日里莫洛托夫对于同在一列火车的乌克兰代表团成员一百个看不顺眼，这群忘记了历史的乌克兰人，现在的日子好过的让任何一个欧洲人都羡慕嫉妒恨。他们是整个欧洲工业机械化利用率第三高的国家，进次荷兰和丹麦。但是荷兰、丹麦才多大点国家，多少人口啊？他们两个国家绑在一起也比不上乌克兰的一支胳膊。乌克兰早在二十年前就确立了自己欧洲第一大农业出口国的地位。他们用粮食，换取本国居民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外带向中国‘出口’自己的漂亮姑娘……

第九百一十三章一声惊天的巨响

“该死的莫洛托夫，这个粗鲁的野蛮人，他要挑起穷党与乌克兰的争端吗？阿尔谢尼，你不该拉着我，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那个该死的东西。”

乌克兰政府代表团的团长，乌克兰政府外交部部长波罗申科愤怒的咆哮着。莫洛托夫这个混蛋竟然把一杯鸡尾酒倒在了自己的脸上，波罗申科要杀了他！

“冷静，冷静。我的部长先生。现在是在中国，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莫洛托夫的举动注定要让整个莫斯科都蒙受羞辱，那可不是被人称赞的行为。”副团长阿尔谢尼死死的拦着暴怒中的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在奋力的挣扎，但军人出身的阿尔谢尼显然要比外交官出身的波罗申科更加强武有力。

欢迎宴会上竟然出现了斗殴的情况，负责安全守卫工作的中国宪兵赶忙将两方参与者请出了大

厅。作为这场晚宴的正主，中方主持招待工作的是国会常委委员毛饴昌，气的只想指着莫洛托夫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他娘的是个什么玩意？在这样的场合里搞事，朱加什维利怎么放了这么个东西过来了？

　　而作为内阁秘书处秘书长的伍宇翔，在旁边看着这闹剧一样的场面，也是一阵无语。这什么跟什么啊，莫洛托夫搞文学出身，虽然搞文学宣传的都要有股子激情感，但看其往日的举动人很冷静啊。

　　他要真的只有激情，也不可能走上现在的位置了。怎么就在这种场合下与乌克兰人直面冲突了呢？要不是乌克兰的副团长直接抱住了波罗申科，这两个人怕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一波全武行！

　　这内中肯定有原因。伍宇翔低头吩咐身边的秘书去联系铁道部门，穷党联盟的代表团与乌克兰代表团是乘坐同一列转车来中亚的，期间应该有些蛛丝马迹。

　　毛饴昌也不是省油的灯，一时气愤过去之后。

也很快回过神来。这中间必然有因！而至于反应比自己还要快的伍宇翔，毛饴昌一点也不介意，江山代有才人出，自己已经老了。七十岁了。那大儿子早年为高皇帝做秘书，现在年纪还不过五十岁，已经位列阁臣。伍宇翔年纪比大儿子要小五岁。但等到下一任换届的时候，却也肯定能在内阁中坐上一把交椅。

因为伍宇翔的人生轨迹当中，发家的起点虽不是老皇帝，却是文皇帝【刘盛】钦点的秘书。

不过伍宇翔最终的调查也没真正的查出来什么，从列车服务业的回忆中，他所能知道的就是莫洛托夫一直在看乌克兰代表团不顺眼。

第二日，莫洛托夫就在莫斯科发来的训斥电文压迫下，无奈又不忿的向波罗申科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那一脸不情愿的表情看的伍宇翔也是醉了，还是一个成熟的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吗？俄罗斯人的大脑跟地球其他国家的大脑构造全都不一样吗？

然后就是天耀计划前的最后一天。中国现任首

辅大臣昨日下午正式抵到中亚，然后立刻会见了已经到场的穷党、白俄、乌克兰、奥斯曼、伊拉克等国代表。虽然是集体会见，虽然时间只有少少的一个小时，但这却标志着这场会议帷幕正式的拉开。

然后就在整个世界还懵懵懂懂的时候，潘多拉的盒子被揭开了。

内中装置了70公斤的235，这颗代号‘太阳黑子’的小蘑菇在荒凉的大漠黄沙中盛开了一朵漂亮的云朵。虽然70公斤的235只有3%的铀参与了核裂变，其中只有一半的物质真正地转化成能量，释放的能量就已经相等于三万五千公吨的***了。

在爆炸的瞬间。中心气压达到了数十万上百万个大气压，引发了极为强烈的冲击波和气浪。在离爆炸核心800米处。冲击波会以200米/秒的速度席卷一切。相当于12级台风的风速的几十倍。超音速的风和冲击波一起向外扩散，将无数建筑一扫而光。

爆炸中心，1平方米的地面上就要承载几十吨上

百吨的重压。就算在半径1000米以外，风压也能达到了百万帕斯卡级。此范围以内除特别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以外，全部遭到毁灭。

并且爆炸释放出的总能量会达到几十万亿焦耳，换算成卡路里那就是十万亿级别。爆心的地面受到的能量相当于受普通太阳照射的一两千倍。温度可达到了5000-10000c之高。把人直接烧化成灰烬。半点也不困难。

当然，种蘑菇带来的还有更麻烦的核污染。爆炸产生巨大的蘑菇云中含有的大量核辐射尘，将会给整个地区的环境造成致命影响。

太阳黑子！

一枚三万吨级的小蘑菇，一声惊天的巨响。

实验成功的消息只间隔了二十分钟，就从试验场发回到了北京、撒尔马罕等多个地方。虽然影像资料还需要时间才能送到。但是小蘑菇成功爆炸。整个计划两千多亿的巨额投资就有了更加丰厚的回

报。这巨额的消耗没有打水漂，而是为中国的地球霸业找到了一根最值得信赖的支柱！

……

撒尔马罕，希特勒走在这座充满现代化色彩的城市中，觉得自己不是置身在愚昧的绿教信仰区，而是回到了充满现代文明气息的欧洲。这里与亚历山大港完全是两个世界，虽然这里还有很多带着黑纱的女人，还有很多穿着白袍的男人，大街小巷的招牌中也触目可见怪异的阿拉伯文，但这里确确实实是现代文明社会。

奥斯曼也好，伊拉克也罢，还有波斯王国，都远不能跟这里相比。

这里是彻底的世俗化！

在宗、教局这座压顶大山之下，绿教的阿訇们也不再整日里念叨真神安拉了，而是紧密团级在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依法传播宗教，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自身教派的

合法权益，促进各教派的关系和谐、共荣。依法依章开展活动，支持国家政策，加强自身理论建设，办好宗教院校，推动教派内部的爱国主义教育，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解决或协调的教民的有关之事务……

这就是强大的宗、教局，当每一名正式的宗、教人员都需要接受宗、教局的认证许可，当绿教的新晋阿訇都要通过宗、教局的考试，进而拿到级别证书，才算是真正的阿訇。默罕默德如果真的有灵的话，他会气的爬出棺材的！

中亚的绿教当然也不愿意，但是宗、教局背后有强大的中国做后盾。你坚决抵制是吧？那行你等着。宗、教局拐过头来就能跟军情局、国安部取得联系，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能把某个人的底细查的干干净净……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清清白白不沾半点污垢的人吗？21世纪的那些中东大亨，一边支持着极端，另一边不还是花天酒地的畅游着花花世界？

或许也真有真正洁身自好的人，但就算有又能有多少？拿到了证据，回头警局就能去抓人。不仅人要倒霉，更身败名裂。

如此，一次、两次、三次……，血淋淋的现实让所有人认识到了宗、教局的力量。

于是，绿教低下了头，中国真正意义上主宰了中亚。

没有了********上的抵制，接下来就是物质的世界。浩浩大势，再也无可逆转。

就在希特勒游看着撒马尔罕这座城市的时候，北辉次郎静静地坐在一处街头茶馆，也在默默地看着这做富有时代气息的城市。

古老的撒马尔罕正在焕发着生机，但这关北辉次郎毛事。他更关心的是中国人怎么处理族群矛盾和冲突的。日本统治锡兰已经有20年了，锡兰的反抗力量始终不消停，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特别是那顽固的猛虎组织！

南北日本现在都在怀疑，猛虎组织是否在接受印度大陆各国的资助？不然他们的军火是从哪里来的？别看破旧，但都是大国武装的正牌子货。

为了平息锡兰人的抵抗，南北日本甚至一点点放宽了对锡兰的压榨。但是，二十年的殖民统治已经让锡兰人将对日本的恨记忆在了骨子里，南北日本很怅然若失啊。

他们是靠着给中国人当打手得到的一块块土地的，这些土地极大地缓解了日本国内的人口压力，更为南北日本的国民和工业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很多原材料。只是这些日本人的所需全是靠着压榨和掠夺得来的，偏偏小小日本是没有资格像中国那样豢养打手的。他们只能亲力亲为！

南北日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降临锡兰，他们不将锡兰人的声音听在耳朵里，拼命的掠取一切他们需要的资源，最终引爆了双方间的剧烈冲突。当日本人某一天发现，太难在茂密的森林和多变的山岭丘地中消灭锡兰人的抵抗的时候，当他们想

过‘太平日子’的时候，局势依旧由不得他们做主了。

怎么解决掉锡兰人的反抗问题，南北日本已经对此达成共识——可以放弃一部分利益，只要锡兰人能安定下来。日本人现在正跟猛虎组织举行谈判，他们的底线是可以承认猛虎组织现有地盘的控制权，也就是承认它的独立性。

北辉次郎很好奇，中国人这些年吞吃下那么多的土地，怎么就始终安安静静，连个大乱子都没能闹起来呢？

第九百一十四章弱肉强食

纵览近代中国之崛起，中亚和绿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当年刘暹在羽翼未满之时，就在中亚这块地盘上与沙俄大打出手，然后靠着bug一样的指挥作战能力，战而胜之。实际上那就是bug！使得中国踩踏着沙俄这个老牌强国、帝国的尸骨，走上了列强之路！

中国用沙俄这只鸡，惊骇了欧罗巴的一群猴子，为中国的发展获取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但是在中亚、在南洋，中国政府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外国势力和当地抵抗力量，更有绿教的宗、教影响。在北辉次郎眼里，绿教徒比锡兰的佛教徒有战斗力多了，虽然中国强大的国力也不是日本可比的，财力物力的倾斜绝对会让他们的统治比压榨式的日本更容易得到当地人的认可。但是中国也有移民啊，大批的、海量的移民，这种生存空间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争夺战，矛盾是不可调节的，中国人是怎么让绿教跪了的？

北辉次郎在日本就看到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和报告，但他更喜欢自己亲眼看一看。

然后他与希特勒，两个在原时空历史上的东西‘法西斯’大家，在撒马尔罕的一条小巷街头相遇了。北辉次郎一眼就看到了小胡子，希特勒也认出了相貌文气的北辉次郎。

如今的日本当然比不得原时空那般在世界上的份量了，但是日本军队强悍的战斗力赢得了整个世界的认同。装备了全幅中式武备，有着充足后勤补给的南北日本军队，被不少中国人都认为是不弱于自家国防军的强悍武力。所以小日本依旧是小，一分为二后变得更小，但名头很大的。

作为西南日本政府最大的在野党领导人，思想上与国社主义有不少相通之处的****领导人。北辉次郎的声誉在整个欧洲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希特勒很惊奇于在这里能看到北辉次郎。

但是两个人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客套的说了两

句场面话，就各做各的事儿了。根本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没有改变的历史上，一个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另一个掀动了疯狂的日本陆军。全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小胡子的份量是要远高过北辉次郎的。

就在希特勒与北辉次郎在撒马尔罕街头瞎逛的时候。代表着西方世界的英国人和中国方面也在私下里做着最后的沟通。

“伍先生，目前我国与法德美意等盟友，与阿盟、俄罗斯人的作战问题，不知道在不在此次开罗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内，而贵国又持着一个怎样的态度？”

“我国历来主张和平共处，…………。因此我没有办法给你明确的答复。不过，关于我国中枢政府出面斡旋欧亚非战争的问题，我过可以向贵国政府承诺，只要盟军方面首先做出具有诚意的举动。我国政府将立即着手进行斡旋。”

“不知道贵方所言的‘具有诚意的举动’，是

指什么样的行动？”英国代表团的团长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谨慎地追问道。

“我们曾经试探过穷党联盟的意思，莫斯科政府并无在欧洲大陆扩张势力的欲、望，他们可以不对奥地利输出gm，但是穷党联盟现在的势力范围必须得到你们的真正认可。而阿盟，北非的战争已经给他们足够的教训了。他们要求盟军方面退出埃及和苏丹北部，维持埃及和苏丹的独立地位。然后希望你们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运河归还时间，并且保埃及证苏伊士运河的归还。他们着可以保证不再北非地区继续掀动民众的抵抗情绪。”但这一切都有一个限度。阿盟只是感觉到自身力量的薄弱，当十几二十年后。整个阿盟的实力再上一步，或是他们觉得自身的实力已经足够与西方国家抗衡了，战争还会爆发的。这就跟穷党只明确表示了不继续在欧陆输出gm，却提也没提非洲和南美洲！

甚至再过几年，彻底消化了巴尔干地区的穷党，必然会对阿盟提出领土要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等。一场战争在穷党联盟与阿盟之间爆发也不是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条件，俄罗斯和阿盟已经通过中立国家向我国政府提出过，已经被我国政府明确拒绝。非洲是我们的非洲，决不允许穷党渗入。”艾德礼的口气非常坚定。他对面的伍宇翔却笑容亲切无比，谈判桌上常有的把戏么，才亮了亮彼此的真真底牌，自然要表示强硬点。

至于欧洲人的拒绝，那是什么时候的？三个月前，还是半年前？亦或是开战前？局势不一样了，态度怎能还一样呢！

“非洲只有现在属于你们，未来的非洲只属于非洲人自己。大英帝国难道现在还做着殖民世界的美梦吗？是到清醒的时刻了。殖民地的历页注定要掀过去，世界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国家独立、民族独立的大潮终究会席卷整个地球。”

“大势滔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你方在非洲的利益，需要的是你方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中国虽然反对殖民，但依旧坚持上次大战

后的承诺——不插手非洲具体事务的原则。此次举行会谈，调节亚非欧战争是其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在大会中再予以公开。

对于现在的战争，中方的态度阁下想必也看到了，阁下可以与伦敦联系，尽快的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凭着和平友爱的理念，中国会在交战各方间全力握旋，尽自己所能，为和平的早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伍宇翔说起官面话来那也是一大套一大套的，并且非常非常的冠冕堂皇。中国确实不赞同殖民，中国人玩的是直接吞吃，欧洲人在非洲殖民几百年，最终也没见那片大块的黑非洲土地变成了欧洲人的。这点上中国的表现比欧洲更霸道，更无耻。况且锡兰问题呢？日本人在锡兰岛搞得天怒人怨，那不也是中国倒腾出来的问题么？

艾德礼是根本不予理会。他才不管伍宇翔的话有多么的冠冕堂皇呢，他现在需要做的是从伍宇翔的话中，尽可能的分析出中国人的意图和真实打算。

作为中国代表的伍宇翔要见面的可不止艾德礼

一人，还有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法国的朗索瓦·达尔朗。法国人在北非拥有很大的利益，美国人更是占据了摩洛哥，赶的那里的原住民不得不离开时代生存的家园。

就阿盟的尿性，他们才不会只想着埃及、苏丹呢，这些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信仰的世界当中的阿盟领导人，不仅要求盟军退出埃及和苏丹北部，还希望能够得到盟军的一个书面保证——保证绿教在北非的传播自由，保证绿教徒在北非不受殖民政府的歧视和掠夺，希望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能够重返自己的故乡……

“艾森豪威尔先生，请您务必冷静一些，面对现实。美利坚虽然在摩洛哥复国了，并且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是阿拉伯人对于摩洛哥的土地依旧有了天然的继承权。这一点上你们是无法否认的。

二十年的时间，美利坚在那片土地上一直致力于去宗、教化，驱赶驱除数以百万计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这种举措本身也存在着罪恶。

现在贵国境内的绿教徒已经无足轻重，何不维持一个能让阿盟接受的体面呢？现在可不是黑暗的中世纪，让信仰离开政治吧。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你们欧洲人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不是吗？”

“我国从来没有对北非或是黑非洲产生过觊觎之心，我国召开撒马尔罕会议的用意，只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并保证自由世界的安全和发展。”

艾森豪威尔打断了伍宇翔的话，“伍先生，这种官面言辞就不用说的太多了吧。我可是来自美利坚！”美利坚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最大的苦主，比丢失了大半土地，并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的俄罗斯人都要更苦。而伍宇翔嘴中的这些话，能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气的暴跳如雷。“世界就是一座茂密的丛林，所有的国家、民族就是丛林中的生活。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那些太过理想的梦还是不要去做的好，现实是很残酷的。”

目前美利坚小千万人口，原住民只有少少的一

丢丢，而且还在持续的减少当中。老美们对当地原住民的‘狠辣’简直能与他们先前对付印第安人时一般，根本不留余地。那些剩余的阿拉伯人很多都是摩洛哥的大商人，并且一个个都加入了美国国籍。

“所以，我们尊重、认可中国全球的领导地位，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筹措准备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组织，就像世贸一样。美国可以加入，如果你所说的‘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这个。”应该是这种‘没有书记员的秘密会见’给了艾森豪威尔勇气，他把话说的十分直白。

“但是，新美利坚只能是美利坚人的新美利坚！”

第九百一十五章三分阿盟

　　这场战争里，盟军集团中承担着主要战斗任务的英法德三国，和配合着打助攻的美国、意大利两国，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要求？

　　德国人想‘拿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最好还有波兰的一部分，最后就是向巴尔干地区插进一脚。他们要给复兴的俄罗斯人狠狠一击，让那群北方的蛮子接受一次狠狠地教育。这些年穷党联盟和圣彼得堡，给柏林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罗马尼亚这个盟军集团不能忽视的油厂，这些年处于阿盟和穷党联盟的包夹下，过的可是战战兢兢的啊。

　　意大利人最贪婪，也最没有自知之明，他们不禁想扩大自己在北非的殖民地，还对着西亚垂涎三尺；

　　法国人呢？倒不算是贪婪，他们只想打回‘根据地’，也就是现在的大黎巴嫩。在第二次东西战争之前，那里是法国人的殖民地。为什么高卢公鸡

始终能在苏伊士运河上分一杯羹吃？真的是英国人散好心了吗？那是法国人有那份实力。运河两头都有老法的殖民地，英国人捏着鼻子只能认下。

英国人想要的当然是挽回大英帝国的威风了。二战后，丢失了印度后的约翰牛们，真正实力连德国人都要有不如，他们是靠着与法国人的同盟，坚固的熬过了那一阶段，在西方集团之内部狠狠地压制住了德国。然后着手非洲的大开发，二十年间实力再度攀登上了欧洲第一。德国人浅薄的根基让他们在殖民地的争夺和开发上，远不能同英国人并肩，一把好牌最后也打成了输家。名义上保持着西方集团第二的名头，实际上却继续落在法国人的后面。谁让英法同盟呢！

老美是整个盟军集团里的小弟弟。在复国之前他们对前景估计的太乐观了。摩洛哥复国之后。是有大批的前美利坚富翁和上层阶级，乃至科学家们热络的回归故国。也有大批的‘纯正’美利坚人民兴高采烈的赶来摩洛哥，但是更多地前美利坚人民依旧留在了移民国，这就是美利坚浅薄的历史，和自身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根基所决定的。

犹太人倒真的有一批人来到摩洛哥定居，还有大量的人高兴地将自己的国籍变成美利坚国，但是他们的产业继续留在原地，这对重新开始的美利坚有个鸟用。老美还用的着这群犹太佬在欧洲的影响力么？扯j8蛋！

所以二十年过去了，老美的人口还不足千万，全国常备军力只有二十万。直到战争爆发。才征召起了50万国民军，可美国人的战斗力也只这五十万了。

他们在北非之战中出力不小，因为阿盟要在北非扩张势力，这就是要断老美的根。势力最弱的老美在西方集团内话语权不大，他们响应战争的最大目的就是打击阿盟的扩张势头，增强自己在西方集团内部的话语权。因为美国人很清楚的知道，有了付出才有收获！而老美最终的目的，是顺着西撒哈拉继续向中非渗透。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切都是利益作祟。

中国没资格提摩洛哥的原住民。看看他们在南洋坐做下的事儿，四十年前还不少于4000万的南洋土著，现在连一半都不剩了。不知道多少个岛屿上的土著因为叛乱或别的事情，被满手沾染血腥的日本士兵斩尽杀绝。又有多少个岛屿上的原住民完全断绝了传统的文化，变成了说汉语，写汉字。穿汉服的中国人！

当然，英国人在南非做的也很好。他们在一点点排斥德国力量的同时。更将大量的白人从欧洲大陆送到了非洲的最南端，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荷兰人、爱尔兰人，现在的南非，白人数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国家人口总数的15%。这里的一切都牢牢地被白人掌控着。政治、军事、经济、工业……

而原时空的南非，白人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没能占据南非总人口的10%。

欧洲大陆目前已经向南非迁移了数百万名本土居民，所以，大哥别说二哥，这个问题上，全球所

有的强国都每一个是手上干净的。如日本人在锡兰的遭遇，移民和当地原住民间所爆发的种族冲突甚至是清洗，从来没在这世界上断绝！

“艾森豪威尔先生，殖民的统治本身就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残酷性，殖民就是掠夺。中国不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情，也不否认日本政府和军队对锡兰人民的奴役，更会清晰的认知到你们欧洲人对非洲的改变。我们需要看清楚一个现实：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的涌入，非洲以南非为代表的几块殖民地，其军事殖民色彩正在逐渐变淡，中国一直认为殖民终将走向灭亡，并且这个时间不会太过长久，原因就在这一点。”

“再愚昧的地方也要会被文明照耀，今后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你知道吗？我国高皇帝陛下【刘暹】曾经留下预言，下个世纪的地球不再是现下封闭的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村落，地球村落。高度发达的通讯会让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就紧密的联系在一块。所以，日后之地球可以有超级强国，但不会再有绝对霸主。高皇帝陛下说此格局为一超多强！”所谓‘一超’当然是中国了。“因为两日前

我国已经成功实验了一场核爆炸。先生应该不知道什么叫做核爆炸，今天的晚上，撒马尔罕大剧院，我国将会放一场特殊的电影，邀请全世界的代表来观赏。届时你就会知道未来的世界和平，保障在那里。”

“因为小蘑菇这东西虽然需要强大的工业和财力、物力支持，但中国相信盟军集团绝对是不欠缺的。在这种能够毁灭全球的武器制衡之下，未来的世界，和平将是不容违背的制高点。

文明的传播会以你意想不到的速度，流光一样发展。文明开启智慧，智慧则将释放出人类所有的劣根性。民族独立、皿煮政治，一杆杆占领着正义制高点的大旗会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早的竖立在非洲，竖立在所有的殖民地。

正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但不管那些高举着大旗的政客们怎样卑鄙、罪恶，殖民这种更加罪恶的制度都将在这股不可阻止的浪潮中泯灭。”伍宇翔神色平静，头脑清醒万

分，一点也没有被言辞中的蛊惑力煽动。表现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最基本的素养。

艾森豪威尔在这一刻却是惊诧的很，他能够感觉出伍宇翔言辞中的真诚，一个瞬间里他甚至已经相信了这就是中国人真正‘摒弃’殖民的原因，但最终他还是按耐住了内心的冲动。

“中国不会插手非洲事务，但中国永远反对盟军集团对非洲的殖民统治。”

“美利坚既已在摩洛哥复国，我方相信摩洛哥就永远会属于你们。但是中国的态度也希望盟军方面，你们美利坚国，认真的考虑考虑。究竟是硬霸着北非不松手，还是扶持北非绿教各国，制衡阿盟来的更好！”前世的中东，阿联酋等油霸国家只是空有财力罢了，沙特倒是建立起了一支不俗的武力，可要说整个天方世界的老大，还要看伊朗与埃及。当然了，伊拉克要不是中间出了乱子，它就会使一个加强版的沙特，同时也会压制着沙特的出头。原时空的中东有着太多复杂的因素了，以色列这个搅屎棍和两伊战争，让整个天方世界四分五

裂。当然，还有阿富汗战争。

中亚五国的绿教力量和巴基斯坦几乎让当时的小**丝刘暹不把他们与中东产生联系。

所以，这个时空的天方世界，也是分裂了最好。

再温顺的猫，变成了老虎之后也会吃人。现在的阿盟实力比原时空的强出太多了，如果他们顺利地将影响力扩散到北非，接着向中非渗透，阿盟将变成世界力量的真正一极。

刘暹在去世之前，说了很多，做了很多。在他制定的地球框架之中，天方世界是一个名义上统一，实质上分裂的势力。北非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以埃及为主导，可以抗衡西亚。那么剩下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再加上波斯，就是制衡两者的第三方势力。

整个阿盟三方鼎立，历史的仇恨和教派的纠纷，彼此牵连，相互制衡，这样的一个阿盟对于中

国永远不存在威胁。

中国现在对于阿盟的态度和策略就是照着老皇帝留下的线路筹划的。因为历史和教派的原因，波斯王国先天上就跟奥斯曼不对付，在中国的有意纵容和不着痕迹的挑拨下，这两个已经不存在巨大的外在威胁的国家，没几年就疏远了关系，并且就阿盟轮值主席国的位置你争我斗。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无疑倒向了波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嘴边，当然要以中国爸爸的意思为准了。再说了，这两国家于经济上也更倾向于波斯而非奥斯曼。

大势进展到现在这一步，亚欧大陆的天方国家已经明确的分作了两个集团，就剩最后的北非‘独立’了。为了进一步的让北非与西亚对立，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盟军集团能对埃及等国展开一场扶持。

盟军集团如果做了这一把，不仅会让北非与西亚永远的融合不到一块去，给能给盟军集团不小的

好处，当然，更能湮灭盟军集团此时的战意。

现在就是不知道盟军集团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了！

新书近日准备上传

时间段是穿越到乾隆三十年。北宋那书被毙了，就重开了这一本。

叫什么名字好呢？

地球球长？

还是——我要当球长？

大家说说，哪个更好些？

第九百一十六章地球球长

撒马尔罕大剧院是撒马尔罕地区最大的剧院，这个集放映、舞台于一身的艺术建筑并不宏伟浩大，却是整个撒马尔罕地区上百万人最高的挚爱。

这里有最大的化妆室和最先进的现代化舞台与灯光、音响设备，有着特殊的扩音构造，可以让舞台上的声音清晰的传遍整个大厅，并建立在列基斯坦神学院的遗址之上，拥有特殊的意义，在整个中亚地区都是数一数二的艺术圣殿。

多少中亚的音乐家、艺术家渴望在这里举办一场自己的音乐会。

而现在，这个中亚艺术家们眼中的圣堂却被政府彻底敞开，面对着汇集到这里的全世界各国代表。当然，不是每个代表团的所有人都能到场的，中国政府发出的邀请帖，一个代表团最多不超过十张！

秘密之所以是秘密，就在于没第二个人知道。当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有了第二个人、第三个，那么秘密就不再是秘密，顶多是公开的秘密。

小蘑菇、核试验，是这天下午整个撒马尔罕最热络的话题。

英国、法国、德国等等，一个个国家代表团的高层在急切的向着国内猛发电报，然后就是焦急的等待着国内的回信。这其中如希特勒、艾德礼，两个站在英德统治阶层的顶层的人物，更是多‘核’面色大变。

盟军集团虽然还没动手进行真正的核试验，可这种理论上能一次击毁一个城市的超级武器，两个人都是听说过的。即使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在英国和德国，也是只有国家的最上层人物才能知道的秘密。

所以。当时间走到傍晚六点中，英法德意美五国为首的西纺集团各国的代表。人人脸色都很沉重。无知者才会无畏，那些嘻嘻哈哈一片欢乐的拉

美国家和印度的阿三们，哪里知道小蘑菇真真的威力。

礼堂里坐无虚席，荧幕上画面闪动，从这个时代最顶级的音箱里传出了激烈的打斗声，以及兵器的撞击声，不久之后，热兵器的射击声取代了冷兵器的撞击声。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而观众们的情绪也完全投入到了电影画面中去。

荧幕上正在播放的正是中国本土最炙烫的枪战片《追猎》。内容讲述的是建国初期中国人开发外东北的故事。与许多商业影片一样，这部由中国电影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以赚钱为自身的第一目的，由于面向的观众群体主要是大中国圈的各个国家，尤其是本土和南洋、北美各国观众，所以也投其所好，内中情节不乏荒诞之处，导演撒的一把好狗血，但是这类影片的票房一向很有保障！

出乎各国代表团预料的事情，中国人竟然在撒马尔罕大剧院里放弃了《追猎》这部电影来。而且是中文版，下方的外文字母只有英文，另很多到会的成员只能用眼睛去看荧幕上那一次比一次火爆的

打斗画面，而没办法明白半分内中的对白。

希特勒很气愤。中国人竟然这样做，这太让他受伤了。在跟柏林联系了之后，希特勒就万分迫切的想要知道小蘑菇巨大的威力究竟有多么巨大。因为他知道。盟军集团的各个成员国，自己单独一国搞小蘑菇或许很艰难。但要是联起手来搞一搞，并不存在太多的困难。至少柏林方面的回答让希特勒清楚。盟军下定决心是能搞出来小蘑菇的，差距只在一个时间上！

但是跟盟军集团只是到会人数中很小的一部分，欧洲方面都只是人群中的一块，排除掉非洲之后，亚洲、拉美和北美国家的代表，才是大厅内的主体，这些人里，东方面孔的人十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西方面孔的人里也至少有一半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以印度的阿三哥和拉美各国家的代表为代表，这些‘事不关己’和‘没心没肺’的主儿，一个个都表示自己很高兴很乐意来欣赏一部优秀的中国电影。

倒是很多中国藩国和属国的代表们有些同希特

勒一样的感受，知道一些内幕的他们很受伤，我来看小蘑菇，你给我放枪战片，让人伤不起啊。

但是该来的还是要来的。就在一部《追猎》演绎到最高、潮的时候，电影戛然而止。这立刻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意，正看得爽着呢，你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但是当小蘑菇爆炸的画面在荧幕上播放一次之后，当然看黑色的烟雾中翻滚的炙红色烈焰，看到那多蘑菇云的巨大威力后，整个大厅寂静了。

“诸位，今晚八点，我方将会在撒马尔罕议会大楼召开‘小蘑菇’新闻发布会。希望诸位稍后能够积极参加。我方将在发布会上就‘小蘑菇’的使用、制造等一系列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次出面的中国新闻出版署的boss邵镜清单单的说了两句话，然后拍拍屁股走了。他的后面跟着一大堆各国代表团的高层。

再也没人关心《追猎》了，与一部可以再看一百遍的电影相比，小蘑菇的一丝一毫信息都重要过它百倍。

时间已经六点五十，距离发布会只剩下一个小时多点，所有的人都希望尽快的赶到现场，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最好的位置。

小蘑菇那湮灭一切的威力太深刻了，冲击波扫过，所有的建筑、飞机、坦克，化为乌有。中国人花费巨资在沙漠中修筑的那片要塞，和充斥在期间的一间间营房、仓库，一处处阵地、发电厂、机场等建筑，全部飞灰湮灭，化作一片废墟。

如此之威力，只是短短的七分钟，小蘑菇已经将自己强大无匹的威力深深的印刻在所有与会之人的心头。

“邵桑！邵桑！”

邵镜清7点40了，才施施然的从后门尽到议会大楼。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熟人，一个这个时候不应该出现在议会大楼内部的熟人。东京日本政府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这是邵镜清的老熟人。

这人是东京日本政府内部第一个公开倡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政治人物，最早的时候近卫文磨提出大东亚共荣，但是南北日本的实力、朝鲜、阮朝和南天国的实力，对比庞大的中国差的太远，于是大东亚共荣就进化为了以中国为首的大亚细亚主义。现年50岁，可以说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整个东京日本政府，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来到会议大楼内部的人，除了一直高举亲中大旗的近卫文磨，也没有别的人了。对比西南政府的北辉次郎，这次作为东京代表团团长的近卫文磨与中国方面的关系，近亲的可太多了。

“近卫君，你怎么等在这里？发布会马上就要召开了的。”邵镜清神态轻快无比，中亚用飞机送来的录影带他昨天就看过了，感觉真的是至此端上了打不破的铁饭碗，中国只要手中握着小蘑菇，那么中国的霸权就一直有持续下去的本钱了。

所有知道了内部的人，心中都跟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邵镜清一开始还在为撒马尔罕大会的议题赶到担心，觉得操之过急了一些，政府应该再推迟

上三两年，让盟军集团与俄罗斯人、与阿盟拼个两败俱伤，到时中国再站出来调停。岂不是更好么！

然所有的担心和担忧在观看了基地送到的这一片影像后全部消失不见了。有小蘑菇这种大杀器再说，附以现今中国强大无匹的实力，中国就是地球球长！

“邵桑，我想去试验场亲眼看一看，贵国可以答允吗？”近卫文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冒胆相问的，神色很忐忑，语气不安的等待着邵镜清的回答。

虽然东京日本也是中国手下的得力马仔之一，可在所有人的认知中，小蘑菇绝对的属于国家最高机密。中国人现在把录像拿了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而实地开放怎么看都是种奢望。

可事实是，邵镜清笑了。让近卫文磨意想不到的笑了。“当然可以。我国在实验成功之后，内阁和国会就正式做出了决定，开放第一次实验场地，让全世界的人都近距离接触小蘑菇的恐怖威力。这

种超级武器，不仅爆炸的那一瞬间无比强大，更麻烦的是其爆炸后的污染。”

“近卫君，大会结束之后本人也将亲自到克孜勒库姆沙漠看一看。如果你愿意，届时我们可以一起去。”作为中国政府体系的一名高级却远够不上顶级的文官，邵镜清能用这么轻松的语气对近卫文磨说话，那就完全可以证明话中的真实性。

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派人去看，甚至是民间个人，可不是看在东京日本的功劳上给的面子。

近卫文磨满脸的惊诧。

……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世界和平，虽然进行了核试验，但是中国政府并不主张核扩散。作为一种新能源，中国政府认为更应该将核能量应用到电力的生产上，而不是让它变成毁灭人类文明的武器。

中国掌握核武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保卫中

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保护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不受外来侵犯。中国政府在此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政府的话都能当做是屁。但是在举世唯我独尊的时候，如此之承诺却能起到对地球各国一定的安抚作用。

新书《我要当球长》发布

简而言之是穿越到乾隆中期搞造反的事，格局不会只限制在东亚，而是要囊括整个地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收藏、推荐、点击，求一切的一切！

t/rqzebzh

第九百一十七章丘吉尔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发布，希望大家支持，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一切！

旭日东升，在金色霞光中，一支车队不紧不慢地驶进了唐宁街10号。

这个大英帝国的心脏！

首相官邸里一场决定着世界命运的会谈正在进行着着。

大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的转车还没停下，首相府邸派出的秘书就已经站在停车处边上等候。艾登刚刚下车就迎来了恭敬的问候，然后被秘书请到了一间会客室里。

“首相没有空闲吗？”

艾登在沙发上落座之后，毫不客气的问了秘书

一句。

“是的，阁下。就在十五分钟前，柏林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正式拜访丘吉尔首相。会谈还在进行。首相准备在会谈结束以后，立刻来见您。”

“哦。德国人。他们也在害怕的小蘑菇吧……”艾登像是被这个消息触动了内心的忧虑，整个人的精神都变得恍惚了来。首相府邸秘书等了片刻见艾登还没有从自己的内心里醒来，悄无声息的退了下。

秘书为艾登端来热茶，而且将几张刚刚出版的报纸搁在了这位阁下面前的茶几上。这可不是用来给艾登打发时间用的，这些报纸全是欧洲出名的报业，上面的社评代表的是整个欧洲的民意和倾向，任何一个西方政治人物都不能忽视的。

被秘书的动作惊醒，艾登拿起了茶几上的报纸看了起来。德国人来拜访丘吉尔，只怕一时半会的谈不完。虽然英德国内派出的军事观察团还没赶到

撒马尔罕，同时撒马尔罕的代表团也必须等到参加完中国人该死的大会以后才是去爆炸实地勘察，可小蘑菇的威力已经得到了整个世界的认可。

这两日。欧洲各大报社的头版头条全部是论证小蘑菇威力的报道。

艾登也不打算猜度德国大使与丘吉尔会谈的内容，不过是结束战争的问题。中国人的超级武器一出，整个盟军集团都没有继续战争的信心了。

他只是一边品着茶，一边看着报纸。报纸上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几乎全是关于超级武器的消息和评论，这一武器的出现会给世界格局造成怎样的影响。短短两天的时间，西方世界俨然已经有了不可动摇的定论——中国的霸权再也无法动摇了。

还有一些报纸‘惊诧’于中国人竟然开发出了这样‘惨无人道’的末日武器，实在是与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和平路线’背道而驰，他们对此行为表示“遗憾”，乃至“谴责”！

艾登看了几篇报纸上的评论，对国际战略形势将会发生的变化估量的倒是蛮有见地的，而且含沙射影地指出这次爆炸试验是中国人的一次核讹诈。

言谈中非常的为西方各国悲催的命运而哀叹。

而最后一篇时事评论则更加大胆的预测，西方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超级炸弹！

看到后头的那篇时事评论，艾登略有些暖意的哼了一声。说句实在话。他可不屑于“西方不亮，未来属于中国”这种论调，罗伯特·安东尼·艾登是英国国内出了名的鹰派。在他初上台伊始，对战争就表现出比其前任更为强硬的态度。他在一份研究报告的序言中写道：“决不能仅仅为了维持北非社会的稳定而对阿盟让步，那样做只能事与愿违，促使阿盟的愈来愈大，绿教徒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曾经见识过中东地区狂热的绿教徒们对于北非问题的狂热鼓噪。诚然，天方世界里的平民中不乏那种庸庸碌碌、仅以混碗饭吃为满足的‘草芥之民’。但是，在阿拉伯人群中。也存在着大量追求‘天方世界一极’、‘阿盟大联合’、‘阿拉伯世界大独

立’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而且这种人还控制了阿盟相当的舆论和话语权。

在艾登的认知中，阿盟就是一座‘大兵营’，既然是兵营，那么里面就没有平民！就不值得人道的怜悯。

或许是原子弹的威力被不知道深浅的报纸和电台夸张得太厉害，现在全世界都对超级炸弹感到了恐惧。就连中国人也万分担忧这样的武器会不会被外国人掌握。

艾登几天来见丘吉尔，就是要与丘吉尔商量一下舆论的控制力，因为大英帝国的陆军已经隐隐发起了骚动，他们的战斗意志在直线下滑。

艾登特意看了一眼这篇时事评论的作者署名，发现是笔名——永不放弃的唐吉可德。但是这个笔名非常陌生，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并不是什么名人，不过见识真的很好。小蘑菇这东西耗资很巨大，可只要给时间，盟军集团齐心协力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一定能够拿得下。

等到盟军集团手中有了小蘑菇，中国虽然依旧强大，却不可能再死压西方，因为蘑菇战打起来是要整个地球买单的。西方文明至少不用再担忧有灭亡的一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蘑菇的出现甚至是西方文明的大救星，它让世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章。

只要人类不想毁灭，第四次世界大战就注定打不起来。

很难说，这个永不放弃的唐吉可德到底是什么背景，身为陆军大臣，国防委员会成员，又长期浸淫在官场之中，艾登对笔者很好奇。他一直都坚持的认为，任何出现在报纸头版位置的时事评论，其背后肯定代表着一种社会力量或者政治力量，而绝对不只是作者的想法那么单纯。

“亲爱的艾登，我们的德国朋友希望尽快停止战争。他们被中国人的小蘑菇给吓怕了。”丘吉尔用一种鄙视的语气描述着刚才他与德国大使的会谈。德国人很怕自己会成为下一颗小蘑菇的实验场

地，他们跟英国不一样，甚至法国和意大利都要比德国的地理优势更大。德意志是盟军集团对抗俄罗斯人的第一线，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北方堡垒。

换句话说，德国人是跟对方距离最近的国家。谁敢保证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算话，如果一颗小蘑菇被中国人扔到了柏林，或者是法兰克福、汉堡等地，那就是德意志最大的悲剧。

所以，盟军五国当中，德国人是最迫切的一个。但能战敢战的德国人好歹还有一口傲气在，没有独自与中国苟合，而是与英法美意先进行沟通。这两天里，德国人受到的震慑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德军的战略和士气。德国大军在波兰、在匈牙利、在巴尔干，已经转为守势，并且其陆军士气就像英国人一样在迅速的下降。

普遍存在于各**队中的收音机在这期间起到了一个很坏的作用。

“首相阁下，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德国，大英帝国也一样被恐惧所笼罩。这两日我国陆军部队的

士气严重下挫，我们必须引导开这股恐惧的气氛。否则盟军集团不仅会在现实中输掉这场战争，更会在精神上被中国人彻底打败。”

“我们可以败于战争，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决不能败在心灵。”

“小蘑菇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拥有。到时候我们将会重新向中国人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为我们赢得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的心灵必须要有股掀翻中国人的勇气，不然，大英帝国要沉沦，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要沉沦，整个西方文明都要沉沦！”

艾登说话有股演讲的味道，这样的话不应该在首相官邸的会议室里说，应该在内阁会议和国会上说。丘吉尔认同他的一部分观点，因为整个大英帝国内部最大的鹰派不是艾登，而是他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掀翻中国人的霸主地位，重新夺回大英帝国丢失的地球皇冠，重新夺回印度。这是丘吉尔做梦都想实现的愿望。但作为大英帝国这艘巨大战舰的掌

控者，他还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冷静。

“我的部长先生，冷静，你需要冷静。大英帝国已经没有再挑衅中国的力量了。你要清楚的知道一点，当小蘑菇在联盟的倾力合作下以最快的速度诞生的那一刻，联盟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丘吉尔把一切看得都很透。

盟军的小蘑菇诞生了，也就意味着五国全都掌握了生产小蘑菇的技术，或许各国的高精密度机器还不够齐全，但这不是问题。丘吉尔敢保证，在盟军集团第一颗小蘑菇出世的第二天起，各国就都会用出全部的力气生产属于自己国家的小蘑菇。没有了联盟，单独的一个英国，是无法挑战庞大无匹的中国的。

何况这场战争对英国造成的创伤也不是不值得一提的。如果战争中花费的诸多金钱和人力物力能够投入到非洲，大英帝国每年从非洲获得的收益将再翻上一倍也不是不可能。

“分裂的联盟，分裂的欧洲……”圣彼得堡和穷

党联盟，日后不知道会牵扯住英法德意美多少的精力，丘吉尔很清楚，梦想就是梦想，它实现不了。

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大英帝国已经错失了压制中国人的时机。二战之后，那个庞然大物，在欧洲陷入彼此的争夺和牵扯之中时，已经牢牢铸就了自己统治全球的宝座。

第九百一十八章世界和平靠蘑菇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上传，继续大家的支持。拜求收藏、推荐、点击，拜求一切支持。

走过长长的、幽暗的地堡通道，勃列日涅夫跟着总机关秘书终于来到了佩伦地堡的地下第三层。他还是第一次进入这个久负盛名的地堡，乌克兰人在1933年开始建造这个地下堡垒，不仅聘请了乌克兰本国的多个建筑大师，更从中国邀请了震旦大学、京师大学、水木大学等多个著名学院的土木专家，还有来自中**方的土木工程师，汇同设计这个庞大的地下建筑群。

勃列日涅夫非常吃惊。按照他的认知，他现在的位置实际上应该在地表之下二十米左右的位置，这个位置足以抵挡任何常规航弹和超级火炮的攻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抵挡超级炸弹的轰击！

走在通道里，勃列日涅夫思维有些发茬，想起了这几天国内热度高的烫手的超级炸弹话题。不知道这个以斯拉夫神话中的大神——雷神佩伦为名字命名的地堡，能不能抵挡住小蘑菇的攻击。勃列日涅夫一时间还真不觉得好判断，毕竟他对小蘑菇一无所知，自从报纸上看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乌克兰政府可没有制造出小蘑菇来，他们政府高层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小蘑菇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就连基辅大学的原子能专家也没有直观的印象。

乌克兰总统亚尔·卡普特洛和乌克兰第一大党，占据了乌克兰国民议会75%位置的国社党的诸多高层人物，及乌克兰政府的高层。三个在野党的三两人物，都在佩伦地堡中。当乌克兰政府的带外发言人勃列日涅夫跟着副官赶到地方，见到这些国家高层人物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国家最顶层的权贵高官们都在电影放映室里观看一部电影。

说是电影，其实并不准确，那实际上是一部记录片，某些画面是从飞机上拍摄的，然后还有从地面拍摄的，再之后综合剪接连在一块的片子。从画

面上看，那地面之上的要塞工事已经变成了废墟，地面上大片大片的焦黑。残垣断壁到处都是，像面团一样被巨力拧在一块，或扭曲变形的坦克清晰可辨，与一座座废墟交错在一起。

由于是无声影片，放映室里听不到什么其它的声音，只有那台放映机电动马达在莎莎的响，没有人说话，偶尔的一两声咳嗽，反而更加增添了现场的压抑气氛。

秘书领着勃列日涅夫在后排座椅上坐下。勃列日涅夫识趣地坐在那里，静静地与这些国家高层领导人一同观看影片，并且很快从影片中认识到这片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小蘑菇爆炸纪实。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勃列日涅夫作为乌克兰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很清楚这场爆炸和小蘑菇对乌克兰产生的影响。那简直是全方位的。是这几日国内最火的话题。报纸、广播，咖啡厅、餐厅，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在议论着这件事情。而大部分的乌克兰人的反应乃是高兴。

人数接近3000万的乌克兰人，很清楚自己最大的靠山是谁。如今小蘑菇出现在了中国人手里。而不是英国人、德国人，不是俄罗斯人。那乌克兰今后还有什么好怕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日后的乌克兰人就等着在中国这颗苍天大树的庇护下，愉快的生活了。

勃列日涅夫认真的观看着电影，一遍怎么够，放映十遍他也看不够啊。那毁天灭地的威力让他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超级武器，什么叫做人类自我毁灭的终极炸弹。

他已经明白如此高逼格的会议为什么要他一个政府发言人来参加了，因为后天就是撒马尔罕大会召开的日子，一连串的协议必将在这次大会上签署，那么作为参与国之一，作为中国忠诚的追随者——乌克兰皿煮共和国，必然要阐明自己的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的。而这个期间，勃列日涅夫免不了要被盟军集团或是北欧国家的记者追问小蘑菇的问题。

现在观看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头，接下来想必会有一场本国最高逼格的会议召开，然后自己十有**会列席旁听。

面上表情不动，勃列日涅夫脑子里已经转了无数个圈。

会神地盯住了银幕，仔细地观察那座要塞的废墟。他发现，城市的中心地区在空中角度看，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圆形的冲击波痕迹，而在这片地区内的建筑物被摧毁得最为严重，显然这就是小蘑菇的爆点了。

而且通过片子末尾的一幅画面，勃列日涅夫清晰地看到一片被烧成了琉璃样儿的沙地。

非常可怕，真的非常可怕。

影片的播放又一次来到了尾声，两分钟之后，银幕上一片雪白，影片再次播放完毕。亚尔·卡普特洛叫停了工作人员，会议开始。

勃列日涅夫列席旁听，两个小时不发一言，聋哑人一样呆在旁边。与会的人也完全无视了勃列日涅夫，后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发言人，刚刚摸到乌克兰中层官僚的边缘，在整个乌克兰政治精英汇集的场合里，哪有他发言的余地。

却根本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早在会议开始之前，就已经意性讪讪，政府开大会有个毛的热度和激情啊，只看大会的条幅就明白说的是什么话了，偏偏政府还要用n多倍的时间来唠叨废话。就比如亚尔·卡普特洛在这次会议上说的那些话，就比如这次会议最终讨论的结果，一句概括之——一切都跟着中国走，做一名忠诚的中国小弟。这他么有什么好唠叨的？就为了把这句话说的更好听一些？

但是勃列日涅夫知道，同这个会议一样的会议，这两日里肯定会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召开。比如乌克兰的邻居——东西俄罗斯，比如南面的阿盟和万里之外的日本、朝鲜等国，乃至更遥远的拉美国家。

小蘑菇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从此，大

国有了保护自己皇冠的终极武器。世界格局在这场变动之后，不知道要经过多久才能再度产生变化。如过去几十年里，如中国的崛起那般的强盛之路，再也不可能被重复了。

　　中国不会是罗马帝国，不会是沙皇俄国，庞大的国土会始终掌控在中国人的手中，因为他们手里的小蘑菇。这个国家百年、几百年之后即便再腐朽，也不可能像中国掀翻沙俄那样被另外一个国家掀翻，因为他们手中的小蘑菇。

　　小蘑菇这个地球文明迄今为止进化出的最高终极武器，它为战争而生，却最终阻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阻止了第一、第二东西战争那般几千万军队全面冲突的战争的重复上演。因为整个地球都承受不起核战争的危害力，只要握着有小蘑菇，那他就拥有了掀翻整个‘桌子’的权利。

　　勃列日涅夫还没能想的这么深远，他只是感觉到中国的地位再也不可动摇了。今后能够击败中国人的只有他们自己。

而时间向前推移二十年，第二次东西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刘暹就为小蘑菇发展纲要提出了最终的纲领，他展望小蘑菇出现后的‘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小蘑菇终止了全面冲突的战争。

日后的局势会比他前世的政治更加简单化。因为中国的强大根本不是原时空的老美可比的。况且这个时空中也不会出现威慑整个世界的红色钢铁洪流，或许国际形势看似依旧很紧张，其实只会是一个表面现象。

中国就能像前世苏联轰然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的老美一样，想怎么摆布谁就怎么摆布谁。

回看原时空北极熊跌倒后的地球时局，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只不过是美国故意挑起的事端，而他自己又在中间做着裁判长，绝对的通吃两边。即便别人都已看穿他的计谋，可是从中东问题到东亚问题，再到阿富汗以及刘暹穿越前的全球热点乌克兰问题上面，大家不还要捏着鼻子听着老美的皿煮圣经么？

当然，中国的崛起，和欧洲国家与老美关系变化——从附庸到现代的暗斗与合作，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后，老美的世界霸权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时的政治讲究的是斗而不破，中美俄一样。就乌克兰事件而言，先是英国和大**等国对着俄国喊打喊杀，美国也表现得蠢蠢欲动，但是结果如何？英国第一个站出来说“美国没有动手，我不动手”，俄罗斯的飞机直接在美国舰船的头顶上飞，但是美国有说过对俄罗斯动手吗？这些全是嘴炮，全是政治斗争、施压，而不是真正的赤膊上阵。

一旦爆发真正的大战，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只要攻击本土，常规力量取胜的可能性都很小，要想将对手打到必须使用核武器，到时没有任何赢家，只有输家，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

所以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在刘暹的‘眼光’最终能看到的21世纪，核武器就是全世界保持和平的最重要因素，没有之一。东方、西方，就跟原时空的中、美、俄、英、法一样有着能把小蘑菇送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手段，所以东西方、穷

党、阿盟等也会像原时空的五大流氓国一样，之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利益纠纷都会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而不是武力。

为什么非要动武？难道你想在核冬天下过原始人的日子吗？？

第九百一十九章中国的联合国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上传，恳请书友支持。点击、推荐、收藏，每一份支持都是对新书最好的帮助。

撒马尔罕会议终于召开了。

一切的蝇营狗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全都浮云消散，中国举世无匹的国力加上小蘑菇强大的震慑力，整个大会再没有任何一丝异声。

盟军集团、阿盟与两俄罗斯为代表的北欧、东欧，在大会上达成了初步谅解，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具体和平协议的签订还需要他们间彼此的沟通和妥协。

中国的第一个目标顺利完成，然后就是他们的第二个目的——这次大会的第二个重心，如外人猜测的那般，是志在组建一个比世贸组织更加庞大与‘组织’化的，以全球国家为对象的机构——联

合国。

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等等，简直就是兔子们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了。

因为它还规定，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应遵循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联合国不得干涉各国内政等原则。

中国是联合国的轮值主席国。注意，轮值，不是世职。虽然这个‘轮值’是要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对中国投入不信任票，中国才能‘轮值’。但这也是‘轮值’不是？这也是皿煮！

当然了，轮值主席国在规定上并无太大的权利。这个由刘暹构造的体系，轮值主席国的法定权利实际上与原时空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没大的区别。不过是还兼任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配合着世贸组织，一言概之就是：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

加强各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平等公正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建立公正、正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联合国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依旧叫做安理会，安全理事会。只能也与原时空的没啥区别，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中唯一要求每一理事国都必须始终有一名代表驻在联合国总部。是唯一有权采取军事行动的联合国机构。

同时，联合国也设置有联合国秘书长，是体系里制衡主席国的重要一环。是联合国大会指定的这一机构的“行政首长”，负责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家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项提请安理会关注，并执行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其他主要机构托付的“其它职务”。

如果将整个联合国当成一个国家的话，轮值主席国就是名义上的最高元首，而秘书长是主导政府的行政一把手。这个职务的选举原则跟原时空的没什么区别，1.地区轮任、2.唯才是举、3.大国一致、

4.小国优先。

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安全理事会，刘暹的设计体系里也一样有着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十大非常任理事国。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轮值主席国，自动的排除在常任理事国序列，刘暹也不认为联合国这个面子货色面对真正的实力的时候有个鸟用。

五大常任理事国，东西两大阵营各一个。阿盟一个。

这实际上就是两个给盟军，三个属于中国小弟。

五个位置，最好确定的是阿盟，除了奥斯曼帝国。便是在阿盟内对奥斯曼不假以颜色的波斯王国也不能做到服众。更重要的是，阿盟的这个位置归属奥斯曼，还是中国的倾向。天方世界的震荡只是小小一点波澜。

难的是另外四个名额。

中国的藩国一个都不在考虑之中。属于东方阵营的两个名额全是马仔小弟的。而且可以很确定的限制在俄罗斯与日本头上，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分裂的。东西俄罗斯、南北日本，对此都虎视眈眈。

盟军集团因为两个指标也很受伤。打酱油的意大利和老美去掉后，西方文明还存在着英法德三个绝对的大国，偏偏中国人只给出了两个位置。

英国人的位置相对的还有保障，可德国人与法国人本身就比较有抵触的两个国家，现在被这么一刺激，彼此的关系就更加拉远了。

很多精通中国古文化的欧洲历史学者，脑子里已经不由自主的想到‘二桃杀三士’，这个古老的中国典故了。

当然，这个时候的联盟不会真的破裂，要破裂也需要小蘑菇制造出来后，有了安家保命的杀手锏之后才翻脸。但是法德之间的旧伤口又一次破裂却

是真的，高傲的法兰西人看到自己竟然没德国超过，那种刺激绝对够让他们把德国人恨到死，并且一股反英的浪潮也在法兰西内部生起。

同样的日本，东京和长崎也打出了狗脑子来，这两家真真的是旗鼓相当，谁也压不倒谁。这两家最近几十年里关系已经缓和了很多很多，毕竟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是以一个‘日本’的身份出征的。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却只能以一个身份担任，东京与长崎是必须分出一个高下来的。

除非这两家背后的大佬和财团们能够瞬间放下几十年的争执和利益纠纷，让南北日本合二为一。而这种可能在中国的估量中，可能性还不满1%。

俄罗斯方面，圣彼得堡背后虽然有北欧各国的支持，但与莫斯科在较劲了一番后，却有些力不从心了。

皿煮国家的战斗力怎么能同穷党组织相提并论呢。红色的莫斯科，引导着红色的穷党联盟，虽然早早就没有了红旗遍插寰宇的豪情壮志，这些年他

们在拉美和非洲的活动却颇有成果。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些年在彼此国家里都有力量渗透，但很明显，一系列的明里暗里交锋后，圣彼得堡败了。圣彼得堡高层被舆论界突然的爆黑料，搞的手忙脚乱，狼狈不堪。而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如皿煮俄国第九飞行器研究所等一系列高端军工重地被或轻或重的袭击，穷党联盟更是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国鼓动、发起工人运动，然后以签署密约的形式，用国家信誉背书，保证不在北欧几国里搞破坏性的工人暴动、罢工、集会等等活动。直接斩断了北欧四国对于皿煮俄国的支持。

《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很简单，但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各个位置的确定，就需要时间了。但这些对于中国已经没有半点影响。战争结束了。

埃及和苏丹的临时政府已经出现，这两个被盟军扶持起来的国家，对于原先的流亡政府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到现在新政府也没派出代表进入阿盟，整个天方世界也不承认这两个国家。但这有个鸟用，北非战争终究是盟军打赢了。

阿盟在北非虽然还有不小的实力，还有一支支的游击部队，可只要盟军的北线停手，当英法的力量从俄罗斯一线抽出手来，要剿灭阿盟在北非的力量，根本没半分难度。

德国人从他们占领的波兰领地、斯洛伐克、巴尔干地区陆续退出，但斯洛伐克临时政府的成立也给莫斯科出了个小小难题。

后世有人用这样的一番话来形容足球界：梅西和c罗是领航者，众多人望其项背；齐达内是巅峰，孤零零的站在山顶看着他们；贝利是一只乌鸦鸟，飞在空中一览众山小；马拉多纳是神，在云端戏谑；罗纳尔多是外星人，地球在他脚下。

而在眼下的时空，这个时候的地球，梅西和c罗的位置还有中国来代替，地球所有的国家加在一块都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没有齐达内，没有贝利一览众山小，没有神一样的马拉多纳和外星人肥罗。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只能算是欧洲的夏蒙尼·勃朗峰和非洲的乞力马扎罗，他们绝不是珠穆朗玛峰，所

以站不到地球的巅峰。虽然勃朗峰和乞力马扎罗山已经高的让许多国家只能仰望了。

莫斯科带领的穷党联盟到真实一只黑乌鸦，被整个世界敌视。就算是中国内部，也有他们的敌人。所以这只乌鸦不可能一览众山小，因为乌鸦不是苍鹰！

高傲起来的法兰西人比神都傲气，可他们没有神的实力。

自从被中国打出了北美本土以后，老美就彻底离开了地球的政治舞台中心，他们是外星人，所以只能游弋在地球中心的左右，而无法被那个舞台的中心接纳。

完成了联合国的构架，整个地球属于中国的时代就正式迈入了轨道。所有的国家都在中国制定的规则和框架下游戏，所有的人都臣服于了中国的威严。

这一年，西元1940年，正是中国的拯救者老皇

帝的一百岁诞辰之年。在中国官方记载的老皇帝诞辰之日，以中国皇室和政府为主导，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一种肃穆到极致的气氛。全国各地的古刹道观全都被缭绕的香火吞没，震荡人心的钟声终日不绝。

就连绿教的天方寺和一神教的教堂，都展开了为老皇帝的祈福诵经活动。全国全球的华人、外国人奔涌到北京，各国的特使，各方的代表，全都在西山，老皇帝陵墓前，献上了自己卑微的鞠躬。

在他诞辰的那一日，西山汇聚了百万人……

（完）

……

可能还会写两篇后记。一年多的时间啊，算是把想写的都写出来了。

第九百二十章后记—1985年的日本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上传，急需大家的支持。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

“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庞大的**又一次在爆发起力量，为不久后的新一届内阁选举蓄力的时候，日本森精机公司的董事长大熊英木也在会议室里，对着一屋子的董事、高管，发出了这样一句哀叹。

这是森精机公司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了，明天，森精机这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高精机床生产公司就将会正式宣布破产，这家一度曾进入亚洲前十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其核心产业就是高精机床，终因资不抵债，被淘汰出局了。

三年前在与德国弗兰克电子机械公司在欧洲市场竞争的失败，是森精机公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以弗兰克为首的德国机床企业开始联手

绞杀森精机公司，它们以与森精机公司基本相近的产品，却低于森精机公司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价格，把森精机公司的传统客户一个个地撬走，让森精机公司的市场日渐萎缩，从欧洲到美洲，然后是大亚洲，直至最终崩溃。

为了摆脱困境，大熊英木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他先是关闭了两家开工不足的工厂，又尝试着降低工人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然后，又挤出资金加强新产品开发，希望利用技术优势来扼回败局。最后，他甚至向森精机公司的芯片上游生产商——世界屈指可数的半导体生产巨头，中国上海浦东半导体公司，发出请求浦东公司停止对德国弗兰克电子机械公司的芯片出口。但是中国方面不为所动。浦东半导体公司只是全球有数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而不是全球半导体绝对霸主。那样一笔大订单他们不生产，有的是公司愿意接手。这样的请求违背浦东半导体公司的利益。

所以大熊英木的这些手段都没有能够使森精机公司走出泥潭。在经过三年的苟延残喘之后。森精机公司终于破产了。

森精机公司走到这一步，其实也是必然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的制造业就跟中国的产业公司一样持续地向印度地区外迁，许多企业宁可让印度的企业代工，而不愿意把工厂留在劳动力成本极高的日本【中国】国内。太多的下游制造业离开之后，作为上游的机床装备产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衰败。

此外，自从80年代日本房地产业崩盘以来，南北日本的经济都陷入了长期的低迷，83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如雪上加霜。这两年。森精机公司的股票不断下跌，投资者的信心不足，大熊英木推出的许多自救措施无法得到投资者的支持，公司的破产也就在所难免了。

真到了要宣布破产的境地，大熊英木倒反而觉得轻松了，他有一种得到解脱的感觉，终于不再需要时刻地担心着老对手弗兰克又出什么阴招了。在大熊英木看来，弗兰克公司的总裁鲁道夫·梅涅是一个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他更像是一个搅局者。把整个市场的秩序都破坏了。现在森精机公司

出局了，市场属于弗兰克了，大熊英木很想知道，梅涅打算如何在这个被搅乱的市场继续经营下去。并且相对和平的与中国的高精机床产业公司相处下去。

他们可是整个市场的无冕王者。

要知道，中国的高精机床生产公司虽然只那么七八家，但每一家背后都有芯片巨头的支持。如今的高精机床数控是离不开高品质的芯片的。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不仅技术上领先整个世界，产量上更占据了全球的70%。

“各位。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为公司所做的一切，请原谅。我辜负了大家的厚望，请原谅。”大熊英木站在前面，向众入深深地弯下了腰，鞠了一个90度的躬，久久没有直起身子来。

董事和高管们都低着头，不吭声，也不知道是同样感到惭愧，还是在在抓紧时间思考自己的出路。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大熊英木缓缓地抬起头，目光扫视着众入，问道。

“大熊董事长，我听说朝鲜人有意收购我们的森精机公司，可是你却不同意朝鲜人的收购要求，你能给我们做出一个解释吗？”老董事侨木敬问道。

大熊英木面无表情地说道：“侨木先生，不是我不同意，而是我国政府对这桩收购案给与了禁令。森精机公司拥有一些非常尖端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为了不让朝鲜拥有足以对日本构成威胁的军事技术，政府不同意我们把森精机公司出售给朝鲜人。”

侨木一脸荒唐的看着大熊英木，说道：“大熊董事长，朝鲜人要什么样的武器、技术，是他们不能从中国得到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恰恰是你向政府提出了不能把森精机公司出售给朝鲜人的要求，否则，政府是不会这个禁令的。”

大熊英木点点头，说道：“侨木先生，你说的

没错。在政府向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的确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表示，森精机公司不能出售给朝鲜人。因为提出购买森精机的宇宙公司并不具备充沛的资金，更没有相关产业涉及到高精机床的制造，他们能够拿出足够的钱来收购森精机是因为德国人站在他们的背后。把森精机出售给朝鲜人，就等于出售给弗兰克。我想，侨木先生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技术和一代代积累，被杀死我们的敌人占有吧。”

“我认为这个理由仅仅是董事长个人自尊心的问题。”侨木敬不屑地说道，“森精机公司在你的管理下，输给了德国的弗兰克。你不能从自己的身去找原因，却把责任都推到了敌人身上。这是懦夫的行为。你要知道，不管森精机公司最终被谁得到。只要朝鲜人能拿出足够的钱，股东的利益就将可以得到最好的保障。我们的工入也能够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安置。”

侨木敬所说的事情，并非没有根据。在得知森精机公司有可能破产的时候，弗兰克第一时间就向森精机公司发出了收购的要约。根据弗兰克开出来

的条件，原来森精机公司的股东将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回报，同时，森精机公司的生产也可能会延续下去，能够保住一批工入的饭碗。但是东京政府发出了禁止德国企业收购森精机公司的通告，这里面有大熊英木的身影出现，这桩意向中的收购案便不了了之了。现在弗兰克又有可能通过朝鲜人向森精机发起收购。再度被大熊英木所破坏，这让侨木为代表的一批大股东十分的不满。

现在南北日本都处在经济停滞的状态，国内没有什么企业愿意收购森精机公司，这让森精机公司原有的股东很难得到补偿。不管宇宙公司背后站的是不是德国人，侨木现在只想要回自己的钱。

“侨木先生，你说错了。”大熊英木说道，“我从来没有认为森精机公司失败的原因在于弗兰克，我一向认为，森精机公司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在于我本入……以及在座的各位。”

大熊英木先说责任在他本天，大家还无动于衷，谁知他在喘了一口粗气之后，又把责任推到了在座的各位身。股东们立刻就不干了。董事田中首

先发难道：“董事长，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这些人应当对公司的破产负责？难道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你的错误决策所致吗？”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公司的研发投入不断缩减，这导致了德国人与我们之间的技术落差逐渐缩小。这才是公司破产的根本原因。中国方面已经有了更先进的主机设计、制造及数控系统，但让公司裁减研发投入的决策却是董事长您做出的。”技术总监小田也赶紧把矛头指向了大熊英木。反正公司马就要破产了。大熊英木这个董事长现在是虎落平阳，大家也不怕他不高兴。

另外几名董事也纷纷站起来，开始指责大熊英木。大熊英木沉着脸听着，也不申辩，直到众入都说完了，他才继续说道：“森精机公司的失败，是源于我们的骄傲。我们一向认为，德国人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对手的。除了航天生产等方面使用的高性能数控机床我们还有技术缺陷外，森精机在高中档机床领域不惧怕任何人。于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机会送到他们的面前，这才导致了我们最终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在座的各位，难道有谁

预见过这个结果吗？”五年前的森精机还一派繁荣，三年前的森精机还野心勃勃。所能料到一招失败，短短一年，森精机几十年打造的市场就全面萎缩，再两年，庞大的森精机竟然就破产了。

众入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不吭声了，大熊英木说得很对，在此之前，大家的确没有把德国人放在眼里。日本背靠中国这棵大树，很多技术中国都对日本无限制开放的，只要愿意付出金钱，所以日本人除了在中国面前觉得矮一头，对于其他国家都自觉得自己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财大气粗，竞争力雄厚。正是这种傲漫的心态导致森精机公司错失了许多良机。

大熊英木自嘲地笑了一声，说道：“早在五年前，当霓虹电子面临着美国通用电气的竞争威胁时，霓虹电子的董事长三井先生曾经向我们求助。但在当时，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美国的野心，没有意识到欧洲人的野心，我们眼睛只是把通用看成一个客户，一个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利润的客户，于是，我们用我们生产的装备，帮助通用击败了霓虹电子，这是我们整个错误的开始。”

“这件事，不能怪我们？”侨木董事讷讷地说道。

“是我们的傲漫，我们的自私，造成了森精机的死亡。在座的诸位肯定诅咒过浦东吧？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轮回，是不是我们没有对霓虹电子伸出援手的报应？

三井董事长当时也肯定也像今天的我们诅咒浦东一样，诅咒森精机。”

“我想，浦东半导体总有一天也会后悔的。”技术总监小田咬牙切齿的说。

“是的，他们迟早会后悔的。”大熊英木点着头说，“德国人，不，是欧洲人，是整个白人种族，他们的野心是无法填满的。他们不会止步于当前的状态，他们想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产业一个接一个地挤垮，不仅是日本，还有中国，最终让他们的企业他们的产品主导整个世界。”

“他们想在经济上夺回四十五年前他们输掉的世界。”

“大熊董事长，我觉得你想得太多了。”会议室的气氛僵硬了好一阵，侨木才打破了平静，“庞大的中国根本不是欧洲人可以挑衅的。他们十年前失去了黑非洲，五年前才彻底的摆脱了黑非洲的战争。他们现在全部的力量都在对抗穷党联盟，现在他们对北非的控制力也在逐年下降，这样的实力怎么可能去狂妄的挑战中国？即使是在经济上。”

“这都是你自己的妄想。作为一名董事长，你应当做的是对股东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对世界大事负责。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违背了股东的利益，我会代表股东向法院起诉你的。”

第九百二十一章1985年的英国人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上传，渴望大伙儿继续支持。

乔治·亚历山大决定回国了，他已经拿到了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震旦大学生物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拒绝了留在震旦大学生物系任教的机会，拒绝了多家中国大公司和研究所的聘请。年仅26岁的他是所有英国在上海留学生中最耀眼的一颗星，甚至是所有欧洲籍上海留学生中最耀眼的白马王子。

他性格开朗，英俊，个子高大。热爱运动的他还有一副好身材。

而就是这样一个接近完美的人，现在却在英国留学生一片的质疑声中，收拾起行李，踏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

20世纪八十年代能来中国留学的英国学生并不多，北美的很多所名校并不比中国本土的大学逊

色，而那里的白种人明显比中国本土要少，民间对于白种人的态度也比中国本土要宽和很多。所以更多地欧洲留学生会选择去北美，而不是来中国大陆。

当然，在毕业之后选择从中国大陆返回欧洲的留学生数量更少，特别是英国人，刚刚结束不久的‘欧格里夫战役’，让英国人的名声在中国变得臭大姐。1985年，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全英煤炭工人大罢工，领导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撒切尔夫人刚刚赢得彻底的胜利，她带领英国政府用强硬而富有智慧的手段击垮了实力雄厚的英国全国矿工工会。

这场罢工运动在中国媒体的评论中当然是正义的，它对英国现代工业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罢工的失败极大削弱了英国的工会运动。也可以被看成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和保守党的在政治及********上的一场重大胜利。他们重重的给了自六十年代就从欧洲开始盛行起来的‘合法罢工、集会抗议’运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45年前的盟军集团对穷党联盟一记犀利的回击。

但是这些在上海的留学生又能知道多少内中的详情呢？

学生都是热血的，他们同情罢工的煤矿工人。因为英国的煤矿业是由伊恩·麦格雷戈领导的国家煤矿局管理的一个国有企业。是的，国有企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这个企业获得国家的巨额资助。英国本土不少的煤矿都能效益较好的盈利。

而政府因为能源——煤铁资源在能源市场的地位在大幅度下降，虽然在化工领域它在慢慢被重视，但根本地位始终立在能源产业上的煤炭业正在衰落，石油产业无可争议的替代了煤炭全球第一重要能源的位置——问题，而宣布一年内将关闭20个煤矿，并对即将失去工作的小三万煤矿工人毫无安排。这在学生们的眼中自然是不合格的。要知道欧洲的家庭是很少有积蓄的。看似中产之家，只要没有了工作，半年，甚至更多地两三个月，这个家庭就会破产。

欧洲人的生活水准与他们的工作和工作待遇密切相关。

这场‘正义’的罢工运动刚刚结束，海外英国留学生对于国内的形势大多心存疑虑，或是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拿得出手的理由来让自己‘心存疑惑’。更有激进者直接宣扬，现在的英国已不值得他们去奉献，他们再也不认这个祖国了。

要知道同样是在去年1884年。在非洲独立浪潮中取得‘独立’地位而退出英联邦的南非共和国，以立法和行政手段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先后颁布了几百种种族、主义法律和法令。镇压南非黑蜀黎的反抗斗争，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而这个手段犀利的南非共和国背后的支持着究竟是谁。这并不难看出。

那里是最后一支大英帝国的陆空军队离开黑非洲的地方，英国进入七十年代后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失去了可供英国货倾销压榨的黑非洲市场。

出现这种现象的国家不止一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葡萄牙、西班牙等等西方世界国家，整个七十年代的经济大衰退全部起源于黑非洲的民族独立浪潮。这些国家在这波穷党蓄势掀动起来的gm大浪潮中。失去了自己的商品市场，也投入了巨额军费。

当整个西方世界不得不离开黑非洲的时候。经济上的大衰退也不可避免的来到了。

经过了整个七十年代的调节和休养生息，进入八十年代后，欧洲经济才重新抬头。但很可惜，这个经济复苏的源头不在英国，而在美国和德国。

大英帝国即使在欧洲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传统地位了，英国的沉沦已经不可避免。这也就让更多的英国人想‘走出去’，那些有机会来到中国本土或是北美藩国的英国人，不能说全部，也十有六七的留在了大中国圈。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等国家，他们的留学生也多是如此。

这还引带着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些人非常喜欢说这样的一句话：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并不一定要喜欢现任的政府！字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这句话如何解读，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

在中国的舆论界，有那么一小撮儿人，坚定的顶着自己是欧洲人的招牌，高高举着‘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论调，坚定不移的抹黑着自己的祖国。很显然，这些‘说’这些话的人们，在他们对政府不满时也连带着对祖国很不满了。

比如邦妮·盖恩·布莱兹，她来到上海留学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像大部分的外国留学生那样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但是凭借着她那颗聪明的大脑。以及特有的创新思维，她成为自己的中国导师名下最出色的一名学生。在导师的推荐下。她还被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医药公司——松江第一制药厂所录用，成为了一名

实习生。一边读博士，一边在制药厂全球顶级配置的实验室里从事相关的研究。

漂亮的邦妮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甜美、漂亮、优雅。

而乔治·亚历山大也称得上才华横溢，而且前途光明。他与邦妮一度是令整个上海留学生圈都妒忌异常的一对金童玉女。但是感情来的快也走得快，不到半年两人都宣告分手。

现在邦妮·盖恩·布莱兹与乔治·亚历山大的关系已经降温到了冰点，不过，在离开中国之前，乔治·亚历山大还是给邦妮·盖恩·布莱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自己的决定。结果。邦妮·盖恩·布莱兹坐上飞机从杭州赶到了上海，准备挽留乔治·亚历山大。

“乔治，你太理想化了。都这个时候了，你随时随地可以申请中国绿卡，你还想着回国去干什么？这个腐朽的国家已经不值得我们爱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国呢？”邦妮·盖恩·布莱兹一见到乔治·亚历山大就急切地说道。

“人要面对现实。不要去想年幼时那幼稚的理想。你要清楚的认识到，你是从事生物工程学研究的啊，中国才是你的天堂，回到英国。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让你满意的研究室。”邦妮说话的时候激动的挥舞起手。

她也曾想过回到英国，谁心中没有一份热血，谁没有自己的英雄梦呢？

什么是英雄？他不需要拯救世界，只要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并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终身，那就是英雄。邦妮·盖恩·布莱兹也曾想过，回到国内去。挥洒自己一腔热血，为英国已经落后的生物制药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

那个中国成语是怎么说的？鞠躬尽瘁。对，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真的是一种很有激情很有英雄情怀的生活。

但是，她的这些念头只是屡屡的一闪而过。

想到英国国内的技术条件，再看看中国的条件，在这里她可以轻松的申请到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相对充沛的资金用以做自己的实验，她便动摇了。

与那个英雄梦不同，这是现实里的‘价值’实现。她对自己说，什么爱国，什么强国，都是很幼稚的想法，那个国家对于自己来说，不过只是一个出生地而已，难道自己生在那里就必须效忠于它吗？自己的父母这是不能忘记的，1985年新年的时候自己已经把他们接来中国一次，等到日后工作稳定了，尤其是买下一套房子之后，就把他们接过来享福。至于祖国，等到自己的绿卡变成了红卡，中国就是自己的祖国。

“你说什么！”乔治·亚历山大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邦妮·盖恩·布莱兹质问道，“你忘了伊顿的校训吗？以富强祖国，为英格兰辉煌！自己喊过的口号，现在就忘了吗？”

邦妮·盖恩·布莱兹和乔治·亚历山大还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怪不得他们俩在上海见面没多长时间

就走到了一起。

邦妮·盖恩·布莱兹摇摇头道：“乔治，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幼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年龄了，不是吗？而且65年前伊顿公学的校训可只是简单地——伊顿辉煌。

1920年结束的战争让整个西方彻底失去了地球的皇冠。伊顿公学也把已经有了几百年古老的校训改成了现在的样子，这难道不可笑吗？”

“192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5年，从1920年上溯65年，那个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的皇者还只是一个没成年的少年。当年的中国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们飞速的追赶了上来。但是英国呢？65年时间让人看不到任何成功。英国只是在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在丢失黑非洲，他们又在丢失英国在欧洲的传统地位。

所以，放弃那个幼稚的理想吧。留在中国，实现自己的价值！”

乔治·亚历山大神色冰冷，他看着邦妮的目光已经再没有任何一丝的热度，“我并不觉得我自己的人性就比谁更高尚。可我知道一句话，一句中国人总结的非常好的话，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邦妮，你走吧，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邦妮，我也不想认识一个这样的邦妮。”

有没有这次大罢工对乔治·亚历山大来说都没任何的影响。但是邦妮·盖恩·布莱兹呢？这次罢工运动之后，邦妮·盖恩·布莱兹就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一个新的依据，那就是伦敦已经不值得她去效忠了。黑暗、**、压抑、冷漠、落后……，她把能够想到的贬义词都用在了英国政府身上，也顺带着印到了英国的身上。她认为，这个诞生了最初的工业文明的国家已经完了，或许十年，穷党的旗帜会高高地飘扬在白金汉宫。

“乔治，即使不再是爱人，作为朋友，我再次劝告你，不要这样冲动。你对伦敦的感情我能够理解，但我们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应当更多地用理智而不是感情去做事。”邦妮·盖恩·布莱兹无力地劝说道。“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这句话对她打

击很大。

“我的决心不会改变。再困难的路我也会坚定地走下去。谢谢你来送我，也许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

乔治·亚历山大毫无一丝留恋的离开了，义无返顾的离开了。邦妮·盖恩·布莱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乔治也曾把他当成自己心中的白雪公主。但是两人‘三观’上的冲突，让两人短短半年后就再没有继续在一起的理由。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结束，现在是彻底结束。

第九百二十二章1985年的意大利（上）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上传，欢迎支持。

80年代的意大利经济十分糟糕。自从退出非洲以后，意大利工业缺少低廉的原材料来源，也没有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高昂的军费又成为了意大利政府沉重的负担，70年代初期还能与英法德平起平坐的意大利经济，一下子陷入了不可抑制的堕落。

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率极低甚至是负增长，逐渐被法国、英国、德国甩开，前三者虽然也因为种种原因亚历山大，但这三国的经济类型转变都在坚定而有进度的进展着。英国去年的煤炭工人大罢工不就是英国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吗？

英法德是经历了经济大衰退，可人家重新站起来前进了。意大利呢？还牢牢地陷入泥潭中不得脱身。所以意大利与英法德三国间的经济差距是愈来

愈大，甚至逐渐被美国、西班牙两国赶超超。在1982年到1984年的世贸组织调查统计中，意大利已经是全世界160多个国家核地区中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国家之一。对意大利前景最悲观的论调甚至将其与阿根廷并列。阿根廷这个以足球名闻世界的国家，最强的时候可是名列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发展中国家。

当然了，要说这中间没有中国的影响力在是不真实的。

那非洲六七十年代的独立浪潮本身就有中国的推手在，虽然中国从没站到台面上来，一切黑锅都有莫斯科背下。但这对欧洲人的影响却是刻骨铭心的。

本来的意大利呢？是一个对外依赖很强的贸易顺差国。非洲的变动让意大利损失惨重，紧接着以法德为核心的欧元横空出世。且这几年币值无比坚挺，让意大利在欧元时代来临之前所具有的汇率优势消失。再有就是国际能源价格快速上涨（我大****从中又是功不可没）。而意大利在失去了北非

的殖民地之后，75%以上能源需要进口。

　　最后一切的影响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恶果——意大利本国的产业结构没能够顺利实现转型，仍然以如服装出口、旅游业、汽车等，最终逐渐变为贸易逆差。另外与英法德相比，意大利的世界级跨国公司甚少，而技术含量一般的中小型企业很多，面临印度地区各国崛起的廉价劳动力挤压，意大利经济如何能好转的起来？何况欧洲各国在红色俄国的威胁下，还是一如既往的走上了原时空的高福利政策道路。在六七十年代最后一波世界gm大浪潮中保证了自身国内的稳定，但长期的高福利政策对于国家的财政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意大利就是被这各方面的难题给逼的不堪重负了。

　　唯一幸运的就是，意大利还有一群明智的好伙伴，知道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意大利崩溃不得。否则地处地中海中央的意大利一旦图案上变成了红色，那对整个西方文明，对于现在的欧盟集团，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意大利的经济再萎靡，对于全球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们来说。这里也是他们渴望以求的浪漫时尚之都【国】。

水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米兰……

就比如陈盈盈，终于结束了三年高中的苦日子，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她也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能够和父母一起漫步在那欧洲风情浓郁的意大利小城了。这是1985年的盛夏，陈天德一家三口借着给女儿陈盈盈庆祝的机会，来到欧洲做一趟自由旅行。他们所到的这个小城叫作梅莱尼亚诺。位于米兰的东南方向。

“爸，妈。你们快看，这里有古驰的专卖店耶……。不过，这个店好小呀！”

陈盈盈蹦蹦跳跳地走在陈天德和李长月前面，时不时趴在街边商店的橱窗上，探头向里面看去，同时大呼小叫的向父母报告着自己的发现。这个18岁的靓丽少女如一切这个年龄段的爱美女孩一样，

熟悉各种时尚品牌，说起来如数家珍，让陈天德和李长月觉得自己真的是落伍了。

对于跑业务的陈天德而言，他不知道什么是古驰；

对于在政府机关做了二十年公务员的李长月来说，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古驰；

可他们的女儿知道，并且知道的不止这一种。

“什么是古驰？”陈天德问道。

“gucci！1921年创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最卓越的奢华精品品牌之一。以其卓越的品质和精湛的意大利工艺闻名于世，旗下精品包括时装、皮具、皮鞋、手表、领带、丝巾、香水、家居用品等等。”

“古驰现在是意大利最大的时装集团。在欧洲以“身份与财富之象征”的品牌形象成为富有上流社会的消费宠儿，一向被商界人士垂青。”

李天德不以为意，女儿说是就是了，反正他不觉得自己身上的富春江西装有任何的不好。这可是他们桐庐最出名的服装品牌。

李长月就更是如此了。古驰？听都没听过。她人在政府做公务员，每天上班要穿制服。平常卖的衣服也跟李天德一样，半柜子富春江女装。她真的看不出来古驰的衣服比富春江的好，后者是去年浙江省销售额排名第三的大型服装公司。她们桐庐县政府的所有制服都是富春江赞助的。

“我说盈盈啊，你这小脑袋一天到晚都在琢磨什么呢？我看你对功课也没这么认真？”

“我怎么就不认真了？”陈盈盈撅着嘴道，“我不认真能考的上浙大么？整个桐庐我高考分排前二十了。古驰的女装就是好看嘛。”

“都是让爸妈给惯的。”李长月对于女儿也是颇为无奈，李家下一代人一共有七个，六个男娃。只有陈盈盈一个孙女，孙子是能传宗接代的。可再

传宗接代，人一多了就不稀罕了。李家老两口更把孙女当眼珠子疼。李长月说重了都不行，已经不止一次的对陈天德发牢骚了。

李长月对老妈的话充耳不闻，在家的时候李长月待她也比待她哥娇气。“爸，妈，我想买一身古驰的女装？”

陈天德故意板着脸道：“你不是有很多衣服了吗？怎么还要买啊？”

“我难得来一趟意大利，到了时尚之都还不许买一身衣服回去啊？”陈盈盈理直气壮。

李长月没好气道道：“你爹每年出差都来欧洲，也一次没给我买过衣服鞋子呢，他自己也没买过，你有什么可理直气壮的？”

“我爸？”陈盈盈一撇嘴。“妈，不是我说你，我爸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就我爸那没半点品位的穿着打扮，要多土有多土。他眼睛里就没衣服鞋子。”陈盈盈嫌弃的语气直让陈天德哭笑不

得。但是女儿这话说的还真没有错，陈天德并不看重衣装打扮，虽然他自己从来都是西装革履的，但这是工作的需要。

如果不工作，他就是北京城里那些晚饭后拎着扇子，船只裤头汗衫。拖拉着拖鞋的主儿。他自己买衣服从来没有超过1000块的，就像现在身上穿的休闲服，褂子裤子加鞋子，一块也不到800块。陈天德上班时身上的好衣服都是公司配的。

陈盈盈道。“我要买套衣服，古驰的衣服。爸，你就知足吧。我们班上那些远不如咱们家有钱的同学，都讲究名牌名包什么的。比你女儿强出10倍都不止了。我在我们班上是最不讲究打扮的几个了。

我们班一个女孩，她爸是个小公司的老板。她十八岁生日她老爸直接买了辆车给她。你问问我妈，我有要过500块钱以上的东西没有？”

陈天德无语了，这些年华元币值都是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这个年代的物质可比陈天德小时候多

多了，这种情况下衣服的价格还大幅度上涨，实际上华元的购买力正在飞速下降，你也可以说是物质财富在急速的积累。

李盈盈说她从来没向家里要过500块钱以上的东西，陈天德小时候都从没向家里要过100块钱以上的东西。并且才18岁就给买车，名牌名包……

他把头转向李长月，“老婆，你说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这是？”

李长月微微一笑，自己女儿这已经是好的了，“可别说盈盈错。她能在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婶婶的娇惯下长成这样，我已经阿弥陀佛了。”

“呃……”陈天德窘了。

“算了，你喜欢就自己去挑一套。”陈天德败退了。他向女儿摆摆手，陈盈盈上前从李长月包里掏出钱包来，便乐呵呵地跑向商店的正门去了。华元就是这个世界的通行货币，自从47年欧洲研究原子弹成功以后，资金38年币值都保持不动，简直是

金身不坏体。

“这一代孩子长大了可了不得啊。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么多享乐穿戴上的东西，以后可别指望他们像我们这辈人一样勤俭节约了。”陈天德是40年人，他小的时候中国很强大，但要说社会财富和人民多么的富裕，也并不比战前的英法德强多少了。

陈天德、李长月这一辈人还是在中国传统美德的影响力中长大的。可李盈盈这一辈人就不一样啦。李盈盈出生在1967年，战后小三十年的社会财富积累可不能小觑，整个中国比原时空还要与苏联顶牛的老美富裕多了。

不过跟原时空老美垮掉的一代人不同，中国有比美国强大了许多倍的社会传统道德，只不过是再强的道德也没能抵过金钱与财富的侵蚀，李盈盈这一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能看做原时空中国的零零后加强版吧。

进入80年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敌人这么一说，丢失了黑非洲，只剩下部分北非的利益的西方文明

根本没有挑战中国的实力和底气，拉美世界更是废物一堆，与加拿大一样，已然变成了中国的原料来源地。比如铁矿石和木材、大豆。

中国的钢铁产量过10亿吨，95%的铁矿石来自大陆之外，澳洲的铁矿石和西伯利亚的矿藏，中国根本就不下力开发，用的几乎都来自拉美和印度。

在这么一个经济空前繁荣，外无敌手的时代里，除了消费和吃喝玩乐，你还能指望年青一代人多么俭省节约，奋发图强吗？

第九百二十三章1985年意大利（下）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发布，望兄弟们继续支持。

中国已经变成了典型的消费型社会。国家富了，老百姓也有钱了。一大节假日，旅游的热潮让中国人带动整个世界的经济。伦敦、巴黎、新纽约等等西方大都市的那些大商店里，中国节假日期间挤来挤去的，都是国内来的游客。

以至于西方世界的社会‘传统’都被这一点加速影响了。

春节、万寿节，这两个现今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节日，一个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民俗，一个是全球的中国人永远敬仰为神圣的今朝开国皇帝的诞辰日，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万寿节就是中国的圣诞节。

这两个节日一个是传统的消费时间，一个是年

中最长假期——七天，每到这个时间，英法德意美、奥斯曼等等全球的各大旅游大国，都会做好迎接潮涌一样来到的中国游客的准备。这段并不长的时间里的游客消费，直接能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

这就像某一样商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它就是世界占有率第一，一样确凿却又显得不那么真实的道理。

陈盈盈买了一件湛蓝色风衣，又蹦又跳的走在前头。

在一个十字路口，人停了下来。“爸，妈，你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陈盈盈一脸的好奇和不可思议，“这大白天的，门面怎么不开门呢？”

陈盈盈看了自己的腕表，没错啊，1点17分。

“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吧？”

十字路口。没等陈天德对女儿说什么，旁边一家商店里走出来一位个头不高、满脸笑呵呵的中国

男子。对陈天德等人说道："你们第一次来意大利，不知道这里的规矩。现在啊。这里的人中午是要午休的，不少商店不到下午两点半，他们是不会开门营业的。"古驰当然不在这个序列之中，不然陈盈盈会直接看到大门紧闭的古驰专卖店。

陈天德一脸惊愕，他每年都到欧洲出差，"没听说过这规矩啊。"

中国男子继续笑，嗤笑，"才不到俩月。英国那边闹罢工影响的了，意大利这里失业人数也很多。意大利政府为了不让民众跟着闹事，出台了不少福利政策。直接、间接的影响着各行各业。"这话很好理解，政府给民众福利了，比如说保证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啊之类的，你商业界是要跟进的。或是给员工更多地工资，比如时尚界里的古驰等各大知名品牌。"现在英国政府把英国罢工的工会给镇压下去了，意大利政府又有点想'见异思迁'，正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如此。"陈天德、李长月都笑起来了，陈盈盈也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皱着小鼻子，对意

大利政府的水准表达着自己的不屑。“老弟，你是……在这边做生意的？敢问贵姓啊？”

“免贵姓张，你们就叫我老张好了。我就是在这里开店的。你们看，这家店就是我开的。”说着，他指了指自己刚刚走出来的那家商店。陈天德扭头一看，发现居然也是一家鞋店。再看招牌——温州，还是老乡了。便笑着对陈盈盈说道：“盈盈，你不是要买鞋吗？就到张叔叔的店里挑一双吧。”

“不必了，不必了。”那位老张连忙摆手道，“我这里卖的都是印度加工的鞋，中低档的，她们这些小姑娘是看不上的。再说，你们在意大利买鞋，就要买几双意大利本土出产的精品鞋，这里的鞋子样式还是很精致的，质量也不错。”

陈盈盈此时已经走到了老张的商店门外，探头看了一眼，果然没有兴趣再走进去了。她又看看周边两家商店，又都是开的。这么算来，中午老板宁愿中午关门也不愿意多出那几块加班费的主儿还是少数的。

陈天德一行随着老张进了他的商店，这是一家不大的店面，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各色皮鞋，旁边还有用来换鞋的凳子和大幅的穿衣镜。老张找来了几把折叠椅，招呼着他们坐下，然后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变出了几瓶矿泉水，递到他们手上。中国人到了外国心理面就显得格外的亲切，何况他们还都是浙江人。

陈天德和李长月坐了下来，陈盈盈则凑到货架边看鞋子去了。老张坐在陈天德夫妇对面，大家随便地聊了起来。

原来，这位老张名叫张子建，来自于温州，在意大利卖鞋子已经有五年时间了。他这家小店的主要业务并不是开门外卖鞋子，而是向欧洲各地的鞋商批发他所代理的两家鞋厂的鞋子，零售只不过是小钱。他这里每年的营业额可以做到三四百万欧元。工作还不算忙。

“你这店里，难道就你一个人？”陈天德好奇地问道，三四百万欧元，眼前的张子建可少不了赚

钱。而他在这里也没见到其他的店员。

“还有两个意大利人，他们中午回家了。”张子建不在意的说。原来他也是舍不得加班费的那几个老板中的一个啊。

“我干嘛要给他们加钱？我自己中午待在这儿，就够了。用不着他们。”

“那你能忙得过来？”李长月瞪大了眼睛，三四百万欧元的业务，换算成华元就四千万了，如果张子建还有些隐瞒的话，没准业务还不止四千万。这么大的业务，张子建居然能够一个人做下来，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这活儿很简单，该忙的，开始的时候就忙完了。现在也不去跑新客户了，轻松着呢。有事儿，下午等他们上班做也不晚。

一年能有几十万欧赚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正在看货架上的皮鞋的陈盈盈听到这话，忍不住插话道：“张叔叔，我觉得这还是你的经营理念有问题。我看你这里的鞋，都是便宜货，最贵也才不到100欧，便宜的居然还有10欧的。你看那些品牌店，人家卖的是品牌，一双鞋的价格百欧起，起码顶你的10双。你要是代理些高档品牌的鞋子，挣得肯定比现在还多。”

“哈哈，这丫头说话有意思，跟大人似的。”张子建笑道，“不过，小妹妹啊，有一点你没有说对，我这家店的鞋子虽然便宜，赚的却真不少。”

“这个十字街是梅莱尼亚诺这里最繁华的地方，鞋子价格卖得比我贵的，多的是。但说它挣大钱可不尽然。他们的营业额可不比我的零售额高，要论总销售额，怕是连我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1/10都达不到？”陈盈盈惊住了，在她的脑子里，不该是越高档的越赚钱吗？

张子建没有直接回答，陈天德却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所在公司的产品在同行业也算不得质量顶尖，但是在中档次同类产品中性价比绝对最优，所以那家起于桐庐的机械公司在整个世界上都薄有声名。

“我所在的那家公司走的是跟你这一样的路子。中档里称王。这世界那么大，哪能全都用最高档顶尖的货呢。

像古驰那样的奢侈品牌，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大家花几百欧买它一双鞋，主要就是为了猎奇，或追求一种时尚感，其实并不实用。

倒是十几欧、几十欧一双的鞋子物美价廉，更受人们的欢迎。虽然每双鞋的价格不高，利润也没高档品牌大，销量却得十倍或几十倍于这些奢侈品牌了。”

“老哥懂行。”张子建翘起一个大拇指，说道，“在意大利这个地方，名牌货是真的多如牛毛。但要说老百姓日常买得最多的，还是中低档

货。十几欧、几十欧的一双鞋子，穿着舒服，平时踩着水或者踩着泥了也不心疼，穿破了再买一双就是。所以，销量比那些国际名牌多得多。

再说了，意大利这几年经济不行。也就是他们的牌子大，全世界认同度高，就像西班牙的手工高档皮鞋，并不比意大利货的逊色，可西班牙人在经营品牌上比不过意大利。在咱们老家，很多小孩都知道意大利时尚浪漫，对西班牙则只知道斗牛和足球。

在意大利，民众收入在逐年降低，消费热度也在逐年下降。他们那些国际名牌，绝大多数都是出口，本国人消费的并不多。真正在意大利买那些国际名牌的，还多是外国来的游客，尤其是咱们中国来的游客。”

“哈哈，就像我家盈盈这样。”陈天德指着陈盈盈笑道。

张子建呵呵笑着：“也不光是你们会买，我们有时候回国去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当地的名牌回去

送人的。小年轻们喜欢这个。”

“你说这也奇了怪了。意大利这地方，经济形势不好，社会福利还依旧那么高。每一届政府只要敢碰社会福利，那就等着下台了。这意大利人呢，他们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情况吗？我觉得吧，这些意大利人就是那八旗子弟的减弱版。有社会福利吃着，整天的不务正业，就是上班的时候也偷油耍滑，不认真工作，还没时间观念。”

“在这里啊，工人上班以小时计，工资恨不得能比咱们国内都要高。你别看意大利有那么多的高档时尚品牌，就真当他们的服装、制鞋业多么的发达兴盛了，那是他们的工薪结构决定他们只能往高档品牌上发展才有赚头。搞中低档的，他们拼的过咱们吗？印度各国十亿人，这是咱们最大的加工厂。意大利，整个欧洲都可说进去，人工太贵，福利太高，中低档他们搞不起来的，生产的越多越赔钱。”

“这个国家啊，我看他们最后能走到哪一步。只要社会福利不降下来，意大利就没得好。”

第九百二十三章1985年的广交会

ps：汉风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发布，急需兄弟们的继续支持。

“啊！在晨曦初现时，你可看见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

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

是谁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

烈火熊熊，炮声隆隆，

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

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

……

……"

镜头画面是一个清唱的白衣少女，十六七岁，面貌精致，皮肤白皙如是牛奶，一头金色的长发，站在湖边草地，迎着初升的太阳，清晨的阳光在她周身镶嵌了一层光环，整个人就仿佛是降临凡尘的天使。镜头开始转向她身后冉冉升起的星条旗，镜头一点点拉远，1985年广交会美利坚展馆前的超大荧屏前，所有的人们就都可以看到，一颗正在升空的大力神一号运载火箭正托举着老美的侦查卫星飞向辽远的太空。火箭上美国人的星条旗，清晰可见。

镜头再转，屏幕上依次掠过的是浩瀚沙漠上条条纵横的铁路，非洲西北角广袤大地上一片片密集的城市群，一座座先进的核电站和潮汐电站，一座座耸立在新密西西比河上的水力发电站，还有从船坞上昂首入水的巨型油轮，一座座繁茂的港口……

各种建设画面纷至沓来，节奏越来越快，让人目不暇接。就在所有人的情绪被调动最**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一台全世界上最顶级的四万五千吨级

水压机，巨大的锻锤轰然而下。美利坚的国旗猛推出来：usa！

荧屏前响起了一阵热力的掌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更是情不自禁的呐喊起来。

广交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贸交易平台，每年的广交会都吸引着全世界人的目光。其影响力已经将历史更悠久的国际博览会远远抛在身后。

就像世运会一样，每一届广交会都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广州作为中国的超级城市之一，科教力量雄厚，这里汇聚了整个岭南70%的一流大学，吸引着全世界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就是广交会志愿者最主要的的来源。

宣传片接着进入了正题，开始一个一个领域地介绍老美这几年的科技和工业发展成就：

比如世界上第一流的自由锻机和模锻机；

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字化五轴加工机床；

卫星、火箭、航天飞机；

开始崭露头角的个人电脑，超级计算机；

石油化工业；

三代战机的经典之作f16战斗机的改进型；

全球领先的核能利用技术和太阳能技术……

宣传片中介绍的每一项成就，都附有中文配音的解说辞。以及中文对照的字幕。为了让非专业的观众能够理解这些成就的价值，解说辞写得非常通俗易懂，并且列举了国际上的同类技术作为对比。

在美国馆里帮忙的老美留学生还是第一次看这个短片，胸口热血沸腾，为自己国家的科技成就兴奋不已。甚至这些东西对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有相当大的震撼，没有想到美国的科技已经发达若斯了。

不过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就那样了，老美把自己捧得再狠再高，你看他有哪样敢说自己是世界第一的？中国这些年的对外宣传短片，从来是以文化为主。像什么太极啊、功夫啊，京剧黄梅啊，水袖、山水、江南风情啊，中国的对外宣传短片从来都是主打文化。因为这个世界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对外宣扬自己的强大。

反倒是欧洲人。每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的宣扬自己。在渡过了殖民时代瓦解的阵痛期之后，欧洲人已重新，走上了现代社会的国家发展道路。

纵使传统的西方五强中的意大利已经没落了。但是法国的发展，英国的老而弥坚。德国和美国的新经济崛起，西方世界给人的感觉依旧是很兴旺发达的。而不是逐渐的没落，就像那奥斯曼帝国。

这些年里，随着石油的威力逐渐显露，阿盟内部三分天下的势头越发明显，地盘主要是原时空里的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在争斗中明显不敌那些腰缠万贯的石油大亨，阿盟的主要权从半岛国家、波斯联手北非对抗奥斯曼帝国，慢慢的变成了奥斯曼帝

国联手独立后的北非对抗西亚。

这就是钱的威力啊！

岁月的流逝中，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就是时间的败者。西亚也一点点的步上了前世的后尘，坠落到了石油就是一切的地步，阿盟就像印度地区的阿三一样，文化上致命的缺陷让他们不能真正的摆脱掉宗教【传统】政治的束缚，真正的走上前途无限的光明大道。

在整个世界间，阿盟与印盟在五六十年代的巅峰时期是能与欧盟、赤盟叫板的实力，可现在却慢慢坠落到连拉盟都比不过的境地，实在让人唏嘘。后者一神教的影响力也十分强大，但是拉美国家以欧洲为样板，不管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乱搅成什么样儿吧【穷党对这块地方可是下过狠功夫的】，他们一点点挣脱了宗教力量的束缚，进入到七十年代后期，经济的恢复和实力的抬头，已然把阿盟坐到了自己屁股下面。

每一年的广交会，除了中国的地位雷打不动，

欧洲也好，北美也好，都会有新锐企业脱颖而出，大名在短短几天内传遍整个地球，成为广受瞩目的明星企业。但这样的事儿从没落到过阿盟的头上，对比来，印度都能在软件上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阿盟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混的，除了石油就是石油！

今年的广交会里，美国的个人电脑算是一个不错的亮点，因为老美的个人电脑可以完美兼容中国的游戏光盘，这个优势让美国人的个人电脑瞬间成为了广交会上一颗新星。

光盘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技术，中国人用光盘刻录音乐和影视，已经表现出了要替代老旧的录像带和磁带的势头了。用光盘刻录游戏也是近两年才有的新玩意，性价比上要比之老式的游戏卡带优惠许多，就像一张薄薄的光盘对比像一本大部头那样厚的录像带一样【具体价格上的差异大家可以参考盗版碟】，价格上具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每一种产品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再先进的产品也需要时间去推广。最近两年，游戏卡

带与游戏光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竞争，就像之前时候录像带和影视光盘的竞争一样，只不过时间还有些早，似乎还没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老美的电脑生产商竟然全体倒向了游戏光盘一方！？？这是让人很震惊的。

老美的私人电脑展台上，挤满了汹涌的人群。他们过早的下注，为他们迎来了一批游戏光盘支持者的关注。对于老美的私人电脑生产商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像素显示好高啊，不错，不错。”

“价格也比光华的便宜多了。我打算买一台。老李，你怎么样？要不要也买一台？”

“就是造型难看了一点。”

“颜色太暗了。

……

“我个人认为私人电脑的发展前景非常巨大。梁先生，您看现在的私人电脑，与五年前相比，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物，它们现在已经可以支持游戏光盘，谁敢说五年以后的私人电脑就不能支持影像播放呢？”

“更不要说网络的诞生，已经注定了私人电脑广阔无比的发展前景。”

……

明星企业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是金钱。它们需要抓紧时间，在名气热度没有褪下前，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金钱的支持。

广交会从来都不是单单的经贸平台，这里也是全球的发展基金和风投寻觅猎物的好场所。

与英德社会的相对保守，新科技公司的相对保守不同，美国是整个西方国家当中，对金融管制最为开放的国家。美国的大小公司也是最乐意接受外来注资的企业，当然美国自身的金融基金和风投实

力也很强大。

这一现象与在老美社会政治经济中具有巨大力量的犹太人密切相关。但这种开放式的社会也确实有利于他们吸纳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资金，发展强大自身，其中少不了来自中国的资金注入。

对于现今的世界霸主中国来说，整体实力可看做是原时空一个充分发展起来的中国+一个发展的差不多的美国+东盟和澳大利亚+整个中亚，并在一起的力量，这样一个强大的让全世界窒息的国家，其金融市场上游离的风投资金会有多么巨大，那完全是不可想象。

就像原时空的中国在三十年发展之中，丧失了大部分的民族著名品牌，n多企业被外来资金参股，甚至控股，老美的现象也差不多。股票市场上一架架光鲜明亮的企业，很多也有着无可避免的外国血统，当然他们的情形比之原时空的中国会好上很多，人家毕竟是有老底儿在的，与当初一穷二白的中国大不相同，更懂得市场发展的潮流和规则。

所以，广交会上，全世界闪亮的新明星企业，那都是中国风投力量和基金的垂涎目标。这可是在中国人的家门口，天时地利人和，断没有争不过外来资金的道理。

与那些眼睛盯在商品上的客户买家不同，那些衣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风投基金的工作人员，只会把挑剔的眼神盯向那些最肥美的猎物。

第九百二十四章谁是‘可怜人？’

ps：汉风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发布，急需兄弟们的继续支持。

时间逐渐向新千年靠近，但是东西方各国谁也没有忘记当年的战争。东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全都知道，要调动国民的爱国激情，再没有比战争片更好的途径了。

传统文学已经没落，就像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一样，在影视发达的今天，在网络时代来临的新时代，传统文学作为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纯文学、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甚至是无精神深度和思想意义的的时尚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等等，早已经对着影视让出了自己第一的位置。

很多人可以花几十元进电影院看一场自己喜爱或不喜爱的电影，却不会有太多的人花几十元到书店淘一本好书。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年畅销书榜单上是以百万本作为单位的，期中前20名几乎都可以超过千万本销售量，那是文学著作的黄金时代。

可是现在呢？中国的人口达到了五亿，比当年超出了7000万人，人们变得更加有钱，更加的富裕，买书的途径更加多样化和方便，可年畅销书榜单上的销量呢？几乎缩水了十倍。

现在如果哪一本书的年销售量可以突破一百万本，那么几乎就可以确定这本书在年畅销书榜单上必将排进前十。而影视这一块，产业经济重量却是五六十年代时的几十倍之多。两者一张一消，很直接的体现出了谁是现在世界影响力的第一产业。

所以，中国国内相关高祖时代的电视剧。在电视产业做大以后就从没有断绝。那是中国电视行业中最值得信赖的一块招牌，旱涝保收。你拍的再难看，也能捞回本。如果刘暹复生。他对此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我艹，老子要城抗日神剧了！

而电影行业中，就像前世的兔子们国家投资拍

摄的大决战等等一系列大场面战争电影，眼下的中国，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皇室方面，每年也会花巨资拍摄一两部如此之战争片，以怀念当年的峥嵘岁月，缅怀当年的开国英豪。

影片里的那些特型演员。比之原时空的同行们，过的还要舒坦百倍哦。

以此类推，在西方国家，在北欧各国，在赤色同盟，在阿盟，在印盟，如此之电影也从来不成断绝。

俄罗斯人怀念自己英勇的战争，波兰人怀念自己为复国的艰苦道路。不管是圣彼得堡还是赤色同盟的所有成员，人人都有一把自己的辛酸泪。

阿盟也是如此，用缅怀战争引导人民的爱国热情，阿盟各国政府也不傻。但很可惜。在宗教力量的影响下，阿盟的电影实在……不那么合乎世界人口味。他们的影响力连印盟的阿三们都不如。阿三们也敢在电影中大开自己的脑洞，肆意yy自己的英雄神勇。播撒播撒些狗血，时不时的还能搞出一两

部精品来。阿盟拍出来的电影却只能自己来欣赏。

真正要论精品电影。甚至是与中国也有的一比的电影艺术，还要看莫斯科和西欧各国。没有重走前世文艺路线的英法德意四国，加上美国人这颗本该是电影史上的奇葩，发挥出的力量俨然不逊于中国多少。

当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影始终把持着世界龙头的地位，因为中国是唯一的地球超级强国。

电影这个东西，永远跟市场和金钱密切相关的。

赤色的莫斯科不会去颂扬沙俄时代俄罗斯人的光辉，就像老而弥坚的英国不会去正面宣扬中国人在三次世界大战中夺走他们皇冠的战争是正义的一样。

但是英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很惊奇的发现，自己拍摄的**电影在中国也能卖到很不错的票房。当然，那不是全部，只是极个别的，那样的电影很

多在中国都是不过审的。但只要过审，就都可以让英国人小发一笔财，这也让英国人十分惊奇。

要知道，同类的中国电影根本就在英国半点市场也没有，即使可以在英国上映。久而久之，这类的中国影片就不再在西方国家放映了。

然后是今年英国人拍摄的《失落的皇冠》，这部英国出品的电影在199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大方异常，其电影票房在年终票房排行榜上名列第六，放映期间更史无前例的两摘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一，和夺得了一个月冠军，震惊了整个世界。

这个成绩，无论是英国电影人还是中国电影人，全都没有想到。

中国方面很震惊，媒体、电影公司纷纷展开调查，但结果却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观众们表示：首先《失落的皇冠》这部电影拍得真心是不错，演员们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其二，电影的故事情节非常给力。《失落的皇冠》这

部电影的主体情节是第二次东西战争，英国连战连败，不得已与中国暗中达成了停战协议，签署了让大英帝国失去澳大利亚、印度的协议，丢失了日不落帝国的皇冠。在影片中，中英外交人员一连串的言辞交锋，和中方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姿态，如果落在西方人眼中必会涌动起一股对中国的愤怒，可同样的画面落到中国观众的眼中，却是一种另类的刺激。

——这是一种做恶霸的感觉。

在观众调查中，很多年轻的中国人纷纷表示，他们从英国人拍摄的影片中体会到了一种独特的快感——中国方面的霸气。

“英国人该是用怎样的一种心情才会将中国塑造成这么一副霸道的模样，而他们自己的日不落帝国，软弱无力的像一只纤柔的少女……”

英国人看着影片中的中方谈判人员，可能会恨得牙根发痒。恨不得用刀子把他戳死。可一样的情节落在中国人自己眼中，却有一种邪恶的‘快

感’。

“如果英国现在与中国达成和平协定。英国就可以专心把注意力放到国内，放回到欧洲去。你们已经失去了印度和澳洲。还想失去加拿大吗？

这场战争，欧洲之外的战斗已经可以结束了。你们真的有实力维持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战斗吗？没有了印度，没有了几亿印度人口，大英帝国真的认为自己还是日不落帝国吗？你们在欧洲本土都没有占据战争的上风，在无法使用殖民地资源的情况下，还要额外的花费力量维持自己在印度洋的存在。我个人认为，英国这样极富有政治智慧的国家，能够分辨清楚此时要做出怎么的选择，正确的选择。”

中方外交人员在谈判中那霸气的姿态。和随后电影里澳大利亚、新西兰白人被集群迁移的那惨不忍睹的画面夹杂在一起，这种冲击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从没有体验过的。

中国人里当然有一些脑缺会产生罪恶感，然后

在报纸上或是网络上，大放厥词。但更多地中国人却觉得一报还一报，当年的‘我大清’被西洋大鼻子揍得有多狠啊，连原版的圆明园都被抢掠一空，接着一把火烧掉。现在中国强大了，抢劫英国人，这不是天经地义么？

哦。是的。中国进攻澳洲，澳洲的白人抵抗激烈，却是死了很多，再春秋笔法。你也要承认这个数字不少于100万人。但英国大鼻子往中国卖白面，又害了多少中国人呢？

想象那个时代要是没有高祖，中国在满清的统治下会变成什么样？奥斯曼帝国可是做了一个很好地诠释的。就算是有着中国的大力支持。现在的奥斯曼与当年的奥斯曼也是两个国家了。

中国很讲面子，在中国人拍摄的那些战争电影中。中方的形象一直是‘正义’的。下南洋，战中亚。夺澳洲，攻印度，全都披着一层‘保护国家边疆安全’的大罩衣，而且影片中必须有忆苦思甜，把中国为什么打沙俄、打英国，原因交代的清清楚楚。就算中国进攻北美，都要扯出老美歧视华人、

**排华，扯出修筑老美东西大动脉时的无数华人劳工悲惨的血泪史，以标榜自我的正义。

所以中国国产战争大片中，你根本看不到蛮横霸道的‘中方’。英国人的这部影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人内心的需要。

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从上小学就开始学习的中国历史，上面很明确的罗列出了打朱明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系列的侵略和窥视，罗列出了16/17世纪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对南洋华人的残酷屠戮，并且特意点明19世纪的晚期，‘白人至上，余皆劣、种’的种、族决定论和种、族、主义政策在西方的盛行。纵然美国没有如原时空那样推出《排华法案》，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和排斥在第一次东西战争之前也依旧大有市场。

毕竟，那个时候的中国两次对法战争和对俄战争的胜利，全都是小规模的战斗。虽然这其中第二次中俄战争的规模也不算小。能够打赢了这些战斗，中国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西方世界一定程度的承

认。但是想靠这些战斗就挤进世界一流列强行列却是不可能的。即便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政府能够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工业化成果，政府承认，民众也不这样认为。然后19世纪末期欧洲流传起的‘****论’等等史实，全都很详细的出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或供学生们研读的历史故事里。

　　中国的教育就决定了中国人对于当年历史的了解，决定了中国人的人生三观。

　　所以，中国人不会因为英国人影片中对中方最恶性的描写，就真的认为自己的祖国是最恶的，反而会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就像原时空的美国人，对于朝鲜战争中中方志愿军将士英勇的身影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不会给予认可，而会以歧视性的语气给之定论为：愚蠢的被赤色主义洗脑的可怜人！

第九百二十五章后记终

ps：新书《我要当球长》已经上传，望兄弟们继续支持。

黑夜中一点火星在忽明忽灭，对于刘暹来说，这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香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后，恍如美美的睡了一个安详之极的好觉，再睁开眼，整个人已经神清气爽的活在21世纪，活在了穿越前的自己那个家。

刘暹又变成刘宪了！

父母、妻子、孩子！

六七十年的穿越明明记忆犹新，那些永刻在内心的一幕幕，还清晰的浮现在自己面前，这根本不是黄粱一梦，自己却真真的生活在和平的21世纪。

那六七十年的风雨景程，那金戈铁马的辉煌一生，真的就是一场梦吗？

不过几乎是立刻的刘宪就发觉不对了，他的家变了。

虽然父母老婆孩子还是原先的父母老婆孩子，可是住的地方从原先的三室二厅的套房变成了三层的小别墅，还他娘的带院子。而且刘宪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塞进了很多信息，比如中国是有皇帝的，而这个皇帝还姓刘……

兔子时代21世纪的刘宪是纯正的**丝，家里不算贫困，但绝不能说有钱。父母自己老婆，全是拿死工资的。但是现在，刘宪赫然变成了高帅富，他老爹变成了老板，他自己俨然就是富少！

刘宪万分惊奇的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21世纪，竟然是他穿越中的那个时空，这里的中国版图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刘氏藩国一个个完好无损的耸立在欧亚交界，耸立在中亚。耸立在北美。甚至原时空里会崩溃的赤盟，现在也存在的

好好地。只是全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个时空的中国用毫无悬念的硬实力，统治着整个世界！

刘宪借口自己不舒服，一连三天没有去公司里上班，他在家里用电脑搜索着历史，搜索着自己想到的一切信息，晚上他也睡不着觉。在妻子睡下后，起身道阳台，一夜里就能轻易地消灭掉一盒烟。也就是孩子能让他露出真心的笑容，这可是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孩子啊。

所以三天下来。刘宪的精神更颓废，人更像有病的样儿了。越来越糟糕的状态让他的父母和妻儿都担心不已。只有刘宪自己清楚这是为什么！

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人这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第一世的刘宪要工作赚钱，为了妻儿，为了父母，为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世的刘宪拼命的让中国强大，为了他心中的那份很真挚的爱国情操；可这第三世的刘宪又要干什么呢？

把自家的那个公司发展壮大？

不提刘宪脑袋里的知识够不够用，只说这个过程，对于一个吊打全世界的帝王来说。就半点没有吸引力；

去喝最美的酒，吃最好的菜，上最好的女人……等等，对刘宪依旧没半点吸引力。虽然他现在的老婆长得一般。

哦。对了。第一世本该是一普通教师女儿的老婆，这一世变成了一所私立高中boss的女儿，刘宪那老岳父升级了。所以她长得一般却依旧能嫁给这一世的富少刘宪，是很门当户对的。

刘宪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态还没有从**十岁看惯风云变化的层次里蜕变出来，他的心还是大秦皇朝开国帝王的‘心’。这与他现今的身份真真是不一样的。

刘宪必须尽快的适应现实。必须尽快的扭转心态。但这谈何容易！

从至高无上的神座上一遭跌落凡尘，谁能快速

的适应？那种空虚感能让人发疯，真的眨眼间就可以适应了，刘宪就不是刘暹，而是一尊真真的圣人了。

但是在21世纪，在这个社会阶级已经固定的时代，刘宪这种并没有多少科技、知识的富少，完全是没有崛起的机会和可能。他会什么呢？怕就是公司里面副总经理的位置他现在都做不好。之前的刘宪好歹大学也学过不少知识，还有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的他能干什么呢？

刘宪的脑子里除了他的亲人，就连公司有几个人都说不清楚了。他大脑里的信息太笼统而又零碎。

刘宪住院了，在他醒来的第五天。那一夜他照常在阳台抽烟，夜间有风，气温下降了，精力消耗到极点的他在阳台睡了过去，然后他就不出意外的发烧了。并且这次发烧很迅速的转化为了肺炎。

这下刘宪有借口休长假了。而且刘亲眼睛也明亮着呢，他母亲、老婆，甚至是孩子，都清晰地感

觉到这几日里刘宪的变化。他们不是不想问，而是怕让刺激到了刘宪。当然，刘家人也万分的奇怪，这之前的日子里刘宪没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地人就变成这个样了？

正是以为惊疑，刘宪的亲人才不敢轻易地去触碰。

面对老爸，面对老妈，面对老婆孩子，刘宪给不出任何的理由。他难道能跟自己的亲人说自己穿两回了吗？他能说现在的中国霸业就是由他所开创？疯了这是。

十天后，刘宪带着一个背包，潇洒的坐上了开往洛城的飞机。刘宪没有太太多的现金，他手中有一张秦氏财团海外银行的银联卡就ok了。一卡在手，天下我有。中国的华元是全世界都认同的货币，比第一世老美的美刀都硬挺。而秦氏财团海外银行的网点也遍布整个世界各国各地。

北美大陆很多个藩国也是以华元作为本国货币，华人的数量在新的世纪里也并没受到西方人种

的挑战，在北美的诸多藩国中，西方人种的数量就没有了一个超过10%的。

拿着中国的护照，刘宪可以一路畅通的走遍整个世界。因为中国人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需要签证，中国的国籍就是整个世界的通行证。

刘宪在洛城住了半个月。因为他家在洛城有一套别墅，这个世界的房价是不能与另一个21世纪来比的。两者是天壤之别，这里便宜的太多太多了。

刘宪一开始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以自己家那只能说是中小型规模的公司收益，就能让刘家在北美、南洋、印度、中东、欧洲，置买足足12座别墅。直到了解了别墅的价格后，刘宪才知道除了欧洲大陆的两座别墅之外的10座别墅，绑在一块都卖不到300万华元。

这个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如今的300万华元可不是当年的3万块大洋，两万两白银。中国的华元宣称是不贬值，可哪有真的

不贬值的纸币呢？眼下可是生产力大爆炸的时代，华元的价值本身就与工农业产品相挂钩，华元的价值无形中就在贬值了。

就像英美德法意没有推出欧元之前。他们的货币也是一大截一大截的跳水下滑，赤盟广泛应用的卢布也是一样，白俄的金卢布并不是真的金子，只是叫法上与莫斯科货币的一种区别，也是屡次三番的大跳水。

全世界的国家在面对生产力大爆炸的20世纪下半世纪，在面对各自政府巨大的军费赤字的时候，在面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尝试过的最简单的办法——贬值货币！这东西都被当一个万能法宝来应用了。

在四十年代欧洲货币大贬值以后，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半个世界都是乱搅搅的。赤盟在拉美和非洲频频宣扬穷党主义，阿盟一次又一次的与西方国家局部武装对立，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政府在经历了第三次大战后不长的一段蜜月时期后，又一如既往的陷入了冷漠和对峙当中。

除了安定祥和的中国。除了东方体系的那些国家，全世界各国的货币贬值速度不要太快。

但是房价变得这么便宜，绝不会单单一个货币这么简单的原因的。可能也有人口增长率进入负增长的缘由在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巅峰的5亿4000万。然后中国的人口就陷入了负增长的怪圈。并且人口老龄化比例在增大。这应该也是房价如此便宜的一大原因。

这个时代的中国不是另一个21世纪时空的中国，就是另一个21世纪时空的中国在施行了30年计划生育之后。也开始全面放宽二胎政策。这个时代的中国国土在中国原有地盘的基础上，还包括了大半个中亚和西伯利亚，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和澳洲，包括了夏威夷群岛和科威特。如此广阔的面积，人口还不住印度地区的一半，中国政府早二十年前就出台‘英雄母亲’政策。谁要是能生育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国家全面医疗费用，放夫妻两口子半年的产假，工资照发，国家每个月还对孩子提供奶粉，对产妇鸡蛋、肉类、蔬菜和水果；而谁要是能

生育四个孩子，第四个孩子不仅会全部享受第三个孩子的福利，国家还另外每月补贴300元的营养费，一直到孩子年满12岁。

如果产下五个孩子，那就是英雄母亲，国家给出的福利政策和补贴更多，几乎达到了不用工作也能舒适生活的地步。但是这项政策施行了20年，满打满算获得英雄母亲称号的中国妇女却还不到30万人。

这个世界的政治和国情已然不是穿越来的刘宪能够在短期内理解的了，他也不需要去理解。因为刘宪根本不准备去沾染政治和权利。

他不想去沾染，他也知道以他的能力很可能根本就无法去沾染。三个月后回到老家的刘宪，依旧坐在三楼阳台，抽着一跟香烟。可他的脸上没有了迷茫和冷漠，他会好好地生活下去，或许哪一天还会把成为开国大帝和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砖家呢！嗯，是的，绝逼是砖家！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选书网—

http://Www.xuanshu.Com